万相之王天蚕土豆

作者: 天蚕土豆

状态: 第一千三百章 玉蓮真靈液

## 简介:

天地间，有万相。而我李洛，终将成为这万相之王。继《斗破苍穹》《武动乾坤》《大主宰》《元尊》之后，天蚕土豆又一部玄幻力作。

# 第1章 我有三個相宮

大夏國，天蜀郡。

六月的南風城，驕陽似火，炙烤大地。

南風中等學府。

寬敞明亮的訓練場。

眾多面容稚嫩，青春洋溢的少年少女穿著練功服，盤坐四周，目光望著場地中央，那裡，有兩道身影在快速的交鋒比試，手中木劍在激烈碰撞間，有清脆的聲音響起，迴蕩在訓練場內。

場中兩人，皆是約莫十五六歲，右邊少年身軀欣長，面龐俊朗，眉下雙目有神，身材氣質皆是上佳，不提其他，光是這幅頂尖好皮囊，就引得場內一些少女明眸亮晶晶的投來時，眼含秋波，帶著絲絲的羞澀之意。

「李洛，加油！」

還有著膽大的少女發出助威聲。

而在那名為李洛的少年前方，則是一名身軀魁梧的少年，後者面容則是顯得粗獷不少，再加上皮膚黝黑，與李洛對比起來，當真是宛如人與黑熊一般。

所以當他在聽見那些為李洛助威的少女聲音時，頓時有些嫉妒的咧咧嘴巴，旋即喝道：「李洛，我可不放水了！」

他一步踏出，地板都是抖動了一下，手中木劍劃破空氣，隱隱的帶起了破風聲，斬向了前方的李洛。

劍影斬下，李洛目光一閃，腳尖一點，身影竟是疾掠而出，步伐靈動如飛雀，直接是避開了那沉重凌厲的一劍。

「是風雀步！」場中有人出聲，帶著一些讚嘆之意，這風雀步是一道低階相術，在場會的人不少，可卻鮮有人能夠如李洛這般嫻熟。

李洛的身影，如飛雀般欺進了那魁梧少年身前，手中木劍以拔劍之勢陡然抽出，那一瞬，似有一道毫光閃過，以極快之速刺向了面前魁梧少年胸膛。

「小靈光劍！」又有人驚呼，李洛這一劍，如羚羊掛角，靈光一閃，又快又狠，這讓得他們不得不感嘆，這南風學府悟性第一人，果真是名不虛傳。

劍影疾刺而來，那魁梧少年面色也是一變，不過他的實力也並不一般，危急關頭強行穩住身影，腳掌一跺，身形急退數步。

與此同時，他的身軀表面，隱隱有一層銀光若隱若現，其握住木劍的手掌，更是仿佛化為了一隻模糊的銀色熊掌光影。

同時有低低的熊吼聲，若有若無的從魁梧少年體內傳出。

場中眾多學員見到這一幕，頓時驚呼出聲：「那是趙闊的五品銀熊相，看來他是來真格的了！」

在那眾多驚呼聲中，趙闊一步踏出，地板都是裂開了一道縫隙，那手中重劍裹挾著兇悍蠻力，帶起一道風波，狠狠的斬向了前方的李洛。

木劍之上，有銀光升騰，破風聲，刺耳的響起。

「暴力斬！」

魁梧少年暴喝出聲，赤光斬下，直接是與那疾刺而來的劍影相撞。

砰！

下一剎，雙劍硬碰在了一起。

劇烈的碰撞之中，李洛手中那柄木劍上幾乎是一觸即潰，一股蠻橫如暴熊般的力量湧來，整柄木劍，都是被硬生生的震得破碎開來。

大力傳來，將李洛身影震得連退了十數步。

李洛穩住腳步，低頭望著手中破碎的木劍，無奈的笑了笑，道：「行，趙闊，你贏了。」

「唉。」

此言一出，場內的一些少女頓時發出了遺憾的聲音，而反觀許多少年，則是露出竊笑，畢竟身為血氣方剛的少年人，他們當然對李洛在女孩子心中這麼受歡迎感到羨慕嫉妒。

「真是可惜了，明明是李洛的攻勢更凌厲，在相術的應用上，他也比趙闊強不少，如果不是他沒有相性，這場必然是他贏的。」有人點評道。

「是啊，趙闊擁有著五品銀熊相，力量驚人，而且他的相力，恐怕也是達到五印程度了，真不愧是我們二院如今最強的人。」

「李洛在修行相術上面的悟性與天賦的確厲害，但他天生空相，這簡直就是硬傷，沒有足夠強橫的相力支撐，相術修煉得再爐火純青，那也是沒有多大的用啊。」

「哈哈，你就別同情別人了，人家李洛是誰，我大夏國四大府之一「洛嵐府」的少府主，他父母更是我大夏國最年輕的封侯者，短短十年，創立的洛嵐府就躋身為大夏國四大府之一，他們莫說是在大夏國，就算是在大夏國之外，都名聲不小。」

「嗨，都什麼時候了，還說這些老黃曆，自從三年前李洛父母失蹤於「王侯戰場」，洛嵐府就大不如前了，而且從我聽來的消息中，這洛嵐府內，如今分歧極大，未來指不定就分裂了，他這少府主，怕也當不了咯。」

「哦？還有這事？如今洛嵐府的掌舵人，應該是...姜青娥學姐吧？」

這個名字一出，在場的所有少年眼神都是變得熾熱了許多，因為那個名字在他們南風中等學府中，可是一個傳說。

不過，當他們轉念又想到這位傳奇學姐與李洛的關係後，那看向後者的目光便是不由得有些古怪了。

而在場內眾多少年少女竊竊私語時，場中的趙闊也是走向了李洛，他拍了拍後者肩膀，咧嘴笑道：「沒事吧？可別怪我勝之不武。」

李洛笑了笑，這趙闊性子爽直，平日與他關係不錯，而且這事他可並沒有什麼違規之處。

畢竟自身天生空相，本就是他最大的缺陷所在，可怪不到趙闊的身上去。

在那場邊，有一名中年男子將目光從場內的兩人身上收回來，他名為徐山嶽，乃是這二院的老師。

他的眼神中，同樣是充斥著可惜之色。

李洛的悟性極為出色，任何的相術在他的手中，都能夠比常人修行得更快，在這一點上，他顯然是繼承了他那兩位天驕父母的優點，甚至青出於藍。

但令人惋惜的是...李洛天生空相，在相力的修煉上，卻是有些麻煩。

人族修行，依靠自身相性，此為修煉的根本之物。

以相性吸取天地能量，最終形成之物，便被稱為相力。

而人體相性，有無數種類，但大體被分為兩大類，元素相與萬獸相。

元素相便是天地間的諸多元素，水火風雷等等，而這所謂的萬獸相，乃是傳說人族之始，有至尊強者欲要壯大人族之力，於是取萬獸之靈，融入人族血脈，這才誕生了所謂的萬獸相。

而不論是元素相還是萬獸相，皆有品階之分，以簡單易懂的一至九品來論。

當人族幼孩成長在十數歲左右的時候，體內自會有一道竅穴開啟，這道竅穴，被稱為相宮。

而當相宮出現時，自然也會衍生出自身的相性。

如這趙闊，他的相宮中，便是覺醒了一道五品的銀熊相，屬於萬獸相的一種。

此相性的特點，便是擁有巨力，再配合自身的相力，破壞力可謂是相當驚人。

但李洛的問題，也就在這裡出現了，因為自他體內的相宮開啟後，其中卻並沒有顯露出任何的相性，其內空空如也，所以被稱為罕見至極的空相。

而沒有了相性作為根本之物去吸收，提煉天地間的能量，那李洛自然是難以修煉出強大的相力...這就是他輸給趙闊的最根本性原因。

因為他的相宮，沒有相。

關於李洛空相的問題，學府內已經進行多許多次的檢測，畢竟因為他那兩位父母太過傑出的原因，當初學府的高層們對李洛的入學也是寄以厚望，覺得他未來必然能夠晉入大夏國那座最頂尖的高等學府，聖玄星學府。

而在剛入學的那一年，李洛倒是不負所望，他在相術的修行上，展現出了極為驚人的天賦，直接是被提入到了南風學府的一院中，那裡匯聚了整個天蜀郡天賦最為卓越的少年。

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學員的年齡到了相宮顯現的階段時，他就露出了最為尷尬的情況。

那就是別人都擁有著自身的相性，可他...相宮雖然誕生了，可裡面卻是空的。

而缺失了自身相性，李洛雖說在相術的修行總是快人一步，但其自身相力，卻提升頗為的緩慢，一年下來，甚至低於一院的平均水平。

而相術的修行，是為了能夠將相力發揮得更強，可如果相力薄弱，再高級的相術其威能都是有限的。

在經過一次次的檢測後，學府的高層得出了一個結論，這應該是李洛體質的原因。

這種體質，體內缺乏相性，所以也難以吸收提煉天地能量，往後修行格外艱難。

這個結果一出來，一院的那位相師直接對學府高層提出了申請，將李洛從一院降到了如今的二院。

這其實也正常，畢竟一院是南風學府的驕傲所在，那位相師自然不想讓李洛拖了後腿，當然最重要的是，李洛的父母，在那個時候，已經失蹤許久了，而失去了這兩位頂梁柱，底蘊在四大府中算是最弱的洛嵐府這些年在大夏國內，也是境況顯得有些尷尬起來。

於是李洛最終就來到了二院。

徐山嶽心中暗嘆，當初李洛剛來二院時，其實趙闊還不是他的對手，可如今不過半年時間，李洛卻已經開始被趙闊壓制。

按照這速度下去，恐怕接下來半年，李洛在二院的排名，都還會逐漸的下滑。

如果李洛最終只是這成績的話，大夏國那座人人嚮往的聖玄星高等學府，應該就要與其無緣了。

徐山嶽望著李洛那欣長的身姿以及俊朗的平靜面龐，愈發的惋惜，其實這個少年已經很努力了，但因為他的父母太過的優秀與傑出，所以也導致旁人對他的期待值提得很高，如今，那優秀的父母，反而成為了他的一種壓力。

畢竟旁人只會說虎父犬子，而不會去了解更深的東西。

李洛迎著眾多惋惜的目光，將身上的木屑盡數的拍掉，旋即在一旁盤坐下來，他當然知道此時眾人的心中在想著什麼。

空相嘛...

這簡直就是表明了前途暗淡。

只是...李洛微微撇嘴，手掌不由自主的摸了一下下腹的位置，其實除了他自己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特殊之處，不只是所謂的空相。

這世間修行者，初始體內都只會開闢誕生出一個相宮，而未來若是踏入封侯境，則是會誕生第二個相宮，封王境時，則會擁有第三個相宮...不過封侯境，整個大夏國都是屈指可數，而至於王境，即便是這強橫的大夏國內，都是鮮有聽聞。

當然這也並非絕對，傳聞有天賦異稟的人，在相力等級進階時，倒是有著極低的概率可能會在未曾達到封侯境時，就誕生出第二相宮，只不過這種概率，同樣極為罕見。

而李洛另外的特殊之處就在這裡...雖然他現在還只是處於最初期的十印境，但是...他的體內，有的不是一個相宮...而是，聞所未聞的三個！

沒錯，這原本是踏入王境的巔峰強者方才能夠達到的層次，但這卻偏偏出現在了李洛的體內。

但更讓人心情跌宕起伏的是，這三個相宮，全是空的！

所以，一個空相是沒前途，那麼請問，三個空相，那究竟算是有前途還是沒前途？

李洛嘆了一口氣，神色有些憂鬱。

在李洛心緒複雜的時候，趙闊也是在他旁邊坐了下來，低聲問道：「你那空相問題還沒解決嗎？」

李洛聞言只是搖搖頭。

趙闊見狀，也是無奈的嘆了一口氣，他知道自己似乎問了句廢話，相性乃是天生，似乎還從未聽說過能夠後天填入一說。

李洛這個問題，顯然是個巨大難題。

當兩人說話間，徐山嶽走入場中，對著李洛鼓勵了幾句，最後方才對著眾多學員道：「各位，下個月開始，就要到最重要的大考階段了，你們未來能否進入高等學府，就看這次的考核，所以，都各自努力修煉吧。」

眾多學員聞言，皆是面色肅然，他們苦學數年，所為的，也就是下個月的那場大考了，若是能夠藉此進入一所高等學府，未來的成就，也將會大大的提升。

徐山嶽說完，便是宣布下課。

李洛與趙闊也並肩順著人流湧出了訓練場。

「我要再去修煉一下相術，今天被你打擊到了，你這變態，如果你的相力再強一些的話，我應該會被你吊起來打。」趙闊出了訓練場，惆悵的嘆了一口氣，然後與李洛揮手分別。

李洛望著他的背影笑了笑，他其實明白，是趙闊怕因為先前的勝負影響他的心情，所以先行走開。

只是，這麼長時間下來，他早就習慣了。

李洛收回目光，然後順著林間小道，對著學府之外走去。

沿路間能夠遇見許多的學員，然而不論男女，都是會將目光投在他的身上，畢竟即便除開這幅俊朗模樣外，李洛在這學府內，也算是一個有著另類傳奇名聲的人。

而對於那些目光，李洛倒是表現得頗為淡然，他沿著小道一路前行，直到在學府門口處，腳步停了停。

在那前方，有大堆的人流匯聚，吵吵鬧鬧。

那些學員所圍的地方，是一面青石牆壁，那是南風學府的榮譽牆，記錄著自南風學府中走出的所有天驕人士。

這榮譽牆，南風學府的學員們已經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按理來說應該是會看得有些厭煩了，但每日的這裡，依舊最為的熱鬧。

李洛抿了抿嘴巴，他當然知道原因，因為這裡的絕大部分人，都是衝著她而來。

李洛的目光，投向了榮譽牆上方的一個位置，那裡有一顆水晶石，有道道光芒自其中散發出來，最後交織成了一道纖細高挑，並且栩栩如生的身影。

那是一名女孩，她身穿著南風學府的校服，白色簡潔的上杉，上杉外還有一件湛藍色短披風，隨風輕蕩，下身是黑色的短裙，短裙下面是一雙筆直纖細的大長腿，白皙得晃眼。

她有著精緻的五官，瓊鼻挺翹，睫毛濃密修長，肌膚勝雪，不過雖說這每一點都讓人讚嘆，但最讓得人記憶深刻的，還是女孩的眼瞳。

那是一對金色的瞳孔，散發著一種難以言明的純粹，若是直視久了，甚至會給人帶來一點壓迫感。

她神情有些冷淡，目視著前方，一隻手叉著纖細腰肢，另外一隻手，卻是扶著一柄重劍，於是霎那間，那種颯爽，凌厲的強勢之感，便是撲面而來。

這是一個不論容顏還是氣質，皆是讓人怦然心動的女孩。

在其光影后面的牆壁上，銘刻著女孩的名字。

姜青娥，南風學府走出的璀璨明珠，身具九品光明相，其天賦之強，引得大夏國無數人驚嘆。

入學兩年，尚還未到升學大考，直接被大夏國那座聖玄星學府特招，成為了天蜀郡百年間有此殊榮的第一人。

她已經成為了南風學府的傳說，無數後來的學員在此仰望著她，而現在的她，更是在整個大夏國內，都名氣極響。

李洛怔怔的望著姜青娥的光影，然後他就察覺到周圍一些目光投在了他的身上，那些學員們，不論是男女，此時看著他的視線，都帶著一些不甘，羨慕與古怪。

對於他們的視線，李洛依舊無動於衷，他明白這些視線的源頭所在。

因為姜青娥。

這位南風學府中不論男女學員都視為神女般的人兒，不僅是他父母自小所收的弟子，而且...還與他有著婚約。

說直白點，姜青娥是他未婚妻。

（新書開張了，感謝大家的支持，不管新讀者還是老讀者，希望萬相之王能夠在未來再次陪伴大家。

哈哈，這次寫新書，寫李洛的時候有種老父親般的既視感，可能是因為自己也當爹了吧？

嗯，希望新書，大家能夠喜歡，這是我最大的榮幸。）

第二章不想退婚的未婚妻

在李洛的記憶中，他第一次見到姜青娥，應該是他三歲左右的時候。

那一次，他的父母似乎出了一趟很遠的門，回來後，身邊就帶著當時約莫五歲左右的姜青娥。

後來，他們將姜青娥收為了弟子。

從這個角度來說，李洛與姜青娥算得上是實打實的青梅竹馬，而父母對她也是極為的喜愛。

不過李洛與姜青娥幼時的關係，卻是頗為的微妙，因為姜青娥自小就太出色了，再加上他大了李洛兩歲，小時的諸多爭執，最終都是以李洛被姜青娥冷淡的按在地上暴錘一頓而結束。

簡直就是噩夢啊。

而姜青娥之所以會變成他的未婚妻，據說是在她十歲左右的時候，那一次老爹喝多了酒，說如果小娥兒是我家的媳婦，那該多好啊。

然後第二天，十歲的姜青娥自己手寫了一份婚約，交給了膛目結舌的老爹。

那一次，老爹被趕回家的老娘差點捶傻了。

最重要的是，還連累得在一旁樂呵呵看戲的他，也被他娘怒氣衝衝的揍了一頓。

之後老娘讓姜青娥將婚約收回去，但誰都沒想到她展現出了讓人無奈的執拗，她只是靜靜的跪在老爹老娘面前。

最終，無可奈何的爹娘只得由著她，但那婚約，則是被他們收起，然後再不提起，猶如當其不存在一般。

此事漸漸隨著時間過去，似乎也就沒了聲息，包括連李洛自己都是遺忘了此事。

但就在前些年姜青娥在南風學府時，因為一個追求者太過鍥而不捨以及瘋狂，最終她直接開口，公開了她與李洛已有婚約。

此事在當時所引發的轟動，可謂是震撼了整個天蜀郡。

也虧得當時的李洛還沒進入南風學府，不然怕真是會被群起而攻之，但即便此事已過去幾年時間，那所帶來的餘波，還是讓得如今身在南風學府的李洛深刻的感覺到了姜青娥的魅力。

「老爹，你可真是坑兒子啊。」李洛心中暗嘆一聲。

「我說李洛，你每天在這裡停留，是不是很享受其他人的那種羨慕目光啊？」而就在李洛心中嘆息時，突然有著一道女孩聲音在身後響起。

李洛轉過頭，只見得在其身後，立著一名容顏嬌俏的少女，少女長發齊腰，顏值雖然比不上姜青娥，但也是一個美人胚子，貼身的校服，包裹著初具規模的嬌軀，頗有起伏。

而此時，那少女正雙臂抱胸，目光有些譏誚的望著李洛。

不過面對著她的目光，李洛神色倒是頗為的平靜，眼前的少女，名為蒂法晴，是一院中的學員，在這南風學府中也算是一朵金花，同時她還出自天蜀郡三大家族的蒂法家族。

這蒂法晴與李洛倒沒有什麼恩怨，但是，她是姜青娥的鐵桿擁躉，而且還是極其瘋狂以及失去理智的那一種。

在她的眼中，姜青娥宛如天上謫仙般完美無缺，這世間的任何男人都配不上她，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李洛。

即便蒂法晴也承認李洛這皮囊是頂尖級別，但她卻覺得，只看外貌實在是過於的膚淺。

姜青娥這般人兒，必須那裡外都是人中之龍者，方才能夠匹配。

而李洛藉助著其父母的優勢，以不知道什麼手段獲得了與姜青娥的婚約，這在蒂法晴看來，簡直就是對她心中女神的侮辱。

所以，自從李洛進入到南風學府後，只要遇見這蒂法晴，必然會被迎面一通嘲諷，然後就是那孜孜不倦的一句質問。

「李洛，你什麼時候解除姜學姐的婚約？」

不出意料的聽到這句被重複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質問，就連李洛都是忍不住的揉了揉眉心，沒好氣的道：「關你屁事。」

然後轉身就走。

蒂法晴見狀，俏臉上頓時有怒氣湧現，不依不饒的跟了上來，道：「李洛，你就這麼想癩蛤蟆吃天鵝肉嗎？」

不過李洛依舊充耳不聞，理也不理，倒是將她氣得臉色鐵青，旋即她快步跟上，道：「李洛，如果你不解除婚約，麻煩的只會是你，姜學姐越是優秀出色，你的麻煩就會越大，你父母失蹤數年，連你們洛嵐府如今都是風雨飄搖，所以你這個少府主身份，可沒什麼震懾力。」

「你根本不知道如今的大夏國，有多少背景強大，天賦卓絕的年輕天驕傾慕於姜學姐。」

「你不能因為你父母對姜學姐有恩，就要她以這種方式來回報你！」

「李洛，如果你不解除與姜學姐的婚約，不要說其他地方，光是這南風學府內，都會有人找你麻煩。」

李洛的腳步終於是停了一停，道：「哦？誰要找我麻煩？」

蒂法晴輕哼一聲，道：「貝家的貝錕，你應該挺熟悉吧，他已經放過話，說希望你能夠不要藉助著身份的便利去接近姜學姐，另外，他讓你兩天後在清風樓聚一聚聊一聊。」

李洛笑道：「當然熟悉，當年他可是很喜歡往我跟前湊的。」

當年他父母尚在時，這天蜀郡內，洛嵐府說的話，重量不比郡守府低，至於這位貝錕，更是時不時的來尋他，然而誰能想到，數年後洛嵐府大變，這曾經很想跟他交朋友的權勢子弟，卻是率先要找他麻煩？

以前這貝錕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在那清風樓擺好宴，熱情客氣的請他前去，如今反而竟然是想要他在那裡擺宴相請？這位，還真是夠直接的啊。

蒂法晴道：「李洛，你不要覺得人家很可笑，世事本就是如此，你家勢大，自然有人捧你，如今你洛嵐府失勢，別人又憑什麼給你面子？畢竟之前那些面子，都是你父母掙來的，又不是你。」

李洛點點頭，認同的道：「你這話倒是說得有理。」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這兩年李洛是親身領教過的。

所以他也沒有多說什麼，加快步伐對著學府之外而去。

而那蒂法晴則是鍥而不捨的跟著，一路魔音灌耳般的喋喋不休，那所有話語的中心思想，都是希望李洛能夠還姜青娥一個自由。

李洛知道對付這種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搭理，所以他一句話也懶得理會，穿過條條走廊，最終出了學府。

而當其邁出學府時，他突然感覺到了周圍的聲音都是變得安靜了許多，連身旁那如蒼蠅般的蒂法晴，都是猶如被捏住了喉嚨一般。

李洛轉頭看了她一眼，然後就發現蒂法晴臉色漲紅，眼中滿是激動之意的望著學府石梯之下。

李洛若有所悟的順著看去，就見到了一架車輦停在臺階之前，車輦古色古香，寬敞而不乏貴氣，四匹通體暗紅而健壯的獅馬獸拉著車輦，在那車輦上面，還有著熟悉的徽印，正是洛嵐府。

而引得蒂法晴面色漲紅以及附近那些學員們也露出激動之色的，當然不會只是洛嵐府的車輦，而是在那車輦前，所立著的女孩。

女孩長發隨意的束起馬尾，面容精緻而淡然，在夕陽之下折射著誘人的光澤，她披著湛藍色的短披風，纖細的長靴，戰裙之下，修長筆直的白皙雙腿幾乎讓人口乾舌燥。

當然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那一雙如耀日般璀璨純淨的金色眼瞳。

那是...姜青娥？！

學府外有些騷動與沸騰，不知多少學員眼神激動的望著那道修長倩影，他們沒想到今日，竟然能夠見到這位自南風學府中走出的傳說。

李洛則是在那沸騰與熾熱的視線中走下了石梯，來到了姜青娥的面前，有些訝異的道：「青娥姐，你什麼時候回的南風城？」

洛嵐府雖說是自南風城起家，但在稱為大夏國四大府之一後，重心已經轉移到了大夏的都城，大夏城。

而姜青娥在進入那座大夏國最頂尖的聖玄星學府後，便也是前往了大夏城，再加上這兩年她還要掌控洛嵐府，所以很難見到她再回南風城，而李洛，也有許久時間沒見到她了。

姜青娥看了李洛一眼，淡淡的道：「明天是你十七歲生日，另外洛嵐府明日也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在這裡商議。」

「今日剛到南風城，順道來接你回家。」

她的嗓音極為的好聽，冷淡而清脆，如深山中的幽泉擊打著玉石般。

李洛點點頭，他對於姜青娥這幅態度倒是並不奇怪，因為早就熟悉多年，知道她就是這個性格。

「那走吧。」他說道，姜青娥在南風學府太受歡迎，站在這裡簡直就是能夠感受到四周如刀鋒般的視線。

姜青娥螓首微點，不過她沒有立即轉身，而是將目光投向李洛後面那一臉激動的蒂法晴，道：「你叫做蒂法晴是吧？」

蒂法晴激動的連忙點頭，臉色漲紅的道：「姜學姐，您竟然還記得我？」

姜青娥平靜的道：「我希望你以後不要再騷擾李洛了，否則的話，你那在聖玄星學府中的哥哥，我可能會著重的「照顧」他一下。」

蒂法晴臉上的激動頓時凝固了下來，半晌後，她在姜青娥那一雙純粹的金色眼瞳注視下，只能怯生生的點點頭，哪還有先前在李洛面前的半點驕橫跋扈。

姜青娥說完，這才轉身，湛藍披風輕揚，與李洛一起進了車輦之中，隨後那獅馬獸長嘯間，踏著煙霧平穩的遠去。

而蒂法晴則是目送著車輦而去，許久後，方才揉了揉小臉，滿臉的迷醉。

「姜學姐...真的是太酷了，真是愛死了！」

第三章想要退婚的李洛

四匹獅馬獸拉動著車輦平穩的奔馳於南風城寬敞的街道上，街道上如林般樹立的建築飛快的後退。

車輦內頗為的寬敞，溫暖舒適，而李洛與姜青娥，便是各坐在茶几的兩側。

兩人並沒有太多的話語，李洛上車便是閉目養神，而姜青娥則是打開一本書籍，認真的品閱，有一縷陽光自車窗縫隙間投射而進，照在那精緻如玉般的臉頰上，引得那臉頰更為的晶瑩剔透。

安靜持續了許久，姜青娥那修長濃密的睫毛突然眨了眨，抬起俏臉，金色眼瞳注視著面前的李洛，道：「看來我前些年在南風學府說的話，給你帶來了一些麻煩。」

「我很抱歉。」

李洛聞言，睜開了雙目，他望著面前那張漂亮精緻中又帶著掩飾不住的凌厲與強勢的臉蛋，笑道：「這這道歉可看不出半點誠意。」

「如果你有誠意的話，就允許我把婚約給解除掉。」

姜青娥隨意的翻動著書頁，道：「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退婚？可是在話本戲劇中，主動提起這個不應該是我嗎？你會不會搞反了順序？」

對於她這突然的冷幽默，李洛也是有點哭笑不得。

姜青娥抬起頭，看了李洛一眼，淡淡的道：「怎麼？怕這個婚約給你帶來更大的麻煩？」

李洛沉默了一下，搖了搖頭，道：「是怕耽擱你，你一個女孩子，何必背一個沒必要的婚約？這婚約怎麼來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老爹因此這些年被我娘打了多少頓？」

「我老爹這事搞得荒唐，挨打我其實也贊成，但關鍵是憑啥每次我娘打我爹的時候，都要帶上我也挨一頓？！」

說到最後，李洛的神情也是有些怨念。

想起那個對自己很溫柔，卻插著腰，柳眉倒豎的優雅女人將家中一大一小的兩個男人打得雞飛狗跳的場景，即便是姜青娥，此時都忍不住的紅潤小嘴微微的一彎，旋即又是平復下去。

「我不怕。」她搖搖頭道。

李洛頭疼的道：「那你以後遇見喜歡的人怎麼辦？你這簡直就是瞎搞。」

姜青娥淡笑道：「未必會遇見吧，我的眼光還是挺高的，而且你我已經有過婚約，我也不可能對其他人有什麼心思。」

李洛盯著姜青娥，聲音中猛的多了一些怒意：「姜青娥，你究竟在想些什麼？我知道我爹娘對你很好，你對他們很感激，可是你沒必要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你的感謝，你當我是什麼？你用來表達感謝的工具嗎？」

「這個婚約，你同意了，那我有同意過嗎？」

李洛突然的發火，讓得姜青娥也是怔了怔，她那純粹的金色眼瞳注視著前者的面龐，安靜了片刻，然後微微低頭的道：「對不起，這件事情的確是我沒有考慮到你的感受。」

李洛見狀，道：「既然如此，那這個婚約...」

「不過...」

姜青娥抬起俏臉，看著李洛認真的道：「你也應該知道，在咱們家裡的規矩是怎麼樣的，如果雙方出現了意見分歧，那麼就先打一場，然後贏家享有決議權。」

這個規矩，是李洛的娘定下來的，這麼多年，一直都通行於家裡的任何事情，所以每一次當她與李洛老爹出現意見分歧的時候，她就會挽起袖子，直接將老爹拖進訓練室。

「所以如果你對婚約抱有很大的意見，我們可以到家後去訓練室，然後按照規矩來。」姜青娥說道。

李洛的神情頓時僵硬下來，面色變幻不定，最後他咬著牙，指著姜青娥悲憤的道：「姜青娥，你不要太過分了，我現在一個十印境的初學者，跟你一個地煞將打個屁啊？！」

這人族修行，開啟相宮後，便是築基的十印境，十印境後為相師境，可唯有相師境後，這修行方才是真正的開始登堂入室。

相師境後，有三大境。

拜將，封侯，稱王。

封侯，稱王太遠，而這拜將，則分為上下兩階，上為天罡將，下為地煞將...而姜青娥，則是處於地煞將的層次。

而能夠以這個年齡，達到拜將境，姜青娥的修煉天賦，絕對是讓得無數人為之震撼，甚至已有人猜測，這大夏國最年輕的封侯者的記錄，恐怕都會將由她來打破。

可現在，這地煞將的姜青娥，竟是要處於十印境的李洛跟她打一場...

李洛真的擔心到時候萬一她收不住力，直接一巴掌將他給呼死了。

姜青娥收起了桌上的書籍，有些遺憾的道：「看來你不同意這個方式，那就沒辦法了。」

李洛氣抖冷，這個世界還能不能好了，我想退個婚都這麼難嗎？

他無力的靠著車窗，目光則是望著姜青娥那光潔精緻的容顏，特別是那一對金色的眼瞳，純粹得讓人有些迷醉。

他嘆了一口氣，聲音低了許多：「青娥姐，我們也算是相處了許多年，但我明白，你對我，其實並沒有那種男女間的感情。」

「沒有感情作為基礎，這種婚約，又有什麼意思？」

姜青娥沉默了片刻，道：「雖然我想說，你明天才十七歲而已，裝什麼老成...」

「不過你說的的確是有些道理，但我對於其他人，並沒有任何的興趣，可對你，我至少不排斥。」

李洛苦笑一聲，道：「青娥姐，那封婚約，更多的是因為你對我爹娘的感激，我相信你對他們的感情，比起對我要強烈不知道多少，但這種感激，我真的不太需要。」

說罷，李洛垂下頭，緩緩道：「我知道讓你收回婚約或許不太現實，但是……」

他抬起頭直視著姜青娥的眼睛，「我希望你能給自己，也給我一個機會。」

李洛頓了頓，接著說：「我們可以做一場交易，你在我還沒足夠的能力前，幫我掌控住洛嵐府，如果等我接手洛嵐府時，你能讓它沒有多大的損失，那麼作為感謝，我將婚約還給你，如何？」

姜青娥沒有說話，只是那修長的玉指輕輕的在桌面上有節奏的點動著，安靜持續了好半晌，最終她輕聲道：「李洛，你真不喜歡我？」

李洛一滯，旋即他深吸一口氣，道：「青娥姐，你可能低估了你的吸引力以及優秀，對於這個年齡段的人來說，你的魅力是通殺型，我如果說不喜歡，那可真是太違心與虛偽了。」

「但是，我不需要這種婚約。」

姜青娥柳眉輕輕一挑，小手突然拍在了茶几上。

砰！

李洛一驚，連忙挪動屁股退後，道：「咱們好好商量，可不要動手。」

姜青娥白了他一眼，淡淡的道：「李洛，一段時間不見，你口才倒是見長，不過你說的算是有幾分道理，我可以把此事當做一場交易，等你要接手洛嵐府時，我會把它完完整整的交給你，那個時候，你就將婚約退給我。」

李洛聞言，頓時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但同時在那心裡最深處，也不可控制的出現了一些莫名的失落，這讓得他不由得暗罵了自己一聲，真是賤...

「你今日的說辭，倒是讓我有些刮目相看，看來你也不再是什麼小孩子了。」

李洛有些怒了：「小孩子？我哪裡小了？」

姜青娥沒有搭理他這話，只是似笑非笑的盯著他，道：「不過李洛，我最後可還是要再提醒你一句，你真的打算要進行這場交易嗎？這份婚約，一旦退了回來，恐怕這輩子，你就真沒一點希望了。」

李洛雙目一眯，他雙臂按著茶几，直起了身子，直接是俯視著姜青娥，兩人的臉龐不過半尺左右的距離。

「姜青娥，這份婚約，我是真的一點不稀罕，因為未來，我想讓你親手再將婚約給我，而不是給我爹娘。」

姜青娥金色眼瞳倒映著李洛俊朗的面龐，她唇角的似笑非笑之意更濃了，她當然明白李洛的意思，這份婚約之所以退給她，是因為現在的她對他並沒有男女間的喜歡之意，而以後，她再次將婚約給李洛時，就代表著她喜歡上了他。

「坐下。」她紅唇微啟。

一股莫名的力量憑空而現，直接是將李洛一屁股給按了回去，重重的坐在車板上，那力道讓得後者忍不住的咧咧嘴。

於是先前的氣勢瞬間破功。

姜青娥則是託著香腮，有些慵懶的看了李洛一眼，道：「本事不大，口氣倒是不小，這些年天驕也見多了，可還沒人敢跟我說這種話。」

「李洛，不要好高騖遠，你的目標太不切實際了，不過如果你真想試試，我不妨給你一個機會。」

她金色的眼瞳泛著光澤，神秘而深邃。

「我在聖玄星學府等你...這是第一步，而如果你連這一點都達不到，今日這些話，你就當做是年少氣盛的叛逆心作祟，然後遺忘掉吧。」

李洛這一次沒有再多說什麼，他只是靠著車窗，眼目漸漸的閉攏，平靜的道：「那你就等著吧。」

姜青娥眼瞳望著車窗縫隙外掠過的街道與建築，有陽光飛灑落進眼中，旋即她微不可察的笑了笑。

眼眸中帶著一絲難得的柔和之意。

車馬飛馳，許久後，李洛突然睜開眼，有些疑惑的道：「這不是回家的路？」

姜青娥螓首微點，輕聲道：「去一趟金龍寶行，取一個東西。」

她金色眼瞳投向李洛。

「師父師娘走之前，專門留給你的東西，說是讓你十七歲時再打開。」

李洛聞言，心頭頓時一震。

老爹老娘留了東西給他？

（ps：納蘭嫣然：聽說你想退婚？少年你路走窄了啊。

哈哈，上次要票也都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不過新書開張，也要照例吆喝一下吧，大家不管什麼票，都投一下吧。）

第四章金龍寶行

在這大夏國內，有各方豪強，諸多勢力，可其中，有兩大特殊勢力處於絕對的中立之勢，而且不論是各大府甚至於大夏皇室，都不會輕易的招惹。

一為聖玄星學府，二為金龍寶行。

聖玄星學府就不必多說，可謂是大夏國內無數少年少女的終極夢想，每年自其中走出來的年輕俊傑，不論是皇室，還是各方勢力，都是對其趨之若鶩。

而金龍寶行，則是經營存取各種物品以及拍賣，兌換等業務，其財力之雄厚，足以讓無數勢力為之眼紅，但從未有人真的敢打它的主意，因為金龍寶行勢力之龐大，遠超大夏國任何勢力的想像，在這大夏國內的寶行，不過只是其分支之一而已。

真正的金龍寶行，在那大夏國外更為遼闊浩瀚的地方，依舊名頭顯赫，而金龍寶行出品的金龍票，更是號稱有人的地方，就可兌換出等額的天量金。

南風城身為天蜀郡的郡城，自然也有著金龍寶行的存在，而且還位於城中央最為豪華的地段。

當李洛走下車輦，望著眼前那座金碧輝煌的建築時，即便不是第一次所見，但也不免嘖嘖讚嘆一聲，光是一座郡城中的分行，就是這般的氣派，這金龍寶行的財力，當真是讓人難以想像。

與這種龐然大物比起來，就算是洛嵐府，都顯得有些渺小。

姜青娥對此倒是表現平淡，眸光未曾多看，直接是邁步對著寶行內而去，李洛見狀則是連忙跟上。

進了氣派異常的寶行內，姜青娥取出一張金色的票單，遞給了一名侍女，那侍女仔細的檢查了一番，連忙恭敬的將兩人迎入了貴賓室。

兩人在貴賓室等待了片刻，便是見到一名珠光寶氣，十指皆是帶著不同色澤的寶石戒指的中年胖子面帶喜慶笑容的走了進來。

「呵呵，原來是洛嵐府的少府主與姜小姐大駕光臨，當真是讓我寶行蓬蓽生輝啊。」不得不說，能在這金龍寶行做事的人，的確是八面玲瓏，對方既然認出了李洛，自然也明白他如今的處境，可卻並沒有展現出絲毫的怠慢，甚至連稱呼順序，都將李洛擺在了前面。

「這是金龍寶行在天蜀郡的呂會長。」姜青娥顯然是認識對方，順便給李洛介紹了一下。

「呂會長，帶我們去取貨吧。」

介紹完後，姜青娥便是展現出了雷厲風行的行事風格。

呂會長笑著點點頭，轉身在前引路，三人一路穿行過重重門禁，最後似是深入到了地下。

在呂會長的指引下，最後三人來到了一座完全封閉的房間內，房間石牆幽黑光滑，仿佛是鏡面一般。

呂會長伸出手掌，在那光滑石牆上輕輕拍了拍，頓時牆面開始裂開，有一方不知是何金屬所制的鐵箱緩緩的凸顯而出。

「兩位，這就是當初兩位府主在這裡所留之物，開啟的話，需要少府主親自來此，然後以鮮血為鑰匙。」呂會長笑著說了一聲，然後便是自覺的退出了房間。

李洛則是望著面前的保險箱，一時間有些出神，他不知道老爹老娘搞這麼神秘，究竟是給他留了什麼東西。

不過不知為何，他冥冥間覺得，似乎這東西對於他而言極為的重要，說不得，就會改變他的未來。

於是，他深吸一口氣，上前兩步，伸出手掌按在了那保險箱上，頓時感覺到指尖一疼，似是有一滴鮮血被汲取而進，吸入到了保險箱內。

咔嚓咔嚓！

下一刻，那宛如一體般的保險箱內頓時傳出了機械般的聲音，緊接著箱子表面有淡淡的光澤浮現，然後便是直接從中間緩緩的裂開。

隨著保險箱的裂開，其內的景象終於是落入了李洛的眼中。

那是一顆漆黑的水晶球，水晶球極為光滑，倒映著李洛的面龐，隱隱的顯得有些神秘。

「這是...」李洛眨了眨眼睛。

「先收起來吧，師父師娘說過，讓你十七歲生日的時候再打開。」姜青娥遞過來一個手提箱。

李洛點點頭，小心翼翼的將那黑色水晶球取出，放入箱子中，然後用力的握緊，同時眼睛似是有點溼潤。

「怎麼了？」姜青娥疑惑的看來。

「我有預感，我快要翻身了，激動的。」

李洛晃了晃手提箱，對著姜青娥鄭重的道：「你等著，我一定會退婚成功的！」

「......」

姜青娥懶得理他，直接轉身對著地庫密室外走去，她知道此時李洛心情有些激蕩，所以不皮兩下不舒服。

兩人出了地庫，而在這裡，再度見到等待的呂會長，不過這一次，在他的身旁，還俏生生的立著一名少女。

少女穿著青衣，嬌軀欣長，模樣極為清麗，青絲如瀑般的垂至那如柳葉般纖細的小腰間，她的眼睛明亮幽深，她的肌膚最引人注意，那是一種雪白的晶瑩感，仿佛是真正的冰肌玉骨一般。

另外，她的雙手帶著宛如蠶絲般的纖薄手套，而即便有手套遮掩，依舊能夠感受到那玉指的纖細修長，想必若是能夠摘掉手套的話，那一對玉手，定然會讓人垂涎而流連。

論起顏值氣質，眼前的少女，比此前所見的蒂法晴顯然要高一些。

不過當李洛見到她時，面色卻微不可察的不自然了一下，然後迅速的恢復平常。

「呵呵，這位是鄙人的小侄女，呂清兒，如今也在南風學府修行，對姜小姐倒是崇拜得很，一定要纏著跟來見一下，還望姜小姐莫要見怪。」呂會長衝著姜青娥拱了拱手，滿臉笑容。

「見過姜學姐。」那呂清兒對著姜青娥落落大方的行了一禮。

姜青娥打量了一下呂清兒，螓首微點，道：「既然你也在南風學府修行，那與李洛應該是相識吧？」

呂清兒眸光看了一眼旁邊的李洛，淺笑著輕點了螓首，眸光幽深的道：「以前李洛指點過我相術，我一直很感謝他，只是這兩年，他好像不太想見到我。」

李洛聞言頓時露出尷尬的笑容，連忙打著哈哈道：「沒有沒有，你可別瞎說，只是分屬兩院，難得遇見而已。」

他的心中，則是泛起一些無奈，眼前的呂清兒在南風學府中的名氣比起蒂法晴那金花可高了整整一個檔次，因為她不僅人漂亮，而且如今還是南風學府的新招牌，即便是在那人才輩出的一院中，都是妥妥的第一人。

以前李洛尚在一院時，那時眾多學員都還沒有開啟相宮，他在相術上的悟性天賦，無疑是讓得他成為了一院的翹楚，所以很多學員都會來請他指點，其中也包括了眼前的呂清兒。

兩人間的關係，在當時其實算是不錯的。

只是後來出現了那些變故，再加上李洛被踢出一院，去了二院，雙方的關係就變得尷尬了許多。

當然最主要還是李洛這邊有些躲著呂清兒，這並非是討厭對方，只是見面了實在尷尬，畢竟以前他是一院第一人，而現在，呂清兒卻頂替了他的位置...

李洛也是一個意氣少年，為了省了那種尷尬情景，所以在學府中，一般都是躲著呂清兒走。

只是沒想到今天會在這裡碰見。

對於李洛這有些敷衍的話語，呂清兒不置可否，不過也並沒有多說什麼，而是將目光轉向姜青娥，輕聲微笑著與其交談起來。

最後他們將姜青娥，李洛送到了寶行大門處。

「呵呵，姜小姐，聽說這兩天洛嵐府會有些熱鬧。」離別時，呂會長笑容滿面，意有所指的道。

姜青娥神色平淡，道：「呂會長消息真是靈通。」

「唉，真是可惜了。」

呂會長感嘆了一聲，旋即道：「以後有什麼需要合作的地方，兩位可儘管來找我，我金龍寶行信奉和氣生財。」

一旁的李洛有些疑惑，但卻並沒有多問什麼，只是跟隨著姜青娥上了車輦，迅速的離去。

呂會長摸了摸油膩膩的胖臉，看了一眼旁邊的呂清兒，發現她剪水雙瞳望著車輦離去的方向。

「咳。」

呂會長突然咳嗽了一聲，道：「我說丫頭，你，你不會對那李洛有意思吧？」

呂清兒白了呂會長一眼，聲音輕柔的道：「我只是為李洛感到可惜而已，而且當初他的確指點了我的相術，對於李洛，我只有以前的一些欣賞，如果不是空相的原因，他會是我在南風學府最大的競爭對手。」

呂會長拍了拍胸口，大鬆了一口氣的道：「那就好，那就好...清兒啊，人家那是婚約在身的人，還是別去理會了，以你的條件，這大夏什麼少年天才配不上？」

呂清兒搖搖頭，不理會自家二伯的自言自語，直接帶著香風轉身而去，留下在原地摸著腦袋憨笑的呂會長。

第五章裴昊

在離開了金龍寶行後，車輦中，姜青娥未曾說話，李洛便依舊保持沉默，只是抱著箱子，不知是在想些什麼。

直到車輦抵達一座恢弘的莊園之外，莊園內，有小山起伏，亭閣林立，氣派至極。

這裡便是當年李洛的爹娘創立洛嵐府的老宅所在。

四匹獅馬獸於莊園門口處停下，李洛與姜青娥皆是下了車輦。

「這裡比起以前，真的是冷清了許多。」姜青娥望著莊園，有些感嘆的說道。

當年李洛的爹娘尚在時，此處便是洛嵐府的總部所在，那時候的門庭若市之態與如今的冷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玄洛府的總部早已轉移到了王城，這裡只是一處老宅，冷清也是自然的。」李洛笑道。

在兩人說話間，那大門後有人也是迎了上來。

領先的一位老者，面帶淳樸溫和的笑容，而其身側，還跟著一名女子，女子妝容頗為的成熟，面容姣好，最特別是那身材豐腴，玲瓏有致，宛如熟透的蜜桃般，搖曳間風姿動人。

「劉叔。」

李洛衝著老者叫了一聲，這老者是早年就跟隨著爹娘的老人了，如今打理著這座老宅，也照顧著李洛的起居。

但那位陌生的成熟女子，則是讓得李洛有些疑惑。

「劉叔，許久不見了。」姜青娥衝著老者輕點螓首，然後對著李洛介紹道：「這一位是蔡薇姐，她是我在王城中的助手，幫我打理洛嵐府的諸多事務。」

「見過少府主。」名為蔡薇的成熟美人衝著李洛露出盈盈笑意，眸光似是打量了一下李洛。

李洛點頭一笑：「辛苦蔡薇姐了。」

「之後的一段時間，蔡薇姐會留在南風城，打理一下洛嵐府在天蜀郡的一些產業，而所有事情，都會向你匯報。」姜青娥接著說道。

李洛一怔，隨著洛嵐府將總部轉移到王城，天蜀郡這邊的諸多產業一直也沒什麼變化，倒是很平穩，眼下青娥姐怎會突然派出得力幹將前來接管？

「是出了什麼事情嗎？」李洛沉吟了一下，還是問了出來。

此次姜青娥的突然回來，顯然並不只是因為明日就是他十七歲生日的原因。

姜青娥沉默了一下，精緻的容顏變得冷峻了一些，旋即她邁步對著莊園內而去，同時示意李洛跟上。

「雖然你留在南風城，但想必也聽聞了一些關於洛嵐府的風聲吧？這些事之前我也沒有跟你說，怕影響到你。」行走於碎石道上，林蔭間有光斑落下來，姜青娥聲音清清冷冷。

李洛點點頭，雖說他沒有插手洛嵐府，但也能夠猜到，隨著他爹娘失蹤數年，洛嵐府必然不會風平浪靜的。

在這大夏國，想要開府，並非是什麼簡單的事，而其中的一大硬性條件，便是唯有封侯者，方可開府。

如今大夏國內，有五大府，而洛嵐府便是其一。

在這五大府中，洛嵐府創建時間最短，崛起時間最快，因為當初李洛的爹娘，皆是踏入了封侯境。

陽玄侯，李太玄。

嵐侯，澹臺嵐。

一府雙候，這是當初洛嵐府創建後迅速躋身進入五大府最為重要的原因，而與其他四大府的悠遠流長相比，洛嵐府無疑是極為的年輕，但這同樣也說明了論起底蘊的話，洛嵐府要比其他四府弱上不少。

不過原本這不算什麼問題，以李太玄，澹臺嵐的天賦與實力，足以在接下來的時間中將這種差距抹平。

但可惜，他們突然的失蹤了。

失去了這兩大頂梁柱，洛嵐府的實力可謂是急速的下降，在最起初的時候，雙候餘威猶在，倒是無人敢挑起風波，可隨著時間的推移，李太玄與澹臺嵐遲遲未有消息，最後甚至有風聲傳出他們已隕落於王侯戰場。

洛嵐府身為大夏國五大府之一，其下產業不知有多少，這是一塊肥到難以形容的肥肉，大夏國內，不知幾多勢力虎視眈眈，垂涎萬分。

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李太玄，澹臺嵐所留下的餘威漸漸的減弱，這一兩年，就開始有一些勢力忍不住的對洛嵐府張開了獠牙。

在這種情況下，尚還在聖玄星學府修行的姜青娥，不得不暫時的接手了洛嵐府，可雖說這兩年姜青娥在大夏國的名氣越來越強，可她畢竟未曾踏入封侯境，在實力威懾這一點上面，還是有所不及，所以面對著群狼環伺，她也果斷的拋棄了洛嵐府的一些產業，打算以此來獲得一些恢復壯大的時間。

這種不斷放棄的行為，也讓外界認為洛嵐府風雨飄搖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李洛對此卻是很認可，畢竟沒有足夠的實力，若是還強佔著金山，那只會引來更大的麻煩，適合的隱忍，方才是長遠之計。

「這兩年洛嵐府雖說聲勢下降了許多，但總體似乎開始穩住了吧？」李洛有些疑惑的問道。

姜青娥抿了抿紅唇，平靜的道：「外部的壓力，暫時來說減緩了一些，但這一次，問題出在了洛嵐府內部。」

李洛眼神頓時一凝，緩緩道：「是那位裴昊師兄吧？」

姜青娥以及一旁那位蔡薇熟女，皆是有些詫異的看了李洛一眼。

「青娥姐雖然接手洛嵐府時間不算太長，但你的魅力無人能及，如今在洛嵐府中，你的威望可不低，而放眼洛嵐府中，唯一還能夠與你分庭抗拒的，也就只有這位我爹娘所收的記名大弟子了。」李洛迎著她們詫異的目光，笑了笑。

裴昊，少年時流浪落魄，後來因為得罪了仇家險些被殺，李洛爹娘當時偶然將其救下，看其可憐，就收入了洛嵐府，而進了洛嵐府後，他也勤勞做事，顯露了不錯的天賦，倒是在洛嵐府中混了開來，於是最後李洛爹娘就將其收為了記名弟子。

在有了這個身份後，這裴昊在洛嵐府中的地位也是節節攀升，待得李洛爹娘失蹤的時候，他在洛嵐府內權勢已是頗盛。

當初他爹娘尚在時，這位裴昊師兄倒時不時的會來接觸他，但這種接觸，在這兩年中卻減少了許多，特別是他這邊空相的事情傳出後...

從這一點來看，這位裴昊師兄，倒還挺真實的。

「裴昊這些年對於我執掌洛嵐府一直有所異議，對於府內的諸多決策，也擅自妄為，他在洛嵐府中威望不低，府內九閣，有將近一半的閣主親近於他，這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姜青娥淡淡的道。

「其實如果他能夠為洛嵐府出力的話，這一切我都能夠忍受，甚至於這所謂的執掌之位，如果不是師父師娘臨走前有過任命，我也不想出面。」

李洛點點頭，姜青娥的性格，其實並不太喜歡這些府內事務，以她的天賦，專心修行才是最合適的。

當然說到底，還是因為他這個少府主不太頂...但是，他以及姜青娥都明白，以他現在的狀態，這所謂的空相天賦，根本服不了眾，如果真讓他這位少府主來掌管洛嵐府，恐怕很快他爹娘創立的基業就得分崩離析。

畢竟，這個世間，實力方才是讓人信服的根本。

「真是辛苦青娥姐了。」李洛誠懇的感激道。

姜青娥搖搖頭：「不必，畢竟你我有過婚約，這洛嵐府也有我的一份。」

好直接。

李洛啞然，一旁的蔡薇也是掩唇輕笑，風情動人。

「自從師父師娘失蹤後，府內人心浮動，雖然我盡力安撫，但洛嵐府的情況還是能一眼可知，而那裴昊則是趁機收攬人心，處處牽制於我，此前我有過調查，懷疑其身後，或許有其他勢力暗中相助。」姜青娥繼續說道。

李洛伸手接下面前飄落的樹葉，道：「這是...養了一個白眼狼啊。」

「明日裴昊會率人來南風城與我談一談，不過大概率是談不攏，而談不攏的最壞結果，恐怕洛嵐府會直接分裂，這對於洛嵐府如今的境況而已，將會是一次重創。」姜青娥金色眼瞳在此時顯得格外的冰冷，甚至隱隱有殺意流轉。

李洛眉頭也是緊皺起來，如今洛嵐府在大夏國內本就是被群狼環伺，虎視眈眈，一旦真的分裂，洛嵐府的實力將會大大的被削弱，往後也會愈發的麻煩。

可最終他也只能無奈的嘆了一口氣，因為以他如今的實力狀態，對這個局面根本造不成任何一絲的影響，所謂的少府主，這洛嵐府內，恐怕沒多少人會正眼相看，甚至說不得，這府內不少人，都將他這少府主直接給遺忘了。

而這一切，還是因為他自身沒有實力以及未來。

「抱歉，給不了你什麼幫助。」李洛說道。

姜青娥搖搖頭，輕聲道：「放心吧，就算洛嵐府眼下不平穩，但最終交給你的時候，我一定會讓它完完整整。」

李洛未曾說話，因為其實他對此，也並不是特別的在意，因為洛嵐府再強，也是外物，這個世間，唯有自身強大，方才是一切的根本。

他若是有朝一日能夠踏入王侯境，一切的難題都將會迎刃而解。

接下來兩人回到老宅，一起用了飯，姜青娥便是徑直忙去了，顯然是在為明日做一些準備。

而李洛也沒有去打擾她，自己去訓練室修煉了兩個小時的相術後，就回了房間休息。

今夜李洛久久未眠，直到過了凌晨十二點，他直接自床上翻了下來，然後從床底將今日的手提箱打了開來。

神秘的黑色水晶球也被取出，他小心翼翼的將其捧著，這一刻，李洛能夠感覺到，自己的心跳仿佛都是在劇烈跳動起來。

「老爹，老娘，你們究竟留給了我什麼東西呢？」

李洛輕輕拍了拍劇烈跳動的心臟，然後自我安慰的調侃。

「應該不會真的只是一個存放了幾年的生日蛋糕吧...」

第六章後天之相

表面光滑如鏡的黑色水晶球倒映著李洛的面龐，上面有著明顯的期待與緊張之意。

他也很想知道，老爹老娘這麼費盡心思給他所留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應該怎麼打開呢？」

李洛努力的壓下心中的緊張，左右看了看這漆黑而神秘的水晶球，然後試探性的將雙掌輕輕按在了上面。

嗡！

而就在其手掌觸碰到水晶球時，只見得那水晶球似乎是發出了細微的震蕩，那原本堅硬光滑的表面宛如是變成了液體般，漸漸的覆蓋了李洛的雙掌。

與此同時，李洛隱隱的感覺到，似是有著如針刺般的細微東西刺入到了掌心中，有鮮血趁此被汲取了一些。

黑色液體漸漸的脫離雙掌，同時有光芒開始自其中散發出來，最後在李洛驚異的目光中，漸漸於上方交織成了兩道光影。

望著那兩道熟悉無比的身影，李洛頓時感覺到一股酸意湧上了鼻尖。

「老爹，老娘...」

那兩道光影，一男一女，男子模樣格外的英俊，身軀挺拔如槍，一身白衣，帥氣逼人，他面帶著溫和笑意，氣勢淵渟嶽峙，給人一種難以形容的安全感。

而女子則是穿著紫色大衣，長發盤起，雙手悠閒的插在衣兜裡，她容顏也是極為的美麗，端莊而優雅。

正是李洛的爹娘，李太玄與澹臺嵐。

「哈哈，小洛，你看見我們這留影時，應該已經十七歲了吧？大概率這時候我們是沒陪在你身邊了。」而在李洛望著那兩道光影時，那李太玄開口說話了。

「小洛應該變得更帥了吧？在學府裡面有沒有被女孩子追求啊？」一旁的澹臺嵐也是笑盈盈的說道。

李洛揉了揉眼睛，自言自語的道：「你兒子現在除了長得帥，簡直就是一無是處，哪會有人來追求啊。」

「小洛現在是不是在自怨自艾？覺得自己一無是處？」然而那李太玄的光影，似是知曉此時李洛心中的想法一般，再度笑道。

澹臺嵐道：「是因為你體內的空相嗎？」

聽到這裡，李洛頓時一驚，因為在他體內相宮出現的時候，李太玄與澹臺嵐已經失蹤了，他們怎會知道他的情況？

「小洛不要吃驚哦，其實你體內空相的情況，在你相宮未曾出現前，我們就以特殊的秘法做過一些觀測了，包括你擁有的三座相宮。」澹臺嵐目光溫柔的說道。

李洛張了張嘴，這一刻他想起了很多，原來爹娘比他更早的知道他體內的特殊情況，那麼，爹娘的失蹤會不會於此有什麼關係？你們現在...究竟在哪裡？情況還好嗎？為什麼這麼多年都沒有消息傳來？

「小洛，首先我要在這裡告訴你，天生空相併非是無用之物，反而在我看來，它是世間最強大的體質，你不必因此沮喪，反而應該為之感到歡喜才對。」李太玄一句話如同石破天驚一般，讓得李洛目瞪口呆。

「老爹，你要安慰我也不用這麼過分吧？」李洛一臉你就忽悠我吧的表情，這空相連相力都難以修煉，還最強體質，老爹你忽悠誰呢。

「你天生空相，無法吸收提煉天地能量，這的確是觸及根源的問題，但這個問題，並非真就沒有解決之法。」李太玄微微一笑，道。

「既然是空相，那就想辦法填進去一個就行了。」澹臺嵐也是笑道。

李洛緊皺著眉頭，這說起來簡單，但實則根本就不太可能啊，相性乃是先天而生，想要後天填入，簡直聞所未聞，他之前也做過類似的嘗試，無一例外的失敗了。

「尋常之法，的確不可能做到，但我們自從知曉你天生空相的情況後，便是一直在為此努力，找尋辦法。」

「而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們最終找到了。」

當李太玄此話說出的時候，李洛能夠清晰的聽見自己的心跳如擂鼓般的跳動了起來，那跳動之劇烈，讓得他的腦袋都出現了瞬間的眩暈感。

「我們翻閱，推衍無數古籍，最終找到了一法，此法名為「小無相神鍛術」，以此術可錘鍛出後天之相，而若是在錘鍛時，加以融合之人的精血與靈魂，那麼最終所成之相，便可融入相宮之中。」

「小洛，你天生空相，未必就是壞事，因為先天之相隨機性太強，難以掌控，而這以「小無相神鍛術」錘鍛而出的後天之相，卻可按照你的意願來打造。」

「你若是要元素相，就可往元素相的方向打造，想要萬獸相，那就往萬獸相的方向而去。」

「待得以後，你三座相宮內，皆是配置上了你精心鍛造的三種相，那時候彼此相生，威能將會遠勝那些先天之相。」

李洛眼睛不由得一亮，這話倒是不差，萬相眾多，很多人相宮開啟的時候，那相宮的相性就被固定，無論如何都無法更改，而他這裡，雖然沒有先天相性，但卻勝在了後天可塑性強。

「小洛，這「小無相神鍛術」鍛造而出的後天之相，還有一個絕妙的好處。」澹臺嵐補充道。

雖然知曉眼前的只是留影，但李洛頓時精神抖擻起來，你要說好處，那我可不困了。

「正常先天之相，絕大多數都是單一元素，而這「小無相神鍛術」錘鍛而出的後天之相卻是不同，因為它蘊含著兩種屬性，一主一輔。」

「這兩種屬性，若是能夠選擇相生之屬，那必然會令其如虎添翼，雖說天地間有一些天材地寶也有可能會讓人的相宮誕生一些其他元素，但那太過的微小，頂多只有一點小增益而已，和你這一主一副的相性比起來，卻是差得太遠。」

「牛啊牛啊！」

李洛用力的拍掌，他當然明白這一點是何等的珍貴，如果他選擇火相為主，其中再增添雷相元素為輔，火雷疊加，那無疑將會大大的增強他相力的破壞力。

想到此處，連他都忍不住的有些激動了起來，這樣看起來，他這所謂的空相，還真是比先天之相要更為的精妙！

「咳，不過萬事很難完美，雖說這後天之相與空相無比的契合，但也有一點缺陷所在，那就是錘鍛而出的後天之相，初始的品階都不會超過四品。」李太玄突然乾咳一聲，說道。

李洛頓時一愣，有些遲疑，四品之相，品階的確是有點低，這跟姜青娥那種九品光明相比起來，差距不是一點半點。

在這種品階之差下，恐怕就算他這後天之相擁有著主輔兩種元素，都未必能輕易的追趕。

不過這種遲疑終歸只是短暫的，畢竟如今他的情況已經差到不能再差了，就算是四品之相，那也算是不錯了！

「當然你也不用著急，雖說後天之相起點低，但卻可以以後天之法將其提升啊。」澹臺嵐最是疼兒子，當即點醒道。

李洛恍然大悟，沒錯啊，這世間還有諸多奇藥奇寶，它們擁有著提升相性品階之神效，特別是有一種職業，名為淬相師，能夠煉製諸多淬鍊相性的靈水奇光，最是受無數相師的歡迎。

只是這種外物提升相性品質，終歸是有一些限制，一般來說，最終能夠將相性提升一兩品，就已是極限了。

而他這後天之相，如果起步極致就只能是四品，那最終經過種種提升，也頂多是止步於五六品的層次。

「小洛是在擔心外物提升相性，終有極致嗎？」在李洛思慮的時候，李太玄的笑聲響了起來。

「哦？」見到李太玄的笑容，李洛眉頭忍不住的挑了挑，難不成，這一點缺陷，也有機會彌補？

而就在李洛滿臉期待的等待著時，突然一旁的澹臺嵐輕咳了一聲，打斷了想要說話的李太玄，只見得她有些不滿的道：「什麼都被你說光了，我還和小洛說什麼？」

李太玄顯然是愣了愣，旋即趕緊道：「老婆對不起，老婆我錯了，接下來你來給兒子說。」

李洛看見這一幕，忍不住的搖搖頭，老爹這求生欲真是沒得說，這是被活生生打出來的吧？

「小子，是不是在嘲笑你爹？」

而那李太玄的影像仿佛是知道李洛見到這一幕的反應一般，當即哼了一聲，然後極為嚴肅的道：「你還小，你不明白，我這並不是在怕你娘，而是對你娘的愛太過深沉，我也跟你說過很多次了，愛老婆是我們家的第一家訓，以後你跟青娥在一起，也要緊守家規，知不知道？」

李洛聽到這話，忍不住的冷笑一聲，老爹啊，每一次你跟我說這個的時候，如果不是你臉上頂著新鮮的拳印，我還真的是差點就信了。

不過說起姜青娥，李洛又是嘆了一口氣，青娥幾乎是由老娘一手帶大，所以性格跟她也是很像，動不動就想打他。

這以後可怎麼辦哦。

心中憂愁，李洛抬頭看了一眼老爹的影像，而後者仿佛也是看懂了他心中所想一般，一時間父子皆是有些心有戚戚。

「李太玄，你不要在這裡耍寶浪費我的時間行不行？」而在父子為彼此心酸時，澹臺嵐柳眉微豎的說道。

李太玄聞言，趕緊點頭表示知道了。

然後澹臺嵐看向李洛，語氣變得溫柔起來：「外物提升相性品階的限制，只是針對於先天之相，因為那些外物之中，不管如何的提純，終歸會蘊含著一些雜質，正是這些雜質的累積，最終會引得相宮徹底的封閉，再也難以提升相性品階。」

「但小洛，你的空相，卻不在這個範圍，因為別人的相宮天生有著屬性，所以就會對那些淬鍊外物有排斥，可你的空相，並無屬性之分，空既是無，無，也代表著可容萬物。」

「所以，你的相，可以不斷的依靠外物淬鍊去提升，雖說品階越高難度就越大，但你的確是有著機會，讓你的後天之相趨於完美。」

「所以我才說，小洛，這所謂的空相，恐怕才是這世間最強大之相，它所欠缺的，只是開啟它的鑰匙。」

李洛心潮劇烈的翻湧著，這幾年來，他體內這空相，可謂是讓得他承受了不少，他最開始也是感到不甘與憤怒，但最終這些不甘努力都是化作無力，繼而只能接受現實。

然而現在，他的老爹卻告訴他，這空相，不是無用之物，而是世間最強？

這一刻，李洛忍不住的紅了眼睛。

「小洛，那第一道後天之相，我們之前取了你的精血與一縷靈魂，已經煉製了出來，就在這水晶球內部。」

「小無相神鍛術，也在其中。」澹臺嵐說道。

李洛心中有暖流湧過，旋即他張開雙手：「老爹老娘，謝謝你們，來吧，我準備好了，把那一道後天之相和小無相神鍛術傳給我吧，讓你們的兒子從現在開始開啟這飛躍的人生吧。」

不過此時那李太玄的神色，倒是變得鄭重起來，他沉默了數息，道：「最後還有一點需要與你說明，將這後天之相融入體內，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簡單。」

「後天之相在融入時，將會汲取你大量的精血，而之所以要求你在十七歲的時候開啟此物，也是因為需要到了這個年紀，你才能夠勉強扛得住這些精血的損耗。」

「不過最重要的是...融合後天之相，你損失的不僅僅是精血，還會有...壽命。」

「從融合那一刻起，你的壽命，就只有最後五年了...除非你能夠在五年內踏入封侯境，進化生命層次，否則，五年後，你的壽命就會走到終點。」

「這件事，你娘與我爭執了許久，畢竟這個代價實在太大，但小洛你長大了，我們決定將這件事告訴你，讓你自己做出選擇，小洛，是選擇維持現狀，以後成為一個富貴閒人，平安一生，還是選擇融合後天之相，開始與天搏命，踏上那無盡險途...」

「若是選擇前者，只需將水晶球關閉即可，其內一切都將會自毀，而若是選擇後者，那就將手掌伸入其中，如何抉擇，只能交給你自己來，但不管你做什麼選擇，爹與娘，都永遠會支持你。」

話音戛然而止，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影像不再說話，只是靜靜的望著前方，眼神溫柔。

而李洛，也是緩緩的坐了下來，眼睛盯著漆黑的水晶球，神色陰晴不定。

他之前就覺得，這空相潛力如此之大，又怎會沒有一點後遺症，原來，是在這裡等著啊。

現在，他所做的選擇，就是決定自己是要當弱小鬼，還是短命鬼嗎？

（四千字，良心，求票。）

第七章抉擇

房間中，安靜無聲。

漆黑水晶球散發出淡淡的光芒，光芒映照著李洛陰晴不定的面龐，顯得有些詭異。

現在的他，無疑是陷入到了一場極為艱難的抉擇之中。

體內的空相，在他爹娘的傾盡全力下，倒是突然給予了他極大的希望與曙光，只是讓他有些沒想到的是，這個希望，竟然需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

僅剩五年的壽命。

如果五年時間，他不能踏入封侯境，進化自身生命形態，那麼他的壽命就將會徹徹底底的終結。

五年封侯？

現在的他十七歲，五年後，也就是二十三歲...在李洛的所知中，這大夏國的歷史中，似乎還沒有出現過這麼年輕的封侯者。

這是需要何等的天賦，機緣與努力，方才能夠創造這種奇蹟？

李洛不知道...所以這一刻，他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壓力籠罩而來，讓人有些難以呼吸。

如今的他，可以繼續選擇平庸下去，爹娘留下的洛嵐府，也算是一份不小的基業，就算他無法掌控，可若是他願意退讓許多的話，憑此當一個富貴閒人的確是不成問題。

而若是選擇了這後天之相的道路，那就必須時刻保持緊繃，他必須爭分奪秒，竭盡全力的壓榨自己的每一絲潛力，然後與天相搏，博取那格外艱難的一線生機。

兩者，應該怎麼去選擇？

李洛緩緩閉上眼睛，心緒翻湧。

這一刻，他想到了許多，他想到了學府中那些異樣的眼光，他們喜歡說著虎父犬子的話語，說著為何那麼優秀的父母，孩子為什麼卻有這麼多的水分？

他也想到了那一對純粹而美麗的金色眼瞳，對於姜青娥，他的內心深處，自然也是帶著幾分喜歡與嚮往的，這一點李洛並不否認，畢竟正如他所說，姜青娥的優秀，本就是對同齡人有著巨大的吸引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可並不丟人，人之常情而已。

其實從小的時候，李洛就與姜青娥在很多的方面上較勁著，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李洛大概率是輸多贏少，而這種較勁，在持續到兩人逐漸的長大後，倒是漸漸的變少了。

特別是當相宮開啟的那一刻，李洛知道雙方的差距在被拉大。

而姜青娥也是在那個時候起，很少再與他在這上面比較過什麼。

而這些年的遭遇，令得李洛仿佛變得平和了許多，然而只有李洛自己知道，他的內心深處，是蘊含著何等強烈的好勝之心。

與姜青娥的那一場交易，未必不是他對自己的一場逼迫。

按照正常的情況，他想要追趕上已經甩下他一大截的姜青娥，應該是難如登天，然而現在...倒是有了一點希望。

這點希望，他要放棄嗎？

答案是...不可能！

李洛陡然睜開了眼睛，眼神有一種前所未有的鋒利。

他盯著面前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光影，輕聲道：「老爹，老娘，其實我一直都有一個野心，雖然這個野心別人看來會有些可笑與不自量力...」

「我不僅想要追趕上青娥姐，而且還想要超越她，甚至不止是她，我還想...超越您們。」

他咧嘴一笑，露出白牙：「我想要以後，別人看見我時，不會說這是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兒子...而想讓他們在看見您們的時候說...這就是那個傳說中的李洛的爹娘啊。」

李洛低笑著，道：「老爹老娘，我很感謝您們在我十七歲生日這一天，送給我這麼一份禮物。」

「您們放心吧，我不會讓您們失望的，不就是五年封侯麼...好，這個挑戰，我李洛，接了！」

當最後一個字落下時，李洛的眼神也是變得決然起來，旋即他再沒有絲毫的猶豫，直接是伸出手掌，徑直的按在了那黑色水晶球上。

嗤！

水晶球頓時有了劇烈的反應，這一刻，李洛感覺到掌心傳來了劇痛，仿佛是有著無數長針刺入了掌心中。

再然後，黑色水晶球開始在此時緩緩的分裂，而在其內部最深處，靜靜的躺著兩物。

一物是一枚黑色玉簡，若是所料不差，其中應該記載著那所謂的「小無相神鍛術」。

而另外一物，則是一道奇特之物，它仿佛是一道液體，又仿佛是某種虛幻的光流，它呈現蔚藍色彩，而那藍色中，又折射著細微的神聖之光。

李洛的目光，死死的停留在那似液體又似光流般的神秘之物。

他知道，這就是能夠改變他命運的東西...他的爹娘費盡心血煉製而出的一道後天之相。

而且他也能夠感覺到，當他第一眼看見此物時，就生出了一種源自靈魂深處般的契合感。

仿佛此物，本就是由他體內而生一般。

看來正如爹娘所說，這一道後天之相，本就是以他的靈魂與精血錘鍛而成，兩者間自然是無比的契合。

「唉...」

而當李洛目光痴迷的盯著那一道神秘的「後天之相」時，一道蘊含著複雜情感的嘆息聲，輕輕的響起。

李洛抬頭，便是見到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光影再度靈動起來，他們的面色，都是顯露出了一些複雜。

「小洛，看來你還是做出了選擇。」李太玄緩緩的道。

「身為你的父親，你的這種選擇，雖然讓我有些心疼，但是，從一個男人的角度來說，這讓我感到欣慰與自豪。」

「你此後的路，雖然充斥著艱難險阻，可我李太玄的兒子，又怎會懼怕這些？」

一旁的澹臺嵐，眼眸中似是有著水花閃爍，想來在留下這道影像時，她想到李洛做出這種選擇，就感到極為的難受吧，畢竟身為一個母親，她很難接受自己的孩子未來只剩下了五年的壽命。

不過她並沒有勸阻，因為她也知道，這種選擇只能由李洛自己來做，而既然他做出了選擇，那她就只會全力的去支持他，相信他。

「小洛...既然你做了選擇，那就由娘來為你說說這道我們為你煉製的後天之相吧。」

聽到澹臺嵐此話，李洛精神也是一振。

「這道後天之相，你爹與我經過了無數次的試驗與嘗試，才從無數材料中找到了最契合之物，最終煉成。」

「此相為四品，乃是以水相為主，光明相為輔。」

李洛聞言，頓時愣了愣，旋即苦笑道：「這...怎麼會是個水相？」

元素相中，雖然並沒有高低之分，但若是要論起攻擊力，破壞力，那自然是要以火，雷，金等等相性最強，而水相在諸多相性中，則是偏向於溫潤柔和的那一種，這種相性，顯然偏軟一點。

他顯然沒想到，爹娘為他煉製的第一道後天之相，竟然會是這種相性。

「呵呵，小洛，是不是覺得水相柔弱，不符合你心中所想？你可不要小瞧了水相，水相或許攻擊破壞稍弱，可其綿長雄渾之意，卻要勝過其他諸相，只要你能發揮出水相的優勢，它並不會比任何相弱。」

「而且...你的水相，可並不普通，因為其中還有著光明相為輔，水與光明的結合，如果你能夠好好開發，最終的效果，恐怕會出乎你的意料。」

「當然，最終你爹與娘會為你將第一道相定為水與光明，還有另外兩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你在融合了這第一道後天之相後，你將會損失大量的精血，壽命的折損，也會給你帶來極大的創傷，而水相溫潤，修煉而來的水相之力也能夠滋潤你受創的身軀，為你迅速的恢復。」

李洛這才恍然，原來如此，如果要論起滋潤修復傷勢，那水相與光明相，的確是此中翹楚。

「那第二個原因呢？」李洛心中有些好奇的想著。

他的疑問並未等待太久，李太玄笑道：「第二個原因，是我們希望你能夠成為一名淬相師，來輔助自身未來的修行。」

「你可記得淬相師的基本條件？」

李洛愣了愣，旋即不由的回道：「淬相師的基本條件是自身擁有...水相或者光明相？」

相性大行其道，自然也衍生出了許多的輔助職業，淬相師便是其中的一種，其能力就是煉製出諸多能夠淬鍊提升相性品質的靈水奇光。

此外還有煉丹師，只不過這就需要木相，火相之類的相性。

還有相具師，打造各種相具，這就需要金相，火相，土相之類的相性。

淬相師與煉丹師有些相似，但本質的區別是，淬相師只能提升相性品質，而煉丹師煉製出來的丹藥，大多都是提升相力。

水相與光明相皆是擁有著淨化之效，所以它們是成為淬相師的基本與必要條件。

「不過為啥要成為淬相師？」李洛有些疑惑。

可不待他問出來，李太玄的聲音就已經響起來：「因為你擁有著空相，能夠無限制的淬鍊自身相性品質，如果你成為了淬相師，往後對此就會有更深的了解，到時候也更有可能，將自身之相，趨於完美。」

「另外，其他的淬相師，大概率自身都只擁有著水相或者光明相之一，而你卻是水相為主，光明相為輔，兩種淨化之力互相配合，說實在的，有這種條件，你如果不成為一名淬相師的話，那就真是有些暴殄天物了。」

「你所煉製出來的靈水奇光，恐怕品質會遠勝其他的淬相師。」

澹臺嵐掩嘴輕笑：「小洛，這也算是爹娘為你留的一條後路，如果洛嵐府被你玩破產了，最起碼有一技傍身，去哪裡都不會吃虧。」

李洛張了張嘴，最終只能撓了撓頭，他還能說什麼，只能說還是老爹老娘老謀深算吧，他們為他所設想的職業，算是將這第一道後天之相的能力發揮到了極致。

「不過小洛，這第一道後天之相，只是入門，所以爹娘能夠用你的靈魂與精血幫你鍛造而出，可第二道與第三道卻更為的高深與複雜...所以只能依靠你自己去摸索。」

「爹娘建議當你的實力踏入相師境時，再去考慮鍛造第二道後天之相，具體的一些鍛造思路，在那玉簡中我們留下過一些經驗，你可以作為參考。」

「這份玉簡內的「小無相神鍛術」，只能鍛造第二相，而至於第三相的神鍛術，則是被我們放置在王城，具體信息玉簡內都有，你到時候看時機到了，再去王城取了便是。」

說到這裡的時候，李洛發現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光影突然開始變得黯淡起來，這令得他神色一緊，心中明白，這次的交流怕是要結束了。

「老爹，老娘...」

李洛忍不住的伸出手，抓向了光影，但卻是穿透了過去。

而李太玄與澹臺嵐則是低頭望著他，那眼神中，充斥著慈和與寵愛之意。

「小洛，這一次可能就要到此結束了...」

「爹和娘都相信，既然你選了這一條道路，必然會成功的走出那五年絕境。」

「爹娘都知道你擔心我們，不過放心吧，在沒有再見到你之前，我們可捨不得出什麼事。」

「最後，小洛，你要記住，不管你有多麼的擔心我們，在你未曾封侯前，都不可來找尋我們。」

光影不斷的黯淡，最後終於是徹底的消失，房間之內，再度恢復了安靜與昏暗。

李洛則是坐在黑色水晶球面前，他眼睛通紅，但最終他沒有落淚，只是搽了搽眼睛，輕聲道：「爹，娘...謝謝您們為我所做的一切。」

「請您們等著吧...等以後再次相見時，我一定會讓你們為我感到震撼與自豪。」

漸漸的收起了心中翻湧的情緒，李洛先是伸手將水晶球內那黑色玉簡收起，然後目光就投向了另外那一道閃爍著蔚藍與神聖之光的奇物。

「從今天開始...」

「我也是擁有著相性的人了。」

李洛眼瞳中，在此時有著熾熱湧動起來，旋即他再不猶豫，直接伸出手掌，猛的抓向了那一道後天之相。

嗤！

在接觸的霎那，首先是一道冰涼之感自掌心湧來，緊接著，一股難以形容的劇痛直接在李洛的體內驟然爆發。

那股劇痛之強烈，瞬間淹沒了李洛的理智，眼前陡然一黑，整個人便是緩緩的癱倒了下去。

第八章新的開始

哐！哐！

將李洛從黑暗中驚醒的，是那一陣陣的拍門聲，他沉重的眼皮竭盡全力的緩緩睜開，印入眼帘的是那熟悉的房間布景。

「這是...怎麼了？」

他喃喃自語，然後他就發現自己的聲音虛弱到嚇人，那氣若遊絲般的模樣，猶如風中殘燭的老人一般。

李洛掙扎著想要從地上爬起來，但嘗試了半天，卻是發現手腳一點力氣都沒有。

最終他只能躺在地上緩了半晌，這才有了力氣踉蹌的站起身來，然後一屁股坐在旁邊的椅子上。

「少府主，你還好嗎？」而此時，房間外傳來了一道女子聲音，聽聲音，似乎是姜青娥的那位助手，蔡薇。

李洛咳嗽了一聲，回道：「起得晚了，怎麼了？」

「是青娥讓我來通知你，洛嵐府九閣閣主都已到了，還請你準備一下。」蔡薇熟女那酥柔的聲音傳來。

「好的。」李洛看了一眼窗戶縫隙外，此時天光已大亮，顯然他是在地上躺了一夜。

聽到李洛應下，門外的蔡薇雖然有些奇怪他聲音的虛弱，但還是退走了。

李洛目光轉向昨夜擺放水晶球的位置，卻是驚愕的發現那黑色水晶球早已沒了蹤跡，只是有著一堆黑色的灰燼殘留。

顯然，黑色水晶球中的自毀裝置啟動，將一切都給抹除了。

李洛看向一側的鏡子，其中倒映著他的面龐，他只是看了一眼，便是面色忍不住的一變。

因為那鏡子中的人，面色蒼白得可怕，那種感覺，仿佛是體內的血液都被盡數的抽離了一般。

而且變化最大的，是他的頭髮...原本一頭的黑髮，此時直接是變成了灰白之色，顯然是因為精血損失太多所導致。

李洛呆呆的望著鏡子中一頭白髮的少年，好半晌後，方才吐了一口氣：「竟然...變得更帥了。」

苦中作樂一番，李洛又是苦笑道：「果然，融合了那後天之相，自身儲備了十七年的精血，都被消耗了大半...」

這種精血損失過度的情況，讓得他感覺到了極度的虛弱，走幾步都有種暈眩的感覺。

而且除此之外，他還感覺到身軀有著一種難以形容的莫名空虛感，那種空虛，並非是心境的空虛，而是...壽命的缺失。

李洛抿了抿沒有血色的嘴唇，從現在開始，他就只剩下五年的壽命了嗎？

真是讓人...感到緊迫啊。

李洛吐了一口氣，卻是閉上眼目，然後開始感應體內。

他的感知，直接是沉入到了體內的相宮所在，在那以前，三座相宮皆是空空如也，可現在，在那第一座相宮內，卻是綻放出了蔚藍色的光彩，一股滋潤柔和的力量，在不斷的自那相宮中散發出來，同時侵潤著枯竭的體內。

李洛的心神凝視著那座蔚藍色的相宮，這一刻，饒是他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可依舊是忍不住的心潮澎湃。

果然，後天之相融合成功了。

從今天開始，他的空相問題，就徹底的解決了！

而且，這曾經給他帶來諸多麻煩的空相，也將會顯露出獨屬於它的特殊與神妙！

李洛睜開眼睛，他能夠感覺到周圍游離的天地能量，其中有兩種能量在自動的對著他靠攏而來。

那是水與光明的能量。

以後，他就能夠吸收這兩種能量，繼而將它們轉化為屬於他的真正相力。

不過前提是還得修煉能量引導術，但這都不是什麼事，洛嵐府好歹基業頗大，其中收藏的引導術並不少。

李洛想著，便是緩緩的站起身來，然後進行了一番洗漱，還換了一身整潔的衣衫。

換好後，他對著鏡子打量了一下，然后里面那雖然面容憔悴，頭髮灰白，但依舊難掩俊朗好看的五官的少年便是露出燦爛的笑容。

「李洛，新的生活歡迎你。」

...

南風城的這座的老宅，往日一直都是頗為的冷清，可今日氣氛卻罕見的有些凝重，老宅四周，布滿著重重崗哨，護衛。

在老宅的大廳中，氣氛更是沉凝，讓人喘不過氣來。

寬敞的大廳，座分兩側，而在正中有兩座，一座空著，而另外一處則是端坐著姜青娥，她平靜神色中帶著許些冷冽。

她金色的眸子淡然的盯著大廳內，眸光偶爾會掠過左側那排，那裡有四道人影，皆是散發著強橫的能量波動。

特別是左側為首者。

那是一名看上去約莫二十七八的青年男子，他的模樣其實算不得多出眾，雙目微微內陷，鼻翼有些狹長，右耳垂處，掛著一枚劍型的耳墜，隱隱有寒光流露。

他面龐上時刻都帶著溫和的笑容，倒是讓人容易生出好感。

然而熟悉對方的姜青娥卻明白，眼前的人，可不是什麼善茬，她執掌洛嵐府以來，正是此人對她造成了諸多的掣肘。

此人正是李太玄與澹臺嵐所收的記名弟子，如今洛嵐府內的權勢人物...裴昊。

而在其下側的三道人影，則是被他所拉攏的三位閣主。

在他們這一排的對面，還坐著洛嵐府另外的六位閣主，這六位閣主中，有四位是支持姜青娥的，還有兩位則是保持著中立，並未偏向任何一方。

而光從這一點上面，就能夠看出如今的洛嵐府之中，究竟是何等的混亂...

失去了李太玄與澹臺嵐這兩位頂梁柱，底蘊尚淺的洛嵐府，的確是風雨飄搖。

沉凝的大廳中，安靜持續了許久，唯有著眾人品茶時發出的細微聲音。

知道某一刻，左側之首的裴昊，突然將茶杯不輕不重的放在了桌上，那清脆的聲音在客廳中響起，頓時引得氣氛一滯。

裴昊抬起頭，目光投向姜青娥，微笑道：「小師妹，大傢伙來這裡等半天了，少府主怎麼還不出來？」

「雖說他是少府主，但大家一直都是在為了洛嵐府而打拼，要知道當初連師父師娘在的時候，這種場合都會準時出現的，這也表明了他們二老對我們這些人的看重啊。」

他的聲音說出來，場中九位閣主有人神色不動，有人則是眉頭微皺，也有人低聲自語。

姜青娥神色冷淡的道：「以前師父師娘在時，怎麼沒見你這麼沒耐性？」

裴昊雙目微眯，笑著看了姜青娥一眼，道：「小師妹，人，終歸是要往前看的。」

他頓了頓，望著眾人，道：「既然少府主遲遲未曾露面，我建議大家也就不必再等了，直接開始議事吧，畢竟...」

裴昊似是有些無奈的笑了笑，道：「少府主的情況，大家也都知道，今日所議之事，其實他不在場也更好一些，所以就讓他清靜一些吧。」

客廳內，眾人神色各異，除了姜青娥，一時倒是無人說話。

「既然大家沒異議，那就直接開始吧。」裴昊見狀一笑，揮了揮手，直接就要決定下來。

姜青娥神色一冷，剛欲說話，一道笑聲便是突然的自客廳的珠簾後響起。

「幾年不見，裴昊師兄比起以前，當真是變得霸氣了不少，我爹娘如果知道師兄如今這麼有出息的話，想必也會欣慰的吧？」

隨著笑聲響起，客廳的珠簾也是被掀起，然後一名身軀修長，模樣俊朗的少年，面帶笑意的走了出來。

而當客廳內眾人突然間見到那張面龐時，他們身體竟是不由自主的抖了一下，然後一時間條件反射般的站了起來。

因為那張面龐，與他們心中敬畏的那兩人，格外的相似。

甚至於連那裴昊，面龐上掛著的笑意都是在此時微微的僵硬了一瞬，他身子似是不受控制的微曲了一下，不過就在他也要慣性般的站起的霎那，他心中陡然清明了許多。

因為眼前的人，可不是那兩位了...

這只是一個空相的廢人而已。

於是，他伸出手掌，突然拍在了旁邊桌子上的茶杯上面，一聲清脆聲音響起，整個茶杯都被他拍成了粉末。

這聲音響起，也是讓得在場九位閣主驚了驚，然後他們也是猛然間回過神來。

接著，他們的面龐上都是浮現出一些尷尬之色，而那裴昊旁邊的三位閣主，更是立刻坐了回去。

而另外一排的六位閣主，則是猶豫了一下後，對著走出來的李洛抱拳行禮。

「見過少府主。」

他們此時再定神看著李洛，方才發現雖然他與李太玄，澹臺嵐有些相似，但終歸沒有那種令人敬畏的氣勢，顯得要稚嫩青澀太多。

先前那種錯覺只是一晃眼間，有點沒能回過神而已。

而且最讓得他們感到詫異的是，李洛那一頭灰白髮絲。

甚至連姜青娥，都是眸光中帶著一些驚疑的在李洛頭上停了停，這傢伙明明昨天都還好好的...

李洛對著這六位閣主點頭示意，然後目光轉向了那坐在椅子上動也不動的裴昊，笑道：「幾年不見裴昊師兄，當真是與以往判若兩人啊。」

在場的九位閣主目光閃了閃，倒是聽出了李洛話語間的蘊含之意。

在以前那些年，李太玄與澹臺嵐尚在的時候，每一次裴昊見到李洛時，可都是笑容溫和得猶如大哥哥一般，甚至還會費盡心思的給他帶上諸多的禮物。

只是，恐怕那時候，就連李太玄與澹臺嵐都未曾想到，這個對他們畢恭畢敬的弟子，當他們在失蹤多年後，便是會顯露出這般本性來吧。

裴昊面帶許些的笑意，他抬頭注視著李洛，道：「許久不見，小洛真是長大了許多啊。」

他言語忽然的頓了頓，皺眉認真的道：「只是為何臉色如此的慘白，頭髮也白了，看上去...倒是跟沒幾年要活了一樣？」

第九章府內議事

裴昊的聲音在客廳中傳開，直接是引得氣氛瞬間凝固了下來，誰都沒想到，這個以往對李洛頗為和善的人，眼下竟是能夠說出如此惡毒的話來。

雖說現在的李洛面色的確是慘白，氣色不太好，但...也不至於詛咒人沒幾年可活吧？

裴昊下手的三位閣主，面色略微有些尷尬，不過卻沒有說什麼，只是目光閃爍的盯著地面，猶如腳下地板的花紋格外的吸引人一般。

另外六位閣主，倒是面有怒意。

「砰！」

一聲響亮的聲音陡然響起，眾人一驚，目光看去，便是見到姜青娥玉手拍在桌面上，精緻的容顏上，布滿寒霜。

不過，還不待姜青娥出聲，那裴昊連忙拍了拍嘴，笑道：「對不住對不住，我這嘴，真是太口無遮攔了。」

「還望小洛不要怪罪。」

李洛目光盯著裴昊，他仔仔細細的將後者打量了一下，旋即笑了笑，雖然這幾年他也見慣了人前人後的嘴臉，可那些人畢竟是府外之人，而這裴昊，若是說他的爹娘對他有救命，再造之恩，那是絕對不為過的。

沒有李太玄，澹臺嵐的話，裴昊恐怕早就被仇家打斷了四肢，丟在了臭水溝中等死，哪還能有今日的風光？

然而，眼下這裴昊所顯露的，顯然並沒有對他爹娘的一絲感激，反而怨恨頗深。

這讓得李洛有些感嘆，他這爹娘，英明那麼多年，還是看錯了一次啊。

「裴昊掌事這只是本性流露而已，有什麼好怪罪的，而且說實在的，現在我就算是怪罪，又能怎麼樣呢？所以這種廢話，也就不必說了。」李洛搖搖頭，然後在那空著的首座上坐了下來。

裴昊面帶笑意，他隨意的轉動著手指上的一枚扳指，倒並沒有因為李洛那言語間蘊含的諷刺之意而顯露怒氣，因為根本沒必要，正如李洛所說，就算他想怪罪，那又能怎麼樣呢？

如今的洛嵐府，不是以前了。

沒有了那兩座大山壓著，這洛嵐府內，他裴昊，並不懼任何人了。

一個沒有什麼前途的少府主，不過就是一個傀儡罷了，如果不是還有姜青娥在的話，他裴昊恐怕早就徹底掌控了洛嵐府。

「既然少府主到了，那議事也可以開始了吧？」裴昊目光轉向姜青娥。

姜青娥面無表情，淡淡的道：「那你就先說說，由你所管轄的三閣中，今年為何一枚天量金都未曾上繳給府庫吧。」

裴昊輕嘆一聲，道：「我那三閣，今年情況極為不好，之前小師妹應該也聽過，三閣庫房突然被燒，我懷疑是那些覬覦洛嵐府的勢力搗鬼，也徹查了一番，但卻還未曾有結果，所以今年暫時是沒有供錢上繳的。」

李洛只是安靜的聽著，雖然他知曉裴昊的理由滑稽得可笑，但他卻沒有再繼續插話，因為他明白，現在的他在洛嵐府中的並沒有多重的話語權，所謂的少府主，在府內各方人物看來，或許也只是一個擺著的吉祥物罷了。

既然如此，自然沒必要開口自討沒趣。

姜青娥深深的看了裴昊一眼，道：「裴昊，這就是你的理由嗎？」

裴昊微微一笑，道：「小師妹既然要理由，那我也只能隨便給你找一個了，有些事情，何必要問得明白呢？」

「也罷...既然都已經說到了這一步，那我也和小師妹，少府主都交代一下吧...那三府不僅今年不會再上繳供金，從今往後，也不會再上繳了。」裴昊聲音雖輕，可落在客廳眾人耳中，卻無疑是宛如驚雷。

姜青娥渾身散發出來的冷氣，猶如是將空氣都要凝滯起來，她聲音冰寒的道：「看來你是要打算自立門戶了？」

裴昊笑了笑，道：「我可捨不得離開洛嵐府...只是如今洛嵐府中畢竟沒有真正的府主，這些供金交上去也不知道落在了誰的手中，與其如此，還不如等以後有真正令人信服的府主出現了，那我再上交也不遲。」

客廳內氣氛壓抑，另外六位府主也是面色有些難看，如果真讓得裴昊這麼做了，那麼洛嵐府恐怕將會成為其他四大府口中的笑柄。

因為裴昊此舉，已經算是擁兵自重，意圖分裂洛嵐府了。

「裴昊，你這是想要搞垮洛嵐府嗎？洛嵐府倒了，你以為你能得到多少的好處？」右側的一名中年男子沉聲說道，此人名為雷彰，正是支持姜青娥的一位閣主。

裴昊搖搖頭：「我說過，我不想讓洛嵐府倒。」

他似是沉默了數息，然後目光轉向了一言不發的李洛，笑道：「其實要我守規矩，從今往後將供金如實上繳也不是不可以...當然前提是，希望少府主能答應我一個條件。」

客廳內眾人皆是一驚，顯然沒料到裴昊突然將話題扯到了李洛的身上。

李洛從眼觀鼻，鼻觀心的狀態中退了出來，盯著裴昊，似有些好奇的道：「我也想知道，裴昊掌事能有什麼條件？」

裴昊視線從李洛的身上，投向了姜青娥，望著後者精緻冷冽的容顏以及窈窕的身姿，他的眼眸深處，掠過一絲熾熱貪婪之意。

「我希望少府主能夠解除與小師妹的婚約。」

這話一出，客廳內的氣氛頓時降至冰點。

李洛雖然未曾勃然大怒，但面色倒是變得面無表情了起來，雖說他之前也和姜青娥討論了退還婚約的事，甚至還與她為此達成了一個約定。

但是...婚約那是他與姜青娥之間的事情，他們兩人可以隨意的以此來說些什麼，做些什麼...

而這裴昊，又算個什麼東西？

「轟！」

就在李洛心中森寒之意在湧動時，突然有一股強橫的能量波動直接於客廳之中爆發。

那股能量，璀璨如光明，光明橫掃，遮蔽了客廳的所有光線。

再然後，李洛就隱約的見到，那坐於一旁的姜青娥的身影，宛如一抹驚鴻般暴射而出。

直指裴昊所在。

突如其來的攻擊，也是讓得裴昊眼神一凝，下一瞬，有鋒銳金光於他體內爆發。

他右耳垂上掛著的劍形耳墜迅速脫落而下，迎風暴漲間，便是化為一柄金色長劍。

長劍之上，鋒利的金光相力奔湧，吞吐不定，宛如無數金虹一般。

鐺！

金鐵碰撞之聲響起，狂暴的能量衝擊波爆發，頓時將客廳內的桌椅盡數的震得粉碎。

九位閣主連忙出手，將那能量餘波化解，然後定睛看著場中。

只見得那裡，兩道人影對峙，劍鋒相對，正是姜青娥與裴昊。

姜青娥手持一柄重劍，劍身之上流淌著璀璨的光，那光極為的奪目，光是注視間，就讓人眼目刺痛。

而且那股精純的神聖，灼熱之感，也令得他們心頭一驚。

好霸道的光明相力！

姜青娥對面，裴昊手持金色長劍，那從他體內湧出來的金色相力，則是顯得異常鋒銳與凌厲。

那是金相之力。

雙劍碰撞，相力對衝，引得地板都是在漸漸的龜裂。

裴昊則是雙目微眯的笑道：「九品光明相，果真是名不虛傳，小師妹明明只是地煞將初期，然而這相力之雄渾霸道，竟是並不遜色於我這地煞將後期多少。」

「你這金相，應該是已升至七品了吧？看來往日沒少私吞洛嵐府的供金。」姜青娥冷聲道。

以前裴昊的金相是六品，可此次交手，姜青娥也察覺到對方的金相之力變得更為的凌厲了，而六品金相想要晉升到七品，其間所需要的靈水奇光可不是小數目。

裴昊不置可否，下一刻，他與姜青娥幾乎是同時將體內相力陡然爆發，劍尖狠狠的硬碰了一記。

鐺！

金鐵聲裹挾著能量衝擊，兩人的身影皆是退後了數步。

「裴昊，你放肆！」此時那雷彰等幾位閣主也是立即出現在姜青娥身後，面色鐵青的喝道。

不過也有三位閣主出現在了裴昊身後，面露戒備。

在客廳之外，這裡的動靜傳出，也是引得老宅中發生了一些混亂，有兩波人馬如潮水般的自各處衝了出來，然後對峙。

「小師妹，你這是打算讓整個大夏國都知道洛嵐府發生內亂嗎？」裴昊淡笑道。

姜青娥臉色冰冷，美目中殺意流轉：「裴昊，如果你不想死的話，先前那種話，還是吞回肚子裡面去吧，我們的事，你沒資格插嘴。」

裴昊沉默了數息，皺眉道：「小師妹，你何必如此，那份婚約對於你而言，恐怕才是一個累贅負擔吧？我知道你對師父師娘感恩，但並沒有必要就要委身於李洛，他...真的不配。」

「狼心狗肺的人，當然不懂感恩為何物。」姜青娥淡淡的道。

裴昊搖搖頭，然後目光轉向了李洛，道：「李洛，你其實挺聰明的，所以我想你應該知道，什麼叫做懷璧其罪，洛嵐府對你而言，是美壁，小師妹這等天之驕子，對你而言，更是不可觸及之物。」

「相信我，如果你想要以小師妹對師父師娘的感恩來禁錮她，那最後只會為你帶來一場災難。」

李洛平靜的道：「那依你的意思，是這洛嵐府與青娥姐，我都得放棄了？」

「如果你足夠聰明的話，就應該如此。」裴昊點點頭，有些悲憫的道：「我這也是為了你好，如果沒有本事，那就要收斂貪婪，這樣還有可能做一個富貴閒人。」

李洛笑了笑，道：「裴昊，你就真的不擔心萬一哪一天，我爹娘突然又回來了嗎？」

裴昊的瞳孔微微一縮，其身後的三位閣主，也是面色有些變幻。

最終，裴昊輕輕搖頭，道：「李洛，你就不要抱著這種可悲而幼稚的期望了，從我得來的消息來看，師父師娘，怕是回不來了。」

他看著李洛，面露同情的嘆了一口氣。

「所以...你最大的靠山，沒有了。」

「現在的你，跟當年的我，又有什麼區別？不...現在的你，未必就比得上那個時候的我...」

「畢竟那時我雖然沒有背景，窮途末路，但最起碼，我還有一些潛力。」

「而你...什麼都沒有了。」

第十章白眼狼

裴昊的言語，宛如利刃，刀刀誅心，聽得客廳內那幾位支持姜青娥的閣主皆是面有怒意。

他們的目光忍不住的投向李洛，不過卻是驚異的見到後者面色並沒有顯露出任何的震怒，這倒是讓得他們鬆了一口氣，同時也有些感嘆，這位少府主雖說天生空相，但最起碼這份心性，還是相當不錯的。

裴昊同樣是發現了李洛對他的言語無動於衷，也不免有些詫異，不過旋即便是瞭然，想來這幾年的變故，早已讓得李洛明白了這些殘酷的事實。

「說完了嗎？」李洛聲音平靜的問道。

裴昊淡淡的笑了笑。

「其實我倒是挺奇怪，明明我爹娘對你應該算是有大恩，為何你似乎對他們反而怨恨更重一些？」李洛問道。

裴昊聞言，沉默了數息，淡聲道：「師父師娘對我的確還不錯，只是他們一直都知道我想要的是什麼，我想成為他們真正的弟子，而不是一個所謂的記名弟子。」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為洛嵐府立了多少苦功，但他們卻始終不曾開口...你知道我有多少次的期盼，最終化為失望嗎？」

李洛笑道：「這就是升米恩鬥米仇吧？不過現在來看，我爹娘做得倒是不錯，我可不覺得，以你這白眼狼的性格，若是他們真的將你收為了親傳弟子，你就會因此有什麼收斂。」

「給了你親傳弟子的身份，只不過會加劇你的野心，讓你更輕鬆的將洛嵐府佔為己有罷了。」

裴昊搖搖頭，並不與李洛在這個話題上面糾纏過多，只是淡淡道：「看來你對我的提議，並不怎麼感興趣。」

李洛點點頭，道：「你就別白費心思了，婚約是我與青娥姐間的事，不會因為你的任何威脅就會改變的。」

裴昊聞言，一聲輕嘆，道：「李洛，貪心是會付出慘重代價的，現在不是從前了，你已經沒有任性的資本了。」

李洛目光盯著裴昊，雖說在氣勢上面他比後者弱了太多，但那目光中所蘊含的東西，卻是讓得裴昊感覺到了一些不舒服。

「裴昊，這句話，我也送給你。」李洛在說這句話的時候，神情格外的認真。

裴昊啞然，笑道：「李洛，你真以為小師妹就能一直護住你嗎？你還是太天真了。」

「不過既然你對我的提議並不贊同，那就罷了，正如我之前所說，從今天開始，我所管轄的三閣，將不會再將供金上繳給府庫，同樣的，府內下發的任何指令...三閣會不會實施，那就看我的心情吧。」

客廳內其他六位閣主的面色漸漸的變得冷肅起來。

雖說六人中有兩位閣主是屬於中立派，但如果裴昊真是要分裂洛嵐府的話，那必然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若是如此的話，他們恐怕也只能聽從姜青娥的命令，對這三閣以及裴昊進行圍剿了。

只是一旦到了那一步，洛嵐府的分裂就將會暴露在大夏國各方勢力的眼中。

「怎麼？想要對我出手？」裴昊似是察覺到了他們眼中的寒意，當即一聲輕笑。

望著裴昊面龐上的笑意，那雷彰等六位閣主眼中不由得掠過一抹忌憚，先前裴昊有一句話倒是不假，在洛嵐府崛起的這些年，他的確是有著不小的功勞，那些阻攔洛嵐府的強敵，有不少都是死在了裴昊的手中。

如今的裴昊，乃是地煞將後期，而他們這些閣主，除了雷彰是地煞將中期外，其餘皆是初期。

在場眾人中，恐怕也就只有身具九品光明相的姜青娥，能夠與其抗衡。

當然最重要的是，裴昊並非獨自一人，他也有著忠於他的人馬，不止眼前投靠他的三位閣主。

一旦雙方在這裡撕破了臉皮動手，那無疑是昭告天下，洛嵐府內部分裂，而這將會引得洛嵐府在大夏國的局勢變得更為的雪上加霜。

「各位，我今日來此，並不是為了逞口舌之利，我所為的，也是能夠讓得洛嵐府繼續屹立於大夏國中。」

「如果小師妹願意與少府主解除婚約，你我聯手，未來的洛嵐府必然會更上一層樓。」裴昊環顧眾人，淡笑道。

「眼下走到這一步，也只能怪咱們這位少府主過於貪心了一些...」

「不過我並不會罷手的。」

說到此處，裴昊自懷中掏出了一枚令牌，上面銘刻著一個「墨」字，而當眾位閣主見到此物時，面色都是忍不住的一變。

「這是墨長老的令牌？」雷彰失聲道。

在這洛嵐府中，除了九位閣主外，尚還有著三位供奉長老的存在，他們算是除了李太玄，澹臺嵐之外，洛嵐府中最強的戰力。

三位供奉長老，皆是天罡將境。

只不過這三位供奉，往日並不插手洛嵐府的事，只是當洛嵐府面臨外敵時，他們方才會出手，這是當初李太玄與他們的約定。

這位墨長老，就是三位供奉之一。

但誰都沒想到，這在洛嵐府中最應該保持絕對中立的人，其貼身令牌竟然會出現在裴昊手中，其中之意，已經不言而喻了。

「當年師父請來三位供奉長老時，曾說過，他們擁有著監督之權，所以明年府祭時，如果有人獲得兩位供奉長老以及四位閣主支持，那麼他就有權利競爭洛嵐府府主之位。」

裴昊輕輕一笑，道：「所以，你們也不必擔心我會分裂洛嵐府，因為我想要的，是一個完整的洛嵐府。」

客廳內，雷彰等閣主面容驚怒，顯然他們都沒想到，裴昊竟然是打著這個主意。

而且看眼下的樣子，他還未必沒有成功的可能，顯然，為了今日，恐怕當兩位府主失蹤之後不久，這裴昊就已經在做著準備了。

裴昊目光看了一眼容顏冰冷的姜青娥，然後轉向了一旁的李洛，淡淡的道：「所以，珍惜最後這一年的時間吧，等府祭來臨時，洛嵐府跟你，恐怕就沒多大的關係了。」

「那時候的你，才會是真正的一無所有。」

當這話落下時，裴昊直接是轉身大步而去，其後三位閣主緊隨而上。

隨著裴昊的離去，客廳內緊繃的氣氛倒是變得緩和了下來，但眾人的面龐上都是有些愁容。

雖然對於這個局面早有些預料，但當這一幕出現時，還是讓人感到極為的頭疼。

不過此時姜青娥倒是表現出了相當的冷靜，她聲音放緩的安撫了一下六位閣主，最後再交代了一些事情後，方才讓得他們退下。

待得眾人皆是退下後，客廳內變得安靜下來。

李洛的目光盯著面前的地板，直到一雙筆直纖細的玉腿出現在面前時，他方才回神，抬起頭來，便是見到姜青娥正低著頭，金色眼瞳靜靜的看著他。

「看來你表面上雖然平靜，但心裡還是很生氣啊。」姜青娥聲音清淡的道。

李洛苦笑一聲，道：「怎麼可能不生氣？」

那裴昊今日，可謂是將他視為無物，那所謂的要求他解除婚約，更是想要將他的臉按在地上踐踏。

「不過你表現得還不錯，並沒有過於的失態。」姜青娥紅唇輕輕掀起一抹笑意，聲音中帶了一絲讚揚。

李洛嘆道：「其實如果可以的話，我更想直接當場把他錘死，幫爹娘清理門戶。」

未曾失態，更多還是因為他真的做不了什麼。

這個時候，李洛再度清晰的感覺到自身力量的重要性，所謂的少府主，在失去了爹娘之後，其實也什麼都不是。

當然，他也明白，更重要的還是因為他那所謂的天生空相，所有人都認定他毫無潛力，自然就會輕視於他。

「沒有人會是一帆風順，適當的隱忍並不丟人。」姜青娥開解道。

李洛點點頭，道：「經過今日的事，我算是知道咱們洛嵐府如今有多麻煩了，這兩年，真是難為青娥姐了。」

洛嵐府當初崛起的太快了，但正因為如此，根基方才會這般的浮躁，這就導致一旦作為創始者的李太玄，澹臺嵐失蹤，這座高塔就變得不再穩固。

如果不是姜青娥這兩年竭盡全力的穩固人心，恐怕如今生出心思的，就不只是裴昊一人了。

姜青娥在一旁坐下，修長白皙的雙腿優雅的疊在一起，道：「裴昊先前說的話，你不用太放在心上，我會收拾他的，只是需要一些時間。」

說著話時，那一對純粹的金色眼瞳中，掠過淡淡的殺意。

「既然你和我有過約定，那我自然會在約定達成時，將這洛嵐府完完整整的交給你。」

「所以洛嵐府的事，你暫時不必頭疼，你現在更應該想的...還是下個月南風學府的大考，若是你進不了聖玄星學府，一切的約定可就失了效力。」姜青娥紅唇微啟的說道。

旋即她話音頓了頓，微微偏頭，衝著李洛淡笑道：「不過如果你覺得可能性不大的話，現在就和我說一聲，我可以把那份約定當做是你的一時衝動之言。」

李洛眨了眨眼，然後伸出手掌，道：「把你的手給我。」

姜青娥瞧著伸到面前的手，微微愣了愣，若是旁人這麼對她如此的話，或許她大概率會一劍斬過去，不過對李洛麼...兩人關係畢竟很是特殊。

於是，最終她神色不動的伸出一隻小手，放在了李洛的掌心中。

李洛緩緩的握住那隻小手，那股嬌嫩之感，讓得人心中一蕩，而且或許是因為姜青娥身具光明相的原因，她的肌膚，顯得尤為的晶瑩雪白，宛如美玉，讓人愛不釋手。

不過李洛強行忍住了想要磨挲那小手的衝動，然後驅使著一道極為微弱的相力，自掌心間湧了出來。

姜青娥的神色原本是頗為的平靜，可當那道微弱相力湧來時，她的面色瞬間變得凝重了起來。

修長五指反扣，直接是抓住了李洛手掌，一道感知湧入到了李洛體內，最後，她就發現了李洛那一道原本空空如也的相宮，如今卻是散發著蔚藍色的光彩。

姜青娥有些震驚的看著李洛帶著一絲笑意的面龐，片刻後，方才道：「這是...水相？」

「你有相了？！」

姜青娥好半晌後，方才緩緩的鬆開手掌，道：「是師父師娘留下的東西為你解決的？」

李洛點點頭。

姜青娥輕吐了一口氣，輕聲道：「這真是今天最好的消息了。」

「你的這道水相，品階似乎並不高，可卻有一種特殊的純淨感，或許是因為師父師娘留給你的某些天材地寶所導致。」

「不過不管怎樣，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看得出來，姜青娥此時的心情不錯，略顯凌冽的纖細雙眉，都是微微的展了開來。

最後，還跟李洛開了一個玩笑：「恭喜你，距離想要跟我解除婚約的目標又更近了一小步。」

李洛無奈的一笑，旋即沉默了片刻，道：「你覺得先前他說的那句有關我爹娘的話有多少可信度？」

姜青娥修長睫毛輕輕眨了眨，平靜的道：「雖然我不知道他是從哪裡得來了一些消息，不過我只是覺得，他這種短淺之輩，怎麼可能會知曉師父師娘的強大。」

「即便他們兩位因為某些原因被暫時困住了手腳，但我相信，他們必然會平安無事。」

李洛聞言，也是緩慢而用力的點了點頭。

「我也這麼覺得。」

姜青娥站起身來，來到窗邊，此時有陽光傾灑而下，落在她那玲瓏有致的嬌軀上，光線順著曼妙曲線而動，讓人怦然心動。

「我明天就會回王城了，如果你有任何需要，都可以直接和蔡薇姐說，她會在天蜀郡停留一段時間，幫忙打理洛嵐府在此處的各方產業。」

交代了一些之後，姜青娥偏過頭，她以側顏望著李洛，陽光照射著完美的輪廓。

那一對金色眼瞳，在眼光下也是耀耀生輝，令人目光深陷其中，難以忘懷。

「所以...李洛，希望下次見到你，是在聖玄星學府。」

她微微一笑，輕聲低語。

第十一章能量引導術

第二日，老宅大門處。

李洛目送著姜青娥的車輦遠去，在其身旁，劉叔束手而立，除此之外，還有著身材高挑豐腴的蔡薇。

「呼。」

李洛望著車隊消失在視野中，然後迎著朝霞輕吐了一口氣，轉頭對著劉叔道：「劉叔，幫我跟學府請一周的假吧，我想要在家裡休養一段時間。」

眼下的他，因為融合那後天之相的緣故，導致氣血極差，這種狀態去了學府，怕是反而引來閒言碎語。

現在他擁有了水相，最緊要的還是先尋找一部能量引導術修煉，將自身的相力等級提升起來。

而南風學府雖說也有著不少的修煉能量引導術，但置換條件頗多，還不如他自家的藏書閣來的方便。

只不過下個月就是大考了，他這個時間段請假一周，恐怕也會在學府中引起不小的議論，不過這個時候，李洛顯然也顧不了這些了。

「是，少府主。」老實本分的劉叔聞言，立即應了下來。

「蔡薇姐。」李洛說完，目光又是轉向了一旁的蔡薇。

蔡薇有些狹長嫵媚的美目看來，矜持的微笑道：「少府主有什麼吩咐？」

「還請你幫我採購一些靈水奇光，要四品品階的。」李洛笑道。

蔡薇濃密的睫毛眨了眨，靈水奇光都是用來提升相的品階的，可李洛似乎是天生空相，要這個做什麼？

不過雖然心中疑惑，但她還是應了下來，聲音酥柔的道：「少府主需要幾份？」

李洛想了想，道：「先採購五十份吧。」

饒是蔡薇是個頗為冷靜理智的熟女，可這五十份落入耳中，也是讓得她一臉愕然的盯著李洛，似乎是感覺自己聽錯了。

「少府主，你說的是，五十份四品等級的靈水奇光？」蔡薇忍不住的重複了一下。

李洛迎著她驚愕的目光，認真的點點頭。

蔡薇貝齒輕輕咬了咬性感紅唇，靈水奇光是一種價格不菲的東西，而四品的靈水奇光價格更是不低，在市面上的價格，一份大概是一千枚天量金，而五十份，就是五萬枚天量金。

洛嵐府在整個天蜀郡內，諸多商會，產業加起來，每年的收入則是在三十萬枚天量金左右，而這種情況還隨著這些年洛嵐府的狀況在逐漸的降低。

當然其實天量金的多少不算太大的問題，洛嵐府好歹算是家大業大，五萬天量金還不至於讓蔡薇失態，只是這一下子採購五十份四品靈水奇光，著實是顯得有些奇葩。

因為靈水奇光主要的作用就是用以淬洗自身相性，提升其品階，可眾所周知，靈水奇光中蘊含著一些各種材料融合時所產生的雜質，這種雜質會漸漸的侵蝕相宮，所以日積月累下，就會導致相宮逐漸的封閉，到了這個時候，相性的提升就算是達到了極致。

很多人在使用靈水奇光時，都不會毫無節制的使用，一般會控制在有序的時間中，比如說一個月使用一兩份左右，這樣不僅會減少雜質影響自身相宮，也能夠最大化的利用靈水奇光的淬洗之力。

所以，就算旁人要購買靈水奇光，都是小量購買，類似李洛這種一次性買五十份的，這是要存夠幾年的量嗎？

蔡薇實在是不能理解李洛這麼做究竟是為了什麼...

不過李洛畢竟是少府主，而且姜青娥也說了，她留在這裡主要就是為了配合李洛，於是她最後還是輕輕點頭。

「好的。」

「那就麻煩蔡薇姐了。」李洛溫和的笑了笑，然後便是轉身進了老宅中。

蔡薇望著她的背影，有些無奈的輕嘆了一口氣，這位少府主，似乎有些亂來啊，經過昨天的事情，難道他還不知道洛嵐府如今算是內憂外患嗎？

就算因為身體的原因，他沒有辦法為青娥分憂，可也沒必要添亂吧？按照他這種胡亂揮霍的手法，洛嵐府每年在天蜀郡的收入，未必就經得起折騰多久啊。

難道到時候還得向姜青娥申請援助嗎？可如今的洛嵐府處境不好，同樣也是需要大量資金的時候啊。

蔡薇輕輕揉了揉眉心，看來這段時間在天蜀郡，她或許不會過得太過的順心了。

而對於蔡薇的諸多心理情緒，李洛倒是沒有過於的去理會，此時的他，正懷著一些興奮與期待，直接前往了老宅中的藏書閣。

藏書閣中收納著洛嵐府搜集而來的諸多引導術，相術，雖說其中大部分都轉移到了位於王城的總部中，但這裡的老宅依舊還留了不少。

而此處，也算是老宅的重地之一，平日裡保護力度不小，巡邏的護衛隨處可見。

不過身為少府主，李洛並沒有遭受到任何阻攔的就進入到了藏書閣中。

「少府主。」

藏書閣中，有管事的人見到李洛進來，雖然愣了愣，但還是立即恭敬的迎了上來。

李洛點點頭，吩咐道：「把藏書閣內，適合四品相的能量引導術都給我找來。」

那管事聞言，心中有些疑惑，以前的李洛即便來藏書閣，也只是看一些相術，能量引導術什麼的則是半點不看，因為他天生空相，這些能量引導術對於他而言效果也不大。

不過他可不敢有什麼異議，畢竟不管如何，李洛都是少府主，在這老宅中更是擁有著最高的話語權。

於是他立即應下，麻利轉身去按照李洛的要求找尋能量引導術。

而李洛則是尋了一間安靜的房間，耐心的等了片刻，那管事便是滿頭大汗的抱了一堆水晶簡進來。

「少府主，藏書閣中所有適合四品相修煉的能量引導術都在這裡，其中入門級能量引導術有二十八部，將級能量引導術六部。」

李洛點點頭，揮手將其遣退，然後開始仔細的翻閱著這些能量引導術。

在這大夏國，能量引導術同樣有著等級之分，其分級制度與相力等級相差不多，分為入門級，將級，侯級，王級，而除了入門級外，其餘三級，還細分為很庸俗的上中下三品。

入門級的能量引導術，能夠讓人完成十印境到源師境的入門修煉，而若是想要從源師境踏入將級，那就需要將級的能量引導術，然後以此類推。

入門級能量引導術隨處可見，而將級能量引導術則開始出現了區分，唯有一些中級勢力，才能夠擁有。

而候級能量引導術就更加稀罕了，一些頂尖勢力方才能夠擁有。

李洛記得，他們洛嵐府就有著兩部候級能量引導術，正是他爹娘所留下的。

至於王級能量引導術...那珍貴程度就沒辦法說了，若是真的出現，想必會引起大夏國內諸多頂尖勢力的瘋狂爭奪。

甚至，引發一場大國間的戰爭也未必不可能。

只不過一般來說，越是高級的能量引導術，其修煉條件也會越苛刻，其中很多都會對修煉者的相性等級有著要求。

現在李洛的「水光相」只是四品，所以他也只能讓管事將這些他夠資格修煉的能量引導術找來。

時間流逝，桌面上的水晶簡被李洛迅速的翻閱完畢。

最終，他從中挑選出了三部能量引導術。

九段吞吐法，將級下品。

滄瀾冥想圖，將級中品。

靈化訣，將級中品。

三部能量引導術都是屬於將級能量引導術，如果修煉到最高層次，自身等級即可突破到將級。

這三部能量引導術品階潛力尚可，雖然算不上頂尖，但也不是什麼大路貨，當然最關鍵的是，剛好能夠適用於李洛的四品水光相。

而等他日後若是將他相性的品階提升起來，到時候再找尋合適的能量引導術轉修過去便是，並不會有多大的麻煩。

李洛在三部能量引導術中躊躇了一會，最後選擇了那部滄瀾冥想圖，這部能量引導術修煉而出的相力，特性連綿雄厚如大海，這與李洛的水光相更為的匹配一些。

「就你了。」

李洛大手一揮，收起這「滄瀾冥想圖」，眼中有著一抹迫不及待之意，然後他直接起身離開，前往了藏書樓的地下密室，那裡有著他爹娘專門打造而出的修煉密室。

在這裡，他將會開始體驗到真正的修煉。

第十二章相力修煉

李洛走入藏書閣的最底層，以一滴鮮血開啟了那以特殊精鐵所打造而成的厚重大門。

大門之後，是一間燈火通明的修煉室。

這間修煉室並不普通，其材質乃是以純粹的天量金來打造，天量金乃是一種埋藏在地底的金礦，在天地能量經年累月的淬鍊下，方才所形成的特殊金屬。

所以天量金不僅算是流通的硬貨幣，而且還因為對天地能量有著極強的吸附性，導致天量金打造的修煉室，一直都是一些頂尖勢力中的標配。

「真是豪奢。」

李洛腳掌踩了踩堅硬的地面，嘖嘖讚嘆，據他所知，老爹老娘當初打造這座修煉室，花費了數十萬枚天量金，在這裡修煉，能夠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往只有他們兩人以及姜青娥來這裡修煉過，而李洛這還是第一次來。

這是貨真價實的金屋。

不過不得不說，一分錢一分貨，這些天量金花得並不浪費，因為李洛僅僅只是站在這裡，就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處的天地能量遠比外面雄厚。

感嘆中，李洛來到修煉室中央處，這裡有兩座石臺，其上各有一方蒲團，顯然是他爹娘往日修煉時所用。

李洛隨意的在一方蒲團上盤坐下來，然後手握著水晶簡，眼目微閉，心中默念著那滄瀾冥想圖中所記錄的修煉口訣。

同時他的呼吸，也按照冥想圖的節奏，吞吐開來。

六吐三吞，九輕四重...繼而開始不斷的變幻。

初始的嘗試，不出意外的失敗了數次，不過很快李洛那頂尖的悟性就在此時展露出了作用，他迅速的掌握了這滄瀾冥想圖的一些關鍵要點，然後開始漸入佳境。

蒲團上，李洛眼目閉攏，心神凝定，漸漸的他仿佛是聽見了耳邊傳來了海水流淌的聲音。

所謂滄瀾，取自凌冽壯闊之意，李洛觀想自己盤坐於海流之中，任由那一重重的海浪衝刷而至。

再然後，他就漸漸的感覺到了四周的天地能量開始流動起來，那股能量中，以水能量最強，其中還蘊含著一些光明能量。

這些能量，順著李洛周身毛孔的開合以及呼吸間的吞吐，漸漸的湧入到他的身體之中。

水能量的柔和溫潤，光明能量的純淨...

兩股能量在李洛的體內歡快的流淌，在它們的浸潤下，李洛那原本因為之前氣血枯竭的身軀，也是在漸漸的恢復著活力。

兩股能量在體內流動了一圈後，最終歸於那座閃爍著蔚藍色光澤的相宮之中，化為了李洛的相力。

隨著相宮之中所蘊含的相力逐漸的增長，李洛也是漸漸的開始沉醉於其中，全身心的投入到了這來之不易的修煉。

時間不知覺的流逝，轉眼便是大半日時間過去。

將李洛從修煉狀態中驚醒時，他首先便是感覺到體內傳來了若有若無的刺痛感。

那是身體內部在提醒他，今日的修煉已經達到極限了。

以引導術吸收天地能量，這之間將會對人體經脈造成一些負荷，據說品階越低的引導術，其造成的負荷就越大。

而一旦抵達負荷的極限，修煉就只能暫時的停下，等到歇息一段時間後，方才能夠繼續開始修煉。

現在的李洛，就是處於這種狀態。

這種突然的打斷，讓得李洛有些意猶未盡，但卻無可奈何，畢竟他所修煉的「滄瀾冥想圖」只是將級功法，能夠修煉這麼久，就已經是極限了。

從這一點上，就足以看出一部高級別的引導術對於相力的修煉究竟是何等的重要。

如果能夠在一開始修煉時，就擁有著一部高品階的引導術，這經年累月的積累下來，自然會將其他人遠遠的甩下去。

不過可惜，高品階的引導術不僅罕見珍貴，而且還有著嚴苛的修煉條件，最起碼，光是相性品階這一點，就足以攔住絕大部分修煉者，這其中，也包括現在的李洛。

他們洛嵐府，候級的引導術不是沒有...但據他所知，那需要起碼七品相的品階。

但好在的是，眼下這「滄瀾冥想圖」只是李洛的暫時之選，等他將自身相性品階提升起來，自然會轉修更高級的引導術。

而由此來看，提升相性品階，還真是越快越好。

李洛感嘆一聲，然後伸出手掌，只見得其掌心有著一道蔚藍色的相力緩緩的湧現出來。

這就是他修煉而出的相力。

水相力...同時其中還有著光明相力。

兩股相性的力量融合在一起，比起單純的水相之力無疑是更為的精純。

「我的相力，應該是達到了三印的程度。」李洛自言自語。

以前的李洛，雖說因為空相的原因導致相力積累艱難，但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基礎，所以此次修煉後，他的相力直接是穩固在了三印的地步。

按照眼下的修煉速度，李洛倒是有信心在一周內將相力提升到五印境。

或許四品相不算多高，但李洛畢竟是洛嵐府的少府主，在海量的修煉資源堆積下，他相信他的進度會超過學府中的許多人，包括一些一院中的優秀者。

「不過這可不夠啊。」

李洛喃喃自語，因為下個月就是學府大考，他的目標是進入聖玄星學府，而那座大夏國最頂尖的學府的錄取條件極為苛刻。

每年不知道多少自詡優秀的少年，最終被聖玄星學府那高高的門檻拒之門外，任你撞得頭破血流，也不曾為其敞開。

所以，李洛想要追趕上去，眼下的速度，還是不太夠。

「說到底，還是需要將相性品階提升起來，四品對我而言，太低了！」

李洛心中沉吟，旋即直接起身，出了修煉室，而當他走出藏書閣時，便是有早已等待在此的人上前恭聲道：「少府主，蔡管事讓小的來提醒您，您讓她為你準備的東西，都已送到你的房中。」

李洛聞言，心中讚嘆一聲，這位蔡薇管事不愧是青娥姐的得力助手，辦事能力相當有效率啊，原本他以為最起碼也得要明天才能拿到貨呢。

他揮手遣退了報信之人，然後徑直回了房間。

一進屋，他就見到那桌上擺放的精緻檀香盒子，盒子開啟，有數十支晶瑩剔透的水晶瓶整齊林立。

李洛有些好奇的隨手拿起兩支水晶瓶，只見得一支其內流淌著藍色的液體，那液體給人一種極為透徹之感，輕輕晃蕩間，宛如是溪流流淌的聲音響徹起來。

另外一支水晶瓶中，則是更為的奇特，因為其中仿佛是裝著一縷縷的流光，那流光如絲如縷，偶爾看上去，又似是淡淡的煙霧。

不過雖然兩者一個是液體，一個是光流，可卻都無一例外的散發著一種純澈的意。

「這就是靈水奇光？」

李洛嘖嘖稱奇，就是這東西，唯有著擁有著水相與光明相的淬相師才能夠煉製出來，而它們跟丹藥一般，是號稱無數相師一生修行中必不可缺的輔助之物。

李洛轉動著水晶瓶，然後在上面看見了貼著的標籤。

「藍晶靈水，四品，淬鍊力：五成八。」

藍晶靈水算是市面上比較常見的四品靈水配方，而這所謂的淬鍊力，是因為每一份靈水奇光在被吸收時，都會有一部分被相宮所排斥化解，能夠通過相宮的天然排斥進入其中將淬洗之力發揮出來的另外一部分，就被稱為靈水奇光中的淬鍊力。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越純淨的靈水奇光，淬鍊力就越高，那所發揮的效果就越好。

這藍晶靈水的五成八淬鍊力，就是說在使用時，其中會有四成二的靈水直接被排斥，成了無用功。

不過能夠達到五成八，就已經算是合格了，市面上的四品靈水奇光，淬鍊力大多都是在五成六的樣子，而能夠超過這個數額的靈水奇光，便可以說是極品了，那價格，將會更加的高昂。

畢竟對於很多人而言，相性品階的提升總會有極致，而品質越高的靈水奇光，其中所蘊含的雜質就越少，更多的使用這一類高品質的靈水奇光，則是能夠令得他們相宮因為雜質的侵蝕進而將封閉來得更晚一些。

李洛面帶微笑的望著面前這些晶瑩剔透的小可愛，其實到了此時，他的天生空相才算是到了最有用的時候，別人會因為懼怕一次性或者說短時間內使用的靈水奇光過多，導致雜質堆積侵蝕相宮，進而導致相宮的封閉加速，所以使用靈水奇光時謹小慎微，可他...卻是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困擾。

天生空相的空性，讓他可以肆無忌憚的使用。

所以眼下，就先試試，如果將這五十支靈水奇光盡數吸收了，他的這四品相，究竟能夠有多少的提升吧。

想到此處，李洛連心跳都開始加快了。

(存稿一天天的減少，好難過啊。)

第十二章相力修煉

李洛走入藏書閣的最底層，以一滴鮮血開啟了那以特殊精鐵所打造而成的厚重大門。

大門之後，是一間燈火通明的修煉室。

這間修煉室並不普通，其材質乃是以純粹的天量金來打造，天量金乃是一種埋藏在地底的金礦，在天地能量經年累月的淬鍊下，方才所形成的特殊金屬。

所以天量金不僅算是流通的硬貨幣，而且還因為對天地能量有著極強的吸附性，導致天量金打造的修煉室，一直都是一些頂尖勢力中的標配。

「真是豪奢。」

李洛腳掌踩了踩堅硬的地面，嘖嘖讚嘆，據他所知，老爹老娘當初打造這座修煉室，花費了數十萬枚天量金，在這裡修煉，能夠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往只有他們兩人以及姜青娥來這裡修煉過，而李洛這還是第一次來。

這是貨真價實的金屋。

不過不得不說，一分錢一分貨，這些天量金花得並不浪費，因為李洛僅僅只是站在這裡，就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處的天地能量遠比外面雄厚。

感嘆中，李洛來到修煉室中央處，這裡有兩座石臺，其上各有一方蒲團，顯然是他爹娘往日修煉時所用。

李洛隨意的在一方蒲團上盤坐下來，然後手握著水晶簡，眼目微閉，心中默念著那滄瀾冥想圖中所記錄的修煉口訣。

同時他的呼吸，也按照冥想圖的節奏，吞吐開來。

六吐三吞，九輕四重...繼而開始不斷的變幻。

初始的嘗試，不出意外的失敗了數次，不過很快李洛那頂尖的悟性就在此時展露出了作用，他迅速的掌握了這滄瀾冥想圖的一些關鍵要點，然後開始漸入佳境。

蒲團上，李洛眼目閉攏，心神凝定，漸漸的他仿佛是聽見了耳邊傳來了海水流淌的聲音。

所謂滄瀾，取自凌冽壯闊之意，李洛觀想自己盤坐於海流之中，任由那一重重的海浪衝刷而至。

再然後，他就漸漸的感覺到了四周的天地能量開始流動起來，那股能量中，以水能量最強，其中還蘊含著一些光明能量。

這些能量，順著李洛周身毛孔的開合以及呼吸間的吞吐，漸漸的湧入到他的身體之中。

水能量的柔和溫潤，光明能量的純淨...

兩股能量在李洛的體內歡快的流淌，在它們的浸潤下，李洛那原本因為之前氣血枯竭的身軀，也是在漸漸的恢復著活力。

兩股能量在體內流動了一圈後，最終歸於那座閃爍著蔚藍色光澤的相宮之中，化為了李洛的相力。

隨著相宮之中所蘊含的相力逐漸的增長，李洛也是漸漸的開始沉醉於其中，全身心的投入到了這來之不易的修煉。

時間不知覺的流逝，轉眼便是大半日時間過去。

將李洛從修煉狀態中驚醒時，他首先便是感覺到體內傳來了若有若無的刺痛感。

那是身體內部在提醒他，今日的修煉已經達到極限了。

以引導術吸收天地能量，這之間將會對人體經脈造成一些負荷，據說品階越低的引導術，其造成的負荷就越大。

而一旦抵達負荷的極限，修煉就只能暫時的停下，等到歇息一段時間後，方才能夠繼續開始修煉。

現在的李洛，就是處於這種狀態。

這種突然的打斷，讓得李洛有些意猶未盡，但卻無可奈何，畢竟他所修煉的「滄瀾冥想圖」只是將級功法，能夠修煉這麼久，就已經是極限了。

從這一點上，就足以看出一部高級別的引導術對於相力的修煉究竟是何等的重要。

如果能夠在一開始修煉時，就擁有著一部高品階的引導術，這經年累月的積累下來，自然會將其他人遠遠的甩下去。

不過可惜，高品階的引導術不僅罕見珍貴，而且還有著嚴苛的修煉條件，最起碼，光是相性品階這一點，就足以攔住絕大部分修煉者，這其中，也包括現在的李洛。

他們洛嵐府，候級的引導術不是沒有...但據他所知，那需要起碼七品相的品階。

但好在的是，眼下這「滄瀾冥想圖」只是李洛的暫時之選，等他將自身相性品階提升起來，自然會轉修更高級的引導術。

而由此來看，提升相性品階，還真是越快越好。

李洛感嘆一聲，然後伸出手掌，只見得其掌心有著一道蔚藍色的相力緩緩的湧現出來。

這就是他修煉而出的相力。

水相力...同時其中還有著光明相力。

兩股相性的力量融合在一起，比起單純的水相之力無疑是更為的精純。

「我的相力，應該是達到了三印的程度。」李洛自言自語。

以前的李洛，雖說因為空相的原因導致相力積累艱難，但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基礎，所以此次修煉後，他的相力直接是穩固在了三印的地步。

按照眼下的修煉速度，李洛倒是有信心在一周內將相力提升到五印境。

或許四品相不算多高，但李洛畢竟是洛嵐府的少府主，在海量的修煉資源堆積下，他相信他的進度會超過學府中的許多人，包括一些一院中的優秀者。

「不過這可不夠啊。」

李洛喃喃自語，因為下個月就是學府大考，他的目標是進入聖玄星學府，而那座大夏國最頂尖的學府的錄取條件極為苛刻。

每年不知道多少自詡優秀的少年，最終被聖玄星學府那高高的門檻拒之門外，任你撞得頭破血流，也不曾為其敞開。

所以，李洛想要追趕上去，眼下的速度，還是不太夠。

「說到底，還是需要將相性品階提升起來，四品對我而言，太低了！」

李洛心中沉吟，旋即直接起身，出了修煉室，而當他走出藏書閣時，便是有早已等待在此的人上前恭聲道：「少府主，蔡管事讓小的來提醒您，您讓她為你準備的東西，都已送到你的房中。」

李洛聞言，心中讚嘆一聲，這位蔡薇管事不愧是青娥姐的得力助手，辦事能力相當有效率啊，原本他以為最起碼也得要明天才能拿到貨呢。

他揮手遣退了報信之人，然後徑直回了房間。

一進屋，他就見到那桌上擺放的精緻檀香盒子，盒子開啟，有數十支晶瑩剔透的水晶瓶整齊林立。

李洛有些好奇的隨手拿起兩支水晶瓶，只見得一支其內流淌著藍色的液體，那液體給人一種極為透徹之感，輕輕晃蕩間，宛如是溪流流淌的聲音響徹起來。

另外一支水晶瓶中，則是更為的奇特，因為其中仿佛是裝著一縷縷的流光，那流光如絲如縷，偶爾看上去，又似是淡淡的煙霧。

不過雖然兩者一個是液體，一個是光流，可卻都無一例外的散發著一種純澈的意。

「這就是靈水奇光？」

李洛嘖嘖稱奇，就是這東西，唯有著擁有著水相與光明相的淬相師才能夠煉製出來，而它們跟丹藥一般，是號稱無數相師一生修行中必不可缺的輔助之物。

李洛轉動著水晶瓶，然後在上面看見了貼著的標籤。

「藍晶靈水，四品，淬鍊力：五成八。」

藍晶靈水算是市面上比較常見的四品靈水配方，而這所謂的淬鍊力，是因為每一份靈水奇光在被吸收時，都會有一部分被相宮所排斥化解，能夠通過相宮的天然排斥進入其中將淬洗之力發揮出來的另外一部分，就被稱為靈水奇光中的淬鍊力。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越純淨的靈水奇光，淬鍊力就越高，那所發揮的效果就越好。

這藍晶靈水的五成八淬鍊力，就是說在使用時，其中會有四成二的靈水直接被排斥，成了無用功。

不過能夠達到五成八，就已經算是合格了，市面上的四品靈水奇光，淬鍊力大多都是在五成六的樣子，而能夠超過這個數額的靈水奇光，便可以說是極品了，那價格，將會更加的高昂。

畢竟對於很多人而言，相性品階的提升總會有極致，而品質越高的靈水奇光，其中所蘊含的雜質就越少，更多的使用這一類高品質的靈水奇光，則是能夠令得他們相宮因為雜質的侵蝕進而將封閉來得更晚一些。

李洛面帶微笑的望著面前這些晶瑩剔透的小可愛，其實到了此時，他的天生空相才算是到了最有用的時候，別人會因為懼怕一次性或者說短時間內使用的靈水奇光過多，導致雜質堆積侵蝕相宮，進而導致相宮的封閉加速，所以使用靈水奇光時謹小慎微，可他...卻是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困擾。

天生空相的空性，讓他可以肆無忌憚的使用。

所以眼下，就先試試，如果將這五十支靈水奇光盡數吸收了，他的這四品相，究竟能夠有多少的提升吧。

想到此處，李洛連心跳都開始加快了。

(存稿一天天的減少，好難過啊。)

第十三章無底洞的李洛

<!--go-->

懷著激動的心，李洛一夜未眠。

清晨，房間的閣樓上，李洛揉了揉沉重的眼皮，眼神卻有些遺憾的望著面前的檀木箱子。

其中還剩下將近一半左右的靈水奇光未曾用完。

李洛發現他還是忽略了一點，雖然他自身空相，並不擔心靈水奇光中雜質的侵蝕，但是...吸收一支靈水奇光，卻是需要時間的，而他也不可能將幾十支靈水奇光混雜在一起直接使用，那樣相互間幹擾，反而會引得靈水奇光失效。

所以一晚上下來，他只是吸收了二十七支靈水奇光。

當然，如果這個只是被外人知曉的話，恐怕會直接認為李洛已經瘋了...因為他們從未聽說過，竟然有人敢這麼玩...

一夜吸收二十七支靈水奇光，那其中所蘊含的雜質堆積起來，恐怕要不了多久，就會使其相宮封閉。

一般來說，只有那種窮途末路之人，才會選擇這種破釜沉舟近乎瘋狂的舉動。

那真的就是不成功便成仁了。

「不過，效果倒是不錯...」

李洛眼中遺憾持續了一會便是散去，繼而眼光變得明亮起來，因為在他的感知中，自身那第一道相宮，光芒比起昨天，已是更為的純澈，這甚至連帶著其中流淌的相力，都是變得雄渾精純了一分。

按照這種進度，李洛稍微估算了一下，如果他想要將自身這「水光相」提升到五品，或許還需要將近一百多支的四品靈水奇光。

這樣算的話，李洛從四品提升到五品相，大概會消耗掉將近二十萬枚天量金。

這個數額，李洛其實是能夠接受的，可是...當他再以此類推往後的晉升時，就整個人都有些不好了。

因為五品相後，那些五品靈水奇光的價格將會成倍的遞增，而相性品階的晉升也會更為的艱難。

那豈不是，五品到六品，就得消耗掉近百萬枚的天量金？

六品到七品...就是數百萬？

再往後呢？

一時間，李洛突然有點窒息了，他雖然不怎麼管事，但也知道，整個洛嵐府一年的各種商會，產業的收入，也不過是數百萬枚天量金左右。

他把洛嵐府生吞活剝了，恐怕都很難提供出讓他晉升到八品將要消耗的天量金吧？

這所謂的後天之相...簡直就是一個無底洞啊！

李洛揉了揉眉心，老爹老娘給他留下的洛嵐府，未來恐怕還真是養不起他這個敗家仔...

「不過如果以後我能夠自己煉製靈水奇光的話，倒是可以省不少。」

李洛想起了他的水光相，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是獨屬於他的優勢，如果他能夠發揮好這一點，他未來煉製出來的靈水奇光，恐怕會是市面上獨一份的，這麼來看，學習淬相術，也得提上日程了。

「看來老爹老娘也想到了這一點...所以才讓我成為淬相師，免得到時候洛嵐府直接被我吃垮了。」李洛感嘆一聲，再度感到自家老爹老娘的深謀遠慮。

李洛最終還是沒敢繼續去想這個問題，反正至少在六品之前，他應該還是能夠勉強支撐的，至於後面情況，就到時候再看吧。

於是他搖搖頭，直接回了臥室，倒頭休息去了。

在接下來的兩天中，李洛便是開啟了爆肝模式，白日修煉「滄瀾冥想圖」，直到達到極致後，便是修行兩個小時的相術，然後開始服用靈水奇光提升相性品階。

而這全力修煉，效果也不錯，他的相力等級迅速的提升到了第四印，自身的四品水光相，也是在變得越來越精純。

這個時候李洛感覺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他的進步。

直到靈水奇光的告竭。

...

老宅，一間帳房中。

蔡薇身穿長裙的坐在桌前，身姿窈窕，胸前弧度頗有些波濤洶湧，而此時的她，那美麗的鵝蛋臉上，卻是微蹙著柳眉的看著面前的一些帳本。

「古管事，今年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收入，似乎是減得有些厲害。」蔡薇目光從帳本中抬起，看著面前的數位管事。

那被稱為古管事的中年男子苦笑著點點頭，道：「大管事說的沒錯，洛嵐府在天蜀郡共有九家商會，十八處礦產，藥產...只是因為府內的變故，這一年中，天蜀郡那三家對我們蠶食得有些緊，其中又以宋家為最，九家商會中，有兩家都是在今年被宋家以各種手段打散，最後又被其吞了下去。」

蔡薇美目有些冷冽，洛嵐府自天蜀郡南風城發家，此後便是以極為驚人的速度崛起為大夏國四大府之一。

不過天蜀郡中，除了洛嵐府外，還有著三大家的存在，雖說在整體規模上，這三家無法與完整的洛嵐府相比，但在這天蜀郡內，他們也算是老牌勢力，根深蒂固，底蘊頗深。

當年兩位家主尚在時，洛嵐府如日中天，這三家倒是極為的乖覺，一個個聽話得很，可沒想到如今兩位家主一失蹤，他們便是趁著洛嵐府內憂外患，開始上跳下竄起來。

蔡薇之前就聽姜青娥說過，這三家的背後，說不得便是有著其他頂尖勢力的指示，無非便是不斷的試探如今洛嵐府的虛實。

天蜀郡三家，宋家，貝家，蒂法家，其中又以宋家實力最強，同時這兩年手腳也最多，不斷的以各種手段染指，打壓，侵吞洛嵐府在天蜀郡的商會，產業。

而要知道這宋家的家主在前些年，可是年年都會提著年禮登門拜訪的。

這前後的轉變，當真是宛如唱戲般。

不過蔡薇經歷了不少，自然也不是心懷幼稚，洛嵐府的存在本就擠壓了三大家的利益，如今對方見洛嵐府內憂外患，想要先辦法踩幾腳也不可能說人家沒道義，只是立場不同，自然要視對方如仇寇。

但是...如今洛嵐府，可真是騰不出多餘的力量來這天蜀郡救火，畢竟其他地方，處處都需要支援，再加上那裴昊的存在...更是引得洛嵐府雪上加霜。

蔡薇沉默了片刻，最終果斷的道：「一些無法扭轉盈虧的商會，暫時就直接關閉吧，沒必要和對方糾纏。」

一時的隱忍是必須的，只要等到洛嵐府穩定下來，到時候這三家吃了多少，都得老老實實的吐出來。

聽到她下了決定，下面的幾位管事也是應了下來，因為他們也明白如今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情況，的確是有些相形見絀。

噠噠。

而在此時，突然有人敲響了房門，蔡薇說了一聲請進，房門被推開，只見得李洛走了進來。

那幾名管事見狀，連忙行禮。

李洛擺了擺手，蔡薇則是讓他們先行退下去，美目投向前者，道：「少府主有什麼事情嗎？」

李洛輕咳了一聲，笑道：「的確是有點小事要麻煩蔡薇姐。」

蔡薇姐狹長而略帶嫵媚的美目眨了眨，隱隱的感覺到一些不安，但還是道：「何事？」

李洛露出溫和的笑容，道：「也不是其他的事情，就是那四品的靈水奇光，之前的五十份消耗完了，所以想麻煩蔡薇姐再幫我採購一百份。」

蔡薇白皙光滑的鵝蛋臉上的神情在此時一點點的凝固起來，她美目瞪圓的盯著李洛，飽滿胸前都是在微微起伏。

「再採購一百份？四品靈水奇光？」

蔡薇雙手都是忍不住的握緊了，她這才管理洛嵐府在天蜀郡的財務幾天？難道就要直接破產了嗎？

於是她忍了又忍，最終忍不了了，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柳眉倒豎。

「李洛，你是不是不想讓老娘幹了啊？」<!--over-->

第十三章無底洞的李洛

<!--go-->

懷著激動的心，李洛一夜未眠。

清晨，房間的閣樓上，李洛揉了揉沉重的眼皮，眼神卻有些遺憾的望著面前的檀木箱子。

其中還剩下將近一半左右的靈水奇光未曾用完。

李洛發現他還是忽略了一點，雖然他自身空相，並不擔心靈水奇光中雜質的侵蝕，但是...吸收一支靈水奇光，卻是需要時間的，而他也不可能將幾十支靈水奇光混雜在一起直接使用，那樣相互間幹擾，反而會引得靈水奇光失效。

所以一晚上下來，他只是吸收了二十七支靈水奇光。

當然，如果這個只是被外人知曉的話，恐怕會直接認為李洛已經瘋了...因為他們從未聽說過，竟然有人敢這麼玩...

一夜吸收二十七支靈水奇光，那其中所蘊含的雜質堆積起來，恐怕要不了多久，就會使其相宮封閉。

一般來說，只有那種窮途末路之人，才會選擇這種破釜沉舟近乎瘋狂的舉動。

那真的就是不成功便成仁了。

「不過，效果倒是不錯...」

李洛眼中遺憾持續了一會便是散去，繼而眼光變得明亮起來，因為在他的感知中，自身那第一道相宮，光芒比起昨天，已是更為的純澈，這甚至連帶著其中流淌的相力，都是變得雄渾精純了一分。

按照這種進度，李洛稍微估算了一下，如果他想要將自身這「水光相」提升到五品，或許還需要將近一百多支的四品靈水奇光。

這樣算的話，李洛從四品提升到五品相，大概會消耗掉將近二十萬枚天量金。

這個數額，李洛其實是能夠接受的，可是...當他再以此類推往後的晉升時，就整個人都有些不好了。

因為五品相後，那些五品靈水奇光的價格將會成倍的遞增，而相性品階的晉升也會更為的艱難。

那豈不是，五品到六品，就得消耗掉近百萬枚的天量金？

六品到七品...就是數百萬？

再往後呢？

一時間，李洛突然有點窒息了，他雖然不怎麼管事，但也知道，整個洛嵐府一年的各種商會，產業的收入，也不過是數百萬枚天量金左右。

他把洛嵐府生吞活剝了，恐怕都很難提供出讓他晉升到八品將要消耗的天量金吧？

這所謂的後天之相...簡直就是一個無底洞啊！

李洛揉了揉眉心，老爹老娘給他留下的洛嵐府，未來恐怕還真是養不起他這個敗家仔...

「不過如果以後我能夠自己煉製靈水奇光的話，倒是可以省不少。」

李洛想起了他的水光相，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是獨屬於他的優勢，如果他能夠發揮好這一點，他未來煉製出來的靈水奇光，恐怕會是市面上獨一份的，這麼來看，學習淬相術，也得提上日程了。

「看來老爹老娘也想到了這一點...所以才讓我成為淬相師，免得到時候洛嵐府直接被我吃垮了。」李洛感嘆一聲，再度感到自家老爹老娘的深謀遠慮。

李洛最終還是沒敢繼續去想這個問題，反正至少在六品之前，他應該還是能夠勉強支撐的，至於後面情況，就到時候再看吧。

於是他搖搖頭，直接回了臥室，倒頭休息去了。

在接下來的兩天中，李洛便是開啟了爆肝模式，白日修煉「滄瀾冥想圖」，直到達到極致後，便是修行兩個小時的相術，然後開始服用靈水奇光提升相性品階。

而這全力修煉，效果也不錯，他的相力等級迅速的提升到了第四印，自身的四品水光相，也是在變得越來越精純。

這個時候李洛感覺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他的進步。

直到靈水奇光的告竭。

...

老宅，一間帳房中。

蔡薇身穿長裙的坐在桌前，身姿窈窕，胸前弧度頗有些波濤洶湧，而此時的她，那美麗的鵝蛋臉上，卻是微蹙著柳眉的看著面前的一些帳本。

「古管事，今年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收入，似乎是減得有些厲害。」蔡薇目光從帳本中抬起，看著面前的數位管事。

那被稱為古管事的中年男子苦笑著點點頭，道：「大管事說的沒錯，洛嵐府在天蜀郡共有九家商會，十八處礦產，藥產...只是因為府內的變故，這一年中，天蜀郡那三家對我們蠶食得有些緊，其中又以宋家為最，九家商會中，有兩家都是在今年被宋家以各種手段打散，最後又被其吞了下去。」

蔡薇美目有些冷冽，洛嵐府自天蜀郡南風城發家，此後便是以極為驚人的速度崛起為大夏國四大府之一。

不過天蜀郡中，除了洛嵐府外，還有著三大家的存在，雖說在整體規模上，這三家無法與完整的洛嵐府相比，但在這天蜀郡內，他們也算是老牌勢力，根深蒂固，底蘊頗深。

當年兩位家主尚在時，洛嵐府如日中天，這三家倒是極為的乖覺，一個個聽話得很，可沒想到如今兩位家主一失蹤，他們便是趁著洛嵐府內憂外患，開始上跳下竄起來。

蔡薇之前就聽姜青娥說過，這三家的背後，說不得便是有著其他頂尖勢力的指示，無非便是不斷的試探如今洛嵐府的虛實。

天蜀郡三家，宋家，貝家，蒂法家，其中又以宋家實力最強，同時這兩年手腳也最多，不斷的以各種手段染指，打壓，侵吞洛嵐府在天蜀郡的商會，產業。

而要知道這宋家的家主在前些年，可是年年都會提著年禮登門拜訪的。

這前後的轉變，當真是宛如唱戲般。

不過蔡薇經歷了不少，自然也不是心懷幼稚，洛嵐府的存在本就擠壓了三大家的利益，如今對方見洛嵐府內憂外患，想要先辦法踩幾腳也不可能說人家沒道義，只是立場不同，自然要視對方如仇寇。

但是...如今洛嵐府，可真是騰不出多餘的力量來這天蜀郡救火，畢竟其他地方，處處都需要支援，再加上那裴昊的存在...更是引得洛嵐府雪上加霜。

蔡薇沉默了片刻，最終果斷的道：「一些無法扭轉盈虧的商會，暫時就直接關閉吧，沒必要和對方糾纏。」

一時的隱忍是必須的，只要等到洛嵐府穩定下來，到時候這三家吃了多少，都得老老實實的吐出來。

聽到她下了決定，下面的幾位管事也是應了下來，因為他們也明白如今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情況，的確是有些相形見絀。

噠噠。

而在此時，突然有人敲響了房門，蔡薇說了一聲請進，房門被推開，只見得李洛走了進來。

那幾名管事見狀，連忙行禮。

李洛擺了擺手，蔡薇則是讓他們先行退下去，美目投向前者，道：「少府主有什麼事情嗎？」

李洛輕咳了一聲，笑道：「的確是有點小事要麻煩蔡薇姐。」

蔡薇姐狹長而略帶嫵媚的美目眨了眨，隱隱的感覺到一些不安，但還是道：「何事？」

李洛露出溫和的笑容，道：「也不是其他的事情，就是那四品的靈水奇光，之前的五十份消耗完了，所以想麻煩蔡薇姐再幫我採購一百份。」

蔡薇白皙光滑的鵝蛋臉上的神情在此時一點點的凝固起來，她美目瞪圓的盯著李洛，飽滿胸前都是在微微起伏。

「再採購一百份？四品靈水奇光？」

蔡薇雙手都是忍不住的握緊了，她這才管理洛嵐府在天蜀郡的財務幾天？難道就要直接破產了嗎？

於是她忍了又忍，最終忍不了了，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柳眉倒豎。

「李洛，你是不是不想讓老娘幹了啊？」<!--over-->

第十四章發怒的蔡薇

蔡薇這麼劇烈的反應，也是將李洛給嚇了一跳，他瞧著前者那鵝蛋臉頰上布滿的怒意，不免有些尷尬，連忙道：「蔡薇姐這說的什麼話，你的能力有目共睹，我怎麼可能不想讓你幹？」

蔡薇美目盯著李洛，好半晌後方才漸漸的冷靜下來，道：「少府主莫怪，先前是我言語過激了。」

她頓了頓，道：「可是...少府主你還要採購一百份的靈水奇光？這，這並非是小事啊。」

「而且，少府主也應該知道，靈水奇光雖然能夠提升相性品階，但若是胡亂使用的話，反而會導致相宮提前封閉。」

蔡薇知道李洛天生空相的問題，所以有些話她也不好說得太直白，免得傷到李洛敏感處。

蔡薇想了想，眼神突然變得銳利起來，道：「是不是有人在暗中欺騙少府主，想要藉助你的身份來獲得靈水奇光？」

雖說能夠留在老宅中的人，都是經過重重篩查，但如今兩位府主畢竟失蹤多年，難不保有人生出異心，而靈水奇光又是昂貴之物，若是有人想要欺瞞少府主騙取靈水奇光，倒也未必不可能。

如果真是有這種事，蔡薇必要那膽大包天者付出代價。

李洛搖搖頭，認真的道：「蔡薇姐不要瞎想，那靈水奇光，的確是我自身需要的。」

蔡薇柳眉緊蹙起來，道：「雖然有些逾越，但不知道能不能問一下，少府主要這麼多靈水奇光究竟是要做什麼？」

「我並非是要審問少府主，只是擔心你心急下出了什麼差錯...如果你真的出了事，我沒辦法跟青娥交代。」

她知道李洛那所謂的天生空相給他帶來了多大的壓力，而少年人正是喜歡衝動的時候，她怕李洛不知道從哪裡得來一些偏方，想要嘗試破解這天生空相。

李洛聞言，沉吟了一下，最終道：「此事告訴蔡薇姐也無妨，其實是我爹娘給我留下的秘法，最終能夠讓我誕生相性，而那些靈水奇光，便是必須之物，而此事，青娥姐也是知曉的。」

他相性出現的事，遲早會展現出來，到時候定然會引來一些好奇，而他爹娘所留下的秘法，倒是一個很好的幌子。

再者他之後想要採購更多的靈水奇光，終歸還是要經過蔡薇，所以還不如先解決掉她的疑惑。

蔡薇一驚，道：「兩位府主留下的秘法嗎？」

只是她也有些半信半疑，目光盯著李洛的眼睛，只見得後者神色坦然，似乎不像是作偽。

最終，她只能點點頭。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回頭就幫少府主去採購。」蔡薇輕嘆一聲，這一百份四品靈水奇光一下去，又得花費十數萬天量金，這樣一來洛嵐府在天蜀郡的資金，便是減少了一半，而她應對那三家咄咄逼人的蠶食，又要更為的麻煩了。

不過她還是分得出輕重，知道如果真能讓李洛誕生相性，那就算拋棄了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所有產業也是值得。

李洛望著蔡薇那光潔鵝蛋臉上微微蹙起的眉頭，有些不好意思的問道：「是不是我這裡抽調了太多的資金，導致蔡薇姐這裡有些困難了？」

蔡薇抬頭，她望著李洛那雖然有些青澀，但卻繼承了其父母優良基因的俊美面龐，輕聲笑了笑，心情都變好了一些，道：「的確是有點束手束腳，但也不算太大的麻煩，少府主放心吧，我都會解決的。」

李洛心中暗嘆，眼下只是一百份靈水奇光就讓蔡薇這麼焦頭爛額，可與往後所需相比，現在這些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啊。

「洛嵐府總部暫時無法調動資金嗎？」李洛問道。

蔡薇輕輕搖頭，有些歉然的道：「少府主，洛嵐府的情況，你應該也知曉一些，再加上之前那裴昊侵吞了三閣，而損失了三閣的收入，這更是讓得總部那邊也雪上加霜。」

言下之意，顯然是總部那邊也無法抽調資金了。

李洛點點頭，旋即也就不在這上面多說什麼，與蔡薇笑談了一會，拉攏一下感情後，便是離去。

蔡薇望著他離去的身影，倒是出神了一下，她在想，少府主其實性格還是不錯的，待人溫和沒有傲慢之氣，而且模樣也是帥氣俊朗，想必以後論起模樣不會遜色他那位曾經引得大夏國中不知多少名門貴族的嬌女心心念念的父親李太玄。

從這些角度來看，他與姜青娥其實還是挺般配的。

唯一的缺陷，便是那天生空相的問題，在這世間，不論何等財富，權勢，一切終歸還是要建立在力量之上。

這就如同洛嵐府，李太玄與澹臺嵐尚在時，它就是大夏國中的五大府之一，光芒萬丈，無人敢覬覦招惹。

可一旦這兩位頂梁柱消失，洛嵐府的光芒就開始黯淡，變得風雨飄搖。

以姜青娥的天賦，未來必定前途無量，指不定就會打破大夏國最年輕的封侯境的記錄，而若是真到了那個時候，與李洛的這場婚約，恐怕就會成為拖累她的累贅。

蔡薇與姜青娥是情誼深厚的好友，知曉她或許不是這種涼薄性格，但就怕到了那個時候，反而是李洛承受不了那各種各樣的壓力。

不過聽先前李洛說，兩位府主留了秘法，或許能夠解決掉他天生空相的缺陷，若真是如此的話，那還能夠讓兩人的距離稍微的拉近一點。

只是，依舊任重道遠啊。

作為姜青娥的朋友，也常年身處王城那種風雲匯聚的地方，蔡薇太清楚姜青娥在那裡是何等的矚目，又有多少頂尖天驕為其傾慕。

與那裡相比，南風城，真的只是一座小城而已。

心中思緒翻湧，最終蔡薇將其盡數的壓制下去，起身將人召來，去準備李洛所要求的採購了。

...

李洛所需要的東西，在半日之後就盡數的到手，而他在讚嘆了一聲蔡薇的辦事能力後，便是拎著兩箱靈水奇光，直奔閣樓而去。

在接下來剩下的幾天假期中，李洛將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相力修煉以及相性品階的提升上。

之前李洛的相力等級從三印到四印，僅僅花費了兩日時間，這之間更多是因為他以前的積累所導致，所以提升極快，而接下來的四印到五印境，則是要慢上一些。

不過，這個慢，也只是相對於前者而已。

當假期還有最後一天的時候，李洛的相力等級，終於是再度有所進步，真正的踏入到了五印的程度。

而除了相力的提升，其自身那一道四品「水光相」，也伴隨著最後一支四品靈水奇光被其服用吸收後，完成了第一次的進階，進階為五品。

至此，李洛一周的假期結束。

清晨，走出老宅的李洛迎著陽光露出燦爛的笑容。

而這一周對於他而言，無疑是脫胎換骨般的變化，曾經的空相少年，已是開始逆轉人生。

他站在門口，望著一周前姜青娥離開的方向，深吐了一口氣。

「聖玄星學府...」

「我一定會去的。」

（晚了點，去剪了個頭髮，跟李洛差不多帥，可惜你們看不見。）

第十四章發怒的蔡薇

蔡薇這麼劇烈的反應，也是將李洛給嚇了一跳，他瞧著前者那鵝蛋臉頰上布滿的怒意，不免有些尷尬，連忙道：「蔡薇姐這說的什麼話，你的能力有目共睹，我怎麼可能不想讓你幹？」

蔡薇美目盯著李洛，好半晌後方才漸漸的冷靜下來，道：「少府主莫怪，先前是我言語過激了。」

她頓了頓，道：「可是...少府主你還要採購一百份的靈水奇光？這，這並非是小事啊。」

「而且，少府主也應該知道，靈水奇光雖然能夠提升相性品階，但若是胡亂使用的話，反而會導致相宮提前封閉。」

蔡薇知道李洛天生空相的問題，所以有些話她也不好說得太直白，免得傷到李洛敏感處。

蔡薇想了想，眼神突然變得銳利起來，道：「是不是有人在暗中欺騙少府主，想要藉助你的身份來獲得靈水奇光？」

雖說能夠留在老宅中的人，都是經過重重篩查，但如今兩位府主畢竟失蹤多年，難不保有人生出異心，而靈水奇光又是昂貴之物，若是有人想要欺瞞少府主騙取靈水奇光，倒也未必不可能。

如果真是有這種事，蔡薇必要那膽大包天者付出代價。

李洛搖搖頭，認真的道：「蔡薇姐不要瞎想，那靈水奇光，的確是我自身需要的。」

蔡薇柳眉緊蹙起來，道：「雖然有些逾越，但不知道能不能問一下，少府主要這麼多靈水奇光究竟是要做什麼？」

「我並非是要審問少府主，只是擔心你心急下出了什麼差錯...如果你真的出了事，我沒辦法跟青娥交代。」

她知道李洛那所謂的天生空相給他帶來了多大的壓力，而少年人正是喜歡衝動的時候，她怕李洛不知道從哪裡得來一些偏方，想要嘗試破解這天生空相。

李洛聞言，沉吟了一下，最終道：「此事告訴蔡薇姐也無妨，其實是我爹娘給我留下的秘法，最終能夠讓我誕生相性，而那些靈水奇光，便是必須之物，而此事，青娥姐也是知曉的。」

他相性出現的事，遲早會展現出來，到時候定然會引來一些好奇，而他爹娘所留下的秘法，倒是一個很好的幌子。

再者他之後想要採購更多的靈水奇光，終歸還是要經過蔡薇，所以還不如先解決掉她的疑惑。

蔡薇一驚，道：「兩位府主留下的秘法嗎？」

只是她也有些半信半疑，目光盯著李洛的眼睛，只見得後者神色坦然，似乎不像是作偽。

最終，她只能點點頭。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回頭就幫少府主去採購。」蔡薇輕嘆一聲，這一百份四品靈水奇光一下去，又得花費十數萬天量金，這樣一來洛嵐府在天蜀郡的資金，便是減少了一半，而她應對那三家咄咄逼人的蠶食，又要更為的麻煩了。

不過她還是分得出輕重，知道如果真能讓李洛誕生相性，那就算拋棄了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所有產業也是值得。

李洛望著蔡薇那光潔鵝蛋臉上微微蹙起的眉頭，有些不好意思的問道：「是不是我這裡抽調了太多的資金，導致蔡薇姐這裡有些困難了？」

蔡薇抬頭，她望著李洛那雖然有些青澀，但卻繼承了其父母優良基因的俊美面龐，輕聲笑了笑，心情都變好了一些，道：「的確是有點束手束腳，但也不算太大的麻煩，少府主放心吧，我都會解決的。」

李洛心中暗嘆，眼下只是一百份靈水奇光就讓蔡薇這麼焦頭爛額，可與往後所需相比，現在這些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啊。

「洛嵐府總部暫時無法調動資金嗎？」李洛問道。

蔡薇輕輕搖頭，有些歉然的道：「少府主，洛嵐府的情況，你應該也知曉一些，再加上之前那裴昊侵吞了三閣，而損失了三閣的收入，這更是讓得總部那邊也雪上加霜。」

言下之意，顯然是總部那邊也無法抽調資金了。

李洛點點頭，旋即也就不在這上面多說什麼，與蔡薇笑談了一會，拉攏一下感情後，便是離去。

蔡薇望著他離去的身影，倒是出神了一下，她在想，少府主其實性格還是不錯的，待人溫和沒有傲慢之氣，而且模樣也是帥氣俊朗，想必以後論起模樣不會遜色他那位曾經引得大夏國中不知多少名門貴族的嬌女心心念念的父親李太玄。

從這些角度來看，他與姜青娥其實還是挺般配的。

唯一的缺陷，便是那天生空相的問題，在這世間，不論何等財富，權勢，一切終歸還是要建立在力量之上。

這就如同洛嵐府，李太玄與澹臺嵐尚在時，它就是大夏國中的五大府之一，光芒萬丈，無人敢覬覦招惹。

可一旦這兩位頂梁柱消失，洛嵐府的光芒就開始黯淡，變得風雨飄搖。

以姜青娥的天賦，未來必定前途無量，指不定就會打破大夏國最年輕的封侯境的記錄，而若是真到了那個時候，與李洛的這場婚約，恐怕就會成為拖累她的累贅。

蔡薇與姜青娥是情誼深厚的好友，知曉她或許不是這種涼薄性格，但就怕到了那個時候，反而是李洛承受不了那各種各樣的壓力。

不過聽先前李洛說，兩位府主留了秘法，或許能夠解決掉他天生空相的缺陷，若真是如此的話，那還能夠讓兩人的距離稍微的拉近一點。

只是，依舊任重道遠啊。

作為姜青娥的朋友，也常年身處王城那種風雲匯聚的地方，蔡薇太清楚姜青娥在那裡是何等的矚目，又有多少頂尖天驕為其傾慕。

與那裡相比，南風城，真的只是一座小城而已。

心中思緒翻湧，最終蔡薇將其盡數的壓制下去，起身將人召來，去準備李洛所要求的採購了。

...

李洛所需要的東西，在半日之後就盡數的到手，而他在讚嘆了一聲蔡薇的辦事能力後，便是拎著兩箱靈水奇光，直奔閣樓而去。

在接下來剩下的幾天假期中，李洛將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相力修煉以及相性品階的提升上。

之前李洛的相力等級從三印到四印，僅僅花費了兩日時間，這之間更多是因為他以前的積累所導致，所以提升極快，而接下來的四印到五印境，則是要慢上一些。

不過，這個慢，也只是相對於前者而已。

當假期還有最後一天的時候，李洛的相力等級，終於是再度有所進步，真正的踏入到了五印的程度。

而除了相力的提升，其自身那一道四品「水光相」，也伴隨著最後一支四品靈水奇光被其服用吸收後，完成了第一次的進階，進階為五品。

至此，李洛一周的假期結束。

清晨，走出老宅的李洛迎著陽光露出燦爛的笑容。

而這一周對於他而言，無疑是脫胎換骨般的變化，曾經的空相少年，已是開始逆轉人生。

他站在門口，望著一周前姜青娥離開的方向，深吐了一口氣。

「聖玄星學府...」

「我一定會去的。」

（晚了點，去剪了個頭髮，跟李洛差不多帥，可惜你們看不見。）

第十五章再回學府

當李洛再次走入到南風學府時，雖說短短不過一周的時間，但他卻是有著一種恍若隔世般的異樣感覺。

他望著那些來來往往的人流，沸騰的喧囂聲，顯露著少年少女的青春朝氣。

不過李洛也注意到，那些來往的人流中，有不少奇特的目光在盯著他，隱隱間他也聽見了一些議論。

「這不是李洛嗎？他總算來學府了啊。」

「頭髮怎麼變了？是染髮了嗎？」

「他似乎請假了一周左右吧，學府大考最後一個月了，他竟然還敢這麼請假，這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我聽說李洛恐怕快要退學了，說不定都不會參加學府大考。」

「不至於吧？」

「......」

聽著那些低低的議論聲，李洛也是有些無語，只是請假一周而已，沒想到竟會傳出退學這樣的流言。

不過他也沒興趣辯解什麼，徑直穿過人流，對著二院的方向快步而去。

而在抵達二院教場門口時，李洛腳步變慢了起來，因為他見到二院的導師，徐山嶽正站在那裡，目光有些嚴厲的盯著他。

李洛面龐上露出尷尬的笑容，趕緊上前打著招呼：「徐師。」

徐山嶽盯著李洛，眼中帶著一些失望，道：「李洛，我知道空相的問題給你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但你不該在這個時候選擇放棄。」

李洛連忙道：「我沒放棄啊。」

徐山嶽沉聲道：「那你還敢在這個節骨眼請假一周？別人都在爭分奪秒的苦修，你倒好，直接請假回去休息了？」

李洛無奈，不過他也知道徐山嶽是為了他好，所以也沒有再辯解什麼，只是老實的點頭。

徐山嶽在訓斥了一番後，最終也只能暗嘆了一口氣，他深深的看了李洛一眼，轉身走入教場。

李洛趕緊跟了進去，教場寬敞，中央是一方數十米長寬的平臺，四周的石梯呈環形將其包圍，由近至遠的層層疊高。

石梯上，有著一個個的石蒲團。

石蒲團上，各自盤坐著一位少年少女。

而當李洛走進來的時候，無疑是引來了眾多目光的關注，繼而有著一些竊竊私語聲爆發。

消失一周的李洛，顯然在南風學府中又成為了一個話題。

李洛迎著那些目光倒是頗為的平靜，直接是去了他所在的石蒲團，在其旁邊，便是身材高壯魁梧的趙闊，後者見到他，有些訝異的問道：「你這頭髮怎麼回事？」

李洛看了他一眼，隨口道：「剛染的，似乎是叫做奶奶灰，是不是挺潮的？」

趙闊：「...」

李洛突然見到趙闊面龐上似乎是有些淤青，剛想要問些什麼，在那場中，徐山嶽的聲音就從場中中氣十足的傳來：「各位同學，距離學府大考越來越近，我希望你們都能夠在最後的時刻努力一把，若是能夠進一座高級學府，未來自然有諸多好處。」

「在這裡也表揚一下趙闊以及袁秋同學，現在他們兩人，相力已經達到六印境了，若是再加把勁，未必不能在大考前衝擊一下七印。」

場內有些感嘆聲響起，李洛同樣是驚訝的看了一旁的趙闊一眼，看來這一周，有所進步的可不止是他啊。

徐山嶽在讚揚了一下趙闊後，便是不再多說，開始了今日的授課。

李洛則是全神貫注的盯著，徐山嶽所教授的是三道相術，兩道低階，一道中階，他不厭其煩的將這些相術各處精要，來回的講解，倒也是顯得耐心十足。

相術的分級，其實也跟引導術相同，只不過入門級的引導術，被換成了低，中，高三階而已。

這三階之後，便是相同的將，候，王三級相術。

當然，那種程度的相術對於現在他們這些處於十印境的初學者來說還太遙遠，就算是學會了，恐怕憑自身那一點相力也很難施展出來。

在相術上面的修煉，李洛的悟性自是不必多說，如果只是單純比較相術的話，他有著自信，南風學府中能夠比他更優秀的學員，應該是找不出幾個。

所以當徐山嶽將三道相術講解沒多久，他便是初步的領悟，掌握。

「好了，今日的相術課先到這裡吧，下午便是相力課，你們可得好生修煉。」兩個小時後，徐山嶽停止了授課，然後對著眾人做了一些叮囑，這才宣布休息。

李洛坐在原位，伸展了一個懶腰，一旁的趙闊湊過來，笑道：「小洛哥，剛才那三道相術，等會幫我指點一下？」

對於李洛的相術悟性，趙闊是相當清楚的，以前他遇見一些難以入門的相術時，不懂的地方都會請教李洛。

李洛笑罵一聲：「要幫忙了就知道叫小洛哥了？」

趙闊一臉憨笑，不過笑起來扯到臉上的淤青，又痛得咧咧嘴巴。

「你這怎麼回事？」李洛問道。

趙闊眉頭一皺，道：「都是一院貝錕那傢伙，他這幾天不知道發什麼神經，一直在找我們二院的人麻煩，我最後看不過去還跟他打了幾場。」

他指了指臉龐上的淤青，有些得意的道：「那傢伙下手還挺重的，不過我也沒讓他討到好，差點把他那小白臉給錘爛了。」

此時周圍也有一些二院的人圍攏過來，義憤填膺的道：「那貝錕簡直可惡，我們明明沒招惹他，他卻總是過來挑事。」

「還好有趙闊，不然還真沒人製得了他。」

趙闊擺了擺手，將這些人都趕開，然後低聲問道：「你最近是不是惹到貝錕那傢伙了？他好像是衝著你來的。」

聽到這話，李洛突然想起，之前離開學府時，那貝錕似乎是通過蒂法晴給他傳了話，是要他去清風樓擺宴請客，不過這話他當然只是當笑話，難不成這蠢貨還真去清風樓等了一天不成？

而這一周他又沒來學府，於是貝錕就遷怒二院的人，這才來找麻煩？

李洛笑了笑，拍了拍趙闊的肩膀，道：「可能還真是，看來你替我挨了幾頓。」

「我倒無所謂，如果不是跟他打那幾場，說不定我還沒辦法突破到第六印呢。」

趙闊聳聳肩膀，旋即道：「不過你現在來了學府，下午相力課，他恐怕還會來找你。」

他想了想，拍著胸口道：「到時候就讓我出面吧，看看再打幾次，能不能讓我直接突破到第七印？」

李洛笑笑，趙闊這人，性格爽直又夠義氣，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朋友，不過讓他躲在後面看著朋友去為他頂缸，這也不是他的性格。

於是他只是笑道：「到時再說吧。」

...

下午時分，相力課。

在南風學府北面，有一片遼闊的密林，密林蔥鬱，有風吹拂而過時，猶如是掀起了層層的綠浪。

而在密林中央的位置，有一顆巨樹巍然而立，巨樹色澤暗黃，高約兩百多米，茂密的枝幹延伸開來，猶如一張巨大無比的樹網一般。

巨樹的枝幹粗壯，而最奇特的是，上面每一片樹葉，都約莫兩米長寬，尺許厚度，似是一個臺子一般。

這是相力樹。

相力樹並非是天然生長出來的，而是由諸多奇特材料打造而成，似金非金，似木非木。

在相力樹的內部，存在著一座能量核心，那能量核心能夠吸取以及儲存極為龐大的天地能量。

而相力樹的那些寬大葉子，則是宛如一座座的修煉臺，每一片葉子，都能夠供給一名學員修煉。

這種相力樹，是每一座學府的必備之物，只是規模有強有弱而已。

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些樹葉就如同李洛老宅中的金屋一般，當然，論起單一的效果，定然還是老宅中的金屋更好一些，但畢竟不是所有學員都有這種修煉條件。

相力樹上，相力樹葉被分為三級，以金葉，銀葉，銅葉來區分。

而從遠處來看的話，則是會發現，相力樹超過六成的範圍都是銅葉的顏色，剩下四成中，銀色樹葉佔三成，金色樹葉只有一成左右。

金色葉子，都集中於相力樹樹頂的位置，數量稀少。

當然，不用想都知道，在金色樹葉上面修煉，那效果自然比其他兩種樹葉更強。

不過金色樹葉，絕大部分都被一院所佔據，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畢竟一院是南風學府的牌面。

整個二院，幾百號人，分到手中的金色樹葉，僅僅只有十片，而至於更後面的三院，四院，那更是沒有資格享受到...由此可見這金色樹葉是多麼的稀罕。

相力樹每日只開啟半天，當樹頂的大鐘敲響時，便是開樹的時候到了，而這一刻，是所有學員最為期盼的。

而此時，在那鐘聲迴蕩間，眾多學員已是滿臉興奮，如潮水般的湧入這片密林，最後沿著那如大蟒一般蜿蜒的木梯，登上巨樹。

李洛也是隨著人流，來到了相力樹之上，然後他望著上方的十片金葉，一時間有點尷尬，二院這十片金葉，以前有一片也是屬於他的，畢竟按照實力劃分的話，他在二院也就僅次於趙闊。

只是後來因為空相的原因，他主動將屬於他的那一片金葉給讓了出去，這就導致現在的他，似乎沒位置了，畢竟他也不好意思再將之前送出去的金葉再要回來。

「算了，先湊合用吧。」

李洛想了想，就走向了二院的一片銀葉。

在李洛走向銀葉的時候，在那相力樹上方的區域，也是有著一些目光帶著各種情緒的停在了他的身上。

第十五章再回學府

當李洛再次走入到南風學府時，雖說短短不過一周的時間，但他卻是有著一種恍若隔世般的異樣感覺。

他望著那些來來往往的人流，沸騰的喧囂聲，顯露著少年少女的青春朝氣。

不過李洛也注意到，那些來往的人流中，有不少奇特的目光在盯著他，隱隱間他也聽見了一些議論。

「這不是李洛嗎？他總算來學府了啊。」

「頭髮怎麼變了？是染髮了嗎？」

「他似乎請假了一周左右吧，學府大考最後一個月了，他竟然還敢這麼請假，這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我聽說李洛恐怕快要退學了，說不定都不會參加學府大考。」

「不至於吧？」

「......」

聽著那些低低的議論聲，李洛也是有些無語，只是請假一周而已，沒想到竟會傳出退學這樣的流言。

不過他也沒興趣辯解什麼，徑直穿過人流，對著二院的方向快步而去。

而在抵達二院教場門口時，李洛腳步變慢了起來，因為他見到二院的導師，徐山嶽正站在那裡，目光有些嚴厲的盯著他。

李洛面龐上露出尷尬的笑容，趕緊上前打著招呼：「徐師。」

徐山嶽盯著李洛，眼中帶著一些失望，道：「李洛，我知道空相的問題給你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但你不該在這個時候選擇放棄。」

李洛連忙道：「我沒放棄啊。」

徐山嶽沉聲道：「那你還敢在這個節骨眼請假一周？別人都在爭分奪秒的苦修，你倒好，直接請假回去休息了？」

李洛無奈，不過他也知道徐山嶽是為了他好，所以也沒有再辯解什麼，只是老實的點頭。

徐山嶽在訓斥了一番後，最終也只能暗嘆了一口氣，他深深的看了李洛一眼，轉身走入教場。

李洛趕緊跟了進去，教場寬敞，中央是一方數十米長寬的平臺，四周的石梯呈環形將其包圍，由近至遠的層層疊高。

石梯上，有著一個個的石蒲團。

石蒲團上，各自盤坐著一位少年少女。

而當李洛走進來的時候，無疑是引來了眾多目光的關注，繼而有著一些竊竊私語聲爆發。

消失一周的李洛，顯然在南風學府中又成為了一個話題。

李洛迎著那些目光倒是頗為的平靜，直接是去了他所在的石蒲團，在其旁邊，便是身材高壯魁梧的趙闊，後者見到他，有些訝異的問道：「你這頭髮怎麼回事？」

李洛看了他一眼，隨口道：「剛染的，似乎是叫做奶奶灰，是不是挺潮的？」

趙闊：「...」

李洛突然見到趙闊面龐上似乎是有些淤青，剛想要問些什麼，在那場中，徐山嶽的聲音就從場中中氣十足的傳來：「各位同學，距離學府大考越來越近，我希望你們都能夠在最後的時刻努力一把，若是能夠進一座高級學府，未來自然有諸多好處。」

「在這裡也表揚一下趙闊以及袁秋同學，現在他們兩人，相力已經達到六印境了，若是再加把勁，未必不能在大考前衝擊一下七印。」

場內有些感嘆聲響起，李洛同樣是驚訝的看了一旁的趙闊一眼，看來這一周，有所進步的可不止是他啊。

徐山嶽在讚揚了一下趙闊後，便是不再多說，開始了今日的授課。

李洛則是全神貫注的盯著，徐山嶽所教授的是三道相術，兩道低階，一道中階，他不厭其煩的將這些相術各處精要，來回的講解，倒也是顯得耐心十足。

相術的分級，其實也跟引導術相同，只不過入門級的引導術，被換成了低，中，高三階而已。

這三階之後，便是相同的將，候，王三級相術。

當然，那種程度的相術對於現在他們這些處於十印境的初學者來說還太遙遠，就算是學會了，恐怕憑自身那一點相力也很難施展出來。

在相術上面的修煉，李洛的悟性自是不必多說，如果只是單純比較相術的話，他有著自信，南風學府中能夠比他更優秀的學員，應該是找不出幾個。

所以當徐山嶽將三道相術講解沒多久，他便是初步的領悟，掌握。

「好了，今日的相術課先到這裡吧，下午便是相力課，你們可得好生修煉。」兩個小時後，徐山嶽停止了授課，然後對著眾人做了一些叮囑，這才宣布休息。

李洛坐在原位，伸展了一個懶腰，一旁的趙闊湊過來，笑道：「小洛哥，剛才那三道相術，等會幫我指點一下？」

對於李洛的相術悟性，趙闊是相當清楚的，以前他遇見一些難以入門的相術時，不懂的地方都會請教李洛。

李洛笑罵一聲：「要幫忙了就知道叫小洛哥了？」

趙闊一臉憨笑，不過笑起來扯到臉上的淤青，又痛得咧咧嘴巴。

「你這怎麼回事？」李洛問道。

趙闊眉頭一皺，道：「都是一院貝錕那傢伙，他這幾天不知道發什麼神經，一直在找我們二院的人麻煩，我最後看不過去還跟他打了幾場。」

他指了指臉龐上的淤青，有些得意的道：「那傢伙下手還挺重的，不過我也沒讓他討到好，差點把他那小白臉給錘爛了。」

此時周圍也有一些二院的人圍攏過來，義憤填膺的道：「那貝錕簡直可惡，我們明明沒招惹他，他卻總是過來挑事。」

「還好有趙闊，不然還真沒人製得了他。」

趙闊擺了擺手，將這些人都趕開，然後低聲問道：「你最近是不是惹到貝錕那傢伙了？他好像是衝著你來的。」

聽到這話，李洛突然想起，之前離開學府時，那貝錕似乎是通過蒂法晴給他傳了話，是要他去清風樓擺宴請客，不過這話他當然只是當笑話，難不成這蠢貨還真去清風樓等了一天不成？

而這一周他又沒來學府，於是貝錕就遷怒二院的人，這才來找麻煩？

李洛笑了笑，拍了拍趙闊的肩膀，道：「可能還真是，看來你替我挨了幾頓。」

「我倒無所謂，如果不是跟他打那幾場，說不定我還沒辦法突破到第六印呢。」

趙闊聳聳肩膀，旋即道：「不過你現在來了學府，下午相力課，他恐怕還會來找你。」

他想了想，拍著胸口道：「到時候就讓我出面吧，看看再打幾次，能不能讓我直接突破到第七印？」

李洛笑笑，趙闊這人，性格爽直又夠義氣，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朋友，不過讓他躲在後面看著朋友去為他頂缸，這也不是他的性格。

於是他只是笑道：「到時再說吧。」

...

下午時分，相力課。

在南風學府北面，有一片遼闊的密林，密林蔥鬱，有風吹拂而過時，猶如是掀起了層層的綠浪。

而在密林中央的位置，有一顆巨樹巍然而立，巨樹色澤暗黃，高約兩百多米，茂密的枝幹延伸開來，猶如一張巨大無比的樹網一般。

巨樹的枝幹粗壯，而最奇特的是，上面每一片樹葉，都約莫兩米長寬，尺許厚度，似是一個臺子一般。

這是相力樹。

相力樹並非是天然生長出來的，而是由諸多奇特材料打造而成，似金非金，似木非木。

在相力樹的內部，存在著一座能量核心，那能量核心能夠吸取以及儲存極為龐大的天地能量。

而相力樹的那些寬大葉子，則是宛如一座座的修煉臺，每一片葉子，都能夠供給一名學員修煉。

這種相力樹，是每一座學府的必備之物，只是規模有強有弱而已。

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些樹葉就如同李洛老宅中的金屋一般，當然，論起單一的效果，定然還是老宅中的金屋更好一些，但畢竟不是所有學員都有這種修煉條件。

相力樹上，相力樹葉被分為三級，以金葉，銀葉，銅葉來區分。

而從遠處來看的話，則是會發現，相力樹超過六成的範圍都是銅葉的顏色，剩下四成中，銀色樹葉佔三成，金色樹葉只有一成左右。

金色葉子，都集中於相力樹樹頂的位置，數量稀少。

當然，不用想都知道，在金色樹葉上面修煉，那效果自然比其他兩種樹葉更強。

不過金色樹葉，絕大部分都被一院所佔據，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畢竟一院是南風學府的牌面。

整個二院，幾百號人，分到手中的金色樹葉，僅僅只有十片，而至於更後面的三院，四院，那更是沒有資格享受到...由此可見這金色樹葉是多麼的稀罕。

相力樹每日只開啟半天，當樹頂的大鐘敲響時，便是開樹的時候到了，而這一刻，是所有學員最為期盼的。

而此時，在那鐘聲迴蕩間，眾多學員已是滿臉興奮，如潮水般的湧入這片密林，最後沿著那如大蟒一般蜿蜒的木梯，登上巨樹。

李洛也是隨著人流，來到了相力樹之上，然後他望著上方的十片金葉，一時間有點尷尬，二院這十片金葉，以前有一片也是屬於他的，畢竟按照實力劃分的話，他在二院也就僅次於趙闊。

只是後來因為空相的原因，他主動將屬於他的那一片金葉給讓了出去，這就導致現在的他，似乎沒位置了，畢竟他也不好意思再將之前送出去的金葉再要回來。

「算了，先湊合用吧。」

李洛想了想，就走向了二院的一片銀葉。

在李洛走向銀葉的時候，在那相力樹上方的區域，也是有著一些目光帶著各種情緒的停在了他的身上。

第十六章相力樹

相力樹接近樹頂的位置，粗壯的枝幹盤在一起，形成了一座木臺，而此時，木臺上，正有一些目光居高臨下的俯視下去，望著李洛所在的位置。

「這李洛失蹤了一周，總算是來學府了啊。」

蒂法晴雙臂抱胸，貼身的校服包裹著發育良好的嬌軀，再配合帶著一絲小嫵媚的嬌俏容顏，雪白嬌嫩的肌膚，引得附近不少少年的目光都是若有若無的投來。

她盯著李洛的身影，輕輕撇了撇嘴，道：「這是怕被貝錕找麻煩嗎？所以用這種方式來躲避？」

「真是可惜了這麼帥的模樣啊。」在其身旁，一堆小姐妹也是評頭論足的感嘆道。

「嘻嘻，小妮子，我記得當年李洛還在一院的時候，你可是人家的小迷妹呢。」有同伴取笑道。

被取笑的少女頓時臉色漲紅，跺足反擊道：「說得你們沒有一樣！」

少女們嘻嘻一笑，眼中都是掠過一些可惜之意，當初的李洛，初至一院，那簡直就是無人可比的風雲人物，不僅人帥，而且顯露出來的悟性也是卓絕，最重要的是，那時候的洛嵐府如日中天，一府雙候顯赫無比。

人帥，有天賦，背景深厚，這樣的少年，哪個少女會不喜歡？

然而可惜，隨著時間的推移，李洛周身的光環就開始被剝離，首先是其父母的失蹤，直接導致洛嵐府地位實力皆是大降，而此後李洛被暴出天生空相，這更是將其打入低谷之中。

於是，曾經一院的風雲人物，便是被「發配」二院。

到了這個時候，再對他傾慕，顯然就有些不合時宜了。

蒂法晴聽得旁邊小姐妹們嘰嘰喳喳，有些沒好氣的搖搖頭，道：「一群膚淺的花痴。」

...

李洛剛剛於一片銀葉上面盤坐下來，然後他聽見周圍有些騷動聲，目光抬起，就見到了貝錕在一群狐朋狗友的簇擁下，自上方的樹葉上跳了下來。

貝錕身材有些高壯，面龐白皙，只是那眼中的陰鷲之色，令得他整個人看上去有些陰沉。

「李洛，我還以為你不來學府了呢。」貝錕盯著李洛，皮笑肉不笑的道。

李洛瞧了他一眼，實在是懶得搭理。

而李洛這幅態度，頓時令得貝錕怒火中燒，當年洛嵐府強盛時，他百般討好李洛，然而後者也始終都是這幅愛答不理的樣子，那時候的他不敢說什麼，可如今你李洛還以往是以前嗎？

「李洛，你讓我在清風樓白等你一天，這個事，你說怎麼算吧？」貝錕咬牙道。

李洛沒好氣的道：「你不要把你的蠢怪到我頭上來行不行。」

「你是什麼智商才會覺得我會去清風樓請你啊？」

貝錕眼神陰沉，道：「李洛，你現在當面給我道個歉，這個事我就不追究了，不然...」

李洛笑道：「不然你又要去清風樓等一天？」

周圍有一些竊笑聲傳出，這貝錕在南風學府也算是一霸，平日裡沒少欺負人，只是顯然李洛一點都不吃他的威脅。

貝錕陰沉的盯著李洛，旋即道：「嘴巴這麼硬，敢不敢下來跟我玩一玩？」

李洛搖搖頭：「沒興趣。」

這貝錕著實太低級了，以前的他不想搭理，現在更加不想理會，如果對方想玩他就得奉陪，那豈不是顯得他也跟對方一樣低級。

貝錕冷笑一聲，也不再多言，然後他揮了揮手，頓時他那群狐朋狗友便是吆喝起來：「二院的人都是膽小鬼嗎？」

更多難聽的話語不斷的冒出來。

附近那些二院的學員頓時面露怒意，但又懾於那貝錕的兇名，一時間皆是敢怒不敢言。

「李洛，你何必因為你的問題，牽連整個二院呢？」貝錕不懷好意的道。

這貝錕倒是有點心計，故意擴大化的激怒二院的學員，而這些學員不敢對他如何，自然會將怨氣轉向李洛，繼而逼得李洛出面。

「你們給我閉嘴。」

不過很快就有著一道怒喝聲響起，只見得趙闊站了出來，怒視貝錕，道：「想打的話，我來陪你。」

「又是你。」

貝錕眉頭一皺，道：「看來上次沒把你打痛。」

趙闊剛欲說話，卻是見到李洛揮手將他阻攔了下來，後者有些無奈的道：「你理會這些狗屎做什麼。」

旋即他目光轉向貝錕那些狐朋狗友，嘆道：「你幫我把這些人都給記下來吧，回頭我讓人去教教他們怎麼跟同學和平相處。」

雖然洛嵐府如今問題不小，但好歹是大夏國五大府之一，而且在老宅中留守的力量也不算太弱，最起碼一些相師級別的護衛是拿得出手的。

而周圍的學員聽到此話，則是有些目瞪口呆，那貝錕的狐朋狗友們也是一臉的愕然懵逼。

大哥，要不要這樣？我們這只是小孩子在學府玩鬧而已啊，你直接回家找人打我們？

你這不符合邏輯啊。

他們面面相覷，然後忍不住的退後幾步，叫囂的嘴巴也是停了下來，因為他們知道，李洛是真有這個能力的。

雖然人家是空相，但是好歹是洛嵐府少府主啊，派一些相師高手蒙頭暴打他們一頓還是很輕鬆的。

貝錕也是愣了愣，旋即罵道：「李洛，你丟不丟人，竟然玩這種手段。」

李洛皺眉道：「不服氣你就請你貝家的高手來打我。」

貝錕張了張嘴，發現他接不下話，畢竟雖說洛嵐府現在內憂外患，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其沒有真正的崩塌前，貝家也只敢偷摸的咬幾口，至於他去搬貝家的高手，不說搬不搬得動，難道搬動了，就敢真的對李洛做什麼嗎？那所引發的後果，他顯然承受不了。

於是，一時間他愣在了原地，有點凌亂。

...

在相力樹最頂處，有一座樹屋，此時樹屋前幾道身影也是在望著下方那些學員間的爭吵。

「呵呵，洛嵐府的這個小傢伙，還真是挺有意思的。」一名身披黑白大衣，頭髮花白的老者笑道。

老人是南風學府的院長，名為衛剎，在這天蜀郡也是聲名顯赫。

「學員間的爭執，卻還要請家裡的力量來解決，這可不算什麼有意思，洛嵐府那兩位人傑，怎麼生了一個這麼無賴的兒子。」一旁，有聲音說道。

那是一名削瘦男子，男子給人一種斯斯文文的感覺，然而眉宇間，卻是透著一股清高傲氣。

這一位正是如今南風學府一院的導師，林風。

此前也是他一力主張，將李洛從一院踢出，降到了二院。

「林風導師說得也太難聽了，那貝錕明知道李洛空相，還要去找事，這豈不是更惡劣。」一旁的徐山嶽聞言，頓時反駁道。

林風淡淡的道：「同學間的爭執，有利於他們彼此競爭提升。」

不過他顯然也懶得與徐山嶽在這個話題上面爭吵，目光轉向旁邊的老人，道：「院長，前些時候我說的提議，不知您老覺得如何？」

衛院長眨了眨眼，道：「哪個提議？」

林風見狀有些無奈，只能道：「學府大考即將來臨，我們一院的金葉有些不太夠用，我想讓院長再分五片金葉給我們一院。」

「我不同意！」

出聲的，正是徐山嶽，他怒視林風，因為如今相力樹上的金葉，除了一院手中之外，就只有二院這裡還有十片了，這林風想要再分五片，還能從哪裡分？不就是他們二院嗎？！

這傢伙，真是太得寸進尺了。

第十六章相力樹

相力樹接近樹頂的位置，粗壯的枝幹盤在一起，形成了一座木臺，而此時，木臺上，正有一些目光居高臨下的俯視下去，望著李洛所在的位置。

「這李洛失蹤了一周，總算是來學府了啊。」

蒂法晴雙臂抱胸，貼身的校服包裹著發育良好的嬌軀，再配合帶著一絲小嫵媚的嬌俏容顏，雪白嬌嫩的肌膚，引得附近不少少年的目光都是若有若無的投來。

她盯著李洛的身影，輕輕撇了撇嘴，道：「這是怕被貝錕找麻煩嗎？所以用這種方式來躲避？」

「真是可惜了這麼帥的模樣啊。」在其身旁，一堆小姐妹也是評頭論足的感嘆道。

「嘻嘻，小妮子，我記得當年李洛還在一院的時候，你可是人家的小迷妹呢。」有同伴取笑道。

被取笑的少女頓時臉色漲紅，跺足反擊道：「說得你們沒有一樣！」

少女們嘻嘻一笑，眼中都是掠過一些可惜之意，當初的李洛，初至一院，那簡直就是無人可比的風雲人物，不僅人帥，而且顯露出來的悟性也是卓絕，最重要的是，那時候的洛嵐府如日中天，一府雙候顯赫無比。

人帥，有天賦，背景深厚，這樣的少年，哪個少女會不喜歡？

然而可惜，隨著時間的推移，李洛周身的光環就開始被剝離，首先是其父母的失蹤，直接導致洛嵐府地位實力皆是大降，而此後李洛被暴出天生空相，這更是將其打入低谷之中。

於是，曾經一院的風雲人物，便是被「發配」二院。

到了這個時候，再對他傾慕，顯然就有些不合時宜了。

蒂法晴聽得旁邊小姐妹們嘰嘰喳喳，有些沒好氣的搖搖頭，道：「一群膚淺的花痴。」

...

李洛剛剛於一片銀葉上面盤坐下來，然後他聽見周圍有些騷動聲，目光抬起，就見到了貝錕在一群狐朋狗友的簇擁下，自上方的樹葉上跳了下來。

貝錕身材有些高壯，面龐白皙，只是那眼中的陰鷲之色，令得他整個人看上去有些陰沉。

「李洛，我還以為你不來學府了呢。」貝錕盯著李洛，皮笑肉不笑的道。

李洛瞧了他一眼，實在是懶得搭理。

而李洛這幅態度，頓時令得貝錕怒火中燒，當年洛嵐府強盛時，他百般討好李洛，然而後者也始終都是這幅愛答不理的樣子，那時候的他不敢說什麼，可如今你李洛還以往是以前嗎？

「李洛，你讓我在清風樓白等你一天，這個事，你說怎麼算吧？」貝錕咬牙道。

李洛沒好氣的道：「你不要把你的蠢怪到我頭上來行不行。」

「你是什麼智商才會覺得我會去清風樓請你啊？」

貝錕眼神陰沉，道：「李洛，你現在當面給我道個歉，這個事我就不追究了，不然...」

李洛笑道：「不然你又要去清風樓等一天？」

周圍有一些竊笑聲傳出，這貝錕在南風學府也算是一霸，平日裡沒少欺負人，只是顯然李洛一點都不吃他的威脅。

貝錕陰沉的盯著李洛，旋即道：「嘴巴這麼硬，敢不敢下來跟我玩一玩？」

李洛搖搖頭：「沒興趣。」

這貝錕著實太低級了，以前的他不想搭理，現在更加不想理會，如果對方想玩他就得奉陪，那豈不是顯得他也跟對方一樣低級。

貝錕冷笑一聲，也不再多言，然後他揮了揮手，頓時他那群狐朋狗友便是吆喝起來：「二院的人都是膽小鬼嗎？」

更多難聽的話語不斷的冒出來。

附近那些二院的學員頓時面露怒意，但又懾於那貝錕的兇名，一時間皆是敢怒不敢言。

「李洛，你何必因為你的問題，牽連整個二院呢？」貝錕不懷好意的道。

這貝錕倒是有點心計，故意擴大化的激怒二院的學員，而這些學員不敢對他如何，自然會將怨氣轉向李洛，繼而逼得李洛出面。

「你們給我閉嘴。」

不過很快就有著一道怒喝聲響起，只見得趙闊站了出來，怒視貝錕，道：「想打的話，我來陪你。」

「又是你。」

貝錕眉頭一皺，道：「看來上次沒把你打痛。」

趙闊剛欲說話，卻是見到李洛揮手將他阻攔了下來，後者有些無奈的道：「你理會這些狗屎做什麼。」

旋即他目光轉向貝錕那些狐朋狗友，嘆道：「你幫我把這些人都給記下來吧，回頭我讓人去教教他們怎麼跟同學和平相處。」

雖然洛嵐府如今問題不小，但好歹是大夏國五大府之一，而且在老宅中留守的力量也不算太弱，最起碼一些相師級別的護衛是拿得出手的。

而周圍的學員聽到此話，則是有些目瞪口呆，那貝錕的狐朋狗友們也是一臉的愕然懵逼。

大哥，要不要這樣？我們這只是小孩子在學府玩鬧而已啊，你直接回家找人打我們？

你這不符合邏輯啊。

他們面面相覷，然後忍不住的退後幾步，叫囂的嘴巴也是停了下來，因為他們知道，李洛是真有這個能力的。

雖然人家是空相，但是好歹是洛嵐府少府主啊，派一些相師高手蒙頭暴打他們一頓還是很輕鬆的。

貝錕也是愣了愣，旋即罵道：「李洛，你丟不丟人，竟然玩這種手段。」

李洛皺眉道：「不服氣你就請你貝家的高手來打我。」

貝錕張了張嘴，發現他接不下話，畢竟雖說洛嵐府現在內憂外患，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其沒有真正的崩塌前，貝家也只敢偷摸的咬幾口，至於他去搬貝家的高手，不說搬不搬得動，難道搬動了，就敢真的對李洛做什麼嗎？那所引發的後果，他顯然承受不了。

於是，一時間他愣在了原地，有點凌亂。

...

在相力樹最頂處，有一座樹屋，此時樹屋前幾道身影也是在望著下方那些學員間的爭吵。

「呵呵，洛嵐府的這個小傢伙，還真是挺有意思的。」一名身披黑白大衣，頭髮花白的老者笑道。

老人是南風學府的院長，名為衛剎，在這天蜀郡也是聲名顯赫。

「學員間的爭執，卻還要請家裡的力量來解決，這可不算什麼有意思，洛嵐府那兩位人傑，怎麼生了一個這麼無賴的兒子。」一旁，有聲音說道。

那是一名削瘦男子，男子給人一種斯斯文文的感覺，然而眉宇間，卻是透著一股清高傲氣。

這一位正是如今南風學府一院的導師，林風。

此前也是他一力主張，將李洛從一院踢出，降到了二院。

「林風導師說得也太難聽了，那貝錕明知道李洛空相，還要去找事，這豈不是更惡劣。」一旁的徐山嶽聞言，頓時反駁道。

林風淡淡的道：「同學間的爭執，有利於他們彼此競爭提升。」

不過他顯然也懶得與徐山嶽在這個話題上面爭吵，目光轉向旁邊的老人，道：「院長，前些時候我說的提議，不知您老覺得如何？」

衛院長眨了眨眼，道：「哪個提議？」

林風見狀有些無奈，只能道：「學府大考即將來臨，我們一院的金葉有些不太夠用，我想讓院長再分五片金葉給我們一院。」

「我不同意！」

出聲的，正是徐山嶽，他怒視林風，因為如今相力樹上的金葉，除了一院手中之外，就只有二院這裡還有十片了，這林風想要再分五片，還能從哪裡分？不就是他們二院嗎？！

這傢伙，真是太得寸進尺了。

第十七章競爭金葉

巍峨如巨樓般的相力樹樹頂，林風與徐山嶽這兩位一，二院的負責人，也是因為金葉的分配從而出現了爭執。

「徐山嶽，你應該明白我們一院之中匯聚了多少優秀的學生，他們的天賦遠比南風學府其他院的學員卓越，所以如果能夠給他們一些更好的修煉條件，他們所取得的成果，也將會遠超其他的學員。」林風沉聲說道。

徐山嶽冷哼道：「一院的確優秀，但我二院也不見得就全是廢物不配享受金葉吧？而且相力樹上總五十片金葉，如今已經有四十片都在一院手中了，你難道還不知足？」

林風皺眉道：「這並非是知足不知足的問題，而是一院的學員本來就能夠更大的發揮出金葉的價值。」

「我並非是在針對你二院的學員，但事實本就是如此。」

徐山嶽冷笑道：「你不就是想榨乾南風學府的一切資源，讓你多教出幾個能夠進入「聖玄星學府」的學生，為你的履歷添幾分光，最後也升任到聖玄星學府去麼。」

其實不止是諸多學生視聖玄星學府為追求的目標，連他們這些中等學府的導師，同樣是將那裡視為聖地，他們的一切努力，都是想要進入聖玄星學府執教，那對他們的身份地位以及未來的成就，都是有著極大的提升。

而有這種目標並不算什麼壞事，但徐山嶽覺得林風做事功利性太強，而且只顧及自身的利益，就如同當初將李洛踢到二院，其實這完全沒有太大的必要，畢竟李洛即便是空相，但也不至於真就拖了後腿。

當時林風這麼做，恐怕更多的是在以李洛來立威，好令一院那些優秀學生不敢挑戰初來南風學府不久的他的權威。

林風聞言，面色頓時變得陰沉了許多，道：「徐山嶽，你不要胡攪蠻纏。」

一旁南風學府的其他導師瞧著兩人吵出火氣，也是連忙出聲勸解。

名為衛剎的老院長也是有些頭疼，相力樹上的金葉本就稀缺，每個院都想要分到更多，這是無可厚非的事情，畢竟學員的成就，也關係到他們這些導師的評價以及升遷。

不過這事情林風纏了他許久時間了，他一直都給拖著，但今日來看，還是要給一個回答了。

衛剎目光望著下方相力樹上諸多的身影，沉吟了片刻，道：「二院的金葉，不能毫無理由的就分出來，畢竟不能因為一院更優秀，就完全剝奪二院學員追求進步的心。」

「若是你們都想要爭奪金葉，那就得靠學員自己來爭取。」

「這樣吧，一院二院各找三位學員，相力等級要求在不能超過六印境，雙方比試，若是最後一院勝了，那麼二院就分五片金葉出來，可如果是二院勝了，那麼一院就需要從你們的份額中，分十片金葉給二院。」

老院長的話音落下，林風與徐山嶽頓時停止了爭吵，眉頭微皺起來。

「院長，憑什麼一院輸了卻要輸十片金葉？」林風不滿的問道。

衛剎笑道：「因為金葉之爭，是你先提起來的，另外一院本就更強，若是不付出更重的代價，二院為何要平白與你去爭？」

林風皺著眉頭，想了想，最終道：「可以。」

這種比試，雖然被壓制在了第六印的程度，但他們一院依舊是有著很大的優勢。

徐山嶽則是有些猶豫，雖說一院輸了要讓十片金葉出來，可他明白，一院畢竟是南風學府的牌面，其中學員的質量，遠勝其他所有院。

「院長，我們二院，達到六印層次的，現在都只有兩人。」徐山嶽無奈的道。

林風笑了笑，道：「你放心吧，一院的學員，不會讓你拖到那種地步的僵局的。」

徐山嶽面色一沉，眼中有怒意湧現。

老院長嘆了一聲，道：「小徐，你放心吧，就算輸了，等來年我也會給二院補上的，眼下這時段，距離學府大考也就一個月而已。」

聽到老院長都這麼說了，徐山嶽沉默了數息，最終只能有些沮喪的點點頭，顯然，在老院長的心中，作為南風學府牌面的一院，的確是能夠享有一些二院所不具備的特權。

對此，徐山嶽也知道怪不了老院長，因為這是人之常情，放著最為優秀的一院不偏心，難道還偏心二院啊？

「那我去安排一下。」徐山嶽說完，便是自樹屋處翻身躍了下去。

林風面帶微笑，也是轉身去做安排了。

而與此同時，在那下面一些的位置，貝錕最終有些狼狽而不甘的帶著人先行退走了，畢竟李洛完全不理會他的激怒，相反他那不按照規矩來的套路，也讓他這邊的人有些發憷。

少年人最是上頭，學員間的爭鬥，就算是打破頭皮為了顏面也要咬牙硬撐著，誰見過這種動不動就要直接從家裡找人來打人的？

簡直沒有一點規矩了！

而隨著貝錕等人狼狽跑掉，二院這邊許多學員也是神色有些古怪的看著李洛，顯然他們也沒想到，李洛竟然會用這種方法來化解對方的挑事。

「你這個，會不會有些太不講規矩了一些？」趙闊也是抓了抓頭，來到李洛身旁，低聲說道。

李洛懶洋洋的白了他一眼，道：「許他來欺負我一個空相，就不許我仗勢欺人了？」

「也不是這麼說吧...」趙闊想要反駁，但一時又無話可說，只能搖搖頭，這少府主的路子似乎是有些野。

在他們說話間，徐山嶽的身影出現在了前方，他拍了拍手，直接是將二院的學員盡數的招了過來，然後將與一院接下來的比試簡單了說了說。

而話一說出來，頓時群起激憤。

「這一院也太過分了！他們佔據了四十片金葉，還不滿足嗎？還要來搶我們的？」

「這個比試，完全沒有勝率啊，咱們二院如今到六印，也就只有兩人而已啊。」

「唉，還不如認輸得了。」

「......」

不過在經過了一時激憤後，很多二院的學員都悲觀了起來，畢竟雙方的實力擺在那裡，就算是有著六印境的限制，可二院依舊是處於劣勢。

見到二院學員們那低落的士氣，徐山嶽也是無奈的嘆了一口氣，旋即安排道：「比試就由趙闊，袁秋上場。」

「老師放心，我一定不會丟咱們二院的臉，我會讓他們知道二院也不是好惹的。」趙闊熱血沸騰，滿臉的戰意。

袁秋是一名身材高挑的少女，她倒是頗為的冷靜，問道：「那第三人呢？」

徐山嶽的目光在二院諸多學員中掃過，而凡是被他目光看過的人，都是躲閃著，顯然沒有信心上場。

最後，他看向了李洛，畢竟李洛雖說是空相，但其精通相術，真要論起戰鬥力，在二院中也就僅次於趙闊，當然現在還得加一個袁秋。

「李洛，你來吧。」

徐山嶽下了決定，道：「不要有壓力，輸了也沒關係，等會你直接第一個上，打到頂不住了就認輸下場，如果可以，儘可能的多消耗一點對方的相力，這樣後面的人勝率會高一點。」

對於被點中，李洛倒是並不怎麼感到意外，畢竟二院能打的的確就那麼幾個人而已。

但是顯然，徐山嶽對他的定位是炮灰，用來消耗對方出場人員相力的。

李洛眼神變得有些深邃起來，本來想要低調一點，但是現在看來，老天爺都不允許啊。

老徐啊，你完全不知道你點了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啊...今天你臉上的光，可能會比太陽更刺眼。

啪。

徐山嶽的手掌落到了李洛的肩膀上，打了他一個踉蹌，不滿的聲音傳來：「你眼神這麼呆滯幹什麼，不會被嚇到了吧？」

於是李洛剛剛醞釀起來的氣勢，頓時被他一巴掌直接打垮了下去。

第十七章競爭金葉

巍峨如巨樓般的相力樹樹頂，林風與徐山嶽這兩位一，二院的負責人，也是因為金葉的分配從而出現了爭執。

「徐山嶽，你應該明白我們一院之中匯聚了多少優秀的學生，他們的天賦遠比南風學府其他院的學員卓越，所以如果能夠給他們一些更好的修煉條件，他們所取得的成果，也將會遠超其他的學員。」林風沉聲說道。

徐山嶽冷哼道：「一院的確優秀，但我二院也不見得就全是廢物不配享受金葉吧？而且相力樹上總五十片金葉，如今已經有四十片都在一院手中了，你難道還不知足？」

林風皺眉道：「這並非是知足不知足的問題，而是一院的學員本來就能夠更大的發揮出金葉的價值。」

「我並非是在針對你二院的學員，但事實本就是如此。」

徐山嶽冷笑道：「你不就是想榨乾南風學府的一切資源，讓你多教出幾個能夠進入「聖玄星學府」的學生，為你的履歷添幾分光，最後也升任到聖玄星學府去麼。」

其實不止是諸多學生視聖玄星學府為追求的目標，連他們這些中等學府的導師，同樣是將那裡視為聖地，他們的一切努力，都是想要進入聖玄星學府執教，那對他們的身份地位以及未來的成就，都是有著極大的提升。

而有這種目標並不算什麼壞事，但徐山嶽覺得林風做事功利性太強，而且只顧及自身的利益，就如同當初將李洛踢到二院，其實這完全沒有太大的必要，畢竟李洛即便是空相，但也不至於真就拖了後腿。

當時林風這麼做，恐怕更多的是在以李洛來立威，好令一院那些優秀學生不敢挑戰初來南風學府不久的他的權威。

林風聞言，面色頓時變得陰沉了許多，道：「徐山嶽，你不要胡攪蠻纏。」

一旁南風學府的其他導師瞧著兩人吵出火氣，也是連忙出聲勸解。

名為衛剎的老院長也是有些頭疼，相力樹上的金葉本就稀缺，每個院都想要分到更多，這是無可厚非的事情，畢竟學員的成就，也關係到他們這些導師的評價以及升遷。

不過這事情林風纏了他許久時間了，他一直都給拖著，但今日來看，還是要給一個回答了。

衛剎目光望著下方相力樹上諸多的身影，沉吟了片刻，道：「二院的金葉，不能毫無理由的就分出來，畢竟不能因為一院更優秀，就完全剝奪二院學員追求進步的心。」

「若是你們都想要爭奪金葉，那就得靠學員自己來爭取。」

「這樣吧，一院二院各找三位學員，相力等級要求在不能超過六印境，雙方比試，若是最後一院勝了，那麼二院就分五片金葉出來，可如果是二院勝了，那麼一院就需要從你們的份額中，分十片金葉給二院。」

老院長的話音落下，林風與徐山嶽頓時停止了爭吵，眉頭微皺起來。

「院長，憑什麼一院輸了卻要輸十片金葉？」林風不滿的問道。

衛剎笑道：「因為金葉之爭，是你先提起來的，另外一院本就更強，若是不付出更重的代價，二院為何要平白與你去爭？」

林風皺著眉頭，想了想，最終道：「可以。」

這種比試，雖然被壓制在了第六印的程度，但他們一院依舊是有著很大的優勢。

徐山嶽則是有些猶豫，雖說一院輸了要讓十片金葉出來，可他明白，一院畢竟是南風學府的牌面，其中學員的質量，遠勝其他所有院。

「院長，我們二院，達到六印層次的，現在都只有兩人。」徐山嶽無奈的道。

林風笑了笑，道：「你放心吧，一院的學員，不會讓你拖到那種地步的僵局的。」

徐山嶽面色一沉，眼中有怒意湧現。

老院長嘆了一聲，道：「小徐，你放心吧，就算輸了，等來年我也會給二院補上的，眼下這時段，距離學府大考也就一個月而已。」

聽到老院長都這麼說了，徐山嶽沉默了數息，最終只能有些沮喪的點點頭，顯然，在老院長的心中，作為南風學府牌面的一院，的確是能夠享有一些二院所不具備的特權。

對此，徐山嶽也知道怪不了老院長，因為這是人之常情，放著最為優秀的一院不偏心，難道還偏心二院啊？

「那我去安排一下。」徐山嶽說完，便是自樹屋處翻身躍了下去。

林風面帶微笑，也是轉身去做安排了。

而與此同時，在那下面一些的位置，貝錕最終有些狼狽而不甘的帶著人先行退走了，畢竟李洛完全不理會他的激怒，相反他那不按照規矩來的套路，也讓他這邊的人有些發憷。

少年人最是上頭，學員間的爭鬥，就算是打破頭皮為了顏面也要咬牙硬撐著，誰見過這種動不動就要直接從家裡找人來打人的？

簡直沒有一點規矩了！

而隨著貝錕等人狼狽跑掉，二院這邊許多學員也是神色有些古怪的看著李洛，顯然他們也沒想到，李洛竟然會用這種方法來化解對方的挑事。

「你這個，會不會有些太不講規矩了一些？」趙闊也是抓了抓頭，來到李洛身旁，低聲說道。

李洛懶洋洋的白了他一眼，道：「許他來欺負我一個空相，就不許我仗勢欺人了？」

「也不是這麼說吧...」趙闊想要反駁，但一時又無話可說，只能搖搖頭，這少府主的路子似乎是有些野。

在他們說話間，徐山嶽的身影出現在了前方，他拍了拍手，直接是將二院的學員盡數的招了過來，然後將與一院接下來的比試簡單了說了說。

而話一說出來，頓時群起激憤。

「這一院也太過分了！他們佔據了四十片金葉，還不滿足嗎？還要來搶我們的？」

「這個比試，完全沒有勝率啊，咱們二院如今到六印，也就只有兩人而已啊。」

「唉，還不如認輸得了。」

「......」

不過在經過了一時激憤後，很多二院的學員都悲觀了起來，畢竟雙方的實力擺在那裡，就算是有著六印境的限制，可二院依舊是處於劣勢。

見到二院學員們那低落的士氣，徐山嶽也是無奈的嘆了一口氣，旋即安排道：「比試就由趙闊，袁秋上場。」

「老師放心，我一定不會丟咱們二院的臉，我會讓他們知道二院也不是好惹的。」趙闊熱血沸騰，滿臉的戰意。

袁秋是一名身材高挑的少女，她倒是頗為的冷靜，問道：「那第三人呢？」

徐山嶽的目光在二院諸多學員中掃過，而凡是被他目光看過的人，都是躲閃著，顯然沒有信心上場。

最後，他看向了李洛，畢竟李洛雖說是空相，但其精通相術，真要論起戰鬥力，在二院中也就僅次於趙闊，當然現在還得加一個袁秋。

「李洛，你來吧。」

徐山嶽下了決定，道：「不要有壓力，輸了也沒關係，等會你直接第一個上，打到頂不住了就認輸下場，如果可以，儘可能的多消耗一點對方的相力，這樣後面的人勝率會高一點。」

對於被點中，李洛倒是並不怎麼感到意外，畢竟二院能打的的確就那麼幾個人而已。

但是顯然，徐山嶽對他的定位是炮灰，用來消耗對方出場人員相力的。

李洛眼神變得有些深邃起來，本來想要低調一點，但是現在看來，老天爺都不允許啊。

老徐啊，你完全不知道你點了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啊...今天你臉上的光，可能會比太陽更刺眼。

啪。

徐山嶽的手掌落到了李洛的肩膀上，打了他一個踉蹌，不滿的聲音傳來：「你眼神這麼呆滯幹什麼，不會被嚇到了吧？」

於是李洛剛剛醞釀起來的氣勢，頓時被他一巴掌直接打垮了下去。

第十八章初露崢嶸

一院與二院將要爭奪五片金葉的消息，幾乎是霎那間傳播開來，一時間，這如高樓般的相力樹上人滿為患，南風學府各院的學員都是跑來湊熱鬧。

南風學府一共有四個院，其中一院是精英，二院算是預備隊，三院，四院的話，說是湊數有點過分，但的確水準相對而言比較差。

所以相力樹上的金葉修煉臺對於他們來說，算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眼下能夠看著一院，二院去爭奪，倒也是一場難得的好戲。

雖然幾乎沒有人會覺得二院真能夠搶得過一院。

在相力樹東側，有一片粗壯如巨蟒般的枝幹糾纏在一起，最後形成了一片長寬約莫數十米的木臺，以往的時候，這裡被用來一些學員修煉結束後的切磋，比試的場地。

而此時，臺子的四周，人滿為患。

一院，二院各自佔據東西兩側，不過兩邊氣氛則並不一樣，一院這邊，大多數學員都是面帶戲謔笑意，顯然並沒有真的將這場比試看得太過重要，不過也正常，這場比試還有著相力等級的限制，第六印的相力等級，這在一院中，連前十都排不上。

這說明一院那些真正厲害的人，都不會出手。

而相對一院的戲謔悠閒，二院這邊的氣氛則是激憤中帶著忐忑，畢竟好歹是同一座學府，他們對於一院的強橫也算是知根知底，所以如果說這種比試他們二院大概率會贏的話，恐怕連他們自己都不太相信，眼下就只希望，不要輸的太難看就行了。

「真是無聊，這種比試，可沒什麼意思。」看臺上，蒂法晴伸了一個懶腰，校服勾勒出來的曲線，連附近的一些少女都是眼露豔羨，而一些血氣方剛的少年，都是面色隱隱發燙。

這蒂法晴能夠成為南風學府的一朵金花，顯然還是有理由的。

「總能打發一些時間吧。」有一道輕柔笑聲從旁響起，蒂法晴偏頭一看，就見到那有著飄飄長發，模樣極為清麗動人，冰肌玉骨的呂清兒。

「清兒姐。」蒂法晴美目一亮，連忙打著招呼，呂清兒在南風學府的名氣可比她更勝一籌，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不僅是憑藉著外貌，她的實力，更是穩穩的壓住了一院諸多出類拔萃者。

活脫脫一面南風學府的金字招牌。

如果不是有著姜青娥珠玉在前太過的璀璨，所有人都覺得，呂清兒會成為南風學府的傳說。

所以蒂法晴第一崇拜對象是姜青娥的話，那麼呂清兒就排第二。

兩女作為如今南風學府中容顏氣質最出眾的人，現在站在一起，頓時成為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然後就慢慢的將其他人都是吸引了過來。

「清兒姐平常不是不喜歡湊這些熱鬧麼？」蒂法晴有些好奇的問道。

呂清兒淺笑道：「隨便看看。」

她美目盯著二院那邊的方向，道：「你們說二院會派哪三位出來？」

蒂法晴滿不在乎的道：「二院現在到六印境的，也就只有趙闊以及一個袁秋，都是剛升上來不久。」

「第三位呢？」呂清兒道。

蒂法晴頓了頓，一旁有人接話笑道：「多半會是李洛吧，他雖然空相，但在相術的修行上還是極有天賦的，也勉強算是能夠跟五印境的人交交手。」

隨著呂清兒來觀戰，原本一院那些對這種比試沒有什麼興趣的頂尖學員，也是湊了過來，此時說話的，便是一名身材挺拔，面龐英俊的少年。

蒂法晴看了他一眼，戲謔道：「宋雲峰，你竟然也跑來看熱鬧了？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這宋雲峰在南風學府中同樣名氣極響，論起實力，他僅次於呂清兒，另外，他還出自宋家，背景也不弱。

而宋雲峰喜歡呂清兒的事情，在南風學府也不算是什麼秘密，畢竟他也並沒有特意的隱瞞。

面對著蒂法晴的調侃，宋雲峰露出溫和的笑容，也沒有反駁，反而是將目光停留在呂清兒清麗的臉頰上。

而面對著他那種直接而火熱的視線，呂清兒則是神色沒有波瀾，猶如未聞，只是回以禮貌而帶著距離的細微笑容。

蒂法晴見到呂清兒這模樣，便是立刻將話題給拉了回來：「如果二院真的派李洛也出場，那可就是自取其辱了，畢竟我們一院這邊派出去的三名六印，必然會是六印中的佼佼者。」

宋雲峰笑了笑，一針見血的道：「你還真以為二院是抱著贏的心思嗎？無非是走個場而已。」

「倒也是。」蒂法晴笑道。

呂清兒眸光凝視著場中，她望著李洛的身影，不知為何，她感覺今日的李洛，似乎是有些不太一樣了。

於是她微微的笑了笑，道：「我覺得...倒不一定呢。」

她這一開口，頓時引得蒂法晴，宋雲峰以及其他一院的優秀學員們有些驚愕。

宋雲峰順著呂清兒的視線，也看見了李洛，而呂清兒臉頰上那種淡淡笑意，讓得他心裡有些不舒服。

「清兒，現在可不是以前了。」宋雲峰意有所指的淡笑道。

呂清兒聞言，並未回答，只是不置可否的一笑，而對於她這笑容，宋雲峰不知為何，心中有些冒火，同時投向李洛的目光，也變得幽冷了一些。

這個混蛋，明明已經跌進爛泥堆了，為何還是這麼的陰魂不散。

...

隨著場中氣氛不斷的高漲，最後二院那邊有三道人影走了出來，不出意料的正是李洛，趙闊，袁秋。

而一院這邊，也有三人走了出來。

居中一人，正是剛才才見過面的貝錕，另外兩人，也是一院中比較出名的兩位六印境。

「李洛，這一次你又打算怎麼做？繼續用剛才的威脅嗎？」貝錕目光鎖定李洛，嘴角露出了譏諷的笑容。

先前是他帶人故意找李洛的麻煩，李洛用盤外招來反擊，這其實也不能說他沒規矩，可如今是正式的比試，如果李洛還想用那種威脅的方式，那麼就真的會要人貽笑大方了，甚至連學府這邊都會懲罰於他。

李洛沒搭理他，而是對著趙闊，袁秋揮了揮手，道：「那我就先上了。」

趙闊連忙道：「小心點，扛不住了就趕緊認輸退場，你這麼帥的臉，被打壞了可就損失大了。」

李洛豎起大拇指：「好兄弟，有眼光。」

袁秋則是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無精打採的模樣顯然對接下來的比試同樣沒有什麼信心。

在那眾目睽睽下，李洛步入場中，然後順手從武器架上面抽了一根鐵棍出來，他隨意的拖著，鐵棍與地面摩擦發出了刺耳的聲響。

而場外，眾多目光見到李洛的率先出場，也是隱隱的有些騷動聲。

「二院竟然讓李洛打頭陣...」

「這是當炮灰的意思啊。」

「哈哈，也是有趣，從一院被踢走的李洛，現在又來打一院...如果打贏了，那可就真是有意思了。」

「想什麼呢...他天生空相，就算相術再怎麼精湛，也很難打贏六印境的。」

「哈哈，開個玩笑，活躍一下氣氛嘛。」

「......」

李洛的出現，讓得許多學員都是提起了一些興趣，畢竟在這南風學府中，李洛也相當於一個另類的傳說...

而且最重要的是，據說上一周姜青娥學姐也回了南風城，而且還來學府門口接了李洛，這簡直讓人羨慕嫉妒恨。

在這種心態之下，很多人還是想要看見今天李洛被揍一頓的...

貝錕雙臂抱胸，目光玩味的望著李洛，然後偏頭看向另外兩人，道：「劉陽，你去跟他玩玩吧。」

雖然他很想直接揍李洛一頓，但他感覺這種出場有點不夠帥氣，所以打算先讓旁人去熱一下氣氛。

被他稱為劉陽的少年有些高大，他聽到貝錕的話，有些不滿，眼下這麼多人看著，正是好好打一場出風頭的時候，讓他率先打一個炮灰，實在是有些跌份。

「你兩下將李洛解決了，不就能夠打後面的人嗎？你如果能耐夠，就把他們三個都直接打敗。」貝錕說道。

「也是。」

劉陽這才點點頭，他取了一柄鐵槍，然後步伐散漫的走入了場中，衝著李洛笑道：「李洛，你可要手下留情啊。」

言語間顯然是帶著點戲謔。

李洛握住鐵棍，神色不置可否。

而此時，高臺處，老院長點了點頭，於是徐山嶽與林風兩位兩院的負責人，同時大喝宣布：「開始！」

喝聲落下的同時間，李洛與劉陽幾乎是同時射了出去。

劉陽望著對面那道身影，忍不住的一笑，道：「你的速度...有點...」

砰！

就在他聲音剛落的那一瞬，前方的李洛，腳尖突然一點地面，整個人如飛鷹般加速，那瞬息間，隱隱有尖銳破風聲響起。

劉陽那嘴中的笑聲，尚未完全的傳出來，他眼前便是一花，李洛的身影竟然直接是出現在了他的面前。

但緊隨李洛身影而至的，還有著那一道破空棍影，棍影發出尖嘯聲，那速度之快，讓得劉陽根本連一絲反應的時間都沒有，不過關鍵時刻，他還是條件反射般的運轉了一些相力，護在了胸膛之上。

李洛那突然間的速度，雖然讓人驚愕，但他畢竟沒有相力，攻擊力有限，只要他以相力將其防禦下來，接下來就能夠讓李洛付出代價。

在劉陽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那棍影如黑蟒般點來，落在了其胸膛上。

砰！

低沉的悶聲響起，再然後，劇痛自劉陽胸膛處傳來，這一霎那，他的心中有驚駭湧起，因為他覆蓋在胸膛處的相力，竟然在與李洛棍影接觸的那一瞬，直接被摧枯拉朽般的撕裂了。

同一時間，劉陽的身軀倒飛而出，重重的砸在了場外，還在地面上劃出了幾米的痕跡。

而此時，場外的眾多學員，諸多的笑鬧聲還未完全的落下，然後聲音就這樣突然間的戛然而止了下來。

一院那些學員，愣愣的望著飛出場，然後痛的滿地打滾的劉陽，眼中滿是茫然之意。

剛才，發生了什麼？

怎麼飛出去的，不是李洛？

他們有些疑惑的目光，投向了場中，此時的李洛，手中的鐵棍保持著平擊而出的姿勢，他迎著那些目光，看向那劉陽，那帥得足以讓對方自慚形穢的面龐上，露出一抹燦爛的笑容。

「你說...有點什麼？」

第十八章初露崢嶸

一院與二院將要爭奪五片金葉的消息，幾乎是霎那間傳播開來，一時間，這如高樓般的相力樹上人滿為患，南風學府各院的學員都是跑來湊熱鬧。

南風學府一共有四個院，其中一院是精英，二院算是預備隊，三院，四院的話，說是湊數有點過分，但的確水準相對而言比較差。

所以相力樹上的金葉修煉臺對於他們來說，算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眼下能夠看著一院，二院去爭奪，倒也是一場難得的好戲。

雖然幾乎沒有人會覺得二院真能夠搶得過一院。

在相力樹東側，有一片粗壯如巨蟒般的枝幹糾纏在一起，最後形成了一片長寬約莫數十米的木臺，以往的時候，這裡被用來一些學員修煉結束後的切磋，比試的場地。

而此時，臺子的四周，人滿為患。

一院，二院各自佔據東西兩側，不過兩邊氣氛則並不一樣，一院這邊，大多數學員都是面帶戲謔笑意，顯然並沒有真的將這場比試看得太過重要，不過也正常，這場比試還有著相力等級的限制，第六印的相力等級，這在一院中，連前十都排不上。

這說明一院那些真正厲害的人，都不會出手。

而相對一院的戲謔悠閒，二院這邊的氣氛則是激憤中帶著忐忑，畢竟好歹是同一座學府，他們對於一院的強橫也算是知根知底，所以如果說這種比試他們二院大概率會贏的話，恐怕連他們自己都不太相信，眼下就只希望，不要輸的太難看就行了。

「真是無聊，這種比試，可沒什麼意思。」看臺上，蒂法晴伸了一個懶腰，校服勾勒出來的曲線，連附近的一些少女都是眼露豔羨，而一些血氣方剛的少年，都是面色隱隱發燙。

這蒂法晴能夠成為南風學府的一朵金花，顯然還是有理由的。

「總能打發一些時間吧。」有一道輕柔笑聲從旁響起，蒂法晴偏頭一看，就見到那有著飄飄長發，模樣極為清麗動人，冰肌玉骨的呂清兒。

「清兒姐。」蒂法晴美目一亮，連忙打著招呼，呂清兒在南風學府的名氣可比她更勝一籌，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不僅是憑藉著外貌，她的實力，更是穩穩的壓住了一院諸多出類拔萃者。

活脫脫一面南風學府的金字招牌。

如果不是有著姜青娥珠玉在前太過的璀璨，所有人都覺得，呂清兒會成為南風學府的傳說。

所以蒂法晴第一崇拜對象是姜青娥的話，那麼呂清兒就排第二。

兩女作為如今南風學府中容顏氣質最出眾的人，現在站在一起，頓時成為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然後就慢慢的將其他人都是吸引了過來。

「清兒姐平常不是不喜歡湊這些熱鬧麼？」蒂法晴有些好奇的問道。

呂清兒淺笑道：「隨便看看。」

她美目盯著二院那邊的方向，道：「你們說二院會派哪三位出來？」

蒂法晴滿不在乎的道：「二院現在到六印境的，也就只有趙闊以及一個袁秋，都是剛升上來不久。」

「第三位呢？」呂清兒道。

蒂法晴頓了頓，一旁有人接話笑道：「多半會是李洛吧，他雖然空相，但在相術的修行上還是極有天賦的，也勉強算是能夠跟五印境的人交交手。」

隨著呂清兒來觀戰，原本一院那些對這種比試沒有什麼興趣的頂尖學員，也是湊了過來，此時說話的，便是一名身材挺拔，面龐英俊的少年。

蒂法晴看了他一眼，戲謔道：「宋雲峰，你竟然也跑來看熱鬧了？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這宋雲峰在南風學府中同樣名氣極響，論起實力，他僅次於呂清兒，另外，他還出自宋家，背景也不弱。

而宋雲峰喜歡呂清兒的事情，在南風學府也不算是什麼秘密，畢竟他也並沒有特意的隱瞞。

面對著蒂法晴的調侃，宋雲峰露出溫和的笑容，也沒有反駁，反而是將目光停留在呂清兒清麗的臉頰上。

而面對著他那種直接而火熱的視線，呂清兒則是神色沒有波瀾，猶如未聞，只是回以禮貌而帶著距離的細微笑容。

蒂法晴見到呂清兒這模樣，便是立刻將話題給拉了回來：「如果二院真的派李洛也出場，那可就是自取其辱了，畢竟我們一院這邊派出去的三名六印，必然會是六印中的佼佼者。」

宋雲峰笑了笑，一針見血的道：「你還真以為二院是抱著贏的心思嗎？無非是走個場而已。」

「倒也是。」蒂法晴笑道。

呂清兒眸光凝視著場中，她望著李洛的身影，不知為何，她感覺今日的李洛，似乎是有些不太一樣了。

於是她微微的笑了笑，道：「我覺得...倒不一定呢。」

她這一開口，頓時引得蒂法晴，宋雲峰以及其他一院的優秀學員們有些驚愕。

宋雲峰順著呂清兒的視線，也看見了李洛，而呂清兒臉頰上那種淡淡笑意，讓得他心裡有些不舒服。

「清兒，現在可不是以前了。」宋雲峰意有所指的淡笑道。

呂清兒聞言，並未回答，只是不置可否的一笑，而對於她這笑容，宋雲峰不知為何，心中有些冒火，同時投向李洛的目光，也變得幽冷了一些。

這個混蛋，明明已經跌進爛泥堆了，為何還是這麼的陰魂不散。

...

隨著場中氣氛不斷的高漲，最後二院那邊有三道人影走了出來，不出意料的正是李洛，趙闊，袁秋。

而一院這邊，也有三人走了出來。

居中一人，正是剛才才見過面的貝錕，另外兩人，也是一院中比較出名的兩位六印境。

「李洛，這一次你又打算怎麼做？繼續用剛才的威脅嗎？」貝錕目光鎖定李洛，嘴角露出了譏諷的笑容。

先前是他帶人故意找李洛的麻煩，李洛用盤外招來反擊，這其實也不能說他沒規矩，可如今是正式的比試，如果李洛還想用那種威脅的方式，那麼就真的會要人貽笑大方了，甚至連學府這邊都會懲罰於他。

李洛沒搭理他，而是對著趙闊，袁秋揮了揮手，道：「那我就先上了。」

趙闊連忙道：「小心點，扛不住了就趕緊認輸退場，你這麼帥的臉，被打壞了可就損失大了。」

李洛豎起大拇指：「好兄弟，有眼光。」

袁秋則是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無精打採的模樣顯然對接下來的比試同樣沒有什麼信心。

在那眾目睽睽下，李洛步入場中，然後順手從武器架上面抽了一根鐵棍出來，他隨意的拖著，鐵棍與地面摩擦發出了刺耳的聲響。

而場外，眾多目光見到李洛的率先出場，也是隱隱的有些騷動聲。

「二院竟然讓李洛打頭陣...」

「這是當炮灰的意思啊。」

「哈哈，也是有趣，從一院被踢走的李洛，現在又來打一院...如果打贏了，那可就真是有意思了。」

「想什麼呢...他天生空相，就算相術再怎麼精湛，也很難打贏六印境的。」

「哈哈，開個玩笑，活躍一下氣氛嘛。」

「......」

李洛的出現，讓得許多學員都是提起了一些興趣，畢竟在這南風學府中，李洛也相當於一個另類的傳說...

而且最重要的是，據說上一周姜青娥學姐也回了南風城，而且還來學府門口接了李洛，這簡直讓人羨慕嫉妒恨。

在這種心態之下，很多人還是想要看見今天李洛被揍一頓的...

貝錕雙臂抱胸，目光玩味的望著李洛，然後偏頭看向另外兩人，道：「劉陽，你去跟他玩玩吧。」

雖然他很想直接揍李洛一頓，但他感覺這種出場有點不夠帥氣，所以打算先讓旁人去熱一下氣氛。

被他稱為劉陽的少年有些高大，他聽到貝錕的話，有些不滿，眼下這麼多人看著，正是好好打一場出風頭的時候，讓他率先打一個炮灰，實在是有些跌份。

「你兩下將李洛解決了，不就能夠打後面的人嗎？你如果能耐夠，就把他們三個都直接打敗。」貝錕說道。

「也是。」

劉陽這才點點頭，他取了一柄鐵槍，然後步伐散漫的走入了場中，衝著李洛笑道：「李洛，你可要手下留情啊。」

言語間顯然是帶著點戲謔。

李洛握住鐵棍，神色不置可否。

而此時，高臺處，老院長點了點頭，於是徐山嶽與林風兩位兩院的負責人，同時大喝宣布：「開始！」

喝聲落下的同時間，李洛與劉陽幾乎是同時射了出去。

劉陽望著對面那道身影，忍不住的一笑，道：「你的速度...有點...」

砰！

就在他聲音剛落的那一瞬，前方的李洛，腳尖突然一點地面，整個人如飛鷹般加速，那瞬息間，隱隱有尖銳破風聲響起。

劉陽那嘴中的笑聲，尚未完全的傳出來，他眼前便是一花，李洛的身影竟然直接是出現在了他的面前。

但緊隨李洛身影而至的，還有著那一道破空棍影，棍影發出尖嘯聲，那速度之快，讓得劉陽根本連一絲反應的時間都沒有，不過關鍵時刻，他還是條件反射般的運轉了一些相力，護在了胸膛之上。

李洛那突然間的速度，雖然讓人驚愕，但他畢竟沒有相力，攻擊力有限，只要他以相力將其防禦下來，接下來就能夠讓李洛付出代價。

在劉陽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那棍影如黑蟒般點來，落在了其胸膛上。

砰！

低沉的悶聲響起，再然後，劇痛自劉陽胸膛處傳來，這一霎那，他的心中有驚駭湧起，因為他覆蓋在胸膛處的相力，竟然在與李洛棍影接觸的那一瞬，直接被摧枯拉朽般的撕裂了。

同一時間，劉陽的身軀倒飛而出，重重的砸在了場外，還在地面上劃出了幾米的痕跡。

而此時，場外的眾多學員，諸多的笑鬧聲還未完全的落下，然後聲音就這樣突然間的戛然而止了下來。

一院那些學員，愣愣的望著飛出場，然後痛的滿地打滾的劉陽，眼中滿是茫然之意。

剛才，發生了什麼？

怎麼飛出去的，不是李洛？

他們有些疑惑的目光，投向了場中，此時的李洛，手中的鐵棍保持著平擊而出的姿勢，他迎著那些目光，看向那劉陽，那帥得足以讓對方自慚形穢的面龐上，露出一抹燦爛的笑容。

「你說...有點什麼？」

第十九章李洛的相

木臺周圍，人潮洶湧。

然而此時，氣氛卻是陷入到了一種詭異的寂靜中，所有人都是瞪大眼睛，滿臉驚愕的望著那滑出場外的劉陽。

這個結果，顯然出乎了他們的意料。

六印境的劉陽，竟然被李洛一棍給擊敗了？

這怎麼可能？！

安靜持續了數息，便是陡然爆發出沸騰譁然之聲。

「發生了什麼事？」

「劉陽怎麼一招就敗了？」

「不對啊，劉陽好歹是六印的相力等級，就算一時間措手不及，但相力防禦下，李洛不該打得過的啊？」

「這...劉陽那傢伙是不是收錢打假賽啊？」

「那這假得也太侮辱我們智商了吧？」

「......」

一院那邊，蒂法晴紅潤小嘴微微的張開，腦袋上仿佛是有問號浮現，片刻後，她蹙著眉道：「劉陽這傢伙在做什麼？這也太水了吧。」

宋雲峰眉頭也是皺了皺，旋即淡淡的：「應該是太小瞧對方了，所以連相力都還沒來得及施展。」

「太蠢了。」蒂法晴搖搖頭。

「下一次他恐怕就沒這麼好運了。」

一旁的呂清兒凝視著場中那手持鐵棍，昂然而立的修長身影，微微的有些恍惚，仿佛是見到了曾經在一院時，那個意氣風發，面帶笑意在取笑她的相術不標準，同時又為她一點點校正過來的少年。

「下一次...」

呂清兒紅唇微啟，輕聲道：「恐怕他還會贏，甚至...剩下兩場，他可能都會贏。」

這話一出，頓時引得一院這些不少優秀學員面面相覷，特別是一些少年，頓時生出了一些不滿與嫉妒。

「不可能吧...你這麼看好他，是不是對李洛有啥意思啊？」有人在人群中起鬨道。

宋雲峰聞言，面色頓時一沉，喝道：「誰在亂說？！」

他凌厲目光一掃，眾人便是偃旗息鼓，不敢挑釁。

旋即宋雲峰看了看對這些起鬨聲毫不理會的呂清兒，淡淡道：「清兒，他贏不了的。」

...

「李洛，幹得漂亮！」

與一院這邊眾多驚愕相比，趙闊則是第一時間興奮的喊了起來，緊接著二院這邊也有著歡呼聲響起。

不管李洛是不是因為劉陽太輕敵才取勝，但不管如何，二院這是贏了第一場。

周圍的譁然聲，讓得劉陽面色慘白，他艱難的爬起身來，嘴中喃喃著一些什麼「我大意了，沒有閃」之類的話，只是此時卻沒人搭理他了。

「蠢貨。」

聽到二院的歡呼聲，貝錕面色不由得變得難看了許多，他惱怒的瞪了一眼躺在地上，面色蒼白的劉陽一眼，然後對著另外一人道：「陸泰，你去，小心可別再陰溝翻船了。」

名為陸泰的少年有些乾瘦，但卻透著一股精明感，他聞言倒沒有多說什麼，只是目光在李洛的身上掃了掃，然後取了一柄鐵劍，步入了場中。

高臺上，徐山嶽面帶笑意的讚嘆道：「李洛的相術的確相當的熟練精湛，真是太可惜了，以他的相術造詣，只要他的相力能夠達到第五印，恐怕足以挑戰絕大部分第六印的對手。」

林風神色平淡，道：「再可惜也沒什麼用。」

「第二場，開始吧。」

不過看得出來，因為劉陽的大敗，林風神色有些不愉，所以也懶得與徐山嶽爭論什麼，直接宣布第二場開始。

當其聲音落下時，場中的陸泰毫不猶豫的催動了自身相力，只見得火紅色的相力自其身軀表面升騰起來，宛如是一層薄薄的火焰般，散發著熾熱的溫度。

這是陸泰所擁有的五品火相。

在經過那劉陽的前車之鑑後，這陸泰顯然再不敢心懷小覷。

嘭！

火焰相力升騰，陸泰手握長劍，身影已是毫不猶豫的疾掠而出，劍鋒之上，赤紅相力飄動，宛如火焰。

唰！唰！

道道赤紅劍影，直接是對著李洛所在籠罩而去。

「李洛，不管你有什麼古怪，只要我以六印相力碾壓下去，你必敗無疑！」陸泰低喝道。

李洛的相術精湛，這在南風學府不算是什麼秘密，可再精湛的相術，沒有足夠的相力支撐，那就只是水中月，一碰就散。

熾熱劍風呼嘯而來，李洛手掌緩緩握緊鐵棍，旋即他步伐靈動的後退，將那劍風盡數的避開。

「你躲得了？」

陸泰冷笑，下一刻其手腕一抖，只見得赤紅之光湧動，竟是化為了道道火光呼嘯而至，宛如一場火雨，絢麗而危險。

那是中階相術，火雨劍，也是陸泰最擅長的相術。

諸多火光急射而至，李洛手中鐵棍也在此時陡然轉動起來，宛如風車一般，形成了密不透風的防禦屏障。

「沒有相力，你怎麼擋得我的相術？」然而對於李洛此舉，那陸泰不屑出聲。

砰！砰！

諸多火光在鐵棍之前爆裂開來，有高溫侵蝕，李洛手中的鐵棍迅速的變得滾燙起來，可就在此時，有蔚藍之光，自鐵棍上浮現而出。

嗤嗤！

煙霧升騰了起來，遮掩了陸泰的視線。

咻！

不過也就是在那霎那間，那水蒸氣般的煙霧猛的被撕裂，只見得一道閃爍著蔚藍光澤的鐵棍暴刺而出，以一種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接點向了陸泰眉心。

陡然出現的攻擊，讓得陸泰一驚，他的相術，竟然被李洛盡數的擋了下來？

不可能啊！

心中有些驚愕，但陸泰手中卻是不慢，長劍之上，赤紅相力湧起，直接傾盡全力與那暴刺而來的鐵棍硬碰在了一起。

鐺！

金鐵之聲響起。

可讓得人感到震驚的事情出現了，在這種碰撞下，那陸泰長劍上的赤紅相力猶如是受到了極大的壓制一般，幾乎是頃刻間，便是盡數的黯淡了下去。

砰！

鐵劍在高溫與水氣的侵蝕下，瞬間破碎，碎片飛舞間，那閃爍著蔚藍光澤的鐵棍，卻是停在了陸泰的眉心處。

感受到眉心的刺痛，陸泰面色煞白。

這般對碰，不過電光火石間，當眾人回過神時，李洛的鐵棍已是懸停在了陸泰眉心處。

李洛...又贏了？！

如果說之前那一場，眾人只是感到驚愕的話，那麼這一次，就真的是實打實的不可思議了。

因為這一次，陸泰並沒有任何的輕敵，六印等級的相力也是毫無保留，可即便如此，也輸給了李洛？！

怎麼可能啊！

在那諸多難以置信的目光中，鐵棍另一頭縈繞的水蒸氣煙霧，則是在此時漸漸的消散，而李洛的身影，也是出現在了那眾目睽睽中。

嘶！

一道道久違的倒吸冷氣的聲音，帶著驚駭，此起彼伏的響了起來。

一院那邊，蒂法晴與呂清兒美目皆是同時瞪得圓溜溜的，一旁的宋雲峰，直接一巴掌拍在了面前的木桿上，將木桿都是拍裂出了一道道的裂痕。

高臺上，徐山嶽，林風以及其他的南風學府導師，面龐上同樣是有著一抹愕然之色浮現。

前方的老院長，更是雙目虛眯。

因為他們所有人都見到，此時的李洛，身軀之上，有藍色的相力，在緩緩的升騰，宛如層層碧波。

以他們的眼光，自然一眼就能夠看出來，那是，水相之力。

可是，眾所周知，李洛天生空相，所以很難修出相力。

但眼下...

那水相之力，又是怎麼出現的？！

還是說...現在的李洛，已經不再是空相，而是，誕生了水相？！

第十九章李洛的相

木臺周圍，人潮洶湧。

然而此時，氣氛卻是陷入到了一種詭異的寂靜中，所有人都是瞪大眼睛，滿臉驚愕的望著那滑出場外的劉陽。

這個結果，顯然出乎了他們的意料。

六印境的劉陽，竟然被李洛一棍給擊敗了？

這怎麼可能？！

安靜持續了數息，便是陡然爆發出沸騰譁然之聲。

「發生了什麼事？」

「劉陽怎麼一招就敗了？」

「不對啊，劉陽好歹是六印的相力等級，就算一時間措手不及，但相力防禦下，李洛不該打得過的啊？」

「這...劉陽那傢伙是不是收錢打假賽啊？」

「那這假得也太侮辱我們智商了吧？」

「......」

一院那邊，蒂法晴紅潤小嘴微微的張開，腦袋上仿佛是有問號浮現，片刻後，她蹙著眉道：「劉陽這傢伙在做什麼？這也太水了吧。」

宋雲峰眉頭也是皺了皺，旋即淡淡的：「應該是太小瞧對方了，所以連相力都還沒來得及施展。」

「太蠢了。」蒂法晴搖搖頭。

「下一次他恐怕就沒這麼好運了。」

一旁的呂清兒凝視著場中那手持鐵棍，昂然而立的修長身影，微微的有些恍惚，仿佛是見到了曾經在一院時，那個意氣風發，面帶笑意在取笑她的相術不標準，同時又為她一點點校正過來的少年。

「下一次...」

呂清兒紅唇微啟，輕聲道：「恐怕他還會贏，甚至...剩下兩場，他可能都會贏。」

這話一出，頓時引得一院這些不少優秀學員面面相覷，特別是一些少年，頓時生出了一些不滿與嫉妒。

「不可能吧...你這麼看好他，是不是對李洛有啥意思啊？」有人在人群中起鬨道。

宋雲峰聞言，面色頓時一沉，喝道：「誰在亂說？！」

他凌厲目光一掃，眾人便是偃旗息鼓，不敢挑釁。

旋即宋雲峰看了看對這些起鬨聲毫不理會的呂清兒，淡淡道：「清兒，他贏不了的。」

...

「李洛，幹得漂亮！」

與一院這邊眾多驚愕相比，趙闊則是第一時間興奮的喊了起來，緊接著二院這邊也有著歡呼聲響起。

不管李洛是不是因為劉陽太輕敵才取勝，但不管如何，二院這是贏了第一場。

周圍的譁然聲，讓得劉陽面色慘白，他艱難的爬起身來，嘴中喃喃著一些什麼「我大意了，沒有閃」之類的話，只是此時卻沒人搭理他了。

「蠢貨。」

聽到二院的歡呼聲，貝錕面色不由得變得難看了許多，他惱怒的瞪了一眼躺在地上，面色蒼白的劉陽一眼，然後對著另外一人道：「陸泰，你去，小心可別再陰溝翻船了。」

名為陸泰的少年有些乾瘦，但卻透著一股精明感，他聞言倒沒有多說什麼，只是目光在李洛的身上掃了掃，然後取了一柄鐵劍，步入了場中。

高臺上，徐山嶽面帶笑意的讚嘆道：「李洛的相術的確相當的熟練精湛，真是太可惜了，以他的相術造詣，只要他的相力能夠達到第五印，恐怕足以挑戰絕大部分第六印的對手。」

林風神色平淡，道：「再可惜也沒什麼用。」

「第二場，開始吧。」

不過看得出來，因為劉陽的大敗，林風神色有些不愉，所以也懶得與徐山嶽爭論什麼，直接宣布第二場開始。

當其聲音落下時，場中的陸泰毫不猶豫的催動了自身相力，只見得火紅色的相力自其身軀表面升騰起來，宛如是一層薄薄的火焰般，散發著熾熱的溫度。

這是陸泰所擁有的五品火相。

在經過那劉陽的前車之鑑後，這陸泰顯然再不敢心懷小覷。

嘭！

火焰相力升騰，陸泰手握長劍，身影已是毫不猶豫的疾掠而出，劍鋒之上，赤紅相力飄動，宛如火焰。

唰！唰！

道道赤紅劍影，直接是對著李洛所在籠罩而去。

「李洛，不管你有什麼古怪，只要我以六印相力碾壓下去，你必敗無疑！」陸泰低喝道。

李洛的相術精湛，這在南風學府不算是什麼秘密，可再精湛的相術，沒有足夠的相力支撐，那就只是水中月，一碰就散。

熾熱劍風呼嘯而來，李洛手掌緩緩握緊鐵棍，旋即他步伐靈動的後退，將那劍風盡數的避開。

「你躲得了？」

陸泰冷笑，下一刻其手腕一抖，只見得赤紅之光湧動，竟是化為了道道火光呼嘯而至，宛如一場火雨，絢麗而危險。

那是中階相術，火雨劍，也是陸泰最擅長的相術。

諸多火光急射而至，李洛手中鐵棍也在此時陡然轉動起來，宛如風車一般，形成了密不透風的防禦屏障。

「沒有相力，你怎麼擋得我的相術？」然而對於李洛此舉，那陸泰不屑出聲。

砰！砰！

諸多火光在鐵棍之前爆裂開來，有高溫侵蝕，李洛手中的鐵棍迅速的變得滾燙起來，可就在此時，有蔚藍之光，自鐵棍上浮現而出。

嗤嗤！

煙霧升騰了起來，遮掩了陸泰的視線。

咻！

不過也就是在那霎那間，那水蒸氣般的煙霧猛的被撕裂，只見得一道閃爍著蔚藍光澤的鐵棍暴刺而出，以一種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接點向了陸泰眉心。

陡然出現的攻擊，讓得陸泰一驚，他的相術，竟然被李洛盡數的擋了下來？

不可能啊！

心中有些驚愕，但陸泰手中卻是不慢，長劍之上，赤紅相力湧起，直接傾盡全力與那暴刺而來的鐵棍硬碰在了一起。

鐺！

金鐵之聲響起。

可讓得人感到震驚的事情出現了，在這種碰撞下，那陸泰長劍上的赤紅相力猶如是受到了極大的壓制一般，幾乎是頃刻間，便是盡數的黯淡了下去。

砰！

鐵劍在高溫與水氣的侵蝕下，瞬間破碎，碎片飛舞間，那閃爍著蔚藍光澤的鐵棍，卻是停在了陸泰的眉心處。

感受到眉心的刺痛，陸泰面色煞白。

這般對碰，不過電光火石間，當眾人回過神時，李洛的鐵棍已是懸停在了陸泰眉心處。

李洛...又贏了？！

如果說之前那一場，眾人只是感到驚愕的話，那麼這一次，就真的是實打實的不可思議了。

因為這一次，陸泰並沒有任何的輕敵，六印等級的相力也是毫無保留，可即便如此，也輸給了李洛？！

怎麼可能啊！

在那諸多難以置信的目光中，鐵棍另一頭縈繞的水蒸氣煙霧，則是在此時漸漸的消散，而李洛的身影，也是出現在了那眾目睽睽中。

嘶！

一道道久違的倒吸冷氣的聲音，帶著驚駭，此起彼伏的響了起來。

一院那邊，蒂法晴與呂清兒美目皆是同時瞪得圓溜溜的，一旁的宋雲峰，直接一巴掌拍在了面前的木桿上，將木桿都是拍裂出了一道道的裂痕。

高臺上，徐山嶽，林風以及其他的南風學府導師，面龐上同樣是有著一抹愕然之色浮現。

前方的老院長，更是雙目虛眯。

因為他們所有人都見到，此時的李洛，身軀之上，有藍色的相力，在緩緩的升騰，宛如層層碧波。

以他們的眼光，自然一眼就能夠看出來，那是，水相之力。

可是，眾所周知，李洛天生空相，所以很難修出相力。

但眼下...

那水相之力，又是怎麼出現的？！

還是說...現在的李洛，已經不再是空相，而是，誕生了水相？！

第二十章一穿三

場中李洛身軀之上升騰的藍色相力所帶來的衝擊與震撼，幾乎是遠遠的超過了陸泰的敗北，所有人都是震撼的望著這一幕，心中翻湧的巨浪，讓他們一時間有些戰慄的感覺。

「他，他怎麼突然有了水相？」蒂法晴喃喃道。

她望著場中那手持鐵棍，身軀欣長，面龐異常俊朗的少年，一時有點恍惚，因為她記起了當年李洛初入南風學府時，那時候的他，直接是成為了學府中無人可及的風雲人物，其風頭甚至直追留下傳說的姜青娥。

只是後來隨著相性的顯露，李洛的風光方才一落千丈，最後甚至被掉到了二院之中。

然而此時眼前那渾身升騰著藍色相力的少年，仿佛又是在如當年一般，漸漸的變得璀璨。

宋雲峰的面色變幻得最為精彩，他的目光如同釘子般的釘李洛的身上，猶如是要將他身體內外看得透徹一般。

如果說有誰最不願意看見這一幕的話，恐怕他宋雲峰算是第一個。

因為他見過當年的李洛究竟是何等的光芒璀璨，而正因如此，他才不想再看見李洛爬起來。

宋雲峰偏頭，他看著呂清兒的側臉，此時的她，明眸仿佛是微微綻放著光彩的看著場中的少年，這令得他袖中的拳頭都是緩緩的緊握起來，眼神深處，滿是陰翳。

蒂法晴與宋雲峰心中湧動著不同情緒時，一旁的呂清兒倒是最為的平靜，她那剪水雙瞳停留在李洛的身上。

「果然...」

「這南風學府，往後倒是要變得有意思了。」

「李洛，你還能再走回來嗎？」

...

「這是怎麼回事？李洛怎麼突然有了水相？」高臺上，林風極為的震驚，片刻後，他忍不住的出聲道。

「他是不是用了什麼違規的禁術？」

徐山嶽同樣是處于震驚中，可當他聽見林風此話時，頓時不滿的道：「你在胡說個什麼，李洛以前是空相，難道就得一直是嗎？」

林風一滯，皺眉道：「我不是這個意思，但我們都明白，空相乃是天生，這後天再擁有，如何可能？」

徐山嶽冷哼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那只是我們閱歷不夠而已。」

林風還要辯駁，前面的老院長出聲了：「後天之相雖然罕見，但的確不是不可能，據說一些傳說中極為罕見的天材地寶，就擁有著這種神效。」

「李洛父母，可能是給他留了這一類的天材地寶，才讓得他擁有了水相。」

「先不急討論這些，等比試打完，然後問問李洛就行了，我們是學府，只是教導學員而已，至於其他的，學府也沒資格過問。」

聽到老院長都這麼說，林風也就無話可說了，他目光盯著場中的李洛，目光閃爍，也不知道在想著些什麼。

在那全場諸多震動的目光中，面色有些難看的貝錕手持長槍，步入場中。

「李洛，沒想到你藏得這麼深，你想用今日這三場比試，來證明你自己吧？不過我不會讓你如願的。」貝錕冷聲道。

李洛笑了笑，道：「臺詞太弱智了，你在表演嗎？」

貝錕面龐一紅，旋即有些惱怒：「我看你還能笑多久！」

他一步踏出，相力自他體內升騰而起，隱隱間有著虎嘯聲傳出，一股若有若無的威壓感也是在隨之散發。

那是貝錕的裂山暴虎相，位列六品，此相以剛猛兇煞著稱，若是相力雄渾的話，有裂山之力。

李洛感受著那股撲面而來的淡淡煞氣，眼神也是微凝了一下，這貝錕自身相力比起之前的劉陽，陸泰都要強上一分，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六品裂山暴虎相的增幅，他的整體實力算是第六印中的頂尖層次。

而反觀李洛自身，如今是第五印的相力等級，自身的「水光相」也只是五品，從表面來看，似乎是整體落後對方。

但有時候勝負，卻並非是完全取決於此。

咚！

貝錕催動了自身相性，他沒有半點的猶豫，身形射出，宛如下山猛虎般，手中鐵槍裹挾著極為剛猛雄渾的力量，直接狠狠的砸向了李洛。

李洛手中鐵棍之上，藍色相力湧動，宛如碧波流轉，直接與貝錕鐵槍硬憾一記。

鐺！

金鐵聲響徹，氣浪擴散，而李洛的身影一震，倒射而出，不過其步伐靈動如魚，迅速的將那湧來的狂暴力量盡數的卸走。

「哼，第五印的相力而已！」

這一正面交手，貝錕立即就察覺到了李洛的相力等級，當即心頭一松，冷笑道：「還以為真要鹹魚翻身呢，原來也不過如此。」

冷笑間，他如猛虎撲食，手中鐵槍裹挾著強悍的力道，槍尖破空，化為道道槍影刺向李洛周身要害。

顯然，他要趁勝追擊，以最兇悍的姿態將李洛打敗。

而面對著貝錕的追擊，李洛也並未退避，他神色平靜，再次迎上，霎那間，雙方槍棍不斷的碰撞，發出響亮的金鐵之聲。

兩人直接是纏鬥在了一起，一時間相力震蕩，倒是顯得頗為的激烈。

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貝錕的面色卻是開始變得有些難看起來，因為他發現，面前的李洛手中鐵棍之上所湧動的力量，竟是在漸漸的變得雄渾起來。

而在一院的看臺上，一些實力優秀的學員也是看出了不對。

「李洛竟然擋住了貝錕的爆發力量，奇怪，他明明是第五印的相力等級...」

「而且李洛的力量似乎在越來越強...怎麼會這樣？」

「是高階相術，九重碧浪，此術與水相極為的契合，擅長後發制人，其力如浪潮般，逐漸的疊加累積，再配合水相之力的連綿雄厚，戰鬥拖得越久，其力就會越強，除非以絕對之力，蠻橫破之。」

「貝錕如果再不破局，恐怕他就要輸了。」

那些一院中的優秀學員，面色在此時都變得有些凝重起來，這九重碧浪術是一道高階相術，而這種高階相術，就算是一院中，能夠將其掌握的學員都是屈指可數，可如今李洛施展出來，卻是相當的嫻熟。

「李洛不愧是我南風學府相術悟性第一人。」他們忍不住的感嘆，以前李洛沒有相力的時候，他們這種感覺還不深，可如今隨著李洛也誕生了相性，擁有了相力後，他們方才明白，這兩者結合，究竟是何等的棘手。

吼！

而就在他們說話間，那貝錕突然爆發出怒吼之聲，顯然他同樣察覺到了不對勁，眼前的李洛，明明相力看似並不算太強，可卻宛如漩渦一般，一點點的將他糾纏住。

另外不知為何，李洛的相力，總是給他一種異樣的精純感。

不過不管如何，貝錕知道，不能繼續這樣下去了。

他的眼中有兇光閃現，雙掌陡然緊握鐵槍，只見其雙掌隱隱的化為了虎爪虛影，狂暴的相力暴湧而出。

「高階相術，牙刺！」

貝錕一步踏出，手中鐵槍如兇暴之虎般洞穿而出，直接是撕裂了那一重重的連綿水相之力，直指其後的李洛。

李洛望著那呼嘯而來，宛如獠牙利齒般的槍芒，手中鐵棍上，重重疊加的水相之力，也是轟然爆發，宛如巨浪砸落。

槍棍竟並未碰撞，反而是交錯而過，直指對方。

「你找死！」

貝錕面露猙獰，眼中兇光一閃，那鐵槍毫不猶豫的就捅了下去，只是，在那一霎那，他見到那鐵棍之上藍色相力閃爍間，隱隱的，仿佛有刺目之光，引得他眼睛虛眯了一下。

下一瞬，貝錕眼瞳突然一縮，因為他發現自己那捅向李洛的槍尖，竟是落空了，出現在了李洛肩膀上方寸許的位置。

「完了。」

貝錕心頭一寒，他不明白他怎麼會出現這種紕漏，他那一槍，明明能捅中李洛肩窩的。

可這個時候，已經來不及有任何的反應，因為李洛那蘊含著重力的鐵棍已是呼嘯而至，直接砸在了他的臉龐之上。

噗嗤！

一口鮮血混雜著牙齒噴射而出，慘叫聲響起，貝錕的身影頓時倒飛而出，重重的砸在了場外。

貝錕的慘叫聲在場中迴蕩。

李洛則是緩緩的收回鐵棍，長長的吐了一口白氣，身軀之上升騰的藍色相力，也是在此時一點點的消失了下去。

四周寂靜無聲，唯有著貝錕的慘叫聲持續不斷。

但這種寂靜沒有持續多久，便是陡然間被刺耳的尖叫聲與沸騰聲所打破，除了一院外，其他幾院的學員皆是激動狂呼。

他們無法相信今日究竟看到了什麼...

他們看到了那個南風學府曾經的風雲人物再度爆發出刺目的光芒。

他們看到了那個被稱為空相的少年，以二院的身份，完成了對一院一穿三的壯舉！

趙闊興奮激動得面龐漲紅，然後他對著一院那邊做出了鄙夷的手勢，囂張的咆哮聲響起。

「看見沒有！」

「那個男人，回來了！！」

（告訴你們一個恐怖的消息，存稿快沒了，所以不管有什麼票，都趕緊趁現在給吧，因為以後，你們就不想給了。）

第二十章一穿三

場中李洛身軀之上升騰的藍色相力所帶來的衝擊與震撼，幾乎是遠遠的超過了陸泰的敗北，所有人都是震撼的望著這一幕，心中翻湧的巨浪，讓他們一時間有些戰慄的感覺。

「他，他怎麼突然有了水相？」蒂法晴喃喃道。

她望著場中那手持鐵棍，身軀欣長，面龐異常俊朗的少年，一時有點恍惚，因為她記起了當年李洛初入南風學府時，那時候的他，直接是成為了學府中無人可及的風雲人物，其風頭甚至直追留下傳說的姜青娥。

只是後來隨著相性的顯露，李洛的風光方才一落千丈，最後甚至被掉到了二院之中。

然而此時眼前那渾身升騰著藍色相力的少年，仿佛又是在如當年一般，漸漸的變得璀璨。

宋雲峰的面色變幻得最為精彩，他的目光如同釘子般的釘李洛的身上，猶如是要將他身體內外看得透徹一般。

如果說有誰最不願意看見這一幕的話，恐怕他宋雲峰算是第一個。

因為他見過當年的李洛究竟是何等的光芒璀璨，而正因如此，他才不想再看見李洛爬起來。

宋雲峰偏頭，他看著呂清兒的側臉，此時的她，明眸仿佛是微微綻放著光彩的看著場中的少年，這令得他袖中的拳頭都是緩緩的緊握起來，眼神深處，滿是陰翳。

蒂法晴與宋雲峰心中湧動著不同情緒時，一旁的呂清兒倒是最為的平靜，她那剪水雙瞳停留在李洛的身上。

「果然...」

「這南風學府，往後倒是要變得有意思了。」

「李洛，你還能再走回來嗎？」

...

「這是怎麼回事？李洛怎麼突然有了水相？」高臺上，林風極為的震驚，片刻後，他忍不住的出聲道。

「他是不是用了什麼違規的禁術？」

徐山嶽同樣是處于震驚中，可當他聽見林風此話時，頓時不滿的道：「你在胡說個什麼，李洛以前是空相，難道就得一直是嗎？」

林風一滯，皺眉道：「我不是這個意思，但我們都明白，空相乃是天生，這後天再擁有，如何可能？」

徐山嶽冷哼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那只是我們閱歷不夠而已。」

林風還要辯駁，前面的老院長出聲了：「後天之相雖然罕見，但的確不是不可能，據說一些傳說中極為罕見的天材地寶，就擁有著這種神效。」

「李洛父母，可能是給他留了這一類的天材地寶，才讓得他擁有了水相。」

「先不急討論這些，等比試打完，然後問問李洛就行了，我們是學府，只是教導學員而已，至於其他的，學府也沒資格過問。」

聽到老院長都這麼說，林風也就無話可說了，他目光盯著場中的李洛，目光閃爍，也不知道在想著些什麼。

在那全場諸多震動的目光中，面色有些難看的貝錕手持長槍，步入場中。

「李洛，沒想到你藏得這麼深，你想用今日這三場比試，來證明你自己吧？不過我不會讓你如願的。」貝錕冷聲道。

李洛笑了笑，道：「臺詞太弱智了，你在表演嗎？」

貝錕面龐一紅，旋即有些惱怒：「我看你還能笑多久！」

他一步踏出，相力自他體內升騰而起，隱隱間有著虎嘯聲傳出，一股若有若無的威壓感也是在隨之散發。

那是貝錕的裂山暴虎相，位列六品，此相以剛猛兇煞著稱，若是相力雄渾的話，有裂山之力。

李洛感受著那股撲面而來的淡淡煞氣，眼神也是微凝了一下，這貝錕自身相力比起之前的劉陽，陸泰都要強上一分，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六品裂山暴虎相的增幅，他的整體實力算是第六印中的頂尖層次。

而反觀李洛自身，如今是第五印的相力等級，自身的「水光相」也只是五品，從表面來看，似乎是整體落後對方。

但有時候勝負，卻並非是完全取決於此。

咚！

貝錕催動了自身相性，他沒有半點的猶豫，身形射出，宛如下山猛虎般，手中鐵槍裹挾著極為剛猛雄渾的力量，直接狠狠的砸向了李洛。

李洛手中鐵棍之上，藍色相力湧動，宛如碧波流轉，直接與貝錕鐵槍硬憾一記。

鐺！

金鐵聲響徹，氣浪擴散，而李洛的身影一震，倒射而出，不過其步伐靈動如魚，迅速的將那湧來的狂暴力量盡數的卸走。

「哼，第五印的相力而已！」

這一正面交手，貝錕立即就察覺到了李洛的相力等級，當即心頭一松，冷笑道：「還以為真要鹹魚翻身呢，原來也不過如此。」

冷笑間，他如猛虎撲食，手中鐵槍裹挾著強悍的力道，槍尖破空，化為道道槍影刺向李洛周身要害。

顯然，他要趁勝追擊，以最兇悍的姿態將李洛打敗。

而面對著貝錕的追擊，李洛也並未退避，他神色平靜，再次迎上，霎那間，雙方槍棍不斷的碰撞，發出響亮的金鐵之聲。

兩人直接是纏鬥在了一起，一時間相力震蕩，倒是顯得頗為的激烈。

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貝錕的面色卻是開始變得有些難看起來，因為他發現，面前的李洛手中鐵棍之上所湧動的力量，竟是在漸漸的變得雄渾起來。

而在一院的看臺上，一些實力優秀的學員也是看出了不對。

「李洛竟然擋住了貝錕的爆發力量，奇怪，他明明是第五印的相力等級...」

「而且李洛的力量似乎在越來越強...怎麼會這樣？」

「是高階相術，九重碧浪，此術與水相極為的契合，擅長後發制人，其力如浪潮般，逐漸的疊加累積，再配合水相之力的連綿雄厚，戰鬥拖得越久，其力就會越強，除非以絕對之力，蠻橫破之。」

「貝錕如果再不破局，恐怕他就要輸了。」

那些一院中的優秀學員，面色在此時都變得有些凝重起來，這九重碧浪術是一道高階相術，而這種高階相術，就算是一院中，能夠將其掌握的學員都是屈指可數，可如今李洛施展出來，卻是相當的嫻熟。

「李洛不愧是我南風學府相術悟性第一人。」他們忍不住的感嘆，以前李洛沒有相力的時候，他們這種感覺還不深，可如今隨著李洛也誕生了相性，擁有了相力後，他們方才明白，這兩者結合，究竟是何等的棘手。

吼！

而就在他們說話間，那貝錕突然爆發出怒吼之聲，顯然他同樣察覺到了不對勁，眼前的李洛，明明相力看似並不算太強，可卻宛如漩渦一般，一點點的將他糾纏住。

另外不知為何，李洛的相力，總是給他一種異樣的精純感。

不過不管如何，貝錕知道，不能繼續這樣下去了。

他的眼中有兇光閃現，雙掌陡然緊握鐵槍，只見其雙掌隱隱的化為了虎爪虛影，狂暴的相力暴湧而出。

「高階相術，牙刺！」

貝錕一步踏出，手中鐵槍如兇暴之虎般洞穿而出，直接是撕裂了那一重重的連綿水相之力，直指其後的李洛。

李洛望著那呼嘯而來，宛如獠牙利齒般的槍芒，手中鐵棍上，重重疊加的水相之力，也是轟然爆發，宛如巨浪砸落。

槍棍竟並未碰撞，反而是交錯而過，直指對方。

「你找死！」

貝錕面露猙獰，眼中兇光一閃，那鐵槍毫不猶豫的就捅了下去，只是，在那一霎那，他見到那鐵棍之上藍色相力閃爍間，隱隱的，仿佛有刺目之光，引得他眼睛虛眯了一下。

下一瞬，貝錕眼瞳突然一縮，因為他發現自己那捅向李洛的槍尖，竟是落空了，出現在了李洛肩膀上方寸許的位置。

「完了。」

貝錕心頭一寒，他不明白他怎麼會出現這種紕漏，他那一槍，明明能捅中李洛肩窩的。

可這個時候，已經來不及有任何的反應，因為李洛那蘊含著重力的鐵棍已是呼嘯而至，直接砸在了他的臉龐之上。

噗嗤！

一口鮮血混雜著牙齒噴射而出，慘叫聲響起，貝錕的身影頓時倒飛而出，重重的砸在了場外。

貝錕的慘叫聲在場中迴蕩。

李洛則是緩緩的收回鐵棍，長長的吐了一口白氣，身軀之上升騰的藍色相力，也是在此時一點點的消失了下去。

四周寂靜無聲，唯有著貝錕的慘叫聲持續不斷。

但這種寂靜沒有持續多久，便是陡然間被刺耳的尖叫聲與沸騰聲所打破，除了一院外，其他幾院的學員皆是激動狂呼。

他們無法相信今日究竟看到了什麼...

他們看到了那個南風學府曾經的風雲人物再度爆發出刺目的光芒。

他們看到了那個被稱為空相的少年，以二院的身份，完成了對一院一穿三的壯舉！

趙闊興奮激動得面龐漲紅，然後他對著一院那邊做出了鄙夷的手勢，囂張的咆哮聲響起。

「看見沒有！」

「那個男人，回來了！！」

（告訴你們一個恐怖的消息，存稿快沒了，所以不管有什麼票，都趕緊趁現在給吧，因為以後，你們就不想給了。）

第二十一章預考

相力樹上的木臺周圍，沸騰喧譁聲不斷，除了一院外的所有學員，都是在嘖嘖稱嘆。

誰都沒想到這個結果。

原本剛開始都以為今日這場比試，只不過一院侵佔二院那五片金葉的理由而已，可誰知道，一院的三位六印境，竟然被李洛一個人全部的掀翻在地。

這可真是一場難得的好戲。

關鍵最重要的是，這之中還摻雜著許多的戲劇性效果，比如李洛當初從一院被降到二院，其理由就是李洛天生空相，潛力有限...

可眼下李洛這突然間出現的相性以及實力，恐怕一院那位林風導師的心中會是相當的複雜吧？

而諸多學員在驚嘆間，也不免再度審視場中的李洛，難道這位曾經跌落下去的風雲人物，又是要開始崛起了嗎？可是現在...會不會稍微晚了點啊？

喧譁聲不斷，一院那邊則是相對而言要安靜許多，諸多學員面面相覷，同樣是神色複雜。

蒂法晴怔怔的望著李洛的身影，片刻後方才有些不可思議的道：「他不是天生空相嗎？怎麼會突然出現了相性？」

宋雲峰面無表情，對於這個問題，他同樣是無法回答。

「後天之相雖然極為罕見，但也不是沒有，一些特殊的天材地寶，也能夠讓人誕生後天之相，只是極為稀有，咱們大夏國數百年都難得一見，不過李洛父母是兩位人傑，未必沒有本事弄到。」一旁的呂清兒說道。

金龍寶行接觸之物極其廣闊，而呂清兒的二伯又是南風城金龍寶行的會長，所以耳熟目染下，也知曉許多常人不知道的事。

「有這種天材地寶，他為何要等到現在才用？」蒂法晴道。

「可能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條件吧，具體如何，我也不知曉。」呂清兒淺笑道。

蒂法晴沉默了一下，最終道：「這傢伙，還真是要鹹魚翻身了？」

語氣中有些複雜，她所在的蒂法家，與洛嵐府自然是有些利益爭奪，但比起宋家要小許多，她與李洛間也沒什麼特殊的恩怨，只是唯一讓她不滿意的是李洛與姜青娥的婚約。

「哪有那麼容易。」

宋雲峰淡淡的道：「李洛的相，應該是一道水相，從剛才和貝錕的戰鬥中，其實能夠大致的猜出品階，大概是在五六品之間，這種等級的相性，雖然還不錯，但遠遠算不得優秀。」

「而他的相力等級，是五印層次...你覺得一個五六品相的五印境，真的很稀罕嗎？」

蒂法晴若有所思的點點頭，如果是這個配置的話，在一院中甚至進不了前十，即便李洛在相術的修行上天賦卓越，但想要達到曾經那種耀眼程度，依舊很難。

當然最重要的是，距離學府大考已經不足一個月了...李洛難道能在這麼短的時間中追上來？

對此蒂法晴只能說不可能。

想到此處，蒂法晴內心中似乎是悄然的鬆了一口氣，一時間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樂意見到李洛的再次崛起。

呂清兒沒有參與兩人的說話，她那美目停留在李洛的身上。

你終於解決空相的問題了麼...那麼在最後的這些時間中，你真的能夠追上來嗎？

當眾多學員沸騰的時候，在那高臺上，一眾南風學府的高層則是有些安靜。

就連徐山嶽自己，都是有點錯愕於眼下的結果。

而至於那林風，則是從頭到尾沒有再說過一句話，面無表情的樣子跟個木樁一樣。

其他的導師只是偶爾間目光會掃過林風一眼，目光中帶著一絲笑意。

最終，還是老院長拍了拍手，笑道：「不愧是那兩位的兒子啊，這算不算是大器晚成？」

林風淡淡的道：「院長，您可能用錯了詞，五印境的實力以及看似五六品的水相，不論從什麼角度來說，都算不上是什麼大器。」

老院長搖搖頭，他當然知曉林風此時或許是有些氣不順，當即笑道：「你這人，就是太過的傲氣，你遲早要在這上面吃虧。」

林風不置可否，然後看向徐山嶽，道：「這一次我一院技不如人，十片金葉會如數給予，這些小子自己沒本事，守不住，那就讓他們付出點代價也好。」

徐山嶽嘲笑道：「我還以為你會說讓李洛再回去一院呢。」

林風聞言，曬然一笑，道：「你想多了，正如我先前所說，他算不上什麼大器，我一院也並不缺這麼一個正常的學員，而眼下他更應該想的，是能不能在最後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中追上來，然後達到聖玄星學府的錄取資格吧。」

的確，雖說李洛突然出現的水相讓他有些措手不及，但如果要說什麼可惜，他還真沒這個感覺。

畢竟這個水相來得太晚了，現在的李洛，才只是五印境的相力等級，再加上那水相也不見得就有多高階，所以在林風看來，李洛只是從那泥潭中稍微的掙扎出了半個身子而已，至於想要再度屹立巔峰，真當他一院那些優秀學員是擺設嗎？

而且最重要的是，學府大考即將到來，李洛已經沒有多少的時間去追趕了，如果錯過這一次，就錯過了聖玄星學府的年齡要求，這樣的話他林風還需要理會李洛未來會有什麼成就嗎？

失去了進入聖玄星學府的機會，這只會是李洛難以彌補的損失，這一點，可不會因為他是洛嵐府少府主就會有什麼改變。

心中想著這些，林風的神態就變得更為的隨意了。

而此時老院長衝著場中的李洛招了招手，後者見狀，思量了一下，就沿著木臺上了看臺處。

「院長好。」李洛笑著招呼。

老院長笑眯眯的注視著李洛，道：「你空相的問題解決了？」

李洛點點頭，道：「嗯，是一道五品水相。」

五品水相落入耳中，那林風就忍不住的微微一笑，道：「李洛，這水相品階算是中等，不過多努力一些，未來還是能有成就的。」

「這就不勞林風導師多慮了，相性品階固然能影響修煉相力，但這世間，未必就沒有五品相封侯稱王者。」李洛道。

林風玩味道：「五品相，封侯稱王？真是小孩子心性，連這都會信嗎？」

老院長擺了擺手，制止了林風的話語，而是對著李洛道：「你有這份信心那是最好，不過距離學府大考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了，你如果想要追上來，恐怕需要更多的努力。」

李洛點點頭：「知道了。」

老院長再度叮囑了幾句，就放李洛離開，同時趁著人多，他對著全場宣布：「距離學府大考還剩下不到一個月了，所以兩周後，學府內將會開啟預考，另外聖玄星學府今年的基礎指標也下來了，唔，需要相力等級不低於七印境。」

此言一出，頓時引起哀鴻遍野，不少學員滿臉的沮喪，不低於七印境，那對於他們而言可是極高的門檻。

唯有一院一些頂尖的學員，面帶淡淡笑意。

作為大夏最為頂尖的學府，甚至在周邊諸國中都算是翹楚的存在，聖玄星學府當然不可能是人人都能進去的。

「不低於七印境...」

李洛咂了咂嘴，對此倒也並不感到意外，眼下的他只是五印境，距此還有兩個階段，看來接下來這半個月時間，真的是要瘋狂修煉了。

而七印只是基礎指標，到時候必然還會有一番爭奪，所以李洛如果想要保險一些的話，他感覺恐怕需要將自身這「水光相」再做一些提升。

只是，五品相到六品間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點，李洛估算了一下，真這麼搞的話，他感覺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收入，會被他一個人吞得乾乾淨淨。

在李洛沉吟間，場中的學員在哀嚎中已是漸漸的散去，旋即他突然察覺到有人走到了身邊。

李洛偏過頭，便是見到呂清兒神色淡淡的望著他。

「恭喜少府主。」她說道。

李洛一見到她，條件反射般的就想要躲開，但腳步剛動，又尷尬的停了下來。

「你好啊你好。」李洛打著最敷衍的招呼。

「不躲了？」呂清兒道。

「真沒躲。」李洛尷尬的道。

呂清兒不置可否，道：「李洛，我很感謝你當初指點我相術，不過我覺得你這些年不應該那麼幼稚的躲著我，因為我並沒有搶佔你的位置，而且你也應該明白，這位置不是誰讓的，而是需要用實力來奪取。」

「李洛，我現在是南風學府第一人，如果你想要取回這個位置，那就來打敗我，以前因為顧忌你那敏感的心情，所以這些話不好說，但現在你解決了空相的問題，如果你還是個男人，就應該把你失去的那些都奪回去。」

李洛苦笑著點點頭：「那，那我儘量吧。」

呂清兒一笑，然後李洛就見到她眼眸之中有冰冷微惱之意流淌出來。

「我等著你...另外我告訴你，你這些年的行為讓我對你的欣賞減弱了許多，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她說到此處，卻是斷了下來，只是那冷冽的眼神，已是表明了一切。

話音落下，她直接轉身而去。

李洛望著她的背影，也是只能無奈的搖搖頭，似乎這次，把這呂清兒給得罪了啊，果然越漂亮的女人越小心眼！

而在感嘆間，他突然察覺到一道讓人如芒在背的目光停留在他的身上，於是轉過頭去。

他就見到在不遠處的木臺上，一道人影眼神冰冷的將他盯著，那眼神之中，充斥著一種警告之意。

那是一院如今的第二人，宋雲峰。

兩人的目光交觸了一下，宋雲峰眼神充滿著鋒利與攻擊性，旋即他輕蔑的搖了搖頭，嘴唇開合間，有無聲之言傳來。

「李洛，不要找事，離呂清兒遠一點。」

他相信李洛應該知道他這唇語的意思，因為他覺得這是基本操作。

可不遠處的李洛則是皺著眉頭，自語道：「這傻子在幹什麼啊，要說話就直接喊出來啊，嘴皮子動來動去的，跟偷吃糧食的老鼠一樣，鬼知道你在講個什麼啊。」

因為無法分辨對方究竟在幹啥，於是李洛最終搖了搖頭，懶得再理會這貨，轉身直接離去了。

而木臺上的宋雲峰盯著李洛離去的身影，雙目虛眯了一下，眼神陰翳。

竟然如此的忽視我嗎？太囂張了。

李洛先前的眼神，讓他想起了當初李洛在南風學府最為風光的時候，那時候的李洛，光芒萬丈。

可是...

宋雲峰手掌忍不住的握緊木桿，捏出了道道裂痕。

你在裝個什麼呢...你還真以為，一個五品相，就能讓你重回以前嗎？

第二十一章預考

相力樹上的木臺周圍，沸騰喧譁聲不斷，除了一院外的所有學員，都是在嘖嘖稱嘆。

誰都沒想到這個結果。

原本剛開始都以為今日這場比試，只不過一院侵佔二院那五片金葉的理由而已，可誰知道，一院的三位六印境，竟然被李洛一個人全部的掀翻在地。

這可真是一場難得的好戲。

關鍵最重要的是，這之中還摻雜著許多的戲劇性效果，比如李洛當初從一院被降到二院，其理由就是李洛天生空相，潛力有限...

可眼下李洛這突然間出現的相性以及實力，恐怕一院那位林風導師的心中會是相當的複雜吧？

而諸多學員在驚嘆間，也不免再度審視場中的李洛，難道這位曾經跌落下去的風雲人物，又是要開始崛起了嗎？可是現在...會不會稍微晚了點啊？

喧譁聲不斷，一院那邊則是相對而言要安靜許多，諸多學員面面相覷，同樣是神色複雜。

蒂法晴怔怔的望著李洛的身影，片刻後方才有些不可思議的道：「他不是天生空相嗎？怎麼會突然出現了相性？」

宋雲峰面無表情，對於這個問題，他同樣是無法回答。

「後天之相雖然極為罕見，但也不是沒有，一些特殊的天材地寶，也能夠讓人誕生後天之相，只是極為稀有，咱們大夏國數百年都難得一見，不過李洛父母是兩位人傑，未必沒有本事弄到。」一旁的呂清兒說道。

金龍寶行接觸之物極其廣闊，而呂清兒的二伯又是南風城金龍寶行的會長，所以耳熟目染下，也知曉許多常人不知道的事。

「有這種天材地寶，他為何要等到現在才用？」蒂法晴道。

「可能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條件吧，具體如何，我也不知曉。」呂清兒淺笑道。

蒂法晴沉默了一下，最終道：「這傢伙，還真是要鹹魚翻身了？」

語氣中有些複雜，她所在的蒂法家，與洛嵐府自然是有些利益爭奪，但比起宋家要小許多，她與李洛間也沒什麼特殊的恩怨，只是唯一讓她不滿意的是李洛與姜青娥的婚約。

「哪有那麼容易。」

宋雲峰淡淡的道：「李洛的相，應該是一道水相，從剛才和貝錕的戰鬥中，其實能夠大致的猜出品階，大概是在五六品之間，這種等級的相性，雖然還不錯，但遠遠算不得優秀。」

「而他的相力等級，是五印層次...你覺得一個五六品相的五印境，真的很稀罕嗎？」

蒂法晴若有所思的點點頭，如果是這個配置的話，在一院中甚至進不了前十，即便李洛在相術的修行上天賦卓越，但想要達到曾經那種耀眼程度，依舊很難。

當然最重要的是，距離學府大考已經不足一個月了...李洛難道能在這麼短的時間中追上來？

對此蒂法晴只能說不可能。

想到此處，蒂法晴內心中似乎是悄然的鬆了一口氣，一時間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樂意見到李洛的再次崛起。

呂清兒沒有參與兩人的說話，她那美目停留在李洛的身上。

你終於解決空相的問題了麼...那麼在最後的這些時間中，你真的能夠追上來嗎？

當眾多學員沸騰的時候，在那高臺上，一眾南風學府的高層則是有些安靜。

就連徐山嶽自己，都是有點錯愕於眼下的結果。

而至於那林風，則是從頭到尾沒有再說過一句話，面無表情的樣子跟個木樁一樣。

其他的導師只是偶爾間目光會掃過林風一眼，目光中帶著一絲笑意。

最終，還是老院長拍了拍手，笑道：「不愧是那兩位的兒子啊，這算不算是大器晚成？」

林風淡淡的道：「院長，您可能用錯了詞，五印境的實力以及看似五六品的水相，不論從什麼角度來說，都算不上是什麼大器。」

老院長搖搖頭，他當然知曉林風此時或許是有些氣不順，當即笑道：「你這人，就是太過的傲氣，你遲早要在這上面吃虧。」

林風不置可否，然後看向徐山嶽，道：「這一次我一院技不如人，十片金葉會如數給予，這些小子自己沒本事，守不住，那就讓他們付出點代價也好。」

徐山嶽嘲笑道：「我還以為你會說讓李洛再回去一院呢。」

林風聞言，曬然一笑，道：「你想多了，正如我先前所說，他算不上什麼大器，我一院也並不缺這麼一個正常的學員，而眼下他更應該想的，是能不能在最後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中追上來，然後達到聖玄星學府的錄取資格吧。」

的確，雖說李洛突然出現的水相讓他有些措手不及，但如果要說什麼可惜，他還真沒這個感覺。

畢竟這個水相來得太晚了，現在的李洛，才只是五印境的相力等級，再加上那水相也不見得就有多高階，所以在林風看來，李洛只是從那泥潭中稍微的掙扎出了半個身子而已，至於想要再度屹立巔峰，真當他一院那些優秀學員是擺設嗎？

而且最重要的是，學府大考即將到來，李洛已經沒有多少的時間去追趕了，如果錯過這一次，就錯過了聖玄星學府的年齡要求，這樣的話他林風還需要理會李洛未來會有什麼成就嗎？

失去了進入聖玄星學府的機會，這只會是李洛難以彌補的損失，這一點，可不會因為他是洛嵐府少府主就會有什麼改變。

心中想著這些，林風的神態就變得更為的隨意了。

而此時老院長衝著場中的李洛招了招手，後者見狀，思量了一下，就沿著木臺上了看臺處。

「院長好。」李洛笑著招呼。

老院長笑眯眯的注視著李洛，道：「你空相的問題解決了？」

李洛點點頭，道：「嗯，是一道五品水相。」

五品水相落入耳中，那林風就忍不住的微微一笑，道：「李洛，這水相品階算是中等，不過多努力一些，未來還是能有成就的。」

「這就不勞林風導師多慮了，相性品階固然能影響修煉相力，但這世間，未必就沒有五品相封侯稱王者。」李洛道。

林風玩味道：「五品相，封侯稱王？真是小孩子心性，連這都會信嗎？」

老院長擺了擺手，制止了林風的話語，而是對著李洛道：「你有這份信心那是最好，不過距離學府大考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了，你如果想要追上來，恐怕需要更多的努力。」

李洛點點頭：「知道了。」

老院長再度叮囑了幾句，就放李洛離開，同時趁著人多，他對著全場宣布：「距離學府大考還剩下不到一個月了，所以兩周後，學府內將會開啟預考，另外聖玄星學府今年的基礎指標也下來了，唔，需要相力等級不低於七印境。」

此言一出，頓時引起哀鴻遍野，不少學員滿臉的沮喪，不低於七印境，那對於他們而言可是極高的門檻。

唯有一院一些頂尖的學員，面帶淡淡笑意。

作為大夏最為頂尖的學府，甚至在周邊諸國中都算是翹楚的存在，聖玄星學府當然不可能是人人都能進去的。

「不低於七印境...」

李洛咂了咂嘴，對此倒也並不感到意外，眼下的他只是五印境，距此還有兩個階段，看來接下來這半個月時間，真的是要瘋狂修煉了。

而七印只是基礎指標，到時候必然還會有一番爭奪，所以李洛如果想要保險一些的話，他感覺恐怕需要將自身這「水光相」再做一些提升。

只是，五品相到六品間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點，李洛估算了一下，真這麼搞的話，他感覺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收入，會被他一個人吞得乾乾淨淨。

在李洛沉吟間，場中的學員在哀嚎中已是漸漸的散去，旋即他突然察覺到有人走到了身邊。

李洛偏過頭，便是見到呂清兒神色淡淡的望著他。

「恭喜少府主。」她說道。

李洛一見到她，條件反射般的就想要躲開，但腳步剛動，又尷尬的停了下來。

「你好啊你好。」李洛打著最敷衍的招呼。

「不躲了？」呂清兒道。

「真沒躲。」李洛尷尬的道。

呂清兒不置可否，道：「李洛，我很感謝你當初指點我相術，不過我覺得你這些年不應該那麼幼稚的躲著我，因為我並沒有搶佔你的位置，而且你也應該明白，這位置不是誰讓的，而是需要用實力來奪取。」

「李洛，我現在是南風學府第一人，如果你想要取回這個位置，那就來打敗我，以前因為顧忌你那敏感的心情，所以這些話不好說，但現在你解決了空相的問題，如果你還是個男人，就應該把你失去的那些都奪回去。」

李洛苦笑著點點頭：「那，那我儘量吧。」

呂清兒一笑，然後李洛就見到她眼眸之中有冰冷微惱之意流淌出來。

「我等著你...另外我告訴你，你這些年的行為讓我對你的欣賞減弱了許多，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她說到此處，卻是斷了下來，只是那冷冽的眼神，已是表明了一切。

話音落下，她直接轉身而去。

李洛望著她的背影，也是只能無奈的搖搖頭，似乎這次，把這呂清兒給得罪了啊，果然越漂亮的女人越小心眼！

而在感嘆間，他突然察覺到一道讓人如芒在背的目光停留在他的身上，於是轉過頭去。

他就見到在不遠處的木臺上，一道人影眼神冰冷的將他盯著，那眼神之中，充斥著一種警告之意。

那是一院如今的第二人，宋雲峰。

兩人的目光交觸了一下，宋雲峰眼神充滿著鋒利與攻擊性，旋即他輕蔑的搖了搖頭，嘴唇開合間，有無聲之言傳來。

「李洛，不要找事，離呂清兒遠一點。」

他相信李洛應該知道他這唇語的意思，因為他覺得這是基本操作。

可不遠處的李洛則是皺著眉頭，自語道：「這傻子在幹什麼啊，要說話就直接喊出來啊，嘴皮子動來動去的，跟偷吃糧食的老鼠一樣，鬼知道你在講個什麼啊。」

因為無法分辨對方究竟在幹啥，於是李洛最終搖了搖頭，懶得再理會這貨，轉身直接離去了。

而木臺上的宋雲峰盯著李洛離去的身影，雙目虛眯了一下，眼神陰翳。

竟然如此的忽視我嗎？太囂張了。

李洛先前的眼神，讓他想起了當初李洛在南風學府最為風光的時候，那時候的李洛，光芒萬丈。

可是...

宋雲峰手掌忍不住的握緊木桿，捏出了道道裂痕。

你在裝個什麼呢...你還真以為，一個五品相，就能讓你重回以前嗎？

第二十二章升六品的代價

李洛五品水相的消息，很快也就傳遍了整個南風學府，這自然是引發了一場沸騰與熱議。

「沒想到啊，李洛竟然還能翻身...後天之相，以前都沒聽說過。」

「據說是他父母留下的天材地寶，這等寶貝可是極為罕見的。」

「有個好爹媽真是讓人羨慕嫉妒恨啊。」

「也還好吧，只是一道五品水相，倒也算不得太過的特殊，而且距離學府大考就不到一個月時間了，這麼短暫的時間，他難道還能追得上那些頂尖學員？」

「是啊，他打敗的貝錕三人，在一院中連前十都進不了，而據說一院前十，皆是七印境，宋雲峰，呂清兒這兩人最可怕，據說已到了八印，後者有可能更高...」

「嗯，李洛失去了一段最重要的時間，我不覺得這最後不到一個月，他能夠追上來...」

而當學府中到處都在熱議著李洛時，他本人卻已是結束了今日的修行，最後迅速的離開了學府。

「今天跟貝錕的戰鬥，雖然最後贏了，但比我想像的要吃力一點，如果不是最後我藉助著「水光相」中的光明相力，對貝錕造成了視覺偏移的影響，這次的戰鬥還會拖延一些時間。」

回家的車輦中，李洛在反思著今天的戰鬥，面色卻並不見多少的輕鬆，反而是有些不滿意與凝重。

這樣算下來，眼下的他，即便是藉助著「水光相」的特異以及自身對相術的熟練，那麼他的戰鬥力，六印境中應該是不懼誰，可如果對上了七印境的對手，那麼勝算會小很多。

「不夠，遠遠不夠。」

李洛自語，他的目標可是要進入到聖玄星學府，而每年南風學府進入聖玄星學府的名額屈指可數，如果不是最頂尖的那幾個人，恐怕機會不大。

而如今距離大考已經不足一個月，他若是想要追上去的話，不僅相力等級要有所提升，而且這五品「水光相」，恐怕也得再進一步。

只有如此，他才能夠有把握與呂清兒這種級別的人交手。

可還是那句話，五品「水光相」想要達到六品，這可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啊...

「先回去跟蔡薇姐聊聊吧。」

李洛咧咧嘴，他感覺如果他說還需要大量五品靈水奇光的話，蔡薇可能會把他給吞了吧？

...

老宅，帳房。

蔡薇坐在書桌前，仔細的翻閱著帳本，今日的她一身淡黃長裙，鵝蛋臉頰精緻嫵媚，有著少女所不具備的風情。

她看了許久，似是有些累了，然後身子不著痕跡的前傾了一下，略顯沉重的波濤洶湧就輕輕的放在了桌面上。

呼。

蔡薇整個身軀都是稍微的放鬆了一點，同時悄悄的鬆了一口氣。

哐！

而就在此時，房門突然被推了開，李洛邁步走了進來：「蔡薇姐。」

聲音剛落，他就見到了眼前這一幕，而蔡薇一時間也沒有回過神來，美目帶著一些錯愕的盯著李洛。

氣氛凝固了數息。

蔡薇那前傾的身體頓時如觸電般的坐直，白皙的鵝蛋臉上飛上一抹淺淺的緋紅，同時美目羞惱的盯著李洛。

「進來不知道敲門的嗎？」

李洛滿腦門的冷汗，旋即他趕緊低頭：「蔡薇姐，我下次一定會注意的！」

見到他態度極為端正，蔡薇那羞惱方才減緩了許多，但還是沒好氣的道：「少府主又有什麼事情吩咐啊？」

李洛看了看後面，然後反手將房門給關上，道：「我想給蔡薇姐你看個寶貝。」

他聲音剛落，卻是愣了下來，因為他見到蔡薇一隻手提起，上面握著一架閃爍著寒芒的弓弩，同時後者漂亮的鵝蛋臉頰上露出危險的笑容：「少府主，我可是相師境的實力哦。」

李洛急忙舉起手來，苦笑道：「蔡薇姐，你這是幹什麼啊。」

蔡薇纖細柳眉輕挑，審視著李洛，道：「那你說的寶貝是個什麼？」

李洛有些莫名其妙，但也沒再多說什麼，心念一動，只見得藍色的相力開始自他的體內升騰而起，隱約間仿佛是有著水流聲。

他將自身的五品相給顯露了出來。

啪。

蔡薇手中的弓弩頓時跌落下來，她美目瞪圓，有些震驚的道：「你，你有相性了？」

李洛點點頭，道：「五品相。」

蔡薇鵝蛋臉上滿是震驚，好半晌後，方才漸漸的回過神來，道：「是兩位府主留下的手段幫你解決的？」

李洛笑著點點頭。

蔡薇恍然，旋即想起她先前的舉動，頓時臉頰滾燙，李洛剛才那話，歧義可是相當的深，她又不是什麼無知少女，一時間還以為李洛要做什麼呢。

她心中忍不住的羞憤，蔡薇啊蔡薇，你可真是丟死個人了。

不過蔡薇好歹也是見過不少大風大浪，當即迅速的平復心情，若無其事的笑道：「那可真是恭喜少府主了，如果青娥知道此事的話，想必她也會為你開心的。」

李洛點頭，道：「還有個事情，恐怕蔡薇姐也猜到了。」

「還需要靈水奇光？」蔡薇柳眉輕輕蹙起。

「嗯，而且這次恐怕需要五品的靈水奇光，我父母留下的此物，需要靈水奇光不斷的滋養，不然長久下去，或許會消散。」李洛沒有說他能夠無限制的使用靈水奇光提高相的品階，而是撒了一個謊，畢竟此事太過的重要，他暫時不想暴露。

「五品的靈水奇光...」蔡薇眉尖緊鎖，纖細眉毛都是碰到一起。

四品的靈水奇光，市面上大概在一千枚天量金左右，可五品的，卻是要足足五千天量金。

這絕對屬於昂貴的消耗品了。

如果李洛只是需要幾支的話，或許還沒什麼問題，但有了之前的經驗，蔡薇明白，李洛要的，恐怕是上百支...

那可就不是小數目了。

蔡薇神色變幻，不過最終讓得李洛意外的是，她並沒有找尋任何理由來推諉，反而是點點頭：「我明白了，我會想盡辦法來滿足你的需求。」

她抬起頭，見到李洛那微微詫異的臉龐，忍不住的一笑，道：「是不是覺得我竟然沒拒絕你？」

「你是洛嵐府的少府主，整個洛嵐府的產業都是屬於你與青娥的，所以只要你不是真做一些過於荒唐的事情，你想怎麼做都可以。」

「更何況，你擁有相的話，這對於洛嵐府的影響，將會遠比這些靈水奇光的價格更高，那我有什麼理由去拒絕你？」

李洛感動道：「蔡薇姐，你真是太善解人意了。」

「那能不能先幫我搞幾十支五品的靈水奇光？」

蔡薇素白的小手揉了揉眉心，道：「可以是可以，但如果下次還需要這麼多的話，我們的資金就不太夠了。」

洛嵐府在天蜀郡一年的各種產業，商會收入，也就三十多萬枚天量金，而之前為了李洛採購四品靈水奇光，就已經花了十五萬左右，眼下再採購幾十支五品靈水奇光的話，剩下的資金，基本就得消耗光了。

蔡薇沉吟了片刻，道：「少府主，我打算將洛嵐府在天蜀郡的一些產業以及商會，進行出售。」

「現在的洛嵐府在天蜀郡的力量不多，所以導致產業過於臃腫，很多產業對我們而言，反而是一種負擔，再加上天蜀郡三家還在不斷的使絆子，持續下去，只會造成更大的損失，同時會牽扯我們的精力。」

「另外還是三家的原因，如今這三家有聯合對抗洛嵐府的跡象，這是因為他們的利益一致，如果我們拆分一些產業拋出去，只要運作好的話，勢必會引起他們的爭搶，到時候他們彼此間也會產生矛盾，從而在與洛嵐府對抗這一點上面，再難取得協同。」

李洛也是面露沉思，半晌後，他點點頭，贊道：「蔡薇姐這是壯士斷腕，二桃殺三士啊。」

「我對這些不太懂，一切都交給蔡薇姐去做就行了，不管如何，我都支持你。」李洛大手一揮，直接說道。

「那就先謝過少府主的信任了。」蔡薇唇角含笑。

李洛擺了擺手，旋即想起什麼，道：「對了，咱們洛嵐府在天蜀郡難道沒有製造「靈水奇光」的產業嗎？如果自家可以製造的話，應該會比市面上便宜許多吧？」

蔡薇說道：「洛嵐府家大業大，當然也有製造「靈水奇光」，畢竟這種消耗品供不應求，利益極大，只不過我們洛嵐府一般主攻三品以及其下的靈水奇光，更往上的品階，能夠調製的人極少，所以產量也很小。」

「而五品左右的靈水奇光，整個天蜀郡恐怕都沒幾人能煉製出來，這些流通到天蜀郡市面上的五品靈水奇光，大部分都是從其他郡甚至王城而來的。」

李洛恍然，的確，能夠煉製出五品靈水奇光的人，就算是五品淬相師了，這種人物，恐怕在大夏王城那種地方，都不難拿到一份不差的供奉，所以這在天蜀郡難得一見也是正常。

李洛想了想，道：「蔡薇姐能帶我去咱們洛嵐府煉製靈水奇光的地方去看看嗎？我是水相，也想多知曉一些淬相師的知識。」

採購靈水奇光的價格太過的高昂，而且眼下是五品還好說點，未來如果需要七品，八品甚至九品靈水奇光的話，李洛又該去哪裡找尋？據他所知，整個大夏國，一年下來，超過七品的靈水奇光，都是極少數。

那個時候，多半只能靠他自己來自給自足。

所以，他也應該為成為淬相師做好準備了。

蔡薇對此倒是沒有異議，螓首輕點。

「行，明天就帶你去。」

第二十二章升六品的代價

李洛五品水相的消息，很快也就傳遍了整個南風學府，這自然是引發了一場沸騰與熱議。

「沒想到啊，李洛竟然還能翻身...後天之相，以前都沒聽說過。」

「據說是他父母留下的天材地寶，這等寶貝可是極為罕見的。」

「有個好爹媽真是讓人羨慕嫉妒恨啊。」

「也還好吧，只是一道五品水相，倒也算不得太過的特殊，而且距離學府大考就不到一個月時間了，這麼短暫的時間，他難道還能追得上那些頂尖學員？」

「是啊，他打敗的貝錕三人，在一院中連前十都進不了，而據說一院前十，皆是七印境，宋雲峰，呂清兒這兩人最可怕，據說已到了八印，後者有可能更高...」

「嗯，李洛失去了一段最重要的時間，我不覺得這最後不到一個月，他能夠追上來...」

而當學府中到處都在熱議著李洛時，他本人卻已是結束了今日的修行，最後迅速的離開了學府。

「今天跟貝錕的戰鬥，雖然最後贏了，但比我想像的要吃力一點，如果不是最後我藉助著「水光相」中的光明相力，對貝錕造成了視覺偏移的影響，這次的戰鬥還會拖延一些時間。」

回家的車輦中，李洛在反思著今天的戰鬥，面色卻並不見多少的輕鬆，反而是有些不滿意與凝重。

這樣算下來，眼下的他，即便是藉助著「水光相」的特異以及自身對相術的熟練，那麼他的戰鬥力，六印境中應該是不懼誰，可如果對上了七印境的對手，那麼勝算會小很多。

「不夠，遠遠不夠。」

李洛自語，他的目標可是要進入到聖玄星學府，而每年南風學府進入聖玄星學府的名額屈指可數，如果不是最頂尖的那幾個人，恐怕機會不大。

而如今距離大考已經不足一個月，他若是想要追上去的話，不僅相力等級要有所提升，而且這五品「水光相」，恐怕也得再進一步。

只有如此，他才能夠有把握與呂清兒這種級別的人交手。

可還是那句話，五品「水光相」想要達到六品，這可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啊...

「先回去跟蔡薇姐聊聊吧。」

李洛咧咧嘴，他感覺如果他說還需要大量五品靈水奇光的話，蔡薇可能會把他給吞了吧？

...

老宅，帳房。

蔡薇坐在書桌前，仔細的翻閱著帳本，今日的她一身淡黃長裙，鵝蛋臉頰精緻嫵媚，有著少女所不具備的風情。

她看了許久，似是有些累了，然後身子不著痕跡的前傾了一下，略顯沉重的波濤洶湧就輕輕的放在了桌面上。

呼。

蔡薇整個身軀都是稍微的放鬆了一點，同時悄悄的鬆了一口氣。

哐！

而就在此時，房門突然被推了開，李洛邁步走了進來：「蔡薇姐。」

聲音剛落，他就見到了眼前這一幕，而蔡薇一時間也沒有回過神來，美目帶著一些錯愕的盯著李洛。

氣氛凝固了數息。

蔡薇那前傾的身體頓時如觸電般的坐直，白皙的鵝蛋臉上飛上一抹淺淺的緋紅，同時美目羞惱的盯著李洛。

「進來不知道敲門的嗎？」

李洛滿腦門的冷汗，旋即他趕緊低頭：「蔡薇姐，我下次一定會注意的！」

見到他態度極為端正，蔡薇那羞惱方才減緩了許多，但還是沒好氣的道：「少府主又有什麼事情吩咐啊？」

李洛看了看後面，然後反手將房門給關上，道：「我想給蔡薇姐你看個寶貝。」

他聲音剛落，卻是愣了下來，因為他見到蔡薇一隻手提起，上面握著一架閃爍著寒芒的弓弩，同時後者漂亮的鵝蛋臉頰上露出危險的笑容：「少府主，我可是相師境的實力哦。」

李洛急忙舉起手來，苦笑道：「蔡薇姐，你這是幹什麼啊。」

蔡薇纖細柳眉輕挑，審視著李洛，道：「那你說的寶貝是個什麼？」

李洛有些莫名其妙，但也沒再多說什麼，心念一動，只見得藍色的相力開始自他的體內升騰而起，隱約間仿佛是有著水流聲。

他將自身的五品相給顯露了出來。

啪。

蔡薇手中的弓弩頓時跌落下來，她美目瞪圓，有些震驚的道：「你，你有相性了？」

李洛點點頭，道：「五品相。」

蔡薇鵝蛋臉上滿是震驚，好半晌後，方才漸漸的回過神來，道：「是兩位府主留下的手段幫你解決的？」

李洛笑著點點頭。

蔡薇恍然，旋即想起她先前的舉動，頓時臉頰滾燙，李洛剛才那話，歧義可是相當的深，她又不是什麼無知少女，一時間還以為李洛要做什麼呢。

她心中忍不住的羞憤，蔡薇啊蔡薇，你可真是丟死個人了。

不過蔡薇好歹也是見過不少大風大浪，當即迅速的平復心情，若無其事的笑道：「那可真是恭喜少府主了，如果青娥知道此事的話，想必她也會為你開心的。」

李洛點頭，道：「還有個事情，恐怕蔡薇姐也猜到了。」

「還需要靈水奇光？」蔡薇柳眉輕輕蹙起。

「嗯，而且這次恐怕需要五品的靈水奇光，我父母留下的此物，需要靈水奇光不斷的滋養，不然長久下去，或許會消散。」李洛沒有說他能夠無限制的使用靈水奇光提高相的品階，而是撒了一個謊，畢竟此事太過的重要，他暫時不想暴露。

「五品的靈水奇光...」蔡薇眉尖緊鎖，纖細眉毛都是碰到一起。

四品的靈水奇光，市面上大概在一千枚天量金左右，可五品的，卻是要足足五千天量金。

這絕對屬於昂貴的消耗品了。

如果李洛只是需要幾支的話，或許還沒什麼問題，但有了之前的經驗，蔡薇明白，李洛要的，恐怕是上百支...

那可就不是小數目了。

蔡薇神色變幻，不過最終讓得李洛意外的是，她並沒有找尋任何理由來推諉，反而是點點頭：「我明白了，我會想盡辦法來滿足你的需求。」

她抬起頭，見到李洛那微微詫異的臉龐，忍不住的一笑，道：「是不是覺得我竟然沒拒絕你？」

「你是洛嵐府的少府主，整個洛嵐府的產業都是屬於你與青娥的，所以只要你不是真做一些過於荒唐的事情，你想怎麼做都可以。」

「更何況，你擁有相的話，這對於洛嵐府的影響，將會遠比這些靈水奇光的價格更高，那我有什麼理由去拒絕你？」

李洛感動道：「蔡薇姐，你真是太善解人意了。」

「那能不能先幫我搞幾十支五品的靈水奇光？」

蔡薇素白的小手揉了揉眉心，道：「可以是可以，但如果下次還需要這麼多的話，我們的資金就不太夠了。」

洛嵐府在天蜀郡一年的各種產業，商會收入，也就三十多萬枚天量金，而之前為了李洛採購四品靈水奇光，就已經花了十五萬左右，眼下再採購幾十支五品靈水奇光的話，剩下的資金，基本就得消耗光了。

蔡薇沉吟了片刻，道：「少府主，我打算將洛嵐府在天蜀郡的一些產業以及商會，進行出售。」

「現在的洛嵐府在天蜀郡的力量不多，所以導致產業過於臃腫，很多產業對我們而言，反而是一種負擔，再加上天蜀郡三家還在不斷的使絆子，持續下去，只會造成更大的損失，同時會牽扯我們的精力。」

「另外還是三家的原因，如今這三家有聯合對抗洛嵐府的跡象，這是因為他們的利益一致，如果我們拆分一些產業拋出去，只要運作好的話，勢必會引起他們的爭搶，到時候他們彼此間也會產生矛盾，從而在與洛嵐府對抗這一點上面，再難取得協同。」

李洛也是面露沉思，半晌後，他點點頭，贊道：「蔡薇姐這是壯士斷腕，二桃殺三士啊。」

「我對這些不太懂，一切都交給蔡薇姐去做就行了，不管如何，我都支持你。」李洛大手一揮，直接說道。

「那就先謝過少府主的信任了。」蔡薇唇角含笑。

李洛擺了擺手，旋即想起什麼，道：「對了，咱們洛嵐府在天蜀郡難道沒有製造「靈水奇光」的產業嗎？如果自家可以製造的話，應該會比市面上便宜許多吧？」

蔡薇說道：「洛嵐府家大業大，當然也有製造「靈水奇光」，畢竟這種消耗品供不應求，利益極大，只不過我們洛嵐府一般主攻三品以及其下的靈水奇光，更往上的品階，能夠調製的人極少，所以產量也很小。」

「而五品左右的靈水奇光，整個天蜀郡恐怕都沒幾人能煉製出來，這些流通到天蜀郡市面上的五品靈水奇光，大部分都是從其他郡甚至王城而來的。」

李洛恍然，的確，能夠煉製出五品靈水奇光的人，就算是五品淬相師了，這種人物，恐怕在大夏王城那種地方，都不難拿到一份不差的供奉，所以這在天蜀郡難得一見也是正常。

李洛想了想，道：「蔡薇姐能帶我去咱們洛嵐府煉製靈水奇光的地方去看看嗎？我是水相，也想多知曉一些淬相師的知識。」

採購靈水奇光的價格太過的高昂，而且眼下是五品還好說點，未來如果需要七品，八品甚至九品靈水奇光的話，李洛又該去哪裡找尋？據他所知，整個大夏國，一年下來，超過七品的靈水奇光，都是極少數。

那個時候，多半只能靠他自己來自給自足。

所以，他也應該為成為淬相師做好準備了。

蔡薇對此倒是沒有異議，螓首輕點。

「行，明天就帶你去。」

第二十三章溪陽屋

第二日，李洛先照常去了南風學府。

而他進入二院的教場時，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原本熱鬧的場內聲音變得安靜了一些，一道道好奇中帶著許些敬佩投射向了李洛。

以前的李洛，其實在二院中實力並不差，也就僅次於趙闊而已，但說實在的，其他的學員以往對他更多的還是一種同情吧，尊重敬意什麼的，實在談不上。

畢竟在他們看來，就算李洛眼下實力還不錯，但他畢竟是空相，這就代表其潛力有限，只要給予他們一些時間的話，終究是會慢慢趕超李洛的。

可昨日李洛突然顯露了自身之相，而且還一穿三的打敗了一院的貝錕三人，這讓得他們明白，李洛，終於是不一樣了。

雖說五品相不算太高，可絕對是夠用了，這再加上李洛的相術天賦，未來的李洛，就算不能重回巔峰時期，那也能夠在南風學府排得上號。

所以，如今再沒誰敢對李洛抱有什麼同情，雖然他們也不明白，人家貴為洛嵐府的少府主，他們有個屁的資格去同情人家？

而在見到李洛走過時，一路上還有學員笑著打招呼：「洛哥。」

還有少女笑嘻嘻的道：「洛哥今天好帥啊。」

對於這些招呼聲，李洛倒是笑著回了一下，然後回了自己的位置，一旁的趙闊則是目光灼灼的將他盯著。

「你一個男人，能不能別這樣看著我？」李洛皺眉道。

趙闊嘿嘿一笑，旋即故作惆悵的道：「看來以後我這二院第一人要讓位了。」

李洛沒好氣的道：「誰稀罕這玩意，目光放遠點好吧。」

「長遠？那你加油吧，等你為我們南風學府的男性爭光的時候，我們都會為你歡呼的。」趙闊道。

「什麼意思？」

趙闊忿忿的道：「你知道嗎，天蜀郡其他的學府一直都說我們南風學府陰盛陽衰，這其中又以東淵學府最跳，每次都用這個來嘲笑我們南風學府的男性，他們說我們南風學府前有姜青娥學姐，後有呂清兒，基本都是靠女人來撐場面。」

這天蜀郡中，除了南風學府外，還有著一些學府的存在，只不過名氣實力都要弱於南風學府，不過這些年東淵學府崛起最快，大有挑戰南風學府這天蜀郡第一學府金字招牌的跡象。

李洛對此倒是不感什麼興趣，無所謂的道：「嘴巴在人家身上，隨他們說吧，他們對此越是在乎，就說明姜青娥，呂清兒對他們的壓力就越大。」

趙闊拍了拍李洛肩膀，道：「就算不管他們，你如果有機會的話，也得打敗呂清兒，我相信你，一定能重回巔峰。」

李洛撇撇嘴，表示對此沒多大的興趣。

在兩人說話間，徐山嶽也是走入教場，看得出來，他心情極為不錯，平日裡嚴肅的面龐上都是帶著笑意。

「各位同學，一院今天交接了十片金葉給我們二院，所以從今天開始，我們修煉就多了十片金葉。」

聽到徐山嶽此話，場內頓時響起了一些興奮的聲音，畢竟學府大考在即，金葉修煉，說不得就能夠讓他們更進一步。

「這些金葉，是昨天李洛一人之力贏回來的，大家應該對此抱有感謝。」

他聲音落下，場內便是響起了連片的鼓掌聲，有嬌俏的女同學大膽的道：「為了表示感謝，我可以陪洛哥吃飯。」

場內一片羨慕鬨笑。

李洛只能無奈的一笑，暗嘆一聲這無處安放的魅力，然後無視了女同學的挑逗。

徐山嶽將手掌壓了壓，壓下場內鬨笑，然後也就不再多說，直接開始了今日的教課。

而待得三個小時的授課結束後，李洛便是找到了徐山嶽，想要下午請個假。

「又請假嗎？」

徐山嶽聞言，猶豫了一下，如果是以前的話，他可能會板著臉拒絕，但如今的李洛剛剛給他長了臉，所以最終他道：「可以，不過你也要注意點，預考就快到了，你之前落後了一段時間，需要趕緊補回來，不然預考過不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了希望。」

李洛笑著應下，揮手告別，迅速離了學府。

學府門口，有一輛豪華車輦，宛如移動小屋一般，李洛鑽了進去，就見到在車窗邊看著帳本的蔡薇。

今日的蔡薇小手握著一柄花邊圓蒲扇，輕輕擺動，身邊放著一杯冒著熱氣的清茶，氣質慵懶成熟，再配著那如美人蛇般凹凸有致的玲瓏嬌軀，當真是風韻動人。

看得出來，蔡薇是一個生活很精緻的女性，眼前的車輦，奢華舒適度，比之前姜青娥的還要更甚。

李洛感覺，蔡薇的家境，恐怕也並不普通，只是不知為何會跑來洛嵐府當管事。

「吃了嗎？給你準備了午飯。」蔡薇瞥了李洛一眼，纖細玉指指著桌面上，那裡有著一桌的美味大餐。

「蔡薇姐真是太體貼了，誰娶了你，真是上輩子修來的福氣。」李洛讚嘆道，蔡薇又能管理帳房，人又漂亮成熟，不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是極品。

在他所見過的女性中，論起顏值氣質，姜青娥為首，呂清兒與蔡薇便是平分秋色，各有風韻。

「小嘴倒是甜。」

蔡薇莞爾，同時她在趁李洛吃飯時，也為他開始介紹：「我們洛嵐府為了煉製靈水奇光，也成立了一個專門的部門，叫做「溪陽屋」，這個牌子在大夏的靈水奇光市場中，也算是有一些名氣。」

「溪陽屋總部在大夏王城，在大夏其他郡地設有三個分會，而在天蜀郡南風城，剛好有一座。」

「溪陽屋每年給洛嵐府帶來了不小的利益，所以如今在洛嵐府內，那裴昊對此也爭奪得厲害，想盡辦法的試圖霸佔。」

「天蜀郡這一座，之前的會長因故離去，會長之職暫缺，於是那裴昊趁機收攬了一位副會長，試圖染指這座分會，但好在青娥察覺得及時，很快安排了人過來鉗制，所以如今這座「溪陽屋」分會內，也挺麻煩的，也影響了今年溪陽屋的產量。」

「這裴昊王八蛋，真是個畜生。」

李洛心中忍不住的罵道，以前他倒是沒有管太多，可現在他突然要用大量資金的時候，發現四處受制，這才知道那個白眼狼裴昊給他帶來了多大的麻煩。

不然如今洛嵐府上下一心，他所能夠動用的資金，哪會只有天蜀郡這每年的三十來萬？

鬱悶之下，眼前的大餐一時間都不香了。

...

車輦行過人潮洶湧的南風城，最後在城北的某處停了下來。

李洛與蔡薇下了車輦，他看著前方，只見得那裡有一座如樓閣般的大型建築矗立，閣樓前掛著「溪陽屋」的牌子。

溪陽屋前，有嚴密的守衛。

不過他們在看見李洛與蔡薇時，立即讓開了道路。

兩人一路無阻的進入到了其中，然後就見到迎面有一群人影迎了上來。

李洛目光看去，那似乎是兩波涇渭分明的人，左側領頭的是一位面帶笑容的中年男子，而右側的，倒是讓得人眼前一亮。

那是一名嬌軀修長的年輕女子，女子容顏靚麗，瓊鼻高挺，上面還帶著一副銀框圓形眼鏡，一頭長髮傾灑下來，整個人帶著一股不加掩飾的冷傲之氣。

而此時，蔡薇的聲音也是輕輕傳來。

「左側的人叫做貝豫，就是那位投靠了裴昊的副會長。」

「右側那位美女，叫做顏靈卿，是聖玄星學府淬相院的高材生，也是青娥的閨蜜，如今是四品淬相師，她就是青娥搬來的救兵。」

李洛聞言，眼中頓時有著驚訝流露出來，目光忍不住的投向那雙腿修長，帶著銀框眼鏡，顯得極為冷傲的年輕女孩。

他倒是沒想到，這位竟然是出自他夢寐以求的聖玄星學府。

第二十三章溪陽屋

第二日，李洛先照常去了南風學府。

而他進入二院的教場時，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原本熱鬧的場內聲音變得安靜了一些，一道道好奇中帶著許些敬佩投射向了李洛。

以前的李洛，其實在二院中實力並不差，也就僅次於趙闊而已，但說實在的，其他的學員以往對他更多的還是一種同情吧，尊重敬意什麼的，實在談不上。

畢竟在他們看來，就算李洛眼下實力還不錯，但他畢竟是空相，這就代表其潛力有限，只要給予他們一些時間的話，終究是會慢慢趕超李洛的。

可昨日李洛突然顯露了自身之相，而且還一穿三的打敗了一院的貝錕三人，這讓得他們明白，李洛，終於是不一樣了。

雖說五品相不算太高，可絕對是夠用了，這再加上李洛的相術天賦，未來的李洛，就算不能重回巔峰時期，那也能夠在南風學府排得上號。

所以，如今再沒誰敢對李洛抱有什麼同情，雖然他們也不明白，人家貴為洛嵐府的少府主，他們有個屁的資格去同情人家？

而在見到李洛走過時，一路上還有學員笑著打招呼：「洛哥。」

還有少女笑嘻嘻的道：「洛哥今天好帥啊。」

對於這些招呼聲，李洛倒是笑著回了一下，然後回了自己的位置，一旁的趙闊則是目光灼灼的將他盯著。

「你一個男人，能不能別這樣看著我？」李洛皺眉道。

趙闊嘿嘿一笑，旋即故作惆悵的道：「看來以後我這二院第一人要讓位了。」

李洛沒好氣的道：「誰稀罕這玩意，目光放遠點好吧。」

「長遠？那你加油吧，等你為我們南風學府的男性爭光的時候，我們都會為你歡呼的。」趙闊道。

「什麼意思？」

趙闊忿忿的道：「你知道嗎，天蜀郡其他的學府一直都說我們南風學府陰盛陽衰，這其中又以東淵學府最跳，每次都用這個來嘲笑我們南風學府的男性，他們說我們南風學府前有姜青娥學姐，後有呂清兒，基本都是靠女人來撐場面。」

這天蜀郡中，除了南風學府外，還有著一些學府的存在，只不過名氣實力都要弱於南風學府，不過這些年東淵學府崛起最快，大有挑戰南風學府這天蜀郡第一學府金字招牌的跡象。

李洛對此倒是不感什麼興趣，無所謂的道：「嘴巴在人家身上，隨他們說吧，他們對此越是在乎，就說明姜青娥，呂清兒對他們的壓力就越大。」

趙闊拍了拍李洛肩膀，道：「就算不管他們，你如果有機會的話，也得打敗呂清兒，我相信你，一定能重回巔峰。」

李洛撇撇嘴，表示對此沒多大的興趣。

在兩人說話間，徐山嶽也是走入教場，看得出來，他心情極為不錯，平日裡嚴肅的面龐上都是帶著笑意。

「各位同學，一院今天交接了十片金葉給我們二院，所以從今天開始，我們修煉就多了十片金葉。」

聽到徐山嶽此話，場內頓時響起了一些興奮的聲音，畢竟學府大考在即，金葉修煉，說不得就能夠讓他們更進一步。

「這些金葉，是昨天李洛一人之力贏回來的，大家應該對此抱有感謝。」

他聲音落下，場內便是響起了連片的鼓掌聲，有嬌俏的女同學大膽的道：「為了表示感謝，我可以陪洛哥吃飯。」

場內一片羨慕鬨笑。

李洛只能無奈的一笑，暗嘆一聲這無處安放的魅力，然後無視了女同學的挑逗。

徐山嶽將手掌壓了壓，壓下場內鬨笑，然後也就不再多說，直接開始了今日的教課。

而待得三個小時的授課結束後，李洛便是找到了徐山嶽，想要下午請個假。

「又請假嗎？」

徐山嶽聞言，猶豫了一下，如果是以前的話，他可能會板著臉拒絕，但如今的李洛剛剛給他長了臉，所以最終他道：「可以，不過你也要注意點，預考就快到了，你之前落後了一段時間，需要趕緊補回來，不然預考過不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了希望。」

李洛笑著應下，揮手告別，迅速離了學府。

學府門口，有一輛豪華車輦，宛如移動小屋一般，李洛鑽了進去，就見到在車窗邊看著帳本的蔡薇。

今日的蔡薇小手握著一柄花邊圓蒲扇，輕輕擺動，身邊放著一杯冒著熱氣的清茶，氣質慵懶成熟，再配著那如美人蛇般凹凸有致的玲瓏嬌軀，當真是風韻動人。

看得出來，蔡薇是一個生活很精緻的女性，眼前的車輦，奢華舒適度，比之前姜青娥的還要更甚。

李洛感覺，蔡薇的家境，恐怕也並不普通，只是不知為何會跑來洛嵐府當管事。

「吃了嗎？給你準備了午飯。」蔡薇瞥了李洛一眼，纖細玉指指著桌面上，那裡有著一桌的美味大餐。

「蔡薇姐真是太體貼了，誰娶了你，真是上輩子修來的福氣。」李洛讚嘆道，蔡薇又能管理帳房，人又漂亮成熟，不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是極品。

在他所見過的女性中，論起顏值氣質，姜青娥為首，呂清兒與蔡薇便是平分秋色，各有風韻。

「小嘴倒是甜。」

蔡薇莞爾，同時她在趁李洛吃飯時，也為他開始介紹：「我們洛嵐府為了煉製靈水奇光，也成立了一個專門的部門，叫做「溪陽屋」，這個牌子在大夏的靈水奇光市場中，也算是有一些名氣。」

「溪陽屋總部在大夏王城，在大夏其他郡地設有三個分會，而在天蜀郡南風城，剛好有一座。」

「溪陽屋每年給洛嵐府帶來了不小的利益，所以如今在洛嵐府內，那裴昊對此也爭奪得厲害，想盡辦法的試圖霸佔。」

「天蜀郡這一座，之前的會長因故離去，會長之職暫缺，於是那裴昊趁機收攬了一位副會長，試圖染指這座分會，但好在青娥察覺得及時，很快安排了人過來鉗制，所以如今這座「溪陽屋」分會內，也挺麻煩的，也影響了今年溪陽屋的產量。」

「這裴昊王八蛋，真是個畜生。」

李洛心中忍不住的罵道，以前他倒是沒有管太多，可現在他突然要用大量資金的時候，發現四處受制，這才知道那個白眼狼裴昊給他帶來了多大的麻煩。

不然如今洛嵐府上下一心，他所能夠動用的資金，哪會只有天蜀郡這每年的三十來萬？

鬱悶之下，眼前的大餐一時間都不香了。

...

車輦行過人潮洶湧的南風城，最後在城北的某處停了下來。

李洛與蔡薇下了車輦，他看著前方，只見得那裡有一座如樓閣般的大型建築矗立，閣樓前掛著「溪陽屋」的牌子。

溪陽屋前，有嚴密的守衛。

不過他們在看見李洛與蔡薇時，立即讓開了道路。

兩人一路無阻的進入到了其中，然後就見到迎面有一群人影迎了上來。

李洛目光看去，那似乎是兩波涇渭分明的人，左側領頭的是一位面帶笑容的中年男子，而右側的，倒是讓得人眼前一亮。

那是一名嬌軀修長的年輕女子，女子容顏靚麗，瓊鼻高挺，上面還帶著一副銀框圓形眼鏡，一頭長髮傾灑下來，整個人帶著一股不加掩飾的冷傲之氣。

而此時，蔡薇的聲音也是輕輕傳來。

「左側的人叫做貝豫，就是那位投靠了裴昊的副會長。」

「右側那位美女，叫做顏靈卿，是聖玄星學府淬相院的高材生，也是青娥的閨蜜，如今是四品淬相師，她就是青娥搬來的救兵。」

李洛聞言，眼中頓時有著驚訝流露出來，目光忍不住的投向那雙腿修長，帶著銀框眼鏡，顯得極為冷傲的年輕女孩。

他倒是沒想到，這位竟然是出自他夢寐以求的聖玄星學府。

第二十四章顏靈卿

當李洛驚訝於那顏靈卿出自聖玄星學府時，那兩波人已是迎到了面前。

「呵呵，少府主，大管事蒞臨溪陽屋，真是令此地蓬蓽生輝啊。」那名為貝豫的中年人率先開口，滿臉真誠與熱情的笑容。

與他的熱情相比，那顏靈卿就冷淡了許多，她只是看了看蔡薇，然後視線掃過李洛，便是將雙手插在兜裡，也沒開口的意思。

「貝豫副會長真是生份，溪陽屋是洛嵐府的產業，少府主來看自家的產業，有什麼蓬蓽生輝的？」蔡薇微笑道。

貝豫一怔，旋即連忙笑著點點頭：「是我說差了。」

他陪在這裡又說了一會話，然後就衝著李洛拱了拱手，說還有事情要辦，就徑直的退走了。

李洛看著這一幕，顯然這貝豫已經完全的倒向了裴昊，所以在面對著他的時候，看似熱情，實則是帶著一些戒備與疏離。

那種熱情，只是裝出來的罷了。

而反觀那一直冷冷淡淡的顏靈卿，雖說沒怎麼搭理他，但終歸還是一直陪著，沒有找藉口離去。

不過隨著那貝豫離開，顏靈卿神色方才緩和一些，對著蔡薇道：「蔡薇姐今天來做什麼？」

她的聲音清脆悅耳，宛如溪流般，清冷動人。

蔡薇走上前去，挽住了顏靈卿的手臂，嬌笑道：「帶少府主來看看呢。」

兩女皆是氣質容顏極佳，如今站在一起，更是養眼得很，不過也正因為靠在一起，倒是顯露出了一些差距。

如果說蔡薇是波瀾起伏，峰巒壯闊，那顏靈卿，則是有點如草原般一馬平川。

李洛眼光一掠而過，不過依舊被那顏靈卿敏銳察覺，當即雪白下巴輕抬，有些輕蔑的道：「小弟弟，在比較什麼呢？」

李洛無辜的眨了眨眼。

顏靈卿輕哼一聲，也不搭理他，拉著蔡薇對著裡面走去。

李洛也不在意，邁步跟在後面。

隨著走入溪陽屋，登上了一架廊橋，站在廊橋上，可見左右兩側是高達數層的煉製臺。

這些煉製臺上，被分割出許多的房間，每一個房間前方都是透明的水晶壁，而透過水晶壁則是能夠見到裡面都有一道身穿白色長袍的人影在忙碌。

屋內的桌面上，懸掛著許多透明的水晶瓶，而此時那些白袍人影，則是拿著各種瓶瓶罐罐，不斷的調製，偶爾間，一些房間會有著藍光閃爍而起，那是代表著一支靈水奇光的出爐。

「蔡薇姐，如今這座溪陽屋分會中，有四品淬相師兩人，三品淬相師九人，二品淬相師十六人，一品淬相師三十三人。」

李洛好奇的觀望著，同時前面有顏靈卿的清冷的聲音傳來，這倒是讓得他暗笑了一聲，因為蔡薇身為大管事，這些信息必然是早就了解過的，眼下這顏靈卿又說一遍，顯然是說給他聽的。

這位姜青娥的閨蜜，看似冷淡，實則心腸還不錯，當然他明白更多是因為看在姜青娥的面子上。

一路走過來，在做了一些參觀後，顏靈卿就將兩人帶到了她工作的地方，那是她的煉製室。

「蔡薇姐來這裡，不只是看看吧？」到了這裡，顏靈卿脫下了長衣，裡面是簡單的衣衫，勾勒著纖細苗條的曲線，她的目光投向了煉製臺，顯然心思飄到那上面去了。

「是因為少府主。」

蔡薇笑道：「他想要了解淬相師。」

顏靈卿疑惑的看來，道：「他不是...」

話沒說完，但言語間的意思已是很明確了，李洛不是空相嗎？了解淬相師做什麼？

蔡薇小手輕輕一拍，對著李洛促狹道：「開始你的表演，讓我們的高材生吃驚一下。」

李洛有些無語，但還是運轉水相，將藍色的相力施展了出來。

「這...這是水相？」

顏靈卿臉頰上終於是出現了一些驚訝，她纖細玉指抬了抬銀質鏡框，打量著李洛：「你擁有相了？」

李洛點點頭，誠懇的道：「是一道五品水相，所以我想來學習一下淬相術，成為一名淬相師。」

顏靈卿如彎月般的眉尖輕蹙了一下，道：「你們南風學府很快就要學府大考了吧？你現在不是應該全力修行，先試試能不能進入聖玄星學府再說嗎？聖玄星學府有淬相院，在那裡會有許多好的老師。」

李洛笑道：「我就想先熟悉熟悉。」

顏靈卿看了看李洛，似是明白了什麼，眼下的李洛雖然覺醒了相性，但似乎是太晚了一些，以他如今的實力，未必真進得了聖玄星學府，若是如此的話，儘早成為淬相師，未來還有其他的出路。

「難得少府主有上進的心，你這高材生就教教他唄。」蔡薇在一旁勸說道。

顏靈卿有些無奈的看了她一眼，然後將手中的水晶瓶給放了下來，道：「淬相師的一些基礎知識，你應該是了解過的吧？」

李洛連忙點頭，在他得到水相後，第一時間便是去了解了淬相師的許多基礎東西。

顏靈卿屈指一彈，有藍色相力自其指尖飛出，宛如一道水線，纏住了一捆書籍，然後丟在了李洛面前。

「把它們都看完。」

李洛聞言，倒沒有說什麼，而是老老實實的坐在了桌前，然後開始翻閱這些淬相師的書籍。

「你自己坐坐，我還有東西沒完成。」顏靈卿見到李洛沒有顯露出什麼不耐，這才微微點頭，對著蔡薇說了一聲後，便去工作檯前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蔡薇有些無聊的伸了一個懶腰，然後在旁邊坐下，假寐養神。

...

與此同時，在溪陽屋另外的一間房中。

「少府主跟大管事做了什麼事嗎？」貝豫坐在椅上，神色淡淡的對著眼前的人問道。

「沒做什麼事，就到處參觀了一下，就去了顏副會長的工作間。」那人回道。

貝豫點點頭，道：「盯緊點，如果他們接觸了什麼人，都記下來，這段時間最重要的事，是讓我成為這座分會的會長，一旦成功，我就可以讓顏靈卿滾蛋走人，到時候，這座溪陽屋，就會由我們所掌控。」

「是！」

貝豫揮手，將人遣退，旋即面龐上露出一抹冷笑。

「姜青娥，你以為找個學院派的小丫頭，就能跟我鬥嗎？告訴你，做夢！」

「這座溪陽屋，我貝豫要定了！」

第二十四章顏靈卿

當李洛驚訝於那顏靈卿出自聖玄星學府時，那兩波人已是迎到了面前。

「呵呵，少府主，大管事蒞臨溪陽屋，真是令此地蓬蓽生輝啊。」那名為貝豫的中年人率先開口，滿臉真誠與熱情的笑容。

與他的熱情相比，那顏靈卿就冷淡了許多，她只是看了看蔡薇，然後視線掃過李洛，便是將雙手插在兜裡，也沒開口的意思。

「貝豫副會長真是生份，溪陽屋是洛嵐府的產業，少府主來看自家的產業，有什麼蓬蓽生輝的？」蔡薇微笑道。

貝豫一怔，旋即連忙笑著點點頭：「是我說差了。」

他陪在這裡又說了一會話，然後就衝著李洛拱了拱手，說還有事情要辦，就徑直的退走了。

李洛看著這一幕，顯然這貝豫已經完全的倒向了裴昊，所以在面對著他的時候，看似熱情，實則是帶著一些戒備與疏離。

那種熱情，只是裝出來的罷了。

而反觀那一直冷冷淡淡的顏靈卿，雖說沒怎麼搭理他，但終歸還是一直陪著，沒有找藉口離去。

不過隨著那貝豫離開，顏靈卿神色方才緩和一些，對著蔡薇道：「蔡薇姐今天來做什麼？」

她的聲音清脆悅耳，宛如溪流般，清冷動人。

蔡薇走上前去，挽住了顏靈卿的手臂，嬌笑道：「帶少府主來看看呢。」

兩女皆是氣質容顏極佳，如今站在一起，更是養眼得很，不過也正因為靠在一起，倒是顯露出了一些差距。

如果說蔡薇是波瀾起伏，峰巒壯闊，那顏靈卿，則是有點如草原般一馬平川。

李洛眼光一掠而過，不過依舊被那顏靈卿敏銳察覺，當即雪白下巴輕抬，有些輕蔑的道：「小弟弟，在比較什麼呢？」

李洛無辜的眨了眨眼。

顏靈卿輕哼一聲，也不搭理他，拉著蔡薇對著裡面走去。

李洛也不在意，邁步跟在後面。

隨著走入溪陽屋，登上了一架廊橋，站在廊橋上，可見左右兩側是高達數層的煉製臺。

這些煉製臺上，被分割出許多的房間，每一個房間前方都是透明的水晶壁，而透過水晶壁則是能夠見到裡面都有一道身穿白色長袍的人影在忙碌。

屋內的桌面上，懸掛著許多透明的水晶瓶，而此時那些白袍人影，則是拿著各種瓶瓶罐罐，不斷的調製，偶爾間，一些房間會有著藍光閃爍而起，那是代表著一支靈水奇光的出爐。

「蔡薇姐，如今這座溪陽屋分會中，有四品淬相師兩人，三品淬相師九人，二品淬相師十六人，一品淬相師三十三人。」

李洛好奇的觀望著，同時前面有顏靈卿的清冷的聲音傳來，這倒是讓得他暗笑了一聲，因為蔡薇身為大管事，這些信息必然是早就了解過的，眼下這顏靈卿又說一遍，顯然是說給他聽的。

這位姜青娥的閨蜜，看似冷淡，實則心腸還不錯，當然他明白更多是因為看在姜青娥的面子上。

一路走過來，在做了一些參觀後，顏靈卿就將兩人帶到了她工作的地方，那是她的煉製室。

「蔡薇姐來這裡，不只是看看吧？」到了這裡，顏靈卿脫下了長衣，裡面是簡單的衣衫，勾勒著纖細苗條的曲線，她的目光投向了煉製臺，顯然心思飄到那上面去了。

「是因為少府主。」

蔡薇笑道：「他想要了解淬相師。」

顏靈卿疑惑的看來，道：「他不是...」

話沒說完，但言語間的意思已是很明確了，李洛不是空相嗎？了解淬相師做什麼？

蔡薇小手輕輕一拍，對著李洛促狹道：「開始你的表演，讓我們的高材生吃驚一下。」

李洛有些無語，但還是運轉水相，將藍色的相力施展了出來。

「這...這是水相？」

顏靈卿臉頰上終於是出現了一些驚訝，她纖細玉指抬了抬銀質鏡框，打量著李洛：「你擁有相了？」

李洛點點頭，誠懇的道：「是一道五品水相，所以我想來學習一下淬相術，成為一名淬相師。」

顏靈卿如彎月般的眉尖輕蹙了一下，道：「你們南風學府很快就要學府大考了吧？你現在不是應該全力修行，先試試能不能進入聖玄星學府再說嗎？聖玄星學府有淬相院，在那裡會有許多好的老師。」

李洛笑道：「我就想先熟悉熟悉。」

顏靈卿看了看李洛，似是明白了什麼，眼下的李洛雖然覺醒了相性，但似乎是太晚了一些，以他如今的實力，未必真進得了聖玄星學府，若是如此的話，儘早成為淬相師，未來還有其他的出路。

「難得少府主有上進的心，你這高材生就教教他唄。」蔡薇在一旁勸說道。

顏靈卿有些無奈的看了她一眼，然後將手中的水晶瓶給放了下來，道：「淬相師的一些基礎知識，你應該是了解過的吧？」

李洛連忙點頭，在他得到水相後，第一時間便是去了解了淬相師的許多基礎東西。

顏靈卿屈指一彈，有藍色相力自其指尖飛出，宛如一道水線，纏住了一捆書籍，然後丟在了李洛面前。

「把它們都看完。」

李洛聞言，倒沒有說什麼，而是老老實實的坐在了桌前，然後開始翻閱這些淬相師的書籍。

「你自己坐坐，我還有東西沒完成。」顏靈卿見到李洛沒有顯露出什麼不耐，這才微微點頭，對著蔡薇說了一聲後，便去工作檯前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蔡薇有些無聊的伸了一個懶腰，然後在旁邊坐下，假寐養神。

...

與此同時，在溪陽屋另外的一間房中。

「少府主跟大管事做了什麼事嗎？」貝豫坐在椅上，神色淡淡的對著眼前的人問道。

「沒做什麼事，就到處參觀了一下，就去了顏副會長的工作間。」那人回道。

貝豫點點頭，道：「盯緊點，如果他們接觸了什麼人，都記下來，這段時間最重要的事，是讓我成為這座分會的會長，一旦成功，我就可以讓顏靈卿滾蛋走人，到時候，這座溪陽屋，就會由我們所掌控。」

「是！」

貝豫揮手，將人遣退，旋即面龐上露出一抹冷笑。

「姜青娥，你以為找個學院派的小丫頭，就能跟我鬥嗎？告訴你，做夢！」

「這座溪陽屋，我貝豫要定了！」

第二十五章淬相師

當李洛將面前的書籍全部看完後，已經過去了五個小時，他長吐了一口氣，扭了扭僵硬的脖子。

顏靈卿與蔡薇在一旁輕聲的交談著，聽著吐氣聲，於是停止交談，看了過來。

「不錯，還算是有些耐心。」顏靈卿淡淡的評價道，不過看得出來，她對李洛的表現還算是滿意。

成為淬相師，耐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因為他們需要在一次次的磨合中，將諸多的材料調製在一起，而且其中的劑量也必須極為的精準，容不得絲毫的差錯，光是這一點，或許就需要長久的練習。

顏靈卿站起身，來到工作檯旁，並且對著李洛招了招手，後者連忙走過來。

工作檯上，琳琅滿目的擺放著諸多透明的水晶瓶，其中裝盛著稀奇古怪的材料。

「煉製靈水奇光，簡單來說就是按照配方，將各種材料以完美的劑量融合在一起，以不同材料間的特性，彼此分解掉蘊含的雜質，而最終所形成之物，就是靈水奇光。」

顏靈卿取過一支水晶瓶，其中裝盛著一朵藍色的花朵，花朵表面隱隱有著漣漪擴散：「這是三葉水花。」

她纖細玉手握住水晶瓶，輕輕一搖，便是將那花朵震碎成了粉末，同時李洛看見有藍色的相力從她的體內升起，順著手臂，湧入到了水晶瓶之中，最後與那三葉水花的粉末交匯在一起。

「煉製時，我們需要調動自身的水相或者光明相力，與材料融合，增強其所蘊含的特性，只是這其中需要把握相力輸入的強弱，若是過強，會損毀材料，過弱的話，也會引得調製失敗。」

隨著水相之力湧入其中，數息後，只見得水晶瓶內漸漸的凝聚成了一些深藍色並且略帶粘稠的液體。

緊接著，顏靈卿如法炮製，又是迅速的調和了約莫十數種材料，最終她以極為熟練的手法，將它們按照特定的順序，接連的傾倒在了一起。

半個小時後，這些材料液體徹底混合在一起，頓時有了劇烈的反應，甚至開始沸騰起來。

「接下來會是最後一步，也是極為重要的一步，想要將這些材料盡數的融合在一起，需要一種力量的統籌，這股力量，是影響最終出爐的靈水奇光擁有的淬鍊力達到何種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種力量，被稱為源水，或者源光。」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將自身的水相之力或者光明相力高度的凝聚起來，最後所形成的能量。」

顏靈卿從一旁取過了一塊菱形的晶石，晶石下方，還懸掛著一個水晶罐。

她手掌握住晶石，只見得藍色相力湧出，湧入那晶石內，晶石上漣漪一圈圈的震蕩，片刻後，李洛就見到了一滴深藍色的液體，緩緩的從晶石下方尖銳處緩緩的滴落下來，落入了水晶罐。

「這是聚相晶，所取到的作用，就是將自身的相力高度的凝聚，最終形成源水。」

顏靈卿將這一滴源水滴落到那沸騰的水晶瓶中，頓時神奇的一幕出現了，那沸騰的景象瞬間平息，其內的混亂也是消除，最終有璀璨的藍光陡然爆發出來。

一支靈水奇光成功出爐了。

李洛望著那水晶瓶中散發著藍色光暈的液體，嘖嘖稱嘆。

「這只是一支一品的靈水奇光而已，所以很簡單，煉製起來並不麻煩。」顏靈卿輕描淡寫的道，她自身乃是四品淬相師，一品的靈水奇光對於她而言，的確只是順手而為。

不過李洛卻是很有自知之明，別看顏靈卿煉製起來沒有半點的差錯，順利得猶如吃飯喝水一般，但對於淬相師基礎知識有過一些了解的他卻知曉，這種順利是建立在無數次的失敗之上。

李洛目光望著那一塊淬相晶，問道：「源水，源光的品質能夠增強成品的靈水奇光的淬鍊力，那它們的品質高低，又是取決什麼？」

顏靈卿淡淡的道：「源水，源光的品質強弱，只取決於自身水相或者光明相的品階，越是品階高的水相或者光明相，那麼凝聚而出的源水，源光品質也會更好。」

「所以擁有著高品階水相，光明相的人來成為淬相師，其優勢將會比平常人更高。」

「就比如姜青娥，如果她願意成為淬相師的話，那麼她未來煉製而出的靈水奇光，淬鍊力將會遠超旁人，不過可惜，她對成為淬相師並沒有任何的興趣，即便聖玄星學府淬相院那位院長苦口婆心的求了她足足一年...」

李洛點點頭，姜青娥是極為罕見的九品光明相，這的確算是得天獨厚的條件，不過她卻意不在此，不想在淬相師上面分心。

「那如果讓她凝鍊一些高品質的源光備用呢？能否提高溪陽屋出產的靈水奇光的淬鍊力？」

顏靈卿搖搖頭，道：「即便是同相的人，他們凝鍊而出的源水，源光，其實依舊蘊含著不同的特性以及難以察覺的個人意志，比如我先前調和了半天的材料，其中已經蘊含了我的相力，如果這個時候將另外一人凝鍊的源水加入了進去，就會造成衝突，從而令得煉製失敗。」

「不過這世間的確是有些秘法，能夠以特殊的方法煉製出一些特別的源水源光，從而用來提高靈水奇光的淬鍊力，那被成為秘法源水，源光，但這幾乎是每個勢力中的絕密，我們溪陽屋是沒有的。」

李洛聞言，不由得有些若有所思，他天生空相，即便後面煉製了後天的「水光相」，但他的空相那種「空」性卻是保留了下來，正如同他的相宮可以包容無數靈水奇光的雜質侵蝕一般，他由此而凝聚出來的源水源光，應該也是具備著這種無物不可包容的「空」性，那麼，這是否可以提供給其他淬相師使用？

他的「水光相」眼下雖然只是五品，可水相與光明相的結合，那所具備著的淬鍊性，可不是一加一那麼簡單。

李洛有著自信，如果只是單純的比較相力的淬鍊性的話，他的五品水光相，恐怕不會弱於正常的七品水相或者光明相。

而一般來說，能夠擁有著七品水相或者光明相的淬相師，並不多見。

不過這倒也不急，還是先等他在淬相師這一道上面入門了親自試試再說吧。

在李洛心中思緒轉動的時候，顏靈卿扶了扶銀框眼鏡，道：「如果你真想要成為一名淬相師的話，以後每天有時間就來這裡吧，我會教你一些基本的東西，而等你什麼時候能夠單獨的煉製出一品靈水奇光時，你就是一名一品的淬相師了。」

「那就謝謝靈卿姐了。」今天的目的達到，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真誠的感謝道。

顏靈卿又冷又酷的擺了擺手，穿上長衣，便是拉著蔡薇出了煉製室。

...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中，李洛的生活變得平淡充實而規律起來。

白日在南風學府修行，之後回老宅藉助金屋修煉一些時間，再練習一下相術，最後就去了溪陽屋，在顏靈卿的指點下，開始學習如何成為一名合格的淬相師。

而他託蔡薇採購的五品靈水奇光，第一批也是到手，所以每日他還會抽出時間，吸收煉化一些靈水奇光。

時間流逝，李洛能夠感覺到，每一日的他，都在變得更加的強大。

直到南風學府的預考開始前的一天，李洛的相力等級，終於如願的踏入到了第六印。

第二十五章淬相師

當李洛將面前的書籍全部看完後，已經過去了五個小時，他長吐了一口氣，扭了扭僵硬的脖子。

顏靈卿與蔡薇在一旁輕聲的交談著，聽著吐氣聲，於是停止交談，看了過來。

「不錯，還算是有些耐心。」顏靈卿淡淡的評價道，不過看得出來，她對李洛的表現還算是滿意。

成為淬相師，耐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因為他們需要在一次次的磨合中，將諸多的材料調製在一起，而且其中的劑量也必須極為的精準，容不得絲毫的差錯，光是這一點，或許就需要長久的練習。

顏靈卿站起身，來到工作檯旁，並且對著李洛招了招手，後者連忙走過來。

工作檯上，琳琅滿目的擺放著諸多透明的水晶瓶，其中裝盛著稀奇古怪的材料。

「煉製靈水奇光，簡單來說就是按照配方，將各種材料以完美的劑量融合在一起，以不同材料間的特性，彼此分解掉蘊含的雜質，而最終所形成之物，就是靈水奇光。」

顏靈卿取過一支水晶瓶，其中裝盛著一朵藍色的花朵，花朵表面隱隱有著漣漪擴散：「這是三葉水花。」

她纖細玉手握住水晶瓶，輕輕一搖，便是將那花朵震碎成了粉末，同時李洛看見有藍色的相力從她的體內升起，順著手臂，湧入到了水晶瓶之中，最後與那三葉水花的粉末交匯在一起。

「煉製時，我們需要調動自身的水相或者光明相力，與材料融合，增強其所蘊含的特性，只是這其中需要把握相力輸入的強弱，若是過強，會損毀材料，過弱的話，也會引得調製失敗。」

隨著水相之力湧入其中，數息後，只見得水晶瓶內漸漸的凝聚成了一些深藍色並且略帶粘稠的液體。

緊接著，顏靈卿如法炮製，又是迅速的調和了約莫十數種材料，最終她以極為熟練的手法，將它們按照特定的順序，接連的傾倒在了一起。

半個小時後，這些材料液體徹底混合在一起，頓時有了劇烈的反應，甚至開始沸騰起來。

「接下來會是最後一步，也是極為重要的一步，想要將這些材料盡數的融合在一起，需要一種力量的統籌，這股力量，是影響最終出爐的靈水奇光擁有的淬鍊力達到何種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種力量，被稱為源水，或者源光。」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將自身的水相之力或者光明相力高度的凝聚起來，最後所形成的能量。」

顏靈卿從一旁取過了一塊菱形的晶石，晶石下方，還懸掛著一個水晶罐。

她手掌握住晶石，只見得藍色相力湧出，湧入那晶石內，晶石上漣漪一圈圈的震蕩，片刻後，李洛就見到了一滴深藍色的液體，緩緩的從晶石下方尖銳處緩緩的滴落下來，落入了水晶罐。

「這是聚相晶，所取到的作用，就是將自身的相力高度的凝聚，最終形成源水。」

顏靈卿將這一滴源水滴落到那沸騰的水晶瓶中，頓時神奇的一幕出現了，那沸騰的景象瞬間平息，其內的混亂也是消除，最終有璀璨的藍光陡然爆發出來。

一支靈水奇光成功出爐了。

李洛望著那水晶瓶中散發著藍色光暈的液體，嘖嘖稱嘆。

「這只是一支一品的靈水奇光而已，所以很簡單，煉製起來並不麻煩。」顏靈卿輕描淡寫的道，她自身乃是四品淬相師，一品的靈水奇光對於她而言，的確只是順手而為。

不過李洛卻是很有自知之明，別看顏靈卿煉製起來沒有半點的差錯，順利得猶如吃飯喝水一般，但對於淬相師基礎知識有過一些了解的他卻知曉，這種順利是建立在無數次的失敗之上。

李洛目光望著那一塊淬相晶，問道：「源水，源光的品質能夠增強成品的靈水奇光的淬鍊力，那它們的品質高低，又是取決什麼？」

顏靈卿淡淡的道：「源水，源光的品質強弱，只取決於自身水相或者光明相的品階，越是品階高的水相或者光明相，那麼凝聚而出的源水，源光品質也會更好。」

「所以擁有著高品階水相，光明相的人來成為淬相師，其優勢將會比平常人更高。」

「就比如姜青娥，如果她願意成為淬相師的話，那麼她未來煉製而出的靈水奇光，淬鍊力將會遠超旁人，不過可惜，她對成為淬相師並沒有任何的興趣，即便聖玄星學府淬相院那位院長苦口婆心的求了她足足一年...」

李洛點點頭，姜青娥是極為罕見的九品光明相，這的確算是得天獨厚的條件，不過她卻意不在此，不想在淬相師上面分心。

「那如果讓她凝鍊一些高品質的源光備用呢？能否提高溪陽屋出產的靈水奇光的淬鍊力？」

顏靈卿搖搖頭，道：「即便是同相的人，他們凝鍊而出的源水，源光，其實依舊蘊含著不同的特性以及難以察覺的個人意志，比如我先前調和了半天的材料，其中已經蘊含了我的相力，如果這個時候將另外一人凝鍊的源水加入了進去，就會造成衝突，從而令得煉製失敗。」

「不過這世間的確是有些秘法，能夠以特殊的方法煉製出一些特別的源水源光，從而用來提高靈水奇光的淬鍊力，那被成為秘法源水，源光，但這幾乎是每個勢力中的絕密，我們溪陽屋是沒有的。」

李洛聞言，不由得有些若有所思，他天生空相，即便後面煉製了後天的「水光相」，但他的空相那種「空」性卻是保留了下來，正如同他的相宮可以包容無數靈水奇光的雜質侵蝕一般，他由此而凝聚出來的源水源光，應該也是具備著這種無物不可包容的「空」性，那麼，這是否可以提供給其他淬相師使用？

他的「水光相」眼下雖然只是五品，可水相與光明相的結合，那所具備著的淬鍊性，可不是一加一那麼簡單。

李洛有著自信，如果只是單純的比較相力的淬鍊性的話，他的五品水光相，恐怕不會弱於正常的七品水相或者光明相。

而一般來說，能夠擁有著七品水相或者光明相的淬相師，並不多見。

不過這倒也不急，還是先等他在淬相師這一道上面入門了親自試試再說吧。

在李洛心中思緒轉動的時候，顏靈卿扶了扶銀框眼鏡，道：「如果你真想要成為一名淬相師的話，以後每天有時間就來這裡吧，我會教你一些基本的東西，而等你什麼時候能夠單獨的煉製出一品靈水奇光時，你就是一名一品的淬相師了。」

「那就謝謝靈卿姐了。」今天的目的達到，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真誠的感謝道。

顏靈卿又冷又酷的擺了擺手，穿上長衣，便是拉著蔡薇出了煉製室。

...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中，李洛的生活變得平淡充實而規律起來。

白日在南風學府修行，之後回老宅藉助金屋修煉一些時間，再練習一下相術，最後就去了溪陽屋，在顏靈卿的指點下，開始學習如何成為一名合格的淬相師。

而他託蔡薇採購的五品靈水奇光，第一批也是到手，所以每日他還會抽出時間，吸收煉化一些靈水奇光。

時間流逝，李洛能夠感覺到，每一日的他，都在變得更加的強大。

直到南風學府的預考開始前的一天，李洛的相力等級，終於如願的踏入到了第六印。

第二十六章平平無奇的預考

今日的南風學府，氣氛要比往日顯得更為的火熱一些，一切都是因為預考即將開始。

所謂的預考，就是在學府內做一場篩選，直到最後篩選出前二十名，而這二十名，最終將會代表南風學府參與學府大考。

而學府大考，是囊括了整個天蜀郡所有的學府，大考最終的爭奪，就是來自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

也就是說，只有通過了預選，進入到學府前二十，才有資格去競爭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

當然，很多學員也明白，聖玄星學府對於他們而言太過的遙不可及，但如果他們在預選中能夠儘可能的取得一些好的名次，那麼他們則可以選擇大夏國內的一些其他高等學府。

雖說不論從規模還是實力，名氣上面來說，這些高等學府遠遠不及聖玄星學府，但終歸也算是一條出路。

所以預考對於他們來說，是最後證明自身的機會。

...

南風學府中央廣場處。

今日這裡可謂是人山人海，數十座擂臺搭建起來，作為預選的比試場地。

當李洛與趙闊結伴來到此處時，都被那沸騰的人聲給震了一下。

「嚯，這也太熱鬧了。」趙闊笑道。

「雖然說是預考，但對於絕大多數的學員來說，這是他們在南風學府最後的一次顯露自身的機會。」李洛說道。

趙闊點點頭，摸了摸腦袋有些惆悵的道：「也不知道我這次能不能進前二十。」

因為李洛的突然爆發，趙闊如今算是二院第二的實力，放到整個南風學府的話，進入前二十的概率不算小，當然這其中也得需要一些運氣，畢竟如果接連倒黴的遇見一些強橫的對手，導致戰績過於難看，那恐怕就懸了。

「看你運氣如何吧，不過運由相生，目測你活不過幾輪。」李洛四周看著，隨口說道。

趙闊臉都綠了，罵道：「混蛋，詛咒你第一場就遇見呂清兒。」

「詛咒反彈。」

「再彈！」

當兩人在無聊且幼稚的互動時，那廣場的高臺上突然有著刺耳嘹亮的聲音傳出，場內眾多視線投射而去，便是見到老院長衛剎帶著各院的導師現身了。

「各位同學，學府預考今日就正式開啟了，希望你們能夠竭盡全力的將最強的狀態展現出來，因為這一次的排名，將會影響到你們的以後。」

「預考持續三天，每一日的對戰表，都將會貼在廣場四方的石壁上，可供查看。」

「廢話也就不多說了，我在這裡宣布，預考開始。」

隨著老院長的聲音落下，場中的沸騰聲變得更為的激烈了。

而李洛與趙闊，則是在此時來到了場邊的一座石壁前，石壁頂端懸掛著一顆投影晶石，大量的字幕如流水般的衝刷下來。

兩人看了半晌，便是找到了今日的對戰時間遇見將會遇見的對手。

趙闊第一時間鬆了一口氣，顯然他今日所遇見的兩個對手都沒有超過他的預料，看來這一輪，算是過了。

李洛神色也比較平淡，他今日所對戰的兩個對手，都是一院的，實力還不如之前交過手的貝錕。

不過也正常，南風學府幾個院加起來近千人，哪裡會那麼容易就碰見硬茬子。

相反，恐怕他與趙闊兩人，在很多人的眼中，反而算是硬茬子吧。

「快到我了，我先去準備了，你也加油吧。」趙闊看了下時間，便是對著李洛招呼了一聲，迫不及待的鑽進了人潮中，消失不見。

李洛搖搖頭，也是轉身去了另外的戰臺，他的第一場比試，也即將開始了。

到了指定的戰臺，李洛等待了半個小時左右，等到臺上的觀戰員念出他的名字後，他便是躍上了臺去。

李洛的出現，也引起了不少的關注，畢竟自從之前他一穿三打敗了貝錕三人後，如今的他，在南風學府內的名氣也是再度有著復甦的跡象。

不過當日那場戰鬥，還是有一些學員未曾親眼目睹，所以對於李洛的爆發，他們終歸是抱著將信將疑的心態，所以如今見到李洛上臺，自然是要好好觀摩觀摩。

而李洛的對手，是一名六印境的精瘦少年，少年的神色有些發苦，他這六印實力在南風學府中算是中等左右，說起來也不算差了，但誰想到第一場就倒黴的遇見了李洛。

而且還是覺醒了相性，有著一飛沖天跡象的李洛。

「開始吧。」

那觀戰員見到雙方上臺，便是直接宣布比試開始。

那精瘦少年毫不猶豫的將自身相力盡數的爆發，同時直接進入了防禦狀態，顯然是打算以不變應萬變。

但李洛卻沒有半點猶豫，藍色相力湧動起來，宛如水波一般的在身軀表面流轉。

他身影如電般的射出，凌厲的相術直接爆發。

戰鬥，結束到比所有人想像的都要快。

短短不過幾分鐘的時間，那處於李洛\*\*\*\*般攻勢下的精瘦少年，便是直接崩潰，最後果斷的選擇了認輸。

譁！

戰臺四周，響起了許多的譁然聲，一道道驚懼的目光投向李洛，特別是一些同樣處於六印境的學員，個個面色凝重，他們如何看不出，李洛先前短暫所爆發出來的實力，似乎比之前跟貝錕交手時更強了。

李洛倒是沒在意那些目光，在觀戰員宣布他獲勝後，便是跳了下去，擠入人潮消失不見。

李洛的第二場比試也沒有等待太久，但輕鬆程度比第一場更甚，因為對方連動手的興趣都沒有，直接選擇了認輸。

於是李洛第一日的比試，以全勝收場。

打完了比試，李洛略作收拾就要離開，他還得趕去溪陽屋顏靈卿那裡繼續去學習淬相術呢，最近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他感覺自己距離煉製成功出一品靈水奇光，已經不遠了。

不過剛鑽出人群，李洛就見到了前方一道倩影目光盯在了他的身上，正是呂清兒。

今日的她穿著貼身的白色練功服，長腿纖細筆直，腰肢盈盈一握，長發挽成馬尾，配合著那清麗動人的容顏，倒是極為的吸睛。

不過李洛見到她，只能暗自無奈的一笑，打了一個招呼：「你今天比試打完了？應該沒什麼難度吧。」

這話完全是廢話，呂清兒是南風學府第一人，誰遇見她，都只能自認倒黴。

呂清兒美目打量了一下李洛，道：「你的實力，又有提升呢，我就想問問，你這次預考打算到什麼程度？」

李洛無所謂的笑道：「能進前二十，獲得參加大考名額就行了。」

他是真沒興趣去爭奪更高的名次，因為沒必要，反正這預考排名再靠前也沒啥實質的作用，反而到時候有可能因為排名太高，從而被其他學府所針對。

呂清兒聞言，則是黛眉一皺，道：「你的實力，我感覺應該能競爭前十。」

李洛一笑：「這麼看好我？」

呂清兒道：「李洛，我感覺你沒必要隱藏太多，適時的顯露自身，才能夠讓那些質疑你的人徹底閉嘴。」

李洛有些無奈，呂清兒看似淡雅，實則性格極為的要強，或許這也是為何她總是盯著他的原因，因為當初那個時候，李洛是唯一一個能夠壓住她的人，所以她對李洛有些特殊的認可。

只是，李洛的性格，卻不想在沒必要的情況下，去將自身所有的實力都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

或許，是這些年自身特殊情況下所養成的一種自我保護的習慣吧。

「我知道了，我會盡力的。」

不過呂清兒也沒有什麼壞意，所以李洛只能敷衍兩聲，然後就找個藉口直接溜了。

呂清兒望著他的背影，也是有些無奈，最後轉身離去。

只是兩人散去，卻未曾見到，在那不遠處的一座戰臺上，剛剛摧枯拉朽般結束了戰鬥的宋雲峰正望著這一幕。

他目光盯著李洛離去的方向，眼神有些陰翳。

「明明警告過你的...」

「就一定要來惹我嗎？」

...

第二十六章平平無奇的預考

今日的南風學府，氣氛要比往日顯得更為的火熱一些，一切都是因為預考即將開始。

所謂的預考，就是在學府內做一場篩選，直到最後篩選出前二十名，而這二十名，最終將會代表南風學府參與學府大考。

而學府大考，是囊括了整個天蜀郡所有的學府，大考最終的爭奪，就是來自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

也就是說，只有通過了預選，進入到學府前二十，才有資格去競爭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

當然，很多學員也明白，聖玄星學府對於他們而言太過的遙不可及，但如果他們在預選中能夠儘可能的取得一些好的名次，那麼他們則可以選擇大夏國內的一些其他高等學府。

雖說不論從規模還是實力，名氣上面來說，這些高等學府遠遠不及聖玄星學府，但終歸也算是一條出路。

所以預考對於他們來說，是最後證明自身的機會。

...

南風學府中央廣場處。

今日這裡可謂是人山人海，數十座擂臺搭建起來，作為預選的比試場地。

當李洛與趙闊結伴來到此處時，都被那沸騰的人聲給震了一下。

「嚯，這也太熱鬧了。」趙闊笑道。

「雖然說是預考，但對於絕大多數的學員來說，這是他們在南風學府最後的一次顯露自身的機會。」李洛說道。

趙闊點點頭，摸了摸腦袋有些惆悵的道：「也不知道我這次能不能進前二十。」

因為李洛的突然爆發，趙闊如今算是二院第二的實力，放到整個南風學府的話，進入前二十的概率不算小，當然這其中也得需要一些運氣，畢竟如果接連倒黴的遇見一些強橫的對手，導致戰績過於難看，那恐怕就懸了。

「看你運氣如何吧，不過運由相生，目測你活不過幾輪。」李洛四周看著，隨口說道。

趙闊臉都綠了，罵道：「混蛋，詛咒你第一場就遇見呂清兒。」

「詛咒反彈。」

「再彈！」

當兩人在無聊且幼稚的互動時，那廣場的高臺上突然有著刺耳嘹亮的聲音傳出，場內眾多視線投射而去，便是見到老院長衛剎帶著各院的導師現身了。

「各位同學，學府預考今日就正式開啟了，希望你們能夠竭盡全力的將最強的狀態展現出來，因為這一次的排名，將會影響到你們的以後。」

「預考持續三天，每一日的對戰表，都將會貼在廣場四方的石壁上，可供查看。」

「廢話也就不多說了，我在這裡宣布，預考開始。」

隨著老院長的聲音落下，場中的沸騰聲變得更為的激烈了。

而李洛與趙闊，則是在此時來到了場邊的一座石壁前，石壁頂端懸掛著一顆投影晶石，大量的字幕如流水般的衝刷下來。

兩人看了半晌，便是找到了今日的對戰時間遇見將會遇見的對手。

趙闊第一時間鬆了一口氣，顯然他今日所遇見的兩個對手都沒有超過他的預料，看來這一輪，算是過了。

李洛神色也比較平淡，他今日所對戰的兩個對手，都是一院的，實力還不如之前交過手的貝錕。

不過也正常，南風學府幾個院加起來近千人，哪裡會那麼容易就碰見硬茬子。

相反，恐怕他與趙闊兩人，在很多人的眼中，反而算是硬茬子吧。

「快到我了，我先去準備了，你也加油吧。」趙闊看了下時間，便是對著李洛招呼了一聲，迫不及待的鑽進了人潮中，消失不見。

李洛搖搖頭，也是轉身去了另外的戰臺，他的第一場比試，也即將開始了。

到了指定的戰臺，李洛等待了半個小時左右，等到臺上的觀戰員念出他的名字後，他便是躍上了臺去。

李洛的出現，也引起了不少的關注，畢竟自從之前他一穿三打敗了貝錕三人後，如今的他，在南風學府內的名氣也是再度有著復甦的跡象。

不過當日那場戰鬥，還是有一些學員未曾親眼目睹，所以對於李洛的爆發，他們終歸是抱著將信將疑的心態，所以如今見到李洛上臺，自然是要好好觀摩觀摩。

而李洛的對手，是一名六印境的精瘦少年，少年的神色有些發苦，他這六印實力在南風學府中算是中等左右，說起來也不算差了，但誰想到第一場就倒黴的遇見了李洛。

而且還是覺醒了相性，有著一飛沖天跡象的李洛。

「開始吧。」

那觀戰員見到雙方上臺，便是直接宣布比試開始。

那精瘦少年毫不猶豫的將自身相力盡數的爆發，同時直接進入了防禦狀態，顯然是打算以不變應萬變。

但李洛卻沒有半點猶豫，藍色相力湧動起來，宛如水波一般的在身軀表面流轉。

他身影如電般的射出，凌厲的相術直接爆發。

戰鬥，結束到比所有人想像的都要快。

短短不過幾分鐘的時間，那處於李洛\*\*\*\*般攻勢下的精瘦少年，便是直接崩潰，最後果斷的選擇了認輸。

譁！

戰臺四周，響起了許多的譁然聲，一道道驚懼的目光投向李洛，特別是一些同樣處於六印境的學員，個個面色凝重，他們如何看不出，李洛先前短暫所爆發出來的實力，似乎比之前跟貝錕交手時更強了。

李洛倒是沒在意那些目光，在觀戰員宣布他獲勝後，便是跳了下去，擠入人潮消失不見。

李洛的第二場比試也沒有等待太久，但輕鬆程度比第一場更甚，因為對方連動手的興趣都沒有，直接選擇了認輸。

於是李洛第一日的比試，以全勝收場。

打完了比試，李洛略作收拾就要離開，他還得趕去溪陽屋顏靈卿那裡繼續去學習淬相術呢，最近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他感覺自己距離煉製成功出一品靈水奇光，已經不遠了。

不過剛鑽出人群，李洛就見到了前方一道倩影目光盯在了他的身上，正是呂清兒。

今日的她穿著貼身的白色練功服，長腿纖細筆直，腰肢盈盈一握，長發挽成馬尾，配合著那清麗動人的容顏，倒是極為的吸睛。

不過李洛見到她，只能暗自無奈的一笑，打了一個招呼：「你今天比試打完了？應該沒什麼難度吧。」

這話完全是廢話，呂清兒是南風學府第一人，誰遇見她，都只能自認倒黴。

呂清兒美目打量了一下李洛，道：「你的實力，又有提升呢，我就想問問，你這次預考打算到什麼程度？」

李洛無所謂的笑道：「能進前二十，獲得參加大考名額就行了。」

他是真沒興趣去爭奪更高的名次，因為沒必要，反正這預考排名再靠前也沒啥實質的作用，反而到時候有可能因為排名太高，從而被其他學府所針對。

呂清兒聞言，則是黛眉一皺，道：「你的實力，我感覺應該能競爭前十。」

李洛一笑：「這麼看好我？」

呂清兒道：「李洛，我感覺你沒必要隱藏太多，適時的顯露自身，才能夠讓那些質疑你的人徹底閉嘴。」

李洛有些無奈，呂清兒看似淡雅，實則性格極為的要強，或許這也是為何她總是盯著他的原因，因為當初那個時候，李洛是唯一一個能夠壓住她的人，所以她對李洛有些特殊的認可。

只是，李洛的性格，卻不想在沒必要的情況下，去將自身所有的實力都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

或許，是這些年自身特殊情況下所養成的一種自我保護的習慣吧。

「我知道了，我會盡力的。」

不過呂清兒也沒有什麼壞意，所以李洛只能敷衍兩聲，然後就找個藉口直接溜了。

呂清兒望著他的背影，也是有些無奈，最後轉身離去。

只是兩人散去，卻未曾見到，在那不遠處的一座戰臺上，剛剛摧枯拉朽般結束了戰鬥的宋雲峰正望著這一幕。

他目光盯著李洛離去的方向，眼神有些陰翳。

「明明警告過你的...」

「就一定要來惹我嗎？」

...

第二十七章一品煉製室

離了學府，李洛沒急著回老宅，而是先趕往了溪陽屋。

溪陽屋外的守衛對最近一直出現在這裡的李洛早已經習以為常，所以低頭行禮後，便是任由其出入。

走入到充斥著淡淡香味的溪陽屋內，李洛精神也是微微一振，這段時間的學習，讓得他對於淬相師這個職業，倒是愈發的有興趣了。

「呵呵，少府主最近來溪陽屋可真是挺勤快啊。」而在李洛心中想著他練習的那一道一品靈水奇光時，突然有笑聲從旁響起。

李洛偏頭一看，便見到溪陽屋那莊毅副會長正面帶笑容的望著他。

「聽說少府主覺醒了一道五品水相？」莊毅似是有些好奇的問道。

李洛在溪陽屋練習了這麼多天的淬相術，有關於他五品水相的消息，也早已傳了開來。

李洛注視著這位投靠了裴昊的溪陽屋副會長，微微點頭，道：「在跟著靈卿姐學習淬相術。」

莊毅笑道：「顏副會長是聖玄星學府的高材生，本事的確是不差的，不過就是經驗有些淺，如果少府主真想要學習的話，鄙人不才，也能夠給予一些建議的。」

李洛笑了笑，這莊毅如此好心，也不知道是想要將自己納入他的監視之下，確定他自身確切情況然後向裴昊匯報，還是真的想要指點他？

不過在姜青娥的閨蜜與這位投靠了裴昊的副會長間，李洛的選擇顯然不會有什麼好猶豫的。

所以他搖了搖頭，道：「我覺得靈卿姐還不錯，等以後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再來找貝副會長吧。」

「那可真是遺憾。」莊毅似是很可惜的感嘆道。

李洛沒有再多說，剛欲離開，旋即想到了什麼，道：「對了，貝副會長，我之前聽靈卿姐說，她這邊的一些煉製室，有時候材料總會出現緊缺，聽說材料採購是在你這邊，所以你能不能及時補充上？」

莊毅聞言，眉頭一皺，有些為難的道：「少府主，這可不是我的問題，只是有時候材料的採購的確會有些麻煩，所以偶爾緊缺是很正常的事情，當然既然少府主提起了，那往後我就在這方面多注意一點。」

面對著對方看似恭敬客氣，實則有些漫不經心的推諉理由，李洛也沒有說什麼，只是深深的看了對方一眼，直接錯身走過。

莊毅望著他離去的背影，面龐上的笑容方才漸漸的收斂。

「副會長，沒想到這少府主竟然突然覺醒了五品相，還真是讓人意外...」在莊毅身旁，有忠於他的下屬低聲道。

「大概率是兩位府主給他留下了什麼罕見的天材地寶，此等寶貝，用在他的身上，真是浪費了。」莊毅淡淡道。

「不過終歸只是五品罷了，算不得太過的優秀，所以這位少府主想要崛起，可沒那麼容易。」

他擺了擺手，道：「把這個消息，傳遞給裴昊少爺。」

「另外...一品煉製室收權的事，也該推進一些了，顏靈卿那個女人，真是越來越礙眼了。」

「是！」

...

當李洛走進一品煉製室時，只見得其中分割出數十座以水晶壁為屏障的隔間，每個隔間之後，都有著一道人影在忙碌。

在其中，李洛還見到了身材高挑修長的顏靈卿，她穿著長衣，雙手插在兜裡，神色冷淡的四處巡查。

只見此時她停在了一處水晶壁前，淡淡的望著一名一品淬相師完成了手中一道靈水奇光的煉製。

而在顏靈卿的注視下，那名年輕的一品淬相師也是有些緊張，然後從一旁取過一支細長的晶針，晶針之上，有著精密的刻度。

這是驗淬針，顧名思義就是用來檢驗成品的靈水奇光究竟淬鍊力達到了何種程度的工具。

晶針插入那一瓶靈水奇光中，只見得其上的刻度就在由低至上，漸漸的攀升。

最終，停留在了四成六的位置。

顏靈卿見到這一幕，頓時冷聲道：「這種淬鍊力的靈水奇光若是拿出去售賣，只會砸了溪陽屋的招牌。」

那名一品淬相師沮喪的低下頭。

然而顏靈卿卻並沒有心軟，而是嚴厲的道：「先前的煉製，你出了總共不下四處的失誤，白葉果的調製火候不夠，月光汁過於黏厚，無煙水太稀薄，最後調和時，你的水相之力也未曾達到飽和要求。」

「重新煉製。」

說完，便是轉身而去，同時冷冽的目光掃過場中諸多的一品淬相師，所有人都是噤若寒蟬，埋頭專心煉製起來。

顏靈卿扶了扶銀框眼鏡，俏麗的臉蛋則是冰冷，顯然對於這些一品淬相師的成績，她感到很不滿意。

她的眼中，掠過一絲煩悶，她雖然在姜青娥的請求下過來幫忙坐鎮，但她終歸是空降而來，如果要比起在這座分會中的聲望，那莊毅的確是要強她一些。

這座溪陽屋分會中，一共分為三個煉製室，一品到三品，而不同等級的煉製室，就負責煉製不同級別的靈水奇光。

藉助著姜青娥的任命，顏靈卿一來就取下了一品，二品煉製室的控制權，不過三品煉製室，依舊被莊毅牢牢的握在手中。

而雙方因為這些煉製室的控制權，也明爭暗鬥了許久，畢竟只要掌握了煉製室，就相當於掌握了大部分的淬相師，對於以煉製靈水奇光為唯一目的的溪陽屋，淬相師無疑是最為重要的資產。

可最近，莊毅顯然是坐不住了，他開始在對一品煉製室動手，而他的理由就是，他培養出來的一名弟子，煉製出來的一品靈水奇光已經達到了五成三的品質。

這個品質，算是達到了溪陽屋出產的一品靈水奇光中的頂尖程度了，所以莊毅就以此為理由，大肆散播顏靈卿不擅長指導一品淬相師的言論，這導致最近溪陽屋中這些一品淬相師，也有些動搖的跡象。

按照這種局面繼續下去的話，顏靈卿感覺這一品煉製室，恐怕真有會被莊毅奪走。

即便她這邊有著姜青娥以及蔡薇的支持，但在莊毅沒有犯什麼明面上錯誤的情況下，她們也不好將莊毅這個溪陽屋的老人給直接踢出去，那樣反而會引得溪陽屋內出現一些動亂，到時候影響了靈水奇光的煉製，損失的只會是洛嵐府。

心中煩悶下，顏靈卿對於走進煉製室的李洛，也只是看了一眼，沒有多餘的心思說什麼。

而李洛對此倒是很隨意，徑直來到一處無人使用的煉製間，一旁有一名秀麗的年輕女子低聲道：「少府主，您來了啊。」

李洛笑著點頭回應了一下，在整理著煉製臺上的材料時，他順口低聲問道：「櫻花姐，顏副會長似乎心情不太好？」

那被他稱為櫻花姐的年輕女子吐了吐舌，道：「我們都被罵了一上午了...」

然後她就將事情緣由簡單的說了一遍。

李洛聽完，這才微微恍然，原來是為了一品煉製室啊，這的確是個不小的事情，如果莊毅真的爭奪成功，那將會對顏靈卿的聲望造成極大的打擊，導致往後她在溪陽屋中的話語權逐步的減小。

想到此處，李洛皺了皺眉頭，他當然不希望見到這一幕，畢竟這座溪陽屋分會對於洛嵐府在天蜀郡每年的收入可是貢獻了一半左右，而眼下他正是需要大量資金的時候，如果這裡出現了什麼問題，無疑會對他造成極大影響。

當然最重要的是，那莊毅可是裴昊的人，以那白眼狼的性格，說不定連這座溪陽屋分會都會被他吞到肚子裡。

不過現在他想這些也沒什麼用，所以李洛轉頭就將一頁名為「青碧靈水」的一品配方圖紙擺在了檯面上，然後取出諸多的配置材料，開始了他今天的練習。

兩個小時的練習時間悄然而過，而就在李洛的煉製開始變得越來越熟練時，一品煉製室的大門突然被推開，所有人手頭的動作都是一頓，然後就見到以莊毅為首的一行人湧入了進來。

光是那一股氣勢，就顯得有些來者不善。

第二十七章一品煉製室

離了學府，李洛沒急著回老宅，而是先趕往了溪陽屋。

溪陽屋外的守衛對最近一直出現在這裡的李洛早已經習以為常，所以低頭行禮後，便是任由其出入。

走入到充斥著淡淡香味的溪陽屋內，李洛精神也是微微一振，這段時間的學習，讓得他對於淬相師這個職業，倒是愈發的有興趣了。

「呵呵，少府主最近來溪陽屋可真是挺勤快啊。」而在李洛心中想著他練習的那一道一品靈水奇光時，突然有笑聲從旁響起。

李洛偏頭一看，便見到溪陽屋那莊毅副會長正面帶笑容的望著他。

「聽說少府主覺醒了一道五品水相？」莊毅似是有些好奇的問道。

李洛在溪陽屋練習了這麼多天的淬相術，有關於他五品水相的消息，也早已傳了開來。

李洛注視著這位投靠了裴昊的溪陽屋副會長，微微點頭，道：「在跟著靈卿姐學習淬相術。」

莊毅笑道：「顏副會長是聖玄星學府的高材生，本事的確是不差的，不過就是經驗有些淺，如果少府主真想要學習的話，鄙人不才，也能夠給予一些建議的。」

李洛笑了笑，這莊毅如此好心，也不知道是想要將自己納入他的監視之下，確定他自身確切情況然後向裴昊匯報，還是真的想要指點他？

不過在姜青娥的閨蜜與這位投靠了裴昊的副會長間，李洛的選擇顯然不會有什麼好猶豫的。

所以他搖了搖頭，道：「我覺得靈卿姐還不錯，等以後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再來找貝副會長吧。」

「那可真是遺憾。」莊毅似是很可惜的感嘆道。

李洛沒有再多說，剛欲離開，旋即想到了什麼，道：「對了，貝副會長，我之前聽靈卿姐說，她這邊的一些煉製室，有時候材料總會出現緊缺，聽說材料採購是在你這邊，所以你能不能及時補充上？」

莊毅聞言，眉頭一皺，有些為難的道：「少府主，這可不是我的問題，只是有時候材料的採購的確會有些麻煩，所以偶爾緊缺是很正常的事情，當然既然少府主提起了，那往後我就在這方面多注意一點。」

面對著對方看似恭敬客氣，實則有些漫不經心的推諉理由，李洛也沒有說什麼，只是深深的看了對方一眼，直接錯身走過。

莊毅望著他離去的背影，面龐上的笑容方才漸漸的收斂。

「副會長，沒想到這少府主竟然突然覺醒了五品相，還真是讓人意外...」在莊毅身旁，有忠於他的下屬低聲道。

「大概率是兩位府主給他留下了什麼罕見的天材地寶，此等寶貝，用在他的身上，真是浪費了。」莊毅淡淡道。

「不過終歸只是五品罷了，算不得太過的優秀，所以這位少府主想要崛起，可沒那麼容易。」

他擺了擺手，道：「把這個消息，傳遞給裴昊少爺。」

「另外...一品煉製室收權的事，也該推進一些了，顏靈卿那個女人，真是越來越礙眼了。」

「是！」

...

當李洛走進一品煉製室時，只見得其中分割出數十座以水晶壁為屏障的隔間，每個隔間之後，都有著一道人影在忙碌。

在其中，李洛還見到了身材高挑修長的顏靈卿，她穿著長衣，雙手插在兜裡，神色冷淡的四處巡查。

只見此時她停在了一處水晶壁前，淡淡的望著一名一品淬相師完成了手中一道靈水奇光的煉製。

而在顏靈卿的注視下，那名年輕的一品淬相師也是有些緊張，然後從一旁取過一支細長的晶針，晶針之上，有著精密的刻度。

這是驗淬針，顧名思義就是用來檢驗成品的靈水奇光究竟淬鍊力達到了何種程度的工具。

晶針插入那一瓶靈水奇光中，只見得其上的刻度就在由低至上，漸漸的攀升。

最終，停留在了四成六的位置。

顏靈卿見到這一幕，頓時冷聲道：「這種淬鍊力的靈水奇光若是拿出去售賣，只會砸了溪陽屋的招牌。」

那名一品淬相師沮喪的低下頭。

然而顏靈卿卻並沒有心軟，而是嚴厲的道：「先前的煉製，你出了總共不下四處的失誤，白葉果的調製火候不夠，月光汁過於黏厚，無煙水太稀薄，最後調和時，你的水相之力也未曾達到飽和要求。」

「重新煉製。」

說完，便是轉身而去，同時冷冽的目光掃過場中諸多的一品淬相師，所有人都是噤若寒蟬，埋頭專心煉製起來。

顏靈卿扶了扶銀框眼鏡，俏麗的臉蛋則是冰冷，顯然對於這些一品淬相師的成績，她感到很不滿意。

她的眼中，掠過一絲煩悶，她雖然在姜青娥的請求下過來幫忙坐鎮，但她終歸是空降而來，如果要比起在這座分會中的聲望，那莊毅的確是要強她一些。

這座溪陽屋分會中，一共分為三個煉製室，一品到三品，而不同等級的煉製室，就負責煉製不同級別的靈水奇光。

藉助著姜青娥的任命，顏靈卿一來就取下了一品，二品煉製室的控制權，不過三品煉製室，依舊被莊毅牢牢的握在手中。

而雙方因為這些煉製室的控制權，也明爭暗鬥了許久，畢竟只要掌握了煉製室，就相當於掌握了大部分的淬相師，對於以煉製靈水奇光為唯一目的的溪陽屋，淬相師無疑是最為重要的資產。

可最近，莊毅顯然是坐不住了，他開始在對一品煉製室動手，而他的理由就是，他培養出來的一名弟子，煉製出來的一品靈水奇光已經達到了五成三的品質。

這個品質，算是達到了溪陽屋出產的一品靈水奇光中的頂尖程度了，所以莊毅就以此為理由，大肆散播顏靈卿不擅長指導一品淬相師的言論，這導致最近溪陽屋中這些一品淬相師，也有些動搖的跡象。

按照這種局面繼續下去的話，顏靈卿感覺這一品煉製室，恐怕真有會被莊毅奪走。

即便她這邊有著姜青娥以及蔡薇的支持，但在莊毅沒有犯什麼明面上錯誤的情況下，她們也不好將莊毅這個溪陽屋的老人給直接踢出去，那樣反而會引得溪陽屋內出現一些動亂，到時候影響了靈水奇光的煉製，損失的只會是洛嵐府。

心中煩悶下，顏靈卿對於走進煉製室的李洛，也只是看了一眼，沒有多餘的心思說什麼。

而李洛對此倒是很隨意，徑直來到一處無人使用的煉製間，一旁有一名秀麗的年輕女子低聲道：「少府主，您來了啊。」

李洛笑著點頭回應了一下，在整理著煉製臺上的材料時，他順口低聲問道：「櫻花姐，顏副會長似乎心情不太好？」

那被他稱為櫻花姐的年輕女子吐了吐舌，道：「我們都被罵了一上午了...」

然後她就將事情緣由簡單的說了一遍。

李洛聽完，這才微微恍然，原來是為了一品煉製室啊，這的確是個不小的事情，如果莊毅真的爭奪成功，那將會對顏靈卿的聲望造成極大的打擊，導致往後她在溪陽屋中的話語權逐步的減小。

想到此處，李洛皺了皺眉頭，他當然不希望見到這一幕，畢竟這座溪陽屋分會對於洛嵐府在天蜀郡每年的收入可是貢獻了一半左右，而眼下他正是需要大量資金的時候，如果這裡出現了什麼問題，無疑會對他造成極大影響。

當然最重要的是，那莊毅可是裴昊的人，以那白眼狼的性格，說不定連這座溪陽屋分會都會被他吞到肚子裡。

不過現在他想這些也沒什麼用，所以李洛轉頭就將一頁名為「青碧靈水」的一品配方圖紙擺在了檯面上，然後取出諸多的配置材料，開始了他今天的練習。

兩個小時的練習時間悄然而過，而就在李洛的煉製開始變得越來越熟練時，一品煉製室的大門突然被推開，所有人手頭的動作都是一頓，然後就見到以莊毅為首的一行人湧入了進來。

光是那一股氣勢，就顯得有些來者不善。

第二十八章李洛的第一瓶靈水奇光

莊毅一行人突然氣勢洶洶的進入到一品煉製室，頓時引得此處的氣氛騷動了一些，一道道驚異的目光投來。

顏靈卿同樣是發現了他們的到來，俏臉頓時一沉，寒顏喝斥道：「莊毅副會長，你的人就這麼沒規矩嗎？」

莊毅面帶笑意，道：「顏副會長，不必動怒，我來這裡，還是之前的事情，自從一品煉製室歸於你掌管後，這段時間的靈水奇光煉製產量都有所下降，而且甚至還出現了不少不合格的產品，這嚴重影響了我們溪陽屋的業績啊。」

他一副憂心忡忡的模樣。

顏靈卿寒聲道：「產量下降的原因，你不是很清楚的嗎？如果不是你在材料上面給予了限制，怎麼會出現這種事？」

莊毅皺眉道：「顏副會長，你這就是血口噴人了，材料本來就比較稀缺，我還能平白給你變出來？」

「我倒是覺得，顏副會長雖然出自聖玄星學府，但畢竟還是經驗尚淺，可能你的一些理念，與我們溪陽屋的一些一品淬相師並不相符，由你來指點他們，就怕耽誤了他們啊。」

一品煉製室內，其他人都不敢插嘴，所有人都看得明白，這是兩位副會長間的爭鬥，他們沒必要摻和進去成為炮灰。

莊毅盯著顏靈卿，道：「顏副會長，我們作為淬相師，一切都得看成果說話，你執掌一品煉製室也有一段時間了，可至今效果不大，你教導的一品淬相師，煉製出來的一品靈水奇光，淬鍊力最高不過剛剛到五成，而反觀我的弟子石雲，已經能夠穩定的煉製出淬鍊力在五成六的「青碧靈水」。」

「你要知道，以往我們溪陽屋出產的一品靈水奇光，平均水準也只是在五成三，所以如果顏副會長真的是為了溪陽屋著想的話，我建議你就將一品煉製室交出來吧，不然長久下去，溪陽屋出產的一品靈水奇光，恐怕在這天蜀郡就要沒什麼市場了。」

莊毅說話，看向了一些隨著他而來的溪陽屋其他的一些高層，道：「諸位覺得，我這話究竟有沒有理？」

那些高層面露沉思，雖說他們不想摻和兩邊的爭鬥，但也不得不說，莊毅說的很有道理，在他們溪陽屋，一切都得依靠成果來說話。

莊毅那位弟子能夠穩定煉製出淬鍊力在五成六的一品靈水奇光，這足以說明其優秀。

於是有高層猶豫著說道：「顏副會長要不就將這一品煉製室交給石雲來負責吧，這樣你就可以專心指導二品煉製室，畢竟那裡也是我們溪陽屋的重量產品。」

顏靈卿面無表情，如果眼下真的讓步了，那就表明她與莊毅的爭鬥是她失敗了，這將會形成一個風向標，從而引得她往後步步劣勢。

可如果堅持不鬆口的話，這莊毅咄咄逼人，而且理由又極為的正當，僵持下去，同樣會對她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眼下的她，當真是有些進退兩難。

莊毅望著眼神有些掙扎的顏靈卿，嘴角不由得浮現出一抹笑意，聖玄星學府的高材生又如何，還不是一隻嫩雛？

嗡！

而就在顏靈卿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時，這氣氛近乎凝固的一品煉製室中，突然有著一道藍光陡然爆發而起。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所有人都是一臉的錯愕，然後目光順著望去，就見到了在那後面的一處煉製臺前，李洛手握著一瓶碧青色的液體，面露欣喜之意。

他人生中的第一瓶靈水奇光，就在這個局面下，煉製出來了。

而在煉製出了這瓶「碧青靈水」後，李洛也是順手取過一旁的驗淬針，插入到了其中。

然後他就見到指針開始迅速的攀爬起來。

數息後，指針直接是停留在了六成的位置上。

譁！

附近的一些一品淬相師清楚的看見了這一幕，然後他們便是忍不住的爆發出了驚駭的譁然聲。

一道道人影更是忍不住的衝了過來，失聲道：「六成淬鍊力？！！少府主煉製出來的這瓶「碧青靈水」竟然達到了六成的淬鍊力？！！」

「怎麼可能？！」

一品煉製室內，聽到這驚呼聲的人，頓時滿臉的不可思議，然後再不顧顏靈卿與莊毅的爭鬥，一窩蜂的對著李洛所在湧了過來。

而當他們在看見那驗淬針上面的指數時，一時間就失聲了，一道道目光蘊含著震撼的轉向嘴角含笑的李洛。

他們可是很清楚李洛才學習了淬相術不過兩周左右的時間，然而在這麼短暫的時間中，他不僅成功的煉製出了一品的靈水奇光，而且最讓人感到難以置信的是，這靈水奇光的淬鍊力，竟然這麼高！

這究竟是何等的天賦？

「讓開。」

顏靈卿的聲音在人群外響起，人群急忙分開，只見得她邁動著大長腿迅速的走進來，一對美目緊緊的盯著李洛手中的碧青靈水。

「給我看看。」她對著李洛說道。

李洛則是依言的遞了過去，顏靈卿接過，迅速的從中倒出了一滴碧青靈水，微微感應了一下，俏臉就有些動容：「好精純的碧青靈水，的確是能夠達到六成的淬鍊力。」

她美目灼灼的盯著李洛，她此前倒真沒看出來，李洛在淬相術上，竟然還能有這等天賦？

要知道，這可是他的第一次啊。

她記得當初她成為一品淬相師時，那煉製出來的成品，也就到五成七八左右，算是不錯了。

顏靈卿似是突然想到了什麼，素來冷淡的俏臉上，有著一抹笑顏浮現出來，她抓住這瓶碧青靈水，轉過身，看向後面那同樣一臉驚疑的莊毅，道：「莊毅副會長，看來這一品煉製室，我暫時不用交出去了。」

莊毅面色陰晴不定的盯著那瓶靈水奇光，先前那些驚呼聲他也聽見了，李洛煉製出了六成的碧青靈水？

要知道就算是讓他與顏靈卿這種四品淬相師動手，煉製出來的一品碧青靈水，恐怕也就勉強能達到六成五的淬鍊力，可在莊毅的記憶中，他幾乎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再親手煉製過一品靈水奇光了，因為這種煉製對於他而言，純粹是浪費時間，性價比太低太低了，畢竟一支一品靈水奇光，也就不過數十枚天量金而已。

這還算是他第一次聽見，有人第一次煉製靈水奇光，就達到了六成的淬鍊力，他那位弟子石雲，可是足足練習了一年的碧青靈水，才能夠勉強達到五成六。

這與李洛一比，簡直是雲泥之別。

莊毅扯動了一下嘴角，有些僵硬的道：「顏副會長，這不會是你做了什麼手腳吧？少府主接觸淬相術，才不過半個月不到的時間。」

顏靈卿淡淡的看了他一眼，道：「先前少府主的煉製很多人都看在眼裡，你這種藉口太無力了一些，還是說，少府主還得專門再為你表演一下？」

周圍有不少人都是點點頭，他們的確是親眼看見這一瓶靈水奇光的出爐。

莊毅面龐上的神情更加的僵硬了，最終他乾笑一聲，道：「不敢不敢。」

雖說他心中不見得多看重李洛，但不管如何，李洛是名義上的少府主，當著這麼多人的面，他也不敢對其表現出什麼輕視。

「莊毅副會長，如果誰煉製的一品靈水奇光淬鍊力更高，就能夠成為一品煉製室的負責人，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李洛笑著補了一刀。

莊毅訕笑道：「這就要看顏副會長的意思了。」

之后庄毅也明白，今日的發難算是徹底的失敗，於是他再度尷尬的附和了幾句，便是轉身，面色陰沉的離去。

一品煉製室內，氣氛頓時鬆緩下來，緊接著一道道恭賀的聲音響起，那些看向李洛的目光都是充滿著羨慕與嘆服。

李洛笑著應對那些恭賀，然後顏靈卿將眾人趕去繼續練習，這才美目饒有興致的盯著李洛，道：「沒想到，你第一次竟然能夠煉製出這種淬鍊力的靈水，看來你在淬相師上面，真是很有天賦。」

在聖玄星學府，顏靈卿見過不少的淬相天才，第一次能夠達到這種程度當然也有，但她沒想到的是，李洛這五品水相竟然能夠做到這一步，這說明什麼？說明李洛應該是在諸多材料的融合調和中，擁有著獨特的敏感性，這是一種特殊的天賦，這種天賦，顏靈卿曾在聖玄星學府淬相院中見過。

「可能只是運氣好吧。」李洛謙虛的道，如果他知道顏靈卿的猜測的話，恐怕會有些尷尬，因為他可沒那所謂的天賦，他這第一次能夠達到六成的淬鍊力，其實就只是單純的靠他這「水光相」獨特的淬鍊性硬懟上去的，因為他發現，即便他一直在估算，但當結果出來後，他還是有些低估了當水相與光明相完美融合在一起後的淬鍊性。

顏靈卿也不理會他的謙虛，道：「這次多虧了你，不過道謝的話我也懶得說了，畢竟溪陽屋也算是在為你賺錢。」

旋即她頓了頓，素來清冷的俏臉上有著一抹笑意綻放出來。

「但我心情不錯，所以晚點可以請你吃個飯。」

李洛原本想說，我其實想趕時間回家去修煉一下相術，但想到平日裡顏靈卿的嚴厲，於是求生本能最終還是讓得他露出開心的神色。

（前面出了一個錯誤，另外一位副會長應該是叫做莊毅，那個貝豫的名字是最初的名字，後來嫌他難聽就改了，結果沒注意還有漏網之魚，已經修改了，不影響閱讀。）

第二十八章李洛的第一瓶靈水奇光

莊毅一行人突然氣勢洶洶的進入到一品煉製室，頓時引得此處的氣氛騷動了一些，一道道驚異的目光投來。

顏靈卿同樣是發現了他們的到來，俏臉頓時一沉，寒顏喝斥道：「莊毅副會長，你的人就這麼沒規矩嗎？」

莊毅面帶笑意，道：「顏副會長，不必動怒，我來這裡，還是之前的事情，自從一品煉製室歸於你掌管後，這段時間的靈水奇光煉製產量都有所下降，而且甚至還出現了不少不合格的產品，這嚴重影響了我們溪陽屋的業績啊。」

他一副憂心忡忡的模樣。

顏靈卿寒聲道：「產量下降的原因，你不是很清楚的嗎？如果不是你在材料上面給予了限制，怎麼會出現這種事？」

莊毅皺眉道：「顏副會長，你這就是血口噴人了，材料本來就比較稀缺，我還能平白給你變出來？」

「我倒是覺得，顏副會長雖然出自聖玄星學府，但畢竟還是經驗尚淺，可能你的一些理念，與我們溪陽屋的一些一品淬相師並不相符，由你來指點他們，就怕耽誤了他們啊。」

一品煉製室內，其他人都不敢插嘴，所有人都看得明白，這是兩位副會長間的爭鬥，他們沒必要摻和進去成為炮灰。

莊毅盯著顏靈卿，道：「顏副會長，我們作為淬相師，一切都得看成果說話，你執掌一品煉製室也有一段時間了，可至今效果不大，你教導的一品淬相師，煉製出來的一品靈水奇光，淬鍊力最高不過剛剛到五成，而反觀我的弟子石雲，已經能夠穩定的煉製出淬鍊力在五成六的「青碧靈水」。」

「你要知道，以往我們溪陽屋出產的一品靈水奇光，平均水準也只是在五成三，所以如果顏副會長真的是為了溪陽屋著想的話，我建議你就將一品煉製室交出來吧，不然長久下去，溪陽屋出產的一品靈水奇光，恐怕在這天蜀郡就要沒什麼市場了。」

莊毅說話，看向了一些隨著他而來的溪陽屋其他的一些高層，道：「諸位覺得，我這話究竟有沒有理？」

那些高層面露沉思，雖說他們不想摻和兩邊的爭鬥，但也不得不說，莊毅說的很有道理，在他們溪陽屋，一切都得依靠成果來說話。

莊毅那位弟子能夠穩定煉製出淬鍊力在五成六的一品靈水奇光，這足以說明其優秀。

於是有高層猶豫著說道：「顏副會長要不就將這一品煉製室交給石雲來負責吧，這樣你就可以專心指導二品煉製室，畢竟那裡也是我們溪陽屋的重量產品。」

顏靈卿面無表情，如果眼下真的讓步了，那就表明她與莊毅的爭鬥是她失敗了，這將會形成一個風向標，從而引得她往後步步劣勢。

可如果堅持不鬆口的話，這莊毅咄咄逼人，而且理由又極為的正當，僵持下去，同樣會對她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眼下的她，當真是有些進退兩難。

莊毅望著眼神有些掙扎的顏靈卿，嘴角不由得浮現出一抹笑意，聖玄星學府的高材生又如何，還不是一隻嫩雛？

嗡！

而就在顏靈卿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時，這氣氛近乎凝固的一品煉製室中，突然有著一道藍光陡然爆發而起。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所有人都是一臉的錯愕，然後目光順著望去，就見到了在那後面的一處煉製臺前，李洛手握著一瓶碧青色的液體，面露欣喜之意。

他人生中的第一瓶靈水奇光，就在這個局面下，煉製出來了。

而在煉製出了這瓶「碧青靈水」後，李洛也是順手取過一旁的驗淬針，插入到了其中。

然後他就見到指針開始迅速的攀爬起來。

數息後，指針直接是停留在了六成的位置上。

譁！

附近的一些一品淬相師清楚的看見了這一幕，然後他們便是忍不住的爆發出了驚駭的譁然聲。

一道道人影更是忍不住的衝了過來，失聲道：「六成淬鍊力？！！少府主煉製出來的這瓶「碧青靈水」竟然達到了六成的淬鍊力？！！」

「怎麼可能？！」

一品煉製室內，聽到這驚呼聲的人，頓時滿臉的不可思議，然後再不顧顏靈卿與莊毅的爭鬥，一窩蜂的對著李洛所在湧了過來。

而當他們在看見那驗淬針上面的指數時，一時間就失聲了，一道道目光蘊含著震撼的轉向嘴角含笑的李洛。

他們可是很清楚李洛才學習了淬相術不過兩周左右的時間，然而在這麼短暫的時間中，他不僅成功的煉製出了一品的靈水奇光，而且最讓人感到難以置信的是，這靈水奇光的淬鍊力，竟然這麼高！

這究竟是何等的天賦？

「讓開。」

顏靈卿的聲音在人群外響起，人群急忙分開，只見得她邁動著大長腿迅速的走進來，一對美目緊緊的盯著李洛手中的碧青靈水。

「給我看看。」她對著李洛說道。

李洛則是依言的遞了過去，顏靈卿接過，迅速的從中倒出了一滴碧青靈水，微微感應了一下，俏臉就有些動容：「好精純的碧青靈水，的確是能夠達到六成的淬鍊力。」

她美目灼灼的盯著李洛，她此前倒真沒看出來，李洛在淬相術上，竟然還能有這等天賦？

要知道，這可是他的第一次啊。

她記得當初她成為一品淬相師時，那煉製出來的成品，也就到五成七八左右，算是不錯了。

顏靈卿似是突然想到了什麼，素來冷淡的俏臉上，有著一抹笑顏浮現出來，她抓住這瓶碧青靈水，轉過身，看向後面那同樣一臉驚疑的莊毅，道：「莊毅副會長，看來這一品煉製室，我暫時不用交出去了。」

莊毅面色陰晴不定的盯著那瓶靈水奇光，先前那些驚呼聲他也聽見了，李洛煉製出了六成的碧青靈水？

要知道就算是讓他與顏靈卿這種四品淬相師動手，煉製出來的一品碧青靈水，恐怕也就勉強能達到六成五的淬鍊力，可在莊毅的記憶中，他幾乎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再親手煉製過一品靈水奇光了，因為這種煉製對於他而言，純粹是浪費時間，性價比太低太低了，畢竟一支一品靈水奇光，也就不過數十枚天量金而已。

這還算是他第一次聽見，有人第一次煉製靈水奇光，就達到了六成的淬鍊力，他那位弟子石雲，可是足足練習了一年的碧青靈水，才能夠勉強達到五成六。

這與李洛一比，簡直是雲泥之別。

莊毅扯動了一下嘴角，有些僵硬的道：「顏副會長，這不會是你做了什麼手腳吧？少府主接觸淬相術，才不過半個月不到的時間。」

顏靈卿淡淡的看了他一眼，道：「先前少府主的煉製很多人都看在眼裡，你這種藉口太無力了一些，還是說，少府主還得專門再為你表演一下？」

周圍有不少人都是點點頭，他們的確是親眼看見這一瓶靈水奇光的出爐。

莊毅面龐上的神情更加的僵硬了，最終他乾笑一聲，道：「不敢不敢。」

雖說他心中不見得多看重李洛，但不管如何，李洛是名義上的少府主，當著這麼多人的面，他也不敢對其表現出什麼輕視。

「莊毅副會長，如果誰煉製的一品靈水奇光淬鍊力更高，就能夠成為一品煉製室的負責人，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李洛笑著補了一刀。

莊毅訕笑道：「這就要看顏副會長的意思了。」

之后庄毅也明白，今日的發難算是徹底的失敗，於是他再度尷尬的附和了幾句，便是轉身，面色陰沉的離去。

一品煉製室內，氣氛頓時鬆緩下來，緊接著一道道恭賀的聲音響起，那些看向李洛的目光都是充滿著羨慕與嘆服。

李洛笑著應對那些恭賀，然後顏靈卿將眾人趕去繼續練習，這才美目饒有興致的盯著李洛，道：「沒想到，你第一次竟然能夠煉製出這種淬鍊力的靈水，看來你在淬相師上面，真是很有天賦。」

在聖玄星學府，顏靈卿見過不少的淬相天才，第一次能夠達到這種程度當然也有，但她沒想到的是，李洛這五品水相竟然能夠做到這一步，這說明什麼？說明李洛應該是在諸多材料的融合調和中，擁有著獨特的敏感性，這是一種特殊的天賦，這種天賦，顏靈卿曾在聖玄星學府淬相院中見過。

「可能只是運氣好吧。」李洛謙虛的道，如果他知道顏靈卿的猜測的話，恐怕會有些尷尬，因為他可沒那所謂的天賦，他這第一次能夠達到六成的淬鍊力，其實就只是單純的靠他這「水光相」獨特的淬鍊性硬懟上去的，因為他發現，即便他一直在估算，但當結果出來後，他還是有些低估了當水相與光明相完美融合在一起後的淬鍊性。

顏靈卿也不理會他的謙虛，道：「這次多虧了你，不過道謝的話我也懶得說了，畢竟溪陽屋也算是在為你賺錢。」

旋即她頓了頓，素來清冷的俏臉上有著一抹笑意綻放出來。

「但我心情不錯，所以晚點可以請你吃個飯。」

李洛原本想說，我其實想趕時間回家去修煉一下相術，但想到平日裡顏靈卿的嚴厲，於是求生本能最終還是讓得他露出開心的神色。

（前面出了一個錯誤，另外一位副會長應該是叫做莊毅，那個貝豫的名字是最初的名字，後來嫌他難聽就改了，結果沒注意還有漏網之魚，已經修改了，不影響閱讀。）

第二十九章孩子

夜色下的南風城，燈火通明，涼風中帶著沸騰喧囂之氣。

「今天你做得不錯，讓我大出了一口氣，來，喝一杯！」

臨街的一座酒樓中，顏靈卿小手握住酒杯，平日裡清冷的臉頰，在此時的烈酒之前，卻是呈現出了極為罕見的豪邁與狂放。

李洛也是被她這前後變化搞得有些懵，只能弱弱的拿起酒杯跟她碰了一下，然後就愕然的見到顏靈卿一口就將那幾乎遮了她大半個臉頰的酒杯喝了個乾淨。

這個喝法，跟顏靈卿那帶著銀框眼鏡的知性，冷豔氣質，當真是形成了太大的反差感。

起碼如今這層酒樓中，不少目光都帶著愕然的偷偷投來，畢竟顏靈卿的顏值，還是相當高的。

「靈卿姐不是說了，終歸到底，還是在幫我這個少府主賺錢嘛。」李洛笑著說道。

「事實是這樣，但莊毅那傢伙，仗著資歷老，讓我吃癟了好幾次，早就看他不爽了。」顏靈卿撇撇紅潤小嘴。

旋即她打量著李洛，道：「不過你今天倒的確是讓我有些刮目相看，我原本以為，你這位少府主，就只是一個吉祥物而已。」

李洛有些尷尬，你這麼實誠的聊天真的好嗎？

顏靈卿又倒滿了酒，道：「但說句實話，就算如此，你跟青娥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這個是當然的事。」李洛對此，倒是坦然承認，姜青娥那是何等的優秀，連聖玄星學府都放下身段對其特招，這等殊榮，就算是大夏皇室的皇子，怕都享受不到。

「不過我會努力的。」李洛盯著酒杯，笑了笑，說道。

顏靈卿有些玩味的道：「哦？聽起來，你還真對青娥有想法？」

「青娥姐的優秀，不必我多說吧，如果我說對她沒有想法，恐怕連你都會說我虛偽。」李洛認真的道。

他與姜青娥青梅竹馬那麼多年，兩人間的情感本來就略顯複雜，再加上那一份婚約，所以在李洛看來，兩人本就有著極深的羈絆。

這種感覺，李洛相信不止是他，就算是姜青娥那般性格，都不可能將他視為常人來對待，這一點，在往常的相處中，李洛還是能夠察覺到的。

「還算誠實。」

顏靈卿又是一口乾了一杯烈酒，點點頭，旋即饒有深意的笑道：「不過如果你真有這個心思的話，可真是任重而道遠，如今你還只是在這南風城而已，等你有一天去了聖玄星學府，你才會知道，你的競爭對手們究竟有多可怕。」

李洛端起酒杯，也是一口悶了，然後想了想，道：「但是...我才是姜青娥的未婚夫。」

他頓了頓，笑道：「而且如果他們真的要對我做什麼的話，青娥姐也會保護我的，我想那個時候，難受的可能會是他們。」

顏靈卿美目睜圓了一些，她盯著李洛，道：「你這不是躲在女人後面嗎？」

李洛振振有詞的道：「未婚妻保護未婚夫，有什麼錯嗎？」

顏靈卿啞然，旋即忍不住的道：「這...也太壞了吧。」

然後她忍不住的笑出聲來，因為以姜青娥的性格，還真是可能會這樣做，而這樣下來，對那些人簡直就是肉身心靈的雙重暴擊。

李洛笑著給她倒滿酒，兩人不斷的來回喝著，到了最後，在李洛腦袋開始暈乎乎的時候，終於是發現顏靈卿趴在了桌上。

李洛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搖了搖顏靈卿，發現她沒有任何的反應，不由得有些無語。

最終，李洛上前彎身，一隻手攬住顏靈卿細細的腰肢，一隻手穿過其膝後，然後將她橫抱了起來。

隨著李洛抱著顏靈卿走出酒樓，四周則是有一些豔羨的目光投來。

不過李洛卻沒他們那般齷齪心思，出了酒樓，便是將等待在旁的車輦招了過來，其中有一名侍女鑽出。

這是顏靈卿來時就準備好的，看來她早就知道一旦喝酒，她必然大醉。

李洛小心翼翼的將顏靈卿抱進車廂，然後囑咐了一下侍女：「將顏副會長送回家中。」

侍女恭敬的應下，最後駕車遠去。

街道上，李洛望著車輦沒入燈火通明中，也是伸了一個懶腰，他想起了先前與顏靈卿的交談，最後輕輕一笑。

「還是得努力啊...」

固然他不介意讓姜青娥來保護他，但好歹，他也不能讓姜青娥丟了面子不是？

而當李洛轉身離去時，遠去的車輦中，本該大醉中的顏靈卿卻是突然的睜開了眼睛。

她懶懶的躺著，自言自語的笑道：「還算不錯，竟然都沒佔我的便宜。」

「回頭跟青娥說一說，她這個小未婚夫，雖然實力不怎麼樣，但姐姐我還時比較認可的。」

...

第二日，當李洛起床後，還感覺到腦袋有點隱隱作痛，這讓得他倍感無奈，看來以後要拒絕跟顏靈卿喝酒了。

略作洗漱，李洛來到前廳，就見到嬌豔動人，如花似玉的蔡薇姐在等著他吃早餐。

李洛有些歉意的笑了笑。

「昨晚跟顏靈卿喝酒了？」蔡薇為他盛了一碗白粥，嬌笑道。

李洛點點頭，道：「沒想到靈卿姐喝酒...有點豪邁。」

蔡薇有些嗔怪的道：「靈卿也真是，你還只是個孩子呢，竟然帶你去喝酒。」

李洛一聽，頓時就不滿意了，反駁道：「蔡薇姐，你不要想佔我便宜啊，你不就大我一點嗎？搞得跟我老娘一樣。」

蔡薇白了他一眼，表揚道：「昨天你在溪陽屋做的事，我都知道了，做得不錯，竟然真能開始幫上忙了。」

「這段時間我已經在陸續的拋售掉一些洛嵐府在天蜀郡的無用商會與產業，其中一些我甚至以低價售給了蒂法家，貝家...呵呵，聽說宋家還為此找那兩家談過話，但似乎並沒有什麼用，雖說這些還不至於讓他們分裂，但卻足以讓他們在對付洛嵐府這上面難以取得完全的共識。」

「拋售了這些負擔，我們的資金倒是充裕了一些，你所需要的五品靈水奇光，最近應該能陸陸續續的採購完畢。」

李洛大喜：「蔡薇姐真是太能幹了，不像靈卿姐，酒量不行還喜歡胡喝。」

蔡薇眨了眨濃密如刷般的睫毛，道：「酒量不行？」

李洛點頭道：「昨晚她喝得大醉，還是我讓人把她送回去的。」

蔡薇紅唇掀起一抹玩味的笑意：「我的傻少府主啊，顏靈卿的酒量，喝翻十個你，她臉都不帶紅一下。」

李洛呆住。

蔡薇打量了一下他，道：「你可沒趁機對她起什麼壞心思吧？不然她一輩子都在青娥面前沒你一句好話。」

李洛趕緊回想了一下，似乎自己並沒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這才抹了一把額頭上的冷汗。

不過顯然，他還是被顏靈卿耍了一下。

於是他有些羞惱的將碗給放了下去，道：「我去學府了。」

轉身就跑了，後面有著蔡薇悅耳的嬌笑聲不斷傳來，這讓得李洛悲憤不已，姐姐們套路太深了，我果然還是個孩子啊。

第二十九章孩子

夜色下的南風城，燈火通明，涼風中帶著沸騰喧囂之氣。

「今天你做得不錯，讓我大出了一口氣，來，喝一杯！」

臨街的一座酒樓中，顏靈卿小手握住酒杯，平日裡清冷的臉頰，在此時的烈酒之前，卻是呈現出了極為罕見的豪邁與狂放。

李洛也是被她這前後變化搞得有些懵，只能弱弱的拿起酒杯跟她碰了一下，然後就愕然的見到顏靈卿一口就將那幾乎遮了她大半個臉頰的酒杯喝了個乾淨。

這個喝法，跟顏靈卿那帶著銀框眼鏡的知性，冷豔氣質，當真是形成了太大的反差感。

起碼如今這層酒樓中，不少目光都帶著愕然的偷偷投來，畢竟顏靈卿的顏值，還是相當高的。

「靈卿姐不是說了，終歸到底，還是在幫我這個少府主賺錢嘛。」李洛笑著說道。

「事實是這樣，但莊毅那傢伙，仗著資歷老，讓我吃癟了好幾次，早就看他不爽了。」顏靈卿撇撇紅潤小嘴。

旋即她打量著李洛，道：「不過你今天倒的確是讓我有些刮目相看，我原本以為，你這位少府主，就只是一個吉祥物而已。」

李洛有些尷尬，你這麼實誠的聊天真的好嗎？

顏靈卿又倒滿了酒，道：「但說句實話，就算如此，你跟青娥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這個是當然的事。」李洛對此，倒是坦然承認，姜青娥那是何等的優秀，連聖玄星學府都放下身段對其特招，這等殊榮，就算是大夏皇室的皇子，怕都享受不到。

「不過我會努力的。」李洛盯著酒杯，笑了笑，說道。

顏靈卿有些玩味的道：「哦？聽起來，你還真對青娥有想法？」

「青娥姐的優秀，不必我多說吧，如果我說對她沒有想法，恐怕連你都會說我虛偽。」李洛認真的道。

他與姜青娥青梅竹馬那麼多年，兩人間的情感本來就略顯複雜，再加上那一份婚約，所以在李洛看來，兩人本就有著極深的羈絆。

這種感覺，李洛相信不止是他，就算是姜青娥那般性格，都不可能將他視為常人來對待，這一點，在往常的相處中，李洛還是能夠察覺到的。

「還算誠實。」

顏靈卿又是一口乾了一杯烈酒，點點頭，旋即饒有深意的笑道：「不過如果你真有這個心思的話，可真是任重而道遠，如今你還只是在這南風城而已，等你有一天去了聖玄星學府，你才會知道，你的競爭對手們究竟有多可怕。」

李洛端起酒杯，也是一口悶了，然後想了想，道：「但是...我才是姜青娥的未婚夫。」

他頓了頓，笑道：「而且如果他們真的要對我做什麼的話，青娥姐也會保護我的，我想那個時候，難受的可能會是他們。」

顏靈卿美目睜圓了一些，她盯著李洛，道：「你這不是躲在女人後面嗎？」

李洛振振有詞的道：「未婚妻保護未婚夫，有什麼錯嗎？」

顏靈卿啞然，旋即忍不住的道：「這...也太壞了吧。」

然後她忍不住的笑出聲來，因為以姜青娥的性格，還真是可能會這樣做，而這樣下來，對那些人簡直就是肉身心靈的雙重暴擊。

李洛笑著給她倒滿酒，兩人不斷的來回喝著，到了最後，在李洛腦袋開始暈乎乎的時候，終於是發現顏靈卿趴在了桌上。

李洛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搖了搖顏靈卿，發現她沒有任何的反應，不由得有些無語。

最終，李洛上前彎身，一隻手攬住顏靈卿細細的腰肢，一隻手穿過其膝後，然後將她橫抱了起來。

隨著李洛抱著顏靈卿走出酒樓，四周則是有一些豔羨的目光投來。

不過李洛卻沒他們那般齷齪心思，出了酒樓，便是將等待在旁的車輦招了過來，其中有一名侍女鑽出。

這是顏靈卿來時就準備好的，看來她早就知道一旦喝酒，她必然大醉。

李洛小心翼翼的將顏靈卿抱進車廂，然後囑咐了一下侍女：「將顏副會長送回家中。」

侍女恭敬的應下，最後駕車遠去。

街道上，李洛望著車輦沒入燈火通明中，也是伸了一個懶腰，他想起了先前與顏靈卿的交談，最後輕輕一笑。

「還是得努力啊...」

固然他不介意讓姜青娥來保護他，但好歹，他也不能讓姜青娥丟了面子不是？

而當李洛轉身離去時，遠去的車輦中，本該大醉中的顏靈卿卻是突然的睜開了眼睛。

她懶懶的躺著，自言自語的笑道：「還算不錯，竟然都沒佔我的便宜。」

「回頭跟青娥說一說，她這個小未婚夫，雖然實力不怎麼樣，但姐姐我還時比較認可的。」

...

第二日，當李洛起床後，還感覺到腦袋有點隱隱作痛，這讓得他倍感無奈，看來以後要拒絕跟顏靈卿喝酒了。

略作洗漱，李洛來到前廳，就見到嬌豔動人，如花似玉的蔡薇姐在等著他吃早餐。

李洛有些歉意的笑了笑。

「昨晚跟顏靈卿喝酒了？」蔡薇為他盛了一碗白粥，嬌笑道。

李洛點點頭，道：「沒想到靈卿姐喝酒...有點豪邁。」

蔡薇有些嗔怪的道：「靈卿也真是，你還只是個孩子呢，竟然帶你去喝酒。」

李洛一聽，頓時就不滿意了，反駁道：「蔡薇姐，你不要想佔我便宜啊，你不就大我一點嗎？搞得跟我老娘一樣。」

蔡薇白了他一眼，表揚道：「昨天你在溪陽屋做的事，我都知道了，做得不錯，竟然真能開始幫上忙了。」

「這段時間我已經在陸續的拋售掉一些洛嵐府在天蜀郡的無用商會與產業，其中一些我甚至以低價售給了蒂法家，貝家...呵呵，聽說宋家還為此找那兩家談過話，但似乎並沒有什麼用，雖說這些還不至於讓他們分裂，但卻足以讓他們在對付洛嵐府這上面難以取得完全的共識。」

「拋售了這些負擔，我們的資金倒是充裕了一些，你所需要的五品靈水奇光，最近應該能陸陸續續的採購完畢。」

李洛大喜：「蔡薇姐真是太能幹了，不像靈卿姐，酒量不行還喜歡胡喝。」

蔡薇眨了眨濃密如刷般的睫毛，道：「酒量不行？」

李洛點頭道：「昨晚她喝得大醉，還是我讓人把她送回去的。」

蔡薇紅唇掀起一抹玩味的笑意：「我的傻少府主啊，顏靈卿的酒量，喝翻十個你，她臉都不帶紅一下。」

李洛呆住。

蔡薇打量了一下他，道：「你可沒趁機對她起什麼壞心思吧？不然她一輩子都在青娥面前沒你一句好話。」

李洛趕緊回想了一下，似乎自己並沒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這才抹了一把額頭上的冷汗。

不過顯然，他還是被顏靈卿耍了一下。

於是他有些羞惱的將碗給放了下去，道：「我去學府了。」

轉身就跑了，後面有著蔡薇悅耳的嬌笑聲不斷傳來，這讓得李洛悲憤不已，姐姐們套路太深了，我果然還是個孩子啊。

第三十章虞浪

當悲憤的李洛來到學府時，發現今日的氣氛跟昨日的沸騰興奮相比就顯得要減弱了許多，一些學員的面龐上明顯的布滿了沮喪之色。

顯然，這些大多都是在昨日的比試中不順的人。

不過這也沒辦法，有人歡喜自然就會有人悲傷，這種淘汰制，本就會不斷的將能力不足者給刷下來。

「洛哥，你總算來了啊。」

而當趙闊見到李洛的時候，連忙迎了上來，道：「你今天的兩場，有一場可不輕鬆啊，是一院的虞浪，你記得嗎？」

「虞浪？」李洛想了想，點點頭，此人在一院也有些名氣，實力一直在一院十幾名的樣子徘徊，據說他擁有著一道六品風相，以速度奇快而著稱。

「那傢伙如今已經晉入第七印，比貝錕強多了。」趙闊面色有些凝重的道。

「第七印啊...」李洛咂咂嘴，這的確比昨天的對手難纏，不過應該還在他能夠應對的範圍內。

於是他拍了拍趙闊的肩膀，笑道：「放心吧，我有把握。」

趙闊見狀，也就不再多說，畢竟他清楚李洛的性格，如果他真覺得打不過的話，是不會有半點逞強的。

不過就在兩人說話間，有一名二院的學員突然過來，低聲道：「洛哥，外面有人找你。」

李洛聞言，有些疑惑，但還是走了出去，然後在那樹蔭下，見到一道頭髮披肩，顯得浪蕩不羈的少年。

李洛一眼就將其給認了出來，正是他今天將會遇見的那個對手，虞浪。

「你來找我？」李洛笑道。

虞浪撥了一下垂在面前的劉海，目光深沉的看著李洛，道：「李洛，沒想到許久不見，你竟然又重新崛起了，不愧是當年那個制霸南風學府的男人。」

李洛吐了一口氣，沒好氣的道：「不要說這些蠢話。」

虞浪有些不滿的道：「哪裡蠢了？」

不過最終他還是撇撇嘴，道：「今天下午你就會遇見我，然後宋雲峰找了我，還給我開了不低的價格，要我今天最好全力要把你打傷。」

李洛一怔，旋即笑道：「你這是來告密？還是打算一魚兩吃？」

「切，我虞浪雖然浪，但還是有底線的，你當年教了我相術，也算是欠你一個人情。」虞浪不屑的道。

「我只是來提醒你，如果下午動手，你真的不是我的對手，那就趕緊跳下臺去，當然，也不排除你這變態藏得太深，到時候反而我不是你的對手，那樣的話，你就配合一下，讓我「重傷」出場，這樣子我還能吃一波宋雲峰的補助費，畢竟那傢伙的確是個冤大頭，開的價不低。」

「當然，後面一條只是我為了穩妥起見補上的，但我覺得不可能用得上，李洛，你根本不知道，現在的我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會被褲子太長而絆倒的男人了。」

繞是李洛定力還算不錯，但也被虞浪這通操作閃瞎了眼，最終他只能無奈的道：「你是真的騷。」

「所以我打算去找老師舉報你。」

這下子換作虞浪目瞪口呆了，罵道：「李洛，你是畜生吧？我賺點錢容易嗎？你一個大少爺懂我們的艱辛嗎？」

「滾滾滾。」

李洛揉了揉眉心，揮手趕人，這傢伙好長時間不見，結果還是個奇葩。

虞浪冷哼一聲，甩了甩披肩頭髮，瀟灑轉身而去。

李洛望著他背影，還是揮了揮手，道：「雖然消息價值不大，不過還是謝了。」

虞浪腳步一頓，冷哼聲傳來。

「年輕人，好自為之吧。」

隨著虞浪離去，李洛方才皺了皺眉頭，那宋雲峰對他的敵意倒是越來越強烈了，這之間呂清兒應該可能是主因，但也有一部分是宋家與洛嵐府間的恩怨。

「明明已經很低調了...」

「為什麼還要來惹我？」

...

上午那一場比試太過順利，自然沒什麼好說的，所以很快就到了下午，李洛不出意外的就對上了虞浪。

戰臺上，虞浪披卷頭髮隨風擺動，他神色冷漠的望著前方的李洛，道：「李洛，遇見了我，是你的不幸。」

戰臺周圍，圍滿了不少的觀戰者，他們對這場比試倒是顯得很有興趣，畢竟這是李洛遇見的第一個強敵。

對於虞浪這個戲精，李洛顯然是有些無奈，他不想讓自己入了對方的戲，因為這會顯得他很弱智。

所以，他只能沉默的運轉相力，異常純粹的藍色相力緩緩的從其身軀上升騰起來，引得附近的空氣都是變得溼潤了許多。

而隨著觀戰員的一聲令下，原本還在耍酷的虞浪周身有青色相力猛然爆發，那一瞬，似是有風聲呼嘯，虞浪的身影直接是化為了一道影子，閃電般的撲向了李洛。

那般速度，引得李洛眼神都是一凝，而戰臺四周，更是驚呼聲不斷，顯然虞浪的速度，相當的迅猛。

砰！

拳風裹挾著淡淡的青光，宛如迅雷之勢，直接在李洛眼瞳中急速的放大。

顯然，一旦動手，虞浪並沒有任何的留手。

李洛腳步一錯，變拳為掌，在面前不急不緩的張開，藍色相力湧動間，宛如是形成了一層密不透風的水幕。

青色拳風轟在了水幕上，濺起了陣陣漣漪。

「哇嗚！」

一聲怪叫聲響起，只見得虞浪的身影仿佛是形成了一道道殘影，那些殘影出現在李洛四周，那一瞬，拳影，腳影裹挾著青光，帶起破風聲，猶如是將李洛的身軀都是遮掩了下去。

攻勢異常的兇猛。

而面對著虞浪那狂暴的攻勢，李洛卻是完全的處於防禦姿態中，層層水幕伴隨著其拳掌的變化，不斷的護著周身要害。

觀戰臺周圍，眾人一見到這一幕，就明白李洛在打算將戰鬥拖長時間，不過這並不奇怪，因為李洛是水相，而水相之力，特性就是綿長悠遠，戰鬥的時間越長，對其自身就越有利。

「李洛又在施展他那高階相術，九重碧浪。」還有眼力毒辣的學員出聲說道。

這九重碧浪，之前李洛與貝錕交手時也施展過，極為適合拖延時間的戰鬥，隨著其力量的堆疊起來，到時候的反擊將會變得尤為的驚人。

不過，虞浪的實力可比貝錕更強，想要防禦住他那暴風雨般的攻勢，恐怕沒那麼容易。

「哇嗚！」

果然，伴隨著虞浪一聲怪叫，他雙指並曲，陡然刺出，指尖青光凝聚，仿佛是化為青芒，吞吐不定。

「風指！」

仿佛纏繞著罡風般的指尖直接是生生的洞穿了李洛周身的水幕防禦，然後快若閃電般的對其胸前落去。

察覺到對方指尖蘊含的勁力以及速度，李洛明白已是無法躲避，當即深吸一口溼潤的空氣。

「水柔掌。」

李洛一掌拍出，手掌之上湧動著藍色相力，而在即將接觸的那一霎，他五指陡然張開，指尖彈動，攪動著水相之力，猶如是形成了一重重的水漩。

而虞浪那指尖蘊含的鋒銳青光，則是在那水漩一重重的纏繞下，被迅速的侵蝕，剝離。

待得那風指穿過重重水漩，最終與李洛掌力相撞時，已被極為精妙的化解了一些力量。

砰！

拳指硬碰，相力撞擊，有氣浪滾滾擴散，而李洛與虞浪的身影也是一震，彼此身形滑退而出。

譁！

戰臺周圍，譁然聲響起，一道道驚愕的目光投向李洛。

他竟然正面把虞浪的最強攻擊給化解了？！

虞浪可是七印實力啊！

而且還是風相之力，這在攻擊力上面來說，本就比水相之力要強橫一些。

「是李洛的相術運用太精湛了，他恰到好處的使用了水柔拳，化解了虞浪的攻擊，厲害啊，水柔掌明明只是一道中階相術，可卻讓得虞浪那達到高階相術的風指無功而返。」有實力出眾者解說並且讚嘆道。

「李洛的相力，應該是六印境，從各方面來說，他應該都算是弱於虞浪，可卻能夠將虞浪拖這麼久...」

「南風學府相術第一人，名不虛傳啊。」

「......」

在那諸多驚嘆聲中，臺上的虞浪也是咧了咧嘴巴，那盯著李洛的眼神，則是變得凝重了許多，先前的交手中，他並沒有取得任何的優勢，這與他想像的，顯然完全不一樣。

「這傢伙，果然還是個變態。」

虞浪原本還想放點水，可打起來才發現，他根本就沒資格放水。

不過也好，這樣的李洛，才更有意思！

虞浪眼中有興奮之色湧現而出，下一刻，青色相力暴湧，他身影如風般的暴射而出，速度直接是在這一刻爆發到了極致。

可就在他速度爆發的那一霎那，他突然感覺到自己的身軀有些失去了平衡感，整個人都莫名的騰空了起來。

虞浪面色大變的低頭，然後就見到，在他的雙腳處，不知何時，纏繞上了一道淡淡的藍色相力。

那藍色相力，宛如是水蛇般，將他的雙腳都纏在一起，而正因為如此，他速度爆發時，方才會身軀失去了平衡。

「這是...」

虞浪瞳孔緊縮。

面前的李洛，望著失去平衡飛過來的虞浪，露出了笑容：「低階相術，水蛇。」

「虞浪，你大意了。」

說話的同時，李洛一步踏出，雙掌橫推而出，水相之力湧動時，仿佛是帶起了波濤之聲。

「你雖然不會再被褲子太長而絆倒，但是，你會被我的水蛇所絆倒。」

在李洛的聲音中，那雙掌直接是落在了虞浪胸膛之上。

「我操，李洛，你耍詐！」虞浪大罵。

轟！

大罵中，他的身軀直接是倒飛了出去，最終重重的砸落在了場外。

而在跌落的那一瞬，一口鮮血從虞浪嘴中噴出了三丈高，大量的鮮血從他的衣服下湧了出來，轉瞬就將他化為了血人，引得周圍一陣驚慌。

而臺上的李洛也是愣了愣，旋即嘴角一抽，這齣血量也太過分了吧，這奇葩是想要直接訛宋雲峰一筆大的，然後退學嗎？

第三十章虞浪

當悲憤的李洛來到學府時，發現今日的氣氛跟昨日的沸騰興奮相比就顯得要減弱了許多，一些學員的面龐上明顯的布滿了沮喪之色。

顯然，這些大多都是在昨日的比試中不順的人。

不過這也沒辦法，有人歡喜自然就會有人悲傷，這種淘汰制，本就會不斷的將能力不足者給刷下來。

「洛哥，你總算來了啊。」

而當趙闊見到李洛的時候，連忙迎了上來，道：「你今天的兩場，有一場可不輕鬆啊，是一院的虞浪，你記得嗎？」

「虞浪？」李洛想了想，點點頭，此人在一院也有些名氣，實力一直在一院十幾名的樣子徘徊，據說他擁有著一道六品風相，以速度奇快而著稱。

「那傢伙如今已經晉入第七印，比貝錕強多了。」趙闊面色有些凝重的道。

「第七印啊...」李洛咂咂嘴，這的確比昨天的對手難纏，不過應該還在他能夠應對的範圍內。

於是他拍了拍趙闊的肩膀，笑道：「放心吧，我有把握。」

趙闊見狀，也就不再多說，畢竟他清楚李洛的性格，如果他真覺得打不過的話，是不會有半點逞強的。

不過就在兩人說話間，有一名二院的學員突然過來，低聲道：「洛哥，外面有人找你。」

李洛聞言，有些疑惑，但還是走了出去，然後在那樹蔭下，見到一道頭髮披肩，顯得浪蕩不羈的少年。

李洛一眼就將其給認了出來，正是他今天將會遇見的那個對手，虞浪。

「你來找我？」李洛笑道。

虞浪撥了一下垂在面前的劉海，目光深沉的看著李洛，道：「李洛，沒想到許久不見，你竟然又重新崛起了，不愧是當年那個制霸南風學府的男人。」

李洛吐了一口氣，沒好氣的道：「不要說這些蠢話。」

虞浪有些不滿的道：「哪裡蠢了？」

不過最終他還是撇撇嘴，道：「今天下午你就會遇見我，然後宋雲峰找了我，還給我開了不低的價格，要我今天最好全力要把你打傷。」

李洛一怔，旋即笑道：「你這是來告密？還是打算一魚兩吃？」

「切，我虞浪雖然浪，但還是有底線的，你當年教了我相術，也算是欠你一個人情。」虞浪不屑的道。

「我只是來提醒你，如果下午動手，你真的不是我的對手，那就趕緊跳下臺去，當然，也不排除你這變態藏得太深，到時候反而我不是你的對手，那樣的話，你就配合一下，讓我「重傷」出場，這樣子我還能吃一波宋雲峰的補助費，畢竟那傢伙的確是個冤大頭，開的價不低。」

「當然，後面一條只是我為了穩妥起見補上的，但我覺得不可能用得上，李洛，你根本不知道，現在的我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會被褲子太長而絆倒的男人了。」

繞是李洛定力還算不錯，但也被虞浪這通操作閃瞎了眼，最終他只能無奈的道：「你是真的騷。」

「所以我打算去找老師舉報你。」

這下子換作虞浪目瞪口呆了，罵道：「李洛，你是畜生吧？我賺點錢容易嗎？你一個大少爺懂我們的艱辛嗎？」

「滾滾滾。」

李洛揉了揉眉心，揮手趕人，這傢伙好長時間不見，結果還是個奇葩。

虞浪冷哼一聲，甩了甩披肩頭髮，瀟灑轉身而去。

李洛望著他背影，還是揮了揮手，道：「雖然消息價值不大，不過還是謝了。」

虞浪腳步一頓，冷哼聲傳來。

「年輕人，好自為之吧。」

隨著虞浪離去，李洛方才皺了皺眉頭，那宋雲峰對他的敵意倒是越來越強烈了，這之間呂清兒應該可能是主因，但也有一部分是宋家與洛嵐府間的恩怨。

「明明已經很低調了...」

「為什麼還要來惹我？」

...

上午那一場比試太過順利，自然沒什麼好說的，所以很快就到了下午，李洛不出意外的就對上了虞浪。

戰臺上，虞浪披卷頭髮隨風擺動，他神色冷漠的望著前方的李洛，道：「李洛，遇見了我，是你的不幸。」

戰臺周圍，圍滿了不少的觀戰者，他們對這場比試倒是顯得很有興趣，畢竟這是李洛遇見的第一個強敵。

對於虞浪這個戲精，李洛顯然是有些無奈，他不想讓自己入了對方的戲，因為這會顯得他很弱智。

所以，他只能沉默的運轉相力，異常純粹的藍色相力緩緩的從其身軀上升騰起來，引得附近的空氣都是變得溼潤了許多。

而隨著觀戰員的一聲令下，原本還在耍酷的虞浪周身有青色相力猛然爆發，那一瞬，似是有風聲呼嘯，虞浪的身影直接是化為了一道影子，閃電般的撲向了李洛。

那般速度，引得李洛眼神都是一凝，而戰臺四周，更是驚呼聲不斷，顯然虞浪的速度，相當的迅猛。

砰！

拳風裹挾著淡淡的青光，宛如迅雷之勢，直接在李洛眼瞳中急速的放大。

顯然，一旦動手，虞浪並沒有任何的留手。

李洛腳步一錯，變拳為掌，在面前不急不緩的張開，藍色相力湧動間，宛如是形成了一層密不透風的水幕。

青色拳風轟在了水幕上，濺起了陣陣漣漪。

「哇嗚！」

一聲怪叫聲響起，只見得虞浪的身影仿佛是形成了一道道殘影，那些殘影出現在李洛四周，那一瞬，拳影，腳影裹挾著青光，帶起破風聲，猶如是將李洛的身軀都是遮掩了下去。

攻勢異常的兇猛。

而面對著虞浪那狂暴的攻勢，李洛卻是完全的處於防禦姿態中，層層水幕伴隨著其拳掌的變化，不斷的護著周身要害。

觀戰臺周圍，眾人一見到這一幕，就明白李洛在打算將戰鬥拖長時間，不過這並不奇怪，因為李洛是水相，而水相之力，特性就是綿長悠遠，戰鬥的時間越長，對其自身就越有利。

「李洛又在施展他那高階相術，九重碧浪。」還有眼力毒辣的學員出聲說道。

這九重碧浪，之前李洛與貝錕交手時也施展過，極為適合拖延時間的戰鬥，隨著其力量的堆疊起來，到時候的反擊將會變得尤為的驚人。

不過，虞浪的實力可比貝錕更強，想要防禦住他那暴風雨般的攻勢，恐怕沒那麼容易。

「哇嗚！」

果然，伴隨著虞浪一聲怪叫，他雙指並曲，陡然刺出，指尖青光凝聚，仿佛是化為青芒，吞吐不定。

「風指！」

仿佛纏繞著罡風般的指尖直接是生生的洞穿了李洛周身的水幕防禦，然後快若閃電般的對其胸前落去。

察覺到對方指尖蘊含的勁力以及速度，李洛明白已是無法躲避，當即深吸一口溼潤的空氣。

「水柔掌。」

李洛一掌拍出，手掌之上湧動著藍色相力，而在即將接觸的那一霎，他五指陡然張開，指尖彈動，攪動著水相之力，猶如是形成了一重重的水漩。

而虞浪那指尖蘊含的鋒銳青光，則是在那水漩一重重的纏繞下，被迅速的侵蝕，剝離。

待得那風指穿過重重水漩，最終與李洛掌力相撞時，已被極為精妙的化解了一些力量。

砰！

拳指硬碰，相力撞擊，有氣浪滾滾擴散，而李洛與虞浪的身影也是一震，彼此身形滑退而出。

譁！

戰臺周圍，譁然聲響起，一道道驚愕的目光投向李洛。

他竟然正面把虞浪的最強攻擊給化解了？！

虞浪可是七印實力啊！

而且還是風相之力，這在攻擊力上面來說，本就比水相之力要強橫一些。

「是李洛的相術運用太精湛了，他恰到好處的使用了水柔拳，化解了虞浪的攻擊，厲害啊，水柔掌明明只是一道中階相術，可卻讓得虞浪那達到高階相術的風指無功而返。」有實力出眾者解說並且讚嘆道。

「李洛的相力，應該是六印境，從各方面來說，他應該都算是弱於虞浪，可卻能夠將虞浪拖這麼久...」

「南風學府相術第一人，名不虛傳啊。」

「......」

在那諸多驚嘆聲中，臺上的虞浪也是咧了咧嘴巴，那盯著李洛的眼神，則是變得凝重了許多，先前的交手中，他並沒有取得任何的優勢，這與他想像的，顯然完全不一樣。

「這傢伙，果然還是個變態。」

虞浪原本還想放點水，可打起來才發現，他根本就沒資格放水。

不過也好，這樣的李洛，才更有意思！

虞浪眼中有興奮之色湧現而出，下一刻，青色相力暴湧，他身影如風般的暴射而出，速度直接是在這一刻爆發到了極致。

可就在他速度爆發的那一霎那，他突然感覺到自己的身軀有些失去了平衡感，整個人都莫名的騰空了起來。

虞浪面色大變的低頭，然後就見到，在他的雙腳處，不知何時，纏繞上了一道淡淡的藍色相力。

那藍色相力，宛如是水蛇般，將他的雙腳都纏在一起，而正因為如此，他速度爆發時，方才會身軀失去了平衡。

「這是...」

虞浪瞳孔緊縮。

面前的李洛，望著失去平衡飛過來的虞浪，露出了笑容：「低階相術，水蛇。」

「虞浪，你大意了。」

說話的同時，李洛一步踏出，雙掌橫推而出，水相之力湧動時，仿佛是帶起了波濤之聲。

「你雖然不會再被褲子太長而絆倒，但是，你會被我的水蛇所絆倒。」

在李洛的聲音中，那雙掌直接是落在了虞浪胸膛之上。

「我操，李洛，你耍詐！」虞浪大罵。

轟！

大罵中，他的身軀直接是倒飛了出去，最終重重的砸落在了場外。

而在跌落的那一瞬，一口鮮血從虞浪嘴中噴出了三丈高，大量的鮮血從他的衣服下湧了出來，轉瞬就將他化為了血人，引得周圍一陣驚慌。

而臺上的李洛也是愣了愣，旋即嘴角一抽，這齣血量也太過分了吧，這奇葩是想要直接訛宋雲峰一筆大的，然後退學嗎？

第三十一章遭遇強敵

臺下的騷亂持續了片刻，最後隨著虞浪被迅速的抬走而消退，不過周圍那一道道投向李洛的目光中，倒是帶了一點驚懼。

顯然是被李洛出手太重嚇到了。

李洛見狀也有些無語，暗罵了一聲虞浪這個混蛋，平白的把他的名聲都給連累了。

他站在臺上，目光對著四方掃了掃，最後停在了一個位置。

只見得那裡，宋雲峰在一群人的簇擁中說說笑笑，似是察覺到李洛的注視，他也是抬起頭，神色淡淡的看了他一眼，然後便是收回了目光。

李洛也沒有要過去說什麼的想法，直接轉身下了戰臺。

「洛哥，你有點猛啊，竟然連虞浪都收拾了。」臺下有趙闊迎了上來，嘖嘖稱嘆。

「那傢伙大意了一些。」李洛估算了一下雙方的實力，繼續打下去的話，他是能夠勝過虞浪的，但時間會拖久一些。

這樣來看，他如今的戰鬥力，應該算得上是七印中的佼佼者，這樣的實力，要進入前二十，不成什麼問題。

現在就等明天的兩場比試，如果都能取勝的話，他的名次必然是能夠進前二十的，到時候，他就能夠歇息一下了。

據說前二十名出現後，可以自主選擇是否繼續競爭名次，李洛對此就沒有太大的興趣了，反正前二十都有著參加學府大考的資格，所以沒必要在這裡進行這些無謂的戰鬥。

有這時間，他還不如去煉製一下靈水奇光。

在打完了今日的兩場比試後，李洛倒並沒有立即的離開學府，因為明天最後的兩場對戰表，將會在今日就提前放出來。

他想要看看明天的對手。

他的這種等待，倒並未持續太久，一個小時後，廣場上有金鈴聲響起，李洛與趙闊便是走向了一處石壁。

石壁周圍，圍滿了諸多學員，李洛的目光掃過石壁上面如流水般刷下的文字，然後很快就找到了明日的兩個對手。

第一個對手，是一院的一名七印實力，應該比虞浪要弱一些，倒是問題不大。

可當李洛看見他將要面對的最後一個對手時，雙目便是輕輕虛眯了起來。

「洛哥，你，你最後一場遇到宋雲峰了！」一旁的趙闊也是發現了這個結果，當即失聲起來。

沒錯，李洛那最後一場，直接是遇見了一院排名第二的宋雲峰！

周圍有一些目光投來，帶著同情之意。

雖說李洛最近崛起的速度極快，特別是今天還打敗了虞浪，可他的腳步真的是要到此而至了，因為他遇見了宋雲峰。

「宋雲峰如今可是八印的實力啊，這也太倒黴了。」趙闊也是嘆了一口氣，為李洛感到可惜。

李洛倒是不算太意外：「能夠留到現在的，都不是弱手，撞見他，也不是不可能。」

「不過沒關係，就算你明天輸了一場，但進入前二十依舊是板上釘釘。」趙闊安慰道。

李洛聞言則是笑著點點頭，眼神幽深，不知在想這些什麼。

而在廣場另外一個方向，宋雲峰也是看見了石壁上的明日對戰名單，他盯著李洛的名字看了好半晌，然後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從剛才開始你就神色不好看，現在怎麼突然變好了？」一旁有疑惑的少女聲傳來，正是蒂法晴。

「因為明天遇見了一個讓人愉悅的對手，我是真的沒想到，竟然還會有這等天遂人願的好事。」宋雲峰含笑道。

蒂法晴美目看去，也是一怔，道：「居然遇見李洛了...倒也正常，你們都是全勝，遇見的概率的確不小。」

「不過他這運氣也真是不好，看來他那漂亮的戰績要在這裡結束了。」

蒂法晴最為清楚宋雲峰的實力有多強，放眼整個南風學府，也就只有呂清兒能夠壓他一頭，別看最近李洛有一飛沖天的跡象，可這與宋雲峰比起來，還是有著難以逾越的差距。

她已經能夠想像，明日的那場戰鬥，必然將會是摧枯拉朽。

而且她也知曉宋雲峰心中對李洛有怨氣，不論是個人原因還是宋家與洛嵐府的恩怨，所以明天宋雲峰一旦出手，恐怕會施展最雷霆的手段，然後將李洛狠狠的再踩進淤泥之中。

一時間，連蒂法晴都有些同情李洛了，明日這局，可怎麼收場啊。

不過這李洛也真是，明知道宋雲峰心儀呂清兒，偏偏還要和別人走那麼近...要知道，嫉妒之火燃燒起來的男人，可沒多少理智的。

另外一邊，李洛在知曉了明日的對手後，便是在一些同情的目光中與趙闊分別，然後徑直離開了學府。

回家的車輦上，李洛閉目沉思。

明日與宋雲峰的戰鬥，不得不說，的確是非常困難，對方不僅是八印境，自身相力本就比他更為的雄厚，更何況，宋雲峰還擁有著一道七品的赤雕相。

相性九品，七至九品為高，所以能夠達到七品的相，便可稱為高品相。

可不要小瞧了這高品二字，因為這並非是簡單名字上面的變化，而是因為一旦相性達到七品，那麼其修煉而出的相力，同樣會因此變得有些與眾不同，簡單來說，就是高品相修煉而出的相力，要比那些低，中品相更加的充斥著靈性。

靈性難以細說，但其中之妙，唯有與其對敵者，方才知曉。

所以說，七品相是一個分水嶺，踏過這個阻礙，便為高品相。

甚至在高品相中，還有上下兩級的細分，這是一至六品相所不具備的待遇，由此也能夠看出這之間的差距。

宋雲峰所擁有的赤雕相，便是下七品。

所以，不論是相力的雄厚，還是相性的品階，李洛都全面落後於宋雲峰，這種戰鬥，幾乎算是不平衡的。

沒有任何人看好李洛與宋雲峰這場比試，從某種意義來說，甚至包括李洛自己。

「的確很麻煩。」

李洛自語，他的「水光相」雖然奇特，但再奇特，終歸還只是五品相，雖說這水光相在煉製靈水奇光上所綻放的奇效完全不弱於七品相，但如果用來戰鬥的話，卻未必真能在和七品相的正面硬碰中佔得多大的便宜。

若是能夠將「水光相」提升到六品的話，他的壓力會小很多，但可惜，即便這段時間李洛在不斷的使用五品的靈水奇光，可想要進化到六品，依舊還需要一些時間，這遠水顯然是救不了近火的。

「要不直接認輸？」

李洛撓了撓頭，其實這個選擇可以作為備選，因為不管從什麼角度來說，這個選擇反而是最正常的，畢竟明眼人都看得出雙方存在的巨大差距，而明知結局是碾壓性的，還要硬上，那不是受虐狂嗎？

李洛想了想，今日就沒有打算再去溪陽屋，而是直接回了老宅，因為即便有備選，他也覺得還是需要做一些以備不時之需的準備。

第三十一章遭遇強敵

臺下的騷亂持續了片刻，最後隨著虞浪被迅速的抬走而消退，不過周圍那一道道投向李洛的目光中，倒是帶了一點驚懼。

顯然是被李洛出手太重嚇到了。

李洛見狀也有些無語，暗罵了一聲虞浪這個混蛋，平白的把他的名聲都給連累了。

他站在臺上，目光對著四方掃了掃，最後停在了一個位置。

只見得那裡，宋雲峰在一群人的簇擁中說說笑笑，似是察覺到李洛的注視，他也是抬起頭，神色淡淡的看了他一眼，然後便是收回了目光。

李洛也沒有要過去說什麼的想法，直接轉身下了戰臺。

「洛哥，你有點猛啊，竟然連虞浪都收拾了。」臺下有趙闊迎了上來，嘖嘖稱嘆。

「那傢伙大意了一些。」李洛估算了一下雙方的實力，繼續打下去的話，他是能夠勝過虞浪的，但時間會拖久一些。

這樣來看，他如今的戰鬥力，應該算得上是七印中的佼佼者，這樣的實力，要進入前二十，不成什麼問題。

現在就等明天的兩場比試，如果都能取勝的話，他的名次必然是能夠進前二十的，到時候，他就能夠歇息一下了。

據說前二十名出現後，可以自主選擇是否繼續競爭名次，李洛對此就沒有太大的興趣了，反正前二十都有著參加學府大考的資格，所以沒必要在這裡進行這些無謂的戰鬥。

有這時間，他還不如去煉製一下靈水奇光。

在打完了今日的兩場比試後，李洛倒並沒有立即的離開學府，因為明天最後的兩場對戰表，將會在今日就提前放出來。

他想要看看明天的對手。

他的這種等待，倒並未持續太久，一個小時後，廣場上有金鈴聲響起，李洛與趙闊便是走向了一處石壁。

石壁周圍，圍滿了諸多學員，李洛的目光掃過石壁上面如流水般刷下的文字，然後很快就找到了明日的兩個對手。

第一個對手，是一院的一名七印實力，應該比虞浪要弱一些，倒是問題不大。

可當李洛看見他將要面對的最後一個對手時，雙目便是輕輕虛眯了起來。

「洛哥，你，你最後一場遇到宋雲峰了！」一旁的趙闊也是發現了這個結果，當即失聲起來。

沒錯，李洛那最後一場，直接是遇見了一院排名第二的宋雲峰！

周圍有一些目光投來，帶著同情之意。

雖說李洛最近崛起的速度極快，特別是今天還打敗了虞浪，可他的腳步真的是要到此而至了，因為他遇見了宋雲峰。

「宋雲峰如今可是八印的實力啊，這也太倒黴了。」趙闊也是嘆了一口氣，為李洛感到可惜。

李洛倒是不算太意外：「能夠留到現在的，都不是弱手，撞見他，也不是不可能。」

「不過沒關係，就算你明天輸了一場，但進入前二十依舊是板上釘釘。」趙闊安慰道。

李洛聞言則是笑著點點頭，眼神幽深，不知在想這些什麼。

而在廣場另外一個方向，宋雲峰也是看見了石壁上的明日對戰名單，他盯著李洛的名字看了好半晌，然後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從剛才開始你就神色不好看，現在怎麼突然變好了？」一旁有疑惑的少女聲傳來，正是蒂法晴。

「因為明天遇見了一個讓人愉悅的對手，我是真的沒想到，竟然還會有這等天遂人願的好事。」宋雲峰含笑道。

蒂法晴美目看去，也是一怔，道：「居然遇見李洛了...倒也正常，你們都是全勝，遇見的概率的確不小。」

「不過他這運氣也真是不好，看來他那漂亮的戰績要在這裡結束了。」

蒂法晴最為清楚宋雲峰的實力有多強，放眼整個南風學府，也就只有呂清兒能夠壓他一頭，別看最近李洛有一飛沖天的跡象，可這與宋雲峰比起來，還是有著難以逾越的差距。

她已經能夠想像，明日的那場戰鬥，必然將會是摧枯拉朽。

而且她也知曉宋雲峰心中對李洛有怨氣，不論是個人原因還是宋家與洛嵐府的恩怨，所以明天宋雲峰一旦出手，恐怕會施展最雷霆的手段，然後將李洛狠狠的再踩進淤泥之中。

一時間，連蒂法晴都有些同情李洛了，明日這局，可怎麼收場啊。

不過這李洛也真是，明知道宋雲峰心儀呂清兒，偏偏還要和別人走那麼近...要知道，嫉妒之火燃燒起來的男人，可沒多少理智的。

另外一邊，李洛在知曉了明日的對手後，便是在一些同情的目光中與趙闊分別，然後徑直離開了學府。

回家的車輦上，李洛閉目沉思。

明日與宋雲峰的戰鬥，不得不說，的確是非常困難，對方不僅是八印境，自身相力本就比他更為的雄厚，更何況，宋雲峰還擁有著一道七品的赤雕相。

相性九品，七至九品為高，所以能夠達到七品的相，便可稱為高品相。

可不要小瞧了這高品二字，因為這並非是簡單名字上面的變化，而是因為一旦相性達到七品，那麼其修煉而出的相力，同樣會因此變得有些與眾不同，簡單來說，就是高品相修煉而出的相力，要比那些低，中品相更加的充斥著靈性。

靈性難以細說，但其中之妙，唯有與其對敵者，方才知曉。

所以說，七品相是一個分水嶺，踏過這個阻礙，便為高品相。

甚至在高品相中，還有上下兩級的細分，這是一至六品相所不具備的待遇，由此也能夠看出這之間的差距。

宋雲峰所擁有的赤雕相，便是下七品。

所以，不論是相力的雄厚，還是相性的品階，李洛都全面落後於宋雲峰，這種戰鬥，幾乎算是不平衡的。

沒有任何人看好李洛與宋雲峰這場比試，從某種意義來說，甚至包括李洛自己。

「的確很麻煩。」

李洛自語，他的「水光相」雖然奇特，但再奇特，終歸還只是五品相，雖說這水光相在煉製靈水奇光上所綻放的奇效完全不弱於七品相，但如果用來戰鬥的話，卻未必真能在和七品相的正面硬碰中佔得多大的便宜。

若是能夠將「水光相」提升到六品的話，他的壓力會小很多，但可惜，即便這段時間李洛在不斷的使用五品的靈水奇光，可想要進化到六品，依舊還需要一些時間，這遠水顯然是救不了近火的。

「要不直接認輸？」

李洛撓了撓頭，其實這個選擇可以作為備選，因為不管從什麼角度來說，這個選擇反而是最正常的，畢竟明眼人都看得出雙方存在的巨大差距，而明知結局是碾壓性的，還要硬上，那不是受虐狂嗎？

李洛想了想，今日就沒有打算再去溪陽屋，而是直接回了老宅，因為即便有備選，他也覺得還是需要做一些以備不時之需的準備。

第三十二章激將

第二日，當蔡薇見到早起的李洛時，發現他眼眶有點發黑，精神略顯萎靡，一副昨夜沒怎麼睡好的樣子。

「怎麼了？沒睡好嗎？」蔡薇關心的問道。

李洛搖搖頭，笑道：「最近學府內在預考，所以壓力有點大吧。」

他倒沒將今日要與宋雲峰比試的事說出來，犯不著。

蔡薇螓首微點，光潔美麗的鵝蛋臉頰上露出鼓勵的笑容：「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對了，昨天顏靈卿還問起你呢，說你沒有去溪陽屋。」

李洛飛快的刨了幾口白粥，道：「等預考完了，我就會將精力暫時放在溪陽屋那邊，如果靈卿姐想我的話，到時候我就多陪陪她。」

蔡薇微微一笑，道：「這話怎麼不當著她面說？」

「當然怕被她打死啊。」

李洛實誠的說道，然後狼吞虎咽一番，與蔡薇招呼了一聲，便是利索的起身跑了出去。

蔡薇無奈的望著李洛那匆忙的背影，微微搖頭，然後便是自顧自的保持著優雅，細嚼慢咽的將早餐解決。

...

「李洛。」

當李洛剛到南風學府時，就聽見了一道清脆聲音自旁邊傳來，然後他就見到俏生生立在右側一顆綠蔭蔥鬱的大樹之下的呂清兒。

今日的呂清兒，穿著黑色的短裙校服，如冰雪般的肌膚，在黑色的襯託下顯得更為的刺眼，細細的腰肢以及短裙下雪白筆直的長腿，直接是引得附近許多少年裝作與同伴在說話，但那目光，卻是忍不住的在投來。

李洛聽到呂清兒的招呼聲，也就走了過去，衝著她笑了笑。

「聽說你今天撞見宋雲峰了？」呂清兒柳眉微蹙的問道。

李洛笑著點點頭。

「那你打算怎麼做？」呂清兒道。

李洛想了想，坦率的道：「大概率會直接認輸。」

呂清兒聞言，倒是輕笑一聲，不過沒有流露出什麼嘲笑之意，反而認真的點點頭：「這是一個很理智的選擇，你沒必要與他在此時爭長短，以你在相術上面的天賦，你與他之間的差距會逐漸的縮小。」

李洛點頭：「我也這麼覺得的。」

呂清兒沉默了一下，道：「這次的事情，可能和我也有一些關係，真是抱歉。」

李洛笑道：「其實你只是一點誘導因素而已，更多的是宋家與洛嵐府之間的糾紛，當然，我覺得還有一點很重要...宋雲峰在害怕。」

「害怕？」呂清兒眨了眨杏目。

李洛淡笑道：「他害怕我又變得跟當初一樣，他就只能存在於我的陰影下，那樣的話，他這些年的努力就變成了笑話。」

如果其他人聽到這話，恐怕要笑李洛有些大言不慚，畢竟如今的宋雲峰在南風學府的聲望，可比他李洛要強多了。

但呂清兒卻是若有所思，因為她很清楚，當初的李洛在南風學府是何等的風光，即便是如今的她，也有些難以企及，更何況宋雲峰。

「所以，他想要在你沒有完全崛起的時候，趁機狠狠的將你踩下去，然後用來堅定自己的內心？」

李洛點點頭：「大概就是這樣吧。」

呂清兒俏臉微肅，道：「如果是這樣，那他今天恐怕不會輕易讓你認輸的。」

李洛道：「希望不會如此吧，如果真是這樣...」

他對著呂清兒擺了擺手，然後便是對著二院的方向而去，有聲音若有若無的傳來。

「那也就沒辦法了。」

呂清兒望著他的背影，有些詫異，因為李洛的表現，可不太像是真沒辦法的樣子，難道他還有其他的辦法，避免與宋雲峰的比試嗎？

...

李洛的第一場比試，倒是沒有出任何意外的結束，而第二場比試，被安排在了預考的最後一場。

仿佛是一場收官戰般。

廣場上，人聲鼎沸，黑壓壓的人頭躦動。

在那一處高臺上，衛剎老院長帶著徐山嶽，林風這些南風學府的導師在觀戰。

「呵呵，沒想到李洛竟然和宋雲峰給撞上了，你們說這一場能打起來不？」老院長笑問道。

林風淡淡一笑，道：「院長，這種比試能有什麼意思？」

徐山嶽暗嘆一聲，道：「應該是打不起來的，這種完全不對等的比試，直接認輸就行了，沒必要打下去，這又不丟人。」

雖然李洛是他們二院的人，但徐山嶽也沒辦法硬著頭皮說看他好李洛，因為這是無法翻盤的局。

雙方的差距太大，完全打不了啊。

老院長點點頭，感嘆道：「李洛現在已衝進了前二十，這個速度很快了，如果再給予他一些時間，追上宋雲峰問題不大，但現在這個時間段，還是缺了一些火候。」

林風不置可否，在他看來，李洛唯一能夠超過宋雲峰的就是他的相術天賦，但宋雲峰同樣有著七品相，這也是李洛無法企及的優勢，所以說李洛想要追上宋雲峰，恐怕沒那麼容易。

當他們在交談間，那比試的時間，也是在諸多等待中悄然而至。

宋雲峰的身影拔地而起，瀟灑的落上了戰臺，那挺拔的身軀，英俊的面龐，倒是顯得器宇軒昂。

隨著宋雲峰的出場，場中頓時有著熱烈沸騰的聲音響起來，可見他如今在南風學府中所擁有的聲望與名氣。

而在戰臺的另外一側，李洛也是在眾目注視下登臺而上。

「好帥呀，比宋雲峰還帥！」

雖然李洛沒有什麼花裡胡哨的出場方式，但當他站在臺上時，便是引得諸多少女忍不住的驚嘆出聲，畢竟繼承了父母優良基因的李洛，在外表這一項上面，的確是堪稱頂尖，妥妥的壓宋雲峰一頭。

不過對於場外的種種因素，臺上的兩人，心理素質都還挺過關，所以全部都選擇了無視。

李洛盯著宋雲峰，然後舉起一隻手來。

但還不等他說話，宋雲峰就淡淡的道：「你是打算直接認輸嗎？」

李洛一笑，道：「接下來你是打算用言語羞辱我來激將嗎？」

宋雲峰眼皮一抬，不鹹不淡的道：「談不上羞辱你，我只是覺得，有你這麼一個兒子，你那父母，也是有些沽名釣譽。」

此言一出，場外頓時變得安靜了許多，因為誰都沒想到，宋雲峰這次的言語，竟然會如此的鋒利。

李洛同樣是愣了愣，旋即他對著宋雲峰豎起大拇指：「厲害，一擊致命。」

「都說到這個份上了...」

李洛扭了扭脖子，衝著宋雲峰笑了笑，只是那森白的牙齒，顯得有些森冷。

「來吧，宋家的狗崽子，我給你一次機會，但能不能咬到肉，就得看你究竟有沒有這個能耐了。」

第三十二章激將

第二日，當蔡薇見到早起的李洛時，發現他眼眶有點發黑，精神略顯萎靡，一副昨夜沒怎麼睡好的樣子。

「怎麼了？沒睡好嗎？」蔡薇關心的問道。

李洛搖搖頭，笑道：「最近學府內在預考，所以壓力有點大吧。」

他倒沒將今日要與宋雲峰比試的事說出來，犯不著。

蔡薇螓首微點，光潔美麗的鵝蛋臉頰上露出鼓勵的笑容：「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對了，昨天顏靈卿還問起你呢，說你沒有去溪陽屋。」

李洛飛快的刨了幾口白粥，道：「等預考完了，我就會將精力暫時放在溪陽屋那邊，如果靈卿姐想我的話，到時候我就多陪陪她。」

蔡薇微微一笑，道：「這話怎麼不當著她面說？」

「當然怕被她打死啊。」

李洛實誠的說道，然後狼吞虎咽一番，與蔡薇招呼了一聲，便是利索的起身跑了出去。

蔡薇無奈的望著李洛那匆忙的背影，微微搖頭，然後便是自顧自的保持著優雅，細嚼慢咽的將早餐解決。

...

「李洛。」

當李洛剛到南風學府時，就聽見了一道清脆聲音自旁邊傳來，然後他就見到俏生生立在右側一顆綠蔭蔥鬱的大樹之下的呂清兒。

今日的呂清兒，穿著黑色的短裙校服，如冰雪般的肌膚，在黑色的襯託下顯得更為的刺眼，細細的腰肢以及短裙下雪白筆直的長腿，直接是引得附近許多少年裝作與同伴在說話，但那目光，卻是忍不住的在投來。

李洛聽到呂清兒的招呼聲，也就走了過去，衝著她笑了笑。

「聽說你今天撞見宋雲峰了？」呂清兒柳眉微蹙的問道。

李洛笑著點點頭。

「那你打算怎麼做？」呂清兒道。

李洛想了想，坦率的道：「大概率會直接認輸。」

呂清兒聞言，倒是輕笑一聲，不過沒有流露出什麼嘲笑之意，反而認真的點點頭：「這是一個很理智的選擇，你沒必要與他在此時爭長短，以你在相術上面的天賦，你與他之間的差距會逐漸的縮小。」

李洛點頭：「我也這麼覺得的。」

呂清兒沉默了一下，道：「這次的事情，可能和我也有一些關係，真是抱歉。」

李洛笑道：「其實你只是一點誘導因素而已，更多的是宋家與洛嵐府之間的糾紛，當然，我覺得還有一點很重要...宋雲峰在害怕。」

「害怕？」呂清兒眨了眨杏目。

李洛淡笑道：「他害怕我又變得跟當初一樣，他就只能存在於我的陰影下，那樣的話，他這些年的努力就變成了笑話。」

如果其他人聽到這話，恐怕要笑李洛有些大言不慚，畢竟如今的宋雲峰在南風學府的聲望，可比他李洛要強多了。

但呂清兒卻是若有所思，因為她很清楚，當初的李洛在南風學府是何等的風光，即便是如今的她，也有些難以企及，更何況宋雲峰。

「所以，他想要在你沒有完全崛起的時候，趁機狠狠的將你踩下去，然後用來堅定自己的內心？」

李洛點點頭：「大概就是這樣吧。」

呂清兒俏臉微肅，道：「如果是這樣，那他今天恐怕不會輕易讓你認輸的。」

李洛道：「希望不會如此吧，如果真是這樣...」

他對著呂清兒擺了擺手，然後便是對著二院的方向而去，有聲音若有若無的傳來。

「那也就沒辦法了。」

呂清兒望著他的背影，有些詫異，因為李洛的表現，可不太像是真沒辦法的樣子，難道他還有其他的辦法，避免與宋雲峰的比試嗎？

...

李洛的第一場比試，倒是沒有出任何意外的結束，而第二場比試，被安排在了預考的最後一場。

仿佛是一場收官戰般。

廣場上，人聲鼎沸，黑壓壓的人頭躦動。

在那一處高臺上，衛剎老院長帶著徐山嶽，林風這些南風學府的導師在觀戰。

「呵呵，沒想到李洛竟然和宋雲峰給撞上了，你們說這一場能打起來不？」老院長笑問道。

林風淡淡一笑，道：「院長，這種比試能有什麼意思？」

徐山嶽暗嘆一聲，道：「應該是打不起來的，這種完全不對等的比試，直接認輸就行了，沒必要打下去，這又不丟人。」

雖然李洛是他們二院的人，但徐山嶽也沒辦法硬著頭皮說看他好李洛，因為這是無法翻盤的局。

雙方的差距太大，完全打不了啊。

老院長點點頭，感嘆道：「李洛現在已衝進了前二十，這個速度很快了，如果再給予他一些時間，追上宋雲峰問題不大，但現在這個時間段，還是缺了一些火候。」

林風不置可否，在他看來，李洛唯一能夠超過宋雲峰的就是他的相術天賦，但宋雲峰同樣有著七品相，這也是李洛無法企及的優勢，所以說李洛想要追上宋雲峰，恐怕沒那麼容易。

當他們在交談間，那比試的時間，也是在諸多等待中悄然而至。

宋雲峰的身影拔地而起，瀟灑的落上了戰臺，那挺拔的身軀，英俊的面龐，倒是顯得器宇軒昂。

隨著宋雲峰的出場，場中頓時有著熱烈沸騰的聲音響起來，可見他如今在南風學府中所擁有的聲望與名氣。

而在戰臺的另外一側，李洛也是在眾目注視下登臺而上。

「好帥呀，比宋雲峰還帥！」

雖然李洛沒有什麼花裡胡哨的出場方式，但當他站在臺上時，便是引得諸多少女忍不住的驚嘆出聲，畢竟繼承了父母優良基因的李洛，在外表這一項上面，的確是堪稱頂尖，妥妥的壓宋雲峰一頭。

不過對於場外的種種因素，臺上的兩人，心理素質都還挺過關，所以全部都選擇了無視。

李洛盯著宋雲峰，然後舉起一隻手來。

但還不等他說話，宋雲峰就淡淡的道：「你是打算直接認輸嗎？」

李洛一笑，道：「接下來你是打算用言語羞辱我來激將嗎？」

宋雲峰眼皮一抬，不鹹不淡的道：「談不上羞辱你，我只是覺得，有你這麼一個兒子，你那父母，也是有些沽名釣譽。」

此言一出，場外頓時變得安靜了許多，因為誰都沒想到，宋雲峰這次的言語，竟然會如此的鋒利。

李洛同樣是愣了愣，旋即他對著宋雲峰豎起大拇指：「厲害，一擊致命。」

「都說到這個份上了...」

李洛扭了扭脖子，衝著宋雲峰笑了笑，只是那森白的牙齒，顯得有些森冷。

「來吧，宋家的狗崽子，我給你一次機會，但能不能咬到肉，就得看你究竟有沒有這個能耐了。」

第三十三章雞蛋碰石頭

當李洛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所有人都知道，他不認輸了，他選擇與宋雲峰碰一碰。

可這種碰撞在所有人看來，都是雞蛋碰石頭，並沒有一點點的優勢。

「洛哥...」

二院那邊，不少學員都是面露擔憂之色，趙闊更是不安的錘了錘拳頭，怒道：「宋雲峰這王八蛋真是太無恥了！」

其他人也是深有同感的點點頭，這宋雲峰為了逼得李洛不認輸，當真是不擇手段，過於無恥了。

在人群中，秉持著做戲做全套的敬業精神，所以躺在擔架上面，滿身被繃帶包裹的嚴嚴實實的虞浪也是在看著，他嘀咕道：「這李洛在搞什麼東西，這不是上去找虐嗎？」

不遠處，呂清兒注視著場中的變化，柳眉也是緊緊的蹙起，她想過宋雲峰可能會激將李洛，可卻沒想到他會膽子這麼大的去攻擊李洛那兩位封侯境的父母，而顯然，李洛對他的父母是極有感情的，所以他能夠無視其他人對他自身的嘲諷，卻不能容忍宋雲峰對他父母的絲毫抹黑。

雖然，宋雲峰也根本沒什麼資格去抹黑兩位封侯強者，但李洛，在面對著這種情況時，並不打算忍下去。

呂清兒眸光流轉，停留在李洛的身上，因為她隱隱的感覺到，李洛此舉，真的是被宋雲峰強行逼上去的嗎？

臺上，宋雲峰眼神冰冷的盯著李洛，先前後者那一句宋家狗崽子，倒是讓得他微微的有些動怒。

不過他沒有再口舌反擊，因為沒有意義，等到待會動手，他用腳在李洛那臉踩在臺上時，自然就是最有力的反擊。

而臺上的觀戰員在確定雙方都不認輸後，便是面色肅然的宣布比試開始。

轟！

當其聲音落下的那一瞬，宋雲峰體內便是有著赤紅色的相力緩緩的升騰起來，那相力飄蕩間，隱隱的仿佛是有著雕影若隱若現。

那是宋雲峰的七品赤雕相，相力熾熱狂暴。

宋雲峰沒有絲毫的保留，八印相力盡數展現，一股壓迫感以其為源頭散發出來，迫人心神。

而在另外一邊，李洛同樣是將自身相力盡數運轉，藍色的水相之力宛如水波般的遍布全身。

不過從相力的強度上來說，光是肉眼就能夠看出他與宋雲峰之間的差距。

所以這就更讓人有些納悶了，這種差距，究竟要怎麼打？

在那諸多目光中，李洛雙掌擺出了架勢，身體表面的藍色相力隱隱的蕩漾起來，誰都看得出來，他將高階相術「九重碧浪」運行了起來。

可「九重碧浪」雖說一旦拖下去威力會不斷的增強，但在宋雲峰絕對的壓制下面，這恐怕並沒有什麼作用...

「呵...」

果然，當宋雲峰見到這一幕時，冷呵了一聲，下一瞬，他身軀上赤紅相力湧動，身影陡然暴射而出。

一道赤光掠過臺中，那速度如炮彈般，裹挾著熾熱狂風，一道腿影如火錘，直接就狠狠的對著李洛所在劈斬而下。

宋雲峰沒有半點要戲耍的心思，上來就開全力，顯然是要以雷霆之勢，直接將李洛踐踏下去。

面對著宋雲峰的兇悍攻勢，李洛雙掌揮舞，水相之力宛如淡淡水幕，形成了防禦。

嗤！

然而他這些防禦在宋雲峰那赤紅相力之下，卻是宛如薄紙般的脆弱，僅僅只是一個接觸，便是盡數的崩碎，連帶著那「九重碧浪」，尚未開始醞釀，就被宋雲峰以絕對蠻橫的力量破壞得乾乾淨淨。

低沉之聲於臺上響起，氣浪滾滾，而李洛的身影則是在那接觸的瞬間，直接倒射出十數米，險險的被震到了戰臺邊緣，差點就要出局了。

譁！

周圍響起了連片的譁然聲，這第一個接觸，雙方的實力差距就顯現了出來，宋雲峰全方面的壓制了李洛，而李洛雖說精通諸多相術，可在這種一力降十會面前，似乎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呂清兒俏臉凝重，這個局面，連她都不知道怎麼來翻。

「宋哥加油，打趴他！」在那一個方向，貝錕，蒂法晴等一些親近宋雲峰的人站在一起，此時那貝錕正興奮的大喊。

蒂法晴倒是未曾出聲，但還是輕輕搖頭，這種差距太大了，沒法打。

臺上，李洛拳頭之上一片赤紅，冰涼的藍色相力湧來，頓時拳頭上有煙霧升騰起來，他感受著拳頭上傳來的灼熱刺痛，也是明白了宋雲峰的實力有多強。

「這個強度...」他眼神微微一閃。

呼！

而就在此時，前方再度有熾熱破風聲襲來，那宋雲峰顯然不打算給李洛半點喘息的機會，更加凌厲兇狠的攻勢撲來，宛如惡雕突襲。

李洛抬頭，他望著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赤光，眼下他已是在戰臺邊緣，稍有不慎，就是出局的下場。

不過他的面龐上，卻並沒有出現驚慌失措的神色，反而是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水相之力湧動，指印變幻，一道相術隨之施展。

淡淡的藍色水幕於他的面前成形，隱約間，仿佛是一面薄薄的鏡子般。

而這水幕一出現，就立即被眾人所識破：「高階相術，水鏡術？」

呂清兒眸光輕閃，水鏡術算是水相術中的一道防禦相術，不過其防禦力並不算太過的出眾，其特性是能夠反彈一些攻來的力量，然後再以此抵消。

可如果只是依靠一道水鏡術，根本不可能化解宋雲峰那般凌厲兇狠的攻擊啊。

在那眾人驚呼間，宋雲峰已是撲至李洛前方，他望著那道薄薄水幕，眼中有冷笑之意掠過，雖然李洛精通諸多相術，但如果以為一道水鏡術就能夠防住他，那也真是太天真了。

心念閃過，宋雲峰再度加強了一分力量，拳影呼嘯而出，宛如赤雕在尖鳴。

不過，就在即將擊中那層薄薄水幕的時候，宋雲峰似是隱約的見到，在那如鏡面般的水幕中，仿佛是有一道模糊的赤光折射而現，那似乎是一道人影，同樣是揮拳而出，最後與他的拳頭同時的轟在了水幕的內外面。

轟！

那一刻，有低沉悶聲響起。

相力衝擊捲起灰塵，四面飛散。

李洛身軀一震，再度倒退了兩步，半隻腳都懸在了戰臺外，但沒有人關注這一點，因為所有人都是驚愕的見到，宋雲峰的身影在此時宛如是遭受到了一股神秘巨力的反擊，他的身影有些狼狽的倒射而出數十步，方才踉蹌的穩住。

抬起頭來時，面龐上滿是震驚。

他，竟然被擊退了？！

為什麼，李洛那水鏡術反彈回來的力量，竟然會這麼的強？

先前那反彈而來的力量，幾乎達到了宋雲峰攻出去的將近七成力道！

這根本就不可能是普通的水鏡術能夠做到的程度！

譁。

在那四周響起連綿不盡的譁然，震驚聲音時，宋雲峰面色陰晴不定，目光狠狠的盯著李洛。

李洛那水鏡術，他媽的有古怪！

第三十三章雞蛋碰石頭

當李洛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所有人都知道，他不認輸了，他選擇與宋雲峰碰一碰。

可這種碰撞在所有人看來，都是雞蛋碰石頭，並沒有一點點的優勢。

「洛哥...」

二院那邊，不少學員都是面露擔憂之色，趙闊更是不安的錘了錘拳頭，怒道：「宋雲峰這王八蛋真是太無恥了！」

其他人也是深有同感的點點頭，這宋雲峰為了逼得李洛不認輸，當真是不擇手段，過於無恥了。

在人群中，秉持著做戲做全套的敬業精神，所以躺在擔架上面，滿身被繃帶包裹的嚴嚴實實的虞浪也是在看著，他嘀咕道：「這李洛在搞什麼東西，這不是上去找虐嗎？」

不遠處，呂清兒注視著場中的變化，柳眉也是緊緊的蹙起，她想過宋雲峰可能會激將李洛，可卻沒想到他會膽子這麼大的去攻擊李洛那兩位封侯境的父母，而顯然，李洛對他的父母是極有感情的，所以他能夠無視其他人對他自身的嘲諷，卻不能容忍宋雲峰對他父母的絲毫抹黑。

雖然，宋雲峰也根本沒什麼資格去抹黑兩位封侯強者，但李洛，在面對著這種情況時，並不打算忍下去。

呂清兒眸光流轉，停留在李洛的身上，因為她隱隱的感覺到，李洛此舉，真的是被宋雲峰強行逼上去的嗎？

臺上，宋雲峰眼神冰冷的盯著李洛，先前後者那一句宋家狗崽子，倒是讓得他微微的有些動怒。

不過他沒有再口舌反擊，因為沒有意義，等到待會動手，他用腳在李洛那臉踩在臺上時，自然就是最有力的反擊。

而臺上的觀戰員在確定雙方都不認輸後，便是面色肅然的宣布比試開始。

轟！

當其聲音落下的那一瞬，宋雲峰體內便是有著赤紅色的相力緩緩的升騰起來，那相力飄蕩間，隱隱的仿佛是有著雕影若隱若現。

那是宋雲峰的七品赤雕相，相力熾熱狂暴。

宋雲峰沒有絲毫的保留，八印相力盡數展現，一股壓迫感以其為源頭散發出來，迫人心神。

而在另外一邊，李洛同樣是將自身相力盡數運轉，藍色的水相之力宛如水波般的遍布全身。

不過從相力的強度上來說，光是肉眼就能夠看出他與宋雲峰之間的差距。

所以這就更讓人有些納悶了，這種差距，究竟要怎麼打？

在那諸多目光中，李洛雙掌擺出了架勢，身體表面的藍色相力隱隱的蕩漾起來，誰都看得出來，他將高階相術「九重碧浪」運行了起來。

可「九重碧浪」雖說一旦拖下去威力會不斷的增強，但在宋雲峰絕對的壓制下面，這恐怕並沒有什麼作用...

「呵...」

果然，當宋雲峰見到這一幕時，冷呵了一聲，下一瞬，他身軀上赤紅相力湧動，身影陡然暴射而出。

一道赤光掠過臺中，那速度如炮彈般，裹挾著熾熱狂風，一道腿影如火錘，直接就狠狠的對著李洛所在劈斬而下。

宋雲峰沒有半點要戲耍的心思，上來就開全力，顯然是要以雷霆之勢，直接將李洛踐踏下去。

面對著宋雲峰的兇悍攻勢，李洛雙掌揮舞，水相之力宛如淡淡水幕，形成了防禦。

嗤！

然而他這些防禦在宋雲峰那赤紅相力之下，卻是宛如薄紙般的脆弱，僅僅只是一個接觸，便是盡數的崩碎，連帶著那「九重碧浪」，尚未開始醞釀，就被宋雲峰以絕對蠻橫的力量破壞得乾乾淨淨。

低沉之聲於臺上響起，氣浪滾滾，而李洛的身影則是在那接觸的瞬間，直接倒射出十數米，險險的被震到了戰臺邊緣，差點就要出局了。

譁！

周圍響起了連片的譁然聲，這第一個接觸，雙方的實力差距就顯現了出來，宋雲峰全方面的壓制了李洛，而李洛雖說精通諸多相術，可在這種一力降十會面前，似乎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呂清兒俏臉凝重，這個局面，連她都不知道怎麼來翻。

「宋哥加油，打趴他！」在那一個方向，貝錕，蒂法晴等一些親近宋雲峰的人站在一起，此時那貝錕正興奮的大喊。

蒂法晴倒是未曾出聲，但還是輕輕搖頭，這種差距太大了，沒法打。

臺上，李洛拳頭之上一片赤紅，冰涼的藍色相力湧來，頓時拳頭上有煙霧升騰起來，他感受著拳頭上傳來的灼熱刺痛，也是明白了宋雲峰的實力有多強。

「這個強度...」他眼神微微一閃。

呼！

而就在此時，前方再度有熾熱破風聲襲來，那宋雲峰顯然不打算給李洛半點喘息的機會，更加凌厲兇狠的攻勢撲來，宛如惡雕突襲。

李洛抬頭，他望著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赤光，眼下他已是在戰臺邊緣，稍有不慎，就是出局的下場。

不過他的面龐上，卻並沒有出現驚慌失措的神色，反而是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水相之力湧動，指印變幻，一道相術隨之施展。

淡淡的藍色水幕於他的面前成形，隱約間，仿佛是一面薄薄的鏡子般。

而這水幕一出現，就立即被眾人所識破：「高階相術，水鏡術？」

呂清兒眸光輕閃，水鏡術算是水相術中的一道防禦相術，不過其防禦力並不算太過的出眾，其特性是能夠反彈一些攻來的力量，然後再以此抵消。

可如果只是依靠一道水鏡術，根本不可能化解宋雲峰那般凌厲兇狠的攻擊啊。

在那眾人驚呼間，宋雲峰已是撲至李洛前方，他望著那道薄薄水幕，眼中有冷笑之意掠過，雖然李洛精通諸多相術，但如果以為一道水鏡術就能夠防住他，那也真是太天真了。

心念閃過，宋雲峰再度加強了一分力量，拳影呼嘯而出，宛如赤雕在尖鳴。

不過，就在即將擊中那層薄薄水幕的時候，宋雲峰似是隱約的見到，在那如鏡面般的水幕中，仿佛是有一道模糊的赤光折射而現，那似乎是一道人影，同樣是揮拳而出，最後與他的拳頭同時的轟在了水幕的內外面。

轟！

那一刻，有低沉悶聲響起。

相力衝擊捲起灰塵，四面飛散。

李洛身軀一震，再度倒退了兩步，半隻腳都懸在了戰臺外，但沒有人關注這一點，因為所有人都是驚愕的見到，宋雲峰的身影在此時宛如是遭受到了一股神秘巨力的反擊，他的身影有些狼狽的倒射而出數十步，方才踉蹌的穩住。

抬起頭來時，面龐上滿是震驚。

他，竟然被擊退了？！

為什麼，李洛那水鏡術反彈回來的力量，竟然會這麼的強？

先前那反彈而來的力量，幾乎達到了宋雲峰攻出去的將近七成力道！

這根本就不可能是普通的水鏡術能夠做到的程度！

譁。

在那四周響起連綿不盡的譁然，震驚聲音時，宋雲峰面色陰晴不定，目光狠狠的盯著李洛。

李洛那水鏡術，他媽的有古怪！

第三十四章李洛的水鏡術

「怎麼可能...李洛竟然擋下了宋雲峰的全力一擊？！」

戰臺四周，滿是震驚的譁然聲，所有人面龐上都布滿著不可思議。

在場的人，對於水鏡術並不算太陌生，其中一些擁有著水相的人也修煉過這等相術，可如果說水鏡術能夠擋住宋雲峰的全力攻擊，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但偏偏，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實實在在的出現在了他們的眼前。

那蒂法晴美目瞪圓，小嘴都是忍不住的張開了。

「見鬼了吧？！」那貝錕更是目瞪口呆的罵道。

不遠處的呂清兒，纖細柳眉在此時輕輕一挑，杏目灼灼的盯著李洛，果然，她猜想的沒有錯，李洛竟然真的有手段去制衡宋雲峰！

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他竟然真的能夠做到。

在那沸騰譁然聲中，李洛甩了甩刺痛的雙臂，然後腳步離開了戰臺邊緣，他盯著面色陰晴而兇狠的宋雲峰，衝著他露出含蓄的笑容。

而他的心中，則是有著一道欣喜的情緒在擴散。

因為他的試驗，真的成功了。

先前所施展的相術，明面上是一道水鏡術，可其中別有奧秘，那就是李洛以自身的光明相力，又疊加了一道名為折影術的中階光明相術。

水鏡術可反彈來犯之力，折影術倒映來犯之敵，兩種特殊的特性疊在一起，就形成了一道加強版的水鏡術，能夠將更多的力量反彈而回。

甚至，在李洛的預測中，未來這兩種力量運轉到極致，說不定能夠直接將襲來的敵人都刻印出來。

以敵攻敵。

而這道改良加強的水鏡術，李洛將它稱為「水光魔鏡」。

「裝神弄鬼，你以為今天你能改變什麼嗎？！」

而在李洛心中歡喜時，那宋雲峰卻是面色陰沉，身影猛的再度暴射而出，其五指成爪，隱約間，有鋒利無匹的赤紅爪影浮現，撕裂長空。

他沒有絲毫的猶豫，繼續撲擊而去。

李洛見狀，改良加強過的水鏡術再度施展開來，薄薄的水幕如鏡般的於面前成形。

砰！

宋雲峰兇悍一拳轟來，然而悶聲響起時，他與李洛再度同時倒射而退。

這次宋雲峰有了一些準備，總算是沒有那麼狼狽，但他的面色反而愈發的難看了，因為他發現李洛那「水鏡術」太過的詭異，每當接觸時，似乎都讓他有一種自己在打自己的感覺。

這他媽的還是水鏡術嗎？！

宋雲峰的攻擊再度被李洛擋了下來，戰臺四周，所有人都吞了一口口水，這種事一次是運氣好，兩次就顯然是真的有本事了。

當然莫說是他們，就算是高臺上的老院長，徐山嶽，林風等人，都是臉龐上浮現了一些錯愕之色。

「這李洛的水鏡術，似乎是有些不一般啊。」老院長驚訝的道。

其他導師都是點頭，一般的水鏡術，不可能把宋雲峰搞得如此狼狽。

「這種反彈強度，反而有點像是將階相術「玄水鏡」。」有導師分析道。

不過很快，這就引來了反駁：「將階相術是李洛一個六印境施展得出來的？」

之前的導師就啞然了，難以回答，將階相術所需要的相力，莫說是六印，就算是十印，都不夠。

「那的確只是一道水鏡術。」

徐山嶽盯著看了半晌，然後道：「不過可能是被李洛改良了。」

其他導師面面相覷，改良相術？雖然他們都知道李洛在相術上面擁有著極高的悟性與天賦，但改良相術，這不是他這個等級的人能做的吧？

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沒其他的解釋了。

「不愧是那兩位的兒子...」最終，他們只能如此的感嘆道。

而一旁的林風導師，從頭到尾沒有說話，面色黑得跟鍋底一般，因為這局面，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樣。

戰臺周圍，喧譁聲如浪潮般一波波的擴散。

而臺上的宋雲峰面色陰沉得可怕，他狠狠的盯著李洛，想要再度衝上，可想到那詭異的「水鏡術」，又是停了下來。

「李洛，你敢攻來嗎？」宋雲峰咬牙道。

他也是發現，李洛似乎只會用這道「水鏡術」來制衡他，而只要他不主動全力進攻的話，李洛的水鏡術也沒什麼作用。

李洛聞言笑著搖搖頭：「我不敢，你來啊。」

宋雲峰氣得發抖，他真切的體驗到了什麼叫做憋屈以及憤怒，明明李洛的實力遠遜色於他，但他卻用那詭異如帶刺的烏龜殼一般的水鏡術，搞得他這裡束手束腳。

不過宋雲峰終歸也不是蠢人，他漸漸的平息下怒氣，沉思數息，突然再度運轉相力射出。

但這一次，他將自身的相力做了壓制。

「這水鏡術畢竟是高階相術，施展起來對相力消耗不小，如果我能夠逼得他不斷的使用，那麼李洛很快就會相力枯竭，到時候沒了水鏡術，李洛就是沒有爪牙的獵狗而已，不足為懼。」

宋雲峰襲來，可李洛也感覺到了他力量的壓制，心念一轉，就知曉了他的想法。

「倒是聰明。」

「不過壓制了相力，我還怕你不成？」

李洛笑道，宋雲峰之所以強橫，是因為他自身相力強橫，可如今他自縛手腳，李洛又有什麼好怕的？

所以他這一次，反而主動迎了上去，兩道人影對碰在一起，拳腳裹挾著相力，帶起破風聲響。

兩人糾纏在一起，打得倒是熱火朝天，可宋雲峰卻面色越來越陰沉，因為他發現在壓制了相力後，他竟然無法壓制李洛了。

宋雲峰眼中的怒火越來越盛，下一刻，他體內壓制的相力陡然爆發，狂暴一拳裹挾著赤紅相力，狠狠的砸向李洛。

可就在其拳頭砸下之時，李洛面前有水幕展開，早就暗中準備好的水鏡術就施展了出來。

砰！

宋雲峰一拳砸在了水幕上，強悍的力量迅速的反彈而來，將他震得胸口發悶的急退了數步。

李洛同樣被震退，揉了揉拳頭，一臉似笑非笑的盯著宋雲峰。

「李洛，我看你這六印境的相力，還能施展出幾次水鏡術？！」宋雲峰面色鐵青，赤紅相力噴湧，直接是全力攻上。

他自身乃是八印境，相力比李洛更為的雄厚，既然李洛的憑仗只是這水鏡術，那麼他就用最笨的辦法，直接逼到李洛將相力耗盡！

宋雲峰沒有半點歇息，運轉相力，再度的兇悍衝來。

李洛見狀，繼續施展「水鏡術」。

砰！

熟悉的一幕再度出現，兩人同時被震退。

而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中，所有人都是麻木的望著兩人重複著這樣的舉動。

宋雲峰如蠻牛般的衝上，李洛施展水鏡術，砰的一聲，兩人倒退。

不過沒有人覺得枯燥，因為他們都知道，現在就看李洛的相力還能支持多久...

這種重複性的操作，一直持續到了李洛第十三次將水鏡術施展。

然後，李洛身軀上升騰的藍色水相之力，就漸漸的盡數黯淡了下去。

那是相力消耗殆盡的跡象。

戰臺周圍，有一些惋惜的聲音響起。

而宋雲峰陰沉的面龐上則是浮現出一抹冷笑，咬牙道：「李洛，你現在，又能怎麼辦？！」

轟！

他身影撲出，赤紅相力湧動，雙目都變得通紅起來，宛如撲食的惡雕。

而面對著宋雲峰這含怒一擊，李洛卻並沒有再進行任何的防禦，而是靜靜的站在原地，任由那兇悍拳影在眼瞳中急速的放大。

熾熱拳風撲面而來，可就在宋雲峰赤拳即將李洛面部僅有寸許距離時，他的拳頭仿佛是凝滯了下來。

因為此時，一隻手掌如鷹爪般牢牢的抓住他的手腕，令得他再無法寸進。

宋雲峰怒視而去，發現觀戰員站在了旁邊，正是他的出手，攔住了他的攻擊。

「你做什麼？！」宋雲峰怒道。

觀戰員面無表情，指了指戰臺邊緣的一根石柱，在那上面，有著一方沙漏，而此時沒有人注意到，沙漏中的沙粒，已是流光。

李洛揉了揉酸痛的手臂，衝著一臉呆滯的宋雲峰溫柔的笑了笑。

「到點了啊，蠢貨...不然還想加鍾啊？」

第三十四章李洛的水鏡術

「怎麼可能...李洛竟然擋下了宋雲峰的全力一擊？！」

戰臺四周，滿是震驚的譁然聲，所有人面龐上都布滿著不可思議。

在場的人，對於水鏡術並不算太陌生，其中一些擁有著水相的人也修煉過這等相術，可如果說水鏡術能夠擋住宋雲峰的全力攻擊，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但偏偏，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實實在在的出現在了他們的眼前。

那蒂法晴美目瞪圓，小嘴都是忍不住的張開了。

「見鬼了吧？！」那貝錕更是目瞪口呆的罵道。

不遠處的呂清兒，纖細柳眉在此時輕輕一挑，杏目灼灼的盯著李洛，果然，她猜想的沒有錯，李洛竟然真的有手段去制衡宋雲峰！

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他竟然真的能夠做到。

在那沸騰譁然聲中，李洛甩了甩刺痛的雙臂，然後腳步離開了戰臺邊緣，他盯著面色陰晴而兇狠的宋雲峰，衝著他露出含蓄的笑容。

而他的心中，則是有著一道欣喜的情緒在擴散。

因為他的試驗，真的成功了。

先前所施展的相術，明面上是一道水鏡術，可其中別有奧秘，那就是李洛以自身的光明相力，又疊加了一道名為折影術的中階光明相術。

水鏡術可反彈來犯之力，折影術倒映來犯之敵，兩種特殊的特性疊在一起，就形成了一道加強版的水鏡術，能夠將更多的力量反彈而回。

甚至，在李洛的預測中，未來這兩種力量運轉到極致，說不定能夠直接將襲來的敵人都刻印出來。

以敵攻敵。

而這道改良加強的水鏡術，李洛將它稱為「水光魔鏡」。

「裝神弄鬼，你以為今天你能改變什麼嗎？！」

而在李洛心中歡喜時，那宋雲峰卻是面色陰沉，身影猛的再度暴射而出，其五指成爪，隱約間，有鋒利無匹的赤紅爪影浮現，撕裂長空。

他沒有絲毫的猶豫，繼續撲擊而去。

李洛見狀，改良加強過的水鏡術再度施展開來，薄薄的水幕如鏡般的於面前成形。

砰！

宋雲峰兇悍一拳轟來，然而悶聲響起時，他與李洛再度同時倒射而退。

這次宋雲峰有了一些準備，總算是沒有那麼狼狽，但他的面色反而愈發的難看了，因為他發現李洛那「水鏡術」太過的詭異，每當接觸時，似乎都讓他有一種自己在打自己的感覺。

這他媽的還是水鏡術嗎？！

宋雲峰的攻擊再度被李洛擋了下來，戰臺四周，所有人都吞了一口口水，這種事一次是運氣好，兩次就顯然是真的有本事了。

當然莫說是他們，就算是高臺上的老院長，徐山嶽，林風等人，都是臉龐上浮現了一些錯愕之色。

「這李洛的水鏡術，似乎是有些不一般啊。」老院長驚訝的道。

其他導師都是點頭，一般的水鏡術，不可能把宋雲峰搞得如此狼狽。

「這種反彈強度，反而有點像是將階相術「玄水鏡」。」有導師分析道。

不過很快，這就引來了反駁：「將階相術是李洛一個六印境施展得出來的？」

之前的導師就啞然了，難以回答，將階相術所需要的相力，莫說是六印，就算是十印，都不夠。

「那的確只是一道水鏡術。」

徐山嶽盯著看了半晌，然後道：「不過可能是被李洛改良了。」

其他導師面面相覷，改良相術？雖然他們都知道李洛在相術上面擁有著極高的悟性與天賦，但改良相術，這不是他這個等級的人能做的吧？

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沒其他的解釋了。

「不愧是那兩位的兒子...」最終，他們只能如此的感嘆道。

而一旁的林風導師，從頭到尾沒有說話，面色黑得跟鍋底一般，因為這局面，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樣。

戰臺周圍，喧譁聲如浪潮般一波波的擴散。

而臺上的宋雲峰面色陰沉得可怕，他狠狠的盯著李洛，想要再度衝上，可想到那詭異的「水鏡術」，又是停了下來。

「李洛，你敢攻來嗎？」宋雲峰咬牙道。

他也是發現，李洛似乎只會用這道「水鏡術」來制衡他，而只要他不主動全力進攻的話，李洛的水鏡術也沒什麼作用。

李洛聞言笑著搖搖頭：「我不敢，你來啊。」

宋雲峰氣得發抖，他真切的體驗到了什麼叫做憋屈以及憤怒，明明李洛的實力遠遜色於他，但他卻用那詭異如帶刺的烏龜殼一般的水鏡術，搞得他這裡束手束腳。

不過宋雲峰終歸也不是蠢人，他漸漸的平息下怒氣，沉思數息，突然再度運轉相力射出。

但這一次，他將自身的相力做了壓制。

「這水鏡術畢竟是高階相術，施展起來對相力消耗不小，如果我能夠逼得他不斷的使用，那麼李洛很快就會相力枯竭，到時候沒了水鏡術，李洛就是沒有爪牙的獵狗而已，不足為懼。」

宋雲峰襲來，可李洛也感覺到了他力量的壓制，心念一轉，就知曉了他的想法。

「倒是聰明。」

「不過壓制了相力，我還怕你不成？」

李洛笑道，宋雲峰之所以強橫，是因為他自身相力強橫，可如今他自縛手腳，李洛又有什麼好怕的？

所以他這一次，反而主動迎了上去，兩道人影對碰在一起，拳腳裹挾著相力，帶起破風聲響。

兩人糾纏在一起，打得倒是熱火朝天，可宋雲峰卻面色越來越陰沉，因為他發現在壓制了相力後，他竟然無法壓制李洛了。

宋雲峰眼中的怒火越來越盛，下一刻，他體內壓制的相力陡然爆發，狂暴一拳裹挾著赤紅相力，狠狠的砸向李洛。

可就在其拳頭砸下之時，李洛面前有水幕展開，早就暗中準備好的水鏡術就施展了出來。

砰！

宋雲峰一拳砸在了水幕上，強悍的力量迅速的反彈而來，將他震得胸口發悶的急退了數步。

李洛同樣被震退，揉了揉拳頭，一臉似笑非笑的盯著宋雲峰。

「李洛，我看你這六印境的相力，還能施展出幾次水鏡術？！」宋雲峰面色鐵青，赤紅相力噴湧，直接是全力攻上。

他自身乃是八印境，相力比李洛更為的雄厚，既然李洛的憑仗只是這水鏡術，那麼他就用最笨的辦法，直接逼到李洛將相力耗盡！

宋雲峰沒有半點歇息，運轉相力，再度的兇悍衝來。

李洛見狀，繼續施展「水鏡術」。

砰！

熟悉的一幕再度出現，兩人同時被震退。

而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中，所有人都是麻木的望著兩人重複著這樣的舉動。

宋雲峰如蠻牛般的衝上，李洛施展水鏡術，砰的一聲，兩人倒退。

不過沒有人覺得枯燥，因為他們都知道，現在就看李洛的相力還能支持多久...

這種重複性的操作，一直持續到了李洛第十三次將水鏡術施展。

然後，李洛身軀上升騰的藍色水相之力，就漸漸的盡數黯淡了下去。

那是相力消耗殆盡的跡象。

戰臺周圍，有一些惋惜的聲音響起。

而宋雲峰陰沉的面龐上則是浮現出一抹冷笑，咬牙道：「李洛，你現在，又能怎麼辦？！」

轟！

他身影撲出，赤紅相力湧動，雙目都變得通紅起來，宛如撲食的惡雕。

而面對著宋雲峰這含怒一擊，李洛卻並沒有再進行任何的防禦，而是靜靜的站在原地，任由那兇悍拳影在眼瞳中急速的放大。

熾熱拳風撲面而來，可就在宋雲峰赤拳即將李洛面部僅有寸許距離時，他的拳頭仿佛是凝滯了下來。

因為此時，一隻手掌如鷹爪般牢牢的抓住他的手腕，令得他再無法寸進。

宋雲峰怒視而去，發現觀戰員站在了旁邊，正是他的出手，攔住了他的攻擊。

「你做什麼？！」宋雲峰怒道。

觀戰員面無表情，指了指戰臺邊緣的一根石柱，在那上面，有著一方沙漏，而此時沒有人注意到，沙漏中的沙粒，已是流光。

李洛揉了揉酸痛的手臂，衝著一臉呆滯的宋雲峰溫柔的笑了笑。

「到點了啊，蠢貨...不然還想加鍾啊？」

第三十五章平局了

戰臺周圍，人群湧動，然而此時卻是寂靜一片。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的望著那出手將宋雲峰阻攔下來的觀戰員，然後又看了看那流逝殆盡的沙漏。

這裡的戰鬥太激烈，導致他們之前根本就沒有關注時間的流逝，可回過神來時，原來已經到點了...

這一刻，他們猛然明白，此前宋雲峰想要將李洛的相力消耗殆盡，可他卻完全沒想到，李洛同樣是在拖延時間。

當沙漏流逝完畢，戰局則無勝負，按照之前的規則，這將會被判定為一場平局。

也就是說，李洛與宋雲峰這場比試...以平局收場。

而這個結局，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因為不論從任何的角度來說，這場比試都不應該出現這種結果，宋雲峰與李洛的實力，是有著巨大懸殊的，所以在很多人看來，這場比試，將會是宋雲峰取得摧枯拉朽般的勝利。

不論李洛如何的掙扎，他都難以在擁有著七品相，並且相力等級達到八印的宋雲峰手下取得絲毫的好處。

但結果呢？

這個在他們眼中近乎應該被碾壓的局，卻被李洛生生的變成了平局...

此時此刻，他們望著臺上那因為相力消耗殆盡而顯得面龐微微有些蒼白的李洛，眼神在沉默間，漸漸的有了一些敬佩之意湧現出來。

即便是那貝錕，此時都是一副便秘的模樣，面色精彩的不得了。

一旁的蒂法晴，也是怔怔的望著臺上，失神的美目顯示著內心所遭受到的衝擊，良久後，她方才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美目深深的看了李洛一眼。

此時此刻的後者，雖然面色有些蒼白，但她仿佛是隱隱的看見，有刺目的光，在從他的體內一點點的散發出來。

這讓得蒂法晴想起了南風學府榮譽碑上，那一道傳說般的倩影。

不過旋即，蒂法晴搖了搖頭，李洛雖然玩出了一場奇蹟，但要與姜青娥相比，依舊還差的太遠。

戰臺上，宋雲峰的呆滯持續了片刻，怒視那觀戰員：「我明明已經要打敗他了，他已經沒有相力了，接下來我贏定了！」

「再給我一秒時間，就一秒！」

觀戰員皺著眉頭看著失態的宋雲峰，以前的後者在南風學府都是一副淡然溫和的模樣，與現在，可是截然不動。

「規矩就是規矩，沙漏流逝殆盡，若是還沒有分出勝負，那就是平局。」觀戰員說道。

「你放屁！」宋雲峰面龐有些猙獰的咆哮一聲。

他怎麼可能接受這個平局的結果，這個平局，簡直會讓得他顏面掃地。

然而觀戰員並沒有理會他，看向四周，然後宣布：「這場比試，最終結果，平局！」

「洛哥牛逼！」

當他的聲音落下時，二院那邊頓時有無數興奮的狂呼聲排山倒海般的響徹起來，所有二院學員都是激動不已，李洛這一場比試，可是大大的漲了他們二院的顏面。

滿身繃帶的虞浪張了張嘴，嘀咕道：「這變態難道真是要崛起了？居然連宋雲峰都吃癟了。」

在那震耳欲聾般的歡呼聲中，呂清兒明眸靜靜的盯著李洛的身影，這一刻，她似是見到了當年初進南風學府時，那個明明也很稚嫩，但卻總是在相術的修煉上先他們一步，最後滿臉好整以暇的來指點著他們這些初學者的少年。

那時候的李洛，無疑是耀眼的。

乃至於呂清兒在那時，都暗中對著他有著一絲的崇拜，並且以他為目標。

只是...空相的出現，讓得李洛曾經的光環，盡數的崩解，之後他躲著她，她也就只好不去打擾。

「我就知道，李洛，你會再度站起來，那時的你，才會是真正的耀眼。」

「不過現在的你還不太夠，我想要看見你到達巔峰，然後...」

「打敗你。」

呂清兒長發輕揚，明眸之中竟是充斥著灼熱戰意，她再度看了李洛一眼，然後便是不在此處停留，直接轉身離去。

誰能想到，明明氣質看似文靜甜美的呂清兒，骨子裡竟會如此的好強，好戰。

戰臺上，李洛望著面前面色陰沉的宋雲峰，嘆道：「給了你機會，你都把握不住，宋雲峰，你真是個廢物。」

宋雲峰眼神狠狠的盯著李洛。

「錯過了這次，宋雲峰，以後你應該就沒什麼機會了。」

李洛卻並不懼他那兇狠目光，反而是上前，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你抹黑我父母這事，我們下次，好好算一算。」

宋雲峰咬牙冷笑道：「好啊，我等著。」

李洛點點頭，也不與他多說什麼，直接搽身而過，下了戰臺，然後在二院許多學員的興奮簇擁下，離開了廣場。

隨著他的離去，廣場上的氣氛方才漸漸的減弱，許多人目光奇特的看了宋雲峰一眼，然後也是陸陸續續的散去。

今日這事，李洛本來是要直接認輸的，結果這宋雲峰偏要對別人父母進行攻擊，可這費盡心機的將李洛激將了出來，卻又沒能取得勝利，這事，也真是個笑話。

可以想像，今後這事必然會在南風學府中流傳許久，而他宋雲峰，就會是這個故事之中用來襯託主角的配角。

廣場邊緣的高臺上，老院長以及一眾導師也是有些沉默，這個結果同樣出乎了他們的意料。

沉默了片刻，最終老院長感嘆一聲，道：「這李洛從頭到尾就沒想過要打贏，他的目的是拖成平局。」

「而讓人沒想到的是，他竟然還真的做到了。」

徐山嶽此時已經笑得合不攏嘴了，李洛今日，簡直太給他長臉了，那可是宋雲峰啊，一院中僅次於呂清兒的頂尖學員，可這一次，卻被李洛硬生生的逼成了平局。

所以誰說，他們二院就出不了人才了？

沒有人會覺得只是一個平局而已，因為李洛與宋雲峰之間的實力差距的確是太大，他的相力只是六印境，自身水相也只是五品，可宋雲峰呢？八印相力，七品赤雕相...說實在的，這種整體差距，換作他們這些導師都不知道究竟應該怎麼才能夠完成逆轉，而李洛能夠將局面逼成平局，已經算是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了。

真以為人人都是姜青娥那種絕代天驕，身具九品相的嗎？

一旁的林風面色早就如鍋底般的黑，面對著徐山嶽的得意笑聲，他忍了忍，最終還是道：「李洛今日的表現的確無可挑剔，但預考有時限，之後的學府大考呢？那時候可是要憑真正的本事，這些投機取巧的手段，可就沒什麼用了。」

徐山嶽冷哼道：「到時候的李洛，未必就不能再進一步。」

「再進一步，那也就只是七印境而已。」林風面無表情的道。

老院長揮了揮手，將這兩人習慣性的爭吵制止下來，他望著李洛離去的方向，然後盯著林楓與徐山嶽，面龐變得嚴肅了許多，道：「李洛到時候表現如何，是他的事情，但我得提醒你們，這一次的學府大考，我南風學府必須保持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如果到時候出了什麼差池，哼。」

最後的冷哼聲，讓得眾多導師都是心頭一凜。

特別是林風，他明白老院長的話更多是對他說的，因為一院匯聚了南風學府最好的學員，也佔據了南風學府最多的資源，而學府大考，就是每次驗證一院究竟值不值得這些資源的時候。

據林風所知，上一任的一院導師，就是因為之前的一次學府大考，險些令得南風學府丟掉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直接就被老院長給怒踹出了南風學府。

所以如果他這裡這次學府大考出了差池，恐怕老院長也不會饒了他。

想到那個結果，林風也是心頭一顫，連忙保證道：「院長放心，我們一院的實力是有目共睹的，一定能維護住學府的榮譽。」

「那就最好。」

老院長面色這才稍緩了一些，然後不再多說，轉身離去。

隨著他的離去，眾多導師對視一眼，也是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發怒的老院長，真的是可怕啊...

「不過今年那東淵學府來勢洶洶，而東淵學府乃是總督府全力支持的學府，這些年聲勢極強，直追南風學府，如今東淵學府的第一人，就是總督之子，應該是叫做師箜吧？其自身天賦極高，論起實力，不會遜色於呂清兒，所以今年學府大考，我們南風學府恐怕壓力不小。」在老院長離去後，有導師忍不住的擔憂出聲。

林風看了那名導師一眼，淡淡的道：「東淵學府底蘊畢竟不及我南風學府，他們想要搶奪這塊招牌，還得問問我一院同不同意。」

話音落下，他便是轉身而去。

其他倒是面面相覷，都是有些不爽林風的傲慢，但也無可奈何，最終只能嘟囔一聲。

「你就拽吧，到時候玩脫了，看你怎麼收場。」

第三十五章平局了

戰臺周圍，人群湧動，然而此時卻是寂靜一片。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的望著那出手將宋雲峰阻攔下來的觀戰員，然後又看了看那流逝殆盡的沙漏。

這裡的戰鬥太激烈，導致他們之前根本就沒有關注時間的流逝，可回過神來時，原來已經到點了...

這一刻，他們猛然明白，此前宋雲峰想要將李洛的相力消耗殆盡，可他卻完全沒想到，李洛同樣是在拖延時間。

當沙漏流逝完畢，戰局則無勝負，按照之前的規則，這將會被判定為一場平局。

也就是說，李洛與宋雲峰這場比試...以平局收場。

而這個結局，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因為不論從任何的角度來說，這場比試都不應該出現這種結果，宋雲峰與李洛的實力，是有著巨大懸殊的，所以在很多人看來，這場比試，將會是宋雲峰取得摧枯拉朽般的勝利。

不論李洛如何的掙扎，他都難以在擁有著七品相，並且相力等級達到八印的宋雲峰手下取得絲毫的好處。

但結果呢？

這個在他們眼中近乎應該被碾壓的局，卻被李洛生生的變成了平局...

此時此刻，他們望著臺上那因為相力消耗殆盡而顯得面龐微微有些蒼白的李洛，眼神在沉默間，漸漸的有了一些敬佩之意湧現出來。

即便是那貝錕，此時都是一副便秘的模樣，面色精彩的不得了。

一旁的蒂法晴，也是怔怔的望著臺上，失神的美目顯示著內心所遭受到的衝擊，良久後，她方才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美目深深的看了李洛一眼。

此時此刻的後者，雖然面色有些蒼白，但她仿佛是隱隱的看見，有刺目的光，在從他的體內一點點的散發出來。

這讓得蒂法晴想起了南風學府榮譽碑上，那一道傳說般的倩影。

不過旋即，蒂法晴搖了搖頭，李洛雖然玩出了一場奇蹟，但要與姜青娥相比，依舊還差的太遠。

戰臺上，宋雲峰的呆滯持續了片刻，怒視那觀戰員：「我明明已經要打敗他了，他已經沒有相力了，接下來我贏定了！」

「再給我一秒時間，就一秒！」

觀戰員皺著眉頭看著失態的宋雲峰，以前的後者在南風學府都是一副淡然溫和的模樣，與現在，可是截然不動。

「規矩就是規矩，沙漏流逝殆盡，若是還沒有分出勝負，那就是平局。」觀戰員說道。

「你放屁！」宋雲峰面龐有些猙獰的咆哮一聲。

他怎麼可能接受這個平局的結果，這個平局，簡直會讓得他顏面掃地。

然而觀戰員並沒有理會他，看向四周，然後宣布：「這場比試，最終結果，平局！」

「洛哥牛逼！」

當他的聲音落下時，二院那邊頓時有無數興奮的狂呼聲排山倒海般的響徹起來，所有二院學員都是激動不已，李洛這一場比試，可是大大的漲了他們二院的顏面。

滿身繃帶的虞浪張了張嘴，嘀咕道：「這變態難道真是要崛起了？居然連宋雲峰都吃癟了。」

在那震耳欲聾般的歡呼聲中，呂清兒明眸靜靜的盯著李洛的身影，這一刻，她似是見到了當年初進南風學府時，那個明明也很稚嫩，但卻總是在相術的修煉上先他們一步，最後滿臉好整以暇的來指點著他們這些初學者的少年。

那時候的李洛，無疑是耀眼的。

乃至於呂清兒在那時，都暗中對著他有著一絲的崇拜，並且以他為目標。

只是...空相的出現，讓得李洛曾經的光環，盡數的崩解，之後他躲著她，她也就只好不去打擾。

「我就知道，李洛，你會再度站起來，那時的你，才會是真正的耀眼。」

「不過現在的你還不太夠，我想要看見你到達巔峰，然後...」

「打敗你。」

呂清兒長發輕揚，明眸之中竟是充斥著灼熱戰意，她再度看了李洛一眼，然後便是不在此處停留，直接轉身離去。

誰能想到，明明氣質看似文靜甜美的呂清兒，骨子裡竟會如此的好強，好戰。

戰臺上，李洛望著面前面色陰沉的宋雲峰，嘆道：「給了你機會，你都把握不住，宋雲峰，你真是個廢物。」

宋雲峰眼神狠狠的盯著李洛。

「錯過了這次，宋雲峰，以後你應該就沒什麼機會了。」

李洛卻並不懼他那兇狠目光，反而是上前，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你抹黑我父母這事，我們下次，好好算一算。」

宋雲峰咬牙冷笑道：「好啊，我等著。」

李洛點點頭，也不與他多說什麼，直接搽身而過，下了戰臺，然後在二院許多學員的興奮簇擁下，離開了廣場。

隨著他的離去，廣場上的氣氛方才漸漸的減弱，許多人目光奇特的看了宋雲峰一眼，然後也是陸陸續續的散去。

今日這事，李洛本來是要直接認輸的，結果這宋雲峰偏要對別人父母進行攻擊，可這費盡心機的將李洛激將了出來，卻又沒能取得勝利，這事，也真是個笑話。

可以想像，今後這事必然會在南風學府中流傳許久，而他宋雲峰，就會是這個故事之中用來襯託主角的配角。

廣場邊緣的高臺上，老院長以及一眾導師也是有些沉默，這個結果同樣出乎了他們的意料。

沉默了片刻，最終老院長感嘆一聲，道：「這李洛從頭到尾就沒想過要打贏，他的目的是拖成平局。」

「而讓人沒想到的是，他竟然還真的做到了。」

徐山嶽此時已經笑得合不攏嘴了，李洛今日，簡直太給他長臉了，那可是宋雲峰啊，一院中僅次於呂清兒的頂尖學員，可這一次，卻被李洛硬生生的逼成了平局。

所以誰說，他們二院就出不了人才了？

沒有人會覺得只是一個平局而已，因為李洛與宋雲峰之間的實力差距的確是太大，他的相力只是六印境，自身水相也只是五品，可宋雲峰呢？八印相力，七品赤雕相...說實在的，這種整體差距，換作他們這些導師都不知道究竟應該怎麼才能夠完成逆轉，而李洛能夠將局面逼成平局，已經算是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了。

真以為人人都是姜青娥那種絕代天驕，身具九品相的嗎？

一旁的林風面色早就如鍋底般的黑，面對著徐山嶽的得意笑聲，他忍了忍，最終還是道：「李洛今日的表現的確無可挑剔，但預考有時限，之後的學府大考呢？那時候可是要憑真正的本事，這些投機取巧的手段，可就沒什麼用了。」

徐山嶽冷哼道：「到時候的李洛，未必就不能再進一步。」

「再進一步，那也就只是七印境而已。」林風面無表情的道。

老院長揮了揮手，將這兩人習慣性的爭吵制止下來，他望著李洛離去的方向，然後盯著林楓與徐山嶽，面龐變得嚴肅了許多，道：「李洛到時候表現如何，是他的事情，但我得提醒你們，這一次的學府大考，我南風學府必須保持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如果到時候出了什麼差池，哼。」

最後的冷哼聲，讓得眾多導師都是心頭一凜。

特別是林風，他明白老院長的話更多是對他說的，因為一院匯聚了南風學府最好的學員，也佔據了南風學府最多的資源，而學府大考，就是每次驗證一院究竟值不值得這些資源的時候。

據林風所知，上一任的一院導師，就是因為之前的一次學府大考，險些令得南風學府丟掉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直接就被老院長給怒踹出了南風學府。

所以如果他這裡這次學府大考出了差池，恐怕老院長也不會饒了他。

想到那個結果，林風也是心頭一顫，連忙保證道：「院長放心，我們一院的實力是有目共睹的，一定能維護住學府的榮譽。」

「那就最好。」

老院長面色這才稍緩了一些，然後不再多說，轉身離去。

隨著他的離去，眾多導師對視一眼，也是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發怒的老院長，真的是可怕啊...

「不過今年那東淵學府來勢洶洶，而東淵學府乃是總督府全力支持的學府，這些年聲勢極強，直追南風學府，如今東淵學府的第一人，就是總督之子，應該是叫做師箜吧？其自身天賦極高，論起實力，不會遜色於呂清兒，所以今年學府大考，我們南風學府恐怕壓力不小。」在老院長離去後，有導師忍不住的擔憂出聲。

林風看了那名導師一眼，淡淡的道：「東淵學府底蘊畢竟不及我南風學府，他們想要搶奪這塊招牌，還得問問我一院同不同意。」

話音落下，他便是轉身而去。

其他倒是面面相覷，都是有些不爽林風的傲慢，但也無可奈何，最終只能嘟囔一聲。

「你就拽吧，到時候玩脫了，看你怎麼收場。」

第三十六章一品的市場

當李洛與宋雲峰打成了一場平局後，這次的預考，他的成績就算是徹底的穩在了前二十名內。

按照正常的流程，這前二十名的人一般還會再分個名次出來，不過李洛對此就沒什麼興趣了，因為在他看來這種名次之爭毫無意義，畢竟不管是第二十名還是第一名，都只是擁有著參加學府大考的資格而已。

而一旦在這裡暴露了過多的底牌，到時候在學府大考上與強敵相遇，對方對他的情報掌握過多，無疑會給自己平添一些難度。

所以，低調的發育，難道不好嗎？得了預考第一名，那摳門的老院長又不會給他點什麼獎勵。

甚至於這一次和宋雲峰的比試，如果不是對方鐵了心在作死邊緣反覆橫跳，李洛大概率會選擇認輸的。

畢竟他可不覺得打不過就認輸有什麼好丟人的，對於他那改良版的「水鏡術」在這裡暴露，李洛現在都有些感覺不值當。

所以當徐山嶽來詢問他是否參與競爭前二十名名次時，他直接就一口回絕，有這時間，他多吸收點靈水奇光，努力的加把勁，趁著學府大考來之前，把自身「水光相」搞到六品它不香嗎？

而徐山嶽對李洛的選擇也不意外，只是讓他好好努力，備戰學府大考。

這前二十的名次之爭在第二日就出了結果，最終二院有兩人入選，正是李洛與趙闊，不過兩人也都算是難兄難弟，李洛十五名，趙闊十六名，剛好算是末尾的那一截。

李洛的名次顯然是有很大提升空間的，如果他願意的話，進入前十不成問題，但因為他放棄了名次爭奪，所以他最後被評定在了這個名次。

而他們這二十人，就將會在兩周後，代表南風學府，參與學府大考，奪取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

作為大夏最為頂尖的學府，聖玄星學府每年都會給各郡下發一些錄取名額，而這些名額，就要由各郡之中的所有學府進行學府大考來搶奪，而以往每一年，南風學府奪得的錄取名額都是最多，這也是漸漸的穩固了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

不過南風學府也並非是完全沒有對手，那東淵學府，就是一個勁敵，東淵學府底蘊雖說不及南風學府，但崛起的速度卻是相當迅猛，其背後還有著天蜀郡總督府的支持，前些年的學府大考中，對南風學府也造成過不小的威脅。

據說今年東淵學府依舊是對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虎視眈眈，想必那學府大考之上，少不了一番龍爭虎鬥。

預考之後，南風學府會有一周多時間的假期，學員可以選擇回家以及繼續在學府修煉，而李洛當然是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前者。

老宅，李洛房間的閣樓。

李洛眼目緊閉，身軀上有著淡淡的光芒縈繞，在他面前的茶几上，擺放著一支已經被使用過的五品靈水奇光。

吸收持續了許久，李洛方才漸漸的睜開雙目，眼中有藍光一掠而過。

「這是這一批最後一瓶了。」

他望著面前空掉的水晶瓶，忍不住的撓了撓頭，直到現在，蔡薇已經幫他採購了八十三瓶五品靈水奇光，這消耗了四十多萬枚天量金，這是一筆巨款，如果不是蔡薇拋售了一些洛嵐府在天蜀郡的產業，恐怕還真是撐不住他這種消耗。

而在吸收了這麼多五品靈水奇光後，李洛這五品「水光相」的確是提升了許多，但距離進化到六品，依舊還有一些距離。

但他必須在學府大考來到之前，將水光相提升到六品。

這一次與宋雲峰的戰鬥，雖說最終成了平局，但李洛並沒有因此有什麼自得，因為他清楚，如果不是預考的時間機制問題，最終輸的必然是相力耗盡的他。

而學府大考上，這種平局絕對不會出現的。

想要奪取到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必須憑藉真正的本事。

學府大考上，天蜀郡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都會參加，那競爭之激烈，遠非南風學府的預考可比。

另外李洛已經提前選好了一部轉修的能量引導術，其最低要求，就是需要六品相。

所以這六品水光相，是當務之急。

「按照現在的進度，想要進化到六品，應該還需要最後一批的五品水光相。」

「可是蔡薇姐最近看見我都有點繞著我走...似乎不是很想看見我的樣子。」李洛表示有點苦惱，蔡薇這幾天，甚至連早飯都不在老宅吃了，可能就是怕他又開口要個幾十支的靈水奇光。

畢竟五品靈水奇光不是大白菜，市價五千金左右一支，五十支下來就要二十五萬枚天量金，這已經要接近以前洛嵐府在天蜀郡一年的利潤了。

所以李洛對此也很理解，人家一個好好的金牌大管家，結果到了這天蜀郡後，就只能靠不斷的拋售洛嵐府的產業來維持運轉，這簡直就是職業路途上的巨大汙點啊。

直到現在蔡薇還沒辭職，李洛已經覺得她心胸寬闊似海了。

但李洛也沒辦法啊，他這後天之相簡直就是一個吞金獸，也虧得他老爹老娘留了一個洛嵐府給他，不然他感覺五年後，他大概率會直接嗝屁的。

「先去一趟溪陽屋吧。」

李洛微微沉吟，如今洛嵐府內憂外患，他也不能總是坐吃山空不斷的拋售洛嵐府的產業，雖說天蜀郡的產業姜青娥都交給他隨意的揮霍，可他也不能真的將這裡給搗鼓垮了，那樣的話，洛嵐府下面的人也會對他這少府主有意見。

最重要的是，這會讓人家懷疑他這洛嵐府的少府主可能是個傻子...這一點李洛顯然不能接受。

心中有了一些想法，李洛略作收拾，便是離開老宅，去了溪陽屋。

到了溪陽屋，他徑直去了顏靈卿的煉製室，當其推門而進時，便是見到兩道熟悉的倩影坐在一起，似是在談論著什麼，同時兩女的臉頰上，都是帶著一點憂慮。

正是顏靈卿以及蔡薇。

見到李洛的身影，蔡薇與顏靈卿都是一怔：「少府主？」

「在談什麼呢？」李洛笑著走進來，然後就見到兩女面前的桌面上，擺放著幾瓶靈水奇光，而其中一瓶，正是他之前煉製出來的一品青碧靈水。

「在談溪陽屋今年的銷售業績呢。」對於李洛，蔡薇倒是並沒有什麼隱瞞，直接說道。

「業績不太好？」李洛見狀，眉頭微皺，洛嵐府每年在天蜀郡中的利潤，溪陽屋貢獻了將近大半，如果這裡業績變差，這顯然會影響到他的進化大計。

顏靈卿玉指指著面前的那些水晶瓶，聲音清冷的道：「如今天蜀郡市面上的一品靈水奇光，主要有兩家在競爭，一個是我們溪陽屋的青碧靈水，另外一家是宋家旗下的松子屋出產的「日照奇光」，這兩家的靈水奇光品質相仿，所以前些年在一品這個市場中，兩家加起來算是佔了將近八成。」

「然而最近開始，不知為何，松子屋出產的「日照奇光」品質有所提升，平均淬鍊力達到了五成七左右，這幾乎接近了我們溪陽屋的最高品質。」

「所以最近宋家大肆宣傳他們松子屋的「日照奇光」，這導致天蜀郡一品靈水奇光市場被他們佔了大半，而我們的青碧靈水銷量大幅度的減弱。」

「如果按照這個情況下去，溪陽屋在一品靈水奇光這個階段的競爭中，將會徹底敗給宋家，這對於溪陽屋而言將會是極大的損失，當然最重要的是，會影響溪陽屋在天蜀郡的口碑。」

李洛聞言，面色也是微肅，道：「溪陽屋的一品靈水奇光的出產率如何？」

「天蜀郡的溪陽屋每天能出產五瓶一品的靈水奇光，一個月是一百五十瓶，而市面上的一品靈水奇光價格在五十枚天量金左右，所以一年下來，溪陽屋在一品靈水奇光上面的總銷售額，將會達到九萬枚天量金左右，拋除所有的成本，利潤為三萬金。」蔡薇不假思索的說道，顯然是對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所有產業以及數據都了如指掌。

李洛先是對蔡薇豎起大拇指表示讚賞，然後微微估算，頓時有些驚訝，因為光是這一品靈水奇光的利潤，就佔了洛嵐府在天蜀郡一年收入中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見，這靈水奇光的市場擁有著多大的利益。

不過這也正常，因為高品質的靈水奇光，並不是人人都能夠肆意揮霍的，更多購買一品，二品靈水奇光的人，並非是說他們自身的相就只是這個品階，而是因為他們可能消耗不起大量的更高品的靈水奇光，所以只能用低級的靈水奇光來作為替代。

只是這種提升效率顯然會遠低於使用高品質的靈水奇光，而且雜質堆積的速度也會更快，但沒辦法，不是所有人開局都有李洛這種家業。

知曉了這些信息後，李洛的第一個感覺就是，絕對不能讓溪陽屋受到影響，不然這絕對會影響到他未來進化水光相的節奏。

「宋家「松子屋」出產的「日照奇光」，今年為何品質會有所提升？」李洛問道。

「影響靈水奇光品質的東西，無非就是三種，配方，煉製人的經驗與實力，以及源水源光的品質。」

顏靈卿淡淡道：「我檢查過那「日照奇光」，經過我的分析，應該是配方做過細微的改動，我想大概率是宋家花大代價請過一些高人指點吧。」

蔡薇左臂環胸，撐著右手肘，然後右手輕觸著雪白下巴，柳眉緊蹙的道：「另外那莊毅最近不斷用這個由頭在攻擊靈卿，說造成這個結果是因為她的原因，要讓她退出溪陽屋。」

蔡薇與顏靈卿站在一起，她卻是不知，她這個無意間的動作，頓時讓得本就洶湧的波濤有些刺目起來，特別是這樣一對比，旁邊的顏靈卿只能用怎麼一個慘字來形容。

而顏靈卿似是察覺到什麼，面無表情的伸出手，把蔡薇的左臂給扯了下來。

蔡薇一時間還沒反應過來，但很快溫婉嫵媚的鵝蛋臉頰上就飛上一抹陀紅，同時桌下的手有些羞惱的狠狠掐了一下旁邊的顏靈卿。

再接著，兩女銳利的目光投向了李洛，而後者先是一愣，不僅不慌，反而一臉嚴肅的道：「談正事的時候，不要搞一些小動作，都這麼大的人了，再有下次，我就要批評你們了。」

李洛的嚴肅話語，最終只是引來兩女的一道冷哼聲，旋即都趕緊將此事略過。

「那莊毅還在搞事？」李洛回歸正題的問道。

提起這個莊毅副會長，顏靈卿清冷的臉頰上就有些惱火之色，道：「這傢伙成天找事，搞得溪陽屋內部矛盾重重，今年溪陽屋的產品品質有所下降，也跟他不無關係。」

「看來這是一個禍害，能不能想辦法驅除？」李洛咧咧嘴，也很不爽，我這裡正需要大筆大筆的資金，你不趕緊給我賺錢，還要在我後院燒火？

蔡薇眉尖緊鎖，道：「如今溪陽屋算是群龍無首，靈卿畢竟新來，威望還不夠，而莊毅是老人，溪陽屋中有一些淬相師還是很信賴他的，所以如果沒有正當理由，強行將其驅趕，恐怕會引得人心惶惶。」

「而且，在他的背後，畢竟還有著那裴昊的支持。」

李洛皺了皺眉頭，裴昊那頭白眼狼是洛嵐府最大的禍害，這莊毅還只是在影響溪陽屋的銷量，而裴昊，卻是想要將整個洛嵐府都給奪走。

這簡直就是要斷他的命根子啊，洛嵐府被你奪走了，我這無底洞的後天之相怎麼填？靠臉嗎？

不過如今那裴昊氣候已成，而反觀他卻不過初出茅廬，根本沒有與他相鬥的實力，所以，暫時也只能先低調的躲在青娥姐後面發育發育。

而就在李洛心中轉著想法時，突然有人來報。

「少府主，大管家，顏副會長...莊副會長突然召集了溪陽屋的所有管理，說是有大事商議，請三位參與。」

聽到這通報聲，李洛，蔡薇，顏靈卿三人都是一怔，旋即對視一眼，眉頭同時皺了起來。

這傢伙，是又要搞事情了啊。

第三十六章一品的市場

當李洛與宋雲峰打成了一場平局後，這次的預考，他的成績就算是徹底的穩在了前二十名內。

按照正常的流程，這前二十名的人一般還會再分個名次出來，不過李洛對此就沒什麼興趣了，因為在他看來這種名次之爭毫無意義，畢竟不管是第二十名還是第一名，都只是擁有著參加學府大考的資格而已。

而一旦在這裡暴露了過多的底牌，到時候在學府大考上與強敵相遇，對方對他的情報掌握過多，無疑會給自己平添一些難度。

所以，低調的發育，難道不好嗎？得了預考第一名，那摳門的老院長又不會給他點什麼獎勵。

甚至於這一次和宋雲峰的比試，如果不是對方鐵了心在作死邊緣反覆橫跳，李洛大概率會選擇認輸的。

畢竟他可不覺得打不過就認輸有什麼好丟人的，對於他那改良版的「水鏡術」在這裡暴露，李洛現在都有些感覺不值當。

所以當徐山嶽來詢問他是否參與競爭前二十名名次時，他直接就一口回絕，有這時間，他多吸收點靈水奇光，努力的加把勁，趁著學府大考來之前，把自身「水光相」搞到六品它不香嗎？

而徐山嶽對李洛的選擇也不意外，只是讓他好好努力，備戰學府大考。

這前二十的名次之爭在第二日就出了結果，最終二院有兩人入選，正是李洛與趙闊，不過兩人也都算是難兄難弟，李洛十五名，趙闊十六名，剛好算是末尾的那一截。

李洛的名次顯然是有很大提升空間的，如果他願意的話，進入前十不成問題，但因為他放棄了名次爭奪，所以他最後被評定在了這個名次。

而他們這二十人，就將會在兩周後，代表南風學府，參與學府大考，奪取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

作為大夏最為頂尖的學府，聖玄星學府每年都會給各郡下發一些錄取名額，而這些名額，就要由各郡之中的所有學府進行學府大考來搶奪，而以往每一年，南風學府奪得的錄取名額都是最多，這也是漸漸的穩固了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

不過南風學府也並非是完全沒有對手，那東淵學府，就是一個勁敵，東淵學府底蘊雖說不及南風學府，但崛起的速度卻是相當迅猛，其背後還有著天蜀郡總督府的支持，前些年的學府大考中，對南風學府也造成過不小的威脅。

據說今年東淵學府依舊是對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虎視眈眈，想必那學府大考之上，少不了一番龍爭虎鬥。

預考之後，南風學府會有一周多時間的假期，學員可以選擇回家以及繼續在學府修煉，而李洛當然是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前者。

老宅，李洛房間的閣樓。

李洛眼目緊閉，身軀上有著淡淡的光芒縈繞，在他面前的茶几上，擺放著一支已經被使用過的五品靈水奇光。

吸收持續了許久，李洛方才漸漸的睜開雙目，眼中有藍光一掠而過。

「這是這一批最後一瓶了。」

他望著面前空掉的水晶瓶，忍不住的撓了撓頭，直到現在，蔡薇已經幫他採購了八十三瓶五品靈水奇光，這消耗了四十多萬枚天量金，這是一筆巨款，如果不是蔡薇拋售了一些洛嵐府在天蜀郡的產業，恐怕還真是撐不住他這種消耗。

而在吸收了這麼多五品靈水奇光後，李洛這五品「水光相」的確是提升了許多，但距離進化到六品，依舊還有一些距離。

但他必須在學府大考來到之前，將水光相提升到六品。

這一次與宋雲峰的戰鬥，雖說最終成了平局，但李洛並沒有因此有什麼自得，因為他清楚，如果不是預考的時間機制問題，最終輸的必然是相力耗盡的他。

而學府大考上，這種平局絕對不會出現的。

想要奪取到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必須憑藉真正的本事。

學府大考上，天蜀郡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都會參加，那競爭之激烈，遠非南風學府的預考可比。

另外李洛已經提前選好了一部轉修的能量引導術，其最低要求，就是需要六品相。

所以這六品水光相，是當務之急。

「按照現在的進度，想要進化到六品，應該還需要最後一批的五品水光相。」

「可是蔡薇姐最近看見我都有點繞著我走...似乎不是很想看見我的樣子。」李洛表示有點苦惱，蔡薇這幾天，甚至連早飯都不在老宅吃了，可能就是怕他又開口要個幾十支的靈水奇光。

畢竟五品靈水奇光不是大白菜，市價五千金左右一支，五十支下來就要二十五萬枚天量金，這已經要接近以前洛嵐府在天蜀郡一年的利潤了。

所以李洛對此也很理解，人家一個好好的金牌大管家，結果到了這天蜀郡後，就只能靠不斷的拋售洛嵐府的產業來維持運轉，這簡直就是職業路途上的巨大汙點啊。

直到現在蔡薇還沒辭職，李洛已經覺得她心胸寬闊似海了。

但李洛也沒辦法啊，他這後天之相簡直就是一個吞金獸，也虧得他老爹老娘留了一個洛嵐府給他，不然他感覺五年後，他大概率會直接嗝屁的。

「先去一趟溪陽屋吧。」

李洛微微沉吟，如今洛嵐府內憂外患，他也不能總是坐吃山空不斷的拋售洛嵐府的產業，雖說天蜀郡的產業姜青娥都交給他隨意的揮霍，可他也不能真的將這裡給搗鼓垮了，那樣的話，洛嵐府下面的人也會對他這少府主有意見。

最重要的是，這會讓人家懷疑他這洛嵐府的少府主可能是個傻子...這一點李洛顯然不能接受。

心中有了一些想法，李洛略作收拾，便是離開老宅，去了溪陽屋。

到了溪陽屋，他徑直去了顏靈卿的煉製室，當其推門而進時，便是見到兩道熟悉的倩影坐在一起，似是在談論著什麼，同時兩女的臉頰上，都是帶著一點憂慮。

正是顏靈卿以及蔡薇。

見到李洛的身影，蔡薇與顏靈卿都是一怔：「少府主？」

「在談什麼呢？」李洛笑著走進來，然後就見到兩女面前的桌面上，擺放著幾瓶靈水奇光，而其中一瓶，正是他之前煉製出來的一品青碧靈水。

「在談溪陽屋今年的銷售業績呢。」對於李洛，蔡薇倒是並沒有什麼隱瞞，直接說道。

「業績不太好？」李洛見狀，眉頭微皺，洛嵐府每年在天蜀郡中的利潤，溪陽屋貢獻了將近大半，如果這裡業績變差，這顯然會影響到他的進化大計。

顏靈卿玉指指著面前的那些水晶瓶，聲音清冷的道：「如今天蜀郡市面上的一品靈水奇光，主要有兩家在競爭，一個是我們溪陽屋的青碧靈水，另外一家是宋家旗下的松子屋出產的「日照奇光」，這兩家的靈水奇光品質相仿，所以前些年在一品這個市場中，兩家加起來算是佔了將近八成。」

「然而最近開始，不知為何，松子屋出產的「日照奇光」品質有所提升，平均淬鍊力達到了五成七左右，這幾乎接近了我們溪陽屋的最高品質。」

「所以最近宋家大肆宣傳他們松子屋的「日照奇光」，這導致天蜀郡一品靈水奇光市場被他們佔了大半，而我們的青碧靈水銷量大幅度的減弱。」

「如果按照這個情況下去，溪陽屋在一品靈水奇光這個階段的競爭中，將會徹底敗給宋家，這對於溪陽屋而言將會是極大的損失，當然最重要的是，會影響溪陽屋在天蜀郡的口碑。」

李洛聞言，面色也是微肅，道：「溪陽屋的一品靈水奇光的出產率如何？」

「天蜀郡的溪陽屋每天能出產五瓶一品的靈水奇光，一個月是一百五十瓶，而市面上的一品靈水奇光價格在五十枚天量金左右，所以一年下來，溪陽屋在一品靈水奇光上面的總銷售額，將會達到九萬枚天量金左右，拋除所有的成本，利潤為三萬金。」蔡薇不假思索的說道，顯然是對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所有產業以及數據都了如指掌。

李洛先是對蔡薇豎起大拇指表示讚賞，然後微微估算，頓時有些驚訝，因為光是這一品靈水奇光的利潤，就佔了洛嵐府在天蜀郡一年收入中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見，這靈水奇光的市場擁有著多大的利益。

不過這也正常，因為高品質的靈水奇光，並不是人人都能夠肆意揮霍的，更多購買一品，二品靈水奇光的人，並非是說他們自身的相就只是這個品階，而是因為他們可能消耗不起大量的更高品的靈水奇光，所以只能用低級的靈水奇光來作為替代。

只是這種提升效率顯然會遠低於使用高品質的靈水奇光，而且雜質堆積的速度也會更快，但沒辦法，不是所有人開局都有李洛這種家業。

知曉了這些信息後，李洛的第一個感覺就是，絕對不能讓溪陽屋受到影響，不然這絕對會影響到他未來進化水光相的節奏。

「宋家「松子屋」出產的「日照奇光」，今年為何品質會有所提升？」李洛問道。

「影響靈水奇光品質的東西，無非就是三種，配方，煉製人的經驗與實力，以及源水源光的品質。」

顏靈卿淡淡道：「我檢查過那「日照奇光」，經過我的分析，應該是配方做過細微的改動，我想大概率是宋家花大代價請過一些高人指點吧。」

蔡薇左臂環胸，撐著右手肘，然後右手輕觸著雪白下巴，柳眉緊蹙的道：「另外那莊毅最近不斷用這個由頭在攻擊靈卿，說造成這個結果是因為她的原因，要讓她退出溪陽屋。」

蔡薇與顏靈卿站在一起，她卻是不知，她這個無意間的動作，頓時讓得本就洶湧的波濤有些刺目起來，特別是這樣一對比，旁邊的顏靈卿只能用怎麼一個慘字來形容。

而顏靈卿似是察覺到什麼，面無表情的伸出手，把蔡薇的左臂給扯了下來。

蔡薇一時間還沒反應過來，但很快溫婉嫵媚的鵝蛋臉頰上就飛上一抹陀紅，同時桌下的手有些羞惱的狠狠掐了一下旁邊的顏靈卿。

再接著，兩女銳利的目光投向了李洛，而後者先是一愣，不僅不慌，反而一臉嚴肅的道：「談正事的時候，不要搞一些小動作，都這麼大的人了，再有下次，我就要批評你們了。」

李洛的嚴肅話語，最終只是引來兩女的一道冷哼聲，旋即都趕緊將此事略過。

「那莊毅還在搞事？」李洛回歸正題的問道。

提起這個莊毅副會長，顏靈卿清冷的臉頰上就有些惱火之色，道：「這傢伙成天找事，搞得溪陽屋內部矛盾重重，今年溪陽屋的產品品質有所下降，也跟他不無關係。」

「看來這是一個禍害，能不能想辦法驅除？」李洛咧咧嘴，也很不爽，我這裡正需要大筆大筆的資金，你不趕緊給我賺錢，還要在我後院燒火？

蔡薇眉尖緊鎖，道：「如今溪陽屋算是群龍無首，靈卿畢竟新來，威望還不夠，而莊毅是老人，溪陽屋中有一些淬相師還是很信賴他的，所以如果沒有正當理由，強行將其驅趕，恐怕會引得人心惶惶。」

「而且，在他的背後，畢竟還有著那裴昊的支持。」

李洛皺了皺眉頭，裴昊那頭白眼狼是洛嵐府最大的禍害，這莊毅還只是在影響溪陽屋的銷量，而裴昊，卻是想要將整個洛嵐府都給奪走。

這簡直就是要斷他的命根子啊，洛嵐府被你奪走了，我這無底洞的後天之相怎麼填？靠臉嗎？

不過如今那裴昊氣候已成，而反觀他卻不過初出茅廬，根本沒有與他相鬥的實力，所以，暫時也只能先低調的躲在青娥姐後面發育發育。

而就在李洛心中轉著想法時，突然有人來報。

「少府主，大管家，顏副會長...莊副會長突然召集了溪陽屋的所有管理，說是有大事商議，請三位參與。」

聽到這通報聲，李洛，蔡薇，顏靈卿三人都是一怔，旋即對視一眼，眉頭同時皺了起來。

這傢伙，是又要搞事情了啊。

第三十七章會長之爭

溪陽屋，議事廳。

當李洛，蔡薇，顏靈卿三人來到此處時，發現座無虛席，溪陽屋所有的管理高層都是到齊。

在那前方的位置上，莊毅面帶笑意，不過在其身旁，還坐著一名面龐顯得有些古板的老人。

「咦？」

見到老人時，蔡薇與顏靈卿都是輕咦了一聲，然後對一旁有些疑惑的李洛低聲解釋道：「那位老人叫做鄭平，是溪陽屋總部的一位長老，他在溪陽屋中資歷很高，當年兩位府主建立溪陽屋時，他就是第一批的老人。」

「不過這老頭為人極為迂腐嚴厲，是個又臭又硬的骨頭，他一般都在王城總部，眼下突然到來，我們卻一點風聲都沒收到，多半是來者不善。」

當兩女為李洛介紹時，議事廳中的人都是站起，對著李洛行禮。

連那位來自溪陽屋總部的鄭平長老，都是起身，目光看向李洛，道：「見過少府主。」

「鄭長老太客氣了。」李洛衝著那鄭平長老笑了笑，然後與蔡薇，顏靈卿皆是入了座。

「鄭長老什麼時候到了南風城？」顏靈卿突然問道。

鄭平長老面無表情，道：「溪陽屋天蜀郡分會今年的業績很差，總部那邊讓老夫來看一看，順便把這邊懸而未決的會長之事確定一下。」

說著，他目光有些嚴厲的盯著顏靈卿，道：「顏副會長，我已經看過一些財報，你掌管的一品煉製室最近業績極差，甚至導致溪陽屋的名氣在天蜀郡都受到了影響，對此你有什麼要說的嗎？」

顏靈卿冷冷的道：「為何會如此，你問莊毅副會長可能會更清楚。」

莊毅副會長聞言立即道：「顏副會長自己沒有本事，可不要推諉給他人。」

「如果不是你暗中卡住一品煉製室的材料，導致我這邊有時候連一些訓練都施展不開，會出現這種結果嗎？」顏靈卿冷斥道。

莊毅副會長叫屈：「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情況本來就不好，而一些煉製材料，還要通過天蜀郡那三家，可那三家對我們鉗制極深，最後我們能到手的材料自然不多，而且我手下的三品煉製室是溪陽屋業績最好的煉製室，難道不該優先供給嗎？」

「你！」顏靈卿氣的一拍桌子。

「安靜！」

鄭平長老怒斥一聲，他狠狠的瞪了莊毅與顏靈卿一眼，道：「你們都有理由，但老夫沒興趣聽，我只關心溪陽屋的業績，誰如果拖了溪陽屋的後退，影響溪陽屋的名氣，老夫就不會放過他。」

「而天蜀郡分會業績越來越差，最終原因是沒有會長掌控全局，所以總部那邊經過商議，天蜀郡分會必須儘快的決定出新會長。」

議事廳中，微微有些安靜，其他一些高層皆是默不作聲，因為他們很清楚這會長之爭是顏靈卿與莊毅間的矛盾，其背後牽扯的則是更深，所以他們明智的保持著中立。

李洛目光微閃，其實這鄭平的話也沒錯，溪陽屋天蜀郡分會如今內鬥太多，想要真的維持穩定，決定會長一職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當然關鍵是...會長選誰？

心中想著，他便是笑著開口問道：「鄭平長老覺得誰更適合當會長？」

鄭平雖然對顏靈卿與莊毅都不客氣，但面對著李洛時，還是保持著一分的尊敬，他沉默了一下，道：「如果按照溪陽屋一如既往的規矩，一般會是業績最好的煉製室負責人升任會長。」

一旁的莊毅面露細微的笑意，溪陽屋三個煉製室中，他所執掌的三品煉製室每年的利潤遠超另外兩個煉製室，所以這個規矩對他最為的有利。

不過鄭平長老接下來又是說道：「以往規矩如此，但若是少府主有什麼提議的話，也可以提出來，老夫可以傳回總部，不過這一次溪陽屋分會這邊一定需要決定出一個會長，不然老夫可能就得一直留在這裡了。」

「也希望少府主不要怪罪，老夫所做，都是為了溪陽屋與洛嵐府。」

莊毅聞言，面色不變，心中則是有些惱怒，這老傢伙真是多嘴。

李洛看了老人一眼，若有所思，看來這鄭平長老倒也並未如顏靈卿猜測那樣，是被人派來針對他們的，最起碼他所說，不像是裴昊那邊的人。

溪陽屋總部那邊會突然派人來到天蜀郡，其中恐怕是有著姜青娥與裴昊一系的明爭暗鬥，但最終來的人是一個沒有站隊趨向，而且古板頑固的鄭平長老，可見這是兩邊最終的爭鬥結果。

從某種意義而言，倒也不算是個壞消息。

只是，如果真要按照各個煉製室的業績來決定會長之職，那麼顏靈卿的劣勢就太大了，畢竟莊毅手中的三品煉製室，才是溪陽屋中的重量級產品，每年的利潤，甚至比一，二品煉製室加起來都要高。

一旁的顏靈卿也是明白這一點，俏臉冰寒，美目中噙著怒意，就要發作。

不過李洛突然伸手按在了她手背上，目光盯著鄭平長老，道：「是不是哪個煉製室接下來的業績最好，就能升任會長？」

「對。」鄭平長老點頭。

李洛沉吟了數息，最終道：「這個辦法不錯，就按照這麼辦吧。」

此言一出，頓時引起了低低的譁然聲。

蔡薇與顏靈卿都是有些驚愕的看著他，顯然不明白他為何會答應，因為這擺明了是將會長之位拱手相讓啊。

那莊毅也是愣了數息，旋即展顏大笑：「還是少府主識大體啊！也對，反正我們最終，還不是想要溪陽屋更好？溪陽屋好了，那不也是在給少府主您賺錢嗎？」

鄭平長老也有些驚訝，他對著李洛道：「少府主真這麼決定了？」

李洛笑著點點頭，然後也不多說什麼，拉起還在愕然中的蔡薇與顏靈卿，便是出了議事廳。

走出議事廳，李洛立即將兩女鬆開，但此時顏靈卿已是聲音含怒的道：「李洛，你搞什麼鬼？那個規矩對我極為不利，為什麼要接受？如果你不想我在這裡的話，直接說一聲，我立刻就回王城了。」

蔡薇也是美目盯著李洛，從這段時間的接觸來看，李洛應該不是一個亂來的人，可今日的舉動，實在是讓人不明白。

顏靈卿來到天蜀郡溪陽屋後，也算是經過諸多努力，才維持了眼前的局面，而眼下，卻要因為李洛的一句話，直接被打回原形。

李洛望著兩女，笑了笑，道：「兩位姐姐，我又不是傻子，難道還看不清楚誰才值得信賴嗎？」

蔡薇疑惑的看著他，顏靈卿則是雙臂抱胸，氣惱的轉過身去，不想理他。

「雖然這種規矩對靈卿姐不利，可是你們不覺得，這是一個名正言順將靈卿姐送上會長位置，趕走莊毅這個禍害的最好機會嗎？」李洛笑道。

蔡薇與顏靈卿柳眉微蹙，這的確是個好機會，可關鍵是...那莊毅是處於絕對的優勢啊，這最後玩下來，究竟是誰趕走誰啊？

倒是蔡薇眸光流轉，然後有些驚訝的盯著李洛。

「難道...」

「你有辦法幫靈卿翻盤？」

第三十七章會長之爭

溪陽屋，議事廳。

當李洛，蔡薇，顏靈卿三人來到此處時，發現座無虛席，溪陽屋所有的管理高層都是到齊。

在那前方的位置上，莊毅面帶笑意，不過在其身旁，還坐著一名面龐顯得有些古板的老人。

「咦？」

見到老人時，蔡薇與顏靈卿都是輕咦了一聲，然後對一旁有些疑惑的李洛低聲解釋道：「那位老人叫做鄭平，是溪陽屋總部的一位長老，他在溪陽屋中資歷很高，當年兩位府主建立溪陽屋時，他就是第一批的老人。」

「不過這老頭為人極為迂腐嚴厲，是個又臭又硬的骨頭，他一般都在王城總部，眼下突然到來，我們卻一點風聲都沒收到，多半是來者不善。」

當兩女為李洛介紹時，議事廳中的人都是站起，對著李洛行禮。

連那位來自溪陽屋總部的鄭平長老，都是起身，目光看向李洛，道：「見過少府主。」

「鄭長老太客氣了。」李洛衝著那鄭平長老笑了笑，然後與蔡薇，顏靈卿皆是入了座。

「鄭長老什麼時候到了南風城？」顏靈卿突然問道。

鄭平長老面無表情，道：「溪陽屋天蜀郡分會今年的業績很差，總部那邊讓老夫來看一看，順便把這邊懸而未決的會長之事確定一下。」

說著，他目光有些嚴厲的盯著顏靈卿，道：「顏副會長，我已經看過一些財報，你掌管的一品煉製室最近業績極差，甚至導致溪陽屋的名氣在天蜀郡都受到了影響，對此你有什麼要說的嗎？」

顏靈卿冷冷的道：「為何會如此，你問莊毅副會長可能會更清楚。」

莊毅副會長聞言立即道：「顏副會長自己沒有本事，可不要推諉給他人。」

「如果不是你暗中卡住一品煉製室的材料，導致我這邊有時候連一些訓練都施展不開，會出現這種結果嗎？」顏靈卿冷斥道。

莊毅副會長叫屈：「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情況本來就不好，而一些煉製材料，還要通過天蜀郡那三家，可那三家對我們鉗制極深，最後我們能到手的材料自然不多，而且我手下的三品煉製室是溪陽屋業績最好的煉製室，難道不該優先供給嗎？」

「你！」顏靈卿氣的一拍桌子。

「安靜！」

鄭平長老怒斥一聲，他狠狠的瞪了莊毅與顏靈卿一眼，道：「你們都有理由，但老夫沒興趣聽，我只關心溪陽屋的業績，誰如果拖了溪陽屋的後退，影響溪陽屋的名氣，老夫就不會放過他。」

「而天蜀郡分會業績越來越差，最終原因是沒有會長掌控全局，所以總部那邊經過商議，天蜀郡分會必須儘快的決定出新會長。」

議事廳中，微微有些安靜，其他一些高層皆是默不作聲，因為他們很清楚這會長之爭是顏靈卿與莊毅間的矛盾，其背後牽扯的則是更深，所以他們明智的保持著中立。

李洛目光微閃，其實這鄭平的話也沒錯，溪陽屋天蜀郡分會如今內鬥太多，想要真的維持穩定，決定會長一職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當然關鍵是...會長選誰？

心中想著，他便是笑著開口問道：「鄭平長老覺得誰更適合當會長？」

鄭平雖然對顏靈卿與莊毅都不客氣，但面對著李洛時，還是保持著一分的尊敬，他沉默了一下，道：「如果按照溪陽屋一如既往的規矩，一般會是業績最好的煉製室負責人升任會長。」

一旁的莊毅面露細微的笑意，溪陽屋三個煉製室中，他所執掌的三品煉製室每年的利潤遠超另外兩個煉製室，所以這個規矩對他最為的有利。

不過鄭平長老接下來又是說道：「以往規矩如此，但若是少府主有什麼提議的話，也可以提出來，老夫可以傳回總部，不過這一次溪陽屋分會這邊一定需要決定出一個會長，不然老夫可能就得一直留在這裡了。」

「也希望少府主不要怪罪，老夫所做，都是為了溪陽屋與洛嵐府。」

莊毅聞言，面色不變，心中則是有些惱怒，這老傢伙真是多嘴。

李洛看了老人一眼，若有所思，看來這鄭平長老倒也並未如顏靈卿猜測那樣，是被人派來針對他們的，最起碼他所說，不像是裴昊那邊的人。

溪陽屋總部那邊會突然派人來到天蜀郡，其中恐怕是有著姜青娥與裴昊一系的明爭暗鬥，但最終來的人是一個沒有站隊趨向，而且古板頑固的鄭平長老，可見這是兩邊最終的爭鬥結果。

從某種意義而言，倒也不算是個壞消息。

只是，如果真要按照各個煉製室的業績來決定會長之職，那麼顏靈卿的劣勢就太大了，畢竟莊毅手中的三品煉製室，才是溪陽屋中的重量級產品，每年的利潤，甚至比一，二品煉製室加起來都要高。

一旁的顏靈卿也是明白這一點，俏臉冰寒，美目中噙著怒意，就要發作。

不過李洛突然伸手按在了她手背上，目光盯著鄭平長老，道：「是不是哪個煉製室接下來的業績最好，就能升任會長？」

「對。」鄭平長老點頭。

李洛沉吟了數息，最終道：「這個辦法不錯，就按照這麼辦吧。」

此言一出，頓時引起了低低的譁然聲。

蔡薇與顏靈卿都是有些驚愕的看著他，顯然不明白他為何會答應，因為這擺明了是將會長之位拱手相讓啊。

那莊毅也是愣了數息，旋即展顏大笑：「還是少府主識大體啊！也對，反正我們最終，還不是想要溪陽屋更好？溪陽屋好了，那不也是在給少府主您賺錢嗎？」

鄭平長老也有些驚訝，他對著李洛道：「少府主真這麼決定了？」

李洛笑著點點頭，然後也不多說什麼，拉起還在愕然中的蔡薇與顏靈卿，便是出了議事廳。

走出議事廳，李洛立即將兩女鬆開，但此時顏靈卿已是聲音含怒的道：「李洛，你搞什麼鬼？那個規矩對我極為不利，為什麼要接受？如果你不想我在這裡的話，直接說一聲，我立刻就回王城了。」

蔡薇也是美目盯著李洛，從這段時間的接觸來看，李洛應該不是一個亂來的人，可今日的舉動，實在是讓人不明白。

顏靈卿來到天蜀郡溪陽屋後，也算是經過諸多努力，才維持了眼前的局面，而眼下，卻要因為李洛的一句話，直接被打回原形。

李洛望著兩女，笑了笑，道：「兩位姐姐，我又不是傻子，難道還看不清楚誰才值得信賴嗎？」

蔡薇疑惑的看著他，顏靈卿則是雙臂抱胸，氣惱的轉過身去，不想理他。

「雖然這種規矩對靈卿姐不利，可是你們不覺得，這是一個名正言順將靈卿姐送上會長位置，趕走莊毅這個禍害的最好機會嗎？」李洛笑道。

蔡薇與顏靈卿柳眉微蹙，這的確是個好機會，可關鍵是...那莊毅是處於絕對的優勢啊，這最後玩下來，究竟是誰趕走誰啊？

倒是蔡薇眸光流轉，然後有些驚訝的盯著李洛。

「難道...」

「你有辦法幫靈卿翻盤？」

第三十八章秘法源水

蔡薇的話一出口，連顏靈卿都是忍不住的看來，旋即沒好氣的道：「他能有什麼辦法，他接觸淬相術才多久時間？」

更多的話倒是不好說出來，因為李洛甚至連擁有著相性，都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說他能夠幫忙逆轉局面，實在是有些天方夜譚。

李洛笑了笑，沒有說話，而是示意兩人跟著他去了顏靈卿的煉製室，待得關上門後，他方才好整以暇的道：「我了解過，洛嵐府在天蜀郡之前每年有三十萬枚天量金的利潤，而溪陽屋就佔了一半。」

「而溪陽屋中，一品煉製室，每年有三萬天量金的利潤，二品煉製室每年四萬金，而三品煉製室，將近八萬金。」

「你知道還亂應承，這之間差了這麼多，怎麼可能追得上。」顏靈卿生氣道。

她執掌兩個煉製室，最是明白這之間的差距，三品靈水奇光價格遠比一品，二品高昂，所以每年利潤也最高，這是先天上的優勢，很難去追趕。

「更何況現在溪陽屋的一品「青碧靈水」被松子屋的「日照奇光」狙擊，這直接導致我們這裡的青碧靈水銷量銳減，在這種情況下，一品煉製室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差，更別說去翻轉局面了。」

李洛笑道：「所以當務之急，還是要穩住咱們溪陽屋一品靈水奇光的口碑與銷量。」

顏靈卿道：「我之前就說過，影響靈水奇光的因素無非三種，配方，煉製人的品級，以及源水源光。」

「青碧靈水配方已經是比較完善了，以我的本事，很難有什麼改進空間，除非去請一些淬相大師，但那也會消耗許多的時間以及大量的資金。」

「遠水救不了近火，宋家恐怕早就準備好了，如今正好趁著我洛嵐府內憂外患，開始發動這些攻勢。」蔡薇紅唇微啟的道。

「那就只剩下提高淬相師的實力與經驗了，可這更是一個時間活，你不可能強行要求溪陽屋那些一品淬相師們突然就爆發起來，超過平均水平，這不現實。」顏靈卿說道。

蔡薇美目突然看向李洛，笑道：「少府主不是煉製出了一支淬鍊力達到六成的青碧靈水嗎？」

顏靈卿白了她一眼，道：「他一個人產量能有多大？你就算把他當牛用，也榨不出多少奶來。」

李洛帥氣的臉龐一黑，雖然我不介意煉製一品靈水奇光，但好歹也有點身份地位，如何能來當牛？

「那看來就只有源水源光了。」不過眼下不是計較這個時候，所以李洛直接忽略，繼續說道。

顏靈卿也沒好氣的懟道：「源水源光只能靠淬相師自身的相性品質，難道你還打算把溪陽屋的淬相師相性都給提升一下啊。」

「除非是一些秘法源水源光，才能夠作為消耗品來提升靈水奇光的淬鍊力，但那些秘法源水源光是每個大勢力的絕密，我們溪陽屋根本沒有。」

李洛聞言，則是輕笑一聲，道：「這一個，倒是未必了。」

蔡薇與顏靈卿聞言頓時驚疑的看來。

在她們的目光注視下，李洛突然伸手在懷裡掏了掏，最後掏出來一支水晶瓶，瓶子裡面有約莫半瓶左右的深藍色液體。

「要不要試試我這個？」他說道。

顏靈卿纖細如月般的眉毛一挑，道：「都跟你說了，其他的源水源光沒有作用，只有秘法源水源光...」

她的聲音尚未完全落下，李洛就拔開了瓶塞，隱隱的似是有著一股極為純淨的氣息自其中散發出來，直接是讓得顏靈卿的聲音戛然而止，美目有些震驚的望著李洛手中的水晶瓶。

下一刻，顏靈卿一把自李洛手中將水晶瓶搶了過來，傾倒出一滴藍色液體落在了指尖上，她仔細的感應，旋即俏臉上的震驚就越來越濃烈了。

「沒有任何屬性意志的摻雜，這是，這是秘法源水？！而且這種純度，堪比七品水相，你怎麼會有這麼高品質的秘法源水？」顏靈卿失態的抓住了李洛的手臂，道。

即便是秘法源水，那也是有著品階區分的，而李洛拿出來的這一道秘法源水，卻是達到了七品的純度，可見其稀有，這種純度的秘法源水，甚至能夠增加煉製靈水的成功率，相當難得。

李洛那被顏靈卿抓住的手臂，微微的有些刺痛，可見此時顏靈卿的激動，於是他聲音放緩了一些，道：「靈卿姐，不要激動，這秘法源水能用不？」

「當然能用。」

顏靈卿立即道：「這種純度的秘法源水，如果能夠加入到我們溪陽屋的青碧靈水中，那絕對能夠將淬鍊力穩定在六成這個層次上，這足以將松子屋的「日照奇光」打垮。」

「不過唯一的問題是，這秘法源水太少了，如果用來煉製的話，或許只能煉製出三十瓶左右的一品青碧靈水。」

她美目灼灼的盯著李洛，那眼神可跟她一向的冷清氣質完全不符合。

「如果用在二品靈水奇光上面呢？」李洛想了想，問道。

「雖說這種品質的秘法源水用在一品青碧靈水上面的確有些奢侈，但正如我所說，量太少了，用在二品靈水奇光上面，恐怕煉製不出幾支，從性價比來看，反而不如煉製一品...」顏靈卿回道。

李洛心中尷尬，這些秘法源水，正是他自身「水光相」凝鍊而出的，因為自身空相的原因，這也令得他凝鍊出來的源水擁有著一種空性，所以他凝鍊出來的源水，極為的接近所謂的秘法源水。

不過眼下這點已經是他積累了三天的量，畢竟現在的他也就六印境的實力，相力算不上什麼雄厚，所以凝聚出來的秘法源水也不會太多。

「那還是先用在一品青碧靈水上面吧。」

「如果之後每三天我給一些這種秘法源水，一品煉製室業績能成為溪陽屋最高嗎？」李洛問道。

蔡薇聞言，思索了一下，道：「一品煉製室現在每個月出產一百五十瓶青碧靈水，如果不算各種成本的話，每年產量價值在九萬枚天量金，而三品煉製室每年的產量價值達到二十一萬枚天量金，一品煉製室想要追趕上來，除非產量翻倍，但以一品煉製室的成功率來看，似乎有些困難。」

「如果有足夠的這種秘法源水，一品煉製室產量翻倍不算太難！這種純度的秘法源水，對於一品靈水奇光來說，實在是太大材小用，所以其煉製成功率也能提升許多。」顏靈卿肯定的說道。

李洛一拍手，笑道：「那不就解決了嗎？」

顏靈卿眨了眨美目，一時間有些失神，這個問題，似乎還真是就這樣給解決了？

怎麼會這麼簡單。

顏靈卿重重的吐了一口氣，其實不是簡單，而是因為李洛拿出了一個超出人正常思維的東西，畢竟，如果其他人知道他用這種純度的秘法源水來煉製一品靈水奇光的話，脾氣暴躁的恐怕都要指著他鼻子罵浪費東西了。

蔡薇與顏靈卿對視了一眼，心照不宣的沒有問李洛這種秘法源水怎麼來的，在她們的猜測中，這多半是兩位府主留給李洛的秘密。

「看來少府主當真是我們洛嵐府的福將。」一旁的蔡薇掩唇嬌笑起來，漂亮的臉蛋上布滿著歡欣之色。

「雖說這秘法源水的量有些少，但對於我們溪陽屋的一品靈水產量來說，其實暫時也算是足夠了。」

顏靈卿螓首微點，溪陽屋一個月也就產出一百五十瓶的一品青碧靈水，而李洛如果三天供應一次秘法源水的話，足以覆蓋所有的一品靈水。

「好了，不和你們說了，我要去忙了，爭取這幾天把第一批加強版的青碧靈水生產出來，先打響我們溪陽屋青碧靈水的名頭，挽救一下口碑。」顏靈卿將盛滿著深藍色秘法源水的水晶瓶緊緊的握住，就要開始趕人了。

李洛與蔡薇聞言只得有些無奈的出了煉製室，旋即他見到蔡薇腳步突然加快，連忙伸出手拉住了她的手臂。

「蔡薇姐，你這是想要甩掉我？」李洛忿忿的道。

蔡薇無辜的看了他一眼，道：「少府主，你在說什麼呀，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蔡薇姐，我剛剛還在給溪陽屋出謀劃策，你可不能寒了功臣的心。」李洛看了看四周，然後低聲道：「我還要一批五品靈水奇光。」

蔡薇美目充滿著幽怨的盯著李洛，道：「少府主，你最近不到一個月，已經燒了七八十萬枚天量金了，這是洛嵐府在天蜀郡兩年多的利潤，你再這樣下去，姐姐真是要養不起你了。」

李洛有些尷尬，他這個燒錢速度是有點離譜，可是，他也沒辦法啊，他這後天之相就是個吞金獸，此時他只能無比慶幸老爹老娘留下了一個洛嵐府的基業，不然他感覺五年封侯，可能真的只能去夢裡找吧。

「這是最後一批五品靈水奇光了。」李洛保證道。

蔡薇聞言，遲疑了一下，最終輕咬銀牙：「好吧，那我就...再賣兩處產業吧。」

說出來蔡薇都感到一陣心酸，以她的才能，何時到過這種要靠售賣產業維持的地步，可沒辦法啊，誰遇上李洛這種無底洞，那也都是填不滿啊。

李洛乾笑著點頭，他其實沒說謊，如果接下來他的水光相順利提升到六品，他未來的確不需要五品靈水奇光了...

因為那時候，他要六品靈水奇光了。

但這話沒敢現在說，他怕蔡薇直接撂挑子不幹了。

第三十八章秘法源水

蔡薇的話一出口，連顏靈卿都是忍不住的看來，旋即沒好氣的道：「他能有什麼辦法，他接觸淬相術才多久時間？」

更多的話倒是不好說出來，因為李洛甚至連擁有著相性，都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說他能夠幫忙逆轉局面，實在是有些天方夜譚。

李洛笑了笑，沒有說話，而是示意兩人跟著他去了顏靈卿的煉製室，待得關上門後，他方才好整以暇的道：「我了解過，洛嵐府在天蜀郡之前每年有三十萬枚天量金的利潤，而溪陽屋就佔了一半。」

「而溪陽屋中，一品煉製室，每年有三萬天量金的利潤，二品煉製室每年四萬金，而三品煉製室，將近八萬金。」

「你知道還亂應承，這之間差了這麼多，怎麼可能追得上。」顏靈卿生氣道。

她執掌兩個煉製室，最是明白這之間的差距，三品靈水奇光價格遠比一品，二品高昂，所以每年利潤也最高，這是先天上的優勢，很難去追趕。

「更何況現在溪陽屋的一品「青碧靈水」被松子屋的「日照奇光」狙擊，這直接導致我們這裡的青碧靈水銷量銳減，在這種情況下，一品煉製室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差，更別說去翻轉局面了。」

李洛笑道：「所以當務之急，還是要穩住咱們溪陽屋一品靈水奇光的口碑與銷量。」

顏靈卿道：「我之前就說過，影響靈水奇光的因素無非三種，配方，煉製人的品級，以及源水源光。」

「青碧靈水配方已經是比較完善了，以我的本事，很難有什麼改進空間，除非去請一些淬相大師，但那也會消耗許多的時間以及大量的資金。」

「遠水救不了近火，宋家恐怕早就準備好了，如今正好趁著我洛嵐府內憂外患，開始發動這些攻勢。」蔡薇紅唇微啟的道。

「那就只剩下提高淬相師的實力與經驗了，可這更是一個時間活，你不可能強行要求溪陽屋那些一品淬相師們突然就爆發起來，超過平均水平，這不現實。」顏靈卿說道。

蔡薇美目突然看向李洛，笑道：「少府主不是煉製出了一支淬鍊力達到六成的青碧靈水嗎？」

顏靈卿白了她一眼，道：「他一個人產量能有多大？你就算把他當牛用，也榨不出多少奶來。」

李洛帥氣的臉龐一黑，雖然我不介意煉製一品靈水奇光，但好歹也有點身份地位，如何能來當牛？

「那看來就只有源水源光了。」不過眼下不是計較這個時候，所以李洛直接忽略，繼續說道。

顏靈卿也沒好氣的懟道：「源水源光只能靠淬相師自身的相性品質，難道你還打算把溪陽屋的淬相師相性都給提升一下啊。」

「除非是一些秘法源水源光，才能夠作為消耗品來提升靈水奇光的淬鍊力，但那些秘法源水源光是每個大勢力的絕密，我們溪陽屋根本沒有。」

李洛聞言，則是輕笑一聲，道：「這一個，倒是未必了。」

蔡薇與顏靈卿聞言頓時驚疑的看來。

在她們的目光注視下，李洛突然伸手在懷裡掏了掏，最後掏出來一支水晶瓶，瓶子裡面有約莫半瓶左右的深藍色液體。

「要不要試試我這個？」他說道。

顏靈卿纖細如月般的眉毛一挑，道：「都跟你說了，其他的源水源光沒有作用，只有秘法源水源光...」

她的聲音尚未完全落下，李洛就拔開了瓶塞，隱隱的似是有著一股極為純淨的氣息自其中散發出來，直接是讓得顏靈卿的聲音戛然而止，美目有些震驚的望著李洛手中的水晶瓶。

下一刻，顏靈卿一把自李洛手中將水晶瓶搶了過來，傾倒出一滴藍色液體落在了指尖上，她仔細的感應，旋即俏臉上的震驚就越來越濃烈了。

「沒有任何屬性意志的摻雜，這是，這是秘法源水？！而且這種純度，堪比七品水相，你怎麼會有這麼高品質的秘法源水？」顏靈卿失態的抓住了李洛的手臂，道。

即便是秘法源水，那也是有著品階區分的，而李洛拿出來的這一道秘法源水，卻是達到了七品的純度，可見其稀有，這種純度的秘法源水，甚至能夠增加煉製靈水的成功率，相當難得。

李洛那被顏靈卿抓住的手臂，微微的有些刺痛，可見此時顏靈卿的激動，於是他聲音放緩了一些，道：「靈卿姐，不要激動，這秘法源水能用不？」

「當然能用。」

顏靈卿立即道：「這種純度的秘法源水，如果能夠加入到我們溪陽屋的青碧靈水中，那絕對能夠將淬鍊力穩定在六成這個層次上，這足以將松子屋的「日照奇光」打垮。」

「不過唯一的問題是，這秘法源水太少了，如果用來煉製的話，或許只能煉製出三十瓶左右的一品青碧靈水。」

她美目灼灼的盯著李洛，那眼神可跟她一向的冷清氣質完全不符合。

「如果用在二品靈水奇光上面呢？」李洛想了想，問道。

「雖說這種品質的秘法源水用在一品青碧靈水上面的確有些奢侈，但正如我所說，量太少了，用在二品靈水奇光上面，恐怕煉製不出幾支，從性價比來看，反而不如煉製一品...」顏靈卿回道。

李洛心中尷尬，這些秘法源水，正是他自身「水光相」凝鍊而出的，因為自身空相的原因，這也令得他凝鍊出來的源水擁有著一種空性，所以他凝鍊出來的源水，極為的接近所謂的秘法源水。

不過眼下這點已經是他積累了三天的量，畢竟現在的他也就六印境的實力，相力算不上什麼雄厚，所以凝聚出來的秘法源水也不會太多。

「那還是先用在一品青碧靈水上面吧。」

「如果之後每三天我給一些這種秘法源水，一品煉製室業績能成為溪陽屋最高嗎？」李洛問道。

蔡薇聞言，思索了一下，道：「一品煉製室現在每個月出產一百五十瓶青碧靈水，如果不算各種成本的話，每年產量價值在九萬枚天量金，而三品煉製室每年的產量價值達到二十一萬枚天量金，一品煉製室想要追趕上來，除非產量翻倍，但以一品煉製室的成功率來看，似乎有些困難。」

「如果有足夠的這種秘法源水，一品煉製室產量翻倍不算太難！這種純度的秘法源水，對於一品靈水奇光來說，實在是太大材小用，所以其煉製成功率也能提升許多。」顏靈卿肯定的說道。

李洛一拍手，笑道：「那不就解決了嗎？」

顏靈卿眨了眨美目，一時間有些失神，這個問題，似乎還真是就這樣給解決了？

怎麼會這麼簡單。

顏靈卿重重的吐了一口氣，其實不是簡單，而是因為李洛拿出了一個超出人正常思維的東西，畢竟，如果其他人知道他用這種純度的秘法源水來煉製一品靈水奇光的話，脾氣暴躁的恐怕都要指著他鼻子罵浪費東西了。

蔡薇與顏靈卿對視了一眼，心照不宣的沒有問李洛這種秘法源水怎麼來的，在她們的猜測中，這多半是兩位府主留給李洛的秘密。

「看來少府主當真是我們洛嵐府的福將。」一旁的蔡薇掩唇嬌笑起來，漂亮的臉蛋上布滿著歡欣之色。

「雖說這秘法源水的量有些少，但對於我們溪陽屋的一品靈水產量來說，其實暫時也算是足夠了。」

顏靈卿螓首微點，溪陽屋一個月也就產出一百五十瓶的一品青碧靈水，而李洛如果三天供應一次秘法源水的話，足以覆蓋所有的一品靈水。

「好了，不和你們說了，我要去忙了，爭取這幾天把第一批加強版的青碧靈水生產出來，先打響我們溪陽屋青碧靈水的名頭，挽救一下口碑。」顏靈卿將盛滿著深藍色秘法源水的水晶瓶緊緊的握住，就要開始趕人了。

李洛與蔡薇聞言只得有些無奈的出了煉製室，旋即他見到蔡薇腳步突然加快，連忙伸出手拉住了她的手臂。

「蔡薇姐，你這是想要甩掉我？」李洛忿忿的道。

蔡薇無辜的看了他一眼，道：「少府主，你在說什麼呀，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蔡薇姐，我剛剛還在給溪陽屋出謀劃策，你可不能寒了功臣的心。」李洛看了看四周，然後低聲道：「我還要一批五品靈水奇光。」

蔡薇美目充滿著幽怨的盯著李洛，道：「少府主，你最近不到一個月，已經燒了七八十萬枚天量金了，這是洛嵐府在天蜀郡兩年多的利潤，你再這樣下去，姐姐真是要養不起你了。」

李洛有些尷尬，他這個燒錢速度是有點離譜，可是，他也沒辦法啊，他這後天之相就是個吞金獸，此時他只能無比慶幸老爹老娘留下了一個洛嵐府的基業，不然他感覺五年封侯，可能真的只能去夢裡找吧。

「這是最後一批五品靈水奇光了。」李洛保證道。

蔡薇聞言，遲疑了一下，最終輕咬銀牙：「好吧，那我就...再賣兩處產業吧。」

說出來蔡薇都感到一陣心酸，以她的才能，何時到過這種要靠售賣產業維持的地步，可沒辦法啊，誰遇上李洛這種無底洞，那也都是填不滿啊。

李洛乾笑著點頭，他其實沒說謊，如果接下來他的水光相順利提升到六品，他未來的確不需要五品靈水奇光了...

因為那時候，他要六品靈水奇光了。

但這話沒敢現在說，他怕蔡薇直接撂挑子不幹了。

第三十九章加強版青碧靈水

接下來的幾天中，李洛一半時間在老宅中修煉，另外一半時間則是去溪陽屋繼續練習自己的淬相術，現在的他已經能夠穩定每天煉製出一瓶一品的青碧靈水，算得上是貨真價實的一品淬相師。

而且他所煉製出來的青碧靈水淬鍊力也是隨著經驗的熟練在變得越來越高。

不過他顯然並不滿足於此，因此也在開始逐漸的嘗試二品的靈水奇光，只不過二品的靈水配方比起青碧靈水複雜了不下數倍，其中所需要調製的材料更是複雜，繁瑣，所以在這些嘗試中，李洛無一例外的盡數失敗了。

但李洛倒也並不著急，畢竟失敗也是一種經驗，他相信逐漸的積累下來，他距離成為二品淬相師，並不會太遠。

而他所需要的最後一批五品靈水奇光，蔡薇也是在開始陸陸續續的送來，在一瓶瓶五品靈水奇光的澆灌下，李洛能夠清晰的感覺到，他的「水光相」距離進化越來越近了...

不過在李洛等待著「水光相」進化時，稍微有些意外的驚喜突然砸來，那就是他的相力竟然是搶先一步晉級，達到了七印境的層次。

對於相力的晉級，李洛有些歡喜，但也並沒有感到太過的驚詫，畢竟這段時間他一直在老宅的金屋中修行，再加上自身「水光相」那特殊的純粹性，真要比起修煉速度，他不會比那些擁有著七品相的人弱多少。

而在李洛相力晉入七印時，他也接到了顏靈卿傳來的好消息，第一批加強版青碧靈水，終於是盡數的出爐了。

溪陽屋。

一個精緻的箱子擺在桌子上，箱子打開，其中擺放著四十支水晶瓶，其中盛滿著青綠色的液體。

正是加強版的青碧靈水。

顏靈卿俏麗的臉頰上難掩興奮，她對著李洛與蔡薇道：「因為李洛給的秘法源水純度極高的原因，我們一品煉製室煉製成功率提升了一倍，原本每日只能出產五瓶靈水奇光，現在提升到了十瓶，而且淬鍊力也穩定在六成左右，這絕對算得上是一品靈水奇光中的上品。」

李洛聞言，則是眉頭微微一皺，因為他估算了一下，如果產量在每天十瓶的話，那麼一年下來，一品煉製室的產量價值，也只是在十八萬枚天量金，這和三品煉製室的二十一萬金，還是有著一點差距啊。

心中想著，他就將話給說了出來。

「這個事情，或許可以交給我來。」一旁的蔡薇盈盈一笑，風情動人。

「蔡薇姐想怎麼做？」李洛有些驚訝的問道。

蔡薇嫣然笑道：「金龍寶行最近有意收購上品的一品靈水奇光，價格比市面更高，達到了六十金一瓶，如果能讓他們選擇我們溪陽屋的青碧靈水，那麼這份契約的價值，就會讓一品煉製室超過三品。」

「這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金龍寶行擁有著極高的名望，他們的選擇，從某種意義上將會決定誰才是天蜀郡品質最高的一品靈水奇光，這個名頭，其實具備的價值才是最高的。」

李洛聞言，略有所悟，金龍寶行一直都是走的高端精品路線，以往的話，類似一品靈水奇光這種等級的東西，都不會出現在其中，而如今他們有需要，那自然會選擇最好的一品靈水奇光，誰若是被它選中，之後能夠在金龍寶行中寄賣，這無形中就讓其價值變得更高，同時也是一種有力的宣傳。

「我等會就去金龍寶行走一趟，不過還希望少府主也陪我一起，畢竟還得借用你的臉面。」蔡薇說道。

金龍寶行素來中立，但其實力毋庸置疑，大夏之中，一般不會有不開眼的勢力去招惹，而金龍寶行也信奉和氣生財，從不與人為敵。

李洛不管如何，都是洛嵐府的少府主，不管他如今在府中話語權有多少，最起碼這個身份是無人質疑的。

李洛自然沒什麼異議，只要能夠讓溪陽屋趕緊掌握在手為他賺錢填無底洞，他不介意當一下吉祥物。

「走吧。」

他順手拎起了箱子，衝著蔡薇笑道。

...

金碧輝煌的金龍寶行，依舊是熱鬧非凡，堪稱是南風城的熱點所在。

李洛與蔡薇進入寶行，有侍女恭敬的迎上來，而在知曉了他們要找呂會長後，則是告知他們此時呂會長正在會客，需要暫等片刻。

兩人倒是無所謂，就在貴賓室中找了地方坐下等待。

不過剛剛坐下沒多久，李洛就見到一雙纖細筆直的長腿出現在了眼前，他目光順著上移，呂清兒那清麗的俏臉便是印入眼中。

今日的呂清兒穿著黑色短裙，雪白的長腿有點晃人眼睛，青絲垂落下來，更是顯得整個人纖細高挑。

「少府主來這裡，有何貴幹啊？」呂清兒有些好奇的問道。

「找呂會長談事情。」李洛笑道。

呂清兒看了看李洛旁邊的箱子，道：「是一品靈水奇光？」

顯然她對金龍寶行最近採購一品靈水奇光的事情也知曉得很清楚。

李洛點點頭。

「這點事，也要勞你少府主大駕啊？」呂清兒說道，一品靈水奇光再上等，那也只是一品而已，不論是對於洛嵐府還是金龍寶行而言，都只能說是九牛一毛。

「落魄少府主的苦，你不懂。」李洛嘆了一聲，低沉的說道。

呂清兒不置可否的笑了笑，旋即眸光看了一眼旁邊成熟嫵媚，風情動人的蔡薇，道：「這位姐姐真是漂亮，洛嵐府找管家要求都這麼高的嗎？」

蔡薇笑吟吟的看著呂清兒：「妹妹也很漂亮啊，想必在南風學府是追求者如雲吧，不知道這裡面有沒有少府主？」

李洛乾咳一聲，道：「別講這些沒用的東西。」

呂清兒道：「我帶你們去找我二伯吧，他現在正在接待宋家的人，應該也是因為這次金龍寶行要將一品靈水奇光收入寄賣行的原因，宋家主動找了過來，推薦他們松子屋的「日照奇光」。」

李洛與蔡薇對視一眼，沒想到宋家也想到這一點了，看來人也不是笨蛋啊，同樣知道藉助金龍寶行的格調來提升自家產品的名氣。

「現在去不會打擾到他們商談吧？」李洛言語間有些不好意思，可人卻站了起來，相當的真實。

「反正又沒出結果。」

呂清兒無所謂的道，然後轉身帶路：「但是你應該要知道松子屋那「日照奇光」的品質，我雖然能帶你進去，但如果你要讓我二伯改變主意，還是得要靠你們溪陽屋那青碧靈水的品質。」

「我李洛行事堂堂正正，從來不走後門靠關係。」李洛義正言辭的道。

呂清兒輕呵了一聲，也不跟他爭辯，帶著兩人穿過走廊，最後來到一間貴賓室外，不過剛到這裡，卻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出來。

「宋雲峰？」李洛眉頭一挑，那人，竟然是宋雲峰。

而宋雲峰也見到了李洛，他先是愣了愣，然後眉頭緊鎖的看向呂清兒，道：「清兒，你帶他來這裡做什麼？」

「李洛跟我二伯約好過，他來了後，就帶他過來。」呂清兒面不改色的道。

李洛看了看她光潔漂亮的臉蛋，果然越漂亮的女人撒起謊來越是不眨眼啊，不過...幹得漂亮！

宋雲峰面色變幻，也不知道信沒信，但不信也沒辦法，這裡是金龍寶行，可不是他宋家。

最終，他只能看著呂清兒走入其中，然後他掃了一眼李洛手中的箱子，淡淡的道：「李洛，不要白費心機了，你們溪陽屋爭不過我們松子屋的。」

李洛笑道：「那可不一定，你之前能想到過，我會把你打成平局嗎？」

宋雲峰瞬間破功，面色鐵青，雙目噴火的樣子恨不得把他給吞了。

然而李洛卻不再理他，與蔡薇一起進了房間。

第三十九章加強版青碧靈水

接下來的幾天中，李洛一半時間在老宅中修煉，另外一半時間則是去溪陽屋繼續練習自己的淬相術，現在的他已經能夠穩定每天煉製出一瓶一品的青碧靈水，算得上是貨真價實的一品淬相師。

而且他所煉製出來的青碧靈水淬鍊力也是隨著經驗的熟練在變得越來越高。

不過他顯然並不滿足於此，因此也在開始逐漸的嘗試二品的靈水奇光，只不過二品的靈水配方比起青碧靈水複雜了不下數倍，其中所需要調製的材料更是複雜，繁瑣，所以在這些嘗試中，李洛無一例外的盡數失敗了。

但李洛倒也並不著急，畢竟失敗也是一種經驗，他相信逐漸的積累下來，他距離成為二品淬相師，並不會太遠。

而他所需要的最後一批五品靈水奇光，蔡薇也是在開始陸陸續續的送來，在一瓶瓶五品靈水奇光的澆灌下，李洛能夠清晰的感覺到，他的「水光相」距離進化越來越近了...

不過在李洛等待著「水光相」進化時，稍微有些意外的驚喜突然砸來，那就是他的相力竟然是搶先一步晉級，達到了七印境的層次。

對於相力的晉級，李洛有些歡喜，但也並沒有感到太過的驚詫，畢竟這段時間他一直在老宅的金屋中修行，再加上自身「水光相」那特殊的純粹性，真要比起修煉速度，他不會比那些擁有著七品相的人弱多少。

而在李洛相力晉入七印時，他也接到了顏靈卿傳來的好消息，第一批加強版青碧靈水，終於是盡數的出爐了。

溪陽屋。

一個精緻的箱子擺在桌子上，箱子打開，其中擺放著四十支水晶瓶，其中盛滿著青綠色的液體。

正是加強版的青碧靈水。

顏靈卿俏麗的臉頰上難掩興奮，她對著李洛與蔡薇道：「因為李洛給的秘法源水純度極高的原因，我們一品煉製室煉製成功率提升了一倍，原本每日只能出產五瓶靈水奇光，現在提升到了十瓶，而且淬鍊力也穩定在六成左右，這絕對算得上是一品靈水奇光中的上品。」

李洛聞言，則是眉頭微微一皺，因為他估算了一下，如果產量在每天十瓶的話，那麼一年下來，一品煉製室的產量價值，也只是在十八萬枚天量金，這和三品煉製室的二十一萬金，還是有著一點差距啊。

心中想著，他就將話給說了出來。

「這個事情，或許可以交給我來。」一旁的蔡薇盈盈一笑，風情動人。

「蔡薇姐想怎麼做？」李洛有些驚訝的問道。

蔡薇嫣然笑道：「金龍寶行最近有意收購上品的一品靈水奇光，價格比市面更高，達到了六十金一瓶，如果能讓他們選擇我們溪陽屋的青碧靈水，那麼這份契約的價值，就會讓一品煉製室超過三品。」

「這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金龍寶行擁有著極高的名望，他們的選擇，從某種意義上將會決定誰才是天蜀郡品質最高的一品靈水奇光，這個名頭，其實具備的價值才是最高的。」

李洛聞言，略有所悟，金龍寶行一直都是走的高端精品路線，以往的話，類似一品靈水奇光這種等級的東西，都不會出現在其中，而如今他們有需要，那自然會選擇最好的一品靈水奇光，誰若是被它選中，之後能夠在金龍寶行中寄賣，這無形中就讓其價值變得更高，同時也是一種有力的宣傳。

「我等會就去金龍寶行走一趟，不過還希望少府主也陪我一起，畢竟還得借用你的臉面。」蔡薇說道。

金龍寶行素來中立，但其實力毋庸置疑，大夏之中，一般不會有不開眼的勢力去招惹，而金龍寶行也信奉和氣生財，從不與人為敵。

李洛不管如何，都是洛嵐府的少府主，不管他如今在府中話語權有多少，最起碼這個身份是無人質疑的。

李洛自然沒什麼異議，只要能夠讓溪陽屋趕緊掌握在手為他賺錢填無底洞，他不介意當一下吉祥物。

「走吧。」

他順手拎起了箱子，衝著蔡薇笑道。

...

金碧輝煌的金龍寶行，依舊是熱鬧非凡，堪稱是南風城的熱點所在。

李洛與蔡薇進入寶行，有侍女恭敬的迎上來，而在知曉了他們要找呂會長後，則是告知他們此時呂會長正在會客，需要暫等片刻。

兩人倒是無所謂，就在貴賓室中找了地方坐下等待。

不過剛剛坐下沒多久，李洛就見到一雙纖細筆直的長腿出現在了眼前，他目光順著上移，呂清兒那清麗的俏臉便是印入眼中。

今日的呂清兒穿著黑色短裙，雪白的長腿有點晃人眼睛，青絲垂落下來，更是顯得整個人纖細高挑。

「少府主來這裡，有何貴幹啊？」呂清兒有些好奇的問道。

「找呂會長談事情。」李洛笑道。

呂清兒看了看李洛旁邊的箱子，道：「是一品靈水奇光？」

顯然她對金龍寶行最近採購一品靈水奇光的事情也知曉得很清楚。

李洛點點頭。

「這點事，也要勞你少府主大駕啊？」呂清兒說道，一品靈水奇光再上等，那也只是一品而已，不論是對於洛嵐府還是金龍寶行而言，都只能說是九牛一毛。

「落魄少府主的苦，你不懂。」李洛嘆了一聲，低沉的說道。

呂清兒不置可否的笑了笑，旋即眸光看了一眼旁邊成熟嫵媚，風情動人的蔡薇，道：「這位姐姐真是漂亮，洛嵐府找管家要求都這麼高的嗎？」

蔡薇笑吟吟的看著呂清兒：「妹妹也很漂亮啊，想必在南風學府是追求者如雲吧，不知道這裡面有沒有少府主？」

李洛乾咳一聲，道：「別講這些沒用的東西。」

呂清兒道：「我帶你們去找我二伯吧，他現在正在接待宋家的人，應該也是因為這次金龍寶行要將一品靈水奇光收入寄賣行的原因，宋家主動找了過來，推薦他們松子屋的「日照奇光」。」

李洛與蔡薇對視一眼，沒想到宋家也想到這一點了，看來人也不是笨蛋啊，同樣知道藉助金龍寶行的格調來提升自家產品的名氣。

「現在去不會打擾到他們商談吧？」李洛言語間有些不好意思，可人卻站了起來，相當的真實。

「反正又沒出結果。」

呂清兒無所謂的道，然後轉身帶路：「但是你應該要知道松子屋那「日照奇光」的品質，我雖然能帶你進去，但如果你要讓我二伯改變主意，還是得要靠你們溪陽屋那青碧靈水的品質。」

「我李洛行事堂堂正正，從來不走後門靠關係。」李洛義正言辭的道。

呂清兒輕呵了一聲，也不跟他爭辯，帶著兩人穿過走廊，最後來到一間貴賓室外，不過剛到這裡，卻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出來。

「宋雲峰？」李洛眉頭一挑，那人，竟然是宋雲峰。

而宋雲峰也見到了李洛，他先是愣了愣，然後眉頭緊鎖的看向呂清兒，道：「清兒，你帶他來這裡做什麼？」

「李洛跟我二伯約好過，他來了後，就帶他過來。」呂清兒面不改色的道。

李洛看了看她光潔漂亮的臉蛋，果然越漂亮的女人撒起謊來越是不眨眼啊，不過...幹得漂亮！

宋雲峰面色變幻，也不知道信沒信，但不信也沒辦法，這裡是金龍寶行，可不是他宋家。

最終，他只能看著呂清兒走入其中，然後他掃了一眼李洛手中的箱子，淡淡的道：「李洛，不要白費心機了，你們溪陽屋爭不過我們松子屋的。」

李洛笑道：「那可不一定，你之前能想到過，我會把你打成平局嗎？」

宋雲峰瞬間破功，面色鐵青，雙目噴火的樣子恨不得把他給吞了。

然而李洛卻不再理他，與蔡薇一起進了房間。

第四十章狙擊松子屋

寬敞的客廳內，燈火明亮。

胖乎乎的呂會長滿臉笑容的坐在上方，其左側位置上面，則是坐著一道人影，那是一位身材高壯的中年男子，氣勢頗為不俗。

正是宋家的家主，宋山。

他們顯然正在談事，而呂清兒帶著李洛，蔡薇走進來，則是將談話打斷，那宋山目光有些愕然的看來。

而當他在見到李洛與蔡薇時，面龐上的笑容不由得收斂了一下，神色變得淡漠起來。

呂會長同樣是愣了愣，不過還不待他開口，呂清兒便是聲音輕柔的道：「二伯，洛嵐府的人到了。」

呂會長看了看自家侄女的眼睛，然後嘴角微微抽了抽，但他還是反應很快的笑著點點頭：「既然來了，那就趕緊入座吧。」

宋山將手中的茶杯不輕不重的放了下來，皺眉看著呂會長：「呂會長，這是什麼情況？」

呂會長打了個哈哈，笑道：「宋家主不必多想，我們金龍寶行信奉和氣生財，但同時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信條，那就是金龍寶行出去的東西，必須是好東西。」

「一品靈水奇光雖說等級比較低，但既然入了我金龍寶行，那自然也必須是上品，不然反而會有損金龍寶行的名聲，所以我們當然會擇優選擇。」

李洛與蔡薇入座，點頭認同道：「呂會長所說有理。」

宋山面沉如水，他淡淡的掃了李洛與蔡薇一眼，也是漸漸的收斂了情緒，端著茶杯不鹹不淡的道：「呂會長，這種事情何必浪費時間，溪陽屋的青碧靈水最近被我松子屋的日照奇光打的潰不成軍，而其中淬鍊力的差距，我想呂會長應該也提前調查過的。」

「我可以不客氣的說，在這天蜀郡內，想要找到比我宋家松子屋淬鍊力更高的一品靈水奇光，是不可能的。」

「如果呂會長真覺得溪陽屋是個好選擇的話，可以直說，我們松子屋退出便是。」

不得不說這宋家家主也是有些氣魄，言語間不軟不硬，氣勢十足。

呂會長笑呵呵的道：「宋家主不要生氣嘛，我也知道松子屋的「日照奇光」品質極好，但總歸也是要給別家展示的機會吧，如果到時候真的是松子屋最好，我就給宋家主賠罪。」

宋山聞言，面色也是變得緩和許多，然後再度與呂會長笑談了幾句，只是那偶爾瞥向對面李洛，蔡薇的目光中，則是帶著許些冷笑。

對於溪陽屋的情況，他知曉得極為清楚，如今會長之位空懸，那顏靈卿與莊毅鬥得不可開交，所以如今溪陽屋內部都沒搞明白，結果這李洛還想來金龍寶行與他們松子屋競爭，當真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真以為一個洛嵐府少府主的身份，能頂多大的用嗎？

宋雲峰也是在宋山身邊坐下，面無表情的準備著看好戲。

呂清兒則是站在呂會長的旁邊，嬌軀修長，清純甜美的模樣，倒是與蔡薇是截然不同的風情。

只不過她眸光中也是帶著一絲疑惑與擔憂，因為她明白，如果李洛拿不出真正的上品一品靈水，今日她二伯是絕對不會選擇溪陽屋的。

而那宋山，宋雲峰，無疑會看他們的笑話。

此時，呂會長在安撫了宋山後，目光也是投向了李洛，蔡薇，笑道：「兩位應該也知道我們金龍寶行的要求吧？」

「一品靈水奇光等級雖低，但淬鍊力低於五成五的，我們金龍寶行是一點都不會考慮的。」

蔡薇嫣然笑道：「呂會長，松子屋的日照奇光，淬鍊力只是達到了五成六是吧？」

「只是？」

宋山眼皮一抬，淡笑道：「蔡管家真是口氣不小啊，溪陽屋的青碧靈水，之前似乎是「高達」五成二？」

「宋家主也知道那是之前。」蔡薇微微一笑。

一旁的李洛已是將手中的箱子擺在了桌面上，然後將其打開，露出了其中四十支青碧靈水。

「呂會長，容我為你介紹一下，這是我們溪陽屋的全新產品，加強版青碧靈水，其淬鍊力...六成。」蔡薇酥柔的聲音在房間中傳開。

「六成？」

呂會長與宋山的面龐都是在此時有些變幻，前者將信將疑，後者則是冷笑出聲。

呂會長揮了揮手，立即有著一名侍女上前，手持驗淬針，插入到一瓶青碧靈水中，然後其上的指針，便是在呂會長，宋山等人的注視下，穩定在了六成的刻度位。

「還真是有六成？」呂會長驚訝道。

宋山淡淡的道：「溪陽屋手筆的確不小啊，只是不知道這些青碧靈水究竟是出自三品淬相師之手，還是你們溪陽屋兩位四品淬相師啊？」

呂會長若有所思，一品靈水等級畢竟不高，如果是讓一些三品甚至四品淬相師出手煉製的話，其品質能夠達到六成倒是不難，但讓這種級別的淬相師來煉製一品靈水奇光，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損失。

有這時間，去煉製三品靈水奇光，那所造成的價值收益，遠遠的超過一品。

而宋山言語間的意思，無非就是懷疑溪陽屋為了達到目的，讓自家的一些三品淬相師來煉製了一批一品靈水奇光。

呂會長目光看向李洛，道：「少府主，我們金龍寶行所需要的，不是這一批而已，我們是需要一個長久的訂單，如果溪陽屋不能穩定供應這種品質的青碧靈水，到時候反而有些不美了。」

宋山神色漠然的端著茶杯喝了兩口，他當然不相信溪陽屋有能力穩定的產出淬鍊力達到六成的青碧靈水，難道他們還能一直犧牲三品淬相師的時間來煉製一品靈水嗎？那樣的話，恐怕不用多久，溪陽屋就得倒閉。

李洛面對著呂會長質疑的目光，倒是神色頗為的平靜，只是道：「呂會長放心，我洛嵐府好歹家大業大，不會為了這點蠅頭小利做一些糊塗事，至於說讓溪陽屋的三品甚至四品淬相師來煉製一品靈水奇光，這種蠢事，我洛嵐府更不會去做。」

「如果呂會長選定了青碧靈水，我保證，以後溪陽屋會穩定的長期供應，並且淬鍊力不會低於六成...而且以後溪陽屋推出的青碧靈水，都將會是加強版，整個天蜀郡的一品靈水奇光，未來必然是青碧靈水為最。」

望著李洛那平靜的神色，呂會長心頭微震，李洛能夠給予這種保證，難道他們溪陽屋的青碧靈水，真的能夠穩定提升到這種程度，而不是依靠三品淬相師來做的嗎？

而有所震驚的其實不止是他，就連宋山，宋雲峰神情都是在此時微滯了一下，李洛的氣勢在此時太強了，完全不像是在虛張聲勢。

這讓得宋山都不得不懷疑，難道溪陽屋的青碧靈水，真能提升到這種程度了？

可是怎麼可能呢！

就在半個月前，溪陽屋的青碧靈水才不過五成二的水準，怎麼可能短短半個月時間提升到六成？！

可如果不是這樣，李洛哪來的底氣長久供應淬鍊力達到六成的青碧靈水？

房間裡，陷入了短暫的寂靜，而呂清兒則是饒有興致的看著那一箱青碧靈水，雖說她也對此感到格外的驚訝，但出於某種直覺，她感覺，這或許跟李洛有些關係吧？

呂會長胖手握著一支青碧靈水，沉默了數息，旋即圓臉上便是露出了笑容，他目光轉向宋山，有些歉意的道：「宋家主，看來這次暫時是沒辦法合作了。」

宋山聞言，也沒有動怒，反而是放下茶杯露出笑容：「呂會長哪裡的話，以後總會有機會的嘛。」

「既然呂會長做了選擇，那我也就不多留了，呵呵，如果之後溪陽屋的供貨出了問題，呂會長可以隨時再找我們松子屋。」

這宋山倒是顯露出了一些家主的風度，沒有因為被李洛狙擊一次就變了顏色，相反，他還衝著李洛笑道：「少府主當真是年少有為，據說此前在學府中，還與雲峰比試了一場平局，看來未來洛嵐府在少府主手中，依舊能夠前途無量。」

李洛也是面帶笑意，道：「僥倖而已。」

宋山笑了笑，不再多說，直接是帶著面沉如水的宋雲峰轉身離去。

而當宋山他們離去後，呂會長也衝著李洛笑道：「之前聽清兒說過，少府主解決了空相的問題，真是可喜可賀。」

「另外青碧靈水的事，我們就先籤訂一個契約吧。」

蔡薇此時就迎了上來，與呂會長敲定一些契約條款。

李洛則是在他們忙碌時，伸了一個懶腰，呂清兒走過來，淺笑道：「恭喜啊。」

「多虧了你，不然可能事情就要麻煩一些了。」李洛感謝道，如果不是呂清兒直接帶他們過來，一旦等金龍寶行與宋家籤了契約，那可能今日之事也很難成了。

呂清兒擺了擺手，提醒道：「不過你更多的精力，還是得放在接下來的學府大考上，你知道的，如果沒拿到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那才是最大的損失。」

李洛聞言，也是笑著點點頭。

呂清兒突然道：「最近有時間嗎？放假都沒有人和我切磋了，你有時間我們可以切磋一下，互相印證。」

李洛無語道：「我去當沙包嗎？不去不去。」

呂清兒聞言，面帶淺笑的盯著李洛看了幾秒，然後轉身就走了。

...

金龍寶行外，宋家的車輦上。

在無人時，宋山的面龐方才變得陰沉了許多，這段時間，溪陽屋被他們松子屋打壓的很是厲害，結果沒想到，眼下突然崛起，狠狠的給他來了一下。

雖說與金龍寶行合作，這些一品靈水奇光不算太大的價值，但關鍵是這將會提升他們日照奇光的名氣，有利於未來他們稱霸天蜀郡的一品靈水奇光市場。

而眼下，卻被李洛破壞了。

「爹，那溪陽屋真的能夠穩定的生產出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宋雲峰有些不可思議的問道。

宋山淡淡的道：「等著看看就知道了。」

「真是可恨，我們花了那麼大的代價，才託姐姐的關係請一位淬相大師改良了「日照奇光」的配方，結果...」宋雲峰有些惱怒的道。

「只是一品的靈水奇光而已。」

宋山搖了搖頭，道：「就算他溪陽屋這次勝了一頭，但他們不可能鬥得過我們松子屋。」

「你姐姐已經傳信來了，她很快就會回南風城，到時候她來接手鬆子屋，必然可以打垮溪陽屋。」

宋雲峰聞言，頓時面露喜色，他姐姐宋輕雨此前同樣在聖玄星學府淬相院修行，成績斐然，如果她能回來，他們松子屋就算是有底氣了。

「眼下你最重要的事，還是學府大考，我希望你能夠在那上面，將你之前丟的臉都給找回來。」宋山淡聲道。

「另外等兩日我會去一趟總督府，師總督之子，師箜是東淵學府的第一人，和你剛好同齡，你們或許可以多交流交流。」

「總督府？」

宋雲峰一怔，那師箜，據說就是此次學府大考中，南風學府最為忌憚的人，而且他那總督之子的身份，也令得他成為了天蜀郡中首屈一指的權勢子弟，而唯一能夠在身份上面壓他一籌的，就只有李洛這位洛嵐府少府主了。

當然，這是指全盛時期的洛嵐府。

眼下的李洛，再與那位相比起來，身份與名氣，就差了一個檔次了。

第四十章狙擊松子屋

寬敞的客廳內，燈火明亮。

胖乎乎的呂會長滿臉笑容的坐在上方，其左側位置上面，則是坐著一道人影，那是一位身材高壯的中年男子，氣勢頗為不俗。

正是宋家的家主，宋山。

他們顯然正在談事，而呂清兒帶著李洛，蔡薇走進來，則是將談話打斷，那宋山目光有些愕然的看來。

而當他在見到李洛與蔡薇時，面龐上的笑容不由得收斂了一下，神色變得淡漠起來。

呂會長同樣是愣了愣，不過還不待他開口，呂清兒便是聲音輕柔的道：「二伯，洛嵐府的人到了。」

呂會長看了看自家侄女的眼睛，然後嘴角微微抽了抽，但他還是反應很快的笑著點點頭：「既然來了，那就趕緊入座吧。」

宋山將手中的茶杯不輕不重的放了下來，皺眉看著呂會長：「呂會長，這是什麼情況？」

呂會長打了個哈哈，笑道：「宋家主不必多想，我們金龍寶行信奉和氣生財，但同時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信條，那就是金龍寶行出去的東西，必須是好東西。」

「一品靈水奇光雖說等級比較低，但既然入了我金龍寶行，那自然也必須是上品，不然反而會有損金龍寶行的名聲，所以我們當然會擇優選擇。」

李洛與蔡薇入座，點頭認同道：「呂會長所說有理。」

宋山面沉如水，他淡淡的掃了李洛與蔡薇一眼，也是漸漸的收斂了情緒，端著茶杯不鹹不淡的道：「呂會長，這種事情何必浪費時間，溪陽屋的青碧靈水最近被我松子屋的日照奇光打的潰不成軍，而其中淬鍊力的差距，我想呂會長應該也提前調查過的。」

「我可以不客氣的說，在這天蜀郡內，想要找到比我宋家松子屋淬鍊力更高的一品靈水奇光，是不可能的。」

「如果呂會長真覺得溪陽屋是個好選擇的話，可以直說，我們松子屋退出便是。」

不得不說這宋家家主也是有些氣魄，言語間不軟不硬，氣勢十足。

呂會長笑呵呵的道：「宋家主不要生氣嘛，我也知道松子屋的「日照奇光」品質極好，但總歸也是要給別家展示的機會吧，如果到時候真的是松子屋最好，我就給宋家主賠罪。」

宋山聞言，面色也是變得緩和許多，然後再度與呂會長笑談了幾句，只是那偶爾瞥向對面李洛，蔡薇的目光中，則是帶著許些冷笑。

對於溪陽屋的情況，他知曉得極為清楚，如今會長之位空懸，那顏靈卿與莊毅鬥得不可開交，所以如今溪陽屋內部都沒搞明白，結果這李洛還想來金龍寶行與他們松子屋競爭，當真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真以為一個洛嵐府少府主的身份，能頂多大的用嗎？

宋雲峰也是在宋山身邊坐下，面無表情的準備著看好戲。

呂清兒則是站在呂會長的旁邊，嬌軀修長，清純甜美的模樣，倒是與蔡薇是截然不同的風情。

只不過她眸光中也是帶著一絲疑惑與擔憂，因為她明白，如果李洛拿不出真正的上品一品靈水，今日她二伯是絕對不會選擇溪陽屋的。

而那宋山，宋雲峰，無疑會看他們的笑話。

此時，呂會長在安撫了宋山後，目光也是投向了李洛，蔡薇，笑道：「兩位應該也知道我們金龍寶行的要求吧？」

「一品靈水奇光等級雖低，但淬鍊力低於五成五的，我們金龍寶行是一點都不會考慮的。」

蔡薇嫣然笑道：「呂會長，松子屋的日照奇光，淬鍊力只是達到了五成六是吧？」

「只是？」

宋山眼皮一抬，淡笑道：「蔡管家真是口氣不小啊，溪陽屋的青碧靈水，之前似乎是「高達」五成二？」

「宋家主也知道那是之前。」蔡薇微微一笑。

一旁的李洛已是將手中的箱子擺在了桌面上，然後將其打開，露出了其中四十支青碧靈水。

「呂會長，容我為你介紹一下，這是我們溪陽屋的全新產品，加強版青碧靈水，其淬鍊力...六成。」蔡薇酥柔的聲音在房間中傳開。

「六成？」

呂會長與宋山的面龐都是在此時有些變幻，前者將信將疑，後者則是冷笑出聲。

呂會長揮了揮手，立即有著一名侍女上前，手持驗淬針，插入到一瓶青碧靈水中，然後其上的指針，便是在呂會長，宋山等人的注視下，穩定在了六成的刻度位。

「還真是有六成？」呂會長驚訝道。

宋山淡淡的道：「溪陽屋手筆的確不小啊，只是不知道這些青碧靈水究竟是出自三品淬相師之手，還是你們溪陽屋兩位四品淬相師啊？」

呂會長若有所思，一品靈水等級畢竟不高，如果是讓一些三品甚至四品淬相師出手煉製的話，其品質能夠達到六成倒是不難，但讓這種級別的淬相師來煉製一品靈水奇光，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損失。

有這時間，去煉製三品靈水奇光，那所造成的價值收益，遠遠的超過一品。

而宋山言語間的意思，無非就是懷疑溪陽屋為了達到目的，讓自家的一些三品淬相師來煉製了一批一品靈水奇光。

呂會長目光看向李洛，道：「少府主，我們金龍寶行所需要的，不是這一批而已，我們是需要一個長久的訂單，如果溪陽屋不能穩定供應這種品質的青碧靈水，到時候反而有些不美了。」

宋山神色漠然的端著茶杯喝了兩口，他當然不相信溪陽屋有能力穩定的產出淬鍊力達到六成的青碧靈水，難道他們還能一直犧牲三品淬相師的時間來煉製一品靈水嗎？那樣的話，恐怕不用多久，溪陽屋就得倒閉。

李洛面對著呂會長質疑的目光，倒是神色頗為的平靜，只是道：「呂會長放心，我洛嵐府好歹家大業大，不會為了這點蠅頭小利做一些糊塗事，至於說讓溪陽屋的三品甚至四品淬相師來煉製一品靈水奇光，這種蠢事，我洛嵐府更不會去做。」

「如果呂會長選定了青碧靈水，我保證，以後溪陽屋會穩定的長期供應，並且淬鍊力不會低於六成...而且以後溪陽屋推出的青碧靈水，都將會是加強版，整個天蜀郡的一品靈水奇光，未來必然是青碧靈水為最。」

望著李洛那平靜的神色，呂會長心頭微震，李洛能夠給予這種保證，難道他們溪陽屋的青碧靈水，真的能夠穩定提升到這種程度，而不是依靠三品淬相師來做的嗎？

而有所震驚的其實不止是他，就連宋山，宋雲峰神情都是在此時微滯了一下，李洛的氣勢在此時太強了，完全不像是在虛張聲勢。

這讓得宋山都不得不懷疑，難道溪陽屋的青碧靈水，真能提升到這種程度了？

可是怎麼可能呢！

就在半個月前，溪陽屋的青碧靈水才不過五成二的水準，怎麼可能短短半個月時間提升到六成？！

可如果不是這樣，李洛哪來的底氣長久供應淬鍊力達到六成的青碧靈水？

房間裡，陷入了短暫的寂靜，而呂清兒則是饒有興致的看著那一箱青碧靈水，雖說她也對此感到格外的驚訝，但出於某種直覺，她感覺，這或許跟李洛有些關係吧？

呂會長胖手握著一支青碧靈水，沉默了數息，旋即圓臉上便是露出了笑容，他目光轉向宋山，有些歉意的道：「宋家主，看來這次暫時是沒辦法合作了。」

宋山聞言，也沒有動怒，反而是放下茶杯露出笑容：「呂會長哪裡的話，以後總會有機會的嘛。」

「既然呂會長做了選擇，那我也就不多留了，呵呵，如果之後溪陽屋的供貨出了問題，呂會長可以隨時再找我們松子屋。」

這宋山倒是顯露出了一些家主的風度，沒有因為被李洛狙擊一次就變了顏色，相反，他還衝著李洛笑道：「少府主當真是年少有為，據說此前在學府中，還與雲峰比試了一場平局，看來未來洛嵐府在少府主手中，依舊能夠前途無量。」

李洛也是面帶笑意，道：「僥倖而已。」

宋山笑了笑，不再多說，直接是帶著面沉如水的宋雲峰轉身離去。

而當宋山他們離去後，呂會長也衝著李洛笑道：「之前聽清兒說過，少府主解決了空相的問題，真是可喜可賀。」

「另外青碧靈水的事，我們就先籤訂一個契約吧。」

蔡薇此時就迎了上來，與呂會長敲定一些契約條款。

李洛則是在他們忙碌時，伸了一個懶腰，呂清兒走過來，淺笑道：「恭喜啊。」

「多虧了你，不然可能事情就要麻煩一些了。」李洛感謝道，如果不是呂清兒直接帶他們過來，一旦等金龍寶行與宋家籤了契約，那可能今日之事也很難成了。

呂清兒擺了擺手，提醒道：「不過你更多的精力，還是得放在接下來的學府大考上，你知道的，如果沒拿到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那才是最大的損失。」

李洛聞言，也是笑著點點頭。

呂清兒突然道：「最近有時間嗎？放假都沒有人和我切磋了，你有時間我們可以切磋一下，互相印證。」

李洛無語道：「我去當沙包嗎？不去不去。」

呂清兒聞言，面帶淺笑的盯著李洛看了幾秒，然後轉身就走了。

...

金龍寶行外，宋家的車輦上。

在無人時，宋山的面龐方才變得陰沉了許多，這段時間，溪陽屋被他們松子屋打壓的很是厲害，結果沒想到，眼下突然崛起，狠狠的給他來了一下。

雖說與金龍寶行合作，這些一品靈水奇光不算太大的價值，但關鍵是這將會提升他們日照奇光的名氣，有利於未來他們稱霸天蜀郡的一品靈水奇光市場。

而眼下，卻被李洛破壞了。

「爹，那溪陽屋真的能夠穩定的生產出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宋雲峰有些不可思議的問道。

宋山淡淡的道：「等著看看就知道了。」

「真是可恨，我們花了那麼大的代價，才託姐姐的關係請一位淬相大師改良了「日照奇光」的配方，結果...」宋雲峰有些惱怒的道。

「只是一品的靈水奇光而已。」

宋山搖了搖頭，道：「就算他溪陽屋這次勝了一頭，但他們不可能鬥得過我們松子屋。」

「你姐姐已經傳信來了，她很快就會回南風城，到時候她來接手鬆子屋，必然可以打垮溪陽屋。」

宋雲峰聞言，頓時面露喜色，他姐姐宋輕雨此前同樣在聖玄星學府淬相院修行，成績斐然，如果她能回來，他們松子屋就算是有底氣了。

「眼下你最重要的事，還是學府大考，我希望你能夠在那上面，將你之前丟的臉都給找回來。」宋山淡聲道。

「另外等兩日我會去一趟總督府，師總督之子，師箜是東淵學府的第一人，和你剛好同齡，你們或許可以多交流交流。」

「總督府？」

宋雲峰一怔，那師箜，據說就是此次學府大考中，南風學府最為忌憚的人，而且他那總督之子的身份，也令得他成為了天蜀郡中首屈一指的權勢子弟，而唯一能夠在身份上面壓他一籌的，就只有李洛這位洛嵐府少府主了。

當然，這是指全盛時期的洛嵐府。

眼下的李洛，再與那位相比起來，身份與名氣，就差了一個檔次了。

第四十一章會長之位

在與金龍寶行籤訂了一份長久的契約後的第二日，李洛就以少府主的名義在溪陽屋中發起了高層會議。

議事廳中，莊毅副會長姍姍來遲，同時還在淡淡抱怨：「我這邊的三品煉製室最近正在加緊煉製三品靈水奇光，時間實在是很緊，畢竟一品煉製室造成的缺口，還得我這邊來填補啊。」

他在位置上坐下，然後衝著李洛笑道：「還請少府主多多體諒啊。」

「真是辛苦了。」

面對著他那皮笑肉不笑的神情，李洛倒是表現得很客氣，同時他那帥氣臉龐上的笑容也一直都沒有消散過，因為今天之後，溪陽屋的內部問題就能夠徹底的解決，此後這裡就將會為他源源不斷的創造利潤供他購買更多的高品靈水奇光，這如何能不開心？

莊毅瞧著李洛面龐上的笑容，稍微的感覺到有些不對勁，但旋即也就沒放在心上，畢竟李洛雖然是少府主，但畢竟不管事，而且他是裴昊的人，李洛沒什么正當的理由也奈何不了他。

鄭平長老也在席，他同樣不知曉李洛召開這個高層會議的用意，眼下見到人都到齊了，也就開口問道：「少府主將我們招來，究竟有什麼事吩咐？」

李洛笑道：「也不是其他的事情，之前不是與長老說過溪陽屋會長位置空缺的事情麼？」

鄭平一怔，旋即皺眉道：「此事不是已經有了定論嗎？以煉製室負責人的業績來評判，而如今顏副會長這邊，似乎劣勢很大啊。」

「少府主難道不想用這個方式了？可這是溪陽屋的規矩啊，就算是少府主，也不能無緣無故的更改，不然服了眾啊。」莊毅接口說道。

在場的高層雖然沒有說話，但神情顯然是認同莊毅所說。

李洛迎著眾多疑惑的目光，擺了擺手，道：「這個規矩很好，沒必要更改。」

「只是我想說，結果應該已經算是出來了。」

眾人眼中的疑惑更濃烈了，連莊毅都是愣了愣，旋即好笑的道：「難道少府主是要宣布我取勝了嗎？」

「還是說，顏副會長主動認輸了？」

聽到此話，在場一些高層不由得有些恍然，的確，按照這規矩來比較的話，莊毅執掌的三品煉製室業績超過了一，二品煉製室太多，在這種巨大的差距下，顏靈卿選擇放棄倒也是情理之中。

「認輸？做你的夢！」顏靈卿柳眉微豎，冷笑道。

蔡薇也是在此時盈盈一笑，取出了一張契約，然後遞給了鄭平長老，道：「我們溪陽屋與金龍寶行籤訂了一份青碧靈水的長久訂單。」

鄭平長老接過契約，掃了幾眼，面色頓時劇變起來：「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

「你，你們這不是胡鬧嗎？！」

「溪陽屋怎麼提供得了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

鄭平長老面色鐵青，手掌用力的拍在桌面上，他盯著李洛，痛心疾首的道：「少府主，你怎麼會籤訂這種契約？這簡直就是在用溪陽屋的名聲開玩笑啊！」

而其他人此時早已經聽呆了，他們震驚的望著李洛，蔡薇，顏靈卿，顯然沒想到他們會搗鼓一份這種契約出來，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開什麼玩笑，溪陽屋的一品淬相師根本煉製不出來啊！

那莊毅也是有些目瞪口呆，旋即內心忍不住的狂喜，他倒是沒想到他這裡什麼都沒做，李洛他們就自己作了個大死。

這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根本不可能啊！

「唉。」

莊毅重重的嘆息一聲，旋即對著蔡薇厲聲道：「少府主不懂事，大管家難道也不懂嗎？」

他目光轉向鄭平等人，激動的道：「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難道他們這是打算讓三品煉製室來做嗎？這是想要毀了溪陽屋吧！」

「我絕不會同意！」

「鄭平長老，你也看見了，如今的溪陽屋必須儘快確認一個會長了，不然這樣下去，溪陽屋在天蜀郡將會失去所有的市場！」

李洛靜靜的望著義憤填膺般的莊毅，倒也沒有阻攔，而是任由他發洩完了後，方才看向面色鐵青的鄭平長老，道：「這份契約，不會動用溪陽屋任何一位三品淬相師，而是會完全由一品煉製室完成。」

鄭平長老皺了皺眉頭，沉聲道：「少府主，我們溪陽屋的一品煉製室，沒有這個能力。」

「那只是以前。」

李洛淡淡一笑，旋即他從腳下拿起了一個箱子，將其打開，裡面躺著十支加強版的青碧靈水。

「鄭平長老，這就是我們溪陽屋以後出產的加強版青碧靈水，淬鍊力能夠穩定的達到六成，之前四十支已經交貨給了金龍寶行，現在還剩下十支左右。」

「而且未來這加強版青碧靈水的產量，也會提升到每個月三百支甚至更多，論起總價值，一品煉製室將會超過三品煉製室。」

李洛淡淡的聲音在會議廳中迴蕩，卻是引發了一片寂靜。

所有人都是有些驚愕的望著他，仿佛是在聽什麼天方夜譚般的故事一般。

「加強版青碧靈水？那是什麼東西，根本沒聽過！我們溪陽屋的一品煉製室能夠煉製出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你在胡說些什麼！」莊毅有些惱怒的說道，言語間已是開始變得不太客氣了。

或者說，是有些不安。

因為李洛那心平氣和的樣子，不太像是失去了理智。

其他人也是面面相覷，最終是鄭平長老沉默了數息，然後取過桌面上的驗淬針，插入了那加強版青碧靈水中。

於是所有人都是見到了刻度指向了六成。

在場眾人，眼睛都是忍不住的瞪圓了一些。

「大家不用懷疑這些加強版青碧靈水會不會是顏副會長自己煉製而成，一品煉製室前些天被完全封閉，不過待會就可以開放給大家，少府主所說，一句不假，以後溪陽屋煉製出來的加強版青碧靈水，將會穩定在六成。」蔡薇酥柔的聲音，也是在此時響起。

鄭平長老呆了片刻，直到現在他都無法想像這是事實，可眼前的十支青碧靈水實實在在的告訴他，這些的確是真的，而且李洛他們也沒必要用這種一戳就破的謊言來騙他們。

半晌後，鄭平長老重重的吐了一口氣，苦笑道：「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一品煉製室未來，或許真會超越三品煉製室。」

「所以我宣布，顏靈卿，將會成為溪陽屋天蜀郡分會的會...」

「我不同意！」面色有些扭曲的莊毅猛的拍桌厲聲道。

「這肯定有古怪，一品煉製室怎麼可能穩定煉製出六成淬鍊力的青碧靈水？！」

鄭平長老面色一沉，道：「你不同意也沒用，至少這份與金龍寶行的契約，就足以做到這一點了。」

莊毅面色發青，道：「我不信，我不信他們能穩定提供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

李洛站起身來，將議事廳的簾幕拉起，在這裡剛好可以看見處於水晶壁之中的一品煉製室，此時其中有諸多一品淬相師在忙碌，同時有人見到有人在搜集著剛剛煉製出來的青碧靈水，最後有侍從抱著一箱新出爐的青碧靈水直奔議事廳。

片刻後，當一箱加強版青碧靈水出現在眾人面前時，這一次，再沒有人說出質疑的話了，因為不管他們如何的感到不可思議，事實就擺在眼前。

甚至就連莊毅，都是面色慘白的一屁股坐了下去，不斷的喃喃著不可能。

然而所有人都知道，莊毅這一次，是徹底的鬥輸了，關鍵是，恐怕連他自己都沒想到，他會輸得這麼快...

鄭平長老那古板的面龐上，都是在此時露出了難得的笑容，他站起身來，直接宣布。

「從現在開始，顏靈卿將會升任天蜀郡溪陽屋新任會長！」

議事廳中，有掌聲響起，李洛也是靠在了椅背上，心中輕輕的鬆了一口氣。

不容易啊，這錢袋子，暫時總算是穩了。

第四十一章會長之位

在與金龍寶行籤訂了一份長久的契約後的第二日，李洛就以少府主的名義在溪陽屋中發起了高層會議。

議事廳中，莊毅副會長姍姍來遲，同時還在淡淡抱怨：「我這邊的三品煉製室最近正在加緊煉製三品靈水奇光，時間實在是很緊，畢竟一品煉製室造成的缺口，還得我這邊來填補啊。」

他在位置上坐下，然後衝著李洛笑道：「還請少府主多多體諒啊。」

「真是辛苦了。」

面對著他那皮笑肉不笑的神情，李洛倒是表現得很客氣，同時他那帥氣臉龐上的笑容也一直都沒有消散過，因為今天之後，溪陽屋的內部問題就能夠徹底的解決，此後這裡就將會為他源源不斷的創造利潤供他購買更多的高品靈水奇光，這如何能不開心？

莊毅瞧著李洛面龐上的笑容，稍微的感覺到有些不對勁，但旋即也就沒放在心上，畢竟李洛雖然是少府主，但畢竟不管事，而且他是裴昊的人，李洛沒什么正當的理由也奈何不了他。

鄭平長老也在席，他同樣不知曉李洛召開這個高層會議的用意，眼下見到人都到齊了，也就開口問道：「少府主將我們招來，究竟有什麼事吩咐？」

李洛笑道：「也不是其他的事情，之前不是與長老說過溪陽屋會長位置空缺的事情麼？」

鄭平一怔，旋即皺眉道：「此事不是已經有了定論嗎？以煉製室負責人的業績來評判，而如今顏副會長這邊，似乎劣勢很大啊。」

「少府主難道不想用這個方式了？可這是溪陽屋的規矩啊，就算是少府主，也不能無緣無故的更改，不然服了眾啊。」莊毅接口說道。

在場的高層雖然沒有說話，但神情顯然是認同莊毅所說。

李洛迎著眾多疑惑的目光，擺了擺手，道：「這個規矩很好，沒必要更改。」

「只是我想說，結果應該已經算是出來了。」

眾人眼中的疑惑更濃烈了，連莊毅都是愣了愣，旋即好笑的道：「難道少府主是要宣布我取勝了嗎？」

「還是說，顏副會長主動認輸了？」

聽到此話，在場一些高層不由得有些恍然，的確，按照這規矩來比較的話，莊毅執掌的三品煉製室業績超過了一，二品煉製室太多，在這種巨大的差距下，顏靈卿選擇放棄倒也是情理之中。

「認輸？做你的夢！」顏靈卿柳眉微豎，冷笑道。

蔡薇也是在此時盈盈一笑，取出了一張契約，然後遞給了鄭平長老，道：「我們溪陽屋與金龍寶行籤訂了一份青碧靈水的長久訂單。」

鄭平長老接過契約，掃了幾眼，面色頓時劇變起來：「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

「你，你們這不是胡鬧嗎？！」

「溪陽屋怎麼提供得了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

鄭平長老面色鐵青，手掌用力的拍在桌面上，他盯著李洛，痛心疾首的道：「少府主，你怎麼會籤訂這種契約？這簡直就是在用溪陽屋的名聲開玩笑啊！」

而其他人此時早已經聽呆了，他們震驚的望著李洛，蔡薇，顏靈卿，顯然沒想到他們會搗鼓一份這種契約出來，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開什麼玩笑，溪陽屋的一品淬相師根本煉製不出來啊！

那莊毅也是有些目瞪口呆，旋即內心忍不住的狂喜，他倒是沒想到他這裡什麼都沒做，李洛他們就自己作了個大死。

這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根本不可能啊！

「唉。」

莊毅重重的嘆息一聲，旋即對著蔡薇厲聲道：「少府主不懂事，大管家難道也不懂嗎？」

他目光轉向鄭平等人，激動的道：「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難道他們這是打算讓三品煉製室來做嗎？這是想要毀了溪陽屋吧！」

「我絕不會同意！」

「鄭平長老，你也看見了，如今的溪陽屋必須儘快確認一個會長了，不然這樣下去，溪陽屋在天蜀郡將會失去所有的市場！」

李洛靜靜的望著義憤填膺般的莊毅，倒也沒有阻攔，而是任由他發洩完了後，方才看向面色鐵青的鄭平長老，道：「這份契約，不會動用溪陽屋任何一位三品淬相師，而是會完全由一品煉製室完成。」

鄭平長老皺了皺眉頭，沉聲道：「少府主，我們溪陽屋的一品煉製室，沒有這個能力。」

「那只是以前。」

李洛淡淡一笑，旋即他從腳下拿起了一個箱子，將其打開，裡面躺著十支加強版的青碧靈水。

「鄭平長老，這就是我們溪陽屋以後出產的加強版青碧靈水，淬鍊力能夠穩定的達到六成，之前四十支已經交貨給了金龍寶行，現在還剩下十支左右。」

「而且未來這加強版青碧靈水的產量，也會提升到每個月三百支甚至更多，論起總價值，一品煉製室將會超過三品煉製室。」

李洛淡淡的聲音在會議廳中迴蕩，卻是引發了一片寂靜。

所有人都是有些驚愕的望著他，仿佛是在聽什麼天方夜譚般的故事一般。

「加強版青碧靈水？那是什麼東西，根本沒聽過！我們溪陽屋的一品煉製室能夠煉製出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你在胡說些什麼！」莊毅有些惱怒的說道，言語間已是開始變得不太客氣了。

或者說，是有些不安。

因為李洛那心平氣和的樣子，不太像是失去了理智。

其他人也是面面相覷，最終是鄭平長老沉默了數息，然後取過桌面上的驗淬針，插入了那加強版青碧靈水中。

於是所有人都是見到了刻度指向了六成。

在場眾人，眼睛都是忍不住的瞪圓了一些。

「大家不用懷疑這些加強版青碧靈水會不會是顏副會長自己煉製而成，一品煉製室前些天被完全封閉，不過待會就可以開放給大家，少府主所說，一句不假，以後溪陽屋煉製出來的加強版青碧靈水，將會穩定在六成。」蔡薇酥柔的聲音，也是在此時響起。

鄭平長老呆了片刻，直到現在他都無法想像這是事實，可眼前的十支青碧靈水實實在在的告訴他，這些的確是真的，而且李洛他們也沒必要用這種一戳就破的謊言來騙他們。

半晌後，鄭平長老重重的吐了一口氣，苦笑道：「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一品煉製室未來，或許真會超越三品煉製室。」

「所以我宣布，顏靈卿，將會成為溪陽屋天蜀郡分會的會...」

「我不同意！」面色有些扭曲的莊毅猛的拍桌厲聲道。

「這肯定有古怪，一品煉製室怎麼可能穩定煉製出六成淬鍊力的青碧靈水？！」

鄭平長老面色一沉，道：「你不同意也沒用，至少這份與金龍寶行的契約，就足以做到這一點了。」

莊毅面色發青，道：「我不信，我不信他們能穩定提供淬鍊力六成的青碧靈水！」

李洛站起身來，將議事廳的簾幕拉起，在這裡剛好可以看見處於水晶壁之中的一品煉製室，此時其中有諸多一品淬相師在忙碌，同時有人見到有人在搜集著剛剛煉製出來的青碧靈水，最後有侍從抱著一箱新出爐的青碧靈水直奔議事廳。

片刻後，當一箱加強版青碧靈水出現在眾人面前時，這一次，再沒有人說出質疑的話了，因為不管他們如何的感到不可思議，事實就擺在眼前。

甚至就連莊毅，都是面色慘白的一屁股坐了下去，不斷的喃喃著不可能。

然而所有人都知道，莊毅這一次，是徹底的鬥輸了，關鍵是，恐怕連他自己都沒想到，他會輸得這麼快...

鄭平長老那古板的面龐上，都是在此時露出了難得的笑容，他站起身來，直接宣布。

「從現在開始，顏靈卿將會升任天蜀郡溪陽屋新任會長！」

議事廳中，有掌聲響起，李洛也是靠在了椅背上，心中輕輕的鬆了一口氣。

不容易啊，這錢袋子，暫時總算是穩了。

第四十二章總督府

為了慶祝升任溪陽屋會長，晚上的時候，心情極好的顏靈卿宴請了李洛與蔡薇，然後李洛就真正的見識到了顏靈卿的海量。

而且最令得他震驚的是，不僅顏靈卿酒量恐怖，而蔡薇同樣是堪稱女中豪傑，兩女豪爽痛飲的模樣，最終震懾得李洛只能在旁瑟瑟發抖，猶如弱小的鵪鶉一般。

「李洛，只要你以後能夠加大那種秘法源水的援助，我一定能夠將溪陽屋出品的所有靈水奇光，都打造成天蜀郡最強！」借著酒勁，顏靈卿美目熾熱的盯著李洛。

「行，我會儘量提供。」李洛笑著應下，眼下他相力還只是七印境，如果等他能夠踏入相師境的話，那麼自身相力就會有質變的提升，那個時候所能夠提供的秘法源水，應該能夠增強許多。

而溪陽屋如果能夠稱霸天蜀郡的靈水奇光市場，那麼洛嵐府在天蜀郡每年的利潤也會大大的增加，這將會有利於李洛繼續揮霍。

「那麼，就先預祝，溪陽屋稱霸天蜀郡。」

蔡薇嫣然嬌笑，在酒精的作用下，本就如花般嬌豔的鵝蛋臉頰，更是嫵媚動人，風情無限。

三人舉杯，笑著碰在一起。

...

在幫助顏靈卿解決了溪陽屋的內部問題後，李洛終於是能夠舒心不少，而接下來的數日，他前往溪陽屋的時間稍微減少了一些。

因為隨著假期的臨近，李洛也必須開始考慮另外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即將來到的學府大考。

學府大考決定著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作為大夏國最為頂尖的學府，那裡是無數少年少女所嚮往的聖地。

放眼大夏，沒有任何勢力敢說有忽視聖玄星學府的實力與資格，大夏國之前，也有王朝更替，可不管王朝如何的替換，但聖玄星學府始終牢牢的屹立在那裡，紋絲不動，由此可見其底蘊以及實力。

更是有傳聞，在那聖玄星學府中，存在著封王的強者。

所以莫看李洛是洛嵐府的少府主，可與那聖玄星學府比起來，還是差了許多，所以為了未來的前途著想，聖玄星學府，李洛是必然要進去的。

更何況，他與姜青娥還有著約定。

學府大考將會囊括天蜀郡的所有學府，而每一座學府都將會派出前二十名的優秀學員來競爭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

每年聖玄星學府下放的名額數量不一，但按照不變的規則來說，學府大考前十的人，是必然能夠獲得錄取名額的，而其餘多餘的名額，則是會按照各個學府在大考中所取得的成績來分配。

所以，李洛給自己的目標，就是必須進入大考前十。

「前十...可不容易啊。」

金屋之中，結束修煉的李洛面色沉吟，雖說南風學府是天蜀郡第一學府，但也不能因此小瞧了其他的學府，或許其他學府中前二十名大部分人都不足為懼，可總歸會有少數人擁有著真正的能耐，這些人加起來，數量就不算少了。

而且，還有著那個能夠對南風學府造成威脅的東淵學府。

想要從這重重強敵中廝殺出來，擠入前十，就足以想像難度有多大。

現在的李洛，實力為七印境，自身「水光相」應該是能夠在大考來到前進化到六品，可這些不見得就能夠讓他高枕無憂。

因為他在進步的時候，其他的人，同樣沒有止步不前。

所以，此次的大考，容不得李洛心懷小覷。

於是，李洛在認真的審視自身的所有實力與手段，然後，他就發現了自身的一些缺陷所在。

最大的缺陷，就是他缺乏有力的攻擊手段，之前與宋雲峰交手，雖說彼此相力差距頗大，導致他束手束腳，即便最終依靠著加強版的「水鏡術」逼平了戰鬥，這同樣也顯露出了李洛攻擊手段的缺乏，他的攻擊很難對宋雲峰造成什麼威脅。

但這個問題，不止是李洛有，恐怕所有水相的擁有者都是如此，水相的特性，就代表著它在攻擊力與破壞力這一點上面，不及火相，雷相，金相這一類的元素相。

當然，如果陷入持久戰的話，水相會逐漸的顯露優勢，但李洛卻感覺這樣過於的被動，所以他必須想辦法，提升一下自身的攻擊手段。

而其他的水相擁有者，或許對此頗感無奈，但李洛不一樣，他並不是單純的水相，而是極為罕見的「水光相」！

心中想著，李洛便是起身，直接出了金屋，上樓去了藏書閣。

...

南風城，總督府。

在這大夏，總督統領一郡，所以論起地位權勢，總督府算是一郡內之最。

「呵呵，宋老弟，早就想請你來總督府坐一坐了，只是之前太忙，抽不出時間，只好等到今日了。」

總督府的客廳中，有爽朗的笑聲響起，笑聲的來源，是一名面容削瘦的中年男子，男子雖然面帶笑意，但卻散發著一種不怒自威的氣勢。

正是天蜀郡的總督，師擎，其自身，也是一位天罡境強者。

而在其下手的位置上，便是坐著宋家的家主，宋山。

「總督大人公事繁忙，哪能像我們這些閒人。」宋山面露笑容的道。

「宋老弟這是在笑我啊。」師擎笑了笑，他端著茶杯，看著上面漂浮的茶葉，隨意的道：「最近宋家的動靜可是不小，想必是吃了洛嵐府不少的肉吧。」

宋山道：「還得多虧了總督大人指點。」

「洛嵐府真是可惜了，如果那兩位不失蹤的話，未來說不得大夏五大府都將會以它為首。」師擎淡笑道。

「可惜，那兩位鋒芒太露了，不然的話...」話到此處，卻是停頓了下來。

「如今洛嵐府自身難保，宋家可得把握好機會了。」他看向宋山，說道。

「多謝總督提點，我宋家定會時刻記住這份恩情。」宋山點點頭，緩緩說道。

師擎笑笑，話題便是轉了開來。

客廳外，臨著一片湖泊，宋雲峰聽著客廳內若有若無傳出的聲音，然後目光望著前方的湖邊。

在那裡，有一名白衣少年，少年一頭短髮，腦後卻是有一根髮辮垂落下來，他手拿著魚餌，在那湖邊悠閒的餵魚。

片刻後，他方才拍了拍手，有侍女恭敬的遞上了絲巾，他隨手取過搽了搽，然後轉身對著宋雲峰走來。

隨著走近，他的面目也是清楚起來，論起模樣的話，他似乎是顯得有些普通，嘴角掛著若有若無的笑意。

然而望著眼前這看似普通的少年，宋雲峰卻是有著一種若有若無的危險感覺。

眼前之人，正是總督之子，師箜。

也是那東淵學府中的第一人。

「雲峰，今年學府大考，我爹可是說了，一定要助東淵學府奪得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師箜笑道。

「以師箜兄的實力，還是很有機會的。」宋雲峰說道。

「可是還不夠，你們南風學府的呂清兒，可不是省油的燈，到時候如果對上了，會是一個勁敵。」師箜道。

對此，宋雲峰也是深有同感的點點頭，他同樣明白呂清兒的實力。

「雖說我不懼她，但我做事，不太喜歡不確定的因素，所以到時候學府大考上，說不得需要你配合一些事情。」師箜淡淡的道。

宋雲峰聞言，面色忍不住的變了變，有些為難的道：「師箜兄，你這是要我出賣南風學府？」

「嗨，你這說得太難聽了，而且你還真將南風學府當自家人呢？那裡不過只是我們修行中的一個臨時停留點而已，只要到時候你握住大考前十的成績，自然能夠進聖玄星學府，那個時候，還需要理會南風學府嗎？」師箜笑道。

「而且你放心吧，不會讓你做太明顯的事。」

他擺了擺手，道：「這也是我爹的意思，南風學府那老院長，跟我爹曾經有恩怨，屢屢阻擾我爹升遷，所以今年這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一定是要將它給奪走的。」

宋雲峰沉默了好半晌，最終有些艱難的點點頭。

師箜這才溫和的笑起來，伸出手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對了，聽說那李洛又有相了？之前還跟你打了一場平局？」

提起此事，宋雲峰眼神就陰沉了一些，道：「只是他投機取巧而已，如果是在大考中遇見，他根本就沒有平局的機會。」

「這樣啊...」

師箜想了想，道：「那真是可惜，還想在大考中會一會這位少府主呢，聽你這麼一說，興趣倒是減弱了許多。」

「哪裡需要勞煩師箜兄出手，到時候有機會，我會收拾掉他的。」宋雲峰說道。

「也好。」

「這人...我雖然沒見過幾次，但是對他，還是很討厭的。」師箜淡淡的笑了笑。

聽出他言語間對李洛的惡感，宋雲峰稍稍的有些疑惑。

師箜見狀，則是一笑，語氣漫不經心。

「這也是一個醜事了，當年我爹曾經想幫我找洛嵐府那位姜青娥提親來著呢...」

「哈哈，當然最後，直接是被那兩位府主給拒了。」

「敢情他們這是...想給自己兒子留著呢...」

「可惜，也不知道他們這無用兒子，真能守得住這種美壁嗎？」

宋雲峰聞言，心中頓時有些恍然，這才明白，為何這些年總督府會暗中推波助瀾，助他們宋家吞食洛嵐府的產業，原來...

這雙方間，還有這等往事。

第四十二章總督府

為了慶祝升任溪陽屋會長，晚上的時候，心情極好的顏靈卿宴請了李洛與蔡薇，然後李洛就真正的見識到了顏靈卿的海量。

而且最令得他震驚的是，不僅顏靈卿酒量恐怖，而蔡薇同樣是堪稱女中豪傑，兩女豪爽痛飲的模樣，最終震懾得李洛只能在旁瑟瑟發抖，猶如弱小的鵪鶉一般。

「李洛，只要你以後能夠加大那種秘法源水的援助，我一定能夠將溪陽屋出品的所有靈水奇光，都打造成天蜀郡最強！」借著酒勁，顏靈卿美目熾熱的盯著李洛。

「行，我會儘量提供。」李洛笑著應下，眼下他相力還只是七印境，如果等他能夠踏入相師境的話，那麼自身相力就會有質變的提升，那個時候所能夠提供的秘法源水，應該能夠增強許多。

而溪陽屋如果能夠稱霸天蜀郡的靈水奇光市場，那麼洛嵐府在天蜀郡每年的利潤也會大大的增加，這將會有利於李洛繼續揮霍。

「那麼，就先預祝，溪陽屋稱霸天蜀郡。」

蔡薇嫣然嬌笑，在酒精的作用下，本就如花般嬌豔的鵝蛋臉頰，更是嫵媚動人，風情無限。

三人舉杯，笑著碰在一起。

...

在幫助顏靈卿解決了溪陽屋的內部問題後，李洛終於是能夠舒心不少，而接下來的數日，他前往溪陽屋的時間稍微減少了一些。

因為隨著假期的臨近，李洛也必須開始考慮另外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即將來到的學府大考。

學府大考決定著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作為大夏國最為頂尖的學府，那裡是無數少年少女所嚮往的聖地。

放眼大夏，沒有任何勢力敢說有忽視聖玄星學府的實力與資格，大夏國之前，也有王朝更替，可不管王朝如何的替換，但聖玄星學府始終牢牢的屹立在那裡，紋絲不動，由此可見其底蘊以及實力。

更是有傳聞，在那聖玄星學府中，存在著封王的強者。

所以莫看李洛是洛嵐府的少府主，可與那聖玄星學府比起來，還是差了許多，所以為了未來的前途著想，聖玄星學府，李洛是必然要進去的。

更何況，他與姜青娥還有著約定。

學府大考將會囊括天蜀郡的所有學府，而每一座學府都將會派出前二十名的優秀學員來競爭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

每年聖玄星學府下放的名額數量不一，但按照不變的規則來說，學府大考前十的人，是必然能夠獲得錄取名額的，而其餘多餘的名額，則是會按照各個學府在大考中所取得的成績來分配。

所以，李洛給自己的目標，就是必須進入大考前十。

「前十...可不容易啊。」

金屋之中，結束修煉的李洛面色沉吟，雖說南風學府是天蜀郡第一學府，但也不能因此小瞧了其他的學府，或許其他學府中前二十名大部分人都不足為懼，可總歸會有少數人擁有著真正的能耐，這些人加起來，數量就不算少了。

而且，還有著那個能夠對南風學府造成威脅的東淵學府。

想要從這重重強敵中廝殺出來，擠入前十，就足以想像難度有多大。

現在的李洛，實力為七印境，自身「水光相」應該是能夠在大考來到前進化到六品，可這些不見得就能夠讓他高枕無憂。

因為他在進步的時候，其他的人，同樣沒有止步不前。

所以，此次的大考，容不得李洛心懷小覷。

於是，李洛在認真的審視自身的所有實力與手段，然後，他就發現了自身的一些缺陷所在。

最大的缺陷，就是他缺乏有力的攻擊手段，之前與宋雲峰交手，雖說彼此相力差距頗大，導致他束手束腳，即便最終依靠著加強版的「水鏡術」逼平了戰鬥，這同樣也顯露出了李洛攻擊手段的缺乏，他的攻擊很難對宋雲峰造成什麼威脅。

但這個問題，不止是李洛有，恐怕所有水相的擁有者都是如此，水相的特性，就代表著它在攻擊力與破壞力這一點上面，不及火相，雷相，金相這一類的元素相。

當然，如果陷入持久戰的話，水相會逐漸的顯露優勢，但李洛卻感覺這樣過於的被動，所以他必須想辦法，提升一下自身的攻擊手段。

而其他的水相擁有者，或許對此頗感無奈，但李洛不一樣，他並不是單純的水相，而是極為罕見的「水光相」！

心中想著，李洛便是起身，直接出了金屋，上樓去了藏書閣。

...

南風城，總督府。

在這大夏，總督統領一郡，所以論起地位權勢，總督府算是一郡內之最。

「呵呵，宋老弟，早就想請你來總督府坐一坐了，只是之前太忙，抽不出時間，只好等到今日了。」

總督府的客廳中，有爽朗的笑聲響起，笑聲的來源，是一名面容削瘦的中年男子，男子雖然面帶笑意，但卻散發著一種不怒自威的氣勢。

正是天蜀郡的總督，師擎，其自身，也是一位天罡境強者。

而在其下手的位置上，便是坐著宋家的家主，宋山。

「總督大人公事繁忙，哪能像我們這些閒人。」宋山面露笑容的道。

「宋老弟這是在笑我啊。」師擎笑了笑，他端著茶杯，看著上面漂浮的茶葉，隨意的道：「最近宋家的動靜可是不小，想必是吃了洛嵐府不少的肉吧。」

宋山道：「還得多虧了總督大人指點。」

「洛嵐府真是可惜了，如果那兩位不失蹤的話，未來說不得大夏五大府都將會以它為首。」師擎淡笑道。

「可惜，那兩位鋒芒太露了，不然的話...」話到此處，卻是停頓了下來。

「如今洛嵐府自身難保，宋家可得把握好機會了。」他看向宋山，說道。

「多謝總督提點，我宋家定會時刻記住這份恩情。」宋山點點頭，緩緩說道。

師擎笑笑，話題便是轉了開來。

客廳外，臨著一片湖泊，宋雲峰聽著客廳內若有若無傳出的聲音，然後目光望著前方的湖邊。

在那裡，有一名白衣少年，少年一頭短髮，腦後卻是有一根髮辮垂落下來，他手拿著魚餌，在那湖邊悠閒的餵魚。

片刻後，他方才拍了拍手，有侍女恭敬的遞上了絲巾，他隨手取過搽了搽，然後轉身對著宋雲峰走來。

隨著走近，他的面目也是清楚起來，論起模樣的話，他似乎是顯得有些普通，嘴角掛著若有若無的笑意。

然而望著眼前這看似普通的少年，宋雲峰卻是有著一種若有若無的危險感覺。

眼前之人，正是總督之子，師箜。

也是那東淵學府中的第一人。

「雲峰，今年學府大考，我爹可是說了，一定要助東淵學府奪得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師箜笑道。

「以師箜兄的實力，還是很有機會的。」宋雲峰說道。

「可是還不夠，你們南風學府的呂清兒，可不是省油的燈，到時候如果對上了，會是一個勁敵。」師箜道。

對此，宋雲峰也是深有同感的點點頭，他同樣明白呂清兒的實力。

「雖說我不懼她，但我做事，不太喜歡不確定的因素，所以到時候學府大考上，說不得需要你配合一些事情。」師箜淡淡的道。

宋雲峰聞言，面色忍不住的變了變，有些為難的道：「師箜兄，你這是要我出賣南風學府？」

「嗨，你這說得太難聽了，而且你還真將南風學府當自家人呢？那裡不過只是我們修行中的一個臨時停留點而已，只要到時候你握住大考前十的成績，自然能夠進聖玄星學府，那個時候，還需要理會南風學府嗎？」師箜笑道。

「而且你放心吧，不會讓你做太明顯的事。」

他擺了擺手，道：「這也是我爹的意思，南風學府那老院長，跟我爹曾經有恩怨，屢屢阻擾我爹升遷，所以今年這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一定是要將它給奪走的。」

宋雲峰沉默了好半晌，最終有些艱難的點點頭。

師箜這才溫和的笑起來，伸出手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對了，聽說那李洛又有相了？之前還跟你打了一場平局？」

提起此事，宋雲峰眼神就陰沉了一些，道：「只是他投機取巧而已，如果是在大考中遇見，他根本就沒有平局的機會。」

「這樣啊...」

師箜想了想，道：「那真是可惜，還想在大考中會一會這位少府主呢，聽你這麼一說，興趣倒是減弱了許多。」

「哪裡需要勞煩師箜兄出手，到時候有機會，我會收拾掉他的。」宋雲峰說道。

「也好。」

「這人...我雖然沒見過幾次，但是對他，還是很討厭的。」師箜淡淡的笑了笑。

聽出他言語間對李洛的惡感，宋雲峰稍稍的有些疑惑。

師箜見狀，則是一笑，語氣漫不經心。

「這也是一個醜事了，當年我爹曾經想幫我找洛嵐府那位姜青娥提親來著呢...」

「哈哈，當然最後，直接是被那兩位府主給拒了。」

「敢情他們這是...想給自己兒子留著呢...」

「可惜，也不知道他們這無用兒子，真能守得住這種美壁嗎？」

宋雲峰聞言，心中頓時有些恍然，這才明白，為何這些年總督府會暗中推波助瀾，助他們宋家吞食洛嵐府的產業，原來...

這雙方間，還有這等往事。

第四十三章六品水光相

當李洛最後一批的五品靈水奇光還剩下三瓶的時候，他的「水光相」終於迎來了期待已久的進化，踏入了六品。

臥室閣樓上，李洛仰天倒在地毯上，臉龐上布滿著一種複雜與狂喜的情緒。

不到一個月前，李洛還是所謂的空相，前途莫名，然而如今，他這獨特的「水光相」，已是踏入六品。

相性九品，而六品相，無論怎麼看，都算得上是中上層次了。

而只要等到未來再一次的進化，就將會踏入貨真價實的高品相的層次。

另外，因為水光相的特殊，所以即便是六品，但由此修煉而出的相力，已經不會弱於一些上七品的相力，所以光從相性品級這一點上，李洛已經追上了許多優秀的同輩。

而據李洛所知，整個南風學府中，擁有著上七品相的人，也只有呂清兒一人而已，即便將這個範圍擴大到整個天蜀郡這一代，恐怕都是屈指可數。

李洛可不會因為身邊出了一個姜青娥這種九品相的妖孽，就真的以為七品相不值得一提了。

而如果不是九品相的超級珍稀，那聖玄星學府又怎麼可能會開啟特招，將姜青娥提前收入其中？

要知道，聖玄星學府的格調可是很高的，他們見過的天才簡直如過江之卿，所以尋常天才，可沒那資格能讓得他們大開方便之門。

李洛抬起手掌，指尖有著藍色的相力凝聚而來，那相力極為的精純，其中仿佛是有著水浪聲傳出，清澈冰涼。

他能夠感覺到，隨著「水光相」進化到六品，他的相力，也變得更為的雄厚與精純。

甚至距離八印境都不遠了。

藍色相力在李洛的指尖最終凝聚成了一顆約莫拳頭大小的藍色水球，下一霎，他屈指一彈，藍色水球暴射而出，而在即將射中牆壁時突然爆裂開來，有刺眼的強光驟然爆發，讓得早有準備的李洛都是雙目虛眯了起來。

李洛輕笑一聲，這道相術並不稀罕，只是一道很常見的中階相術，水彈術，若是對手被水彈術擊中，水相之力侵染身軀，自身速度將會受到延緩，但這道相術的缺陷是攻擊力比較低，難以對人造成太大的傷害。

所以李洛將這道中階相術做了改良與加強，他在其中加入了光明相力，最終成型的水彈不僅速度更快，而且還能夠爆發出刺目強光，取到幹擾之效。

所以這道加強的「水彈術」，已經被李洛改名，變成了「水光彈」。

這些天為了備戰接下來的學府大考，李洛在相術上面下足了功夫，這「水光彈」便是試驗成功的技能之一。

李洛翻身而起，他看著桌面上還剩下的兩支五品靈水奇光，神色有些惆悵的嘆了一口氣。

短短不到一個月，他的「水光相」提升了兩品，這個速度說出去絕對能夠震撼無數人，但李洛明白，這個高速提升期恐怕也快要到此為止了。

因為六品靈水奇光，可就不再跟五品一樣，能夠輕易的購買到上百支了。

而且光是從價格來說，五品靈水奇光，市價五千金，而六品的靈水奇光，則是要達到昂貴的三萬金...

他從五品提升到六品，消耗了一共一百八十支左右的靈水奇光。

而六品到七品，更是相性中的一個分水嶺，因為這是中品相邁向高品向的門檻，所以其中所需要的靈水奇光恐怕將會更多。

暫且就當需要兩百支靈水奇光，那麼其價格，最終會達到恐怖的六百萬金，這個數字，恐怕是整個洛嵐府一年的收入。

而眼下的洛嵐府內憂外患，肯定不可能拿得出六百萬金來支持他。

再有一點，就算是有錢，你也得等市面上有六品靈水奇光出現了，才能買得到，據李洛所知，整個天蜀郡，每個月出現的六品靈水奇光，恐怕也就在十支左右，想要在這裡湊齊進化到七品的量，李洛都感覺到不太可能。

除非到王城去。

這麼算下來，想要將這後天之相養到九品，那所需要的資金，簡直是達到了一個極為恐怖的數字，在這種數字之下，即便是洛嵐府，都顯得有些渺小了。

仔細算算的話，這後天之相，好像其實是有點坑人的。

當然他因為空相的原因，倒是可以吸收低一點品階的靈水奇光，但是那樣效率相當低下，比如這次伴隨著水光相達到六品，他再吸收這五品的靈水奇光，那效率比起進化之前，簡直是差了好幾個檔次，所以對於他而言，用低級的靈水奇光來替代高級的，未必就真能划算多少，只能說當做沒辦法時的替代品。

李洛面露沉凝，不過好在他的特殊之處並非只是這一點，因為等到他晉入相師境後，就可以開始鍛造第二相填入第二相宮。

所以就算到時候他這第一相因為資金的原因難以向前，但第二相的到來，足以讓得他繼續進步。

而且真要說起來，也只有當第二相宮被填上時，這獨屬於他李洛的優勢，方才會真正的迸發出來。

雖然我一個六七品的水光相或許比你九品相差一截，那我兩個六七品的雙屬性後天之相呢？三個呢？

我一個相打不過你，我群毆你總可以的吧！

而這種優勢，至少在沒有遇見封侯境的強者前，李洛大概率是能夠一直保持下去的，除非是遇見那種偶然晉級時，僥倖在封侯境之前就開闢出第二相宮的超級天才，但這種存在，應該跟他這先天空相，差不多罕見的吧？

而且真遇見了，他三相之力打雙相，也該有點優勢吧？

心中思緒胡亂的發散著，然後李洛重重的吐了一口氣，將這些情緒盡數的壓下，同時從桌面上取過來一枚藍色的玉簡，這上面記載著一部新的能量引導術，正是李洛早就為自己挑選好的。

玄瀑呼吸法，上品將階，要求六品相。

這部玄瀑呼吸法的能量引導術，比起之前李洛修行的滄瀾冥想圖要更高階一些，而且其所修煉出來的水相之力，爆發力會比滄瀾冥想圖更強，倒是正適合眼下的李洛所需。

李洛細細的品讀著這部「玄瀑呼吸法」，許久後，待得初步有所領悟，方才開始嘗試修行。

接下來的兩天時間中，李洛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玄瀑呼吸法」的修煉上，直到假期結束的前一天，蔡薇派人來通知他，此前他囑託幫忙打造的相具，已經成功的出爐了。

第四十三章六品水光相

當李洛最後一批的五品靈水奇光還剩下三瓶的時候，他的「水光相」終於迎來了期待已久的進化，踏入了六品。

臥室閣樓上，李洛仰天倒在地毯上，臉龐上布滿著一種複雜與狂喜的情緒。

不到一個月前，李洛還是所謂的空相，前途莫名，然而如今，他這獨特的「水光相」，已是踏入六品。

相性九品，而六品相，無論怎麼看，都算得上是中上層次了。

而只要等到未來再一次的進化，就將會踏入貨真價實的高品相的層次。

另外，因為水光相的特殊，所以即便是六品，但由此修煉而出的相力，已經不會弱於一些上七品的相力，所以光從相性品級這一點上，李洛已經追上了許多優秀的同輩。

而據李洛所知，整個南風學府中，擁有著上七品相的人，也只有呂清兒一人而已，即便將這個範圍擴大到整個天蜀郡這一代，恐怕都是屈指可數。

李洛可不會因為身邊出了一個姜青娥這種九品相的妖孽，就真的以為七品相不值得一提了。

而如果不是九品相的超級珍稀，那聖玄星學府又怎麼可能會開啟特招，將姜青娥提前收入其中？

要知道，聖玄星學府的格調可是很高的，他們見過的天才簡直如過江之卿，所以尋常天才，可沒那資格能讓得他們大開方便之門。

李洛抬起手掌，指尖有著藍色的相力凝聚而來，那相力極為的精純，其中仿佛是有著水浪聲傳出，清澈冰涼。

他能夠感覺到，隨著「水光相」進化到六品，他的相力，也變得更為的雄厚與精純。

甚至距離八印境都不遠了。

藍色相力在李洛的指尖最終凝聚成了一顆約莫拳頭大小的藍色水球，下一霎，他屈指一彈，藍色水球暴射而出，而在即將射中牆壁時突然爆裂開來，有刺眼的強光驟然爆發，讓得早有準備的李洛都是雙目虛眯了起來。

李洛輕笑一聲，這道相術並不稀罕，只是一道很常見的中階相術，水彈術，若是對手被水彈術擊中，水相之力侵染身軀，自身速度將會受到延緩，但這道相術的缺陷是攻擊力比較低，難以對人造成太大的傷害。

所以李洛將這道中階相術做了改良與加強，他在其中加入了光明相力，最終成型的水彈不僅速度更快，而且還能夠爆發出刺目強光，取到幹擾之效。

所以這道加強的「水彈術」，已經被李洛改名，變成了「水光彈」。

這些天為了備戰接下來的學府大考，李洛在相術上面下足了功夫，這「水光彈」便是試驗成功的技能之一。

李洛翻身而起，他看著桌面上還剩下的兩支五品靈水奇光，神色有些惆悵的嘆了一口氣。

短短不到一個月，他的「水光相」提升了兩品，這個速度說出去絕對能夠震撼無數人，但李洛明白，這個高速提升期恐怕也快要到此為止了。

因為六品靈水奇光，可就不再跟五品一樣，能夠輕易的購買到上百支了。

而且光是從價格來說，五品靈水奇光，市價五千金，而六品的靈水奇光，則是要達到昂貴的三萬金...

他從五品提升到六品，消耗了一共一百八十支左右的靈水奇光。

而六品到七品，更是相性中的一個分水嶺，因為這是中品相邁向高品向的門檻，所以其中所需要的靈水奇光恐怕將會更多。

暫且就當需要兩百支靈水奇光，那麼其價格，最終會達到恐怖的六百萬金，這個數字，恐怕是整個洛嵐府一年的收入。

而眼下的洛嵐府內憂外患，肯定不可能拿得出六百萬金來支持他。

再有一點，就算是有錢，你也得等市面上有六品靈水奇光出現了，才能買得到，據李洛所知，整個天蜀郡，每個月出現的六品靈水奇光，恐怕也就在十支左右，想要在這裡湊齊進化到七品的量，李洛都感覺到不太可能。

除非到王城去。

這麼算下來，想要將這後天之相養到九品，那所需要的資金，簡直是達到了一個極為恐怖的數字，在這種數字之下，即便是洛嵐府，都顯得有些渺小了。

仔細算算的話，這後天之相，好像其實是有點坑人的。

當然他因為空相的原因，倒是可以吸收低一點品階的靈水奇光，但是那樣效率相當低下，比如這次伴隨著水光相達到六品，他再吸收這五品的靈水奇光，那效率比起進化之前，簡直是差了好幾個檔次，所以對於他而言，用低級的靈水奇光來替代高級的，未必就真能划算多少，只能說當做沒辦法時的替代品。

李洛面露沉凝，不過好在他的特殊之處並非只是這一點，因為等到他晉入相師境後，就可以開始鍛造第二相填入第二相宮。

所以就算到時候他這第一相因為資金的原因難以向前，但第二相的到來，足以讓得他繼續進步。

而且真要說起來，也只有當第二相宮被填上時，這獨屬於他李洛的優勢，方才會真正的迸發出來。

雖然我一個六七品的水光相或許比你九品相差一截，那我兩個六七品的雙屬性後天之相呢？三個呢？

我一個相打不過你，我群毆你總可以的吧！

而這種優勢，至少在沒有遇見封侯境的強者前，李洛大概率是能夠一直保持下去的，除非是遇見那種偶然晉級時，僥倖在封侯境之前就開闢出第二相宮的超級天才，但這種存在，應該跟他這先天空相，差不多罕見的吧？

而且真遇見了，他三相之力打雙相，也該有點優勢吧？

心中思緒胡亂的發散著，然後李洛重重的吐了一口氣，將這些情緒盡數的壓下，同時從桌面上取過來一枚藍色的玉簡，這上面記載著一部新的能量引導術，正是李洛早就為自己挑選好的。

玄瀑呼吸法，上品將階，要求六品相。

這部玄瀑呼吸法的能量引導術，比起之前李洛修行的滄瀾冥想圖要更高階一些，而且其所修煉出來的水相之力，爆發力會比滄瀾冥想圖更強，倒是正適合眼下的李洛所需。

李洛細細的品讀著這部「玄瀑呼吸法」，許久後，待得初步有所領悟，方才開始嘗試修行。

接下來的兩天時間中，李洛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玄瀑呼吸法」的修煉上，直到假期結束的前一天，蔡薇派人來通知他，此前他囑託幫忙打造的相具，已經成功的出爐了。

第四十四章大考將臨

老宅的一間廳堂中，李洛興奮的快步而進，第一眼就見到嬌軀高挑豐腴的蔡薇，比花兒還嬌豔的鵝蛋俏臉，笑吟吟的風情無限。

不過李洛看得久了，也早就免疫了蔡薇的嫵媚，所以目光一轉，就看見了桌上擺放的一個鐵匣子。

他兩三步的竄了上去，直接將鐵匣子打開，有寒光流露而出，只見得其中躺著兩柄寒芒流轉的短刀。

短刀長約尺許，一柄通體湛藍，其上隱隱有水紋流動，另外一柄則是呈現淡白色，據說這是一種名為日靈鐵的金屬打造而成，在日光下會綻放刺目之光。

兩柄短刀，皆是摻雜了蘊含著水能量與光明能量的金屬，李洛以此為武器時，能夠更大化的將自身這水光相力的威力發揮出來。

雙刀的刀柄，成某種獸口之狀，隱有獠牙探出。

另外雙刀整體來看，刀弧要顯得更深一些，刀刃微彎，寒光流動，鋒利異常。

李洛握住雙刀，輕輕揮舞，頓時有著細微的破風聲響起，旋即他反手將雙刀挎在腰間，倒是顯得格外的帥氣。

「不錯。」李洛滿意的點點頭，旋即他很隨便的給兩把刀取了個名字：「湛藍色的以後叫水紋刀，另外一柄就叫做日紋刀吧。」

「這只是一套合格的相具而已，還達不到寶具的層級。」蔡薇的眼光倒是挺高，李洛這兩柄短刀，除了造型稍微有點特別外，其實倒也算不得有多珍貴。

相具也有品階之分，一般是普通相具，而普通相具之上，便被稱為寶具。

只不過與普通相具相比起來，寶具就要顯得厲害與稀有許多了，而且每一個寶具的價格都是極為的不菲，遠遠的超過普通相具。

但寶具需要相力強橫一些方可驅使，現在的李洛不過才七印境而已，所以即便是給他一道寶具，恐怕也是難以施展出其真正威能。

「這個夠用了，等以後我晉入了相師境，再搞一套真正的寶具試試。」李洛笑道，這兩柄短刀，是他為了接下來的學府大考所準備，只是過渡一下而已。

「謝了蔡薇姐。」李洛感謝道。

蔡薇擺了擺小手，道：「你們的學府大考應該快到了吧？這幾天南風學府變得熱鬧了許多，天蜀郡各城的學府，都有精銳隊伍派來。」

每年的學府大考，對於各郡而言都算是一件盛事，到時候的大考爭鬥，也將會引得無數人蜂擁而至，熱鬧非凡。

李洛點點頭，道：「還有三天時間。」

蔡薇美目中帶著一點擔憂，道：「有把握嗎？」

雖說如今李洛覺醒了水相，但比起其他的學員終歸是晚了一些，蔡薇也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追上去。

而考入聖玄星學府的重要性，蔡薇也心知肚明，如果李洛能夠進去，這對於他自身的聲望也是極大的提升，最起碼，洛嵐府中的一些人也不敢再忽視於他這位少府主，這從而也能為姜青娥分擔一些壓力。

李洛腰挎雙刀，手掌撫著刀柄，臉龐上露出一絲笑容。

「放心吧，蔡薇姐，我可是有著不能輸的理由的。」

因為如果連這一步都達不到的話，「退婚」這輩子都只能別想了啊！

...

假期最終如期結束。

李洛回了學府，然後他與趙闊便是被徐山嶽單獨的叫了出去，前往院長所在處。

「你到七印了？」在無聊的交談間，李洛知曉了趙闊在這段假期中再度有所提升，同樣是踏入到了七印境，不由得有點驚訝。

趙闊只是五品相，這個品級說高不高，說低也不低，而他能夠在大考前達到七印境，足以說明他平日裡有多下苦功。

身軀魁梧趙闊如熊的撓了撓頭，笑道：「這次假期我可沒回家呢，一直在學府中修行，多虧了學府對我們特訓了一下，這才臨時抱佛腳的完成了突破。」

「趙闊這十天時間，可是拼了命的在修煉。」前面帶路的徐山嶽聽到兩人談話，回頭說了一句，言語間對於趙闊的努力與勤奮，顯然是很認可的。

李洛也對著他豎起大拇指，道：「厲害。」

「哪能跟你比，你人長得帥，相術悟性又高，現在還覺醒了水相，以後你就是南風學府繼姜青娥學姐之後的又一個傳說。」趙闊一臉誠實的道。

「我會選擇和你做朋友，也主要是因為你這個人實誠，從不說謊。」李洛點點頭，一臉的感嘆。

「那必須啊，大考上還請洛哥罩著我。」

「小事，到時候我拿個第一，直接帶你進聖玄星學府。」

「洛哥霸氣啊。」

「......」

走在前面的徐山嶽聽著兩人這有些不要臉的商業互吹，臉龐也是忍不住的一黑，轉頭斥道：「都閉嘴，到了。」

李洛與趙闊立即停了嘴，看向前方的一個庭院，此時在那裡已是有著十數道人影等待在這裡，正是此次南風學府的前二十名。

人群中，李洛還見到了呂清兒，宋雲峰，蒂法晴這些熟悉的身影。

而此時，所有人都面帶戲謔笑意的盯著他們兩人，顯然，他們剛才的商業互吹，竟然也被他們聽見了。

不過面對著眾人戲謔的目光，李洛神色倒是很淡定，沒有顯露任何的尷尬，這種時候，只要自己不尷尬，尷尬就是別人。

而趙闊則是露出一臉憨厚的笑容，運營著心直口快的爽朗外表人設。

眾人看了看兩人，最終都是搖了搖頭收回目光。

臉皮真是太厚了。

這李洛也有點膨脹啊，之前靠著比試機制逼平了宋雲峰，現在竟然還敢誇口大考第一，也不問問呂清兒同不同意。

而在人群前方，還有著老院長的身影，他目光帶著笑意的掃了一眼李洛與趙闊兩人，然後衝著眾人笑道：「看來人都到齊了。」

「那我就先跟你們說一說此次的大考吧。」

聽到此話，所有人都是一凜，聚精會神的等待著老院長接下來的話。

「此次學府大考，將會在三天後開始，而你們這二十人會代表我們南風學府參戰，我對你們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保住我南風學府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

「這一次聖玄星學府下發到天蜀郡的錄取名額，一共有五十個。」

這話一出，所有人都是豎起了耳朵，五十個名額，比往年顯然是少了幾個，而這樣一來，到時候的競爭就會更為激烈了。

「按照往年規定，學府大考前十，都將會獲得一個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餘下四十個，則按前十的排名來分配給各個學府。」

「大考第八，九，十名所代表的學府，將會額外分得一個錄取名額，第五，六，七名所代表的學府，將分得額外兩個錄取名額。」

「第三名，第四名皆是分得五個錄取名額。」

「第二名分得六個錄取名額。」

「第一名...十五個錄取名額。」

這最後一句話落在眾人耳中，頓時就引起了陣陣譁然，誰都沒料到，這一次的學府大考，第一名的比重竟然如此之大。

雖說以往每次的大考中，大考第一名所代表的學府得到額外的名額也比其他名次的要多，但顯然沒這一次這麼誇張。

眾人之前，那一院的導師林風，面帶溫和與鼓勵笑容的看著呂清兒，道：「清兒，這一次南風學府如果想要穩住招牌，恐怕就得靠你去奪了第一了。」

老院長也是面龐格外和藹的點點頭。

顯然，他們都是對呂清兒寄以厚望，不過也正常，畢竟她才是如今南風學府的頂梁柱。

面對著他們那殷切的注視，呂清兒俏臉倒是頗為的平靜，只是輕聲道：「我會盡全力去爭奪。」

老院長點點頭，旋即囑咐道：「不過你要小心東淵學府的師箜，此人實力極強，或許將會是你的勁敵。」

聽著這個名字，呂清兒美目中也是掠過一絲凝重，認真的點了點螓首。

「從明天開始，你們就不必來學府，而是要入住「白靈園」，那裡是天蜀郡各方學府隊伍聚集的地方，等到三天後，就會由此處進入「白靈山」，那裡就是此次大考的場地。」

老院長再度做了一些叮囑，最終方才做了總結。

「南風學府在老夫手中幾十年，它的榮譽比老夫的性命都更重要，所以在這裡請大家在大考上多多努力，為老夫將這最重要的東西給維持一下。」

老院長面龐肅然，對著眾人微微彎身一禮。

二十名學員倒是被他這舉動嚇了一跳，然後連忙彎身回禮。

最終，老院長揮了揮手，眾人開始懷著不同的情緒退走。

李洛走出庭院，望著萬裡無雲的蔚藍天空，心潮也微微的有些澎湃。

學府大考，終於要來了啊。

可惜，老爹老娘沒能在這裡...

不過如果他們真在的話，會不會邊看邊嫌棄的搖頭：「這兒子太傻了，跟乖徒兒根本沒得比。

據說在姜青娥的那一屆，天蜀郡其他學府簡直被壓製得一點脾氣都沒有，根本不敢生出半點挑釁南風學府的勇氣。

在得知她被聖玄星學府提前錄取後，天蜀郡各大學府幾乎是彈冠相慶，激動得熱淚盈眶。

而與姜青娥這光鮮到能讓人眼瞎的履歷相比起來，他李洛，顯然就過於的跌宕起伏了。

甚至在一個月前，絕大部分的人都認為他恐怕連參與大考的資格都沒有。

想到這些，李洛那澎湃的心就涼了一點，然後嘆了一聲。

「麼得意思啊。」

第四十四章大考將臨

老宅的一間廳堂中，李洛興奮的快步而進，第一眼就見到嬌軀高挑豐腴的蔡薇，比花兒還嬌豔的鵝蛋俏臉，笑吟吟的風情無限。

不過李洛看得久了，也早就免疫了蔡薇的嫵媚，所以目光一轉，就看見了桌上擺放的一個鐵匣子。

他兩三步的竄了上去，直接將鐵匣子打開，有寒光流露而出，只見得其中躺著兩柄寒芒流轉的短刀。

短刀長約尺許，一柄通體湛藍，其上隱隱有水紋流動，另外一柄則是呈現淡白色，據說這是一種名為日靈鐵的金屬打造而成，在日光下會綻放刺目之光。

兩柄短刀，皆是摻雜了蘊含著水能量與光明能量的金屬，李洛以此為武器時，能夠更大化的將自身這水光相力的威力發揮出來。

雙刀的刀柄，成某種獸口之狀，隱有獠牙探出。

另外雙刀整體來看，刀弧要顯得更深一些，刀刃微彎，寒光流動，鋒利異常。

李洛握住雙刀，輕輕揮舞，頓時有著細微的破風聲響起，旋即他反手將雙刀挎在腰間，倒是顯得格外的帥氣。

「不錯。」李洛滿意的點點頭，旋即他很隨便的給兩把刀取了個名字：「湛藍色的以後叫水紋刀，另外一柄就叫做日紋刀吧。」

「這只是一套合格的相具而已，還達不到寶具的層級。」蔡薇的眼光倒是挺高，李洛這兩柄短刀，除了造型稍微有點特別外，其實倒也算不得有多珍貴。

相具也有品階之分，一般是普通相具，而普通相具之上，便被稱為寶具。

只不過與普通相具相比起來，寶具就要顯得厲害與稀有許多了，而且每一個寶具的價格都是極為的不菲，遠遠的超過普通相具。

但寶具需要相力強橫一些方可驅使，現在的李洛不過才七印境而已，所以即便是給他一道寶具，恐怕也是難以施展出其真正威能。

「這個夠用了，等以後我晉入了相師境，再搞一套真正的寶具試試。」李洛笑道，這兩柄短刀，是他為了接下來的學府大考所準備，只是過渡一下而已。

「謝了蔡薇姐。」李洛感謝道。

蔡薇擺了擺小手，道：「你們的學府大考應該快到了吧？這幾天南風學府變得熱鬧了許多，天蜀郡各城的學府，都有精銳隊伍派來。」

每年的學府大考，對於各郡而言都算是一件盛事，到時候的大考爭鬥，也將會引得無數人蜂擁而至，熱鬧非凡。

李洛點點頭，道：「還有三天時間。」

蔡薇美目中帶著一點擔憂，道：「有把握嗎？」

雖說如今李洛覺醒了水相，但比起其他的學員終歸是晚了一些，蔡薇也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追上去。

而考入聖玄星學府的重要性，蔡薇也心知肚明，如果李洛能夠進去，這對於他自身的聲望也是極大的提升，最起碼，洛嵐府中的一些人也不敢再忽視於他這位少府主，這從而也能為姜青娥分擔一些壓力。

李洛腰挎雙刀，手掌撫著刀柄，臉龐上露出一絲笑容。

「放心吧，蔡薇姐，我可是有著不能輸的理由的。」

因為如果連這一步都達不到的話，「退婚」這輩子都只能別想了啊！

...

假期最終如期結束。

李洛回了學府，然後他與趙闊便是被徐山嶽單獨的叫了出去，前往院長所在處。

「你到七印了？」在無聊的交談間，李洛知曉了趙闊在這段假期中再度有所提升，同樣是踏入到了七印境，不由得有點驚訝。

趙闊只是五品相，這個品級說高不高，說低也不低，而他能夠在大考前達到七印境，足以說明他平日裡有多下苦功。

身軀魁梧趙闊如熊的撓了撓頭，笑道：「這次假期我可沒回家呢，一直在學府中修行，多虧了學府對我們特訓了一下，這才臨時抱佛腳的完成了突破。」

「趙闊這十天時間，可是拼了命的在修煉。」前面帶路的徐山嶽聽到兩人談話，回頭說了一句，言語間對於趙闊的努力與勤奮，顯然是很認可的。

李洛也對著他豎起大拇指，道：「厲害。」

「哪能跟你比，你人長得帥，相術悟性又高，現在還覺醒了水相，以後你就是南風學府繼姜青娥學姐之後的又一個傳說。」趙闊一臉誠實的道。

「我會選擇和你做朋友，也主要是因為你這個人實誠，從不說謊。」李洛點點頭，一臉的感嘆。

「那必須啊，大考上還請洛哥罩著我。」

「小事，到時候我拿個第一，直接帶你進聖玄星學府。」

「洛哥霸氣啊。」

「......」

走在前面的徐山嶽聽著兩人這有些不要臉的商業互吹，臉龐也是忍不住的一黑，轉頭斥道：「都閉嘴，到了。」

李洛與趙闊立即停了嘴，看向前方的一個庭院，此時在那裡已是有著十數道人影等待在這裡，正是此次南風學府的前二十名。

人群中，李洛還見到了呂清兒，宋雲峰，蒂法晴這些熟悉的身影。

而此時，所有人都面帶戲謔笑意的盯著他們兩人，顯然，他們剛才的商業互吹，竟然也被他們聽見了。

不過面對著眾人戲謔的目光，李洛神色倒是很淡定，沒有顯露任何的尷尬，這種時候，只要自己不尷尬，尷尬就是別人。

而趙闊則是露出一臉憨厚的笑容，運營著心直口快的爽朗外表人設。

眾人看了看兩人，最終都是搖了搖頭收回目光。

臉皮真是太厚了。

這李洛也有點膨脹啊，之前靠著比試機制逼平了宋雲峰，現在竟然還敢誇口大考第一，也不問問呂清兒同不同意。

而在人群前方，還有著老院長的身影，他目光帶著笑意的掃了一眼李洛與趙闊兩人，然後衝著眾人笑道：「看來人都到齊了。」

「那我就先跟你們說一說此次的大考吧。」

聽到此話，所有人都是一凜，聚精會神的等待著老院長接下來的話。

「此次學府大考，將會在三天後開始，而你們這二十人會代表我們南風學府參戰，我對你們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保住我南風學府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

「這一次聖玄星學府下發到天蜀郡的錄取名額，一共有五十個。」

這話一出，所有人都是豎起了耳朵，五十個名額，比往年顯然是少了幾個，而這樣一來，到時候的競爭就會更為激烈了。

「按照往年規定，學府大考前十，都將會獲得一個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餘下四十個，則按前十的排名來分配給各個學府。」

「大考第八，九，十名所代表的學府，將會額外分得一個錄取名額，第五，六，七名所代表的學府，將分得額外兩個錄取名額。」

「第三名，第四名皆是分得五個錄取名額。」

「第二名分得六個錄取名額。」

「第一名...十五個錄取名額。」

這最後一句話落在眾人耳中，頓時就引起了陣陣譁然，誰都沒料到，這一次的學府大考，第一名的比重竟然如此之大。

雖說以往每次的大考中，大考第一名所代表的學府得到額外的名額也比其他名次的要多，但顯然沒這一次這麼誇張。

眾人之前，那一院的導師林風，面帶溫和與鼓勵笑容的看著呂清兒，道：「清兒，這一次南風學府如果想要穩住招牌，恐怕就得靠你去奪了第一了。」

老院長也是面龐格外和藹的點點頭。

顯然，他們都是對呂清兒寄以厚望，不過也正常，畢竟她才是如今南風學府的頂梁柱。

面對著他們那殷切的注視，呂清兒俏臉倒是頗為的平靜，只是輕聲道：「我會盡全力去爭奪。」

老院長點點頭，旋即囑咐道：「不過你要小心東淵學府的師箜，此人實力極強，或許將會是你的勁敵。」

聽著這個名字，呂清兒美目中也是掠過一絲凝重，認真的點了點螓首。

「從明天開始，你們就不必來學府，而是要入住「白靈園」，那裡是天蜀郡各方學府隊伍聚集的地方，等到三天後，就會由此處進入「白靈山」，那裡就是此次大考的場地。」

老院長再度做了一些叮囑，最終方才做了總結。

「南風學府在老夫手中幾十年，它的榮譽比老夫的性命都更重要，所以在這裡請大家在大考上多多努力，為老夫將這最重要的東西給維持一下。」

老院長面龐肅然，對著眾人微微彎身一禮。

二十名學員倒是被他這舉動嚇了一跳，然後連忙彎身回禮。

最終，老院長揮了揮手，眾人開始懷著不同的情緒退走。

李洛走出庭院，望著萬裡無雲的蔚藍天空，心潮也微微的有些澎湃。

學府大考，終於要來了啊。

可惜，老爹老娘沒能在這裡...

不過如果他們真在的話，會不會邊看邊嫌棄的搖頭：「這兒子太傻了，跟乖徒兒根本沒得比。

據說在姜青娥的那一屆，天蜀郡其他學府簡直被壓製得一點脾氣都沒有，根本不敢生出半點挑釁南風學府的勇氣。

在得知她被聖玄星學府提前錄取後，天蜀郡各大學府幾乎是彈冠相慶，激動得熱淚盈眶。

而與姜青娥這光鮮到能讓人眼瞎的履歷相比起來，他李洛，顯然就過於的跌宕起伏了。

甚至在一個月前，絕大部分的人都認為他恐怕連參與大考的資格都沒有。

想到這些，李洛那澎湃的心就涼了一點，然後嘆了一聲。

「麼得意思啊。」

第四十五章白靈園

白靈園坐落在南風城城郊的位置，背靠白靈山，這裡已經多次成為了學府大考比試的考場所在。

第二日的時候，李洛等人便是在林風，徐山嶽兩位導師的帶領下，準備周全的前往了白靈園。

而當他們抵達白靈園時，卻發現這莊園外早已是人潮洶湧，各種各樣的攤販組成了長街，對著四方蔓延而去，熱鬧非常。

不過倒也並不奇怪，學府大考乃是各郡的盛事，雖說參與的人員只是各個學府中的頂尖學子，可正是如此，方才導致大考更為的激烈，所有人都想看看，究竟是哪家的少年英才能夠從中脫穎而出，成為這天蜀郡新一代的第一人。

那是一個少年人最高的榮耀。

一行人進入白靈園，只感覺氣氛更為的火熱，無數的吵雜聲音從四面傳來，而他們的出現，立即引起了許多的注意，畢竟南風學府的名頭在這天蜀郡還是很響亮的。

「這就是南風學府這一屆的前二十名嗎？」

「哇，那漂亮的長髮小姐姐就是呂清兒吧？聽說她是南風學府的第一人啊。」

「今年學府大考，她很有可能就是第一名。」

「也不見得，東淵學府的師箜，也強得不行，未必就比呂清兒弱。」

「南風學府的李洛是哪一個？據說姜青娥是他的未婚妻？簡直可惡，他怎麼敢玷汙我的女神。」

「喏，那個長得最帥的，就是南風學府的李洛。」

「哼，帥倒的確是帥，但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

「還有錢有勢，畢竟是洛嵐府少府主。」

「哼，依靠家勢算什麼本事，吾輩當自強。」

「聽說他在南風學府預考上面，逼平了排名第二的宋雲峰。」

「他媽的，你好煩啊，能不能閉嘴啊？」

「......」

沿路諸多的討論聲灌入南風學府眾人的耳中，不過顯然其中要屬呂清兒，李洛兩人的話題性最高，當然前者是因為實力，後者是因為特殊的名聲。

而在不遠處的高地石亭上，也有三道人影站在此處，目光鎖定在進入白靈園的南風學府的隊伍中。

兩名少年，一名少女。

一名少年身軀高壯，火紅長發在日光下極為的耀眼，另外一名少年則是面容斯文，有些瘦瘦弱弱的。

最後一名少女身穿綠衣，嬌軀玲瓏可愛，五官容顏也是頗為的秀美，最特別是她雙手手背上，似乎是有著宛如藤蔓般的綠色紋身。

這三人並非是無名之輩，紅髮少年名為項梁，出自天蜀郡的晨曦學府，而且是這一屆的第一人，實力強悍。

斯文瘦弱的少年名為宗賦，是中陽學府第一人。

嬌小的綠衣少女名為池蘇，是夕光學府第一人。

這三人，都是此次學府大考前十的有力競爭者。

「那就是呂清兒嗎？看起來是個強敵啊。」項梁聲音洪亮，眼中滿是熾熱戰意的鎖定著呂清兒。

「從她的身上，我感覺到了一些危險的氣息。」宗賦眉頭微皺，輕聲道。

「南風學府的第一人，從來就沒有簡單過好嗎，不過你們也得慶幸了，還好我們不是在姜青娥的那一屆，不然直接洗洗睡吧。」池蘇嬌笑道。

項梁與宗賦深有同感的點點頭，感嘆道：「那姜青娥太恐怖了，九品光明相，簡直嚇死個人，跟她一屆的人，真是讓人同情。」

「不過南風學府這一屆中，也只有呂清兒與宋雲峰值得忌憚，其他人不足為懼。」項梁自信的說道。

雖說他所在的學府比不上南風學府，但正因如此，那個學府才能夠將很多資源都堆積在他的身上。

而類似他這樣的人，在天蜀郡各大學府中雖說不多見，但也不止他一人，因為為了網羅這些天賦學員，各方學府都很捨得花大代價。

「那個李洛呢？聽說他在預考上面跟宋雲峰鬥成了平局。」池蘇說道。

項梁聞言，嗤笑一聲，道：「那是因為他依靠某種特殊的手段，把比試時間拖光了，而且最後他的相力也被消耗殆盡，如果再給宋雲峰一秒時間，那李洛都得狼狽出局。」

「這只是投機取巧罷了，大考上是用不上的。」

池蘇聞言，這才恍然，有些可惜的道：「真是浪費了這麼帥的模樣。」

那一旁斯斯文文的宗賦，卻是輕聲道：「輕敵是大忌，李洛能夠逼平宋雲峰，足以說明他自身有一些古怪，所以為了萬全著想，有必要將他的真實能力試探出來，這才能夠將一切的不穩定因素都化解。」

「這一點，你們就別管了，我會想辦法的。」

項梁撇撇嘴巴，道：「隨便你吧。」

池蘇眸光一轉，道：「你們都接到了師箜的傳話吧？他要我們晚上去碰個頭，商量一些事情。」

項梁點點頭，面對著那位總督之子，並且算是唯一一個能夠在正面與南風學府呂清兒抗衡的人，他也是充滿著忌憚。

「他的面子，還是要給一些的。」

宗賦也是輕輕點頭，道：「他的目標，應該是針對南風學府，這與我們算是不謀而合，畢竟南風學府霸佔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太久了，每次都獲得最多的錄取名額，如果能夠將它打壓下去，對我們各自的學府都有好處。」

池蘇笑道：「而且如果沒有他這位重量級人物，我們恐怕也不太可能聯手的。」

各方學府雖然會針對南風學府，但畢竟彼此也會有著諸多的競爭，所以如果沒有一個強力人物在之間撮合，聯手之勢基本很難形成。

所以這一次師箜能夠站出來，倒是他們所樂意見到的。

...

李洛一行人在林風，徐山嶽的帶領下，入住了白靈園中的宿舍房間，李洛剛好與趙闊分在一起。

兩人整理著宿舍時，突然房門被敲響，李洛一開門，便是有一張很浪的臉露了出來，同時露出懷中的一角書頁。

「兄弟，買料不？」

這話一入耳，頓時讓得李洛想起了以前那些在南風學府門口偷偷摸摸售賣著各種不健康書籍的猥瑣小販。

「虞浪，什麼時候轉行了啊？」李洛笑問道。

眼前這人，正是之前跟李洛交手然後以誇張的吐血量落敗的虞浪。

虞浪不滿的道：「我這是第一手資料，有各大學府頂尖學員的情報，而且以此推測出來的大考前十。」

「哦？」李洛眉頭一挑，這傢伙還真是挺有頭腦啊，竟然知道兜售這種資料，而且看樣子似乎為此還準備了許久。

「你這賺錢手腕，還不錯啊。」

李洛贊了一聲，然後買了一份資料支持一下。

「那必須的，這些資料都是我嘔心瀝血做出來的，保管物有所值。」虞浪信誓旦旦的道。

李洛隨手翻開一頁，然後嘴角笑意便是一僵，因為他直接就見到了他的名字。

李洛，南風學府，洛嵐府少府主，曾經的廢物，崛起的天才，疑似五品水相，特點：長得很帥，可惜長得帥對於奪取名額沒有任何的加成，最終估算奪得大考前十的概率極低。

李洛怒笑，抬頭剛要怒罵，那虞浪便是如一陣風般的掃了出去，同時遠遠有聲音傳來。

「我這都是為了保護你的信息啊！」

李洛咬了咬牙，我信你個鬼，你個浪貨，下次別讓我撞見。

第四十五章白靈園

白靈園坐落在南風城城郊的位置，背靠白靈山，這裡已經多次成為了學府大考比試的考場所在。

第二日的時候，李洛等人便是在林風，徐山嶽兩位導師的帶領下，準備周全的前往了白靈園。

而當他們抵達白靈園時，卻發現這莊園外早已是人潮洶湧，各種各樣的攤販組成了長街，對著四方蔓延而去，熱鬧非常。

不過倒也並不奇怪，學府大考乃是各郡的盛事，雖說參與的人員只是各個學府中的頂尖學子，可正是如此，方才導致大考更為的激烈，所有人都想看看，究竟是哪家的少年英才能夠從中脫穎而出，成為這天蜀郡新一代的第一人。

那是一個少年人最高的榮耀。

一行人進入白靈園，只感覺氣氛更為的火熱，無數的吵雜聲音從四面傳來，而他們的出現，立即引起了許多的注意，畢竟南風學府的名頭在這天蜀郡還是很響亮的。

「這就是南風學府這一屆的前二十名嗎？」

「哇，那漂亮的長髮小姐姐就是呂清兒吧？聽說她是南風學府的第一人啊。」

「今年學府大考，她很有可能就是第一名。」

「也不見得，東淵學府的師箜，也強得不行，未必就比呂清兒弱。」

「南風學府的李洛是哪一個？據說姜青娥是他的未婚妻？簡直可惡，他怎麼敢玷汙我的女神。」

「喏，那個長得最帥的，就是南風學府的李洛。」

「哼，帥倒的確是帥，但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

「還有錢有勢，畢竟是洛嵐府少府主。」

「哼，依靠家勢算什麼本事，吾輩當自強。」

「聽說他在南風學府預考上面，逼平了排名第二的宋雲峰。」

「他媽的，你好煩啊，能不能閉嘴啊？」

「......」

沿路諸多的討論聲灌入南風學府眾人的耳中，不過顯然其中要屬呂清兒，李洛兩人的話題性最高，當然前者是因為實力，後者是因為特殊的名聲。

而在不遠處的高地石亭上，也有三道人影站在此處，目光鎖定在進入白靈園的南風學府的隊伍中。

兩名少年，一名少女。

一名少年身軀高壯，火紅長發在日光下極為的耀眼，另外一名少年則是面容斯文，有些瘦瘦弱弱的。

最後一名少女身穿綠衣，嬌軀玲瓏可愛，五官容顏也是頗為的秀美，最特別是她雙手手背上，似乎是有著宛如藤蔓般的綠色紋身。

這三人並非是無名之輩，紅髮少年名為項梁，出自天蜀郡的晨曦學府，而且是這一屆的第一人，實力強悍。

斯文瘦弱的少年名為宗賦，是中陽學府第一人。

嬌小的綠衣少女名為池蘇，是夕光學府第一人。

這三人，都是此次學府大考前十的有力競爭者。

「那就是呂清兒嗎？看起來是個強敵啊。」項梁聲音洪亮，眼中滿是熾熱戰意的鎖定著呂清兒。

「從她的身上，我感覺到了一些危險的氣息。」宗賦眉頭微皺，輕聲道。

「南風學府的第一人，從來就沒有簡單過好嗎，不過你們也得慶幸了，還好我們不是在姜青娥的那一屆，不然直接洗洗睡吧。」池蘇嬌笑道。

項梁與宗賦深有同感的點點頭，感嘆道：「那姜青娥太恐怖了，九品光明相，簡直嚇死個人，跟她一屆的人，真是讓人同情。」

「不過南風學府這一屆中，也只有呂清兒與宋雲峰值得忌憚，其他人不足為懼。」項梁自信的說道。

雖說他所在的學府比不上南風學府，但正因如此，那個學府才能夠將很多資源都堆積在他的身上。

而類似他這樣的人，在天蜀郡各大學府中雖說不多見，但也不止他一人，因為為了網羅這些天賦學員，各方學府都很捨得花大代價。

「那個李洛呢？聽說他在預考上面跟宋雲峰鬥成了平局。」池蘇說道。

項梁聞言，嗤笑一聲，道：「那是因為他依靠某種特殊的手段，把比試時間拖光了，而且最後他的相力也被消耗殆盡，如果再給宋雲峰一秒時間，那李洛都得狼狽出局。」

「這只是投機取巧罷了，大考上是用不上的。」

池蘇聞言，這才恍然，有些可惜的道：「真是浪費了這麼帥的模樣。」

那一旁斯斯文文的宗賦，卻是輕聲道：「輕敵是大忌，李洛能夠逼平宋雲峰，足以說明他自身有一些古怪，所以為了萬全著想，有必要將他的真實能力試探出來，這才能夠將一切的不穩定因素都化解。」

「這一點，你們就別管了，我會想辦法的。」

項梁撇撇嘴巴，道：「隨便你吧。」

池蘇眸光一轉，道：「你們都接到了師箜的傳話吧？他要我們晚上去碰個頭，商量一些事情。」

項梁點點頭，面對著那位總督之子，並且算是唯一一個能夠在正面與南風學府呂清兒抗衡的人，他也是充滿著忌憚。

「他的面子，還是要給一些的。」

宗賦也是輕輕點頭，道：「他的目標，應該是針對南風學府，這與我們算是不謀而合，畢竟南風學府霸佔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太久了，每次都獲得最多的錄取名額，如果能夠將它打壓下去，對我們各自的學府都有好處。」

池蘇笑道：「而且如果沒有他這位重量級人物，我們恐怕也不太可能聯手的。」

各方學府雖然會針對南風學府，但畢竟彼此也會有著諸多的競爭，所以如果沒有一個強力人物在之間撮合，聯手之勢基本很難形成。

所以這一次師箜能夠站出來，倒是他們所樂意見到的。

...

李洛一行人在林風，徐山嶽的帶領下，入住了白靈園中的宿舍房間，李洛剛好與趙闊分在一起。

兩人整理著宿舍時，突然房門被敲響，李洛一開門，便是有一張很浪的臉露了出來，同時露出懷中的一角書頁。

「兄弟，買料不？」

這話一入耳，頓時讓得李洛想起了以前那些在南風學府門口偷偷摸摸售賣著各種不健康書籍的猥瑣小販。

「虞浪，什麼時候轉行了啊？」李洛笑問道。

眼前這人，正是之前跟李洛交手然後以誇張的吐血量落敗的虞浪。

虞浪不滿的道：「我這是第一手資料，有各大學府頂尖學員的情報，而且以此推測出來的大考前十。」

「哦？」李洛眉頭一挑，這傢伙還真是挺有頭腦啊，竟然知道兜售這種資料，而且看樣子似乎為此還準備了許久。

「你這賺錢手腕，還不錯啊。」

李洛贊了一聲，然後買了一份資料支持一下。

「那必須的，這些資料都是我嘔心瀝血做出來的，保管物有所值。」虞浪信誓旦旦的道。

李洛隨手翻開一頁，然後嘴角笑意便是一僵，因為他直接就見到了他的名字。

李洛，南風學府，洛嵐府少府主，曾經的廢物，崛起的天才，疑似五品水相，特點：長得很帥，可惜長得帥對於奪取名額沒有任何的加成，最終估算奪得大考前十的概率極低。

李洛怒笑，抬頭剛要怒罵，那虞浪便是如一陣風般的掃了出去，同時遠遠有聲音傳來。

「我這都是為了保護你的信息啊！」

李洛咬了咬牙，我信你個鬼，你個浪貨，下次別讓我撞見。

第四十六章野路子的少府主

趕走了虞浪，李洛拿著這份資料回了房間，然後從第一頁打開慢慢的看了下去。

不過隨著他的目光掃過，神色倒是變得認真了一些，因為他發現這上面的很多情報，還真是挺有料的。

看來虞浪對此是真的下過功夫，並不是胡編亂造來忽悠人的。

當然，不包括他李洛的那一條，關於那一條上面的情報，除了長得帥這一點連他自身都無法否認的特點外，李洛其他都不承認。

而此時李洛的注意力，被一篇關於此次大考前十名最終獲得者的推測所吸引。

第一名，南風學府，呂清兒，上七品冰相，疑似九印境，此女顏值實力並存，在南風學府未曾一敗。

第二名，東淵學府，師箜，上七品雷相，疑似九印境，此人可能是唯一能夠對呂清兒造成威脅的存在，有概率奪得大考第一。

第三名，晨曦學府，項梁，下七品火相，八印實力，此人乃是晨曦學府消耗重資源培養出來的頂尖學員，實力不可小覷。

第四名，南風學府，宋雲峰，下七品赤雕相，八印實力，在南風學府的預考上，其戰績接近全勝，唯一的負場是輸給了呂清兒，還有一場平局，始作俑者是南風學府李洛。

第五名，夕光學府，池蘇，下七品靈毒藤相，八印實力。

第六名，中陽學府，宗賦，下七品水相，八印實力。

第七名...

李洛仔細的將這篇資料看完，旋即忍不住的嘖嘖稱嘆，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知道這天蜀郡中竟然也是藏龍臥虎，不過想想也正常，天蜀郡其他學府雖然底蘊不如南風學府深厚，但他們同樣有實力培養出一位頂梁柱，如果哪天瞎貓撞上死耗子，指不定就突然奪了一個大考第一，那樣學府名聲直接蹭蹭的暴漲，什麼投入都給賺回來了。

而這一通看下來，李洛發現這些前十名的有利競爭者們，幾乎都是八印以及其上的實力，顯然都不是弱手。

「看來想要進入前十，難度不小啊。」

李洛磨挲著下巴，現在的他是七印的實力，比起這前十名的有力競爭者顯然要弱一點，不過因為水光相的特殊，真要鬥起來，對方未必就會有多少的優勢。

如果現在的他再遇見宋雲峰，就不再需要之前比試那樣，以拖成平局而結束了。

而顯然，前十中，呂清兒與師箜是獨一檔，這兩人乃是九印實力，自身掌握的相術也相當嫻熟，所以他們的確是最有概率奪得第一名的。

不過李洛對於奪得第一暫時沒有太大的興趣，為什麼？因為實力不太允許啊。

他雖然身懷六品「水光相」，但呂清兒與師箜同樣有著上七品的相，兩人背景不俗，所獲得的資源不會比他這少府主少，所以真以為能夠輕鬆越級將其戰勝的話，未免也太不把對方當人看了。

畢竟他又不是姜青娥，直接九品光明相壓服一切，讓人連跟她鬥的勇氣都沒有。

之前那裴昊來找事，明明其自身是地煞將後期，可面對著僅僅只是初期的姜青娥，卻是討不到半點的好處，由此可見九品光明相的強橫與霸道。

所以現在李洛的目標，就是在大考中混個前十，得到一個錄取名額就差不多了，至於第一那個位置，他真沒多大的興趣，畢竟太耀眼，容易惹來覬覦，在經歷了以前那些事情後，李洛感覺，做人應該低調發育，穩住不浪。

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李洛更想先低調的完成一個小目標，那就是踏入封侯境，把自己的小命給穩住。

畢竟那隻剩下的五年壽命，實在是懸在頭上的一把利刃，讓人寢食難安啊。

當李洛沉浸於這份虞浪編寫的大考資料中時，天色倒是漸漸的暗了下來，趙闊打算出去覓食，不過看他這認真的模樣，倒是沒有出言打擾，而是自己溜了出去，然後等會給李洛打包點吃食回來便是。

「這份資料倒是很編得很全面，乾貨不少。」

徹底將這份資料看完，李洛再次忍不住的贊了一聲，起碼看完之後，他對各學府的頂尖學員都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而且看完後，他感覺虞浪那個浪貨可能還真是故意沒將他的一些資料寫上去，免得被人針對，不然以其知曉的信息，不至於在他這裡將情報寫得如此的含糊與糊弄。

「倒是錯怪了這浪貨。」

李洛自語，旋即他聽到肚子裡面傳來咕咕的聲響，這才恍然發現天色已經盡數的黑了下來。

「趙闊怎麼還不回來，想要餓死我獨佔這間宿舍嗎？」李洛疑惑的道。

而就在他疑惑間，房門突然被敲響，虞浪的聲音從外面傳來：「李洛，你那朋友趙闊被人截住了。」

李洛打開房門，皺眉道：「你說什麼？」

門外的虞浪聳聳肩膀，道：「那傢伙似乎跟中陽學府的人起了衝突，對方領頭的人可是宗賦，你看過我的大考資料應該知道他。」

「中陽學府的人？他們想幹什麼？」李洛訝異的道。

「連宗賦都露面了，如果說是為了針對一個趙闊的話，我想你多半是不會相信的。」虞浪分析道。

「衝著我來的？」李洛若有所思的道。

「大概率是想要摸你的底吧。」虞浪說道。

「我都這麼低調了，還要摸我？」李洛表示很無語，那宗賦好歹是前十的有力競爭者，怎麼會盯上了他。

「看來是個謹慎的角色，符合他的性格。」虞浪深有同感，李洛的確很低調了，唯一亮眼的戰績，就是依靠機制逼平了宋雲峰而已。

「欺負我兄弟，不管他是誰，都不能忍！」李洛憤然說道，然後直接出了房間。

虞浪撓了撓頭，你這樣的話，豈不是反而遂了人家的願嗎？

...

白靈園西側，人流洶湧中，有不少人停步於一處，形成了堵塞。

而在人群中，數名中陽學府的學員圍住了趙闊，爆發著爭吵，周圍不少人都在看戲。

「啥情況啊？」

「聽說那南風學府的人調戲人家中陽學府的一個小學妹。」

「這麼囂張嗎？小學妹在哪？」

「那裡，呃，姿色如此...普通，南風學府的人難道這麼飢不擇食嗎？」

「......」

在那諸多的笑語聲間，趙闊愈發的不耐，眼中怒火湧動，旋即突然撞開阻攔的幾人，拔腿就跑。

不過腳步剛跑，他就突然感覺到一股雄渾之力自後方湧來，一隻有些冰涼的手掌按在了他的後背上，那掌心吞吐的力量，讓得趙闊渾身一僵，不敢動彈。

他偏過頭，望著出現在後面的一名面容斯文瘦弱的少年，怒道：「你們想幹什麼？」

宗賦聞言，微笑道：「兄弟，事情還沒完呢，今日的事，你總得讓南風學府中說得上話的人出來解決一下吧？」

「你們想訛我？」趙闊沉聲道。

宗賦笑道：「如果南風學府不來個夠面子的人，最後恐怕就只能修理你一頓，為我們小學妹討個公道了。」

「放屁，她長得比老子都壯，我會調戲他？」趙闊怒道。

宗賦則是不理，只是將他牢牢的制住，任由四周看熱鬧的人變得越來越多。

雙方扯皮互罵了一陣，突然人群有些騷動，然後宗賦眼睛便是一亮的見到，那李洛走了出來。

「果然來了。」

宗賦心中暗喜，只要李洛現了身，今日說什麼都得把他的底摸出來，看看究竟是有真本事，還是銀槍蠟燭頭。

不過，還不待他心中喜色擴散，只見得李洛就轉頭對著後方喊道：「監察導師，這裡，就是這傢伙違反規矩，私自鬥毆，趕緊把他抓起來，剝奪他參加大考的資格。」

宗賦臉龐上的笑意直接僵住，然後他就見到李洛後方有一名穿著監察服的導師面無表情的站了出來。

「草。」

斯文的宗賦直接爆了一句粗口，他沒想到這位洛嵐府的少府主路子這麼野，這兩天白靈園各大學府學員間的爭鬥屢見不鮮，但大家都是按照不成文的規矩自己來解決，誰見過這種動不動就跟老師舉報的人？

還要不要面子了？

這少府主，一點都不按套路來啊。

第四十六章野路子的少府主

趕走了虞浪，李洛拿著這份資料回了房間，然後從第一頁打開慢慢的看了下去。

不過隨著他的目光掃過，神色倒是變得認真了一些，因為他發現這上面的很多情報，還真是挺有料的。

看來虞浪對此是真的下過功夫，並不是胡編亂造來忽悠人的。

當然，不包括他李洛的那一條，關於那一條上面的情報，除了長得帥這一點連他自身都無法否認的特點外，李洛其他都不承認。

而此時李洛的注意力，被一篇關於此次大考前十名最終獲得者的推測所吸引。

第一名，南風學府，呂清兒，上七品冰相，疑似九印境，此女顏值實力並存，在南風學府未曾一敗。

第二名，東淵學府，師箜，上七品雷相，疑似九印境，此人可能是唯一能夠對呂清兒造成威脅的存在，有概率奪得大考第一。

第三名，晨曦學府，項梁，下七品火相，八印實力，此人乃是晨曦學府消耗重資源培養出來的頂尖學員，實力不可小覷。

第四名，南風學府，宋雲峰，下七品赤雕相，八印實力，在南風學府的預考上，其戰績接近全勝，唯一的負場是輸給了呂清兒，還有一場平局，始作俑者是南風學府李洛。

第五名，夕光學府，池蘇，下七品靈毒藤相，八印實力。

第六名，中陽學府，宗賦，下七品水相，八印實力。

第七名...

李洛仔細的將這篇資料看完，旋即忍不住的嘖嘖稱嘆，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知道這天蜀郡中竟然也是藏龍臥虎，不過想想也正常，天蜀郡其他學府雖然底蘊不如南風學府深厚，但他們同樣有實力培養出一位頂梁柱，如果哪天瞎貓撞上死耗子，指不定就突然奪了一個大考第一，那樣學府名聲直接蹭蹭的暴漲，什麼投入都給賺回來了。

而這一通看下來，李洛發現這些前十名的有利競爭者們，幾乎都是八印以及其上的實力，顯然都不是弱手。

「看來想要進入前十，難度不小啊。」

李洛磨挲著下巴，現在的他是七印的實力，比起這前十名的有力競爭者顯然要弱一點，不過因為水光相的特殊，真要鬥起來，對方未必就會有多少的優勢。

如果現在的他再遇見宋雲峰，就不再需要之前比試那樣，以拖成平局而結束了。

而顯然，前十中，呂清兒與師箜是獨一檔，這兩人乃是九印實力，自身掌握的相術也相當嫻熟，所以他們的確是最有概率奪得第一名的。

不過李洛對於奪得第一暫時沒有太大的興趣，為什麼？因為實力不太允許啊。

他雖然身懷六品「水光相」，但呂清兒與師箜同樣有著上七品的相，兩人背景不俗，所獲得的資源不會比他這少府主少，所以真以為能夠輕鬆越級將其戰勝的話，未免也太不把對方當人看了。

畢竟他又不是姜青娥，直接九品光明相壓服一切，讓人連跟她鬥的勇氣都沒有。

之前那裴昊來找事，明明其自身是地煞將後期，可面對著僅僅只是初期的姜青娥，卻是討不到半點的好處，由此可見九品光明相的強橫與霸道。

所以現在李洛的目標，就是在大考中混個前十，得到一個錄取名額就差不多了，至於第一那個位置，他真沒多大的興趣，畢竟太耀眼，容易惹來覬覦，在經歷了以前那些事情後，李洛感覺，做人應該低調發育，穩住不浪。

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李洛更想先低調的完成一個小目標，那就是踏入封侯境，把自己的小命給穩住。

畢竟那隻剩下的五年壽命，實在是懸在頭上的一把利刃，讓人寢食難安啊。

當李洛沉浸於這份虞浪編寫的大考資料中時，天色倒是漸漸的暗了下來，趙闊打算出去覓食，不過看他這認真的模樣，倒是沒有出言打擾，而是自己溜了出去，然後等會給李洛打包點吃食回來便是。

「這份資料倒是很編得很全面，乾貨不少。」

徹底將這份資料看完，李洛再次忍不住的贊了一聲，起碼看完之後，他對各學府的頂尖學員都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而且看完後，他感覺虞浪那個浪貨可能還真是故意沒將他的一些資料寫上去，免得被人針對，不然以其知曉的信息，不至於在他這裡將情報寫得如此的含糊與糊弄。

「倒是錯怪了這浪貨。」

李洛自語，旋即他聽到肚子裡面傳來咕咕的聲響，這才恍然發現天色已經盡數的黑了下來。

「趙闊怎麼還不回來，想要餓死我獨佔這間宿舍嗎？」李洛疑惑的道。

而就在他疑惑間，房門突然被敲響，虞浪的聲音從外面傳來：「李洛，你那朋友趙闊被人截住了。」

李洛打開房門，皺眉道：「你說什麼？」

門外的虞浪聳聳肩膀，道：「那傢伙似乎跟中陽學府的人起了衝突，對方領頭的人可是宗賦，你看過我的大考資料應該知道他。」

「中陽學府的人？他們想幹什麼？」李洛訝異的道。

「連宗賦都露面了，如果說是為了針對一個趙闊的話，我想你多半是不會相信的。」虞浪分析道。

「衝著我來的？」李洛若有所思的道。

「大概率是想要摸你的底吧。」虞浪說道。

「我都這麼低調了，還要摸我？」李洛表示很無語，那宗賦好歹是前十的有力競爭者，怎麼會盯上了他。

「看來是個謹慎的角色，符合他的性格。」虞浪深有同感，李洛的確很低調了，唯一亮眼的戰績，就是依靠機制逼平了宋雲峰而已。

「欺負我兄弟，不管他是誰，都不能忍！」李洛憤然說道，然後直接出了房間。

虞浪撓了撓頭，你這樣的話，豈不是反而遂了人家的願嗎？

...

白靈園西側，人流洶湧中，有不少人停步於一處，形成了堵塞。

而在人群中，數名中陽學府的學員圍住了趙闊，爆發著爭吵，周圍不少人都在看戲。

「啥情況啊？」

「聽說那南風學府的人調戲人家中陽學府的一個小學妹。」

「這麼囂張嗎？小學妹在哪？」

「那裡，呃，姿色如此...普通，南風學府的人難道這麼飢不擇食嗎？」

「......」

在那諸多的笑語聲間，趙闊愈發的不耐，眼中怒火湧動，旋即突然撞開阻攔的幾人，拔腿就跑。

不過腳步剛跑，他就突然感覺到一股雄渾之力自後方湧來，一隻有些冰涼的手掌按在了他的後背上，那掌心吞吐的力量，讓得趙闊渾身一僵，不敢動彈。

他偏過頭，望著出現在後面的一名面容斯文瘦弱的少年，怒道：「你們想幹什麼？」

宗賦聞言，微笑道：「兄弟，事情還沒完呢，今日的事，你總得讓南風學府中說得上話的人出來解決一下吧？」

「你們想訛我？」趙闊沉聲道。

宗賦笑道：「如果南風學府不來個夠面子的人，最後恐怕就只能修理你一頓，為我們小學妹討個公道了。」

「放屁，她長得比老子都壯，我會調戲他？」趙闊怒道。

宗賦則是不理，只是將他牢牢的制住，任由四周看熱鬧的人變得越來越多。

雙方扯皮互罵了一陣，突然人群有些騷動，然後宗賦眼睛便是一亮的見到，那李洛走了出來。

「果然來了。」

宗賦心中暗喜，只要李洛現了身，今日說什麼都得把他的底摸出來，看看究竟是有真本事，還是銀槍蠟燭頭。

不過，還不待他心中喜色擴散，只見得李洛就轉頭對著後方喊道：「監察導師，這裡，就是這傢伙違反規矩，私自鬥毆，趕緊把他抓起來，剝奪他參加大考的資格。」

宗賦臉龐上的笑意直接僵住，然後他就見到李洛後方有一名穿著監察服的導師面無表情的站了出來。

「草。」

斯文的宗賦直接爆了一句粗口，他沒想到這位洛嵐府的少府主路子這麼野，這兩天白靈園各大學府學員間的爭鬥屢見不鮮，但大家都是按照不成文的規矩自己來解決，誰見過這種動不動就跟老師舉報的人？

還要不要面子了？

這少府主，一點都不按套路來啊。

第四十七章被罰站的宗賦

人潮洶湧間，周圍許多圍觀的學員望著這一幕，也是一臉愕然。

誰都沒想到這過來救場的李洛，竟然順便帶了一個監察導師過來。

「我去，這少府主也太不講規矩了。」

「太慫了，這不是顯得怕了宗賦嗎？」

「學員間的爭吵，竟然還要找導師舉報，真是讓人大跌眼鏡。」

「說的沒錯，不過...好像找導師才是最正確的辦法吧？私自鬥毆，本來就違反了規矩啊。」

「你...你這話雖然說的沒錯，但是...但是...」有人但是了半天，竟然有點沒辦法反駁，因為違法規矩的話，找導師舉報投訴，好像也沒啥錯誤。

但為什麼就感覺不太對勁呢？

在周圍的一些學員陷入沉思的時候，那宗賦則是趕忙將抵在趙闊後背的手掌鬆了開來，一臉堆笑的對著那面無表情的監察導師道：「導師，我們沒有鬥毆，只是在開玩笑。」

「你剛才明明想打我。」趙闊說道。

宗賦尷尬的否認：「怎麼可能，你不要污衊我。」

李洛也是走上來，笑道：「沒關係，勇敢的說出你的真實想法。」

宗賦笑道：「沒有沒有，真沒有。」

監察導師看了一眼場中的情況，再看了看那中陽學府那位壯實得跟熊一樣的小學妹，嘴角扯了扯，道：「你們要碰瓷不能找個好點的？」

宗賦很委屈，中陽學府本來就是陽氣極盛，女學員都找不出幾個，這位壯實的小師妹，是他們學府前二十名中唯一的一個女生，他們平時都當成寶的。

「你，罰站三個小時，晚一分鐘，就讓你們院長來領人。」監察導師沒好氣的道。

其實這些學員間的鬥毆最近太多，他們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李洛來舉報了，他們就必須來處理，不然就是失職。

監察導師說完，就直接轉身走了。

周圍圍觀的眾人中，有低低的鬨笑聲傳出，也不知道在笑誰。

宗賦無奈的站在原地，也不敢動彈，李洛上前，笑道：「你就對我這麼好奇嗎？竟然還費盡心思的要用趙闊把我逼出來。」

宗賦盯著李洛，嘆道：「因為別人都說少府主你不足為懼，但我卻感覺你可能會是此次大考最大的變數，所以我得試探一下你的底啊。」

李洛有些訝異的道：「你這麼看好我？」

宗賦點點頭，道：「因為我知道姜青娥的恐怖，我不相信跟她有婚約的人，真的會是一無是處。」

「你跟姜青娥交過手？」李洛更加驚訝了。

宗賦嘆了一口氣，道：「交個屁的手啊，那一次她就看了我一眼，嚇得我腿都麻了。」

「不過李洛，你這麼遮掩著不想動手，看來是真藏了什麼，我倒也很好奇，大考上你究竟會表現得如何。」

「到時候在大考上遇見就知道了。」

李洛笑了笑，旋即拍拍宗賦的肩膀：「那你就繼續站著吧，我先回去睡覺了。」

說完，便是帶著趙闊在諸多古怪的目光中，悠然而去。

宗賦望著他們離去，無奈的撇撇嘴巴，旋即他似是想起什麼，面色一變。

「媽的，被罰站了，還怎麼去參加晚上師箜的聚會？他不會以為我叛變了不給他面子吧？」

...

白靈園某處，一間房內。

師箜面帶溫和笑意的招呼著面前的項梁，池蘇，還親自為二人斟了茶，言談間翩翩有禮。

三人說了一會，池蘇皺皺眉，道：「宗賦這傢伙怎麼還不來？」

項梁也有些疑惑，因為宗賦不像是對師箜的提議沒有什麼興趣的樣子，所以他大概率會出現的啊。

師箜面帶笑意，雙目卻是略顯幽深，這宗賦難道是不想給他面子麼。

而在他心思轉動時，突然有人敲門進來，在他耳邊說了一些什麼，再然後，他的臉龐上就有著一抹愕然之色浮現出來。

師箜揮手將人遣退，然後看向兩人，笑道：「今晚宗賦可能是來不了了。」

「怎麼回事？」項梁，池蘇驚訝道。

「他想要去試探李洛的底，結果被李洛舉報給了監察導師，然後就被罰站三個小時。」師箜說著這話的時候，面色稍微的有點古怪。

「啊？」

項梁，池蘇忍不住的失聲，旋即面面相覷，一時間有些哭笑不得。

「這李洛，有點不按常理出牌啊。」項梁忍不住的笑道。

舉報給導師，也虧這傢伙想得出來啊，他也不怕被人恥笑嗎？

「可能是真沒能力對付宗賦吧，所以只能選擇這種辦法。」池蘇說道。

「我就說了，根本沒必要去試探那李洛，他並不是我們需要注意的對手，他也沒資格讓我們這麼謹慎。」項梁撇撇嘴，道。

師箜面帶笑意的道：「宗賦的謹慎也是好的，如果真在大考上面遇見了李洛，就隨手先解決掉吧，免得最後出現什麼意外。」

不過顯然，他對此也沒有太過的在意，而是話題一轉，就轉到了今日的正事：「宗賦雖然沒到，但我們今天碰頭的目的，卻不能因此耽擱。」

「我們都有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將南風學府從天蜀郡第一學府的寶座上面拉下來。」

「而南風學府今年最強的人，應該就是呂清兒，只要將她解決掉，南風學府就將會失去爭奪第一名的資格，那時候，他們今年必然就拿不到最多的錄取名額。」

「我的建議也很簡單，最後時期，我們需要聯手將呂清兒淘汰。」

項梁與池蘇對視一眼，都是看出對方眼中的凝重，旋即問出心中疑慮：「聯手對付呂清兒並不容易，到時候就算打不過，以她的能力應該也能夠全身而退，另外最後時期必然還存在著其他強敵，一旦我們與呂清兒鬥得太狠，可能會被人漁翁得利。」

師箜微微一笑，道：「一切我都會做好安排，只要你們在我安排的時機與地點出現便可。」

項梁，池蘇沉吟了片刻，最終點了點頭。

「那就依你所說，南風學府佔據天蜀郡第一學府太久了，也該換人坐一坐了。」

師箜面龐上笑意更甚，然後舉起茶杯。

三人茶杯輕輕碰了碰。

「那就，合作愉快。」

第四十七章被罰站的宗賦

人潮洶湧間，周圍許多圍觀的學員望著這一幕，也是一臉愕然。

誰都沒想到這過來救場的李洛，竟然順便帶了一個監察導師過來。

「我去，這少府主也太不講規矩了。」

「太慫了，這不是顯得怕了宗賦嗎？」

「學員間的爭吵，竟然還要找導師舉報，真是讓人大跌眼鏡。」

「說的沒錯，不過...好像找導師才是最正確的辦法吧？私自鬥毆，本來就違反了規矩啊。」

「你...你這話雖然說的沒錯，但是...但是...」有人但是了半天，竟然有點沒辦法反駁，因為違法規矩的話，找導師舉報投訴，好像也沒啥錯誤。

但為什麼就感覺不太對勁呢？

在周圍的一些學員陷入沉思的時候，那宗賦則是趕忙將抵在趙闊後背的手掌鬆了開來，一臉堆笑的對著那面無表情的監察導師道：「導師，我們沒有鬥毆，只是在開玩笑。」

「你剛才明明想打我。」趙闊說道。

宗賦尷尬的否認：「怎麼可能，你不要污衊我。」

李洛也是走上來，笑道：「沒關係，勇敢的說出你的真實想法。」

宗賦笑道：「沒有沒有，真沒有。」

監察導師看了一眼場中的情況，再看了看那中陽學府那位壯實得跟熊一樣的小學妹，嘴角扯了扯，道：「你們要碰瓷不能找個好點的？」

宗賦很委屈，中陽學府本來就是陽氣極盛，女學員都找不出幾個，這位壯實的小師妹，是他們學府前二十名中唯一的一個女生，他們平時都當成寶的。

「你，罰站三個小時，晚一分鐘，就讓你們院長來領人。」監察導師沒好氣的道。

其實這些學員間的鬥毆最近太多，他們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李洛來舉報了，他們就必須來處理，不然就是失職。

監察導師說完，就直接轉身走了。

周圍圍觀的眾人中，有低低的鬨笑聲傳出，也不知道在笑誰。

宗賦無奈的站在原地，也不敢動彈，李洛上前，笑道：「你就對我這麼好奇嗎？竟然還費盡心思的要用趙闊把我逼出來。」

宗賦盯著李洛，嘆道：「因為別人都說少府主你不足為懼，但我卻感覺你可能會是此次大考最大的變數，所以我得試探一下你的底啊。」

李洛有些訝異的道：「你這麼看好我？」

宗賦點點頭，道：「因為我知道姜青娥的恐怖，我不相信跟她有婚約的人，真的會是一無是處。」

「你跟姜青娥交過手？」李洛更加驚訝了。

宗賦嘆了一口氣，道：「交個屁的手啊，那一次她就看了我一眼，嚇得我腿都麻了。」

「不過李洛，你這麼遮掩著不想動手，看來是真藏了什麼，我倒也很好奇，大考上你究竟會表現得如何。」

「到時候在大考上遇見就知道了。」

李洛笑了笑，旋即拍拍宗賦的肩膀：「那你就繼續站著吧，我先回去睡覺了。」

說完，便是帶著趙闊在諸多古怪的目光中，悠然而去。

宗賦望著他們離去，無奈的撇撇嘴巴，旋即他似是想起什麼，面色一變。

「媽的，被罰站了，還怎麼去參加晚上師箜的聚會？他不會以為我叛變了不給他面子吧？」

...

白靈園某處，一間房內。

師箜面帶溫和笑意的招呼著面前的項梁，池蘇，還親自為二人斟了茶，言談間翩翩有禮。

三人說了一會，池蘇皺皺眉，道：「宗賦這傢伙怎麼還不來？」

項梁也有些疑惑，因為宗賦不像是對師箜的提議沒有什麼興趣的樣子，所以他大概率會出現的啊。

師箜面帶笑意，雙目卻是略顯幽深，這宗賦難道是不想給他面子麼。

而在他心思轉動時，突然有人敲門進來，在他耳邊說了一些什麼，再然後，他的臉龐上就有著一抹愕然之色浮現出來。

師箜揮手將人遣退，然後看向兩人，笑道：「今晚宗賦可能是來不了了。」

「怎麼回事？」項梁，池蘇驚訝道。

「他想要去試探李洛的底，結果被李洛舉報給了監察導師，然後就被罰站三個小時。」師箜說著這話的時候，面色稍微的有點古怪。

「啊？」

項梁，池蘇忍不住的失聲，旋即面面相覷，一時間有些哭笑不得。

「這李洛，有點不按常理出牌啊。」項梁忍不住的笑道。

舉報給導師，也虧這傢伙想得出來啊，他也不怕被人恥笑嗎？

「可能是真沒能力對付宗賦吧，所以只能選擇這種辦法。」池蘇說道。

「我就說了，根本沒必要去試探那李洛，他並不是我們需要注意的對手，他也沒資格讓我們這麼謹慎。」項梁撇撇嘴，道。

師箜面帶笑意的道：「宗賦的謹慎也是好的，如果真在大考上面遇見了李洛，就隨手先解決掉吧，免得最後出現什麼意外。」

不過顯然，他對此也沒有太過的在意，而是話題一轉，就轉到了今日的正事：「宗賦雖然沒到，但我們今天碰頭的目的，卻不能因此耽擱。」

「我們都有共同的目標，那就是將南風學府從天蜀郡第一學府的寶座上面拉下來。」

「而南風學府今年最強的人，應該就是呂清兒，只要將她解決掉，南風學府就將會失去爭奪第一名的資格，那時候，他們今年必然就拿不到最多的錄取名額。」

「我的建議也很簡單，最後時期，我們需要聯手將呂清兒淘汰。」

項梁與池蘇對視一眼，都是看出對方眼中的凝重，旋即問出心中疑慮：「聯手對付呂清兒並不容易，到時候就算打不過，以她的能力應該也能夠全身而退，另外最後時期必然還存在著其他強敵，一旦我們與呂清兒鬥得太狠，可能會被人漁翁得利。」

師箜微微一笑，道：「一切我都會做好安排，只要你們在我安排的時機與地點出現便可。」

項梁，池蘇沉吟了片刻，最終點了點頭。

「那就依你所說，南風學府佔據天蜀郡第一學府太久了，也該換人坐一坐了。」

師箜面龐上笑意更甚，然後舉起茶杯。

三人茶杯輕輕碰了碰。

「那就，合作愉快。」

第四十八章撞見師箜

接下來的兩天中，倒是沒人再來招惹李洛，只不過每當他出去的時候，那些周圍投來的目光似乎是帶著一些古怪之意。

但李洛會對此在意嗎？顯然不會。

畢竟這跟他前兩年經歷的那些比起來，實在是不值一提。

白靈園，風餐樓。

李洛與趙闊來此覓食，不過上了樓，卻發現寬敞的大堂中人滿為患，到處都是充滿著朝氣的少年少女，時不時的有著諸多笑鬧聲響起。

「人也太多了。」趙闊無語道。

李洛也有點無奈，剛打算撤走，卻見到不遠處靠窗的位置，有著人對他招了招手。

仔細看去，竟然是呂清兒。

「走，去混個飯。」

李洛見狀也不客氣，帶著趙闊走過去，不過隨著走近才見到，與呂清兒同桌的還有著蒂法晴以及宋雲峰。

「不介意的話，就坐這裡吧，還有空位。」呂清兒纖細玉指指了指空出來的位置，說道。

同桌的蒂法晴妙目看了李洛一眼，不過卻沒有再如同以前那樣出言嘲笑，而是安靜的喝著水。

倒是宋雲峰微微皺眉，很適當的表現出了一些不樂意，他覺得如果有眼力勁的人，這個時候應該會明白怎麼做。

然後，他就見到李洛一屁股坐在了他旁邊，感激的笑道：「還是同學親啊，解人燃眉之急。」

宋雲峰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淡淡的道：「李洛，聽說你又搞事了，現在白靈園有那麼多其他學府的人，你能不能別給南風學府抹黑了？你這樣，讓我們這些同為南風學府的學員，感到很是有些難堪啊。」

李洛聞言，頓時沉吟道：「如果我的所作所為讓你感覺到了難堪的話，那麼我建議你趕緊退學吧。」

這話說的，直接讓宋雲峰眼中有怒意浮現，而那一旁的呂清兒，則是唇角微彎了一下。

宋雲峰冷笑道：「我退不退學，你說了可不算，李洛，我這是為了你好，你不要以為在預考上面跟我打了一場平局，就能夠肆意得罪其他學府的人，你自己最清楚你那個平局在這裡究竟有沒有用。」

不過李洛卻沒聽他這邊的話，而是對正招呼著侍者的呂清兒道：「幫我們點份餐，謝謝。」

呂清兒冷冷清清的沒有回應，但與侍者說話時，顯然還是加了兩份價格不菲的餐食。

宋雲峰見狀，心中怒意更甚，隱隱有些嫉妒之火升騰，因為他可從沒有這樣對呂清兒說過話，偏偏李洛這混蛋，竟敢當著他的面使喚她。

「明天大考就要開始了，都做好準備了嗎？」不過呂清兒顯然不打算聽他們繼續冷嘲熱諷下去，於是主動開口說道。

幾人都點了點頭，然後話題就順勢轉了開來。

李洛倒沒怎麼參與，而是專心埋頭吃飯。

不過吃了一半，他突然發覺這桌上氣氛微微頓了頓，當即目光有所感應的看向了一個方向，只見得那裡有一道人影走了上來。

那名少年模樣不算太過的出眾，但卻隱隱散發著一種令人感到壓迫的氣勢，那股氣勢，即便是其面龐上帶著溫和的笑意，依舊令人不敢小覷。

東淵學府，師箜，天蜀郡總督之子。

而這師箜上了樓，目光直接就看向了李洛他們這邊，然後笑著走來：「各位，插個座可行？」

呂清兒眸光一抬，淡淡的道：「不好意思，滿座了。」

師箜笑著從旁邊借了一個椅子過來，那一桌的人顯然也認識他，所以沒人敢阻攔。

師箜在宋雲峰另外一側坐下，道：「清兒，家父與呂伯父也算是相識，沒必要這麼冷淡吧？」

「你我本就是競爭關係，何必故作親和？裝起來不累嗎？」呂清兒道。

師箜無奈一笑，道：「你我未來必然都會進聖玄星學府，到時候反而是同學，沒必要這麼生疏。」

「雲峰，你說對不對？」他還對著一旁的宋雲峰問道。

宋雲峰神色平靜的點點頭。

李洛吃得心滿意足，放下了碗筷，看向呂清兒，道：「吃完了沒？要去散步消食嗎？」

呂清兒聞言，頓時螓首輕點，她當然知道這是李洛幫她化解局面，畢竟她也不想留在這裡跟一臉虛假的師箜說這些沒用的話。

師箜見狀，雙目虛眯了一下，他手指拈著一顆蠶豆，旋即屈指一彈，隱隱間仿佛是有著細微的雷鳴聲響起，一道銀光以迅雷之勢，直接對著李洛面目彈射而去。

不過就在那銀光即將擊中李洛時，一根散發著寒氣的筷子飛射而至，將那顆纏繞著雷相之力的蠶豆擊飛了出去，最後筷子狠狠的插進了樓柱中，其上蔓延的寒氣引得附近有些白霜浮現。

呂清兒雙眸有些冰冷的注視著師箜，周身隱隱有寒氣升騰起來，道：「師箜，不要沒事找事。」

這邊的動靜，在大堂內也引起了一些騷亂，一道道驚疑的目光投射而來，而當他們發現衝突的竟然是呂清兒與師箜時，頓時興趣大發，難道今年學府大考最有實力競爭第一名的兩人，在這裡就要提前動手了嗎？

在那眾多關注中，師箜笑道：「失手失手...少府主可別生氣啊。」

李洛搖了搖頭，無奈的道：「生氣倒沒有，只是你這太浪費糧食了，看來兄弟你家教不合格啊，師總督平常不教你的嗎？如果家裡缺皮鞭，我可以送你兩根。」

師箜面帶笑意，道：「少府主說的對，我下次多注意。」

「知錯就改，那就還是個好孩子。」

李洛點頭讚揚了一聲，然後就與趙闊轉身離去了。

呂清兒眼眸冷冷的看了師箜一眼，跟了上去，蒂法晴也趕緊跟上，而宋雲峰先是看了看師箜，這才起身離去。

師箜望著他們離去的身影，也不在意，伸手將桌上盤子中剩下的幾顆蠶豆丟進嘴中，輕輕嚼動，嘴角帶著笑，眼眸中卻是一片冷漠。

「這李洛，究竟是藏著實力，還是真沒能力？還想試探出來呢。」

他輕輕自語，旋即又笑著搖搖頭。

算了，一個廢掉的少府主，應該沒多大的威脅，只要淘汰掉呂清兒，那麼這一次，南風學府必定握不住那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

不過這傢伙，還真是令人討厭啊。

看來有必要也順手做點安排讓他早點滾蛋淘汰吧。

第四十八章撞見師箜

接下來的兩天中，倒是沒人再來招惹李洛，只不過每當他出去的時候，那些周圍投來的目光似乎是帶著一些古怪之意。

但李洛會對此在意嗎？顯然不會。

畢竟這跟他前兩年經歷的那些比起來，實在是不值一提。

白靈園，風餐樓。

李洛與趙闊來此覓食，不過上了樓，卻發現寬敞的大堂中人滿為患，到處都是充滿著朝氣的少年少女，時不時的有著諸多笑鬧聲響起。

「人也太多了。」趙闊無語道。

李洛也有點無奈，剛打算撤走，卻見到不遠處靠窗的位置，有著人對他招了招手。

仔細看去，竟然是呂清兒。

「走，去混個飯。」

李洛見狀也不客氣，帶著趙闊走過去，不過隨著走近才見到，與呂清兒同桌的還有著蒂法晴以及宋雲峰。

「不介意的話，就坐這裡吧，還有空位。」呂清兒纖細玉指指了指空出來的位置，說道。

同桌的蒂法晴妙目看了李洛一眼，不過卻沒有再如同以前那樣出言嘲笑，而是安靜的喝著水。

倒是宋雲峰微微皺眉，很適當的表現出了一些不樂意，他覺得如果有眼力勁的人，這個時候應該會明白怎麼做。

然後，他就見到李洛一屁股坐在了他旁邊，感激的笑道：「還是同學親啊，解人燃眉之急。」

宋雲峰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淡淡的道：「李洛，聽說你又搞事了，現在白靈園有那麼多其他學府的人，你能不能別給南風學府抹黑了？你這樣，讓我們這些同為南風學府的學員，感到很是有些難堪啊。」

李洛聞言，頓時沉吟道：「如果我的所作所為讓你感覺到了難堪的話，那麼我建議你趕緊退學吧。」

這話說的，直接讓宋雲峰眼中有怒意浮現，而那一旁的呂清兒，則是唇角微彎了一下。

宋雲峰冷笑道：「我退不退學，你說了可不算，李洛，我這是為了你好，你不要以為在預考上面跟我打了一場平局，就能夠肆意得罪其他學府的人，你自己最清楚你那個平局在這裡究竟有沒有用。」

不過李洛卻沒聽他這邊的話，而是對正招呼著侍者的呂清兒道：「幫我們點份餐，謝謝。」

呂清兒冷冷清清的沒有回應，但與侍者說話時，顯然還是加了兩份價格不菲的餐食。

宋雲峰見狀，心中怒意更甚，隱隱有些嫉妒之火升騰，因為他可從沒有這樣對呂清兒說過話，偏偏李洛這混蛋，竟敢當著他的面使喚她。

「明天大考就要開始了，都做好準備了嗎？」不過呂清兒顯然不打算聽他們繼續冷嘲熱諷下去，於是主動開口說道。

幾人都點了點頭，然後話題就順勢轉了開來。

李洛倒沒怎麼參與，而是專心埋頭吃飯。

不過吃了一半，他突然發覺這桌上氣氛微微頓了頓，當即目光有所感應的看向了一個方向，只見得那裡有一道人影走了上來。

那名少年模樣不算太過的出眾，但卻隱隱散發著一種令人感到壓迫的氣勢，那股氣勢，即便是其面龐上帶著溫和的笑意，依舊令人不敢小覷。

東淵學府，師箜，天蜀郡總督之子。

而這師箜上了樓，目光直接就看向了李洛他們這邊，然後笑著走來：「各位，插個座可行？」

呂清兒眸光一抬，淡淡的道：「不好意思，滿座了。」

師箜笑著從旁邊借了一個椅子過來，那一桌的人顯然也認識他，所以沒人敢阻攔。

師箜在宋雲峰另外一側坐下，道：「清兒，家父與呂伯父也算是相識，沒必要這麼冷淡吧？」

「你我本就是競爭關係，何必故作親和？裝起來不累嗎？」呂清兒道。

師箜無奈一笑，道：「你我未來必然都會進聖玄星學府，到時候反而是同學，沒必要這麼生疏。」

「雲峰，你說對不對？」他還對著一旁的宋雲峰問道。

宋雲峰神色平靜的點點頭。

李洛吃得心滿意足，放下了碗筷，看向呂清兒，道：「吃完了沒？要去散步消食嗎？」

呂清兒聞言，頓時螓首輕點，她當然知道這是李洛幫她化解局面，畢竟她也不想留在這裡跟一臉虛假的師箜說這些沒用的話。

師箜見狀，雙目虛眯了一下，他手指拈著一顆蠶豆，旋即屈指一彈，隱隱間仿佛是有著細微的雷鳴聲響起，一道銀光以迅雷之勢，直接對著李洛面目彈射而去。

不過就在那銀光即將擊中李洛時，一根散發著寒氣的筷子飛射而至，將那顆纏繞著雷相之力的蠶豆擊飛了出去，最後筷子狠狠的插進了樓柱中，其上蔓延的寒氣引得附近有些白霜浮現。

呂清兒雙眸有些冰冷的注視著師箜，周身隱隱有寒氣升騰起來，道：「師箜，不要沒事找事。」

這邊的動靜，在大堂內也引起了一些騷亂，一道道驚疑的目光投射而來，而當他們發現衝突的竟然是呂清兒與師箜時，頓時興趣大發，難道今年學府大考最有實力競爭第一名的兩人，在這裡就要提前動手了嗎？

在那眾多關注中，師箜笑道：「失手失手...少府主可別生氣啊。」

李洛搖了搖頭，無奈的道：「生氣倒沒有，只是你這太浪費糧食了，看來兄弟你家教不合格啊，師總督平常不教你的嗎？如果家裡缺皮鞭，我可以送你兩根。」

師箜面帶笑意，道：「少府主說的對，我下次多注意。」

「知錯就改，那就還是個好孩子。」

李洛點頭讚揚了一聲，然後就與趙闊轉身離去了。

呂清兒眼眸冷冷的看了師箜一眼，跟了上去，蒂法晴也趕緊跟上，而宋雲峰先是看了看師箜，這才起身離去。

師箜望著他們離去的身影，也不在意，伸手將桌上盤子中剩下的幾顆蠶豆丟進嘴中，輕輕嚼動，嘴角帶著笑，眼眸中卻是一片冷漠。

「這李洛，究竟是藏著實力，還是真沒能力？還想試探出來呢。」

他輕輕自語，旋即又笑著搖搖頭。

算了，一個廢掉的少府主，應該沒多大的威脅，只要淘汰掉呂清兒，那麼這一次，南風學府必定握不住那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

不過這傢伙，還真是令人討厭啊。

看來有必要也順手做點安排讓他早點滾蛋淘汰吧。

第四十九章大考開幕

時間在這熱鬧的白靈園中飛速而過，眨眼間，大考之日已至。

白靈園外，洶湧而來的人潮越來越多，顯然整個天蜀郡各地都是有著人趕來觀看這場大考盛事。

白靈山山腳處，綿延的觀看臺上黑壓壓的一片，人氣鼎沸。

最前方處，有著一些寬敞奢華的亭閣，這些亭閣都是為天蜀郡的各方大人物所準備。

而短短一會的時間，天蜀郡的總督師擎，南風學府的衛剎老院長皆是露面，引起了許多的關注。

作為天蜀郡中份量最高的兩位，他們直接是入了最中央的亭閣，然後就有人立刻奉上香茶瓜果。

「呵呵，老院長精神還是一如既往的不錯啊。」師總督面帶笑意的道。

衛剎老院長皮笑肉不笑的道：「聽說師總督對我南風學府身為這天蜀郡第一學府不滿意得很呢。」

「這定然是謠傳。」師總督笑著搖頭否認。

旋即他話音一轉，道：「這天蜀郡第一學府，都是靠實力爭奪而來的，任何人都改變不了，除非南風學府實力被其他學府超過。」

老院長淡淡的道：「我南風學府在天蜀郡崛起的時候，師總督你還不知道在哪個角落混跡呢。」

這些年師總督執政天蜀郡，也與老院長多有矛盾衝突，其中一些甚至涉及到了南風學府的名望與利益，要知道老院長几乎將南風學府的名氣當成了他的命根子，師總督敢在這上面傷及南風學府，這是他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情。

而大夏王庭每年都會對各省總督進行政績評審，而老院長作為天蜀郡第一學府的執掌人，自然是有重要的話語權，但以雙方的恩怨，老院長怎麼可能給什麼好的評價，這就導致這些年師總督始終難以升遷。

隨著時間的堆積下來，雙方的恩怨也是越來越深，如今見面，自然是唇槍舌劍。

特別是今年，如果師總督的政績評審還是未能達到一個程度，那麼他大概率會被調走，被分派到一個比天蜀郡更弱的郡地。

這也是為何師箜想盡辦法的想要將南風學府那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給摘走的主要原因。

中亭這裡氣氛冷凝，而其他的地方則是熱鬧非常，宋家，蒂法家，貝家這些天蜀郡的大家家主，皆是現身。

金龍商會的呂會長，也是滿面春風而來，畢竟這次的大考，他那小侄女可是會大大露臉的。

在一處亭閣間，蔡薇與顏靈卿也是到了，畢竟作為洛嵐府的一員，她們當然也要關注一下自家少府主在大考中的成績。

當然更多也是因為她們與姜青娥是關係極好的閨蜜，所以對待李洛時，她們都是有種將他當做弟弟般的感覺，再加上李洛人長得帥，性格也沒有少府主的傲慢，雖然有時候會皮一下，但顯然還是很討人喜歡的。

「你說少府主這次能進前十嗎？」蔡薇優雅的斜靠著椅背，隨手取過一根香蕉剝開，性感紅唇開合間，貝齒便是將其輕輕咬斷。

這一幕，若是有男子在此，怕是會被撩得心火灼體。

顏靈卿玉指敲了敲桌面，忍不住的道：「你這狐狸精，收斂點行不行。」

「又沒有外人。」

蔡薇委屈道，旋即她從果盤中取出一片香瓜遞給顏靈卿，道：「你多吃點這個，補一補。」

「你還得寸進尺了是吧！」

顏靈卿怒了，你長得兇就了不起是不是，當即起身，直接撲上去壓住蔡薇，使勁的撓癢起來。

蔡薇被撓得花枝亂顫，顫顫巍巍，最後只能求饒：「饒了我吧，我錯了。」

那可憐兮兮的嬌媚模樣，哪有洛嵐府大管家平日裡的冷靜與理智。

顏靈卿冷哼一聲，這才坐了回去，道：「李洛應該是第七印的相力級別，從明面上的實力來看，他想要進前十難度不小。」

「不過如果他們南風學府的那位呂清兒能夠奪得第一的話，那南風學府將會額外得到十五個名額，這十五個名額裡面，李洛拿一個倒是不難。」

蔡薇輕笑一聲，道：「我卻覺得，少府主要進前十不難。」

顏靈卿詫異的看了她一眼，顯然不知道她哪裡來的這麼大的信心。

「你別看他平日裡溫和沒有半點少府主的架子，但其骨子裡面還是很驕傲的，畢竟是那兩位的兒子，同時還是與青娥有婚約的人...以他那性格，他或許不會對第一生出什麼執念，但他恐怕也不太會接受這種被人「帶進」聖玄星學府的事情。」蔡薇說道。

「當然最重要的是，出於直覺，我總感覺咱們這位少府主，可沒表面上顯露的那麼簡單。」

顏靈卿若有所思，其實李洛有時候的確是給人一種摸不透的感覺，明明只是一個才開相沒多久的人，但這短短一個月間，他做成的事情，可並不少。

「希望他能夠靠自己的本事進入前十，奪得錄取名額吧，不然的話，這種被順帶進聖玄星學府的人，日後到了聖玄星學府，都會有點尷尬，再加上他還是洛嵐府少府主以及青娥的未婚夫，嘖嘖，想起這事，我就覺得李洛去了聖玄星學府都未必是個好事了。」顏靈卿扶了扶銀質鏡框，清冷的臉頰上流露出了一些同情。

蔡薇也是輕輕點頭，她同樣是從大夏王城過來的，對聖玄星學府也比較了解，同時她也很清楚姜青娥在那裡擁有著何等的名氣，說是萬眾矚目一點都不為過。

李洛如今躲在南風城還好一些，那些風波吹不過來，可一旦去了聖玄星學府，恐怕他就將會直面姜青娥那璀璨到讓人眼瞎的光環所帶來的壓力。

如果換個承受能力差的人，怕是都扛不住。

而在她們說話間，這片場地中氣氛突然間沸騰了起來，兩女目光投射而去，然後就見到各方學府的隊伍都是在此時入場了。

她們眸光掃去，一眼便是見到了南風學府之中的李洛，畢竟那一頭銀灰色頭髮以及極帥的模樣，太好認了。

「少府主長得是真好看，這頭髮顏色變了後，更帥了呢。」蔡薇笑著評價道。

顏靈卿沒好氣的道：「顏值控，膚淺。」

不過她也沒否認，繼承了他那兩位父母優良基因的李洛，的確在外表上面挑不出半點的毛病。

無數目光注視間，有一名身穿星光長袍的身影出現在了高臺上，星光長袍上，有星辰綻放出銀色光輝。

那是聖玄星學府的導師服，顯然，來人是聖玄星學府下派而來的監督員。

「各位天蜀郡的學員，我是聖玄星學府的導師，安烈，今年的學府大考，將會以積分制來分出排名。」那名為安烈的聖玄星學府導師，看上去約莫在三十左右，而能夠在這個年紀成為聖玄星學府的導師，顯然也算是年輕有為。

而隨著他聲音的落下，只見得各學府的領隊導師，則是取出一個晶牌，分發給了各自的學員。

李洛他們也是拿到了晶牌，晶牌約莫巴掌大小，上面銘刻著各自學府的校徽，同時還有著名字。

「當大考開始的那一刻，你們所有人都會進入兩個評審關卡，通過這兩個關卡，你們將會得到一些基礎積分。」

「這兩個評審關卡中，學員禁止互相動手，而一旦通過這兩個關卡，一切都將會變得自由，搶奪其他人手中的晶牌，將其積分奪走，這就是第三層的淘汰賽，當然，同學府之間，無法互搶積分。」

「你們的終點，是在白靈山西南方向的深處，那裡有一片古城廢墟，名為白靈墟，到了那裡，你們會知曉最終的規則。」

隨著那安烈不疾不徐的聲音落下，所有學員面色都是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空氣中仿佛都瀰漫著緊張之意。

而在將一切的規則說完後，那安烈看了一眼天色，旋即露出燦爛的笑容。

「廢話到此結束，我在此宣布，學府大考，正式開始。」

當他這話一落，這方天地間那緊繃的氣氛陡然間炸裂開來，化為鼎沸之氣，鋪天蓋地的蔓延而開。

大考，終於開始了。

（今天一更，明天繼續兩更。）

第四十九章大考開幕

時間在這熱鬧的白靈園中飛速而過，眨眼間，大考之日已至。

白靈園外，洶湧而來的人潮越來越多，顯然整個天蜀郡各地都是有著人趕來觀看這場大考盛事。

白靈山山腳處，綿延的觀看臺上黑壓壓的一片，人氣鼎沸。

最前方處，有著一些寬敞奢華的亭閣，這些亭閣都是為天蜀郡的各方大人物所準備。

而短短一會的時間，天蜀郡的總督師擎，南風學府的衛剎老院長皆是露面，引起了許多的關注。

作為天蜀郡中份量最高的兩位，他們直接是入了最中央的亭閣，然後就有人立刻奉上香茶瓜果。

「呵呵，老院長精神還是一如既往的不錯啊。」師總督面帶笑意的道。

衛剎老院長皮笑肉不笑的道：「聽說師總督對我南風學府身為這天蜀郡第一學府不滿意得很呢。」

「這定然是謠傳。」師總督笑著搖頭否認。

旋即他話音一轉，道：「這天蜀郡第一學府，都是靠實力爭奪而來的，任何人都改變不了，除非南風學府實力被其他學府超過。」

老院長淡淡的道：「我南風學府在天蜀郡崛起的時候，師總督你還不知道在哪個角落混跡呢。」

這些年師總督執政天蜀郡，也與老院長多有矛盾衝突，其中一些甚至涉及到了南風學府的名望與利益，要知道老院長几乎將南風學府的名氣當成了他的命根子，師總督敢在這上面傷及南風學府，這是他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情。

而大夏王庭每年都會對各省總督進行政績評審，而老院長作為天蜀郡第一學府的執掌人，自然是有重要的話語權，但以雙方的恩怨，老院長怎麼可能給什麼好的評價，這就導致這些年師總督始終難以升遷。

隨著時間的堆積下來，雙方的恩怨也是越來越深，如今見面，自然是唇槍舌劍。

特別是今年，如果師總督的政績評審還是未能達到一個程度，那麼他大概率會被調走，被分派到一個比天蜀郡更弱的郡地。

這也是為何師箜想盡辦法的想要將南風學府那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給摘走的主要原因。

中亭這裡氣氛冷凝，而其他的地方則是熱鬧非常，宋家，蒂法家，貝家這些天蜀郡的大家家主，皆是現身。

金龍商會的呂會長，也是滿面春風而來，畢竟這次的大考，他那小侄女可是會大大露臉的。

在一處亭閣間，蔡薇與顏靈卿也是到了，畢竟作為洛嵐府的一員，她們當然也要關注一下自家少府主在大考中的成績。

當然更多也是因為她們與姜青娥是關係極好的閨蜜，所以對待李洛時，她們都是有種將他當做弟弟般的感覺，再加上李洛人長得帥，性格也沒有少府主的傲慢，雖然有時候會皮一下，但顯然還是很討人喜歡的。

「你說少府主這次能進前十嗎？」蔡薇優雅的斜靠著椅背，隨手取過一根香蕉剝開，性感紅唇開合間，貝齒便是將其輕輕咬斷。

這一幕，若是有男子在此，怕是會被撩得心火灼體。

顏靈卿玉指敲了敲桌面，忍不住的道：「你這狐狸精，收斂點行不行。」

「又沒有外人。」

蔡薇委屈道，旋即她從果盤中取出一片香瓜遞給顏靈卿，道：「你多吃點這個，補一補。」

「你還得寸進尺了是吧！」

顏靈卿怒了，你長得兇就了不起是不是，當即起身，直接撲上去壓住蔡薇，使勁的撓癢起來。

蔡薇被撓得花枝亂顫，顫顫巍巍，最後只能求饒：「饒了我吧，我錯了。」

那可憐兮兮的嬌媚模樣，哪有洛嵐府大管家平日裡的冷靜與理智。

顏靈卿冷哼一聲，這才坐了回去，道：「李洛應該是第七印的相力級別，從明面上的實力來看，他想要進前十難度不小。」

「不過如果他們南風學府的那位呂清兒能夠奪得第一的話，那南風學府將會額外得到十五個名額，這十五個名額裡面，李洛拿一個倒是不難。」

蔡薇輕笑一聲，道：「我卻覺得，少府主要進前十不難。」

顏靈卿詫異的看了她一眼，顯然不知道她哪裡來的這麼大的信心。

「你別看他平日裡溫和沒有半點少府主的架子，但其骨子裡面還是很驕傲的，畢竟是那兩位的兒子，同時還是與青娥有婚約的人...以他那性格，他或許不會對第一生出什麼執念，但他恐怕也不太會接受這種被人「帶進」聖玄星學府的事情。」蔡薇說道。

「當然最重要的是，出於直覺，我總感覺咱們這位少府主，可沒表面上顯露的那麼簡單。」

顏靈卿若有所思，其實李洛有時候的確是給人一種摸不透的感覺，明明只是一個才開相沒多久的人，但這短短一個月間，他做成的事情，可並不少。

「希望他能夠靠自己的本事進入前十，奪得錄取名額吧，不然的話，這種被順帶進聖玄星學府的人，日後到了聖玄星學府，都會有點尷尬，再加上他還是洛嵐府少府主以及青娥的未婚夫，嘖嘖，想起這事，我就覺得李洛去了聖玄星學府都未必是個好事了。」顏靈卿扶了扶銀質鏡框，清冷的臉頰上流露出了一些同情。

蔡薇也是輕輕點頭，她同樣是從大夏王城過來的，對聖玄星學府也比較了解，同時她也很清楚姜青娥在那裡擁有著何等的名氣，說是萬眾矚目一點都不為過。

李洛如今躲在南風城還好一些，那些風波吹不過來，可一旦去了聖玄星學府，恐怕他就將會直面姜青娥那璀璨到讓人眼瞎的光環所帶來的壓力。

如果換個承受能力差的人，怕是都扛不住。

而在她們說話間，這片場地中氣氛突然間沸騰了起來，兩女目光投射而去，然後就見到各方學府的隊伍都是在此時入場了。

她們眸光掃去，一眼便是見到了南風學府之中的李洛，畢竟那一頭銀灰色頭髮以及極帥的模樣，太好認了。

「少府主長得是真好看，這頭髮顏色變了後，更帥了呢。」蔡薇笑著評價道。

顏靈卿沒好氣的道：「顏值控，膚淺。」

不過她也沒否認，繼承了他那兩位父母優良基因的李洛，的確在外表上面挑不出半點的毛病。

無數目光注視間，有一名身穿星光長袍的身影出現在了高臺上，星光長袍上，有星辰綻放出銀色光輝。

那是聖玄星學府的導師服，顯然，來人是聖玄星學府下派而來的監督員。

「各位天蜀郡的學員，我是聖玄星學府的導師，安烈，今年的學府大考，將會以積分制來分出排名。」那名為安烈的聖玄星學府導師，看上去約莫在三十左右，而能夠在這個年紀成為聖玄星學府的導師，顯然也算是年輕有為。

而隨著他聲音的落下，只見得各學府的領隊導師，則是取出一個晶牌，分發給了各自的學員。

李洛他們也是拿到了晶牌，晶牌約莫巴掌大小，上面銘刻著各自學府的校徽，同時還有著名字。

「當大考開始的那一刻，你們所有人都會進入兩個評審關卡，通過這兩個關卡，你們將會得到一些基礎積分。」

「這兩個評審關卡中，學員禁止互相動手，而一旦通過這兩個關卡，一切都將會變得自由，搶奪其他人手中的晶牌，將其積分奪走，這就是第三層的淘汰賽，當然，同學府之間，無法互搶積分。」

「你們的終點，是在白靈山西南方向的深處，那裡有一片古城廢墟，名為白靈墟，到了那裡，你們會知曉最終的規則。」

隨著那安烈不疾不徐的聲音落下，所有學員面色都是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空氣中仿佛都瀰漫著緊張之意。

而在將一切的規則說完後，那安烈看了一眼天色，旋即露出燦爛的笑容。

「廢話到此結束，我在此宣布，學府大考，正式開始。」

當他這話一落，這方天地間那緊繃的氣氛陡然間炸裂開來，化為鼎沸之氣，鋪天蓋地的蔓延而開。

大考，終於開始了。

（今天一更，明天繼續兩更。）

第五十章考試要動腦子

轟隆！

隨著安烈導師那一句大考開始，只見得那諸多學員的前方，地面上有無數樹木破土而出，這些樹木彼此糾纏，最後形成了一條條通道走廊，其內幽黑，通往白靈山內。

南風學府隊伍前面，林風與徐山嶽兩人凝視著走廊片刻，然後對著身後的學員們揮了揮手。

「動身吧。」

當他們的聲音落下時，只見得一道道人影身軀上有不同色澤的相力升騰起來，最後疾射而出，直接是衝進了走廊中。

與此同時，其他學府的學員也是傾巢而動，一時間場面顯得極為的沸騰。

而那位聖玄星學府的銀袍導師，則是進了居中的亭閣，師總督與老院長都是對其微微點頭，笑道：「辛苦安烈導師了。」

雖說從實力，地位上面來說，安烈要比他們差一些，但畢竟如今有著聖玄星學府派來的監督員的身份，所以他們也給予了一些尊重。

而且這安烈也算是年輕有為，雖說如今只是銀輝導師，可卻有著升為金輝導師的潛力，未來一旦升任，那麼在大夏國也算是一個人物了。

聖玄星學府內，導師有三個等級，以銀輝，金輝，紫輝來劃分，而據說銀輝導師的硬性標準，就是需要實力達到地煞將境，而金輝，便是天罡將境，最頂尖的紫輝導師，則是需要達到封侯境，只不過紫袍導師，就算是在底蘊深厚的聖玄星學府內，都是極為稀少。

安烈笑著回禮，在旁坐下，道：「天蜀郡藏龍臥虎，想必今年大考會格外激烈，也不知道今年是南風學府繼續領跑，還是會有異軍突起？」

他這個問題，不論是師總督還是老院長顯然都無法回答，只是一笑，然後他們將目光投向了前方所豎立的一面晶壁，那上面被分割成許多的鏡面，到時候會被早就安置在白靈山中的光影石將畫面傳輸回來，同時這上面還會顯示接下來所有學員的積分排名，並且實時更新。

...

而當白靈山外氣氛沸騰時，李洛也是隨著人群湧入到了一條樹木纏繞而成的走廊中，並且他發現隨著不斷的前行，前方的分叉口也越來越多，猶如是在給人群分流一般。

隨著一波波人流的不斷分割，周圍的人也基本變成了陌生人，不過李洛與趙闊倒是還在一起，同時還有幾名南風學府的學員。

這般不斷前行，持續了約莫十數分鐘後，李洛等人終於是見到前方走廊出現了盡頭，一座木門，出現在了面前。

而隨著他們的來到，那高大的木門也是緩緩的開啟。

李洛，趙闊對視一眼，然後順著這波隊伍小心翼翼的走入其中。

當最後一人走進時，木門轟然關閉，有光芒綻放出來，然後眾人發現，這是一座極為寬敞的大殿，大殿以木頭製造而成，厚實沉重。

所有人都是保持著安靜，有些緊張的四處注視。

李洛與趙闊站在邊上，目光也是在四處打量，聽先前那聖玄星學府的導師說，他們會先遇見兩層評審關卡來決定他們的基礎積分，眼下這裡，應該就是第一層了吧。

只是，究竟是怎麼考驗呢？

而就在李洛疑惑間，突然他耳朵一動，隱隱的聽見了一些聲響，旋即他目光猛的盯著大殿的上方，在那裡，他看見了兩個約莫尺許左右的幽黑孔洞。

聲音，就是從那裡傳來的。

那聲響很快的變得越來越響，到得後來所有人都察覺到了，都是抬頭警惕的注視著那兩個孔洞。

吱吱！

而在所有人的注視下，那兩個空洞中突然有兩股黑色洪流衝了出來，刺耳聲音響徹不停，那竟然是無數隻黑色的四翼蝙蝠！

這些蝙蝠個頭粗壯，有臉盆大小，爪牙鋒利，雙目赤紅，看上去倒是嚇人得很。

無數四翼蝙蝠湧入大殿內，然後不由分說就對著下方的學員衝洩而去。

大殿內的學員們也是急忙運轉相力，以各種手段來應對著那些四翼蝙蝠的衝擊，到了這一刻，誰都明白，此次的考驗，恐怕就是要應對這些四翼蝙蝠的攻擊。

李洛此時也是將相力運轉起來，他不敢讓這些蝙蝠近身，所以都是以相力攻遠程擊，將靠近的蝙蝠隔空擊斃。

而隨著四翼蝙蝠越來越多，學員中開始有人驚叫出聲，因為他們發現，一旦被那些蝙蝠抓中了身軀，他們胸口上的積分晶牌就會閃爍一次紅光。

「不能讓這些蝙蝠擊中身體，不然應該會降低基礎分！」有人大喝出聲。

有人慌亂，哀嚎不已，因為他已經被連續擊中多次，顯然這第一輪的評審關是取不到多少的基礎分了。

「原來如此。」

李洛也是恍然，旋即他與趙闊貼近在一起，不斷的斬殺著自四面八方襲來的四翼蝙蝠。

只是，四翼蝙蝠仿佛永無止境一般，不斷的撲來。

到得後來，趙闊都忍不住的嚎了起來：「要頂不住了，累死了！」

李洛目光在飛快的掃視，他望著那綿延無盡般的四翼蝙蝠，目光閃爍了一下，突然一把抓住趙闊的手腕，身形疾退到邊緣。

「別動，不要化解我的相術。」

他說了一聲，旋即運轉相力，有淡淡的流光蔓延他的身軀，同時也流到了趙闊的身體上。

流光之下，李洛與趙闊的身影仿佛是在漸漸的變淡。

「這是中階相術，水影術？」

趙闊見狀一愣，旋即他望著前方撲來的四翼蝙蝠，忍不住的道：「洛哥，你這沒用啊，要不要出手砍了這些蝙蝠？」

李洛沒有說話，那覆蓋著兩人身軀的相力上，似有光澤閃爍起來。

趙闊見到李洛沒回話，也只能緊咬著牙，強忍著出手砍死那襲來的四翼蝙蝠的衝動。

不過，就當趙闊等待著即將來到的攻擊時，他卻猛然見到，那原本衝著他們襲來的四翼蝙蝠，突然仿佛是失去了攻擊目標一般，茫然的停了下來，最後又轉身對著其他人攻擊而去。

「這...」

趙闊驚訝的睜大了眼睛，道：「還能這麼玩？」

他有點難以置信，一個中階的水影術，竟然就能夠直接避開這些蝙蝠的感知？

他低頭看了一眼，發現自己的影子都是消失了，當即有點震驚的道：「洛哥，你這水影術有點變態啊，簡直就跟傳說中的隱身術一樣了。」

「屁的隱身術，只是藉助水光折射，將我們藏在了光線下面罷了，一個低級的障眼法，只要能夠凝神的感知一下，就會被人發現的。」李洛沒好氣的道。

「那也很了不起了，我可沒見到有人能夠將水影術修煉到這麼厲害。」趙闊讚嘆道。

李洛笑了笑，他沒說的是，普通的水影術當然做不到這一步，他能夠如此，是因為他的水影術中有光明相力在協助，水與光的結合，才能夠讓這「水影術」的隱蔽效果如此之強。

「接下來就不用出手了，在這裡等待著結束就行了。」李洛悠然的說道。

「洛哥，你不僅長得帥，腦子還這麼好用，聖玄星學府沒有對你進行特招，真是眼力不行。」趙闊高興了，一通狂吹。

「算了，畢竟以後是我們的母校，也不用對她過於的苛責。」李洛大度的道。

「唉，想不到洛哥你還有如此廣闊的心胸。」

趙闊一臉的感嘆，不過就當他趁此時無聊，打算先將小洛哥這大腿舔舒服的時候，他突然見到有一道被四翼蝙蝠追得上躥下跳的人影不斷的在對他們這邊接近。

「洛哥，那傢伙有點眼熟啊。」他說道。

李洛看去，然後嘴角就是一抽，因為那被追得鬼哭狼嚎的，不是虞浪那個浪貨還會是誰。

「別理他，當沒看見。」李洛說道。

那虞浪是六品風相，速度極快，雖然喊的狼狽，但那些四翼蝙蝠也沒追上他。

「不對啊，洛哥，這狗日的在往我們這裡撞，他難道知道我們躲在這裡？」趙闊連忙說道。

李洛一看，還真是，不由得有些腦殼痛。

而也就在此時，隨著虞浪的接近，他賊眉鼠眼的看了李洛兩人躲的方向，壓低聲音的道;「洛哥洛哥，快拉兄弟我一把。」

李洛裝死。

「你再不拉我，我就引一堆蝙蝠過來，把你們給撞出來。」虞浪見到沒反應，立刻威脅道。

「媽的，虞浪，你這麼賤，遲早被人悶棍打死。」

一道有些無奈的聲音傳出，緊接著一隻手掌憑空伸了出來，一把扯住虞浪的手臂，光芒流動間，將他的身影也是遮掩了下去。

而後方那些衝來的四翼蝙蝠再度茫然的停下，最後四散而開。

第五十章考試要動腦子

轟隆！

隨著安烈導師那一句大考開始，只見得那諸多學員的前方，地面上有無數樹木破土而出，這些樹木彼此糾纏，最後形成了一條條通道走廊，其內幽黑，通往白靈山內。

南風學府隊伍前面，林風與徐山嶽兩人凝視著走廊片刻，然後對著身後的學員們揮了揮手。

「動身吧。」

當他們的聲音落下時，只見得一道道人影身軀上有不同色澤的相力升騰起來，最後疾射而出，直接是衝進了走廊中。

與此同時，其他學府的學員也是傾巢而動，一時間場面顯得極為的沸騰。

而那位聖玄星學府的銀袍導師，則是進了居中的亭閣，師總督與老院長都是對其微微點頭，笑道：「辛苦安烈導師了。」

雖說從實力，地位上面來說，安烈要比他們差一些，但畢竟如今有著聖玄星學府派來的監督員的身份，所以他們也給予了一些尊重。

而且這安烈也算是年輕有為，雖說如今只是銀輝導師，可卻有著升為金輝導師的潛力，未來一旦升任，那麼在大夏國也算是一個人物了。

聖玄星學府內，導師有三個等級，以銀輝，金輝，紫輝來劃分，而據說銀輝導師的硬性標準，就是需要實力達到地煞將境，而金輝，便是天罡將境，最頂尖的紫輝導師，則是需要達到封侯境，只不過紫袍導師，就算是在底蘊深厚的聖玄星學府內，都是極為稀少。

安烈笑著回禮，在旁坐下，道：「天蜀郡藏龍臥虎，想必今年大考會格外激烈，也不知道今年是南風學府繼續領跑，還是會有異軍突起？」

他這個問題，不論是師總督還是老院長顯然都無法回答，只是一笑，然後他們將目光投向了前方所豎立的一面晶壁，那上面被分割成許多的鏡面，到時候會被早就安置在白靈山中的光影石將畫面傳輸回來，同時這上面還會顯示接下來所有學員的積分排名，並且實時更新。

...

而當白靈山外氣氛沸騰時，李洛也是隨著人群湧入到了一條樹木纏繞而成的走廊中，並且他發現隨著不斷的前行，前方的分叉口也越來越多，猶如是在給人群分流一般。

隨著一波波人流的不斷分割，周圍的人也基本變成了陌生人，不過李洛與趙闊倒是還在一起，同時還有幾名南風學府的學員。

這般不斷前行，持續了約莫十數分鐘後，李洛等人終於是見到前方走廊出現了盡頭，一座木門，出現在了面前。

而隨著他們的來到，那高大的木門也是緩緩的開啟。

李洛，趙闊對視一眼，然後順著這波隊伍小心翼翼的走入其中。

當最後一人走進時，木門轟然關閉，有光芒綻放出來，然後眾人發現，這是一座極為寬敞的大殿，大殿以木頭製造而成，厚實沉重。

所有人都是保持著安靜，有些緊張的四處注視。

李洛與趙闊站在邊上，目光也是在四處打量，聽先前那聖玄星學府的導師說，他們會先遇見兩層評審關卡來決定他們的基礎積分，眼下這裡，應該就是第一層了吧。

只是，究竟是怎麼考驗呢？

而就在李洛疑惑間，突然他耳朵一動，隱隱的聽見了一些聲響，旋即他目光猛的盯著大殿的上方，在那裡，他看見了兩個約莫尺許左右的幽黑孔洞。

聲音，就是從那裡傳來的。

那聲響很快的變得越來越響，到得後來所有人都察覺到了，都是抬頭警惕的注視著那兩個孔洞。

吱吱！

而在所有人的注視下，那兩個空洞中突然有兩股黑色洪流衝了出來，刺耳聲音響徹不停，那竟然是無數隻黑色的四翼蝙蝠！

這些蝙蝠個頭粗壯，有臉盆大小，爪牙鋒利，雙目赤紅，看上去倒是嚇人得很。

無數四翼蝙蝠湧入大殿內，然後不由分說就對著下方的學員衝洩而去。

大殿內的學員們也是急忙運轉相力，以各種手段來應對著那些四翼蝙蝠的衝擊，到了這一刻，誰都明白，此次的考驗，恐怕就是要應對這些四翼蝙蝠的攻擊。

李洛此時也是將相力運轉起來，他不敢讓這些蝙蝠近身，所以都是以相力攻遠程擊，將靠近的蝙蝠隔空擊斃。

而隨著四翼蝙蝠越來越多，學員中開始有人驚叫出聲，因為他們發現，一旦被那些蝙蝠抓中了身軀，他們胸口上的積分晶牌就會閃爍一次紅光。

「不能讓這些蝙蝠擊中身體，不然應該會降低基礎分！」有人大喝出聲。

有人慌亂，哀嚎不已，因為他已經被連續擊中多次，顯然這第一輪的評審關是取不到多少的基礎分了。

「原來如此。」

李洛也是恍然，旋即他與趙闊貼近在一起，不斷的斬殺著自四面八方襲來的四翼蝙蝠。

只是，四翼蝙蝠仿佛永無止境一般，不斷的撲來。

到得後來，趙闊都忍不住的嚎了起來：「要頂不住了，累死了！」

李洛目光在飛快的掃視，他望著那綿延無盡般的四翼蝙蝠，目光閃爍了一下，突然一把抓住趙闊的手腕，身形疾退到邊緣。

「別動，不要化解我的相術。」

他說了一聲，旋即運轉相力，有淡淡的流光蔓延他的身軀，同時也流到了趙闊的身體上。

流光之下，李洛與趙闊的身影仿佛是在漸漸的變淡。

「這是中階相術，水影術？」

趙闊見狀一愣，旋即他望著前方撲來的四翼蝙蝠，忍不住的道：「洛哥，你這沒用啊，要不要出手砍了這些蝙蝠？」

李洛沒有說話，那覆蓋著兩人身軀的相力上，似有光澤閃爍起來。

趙闊見到李洛沒回話，也只能緊咬著牙，強忍著出手砍死那襲來的四翼蝙蝠的衝動。

不過，就當趙闊等待著即將來到的攻擊時，他卻猛然見到，那原本衝著他們襲來的四翼蝙蝠，突然仿佛是失去了攻擊目標一般，茫然的停了下來，最後又轉身對著其他人攻擊而去。

「這...」

趙闊驚訝的睜大了眼睛，道：「還能這麼玩？」

他有點難以置信，一個中階的水影術，竟然就能夠直接避開這些蝙蝠的感知？

他低頭看了一眼，發現自己的影子都是消失了，當即有點震驚的道：「洛哥，你這水影術有點變態啊，簡直就跟傳說中的隱身術一樣了。」

「屁的隱身術，只是藉助水光折射，將我們藏在了光線下面罷了，一個低級的障眼法，只要能夠凝神的感知一下，就會被人發現的。」李洛沒好氣的道。

「那也很了不起了，我可沒見到有人能夠將水影術修煉到這麼厲害。」趙闊讚嘆道。

李洛笑了笑，他沒說的是，普通的水影術當然做不到這一步，他能夠如此，是因為他的水影術中有光明相力在協助，水與光的結合，才能夠讓這「水影術」的隱蔽效果如此之強。

「接下來就不用出手了，在這裡等待著結束就行了。」李洛悠然的說道。

「洛哥，你不僅長得帥，腦子還這麼好用，聖玄星學府沒有對你進行特招，真是眼力不行。」趙闊高興了，一通狂吹。

「算了，畢竟以後是我們的母校，也不用對她過於的苛責。」李洛大度的道。

「唉，想不到洛哥你還有如此廣闊的心胸。」

趙闊一臉的感嘆，不過就當他趁此時無聊，打算先將小洛哥這大腿舔舒服的時候，他突然見到有一道被四翼蝙蝠追得上躥下跳的人影不斷的在對他們這邊接近。

「洛哥，那傢伙有點眼熟啊。」他說道。

李洛看去，然後嘴角就是一抽，因為那被追得鬼哭狼嚎的，不是虞浪那個浪貨還會是誰。

「別理他，當沒看見。」李洛說道。

那虞浪是六品風相，速度極快，雖然喊的狼狽，但那些四翼蝙蝠也沒追上他。

「不對啊，洛哥，這狗日的在往我們這裡撞，他難道知道我們躲在這裡？」趙闊連忙說道。

李洛一看，還真是，不由得有些腦殼痛。

而也就在此時，隨著虞浪的接近，他賊眉鼠眼的看了李洛兩人躲的方向，壓低聲音的道;「洛哥洛哥，快拉兄弟我一把。」

李洛裝死。

「你再不拉我，我就引一堆蝙蝠過來，把你們給撞出來。」虞浪見到沒反應，立刻威脅道。

「媽的，虞浪，你這麼賤，遲早被人悶棍打死。」

一道有些無奈的聲音傳出，緊接著一隻手掌憑空伸了出來，一把扯住虞浪的手臂，光芒流動間，將他的身影也是遮掩了下去。

而後方那些衝來的四翼蝙蝠再度茫然的停下，最後四散而開。

第五十一章三個零分

大殿之中，亂成了一鍋粥。

所有學員都是使勁了手段的斬殺，躲避著那些仿佛永無止境一般的四翼蝙蝠，不過由於對方數量太多了，很多學員身上都開始掛彩，被四翼蝙蝠尖銳的爪牙抓出了一道道的血痕，胸口上的晶牌更是在不斷的閃爍著紅光。

只有屈指可數的一些實力較強的學員，還算有腦子的迅速找到了人互相依靠，所以受損不算太大。

只是所有人都忙著對付四翼蝙蝠時，倒是沒人注意到，在那大殿邊緣處，三道人影在淡淡的光影下，輕鬆的躲避開了四翼蝙蝠的搜尋，然後對著大殿內的眾人評頭論足。

「哈哈，快看那傢伙，臉都快被抓爛了。」

「哇靠，這人才倒黴，被四翼蝙蝠抓了一下襠部，看他那扭曲的臉龐，也不知道以後會不會有心理陰影？」

「可憐。」

「......」

三人看著大殿內狼狽的眾人，皆是心懷同情，同時有點後悔剛才進來前忘記帶點瓜籽吃食了，不然此時看著熱鬧，吃著點心，當真是美事一件。

李洛突然看了一眼虞浪，皺眉道：「你能不能別靠我這麼近？不噁心嗎？」

這傢伙，此時緊緊的抓住李洛的手掌，而且還不斷的貼近，一股汗味撲面而來，讓得李洛感覺到不適。

虞浪振振有詞的道：「你這壞傢伙，萬一突然把我丟出去了怎麼辦？當然要抓緊點了。」

李洛無語，心中想著要不是看你幫我隱藏信息的份上，還真是要把你這浪貨給踢出去...

「洛哥，咱們這應該算是完美表現了吧？這一層的基礎分，如果不給滿分我覺得都天理難容。」一邊的趙闊笑得嘴角都要裂開了。

李洛點點頭，這一層評審關，他們可一次都沒被四翼蝙蝠擊中過，所以如果是以這個為評分點的話，這裡應該是無人能夠超過他們的。

在三人悠閒的看戲中，大殿內的四翼蝙蝠肆虐了約莫半個小時後，終於是仿佛是收到了什麼命令一般，突然倒卷而回，化為黑色洪流湧入到了大殿最上方那兩個幽黑的孔洞之中。

顯然，這一關的考驗結束了。

大殿內，不少滿身鮮血的學員都是癱坐了下來。

而也就在此時，大殿上方，似乎是有著一顆晶石閃爍起光芒，有一道光網迅速的掃描而過，掠過在場每一個人的身軀。

緊接著，眾人就見到，在他們胸口處的晶牌上面，竟然開始有數字跳動起來。

「咦？我有基礎積分了，四十六分！」

「我這裡是五十分。」

「倒黴，我才二十分！」

「......」

各種驚喜沮喪的聲音在大殿中響起，亂糟糟的。

不過當眾人在因為自己的積分而歡喜沮喪時，那在邊緣處的李洛，趙闊，虞浪三人卻是處於一種懵逼的狀態。

因為他們發現，他們的晶牌上面顯示的積分，依舊是零。

「怎麼可能！」趙闊目瞪口呆。

「我們明明是完美避開了四翼蝙蝠的攻擊！」虞浪也是怒了，感覺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

李洛猶豫了一下，道：「會不會是這「水影術」效果太好，把那探測光線也給擋住了，所以我們直接被漏掉了？」

趙闊一臉驚愕，還能這樣？「水影術」遮蔽效果太好也有錯？

「剛才那探測光線，好像還真是沒落在我們的身上。」虞浪想了想，也是說道。

一時間三人面面相覷，臥槽心態崩了啊。

誰都沒想到會是這麼一個結果...他們原本高高興興的等著滿分基礎分，結果卻告訴他們躲得太好，沒找到他們，所以就給了個零分？

太過分了吧！

「不行，我要申訴！這是他們的失誤！」虞浪憤怒的道。

李洛撇撇嘴，道：「現在出去就直接喪失大考資格了，算了，零分就零分吧，反正基礎分也是拿來被人搶的，再說，不是還有一層評審關麼。」

聽他這麼一說，虞浪這才緩和了一些，但還是忍不住的罵罵咧咧。

李洛散去水影術，三人顯露出身影，頓時引來了大殿內一些目光的注視，而當他們見到李洛三人晶牌上面的零分時，也是一臉的愕然。

因為他們發現場中就算最慘的人，最起碼還是有著幾分的，這可能是給的表現分，可卻沒有一個人是零分。

李洛這三人，究竟幹了什麼？

大殿內，有幸災樂禍的竊笑聲響起。

面對著那些目光，李洛三人面無表情，也懶得在這裡繼續停留，而是直接對著大殿另外一側已經大開的一扇木門快步走去。

媽的，好氣啊，本來他們在看這些人的笑話，結果到頭來被人家給笑了，這人生的跌宕起伏在這裡真是演繹得淋漓盡致。

...

而當李洛三人對著下一關而去時，在那白靈山山腳下，此時也是沸騰聲不斷。

因為那一面巨大的晶壁上面，開始有許多的分數跳動起來，一個個名字也是不斷的冒出，吸引著所有的目光，同時引起陣陣驚呼聲。

分數的跳動持續了片刻，然後就漸漸的停止，此時那排在前方的名字，清一色都是掛著一百分的基礎分。

這是評審關中的滿分。

而不出意外，其中呂清兒，師箜等人的名字排在最前方。

無數道視線掃視著，不過突然有人驚疑出聲，因為他們見到了三個奇怪的分數...

零分？

要知道其他人的分數，最差也就是一分，因為這算是一個表現分，可至於零分，可還真是沒見過。

所以這三個零分一出來，頓時引起了熱議。

而特別是當他們在見到三個零分中一人的名字時，更是有些譁然了。

南風學府，李洛。

那不是洛嵐府的少府主嗎？這位在天蜀郡的名氣可是不小，怎麼眼下突然搗鼓出了一個零分？

這究竟是個什麼情況？

「喂，那個零分，不會是少府主吧？」蔡薇同樣是看見了那個顯眼的零分，當即紅潤小嘴一點點的張開了。

顏靈卿揉了揉眉心，道：「南風學府除了他叫李洛，還能有誰？」

「怎麼會是零分呢？」蔡薇有些哭笑不得，這究竟是做了什麼啊？

顏靈卿攤了攤手：「你問我，我問誰去。」

「不過也無所謂了，這兩關評審關只是獲得基礎積分而已，真正定結果的，還是最後的淘汰賽。」

蔡薇無奈的道：「這個少府主，真是讓人不省心。」

...

中亭內。

老院長，師總督以及那安烈導師同樣是看見了三個顯眼的零分，一時間都是有些錯愕。

旋即師總督笑道：「老院長，你們這南風學府的學員，倒是很特殊啊。」

老院長皺著眉頭望著那三個人的名字，也是有點頭疼，這三個刺頭究竟是在幹啥啊，真是太丟人了。

心中無奈，所以他對於師總督那帶著譏嘲的話語也當做沒聽見，反正只是一層評審關而已，算不得什麼重要。

不過也希望接下來這三個小祖宗別亂搞事了，不然真當他老院長提不動刀了嗎？

第五十一章三個零分

大殿之中，亂成了一鍋粥。

所有學員都是使勁了手段的斬殺，躲避著那些仿佛永無止境一般的四翼蝙蝠，不過由於對方數量太多了，很多學員身上都開始掛彩，被四翼蝙蝠尖銳的爪牙抓出了一道道的血痕，胸口上的晶牌更是在不斷的閃爍著紅光。

只有屈指可數的一些實力較強的學員，還算有腦子的迅速找到了人互相依靠，所以受損不算太大。

只是所有人都忙著對付四翼蝙蝠時，倒是沒人注意到，在那大殿邊緣處，三道人影在淡淡的光影下，輕鬆的躲避開了四翼蝙蝠的搜尋，然後對著大殿內的眾人評頭論足。

「哈哈，快看那傢伙，臉都快被抓爛了。」

「哇靠，這人才倒黴，被四翼蝙蝠抓了一下襠部，看他那扭曲的臉龐，也不知道以後會不會有心理陰影？」

「可憐。」

「......」

三人看著大殿內狼狽的眾人，皆是心懷同情，同時有點後悔剛才進來前忘記帶點瓜籽吃食了，不然此時看著熱鬧，吃著點心，當真是美事一件。

李洛突然看了一眼虞浪，皺眉道：「你能不能別靠我這麼近？不噁心嗎？」

這傢伙，此時緊緊的抓住李洛的手掌，而且還不斷的貼近，一股汗味撲面而來，讓得李洛感覺到不適。

虞浪振振有詞的道：「你這壞傢伙，萬一突然把我丟出去了怎麼辦？當然要抓緊點了。」

李洛無語，心中想著要不是看你幫我隱藏信息的份上，還真是要把你這浪貨給踢出去...

「洛哥，咱們這應該算是完美表現了吧？這一層的基礎分，如果不給滿分我覺得都天理難容。」一邊的趙闊笑得嘴角都要裂開了。

李洛點點頭，這一層評審關，他們可一次都沒被四翼蝙蝠擊中過，所以如果是以這個為評分點的話，這裡應該是無人能夠超過他們的。

在三人悠閒的看戲中，大殿內的四翼蝙蝠肆虐了約莫半個小時後，終於是仿佛是收到了什麼命令一般，突然倒卷而回，化為黑色洪流湧入到了大殿最上方那兩個幽黑的孔洞之中。

顯然，這一關的考驗結束了。

大殿內，不少滿身鮮血的學員都是癱坐了下來。

而也就在此時，大殿上方，似乎是有著一顆晶石閃爍起光芒，有一道光網迅速的掃描而過，掠過在場每一個人的身軀。

緊接著，眾人就見到，在他們胸口處的晶牌上面，竟然開始有數字跳動起來。

「咦？我有基礎積分了，四十六分！」

「我這裡是五十分。」

「倒黴，我才二十分！」

「......」

各種驚喜沮喪的聲音在大殿中響起，亂糟糟的。

不過當眾人在因為自己的積分而歡喜沮喪時，那在邊緣處的李洛，趙闊，虞浪三人卻是處於一種懵逼的狀態。

因為他們發現，他們的晶牌上面顯示的積分，依舊是零。

「怎麼可能！」趙闊目瞪口呆。

「我們明明是完美避開了四翼蝙蝠的攻擊！」虞浪也是怒了，感覺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

李洛猶豫了一下，道：「會不會是這「水影術」效果太好，把那探測光線也給擋住了，所以我們直接被漏掉了？」

趙闊一臉驚愕，還能這樣？「水影術」遮蔽效果太好也有錯？

「剛才那探測光線，好像還真是沒落在我們的身上。」虞浪想了想，也是說道。

一時間三人面面相覷，臥槽心態崩了啊。

誰都沒想到會是這麼一個結果...他們原本高高興興的等著滿分基礎分，結果卻告訴他們躲得太好，沒找到他們，所以就給了個零分？

太過分了吧！

「不行，我要申訴！這是他們的失誤！」虞浪憤怒的道。

李洛撇撇嘴，道：「現在出去就直接喪失大考資格了，算了，零分就零分吧，反正基礎分也是拿來被人搶的，再說，不是還有一層評審關麼。」

聽他這麼一說，虞浪這才緩和了一些，但還是忍不住的罵罵咧咧。

李洛散去水影術，三人顯露出身影，頓時引來了大殿內一些目光的注視，而當他們見到李洛三人晶牌上面的零分時，也是一臉的愕然。

因為他們發現場中就算最慘的人，最起碼還是有著幾分的，這可能是給的表現分，可卻沒有一個人是零分。

李洛這三人，究竟幹了什麼？

大殿內，有幸災樂禍的竊笑聲響起。

面對著那些目光，李洛三人面無表情，也懶得在這裡繼續停留，而是直接對著大殿另外一側已經大開的一扇木門快步走去。

媽的，好氣啊，本來他們在看這些人的笑話，結果到頭來被人家給笑了，這人生的跌宕起伏在這裡真是演繹得淋漓盡致。

...

而當李洛三人對著下一關而去時，在那白靈山山腳下，此時也是沸騰聲不斷。

因為那一面巨大的晶壁上面，開始有許多的分數跳動起來，一個個名字也是不斷的冒出，吸引著所有的目光，同時引起陣陣驚呼聲。

分數的跳動持續了片刻，然後就漸漸的停止，此時那排在前方的名字，清一色都是掛著一百分的基礎分。

這是評審關中的滿分。

而不出意外，其中呂清兒，師箜等人的名字排在最前方。

無數道視線掃視著，不過突然有人驚疑出聲，因為他們見到了三個奇怪的分數...

零分？

要知道其他人的分數，最差也就是一分，因為這算是一個表現分，可至於零分，可還真是沒見過。

所以這三個零分一出來，頓時引起了熱議。

而特別是當他們在見到三個零分中一人的名字時，更是有些譁然了。

南風學府，李洛。

那不是洛嵐府的少府主嗎？這位在天蜀郡的名氣可是不小，怎麼眼下突然搗鼓出了一個零分？

這究竟是個什麼情況？

「喂，那個零分，不會是少府主吧？」蔡薇同樣是看見了那個顯眼的零分，當即紅潤小嘴一點點的張開了。

顏靈卿揉了揉眉心，道：「南風學府除了他叫李洛，還能有誰？」

「怎麼會是零分呢？」蔡薇有些哭笑不得，這究竟是做了什麼啊？

顏靈卿攤了攤手：「你問我，我問誰去。」

「不過也無所謂了，這兩關評審關只是獲得基礎積分而已，真正定結果的，還是最後的淘汰賽。」

蔡薇無奈的道：「這個少府主，真是讓人不省心。」

...

中亭內。

老院長，師總督以及那安烈導師同樣是看見了三個顯眼的零分，一時間都是有些錯愕。

旋即師總督笑道：「老院長，你們這南風學府的學員，倒是很特殊啊。」

老院長皺著眉頭望著那三個人的名字，也是有點頭疼，這三個刺頭究竟是在幹啥啊，真是太丟人了。

心中無奈，所以他對於師總督那帶著譏嘲的話語也當做沒聽見，反正只是一層評審關而已，算不得什麼重要。

不過也希望接下來這三個小祖宗別亂搞事了，不然真當他老院長提不動刀了嗎？

第五十二章鬼面魔藤樹

當李洛三人走出樹木虯結的大殿大門時，眼前的景色頓時大變了模樣，那是一片幽暗的森林，森林中巨樹林立，呈現暗黑色的樹枝擴張開來，遮蔽了天空，給人一種陰沉沉的感覺。

李洛他們看了一眼這片幽暗森林，然後目光就停在了前方的一塊晶壁上面，這顯然是最近新豎立起來的。

晶壁上面，有文字流動，散發著淡光。

李洛他們仔細的閱讀了一下文字，然後神色就變得鄭重了一些。

「這一關，是奪取「鬼面果」。」

這幽暗森林中，存在著一種特殊的植物，被稱為鬼面魔藤樹，其性兇殘，喜歡絞殺任何靠近的生物，然後將其屍體埋葬在根莖處，以其血肉滋養，壯大自身。

而鬼面魔藤成熟後，將會結出一顆「鬼面果」，而這第二層評審關，就是必須取得一顆「鬼面果」，以獲取基礎積分。

「這鬼面魔藤不好對付啊，那魔藤上面布滿毒刺，攻擊兇狠，說實在的，單打獨鬥，連八印相力等級的人，都很難從它那裡搶走「鬼面果」。」趙闊皺眉道。

那原本剛才打算先溜走的虞浪此時把腳給收了回來，道：「我建議咱們三人聯手搶奪「鬼面果」，如何？」

「我看你似乎是想要單飛的樣子。」李洛笑道。

虞浪有些尷尬的道：「怎麼可能，我們可是歷經患難的生死之交。」

李洛搖搖頭，懶得理會這傢伙滿嘴不靠譜的話，不過他也沒反對虞浪的提議，雖說他未必就沒有辦法獨自取得「鬼面果」，但既然有人協助，自然是會輕鬆許多。

而能輕鬆，那又何必自己去埋頭苦幹。

「走吧。」

李洛說了一聲，然後一馬當先，直接對著幽暗森林之中走去，在其後面，虞浪，趙闊都是趕緊跟了上來。

三人同行，對著森林深處而去，如此行進了十數分鐘後，他們就聽見了右側的遠處傳來了動靜。

三人對視一眼，悄悄的上前，撥開茂密樹叢，然後就見到在前方的一片淤泥溼地中，有一顆黑色的大樹矗立，大樹渾身纏繞著黑色的蔓藤，蔓藤之上有黑刺，甩動間如同黑色大蟒般，破風聲刺耳的響起。

在大樹粗壯的樹幹上，隱約仿佛可見一張有些猙獰的面孔，讓人不寒而慄。

正是一顆鬼面魔藤樹。

不過在這顆鬼面魔藤樹周圍，已是有六七道人影的存在，他們顯然在聯手圍剿這一顆魔藤樹，一道道相力光芒綻放，不斷的對魔藤樹發動攻擊。

而魔藤樹也是在兇狠的反擊著，帶著毒刺的蔓藤狠狠的抽下，力道驚人，直接是將那六七人鞭打得鬼哭狼嚎。

「太慘了。」

虞浪不忍直視，這六七人實力一般，都只是六印左右，即便憑藉著人多，依舊是被那魔藤樹壓制著。

而每次被蔓藤抽中，那噼啪的聲音，都讓人頭皮一麻，仿佛想起了爹媽揮舞的棍棒。

所以短短一會的時間，眼前這個臨時隊伍就被抽得渾身鮮血的狼狽逃離，也虧得這魔藤樹攻擊範圍有限，不然恐怕他們想要撤退都沒這麼簡單。

三人目睹了一場慘劇，都是忍不住的搖搖頭。

「這鬼面魔藤樹有點棘手啊。」趙闊有些憂慮的說道，雖說他們的實力比剛才的隊伍要強，但想要穿過鬼面魔藤樹那狂暴的蔓藤攻擊，奪得其樹枝上的鬼面果，恐怕也不見得就是簡單的事情。

「虞浪，你先去試試。」李洛想了想，說道。

虞浪聞言，頓時不滿的嘟囔道：「為啥叫我去啊。」

「你是風相，速度最快，你不做先鋒，誰去做？」李洛笑道。

虞浪無法反駁，只能罵罵咧咧的上前，青色相力自其身軀上面瀰漫出來，旋即他的身影便是如風般的衝了出去，捲起了氣浪。

「嘖，不愧是號稱我們南風學府最快的男人。」趙闊見狀，面色古怪的嘎嘎道。

李洛盯著虞浪的身影，這傢伙的速度的確很快，而且看得出來，他顯然是將更多的精力都是投入到了速度的修行上面，這其實是很聰明的選擇。

嗤啦！

而當虞浪迅速接近那鬼面魔藤樹的時候，後者也是感應到了，當即如巨蟒般的蔓藤呼嘯而下。

虞浪則是迅速的躲避開來，不過隨著他的接近，那魔藤樹猶如是察覺到威脅一般，越來越多的蔓藤呼嘯而來，不斷的封堵著他的閃避空間，所以逐漸的，虞浪的身影也不再如之前那般的瀟灑，開始有點狼狽了。

最終他選擇了撤退，身影一閃，退出魔藤樹的攻擊範圍，落在了李洛，趙闊身旁。

「不行，根本近不了身，更別說去搶鬼面果了。」虞浪抹了一把臉龐上的汗水，無奈的說道。

「其實倒也不算太難。」

李洛笑了笑，先前虞浪的速度，已經算是把這鬼面魔藤樹的攻擊頻率都給逼了出來，道：「接下來我們一起出手，趙闊在前當肉盾，我輔助他纏住魔藤樹的正面攻勢，你從側面伺機出手，奪走鬼面果。」

「只是這樣一來，苦頭大部分都會被趙闊吃下去。」

趙闊聞言倒是憨笑一聲，道：「放心吧，我皮糙肉厚得很。」

李洛點頭，也沒有說太多矯情的話，眼下既然是合作在一起，那就每個人都要展現出自身的作用，他並不想因為與趙闊關係好，就讓他坐享其成，而且那樣的話，恐怕趙闊也並不願意接受。

「行。」虞浪更是沒有意見。

定好了簡單的作戰計劃，三人就不再猶豫，李洛自腰間將雙刀抽了出來，而趙闊也是把背上將大斧給取下。

「動手！」

伴隨著李洛一聲低喝，趙闊咆哮出聲，壯碩魁梧的身軀如蠻熊般的衝出，直接以最為狂暴的姿態衝向了魔藤樹。

淡淡的銀光相力自他的身軀上散發，銀熊相催動時，令得趙闊本就壯碩的身軀，再度膨脹了一圈。

嗤！

魔藤樹的應對來得很快，巨蟒般的蔓藤閃電般的呼嘯而來，帶起了尖銳的破風聲。

趙闊手中大斧揮舞，宛如是暴風之刃一般，將正面襲來的蔓藤狠狠的斬斷，碧綠色的汁液四濺開來。

腳下的淤泥突然在此時爆裂，竟是有蔓藤自地下鑽出，直指趙闊下半身。

不過此時有一道閃爍著藍色光澤的刀光掠過，將蔓藤切割開來。

身軀上升騰著藍色相力的李洛立於趙闊身後，雙刀時不時的帶起藍光，將一些襲向趙闊的蔓藤斬斷。

兩人在不斷的對著魔藤樹逼近。

但隨著越來越接近，那魔藤樹也是開始暴走，無數蔓藤如同瘋了般的砸來，而即便李洛儘可能的幫忙抵擋，但依舊還是有些蔓藤抽打在了趙闊的身軀上，帶起一條條的血痕，但他卻是一聲不吭，緊咬著牙，一步步的不斷逼近。

「虞浪，出手！」

這個時候，李洛知曉時機差不多了，當即一聲暴喝。

「好嘞！」

早就在側方準備的虞浪聽到招呼聲，身影頓時暴射而出，速度施展到極致，趁魔藤樹被李洛兩人吸引了所有攻擊手段時，直撲樹枝之上懸掛的一顆鬼面果。

他的速度極快，不過眨眼，便是接近了鬼面果，可就當他要伸手搶奪時，突然下方的泥土炸裂開來，竟是有一道詭異的人影暴射而出，要搶先一步，奪走這顆鬼面果。

「操！」

這般變故，讓得虞浪面色鐵青，破口大罵，誰都沒想到，竟然有人躲在暗處，等待著當那在後黃雀！

不過，就在虞浪眼睜睜的看著來人比他更快一步時，不遠處的李洛，卻是一聲暴喝：「虞浪，閉眼！」

旋即面色冷漠的一抬手，指尖有一顆藍色光球早已凝聚而起，暴射了出去。

藍色光球在距離虞浪與那道突襲的人影不遠處陡然炸裂，下一瞬，有刺目的強光爆發開來。

第五十二章鬼面魔藤樹

當李洛三人走出樹木虯結的大殿大門時，眼前的景色頓時大變了模樣，那是一片幽暗的森林，森林中巨樹林立，呈現暗黑色的樹枝擴張開來，遮蔽了天空，給人一種陰沉沉的感覺。

李洛他們看了一眼這片幽暗森林，然後目光就停在了前方的一塊晶壁上面，這顯然是最近新豎立起來的。

晶壁上面，有文字流動，散發著淡光。

李洛他們仔細的閱讀了一下文字，然後神色就變得鄭重了一些。

「這一關，是奪取「鬼面果」。」

這幽暗森林中，存在著一種特殊的植物，被稱為鬼面魔藤樹，其性兇殘，喜歡絞殺任何靠近的生物，然後將其屍體埋葬在根莖處，以其血肉滋養，壯大自身。

而鬼面魔藤成熟後，將會結出一顆「鬼面果」，而這第二層評審關，就是必須取得一顆「鬼面果」，以獲取基礎積分。

「這鬼面魔藤不好對付啊，那魔藤上面布滿毒刺，攻擊兇狠，說實在的，單打獨鬥，連八印相力等級的人，都很難從它那裡搶走「鬼面果」。」趙闊皺眉道。

那原本剛才打算先溜走的虞浪此時把腳給收了回來，道：「我建議咱們三人聯手搶奪「鬼面果」，如何？」

「我看你似乎是想要單飛的樣子。」李洛笑道。

虞浪有些尷尬的道：「怎麼可能，我們可是歷經患難的生死之交。」

李洛搖搖頭，懶得理會這傢伙滿嘴不靠譜的話，不過他也沒反對虞浪的提議，雖說他未必就沒有辦法獨自取得「鬼面果」，但既然有人協助，自然是會輕鬆許多。

而能輕鬆，那又何必自己去埋頭苦幹。

「走吧。」

李洛說了一聲，然後一馬當先，直接對著幽暗森林之中走去，在其後面，虞浪，趙闊都是趕緊跟了上來。

三人同行，對著森林深處而去，如此行進了十數分鐘後，他們就聽見了右側的遠處傳來了動靜。

三人對視一眼，悄悄的上前，撥開茂密樹叢，然後就見到在前方的一片淤泥溼地中，有一顆黑色的大樹矗立，大樹渾身纏繞著黑色的蔓藤，蔓藤之上有黑刺，甩動間如同黑色大蟒般，破風聲刺耳的響起。

在大樹粗壯的樹幹上，隱約仿佛可見一張有些猙獰的面孔，讓人不寒而慄。

正是一顆鬼面魔藤樹。

不過在這顆鬼面魔藤樹周圍，已是有六七道人影的存在，他們顯然在聯手圍剿這一顆魔藤樹，一道道相力光芒綻放，不斷的對魔藤樹發動攻擊。

而魔藤樹也是在兇狠的反擊著，帶著毒刺的蔓藤狠狠的抽下，力道驚人，直接是將那六七人鞭打得鬼哭狼嚎。

「太慘了。」

虞浪不忍直視，這六七人實力一般，都只是六印左右，即便憑藉著人多，依舊是被那魔藤樹壓制著。

而每次被蔓藤抽中，那噼啪的聲音，都讓人頭皮一麻，仿佛想起了爹媽揮舞的棍棒。

所以短短一會的時間，眼前這個臨時隊伍就被抽得渾身鮮血的狼狽逃離，也虧得這魔藤樹攻擊範圍有限，不然恐怕他們想要撤退都沒這麼簡單。

三人目睹了一場慘劇，都是忍不住的搖搖頭。

「這鬼面魔藤樹有點棘手啊。」趙闊有些憂慮的說道，雖說他們的實力比剛才的隊伍要強，但想要穿過鬼面魔藤樹那狂暴的蔓藤攻擊，奪得其樹枝上的鬼面果，恐怕也不見得就是簡單的事情。

「虞浪，你先去試試。」李洛想了想，說道。

虞浪聞言，頓時不滿的嘟囔道：「為啥叫我去啊。」

「你是風相，速度最快，你不做先鋒，誰去做？」李洛笑道。

虞浪無法反駁，只能罵罵咧咧的上前，青色相力自其身軀上面瀰漫出來，旋即他的身影便是如風般的衝了出去，捲起了氣浪。

「嘖，不愧是號稱我們南風學府最快的男人。」趙闊見狀，面色古怪的嘎嘎道。

李洛盯著虞浪的身影，這傢伙的速度的確很快，而且看得出來，他顯然是將更多的精力都是投入到了速度的修行上面，這其實是很聰明的選擇。

嗤啦！

而當虞浪迅速接近那鬼面魔藤樹的時候，後者也是感應到了，當即如巨蟒般的蔓藤呼嘯而下。

虞浪則是迅速的躲避開來，不過隨著他的接近，那魔藤樹猶如是察覺到威脅一般，越來越多的蔓藤呼嘯而來，不斷的封堵著他的閃避空間，所以逐漸的，虞浪的身影也不再如之前那般的瀟灑，開始有點狼狽了。

最終他選擇了撤退，身影一閃，退出魔藤樹的攻擊範圍，落在了李洛，趙闊身旁。

「不行，根本近不了身，更別說去搶鬼面果了。」虞浪抹了一把臉龐上的汗水，無奈的說道。

「其實倒也不算太難。」

李洛笑了笑，先前虞浪的速度，已經算是把這鬼面魔藤樹的攻擊頻率都給逼了出來，道：「接下來我們一起出手，趙闊在前當肉盾，我輔助他纏住魔藤樹的正面攻勢，你從側面伺機出手，奪走鬼面果。」

「只是這樣一來，苦頭大部分都會被趙闊吃下去。」

趙闊聞言倒是憨笑一聲，道：「放心吧，我皮糙肉厚得很。」

李洛點頭，也沒有說太多矯情的話，眼下既然是合作在一起，那就每個人都要展現出自身的作用，他並不想因為與趙闊關係好，就讓他坐享其成，而且那樣的話，恐怕趙闊也並不願意接受。

「行。」虞浪更是沒有意見。

定好了簡單的作戰計劃，三人就不再猶豫，李洛自腰間將雙刀抽了出來，而趙闊也是把背上將大斧給取下。

「動手！」

伴隨著李洛一聲低喝，趙闊咆哮出聲，壯碩魁梧的身軀如蠻熊般的衝出，直接以最為狂暴的姿態衝向了魔藤樹。

淡淡的銀光相力自他的身軀上散發，銀熊相催動時，令得趙闊本就壯碩的身軀，再度膨脹了一圈。

嗤！

魔藤樹的應對來得很快，巨蟒般的蔓藤閃電般的呼嘯而來，帶起了尖銳的破風聲。

趙闊手中大斧揮舞，宛如是暴風之刃一般，將正面襲來的蔓藤狠狠的斬斷，碧綠色的汁液四濺開來。

腳下的淤泥突然在此時爆裂，竟是有蔓藤自地下鑽出，直指趙闊下半身。

不過此時有一道閃爍著藍色光澤的刀光掠過，將蔓藤切割開來。

身軀上升騰著藍色相力的李洛立於趙闊身後，雙刀時不時的帶起藍光，將一些襲向趙闊的蔓藤斬斷。

兩人在不斷的對著魔藤樹逼近。

但隨著越來越接近，那魔藤樹也是開始暴走，無數蔓藤如同瘋了般的砸來，而即便李洛儘可能的幫忙抵擋，但依舊還是有些蔓藤抽打在了趙闊的身軀上，帶起一條條的血痕，但他卻是一聲不吭，緊咬著牙，一步步的不斷逼近。

「虞浪，出手！」

這個時候，李洛知曉時機差不多了，當即一聲暴喝。

「好嘞！」

早就在側方準備的虞浪聽到招呼聲，身影頓時暴射而出，速度施展到極致，趁魔藤樹被李洛兩人吸引了所有攻擊手段時，直撲樹枝之上懸掛的一顆鬼面果。

他的速度極快，不過眨眼，便是接近了鬼面果，可就當他要伸手搶奪時，突然下方的泥土炸裂開來，竟是有一道詭異的人影暴射而出，要搶先一步，奪走這顆鬼面果。

「操！」

這般變故，讓得虞浪面色鐵青，破口大罵，誰都沒想到，竟然有人躲在暗處，等待著當那在後黃雀！

不過，就在虞浪眼睜睜的看著來人比他更快一步時，不遠處的李洛，卻是一聲暴喝：「虞浪，閉眼！」

旋即面色冷漠的一抬手，指尖有一顆藍色光球早已凝聚而起，暴射了出去。

藍色光球在距離虞浪與那道突襲的人影不遠處陡然炸裂，下一瞬，有刺目的強光爆發開來。

第五十三章廉重

當李洛的喝聲傳入耳朵的那一瞬，虞浪心中也是掠過萬千念頭，畢竟眼下的局面，閉眼無疑會更給對方可趁之機，不過出於對李洛行事風格的了解，最終他還是一咬牙，將眼睛給閉上。

所以，當那刺目強光爆發的霎那，虞浪避開了光線刺激，憑藉著先前的記憶路線，一把伸手抓向了那顆鬼面果。

而反觀那突襲的人影，則是被這突如其來的強光驚了一下，雙目刺痛，身形速度不由自主的就減緩了一些。

強光乍現，迅速消失。

而虞浪卻是抓住了鬼面果，旋即他面色冷厲，袖中有一柄細劍彈射而出，青色相力湧動，帶起破風聲，毫不留情的對著那道近在咫尺的人影暴刺而去。

「哼。」

那突襲之人此時也明白出手失敗，當即一聲冷哼，一拳轟出，黃色相力呼嘯，帶著沉重之力直接與虞浪硬碰了一記。

相力炸湧，那道突襲人影身軀僅僅只是一晃，而反觀虞浪，身影則是倒射而出，落在了不遠處的地面上。

而當虞浪得手的那一瞬，李洛與趙闊也是迅速的脫離了鬼面魔藤樹的攻擊範圍，然後趕到了虞浪身旁，眼神冷冽的注視著前方那道人影。

「呵呵，好快的反應啊，這都沒搶到。」面對著三人冰冷的視線，那道人影淡笑出聲。

此時他也是顯露了身影，是一名高壯的少年，他一頭短髮，身軀上肌肉發達，充滿著蠻橫的力量之感，給人一種視覺上的壓迫氣息。

「東淵學府的人？」趙闊一眼就看見了對方胸口的晶牌，那裡的校徽，是屬於東淵學府。

「是東淵學府的廉重，他是東淵學府第二名，六品土相，八印實力。」而虞浪則是一言道破對方的身份以及信息，倒不愧是編寫了大考資料的人，對各大學府的頂尖學員都是瞭若指掌。

李洛神色淡淡，道：「東淵學府的人，這麼喜歡搶東西嗎？你們的教導理念，很有問題啊。」

「大考規矩中，可沒有說不能搶哦。」那廉重笑眯眯的道。

「搶東西倒也無所謂，關鍵是跟地鼠一樣躲半天，卻還沒搶到，那就有點氣了。」李洛笑道。

廉重臉龐上的笑意淡了一些，此次偷襲，他本就是蓄謀已久，原本以為必定能手到擒來，到時候還能夠嘲諷對方一番，可沒想到那李洛的反應這麼快，直接是給予了反擊，讓他失手了。

「李洛，倒還真是小瞧了你。」

廉重目光盯在李洛身上，旋即淡笑道：「不過這就是一個調味小菜而已，你也不必得意。」

「聽你這意思，還是盯上我了？」

「沒辦法啊，老大放了話，他沒空招呼你，所以讓我們給你找點樂子。」廉重似是無奈的笑道。

「師箜？」李洛若有所思。

「現在在這裡跟你動手倒是沒什麼意思，畢竟這裡還不能搶積分，等過了這一關，開始淘汰賽的時候，我會來找你的。」廉重說道。

旋即他目光看了一眼趙闊，虞浪，道：「你們兩人，如果夠聰明的話，就早點跟他分開走，老大放了話，我東淵學府的人都會針對他的，你們跟著，也只是自找倒黴。」

「放你媽的屁。」

趙闊眼睛一瞪，罵道：「老子巴不得你們這些東淵學府的狗東西過來送分呢。」

虞浪抖了抖手中細劍，面露沉思的道：「我和李洛是生死之交，情深似海，想要我離開他，除非...你加錢。」

「不識趣的東西，那就隨便你們了。」廉重搖了搖頭，也就懶得再多說，身影一動，便是對著幽暗森林深處投去。

「加多加少，你最起碼給個數啊，實在不行還可以還價啊！」虞浪急忙道。

他還想追趕，卻是被李洛攔了下來：「沒必要在這裡浪費時間，而且在這裡動手的確沒意思，又不能搶他的積分。」

「媽的，太囂張了。」虞浪罵罵咧咧的，顯然還是很氣，也不知道是在氣廉重試圖偷襲還是在氣對方連加個價都不肯。

趙闊看向李洛，皺眉道：「洛哥，那東淵學府的人如果到時候真要針對你，我們也去找其他人反制他們吧。」

如果不找人的話，對方明顯是人多勢眾的。

「不急，先看看吧。」

李洛倒是神色比較從容，那師箜顯然沒太過將他放在眼裡，所以收拾他的任務都是交給了這廉重等人，只是如果對方真是要這麼做的話，那麼他倒也不介意真的讓對方知道什麼叫做肉包子打狗，有來無回。

咦，不對，我可不是狗。

「喏，這是這次的收穫。」此時虞浪將手中的鬼面果給遞了過來。

「先給趙闊吧，他挨得最慘。」李洛笑道。

此時趙闊身軀上還有著一條條的血印子，看上去頗為的悽慘，不過這些都只是皮外傷，以他的防禦力，很快就能夠恢復。

趙闊聞言，倒也沒有多說什麼，伸手將鬼面果接過，反正待會他也要幫李洛，虞浪再奪一顆鬼面果。

他握住鬼面果，然後將其捏碎，取出其中的果核，用力的擠壓，最後擠出了一滴綠色汁液，滴落在了胸口的晶牌上，融入進去。

然後那晶牌上面的積分，就直接跳到了一百。

「走吧，繼續搞第二顆。」李洛說道，然後就與兩人繼續深入。

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中，三人再度找到了兩顆鬼臉魔藤樹，然後繼續如法炮製，而這一次沒有再出現其他幹擾，所以兩顆鬼面果順利到手，李洛與虞浪的基礎積分，也是達到了一百。

在基礎分達到一百後，繼續奪取鬼面果就沒有效果了，所以三人不再停留，直接是開始對著第三層淘汰賽所在的方位全速行進。

...

白靈山山腳下，巨大的晶壁上面，積分在不斷的變幻，跳動。

無數道視線聚焦在上面，倒是看得熱鬧非常。

而在積分榜上，依舊是清一色的滿分佔領前排，足足兩百的基礎積分，而這些人中，又以呂清兒，師箜等人領銜。

並且最顯眼的是在晶壁上方，有兩個鏡面投影著畫面，相當的具備視覺衝擊性。

第一個是呂清兒，她俏生生的立於一顆鬼面魔藤樹之上，而此時，魔藤樹那些令人頭疼無比的藤蔓，竟然全部都被冰晶所凍結，她長發飄飄，身姿纖細，再配合那清麗動人的容顏，那一霎那，不知道讓多少人領略到了這位南風學府第一人的魅力。

而那第二個畫面，便是師箜，他手持一顆鬼面果，面帶笑意，在其後面，是一顆冒著黑煙的魔藤樹，其上還偶爾有著雷光在閃爍。

這兩人，都是依靠單獨的力量打敗了魔藤樹，奪取了鬼面果。

他們的驕人戰績，也讓得他們贏取到了更大的呼聲，所有人都明白，今年的大考第一名，大概率就在這兩人之間。

蔡薇與顏靈卿倒是沒有過於的關注這些畫面，她們眸光鎖定在積分榜上，當她們在見到李洛的積分終於從零分變成了一百分後，方才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

雖說這評審關卡只是為了得到基礎分，可如果李洛真是兩個零分進去，那未免也太奇葩了一些。

而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學員以各種各樣的手段奪得鬼面果，這裡的氣氛也是開始變得越來越沸騰，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兩道評審關，只是一場前戲，是為了提供給每一個人一些基礎分，以供接下來的這場淘汰賽所用。

所以，當淘汰賽開始的時候，這場大考，方才算是正式的開幕。

...

白靈山中。

李洛，虞浪，趙闊三人走出了幽暗的森林，一條溪流出現在了眼前，溪流對岸，則是地形複雜的連綿丘陵地帶，其中充斥著樹木，巨石。

三人對視一眼，心中明白，渡過溪流，便是淘汰賽的場地了。

不過他們並沒有多少的猶豫，相力湧動間，身影一閃，掠過數丈寬的河流，踏足了河對岸，開啟了大考的淘汰賽。

第五十三章廉重

當李洛的喝聲傳入耳朵的那一瞬，虞浪心中也是掠過萬千念頭，畢竟眼下的局面，閉眼無疑會更給對方可趁之機，不過出於對李洛行事風格的了解，最終他還是一咬牙，將眼睛給閉上。

所以，當那刺目強光爆發的霎那，虞浪避開了光線刺激，憑藉著先前的記憶路線，一把伸手抓向了那顆鬼面果。

而反觀那突襲的人影，則是被這突如其來的強光驚了一下，雙目刺痛，身形速度不由自主的就減緩了一些。

強光乍現，迅速消失。

而虞浪卻是抓住了鬼面果，旋即他面色冷厲，袖中有一柄細劍彈射而出，青色相力湧動，帶起破風聲，毫不留情的對著那道近在咫尺的人影暴刺而去。

「哼。」

那突襲之人此時也明白出手失敗，當即一聲冷哼，一拳轟出，黃色相力呼嘯，帶著沉重之力直接與虞浪硬碰了一記。

相力炸湧，那道突襲人影身軀僅僅只是一晃，而反觀虞浪，身影則是倒射而出，落在了不遠處的地面上。

而當虞浪得手的那一瞬，李洛與趙闊也是迅速的脫離了鬼面魔藤樹的攻擊範圍，然後趕到了虞浪身旁，眼神冷冽的注視著前方那道人影。

「呵呵，好快的反應啊，這都沒搶到。」面對著三人冰冷的視線，那道人影淡笑出聲。

此時他也是顯露了身影，是一名高壯的少年，他一頭短髮，身軀上肌肉發達，充滿著蠻橫的力量之感，給人一種視覺上的壓迫氣息。

「東淵學府的人？」趙闊一眼就看見了對方胸口的晶牌，那裡的校徽，是屬於東淵學府。

「是東淵學府的廉重，他是東淵學府第二名，六品土相，八印實力。」而虞浪則是一言道破對方的身份以及信息，倒不愧是編寫了大考資料的人，對各大學府的頂尖學員都是瞭若指掌。

李洛神色淡淡，道：「東淵學府的人，這麼喜歡搶東西嗎？你們的教導理念，很有問題啊。」

「大考規矩中，可沒有說不能搶哦。」那廉重笑眯眯的道。

「搶東西倒也無所謂，關鍵是跟地鼠一樣躲半天，卻還沒搶到，那就有點氣了。」李洛笑道。

廉重臉龐上的笑意淡了一些，此次偷襲，他本就是蓄謀已久，原本以為必定能手到擒來，到時候還能夠嘲諷對方一番，可沒想到那李洛的反應這麼快，直接是給予了反擊，讓他失手了。

「李洛，倒還真是小瞧了你。」

廉重目光盯在李洛身上，旋即淡笑道：「不過這就是一個調味小菜而已，你也不必得意。」

「聽你這意思，還是盯上我了？」

「沒辦法啊，老大放了話，他沒空招呼你，所以讓我們給你找點樂子。」廉重似是無奈的笑道。

「師箜？」李洛若有所思。

「現在在這裡跟你動手倒是沒什麼意思，畢竟這裡還不能搶積分，等過了這一關，開始淘汰賽的時候，我會來找你的。」廉重說道。

旋即他目光看了一眼趙闊，虞浪，道：「你們兩人，如果夠聰明的話，就早點跟他分開走，老大放了話，我東淵學府的人都會針對他的，你們跟著，也只是自找倒黴。」

「放你媽的屁。」

趙闊眼睛一瞪，罵道：「老子巴不得你們這些東淵學府的狗東西過來送分呢。」

虞浪抖了抖手中細劍，面露沉思的道：「我和李洛是生死之交，情深似海，想要我離開他，除非...你加錢。」

「不識趣的東西，那就隨便你們了。」廉重搖了搖頭，也就懶得再多說，身影一動，便是對著幽暗森林深處投去。

「加多加少，你最起碼給個數啊，實在不行還可以還價啊！」虞浪急忙道。

他還想追趕，卻是被李洛攔了下來：「沒必要在這裡浪費時間，而且在這裡動手的確沒意思，又不能搶他的積分。」

「媽的，太囂張了。」虞浪罵罵咧咧的，顯然還是很氣，也不知道是在氣廉重試圖偷襲還是在氣對方連加個價都不肯。

趙闊看向李洛，皺眉道：「洛哥，那東淵學府的人如果到時候真要針對你，我們也去找其他人反制他們吧。」

如果不找人的話，對方明顯是人多勢眾的。

「不急，先看看吧。」

李洛倒是神色比較從容，那師箜顯然沒太過將他放在眼裡，所以收拾他的任務都是交給了這廉重等人，只是如果對方真是要這麼做的話，那麼他倒也不介意真的讓對方知道什麼叫做肉包子打狗，有來無回。

咦，不對，我可不是狗。

「喏，這是這次的收穫。」此時虞浪將手中的鬼面果給遞了過來。

「先給趙闊吧，他挨得最慘。」李洛笑道。

此時趙闊身軀上還有著一條條的血印子，看上去頗為的悽慘，不過這些都只是皮外傷，以他的防禦力，很快就能夠恢復。

趙闊聞言，倒也沒有多說什麼，伸手將鬼面果接過，反正待會他也要幫李洛，虞浪再奪一顆鬼面果。

他握住鬼面果，然後將其捏碎，取出其中的果核，用力的擠壓，最後擠出了一滴綠色汁液，滴落在了胸口的晶牌上，融入進去。

然後那晶牌上面的積分，就直接跳到了一百。

「走吧，繼續搞第二顆。」李洛說道，然後就與兩人繼續深入。

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中，三人再度找到了兩顆鬼臉魔藤樹，然後繼續如法炮製，而這一次沒有再出現其他幹擾，所以兩顆鬼面果順利到手，李洛與虞浪的基礎積分，也是達到了一百。

在基礎分達到一百後，繼續奪取鬼面果就沒有效果了，所以三人不再停留，直接是開始對著第三層淘汰賽所在的方位全速行進。

...

白靈山山腳下，巨大的晶壁上面，積分在不斷的變幻，跳動。

無數道視線聚焦在上面，倒是看得熱鬧非常。

而在積分榜上，依舊是清一色的滿分佔領前排，足足兩百的基礎積分，而這些人中，又以呂清兒，師箜等人領銜。

並且最顯眼的是在晶壁上方，有兩個鏡面投影著畫面，相當的具備視覺衝擊性。

第一個是呂清兒，她俏生生的立於一顆鬼面魔藤樹之上，而此時，魔藤樹那些令人頭疼無比的藤蔓，竟然全部都被冰晶所凍結，她長發飄飄，身姿纖細，再配合那清麗動人的容顏，那一霎那，不知道讓多少人領略到了這位南風學府第一人的魅力。

而那第二個畫面，便是師箜，他手持一顆鬼面果，面帶笑意，在其後面，是一顆冒著黑煙的魔藤樹，其上還偶爾有著雷光在閃爍。

這兩人，都是依靠單獨的力量打敗了魔藤樹，奪取了鬼面果。

他們的驕人戰績，也讓得他們贏取到了更大的呼聲，所有人都明白，今年的大考第一名，大概率就在這兩人之間。

蔡薇與顏靈卿倒是沒有過於的關注這些畫面，她們眸光鎖定在積分榜上，當她們在見到李洛的積分終於從零分變成了一百分後，方才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

雖說這評審關卡只是為了得到基礎分，可如果李洛真是兩個零分進去，那未免也太奇葩了一些。

而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學員以各種各樣的手段奪得鬼面果，這裡的氣氛也是開始變得越來越沸騰，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兩道評審關，只是一場前戲，是為了提供給每一個人一些基礎分，以供接下來的這場淘汰賽所用。

所以，當淘汰賽開始的時候，這場大考，方才算是正式的開幕。

...

白靈山中。

李洛，虞浪，趙闊三人走出了幽暗的森林，一條溪流出現在了眼前，溪流對岸，則是地形複雜的連綿丘陵地帶，其中充斥著樹木，巨石。

三人對視一眼，心中明白，渡過溪流，便是淘汰賽的場地了。

不過他們並沒有多少的猶豫，相力湧動間，身影一閃，掠過數丈寬的河流，踏足了河對岸，開啟了大考的淘汰賽。

第五十四章釣魚三人組

當李洛三人渡過溪流，踏足對岸時，他們同時也發現了不遠處有著一些人影掠過來，不過彼此目光交匯了一下，便是不約而同的各自散去，迅速的鑽進了地形複雜，林木茂密的群山中。

李洛三人也是進入到了樹蔭茂密的山林中，他們聽著群山間的鳥鳴聲，神色都是變得凝重了一些。

「接下來你們怎麼打算？」李洛看向趙闊，虞浪兩人，問道。

趙闊笑道：「本來是打算進了淘汰賽這裡先自己去混點積分的，不過現在我覺得先跟你一下吧。」

「是因為那廉重的話？」

李洛道：「沒必要如此，他的威脅，我還沒怎麼在意。」

「洛哥你肯定是有能耐的，我當然知道你不怕他，不過就擔心對方召集東淵學府的人圍剿你，我雖然實力比不上你，可如果遇見這種情況，好歹能夠幫你分擔一點。」趙闊說道。

旋即他又是咧嘴笑道：「而且...跟著洛哥你，混分不是更快嗎？」

李洛笑了笑，他知曉趙闊這樣做，更多的還是想要為他做點什麼，於是他也沒再多勸，點了點頭。

「你呢？」他看向虞浪。

虞浪撥弄了一下劉海，深沉的道：「你知道我的本事的，只要我願意，這淘汰賽我虞浪將會如魚得水，所以如果你願意花高價聘請我保護你，我可以看在我們的交情上面，為你打個對摺，一千金！」

只是話還沒說完，李洛與與趙闊對著前方走了。

虞浪急了：「五百金！」

李洛依然沒搭理他。

虞浪憤怒的道：「你要是覺得價格不好，那你倒是還個價啊！太不給面子了！都是從哪學來的壞毛病。」

「五金。」李洛伸出左手晃了晃，嘴角噙著笑意。

「成交！」

李洛差點閃了腰，道：「浪貨，你是真的騷。」

虞浪得意的道：「只要你敢還，我就敢應，李洛，你以為五金就能夠羞辱到我？真是天真。」

李洛無奈的搖搖頭，不過眼中則是帶著許些笑意，他知道不論是趙闊還是虞浪，還是擔心他真的被東淵學府針對，所以這才選擇跟著他，免得到時候他陰溝翻船。

這兩人，性格不同，但卻都是值得深交的好友。

「我有一個提議。」

虞浪突然說道：「咱們三人一起，太過的扎眼了，我建議由趙闊一人在前獨行，然後李洛用水影術帶著我隱匿於後方。」

李洛若有所思道：「你想釣魚？」

而魚餌顯然就是趙闊，他獨自一人，看上去憨厚老實，很容易就被其他心懷不軌的人給盯上，然後試圖搶奪他的積分。

「這個辦法好。」

趙闊笑起來，然後收斂了一下神情，頓時整個人就給人一種憨直，木訥甚至有點膽怯的感覺。

「趙闊，你這演技，在南風學府真是埋沒你了。」虞浪見狀震驚的道。

趙闊憨笑著撓了撓頭。

「那就這麼辦吧。」李洛見狀，也就拍板定了下來，釣魚三人組，正式成立。

...

密林之中，灌木密集，有諸多光斑自樹葉縫隙間投射而下。

一道有些魁梧的人影小心翼翼的行走於林間，不斷閃爍的目光警惕的盯著四方，一副謹慎至極的模樣。

偶爾間，他甚至會在一處陰影中躲上片刻，然後方才悄然前行。

活脫脫一副我很害怕，我很弱小的氣質。

而在魁梧人影后方的一些隱秘處，李洛與虞浪在暗處盯著，他們望著趙闊那謹慎的模樣，都是有些失神。

「這演得太入骨了。」虞浪感嘆一聲，他原本以為自己已經很擅長演技了，但眼下看起來這趙闊也不是簡單角色。

李洛深有同感的點點頭，而且他感覺趙闊是真的用心在演戲，很有潛力。

「不過其他人也很謹慎啊。」

李洛看了一眼某處陰影中，因為他早就發現有兩個人在之前就盯上了趙闊，但對方卻始終沒有動手，而是更加猥瑣的吊在趙闊後面，一直關注著他。

顯然，對方也在確認著趙闊究竟是不是真的如表面上這麼的膽怯害怕。

而且那兩人也已經數次的探測過趙闊的後方，但李洛的隱匿手段顯然不是他們能夠窺破的，反而因此被李洛察覺了蹤跡。

但李洛感覺得出來，那兩人已經開始有些按耐不住了，因為趙闊的演技太過入神，那兩人怕是要上鉤了。

而就在李洛心中默念著倒計時時，密林中，樹葉抖動，兩道人影已是急射而出，最後落在了趙闊的前後，剛好將其退路盡數堵住。

這般變故，頓時讓得趙闊大驚失色，旋即面色含怒的道：「你們想幹什麼？我是南風學府的，你們敢動我試試？」

這幅色厲內荏的模樣看得暗處的李洛與虞浪再度在心中讚嘆拍掌。

那現身的兩人，似乎是來自兩個不同的學府，但他們的實力卻是不弱，渾身相力升騰，顯然都是達到了七印境。

「兄弟，跟你半天了，你是南風學府的那個趙闊吧？我從大考資料上面見過你...廢話也別說了，把積分交出來吧。」那攔路的兩人說道。

「做夢！」趙闊怒吼，銀色相力升騰間，已是將自身銀熊相催動起來。

而他這一動，那兩人更是毫不猶豫的直接出手了，只見得他們一前一後，皆是手持長劍，快若閃電般的對著趙闊攻去。

下手相當的凌厲，兇狠。

只是，就當他們的攻擊即將落在趙闊身上的那一瞬，突然兩人身後，有細微的破風聲陡然傳來。

兩人渾身汗毛頓時倒豎了起來，然後他們就見到面前的趙闊，原本膽怯的面龐上，有著一抹譏誚的笑意浮現出來。

「媽的，中招了！」

兩人心中瞬間明白過來，心中滿是不安與憤怒，他們明明已經很小心的探測過四周很多次了，為何還是沒能發現對方？

對方也太狗了吧！

心中冰寒，這兩人也是狠人，直接運轉相力，劍鋒直指趙闊，他們知道此時已經入套了，眼下只能聯手先將這扮豬的傢伙抓住，作為人質，讓對方投鼠忌器。

趙闊同樣是感覺到了兩人的意圖，不過不僅不躲，反而是眼露兇光，那模樣跟之前的膽怯氣質可是截然不同。

他手中大斧揮舞，仿佛是形成了刀輪，直接與兩人硬碰在一起。

鐺！

金鐵聲響起，火花四濺，趙闊一聲悶哼，身軀被震得倒射而出，畢竟對方兩人實力並不弱於他，如今聯手，自然是瞬間將他壓制。

不過還不待這兩人繼續追擊，他們身後便是有著兩道雄渾相力咆哮而至，直接轟在了他們後背之上。

噗嗤。

兩人一口鮮血噴出，如同滾地葫蘆般的栽了下去。

待得他們再度挺身而起時，一柄湛藍短刀與細劍，就懸在了他們的脖子上。

「兄弟，再亂動，可就要放血了。」一旁有嬉皮笑臉的聲音傳來。

兩人對視一眼，面色都變得灰暗沮喪下來，罵道：「媽的，你們南風學府也太陰險了，竟然還玩釣魚！」

「你們如果不貪心的話，那也釣不上來啊。」

李洛笑了笑，然後招呼虞浪，趙闊，各自取下胸口的晶牌，在這兩個大魚的晶牌上面蹭了蹭，直接將他們的積分清零。

而隨著這兩人晶牌積分歸零，只見得那晶牌突然閃爍起了急促的紅光，而後竟是有著一道道光線從其中延伸出來，將兩人結結實實的捆縛了起來。

這表明是被淘汰的意思，而暫時的捆縛，也是為了限制他們的移動，免得幹擾了其他的學員。

取了積分，三人也就懶得再與這兩個傢伙多說廢話，直接施施然的轉身而去，隱隱的還有聲音傳來。

「收穫還不錯，不知道下一個倒黴蛋是誰？」

「希望比這兩個傢伙肥點吧？」

「不過趙闊你這演技是真的很不錯啊，這兩人已經很謹慎的跟你半個小時了，結果還是被你給騙了出來。」

「哈哈，過獎了過將了，其實有一些細節的地方還是有待提升，比如他們現身來抓我的時候，我應該表現出一些驚恐的情緒，這樣才會更加的逼真。」

「你這態度，非常的敬業啊。」

「嗨，這做事，不就得幹一行愛一行嗎？」

「你這說得我倒是有點無言以對...」

（今天一章，沒有存稿了，明天兩章。）

第五十四章釣魚三人組

當李洛三人渡過溪流，踏足對岸時，他們同時也發現了不遠處有著一些人影掠過來，不過彼此目光交匯了一下，便是不約而同的各自散去，迅速的鑽進了地形複雜，林木茂密的群山中。

李洛三人也是進入到了樹蔭茂密的山林中，他們聽著群山間的鳥鳴聲，神色都是變得凝重了一些。

「接下來你們怎麼打算？」李洛看向趙闊，虞浪兩人，問道。

趙闊笑道：「本來是打算進了淘汰賽這裡先自己去混點積分的，不過現在我覺得先跟你一下吧。」

「是因為那廉重的話？」

李洛道：「沒必要如此，他的威脅，我還沒怎麼在意。」

「洛哥你肯定是有能耐的，我當然知道你不怕他，不過就擔心對方召集東淵學府的人圍剿你，我雖然實力比不上你，可如果遇見這種情況，好歹能夠幫你分擔一點。」趙闊說道。

旋即他又是咧嘴笑道：「而且...跟著洛哥你，混分不是更快嗎？」

李洛笑了笑，他知曉趙闊這樣做，更多的還是想要為他做點什麼，於是他也沒再多勸，點了點頭。

「你呢？」他看向虞浪。

虞浪撥弄了一下劉海，深沉的道：「你知道我的本事的，只要我願意，這淘汰賽我虞浪將會如魚得水，所以如果你願意花高價聘請我保護你，我可以看在我們的交情上面，為你打個對摺，一千金！」

只是話還沒說完，李洛與與趙闊對著前方走了。

虞浪急了：「五百金！」

李洛依然沒搭理他。

虞浪憤怒的道：「你要是覺得價格不好，那你倒是還個價啊！太不給面子了！都是從哪學來的壞毛病。」

「五金。」李洛伸出左手晃了晃，嘴角噙著笑意。

「成交！」

李洛差點閃了腰，道：「浪貨，你是真的騷。」

虞浪得意的道：「只要你敢還，我就敢應，李洛，你以為五金就能夠羞辱到我？真是天真。」

李洛無奈的搖搖頭，不過眼中則是帶著許些笑意，他知道不論是趙闊還是虞浪，還是擔心他真的被東淵學府針對，所以這才選擇跟著他，免得到時候他陰溝翻船。

這兩人，性格不同，但卻都是值得深交的好友。

「我有一個提議。」

虞浪突然說道：「咱們三人一起，太過的扎眼了，我建議由趙闊一人在前獨行，然後李洛用水影術帶著我隱匿於後方。」

李洛若有所思道：「你想釣魚？」

而魚餌顯然就是趙闊，他獨自一人，看上去憨厚老實，很容易就被其他心懷不軌的人給盯上，然後試圖搶奪他的積分。

「這個辦法好。」

趙闊笑起來，然後收斂了一下神情，頓時整個人就給人一種憨直，木訥甚至有點膽怯的感覺。

「趙闊，你這演技，在南風學府真是埋沒你了。」虞浪見狀震驚的道。

趙闊憨笑著撓了撓頭。

「那就這麼辦吧。」李洛見狀，也就拍板定了下來，釣魚三人組，正式成立。

...

密林之中，灌木密集，有諸多光斑自樹葉縫隙間投射而下。

一道有些魁梧的人影小心翼翼的行走於林間，不斷閃爍的目光警惕的盯著四方，一副謹慎至極的模樣。

偶爾間，他甚至會在一處陰影中躲上片刻，然後方才悄然前行。

活脫脫一副我很害怕，我很弱小的氣質。

而在魁梧人影后方的一些隱秘處，李洛與虞浪在暗處盯著，他們望著趙闊那謹慎的模樣，都是有些失神。

「這演得太入骨了。」虞浪感嘆一聲，他原本以為自己已經很擅長演技了，但眼下看起來這趙闊也不是簡單角色。

李洛深有同感的點點頭，而且他感覺趙闊是真的用心在演戲，很有潛力。

「不過其他人也很謹慎啊。」

李洛看了一眼某處陰影中，因為他早就發現有兩個人在之前就盯上了趙闊，但對方卻始終沒有動手，而是更加猥瑣的吊在趙闊後面，一直關注著他。

顯然，對方也在確認著趙闊究竟是不是真的如表面上這麼的膽怯害怕。

而且那兩人也已經數次的探測過趙闊的後方，但李洛的隱匿手段顯然不是他們能夠窺破的，反而因此被李洛察覺了蹤跡。

但李洛感覺得出來，那兩人已經開始有些按耐不住了，因為趙闊的演技太過入神，那兩人怕是要上鉤了。

而就在李洛心中默念著倒計時時，密林中，樹葉抖動，兩道人影已是急射而出，最後落在了趙闊的前後，剛好將其退路盡數堵住。

這般變故，頓時讓得趙闊大驚失色，旋即面色含怒的道：「你們想幹什麼？我是南風學府的，你們敢動我試試？」

這幅色厲內荏的模樣看得暗處的李洛與虞浪再度在心中讚嘆拍掌。

那現身的兩人，似乎是來自兩個不同的學府，但他們的實力卻是不弱，渾身相力升騰，顯然都是達到了七印境。

「兄弟，跟你半天了，你是南風學府的那個趙闊吧？我從大考資料上面見過你...廢話也別說了，把積分交出來吧。」那攔路的兩人說道。

「做夢！」趙闊怒吼，銀色相力升騰間，已是將自身銀熊相催動起來。

而他這一動，那兩人更是毫不猶豫的直接出手了，只見得他們一前一後，皆是手持長劍，快若閃電般的對著趙闊攻去。

下手相當的凌厲，兇狠。

只是，就當他們的攻擊即將落在趙闊身上的那一瞬，突然兩人身後，有細微的破風聲陡然傳來。

兩人渾身汗毛頓時倒豎了起來，然後他們就見到面前的趙闊，原本膽怯的面龐上，有著一抹譏誚的笑意浮現出來。

「媽的，中招了！」

兩人心中瞬間明白過來，心中滿是不安與憤怒，他們明明已經很小心的探測過四周很多次了，為何還是沒能發現對方？

對方也太狗了吧！

心中冰寒，這兩人也是狠人，直接運轉相力，劍鋒直指趙闊，他們知道此時已經入套了，眼下只能聯手先將這扮豬的傢伙抓住，作為人質，讓對方投鼠忌器。

趙闊同樣是感覺到了兩人的意圖，不過不僅不躲，反而是眼露兇光，那模樣跟之前的膽怯氣質可是截然不同。

他手中大斧揮舞，仿佛是形成了刀輪，直接與兩人硬碰在一起。

鐺！

金鐵聲響起，火花四濺，趙闊一聲悶哼，身軀被震得倒射而出，畢竟對方兩人實力並不弱於他，如今聯手，自然是瞬間將他壓制。

不過還不待這兩人繼續追擊，他們身後便是有著兩道雄渾相力咆哮而至，直接轟在了他們後背之上。

噗嗤。

兩人一口鮮血噴出，如同滾地葫蘆般的栽了下去。

待得他們再度挺身而起時，一柄湛藍短刀與細劍，就懸在了他們的脖子上。

「兄弟，再亂動，可就要放血了。」一旁有嬉皮笑臉的聲音傳來。

兩人對視一眼，面色都變得灰暗沮喪下來，罵道：「媽的，你們南風學府也太陰險了，竟然還玩釣魚！」

「你們如果不貪心的話，那也釣不上來啊。」

李洛笑了笑，然後招呼虞浪，趙闊，各自取下胸口的晶牌，在這兩個大魚的晶牌上面蹭了蹭，直接將他們的積分清零。

而隨著這兩人晶牌積分歸零，只見得那晶牌突然閃爍起了急促的紅光，而後竟是有著一道道光線從其中延伸出來，將兩人結結實實的捆縛了起來。

這表明是被淘汰的意思，而暫時的捆縛，也是為了限制他們的移動，免得幹擾了其他的學員。

取了積分，三人也就懶得再與這兩個傢伙多說廢話，直接施施然的轉身而去，隱隱的還有聲音傳來。

「收穫還不錯，不知道下一個倒黴蛋是誰？」

「希望比這兩個傢伙肥點吧？」

「不過趙闊你這演技是真的很不錯啊，這兩人已經很謹慎的跟你半個小時了，結果還是被你給騙了出來。」

「哈哈，過獎了過將了，其實有一些細節的地方還是有待提升，比如他們現身來抓我的時候，我應該表現出一些驚恐的情緒，這樣才會更加的逼真。」

「你這態度，非常的敬業啊。」

「嗨，這做事，不就得幹一行愛一行嗎？」

「你這說得我倒是有點無言以對...」

（今天一章，沒有存稿了，明天兩章。）

第五十五章迷霧

隨著學府大考逐漸的進入到淘汰賽階段，那白靈山外巨大的晶壁上面，積分的跳動與變幻開始越來越快，由此顯露出此時的其中究竟是何等的激烈。

無數視線匯聚在晶壁上面，時不時的爆發出諸多的驚嘆以及哀嚎聲，誰都在關注著自家學府學員的成績。

蔡薇與顏靈卿也在時刻關注著自家少府主，而當她們在見到李洛的積分在穩步的增長時，俏臉上都是露出了笑意。

「少府主還不賴嘛。」蔡薇輕搖花簇蒲扇，嬌笑一聲，道。

「現在應該是還沒遇見強敵，隨著淘汰賽時間的推移，留下來的都將會是棘手的對手，到時候才能夠看出真正的水準。」顏靈卿謹慎的分析道。

蔡薇螓首微點，笑靨如花的道：「不過我相信少府主一定可以的。」

「這麼有信心？」

「因為顏值即正義。」蔡薇一本正經的道。

「無聊。」顏靈卿輕扶了扶銀質鏡框，懶得搭理她。

...

密林中。

叮！

李洛三人圍著一個倒黴蛋，在他那絕望的目光中，三個人將他的積分蹭了個乾淨，然後揚長而去，留下倒黴蛋淚流滿面。

「我們積分都到一千五百分了。」

李洛看了一眼各自的晶牌，這一千五百分是他們大半個上午的努力成果，而在這之下，是一群貪婪而倒黴的魚兒。

「不過感覺越來越難釣了啊。」趙闊有些憂愁的道，剛才他們一個小時下來，就只有這一個倒黴蛋上鉤。

「因為我們釣魚的名聲都傳出去了。」李洛說道。

這一上午的釣魚，他們並不是沒有失手過，有些魚兒極為的滑溜，實力也不凡，所以之間還被跑了一些，這些人跑掉，也將李洛他們釣魚的事情給散播了出去。

所以還在這一片的學員，怕是不會輕易的上鉤了。

「一直釣魚本來也不現實，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被淘汰，之後想要再奪得積分，就需要硬戰了。」李洛對此倒是無所謂，畢竟他也沒真指望著一直釣魚下去。

趙闊，虞浪點點頭，他們同樣明白這一點。

三人在閒聊間，腳步卻是並未停下來，依舊是保持著戒備的不斷前進，不過隨著前進，他們卻是突然發現密林間開始有著薄薄的霧氣蔓延開來。

霧氣在迅速的變得濃烈。

李洛腳步一頓，眉頭皺起，道：「有點不對，退出去。」

旋即三人立即轉身，對著原路迅速退回。

奔跑了數分鐘，李洛突然轉頭，然後就發現跟在身後的虞浪與趙闊，不知何時消失不見了。

李洛沉思了數息，然後在附近的灌木叢中找了找，最後看見了一朵朵灰色的蘑菇，正是這種蘑菇，在不斷的噴吐著迷霧。

「是迷霧菇。」

李洛有些無奈，這種迷霧菇噴吐的迷霧，能夠讓人迷失方向感，顯然他們不知不覺間，踏足了一片迷霧菇的區域。

而剛才虞浪與趙闊應該是在跑路時被迷失了方向，走著走著就落隊了。

「真是麻煩啊。」

李洛抬腳將這迷霧菇踩碎，這迷霧雖然麻煩，但應該是有時間限制的，只要他等霧氣散一些，應該就能夠找到他們兩人。

與此同時，在迷霧另外一側。

趙闊與虞浪倒是走在一起，他們也發現了跟李洛走失，然後就有點懵逼，面面相覷的同時，只能繼續小心翼翼的前行著。

走了一會，他們聽見了前方有著腳步聲傳來，頓時一喜，趙闊試探的叫了一聲：「洛哥？」

腳步聲愈發的清晰了，緊接著有一道人影出現在了兩人的視野中，而當他們在看清楚對方時，面色頓時微微一變。

因為那並不是李洛，而是一個之前碰過面的人。

正是先前試圖搶奪他們鬼面果，出自東淵學府的廉重！

而此時，那廉重面龐帶著冷笑的盯著兩人，道：「李洛沒等到，倒是先遇見了兩個小跟班。」

趙闊，虞浪毫不猶豫的分頭就逃，對方在這裡守株待兔，顯然是早就做好了準備，而他的目標，應該就是李洛。

不過他們的身影剛動，只見得逃竄的方向，也各自有著兩道人影走出來，剛好將他們的退路封堵。

對方竟然還有四個人。

而且看胸口晶牌，都是東淵學府的人。

「跟他們拼了！」趙闊眼露兇光。

可虞浪卻是舉起了手，連忙道：「投降，投降，我們投降！」

那廉重怔了怔，嘴角掀起一抹譏誚：「南風學府的人，骨頭這麼軟嗎？」

趙闊怒吼道：「虞浪，你在做什麼？！你投降他們就會放過你嗎？！」

「趙闊啊，他們是衝著李洛去的，跟我們沒太大的關係啊。」虞浪說道。

「媽的，你這垃圾！」

趙闊滿臉怒火，一拳就狠狠的砸了過來。

虞浪趕緊躲避開來，面色也是有些難看，道：「你過分了啊，我們又真不是李洛的小弟。」

旋即他看向一副看戲模樣的廉重，道：「兄弟，放我一馬吧。」

廉重笑道：「你之前不是跟我說，你跟李洛生死之交嗎？」

虞浪尷尬的道：「開玩笑，那只是場面話而已，如果你願意最後放我一馬，我可以幫你找到李洛，他之前跟我們定了特殊的聯繫方式。」

趙闊目眶欲裂，瘋狂的衝過來就要錘死虞浪，但卻被東淵學府兩名學員攔截了下來。

廉重雙目微眯，盯著虞浪：「你覺得我會相信你？」

虞浪眼眶含淚，道：「如果你打聽過的話，就會知道，我和李洛之間其實有著極深的仇怨，在南風學府的預考上，他手段狠毒，把我打成了重傷，在床上躺了好多天，直到如今下雨天時，我的身體都會隱隱作痛。」

「之前我也是倒黴的遇見了他們兩人，然後被威逼脅迫，才只好跟他們同隊。」

有一名東淵學府的學員在虞浪耳邊低聲道：「這人我聽過，在南風學府出名的見錢眼開之人，為了賺錢不擇手段，南風學府預考上，他的確被李洛打的很慘，我聽我在南風學府的朋友說的，當時李洛把他打得血流了一地，簡直見者流淚。」

廉重眉頭皺了皺，然後此時又聽見虞浪的聲音：「其實我之前就暗示過你的啊。」

「暗示什麼？」

虞浪露出含蓄的笑容：「我讓你加錢啊...只要你加錢，我就可以幫你的啊。」

廉重愣了愣，虞浪當時的確說了這話，但他怎麼可能會信，可眼下再想想，結合著虞浪的傳聞，這難道還真是暗示？

如果是這樣，這傢伙還真是夠無恥的。

廉重雙臂抱胸，淡淡的道：「如果你真能把李洛引來，我可以放你一馬。」

不管這傢伙說的是真是假，只要能引來李洛就行。

虞浪大喜，道：「沒問題！」

「這趙闊跟李洛關係極好，我們可以用他當做人質，等引來李洛時，用他做威脅，能夠讓李洛投鼠忌器。」旋即他還貼心的出著主意。

廉重聞言，不由得盯著虞浪看了片刻，道：「你這賣隊友，也太順手了吧？」

虞浪露出尷尬的笑容。

「虞浪，你不得好死，你等著，我不會放過你的！」趙闊暴跳如雷的咆哮道。

「捆起來，堵住他的嘴巴。」廉重揮了揮手。

四名東淵學府的學員一擁而上，將趙闊捆了起來。

廉重站到了虞浪身邊，然後一柄斬刀橫在了後者脖子上，笑道：「現在你就用你們的聯繫方式，把李洛給我找來吧。」

「若是他不來，你們就可以直接被淘汰了。」

虞浪一拍胸脯，滿臉正色。

「老哥你放心，那李洛一定會中招，到時候你們擒住他的時候，務必要狠狠打他的臉，我對他的驚人顏值，實在是痛恨許久了！」

廉重聞言，摸了摸自己粗獷，普通的面龐，旋即不知道想到了什麼，眼中有惱怒恨意湧出來。

因為他也最討厭這種靠臉吃飯的小白臉！

虞浪這話，簡直說到他心坎去了。

打架可以輸，帥哥必須死！而帥到李洛這種程度的，更是必須千刀萬剮！

第五十五章迷霧

隨著學府大考逐漸的進入到淘汰賽階段，那白靈山外巨大的晶壁上面，積分的跳動與變幻開始越來越快，由此顯露出此時的其中究竟是何等的激烈。

無數視線匯聚在晶壁上面，時不時的爆發出諸多的驚嘆以及哀嚎聲，誰都在關注著自家學府學員的成績。

蔡薇與顏靈卿也在時刻關注著自家少府主，而當她們在見到李洛的積分在穩步的增長時，俏臉上都是露出了笑意。

「少府主還不賴嘛。」蔡薇輕搖花簇蒲扇，嬌笑一聲，道。

「現在應該是還沒遇見強敵，隨著淘汰賽時間的推移，留下來的都將會是棘手的對手，到時候才能夠看出真正的水準。」顏靈卿謹慎的分析道。

蔡薇螓首微點，笑靨如花的道：「不過我相信少府主一定可以的。」

「這麼有信心？」

「因為顏值即正義。」蔡薇一本正經的道。

「無聊。」顏靈卿輕扶了扶銀質鏡框，懶得搭理她。

...

密林中。

叮！

李洛三人圍著一個倒黴蛋，在他那絕望的目光中，三個人將他的積分蹭了個乾淨，然後揚長而去，留下倒黴蛋淚流滿面。

「我們積分都到一千五百分了。」

李洛看了一眼各自的晶牌，這一千五百分是他們大半個上午的努力成果，而在這之下，是一群貪婪而倒黴的魚兒。

「不過感覺越來越難釣了啊。」趙闊有些憂愁的道，剛才他們一個小時下來，就只有這一個倒黴蛋上鉤。

「因為我們釣魚的名聲都傳出去了。」李洛說道。

這一上午的釣魚，他們並不是沒有失手過，有些魚兒極為的滑溜，實力也不凡，所以之間還被跑了一些，這些人跑掉，也將李洛他們釣魚的事情給散播了出去。

所以還在這一片的學員，怕是不會輕易的上鉤了。

「一直釣魚本來也不現實，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被淘汰，之後想要再奪得積分，就需要硬戰了。」李洛對此倒是無所謂，畢竟他也沒真指望著一直釣魚下去。

趙闊，虞浪點點頭，他們同樣明白這一點。

三人在閒聊間，腳步卻是並未停下來，依舊是保持著戒備的不斷前進，不過隨著前進，他們卻是突然發現密林間開始有著薄薄的霧氣蔓延開來。

霧氣在迅速的變得濃烈。

李洛腳步一頓，眉頭皺起，道：「有點不對，退出去。」

旋即三人立即轉身，對著原路迅速退回。

奔跑了數分鐘，李洛突然轉頭，然後就發現跟在身後的虞浪與趙闊，不知何時消失不見了。

李洛沉思了數息，然後在附近的灌木叢中找了找，最後看見了一朵朵灰色的蘑菇，正是這種蘑菇，在不斷的噴吐著迷霧。

「是迷霧菇。」

李洛有些無奈，這種迷霧菇噴吐的迷霧，能夠讓人迷失方向感，顯然他們不知不覺間，踏足了一片迷霧菇的區域。

而剛才虞浪與趙闊應該是在跑路時被迷失了方向，走著走著就落隊了。

「真是麻煩啊。」

李洛抬腳將這迷霧菇踩碎，這迷霧雖然麻煩，但應該是有時間限制的，只要他等霧氣散一些，應該就能夠找到他們兩人。

與此同時，在迷霧另外一側。

趙闊與虞浪倒是走在一起，他們也發現了跟李洛走失，然後就有點懵逼，面面相覷的同時，只能繼續小心翼翼的前行著。

走了一會，他們聽見了前方有著腳步聲傳來，頓時一喜，趙闊試探的叫了一聲：「洛哥？」

腳步聲愈發的清晰了，緊接著有一道人影出現在了兩人的視野中，而當他們在看清楚對方時，面色頓時微微一變。

因為那並不是李洛，而是一個之前碰過面的人。

正是先前試圖搶奪他們鬼面果，出自東淵學府的廉重！

而此時，那廉重面龐帶著冷笑的盯著兩人，道：「李洛沒等到，倒是先遇見了兩個小跟班。」

趙闊，虞浪毫不猶豫的分頭就逃，對方在這裡守株待兔，顯然是早就做好了準備，而他的目標，應該就是李洛。

不過他們的身影剛動，只見得逃竄的方向，也各自有著兩道人影走出來，剛好將他們的退路封堵。

對方竟然還有四個人。

而且看胸口晶牌，都是東淵學府的人。

「跟他們拼了！」趙闊眼露兇光。

可虞浪卻是舉起了手，連忙道：「投降，投降，我們投降！」

那廉重怔了怔，嘴角掀起一抹譏誚：「南風學府的人，骨頭這麼軟嗎？」

趙闊怒吼道：「虞浪，你在做什麼？！你投降他們就會放過你嗎？！」

「趙闊啊，他們是衝著李洛去的，跟我們沒太大的關係啊。」虞浪說道。

「媽的，你這垃圾！」

趙闊滿臉怒火，一拳就狠狠的砸了過來。

虞浪趕緊躲避開來，面色也是有些難看，道：「你過分了啊，我們又真不是李洛的小弟。」

旋即他看向一副看戲模樣的廉重，道：「兄弟，放我一馬吧。」

廉重笑道：「你之前不是跟我說，你跟李洛生死之交嗎？」

虞浪尷尬的道：「開玩笑，那只是場面話而已，如果你願意最後放我一馬，我可以幫你找到李洛，他之前跟我們定了特殊的聯繫方式。」

趙闊目眶欲裂，瘋狂的衝過來就要錘死虞浪，但卻被東淵學府兩名學員攔截了下來。

廉重雙目微眯，盯著虞浪：「你覺得我會相信你？」

虞浪眼眶含淚，道：「如果你打聽過的話，就會知道，我和李洛之間其實有著極深的仇怨，在南風學府的預考上，他手段狠毒，把我打成了重傷，在床上躺了好多天，直到如今下雨天時，我的身體都會隱隱作痛。」

「之前我也是倒黴的遇見了他們兩人，然後被威逼脅迫，才只好跟他們同隊。」

有一名東淵學府的學員在虞浪耳邊低聲道：「這人我聽過，在南風學府出名的見錢眼開之人，為了賺錢不擇手段，南風學府預考上，他的確被李洛打的很慘，我聽我在南風學府的朋友說的，當時李洛把他打得血流了一地，簡直見者流淚。」

廉重眉頭皺了皺，然後此時又聽見虞浪的聲音：「其實我之前就暗示過你的啊。」

「暗示什麼？」

虞浪露出含蓄的笑容：「我讓你加錢啊...只要你加錢，我就可以幫你的啊。」

廉重愣了愣，虞浪當時的確說了這話，但他怎麼可能會信，可眼下再想想，結合著虞浪的傳聞，這難道還真是暗示？

如果是這樣，這傢伙還真是夠無恥的。

廉重雙臂抱胸，淡淡的道：「如果你真能把李洛引來，我可以放你一馬。」

不管這傢伙說的是真是假，只要能引來李洛就行。

虞浪大喜，道：「沒問題！」

「這趙闊跟李洛關係極好，我們可以用他當做人質，等引來李洛時，用他做威脅，能夠讓李洛投鼠忌器。」旋即他還貼心的出著主意。

廉重聞言，不由得盯著虞浪看了片刻，道：「你這賣隊友，也太順手了吧？」

虞浪露出尷尬的笑容。

「虞浪，你不得好死，你等著，我不會放過你的！」趙闊暴跳如雷的咆哮道。

「捆起來，堵住他的嘴巴。」廉重揮了揮手。

四名東淵學府的學員一擁而上，將趙闊捆了起來。

廉重站到了虞浪身邊，然後一柄斬刀橫在了後者脖子上，笑道：「現在你就用你們的聯繫方式，把李洛給我找來吧。」

「若是他不來，你們就可以直接被淘汰了。」

虞浪一拍胸脯，滿臉正色。

「老哥你放心，那李洛一定會中招，到時候你們擒住他的時候，務必要狠狠打他的臉，我對他的驚人顏值，實在是痛恨許久了！」

廉重聞言，摸了摸自己粗獷，普通的面龐，旋即不知道想到了什麼，眼中有惱怒恨意湧出來。

因為他也最討厭這種靠臉吃飯的小白臉！

虞浪這話，簡直說到他心坎去了。

打架可以輸，帥哥必須死！而帥到李洛這種程度的，更是必須千刀萬剮！

第五十六章引誘

當虞浪與廉重做好約定後，便是從懷中取出了一支竹哨，然後放在嘴邊，頓時就有著細微而尖銳的聲音，在這迷霧中傳開。

趙闊聽見這聲音，身軀立即瘋狂的掙紮起來，旁邊四個東淵學府的學員趕緊將他死死的壓住。

趙闊掙扎不動，面龐都漲紅起來，眼眶中含著水花，那咬牙切齒看著虞浪的模樣，仿佛恨不得將他生吞活剮了一般。

那原本對虞浪還有點懷疑的廉重見到趙闊這幅反應，心中方才放鬆了一些，旋即心中對虞浪的鄙夷更甚了。

這傢伙，還真是沒半點骨氣。

不過也好，眼下他就需要這種軟骨頭。

「走，慢慢前進。」

廉重吩咐了一聲，虞浪便是邁開步伐，對著前方行進起來。

...

迷霧某處，靜待著迷霧漸漸消散的李洛突然睜開了微閉的眼睛。

他聽見了一些哨音。

李洛的眉頭微微的皺起，旋即手指按在旁邊的樹幹上，按照那哨音的節奏，輕輕的點動了起來。

片刻後，自語道：「五個人？應該是廉重帶的人吧？這兩個傢伙，怎麼這麼倒黴。」

在之前聯手釣魚的時候，李洛就與趙闊，虞浪做了一些準備，其中一個，便是以這哨音來傳遞一些簡單的信息。

按照約定，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沒被抓住的人就得想辦法將人給救出來，如果對方太強，那就儘可能的去找南風學府的一些同學幫忙。

「廉重...」

李洛輕輕撇嘴，雙掌摸著腰間的雙刀刀柄，眼眸中有著許些冷意浮現。

「之前讓你跑了，你還真是以為收拾不了你嗎？」

李洛轉身，毫不猶豫的就對著哨音傳來的方向走去，很快的，身影就消失在了迷霧之中。

...

迷霧中，數道人影緩緩前行。

廉重挾持著虞浪在前，後方四位東淵學府的學員，則是前後夾著趙闊。

哨音在不斷的傳開。

廉重皺眉道：「怎麼還沒反應？」

虞浪無奈的道：「迷霧這麼大，可能李洛剛才跑遠了吧？」

廉重有些不耐的說道：「搞快點，別浪費我們時間。」

虞浪連忙應是，然後用力的吹響著哨音。

而沒有人注意到的是，在那後方，迷霧隱隱的有些波動，淡淡的水光在蕩漾，然後，就在所有人都將注意力放在前方時，迷霧中有著一隻手掌詭異的伸出，一把就抓住了最後一人的嘴巴，拳風呼嘯，砸在了其腦袋上，一拳就砸暈過去。

不過東淵學府另外三人也是陡然間反應過來，立即暴喝道：「有人突襲！」

前方的廉重面色一變，猛的轉頭看向後方，而也就是在這一瞬，只見得數顆藍色光球自迷霧中暴射而出。

砰！

光球爆炸，刺目的強光爆發開來。

在場幾人眼睛刺痛，忍不住的閉了眼睛。

這個時候，早就在第一時間閉上眼睛的趙闊一頭撞開了三人，然後栽進迷霧中。

「媽的，中招了！」

廉重此時哪還不明白被陰了，當即一怒，手中斬刀就對著面前的虞浪砍了下去。

可後者腳掌一蹬，風相之力爆發，身影便是如風般的掠了出去，剛好避開了刀鋒範圍。

「哈哈，蠢驢還想抓小爺？」

虞浪譏笑一聲，也是衝進迷霧中，迅速消失。

廉重面色鐵青，黃色相力於身軀上爆發，旋即暴射了出去，手中斬刀化為一道兇狠刀光，閃電般的對著虞浪消失的方向投擲而去。

鐺！

不過迷霧中，有雙刀帶起刀光浮現，其上藍光乍現，直接與廉重那一記刀光相撞，而後斬刀倒射而回。

廉重一把抓住刀柄，刀鋒揮動，眼神陰沉的盯著那裡。

只見得那裡淡淡的霧氣中，李洛手持雙刀，面帶笑意的盯著他，在其身後，便是趙闊與虞浪二人。

「好啊，你們敢耍我。」廉重眼神狠狠的盯著虞浪與趙闊，這個時候，他哪還不明白髮生了什麼，先前那虞浪的哨音，雖然引來了李洛，但顯然其中也透露了一些信息，讓得後者沒有稀裡糊塗的衝進他們的包圍圈，反而還準備充分的暗算了他們一波。

虞浪輕嘆一聲，道：「大兄弟，不是我騙你，其實是...他給的錢更多！」

說著，他衝著廉重眨了眨眼，那個暗示的意思很清楚了...你要不要，加錢？

廉重臉都氣紅了，呼吸粗重，眼神兇狠。

「喂，這傢伙氣得跟牛一樣，咱們先撤吧？這裡的迷霧似乎要散了。」虞浪見狀，連忙說道。

李洛卻是沒有動，而是笑道：「為什麼要撤？這麼大的魚，好不容易釣起來，我可捨不得放回去。」

虞浪一驚，忙道：「你豬油蒙眼了啊？那傢伙可是八印實力，而且還有三個幫手。」

「那三人，交給你們兩人，沒問題吧？」李洛問道。

「你來真的啊？」虞浪面色變得鄭重了一些。

李洛盯著廉重，輕輕點頭，道：「我的耐性被他消耗得差不多了，所以我覺得，他應該付出點代價才行。」

虞浪與趙闊對視一眼，沉吟了數息，最終點點頭。

「也好，我也想收拾一下這幾個王八蛋。」趙闊眼中有興奮之意湧出來，抓起大斧，唰唰的斬了兩下。

而在對面，那廉重見到這一幕，原本憤怒的臉龐卻是突然的失笑了起來。

「你們竟然不跑？」他有些不可思議的笑道。

李洛費盡心機的救下了趙闊與虞浪，此時應該趁著迷霧還未完全的散去，趕緊逃跑才是最理智的，可廉重沒想到的是，這李洛看樣子，好像還打算找他的麻煩？

這人長得帥，難道就把腦子都給吸收了嗎？

廉重手握著斬刀，輕輕揮舞，刀光切割著空氣，帶著唰唰聲，旋即他盯著李洛，嘴角的笑容漸漸變得猙獰起來。

「李洛，不要以為你是什麼少府主，我就不敢動你，在這裡失敗了，丟臉的只會是你以及洛嵐府。」

李洛微笑道：「可不要妄下結論，不然到時候翻車了，豈不是丟人又丟分？」

「哦？你也配？」

廉重譏諷一聲，然後揮了揮手，對著身後的三名東淵學府的人道：「那虞浪，趙闊，就交給你們，我先將這李洛收拾了。」

三人皆是應下，他們都是七印的實力，三對二，並不懼對方。

「我們先去了，你自己小心，如果發現搞不定就發信號，我們得找機會撤。」虞浪低聲提醒了一句，然後就與趙闊奔向了另外的方向。

對方三人立即跟上。

隨著他們的離去，這裡就只有李洛與廉重對峙了。

廉重手握斬刀，眼神兇狠而輕蔑的盯著李洛，不過這一次，他倒沒有再說廢話，黃色相力猛然爆發，八印相力盡數展現。

壓迫感橫掃開來。

「李洛，現在你後悔，也來不及了！」

「看老子把你這臉踩得稀巴爛！」

大笑之中，廉重身影已是暴射而出，刀光呼嘯，捲起黃芒，對著李洛重重劈斬而去。

第五十六章引誘

當虞浪與廉重做好約定後，便是從懷中取出了一支竹哨，然後放在嘴邊，頓時就有著細微而尖銳的聲音，在這迷霧中傳開。

趙闊聽見這聲音，身軀立即瘋狂的掙紮起來，旁邊四個東淵學府的學員趕緊將他死死的壓住。

趙闊掙扎不動，面龐都漲紅起來，眼眶中含著水花，那咬牙切齒看著虞浪的模樣，仿佛恨不得將他生吞活剮了一般。

那原本對虞浪還有點懷疑的廉重見到趙闊這幅反應，心中方才放鬆了一些，旋即心中對虞浪的鄙夷更甚了。

這傢伙，還真是沒半點骨氣。

不過也好，眼下他就需要這種軟骨頭。

「走，慢慢前進。」

廉重吩咐了一聲，虞浪便是邁開步伐，對著前方行進起來。

...

迷霧某處，靜待著迷霧漸漸消散的李洛突然睜開了微閉的眼睛。

他聽見了一些哨音。

李洛的眉頭微微的皺起，旋即手指按在旁邊的樹幹上，按照那哨音的節奏，輕輕的點動了起來。

片刻後，自語道：「五個人？應該是廉重帶的人吧？這兩個傢伙，怎麼這麼倒黴。」

在之前聯手釣魚的時候，李洛就與趙闊，虞浪做了一些準備，其中一個，便是以這哨音來傳遞一些簡單的信息。

按照約定，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沒被抓住的人就得想辦法將人給救出來，如果對方太強，那就儘可能的去找南風學府的一些同學幫忙。

「廉重...」

李洛輕輕撇嘴，雙掌摸著腰間的雙刀刀柄，眼眸中有著許些冷意浮現。

「之前讓你跑了，你還真是以為收拾不了你嗎？」

李洛轉身，毫不猶豫的就對著哨音傳來的方向走去，很快的，身影就消失在了迷霧之中。

...

迷霧中，數道人影緩緩前行。

廉重挾持著虞浪在前，後方四位東淵學府的學員，則是前後夾著趙闊。

哨音在不斷的傳開。

廉重皺眉道：「怎麼還沒反應？」

虞浪無奈的道：「迷霧這麼大，可能李洛剛才跑遠了吧？」

廉重有些不耐的說道：「搞快點，別浪費我們時間。」

虞浪連忙應是，然後用力的吹響著哨音。

而沒有人注意到的是，在那後方，迷霧隱隱的有些波動，淡淡的水光在蕩漾，然後，就在所有人都將注意力放在前方時，迷霧中有著一隻手掌詭異的伸出，一把就抓住了最後一人的嘴巴，拳風呼嘯，砸在了其腦袋上，一拳就砸暈過去。

不過東淵學府另外三人也是陡然間反應過來，立即暴喝道：「有人突襲！」

前方的廉重面色一變，猛的轉頭看向後方，而也就是在這一瞬，只見得數顆藍色光球自迷霧中暴射而出。

砰！

光球爆炸，刺目的強光爆發開來。

在場幾人眼睛刺痛，忍不住的閉了眼睛。

這個時候，早就在第一時間閉上眼睛的趙闊一頭撞開了三人，然後栽進迷霧中。

「媽的，中招了！」

廉重此時哪還不明白被陰了，當即一怒，手中斬刀就對著面前的虞浪砍了下去。

可後者腳掌一蹬，風相之力爆發，身影便是如風般的掠了出去，剛好避開了刀鋒範圍。

「哈哈，蠢驢還想抓小爺？」

虞浪譏笑一聲，也是衝進迷霧中，迅速消失。

廉重面色鐵青，黃色相力於身軀上爆發，旋即暴射了出去，手中斬刀化為一道兇狠刀光，閃電般的對著虞浪消失的方向投擲而去。

鐺！

不過迷霧中，有雙刀帶起刀光浮現，其上藍光乍現，直接與廉重那一記刀光相撞，而後斬刀倒射而回。

廉重一把抓住刀柄，刀鋒揮動，眼神陰沉的盯著那裡。

只見得那裡淡淡的霧氣中，李洛手持雙刀，面帶笑意的盯著他，在其身後，便是趙闊與虞浪二人。

「好啊，你們敢耍我。」廉重眼神狠狠的盯著虞浪與趙闊，這個時候，他哪還不明白髮生了什麼，先前那虞浪的哨音，雖然引來了李洛，但顯然其中也透露了一些信息，讓得後者沒有稀裡糊塗的衝進他們的包圍圈，反而還準備充分的暗算了他們一波。

虞浪輕嘆一聲，道：「大兄弟，不是我騙你，其實是...他給的錢更多！」

說著，他衝著廉重眨了眨眼，那個暗示的意思很清楚了...你要不要，加錢？

廉重臉都氣紅了，呼吸粗重，眼神兇狠。

「喂，這傢伙氣得跟牛一樣，咱們先撤吧？這裡的迷霧似乎要散了。」虞浪見狀，連忙說道。

李洛卻是沒有動，而是笑道：「為什麼要撤？這麼大的魚，好不容易釣起來，我可捨不得放回去。」

虞浪一驚，忙道：「你豬油蒙眼了啊？那傢伙可是八印實力，而且還有三個幫手。」

「那三人，交給你們兩人，沒問題吧？」李洛問道。

「你來真的啊？」虞浪面色變得鄭重了一些。

李洛盯著廉重，輕輕點頭，道：「我的耐性被他消耗得差不多了，所以我覺得，他應該付出點代價才行。」

虞浪與趙闊對視一眼，沉吟了數息，最終點點頭。

「也好，我也想收拾一下這幾個王八蛋。」趙闊眼中有興奮之意湧出來，抓起大斧，唰唰的斬了兩下。

而在對面，那廉重見到這一幕，原本憤怒的臉龐卻是突然的失笑了起來。

「你們竟然不跑？」他有些不可思議的笑道。

李洛費盡心機的救下了趙闊與虞浪，此時應該趁著迷霧還未完全的散去，趕緊逃跑才是最理智的，可廉重沒想到的是，這李洛看樣子，好像還打算找他的麻煩？

這人長得帥，難道就把腦子都給吸收了嗎？

廉重手握著斬刀，輕輕揮舞，刀光切割著空氣，帶著唰唰聲，旋即他盯著李洛，嘴角的笑容漸漸變得猙獰起來。

「李洛，不要以為你是什麼少府主，我就不敢動你，在這裡失敗了，丟臉的只會是你以及洛嵐府。」

李洛微笑道：「可不要妄下結論，不然到時候翻車了，豈不是丟人又丟分？」

「哦？你也配？」

廉重譏諷一聲，然後揮了揮手，對著身後的三名東淵學府的人道：「那虞浪，趙闊，就交給你們，我先將這李洛收拾了。」

三人皆是應下，他們都是七印的實力，三對二，並不懼對方。

「我們先去了，你自己小心，如果發現搞不定就發信號，我們得找機會撤。」虞浪低聲提醒了一句，然後就與趙闊奔向了另外的方向。

對方三人立即跟上。

隨著他們的離去，這裡就只有李洛與廉重對峙了。

廉重手握斬刀，眼神兇狠而輕蔑的盯著李洛，不過這一次，他倒沒有再說廢話，黃色相力猛然爆發，八印相力盡數展現。

壓迫感橫掃開來。

「李洛，現在你後悔，也來不及了！」

「看老子把你這臉踩得稀巴爛！」

大笑之中，廉重身影已是暴射而出，刀光呼嘯，捲起黃芒，對著李洛重重劈斬而去。

第五十七章水芒術

呼！

廉重出手，毫不留情，八印相力全開，黃色刀光氣勢兇狠的斬向李洛。

而面對著他的兇悍攻勢，李洛卻並沒有要閃避的打算，腳尖一點，身形如飛鷹般掠出，手中雙刀之上，綻放著藍色的水相之力。

鐺！

刀光硬碰，相力噴湧，捲起附近地面上的樹葉狂舞。

然而就是這一次的硬碰，讓得廉重面色微變，因為他發現李洛竟然完全不懼他這八印的相力，兩人硬碰間，他卻壓制不了對方。

「怎麼會？！他明明只是七印的實力！」廉重心驚。

「八印似乎也不怎麼樣啊。」

李洛則是露出了笑容，隨著如今他的「水光相」進化到六品，再加上相力也達到七印，八印對手，已經不可能再如同之前預考時面對宋雲峰時，給他帶來的那般壓力了。

「大言不慚！」廉重怒笑，相力湧動，刀芒怒斬。

而李洛卻是出手比他更快，雙刀在手，藍光流轉，只見得一道道刀光宛如是水波一般，以一種連綿之勢，對著廉重撲面而去。

廉重眼神含怒，手中大刀兇悍迎上，如狼似虎。

鐺！鐺！

短短片刻間，兩人直接是硬憾了數十回合，刀鋒相撞的金鐵之聲，在這林間迴蕩。

不過隨著戰鬥的持續，廉重卻是感覺到李洛的攻勢愈發的兇猛，刀鋒上的力量，也是開始雄渾起來。

「是高階水相術，九重碧浪？！」

廉重面色微變，這道水相之術，極為擅長在戰鬥間逐漸的疊加威能，一旦讓其將威勢成功疊起，無疑會給他帶來不小的壓力。

廉重顯然也是鬥戰經驗不少，當即心念一動，土黃相力噴湧，刀光斜劈而下，其勢厚重：「高階相術，地斬！」

刀光落下，地面直接是被切開了一道痕跡，但李洛雙刀閃電般揮舞，道道如水波般的刀光連綿不斷，一層層的將刀光盡數的接了下來。

「想破我的九重碧浪？似乎力量還不夠啊。」李洛輕笑一聲。

廉重的面色愈發的有些難看了，他實在不理解，李洛明明只是七印，為何他的相力卻會如此的雄厚與難纏。

在先前的交手中，他的相力與李洛相力衝撞間，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李洛的相力，仿佛是充斥著莫名的靈性一般，能夠在微妙之處，處處制衡他的土相之力。

這種感覺，仿佛李洛的相性是高品相一般。

但據他得來的情報所知曉，李洛不過只是一道五品相而已啊？怎麼會棘手到這種程度？

而在廉重心緒雜亂間，李洛的眼神，卻是陡然間變得鋒利起來。

九重碧浪的聚勢已成，是時候反擊了。

李洛一步踏出，渾身藍色相力高漲，宛如碧波，手中湛藍的水紋刀也是光芒大盛，雄渾強勢的刀芒，閃電般的對著廉重胸口斬下。

這一擊，異常兇狠。

李洛陡然間爆發的反擊，也是讓得廉重面色凝重，因為九重碧浪的聚勢積累，他根本不敢小覷李洛這一刀。

於是，他深吸一口氣，身軀上土黃色的相力噴湧，伴隨著其一聲暴喝，竟是在身軀表面形成了淡淡的光甲。

「高階相術，地甲！」

淡淡的黃色光甲覆蓋其身，流轉著厚重之力，土相相力厚重，最為擅長防禦，眼下廉重已經不敢再小瞧李洛，所以自然開始將自身優勢發揮出來。

嗡！

藍色刀光斬下，落在了廉重胸口的光甲上，頓時震得光甲激烈顫抖，隱隱有裂紋浮現，而廉重高壯的身影，也被震得倒射出十數步，重重的撞在一顆大樹樹幹上。

他的胸口隱隱有刺痛傳來，但他卻是鬆了一口氣，因為藉助著地甲強橫的防禦力，他也將李洛最強一擊給接了下來。

「好硬的烏龜殼。」

李洛也是感嘆了一聲，土相不愧是擅長防禦，這廉重之前與他比拼攻勢，本就是託大放棄自身優勢，而如今選擇防禦，倒是反而變得棘手了一些。

此時的廉重滿臉凝重，經過先前的交手，他已經明白，眼前李洛的實力的確是絲毫不弱於他。

甚至眼下，他還被逼得必須依靠土相的優勢，展開防禦來消耗李洛的力量。

「李洛，你的確很厲害，七印相力，卻能把八印的我逼得如此狼狽，不過，你想要贏我，也不可能的。」廉重周身黃色相力不斷的湧動，加厚著那淡淡的黃色光甲。

李洛磨挲著下巴，他盯著廉重那一身厚厚的光甲，也有點無奈：「大兄弟，你這就是耍賴了啊，打不過就躲龜殼裡面？你剛才不是很囂張的嘛。」

廉重冷哼一聲，完全不理會李洛的挑釁，堅持躲進龜殼，然後道：「那你倒是來打我啊。」

李洛啞然，旋即笑道：「你既然有這種變態的要求...」

「那我就成全你吧。」

「哼，嘴硬。」廉重譏諷道。

李洛微微一笑，他將日紋刀收起，單手握著水紋刀，下一刻，有水相之力湧動起來，在刀身之上流轉而動。

漸漸的，水相之力竟是形成了藍色刀芒，於刀刃上吞吐不定。

仿佛是高速流動的水刃一般。

「高階相術，水芒？」

廉重見狀，卻是一眼洞穿，旋即冷笑更甚，水芒術算是入門級水相之術裡面攻擊力比較強橫的一種了，這是將水相之力高速運轉，從而帶來了凌厲的切割性。

只是，水相之力終歸還是不擅長攻擊，所以李洛想要憑此打破他這地甲，卻是有些不太可能。

李洛低頭注視著刀刃上流轉的水芒，輕輕一笑，低聲自語道：「普通的水芒術，可能的確破不了你的龜殼...」

「但是，我的水芒術，可不普通。」

在他說話間，只見得那藍色的水芒中，突然有著一些刺眼的光點在閃爍，唯有李洛知曉其中在發生著什麼。

光明相力湧入了其中，然後形成了一道道極為細微的光束，以光明相力為通道，水相之力流轉其中。

於是，水相之力的流動之速，就達到了一個有些驚人的程度。

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催動而出的水芒術...當然不會普通。

所以，李洛將其命名為...第一版加強水芒術！

廉重望著李洛那刀刃上流轉的水芒，他只感覺那水芒的顏色，似乎是變得更為的純粹了，他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但卻有著一種如芒在背般的不安之感。

而李洛沒有讓他感到不安多久，因為他的身影直接是暴射而出，手中水紋刀仿佛是帶起了碧波，於半空中飛舞而過，掠向了廉重。

廉重咆哮：「來啊！我不怕你！」

在他的咆哮聲中，李洛的身影與他搽身而過，手中刀芒同樣是掠過了他身軀上的土黃色光甲。

李洛的身影出現在了廉重的身後，他沒有回頭，只是神色平淡的將手中水紋刀緩緩的插入腰間的刀鞘。

而在後面，廉重臉龐上的神情在此時凝固，下一瞬，他身軀表面的土黃色光甲，轟然爆裂開來。

他的身體，也是在此時，緩緩的仰天到了下去，濺起了一地塵埃。

誰都沒有注意到，在那密林間，有一顆懸掛的晶石閃爍著光芒，將這一場戰鬥，投影到了白靈山的晶壁之上。

第五十七章水芒術

呼！

廉重出手，毫不留情，八印相力全開，黃色刀光氣勢兇狠的斬向李洛。

而面對著他的兇悍攻勢，李洛卻並沒有要閃避的打算，腳尖一點，身形如飛鷹般掠出，手中雙刀之上，綻放著藍色的水相之力。

鐺！

刀光硬碰，相力噴湧，捲起附近地面上的樹葉狂舞。

然而就是這一次的硬碰，讓得廉重面色微變，因為他發現李洛竟然完全不懼他這八印的相力，兩人硬碰間，他卻壓制不了對方。

「怎麼會？！他明明只是七印的實力！」廉重心驚。

「八印似乎也不怎麼樣啊。」

李洛則是露出了笑容，隨著如今他的「水光相」進化到六品，再加上相力也達到七印，八印對手，已經不可能再如同之前預考時面對宋雲峰時，給他帶來的那般壓力了。

「大言不慚！」廉重怒笑，相力湧動，刀芒怒斬。

而李洛卻是出手比他更快，雙刀在手，藍光流轉，只見得一道道刀光宛如是水波一般，以一種連綿之勢，對著廉重撲面而去。

廉重眼神含怒，手中大刀兇悍迎上，如狼似虎。

鐺！鐺！

短短片刻間，兩人直接是硬憾了數十回合，刀鋒相撞的金鐵之聲，在這林間迴蕩。

不過隨著戰鬥的持續，廉重卻是感覺到李洛的攻勢愈發的兇猛，刀鋒上的力量，也是開始雄渾起來。

「是高階水相術，九重碧浪？！」

廉重面色微變，這道水相之術，極為擅長在戰鬥間逐漸的疊加威能，一旦讓其將威勢成功疊起，無疑會給他帶來不小的壓力。

廉重顯然也是鬥戰經驗不少，當即心念一動，土黃相力噴湧，刀光斜劈而下，其勢厚重：「高階相術，地斬！」

刀光落下，地面直接是被切開了一道痕跡，但李洛雙刀閃電般揮舞，道道如水波般的刀光連綿不斷，一層層的將刀光盡數的接了下來。

「想破我的九重碧浪？似乎力量還不夠啊。」李洛輕笑一聲。

廉重的面色愈發的有些難看了，他實在不理解，李洛明明只是七印，為何他的相力卻會如此的雄厚與難纏。

在先前的交手中，他的相力與李洛相力衝撞間，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李洛的相力，仿佛是充斥著莫名的靈性一般，能夠在微妙之處，處處制衡他的土相之力。

這種感覺，仿佛李洛的相性是高品相一般。

但據他得來的情報所知曉，李洛不過只是一道五品相而已啊？怎麼會棘手到這種程度？

而在廉重心緒雜亂間，李洛的眼神，卻是陡然間變得鋒利起來。

九重碧浪的聚勢已成，是時候反擊了。

李洛一步踏出，渾身藍色相力高漲，宛如碧波，手中湛藍的水紋刀也是光芒大盛，雄渾強勢的刀芒，閃電般的對著廉重胸口斬下。

這一擊，異常兇狠。

李洛陡然間爆發的反擊，也是讓得廉重面色凝重，因為九重碧浪的聚勢積累，他根本不敢小覷李洛這一刀。

於是，他深吸一口氣，身軀上土黃色的相力噴湧，伴隨著其一聲暴喝，竟是在身軀表面形成了淡淡的光甲。

「高階相術，地甲！」

淡淡的黃色光甲覆蓋其身，流轉著厚重之力，土相相力厚重，最為擅長防禦，眼下廉重已經不敢再小瞧李洛，所以自然開始將自身優勢發揮出來。

嗡！

藍色刀光斬下，落在了廉重胸口的光甲上，頓時震得光甲激烈顫抖，隱隱有裂紋浮現，而廉重高壯的身影，也被震得倒射出十數步，重重的撞在一顆大樹樹幹上。

他的胸口隱隱有刺痛傳來，但他卻是鬆了一口氣，因為藉助著地甲強橫的防禦力，他也將李洛最強一擊給接了下來。

「好硬的烏龜殼。」

李洛也是感嘆了一聲，土相不愧是擅長防禦，這廉重之前與他比拼攻勢，本就是託大放棄自身優勢，而如今選擇防禦，倒是反而變得棘手了一些。

此時的廉重滿臉凝重，經過先前的交手，他已經明白，眼前李洛的實力的確是絲毫不弱於他。

甚至眼下，他還被逼得必須依靠土相的優勢，展開防禦來消耗李洛的力量。

「李洛，你的確很厲害，七印相力，卻能把八印的我逼得如此狼狽，不過，你想要贏我，也不可能的。」廉重周身黃色相力不斷的湧動，加厚著那淡淡的黃色光甲。

李洛磨挲著下巴，他盯著廉重那一身厚厚的光甲，也有點無奈：「大兄弟，你這就是耍賴了啊，打不過就躲龜殼裡面？你剛才不是很囂張的嘛。」

廉重冷哼一聲，完全不理會李洛的挑釁，堅持躲進龜殼，然後道：「那你倒是來打我啊。」

李洛啞然，旋即笑道：「你既然有這種變態的要求...」

「那我就成全你吧。」

「哼，嘴硬。」廉重譏諷道。

李洛微微一笑，他將日紋刀收起，單手握著水紋刀，下一刻，有水相之力湧動起來，在刀身之上流轉而動。

漸漸的，水相之力竟是形成了藍色刀芒，於刀刃上吞吐不定。

仿佛是高速流動的水刃一般。

「高階相術，水芒？」

廉重見狀，卻是一眼洞穿，旋即冷笑更甚，水芒術算是入門級水相之術裡面攻擊力比較強橫的一種了，這是將水相之力高速運轉，從而帶來了凌厲的切割性。

只是，水相之力終歸還是不擅長攻擊，所以李洛想要憑此打破他這地甲，卻是有些不太可能。

李洛低頭注視著刀刃上流轉的水芒，輕輕一笑，低聲自語道：「普通的水芒術，可能的確破不了你的龜殼...」

「但是，我的水芒術，可不普通。」

在他說話間，只見得那藍色的水芒中，突然有著一些刺眼的光點在閃爍，唯有李洛知曉其中在發生著什麼。

光明相力湧入了其中，然後形成了一道道極為細微的光束，以光明相力為通道，水相之力流轉其中。

於是，水相之力的流動之速，就達到了一個有些驚人的程度。

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催動而出的水芒術...當然不會普通。

所以，李洛將其命名為...第一版加強水芒術！

廉重望著李洛那刀刃上流轉的水芒，他只感覺那水芒的顏色，似乎是變得更為的純粹了，他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但卻有著一種如芒在背般的不安之感。

而李洛沒有讓他感到不安多久，因為他的身影直接是暴射而出，手中水紋刀仿佛是帶起了碧波，於半空中飛舞而過，掠向了廉重。

廉重咆哮：「來啊！我不怕你！」

在他的咆哮聲中，李洛的身影與他搽身而過，手中刀芒同樣是掠過了他身軀上的土黃色光甲。

李洛的身影出現在了廉重的身後，他沒有回頭，只是神色平淡的將手中水紋刀緩緩的插入腰間的刀鞘。

而在後面，廉重臉龐上的神情在此時凝固，下一瞬，他身軀表面的土黃色光甲，轟然爆裂開來。

他的身體，也是在此時，緩緩的仰天到了下去，濺起了一地塵埃。

誰都沒有注意到，在那密林間，有一顆懸掛的晶石閃爍著光芒，將這一場戰鬥，投影到了白靈山的晶壁之上。

第五十八章大吃一波

白靈山山腳，沸騰而喧囂。

巨大的晶壁上，不斷的變幻著積分，同時頂部一片位置還在投影出一場場激烈的戰鬥，時不時的引來諸多驚呼聲。

直到某一刻，畫面突然一陣變幻，只見得兩道人影於一片林間中對峙的畫面，投影了出來。

一處亭閣中，正有些無聊的蔡薇玉指剝開一顆葡萄，正打算放進紅潤小嘴中，她眸光突然一頓，停在了那晶壁上面。

「那人，好像是少府主？」蔡薇有些驚訝的道。

顏靈卿聞言，目光也是立即投去，然後就見到了那對峙的兩道人影。

「還真是...」

蔡薇連葡萄都不吃了，連忙坐直了嬌軀，道：「他在跟誰打？」

顏靈卿也不認識，但她很快就從周圍越來越多的譁然聲中得到了信息：「是東淵學府的第二名，叫做廉重，六品相，八印實力。」

「這李洛，怎麼會去招惹這種強敵？」

「淘汰賽中，少府主就算不去招惹別人，也會被盯上的。」蔡薇柳眉輕蹙，美眸盯著晶壁上面的畫面，眨也不眨。

一旁的顏靈卿也是認真了起來，全神貫注，因為她們明白，這將會是一場硬戰。

而在她們聚精會神的關注下，畫面中的李洛與廉重直接是開戰了，而那每一次激烈的對碰，都讓得兩女神色微微有些變幻。

不過隨著戰鬥的持續，她們俏臉上的驚訝越來越濃烈，因為她們見到，在這一場戰鬥中，李洛竟然沒有半點的劣勢。

明明只是七印的實力，但卻將八印對手死死壓制。

特別是當最後李洛水紋刀上流轉著水芒時，一刀斬碎了廉重身軀上的光甲，蔡薇忍不住激動的小手一拍桌子。

「少府主好厲害呀！」

一旁的顏靈卿也是紅唇微張，眸光中帶著難以掩飾的愕然。

她同樣沒想到，李洛竟然如此順利的擊敗了一位八印強敵。

這份漂亮的戰績，讓人挑不出任何的毛病來。

她注視著那畫面中，李洛緩緩歸刀入鞘的背影，此時的他，倒是與平常那老老實實在工作檯前煉製著靈水奇光的少年，完全不一樣了。

現在的他，要顯得更加的鋒芒畢露。

不過或許，這才是真正的李洛，平日裡的溫和調皮，只是在掩蓋著他的那種鋒芒...

「這下子，我倒是有些相信他可能真的能夠闖進前十了。」顏靈卿輕笑一聲，清冷的眸子中，終於是有了饒有興致之色浮現出來。

亭閣之外，同樣在此時有此起彼伏的驚呼聲響起，顯然李洛與廉重這場戰鬥結果，震驚了不少人。

主亭中，老院長，師總督以及那位安烈導師，同樣是看見了戰鬥結果。

老院長滿臉笑容，眼中有著遮掩不住的得意笑容，旋即道：「這東淵學府的第二名，竟然被我南風學府排名第十五的李洛打敗，哈哈，也是有趣。」

「師總督，你說是不是？」

師總督面龐輕輕抖了抖，笑道：「不愧是洛嵐府的少府主，當真是讓人意外至極。」

「這一位就是洛嵐府的少府主李洛嗎？與姜青娥有著婚約的那位？」一旁的安烈導師突然問道。

老院長笑著點點頭。

「倒是長得不賴...呵呵，這李洛雖然還沒進聖玄星學府，但他的名字，在聖玄星學府可早就名揚了。」安烈導師似笑非笑的道。

「打敗了一個八印的對手，也不見得就能進得了聖玄星學府吧。」師總督淡笑道。

「那你可得好好看著了。」老院長眼皮一抬，聲音不鹹不淡。

...

對於自己這場戰鬥在山外引起的熱議，李洛自然不知曉，此時的他，拖著昏迷過去的廉重，走向另外的戰圈。

撥開灌木叢，只見得前方戰鬥正激烈，不過讓得李洛有些驚訝的是，那東淵學府明明人數佔一點優勢，但眼下的戰鬥中，卻是被趙闊與虞浪兩人壓制了。

趙闊衝分發揮了他肉盾的功能，手中大斧唰唰的劈斬著，承受著大部分的攻擊，而反觀虞浪則是如風般的來回穿梭，凌厲刁鑽的攻擊，直指三人要害，一時間將他們逼得有些狼狽。

按照這局面下去，恐怕很快對方就會有人開始出現傷勢了。

李洛笑了笑，邁步走了出來。

而他這一出現，頓時讓得場中激烈的戰鬥都為之一滯，不論是趙闊虞浪，還是那東淵學府的三人都是將震驚的目光投來。

特別是當他們在見到那被李洛拖著昏迷過去的廉重後，那震驚就更加的強烈了。

「我靠，李洛你這變態，竟然把廉重打敗了？」虞浪有些目瞪口呆。

李洛笑著點點頭，然後將廉重丟在了前面，目光盯著那三名東淵學府的學員：「還要頑抗嗎？」

在他的目光注視下，那三名東淵學府的學員駭得魂飛魄散，再沒有作戰的勇氣，轉頭就要分散逃竄。

不過李洛早有準備，屈指連彈，水光彈呼嘯而出，在他們的眼前爆炸開來，刺眼的強光讓得三人頓時慘叫出聲。

而趙闊，虞浪則是抓住機會，攻勢陡然爆發。

短短片刻，三人便是哀嚎著倒地。

「把他們的積分都給分了吧。」李洛笑道。

「哇，這可真是大魚啊。」虞浪雙眼放光，對方這五人，個個分數都不少，特別是廉重，分數竟然達到了兩千四百分。

不過雖然看得眼熱，但虞浪並未去打廉重積分的主意，反而道：「廉重的積分，李洛你就自己吃了吧，我和趙闊把這四人的分了就行。」

東淵學府另外四人的積分加起來有一千多，雖然比不上廉重這麼豐厚，但也算是一筆不小的收穫了。

李洛聞言，想要說點什麼，趙闊也是笑道：「洛哥，這廉重是你單獨打敗的，我們這個便宜可不能佔，而且你是有潛力衝擊前十的，沒必要跟我們糾結這些。」

見到兩人都這麼說，李洛也就不矯情了，取下晶牌，便是將這廉重的積分蹭了個乾淨。

虞浪與趙闊，臉龐上露出垂涎的笑容，在那東淵學府四人驚恐的目光中，將他們洗成了白板。

「我們老大不會放過你們的！」悲憤絕望中，東淵學府的人發出了怒吼，同時不爭氣的流下了悔恨的眼淚。

在吃了這一波大的後，李洛的積分達到了三千九百分，而虞浪，趙闊也是達到了兩千多分左右。

雖然看不見積分榜，但按照李洛的估計，他應該是能夠進前三十了，而虞浪，趙闊，也能進前一百。

他的臉龐上露出了笑容，雖然想要到前十依舊還有一些距離，但卻不算太遠了。

「東淵學府的大兄弟...還真是貼心啊。」

「不知道後面還有沒有？」

這淘汰賽越到後面，留下的人就越是滑溜難纏，想要奪取積分，還真是有點不容易，所以這廉重帶著人來送一波溫暖，簡直是讓人感動到想給他們頒個獎。

「走吧，我們距離白靈墟，應該也不遠了。」

李洛說了一聲，然後邁步向前而去，趙闊，虞浪也是跟了上來。

而一旦抵達白靈墟，這淘汰賽，也將會進入到最為激烈的階段了。

第五十八章大吃一波

白靈山山腳，沸騰而喧囂。

巨大的晶壁上，不斷的變幻著積分，同時頂部一片位置還在投影出一場場激烈的戰鬥，時不時的引來諸多驚呼聲。

直到某一刻，畫面突然一陣變幻，只見得兩道人影於一片林間中對峙的畫面，投影了出來。

一處亭閣中，正有些無聊的蔡薇玉指剝開一顆葡萄，正打算放進紅潤小嘴中，她眸光突然一頓，停在了那晶壁上面。

「那人，好像是少府主？」蔡薇有些驚訝的道。

顏靈卿聞言，目光也是立即投去，然後就見到了那對峙的兩道人影。

「還真是...」

蔡薇連葡萄都不吃了，連忙坐直了嬌軀，道：「他在跟誰打？」

顏靈卿也不認識，但她很快就從周圍越來越多的譁然聲中得到了信息：「是東淵學府的第二名，叫做廉重，六品相，八印實力。」

「這李洛，怎麼會去招惹這種強敵？」

「淘汰賽中，少府主就算不去招惹別人，也會被盯上的。」蔡薇柳眉輕蹙，美眸盯著晶壁上面的畫面，眨也不眨。

一旁的顏靈卿也是認真了起來，全神貫注，因為她們明白，這將會是一場硬戰。

而在她們聚精會神的關注下，畫面中的李洛與廉重直接是開戰了，而那每一次激烈的對碰，都讓得兩女神色微微有些變幻。

不過隨著戰鬥的持續，她們俏臉上的驚訝越來越濃烈，因為她們見到，在這一場戰鬥中，李洛竟然沒有半點的劣勢。

明明只是七印的實力，但卻將八印對手死死壓制。

特別是當最後李洛水紋刀上流轉著水芒時，一刀斬碎了廉重身軀上的光甲，蔡薇忍不住激動的小手一拍桌子。

「少府主好厲害呀！」

一旁的顏靈卿也是紅唇微張，眸光中帶著難以掩飾的愕然。

她同樣沒想到，李洛竟然如此順利的擊敗了一位八印強敵。

這份漂亮的戰績，讓人挑不出任何的毛病來。

她注視著那畫面中，李洛緩緩歸刀入鞘的背影，此時的他，倒是與平常那老老實實在工作檯前煉製著靈水奇光的少年，完全不一樣了。

現在的他，要顯得更加的鋒芒畢露。

不過或許，這才是真正的李洛，平日裡的溫和調皮，只是在掩蓋著他的那種鋒芒...

「這下子，我倒是有些相信他可能真的能夠闖進前十了。」顏靈卿輕笑一聲，清冷的眸子中，終於是有了饒有興致之色浮現出來。

亭閣之外，同樣在此時有此起彼伏的驚呼聲響起，顯然李洛與廉重這場戰鬥結果，震驚了不少人。

主亭中，老院長，師總督以及那位安烈導師，同樣是看見了戰鬥結果。

老院長滿臉笑容，眼中有著遮掩不住的得意笑容，旋即道：「這東淵學府的第二名，竟然被我南風學府排名第十五的李洛打敗，哈哈，也是有趣。」

「師總督，你說是不是？」

師總督面龐輕輕抖了抖，笑道：「不愧是洛嵐府的少府主，當真是讓人意外至極。」

「這一位就是洛嵐府的少府主李洛嗎？與姜青娥有著婚約的那位？」一旁的安烈導師突然問道。

老院長笑著點點頭。

「倒是長得不賴...呵呵，這李洛雖然還沒進聖玄星學府，但他的名字，在聖玄星學府可早就名揚了。」安烈導師似笑非笑的道。

「打敗了一個八印的對手，也不見得就能進得了聖玄星學府吧。」師總督淡笑道。

「那你可得好好看著了。」老院長眼皮一抬，聲音不鹹不淡。

...

對於自己這場戰鬥在山外引起的熱議，李洛自然不知曉，此時的他，拖著昏迷過去的廉重，走向另外的戰圈。

撥開灌木叢，只見得前方戰鬥正激烈，不過讓得李洛有些驚訝的是，那東淵學府明明人數佔一點優勢，但眼下的戰鬥中，卻是被趙闊與虞浪兩人壓制了。

趙闊衝分發揮了他肉盾的功能，手中大斧唰唰的劈斬著，承受著大部分的攻擊，而反觀虞浪則是如風般的來回穿梭，凌厲刁鑽的攻擊，直指三人要害，一時間將他們逼得有些狼狽。

按照這局面下去，恐怕很快對方就會有人開始出現傷勢了。

李洛笑了笑，邁步走了出來。

而他這一出現，頓時讓得場中激烈的戰鬥都為之一滯，不論是趙闊虞浪，還是那東淵學府的三人都是將震驚的目光投來。

特別是當他們在見到那被李洛拖著昏迷過去的廉重後，那震驚就更加的強烈了。

「我靠，李洛你這變態，竟然把廉重打敗了？」虞浪有些目瞪口呆。

李洛笑著點點頭，然後將廉重丟在了前面，目光盯著那三名東淵學府的學員：「還要頑抗嗎？」

在他的目光注視下，那三名東淵學府的學員駭得魂飛魄散，再沒有作戰的勇氣，轉頭就要分散逃竄。

不過李洛早有準備，屈指連彈，水光彈呼嘯而出，在他們的眼前爆炸開來，刺眼的強光讓得三人頓時慘叫出聲。

而趙闊，虞浪則是抓住機會，攻勢陡然爆發。

短短片刻，三人便是哀嚎著倒地。

「把他們的積分都給分了吧。」李洛笑道。

「哇，這可真是大魚啊。」虞浪雙眼放光，對方這五人，個個分數都不少，特別是廉重，分數竟然達到了兩千四百分。

不過雖然看得眼熱，但虞浪並未去打廉重積分的主意，反而道：「廉重的積分，李洛你就自己吃了吧，我和趙闊把這四人的分了就行。」

東淵學府另外四人的積分加起來有一千多，雖然比不上廉重這麼豐厚，但也算是一筆不小的收穫了。

李洛聞言，想要說點什麼，趙闊也是笑道：「洛哥，這廉重是你單獨打敗的，我們這個便宜可不能佔，而且你是有潛力衝擊前十的，沒必要跟我們糾結這些。」

見到兩人都這麼說，李洛也就不矯情了，取下晶牌，便是將這廉重的積分蹭了個乾淨。

虞浪與趙闊，臉龐上露出垂涎的笑容，在那東淵學府四人驚恐的目光中，將他們洗成了白板。

「我們老大不會放過你們的！」悲憤絕望中，東淵學府的人發出了怒吼，同時不爭氣的流下了悔恨的眼淚。

在吃了這一波大的後，李洛的積分達到了三千九百分，而虞浪，趙闊也是達到了兩千多分左右。

雖然看不見積分榜，但按照李洛的估計，他應該是能夠進前三十了，而虞浪，趙闊，也能進前一百。

他的臉龐上露出了笑容，雖然想要到前十依舊還有一些距離，但卻不算太遠了。

「東淵學府的大兄弟...還真是貼心啊。」

「不知道後面還有沒有？」

這淘汰賽越到後面，留下的人就越是滑溜難纏，想要奪取積分，還真是有點不容易，所以這廉重帶著人來送一波溫暖，簡直是讓人感動到想給他們頒個獎。

「走吧，我們距離白靈墟，應該也不遠了。」

李洛說了一聲，然後邁步向前而去，趙闊，虞浪也是跟了上來。

而一旦抵達白靈墟，這淘汰賽，也將會進入到最為激烈的階段了。

第五十九章白靈墟

在解決了以廉重為首的東淵學府的阻截後，李洛三人繼續前行，這期間又陸陸續續的遭遇了一些強敵，不過最終都是以對方含淚貢獻出積分為結果。

如此兩個小時後。

李洛三人站在一處高地上，望著出現在前方的一片遼闊廢墟，廢墟原本一座廢棄的城鎮，歲月侵蝕下來，早已殘破不堪。

諸多的破碎建築林立，一直蔓延到視線的盡頭。

廢墟中還有著巨樹蔓藤破地而出，遮掩著視線。

這裡就是白靈墟，也是此次學府大考的決戰之處。

李洛三人目光警惕的望著四周，然後方才緩緩的靠近白靈墟，而在廢墟的邊緣位置，他們發現了一座矗立的晶壁。

走上前去，晶壁上面有文字浮現，正是這淘汰賽最後的規則。

規則其實也很簡單，當白靈墟中僅僅剩下十個人的時候，學府大考會直接宣布結束，而此時就將會以各自積分的多少來排出名次。

而此時，李洛他們突然看見胸口上的晶牌有光芒閃爍起來，然後光芒投射出來，直接是在面前形成了淡淡的光幕。

「是積分排行榜。」虞浪訝異的道。

顯然，到了這白靈墟，就可以自主的查看積分榜了。

李洛目光望著榜單，只見得那第一名就是呂清兒的名字，她的積分達到了九千五百分。

「嘖嘖，厲害啊，這是禍害了多少人啊？」李洛笑道。

他們這邊使勁各種手段來釣魚，期間還有著廉重來送福利，眼下他的積分也就才四千多分，而這呂清兒比他高了一倍，可見真是神擋殺神佛擋殺佛，一路橫推。

在呂清兒後面，不出意料的就是東淵學府的師箜，積分達到了八千三百分。

師箜後面，陸陸續續的都是五千分左右的，而李洛也看見他的排名，第十七名。

而虞浪與趙闊，則是在三十多名左右。

「洛哥，接下來如果遇見強敵，情況不對的話，你就先自己跑路吧，我們兩個到這種排名差不多是極限了，所以到時候有機會就發揮最後的光和熱，給你創造點價值，我相信虞浪也是這麼想的，是不是？」趙闊盯著積分榜看了片刻，說道。

虞浪聞言，沉吟了幾秒，道：「其實我感覺我可能還可以再搶救一下？」

趙闊被噎了一下，怒視虞浪：「不用搶救了，你已經涼了。」

虞浪只得點頭，好好，我涼了涼了。

雖說虞浪慣性在耍賤，不過看得出來，他也比較贊同趙闊的話，他們兩人是七印的實力，但他們卻沒有李洛這麼變態，如果遇見八印強敵，大概率是要輸的，而隨著來到白靈墟的猛人越來越多，他們這實力跟著李洛，則是會漸漸的從幫手變成累贅。

而且白靈墟這裡最後是要淘汰到只剩下十人，他們不可能指望跟著李洛硬生生的將自己留到那個時候，這樣反而會給李洛帶來不小的壓力。

即便李洛不在意，但他們卻不能將此視為理所應當。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進前十也沒多大的意義，只要到時候呂清兒能夠奪得第一名，那分發給南風學府的錄取名錄，以他們的排名同樣是能夠享受到。

李洛聞言，笑了笑，道：「到時候看情況吧。」

其實他的目標也只是進入前十，獲得一個錄取名額，至於爭奪第一這個重任，南風學府已經有呂清兒扛著了，他沒必要去搶這個風頭。

「走，先進白靈墟中找個地方躲著看看。」

李洛一揮手，帶著兩人進入到了地形複雜的白靈墟中。

與此同時，在白靈墟另外的方向。

師箜站在一處晶壁前，面色平淡的望著面前淡淡光幕所形成的積分榜，他的目光，盯著第一名的呂清兒看了許久。

「老大，廉重的名字沒在榜單上，他出事了？」師箜身後，突然有一名東淵學府的學員有些震驚的道。

師箜聞言，也是有點驚訝，他這才看向後面，果然沒發現廉重的名字，倒是見到了排在第十七名的李洛。

他的雙目虛眯了一下，他之前吩咐過廉重去「照顧」李洛，眼下怎麼反而是廉重被淘汰了，李洛卻升了上來？

「他應該是被李洛淘汰了。」師箜淡淡的道。

「啊？那個李洛不是就七印的實力嗎？怎麼可能淘汰得了廉重？」旁邊的人難以置信的道。

「總會有各種辦法的，而且你們真以為那李洛是個廢物嗎？」師箜笑了笑，只是眼中卻是有著冰寒之意流露。

「這位少府主，可一直在藏拙呢。」

「那需要針對一下嗎？」

師箜擺了擺手，道：「現在最重要的目標是呂清兒，李洛雖然有些出人意料，但還沒資格讓我們改變計劃。」

「先不用理會他，等到將呂清兒解決後，他就只是跳梁小丑，不足為懼。」

師箜說著，便是邁步走進白靈墟中。

而在進入白靈墟後不久，師箜在一處殘垣斷壁上看見了一道明顯剛刻畫不久的記號，當即一笑，然後沿著記號穿過了一條條雜草叢生的殘破街道。

如此約莫十數分鐘後，他走進了一間破碎的屋子中。

屋內一片陰暗，而當師箜走進來時，只見得那陰影中也是有著四道人影走出，正是此前與師箜有過約定的項梁，池蘇，宗賦，而最後一人，赫然是宋雲峰。

「師箜，你果然還是被呂清兒甩了一些積分啊。」那項梁見到師箜，便是咧嘴一笑。

師箜淡笑道：「暫時的領先，沒必要計較。」

「說吧，我們什麼時候動手？」池蘇問道。

「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先確定呂清兒的位置，然後做上完全之策，讓她沒有任何機會逃掉，不然她一旦逃走，恐怕就不會再給我們第二次圍剿的機會，到時候她只要拖一些時間，或者將人數減少到只剩下十人，那就強行把大考給結束了。」宗賦緩緩說道。

師箜點點頭，然後目光看向宋雲峰，笑道：「確定位置的事情，恐怕就要麻煩雲峰了。」

項梁三人也是看向宋雲峰，而在他們的注視下，後者面色有些不自在，因為他隱隱感覺到對方的眼中帶著一點鄙夷之意。

項梁三人畢竟與南風學府立場不同，所以要對付呂清兒很正常，但宋雲峰可是南風學府的人，眼下還在幫師箜對付呂清兒，這就是有點吃裡扒外了。

雖說站在他們的角度來說，當然樂意有宋雲峰這種內奸相助，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對宋雲峰的人品表示鄙夷。

「我已經做好準備了。」宋雲峰心中不爽，但還是面無表情的道。

「那就真是多謝雲峰了，這次事若成，你才是最大的功臣。」師箜神色很是真誠的感謝道。

...

第五十九章白靈墟

在解決了以廉重為首的東淵學府的阻截後，李洛三人繼續前行，這期間又陸陸續續的遭遇了一些強敵，不過最終都是以對方含淚貢獻出積分為結果。

如此兩個小時後。

李洛三人站在一處高地上，望著出現在前方的一片遼闊廢墟，廢墟原本一座廢棄的城鎮，歲月侵蝕下來，早已殘破不堪。

諸多的破碎建築林立，一直蔓延到視線的盡頭。

廢墟中還有著巨樹蔓藤破地而出，遮掩著視線。

這裡就是白靈墟，也是此次學府大考的決戰之處。

李洛三人目光警惕的望著四周，然後方才緩緩的靠近白靈墟，而在廢墟的邊緣位置，他們發現了一座矗立的晶壁。

走上前去，晶壁上面有文字浮現，正是這淘汰賽最後的規則。

規則其實也很簡單，當白靈墟中僅僅剩下十個人的時候，學府大考會直接宣布結束，而此時就將會以各自積分的多少來排出名次。

而此時，李洛他們突然看見胸口上的晶牌有光芒閃爍起來，然後光芒投射出來，直接是在面前形成了淡淡的光幕。

「是積分排行榜。」虞浪訝異的道。

顯然，到了這白靈墟，就可以自主的查看積分榜了。

李洛目光望著榜單，只見得那第一名就是呂清兒的名字，她的積分達到了九千五百分。

「嘖嘖，厲害啊，這是禍害了多少人啊？」李洛笑道。

他們這邊使勁各種手段來釣魚，期間還有著廉重來送福利，眼下他的積分也就才四千多分，而這呂清兒比他高了一倍，可見真是神擋殺神佛擋殺佛，一路橫推。

在呂清兒後面，不出意料的就是東淵學府的師箜，積分達到了八千三百分。

師箜後面，陸陸續續的都是五千分左右的，而李洛也看見他的排名，第十七名。

而虞浪與趙闊，則是在三十多名左右。

「洛哥，接下來如果遇見強敵，情況不對的話，你就先自己跑路吧，我們兩個到這種排名差不多是極限了，所以到時候有機會就發揮最後的光和熱，給你創造點價值，我相信虞浪也是這麼想的，是不是？」趙闊盯著積分榜看了片刻，說道。

虞浪聞言，沉吟了幾秒，道：「其實我感覺我可能還可以再搶救一下？」

趙闊被噎了一下，怒視虞浪：「不用搶救了，你已經涼了。」

虞浪只得點頭，好好，我涼了涼了。

雖說虞浪慣性在耍賤，不過看得出來，他也比較贊同趙闊的話，他們兩人是七印的實力，但他們卻沒有李洛這麼變態，如果遇見八印強敵，大概率是要輸的，而隨著來到白靈墟的猛人越來越多，他們這實力跟著李洛，則是會漸漸的從幫手變成累贅。

而且白靈墟這裡最後是要淘汰到只剩下十人，他們不可能指望跟著李洛硬生生的將自己留到那個時候，這樣反而會給李洛帶來不小的壓力。

即便李洛不在意，但他們卻不能將此視為理所應當。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進前十也沒多大的意義，只要到時候呂清兒能夠奪得第一名，那分發給南風學府的錄取名錄，以他們的排名同樣是能夠享受到。

李洛聞言，笑了笑，道：「到時候看情況吧。」

其實他的目標也只是進入前十，獲得一個錄取名額，至於爭奪第一這個重任，南風學府已經有呂清兒扛著了，他沒必要去搶這個風頭。

「走，先進白靈墟中找個地方躲著看看。」

李洛一揮手，帶著兩人進入到了地形複雜的白靈墟中。

與此同時，在白靈墟另外的方向。

師箜站在一處晶壁前，面色平淡的望著面前淡淡光幕所形成的積分榜，他的目光，盯著第一名的呂清兒看了許久。

「老大，廉重的名字沒在榜單上，他出事了？」師箜身後，突然有一名東淵學府的學員有些震驚的道。

師箜聞言，也是有點驚訝，他這才看向後面，果然沒發現廉重的名字，倒是見到了排在第十七名的李洛。

他的雙目虛眯了一下，他之前吩咐過廉重去「照顧」李洛，眼下怎麼反而是廉重被淘汰了，李洛卻升了上來？

「他應該是被李洛淘汰了。」師箜淡淡的道。

「啊？那個李洛不是就七印的實力嗎？怎麼可能淘汰得了廉重？」旁邊的人難以置信的道。

「總會有各種辦法的，而且你們真以為那李洛是個廢物嗎？」師箜笑了笑，只是眼中卻是有著冰寒之意流露。

「這位少府主，可一直在藏拙呢。」

「那需要針對一下嗎？」

師箜擺了擺手，道：「現在最重要的目標是呂清兒，李洛雖然有些出人意料，但還沒資格讓我們改變計劃。」

「先不用理會他，等到將呂清兒解決後，他就只是跳梁小丑，不足為懼。」

師箜說著，便是邁步走進白靈墟中。

而在進入白靈墟後不久，師箜在一處殘垣斷壁上看見了一道明顯剛刻畫不久的記號，當即一笑，然後沿著記號穿過了一條條雜草叢生的殘破街道。

如此約莫十數分鐘後，他走進了一間破碎的屋子中。

屋內一片陰暗，而當師箜走進來時，只見得那陰影中也是有著四道人影走出，正是此前與師箜有過約定的項梁，池蘇，宗賦，而最後一人，赫然是宋雲峰。

「師箜，你果然還是被呂清兒甩了一些積分啊。」那項梁見到師箜，便是咧嘴一笑。

師箜淡笑道：「暫時的領先，沒必要計較。」

「說吧，我們什麼時候動手？」池蘇問道。

「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先確定呂清兒的位置，然後做上完全之策，讓她沒有任何機會逃掉，不然她一旦逃走，恐怕就不會再給我們第二次圍剿的機會，到時候她只要拖一些時間，或者將人數減少到只剩下十人，那就強行把大考給結束了。」宗賦緩緩說道。

師箜點點頭，然後目光看向宋雲峰，笑道：「確定位置的事情，恐怕就要麻煩雲峰了。」

項梁三人也是看向宋雲峰，而在他們的注視下，後者面色有些不自在，因為他隱隱感覺到對方的眼中帶著一點鄙夷之意。

項梁三人畢竟與南風學府立場不同，所以要對付呂清兒很正常，但宋雲峰可是南風學府的人，眼下還在幫師箜對付呂清兒，這就是有點吃裡扒外了。

雖說站在他們的角度來說，當然樂意有宋雲峰這種內奸相助，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對宋雲峰的人品表示鄙夷。

「我已經做好準備了。」宋雲峰心中不爽，但還是面無表情的道。

「那就真是多謝雲峰了，這次事若成，你才是最大的功臣。」師箜神色很是真誠的感謝道。

...

第六十章險境

隨著時間的流逝，白靈墟迎來了越來越多的學員，而能夠走到這裡的學員，無一例外是經過重重的競爭，打敗了諸多的強敵，所以說起來也算是天蜀郡這一屆中的精英了。

所以他們的來到，直接是打破了這片廢墟中的安寧，此起彼伏的激烈戰鬥，開始爆發於廢墟的各處。

而這種激烈戰鬥也體現在了積分榜上面，不論是白靈山外還是山內，所有人都能夠見到榜上在劇烈的變幻著。

時不時的有著排在面前的名字突然消失，被另外的名字取而代之，那是被直接淘汰的表現。

激戰在持續，無數視線緊張的望著積分榜，因為隨著人數的開始銳減，這也說明學府大考到了最為激烈的階段。

...

一座殘破建築中。

李洛聽著不遠處那些地方發生的戰鬥，然後望著面前的晶牌折射出來的積分榜，感嘆道：「這淘汰的也太快了。」

短短不過一個多小時的時間，積分榜上原本有一百多人，可現在，卻只剩下六十人了。

這段時間，他倒是沒有遇見敵人，積分也沒什麼變化，所以排名已經從十七名掉到了二十三名。

「太兇殘了。」一旁的趙闊也是點點頭。

而在他們說話間，一道人影如風般的颳了進來，現出虞浪的身影。

「這外面現在太亂了，到處都在打。」虞浪在外面探測消息，他的風相速度極快，倒是適合當個斥候。

「有什麼發現嗎？」李洛問道。

虞浪點點頭，面色突然變得凝重了一些，道：「我剛才無意間發現了師箜的身影，而且在他的身邊，竟然還有著項梁，池蘇，宗賦三人。」

李洛聞言，眼神頓時一凝，道：「他們難道聯手了？」

「我懷疑他們可能是聯手對付呂清兒去了。」虞浪舔了舔嘴唇，沉聲道。

放眼這學府大考中，能夠讓師箜如此煞費苦心的，除了呂清兒，恐怕也沒其他人了。

一旁的趙闊面色也是一變，其實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能否得到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這個希望可能不在李洛身上，而是在呂清兒身上。

因為只有她才能夠奪取第一名，而第一名獲得的額外名額，能夠將他們帶飛。

李洛的眉頭也是緩緩的皺了起來，道：「這個可能性很大，那師箜心機很深，必然為此做了周全之策，呂清兒如果真的被他們針對，那麼就有危險了。」

如果師箜真的做了這種謀劃，那對於他們而言，呂清兒必然不能出事，因為對方一旦淘汰了呂清兒，那他們其他這些南風學府的人，可能會被師箜全部的掃除。

即便是他，也不可能獨自面對師箜，項梁，池蘇，宗賦這些人的聯手。

李洛沉默了數息，旋即深吸了一口氣，看向虞浪道：「他們往哪個方向去了？」

虞浪迅速給他指明了一個方向，道：「你要去？」

「你們也明白呂清兒的重要性，所以我得去看看，不然她那裡出了問題，我們恐怕也不好過。」李洛嘆了一聲，道。

虞浪，趙闊聞言皆是點點頭。

「你們兩人暫時就留在這裡，我一人去，會更方便一些。」李洛說道。

「好，你多小心。」

虞浪與趙闊也明白，那個層次的戰鬥，不是他們能參與的，所以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提醒了一聲。

李洛點點頭，便是不再多說，身軀一震，藍色相力若隱若現，仿佛一層水光遮蔽了身軀，然後他的身影就這樣悄無聲息的掠了出去。

...

在白靈墟某處。

呂清兒坐在一處廢墟高樓中，她容顏清麗，上半身的白色衣衫，勾勒著胸前小荷初露尖尖角的弧度以及細細的腰肢。

下半身則是白色長褲，包裹著翹臀，同時讓得本就修長的雙腿，更加顯得筆直纖細。

長發垂落下來，在小腰處輕輕飄蕩。

唯美的一幕，倒是與這廢墟之景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此時的呂清兒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布袋，裡面裝著一些果乾，她伸手拿著，細嚼慢咽，補充著一天的消耗。

突然她嚼動微微一頓，因為她見到一道倩影也是掠了進來。

呂清兒看了一眼，來人是蒂法晴。

之前進入到白靈墟時，她就遇見了蒂法晴，後者見到她，當然是喜出望外，然後就想要跟著混一混積分，呂清兒對此倒沒拒絕，畢竟算是同學，順手幫一把她並不介意。

「清兒，你可真是太給我們女孩子爭光了，那麼多男人，都被你一個人給壓制住了。」蒂法晴笑嘻嘻的吹捧道。

呂清兒淡淡一笑，道：「還沒結束呢。」

蒂法晴點點頭，道：「這一次學府大考，那東淵學府的確是個勁敵，我對那師箜，也是有些擔心。」

「那的確是一個強敵。」對此呂清兒並不否認，那個師箜，連她都感覺到了威脅。

「嗯嗯，這種時候同學府的人總能互相幫一下，所以我剛才留了記號，這是大考前宋雲峰提醒我的，說如果到最後遇見了你，同時又覺得你需要幫助的話，就用這種記號通知他，他如果看見的話，就會趕來幫忙。」蒂法晴笑道。

呂清兒嘴中嚼動的果乾猛然一頓。

她偏頭看向蒂法晴，清冷的眸光變得凌厲了許多：「你說你在附近給宋雲峰留了記號？」

蒂法晴被她那凌厲眼神嚇了一跳，訥訥的道：「是啊，怎麼了？宋雲峰畢竟是我們南風學府第二名啊，如果他能來幫你，就不怕那師箜了。」

呂清兒眸光盯著蒂法晴，看了十數秒，旋即她將小布袋放進了懷中，俏臉冷淡的起身。

「我先走了，你就別跟著我了。」

「清兒...你，你這是怎麼了？我做了什麼錯事嗎？」蒂法晴連忙問道。

呂清兒沒有再理會她，腳尖輕點，嬌軀便是輕盈的掠出殘破的高樓，然後落在了一座亂石廢墟中，就欲迅速潛行離去。

雖然她不知道蒂法晴留下的記號會不會帶來什麼，但她卻並不想將自身的行蹤這樣的暴露出來，那樣會讓她本能的感覺到不安全。

「希望是我想多了。」

呂清兒心中掠過這道想法。

可就當她剛欲潛行的那一霎，她嬌軀陡然緊繃起來，腳下的亂石陡然間爆裂開來，有綠色的光芒暴射而出，直接對著她腳裸纏繞而來。

襲擊來得太過的突然。

不過呂清兒也不是全然沒有準備，面對突襲，她臨危不亂，腳尖一點，便是有冰冷相力噴湧而出。

襲來的綠光瞬間被冰凍，露出行跡，仿佛是某種綠色的蔓藤。

啪啪啪！

前方有著拍掌的聲音響起，呂清兒俏臉冰寒的看去，然後便是見到一道人影站在殘垣斷壁上，面帶笑意的注視著她。

正是師箜。

而在她的左右以及後方，皆是有一道人影閃現而出，同時將她的所有退路，完全的堵死了。

「呂清兒，抓到你了。」項梁眼睛熾熱，咧嘴笑道。

此時的呂清兒，前方是師箜，左右後方，便是項梁，池蘇，宗賦三位同樣排名極為靠前的強敵。

一時間，此地宛如絕境。

而在不遠處的殘破樓閣上，有晶石光芒閃爍，將這一幕也投影到了白靈山山腳的晶壁上。

然後，山腳的氣氛就被引爆了。

第六十章險境

隨著時間的流逝，白靈墟迎來了越來越多的學員，而能夠走到這裡的學員，無一例外是經過重重的競爭，打敗了諸多的強敵，所以說起來也算是天蜀郡這一屆中的精英了。

所以他們的來到，直接是打破了這片廢墟中的安寧，此起彼伏的激烈戰鬥，開始爆發於廢墟的各處。

而這種激烈戰鬥也體現在了積分榜上面，不論是白靈山外還是山內，所有人都能夠見到榜上在劇烈的變幻著。

時不時的有著排在面前的名字突然消失，被另外的名字取而代之，那是被直接淘汰的表現。

激戰在持續，無數視線緊張的望著積分榜，因為隨著人數的開始銳減，這也說明學府大考到了最為激烈的階段。

...

一座殘破建築中。

李洛聽著不遠處那些地方發生的戰鬥，然後望著面前的晶牌折射出來的積分榜，感嘆道：「這淘汰的也太快了。」

短短不過一個多小時的時間，積分榜上原本有一百多人，可現在，卻只剩下六十人了。

這段時間，他倒是沒有遇見敵人，積分也沒什麼變化，所以排名已經從十七名掉到了二十三名。

「太兇殘了。」一旁的趙闊也是點點頭。

而在他們說話間，一道人影如風般的颳了進來，現出虞浪的身影。

「這外面現在太亂了，到處都在打。」虞浪在外面探測消息，他的風相速度極快，倒是適合當個斥候。

「有什麼發現嗎？」李洛問道。

虞浪點點頭，面色突然變得凝重了一些，道：「我剛才無意間發現了師箜的身影，而且在他的身邊，竟然還有著項梁，池蘇，宗賦三人。」

李洛聞言，眼神頓時一凝，道：「他們難道聯手了？」

「我懷疑他們可能是聯手對付呂清兒去了。」虞浪舔了舔嘴唇，沉聲道。

放眼這學府大考中，能夠讓師箜如此煞費苦心的，除了呂清兒，恐怕也沒其他人了。

一旁的趙闊面色也是一變，其實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能否得到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這個希望可能不在李洛身上，而是在呂清兒身上。

因為只有她才能夠奪取第一名，而第一名獲得的額外名額，能夠將他們帶飛。

李洛的眉頭也是緩緩的皺了起來，道：「這個可能性很大，那師箜心機很深，必然為此做了周全之策，呂清兒如果真的被他們針對，那麼就有危險了。」

如果師箜真的做了這種謀劃，那對於他們而言，呂清兒必然不能出事，因為對方一旦淘汰了呂清兒，那他們其他這些南風學府的人，可能會被師箜全部的掃除。

即便是他，也不可能獨自面對師箜，項梁，池蘇，宗賦這些人的聯手。

李洛沉默了數息，旋即深吸了一口氣，看向虞浪道：「他們往哪個方向去了？」

虞浪迅速給他指明了一個方向，道：「你要去？」

「你們也明白呂清兒的重要性，所以我得去看看，不然她那裡出了問題，我們恐怕也不好過。」李洛嘆了一聲，道。

虞浪，趙闊聞言皆是點點頭。

「你們兩人暫時就留在這裡，我一人去，會更方便一些。」李洛說道。

「好，你多小心。」

虞浪與趙闊也明白，那個層次的戰鬥，不是他們能參與的，所以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提醒了一聲。

李洛點點頭，便是不再多說，身軀一震，藍色相力若隱若現，仿佛一層水光遮蔽了身軀，然後他的身影就這樣悄無聲息的掠了出去。

...

在白靈墟某處。

呂清兒坐在一處廢墟高樓中，她容顏清麗，上半身的白色衣衫，勾勒著胸前小荷初露尖尖角的弧度以及細細的腰肢。

下半身則是白色長褲，包裹著翹臀，同時讓得本就修長的雙腿，更加顯得筆直纖細。

長發垂落下來，在小腰處輕輕飄蕩。

唯美的一幕，倒是與這廢墟之景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此時的呂清兒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布袋，裡面裝著一些果乾，她伸手拿著，細嚼慢咽，補充著一天的消耗。

突然她嚼動微微一頓，因為她見到一道倩影也是掠了進來。

呂清兒看了一眼，來人是蒂法晴。

之前進入到白靈墟時，她就遇見了蒂法晴，後者見到她，當然是喜出望外，然後就想要跟著混一混積分，呂清兒對此倒沒拒絕，畢竟算是同學，順手幫一把她並不介意。

「清兒，你可真是太給我們女孩子爭光了，那麼多男人，都被你一個人給壓制住了。」蒂法晴笑嘻嘻的吹捧道。

呂清兒淡淡一笑，道：「還沒結束呢。」

蒂法晴點點頭，道：「這一次學府大考，那東淵學府的確是個勁敵，我對那師箜，也是有些擔心。」

「那的確是一個強敵。」對此呂清兒並不否認，那個師箜，連她都感覺到了威脅。

「嗯嗯，這種時候同學府的人總能互相幫一下，所以我剛才留了記號，這是大考前宋雲峰提醒我的，說如果到最後遇見了你，同時又覺得你需要幫助的話，就用這種記號通知他，他如果看見的話，就會趕來幫忙。」蒂法晴笑道。

呂清兒嘴中嚼動的果乾猛然一頓。

她偏頭看向蒂法晴，清冷的眸光變得凌厲了許多：「你說你在附近給宋雲峰留了記號？」

蒂法晴被她那凌厲眼神嚇了一跳，訥訥的道：「是啊，怎麼了？宋雲峰畢竟是我們南風學府第二名啊，如果他能來幫你，就不怕那師箜了。」

呂清兒眸光盯著蒂法晴，看了十數秒，旋即她將小布袋放進了懷中，俏臉冷淡的起身。

「我先走了，你就別跟著我了。」

「清兒...你，你這是怎麼了？我做了什麼錯事嗎？」蒂法晴連忙問道。

呂清兒沒有再理會她，腳尖輕點，嬌軀便是輕盈的掠出殘破的高樓，然後落在了一座亂石廢墟中，就欲迅速潛行離去。

雖然她不知道蒂法晴留下的記號會不會帶來什麼，但她卻並不想將自身的行蹤這樣的暴露出來，那樣會讓她本能的感覺到不安全。

「希望是我想多了。」

呂清兒心中掠過這道想法。

可就當她剛欲潛行的那一霎，她嬌軀陡然緊繃起來，腳下的亂石陡然間爆裂開來，有綠色的光芒暴射而出，直接對著她腳裸纏繞而來。

襲擊來得太過的突然。

不過呂清兒也不是全然沒有準備，面對突襲，她臨危不亂，腳尖一點，便是有冰冷相力噴湧而出。

襲來的綠光瞬間被冰凍，露出行跡，仿佛是某種綠色的蔓藤。

啪啪啪！

前方有著拍掌的聲音響起，呂清兒俏臉冰寒的看去，然後便是見到一道人影站在殘垣斷壁上，面帶笑意的注視著她。

正是師箜。

而在她的左右以及後方，皆是有一道人影閃現而出，同時將她的所有退路，完全的堵死了。

「呂清兒，抓到你了。」項梁眼睛熾熱，咧嘴笑道。

此時的呂清兒，前方是師箜，左右後方，便是項梁，池蘇，宗賦三位同樣排名極為靠前的強敵。

一時間，此地宛如絕境。

而在不遠處的殘破樓閣上，有晶石光芒閃爍，將這一幕也投影到了白靈山山腳的晶壁上。

然後，山腳的氣氛就被引爆了。

第六十一章圍獵呂清兒

當白靈山山腳那巨大的晶壁上面將呂清兒被圍剿的畫面投影出來時，無數的譁然聲轟然間爆發，一道道目光中充斥著震驚之意。

「那是南風學府的呂清兒？積分榜第一名。」

「這是被針對了？那是師箜，還有項梁，池蘇，宗賦，嘖嘖，都是積分榜前幾的人啊。」

「這次南風學府要危險了，那師箜顯然是有備而來，恐怕為此早就做好了謀劃，如果呂清兒被他們淘汰，那麼失去了第一名的南風學府，今年恐怕將會被東淵學府所超越。」

「這幾人臉皮也太厚了，竟然圍攻這麼漂亮的小姑娘。」

「這又沒違規，只能說呂清兒太不小心了。」

「......」

各種各樣的聲音在山腳下迴蕩，不過所有人都是振奮了起來，因為不管怎麼看，這場戰鬥恐怕都會是此次大考最為精彩的一幕。

亭閣中，顏靈卿與蔡薇也是將眸光投射在晶壁上，俏臉有些凝重。

「這呂清兒可能要出事。」蔡薇說道。

「這是針對南風學府的一場行動。」顏靈卿一針見血的道。

對方如此精準的把握了呂清兒的行蹤，而且不僅出動了師箜，還請來了另外三人積分榜上前五的人，這顯然是不給呂清兒任何逃脫的機會。

「麻煩了啊。」

蔡薇柳眉微蹙，因為李洛是南風學府的人，她當然站在這邊，再加上呂清兒這小姑娘之前還幫了溪陽屋一把，從感官上來說，她並不希望呂清兒被淘汰。

但顯然，她的意念，改變不了這場精心設計的圍困之局。

主亭中，此時氣氛悄然間變得沉凝起來，空氣的流動仿佛都被靜止了。

因為這來自老院長那陡然陰沉下來的面龐，在他的身體上，隱隱有著雄渾強橫的相力若隱若現，一股強大的壓迫感瀰漫出來。

不過一旁的師總督卻並不在意那種壓迫感，嘴角反而是噙著一抹淡淡的笑意。

「師總督看來為了這場圍困，也是出了不少力氣吧？」老院長陰沉沉的聲音響起。

這場圍困，不僅有東淵學府，還有著另外三座學府的人參與，所以說這是蓄謀已久的計劃，而不是臨時而為。

項梁，池蘇，宗賦三人只是學員，他們會選擇跟師箜合作，大概率是受到了背後學府的指示，而能夠撮合幾大學府聯合在一起對抗南風學府，整個天蜀郡，恐怕也就只有這位師總督有這個能耐了。

師總督面帶笑意，道：「南風學府霸佔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太久了，如今有這個局面，只能說是人心所向。」

「師總督來了這天蜀郡，可當真是一顆老鼠屎壞一鍋湯。」老院長毫不留情的譏諷道。

師總督眼中掠過一抹怒意，淡淡的道：「這也是老院長逼的啊。」

「你放心，今年王庭的政績評審，老夫還是會給你差評的，到時候，師總督應該也要挪位置了。」老院長冷冷的道。

師總督臉龐上終於浮現出一抹冷笑，道：「那你可就要放心了，如果丟了第一學府的招牌，南風學府的評審可就沒那個含金量了。」

兩人目光未曾對視，可言語間的惱怒恨意，卻是讓得這主亭內的氣氛壓抑至極。

而那位安烈導師，則是眼觀鼻鼻觀心，完全不摻和這兩方間的爭鬥，因為這種情況他見多了，反正只要沒有人違規，那麼他就不會插嘴。

他的目光只是盯著晶壁上面的畫面，心中暗暗搖頭，面對著這種困局，那位叫做呂清兒的小姑娘，怕是要可惜了...

...

遍布殘垣斷壁的廢墟中。

呂清兒俏臉冰冷的注視著前方的師箜，清脆的聲音中都是帶著凌冽的寒氣：「為了這一幕，看來你是煞費苦心呢。」

「這是對清兒你最大的重視啊。」師箜笑道。

呂清兒輕輕搖頭，知曉廢話也是無用，當即嬌軀上有著冰白色的相力湧動起來，而其雙手上的冰蠶絲手套，也是在此時有著細微的白鱗倒豎起來，看上去宛如虎獸的舌頭一般，這輕輕一握下去，怕是直接剮出一片肉絲來。

顯然，這特製的冰蠶絲手套，便是呂清兒的武器。

項梁，池蘇，宗賦三人也是立即運轉相力，各自取出武器，目光凌厲而忌憚的鎖定呂清兒。

場中氣氛凝固了一瞬。

下一刻，項梁三人陡然出手，直接自三個不同方向，化為三道光影暴射而出，凌厲攻勢，對著呂清兒籠罩而下。

呂清兒長發在相力的鼓動下飛舞而動，面對著三人聯手的攻擊，她不僅沒有退後，反而是主動迎上。

冰白色的相力呼嘯著，引得附近的空氣都是變低起來，腳下廢墟中，有淡淡的寒霜浮現。

轟！

四道相力直接是衝撞在一起，引起相力震蕩衝擊，不過面色出現變化的，卻是項梁三人，因為他們清晰的感覺到呂清兒的冰相之力究竟是何等的霸道，直接是將他們的相力盡數的衝散。

「果然是九印實力！」

「上七品冰相！」

三人心中掠過這些想法，再度撲出。

「赤炎掌！」項梁咆哮，渾身火紅相力呼嘯，一掌轟出，只見得一道火紅熾熱的掌印便是轟向呂清兒。

「毒藤術！」

那池蘇雙手合攏，碧綠相力沿著地面疾馳而出，隱約間仿佛是化為綠色的蔓藤，閃電般的纏繞向呂清兒玉足。

「水鞭！」

宗賦也是袖袍一揮，只見得一道藍色水鞭破空而出，裹挾著溼潤之氣，攻向呂清兒眉心。

三人顯然是早有準備，出手頗為默契，同時覆蓋了呂清兒所有的要害。

「寒冰之環！」

然而呂清兒玉足陡然一跺，只見得冰藍色的光環以她自身為中心，轟然爆發開來，頓時所過處，寒冰凝結，而來自項梁三人的攻勢，皆是被化解。

項梁三人氣勢一滯。

但呂清兒卻是猛然攻向了項梁，芊芊玉手揮動間，裹挾著寒氣，讓人渾身都在打著冷戰。

在呂清兒的攻勢下，項梁瞬間就落入了下風，狼狽異常，如果不是宗賦，池蘇迅速援救，恐怕不出多久，他就得落敗。

激戰在廢墟中爆發，看得人眼花繚亂。

不過讓人咂舌的是，即便是三打一，但任誰都看得出來，在這場戰鬥中，竟然依舊是呂清兒佔據著上風，將三人所壓制。

如此戰鬥力，看得山外無數人驚嘆連連，這個漂亮的小姑娘，竟然如此的剽悍。

「師箜，還不出手？！」

隨著局面愈發的難看，那項梁終於是忍不住的怒吼出聲。

轟！

而就在他聲音落下的那一瞬，這片廢墟中仿佛是有著細微的雷鳴聲炸響，一道雷光閃電般的掠過，直指呂清兒。

突如其來的凌厲攻勢，也是引得呂清兒眼眸一凝，不過倒也並不慌亂，畢竟對於師箜的入場，她也是早有預料。

當即蠶絲手套上，有冰寒的相力凝聚而至，仿佛是有著淡淡的冰晶於手套上面浮現，蔓延。

她一掌拍出，與那一道跳動著雷光般的槍尖硬碰在一起。

嗤啦！

冰霜與雷光在碰撞的瞬間，橫掃開來，滿地的蔓延。

而呂清兒嬌軀微微一震，與那道攻來的身影皆是倒射而退。

這是在此次大考中，呂清兒與人交手，的首次未能佔據到優勢。

她清麗臉蛋上，浮現出許些凝重之意，眸光望著前方那道渾身升騰著雷光相力的人影，緩緩道：「上七品雷相，果然霸道。」

「清兒你的上七品冰相，也不簡單。」師箜笑吟吟的道。

「不過今日這局面，你是逃不掉的。」

呂清兒沉默了數息，這師箜的實力並不弱於她，如今再加上項梁三人圍攻，她的確是劣勢極大。

只是，如果真以為這樣就想要她呂清兒束手就擒的話，也未免過於天真了一些。

「既然你們想玩，那就陪你們玩到底吧。」呂清兒聲音冷淡的說道。

聽到她這話，項梁等人心頭皆是一凜。

在那無數道視線的注視下，呂清兒突然伸手，將雙手上的冰蠶絲手套，輕輕的褪了下來。

而當手套褪下的那一刻，她的雙手顯露了出來。

項梁等人見狀，瞳孔頓時一縮，而師箜的面色，也是有著凝重浮現出來。

「這底牌，終於是用出來了嗎...」

第六十一章圍獵呂清兒

當白靈山山腳那巨大的晶壁上面將呂清兒被圍剿的畫面投影出來時，無數的譁然聲轟然間爆發，一道道目光中充斥著震驚之意。

「那是南風學府的呂清兒？積分榜第一名。」

「這是被針對了？那是師箜，還有項梁，池蘇，宗賦，嘖嘖，都是積分榜前幾的人啊。」

「這次南風學府要危險了，那師箜顯然是有備而來，恐怕為此早就做好了謀劃，如果呂清兒被他們淘汰，那麼失去了第一名的南風學府，今年恐怕將會被東淵學府所超越。」

「這幾人臉皮也太厚了，竟然圍攻這麼漂亮的小姑娘。」

「這又沒違規，只能說呂清兒太不小心了。」

「......」

各種各樣的聲音在山腳下迴蕩，不過所有人都是振奮了起來，因為不管怎麼看，這場戰鬥恐怕都會是此次大考最為精彩的一幕。

亭閣中，顏靈卿與蔡薇也是將眸光投射在晶壁上，俏臉有些凝重。

「這呂清兒可能要出事。」蔡薇說道。

「這是針對南風學府的一場行動。」顏靈卿一針見血的道。

對方如此精準的把握了呂清兒的行蹤，而且不僅出動了師箜，還請來了另外三人積分榜上前五的人，這顯然是不給呂清兒任何逃脫的機會。

「麻煩了啊。」

蔡薇柳眉微蹙，因為李洛是南風學府的人，她當然站在這邊，再加上呂清兒這小姑娘之前還幫了溪陽屋一把，從感官上來說，她並不希望呂清兒被淘汰。

但顯然，她的意念，改變不了這場精心設計的圍困之局。

主亭中，此時氣氛悄然間變得沉凝起來，空氣的流動仿佛都被靜止了。

因為這來自老院長那陡然陰沉下來的面龐，在他的身體上，隱隱有著雄渾強橫的相力若隱若現，一股強大的壓迫感瀰漫出來。

不過一旁的師總督卻並不在意那種壓迫感，嘴角反而是噙著一抹淡淡的笑意。

「師總督看來為了這場圍困，也是出了不少力氣吧？」老院長陰沉沉的聲音響起。

這場圍困，不僅有東淵學府，還有著另外三座學府的人參與，所以說這是蓄謀已久的計劃，而不是臨時而為。

項梁，池蘇，宗賦三人只是學員，他們會選擇跟師箜合作，大概率是受到了背後學府的指示，而能夠撮合幾大學府聯合在一起對抗南風學府，整個天蜀郡，恐怕也就只有這位師總督有這個能耐了。

師總督面帶笑意，道：「南風學府霸佔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太久了，如今有這個局面，只能說是人心所向。」

「師總督來了這天蜀郡，可當真是一顆老鼠屎壞一鍋湯。」老院長毫不留情的譏諷道。

師總督眼中掠過一抹怒意，淡淡的道：「這也是老院長逼的啊。」

「你放心，今年王庭的政績評審，老夫還是會給你差評的，到時候，師總督應該也要挪位置了。」老院長冷冷的道。

師總督臉龐上終於浮現出一抹冷笑，道：「那你可就要放心了，如果丟了第一學府的招牌，南風學府的評審可就沒那個含金量了。」

兩人目光未曾對視，可言語間的惱怒恨意，卻是讓得這主亭內的氣氛壓抑至極。

而那位安烈導師，則是眼觀鼻鼻觀心，完全不摻和這兩方間的爭鬥，因為這種情況他見多了，反正只要沒有人違規，那麼他就不會插嘴。

他的目光只是盯著晶壁上面的畫面，心中暗暗搖頭，面對著這種困局，那位叫做呂清兒的小姑娘，怕是要可惜了...

...

遍布殘垣斷壁的廢墟中。

呂清兒俏臉冰冷的注視著前方的師箜，清脆的聲音中都是帶著凌冽的寒氣：「為了這一幕，看來你是煞費苦心呢。」

「這是對清兒你最大的重視啊。」師箜笑道。

呂清兒輕輕搖頭，知曉廢話也是無用，當即嬌軀上有著冰白色的相力湧動起來，而其雙手上的冰蠶絲手套，也是在此時有著細微的白鱗倒豎起來，看上去宛如虎獸的舌頭一般，這輕輕一握下去，怕是直接剮出一片肉絲來。

顯然，這特製的冰蠶絲手套，便是呂清兒的武器。

項梁，池蘇，宗賦三人也是立即運轉相力，各自取出武器，目光凌厲而忌憚的鎖定呂清兒。

場中氣氛凝固了一瞬。

下一刻，項梁三人陡然出手，直接自三個不同方向，化為三道光影暴射而出，凌厲攻勢，對著呂清兒籠罩而下。

呂清兒長發在相力的鼓動下飛舞而動，面對著三人聯手的攻擊，她不僅沒有退後，反而是主動迎上。

冰白色的相力呼嘯著，引得附近的空氣都是變低起來，腳下廢墟中，有淡淡的寒霜浮現。

轟！

四道相力直接是衝撞在一起，引起相力震蕩衝擊，不過面色出現變化的，卻是項梁三人，因為他們清晰的感覺到呂清兒的冰相之力究竟是何等的霸道，直接是將他們的相力盡數的衝散。

「果然是九印實力！」

「上七品冰相！」

三人心中掠過這些想法，再度撲出。

「赤炎掌！」項梁咆哮，渾身火紅相力呼嘯，一掌轟出，只見得一道火紅熾熱的掌印便是轟向呂清兒。

「毒藤術！」

那池蘇雙手合攏，碧綠相力沿著地面疾馳而出，隱約間仿佛是化為綠色的蔓藤，閃電般的纏繞向呂清兒玉足。

「水鞭！」

宗賦也是袖袍一揮，只見得一道藍色水鞭破空而出，裹挾著溼潤之氣，攻向呂清兒眉心。

三人顯然是早有準備，出手頗為默契，同時覆蓋了呂清兒所有的要害。

「寒冰之環！」

然而呂清兒玉足陡然一跺，只見得冰藍色的光環以她自身為中心，轟然爆發開來，頓時所過處，寒冰凝結，而來自項梁三人的攻勢，皆是被化解。

項梁三人氣勢一滯。

但呂清兒卻是猛然攻向了項梁，芊芊玉手揮動間，裹挾著寒氣，讓人渾身都在打著冷戰。

在呂清兒的攻勢下，項梁瞬間就落入了下風，狼狽異常，如果不是宗賦，池蘇迅速援救，恐怕不出多久，他就得落敗。

激戰在廢墟中爆發，看得人眼花繚亂。

不過讓人咂舌的是，即便是三打一，但任誰都看得出來，在這場戰鬥中，竟然依舊是呂清兒佔據著上風，將三人所壓制。

如此戰鬥力，看得山外無數人驚嘆連連，這個漂亮的小姑娘，竟然如此的剽悍。

「師箜，還不出手？！」

隨著局面愈發的難看，那項梁終於是忍不住的怒吼出聲。

轟！

而就在他聲音落下的那一瞬，這片廢墟中仿佛是有著細微的雷鳴聲炸響，一道雷光閃電般的掠過，直指呂清兒。

突如其來的凌厲攻勢，也是引得呂清兒眼眸一凝，不過倒也並不慌亂，畢竟對於師箜的入場，她也是早有預料。

當即蠶絲手套上，有冰寒的相力凝聚而至，仿佛是有著淡淡的冰晶於手套上面浮現，蔓延。

她一掌拍出，與那一道跳動著雷光般的槍尖硬碰在一起。

嗤啦！

冰霜與雷光在碰撞的瞬間，橫掃開來，滿地的蔓延。

而呂清兒嬌軀微微一震，與那道攻來的身影皆是倒射而退。

這是在此次大考中，呂清兒與人交手，的首次未能佔據到優勢。

她清麗臉蛋上，浮現出許些凝重之意，眸光望著前方那道渾身升騰著雷光相力的人影，緩緩道：「上七品雷相，果然霸道。」

「清兒你的上七品冰相，也不簡單。」師箜笑吟吟的道。

「不過今日這局面，你是逃不掉的。」

呂清兒沉默了數息，這師箜的實力並不弱於她，如今再加上項梁三人圍攻，她的確是劣勢極大。

只是，如果真以為這樣就想要她呂清兒束手就擒的話，也未免過於天真了一些。

「既然你們想玩，那就陪你們玩到底吧。」呂清兒聲音冷淡的說道。

聽到她這話，項梁等人心頭皆是一凜。

在那無數道視線的注視下，呂清兒突然伸手，將雙手上的冰蠶絲手套，輕輕的褪了下來。

而當手套褪下的那一刻，她的雙手顯露了出來。

項梁等人見狀，瞳孔頓時一縮，而師箜的面色，也是有著凝重浮現出來。

「這底牌，終於是用出來了嗎...」

第六十二章冰玉手

雪白的手套自呂清兒雙手上褪下，一雙修長纖細，漂亮到近乎完美的玉手出現在了無數道視線的注視下。

柔荑如雪，清淨白皙，似是不染塵埃。

呂清兒纖細的雙手有著一種別樣的美感，宛如是羊脂玉精心鑄就而成的藝術品一般，毫無瑕疵，足以讓人愛不釋手。

所以當呂清兒露出雙手時，在場的莫說是三個少年，就算是那身為女孩子的池蘇，都是愣了愣，眼中掠過豔羨之色。

漂亮的臉蛋他們倒是見過不少，可能夠把手也長得這麼好看的，他們還真是第一次看見。

平常呂清兒將它們藏在蠶絲手套下，倒真是太可惜了。

而且，在呂清兒那如冰晶白玉般的小手上，似是還有著神秘的冰紋在若隱若現，有一股極寒之氣緩緩的散發出來。

「都小心點，那是呂清兒的秘術，冰玉手...即便她眼下只是九印，但此術的威能，已是能媲美一些將階相術了。」師箜凝重的聲音在此時響起。

而項梁等人聞言，面色頓時一變，再看向呂清兒那一雙完美玉手時，已是充滿著忌憚。

將階相術對於他們這種十印境的人而言，幾乎不是一個層次的，只是那種級別的相術憑藉他們的相力根本無法施展，但眼下這呂清兒的秘術，卻是能夠讓得她在沒有踏入相師境時就發揮出將階相術的威力，這如何能不讓人驚懼。

此時他們方才明白，為何師箜明明實力也不弱，卻要拉著他們來圍獵呂清兒，原來後者是有著這等底牌。

呂清兒俏臉冰冷，宛如冰山一般，她沒有多說任何一句廢話，倩影陡然疾掠而出，直指師箜所在。

顯然是打算先對付師箜。

但師箜卻仿佛早已預料一般，只見得雷光在其身軀表面閃爍，旋即他的身影閃電般的倒射而退。

雷相之力，同樣擅長速度，並不遜色於風相。

呂清兒見狀，也就果斷的放棄了擒賊先擒王的念頭，身影一轉，就將目標鎖定向了項梁。

項梁見到呂清兒急速掠來，面色也是大變，不過他可沒有師箜那種速度，所以只能一聲咆哮，熾熱火紅的相力自身軀上升騰起來。

同時手中宛如燃燒著火焰的長刀，直接就對著呂清兒怒斬而下。

呼！

熾熱的刀光呼嘯，然而呂清兒卻是毫不在意，只見得其左手雙指並曲，帶起凌冽寒氣，直接是與那劈斬下來的熾熱刀光硬碰在一起。

鐺！

仿佛是有著清脆之聲響起，然後那項梁就駭然的見到，厚厚的冰霜自其刀鋒上蔓延開來，瞬間就將他的火相之力撲滅，而冰霜還在以極快的速度蔓延而來，短短數息，就將他的身軀凝固在了原地。

僅僅只是一擊，就解決了八印實力的項梁！

呂清兒這「冰玉手」的威力，讓人膽寒。

所以那池蘇與宗賦見狀，毫不猶豫的掉頭就跑。

但呂清兒既然露了底牌，哪裡會放他們逃走，當即早有準備的玉足輕點，仿佛是有冰霜在腳下成形，化為兩道寒冰匹練，直接就將兩人的腳掌凍結在了原地。

旋即倩影掠出，左手雙指急速點出。

十數息後，又是兩個冰雕出現在了廢墟中。

這電光火石間，三名在積分榜上名列前茅的精銳，就被呂清兒盡數的解決掉。

只不過，在解決掉三人後，呂清兒左手上那些淡淡的冰霜之紋，則是開始黯淡下去。

啪啪！

後方有著拍掌的聲音傳來，只見得師箜面帶笑意的望著這一幕，讚嘆道：「好厲害的冰玉手。」

呂清兒面無表情，嬌軀疾射而出，直指師箜。

不過這一次，師箜並未再躲避。

於是，呂清兒右掌拍出，凌冽寒氣嘶嘯，連空氣都是隱隱有著被冰凍般的跡象，最後裹挾著霸道霸氣，直接就拍在了師箜胸膛之上。

但是，讓人驚異的是，師箜的身軀並未被冰凍。

因為在他的身體表面，有狂暴的雷光在跳躍，隱隱的，仿佛是形成了一幅雷光鎧甲。

「清兒，如果你是雙手狀態的「冰玉手」，那還能打破我的「狂雷之鎧」，但這一手之力，卻是還不夠呢。」師箜的面龐上露出了笑容，這狂雷之鎧，同樣是他自身的底牌。

如果呂清兒是全力狀態下的「冰玉手」，師箜對這種硬碰還抱有謹慎之心，可如今呂清兒將一半的力量用來對付了項梁三人，那麼師箜就不再懼怕了。

可以說，他會找來項梁三人，其實目的就是想用他們消耗呂清兒的「冰玉手」，而現在，計劃如他所願。

雷光與寒氣在瘋狂的碰撞，彼此消耗著力量，最終呂清兒心頭一沉的見到，她右手之上的寒霜之紋，也是在此時黯淡了下來。

冰玉手的力量用盡了。

轟！

而也就是在此時，師箜閃電般的出手，兇猛沉重的一拳帶著低低雷鳴聲，直接是轟在了呂清兒小腹之上。

呂清兒的嬌軀頓時倒飛了出去，重重的砸在了一片亂石中，唇角有著血跡浮現出來。

「清兒，很可惜，最後贏的人，還是我。」師箜有些歉意的一笑，然後一步步的走向暫時沒有反抗之力的呂清兒。

呂清兒見狀，也是暗嘆了一口氣，面無表情的望著走近的師箜，雖然很是不甘心，但心中也只能無奈的選擇放棄。

「你的積分，我就笑納了。」

師箜伸出手，就要對著呂清兒胸前的晶牌抓去。

咻咻！

而也就是在這一霎那，在那前方突然有著十數顆光球暴射而至，直接是在師箜與呂清兒之間爆炸開來。

刺目的強光爆發。

突如其來的襲擊，讓得師箜都是愣了一瞬，雙目刺痛，但他還是迅速的伸手對著前方的呂清兒抓去。

但這一抓，卻是落了空。

他心頭一驚，急忙睜開刺痛的眼睛，然後就見到一道人影橫抱住了呂清兒，迅速的躍進了廢墟中，光芒閃爍間，直接是消失不見了。

師箜勃然大怒，身影暴射而出，試圖追擊，可翻過斷壁處，四周卻是不見半個人影。

師箜面龐上的笑意在此時盡數的散去，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陰沉。

先前那道人影雖然躲得極快，但師箜還是將其給認了出來。

「該死的李洛！竟敢壞我好事！」

有蘊含著狂暴怒氣的聲音，從師箜的牙縫中緩緩的冒了出來。

第六十二章冰玉手

雪白的手套自呂清兒雙手上褪下，一雙修長纖細，漂亮到近乎完美的玉手出現在了無數道視線的注視下。

柔荑如雪，清淨白皙，似是不染塵埃。

呂清兒纖細的雙手有著一種別樣的美感，宛如是羊脂玉精心鑄就而成的藝術品一般，毫無瑕疵，足以讓人愛不釋手。

所以當呂清兒露出雙手時，在場的莫說是三個少年，就算是那身為女孩子的池蘇，都是愣了愣，眼中掠過豔羨之色。

漂亮的臉蛋他們倒是見過不少，可能夠把手也長得這麼好看的，他們還真是第一次看見。

平常呂清兒將它們藏在蠶絲手套下，倒真是太可惜了。

而且，在呂清兒那如冰晶白玉般的小手上，似是還有著神秘的冰紋在若隱若現，有一股極寒之氣緩緩的散發出來。

「都小心點，那是呂清兒的秘術，冰玉手...即便她眼下只是九印，但此術的威能，已是能媲美一些將階相術了。」師箜凝重的聲音在此時響起。

而項梁等人聞言，面色頓時一變，再看向呂清兒那一雙完美玉手時，已是充滿著忌憚。

將階相術對於他們這種十印境的人而言，幾乎不是一個層次的，只是那種級別的相術憑藉他們的相力根本無法施展，但眼下這呂清兒的秘術，卻是能夠讓得她在沒有踏入相師境時就發揮出將階相術的威力，這如何能不讓人驚懼。

此時他們方才明白，為何師箜明明實力也不弱，卻要拉著他們來圍獵呂清兒，原來後者是有著這等底牌。

呂清兒俏臉冰冷，宛如冰山一般，她沒有多說任何一句廢話，倩影陡然疾掠而出，直指師箜所在。

顯然是打算先對付師箜。

但師箜卻仿佛早已預料一般，只見得雷光在其身軀表面閃爍，旋即他的身影閃電般的倒射而退。

雷相之力，同樣擅長速度，並不遜色於風相。

呂清兒見狀，也就果斷的放棄了擒賊先擒王的念頭，身影一轉，就將目標鎖定向了項梁。

項梁見到呂清兒急速掠來，面色也是大變，不過他可沒有師箜那種速度，所以只能一聲咆哮，熾熱火紅的相力自身軀上升騰起來。

同時手中宛如燃燒著火焰的長刀，直接就對著呂清兒怒斬而下。

呼！

熾熱的刀光呼嘯，然而呂清兒卻是毫不在意，只見得其左手雙指並曲，帶起凌冽寒氣，直接是與那劈斬下來的熾熱刀光硬碰在一起。

鐺！

仿佛是有著清脆之聲響起，然後那項梁就駭然的見到，厚厚的冰霜自其刀鋒上蔓延開來，瞬間就將他的火相之力撲滅，而冰霜還在以極快的速度蔓延而來，短短數息，就將他的身軀凝固在了原地。

僅僅只是一擊，就解決了八印實力的項梁！

呂清兒這「冰玉手」的威力，讓人膽寒。

所以那池蘇與宗賦見狀，毫不猶豫的掉頭就跑。

但呂清兒既然露了底牌，哪裡會放他們逃走，當即早有準備的玉足輕點，仿佛是有冰霜在腳下成形，化為兩道寒冰匹練，直接就將兩人的腳掌凍結在了原地。

旋即倩影掠出，左手雙指急速點出。

十數息後，又是兩個冰雕出現在了廢墟中。

這電光火石間，三名在積分榜上名列前茅的精銳，就被呂清兒盡數的解決掉。

只不過，在解決掉三人後，呂清兒左手上那些淡淡的冰霜之紋，則是開始黯淡下去。

啪啪！

後方有著拍掌的聲音傳來，只見得師箜面帶笑意的望著這一幕，讚嘆道：「好厲害的冰玉手。」

呂清兒面無表情，嬌軀疾射而出，直指師箜。

不過這一次，師箜並未再躲避。

於是，呂清兒右掌拍出，凌冽寒氣嘶嘯，連空氣都是隱隱有著被冰凍般的跡象，最後裹挾著霸道霸氣，直接就拍在了師箜胸膛之上。

但是，讓人驚異的是，師箜的身軀並未被冰凍。

因為在他的身體表面，有狂暴的雷光在跳躍，隱隱的，仿佛是形成了一幅雷光鎧甲。

「清兒，如果你是雙手狀態的「冰玉手」，那還能打破我的「狂雷之鎧」，但這一手之力，卻是還不夠呢。」師箜的面龐上露出了笑容，這狂雷之鎧，同樣是他自身的底牌。

如果呂清兒是全力狀態下的「冰玉手」，師箜對這種硬碰還抱有謹慎之心，可如今呂清兒將一半的力量用來對付了項梁三人，那麼師箜就不再懼怕了。

可以說，他會找來項梁三人，其實目的就是想用他們消耗呂清兒的「冰玉手」，而現在，計劃如他所願。

雷光與寒氣在瘋狂的碰撞，彼此消耗著力量，最終呂清兒心頭一沉的見到，她右手之上的寒霜之紋，也是在此時黯淡了下來。

冰玉手的力量用盡了。

轟！

而也就是在此時，師箜閃電般的出手，兇猛沉重的一拳帶著低低雷鳴聲，直接是轟在了呂清兒小腹之上。

呂清兒的嬌軀頓時倒飛了出去，重重的砸在了一片亂石中，唇角有著血跡浮現出來。

「清兒，很可惜，最後贏的人，還是我。」師箜有些歉意的一笑，然後一步步的走向暫時沒有反抗之力的呂清兒。

呂清兒見狀，也是暗嘆了一口氣，面無表情的望著走近的師箜，雖然很是不甘心，但心中也只能無奈的選擇放棄。

「你的積分，我就笑納了。」

師箜伸出手，就要對著呂清兒胸前的晶牌抓去。

咻咻！

而也就是在這一霎那，在那前方突然有著十數顆光球暴射而至，直接是在師箜與呂清兒之間爆炸開來。

刺目的強光爆發。

突如其來的襲擊，讓得師箜都是愣了一瞬，雙目刺痛，但他還是迅速的伸手對著前方的呂清兒抓去。

但這一抓，卻是落了空。

他心頭一驚，急忙睜開刺痛的眼睛，然後就見到一道人影橫抱住了呂清兒，迅速的躍進了廢墟中，光芒閃爍間，直接是消失不見了。

師箜勃然大怒，身影暴射而出，試圖追擊，可翻過斷壁處，四周卻是不見半個人影。

師箜面龐上的笑意在此時盡數的散去，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陰沉。

先前那道人影雖然躲得極快，但師箜還是將其給認了出來。

「該死的李洛！竟敢壞我好事！」

有蘊含著狂暴怒氣的聲音，從師箜的牙縫中緩緩的冒了出來。

第六十三章老套的英雄救美出現了

亂石廢墟中。

師箜渾身都是在冒著震怒的煞氣，眼神陰沉得嚇人，眼見著呂清兒就要被他淘汰，最大的攔路石將被清除，結果突然冒出一個李洛來，還將人給救走了！

這種功虧一簣的結果，即便是師箜頗有城府，可依舊是險些氣炸，當下恨不得將李洛碎屍萬段。

師箜目光掃視，想要感應李洛的行跡，但卻毫無結果，李洛帶著呂清兒仿佛是直接隱身了一般，讓人無從察覺。

搜尋了片刻，師箜知道這樣不是辦法，於是深吸一口氣，壓下情緒，回身來到了被冰凍的項梁三人身旁，然後運轉相力，將三人都是被冰凍中給救了出來。

三人破冰，面龐都是一片紫青，渾身瑟瑟發抖，顯然是被凍得不輕。

過了好半晌，三人方才漸漸恢復了一些。

師箜見狀，道：「呂清兒被李洛救走了，我們的任務還沒完全完成。」

「眼下當務之急，是將他們給找出來，呂清兒先前被我打傷，必然需要一些時間恢復傷勢，而且她的「冰玉手」力量耗盡，短時間內無法催動，所以只要將她找到，淘汰她將會很容易。」

項梁三人聞言，也是點點頭。

他們付出了這麼大的努力，當然不希望做了無用之功。

「光靠我們幾人，人手怕是不夠，這裡地形太過的複雜，所以我建議可以將呂清兒重傷的消息擴散出去，如今白靈墟中還有著其他的學員，如果呂清兒是巔峰狀態，他們自然不敢生出異心，可如今呂清兒重傷，又背著那麼多的積分，恐怕會有膽大的人有想法的。」宗賦突然說道。

這話一出，頓時引來其他人贊同，連師箜都是眼睛微亮，笑著點頭。

「趕緊行動吧，不要給他們太多的時間。」

師箜吩咐一聲，旋即眾人便是忙碌了起來。

...

白靈山外。

隨著呂清兒被突然出現的人給救走，場外頓時有著無數道如釋重負的聲音響起，畢竟在拋除其他的因素外，從感官上來說，他們當然支持看上去漂漂亮亮的呂清兒，更何況，她還是被圍攻的弱勢方。

只不過他們也明白，呂清兒已經被打傷，就算被救走，恐怕也只是延緩一些被淘汰的時間而已。

「救走呂清兒的，好像是少府主呢。」雖然李洛的身影一閃即使，但蔡薇眼力還是不錯，隱約的將其給辨認了出來。

顏靈卿螓首微點，道：「李洛這一手英雄救美很老練啊，時機火候把握得簡直完美，這哪個小姑娘受得了？」

蔡薇似笑非笑的道：「難不成青娥這就要多一個情敵了？」

顏靈卿幸災樂禍的道：「如果是這樣，那可就真有好戲看了。」

她們在這裡笑著，而主亭那裡的氣氛依舊沉凝，不過隨著呂清兒突然被救走，老院長陰沉的神色倒是緩和了一些。

但他依舊還是沒有開口說話，因為他很明白，到了這個局面，南風學府已經開始陷入劣勢了。

呂清兒被重創，戰鬥力受損之下，想要再匹敵師箜，難度太大了。

一旁的師總督倒是平和的喝著茶，並沒有因為呂清兒被救走就勃然變色，他同樣知曉，即便此次最後時刻出了變故，但這變故來得晚了一些。

呂清兒已經不算是最大的問題了。

接下來只要師箜將她找出來，奪了積分，一切都結束了。

到時候，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將會落在東淵學府頭上。

想到這一點，師總督的唇角，就忍不住的有著淡淡的笑容浮現出來。

對了，剛才救人的是那個李洛吧？這洛嵐府的人，還是一如既往的讓人心煩啊，不過沒關係，只要接下來他繼續執掌天蜀郡，有的是辦法將洛嵐府在這裡的產業一點點的蠶食推倒。

...

白靈墟某處，一顆自殘垣斷壁中生長而起的大樹樹洞中，李洛將懷中的呂清兒輕輕的放了下來。

他低頭一看，發現呂清兒眸光正目不轉睛的看著他的臉龐。

「雖然我知道這樣子的英雄救美對你來說殺傷力太大，但是我還是希望你能夠克制住你自己。」李洛沉思道。

呂清兒輕啐了一口，然後柳眉輕輕一蹙，體內傳來的刺痛，讓得她明白自身傷勢不輕。

「傷勢怎麼樣？」李洛見狀問道。

呂清兒嘆了一口氣，有點沮喪的道：「比較重，恐怕接下來戰鬥力會銳減，我真是太大意了。」

「那可麻煩了，現在師箜他們應該會發瘋的找我們，如果他聰明的話，甚至還會引動其他的學員，我們到時候遲早會被挖出來。」李洛皺了皺眉頭，道。

「抱歉。」呂清兒低頭道。

「你道歉做什麼？」李洛不解道。

「沒能奪得第一，辜負了你們的期望，這也會導致南風學府失去額外的錄取名額。」呂清兒輕聲道。

「這關你什麼事啊，錄取名額都是要靠自己去爭的，多餘的名額，你能奪得第一，是你的本事，奪不到第一，那就是南風學府其他人運氣不好。」李洛沒好氣的道。

「我認識的呂清兒，可沒這麼矯情的啊，你是不是被打傻了？」

呂清兒生氣的瞪了李洛一眼，道：「你才被打傻了呢。」

李洛笑了笑，道：「對了，差點忘記了，雖然你受傷了，但我是水相啊，我可以幫你療傷啊！」

「我這傷，這麼短的時間恐怕完全恢復不了。」呂清兒遲疑道。

「能恢復多少算多少吧。」李洛說道，他的「水光相」極為特殊，水相與光明相都擁有著治療的效果，這兩者疊加起來，想必在療傷上面會有奇效。

於是他伸出手掌，握住了呂清兒那纖細白皙的小手。

然而他剛拉住，呂清兒卻是宛如觸電一般，猛的抽回了手，白皙晶瑩的清麗臉蛋變得通紅，同時美眸羞惱的盯著李洛：「流氓，你做什麼！」

李洛也被她這劇烈的反應嚇了一跳，旋即苦笑道：「用我的水相之力幫你療傷啊。」

呂清兒支支吾吾的道：「那，那也別握我的手呀。」

李洛撓了撓頭，無語了：「我這淺薄的相力，隔著衣物效果就弱了啊，那要不你轉過去，我把你衣服褪一點。」

呂清兒咬著小白牙，羞怒的看著他，宛如兇猛的小母虎一般。

「不治了！太難伺候了！咱們都在這裡等著被淘汰吧。」李洛也生氣了，這女孩子就是麻煩，療個傷都能這麼的墨跡。

我李洛也是有脾氣的啊！

「別。」

呂清兒見到他要起身，連忙阻攔，旋即低頭道：「我錯了，你就繼續療傷吧。」

李洛輕哼了一聲，然後坐下，伸出手掌，粗暴的抓住了呂清兒的小手，不過別說，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她修煉的秘術的原因，她的小手嬌嫩冰涼，有種玉石般的觸感，讓人有把玩的欲望。

但李洛卻面無表情，迅速的運轉體內相力，只見得藍色的相力順著手掌的湧動，開始陸陸續續的鑽進呂清兒體內，為她恢復著傷勢。

而隨著李洛的水相之力湧入體內，呂清兒眸子中頓時掠過一些驚詫，因為她發現李洛的水相之力極為的精純，而且那種療傷的效果，也比她想像的更好。

淡淡的柔和之感，自體內受傷處散開，驅散著刺痛。

呂清兒看了一眼被李洛抓住的小手，貝齒緊咬著紅唇，微微偏頭，用長發將俏臉遮掩了一半，因為此時的她，面色陀紅，身子都是在發出細微的顫抖，這幅模樣，平日裡可不會出現在她的身上。

呂清兒其實並不是在抗拒被李洛抓著手，只是因為修煉了「冰玉手」的緣故，她的雙手在沒有運轉相力時會變得極其的敏感，所以平日裡她也會帶著冰蠶絲手套，從不讓人接觸到她的雙手。

可眼下，這李洛魯魯莽莽的亂來，抓了她的手，還耍脾氣的要讓她低頭認錯，想到這一點，素來驕傲的呂清兒就有點小委屈。

第六十三章老套的英雄救美出現了

亂石廢墟中。

師箜渾身都是在冒著震怒的煞氣，眼神陰沉得嚇人，眼見著呂清兒就要被他淘汰，最大的攔路石將被清除，結果突然冒出一個李洛來，還將人給救走了！

這種功虧一簣的結果，即便是師箜頗有城府，可依舊是險些氣炸，當下恨不得將李洛碎屍萬段。

師箜目光掃視，想要感應李洛的行跡，但卻毫無結果，李洛帶著呂清兒仿佛是直接隱身了一般，讓人無從察覺。

搜尋了片刻，師箜知道這樣不是辦法，於是深吸一口氣，壓下情緒，回身來到了被冰凍的項梁三人身旁，然後運轉相力，將三人都是被冰凍中給救了出來。

三人破冰，面龐都是一片紫青，渾身瑟瑟發抖，顯然是被凍得不輕。

過了好半晌，三人方才漸漸恢復了一些。

師箜見狀，道：「呂清兒被李洛救走了，我們的任務還沒完全完成。」

「眼下當務之急，是將他們給找出來，呂清兒先前被我打傷，必然需要一些時間恢復傷勢，而且她的「冰玉手」力量耗盡，短時間內無法催動，所以只要將她找到，淘汰她將會很容易。」

項梁三人聞言，也是點點頭。

他們付出了這麼大的努力，當然不希望做了無用之功。

「光靠我們幾人，人手怕是不夠，這裡地形太過的複雜，所以我建議可以將呂清兒重傷的消息擴散出去，如今白靈墟中還有著其他的學員，如果呂清兒是巔峰狀態，他們自然不敢生出異心，可如今呂清兒重傷，又背著那麼多的積分，恐怕會有膽大的人有想法的。」宗賦突然說道。

這話一出，頓時引來其他人贊同，連師箜都是眼睛微亮，笑著點頭。

「趕緊行動吧，不要給他們太多的時間。」

師箜吩咐一聲，旋即眾人便是忙碌了起來。

...

白靈山外。

隨著呂清兒被突然出現的人給救走，場外頓時有著無數道如釋重負的聲音響起，畢竟在拋除其他的因素外，從感官上來說，他們當然支持看上去漂漂亮亮的呂清兒，更何況，她還是被圍攻的弱勢方。

只不過他們也明白，呂清兒已經被打傷，就算被救走，恐怕也只是延緩一些被淘汰的時間而已。

「救走呂清兒的，好像是少府主呢。」雖然李洛的身影一閃即使，但蔡薇眼力還是不錯，隱約的將其給辨認了出來。

顏靈卿螓首微點，道：「李洛這一手英雄救美很老練啊，時機火候把握得簡直完美，這哪個小姑娘受得了？」

蔡薇似笑非笑的道：「難不成青娥這就要多一個情敵了？」

顏靈卿幸災樂禍的道：「如果是這樣，那可就真有好戲看了。」

她們在這裡笑著，而主亭那裡的氣氛依舊沉凝，不過隨著呂清兒突然被救走，老院長陰沉的神色倒是緩和了一些。

但他依舊還是沒有開口說話，因為他很明白，到了這個局面，南風學府已經開始陷入劣勢了。

呂清兒被重創，戰鬥力受損之下，想要再匹敵師箜，難度太大了。

一旁的師總督倒是平和的喝著茶，並沒有因為呂清兒被救走就勃然變色，他同樣知曉，即便此次最後時刻出了變故，但這變故來得晚了一些。

呂清兒已經不算是最大的問題了。

接下來只要師箜將她找出來，奪了積分，一切都結束了。

到時候，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將會落在東淵學府頭上。

想到這一點，師總督的唇角，就忍不住的有著淡淡的笑容浮現出來。

對了，剛才救人的是那個李洛吧？這洛嵐府的人，還是一如既往的讓人心煩啊，不過沒關係，只要接下來他繼續執掌天蜀郡，有的是辦法將洛嵐府在這裡的產業一點點的蠶食推倒。

...

白靈墟某處，一顆自殘垣斷壁中生長而起的大樹樹洞中，李洛將懷中的呂清兒輕輕的放了下來。

他低頭一看，發現呂清兒眸光正目不轉睛的看著他的臉龐。

「雖然我知道這樣子的英雄救美對你來說殺傷力太大，但是我還是希望你能夠克制住你自己。」李洛沉思道。

呂清兒輕啐了一口，然後柳眉輕輕一蹙，體內傳來的刺痛，讓得她明白自身傷勢不輕。

「傷勢怎麼樣？」李洛見狀問道。

呂清兒嘆了一口氣，有點沮喪的道：「比較重，恐怕接下來戰鬥力會銳減，我真是太大意了。」

「那可麻煩了，現在師箜他們應該會發瘋的找我們，如果他聰明的話，甚至還會引動其他的學員，我們到時候遲早會被挖出來。」李洛皺了皺眉頭，道。

「抱歉。」呂清兒低頭道。

「你道歉做什麼？」李洛不解道。

「沒能奪得第一，辜負了你們的期望，這也會導致南風學府失去額外的錄取名額。」呂清兒輕聲道。

「這關你什麼事啊，錄取名額都是要靠自己去爭的，多餘的名額，你能奪得第一，是你的本事，奪不到第一，那就是南風學府其他人運氣不好。」李洛沒好氣的道。

「我認識的呂清兒，可沒這麼矯情的啊，你是不是被打傻了？」

呂清兒生氣的瞪了李洛一眼，道：「你才被打傻了呢。」

李洛笑了笑，道：「對了，差點忘記了，雖然你受傷了，但我是水相啊，我可以幫你療傷啊！」

「我這傷，這麼短的時間恐怕完全恢復不了。」呂清兒遲疑道。

「能恢復多少算多少吧。」李洛說道，他的「水光相」極為特殊，水相與光明相都擁有著治療的效果，這兩者疊加起來，想必在療傷上面會有奇效。

於是他伸出手掌，握住了呂清兒那纖細白皙的小手。

然而他剛拉住，呂清兒卻是宛如觸電一般，猛的抽回了手，白皙晶瑩的清麗臉蛋變得通紅，同時美眸羞惱的盯著李洛：「流氓，你做什麼！」

李洛也被她這劇烈的反應嚇了一跳，旋即苦笑道：「用我的水相之力幫你療傷啊。」

呂清兒支支吾吾的道：「那，那也別握我的手呀。」

李洛撓了撓頭，無語了：「我這淺薄的相力，隔著衣物效果就弱了啊，那要不你轉過去，我把你衣服褪一點。」

呂清兒咬著小白牙，羞怒的看著他，宛如兇猛的小母虎一般。

「不治了！太難伺候了！咱們都在這裡等著被淘汰吧。」李洛也生氣了，這女孩子就是麻煩，療個傷都能這麼的墨跡。

我李洛也是有脾氣的啊！

「別。」

呂清兒見到他要起身，連忙阻攔，旋即低頭道：「我錯了，你就繼續療傷吧。」

李洛輕哼了一聲，然後坐下，伸出手掌，粗暴的抓住了呂清兒的小手，不過別說，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她修煉的秘術的原因，她的小手嬌嫩冰涼，有種玉石般的觸感，讓人有把玩的欲望。

但李洛卻面無表情，迅速的運轉體內相力，只見得藍色的相力順著手掌的湧動，開始陸陸續續的鑽進呂清兒體內，為她恢復著傷勢。

而隨著李洛的水相之力湧入體內，呂清兒眸子中頓時掠過一些驚詫，因為她發現李洛的水相之力極為的精純，而且那種療傷的效果，也比她想像的更好。

淡淡的柔和之感，自體內受傷處散開，驅散著刺痛。

呂清兒看了一眼被李洛抓住的小手，貝齒緊咬著紅唇，微微偏頭，用長發將俏臉遮掩了一半，因為此時的她，面色陀紅，身子都是在發出細微的顫抖，這幅模樣，平日裡可不會出現在她的身上。

呂清兒其實並不是在抗拒被李洛抓著手，只是因為修煉了「冰玉手」的緣故，她的雙手在沒有運轉相力時會變得極其的敏感，所以平日裡她也會帶著冰蠶絲手套，從不讓人接觸到她的雙手。

可眼下，這李洛魯魯莽莽的亂來，抓了她的手，還耍脾氣的要讓她低頭認錯，想到這一點，素來驕傲的呂清兒就有點小委屈。

第六十四章人質

白靈墟中，如今一片混亂。

因為還留在這裡的學員都是收到了師箜等人散播的消息，那就是南風學府的呂清兒被重創，如今躲了起來。

這消息一出來，頓時引得人心蠢蠢欲動，畢竟誰都知曉現在的呂清兒是積分榜第一名，如果誰能夠好運的將她找出來，豈不是一下子就能夠飛躍到第一？

他們之前忌憚呂清兒，是因為她那強橫的實力，可如今她都重傷了，那還怕個什麼？

於是，一些動了貪心的學員，忍不住的開始四處搜尋，大有一副掘地三尺都要將人給找出來的架勢。

...

一處斷壁上，師箜面無表情的望著白靈墟中的各處混亂與騷動，眼下他們已經找了一個小時了，但那李洛仿佛帶著呂清兒消失了一般，半個人影都找不到。

「不知道怎麼回事，總感覺到一點不安。」師箜偏頭，對著一側的項梁等人皺眉說道。

宗賦道：「不必急躁，在這種寸寸搜尋下，他們躲不了多久的。」

師箜吐了一口氣，他也知道著急是沒用的，只是心中的那種莫名感覺，讓得他極為的不舒服。

突然他聽見一些聲響，轉過頭，便是見到宋雲峰自不遠處的廢墟中走了出來，而且在他的手中，似乎還抓著一道人影。

「我這裡應該能幫你把李洛給逼出來。」宋雲峰淡笑道。

他指著手中被捆縛著嚴嚴實實的人影，道：「這人叫做趙闊，是李洛在學府中的好友，之前他與虞浪一直跟著李洛。」

「李洛會察覺到你們的行動，大概率是那虞浪發現的，然後通知了李洛，只是他之前在暗中發現你們的時候，卻沒注意我也在暗處盯住了他。」

「你們與呂清兒交手時，我就潛了過去，這趙闊被我抓住了，但那虞浪卻是有些滑溜，被他給跑掉了。」

趙闊此時手腳被捆縛著，連嘴巴都被堵了起來，雙目噴火的盯著宋雲峰。

之前宋雲峰發現他們的時候，他們其實也有所察覺，不過對於同學府的人，終歸是少了幾分警惕，畢竟彼此間不能搶奪積分，也就少了最大的競爭動力。

但他與虞浪都沒想到的是，這宋雲峰會突然對他們出手。

在那危機關頭，趙闊主動的撞上了宋雲峰，給虞浪爭取了一點逃跑的時間，但他這裡，卻是被抓住了。

宋雲峰卻並不理會趙闊的噴火目光，道：「雖然大考中不能傷及性命，但我們可以把這傢伙吊起來戲耍玩弄，我相信李洛會發現的，到時候，就看他願不願意現身來救他的好朋友了。」

「哈哈，雲峰，你真是及時雨啊！」師箜身影掠下，忍不住的大笑起來。

然後他轉頭對著池蘇道：「把這趙闊吊到一個顯眼的地方，我倒是要看看，李洛究竟是要保他的兄弟還是保呂清兒。」

宗賦皺了皺眉頭，道：「會不會做得太過了？」

師箜擺了擺手，淡淡道：「李洛他不多管閒事，就沒這些事了，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那池蘇聞言，也就點頭應下，手一抬，便是有著綠色的蔓藤延伸出來，將趙闊給纏住。

...

樹洞中。

李洛睜開微閉的眼睛，然後他望著面前的呂清兒，發現她的俏臉陀紅一片，身子也是微微顫抖，當即奇怪的道：「你沒事吧？」

呂清兒貝齒緊咬著紅唇，輕輕搖頭，然後聲音細微的道：「好了嗎？」

李洛笑著點點頭，然後鬆開了握住呂清兒小手的手掌，而後者顯然是如釋重負，緊繃的嬌軀都是鬆緩了許多。

呂清兒俏臉上的緋紅在散去，她感應了一下體內的傷勢，不由得有些震驚的道：「我的傷勢好了將近八成了。」

這才不到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她的傷勢，竟然在李洛手下恢復成了這樣。

這傢伙的治療效果這麼強嗎？

「李洛，你太厲害了！」呂清兒歡喜道。

李洛謙虛的擺了擺手，道：「你先抓緊時間恢復一下相力。」

呂清兒螓首輕點，然後美眸緩緩閉攏，運轉自身的能量引導術，開始恢復消耗的相力。

而李洛則是站起身來，來到樹洞前，目光眺望著這片廢墟，旋即他眼神突然一凝，面色有些陰沉的望著某處方向。

他轉頭看了一眼恢復中的呂清兒，運轉水相之力，施展出「水影術」將自身覆蓋，待得身形變淡許多後，他迅速的自樹洞中溜了下去。

李洛淡淡的身影在廢墟間跳躍前行，十數分鐘後，他在隱蔽處停了下來，眼神冰冷的望著前方的空地上。

在那裡的一座殘破高樓上，一道人影被掛在，竟然是趙闊。

師箜等人立於周圍，目光銳利的掃視四周。

「李洛，我知道你看得見這裡，廢話我也不與你多說，把呂清兒交出來，你這朋友，我就放了。」師箜雄渾的聲音傳開。

然而四周一片安靜。

「你如果不出來，那今日可就別怪我讓你這朋友顏面掃地了。」師箜冷笑，他抓起一顆石頭，直接捏碎開來，然後屈指一彈，一顆碎石便是擊打在了趙闊身上，那劇痛讓得後者額頭上頓時有冷汗冒了出來。

不過此時他那被鬆開的嘴巴，卻是死死的咬著牙齒，不發出絲毫的聲響，因為他知道，對方就是要故意要他出聲把李洛給逼出來。

「嘴巴倒是硬。」

師箜淡笑，屈指連彈，一顆顆碎石在雷相之力的包裹下，不斷的擊打在趙闊周身，帶來沉悶的聲音。

後者的身軀劇烈的彈動起來，仿佛重創的魚一般。

咻！

而就在此時，突然有著破風聲響起，只見得一道青色的光影閃現而出，破口大罵：「師箜，你這沒卵子的貨，你別落到了小爺手中，不然小爺把你倒立浸糞坑！」

師箜面無表情的看了那現身的人影一眼，一旁的宋雲峰道：「他就是虞浪。」

「趙闊，我來救你了！」

虞浪一聲怪叫，身影暴射而出，直指被吊的趙闊。

宋雲峰冷哼一聲，閃身而出，一掌拍向了虞浪，而後者仿佛是未曾防禦，任由他一掌轟在了身上。

虞浪身軀一震，嘴角有鮮血浮現，但他的身影卻仿佛是風中的葉子一般，詭異的飄掠而出，迅速的接近了趙闊。

師箜眉頭一皺，就欲出手。

但此時虞浪張嘴一噴，一道青光射出，竟是直接射在了趙闊胸膛上，然後把那晶牌給擊碎了下來。

虞浪的身影施施然的落了下來，他望著如餓虎般再度撲來的宋雲峰，卻是不急不緩的將胸口的晶牌摘下，然後當著他們的面，一把捏碎。

「哈哈，小爺沒晶牌了，小爺被淘汰了，你來打老子啊。」

虞浪挺起胸膛，對著師箜，宋雲峰他們笑嘻嘻的道。

師箜，宋雲峰等人都是愕然的停了下來，他們以為虞浪是來救趙闊的，結果這傢伙根本沒有這個意圖，反而是主動來把自己與趙闊都給淘汰了。

可如此一來，他們也不能再對淘汰的人做任何的事情，因為那樣就違規了。

一時間，師箜，宋雲峰的面色都是變得有些難看起來。

第六十四章人質

白靈墟中，如今一片混亂。

因為還留在這裡的學員都是收到了師箜等人散播的消息，那就是南風學府的呂清兒被重創，如今躲了起來。

這消息一出來，頓時引得人心蠢蠢欲動，畢竟誰都知曉現在的呂清兒是積分榜第一名，如果誰能夠好運的將她找出來，豈不是一下子就能夠飛躍到第一？

他們之前忌憚呂清兒，是因為她那強橫的實力，可如今她都重傷了，那還怕個什麼？

於是，一些動了貪心的學員，忍不住的開始四處搜尋，大有一副掘地三尺都要將人給找出來的架勢。

...

一處斷壁上，師箜面無表情的望著白靈墟中的各處混亂與騷動，眼下他們已經找了一個小時了，但那李洛仿佛帶著呂清兒消失了一般，半個人影都找不到。

「不知道怎麼回事，總感覺到一點不安。」師箜偏頭，對著一側的項梁等人皺眉說道。

宗賦道：「不必急躁，在這種寸寸搜尋下，他們躲不了多久的。」

師箜吐了一口氣，他也知道著急是沒用的，只是心中的那種莫名感覺，讓得他極為的不舒服。

突然他聽見一些聲響，轉過頭，便是見到宋雲峰自不遠處的廢墟中走了出來，而且在他的手中，似乎還抓著一道人影。

「我這裡應該能幫你把李洛給逼出來。」宋雲峰淡笑道。

他指著手中被捆縛著嚴嚴實實的人影，道：「這人叫做趙闊，是李洛在學府中的好友，之前他與虞浪一直跟著李洛。」

「李洛會察覺到你們的行動，大概率是那虞浪發現的，然後通知了李洛，只是他之前在暗中發現你們的時候，卻沒注意我也在暗處盯住了他。」

「你們與呂清兒交手時，我就潛了過去，這趙闊被我抓住了，但那虞浪卻是有些滑溜，被他給跑掉了。」

趙闊此時手腳被捆縛著，連嘴巴都被堵了起來，雙目噴火的盯著宋雲峰。

之前宋雲峰發現他們的時候，他們其實也有所察覺，不過對於同學府的人，終歸是少了幾分警惕，畢竟彼此間不能搶奪積分，也就少了最大的競爭動力。

但他與虞浪都沒想到的是，這宋雲峰會突然對他們出手。

在那危機關頭，趙闊主動的撞上了宋雲峰，給虞浪爭取了一點逃跑的時間，但他這裡，卻是被抓住了。

宋雲峰卻並不理會趙闊的噴火目光，道：「雖然大考中不能傷及性命，但我們可以把這傢伙吊起來戲耍玩弄，我相信李洛會發現的，到時候，就看他願不願意現身來救他的好朋友了。」

「哈哈，雲峰，你真是及時雨啊！」師箜身影掠下，忍不住的大笑起來。

然後他轉頭對著池蘇道：「把這趙闊吊到一個顯眼的地方，我倒是要看看，李洛究竟是要保他的兄弟還是保呂清兒。」

宗賦皺了皺眉頭，道：「會不會做得太過了？」

師箜擺了擺手，淡淡道：「李洛他不多管閒事，就沒這些事了，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那池蘇聞言，也就點頭應下，手一抬，便是有著綠色的蔓藤延伸出來，將趙闊給纏住。

...

樹洞中。

李洛睜開微閉的眼睛，然後他望著面前的呂清兒，發現她的俏臉陀紅一片，身子也是微微顫抖，當即奇怪的道：「你沒事吧？」

呂清兒貝齒緊咬著紅唇，輕輕搖頭，然後聲音細微的道：「好了嗎？」

李洛笑著點點頭，然後鬆開了握住呂清兒小手的手掌，而後者顯然是如釋重負，緊繃的嬌軀都是鬆緩了許多。

呂清兒俏臉上的緋紅在散去，她感應了一下體內的傷勢，不由得有些震驚的道：「我的傷勢好了將近八成了。」

這才不到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她的傷勢，竟然在李洛手下恢復成了這樣。

這傢伙的治療效果這麼強嗎？

「李洛，你太厲害了！」呂清兒歡喜道。

李洛謙虛的擺了擺手，道：「你先抓緊時間恢復一下相力。」

呂清兒螓首輕點，然後美眸緩緩閉攏，運轉自身的能量引導術，開始恢復消耗的相力。

而李洛則是站起身來，來到樹洞前，目光眺望著這片廢墟，旋即他眼神突然一凝，面色有些陰沉的望著某處方向。

他轉頭看了一眼恢復中的呂清兒，運轉水相之力，施展出「水影術」將自身覆蓋，待得身形變淡許多後，他迅速的自樹洞中溜了下去。

李洛淡淡的身影在廢墟間跳躍前行，十數分鐘後，他在隱蔽處停了下來，眼神冰冷的望著前方的空地上。

在那裡的一座殘破高樓上，一道人影被掛在，竟然是趙闊。

師箜等人立於周圍，目光銳利的掃視四周。

「李洛，我知道你看得見這裡，廢話我也不與你多說，把呂清兒交出來，你這朋友，我就放了。」師箜雄渾的聲音傳開。

然而四周一片安靜。

「你如果不出來，那今日可就別怪我讓你這朋友顏面掃地了。」師箜冷笑，他抓起一顆石頭，直接捏碎開來，然後屈指一彈，一顆碎石便是擊打在了趙闊身上，那劇痛讓得後者額頭上頓時有冷汗冒了出來。

不過此時他那被鬆開的嘴巴，卻是死死的咬著牙齒，不發出絲毫的聲響，因為他知道，對方就是要故意要他出聲把李洛給逼出來。

「嘴巴倒是硬。」

師箜淡笑，屈指連彈，一顆顆碎石在雷相之力的包裹下，不斷的擊打在趙闊周身，帶來沉悶的聲音。

後者的身軀劇烈的彈動起來，仿佛重創的魚一般。

咻！

而就在此時，突然有著破風聲響起，只見得一道青色的光影閃現而出，破口大罵：「師箜，你這沒卵子的貨，你別落到了小爺手中，不然小爺把你倒立浸糞坑！」

師箜面無表情的看了那現身的人影一眼，一旁的宋雲峰道：「他就是虞浪。」

「趙闊，我來救你了！」

虞浪一聲怪叫，身影暴射而出，直指被吊的趙闊。

宋雲峰冷哼一聲，閃身而出，一掌拍向了虞浪，而後者仿佛是未曾防禦，任由他一掌轟在了身上。

虞浪身軀一震，嘴角有鮮血浮現，但他的身影卻仿佛是風中的葉子一般，詭異的飄掠而出，迅速的接近了趙闊。

師箜眉頭一皺，就欲出手。

但此時虞浪張嘴一噴，一道青光射出，竟是直接射在了趙闊胸膛上，然後把那晶牌給擊碎了下來。

虞浪的身影施施然的落了下來，他望著如餓虎般再度撲來的宋雲峰，卻是不急不緩的將胸口的晶牌摘下，然後當著他們的面，一把捏碎。

「哈哈，小爺沒晶牌了，小爺被淘汰了，你來打老子啊。」

虞浪挺起胸膛，對著師箜，宋雲峰他們笑嘻嘻的道。

師箜，宋雲峰等人都是愕然的停了下來，他們以為虞浪是來救趙闊的，結果這傢伙根本沒有這個意圖，反而是主動來把自己與趙闊都給淘汰了。

可如此一來，他們也不能再對淘汰的人做任何的事情，因為那樣就違規了。

一時間，師箜，宋雲峰的面色都是變得有些難看起來。

第六十五章我好了

廢墟空地中。

虞浪笑嘻嘻的坐在地上，趙闊則是吊在上面，隨風蕩漾著，不過此時的他也是在放聲大笑。

「虞浪，你這小腦瓜還真聰明。」

「過獎了。」虞浪撥了一下劉海，謙虛的回道。

師箜面無表情的看著兩人，然後收回目光，他們已經沒有任何的利用價值了，眼下也就只能在這裡逞個口舌之利，沒必要理會。

宋雲峰則是有些惱怒，畢竟這個計劃是他提出來的，結果沒想到被這虞浪竄出來給破壞了。

「虞浪，你們原本有機會混進前十，結果在這裡選擇自我淘汰，你覺得真的划算嗎？」宋雲峰冷笑道。

虞浪懶洋洋的道：「你這冤大頭不會理解的，宋雲峰，我虞浪雖然愛錢，但好歹還有一些底線，最起碼，幫助其他學府坑害自家學府這種吃裡扒外的事情，我是不會做的。」

「你說這些話，對我沒任何的打擊，我之後能夠順利的去聖玄星學府，而你們，基本就該到此為止了。」宋雲峰淡淡的道。

虞浪笑道：「那可不一定，畢竟之前你連被李洛逼成平局的事情都會發生，還有什麼是不能的？」

宋雲峰眼中有陰沉的怒意浮現，這虞浪嘴巴是真的賤，專門戳他痛處。

師箜擺了擺手，制止他與虞浪浪費口舌，道：「算了，這個辦法不行的話，那就繼續寸寸搜尋吧，他們躲不了太久的。」

宋雲峰聞言，也就點點頭，不再理會虞浪源源不斷的聒噪。

只是他們都未曾發現，在不遠處的隱蔽處，李洛神色淡淡的望著這一幕。

他的神色很平淡，仿佛情緒沒有任何波動一般，可如果熟悉李洛的人就會知道，對於這個平日裡溫和並且很好接觸的人來說，出現這種模樣究竟是代表著什麼。

那是他真正的動怒了。

李洛的目光，在師箜與宋雲峰身上停頓了幾秒，然後不再猶豫，直接轉身而去，淡淡的身影消失在遠處。

而他離去時，師箜仿佛是有著一點感應，眉頭微皺的望著他消失的方向，剛才似乎是感應到了一道充滿著敵視的目光。

會是李洛嗎？如果是的話，那就最好，剛才那一幕，應該會激起他的怒火吧？

只不過，弱者的怒火，又能如何呢？

樹洞中。

當李洛回來時，呂清兒還在閉目回覆中，他沒有驚醒她，而是也在一旁盤坐下來，閉目修煉。

時間流逝，又是一個小時過去。

天際夕陽西落，暗紅的光芒鋪在白靈山中，令得天地都變得朦朧了起來，不過李洛卻能夠聽見，越來越多的聲音在對著這個方向而來，那是搜查過來的人。

當李洛睜開眼時，發現一旁的呂清兒美眸正看著他，後者眸光與他對碰了一下，趕緊移開。

「恢復得如何了？」李洛問道。

「還不錯。」呂清兒嫣然笑道。

李洛沉默了數息，道：「你這狀態，還能打贏師箜嗎？」

呂清兒遲疑了一下，輕輕搖頭，道：「不行，師箜的實力並不弱於我，如果我的「冰玉手」是完全狀態的話，應該可以打敗他，但現在「冰玉手」的力量耗盡了，暫時還恢復不了，再加上我的傷勢終歸沒有完全恢復。」

「而且師箜那「狂雷之鎧」相當厲害，沒有「冰玉手」，我恐怕破不了。」

李洛眉頭皺了皺，如果這樣，那豈不是師箜遲早會奪得第一？

呂清兒看著李洛，有些疑惑，她感覺到後者的情緒似乎是有點不對勁，當即小心的問道：「李洛，你怎麼了？」

李洛淡淡的道：「我要趁前十名還沒有決出來之前，把師箜和宋雲峰都淘汰出去。」

呂清兒一驚，眼下在這白靈墟中的人本來就不多了，而以師箜，宋雲峰的實力，進入前十是很穩定的事，李洛想要他們連前十都不去，這怎麼可能呢？

「他們剛才抓了趙闊，羞辱了一番，想要把我逼出去，不過最終虞浪偷偷出手把趙闊淘汰了，然後他自己也捏碎了晶牌，自我淘汰。」李洛平靜的道。

呂清兒聞言，清麗臉頰上也是有著怒火浮現：「太過分了！」

她這才明白為何此時的李洛情緒不對，連往日那種溫和模樣都不見了，顯然是內心動了真怒。

「我幫你，雖然師箜很難纏，但真要死鬥，他不見得就能贏！」呂清兒沉默了片刻，突然一字一頓的道。

李洛看了她一眼，他從呂清兒的眼中看見了一些狠決之色，這讓得他有些意外，難道呂清兒還有一些什麼更深的底牌嗎？

只不過看樣子這種底牌，定然需要付出代價，不然她之前不會寧願被淘汰也不願意使用。

「沒必要。」

李洛有些感動，笑著搖了搖頭：「師箜，就由我來對付，你去解決項梁，池蘇，宗賦這三個人。」

呂清兒吃驚的看著他：「你去對付師箜？」

雖然不想說出打擊李洛的話來，但事實是，李洛只是七印啊，而師箜卻是擁有著上七品相的九印實力！

這遠比宋雲峰之流強悍太多。

李洛無奈的笑道：「本來不打算在這大考上搶你風頭的，但是誰讓他們這麼咄咄逼人呢？」

「所以你不要怪我，我真的是被逼的。」

「誰在乎這什麼風頭呀，但是你...你不要逞強好不好？我都說了可以幫你打敗師箜的。」呂清兒忍不住跺了跺腳，道。

她怕李洛一意孤行，到時候反而栽在師箜手裡。

「對我有點信心好吧...」李洛笑道。

「你這七印相力，跟師箜差太遠了！」呂清兒說道。

「這一點你說的倒是真的。」

李洛點點頭，旋即笑道：「所以我打算突破到八印！」

呂清兒無語：「現在哪還有時間讓你突破呀？」

李洛豎起手：「等等。」

呂清兒莫名其妙：「等什麼？」

「三...」

「二...」

「一...」

「我好了。」李洛吐了一口氣。

呂清兒滿頭霧水，剛欲說話，下一瞬，她美眸陡然間睜大，有些驚愕的望著眼前的李洛，因為就在此時，她感應到李洛體內的相力劇烈的波動了一下，那是...相力等級提升了？

這，還真是到八印了？！！

於是她凌亂了，不帶這麼玩的吧？！這人是個什麼變態啊？

第六十五章我好了

廢墟空地中。

虞浪笑嘻嘻的坐在地上，趙闊則是吊在上面，隨風蕩漾著，不過此時的他也是在放聲大笑。

「虞浪，你這小腦瓜還真聰明。」

「過獎了。」虞浪撥了一下劉海，謙虛的回道。

師箜面無表情的看著兩人，然後收回目光，他們已經沒有任何的利用價值了，眼下也就只能在這裡逞個口舌之利，沒必要理會。

宋雲峰則是有些惱怒，畢竟這個計劃是他提出來的，結果沒想到被這虞浪竄出來給破壞了。

「虞浪，你們原本有機會混進前十，結果在這裡選擇自我淘汰，你覺得真的划算嗎？」宋雲峰冷笑道。

虞浪懶洋洋的道：「你這冤大頭不會理解的，宋雲峰，我虞浪雖然愛錢，但好歹還有一些底線，最起碼，幫助其他學府坑害自家學府這種吃裡扒外的事情，我是不會做的。」

「你說這些話，對我沒任何的打擊，我之後能夠順利的去聖玄星學府，而你們，基本就該到此為止了。」宋雲峰淡淡的道。

虞浪笑道：「那可不一定，畢竟之前你連被李洛逼成平局的事情都會發生，還有什麼是不能的？」

宋雲峰眼中有陰沉的怒意浮現，這虞浪嘴巴是真的賤，專門戳他痛處。

師箜擺了擺手，制止他與虞浪浪費口舌，道：「算了，這個辦法不行的話，那就繼續寸寸搜尋吧，他們躲不了太久的。」

宋雲峰聞言，也就點點頭，不再理會虞浪源源不斷的聒噪。

只是他們都未曾發現，在不遠處的隱蔽處，李洛神色淡淡的望著這一幕。

他的神色很平淡，仿佛情緒沒有任何波動一般，可如果熟悉李洛的人就會知道，對於這個平日裡溫和並且很好接觸的人來說，出現這種模樣究竟是代表著什麼。

那是他真正的動怒了。

李洛的目光，在師箜與宋雲峰身上停頓了幾秒，然後不再猶豫，直接轉身而去，淡淡的身影消失在遠處。

而他離去時，師箜仿佛是有著一點感應，眉頭微皺的望著他消失的方向，剛才似乎是感應到了一道充滿著敵視的目光。

會是李洛嗎？如果是的話，那就最好，剛才那一幕，應該會激起他的怒火吧？

只不過，弱者的怒火，又能如何呢？

樹洞中。

當李洛回來時，呂清兒還在閉目回覆中，他沒有驚醒她，而是也在一旁盤坐下來，閉目修煉。

時間流逝，又是一個小時過去。

天際夕陽西落，暗紅的光芒鋪在白靈山中，令得天地都變得朦朧了起來，不過李洛卻能夠聽見，越來越多的聲音在對著這個方向而來，那是搜查過來的人。

當李洛睜開眼時，發現一旁的呂清兒美眸正看著他，後者眸光與他對碰了一下，趕緊移開。

「恢復得如何了？」李洛問道。

「還不錯。」呂清兒嫣然笑道。

李洛沉默了數息，道：「你這狀態，還能打贏師箜嗎？」

呂清兒遲疑了一下，輕輕搖頭，道：「不行，師箜的實力並不弱於我，如果我的「冰玉手」是完全狀態的話，應該可以打敗他，但現在「冰玉手」的力量耗盡了，暫時還恢復不了，再加上我的傷勢終歸沒有完全恢復。」

「而且師箜那「狂雷之鎧」相當厲害，沒有「冰玉手」，我恐怕破不了。」

李洛眉頭皺了皺，如果這樣，那豈不是師箜遲早會奪得第一？

呂清兒看著李洛，有些疑惑，她感覺到後者的情緒似乎是有點不對勁，當即小心的問道：「李洛，你怎麼了？」

李洛淡淡的道：「我要趁前十名還沒有決出來之前，把師箜和宋雲峰都淘汰出去。」

呂清兒一驚，眼下在這白靈墟中的人本來就不多了，而以師箜，宋雲峰的實力，進入前十是很穩定的事，李洛想要他們連前十都不去，這怎麼可能呢？

「他們剛才抓了趙闊，羞辱了一番，想要把我逼出去，不過最終虞浪偷偷出手把趙闊淘汰了，然後他自己也捏碎了晶牌，自我淘汰。」李洛平靜的道。

呂清兒聞言，清麗臉頰上也是有著怒火浮現：「太過分了！」

她這才明白為何此時的李洛情緒不對，連往日那種溫和模樣都不見了，顯然是內心動了真怒。

「我幫你，雖然師箜很難纏，但真要死鬥，他不見得就能贏！」呂清兒沉默了片刻，突然一字一頓的道。

李洛看了她一眼，他從呂清兒的眼中看見了一些狠決之色，這讓得他有些意外，難道呂清兒還有一些什麼更深的底牌嗎？

只不過看樣子這種底牌，定然需要付出代價，不然她之前不會寧願被淘汰也不願意使用。

「沒必要。」

李洛有些感動，笑著搖了搖頭：「師箜，就由我來對付，你去解決項梁，池蘇，宗賦這三個人。」

呂清兒吃驚的看著他：「你去對付師箜？」

雖然不想說出打擊李洛的話來，但事實是，李洛只是七印啊，而師箜卻是擁有著上七品相的九印實力！

這遠比宋雲峰之流強悍太多。

李洛無奈的笑道：「本來不打算在這大考上搶你風頭的，但是誰讓他們這麼咄咄逼人呢？」

「所以你不要怪我，我真的是被逼的。」

「誰在乎這什麼風頭呀，但是你...你不要逞強好不好？我都說了可以幫你打敗師箜的。」呂清兒忍不住跺了跺腳，道。

她怕李洛一意孤行，到時候反而栽在師箜手裡。

「對我有點信心好吧...」李洛笑道。

「你這七印相力，跟師箜差太遠了！」呂清兒說道。

「這一點你說的倒是真的。」

李洛點點頭，旋即笑道：「所以我打算突破到八印！」

呂清兒無語：「現在哪還有時間讓你突破呀？」

李洛豎起手：「等等。」

呂清兒莫名其妙：「等什麼？」

「三...」

「二...」

「一...」

「我好了。」李洛吐了一口氣。

呂清兒滿頭霧水，剛欲說話，下一瞬，她美眸陡然間睜大，有些驚愕的望著眼前的李洛，因為就在此時，她感應到李洛體內的相力劇烈的波動了一下，那是...相力等級提升了？

這，還真是到八印了？！！

於是她凌亂了，不帶這麼玩的吧？！這人是個什麼變態啊？

第六十六章李洛很生氣

樹洞中，呂清兒被李洛的操作震驚了，張著紅潤小嘴呆呆的望著李洛，那副模樣與平日裡的清冷對比起來，倒是顯得有些罕見的嬌憨，格外可愛。

李洛也被她的表情逗笑了，忍不住的道：「哈哈，逗你的，其實我這次大考前，我就在為此做一些積累與準備，所以已經算是快到了突破的邊緣，而先前被那師箜，宋雲峰的行為逼得心境波動，回來修煉了一會後，就感覺到了突破的跡象。」

呂清兒這才鬆了一口氣，沒好氣的剮了李洛一眼，這傢伙突破就突破嘛，偏偏還要數個一二三，差點把她三觀都給擊碎了。

「不過你修煉的速度似乎有點快啊，我感覺七品相也不過如此了。」呂清兒突然有些疑惑的道。

李洛聞言，點點頭：「用靈水奇光提升了一些品階。」

呂清兒螓首微點，倒是沒有再多問，而是轉回正題道：「不過就算你達到了八印，但也只是縮小了一些與師箜的差距，所以你的勝算，依舊不大。」

師箜是九印實力，而且還身具上七品雷相，這類相性攻擊迅猛，速度極快，本就極為難纏，鬥戰之間兇狠異常。

而反觀李洛，只是剛剛突破到八印，外加一道可能達到六品左右的水相...這明面上的差距，實在不小。

「先試試吧。」李洛說道。

見到李洛已經下定了決心，呂清兒也就不再多勸，到時候她這邊如果能迅速解決掉對手，倒是可以抓緊時間去援助李洛。

而在兩人說話間，那樹洞口處，突然有著一顆腦袋冒了出來，他先是有些茫然的盯著樹洞內的兩人，旋即猛的回過神來，狂喜道：「在這裡！」

砰！

聲音剛剛落下，一道冰冷的相力呼嘯而至，仿佛是一道冰凌，直接是甩在了他的臉龐上，冰霜瀰漫，將他面孔都給冰凍了起來。

這人慘叫聲都沒發出來，就栽了下去。

不過他的喊叫聲，也立刻吸引了附近的一些人，當即有一道道人影急速趕來。

但他們剛剛靠近這裡，便是見到李洛，呂清兒自其中走了出來。

「呂清兒沒事？被師箜騙了？」他們見到毫髮無損的呂清兒，特別是後者身軀表面流動的冰相之力，面色頓時一變。

呂清兒此時雙手再度戴上了冰蠶絲手套，她眸光冰冷的盯著這些想要趁火打劫的人：「滾開，我們的目標是師箜。」

冷喝聲傳開，冰相之力流轉，腳下的亂石都是有冰霜瀰漫。

周圍那些學員見狀，更是面色發白，然後身影慌忙後退，同時心中暗罵，那師箜簡直就是在忽悠鬼，呂清兒現在的狀態，可完全不像是被重傷了。

李洛，呂清兒在驅趕走了其他人後，便是立在原地，他們知曉那師箜等人很快就會收到消息趕來的。

兩人的等待的確並未持續多久，數分鐘後，西面的方向就有著數道人影疾掠而來，身影在廢墟中敏捷靈活的跳躍。

正是師箜，宋雲峰等人。

他們的身影最後在李洛，呂清兒兩人前方停了下來，一道道目光皆是有些驚訝的投注在呂清兒的身上，因為後者的狀態，似乎遠比他們想像的更好。

「清兒你的傷勢好了嗎？」師箜一臉關切的問道。

呂清兒俏臉淡淡，並未理會他這幅惺惺作態，而是凌厲的眸光反而投向了宋雲峰，道：「宋雲峰，你可真是讓人不齒。」

她之前會被師箜等人圍剿，顯然就是蒂法晴給宋雲峰留下的記號所導致，所以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宋雲峰。

在呂清兒那冰冷的目光下，宋雲峰神色也是有些不自然，只能尷尬的道：「清兒，我也是有苦衷的。」

然而呂清兒卻是將眸光直接從他的身上轉離，冷淡的神色顯然是在心中將其打入了無底深淵。

宋雲峰眼中掠過一抹羞憤惱怒，也就不再辯解，只是心中暗惱：「裝什麼裝，追求你那麼久，一點進展都沒有，看你這次被淘汰後，還能怎麼傲？」

同時陰沉的目光轉向李洛，呂清兒這傷勢恢復得這麼快，顯然是因為李洛的原因。

也不知道這段時間他們究竟做了什麼，而一想到李洛英雄救美把呂清兒救走，再想到呂清兒此時對他的態度，他的眼中就有著嫉妒火焰升騰起來。

「李洛，你是屬狗的吧，可真是喜歡多管閒事。」宋雲峰咬著牙，面色陰沉的道。

李洛看了宋雲峰一眼，緩緩的道：「就是你這個吃裡扒外的傢伙坑了趙闊和虞浪吧。」

宋雲峰冷聲道：「就算我不這麼做，他們也遲早被淘汰。」

李洛笑了笑，然而這笑容，不知為何，卻是讓人感覺到了一些刺骨的寒意。

此時師箜的目光也是從呂清兒的身上轉向了李洛，笑道：「李洛，這裡的事和你沒關係，我給你機會離開，這樣你或許還有機會混進前十，如何？」

李洛笑道：「可是我現在很生氣，所以很不想讓你進前十。」

師箜啞然失笑，指了指腦袋：「生氣到喪失理智了嗎？看來剛才的事情，的確對你衝擊很大。」

「雖然清兒現在傷勢好了許多，但如果你指望她能夠打敗我的話，只能說你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一些。」

李洛搖搖頭，認真的道：「我沒打算讓她打敗你，而是打算我親自來。」

這一次，師箜連笑都懶得笑了，一旁的宋雲峰，項梁等人也是眼神古怪的盯著李洛，因為這話，當真是讓人連譏嘲的想法都沒了。

這李洛，是真的被氣傻了嗎？

而在他們對此有些無語的時候，只見得呂清兒也是對著李洛道：「那我來對付項梁，池蘇，宗賦三人？宋雲峰呢？需要我一併解決了嗎？」

李洛想了想，道：「在吃大菜前，我需要一個開胃菜來醞釀一下氣勢，宋雲峰剛剛好。」

「明白。」

呂清兒螓首微點，然後身影一動，便是對著另外的方向掠去。

這下子，對面等人是真的有點驚了，眼中有不可思議湧現出來，呂清兒竟然是真的打算讓李洛來對付師箜？

「怎麼說？」項梁三人有些驚疑的看向師箜。

師箜雙目微眯，淡淡的道：「呂清兒的「冰玉手」現在無法動用，你們先去陪她玩一會，我把這邊解決後就去幫你們。」

三人聞言，遲疑了一下，最終點點頭，然後也不多說什麼，身影一動，小心的跟上了呂清兒。

而隨著他們的撤離，這片廢墟中，就只有李洛以一人之力，與前方的師箜，宋雲峰形成了對峙。

這一幕，也被投影到了白靈山山腳下，然後那引發了諸多驚疑譁然，比起此前呂清兒被圍獵時，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六十六章李洛很生氣

樹洞中，呂清兒被李洛的操作震驚了，張著紅潤小嘴呆呆的望著李洛，那副模樣與平日裡的清冷對比起來，倒是顯得有些罕見的嬌憨，格外可愛。

李洛也被她的表情逗笑了，忍不住的道：「哈哈，逗你的，其實我這次大考前，我就在為此做一些積累與準備，所以已經算是快到了突破的邊緣，而先前被那師箜，宋雲峰的行為逼得心境波動，回來修煉了一會後，就感覺到了突破的跡象。」

呂清兒這才鬆了一口氣，沒好氣的剮了李洛一眼，這傢伙突破就突破嘛，偏偏還要數個一二三，差點把她三觀都給擊碎了。

「不過你修煉的速度似乎有點快啊，我感覺七品相也不過如此了。」呂清兒突然有些疑惑的道。

李洛聞言，點點頭：「用靈水奇光提升了一些品階。」

呂清兒螓首微點，倒是沒有再多問，而是轉回正題道：「不過就算你達到了八印，但也只是縮小了一些與師箜的差距，所以你的勝算，依舊不大。」

師箜是九印實力，而且還身具上七品雷相，這類相性攻擊迅猛，速度極快，本就極為難纏，鬥戰之間兇狠異常。

而反觀李洛，只是剛剛突破到八印，外加一道可能達到六品左右的水相...這明面上的差距，實在不小。

「先試試吧。」李洛說道。

見到李洛已經下定了決心，呂清兒也就不再多勸，到時候她這邊如果能迅速解決掉對手，倒是可以抓緊時間去援助李洛。

而在兩人說話間，那樹洞口處，突然有著一顆腦袋冒了出來，他先是有些茫然的盯著樹洞內的兩人，旋即猛的回過神來，狂喜道：「在這裡！」

砰！

聲音剛剛落下，一道冰冷的相力呼嘯而至，仿佛是一道冰凌，直接是甩在了他的臉龐上，冰霜瀰漫，將他面孔都給冰凍了起來。

這人慘叫聲都沒發出來，就栽了下去。

不過他的喊叫聲，也立刻吸引了附近的一些人，當即有一道道人影急速趕來。

但他們剛剛靠近這裡，便是見到李洛，呂清兒自其中走了出來。

「呂清兒沒事？被師箜騙了？」他們見到毫髮無損的呂清兒，特別是後者身軀表面流動的冰相之力，面色頓時一變。

呂清兒此時雙手再度戴上了冰蠶絲手套，她眸光冰冷的盯著這些想要趁火打劫的人：「滾開，我們的目標是師箜。」

冷喝聲傳開，冰相之力流轉，腳下的亂石都是有冰霜瀰漫。

周圍那些學員見狀，更是面色發白，然後身影慌忙後退，同時心中暗罵，那師箜簡直就是在忽悠鬼，呂清兒現在的狀態，可完全不像是被重傷了。

李洛，呂清兒在驅趕走了其他人後，便是立在原地，他們知曉那師箜等人很快就會收到消息趕來的。

兩人的等待的確並未持續多久，數分鐘後，西面的方向就有著數道人影疾掠而來，身影在廢墟中敏捷靈活的跳躍。

正是師箜，宋雲峰等人。

他們的身影最後在李洛，呂清兒兩人前方停了下來，一道道目光皆是有些驚訝的投注在呂清兒的身上，因為後者的狀態，似乎遠比他們想像的更好。

「清兒你的傷勢好了嗎？」師箜一臉關切的問道。

呂清兒俏臉淡淡，並未理會他這幅惺惺作態，而是凌厲的眸光反而投向了宋雲峰，道：「宋雲峰，你可真是讓人不齒。」

她之前會被師箜等人圍剿，顯然就是蒂法晴給宋雲峰留下的記號所導致，所以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宋雲峰。

在呂清兒那冰冷的目光下，宋雲峰神色也是有些不自然，只能尷尬的道：「清兒，我也是有苦衷的。」

然而呂清兒卻是將眸光直接從他的身上轉離，冷淡的神色顯然是在心中將其打入了無底深淵。

宋雲峰眼中掠過一抹羞憤惱怒，也就不再辯解，只是心中暗惱：「裝什麼裝，追求你那麼久，一點進展都沒有，看你這次被淘汰後，還能怎麼傲？」

同時陰沉的目光轉向李洛，呂清兒這傷勢恢復得這麼快，顯然是因為李洛的原因。

也不知道這段時間他們究竟做了什麼，而一想到李洛英雄救美把呂清兒救走，再想到呂清兒此時對他的態度，他的眼中就有著嫉妒火焰升騰起來。

「李洛，你是屬狗的吧，可真是喜歡多管閒事。」宋雲峰咬著牙，面色陰沉的道。

李洛看了宋雲峰一眼，緩緩的道：「就是你這個吃裡扒外的傢伙坑了趙闊和虞浪吧。」

宋雲峰冷聲道：「就算我不這麼做，他們也遲早被淘汰。」

李洛笑了笑，然而這笑容，不知為何，卻是讓人感覺到了一些刺骨的寒意。

此時師箜的目光也是從呂清兒的身上轉向了李洛，笑道：「李洛，這裡的事和你沒關係，我給你機會離開，這樣你或許還有機會混進前十，如何？」

李洛笑道：「可是我現在很生氣，所以很不想讓你進前十。」

師箜啞然失笑，指了指腦袋：「生氣到喪失理智了嗎？看來剛才的事情，的確對你衝擊很大。」

「雖然清兒現在傷勢好了許多，但如果你指望她能夠打敗我的話，只能說你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一些。」

李洛搖搖頭，認真的道：「我沒打算讓她打敗你，而是打算我親自來。」

這一次，師箜連笑都懶得笑了，一旁的宋雲峰，項梁等人也是眼神古怪的盯著李洛，因為這話，當真是讓人連譏嘲的想法都沒了。

這李洛，是真的被氣傻了嗎？

而在他們對此有些無語的時候，只見得呂清兒也是對著李洛道：「那我來對付項梁，池蘇，宗賦三人？宋雲峰呢？需要我一併解決了嗎？」

李洛想了想，道：「在吃大菜前，我需要一個開胃菜來醞釀一下氣勢，宋雲峰剛剛好。」

「明白。」

呂清兒螓首微點，然後身影一動，便是對著另外的方向掠去。

這下子，對面等人是真的有點驚了，眼中有不可思議湧現出來，呂清兒竟然是真的打算讓李洛來對付師箜？

「怎麼說？」項梁三人有些驚疑的看向師箜。

師箜雙目微眯，淡淡的道：「呂清兒的「冰玉手」現在無法動用，你們先去陪她玩一會，我把這邊解決後就去幫你們。」

三人聞言，遲疑了一下，最終點點頭，然後也不多說什麼，身影一動，小心的跟上了呂清兒。

而隨著他們的撤離，這片廢墟中，就只有李洛以一人之力，與前方的師箜，宋雲峰形成了對峙。

這一幕，也被投影到了白靈山山腳下，然後那引發了諸多驚疑譁然，比起此前呂清兒被圍獵時，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六十七章李洛要開始裝了

白靈山山腳，氣氛沸騰如油鍋，熾熱喧囂。

「我看見了什麼？那人應該是洛嵐府的那位少府主李洛吧？他這是打算要一個人來對付師箜還有宋雲峰？！」

「嘖嘖，真是讓人感到難以置信的一幕，這李洛似乎都不在前十熱門人選中吧？他怎麼有這個勇氣的？」

「想不透，看不穿啊。」

「不過這娃長得這麼好看，可能是真有本事。」

「嗨，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罷了。」

「不，你眼拙了，這外面的哪是金玉？這簡直就是最璀璨耀眼的天鑽。」

「......」

蔡薇與顏靈卿所在的亭閣內，兩女互相對視一眼，皆是幽幽的嘆了一聲：「這小祖宗究竟是想要做什麼啊？」

她們感到有點頭疼，此前的李洛可是相當低調，人家不招惹他，他就老老實實的躲起來，可眼下，突然要跳出來直接面對師箜，宋雲峰，這跨度實在大到有點讓人受不了。

「他真的打得過師箜，宋雲峰嗎？」蔡薇問道，即使她對於李洛一直都抱著一些信心，但那種信心，也只是建立在李洛進前十的範圍中，可眼下李洛要做的事，似乎是有點超綱了。

而對於這個問題，顏靈卿也沒辦法回答，只能揉了揉光潔眉心，道：「我怎麼知道。」

兩女俏麗容顏上皆是有著一絲愁雲，仿佛是自家的弟弟開始陷入到了叛逆期一般的讓人頭疼。

主亭中。

一直面色沉凝的老院長也是看見了這一幕，不過出人意料的是他倒是沒有因此感到一些不可思議，反而神色微微一動。

這個李洛...

不知道為何，或許是因為他對李洛那兩位父母太過了解的原因，當他在見到此時的李洛在站出來時，卻是隱隱的感覺自己內心深處仿佛是鬆了一口氣一般。

雖然從理智上來說，李洛之前的實力似乎不可能與師箜對決，可出於某種直覺，老院長莫名的看見了一絲曙光。

「這位少府主，可當真是勇氣可嘉啊。」而此時，那師總督微微一笑，開口說道。

「可惜...他不是姜青娥。」他搖了搖頭，給了這種評語。

不過面對著他這般言語，老院長卻是充耳不聞，也未曾與其爭吵，因為現在說這些都沒用，一切，等交手就清楚了。

老院長的目光，盯著鏡面中李洛那修長的身影，他仿佛是想起了當初李太玄與澹臺嵐將李洛送到南風學府時，他那時候心中的興奮與期待。

因為之前南風學府已經出了一個姜青娥，如果再來一個李洛，那麼南風學府之名，甚至在大夏國內，都將會有著極大的名氣。

只是後來，那些期待因為李洛的空相盡數消散，老院長對此很是憂愁苦惱，但也只能慢慢接受了殘酷的現實。

而現在...

「李太玄，澹臺嵐，你們這兒子，會帶來一場遲到的奇蹟嗎？」

...

在那無數道震驚的視線注視中，李洛也是在盯著對面的師箜，宋雲峰兩人，笑道：「接下來想怎麼玩？」

宋雲峰冷笑道：「裝腔作勢，我一個人就足以收拾你！」

他剛欲邁步而出，但卻被師箜阻攔了下來，後者微微一笑，道：「為什麼要一個人上？不管他是真的有底氣還是在裝模作樣，何必給他一絲一毫的機會，直接一起上吧，以最快的速度解決掉他。」

宋雲峰聞言，猶豫道：「這樣豈不是太看得起他了。」

「我不怕看得起他，但我怕萬一陰溝翻船了。」師箜淡淡的道。

見到他這麼謹慎，宋雲峰也有些無奈，但只能點點頭，下一瞬，兩人體內有相力爆發，直接是對著李洛疾射而出，凌厲攻勢籠罩向李洛。

「呃...」

李洛見到兩人直接攻來，也是有些愕然，道：「喂，你們這不按常理出牌啊，不是應該先打小的，再打大的嗎？」

「廢話真多。」宋雲峰冷笑，攻勢更為凌厲。

李洛原本要抽出腰間雙刀迎敵，不過他在見到兩人同時衝來後，反而是停了下來，然後轉身就跑。

師箜，宋雲峰自然是立即全力追擊，道道相力攻擊自後方急射而來。

李洛則是靈活的將其盡數的避開。

「李洛，你不是很囂張嗎？現在怎麼就知道跑了？」宋雲峰冷笑著嘲諷道。

李洛充耳不聞，專心跑路，旋即其身影一轉，衝進了一片斷垣殘壁的廢墟中。

師箜與宋雲峰緊追不捨。

咻咻！

而當他們轉過彎道時，迎面便是有著數顆光球暴射而來，然後轟然爆炸，極為刺目的強光爆發，讓得兩人都有些措手不及，眼睛刺痛的閉攏了起來。

不過兩人都很精明，在閉目的瞬間，手中長槍直接對著前方劈斬而下，凌厲的勁風捲起了滿地的碎石。

待得兩人睜開眼睛時，李洛的身影已經消失在了前方。

師箜面色一沉，躍到了一塊巨石上，目光一掃，便是見到一道淡淡的影子在對著遠處疾掠而去，那個方向...

是呂清兒與項梁他們戰鬥的地方。

「調虎離山？這個傢伙，真是狡詐！」

師箜眼神冰冷，這李洛吊著他們，原來是想要把他們引得遠離呂清兒他們的戰場，然後趁機回身支援。

這是打算幫呂清兒迅速的騰出手來，然後一起對付他們？

「他去幫呂清兒了，我先去攔截他！」

師箜對著宋雲峰一聲低喝，旋即雷光於他身軀表面若隱若現，其速度猛然暴漲，化為一道銀光追向了那道淡淡身影。

雷相之力，本就擅長爆發，如今全力之下，師箜很快的追上了那道淡淡影子，一聲冷喝，手中長槍脫手而出，宛如一道雷光，直接轟在那道淡淡身影上面。

只是，當長槍擊中那道身影時，卻並未有任何慘叫聲發出，反而是直接貫穿而過，插進了一旁的石牆上。

師箜面色微變，凝神看去，那竟然是地面上殘留的淡淡相力折射出來的影子，而李洛的身影，卻是憑空消失了。

「糟了，中計了！這次才是調虎離山！他的目標是宋雲峰！」

師箜眼中有怒氣湧動，因為他發現他被李洛從頭耍到尾！

李洛根本沒有去支援呂清兒的意圖，他就是想要把他從宋雲峰身邊調走，然後趁這時間將其收拾。

只是...這傢伙這麼有信心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中，解決掉宋雲峰？

心中閃過這般念頭，師箜立即掉頭折返。

而就是在同一時刻，地形複雜的廢墟中，宋雲峰也是在迅速的對著師箜的方向趕去。

但當他轉過一處斷牆時，突有破風聲撲面而來，一柄閃爍著寒光的刀鋒裹挾著藍色相力對著面門狠狠的劈斬了下來。

突如其來的襲擊，讓得宋雲峰面色一變，電光火石間，也就明白了一切。

旋即，他的眼神陡然陰寒下來。

「你真當我是軟柿子嗎？」

「李洛，我今天就要讓你知道，上一次的平局，你究竟有多...」

暴喝之中，宋雲峰手中銀槍一抖，自身相力毫無保留的湧動起來，槍光如龍，熾熱狂暴，宛如兇雕長鳴，與那劈斬而下的刀光正面碰撞。

鐺！

金鐵之聲響起。

相力衝擊，震得附近的斷壁都是震動了一下，灰塵簌簌的掉落下來。

而宋雲峰的面色，則是在碰撞那一霎那變得極其難看起來，驚人的力量自長槍上傾瀉而至，宛如重重濤浪，連綿不盡。

砰！

於是，宋雲峰的身軀就狼狽的倒飛了出去，重重的撞在了殘破的牆壁上。

「...幸...運？」

而此時，他那最後有些變調的聲音，方才剛剛落下。

第六十七章李洛要開始裝了

白靈山山腳，氣氛沸騰如油鍋，熾熱喧囂。

「我看見了什麼？那人應該是洛嵐府的那位少府主李洛吧？他這是打算要一個人來對付師箜還有宋雲峰？！」

「嘖嘖，真是讓人感到難以置信的一幕，這李洛似乎都不在前十熱門人選中吧？他怎麼有這個勇氣的？」

「想不透，看不穿啊。」

「不過這娃長得這麼好看，可能是真有本事。」

「嗨，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罷了。」

「不，你眼拙了，這外面的哪是金玉？這簡直就是最璀璨耀眼的天鑽。」

「......」

蔡薇與顏靈卿所在的亭閣內，兩女互相對視一眼，皆是幽幽的嘆了一聲：「這小祖宗究竟是想要做什麼啊？」

她們感到有點頭疼，此前的李洛可是相當低調，人家不招惹他，他就老老實實的躲起來，可眼下，突然要跳出來直接面對師箜，宋雲峰，這跨度實在大到有點讓人受不了。

「他真的打得過師箜，宋雲峰嗎？」蔡薇問道，即使她對於李洛一直都抱著一些信心，但那種信心，也只是建立在李洛進前十的範圍中，可眼下李洛要做的事，似乎是有點超綱了。

而對於這個問題，顏靈卿也沒辦法回答，只能揉了揉光潔眉心，道：「我怎麼知道。」

兩女俏麗容顏上皆是有著一絲愁雲，仿佛是自家的弟弟開始陷入到了叛逆期一般的讓人頭疼。

主亭中。

一直面色沉凝的老院長也是看見了這一幕，不過出人意料的是他倒是沒有因此感到一些不可思議，反而神色微微一動。

這個李洛...

不知道為何，或許是因為他對李洛那兩位父母太過了解的原因，當他在見到此時的李洛在站出來時，卻是隱隱的感覺自己內心深處仿佛是鬆了一口氣一般。

雖然從理智上來說，李洛之前的實力似乎不可能與師箜對決，可出於某種直覺，老院長莫名的看見了一絲曙光。

「這位少府主，可當真是勇氣可嘉啊。」而此時，那師總督微微一笑，開口說道。

「可惜...他不是姜青娥。」他搖了搖頭，給了這種評語。

不過面對著他這般言語，老院長卻是充耳不聞，也未曾與其爭吵，因為現在說這些都沒用，一切，等交手就清楚了。

老院長的目光，盯著鏡面中李洛那修長的身影，他仿佛是想起了當初李太玄與澹臺嵐將李洛送到南風學府時，他那時候心中的興奮與期待。

因為之前南風學府已經出了一個姜青娥，如果再來一個李洛，那麼南風學府之名，甚至在大夏國內，都將會有著極大的名氣。

只是後來，那些期待因為李洛的空相盡數消散，老院長對此很是憂愁苦惱，但也只能慢慢接受了殘酷的現實。

而現在...

「李太玄，澹臺嵐，你們這兒子，會帶來一場遲到的奇蹟嗎？」

...

在那無數道震驚的視線注視中，李洛也是在盯著對面的師箜，宋雲峰兩人，笑道：「接下來想怎麼玩？」

宋雲峰冷笑道：「裝腔作勢，我一個人就足以收拾你！」

他剛欲邁步而出，但卻被師箜阻攔了下來，後者微微一笑，道：「為什麼要一個人上？不管他是真的有底氣還是在裝模作樣，何必給他一絲一毫的機會，直接一起上吧，以最快的速度解決掉他。」

宋雲峰聞言，猶豫道：「這樣豈不是太看得起他了。」

「我不怕看得起他，但我怕萬一陰溝翻船了。」師箜淡淡的道。

見到他這麼謹慎，宋雲峰也有些無奈，但只能點點頭，下一瞬，兩人體內有相力爆發，直接是對著李洛疾射而出，凌厲攻勢籠罩向李洛。

「呃...」

李洛見到兩人直接攻來，也是有些愕然，道：「喂，你們這不按常理出牌啊，不是應該先打小的，再打大的嗎？」

「廢話真多。」宋雲峰冷笑，攻勢更為凌厲。

李洛原本要抽出腰間雙刀迎敵，不過他在見到兩人同時衝來後，反而是停了下來，然後轉身就跑。

師箜，宋雲峰自然是立即全力追擊，道道相力攻擊自後方急射而來。

李洛則是靈活的將其盡數的避開。

「李洛，你不是很囂張嗎？現在怎麼就知道跑了？」宋雲峰冷笑著嘲諷道。

李洛充耳不聞，專心跑路，旋即其身影一轉，衝進了一片斷垣殘壁的廢墟中。

師箜與宋雲峰緊追不捨。

咻咻！

而當他們轉過彎道時，迎面便是有著數顆光球暴射而來，然後轟然爆炸，極為刺目的強光爆發，讓得兩人都有些措手不及，眼睛刺痛的閉攏了起來。

不過兩人都很精明，在閉目的瞬間，手中長槍直接對著前方劈斬而下，凌厲的勁風捲起了滿地的碎石。

待得兩人睜開眼睛時，李洛的身影已經消失在了前方。

師箜面色一沉，躍到了一塊巨石上，目光一掃，便是見到一道淡淡的影子在對著遠處疾掠而去，那個方向...

是呂清兒與項梁他們戰鬥的地方。

「調虎離山？這個傢伙，真是狡詐！」

師箜眼神冰冷，這李洛吊著他們，原來是想要把他們引得遠離呂清兒他們的戰場，然後趁機回身支援。

這是打算幫呂清兒迅速的騰出手來，然後一起對付他們？

「他去幫呂清兒了，我先去攔截他！」

師箜對著宋雲峰一聲低喝，旋即雷光於他身軀表面若隱若現，其速度猛然暴漲，化為一道銀光追向了那道淡淡身影。

雷相之力，本就擅長爆發，如今全力之下，師箜很快的追上了那道淡淡影子，一聲冷喝，手中長槍脫手而出，宛如一道雷光，直接轟在那道淡淡身影上面。

只是，當長槍擊中那道身影時，卻並未有任何慘叫聲發出，反而是直接貫穿而過，插進了一旁的石牆上。

師箜面色微變，凝神看去，那竟然是地面上殘留的淡淡相力折射出來的影子，而李洛的身影，卻是憑空消失了。

「糟了，中計了！這次才是調虎離山！他的目標是宋雲峰！」

師箜眼中有怒氣湧動，因為他發現他被李洛從頭耍到尾！

李洛根本沒有去支援呂清兒的意圖，他就是想要把他從宋雲峰身邊調走，然後趁這時間將其收拾。

只是...這傢伙這麼有信心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中，解決掉宋雲峰？

心中閃過這般念頭，師箜立即掉頭折返。

而就是在同一時刻，地形複雜的廢墟中，宋雲峰也是在迅速的對著師箜的方向趕去。

但當他轉過一處斷牆時，突有破風聲撲面而來，一柄閃爍著寒光的刀鋒裹挾著藍色相力對著面門狠狠的劈斬了下來。

突如其來的襲擊，讓得宋雲峰面色一變，電光火石間，也就明白了一切。

旋即，他的眼神陡然陰寒下來。

「你真當我是軟柿子嗎？」

「李洛，我今天就要讓你知道，上一次的平局，你究竟有多...」

暴喝之中，宋雲峰手中銀槍一抖，自身相力毫無保留的湧動起來，槍光如龍，熾熱狂暴，宛如兇雕長鳴，與那劈斬而下的刀光正面碰撞。

鐺！

金鐵之聲響起。

相力衝擊，震得附近的斷壁都是震動了一下，灰塵簌簌的掉落下來。

而宋雲峰的面色，則是在碰撞那一霎那變得極其難看起來，驚人的力量自長槍上傾瀉而至，宛如重重濤浪，連綿不盡。

砰！

於是，宋雲峰的身軀就狼狽的倒飛了出去，重重的撞在了殘破的牆壁上。

「...幸...運？」

而此時，他那最後有些變調的聲音，方才剛剛落下。

第六十八章李洛想裝大的

「你剛才說什麼？」

李洛有些疑惑的望著那撞在牆壁上，並且將其震出一道道裂痕的宋雲峰，此時的後者，極為的狼狽，李洛那一刀上爆發的力量，直接是將其狠狠的壓制了下去。

宋雲峰嘴角有一道血跡浮現出來，他難以置信的抬頭望著李洛：「你，你竟然八印了？怎麼可能！」

先前對碰的瞬間，李洛展現出來的相力，絲毫不弱於他。

而且最讓得他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李洛的水相之力極為的精純，而且那連綿醇厚之感，簡直跟上七品水相一樣！

可這傢伙的水相，不是就五品嗎？

這一刻，宋雲峰簡直有種在做夢般的感覺。

李洛聞言，輕嘆一聲，道：「這件事情，其實要從十六年前開始說起，那時我剛剛斷奶，而就在那一天...」

宋雲峰下意識的凝神傾聽。

可下一瞬，李洛腳掌一踏，有水光自腳下浮現，其身影猶如是踏水而出一般，直接是以極快得速度滑至了宋雲峰面前，然後又是一刀砍了下來。

宋雲峰連忙抵擋，那一刀上面蘊含的相力，將他直接震得單膝都是跪了下去，當即憤怒的咆哮道：「你耍我？！」

「真聰明，竟然這都被你看穿了。」

李洛讚嘆笑道，旋即一道腿影如鞭般直接踹在了宋雲峰胸膛上，一腳就將他送飛而出，滾得滿臉都是泥。

而還不待宋雲峰站起來，李洛又是衝了出去，凌厲刀光宛如裹挾著濤浪之聲，將宋雲峰籠罩而進。

宋雲峰無比憋屈，如今的李洛踏入八印，相力等級並不弱於他，然而這混蛋還搞這些小手段，直接把他壓得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

簡直賤得沒有一點洛嵐府少府主的身段！

在李洛連綿刀鋒之下，宋雲峰很快就開始掛彩，身體上鮮血流淌出來，看得極為的悽慘。

而他也知曉不能繼續這樣下去了，當即一聲怒吼，自身相力盡數爆發，赤紅槍芒閃電般的對著前方的李洛重重橫掃而去。

李洛見狀，手掌一抬，似是有水光於面前若隱若現，同時大吼道：「大反彈術！」

聽到這吼聲，宋雲峰就想起了預考之上被李洛那詭異水鏡術反彈出心理陰影的一幕，而那個時候的李洛，還只是六印，眼下對方相力不弱於他，那施展出來的水鏡術反彈之力豈不是更兇殘？

於是宋雲峰忙不迭的收斂了力道。

可當他相力收斂時，卻是驚愕的發現李洛面前根本就沒有水鏡出現，反而是後者那帥得讓人自慚形穢的面龐上，衝著他露出了一抹燦爛笑容。

「騙你的。」

伴隨著李洛笑聲傳出，他猛的一步踏出，手中水紋刀上，有水芒高速的流動起來，嗡嗡的震動聲，仿佛是引得空氣都是在震顫。

李洛一刀斬下，直接與宋雲峰長槍斬擊在了一起。

鐺！

金鐵聲響起，再然後，宋雲峰便是面色驚駭欲絕的見到，手中鐵槍，直接是被李洛一刀生生的斬斷。

餘下的刀鋒，更是毫不留情的劈斬在了他身軀上。

啊！

慘叫聲響起，宋雲峰胸前鮮血噴湧，直接被重創。

而此時李洛聽見了後方有急促的破風聲響起，眼角一瞟，便是見到面色陰沉的師箜急速而來。

「李洛，你敢！」師箜喝聲如雷，將人耳膜震得生疼。

然而李洛卻是絲毫不理，一腳將慘叫的宋雲峰踢飛，旋即另外一隻腳瀟灑的勾起一截斷槍飛甩了出去。

嗤！

斷槍直接是射中宋雲峰的肩窩，將他插在了牆壁上，慘嚎不斷。

而此時，師箜趕來，含怒出手，如同跳動著雷光般的長槍對著李洛暴刺而下。

李洛則是飄身而退，落在了殘破的牆壁上，衝著師箜露出笑意：「喲，趕回來吃飯啊？」

師箜眼神冰冷，他看了一眼被掛在牆壁上的宋雲峰，眉頭微皺了一下，後者的傷勢顯然不輕，算是直接被李洛暫時的廢了戰鬥力。

他目光轉向李洛，眼中的怒意倒是在漸漸的散去，淡淡的道：「李洛，果然所有人都小瞧了你。」

「你才是南風學府隱藏得最深的那個人。」

李洛笑道：「過獎過獎。」

師箜神色淡漠，道：「不過你也沒必要太得意，因為大局已定，你此時冒出來，改變不了什麼。」

「能不能改變，也得試試吧。」

李洛微微一笑，道：「我現在就只有一個想法...」

他目光在宋雲峰，師箜身上轉了轉，道：「如虞浪所說，把你們兩人...倒立浸糞坑。」

師箜搖了搖頭，停止了這些無意義的話，手中長槍緩緩抬起，指向了李洛：「這些無用的話就別說了，不要待會反而讓人感到可笑。」

「拿出你真正的實力來吧，李洛，不然今天...我會讓你這洛嵐府少府主的顏面盡掃的。」

當其聲音落下的瞬間，雷相之力已經自其身軀上奔騰流動起來，九印相力毫不保留的爆發。

轟！

淡淡的雷鳴中，師箜身影如電般暴射而出，那等速度，看得李洛眼神都是一凝，雷相之力，果真迅猛。

嗡！

數息間，師箜便是出現在了李洛前方，手中雷槍仿佛劃破虛空的一道閃電，極速的攻向了李洛。

雷鳴陣陣中，帶來了一股壓迫感。

李洛手持雙刀，刀鋒之上藍色相力高速流動起來，顯然也是毫不猶豫的催動了殺傷力最高的水芒術。

他雙刀斬出，藍色水芒划過空氣時，留下了淡淡的藍光痕跡。

鐺！

刀槍在下一瞬間碰撞在一起，相力震蕩引起的狂風呼嘯，捲起滿地碎石飛舞。

而在這一次的正面碰撞中，師箜身形紋絲不動，而李洛則是腳步倒滑而出，顯然，師箜佔盡上風。

「八印相力...」

「但是你的相力卻如此的精純，竟然讓得我的雷相之力都無法侵入你的體內破壞。」

不過雖說佔得上風，但師箜眉頭卻是輕輕皺了皺，因為李洛的相力，帶著一種奇特的精純感，要知道他可是上七品雷相，相力本就霸道，而且高品相的相力帶有靈性，能夠在與對手相力衝撞間，以極為細微的變化侵蝕，破壞對方的相力，這是高品相的優勢之一。

但先前他雖然打退了李洛，可雷相之力並未如他所願的侵入後者體內，將其戰鬥力削減。

李洛握著雙刀的手掌輕輕扭了扭，先前的硬碰，讓他明白對方究竟是何等的兇悍，難怪連呂清兒都會對他懷有忌憚。

九印實力，上七品雷相。

是個勁敵啊。

李洛突然笑了起來，因為他感覺到自身似乎並沒有因為對方的強橫而感到緊張，反而是發現自身血液隱隱的有些在沸騰。

這些年來，那空相的存在，導致李洛不喜歡將自身暴露，總是喜歡留一些底牌來讓自己更加的有安全感。

他儘可能的在低調。

然而此時他其實才知曉，這些年他雖然習慣了低調發育，但實則，他的骨子裡，還是有著戰意在流淌。

畢竟，好歹也是雙候之子。

也罷，低調了這麼多年，這一次，該裝一次大的了！！

低笑聲中，手持雙刀的李洛，運轉體內相力，身影對著師箜疾射了出去。

第六十八章李洛想裝大的

「你剛才說什麼？」

李洛有些疑惑的望著那撞在牆壁上，並且將其震出一道道裂痕的宋雲峰，此時的後者，極為的狼狽，李洛那一刀上爆發的力量，直接是將其狠狠的壓制了下去。

宋雲峰嘴角有一道血跡浮現出來，他難以置信的抬頭望著李洛：「你，你竟然八印了？怎麼可能！」

先前對碰的瞬間，李洛展現出來的相力，絲毫不弱於他。

而且最讓得他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李洛的水相之力極為的精純，而且那連綿醇厚之感，簡直跟上七品水相一樣！

可這傢伙的水相，不是就五品嗎？

這一刻，宋雲峰簡直有種在做夢般的感覺。

李洛聞言，輕嘆一聲，道：「這件事情，其實要從十六年前開始說起，那時我剛剛斷奶，而就在那一天...」

宋雲峰下意識的凝神傾聽。

可下一瞬，李洛腳掌一踏，有水光自腳下浮現，其身影猶如是踏水而出一般，直接是以極快得速度滑至了宋雲峰面前，然後又是一刀砍了下來。

宋雲峰連忙抵擋，那一刀上面蘊含的相力，將他直接震得單膝都是跪了下去，當即憤怒的咆哮道：「你耍我？！」

「真聰明，竟然這都被你看穿了。」

李洛讚嘆笑道，旋即一道腿影如鞭般直接踹在了宋雲峰胸膛上，一腳就將他送飛而出，滾得滿臉都是泥。

而還不待宋雲峰站起來，李洛又是衝了出去，凌厲刀光宛如裹挾著濤浪之聲，將宋雲峰籠罩而進。

宋雲峰無比憋屈，如今的李洛踏入八印，相力等級並不弱於他，然而這混蛋還搞這些小手段，直接把他壓得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

簡直賤得沒有一點洛嵐府少府主的身段！

在李洛連綿刀鋒之下，宋雲峰很快就開始掛彩，身體上鮮血流淌出來，看得極為的悽慘。

而他也知曉不能繼續這樣下去了，當即一聲怒吼，自身相力盡數爆發，赤紅槍芒閃電般的對著前方的李洛重重橫掃而去。

李洛見狀，手掌一抬，似是有水光於面前若隱若現，同時大吼道：「大反彈術！」

聽到這吼聲，宋雲峰就想起了預考之上被李洛那詭異水鏡術反彈出心理陰影的一幕，而那個時候的李洛，還只是六印，眼下對方相力不弱於他，那施展出來的水鏡術反彈之力豈不是更兇殘？

於是宋雲峰忙不迭的收斂了力道。

可當他相力收斂時，卻是驚愕的發現李洛面前根本就沒有水鏡出現，反而是後者那帥得讓人自慚形穢的面龐上，衝著他露出了一抹燦爛笑容。

「騙你的。」

伴隨著李洛笑聲傳出，他猛的一步踏出，手中水紋刀上，有水芒高速的流動起來，嗡嗡的震動聲，仿佛是引得空氣都是在震顫。

李洛一刀斬下，直接與宋雲峰長槍斬擊在了一起。

鐺！

金鐵聲響起，再然後，宋雲峰便是面色驚駭欲絕的見到，手中鐵槍，直接是被李洛一刀生生的斬斷。

餘下的刀鋒，更是毫不留情的劈斬在了他身軀上。

啊！

慘叫聲響起，宋雲峰胸前鮮血噴湧，直接被重創。

而此時李洛聽見了後方有急促的破風聲響起，眼角一瞟，便是見到面色陰沉的師箜急速而來。

「李洛，你敢！」師箜喝聲如雷，將人耳膜震得生疼。

然而李洛卻是絲毫不理，一腳將慘叫的宋雲峰踢飛，旋即另外一隻腳瀟灑的勾起一截斷槍飛甩了出去。

嗤！

斷槍直接是射中宋雲峰的肩窩，將他插在了牆壁上，慘嚎不斷。

而此時，師箜趕來，含怒出手，如同跳動著雷光般的長槍對著李洛暴刺而下。

李洛則是飄身而退，落在了殘破的牆壁上，衝著師箜露出笑意：「喲，趕回來吃飯啊？」

師箜眼神冰冷，他看了一眼被掛在牆壁上的宋雲峰，眉頭微皺了一下，後者的傷勢顯然不輕，算是直接被李洛暫時的廢了戰鬥力。

他目光轉向李洛，眼中的怒意倒是在漸漸的散去，淡淡的道：「李洛，果然所有人都小瞧了你。」

「你才是南風學府隱藏得最深的那個人。」

李洛笑道：「過獎過獎。」

師箜神色淡漠，道：「不過你也沒必要太得意，因為大局已定，你此時冒出來，改變不了什麼。」

「能不能改變，也得試試吧。」

李洛微微一笑，道：「我現在就只有一個想法...」

他目光在宋雲峰，師箜身上轉了轉，道：「如虞浪所說，把你們兩人...倒立浸糞坑。」

師箜搖了搖頭，停止了這些無意義的話，手中長槍緩緩抬起，指向了李洛：「這些無用的話就別說了，不要待會反而讓人感到可笑。」

「拿出你真正的實力來吧，李洛，不然今天...我會讓你這洛嵐府少府主的顏面盡掃的。」

當其聲音落下的瞬間，雷相之力已經自其身軀上奔騰流動起來，九印相力毫不保留的爆發。

轟！

淡淡的雷鳴中，師箜身影如電般暴射而出，那等速度，看得李洛眼神都是一凝，雷相之力，果真迅猛。

嗡！

數息間，師箜便是出現在了李洛前方，手中雷槍仿佛劃破虛空的一道閃電，極速的攻向了李洛。

雷鳴陣陣中，帶來了一股壓迫感。

李洛手持雙刀，刀鋒之上藍色相力高速流動起來，顯然也是毫不猶豫的催動了殺傷力最高的水芒術。

他雙刀斬出，藍色水芒划過空氣時，留下了淡淡的藍光痕跡。

鐺！

刀槍在下一瞬間碰撞在一起，相力震蕩引起的狂風呼嘯，捲起滿地碎石飛舞。

而在這一次的正面碰撞中，師箜身形紋絲不動，而李洛則是腳步倒滑而出，顯然，師箜佔盡上風。

「八印相力...」

「但是你的相力卻如此的精純，竟然讓得我的雷相之力都無法侵入你的體內破壞。」

不過雖說佔得上風，但師箜眉頭卻是輕輕皺了皺，因為李洛的相力，帶著一種奇特的精純感，要知道他可是上七品雷相，相力本就霸道，而且高品相的相力帶有靈性，能夠在與對手相力衝撞間，以極為細微的變化侵蝕，破壞對方的相力，這是高品相的優勢之一。

但先前他雖然打退了李洛，可雷相之力並未如他所願的侵入後者體內，將其戰鬥力削減。

李洛握著雙刀的手掌輕輕扭了扭，先前的硬碰，讓他明白對方究竟是何等的兇悍，難怪連呂清兒都會對他懷有忌憚。

九印實力，上七品雷相。

是個勁敵啊。

李洛突然笑了起來，因為他感覺到自身似乎並沒有因為對方的強橫而感到緊張，反而是發現自身血液隱隱的有些在沸騰。

這些年來，那空相的存在，導致李洛不喜歡將自身暴露，總是喜歡留一些底牌來讓自己更加的有安全感。

他儘可能的在低調。

然而此時他其實才知曉，這些年他雖然習慣了低調發育，但實則，他的骨子裡，還是有著戰意在流淌。

畢竟，好歹也是雙候之子。

也罷，低調了這麼多年，這一次，該裝一次大的了！！

低笑聲中，手持雙刀的李洛，運轉體內相力，身影對著師箜疾射了出去。

第六十九章大戰師箜

鐺！鐺！

廢墟的一處殘破小巷中，兩道渾身升騰著相力的人影衝撞在一起，手中刀槍飛快的互相劈砍，槍影刀光飛掠，將附近的破牆不斷的撕裂開一道道的裂痕。

腳下的碎石更是被不斷的卷飛，噼裡啪啦的擊打在四周的牆壁上，發出有節奏的聲響。

李洛神色凝重，雙刀揮舞到片片刀光，連綿不斷，宛如是重重波浪般，一波波的卷向師箜。

而面對著他的攻擊，師箜神色則是要顯得平淡許多，即便李洛攻勢連綿不斷，但他卻是選擇以力破之，每一次蘊含著雷相之力的槍鋒掃過時，都將會撕裂重重刀光。

兩人混戰在一起，相力激蕩，倒是激烈得很。

不過這種纏鬥，師箜肉眼可見的佔據著一些優勢，時不時的有著槍鋒洞穿李洛的攻勢，給他造成極大的威脅。

而每當此時，李洛刀尖之上便是有著一顆顆光球暴射而出，爆發出刺目的強光，令得師箜不得不有所回防。

因此雖說局面佔據著一些上風，但師箜的心中，顯然是有些不爽，因為這種局面，可並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隨著戰鬥的加劇，師箜瞧準一個空檔，眼神陡然凌厲，手中長槍之上跳動的雷相之力變得狂暴起來。

「高階相術，雷鳴之鳥！」

師箜長槍上，雷光大盛，有著刺耳的鳥鳴聲響徹起來，那鳥鳴如響雷，轟然響徹間，將李洛雙耳都是震得失聰起來。

雙耳失聰，而眼前則是有雷光大盛，那師箜長槍之上的雷相之力，仿佛是化為暴怒的雷鳥，裹挾著兇狠之勢撲殺而來。

李洛那如重重浪潮般的刀光瞬間被擊潰。

不過就當槍鋒呼嘯而來時，李洛面前有水鏡陡然浮現出來。

「水光魔鏡！」

嗡！

雷鳥直接狂暴的撞擊在了水鏡之上，頓時在其上濺起了陣陣漣漪，不過下一刻，鏡面之中便有著一股沛然大力傾瀉而出，與那雷鳥衝撞在一起。

轟！

雷鳴響徹，相力衝擊波將小巷的斷牆都是震出了許些裂紋。

而李洛與師箜的身影同時的倒射而出，腳掌在地面上蹬蹬的踩出了一道道的印子。

師箜面色冰冷，盯著李洛的眼神如鷹般鋒銳：「這就是你預考時將宋雲峰逼成平局的詭異水鏡術嗎？」

顯然，對於李洛的情報，他也是掌握著一些。

「你可以叫它...大平局之術！」李洛笑道。

面對著李洛的調侃，師箜沒有理會，他長槍一擺，雷相之力再度奔湧，又是一記雷鳴之鳥轟了過去。

李洛抬手，水光魔鏡施展而出，緊接著兩人皆是被震退。

接下來雙方又是一通纏鬥，但即便師箜佔據著優勢，但他的攻擊始終無法突破李洛的「水光魔鏡」，雙方的戰鬥，一時間就僵持了下去。

這一幕落在白靈山外那無數道目光中，便是引得無數道驚嘆聲響起，這個結果，顯然是有些出人意料的。

這位洛嵐府的少府主，這些年在天蜀郡名聲不顯，低調得很，可誰能想到，在這學府大考上，竟然會迸發出如此異彩。

倒也真不愧是那兩位的兒子。

蔡薇與顏靈卿也是看得驚訝萬分，這個李洛，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到了八印，要知道，一個月前，他甚至還只是一個空相，雖說這其中有此前一些積累的原因，但如此迅猛的修煉速度，還是讓人感到有些驚愕。

最終，也只能歸功於厚積薄發了。

在那山外無數目光驚嘆時，李洛與師箜的纏鬥，再度持續了數分鐘。

直到某一刻，師箜眼神冰冷的再度一槍轟來，水光魔鏡施展，便是有著沛然之力反彈而至。

不過這一次，師箜身軀上突然有著淡淡的雷光跳躍，仿佛是形成了雷鎧一般，而那股反彈之力一接觸到雷凱，就被其盡數的吸收了下去，頓時雷光跳躍得更為兇猛了。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李洛眼神一凝，身形陡然暴退。

但師箜的出手更快，槍身橫掃，划起一片雷光，直接是掃中了李洛身軀。

砰！

低沉之聲響起，李洛整個人直接倒飛了出去，手中短刀在地面上劃出兩道長長的痕跡，最後方才穩住身影。

他的嘴角有一抹血跡浮現出來，胸膛處傳來劇烈的刺痛，顯然是被師箜這突如其來的一槍所傷。

不過好在他自身是「水光相」，擁有著極強的治癒之力，所以相力運轉間，胸膛處的刺痛也是在迅速的消退。

李洛望著前方，此時的師箜手持長槍，神色淡漠的注視他，在其身軀表面，淡淡的雷光形成了若隱若現的光鎧，正是這雷光之鎧的存在，吸收了李洛「水光魔鏡」的反彈之力。

「狂雷之鎧麼...」

李洛微微皺眉，此前呂清兒就跟他說過，這就是師箜的殺手鐧，這雷鎧一現，不僅會大幅度增強師箜的防禦，甚至其攻擊力，速度都會有一些提升，相當的棘手。

而在李洛心緒轉動間，那師箜卻並不打算給他任何喘息的機會，身影一動，雷光乍現，便是直接對著他攻來。

這一次的攻勢比起之前，顯然是猛烈了許多。

李洛沒有再硬碰，屈指連彈，水光彈暴射而出，刺目強光爆發，阻擋著師箜的攻勢。

然而師箜對此早有準備，直接是閉攏了雙目，跳躍著狂暴雷光的長槍，直接籠罩向了李洛所在的範圍。

李洛腳下宛如有水光蕩漾，倒滑而退，避開了攻擊範圍。

可師箜攻勢卻是毫不停歇，宛如雷暴一般，轟鳴聲響徹，不斷的追擊而去。

小巷中，斷牆被震裂，李洛急退，師箜急追，所過處雷光跳躍，水光流淌。

這一次，李洛的所有手段都是失去了作用。

在狂雷之鎧的加持下，此時的師箜，完完全全的碾壓了李洛。

白靈山山腳，有一些遺憾的聲音響起，戰鬥到這一步，差距已經顯露了出來，李洛還是敵不過九印的師箜。

看來這一次天蜀郡的學府大考，南風學府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要危險了。

第六十九章大戰師箜

鐺！鐺！

廢墟的一處殘破小巷中，兩道渾身升騰著相力的人影衝撞在一起，手中刀槍飛快的互相劈砍，槍影刀光飛掠，將附近的破牆不斷的撕裂開一道道的裂痕。

腳下的碎石更是被不斷的卷飛，噼裡啪啦的擊打在四周的牆壁上，發出有節奏的聲響。

李洛神色凝重，雙刀揮舞到片片刀光，連綿不斷，宛如是重重波浪般，一波波的卷向師箜。

而面對著他的攻擊，師箜神色則是要顯得平淡許多，即便李洛攻勢連綿不斷，但他卻是選擇以力破之，每一次蘊含著雷相之力的槍鋒掃過時，都將會撕裂重重刀光。

兩人混戰在一起，相力激蕩，倒是激烈得很。

不過這種纏鬥，師箜肉眼可見的佔據著一些優勢，時不時的有著槍鋒洞穿李洛的攻勢，給他造成極大的威脅。

而每當此時，李洛刀尖之上便是有著一顆顆光球暴射而出，爆發出刺目的強光，令得師箜不得不有所回防。

因此雖說局面佔據著一些上風，但師箜的心中，顯然是有些不爽，因為這種局面，可並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隨著戰鬥的加劇，師箜瞧準一個空檔，眼神陡然凌厲，手中長槍之上跳動的雷相之力變得狂暴起來。

「高階相術，雷鳴之鳥！」

師箜長槍上，雷光大盛，有著刺耳的鳥鳴聲響徹起來，那鳥鳴如響雷，轟然響徹間，將李洛雙耳都是震得失聰起來。

雙耳失聰，而眼前則是有雷光大盛，那師箜長槍之上的雷相之力，仿佛是化為暴怒的雷鳥，裹挾著兇狠之勢撲殺而來。

李洛那如重重浪潮般的刀光瞬間被擊潰。

不過就當槍鋒呼嘯而來時，李洛面前有水鏡陡然浮現出來。

「水光魔鏡！」

嗡！

雷鳥直接狂暴的撞擊在了水鏡之上，頓時在其上濺起了陣陣漣漪，不過下一刻，鏡面之中便有著一股沛然大力傾瀉而出，與那雷鳥衝撞在一起。

轟！

雷鳴響徹，相力衝擊波將小巷的斷牆都是震出了許些裂紋。

而李洛與師箜的身影同時的倒射而出，腳掌在地面上蹬蹬的踩出了一道道的印子。

師箜面色冰冷，盯著李洛的眼神如鷹般鋒銳：「這就是你預考時將宋雲峰逼成平局的詭異水鏡術嗎？」

顯然，對於李洛的情報，他也是掌握著一些。

「你可以叫它...大平局之術！」李洛笑道。

面對著李洛的調侃，師箜沒有理會，他長槍一擺，雷相之力再度奔湧，又是一記雷鳴之鳥轟了過去。

李洛抬手，水光魔鏡施展而出，緊接著兩人皆是被震退。

接下來雙方又是一通纏鬥，但即便師箜佔據著優勢，但他的攻擊始終無法突破李洛的「水光魔鏡」，雙方的戰鬥，一時間就僵持了下去。

這一幕落在白靈山外那無數道目光中，便是引得無數道驚嘆聲響起，這個結果，顯然是有些出人意料的。

這位洛嵐府的少府主，這些年在天蜀郡名聲不顯，低調得很，可誰能想到，在這學府大考上，竟然會迸發出如此異彩。

倒也真不愧是那兩位的兒子。

蔡薇與顏靈卿也是看得驚訝萬分，這個李洛，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到了八印，要知道，一個月前，他甚至還只是一個空相，雖說這其中有此前一些積累的原因，但如此迅猛的修煉速度，還是讓人感到有些驚愕。

最終，也只能歸功於厚積薄發了。

在那山外無數目光驚嘆時，李洛與師箜的纏鬥，再度持續了數分鐘。

直到某一刻，師箜眼神冰冷的再度一槍轟來，水光魔鏡施展，便是有著沛然之力反彈而至。

不過這一次，師箜身軀上突然有著淡淡的雷光跳躍，仿佛是形成了雷鎧一般，而那股反彈之力一接觸到雷凱，就被其盡數的吸收了下去，頓時雷光跳躍得更為兇猛了。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李洛眼神一凝，身形陡然暴退。

但師箜的出手更快，槍身橫掃，划起一片雷光，直接是掃中了李洛身軀。

砰！

低沉之聲響起，李洛整個人直接倒飛了出去，手中短刀在地面上劃出兩道長長的痕跡，最後方才穩住身影。

他的嘴角有一抹血跡浮現出來，胸膛處傳來劇烈的刺痛，顯然是被師箜這突如其來的一槍所傷。

不過好在他自身是「水光相」，擁有著極強的治癒之力，所以相力運轉間，胸膛處的刺痛也是在迅速的消退。

李洛望著前方，此時的師箜手持長槍，神色淡漠的注視他，在其身軀表面，淡淡的雷光形成了若隱若現的光鎧，正是這雷光之鎧的存在，吸收了李洛「水光魔鏡」的反彈之力。

「狂雷之鎧麼...」

李洛微微皺眉，此前呂清兒就跟他說過，這就是師箜的殺手鐧，這雷鎧一現，不僅會大幅度增強師箜的防禦，甚至其攻擊力，速度都會有一些提升，相當的棘手。

而在李洛心緒轉動間，那師箜卻並不打算給他任何喘息的機會，身影一動，雷光乍現，便是直接對著他攻來。

這一次的攻勢比起之前，顯然是猛烈了許多。

李洛沒有再硬碰，屈指連彈，水光彈暴射而出，刺目強光爆發，阻擋著師箜的攻勢。

然而師箜對此早有準備，直接是閉攏了雙目，跳躍著狂暴雷光的長槍，直接籠罩向了李洛所在的範圍。

李洛腳下宛如有水光蕩漾，倒滑而退，避開了攻擊範圍。

可師箜攻勢卻是毫不停歇，宛如雷暴一般，轟鳴聲響徹，不斷的追擊而去。

小巷中，斷牆被震裂，李洛急退，師箜急追，所過處雷光跳躍，水光流淌。

這一次，李洛的所有手段都是失去了作用。

在狂雷之鎧的加持下，此時的師箜，完完全全的碾壓了李洛。

白靈山山腳，有一些遺憾的聲音響起，戰鬥到這一步，差距已經顯露了出來，李洛還是敵不過九印的師箜。

看來這一次天蜀郡的學府大考，南風學府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要危險了。

第七十章李洛的箭

轟！轟！

廢墟中，淡淡的雷鳴聲不斷的響徹，不遠處有其他學府的學員在看著這一幕，而在他們的注視下，此時的師箜戰力全開，將李洛逼得不斷的後退，躲避。

按照這局面下去，恐怕要不了多久，李洛就會直接出局。

這讓得他們暗暗搖頭，這李洛雖說崛起之勢相當迅猛，但面對著師箜這等強敵，還是差了一些火候啊，倒是可惜了。

鐺！

而在那諸多目光的注視下，刀槍兇悍相撞，李洛的身影再度被撞飛，直接是砸進了一座殘破的建築物中。

師箜駐槍而立，眼神睥睨的望著那建築物中，渾身雷相之力跳躍，看上去給人一種強力的壓迫感。

「李洛，想要玩一場力挽狂瀾的把戲，看來你能力還不到家。」他微微一笑，言語間有著淡淡的嘲諷。

「如果你還想保全一點顏面，就趕緊主動認輸吧。」

殘破的建築物中，光線昏暗，李洛靠在牆壁邊，他聽著外面師箜的聲音，突然的笑了笑，自語道：「還真是個強敵啊。」

「看來是我天真了一些，還以為不用到這一步的呢，不過眼下火候，應該正好吧。

他神色有點無奈，手握著雙刀，然後將它們的刀柄對碰在一起，兩把刀的刀柄都是呈現獸口之形，如今貼合在一起，獠牙互相交錯，輕輕一扭，竟然是直接連接在了一起。

與此同時，雙刀的刀鋒延伸了一些，於是刀弧變得更深了。

看上去...竟然是變成了一張由雙刀組合起來的大弓。

而這的確就是一柄藍銀色的大弓。

李洛伸出手指，在刀柄處一按，只見得那刀尖處露出了一個小孔，有銀線彈射而出，然後被李洛輕輕一繞，便是形成了弓弦。

這就是他之前要求特製打造的相具，平常是雙刀形態，但外人都不知道它還有另外一個隱藏形態，便是這柄被李洛命名為「瀾光弓」的大弓。

李洛手掌緊握住雙刀刀柄所形成的弓口位置，這是他隱藏的底牌，原本不想暴露的，但顯然，太低調的話，容易翻車。

他抬起頭，望著外面師箜的身影輪廓，嘴角露出一絲笑意，只是那笑意，充滿著冰冷至極的寒意。

而此時，在那外面，師箜似也是隱隱的感覺到一些莫名的不安感，當即眉頭皺了皺，下一瞬，他手中長槍化為一道銀光直接是射進了那殘破的建築之中。

轟！

有相力轟鳴，只不過此時一道人影自上方疾射而出，最後落在了遠處的一根布滿著蔓藤的殘破石柱之上。

正是李洛。

師箜手掌一握，長槍被吸入手中，眉頭微皺的望著此時的李洛，特別是後者手中那柄呈現藍銀兩色交替的大弓。

而此時，不論是這白靈墟中，還是白靈山外，同樣是有許多驚疑的目光望著突然間取出一張大弓的李洛，顯然不明白他這是想要做什麼。

「這個時候了，還要裝神弄鬼嗎？」師箜淡淡的道。

李洛沒有說話，而是深吸一口氣，直接是拉弓開弦，下一刻，體內的相力傾瀉而出，最後竟是在弓弦上形成了一支淡淡的光箭。

光箭箭頭以及箭身部分閃爍著明亮的光，那是由光明相力凝聚而成，而唯有李洛知曉，這支箭矢之中，光明相力構建出了許多有序的空洞管道，這些光明空洞密布箭身，而他再以水相之力高速的流轉其中，彼此推動。

那種感覺，仿佛是光載著水，以無法形容之速流淌而過。

當水的速度達到這種地步時，誰還敢說水相連綿柔弱？

李洛感受著體內相力的急速流失，唇角卻是泛起了一抹笑意，這道相術的底子，其實是一道高階水相之術「水流失」以及高階光明相術「流光術」...

而李洛以這兩道相術為根，歷經諸多構思以及無數次的失敗，最終還是藉助著自身在相術上面的悟性，成功的將其改造了出來。

這一箭，他將其稱為...

瀾光天流箭。

這是如今李洛殺傷力最強的相術，也是最後的底牌。

師箜原本的神色是很淡然從容的，因為他並不覺得李洛此時能夠做什麼，可是，當李洛那張藍銀弓上面的流光箭矢凝聚而出，並且將他鎖定時，他的面色開始變了。

因為這一刻，他莫名的感覺到了一種無處不在的刺痛感，那種感覺，仿佛面對著足以對他造成重大威脅的強敵一般。

「怎麼可能？他不過是八印相力，怎麼可能讓我生出如此的懼意？」師箜眼中有震驚湧動，此時的他，有狂雷之鎧加持，就算是面對著全盛時期的呂清兒也絲毫不懼，而李洛，怎麼可能對他造成威脅？

李洛那一道流光箭矢，究竟是什麼？！

難道是將階相術？但那種程度的相術，根本不可能是一個八印相力能夠催動得了的！

可若不是將階相術，怎麼會讓他如此的如芒在背？！

眼神變幻間，師箜突然身影暴射而退，面對著李洛那未知的一箭，他沒有魯莽的上前，而是選擇了暫時的退避。

他相信，這一箭將會是李洛的最後一擊，只要他能夠避開，那麼接下來的李洛就是菜板上的魚肉，任他宰割。

李洛眼神平靜的望著急退的師箜，你的雷相之力的確擅長速度，可是你再快，能快得過光載著的水嗎？

弓弦如滿月，李洛扣住弓弦的手指猛然鬆開。

嗡！

那一瞬，似是有低低的嗡鳴聲響起。

所有人都是見到有一道流光自半空中疾射而過，但卻幾乎難以看見其飛行軌跡。

轟！

流光箭矢飛出，師箜渾身汗毛都是倒豎了起來，一身暴喝：「雷步！」

腳下仿佛有雷光閃現，他的速度催動到了極致。

然而，一切都沒有用。

師箜僅僅只能見到一道流光自視野中划過，再然後，他見到了阻擋在前方的牆壁上，突然出現了一個孔洞，有夕陽之光從孔洞中照射出來。

危急關頭，師箜咆哮出聲，體內相力盡數運轉，長槍如雷龍般暴射而出，轟向了前方。

叮！

清脆之聲緊接著響起，然後師箜便是瞳孔緊縮的見到，那一柄纏繞著雷相之力的長槍直接是在此時從中間分裂開來。

一道流光箭矢自破碎長槍中射出，僅僅數個呼吸間，就在師箜驚駭欲絕的目光中，自他伸出的左掌中，洞穿而進。

所謂的狂雷之鎧，僅僅堅持了一息不到，就直接被洞穿擊碎。

啊！

悽厲的慘叫聲響起。

師箜左臂鮮血狂湧，整個人如遭重擊般的倒射而出，重重的撞在了殘垣斷壁上，一口鮮血狂噴而出。

整個白靈山內外仿佛都是陡然間安靜了下來。

第七十章李洛的箭

轟！轟！

廢墟中，淡淡的雷鳴聲不斷的響徹，不遠處有其他學府的學員在看著這一幕，而在他們的注視下，此時的師箜戰力全開，將李洛逼得不斷的後退，躲避。

按照這局面下去，恐怕要不了多久，李洛就會直接出局。

這讓得他們暗暗搖頭，這李洛雖說崛起之勢相當迅猛，但面對著師箜這等強敵，還是差了一些火候啊，倒是可惜了。

鐺！

而在那諸多目光的注視下，刀槍兇悍相撞，李洛的身影再度被撞飛，直接是砸進了一座殘破的建築物中。

師箜駐槍而立，眼神睥睨的望著那建築物中，渾身雷相之力跳躍，看上去給人一種強力的壓迫感。

「李洛，想要玩一場力挽狂瀾的把戲，看來你能力還不到家。」他微微一笑，言語間有著淡淡的嘲諷。

「如果你還想保全一點顏面，就趕緊主動認輸吧。」

殘破的建築物中，光線昏暗，李洛靠在牆壁邊，他聽著外面師箜的聲音，突然的笑了笑，自語道：「還真是個強敵啊。」

「看來是我天真了一些，還以為不用到這一步的呢，不過眼下火候，應該正好吧。

他神色有點無奈，手握著雙刀，然後將它們的刀柄對碰在一起，兩把刀的刀柄都是呈現獸口之形，如今貼合在一起，獠牙互相交錯，輕輕一扭，竟然是直接連接在了一起。

與此同時，雙刀的刀鋒延伸了一些，於是刀弧變得更深了。

看上去...竟然是變成了一張由雙刀組合起來的大弓。

而這的確就是一柄藍銀色的大弓。

李洛伸出手指，在刀柄處一按，只見得那刀尖處露出了一個小孔，有銀線彈射而出，然後被李洛輕輕一繞，便是形成了弓弦。

這就是他之前要求特製打造的相具，平常是雙刀形態，但外人都不知道它還有另外一個隱藏形態，便是這柄被李洛命名為「瀾光弓」的大弓。

李洛手掌緊握住雙刀刀柄所形成的弓口位置，這是他隱藏的底牌，原本不想暴露的，但顯然，太低調的話，容易翻車。

他抬起頭，望著外面師箜的身影輪廓，嘴角露出一絲笑意，只是那笑意，充滿著冰冷至極的寒意。

而此時，在那外面，師箜似也是隱隱的感覺到一些莫名的不安感，當即眉頭皺了皺，下一瞬，他手中長槍化為一道銀光直接是射進了那殘破的建築之中。

轟！

有相力轟鳴，只不過此時一道人影自上方疾射而出，最後落在了遠處的一根布滿著蔓藤的殘破石柱之上。

正是李洛。

師箜手掌一握，長槍被吸入手中，眉頭微皺的望著此時的李洛，特別是後者手中那柄呈現藍銀兩色交替的大弓。

而此時，不論是這白靈墟中，還是白靈山外，同樣是有許多驚疑的目光望著突然間取出一張大弓的李洛，顯然不明白他這是想要做什麼。

「這個時候了，還要裝神弄鬼嗎？」師箜淡淡的道。

李洛沒有說話，而是深吸一口氣，直接是拉弓開弦，下一刻，體內的相力傾瀉而出，最後竟是在弓弦上形成了一支淡淡的光箭。

光箭箭頭以及箭身部分閃爍著明亮的光，那是由光明相力凝聚而成，而唯有李洛知曉，這支箭矢之中，光明相力構建出了許多有序的空洞管道，這些光明空洞密布箭身，而他再以水相之力高速的流轉其中，彼此推動。

那種感覺，仿佛是光載著水，以無法形容之速流淌而過。

當水的速度達到這種地步時，誰還敢說水相連綿柔弱？

李洛感受著體內相力的急速流失，唇角卻是泛起了一抹笑意，這道相術的底子，其實是一道高階水相之術「水流失」以及高階光明相術「流光術」...

而李洛以這兩道相術為根，歷經諸多構思以及無數次的失敗，最終還是藉助著自身在相術上面的悟性，成功的將其改造了出來。

這一箭，他將其稱為...

瀾光天流箭。

這是如今李洛殺傷力最強的相術，也是最後的底牌。

師箜原本的神色是很淡然從容的，因為他並不覺得李洛此時能夠做什麼，可是，當李洛那張藍銀弓上面的流光箭矢凝聚而出，並且將他鎖定時，他的面色開始變了。

因為這一刻，他莫名的感覺到了一種無處不在的刺痛感，那種感覺，仿佛面對著足以對他造成重大威脅的強敵一般。

「怎麼可能？他不過是八印相力，怎麼可能讓我生出如此的懼意？」師箜眼中有震驚湧動，此時的他，有狂雷之鎧加持，就算是面對著全盛時期的呂清兒也絲毫不懼，而李洛，怎麼可能對他造成威脅？

李洛那一道流光箭矢，究竟是什麼？！

難道是將階相術？但那種程度的相術，根本不可能是一個八印相力能夠催動得了的！

可若不是將階相術，怎麼會讓他如此的如芒在背？！

眼神變幻間，師箜突然身影暴射而退，面對著李洛那未知的一箭，他沒有魯莽的上前，而是選擇了暫時的退避。

他相信，這一箭將會是李洛的最後一擊，只要他能夠避開，那麼接下來的李洛就是菜板上的魚肉，任他宰割。

李洛眼神平靜的望著急退的師箜，你的雷相之力的確擅長速度，可是你再快，能快得過光載著的水嗎？

弓弦如滿月，李洛扣住弓弦的手指猛然鬆開。

嗡！

那一瞬，似是有低低的嗡鳴聲響起。

所有人都是見到有一道流光自半空中疾射而過，但卻幾乎難以看見其飛行軌跡。

轟！

流光箭矢飛出，師箜渾身汗毛都是倒豎了起來，一身暴喝：「雷步！」

腳下仿佛有雷光閃現，他的速度催動到了極致。

然而，一切都沒有用。

師箜僅僅只能見到一道流光自視野中划過，再然後，他見到了阻擋在前方的牆壁上，突然出現了一個孔洞，有夕陽之光從孔洞中照射出來。

危急關頭，師箜咆哮出聲，體內相力盡數運轉，長槍如雷龍般暴射而出，轟向了前方。

叮！

清脆之聲緊接著響起，然後師箜便是瞳孔緊縮的見到，那一柄纏繞著雷相之力的長槍直接是在此時從中間分裂開來。

一道流光箭矢自破碎長槍中射出，僅僅數個呼吸間，就在師箜驚駭欲絕的目光中，自他伸出的左掌中，洞穿而進。

所謂的狂雷之鎧，僅僅堅持了一息不到，就直接被洞穿擊碎。

啊！

悽厲的慘叫聲響起。

師箜左臂鮮血狂湧，整個人如遭重擊般的倒射而出，重重的撞在了殘垣斷壁上，一口鮮血狂噴而出。

整個白靈山內外仿佛都是陡然間安靜了下來。

第七十一章不敢跳

白靈山山腳，當晶壁上面的畫面凝滯在一道流光箭矢射穿了師箜左臂那一幕上面時，所有的喧譁聲都是凝滯了。

無數人漸漸的睜大了眼睛，臉龐上寫滿了驚恐與不可思議。

他們無法相信自己看見了什麼...

那之前佔據著絕對上風的師箜，突然間被李洛不知道從哪掏出來的大弓，直接給射爆了...

這一幕，簡直就有點魔幻了。

亭內的蔡薇與顏靈卿紅潤小嘴也是在此時一點點的睜開，最後閉上眼睛又睜開，咦，畫面沒錯啊，那師箜真的被射爆了。

「這是什麼情況？」蔡薇有點茫然的道。

片刻前她還在為不斷敗退的李洛忐忑擔憂，可這短短數分鐘後，那師箜就躺在地上慘叫哀嚎。

這前後轉變太大，即便以蔡薇的心胸寬闊都是有點接受不能。

顏靈卿貝齒咬了咬紅唇，斟酌道：「如果沒看錯的話，李洛似乎把師箜打贏了。」

蔡薇輕輕的靠在椅背上，旋即那嬌媚動人的鵝蛋俏臉上有著一抹笑容綻放出來，輕笑道：「以後，還有誰敢說少府主只是洛嵐府的吉祥物？」

雖說來到天蜀郡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但蔡薇也算是盡職盡責的在照顧李洛，而李洛的性情也很討她的喜歡，所以她是真的在將他當做自家弟弟一般的來對待。

而身為洛嵐府在天蜀郡的大管家，蔡薇清楚老宅內大大小小動靜的自然也知曉李洛平常的修行有多麼的刻苦。

除了在消耗靈水奇光這一點簡直是無底洞的壞處外，蔡薇覺得李洛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少府主。

所以，當眼下在見到李洛展現出了一場奇蹟時，她由衷的感到歡喜與欣慰。

以後，這洛嵐府中的某些人，應該不至於再將李洛給忽視了。

顏靈卿輕輕點頭，李洛今日的表現，足以讓人震驚，顯然，這位少府主往日裡，一直在藏拙。

「這位少府主，跟他的爹娘性格還真是不太一樣。」顏靈卿說道。

那兩位當年橫壓大夏國整整一代人，是何等的璀璨奪目，而李洛跟那兩位比起來，就顯得低調了太多，如果是不懂的外人，說不得會以為姜青娥才會是那兩位的血脈，李洛是撿來的...

「空相的問題，對少府主還是有很大影響的，所以之後即便解決了空相的問題，他也不太想將自己徹底的暴露在所有的目光下，所以他喜歡低調，給自己準備許多的底牌增強安全感，按照他所說，就是偷偷發育，不要浪。」蔡薇道。

「我在想，這一次大考，如果不是那師箜，宋雲峰咄咄逼人，我估計恐怕少府主只想奪個前十就罷手的。」

顏靈卿螓首微點，以李洛的性格，還真是有這個可能，因為在他看來，只要能夠進聖玄星學府就行了，至於是不是第一，那其實並不太重要。

「而我覺得，這樣的性格，未必就不好。」蔡薇輕笑著點評道。

顏靈卿白了她一眼，道：「你對李洛也太好了一點。」

「這麼帥的少府主，可不好遇見呢。」蔡薇嬌聲笑道。

...

「哈哈哈！」

當蔡薇與顏靈卿那裡嬌聲歡語的時候，在那主亭中，老院長卻是直接發出了大笑聲，笑聲將主亭都震得在顫抖，引來其他亭閣中都有人將目光投射而來。

「哈哈，不愧是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虎父無犬子啊！」

老院長滿面紅光，此前的陰沉宛如變臉般消失得乾乾淨淨，然後他用力的拍著桌子，對著一旁的師總督道：「看見沒有，這就是我南風學府的底蘊！」

師總督面無表情的低頭喝茶，只是那茶水倒映出來的雙目中，充斥著震怒。

他完全沒想到局面會突然間變成這樣。

那個李洛，明明都已經要落敗了，偏偏突然間爆發，一箭擊敗了師箜。

一想到多年謀劃，就在這一箭之下破碎，即便是師總督瘋狂的壓制怒氣，但還是忍耐不住，猛的一掌捏碎了茶杯，沉聲道：「就不能安靜點嗎？」

「安靜你個仙人板板！」

老院長脾氣比他還火暴，直接破口大罵：「你算哪根蔥？還能管得住老子的嘴？」

師總督面色鐵青，驚人的相力陡然間自他體內爆發開來，隱約間，似是有青色大蟒若隱若現，散發著兇威。

那是下七品的青蟒相！

「嚯，你這是還想跟老子動手不成？早就忍你很久了！」然而老院長見狀，卻是不怒反笑，赤紅相力升騰起來，相力光芒中，有赤紅之獸浮現，四蹄仿佛是踏著巖漿之火。

下七品，吞炎猩。

兩位天罡將階的強者火力全開，強橫的相力鼓動間，這間石亭都開始不堪重負，有些裂紋出現。

那一旁的安烈導師連忙出聲阻攔：「兩位，此時尚在大考之中，你們如果在這裡影響到了大考，來年聖玄星學府或許會減少給予天蜀郡的錄取名額！」

此言一出，老院長頓時偃旗息鼓，相力盡數的收斂，冷哼一聲。

師總督見狀，也是只能收了相力，面色陰沉的坐了回去。

安烈導師搖了搖頭，沒有繼續摻和他們之間的事情，而是將目光投向那晶壁上面的畫面，那裡，師箜被一箭射穿了左臂，顯然是被重創，接下來將會戰力全失。

可以說，結局已定。

只是這個結果，之前沒有一個人預料到。

「都說這洛嵐府的少府主是個毫無潛力的人，如今來看，流言害人啊。」

...

廢墟中。

師箜還在倒地哀嚎，手臂處鮮血如噴泉般的流淌出來，而暗處一道道目光望著這一幕，暗自吸著涼氣，仿佛試圖將這附近的冷氣都吸光一般。

因為不這樣，無法表達出此時他們內心的震撼。

而在不遠處，那被斷槍插在牆壁上的宋雲峰也是呆呆的望著這一幕，最終不斷的念叨著不可能不可能...

他無法相信，李洛竟然打敗了師箜！

這完全不符合邏輯啊，要知道師箜可是九印相力，擁有上七品雷相！戰鬥力兇悍到可怕，放眼這天蜀郡，也就只有呂清兒能夠對他造成威脅。

可現在，卻被李洛射爆了。

這一刻，宋雲峰感覺到了濃濃的惡意，如果不是因為師箜的身份，他甚至都要破口大罵，你他媽是收錢打假賽的吧？！

因為不是經歷者，所以他非常不明白，為什麼李洛那看似簡單的一箭，竟然能夠將師箜摧毀成這個樣子。

然而，不論他怎麼不明白，對於現實都沒有半點的影響。

李洛站在爬滿了蔓藤的石柱上，神色平淡的望著那倒在血泊中的師箜，他沒有其他任何的動作，仿佛是在欣賞著師箜此時的慘況。

甚至他還有些慵懶的在石柱頂部坐了下來，一手抓著藍銀大弓，一手垂下，目光冷漠無比的注視著師箜。

這幅如魔王般的氣勢，讓得那些在暗處窺視的其他學員心頭髮寒，甚至不敢發出聲音引來李洛的注意。

這片區域中，所有的人，都是屏息靜氣。

直到十數分鐘後，一道破風聲將詭異的安靜所打破，只見得呂清兒急速的趕來，她牽著一根繩子，繩子後面捆著三道狼狽異常的人影，正是項梁，宗賦，池蘇三人。

顯然，她打敗了他們。

而當呂清兒急忙趕到此處時，第一眼就見到被釘在斷牆上的宋雲峰，心頭當即就是一震。

她繼續向前，穿過殘破的廢墟小巷，然後腳步就漸漸的變慢了下來。

因為在前方，出現了一片血泊，血泊中，師箜捂著手臂，氣若遊絲的模樣，仿佛即將掛掉。

呂清兒俏臉上漸漸的有震驚之色浮現。

她後面的項梁，池蘇，宗賦三人更是目光呆滯。

呂清兒抬頭，看向了前方那石柱上面坐著的李洛，此時的後者神色冷漠，氣勢強盛到連她都感覺到一絲心悸。

她緩緩的來到石柱下面，仰頭望著那道人影，一如當年初入南風學府時，仰望著那時的李洛一般。

「你沒事吧？」她輕聲問道。

李洛緩緩低頭，看著呂清兒，然後後者就見到他整個身體仿佛都是鬆了下來，同時有如釋重負的聲音傳來。

「你終於來了...」

「快，把我接下去，我相力空了，不敢跳。」

呂清兒呆了。

旋即好氣又好笑，感情你在上面擺了半天的架勢，只是因為相力空了啊？

第七十一章不敢跳

白靈山山腳，當晶壁上面的畫面凝滯在一道流光箭矢射穿了師箜左臂那一幕上面時，所有的喧譁聲都是凝滯了。

無數人漸漸的睜大了眼睛，臉龐上寫滿了驚恐與不可思議。

他們無法相信自己看見了什麼...

那之前佔據著絕對上風的師箜，突然間被李洛不知道從哪掏出來的大弓，直接給射爆了...

這一幕，簡直就有點魔幻了。

亭內的蔡薇與顏靈卿紅潤小嘴也是在此時一點點的睜開，最後閉上眼睛又睜開，咦，畫面沒錯啊，那師箜真的被射爆了。

「這是什麼情況？」蔡薇有點茫然的道。

片刻前她還在為不斷敗退的李洛忐忑擔憂，可這短短數分鐘後，那師箜就躺在地上慘叫哀嚎。

這前後轉變太大，即便以蔡薇的心胸寬闊都是有點接受不能。

顏靈卿貝齒咬了咬紅唇，斟酌道：「如果沒看錯的話，李洛似乎把師箜打贏了。」

蔡薇輕輕的靠在椅背上，旋即那嬌媚動人的鵝蛋俏臉上有著一抹笑容綻放出來，輕笑道：「以後，還有誰敢說少府主只是洛嵐府的吉祥物？」

雖說來到天蜀郡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但蔡薇也算是盡職盡責的在照顧李洛，而李洛的性情也很討她的喜歡，所以她是真的在將他當做自家弟弟一般的來對待。

而身為洛嵐府在天蜀郡的大管家，蔡薇清楚老宅內大大小小動靜的自然也知曉李洛平常的修行有多麼的刻苦。

除了在消耗靈水奇光這一點簡直是無底洞的壞處外，蔡薇覺得李洛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少府主。

所以，當眼下在見到李洛展現出了一場奇蹟時，她由衷的感到歡喜與欣慰。

以後，這洛嵐府中的某些人，應該不至於再將李洛給忽視了。

顏靈卿輕輕點頭，李洛今日的表現，足以讓人震驚，顯然，這位少府主往日裡，一直在藏拙。

「這位少府主，跟他的爹娘性格還真是不太一樣。」顏靈卿說道。

那兩位當年橫壓大夏國整整一代人，是何等的璀璨奪目，而李洛跟那兩位比起來，就顯得低調了太多，如果是不懂的外人，說不得會以為姜青娥才會是那兩位的血脈，李洛是撿來的...

「空相的問題，對少府主還是有很大影響的，所以之後即便解決了空相的問題，他也不太想將自己徹底的暴露在所有的目光下，所以他喜歡低調，給自己準備許多的底牌增強安全感，按照他所說，就是偷偷發育，不要浪。」蔡薇道。

「我在想，這一次大考，如果不是那師箜，宋雲峰咄咄逼人，我估計恐怕少府主只想奪個前十就罷手的。」

顏靈卿螓首微點，以李洛的性格，還真是有這個可能，因為在他看來，只要能夠進聖玄星學府就行了，至於是不是第一，那其實並不太重要。

「而我覺得，這樣的性格，未必就不好。」蔡薇輕笑著點評道。

顏靈卿白了她一眼，道：「你對李洛也太好了一點。」

「這麼帥的少府主，可不好遇見呢。」蔡薇嬌聲笑道。

...

「哈哈哈！」

當蔡薇與顏靈卿那裡嬌聲歡語的時候，在那主亭中，老院長卻是直接發出了大笑聲，笑聲將主亭都震得在顫抖，引來其他亭閣中都有人將目光投射而來。

「哈哈，不愧是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虎父無犬子啊！」

老院長滿面紅光，此前的陰沉宛如變臉般消失得乾乾淨淨，然後他用力的拍著桌子，對著一旁的師總督道：「看見沒有，這就是我南風學府的底蘊！」

師總督面無表情的低頭喝茶，只是那茶水倒映出來的雙目中，充斥著震怒。

他完全沒想到局面會突然間變成這樣。

那個李洛，明明都已經要落敗了，偏偏突然間爆發，一箭擊敗了師箜。

一想到多年謀劃，就在這一箭之下破碎，即便是師總督瘋狂的壓制怒氣，但還是忍耐不住，猛的一掌捏碎了茶杯，沉聲道：「就不能安靜點嗎？」

「安靜你個仙人板板！」

老院長脾氣比他還火暴，直接破口大罵：「你算哪根蔥？還能管得住老子的嘴？」

師總督面色鐵青，驚人的相力陡然間自他體內爆發開來，隱約間，似是有青色大蟒若隱若現，散發著兇威。

那是下七品的青蟒相！

「嚯，你這是還想跟老子動手不成？早就忍你很久了！」然而老院長見狀，卻是不怒反笑，赤紅相力升騰起來，相力光芒中，有赤紅之獸浮現，四蹄仿佛是踏著巖漿之火。

下七品，吞炎猩。

兩位天罡將階的強者火力全開，強橫的相力鼓動間，這間石亭都開始不堪重負，有些裂紋出現。

那一旁的安烈導師連忙出聲阻攔：「兩位，此時尚在大考之中，你們如果在這裡影響到了大考，來年聖玄星學府或許會減少給予天蜀郡的錄取名額！」

此言一出，老院長頓時偃旗息鼓，相力盡數的收斂，冷哼一聲。

師總督見狀，也是只能收了相力，面色陰沉的坐了回去。

安烈導師搖了搖頭，沒有繼續摻和他們之間的事情，而是將目光投向那晶壁上面的畫面，那裡，師箜被一箭射穿了左臂，顯然是被重創，接下來將會戰力全失。

可以說，結局已定。

只是這個結果，之前沒有一個人預料到。

「都說這洛嵐府的少府主是個毫無潛力的人，如今來看，流言害人啊。」

...

廢墟中。

師箜還在倒地哀嚎，手臂處鮮血如噴泉般的流淌出來，而暗處一道道目光望著這一幕，暗自吸著涼氣，仿佛試圖將這附近的冷氣都吸光一般。

因為不這樣，無法表達出此時他們內心的震撼。

而在不遠處，那被斷槍插在牆壁上的宋雲峰也是呆呆的望著這一幕，最終不斷的念叨著不可能不可能...

他無法相信，李洛竟然打敗了師箜！

這完全不符合邏輯啊，要知道師箜可是九印相力，擁有上七品雷相！戰鬥力兇悍到可怕，放眼這天蜀郡，也就只有呂清兒能夠對他造成威脅。

可現在，卻被李洛射爆了。

這一刻，宋雲峰感覺到了濃濃的惡意，如果不是因為師箜的身份，他甚至都要破口大罵，你他媽是收錢打假賽的吧？！

因為不是經歷者，所以他非常不明白，為什麼李洛那看似簡單的一箭，竟然能夠將師箜摧毀成這個樣子。

然而，不論他怎麼不明白，對於現實都沒有半點的影響。

李洛站在爬滿了蔓藤的石柱上，神色平淡的望著那倒在血泊中的師箜，他沒有其他任何的動作，仿佛是在欣賞著師箜此時的慘況。

甚至他還有些慵懶的在石柱頂部坐了下來，一手抓著藍銀大弓，一手垂下，目光冷漠無比的注視著師箜。

這幅如魔王般的氣勢，讓得那些在暗處窺視的其他學員心頭髮寒，甚至不敢發出聲音引來李洛的注意。

這片區域中，所有的人，都是屏息靜氣。

直到十數分鐘後，一道破風聲將詭異的安靜所打破，只見得呂清兒急速的趕來，她牽著一根繩子，繩子後面捆著三道狼狽異常的人影，正是項梁，宗賦，池蘇三人。

顯然，她打敗了他們。

而當呂清兒急忙趕到此處時，第一眼就見到被釘在斷牆上的宋雲峰，心頭當即就是一震。

她繼續向前，穿過殘破的廢墟小巷，然後腳步就漸漸的變慢了下來。

因為在前方，出現了一片血泊，血泊中，師箜捂著手臂，氣若遊絲的模樣，仿佛即將掛掉。

呂清兒俏臉上漸漸的有震驚之色浮現。

她後面的項梁，池蘇，宗賦三人更是目光呆滯。

呂清兒抬頭，看向了前方那石柱上面坐著的李洛，此時的後者神色冷漠，氣勢強盛到連她都感覺到一絲心悸。

她緩緩的來到石柱下面，仰頭望著那道人影，一如當年初入南風學府時，仰望著那時的李洛一般。

「你沒事吧？」她輕聲問道。

李洛緩緩低頭，看著呂清兒，然後後者就見到他整個身體仿佛都是鬆了下來，同時有如釋重負的聲音傳來。

「你終於來了...」

「快，把我接下去，我相力空了，不敢跳。」

呂清兒呆了。

旋即好氣又好笑，感情你在上面擺了半天的架勢，只是因為相力空了啊？

第七十二章為什麼要逼我？

李洛所在的這跟石柱格外高，下方的地面上到處都是尖銳亂石，當然他也不是真不能跳，只是剛才那一箭抽乾了他所有的力氣，此時暗處還有許多的眼睛在盯著他，如果他跳下去的時候表現出了無力感，難保別人不會生出心思，畢竟眼下這裡，可是有太多唾手可得的積分了。

所以李洛乾脆就坐在上面幹坐著擺出架勢震懾住那些人。

呂清兒掠身而上，帶起一股香風來到李洛身旁，妙目在後者身上流轉了一下，旋即伸出小手。

「戴著手套的吧？」李洛看了一眼，還好，戴了，免得到時候兩人都栽了下去。

呂清兒眸光流轉的橫了他一眼，少女風情如詩如畫，然後直接抓住李洛手掌，自石柱頂端翩然掠下。

雙腳落在地面上，李洛頓時感覺踏實了許多，他望著那被呂清兒困住的項梁，宗賦三人，笑道：「三位也栽了啊？」

項梁，池蘇神色懨懨，沒有說話，不過看向李洛的眼神中，那種忌憚倒是要超過呂清兒了。

畢竟眼前這幅場景，太嚇人了一些。

倒是宗賦嘆了一口氣，道：「我之前就說過，李洛，你可能會是這場大考最大的變數，看來我沒猜錯。」

項梁，池蘇默然，他們之前對於宗賦這個猜測都是一笑置之，從未真正的李洛當做威脅，可如今來看，宗賦的謹慎才是對的，如果他們之前精心策劃，能夠將李洛的實力摸透，局面不至於如眼下這般悽慘。

李洛擺了擺手，然後過去將釘在牆壁上的宋雲峰給拖了過來，丟在師箜身邊。

同時他還貼心的幫師箜給止了個血，免得到時候失血太多直接死了，那反而平添一些麻煩。

師箜睜開了虛弱的眼睛，盯著李洛，咬牙道：「李洛，你可真能藏啊。」

李洛笑了笑，然後一臉沉痛的道：「你們為什麼要逼我呢？我明明只是想要拿個前十而已，你們為什麼要把我逼到這一步？」

身後的宗賦，項梁等人咽了一口口水，這也太殺人誅心了，過分了啊。

果然，那師箜被氣得渾身都在發抖，一口鮮血又忍不住的噴了出來。

「先別急著吐血。」

李洛連忙將他制止了下來，然後用晶牌查看著積分榜，發現積分榜上面還有還剩十三人，不對，說話間又有一人消失了，那就還剩下十二人。

「哎喲，還好，差一點就不行了。」他笑道。

「知道我接下來會做什麼嗎？」李洛望著師箜與宋雲峰，淡淡的笑了笑，只是笑容中的寒意極為濃烈。

「我說過，會讓你們兩人在前十就被淘汰。」

師箜面色鐵青，眼中掠過一抹恐懼之意，怒道：「李洛，你好狠！」

在前十淘汰，就將會失去主動的錄取名額，他甚至有可能進不了聖玄星學府，這對於師箜而言，無疑是極為慘重的代價。

一旁的宋雲峰也是怒吼道：「李洛，你不能這麼做！你這是在激怒我們宋家與總督府！」

「幼稚。」

李洛搖了搖頭，聲音溫和的道：「做錯事情，就得付出代價，而現在，就是該你們為之前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的時候了。」

他取下晶牌，直接是將師箜的積分全部的蹭走，然後把宗賦的晶牌取了下來，蹭走了宋雲峰的積分，畢竟同學府間的人是不能互相搶奪積分。

師箜，宋雲峰積分瞬間歸零。

而此時李洛還鼓起掌：「讓我們在這裡恭喜師箜，宋雲峰勇奪大考十一，十二名！」

師箜，宋雲峰面如死灰。

一旁的項梁等人噤若寒蟬，瑟瑟發抖，感覺這個時候的李洛好可怕。

呂清兒則是靜靜的望著李洛，不知道為何，看見這個狀態下的李洛，她卻是感覺到一絲歡喜之意。

平常的李洛太低調了，一副人畜無害的模樣，但呂清兒就喜歡看他渾身都是刺眼光芒，就如同當初初進南風學府時，李洛指點她相術的時候，把她罵得委屈無比的一幕。

「大考應該要進入倒計時了。」呂清兒微笑道。

李洛的目光又是轉向了項梁，宗賦三人，皺眉道：「倒是便宜你們三個傢伙了。」

因為最終只能把兩個人淘汰在十名之外，而從仇恨度上面來說，顯然師箜，宋雲峰有絕對的優先權。

這就導致項梁三人還是進了前十，即便現在把他們的積分清空了，他們也就頂多只是排名末尾罷了。

項梁，宗賦，池蘇三人聞言，頓時露出討好的笑容：「洛哥，我們也是被逼的，主要是後面學府高層的主意，我們吃了學府那麼多資源，總得聽他們的話啊。」

「不過你放心，等以後進了聖玄星學府，你就是我們的老大，你叫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李洛沒搭理他們，而是看向呂清兒，道：「你先把他們積分給清零吧，不然看他們總是不太順眼。」

呂清兒聞言，卻是淺淺一笑：「不要。」

李洛愣了愣，一時間沒反應過來。

一旁的宗賦冷靜的提點道：「洛哥，她的意思是如果取了我們的積分，她就會反超你現在的積分，成為大考第一名。」

項梁，池蘇的眼睛都是一亮，目光在兩人身上轉動著，呂清兒打敗了他們，他們的積分自然是屬於呂清兒的，可有這麼光明正大的理由成為第一，她竟然偏偏寧願屈居李洛之後，這是什麼樣的關係？

這有情況啊？！

連宗賦都是有些佩服的看著李洛，洛哥牛逼啊，跟姜青娥那種絕世天驕有著婚約，竟然還能彩旗飄飄？

聽到宗賦所說，李洛這才留意到他在得了師箜，宋雲峰的積分後，他現在竟然變成了第一名，當即有點慌：「清兒趕緊，我這人現在有點第一名恐懼症。」

「習慣就好了啦。」呂清兒輕笑道。

李洛悲憤道：「呂清兒，你不要太過分了，我跟你什麼仇什麼怨，你竟然要這麼害我？」

「快點快點，我不想第一名，求你了。」

呂清兒則是在旁邊的亂石上坐了下來，任由夕陽傾灑下來，讓得纖細苗條的倩影上披上霞光，她雙手撐著晶瑩下巴，帶著笑意的望著憤怒指責她的李洛。

而也就是在此時，有悠揚的鐘吟聲在白靈山中響徹起來。

白靈墟中，所有人都是在此時鬆了一口氣，面龐上有狂喜之色湧現而出。

而李洛則是面色灰暗了下來，這是大考結束的鐘聲。

很不幸的是，他得到了第一名。

第七十二章為什麼要逼我？

李洛所在的這跟石柱格外高，下方的地面上到處都是尖銳亂石，當然他也不是真不能跳，只是剛才那一箭抽乾了他所有的力氣，此時暗處還有許多的眼睛在盯著他，如果他跳下去的時候表現出了無力感，難保別人不會生出心思，畢竟眼下這裡，可是有太多唾手可得的積分了。

所以李洛乾脆就坐在上面幹坐著擺出架勢震懾住那些人。

呂清兒掠身而上，帶起一股香風來到李洛身旁，妙目在後者身上流轉了一下，旋即伸出小手。

「戴著手套的吧？」李洛看了一眼，還好，戴了，免得到時候兩人都栽了下去。

呂清兒眸光流轉的橫了他一眼，少女風情如詩如畫，然後直接抓住李洛手掌，自石柱頂端翩然掠下。

雙腳落在地面上，李洛頓時感覺踏實了許多，他望著那被呂清兒困住的項梁，宗賦三人，笑道：「三位也栽了啊？」

項梁，池蘇神色懨懨，沒有說話，不過看向李洛的眼神中，那種忌憚倒是要超過呂清兒了。

畢竟眼前這幅場景，太嚇人了一些。

倒是宗賦嘆了一口氣，道：「我之前就說過，李洛，你可能會是這場大考最大的變數，看來我沒猜錯。」

項梁，池蘇默然，他們之前對於宗賦這個猜測都是一笑置之，從未真正的李洛當做威脅，可如今來看，宗賦的謹慎才是對的，如果他們之前精心策劃，能夠將李洛的實力摸透，局面不至於如眼下這般悽慘。

李洛擺了擺手，然後過去將釘在牆壁上的宋雲峰給拖了過來，丟在師箜身邊。

同時他還貼心的幫師箜給止了個血，免得到時候失血太多直接死了，那反而平添一些麻煩。

師箜睜開了虛弱的眼睛，盯著李洛，咬牙道：「李洛，你可真能藏啊。」

李洛笑了笑，然後一臉沉痛的道：「你們為什麼要逼我呢？我明明只是想要拿個前十而已，你們為什麼要把我逼到這一步？」

身後的宗賦，項梁等人咽了一口口水，這也太殺人誅心了，過分了啊。

果然，那師箜被氣得渾身都在發抖，一口鮮血又忍不住的噴了出來。

「先別急著吐血。」

李洛連忙將他制止了下來，然後用晶牌查看著積分榜，發現積分榜上面還有還剩十三人，不對，說話間又有一人消失了，那就還剩下十二人。

「哎喲，還好，差一點就不行了。」他笑道。

「知道我接下來會做什麼嗎？」李洛望著師箜與宋雲峰，淡淡的笑了笑，只是笑容中的寒意極為濃烈。

「我說過，會讓你們兩人在前十就被淘汰。」

師箜面色鐵青，眼中掠過一抹恐懼之意，怒道：「李洛，你好狠！」

在前十淘汰，就將會失去主動的錄取名額，他甚至有可能進不了聖玄星學府，這對於師箜而言，無疑是極為慘重的代價。

一旁的宋雲峰也是怒吼道：「李洛，你不能這麼做！你這是在激怒我們宋家與總督府！」

「幼稚。」

李洛搖了搖頭，聲音溫和的道：「做錯事情，就得付出代價，而現在，就是該你們為之前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的時候了。」

他取下晶牌，直接是將師箜的積分全部的蹭走，然後把宗賦的晶牌取了下來，蹭走了宋雲峰的積分，畢竟同學府間的人是不能互相搶奪積分。

師箜，宋雲峰積分瞬間歸零。

而此時李洛還鼓起掌：「讓我們在這裡恭喜師箜，宋雲峰勇奪大考十一，十二名！」

師箜，宋雲峰面如死灰。

一旁的項梁等人噤若寒蟬，瑟瑟發抖，感覺這個時候的李洛好可怕。

呂清兒則是靜靜的望著李洛，不知道為何，看見這個狀態下的李洛，她卻是感覺到一絲歡喜之意。

平常的李洛太低調了，一副人畜無害的模樣，但呂清兒就喜歡看他渾身都是刺眼光芒，就如同當初初進南風學府時，李洛指點她相術的時候，把她罵得委屈無比的一幕。

「大考應該要進入倒計時了。」呂清兒微笑道。

李洛的目光又是轉向了項梁，宗賦三人，皺眉道：「倒是便宜你們三個傢伙了。」

因為最終只能把兩個人淘汰在十名之外，而從仇恨度上面來說，顯然師箜，宋雲峰有絕對的優先權。

這就導致項梁三人還是進了前十，即便現在把他們的積分清空了，他們也就頂多只是排名末尾罷了。

項梁，宗賦，池蘇三人聞言，頓時露出討好的笑容：「洛哥，我們也是被逼的，主要是後面學府高層的主意，我們吃了學府那麼多資源，總得聽他們的話啊。」

「不過你放心，等以後進了聖玄星學府，你就是我們的老大，你叫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李洛沒搭理他們，而是看向呂清兒，道：「你先把他們積分給清零吧，不然看他們總是不太順眼。」

呂清兒聞言，卻是淺淺一笑：「不要。」

李洛愣了愣，一時間沒反應過來。

一旁的宗賦冷靜的提點道：「洛哥，她的意思是如果取了我們的積分，她就會反超你現在的積分，成為大考第一名。」

項梁，池蘇的眼睛都是一亮，目光在兩人身上轉動著，呂清兒打敗了他們，他們的積分自然是屬於呂清兒的，可有這麼光明正大的理由成為第一，她竟然偏偏寧願屈居李洛之後，這是什麼樣的關係？

這有情況啊？！

連宗賦都是有些佩服的看著李洛，洛哥牛逼啊，跟姜青娥那種絕世天驕有著婚約，竟然還能彩旗飄飄？

聽到宗賦所說，李洛這才留意到他在得了師箜，宋雲峰的積分後，他現在竟然變成了第一名，當即有點慌：「清兒趕緊，我這人現在有點第一名恐懼症。」

「習慣就好了啦。」呂清兒輕笑道。

李洛悲憤道：「呂清兒，你不要太過分了，我跟你什麼仇什麼怨，你竟然要這麼害我？」

「快點快點，我不想第一名，求你了。」

呂清兒則是在旁邊的亂石上坐了下來，任由夕陽傾灑下來，讓得纖細苗條的倩影上披上霞光，她雙手撐著晶瑩下巴，帶著笑意的望著憤怒指責她的李洛。

而也就是在此時，有悠揚的鐘吟聲在白靈山中響徹起來。

白靈墟中，所有人都是在此時鬆了一口氣，面龐上有狂喜之色湧現而出。

而李洛則是面色灰暗了下來，這是大考結束的鐘聲。

很不幸的是，他得到了第一名。

第七十三章大考落幕

大考結束的鐘聲迴蕩在白靈山中時，那山外，同樣是氣氛沸騰起來，無數道視線帶著濃濃的驚嘆，望著那晶壁上面的積分榜。

那第一名的位置，清楚的寫著。

李洛，南風學府。

這個第一名，顯然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在大考開始的時候，恐怕沒人會想到，奪得第一的人，不是最熱門的呂清兒，也不是唯一能對她造成威脅的師箜，而是之前不顯山不露水，從未顯露過什麼驕人戰績的李洛！

對於這位洛嵐府的少府主，天蜀郡的人都並不陌生，畢竟洛嵐府是從南風城起家，最後屹立於大夏國，洛嵐府那兩位府主，曾經是許多天蜀郡人對外郡吹噓時的談資。

而作為那兩位的兒子，李洛從小就少不了關注，只是後來因為那所謂的空相，導致無數人在暗暗感嘆，李太玄，澹臺嵐英明了一輩子，這生出來的兒子，倒是沒有繼承他們的天賦。

虎父犬子之類的言辭，恐怕是李洛這些年聽過最多的。

甚至還有人說，或許姜青娥才是李太玄，澹臺嵐的血脈，李洛根本不是他們的親生子。

此類種種，不一而足。

然而，今日這一幕，卻是刷新了他們對於那位少府主的認知，那個少年，雖然沒有姜青娥的那種橫掃一切的銳利之氣，但卻給人一種溫和的深藏不露之感，在沒有真正到最後的時候，你似乎永遠不知道他還藏著什麼底牌。

這與他的父母以及姜青娥，似乎都不太一樣。

在山腳處，南風學府帶隊的徐山嶽抬頭望著晶壁，目光仿佛是被釘在了上面，移都移不動，如此好半晌後，他方才哆嗦著道：「你看見沒？李洛是第一名！」

一旁的林風面色僵硬，現在的他根本不知道究竟應該是高興還是悲傷。

雖說第一名依舊留在了南風學府，但卻並沒有留在他所執掌的一院，而且最關鍵的是，這個第一名，是他曾經強烈主張，將其下調到二院的人。

此前的李洛雖然有崛起之勢，但林風依舊沒有太當一回事，畢竟在他看來，李洛就算現在能夠追上來，也不可能跟呂清兒，宋雲峰之流相比，畢竟他落後了不少的時間。

可他從來沒想到過，最終成為大考第一名的，竟然會是李洛。

所以這一刻，面對著狂喜到表情都有些扭曲的徐山嶽，林風的內心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種無比強烈的後悔之意。

他後悔為何在發現李洛開始崛起時，沒有放鬆口風，將他再度的拉回到一院。

而如今李洛成為第一，可以想像，未來他在南風學府必然會遭受到許多的異樣眼光，畢竟南風學府還從未出現過大考第一名不在一院的事情。

他林風，將會被斥為鼠目寸光，而徐山嶽，則是會被認為慧眼如炬。

所以這個時候，雖然南風學府保住了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但林風卻是有種想要哭出聲來的衝動。

徐山嶽此時也回過神來，他看了一眼面色扭曲得跟吃了屎一樣的林風，有些同情的搖了搖頭，同時不忘表達自己的感激。

「林風導師，還是你夠兄弟，以後我再也不跟你抬槓了！」

林風露出了比哭還難看的笑容，聲音哆嗦得跟在漏風一樣。

「呵，呵呵...都，都是自家兄弟，太，太見外了。」

...

蔡薇與顏靈卿同樣是盯著那第一名的名字看了好片刻，方才從這措不及防的驚喜中回過神來。

「真是讓人意料不到的結果啊。」蔡薇有些感嘆的說道。

「嘖嘖，這李洛，還真是藏得深，這個成績如果傳到青娥耳中的話，恐怕連她都會感到驚詫。」顏靈卿也是點點頭，給予了李洛此次大考極高的評價。

「少府主能夠進入到聖玄星學府的話，對於他在洛嵐府內的威望也會有所提升，也能分擔許多青娥的壓力。」蔡薇輕聲道。

顏靈卿微點螓首，雖說如今的洛嵐府內憂外患，但其實還是有一些所謂的保皇派的，而這所謂的皇，其實就是李洛，畢竟不論如何，他都是兩位府主的親生血脈，他所擁有的繼承權是最正統的，甚至要超過姜青娥。

只不過以前因為空相的問題，導致未來前途暗淡，所以一些人只能放棄，而未來李洛如果能夠表現得越來越好，未必不能再度凝聚人心，到時候再加上姜青娥的協助，他應該是能夠坐穩洛嵐府府主的位置。

那個時候，洛嵐府也將會再度穩定下來。

而對於那一天，蔡薇與顏靈卿都是很期待。

...

主亭中，當結果出現的那一刻，那位師總督一言不發，但任誰都能夠感覺到那從他體內散發出來的氣勢有多嚇人。

但老院長才沒理會他，而是直接起身，用力的鼓掌。

「好小子，不愧是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所有人都小瞧了你，包括我這老眼昏花的老傢伙。」老院長大笑道。

師總督陰沉沉的笑了一聲，沒有說一句話，也不與老院長，安烈道別，直接是起身，然後裹挾著陰沉氣壓甩袖離去。

安烈導師見狀也是有些無奈，只能衝著老院長笑道：「恭喜衛剎院長，今年南風學府又穩住了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

眼下的積分榜上，李洛與呂清兒包攬了第一，第二，這個成績，簡直是南風學府近些年最好的一次，那足足二十一個額外的名額，將會引得南風學府成為天蜀郡最大的贏家。

可以想像，來年會有多少家庭，會擠破頭的將自家孩子送進去，畢竟就算到時候依靠自身爭不到名額，那也能夠靠學府的額外名額躺著上聖玄星學府啊。

老院長笑得合不攏嘴。

山下的沸騰在持續，而山中的學員也是開始陸陸續續的退出來，特別是當李洛，呂清兒等人出現時，更是將氣氛推向了高潮，排山倒海般的歡呼聲在響徹。

而成為視線矚目焦點的李洛則是面帶苦惱之意，以前因為顏值就已經給他帶來了許多的煩惱，這以後難道還要因為才華而煩惱嗎？

這種壓力，已經超越了我的年齡所能夠承受的了啊。

「洛哥，你太牛逼了！」趙闊滿臉狂喜的湧了上來，雖然他在前十就被淘汰了，但是李洛跟呂清兒取得了極好的成績，所以以他在南風學府的排名，必然是能夠躺著上聖玄星學府的。

其他南風學府的學員也是滿臉堆笑，看向李洛的目光中滿是敬佩，因為那額外的名額，他們這次參加大考的人，幾乎人人都能夠得到錄取名額。

真正的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李洛衝著趙闊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目光轉動，找著虞浪，然後就在人群外發現了他的身影。

此時的虞浪，正拉著一名嬌俏可愛的小學妹的小手，一臉深沉的道：「你知道李洛為什麼能夠打敗師箜嗎？那是因為我之前費盡心機將師箜氣得心態紊亂，所以李洛能夠奪得第一名，其中應該有一半的功勞是我的，不過沒關係，我跟他是好兄弟，從不介意這些虛名，而我這個人對這個也不是很看重。」

天真的小學妹一臉崇拜的看著他。

「這騷貨。」

李洛無語，也懶得理會這腦迴路跟常人不太一樣的傢伙。

而此時正跟一群小姐妹說話的呂清兒看來，淺笑道：「他們說今天是大好事，所以今晚聚會慶祝一下，問你願不願意。」

李洛嘆了一口氣，這種聚會其實沒多大的意思，只是到時候大家又來追捧敬佩他一下而已，以前這些小學妹在聚會時就喜歡佔他便宜，今天恐怕還要更過分。

所以最終他點頭答應了下來。

第七十四章宋秋雨

夜色中的南風城，涼風習習。

不過城中倒依舊是熱鬧沸騰，那些自白靈山外離開的大量人流都是湧入到了城內，令得城中喧囂更盛。

李洛他們的大考聚會，定在了南風城的清風樓。

清風樓依靠清風河而建，故而取此名，此處環境優美，算是南風城內最為高檔的酒樓，而這一次的聚會，則是由小富婆呂清兒獨立贊助。

小富婆直接包了一層的清風樓，諸多少年少女盡情慶祝，倒是熱鬧得很。

李洛與呂清兒坐在一起，也是淺飲了兩杯，肌膚過於白皙晶瑩的少女，俏臉上帶著淡淡的緋紅，在柔和燈光的照耀下，可謂是豔壓全場。

有同學過來敬酒，笑道：「還是洛哥牛逼，跟清姐雙劍合璧，勇奪大考第一，第二，以後必然也是我們南風學府的一場佳話。」

李洛聞言，卻是瞪了這傢伙一眼，這種話也虧得現在是在南風城，如果是在大夏王城的話，自己回家就得被家暴！

一旁的呂清兒倒是笑意吟吟，與對方輕輕碰了碰。

「媽的，宋雲峰那個吃裡扒外的東西，明明是我們南風學府的人，卻幫其他學府來坑害清姐！真不是東西！」一些同學喝多了，就開始漲紅著臉罵起來。

這罵聲頓時引起其他人的附和，個個義憤填膺，畢竟這種被背叛的事情，的確是讓人難以接受。

眾人間，蒂法晴捧著酒杯來找到呂清兒，臉頰上滿是羞愧：「清兒，之前的事情真是對不起，如果不是我留下記號，你也不會被他們埋伏。」

呂清兒帶著淺笑的搖搖頭，還與蒂法晴碰了碰酒杯，算是給予了一些安慰，但李洛卻敏銳的察覺到，她的眸光中帶著許些冷淡，顯然，呂清兒還是給蒂法晴記了一筆，或許在她的心中，已經把蒂法晴拉入到了不可交往的一類人中。

畢竟不管蒂法晴是不是有意，最起碼這份蠢，就不是呂清兒所喜歡的。

交朋友，這種蠢人，總是會在不經意間給你帶來許多的麻煩，最後還擺出一副無辜可憐的模樣，讓人膈應。

「李洛，以前我總是針對你，還請你不要跟我計較，那都是我沒有遠見，你今天的表現，我覺得一定配得上姜學姐。」蒂法晴又看向李洛，低聲說道。

李洛笑著擺了擺手，也沒有跟她過多說些什麼。

蒂法晴在道了歉後，似乎也察覺到呂清兒的態度有些冷淡，便是自覺的退開了。

李洛看向呂清兒，發現她在蒂法晴跟他道歉後，神色莫名更冷了一些，當即有些疑惑的道：「怎麼了？」

「沒什麼，只是覺得蠢人真讓人討厭。」呂清兒面無表情的道。

李洛更加疑惑了，不過少女心別去猜，於是他轉開話題，道：「那宋雲峰雖然也被淘汰在前十，但豈不是也能跟著我們混個錄取名額？」

在預考的排名上，宋雲峰是第二，如果按照這個排名來分發名額，宋雲峰肯定會有一個的啊。

「理論上來說是這樣。」

呂清兒想了想，道：「但是咱們那位老院長，可是出了名的摳門加小心眼，宋雲峰吃裡扒外，差點害得南風學府丟掉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我覺得，他恐怕不會輕易讓宋雲峰如願的。」

李洛點點頭，這樣的話，那就舒服一些了。

不然他累死累活，還得捎帶著宋雲峰那種人進聖玄星學府，想想都感覺這口氣有點不太通透。

而現在的話，李洛則覺得老院長那小心眼的特徵，倒是有點可愛了。

當李洛，呂清兒他們在熱鬧的慶祝時，在那清風樓更上一層，有一桌人，目光則是帶著許些玩味的將目光從欄杆間投下。

那一桌人，居中的是一名黃衫女孩，女孩模樣秀美，五官也是精緻，一對秀眉略微有些細薄，給人一種冷厲之感。

她面無表情的聽著下方隱隱間傳來的一些對宋雲峰的難聽咒罵聲，眸子中不由得掠過一些怒意。

女孩名為宋秋雨，正是宋雲峰那位在聖玄星學府的親姐姐，今日剛剛抵達南風城，就接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

「沒想到這次天蜀郡大考第一名，竟然會是那個廢物少府主。」在宋秋雨兩邊，還坐著兩名年輕男子，此時說話的，是一名短髮綠衣男子，他手中把玩著酒杯，笑著說道。

「景明，現在的他可不是廢物了，能夠奪得大考第一，說明這位少府主還是有些水準的。」宋秋雨說道。

而被她稱為景明的男子，全名叫做蒂法景明，正是蒂法晴的哥哥。

「不過天蜀郡的實力果然還是不太行，據說其他一些強郡中，此次的大考中，已經出現了十印境的人。」另外一名年輕男子輕笑一聲，說道。

「莫凌，我知道你們北丘郡底蘊雄厚，論起實力足以排進諸郡前十，而天蜀郡在大夏百郡中，也只是中遊水平，所以你就別嘲笑我們這天蜀郡了。」宋秋雨有些無奈的說道。

這莫凌出自北丘郡的一個世家，也算是頗有底蘊，而北丘郡不論是規模還是實力都要強於天蜀郡許多，所以他看待天蜀郡時，難免是有些淡淡的優越感。

那被稱為莫凌的青年聞言，笑了兩聲，道：「可沒有嘲笑的意思，天蜀郡走出了一個姜青娥，就足以讓人不敢小瞧了。」

這莫凌顯然是對宋秋雨有著意思，而此次陪同她回到天蜀郡，也是有些護美而行的味道。

他們，都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

莫凌看得出來，宋秋雨對下面這些毛頭小子們的聚會有些不滿，於是笑道：「說起來下面這些小傢伙以後也是我們的學弟了，要不去打個招呼吧？」

說著話的時候，他卻已經站了起來。

宋秋雨道：「算了吧，一些小傢伙而已。」

莫凌擺了擺手，道：「身為他們未來的學長，我覺得還是有必要讓他們先熟悉一下聖玄星學府的風格。」

說完，便是轉身對著下一層走去。

宋秋雨見狀，似是無奈的笑了笑，嗔著警告道：「可別太過分了，嚇著人就不好了。」

那蒂法景明將杯中酒一飲而盡，笑道：「長夜漫漫，看場好戲倒也不錯。」

兩人都並不擔心莫凌一人，畢竟好歹是相師境第二段「生紋段」的實力，所以在莫凌的眼前，下面那些連十印等級都沒達到的小傢伙們，真的是初出茅廬的小雞仔一般。

十印境與相師境的差距，會是這些小傢伙們在進入聖玄星學府前上得最生動的一堂課。

第七十三章大考落幕

大考結束的鐘聲迴蕩在白靈山中時，那山外，同樣是氣氛沸騰起來，無數道視線帶著濃濃的驚嘆，望著那晶壁上面的積分榜。

那第一名的位置，清楚的寫著。

李洛，南風學府。

這個第一名，顯然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在大考開始的時候，恐怕沒人會想到，奪得第一的人，不是最熱門的呂清兒，也不是唯一能對她造成威脅的師箜，而是之前不顯山不露水，從未顯露過什麼驕人戰績的李洛！

對於這位洛嵐府的少府主，天蜀郡的人都並不陌生，畢竟洛嵐府是從南風城起家，最後屹立於大夏國，洛嵐府那兩位府主，曾經是許多天蜀郡人對外郡吹噓時的談資。

而作為那兩位的兒子，李洛從小就少不了關注，只是後來因為那所謂的空相，導致無數人在暗暗感嘆，李太玄，澹臺嵐英明了一輩子，這生出來的兒子，倒是沒有繼承他們的天賦。

虎父犬子之類的言辭，恐怕是李洛這些年聽過最多的。

甚至還有人說，或許姜青娥才是李太玄，澹臺嵐的血脈，李洛根本不是他們的親生子。

此類種種，不一而足。

然而，今日這一幕，卻是刷新了他們對於那位少府主的認知，那個少年，雖然沒有姜青娥的那種橫掃一切的銳利之氣，但卻給人一種溫和的深藏不露之感，在沒有真正到最後的時候，你似乎永遠不知道他還藏著什麼底牌。

這與他的父母以及姜青娥，似乎都不太一樣。

在山腳處，南風學府帶隊的徐山嶽抬頭望著晶壁，目光仿佛是被釘在了上面，移都移不動，如此好半晌後，他方才哆嗦著道：「你看見沒？李洛是第一名！」

一旁的林風面色僵硬，現在的他根本不知道究竟應該是高興還是悲傷。

雖說第一名依舊留在了南風學府，但卻並沒有留在他所執掌的一院，而且最關鍵的是，這個第一名，是他曾經強烈主張，將其下調到二院的人。

此前的李洛雖然有崛起之勢，但林風依舊沒有太當一回事，畢竟在他看來，李洛就算現在能夠追上來，也不可能跟呂清兒，宋雲峰之流相比，畢竟他落後了不少的時間。

可他從來沒想到過，最終成為大考第一名的，竟然會是李洛。

所以這一刻，面對著狂喜到表情都有些扭曲的徐山嶽，林風的內心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種無比強烈的後悔之意。

他後悔為何在發現李洛開始崛起時，沒有放鬆口風，將他再度的拉回到一院。

而如今李洛成為第一，可以想像，未來他在南風學府必然會遭受到許多的異樣眼光，畢竟南風學府還從未出現過大考第一名不在一院的事情。

他林風，將會被斥為鼠目寸光，而徐山嶽，則是會被認為慧眼如炬。

所以這個時候，雖然南風學府保住了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但林風卻是有種想要哭出聲來的衝動。

徐山嶽此時也回過神來，他看了一眼面色扭曲得跟吃了屎一樣的林風，有些同情的搖了搖頭，同時不忘表達自己的感激。

「林風導師，還是你夠兄弟，以後我再也不跟你抬槓了！」

林風露出了比哭還難看的笑容，聲音哆嗦得跟在漏風一樣。

「呵，呵呵...都，都是自家兄弟，太，太見外了。」

...

蔡薇與顏靈卿同樣是盯著那第一名的名字看了好片刻，方才從這措不及防的驚喜中回過神來。

「真是讓人意料不到的結果啊。」蔡薇有些感嘆的說道。

「嘖嘖，這李洛，還真是藏得深，這個成績如果傳到青娥耳中的話，恐怕連她都會感到驚詫。」顏靈卿也是點點頭，給予了李洛此次大考極高的評價。

「少府主能夠進入到聖玄星學府的話，對於他在洛嵐府內的威望也會有所提升，也能分擔許多青娥的壓力。」蔡薇輕聲道。

顏靈卿微點螓首，雖說如今的洛嵐府內憂外患，但其實還是有一些所謂的保皇派的，而這所謂的皇，其實就是李洛，畢竟不論如何，他都是兩位府主的親生血脈，他所擁有的繼承權是最正統的，甚至要超過姜青娥。

只不過以前因為空相的問題，導致未來前途暗淡，所以一些人只能放棄，而未來李洛如果能夠表現得越來越好，未必不能再度凝聚人心，到時候再加上姜青娥的協助，他應該是能夠坐穩洛嵐府府主的位置。

那個時候，洛嵐府也將會再度穩定下來。

而對於那一天，蔡薇與顏靈卿都是很期待。

...

主亭中，當結果出現的那一刻，那位師總督一言不發，但任誰都能夠感覺到那從他體內散發出來的氣勢有多嚇人。

但老院長才沒理會他，而是直接起身，用力的鼓掌。

「好小子，不愧是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所有人都小瞧了你，包括我這老眼昏花的老傢伙。」老院長大笑道。

師總督陰沉沉的笑了一聲，沒有說一句話，也不與老院長，安烈道別，直接是起身，然後裹挾著陰沉氣壓甩袖離去。

安烈導師見狀也是有些無奈，只能衝著老院長笑道：「恭喜衛剎院長，今年南風學府又穩住了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

眼下的積分榜上，李洛與呂清兒包攬了第一，第二，這個成績，簡直是南風學府近些年最好的一次，那足足二十一個額外的名額，將會引得南風學府成為天蜀郡最大的贏家。

可以想像，來年會有多少家庭，會擠破頭的將自家孩子送進去，畢竟就算到時候依靠自身爭不到名額，那也能夠靠學府的額外名額躺著上聖玄星學府啊。

老院長笑得合不攏嘴。

山下的沸騰在持續，而山中的學員也是開始陸陸續續的退出來，特別是當李洛，呂清兒等人出現時，更是將氣氛推向了高潮，排山倒海般的歡呼聲在響徹。

而成為視線矚目焦點的李洛則是面帶苦惱之意，以前因為顏值就已經給他帶來了許多的煩惱，這以後難道還要因為才華而煩惱嗎？

這種壓力，已經超越了我的年齡所能夠承受的了啊。

「洛哥，你太牛逼了！」趙闊滿臉狂喜的湧了上來，雖然他在前十就被淘汰了，但是李洛跟呂清兒取得了極好的成績，所以以他在南風學府的排名，必然是能夠躺著上聖玄星學府的。

其他南風學府的學員也是滿臉堆笑，看向李洛的目光中滿是敬佩，因為那額外的名額，他們這次參加大考的人，幾乎人人都能夠得到錄取名額。

真正的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李洛衝著趙闊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目光轉動，找著虞浪，然後就在人群外發現了他的身影。

此時的虞浪，正拉著一名嬌俏可愛的小學妹的小手，一臉深沉的道：「你知道李洛為什麼能夠打敗師箜嗎？那是因為我之前費盡心機將師箜氣得心態紊亂，所以李洛能夠奪得第一名，其中應該有一半的功勞是我的，不過沒關係，我跟他是好兄弟，從不介意這些虛名，而我這個人對這個也不是很看重。」

天真的小學妹一臉崇拜的看著他。

「這騷貨。」

李洛無語，也懶得理會這腦迴路跟常人不太一樣的傢伙。

而此時正跟一群小姐妹說話的呂清兒看來，淺笑道：「他們說今天是大好事，所以今晚聚會慶祝一下，問你願不願意。」

李洛嘆了一口氣，這種聚會其實沒多大的意思，只是到時候大家又來追捧敬佩他一下而已，以前這些小學妹在聚會時就喜歡佔他便宜，今天恐怕還要更過分。

所以最終他點頭答應了下來。

第七十四章宋秋雨

夜色中的南風城，涼風習習。

不過城中倒依舊是熱鬧沸騰，那些自白靈山外離開的大量人流都是湧入到了城內，令得城中喧囂更盛。

李洛他們的大考聚會，定在了南風城的清風樓。

清風樓依靠清風河而建，故而取此名，此處環境優美，算是南風城內最為高檔的酒樓，而這一次的聚會，則是由小富婆呂清兒獨立贊助。

小富婆直接包了一層的清風樓，諸多少年少女盡情慶祝，倒是熱鬧得很。

李洛與呂清兒坐在一起，也是淺飲了兩杯，肌膚過於白皙晶瑩的少女，俏臉上帶著淡淡的緋紅，在柔和燈光的照耀下，可謂是豔壓全場。

有同學過來敬酒，笑道：「還是洛哥牛逼，跟清姐雙劍合璧，勇奪大考第一，第二，以後必然也是我們南風學府的一場佳話。」

李洛聞言，卻是瞪了這傢伙一眼，這種話也虧得現在是在南風城，如果是在大夏王城的話，自己回家就得被家暴！

一旁的呂清兒倒是笑意吟吟，與對方輕輕碰了碰。

「媽的，宋雲峰那個吃裡扒外的東西，明明是我們南風學府的人，卻幫其他學府來坑害清姐！真不是東西！」一些同學喝多了，就開始漲紅著臉罵起來。

這罵聲頓時引起其他人的附和，個個義憤填膺，畢竟這種被背叛的事情，的確是讓人難以接受。

眾人間，蒂法晴捧著酒杯來找到呂清兒，臉頰上滿是羞愧：「清兒，之前的事情真是對不起，如果不是我留下記號，你也不會被他們埋伏。」

呂清兒帶著淺笑的搖搖頭，還與蒂法晴碰了碰酒杯，算是給予了一些安慰，但李洛卻敏銳的察覺到，她的眸光中帶著許些冷淡，顯然，呂清兒還是給蒂法晴記了一筆，或許在她的心中，已經把蒂法晴拉入到了不可交往的一類人中。

畢竟不管蒂法晴是不是有意，最起碼這份蠢，就不是呂清兒所喜歡的。

交朋友，這種蠢人，總是會在不經意間給你帶來許多的麻煩，最後還擺出一副無辜可憐的模樣，讓人膈應。

「李洛，以前我總是針對你，還請你不要跟我計較，那都是我沒有遠見，你今天的表現，我覺得一定配得上姜學姐。」蒂法晴又看向李洛，低聲說道。

李洛笑著擺了擺手，也沒有跟她過多說些什麼。

蒂法晴在道了歉後，似乎也察覺到呂清兒的態度有些冷淡，便是自覺的退開了。

李洛看向呂清兒，發現她在蒂法晴跟他道歉後，神色莫名更冷了一些，當即有些疑惑的道：「怎麼了？」

「沒什麼，只是覺得蠢人真讓人討厭。」呂清兒面無表情的道。

李洛更加疑惑了，不過少女心別去猜，於是他轉開話題，道：「那宋雲峰雖然也被淘汰在前十，但豈不是也能跟著我們混個錄取名額？」

在預考的排名上，宋雲峰是第二，如果按照這個排名來分發名額，宋雲峰肯定會有一個的啊。

「理論上來說是這樣。」

呂清兒想了想，道：「但是咱們那位老院長，可是出了名的摳門加小心眼，宋雲峰吃裡扒外，差點害得南風學府丟掉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我覺得，他恐怕不會輕易讓宋雲峰如願的。」

李洛點點頭，這樣的話，那就舒服一些了。

不然他累死累活，還得捎帶著宋雲峰那種人進聖玄星學府，想想都感覺這口氣有點不太通透。

而現在的話，李洛則覺得老院長那小心眼的特徵，倒是有點可愛了。

當李洛，呂清兒他們在熱鬧的慶祝時，在那清風樓更上一層，有一桌人，目光則是帶著許些玩味的將目光從欄杆間投下。

那一桌人，居中的是一名黃衫女孩，女孩模樣秀美，五官也是精緻，一對秀眉略微有些細薄，給人一種冷厲之感。

她面無表情的聽著下方隱隱間傳來的一些對宋雲峰的難聽咒罵聲，眸子中不由得掠過一些怒意。

女孩名為宋秋雨，正是宋雲峰那位在聖玄星學府的親姐姐，今日剛剛抵達南風城，就接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

「沒想到這次天蜀郡大考第一名，竟然會是那個廢物少府主。」在宋秋雨兩邊，還坐著兩名年輕男子，此時說話的，是一名短髮綠衣男子，他手中把玩著酒杯，笑著說道。

「景明，現在的他可不是廢物了，能夠奪得大考第一，說明這位少府主還是有些水準的。」宋秋雨說道。

而被她稱為景明的男子，全名叫做蒂法景明，正是蒂法晴的哥哥。

「不過天蜀郡的實力果然還是不太行，據說其他一些強郡中，此次的大考中，已經出現了十印境的人。」另外一名年輕男子輕笑一聲，說道。

「莫凌，我知道你們北丘郡底蘊雄厚，論起實力足以排進諸郡前十，而天蜀郡在大夏百郡中，也只是中遊水平，所以你就別嘲笑我們這天蜀郡了。」宋秋雨有些無奈的說道。

這莫凌出自北丘郡的一個世家，也算是頗有底蘊，而北丘郡不論是規模還是實力都要強於天蜀郡許多，所以他看待天蜀郡時，難免是有些淡淡的優越感。

那被稱為莫凌的青年聞言，笑了兩聲，道：「可沒有嘲笑的意思，天蜀郡走出了一個姜青娥，就足以讓人不敢小瞧了。」

這莫凌顯然是對宋秋雨有著意思，而此次陪同她回到天蜀郡，也是有些護美而行的味道。

他們，都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

莫凌看得出來，宋秋雨對下面這些毛頭小子們的聚會有些不滿，於是笑道：「說起來下面這些小傢伙以後也是我們的學弟了，要不去打個招呼吧？」

說著話的時候，他卻已經站了起來。

宋秋雨道：「算了吧，一些小傢伙而已。」

莫凌擺了擺手，道：「身為他們未來的學長，我覺得還是有必要讓他們先熟悉一下聖玄星學府的風格。」

說完，便是轉身對著下一層走去。

宋秋雨見狀，似是無奈的笑了笑，嗔著警告道：「可別太過分了，嚇著人就不好了。」

那蒂法景明將杯中酒一飲而盡，笑道：「長夜漫漫，看場好戲倒也不錯。」

兩人都並不擔心莫凌一人，畢竟好歹是相師境第二段「生紋段」的實力，所以在莫凌的眼前，下面那些連十印等級都沒達到的小傢伙們，真的是初出茅廬的小雞仔一般。

十印境與相師境的差距，會是這些小傢伙們在進入聖玄星學府前上得最生動的一堂課。

第七十五章你要刺殺我？

酒過三巡，李洛瞧得時間也差不多了，就提議到此結束，畢竟今天大考才結束，所有人都累了一天，也該早點回去休息。

其他人聞言，雖然有些意猶未盡，但還是點頭附議。

啪！

不過就在此時，此時幕簾外突然傳來一聲清脆的巴掌聲，同時有聲音響起：「走路是不是不長眼睛？」

同時幕簾被掀開，一名南風學府的學員捂著臉狼狽的倒退出來，一屁股坐在地上，神色還有些懵。

而其後，一名青年走了出來，他望著場內眾多的少年少女們，笑道：「不好意思，打擾了你們慶祝。」

「這小傢伙走路不太注意，踩了我一腳。」他指了指坐在地上的那名少年，然後面帶笑意。

「然後你就打人了？」呂清兒柳眉微蹙，冷聲道。

莫凌見到呂清兒，眼睛倒是微亮了一下，之前在上面就隱約見到這個少女模樣出眾，氣質清冷，如今近距離一看，的確是個極品，這般姿容氣質，即便是在聖玄星學府中，都算是一流了。

他看著呂清兒，笑道：「抱歉，一時手快。」

「你們是南風學府的學員嗎？看來今年成績不錯呢，我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以後說起來還是你們的學長呢。」莫凌笑道。

在場的南風學府學員們聞言，頓時一驚，眼神有些忌憚的望著眼前之人，這人竟然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

李洛盯著這人，道：「好像是來者不善啊？」

「其實就是想要來見識一下天蜀郡此次大考的第一名而已。」

莫凌目光在李洛身上掃視著，旋即露出了漫不經心的笑容：「不過說實在的，八印相力竟然都能取得大考第一，天蜀郡這一屆，質量很有問題啊。」

眾人頓時怒視而來。

「這人是來找麻煩的。」呂清兒對著李洛輕聲道。

李洛面露凝重的點點頭，旋即他主動上前，走到那莫凌面前，沉聲道：「朋友，我們素不相識，沒必要來找事吧？」

莫凌面露無辜，笑道：「你說什麼呢，我就想以未來學長的身份來跟大家打個招呼而已。」

「你說什麼？你想刺殺我？」李洛聲音猛的提高起來。

莫凌一愣，道：「什麼刺殺？」

這傢伙腦子有問題嗎？我話裡哪裡有刺殺兩個字？我就單純的來把你們的氣氛攪亂幫宋秋雨出口氣而已。

「保護少府主！」

而就在他愣神間，此處的一些屏風後，突然閃出了數道身影，他們身軀上有相力升騰起來，全部都是相師境的實力。

這些是李洛的護衛。

身為洛嵐府的少府主，雖說如今情況比較糟，但出門有一些護衛保護，這邏輯沒有半點的問題是吧？

這些護衛正常時候不會出手，不過一旦遇見某些針對李洛的刺殺時，他們就會立即出手援護。

比如現在，當他們聽見刺殺二字時，毫不猶豫的衝了出來，然後直接撲向莫凌。

莫凌見狀，面色微變，連忙道：「我沒有，我只是來打個招呼！」

他倒是沒想到，他根本就沒對李洛怎麼樣，這傢伙直接就招呼護衛上了。

然而那些護衛卻沒理會他的話，蘊含著相力的拳腳直接是轟了上來，莫凌見狀，急忙運轉自身相力，倉促迎上。

但他的實力頂多與一位護衛相仿，如今數人群毆，短短數息間，拳腳便是轟在了他的臉上，頓時慘叫連連。

周圍南風學府的學員也是看呆了，這少府主果然保持了一如既往的野路子，這打架不是舉報給老師，就是直接招呼護衛上，想要他單挑，除非你要達成多種苛刻的條件...

不過這一次，這野路子讓他們很爽。

而此時，那樓上的宋秋雨，蒂法景明也是被一幕所驚到，旋即連忙放下手中酒杯，急急的趕了下來。

「你們做什麼？！」兩人喝斥聲傳來。

同時身軀上有相力升騰起來，就要插手。

李洛此時揮了揮手，數名護衛便是退了回來，留下地上抱著頭，滿臉淤青的莫凌。

「李洛少府主，你可真是好大的威風啊，動不動就招呼護衛打人的嗎？」宋秋雨俏臉有些鐵青，道。

「哥哥。」那蒂法晴也是見到了趕來的蒂法景明，驚呼道。

呂清兒則是在李洛身旁說道：「那是宋秋雨，是宋雲峰的姐姐，還有蒂法景明，看來這人會來找麻煩，多半是因為宋秋雨的緣故。」

李洛望著宋秋雨兩人，笑道：「你們跟此人是同夥嗎？他剛才想要刺殺我，難道是你們指使的？」

好傢夥，見面先一口大鍋扣下來。

宋秋雨怒道：「什麼刺殺你，不要含血噴人，他是我們的朋友，只是以學長的身份來跟你們打個招呼而已。」

那莫凌也是爬了起來，滿是淤青的臉龐上，雙目噴火的盯著李洛：「我什麼時候說過想要刺殺你？」

此時的他可謂是滿肚子的怒火與委屈，媽的，他這裡的手段還沒開始施展呢，結果哪料到這李洛直接就含血噴人他要搞刺殺，立刻就招呼護衛上了。

簡直不要臉！

李洛沉吟道：「我聽見你剛剛說你想...」

莫凌怒道：「我說我想以學長的身份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這樣的嗎...」

李洛一拍手，道：「今天我壞了很多人的好事，就擔心有人氣不過來刺殺我，所以精神緊繃了一些，看來是我聽錯了。」

莫凌氣得發抖。

「這樣吧，今天你們的消費就記在我的頭上吧，當做歉意。」李洛笑道。

宋秋雨俏臉冰冷，以他們的身份，誰會在意一桌消費，李洛此舉擺明是故意的，他顯然是看出莫凌想要找麻煩，所以乾脆隨便找個理由先發難了。

「我稀罕你這點錢？」莫凌咬牙道。

李洛微微一笑，道：「那不然，你們又能怎麼樣呢？」

宋秋雨沉默了一下，本來他們是打算讓莫凌來攪亂氣氛，激怒一下李洛，如果後者能夠在怒火的充斥下不自量力的與莫凌比試比試，那麼今天就能讓他自討苦吃，但令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這個少府主似乎並沒有那種少年意氣，特別是還當著一些漂亮小姑娘的面。

這個少年，不太驕狂啊。

而鬧成這樣，他們發現他們對李洛其實也做不了什麼，難不成真的一起上把李洛打一頓？不提旁邊那麼多護衛，真要鬧大了，也沒什麼意義。

於是最終，宋秋雨只是深深的看了李洛一眼，沒有多說一句話，而是攙扶著莫凌，轉身就走。

蒂法景明目光在李洛身上頓了頓，然後笑笑，對著蒂法晴點點頭，也就邁步跟了上去。

而雖說宋秋雨他們離開了，但此處氣氛也被搞沒了，眾人也就沒了興致，開始陸續的散去。

李洛與呂清兒站在清風樓下。

「宋秋雨在聖玄星學府的淬相院修行，這次回來，恐怕是衝著你們溪陽屋而來的。」呂清兒說道。

最近溪陽屋因為李洛提供的靈水原因，導致質量大大提升，市場銷售情況極好，幾乎是將松子屋壓得喘不過氣來。

「是因為天蜀郡下個月的靈水奇光之祭吧？」李洛沉吟道。

這天蜀郡中，每年會有一場關於靈水奇光的典禮，到時候整個郡內的所有靈水奇光屋都會參加，在這典禮上面，各家會進行諸多博弈，贏取關注度，奪取靈水奇光的市場。

李洛也知道，他們溪陽屋同樣為此在做著準備。

而宋秋雨此時回來，必然是衝著這典禮而來的。

李洛眉頭微皺了一下，如今天蜀郡溪陽屋分部在他的支持下，可謂是蒸蒸日上，每日源源不斷的天量金流入進來，為他提供購買六品靈水奇光的資金。

這個時候，他怎麼可能會願意讓這宋秋雨把他最大的資金來源給幹擾到？

第七十六章宋家的外援

夜色，宋家宅邸。

宋秋雨帶著莫凌在客廳中坐下，然後小手上湧動著溫潤的水相之力，在後者面龐上運轉，幫他將淤青漸漸的散去。

此時宋山也是走了近來，見到這一幕，輕咳了一聲，旋即皺眉道：「莫凌賢侄這是怎麼回事？」

「剛才在清風樓，他本想跟南風學府那些學員打個招呼，與他們交流一下聖玄星學府的信息，結果被那李洛誣賴說想要刺殺他，被他的幾個護衛打了。」宋秋雨俏臉上有些薄怒的說道。

「哼，又是這個李洛！」

宋山在主座上坐下，面龐上滿是陰沉與惱怒，今日宋雲峰被李洛淘汰在前十，可謂是讓得宋家成為了一場笑柄，眼下又如此對待他們宋家的貴客，當真是過分。

「這李洛真是張狂，這若是在王城中，定要他吃不了兜著走！」莫凌也是惱怒出聲，今天的他可是憋屈得很，明明都還沒做什麼，就被那李洛扣了一個意圖刺殺的帽子，然後不分青紅皂白的一頓群毆。

「最近那溪陽屋在李洛的掌管下，也是突然間爆發，一品二品的靈水奇光品質都大大的提升，反而是將我們松子屋壓得有些喘不過氣來，按照我們的推測，大概率是他使用了某種秘法源水，這或許是李太玄，澹臺嵐給他留下的。」宋山沉聲道。

「我們松子屋「日照奇光」的配方，是我在王城請淬相大師改良過的，絕對比溪陽屋的「青碧靈水」更強，而如今卻在淬鍊力上面被甩這麼多，也只有秘法源水才能夠辦到了。」宋秋雨皺眉道。

「這樣下去，我們宋家的松子屋，在這天蜀郡，恐怕要被溪陽屋壓得翻不了身。」宋山不甘的道。

宋秋雨輕輕點頭，眉目間似是有些憂愁。

而那莫凌見狀，頓時笑道：「秋雨，何必如此愁悶，洛嵐府的溪陽屋，在我大夏其實算不得多麼出色，這也不是他們的強項所在，他們也就在這天蜀郡逞個威風而已，你看看在王城，他溪陽屋業績有多一般？」

「你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你莫家的墨水屋，在大夏足以排進前十，當然能看不起他溪陽屋了。」宋秋雨嗔道。

莫凌嗨了一聲，道：「你我兩家不是已經做好了商談麼，往後我墨水屋所出產的三品及其以下的品質靈水奇光，都可將配方給予宋家，在這天蜀郡，宋家就是墨水屋的代言商。」

「我們墨水屋的靈水奇光配方，比起溪陽屋可是高了不止一個檔次，宋家能得此力，一定能夠將溪陽屋打得落花流水。」

宋山聞言，沉吟道：「但與墨水屋的合作，還有一些條款沒有完全的確定。」

莫凌大手一揮，道：「宋叔不必多說，我知道你們的要求，我此次過來，也算是受長輩委託來敲定所有事情，一些利益，我墨水屋可以有所退讓，只要能夠讓我墨水屋的靈水奇光霸佔天蜀郡的市場，你我兩家，都是共贏。」

「而且，那李洛不是很驕狂嗎，我這次就要讓他明白，什麼叫做代價！」

「這...」

宋山面露喜意，最終嘆了一聲：「那就多謝賢侄了，我知道墨水屋實力雄厚，遠勝我宋家，所以多餘的話就不多說了，往後我宋家一定幫墨水屋在天蜀郡站穩跟腳。」

莫凌笑著擺了擺手，然後與宋秋雨說了一些話後，便是先回去休息了。

等到莫凌離去後，宋秋雨臉頰上的淡淡笑容就消散而去，看向宋山：「看來今天將他帶去清風樓，倒也是有點作用。」

「我想沒有那李洛這一手，恐怕莫凌這口還不會那麼容易開，最起碼得墨跡一段時間，說起來，還得感謝李洛。」

宋山端著茶杯，神色卻沒有太多的歡喜，道：「將墨水屋引入天蜀郡，未必就不是引狼入室，雖說他們會將一些靈水奇光的配方給予我們，但據我所知，那些配方並不算太過重要，重要的是墨水屋掌握的一種名為「黑沼水」「白月光」這兩種秘法源水源光。」

「只有加入了這兩種秘法源水源光，他們墨水屋的那些配方才能夠發揮出其特有的品質。」

「所以說以後，我宋家算是會被他墨水屋卡住喉嚨，居人之下。」

宋秋雨輕笑一聲，道：「但再差，還能比現在還差嗎？我們在天蜀郡的靈水奇光市場上，可沒有多少份額了，如果再不引進強援，只會便宜了溪陽屋。」

宋山嘆了一口氣：「這該死的洛嵐府，該死的李洛，當真可恨。」

「不急，我此次回來，就是為了應對天蜀郡的「靈水奇光之祭」，我會在大典上代表松子屋爭奪天蜀郡第一淬相師，到時如果我成了，再趁勢推出與墨水屋合作的靈水奇光，到時候一切都將會被扭轉。」宋秋雨安慰道。

「你這次的競爭對手，應該就是溪陽屋的顏靈卿了，有把握嗎？」宋山道。

「顏靈卿嘛，老對手了，在聖玄星學府不知道交手了多少次。」

宋秋雨淡淡一笑，道：「不過這一次，她一定會輸的。」

宋山聞言，這才點點頭。

宋秋雨轉開話題，問道：「雲峰怎麼樣了？」

「傷勢倒不重，但就是被打擊的厲害。」宋山道。

那宋雲峰之前在預考時與李洛交手，後者只能憑藉著水鏡術勉強逼成平局，所以宋雲峰並沒有覺得李洛真的能夠與他抗衡，可事實呢？在大考上那場交戰中，李洛幾乎是輕易的將他碾壓擊敗，甚至並沒有將他當做真正的對手。

這無疑是給宋雲峰帶來了極大的挫敗感。

「應該能進聖玄星學府吧？」宋秋雨柳眉皺起，問道。

宋山遲疑了一下，這一次宋雲峰在總督府的示意下幫助師箜對付南風學府，這個行為的確是有些遭人恨，不過一般說來他在預考時名次已經確定了，南風學府有額外的錄取名額，必然是應該會給他的。

但是，南風學府那位老院長，可是個又臭又硬的石頭，連師總督的面子都半點不給，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做些什麼。

「希望那衛剎不要太不講規矩吧。」

（最近在找畫師畫姜青娥...真是太貴了，一張設計草稿就要幾千塊，成品出來，基本都是幾萬一張圖了...到時候畫出來後，會貼在公眾微信上面，大家喜歡可以拿去當壁紙，嘿嘿。

大家關心進度的話，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天蠶土豆公眾號，圖出來後會第一時間放出來。

）

第七十五章你要刺殺我？

酒過三巡，李洛瞧得時間也差不多了，就提議到此結束，畢竟今天大考才結束，所有人都累了一天，也該早點回去休息。

其他人聞言，雖然有些意猶未盡，但還是點頭附議。

啪！

不過就在此時，此時幕簾外突然傳來一聲清脆的巴掌聲，同時有聲音響起：「走路是不是不長眼睛？」

同時幕簾被掀開，一名南風學府的學員捂著臉狼狽的倒退出來，一屁股坐在地上，神色還有些懵。

而其後，一名青年走了出來，他望著場內眾多的少年少女們，笑道：「不好意思，打擾了你們慶祝。」

「這小傢伙走路不太注意，踩了我一腳。」他指了指坐在地上的那名少年，然後面帶笑意。

「然後你就打人了？」呂清兒柳眉微蹙，冷聲道。

莫凌見到呂清兒，眼睛倒是微亮了一下，之前在上面就隱約見到這個少女模樣出眾，氣質清冷，如今近距離一看，的確是個極品，這般姿容氣質，即便是在聖玄星學府中，都算是一流了。

他看著呂清兒，笑道：「抱歉，一時手快。」

「你們是南風學府的學員嗎？看來今年成績不錯呢，我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以後說起來還是你們的學長呢。」莫凌笑道。

在場的南風學府學員們聞言，頓時一驚，眼神有些忌憚的望著眼前之人，這人竟然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

李洛盯著這人，道：「好像是來者不善啊？」

「其實就是想要來見識一下天蜀郡此次大考的第一名而已。」

莫凌目光在李洛身上掃視著，旋即露出了漫不經心的笑容：「不過說實在的，八印相力竟然都能取得大考第一，天蜀郡這一屆，質量很有問題啊。」

眾人頓時怒視而來。

「這人是來找麻煩的。」呂清兒對著李洛輕聲道。

李洛面露凝重的點點頭，旋即他主動上前，走到那莫凌面前，沉聲道：「朋友，我們素不相識，沒必要來找事吧？」

莫凌面露無辜，笑道：「你說什麼呢，我就想以未來學長的身份來跟大家打個招呼而已。」

「你說什麼？你想刺殺我？」李洛聲音猛的提高起來。

莫凌一愣，道：「什麼刺殺？」

這傢伙腦子有問題嗎？我話裡哪裡有刺殺兩個字？我就單純的來把你們的氣氛攪亂幫宋秋雨出口氣而已。

「保護少府主！」

而就在他愣神間，此處的一些屏風後，突然閃出了數道身影，他們身軀上有相力升騰起來，全部都是相師境的實力。

這些是李洛的護衛。

身為洛嵐府的少府主，雖說如今情況比較糟，但出門有一些護衛保護，這邏輯沒有半點的問題是吧？

這些護衛正常時候不會出手，不過一旦遇見某些針對李洛的刺殺時，他們就會立即出手援護。

比如現在，當他們聽見刺殺二字時，毫不猶豫的衝了出來，然後直接撲向莫凌。

莫凌見狀，面色微變，連忙道：「我沒有，我只是來打個招呼！」

他倒是沒想到，他根本就沒對李洛怎麼樣，這傢伙直接就招呼護衛上了。

然而那些護衛卻沒理會他的話，蘊含著相力的拳腳直接是轟了上來，莫凌見狀，急忙運轉自身相力，倉促迎上。

但他的實力頂多與一位護衛相仿，如今數人群毆，短短數息間，拳腳便是轟在了他的臉上，頓時慘叫連連。

周圍南風學府的學員也是看呆了，這少府主果然保持了一如既往的野路子，這打架不是舉報給老師，就是直接招呼護衛上，想要他單挑，除非你要達成多種苛刻的條件...

不過這一次，這野路子讓他們很爽。

而此時，那樓上的宋秋雨，蒂法景明也是被一幕所驚到，旋即連忙放下手中酒杯，急急的趕了下來。

「你們做什麼？！」兩人喝斥聲傳來。

同時身軀上有相力升騰起來，就要插手。

李洛此時揮了揮手，數名護衛便是退了回來，留下地上抱著頭，滿臉淤青的莫凌。

「李洛少府主，你可真是好大的威風啊，動不動就招呼護衛打人的嗎？」宋秋雨俏臉有些鐵青，道。

「哥哥。」那蒂法晴也是見到了趕來的蒂法景明，驚呼道。

呂清兒則是在李洛身旁說道：「那是宋秋雨，是宋雲峰的姐姐，還有蒂法景明，看來這人會來找麻煩，多半是因為宋秋雨的緣故。」

李洛望著宋秋雨兩人，笑道：「你們跟此人是同夥嗎？他剛才想要刺殺我，難道是你們指使的？」

好傢夥，見面先一口大鍋扣下來。

宋秋雨怒道：「什麼刺殺你，不要含血噴人，他是我們的朋友，只是以學長的身份來跟你們打個招呼而已。」

那莫凌也是爬了起來，滿是淤青的臉龐上，雙目噴火的盯著李洛：「我什麼時候說過想要刺殺你？」

此時的他可謂是滿肚子的怒火與委屈，媽的，他這裡的手段還沒開始施展呢，結果哪料到這李洛直接就含血噴人他要搞刺殺，立刻就招呼護衛上了。

簡直不要臉！

李洛沉吟道：「我聽見你剛剛說你想...」

莫凌怒道：「我說我想以學長的身份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這樣的嗎...」

李洛一拍手，道：「今天我壞了很多人的好事，就擔心有人氣不過來刺殺我，所以精神緊繃了一些，看來是我聽錯了。」

莫凌氣得發抖。

「這樣吧，今天你們的消費就記在我的頭上吧，當做歉意。」李洛笑道。

宋秋雨俏臉冰冷，以他們的身份，誰會在意一桌消費，李洛此舉擺明是故意的，他顯然是看出莫凌想要找麻煩，所以乾脆隨便找個理由先發難了。

「我稀罕你這點錢？」莫凌咬牙道。

李洛微微一笑，道：「那不然，你們又能怎麼樣呢？」

宋秋雨沉默了一下，本來他們是打算讓莫凌來攪亂氣氛，激怒一下李洛，如果後者能夠在怒火的充斥下不自量力的與莫凌比試比試，那麼今天就能讓他自討苦吃，但令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這個少府主似乎並沒有那種少年意氣，特別是還當著一些漂亮小姑娘的面。

這個少年，不太驕狂啊。

而鬧成這樣，他們發現他們對李洛其實也做不了什麼，難不成真的一起上把李洛打一頓？不提旁邊那麼多護衛，真要鬧大了，也沒什麼意義。

於是最終，宋秋雨只是深深的看了李洛一眼，沒有多說一句話，而是攙扶著莫凌，轉身就走。

蒂法景明目光在李洛身上頓了頓，然後笑笑，對著蒂法晴點點頭，也就邁步跟了上去。

而雖說宋秋雨他們離開了，但此處氣氛也被搞沒了，眾人也就沒了興致，開始陸續的散去。

李洛與呂清兒站在清風樓下。

「宋秋雨在聖玄星學府的淬相院修行，這次回來，恐怕是衝著你們溪陽屋而來的。」呂清兒說道。

最近溪陽屋因為李洛提供的靈水原因，導致質量大大提升，市場銷售情況極好，幾乎是將松子屋壓得喘不過氣來。

「是因為天蜀郡下個月的靈水奇光之祭吧？」李洛沉吟道。

這天蜀郡中，每年會有一場關於靈水奇光的典禮，到時候整個郡內的所有靈水奇光屋都會參加，在這典禮上面，各家會進行諸多博弈，贏取關注度，奪取靈水奇光的市場。

李洛也知道，他們溪陽屋同樣為此在做著準備。

而宋秋雨此時回來，必然是衝著這典禮而來的。

李洛眉頭微皺了一下，如今天蜀郡溪陽屋分部在他的支持下，可謂是蒸蒸日上，每日源源不斷的天量金流入進來，為他提供購買六品靈水奇光的資金。

這個時候，他怎麼可能會願意讓這宋秋雨把他最大的資金來源給幹擾到？

第七十六章宋家的外援

夜色，宋家宅邸。

宋秋雨帶著莫凌在客廳中坐下，然後小手上湧動著溫潤的水相之力，在後者面龐上運轉，幫他將淤青漸漸的散去。

此時宋山也是走了近來，見到這一幕，輕咳了一聲，旋即皺眉道：「莫凌賢侄這是怎麼回事？」

「剛才在清風樓，他本想跟南風學府那些學員打個招呼，與他們交流一下聖玄星學府的信息，結果被那李洛誣賴說想要刺殺他，被他的幾個護衛打了。」宋秋雨俏臉上有些薄怒的說道。

「哼，又是這個李洛！」

宋山在主座上坐下，面龐上滿是陰沉與惱怒，今日宋雲峰被李洛淘汰在前十，可謂是讓得宋家成為了一場笑柄，眼下又如此對待他們宋家的貴客，當真是過分。

「這李洛真是張狂，這若是在王城中，定要他吃不了兜著走！」莫凌也是惱怒出聲，今天的他可是憋屈得很，明明都還沒做什麼，就被那李洛扣了一個意圖刺殺的帽子，然後不分青紅皂白的一頓群毆。

「最近那溪陽屋在李洛的掌管下，也是突然間爆發，一品二品的靈水奇光品質都大大的提升，反而是將我們松子屋壓得有些喘不過氣來，按照我們的推測，大概率是他使用了某種秘法源水，這或許是李太玄，澹臺嵐給他留下的。」宋山沉聲道。

「我們松子屋「日照奇光」的配方，是我在王城請淬相大師改良過的，絕對比溪陽屋的「青碧靈水」更強，而如今卻在淬鍊力上面被甩這麼多，也只有秘法源水才能夠辦到了。」宋秋雨皺眉道。

「這樣下去，我們宋家的松子屋，在這天蜀郡，恐怕要被溪陽屋壓得翻不了身。」宋山不甘的道。

宋秋雨輕輕點頭，眉目間似是有些憂愁。

而那莫凌見狀，頓時笑道：「秋雨，何必如此愁悶，洛嵐府的溪陽屋，在我大夏其實算不得多麼出色，這也不是他們的強項所在，他們也就在這天蜀郡逞個威風而已，你看看在王城，他溪陽屋業績有多一般？」

「你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你莫家的墨水屋，在大夏足以排進前十，當然能看不起他溪陽屋了。」宋秋雨嗔道。

莫凌嗨了一聲，道：「你我兩家不是已經做好了商談麼，往後我墨水屋所出產的三品及其以下的品質靈水奇光，都可將配方給予宋家，在這天蜀郡，宋家就是墨水屋的代言商。」

「我們墨水屋的靈水奇光配方，比起溪陽屋可是高了不止一個檔次，宋家能得此力，一定能夠將溪陽屋打得落花流水。」

宋山聞言，沉吟道：「但與墨水屋的合作，還有一些條款沒有完全的確定。」

莫凌大手一揮，道：「宋叔不必多說，我知道你們的要求，我此次過來，也算是受長輩委託來敲定所有事情，一些利益，我墨水屋可以有所退讓，只要能夠讓我墨水屋的靈水奇光霸佔天蜀郡的市場，你我兩家，都是共贏。」

「而且，那李洛不是很驕狂嗎，我這次就要讓他明白，什麼叫做代價！」

「這...」

宋山面露喜意，最終嘆了一聲：「那就多謝賢侄了，我知道墨水屋實力雄厚，遠勝我宋家，所以多餘的話就不多說了，往後我宋家一定幫墨水屋在天蜀郡站穩跟腳。」

莫凌笑著擺了擺手，然後與宋秋雨說了一些話後，便是先回去休息了。

等到莫凌離去後，宋秋雨臉頰上的淡淡笑容就消散而去，看向宋山：「看來今天將他帶去清風樓，倒也是有點作用。」

「我想沒有那李洛這一手，恐怕莫凌這口還不會那麼容易開，最起碼得墨跡一段時間，說起來，還得感謝李洛。」

宋山端著茶杯，神色卻沒有太多的歡喜，道：「將墨水屋引入天蜀郡，未必就不是引狼入室，雖說他們會將一些靈水奇光的配方給予我們，但據我所知，那些配方並不算太過重要，重要的是墨水屋掌握的一種名為「黑沼水」「白月光」這兩種秘法源水源光。」

「只有加入了這兩種秘法源水源光，他們墨水屋的那些配方才能夠發揮出其特有的品質。」

「所以說以後，我宋家算是會被他墨水屋卡住喉嚨，居人之下。」

宋秋雨輕笑一聲，道：「但再差，還能比現在還差嗎？我們在天蜀郡的靈水奇光市場上，可沒有多少份額了，如果再不引進強援，只會便宜了溪陽屋。」

宋山嘆了一口氣：「這該死的洛嵐府，該死的李洛，當真可恨。」

「不急，我此次回來，就是為了應對天蜀郡的「靈水奇光之祭」，我會在大典上代表松子屋爭奪天蜀郡第一淬相師，到時如果我成了，再趁勢推出與墨水屋合作的靈水奇光，到時候一切都將會被扭轉。」宋秋雨安慰道。

「你這次的競爭對手，應該就是溪陽屋的顏靈卿了，有把握嗎？」宋山道。

「顏靈卿嘛，老對手了，在聖玄星學府不知道交手了多少次。」

宋秋雨淡淡一笑，道：「不過這一次，她一定會輸的。」

宋山聞言，這才點點頭。

宋秋雨轉開話題，問道：「雲峰怎麼樣了？」

「傷勢倒不重，但就是被打擊的厲害。」宋山道。

那宋雲峰之前在預考時與李洛交手，後者只能憑藉著水鏡術勉強逼成平局，所以宋雲峰並沒有覺得李洛真的能夠與他抗衡，可事實呢？在大考上那場交戰中，李洛幾乎是輕易的將他碾壓擊敗，甚至並沒有將他當做真正的對手。

這無疑是給宋雲峰帶來了極大的挫敗感。

「應該能進聖玄星學府吧？」宋秋雨柳眉皺起，問道。

宋山遲疑了一下，這一次宋雲峰在總督府的示意下幫助師箜對付南風學府，這個行為的確是有些遭人恨，不過一般說來他在預考時名次已經確定了，南風學府有額外的錄取名額，必然是應該會給他的。

但是，南風學府那位老院長，可是個又臭又硬的石頭，連師總督的面子都半點不給，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做些什麼。

「希望那衛剎不要太不講規矩吧。」

（最近在找畫師畫姜青娥...真是太貴了，一張設計草稿就要幾千塊，成品出來，基本都是幾萬一張圖了...到時候畫出來後，會貼在公眾微信上面，大家喜歡可以拿去當壁紙，嘿嘿。

大家關心進度的話，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天蠶土豆公眾號，圖出來後會第一時間放出來。

）

第七十七章相師三段

大考的餘波，在南風城中持續了數日，熱度依舊遲遲不退，可見大考的影響力。

而大考之後，南風學府的學員會有一周時間的休息假期，之後就會再去一趟學府，領取各自的錄取名額，徹底結束南風學府的修業。

因為那大考第一名的原因，導致最近李洛在這南風城中的關注度成倍的增長，而他對此感到頗為的苦惱，於是這幾日他都沒有外出，而是老實的待在老宅中修行相力以及研究相術，閒暇時，則是繼續靈水奇光的練習。

倒也是悠閒而充實。

...

鐺！

老宅的一處訓練室中。

李洛手持雙刀，自身相力全開，攻勢如浪濤般，一波波的對著對面的一道人影全力攻去。

與他對打的人，是老宅中的一名護衛，實力在相師第一段，開種段，此時壓制了自身相力在與他切磋訓練。

相力修行，十印境後，便是相師境。

而相師境有三段，第一段為開種段，據說這是將相宮內的相力凝聚成一團，宛如一顆種子般誕生出來，故而被稱為開種段。

第二段為生紋段，到了這個境界，相力變得雄厚，會逐漸的在相種之上形成紋路，這種紋路被稱為相紋，而生紋段的名字也就是這麼來的。

第三段為化相段，當相力達到這個層次時，自身相種將會漸漸的發生蛻變，為此後衝擊將階做著準備。

如果說十印境只是相力修行的初學者，那麼相師境，方才算是真正的開始摸到修行的門檻。

兩者間的差距，非常巨大。

而這種差距，在李洛與這位護衛交手時，也開始清晰的感覺到。

雖說後者壓制了相力，勉強達到十印左右，但李洛發現他的任何攻擊，都難以對對方造成什麼威脅，除非他將雙刀化為弓箭，開啟他最強的那一箭。

鐺！

李洛的雙刀之上，藍色水芒高速流轉，斬在了護衛手中鐵棍上，然後一股巨力反彈而來，反而是將李洛震得退後了數步。

他有些無奈的停下手，衝著對方擺了擺手，示意到此結束。

「少府主當真厲害，明明只是八印實力，卻能夠讓我感受到壓力。」那名護衛抱拳行禮，然後說道。

此話倒也不是完全在吹捧，因為他發現在壓制了相力後，李洛的攻擊，的確是能夠給他帶來一點危險。

訓練場周圍，還有著其他的老宅護衛，他們也是在暗暗點頭，看向李洛的目光中，有著一種以前所不具備的東西，那或許可以說是一種敬畏與信服。

李洛奪得天蜀郡大考第一，已經讓得所有人都不敢再將他當做以前那個毫無潛力的空相之人。

未來的李洛即便達不到姜青娥那種程度，但也無人再會小覷於他。

這個洛嵐府的少府主，正在漸漸的散發出他的光芒。

李洛衝著他笑著點點頭，然後走向訓練場邊緣處，只見得蔡薇正等在那裡。

今日的蔡薇穿著紅裙，紅裙上有絲線勾勒而成的牡丹花，精緻異常，而她本就玲瓏有致的嬌軀，更是在紅裙的包裹下延展著相當火辣的曲線弧度，嬌媚得如剛剛盛開的花兒一般。

在這汗味充斥的訓練場中，不少男性雖然目光不敢直接打量，但那隱晦的目光，則是在暗暗投來。

那是男人源自本能的對女人的欣賞目光。

「蔡薇姐。」李洛笑著招呼了一聲。

蔡薇吟吟一笑，道：「少府主還真是努力，都取得大考第一了，每天還這麼苦練。」

「只是一個天蜀郡第一而已，沒多少含金量，據說其他一些強郡此次的大考中，甚至都出現了十印境界的學員。」李洛搖搖頭，道。

他此言倒是不假，天蜀郡在大夏百郡中僅僅中流，由此可見在其他的強郡，必然還有著實力更強的學員。

「蔡薇姐找我？」李洛問道。

「靈卿過來了，應該是有事。」蔡薇說道。

李洛點點頭：「那走吧。」

說著就與蔡薇出了訓練場，穿過走廊，來到了一間客廳中，然後就見到了穿著青色衣褲，帶著銀質眼鏡，顯得格外知性冷淡的顏靈卿。

入座下來，顏靈卿就道：「首先給你匯報一下，最近溪陽屋業績大漲，這全是因為你提供的秘法源水所導致，按照眼下的銷量持續下去，恐怕今年天蜀郡的溪陽屋分部，能夠達到一百萬枚天量金，拋除各種成本後，盈利大概會在三十萬左右。」

李洛聞言，頓時嘖嘖讚嘆出聲，要知道之前洛嵐府在天蜀郡每年的所有利潤，也就在三十萬枚天量金而已，而今年，光是溪陽屋，就能夠達到這個程度，可見提升之巨大。

當然他也明白，這之間主要是因為他所提供的秘法源水，伴隨著他相力達到八印，他所提供的源水也是比以前量更多了一些，所以如今這些秘法源水開始用在了二品靈水奇光上，這才導致溪陽屋的收入暴漲。

然後他算了算，三十萬枚天量金如果去購買六品靈水奇光的話，似乎是能夠買到十支左右...

有點少啊。

李洛心中苦笑，此時他更加的明白，這後天之相的坑有多深了。

而顏靈卿在將這些事情匯報了之後，話音一轉，道：「前幾天你是不是在清風樓中遇見過宋秋雨？還有一個叫做莫凌的傢伙？」

李洛一怔，旋即點點頭：「那傢伙想要來找事，有過一點衝突。」

「莫凌出自北丘郡的莫家，莫家是大夏中專門經營靈水奇光的大家族，他們家族的「墨水屋」，在大夏中能夠排進前十，底蘊與實力都非常強。」

「根據我們得來的情報，宋家可能會選擇與「墨水屋」合作，將他們引入天蜀郡，從而抗衡溪陽屋。」蔡薇輕聲說道。

李洛眉頭皺了皺，這宋家，是找外援了啊。

「當日宋秋雨會出現在清風樓，多半是她精心設計的，無非便是讓那莫凌與你有些衝突，好促進他們兩家間的合作。」

「這個女人，心機很深，為了達成目的不擇手段。」顏靈卿柳眉微蹙，顯然對那宋秋雨很是不感冒。

李洛無奈的笑了笑，這感情無意間還成了那宋秋雨的助力了，這倒是之前未曾想到的，真是小瞧了那個女人。

「宋秋雨此時回來，應該就是為了下個月的靈水奇光之祭，她大概率會競爭天蜀郡第一淬相師的名頭，然後為松子屋造勢。」顏靈卿說道。

「靈卿姐是我們溪陽屋的招牌，能鬥過她嗎？」李洛問道。

「我跟她是老對手了，在聖玄星學府時就比試過很多次，雙方互有輸贏，這次也不知道結果如何，不過我不會輕敵，這段時間會全力準備的。」顏靈卿說著話時，那銀質眼眶內的雙眸中，竟是燃燒著熊熊戰火，顯然那宋秋雨的到來，激起了她的戰意。

「看來這是靈卿姐的宿敵啊。」李洛玩笑道。

「等你以後到了聖玄星學府，就知道我跟她有多不對頭了。」

顏靈卿說了一聲，然後俏臉凝重的道：「但我更擔心的是到時候墨水屋的靈水奇光被他們強力推出來。」

「墨水屋的靈水奇光，品質能達到什麼程度？」李洛想了想，問道。

「墨水屋要進入天蜀郡的話，應該是主打三品以及三品以下的靈水奇光，據我所知，墨水屋的一品產品，名為黑星靈水，淬鍊力能夠達到六成二。」

「二品產品名為黑月靈水，淬鍊力也是六成一。」

「三品產品名為黑曜奇光，淬鍊力六成。」

李洛聞言，眉頭一挑，不愧是老牌靈水奇光屋，這推出來的靈水，直接是超過溪陽屋的所有產品，由此可見，在配方這一點上面，溪陽屋是遠遠不如墨水屋的，如果不是他靠著高純度的秘法源水，根本就比不過對方。

不過他對此倒也並不焦急，雖說在配方品質上面比不過對面，但在秘法源水上面，李洛相信對面並沒有這個優勢。

如今溪陽屋的第一版加強青碧靈水所使用的源水，從純度來說，依舊是維持在他五品水光相時所提煉的地步，所以，如果李洛願意的話，他提供的秘法源水，純度還能夠繼續的提升一大截。

但因為這個純度已經足夠使用，所以他就沒有說出來，可如果到時候那墨水屋要咄咄逼人的話，那也就不能怪他以源水純度來壓人了。

接下來，顏靈卿再度與李洛兩人商量了半晌後，便是急匆匆的離去，顯然是去為下個月的靈水奇光之祭做準備了。

而顏靈卿離開後，蔡薇則是施施然的從懷中取出了三支琉璃瓶，輕輕的放在了李洛面前。

「這是...」

李洛盯著那三支顯然造價不菲的琉璃瓶，在那瓶身上面還刻畫著一些淡淡的光紋，如此造型設計，顯然比以前看見的那些靈水奇光高級許多。

而李洛，也第一時間感應到了琉璃瓶中那些液體中所蘊含的強大淬鍊性。

「六品靈水奇光？」李洛的臉龐上，有驚喜湧現出來。

他這段時間還在用剩下的五品靈水奇光，但他發現隨著水光相進化到六品，這五品靈水奇光對他的效果大打折扣，所以一直很是愁悶，有心想要蔡薇幫他採購六品靈水奇光，可他也明白六品的價格，所以暫時是忍了下來，打算等去了大夏城後再開始採購六品靈水奇光。

但眼下蔡薇，顯然是給了他一個小小的驚喜。

「少府主，雖然我不知道你為什麼不斷的在使用大量的靈水奇光，但我對此並不好奇，你最近的表現，印證了這些靈水奇光取得了應有的價值。」

「所以，雖說資金流轉頗為的艱難，但姐姐我還是省吃儉用，幫你擠出了三支六品靈水奇光，雖然少了點，可也能湊合著用了。」蔡薇笑吟吟的道，光潔白皙的鵝蛋臉頰上，在燈光下耀耀生輝。

李洛歡喜的將三支六品靈水奇光抓在手中，然後望著蔡薇，感動的道：「如果不是怕被蔡薇姐打，我都想給你一個抱抱了。」

蔡薇嬌笑出聲，輕搖著花團蒲扇，衝著李洛嬌媚的眨眨眼。

「這種話，少府主還是留著給你們學府的小姑娘吧，對姐姐我來說，這些甜言蜜語，還沒你這張小臉有吸引力呢。」

說完，便是搖曳生姿的轉身而去。

李洛望著她性感迷人的倩影，摸了摸臉頰，一聲感嘆。

這該死的帥氣，竟然連蔡薇姐都無法免俗。

第七十七章相師三段

大考的餘波，在南風城中持續了數日，熱度依舊遲遲不退，可見大考的影響力。

而大考之後，南風學府的學員會有一周時間的休息假期，之後就會再去一趟學府，領取各自的錄取名額，徹底結束南風學府的修業。

因為那大考第一名的原因，導致最近李洛在這南風城中的關注度成倍的增長，而他對此感到頗為的苦惱，於是這幾日他都沒有外出，而是老實的待在老宅中修行相力以及研究相術，閒暇時，則是繼續靈水奇光的練習。

倒也是悠閒而充實。

...

鐺！

老宅的一處訓練室中。

李洛手持雙刀，自身相力全開，攻勢如浪濤般，一波波的對著對面的一道人影全力攻去。

與他對打的人，是老宅中的一名護衛，實力在相師第一段，開種段，此時壓制了自身相力在與他切磋訓練。

相力修行，十印境後，便是相師境。

而相師境有三段，第一段為開種段，據說這是將相宮內的相力凝聚成一團，宛如一顆種子般誕生出來，故而被稱為開種段。

第二段為生紋段，到了這個境界，相力變得雄厚，會逐漸的在相種之上形成紋路，這種紋路被稱為相紋，而生紋段的名字也就是這麼來的。

第三段為化相段，當相力達到這個層次時，自身相種將會漸漸的發生蛻變，為此後衝擊將階做著準備。

如果說十印境只是相力修行的初學者，那麼相師境，方才算是真正的開始摸到修行的門檻。

兩者間的差距，非常巨大。

而這種差距，在李洛與這位護衛交手時，也開始清晰的感覺到。

雖說後者壓制了相力，勉強達到十印左右，但李洛發現他的任何攻擊，都難以對對方造成什麼威脅，除非他將雙刀化為弓箭，開啟他最強的那一箭。

鐺！

李洛的雙刀之上，藍色水芒高速流轉，斬在了護衛手中鐵棍上，然後一股巨力反彈而來，反而是將李洛震得退後了數步。

他有些無奈的停下手，衝著對方擺了擺手，示意到此結束。

「少府主當真厲害，明明只是八印實力，卻能夠讓我感受到壓力。」那名護衛抱拳行禮，然後說道。

此話倒也不是完全在吹捧，因為他發現在壓制了相力後，李洛的攻擊，的確是能夠給他帶來一點危險。

訓練場周圍，還有著其他的老宅護衛，他們也是在暗暗點頭，看向李洛的目光中，有著一種以前所不具備的東西，那或許可以說是一種敬畏與信服。

李洛奪得天蜀郡大考第一，已經讓得所有人都不敢再將他當做以前那個毫無潛力的空相之人。

未來的李洛即便達不到姜青娥那種程度，但也無人再會小覷於他。

這個洛嵐府的少府主，正在漸漸的散發出他的光芒。

李洛衝著他笑著點點頭，然後走向訓練場邊緣處，只見得蔡薇正等在那裡。

今日的蔡薇穿著紅裙，紅裙上有絲線勾勒而成的牡丹花，精緻異常，而她本就玲瓏有致的嬌軀，更是在紅裙的包裹下延展著相當火辣的曲線弧度，嬌媚得如剛剛盛開的花兒一般。

在這汗味充斥的訓練場中，不少男性雖然目光不敢直接打量，但那隱晦的目光，則是在暗暗投來。

那是男人源自本能的對女人的欣賞目光。

「蔡薇姐。」李洛笑著招呼了一聲。

蔡薇吟吟一笑，道：「少府主還真是努力，都取得大考第一了，每天還這麼苦練。」

「只是一個天蜀郡第一而已，沒多少含金量，據說其他一些強郡此次的大考中，甚至都出現了十印境界的學員。」李洛搖搖頭，道。

他此言倒是不假，天蜀郡在大夏百郡中僅僅中流，由此可見在其他的強郡，必然還有著實力更強的學員。

「蔡薇姐找我？」李洛問道。

「靈卿過來了，應該是有事。」蔡薇說道。

李洛點點頭：「那走吧。」

說著就與蔡薇出了訓練場，穿過走廊，來到了一間客廳中，然後就見到了穿著青色衣褲，帶著銀質眼鏡，顯得格外知性冷淡的顏靈卿。

入座下來，顏靈卿就道：「首先給你匯報一下，最近溪陽屋業績大漲，這全是因為你提供的秘法源水所導致，按照眼下的銷量持續下去，恐怕今年天蜀郡的溪陽屋分部，能夠達到一百萬枚天量金，拋除各種成本後，盈利大概會在三十萬左右。」

李洛聞言，頓時嘖嘖讚嘆出聲，要知道之前洛嵐府在天蜀郡每年的所有利潤，也就在三十萬枚天量金而已，而今年，光是溪陽屋，就能夠達到這個程度，可見提升之巨大。

當然他也明白，這之間主要是因為他所提供的秘法源水，伴隨著他相力達到八印，他所提供的源水也是比以前量更多了一些，所以如今這些秘法源水開始用在了二品靈水奇光上，這才導致溪陽屋的收入暴漲。

然後他算了算，三十萬枚天量金如果去購買六品靈水奇光的話，似乎是能夠買到十支左右...

有點少啊。

李洛心中苦笑，此時他更加的明白，這後天之相的坑有多深了。

而顏靈卿在將這些事情匯報了之後，話音一轉，道：「前幾天你是不是在清風樓中遇見過宋秋雨？還有一個叫做莫凌的傢伙？」

李洛一怔，旋即點點頭：「那傢伙想要來找事，有過一點衝突。」

「莫凌出自北丘郡的莫家，莫家是大夏中專門經營靈水奇光的大家族，他們家族的「墨水屋」，在大夏中能夠排進前十，底蘊與實力都非常強。」

「根據我們得來的情報，宋家可能會選擇與「墨水屋」合作，將他們引入天蜀郡，從而抗衡溪陽屋。」蔡薇輕聲說道。

李洛眉頭皺了皺，這宋家，是找外援了啊。

「當日宋秋雨會出現在清風樓，多半是她精心設計的，無非便是讓那莫凌與你有些衝突，好促進他們兩家間的合作。」

「這個女人，心機很深，為了達成目的不擇手段。」顏靈卿柳眉微蹙，顯然對那宋秋雨很是不感冒。

李洛無奈的笑了笑，這感情無意間還成了那宋秋雨的助力了，這倒是之前未曾想到的，真是小瞧了那個女人。

「宋秋雨此時回來，應該就是為了下個月的靈水奇光之祭，她大概率會競爭天蜀郡第一淬相師的名頭，然後為松子屋造勢。」顏靈卿說道。

「靈卿姐是我們溪陽屋的招牌，能鬥過她嗎？」李洛問道。

「我跟她是老對手了，在聖玄星學府時就比試過很多次，雙方互有輸贏，這次也不知道結果如何，不過我不會輕敵，這段時間會全力準備的。」顏靈卿說著話時，那銀質眼眶內的雙眸中，竟是燃燒著熊熊戰火，顯然那宋秋雨的到來，激起了她的戰意。

「看來這是靈卿姐的宿敵啊。」李洛玩笑道。

「等你以後到了聖玄星學府，就知道我跟她有多不對頭了。」

顏靈卿說了一聲，然後俏臉凝重的道：「但我更擔心的是到時候墨水屋的靈水奇光被他們強力推出來。」

「墨水屋的靈水奇光，品質能達到什麼程度？」李洛想了想，問道。

「墨水屋要進入天蜀郡的話，應該是主打三品以及三品以下的靈水奇光，據我所知，墨水屋的一品產品，名為黑星靈水，淬鍊力能夠達到六成二。」

「二品產品名為黑月靈水，淬鍊力也是六成一。」

「三品產品名為黑曜奇光，淬鍊力六成。」

李洛聞言，眉頭一挑，不愧是老牌靈水奇光屋，這推出來的靈水，直接是超過溪陽屋的所有產品，由此可見，在配方這一點上面，溪陽屋是遠遠不如墨水屋的，如果不是他靠著高純度的秘法源水，根本就比不過對方。

不過他對此倒也並不焦急，雖說在配方品質上面比不過對面，但在秘法源水上面，李洛相信對面並沒有這個優勢。

如今溪陽屋的第一版加強青碧靈水所使用的源水，從純度來說，依舊是維持在他五品水光相時所提煉的地步，所以，如果李洛願意的話，他提供的秘法源水，純度還能夠繼續的提升一大截。

但因為這個純度已經足夠使用，所以他就沒有說出來，可如果到時候那墨水屋要咄咄逼人的話，那也就不能怪他以源水純度來壓人了。

接下來，顏靈卿再度與李洛兩人商量了半晌後，便是急匆匆的離去，顯然是去為下個月的靈水奇光之祭做準備了。

而顏靈卿離開後，蔡薇則是施施然的從懷中取出了三支琉璃瓶，輕輕的放在了李洛面前。

「這是...」

李洛盯著那三支顯然造價不菲的琉璃瓶，在那瓶身上面還刻畫著一些淡淡的光紋，如此造型設計，顯然比以前看見的那些靈水奇光高級許多。

而李洛，也第一時間感應到了琉璃瓶中那些液體中所蘊含的強大淬鍊性。

「六品靈水奇光？」李洛的臉龐上，有驚喜湧現出來。

他這段時間還在用剩下的五品靈水奇光，但他發現隨著水光相進化到六品，這五品靈水奇光對他的效果大打折扣，所以一直很是愁悶，有心想要蔡薇幫他採購六品靈水奇光，可他也明白六品的價格，所以暫時是忍了下來，打算等去了大夏城後再開始採購六品靈水奇光。

但眼下蔡薇，顯然是給了他一個小小的驚喜。

「少府主，雖然我不知道你為什麼不斷的在使用大量的靈水奇光，但我對此並不好奇，你最近的表現，印證了這些靈水奇光取得了應有的價值。」

「所以，雖說資金流轉頗為的艱難，但姐姐我還是省吃儉用，幫你擠出了三支六品靈水奇光，雖然少了點，可也能湊合著用了。」蔡薇笑吟吟的道，光潔白皙的鵝蛋臉頰上，在燈光下耀耀生輝。

李洛歡喜的將三支六品靈水奇光抓在手中，然後望著蔡薇，感動的道：「如果不是怕被蔡薇姐打，我都想給你一個抱抱了。」

蔡薇嬌笑出聲，輕搖著花團蒲扇，衝著李洛嬌媚的眨眨眼。

「這種話，少府主還是留著給你們學府的小姑娘吧，對姐姐我來說，這些甜言蜜語，還沒你這張小臉有吸引力呢。」

說完，便是搖曳生姿的轉身而去。

李洛望著她性感迷人的倩影，摸了摸臉頰，一聲感嘆。

這該死的帥氣，竟然連蔡薇姐都無法免俗。

第七十八章老院長的報復

數日的假期結束，李洛再次的來到了南風學府，而站在學府外，李洛望著那熟悉的校門，神色有些感慨。

今日之後，他就將會徹底結束在南風學府的修業，這些年的記憶，也將會在這裡抵達一個終點。

不論未來如何，李洛都清楚，南風學府這幾年的修行，對他造成了難以磨滅的影響。

如今的他對高調暴露自己總是抱有抗拒心態，也正是因為當年的他初入南風學府時，風光太盛，此後空相的出現，就讓得他明白了什麼叫做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有了這種教訓，所以他本能的不想暴露自己，他寧願將自己掩藏得嚴嚴實實，低調發育，等哪天能夠封侯或者封王了，再來稍微浪上一浪。

可惜，這學府大考，讓得他此前的低調沒了意義。

「該死的師箜，該死的宋雲峰...」

想到這一點，李洛就忍不住的罵了一聲，原本他只需要輕輕鬆鬆穩一個前十就可以了，偏偏這兩個混蛋要咄咄逼人，害得他只能把第一給奪了下來。

「還有呂清兒也是，明明是她第一的...」李洛又嘀嘀咕咕的道。

「你這人，真是不識好人心，讓你得了第一，還不斷的在背後編排人。」而此時，李洛身後，突然有著一道少女清悅的聲音響起。

李洛轉頭，就見到呂清兒站在身後，今日的她穿著南風學府的校服，黑色短裙下，纖細玉腿筆直，雪白色長襪到了雙膝處，長襪與短裙間露出來的光潔大腿，晶瑩雪白，晃人眼睛。

李洛見到呂清兒，就乾笑了兩聲。

呂清兒也不在意他背後說她的不是，上前兩步，與李洛並肩而行，清麗動人的小臉上，帶著淡淡的笑意。

兩人行走在一起，倒是很有些金童玉女般的畫風，周圍一道道豔羨的目光在投來。

如果是以前的話，難免會有人酸溜溜的嘲諷一下，可自從李洛奪得南風學府第一名後，他的名聲，已經是開始趕超呂清兒。

李洛與呂清兒走入學府，一路都有人在主動打著招呼，兩人對此也是點頭示意。

而穿過林蔭大道時，他們突然見到前方有些騷亂聲傳來，不斷有人對著那裡圍攏而去，形成了人圈。

隱約間聽見有「宋雲峰，你這個敗類，竟然還有臉來南風學府」之類的話來。

李洛眼中有些驚訝浮現，是宋雲峰？這傢伙還敢出現在南風學府？

他加快腳步，與呂清兒擠入人群，然後就見到在那人圈的空地中，全身被黑袍遮掩的宋雲峰正面色漲紅的望著周圍，在他的身旁，還跟著兩名面色警惕的宋家護衛，顯然是一路護送著宋雲峰。

而在宋雲峰前方的地面上，一道熟悉的人影倒地哀嚎，嘴中不斷的有血沫冒出來。

李洛一看，那人不是虞浪還是誰？

這傢伙在這裡搞什麼？

「洛哥，清姐，你們可來了，這宋雲峰太囂張了，出賣了我們南風學府，還敢回來，而且剛才虞浪只是上來跟他打個招呼，結果一巴掌就被宋雲峰打得吐血倒地，簡直過分！」周圍有學員見到李洛，呂清兒，急忙說道。

李洛一愣，這宋雲峰這麼張狂的嗎？明知道已經是犯了眾怒，還敢在南風學府打人？

李洛摸了摸鼻子，感覺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特別是...還牽扯到虞浪這個浪貨。

他瞥了一眼地上哀嚎不斷的虞浪，這演技，稍微有點誇張了，比趙闊還是要差一點。

「你們放屁，我什麼時候打過他，我只是讓他別煩我，推了他一下而已，根本就沒有用力！」宋雲峰憤怒到額頭上青筋都在跳動。

他這次根本就不想來南風學府的，可之前那位老院長派人來宋家傳信，說凡是不能親自到場領取錄取名額的學員，都將會視為自動放棄。

所以宋雲峰明知道來了會被無數怒罵淹沒，但他還是只能來了。

李洛與呂清兒對視一眼，若有所思，他們都沒有理會宋雲峰，因為他們感覺，這事，恐怕背後有一隻小心眼的大手在推動著。

果然，很快的，有一隊學府治安隊的人迅速的趕來，然後兇神惡煞的對著宋雲峰以及他的兩名護衛湧了過來。

「你們幹什麼？！」那兩名護衛怒吼道。

「敢在南風學府毆打學員，你們活膩了不成？」那群治安隊厲聲道，旋即相力直接爆發，一窩蜂的湧了上去，迅速的將兩名護衛擒住，同時連那宋雲峰都被抓了起來。

而此時，在那後面，有一行學府導師簇擁著老院長而來。

他們的面龐上都帶著怒氣，特別是老院長，遠遠的就有咆哮聲傳來：「你仙人板板的，太過分了，是不是當我已經死了？這麼不把南風學府的規矩放在眼中？」

老院長鐵青著面龐而來，那撲面而來的怒氣，讓得諸多學員都是縮了縮脖子。

宋雲峰見到老院長，心頭就是一沉，感覺到一些不安。

老院長目光掃過場中，然後就看見那躺在地上哀嚎的虞浪，頓時怒道：「宋雲峰，沒想到你如此喪心病狂，竟敢將同學毆打致殘！」

宋雲峰同樣很憤怒委屈，太過分了，我就推了虞浪一下，你就說他直接殘了，簡直就是莫須有啊。

然而老院長才不會理會他那委屈憤怒的目光，直接怒吼道：「從現在開始，剝奪宋雲峰南風學府的學員身份，直接開除！」

「把他們給我丟出去！」

學府治安隊聞言，立即應下，然後就將宋雲峰以及兩名護衛抬起，對著學府外而去。

宋雲峰還在憤怒的掙扎：「我不服，你不能把我踢出南風學府，我根本沒有違規！」

老院長面無表情的冷哼一聲，道：「不服就去上告，告到聖玄星學府去，等聖玄星學府下令駁回我的開除後，你到時候再進聖玄星學府也不遲。」

宋雲峰憤怒的聲音越來越遠，最後徹底消失。

李洛目睹著這一幕，對著呂清兒低聲道：「這演得也太假了。」

呂清兒輕笑一聲，道：「如果宋雲峰進了前十，那他的錄取名額就算是老院長沒無法剝奪，但可惜，他被你踢出了前十，這樣一來，老院長就有的是手段讓他拿不到這個額外的名額。」

「如果是其他學府的院長，可能還要顧及一些規矩，但咱們這位老院長，可是很小心眼的，他寧願不要顏面，也要把那口氣給出了。」

隨著宋雲峰被踢出去，周圍的人群在沉默了一下後，突然間爆發出了心照不宣的鼓掌聲。

老院長志得意滿的揮了揮手，將眾人遣散，然後上來踢了踢哀嚎的虞浪，嫌棄道：「你這演技有待磨練，如果不是老夫臉皮厚，真是接不下來。」

虞浪迅速的爬了起來，叫苦道：「老院長，您這突然下的任務，我也根本沒有事先準備的啊，畢竟這感情也得需要有醞釀的時間。」

老院長哼了一聲，不過看得出來他心情很不錯，蒼老的面龐上都是掛著一絲笑意。

「我可以忍受學員不為我南風學府的榮譽出力，但我不能忍受這種吃裡扒外，還意圖傷害同學的學員。」

「遇見這種人，不管會不會引來什麼麻煩，我都不會讓他在南風學府身上佔到絲毫的便宜。」

李洛輕笑一聲，這位老院長在很多學員的心中都是小氣，摳門的印象，但今日他卻覺得，老院長這性格，還是很可愛的。

最起碼，將宋雲峰踢出南風學府這不顧規矩之舉，當真是...讓人感覺自己的念頭，仿佛都一下變得通透起來了。

第七十九章假期

南風學府今日舉辦了一個畢業大典，這一屆的學員就算是正式的結束了修業，此後將會前往大夏的其他一些高等學府，或者繼續修行，或者便是轉行去做其他的一些行當，從此天各一方，或許再難有相遇之時。

而大典結束後，李洛，呂清兒，虞浪，趙闊四人，則是被老院長單獨的叫到了他的庭院中。

「這次的學府大考，你們四人為南風學府保住了第一學府的招牌，說起來我真的對你們說一聲感謝。」老院長修剪著庭院中的花草，然後轉過身看著四人，笑道。

趙闊撓了撓頭，他其實明白，他哪有什麼多大的貢獻，只是沾著李洛的光而已。

倒是虞浪笑嘻嘻的，一副沒心沒肺的模樣，仿佛真是為了南風學府流過血，擋過刀一般。

李洛笑道：「老院長，您這如果只是把我們叫過來口頭感謝一下，那其實沒多大的必要啊。」

老院長沒好氣的道：「在你們這些小東西眼中，老夫就是個死摳門是吧？」

虞浪怒道：「院長，您是我最尊敬的人，我不允許你這麼說自己，我建議你把死字去掉！」

老院長舉起手中剪刀，就要對著虞浪下半身剪去，嚇得後者面色發白的後跳兩步，眼神驚恐。

「哼。」

老院長哼了一聲，道：「你們從現在開始，就算是離開南風學府了，兩個月後，你們就將會前往聖玄星學府，那裡是你們這些小東西夢寐以求的地方，不過不管你們未來究竟能走到什麼地步，那都始終是我南風學府走出來的學生。」

「不過雖說你們這次成績還不錯，但也不要因此就心生驕狂，因為等到了聖玄星學府，你們才會知道，這大夏究竟有多遼闊，其中藏龍臥虎者，究竟是何等之深。」

「當然...如果你們能跟姜青娥一樣，那就當我沒說。」

對於老院長的一番告誡，在場幾人都是點了點頭，因為除了虞浪這個人很飄外，另外三人都還是很穩重的，特別是李洛，如果不是這次的大考，他恐怕還在地底下躲著，沒人能知道他的深淺。

老院長告誡完畢後，伸手從懷中掏出了四隻小水晶瓶，瓶子中可見一粒淡黃色的丹丸，隱隱的有香氣散發出來。

「這是苦蓮丹，當你們相力達到十印時可以將其吞服煉化，能夠加速相種的凝聚，提高凝聚成功機率，算是給你們此次大考的一些額外獎勵吧。」

李洛四人聞言，倒是有些驚喜，跟靈水奇光那種大量的消耗品不同，丹藥這玩意就顯得要稀缺一點，價格更為昂貴，眼下老院長拿出四顆苦蓮丹，倒是有些捨得了。

李洛他們聽說過這種苦蓮丹，據說是要以相力樹的汁液為藥引，所以一般只有各大學府才能夠煉製出此物，對於十印境的初學者來說，苦蓮丹算是最好的靈丹妙藥了。

畢竟很多人凝鍊相種，可能會失敗數次，耽擱寶貴的修煉時間，而苦蓮丹則是能夠減少這種失敗概率，可見珍貴。

「老院長，以後誰敢再跟我虞浪說您摳門，我第一個跟他急！」虞浪面色鄭重的承諾道。

老院長斜瞥了他一眼，卻懶得跟這個在南風學府出了名的浪貨計較，隨手將手中的丹藥丟給了四人。

「去吧，雖然有些不爽，但我也得承認，聖玄星學府，才是真正的頂尖學府，大夏之內，沒有任何學府能夠與其相比。」

「而且，也只有等進入了聖玄星學府，你們才會接觸到關於這個世界的真實。」

「你們的未來還會很精彩，我很期待在這南風學府，不斷的聽到你們更多的消息。」

聽著老院長那淡淡的話語，四人一時間都是有些感慨，然後皆是對著前者彎身行禮，這才轉身離去。

而當李洛要走出時，老院長望著他的背影，突然笑道：「李洛，好小子，沒丟你爹娘的臉。」

李洛的腳步一頓，他望著南風學府上空的雲捲雲舒，莫名的感覺到鼻子酸了一下，原本他以為自己已經不在意旁人的看法，但老院長這句話，還是讓得他覺得，這些曾經的努力，並不是白費的。

其實他明白，他在意的不是別人的看法，只是單純的，不想讓自己成為爹娘的汙點而已。

因為他很愛那兩個似乎不怎麼靠譜的老爹老娘。

他們，顯然也是如此。

...

結束了南風學府的修業後，李洛再次恢復到了往日的那種緊湊節奏中，正如他所說，他並沒有因為取得天蜀郡學府大考第一就有絲毫的放鬆，因為不論從什麼角度來說，這都只能算做一場小打小鬧。

兩個月的假期之後，他將會前往聖玄星學府，到了那裡，他方才會知曉這大夏究竟有多少少年天驕。

不過這一次，他發誓，到了聖玄星學府，他一定要更加的低調。

而在這兩個月假期中，李洛給自己定下的目標，那就是必須達到十印境，如果可以的話，再嘗試一下能否凝鍊相種，踏入相師境！

其他的一些郡內，據說在大考中已經出現了十印境的學員，兩個月假期再過去的話，那些真正頂尖的學員，必然是會擁有著相師境第一段的實力，所以李洛感覺，他是不能放鬆的。

當然，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壽命可是已經在最後五年的倒計時了啊！

畢竟低調雖然重要，但是顯然，自己的小命更重要！

...

而隨著假期的時間悠悠然的流逝，如此約莫過去了半個月左右的時候，李洛發現他的相力，不出意料的達到了九印。

另外，在靈水奇光的練習上，李洛的水平也是在突飛猛進，如今的他，已是能夠煉製出二品的靈水奇光，算是一名合格的二品淬相師了。

所以整體來說，這李洛對自己這半個月的假期中所所取得的提升，還是相當的滿意。

不過隨著相力等級漸漸的接近相師境，李洛也開始在翻閱李太玄，澹臺嵐留給他的「小無相神鍛術」，因為他必須考慮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等他達到相師境後，他那第二座相宮內，究竟應該煉製以什麼屬性為主，什麼屬性為輔的後天之相？

第七十八章老院長的報復

數日的假期結束，李洛再次的來到了南風學府，而站在學府外，李洛望著那熟悉的校門，神色有些感慨。

今日之後，他就將會徹底結束在南風學府的修業，這些年的記憶，也將會在這裡抵達一個終點。

不論未來如何，李洛都清楚，南風學府這幾年的修行，對他造成了難以磨滅的影響。

如今的他對高調暴露自己總是抱有抗拒心態，也正是因為當年的他初入南風學府時，風光太盛，此後空相的出現，就讓得他明白了什麼叫做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有了這種教訓，所以他本能的不想暴露自己，他寧願將自己掩藏得嚴嚴實實，低調發育，等哪天能夠封侯或者封王了，再來稍微浪上一浪。

可惜，這學府大考，讓得他此前的低調沒了意義。

「該死的師箜，該死的宋雲峰...」

想到這一點，李洛就忍不住的罵了一聲，原本他只需要輕輕鬆鬆穩一個前十就可以了，偏偏這兩個混蛋要咄咄逼人，害得他只能把第一給奪了下來。

「還有呂清兒也是，明明是她第一的...」李洛又嘀嘀咕咕的道。

「你這人，真是不識好人心，讓你得了第一，還不斷的在背後編排人。」而此時，李洛身後，突然有著一道少女清悅的聲音響起。

李洛轉頭，就見到呂清兒站在身後，今日的她穿著南風學府的校服，黑色短裙下，纖細玉腿筆直，雪白色長襪到了雙膝處，長襪與短裙間露出來的光潔大腿，晶瑩雪白，晃人眼睛。

李洛見到呂清兒，就乾笑了兩聲。

呂清兒也不在意他背後說她的不是，上前兩步，與李洛並肩而行，清麗動人的小臉上，帶著淡淡的笑意。

兩人行走在一起，倒是很有些金童玉女般的畫風，周圍一道道豔羨的目光在投來。

如果是以前的話，難免會有人酸溜溜的嘲諷一下，可自從李洛奪得南風學府第一名後，他的名聲，已經是開始趕超呂清兒。

李洛與呂清兒走入學府，一路都有人在主動打著招呼，兩人對此也是點頭示意。

而穿過林蔭大道時，他們突然見到前方有些騷亂聲傳來，不斷有人對著那裡圍攏而去，形成了人圈。

隱約間聽見有「宋雲峰，你這個敗類，竟然還有臉來南風學府」之類的話來。

李洛眼中有些驚訝浮現，是宋雲峰？這傢伙還敢出現在南風學府？

他加快腳步，與呂清兒擠入人群，然後就見到在那人圈的空地中，全身被黑袍遮掩的宋雲峰正面色漲紅的望著周圍，在他的身旁，還跟著兩名面色警惕的宋家護衛，顯然是一路護送著宋雲峰。

而在宋雲峰前方的地面上，一道熟悉的人影倒地哀嚎，嘴中不斷的有血沫冒出來。

李洛一看，那人不是虞浪還是誰？

這傢伙在這裡搞什麼？

「洛哥，清姐，你們可來了，這宋雲峰太囂張了，出賣了我們南風學府，還敢回來，而且剛才虞浪只是上來跟他打個招呼，結果一巴掌就被宋雲峰打得吐血倒地，簡直過分！」周圍有學員見到李洛，呂清兒，急忙說道。

李洛一愣，這宋雲峰這麼張狂的嗎？明知道已經是犯了眾怒，還敢在南風學府打人？

李洛摸了摸鼻子，感覺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特別是...還牽扯到虞浪這個浪貨。

他瞥了一眼地上哀嚎不斷的虞浪，這演技，稍微有點誇張了，比趙闊還是要差一點。

「你們放屁，我什麼時候打過他，我只是讓他別煩我，推了他一下而已，根本就沒有用力！」宋雲峰憤怒到額頭上青筋都在跳動。

他這次根本就不想來南風學府的，可之前那位老院長派人來宋家傳信，說凡是不能親自到場領取錄取名額的學員，都將會視為自動放棄。

所以宋雲峰明知道來了會被無數怒罵淹沒，但他還是只能來了。

李洛與呂清兒對視一眼，若有所思，他們都沒有理會宋雲峰，因為他們感覺，這事，恐怕背後有一隻小心眼的大手在推動著。

果然，很快的，有一隊學府治安隊的人迅速的趕來，然後兇神惡煞的對著宋雲峰以及他的兩名護衛湧了過來。

「你們幹什麼？！」那兩名護衛怒吼道。

「敢在南風學府毆打學員，你們活膩了不成？」那群治安隊厲聲道，旋即相力直接爆發，一窩蜂的湧了上去，迅速的將兩名護衛擒住，同時連那宋雲峰都被抓了起來。

而此時，在那後面，有一行學府導師簇擁著老院長而來。

他們的面龐上都帶著怒氣，特別是老院長，遠遠的就有咆哮聲傳來：「你仙人板板的，太過分了，是不是當我已經死了？這麼不把南風學府的規矩放在眼中？」

老院長鐵青著面龐而來，那撲面而來的怒氣，讓得諸多學員都是縮了縮脖子。

宋雲峰見到老院長，心頭就是一沉，感覺到一些不安。

老院長目光掃過場中，然後就看見那躺在地上哀嚎的虞浪，頓時怒道：「宋雲峰，沒想到你如此喪心病狂，竟敢將同學毆打致殘！」

宋雲峰同樣很憤怒委屈，太過分了，我就推了虞浪一下，你就說他直接殘了，簡直就是莫須有啊。

然而老院長才不會理會他那委屈憤怒的目光，直接怒吼道：「從現在開始，剝奪宋雲峰南風學府的學員身份，直接開除！」

「把他們給我丟出去！」

學府治安隊聞言，立即應下，然後就將宋雲峰以及兩名護衛抬起，對著學府外而去。

宋雲峰還在憤怒的掙扎：「我不服，你不能把我踢出南風學府，我根本沒有違規！」

老院長面無表情的冷哼一聲，道：「不服就去上告，告到聖玄星學府去，等聖玄星學府下令駁回我的開除後，你到時候再進聖玄星學府也不遲。」

宋雲峰憤怒的聲音越來越遠，最後徹底消失。

李洛目睹著這一幕，對著呂清兒低聲道：「這演得也太假了。」

呂清兒輕笑一聲，道：「如果宋雲峰進了前十，那他的錄取名額就算是老院長沒無法剝奪，但可惜，他被你踢出了前十，這樣一來，老院長就有的是手段讓他拿不到這個額外的名額。」

「如果是其他學府的院長，可能還要顧及一些規矩，但咱們這位老院長，可是很小心眼的，他寧願不要顏面，也要把那口氣給出了。」

隨著宋雲峰被踢出去，周圍的人群在沉默了一下後，突然間爆發出了心照不宣的鼓掌聲。

老院長志得意滿的揮了揮手，將眾人遣散，然後上來踢了踢哀嚎的虞浪，嫌棄道：「你這演技有待磨練，如果不是老夫臉皮厚，真是接不下來。」

虞浪迅速的爬了起來，叫苦道：「老院長，您這突然下的任務，我也根本沒有事先準備的啊，畢竟這感情也得需要有醞釀的時間。」

老院長哼了一聲，不過看得出來他心情很不錯，蒼老的面龐上都是掛著一絲笑意。

「我可以忍受學員不為我南風學府的榮譽出力，但我不能忍受這種吃裡扒外，還意圖傷害同學的學員。」

「遇見這種人，不管會不會引來什麼麻煩，我都不會讓他在南風學府身上佔到絲毫的便宜。」

李洛輕笑一聲，這位老院長在很多學員的心中都是小氣，摳門的印象，但今日他卻覺得，老院長這性格，還是很可愛的。

最起碼，將宋雲峰踢出南風學府這不顧規矩之舉，當真是...讓人感覺自己的念頭，仿佛都一下變得通透起來了。

第七十九章假期

南風學府今日舉辦了一個畢業大典，這一屆的學員就算是正式的結束了修業，此後將會前往大夏的其他一些高等學府，或者繼續修行，或者便是轉行去做其他的一些行當，從此天各一方，或許再難有相遇之時。

而大典結束後，李洛，呂清兒，虞浪，趙闊四人，則是被老院長單獨的叫到了他的庭院中。

「這次的學府大考，你們四人為南風學府保住了第一學府的招牌，說起來我真的對你們說一聲感謝。」老院長修剪著庭院中的花草，然後轉過身看著四人，笑道。

趙闊撓了撓頭，他其實明白，他哪有什麼多大的貢獻，只是沾著李洛的光而已。

倒是虞浪笑嘻嘻的，一副沒心沒肺的模樣，仿佛真是為了南風學府流過血，擋過刀一般。

李洛笑道：「老院長，您這如果只是把我們叫過來口頭感謝一下，那其實沒多大的必要啊。」

老院長沒好氣的道：「在你們這些小東西眼中，老夫就是個死摳門是吧？」

虞浪怒道：「院長，您是我最尊敬的人，我不允許你這麼說自己，我建議你把死字去掉！」

老院長舉起手中剪刀，就要對著虞浪下半身剪去，嚇得後者面色發白的後跳兩步，眼神驚恐。

「哼。」

老院長哼了一聲，道：「你們從現在開始，就算是離開南風學府了，兩個月後，你們就將會前往聖玄星學府，那裡是你們這些小東西夢寐以求的地方，不過不管你們未來究竟能走到什麼地步，那都始終是我南風學府走出來的學生。」

「不過雖說你們這次成績還不錯，但也不要因此就心生驕狂，因為等到了聖玄星學府，你們才會知道，這大夏究竟有多遼闊，其中藏龍臥虎者，究竟是何等之深。」

「當然...如果你們能跟姜青娥一樣，那就當我沒說。」

對於老院長的一番告誡，在場幾人都是點了點頭，因為除了虞浪這個人很飄外，另外三人都還是很穩重的，特別是李洛，如果不是這次的大考，他恐怕還在地底下躲著，沒人能知道他的深淺。

老院長告誡完畢後，伸手從懷中掏出了四隻小水晶瓶，瓶子中可見一粒淡黃色的丹丸，隱隱的有香氣散發出來。

「這是苦蓮丹，當你們相力達到十印時可以將其吞服煉化，能夠加速相種的凝聚，提高凝聚成功機率，算是給你們此次大考的一些額外獎勵吧。」

李洛四人聞言，倒是有些驚喜，跟靈水奇光那種大量的消耗品不同，丹藥這玩意就顯得要稀缺一點，價格更為昂貴，眼下老院長拿出四顆苦蓮丹，倒是有些捨得了。

李洛他們聽說過這種苦蓮丹，據說是要以相力樹的汁液為藥引，所以一般只有各大學府才能夠煉製出此物，對於十印境的初學者來說，苦蓮丹算是最好的靈丹妙藥了。

畢竟很多人凝鍊相種，可能會失敗數次，耽擱寶貴的修煉時間，而苦蓮丹則是能夠減少這種失敗概率，可見珍貴。

「老院長，以後誰敢再跟我虞浪說您摳門，我第一個跟他急！」虞浪面色鄭重的承諾道。

老院長斜瞥了他一眼，卻懶得跟這個在南風學府出了名的浪貨計較，隨手將手中的丹藥丟給了四人。

「去吧，雖然有些不爽，但我也得承認，聖玄星學府，才是真正的頂尖學府，大夏之內，沒有任何學府能夠與其相比。」

「而且，也只有等進入了聖玄星學府，你們才會接觸到關於這個世界的真實。」

「你們的未來還會很精彩，我很期待在這南風學府，不斷的聽到你們更多的消息。」

聽著老院長那淡淡的話語，四人一時間都是有些感慨，然後皆是對著前者彎身行禮，這才轉身離去。

而當李洛要走出時，老院長望著他的背影，突然笑道：「李洛，好小子，沒丟你爹娘的臉。」

李洛的腳步一頓，他望著南風學府上空的雲捲雲舒，莫名的感覺到鼻子酸了一下，原本他以為自己已經不在意旁人的看法，但老院長這句話，還是讓得他覺得，這些曾經的努力，並不是白費的。

其實他明白，他在意的不是別人的看法，只是單純的，不想讓自己成為爹娘的汙點而已。

因為他很愛那兩個似乎不怎麼靠譜的老爹老娘。

他們，顯然也是如此。

...

結束了南風學府的修業後，李洛再次恢復到了往日的那種緊湊節奏中，正如他所說，他並沒有因為取得天蜀郡學府大考第一就有絲毫的放鬆，因為不論從什麼角度來說，這都只能算做一場小打小鬧。

兩個月的假期之後，他將會前往聖玄星學府，到了那裡，他方才會知曉這大夏究竟有多少少年天驕。

不過這一次，他發誓，到了聖玄星學府，他一定要更加的低調。

而在這兩個月假期中，李洛給自己定下的目標，那就是必須達到十印境，如果可以的話，再嘗試一下能否凝鍊相種，踏入相師境！

其他的一些郡內，據說在大考中已經出現了十印境的學員，兩個月假期再過去的話，那些真正頂尖的學員，必然是會擁有著相師境第一段的實力，所以李洛感覺，他是不能放鬆的。

當然，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壽命可是已經在最後五年的倒計時了啊！

畢竟低調雖然重要，但是顯然，自己的小命更重要！

...

而隨著假期的時間悠悠然的流逝，如此約莫過去了半個月左右的時候，李洛發現他的相力，不出意料的達到了九印。

另外，在靈水奇光的練習上，李洛的水平也是在突飛猛進，如今的他，已是能夠煉製出二品的靈水奇光，算是一名合格的二品淬相師了。

所以整體來說，這李洛對自己這半個月的假期中所所取得的提升，還是相當的滿意。

不過隨著相力等級漸漸的接近相師境，李洛也開始在翻閱李太玄，澹臺嵐留給他的「小無相神鍛術」，因為他必須考慮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等他達到相師境後，他那第二座相宮內，究竟應該煉製以什麼屬性為主，什麼屬性為輔的後天之相？

第八十章開始籌備第二道後天之相

臥室閣樓。

有陽光自窗間照射進來，落在李洛的身上，此時的他，手握著一枚玉簡，將其貼在眉心處，微微閉目，翻閱著其中那龐大的信息。

這枚玉簡中所記載的正是李太玄，澹臺嵐留給他的「小無相神鍛術」。

許久後，李洛睜開雙目，伸出手指揉了揉眉心，不過雖說精神上有些疲憊，但他眼神中卻滿是亢奮之意。

畢竟對於籌劃那第二道後天之相，李洛早就期待好久了。

而隨著此次真正的接觸到「小無相神鍛術」，李洛方才明白，想要鍛造出一道後天之相，究竟是何等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謂「小無相神鍛術」，其本質是自天地間無數蘊含著各種能量的材質中，提煉出所需要的能量或者物質,比如若是想要煉製一道後天火相，那就需要找尋各種火能量的材質，將其以特定的手法煉製，提煉，最後將其中的能量歸於平衡，再以自身靈魂，精血為引，這所形成之物，方才能夠算作是合格的後天之相。

而這其中最麻煩的一個點就是需要不斷的找尋無數材料，然後嘗試彼此間適應度，直到達到某種平衡之點。

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是一個技術活，更是一個苦力活。

所以在看了這「小無相神鍛術」後，李洛知道，往後他的歲月中，恐怕不少的時間都得費在這上面了。

但唯一的好消息是，在這玉簡後面，李洛看見了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一些筆記，那是他們此前的一些嘗試，這顯然是一個寶貴的經驗，能夠讓初期的李洛節省許多的珍貴時間。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看見了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一句提示，那句提示是對於他第二道後天之相的建議，他們建議李洛這道後天之相，主屬性能夠選擇木相。

選擇原因其實還是因為李洛之前煉化第一道後天之相所損失的精血以及壽命，雖說水光相的相力會逐漸的彌補這些虧空，但為了保險起見，第二道後天之相的主屬性，最好是木相。

因為木相之力，不僅有著恢復之效，而且還有著一些解毒特效，這會增強李洛的生存，在水相，光相，木相的三重治癒下，李洛曾經的那些虧空應該就不會影響到他的根基。

「木相嗎...」

李洛陷入了沉思，原本他對於第二道後天之相的設想是偏向攻擊類，但眼下老爹老娘推薦了木相，那他的設想就得做一些改變了。

李洛想了片刻，其實水光相在他的改良相術加持下，攻擊力倒也並不弱，所以這第二道後天之相的主屬性為木相的話，倒也不是不行。

而且木相的相術，多為控制系，未來他倒是可以在這上面多發展一下，到時候與人動手，先將他控制住，然後再用箭咻咻的將其射成馬蜂窩。

只是這樣，似乎顯得不怎麼帥氣，反而會被人認為是變態折磨狂...

不過也無所謂了，自己的帥氣容顏已經達到了頂峰，也不太需要這方面的加持。

於是，李洛下了決定，單手結出一道手印，以相力催動，然後點在了玉簡之上。

嗡！

只見得玉簡上有一道毫光湧現出來，迅速的掉落，迎風而漲，最後竟是形成了一方約莫尺許左右的六芒光輪。

光輪上，可見許多的孔洞，粗略一看，總共一百二十八顆，分部於輪盤的兩側，一側八十六顆，一側四十二顆。

多為主，少為輔。

而輪盤中央位置，是一道以玄妙紋路勾勒而成的凹坑。

此為「小無相神輪」。

正是用來煉製後天之相所需要的輔助之物，這東西煉製起來頗為的麻煩，以李洛現在的實力是做不到的，但好在老爹老娘想的周到，給他留了一幅。

此後他如果想要鍛造第二道後天之相，就需要將各種材料以特殊的手法煉製，提純，然後填滿這小無相神輪的孔洞中，令其左右兩側的主輔元素達到某種比例的完美平衡，最後注入自身靈魂與精血，將它們完成融合。

李洛凝視著這六芒光輪許久，旋即玉簡一揚，又是將其收了進去。

這主屬性為木相的話，那麼副屬性呢？該如何選擇？

李洛坐在茶几前，陷入了沉思。

從窗外照射下來的熾熱陽光，逐漸的偏移，最終化為了暗紅的夕陽。

李洛終於是吐了一口氣，然後隨手取過茶几上的筆，在面前的白紙上面，輕輕的寫下了兩個字。

木。

土。

這就是他想好的第二道後天之相的屬性，木為主，土為輔。

木土相！

既然木相的強項是控制系，那麼就在這上面給它走到極致，而對木相最好的輔助，無疑就是土相。

木相之力與土相之力互相加持，那所取得的控制效果，應該會更強一些。

而且說起來，水相與光明想跟木相也挺契合。

而土相之力擅長防禦，這也能增強李洛的生存能力...

因為這些原因，讓得李洛決定了第二道後天之相的屬性。

而下了決定，李洛便是不再猶豫，徑直起身離開房間，在老宅中找到蔡薇，將他的要求給提了出來。

「少府主需要各種帶有木，土能量的材料？」對於李洛這種要求，蔡薇雖然感到有些奇怪，但想了想後就應了下來。

「老宅庫房中倒有一些存貨，我會幫你提出來，如果不夠的話，我再安排人去市場上幫你採購。」

這些材料雖說也價值不菲，但如今溪陽屋的收入節節攀升，已經能夠為蔡薇分擔不少的壓力，不必再如同最開始的時候，恨不得將一枚天量金掰成兩半來用。

「謝了，蔡薇姐。」

李洛笑眯眯的揮手，轉身離去，不打擾蔡薇辦公。

蔡薇美目望著李洛離去的背影，也是微微笑了笑，因為她感覺到，李洛今天的心情似乎很是不錯。

旋即她將帳本仔細的收了起來，親自去辦李洛吩咐的事情去了。

在蔡薇那驚人的做事效率下，兩個小時後，第一批材料直接送到了李洛的房中。

閣樓上。

李洛從一隻玉盒中取出了一株青色的植物，植物枝葉上面，結著青色的花朵，花朵如風鈴般。

這是木鈴花，一種蘊含著木屬性能量的奇花。

李洛心中默念小無相神鍛術的口訣，同時手指結印，催動了自身相力。

嗤嗤！

只見得片刻後，在其掌心處，形成了一道拇指粗細的火焰，那火焰極為的特殊，竟是有點類似透明般的色彩，其中仿佛是不蘊含著任何的能量屬性一般。

「這就是小無相火？」

李洛眼中有些好奇，這火焰，其實就是小無相神鍛術最核心的東西，唯有經過此火煉製出來的材料，才能夠用以鍛造後天之相。

只不過李洛自身的相力實在太過的薄弱，所以催動出來的小無相火，也就僅僅這麼一絲一縷。

「唉，湊合著用吧。」

李洛無奈的搖搖頭，然後摘下了一朵木鈴花，以小無相火將其點燃，煅燒。

不過第一次煉製，李洛沒能掌握好火候，所以直接將其燒成了灰燼。

沒事，失敗乃成功之母。

第二朵，第三朵，第四朵，一株風鈴花全部燒成灰燼。

「不是吧？這麼難？」李洛有點傻眼了，但也沒辦法，只能當做吸取經驗了，繼續取過另外的一份材料，開始煉製。

而在接連燒毀了好幾份材料後，李洛終於是摸到了一點感覺，最終，將一株蘊含著土屬性能量的奇草煉製成功。

那是一團褐色液體，李洛將其置於「六芒光輪」中一側的第一顆孔洞中，頓時那一顆孔洞被點亮，有一道細微的光線蔓延開來，連結上了旁邊的一個孔洞。

李洛見狀，心中大喜，又是換了一種材料煉製，最終將煉製而出的產物，置於那被光線所連結的孔洞中。

不過這一次，那第二道能量液體剛剛放入進去，六芒光輪便是發出了細微震動，仿佛是要將此物排擠出去一般。

這是起了排斥反應。

李洛連忙將其取了出來，這說明這一份材料並不適合用來鍛造後天之相。

接下來李洛又陸陸續續的嘗試了幾種材料，這才找到一種不被排斥之物，將那被光線連接的孔洞給填入。

隨著這第二道孔洞被填好，又是一道光線蔓延出來，連接向了第三個孔洞...

顯然，當李洛將這「六芒光輪」上的孔洞盡數填滿，並且令得主輔兩側都達到平衡時，這第二道後天之相的鍛造，方才算是完成。

但一晚上下來，直到李洛將自身相力耗盡，他也只是將「六芒光輪」上的孔洞填了四個。

這顯然是一個相當耗時的事情。

不過李洛倒也並不著急，畢竟他距離相師境還有一些時間，在這之前，他有的是時間慢慢嘗試各種材料，將這「六芒光輪」填得完美無缺。

而到了那時，也就是他這第二道後天之相，木土相的出世之日。

對此，李洛表示非常的期待。

第八十章開始籌備第二道後天之相

臥室閣樓。

有陽光自窗間照射進來，落在李洛的身上，此時的他，手握著一枚玉簡，將其貼在眉心處，微微閉目，翻閱著其中那龐大的信息。

這枚玉簡中所記載的正是李太玄，澹臺嵐留給他的「小無相神鍛術」。

許久後，李洛睜開雙目，伸出手指揉了揉眉心，不過雖說精神上有些疲憊，但他眼神中卻滿是亢奮之意。

畢竟對於籌劃那第二道後天之相，李洛早就期待好久了。

而隨著此次真正的接觸到「小無相神鍛術」，李洛方才明白，想要鍛造出一道後天之相，究竟是何等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謂「小無相神鍛術」，其本質是自天地間無數蘊含著各種能量的材質中，提煉出所需要的能量或者物質,比如若是想要煉製一道後天火相，那就需要找尋各種火能量的材質，將其以特定的手法煉製，提煉，最後將其中的能量歸於平衡，再以自身靈魂，精血為引，這所形成之物，方才能夠算作是合格的後天之相。

而這其中最麻煩的一個點就是需要不斷的找尋無數材料，然後嘗試彼此間適應度，直到達到某種平衡之點。

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是一個技術活，更是一個苦力活。

所以在看了這「小無相神鍛術」後，李洛知道，往後他的歲月中，恐怕不少的時間都得費在這上面了。

但唯一的好消息是，在這玉簡後面，李洛看見了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一些筆記，那是他們此前的一些嘗試，這顯然是一個寶貴的經驗，能夠讓初期的李洛節省許多的珍貴時間。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看見了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一句提示，那句提示是對於他第二道後天之相的建議，他們建議李洛這道後天之相，主屬性能夠選擇木相。

選擇原因其實還是因為李洛之前煉化第一道後天之相所損失的精血以及壽命，雖說水光相的相力會逐漸的彌補這些虧空，但為了保險起見，第二道後天之相的主屬性，最好是木相。

因為木相之力，不僅有著恢復之效，而且還有著一些解毒特效，這會增強李洛的生存，在水相，光相，木相的三重治癒下，李洛曾經的那些虧空應該就不會影響到他的根基。

「木相嗎...」

李洛陷入了沉思，原本他對於第二道後天之相的設想是偏向攻擊類，但眼下老爹老娘推薦了木相，那他的設想就得做一些改變了。

李洛想了片刻，其實水光相在他的改良相術加持下，攻擊力倒也並不弱，所以這第二道後天之相的主屬性為木相的話，倒也不是不行。

而且木相的相術，多為控制系，未來他倒是可以在這上面多發展一下，到時候與人動手，先將他控制住，然後再用箭咻咻的將其射成馬蜂窩。

只是這樣，似乎顯得不怎麼帥氣，反而會被人認為是變態折磨狂...

不過也無所謂了，自己的帥氣容顏已經達到了頂峰，也不太需要這方面的加持。

於是，李洛下了決定，單手結出一道手印，以相力催動，然後點在了玉簡之上。

嗡！

只見得玉簡上有一道毫光湧現出來，迅速的掉落，迎風而漲，最後竟是形成了一方約莫尺許左右的六芒光輪。

光輪上，可見許多的孔洞，粗略一看，總共一百二十八顆，分部於輪盤的兩側，一側八十六顆，一側四十二顆。

多為主，少為輔。

而輪盤中央位置，是一道以玄妙紋路勾勒而成的凹坑。

此為「小無相神輪」。

正是用來煉製後天之相所需要的輔助之物，這東西煉製起來頗為的麻煩，以李洛現在的實力是做不到的，但好在老爹老娘想的周到，給他留了一幅。

此後他如果想要鍛造第二道後天之相，就需要將各種材料以特殊的手法煉製，提純，然後填滿這小無相神輪的孔洞中，令其左右兩側的主輔元素達到某種比例的完美平衡，最後注入自身靈魂與精血，將它們完成融合。

李洛凝視著這六芒光輪許久，旋即玉簡一揚，又是將其收了進去。

這主屬性為木相的話，那麼副屬性呢？該如何選擇？

李洛坐在茶几前，陷入了沉思。

從窗外照射下來的熾熱陽光，逐漸的偏移，最終化為了暗紅的夕陽。

李洛終於是吐了一口氣，然後隨手取過茶几上的筆，在面前的白紙上面，輕輕的寫下了兩個字。

木。

土。

這就是他想好的第二道後天之相的屬性，木為主，土為輔。

木土相！

既然木相的強項是控制系，那麼就在這上面給它走到極致，而對木相最好的輔助，無疑就是土相。

木相之力與土相之力互相加持，那所取得的控制效果，應該會更強一些。

而且說起來，水相與光明想跟木相也挺契合。

而土相之力擅長防禦，這也能增強李洛的生存能力...

因為這些原因，讓得李洛決定了第二道後天之相的屬性。

而下了決定，李洛便是不再猶豫，徑直起身離開房間，在老宅中找到蔡薇，將他的要求給提了出來。

「少府主需要各種帶有木，土能量的材料？」對於李洛這種要求，蔡薇雖然感到有些奇怪，但想了想後就應了下來。

「老宅庫房中倒有一些存貨，我會幫你提出來，如果不夠的話，我再安排人去市場上幫你採購。」

這些材料雖說也價值不菲，但如今溪陽屋的收入節節攀升，已經能夠為蔡薇分擔不少的壓力，不必再如同最開始的時候，恨不得將一枚天量金掰成兩半來用。

「謝了，蔡薇姐。」

李洛笑眯眯的揮手，轉身離去，不打擾蔡薇辦公。

蔡薇美目望著李洛離去的背影，也是微微笑了笑，因為她感覺到，李洛今天的心情似乎很是不錯。

旋即她將帳本仔細的收了起來，親自去辦李洛吩咐的事情去了。

在蔡薇那驚人的做事效率下，兩個小時後，第一批材料直接送到了李洛的房中。

閣樓上。

李洛從一隻玉盒中取出了一株青色的植物，植物枝葉上面，結著青色的花朵，花朵如風鈴般。

這是木鈴花，一種蘊含著木屬性能量的奇花。

李洛心中默念小無相神鍛術的口訣，同時手指結印，催動了自身相力。

嗤嗤！

只見得片刻後，在其掌心處，形成了一道拇指粗細的火焰，那火焰極為的特殊，竟是有點類似透明般的色彩，其中仿佛是不蘊含著任何的能量屬性一般。

「這就是小無相火？」

李洛眼中有些好奇，這火焰，其實就是小無相神鍛術最核心的東西，唯有經過此火煉製出來的材料，才能夠用以鍛造後天之相。

只不過李洛自身的相力實在太過的薄弱，所以催動出來的小無相火，也就僅僅這麼一絲一縷。

「唉，湊合著用吧。」

李洛無奈的搖搖頭，然後摘下了一朵木鈴花，以小無相火將其點燃，煅燒。

不過第一次煉製，李洛沒能掌握好火候，所以直接將其燒成了灰燼。

沒事，失敗乃成功之母。

第二朵，第三朵，第四朵，一株風鈴花全部燒成灰燼。

「不是吧？這麼難？」李洛有點傻眼了，但也沒辦法，只能當做吸取經驗了，繼續取過另外的一份材料，開始煉製。

而在接連燒毀了好幾份材料後，李洛終於是摸到了一點感覺，最終，將一株蘊含著土屬性能量的奇草煉製成功。

那是一團褐色液體，李洛將其置於「六芒光輪」中一側的第一顆孔洞中，頓時那一顆孔洞被點亮，有一道細微的光線蔓延開來，連結上了旁邊的一個孔洞。

李洛見狀，心中大喜，又是換了一種材料煉製，最終將煉製而出的產物，置於那被光線所連結的孔洞中。

不過這一次，那第二道能量液體剛剛放入進去，六芒光輪便是發出了細微震動，仿佛是要將此物排擠出去一般。

這是起了排斥反應。

李洛連忙將其取了出來，這說明這一份材料並不適合用來鍛造後天之相。

接下來李洛又陸陸續續的嘗試了幾種材料，這才找到一種不被排斥之物，將那被光線連接的孔洞給填入。

隨著這第二道孔洞被填好，又是一道光線蔓延出來，連接向了第三個孔洞...

顯然，當李洛將這「六芒光輪」上的孔洞盡數填滿，並且令得主輔兩側都達到平衡時，這第二道後天之相的鍛造，方才算是完成。

但一晚上下來，直到李洛將自身相力耗盡，他也只是將「六芒光輪」上的孔洞填了四個。

這顯然是一個相當耗時的事情。

不過李洛倒也並不著急，畢竟他距離相師境還有一些時間，在這之前，他有的是時間慢慢嘗試各種材料，將這「六芒光輪」填得完美無缺。

而到了那時，也就是他這第二道後天之相，木土相的出世之日。

對此，李洛表示非常的期待。

第八十一章大祭

而當李洛一顆顆的填著「小無相神輪」上面的能量孔洞時，假期也是在一天天的流逝，轉眼間，又是半月過去。

不過這半個月中，李洛的相力倒並沒有提升到十印，而是依舊在九印層次，顯然，越是到了後面，這提升的速度就會變得慢上許多，此前李洛的進展會那麼快，一是自身天賦不錯以及金屋的協助，二就是空相時期他並未鬆懈，依舊是在不間斷的修行，這才導致之後的厚積薄反。

現在那些此前的積累算是消耗殆盡，所以修煉速度就變得正常了一些。

而此時距離學府大考結束，已經有一個月的時間了，大考的餘熱終於是徹底的散去，天蜀郡人注意力，又被另外一道即將到來的大典吸引了注意力。

那就是所謂的靈水奇光之祭。

在這相性存在的世界裡，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決定著修行，也決定著一切。

而靈水奇光這種能夠提升相性品階的東西，更是成為了一種必不可缺的消耗品，所以有關於它的任何舉措，都將會吸引許多的注意力。

畢竟，學府大考只是看個熱鬧，而靈水奇光，則是可能與自己切身相關。

靈水奇光之祭，將會吸引天蜀郡所有的靈水奇光屋，他們將會派出最為厲害的淬相師，爭奪著那天蜀郡第一淬相師的名頭，因為這會有利於各自靈水奇光屋的名氣提升，從而影響到所佔據的市場份額。

這之間所牽扯的利益，相當巨大。

所以為了這場靈水奇光之祭，天蜀郡各方靈水奇光屋都是籌備已久，包括著洛嵐府的溪陽屋。

...

大祭的地點，位於南風城城南的一座廣場中。

當李洛隨著蔡薇來到此處時，望著那沸騰的人潮，也是有些驚詫，笑道：「真是熱鬧啊。」

「大祭已經開始三天了，只不過這三天都只是各自展示產品吸引注意而已，好戲今天才會開始。」蔡薇嬌笑道。

「靈卿姐準備得怎麼樣了？」李洛問道。

「不知道哩，她埋頭在煉製間好一段時間了，我也不敢去打擾她，不過她已經先到了，待會你見到可以問問。」蔡薇搖搖頭。

李洛笑著點點頭，兩人走到了溪陽屋分配的區域，然後就在那高欄處，見到顏靈卿正凝視著廣場中央，那裡有一座座煉製臺在被搭建起來，顯然，今日的淬相比試，就會在那裡展開。

「看來靈卿姐很重視今日的這場大祭啊。」李洛笑道。

顏靈卿抬了抬銀質鏡框，淡淡的道：「輸給別人我倒是無所謂，但絕對不能輸給宋秋雨那個女人。」

李洛聞言，道：「那你有把握嗎？」

顏靈卿微微沉吟，道：「宋秋雨跟我都是四品淬相師，淬相實力相差不多，此次我選擇的是我最熟練的一道四品靈水，淬鍊力能夠穩定達到五成八到六成之間程度，而據我所知，宋秋雨在這之前所煉製出來的四品靈水淬鍊力，要比我稍微差一點。」

「所以如果沒有太大變數的話，我的勝率會更高一些。」

一旁的蔡薇聲音酥柔的道：「這一次宋家與墨水屋有合作，可謂是來勢洶洶，他們會不會有特殊的準備...」

她眸光一轉，道：「比如讓那宋秋雨折騰出五品靈水奇光？」

「不可能！」

顏靈卿毫不猶豫的道：「我如今都只是堪堪摸到五品淬相師的門檻，但在嘗試煉製五品靈水時，無一例外都是以失敗而告終，宋秋雨又憑什麼能做到？」

見到她如此斬釘截鐵，蔡薇也就沒有再說什麼，畢竟在煉製靈水奇光上，顏靈卿才是專業的，而她對其中的道道並不清楚。

李洛笑道：「在煉製靈水奇光的時候，好像每個人可以帶一個助手協助？靈卿姐的助手找好沒有？」

顏靈卿美眸看了李洛一眼，道：「這是信不過我啊？」

李洛誠懇的道：「只是關心你，其實我並不在意靈卿姐的輸贏，因為就算是輸了，在我看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那些所謂的名聲在我們溪陽屋實打實的品質之前，並沒有什麼作用。」

「所以靈卿姐也沒必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顏靈卿怔了怔，看著李洛的眼神倒是變得柔和了許多，但還是習慣性的道：「我才沒有什麼壓力。」

不過旋即又偏過頭，光潔白皙的尖俏下巴輕輕一抬：「不過你想當助手，那就隨你吧，反正你是少府主，我也管不了你。」

李洛莞爾一笑，這傲嬌的性格，還真是可愛啊。

他再度與兩女說了會話，便是去了會場中，打算獨自逛逛看看其他的靈水奇光。

蔡薇與顏靈卿站在樓上望著他的背影，前者笑吟吟的道：「咱們少府主，還真是懂得憐香惜玉啊。」

顏靈卿輕哼一聲，道：「小孩子就是多事，就算到時候真出了什麼變故，他一個二品淬相師，還能夠給我救場啊？」

「真是嘴硬，剛剛明明有些感動的吧？」蔡薇道。

「嘁，對我獻殷勤的人還少了嗎？這種程度的言語，也想動搖我的鐵石心腸？知道聖玄星學府淬相院中，本小姐的外號嗎？」

「石心聖女！」顏靈卿挺了挺胸，語氣間滿是驕傲。

蔡薇忍不住的捂臉，沒好氣的道：「這有什麼好值得驕傲的啊？你這腦子是不是煉製靈水奇光煉秀逗了啊？」

「而且...這個動作，不太適合你。」

顏靈卿柳眉頓時倒豎起來，可惡的狐狸精，說話就說話，竟然敢人身攻擊！

撓你！

於是她直接伸出魔爪，對著蔡薇腰間，胸前撓了過去。

高欄間，兩女嬉鬧，春光亮人眼。

...

而沒有這個幸運觀賞春光的李洛，則是悠閒的在廣場中逛著，饒有興致的看著那些各個靈水奇光屋所推出的產品。

眼下的他，也算是二品淬相師了，多觀摩一下其他的產品，也有利於加深對靈水奇光的了解。

一路逛下來，倒是頗有收穫。

轉了半天，李洛剛打算回去，目光突然掃見了一道熟悉的倩影。

是呂清兒。

今日的她穿著淡雅的青色小衣，下身是短裙，再配著潔白光滑的絲襪，清麗動人的容顏，手上舉著白色小傘，那副容顏氣質，不知吸引了沿途多少異性目光若有若無的投來。

只不過，在呂清兒的身旁，李洛還見到了一道如蒼蠅般人影，讓人倒了胃口。

那人影也不陌生，正是此前在清風樓中有過一些衝突的莫凌。

這傢伙，倒也是個花心性子，明明對宋秋雨有意，卻還各種沾花惹草。

此時的他，站在呂清兒身旁，一直笑吟吟的似乎在說著什麼，呂清兒小臉沒有任何的表情，但熟悉其性格的李洛卻知曉，當她露出這般表情的時候，已經是心中極為不耐。

於是，他悄悄的上前，低聲開口。

「出售蒼蠅拍，五千金一個。」

第八十二章再遇莫凌

突然間傳進耳中的聲音，讓得呂清兒一愣，旋即那眸子中便是有著欣喜之色湧現出來，轉過頭看著出現在身後的李洛。

少女巧笑焉熙的模樣，與先前的面無表情，判若兩人。

「你這蒼蠅拍也太貴了吧？想宰我？」呂清兒笑道。

「沒辦法，你這裡的蒼蠅過太大了，我懷疑是變態。」李洛一本正經的道。

呂清兒唇角忍不住的彎起一道弧度。

而此時那一旁的莫凌面色則是陰沉起來，他盯著李洛，道：「李洛，你就這麼想要找事嗎？」

「我和同學說話，又關你什麼事？」李洛笑了笑。

莫凌淡淡的道：「那我還算是你們學長呢，你就這麼沒禮貌嗎？你這種態度，等去了聖玄星學府，恐怕會吃大虧的。」

「那我就隨身多帶幾個護衛。」李洛笑道。

莫凌眼中掠過一抹怒氣，他當然知曉李洛這是在嘲笑之前清風樓中的事情，不過他明白此時發怒於事無補，所以強行壓制下怒意，道：「李洛，你就笑吧，等今天過後，我墨水屋的靈水奇光將會稱霸天蜀郡，你溪陽屋在這裡，怕是要混不走了。」

話音落下，他直接陰沉著臉揮袖而去。

李洛望著他的背影，笑著搖了搖頭，對呂清兒道：「你怎麼招惹上這種狂蜂浪蝶了。」

呂清兒柳眉微豎，瞪了他一眼：「亂說什麼呢，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就只是在這裡逛逛，誰知道這人會這麼討厭的湊上來。」

她有些生氣，李洛竟然說她招惹這討人厭的東西。

李洛見狀，連忙補救道：「說錯了，說錯了，以清兒同學的氣質顏值，就如那湖中水蓮，只是倒黴的遇見了一坨水上飄來的牛糞。」

呂清兒給了他一眼白眼，旋即秀眉微蹙，輕聲道：「墨水屋與宋家達成了合作，今日這場大祭，恐怕他們會有所動作。」

言語間，帶著一點擔憂。

「放心吧，我自有分寸。」李洛倒是並沒有什麼憂色，只是擺了擺手。

呂清兒見狀，雖然有點疑惑，但也就沒有多問，而是眸光一轉，盯著李洛：「你到九印了？」

「你十印了？」李洛也反問道，因為兩人靠的近，所以他隱約也感覺到呂清兒體內散發出來的淡淡寒氣，似乎比以往更為的冷冽了。

那顯然是相力變得雄厚所導致。

而之前的呂清兒就是九印，這一個月時間下來，踏入十印倒是很正常的事情。

呂清兒輕輕點頭，因為天氣有些炎熱，日光灼熱，所以她打著小白傘，此時兩人隨意的逛著，她就將小白傘對著李洛這邊傾斜了一些，同時說道：「我應該能夠在進入聖玄星學府前突破到相師境第一段。」

「厲害。」李洛豎起大拇指，給予了讚嘆。

「你也應該加把勁，別看我們在天蜀郡數一數二，可到了聖玄星學府，見到了其他那些強郡的新生，你就知道競爭有多激烈。」

「聽說在初進聖玄星學府時，會有一個分班競賽，那鬥爭之激烈，可遠超這所謂的學府大考。」呂清兒認真的告誡道。

李洛點點頭，他當然不會小覷聖玄星學府其他的那些新生，因為他真是沒那個資格，天蜀郡的實力在大夏百郡中僅僅是中遊，如果他以為奪得了天蜀郡第一就能夠在聖玄星學府橫著走的話，那他真是虞浪附體了。

而在兩人悠閒的逛著時，那莫凌則是滿面陰沉的去了松子屋那邊，然後在樓臺上看見了宋秋雨，後者正俯瞰著會場中的人流。

「誰又惹你生氣了？」宋秋雨看了他一眼，笑道。

「又遇見了那個李洛，當真是可惡。」莫凌咬了咬牙，道。

「沒什麼好生氣的，等今日過後，我想，他會後悔這麼對待你的。」宋秋雨安撫道。

莫凌點點頭，神色這才緩和一些，道：「你這裡都準備好了吧？」

「我與顏靈卿實力本是相差不多，不過有了你莫家這道秘藥，我這次定然能夠勝過她，嘻嘻，倒真是期待，那小蹄子以前可是驕傲得很呢，我倒要看看她這次被我勝過後，臉色會有多好看？」宋秋雨嬌聲笑道。

聽著宋秋雨那嬌柔的笑聲，再瞧著她那纖細腰肢，莫凌有些心痒痒，然後伸手就要攬住她的小腰。

可宋秋雨腰肢輕輕一扭，將其躲開，嗔怪道：「我爹若是看見，你不準備好婚約，恐怕是離不開天蜀郡的。」

莫凌連忙道：「我倒是不介意立刻就下了婚約，就怕你不肯。」

「等尋個好時間吧。」宋秋雨微笑道。

莫凌只能點點頭。

而宋秋雨則是將眸光再度轉向下方的會場，只是那眸子中，掠過一些冷笑之意，先前莫凌在會場中騷擾呂清兒的一幕她自然是看見了，這人就是一個下半身思考的蠢貨，如果不是還有利用價值，她真是懶得理會他。

不過眼下還要藉助墨水屋的力量對付溪陽屋，所以暫且就先忍忍他了，等以後有更好的目標了，就將這備胎直接踢掉。

當宋秋雨心中轉動著自己的念頭時，那會場中，突然傳來了一陣鐘聲，旋即會場氣氛頓時變得沸騰起來。

宋秋雨臉頰上也是有著一抹期待之色浮現出來，她所等待的淬相比試，終於是來了。

而會場中，當鐘聲響起時，李洛與呂清兒也是順著人流，湧向了會場中央的區域。

在人群中，李洛見到溪陽屋那邊，顏靈卿已經上場了，修長纖細的身姿，銀框眼鏡，長發飄揚，倒是相當的吸引人眼球。

「你們洛嵐府招人，是不是首先看顏值的呀？那位蔡薇大管家嬌媚動人，這位溪陽屋的會長，也是清冷嬌豔。」呂清兒見到顏靈卿，打量了一下，旋即輕笑道。

李洛無語，不過一時間卻沒辦法反駁，畢竟蔡薇與顏靈卿的顏值氣質，的確是擺在那裡，如果旁人不知道這是姜青娥安排來的，恐怕還真是會以為他這少府主有些荒淫無道了。

「我先去二伯那邊了，你要一起嗎？」呂清兒指了指一處看臺，那裡是金龍寶行的位置，雖說金龍寶行並非是靈水奇光屋，但他們卻算是渠道商，所以也很關注這種大祭。

李洛笑著搖搖頭：「我得去上面。」

他指了指會場中。

呂清兒俏臉上有著驚訝浮現出來：「你要去比試淬相術？」

「只是去幫靈卿姐做個助手而已，順便漲點見識，畢竟我也是一名淬相師啊。」李洛笑道。

「我會為你加油的。」

呂清兒輕笑一聲，濃密如刷般的睫毛輕輕眨動，釋放著一些饒有興趣之意，然後擺擺小手，撐著小白傘悠然而去。

李洛也是在此時上了場臺，走向了顏靈卿。

第八十一章大祭

而當李洛一顆顆的填著「小無相神輪」上面的能量孔洞時，假期也是在一天天的流逝，轉眼間，又是半月過去。

不過這半個月中，李洛的相力倒並沒有提升到十印，而是依舊在九印層次，顯然，越是到了後面，這提升的速度就會變得慢上許多，此前李洛的進展會那麼快，一是自身天賦不錯以及金屋的協助，二就是空相時期他並未鬆懈，依舊是在不間斷的修行，這才導致之後的厚積薄反。

現在那些此前的積累算是消耗殆盡，所以修煉速度就變得正常了一些。

而此時距離學府大考結束，已經有一個月的時間了，大考的餘熱終於是徹底的散去，天蜀郡人注意力，又被另外一道即將到來的大典吸引了注意力。

那就是所謂的靈水奇光之祭。

在這相性存在的世界裡，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決定著修行，也決定著一切。

而靈水奇光這種能夠提升相性品階的東西，更是成為了一種必不可缺的消耗品，所以有關於它的任何舉措，都將會吸引許多的注意力。

畢竟，學府大考只是看個熱鬧，而靈水奇光，則是可能與自己切身相關。

靈水奇光之祭，將會吸引天蜀郡所有的靈水奇光屋，他們將會派出最為厲害的淬相師，爭奪著那天蜀郡第一淬相師的名頭，因為這會有利於各自靈水奇光屋的名氣提升，從而影響到所佔據的市場份額。

這之間所牽扯的利益，相當巨大。

所以為了這場靈水奇光之祭，天蜀郡各方靈水奇光屋都是籌備已久，包括著洛嵐府的溪陽屋。

...

大祭的地點，位於南風城城南的一座廣場中。

當李洛隨著蔡薇來到此處時，望著那沸騰的人潮，也是有些驚詫，笑道：「真是熱鬧啊。」

「大祭已經開始三天了，只不過這三天都只是各自展示產品吸引注意而已，好戲今天才會開始。」蔡薇嬌笑道。

「靈卿姐準備得怎麼樣了？」李洛問道。

「不知道哩，她埋頭在煉製間好一段時間了，我也不敢去打擾她，不過她已經先到了，待會你見到可以問問。」蔡薇搖搖頭。

李洛笑著點點頭，兩人走到了溪陽屋分配的區域，然後就在那高欄處，見到顏靈卿正凝視著廣場中央，那裡有一座座煉製臺在被搭建起來，顯然，今日的淬相比試，就會在那裡展開。

「看來靈卿姐很重視今日的這場大祭啊。」李洛笑道。

顏靈卿抬了抬銀質鏡框，淡淡的道：「輸給別人我倒是無所謂，但絕對不能輸給宋秋雨那個女人。」

李洛聞言，道：「那你有把握嗎？」

顏靈卿微微沉吟，道：「宋秋雨跟我都是四品淬相師，淬相實力相差不多，此次我選擇的是我最熟練的一道四品靈水，淬鍊力能夠穩定達到五成八到六成之間程度，而據我所知，宋秋雨在這之前所煉製出來的四品靈水淬鍊力，要比我稍微差一點。」

「所以如果沒有太大變數的話，我的勝率會更高一些。」

一旁的蔡薇聲音酥柔的道：「這一次宋家與墨水屋有合作，可謂是來勢洶洶，他們會不會有特殊的準備...」

她眸光一轉，道：「比如讓那宋秋雨折騰出五品靈水奇光？」

「不可能！」

顏靈卿毫不猶豫的道：「我如今都只是堪堪摸到五品淬相師的門檻，但在嘗試煉製五品靈水時，無一例外都是以失敗而告終，宋秋雨又憑什麼能做到？」

見到她如此斬釘截鐵，蔡薇也就沒有再說什麼，畢竟在煉製靈水奇光上，顏靈卿才是專業的，而她對其中的道道並不清楚。

李洛笑道：「在煉製靈水奇光的時候，好像每個人可以帶一個助手協助？靈卿姐的助手找好沒有？」

顏靈卿美眸看了李洛一眼，道：「這是信不過我啊？」

李洛誠懇的道：「只是關心你，其實我並不在意靈卿姐的輸贏，因為就算是輸了，在我看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那些所謂的名聲在我們溪陽屋實打實的品質之前，並沒有什麼作用。」

「所以靈卿姐也沒必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顏靈卿怔了怔，看著李洛的眼神倒是變得柔和了許多，但還是習慣性的道：「我才沒有什麼壓力。」

不過旋即又偏過頭，光潔白皙的尖俏下巴輕輕一抬：「不過你想當助手，那就隨你吧，反正你是少府主，我也管不了你。」

李洛莞爾一笑，這傲嬌的性格，還真是可愛啊。

他再度與兩女說了會話，便是去了會場中，打算獨自逛逛看看其他的靈水奇光。

蔡薇與顏靈卿站在樓上望著他的背影，前者笑吟吟的道：「咱們少府主，還真是懂得憐香惜玉啊。」

顏靈卿輕哼一聲，道：「小孩子就是多事，就算到時候真出了什麼變故，他一個二品淬相師，還能夠給我救場啊？」

「真是嘴硬，剛剛明明有些感動的吧？」蔡薇道。

「嘁，對我獻殷勤的人還少了嗎？這種程度的言語，也想動搖我的鐵石心腸？知道聖玄星學府淬相院中，本小姐的外號嗎？」

「石心聖女！」顏靈卿挺了挺胸，語氣間滿是驕傲。

蔡薇忍不住的捂臉，沒好氣的道：「這有什麼好值得驕傲的啊？你這腦子是不是煉製靈水奇光煉秀逗了啊？」

「而且...這個動作，不太適合你。」

顏靈卿柳眉頓時倒豎起來，可惡的狐狸精，說話就說話，竟然敢人身攻擊！

撓你！

於是她直接伸出魔爪，對著蔡薇腰間，胸前撓了過去。

高欄間，兩女嬉鬧，春光亮人眼。

...

而沒有這個幸運觀賞春光的李洛，則是悠閒的在廣場中逛著，饒有興致的看著那些各個靈水奇光屋所推出的產品。

眼下的他，也算是二品淬相師了，多觀摩一下其他的產品，也有利於加深對靈水奇光的了解。

一路逛下來，倒是頗有收穫。

轉了半天，李洛剛打算回去，目光突然掃見了一道熟悉的倩影。

是呂清兒。

今日的她穿著淡雅的青色小衣，下身是短裙，再配著潔白光滑的絲襪，清麗動人的容顏，手上舉著白色小傘，那副容顏氣質，不知吸引了沿途多少異性目光若有若無的投來。

只不過，在呂清兒的身旁，李洛還見到了一道如蒼蠅般人影，讓人倒了胃口。

那人影也不陌生，正是此前在清風樓中有過一些衝突的莫凌。

這傢伙，倒也是個花心性子，明明對宋秋雨有意，卻還各種沾花惹草。

此時的他，站在呂清兒身旁，一直笑吟吟的似乎在說著什麼，呂清兒小臉沒有任何的表情，但熟悉其性格的李洛卻知曉，當她露出這般表情的時候，已經是心中極為不耐。

於是，他悄悄的上前，低聲開口。

「出售蒼蠅拍，五千金一個。」

第八十三章恩怨糾纏

場臺上，分布著一座座以透明水晶壁圍攏起來的煉製室，而顏靈卿則是在其中一座煉製室內，正整理著臺上的一些東西。

李洛走進來時，她瞥了一眼，道：「你可真是走哪都能遇見你那小女同學。」

顯然先前李洛與呂清兒在一起的一幕，也被她看見了。

「偶遇偶遇。」李洛解釋道。

「我看她對你倒是有點意思。」顏靈卿說道。

李洛連忙道：「胡說，我不允許你侮辱我們最純潔的同學關係！」

顏靈卿呵了一聲，道：「這跟我又沒關係，這小妮子其實也有些水平，不過就不知道到了聖玄星學府，遇見了正宮娘娘，能不能擋得住？」

「越來越離譜了，還正宮娘娘，那我是什麼？皇帝啊？」李洛沒好氣的道。

「想得倒美。」

顏靈卿輕哼一聲，然後也不與他廢話，順手將一張配方遞了過來：「這是我待會打算煉製的靈水，你熟悉一下。」

李洛連忙接過，仔細的看了起來，顏靈卿打算煉製的這道四品靈水，名為「藍藻靈水」，其煉製難度在四品靈水中，算是比較高的一種，顯然，她為了能夠勝過那宋秋雨，也是下了狠心的。

李洛看了一眼這「藍藻靈水」所需要配製的材料，就忍不住的抽了口冷氣，因為這其中竟然需要足足四百多份材料，而想要將這些材料完美調製，不出絲毫的差錯，這顯然需要對自身的淬相術有著極高的要求。

「這就是四品靈水的配方嗎，果真是難度超大。」李洛感嘆道，現在的他能夠煉製二品靈水，但其中頂死也就需要一百種材料，跟這四品靈水真的是沒法比。

而且煉製四品靈水的材料之間的融合也是格外複雜，二品靈水的材料，頂多是二重融合，可四品靈水的材料，需要達到六重融合，這難度的提升，簡直就是飛躍式的。

此時開始陸陸續續有人將煉製材料送了進來，整齊的堆積在一起，李洛作為助手，於是就仔細的去檢查了。

顏靈卿見狀，笑了笑，對於李洛的細心與認真還是相當的滿意。

隨著時間的推移，天蜀郡各方靈水奇光屋的頭牌淬相師都是進了各自的煉製室，李洛也瞧見了松子屋那邊，宋秋雨的入場。

她一進場，眸光便是投向顏靈卿的方向，兩女目光對碰在一起，隱隱的似是有火花在湧動。

顏靈卿面無表情，但那緊握在一起的白皙小手上，竟是有著淡淡的青筋浮現，可見心中情緒波動有多大。

「我怎麼感覺你對她很是討厭？」李洛也察覺到顏靈卿的情緒，有些疑惑的問道，畢竟平日裡的顏靈卿對於煉製靈水奇光之外的任何事情，似乎都沒有多大的興趣，偏偏對這宋秋雨反應不小。

顏靈卿聞言，沉默了一下，淡淡的道：「以前其實我和她關係還算不錯的，甚至是我強烈把她推薦進了我老師的煉製小組中，但後來在一次關鍵的比賽中，她以蹩腳的失誤害得我們輸了，老師當時很生氣，而她也在那之後，選擇退出了我們的煉製小組。」

「本來這也沒什麼，但隨後不久，她就進入到了另外一支煉製小組中，而偏偏這支煉製小組，就是在那次比賽中因為她的失誤而勝過我們的那一支。」

李洛道：「這又是一個白眼狼啊。」

雖然顏靈卿沒有說更多的信息，但不難猜出來，恐怕那宋秋雨的蹩腳失誤，頗有內情，甚至說不得，就是被對方收買了。

而顏靈卿作為宋秋雨的推薦人，後者的背叛，無疑會讓得她對自己的老師感到極為的愧疚，這也不怪她在看見宋秋雨時，情緒總是難以有些把控了。

顏靈卿沒有再說話，只是低頭整理著材料。

李洛也沒繼續問下去，而是繼續檢查材料，直到會場中央又是一道鐘聲響起，隨即會場內的氣氛陡然的高漲，沸騰起來。

有工作人員走入場中，一個個的宣布著參賽的每一個靈水奇光屋的淬相師。

而這些淬相師的名字響起時，都會在場下引起一些歡呼聲，他們在天蜀郡都算是比較有名氣的那種。

在一處看臺上，金龍商會的呂會長看著溪陽屋的煉製臺，笑道：「這李洛還真是哪裡都有他啊。」

一旁撐著小傘的呂清兒微笑道：「他也是淬相師呀，所以來長長經驗吧。」

珠光寶氣的呂會長看了呂清兒清麗動人的小臉蛋一眼，試探的道：「我說清兒，你最近跟李洛走得似乎有點近啊。」

呂清兒眸光動了動，平靜的道：「怎麼了？」

呂會長乾笑一聲，道：「我就想說，李洛畢竟是有婚約的人...」

呂清兒盯著場中那水晶壁後面的一道年輕帥氣的身影，沉默了片刻，才道：「那種婚約，應該是名存實亡的吧？」

「這個誰知道呢...」呂會長攤了攤手。

「二伯，你想多了，我也並沒有喜歡李洛，只是他幫過我，也救過我，所以我跟他關係挺好，你不能讓我連朋友都不能交吧？」呂清兒說道。

「沒有沒有。」

呂會長連忙搖頭，似是鬆了一口氣的道：「不過沒喜歡就好，你如今進了聖玄星學府，也要去王城了，你娘就在那裡...而你在你娘面前，儘量少提李洛。」

呂清兒一怔，旋即柳眉蹙起：「為什麼？」

呂會長支支吾吾，最後道：「都是上一輩間的一些恩怨瓜葛，你就別問了，反正別在你娘面前少說李洛。」

呂清兒眸光中泛起一些疑惑，最終輕輕點點頭，但不知為何，心中突然的湧起一些煩悶之意。

鐺！鐺！

而此時，會場中有急促的聲音傳來，所有人都明白，這是大祭比試要開始了。

場中的氣氛，頓時為之一凝。

各個水晶壁組成的煉製室中，那些淬相師也是神色凝重起來。

下一刻，所有淬相師身軀上都是陡然的爆發出水相之力或者光明相力，在那諸多歡呼聲中，手中的材料飛速的溶解。

大祭比試，開始了。

第八十二章再遇莫凌

突然間傳進耳中的聲音，讓得呂清兒一愣，旋即那眸子中便是有著欣喜之色湧現出來，轉過頭看著出現在身後的李洛。

少女巧笑焉熙的模樣，與先前的面無表情，判若兩人。

「你這蒼蠅拍也太貴了吧？想宰我？」呂清兒笑道。

「沒辦法，你這裡的蒼蠅過太大了，我懷疑是變態。」李洛一本正經的道。

呂清兒唇角忍不住的彎起一道弧度。

而此時那一旁的莫凌面色則是陰沉起來，他盯著李洛，道：「李洛，你就這麼想要找事嗎？」

「我和同學說話，又關你什麼事？」李洛笑了笑。

莫凌淡淡的道：「那我還算是你們學長呢，你就這麼沒禮貌嗎？你這種態度，等去了聖玄星學府，恐怕會吃大虧的。」

「那我就隨身多帶幾個護衛。」李洛笑道。

莫凌眼中掠過一抹怒氣，他當然知曉李洛這是在嘲笑之前清風樓中的事情，不過他明白此時發怒於事無補，所以強行壓制下怒意，道：「李洛，你就笑吧，等今天過後，我墨水屋的靈水奇光將會稱霸天蜀郡，你溪陽屋在這裡，怕是要混不走了。」

話音落下，他直接陰沉著臉揮袖而去。

李洛望著他的背影，笑著搖了搖頭，對呂清兒道：「你怎麼招惹上這種狂蜂浪蝶了。」

呂清兒柳眉微豎，瞪了他一眼：「亂說什麼呢，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就只是在這裡逛逛，誰知道這人會這麼討厭的湊上來。」

她有些生氣，李洛竟然說她招惹這討人厭的東西。

李洛見狀，連忙補救道：「說錯了，說錯了，以清兒同學的氣質顏值，就如那湖中水蓮，只是倒黴的遇見了一坨水上飄來的牛糞。」

呂清兒給了他一眼白眼，旋即秀眉微蹙，輕聲道：「墨水屋與宋家達成了合作，今日這場大祭，恐怕他們會有所動作。」

言語間，帶著一點擔憂。

「放心吧，我自有分寸。」李洛倒是並沒有什麼憂色，只是擺了擺手。

呂清兒見狀，雖然有點疑惑，但也就沒有多問，而是眸光一轉，盯著李洛：「你到九印了？」

「你十印了？」李洛也反問道，因為兩人靠的近，所以他隱約也感覺到呂清兒體內散發出來的淡淡寒氣，似乎比以往更為的冷冽了。

那顯然是相力變得雄厚所導致。

而之前的呂清兒就是九印，這一個月時間下來，踏入十印倒是很正常的事情。

呂清兒輕輕點頭，因為天氣有些炎熱，日光灼熱，所以她打著小白傘，此時兩人隨意的逛著，她就將小白傘對著李洛這邊傾斜了一些，同時說道：「我應該能夠在進入聖玄星學府前突破到相師境第一段。」

「厲害。」李洛豎起大拇指，給予了讚嘆。

「你也應該加把勁，別看我們在天蜀郡數一數二，可到了聖玄星學府，見到了其他那些強郡的新生，你就知道競爭有多激烈。」

「聽說在初進聖玄星學府時，會有一個分班競賽，那鬥爭之激烈，可遠超這所謂的學府大考。」呂清兒認真的告誡道。

李洛點點頭，他當然不會小覷聖玄星學府其他的那些新生，因為他真是沒那個資格，天蜀郡的實力在大夏百郡中僅僅是中遊，如果他以為奪得了天蜀郡第一就能夠在聖玄星學府橫著走的話，那他真是虞浪附體了。

而在兩人悠閒的逛著時，那莫凌則是滿面陰沉的去了松子屋那邊，然後在樓臺上看見了宋秋雨，後者正俯瞰著會場中的人流。

「誰又惹你生氣了？」宋秋雨看了他一眼，笑道。

「又遇見了那個李洛，當真是可惡。」莫凌咬了咬牙，道。

「沒什麼好生氣的，等今日過後，我想，他會後悔這麼對待你的。」宋秋雨安撫道。

莫凌點點頭，神色這才緩和一些，道：「你這裡都準備好了吧？」

「我與顏靈卿實力本是相差不多，不過有了你莫家這道秘藥，我這次定然能夠勝過她，嘻嘻，倒真是期待，那小蹄子以前可是驕傲得很呢，我倒要看看她這次被我勝過後，臉色會有多好看？」宋秋雨嬌聲笑道。

聽著宋秋雨那嬌柔的笑聲，再瞧著她那纖細腰肢，莫凌有些心痒痒，然後伸手就要攬住她的小腰。

可宋秋雨腰肢輕輕一扭，將其躲開，嗔怪道：「我爹若是看見，你不準備好婚約，恐怕是離不開天蜀郡的。」

莫凌連忙道：「我倒是不介意立刻就下了婚約，就怕你不肯。」

「等尋個好時間吧。」宋秋雨微笑道。

莫凌只能點點頭。

而宋秋雨則是將眸光再度轉向下方的會場，只是那眸子中，掠過一些冷笑之意，先前莫凌在會場中騷擾呂清兒的一幕她自然是看見了，這人就是一個下半身思考的蠢貨，如果不是還有利用價值，她真是懶得理會他。

不過眼下還要藉助墨水屋的力量對付溪陽屋，所以暫且就先忍忍他了，等以後有更好的目標了，就將這備胎直接踢掉。

當宋秋雨心中轉動著自己的念頭時，那會場中，突然傳來了一陣鐘聲，旋即會場氣氛頓時變得沸騰起來。

宋秋雨臉頰上也是有著一抹期待之色浮現出來，她所等待的淬相比試，終於是來了。

而會場中，當鐘聲響起時，李洛與呂清兒也是順著人流，湧向了會場中央的區域。

在人群中，李洛見到溪陽屋那邊，顏靈卿已經上場了，修長纖細的身姿，銀框眼鏡，長發飄揚，倒是相當的吸引人眼球。

「你們洛嵐府招人，是不是首先看顏值的呀？那位蔡薇大管家嬌媚動人，這位溪陽屋的會長，也是清冷嬌豔。」呂清兒見到顏靈卿，打量了一下，旋即輕笑道。

李洛無語，不過一時間卻沒辦法反駁，畢竟蔡薇與顏靈卿的顏值氣質，的確是擺在那裡，如果旁人不知道這是姜青娥安排來的，恐怕還真是會以為他這少府主有些荒淫無道了。

「我先去二伯那邊了，你要一起嗎？」呂清兒指了指一處看臺，那裡是金龍寶行的位置，雖說金龍寶行並非是靈水奇光屋，但他們卻算是渠道商，所以也很關注這種大祭。

李洛笑著搖搖頭：「我得去上面。」

他指了指會場中。

呂清兒俏臉上有著驚訝浮現出來：「你要去比試淬相術？」

「只是去幫靈卿姐做個助手而已，順便漲點見識，畢竟我也是一名淬相師啊。」李洛笑道。

「我會為你加油的。」

呂清兒輕笑一聲，濃密如刷般的睫毛輕輕眨動，釋放著一些饒有興趣之意，然後擺擺小手，撐著小白傘悠然而去。

李洛也是在此時上了場臺，走向了顏靈卿。

第八十三章恩怨糾纏

場臺上，分布著一座座以透明水晶壁圍攏起來的煉製室，而顏靈卿則是在其中一座煉製室內，正整理著臺上的一些東西。

李洛走進來時，她瞥了一眼，道：「你可真是走哪都能遇見你那小女同學。」

顯然先前李洛與呂清兒在一起的一幕，也被她看見了。

「偶遇偶遇。」李洛解釋道。

「我看她對你倒是有點意思。」顏靈卿說道。

李洛連忙道：「胡說，我不允許你侮辱我們最純潔的同學關係！」

顏靈卿呵了一聲，道：「這跟我又沒關係，這小妮子其實也有些水平，不過就不知道到了聖玄星學府，遇見了正宮娘娘，能不能擋得住？」

「越來越離譜了，還正宮娘娘，那我是什麼？皇帝啊？」李洛沒好氣的道。

「想得倒美。」

顏靈卿輕哼一聲，然後也不與他廢話，順手將一張配方遞了過來：「這是我待會打算煉製的靈水，你熟悉一下。」

李洛連忙接過，仔細的看了起來，顏靈卿打算煉製的這道四品靈水，名為「藍藻靈水」，其煉製難度在四品靈水中，算是比較高的一種，顯然，她為了能夠勝過那宋秋雨，也是下了狠心的。

李洛看了一眼這「藍藻靈水」所需要配製的材料，就忍不住的抽了口冷氣，因為這其中竟然需要足足四百多份材料，而想要將這些材料完美調製，不出絲毫的差錯，這顯然需要對自身的淬相術有著極高的要求。

「這就是四品靈水的配方嗎，果真是難度超大。」李洛感嘆道，現在的他能夠煉製二品靈水，但其中頂死也就需要一百種材料，跟這四品靈水真的是沒法比。

而且煉製四品靈水的材料之間的融合也是格外複雜，二品靈水的材料，頂多是二重融合，可四品靈水的材料，需要達到六重融合，這難度的提升，簡直就是飛躍式的。

此時開始陸陸續續有人將煉製材料送了進來，整齊的堆積在一起，李洛作為助手，於是就仔細的去檢查了。

顏靈卿見狀，笑了笑，對於李洛的細心與認真還是相當的滿意。

隨著時間的推移，天蜀郡各方靈水奇光屋的頭牌淬相師都是進了各自的煉製室，李洛也瞧見了松子屋那邊，宋秋雨的入場。

她一進場，眸光便是投向顏靈卿的方向，兩女目光對碰在一起，隱隱的似是有火花在湧動。

顏靈卿面無表情，但那緊握在一起的白皙小手上，竟是有著淡淡的青筋浮現，可見心中情緒波動有多大。

「我怎麼感覺你對她很是討厭？」李洛也察覺到顏靈卿的情緒，有些疑惑的問道，畢竟平日裡的顏靈卿對於煉製靈水奇光之外的任何事情，似乎都沒有多大的興趣，偏偏對這宋秋雨反應不小。

顏靈卿聞言，沉默了一下，淡淡的道：「以前其實我和她關係還算不錯的，甚至是我強烈把她推薦進了我老師的煉製小組中，但後來在一次關鍵的比賽中，她以蹩腳的失誤害得我們輸了，老師當時很生氣，而她也在那之後，選擇退出了我們的煉製小組。」

「本來這也沒什麼，但隨後不久，她就進入到了另外一支煉製小組中，而偏偏這支煉製小組，就是在那次比賽中因為她的失誤而勝過我們的那一支。」

李洛道：「這又是一個白眼狼啊。」

雖然顏靈卿沒有說更多的信息，但不難猜出來，恐怕那宋秋雨的蹩腳失誤，頗有內情，甚至說不得，就是被對方收買了。

而顏靈卿作為宋秋雨的推薦人，後者的背叛，無疑會讓得她對自己的老師感到極為的愧疚，這也不怪她在看見宋秋雨時，情緒總是難以有些把控了。

顏靈卿沒有再說話，只是低頭整理著材料。

李洛也沒繼續問下去，而是繼續檢查材料，直到會場中央又是一道鐘聲響起，隨即會場內的氣氛陡然的高漲，沸騰起來。

有工作人員走入場中，一個個的宣布著參賽的每一個靈水奇光屋的淬相師。

而這些淬相師的名字響起時，都會在場下引起一些歡呼聲，他們在天蜀郡都算是比較有名氣的那種。

在一處看臺上，金龍商會的呂會長看著溪陽屋的煉製臺，笑道：「這李洛還真是哪裡都有他啊。」

一旁撐著小傘的呂清兒微笑道：「他也是淬相師呀，所以來長長經驗吧。」

珠光寶氣的呂會長看了呂清兒清麗動人的小臉蛋一眼，試探的道：「我說清兒，你最近跟李洛走得似乎有點近啊。」

呂清兒眸光動了動，平靜的道：「怎麼了？」

呂會長乾笑一聲，道：「我就想說，李洛畢竟是有婚約的人...」

呂清兒盯著場中那水晶壁後面的一道年輕帥氣的身影，沉默了片刻，才道：「那種婚約，應該是名存實亡的吧？」

「這個誰知道呢...」呂會長攤了攤手。

「二伯，你想多了，我也並沒有喜歡李洛，只是他幫過我，也救過我，所以我跟他關係挺好，你不能讓我連朋友都不能交吧？」呂清兒說道。

「沒有沒有。」

呂會長連忙搖頭，似是鬆了一口氣的道：「不過沒喜歡就好，你如今進了聖玄星學府，也要去王城了，你娘就在那裡...而你在你娘面前，儘量少提李洛。」

呂清兒一怔，旋即柳眉蹙起：「為什麼？」

呂會長支支吾吾，最後道：「都是上一輩間的一些恩怨瓜葛，你就別問了，反正別在你娘面前少說李洛。」

呂清兒眸光中泛起一些疑惑，最終輕輕點點頭，但不知為何，心中突然的湧起一些煩悶之意。

鐺！鐺！

而此時，會場中有急促的聲音傳來，所有人都明白，這是大祭比試要開始了。

場中的氣氛，頓時為之一凝。

各個水晶壁組成的煉製室中，那些淬相師也是神色凝重起來。

下一刻，所有淬相師身軀上都是陡然的爆發出水相之力或者光明相力，在那諸多歡呼聲中，手中的材料飛速的溶解。

大祭比試，開始了。

第八十四章五品

「冰河藻，半株。」

「盤山靈藤，三根。」

「千溪水，三份標準劑量。」

「......」

溪陽屋的煉製室中，平靜而快速的聲音不斷的從顏靈卿嘴中吐出來，一旁的李洛則是立即將一份份材料迅速的按照她所說的份量裝進一支支水晶瓶中，然後遞了過去。

而顏靈卿在接過這些水晶瓶後，水相之力便是一縷縷的湧入其中，相力攪動間，直接是將其盡數的磨碎，相力與材料的特性迅速融合。

兩人沒有說任何的廢話，如果是在平常時候，或許還能悠閒一點，但眼下是在比賽，所以可沒有什麼休息的餘地，只能一鼓作氣的完成煉製。

不過李洛在一旁打下手，倒是能夠從顏靈卿那有條不紊的煉製中學到不少的東西，後者對於材料特性的融合，可謂是相當的完美。

那一道道複雜的步驟，如果換做他來的話，恐怕會直接搞砸掉。

可見顏靈卿的淬相技術，水平還是相當高的。

但李洛也明白，這還只是開始而已。

在會場中，有裁判激昂的在解說著，場外的人雖然有些看不明白，但看著淬相師那種緊張的煉製的氣氛，還是讓得他們有種不明覺厲般的感覺，同時也受到氣氛的影響，變得亢奮起來。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顏靈卿面前的架子上面，已是放滿了一支支散發著藍色光澤的水晶瓶，其中是被暫時融合好的一份份材料。

而此時，顏靈卿光潔額頭上，也有著香汗順著臉頰滑落，但她卻連搽拭的時間都沒有，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在手中水晶瓶內，在那裡，隨著顏靈卿的水相之力攪動，侵蝕，一份份材料在進行著融合。

這種看似簡單的融合，實則需要自身對相力的精準把控，同時分解著各種材料中的雜質，繼而在那千百次的碰撞，侵蝕間，形成所需要的物質。

所以外人看起來，仿佛就是拿著水晶瓶，以相力灌注其中，看上去挺簡單的，但卻根本不知道，在那肉眼不可見處，究竟是在發生著何等激烈的變化。

這就是典型的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而這種時候，越是高品相的淬相師，其優勢就會變得越大，因為高品相的相力，靈性更盛，能夠彌補很多經驗上面的缺陷。

一旁的李洛望著顏靈卿那專注的漂亮臉蛋，微微沉吟了一下，這一次他將整理著材料時，屈指一彈，有一縷水光相力落入到了其中。

「天葉汁。」

當顏靈卿的聲音傳來時，李洛將手中的水晶瓶立即遞了過去。

顏靈卿接過，然後水相之力湧入，直接是將其震碎，不過這一次，伴隨著材料的調製融合，她的玉手突然一頓。

顏靈卿的臉頰上划過一抹驚愕之意，因為她發現這一次的融合，比之前竟然要順利許多，她的相力在水晶瓶中傳遞時，仿佛是得到了某種特殊的推力一般，讓她能夠省不少的力氣。

不過此時畢竟是在比賽中，顏靈卿也無法去細究，只能迅速的完成調製，繼續開始一步步的融合。

一旁的李洛一直在盯著顏靈卿的神色，而在見到她並沒有顯露出什麼驚慌後，方才暗自鬆了一口氣，顯然，他留在其中的那道相力並沒有幹擾到顏靈卿的融合，反而為其順利的推動了一把。

這倒是並不算意外，畢竟李洛的相力幾乎相當於秘法源水，因為空相的原因，他的相力能夠包容其他任何的水相，光相之力，再有就是，如今他的水光相是六品，可如果要光比拼相力中所蘊含的淬鍊性的話，李洛的水光相絕對足以媲美上七品水相或者光明相。

而顏靈卿自身是下七品的水相，所以在論起單純的相力品質上面，現在的李洛甚至是要強她一籌。

不過因為顏靈卿是主要的煉製者，再加上李洛自身不過九印實力，相力微薄，所以他那一道水光相力只能說能夠取到一些順水推舟的作用，讓得顏靈卿的煉製能夠更得心應手一點。

並且他明白，煉製這「藍藻靈水」，顏靈卿並不需要他的幫助，所以他這一手，也只是一個小實驗而已。

時間在緊張的氣氛下迅速的流逝。

顏靈卿這邊的煉製，即將進入尾聲，這讓得一旁的李洛鬆了一口氣，因為她的煉製沒有出任何的問題，這道四品「藍藻靈水」，即將誕生。

鐺！

而此時，會場中是而會有著鐘鼓聲響起，繼而裁判那激昂的聲音不斷的響起。

「綠光屋，趙楓，煉製四品「綠水奇光」成功，淬鍊力五成五！」

「白牙屋，柳瞳，煉製四品「白芽靈水」成功，淬鍊力五成六！」

「......」

聽著那些煉製成功的聲音，顏靈卿神色倒是沒有什麼波瀾，繼續平靜的煉製著手中的「藍藻靈水」。

不過，她的這種平靜並沒有持續太久，因為突然間，場中一陣急促的鐘鼓聲陡然響起，那裁判震驚的聲音響了起來。

「松子屋，宋秋雨，煉製...五品「玲瓏奇水」成功！淬鍊力，五成三！！」

譁！

當這道聲音響起時，整個會場都是掀起了滔天譁然聲，無數人震驚的望向松子屋所在的方向，只見得那裡的宋秋雨滿臉笑顏，她的手中，一支琉璃瓶正在閃爍著奇光。

五品靈水？！

這松子屋的宋秋雨，竟然真的把五品靈水煉製成功了？！

會場中，其他的一些靈水奇光屋的淬相師面色頓時變得難看了許多，因為在場幾乎都是四品淬相師，無一人能夠達到五品，而眼下宋秋雨竟然煉製出了一支五品靈水，這豈不是碾壓嗎？

不管這五品靈水究竟是不是宋秋雨機緣巧合下煉製成功的，但既然在這比賽中成了，那就是屬於她的成績。

宋家所在的看臺上，那宋山與莫凌都是露出了勝利在望的笑容。

而洛嵐府這邊，輕搖著花團蒲扇的蔡薇小手一頓，嬌媚的鵝蛋臉頰便是變得有些凝重起來，眸光帶著擔憂，盯著顏靈卿，李洛所在的煉製室中。

在這座煉製室中，氣氛在此時極為的沉凝。

原本正專心調製著材料的顏靈卿，整個人猶如是突然僵硬了下來，握住水晶瓶的手掌都是一動不動。

她呆呆的望著手中的水晶瓶，漂亮臉蛋上的神採都是開始在黯淡。

「怎麼會...她怎麼可能煉製出五品靈水？」顏靈卿喃喃自語。

砰！

手中的相力陡然失控，水晶瓶瞬間炸裂開來，液體順著顏靈卿的指縫間流淌下來，她雙手按在了煉製臺上，一直都是清傲的頭顱仿佛都是在此時漸漸的低了下來，長發遮掩住臉頰兩側。

現在繼續煉製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宋秋雨已經煉製出了五品靈水，她就算將這藍藻靈水煉製成功了，那也被宋秋雨甩在了身後。

李洛望著低頭的顏靈卿，他能夠感覺到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頹然氣息，目光透過髮絲，可見她的眼眶都是變紅了許多。

這還是李洛第一次見到顏靈卿顯露出這種軟弱頹然的模樣。

李洛抬頭望著宋秋雨所在的方向，此時的她，俏麗的臉頰上滿是勝利者的笑容，她的眸光也在看著這邊，李洛能夠感覺得出來，她看著顏靈卿的目光中，帶著一些譏誚與戲謔。

李洛沉默了數息，突然將顏靈卿的身子強行轉了過來，他目光盯著後者無措的通紅雙眼，低聲道：「靈卿姐，你的實力絕對比那宋秋雨更強，雖然不管她使用了什麼手段煉製出了五品靈水，但她可以，你也一定可以！」

顏靈卿搖搖頭，聲音都嘶啞了一些：「到現在我都沒有煉製成功過的。」

「之前不行，現在未必也不行，反正都是最差的情況了，試一試又何妨？」李洛沉聲道。

旋即他抓住顏靈卿一隻素白的小手，用衣衫將上面的水漬搽幹，緩緩道：「靈卿姐，我不是在乎這一場輸贏會不會對溪陽屋造成什麼影響，我只是單純的覺得，你這麼出色的人，怎麼可能輸給她？」

顏靈卿呆呆的望著面前李洛那張如刀削斧刻般的面龐，雖然上面帶著一些少年人的青澀，可卻充斥著昂揚的戰意，振奮著人心。

於是，最終她咬著嘴唇，輕輕的點頭。

「那...那就試一試吧。」

第八十四章五品

「冰河藻，半株。」

「盤山靈藤，三根。」

「千溪水，三份標準劑量。」

「......」

溪陽屋的煉製室中，平靜而快速的聲音不斷的從顏靈卿嘴中吐出來，一旁的李洛則是立即將一份份材料迅速的按照她所說的份量裝進一支支水晶瓶中，然後遞了過去。

而顏靈卿在接過這些水晶瓶後，水相之力便是一縷縷的湧入其中，相力攪動間，直接是將其盡數的磨碎，相力與材料的特性迅速融合。

兩人沒有說任何的廢話，如果是在平常時候，或許還能悠閒一點，但眼下是在比賽，所以可沒有什麼休息的餘地，只能一鼓作氣的完成煉製。

不過李洛在一旁打下手，倒是能夠從顏靈卿那有條不紊的煉製中學到不少的東西，後者對於材料特性的融合，可謂是相當的完美。

那一道道複雜的步驟，如果換做他來的話，恐怕會直接搞砸掉。

可見顏靈卿的淬相技術，水平還是相當高的。

但李洛也明白，這還只是開始而已。

在會場中，有裁判激昂的在解說著，場外的人雖然有些看不明白，但看著淬相師那種緊張的煉製的氣氛，還是讓得他們有種不明覺厲般的感覺，同時也受到氣氛的影響，變得亢奮起來。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顏靈卿面前的架子上面，已是放滿了一支支散發著藍色光澤的水晶瓶，其中是被暫時融合好的一份份材料。

而此時，顏靈卿光潔額頭上，也有著香汗順著臉頰滑落，但她卻連搽拭的時間都沒有，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在手中水晶瓶內，在那裡，隨著顏靈卿的水相之力攪動，侵蝕，一份份材料在進行著融合。

這種看似簡單的融合，實則需要自身對相力的精準把控，同時分解著各種材料中的雜質，繼而在那千百次的碰撞，侵蝕間，形成所需要的物質。

所以外人看起來，仿佛就是拿著水晶瓶，以相力灌注其中，看上去挺簡單的，但卻根本不知道，在那肉眼不可見處，究竟是在發生著何等激烈的變化。

這就是典型的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而這種時候，越是高品相的淬相師，其優勢就會變得越大，因為高品相的相力，靈性更盛，能夠彌補很多經驗上面的缺陷。

一旁的李洛望著顏靈卿那專注的漂亮臉蛋，微微沉吟了一下，這一次他將整理著材料時，屈指一彈，有一縷水光相力落入到了其中。

「天葉汁。」

當顏靈卿的聲音傳來時，李洛將手中的水晶瓶立即遞了過去。

顏靈卿接過，然後水相之力湧入，直接是將其震碎，不過這一次，伴隨著材料的調製融合，她的玉手突然一頓。

顏靈卿的臉頰上划過一抹驚愕之意，因為她發現這一次的融合，比之前竟然要順利許多，她的相力在水晶瓶中傳遞時，仿佛是得到了某種特殊的推力一般，讓她能夠省不少的力氣。

不過此時畢竟是在比賽中，顏靈卿也無法去細究，只能迅速的完成調製，繼續開始一步步的融合。

一旁的李洛一直在盯著顏靈卿的神色，而在見到她並沒有顯露出什麼驚慌後，方才暗自鬆了一口氣，顯然，他留在其中的那道相力並沒有幹擾到顏靈卿的融合，反而為其順利的推動了一把。

這倒是並不算意外，畢竟李洛的相力幾乎相當於秘法源水，因為空相的原因，他的相力能夠包容其他任何的水相，光相之力，再有就是，如今他的水光相是六品，可如果要光比拼相力中所蘊含的淬鍊性的話，李洛的水光相絕對足以媲美上七品水相或者光明相。

而顏靈卿自身是下七品的水相，所以在論起單純的相力品質上面，現在的李洛甚至是要強她一籌。

不過因為顏靈卿是主要的煉製者，再加上李洛自身不過九印實力，相力微薄，所以他那一道水光相力只能說能夠取到一些順水推舟的作用，讓得顏靈卿的煉製能夠更得心應手一點。

並且他明白，煉製這「藍藻靈水」，顏靈卿並不需要他的幫助，所以他這一手，也只是一個小實驗而已。

時間在緊張的氣氛下迅速的流逝。

顏靈卿這邊的煉製，即將進入尾聲，這讓得一旁的李洛鬆了一口氣，因為她的煉製沒有出任何的問題，這道四品「藍藻靈水」，即將誕生。

鐺！

而此時，會場中是而會有著鐘鼓聲響起，繼而裁判那激昂的聲音不斷的響起。

「綠光屋，趙楓，煉製四品「綠水奇光」成功，淬鍊力五成五！」

「白牙屋，柳瞳，煉製四品「白芽靈水」成功，淬鍊力五成六！」

「......」

聽著那些煉製成功的聲音，顏靈卿神色倒是沒有什麼波瀾，繼續平靜的煉製著手中的「藍藻靈水」。

不過，她的這種平靜並沒有持續太久，因為突然間，場中一陣急促的鐘鼓聲陡然響起，那裁判震驚的聲音響了起來。

「松子屋，宋秋雨，煉製...五品「玲瓏奇水」成功！淬鍊力，五成三！！」

譁！

當這道聲音響起時，整個會場都是掀起了滔天譁然聲，無數人震驚的望向松子屋所在的方向，只見得那裡的宋秋雨滿臉笑顏，她的手中，一支琉璃瓶正在閃爍著奇光。

五品靈水？！

這松子屋的宋秋雨，竟然真的把五品靈水煉製成功了？！

會場中，其他的一些靈水奇光屋的淬相師面色頓時變得難看了許多，因為在場幾乎都是四品淬相師，無一人能夠達到五品，而眼下宋秋雨竟然煉製出了一支五品靈水，這豈不是碾壓嗎？

不管這五品靈水究竟是不是宋秋雨機緣巧合下煉製成功的，但既然在這比賽中成了，那就是屬於她的成績。

宋家所在的看臺上，那宋山與莫凌都是露出了勝利在望的笑容。

而洛嵐府這邊，輕搖著花團蒲扇的蔡薇小手一頓，嬌媚的鵝蛋臉頰便是變得有些凝重起來，眸光帶著擔憂，盯著顏靈卿，李洛所在的煉製室中。

在這座煉製室中，氣氛在此時極為的沉凝。

原本正專心調製著材料的顏靈卿，整個人猶如是突然僵硬了下來，握住水晶瓶的手掌都是一動不動。

她呆呆的望著手中的水晶瓶，漂亮臉蛋上的神採都是開始在黯淡。

「怎麼會...她怎麼可能煉製出五品靈水？」顏靈卿喃喃自語。

砰！

手中的相力陡然失控，水晶瓶瞬間炸裂開來，液體順著顏靈卿的指縫間流淌下來，她雙手按在了煉製臺上，一直都是清傲的頭顱仿佛都是在此時漸漸的低了下來，長發遮掩住臉頰兩側。

現在繼續煉製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宋秋雨已經煉製出了五品靈水，她就算將這藍藻靈水煉製成功了，那也被宋秋雨甩在了身後。

李洛望著低頭的顏靈卿，他能夠感覺到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頹然氣息，目光透過髮絲，可見她的眼眶都是變紅了許多。

這還是李洛第一次見到顏靈卿顯露出這種軟弱頹然的模樣。

李洛抬頭望著宋秋雨所在的方向，此時的她，俏麗的臉頰上滿是勝利者的笑容，她的眸光也在看著這邊，李洛能夠感覺得出來，她看著顏靈卿的目光中，帶著一些譏誚與戲謔。

李洛沉默了數息，突然將顏靈卿的身子強行轉了過來，他目光盯著後者無措的通紅雙眼，低聲道：「靈卿姐，你的實力絕對比那宋秋雨更強，雖然不管她使用了什麼手段煉製出了五品靈水，但她可以，你也一定可以！」

顏靈卿搖搖頭，聲音都嘶啞了一些：「到現在我都沒有煉製成功過的。」

「之前不行，現在未必也不行，反正都是最差的情況了，試一試又何妨？」李洛沉聲道。

旋即他抓住顏靈卿一隻素白的小手，用衣衫將上面的水漬搽幹，緩緩道：「靈卿姐，我不是在乎這一場輸贏會不會對溪陽屋造成什麼影響，我只是單純的覺得，你這麼出色的人，怎麼可能輸給她？」

顏靈卿呆呆的望著面前李洛那張如刀削斧刻般的面龐，雖然上面帶著一些少年人的青澀，可卻充斥著昂揚的戰意，振奮著人心。

於是，最終她咬著嘴唇，輕輕的點頭。

「那...那就試一試吧。」

第八十五章合力煉製

「靈卿姐，五品靈水，你最熟悉哪一種？」見到顏靈卿重新的振作起來，李洛也是鬆了一口氣，旋即笑著問道。

「天歸靈水，這道五品靈水配方我最熟悉，之前也一直在練習，但正如我所說，還沒成功過一次。」顏靈卿說道。

李洛點點頭，然後招來了工作人員，說他們這裡要換一批煉製材料，後者立即上報，很快各種材料就陸陸續續的送進了煉製室。

此時的宋秋雨，已經自煉製室中走了出來，她笑吟吟的望著溪陽屋煉製室中，好整以暇的自語道：「顏靈卿，你還想掙扎嗎？你不可能翻盤的。」

她的心中，滿是舒暢之意，因為這一次，她終於將顏靈卿踩在了腳下。

以前在聖玄星學府的淬相院中，顏靈卿總是時時壓她一頭，即便後來將她推薦到了其老師的煉製小組，但明顯那位老師更為的重視顏靈卿，對她這裡就顯得要冷淡許多。

這讓得宋秋雨極為的不忿與嫉妒，她覺得自己的淬相天賦並不弱於顏靈卿，為何卻受不到重視？

雖說顏靈卿那時候對她頗有善意，但她卻並不想接受這種居高臨下如同施捨般的善意，你顏靈卿，不過只是想要彰顯你的光芒罷了。

「而這一次，我總算是勝過了你！」

...

「準備開始吧。」

當材料盡數的送入煉製室後，李洛看向顏靈卿。

後者深吸一口氣，旋即重重的點頭。

「琉璃液，十滴！」

李洛迅速的取出一枚透明如琉璃般的果實，輕輕一擠，十滴汁液滴進水晶管，旋即他手掌握住，有一道相力湧入其中。

這道相力，比起之前那一次試驗時，要更為的雄厚一些。

他將水晶管迅速的遞給顏靈卿，後者接過，相力湧入其中，開始分解其中的雜質與綜合藥性。

不過這一次，她的相力剛剛有所行動，她就感覺到了一股充斥著強大靈性的相力湧現而出，那股相力對於她而言算是頗為的細微，但其中所蘊含的靈性，卻是引得她心頭微微一震。

而且最關鍵的是，這道充斥著靈性的相力之中，竟然並沒有對她的相力產生絲毫的排斥，那種感覺，仿佛是誰將一道秘法源水給放了進去一般。

這一瞬間，顏靈卿心思如電光轉動，然後她偏過頭，眸光深深的看了一眼李洛。

如果到了這種時候，她還不明白那道充斥著靈性的相力究竟是怎麼來的，那她也太遲鈍了一些。

不過她沒有在此時多說任何的話，迅速的調整心態，以自身相力，引動著那一道充斥著靈性的相力，迅速的分解著材料中的雜質。

「酸雨靈果。」

「天根草。」

「百花漿。」

「......」

一個個材料的名字極有節奏的自顏靈卿嘴中傳出，然後李洛則是迅速的將材料整理妥當遞了過去。

時間在迅速的流逝。

此時會場其他的煉製室中，所有的淬相師都是完成了煉製，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不過都無所謂了，因為在宋秋雨那一道五品靈水下，他們都算是失敗者。

所以，所有的目光，都是在此時匯聚向唯一還沒有出結果的溪陽屋煉製室中。

「竟然還沒放棄？」

宋家的看臺上，莫凌笑眯眯的望著這一幕，搖了搖頭，道：「這顏靈卿難道還想殊死一搏，也搗鼓出一道五品靈水嗎？」

「不可能的，她如今還未曾跨入五品的界限，是無法把五品靈水煉製出來的，就算是秋雨，如果不是因為我莫家的秘藥，也不可能成功的。」

宋山微微一笑，道：「等秋雨奪得天蜀郡第一淬相師那一刻，我們就可以趁勢宣布推出墨水屋的產品，到時候必然會引發轟動，將溪陽屋打得潰不成軍。」

想到那一刻，即便是宋山，都是有點心跳加快了。

今天過後，松子屋，將會成為天蜀郡真正的第一屋。

而在金龍寶行的看臺上，呂會長皺著眉頭，道：「溪陽屋這次怕是要出事，那宋家與墨水屋達成了合作，之前秘密的運來了大批墨水屋的秘法源水源光，應該就是在等待今天一舉曝出，擊垮溪陽屋。」

一旁的呂清兒一驚，旋即俏臉上也有著擔憂之色浮現出來，今日這場大祭，果然是宋家蓄意已久的一場狙擊戰。

他們所為的，就是打垮溪陽屋，佔據天蜀郡靈水奇光市場中的頭把交椅。

洛嵐府這邊，蔡薇見到顏靈卿振作起來，倒是鬆了一口氣，因為她清楚後者與宋秋雨間的恩怨，如果在這裡輸給了宋秋雨，恐怕對她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打擊。

但隨即她又是有些忐忑起來，因為她也不明白，這場局面，顏靈卿應該怎麼做才能夠翻轉回來。

時間在那滿會場目光聚焦下迅速而過，很快就有著鐘鼓聲響起，那是代表著煉製時間即將到達極限的提醒。

宋秋雨雙臂抱胸，有些慵懶的斜靠著煉製室的晶壁，她歪著頭，盯著溪陽屋煉製室中的全神貫注的顏靈卿，眼眸中噙著快意的笑容。

「顏靈卿，這些無用之功，救不了你的。」她低聲道。

鐺！

又是一聲鐘鼓聲響起。

煉製室中，顏靈卿停下了手中材料的調製，她那俏臉上，香汗滑落，順著尖俏的下巴滑落下來，將近千份的材料調製，即便對於她而言，都是極大的消耗。

不過好在，材料的調製，盡數的成了。

而且，比她以前練習時要更為的順利。

但還有最後的步驟，那就是凝鍊源水，將所有調製好的材料融合在一起，形成最終的成品靈水。

這一步，同樣至關重要。

顏靈卿深吸一口氣，取過一旁的聚相晶，小手就搭了上去，準備凝鍊源水。

但此時，李洛突然伸出手，手掌覆蓋在了顏靈卿小手上。

顏靈卿一驚，有些愕然的盯著李洛，如果不是知曉此時情況不對，她都要覺得李洛是在佔她便宜了。

「靈卿姐，一起吧。」李洛露出燦爛的笑容，讓得顏靈卿一時間都微微失神。

旋即她回過神來，她雖然有些不太理解李洛的用意，但出於對他的信任，還是輕輕點頭。

下一刻，兩人同時運轉自身相力，然後湧入到了那聚相晶中。

純粹的光芒自聚相晶中散發出來，緊接著，有數滴源水自聚相晶中滴落而下，落入了下方的水晶瓶中。

李洛面色有些蒼白，因為他幾乎將自身的相力盡數的揮霍了出去，雖說他的相力比顏靈卿弱太多，但他凝聚而出的源水，在靈性這一點上面，要優於顏靈卿。

如今兩者的源水混合在一起，想必效果會更勝於顏靈卿自己凝鍊的源水。

顏靈卿握著凝聚而出的水晶瓶，她凝視著其中那極為純粹的源水，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出來，這一管源水，比她平日裡凝聚的源水品質更強。

而這，顯然不是因為她，而是因為李洛。

她眸光看著李洛，此時的後者正靠著煉製臺，面色蒼白的衝著她笑了笑。

「靈卿姐，開始你的表演吧。」他笑道。

顏靈卿沒有說什麼，只是輕輕點頭，她取過那由將近千份材料中提煉，調製而成的水晶管，然後將那一瓶源水，輕輕的倒入了進去。

源水落入的瞬間，水晶管內光芒大盛，其中仿佛是有著無數的生命在躦動，無數的碰撞如融合在霎那間誕生。

這般變化，持續了約莫十數息的時間，最終漸漸的歸於平靜。

而水晶瓶內，沸騰熄滅，其中液體的色彩漸漸的變得透明，清澈，同時有光華自其中噴射而出，絢爛至極。

譁！

見到這一幕，這會場中猛的爆發出無數譁然之聲，這是靈水奇光成品的表現，而在場那些淬相師更為的震驚，因為從那噴射的光華中，他們就能夠分辯出來，這根本就不是四品靈水能夠達到的程度，這...絕對是五品靈水！

顏靈卿失神的注視著手中的水晶瓶，片刻後，她有些顫抖的取過一支驗淬針，插入到其中。

然後她就見到，驗淬針上，那淬鍊度直接是攀爬到了五成八的刻度！

顏靈卿眼眶瞬間通紅起來。

而此時，那裁判因為震驚而顫抖的聲音，也是在會場中響徹而起。

「溪陽屋，顏靈卿，煉製五品「天歸靈水」成功！淬鍊力，五成八！！！」

轟！

會場中安靜了數息，下一刻陡然間爆發出沸騰的驚譁聲，誰都沒想到，這溪陽屋竟然真的趕在時間抵達之前，將五品靈水給煉製了出來！

而且，那淬鍊力，比之前的宋秋雨還要更高！

簡直不可思議！

而在那滿場沸騰聲中，依靠著煉製室外壁的宋秋雨，臉頰上的淡淡笑容，也是在此時一點點的僵硬了下來。

第八十五章合力煉製

「靈卿姐，五品靈水，你最熟悉哪一種？」見到顏靈卿重新的振作起來，李洛也是鬆了一口氣，旋即笑著問道。

「天歸靈水，這道五品靈水配方我最熟悉，之前也一直在練習，但正如我所說，還沒成功過一次。」顏靈卿說道。

李洛點點頭，然後招來了工作人員，說他們這裡要換一批煉製材料，後者立即上報，很快各種材料就陸陸續續的送進了煉製室。

此時的宋秋雨，已經自煉製室中走了出來，她笑吟吟的望著溪陽屋煉製室中，好整以暇的自語道：「顏靈卿，你還想掙扎嗎？你不可能翻盤的。」

她的心中，滿是舒暢之意，因為這一次，她終於將顏靈卿踩在了腳下。

以前在聖玄星學府的淬相院中，顏靈卿總是時時壓她一頭，即便後來將她推薦到了其老師的煉製小組，但明顯那位老師更為的重視顏靈卿，對她這裡就顯得要冷淡許多。

這讓得宋秋雨極為的不忿與嫉妒，她覺得自己的淬相天賦並不弱於顏靈卿，為何卻受不到重視？

雖說顏靈卿那時候對她頗有善意，但她卻並不想接受這種居高臨下如同施捨般的善意，你顏靈卿，不過只是想要彰顯你的光芒罷了。

「而這一次，我總算是勝過了你！」

...

「準備開始吧。」

當材料盡數的送入煉製室後，李洛看向顏靈卿。

後者深吸一口氣，旋即重重的點頭。

「琉璃液，十滴！」

李洛迅速的取出一枚透明如琉璃般的果實，輕輕一擠，十滴汁液滴進水晶管，旋即他手掌握住，有一道相力湧入其中。

這道相力，比起之前那一次試驗時，要更為的雄厚一些。

他將水晶管迅速的遞給顏靈卿，後者接過，相力湧入其中，開始分解其中的雜質與綜合藥性。

不過這一次，她的相力剛剛有所行動，她就感覺到了一股充斥著強大靈性的相力湧現而出，那股相力對於她而言算是頗為的細微，但其中所蘊含的靈性，卻是引得她心頭微微一震。

而且最關鍵的是，這道充斥著靈性的相力之中，竟然並沒有對她的相力產生絲毫的排斥，那種感覺，仿佛是誰將一道秘法源水給放了進去一般。

這一瞬間，顏靈卿心思如電光轉動，然後她偏過頭，眸光深深的看了一眼李洛。

如果到了這種時候，她還不明白那道充斥著靈性的相力究竟是怎麼來的，那她也太遲鈍了一些。

不過她沒有在此時多說任何的話，迅速的調整心態，以自身相力，引動著那一道充斥著靈性的相力，迅速的分解著材料中的雜質。

「酸雨靈果。」

「天根草。」

「百花漿。」

「......」

一個個材料的名字極有節奏的自顏靈卿嘴中傳出，然後李洛則是迅速的將材料整理妥當遞了過去。

時間在迅速的流逝。

此時會場其他的煉製室中，所有的淬相師都是完成了煉製，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不過都無所謂了，因為在宋秋雨那一道五品靈水下，他們都算是失敗者。

所以，所有的目光，都是在此時匯聚向唯一還沒有出結果的溪陽屋煉製室中。

「竟然還沒放棄？」

宋家的看臺上，莫凌笑眯眯的望著這一幕，搖了搖頭，道：「這顏靈卿難道還想殊死一搏，也搗鼓出一道五品靈水嗎？」

「不可能的，她如今還未曾跨入五品的界限，是無法把五品靈水煉製出來的，就算是秋雨，如果不是因為我莫家的秘藥，也不可能成功的。」

宋山微微一笑，道：「等秋雨奪得天蜀郡第一淬相師那一刻，我們就可以趁勢宣布推出墨水屋的產品，到時候必然會引發轟動，將溪陽屋打得潰不成軍。」

想到那一刻，即便是宋山，都是有點心跳加快了。

今天過後，松子屋，將會成為天蜀郡真正的第一屋。

而在金龍寶行的看臺上，呂會長皺著眉頭，道：「溪陽屋這次怕是要出事，那宋家與墨水屋達成了合作，之前秘密的運來了大批墨水屋的秘法源水源光，應該就是在等待今天一舉曝出，擊垮溪陽屋。」

一旁的呂清兒一驚，旋即俏臉上也有著擔憂之色浮現出來，今日這場大祭，果然是宋家蓄意已久的一場狙擊戰。

他們所為的，就是打垮溪陽屋，佔據天蜀郡靈水奇光市場中的頭把交椅。

洛嵐府這邊，蔡薇見到顏靈卿振作起來，倒是鬆了一口氣，因為她清楚後者與宋秋雨間的恩怨，如果在這裡輸給了宋秋雨，恐怕對她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打擊。

但隨即她又是有些忐忑起來，因為她也不明白，這場局面，顏靈卿應該怎麼做才能夠翻轉回來。

時間在那滿會場目光聚焦下迅速而過，很快就有著鐘鼓聲響起，那是代表著煉製時間即將到達極限的提醒。

宋秋雨雙臂抱胸，有些慵懶的斜靠著煉製室的晶壁，她歪著頭，盯著溪陽屋煉製室中的全神貫注的顏靈卿，眼眸中噙著快意的笑容。

「顏靈卿，這些無用之功，救不了你的。」她低聲道。

鐺！

又是一聲鐘鼓聲響起。

煉製室中，顏靈卿停下了手中材料的調製，她那俏臉上，香汗滑落，順著尖俏的下巴滑落下來，將近千份的材料調製，即便對於她而言，都是極大的消耗。

不過好在，材料的調製，盡數的成了。

而且，比她以前練習時要更為的順利。

但還有最後的步驟，那就是凝鍊源水，將所有調製好的材料融合在一起，形成最終的成品靈水。

這一步，同樣至關重要。

顏靈卿深吸一口氣，取過一旁的聚相晶，小手就搭了上去，準備凝鍊源水。

但此時，李洛突然伸出手，手掌覆蓋在了顏靈卿小手上。

顏靈卿一驚，有些愕然的盯著李洛，如果不是知曉此時情況不對，她都要覺得李洛是在佔她便宜了。

「靈卿姐，一起吧。」李洛露出燦爛的笑容，讓得顏靈卿一時間都微微失神。

旋即她回過神來，她雖然有些不太理解李洛的用意，但出於對他的信任，還是輕輕點頭。

下一刻，兩人同時運轉自身相力，然後湧入到了那聚相晶中。

純粹的光芒自聚相晶中散發出來，緊接著，有數滴源水自聚相晶中滴落而下，落入了下方的水晶瓶中。

李洛面色有些蒼白，因為他幾乎將自身的相力盡數的揮霍了出去，雖說他的相力比顏靈卿弱太多，但他凝聚而出的源水，在靈性這一點上面，要優於顏靈卿。

如今兩者的源水混合在一起，想必效果會更勝於顏靈卿自己凝鍊的源水。

顏靈卿握著凝聚而出的水晶瓶，她凝視著其中那極為純粹的源水，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出來，這一管源水，比她平日裡凝聚的源水品質更強。

而這，顯然不是因為她，而是因為李洛。

她眸光看著李洛，此時的後者正靠著煉製臺，面色蒼白的衝著她笑了笑。

「靈卿姐，開始你的表演吧。」他笑道。

顏靈卿沒有說什麼，只是輕輕點頭，她取過那由將近千份材料中提煉，調製而成的水晶管，然後將那一瓶源水，輕輕的倒入了進去。

源水落入的瞬間，水晶管內光芒大盛，其中仿佛是有著無數的生命在躦動，無數的碰撞如融合在霎那間誕生。

這般變化，持續了約莫十數息的時間，最終漸漸的歸於平靜。

而水晶瓶內，沸騰熄滅，其中液體的色彩漸漸的變得透明，清澈，同時有光華自其中噴射而出，絢爛至極。

譁！

見到這一幕，這會場中猛的爆發出無數譁然之聲，這是靈水奇光成品的表現，而在場那些淬相師更為的震驚，因為從那噴射的光華中，他們就能夠分辯出來，這根本就不是四品靈水能夠達到的程度，這...絕對是五品靈水！

顏靈卿失神的注視著手中的水晶瓶，片刻後，她有些顫抖的取過一支驗淬針，插入到其中。

然後她就見到，驗淬針上，那淬鍊度直接是攀爬到了五成八的刻度！

顏靈卿眼眶瞬間通紅起來。

而此時，那裁判因為震驚而顫抖的聲音，也是在會場中響徹而起。

「溪陽屋，顏靈卿，煉製五品「天歸靈水」成功！淬鍊力，五成八！！！」

轟！

會場中安靜了數息，下一刻陡然間爆發出沸騰的驚譁聲，誰都沒想到，這溪陽屋竟然真的趕在時間抵達之前，將五品靈水給煉製了出來！

而且，那淬鍊力，比之前的宋秋雨還要更高！

簡直不可思議！

而在那滿場沸騰聲中，依靠著煉製室外壁的宋秋雨，臉頰上的淡淡笑容，也是在此時一點點的僵硬了下來。

第八十六章逆轉

會場中的沸騰聲持續不斷，一波波的喧譁聲如浪潮般的擴散，迴蕩在場內。

所有人都有些震驚，誰都沒想到局面到了這最後一刻，竟會出現一場反轉，那溪陽屋的顏靈卿，居然也煉製出了五品靈水！

「什麼？！」

宋家家主宋山與莫凌直接是在此時從椅子上面彈了起來，面色鐵青的望著這一幕，眼中滿是難以置信。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有古怪！」莫凌咬著牙連連說道，那顏靈卿明明還只是四品淬相師，怎麼可能煉製得出五品靈水？

宋山面色變幻，眼中有惱怒升起。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他原本以為的完美計劃，此時出現了缺陷。

金龍寶行的看臺上，呂會長也是睜大了眼睛，旋即他磨挲著胖乎乎的下巴，道：「咦，這也太巧了吧？這顏靈卿什麼時候也能煉製出五品靈水了？」

「那宋秋雨都能做到，為什麼她不行？」呂清兒此時倒是笑了起來，同時心中鬆了一口氣。

呂會長啞然，辯解道：「其實從正常角度來說，她們兩人都不太能煉製出五品靈水，而如今都成功了，難道真是運氣太好？」

「誰知道呢。」呂清兒才不關心這些，她只知道這一次溪陽屋贏了，這樣一來，李洛應該也能開心一些。

呂會長見狀，只能無奈的搖搖頭，不再多說。

不過對於溪陽屋能夠取勝，他也是樂於所見，畢竟之前那宋家的宋雲峰竟然敢在大考上面坑害呂清兒，他對此也是極為的生氣，連帶著對宋家也沒了什麼好臉色，如果不是最後呂清兒沒出什麼事，這件事情，他可不會善罷甘休。

洛嵐府這邊，蔡薇長長的鬆了一口氣，小手忍不住的輕輕拍了拍胸口，引得顫巍波動，旋即又是有些疑惑的自語道：「靈卿怎麼突然間爆發了，難道是少府主的帥氣給了她動力嗎？不過她好像不是很吃外貌這一套啊？」

顏靈卿跟她可不一樣，三觀跟著五官走，這妮子對外貌可真是一點都不在意，不過這些都是次要的，眼前的結果對於他們溪陽屋而言，才是最好的。

「不可能！」

「她怎麼可能煉製出淬鍊力比我還高的五品靈水？！」場中，那宋秋雨在呆滯了好半晌後，終於是回過神來，當即厲聲說道。

她那俏美的臉頰，在此時都是微微的有些扭曲。

「一定有古怪！」她對著裁判怒聲說道。

然而裁判並沒有搭理她，他只負責宣判結果，雖然當在確定了顏靈卿煉製的的確是五品靈水並且淬鍊力達到五成八後，他直接是當場宣布：「溪陽屋顏靈卿，煉製無誤，五品天歸靈水，淬鍊力五成八，成績第一！」

「此次大祭，由溪陽屋顏靈卿奪冠！」

譁！

隨著裁判的聲音落下，這會場中頓時響起了諸多的譁然感嘆聲，這跌宕起伏的一幕，倒是頗為的精彩。

「哇，贏了！」

煉製室內，顏靈卿也是呆了數息，旋即漂亮臉蛋上頓時有著激動歡喜湧現出來，她忍不住的轉身一把抱住李洛，歡呼跳躍。

李洛連忙舉起雙手，示意自身清白，但同時感覺那貼在身上的嬌軀柔軟芬香，雖然沒有波瀾壯闊，但卻有著一種獨有的纖細苗條。

不過顏靈卿很快也是回過神來，連忙鬆開了李洛，美目有點羞惱的瞪來。

「這跟我沒關係吧？」李洛無辜的抬起雙手，這女人真是不講道理，撲過來的是你，現在生氣的也是你。

顏靈卿輕哼一聲，衝著他揚了揚拳頭，但那漂亮臉蛋上的笑意，卻是怎麼都遮掩不住，顯然，這次的反敗為勝，讓得她極為的開心。

「恭喜你了，天蜀郡第一淬相師。」李洛笑道。

顏靈卿白了他一眼，這什麼天蜀郡第一淬相師的名頭，可一點含金量都沒有，她也並不怎麼稀罕，讓得她高興的是，她挫敗了那宋秋雨，狠狠的出了一口惡氣。

「我這怎麼贏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不過這次煉製成功，倒是讓得我有一些感悟，我想，或許距離真正達到五品淬相師，也不遠了。」顏靈卿笑道。

「厲害。」李洛豎起大拇指，如果顏靈卿真能達到五品淬相師，那就真算是在淬相師這一道上面，真正的登堂入室了。

顏靈卿美眸掃了李洛一眼，其實她心中明白，她這一次能夠煉製成功，李洛的功勞功不可沒，而這也正是她心存疑惑的地方，畢竟李洛只是一個二品淬相師，以前的時候，他的水相品質似乎也並沒有太高，可此次由李洛凝鍊出來的源水，其中充斥的靈性，竟然比她都要更強。

顯然，在李洛的身上，有著一些秘密。

不過她聰明的沒有在這上面多問一句，她不是一個好奇心旺盛的人，既然李洛沒有說的想法，那她自然也沒興趣去追問。

所以，她直接是將先前發生的事情，盡數的埋在了心中。

煉製完畢，顏靈卿與李洛同時走出煉製室，她望著對面那面色扭曲的宋秋雨，淡淡的道：「不好意思，沒讓你贏。」

宋秋雨咬著牙，道：「顏靈卿，我不相信你能煉製出五品靈水！」

「我也不相信你。」

顏靈卿道：「如果你對結果有異議的話，我們可以去查探一下，看看我們有沒有使用一些盤外招。」

這場大祭，只是天蜀郡的一場比賽，並不算多重要，所以很多規則都不完善，但宋秋雨真是要胡攪蠻纏的話，那也只能找專業的人來查探。

但正如她所說，她根本不相信宋秋雨能夠煉製出五品靈水，因為她對後者太過的了解，這一次的事情，必然是有古怪之處。

宋秋雨貝齒緊咬著嘴唇，甚至咬出了一絲血跡，但最終她沒有膽子再在這上面多說什麼，因為她心虛，雖然莫凌信誓旦旦的說他們莫家的秘藥是查不出來的，但她卻不想節外生枝，莫名的搞出事端來。

眼下局面已輸，那就只能認了。

而且，奪取天蜀郡第一淬相師的名頭，也只是為了呼應接下來的計劃，雖說眼下沒做到，但也只是讓得他們少了一些氣勢而已，並不會真正的影響什麼。

於是，她恨恨的看了顏靈卿一眼：「你以為你就贏了嗎？做夢！」

她壓下心中的怒意，目光掃視全場，清亮的聲音響徹起來：「諸位，我宋家今日有大事宣布，從今天開始，宋家與墨水屋將會達成合作，推出最新的靈水奇光。」

「一品「黑星靈水」，淬鍊力六成二。」

「二品「黑月靈水」，淬鍊力六成一。」

「三品「黑耀奇光」，淬鍊力六成。」

隨著宋秋雨的聲音迴蕩在會場中，不出意外的直接引發了一場轟動，天蜀郡各大靈水奇光屋皆是面色大變，而對於其他人，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畢竟同等價格，誰不想要買到品質更好的靈水奇光？

而此前天蜀郡品質最好的靈水奇光，便是由溪陽屋所推出的一品青碧靈水，二品紅漿靈水，其品質在六成左右，而眼下宋家新推出的產品，更是勝了溪陽屋一頭！

此時他們方才明白，原來今日宋家的大招，是在這裡等著啊。

之前的冠軍爭奪，只是在醞釀氣勢而已。

如今雖說丟了冠軍，但這新產品一推出來，所有的風頭，都將會被宋家直接搶過去，畢竟冠軍在哪裡，跟其他人沒關係，可這靈水奇光，卻跟所有人息息相關。

顏靈卿望著這一幕，心頭也是微微一沉，果然還是來了啊。

接下來，應該如何應對宋家的這場攻勢？

顏靈卿沒有辦法，只能轉頭看向李洛，然後她就見到後者的臉龐上，有著一抹笑意浮現出來。

見到這種笑容，不知為何，顏靈卿緊繃的心，就悄悄的放鬆了許多。

第八十七章溪陽屋的再次升級

會場中的沸騰在持續，畢竟宋家這一次的動作實在不小，誰都沒料到，他們竟然會與墨水屋達成合作，而墨水屋那可是在整個大夏都頗有名氣的靈水奇光屋，論起實力，規模之強，天蜀郡內沒有任何靈水奇光屋能夠與之相比。

如今墨水屋闖入天蜀郡，無疑是猛虎進了羊群。

可以想像，未來天蜀郡的靈水奇光市場，必然絕大部分會落在宋家的手中，而之前陡然崛起的溪陽屋，恐怕將會遭遇重創。

而在那諸多沸騰聲中，宋秋雨先前有些難看的神色倒是漸漸的恢復過來，她冷冷的盯著顏靈卿，道：「雖然你贏了比賽，但可惜，我宋家贏了溪陽屋。」

不過此時有一道輕笑聲響起，宋秋雨看向一旁笑出聲的李洛，淡淡的道：「很好笑嗎？」

李洛點點頭，但也沒與她多說什麼廢話，而是目光轉向沸騰的場中，道：「諸位，我溪陽屋也有大事宣布，唔，從今天開始，溪陽屋出產的一品青碧靈水，二品紅漿靈水將會再次迎來升級，按照我的估計，新版本的兩種靈水，其淬鍊力將會達到六成四的品質。」

譁！

此言一出，直接是引得無數人目瞪口呆，就連一些淬相師都驚愕的望著李洛。

淬鍊力達到六成四的一品，二品靈水？

如果這能夠大規模生產的話，這種品質，莫說是放在天蜀郡，就算是放眼整個大夏，那都絕對能夠排進前十了。

而前十的那些產品，個個都是各大勢力經過無數次的磨練，方才最後形成的穩定之物。

可現在，這溪陽屋竟然也能夠達到這種程度了？

「這小子，純屬放屁！」宋家看臺上，莫凌怒罵出聲，這李洛也太能吹了，竟然敢說溪陽屋的青碧靈水，紅漿靈水能夠達到六成四的淬鍊力，這種品質，就算是他們墨水屋都很難做到。

宋山的面龐也是有些陰沉，不過雖說他也覺得李洛的話沒有什麼可信度，但是不知為何，心中還是掠過一些不安，畢竟這李洛，有時候的確是有點邪門。

金龍商會那邊，呂會長也是有些驚訝，對著呂清兒道：「溪陽屋的靈水又升級了？有這麼快的嗎？」

呂清兒無辜的眨了眨大眼睛，表示她也不知道為什麼溪陽屋的產品升級速度會這麼的獨特。

在那會場中，宋秋雨聽到此話，同樣一愣，旋即冷笑道：「你在胡說個什麼？這種品質的靈水，就算是你溪陽屋總部都達不到，你一個分部，也敢放這種大話？！」

這小子，以為靈水奇光是什麼？你說升級就升級的？要知道其他那些各大勢力中的靈水奇光，哪個不是要經過無數次的試驗，調整配方，提升經驗，最終才能夠讓得品質一點點的提升。

可這溪陽屋的靈水奇光，在那兩個月前，才勉強達到五成多的淬鍊力而已，論起品質，莫說是跟松子屋比了，就算是天蜀郡其他的一些靈水奇光屋，其品質都要勝過他們。

而之前雖然不知道溪陽屋怎麼搗鼓出來的品質大提升，但這種事情，難道還能在短時間內再來第二次？

一旁的顏靈卿沒有說話，只是她的眸光中也是透著一些疑惑，因為所謂的品質大升級，就算是她，也事先不知曉。

不過在經歷了先前的事情後，她對於李洛，倒是多了許多的信心，既然眼下他敢在這裡大放厥詞，那必然是有所準備的。

李洛對著後方揮了揮手，立刻有著一名洛嵐府的侍從捧著黑箱子快速而來，箱子打開，其中插滿著數十支靈水奇光，正是溪陽屋出品的青碧靈水與紅漿靈水。

李洛隨手取來一根驗淬針，然後當著無數道目光下，將其中的青碧靈水與紅漿靈水都給測驗了一次，然後所有人就驚愕的見到，這些靈水的淬鍊力，竟然真的是達到了六成四。

於是全場譁然。

李洛笑容溫和，道：「諸位，從今以後，溪陽屋在天蜀郡出品的青碧靈水，紅漿靈水都會達到六成四的品質，如果有低於這個品質的，溪陽屋無條件退款。」

這話一出，所有人都明白，這位少府主是來真格的了。

那宋秋雨面色瞬間變得無比的難看，她有心想要指責李洛這些靈水必然是讓一些高級淬相師煉製，可人家連這種無條件退款都說了出來，這就說明他有著絕對的信心長期出貨，並且維持這個品質。

所以一時間，宋秋雨渾身都忍不住的有些顫抖起來，那是憤怒與不甘心所導致。

為了今日，她費盡心機的促使了宋家與墨水屋的合作，所為的就是在今日徹底打垮顏靈卿與溪陽屋，可這一切，現在都被摧毀得乾乾淨淨。

比賽第一她輸給了顏靈卿，眼下連推出的新產品，也被溪陽屋的升級打得落花流水。

今日的一切，簡直成了一場笑話。

「不可能，不可能！」而此時，那宋家的看臺上，莫凌失態的站起來，厲聲喝道。

他同樣不相信溪陽屋能夠長期維持這種品質的靈水奇光。

「李洛他一定在撒謊！」

然而一旁的宋山，則是面無表情的站起身來，他也沒有理會咆哮的莫凌，直接轉身離去了。

因為到了這個局面，結果已經不可改變了，他們宋家精心策劃的一場狙擊，不僅被對方輕易的化解，而且還給予了極為凌厲的反擊。

那高達六成四淬鍊力的靈水，將會成為一座大山，永遠的壓在宋家的頭頂上，讓得他們幾乎再沒有翻身的可能性。

今日的宋家，再次被洛嵐府打倒了。

而他記得，似乎之前不是這樣的，那時候他們的宋家不斷蠶食洛嵐府在天蜀郡的產業，可謂是風光無限，可怎麼突然間就變成這樣了？

宋山的腦海中，閃過李洛的臉龐。

似乎所有人都只知道洛嵐府的姜青娥讓人忌憚，但他們會不會，都小瞧了這個不顯山不露水，可冷不丁就會如毒蛇般竄出來，直接讓人一擊致命的少府主？

「走吧，好戲結束了。」

呂會長也是起身，對著呂清兒笑了笑，道：「雖然我沒有什麼證據，但出於這麼多年行商的直覺，我感覺，這位少府主，有點不一般。」

「他沒有他父母以及姜青娥的那種鋒銳之氣，但他卻更懂得所謂的韜光養晦，那甚至不該是他這個年齡應該具備的特性，未來的他，我感覺未必就比不上姜青娥。」

說完，他便是轉身而去。

呂清兒歪著頭望著會場中的李洛，也是淺淺一笑，輕聲道：「其實，我也這麼認為。」

她想起接下來他們就將會前往聖玄星學府，開啟一段新的人生篇章，於是莫名的，她的心中，就湧現了一些期待之意。

第八十六章逆轉

會場中的沸騰聲持續不斷，一波波的喧譁聲如浪潮般的擴散，迴蕩在場內。

所有人都有些震驚，誰都沒想到局面到了這最後一刻，竟會出現一場反轉，那溪陽屋的顏靈卿，居然也煉製出了五品靈水！

「什麼？！」

宋家家主宋山與莫凌直接是在此時從椅子上面彈了起來，面色鐵青的望著這一幕，眼中滿是難以置信。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有古怪！」莫凌咬著牙連連說道，那顏靈卿明明還只是四品淬相師，怎麼可能煉製得出五品靈水？

宋山面色變幻，眼中有惱怒升起。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他原本以為的完美計劃，此時出現了缺陷。

金龍寶行的看臺上，呂會長也是睜大了眼睛，旋即他磨挲著胖乎乎的下巴，道：「咦，這也太巧了吧？這顏靈卿什麼時候也能煉製出五品靈水了？」

「那宋秋雨都能做到，為什麼她不行？」呂清兒此時倒是笑了起來，同時心中鬆了一口氣。

呂會長啞然，辯解道：「其實從正常角度來說，她們兩人都不太能煉製出五品靈水，而如今都成功了，難道真是運氣太好？」

「誰知道呢。」呂清兒才不關心這些，她只知道這一次溪陽屋贏了，這樣一來，李洛應該也能開心一些。

呂會長見狀，只能無奈的搖搖頭，不再多說。

不過對於溪陽屋能夠取勝，他也是樂於所見，畢竟之前那宋家的宋雲峰竟然敢在大考上面坑害呂清兒，他對此也是極為的生氣，連帶著對宋家也沒了什麼好臉色，如果不是最後呂清兒沒出什麼事，這件事情，他可不會善罷甘休。

洛嵐府這邊，蔡薇長長的鬆了一口氣，小手忍不住的輕輕拍了拍胸口，引得顫巍波動，旋即又是有些疑惑的自語道：「靈卿怎麼突然間爆發了，難道是少府主的帥氣給了她動力嗎？不過她好像不是很吃外貌這一套啊？」

顏靈卿跟她可不一樣，三觀跟著五官走，這妮子對外貌可真是一點都不在意，不過這些都是次要的，眼前的結果對於他們溪陽屋而言，才是最好的。

「不可能！」

「她怎麼可能煉製出淬鍊力比我還高的五品靈水？！」場中，那宋秋雨在呆滯了好半晌後，終於是回過神來，當即厲聲說道。

她那俏美的臉頰，在此時都是微微的有些扭曲。

「一定有古怪！」她對著裁判怒聲說道。

然而裁判並沒有搭理她，他只負責宣判結果，雖然當在確定了顏靈卿煉製的的確是五品靈水並且淬鍊力達到五成八後，他直接是當場宣布：「溪陽屋顏靈卿，煉製無誤，五品天歸靈水，淬鍊力五成八，成績第一！」

「此次大祭，由溪陽屋顏靈卿奪冠！」

譁！

隨著裁判的聲音落下，這會場中頓時響起了諸多的譁然感嘆聲，這跌宕起伏的一幕，倒是頗為的精彩。

「哇，贏了！」

煉製室內，顏靈卿也是呆了數息，旋即漂亮臉蛋上頓時有著激動歡喜湧現出來，她忍不住的轉身一把抱住李洛，歡呼跳躍。

李洛連忙舉起雙手，示意自身清白，但同時感覺那貼在身上的嬌軀柔軟芬香，雖然沒有波瀾壯闊，但卻有著一種獨有的纖細苗條。

不過顏靈卿很快也是回過神來，連忙鬆開了李洛，美目有點羞惱的瞪來。

「這跟我沒關係吧？」李洛無辜的抬起雙手，這女人真是不講道理，撲過來的是你，現在生氣的也是你。

顏靈卿輕哼一聲，衝著他揚了揚拳頭，但那漂亮臉蛋上的笑意，卻是怎麼都遮掩不住，顯然，這次的反敗為勝，讓得她極為的開心。

「恭喜你了，天蜀郡第一淬相師。」李洛笑道。

顏靈卿白了他一眼，這什麼天蜀郡第一淬相師的名頭，可一點含金量都沒有，她也並不怎麼稀罕，讓得她高興的是，她挫敗了那宋秋雨，狠狠的出了一口惡氣。

「我這怎麼贏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不過這次煉製成功，倒是讓得我有一些感悟，我想，或許距離真正達到五品淬相師，也不遠了。」顏靈卿笑道。

「厲害。」李洛豎起大拇指，如果顏靈卿真能達到五品淬相師，那就真算是在淬相師這一道上面，真正的登堂入室了。

顏靈卿美眸掃了李洛一眼，其實她心中明白，她這一次能夠煉製成功，李洛的功勞功不可沒，而這也正是她心存疑惑的地方，畢竟李洛只是一個二品淬相師，以前的時候，他的水相品質似乎也並沒有太高，可此次由李洛凝鍊出來的源水，其中充斥的靈性，竟然比她都要更強。

顯然，在李洛的身上，有著一些秘密。

不過她聰明的沒有在這上面多問一句，她不是一個好奇心旺盛的人，既然李洛沒有說的想法，那她自然也沒興趣去追問。

所以，她直接是將先前發生的事情，盡數的埋在了心中。

煉製完畢，顏靈卿與李洛同時走出煉製室，她望著對面那面色扭曲的宋秋雨，淡淡的道：「不好意思，沒讓你贏。」

宋秋雨咬著牙，道：「顏靈卿，我不相信你能煉製出五品靈水！」

「我也不相信你。」

顏靈卿道：「如果你對結果有異議的話，我們可以去查探一下，看看我們有沒有使用一些盤外招。」

這場大祭，只是天蜀郡的一場比賽，並不算多重要，所以很多規則都不完善，但宋秋雨真是要胡攪蠻纏的話，那也只能找專業的人來查探。

但正如她所說，她根本不相信宋秋雨能夠煉製出五品靈水，因為她對後者太過的了解，這一次的事情，必然是有古怪之處。

宋秋雨貝齒緊咬著嘴唇，甚至咬出了一絲血跡，但最終她沒有膽子再在這上面多說什麼，因為她心虛，雖然莫凌信誓旦旦的說他們莫家的秘藥是查不出來的，但她卻不想節外生枝，莫名的搞出事端來。

眼下局面已輸，那就只能認了。

而且，奪取天蜀郡第一淬相師的名頭，也只是為了呼應接下來的計劃，雖說眼下沒做到，但也只是讓得他們少了一些氣勢而已，並不會真正的影響什麼。

於是，她恨恨的看了顏靈卿一眼：「你以為你就贏了嗎？做夢！」

她壓下心中的怒意，目光掃視全場，清亮的聲音響徹起來：「諸位，我宋家今日有大事宣布，從今天開始，宋家與墨水屋將會達成合作，推出最新的靈水奇光。」

「一品「黑星靈水」，淬鍊力六成二。」

「二品「黑月靈水」，淬鍊力六成一。」

「三品「黑耀奇光」，淬鍊力六成。」

隨著宋秋雨的聲音迴蕩在會場中，不出意外的直接引發了一場轟動，天蜀郡各大靈水奇光屋皆是面色大變，而對於其他人，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畢竟同等價格，誰不想要買到品質更好的靈水奇光？

而此前天蜀郡品質最好的靈水奇光，便是由溪陽屋所推出的一品青碧靈水，二品紅漿靈水，其品質在六成左右，而眼下宋家新推出的產品，更是勝了溪陽屋一頭！

此時他們方才明白，原來今日宋家的大招，是在這裡等著啊。

之前的冠軍爭奪，只是在醞釀氣勢而已。

如今雖說丟了冠軍，但這新產品一推出來，所有的風頭，都將會被宋家直接搶過去，畢竟冠軍在哪裡，跟其他人沒關係，可這靈水奇光，卻跟所有人息息相關。

顏靈卿望著這一幕，心頭也是微微一沉，果然還是來了啊。

接下來，應該如何應對宋家的這場攻勢？

顏靈卿沒有辦法，只能轉頭看向李洛，然後她就見到後者的臉龐上，有著一抹笑意浮現出來。

見到這種笑容，不知為何，顏靈卿緊繃的心，就悄悄的放鬆了許多。

第八十八章準備離去

大祭結束，歸去的車輦上。

李洛，蔡薇，顏靈卿同乘，而此時的兩女，皆是睜大著明晃晃的美目，一直盯著對面的李洛。

「雖然我知道我的顏值是何等的耀眼，我們這麼朝夕相處下來，你們難免會有些其他的心思，但是為了不使得你們與青娥姐閨蜜間反目，所以我還是希望你們能稍微克制一下自己，如果實在克制不了，我建議你們先和青娥姐商量一下。」李洛被兩女看了半天，只能認真的告誡道。

「嘁。」

蔡薇與顏靈卿皆是輕嗤了一聲，感覺這傢伙的臉皮是真的日益增厚了。

「少府主，你的秘密真是藏了不少呢，不過你現在總得說說，我們溪陽屋以後怎麼將品質保持在六成四這個程度上面吧？」蔡薇笑吟吟的道。

李洛笑道：「這還不簡單，我把秘法源水升級了一下，純度變得更高了，所以煉製出來的源水品質自然就提升了一點。」

蔡薇與顏靈卿皆是無語，其實後者倒是猜到了，畢竟靈水品質提升的因素就那些，而李洛能夠影響到的，似乎也就只有那秘法源水了。

可是，之前李洛拿出來的秘法源水純度已經高到連顏靈卿都驚嘆了，而現在，李洛又把這個秘法源水的純度進行了提升？

「人家宋家辛辛苦苦找來外援，之間不知道經歷了多少的談判與博弈，可如此費盡心機，最後卻抵不過你這輕描淡寫的一句源水升級...我現在，都有點同情那宋秋雨了。」蔡薇無奈的搖搖頭，然而那狹長嬌媚的眼眸間，卻是噙著歡快的笑意。

李洛笑了笑，好歹溪陽屋還沒有推出品質升級的三品靈水，那是因為如今他畢竟只是九印等級，相力還不夠雄厚，特定時期內榨出來的源水數量有限，不然他早就連三品靈水也升級了，到時候宋家才真的是會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對了，你應該也快要去聖玄星學府了吧？到時候這秘法源水怎麼辦？」顏靈卿突然問道。

天蜀郡溪陽屋的靈水品質能夠達到現在這種程度，可以毫不客氣的說，完全是因為李洛這個作弊器的存在，可到時候李洛離開了，那這種品質又怎麼保證？

先前李洛可都說過，保證溪陽屋在天蜀郡的品質達到六成四，不然無條件退款。

李洛對這個倒是早有想法，道：「以後我去了王城，每一個月，都會送一批秘法源水到天蜀郡來，保證溪陽屋產品的品質質量。」

伴隨著如今李洛相力的提升，他所能夠凝鍊出來的秘法源水數量也是在增多起來，多湊湊的話，倒是能夠保證天蜀郡這邊的需求。

蔡薇與顏靈卿聞言，也是點點頭，認同這個方法。

「不過少府主你去了王城的話，我與靈卿應該會與你一起的。」

蔡薇嫣然一笑，道：「畢竟我來天蜀郡，其實主要是照顧少府主並且穩定一下天蜀郡的產業，而這兩個月下來，這些任務都算是完成了，所以我也得回大夏城了。」

顏靈卿也是螓首微點，道：「溪陽屋這邊已經穩定了，之前總部派來了另外一位四品淬相師擔任副會長，這是青娥派來的，值得信任，我也能放心的將這邊的事情交給他來負責。」

旋即她輕笑一身，道：「而且，我還在聖玄星學府修行呢，等你進聖玄星學府時，還得叫我學姐。」

李洛笑道：「你們這本事留在天蜀郡，本來就是屈才了。」

蔡薇本來是整個洛嵐府的大管家，因為之前裴昊搞事情，而姜青娥為了他能夠在天蜀郡安穩一些，這才將蔡薇派過來照顧他同時穩住天蜀郡的局面，而顏靈卿更是聖玄星學府淬相院的高材生，她會答應姜青娥來到天蜀郡，更多的還是在尋求自身的磨練，提升淬相術。

而等他離開天蜀郡後，她們兩人，自然也不會在這裡久留。

蔡薇問道：「你打算什麼時候動身前往大夏城？」

「應該還需要大半個月的時間。」

李洛估算了一下，現在假期還有一個多月，而他需要在天蜀郡儘量的將「小無相神輪」給填滿，最好是將第二道後天之相給鍛造出來。

「那也差不多，我們做好安排，也應該是那個時間，所以到時候正好一起。」蔡薇笑吟吟的道。

「好久沒看見我的青娥寶貝了，真是想念啊。」顏靈卿也是面露期待。

李洛深有同感的點點頭，附和道：「我也很想念青娥寶貝，真想給她一個充滿著愛的擁抱。」

然而顏靈卿聞言，卻是認真的對著他說：「如果是在聖玄星學府，我勸你可要慎重一點，如果你真做出這種舉動的話，我感覺你會被悶棍打死。」

李洛一驚，旋即忿忿不平的道：「我抱未婚妻也犯法嗎？聖玄星學府的人怎麼這麼野蠻？」

顏靈卿白了他一眼，不想理會這個裝傻的傢伙。

...

大祭後的日子，開始變得平淡，南風城中的喧囂也是在退去，歸於往日的平靜。

溪陽屋的業績在節節攀升，幾乎是毫無懸念的佔據了天蜀郡靈水奇光市場中的絕大部分，這直接是令得天蜀郡今年的收入達到了歷年之最。

而當溪陽屋的名頭在天蜀郡越來越響亮時，假期也是在一日日的迅速過去。

當假期還剩下最後半個月的時候，李洛的相力終於迎來了久違的晉級，他如願以償的踏入到了十印境。

到了這個層次，就要開始準備醞釀衝擊相師境，孕育相種，只不過這依舊還需要一些時間來準備，而「小無相神輪」上面的光竅，也是在李洛的努力下，漸漸的趨於圓滿，只剩下最後兩顆。

可就是這兩顆光竅，讓得李洛費盡心機的試驗各種材料，但卻始終都被小無相神輪所排斥，最終經過他的猜測，應該是這些材料之中蘊含的風，雷能量不足的原因。

也就是說，最後這兩顆光竅，恐怕需要一些相當珍稀的風雷材料才能夠填滿。

為此他專門去了天蜀郡的金龍寶行，可在那裡所找尋到的風雷材料也滿足不了他的需求，最終還是呂會長告訴他，如果想要更好的風雷材料，恐怕只能去大夏城的金龍寶行總部去。

在那裡，他應該可以找到滿意的材料。

在得知這個消息後，李洛明白，他應該是到了離開天蜀郡，前往大夏城的時候了。

第八十七章溪陽屋的再次升級

會場中的沸騰在持續，畢竟宋家這一次的動作實在不小，誰都沒料到，他們竟然會與墨水屋達成合作，而墨水屋那可是在整個大夏都頗有名氣的靈水奇光屋，論起實力，規模之強，天蜀郡內沒有任何靈水奇光屋能夠與之相比。

如今墨水屋闖入天蜀郡，無疑是猛虎進了羊群。

可以想像，未來天蜀郡的靈水奇光市場，必然絕大部分會落在宋家的手中，而之前陡然崛起的溪陽屋，恐怕將會遭遇重創。

而在那諸多沸騰聲中，宋秋雨先前有些難看的神色倒是漸漸的恢復過來，她冷冷的盯著顏靈卿，道：「雖然你贏了比賽，但可惜，我宋家贏了溪陽屋。」

不過此時有一道輕笑聲響起，宋秋雨看向一旁笑出聲的李洛，淡淡的道：「很好笑嗎？」

李洛點點頭，但也沒與她多說什麼廢話，而是目光轉向沸騰的場中，道：「諸位，我溪陽屋也有大事宣布，唔，從今天開始，溪陽屋出產的一品青碧靈水，二品紅漿靈水將會再次迎來升級，按照我的估計，新版本的兩種靈水，其淬鍊力將會達到六成四的品質。」

譁！

此言一出，直接是引得無數人目瞪口呆，就連一些淬相師都驚愕的望著李洛。

淬鍊力達到六成四的一品，二品靈水？

如果這能夠大規模生產的話，這種品質，莫說是放在天蜀郡，就算是放眼整個大夏，那都絕對能夠排進前十了。

而前十的那些產品，個個都是各大勢力經過無數次的磨練，方才最後形成的穩定之物。

可現在，這溪陽屋竟然也能夠達到這種程度了？

「這小子，純屬放屁！」宋家看臺上，莫凌怒罵出聲，這李洛也太能吹了，竟然敢說溪陽屋的青碧靈水，紅漿靈水能夠達到六成四的淬鍊力，這種品質，就算是他們墨水屋都很難做到。

宋山的面龐也是有些陰沉，不過雖說他也覺得李洛的話沒有什麼可信度，但是不知為何，心中還是掠過一些不安，畢竟這李洛，有時候的確是有點邪門。

金龍商會那邊，呂會長也是有些驚訝，對著呂清兒道：「溪陽屋的靈水又升級了？有這麼快的嗎？」

呂清兒無辜的眨了眨大眼睛，表示她也不知道為什麼溪陽屋的產品升級速度會這麼的獨特。

在那會場中，宋秋雨聽到此話，同樣一愣，旋即冷笑道：「你在胡說個什麼？這種品質的靈水，就算是你溪陽屋總部都達不到，你一個分部，也敢放這種大話？！」

這小子，以為靈水奇光是什麼？你說升級就升級的？要知道其他那些各大勢力中的靈水奇光，哪個不是要經過無數次的試驗，調整配方，提升經驗，最終才能夠讓得品質一點點的提升。

可這溪陽屋的靈水奇光，在那兩個月前，才勉強達到五成多的淬鍊力而已，論起品質，莫說是跟松子屋比了，就算是天蜀郡其他的一些靈水奇光屋，其品質都要勝過他們。

而之前雖然不知道溪陽屋怎麼搗鼓出來的品質大提升，但這種事情，難道還能在短時間內再來第二次？

一旁的顏靈卿沒有說話，只是她的眸光中也是透著一些疑惑，因為所謂的品質大升級，就算是她，也事先不知曉。

不過在經歷了先前的事情後，她對於李洛，倒是多了許多的信心，既然眼下他敢在這裡大放厥詞，那必然是有所準備的。

李洛對著後方揮了揮手，立刻有著一名洛嵐府的侍從捧著黑箱子快速而來，箱子打開，其中插滿著數十支靈水奇光，正是溪陽屋出品的青碧靈水與紅漿靈水。

李洛隨手取來一根驗淬針，然後當著無數道目光下，將其中的青碧靈水與紅漿靈水都給測驗了一次，然後所有人就驚愕的見到，這些靈水的淬鍊力，竟然真的是達到了六成四。

於是全場譁然。

李洛笑容溫和，道：「諸位，從今以後，溪陽屋在天蜀郡出品的青碧靈水，紅漿靈水都會達到六成四的品質，如果有低於這個品質的，溪陽屋無條件退款。」

這話一出，所有人都明白，這位少府主是來真格的了。

那宋秋雨面色瞬間變得無比的難看，她有心想要指責李洛這些靈水必然是讓一些高級淬相師煉製，可人家連這種無條件退款都說了出來，這就說明他有著絕對的信心長期出貨，並且維持這個品質。

所以一時間，宋秋雨渾身都忍不住的有些顫抖起來，那是憤怒與不甘心所導致。

為了今日，她費盡心機的促使了宋家與墨水屋的合作，所為的就是在今日徹底打垮顏靈卿與溪陽屋，可這一切，現在都被摧毀得乾乾淨淨。

比賽第一她輸給了顏靈卿，眼下連推出的新產品，也被溪陽屋的升級打得落花流水。

今日的一切，簡直成了一場笑話。

「不可能，不可能！」而此時，那宋家的看臺上，莫凌失態的站起來，厲聲喝道。

他同樣不相信溪陽屋能夠長期維持這種品質的靈水奇光。

「李洛他一定在撒謊！」

然而一旁的宋山，則是面無表情的站起身來，他也沒有理會咆哮的莫凌，直接轉身離去了。

因為到了這個局面，結果已經不可改變了，他們宋家精心策劃的一場狙擊，不僅被對方輕易的化解，而且還給予了極為凌厲的反擊。

那高達六成四淬鍊力的靈水，將會成為一座大山，永遠的壓在宋家的頭頂上，讓得他們幾乎再沒有翻身的可能性。

今日的宋家，再次被洛嵐府打倒了。

而他記得，似乎之前不是這樣的，那時候他們的宋家不斷蠶食洛嵐府在天蜀郡的產業，可謂是風光無限，可怎麼突然間就變成這樣了？

宋山的腦海中，閃過李洛的臉龐。

似乎所有人都只知道洛嵐府的姜青娥讓人忌憚，但他們會不會，都小瞧了這個不顯山不露水，可冷不丁就會如毒蛇般竄出來，直接讓人一擊致命的少府主？

「走吧，好戲結束了。」

呂會長也是起身，對著呂清兒笑了笑，道：「雖然我沒有什麼證據，但出於這麼多年行商的直覺，我感覺，這位少府主，有點不一般。」

「他沒有他父母以及姜青娥的那種鋒銳之氣，但他卻更懂得所謂的韜光養晦，那甚至不該是他這個年齡應該具備的特性，未來的他，我感覺未必就比不上姜青娥。」

說完，他便是轉身而去。

呂清兒歪著頭望著會場中的李洛，也是淺淺一笑，輕聲道：「其實，我也這麼認為。」

她想起接下來他們就將會前往聖玄星學府，開啟一段新的人生篇章，於是莫名的，她的心中，就湧現了一些期待之意。

第八十八章準備離去

大祭結束，歸去的車輦上。

李洛，蔡薇，顏靈卿同乘，而此時的兩女，皆是睜大著明晃晃的美目，一直盯著對面的李洛。

「雖然我知道我的顏值是何等的耀眼，我們這麼朝夕相處下來，你們難免會有些其他的心思，但是為了不使得你們與青娥姐閨蜜間反目，所以我還是希望你們能稍微克制一下自己，如果實在克制不了，我建議你們先和青娥姐商量一下。」李洛被兩女看了半天，只能認真的告誡道。

「嘁。」

蔡薇與顏靈卿皆是輕嗤了一聲，感覺這傢伙的臉皮是真的日益增厚了。

「少府主，你的秘密真是藏了不少呢，不過你現在總得說說，我們溪陽屋以後怎麼將品質保持在六成四這個程度上面吧？」蔡薇笑吟吟的道。

李洛笑道：「這還不簡單，我把秘法源水升級了一下，純度變得更高了，所以煉製出來的源水品質自然就提升了一點。」

蔡薇與顏靈卿皆是無語，其實後者倒是猜到了，畢竟靈水品質提升的因素就那些，而李洛能夠影響到的，似乎也就只有那秘法源水了。

可是，之前李洛拿出來的秘法源水純度已經高到連顏靈卿都驚嘆了，而現在，李洛又把這個秘法源水的純度進行了提升？

「人家宋家辛辛苦苦找來外援，之間不知道經歷了多少的談判與博弈，可如此費盡心機，最後卻抵不過你這輕描淡寫的一句源水升級...我現在，都有點同情那宋秋雨了。」蔡薇無奈的搖搖頭，然而那狹長嬌媚的眼眸間，卻是噙著歡快的笑意。

李洛笑了笑，好歹溪陽屋還沒有推出品質升級的三品靈水，那是因為如今他畢竟只是九印等級，相力還不夠雄厚，特定時期內榨出來的源水數量有限，不然他早就連三品靈水也升級了，到時候宋家才真的是會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對了，你應該也快要去聖玄星學府了吧？到時候這秘法源水怎麼辦？」顏靈卿突然問道。

天蜀郡溪陽屋的靈水品質能夠達到現在這種程度，可以毫不客氣的說，完全是因為李洛這個作弊器的存在，可到時候李洛離開了，那這種品質又怎麼保證？

先前李洛可都說過，保證溪陽屋在天蜀郡的品質達到六成四，不然無條件退款。

李洛對這個倒是早有想法，道：「以後我去了王城，每一個月，都會送一批秘法源水到天蜀郡來，保證溪陽屋產品的品質質量。」

伴隨著如今李洛相力的提升，他所能夠凝鍊出來的秘法源水數量也是在增多起來，多湊湊的話，倒是能夠保證天蜀郡這邊的需求。

蔡薇與顏靈卿聞言，也是點點頭，認同這個方法。

「不過少府主你去了王城的話，我與靈卿應該會與你一起的。」

蔡薇嫣然一笑，道：「畢竟我來天蜀郡，其實主要是照顧少府主並且穩定一下天蜀郡的產業，而這兩個月下來，這些任務都算是完成了，所以我也得回大夏城了。」

顏靈卿也是螓首微點，道：「溪陽屋這邊已經穩定了，之前總部派來了另外一位四品淬相師擔任副會長，這是青娥派來的，值得信任，我也能放心的將這邊的事情交給他來負責。」

旋即她輕笑一身，道：「而且，我還在聖玄星學府修行呢，等你進聖玄星學府時，還得叫我學姐。」

李洛笑道：「你們這本事留在天蜀郡，本來就是屈才了。」

蔡薇本來是整個洛嵐府的大管家，因為之前裴昊搞事情，而姜青娥為了他能夠在天蜀郡安穩一些，這才將蔡薇派過來照顧他同時穩住天蜀郡的局面，而顏靈卿更是聖玄星學府淬相院的高材生，她會答應姜青娥來到天蜀郡，更多的還是在尋求自身的磨練，提升淬相術。

而等他離開天蜀郡後，她們兩人，自然也不會在這裡久留。

蔡薇問道：「你打算什麼時候動身前往大夏城？」

「應該還需要大半個月的時間。」

李洛估算了一下，現在假期還有一個多月，而他需要在天蜀郡儘量的將「小無相神輪」給填滿，最好是將第二道後天之相給鍛造出來。

「那也差不多，我們做好安排，也應該是那個時間，所以到時候正好一起。」蔡薇笑吟吟的道。

「好久沒看見我的青娥寶貝了，真是想念啊。」顏靈卿也是面露期待。

李洛深有同感的點點頭，附和道：「我也很想念青娥寶貝，真想給她一個充滿著愛的擁抱。」

然而顏靈卿聞言，卻是認真的對著他說：「如果是在聖玄星學府，我勸你可要慎重一點，如果你真做出這種舉動的話，我感覺你會被悶棍打死。」

李洛一驚，旋即忿忿不平的道：「我抱未婚妻也犯法嗎？聖玄星學府的人怎麼這麼野蠻？」

顏靈卿白了他一眼，不想理會這個裝傻的傢伙。

...

大祭後的日子，開始變得平淡，南風城中的喧囂也是在退去，歸於往日的平靜。

溪陽屋的業績在節節攀升，幾乎是毫無懸念的佔據了天蜀郡靈水奇光市場中的絕大部分，這直接是令得天蜀郡今年的收入達到了歷年之最。

而當溪陽屋的名頭在天蜀郡越來越響亮時，假期也是在一日日的迅速過去。

當假期還剩下最後半個月的時候，李洛的相力終於迎來了久違的晉級，他如願以償的踏入到了十印境。

到了這個層次，就要開始準備醞釀衝擊相師境，孕育相種，只不過這依舊還需要一些時間來準備，而「小無相神輪」上面的光竅，也是在李洛的努力下，漸漸的趨於圓滿，只剩下最後兩顆。

可就是這兩顆光竅，讓得李洛費盡心機的試驗各種材料，但卻始終都被小無相神輪所排斥，最終經過他的猜測，應該是這些材料之中蘊含的風，雷能量不足的原因。

也就是說，最後這兩顆光竅，恐怕需要一些相當珍稀的風雷材料才能夠填滿。

為此他專門去了天蜀郡的金龍寶行，可在那裡所找尋到的風雷材料也滿足不了他的需求，最終還是呂會長告訴他，如果想要更好的風雷材料，恐怕只能去大夏城的金龍寶行總部去。

在那裡，他應該可以找到滿意的材料。

在得知這個消息後，李洛明白，他應該是到了離開天蜀郡，前往大夏城的時候了。

第八十九章洛嵐府的局勢

南風城，東門。

李洛立於車輦之前，望著南風城，神色有些複雜與惆悵，自從他記事起，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生活在這裡，而今日，他終於是要離開了。

腦海中掠過往日的種種，最後李洛掀開了車簾，翻身進了車廂中。

「動身吧。」

隨著他的一聲令下，車輦前後的車隊頓時開動起來，此次前往大夏城，路途頗遠，即便是全速而行，也需要將近十日的時間，而李洛身為洛嵐府的少府主，安全問題自然是重中之重，所以防衛力量是少不了的。

車隊轟隆隆的遠去，帶著一路煙塵。

車輦飛馳，而寬敞的車廂內，則是平穩異常，李洛盤坐在茶几一側，在他的對面，蔡薇優雅端坐，捧著一卷書看得津津有味。

在車廂最裡面，還有著一個小製作間，顏靈卿則是在其中練習著靈水奇光，打發路上的無聊時間。

這一次李洛前往大夏城，蔡薇與顏靈卿也是陪同著，她們已經趁這段時間完成了天蜀郡的工作交接。

「蔡薇姐，如今洛嵐府局勢如何？」李洛看著車窗外對著後方飛馳而過的樹木，半晌後，突然問道。

蔡薇將眸光從書卷中抬起，沉吟了一下，道：「應該不會太好，你應該知道洛嵐府這塊香饃饃有多誘人，它旗下有遍布著大夏諸郡的龐大產業，每年數百萬金的利潤，這足以讓得任何勢力都為之眼紅。」

「而如今的洛嵐府又是內憂外患，這種感覺無疑是小兒鬧市持金，惹來諸多的覬覦，我想如果不是因為洛嵐府還存有一些力量，並且青娥展現出來的潛力也震懾了一些人的話，或許早就有勢力對洛嵐府出手了。」

李洛沉默了一下，微微搖頭，道：「如果有實力不遜色於洛嵐府的強大勢力真的覬覦，光憑這些震懾，還不夠。」

姜青娥的確有驚人的潛力，但這終歸還只是潛力，甚至在李洛看來，若不是有著聖玄星學府學員這一重身份的保護，恐怕這大夏中，會有一些勢力冒險對她出手，試圖將其扼殺。

蔡薇微怔，輕聲道：「那你覺得？」

李洛緩緩道：「是因為我爹娘的餘威...或者說，那些有所覬覦的強大勢力，並不能真正的確定我爹娘已經殞命，所以他們擔心一旦做得太過，而有一天我爹娘又突然的回來了...那時候局面，該怎麼收拾？」

面對著兩位封侯境強者的怒火，這大夏中，任何勢力恐怕都需要保持一些忌憚。

蔡薇想了想，贊同的輕輕點頭：「少府主想的很通透。」

「不過這種餘威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畢竟餓虎不會放過不斷在眼前溜達的肥羊。」李洛輕嘆一聲，說道。

連他也不知道，李太玄，澹臺嵐的餘威還能夠持續多久，或許說，真當某一天，那些勢力確定了某些消息的話，恐怕洛嵐府就將會迎來一場災劫。

那個時間點會是什麼？

李洛抿了抿嘴，他感覺，可能會是明年洛嵐府的府祭...那個時候，裴昊必然會率先發難，從而引發一連串針對洛嵐府的摧毀行動。

這麼來看，時間可真是緊迫啊，現在的他，還只是一個十印境的孩子啊，這些敵人，真是如虎狼般兇殘，就不能再多給他幾年嗎？

幾年後，他爭取和姜青娥都達到封侯境，到時候上你家去熱熱鬧鬧的吃席啊！

「唉。」

李洛嘆了一口氣，可惜，那些人恐怕不會給他這麼長的時間。

「如今這大夏中，各方頂尖勢力對洛嵐府明面上是個什麼態度？」李洛又問道。

「大夏的頂尖勢力，在刨除掉聖玄星學府與金龍寶行這兩個特殊存在的話，論起實力，當屬大夏王庭最強，只是王庭這些年略顯混亂，國主年幼，以攝政親王輔理國政，王庭之下，便是各大傳承久遠的世家以及五大府。」

「五大府中，都澤府，極炎府對我洛嵐府敵意最重，蘭陵府中立，金雀府算是與洛嵐府關係尚可，或許其中也有著想用洛嵐府消耗其他兩大府力量的意圖。」蔡薇徐徐說道。

「這些勢力大多總部都在大夏城，以前少府主在南風城，一些風波難以波及到你，可隨著你抵達大夏城，未來怕是少不得一些麻煩。」

李洛點點頭，對此他早有準備，畢竟雖說如今洛嵐府明面上是姜青娥在執掌，但不管怎麼說，他才是洛嵐府名正言順的少府主。

以前沒人理會他，是因為他躲在南風城，遠離大夏的中心，再加上他以前空相的原因，恐怕各方勢力都將他當做一個廢人，所以並不理會。

而隨著他一腳踏入這大夏的漩渦中心，自然也就免不了被風波所沾染。

但這也是他這個少府主理應做的事，畢竟他不能讓姜青娥獨自一人承擔所有的壓力，以前的他無法站出來，是的確沒有這個資格，如今勉強算是有了一些力量，不論如何，他都不會放任姜青娥一人在前面扛著所有。

「我明白了...」

李洛輕輕點頭，有些無奈的笑了笑：「我老爹老娘，可真是留了一個爛攤子啊。」

這一切，都是因為實力不夠所導致，所以他必須儘快的提升自己的力量，而在這大夏內，沒有任何修行的地方能夠比得上聖玄星學府了。

所以他很慶幸，這一次，得到了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

...

路途遙遠，然而有美相伴，途中卻並不覺得枯燥，反而如同遊山玩水般。

數日時間，眨眼即過。

車隊即將抵達大夏的都城。

李洛立於車架上，目光眺望著遠處，在那寬敞大道的盡頭，隱約可見一座巨大無比的城市輪廓，即便是還隔著遙遠的距離，但卻依稀能夠察覺到那座城市所散發出來的壓迫感。

讓得人有些喘不過氣來。

南風城與此相比，不及其百一。

「不愧是王城。」李洛感嘆一聲。

此時蔡薇與顏靈卿也是立於其身後，俏麗的臉頰上都是帶著些許歡喜輕鬆之意，總算是又回來了啊。

「這一路，倒也還順利，比我想的要好。」李洛衝著兩女笑道。

不過他話音剛落，卻是見到不遠處的高坡上，突然出現了一些人影，緊接著似是有著一面旗幟升了起來。

隔著遠遠的，李洛都能見到，那面旗幟上面，繡著一隻展翅的金雀，在陽光下耀耀生輝。

「那是...金雀府？」一旁的蔡薇有些驚訝的道。

李洛微怔，他此次前往王城，並未過於的隱秘，所有有心人知曉他的行蹤並不困難，只不過他原本以為會有一些敵對勢力前來阻攔或者戲耍，但倒沒想到先見到的，竟然是據說與洛嵐府關係還算不錯的金雀府。

他們，這是想要做什麼？

在李洛疑惑間，車隊進行前行，然後就見到那高坡上有一人騎著火紅色的馬獸疾馳而下，在接近車隊時，高聲傳來：「我家小姐請洛嵐府少府主上山一聚。」

「金雀府小姐？」

李洛看向蔡薇，後者微微沉吟，道：「應該是金雀府那位千金，司秋穎，她與你同齡，應該也是和你一同進聖玄星學府。」

「不過她在這裡等著你，是個什麼意思？你與她應該沒見過吧？」

李洛沉吟了一下，道：「難道又是一個仰慕我顏值的人？」

蔡薇與顏靈卿同時投來了白眼。

李洛笑了笑，道：「多想無益，見一下就知道了。」

他身影一躍，翻身上了一匹健壯的赤馬獸。

「不需要護衛嗎？」蔡薇問道。

李洛擺了擺手，沒有人真的會蠢到在這王城外對他做什麼的，畢竟不管洛嵐府再落寞，也終歸還有著幾分力量。

赤馬獸長嘯間，奔騰而去，然後帶起一縷煙塵，登上了高坡。

高坡上，一片草地中，名貴的絨毛地毯鋪就，其上擺放著一條長案，長案後，一名綠髮少女跪坐，眸光靜靜的望著下馬而來的李洛。

第九十章司秋穎

李洛下馬的時候，目光也是在望著那長案之後的綠髮少女。

少女穿著貼身的休閒衣衫，勾勒著發育良好的曲線弧度，她跪坐在長案前，赤著雙足。

她的眉目如畫，很是精緻，白皙的肌膚嬌嫩如玉，柔順的綠色長髮隨著風輕輕的飄動，儼然一個氣質不錯的美人胚子。

李洛在長案前也是跪坐下來，然後衝著面前的少女笑了笑，道：「司秋穎？」

「李洛？」綠髮少女也是微微一笑，嗓音如黃鶯般動聽。

李洛點點頭，笑道：「看來沒認錯。」

「在外貌上面，你完美的繼承了兩位府主的優勢。」司秋穎輕笑道。

「潛臺詞是其他的方面差了一些？」李洛說道。

「我可沒這麼說，畢竟好歹是天蜀郡大考第一名。」司秋穎笑了笑。

「你是出自大夏學府吧？」李洛問道。

大夏學府與南風學府一樣，都屬於中等學府，只不過大夏學府名氣比起南風學府就大了太多，因為大夏學府就坐落在王城之中。

司秋穎螓首微點，道：「不過我可沒有取得第一名，只是在大夏學府中排名第二。」

「不愧是排名前三的中等學府。」李洛贊了一聲，眼前的司秋穎，雖然沒有展現自身的相力，但李洛卻能夠隱隱的感覺到許些壓迫感，顯然，她應該是踏入了相師境。

經過這短暫的交談，李洛倒是感覺得出來，眼前這司秋穎看似溫和，實則骨子中有著許些清傲之氣，不過這也正常，畢竟人家是金雀府的千金大小姐，而金雀府比起如今落魄的洛嵐府，可強了太多。

「司小姐應該不是專程到這裡來接我的吧？我想我應該沒這麼大的面子。」李洛突然問道。

司秋穎沒有直接回答，反而是伸出纖細玉指指了指王城所在的方向，道：「本來今天大夏學府會有一些人來找你麻煩，或者說給你一些難堪的，背後推動他們的，是都澤府的都澤北軒。」

李洛一怔，道：「我似乎沒招惹過他吧？」

司秋穎淡淡一笑，道：「都澤府與洛嵐府積怨多年，他不敢去找青娥姐的麻煩，當然只有找你了。」

「好吧，那就謝過了。」李洛點點頭，衝著司秋穎拱了拱手。

司秋穎眸光掃了李洛一眼，道：「李洛，你知道如今洛嵐府的形勢吧？」

李洛嘆了一口氣：「你有什麼想說的就直接說吧，遮遮掩掩的，怪累人的，你這年紀不大，說話做事，透著一股假裝的老成。」

司秋穎纖細的眉尖蹙了蹙，淡淡道：「我想問你，究竟想不想保住洛嵐府？」

「想當然是想，不過群狼環伺，想必難度不小。」李洛認真的回道。

「我有一法可助你保住洛嵐府。」司秋穎平靜的道。

她不待李洛追問，便是直接開口：「洛嵐府與金雀府聯姻，兩者聯手，定能斬斷所有覬覦。」

李洛愣了愣，目光盯著面前的司秋穎，遲疑了一下，道：「不好意思，我有婚約在身，不能和你聯姻。」

這次換做司秋穎愣了一下，下一瞬，她那白玉般的小臉蛋頓時湧上了一抹羞怒之意，咬牙道：「我不是說你跟我！」

「我說的是我大哥和青娥姐！」

李洛笑道：「那就更沒啥戲了。」

司秋穎盯著李洛，道：「李洛，你不要跟我裝傻，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意思，如果你要保住洛嵐府，就需要付出一些代價，如果你願意主動與青娥姐解除婚約，同意我大哥與青娥姐聯姻，那麼我們金雀府與洛嵐府就是一家人，到時候傾盡一切，都會護住洛嵐府。」

「這是你的意思，還是金雀府的意思？」李洛問道。

「只要你同意，這就是金雀府的意思，因為我大哥與青娥姐的聯姻，對我們百利而無一害。」司秋穎說道。

李洛笑了笑，道：「這樣的話，那我不同意。」

司秋穎美目有些凌厲的盯著李洛：「你這是不想要洛嵐府了？」

「我當然想要洛嵐府，但是，人，我也要。」李洛面帶微笑的道。

「你太貪心了，貪心的人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金雀府的友誼，也不會給予一個貪心的人。」司秋穎面無表情的道。

李洛笑著搖搖頭：「司小姐，你太幼稚了，竟然會相信這種所謂的友誼，各方勢力之間，有的，只會是利益。」

「金雀府會與洛嵐府還保持一些友善，你以為是什麼狗屁友誼嗎？錯了，金雀府只是擔心洛嵐府如果倒得太快，會滋養壯大其他大府，而洛嵐府即便如今千瘡百孔，依舊可以為金雀府分擔許多的壓力。」

「所以，司小姐，如果你代表的是金雀府，那就不要和我談什麼友誼。」

「洛嵐府看似搖搖欲墜，卻始終未曾倒塌，這也不是因為有什麼金雀府的友誼，確切原因，如果你不懂，可以回家問問你的父母，我沒空跟你掃盲。」

李洛的語氣不急不緩，然而言語間，卻自有一股鋒銳之氣，刺得面前的司秋穎白皙的俏臉隱隱的有些難看。

「啪！」

她小手忍不住的拍在了桌面上，發出脆響聲，身軀上也是有著相力湧動起來。

然而李洛卻是神色淡淡的盯著她，道：「司小姐的表現，讓我對金雀府的第一印象不太好啊。」

「李洛，你有些過分了！」司秋穎沉聲道。

李洛神色依舊平靜，道：「司小姐說這種話之前，還是先審視一下自己吧，雖然我是從南風城而來，可你也不能因此就把我當做什麼都不懂的鄉巴佬吧？」

「我只是給你一個建議。」司秋穎聲音變冷了一些。

李洛笑了笑，站起身來，道：「我從來就沒想過洛嵐府要靠外人，因為我知道靠不住，所以不管有誰要對付洛嵐府，都得問問我同不同意。」

司秋穎冷冷的道：「恐怕是問問青娥姐吧。」

「哦對，還有，也要問問我未婚妻同不同意。」李洛笑道。

司秋穎有些惱怒，哼道：「大言不慚，如果沒有青娥姐，這洛嵐府早就被人奪走了。」

「所以說，有一個靠譜的未婚妻，是不是很省心的事？」李洛問道。

司秋穎氣得險些把銀牙咬碎，最終只能深吸兩口氣，將心中的怒意壓制下去，因為她發現她小瞧了這個李洛的臉皮，人家根本就不覺得靠女人有什麼好丟人的，反而引以為榮。

然而李洛卻沒有再理會她，而是將目光望向高坡的另外一個方向，只見得那裡有一隊人馬疾馳而來，人馬之中，有人手持一面旗幟，旗幟上面是洛嵐府的府徽。

而且，在那隊人馬最前方，即便是隔著遠遠的距離，李洛都能夠見到那道纖細絕美的倩影輪廓。

於是，他吹了一聲口哨，偏頭看著司秋穎，再度狠插了她一刀。

「你看，我未婚妻來接我了。」

（闊別許久，終於再次見到咱家大白鵝了...而姜青娥的圖也終於畫出來了，一個字，美，兩個字，美翻。

晚上八點，姜青娥的圖會放在公眾微信上面，大家可以隨時關注。

沒加公眾微信的，可以直接在微信上面搜索公眾號天蠶土豆，晚上八點放圖，我大白鵝要露面了！）

第八十九章洛嵐府的局勢

南風城，東門。

李洛立於車輦之前，望著南風城，神色有些複雜與惆悵，自從他記事起，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生活在這裡，而今日，他終於是要離開了。

腦海中掠過往日的種種，最後李洛掀開了車簾，翻身進了車廂中。

「動身吧。」

隨著他的一聲令下，車輦前後的車隊頓時開動起來，此次前往大夏城，路途頗遠，即便是全速而行，也需要將近十日的時間，而李洛身為洛嵐府的少府主，安全問題自然是重中之重，所以防衛力量是少不了的。

車隊轟隆隆的遠去，帶著一路煙塵。

車輦飛馳，而寬敞的車廂內，則是平穩異常，李洛盤坐在茶几一側，在他的對面，蔡薇優雅端坐，捧著一卷書看得津津有味。

在車廂最裡面，還有著一個小製作間，顏靈卿則是在其中練習著靈水奇光，打發路上的無聊時間。

這一次李洛前往大夏城，蔡薇與顏靈卿也是陪同著，她們已經趁這段時間完成了天蜀郡的工作交接。

「蔡薇姐，如今洛嵐府局勢如何？」李洛看著車窗外對著後方飛馳而過的樹木，半晌後，突然問道。

蔡薇將眸光從書卷中抬起，沉吟了一下，道：「應該不會太好，你應該知道洛嵐府這塊香饃饃有多誘人，它旗下有遍布著大夏諸郡的龐大產業，每年數百萬金的利潤，這足以讓得任何勢力都為之眼紅。」

「而如今的洛嵐府又是內憂外患，這種感覺無疑是小兒鬧市持金，惹來諸多的覬覦，我想如果不是因為洛嵐府還存有一些力量，並且青娥展現出來的潛力也震懾了一些人的話，或許早就有勢力對洛嵐府出手了。」

李洛沉默了一下，微微搖頭，道：「如果有實力不遜色於洛嵐府的強大勢力真的覬覦，光憑這些震懾，還不夠。」

姜青娥的確有驚人的潛力，但這終歸還只是潛力，甚至在李洛看來，若不是有著聖玄星學府學員這一重身份的保護，恐怕這大夏中，會有一些勢力冒險對她出手，試圖將其扼殺。

蔡薇微怔，輕聲道：「那你覺得？」

李洛緩緩道：「是因為我爹娘的餘威...或者說，那些有所覬覦的強大勢力，並不能真正的確定我爹娘已經殞命，所以他們擔心一旦做得太過，而有一天我爹娘又突然的回來了...那時候局面，該怎麼收拾？」

面對著兩位封侯境強者的怒火，這大夏中，任何勢力恐怕都需要保持一些忌憚。

蔡薇想了想，贊同的輕輕點頭：「少府主想的很通透。」

「不過這種餘威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畢竟餓虎不會放過不斷在眼前溜達的肥羊。」李洛輕嘆一聲，說道。

連他也不知道，李太玄，澹臺嵐的餘威還能夠持續多久，或許說，真當某一天，那些勢力確定了某些消息的話，恐怕洛嵐府就將會迎來一場災劫。

那個時間點會是什麼？

李洛抿了抿嘴，他感覺，可能會是明年洛嵐府的府祭...那個時候，裴昊必然會率先發難，從而引發一連串針對洛嵐府的摧毀行動。

這麼來看，時間可真是緊迫啊，現在的他，還只是一個十印境的孩子啊，這些敵人，真是如虎狼般兇殘，就不能再多給他幾年嗎？

幾年後，他爭取和姜青娥都達到封侯境，到時候上你家去熱熱鬧鬧的吃席啊！

「唉。」

李洛嘆了一口氣，可惜，那些人恐怕不會給他這麼長的時間。

「如今這大夏中，各方頂尖勢力對洛嵐府明面上是個什麼態度？」李洛又問道。

「大夏的頂尖勢力，在刨除掉聖玄星學府與金龍寶行這兩個特殊存在的話，論起實力，當屬大夏王庭最強，只是王庭這些年略顯混亂，國主年幼，以攝政親王輔理國政，王庭之下，便是各大傳承久遠的世家以及五大府。」

「五大府中，都澤府，極炎府對我洛嵐府敵意最重，蘭陵府中立，金雀府算是與洛嵐府關係尚可，或許其中也有著想用洛嵐府消耗其他兩大府力量的意圖。」蔡薇徐徐說道。

「這些勢力大多總部都在大夏城，以前少府主在南風城，一些風波難以波及到你，可隨著你抵達大夏城，未來怕是少不得一些麻煩。」

李洛點點頭，對此他早有準備，畢竟雖說如今洛嵐府明面上是姜青娥在執掌，但不管怎麼說，他才是洛嵐府名正言順的少府主。

以前沒人理會他，是因為他躲在南風城，遠離大夏的中心，再加上他以前空相的原因，恐怕各方勢力都將他當做一個廢人，所以並不理會。

而隨著他一腳踏入這大夏的漩渦中心，自然也就免不了被風波所沾染。

但這也是他這個少府主理應做的事，畢竟他不能讓姜青娥獨自一人承擔所有的壓力，以前的他無法站出來，是的確沒有這個資格，如今勉強算是有了一些力量，不論如何，他都不會放任姜青娥一人在前面扛著所有。

「我明白了...」

李洛輕輕點頭，有些無奈的笑了笑：「我老爹老娘，可真是留了一個爛攤子啊。」

這一切，都是因為實力不夠所導致，所以他必須儘快的提升自己的力量，而在這大夏內，沒有任何修行的地方能夠比得上聖玄星學府了。

所以他很慶幸，這一次，得到了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

...

路途遙遠，然而有美相伴，途中卻並不覺得枯燥，反而如同遊山玩水般。

數日時間，眨眼即過。

車隊即將抵達大夏的都城。

李洛立於車架上，目光眺望著遠處，在那寬敞大道的盡頭，隱約可見一座巨大無比的城市輪廓，即便是還隔著遙遠的距離，但卻依稀能夠察覺到那座城市所散發出來的壓迫感。

讓得人有些喘不過氣來。

南風城與此相比，不及其百一。

「不愧是王城。」李洛感嘆一聲。

此時蔡薇與顏靈卿也是立於其身後，俏麗的臉頰上都是帶著些許歡喜輕鬆之意，總算是又回來了啊。

「這一路，倒也還順利，比我想的要好。」李洛衝著兩女笑道。

不過他話音剛落，卻是見到不遠處的高坡上，突然出現了一些人影，緊接著似是有著一面旗幟升了起來。

隔著遠遠的，李洛都能見到，那面旗幟上面，繡著一隻展翅的金雀，在陽光下耀耀生輝。

「那是...金雀府？」一旁的蔡薇有些驚訝的道。

李洛微怔，他此次前往王城，並未過於的隱秘，所有有心人知曉他的行蹤並不困難，只不過他原本以為會有一些敵對勢力前來阻攔或者戲耍，但倒沒想到先見到的，竟然是據說與洛嵐府關係還算不錯的金雀府。

他們，這是想要做什麼？

在李洛疑惑間，車隊進行前行，然後就見到那高坡上有一人騎著火紅色的馬獸疾馳而下，在接近車隊時，高聲傳來：「我家小姐請洛嵐府少府主上山一聚。」

「金雀府小姐？」

李洛看向蔡薇，後者微微沉吟，道：「應該是金雀府那位千金，司秋穎，她與你同齡，應該也是和你一同進聖玄星學府。」

「不過她在這裡等著你，是個什麼意思？你與她應該沒見過吧？」

李洛沉吟了一下，道：「難道又是一個仰慕我顏值的人？」

蔡薇與顏靈卿同時投來了白眼。

李洛笑了笑，道：「多想無益，見一下就知道了。」

他身影一躍，翻身上了一匹健壯的赤馬獸。

「不需要護衛嗎？」蔡薇問道。

李洛擺了擺手，沒有人真的會蠢到在這王城外對他做什麼的，畢竟不管洛嵐府再落寞，也終歸還有著幾分力量。

赤馬獸長嘯間，奔騰而去，然後帶起一縷煙塵，登上了高坡。

高坡上，一片草地中，名貴的絨毛地毯鋪就，其上擺放著一條長案，長案後，一名綠髮少女跪坐，眸光靜靜的望著下馬而來的李洛。

第九十章司秋穎

李洛下馬的時候，目光也是在望著那長案之後的綠髮少女。

少女穿著貼身的休閒衣衫，勾勒著發育良好的曲線弧度，她跪坐在長案前，赤著雙足。

她的眉目如畫，很是精緻，白皙的肌膚嬌嫩如玉，柔順的綠色長髮隨著風輕輕的飄動，儼然一個氣質不錯的美人胚子。

李洛在長案前也是跪坐下來，然後衝著面前的少女笑了笑，道：「司秋穎？」

「李洛？」綠髮少女也是微微一笑，嗓音如黃鶯般動聽。

李洛點點頭，笑道：「看來沒認錯。」

「在外貌上面，你完美的繼承了兩位府主的優勢。」司秋穎輕笑道。

「潛臺詞是其他的方面差了一些？」李洛說道。

「我可沒這麼說，畢竟好歹是天蜀郡大考第一名。」司秋穎笑了笑。

「你是出自大夏學府吧？」李洛問道。

大夏學府與南風學府一樣，都屬於中等學府，只不過大夏學府名氣比起南風學府就大了太多，因為大夏學府就坐落在王城之中。

司秋穎螓首微點，道：「不過我可沒有取得第一名，只是在大夏學府中排名第二。」

「不愧是排名前三的中等學府。」李洛贊了一聲，眼前的司秋穎，雖然沒有展現自身的相力，但李洛卻能夠隱隱的感覺到許些壓迫感，顯然，她應該是踏入了相師境。

經過這短暫的交談，李洛倒是感覺得出來，眼前這司秋穎看似溫和，實則骨子中有著許些清傲之氣，不過這也正常，畢竟人家是金雀府的千金大小姐，而金雀府比起如今落魄的洛嵐府，可強了太多。

「司小姐應該不是專程到這裡來接我的吧？我想我應該沒這麼大的面子。」李洛突然問道。

司秋穎沒有直接回答，反而是伸出纖細玉指指了指王城所在的方向，道：「本來今天大夏學府會有一些人來找你麻煩，或者說給你一些難堪的，背後推動他們的，是都澤府的都澤北軒。」

李洛一怔，道：「我似乎沒招惹過他吧？」

司秋穎淡淡一笑，道：「都澤府與洛嵐府積怨多年，他不敢去找青娥姐的麻煩，當然只有找你了。」

「好吧，那就謝過了。」李洛點點頭，衝著司秋穎拱了拱手。

司秋穎眸光掃了李洛一眼，道：「李洛，你知道如今洛嵐府的形勢吧？」

李洛嘆了一口氣：「你有什麼想說的就直接說吧，遮遮掩掩的，怪累人的，你這年紀不大，說話做事，透著一股假裝的老成。」

司秋穎纖細的眉尖蹙了蹙，淡淡道：「我想問你，究竟想不想保住洛嵐府？」

「想當然是想，不過群狼環伺，想必難度不小。」李洛認真的回道。

「我有一法可助你保住洛嵐府。」司秋穎平靜的道。

她不待李洛追問，便是直接開口：「洛嵐府與金雀府聯姻，兩者聯手，定能斬斷所有覬覦。」

李洛愣了愣，目光盯著面前的司秋穎，遲疑了一下，道：「不好意思，我有婚約在身，不能和你聯姻。」

這次換做司秋穎愣了一下，下一瞬，她那白玉般的小臉蛋頓時湧上了一抹羞怒之意，咬牙道：「我不是說你跟我！」

「我說的是我大哥和青娥姐！」

李洛笑道：「那就更沒啥戲了。」

司秋穎盯著李洛，道：「李洛，你不要跟我裝傻，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意思，如果你要保住洛嵐府，就需要付出一些代價，如果你願意主動與青娥姐解除婚約，同意我大哥與青娥姐聯姻，那麼我們金雀府與洛嵐府就是一家人，到時候傾盡一切，都會護住洛嵐府。」

「這是你的意思，還是金雀府的意思？」李洛問道。

「只要你同意，這就是金雀府的意思，因為我大哥與青娥姐的聯姻，對我們百利而無一害。」司秋穎說道。

李洛笑了笑，道：「這樣的話，那我不同意。」

司秋穎美目有些凌厲的盯著李洛：「你這是不想要洛嵐府了？」

「我當然想要洛嵐府，但是，人，我也要。」李洛面帶微笑的道。

「你太貪心了，貪心的人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金雀府的友誼，也不會給予一個貪心的人。」司秋穎面無表情的道。

李洛笑著搖搖頭：「司小姐，你太幼稚了，竟然會相信這種所謂的友誼，各方勢力之間，有的，只會是利益。」

「金雀府會與洛嵐府還保持一些友善，你以為是什麼狗屁友誼嗎？錯了，金雀府只是擔心洛嵐府如果倒得太快，會滋養壯大其他大府，而洛嵐府即便如今千瘡百孔，依舊可以為金雀府分擔許多的壓力。」

「所以，司小姐，如果你代表的是金雀府，那就不要和我談什麼友誼。」

「洛嵐府看似搖搖欲墜，卻始終未曾倒塌，這也不是因為有什麼金雀府的友誼，確切原因，如果你不懂，可以回家問問你的父母，我沒空跟你掃盲。」

李洛的語氣不急不緩，然而言語間，卻自有一股鋒銳之氣，刺得面前的司秋穎白皙的俏臉隱隱的有些難看。

「啪！」

她小手忍不住的拍在了桌面上，發出脆響聲，身軀上也是有著相力湧動起來。

然而李洛卻是神色淡淡的盯著她，道：「司小姐的表現，讓我對金雀府的第一印象不太好啊。」

「李洛，你有些過分了！」司秋穎沉聲道。

李洛神色依舊平靜，道：「司小姐說這種話之前，還是先審視一下自己吧，雖然我是從南風城而來，可你也不能因此就把我當做什麼都不懂的鄉巴佬吧？」

「我只是給你一個建議。」司秋穎聲音變冷了一些。

李洛笑了笑，站起身來，道：「我從來就沒想過洛嵐府要靠外人，因為我知道靠不住，所以不管有誰要對付洛嵐府，都得問問我同不同意。」

司秋穎冷冷的道：「恐怕是問問青娥姐吧。」

「哦對，還有，也要問問我未婚妻同不同意。」李洛笑道。

司秋穎有些惱怒，哼道：「大言不慚，如果沒有青娥姐，這洛嵐府早就被人奪走了。」

「所以說，有一個靠譜的未婚妻，是不是很省心的事？」李洛問道。

司秋穎氣得險些把銀牙咬碎，最終只能深吸兩口氣，將心中的怒意壓制下去，因為她發現她小瞧了這個李洛的臉皮，人家根本就不覺得靠女人有什麼好丟人的，反而引以為榮。

然而李洛卻沒有再理會她，而是將目光望向高坡的另外一個方向，只見得那裡有一隊人馬疾馳而來，人馬之中，有人手持一面旗幟，旗幟上面是洛嵐府的府徽。

而且，在那隊人馬最前方，即便是隔著遠遠的距離，李洛都能夠見到那道纖細絕美的倩影輪廓。

於是，他吹了一聲口哨，偏頭看著司秋穎，再度狠插了她一刀。

「你看，我未婚妻來接我了。」

（闊別許久，終於再次見到咱家大白鵝了...而姜青娥的圖也終於畫出來了，一個字，美，兩個字，美翻。

晚上八點，姜青娥的圖會放在公眾微信上面，大家可以隨時關注。

沒加公眾微信的，可以直接在微信上面搜索公眾號天蠶土豆，晚上八點放圖，我大白鵝要露面了！）

第九十一章再見姜青娥

隊伍自遠處疾馳而來，最後迅速的抵達了這處高坡之下。

司秋穎望著脫離隊伍，騎著馬獸而來的絕美倩影，然後衝著李洛道：「既然你不同意我的建議，那麼就當我沒說吧。」

她眸光掃了李洛一眼，言語間的意思，顯然是讓李洛不要在姜青娥面前說起剛才他們的交談。

李洛笑了笑，沒有理會她，因為他的目光一直盯著那道趕來的倩影。

那道倩影御馬而上，直接是來到高坡，她坐在馬背上，披著那件湛藍色的短披，下身是戰裙，戰裙下面的長腿白皙筆直，充滿著柔韌之感，身材完美到讓人怦然心動。

整個人顯得絕美而颯爽。

她那一對純粹的金色眼瞳先是看了看李洛，然後轉向司秋穎，淡笑道：「小蚯蚓，對我家少府主這麼感興趣嗎？還主動來接他？」

司秋穎聞言有些訕訕的一笑，旋即乖巧的道：「我就是來看看這位天蜀郡大考第一名的。」

姜青娥不置可否，然後衝著李洛問道：「是嗎？」

司秋穎連忙對著李洛打了個眼色。

李洛見狀，說道：「這位司小姐跑過來讓我解除跟你的婚約，然後還想撮合她大哥和你聯姻來著。」

小姑娘，你太嫩了，也不去南風學府問問，我李洛最擅長的是什麼？那就是告狀啊！

司秋穎小臉上的笑容頓時僵住，雙目噴火的盯著李洛。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上沒有什麼波瀾，只是淡淡的道：「小蚯蚓，本事見長啊，連我的事情都敢管了？」

司秋穎一步步退後，小聲道：「沒有啊，青娥姐你聽我解釋啊。」

說完轉身就跑。

姜青娥屈指一彈，只見得光明相力在其指尖形成了數顆相力光球，光球疾射而出，盡數的擊打在了司秋穎嬌臀上面，噗噗做響。

嗚嗚！

司秋穎俏臉通紅，捂著翹臀，雙眼水汪汪的看著姜青娥，連連求饒道：「青娥姐，我錯了，別打了！」

姜青娥散去光明相力，道：「下不為例。」

「另外，以後也別給你大哥亂牽線了，他雖然挺優秀，但我還看不上。」

聽到這話，司秋穎頓時有些不服氣了，爭辯道：「青娥姐，我大哥真的很不錯的，連聖玄星學府的導師都說，他有封侯之姿！」

「封侯？」

姜青娥淡淡一笑，道：「就這點眼界嗎？」

司秋穎一滯，如果是旁人說這話，怕是會被人啐一臉，可這話從姜青娥的嘴裡說出來，卻怎麼讓人有點沒辦法反駁呢？

司秋穎癟了癟小嘴，看了一眼旁邊看戲的李洛，哼道：「我大哥跟青娥姐你可能沒法比，但也總比他好吧？」

姜青娥一笑，道：「那可真是未必...李洛兩個多月之前，還只是一個空相，而現在，他是天蜀郡第一名，如果再給他一些時間，他或許就是聖玄星學府新生中的第一人。」

司秋穎不可思議的道：「青娥姐，你再胡說，也要有個限度吧？」

雖然不得不承認李洛能在短短兩個月取得天蜀郡第一的成績頗為優秀，但說他能夠成為聖玄星學府新生第一人，那簡直就太誇大了，因為那可是聖玄星學府啊，整個大夏無數天才少年匯聚的地方，李洛，他憑什麼啊？

姜青娥卻並沒有與司秋穎多說的意思，只是揮了揮手，這是在趕人了。

司秋穎無奈，只能穿好靴子，咬著牙恨恨的看了李洛一眼，轉身走了。

望著司秋穎帶著人離去，李洛方才開口道：「你也太狠了，一來就給我拉這麼大一波仇恨。」

姜青娥這話如果傳了出去，李洛感覺他在聖玄星學府的生存難度又要提升一些了。

「我懷疑你在坑我，但是我沒什麼證據。」

姜青娥金色眼瞳輕輕眨了眨，微微偏頭，似是有些無辜的樣子。

李洛本來要斥責的話，就在嘴裡吐不出去了，因為臥槽太可愛了，姜青娥你這麼漂亮還裝可愛，簡直是犯規啊。

不過可惜，姜青娥很快就收回了神態，絕美的俏臉變得平靜起來，道：「不錯嘛，原本以為能混個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就行了，沒想到你還成了天蜀郡第一名。」

「唉，被逼的，都是被逼的。」李洛搖頭，一副不堪回首，不想多說的模樣。

姜青娥輕哦了一聲，也就沒有繼續問下去。

李洛愣了愣，不是吧，還真就不問了？好不容易有點可以在姜青娥面前說道的東西，竟然要被憋回去？好難受啊。

不過再難受也只能忍了，他總不能強行說出來，那也太尷尬了。

於是李洛只能將難受壓了下去。

「走吧，去看看蔡薇姐和靈卿，我也有段時間沒見到她們了。」姜青娥說著，便是牽著赤馬獸，邁動著長腿，對著山坡下而去。

李洛見狀，只能有些懨懨的跟了上去。

兩人沿著高坡走下，有夕光自天際落下，仿佛霞披一般的落在兩人身上，遠遠看去，仿佛光芒包裹兩人，連為一體。

蔡薇與顏靈卿站在車輦外，她們望著遠處走來的兩人，旋即前者笑道：「從外貌來看，這兩人還真是般配得很。」

顏靈卿認同的點點頭，即便她對外貌這一點一直都不怎麼在意，但也不得不承認，在她見過的異性中，單論模樣的話，的確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李洛。

在她們的注視下，姜青娥，李洛走到了身前。

「青娥，想死我了！」顏靈卿歡喜的撲了上來，一把抱住了姜青娥，後者絕美而略顯凌厲的俏臉也是在此時變得柔和了許多，輕輕拍了拍顏靈卿的後背。

蔡薇嬌媚的美眸中也噙著歡喜之意，她倒沒顏靈卿那麼激動，不過也是走上來，輕輕的擁抱了一下姜青娥。

姜青娥則是一手攬住一個小腰，微笑道：「蔡薇姐，靈卿，辛苦你們了。」

後面的李洛望著擁抱在一起的三女，突然感覺到有些憂傷，因為他發現自己似乎是有點多餘。

大家在南風城經歷這麼多，其實也算是戰友了，如果可以的話，他也不介意上前一起去慶祝一下的。

「李洛，想不想上來慶祝一下啊？」突然傳來了顏靈卿的聲音。

李洛抬頭，剛要應話，就見到姜青娥也是偏過頭，似笑非笑的盯著他，於是他面無表情的擺了擺手，淡淡的道：「女人間的熱鬧，我沒什麼興趣。」

這話直接是引來了低低的嬉笑聲。

李洛就在這裡看著三女聊了好一會，感覺腿都站得有些麻了，好在最後她們有所察覺，這才意猶未盡的停下了交談。

顏靈卿與蔡薇翻身上了赤馬獸，姜青娥則是登上車輦。

李洛也正要騎上赤馬獸，卻是見到姜青娥看來，金色眸子中泛起一抹笑意。

「你不上來嗎？我還想聽聽你在學府大考上面的表現呢。」

李洛一怔，旋即輕咳一聲：「其實沒啥好...」

「那就算了吧。」姜青娥擺擺手。

「咳，不過你實在想聽的話，我還是可以給你講一講的。」李洛話音趕緊一轉，閃電般的竄上了車輦，同時心中淚流滿臉，姜青娥，你這個折騰人的小妖精。

（姜青娥再次出現啦！

姜青娥的圖現在就會發在公眾微信上面，大家可以看看符合心中所想嗎？我個人覺得還是蠻美的。

沒加過公眾微信的讀者可以打開微信搜索公眾號天蠶土豆，然後就可以看見了！）

第九十一章再見姜青娥

隊伍自遠處疾馳而來，最後迅速的抵達了這處高坡之下。

司秋穎望著脫離隊伍，騎著馬獸而來的絕美倩影，然後衝著李洛道：「既然你不同意我的建議，那麼就當我沒說吧。」

她眸光掃了李洛一眼，言語間的意思，顯然是讓李洛不要在姜青娥面前說起剛才他們的交談。

李洛笑了笑，沒有理會她，因為他的目光一直盯著那道趕來的倩影。

那道倩影御馬而上，直接是來到高坡，她坐在馬背上，披著那件湛藍色的短披，下身是戰裙，戰裙下面的長腿白皙筆直，充滿著柔韌之感，身材完美到讓人怦然心動。

整個人顯得絕美而颯爽。

她那一對純粹的金色眼瞳先是看了看李洛，然後轉向司秋穎，淡笑道：「小蚯蚓，對我家少府主這麼感興趣嗎？還主動來接他？」

司秋穎聞言有些訕訕的一笑，旋即乖巧的道：「我就是來看看這位天蜀郡大考第一名的。」

姜青娥不置可否，然後衝著李洛問道：「是嗎？」

司秋穎連忙對著李洛打了個眼色。

李洛見狀，說道：「這位司小姐跑過來讓我解除跟你的婚約，然後還想撮合她大哥和你聯姻來著。」

小姑娘，你太嫩了，也不去南風學府問問，我李洛最擅長的是什麼？那就是告狀啊！

司秋穎小臉上的笑容頓時僵住，雙目噴火的盯著李洛。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上沒有什麼波瀾，只是淡淡的道：「小蚯蚓，本事見長啊，連我的事情都敢管了？」

司秋穎一步步退後，小聲道：「沒有啊，青娥姐你聽我解釋啊。」

說完轉身就跑。

姜青娥屈指一彈，只見得光明相力在其指尖形成了數顆相力光球，光球疾射而出，盡數的擊打在了司秋穎嬌臀上面，噗噗做響。

嗚嗚！

司秋穎俏臉通紅，捂著翹臀，雙眼水汪汪的看著姜青娥，連連求饒道：「青娥姐，我錯了，別打了！」

姜青娥散去光明相力，道：「下不為例。」

「另外，以後也別給你大哥亂牽線了，他雖然挺優秀，但我還看不上。」

聽到這話，司秋穎頓時有些不服氣了，爭辯道：「青娥姐，我大哥真的很不錯的，連聖玄星學府的導師都說，他有封侯之姿！」

「封侯？」

姜青娥淡淡一笑，道：「就這點眼界嗎？」

司秋穎一滯，如果是旁人說這話，怕是會被人啐一臉，可這話從姜青娥的嘴裡說出來，卻怎麼讓人有點沒辦法反駁呢？

司秋穎癟了癟小嘴，看了一眼旁邊看戲的李洛，哼道：「我大哥跟青娥姐你可能沒法比，但也總比他好吧？」

姜青娥一笑，道：「那可真是未必...李洛兩個多月之前，還只是一個空相，而現在，他是天蜀郡第一名，如果再給他一些時間，他或許就是聖玄星學府新生中的第一人。」

司秋穎不可思議的道：「青娥姐，你再胡說，也要有個限度吧？」

雖然不得不承認李洛能在短短兩個月取得天蜀郡第一的成績頗為優秀，但說他能夠成為聖玄星學府新生第一人，那簡直就太誇大了，因為那可是聖玄星學府啊，整個大夏無數天才少年匯聚的地方，李洛，他憑什麼啊？

姜青娥卻並沒有與司秋穎多說的意思，只是揮了揮手，這是在趕人了。

司秋穎無奈，只能穿好靴子，咬著牙恨恨的看了李洛一眼，轉身走了。

望著司秋穎帶著人離去，李洛方才開口道：「你也太狠了，一來就給我拉這麼大一波仇恨。」

姜青娥這話如果傳了出去，李洛感覺他在聖玄星學府的生存難度又要提升一些了。

「我懷疑你在坑我，但是我沒什麼證據。」

姜青娥金色眼瞳輕輕眨了眨，微微偏頭，似是有些無辜的樣子。

李洛本來要斥責的話，就在嘴裡吐不出去了，因為臥槽太可愛了，姜青娥你這麼漂亮還裝可愛，簡直是犯規啊。

不過可惜，姜青娥很快就收回了神態，絕美的俏臉變得平靜起來，道：「不錯嘛，原本以為能混個聖玄星學府的錄取名額就行了，沒想到你還成了天蜀郡第一名。」

「唉，被逼的，都是被逼的。」李洛搖頭，一副不堪回首，不想多說的模樣。

姜青娥輕哦了一聲，也就沒有繼續問下去。

李洛愣了愣，不是吧，還真就不問了？好不容易有點可以在姜青娥面前說道的東西，竟然要被憋回去？好難受啊。

不過再難受也只能忍了，他總不能強行說出來，那也太尷尬了。

於是李洛只能將難受壓了下去。

「走吧，去看看蔡薇姐和靈卿，我也有段時間沒見到她們了。」姜青娥說著，便是牽著赤馬獸，邁動著長腿，對著山坡下而去。

李洛見狀，只能有些懨懨的跟了上去。

兩人沿著高坡走下，有夕光自天際落下，仿佛霞披一般的落在兩人身上，遠遠看去，仿佛光芒包裹兩人，連為一體。

蔡薇與顏靈卿站在車輦外，她們望著遠處走來的兩人，旋即前者笑道：「從外貌來看，這兩人還真是般配得很。」

顏靈卿認同的點點頭，即便她對外貌這一點一直都不怎麼在意，但也不得不承認，在她見過的異性中，單論模樣的話，的確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李洛。

在她們的注視下，姜青娥，李洛走到了身前。

「青娥，想死我了！」顏靈卿歡喜的撲了上來，一把抱住了姜青娥，後者絕美而略顯凌厲的俏臉也是在此時變得柔和了許多，輕輕拍了拍顏靈卿的後背。

蔡薇嬌媚的美眸中也噙著歡喜之意，她倒沒顏靈卿那麼激動，不過也是走上來，輕輕的擁抱了一下姜青娥。

姜青娥則是一手攬住一個小腰，微笑道：「蔡薇姐，靈卿，辛苦你們了。」

後面的李洛望著擁抱在一起的三女，突然感覺到有些憂傷，因為他發現自己似乎是有點多餘。

大家在南風城經歷這麼多，其實也算是戰友了，如果可以的話，他也不介意上前一起去慶祝一下的。

「李洛，想不想上來慶祝一下啊？」突然傳來了顏靈卿的聲音。

李洛抬頭，剛要應話，就見到姜青娥也是偏過頭，似笑非笑的盯著他，於是他面無表情的擺了擺手，淡淡的道：「女人間的熱鬧，我沒什麼興趣。」

這話直接是引來了低低的嬉笑聲。

李洛就在這裡看著三女聊了好一會，感覺腿都站得有些麻了，好在最後她們有所察覺，這才意猶未盡的停下了交談。

顏靈卿與蔡薇翻身上了赤馬獸，姜青娥則是登上車輦。

李洛也正要騎上赤馬獸，卻是見到姜青娥看來，金色眸子中泛起一抹笑意。

「你不上來嗎？我還想聽聽你在學府大考上面的表現呢。」

李洛一怔，旋即輕咳一聲：「其實沒啥好...」

「那就算了吧。」姜青娥擺擺手。

「咳，不過你實在想聽的話，我還是可以給你講一講的。」李洛話音趕緊一轉，閃電般的竄上了車輦，同時心中淚流滿臉，姜青娥，你這個折騰人的小妖精。

（姜青娥再次出現啦！

姜青娥的圖現在就會發在公眾微信上面，大家可以看看符合心中所想嗎？我個人覺得還是蠻美的。

沒加過公眾微信的讀者可以打開微信搜索公眾號天蠶土豆，然後就可以看見了！）

第九十二章兩人的特殊關係

因為距離大夏城已經很近了，所以車隊也是放緩了速度，與大道上平緩而行，同時沿途也開始變得熱鬧起來，沸騰的人流來往，可見這大夏城的繁華與人氣。

車廂中。

李洛以很淡然的語氣，將學府大考中發生的事情給說了一遍，末了，還道：「原本其實我就只是想混個前十，拿一個錄取名額而已。」

「偏偏這些人，總要逼我。」

姜青娥趴伏在桌上，一隻手撐著尖俏下巴，她聽完後，笑了笑，道：「聽起來這個呂清兒，對你挺有意思啊。」

李洛險些閃了腰，你的關注點有些不一樣啊。

「我們只是純潔的同學關係。」他澄清道。

姜青娥笑道：「這也沒什麼呀，那姑娘我之前見也覺得她挺不錯的，人能夠看上你，也說明你自身魅力不小。」

李洛盯著姜青娥那絕美光潔的臉蛋，那對金色眼瞳是那樣的耀眼與璀璨，他能夠感覺得出來，她似乎對此的確不是很在意。

但這種不在意，反而讓得李洛心情有些高興不起來，因為這說明在姜青娥的心中，並沒有真的將他們兩人的關係認定成男女之間。

她對自己的情感，應該是極為的複雜，其中有著青梅竹馬的牽絆，但更多的，更像是一種姐姐對弟弟般的寵溺與包容。

或許有時候，連她自己都有些分不太清楚。

但有一點可以確認，現在的姜青娥，名義上是他的未婚妻，並且可以無條件的信任他，為他做許多的事情，但實則卻並未將兩人的關係當做是戀人。

說不得在她自己來看，男女間的那種關係，還並沒有她與李洛這種複雜關係來得更讓人信賴。

李洛在心中嘆了一口氣，他知曉這種事情急不來的，他需要按照自己的節奏一步步的來，而想要讓得兩人這種複雜關係出現破局變化，那麼他必須要做的事情，就是先將兩人間的婚約解除。

只有當婚約解除的時候，姜青娥的心才會脫離這種複雜關係，進而開始真正的考慮兩人的情感。

攻略姜青娥，任重而道遠啊。

「不過還是要祝賀你，你這次大考取得的成績，很是讓人刮目相看。」姜青娥沒有發現李洛內心的情緒湧動，而是輕笑道。

「我這算是圓滿的完成了你設定的第一步目標吧？」李洛笑道。

姜青娥螓首輕點，道：「算是超出了我的預期。」

對於李洛能夠奪得天蜀郡大考第一名，她是真的沒有想過的，畢竟兩個月前的李洛還只是空相，而他能夠在這短短兩個月內追上來並且趕超其他學員，可見他的天賦與努力。

「有沒有什麼福利作為獎勵？」李洛問道。

姜青娥想了想，道：「那就獎勵你跟我切磋一把吧。」

她的唇角微彎：「打贏的話，真的有獎勵哦。」

李洛神色悻悻，跟你切磋，那不是純粹找虐嗎？如果我能打贏你還在這裡跟你說這些廢話？直接先按在腿上一頓抽，把這些年受的委屈全都給找回來。

「不過更讓我意外的是，你竟然把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收入，折騰成了有史以來最高，這些事蔡薇姐都傳信告訴了我，天蜀郡的收入，全靠你對溪陽屋的貢獻。」姜青娥俏臉上浮現出一些驚嘆之意。

「沒辦法啊，如果不把天蜀郡的收入搞起來，我怕連自己都養不活。」李洛無奈的道。

「蔡薇姐應該跟你說過我需要大量的靈水奇光吧？這兩個月，我可是消耗了不少。」

李洛伸出手掌，有藍色的水相之力在掌心間凝聚，那相力之中所湧動的精純感，讓得姜青娥神色微微一動。

「當日在老宅，你剛剛解決空相問題時，你的相性品級，似乎沒現在這麼高。」她說道。

從李洛這相力中湧動的精純度來看，說他擁有著七品水相，姜青娥都會相信的。

但她分明記得，當日李洛解決空相問題時，他的相遠沒有這個品質。

而眼下的結果，應該就是消耗了那大量的靈水奇光所導致的。

只是，讓得姜青娥稍微有些疑惑的，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李洛竟然能夠消化如此大量的靈水奇光？

「因為後天之相的緣故，我的相宮承受雜質侵蝕的能力會比其他人強許多，所以我才可以肆無忌憚的使用靈水奇光提升相性的品階。」李洛笑了笑，面對著姜青娥，這個如今他唯一能夠毫無保留相信的人，他並沒有故意去保密。

「原來如此。」

姜青娥有些驚訝，原來後天之相還能有這種好處，怪不得李洛這短短兩個月，提升如此之大。

「現在我的相性品階已經達到六品，所以往後還需要大量的六品靈水奇光，你知道的，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收入，已經開始養不起我了。」

李洛衝著姜青娥眨了眨眼睛，笑眯眯的道：「所以...青娥姐，求包養啊。」

姜青娥輕笑一聲，也不在意他這些調笑，道：「需要多少六品靈水奇光才能進階？」

「保守估計，怕是要兩百支左右。」李洛連忙說道，果然還是青娥姐頂得住啊，蔡薇姐太柔弱了，根本經不起他的榨乾。

「兩百支？」

姜青娥估算了一下，六品靈水奇光一支就要三萬金左右，兩百支下去，就是六百萬金？

於是她搖搖頭，道：「算了，養不起，我還是讓人把你送回南風城吧。」

李洛懵逼了，怒斥道：「姜青娥，我洛嵐府家大業大，是不是錢都被你給偷偷敗光了？區區六百萬而已，怎麼會拿不出來！」

姜青娥白了憤怒的李洛一眼，道：「哪還有什麼家大業大，你這大宅子到處漏雨，我忙著給你補補漏漏的已經不容易了，以前的積累，這幾年也在日日消耗。」

「還有那裴昊，直接分割了三閣，財政，人事都被他一手把控，幾乎是將三閣佔為己有，你那天也聽見了，他那三閣不會再送上總部半點供金，所以你以為洛嵐府現在還有多富嗎？」

李洛有些傻眼，他滿懷期待的來到大夏城，就指望著禍害一下洛嵐府總部，結果發現這邊也不富裕？

那我這少府主還有什麼意思！

「兩百支六品靈水奇光，一下子肯定是拿不出來的，不過你放心吧，我會陸陸續續給你採購的，只是時間稍微要放長一點。」姜青娥說道。

李洛嘆了一口氣，也只能如此了。

「不過鑑於你在天蜀郡對溪陽屋的貢獻極大，所以我打算讓你進溪陽屋總部任事，裴昊一直在爭奪溪陽屋總部的掌控權，如果你之後能夠把溪陽屋總部給掌握住，再讓它成為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我想，區區兩百支靈水奇光，應該只是小問題。」姜青娥握緊嫩白的小手，對著李洛做出了加油的姿勢。

「那可真是謝謝你抬舉了啊。」李洛面無表情的道。

還把溪陽屋做大成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姜青娥你這狠心的鵝。

姜青娥絕美的臉頰上帶著笑意，旋即她聽著車外逐漸吵雜的聲音，然後將車窗打開，透過車窗，可以見到那一座巍峨並且散發著一種滄桑，厚重之感的龐大城市。

她金色的眼瞳注視著李洛，瞳孔中倒映著那張年輕而略顯稚嫩的臉龐。

然後姜青娥伸出手，覆蓋在了李洛的手背上面，冰涼嬌嫩的觸感傳來，宛如美玉。

同時，她的輕聲，在那車窗外的喧囂聲中，宛如清冷月光，傳入心中，讓人心境都是漸漸的變得平靜起來。

「李洛，歡迎來到大夏城。」

「另外，你能夠來到這裡，我真的很開心。」

她唇角輕輕的勾起，眼眉間的凌厲，都是在此時散去許多，可見內心中的確是帶著歡喜。

美人的笑，也是一種利刃，特別是姜青娥的笑，更是絕世神兵，所以，李洛就直接沉浸了。

恨不得直接拔刀。

說，青娥姐，想砍誰？

（看見大家對姜青娥的圖的反應是，還挺漂亮的，但是不符合我說的價格...其實那個價格是系列圖，並不是單張圖，而且這個圖已經是在找了那麼多畫師中，最後出來的成品性價比最好的了，大家不要用那些品質很高的遊戲圖來要求，價格完全不一樣啊，而且真的約不到檔期。）

第九十二章兩人的特殊關係

因為距離大夏城已經很近了，所以車隊也是放緩了速度，與大道上平緩而行，同時沿途也開始變得熱鬧起來，沸騰的人流來往，可見這大夏城的繁華與人氣。

車廂中。

李洛以很淡然的語氣，將學府大考中發生的事情給說了一遍，末了，還道：「原本其實我就只是想混個前十，拿一個錄取名額而已。」

「偏偏這些人，總要逼我。」

姜青娥趴伏在桌上，一隻手撐著尖俏下巴，她聽完後，笑了笑，道：「聽起來這個呂清兒，對你挺有意思啊。」

李洛險些閃了腰，你的關注點有些不一樣啊。

「我們只是純潔的同學關係。」他澄清道。

姜青娥笑道：「這也沒什麼呀，那姑娘我之前見也覺得她挺不錯的，人能夠看上你，也說明你自身魅力不小。」

李洛盯著姜青娥那絕美光潔的臉蛋，那對金色眼瞳是那樣的耀眼與璀璨，他能夠感覺得出來，她似乎對此的確不是很在意。

但這種不在意，反而讓得李洛心情有些高興不起來，因為這說明在姜青娥的心中，並沒有真的將他們兩人的關係認定成男女之間。

她對自己的情感，應該是極為的複雜，其中有著青梅竹馬的牽絆，但更多的，更像是一種姐姐對弟弟般的寵溺與包容。

或許有時候，連她自己都有些分不太清楚。

但有一點可以確認，現在的姜青娥，名義上是他的未婚妻，並且可以無條件的信任他，為他做許多的事情，但實則卻並未將兩人的關係當做是戀人。

說不得在她自己來看，男女間的那種關係，還並沒有她與李洛這種複雜關係來得更讓人信賴。

李洛在心中嘆了一口氣，他知曉這種事情急不來的，他需要按照自己的節奏一步步的來，而想要讓得兩人這種複雜關係出現破局變化，那麼他必須要做的事情，就是先將兩人間的婚約解除。

只有當婚約解除的時候，姜青娥的心才會脫離這種複雜關係，進而開始真正的考慮兩人的情感。

攻略姜青娥，任重而道遠啊。

「不過還是要祝賀你，你這次大考取得的成績，很是讓人刮目相看。」姜青娥沒有發現李洛內心的情緒湧動，而是輕笑道。

「我這算是圓滿的完成了你設定的第一步目標吧？」李洛笑道。

姜青娥螓首輕點，道：「算是超出了我的預期。」

對於李洛能夠奪得天蜀郡大考第一名，她是真的沒有想過的，畢竟兩個月前的李洛還只是空相，而他能夠在這短短兩個月內追上來並且趕超其他學員，可見他的天賦與努力。

「有沒有什麼福利作為獎勵？」李洛問道。

姜青娥想了想，道：「那就獎勵你跟我切磋一把吧。」

她的唇角微彎：「打贏的話，真的有獎勵哦。」

李洛神色悻悻，跟你切磋，那不是純粹找虐嗎？如果我能打贏你還在這裡跟你說這些廢話？直接先按在腿上一頓抽，把這些年受的委屈全都給找回來。

「不過更讓我意外的是，你竟然把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收入，折騰成了有史以來最高，這些事蔡薇姐都傳信告訴了我，天蜀郡的收入，全靠你對溪陽屋的貢獻。」姜青娥俏臉上浮現出一些驚嘆之意。

「沒辦法啊，如果不把天蜀郡的收入搞起來，我怕連自己都養不活。」李洛無奈的道。

「蔡薇姐應該跟你說過我需要大量的靈水奇光吧？這兩個月，我可是消耗了不少。」

李洛伸出手掌，有藍色的水相之力在掌心間凝聚，那相力之中所湧動的精純感，讓得姜青娥神色微微一動。

「當日在老宅，你剛剛解決空相問題時，你的相性品級，似乎沒現在這麼高。」她說道。

從李洛這相力中湧動的精純度來看，說他擁有著七品水相，姜青娥都會相信的。

但她分明記得，當日李洛解決空相問題時，他的相遠沒有這個品質。

而眼下的結果，應該就是消耗了那大量的靈水奇光所導致的。

只是，讓得姜青娥稍微有些疑惑的，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李洛竟然能夠消化如此大量的靈水奇光？

「因為後天之相的緣故，我的相宮承受雜質侵蝕的能力會比其他人強許多，所以我才可以肆無忌憚的使用靈水奇光提升相性的品階。」李洛笑了笑，面對著姜青娥，這個如今他唯一能夠毫無保留相信的人，他並沒有故意去保密。

「原來如此。」

姜青娥有些驚訝，原來後天之相還能有這種好處，怪不得李洛這短短兩個月，提升如此之大。

「現在我的相性品階已經達到六品，所以往後還需要大量的六品靈水奇光，你知道的，洛嵐府在天蜀郡的收入，已經開始養不起我了。」

李洛衝著姜青娥眨了眨眼睛，笑眯眯的道：「所以...青娥姐，求包養啊。」

姜青娥輕笑一聲，也不在意他這些調笑，道：「需要多少六品靈水奇光才能進階？」

「保守估計，怕是要兩百支左右。」李洛連忙說道，果然還是青娥姐頂得住啊，蔡薇姐太柔弱了，根本經不起他的榨乾。

「兩百支？」

姜青娥估算了一下，六品靈水奇光一支就要三萬金左右，兩百支下去，就是六百萬金？

於是她搖搖頭，道：「算了，養不起，我還是讓人把你送回南風城吧。」

李洛懵逼了，怒斥道：「姜青娥，我洛嵐府家大業大，是不是錢都被你給偷偷敗光了？區區六百萬而已，怎麼會拿不出來！」

姜青娥白了憤怒的李洛一眼，道：「哪還有什麼家大業大，你這大宅子到處漏雨，我忙著給你補補漏漏的已經不容易了，以前的積累，這幾年也在日日消耗。」

「還有那裴昊，直接分割了三閣，財政，人事都被他一手把控，幾乎是將三閣佔為己有，你那天也聽見了，他那三閣不會再送上總部半點供金，所以你以為洛嵐府現在還有多富嗎？」

李洛有些傻眼，他滿懷期待的來到大夏城，就指望著禍害一下洛嵐府總部，結果發現這邊也不富裕？

那我這少府主還有什麼意思！

「兩百支六品靈水奇光，一下子肯定是拿不出來的，不過你放心吧，我會陸陸續續給你採購的，只是時間稍微要放長一點。」姜青娥說道。

李洛嘆了一口氣，也只能如此了。

「不過鑑於你在天蜀郡對溪陽屋的貢獻極大，所以我打算讓你進溪陽屋總部任事，裴昊一直在爭奪溪陽屋總部的掌控權，如果你之後能夠把溪陽屋總部給掌握住，再讓它成為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我想，區區兩百支靈水奇光，應該只是小問題。」姜青娥握緊嫩白的小手，對著李洛做出了加油的姿勢。

「那可真是謝謝你抬舉了啊。」李洛面無表情的道。

還把溪陽屋做大成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姜青娥你這狠心的鵝。

姜青娥絕美的臉頰上帶著笑意，旋即她聽著車外逐漸吵雜的聲音，然後將車窗打開，透過車窗，可以見到那一座巍峨並且散發著一種滄桑，厚重之感的龐大城市。

她金色的眼瞳注視著李洛，瞳孔中倒映著那張年輕而略顯稚嫩的臉龐。

然後姜青娥伸出手，覆蓋在了李洛的手背上面，冰涼嬌嫩的觸感傳來，宛如美玉。

同時，她的輕聲，在那車窗外的喧囂聲中，宛如清冷月光，傳入心中，讓人心境都是漸漸的變得平靜起來。

「李洛，歡迎來到大夏城。」

「另外，你能夠來到這裡，我真的很開心。」

她唇角輕輕的勾起，眼眉間的凌厲，都是在此時散去許多，可見內心中的確是帶著歡喜。

美人的笑，也是一種利刃，特別是姜青娥的笑，更是絕世神兵，所以，李洛就直接沉浸了。

恨不得直接拔刀。

說，青娥姐，想砍誰？

（看見大家對姜青娥的圖的反應是，還挺漂亮的，但是不符合我說的價格...其實那個價格是系列圖，並不是單張圖，而且這個圖已經是在找了那麼多畫師中，最後出來的成品性價比最好的了，大家不要用那些品質很高的遊戲圖來要求，價格完全不一樣啊，而且真的約不到檔期。）

第九十三章司天命

大夏城的街道，遠比南風城來得寬敞大氣，整齊的青石鋪就，嚴絲合縫，一條條街道四通八達，高聳的建築拔地而起，讓得人身處其中有種迷失般的感覺。

密集的人流仿佛是沒有盡頭，喧囂沸騰，宛如悶雷，於城市上空迴蕩。

這就是大夏城，大夏的中心。

而當李洛坐在車輦中，目光穿過窗戶打量著這座給人一種威嚴感的城市時，在那另外的一條街道上，司秋穎登上了一座臨街的酒樓，然後進了一座雅間內。

「喲，回來了啊？」

雅間中，有一名青年正品著茶，悠閒的望著街道上的人來人往，回頭見到司秋穎，不由得笑道。

青年身軀欣長，模樣頗為的英武，劍眉星目，只不過他的頭髮與司秋穎一樣，都是綠油油的，想必是家族遺傳的原因吧。

他正是司秋穎的大哥，司天命。

「怎麼樣？見到那位少府主了吧？」司天命笑著問道。

司秋穎咬了咬牙，道：「見到了，就是一個小無賴！本事不怎麼樣，就會告狀，跟小孩子一樣幼稚！」

「而且青娥姐也太偏心了，竟然抽了我一頓。」司秋穎有些不開心的道，以前姜青娥跟她關係挺好的，宛如將她當做妹妹般，可如今她才發現，姜青娥明顯對李洛更為的看重。

「我看你才是幼稚吧...人家和李洛是什麼關係？你想要去跟李洛爭，那不是自其欺辱嗎？」司天命無奈的道。

「我才沒和他爭...倒是大哥你，青娥姐都說看不上了。」司秋穎白了她大哥一眼，說道。

不過那司天命對此倒只是一笑置之，道：「這種話，還需要說嗎？平常相處的時候，難道我還感覺不出來啊？」

「而且姜青娥那等優秀的人，也有著說這種話的資格。」

但司秋穎卻是有些不樂意的道：「大哥你固然跟青娥姐比不了，但最起碼，也比那個李洛強一百倍吧？」

「你如今是聖玄星學府四星院學員，地煞將的實力，連學府內的一些金輝導師都說你未來有著極大的概率封侯，成為我大夏中頂尖的強者！」

「但你以為，封侯就能夠讓姜青娥青睞嗎？」

司天命輕嘆了一聲，道：「秋穎，我早就跟你說過，李洛與姜青娥的那個婚約，其實解除權不在李洛，而是在姜青娥，只要她不願意，這份婚約無人能動。」

「另外，我雖然喜歡姜青娥，但並非就一定要追求一個結果。」

司秋穎撇撇嘴，道：「大哥你還是個情聖呢，那我問你，如果你有機會追求到青娥姐，你願不願意？」

司天命露出有些尷尬的笑容，答案不言而喻。

司秋穎鄙視的看了他一眼，旋即為他打氣道：「大哥，相信你自己吧，你的天賦，實力以及名氣，在大夏年輕一輩中都算是頂尖，只要你堅持下去，我覺得青娥姐總有一天會發現你的優秀！」

「而且有那李洛在做對比，更會襯託得你才是良配！」

司天命無奈的笑了笑，道：「這些事你就別管了，另外你以後也別想著去找李洛的麻煩，沒這必要，他畢竟是洛嵐府的少府主，惹了他，到時候姜青娥要收拾你，我可插不了手。」

「我才沒興趣去找他麻煩呢。」司秋穎懶洋洋的道。

「不過他這次讓我不開心，下次都澤北軒要找他麻煩，我可不會再幫他擋了。」

司天命搖搖頭，也沒有再多說，而且那位少府主應該也有一些應對麻煩的能力，不然這天蜀郡第一名，未免水分也太大了一些。

不過說起來，這都澤府最近似乎是有些動作，不知道是不是衝著洛嵐府去的...

...

車輦穿過條條寬敞的街道，最終停在了一處莊園之外。

這裡正是洛嵐府的總部所在。

李洛與姜青娥自車廂中走出，他望著眼前的莊園，忍不住的嘖嘖一聲，南風城老宅已經算是佔地遼闊了，可跟眼前這總部相比，還是少了幾分氣勢。

莊園四周，有護衛隊來回巡邏，一些哨塔上，更是有銳利的目光在四處掃動。

「我已經通知了洛嵐府在大夏城的所有負責人，晚點齊聚總部，少府主來了大夏城，總得熟悉一下這些洛嵐府的骨幹力量。」姜青娥說道。

她看了李洛一眼，道：「這些負責人，掌管著洛嵐府在大夏城的各方產業，你要知道，洛嵐府每年的收入，大夏之外的所有分部加起來，都只佔了六成，而另外四成的收入，全部來自大夏城這邊的產業。」

李洛聞言，倒是有些驚訝，他倒是沒想到，大夏城的收入在洛嵐府的整體中比重竟然會這麼高。

真不愧是大夏的中心啊。

「前些年我剛接手洛嵐府的時候，王城這些各方產業被裴昊插手極為嚴重，不過經過這幾年的整頓，他插進來的手腳被斬斷了許多，王城這邊算是穩住了。」姜青娥繼續說道。

李洛聞言，道：「倒是辛苦青娥姐了。」

洛嵐府在王城的產業比重太大，如果這裡都被裴昊所侵蝕，掌控，那麼洛嵐府總部就真是名存實亡了，所幸姜青娥出手的時機快，不然現在洛嵐府的情況將會更糟糕。

在兩人說話間，已是走入了莊園大門，不過此時突然有著一道壯碩的身影衝向了李洛，同時有啕嚎聲撕心裂肺的響起來：「啊，我的少府主啊，你終於來大夏城了，老牛我可真是想死你了！」

啕嚎聲在李洛的耳邊炸響，直接是讓得他整個人都懵了下來，他感覺整個人仿佛是被鐵箍鎖住，簡直是喘不過氣來。

而且眼前之人身上傳來的濃濃油腥味，鑽入李洛鼻子，直衝腦門。

「彪叔，他快被你悶死了。」一旁姜青娥噙著笑意的聲音傳來，拯救了李洛。

那壯碩人影聞言，急忙鬆開了李洛，而此時李洛才看清了他的模樣，那是一個塊頭特別壯碩的光頭中年男子，男子滿身油光，面龐透著一股兇橫之意，在他的腰間，一柄殺豬刀反射著寒光。

「你是...」李洛瞧著此人，隱約的有點記憶，但一時間無法叫出他的名字。

「少府主，我是牛彪彪啊，你不記得了嗎？你小的時候，還是我做飯給你吃的呢。」那光頭大漢急忙說道。

聽到這個名字，李洛的記憶變得稍微清晰了一些，在他的記憶中，小的時候，的確是有一個光頭陪著他，只不過後來隨著洛嵐府總部的遷移，就再沒印象了。

「彪叔是洛嵐府中資歷最老的人了，當年師父師娘創立洛嵐府時，他就一直在，他的廚藝可是大夏城聞名的，現在也負責總部這邊的飲食。」姜青娥衝著李洛笑了笑，道。

李洛突然一拍手：「我記起來了！」

「你就是彪叔！那個看起來賊兇，但是連雞都不敢自己殺的彪叔，小時候有次把我騙到廚房，讓我幫他殺雞的彪叔！」

牛彪彪的臉色頓時一僵，尷尬的道：「少府主，你這記性真是太好了，那麼久的事情都還記得啊。」

李洛忍不住的笑出聲來，因為眼前的人這兇橫模樣，跟他的性格反差實在太大，誰能想到，這麼一個光靠外貌就能夠將小兒嚇得止哭的人，卻是連雞都不敢親自去殺。

人家都說，這牛彪彪腰上的殺豬刀，恐怕一輩子都沒見過血，純擺設。

不過笑完後，又是湧起了一些親切感，畢竟眼前的人，的確是洛嵐府的老人了，這是真正的值得信任的人。

「彪叔，以後又要麻煩你照顧了啊。」李洛伸出手，拍了拍牛彪彪油膩粗壯的臂膀，說道。

牛彪彪感動的握住李洛的手，道：「我早就想去南風城照顧少府主了，但是小姜她不讓，現在你來了大夏城，我一定把你餵得白白胖胖。」

他摸了摸李洛手臂，感嘆道：「少府主還是有點虛啊，我現在就去給你整一鍋大補的！」

說完，他轉身就風風火火的走了。

「這彪叔，還是這麼急性子啊。」李洛望著他那壯碩的背影，笑道。

姜青娥道：「彪叔是值得信任的人，本來我打算讓他去負責一下洛嵐府其他的產業，但他不願意，只想在廚房待著。」

「他樂意就好，沒必要勉強。」李洛說道。

姜青娥點點頭，道：「走吧，帶你先逛逛這裡，待會吃了飯，那些負責人應該就到了，今天可能會累一點。」

李洛笑道：「這算什麼累，青娥姐你支撐了好幾年，豈不是更累。」

「說話倒是越來越好聽了，想必沒少在學府裡面對小女生說吧？」姜青娥似笑非笑的道。

「吃醋了？」

姜青娥輕呵了一聲，邁著長腿對著前面走去，有帶著淡淡驕傲的聲音，從前方傳來。

「吃醋？還沒體驗過是什麼感覺呢，你加油吧，希望你能讓我體驗一下。」

李洛望著她那絕美的背影，有些憤怒的追上去。

應該說什麼？姜青娥，你不要太過分，三十年河東...不對...

今天的你對我愛答不理...氣氛也不對。

唉，算了。

「今晚吃啥？」

第九十三章司天命

大夏城的街道，遠比南風城來得寬敞大氣，整齊的青石鋪就，嚴絲合縫，一條條街道四通八達，高聳的建築拔地而起，讓得人身處其中有種迷失般的感覺。

密集的人流仿佛是沒有盡頭，喧囂沸騰，宛如悶雷，於城市上空迴蕩。

這就是大夏城，大夏的中心。

而當李洛坐在車輦中，目光穿過窗戶打量著這座給人一種威嚴感的城市時，在那另外的一條街道上，司秋穎登上了一座臨街的酒樓，然後進了一座雅間內。

「喲，回來了啊？」

雅間中，有一名青年正品著茶，悠閒的望著街道上的人來人往，回頭見到司秋穎，不由得笑道。

青年身軀欣長，模樣頗為的英武，劍眉星目，只不過他的頭髮與司秋穎一樣，都是綠油油的，想必是家族遺傳的原因吧。

他正是司秋穎的大哥，司天命。

「怎麼樣？見到那位少府主了吧？」司天命笑著問道。

司秋穎咬了咬牙，道：「見到了，就是一個小無賴！本事不怎麼樣，就會告狀，跟小孩子一樣幼稚！」

「而且青娥姐也太偏心了，竟然抽了我一頓。」司秋穎有些不開心的道，以前姜青娥跟她關係挺好的，宛如將她當做妹妹般，可如今她才發現，姜青娥明顯對李洛更為的看重。

「我看你才是幼稚吧...人家和李洛是什麼關係？你想要去跟李洛爭，那不是自其欺辱嗎？」司天命無奈的道。

「我才沒和他爭...倒是大哥你，青娥姐都說看不上了。」司秋穎白了她大哥一眼，說道。

不過那司天命對此倒只是一笑置之，道：「這種話，還需要說嗎？平常相處的時候，難道我還感覺不出來啊？」

「而且姜青娥那等優秀的人，也有著說這種話的資格。」

但司秋穎卻是有些不樂意的道：「大哥你固然跟青娥姐比不了，但最起碼，也比那個李洛強一百倍吧？」

「你如今是聖玄星學府四星院學員，地煞將的實力，連學府內的一些金輝導師都說你未來有著極大的概率封侯，成為我大夏中頂尖的強者！」

「但你以為，封侯就能夠讓姜青娥青睞嗎？」

司天命輕嘆了一聲，道：「秋穎，我早就跟你說過，李洛與姜青娥的那個婚約，其實解除權不在李洛，而是在姜青娥，只要她不願意，這份婚約無人能動。」

「另外，我雖然喜歡姜青娥，但並非就一定要追求一個結果。」

司秋穎撇撇嘴，道：「大哥你還是個情聖呢，那我問你，如果你有機會追求到青娥姐，你願不願意？」

司天命露出有些尷尬的笑容，答案不言而喻。

司秋穎鄙視的看了他一眼，旋即為他打氣道：「大哥，相信你自己吧，你的天賦，實力以及名氣，在大夏年輕一輩中都算是頂尖，只要你堅持下去，我覺得青娥姐總有一天會發現你的優秀！」

「而且有那李洛在做對比，更會襯託得你才是良配！」

司天命無奈的笑了笑，道：「這些事你就別管了，另外你以後也別想著去找李洛的麻煩，沒這必要，他畢竟是洛嵐府的少府主，惹了他，到時候姜青娥要收拾你，我可插不了手。」

「我才沒興趣去找他麻煩呢。」司秋穎懶洋洋的道。

「不過他這次讓我不開心，下次都澤北軒要找他麻煩，我可不會再幫他擋了。」

司天命搖搖頭，也沒有再多說，而且那位少府主應該也有一些應對麻煩的能力，不然這天蜀郡第一名，未免水分也太大了一些。

不過說起來，這都澤府最近似乎是有些動作，不知道是不是衝著洛嵐府去的...

...

車輦穿過條條寬敞的街道，最終停在了一處莊園之外。

這裡正是洛嵐府的總部所在。

李洛與姜青娥自車廂中走出，他望著眼前的莊園，忍不住的嘖嘖一聲，南風城老宅已經算是佔地遼闊了，可跟眼前這總部相比，還是少了幾分氣勢。

莊園四周，有護衛隊來回巡邏，一些哨塔上，更是有銳利的目光在四處掃動。

「我已經通知了洛嵐府在大夏城的所有負責人，晚點齊聚總部，少府主來了大夏城，總得熟悉一下這些洛嵐府的骨幹力量。」姜青娥說道。

她看了李洛一眼，道：「這些負責人，掌管著洛嵐府在大夏城的各方產業，你要知道，洛嵐府每年的收入，大夏之外的所有分部加起來，都只佔了六成，而另外四成的收入，全部來自大夏城這邊的產業。」

李洛聞言，倒是有些驚訝，他倒是沒想到，大夏城的收入在洛嵐府的整體中比重竟然會這麼高。

真不愧是大夏的中心啊。

「前些年我剛接手洛嵐府的時候，王城這些各方產業被裴昊插手極為嚴重，不過經過這幾年的整頓，他插進來的手腳被斬斷了許多，王城這邊算是穩住了。」姜青娥繼續說道。

李洛聞言，道：「倒是辛苦青娥姐了。」

洛嵐府在王城的產業比重太大，如果這裡都被裴昊所侵蝕，掌控，那麼洛嵐府總部就真是名存實亡了，所幸姜青娥出手的時機快，不然現在洛嵐府的情況將會更糟糕。

在兩人說話間，已是走入了莊園大門，不過此時突然有著一道壯碩的身影衝向了李洛，同時有啕嚎聲撕心裂肺的響起來：「啊，我的少府主啊，你終於來大夏城了，老牛我可真是想死你了！」

啕嚎聲在李洛的耳邊炸響，直接是讓得他整個人都懵了下來，他感覺整個人仿佛是被鐵箍鎖住，簡直是喘不過氣來。

而且眼前之人身上傳來的濃濃油腥味，鑽入李洛鼻子，直衝腦門。

「彪叔，他快被你悶死了。」一旁姜青娥噙著笑意的聲音傳來，拯救了李洛。

那壯碩人影聞言，急忙鬆開了李洛，而此時李洛才看清了他的模樣，那是一個塊頭特別壯碩的光頭中年男子，男子滿身油光，面龐透著一股兇橫之意，在他的腰間，一柄殺豬刀反射著寒光。

「你是...」李洛瞧著此人，隱約的有點記憶，但一時間無法叫出他的名字。

「少府主，我是牛彪彪啊，你不記得了嗎？你小的時候，還是我做飯給你吃的呢。」那光頭大漢急忙說道。

聽到這個名字，李洛的記憶變得稍微清晰了一些，在他的記憶中，小的時候，的確是有一個光頭陪著他，只不過後來隨著洛嵐府總部的遷移，就再沒印象了。

「彪叔是洛嵐府中資歷最老的人了，當年師父師娘創立洛嵐府時，他就一直在，他的廚藝可是大夏城聞名的，現在也負責總部這邊的飲食。」姜青娥衝著李洛笑了笑，道。

李洛突然一拍手：「我記起來了！」

「你就是彪叔！那個看起來賊兇，但是連雞都不敢自己殺的彪叔，小時候有次把我騙到廚房，讓我幫他殺雞的彪叔！」

牛彪彪的臉色頓時一僵，尷尬的道：「少府主，你這記性真是太好了，那麼久的事情都還記得啊。」

李洛忍不住的笑出聲來，因為眼前的人這兇橫模樣，跟他的性格反差實在太大，誰能想到，這麼一個光靠外貌就能夠將小兒嚇得止哭的人，卻是連雞都不敢親自去殺。

人家都說，這牛彪彪腰上的殺豬刀，恐怕一輩子都沒見過血，純擺設。

不過笑完後，又是湧起了一些親切感，畢竟眼前的人，的確是洛嵐府的老人了，這是真正的值得信任的人。

「彪叔，以後又要麻煩你照顧了啊。」李洛伸出手，拍了拍牛彪彪油膩粗壯的臂膀，說道。

牛彪彪感動的握住李洛的手，道：「我早就想去南風城照顧少府主了，但是小姜她不讓，現在你來了大夏城，我一定把你餵得白白胖胖。」

他摸了摸李洛手臂，感嘆道：「少府主還是有點虛啊，我現在就去給你整一鍋大補的！」

說完，他轉身就風風火火的走了。

「這彪叔，還是這麼急性子啊。」李洛望著他那壯碩的背影，笑道。

姜青娥道：「彪叔是值得信任的人，本來我打算讓他去負責一下洛嵐府其他的產業，但他不願意，只想在廚房待著。」

「他樂意就好，沒必要勉強。」李洛說道。

姜青娥點點頭，道：「走吧，帶你先逛逛這裡，待會吃了飯，那些負責人應該就到了，今天可能會累一點。」

李洛笑道：「這算什麼累，青娥姐你支撐了好幾年，豈不是更累。」

「說話倒是越來越好聽了，想必沒少在學府裡面對小女生說吧？」姜青娥似笑非笑的道。

「吃醋了？」

姜青娥輕呵了一聲，邁著長腿對著前面走去，有帶著淡淡驕傲的聲音，從前方傳來。

「吃醋？還沒體驗過是什麼感覺呢，你加油吧，希望你能讓我體驗一下。」

李洛望著她那絕美的背影，有些憤怒的追上去。

應該說什麼？姜青娥，你不要太過分，三十年河東...不對...

今天的你對我愛答不理...氣氛也不對。

唉，算了。

「今晚吃啥？」

第九十四章儀式

「少府主，這是九芝熊膽湯，以九種靈芝熬製，輔於異獸赤靈熊之膽，最是補虛。」

「還有這靈果蒸飯，用的是諸多靈果吊汁，米是三月靈米，成熟後，需在能量旺盛之處，暴曬三月方算成品。」

「還有這個...」

莊園中的飯廳中，李洛，姜青娥，蔡薇，顏靈卿皆是在座，然後他便是愕然的見到牛彪彪端上了滿滿的一桌飯菜，每一道，都是散發著誘人的香氣。

「這，這也太補了吧。」李洛哭笑不得，他還以為牛彪彪是說笑，結果沒想到他真的搞了一桌大補之菜。

「少府主現在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多吃點補的，總是沒錯。」牛彪彪笑呵呵的道。

「多謝彪叔，吃吧。」

姜青娥倒是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對著牛彪彪說了一聲後，便是率先開動。

李洛見狀，也就跟上，大口的吃著這在南風城很難享受到的美味佳餚，心滿意足之餘，也對牛彪彪豎起大拇指，表示味道很正。

只是大補飯菜入肚後，總是感覺到一股熱氣在體內升騰，讓得李洛身體溫度都是有些升高。

而彪彪的廚藝的確是極為的上乘，所以即便是想要保持一些儀態的姜青娥與蔡薇，都是加快了進食的速度。

牛彪彪就在旁邊笑呵呵的看著幾人風捲殘雲，感到很是滿足。

待得幾人都吃飽喝足後，他方才招呼侍從過來，將飯桌清理，又是每人給上了一杯香茶。

「這是百花靈茶，吃了大補之物，還是要喝點溫潤之物，平息躁火之氣。」

李洛將這百花靈茶一飲而盡，然後就感覺到體內升騰的燥熱之氣漸漸的平息下來，相宮內凝聚的相力，仿佛都是在此時隱隱有所增強。

「彪叔真是好手藝。」李洛讚嘆道。

牛彪彪哈哈大笑一聲，道：「少府主過獎了，以後我會天天為你準備，幫你好好補補。」

說完，他便是收拾東西離去了。

李洛望著牛彪彪壯碩的背影，心中卻是微微一動，這彪叔，總是說他有點虛，需要補補...

這是玩笑話嗎？

還是說...他知道點什麼？

兩個月前，他煉化了後天之相後，自身的確是精血虧空，甚至連壽命都開始有了期限...但這些，他可是連姜青娥都沒說，免得她擔心。

而這位彪叔...難道是察覺到了？不可能啊。

李洛轉頭，看向那端著香茶，優雅品嘗的姜青娥，沉吟道：「彪叔的實力如何啊？」

姜青娥抬眸看了他一眼，道：「之前偶爾見他動用過相力，也就只是在相師境左右。」

李洛有些疑惑，這麼普通的實力麼...

姜青娥似是知曉他在想什麼一般，淡淡的道：「沒必要想太多，反正我們只需要知道，彪叔值得信任，那就足夠了。」

李洛想了想，也是點點頭，的確，沒必要去追究太深，不管這位彪叔究竟有沒有實力，他既然沒有要說的想法，那他們也沒理由去逼迫別人，畢竟，爹娘能夠將洛嵐府總部的飲食這一類的事情都交給他，就足以說明對他的信任。

姜青娥不急不緩的將香茶飲盡，然後起身道：「走吧，時間倒是差不多了。」

李洛聞言，也是站起身來，旋即重重的吸了一口氣，因為這場見面，算是一種宣告，宣告洛嵐府的所有人，他這位以往在南風城幾乎沒什麼存在感的少府主，要真正的回到洛嵐府了。

未來，他將會成為這裡的掌控者之一。

這是一場看似簡單，實則很重要的儀式。

李洛平復下心情，然後跟著姜青娥走出客廳，穿過走廊，最後推開了一扇議事廳的大門，走了進去。

議事廳內，燈火明亮耀眼，讓得李洛雙目微微的虛眯了一下。

而後睜開時，就見到在這議事廳內兩側的長桌後，一道道人影靜坐，此時，他們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帶著複雜的情緒，停留在他的身上。

議事廳內的氣氛，一時間有點古怪的凝滯。

直到姜青娥的聲音響起來：「諸位不見過少府主嗎？」

會議廳內，一道道身影這才接二連三的站起，拱手恭敬道：「見過少府主。」

李洛也是笑著點頭示意：「李洛見過諸位。」

一道道目光停在李洛的面龐上，在這張異常俊朗的臉上，他們見到了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影子，只是眼前的少年沒有那兩位那種令人心悸的氣勢與壓迫，有的，只是少年人的青澀。

對於李洛這位洛嵐府的少府主，其實很多洛嵐府的高層，自從他那空相的事情傳出後，都有些漸漸的將他給遺忘了，畢竟雖然從繼承資格來說，李洛是洛嵐府最為正統的少府主，但空相幾乎是宣判了他的死刑。

洛嵐府恐怕沒有多少人會願意讓一個沒有什麼潛力的少府主來執掌。

所以在這些年間，他們有意無意的遺忘了在南風城的那位少府主，然而如今，這位被視為洛嵐府吉祥物般的少府主，來到了他們的面前。

只不過，現在的他，不再是所謂的空相，他成為了天蜀郡大考第一名，同樣獲得了進入聖玄星學府修行的資格。

雖說這與姜青娥相比起來依舊還很大差距，但終歸不再是那種毫無潛力的廢人，未來如果李洛與姜青娥真的完婚，他們聯手之下，洛嵐府應該還有著希望。

在場眾人心緒複雜，再次對著李洛抱拳行禮。

「這位是九閣閣主雷彰，你應該之前也見過了，他是唯一一位留守洛嵐府總部的閣主，同時負責總部的安全事宜。」姜青娥玉指指了指左側最前方的席位上，那裡有一名中年男子，在此前那裴昊來老宅談判的時候，李洛也見過這位雷彰閣主。

「這位是相具坊的坊主，袁金。」

李洛目光看去，那是一名斯斯文文的中年男子，倒是讓人沒想到他竟然會是一名相具大師。

「還有丹坊的坊主，安鴻雁。」

安鴻雁是一名穿著白色裙袍的美婦，氣質淡雅。

「見過少府主。」

被姜青娥點名的三人，算是洛嵐府總部中級別極高的負責人，都是對著李洛行禮。

李洛點頭示意，沒有過於的彰顯什麼平易近人，但也不顯得太過的冷淡。

而隨著姜青娥介紹了三人後，李洛卻察覺到有些不對，因為他發現，沒有溪陽屋總部的負責人。

他目光轉向姜青娥，後者絕美的容顏也是在燈光下反射著許些冷冽之意，而後有冷聲響起。

「溪陽屋的韓植會長呢？」

第九十五章叛變的總會長

隨著姜青娥那有些冷的聲音響起，議事廳內，眾多負責人面面相覷，一時間有低低的議論聲響起。

「小姐，之前已經派人去溪陽屋總部那邊去傳過話了，按理說，韓植會長接到消息的話，應該會立刻趕來的。」雷彰在此時開口說道。

姜青娥輕輕點頭，道：「那看來是出了什麼問題。」

李洛開口問道：「那位韓植會長是裴昊的人？」

今日是他這位少府主在洛嵐府露面的日子，各位負責人應該也知曉輕重，而且就算不給他面子，也得給姜青娥面子啊。

而這韓植如果他們兩人的面子都不想給，那應該就是屬於裴昊的鐵桿了。

不過姜青娥卻是搖了搖頭，道：「韓植並不是裴昊那邊的人，他一直游離在我與裴昊之間，這是個很會待價而沽的聰明人，所以他沒有理由不出現在這裡...」

「而眼下他沒有出現，那就應該是出了問題。」

李洛輕聲道：「或者是...找到了比你和裴昊開的價都還要更高的第三方？」

此言一出，頓時引得會議廳內眾人一驚，目光錯愕的看著李洛，這話的意思是...那韓植直接背叛了洛嵐府？！

姜青娥狹長的明眸也是微眯了一下，然後那神色就變得更為的冷冽了。

因為她感覺，李洛的猜測，恐怕有很大的可能。

而就在議事廳內竊竊私語聲不斷時，那外面突然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然後眾人就見到一道人影闖了進來。

那是一名老者，李洛對他竟然並不陌生，因為前些時候，正是這位名叫鄭平的老人來到南風城，將顏靈卿的分會會長位置確定下來。

鄭平是溪陽屋總部的長老，資歷極高，而眼下的他，那古板的蒼老面龐上，滿是憤怒。

「少府主，小姐，韓植那個混帳東西在剛才突然宣布脫離溪陽屋，加入了都澤府的「大澤屋」，而且他臨走時，還將溪陽屋總部的淬相師帶走了大半，最過分的是，這個畜生竟然把總部的配方研究所一把火給燒了！」鄭平此時眼睛赤紅，聲音嘶啞的咆哮道。

嘶！

在他的咆哮聲中，議事廳內，洛嵐府總部的各位負責人頓時忍不住的吸了一口冷氣，面龐上滿是震驚。

那韓植是瘋了嗎？不僅背叛洛嵐府，拉走了溪陽屋的淬相師，而且還敢焚燒配方研究所？！

議事廳內，所有人都是憤怒的罵了起來。

李洛的面龐也是在此時陰沉了下來，他在溪陽屋分部待過，自然是明白對於一個靈水奇光屋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那就是淬相師。

這韓植如果對溪陽屋不滿意，他選擇離開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但走就走吧，你還想把溪陽屋給挖個底朝天？

還有配方研究所，這是每個靈水奇光屋的心血所在，其中需要不間斷的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行試驗，研究，而現在被韓植一把火給燒了，可見會造成多大的損失。

還有一個重要的點，對方早不離開，晚不離開，偏偏就在他這位少府主來到洛嵐府總部時，做出這些喪盡天良的事情...這如果說不是針對他而來的，那真是沒人會相信。

「安靜。」

吵雜混亂的議事廳中，姜青娥冷冽的聲音響起，頓時讓得所有人都是安靜了下來。

「這是都澤府針對洛嵐府的一場精心算計。」姜青娥絕美的光潔臉頰上，並沒有什麼怒意，除了眼神冰冷了一些外，她似乎並沒有因此而動怒。

不過正是這種平靜，反而讓得在場的人心中的燥怒變得平緩下來。

「又是都澤府啊...」李洛在姜青娥旁邊的位置上面坐了下來，從來到這大夏城時，他就從司秋穎的嘴中知曉了那都澤府對他的惡意，而眼下，又給他精心的準備了這麼一道厚禮，真的是，用心良苦。

「都澤府應該是花費了不小的代價，拉攏了韓植，不然他不至於做出這麼絕的事情來。」姜青娥眸光看了李洛一眼，這一次都澤府的算計，不僅是在針對洛嵐府，也是在針對李洛這位少府主。

他們故意挑這個時間段將韓植的事爆發，無非就是要掃李洛這個少府主的顏面，降低他在洛嵐府中的威望。

畢竟少府主剛到總部，這溪陽屋的會長就選擇叛變，這事傳出去，外人必然會說這與李洛有著關係。

甚至說，洛嵐府的少府主與總部高層不和，導致人員叛逃出走。

李洛心中有些感嘆，這就是大府與大府之間的鬥爭嗎，如此的兇狠，冷酷，完全不留任何的餘地，南風城的宋家跟他們比起來，倒算是良善人家了。

「這都澤府也太過分了，竟然用這種卑劣的手段！」雷彰面龐上有怒火湧動，咬牙道。

「雙方本來就是敵對，怪敵人不擇手段的話，未免太天真了一些。」

姜青娥淡淡的道：「這筆帳記著便是，以後會有機會討要回來的。」

雖然她的心中也是有些怒意，但她還是很理智的將其壓制了下去，因為如今的洛嵐府本就風雨飄搖，根本不可能與都澤府全面開戰的。

「少府主，小姐，現在溪陽屋總部那邊一片混亂，你們得拿個辦法出來啊。」

「那龐千尺也帶著人在鬧事，說既然韓植退走了，那麼就該選出新的總會長...」鄭平長老也是壓抑下震怒，開口說道。

姜青娥對著李洛道：「這位龐千尺，就真是裴昊的人了，他一直在阻擾我插手溪陽屋，之前那韓植中立不管事，導致龐千尺在溪陽屋總部中話語權很高。」

李洛微微點頭，這個情況跟天蜀郡分部其實差不多，不過這龐千尺可比莊毅更難對付。

因為即便是身在南風城，他也聽過這位總部副會長的事跡，據說當初他是溪陽屋總部會長的有利競爭者之一，甚至一度風頭是超過韓植的，只不過後來他的老爹老娘沒選擇龐千尺，而是選了韓植擔任總會長。

或許這也是當老爹老娘失蹤後，這龐千尺就直接跟裴昊坑壑一氣的緣由之一。

不過現在來看，不論是韓植還是這龐千尺，都是兩個不頂用的貨色，不過這也怪不得老爹老娘眼光不行，畢竟當初洛嵐府初建，底蘊不深，手中無人可用，就只能先湊合著用用，等以後有更好的再替換。

只是沒想到的是，還沒等到有人替換這兩個貨，老爹老娘就先失蹤了。

「鄭長老，你先溪陽屋總部那邊安撫一下，明日我與少府主會親自前去解決此事，你放心，溪陽屋是師父師娘以及諸多老人的心血，我們絕對不會讓它毀掉。」姜青娥微微沉吟，對著鄭平說道。

「好。」鄭平立即應下，對著李洛，姜青娥抱了抱拳，火急火燎的轉身去了。

隨著鄭平的離去，議事廳內的氣氛倒是漸漸的恢復了正常，只不過眾人都明白，這只是表面上的而已，那都澤府精心挑選的爆發時間，讓得少府主的歸來儀式，終歸是損了幾分氣勢。

說不得明日之後，這事就會傳遍大夏城，不知會引得多少笑話。

這都澤府，當真是噁心人啊。

第九十四章儀式

「少府主，這是九芝熊膽湯，以九種靈芝熬製，輔於異獸赤靈熊之膽，最是補虛。」

「還有這靈果蒸飯，用的是諸多靈果吊汁，米是三月靈米，成熟後，需在能量旺盛之處，暴曬三月方算成品。」

「還有這個...」

莊園中的飯廳中，李洛，姜青娥，蔡薇，顏靈卿皆是在座，然後他便是愕然的見到牛彪彪端上了滿滿的一桌飯菜，每一道，都是散發著誘人的香氣。

「這，這也太補了吧。」李洛哭笑不得，他還以為牛彪彪是說笑，結果沒想到他真的搞了一桌大補之菜。

「少府主現在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多吃點補的，總是沒錯。」牛彪彪笑呵呵的道。

「多謝彪叔，吃吧。」

姜青娥倒是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對著牛彪彪說了一聲後，便是率先開動。

李洛見狀，也就跟上，大口的吃著這在南風城很難享受到的美味佳餚，心滿意足之餘，也對牛彪彪豎起大拇指，表示味道很正。

只是大補飯菜入肚後，總是感覺到一股熱氣在體內升騰，讓得李洛身體溫度都是有些升高。

而彪彪的廚藝的確是極為的上乘，所以即便是想要保持一些儀態的姜青娥與蔡薇，都是加快了進食的速度。

牛彪彪就在旁邊笑呵呵的看著幾人風捲殘雲，感到很是滿足。

待得幾人都吃飽喝足後，他方才招呼侍從過來，將飯桌清理，又是每人給上了一杯香茶。

「這是百花靈茶，吃了大補之物，還是要喝點溫潤之物，平息躁火之氣。」

李洛將這百花靈茶一飲而盡，然後就感覺到體內升騰的燥熱之氣漸漸的平息下來，相宮內凝聚的相力，仿佛都是在此時隱隱有所增強。

「彪叔真是好手藝。」李洛讚嘆道。

牛彪彪哈哈大笑一聲，道：「少府主過獎了，以後我會天天為你準備，幫你好好補補。」

說完，他便是收拾東西離去了。

李洛望著牛彪彪壯碩的背影，心中卻是微微一動，這彪叔，總是說他有點虛，需要補補...

這是玩笑話嗎？

還是說...他知道點什麼？

兩個月前，他煉化了後天之相後，自身的確是精血虧空，甚至連壽命都開始有了期限...但這些，他可是連姜青娥都沒說，免得她擔心。

而這位彪叔...難道是察覺到了？不可能啊。

李洛轉頭，看向那端著香茶，優雅品嘗的姜青娥，沉吟道：「彪叔的實力如何啊？」

姜青娥抬眸看了他一眼，道：「之前偶爾見他動用過相力，也就只是在相師境左右。」

李洛有些疑惑，這麼普通的實力麼...

姜青娥似是知曉他在想什麼一般，淡淡的道：「沒必要想太多，反正我們只需要知道，彪叔值得信任，那就足夠了。」

李洛想了想，也是點點頭，的確，沒必要去追究太深，不管這位彪叔究竟有沒有實力，他既然沒有要說的想法，那他們也沒理由去逼迫別人，畢竟，爹娘能夠將洛嵐府總部的飲食這一類的事情都交給他，就足以說明對他的信任。

姜青娥不急不緩的將香茶飲盡，然後起身道：「走吧，時間倒是差不多了。」

李洛聞言，也是站起身來，旋即重重的吸了一口氣，因為這場見面，算是一種宣告，宣告洛嵐府的所有人，他這位以往在南風城幾乎沒什麼存在感的少府主，要真正的回到洛嵐府了。

未來，他將會成為這裡的掌控者之一。

這是一場看似簡單，實則很重要的儀式。

李洛平復下心情，然後跟著姜青娥走出客廳，穿過走廊，最後推開了一扇議事廳的大門，走了進去。

議事廳內，燈火明亮耀眼，讓得李洛雙目微微的虛眯了一下。

而後睜開時，就見到在這議事廳內兩側的長桌後，一道道人影靜坐，此時，他們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帶著複雜的情緒，停留在他的身上。

議事廳內的氣氛，一時間有點古怪的凝滯。

直到姜青娥的聲音響起來：「諸位不見過少府主嗎？」

會議廳內，一道道身影這才接二連三的站起，拱手恭敬道：「見過少府主。」

李洛也是笑著點頭示意：「李洛見過諸位。」

一道道目光停在李洛的面龐上，在這張異常俊朗的臉上，他們見到了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影子，只是眼前的少年沒有那兩位那種令人心悸的氣勢與壓迫，有的，只是少年人的青澀。

對於李洛這位洛嵐府的少府主，其實很多洛嵐府的高層，自從他那空相的事情傳出後，都有些漸漸的將他給遺忘了，畢竟雖然從繼承資格來說，李洛是洛嵐府最為正統的少府主，但空相幾乎是宣判了他的死刑。

洛嵐府恐怕沒有多少人會願意讓一個沒有什麼潛力的少府主來執掌。

所以在這些年間，他們有意無意的遺忘了在南風城的那位少府主，然而如今，這位被視為洛嵐府吉祥物般的少府主，來到了他們的面前。

只不過，現在的他，不再是所謂的空相，他成為了天蜀郡大考第一名，同樣獲得了進入聖玄星學府修行的資格。

雖說這與姜青娥相比起來依舊還很大差距，但終歸不再是那種毫無潛力的廢人，未來如果李洛與姜青娥真的完婚，他們聯手之下，洛嵐府應該還有著希望。

在場眾人心緒複雜，再次對著李洛抱拳行禮。

「這位是九閣閣主雷彰，你應該之前也見過了，他是唯一一位留守洛嵐府總部的閣主，同時負責總部的安全事宜。」姜青娥玉指指了指左側最前方的席位上，那裡有一名中年男子，在此前那裴昊來老宅談判的時候，李洛也見過這位雷彰閣主。

「這位是相具坊的坊主，袁金。」

李洛目光看去，那是一名斯斯文文的中年男子，倒是讓人沒想到他竟然會是一名相具大師。

「還有丹坊的坊主，安鴻雁。」

安鴻雁是一名穿著白色裙袍的美婦，氣質淡雅。

「見過少府主。」

被姜青娥點名的三人，算是洛嵐府總部中級別極高的負責人，都是對著李洛行禮。

李洛點頭示意，沒有過於的彰顯什麼平易近人，但也不顯得太過的冷淡。

而隨著姜青娥介紹了三人後，李洛卻察覺到有些不對，因為他發現，沒有溪陽屋總部的負責人。

他目光轉向姜青娥，後者絕美的容顏也是在燈光下反射著許些冷冽之意，而後有冷聲響起。

「溪陽屋的韓植會長呢？」

第九十五章叛變的總會長

隨著姜青娥那有些冷的聲音響起，議事廳內，眾多負責人面面相覷，一時間有低低的議論聲響起。

「小姐，之前已經派人去溪陽屋總部那邊去傳過話了，按理說，韓植會長接到消息的話，應該會立刻趕來的。」雷彰在此時開口說道。

姜青娥輕輕點頭，道：「那看來是出了什麼問題。」

李洛開口問道：「那位韓植會長是裴昊的人？」

今日是他這位少府主在洛嵐府露面的日子，各位負責人應該也知曉輕重，而且就算不給他面子，也得給姜青娥面子啊。

而這韓植如果他們兩人的面子都不想給，那應該就是屬於裴昊的鐵桿了。

不過姜青娥卻是搖了搖頭，道：「韓植並不是裴昊那邊的人，他一直游離在我與裴昊之間，這是個很會待價而沽的聰明人，所以他沒有理由不出現在這裡...」

「而眼下他沒有出現，那就應該是出了問題。」

李洛輕聲道：「或者是...找到了比你和裴昊開的價都還要更高的第三方？」

此言一出，頓時引得會議廳內眾人一驚，目光錯愕的看著李洛，這話的意思是...那韓植直接背叛了洛嵐府？！

姜青娥狹長的明眸也是微眯了一下，然後那神色就變得更為的冷冽了。

因為她感覺，李洛的猜測，恐怕有很大的可能。

而就在議事廳內竊竊私語聲不斷時，那外面突然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然後眾人就見到一道人影闖了進來。

那是一名老者，李洛對他竟然並不陌生，因為前些時候，正是這位名叫鄭平的老人來到南風城，將顏靈卿的分會會長位置確定下來。

鄭平是溪陽屋總部的長老，資歷極高，而眼下的他，那古板的蒼老面龐上，滿是憤怒。

「少府主，小姐，韓植那個混帳東西在剛才突然宣布脫離溪陽屋，加入了都澤府的「大澤屋」，而且他臨走時，還將溪陽屋總部的淬相師帶走了大半，最過分的是，這個畜生竟然把總部的配方研究所一把火給燒了！」鄭平此時眼睛赤紅，聲音嘶啞的咆哮道。

嘶！

在他的咆哮聲中，議事廳內，洛嵐府總部的各位負責人頓時忍不住的吸了一口冷氣，面龐上滿是震驚。

那韓植是瘋了嗎？不僅背叛洛嵐府，拉走了溪陽屋的淬相師，而且還敢焚燒配方研究所？！

議事廳內，所有人都是憤怒的罵了起來。

李洛的面龐也是在此時陰沉了下來，他在溪陽屋分部待過，自然是明白對於一個靈水奇光屋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那就是淬相師。

這韓植如果對溪陽屋不滿意，他選擇離開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但走就走吧，你還想把溪陽屋給挖個底朝天？

還有配方研究所，這是每個靈水奇光屋的心血所在，其中需要不間斷的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行試驗，研究，而現在被韓植一把火給燒了，可見會造成多大的損失。

還有一個重要的點，對方早不離開，晚不離開，偏偏就在他這位少府主來到洛嵐府總部時，做出這些喪盡天良的事情...這如果說不是針對他而來的，那真是沒人會相信。

「安靜。」

吵雜混亂的議事廳中，姜青娥冷冽的聲音響起，頓時讓得所有人都是安靜了下來。

「這是都澤府針對洛嵐府的一場精心算計。」姜青娥絕美的光潔臉頰上，並沒有什麼怒意，除了眼神冰冷了一些外，她似乎並沒有因此而動怒。

不過正是這種平靜，反而讓得在場的人心中的燥怒變得平緩下來。

「又是都澤府啊...」李洛在姜青娥旁邊的位置上面坐了下來，從來到這大夏城時，他就從司秋穎的嘴中知曉了那都澤府對他的惡意，而眼下，又給他精心的準備了這麼一道厚禮，真的是，用心良苦。

「都澤府應該是花費了不小的代價，拉攏了韓植，不然他不至於做出這麼絕的事情來。」姜青娥眸光看了李洛一眼，這一次都澤府的算計，不僅是在針對洛嵐府，也是在針對李洛這位少府主。

他們故意挑這個時間段將韓植的事爆發，無非就是要掃李洛這個少府主的顏面，降低他在洛嵐府中的威望。

畢竟少府主剛到總部，這溪陽屋的會長就選擇叛變，這事傳出去，外人必然會說這與李洛有著關係。

甚至說，洛嵐府的少府主與總部高層不和，導致人員叛逃出走。

李洛心中有些感嘆，這就是大府與大府之間的鬥爭嗎，如此的兇狠，冷酷，完全不留任何的餘地，南風城的宋家跟他們比起來，倒算是良善人家了。

「這都澤府也太過分了，竟然用這種卑劣的手段！」雷彰面龐上有怒火湧動，咬牙道。

「雙方本來就是敵對，怪敵人不擇手段的話，未免太天真了一些。」

姜青娥淡淡的道：「這筆帳記著便是，以後會有機會討要回來的。」

雖然她的心中也是有些怒意，但她還是很理智的將其壓制了下去，因為如今的洛嵐府本就風雨飄搖，根本不可能與都澤府全面開戰的。

「少府主，小姐，現在溪陽屋總部那邊一片混亂，你們得拿個辦法出來啊。」

「那龐千尺也帶著人在鬧事，說既然韓植退走了，那麼就該選出新的總會長...」鄭平長老也是壓抑下震怒，開口說道。

姜青娥對著李洛道：「這位龐千尺，就真是裴昊的人了，他一直在阻擾我插手溪陽屋，之前那韓植中立不管事，導致龐千尺在溪陽屋總部中話語權很高。」

李洛微微點頭，這個情況跟天蜀郡分部其實差不多，不過這龐千尺可比莊毅更難對付。

因為即便是身在南風城，他也聽過這位總部副會長的事跡，據說當初他是溪陽屋總部會長的有利競爭者之一，甚至一度風頭是超過韓植的，只不過後來他的老爹老娘沒選擇龐千尺，而是選了韓植擔任總會長。

或許這也是當老爹老娘失蹤後，這龐千尺就直接跟裴昊坑壑一氣的緣由之一。

不過現在來看，不論是韓植還是這龐千尺，都是兩個不頂用的貨色，不過這也怪不得老爹老娘眼光不行，畢竟當初洛嵐府初建，底蘊不深，手中無人可用，就只能先湊合著用用，等以後有更好的再替換。

只是沒想到的是，還沒等到有人替換這兩個貨，老爹老娘就先失蹤了。

「鄭長老，你先溪陽屋總部那邊安撫一下，明日我與少府主會親自前去解決此事，你放心，溪陽屋是師父師娘以及諸多老人的心血，我們絕對不會讓它毀掉。」姜青娥微微沉吟，對著鄭平說道。

「好。」鄭平立即應下，對著李洛，姜青娥抱了抱拳，火急火燎的轉身去了。

隨著鄭平的離去，議事廳內的氣氛倒是漸漸的恢復了正常，只不過眾人都明白，這只是表面上的而已，那都澤府精心挑選的爆發時間，讓得少府主的歸來儀式，終歸是損了幾分氣勢。

說不得明日之後，這事就會傳遍大夏城，不知會引得多少笑話。

這都澤府，當真是噁心人啊。

第九十六章溪陽屋總部

第二日。

早起的李洛又是受到了牛彪彪的一場大補早餐伺候，這讓得他感覺鼻間熱熱的，總是懷疑會有鼻血流淌出來。

吃了早餐，李洛便是跟著姜青娥直接前往溪陽屋總部，而身為溪陽屋一員的顏靈卿以及洛嵐府大管家的蔡薇自然也是不能缺席。

寬敞的車廂中，即便是四人同乘也絲毫不顯得擁擠，淡淡的幽香在車廂中徘徊，那是來自三女身上的體香之氣，細細品味下，倒是各有不同。

「青娥，以前溪陽屋總部有韓植坐鎮，雖然這傢伙不管事，但有他在，那龐千尺好歹會稍微收斂點，如今韓植一走，溪陽屋總部內，恐怕沒人壓得住他了。」顏靈卿扶了扶銀質鏡框，有些擔憂的說道。

「而且以現在溪陽屋總部的混亂模樣，的確必須儘快挑選出一位總會長來穩定局勢，同時讓溪陽屋儘快的恢復生產，不然損失會越來越大。」蔡薇也是紅唇微啟的道。

「這恐怕也是龐千尺想要見到的...」

姜青娥微點螓首，道：「以龐千尺在溪陽屋總部內的聲望與淬相實力，沒人能夠跟他相比，韓植一走，如果要選總會長，龐千尺必然會獲得最多的支持，甚至連那些中立派，都會選擇他。」

「可如果真讓龐千尺成為了溪陽屋總會長，那恐怕會更麻煩，到時候裴昊就能夠不斷的蠶食，最終將總會吞併。」蔡薇說道。

「真是麻煩呀。」顏靈卿嘆了一口氣，她的實力，可以在天蜀郡分會那裡競爭會長的位置，可如果放在溪陽屋總部這裡，卻是有些不夠看了，如果真扶她上去，必然會引起許多的不滿，溪陽屋那些頑固的老頭子們，第一個就會反對。

「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有人選。」姜青娥突然輕笑一聲。

顏靈卿，蔡薇皆是驚訝的看來。

姜青娥對著坐在她對面的那個人輕輕揚了揚雪白下巴，然後顏靈卿與蔡薇的眸光就停在了李洛的身上。

「我？」李洛也驚了，他倒是沒想到姜青娥說的人選竟然會是他。

「我雖然是淬相師，但現在還只是二品...這個能力，恐怕做不了溪陽屋總會長吧？」

姜青娥笑了笑，道：「在能力上面，你或許的確不夠資格成為溪陽屋總會長，但你有著另外的優勢，那就是身份。」

「你是洛嵐府少府主，讓你來執掌溪陽屋總部，想必就連溪陽屋那些頑固的老頭子們都沒有理由拒絕，還有，你並非是完全沒有成績，天蜀郡溪陽屋在你與靈卿的執掌下，業績非常好，這同樣是你的優勢。」

「所以，其實連你自己都沒注意，你才是擔任總會會長的最好人選。」

一旁的顏靈卿與蔡薇也是眸光微亮，這麼說來，李洛倒還真是很適合。

李洛見狀，微微沉吟，道：「我暫時來接任這個總會長，倒也不是不行，不過如今溪陽屋總部的情況如何你們也看見了，淬相師流失嚴重，內部爭鬥不停，如果溪陽屋未來想要真的做強，達到能夠與都澤府「大澤屋」那種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競爭的程度，那麼自身必然是需要做一些改變的。」

「這一點，昨天晚上我也跟青娥姐說過。」

姜青娥聞言，沉思了片刻，最終輕輕點頭。

「你是洛嵐府名正言順的少府主，如果你覺得可以的話，那我會支持你的。」

「那就先謝謝青娥姐的支持了。」李洛笑道。

一旁的顏靈卿與蔡薇則是有些疑惑的看著兩人，不知道他們在打什麼啞謎。

...

溪陽屋總部位於大夏城城南的方向，與洛嵐府總部在同一個區域，可當車輦穿過複雜的街道，抵達目的地時，直接是過去了將近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從路程來說，這大夏城比起南風城，不知龐大多少。

而溪陽屋的總部，比起南風城的分部，同樣也是要顯得更為的雄偉。

有石獅坐鎮的大門臨街，門外有數十層階梯，雄偉而氣派，目光透過大門，可見其內一幢幢高大建築聳立。

而此時在溪陽屋總部外，倒是人流來往不斷，同時對著溪陽屋總部指指點點，隱約聽見一些看熱鬧的笑聲。

顯然，溪陽屋那位總會長帶了不少淬相師脫離溪陽屋，加入大澤屋的消息，早已傳遍了大夏城。

當車輦抵達此處，李洛與姜青娥走出車廂時，立即就被人所發現。

「那位銀髮的少年，應該就是洛嵐府的少府主，李洛吧？」

「這模樣倒是帥氣啊，有其父之風，嘖嘖，想當年那李太玄，可是王城諸多貴女最心儀的男人，簡直引得眾怒啊。」

「這李洛，更是青出於藍啊。」

「呵，李太玄會那樣受青睞，外貌只是一部分原因而已，其自身更是絕頂天驕，大夏最年輕的封侯者，這道光環才是最耀眼的，而這李洛，空有外貌，但在天賦以及成就這一點上面，卻遠不及其父。」

「聽說就是因為這位少府主的到來，才令得那位韓植總會長直接脫離了溪陽屋...」

「這理由說不通吧？」

「哈哈，誰知道呢，不過這兩者間，必然是有些聯繫的吧？不然也太巧了。」

「...」

聽著街上那些人流中傳來的竊竊私語聲，李洛神色並沒有任何的變化，與姜青娥，蔡薇，顏靈卿直接登上臺階，進了溪陽屋總會。

這總會內，環境倒是極為的清淨優美，但此時透著一股亂糟糟的氣氛，而且也沒有什麼高層前來迎接，只有幾名侍從急匆匆的迎上來。

「諸位長老以及龐副會長呢？」姜青娥神色平淡的問道。

那些侍從畏畏縮縮的對視一眼，然後指了指後方某處，小聲道：「鄭平長老他們正在與龐會長爭執。」

姜青娥沒有再說話，而是直接邁開長腿，就對著侍從所指的方向疾步而去。

李洛等人也是跟了上去。

一行人穿過林蔭間的小道，前方出現了一片噴泉空地，而此時的空地上，人滿為患，許多穿著溪陽屋淬相師服飾的人匯聚在這裡。

「諸位，這韓植喪心病狂，不僅背叛溪陽屋，還將研究室也給燒了，照我看啊，當初就不該讓他當溪陽屋總會長，而應該選龐副會長！」人群中，有一人在大聲說話。

而此時溪陽屋的淬相師對那韓植正是憤怒仇恨的時候，聽到此話，都是應和起來。

「沒錯，這韓植就是個畜生，還不如讓龐副會長來！」

「如今正好總會長位置空缺，理應讓龐副會長統領大局，才能穩定溪陽屋混亂的局面！」

人群中，鄭平長老面龐鐵青，厲聲道：「誰來當總會長，少府主與小姐自會有選擇，需要你們來做主嗎？！」

「這少府主不來大夏城什麼事都沒有，現在剛來，就出了這檔子事...」有人嘀咕道。

「誰在嘴碎？！」

鄭平長老怒視人群，罵道：「狗東西吃了熊心豹子膽嗎？少府主來到大夏城穩定局面，對洛嵐府只有好處，需要你們這些短視之人在這裡質疑嗎？！」

他罵得難聽，然而也沒人敢反駁，畢竟鄭平長老在溪陽屋中是出了名的暴脾氣，又臭又硬。

「呵呵，鄭平長老不必動怒，其實大傢伙也沒有指責少府主的意思，只是如今混亂之下，難免有些口不擇言。」此時，有一道笑聲響起，人群中，一道人影走了出來。

那是一名神色溫和，眼睛細眯的中年男子，他一出現，便是引來了一些歡呼聲：「龐副會長來了。」

鄭平長老冷冷的看了中年男子一眼，道：「龐千尺，老夫也懶得跟你廢話，少府主與小姐馬上就要到這邊了，你沒必要煽動人心搞這些事情，總會長的位置該誰坐，少府主與小姐自有人選，你等著便是。」

眼睛細眯的龐千尺副會長聞言，輕笑了一聲。

不過他雖然沒說話，但卻有人在人群中起鬨道：「這一次我們只認龐副會長，在溪陽屋中，也只有他才有資格擔任溪陽屋總會會長，不然換作其他任何人，我們都不會答應！」

鄭平長老氣得雙目噴火，面色鐵青。

他也知道，今日這龐千尺是擺明了要趁勢逼宮，韓植的叛變對於他而言，反而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鄭平長老同樣也清楚，如果要論起資歷，能力，如今的溪陽屋內，根本無人能夠跟龐千尺相比，如果換做其他人來擔任這個位置，此時本就群情激憤的溪陽屋淬相師們，必然不會同意。

到時候萬一鬧大，導致這些剩下的淬相師也紛紛離職，那溪陽屋，可就真的是要癱瘓了。

一時間，連他都是陷入到了兩難之中。

而也就是在他焦頭爛額間，一道平靜的聲音，突然打破了吵鬧，徑直的傳了進來。

「我覺得...這總會長的位置，可以讓我來試試。」

上架感言。

萬相之王明天就會正式上架了，很是感慨，這是第六本書了，不知不覺，竟然寫了這麼多年。

寫魔獸劍聖的時候，我特麼還真的是個孩子啊...

現在，都當爹了。

那些當初看我書的讀者，現在恐怕也都三十好幾了吧，這就是逝去的青春啊，哈哈。

寫書現在真的算是一種生活的樂趣和慣性了，每天不碼字，整個人的確是有點空虛，可是一碼字，又特麼累得慌。

所以現在更新的確不可能再跟以前年輕的時候比了，那時候敢十更，現在真是頭懸梁錐刺股都搞不出來了...

不過，萬相之王，的確是讓我找到了一些當初寫鬥破的那種年輕跟中二的感覺，這本書寫得比較舒服。

而萬相之王的文風，大家應該也能夠感覺到做了一些改變，但其中又有著我熟悉的風格，我覺得這樣還挺好，也不知道大家是個什麼感覺？

但不管如何，萬相之王會保持這種風格下去，正如之前我所說，我希望萬相之王能夠輕鬆幽默一些，而不必再如同之前的書那樣，看上去會讓人感到一些沉重或者因為主角背負太多的東西。

新書風格，我將其稱為幻想玄幻，其實就是東方玄幻，西方玄幻各種元素都糅合一點，畢竟那種純粹的東方玄幻，也寫得有點累了。

基本就是這樣...最後再次感謝大家。

第九十六章溪陽屋總部

第二日。

早起的李洛又是受到了牛彪彪的一場大補早餐伺候，這讓得他感覺鼻間熱熱的，總是懷疑會有鼻血流淌出來。

吃了早餐，李洛便是跟著姜青娥直接前往溪陽屋總部，而身為溪陽屋一員的顏靈卿以及洛嵐府大管家的蔡薇自然也是不能缺席。

寬敞的車廂中，即便是四人同乘也絲毫不顯得擁擠，淡淡的幽香在車廂中徘徊，那是來自三女身上的體香之氣，細細品味下，倒是各有不同。

「青娥，以前溪陽屋總部有韓植坐鎮，雖然這傢伙不管事，但有他在，那龐千尺好歹會稍微收斂點，如今韓植一走，溪陽屋總部內，恐怕沒人壓得住他了。」顏靈卿扶了扶銀質鏡框，有些擔憂的說道。

「而且以現在溪陽屋總部的混亂模樣，的確必須儘快挑選出一位總會長來穩定局勢，同時讓溪陽屋儘快的恢復生產，不然損失會越來越大。」蔡薇也是紅唇微啟的道。

「這恐怕也是龐千尺想要見到的...」

姜青娥微點螓首，道：「以龐千尺在溪陽屋總部內的聲望與淬相實力，沒人能夠跟他相比，韓植一走，如果要選總會長，龐千尺必然會獲得最多的支持，甚至連那些中立派，都會選擇他。」

「可如果真讓龐千尺成為了溪陽屋總會長，那恐怕會更麻煩，到時候裴昊就能夠不斷的蠶食，最終將總會吞併。」蔡薇說道。

「真是麻煩呀。」顏靈卿嘆了一口氣，她的實力，可以在天蜀郡分會那裡競爭會長的位置，可如果放在溪陽屋總部這裡，卻是有些不夠看了，如果真扶她上去，必然會引起許多的不滿，溪陽屋那些頑固的老頭子們，第一個就會反對。

「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有人選。」姜青娥突然輕笑一聲。

顏靈卿，蔡薇皆是驚訝的看來。

姜青娥對著坐在她對面的那個人輕輕揚了揚雪白下巴，然後顏靈卿與蔡薇的眸光就停在了李洛的身上。

「我？」李洛也驚了，他倒是沒想到姜青娥說的人選竟然會是他。

「我雖然是淬相師，但現在還只是二品...這個能力，恐怕做不了溪陽屋總會長吧？」

姜青娥笑了笑，道：「在能力上面，你或許的確不夠資格成為溪陽屋總會長，但你有著另外的優勢，那就是身份。」

「你是洛嵐府少府主，讓你來執掌溪陽屋總部，想必就連溪陽屋那些頑固的老頭子們都沒有理由拒絕，還有，你並非是完全沒有成績，天蜀郡溪陽屋在你與靈卿的執掌下，業績非常好，這同樣是你的優勢。」

「所以，其實連你自己都沒注意，你才是擔任總會會長的最好人選。」

一旁的顏靈卿與蔡薇也是眸光微亮，這麼說來，李洛倒還真是很適合。

李洛見狀，微微沉吟，道：「我暫時來接任這個總會長，倒也不是不行，不過如今溪陽屋總部的情況如何你們也看見了，淬相師流失嚴重，內部爭鬥不停，如果溪陽屋未來想要真的做強，達到能夠與都澤府「大澤屋」那種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競爭的程度，那麼自身必然是需要做一些改變的。」

「這一點，昨天晚上我也跟青娥姐說過。」

姜青娥聞言，沉思了片刻，最終輕輕點頭。

「你是洛嵐府名正言順的少府主，如果你覺得可以的話，那我會支持你的。」

「那就先謝謝青娥姐的支持了。」李洛笑道。

一旁的顏靈卿與蔡薇則是有些疑惑的看著兩人，不知道他們在打什麼啞謎。

...

溪陽屋總部位於大夏城城南的方向，與洛嵐府總部在同一個區域，可當車輦穿過複雜的街道，抵達目的地時，直接是過去了將近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從路程來說，這大夏城比起南風城，不知龐大多少。

而溪陽屋的總部，比起南風城的分部，同樣也是要顯得更為的雄偉。

有石獅坐鎮的大門臨街，門外有數十層階梯，雄偉而氣派，目光透過大門，可見其內一幢幢高大建築聳立。

而此時在溪陽屋總部外，倒是人流來往不斷，同時對著溪陽屋總部指指點點，隱約聽見一些看熱鬧的笑聲。

顯然，溪陽屋那位總會長帶了不少淬相師脫離溪陽屋，加入大澤屋的消息，早已傳遍了大夏城。

當車輦抵達此處，李洛與姜青娥走出車廂時，立即就被人所發現。

「那位銀髮的少年，應該就是洛嵐府的少府主，李洛吧？」

「這模樣倒是帥氣啊，有其父之風，嘖嘖，想當年那李太玄，可是王城諸多貴女最心儀的男人，簡直引得眾怒啊。」

「這李洛，更是青出於藍啊。」

「呵，李太玄會那樣受青睞，外貌只是一部分原因而已，其自身更是絕頂天驕，大夏最年輕的封侯者，這道光環才是最耀眼的，而這李洛，空有外貌，但在天賦以及成就這一點上面，卻遠不及其父。」

「聽說就是因為這位少府主的到來，才令得那位韓植總會長直接脫離了溪陽屋...」

「這理由說不通吧？」

「哈哈，誰知道呢，不過這兩者間，必然是有些聯繫的吧？不然也太巧了。」

「...」

聽著街上那些人流中傳來的竊竊私語聲，李洛神色並沒有任何的變化，與姜青娥，蔡薇，顏靈卿直接登上臺階，進了溪陽屋總會。

這總會內，環境倒是極為的清淨優美，但此時透著一股亂糟糟的氣氛，而且也沒有什麼高層前來迎接，只有幾名侍從急匆匆的迎上來。

「諸位長老以及龐副會長呢？」姜青娥神色平淡的問道。

那些侍從畏畏縮縮的對視一眼，然後指了指後方某處，小聲道：「鄭平長老他們正在與龐會長爭執。」

姜青娥沒有再說話，而是直接邁開長腿，就對著侍從所指的方向疾步而去。

李洛等人也是跟了上去。

一行人穿過林蔭間的小道，前方出現了一片噴泉空地，而此時的空地上，人滿為患，許多穿著溪陽屋淬相師服飾的人匯聚在這裡。

「諸位，這韓植喪心病狂，不僅背叛溪陽屋，還將研究室也給燒了，照我看啊，當初就不該讓他當溪陽屋總會長，而應該選龐副會長！」人群中，有一人在大聲說話。

而此時溪陽屋的淬相師對那韓植正是憤怒仇恨的時候，聽到此話，都是應和起來。

「沒錯，這韓植就是個畜生，還不如讓龐副會長來！」

「如今正好總會長位置空缺，理應讓龐副會長統領大局，才能穩定溪陽屋混亂的局面！」

人群中，鄭平長老面龐鐵青，厲聲道：「誰來當總會長，少府主與小姐自會有選擇，需要你們來做主嗎？！」

「這少府主不來大夏城什麼事都沒有，現在剛來，就出了這檔子事...」有人嘀咕道。

「誰在嘴碎？！」

鄭平長老怒視人群，罵道：「狗東西吃了熊心豹子膽嗎？少府主來到大夏城穩定局面，對洛嵐府只有好處，需要你們這些短視之人在這裡質疑嗎？！」

他罵得難聽，然而也沒人敢反駁，畢竟鄭平長老在溪陽屋中是出了名的暴脾氣，又臭又硬。

「呵呵，鄭平長老不必動怒，其實大傢伙也沒有指責少府主的意思，只是如今混亂之下，難免有些口不擇言。」此時，有一道笑聲響起，人群中，一道人影走了出來。

那是一名神色溫和，眼睛細眯的中年男子，他一出現，便是引來了一些歡呼聲：「龐副會長來了。」

鄭平長老冷冷的看了中年男子一眼，道：「龐千尺，老夫也懶得跟你廢話，少府主與小姐馬上就要到這邊了，你沒必要煽動人心搞這些事情，總會長的位置該誰坐，少府主與小姐自有人選，你等著便是。」

眼睛細眯的龐千尺副會長聞言，輕笑了一聲。

不過他雖然沒說話，但卻有人在人群中起鬨道：「這一次我們只認龐副會長，在溪陽屋中，也只有他才有資格擔任溪陽屋總會會長，不然換作其他任何人，我們都不會答應！」

鄭平長老氣得雙目噴火，面色鐵青。

他也知道，今日這龐千尺是擺明了要趁勢逼宮，韓植的叛變對於他而言，反而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鄭平長老同樣也清楚，如果要論起資歷，能力，如今的溪陽屋內，根本無人能夠跟龐千尺相比，如果換做其他人來擔任這個位置，此時本就群情激憤的溪陽屋淬相師們，必然不會同意。

到時候萬一鬧大，導致這些剩下的淬相師也紛紛離職，那溪陽屋，可就真的是要癱瘓了。

一時間，連他都是陷入到了兩難之中。

而也就是在他焦頭爛額間，一道平靜的聲音，突然打破了吵鬧，徑直的傳了進來。

「我覺得...這總會長的位置，可以讓我來試試。」

第九十七章李洛要當總會長

當那道突兀的聲音響起來時，人群中眾多淬相師都是愣了愣，緊接著便是有性急的人直接開口罵道：「誰？竟敢有這種口氣！」

怒斥中，一道道目光則是對著那聲音傳來的方向投射而去，然後他們的吵鬧聲，就漸漸的安靜了下來。

因為他們見到在那後方，一名銀灰色頭髮的少年，正面帶淡淡笑意的望著他們。

在少年身旁，還有著嬌軀修長，絕美容顏泛著冷光盯著他們的姜青娥。

而當他們看見姜青娥時，就立即知曉這銀髮少年的身份，當即面色都變得有些精彩起來，雖說先前氣頭上口不擇言，但如今在當著這位少府主面時，還是無人敢保持剛才的氣勢。

「你們還不見過少府主，小姐？！」此時鄭平鄭老怒斥道。

眾多淬相師遲疑了一下，然後有稀稀拉拉的聲音響起：「見過少府主，小姐。」

那龐千尺，同樣有些驚訝的看了李洛一眼，很久以前洛嵐府總部還在南風城的時候，他其實也見過李洛，但那時候的後者太小，如今再見時，那眉目間，已是有著李太玄，澹臺嵐的影子。

鄭平長老擠出人群，對著李洛，姜青娥拱了拱手，旋即皺眉道：「少府主，你剛才說什麼？」

李洛笑道：「我說，既然溪陽屋總會長的位置空懸，那就暫時先由我來擔任吧。」

鄭平長老愣了愣，有些愕然的道：「這...」

他想要說這似乎不符合規矩，但李洛是少府主，顯然是有著資格打破一些規矩的。

那些溪陽屋的淬相師們也是面面相覷，下意識要反對，但礙於李洛的身份，一時間也有些不知道怎麼說。

而此時，那龐千尺微微一笑，道：「少府主，你身份尊貴，沒必要屈尊來擔任一個總會長吧？這些位置，在你眼中不值一提，可在我們這些下面的人眼中，卻是需要努力許久才能夠得到。」

「你一時興起就要來佔著，對於我們這些為溪陽屋努力這麼多年的人來說，會不會有些不太公平？」

這龐千尺一開口，便是顯露出了老辣，每一句話仿佛都站在溪陽屋這些淬相師的立場上面，同時還隱隱的有著挑撥雙方的意圖。

而這話效果的確不錯，一些淬相師已經面露不忿，蠢蠢欲動。

李洛的目光也在那龐千尺身上停留了數息，這個老狐狸，的確比莊毅更難對付啊。

「我也是淬相師，雖然我只是二品，跟諸位還沒法比，不過我想，總會長應該要做的事，並不是單純的煉製靈水奇光，而是要看他有沒有能力讓溪陽屋變得更強。」李洛淡淡的笑道。

「天蜀郡溪陽屋分部的事情，不知道大家究竟清不清楚，往年那裡，每年盈利也就在十萬金左右，但在我協作下，今年分部的利潤，將會達到三十萬金，足足翻了三倍。」

「而據我所知，溪陽屋總部，每年的利潤，也只是在百萬金左右吧？」

李洛聲音不急不緩的傳開，讓得場中的騷動也是漸漸的平息了許多，一些淬相師神色將信將疑，天蜀郡的溪陽屋分部他們自然是知道的，但一個分部，竟然一年能達到三十萬金的利潤？這都接近總部的三分之一了！

此時顏靈卿站了出來，道：「天蜀郡分部的情況的確如少府主所說，如果你們誰有所懷疑的話，可以直接前往分部調查。」

見到連顏靈卿都如此的信誓旦旦，在場這些溪陽屋的淬相師們聲音變得更小了，如果這些真的是屬實的話，那這位少府主的能力未免也太可怕了吧？

雖說擔任總會長本身的能力很重要，但最終的目的，都不是讓溪陽屋變得更強嗎？

那龐千尺的面龐微微抖了抖，眼中掠過一絲惱怒，他怎麼都沒想到，這李洛竟然會親自下場。

「少府主這麼做，是要寒了人心嗎？」龐千尺忍不住的說道。

「龐副會長是覺得我出任總會長，會寒了你的心吧？」李洛道。

龐千尺不置可否，平靜的道：「我為溪陽屋立下了多少功勞，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當年我與韓植競爭，最後兩位府主選了他，我無話可說，可如今韓植的背叛，證明了當初選擇是錯誤的，為什麼少府主不能將這個錯誤彌補呢？」

李洛笑了笑，道：「當年的龐副會長能夠全心的為了溪陽屋，可現在呢？是為了裴昊嗎？」

「裴昊也是兩位府主的弟子，而且我忠心於洛嵐府，我所做一切，都是為了它能夠變得更好！」龐千尺沉聲道。

「如今韓植的背叛，已經讓得溪陽屋少了一位資深的五品淬相師，如果少府主真的要不顧規矩，恐怕溪陽屋會損失更多的淬相師。」話說到這裡，已是帶了幾分威脅。

背後有著裴昊支持的龐千尺，顯然也不懼李洛與姜青娥。

畢竟對方如果真要對他怎麼樣，裴昊那邊必然也會發難，到時候只會讓得洛嵐府雪上加霜。

「龐千尺，你放肆！」鄭平長老面色憤怒的喝道。

然而龐千尺卻是並不懼，昂首道：「我只是希望少府主能夠理智一些，我所做一切，都是為了溪陽屋能夠更好！」

「諸位，你們可願支持我？」他看向這裡的其他淬相師，問道。

人群中，有淬相師遲疑了一下，陸陸續續有人開口道：「龐副會長的確是溪陽屋中擔任總會長的最好人選。」

這些人所說，其實也的確沒錯，如果拋開龐千尺的立場，光從能力，資歷來說的話，他真的是最合適的人選。

但是...這個立場怎麼可能拋開？

所以聽得這些聲音，也明白相對於他這個陌生的少府主，這些淬相師心理面必然是更傾向於熟悉的龐千尺。

不過他也並不惱怒，而是上前，站在臺階上，目光俯視著在場眾多的淬相師，淡淡的道：「諸位可知道，我是為何使得天蜀郡的溪陽屋分部能夠在短短兩個月中，提升到現在的程度？」

諸多淬相師面面相覷，對此也表示有些疑惑，畢竟李洛也就只是二品淬相師而已，說他能夠改變一個溪陽屋分部的業績，那實在是有些困難。

「其實很簡單，只是因為我掌握了一種秘法源水而已，我相信未來在這秘法源水的協助下，溪陽屋總部也將會出現飛躍式的提升，假以時日，即便是成為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也未必不可能。」

隨著李洛聲音落下，人群中頓時爆發出震驚的譁然聲。

「秘法源水？！少府主竟然有一道秘法源水？」

身為淬相師，他們最是明白這種秘法源水對於一個靈水奇光屋來說究竟是何等的珍貴，可以毫不客氣的說，一種秘法源水的煉製之法，價值百萬甚至千萬金都不為過。

溪陽屋發展這麼多年，至今沒有研發出過一種合適的秘法源水，由此可見秘法源水的罕見。

而那些大夏國中名氣頗響的靈水奇光，都是擁有著不止一種的秘法源水或者秘法源光，所以如果溪陽屋想要成為大夏中聞名的靈水奇光屋，那麼首要條件，恐怕就得擁有一道屬於自己的秘法源水，源光。

正因為秘法源水的珍貴，所以當他們聽見李洛竟然掌握著一種秘法源水煉製之法時，方才會如此的震驚，失態。

那龐千尺的面色也是在變幻不定，旋即他忍不住的道：「就算是秘法源水，那也得看其純度品級，一般的秘法源水，可撐不起少府主的海口。」

對於這龐千尺的嘴硬，李洛也是感到有些好笑，旋即他笑眯眯的拋出了幾支琉璃瓶，丟給了附近的一些淬相師。

嘴硬是吧...沒關係，我專治這個。

鄭平長老也接到了一支，他迅速的打開瓶塞，滴出其中的秘法源水，微微感應，那蒼老面龐上便是有陣震撼之色浮現。

「這...這秘法源水，純度起碼達到了七品左右啊！而且還是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譁！

其他的淬相師在分辯了一下這秘法源水的純度後，也是個個面容失色，握住琉璃瓶的手都在顫抖。

上七品純度...這種級別的秘法源水，恐怕唯有那些在大夏中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才能夠擁有！

在場的淬相師，再度看向李洛的目光，都是陡然間變得火熱起來。

因為到了這種純度的秘法源水，不僅煉製出來的靈水品質更高，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平常煉製時使用這種秘法源水多了的話，甚至有可能會令得自身的淬相術得到提升，一個運氣好，說不定就趁此突破瓶頸，踏入下一個層次了。

這個道理，和之前在天蜀郡的靈水奇光之祭上面，李洛幫助顏靈卿煉製出五品靈水的經歷有些相似...

因此，在這大夏中，所有的淬相師，都想要加入一方擁有著高純度秘法源水的靈水奇光屋，因為在這裡，他們會更容易提升自身的相術水平。

所以，當李洛將這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拿出來時，所有人的心中都動搖了...

而在那眾多熱切的目光中，李洛則是似笑非笑的盯著那面色鐵青的龐千尺。

「龐副會長，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上架感言。

萬相之王明天就會正式上架了，很是感慨，這是第六本書了，不知不覺，竟然寫了這麼多年。

寫魔獸劍聖的時候，我特麼還真的是個孩子啊...

現在，都當爹了。

那些當初看我書的讀者，現在恐怕也都三十好幾了吧，這就是逝去的青春啊，哈哈。

寫書現在真的算是一種生活的樂趣和慣性了，每天不碼字，整個人的確是有點空虛，可是一碼字，又特麼累得慌。

所以現在更新的確不可能再跟以前年輕的時候比了，那時候敢十更，現在真是頭懸梁錐刺股都搞不出來了...

不過，萬相之王，的確是讓我找到了一些當初寫鬥破的那種年輕跟中二的感覺，這本書寫得比較舒服。

而萬相之王的文風，大家應該也能夠感覺到做了一些改變，但其中又有著我熟悉的風格，我覺得這樣還挺好，也不知道大家是個什麼感覺？

但不管如何，萬相之王會保持這種風格下去，正如之前我所說，我希望萬相之王能夠輕鬆幽默一些，而不必再如同之前的書那樣，看上去會讓人感到一些沉重或者因為主角背負太多的東西。

新書風格，我將其稱為幻想玄幻，其實就是東方玄幻，西方玄幻各種元素都糅合一點，畢竟那種純粹的東方玄幻，也寫得有點累了。

基本就是這樣...最後再次感謝大家。

第九十八章李洛的手腕

面對著李洛那似笑非笑的神色，龐千尺眼角都是在微微的抽搐，他怎麼都沒想到，李洛會直接掏出這麼一個大殺器來。

此前天蜀郡溪陽屋分部的確切情況，並沒有傳到總部來，所以連龐千尺也不是特別清楚那邊究竟發生了什麼...

而現在他明白了，溪陽屋分部那邊會有如此巨大的提升，原因就在李洛這純度高達七品的秘法源水。

可是，這種級別的秘法源水，李洛怎麼可能會有？！

難道是兩位府主留下來的嗎？可如果是這樣，為何不早早拿出來，有這種品質的秘法源水，溪陽屋必然會比現在強盛許多倍！

龐千尺心亂如麻，而此時的李洛，也沒有再理會他，而是看向其他淬相師，道：「現在的我，可有擔任總會長的資格？」

場中一片安靜，先前叫囂的那些淬相師，此時都是有些尷尬，沉默不語。

但這種沉默，顯然就是一種默認了。

鄭平長老面龐上的怒火終於是在此時徹底的散去，他笑道：「我沒有意見。」

他代表著溪陽屋的一些中立派，如今開口，顯然是打算全力支持李洛了。

龐千尺面無表情的望著這一幕，心中說不盡的惱怒，原本今日他對於總會長的位置是勢在必得，可李洛這突然殺出來，將他費盡心機營造的機會徹底被破壞了。

眼下，他已經沒有理由再阻攔李洛擔任總會長。

不過好在的是，在此之前，他已經暗中拉攏了許多淬相師，所以即便李洛贏了這一局，但也算不上就真的贏了。

他可以安排這些被他拉攏的人，慢慢再跟李洛明爭暗鬥下去，而且李洛之後必然是要去聖玄星學府的，所以他坐鎮總部的時間不會太多，等他一走，這溪陽屋還不是他龐千尺說了算？

這溪陽屋總部，早就被他經營得密不透風，真以為來一個少府主，就能夠改變什麼嗎？

心中想著這些，龐千尺的心情也是漸漸的平緩下來，也罷，就繼續再慢慢的鬥下去吧，裴昊那邊已經說了，只要熬到明年的府祭，到時他就會動手，而等到洛嵐府變了天，什麼少府主，誰還將他放在眼中？

在龐千尺沉寂下去時，李洛則是目光掃視全場，笑道：「既然大家沒什麼意見，那麼以後，我就擔任溪陽屋總部的總會長了，還請大家多多關照。」

場中諸多溪陽屋的淬相師都是拱手祝賀，畢竟上七品秘法源水，真的是很吸引人的。

「都說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我就來燒這第一把火吧。」

李洛笑了笑，目光看向龐千尺，道：「龐副會長勞苦功高，我暫時先許你一年假期，好生在家裡休養吧。」

這顯然就是要暫時閒置龐千尺了。

龐千尺聞言，神色倒是很平淡，這少府主也是有些天真，真以為把他閒置，就能夠砍斷他在溪陽屋中的勢力嗎？

那些被他暗中拉攏的人，自會成為他的眼線，讓得他以另外一種形式，來幹擾溪陽屋的諸多事務。

人群中，一些淬相師皺了皺眉頭，李洛此舉顯得過於心急了一些，這未必就有利於溪陽屋的穩定啊。

不過還不待有人開口幫龐千尺說話，李洛突然道：「我知道在你們當中，已經有人被龐千尺所拉攏，站到了那裴昊的陣營中去。」

此言一出，頓時引得不少人心頭一震，神色都隱隱的有些不太自然。

龐千尺也是眉頭皺了起來，他盯著李洛，不知道這位少府主究竟要做什麼，這種事情不難猜，但你又能做什麼呢？

「大家或許會因為與龐千尺暗通很隱秘，但你們或許低估了洛嵐府的諜報力量...」

李洛神色平靜，他從袖中取出了一卷有蠟印密封的捲軸，淡淡道：「甚至於那些被龐千尺拉攏的名單，都在這裡。」

人群中的騷動更甚，不過這一次反而沒有人開口說話，而是在靜靜的等待著。

氣氛一時間變得沉凝起來。

龐千尺盯著李洛，這位少府主是打算按照名單來做清算嗎？如果真是如此，那可就太有魄力了，但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溪陽屋徹底的癱瘓。

現在的溪陽屋已經被韓植拉走了一些淬相師，如果再被李洛趕走一批，說實在的，短期內恐怕溪陽屋都很難恢復元氣，這將會是極大的損失。

鄭平長老也是面色肅然起來，他知道，眼下的事情如果處理不好，整個溪陽屋都將會面臨一場災難性的衝擊。

沉凝的氣氛持續了半晌，讓得人連喘氣都有些困難。

「名單我還並沒有打開看過。」

而也就是在這種凝固的氣氛中，李洛淡淡說了一聲，然後取出了火摺子，將手中密封的捲軸點燃，火焰升騰間，迅速的將捲軸吞沒。

李洛隨手將點燃的捲軸丟開。

場中眾多的淬相師，眼瞳都是在此時一點點的睜大，他們的眼瞳中，倒映著那團火焰。

他們不明白，李洛這是在做什麼。

而龐千尺原來看笑話般的面色，卻是在此時一點點的陰沉下來，那看向李洛的眼神中，開始出現了一些驚懼之意。

他已經猜到了李洛想要幹什麼。

「諸位，洛嵐府這幾年的情況，大家也都知道，在這種時候，你們還能夠留在溪陽屋，就已經算是對溪陽屋還抱有幾分感情。」

「在這種風雨飄搖的時候，你們會心生動搖，這是人之常情，所以，在這裡我以少府主的名義承諾，之前你們的一切所為，都隨著這份名單直接一筆勾銷，只要未來你們還願意為溪陽屋出力，你們就是溪陽屋的一員。」

「所以你們不必擔心因為之前被某些人的蠱惑從而留下的把柄，會成為對方藉此要挾脅迫的武器。」

隨著李洛淡淡的聲音落下，在場不少淬相師的眼神都是變得有些複雜起來，他們雖然不知道李洛手中的名單是不是真的，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李洛這位少府主的當眾承諾。

顯然，為了溪陽屋的穩定，這位少府主顯露了最大的寬容與胸懷。

「而除此之外，未來溪陽屋打算每年都拿出兩成的收益，這些收益將會以各種形式，獎勵給溪陽屋的淬相師，提高其薪酬待遇。」

如果說李洛之前燒掉名冊，是讓得在場眾多淬相師心緒複雜的話，那麼這一次的舉措，就讓得他們面龐上忍不住的有些歡喜之色浮現出來。

他們這些淬相師會來到靈水奇光屋，一是為了提升自己，二自然就為了賺取薪酬，畢竟誰都有一家子人等著養活。

而現在，李洛先是拿出了高純度的秘法靈水，這將會有利於溪陽屋淬相師未來的提升，而眼下又提高了薪酬，要知道溪陽屋每年兩成的收益，可不是什麼小數目，這一波放出來，簡直能令得溪陽屋的淬相師待遇提升一大截，並不遜色於那些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了。

所以以後的溪陽屋，可謂是有前途和有錢途。

這如何能不讓得這些淬相師們欣喜若狂，而他們也相信，等這些舉措公布出去後，恐怕會有更多的淬相師願意來到溪陽屋。

稍微有點敏銳性的人都能夠感覺得出來，未來的溪陽屋，似乎是有著起飛的跡象了。

在場的諸多淬相師，看向李洛的目光，已是變得極其熾熱起來。

這位少府主，似乎具備的能量比他們想像的更為恐怖。

而龐千尺的面色則是在此時一點點的變得有些蒼白起來，李洛這這一手出乎他的意料，這幾乎是將他手中所操控的淬相師直接斬斷了大半。

這幾套組合拳下來，竟然直接是將苦心經營許久的勢力，推得搖搖欲墜了。

這一刻，龐千尺感覺到了棘手，這位以前幾乎被他們忽視的少府主，手腕比他們想像的都還要強。

第九十九章想要辭職

噴泉空地中。

當李洛將這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燒完後，所有人都是神色有些複雜的看著他，那眼神中此前的不以為然已經盡數的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鄭重之意。

鄭平長老也是在心中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他先前真是怕李洛會年輕氣盛的直接蠻幹，一刀將那些有所動搖的淬相師直接斬出溪陽屋，那樣的話，爽是爽了，可溪陽屋也會因此元氣大傷。

關鍵這會造成不好的名聲影響，這些淬相師被趕走後，定然會讓得溪陽屋在大夏城的淬相師圈子中臭名昭著，往後想要挽回這些聲譽不知道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但好在，李洛沒有選擇最直接的方法，相反，他這三把火下來，燒掉了溪陽屋這些淬相師的後顧之憂，並且也讓他們看見了溪陽屋未來的潛力。

雖說這樣不見得一下子就會清除掉龐千尺在溪陽屋中的影響力與手腳，但這卻是一個好的開始，他相信，憑藉著李洛的手段以及那秘法源水的誘惑，未來的溪陽屋，一定會漸漸的結束混亂，開始變得更好。

龐千尺面色沉沉的看著李洛，然後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廢話，直接轉身離開了。

現在的局面，李洛已經以最快的速度在溪陽屋中把握住了一些人心，他的煽動徹底失敗了，現在也只能暫時的蟄伏下來，等待以後的機會。

隨著龐千尺的離去，在場的那些淬相師面面相覷了片刻，最後皆是對著李洛行禮：「見過總會長。」

李洛笑著揮了揮手，道：「都先各自去忙吧，你們放心，溪陽屋會很快進入正軌，未來的溪陽屋，一定會比以前更強。」

諸多淬相師聞言，也就陸陸續續的散去了。

隨著眾人散去，李洛方才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然後他轉過身，看向後面一直看著，但卻從頭到尾沒有說過一句話的三女。

「怎麼樣？」他笑著問道。

三女中，即便是包括姜青娥，都是盯著李洛的面龐看了好一會，她們沒有說話，但那眼中的神色，分明是帶著一點驚嘆之意。

「不錯。」

姜青娥輕笑一聲，眼神帶著欣賞：「你做得比我想像的還要好。」

由不得她不欣賞，畢竟溪陽屋這邊的問題，她一直都是有心處理，但卻有些無從插手，只能維持著那種僵持的局面。

畢竟她自身不是淬相師，對於這些不算太了解，當然最重要的是，洛嵐府的問題太多，她實在分不出太多的心思在溪陽屋這裡。

先前李洛的三把火舉措，她都看在眼中，而這些，連她都挑不出絲毫的毛病，特別是那燒掉的名冊，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李洛對此的表態，這將會最大限度的斬斷龐千尺對溪陽屋那些淬相師的掌控。

雖說一時間不可能清理乾淨，但這卻是一個很好的趨勢。

當然，這一切最重要的點，還是李洛拿出的高純度秘法源水，這東西對於淬相師而言才是具備著極大的誘惑力。

而在有了秘法源水這前提下，之後的那些，才能夠取得如此好的效果。

顏靈卿扶了扶銀質鏡框，紅唇泛起一抹莫名笑意的盯著李洛：「看來那秘法源水真是好用得很呢，就是不知道少府主夠不夠用？」

關於李洛那秘法源水，在場三女中，恐怕只有顏靈卿隱隱的猜到了究竟是怎麼來的，這也是之前在天蜀郡靈水奇光大祭上，李洛在協助她時，她窺見的一些端倪。

李洛聞言，也是嘆了一口氣，顏靈卿所說的確是個難題，現在的他只是十印境的相力，每天能夠凝鍊出來的秘法源水就那一些，而他之前答應過天蜀郡溪陽屋那邊，每個月都要給他們提供一定量的秘法源水，這已經就是一個不小的負擔了，然而現在，如果還要給溪陽屋總部提供的話，那真的是會把他榨成人幹。

不過好在的是，他距離突破到相師境也不遠了，一旦完成突破，相宮內凝鍊出相種，那自身的相力就會有一個飛躍式的提升。

那個時候，應該勉強能經得起榨了。

蔡薇則是有些幽怨的盯著李洛，道：「你這小嘴一張，就直接把溪陽屋每年兩成的收益給許了出去，也不知道心疼下姐姐每次為你採購靈水奇光時有多焦頭爛額嗎？」

李洛有些尷尬，道：「蔡薇姐，咱這也得望前看啊，溪陽屋現在情況太糟糕了，淬相師大量流失，我們必須將人心穩住，然後藉此吸引更多的淬相師加入溪陽屋，這才能夠讓溪陽屋越來越好啊。」

「呀呀，竟然被少府主教訓了呢。」蔡薇笑吟吟的道，眼神嬌媚。

姜青娥笑道：「蔡薇姐和你開玩笑呢，我們相信你的能力，溪陽屋一定能在你的手中，成為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

「唉，希望吧。」李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他這剛到大夏城，就直接背了這麼大一個擔子，而想要讓溪陽屋成為大夏十強的靈水奇光屋，可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即便他自身能夠產出一種高純度的秘法源水，但光是這個，恐怕還有些不夠。

其他的那些十強靈水奇光屋，都是擁有著不止一種的秘法源水，源光，所以未來溪陽屋要真正的做強做大，恐怕也是要想辦法弄到一些其他的秘法源水，源光，不能完全的依靠他一人。

李洛與三女聊了一會，然後就一起與等候在一旁的鄭平長老去了議事廳，他既然已經成為了溪陽屋總會長，那麼就有必要了解清楚其中的所有事務。

而這一了解，就是整整一天。

待得夜色覆蓋了大夏城時，議事廳的李洛方才有些累癱的趟在椅子上，然後有些同情的看著陪了他一整天的姜青娥，道：「青娥姐，這幾年真是辛苦你了。」

他現在只是接手一個溪陽屋而已，就已經累成這樣，真不知道當初姜青娥接管混亂的洛嵐府時，那又是何等的苦累。

姜青娥也是舒展了一下雙臂，頓時顯露出了玲瓏的曲線，雖說從某些弧度來說比蔡薇要小一些，但整體的比例，卻是近乎完美。

「真心疼我的話，就把溪陽屋打理好吧，我可不想分心在這邊了。」姜青娥說道。

聽到這話，李洛就感到頭疼，在翻閱了一天溪陽屋的資料後，對於溪陽屋他也算是有了一些確切的了解，可正是這種了解，方才讓得他有些無奈。

因為，這溪陽屋的問題，真他娘的太多了。

如果早知道是這樣，他真是不太敢誇海口要將溪陽屋變成大夏國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

若不是怕姜青娥直接把他拉到訓練室進行切磋，他真的想說一句，請問現在辭職還來得及嗎？

（今天一章。）

第九十七章李洛要當總會長

當那道突兀的聲音響起來時，人群中眾多淬相師都是愣了愣，緊接著便是有性急的人直接開口罵道：「誰？竟敢有這種口氣！」

怒斥中，一道道目光則是對著那聲音傳來的方向投射而去，然後他們的吵鬧聲，就漸漸的安靜了下來。

因為他們見到在那後方，一名銀灰色頭髮的少年，正面帶淡淡笑意的望著他們。

在少年身旁，還有著嬌軀修長，絕美容顏泛著冷光盯著他們的姜青娥。

而當他們看見姜青娥時，就立即知曉這銀髮少年的身份，當即面色都變得有些精彩起來，雖說先前氣頭上口不擇言，但如今在當著這位少府主面時，還是無人敢保持剛才的氣勢。

「你們還不見過少府主，小姐？！」此時鄭平鄭老怒斥道。

眾多淬相師遲疑了一下，然後有稀稀拉拉的聲音響起：「見過少府主，小姐。」

那龐千尺，同樣有些驚訝的看了李洛一眼，很久以前洛嵐府總部還在南風城的時候，他其實也見過李洛，但那時候的後者太小，如今再見時，那眉目間，已是有著李太玄，澹臺嵐的影子。

鄭平長老擠出人群，對著李洛，姜青娥拱了拱手，旋即皺眉道：「少府主，你剛才說什麼？」

李洛笑道：「我說，既然溪陽屋總會長的位置空懸，那就暫時先由我來擔任吧。」

鄭平長老愣了愣，有些愕然的道：「這...」

他想要說這似乎不符合規矩，但李洛是少府主，顯然是有著資格打破一些規矩的。

那些溪陽屋的淬相師們也是面面相覷，下意識要反對，但礙於李洛的身份，一時間也有些不知道怎麼說。

而此時，那龐千尺微微一笑，道：「少府主，你身份尊貴，沒必要屈尊來擔任一個總會長吧？這些位置，在你眼中不值一提，可在我們這些下面的人眼中，卻是需要努力許久才能夠得到。」

「你一時興起就要來佔著，對於我們這些為溪陽屋努力這麼多年的人來說，會不會有些不太公平？」

這龐千尺一開口，便是顯露出了老辣，每一句話仿佛都站在溪陽屋這些淬相師的立場上面，同時還隱隱的有著挑撥雙方的意圖。

而這話效果的確不錯，一些淬相師已經面露不忿，蠢蠢欲動。

李洛的目光也在那龐千尺身上停留了數息，這個老狐狸，的確比莊毅更難對付啊。

「我也是淬相師，雖然我只是二品，跟諸位還沒法比，不過我想，總會長應該要做的事，並不是單純的煉製靈水奇光，而是要看他有沒有能力讓溪陽屋變得更強。」李洛淡淡的笑道。

「天蜀郡溪陽屋分部的事情，不知道大家究竟清不清楚，往年那裡，每年盈利也就在十萬金左右，但在我協作下，今年分部的利潤，將會達到三十萬金，足足翻了三倍。」

「而據我所知，溪陽屋總部，每年的利潤，也只是在百萬金左右吧？」

李洛聲音不急不緩的傳開，讓得場中的騷動也是漸漸的平息了許多，一些淬相師神色將信將疑，天蜀郡的溪陽屋分部他們自然是知道的，但一個分部，竟然一年能達到三十萬金的利潤？這都接近總部的三分之一了！

此時顏靈卿站了出來，道：「天蜀郡分部的情況的確如少府主所說，如果你們誰有所懷疑的話，可以直接前往分部調查。」

見到連顏靈卿都如此的信誓旦旦，在場這些溪陽屋的淬相師們聲音變得更小了，如果這些真的是屬實的話，那這位少府主的能力未免也太可怕了吧？

雖說擔任總會長本身的能力很重要，但最終的目的，都不是讓溪陽屋變得更強嗎？

那龐千尺的面龐微微抖了抖，眼中掠過一絲惱怒，他怎麼都沒想到，這李洛竟然會親自下場。

「少府主這麼做，是要寒了人心嗎？」龐千尺忍不住的說道。

「龐副會長是覺得我出任總會長，會寒了你的心吧？」李洛道。

龐千尺不置可否，平靜的道：「我為溪陽屋立下了多少功勞，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當年我與韓植競爭，最後兩位府主選了他，我無話可說，可如今韓植的背叛，證明了當初選擇是錯誤的，為什麼少府主不能將這個錯誤彌補呢？」

李洛笑了笑，道：「當年的龐副會長能夠全心的為了溪陽屋，可現在呢？是為了裴昊嗎？」

「裴昊也是兩位府主的弟子，而且我忠心於洛嵐府，我所做一切，都是為了它能夠變得更好！」龐千尺沉聲道。

「如今韓植的背叛，已經讓得溪陽屋少了一位資深的五品淬相師，如果少府主真的要不顧規矩，恐怕溪陽屋會損失更多的淬相師。」話說到這裡，已是帶了幾分威脅。

背後有著裴昊支持的龐千尺，顯然也不懼李洛與姜青娥。

畢竟對方如果真要對他怎麼樣，裴昊那邊必然也會發難，到時候只會讓得洛嵐府雪上加霜。

「龐千尺，你放肆！」鄭平長老面色憤怒的喝道。

然而龐千尺卻是並不懼，昂首道：「我只是希望少府主能夠理智一些，我所做一切，都是為了溪陽屋能夠更好！」

「諸位，你們可願支持我？」他看向這裡的其他淬相師，問道。

人群中，有淬相師遲疑了一下，陸陸續續有人開口道：「龐副會長的確是溪陽屋中擔任總會長的最好人選。」

這些人所說，其實也的確沒錯，如果拋開龐千尺的立場，光從能力，資歷來說的話，他真的是最合適的人選。

但是...這個立場怎麼可能拋開？

所以聽得這些聲音，也明白相對於他這個陌生的少府主，這些淬相師心理面必然是更傾向於熟悉的龐千尺。

不過他也並不惱怒，而是上前，站在臺階上，目光俯視著在場眾多的淬相師，淡淡的道：「諸位可知道，我是為何使得天蜀郡的溪陽屋分部能夠在短短兩個月中，提升到現在的程度？」

諸多淬相師面面相覷，對此也表示有些疑惑，畢竟李洛也就只是二品淬相師而已，說他能夠改變一個溪陽屋分部的業績，那實在是有些困難。

「其實很簡單，只是因為我掌握了一種秘法源水而已，我相信未來在這秘法源水的協助下，溪陽屋總部也將會出現飛躍式的提升，假以時日，即便是成為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也未必不可能。」

隨著李洛聲音落下，人群中頓時爆發出震驚的譁然聲。

「秘法源水？！少府主竟然有一道秘法源水？」

身為淬相師，他們最是明白這種秘法源水對於一個靈水奇光屋來說究竟是何等的珍貴，可以毫不客氣的說，一種秘法源水的煉製之法，價值百萬甚至千萬金都不為過。

溪陽屋發展這麼多年，至今沒有研發出過一種合適的秘法源水，由此可見秘法源水的罕見。

而那些大夏國中名氣頗響的靈水奇光，都是擁有著不止一種的秘法源水或者秘法源光，所以如果溪陽屋想要成為大夏中聞名的靈水奇光屋，那麼首要條件，恐怕就得擁有一道屬於自己的秘法源水，源光。

正因為秘法源水的珍貴，所以當他們聽見李洛竟然掌握著一種秘法源水煉製之法時，方才會如此的震驚，失態。

那龐千尺的面色也是在變幻不定，旋即他忍不住的道：「就算是秘法源水，那也得看其純度品級，一般的秘法源水，可撐不起少府主的海口。」

對於這龐千尺的嘴硬，李洛也是感到有些好笑，旋即他笑眯眯的拋出了幾支琉璃瓶，丟給了附近的一些淬相師。

嘴硬是吧...沒關係，我專治這個。

鄭平長老也接到了一支，他迅速的打開瓶塞，滴出其中的秘法源水，微微感應，那蒼老面龐上便是有陣震撼之色浮現。

「這...這秘法源水，純度起碼達到了七品左右啊！而且還是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譁！

其他的淬相師在分辯了一下這秘法源水的純度後，也是個個面容失色，握住琉璃瓶的手都在顫抖。

上七品純度...這種級別的秘法源水，恐怕唯有那些在大夏中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才能夠擁有！

在場的淬相師，再度看向李洛的目光，都是陡然間變得火熱起來。

因為到了這種純度的秘法源水，不僅煉製出來的靈水品質更高，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平常煉製時使用這種秘法源水多了的話，甚至有可能會令得自身的淬相術得到提升，一個運氣好，說不定就趁此突破瓶頸，踏入下一個層次了。

這個道理，和之前在天蜀郡的靈水奇光之祭上面，李洛幫助顏靈卿煉製出五品靈水的經歷有些相似...

因此，在這大夏中，所有的淬相師，都想要加入一方擁有著高純度秘法源水的靈水奇光屋，因為在這裡，他們會更容易提升自身的相術水平。

所以，當李洛將這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拿出來時，所有人的心中都動搖了...

而在那眾多熱切的目光中，李洛則是似笑非笑的盯著那面色鐵青的龐千尺。

「龐副會長，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第一百章寶行總部

辭職顯然是不可能的。

但也正如李洛所說，現在的溪陽屋問題著實不小，而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有三個。

第一自然是淬相師的流失，那上一任總會長韓植的叛變，帶走了將近一半的淬相師，這簡直是讓溪陽屋遭受了難以忍受的損失，畢竟淬相師就是生產力，缺少了淬相師，這就會影響溪陽屋的產量。

第二就是溪陽屋缺乏高級的淬相師，整個溪陽屋原本擁有著五位五品淬相師，這其中就包括韓植以及龐千尺，而如今韓植叛變，龐千尺被閒置，能夠派上用場的就只有三位五品了，這個數量，實在是有些寒磣。

而那些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比如都澤府的大澤屋，其中五品淬相師多達數十位，甚至連六品淬相師都有著七八位...這兩者間的實力差距，可見巨大。

第三個問題，是溪陽屋擁有的靈水奇光配方都不算高級，只能勉強算是中級層次。

在大夏國，靈水奇光的配方，每一品的配方，被細緻的分為五個星級，一星級為最低，五星級為最高。

而溪陽屋的配方，就比如李洛最為熟悉的青碧靈水，這在一品配方中，只能算是二星級。

李洛能夠憑藉著青碧靈水在天蜀郡打敗墨水屋黑星靈水，真的完完全全是純粹靠他那高達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硬懟上去的，因為人家的黑星靈水，可是評價為三星級的配方。

李洛翻閱了溪陽屋的所有靈水奇光配方，發現最高的，就是如今溪陽屋的主打產品，三品的「白羽靈水」，這是三星級的配方。

至於四星級配方，真是一個都沒。

如果溪陽屋未來的目標是成為大夏國前十的靈水奇光屋，光靠這一道三星級配方，顯然是不太可能的。

李洛揉了揉眉心，看向鄭平道：「鄭長老，招攬淬相師的事，要儘快做起來，不然溪陽屋的產量跟不上。」

現在只能先將這些問題一個個的解決，高級淬相師的事急不來，現在的溪陽屋恐怕沒有那種吸引力，而靈水奇光配方也是沒辦法的事情，這配方除了花費大量時間研究，就只能去購買了。

可是高星級的配方，其價格高昂到令人髮指，現在的溪陽屋是買不起的。

「是。」鄭平長老應了下來。

旋即他扭捏了一下，道：「少府主，那高純度的秘法源水，不知道什麼時候能供給總部這邊？」

李洛聽到這個就有點頭大，雖說溪陽屋總部這邊被挖走了一半的淬相師，但數量依舊遠比天蜀郡分部多，所以秘法源水的話，需求量也會更大。

可他畢竟還只是一個十印境的孩子啊！

怎麼可能養得起這麼多如狼似虎的淬相師？

可先前他已經許了承諾，當然不可能反悔，那樣的話，恐怕他在溪陽屋總部的聲望會掃得一乾二淨。

「我先做一些準備，應該會很快給總部提供一批。」李洛心中嘆息了一聲，旋即擠出笑容說道。

鄭平長老連忙點頭，眼中滿是期待之色。

李洛不敢久留，所以在做了一些吩咐後，便是結束了今日溪陽屋的事情，然後有些倉惶的與姜青娥三女離開了總部。

他感覺如今的當務之急，還是得趕緊突破到相師境，不然他這小身板，真的禁不起榨啊。

但在這之前，還得先去一趟金龍寶行總部，把他記掛許久的最後兩道木，土奇材給搞到手，將第二道後天之相先煉製出來。

...

第二日，李洛與姜青娥打了個招呼，便是前往了金龍寶行總部。

雖說在這大夏城中治安問題很好，但謹慎起見的李洛還是隨身攜帶了幾位實力達到了相師境第三段的護衛高手，以備不時之需。

作為大夏國中的中立勢力，金龍寶行總部顯然頗為的特殊，其總部坐落在城中繁華的地段，其規模雄偉，遠勝天蜀郡的金龍寶行分部，遠遠看去，仿佛一頭匍匐在大地上的巍峨巨獸般，讓人心生畏懼，不敢在此生事。

而金龍寶行總部外，人流鼎沸，厚重大氣的青銅大門開了三面，但依舊是顯得有些擁擠，可見人氣之高。

李洛順著人流擠入進去，其內大殿宛如巨大的廣場般，穹頂有十數米高，造型富貴而璀璨的水晶燈懸掛，將這殿廳照耀得如同白晝。

各種櫃檯有序的分布在四方，穿著金龍寶行服飾的侍女們熱情的接待著各方來客。

不過李洛在這裡並沒有停留，而是徑直穿過走廊，走向了更深處。

走廊盡頭是通往寶行的高級場，進入其中，沸騰吵雜的聲音頓時減弱了許多，人流量驟降，寬敞明亮的大廳中，水晶櫃林立，其中擺放著琳琅滿目的物品。

那些物品，顯然比外面的普通場要顯得高級許多。

當然，價格也更為的昂貴。

當李洛走入此處時，立即有一位身段窈窕，年輕貌美的侍女迎了上來，那容顏氣質，比起普通場的侍女顯然強上許多。

「請問貴客需要些什麼？」美貌侍女貝齒輕咬著紅唇的注視著李洛那帥氣的面龐，身處金龍寶行，她也算是見多識廣，但這麼帥氣的少年卻還是第一次見到。

她眸光輕掃了一眼其他方向，有幾名年輕侍女正不甘的停下腳步，顯然有些忿忿她這裡的捷足先登。

李洛很索然無味的笑了笑，這種因為他而出現的明爭暗鬥的場面經歷了太多，所以早就免疫了。

「我需要蘊含木，土能量的奇材。」李洛笑道。

「需要多少量級的？」美貌侍女細緻的問道。

這諸多奇材，也有著細微的分級，以量來區分，比如百量級，千量級，萬量級等等，而這所謂的量，是能量之意。

簡單來說，就是指這份奇材之中蘊含的能量達到了何種的層次。

「先看看千量級的吧。」李洛想了想，說道，在天蜀郡的金龍寶行中，他大部分見到的都是百量級奇材，千量級就比較少了，看了一些都沒有合適的，所以他打算先在這金龍寶行總部試試。

「好的，請跟我來。」

美貌侍女嫣然一笑，千量級的奇材，價格都是在數千枚金左右，不算便宜，眼前的少年對此並不在意的樣子，顯然是個年少多金的主，這樣的客人，她最喜歡了。

說罷，她便是轉身對著前方走去，細腰輕扭，翹臀搖曳，略有風情。

李洛對此表示很淡然，因為習慣了蔡薇姐那種嬌媚風情，眼前這些小妖精，真的是毫無吸引力。

而當李洛跟隨著這名侍女前行時，在這高級場的二樓上，那穿著青衣，短裙，潔白絲襪的清麗少女，眸光掃過，便是停在了李洛的身上。

然後少女略微顯得無精打採的清冷眸子，頓時就有著光彩綻放了出來。

第一百零一章都澤北軒

呂清兒所在的二樓，正是一處臨窗的雅間，此時寬敞的雅間內還有著其他不少人，但都是一些背景不俗的年輕人，顯然這裡應該是一場聚會。

而呂清兒對這場聚會，顯然並不是太感興趣。

所以，當她在無意間看見下方大廳中的那道熟悉身影時，神色淡淡的嬌俏小臉上，就忍不住的浮現出了一抹細微的笑意。

「清兒，在看什麼呢？難得見你笑一笑。」

而此時，在呂清兒身後，突然有著溫和的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含笑的望著呂清兒。

呂清兒轉過頭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道：「寧昭大哥。」

「魚姨讓我多照顧你一下，帶你早點熟悉大夏城，所以今天才請了一些朋友來，不過看樣子你似乎不喜歡太熱鬧，是我疏忽了。」那被呂清兒稱為寧昭的青年笑道。

他對著呂清兒比了比，道：「我記得幾年前見你，你都還只是一個小女孩，結果現在...出落得這麼漂亮了。」

呂清兒回以矜持的微笑，眼前的青年名為寧昭，其父親是大夏金龍寶行總行的副會長，資歷深厚，論起身份地位，僅次於她的母親，魚紅溪。

而他自身，也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今年就該入二星院了，未來還算是她的學長。

不過不等寧昭繼續說下去，呂清兒道：「我有個朋友在下面，我先去見一見。」

說完，便是腳步輕快的轉身而去。

寧昭望著她離去的優美倩影，眼中掠過心動之意，這一次見到呂清兒，著實是將他驚豔了一把，這女大十八變真不是說笑，幾年前的呂清兒，還只是一個青澀的小女孩，可現在，已是水靈到這般程度了。

以後等她進入到了聖玄星學府，不知道會引得多少異性追求垂涎。

「朋友嗎？」

不過想起先前呂清兒俏臉上浮現的那種歡快笑意，寧昭眉頭就微微皺了皺，目光也是隨之投向下方的大廳中。

...

水晶櫃檯上。

貌美的侍女取出一些玉盒，貼心的為李洛盡數打開，其中擺放著一株株精緻的奇材，有濃鬱的木，土能量散發出來。

「貴客，這些都是千量級的奇材，蘊含著木相以及土相能量。」

李洛讚嘆一聲，不愧是金龍寶行總部，這些千量級的奇材直接就拿出這麼多，而在天蜀郡的金龍寶行，可是要等好幾天才能夠看見一兩株。

李洛仔細的檢驗著這些奇材，感應著其中蘊含的能量強度，如此約莫好半晌後，他有些遺憾的將這些材料都放了下去。

「貴客不滿意嗎？」侍女柔聲問道，沒有半點不耐，同時心中想著，眼前的少年，即便是皺著眉頭時，都是這般的讓人怦然心動。

真是老娘的菜啊。

李洛搖搖頭，道：「看來千量級不符合我的要求，有萬量級的奇材嗎？」

侍女美目頓時一亮，萬量級的奇材，價格動輒上萬甚至數萬金，眼前的少年，比她想像的還要多金。

不過就當她要開口說話的時候，忽有聲音從旁傳來：「這個貴客就交給我來服務吧。」

侍女柳眉頓時倒豎，誰敢來搶老娘看中的？

她怒氣衝衝的轉過頭，然後就見到了一張清麗動人的小臉蛋，她愣了愣，旋即臉頰上的怒氣以驚人的速度化為笑容：「小，小姐...您怎麼來了？」

身為金龍寶行總部的一員，她怎麼會不清楚，眼前這位就是他們魚會長的千金。

「這是我的朋友，由我來招待吧。」呂清兒衝著侍女微微一笑，道。

侍女聞言，連忙點頭，旋即乖巧無比的退走了，只是那眼神中，顯然是透著無盡的遺憾。

「清兒？」

李洛望著那出現在面前的呂清兒，倒不算是太過的驚訝，畢竟早就知曉了她的身份。

「少府主，您這一來我們金龍寶行，就將我們的侍女迷得神魂顛倒，若是多來幾次，豈不是我們連生意都做不了了？」呂清兒笑吟吟的道。

李洛聞言，有些自責的道：「對不起，但是這些容顏是我爹娘給的，我也沒有辦法。」

呂清兒沒好氣的白了他一眼，這傢伙，說他胖還真的喘起來了。

「我比你早一些時間來大夏城，我娘催著我來陪她...對了，你們溪陽屋的事情，我也聽說了，沒事吧？」呂清兒不跟李洛扯皮了，而是關心的問道。

「被人擺了一道而已，正常，這種事這些年可不算罕見。」李洛擺了擺手。

「嗯，加油，以你的本事，未來一定會重振洛嵐府的。」呂清兒鼓勵道。

「這麼看好我...」

李洛笑了笑，然後搖搖頭，不在這上面多說，而是目光打量了一下呂清兒，調笑道：「你剛才說由你來服務嗎？」

「都有什麼服務，說來聽聽。」

呂清兒淺淺一笑，伸出雙手，手上戴著冰蠶絲手套，而此時在其相力催動下，手套上面的白磷頓時倒豎起來，閃爍著寒芒。

「你想要什麼服務？」

「你看看你這態度。」

李洛正色斥責道：「還不趕緊給我把萬量級奇材拿出來，擱這磨磨蹭蹭的做什麼呢。」

呂清兒剮了李洛一眼，道：「萬量級奇材每天出現在金龍寶行的也不會太多，其中木，土屬性更少，而這種級別的奇材，都會放在競拍室，我可以帶你去看看。」

「那還廢話什麼，走吧。」李洛揮了揮手。

見到這傢伙還真是不客氣的把自己當侍女使喚，呂清兒氣得咬了咬牙，忍住了想要錘他的衝動，轉頭在前帶路了。

只是，轉過身時，那光潔的俏臉上，便是忍不住的有著笑意浮現出來。

...

二樓上，那寧昭望著李洛與呂清兒走得遠去，手掌微微握緊酒杯，然後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心中略有鬱氣。

他也看見了先前呂清兒臉上那歡快的笑容，與在他這裡顯然是截然不同的。

那個銀灰頭髮的少年，是什麼來路？

「呵呵，那位就是洛嵐府的少府主，李洛...」而就在心中想著的時候，一道笑聲便是在他的耳邊響起。

寧昭轉頭，見到一名俊朗的藍發少年站在身旁，笑眯眯的望著下方李洛的身影。

「北軒少府主看來對他很了解啊。」寧昭笑了笑，眼前這藍發少年，正是都澤府的少府主，都澤北軒。

「我們都澤府對洛嵐府一舉一動都很關注，畢竟算是世仇了，我對他當然了解。」都澤北軒笑道。

「都澤府最近把溪陽屋那位會長給挖走了，可是讓得溪陽屋成為了笑柄。」寧昭說道。

「當然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這位李洛少府主，以二品淬相師的實力，成為了溪陽屋新一任總會長。」

都澤北軒笑了笑，道：「畢竟他們不可能把總會長的位置給了那龐千尺，那可是裴昊的人。」

「對了，寧昭老哥，能不能查一下這位李洛少府主來金龍寶行做什麼？」

寧昭眼皮微垂，道：「這怕是不符合規矩吧，為客戶保密，也是我們金龍寶行的宗旨。」

都澤北軒笑起來，道：「我聽說在那南風學府時，呂清兒和李洛倒是走得很近，在天蜀郡的學府大考上面，李洛還救過她...」

寧昭沉默了一下，取過一旁的酒壺，將酒杯倒滿，然後一口飲盡，轉身走了出去。

都澤北軒則是笑眯眯的跟了上去。

第九十八章李洛的手腕

面對著李洛那似笑非笑的神色，龐千尺眼角都是在微微的抽搐，他怎麼都沒想到，李洛會直接掏出這麼一個大殺器來。

此前天蜀郡溪陽屋分部的確切情況，並沒有傳到總部來，所以連龐千尺也不是特別清楚那邊究竟發生了什麼...

而現在他明白了，溪陽屋分部那邊會有如此巨大的提升，原因就在李洛這純度高達七品的秘法源水。

可是，這種級別的秘法源水，李洛怎麼可能會有？！

難道是兩位府主留下來的嗎？可如果是這樣，為何不早早拿出來，有這種品質的秘法源水，溪陽屋必然會比現在強盛許多倍！

龐千尺心亂如麻，而此時的李洛，也沒有再理會他，而是看向其他淬相師，道：「現在的我，可有擔任總會長的資格？」

場中一片安靜，先前叫囂的那些淬相師，此時都是有些尷尬，沉默不語。

但這種沉默，顯然就是一種默認了。

鄭平長老面龐上的怒火終於是在此時徹底的散去，他笑道：「我沒有意見。」

他代表著溪陽屋的一些中立派，如今開口，顯然是打算全力支持李洛了。

龐千尺面無表情的望著這一幕，心中說不盡的惱怒，原本今日他對於總會長的位置是勢在必得，可李洛這突然殺出來，將他費盡心機營造的機會徹底被破壞了。

眼下，他已經沒有理由再阻攔李洛擔任總會長。

不過好在的是，在此之前，他已經暗中拉攏了許多淬相師，所以即便李洛贏了這一局，但也算不上就真的贏了。

他可以安排這些被他拉攏的人，慢慢再跟李洛明爭暗鬥下去，而且李洛之後必然是要去聖玄星學府的，所以他坐鎮總部的時間不會太多，等他一走，這溪陽屋還不是他龐千尺說了算？

這溪陽屋總部，早就被他經營得密不透風，真以為來一個少府主，就能夠改變什麼嗎？

心中想著這些，龐千尺的心情也是漸漸的平緩下來，也罷，就繼續再慢慢的鬥下去吧，裴昊那邊已經說了，只要熬到明年的府祭，到時他就會動手，而等到洛嵐府變了天，什麼少府主，誰還將他放在眼中？

在龐千尺沉寂下去時，李洛則是目光掃視全場，笑道：「既然大家沒什麼意見，那麼以後，我就擔任溪陽屋總部的總會長了，還請大家多多關照。」

場中諸多溪陽屋的淬相師都是拱手祝賀，畢竟上七品秘法源水，真的是很吸引人的。

「都說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我就來燒這第一把火吧。」

李洛笑了笑，目光看向龐千尺，道：「龐副會長勞苦功高，我暫時先許你一年假期，好生在家裡休養吧。」

這顯然就是要暫時閒置龐千尺了。

龐千尺聞言，神色倒是很平淡，這少府主也是有些天真，真以為把他閒置，就能夠砍斷他在溪陽屋中的勢力嗎？

那些被他暗中拉攏的人，自會成為他的眼線，讓得他以另外一種形式，來幹擾溪陽屋的諸多事務。

人群中，一些淬相師皺了皺眉頭，李洛此舉顯得過於心急了一些，這未必就有利於溪陽屋的穩定啊。

不過還不待有人開口幫龐千尺說話，李洛突然道：「我知道在你們當中，已經有人被龐千尺所拉攏，站到了那裴昊的陣營中去。」

此言一出，頓時引得不少人心頭一震，神色都隱隱的有些不太自然。

龐千尺也是眉頭皺了起來，他盯著李洛，不知道這位少府主究竟要做什麼，這種事情不難猜，但你又能做什麼呢？

「大家或許會因為與龐千尺暗通很隱秘，但你們或許低估了洛嵐府的諜報力量...」

李洛神色平靜，他從袖中取出了一卷有蠟印密封的捲軸，淡淡道：「甚至於那些被龐千尺拉攏的名單，都在這裡。」

人群中的騷動更甚，不過這一次反而沒有人開口說話，而是在靜靜的等待著。

氣氛一時間變得沉凝起來。

龐千尺盯著李洛，這位少府主是打算按照名單來做清算嗎？如果真是如此，那可就太有魄力了，但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溪陽屋徹底的癱瘓。

現在的溪陽屋已經被韓植拉走了一些淬相師，如果再被李洛趕走一批，說實在的，短期內恐怕溪陽屋都很難恢復元氣，這將會是極大的損失。

鄭平長老也是面色肅然起來，他知道，眼下的事情如果處理不好，整個溪陽屋都將會面臨一場災難性的衝擊。

沉凝的氣氛持續了半晌，讓得人連喘氣都有些困難。

「名單我還並沒有打開看過。」

而也就是在這種凝固的氣氛中，李洛淡淡說了一聲，然後取出了火摺子，將手中密封的捲軸點燃，火焰升騰間，迅速的將捲軸吞沒。

李洛隨手將點燃的捲軸丟開。

場中眾多的淬相師，眼瞳都是在此時一點點的睜大，他們的眼瞳中，倒映著那團火焰。

他們不明白，李洛這是在做什麼。

而龐千尺原來看笑話般的面色，卻是在此時一點點的陰沉下來，那看向李洛的眼神中，開始出現了一些驚懼之意。

他已經猜到了李洛想要幹什麼。

「諸位，洛嵐府這幾年的情況，大家也都知道，在這種時候，你們還能夠留在溪陽屋，就已經算是對溪陽屋還抱有幾分感情。」

「在這種風雨飄搖的時候，你們會心生動搖，這是人之常情，所以，在這裡我以少府主的名義承諾，之前你們的一切所為，都隨著這份名單直接一筆勾銷，只要未來你們還願意為溪陽屋出力，你們就是溪陽屋的一員。」

「所以你們不必擔心因為之前被某些人的蠱惑從而留下的把柄，會成為對方藉此要挾脅迫的武器。」

隨著李洛淡淡的聲音落下，在場不少淬相師的眼神都是變得有些複雜起來，他們雖然不知道李洛手中的名單是不是真的，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李洛這位少府主的當眾承諾。

顯然，為了溪陽屋的穩定，這位少府主顯露了最大的寬容與胸懷。

「而除此之外，未來溪陽屋打算每年都拿出兩成的收益，這些收益將會以各種形式，獎勵給溪陽屋的淬相師，提高其薪酬待遇。」

如果說李洛之前燒掉名冊，是讓得在場眾多淬相師心緒複雜的話，那麼這一次的舉措，就讓得他們面龐上忍不住的有些歡喜之色浮現出來。

他們這些淬相師會來到靈水奇光屋，一是為了提升自己，二自然就為了賺取薪酬，畢竟誰都有一家子人等著養活。

而現在，李洛先是拿出了高純度的秘法靈水，這將會有利於溪陽屋淬相師未來的提升，而眼下又提高了薪酬，要知道溪陽屋每年兩成的收益，可不是什麼小數目，這一波放出來，簡直能令得溪陽屋的淬相師待遇提升一大截，並不遜色於那些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了。

所以以後的溪陽屋，可謂是有前途和有錢途。

這如何能不讓得這些淬相師們欣喜若狂，而他們也相信，等這些舉措公布出去後，恐怕會有更多的淬相師願意來到溪陽屋。

稍微有點敏銳性的人都能夠感覺得出來，未來的溪陽屋，似乎是有著起飛的跡象了。

在場的諸多淬相師，看向李洛的目光，已是變得極其熾熱起來。

這位少府主，似乎具備的能量比他們想像的更為恐怖。

而龐千尺的面色則是在此時一點點的變得有些蒼白起來，李洛這這一手出乎他的意料，這幾乎是將他手中所操控的淬相師直接斬斷了大半。

這幾套組合拳下來，竟然直接是將苦心經營許久的勢力，推得搖搖欲墜了。

這一刻，龐千尺感覺到了棘手，這位以前幾乎被他們忽視的少府主，手腕比他們想像的都還要強。

第九十九章想要辭職

噴泉空地中。

當李洛將這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燒完後，所有人都是神色有些複雜的看著他，那眼神中此前的不以為然已經盡數的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鄭重之意。

鄭平長老也是在心中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他先前真是怕李洛會年輕氣盛的直接蠻幹，一刀將那些有所動搖的淬相師直接斬出溪陽屋，那樣的話，爽是爽了，可溪陽屋也會因此元氣大傷。

關鍵這會造成不好的名聲影響，這些淬相師被趕走後，定然會讓得溪陽屋在大夏城的淬相師圈子中臭名昭著，往後想要挽回這些聲譽不知道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但好在，李洛沒有選擇最直接的方法，相反，他這三把火下來，燒掉了溪陽屋這些淬相師的後顧之憂，並且也讓他們看見了溪陽屋未來的潛力。

雖說這樣不見得一下子就會清除掉龐千尺在溪陽屋中的影響力與手腳，但這卻是一個好的開始，他相信，憑藉著李洛的手段以及那秘法源水的誘惑，未來的溪陽屋，一定會漸漸的結束混亂，開始變得更好。

龐千尺面色沉沉的看著李洛，然後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廢話，直接轉身離開了。

現在的局面，李洛已經以最快的速度在溪陽屋中把握住了一些人心，他的煽動徹底失敗了，現在也只能暫時的蟄伏下來，等待以後的機會。

隨著龐千尺的離去，在場的那些淬相師面面相覷了片刻，最後皆是對著李洛行禮：「見過總會長。」

李洛笑著揮了揮手，道：「都先各自去忙吧，你們放心，溪陽屋會很快進入正軌，未來的溪陽屋，一定會比以前更強。」

諸多淬相師聞言，也就陸陸續續的散去了。

隨著眾人散去，李洛方才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然後他轉過身，看向後面一直看著，但卻從頭到尾沒有說過一句話的三女。

「怎麼樣？」他笑著問道。

三女中，即便是包括姜青娥，都是盯著李洛的面龐看了好一會，她們沒有說話，但那眼中的神色，分明是帶著一點驚嘆之意。

「不錯。」

姜青娥輕笑一聲，眼神帶著欣賞：「你做得比我想像的還要好。」

由不得她不欣賞，畢竟溪陽屋這邊的問題，她一直都是有心處理，但卻有些無從插手，只能維持著那種僵持的局面。

畢竟她自身不是淬相師，對於這些不算太了解，當然最重要的是，洛嵐府的問題太多，她實在分不出太多的心思在溪陽屋這裡。

先前李洛的三把火舉措，她都看在眼中，而這些，連她都挑不出絲毫的毛病，特別是那燒掉的名冊，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李洛對此的表態，這將會最大限度的斬斷龐千尺對溪陽屋那些淬相師的掌控。

雖說一時間不可能清理乾淨，但這卻是一個很好的趨勢。

當然，這一切最重要的點，還是李洛拿出的高純度秘法源水，這東西對於淬相師而言才是具備著極大的誘惑力。

而在有了秘法源水這前提下，之後的那些，才能夠取得如此好的效果。

顏靈卿扶了扶銀質鏡框，紅唇泛起一抹莫名笑意的盯著李洛：「看來那秘法源水真是好用得很呢，就是不知道少府主夠不夠用？」

關於李洛那秘法源水，在場三女中，恐怕只有顏靈卿隱隱的猜到了究竟是怎麼來的，這也是之前在天蜀郡靈水奇光大祭上，李洛在協助她時，她窺見的一些端倪。

李洛聞言，也是嘆了一口氣，顏靈卿所說的確是個難題，現在的他只是十印境的相力，每天能夠凝鍊出來的秘法源水就那一些，而他之前答應過天蜀郡溪陽屋那邊，每個月都要給他們提供一定量的秘法源水，這已經就是一個不小的負擔了，然而現在，如果還要給溪陽屋總部提供的話，那真的是會把他榨成人幹。

不過好在的是，他距離突破到相師境也不遠了，一旦完成突破，相宮內凝鍊出相種，那自身的相力就會有一個飛躍式的提升。

那個時候，應該勉強能經得起榨了。

蔡薇則是有些幽怨的盯著李洛，道：「你這小嘴一張，就直接把溪陽屋每年兩成的收益給許了出去，也不知道心疼下姐姐每次為你採購靈水奇光時有多焦頭爛額嗎？」

李洛有些尷尬，道：「蔡薇姐，咱這也得望前看啊，溪陽屋現在情況太糟糕了，淬相師大量流失，我們必須將人心穩住，然後藉此吸引更多的淬相師加入溪陽屋，這才能夠讓溪陽屋越來越好啊。」

「呀呀，竟然被少府主教訓了呢。」蔡薇笑吟吟的道，眼神嬌媚。

姜青娥笑道：「蔡薇姐和你開玩笑呢，我們相信你的能力，溪陽屋一定能在你的手中，成為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

「唉，希望吧。」李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他這剛到大夏城，就直接背了這麼大一個擔子，而想要讓溪陽屋成為大夏十強的靈水奇光屋，可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即便他自身能夠產出一種高純度的秘法源水，但光是這個，恐怕還有些不夠。

其他的那些十強靈水奇光屋，都是擁有著不止一種的秘法源水，源光，所以未來溪陽屋要真正的做強做大，恐怕也是要想辦法弄到一些其他的秘法源水，源光，不能完全的依靠他一人。

李洛與三女聊了一會，然後就一起與等候在一旁的鄭平長老去了議事廳，他既然已經成為了溪陽屋總會長，那麼就有必要了解清楚其中的所有事務。

而這一了解，就是整整一天。

待得夜色覆蓋了大夏城時，議事廳的李洛方才有些累癱的趟在椅子上，然後有些同情的看著陪了他一整天的姜青娥，道：「青娥姐，這幾年真是辛苦你了。」

他現在只是接手一個溪陽屋而已，就已經累成這樣，真不知道當初姜青娥接管混亂的洛嵐府時，那又是何等的苦累。

姜青娥也是舒展了一下雙臂，頓時顯露出了玲瓏的曲線，雖說從某些弧度來說比蔡薇要小一些，但整體的比例，卻是近乎完美。

「真心疼我的話，就把溪陽屋打理好吧，我可不想分心在這邊了。」姜青娥說道。

聽到這話，李洛就感到頭疼，在翻閱了一天溪陽屋的資料後，對於溪陽屋他也算是有了一些確切的了解，可正是這種了解，方才讓得他有些無奈。

因為，這溪陽屋的問題，真他娘的太多了。

如果早知道是這樣，他真是不太敢誇海口要將溪陽屋變成大夏國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

若不是怕姜青娥直接把他拉到訓練室進行切磋，他真的想說一句，請問現在辭職還來得及嗎？

（今天一章。）

第一百零二章熊孩子

李洛跟隨著呂清兒穿過大廳，進入到一處有珠鏈隔斷的寬敞走廊中，兩人挨得近，李洛甚至都能夠嗅到淡淡的少女清香。

「你的相力似乎提升了許多...難道進入相師境了？」李洛突然問道。

呂清兒輕輕點頭，道：「前幾天的時候突破的，你呢？」

「應該還需要一點時間吧。」李洛笑道，他進入十印境有一段時間了，如今也是在開始為衝擊相師境做著準備了。

「加油吧，還有不到半個月，聖玄星學府就要開學了，到時候的競爭，可是會相當激烈的。」呂清兒說道。

李洛笑著點了點頭，剛欲說話，神色突然一動，轉過頭看向自己身側，那裡不知道何時鑽來了一個約莫八歲左右的小男孩，躲在他身體的陰影中。

小男孩眼睛烏黑，模樣倒是格外的可愛，只是躲躲藏藏的樣子，顯得鬼鬼祟祟。

「小屁孩，一邊玩去。」李洛撇撇嘴，道。

他眼角餘光看見了不遠處，似是有著幾道人影在人群中穿梭，左顧右盼的樣子，顯然是在找什麼人。

小男孩悄悄的道：「幫我藏一下。」

聲音雖輕，但卻有點吩咐人的味道，看起來家境應該很不錯，或許是某個世家裡面的小少爺。

不過李洛才懶得搭理，袖袍一揮，就要將他趕出去。

「給你三千金！」小男孩察覺到不妙，連忙開口。

「你覺得我像是差錢的樣子？」李洛皺了皺眉頭，有種被羞辱般的感覺，你以為我是虞浪那種人嗎？

熊孩子真是討厭。

於是李洛伸出手掌，沉聲道：「五千。」

小男孩聞言，二話不說，旋即迅速的掏出一張面值五千金的金龍票，遞給了李洛。

李洛見到對方這麼幹脆，也是愣了愣，立即將金龍票塞進袖子中，淡淡的道：「鋤強扶弱，我輩義不容辭。」

旋即他伸出手掌放在小男孩肩膀上，釋放了一道水影術，頓時在燈光下，小男孩的身影就變得淡化了許多。

小男孩好奇的摸了摸身軀，感到很是有趣。

而不遠處的幾道人影，在穿梭了一番後，也是漸漸的遠去。

李洛就沒再搭理這小孩，繼續跟著呂清兒前行，她對於李洛的這番舉動倒是沒阻止，這小孩顯然是哪個世家的公子哥，那些找尋他的應該是護衛，只要他還在金龍寶行，就出不了什麼問題。

兩人轉過走廊，最後在呂清兒的帶領下，進入到了一處呈圓形的競拍室之中，此時其內已是有著一些人影入座。

李洛與呂清兒隨意的找了個空位坐下，不過他這裡剛坐下，就見到左邊的位置也坐下來一個人。

他看了一眼，發現是剛才的小男孩，於是皺了皺眉頭，有些嚴厲的道：「你跟著我做什麼？不會想要再把錢要回去吧？你這個小孩，年紀不大，氣節很有問題啊。」

小男孩撇撇嘴，剛要說話，突然咳嗽了一聲，小臉顯得有些蒼白。

這身子，看著仿佛比李洛還虛一般。

李洛見狀有些擔憂，這熊孩子不會是想要訛他吧？

一般的呂清兒倒是一笑，道：「就先讓他待在這裡吧。」

先前李洛出手藏了這小男孩，現在如果放任他亂跑，到時候惹出麻煩反而不美，先將他丟在這裡，等會她會通知金龍寶行的人過來接手，也好查查這是哪家的人。

李洛點點頭，又看了看小男孩劇烈咳嗽的模樣，突然丟了一支小琉璃瓶過去，其中有一些他凝鍊出來的源水。

「難受就喝了。」

雖然不知道這熊孩子怎麼虛成這個樣子，但他以水光相力凝鍊而出的源水倒是有些一些特殊的治癒效果，應該能讓這熊孩子好受點，免得到時候真直接訛上了他。

熊孩子接住琉璃瓶，顯然是有點吃驚，他看了看瓶子裡面的不明液體，眼神有些古怪，這人似乎有點傻啊，他怎麼可能會服用陌生人給的東西啊？

不過丟了也不好，於是他就隨意的塞在了懷中，繼續好奇的望著競拍場中。

李洛見到這熊孩子完全不接受他的好意，也是氣樂了，算了，隨便你吧，當即轉過頭，不再理會他。

而當李洛在等著競拍開始時，在場中另外的方向，都澤北軒與寧昭也是找了位置坐下。

都澤北軒笑眯眯的望著李洛的方向，輕聲道：「這位少府主收購木，土屬性的奇材是做什麼？」

寧昭搖搖頭，他望著與李洛坐在一起的呂清兒，神色有些鬱郁。

不過都澤北軒對此也不在意，之前李洛剛到大夏城時，他就打算找其麻煩的，不過被金雀府的司秋穎阻攔了下來，今日正好在這裡遇見，總是得玩一玩吧。

都澤府與洛嵐府恩怨極深，只要能夠讓李洛不舒坦，那麼他就會很開心。

雖說在這裡對李洛無法造成什麼傷害，但噁心一下對方，也是很讓人心情舒暢的。

於是，在都澤北軒那略微有些期待的心情中，半個小時等待時間過去，突然有鐘鼓聲在場內響了起來。

這是競拍開始了。

只見得那競拍臺上，有競拍師現身，是一名中年男子，他對著場內眾人例行的一番開場白，然後就直接宣布競拍開始。

這裡的競拍倒不是一個個的，而是直接上場數份材料，然後同時競拍。

於是這場面很快就變得熱鬧起來。

「一號材料，八百年火蟒果，萬量級奇材，底價一萬一千金，有人出價一萬二！」

「二號材料，風靈石，萬量級奇材底價一萬六，有人出價一萬三！」

「三號材料...」

競拍師慷慨即將的聲音不斷的響起，每當場中有人舉牌時，他立即就會將報價高喊而出。

氣氛倒是熱鬧，但李洛卻表示略微有些無聊，因為他還沒看見自己所想要的東西。

在火熱的氣氛中，一件件萬量級奇材被成功拍走，而李洛在等待了十分鐘後，終於是看見了他想要的東西。

這一輪競拍的有四份材料，其中剛好兩木兩土，每一種材料的競拍價格都在一萬五千金左右。

這四份材料，都是萬量級，剛好符合李洛的要求。

「千年青木心，萬量級奇材，底價一萬五！」

「龍土精，萬量級奇材，底價一萬五！」

「......」

當這四份奇材剛剛出現，李洛便是不再猶豫，直接舉牌將價格抬到了兩萬，經過先前的觀察，他發現這些萬量級奇材的價格，大多都是在兩萬左右，他也就懶得再一點點的與人競爭，直接展露出勢在必得的決心。

如此一來，其他也對這些材料感到有意的人，應該會遲疑的。

而局面也的確如李洛所料，當他將四份材料抬到每份兩萬時，在場的其他人都明白他的決心，猶豫了一下後，也就偃旗息鼓了。

畢竟萬量級材料也就這個價格，抬太高顯然不划算，再說這也不是什麼唯一品，今天沒了，明天又會出現，所以並不急。

「還有比兩萬更高的嗎？」

競拍師環顧全場，高聲宣布。

「如果沒有的話，那麼這四份材料...」

而就在競拍師這句話剛剛落下時，終於有牌子舉了起來，旋即有輕笑聲慢悠悠的響起。

「兩萬五。」

聽到這突如其來的加價聲，李洛有些惆悵的嘆了一口氣，果然，傳說中的拍賣場必會被挑釁的事件出現了。

第一百章寶行總部

辭職顯然是不可能的。

但也正如李洛所說，現在的溪陽屋問題著實不小，而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有三個。

第一自然是淬相師的流失，那上一任總會長韓植的叛變，帶走了將近一半的淬相師，這簡直是讓溪陽屋遭受了難以忍受的損失，畢竟淬相師就是生產力，缺少了淬相師，這就會影響溪陽屋的產量。

第二就是溪陽屋缺乏高級的淬相師，整個溪陽屋原本擁有著五位五品淬相師，這其中就包括韓植以及龐千尺，而如今韓植叛變，龐千尺被閒置，能夠派上用場的就只有三位五品了，這個數量，實在是有些寒磣。

而那些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比如都澤府的大澤屋，其中五品淬相師多達數十位，甚至連六品淬相師都有著七八位...這兩者間的實力差距，可見巨大。

第三個問題，是溪陽屋擁有的靈水奇光配方都不算高級，只能勉強算是中級層次。

在大夏國，靈水奇光的配方，每一品的配方，被細緻的分為五個星級，一星級為最低，五星級為最高。

而溪陽屋的配方，就比如李洛最為熟悉的青碧靈水，這在一品配方中，只能算是二星級。

李洛能夠憑藉著青碧靈水在天蜀郡打敗墨水屋黑星靈水，真的完完全全是純粹靠他那高達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硬懟上去的，因為人家的黑星靈水，可是評價為三星級的配方。

李洛翻閱了溪陽屋的所有靈水奇光配方，發現最高的，就是如今溪陽屋的主打產品，三品的「白羽靈水」，這是三星級的配方。

至於四星級配方，真是一個都沒。

如果溪陽屋未來的目標是成為大夏國前十的靈水奇光屋，光靠這一道三星級配方，顯然是不太可能的。

李洛揉了揉眉心，看向鄭平道：「鄭長老，招攬淬相師的事，要儘快做起來，不然溪陽屋的產量跟不上。」

現在只能先將這些問題一個個的解決，高級淬相師的事急不來，現在的溪陽屋恐怕沒有那種吸引力，而靈水奇光配方也是沒辦法的事情，這配方除了花費大量時間研究，就只能去購買了。

可是高星級的配方，其價格高昂到令人髮指，現在的溪陽屋是買不起的。

「是。」鄭平長老應了下來。

旋即他扭捏了一下，道：「少府主，那高純度的秘法源水，不知道什麼時候能供給總部這邊？」

李洛聽到這個就有點頭大，雖說溪陽屋總部這邊被挖走了一半的淬相師，但數量依舊遠比天蜀郡分部多，所以秘法源水的話，需求量也會更大。

可他畢竟還只是一個十印境的孩子啊！

怎麼可能養得起這麼多如狼似虎的淬相師？

可先前他已經許了承諾，當然不可能反悔，那樣的話，恐怕他在溪陽屋總部的聲望會掃得一乾二淨。

「我先做一些準備，應該會很快給總部提供一批。」李洛心中嘆息了一聲，旋即擠出笑容說道。

鄭平長老連忙點頭，眼中滿是期待之色。

李洛不敢久留，所以在做了一些吩咐後，便是結束了今日溪陽屋的事情，然後有些倉惶的與姜青娥三女離開了總部。

他感覺如今的當務之急，還是得趕緊突破到相師境，不然他這小身板，真的禁不起榨啊。

但在這之前，還得先去一趟金龍寶行總部，把他記掛許久的最後兩道木，土奇材給搞到手，將第二道後天之相先煉製出來。

...

第二日，李洛與姜青娥打了個招呼，便是前往了金龍寶行總部。

雖說在這大夏城中治安問題很好，但謹慎起見的李洛還是隨身攜帶了幾位實力達到了相師境第三段的護衛高手，以備不時之需。

作為大夏國中的中立勢力，金龍寶行總部顯然頗為的特殊，其總部坐落在城中繁華的地段，其規模雄偉，遠勝天蜀郡的金龍寶行分部，遠遠看去，仿佛一頭匍匐在大地上的巍峨巨獸般，讓人心生畏懼，不敢在此生事。

而金龍寶行總部外，人流鼎沸，厚重大氣的青銅大門開了三面，但依舊是顯得有些擁擠，可見人氣之高。

李洛順著人流擠入進去，其內大殿宛如巨大的廣場般，穹頂有十數米高，造型富貴而璀璨的水晶燈懸掛，將這殿廳照耀得如同白晝。

各種櫃檯有序的分布在四方，穿著金龍寶行服飾的侍女們熱情的接待著各方來客。

不過李洛在這裡並沒有停留，而是徑直穿過走廊，走向了更深處。

走廊盡頭是通往寶行的高級場，進入其中，沸騰吵雜的聲音頓時減弱了許多，人流量驟降，寬敞明亮的大廳中，水晶櫃林立，其中擺放著琳琅滿目的物品。

那些物品，顯然比外面的普通場要顯得高級許多。

當然，價格也更為的昂貴。

當李洛走入此處時，立即有一位身段窈窕，年輕貌美的侍女迎了上來，那容顏氣質，比起普通場的侍女顯然強上許多。

「請問貴客需要些什麼？」美貌侍女貝齒輕咬著紅唇的注視著李洛那帥氣的面龐，身處金龍寶行，她也算是見多識廣，但這麼帥氣的少年卻還是第一次見到。

她眸光輕掃了一眼其他方向，有幾名年輕侍女正不甘的停下腳步，顯然有些忿忿她這裡的捷足先登。

李洛很索然無味的笑了笑，這種因為他而出現的明爭暗鬥的場面經歷了太多，所以早就免疫了。

「我需要蘊含木，土能量的奇材。」李洛笑道。

「需要多少量級的？」美貌侍女細緻的問道。

這諸多奇材，也有著細微的分級，以量來區分，比如百量級，千量級，萬量級等等，而這所謂的量，是能量之意。

簡單來說，就是指這份奇材之中蘊含的能量達到了何種的層次。

「先看看千量級的吧。」李洛想了想，說道，在天蜀郡的金龍寶行中，他大部分見到的都是百量級奇材，千量級就比較少了，看了一些都沒有合適的，所以他打算先在這金龍寶行總部試試。

「好的，請跟我來。」

美貌侍女嫣然一笑，千量級的奇材，價格都是在數千枚金左右，不算便宜，眼前的少年對此並不在意的樣子，顯然是個年少多金的主，這樣的客人，她最喜歡了。

說罷，她便是轉身對著前方走去，細腰輕扭，翹臀搖曳，略有風情。

李洛對此表示很淡然，因為習慣了蔡薇姐那種嬌媚風情，眼前這些小妖精，真的是毫無吸引力。

而當李洛跟隨著這名侍女前行時，在這高級場的二樓上，那穿著青衣，短裙，潔白絲襪的清麗少女，眸光掃過，便是停在了李洛的身上。

然後少女略微顯得無精打採的清冷眸子，頓時就有著光彩綻放了出來。

第一百零三章敗家仔

惆悵中，李洛也是將目光投向那舉牌的位置，然後他就見到一名藍發少年也是在此時轉頭，衝著他露出溫和的笑容。

只是在那笑容中，李洛看見了滿滿的惡意。

李洛看了看他，問道：「他是誰？」

顯然是問著身旁的呂清兒。

呂清兒柳眉微蹙，遲疑了一下，道：「是都澤府的少府主，都澤北軒。」

「李洛，他這是衝著你來的，應該是故意抬價噁心你。」

「他就是那個都澤北軒啊？」

李洛有點訝異，打量了一下那藍發少年，旋即鬆了一口氣，道：「在顏值這一點上面，洛嵐府少府主碾壓了都澤府少府主，可謂是初戰告捷。」

一旁的熊孩子翻了個白眼，兩個大府之間，難道是靠比顏值的嗎？

不過呂清兒倒是沒笑，因為她了解李洛，這個時候的調侃，也說明李洛對這都澤北軒記掛上了。

李洛看了都澤北軒數息，然後舉牌：「兩萬六。」

都澤北軒輕笑一聲，緊跟著舉牌：「三萬。」

而當價格抬到三萬時，場內略微有些騷動，一些人顯然是認出了都澤北軒：「那是都澤府的少府主，都澤北軒！」

「他在抬誰的價？」

「看上去倒是有些陌生...」

「那是洛嵐府的少府主，李洛吧，這模樣太好認了，呵呵，難怪那都澤北軒會抬價，原來這是遇見對頭了。」

「哈哈，聽過這位洛嵐府少府主剛到大夏城，都澤府就將溪陽屋的總會長給挖走了，直接給這位少府主來了個下馬威...」

「現在這兩人在這裡碰見，難免會鬥氣。」

場中騷動在持續，不少人都是饒有興致的看著，都澤府與洛嵐府歷來都是鬥得不可開交，眼下這兩位少府主在這裡碰見，熱鬧倒是少不了了。

呂清兒柳眉緊蹙，這萬量級的奇材，價格抬到三萬，已經算是比較高了，四份下來，就得十二萬，這不是小數目了。

李洛神色倒還算是平靜，他也沒有與那都澤北軒說話的意思，只是再度舉牌：「三萬兩千。」

都澤北軒笑著舉牌：「三萬五千。」

「三萬七千。」

「四萬。」

當都澤北軒將價格抬到四萬的時候，所有人都是在嘖嘖出聲，這都澤府少府主就是財大氣粗，十幾萬金真是眼皮子都不眨一下。

而對於這個價格，李洛也是笑了笑，遙遙的對著都澤北玄豎起大拇指。

然後他就不打算再競拍了，這個價格，過高了，為此賭氣顯然並不理智。

「這李洛，還蠻理智的啊。」寧昭笑了笑，對著都澤北軒說道，原本他以為在後者這樣的挑釁下，那位洛嵐府少府主會忍不住這口氣呢。

都澤北軒笑著點點頭：「比我想的要難對付一點，我這十幾萬買了四份萬量級奇材回去，怕又是要被責罵了。」

不過嘴上這般說著，但他的神色，卻並非顯得多麼的在意。

畢竟都澤府這些年如日中天，財力自然雄厚得很，而洛嵐府則是日落西山，那李洛，怎麼跟他鬥得起？

「四萬三！」

而就在都澤北軒這樣想著的時候，場中突然有稚嫩的聲音響起。

一道道譁然聲響起，眾多目光順著聲音投去，就見到李洛身旁的小男孩舉起牌，小臉上滿是興奮之意。

李洛也是愣了愣，瞧著小男孩，眼神有些佩服的道：「你是哪家的敗家仔？」

小男孩不樂意的道：「你才是敗家仔。」

都澤北軒的目光也是在望著李洛身邊的小男孩，皺了皺眉頭，對著寧昭道：「那是誰？」

寧昭搖搖頭，道：「不認識，不過似乎和李洛挺熟的，這是打算找個小孩來跟你玩？」

都澤北軒笑了笑，眼中帶著譏誚，對著李洛那邊道：「這李洛，倒是有點想法。」

旋即繼續舉牌：「四萬五。」

而小男孩也見到都澤北軒目光看向這邊，問道：「他在說什麼？」

李洛摸了摸下巴，沉吟了一下，道：「他說，熊孩子回家裡喝奶去。」

小男孩一愣，旋即頓時勃然大怒，直接舉牌：「五萬！」

全場鴉雀無聲，一道道古怪的目光望著憤怒的小男孩，五萬金，四份萬量級奇材下來，就是二十萬金，這手筆，簡直豪氣。

那都澤北軒也被震了一下，目光微微閃爍，旋即笑了起來，撤去了所有的牌子，這是打算收手了。

二十萬買四份材料，雖說他並不在意這些錢，但也不想做無謂的冤大頭。

眼下既然有人接盤，那就讓出去好了，反正他噁心李洛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於是，最終這四份材料，被小男孩順利拍下，場中為此騷動不斷，乃至於後面的競拍都是失去了味道，最終有些虎頭蛇尾的結束了。

而李洛則是望著身邊還沉浸在人生中第一次競拍的小男孩，關切的問道：「你回家會挨揍嗎？」

小男孩搖搖頭：「不會。」

李洛噎了一下，這是多富裕的家庭啊？

「不過我沒帶這麼多錢呢。」小男孩露出天真的笑容，大眼睛看著李洛：「你能不能借點給我啊？」

李洛語重心長的婉拒道：「小朋友，你還太小，所以有時候被毒打一頓，對你挺有好處的。」

而在說話間，只見得那都澤北軒也是慢悠悠的走過來，衝著李洛露出溫和笑容：「李洛，終於見到你了。」

李洛仔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都澤北軒，一頭藍發，在腦後結了條藍色髮辮，模樣還算是端正，只是氣質顯得有點陰柔。

「你好。」

李洛點點頭，友好的道：「聽說你爹當年被我爹打敗了十八次？」

都澤北軒雙目虛眯了一下，笑道：「李洛少府主，沉浸在往日的榮光，只會顯得過於的軟弱，多看看現在吧，說不定一年後，洛嵐府都要改名了。」

「而且，十八次失敗算什麼？你以後在聖玄星學府，可能會經歷十倍於這個數的。」

「這是在威脅我了？」李洛說道。

「算是吧...」

都澤北軒笑眯眯的說了一聲，然後目光又轉向了旁邊的小男孩，道：「李洛，你還挺聰明的，為了不想擔個冤大頭的名聲，竟然懂得找個小孩託。」

「不過，這也是得給錢的啊。」

他微微偏頭，就見到寧昭帶著一名競拍場負責人快步走了過來。

那名競拍場負責人身後，還有人抱著先前被小男孩拍買下來的四份材料，然後衝著小男孩露出熱情的笑容：「這位小貴客，還請結個款吧。」

小男孩眨了眨眼，從懷中掏了兩萬的金龍票出來，道：「身上就這麼多了呢。」

競拍場負責人笑容一僵，苦笑道：「小貴客就別戲耍我了。」

一旁的都澤北軒笑眯眯的道：「李洛，玩這些可就顯得沒風度了一些，趕緊把錢給出了吧。」

小男孩皺眉道：「這是我拍的，跟他有什麼關係？要不你們等等，我叫人去拿錢。」

呂清兒也是在此時開口道：「李洛和這位小貴客的確並不相識。」

寧昭笑了笑，似是有些無奈的道：「清兒，先前可是有人看見他是和李洛一起進來的，而且他們說話的樣子，也不像是不認識啊。」

呂清兒平靜的道：「按照競拍場的規矩，低於十歲的人是沒有競拍牌的，可他卻能夠出價競拍，這是不是競拍場的失誤？」

競拍場負責人愣了愣，旋即滿頭大汗。

「所以這次的競拍問題很多，所以我建議無效，材料收回去，明日繼續競拍。」呂清兒說道。

都澤北軒皺眉道：「清兒小姐，你這就是太偏袒他們了吧？」

這種事情哪還有重新來的，第二天氣勢都不一樣了，誰這麼閒的無聊。

寧昭也為難的道：「清兒，這不太符合規矩啊。」

「規矩本來就因為競拍場的失誤而壞了。」呂清兒冷淡的道。

這雙方在此時爭執成一團，那都澤北軒則是伸手抓向了小男孩，笑道：「看來今天的事情不出個結果，你們都別走吧。」

李洛見狀，眉頭頓時一皺，就要出手阻攔。

不過他手掌剛剛伸出，卻有一隻手比他更快的自後方伸了出來，直接如鷹爪般牢牢的抓住了都澤北軒伸出來的手腕。

「誰？！」都澤北軒面龐一沉。

他抬起頭，只見得一名身軀精瘦，面白無須的男子不知何時站在了小男孩身後，他面無表情的盯著都澤北軒，那眼神有種令人心悸的陰冷冰寒。

「說話就說話...動手動腳的，都澤府主沒教過你規矩嗎？」

第一百零一章都澤北軒

呂清兒所在的二樓，正是一處臨窗的雅間，此時寬敞的雅間內還有著其他不少人，但都是一些背景不俗的年輕人，顯然這裡應該是一場聚會。

而呂清兒對這場聚會，顯然並不是太感興趣。

所以，當她在無意間看見下方大廳中的那道熟悉身影時，神色淡淡的嬌俏小臉上，就忍不住的浮現出了一抹細微的笑意。

「清兒，在看什麼呢？難得見你笑一笑。」

而此時，在呂清兒身後，突然有著溫和的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含笑的望著呂清兒。

呂清兒轉過頭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道：「寧昭大哥。」

「魚姨讓我多照顧你一下，帶你早點熟悉大夏城，所以今天才請了一些朋友來，不過看樣子你似乎不喜歡太熱鬧，是我疏忽了。」那被呂清兒稱為寧昭的青年笑道。

他對著呂清兒比了比，道：「我記得幾年前見你，你都還只是一個小女孩，結果現在...出落得這麼漂亮了。」

呂清兒回以矜持的微笑，眼前的青年名為寧昭，其父親是大夏金龍寶行總行的副會長，資歷深厚，論起身份地位，僅次於她的母親，魚紅溪。

而他自身，也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今年就該入二星院了，未來還算是她的學長。

不過不等寧昭繼續說下去，呂清兒道：「我有個朋友在下面，我先去見一見。」

說完，便是腳步輕快的轉身而去。

寧昭望著她離去的優美倩影，眼中掠過心動之意，這一次見到呂清兒，著實是將他驚豔了一把，這女大十八變真不是說笑，幾年前的呂清兒，還只是一個青澀的小女孩，可現在，已是水靈到這般程度了。

以後等她進入到了聖玄星學府，不知道會引得多少異性追求垂涎。

「朋友嗎？」

不過想起先前呂清兒俏臉上浮現的那種歡快笑意，寧昭眉頭就微微皺了皺，目光也是隨之投向下方的大廳中。

...

水晶櫃檯上。

貌美的侍女取出一些玉盒，貼心的為李洛盡數打開，其中擺放著一株株精緻的奇材，有濃鬱的木，土能量散發出來。

「貴客，這些都是千量級的奇材，蘊含著木相以及土相能量。」

李洛讚嘆一聲，不愧是金龍寶行總部，這些千量級的奇材直接就拿出這麼多，而在天蜀郡的金龍寶行，可是要等好幾天才能夠看見一兩株。

李洛仔細的檢驗著這些奇材，感應著其中蘊含的能量強度，如此約莫好半晌後，他有些遺憾的將這些材料都放了下去。

「貴客不滿意嗎？」侍女柔聲問道，沒有半點不耐，同時心中想著，眼前的少年，即便是皺著眉頭時，都是這般的讓人怦然心動。

真是老娘的菜啊。

李洛搖搖頭，道：「看來千量級不符合我的要求，有萬量級的奇材嗎？」

侍女美目頓時一亮，萬量級的奇材，價格動輒上萬甚至數萬金，眼前的少年，比她想像的還要多金。

不過就當她要開口說話的時候，忽有聲音從旁傳來：「這個貴客就交給我來服務吧。」

侍女柳眉頓時倒豎，誰敢來搶老娘看中的？

她怒氣衝衝的轉過頭，然後就見到了一張清麗動人的小臉蛋，她愣了愣，旋即臉頰上的怒氣以驚人的速度化為笑容：「小，小姐...您怎麼來了？」

身為金龍寶行總部的一員，她怎麼會不清楚，眼前這位就是他們魚會長的千金。

「這是我的朋友，由我來招待吧。」呂清兒衝著侍女微微一笑，道。

侍女聞言，連忙點頭，旋即乖巧無比的退走了，只是那眼神中，顯然是透著無盡的遺憾。

「清兒？」

李洛望著那出現在面前的呂清兒，倒不算是太過的驚訝，畢竟早就知曉了她的身份。

「少府主，您這一來我們金龍寶行，就將我們的侍女迷得神魂顛倒，若是多來幾次，豈不是我們連生意都做不了了？」呂清兒笑吟吟的道。

李洛聞言，有些自責的道：「對不起，但是這些容顏是我爹娘給的，我也沒有辦法。」

呂清兒沒好氣的白了他一眼，這傢伙，說他胖還真的喘起來了。

「我比你早一些時間來大夏城，我娘催著我來陪她...對了，你們溪陽屋的事情，我也聽說了，沒事吧？」呂清兒不跟李洛扯皮了，而是關心的問道。

「被人擺了一道而已，正常，這種事這些年可不算罕見。」李洛擺了擺手。

「嗯，加油，以你的本事，未來一定會重振洛嵐府的。」呂清兒鼓勵道。

「這麼看好我...」

李洛笑了笑，然後搖搖頭，不在這上面多說，而是目光打量了一下呂清兒，調笑道：「你剛才說由你來服務嗎？」

「都有什麼服務，說來聽聽。」

呂清兒淺淺一笑，伸出雙手，手上戴著冰蠶絲手套，而此時在其相力催動下，手套上面的白磷頓時倒豎起來，閃爍著寒芒。

「你想要什麼服務？」

「你看看你這態度。」

李洛正色斥責道：「還不趕緊給我把萬量級奇材拿出來，擱這磨磨蹭蹭的做什麼呢。」

呂清兒剮了李洛一眼，道：「萬量級奇材每天出現在金龍寶行的也不會太多，其中木，土屬性更少，而這種級別的奇材，都會放在競拍室，我可以帶你去看看。」

「那還廢話什麼，走吧。」李洛揮了揮手。

見到這傢伙還真是不客氣的把自己當侍女使喚，呂清兒氣得咬了咬牙，忍住了想要錘他的衝動，轉頭在前帶路了。

只是，轉過身時，那光潔的俏臉上，便是忍不住的有著笑意浮現出來。

...

二樓上，那寧昭望著李洛與呂清兒走得遠去，手掌微微握緊酒杯，然後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心中略有鬱氣。

他也看見了先前呂清兒臉上那歡快的笑容，與在他這裡顯然是截然不同的。

那個銀灰頭髮的少年，是什麼來路？

「呵呵，那位就是洛嵐府的少府主，李洛...」而就在心中想著的時候，一道笑聲便是在他的耳邊響起。

寧昭轉頭，見到一名俊朗的藍發少年站在身旁，笑眯眯的望著下方李洛的身影。

「北軒少府主看來對他很了解啊。」寧昭笑了笑，眼前這藍發少年，正是都澤府的少府主，都澤北軒。

「我們都澤府對洛嵐府一舉一動都很關注，畢竟算是世仇了，我對他當然了解。」都澤北軒笑道。

「都澤府最近把溪陽屋那位會長給挖走了，可是讓得溪陽屋成為了笑柄。」寧昭說道。

「當然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這位李洛少府主，以二品淬相師的實力，成為了溪陽屋新一任總會長。」

都澤北軒笑了笑，道：「畢竟他們不可能把總會長的位置給了那龐千尺，那可是裴昊的人。」

「對了，寧昭老哥，能不能查一下這位李洛少府主來金龍寶行做什麼？」

寧昭眼皮微垂，道：「這怕是不符合規矩吧，為客戶保密，也是我們金龍寶行的宗旨。」

都澤北軒笑起來，道：「我聽說在那南風學府時，呂清兒和李洛倒是走得很近，在天蜀郡的學府大考上面，李洛還救過她...」

寧昭沉默了一下，取過一旁的酒壺，將酒杯倒滿，然後一口飲盡，轉身走了出去。

都澤北軒則是笑眯眯的跟了上去。

第一百零四章魚紅溪，宮鸞羽

突然出現在小男孩身後的面白男子，也是讓得都澤北軒面色微變，他能夠感覺到這一霎，他仿佛是被一條毒蛇鎖定，在後者的手掌擒拿下，他體內的相力都是隱隱的有著凝滯的跡象。

顯然，這是一個實力極強的高手。

起碼都是天罡將階。

這是眼前小男孩的護衛嗎？這小東西究竟是個什麼身份？

都澤北軒心中驚疑，天罡將階的高手就算是在都澤府中，都擁有著極高的地位，僅次於他的父親，一般說來，那種高手，連都澤北軒都難以調動，可現在，這小男孩卻是能夠隨身帶著一位如此實力的護衛？

在都澤北軒心中驚疑間，那面白無須的男子卻是將他的手掌鬆開，然後淡淡的道：「我家少爺既然拍下了東西，自然不會不給錢。」

李洛在一旁也是有點側目，這大夏城當真是藏龍臥虎，隨便出來一趟，就碰見了一些硬點子。

這個面白無須的男子，一點都不引人注意，但李洛卻記起，這個人似乎之前就坐在他們不遠處的地方，而且是從一開始就跟著的...

顯然，之前那些找尋熊孩子的護衛，只是做做樣子，這位真正的護衛，卻是時刻都在跟隨著，之前沒有出現，可能只是為了讓這熊孩子玩得盡興一點。

說不定連他給熊孩子上水影術的一幕，也是被人家看在眼中。

一想到這一點，李洛就忍不住的乾咳一聲，感覺有點難受。

都澤北軒退後兩步，面色陰晴不定，沒有再說話，一旁的寧昭也感覺到對方的強硬，心頭暗叫一聲不妙。

此時，在那後方，有金龍寶行的人急匆匆的跑來，道：「打擾諸位貴客了，魚會長說了，這幾份材料不必收取費用了，諸位玩得盡興就好。」

有侍從上前，將四份材料恭敬的端給熊孩子。

熊孩子眨巴了兩下眼睛，卻是感覺有些無聊，搖搖頭，聲音稚嫩的道：「姐姐說過，不能白拿別人的東西。」

「我不要了，給你吧。」

熊孩子衝著李洛說道，然後就劇烈的咳嗽了幾聲，小臉添了幾分蒼白。

「小少爺，咱回吧。」那面白無須的男子彎身說了一聲，

熊孩子有些遺憾的點點頭，跟著男子轉身漸漸離去了。

隨著他們的離去，此處的氣氛方才漸漸鬆緩下來，李洛看了看身旁的四份材料，又對著呂清兒道：「這怎麼處理？」

「我娘都說了不收取費用了。」呂清兒笑道。

李洛搖搖頭，他同樣不喜歡白拿東西。

「那就按照之前的底價吧。」呂清兒也明白李洛的心思，想了想，說道。

「那就卻之不恭了。」李洛遲疑了一下，最後點了點頭，這四份材料對他而言，的確還算是比較關鍵的。

都澤北軒面無表情的望著這一幕，淡淡的道：「李洛，往後在聖玄星學府，我們還有很多機會，希望你每次都能夠這麼好運。」

話音落下，直接轉身而去。

李洛望著他離去的背影，嘆了一口氣，又他媽的想惹我。

上一個逼我的人，現在都不知道能不能進聖玄星學府。

而當這裡的熱鬧散場時，眾人都並不知曉，在那金龍寶行的樓頂處，一面水晶玻璃後，有兩道人影也是在盯著這裡。

那是兩個風華極盛的女人。

一位是穿著紅裙的美婦，她嬌軀修長，玲瓏有致，長發盤起，插著一枚魚形的髮釵，氣質顯得強勢而豔麗。

她的容顏與呂清兒略微有幾分相似，只是更多了一些成熟風情。

她正是呂清兒的母親，大夏國金龍寶行總會長，魚紅溪。

「一場鬧劇，倒是讓得長公主看笑話了。」魚紅溪笑道。

在其身旁，是一名容顏絕美的女子，女子身穿白色衣裙，她長發挽成鳳髻，顯得尊貴異常，一對丹鳳眼頗為的凌厲，高挑的瓊鼻，濃密的睫毛，性感的紅唇，渾身都是在散發著驚人的魅力。

她的個子也有些高挑，如天鵝般的脖頸下，是相當讓人嘆服的偉岸胸懷，若是李洛在此的話，恐怕會心中感嘆，終於是找到了能夠與蔡薇姐媲美的女人。

只不過蔡薇氣質過於的嬌媚，而眼前的女子，則是尊貴中帶著冷厲，讓人不敢小覷，同時敬而遠之。

而這位女子，身份也極為不一般，她名為宮鸞羽，乃是如今大夏王庭的長公主，也是當今王上的親姐姐。

老王前些年駕崩，新王上位，然而其年紀太小，所以一切國事，都是攝政親王統領，而長公主也是在其中分有一些權力，堪稱是如今大夏中權勢最盛的女人。

另外，她還是聖玄星學府的四星院學員，比起姜青娥，剛好高上一級。

「是小弟胡鬧，給魚會長添麻煩了。」長公主微微一笑，有些歉意的說道。

「王上正是年幼的時候，貪玩一些是常事。」魚紅溪輕笑道。

兩人又是說了一些話，最後長公主見到時候差不多了，便是告辭而去。

魚紅溪將長公主送走，又是來到了水晶玻璃前，眸光掃過下方，而當她在見到李洛與呂清兒並肩而行的身影時，眉頭便是微微一皺。

「這小子...跟李太玄那混蛋長得可真像。」

...

在金龍寶行後門處，此處有護衛已是封鎖了街道，一輛金黃色的車輦停在其上，周圍護衛森嚴。

長公主走進車輦中，就見到正搓著小臉的熊孩子，在他的面龐上，褪下了一層皮質，緊接著他的面龐就發生了一些變化。

首先是變得更加的白皙，然後竟是顯得眉清目秀了起來，烏黑大眼睛亮晶晶的，宛如星辰般。

「姐姐。」他見到長公主，頓時歡喜的叫道。

長公主則是有些嚴厲的道：「你現在已經是大夏的皇帝，卻還如此貪玩，雖然有護衛時刻跟隨，但萬一出了事怎麼辦？」

這熊孩子，竟然就是當今大夏的小皇帝，宮景曜。

小皇帝吐了吐舌頭，捏著耳朵道：「姐姐，我知道錯了。」

長公主這才神色緩和一些，道：「今天怎麼回事？」

小皇帝咯咯的笑了起來，將之前發生的事情都給說了一遍。

「哈哈，那個李洛挺好玩的，故意激我跟那都澤北軒搶拍，不過我也裝作上當的樣子，跟他玩了玩。」

聽完小皇帝所說，長公主也是笑了笑，有盛世風華：「那都澤北軒的性格，倒是跟他父親差不多，睚眥必報...」

「這李洛麼，倒是讓我有點意外，我以為他會是如姜青娥那般的鋒銳，但現在來看，卻是顯得很是內斂並且滑溜。」

小皇帝告狀道：「那傢伙也是討厭，竟然還訛詐了我五千金。」

長公主莞爾，剛要說話，卻是見到小皇帝的面色陡然變得蒼白起來，呼吸急促間，白皙的小臉上有血紋浮現，看上去有些猙獰。

長公主心頭一沉，知曉這是小皇帝的老毛病又犯了，連忙從車廂中取出一支玉瓶，想要取出治療的丹藥，可這一倒，裡面卻是空空如也。

「藥用光了？」長公主丹鳳眼中掠過一抹陰沉，她記得之前吩咐過，要時刻準備丹藥救急，這些下人，這麼沒用嗎？

「立即回王宮。」長公主喝道。

車輦迅速的移動起來。

長公主抓住小皇帝的一隻手，雄渾強橫的相力湧動起來，湧入小皇帝體內，幫助他緩解著病發的痛苦。

小皇帝這毛病，從小就落下了，發作時頗為痛苦，眼下藥物缺失，就只能硬抗一下了。

小皇帝小臉上的血紋逐漸的濃鬱，最後他有些難以忍受了，突然從懷中取出了一支琉璃瓶，長公主一時不察，就被他將琉璃瓶中的不明液體喝了大半。

不過她很快回過神，急忙一把將那琉璃瓶奪了過來，有些憤怒的道：「這是什麼東西？你怎麼能亂喝不明之物？」

但她的驚怒很快又止了下來，因為她見到，小皇帝臉龐上的血紋，竟然是在此時隱隱有著退散的跡象。

關鍵是小皇帝面龐上的扭曲痛苦，也是在一點點的消失。

面對這一幕，繞是長公主定力極好，也是忍不住的有著霎那間的失神。

第一百零二章熊孩子

李洛跟隨著呂清兒穿過大廳，進入到一處有珠鏈隔斷的寬敞走廊中，兩人挨得近，李洛甚至都能夠嗅到淡淡的少女清香。

「你的相力似乎提升了許多...難道進入相師境了？」李洛突然問道。

呂清兒輕輕點頭，道：「前幾天的時候突破的，你呢？」

「應該還需要一點時間吧。」李洛笑道，他進入十印境有一段時間了，如今也是在開始為衝擊相師境做著準備了。

「加油吧，還有不到半個月，聖玄星學府就要開學了，到時候的競爭，可是會相當激烈的。」呂清兒說道。

李洛笑著點了點頭，剛欲說話，神色突然一動，轉過頭看向自己身側，那裡不知道何時鑽來了一個約莫八歲左右的小男孩，躲在他身體的陰影中。

小男孩眼睛烏黑，模樣倒是格外的可愛，只是躲躲藏藏的樣子，顯得鬼鬼祟祟。

「小屁孩，一邊玩去。」李洛撇撇嘴，道。

他眼角餘光看見了不遠處，似是有著幾道人影在人群中穿梭，左顧右盼的樣子，顯然是在找什麼人。

小男孩悄悄的道：「幫我藏一下。」

聲音雖輕，但卻有點吩咐人的味道，看起來家境應該很不錯，或許是某個世家裡面的小少爺。

不過李洛才懶得搭理，袖袍一揮，就要將他趕出去。

「給你三千金！」小男孩察覺到不妙，連忙開口。

「你覺得我像是差錢的樣子？」李洛皺了皺眉頭，有種被羞辱般的感覺，你以為我是虞浪那種人嗎？

熊孩子真是討厭。

於是李洛伸出手掌，沉聲道：「五千。」

小男孩聞言，二話不說，旋即迅速的掏出一張面值五千金的金龍票，遞給了李洛。

李洛見到對方這麼幹脆，也是愣了愣，立即將金龍票塞進袖子中，淡淡的道：「鋤強扶弱，我輩義不容辭。」

旋即他伸出手掌放在小男孩肩膀上，釋放了一道水影術，頓時在燈光下，小男孩的身影就變得淡化了許多。

小男孩好奇的摸了摸身軀，感到很是有趣。

而不遠處的幾道人影，在穿梭了一番後，也是漸漸的遠去。

李洛就沒再搭理這小孩，繼續跟著呂清兒前行，她對於李洛的這番舉動倒是沒阻止，這小孩顯然是哪個世家的公子哥，那些找尋他的應該是護衛，只要他還在金龍寶行，就出不了什麼問題。

兩人轉過走廊，最後在呂清兒的帶領下，進入到了一處呈圓形的競拍室之中，此時其內已是有著一些人影入座。

李洛與呂清兒隨意的找了個空位坐下，不過他這裡剛坐下，就見到左邊的位置也坐下來一個人。

他看了一眼，發現是剛才的小男孩，於是皺了皺眉頭，有些嚴厲的道：「你跟著我做什麼？不會想要再把錢要回去吧？你這個小孩，年紀不大，氣節很有問題啊。」

小男孩撇撇嘴，剛要說話，突然咳嗽了一聲，小臉顯得有些蒼白。

這身子，看著仿佛比李洛還虛一般。

李洛見狀有些擔憂，這熊孩子不會是想要訛他吧？

一般的呂清兒倒是一笑，道：「就先讓他待在這裡吧。」

先前李洛出手藏了這小男孩，現在如果放任他亂跑，到時候惹出麻煩反而不美，先將他丟在這裡，等會她會通知金龍寶行的人過來接手，也好查查這是哪家的人。

李洛點點頭，又看了看小男孩劇烈咳嗽的模樣，突然丟了一支小琉璃瓶過去，其中有一些他凝鍊出來的源水。

「難受就喝了。」

雖然不知道這熊孩子怎麼虛成這個樣子，但他以水光相力凝鍊而出的源水倒是有些一些特殊的治癒效果，應該能讓這熊孩子好受點，免得到時候真直接訛上了他。

熊孩子接住琉璃瓶，顯然是有點吃驚，他看了看瓶子裡面的不明液體，眼神有些古怪，這人似乎有點傻啊，他怎麼可能會服用陌生人給的東西啊？

不過丟了也不好，於是他就隨意的塞在了懷中，繼續好奇的望著競拍場中。

李洛見到這熊孩子完全不接受他的好意，也是氣樂了，算了，隨便你吧，當即轉過頭，不再理會他。

而當李洛在等著競拍開始時，在場中另外的方向，都澤北軒與寧昭也是找了位置坐下。

都澤北軒笑眯眯的望著李洛的方向，輕聲道：「這位少府主收購木，土屬性的奇材是做什麼？」

寧昭搖搖頭，他望著與李洛坐在一起的呂清兒，神色有些鬱郁。

不過都澤北軒對此也不在意，之前李洛剛到大夏城時，他就打算找其麻煩的，不過被金雀府的司秋穎阻攔了下來，今日正好在這裡遇見，總是得玩一玩吧。

都澤府與洛嵐府恩怨極深，只要能夠讓李洛不舒坦，那麼他就會很開心。

雖說在這裡對李洛無法造成什麼傷害，但噁心一下對方，也是很讓人心情舒暢的。

於是，在都澤北軒那略微有些期待的心情中，半個小時等待時間過去，突然有鐘鼓聲在場內響了起來。

這是競拍開始了。

只見得那競拍臺上，有競拍師現身，是一名中年男子，他對著場內眾人例行的一番開場白，然後就直接宣布競拍開始。

這裡的競拍倒不是一個個的，而是直接上場數份材料，然後同時競拍。

於是這場面很快就變得熱鬧起來。

「一號材料，八百年火蟒果，萬量級奇材，底價一萬一千金，有人出價一萬二！」

「二號材料，風靈石，萬量級奇材底價一萬六，有人出價一萬三！」

「三號材料...」

競拍師慷慨即將的聲音不斷的響起，每當場中有人舉牌時，他立即就會將報價高喊而出。

氣氛倒是熱鬧，但李洛卻表示略微有些無聊，因為他還沒看見自己所想要的東西。

在火熱的氣氛中，一件件萬量級奇材被成功拍走，而李洛在等待了十分鐘後，終於是看見了他想要的東西。

這一輪競拍的有四份材料，其中剛好兩木兩土，每一種材料的競拍價格都在一萬五千金左右。

這四份材料，都是萬量級，剛好符合李洛的要求。

「千年青木心，萬量級奇材，底價一萬五！」

「龍土精，萬量級奇材，底價一萬五！」

「......」

當這四份奇材剛剛出現，李洛便是不再猶豫，直接舉牌將價格抬到了兩萬，經過先前的觀察，他發現這些萬量級奇材的價格，大多都是在兩萬左右，他也就懶得再一點點的與人競爭，直接展露出勢在必得的決心。

如此一來，其他也對這些材料感到有意的人，應該會遲疑的。

而局面也的確如李洛所料，當他將四份材料抬到每份兩萬時，在場的其他人都明白他的決心，猶豫了一下後，也就偃旗息鼓了。

畢竟萬量級材料也就這個價格，抬太高顯然不划算，再說這也不是什麼唯一品，今天沒了，明天又會出現，所以並不急。

「還有比兩萬更高的嗎？」

競拍師環顧全場，高聲宣布。

「如果沒有的話，那麼這四份材料...」

而就在競拍師這句話剛剛落下時，終於有牌子舉了起來，旋即有輕笑聲慢悠悠的響起。

「兩萬五。」

聽到這突如其來的加價聲，李洛有些惆悵的嘆了一口氣，果然，傳說中的拍賣場必會被挑釁的事件出現了。

第一百零五章姜青娥的告誡

高速移動的車輦中。

當小皇帝在吞服了那莫名的液體後，臉龐上的血紋在漸漸的退散，雖然退散的速度很慢，但至少是緩解許多小皇帝的痛苦。

小皇帝用力的呼吸了片刻，小臉上有著驚喜湧現出來：「他竟然沒騙我。」

長公主臉色還是有些不太好看，同時責備的道：「這種東西是什麼？誰給你的？」

「這個是剛才那李洛給我的...他看我臉色不好，就給了我一瓶這東西，說難受的時候可以緩解一下。」小皇帝老老實實的說道。

「姐姐，我也不想用的，但是剛才太難受了，我忍不住。」

「李洛？」

長公主眉尖輕蹙，她望著手中的琉璃瓶，然後倒出一點殘留的液體在手中，感應了片刻，道：「奇怪，這只是一種水相之力凝聚而出的源水罷了，不過這種純粹感，卻是讓人很是意外。」

水相之力本就擁有著治癒之效，這並不算奇怪，但這些年中，她也並非是沒有找過擁有著高品水相的強者來治療小皇帝，但卻沒有太大的效果。

那為何李洛這源水卻能夠有一些效果？

當然，這種效果也的確只是稍微緩解了一下小皇帝的痛苦，其作用和平常小皇帝服用的藥物差不多。

「以後不能隨便服用不明之物，記住，你是大夏的皇帝，如今王庭之中，只有你我姐弟相依為命，你絕對不能出任何事情。」長公主將琉璃瓶收起，然後嚴肅的告誡道。

小皇帝聞言，乖巧的點頭，然後躺在軟塌上面休息去了。

長公主見到他睡了，這才取出琉璃瓶，端詳了片刻，丹鳳眼中光澤流轉。

「李洛...」

「這個洛嵐府的少府主，似乎也沒看上去的那麼簡單啊。」

...

夜幕之下的洛嵐府總部，靜謐中帶著一些溫馨。

一間樓閣中。

李洛將白日購買到手的四份材料取了出來，剛打算開始進行鍛造，填滿「小無相神輪」最後的兩顆孔洞，他目光突然透過窗戶縫隙，見到了一道纖細倩影。

於是他笑了笑，推開窗戶，只見得在那廊橋上，姜青娥正迎著月光，俯覽著洛嵐府。

李洛與姜青娥各自住著一棟緊鄰的樓閣，兩棟樓閣間有廊橋相連，於是他想了想，自窗戶上翻了出去，然後也登上了廊橋。

隨著走近，他才發現此時的姜青娥穿著簡單貼身的睡衣睡褲，然而即便是略顯寬鬆的衣衫，穿在她的身上，依舊是顯露著不俗的氣質。

姜青娥似乎是剛剛洗浴完畢，長發都是沾染著溼氣，濃密睫毛輕輕眨動間，一時間倒是少了一些平常裡的凌厲英武，多了一些柔軟氣息。

李洛打量了一下姜青娥近乎完美的身材，然後走到她旁邊，嗅著旁邊女孩的幽香之氣，目光也是在望著偌大的洛嵐府總部。

「你這睡衣，有點可愛。」李洛突然說道。

因為他見到，姜青娥的睡衣上面，繡著一隻有些憨肥的大白鵝，這大白鵝氣質與她太不搭了，可就是這樣，反而有一種反差的可愛感。

姜青娥聞言，唇角泛起一抹柔軟笑意，有些炫耀的道：「那當然，這是師娘給我繡的。」

「我娘這手藝，實在有點差。」李洛評價道。

姜青娥反手一記手刀斬在了李洛手臂上，警告道：「不許污衊師娘。」

李洛笑了笑，他抬頭望著天空上的明月，突然道：「青娥姐，王侯戰場是什麼？」

姜青娥嬌軀明顯微微僵了僵，旋即鬆緩下來，但她並未回答，只是道：「等你到了聖玄星學府就會知道了，沒必要現在告訴你。」

「我爹娘，應該沒事吧？」李洛也不在意，而是繼續問道。

姜青娥用力的點點頭，道：「他們一定沒事。」

「我也這樣覺得。」李洛笑了笑。

姜青娥看了看他，輕聲道：「李洛，你放心，就算是師父師娘沒在這裡，我也不會讓人欺負你。」

李洛不滿的道：「你這純粹是把我當小孩子哄啊。」

姜青娥笑了笑，伸出小手摸了摸李洛頭髮，道：「好像還真不是小孩子了啊。」

李洛有些無奈，任由姜青娥玩弄著他的頭髮，旋即將今天在金龍寶行中發生的事情給說了出來。

「哦？」

當姜青娥聽完後，神色卻是微微一動，道：「照你這麼說，那個小男孩的護衛，起碼都是天罡將階的強者...而且連金龍寶行都會給他面子，由魚紅溪那位總會長親自開口免去材料錢，說實在的，就連五大府的少府主，都沒這資格。」

「整個大夏城，只有一個人符合你所說。」

「那就是王庭的那位小皇帝。」

李洛這次真的有點驚愕了：「那熊孩子是小皇帝？」

對於那統治大夏國的王庭，身為洛嵐府的少府主，李洛談不上敬畏，但肯定還是對其抱著極深的忌憚，所以當他聽到那個被他坑了一次的熊孩子竟然是小皇帝時，心頭還是忍不住的虛了一下。

「前些年老皇帝駕崩，新皇上位，但由於年齡太小，所以最終國事由攝政親王總理，還有那位長公主...」

「長公主名為宮鸞羽，同時她還是聖玄星學府四星院學員，算是其中最強的學員之一。」姜青娥說道。

「跟你比起來呢？」李洛好奇的問道。

「聖玄星學府分為四星院制，學員每年經過考核，就會提升一個級別，我今年是三星院，比起這位長公主要低一個院級，而論起實力，她現在肯定更勝一籌，不過今年過後，恐怕就未必了。」姜青娥淡淡的道，言語間自有一股豪氣。

李洛豎起大拇指。

「對了，還有不到十天時間，聖玄星學府就會開學了，你們這些新生在進入學府後，最重要的事情，應該就是擇師賽了，簡單來說就是分班。」

姜青娥盯著李洛，道：「聖玄星學府中，導師有三個級別，最強的紫輝導師，其次金輝導師，最次銀輝導師...」

「你要記住，擇師極為重要，因為越是高等級的導師，其所能擁有的資源就越龐大，而聖玄星學府中的有些資源，是在整個大夏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你在擇師賽中，一定要取得一位紫輝導師的青睞，拜在其門下。」

李洛懵懂的點點頭，看來這聖玄星學府就是要高端一些，還要搞所謂的擇師，不過所謂的紫輝導師，據說都是封侯境的頂尖強者！

「如何擇師，你到時候就會知曉，不過我要提醒你一句，這一次將會出現五位紫輝導師，這五位之中，有一位，你莫要去沾惹，也不能選擇他作為你的導師。」姜青娥說到此處時，絕美的容顏都是變得認真了許多。

「誰？」李洛一愣。

「那位紫輝導師，叫做沈金霄...」說起這個名字的時候，姜青娥的眸子中似是掠過一抹厭惡。

「為什麼？」李洛敏銳的察覺到姜青娥的情緒，追問道。

「我當初初入聖玄星學府時，他就是我的導師，可是後來他隱隱的表達了一些對我的情感...」

「我對此很是厭惡，之後就直接找聖玄星學府的院長，重新更換了一位導師。」

李洛目瞪口呆，旋即苦笑道：「我的青娥姐，你這魅力強到這種地步了嗎？連封侯境的導師都頂不住？」

姜青娥淡淡的道：「此人雖是紫輝導師，但我天生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善惡感知會更為敏感一些，所以知曉此人心機深沉，最好敬而遠之。」

「記住了嗎？」她告誡道。

李洛嘆了一口氣，點點頭。

正常來說，情敵不應該是一些優秀學員嗎？為什麼到了他這裡，直接就進階成紫輝導師了？

咱家這大白鵝...

真的是過於恐怖了。

第一百零三章敗家仔

惆悵中，李洛也是將目光投向那舉牌的位置，然後他就見到一名藍發少年也是在此時轉頭，衝著他露出溫和的笑容。

只是在那笑容中，李洛看見了滿滿的惡意。

李洛看了看他，問道：「他是誰？」

顯然是問著身旁的呂清兒。

呂清兒柳眉微蹙，遲疑了一下，道：「是都澤府的少府主，都澤北軒。」

「李洛，他這是衝著你來的，應該是故意抬價噁心你。」

「他就是那個都澤北軒啊？」

李洛有點訝異，打量了一下那藍發少年，旋即鬆了一口氣，道：「在顏值這一點上面，洛嵐府少府主碾壓了都澤府少府主，可謂是初戰告捷。」

一旁的熊孩子翻了個白眼，兩個大府之間，難道是靠比顏值的嗎？

不過呂清兒倒是沒笑，因為她了解李洛，這個時候的調侃，也說明李洛對這都澤北軒記掛上了。

李洛看了都澤北軒數息，然後舉牌：「兩萬六。」

都澤北軒輕笑一聲，緊跟著舉牌：「三萬。」

而當價格抬到三萬時，場內略微有些騷動，一些人顯然是認出了都澤北軒：「那是都澤府的少府主，都澤北軒！」

「他在抬誰的價？」

「看上去倒是有些陌生...」

「那是洛嵐府的少府主，李洛吧，這模樣太好認了，呵呵，難怪那都澤北軒會抬價，原來這是遇見對頭了。」

「哈哈，聽過這位洛嵐府少府主剛到大夏城，都澤府就將溪陽屋的總會長給挖走了，直接給這位少府主來了個下馬威...」

「現在這兩人在這裡碰見，難免會鬥氣。」

場中騷動在持續，不少人都是饒有興致的看著，都澤府與洛嵐府歷來都是鬥得不可開交，眼下這兩位少府主在這裡碰見，熱鬧倒是少不了了。

呂清兒柳眉緊蹙，這萬量級的奇材，價格抬到三萬，已經算是比較高了，四份下來，就得十二萬，這不是小數目了。

李洛神色倒還算是平靜，他也沒有與那都澤北軒說話的意思，只是再度舉牌：「三萬兩千。」

都澤北軒笑著舉牌：「三萬五千。」

「三萬七千。」

「四萬。」

當都澤北軒將價格抬到四萬的時候，所有人都是在嘖嘖出聲，這都澤府少府主就是財大氣粗，十幾萬金真是眼皮子都不眨一下。

而對於這個價格，李洛也是笑了笑，遙遙的對著都澤北玄豎起大拇指。

然後他就不打算再競拍了，這個價格，過高了，為此賭氣顯然並不理智。

「這李洛，還蠻理智的啊。」寧昭笑了笑，對著都澤北軒說道，原本他以為在後者這樣的挑釁下，那位洛嵐府少府主會忍不住這口氣呢。

都澤北軒笑著點點頭：「比我想的要難對付一點，我這十幾萬買了四份萬量級奇材回去，怕又是要被責罵了。」

不過嘴上這般說著，但他的神色，卻並非顯得多麼的在意。

畢竟都澤府這些年如日中天，財力自然雄厚得很，而洛嵐府則是日落西山，那李洛，怎麼跟他鬥得起？

「四萬三！」

而就在都澤北軒這樣想著的時候，場中突然有稚嫩的聲音響起。

一道道譁然聲響起，眾多目光順著聲音投去，就見到李洛身旁的小男孩舉起牌，小臉上滿是興奮之意。

李洛也是愣了愣，瞧著小男孩，眼神有些佩服的道：「你是哪家的敗家仔？」

小男孩不樂意的道：「你才是敗家仔。」

都澤北軒的目光也是在望著李洛身邊的小男孩，皺了皺眉頭，對著寧昭道：「那是誰？」

寧昭搖搖頭，道：「不認識，不過似乎和李洛挺熟的，這是打算找個小孩來跟你玩？」

都澤北軒笑了笑，眼中帶著譏誚，對著李洛那邊道：「這李洛，倒是有點想法。」

旋即繼續舉牌：「四萬五。」

而小男孩也見到都澤北軒目光看向這邊，問道：「他在說什麼？」

李洛摸了摸下巴，沉吟了一下，道：「他說，熊孩子回家裡喝奶去。」

小男孩一愣，旋即頓時勃然大怒，直接舉牌：「五萬！」

全場鴉雀無聲，一道道古怪的目光望著憤怒的小男孩，五萬金，四份萬量級奇材下來，就是二十萬金，這手筆，簡直豪氣。

那都澤北軒也被震了一下，目光微微閃爍，旋即笑了起來，撤去了所有的牌子，這是打算收手了。

二十萬買四份材料，雖說他並不在意這些錢，但也不想做無謂的冤大頭。

眼下既然有人接盤，那就讓出去好了，反正他噁心李洛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於是，最終這四份材料，被小男孩順利拍下，場中為此騷動不斷，乃至於後面的競拍都是失去了味道，最終有些虎頭蛇尾的結束了。

而李洛則是望著身邊還沉浸在人生中第一次競拍的小男孩，關切的問道：「你回家會挨揍嗎？」

小男孩搖搖頭：「不會。」

李洛噎了一下，這是多富裕的家庭啊？

「不過我沒帶這麼多錢呢。」小男孩露出天真的笑容，大眼睛看著李洛：「你能不能借點給我啊？」

李洛語重心長的婉拒道：「小朋友，你還太小，所以有時候被毒打一頓，對你挺有好處的。」

而在說話間，只見得那都澤北軒也是慢悠悠的走過來，衝著李洛露出溫和笑容：「李洛，終於見到你了。」

李洛仔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都澤北軒，一頭藍發，在腦後結了條藍色髮辮，模樣還算是端正，只是氣質顯得有點陰柔。

「你好。」

李洛點點頭，友好的道：「聽說你爹當年被我爹打敗了十八次？」

都澤北軒雙目虛眯了一下，笑道：「李洛少府主，沉浸在往日的榮光，只會顯得過於的軟弱，多看看現在吧，說不定一年後，洛嵐府都要改名了。」

「而且，十八次失敗算什麼？你以後在聖玄星學府，可能會經歷十倍於這個數的。」

「這是在威脅我了？」李洛說道。

「算是吧...」

都澤北軒笑眯眯的說了一聲，然後目光又轉向了旁邊的小男孩，道：「李洛，你還挺聰明的，為了不想擔個冤大頭的名聲，竟然懂得找個小孩託。」

「不過，這也是得給錢的啊。」

他微微偏頭，就見到寧昭帶著一名競拍場負責人快步走了過來。

那名競拍場負責人身後，還有人抱著先前被小男孩拍買下來的四份材料，然後衝著小男孩露出熱情的笑容：「這位小貴客，還請結個款吧。」

小男孩眨了眨眼，從懷中掏了兩萬的金龍票出來，道：「身上就這麼多了呢。」

競拍場負責人笑容一僵，苦笑道：「小貴客就別戲耍我了。」

一旁的都澤北軒笑眯眯的道：「李洛，玩這些可就顯得沒風度了一些，趕緊把錢給出了吧。」

小男孩皺眉道：「這是我拍的，跟他有什麼關係？要不你們等等，我叫人去拿錢。」

呂清兒也是在此時開口道：「李洛和這位小貴客的確並不相識。」

寧昭笑了笑，似是有些無奈的道：「清兒，先前可是有人看見他是和李洛一起進來的，而且他們說話的樣子，也不像是不認識啊。」

呂清兒平靜的道：「按照競拍場的規矩，低於十歲的人是沒有競拍牌的，可他卻能夠出價競拍，這是不是競拍場的失誤？」

競拍場負責人愣了愣，旋即滿頭大汗。

「所以這次的競拍問題很多，所以我建議無效，材料收回去，明日繼續競拍。」呂清兒說道。

都澤北軒皺眉道：「清兒小姐，你這就是太偏袒他們了吧？」

這種事情哪還有重新來的，第二天氣勢都不一樣了，誰這麼閒的無聊。

寧昭也為難的道：「清兒，這不太符合規矩啊。」

「規矩本來就因為競拍場的失誤而壞了。」呂清兒冷淡的道。

這雙方在此時爭執成一團，那都澤北軒則是伸手抓向了小男孩，笑道：「看來今天的事情不出個結果，你們都別走吧。」

李洛見狀，眉頭頓時一皺，就要出手阻攔。

不過他手掌剛剛伸出，卻有一隻手比他更快的自後方伸了出來，直接如鷹爪般牢牢的抓住了都澤北軒伸出來的手腕。

「誰？！」都澤北軒面龐一沉。

他抬起頭，只見得一名身軀精瘦，面白無須的男子不知何時站在了小男孩身後，他面無表情的盯著都澤北軒，那眼神有種令人心悸的陰冷冰寒。

「說話就說話...動手動腳的，都澤府主沒教過你規矩嗎？」

第一百零六章鍛造木土相

在與姜青娥結束了夜談之後，兩人就各自回了房間。

但李洛並未直接休息，因為今夜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將第二道後天之相，真正的鍛造出來。

李洛取出玉牌，輕輕一晃，「小無相神輪」顯露而出。

如今的小無相神輪上，星光點點，一顆顆孔洞被盡數的填滿，閃爍著光澤，如同漫天星辰，極為的絢爛。

這是李洛這段時間的心血，為此他不願其煩的嘗試了數百種蘊含著木，土能量的奇材，最後終於將這神輪填到只剩下最後兩顆孔洞了。

而現在，這最後兩顆能量孔洞，也將會被李洛補上。

李洛先是取出一道蘊含著木屬性能量的萬量級奇材，其中隱隱間散發出來的木屬性能量充滿著旺盛的生機。

比起之前李洛煉化的那些材料，顯然是要強盛太多。

李洛先是將這份材料分成幾段，然後一縷小無相火自指尖升起，開始灼燒，煉化著這份材料。

剛開始的兩段不出意料的被燒毀了，但第三段卻是成功，化為了一團碧綠色的能量液體。

李洛望著這團能量液體，深吸一口氣，將其緩緩的置於神輪上那一道空置的能量孔洞之中。

能量液體落入其中，只見得整個神輪都是在微微的震動起來，最後在李洛緊張的注視下，一道道光線自每一個能量孔洞中延伸出來，匯聚在一起，終於是連接上了位於神輪中央的竅穴之中。

這一顆，成了！

李洛如釋重負，臉龐上有著興奮之色湧現出來，這辛苦得來的萬量級奇材，不負他的所望。

而現在，就只剩下最後一顆能量孔洞了。

李洛抓起一份土屬性能量的萬量級奇材，繼續煉製。

這一次的失敗率更高了一些，足足浪費了一份萬量級奇材，不過好在還有第二份備用，所以在花費了半個小時時間後，李洛將那一道深黃色的能量液體，成功的置於了最後一顆孔洞中。

這一刻，小無相神輪徹底圓滿。

嗡！

有璀璨的光華自神輪之上綻放出來，一道道光線流動，最後盡數的匯聚於神輪中央的竅穴之處。

李洛神色凝重起來，現在還缺少最後一個步驟。

他將手指咬破，單手結出了一道奇妙的印結，然後將手指按在了竅穴之間。

嗤！

那一刻，李洛感覺到體內的鮮血在迅速的流失，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腦海深處傳來了劇痛感，那是靈魂在被撕裂。

想要鍛造出屬於自身的後天之相，那就必須以自身精血以及靈魂為引子，這是必不可缺的一步。

這種流失之感不知道持續了多久，直到李洛隱隱的感覺到自身都快支撐不住的時候，那來自神輪上面的吸力終於是陡然消散。

李洛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面色蒼白，眼神恍惚。

他在地上坐了十數分鐘，這才漸漸的回過神來，他手掌拍了拍額頭，感覺自己的腦袋仿佛是在此時被鋸子生生的鋸開了一般。

「好痛。」他哀嚎了一聲。

他慢慢的站起身來，第一時間就看向了面前的小無相神輪，然後他就見到，在那神輪中央的位置，一團碧綠色的光團在閃爍。

碧綠的深處，又能夠見到一縷縷深黃色的光線在流淌。

旺盛的生機波動，自其中散發出來。

李洛的眼睛直接凝滯在了上面，再也轉移不開。

許久後，他方才手掌顫抖的伸出，將那一道碧綠色的玄妙光團取了出來，入手的瞬間，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一種水乳交融之感自光團中傳來。

那是一種完美的契合感。

這就是李洛花費諸多心血煉製而出的第二道後天之相，木土相。

無盡的歡喜與興奮自李洛的心中湧出來，讓得他嘴角都是忍不住的咧起來，露出白牙傻笑著。

而在李洛傻笑時，那面前的小無相神輪突然震動起來，然後上面有著一道道裂紋浮現出來，最後轟然一聲，爆碎成了漫天光點。

「臥槽？」

傻笑的李洛被驚醒，頓時忍不住的罵了一句，這小無相神輪怎麼炸裂了？

他急忙伸手，想要將那些光點抓住，但卻是毫無作用，光點飄散，最後化為無形。

李洛懵逼了，這就是傳說中的得意忘形？

不過最終他還是冷靜了下來，這應該跟得意忘形沒關係，只是單純的這小無相神輪只能鍛造一次...

「之前老爹老娘留影說過，小無相神鍛術的第三道後天之相煉製之法存放於王城的金龍寶行總部...」

李洛無奈的笑了笑，看來以後得找個時間去看看了，不過這也不急，第三道後天之相需要他達到將階實力才能夠駕馭，所以現在去取出鍛造之法也用處不大，那東西存放於金龍寶行總部，安全性會比在大夏任何地方都高。

李洛取出一個玉盒，然後小心翼翼的將這一道後天之相存放了進去，這東西他現在還用不了，必須等到突破到相師境時，才能夠將其煉化。

不過這一刻，李洛突然想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當初煉化第一道後天之相時，他損失了大量的壽命以及精血虧損，那麼如今煉化這第二道後天之相，他還會再遭受一次嗎？

這個問題，讓得李洛愣了好一會，因為他發現這一點，似乎連他爹娘都沒說過...是沒有呢？還是...連他們也不知道？

「從常理來說，後天之相的裝填會損耗人體精血與底蘊，之前第一次時，我相力薄弱，所以需要付出那麼慘重的代價，可現在好歹算是有了一些基礎，所以就算是要付出代價，也絕對不至於那麼慘重。」

李洛沉吟了好一會，倒是稍微的鬆了一口氣，還好，這玩意應該不至於直接把他坑死。

而接下來，他就只需要等待突破的那一天了。

他有著預感，應該很快了。

...

在接下來的數日時間中，李洛也未曾再外出，而是留在洛嵐府總部內，進行著苦修。

而六品的靈水奇光，雖說姜青娥沒辦法一次性就給李洛採購上百支，但也保持著穩定的供給，所以李洛的六品水光相也是在一點點的提升著，雖說至進化到七品還有著很長一段距離，但終歸只是時間的問題罷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近來的大夏城開始變得越來越熱鬧。

那是因為聖玄星學府，即將開學。

（今天一章。）

第一百零七章相師境

在距離聖玄星學府開學還有三天的時候，李洛終於感應到了突破的契機。

只不過第一次嘗試凝鍊相種就失敗了。

這倒是並不奇怪，凝鍊相種本就有失敗率，李洛這第一次也就抱著嘗試的心態，所以失敗也算是有所意料。

而且他連老院長之前贈予的苦蓮丹都未曾用上。

但在第二日的時候，重振旗鼓的李洛便是做了萬全準備，開始真正的衝擊相師境！

李洛進入修鍊金屋。

點燃靈檀香，這種異香能夠加深人體對天地間能量的敏感程度，有利於突破。

啊嗚一口，吞下苦蓮丹。

李洛的突破開始了。

這一次的突破，再沒有出任何么蛾子，那水到渠成般的順利，讓人連表述的興趣都沒有。

所以兩個時辰後，李洛成功突破了。

他踏入到了相師境第一段，開種段。

「似乎很簡單嘛。」修鍊金屋中，李洛睜開了雙目，笑了起來。

他心念一動，感應體內相宮。

然後他就見到在他那水光相的相宮中，有一道光團沉浮，而光團最深處，則是一顆拇指大小的光丸。

光丸呈現蔚藍色彩，其內仿佛是有水流在湧動，隱約有著譁啦啦的水聲傳出，然而這並非是真的水流，而是李洛體內的相力所化。

光丸內部如水流般的相力中，還有著光明在折射，令得其看上去異常的明亮，璀璨與純粹。

這就是李洛凝鍊而出的相力種子，可以將其稱為水光種。

相師境第一段為開種段。

開種段分兩境，第一境為白種，第二境為花種，而這兩境，又被更為細緻的分為上下兩重。

所謂白種，並非是指白色，而是指這一階段的相力種子表面空空白白，那是因為其中的相力不夠雄厚，還未曾在相種表面凝鍊出諸多相力痕跡。

這些痕跡如同斑點般，散布於相力種子表層，一般來說，相力痕跡越多，就表明其自身相力越是雄厚。

而當這種相力痕跡多到足以遍布相力種子表層，宛如層層花瓣，那就算是達到了第二重的花種。

到了這一重階段時，這些相力種子表面的相力痕跡將會出現變化，化為一種玄妙的相紋。

這，就是相師境第二段，生紋段了。

不過這些暫時還沒必要多想，如今李洛剛剛突破到相師境第一段的白種境，嚴格說來，是下重白種境，所以他若是想要觸及第二段，怕是還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與積累。

「相力變得雄厚了好多。」

李洛站起身來，他心念一動，便是有著水相之力自其身體表面升騰而起，這股相力之強，遠勝他之前的十印境。

顯然，十印境與相師境之間，的確是有著極大的差距。

李洛伸出手掌，有藍色相力匯聚而來，化為一顆水球，其中有光明流轉，他屈指一彈，水光彈呼嘯而出，直接是轟在了金質的牆壁上，霎那間有璀璨強光爆發，將這修鍊金屋中照得宛如白晝一般。

這水光彈的光芒，比起以往，同樣是強盛了數倍，一旦中招之人措不及手的話，恐怕短時間都會出現失明。

「不錯，這種程度的相力，應該可以支撐溪陽屋總部的一些秘法源水消耗了。」李洛如釋重負，最近溪陽屋總部那邊天天在催著秘法源水，如果他再不供給一些的話，恐怕總部那些淬相師都要懷疑他這位少府主是在忽悠人了。

略微收拾了一下成功突破的喜悅心情，李洛將目光投向了一旁小桌上面的玉盒，其中正躺著他前些天鍛造成功的第二道後天之相，木土相。

如今他突破到相師境，也該開始將自己那第二道空相宮給填上了。

對此他非常的期待，因為他從一開始就明白，第一道後天之相，只是彌補了他與其他天才之間的差距，而只有當第二道後天之相的出現，他才能夠真正的超越。

李洛伸出手掌，將玉盒之中那一道閃爍著玄妙之光的碧綠色光團拿起，綠光倒映在他的眼瞳中，引得他面色微微的變幻。

正如他之前所擔憂的，他有些拿不準煉化這第二道後天之相他需要付出什麼代價。

第一次他直接將自身壽命折騰到只剩下最後五年，那麼這一次呢？萬一直接把壽命給折騰沒了，是不是就涼了？

雖然這種可能性比較低，但總歸還是得做一個心理準備。

李洛盯著手中的「木土相」沉默了好半晌，最終他眼神漸漸的沉靜下來，因為這些猶豫並沒有多大的必要，從接受第一道後天之相時，他就做好了一切的準備。

他有許多事情要做，而這些都需要足夠的力量。

他想要保住洛嵐府這一份父母留下的基業，也想要有一天能夠對姜青娥說，你起開，這次換我來保護你，他想，那一刻的他，應該是帥到不行，而這隻大白鵝也該怦然心動一下了吧？

而且家裡這大白鵝實在過於優秀了一些，沒聽見前兩天她都在說，連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導師都對她動了心嗎？這如果沒力量，怎麼守護這大鵝？

當然最後，他還想要去找回老爹老娘呢。

所以，如果不冒險，怎麼可能？

李洛笑了笑，旋即再不猶豫，手中的碧綠光芒直接被他一把塞進了嘴中。

轟！

碧綠光團一入體，李洛便是感覺到體內的相力在此時陡然沸騰暴動起來，強烈的排斥力出現，竟是試圖將這第二道後天之相趕出體內。

這是第一道後天之相出於本能的在驅趕著進入體內的異物。

不過李洛傾盡全力的壓制著水光相的暴動，一點點艱難的驅使著「木土相」自體內穿梭而過，逐漸的接近第二道相宮所在。

這個過程持續了足足半個時辰。

李洛折騰得渾身大汗，面色漲紅，但他卻不敢有絲毫的放鬆，憑藉著意志力，生生的在那自身相力暴動中分裂開了一道縫隙，最後將這「木土相」送進了第二道相宮。

而就在木土相進入第二道相宮的霎那，體內暴動的相力仿佛是失去了目標一般，立即開始平復下來。

但李洛還來不及為此鬆一口氣，他就感覺到那第二道相宮之內，突然爆發出恐怖的吸力。

在那種吸力之下，李洛渾身的精血瘋狂的湧動，最後滾滾流逝。

難以想像的劇痛在李洛的體內爆發，在第二道後天之相的瘋狂吞噬下，他能夠感覺到自身的底蘊在被吞沒。

神智幾乎是在頃刻間被淹沒，李洛無法做出任何的反抗。

眼前的視線也是漸漸的黑暗，他的身子直接後方，緩緩的仰天倒塌下去。

唯有著心中一聲哀嚎響起。

「臥槽，不會真涼了吧？」

（今天高考了，祝高考的讀者順順利利，超常發揮，爭取跟李洛在大考上面一樣，一鳴驚人！）

第一百零四章魚紅溪，宮鸞羽

突然出現在小男孩身後的面白男子，也是讓得都澤北軒面色微變，他能夠感覺到這一霎，他仿佛是被一條毒蛇鎖定，在後者的手掌擒拿下，他體內的相力都是隱隱的有著凝滯的跡象。

顯然，這是一個實力極強的高手。

起碼都是天罡將階。

這是眼前小男孩的護衛嗎？這小東西究竟是個什麼身份？

都澤北軒心中驚疑，天罡將階的高手就算是在都澤府中，都擁有著極高的地位，僅次於他的父親，一般說來，那種高手，連都澤北軒都難以調動，可現在，這小男孩卻是能夠隨身帶著一位如此實力的護衛？

在都澤北軒心中驚疑間，那面白無須的男子卻是將他的手掌鬆開，然後淡淡的道：「我家少爺既然拍下了東西，自然不會不給錢。」

李洛在一旁也是有點側目，這大夏城當真是藏龍臥虎，隨便出來一趟，就碰見了一些硬點子。

這個面白無須的男子，一點都不引人注意，但李洛卻記起，這個人似乎之前就坐在他們不遠處的地方，而且是從一開始就跟著的...

顯然，之前那些找尋熊孩子的護衛，只是做做樣子，這位真正的護衛，卻是時刻都在跟隨著，之前沒有出現，可能只是為了讓這熊孩子玩得盡興一點。

說不定連他給熊孩子上水影術的一幕，也是被人家看在眼中。

一想到這一點，李洛就忍不住的乾咳一聲，感覺有點難受。

都澤北軒退後兩步，面色陰晴不定，沒有再說話，一旁的寧昭也感覺到對方的強硬，心頭暗叫一聲不妙。

此時，在那後方，有金龍寶行的人急匆匆的跑來，道：「打擾諸位貴客了，魚會長說了，這幾份材料不必收取費用了，諸位玩得盡興就好。」

有侍從上前，將四份材料恭敬的端給熊孩子。

熊孩子眨巴了兩下眼睛，卻是感覺有些無聊，搖搖頭，聲音稚嫩的道：「姐姐說過，不能白拿別人的東西。」

「我不要了，給你吧。」

熊孩子衝著李洛說道，然後就劇烈的咳嗽了幾聲，小臉添了幾分蒼白。

「小少爺，咱回吧。」那面白無須的男子彎身說了一聲，

熊孩子有些遺憾的點點頭，跟著男子轉身漸漸離去了。

隨著他們的離去，此處的氣氛方才漸漸鬆緩下來，李洛看了看身旁的四份材料，又對著呂清兒道：「這怎麼處理？」

「我娘都說了不收取費用了。」呂清兒笑道。

李洛搖搖頭，他同樣不喜歡白拿東西。

「那就按照之前的底價吧。」呂清兒也明白李洛的心思，想了想，說道。

「那就卻之不恭了。」李洛遲疑了一下，最後點了點頭，這四份材料對他而言，的確還算是比較關鍵的。

都澤北軒面無表情的望著這一幕，淡淡的道：「李洛，往後在聖玄星學府，我們還有很多機會，希望你每次都能夠這麼好運。」

話音落下，直接轉身而去。

李洛望著他離去的背影，嘆了一口氣，又他媽的想惹我。

上一個逼我的人，現在都不知道能不能進聖玄星學府。

而當這裡的熱鬧散場時，眾人都並不知曉，在那金龍寶行的樓頂處，一面水晶玻璃後，有兩道人影也是在盯著這裡。

那是兩個風華極盛的女人。

一位是穿著紅裙的美婦，她嬌軀修長，玲瓏有致，長發盤起，插著一枚魚形的髮釵，氣質顯得強勢而豔麗。

她的容顏與呂清兒略微有幾分相似，只是更多了一些成熟風情。

她正是呂清兒的母親，大夏國金龍寶行總會長，魚紅溪。

「一場鬧劇，倒是讓得長公主看笑話了。」魚紅溪笑道。

在其身旁，是一名容顏絕美的女子，女子身穿白色衣裙，她長發挽成鳳髻，顯得尊貴異常，一對丹鳳眼頗為的凌厲，高挑的瓊鼻，濃密的睫毛，性感的紅唇，渾身都是在散發著驚人的魅力。

她的個子也有些高挑，如天鵝般的脖頸下，是相當讓人嘆服的偉岸胸懷，若是李洛在此的話，恐怕會心中感嘆，終於是找到了能夠與蔡薇姐媲美的女人。

只不過蔡薇氣質過於的嬌媚，而眼前的女子，則是尊貴中帶著冷厲，讓人不敢小覷，同時敬而遠之。

而這位女子，身份也極為不一般，她名為宮鸞羽，乃是如今大夏王庭的長公主，也是當今王上的親姐姐。

老王前些年駕崩，新王上位，然而其年紀太小，所以一切國事，都是攝政親王統領，而長公主也是在其中分有一些權力，堪稱是如今大夏中權勢最盛的女人。

另外，她還是聖玄星學府的四星院學員，比起姜青娥，剛好高上一級。

「是小弟胡鬧，給魚會長添麻煩了。」長公主微微一笑，有些歉意的說道。

「王上正是年幼的時候，貪玩一些是常事。」魚紅溪輕笑道。

兩人又是說了一些話，最後長公主見到時候差不多了，便是告辭而去。

魚紅溪將長公主送走，又是來到了水晶玻璃前，眸光掃過下方，而當她在見到李洛與呂清兒並肩而行的身影時，眉頭便是微微一皺。

「這小子...跟李太玄那混蛋長得可真像。」

...

在金龍寶行後門處，此處有護衛已是封鎖了街道，一輛金黃色的車輦停在其上，周圍護衛森嚴。

長公主走進車輦中，就見到正搓著小臉的熊孩子，在他的面龐上，褪下了一層皮質，緊接著他的面龐就發生了一些變化。

首先是變得更加的白皙，然後竟是顯得眉清目秀了起來，烏黑大眼睛亮晶晶的，宛如星辰般。

「姐姐。」他見到長公主，頓時歡喜的叫道。

長公主則是有些嚴厲的道：「你現在已經是大夏的皇帝，卻還如此貪玩，雖然有護衛時刻跟隨，但萬一出了事怎麼辦？」

這熊孩子，竟然就是當今大夏的小皇帝，宮景曜。

小皇帝吐了吐舌頭，捏著耳朵道：「姐姐，我知道錯了。」

長公主這才神色緩和一些，道：「今天怎麼回事？」

小皇帝咯咯的笑了起來，將之前發生的事情都給說了一遍。

「哈哈，那個李洛挺好玩的，故意激我跟那都澤北軒搶拍，不過我也裝作上當的樣子，跟他玩了玩。」

聽完小皇帝所說，長公主也是笑了笑，有盛世風華：「那都澤北軒的性格，倒是跟他父親差不多，睚眥必報...」

「這李洛麼，倒是讓我有點意外，我以為他會是如姜青娥那般的鋒銳，但現在來看，卻是顯得很是內斂並且滑溜。」

小皇帝告狀道：「那傢伙也是討厭，竟然還訛詐了我五千金。」

長公主莞爾，剛要說話，卻是見到小皇帝的面色陡然變得蒼白起來，呼吸急促間，白皙的小臉上有血紋浮現，看上去有些猙獰。

長公主心頭一沉，知曉這是小皇帝的老毛病又犯了，連忙從車廂中取出一支玉瓶，想要取出治療的丹藥，可這一倒，裡面卻是空空如也。

「藥用光了？」長公主丹鳳眼中掠過一抹陰沉，她記得之前吩咐過，要時刻準備丹藥救急，這些下人，這麼沒用嗎？

「立即回王宮。」長公主喝道。

車輦迅速的移動起來。

長公主抓住小皇帝的一隻手，雄渾強橫的相力湧動起來，湧入小皇帝體內，幫助他緩解著病發的痛苦。

小皇帝這毛病，從小就落下了，發作時頗為痛苦，眼下藥物缺失，就只能硬抗一下了。

小皇帝小臉上的血紋逐漸的濃鬱，最後他有些難以忍受了，突然從懷中取出了一支琉璃瓶，長公主一時不察，就被他將琉璃瓶中的不明液體喝了大半。

不過她很快回過神，急忙一把將那琉璃瓶奪了過來，有些憤怒的道：「這是什麼東西？你怎麼能亂喝不明之物？」

但她的驚怒很快又止了下來，因為她見到，小皇帝臉龐上的血紋，竟然是在此時隱隱有著退散的跡象。

關鍵是小皇帝面龐上的扭曲痛苦，也是在一點點的消失。

面對這一幕，繞是長公主定力極好，也是忍不住的有著霎那間的失神。

第一百零八章出了問題

當李洛再度睜開有些沉重的眼皮時，印入眼帘的是熟悉的床頂，他重重的吸了兩口氣，然後扭了扭脖子，偏過頭看向床邊。

只見得在那裡，有一道倩影旁邊的床頭上，正是姜青娥。

她斜靠著床柱，眼眸微閉，似是在休息中，絕美光潔的容顏在燈光下反射著光澤，挺翹的瓊鼻仿佛連弧度都是那樣的充滿著驕傲。

顯然，她一直都在這裡照顧著他，也不知道他這昏迷過去多久了。

而隨著他呼吸漸漸的平緩，姜青娥似是有所察覺，突然睜開了雙眸，金色的眼瞳盯著同樣睜開眼看著她的李洛。

目光對視了數息。

旋即姜青娥露出一抹微笑，道：「醒啦？」

李洛點點頭，然後要坐起身來，姜青娥則是俯身幫他在身後放了一個墊子，柔順的髮絲飄過李洛的臉龐，颳得人面上痒痒的，同時心裡也痒痒的。

「昨晚你昏迷在修鍊金屋中，有人進來清理時才發現了你。」姜青娥眸光掃了李洛一眼，道：「修煉出岔子了？」

李洛無奈的笑了笑，旋即感應體內，一股極為濃鬱的虛弱自體內每一處散發出來，他隱隱的感覺到自身壽命似乎沒有虧損，但不知為何，卻總感覺有著莫名的空虛。

他應該是損失了什麼。

李洛又是將心神投入到第二相宮所在，只見得如今那空空如也的相宮中，散發出一片碧綠之色，充滿著旺盛的生機。

而在那碧綠中，又有著深黃色光點在湧動，兩者相輔相成，使得生機更為的濃鬱了。

李洛第二道後天之相，成功的煉化了。

只不過這道「木土相」品質極低，竟然是最差的一品品階，但這也正常，李洛這能力，能夠鍛造出這道後天之相，都是依靠李太玄，澹臺嵐所留的小無相神輪以及諸多經驗，所以能夠成功煉製出來就已經算是幸運了，沒必要奢求其品階。

反正他可以無限制的使用靈水奇光，接下來就大量的提升就行了，反正以現在在大夏城所能夠調動的財力，能夠很輕鬆的將他這第二道後天之相提升到四品或者五品。

而且，最讓得李洛驚喜的是，在這第二道相宮中，同樣是存在著一顆碧綠色的相力種子。

只不過這顆相種也就綠豆大小，比第一相宮中的相種小了好幾輪，這是因為第二相宮相力過於薄弱的原因。

但隨著日後李洛相力的增強，這第二相宮中的相力種子，定然會發育起來的。

李洛看著這第二個相宮中的相力種子，卻是越看越愛。

這一刻，他總算是明白為何說他這多相宮的優勢，要當第二個後天之相安置進去後，才會開始展現出來。

相力種子的存在，能夠加快吸收天地間的能量，這是相師境區別於十印境的優勢。

而現在的李洛，擁有著雙相種，也就是說，在往後的修煉中，他吸收天地能量的速度，天生就要比別人強一頭。

這相當於修煉速度加倍了。

還有就是相宮也是容納相力的地方，它相當於一個容器，容器的體積決定了其中相力的上限，而一旦達到上限的話，那麼相力的增長就會變得極為困難，這個時候，或許就只能開始嘗試突破，成功突破，自然更上一層樓，可若是無法找到突破的契機，就只能止步這個層次，開始長時間的磨練。

李洛如今第二相宮開啟，也就是說，他所能夠承受的相力上限，將會遠遠的超過同等級的人。

當然，相性的品階，決定著相力種子的品質，自身相性品階越是高的人，那所凝鍊出來的相力種子必然也會更為的極品，不論是吸收天地能量的速度，還是所能夠承受的相力上限，都會遠超低品相的人。

類似姜青娥這種九品光明相，李洛感覺，恐怕只有當他將自身的兩道後天之相都進化到七品，才能夠跟她在各種層次上面媲美。

但這已經算是極大的優勢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等級的提升，李洛的後天之相，將會逐漸的展露出讓世人震驚的潛力。

「你在傻笑個什麼？」姜青娥有點沒好氣的道，因為李洛嘴角的笑容，已是忍不住的綻放了開來。

李洛神神秘秘的一笑，然後伸出手，拉住了姜青娥嬌嫩小手，不待她有什麼反應，他的掌心中，就有著碧綠色的相力緩緩升起。

姜青娥金色眼瞳陡然一凝，這一刻，即便是她，臉頰上都是忍不住的浮現出一抹震驚之色。

「這是...木相之力？！」

「怎麼回事，你不是水相嗎？」姜青娥失聲道。

李洛笑眯眯的道：「你猜。」

姜青娥眸光閃爍，片刻後，咬著紅唇道：「你在這一次的突破中，開闢出了第二道相宮？」

李洛想了想，道：「算是吧。」

他倒沒將自身還有一個空相宮的事情說出來，免得對姜青娥衝擊太大。

姜青娥怔怔的盯著李洛，旋即道：「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真的有人在封侯境之前，擁有著第二相宮。」

「李洛，我就知道你不會平庸的，雖然你以前是空相，但你擁有著更為罕見的天賦，往後不會再有人會覺得，你是什麼所謂的虎父犬子。」

她的臉頰上，展現出一個絕美的笑容，讓得李洛都是微微失神。

「青娥姐，你太讓我感動了。」李洛說道。

姜青娥微微一笑，道：「李洛，感動歸感動，你再摸我的手，我就要揍你了哦。」

李洛連忙收回握住姜青娥小手的手掌，忿忿不平的道：「就不能給傷者一點福利嗎。」

姜青娥白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傢伙一眼，她都在這裡守了一晚上了，還想要什麼福利？

在兩人說話間，那房門突然被推開，然後李洛就見到牛彪彪那明晃晃的光頭鑽了進來，手中還端著一份熱氣騰騰的湯食。

「少府主，你醒了？」牛彪彪見到李洛甦醒過來，頓時歡喜的道。

李洛笑著點點頭，道：「辛苦你了，彪叔。」

牛彪彪將大補湯端了過來，道：「少府主，你這身子太虛了，這次修煉都修煉到暈倒，感覺多吃點。」

李洛望著面前的大補湯，那煙氣升騰起來，光是吸了一口，就感覺到體內有一股熱氣流動起來。

顯然這是牛彪彪專門為他熬製而成的。

「謝謝彪叔。」李洛感謝了一聲，然後端起一口喝光。

滾燙的補湯入體，熱浪湧來，倒是漸漸的驅散了一些虛弱感。

牛彪彪笑眯眯的搖搖頭，然後伸出油膩的大手，握住李洛的手腕，道：「彪叔來給你看看究竟啥情況。」

李洛倒是不在意，道：「沒太大的問題。」

牛彪彪握著李洛的手，也不知道在查探個什麼，但半晌後，李洛與姜青娥都是見到他臉龐上一直都掛著的笑容，在此時突然漸漸的收斂了起來。

一時間，兩人神色都是一凝。

氣氛凝滯了片刻，牛彪彪鬆開了手掌，望著李洛，有些低沉的聲音在房中響起。

「少府主，這可不是什麼小問題啊。」

第一百零五章姜青娥的告誡

高速移動的車輦中。

當小皇帝在吞服了那莫名的液體後，臉龐上的血紋在漸漸的退散，雖然退散的速度很慢，但至少是緩解許多小皇帝的痛苦。

小皇帝用力的呼吸了片刻，小臉上有著驚喜湧現出來：「他竟然沒騙我。」

長公主臉色還是有些不太好看，同時責備的道：「這種東西是什麼？誰給你的？」

「這個是剛才那李洛給我的...他看我臉色不好，就給了我一瓶這東西，說難受的時候可以緩解一下。」小皇帝老老實實的說道。

「姐姐，我也不想用的，但是剛才太難受了，我忍不住。」

「李洛？」

長公主眉尖輕蹙，她望著手中的琉璃瓶，然後倒出一點殘留的液體在手中，感應了片刻，道：「奇怪，這只是一種水相之力凝聚而出的源水罷了，不過這種純粹感，卻是讓人很是意外。」

水相之力本就擁有著治癒之效，這並不算奇怪，但這些年中，她也並非是沒有找過擁有著高品水相的強者來治療小皇帝，但卻沒有太大的效果。

那為何李洛這源水卻能夠有一些效果？

當然，這種效果也的確只是稍微緩解了一下小皇帝的痛苦，其作用和平常小皇帝服用的藥物差不多。

「以後不能隨便服用不明之物，記住，你是大夏的皇帝，如今王庭之中，只有你我姐弟相依為命，你絕對不能出任何事情。」長公主將琉璃瓶收起，然後嚴肅的告誡道。

小皇帝聞言，乖巧的點頭，然後躺在軟塌上面休息去了。

長公主見到他睡了，這才取出琉璃瓶，端詳了片刻，丹鳳眼中光澤流轉。

「李洛...」

「這個洛嵐府的少府主，似乎也沒看上去的那麼簡單啊。」

...

夜幕之下的洛嵐府總部，靜謐中帶著一些溫馨。

一間樓閣中。

李洛將白日購買到手的四份材料取了出來，剛打算開始進行鍛造，填滿「小無相神輪」最後的兩顆孔洞，他目光突然透過窗戶縫隙，見到了一道纖細倩影。

於是他笑了笑，推開窗戶，只見得在那廊橋上，姜青娥正迎著月光，俯覽著洛嵐府。

李洛與姜青娥各自住著一棟緊鄰的樓閣，兩棟樓閣間有廊橋相連，於是他想了想，自窗戶上翻了出去，然後也登上了廊橋。

隨著走近，他才發現此時的姜青娥穿著簡單貼身的睡衣睡褲，然而即便是略顯寬鬆的衣衫，穿在她的身上，依舊是顯露著不俗的氣質。

姜青娥似乎是剛剛洗浴完畢，長發都是沾染著溼氣，濃密睫毛輕輕眨動間，一時間倒是少了一些平常裡的凌厲英武，多了一些柔軟氣息。

李洛打量了一下姜青娥近乎完美的身材，然後走到她旁邊，嗅著旁邊女孩的幽香之氣，目光也是在望著偌大的洛嵐府總部。

「你這睡衣，有點可愛。」李洛突然說道。

因為他見到，姜青娥的睡衣上面，繡著一隻有些憨肥的大白鵝，這大白鵝氣質與她太不搭了，可就是這樣，反而有一種反差的可愛感。

姜青娥聞言，唇角泛起一抹柔軟笑意，有些炫耀的道：「那當然，這是師娘給我繡的。」

「我娘這手藝，實在有點差。」李洛評價道。

姜青娥反手一記手刀斬在了李洛手臂上，警告道：「不許污衊師娘。」

李洛笑了笑，他抬頭望著天空上的明月，突然道：「青娥姐，王侯戰場是什麼？」

姜青娥嬌軀明顯微微僵了僵，旋即鬆緩下來，但她並未回答，只是道：「等你到了聖玄星學府就會知道了，沒必要現在告訴你。」

「我爹娘，應該沒事吧？」李洛也不在意，而是繼續問道。

姜青娥用力的點點頭，道：「他們一定沒事。」

「我也這樣覺得。」李洛笑了笑。

姜青娥看了看他，輕聲道：「李洛，你放心，就算是師父師娘沒在這裡，我也不會讓人欺負你。」

李洛不滿的道：「你這純粹是把我當小孩子哄啊。」

姜青娥笑了笑，伸出小手摸了摸李洛頭髮，道：「好像還真不是小孩子了啊。」

李洛有些無奈，任由姜青娥玩弄著他的頭髮，旋即將今天在金龍寶行中發生的事情給說了出來。

「哦？」

當姜青娥聽完後，神色卻是微微一動，道：「照你這麼說，那個小男孩的護衛，起碼都是天罡將階的強者...而且連金龍寶行都會給他面子，由魚紅溪那位總會長親自開口免去材料錢，說實在的，就連五大府的少府主，都沒這資格。」

「整個大夏城，只有一個人符合你所說。」

「那就是王庭的那位小皇帝。」

李洛這次真的有點驚愕了：「那熊孩子是小皇帝？」

對於那統治大夏國的王庭，身為洛嵐府的少府主，李洛談不上敬畏，但肯定還是對其抱著極深的忌憚，所以當他聽到那個被他坑了一次的熊孩子竟然是小皇帝時，心頭還是忍不住的虛了一下。

「前些年老皇帝駕崩，新皇上位，但由於年齡太小，所以最終國事由攝政親王總理，還有那位長公主...」

「長公主名為宮鸞羽，同時她還是聖玄星學府四星院學員，算是其中最強的學員之一。」姜青娥說道。

「跟你比起來呢？」李洛好奇的問道。

「聖玄星學府分為四星院制，學員每年經過考核，就會提升一個級別，我今年是三星院，比起這位長公主要低一個院級，而論起實力，她現在肯定更勝一籌，不過今年過後，恐怕就未必了。」姜青娥淡淡的道，言語間自有一股豪氣。

李洛豎起大拇指。

「對了，還有不到十天時間，聖玄星學府就會開學了，你們這些新生在進入學府後，最重要的事情，應該就是擇師賽了，簡單來說就是分班。」

姜青娥盯著李洛，道：「聖玄星學府中，導師有三個級別，最強的紫輝導師，其次金輝導師，最次銀輝導師...」

「你要記住，擇師極為重要，因為越是高等級的導師，其所能擁有的資源就越龐大，而聖玄星學府中的有些資源，是在整個大夏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你在擇師賽中，一定要取得一位紫輝導師的青睞，拜在其門下。」

李洛懵懂的點點頭，看來這聖玄星學府就是要高端一些，還要搞所謂的擇師，不過所謂的紫輝導師，據說都是封侯境的頂尖強者！

「如何擇師，你到時候就會知曉，不過我要提醒你一句，這一次將會出現五位紫輝導師，這五位之中，有一位，你莫要去沾惹，也不能選擇他作為你的導師。」姜青娥說到此處時，絕美的容顏都是變得認真了許多。

「誰？」李洛一愣。

「那位紫輝導師，叫做沈金霄...」說起這個名字的時候，姜青娥的眸子中似是掠過一抹厭惡。

「為什麼？」李洛敏銳的察覺到姜青娥的情緒，追問道。

「我當初初入聖玄星學府時，他就是我的導師，可是後來他隱隱的表達了一些對我的情感...」

「我對此很是厭惡，之後就直接找聖玄星學府的院長，重新更換了一位導師。」

李洛目瞪口呆，旋即苦笑道：「我的青娥姐，你這魅力強到這種地步了嗎？連封侯境的導師都頂不住？」

姜青娥淡淡的道：「此人雖是紫輝導師，但我天生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善惡感知會更為敏感一些，所以知曉此人心機深沉，最好敬而遠之。」

「記住了嗎？」她告誡道。

李洛嘆了一口氣，點點頭。

正常來說，情敵不應該是一些優秀學員嗎？為什麼到了他這裡，直接就進階成紫輝導師了？

咱家這大白鵝...

真的是過於恐怖了。

第一百零六章鍛造木土相

在與姜青娥結束了夜談之後，兩人就各自回了房間。

但李洛並未直接休息，因為今夜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將第二道後天之相，真正的鍛造出來。

李洛取出玉牌，輕輕一晃，「小無相神輪」顯露而出。

如今的小無相神輪上，星光點點，一顆顆孔洞被盡數的填滿，閃爍著光澤，如同漫天星辰，極為的絢爛。

這是李洛這段時間的心血，為此他不願其煩的嘗試了數百種蘊含著木，土能量的奇材，最後終於將這神輪填到只剩下最後兩顆孔洞了。

而現在，這最後兩顆能量孔洞，也將會被李洛補上。

李洛先是取出一道蘊含著木屬性能量的萬量級奇材，其中隱隱間散發出來的木屬性能量充滿著旺盛的生機。

比起之前李洛煉化的那些材料，顯然是要強盛太多。

李洛先是將這份材料分成幾段，然後一縷小無相火自指尖升起，開始灼燒，煉化著這份材料。

剛開始的兩段不出意料的被燒毀了，但第三段卻是成功，化為了一團碧綠色的能量液體。

李洛望著這團能量液體，深吸一口氣，將其緩緩的置於神輪上那一道空置的能量孔洞之中。

能量液體落入其中，只見得整個神輪都是在微微的震動起來，最後在李洛緊張的注視下，一道道光線自每一個能量孔洞中延伸出來，匯聚在一起，終於是連接上了位於神輪中央的竅穴之中。

這一顆，成了！

李洛如釋重負，臉龐上有著興奮之色湧現出來，這辛苦得來的萬量級奇材，不負他的所望。

而現在，就只剩下最後一顆能量孔洞了。

李洛抓起一份土屬性能量的萬量級奇材，繼續煉製。

這一次的失敗率更高了一些，足足浪費了一份萬量級奇材，不過好在還有第二份備用，所以在花費了半個小時時間後，李洛將那一道深黃色的能量液體，成功的置於了最後一顆孔洞中。

這一刻，小無相神輪徹底圓滿。

嗡！

有璀璨的光華自神輪之上綻放出來，一道道光線流動，最後盡數的匯聚於神輪中央的竅穴之處。

李洛神色凝重起來，現在還缺少最後一個步驟。

他將手指咬破，單手結出了一道奇妙的印結，然後將手指按在了竅穴之間。

嗤！

那一刻，李洛感覺到體內的鮮血在迅速的流失，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腦海深處傳來了劇痛感，那是靈魂在被撕裂。

想要鍛造出屬於自身的後天之相，那就必須以自身精血以及靈魂為引子，這是必不可缺的一步。

這種流失之感不知道持續了多久，直到李洛隱隱的感覺到自身都快支撐不住的時候，那來自神輪上面的吸力終於是陡然消散。

李洛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面色蒼白，眼神恍惚。

他在地上坐了十數分鐘，這才漸漸的回過神來，他手掌拍了拍額頭，感覺自己的腦袋仿佛是在此時被鋸子生生的鋸開了一般。

「好痛。」他哀嚎了一聲。

他慢慢的站起身來，第一時間就看向了面前的小無相神輪，然後他就見到，在那神輪中央的位置，一團碧綠色的光團在閃爍。

碧綠的深處，又能夠見到一縷縷深黃色的光線在流淌。

旺盛的生機波動，自其中散發出來。

李洛的眼睛直接凝滯在了上面，再也轉移不開。

許久後，他方才手掌顫抖的伸出，將那一道碧綠色的玄妙光團取了出來，入手的瞬間，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一種水乳交融之感自光團中傳來。

那是一種完美的契合感。

這就是李洛花費諸多心血煉製而出的第二道後天之相，木土相。

無盡的歡喜與興奮自李洛的心中湧出來，讓得他嘴角都是忍不住的咧起來，露出白牙傻笑著。

而在李洛傻笑時，那面前的小無相神輪突然震動起來，然後上面有著一道道裂紋浮現出來，最後轟然一聲，爆碎成了漫天光點。

「臥槽？」

傻笑的李洛被驚醒，頓時忍不住的罵了一句，這小無相神輪怎麼炸裂了？

他急忙伸手，想要將那些光點抓住，但卻是毫無作用，光點飄散，最後化為無形。

李洛懵逼了，這就是傳說中的得意忘形？

不過最終他還是冷靜了下來，這應該跟得意忘形沒關係，只是單純的這小無相神輪只能鍛造一次...

「之前老爹老娘留影說過，小無相神鍛術的第三道後天之相煉製之法存放於王城的金龍寶行總部...」

李洛無奈的笑了笑，看來以後得找個時間去看看了，不過這也不急，第三道後天之相需要他達到將階實力才能夠駕馭，所以現在去取出鍛造之法也用處不大，那東西存放於金龍寶行總部，安全性會比在大夏任何地方都高。

李洛取出一個玉盒，然後小心翼翼的將這一道後天之相存放了進去，這東西他現在還用不了，必須等到突破到相師境時，才能夠將其煉化。

不過這一刻，李洛突然想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當初煉化第一道後天之相時，他損失了大量的壽命以及精血虧損，那麼如今煉化這第二道後天之相，他還會再遭受一次嗎？

這個問題，讓得李洛愣了好一會，因為他發現這一點，似乎連他爹娘都沒說過...是沒有呢？還是...連他們也不知道？

「從常理來說，後天之相的裝填會損耗人體精血與底蘊，之前第一次時，我相力薄弱，所以需要付出那麼慘重的代價，可現在好歹算是有了一些基礎，所以就算是要付出代價，也絕對不至於那麼慘重。」

李洛沉吟了好一會，倒是稍微的鬆了一口氣，還好，這玩意應該不至於直接把他坑死。

而接下來，他就只需要等待突破的那一天了。

他有著預感，應該很快了。

...

在接下來的數日時間中，李洛也未曾再外出，而是留在洛嵐府總部內，進行著苦修。

而六品的靈水奇光，雖說姜青娥沒辦法一次性就給李洛採購上百支，但也保持著穩定的供給，所以李洛的六品水光相也是在一點點的提升著，雖說至進化到七品還有著很長一段距離，但終歸只是時間的問題罷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近來的大夏城開始變得越來越熱鬧。

那是因為聖玄星學府，即將開學。

（今天一章。）

第一百零九章帝流漿

房中，當李洛聽到牛彪彪此話時，心頭頓時一跳，臉龐上露出一個勉強的笑容：「彪叔，你在說什麼啊？」

一旁的姜青娥也是雙手緊握起來，金色眸子中，有擔憂凝聚起來。

牛彪彪道：「少府主是不是感覺到一種莫名的空虛感？」

「其實那並非是錯覺，而是少府主你此次的確是損失了很重要的東西。」

李洛眉頭緊鎖，他的確有這種感覺，但自身的壽命應該是沒什麼問題，那麼是損失了其他的什麼嗎？

「你損失的，是底蘊，或者說根基。」牛彪彪緩緩說道。

「少府主，眼下你的這種身體狀態，不論你怎麼修煉，恐怕都很難讓你突破到將階。」

此話一出，如石破天驚，讓得李洛面色都發白了起來，原來這一次他煉化第二道後天之相，損失的不是壽命，而是自身的根基。

而根基動搖，難以突破到將階？

這對於他而言，簡直是難以接受的結果，畢竟他可只剩下五年的壽命！五年內，他無法突破到封侯境，一切努力，皆為烏有。

李洛眉頭緊鎖，在他的感覺中，牛彪彪所說可能屬實，但應該不至於真的這麼糟糕，因為他的水光相，木土相都是有著恢復，治癒之效，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損失的根基，應該能夠得到一些彌補。

或許，這也是為何李太玄，澹臺嵐執意要讓他第一道後天之相選擇水光，第二道後天之相選擇以木相為主的原因。

因為這兩道後天之相能夠最大化的將後遺症削弱。

只是，這對於李洛而言，依舊是一個極壞的消息，因為現在他的修煉可是在爭分奪秒，這根基的問題，稍稍阻攔他一下，就會讓得他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彪叔，有解決的辦法嗎？」姜青娥突然在此時冷靜的出聲問道。

牛彪彪摸了摸光頭，道：「其他人可能會很束手無策，但換做我的話，倒是未必不行。」

李洛心頭一震，眼神期盼的看向牛彪彪。

「我知曉一種補根之法，名為「天殘地缺補神膏」，其以諸多奇材熬製而成，可補全缺失的根基，不過此法只對將階之下有用。」牛彪彪說道。

這簡直就是為我量身打造的啊，只是這什麼補腎膏名字不是很好聽啊。

李洛心中這般想著，然後動情的道：「彪叔，我未來的幸福就靠你了。」

牛彪彪大咧咧的道：「少府主說的什麼話，老牛我肯定會全力幫你的啊。」

「那什麼開始煉製？」姜青娥問道。

牛彪彪摸了摸粗獷的臉龐，道：「這「補神膏」需要許多罕見的材料，需要一些時間去準備。」

「彪叔你將材料給我便是，我會吩咐洛嵐府全力搜集。」姜青娥道。

牛彪彪點點頭，道：「不過其中有一份主料，恐怕搜集也無用。」

「什麼主料？」李洛連忙問道。

「帝流漿，這是一種極其罕見的天材地寶，只會出現於天地間能量極盛之處，此物若是吞服，甚至能夠媲美八品的靈水奇光，同時，據說煉製九品靈水奇光的話，也是需要此物。」牛彪彪笑道。

李洛呆若木雞，這東西他雖然沒聽過，但光是那所謂的效果，就足以看出這是何等的珍貴與稀罕，這真的能夠找得到？

「哈哈，帝流漿如果是外人，恐怕的確很難搞到手，但少府主與小姐不一樣，你們應該會有機會得到的。」牛彪彪說道。

「為什麼？」李洛對此很是疑惑。

倒是姜青娥輕聲道：「因為聖玄星學府內，就會產出帝流漿，我曾經也得到過，但都被我用了。」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聖玄星學府真的這麼恐怖的嗎，竟然能夠擁有著這種罕見的資源？

姜青娥看向李洛，道：「相力樹，你應該不算陌生吧？南風學府也有，只不過跟聖玄星學府的相力樹比起來，南風學府那種真的只能算作小樹。」

「聖玄星學府的那顆相力樹，巍峨程度遠超你的想像，其枝葉甚至遮蔽了學府的半壁天空，那裡恐怕是整個大夏國中天地能量最濃厚的地方，所以才會在特定的時間中誕生出帝流漿。」

「而聖玄星學府中，一些比較重要的比賽或者任務，學府就會拿出一些帝流漿當做獎勵。」

「等你進入聖玄星學府後，應該也會有這種機會的，到時候千萬不能放過。」

「我這邊也會幫你爭奪一些，留給你熬製補神膏。」

李洛感嘆道：「青娥姐，你對我太好了，一時間想要以身相許，但卻發現我們已經有了婚約。」

姜青娥拳頭落在了李洛頭上：「少給我口花花。」

牛彪彪則是笑眯眯的望著他們打鬧，然後將李洛喝完的碗筷收了起來，慢悠悠的轉身而去了。

李洛望著他離去的背影，道：「咱們這位彪叔，懂的實在有點多。」

他這裡根基一缺，牛彪彪就拿出了一道補神法，這之中的巧合，讓人簡直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姜青娥螓首微點，道：「這應該是師父師娘在洛嵐府留下的一枚暗棋，但是對於洛嵐府的事情，他幾乎從不過問。」

李洛點頭，他之前還以為老爹老娘可能並不知曉煉化第二道後天之相所付出的代價，眼下來看，恐怕未必如此...

「彪叔的事，不用太過的在意，因為就連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真的有實力，還是就單純的是一位廚藝了得，懂得比較多的廚子。」姜青娥說道。

「與其糾結這種事情，還不如儘可能的提升自己，想要保住洛嵐府，靠任何人，都不如靠自己。」

李洛笑著點點頭。

「你先好好休息吧，再等幾天，就是聖玄星學府開學的時候了，到時候你可得記住我之前對你的提醒，同時好好表現。」姜青娥輕笑道。

李洛感嘆一聲：「終於要進入生玄星學府了啊...」

對於這座屹立在大夏國最頂尖的學府，李洛早就期待許久了。

「對了，聽說青娥姐你在聖玄星學府內極其受歡迎，我進去之後，會不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啊。」李洛似是有些擔憂的問道。

姜青娥唇角微翹：「有句話不是說，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嗎？你跟我有婚約，當然要承受更多啊。」

李洛誠懇的道：「我都說了可以先解除婚約的。」

「距離解除婚約那一步，你還有很長的距離要走呢。」

姜青娥站在床榻旁，嬌軀纖細修長，旋即她伸出小手，輕輕的摸了摸李洛的頭髮，金色眼瞳中泛起笑意。

「放心吧。」

「學府中有人欺負你的話...」

「我會揍他的。」

有陽光自窗戶縫隙間照射而進，落在那張絕美的容顏上面，李洛感覺心都化了，青娥姐，你撩得太狠了吧。

這我哪頂得住啊？

第一百零七章相師境

在距離聖玄星學府開學還有三天的時候，李洛終於感應到了突破的契機。

只不過第一次嘗試凝鍊相種就失敗了。

這倒是並不奇怪，凝鍊相種本就有失敗率，李洛這第一次也就抱著嘗試的心態，所以失敗也算是有所意料。

而且他連老院長之前贈予的苦蓮丹都未曾用上。

但在第二日的時候，重振旗鼓的李洛便是做了萬全準備，開始真正的衝擊相師境！

李洛進入修鍊金屋。

點燃靈檀香，這種異香能夠加深人體對天地間能量的敏感程度，有利於突破。

啊嗚一口，吞下苦蓮丹。

李洛的突破開始了。

這一次的突破，再沒有出任何么蛾子，那水到渠成般的順利，讓人連表述的興趣都沒有。

所以兩個時辰後，李洛成功突破了。

他踏入到了相師境第一段，開種段。

「似乎很簡單嘛。」修鍊金屋中，李洛睜開了雙目，笑了起來。

他心念一動，感應體內相宮。

然後他就見到在他那水光相的相宮中，有一道光團沉浮，而光團最深處，則是一顆拇指大小的光丸。

光丸呈現蔚藍色彩，其內仿佛是有水流在湧動，隱約有著譁啦啦的水聲傳出，然而這並非是真的水流，而是李洛體內的相力所化。

光丸內部如水流般的相力中，還有著光明在折射，令得其看上去異常的明亮，璀璨與純粹。

這就是李洛凝鍊而出的相力種子，可以將其稱為水光種。

相師境第一段為開種段。

開種段分兩境，第一境為白種，第二境為花種，而這兩境，又被更為細緻的分為上下兩重。

所謂白種，並非是指白色，而是指這一階段的相力種子表面空空白白，那是因為其中的相力不夠雄厚，還未曾在相種表面凝鍊出諸多相力痕跡。

這些痕跡如同斑點般，散布於相力種子表層，一般來說，相力痕跡越多，就表明其自身相力越是雄厚。

而當這種相力痕跡多到足以遍布相力種子表層，宛如層層花瓣，那就算是達到了第二重的花種。

到了這一重階段時，這些相力種子表面的相力痕跡將會出現變化，化為一種玄妙的相紋。

這，就是相師境第二段，生紋段了。

不過這些暫時還沒必要多想，如今李洛剛剛突破到相師境第一段的白種境，嚴格說來，是下重白種境，所以他若是想要觸及第二段，怕是還需要一段時間的醞釀與積累。

「相力變得雄厚了好多。」

李洛站起身來，他心念一動，便是有著水相之力自其身體表面升騰而起，這股相力之強，遠勝他之前的十印境。

顯然，十印境與相師境之間，的確是有著極大的差距。

李洛伸出手掌，有藍色相力匯聚而來，化為一顆水球，其中有光明流轉，他屈指一彈，水光彈呼嘯而出，直接是轟在了金質的牆壁上，霎那間有璀璨強光爆發，將這修鍊金屋中照得宛如白晝一般。

這水光彈的光芒，比起以往，同樣是強盛了數倍，一旦中招之人措不及手的話，恐怕短時間都會出現失明。

「不錯，這種程度的相力，應該可以支撐溪陽屋總部的一些秘法源水消耗了。」李洛如釋重負，最近溪陽屋總部那邊天天在催著秘法源水，如果他再不供給一些的話，恐怕總部那些淬相師都要懷疑他這位少府主是在忽悠人了。

略微收拾了一下成功突破的喜悅心情，李洛將目光投向了一旁小桌上面的玉盒，其中正躺著他前些天鍛造成功的第二道後天之相，木土相。

如今他突破到相師境，也該開始將自己那第二道空相宮給填上了。

對此他非常的期待，因為他從一開始就明白，第一道後天之相，只是彌補了他與其他天才之間的差距，而只有當第二道後天之相的出現，他才能夠真正的超越。

李洛伸出手掌，將玉盒之中那一道閃爍著玄妙之光的碧綠色光團拿起，綠光倒映在他的眼瞳中，引得他面色微微的變幻。

正如他之前所擔憂的，他有些拿不準煉化這第二道後天之相他需要付出什麼代價。

第一次他直接將自身壽命折騰到只剩下最後五年，那麼這一次呢？萬一直接把壽命給折騰沒了，是不是就涼了？

雖然這種可能性比較低，但總歸還是得做一個心理準備。

李洛盯著手中的「木土相」沉默了好半晌，最終他眼神漸漸的沉靜下來，因為這些猶豫並沒有多大的必要，從接受第一道後天之相時，他就做好了一切的準備。

他有許多事情要做，而這些都需要足夠的力量。

他想要保住洛嵐府這一份父母留下的基業，也想要有一天能夠對姜青娥說，你起開，這次換我來保護你，他想，那一刻的他，應該是帥到不行，而這隻大白鵝也該怦然心動一下了吧？

而且家裡這大白鵝實在過於優秀了一些，沒聽見前兩天她都在說，連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導師都對她動了心嗎？這如果沒力量，怎麼守護這大鵝？

當然最後，他還想要去找回老爹老娘呢。

所以，如果不冒險，怎麼可能？

李洛笑了笑，旋即再不猶豫，手中的碧綠光芒直接被他一把塞進了嘴中。

轟！

碧綠光團一入體，李洛便是感覺到體內的相力在此時陡然沸騰暴動起來，強烈的排斥力出現，竟是試圖將這第二道後天之相趕出體內。

這是第一道後天之相出於本能的在驅趕著進入體內的異物。

不過李洛傾盡全力的壓制著水光相的暴動，一點點艱難的驅使著「木土相」自體內穿梭而過，逐漸的接近第二道相宮所在。

這個過程持續了足足半個時辰。

李洛折騰得渾身大汗，面色漲紅，但他卻不敢有絲毫的放鬆，憑藉著意志力，生生的在那自身相力暴動中分裂開了一道縫隙，最後將這「木土相」送進了第二道相宮。

而就在木土相進入第二道相宮的霎那，體內暴動的相力仿佛是失去了目標一般，立即開始平復下來。

但李洛還來不及為此鬆一口氣，他就感覺到那第二道相宮之內，突然爆發出恐怖的吸力。

在那種吸力之下，李洛渾身的精血瘋狂的湧動，最後滾滾流逝。

難以想像的劇痛在李洛的體內爆發，在第二道後天之相的瘋狂吞噬下，他能夠感覺到自身的底蘊在被吞沒。

神智幾乎是在頃刻間被淹沒，李洛無法做出任何的反抗。

眼前的視線也是漸漸的黑暗，他的身子直接後方，緩緩的仰天倒塌下去。

唯有著心中一聲哀嚎響起。

「臥槽，不會真涼了吧？」

（今天高考了，祝高考的讀者順順利利，超常發揮，爭取跟李洛在大考上面一樣，一鳴驚人！）

第一百一十章將分天地，也分龍虎

當李洛成功突破到相師境，並且還將第二道後天之相煉化後，趁著這兩日的虛弱期，他就將精力投注到了相術的研究上面。

一般說來，隨著自身相力等級達到相師境，一些自身條件不錯的人，都會漸漸的開始接觸那些他們以前可望而不可即的將階相術，這種級別的相術威能，將會遠勝於之前的那些入門級相術。

而有句話叫做，將分天地，也分龍虎。

天地之意是天罡，地煞，指的是拜將階的兩個相力境界，而所謂龍虎，便是指將階相術的分級。

上為龍級相術，下為虎級相術。

故而也被稱為龍將術與虎將術。

相師境能夠接觸到的將階相術，多為虎將術，而龍將術，則是要踏入真正的將階之後，才能夠將其威能發揮出來。

按照李洛的估計，他之前打敗師箜的那一道「瀾光天流箭」，論起穿透殺傷力，應該是勉強達到了普通虎將術的層次。

而且他的「瀾光天流箭」也有獨屬於它的優勢，因為這是由兩道入門級相術組合而成，所以在相力的消耗上面，要比真正的虎將術好許多。

但李洛明白，隨著以後遇見的對手實力越來越強，他這種融合的入門級相術，應對起來也會越來越吃力，所以，他也必須嘗試接觸虎將術了。

洛嵐府總部，清氣樓，這裡是洛嵐府收藏諸多引導術，相術，雜籍之處。

李洛坐在臨窗的位置，有陽光穿透進來，落在人身上倒是暖洋洋的，他先是端起桌上的百參茶喝了幾口，熱氣流淌在體內，讓得人精神都是振作了起來。

這百參茶也是牛彪彪為他炮製的，算是補氣血之物。

「唉，年紀輕輕...」李洛望著手中的參茶，有些憂愁的嘆了一口氣，這真是提前過上了中老年生活啊。

感嘆一番後，李洛就開始翻閱著面前擺放的一些虎將術，這些虎將術，都是水相以及木相之術，因為李洛雖說如今算是擁有著四道相性，但主相還是水相與木相，光明相與土相只是兩者的輔相，在眼下李洛的手中，它們暫時只能夠取到一些輔助作用。

比如李洛能夠以水相或者木相之力催動一道對應屬性的虎將術，但如果給他一道光明相或土相的虎將術，那真是他使出吃奶的力量，都是難以將其施展出來的。

而且，別看現在李洛開了第二道相宮，擁有了「木土相」，可如果指望他能夠將兩主兩輔的四種相性的力量完全融合在一起，那也是不現實的。

別說四相融合，就算是三相，李洛都做不到。

甚至就是這個雙相融合，現在的李洛都只能說摸到一些皮毛，因為真正的雙相之力，正常來說，那是踏入封侯境的強者才會開始觸及的。

原因很簡單，幾乎九成九的人，都只有在達到封侯境時，才會開闢出第二道相宮。

而至於真正的三相融合之力，那更是王級強者的標誌。

當然，人家這個三相，才是正兒八經的王級三相之力，或許李洛也只有當將他那第三個空相宮填上後，才能夠稍稍的觸及一下。

窗前，李洛聚精會神的翻閱著一道道虎將術，半晌後，他的神色也是變得凝重了一些。

這些虎將術的複雜程度，遠遠的超越了以前李洛接觸的那些入門級相術，其中涉及之雜之精妙，遠勝入門級相術數十倍。

可見想要將一道虎將術修煉成功並且掌握，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與時間。

而虎將術的複雜，也會加大李洛試圖將兩種虎將術融合的難度，因為這其中所涉及的東西，太過的龐雜。

不過好在李洛於相術上面的天賦在至今所遇見的同齡人中，無人能出其左右，再加上他為此也早就做了許多的準備與功課，所以眼下在接觸虎將術時，倒沒有顯得太過的抓瞎。

雖說這些推衍與嘗試依舊是需要許多的時間，但也並非是完全沒有希望。

「兩種相性的虎將術融合，還需要一步步的來，不過若是能夠以一道虎將術為基礎，再輔於一種入門級的相術作為增幅，倒是可行。」

李洛沉思，最終他在這些虎將術中做了一些挑選，開始準備著他的融合大計。

...

時間一天天的過去，距離聖玄星學府開學愈發的接近了。

不過在要臨近開學時，李洛倒是接到了呂清兒派人的傳信，說是虞浪，趙闊等人到了大夏城，邀他出來聚一聚。

李洛聽到這消息也是一笑，這兩個貨耽擱這麼久，總算是到大夏城了啊，不過這麼久時間沒見，也挺想念的。

於是便應了下來。

第二日，在大夏城凱江街的一座臨街酒樓中，李洛見到了虞浪，趙闊，不過讓得他稍微有些意外的是，在場的還有著宗賦，池蘇，項梁三人。

「洛哥好！」三人見到李洛，忙不迭的打著招呼。

李洛點點頭，然後衝著呂清兒笑道：「他們這是？」

「他們都跟我道過謙了，以後也算是同學，所以我也沒計較了。」呂清兒笑了笑，說道。

「再說畢竟都是從天蜀郡走出來的，也算是個老鄉了。」

「是啊是啊，還是清姐大氣！」

宗賦連連點頭，笑道：「洛哥，我們之前也是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往後洛哥在學府裡面有什麼跑腿的小事，都可以直接交給我們。」

而那項梁則是很實誠的道：「我們就想抱洛哥的大腿。」

李洛忍不住的一笑，這話倒是實在，不過對於三人他倒沒有什麼怨氣，不然當日學府大考也不會輕易的放過他們。

「以前的事，就讓它過去吧，以後都是同學加老鄉，沒事多互相照顧。」李洛在桌邊坐下，笑道。

三人聞言，都是鬆了一口氣。

「洛哥，就在前些天，天蜀郡總部師擎被調到了南蠻郡，然後應該是用了什麼手段，讓那師箜也得到了一個聖玄星學府在南蠻郡的錄取名額。」宗賦坐下，便是立即表忠心的送上了一個打聽而來的情報。

「這位師總督，能耐倒是不小。」李洛笑了笑，但也並未太過的在意，師箜自身的實力是有的，再加上其父親的一些推動，走某些路子來獲得錄取名額，倒也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對此他早就有過一些意料，不過對於師箜，之前他不會懼怕，如今自然更不會有什麼好忌憚的。

所以他很快將師箜拋之腦後，與虞浪，趙闊他們笑著聊起天來，酒杯碰來碰去，氣氛倒是極為的熱絡。

喝了幾杯，虞浪臉色泛紅起來，笑眯眯的道：「我其實早就到了大夏城，只不過前兩天才跟趙闊碰面，我在大夏城這段時間，可是搞出了很多的成績。」

「你又幹啥了？」李洛笑道。

虞浪有些得意的道：「給你看個好東西，這裡面的信息對你應該有用的。」

旋即他從懷中掏出一本冊子，遞給了李洛。

李洛接過一看，冊子上面寫著：「聖玄星學府，新生實力榜！」

他頓時有些驚了：「你調查了聖玄星這一屆的新生？你怎麼搞到他們的信息的？」

其他人也是驚訝的看著虞浪，畢竟這些新生來自大夏城百郡，這之間地域極為遼闊，很多信息也並不算流暢，所以想要將這些新生的信息全部搞到手，這可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

虞浪謙虛的擺了擺手：「大夏城不是有個學政司嗎？專門會搜集這些信息。」

「這些信息，應該是保密的吧？」呂清兒疑惑的問道。

虞浪點點頭，道：「我找機會盯上了學政司的一名管事，發現這傢伙喜歡沒事逛樓子，然後我就跟他交了朋友，請他幫我搞了一份這一屆聖玄星學府的新生資料出來。」

李洛狐疑道：「他是傻子嗎？這麼輕易就給你一份保密的資料？」

虞浪正色道：「既然是朋友，那為了朋友兩肋插刀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趙闊鄙夷道：「你這是插朋友兩刀吧？」

「說人話。」李洛也罵道。

虞浪見狀，只能悻悻的道：「我只是趁他逛樓子搖床的時候幫他留了個影，然後痛心疾首的告訴他這樣是不對的，我的良知讓我必須去告訴嫂子，最後他就給了我一份聖玄星學府新生的資料。」

桌上，其他人都沉默了，好半晌後，方才有語重心長的聲音響起。

「虞浪，你是真的騷。」

第一百零八章出了問題

當李洛再度睜開有些沉重的眼皮時，印入眼帘的是熟悉的床頂，他重重的吸了兩口氣，然後扭了扭脖子，偏過頭看向床邊。

只見得在那裡，有一道倩影旁邊的床頭上，正是姜青娥。

她斜靠著床柱，眼眸微閉，似是在休息中，絕美光潔的容顏在燈光下反射著光澤，挺翹的瓊鼻仿佛連弧度都是那樣的充滿著驕傲。

顯然，她一直都在這裡照顧著他，也不知道他這昏迷過去多久了。

而隨著他呼吸漸漸的平緩，姜青娥似是有所察覺，突然睜開了雙眸，金色的眼瞳盯著同樣睜開眼看著她的李洛。

目光對視了數息。

旋即姜青娥露出一抹微笑，道：「醒啦？」

李洛點點頭，然後要坐起身來，姜青娥則是俯身幫他在身後放了一個墊子，柔順的髮絲飄過李洛的臉龐，颳得人面上痒痒的，同時心裡也痒痒的。

「昨晚你昏迷在修鍊金屋中，有人進來清理時才發現了你。」姜青娥眸光掃了李洛一眼，道：「修煉出岔子了？」

李洛無奈的笑了笑，旋即感應體內，一股極為濃鬱的虛弱自體內每一處散發出來，他隱隱的感覺到自身壽命似乎沒有虧損，但不知為何，卻總感覺有著莫名的空虛。

他應該是損失了什麼。

李洛又是將心神投入到第二相宮所在，只見得如今那空空如也的相宮中，散發出一片碧綠之色，充滿著旺盛的生機。

而在那碧綠中，又有著深黃色光點在湧動，兩者相輔相成，使得生機更為的濃鬱了。

李洛第二道後天之相，成功的煉化了。

只不過這道「木土相」品質極低，竟然是最差的一品品階，但這也正常，李洛這能力，能夠鍛造出這道後天之相，都是依靠李太玄，澹臺嵐所留的小無相神輪以及諸多經驗，所以能夠成功煉製出來就已經算是幸運了，沒必要奢求其品階。

反正他可以無限制的使用靈水奇光，接下來就大量的提升就行了，反正以現在在大夏城所能夠調動的財力，能夠很輕鬆的將他這第二道後天之相提升到四品或者五品。

而且，最讓得李洛驚喜的是，在這第二道相宮中，同樣是存在著一顆碧綠色的相力種子。

只不過這顆相種也就綠豆大小，比第一相宮中的相種小了好幾輪，這是因為第二相宮相力過於薄弱的原因。

但隨著日後李洛相力的增強，這第二相宮中的相力種子，定然會發育起來的。

李洛看著這第二個相宮中的相力種子，卻是越看越愛。

這一刻，他總算是明白為何說他這多相宮的優勢，要當第二個後天之相安置進去後，才會開始展現出來。

相力種子的存在，能夠加快吸收天地間的能量，這是相師境區別於十印境的優勢。

而現在的李洛，擁有著雙相種，也就是說，在往後的修煉中，他吸收天地能量的速度，天生就要比別人強一頭。

這相當於修煉速度加倍了。

還有就是相宮也是容納相力的地方，它相當於一個容器，容器的體積決定了其中相力的上限，而一旦達到上限的話，那麼相力的增長就會變得極為困難，這個時候，或許就只能開始嘗試突破，成功突破，自然更上一層樓，可若是無法找到突破的契機，就只能止步這個層次，開始長時間的磨練。

李洛如今第二相宮開啟，也就是說，他所能夠承受的相力上限，將會遠遠的超過同等級的人。

當然，相性的品階，決定著相力種子的品質，自身相性品階越是高的人，那所凝鍊出來的相力種子必然也會更為的極品，不論是吸收天地能量的速度，還是所能夠承受的相力上限，都會遠超低品相的人。

類似姜青娥這種九品光明相，李洛感覺，恐怕只有當他將自身的兩道後天之相都進化到七品，才能夠跟她在各種層次上面媲美。

但這已經算是極大的優勢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等級的提升，李洛的後天之相，將會逐漸的展露出讓世人震驚的潛力。

「你在傻笑個什麼？」姜青娥有點沒好氣的道，因為李洛嘴角的笑容，已是忍不住的綻放了開來。

李洛神神秘秘的一笑，然後伸出手，拉住了姜青娥嬌嫩小手，不待她有什麼反應，他的掌心中，就有著碧綠色的相力緩緩升起。

姜青娥金色眼瞳陡然一凝，這一刻，即便是她，臉頰上都是忍不住的浮現出一抹震驚之色。

「這是...木相之力？！」

「怎麼回事，你不是水相嗎？」姜青娥失聲道。

李洛笑眯眯的道：「你猜。」

姜青娥眸光閃爍，片刻後，咬著紅唇道：「你在這一次的突破中，開闢出了第二道相宮？」

李洛想了想，道：「算是吧。」

他倒沒將自身還有一個空相宮的事情說出來，免得對姜青娥衝擊太大。

姜青娥怔怔的盯著李洛，旋即道：「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真的有人在封侯境之前，擁有著第二相宮。」

「李洛，我就知道你不會平庸的，雖然你以前是空相，但你擁有著更為罕見的天賦，往後不會再有人會覺得，你是什麼所謂的虎父犬子。」

她的臉頰上，展現出一個絕美的笑容，讓得李洛都是微微失神。

「青娥姐，你太讓我感動了。」李洛說道。

姜青娥微微一笑，道：「李洛，感動歸感動，你再摸我的手，我就要揍你了哦。」

李洛連忙收回握住姜青娥小手的手掌，忿忿不平的道：「就不能給傷者一點福利嗎。」

姜青娥白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傢伙一眼，她都在這裡守了一晚上了，還想要什麼福利？

在兩人說話間，那房門突然被推開，然後李洛就見到牛彪彪那明晃晃的光頭鑽了進來，手中還端著一份熱氣騰騰的湯食。

「少府主，你醒了？」牛彪彪見到李洛甦醒過來，頓時歡喜的道。

李洛笑著點點頭，道：「辛苦你了，彪叔。」

牛彪彪將大補湯端了過來，道：「少府主，你這身子太虛了，這次修煉都修煉到暈倒，感覺多吃點。」

李洛望著面前的大補湯，那煙氣升騰起來，光是吸了一口，就感覺到體內有一股熱氣流動起來。

顯然這是牛彪彪專門為他熬製而成的。

「謝謝彪叔。」李洛感謝了一聲，然後端起一口喝光。

滾燙的補湯入體，熱浪湧來，倒是漸漸的驅散了一些虛弱感。

牛彪彪笑眯眯的搖搖頭，然後伸出油膩的大手，握住李洛的手腕，道：「彪叔來給你看看究竟啥情況。」

李洛倒是不在意，道：「沒太大的問題。」

牛彪彪握著李洛的手，也不知道在查探個什麼，但半晌後，李洛與姜青娥都是見到他臉龐上一直都掛著的笑容，在此時突然漸漸的收斂了起來。

一時間，兩人神色都是一凝。

氣氛凝滯了片刻，牛彪彪鬆開了手掌，望著李洛，有些低沉的聲音在房中響起。

「少府主，這可不是什麼小問題啊。」

第一百一十一章新生實力榜

對於虞浪的騷操作，李洛好歹也算是有些免疫了，所以很快也就從他的這曲折故事中清醒過來，神色複雜的搖搖頭，然後打開了這所謂的新生實力榜。

冊子一打開，便是有一張人物畫像印入眼帘，那是一名頭髮披肩的少年，少年皮膚顯得有些黝黑，然而一對眼睛，卻是散發著一種令人心悸的兇厲之氣，仿佛山野深處走出來的猛獸一般。

在他的臉龐上，有著許些紋路，那些紋路，似是虎獸身上的虎紋一般，如此一來，更是將他的煞氣渲染到了極致。

仿佛是一頭人形的兇虎。

李洛望著這張畫像，眼瞳也是微微一凝，連神色都是變得鄭重了起來，這圖上的少年，即便不是真人，但依舊讓得他感覺到了一種極大的危險感。

李洛目光掃下，只見得畫像之下有這如兇虎般的少年的信息。

「秦逐鹿，出自西域郡西域學府，其父為大夏大將軍，秦鎮疆。」

「此人擁有上八品相，噬金妖虎相，疑似相師境第二段生紋段的實力，西域郡乃是大夏邊疆所在，紛爭不斷，秦逐鹿自小於軍隊中成長，歷經殺伐，造就兇厲嗜戰的性格，宛如兇虎。」

「如此實力，堪稱聖玄星學府新生第一人！」

李洛看完這些信息，緩緩道：「好兇狠的秦逐鹿。」

上八品相，生紋段的相力等級。

這算是李洛所見過的人當中，除了姜青娥外，相性品級最高的人了，而且，這傢伙，竟然已經相師境第二段了...這等修煉速度，堪稱是頗為驚人了，畢竟現在的李洛，也就剛剛才完成到相師境第一段的突破而已。

此人看面相就是兇性驚人，顯然手中是真的斬殺過不少敵人，與他相比起來，聖玄星學府的許多新生嬌軟得跟小白兔一樣。

「秦逐鹿，我聽說過他，此人根本不與任何人打交道，性格孤僻，兇厲，他的眼中只有戰鬥，沒有任何其他之物，據說他的口頭禪就是...女人，只會影響我砍人的速度。」呂清兒也是靠近了過來，帶起一陣幽香之氣，她望著那秦逐鹿的畫像，俏臉極為凝重與忌憚的道。

李洛一愣，搖搖頭道：「真是太野蠻了！他這樣會沒有女孩子喜歡的。」

「那可不一定，這秦逐鹿在西域學府中女孩子的嘴中風評還是挺高的，因為不知什麼原因，他雖然與男人交手時都是毫不留情，兇狠異常，可面對異性時，都只是點到即止，甚至聽說，他有些恐女。」

李洛震驚了，就連虞浪他們都是驚愕的看來：「恐女？」

這麼一個看上去跟殺神一樣的人，竟然會恐女？！

趙闊有些同情的搖搖頭，道：「看來他只能單身一輩子了，大將軍府要絕後了？」

虞浪沉默了一下，道：「如此的話，李洛你可要小心一點了，這種人，既然恐女的話，那說不定會有另類癖好，你長得這麼帥，大概率會被盯上。」

李洛嘴角抽搐了一下，默默的摸了摸腰間，我的刀呢？

呂清兒白了虞浪一眼，道：「曾有人評價他，兇性堪比王侯精獸。」

「這個評價，倒是很中肯。」李洛感嘆一聲，他沒見過王侯級的精獸，但這秦逐鹿眉宇，眼神中所釋放出來的兇厲，卻是讓得他感覺到了一種窒息感。

「你這冊子倒是做得越來越精緻了，現在竟然還能配上人像。」李洛又看向虞浪，讚嘆道。

這一次虞浪做出來的冊子，比在天蜀郡學府大考時，顯然更加的有水平了。

「都是我那個朋友給的資料比較齊全。」虞浪謙虛的道。

李洛翻了個白眼，神特娘的朋友，你這明明是敲詐勒索搞來的資料，想必那個朋友在給資料的時候，恐怕連殺人滅口的心都有了。

李洛沒搭理這傢伙，繼續往下翻看。

「新生第二名，王鶴鳩，出自大夏王家，乃是大夏最為古老的一批世家，底蘊深厚，其人身懷下八品毒相，疑似開種段，上重花種境實力。」

那名為王鶴鳩的少年，雙眼細眯，一臉笑容，手持一柄碧綠如玉的摺扇，看上去仿佛很是陽光的樣子，反而誰能想到，他所擁有的相，竟然是頗為少見的毒相。

這種相性，會使得修煉出來的相力擁有著劇毒之力，一旦侵入人體，就會造成極大的破壞力。

「不愧是聖玄星學府...這些新生，都不是簡單貨色啊。」李洛再度感嘆，這名為王鶴鳩的少年，顯然不是省油的燈。

「新生第三名，白豆豆，出自姑蘇郡寒山學府，同時其所在的白家，也是大夏頂尖的世家之一，其人擁有下八品風相，疑似開種段，上重花種境的實力。」

這白豆豆，是一名有著齊耳短髮的少女，少女模樣只能說是清秀，然而眼眸間卻是透著一股冷冽之意，一看就不是那種好接觸的人。

「新生第四名，都澤北軒，出自大夏學府，同時乃是大夏五大府之一，都澤府的少府主，身懷下八品瀾鯤相，疑似開種段，上重花種境的實力。」這個人李洛就不陌生了，畢竟之前在金龍寶行就碰過面了。

「...」

「新生第七名，辛符，出自暗海郡暗之學府，身懷上七品影相，開種段，下重花種境實力。」這人擁有著罕見的影相，李洛多留意了一下，不過畫像上面完全看不出什麼，因為這人穿著黑色兜帽，整個人仿佛都隱藏在陰影中，讓人感到很是神秘。

「......」

李洛繼續往後看，發現能夠進入前十的人，最起碼都是花種境的實力，而在第十三名的位置，見到了司秋穎，同時最後在第十九名的位置見到了他的信息，而呂清兒，位於二十名。

「真是藏龍臥虎。」看完冊子，李洛笑了笑，毒相，影相，這類的相性頗為的罕見，此前他從未遇見過，如今總算是開了眼界。

「你這冊子，倒是真的不錯，你應該能在這上面賺一筆。」李洛衝著虞浪笑道，這些信息對於他而言的確算是頗為的重要了。

「過獎了。」虞浪笑嘻嘻的道，不過看得出來，他對自己這次的大作也是相當的滿意。

呂清兒搖搖頭，道：「你若是能夠把這些心思用在修煉上面，現在恐怕已經達到十印了。」

眼下的虞浪，還處於九印層次，而趙闊更低，只是八印，但趙闊的修煉時刻沒有放鬆，只是因為他畢竟只是五品相，這限制了他的提升速度。

虞浪乾笑一聲，然後衝著李洛神秘的眨了眨眼，道：「你以為這就是我此次的最佳力作嗎？」

「還有什麼？」李洛驚訝的道。

虞浪道：「你們覺得新生進入聖玄星學府，大家最在意的是什麼？」

「不就是誰最強嘛。」項梁大咧咧的道。

「錯！」

虞浪搖搖頭，笑眯眯的道：「難道你們不想關注一下，新生裡面哪個女同學最漂亮嗎？」

項梁等人眼睛頓時一亮，這話對頭啊，說實在的，誰最強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反正他們沒可能去競爭，但是對於哪個女同學最漂亮，他們就有興趣了。

虞浪小心翼翼的從懷中掏出另外一份冊子，得意的宣布：「這就是我這段時間的嘔心力作，聖玄星學府新生顏值榜！」

李洛皺眉，沉聲道：「虞浪，這我就得批評你了，我們來聖玄星學府是為了修行，你這些歪門邪道還是要注意一些。」

「先給我看看，我幫你批判一下。」

他伸出手來，從虞浪手中將冊子搶了過來。

唰。

趙闊，項梁，宗賦三人立刻出現在了他的身後。

李洛將冊子緩緩打開，然後就有名單印入眼帘，而當李洛看見那榜首位置時，頓時沉默了下來。

身後的趙闊三人默默的坐了回去，同時看向虞浪的眼神中充滿著敬佩，他娘的，見過會作死的，但是真沒見到能作到這種程度的。

因為他們看得清楚，那新生顏值榜第一的位置，赫然是...洛嵐府少府主，李洛！

感情這玩意連男人的顏值都算進去了？

李洛將冊子緩緩的放下，面帶笑意的看了看虞浪。

虞浪被李洛看得心裡發毛，乾笑道：「洛哥，這顏值榜不分男女，以你的帥氣，必然第一的啊！」

李洛笑道：「聽說今天是你請客？」

虞浪乾笑著點點頭，心中有點不安。

李洛手掌猛的一拍桌子，喝聲如雷。

「老闆，把你們那鎮店之寶，百年青碧羅給我全部送上來！」

第一百零九章帝流漿

房中，當李洛聽到牛彪彪此話時，心頭頓時一跳，臉龐上露出一個勉強的笑容：「彪叔，你在說什麼啊？」

一旁的姜青娥也是雙手緊握起來，金色眸子中，有擔憂凝聚起來。

牛彪彪道：「少府主是不是感覺到一種莫名的空虛感？」

「其實那並非是錯覺，而是少府主你此次的確是損失了很重要的東西。」

李洛眉頭緊鎖，他的確有這種感覺，但自身的壽命應該是沒什麼問題，那麼是損失了其他的什麼嗎？

「你損失的，是底蘊，或者說根基。」牛彪彪緩緩說道。

「少府主，眼下你的這種身體狀態，不論你怎麼修煉，恐怕都很難讓你突破到將階。」

此話一出，如石破天驚，讓得李洛面色都發白了起來，原來這一次他煉化第二道後天之相，損失的不是壽命，而是自身的根基。

而根基動搖，難以突破到將階？

這對於他而言，簡直是難以接受的結果，畢竟他可只剩下五年的壽命！五年內，他無法突破到封侯境，一切努力，皆為烏有。

李洛眉頭緊鎖，在他的感覺中，牛彪彪所說可能屬實，但應該不至於真的這麼糟糕，因為他的水光相，木土相都是有著恢復，治癒之效，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損失的根基，應該能夠得到一些彌補。

或許，這也是為何李太玄，澹臺嵐執意要讓他第一道後天之相選擇水光，第二道後天之相選擇以木相為主的原因。

因為這兩道後天之相能夠最大化的將後遺症削弱。

只是，這對於李洛而言，依舊是一個極壞的消息，因為現在他的修煉可是在爭分奪秒，這根基的問題，稍稍阻攔他一下，就會讓得他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彪叔，有解決的辦法嗎？」姜青娥突然在此時冷靜的出聲問道。

牛彪彪摸了摸光頭，道：「其他人可能會很束手無策，但換做我的話，倒是未必不行。」

李洛心頭一震，眼神期盼的看向牛彪彪。

「我知曉一種補根之法，名為「天殘地缺補神膏」，其以諸多奇材熬製而成，可補全缺失的根基，不過此法只對將階之下有用。」牛彪彪說道。

這簡直就是為我量身打造的啊，只是這什麼補腎膏名字不是很好聽啊。

李洛心中這般想著，然後動情的道：「彪叔，我未來的幸福就靠你了。」

牛彪彪大咧咧的道：「少府主說的什麼話，老牛我肯定會全力幫你的啊。」

「那什麼開始煉製？」姜青娥問道。

牛彪彪摸了摸粗獷的臉龐，道：「這「補神膏」需要許多罕見的材料，需要一些時間去準備。」

「彪叔你將材料給我便是，我會吩咐洛嵐府全力搜集。」姜青娥道。

牛彪彪點點頭，道：「不過其中有一份主料，恐怕搜集也無用。」

「什麼主料？」李洛連忙問道。

「帝流漿，這是一種極其罕見的天材地寶，只會出現於天地間能量極盛之處，此物若是吞服，甚至能夠媲美八品的靈水奇光，同時，據說煉製九品靈水奇光的話，也是需要此物。」牛彪彪笑道。

李洛呆若木雞，這東西他雖然沒聽過，但光是那所謂的效果，就足以看出這是何等的珍貴與稀罕，這真的能夠找得到？

「哈哈，帝流漿如果是外人，恐怕的確很難搞到手，但少府主與小姐不一樣，你們應該會有機會得到的。」牛彪彪說道。

「為什麼？」李洛對此很是疑惑。

倒是姜青娥輕聲道：「因為聖玄星學府內，就會產出帝流漿，我曾經也得到過，但都被我用了。」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聖玄星學府真的這麼恐怖的嗎，竟然能夠擁有著這種罕見的資源？

姜青娥看向李洛，道：「相力樹，你應該不算陌生吧？南風學府也有，只不過跟聖玄星學府的相力樹比起來，南風學府那種真的只能算作小樹。」

「聖玄星學府的那顆相力樹，巍峨程度遠超你的想像，其枝葉甚至遮蔽了學府的半壁天空，那裡恐怕是整個大夏國中天地能量最濃厚的地方，所以才會在特定的時間中誕生出帝流漿。」

「而聖玄星學府中，一些比較重要的比賽或者任務，學府就會拿出一些帝流漿當做獎勵。」

「等你進入聖玄星學府後，應該也會有這種機會的，到時候千萬不能放過。」

「我這邊也會幫你爭奪一些，留給你熬製補神膏。」

李洛感嘆道：「青娥姐，你對我太好了，一時間想要以身相許，但卻發現我們已經有了婚約。」

姜青娥拳頭落在了李洛頭上：「少給我口花花。」

牛彪彪則是笑眯眯的望著他們打鬧，然後將李洛喝完的碗筷收了起來，慢悠悠的轉身而去了。

李洛望著他離去的背影，道：「咱們這位彪叔，懂的實在有點多。」

他這裡根基一缺，牛彪彪就拿出了一道補神法，這之中的巧合，讓人簡直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姜青娥螓首微點，道：「這應該是師父師娘在洛嵐府留下的一枚暗棋，但是對於洛嵐府的事情，他幾乎從不過問。」

李洛點頭，他之前還以為老爹老娘可能並不知曉煉化第二道後天之相所付出的代價，眼下來看，恐怕未必如此...

「彪叔的事，不用太過的在意，因為就連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真的有實力，還是就單純的是一位廚藝了得，懂得比較多的廚子。」姜青娥說道。

「與其糾結這種事情，還不如儘可能的提升自己，想要保住洛嵐府，靠任何人，都不如靠自己。」

李洛笑著點點頭。

「你先好好休息吧，再等幾天，就是聖玄星學府開學的時候了，到時候你可得記住我之前對你的提醒，同時好好表現。」姜青娥輕笑道。

李洛感嘆一聲：「終於要進入生玄星學府了啊...」

對於這座屹立在大夏國最頂尖的學府，李洛早就期待許久了。

「對了，聽說青娥姐你在聖玄星學府內極其受歡迎，我進去之後，會不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啊。」李洛似是有些擔憂的問道。

姜青娥唇角微翹：「有句話不是說，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嗎？你跟我有婚約，當然要承受更多啊。」

李洛誠懇的道：「我都說了可以先解除婚約的。」

「距離解除婚約那一步，你還有很長的距離要走呢。」

姜青娥站在床榻旁，嬌軀纖細修長，旋即她伸出小手，輕輕的摸了摸李洛的頭髮，金色眼瞳中泛起笑意。

「放心吧。」

「學府中有人欺負你的話...」

「我會揍他的。」

有陽光自窗戶縫隙間照射而進，落在那張絕美的容顏上面，李洛感覺心都化了，青娥姐，你撩得太狠了吧。

這我哪頂得住啊？

第一百一十二章顏值第一

鎮店之寶最終在虞浪痛哭流涕的崩潰狀態下沒能送上來，不過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將冊子中的所有男性都給刪除掉。

而對於這一點，趙闊等男性都表示贊同，誰要看男人的顏值排行啊，無聊不無聊！

「我覺得挺好的呀，難道我們女孩子就不能欣賞異性的顏值嗎？我覺得李洛的確算是新生中男生顏值第一！」呂清兒持反對意見，道。

李洛不樂意的道：「相比讓人注意我的顏值，我更喜歡他們關注我在修煉中所付出的汗水與努力。」

「所以必須刪掉！」

呂清兒白了李洛一眼，不跟他爭辯，但還是對虞浪說道：「雖然他們反對，但是我還是支持你。」

「我也是。」池蘇附和。

「還是清兒姐善解人意。」虞浪眼眶含淚的道。

李洛再度打開冊子，然後他有些驚訝的發現，在他之後，新生顏值排名第一的女孩子，竟然不是呂清兒，而是一個叫做白萌萌的女孩。

上面還有白萌萌的畫像。

那是一個穿著白裙的少女，少女模樣的確極為的精緻漂亮，她長發飄飄，眼眉間有著一種柔弱的韻味，讓得人忍不住的想要將其擁在懷中安撫。

下面還有她的信息，白萌萌，同樣出自姑蘇郡的白家，是白豆豆的親妹妹，擁有著上七品的水魘蝶相。

「我覺得吧...你還是先不要支持他。」李洛輕嘆一聲，然後在呂清兒疑惑的目光中，將冊子遞了過去。

呂清兒還不想接，不在意的道：「我才不想看這些呢。」

但眸光還是不由自主的掃了過去，而當她發現那排在第一名的白萌萌時，所有人都感覺到有淡淡的寒氣從呂清兒的體內散發出來。

虞浪感覺到一些不妙，道：「清兒姐，你聽我解釋。」

呂清兒微笑道：「虞浪，你覺得她比我漂亮在哪？」

趙闊一臉憨厚的道：「我覺得這個白萌萌雖然也很漂亮，但是還是比清兒姐稍微差一分的。」

「清兒姐的氣質，比她強一些。」項梁說道。

「這個白萌萌可以放在第二。」宗賦道。

虞浪在呂清兒的眸光注視下，有些瑟瑟發抖的爭辯道：「清兒姐，單論顏值的話，其實我覺得的確是你比她更強一分，但主要是她那個氣質，你知道吧...她那種我見猶憐的氣質，比較打動人心。」

呂清兒輕輕點頭，嘆道：「這種柔弱的氣質，我實在是很難做到啊。」

旋即她轉過頭，對著還在門口的店長溫柔的說道：「店長，今天我朋友請客，整個店裡的消費他都包了。」

虞浪面色發白，急忙道：「等等！我剛才考慮一下，其實清兒姐你這種清冷獨立的氣質，更符合現在年輕人的價值觀，所以我覺得是我之前思慮不周，我回頭立即修改，這新生顏值榜第一，必須是你呂清兒！」

呂清兒柳眉輕蹙，道：「我對這東西又不在意，改不改都無所謂的。」

虞浪遲疑了一下，道：「那就不改？」

「老闆。」呂清兒小手一招。

「我明白了！清兒姐！」虞浪眼眶含淚，他真是天真，竟然會相信女人嘴上說的話，她們說著不在意，但如果你真以為她不在意的話，那可就真是第一號蠢貨。

呂清兒輕笑道：「虞浪，你這次出的冊子，一定會大賣的！」

虞浪坐下喝著酒，心中滿是悲苦，想要出一個符合自己心意的作品真是太難了，總是被各種外力原因強行扭曲了本意。

不過卻沒人理會自怨自艾的他，其他人都是拿著兩本冊子，來回的討論研究，不得不說，這些冊子中的信息，對於他們接下來進入聖玄星學府後將要面臨的擇師賽，的確是有著不小的幫助。

聚會最後在一片歡喜中落幕。

而當他們心滿意足的走出酒樓，準備各自散去時，卻是見到在那街道上，李洛的車輦旁，有一道倩影依靠著車架，金色的眸子望著走出酒樓的他們。

在趙闊，項梁等人見到那張在燈光下顯得絕美的面孔時，一時間呆了一下，然後下意識的打了個冷戰。

他們顯然是認出了那張在天蜀郡中家喻戶曉的容顏。

姜青娥！

在那一對純粹的金色眼瞳注視下，不知為何，他們感覺到了一種難言的壓迫感，甚至連還處於悲苦之中的虞浪都是吞了一口口水，有點雙腳發軟。

因為他們有種跟同學出去鬼混，然後被家長在門口逮到的感覺。

姜青娥雖然不是李洛的家長，但是...她是他的未婚妻啊！

李洛也是在此時見到了車輦前的姜青娥，臉龐上有些驚訝，道：「青娥姐，你怎麼在這裡？」

姜青娥邁動著長腿走了上來，髮絲在夜風中輕輕飄揚，湛藍色的短披隨風而動，整個人看上去颯得不行。

「之前辦事正好經過這裡，見到了你的車輦，就順便在下面等你一起回家了。」姜青娥迎著李洛的目光，微微笑了笑。

旋即她的眸光越過李洛，看向了後面那同樣在盯著自己的呂清兒，兩女的眸光碰撞在一起，空氣仿佛是凝滯了一下。

而在這一刻，虞浪，趙闊等人有種拔腿就跑的衝動，那可是姜青娥啊，天蜀郡中的傳說人物。

「清兒學妹，又見面了。」最終，姜青娥絕美的臉頰上露出淡淡的笑容，說道。

呂清兒盯著眼前那張絕美中帶著許些凌厲的容顏，即便是她，都不得不承認，姜青娥從各方面來說都是那樣的完美。

不過，她的眸光也並沒有躲閃，迎著姜青娥的眸光輕笑著點點頭：「姜學姐風採依舊。」

「李洛把學府大考中的事情都告訴了我，說起來真是要感謝你們，不然他怕是拿不到這個第一。」姜青娥說道。

呂清兒微笑道：「其實以他的實力，拿第一是很簡單的事情，只是他不想爭而已。」

兩女說話間，其他人安靜如雞，瑟瑟發抖的不敢講話，因為這位姜學姐氣場太強大了，也就呂清兒能夠頂一頂。

姜青娥笑了笑，沒有多說，道：「你們是李洛的朋友，以後在聖玄星學府有什麼問題的話，也可以來找我，能力範圍內，我會儘量幫忙的。」

「今天時間不晚了，我就帶李洛先回家了。」

聲音落下，她對著幾人笑了笑，然後就伸出手，牽住了李洛的手掌，拉著他徑直上了車輦。

車輪滾動聲中，便是在燈光明亮的街道中漸漸遠去。

幾人立於酒樓門口，望著遠去的車輦，安靜持續了好片刻。

「這就是傳說中的姜學姐嗎...真是好颯啊！」好半晌後，池蘇忍不住的開口，眼眸中滿是崇拜之意。

虞浪抹了一把額頭上的冷汗，道：「剛才那一瞬間，我以為我都要挨揍了。」

呂清兒沒有說話，只是伸手將金龍寶行的車輦招了過來，然後對著幾人道：「我也先回家了，回頭聖玄星學府再聚吧。」

車簾落下，車輦也是滾動起來。

其他幾人在路邊面面相覷。

虞浪嘆了一口氣，道：「突然有些同情李洛了，原來，長得帥，是真的挺有煩惱的啊。」

趙闊等人聞言，也是頗有同感的點了點頭，但旋即又反應過來，他娘的...我們有這個資格去同情人家？

你搞笑了吧？

第一百一十三章開學之日

當夜聚會過後，李洛再度沉浸於相術修煉的世界中，時間就這麼過去，轉眼就已到了聖玄星學府開學。

不過額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天的時間中，李洛煉化了大量的靈水奇光用於進化第二相，而現在，他的木土相已經直接從一品飛躍到了四品。

這個品階的木土相，方才勉強算是能夠排上一些用場了。

眼下的李洛，實力從某種意義來說已是相當不錯，相師境第一段白種的實力，第一相宮擁有著六品水光相，第二相宮擁有著四品木土相。

兩座相宮同時運轉，兩顆相力種子煉化吸收著天地能量，不僅使得李洛自身的修煉速度比起以前更為的迅猛，而且也讓得他的相力上限，要比同等級的人強上許多。

可以說現在的李洛，才算是開始體驗到多相宮帶來的好處。

而在這種種的加持下，李洛感覺，在那擇師賽中，他找個紫輝導師，應該也不算太難吧？

...

這一日的大夏城格外沸騰，因為今日就是聖玄星學府開學之日。

聖玄星學府雖然並未坐落在大夏城內，但大夏城距離學府也就不到半日的路程，從輻射範圍來說，聖玄星學府依舊算是大夏城的區域之內。

所以，想要前往聖玄星學府，大夏城是必經之路之一，再加上此處乃是大夏的中心，更是引得各路學員都會在此落腳。

而聖玄星學府在大夏國的地位超然，它的任何一舉一動，都將會引得各方勢力時刻關注，這新生入學，更是重中之重，因為這些新生，算是代表著大夏國這一屆最為優秀的新鮮血液，在那未來，指不定就有著封侯強者從其中走出。

若是能夠在這上面提前進行一些投資，未來所取得的回報，將會是超乎想像的。

在大夏城因為聖玄星學府開學而沸騰時，在那寬敞的大路上，洛嵐府的車輦已是奔馳而過，對著遙遠處而去。

「聖玄星學府位於大夏城西南方向，依靠著古昆大山脈而修建，這古昆大山脈你應該知曉，這是大夏最龐大綿長的山脈，它甚至險些將整個大夏疆域一分為二，古昆大山脈中，生存著無數精獸，可以說，整個大夏中，有超一半的精獸都是在這古昆大山脈中，甚至在其深處，更是存在著王侯級的精獸，所以就算是封侯境強者，都不敢過於深入其中。」飛馳的車輦中，姜青娥正在對李洛進行著一些聖玄星學府的基礎知識的科普。

「不過古昆大山脈對於聖玄星學府而言，也是一處用以磨練學員的天然修煉之處，甚至學府還會發布一些開拓古昆大山脈的任務，由學員去完成，當做磨礪與修行。」一旁的顏靈卿也是扶了扶銀質眼鏡，補充道。

她如今跟姜青娥都是聖玄星學府三星院的學員，此前在溪陽屋更多的是為了磨練自身，如今開學了，自然也得先回學府一段時間。

「這些信息你以後都會慢慢的接觸到，不過對於你們這種新生而言，今天最重要的，還是所謂的擇師賽，我之前也說過，這是進入聖玄星學府最重要的事情，最起碼，在你達到三星院之前，你的導師將會成為你的引導者以及支撐者。」

姜青娥金色眸子盯著李洛，緩緩道：「李洛，不要小瞧了聖玄星學府學員的這個身份，更不要小瞧了一位紫輝導師學生這個身份，從某種意義來說，他甚至不比你這個洛嵐府少府主的身份輕多少。」

「因為這代表著，在他的背後，有一位封侯境強者。」

「如今洛嵐府在大夏內局勢飄搖，我身懷九品光明相，人人都知道我潛力非凡，可他們難道就沒有生出過一些直接將我提前抹殺的意圖嗎？」

「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不敢。」

「因為我的優秀與潛力，即便是聖玄星學府都異常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誰敢以非正常的手段來刺殺我，他們只能選擇最光明正大的方式來對付我，而只要我抗下了這些，未來自會有反擊的機會。」

「所以李洛，進入聖玄星學府後，要展現出你的潛力，要讓學府高層重視你，這會是對你自身最大的保障。」

李洛望著姜青娥那有些嚴肅的絕美容顏，輕輕點頭，洛嵐府這塊肥肉牽扯的利益極大，在這種利益之下，並不缺少一些鋌而走險的人，甚至刺殺這種手段也不算罕見，而想要杜絕這些，成為一名紫輝導師的學生，顯然是個最保險的方式。

「放心吧，這擇師賽，我會竭盡全力的。」

一旁的顏靈卿託著香腮，笑道：「青娥，你這種囉唆的樣子，可真是很罕見呢。」

旋即她偏頭看著李洛，道：「你身懷水相，之後修業進入正軌後，如果想要嘗試去淬相院輔修淬相術的話，可以找我，我幫你推薦。」

李洛笑道：「那就先謝謝靈卿姐了。」

「待會到了聖玄星學府，靈卿會帶你去報導，然後準備擇師賽，這算是今天聖玄星學府的一場盛事，連大夏城各方頂尖勢力都會有掌事者親自到場觀看。」姜青娥說道。

「你不帶我？」李洛問道。

「真要選擇地獄開局嗎？如果你不在意的話，我倒是真的無所謂。」姜青娥絕美的容顏上露出一抹笑意。

李洛一滯，悻悻的道：「算了，等我發育一下再浪。」

他當然明白姜青娥的意思，以她在聖玄星學府的受歡迎程度，如果兩人表現得過於親近的話，恐怕會給李洛招引來一些「無妄之災」。

雖說這有點掩耳盜鈴的做法，但能不刺激人，就還是少刺激一點吧。

李洛也不想走到學府中，莫名其妙的就被人給打悶棍。

瞧得李洛那悻悻然的模樣，顏靈卿忍不住的嬌笑出聲，就連姜青娥，唇角都是微微彎了彎。

車馬飛馳，兩三個時辰後，李洛聽見車外喧譁聲開始變得沸騰起來。

他心有所感，掀開了車簾，看向了大道的盡頭。

只見得那裡，有一座巍峨大山拔地而起，大山之後，更是連綿無盡的蔥鬱山脈，莽荒古老之氣自其中沖天而起，給人一種磅礴之感。

山前有石梯一路而上，仿佛直通雲霄，石梯最盡頭，是白玉石所鑄就而成的門戶，其上似是星辰在綻放奇光，有五個文字浮現，那文字散發著無盡的厚重之感，同時有莫名的威壓釋放出來，仿佛連這方天地都被其鎮壓了下來。

聖玄星學府。

「這座門戶上面的字跡，乃是王級強者所書寫。」李洛身後，姜青娥悠然的聲音傳來。

李洛心頭一震，王級強者...

他望著那五個仿佛具備著生命力般的字跡，僅僅只是文字所留，就仿佛是具備著精氣神一般，充滿著靈性。

難以想像，書寫它的人，究竟是擁有著何等浩瀚之力。

真是讓人...嚮往。

李洛的眼中掠過一抹灼熱之色，旋即他望著石梯盡頭那若隱若現的龐大學院建築群，心中有著期待湧現出來。

他感覺，他的人生，將會在這裡，開啟真正的篇章。

第一百一十章將分天地，也分龍虎

當李洛成功突破到相師境，並且還將第二道後天之相煉化後，趁著這兩日的虛弱期，他就將精力投注到了相術的研究上面。

一般說來，隨著自身相力等級達到相師境，一些自身條件不錯的人，都會漸漸的開始接觸那些他們以前可望而不可即的將階相術，這種級別的相術威能，將會遠勝於之前的那些入門級相術。

而有句話叫做，將分天地，也分龍虎。

天地之意是天罡，地煞，指的是拜將階的兩個相力境界，而所謂龍虎，便是指將階相術的分級。

上為龍級相術，下為虎級相術。

故而也被稱為龍將術與虎將術。

相師境能夠接觸到的將階相術，多為虎將術，而龍將術，則是要踏入真正的將階之後，才能夠將其威能發揮出來。

按照李洛的估計，他之前打敗師箜的那一道「瀾光天流箭」，論起穿透殺傷力，應該是勉強達到了普通虎將術的層次。

而且他的「瀾光天流箭」也有獨屬於它的優勢，因為這是由兩道入門級相術組合而成，所以在相力的消耗上面，要比真正的虎將術好許多。

但李洛明白，隨著以後遇見的對手實力越來越強，他這種融合的入門級相術，應對起來也會越來越吃力，所以，他也必須嘗試接觸虎將術了。

洛嵐府總部，清氣樓，這裡是洛嵐府收藏諸多引導術，相術，雜籍之處。

李洛坐在臨窗的位置，有陽光穿透進來，落在人身上倒是暖洋洋的，他先是端起桌上的百參茶喝了幾口，熱氣流淌在體內，讓得人精神都是振作了起來。

這百參茶也是牛彪彪為他炮製的，算是補氣血之物。

「唉，年紀輕輕...」李洛望著手中的參茶，有些憂愁的嘆了一口氣，這真是提前過上了中老年生活啊。

感嘆一番後，李洛就開始翻閱著面前擺放的一些虎將術，這些虎將術，都是水相以及木相之術，因為李洛雖說如今算是擁有著四道相性，但主相還是水相與木相，光明相與土相只是兩者的輔相，在眼下李洛的手中，它們暫時只能夠取到一些輔助作用。

比如李洛能夠以水相或者木相之力催動一道對應屬性的虎將術，但如果給他一道光明相或土相的虎將術，那真是他使出吃奶的力量，都是難以將其施展出來的。

而且，別看現在李洛開了第二道相宮，擁有了「木土相」，可如果指望他能夠將兩主兩輔的四種相性的力量完全融合在一起，那也是不現實的。

別說四相融合，就算是三相，李洛都做不到。

甚至就是這個雙相融合，現在的李洛都只能說摸到一些皮毛，因為真正的雙相之力，正常來說，那是踏入封侯境的強者才會開始觸及的。

原因很簡單，幾乎九成九的人，都只有在達到封侯境時，才會開闢出第二道相宮。

而至於真正的三相融合之力，那更是王級強者的標誌。

當然，人家這個三相，才是正兒八經的王級三相之力，或許李洛也只有當將他那第三個空相宮填上後，才能夠稍稍的觸及一下。

窗前，李洛聚精會神的翻閱著一道道虎將術，半晌後，他的神色也是變得凝重了一些。

這些虎將術的複雜程度，遠遠的超越了以前李洛接觸的那些入門級相術，其中涉及之雜之精妙，遠勝入門級相術數十倍。

可見想要將一道虎將術修煉成功並且掌握，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與時間。

而虎將術的複雜，也會加大李洛試圖將兩種虎將術融合的難度，因為這其中所涉及的東西，太過的龐雜。

不過好在李洛於相術上面的天賦在至今所遇見的同齡人中，無人能出其左右，再加上他為此也早就做了許多的準備與功課，所以眼下在接觸虎將術時，倒沒有顯得太過的抓瞎。

雖說這些推衍與嘗試依舊是需要許多的時間，但也並非是完全沒有希望。

「兩種相性的虎將術融合，還需要一步步的來，不過若是能夠以一道虎將術為基礎，再輔於一種入門級的相術作為增幅，倒是可行。」

李洛沉思，最終他在這些虎將術中做了一些挑選，開始準備著他的融合大計。

...

時間一天天的過去，距離聖玄星學府開學愈發的接近了。

不過在要臨近開學時，李洛倒是接到了呂清兒派人的傳信，說是虞浪，趙闊等人到了大夏城，邀他出來聚一聚。

李洛聽到這消息也是一笑，這兩個貨耽擱這麼久，總算是到大夏城了啊，不過這麼久時間沒見，也挺想念的。

於是便應了下來。

第二日，在大夏城凱江街的一座臨街酒樓中，李洛見到了虞浪，趙闊，不過讓得他稍微有些意外的是，在場的還有著宗賦，池蘇，項梁三人。

「洛哥好！」三人見到李洛，忙不迭的打著招呼。

李洛點點頭，然後衝著呂清兒笑道：「他們這是？」

「他們都跟我道過謙了，以後也算是同學，所以我也沒計較了。」呂清兒笑了笑，說道。

「再說畢竟都是從天蜀郡走出來的，也算是個老鄉了。」

「是啊是啊，還是清姐大氣！」

宗賦連連點頭，笑道：「洛哥，我們之前也是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往後洛哥在學府裡面有什麼跑腿的小事，都可以直接交給我們。」

而那項梁則是很實誠的道：「我們就想抱洛哥的大腿。」

李洛忍不住的一笑，這話倒是實在，不過對於三人他倒沒有什麼怨氣，不然當日學府大考也不會輕易的放過他們。

「以前的事，就讓它過去吧，以後都是同學加老鄉，沒事多互相照顧。」李洛在桌邊坐下，笑道。

三人聞言，都是鬆了一口氣。

「洛哥，就在前些天，天蜀郡總部師擎被調到了南蠻郡，然後應該是用了什麼手段，讓那師箜也得到了一個聖玄星學府在南蠻郡的錄取名額。」宗賦坐下，便是立即表忠心的送上了一個打聽而來的情報。

「這位師總督，能耐倒是不小。」李洛笑了笑，但也並未太過的在意，師箜自身的實力是有的，再加上其父親的一些推動，走某些路子來獲得錄取名額，倒也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對此他早就有過一些意料，不過對於師箜，之前他不會懼怕，如今自然更不會有什麼好忌憚的。

所以他很快將師箜拋之腦後，與虞浪，趙闊他們笑著聊起天來，酒杯碰來碰去，氣氛倒是極為的熱絡。

喝了幾杯，虞浪臉色泛紅起來，笑眯眯的道：「我其實早就到了大夏城，只不過前兩天才跟趙闊碰面，我在大夏城這段時間，可是搞出了很多的成績。」

「你又幹啥了？」李洛笑道。

虞浪有些得意的道：「給你看個好東西，這裡面的信息對你應該有用的。」

旋即他從懷中掏出一本冊子，遞給了李洛。

李洛接過一看，冊子上面寫著：「聖玄星學府，新生實力榜！」

他頓時有些驚了：「你調查了聖玄星這一屆的新生？你怎麼搞到他們的信息的？」

其他人也是驚訝的看著虞浪，畢竟這些新生來自大夏城百郡，這之間地域極為遼闊，很多信息也並不算流暢，所以想要將這些新生的信息全部搞到手，這可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

虞浪謙虛的擺了擺手：「大夏城不是有個學政司嗎？專門會搜集這些信息。」

「這些信息，應該是保密的吧？」呂清兒疑惑的問道。

虞浪點點頭，道：「我找機會盯上了學政司的一名管事，發現這傢伙喜歡沒事逛樓子，然後我就跟他交了朋友，請他幫我搞了一份這一屆聖玄星學府的新生資料出來。」

李洛狐疑道：「他是傻子嗎？這麼輕易就給你一份保密的資料？」

虞浪正色道：「既然是朋友，那為了朋友兩肋插刀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趙闊鄙夷道：「你這是插朋友兩刀吧？」

「說人話。」李洛也罵道。

虞浪見狀，只能悻悻的道：「我只是趁他逛樓子搖床的時候幫他留了個影，然後痛心疾首的告訴他這樣是不對的，我的良知讓我必須去告訴嫂子，最後他就給了我一份聖玄星學府新生的資料。」

桌上，其他人都沉默了，好半晌後，方才有語重心長的聲音響起。

「虞浪，你是真的騷。」

第一百一十四章姐妹花與都澤紅蓮

當車輦抵達聖玄星學府之外時，姜青娥便是率先下了車，然後一路吸睛無數的登上山門，在一片沸騰聲中進了學府內。

李洛與顏靈卿則是在後方一些位置。

李洛能夠清楚的見到，在那姜青娥所過處，一些明顯是聖玄星學府的老學員，都是讓開了道路，對著她點頭示意，面龐上的熱切即便想要掩飾，但依舊還是透露出來了一些。

至於一些新學員，在略微做了一些打聽後，那眼中便是有著驚豔與敬重同時的顯露了出來。

那就是姜青娥啊，傳說中的九品相。

這是真正的風雲人物，不論是在聖玄星學府還是在整個大夏。

而一想到未來他們就將會與這般人物在一個學府中修行，就不免感到了一些期待與激動。

「嘖嘖，這聲望也太高了吧。」李洛忍不住的感嘆一聲。

「這才到哪...等以後，你會慢慢的知道，你這位未婚妻在聖玄星學府中魅力有多強。」顏靈卿說道。

李洛嘆了口氣，也不用以後了，畢竟連紫輝導師這種封侯境的存在都難逃姜青娥的魅力，他還需要知道個什麼？

在這種複雜的心緒間，李洛跟隨著顏靈卿登上石梯，邁過那散發著磅礴威壓的白玉門戶，然後前方的視野陡然間變得震撼起來。

首先印入眼帘的是連綿的學院建築群，一幢幢高聳如塔般的建築拔地而起，錯落有致的散布在四方。

一股磅礴大氣之感撲面而來，仿佛是夾雜著這座古老學府千百年的厚重底蘊，讓人忍不住的就心生敬畏。

而這些建築並非是最為震撼人心，最具備視覺衝擊力的，是在學府的上空，有一株巨大到讓人感到戰慄的相力樹展開的枝葉。

那一株相力樹之巍峨，宛如擎天山嶽般，人立於其下，顯得格外渺小。

相力樹茂盛的枝葉鋪天蓋地的蔓延開來，遮蔽了聖玄星學府半壁天空，磅礴濃鬱的天地能量源源不斷的自四方匯聚而來，即便隔著挺遠的距離，李洛依舊能夠感覺到那相力樹中散發的能量強盛到了何種驚人的程度。

難怪連帝流漿這種天材地寶都能夠誕生出來。

果然，南風學府的那顆相力樹與聖玄星學府這一顆比起來，真的是如同沒長開的小樹苗...

在李洛心中為聖玄星學府的場景而震撼時，顏靈卿已是將他帶到了新生報到處。

做了一些簡單的登記，李洛取得了一枚玉牌，這是待會參加擇師賽時所需要之物。

「趕緊溜。」

那給李洛做登記的是一名二星院的學員，他對著李洛的信息看了半天，似是有點印象，但又想不出哪裡熟悉，而顏靈卿見狀，則是拉著李洛打算撤退。

在要撤退時，李洛突然感覺到後方有些騷動聲傳來，目光一掃，便是見到在那人群中，有兩道倩影走了出來。

兩道倩影，當先的少女身材高挑，雙腿修長，齊耳的短髮，她的容顏只能說是清秀，臉頰上還有著點點雀斑，面色冷淡的模樣，散發著有些壓迫的氣場，讓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好相與的人。

不過李洛倒是一眼將她給認了出來，在虞浪編造的冊子上面，這少女正是那排名第三的白豆豆。

在白豆豆身後，還有著一名少女，這名少女模樣與白豆豆比起來，就明顯上升了不止一個檔次，精緻的容顏宛如瓷器般，肌膚如雪，大眼睛忽閃忽閃，仿佛是一汪清澈湖泊所化。

比起白豆豆高挑的身材，她要顯得嬌小一些，可正因如此，反而顯得整個人有種我見猶憐般的楚楚動人，讓人恨不得擁入懷中好好保護。

周圍那些騷動聲，大部分都是一些男學員在看著這嬌小精緻的少女。

白萌萌。

李洛也將她給認了出來，正是此次新生中最出名的姐妹花。

嗯，這白萌萌倒的確是很漂亮，有跟呂清兒競爭的潛力，難怪虞浪好這口，冒死都想要將她排到新生顏值第一。

「無聊的蒼蠅，滾開。」

面對著周圍那些投向妹妹的熱切目光，那白豆豆臉頰上有著寒氣縈繞，直接毫不客氣的寒聲道。

周圍的學員頓時尷尬的撤開，顯然沒想到這白豆豆如此的剽悍。

白豆豆冷哼一聲，面無表情的帶著白萌萌前往一處接待點，辦好了新生入學手續。

李洛也是收回了目光，與顏靈卿就打算離開。

不過剛剛轉身，李洛卻是險些撞到一道人影身上，連忙退後一步，目光看著面前，只見得那裡，有兩道人影正盯著他。

其中一人李洛並不陌生，竟然是都澤北軒，此時的他，正眼神玩味的盯著他。

而在都澤北軒身前，還有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女子一頭火紅長發，烈焰紅唇，容顏也是相當漂亮，只不過一對眼眸卻是散發著強勢以及冷厲。

此時，這紅髮女子盯著李洛，淡淡的道：「你就是李洛？」

李洛瞧著眼前這身材火暴的紅髮女子，眉頭微皺了一下，這跟都澤北軒如此的親近，顯然是敵非友啊，於是他笑了笑：「有事？」

「都澤紅蓮，你幹什麼？」此時李洛身旁的顏靈卿柳眉微豎起來，道。

李洛聞言，心頭一動，都澤紅蓮...看來這紅髮女子，也是都澤府的人啊。

「顏靈卿，我只是來看看姜青娥的未婚夫而已，你這麼護犢子做什麼？」都澤紅蓮紅唇微掀的道。

她的聲音並不響亮，可落在附近關注此處的人耳中，卻宛如是驚雷一般。

旋即有譁然聲爆發開來，一道道難以置信的目光望著李洛。

「他是姜青娥的未婚夫？！」

「對了，他叫做李洛，洛嵐府的少府主，的確與姜青娥有著婚約，這事連姜青娥都曾經親口說過的！」

「可惡啊，這小子何德何能，竟敢佔有姜學姐？！」

「除了長得帥點，似乎也沒什麼特長啊。」

「這個樣子，其實中肯的來說，也不能說只是有點帥吧？」

「膚淺，再帥又能怎樣？在我聖玄星學府，帥的人還少了嗎？我們講究的都是內涵與底蘊！」

「......」

諸多聲音爆發，那些看向李洛的目光中，最為濃鬱的，便是一種名為嫉妒與不忿的負面情緒。

這些視線，也讓得李洛再度清晰的感覺到姜青娥在聖玄星學府中的聲望與魅力，當即無奈的撇撇嘴，沒想到到頭來還是避免不了這一遭。

「都澤紅蓮，你在這裡做什麼妖，你被青娥一直壓制，也沒必要來找李洛出氣吧。」顏靈卿俏臉上有怒意浮現出來，她顯然也看了出來，這都澤紅蓮是故意來點破李洛身份，為他招引一些不必要的仇恨值。

「只是實話實說而已，或者說，這位小學弟沒有勇氣承認這件事嗎？」都澤紅蓮烈焰紅唇，倒是顯得格外的性感，然而她的所作所為，卻仿佛是一條妖豔的蛇在吐著信子一般。

「你！」顏靈卿怒視，這都澤紅蓮倒是狠毒，這種局面，李洛如果承認，那就是招引仇恨值，可若是不承認，傳出去更是讓人看低了李洛，覺得他缺乏勇氣，這對於他未來在聖玄星學府修行，可沒有半點好處。

李洛凝視著這都澤紅蓮，片刻後，突然笑了笑，上前兩步。

然而都澤紅蓮只是眼神淡淡的看著他，也沒有退後的樣子，那目光猶如在看待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孩一般。

李洛目光與都澤紅蓮對碰，輕聲道：「都澤紅蓮...」

都澤紅蓮淡笑道：「我的問題，你還沒回答呢。」

「都澤紅蓮！」

李洛臉龐上突然有著怒意湧現出來，一聲大喝，喝聲之中，似是充滿著無奈與痛苦。

在那周圍疑惑的目光中，他突然退後兩步，大聲道：「你不要再逼我了，我都已經說過了，雖然你喜歡我，但我們是不可能的，我是有婚約的人，而且就算你同意做小，青娥也不會答應的，你就放過我吧！」

李洛無奈痛苦的聲音響起，引得此處的喧譁瞬間鴉雀無聲下來，一道道目光噙著震撼之極的情緒投射而來。

而那都澤紅蓮，俏臉上噙著的淡淡笑意，也是在此時，一點點的僵硬了下來。

第一百一十一章新生實力榜

對於虞浪的騷操作，李洛好歹也算是有些免疫了，所以很快也就從他的這曲折故事中清醒過來，神色複雜的搖搖頭，然後打開了這所謂的新生實力榜。

冊子一打開，便是有一張人物畫像印入眼帘，那是一名頭髮披肩的少年，少年皮膚顯得有些黝黑，然而一對眼睛，卻是散發著一種令人心悸的兇厲之氣，仿佛山野深處走出來的猛獸一般。

在他的臉龐上，有著許些紋路，那些紋路，似是虎獸身上的虎紋一般，如此一來，更是將他的煞氣渲染到了極致。

仿佛是一頭人形的兇虎。

李洛望著這張畫像，眼瞳也是微微一凝，連神色都是變得鄭重了起來，這圖上的少年，即便不是真人，但依舊讓得他感覺到了一種極大的危險感。

李洛目光掃下，只見得畫像之下有這如兇虎般的少年的信息。

「秦逐鹿，出自西域郡西域學府，其父為大夏大將軍，秦鎮疆。」

「此人擁有上八品相，噬金妖虎相，疑似相師境第二段生紋段的實力，西域郡乃是大夏邊疆所在，紛爭不斷，秦逐鹿自小於軍隊中成長，歷經殺伐，造就兇厲嗜戰的性格，宛如兇虎。」

「如此實力，堪稱聖玄星學府新生第一人！」

李洛看完這些信息，緩緩道：「好兇狠的秦逐鹿。」

上八品相，生紋段的相力等級。

這算是李洛所見過的人當中，除了姜青娥外，相性品級最高的人了，而且，這傢伙，竟然已經相師境第二段了...這等修煉速度，堪稱是頗為驚人了，畢竟現在的李洛，也就剛剛才完成到相師境第一段的突破而已。

此人看面相就是兇性驚人，顯然手中是真的斬殺過不少敵人，與他相比起來，聖玄星學府的許多新生嬌軟得跟小白兔一樣。

「秦逐鹿，我聽說過他，此人根本不與任何人打交道，性格孤僻，兇厲，他的眼中只有戰鬥，沒有任何其他之物，據說他的口頭禪就是...女人，只會影響我砍人的速度。」呂清兒也是靠近了過來，帶起一陣幽香之氣，她望著那秦逐鹿的畫像，俏臉極為凝重與忌憚的道。

李洛一愣，搖搖頭道：「真是太野蠻了！他這樣會沒有女孩子喜歡的。」

「那可不一定，這秦逐鹿在西域學府中女孩子的嘴中風評還是挺高的，因為不知什麼原因，他雖然與男人交手時都是毫不留情，兇狠異常，可面對異性時，都只是點到即止，甚至聽說，他有些恐女。」

李洛震驚了，就連虞浪他們都是驚愕的看來：「恐女？」

這麼一個看上去跟殺神一樣的人，竟然會恐女？！

趙闊有些同情的搖搖頭，道：「看來他只能單身一輩子了，大將軍府要絕後了？」

虞浪沉默了一下，道：「如此的話，李洛你可要小心一點了，這種人，既然恐女的話，那說不定會有另類癖好，你長得這麼帥，大概率會被盯上。」

李洛嘴角抽搐了一下，默默的摸了摸腰間，我的刀呢？

呂清兒白了虞浪一眼，道：「曾有人評價他，兇性堪比王侯精獸。」

「這個評價，倒是很中肯。」李洛感嘆一聲，他沒見過王侯級的精獸，但這秦逐鹿眉宇，眼神中所釋放出來的兇厲，卻是讓得他感覺到了一種窒息感。

「你這冊子倒是做得越來越精緻了，現在竟然還能配上人像。」李洛又看向虞浪，讚嘆道。

這一次虞浪做出來的冊子，比在天蜀郡學府大考時，顯然更加的有水平了。

「都是我那個朋友給的資料比較齊全。」虞浪謙虛的道。

李洛翻了個白眼，神特娘的朋友，你這明明是敲詐勒索搞來的資料，想必那個朋友在給資料的時候，恐怕連殺人滅口的心都有了。

李洛沒搭理這傢伙，繼續往下翻看。

「新生第二名，王鶴鳩，出自大夏王家，乃是大夏最為古老的一批世家，底蘊深厚，其人身懷下八品毒相，疑似開種段，上重花種境實力。」

那名為王鶴鳩的少年，雙眼細眯，一臉笑容，手持一柄碧綠如玉的摺扇，看上去仿佛很是陽光的樣子，反而誰能想到，他所擁有的相，竟然是頗為少見的毒相。

這種相性，會使得修煉出來的相力擁有著劇毒之力，一旦侵入人體，就會造成極大的破壞力。

「不愧是聖玄星學府...這些新生，都不是簡單貨色啊。」李洛再度感嘆，這名為王鶴鳩的少年，顯然不是省油的燈。

「新生第三名，白豆豆，出自姑蘇郡寒山學府，同時其所在的白家，也是大夏頂尖的世家之一，其人擁有下八品風相，疑似開種段，上重花種境的實力。」

這白豆豆，是一名有著齊耳短髮的少女，少女模樣只能說是清秀，然而眼眸間卻是透著一股冷冽之意，一看就不是那種好接觸的人。

「新生第四名，都澤北軒，出自大夏學府，同時乃是大夏五大府之一，都澤府的少府主，身懷下八品瀾鯤相，疑似開種段，上重花種境的實力。」這個人李洛就不陌生了，畢竟之前在金龍寶行就碰過面了。

「...」

「新生第七名，辛符，出自暗海郡暗之學府，身懷上七品影相，開種段，下重花種境實力。」這人擁有著罕見的影相，李洛多留意了一下，不過畫像上面完全看不出什麼，因為這人穿著黑色兜帽，整個人仿佛都隱藏在陰影中，讓人感到很是神秘。

「......」

李洛繼續往後看，發現能夠進入前十的人，最起碼都是花種境的實力，而在第十三名的位置，見到了司秋穎，同時最後在第十九名的位置見到了他的信息，而呂清兒，位於二十名。

「真是藏龍臥虎。」看完冊子，李洛笑了笑，毒相，影相，這類的相性頗為的罕見，此前他從未遇見過，如今總算是開了眼界。

「你這冊子，倒是真的不錯，你應該能在這上面賺一筆。」李洛衝著虞浪笑道，這些信息對於他而言的確算是頗為的重要了。

「過獎了。」虞浪笑嘻嘻的道，不過看得出來，他對自己這次的大作也是相當的滿意。

呂清兒搖搖頭，道：「你若是能夠把這些心思用在修煉上面，現在恐怕已經達到十印了。」

眼下的虞浪，還處於九印層次，而趙闊更低，只是八印，但趙闊的修煉時刻沒有放鬆，只是因為他畢竟只是五品相，這限制了他的提升速度。

虞浪乾笑一聲，然後衝著李洛神秘的眨了眨眼，道：「你以為這就是我此次的最佳力作嗎？」

「還有什麼？」李洛驚訝的道。

虞浪道：「你們覺得新生進入聖玄星學府，大家最在意的是什麼？」

「不就是誰最強嘛。」項梁大咧咧的道。

「錯！」

虞浪搖搖頭，笑眯眯的道：「難道你們不想關注一下，新生裡面哪個女同學最漂亮嗎？」

項梁等人眼睛頓時一亮，這話對頭啊，說實在的，誰最強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反正他們沒可能去競爭，但是對於哪個女同學最漂亮，他們就有興趣了。

虞浪小心翼翼的從懷中掏出另外一份冊子，得意的宣布：「這就是我這段時間的嘔心力作，聖玄星學府新生顏值榜！」

李洛皺眉，沉聲道：「虞浪，這我就得批評你了，我們來聖玄星學府是為了修行，你這些歪門邪道還是要注意一些。」

「先給我看看，我幫你批判一下。」

他伸出手來，從虞浪手中將冊子搶了過來。

唰。

趙闊，項梁，宗賦三人立刻出現在了他的身後。

李洛將冊子緩緩打開，然後就有名單印入眼帘，而當李洛看見那榜首位置時，頓時沉默了下來。

身後的趙闊三人默默的坐了回去，同時看向虞浪的眼神中充滿著敬佩，他娘的，見過會作死的，但是真沒見到能作到這種程度的。

因為他們看得清楚，那新生顏值榜第一的位置，赫然是...洛嵐府少府主，李洛！

感情這玩意連男人的顏值都算進去了？

李洛將冊子緩緩的放下，面帶笑意的看了看虞浪。

虞浪被李洛看得心裡發毛，乾笑道：「洛哥，這顏值榜不分男女，以你的帥氣，必然第一的啊！」

李洛笑道：「聽說今天是你請客？」

虞浪乾笑著點點頭，心中有點不安。

李洛手掌猛的一拍桌子，喝聲如雷。

「老闆，把你們那鎮店之寶，百年青碧羅給我全部送上來！」

第一百一十二章顏值第一

鎮店之寶最終在虞浪痛哭流涕的崩潰狀態下沒能送上來，不過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將冊子中的所有男性都給刪除掉。

而對於這一點，趙闊等男性都表示贊同，誰要看男人的顏值排行啊，無聊不無聊！

「我覺得挺好的呀，難道我們女孩子就不能欣賞異性的顏值嗎？我覺得李洛的確算是新生中男生顏值第一！」呂清兒持反對意見，道。

李洛不樂意的道：「相比讓人注意我的顏值，我更喜歡他們關注我在修煉中所付出的汗水與努力。」

「所以必須刪掉！」

呂清兒白了李洛一眼，不跟他爭辯，但還是對虞浪說道：「雖然他們反對，但是我還是支持你。」

「我也是。」池蘇附和。

「還是清兒姐善解人意。」虞浪眼眶含淚的道。

李洛再度打開冊子，然後他有些驚訝的發現，在他之後，新生顏值排名第一的女孩子，竟然不是呂清兒，而是一個叫做白萌萌的女孩。

上面還有白萌萌的畫像。

那是一個穿著白裙的少女，少女模樣的確極為的精緻漂亮，她長發飄飄，眼眉間有著一種柔弱的韻味，讓得人忍不住的想要將其擁在懷中安撫。

下面還有她的信息，白萌萌，同樣出自姑蘇郡的白家，是白豆豆的親妹妹，擁有著上七品的水魘蝶相。

「我覺得吧...你還是先不要支持他。」李洛輕嘆一聲，然後在呂清兒疑惑的目光中，將冊子遞了過去。

呂清兒還不想接，不在意的道：「我才不想看這些呢。」

但眸光還是不由自主的掃了過去，而當她發現那排在第一名的白萌萌時，所有人都感覺到有淡淡的寒氣從呂清兒的體內散發出來。

虞浪感覺到一些不妙，道：「清兒姐，你聽我解釋。」

呂清兒微笑道：「虞浪，你覺得她比我漂亮在哪？」

趙闊一臉憨厚的道：「我覺得這個白萌萌雖然也很漂亮，但是還是比清兒姐稍微差一分的。」

「清兒姐的氣質，比她強一些。」項梁說道。

「這個白萌萌可以放在第二。」宗賦道。

虞浪在呂清兒的眸光注視下，有些瑟瑟發抖的爭辯道：「清兒姐，單論顏值的話，其實我覺得的確是你比她更強一分，但主要是她那個氣質，你知道吧...她那種我見猶憐的氣質，比較打動人心。」

呂清兒輕輕點頭，嘆道：「這種柔弱的氣質，我實在是很難做到啊。」

旋即她轉過頭，對著還在門口的店長溫柔的說道：「店長，今天我朋友請客，整個店裡的消費他都包了。」

虞浪面色發白，急忙道：「等等！我剛才考慮一下，其實清兒姐你這種清冷獨立的氣質，更符合現在年輕人的價值觀，所以我覺得是我之前思慮不周，我回頭立即修改，這新生顏值榜第一，必須是你呂清兒！」

呂清兒柳眉輕蹙，道：「我對這東西又不在意，改不改都無所謂的。」

虞浪遲疑了一下，道：「那就不改？」

「老闆。」呂清兒小手一招。

「我明白了！清兒姐！」虞浪眼眶含淚，他真是天真，竟然會相信女人嘴上說的話，她們說著不在意，但如果你真以為她不在意的話，那可就真是第一號蠢貨。

呂清兒輕笑道：「虞浪，你這次出的冊子，一定會大賣的！」

虞浪坐下喝著酒，心中滿是悲苦，想要出一個符合自己心意的作品真是太難了，總是被各種外力原因強行扭曲了本意。

不過卻沒人理會自怨自艾的他，其他人都是拿著兩本冊子，來回的討論研究，不得不說，這些冊子中的信息，對於他們接下來進入聖玄星學府後將要面臨的擇師賽，的確是有著不小的幫助。

聚會最後在一片歡喜中落幕。

而當他們心滿意足的走出酒樓，準備各自散去時，卻是見到在那街道上，李洛的車輦旁，有一道倩影依靠著車架，金色的眸子望著走出酒樓的他們。

在趙闊，項梁等人見到那張在燈光下顯得絕美的面孔時，一時間呆了一下，然後下意識的打了個冷戰。

他們顯然是認出了那張在天蜀郡中家喻戶曉的容顏。

姜青娥！

在那一對純粹的金色眼瞳注視下，不知為何，他們感覺到了一種難言的壓迫感，甚至連還處於悲苦之中的虞浪都是吞了一口口水，有點雙腳發軟。

因為他們有種跟同學出去鬼混，然後被家長在門口逮到的感覺。

姜青娥雖然不是李洛的家長，但是...她是他的未婚妻啊！

李洛也是在此時見到了車輦前的姜青娥，臉龐上有些驚訝，道：「青娥姐，你怎麼在這裡？」

姜青娥邁動著長腿走了上來，髮絲在夜風中輕輕飄揚，湛藍色的短披隨風而動，整個人看上去颯得不行。

「之前辦事正好經過這裡，見到了你的車輦，就順便在下面等你一起回家了。」姜青娥迎著李洛的目光，微微笑了笑。

旋即她的眸光越過李洛，看向了後面那同樣在盯著自己的呂清兒，兩女的眸光碰撞在一起，空氣仿佛是凝滯了一下。

而在這一刻，虞浪，趙闊等人有種拔腿就跑的衝動，那可是姜青娥啊，天蜀郡中的傳說人物。

「清兒學妹，又見面了。」最終，姜青娥絕美的臉頰上露出淡淡的笑容，說道。

呂清兒盯著眼前那張絕美中帶著許些凌厲的容顏，即便是她，都不得不承認，姜青娥從各方面來說都是那樣的完美。

不過，她的眸光也並沒有躲閃，迎著姜青娥的眸光輕笑著點點頭：「姜學姐風採依舊。」

「李洛把學府大考中的事情都告訴了我，說起來真是要感謝你們，不然他怕是拿不到這個第一。」姜青娥說道。

呂清兒微笑道：「其實以他的實力，拿第一是很簡單的事情，只是他不想爭而已。」

兩女說話間，其他人安靜如雞，瑟瑟發抖的不敢講話，因為這位姜學姐氣場太強大了，也就呂清兒能夠頂一頂。

姜青娥笑了笑，沒有多說，道：「你們是李洛的朋友，以後在聖玄星學府有什麼問題的話，也可以來找我，能力範圍內，我會儘量幫忙的。」

「今天時間不晚了，我就帶李洛先回家了。」

聲音落下，她對著幾人笑了笑，然後就伸出手，牽住了李洛的手掌，拉著他徑直上了車輦。

車輪滾動聲中，便是在燈光明亮的街道中漸漸遠去。

幾人立於酒樓門口，望著遠去的車輦，安靜持續了好片刻。

「這就是傳說中的姜學姐嗎...真是好颯啊！」好半晌後，池蘇忍不住的開口，眼眸中滿是崇拜之意。

虞浪抹了一把額頭上的冷汗，道：「剛才那一瞬間，我以為我都要挨揍了。」

呂清兒沒有說話，只是伸手將金龍寶行的車輦招了過來，然後對著幾人道：「我也先回家了，回頭聖玄星學府再聚吧。」

車簾落下，車輦也是滾動起來。

其他幾人在路邊面面相覷。

虞浪嘆了一口氣，道：「突然有些同情李洛了，原來，長得帥，是真的挺有煩惱的啊。」

趙闊等人聞言，也是頗有同感的點了點頭，但旋即又反應過來，他娘的...我們有這個資格去同情人家？

你搞笑了吧？

第一百一十五章做小還是做大

這新生報到處，原本的喧譁在此時死寂一片，一道道目光震撼無比的望著李洛與都澤紅蓮，他們一時間有點無法想像剛剛聽到了什麼。

都澤紅蓮喜歡這個李洛？

還同意做小？

這是瘋了吧？

這種話如果換一個人說出來，恐怕在場沒幾個人會相信，反而會嗤笑一場，但眼下那李洛的外貌實在是過於的優秀，這就讓人不得不懷疑，是不是都澤紅蓮真的看上了他的模樣。

「這該死的小白臉少府主！」有男學員眼睛都紅了起來，盯著李洛恨不得將他吞了一般，都澤紅蓮同樣是聖玄星學府三星院的學員，雖說論起名氣，魅力什麼的一直被姜青娥壓制，但這並不能否認她的優秀。

在聖玄星學府中，都澤紅蓮也是擁有著不少追求者的。

然而現在，難道連這都澤紅蓮，也被眼前這李洛該死的帥氣容貌給俘虜了嗎？

這個混蛋，不僅有著姜青娥那樣的未婚妻，還能夠得到都澤紅蓮的青睞？

而在周圍震撼的目光中，那都澤紅蓮俏臉上的笑容也是在僵硬，凝固，旋即那美目中有憤怒的火焰噴射出來，她倒是沒想到，眼前這李洛竟然會如此的無恥，滿口胡話污衊她的清白！

什麼喜歡你？！什麼願意做小？！

你算個什麼東西啊！

「李洛，你找死！」都澤紅蓮聲音都是在顫抖，憤怒到極致了。

李洛連忙退後兩步，痛苦的道：「紅蓮，強求是得不到結果的，算了吧。」

然而他看著都澤紅蓮的目光中，卻是帶著淡淡的漠然笑意，你不是想要給我招仇恨嗎？那我就直接給你潑一頭的屎，雖然這也算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但既然你敢來，那就不要怪我狠了。

「李洛，你在放什麼狗屁？！」一旁的都澤北軒也怒了，他沒想到李洛的反擊如此的狠毒，雖說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他這通話，可這世界上，流言可從來不帶腦子的，到時候真的傳出什麼他姐姐與姜青娥爭夫，那簡直會把人氣到爆炸的。

「北軒，我做你小舅子這件事情，我們雙方真的都需要經過深思熟慮。」李洛嘆了一口氣，道。

轟！

不過他聲音剛落，一股驚人的相力猛然自都澤紅蓮體內爆發出來，赤紅色的相力宛如熊熊燃燒的火焰，將她盡數的包裹。

「李洛，你找死！」

都澤紅蓮紅髮飄舞，美目中有殺意湧動，直接是暴射而出，裹挾著強悍赤紅相力的掌風，對著李洛狠狠的拍下。

「都澤紅蓮，你敢！」

顏靈卿見狀，俏臉頓時一變，急忙上前一步，擋在了李洛身前，渾身有水相之力升騰而起，傾盡全力的與都澤紅蓮一掌相撞。

砰！

兩股相力衝擊在一起，但顯然是都澤紅蓮佔據上風，顏靈卿嬌軀一顫，便是被震得倒射而退，俏臉微微發白。

她畢竟只是相師境第三段的實力，跟都澤紅蓮相比，顯然還是有著很大的差距。

「顏靈卿，滾開，你護不住他！」都澤紅蓮寒聲道。

「今天我要撕爛他的嘴！」

話音落下，身影已是再度疾射而出，熾熱狂暴的掌風將李洛與顏靈卿都是籠罩了進去。

嗡！

不過這一次，就在其熾熱掌風即將落下時，天際之上，突然有著一道光柱如神明之劍般轟然砸落，直指都澤紅蓮。

突如其來的攻擊，讓得都澤紅蓮瞳孔也是微縮，因為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光柱之中所蘊含的霸道力量。

那力量並不陌生...因為她已經與其鬥太多次了。

姜青娥！

都澤紅蓮眸光變幻，終於還是不敢硬受一記姜青娥的攻擊，雙手一合，只見得赤紅相力爆發，仿佛是形成了一朵燃燒的紅蓮，將其嬌軀包裹。

轟！

霸道的光明相力光柱呼嘯而下，轟擊在了那燃燒的紅蓮之上，狂暴的相力橫掃開來，將附近的學員震得狼狽後退。

待得他們再度看去時，只見得那都澤紅蓮身影也是有些狼狽的退後了數步，覆蓋身軀的燃燒紅蓮，直接是在此時漸漸的湮滅下去。

她的臉色青紅交替，最終將翻滾的氣血與震蕩的相力壓制了下去。

「她護不住，我呢？」

有冰冷的聲音在此時淡淡的響起，只見得光芒在李洛，顏靈卿面前擴散開來，下一瞬，姜青娥的身影顯露了出來。

她手持一柄大劍，湛藍短披隨風而揚，金色的眼瞳，帶著一種冷冽之意，盯著前方的都澤紅蓮。

「都澤紅蓮，輸給我那麼多次後，終於沒勇氣再找我了嗎？開始把目標轉移到新生頭上去了？」姜青娥淡淡的道。

「真想打的話，和我去鬥技場吧，我今天會把你抽到下不了臺的。」她盯著都澤紅蓮的目光帶著一些冰冷，顯然今日都澤紅蓮針對李洛的舉動，讓得她也是動怒了。

「怕你不成！」都澤紅蓮怒笑出聲。

兩女對峙，氣氛瞬間就變得劍拔弩張起來。

而周圍的學員則是驚呆了，姜青娥竟然與都澤紅蓮打了起來，而她們爭鬥的目標，顯然就是那個李洛！

這新聞是想要直接引爆聖玄星學府嗎？

不過就在此時，周圍的人群突然被驅趕開來，有一隊穿著金銀葉交擊袍服的隊伍衝了進來，周圍一些老學員見狀，紛紛退後，這是聖玄星學府的執法隊，一般都是由三星院，四星院的學員組成，管理學府內的秩序。

在這群執法隊前方，一名模樣英俊，頭髮綠油油的青年有些無奈的看著對峙的兩女，道：「姜青娥，都澤紅蓮，今天是新生報導的日子，你們在這裡動手，可是會讓人覺得我聖玄星學府風氣不好啊。」

此人正是那司秋穎的大哥，司天命。

姜青娥瞥了司天命一眼，執法隊都來了，想來動手是沒可能了，於是也就漸漸的散去周身湧動的光明相力。

都澤紅蓮依舊有些惱怒，對著司天命道：「這李洛辱人清白，一定要責罰！」

李洛聞言，沉痛的道：「紅蓮，如果你一定要胡攪蠻纏的話，我願意為你受罰。」

活脫脫一副這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我願意承擔所有的模樣。

可就是這幅模樣，反而將都澤紅蓮氣得胸前都是在起伏，李洛這是要將她黑到底了。

司天命有些頭疼的揉了揉眉心，其實事情經過他在趕來時已經知曉了，這都澤紅蓮姐弟顯然是衝著李洛而來，想要給他找一些麻煩，但誰都沒想到這李洛也不是省油的燈，直接一口咬了過來，反而將都澤紅蓮搞得一身騷。

「好了，這件事情就到此為止，你們走吧。」司天命對著都澤紅蓮，都澤北軒說了一聲。

又看向李洛，警告道：「你也要適可而止。」

李洛笑了笑，如果不是這都澤紅蓮要來找麻煩，誰願意惹這些麻煩，不過既然惹來了，那就折騰唄，看看誰頂不住。

都澤紅蓮緊咬著銀牙，美目噴火的盯著李洛，但她也明白現在對他也做不了什麼，只能道：「臭小子，你給我記住了，我不會放過你的！」

李洛沉痛的嘆了一口氣，就要再度開口。

不過那司天命連忙站出來，道：「行了行了，趕緊走。」

這李洛顯然又要張口黑人了，別到時候將都澤紅蓮氣爆炸，真不管不顧的要瘋起來了。

都澤紅蓮轉身氣憤的離去，只是看那姿態，多少是有點恨不得趕緊逃離此處，那個李洛，真是太惡毒了。

都澤北軒眼神陰沉的看了李洛一眼，沒說什麼狠話，但熟悉其性格的都知曉，這是記上了。

隨著都澤紅蓮姐弟離去，此處的氣氛方才漸漸的恢復過來。

不過一些看向李洛的目光，依舊是充滿著怪異。

姜青娥偏頭看向李洛，道：「你這麼一鬧，往後可能就不只是地獄開局了。」

李洛無奈的道：「這次是真被逼的。」

誰知道這都澤紅蓮會跑來找麻煩，現在的他也打不過別人，只能搞這種傷敵八百，自損一千的狠招數了。

「李洛，你這招也太狠了，哈哈哈，她肯定氣炸了。」顏靈卿笑得花枝亂顫，看向李洛的目光中滿是佩服。

她又衝著姜青娥戲謔道：「你願意都澤紅蓮做小嗎？」

姜青娥紅唇微翹，旋即反擊道：「都澤紅蓮做小不行，你可以。」

顏靈卿白皙臉頰一紅，張牙舞爪的就要對著姜青娥撓去：「你想得倒是美。」

「咳。」

此時那司天命走來，瞧得兩女打鬧，咳了一聲，然後對著李洛道：「李洛學弟，你這一到聖玄星學府，就惹事了啊。」

「對了，忘了自我介紹，我是司天命，是司秋穎的大哥。」

李洛看了一眼司天命那綠油油的頭髮，輕聲道：「其實猜到了。」

司天命滯了滯，怎麼有點不太想跟他說話了呢？

他無奈搖搖頭，也不與李洛計較，道：「雖然是都澤紅蓮先來惹你，但你這汙人清白也太狠了，她在聖玄星學府中還是很有一些追求者的，你這樣只會為你招引來更多的麻煩。」

李洛笑了笑，這司天命倒是比較明事理，比他那妹妹好多了。

「我也不想惹她，但顯然躲是躲不過的。」李洛說道。

「那以後找你麻煩的會更多。」司天命道。

李洛嘆了一口氣，然後自覺的站到了姜青娥身後，道：「我有大腿。」

司天命再次被噎了一下，最終只能衝著姜青娥苦笑一聲。

「你們洛嵐府這位少府主，的確是有點特別啊。」

（明天公眾微信的付費章節上面會放出呂清兒的圖，白絲的，嘿嘿嘿，沒關注微信的，大家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天蠶土豆的公眾號。）

第一百一十三章開學之日

當夜聚會過後，李洛再度沉浸於相術修煉的世界中，時間就這麼過去，轉眼就已到了聖玄星學府開學。

不過額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天的時間中，李洛煉化了大量的靈水奇光用於進化第二相，而現在，他的木土相已經直接從一品飛躍到了四品。

這個品階的木土相，方才勉強算是能夠排上一些用場了。

眼下的李洛，實力從某種意義來說已是相當不錯，相師境第一段白種的實力，第一相宮擁有著六品水光相，第二相宮擁有著四品木土相。

兩座相宮同時運轉，兩顆相力種子煉化吸收著天地能量，不僅使得李洛自身的修煉速度比起以前更為的迅猛，而且也讓得他的相力上限，要比同等級的人強上許多。

可以說現在的李洛，才算是開始體驗到多相宮帶來的好處。

而在這種種的加持下，李洛感覺，在那擇師賽中，他找個紫輝導師，應該也不算太難吧？

...

這一日的大夏城格外沸騰，因為今日就是聖玄星學府開學之日。

聖玄星學府雖然並未坐落在大夏城內，但大夏城距離學府也就不到半日的路程，從輻射範圍來說，聖玄星學府依舊算是大夏城的區域之內。

所以，想要前往聖玄星學府，大夏城是必經之路之一，再加上此處乃是大夏的中心，更是引得各路學員都會在此落腳。

而聖玄星學府在大夏國的地位超然，它的任何一舉一動，都將會引得各方勢力時刻關注，這新生入學，更是重中之重，因為這些新生，算是代表著大夏國這一屆最為優秀的新鮮血液，在那未來，指不定就有著封侯強者從其中走出。

若是能夠在這上面提前進行一些投資，未來所取得的回報，將會是超乎想像的。

在大夏城因為聖玄星學府開學而沸騰時，在那寬敞的大路上，洛嵐府的車輦已是奔馳而過，對著遙遠處而去。

「聖玄星學府位於大夏城西南方向，依靠著古昆大山脈而修建，這古昆大山脈你應該知曉，這是大夏最龐大綿長的山脈，它甚至險些將整個大夏疆域一分為二，古昆大山脈中，生存著無數精獸，可以說，整個大夏中，有超一半的精獸都是在這古昆大山脈中，甚至在其深處，更是存在著王侯級的精獸，所以就算是封侯境強者，都不敢過於深入其中。」飛馳的車輦中，姜青娥正在對李洛進行著一些聖玄星學府的基礎知識的科普。

「不過古昆大山脈對於聖玄星學府而言，也是一處用以磨練學員的天然修煉之處，甚至學府還會發布一些開拓古昆大山脈的任務，由學員去完成，當做磨礪與修行。」一旁的顏靈卿也是扶了扶銀質眼鏡，補充道。

她如今跟姜青娥都是聖玄星學府三星院的學員，此前在溪陽屋更多的是為了磨練自身，如今開學了，自然也得先回學府一段時間。

「這些信息你以後都會慢慢的接觸到，不過對於你們這種新生而言，今天最重要的，還是所謂的擇師賽，我之前也說過，這是進入聖玄星學府最重要的事情，最起碼，在你達到三星院之前，你的導師將會成為你的引導者以及支撐者。」

姜青娥金色眸子盯著李洛，緩緩道：「李洛，不要小瞧了聖玄星學府學員的這個身份，更不要小瞧了一位紫輝導師學生這個身份，從某種意義來說，他甚至不比你這個洛嵐府少府主的身份輕多少。」

「因為這代表著，在他的背後，有一位封侯境強者。」

「如今洛嵐府在大夏內局勢飄搖，我身懷九品光明相，人人都知道我潛力非凡，可他們難道就沒有生出過一些直接將我提前抹殺的意圖嗎？」

「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不敢。」

「因為我的優秀與潛力，即便是聖玄星學府都異常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誰敢以非正常的手段來刺殺我，他們只能選擇最光明正大的方式來對付我，而只要我抗下了這些，未來自會有反擊的機會。」

「所以李洛，進入聖玄星學府後，要展現出你的潛力，要讓學府高層重視你，這會是對你自身最大的保障。」

李洛望著姜青娥那有些嚴肅的絕美容顏，輕輕點頭，洛嵐府這塊肥肉牽扯的利益極大，在這種利益之下，並不缺少一些鋌而走險的人，甚至刺殺這種手段也不算罕見，而想要杜絕這些，成為一名紫輝導師的學生，顯然是個最保險的方式。

「放心吧，這擇師賽，我會竭盡全力的。」

一旁的顏靈卿託著香腮，笑道：「青娥，你這種囉唆的樣子，可真是很罕見呢。」

旋即她偏頭看著李洛，道：「你身懷水相，之後修業進入正軌後，如果想要嘗試去淬相院輔修淬相術的話，可以找我，我幫你推薦。」

李洛笑道：「那就先謝謝靈卿姐了。」

「待會到了聖玄星學府，靈卿會帶你去報導，然後準備擇師賽，這算是今天聖玄星學府的一場盛事，連大夏城各方頂尖勢力都會有掌事者親自到場觀看。」姜青娥說道。

「你不帶我？」李洛問道。

「真要選擇地獄開局嗎？如果你不在意的話，我倒是真的無所謂。」姜青娥絕美的容顏上露出一抹笑意。

李洛一滯，悻悻的道：「算了，等我發育一下再浪。」

他當然明白姜青娥的意思，以她在聖玄星學府的受歡迎程度，如果兩人表現得過於親近的話，恐怕會給李洛招引來一些「無妄之災」。

雖說這有點掩耳盜鈴的做法，但能不刺激人，就還是少刺激一點吧。

李洛也不想走到學府中，莫名其妙的就被人給打悶棍。

瞧得李洛那悻悻然的模樣，顏靈卿忍不住的嬌笑出聲，就連姜青娥，唇角都是微微彎了彎。

車馬飛馳，兩三個時辰後，李洛聽見車外喧譁聲開始變得沸騰起來。

他心有所感，掀開了車簾，看向了大道的盡頭。

只見得那裡，有一座巍峨大山拔地而起，大山之後，更是連綿無盡的蔥鬱山脈，莽荒古老之氣自其中沖天而起，給人一種磅礴之感。

山前有石梯一路而上，仿佛直通雲霄，石梯最盡頭，是白玉石所鑄就而成的門戶，其上似是星辰在綻放奇光，有五個文字浮現，那文字散發著無盡的厚重之感，同時有莫名的威壓釋放出來，仿佛連這方天地都被其鎮壓了下來。

聖玄星學府。

「這座門戶上面的字跡，乃是王級強者所書寫。」李洛身後，姜青娥悠然的聲音傳來。

李洛心頭一震，王級強者...

他望著那五個仿佛具備著生命力般的字跡，僅僅只是文字所留，就仿佛是具備著精氣神一般，充滿著靈性。

難以想像，書寫它的人，究竟是擁有著何等浩瀚之力。

真是讓人...嚮往。

李洛的眼中掠過一抹灼熱之色，旋即他望著石梯盡頭那若隱若現的龐大學院建築群，心中有著期待湧現出來。

他感覺，他的人生，將會在這裡，開啟真正的篇章。

第一百一十四章姐妹花與都澤紅蓮

當車輦抵達聖玄星學府之外時，姜青娥便是率先下了車，然後一路吸睛無數的登上山門，在一片沸騰聲中進了學府內。

李洛與顏靈卿則是在後方一些位置。

李洛能夠清楚的見到，在那姜青娥所過處，一些明顯是聖玄星學府的老學員，都是讓開了道路，對著她點頭示意，面龐上的熱切即便想要掩飾，但依舊還是透露出來了一些。

至於一些新學員，在略微做了一些打聽後，那眼中便是有著驚豔與敬重同時的顯露了出來。

那就是姜青娥啊，傳說中的九品相。

這是真正的風雲人物，不論是在聖玄星學府還是在整個大夏。

而一想到未來他們就將會與這般人物在一個學府中修行，就不免感到了一些期待與激動。

「嘖嘖，這聲望也太高了吧。」李洛忍不住的感嘆一聲。

「這才到哪...等以後，你會慢慢的知道，你這位未婚妻在聖玄星學府中魅力有多強。」顏靈卿說道。

李洛嘆了口氣，也不用以後了，畢竟連紫輝導師這種封侯境的存在都難逃姜青娥的魅力，他還需要知道個什麼？

在這種複雜的心緒間，李洛跟隨著顏靈卿登上石梯，邁過那散發著磅礴威壓的白玉門戶，然後前方的視野陡然間變得震撼起來。

首先印入眼帘的是連綿的學院建築群，一幢幢高聳如塔般的建築拔地而起，錯落有致的散布在四方。

一股磅礴大氣之感撲面而來，仿佛是夾雜著這座古老學府千百年的厚重底蘊，讓人忍不住的就心生敬畏。

而這些建築並非是最為震撼人心，最具備視覺衝擊力的，是在學府的上空，有一株巨大到讓人感到戰慄的相力樹展開的枝葉。

那一株相力樹之巍峨，宛如擎天山嶽般，人立於其下，顯得格外渺小。

相力樹茂盛的枝葉鋪天蓋地的蔓延開來，遮蔽了聖玄星學府半壁天空，磅礴濃鬱的天地能量源源不斷的自四方匯聚而來，即便隔著挺遠的距離，李洛依舊能夠感覺到那相力樹中散發的能量強盛到了何種驚人的程度。

難怪連帝流漿這種天材地寶都能夠誕生出來。

果然，南風學府的那顆相力樹與聖玄星學府這一顆比起來，真的是如同沒長開的小樹苗...

在李洛心中為聖玄星學府的場景而震撼時，顏靈卿已是將他帶到了新生報到處。

做了一些簡單的登記，李洛取得了一枚玉牌，這是待會參加擇師賽時所需要之物。

「趕緊溜。」

那給李洛做登記的是一名二星院的學員，他對著李洛的信息看了半天，似是有點印象，但又想不出哪裡熟悉，而顏靈卿見狀，則是拉著李洛打算撤退。

在要撤退時，李洛突然感覺到後方有些騷動聲傳來，目光一掃，便是見到在那人群中，有兩道倩影走了出來。

兩道倩影，當先的少女身材高挑，雙腿修長，齊耳的短髮，她的容顏只能說是清秀，臉頰上還有著點點雀斑，面色冷淡的模樣，散發著有些壓迫的氣場，讓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好相與的人。

不過李洛倒是一眼將她給認了出來，在虞浪編造的冊子上面，這少女正是那排名第三的白豆豆。

在白豆豆身後，還有著一名少女，這名少女模樣與白豆豆比起來，就明顯上升了不止一個檔次，精緻的容顏宛如瓷器般，肌膚如雪，大眼睛忽閃忽閃，仿佛是一汪清澈湖泊所化。

比起白豆豆高挑的身材，她要顯得嬌小一些，可正因如此，反而顯得整個人有種我見猶憐般的楚楚動人，讓人恨不得擁入懷中好好保護。

周圍那些騷動聲，大部分都是一些男學員在看著這嬌小精緻的少女。

白萌萌。

李洛也將她給認了出來，正是此次新生中最出名的姐妹花。

嗯，這白萌萌倒的確是很漂亮，有跟呂清兒競爭的潛力，難怪虞浪好這口，冒死都想要將她排到新生顏值第一。

「無聊的蒼蠅，滾開。」

面對著周圍那些投向妹妹的熱切目光，那白豆豆臉頰上有著寒氣縈繞，直接毫不客氣的寒聲道。

周圍的學員頓時尷尬的撤開，顯然沒想到這白豆豆如此的剽悍。

白豆豆冷哼一聲，面無表情的帶著白萌萌前往一處接待點，辦好了新生入學手續。

李洛也是收回了目光，與顏靈卿就打算離開。

不過剛剛轉身，李洛卻是險些撞到一道人影身上，連忙退後一步，目光看著面前，只見得那裡，有兩道人影正盯著他。

其中一人李洛並不陌生，竟然是都澤北軒，此時的他，正眼神玩味的盯著他。

而在都澤北軒身前，還有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女子一頭火紅長發，烈焰紅唇，容顏也是相當漂亮，只不過一對眼眸卻是散發著強勢以及冷厲。

此時，這紅髮女子盯著李洛，淡淡的道：「你就是李洛？」

李洛瞧著眼前這身材火暴的紅髮女子，眉頭微皺了一下，這跟都澤北軒如此的親近，顯然是敵非友啊，於是他笑了笑：「有事？」

「都澤紅蓮，你幹什麼？」此時李洛身旁的顏靈卿柳眉微豎起來，道。

李洛聞言，心頭一動，都澤紅蓮...看來這紅髮女子，也是都澤府的人啊。

「顏靈卿，我只是來看看姜青娥的未婚夫而已，你這麼護犢子做什麼？」都澤紅蓮紅唇微掀的道。

她的聲音並不響亮，可落在附近關注此處的人耳中，卻宛如是驚雷一般。

旋即有譁然聲爆發開來，一道道難以置信的目光望著李洛。

「他是姜青娥的未婚夫？！」

「對了，他叫做李洛，洛嵐府的少府主，的確與姜青娥有著婚約，這事連姜青娥都曾經親口說過的！」

「可惡啊，這小子何德何能，竟敢佔有姜學姐？！」

「除了長得帥點，似乎也沒什麼特長啊。」

「這個樣子，其實中肯的來說，也不能說只是有點帥吧？」

「膚淺，再帥又能怎樣？在我聖玄星學府，帥的人還少了嗎？我們講究的都是內涵與底蘊！」

「......」

諸多聲音爆發，那些看向李洛的目光中，最為濃鬱的，便是一種名為嫉妒與不忿的負面情緒。

這些視線，也讓得李洛再度清晰的感覺到姜青娥在聖玄星學府中的聲望與魅力，當即無奈的撇撇嘴，沒想到到頭來還是避免不了這一遭。

「都澤紅蓮，你在這裡做什麼妖，你被青娥一直壓制，也沒必要來找李洛出氣吧。」顏靈卿俏臉上有怒意浮現出來，她顯然也看了出來，這都澤紅蓮是故意來點破李洛身份，為他招引一些不必要的仇恨值。

「只是實話實說而已，或者說，這位小學弟沒有勇氣承認這件事嗎？」都澤紅蓮烈焰紅唇，倒是顯得格外的性感，然而她的所作所為，卻仿佛是一條妖豔的蛇在吐著信子一般。

「你！」顏靈卿怒視，這都澤紅蓮倒是狠毒，這種局面，李洛如果承認，那就是招引仇恨值，可若是不承認，傳出去更是讓人看低了李洛，覺得他缺乏勇氣，這對於他未來在聖玄星學府修行，可沒有半點好處。

李洛凝視著這都澤紅蓮，片刻後，突然笑了笑，上前兩步。

然而都澤紅蓮只是眼神淡淡的看著他，也沒有退後的樣子，那目光猶如在看待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孩一般。

李洛目光與都澤紅蓮對碰，輕聲道：「都澤紅蓮...」

都澤紅蓮淡笑道：「我的問題，你還沒回答呢。」

「都澤紅蓮！」

李洛臉龐上突然有著怒意湧現出來，一聲大喝，喝聲之中，似是充滿著無奈與痛苦。

在那周圍疑惑的目光中，他突然退後兩步，大聲道：「你不要再逼我了，我都已經說過了，雖然你喜歡我，但我們是不可能的，我是有婚約的人，而且就算你同意做小，青娥也不會答應的，你就放過我吧！」

李洛無奈痛苦的聲音響起，引得此處的喧譁瞬間鴉雀無聲下來，一道道目光噙著震撼之極的情緒投射而來。

而那都澤紅蓮，俏臉上噙著的淡淡笑意，也是在此時，一點點的僵硬了下來。

第一百一十六章你想挑釁我？

面對著司天命的苦笑，姜青娥倒是不置可否，道：「借勢而為，這是李洛聰明的地方。」

對於他們這一唱一和，司天命徹底無奈了，最終他只能警告了李洛一聲後，就帶著人有些心酸的離開了。

見到司天命離去的身影，姜青娥對著李洛道：「報到完成了嗎？」

李洛揚了揚手中的玉牌，表示一切妥當。

「那就走吧，直接去新生殿，擇師賽將會在那裡開啟。」姜青娥道。

「要一起走了嗎？」李洛笑道。

「都已經這樣了，掩耳盜鈴也沒什麼用了。」姜青娥笑了笑，然後衝著李洛眨眨眼，道：「不過對於這種開局，我其實還蠻期待的，你這人，就欠鞭撻，有這些壓力對你而言，或許反而是好事。」

「好個什麼啊。」李洛不滿的嘟囔一聲，然後跟著姜青娥對著前方走去。

「那都澤紅蓮怎麼回事？」

「一個挑戰了我三年的手下敗將而已，可能在我這裡沒什麼突破點，就來找你麻煩了吧。」

「真是缺乏道德啊，我還只是一個孩子啊。」

「孩子？我覺得以後我與都澤紅蓮爭夫的流言，在這聖玄星學府內不太那麼容易終止了。」

「唉，這就是弱者的悲哀，只能以言語來攻擊對方。」

「呵，你這攻擊，可比狠狠揍她一頓，會讓她更難受百倍了。」

三人說話間，已是對著學府裡面而去，留下身後諸多複雜的目光。

而在人群中，那白豆豆，白萌萌姐妹也是目睹了這一場鬧劇。

「那就是姜青娥嗎？好漂亮呀。」白萌萌有些驚嘆的說道，聲音軟糯軟糯的。

「九品光明相...」

白豆豆神色有些凝重，道：「名不虛傳呢，剛才那光明相力，霸道雄厚到讓人心驚，那都澤紅蓮實力明明那麼的強悍，但卻依舊被姜青娥輕易的擊散了防禦。」

「那個李洛，就是洛嵐府的少府主吧？他竟然和姜青娥有著婚約呢。」白萌萌嘻嘻一笑，道：「不過長得真好看啊。」

白豆豆白了自家妹妹一眼，然後警告道：「你給我離那傢伙遠一點，不要跟他扯上任何的關係。」

白萌萌輕聲道：「姐姐你說什麼呢，我對他才沒興趣呢，我的夢想是研究靈水奇光的配方。」

白豆豆聞言，這才點點頭，自家妹妹性格太軟萌了，誰欺負她，她就只能委屈的躲起來，那李洛一看就不是好相與的人，最好是別跟他接觸。

「這位同學，你是白萌萌吧？」

而此時，在白豆豆姐妹身後，突然傳來了一道溫和而有磁性的聲音，兩姐妹轉過頭，便是見到一名留著劉海，眉宇間仿佛是帶著一絲憂鬱的少年。

「你好，我叫做虞浪，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交個朋友。」憂鬱少年露出陽光的笑容，對著白萌萌說道。

白萌萌看了虞浪的面龐一眼，默默的躲到白豆豆身後去了。

白豆豆淡淡的道：「滾。」

「我沒有其他的意思，就只是單純的想要和她認識一下，交個朋友。」虞浪真誠的解釋道。

「給你三秒鐘，消失在我的眼前，不然我會讓你連擇師賽都參加不了。」白豆豆聲音平靜，不見怒意，但正是這種平靜，反而是讓得人心頭一寒。

所以，她的聲音剛剛落下不到一秒，面前似是有風划過，虞浪的身影消失得無影無蹤。

白萌萌：「...」

白豆豆冷哼一聲，道：「無蛋鼠輩，還敢當著我的面泡我妹妹？」

「是無膽鼠輩。」白萌萌忍不住的扶額，道：「另外姐姐，爹娘已經說了很多次了，這個口頭禪希望你能改掉，一個女孩子，成天說這個，多難聽呀。」

「都一樣。」白豆豆不在意的道，然後拉起妹妹的手，轉身離開了。

...

李洛跟隨著姜青娥，顏靈卿，在那沿途無數矚目的視線中，來到了擇師賽的場地。

這是一座極為寬敞的巨殿，巨殿成圓形，穹頂鏤空，可見蔚藍天際，巨殿四周，有一層層的看臺，成階梯式分布。

而此時的巨殿廣場中，已是布滿著人山人海，黑壓壓的一片，一眼看去，應該是有著數千人的架勢。

「你的新生玉牌上面會有著你在廣場中的位置，你找到你的位置，等待著擇師賽開始即可。」姜青娥對李洛說道。

「擇師賽就在這裡開始？」李洛訝異的道。

「不，這裡只是一個傳送區域，擇師賽開始時，會通過大殿之下的傳送陣將你們送入一座特殊的區域。」姜青娥解釋道。

李洛恍然點頭。

「李洛，加油吧，我們會在這裡看著你的。」顏靈卿對著李洛做了一個加油的手勢，然後就拉著姜青娥上了巨殿那一層層的環形看臺上。

李洛望著兩女消失在人流中的優美背影，收回目光，投向眼前這人山人海的大殿廣場。

他取出玉牌，查看了一下上面的標號位置。

「北三圈，縱三十九，橫五十六。」

李洛分辯了一下這廣場上的一些標識，然後按照上面所說，擠入廣場，開始找著自己的位置。

在找尋的過程中，李洛發現這地面上刻滿了複雜的紋路，時不時的有著一個半米左右的圈子從中分劃出來，他猜測這應該就是傳送圈，他們玉牌上的位置，就是各自的傳送圈。

在這巨大的廣場上找尋了半晌後，李洛終於是確定了他的位置，只不過當他來到此處時，卻是發現這裡竟然空了一個圓圈，附近幾米的人都是繞著此處在走。

李洛目光看去，然後就見到在那空圈中，有一道人影單獨的站在那裡。

那道人影，一眼看去，就讓得人心頭一悸，有一股兇氣撲面而來，令人心生畏懼。

望著那名頭髮披肩，皮膚黝黑，面龐上有著一些虎紋的兇煞少年，李洛也明白為何周圍的人都繞著走了，因為這人正是此前虞浪冊子上面新生實力排名第一的那位，秦逐鹿。

「好重的兇煞之氣。」

李洛搖搖頭，此前冊子上面見到他時，就感覺到兇氣很重，而如今見到本人後，那股煞氣就變得更濃鬱了。

難怪沒人敢上去招惹。

李洛目光看了看那裡的地面，然後就發現，這秦逐鹿站著的地方，竟然正好就是他的位置。

於是他遲疑了一下，擠出人群，在周圍一些敬佩的目光中走了上去。

而李洛的靠近，也是立即引得那秦逐鹿冷戾的目光投射而來，那一瞬，李洛感覺仿佛是被某種兇獸給盯上了一般。

但他並沒有畏懼，而是直接走近過來。

「這位同學。」他衝著秦逐鹿露出友善的笑容，道：「不好意思，你佔到我的位置了。」

秦逐鹿低頭看了一下腳下的位置，沉默了一下，然後依舊面無表情的站在原地，如同木樁子一般。

「這位同學，這是我的位置。」李洛見狀，只能再度提醒道。

秦逐鹿面龐微微抖動了一下，盯著李洛，聲音低沉如野獸：「你想挑釁我？」

李洛有點懵逼，你這是什麼腦迴路啊，我只是告訴你站錯位置了啊。

「我不想挑釁你。」李洛解釋了一下，道：「可這裡真的是我的位置，你把你的新生玉牌拿出來。」

秦逐鹿從懷中取出新生玉牌，看了一眼。

李洛也瞧去，旋即道：「你看，你這個位置是在南六圈，縱七十六，橫五十八，你找過去就行了。」

秦逐鹿看了李洛一眼，默默的將新生玉牌塞進懷中，聲音低沉的道：「你想挑釁我？」

神特媽想挑釁你啊！是你在挑釁我好吧？！

李洛有點目瞪口呆，這這傢伙是出自大將軍府還是野人府啊？是不是聽不懂人話啊？

李洛盯著秦逐鹿看了片刻，突然道：「你不會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吧？」

這巨殿廣場內的位置劃分的確是有點複雜，李洛剛才都找了一會，眼前這傢伙，難道沒什麼方向感，腦迴路比較直嗎？

秦逐鹿投向李洛的目光陡然間變得兇狠了起來，然而這種兇狠，反而是讓得李洛感覺到了他似乎是有種莫名的心虛。

「不會這麼奇葩吧？」

李洛無語的搖搖頭，最終也懶得跟他再廢話：「把你的新生玉牌給我，我們交換一下，你站這裡，我自己去找位置。」

他將自己的新生玉牌遞過去。

秦逐鹿看著李洛手中的新生玉牌，沉默了數息，然後緩緩的取出自己的玉牌，做了交換。

完成交換後，李洛看向秦逐鹿的目光就變得有些古怪了，經過這番試探，他發現還真的是這個傢伙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就直接亂佔坑了。

對於李洛的古怪目光，秦逐鹿依舊是面無表情，跟木樁子一樣動也不動，只是不知道為何，李洛感覺他那幽黑的面龐色澤仿佛是變得更深了一些。

最終，他搖搖頭，拿著玉牌轉身走了。

隨著李洛走遠了，秦逐鹿方才轉過頭，目光看了一眼他的背影，又是緩緩的閉攏雙目，閉目養神了。

第一百一十五章做小還是做大

這新生報到處，原本的喧譁在此時死寂一片，一道道目光震撼無比的望著李洛與都澤紅蓮，他們一時間有點無法想像剛剛聽到了什麼。

都澤紅蓮喜歡這個李洛？

還同意做小？

這是瘋了吧？

這種話如果換一個人說出來，恐怕在場沒幾個人會相信，反而會嗤笑一場，但眼下那李洛的外貌實在是過於的優秀，這就讓人不得不懷疑，是不是都澤紅蓮真的看上了他的模樣。

「這該死的小白臉少府主！」有男學員眼睛都紅了起來，盯著李洛恨不得將他吞了一般，都澤紅蓮同樣是聖玄星學府三星院的學員，雖說論起名氣，魅力什麼的一直被姜青娥壓制，但這並不能否認她的優秀。

在聖玄星學府中，都澤紅蓮也是擁有著不少追求者的。

然而現在，難道連這都澤紅蓮，也被眼前這李洛該死的帥氣容貌給俘虜了嗎？

這個混蛋，不僅有著姜青娥那樣的未婚妻，還能夠得到都澤紅蓮的青睞？

而在周圍震撼的目光中，那都澤紅蓮俏臉上的笑容也是在僵硬，凝固，旋即那美目中有憤怒的火焰噴射出來，她倒是沒想到，眼前這李洛竟然會如此的無恥，滿口胡話污衊她的清白！

什麼喜歡你？！什麼願意做小？！

你算個什麼東西啊！

「李洛，你找死！」都澤紅蓮聲音都是在顫抖，憤怒到極致了。

李洛連忙退後兩步，痛苦的道：「紅蓮，強求是得不到結果的，算了吧。」

然而他看著都澤紅蓮的目光中，卻是帶著淡淡的漠然笑意，你不是想要給我招仇恨嗎？那我就直接給你潑一頭的屎，雖然這也算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但既然你敢來，那就不要怪我狠了。

「李洛，你在放什麼狗屁？！」一旁的都澤北軒也怒了，他沒想到李洛的反擊如此的狠毒，雖說理智的人都不會相信他這通話，可這世界上，流言可從來不帶腦子的，到時候真的傳出什麼他姐姐與姜青娥爭夫，那簡直會把人氣到爆炸的。

「北軒，我做你小舅子這件事情，我們雙方真的都需要經過深思熟慮。」李洛嘆了一口氣，道。

轟！

不過他聲音剛落，一股驚人的相力猛然自都澤紅蓮體內爆發出來，赤紅色的相力宛如熊熊燃燒的火焰，將她盡數的包裹。

「李洛，你找死！」

都澤紅蓮紅髮飄舞，美目中有殺意湧動，直接是暴射而出，裹挾著強悍赤紅相力的掌風，對著李洛狠狠的拍下。

「都澤紅蓮，你敢！」

顏靈卿見狀，俏臉頓時一變，急忙上前一步，擋在了李洛身前，渾身有水相之力升騰而起，傾盡全力的與都澤紅蓮一掌相撞。

砰！

兩股相力衝擊在一起，但顯然是都澤紅蓮佔據上風，顏靈卿嬌軀一顫，便是被震得倒射而退，俏臉微微發白。

她畢竟只是相師境第三段的實力，跟都澤紅蓮相比，顯然還是有著很大的差距。

「顏靈卿，滾開，你護不住他！」都澤紅蓮寒聲道。

「今天我要撕爛他的嘴！」

話音落下，身影已是再度疾射而出，熾熱狂暴的掌風將李洛與顏靈卿都是籠罩了進去。

嗡！

不過這一次，就在其熾熱掌風即將落下時，天際之上，突然有著一道光柱如神明之劍般轟然砸落，直指都澤紅蓮。

突如其來的攻擊，讓得都澤紅蓮瞳孔也是微縮，因為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光柱之中所蘊含的霸道力量。

那力量並不陌生...因為她已經與其鬥太多次了。

姜青娥！

都澤紅蓮眸光變幻，終於還是不敢硬受一記姜青娥的攻擊，雙手一合，只見得赤紅相力爆發，仿佛是形成了一朵燃燒的紅蓮，將其嬌軀包裹。

轟！

霸道的光明相力光柱呼嘯而下，轟擊在了那燃燒的紅蓮之上，狂暴的相力橫掃開來，將附近的學員震得狼狽後退。

待得他們再度看去時，只見得那都澤紅蓮身影也是有些狼狽的退後了數步，覆蓋身軀的燃燒紅蓮，直接是在此時漸漸的湮滅下去。

她的臉色青紅交替，最終將翻滾的氣血與震蕩的相力壓制了下去。

「她護不住，我呢？」

有冰冷的聲音在此時淡淡的響起，只見得光芒在李洛，顏靈卿面前擴散開來，下一瞬，姜青娥的身影顯露了出來。

她手持一柄大劍，湛藍短披隨風而揚，金色的眼瞳，帶著一種冷冽之意，盯著前方的都澤紅蓮。

「都澤紅蓮，輸給我那麼多次後，終於沒勇氣再找我了嗎？開始把目標轉移到新生頭上去了？」姜青娥淡淡的道。

「真想打的話，和我去鬥技場吧，我今天會把你抽到下不了臺的。」她盯著都澤紅蓮的目光帶著一些冰冷，顯然今日都澤紅蓮針對李洛的舉動，讓得她也是動怒了。

「怕你不成！」都澤紅蓮怒笑出聲。

兩女對峙，氣氛瞬間就變得劍拔弩張起來。

而周圍的學員則是驚呆了，姜青娥竟然與都澤紅蓮打了起來，而她們爭鬥的目標，顯然就是那個李洛！

這新聞是想要直接引爆聖玄星學府嗎？

不過就在此時，周圍的人群突然被驅趕開來，有一隊穿著金銀葉交擊袍服的隊伍衝了進來，周圍一些老學員見狀，紛紛退後，這是聖玄星學府的執法隊，一般都是由三星院，四星院的學員組成，管理學府內的秩序。

在這群執法隊前方，一名模樣英俊，頭髮綠油油的青年有些無奈的看著對峙的兩女，道：「姜青娥，都澤紅蓮，今天是新生報導的日子，你們在這裡動手，可是會讓人覺得我聖玄星學府風氣不好啊。」

此人正是那司秋穎的大哥，司天命。

姜青娥瞥了司天命一眼，執法隊都來了，想來動手是沒可能了，於是也就漸漸的散去周身湧動的光明相力。

都澤紅蓮依舊有些惱怒，對著司天命道：「這李洛辱人清白，一定要責罰！」

李洛聞言，沉痛的道：「紅蓮，如果你一定要胡攪蠻纏的話，我願意為你受罰。」

活脫脫一副這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我願意承擔所有的模樣。

可就是這幅模樣，反而將都澤紅蓮氣得胸前都是在起伏，李洛這是要將她黑到底了。

司天命有些頭疼的揉了揉眉心，其實事情經過他在趕來時已經知曉了，這都澤紅蓮姐弟顯然是衝著李洛而來，想要給他找一些麻煩，但誰都沒想到這李洛也不是省油的燈，直接一口咬了過來，反而將都澤紅蓮搞得一身騷。

「好了，這件事情就到此為止，你們走吧。」司天命對著都澤紅蓮，都澤北軒說了一聲。

又看向李洛，警告道：「你也要適可而止。」

李洛笑了笑，如果不是這都澤紅蓮要來找麻煩，誰願意惹這些麻煩，不過既然惹來了，那就折騰唄，看看誰頂不住。

都澤紅蓮緊咬著銀牙，美目噴火的盯著李洛，但她也明白現在對他也做不了什麼，只能道：「臭小子，你給我記住了，我不會放過你的！」

李洛沉痛的嘆了一口氣，就要再度開口。

不過那司天命連忙站出來，道：「行了行了，趕緊走。」

這李洛顯然又要張口黑人了，別到時候將都澤紅蓮氣爆炸，真不管不顧的要瘋起來了。

都澤紅蓮轉身氣憤的離去，只是看那姿態，多少是有點恨不得趕緊逃離此處，那個李洛，真是太惡毒了。

都澤北軒眼神陰沉的看了李洛一眼，沒說什麼狠話，但熟悉其性格的都知曉，這是記上了。

隨著都澤紅蓮姐弟離去，此處的氣氛方才漸漸的恢復過來。

不過一些看向李洛的目光，依舊是充滿著怪異。

姜青娥偏頭看向李洛，道：「你這麼一鬧，往後可能就不只是地獄開局了。」

李洛無奈的道：「這次是真被逼的。」

誰知道這都澤紅蓮會跑來找麻煩，現在的他也打不過別人，只能搞這種傷敵八百，自損一千的狠招數了。

「李洛，你這招也太狠了，哈哈哈，她肯定氣炸了。」顏靈卿笑得花枝亂顫，看向李洛的目光中滿是佩服。

她又衝著姜青娥戲謔道：「你願意都澤紅蓮做小嗎？」

姜青娥紅唇微翹，旋即反擊道：「都澤紅蓮做小不行，你可以。」

顏靈卿白皙臉頰一紅，張牙舞爪的就要對著姜青娥撓去：「你想得倒是美。」

「咳。」

此時那司天命走來，瞧得兩女打鬧，咳了一聲，然後對著李洛道：「李洛學弟，你這一到聖玄星學府，就惹事了啊。」

「對了，忘了自我介紹，我是司天命，是司秋穎的大哥。」

李洛看了一眼司天命那綠油油的頭髮，輕聲道：「其實猜到了。」

司天命滯了滯，怎麼有點不太想跟他說話了呢？

他無奈搖搖頭，也不與李洛計較，道：「雖然是都澤紅蓮先來惹你，但你這汙人清白也太狠了，她在聖玄星學府中還是很有一些追求者的，你這樣只會為你招引來更多的麻煩。」

李洛笑了笑，這司天命倒是比較明事理，比他那妹妹好多了。

「我也不想惹她，但顯然躲是躲不過的。」李洛說道。

「那以後找你麻煩的會更多。」司天命道。

李洛嘆了一口氣，然後自覺的站到了姜青娥身後，道：「我有大腿。」

司天命再次被噎了一下，最終只能衝著姜青娥苦笑一聲。

「你們洛嵐府這位少府主，的確是有點特別啊。」

（明天公眾微信的付費章節上面會放出呂清兒的圖，白絲的，嘿嘿嘿，沒關注微信的，大家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天蠶土豆的公眾號。）

第一百一十七章素心副院長

隨著時間的推移，巨殿內的新生越來越多，人聲鼎沸。

而在那呈階梯式的環形看臺上，也開始陸陸續續有著大夏國的各方頂尖勢力的首腦開始在露面，由此也能夠看出聖玄星學府的超然地位，各方勢力對其，都是抱著幾分的敬畏。

特別是伴隨著一道鐘鼓聲響起，只見得在那最上層的環形看臺上，有數道人影在簇擁之中走了出來，引來諸多關注。

當中一位，是一名穿著大紅袍的美婦人，紅袍之上，有星辰閃爍，星辰中央，則是有月輝在綻放。

美婦人神色溫和，給人親近之感。

「那是聖玄星學府的素心副院長，看來這次的擇師賽是由她來主持。」新生中，有一些聲音傳出。

李洛望著這名穿著大紅袍的美婦人，後者給他的感覺，仿佛是一道汪洋，溫和之下，是磅礴浩瀚之感。

據說聖玄星學府的副院長都是從紫輝導師中選拔而出，顯然，這位美婦人，也是擁有著封侯境的實力，而且還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素心副院長身側，是一名身穿金色袍服的小孩，小孩看上去不過七八歲左右，面龐稚嫩而秀氣，皮膚白皙，烏黑的大眼睛透著靈性之感。

其金色袍服上面所繡的龍紋則是顯露出了他的身份，顯然正是如今大夏王庭之主。

「金龍寶行見到的那個小皇帝？」李洛瞧著這小孩，其模樣跟當日所見有些不太一樣，顯然上一次應該是改變了一些容顏。

小皇帝身邊，還有一道高挑的倩影，那道倩影身穿白色宮裙，青絲盤成鳳髻，插著金步搖，晃動著優雅的弧度，渾身皆是散發出尊貴之氣。

她的容顏也是極為的美麗，高挑的瓊鼻，狹長的雙眸，如雪般的肌膚，當然最讓人感到震撼的，還是胸前的飽滿峰巒，那等波瀾壯闊的弧度，讓得李洛暗自感嘆，終於見到了一個可以和蔡薇姐媲美的女子。

只不過兩女的氣質截然不同，一個嬌媚，一個尊貴中夾雜著威嚴。

「是當今王上，還有長公主！」

「長公主現在還是我們聖玄星學府四星院的學員呢，同時連執法隊也是歸她掌管，所以以後可別在學府內犯事，不然誰都救不了。」一些竊竊私語聲響起。

李洛在欣賞了一下長公主後，目光又是轉向了最後一人，那是一位身軀高壯的中年男子，其氣勢雄厚，宛如深淵，給人一種莫測之感，他僅僅只是站在那裡，可論起氣場，甚至是要超過了素心副院長一些。

李洛盯著這名威嚴甚重的中年男子，心中卻知曉他的身份。

這位，應該就是如今大夏國中權勢最盛之人，攝政王，宮淵。

四人露面，這巨殿之中無數人都是對著他們所在彎身致禮，在這聖玄星學府內，可不興任何的跪拜，即便是王庭之主來了此處，也只是作為參觀者而已。

四人也是對著在場眾人點頭示意，小皇帝，長公主，攝政王各自入座，素心副院長則是來到看臺最前方。

「諸位新生，我代表聖玄星學府，歡迎你們來到這座古老學府。」

素心副院長柔和的聲音，宛如水流般拂過人心，讓得巨殿中的嘈雜都是漸漸的安寧下來，所有人的心境都是變得平和。

李洛也察覺到了這種變化，當即有些震驚，這位素心副院長當真是深不可測，僅僅只是言語，卻能夠影響到心境的轉變。

原本枯燥無聊的迎新詞，在這位素心副院長的嘴中，卻是令人心情舒緩，靜靜聆聽。

「接下來便將會開啟新生入院最重要的一場擇師賽，這場擇師賽將會決定你們未來在聖玄星學府的導師，對於你們而言，將會至關重要。」

當素心副院長說到擇師賽時，所有人都是聚精會神起來，不敢錯漏一個字，因為他們都明白這場擇師賽的重要性。

「待會擇師賽開始時，你們腳下的傳送陣將會被啟動，你們會被送入一片特定的區域，在這片區域中，存在著諸多等級不一的精獸，這些精獸，會攜帶著銀符或者金符。」

「銀符對應著銀輝導師，金符對應著金輝導師，打敗精獸，取得任何一枚符印，你們就可以在此後分配到對應的導師。」

「不過除此之外，如果你們能夠完成一些任務，也有可能獲得金銀符印，至於任務如何發布，擇師賽開始後你們自會得知。」

「當然，或許會有人問，紫輝導師呢？」

素心副院長微微一笑，道：「紫輝導師沒有對應的符牌，因為他們會視察所有學員在擇師賽中的表現，如果他們覺得你有這個潛力，那麼自然會親自給予你們資格。」

譁！

場中譁然不斷，諸多學員交頭接耳，一些對自身實力有清晰認知的學員都是惋惜搖頭，誰都知道，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導師都是封侯境強者，如果能夠在他們的門下修行，那麼他們所能夠獲得的指點以及修煉資源都會超過其他的學員，但顯然，想要被紫輝導師看中，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李洛也是眉頭微皺，這個所謂的表現，實在是有些籠統啊。

素心副院長再度說了一些規則，最後鼓勵道：「十分鐘後，擇師賽將會開啟，諸位學員請做好準備。」

說完，她便是不再多說，也是轉身入了座。

「素心副院長，聽說此次有五位紫輝導師挑選學員？」長公主對著素心副院長露出親暱的笑容，問道。

素心副院長點點頭，笑道：「也不知道哪些小傢伙會被他們看中。」

「這一屆的新生，質量還是挺高的，大將軍府那一位，想必會引起五位紫輝導師爭奪的。」長公主說道。

「上八品相，放在任何一屆的新生中，都是屈指可數，引起爭搶是必然的。」

兩人說話間，那一旁的攝政王微微一笑，有些感嘆的道：「相比起學員的優秀，還是聖玄星學府的底蘊更讓人感到驚嘆，封侯境的實力，若是在大夏中，足以開宗立府，但他們卻願意留在聖玄星學府中當導師，這可真是讓人豔羨。」

素心副院長微笑道：「王庭統御大夏百郡，實力底蘊同樣不可小覷，攝政王過謙了。」

「不敢比，不敢比。」攝政王笑呵呵的道。

在他們說話交流間，巨殿內，鐘鼓聲突然響起，所有人的神情都是一凝，然後他們就見到璀璨的光芒自大殿地板中湧現而出。

一道道光圈浮現出來，將所有的學員都是覆蓋了進去。

強光自李洛的眼前出現，他還來不及適應，便是感覺到天旋地轉。

擇師賽，開始了。

（今天公眾微信發布呂清兒的圖，大家可以去看看。）

第一百一十八章沈金霄

當李洛眼前恢復視野時，發現自己已經身處一座山坡上，放眼看向四方，只見得巨樹林立，仿佛是身處莽荒世界一般。

山林深處，偶爾有著狂暴的獸吼聲響起，驚起飛鳥。

李洛將背包扔了下來，從中取了雙刀，插在腰間，然後隨意選了一個方向，身影便是疾掠而去。

他的身影於莽荒的森林中穿梭，偶爾會遇見其他的學員，不過雙方一碰面便是各自散去，也沒有什麼答話的想法。

一路急行了數分鐘，李洛發現了一個目標，那是一頭如虎豹般的精獸，獠牙尖利，通體暗黑。

低級精獸，黑虎獸。

精獸之中，同樣有著一些等級劃分，低級精獸相當於十印境的實力，中級精獸是相師境第一段左右，高級精獸是相師境第二段，第三段的實力。

在這之後的精獸，就會開始出現一些巨大的變化，變得更為的充斥靈性，同時力量也會隨之暴漲。

那個層次的精獸被稱為將級精獸，可媲美將階的實力。

更高層的精獸，則是傳聞之中的王侯級，每一頭都擁有著極為可怕的力量，足以毀滅一座城市。

在這頭黑虎獸的身上，李洛看見了一道淡淡的銀光，仔細看去，那是一枚銀色的符印。

「打敗低級精獸，就可取得銀符，挑選一位銀輝導師嗎？」

李洛目光閃爍，那麼以此類推，很有可能金符就得從中級精獸身上去取得，而中級精獸是相師境第一段的實力，與現在的他倒是相當吻合。

那麼，紫輝導師呢？

難道要打敗高級精獸？那最起碼都是相師境第二段的實力，這是逼得那些頂尖的學員去越級挑戰嗎？

果然，紫輝導師的要求，都很苛刻啊。

李洛沒有對這頭黑虎獸出手，銀符不是他想要的，沒必要在這裡浪費時間，所以他身影一動，身影再度疾掠而出。

而當李洛在找尋著下手的目標時，在那座新生匯聚的巨殿內，廣場中原本黑壓壓的人群此時消失得乾乾淨淨。

環形看臺上，有晶光綻放，倒映出一片片的光幕，光幕內，一道道人影疾馳穿梭，正是那些進入場中的新生。

顏靈卿仰起俏臉望著那些光幕，笑道：「不知道李洛這次能不能獲得一位紫輝導師的青睞？」

姜青娥微微一笑，道：「以他的本事，一定可以的。」

她是知曉李洛的雙相宮的，這等罕見天賦，並不遜色於她的九品相多少，所以如果憑藉自身本事來的話，她是不擔心會沒有紫輝導師看中李洛。

只是...

她金色眼瞳中掠過一絲陰霾之意，她有些擔憂那個沈金霄，他剛好是此次新生的五位紫輝導師之一。

對於這位曾經擔任過她導師的人，她一直懷有忌憚與戒備，因為這個人心機極為深沉，他對自己的那種情緒也是隱而不漏，如果不是她這九品光明相對人心善惡極為敏感，恐怕連她都是會難以察覺。

這個人，對她懷有一種惡意。

所以她之前才會果斷的更換導師，而好在的是她自身是九品光明相，潛力即便是聖玄星學府也是極為的看重，所以她的申請更換得以通過。

而現在，如果這沈金霄真是要耍手段阻礙李洛的話，那恐怕就不太好應對了。

因為那個傢伙清楚，她的軟肋，就是李洛。

...

鐺！

密林之中，有激戰在爆發。

李洛手持雙刀，刀身之上藍色相力高速流轉，嗡鳴震動間，化為切割力極為強悍的水芒，刀鋒掠過空氣時，都是發出了細微的異聲。

而此時的他，雙刀化為道道冷冽刀光，連綿不斷的對著前方的一頭中級精獸籠罩而下。

叮叮！

刀光斬在了那中級精獸渾身堅硬的鱗甲上，有火花濺射出來，高速流轉的水芒，再輔於光明相力增加流速，那所帶來的殺傷力並不可小覷，所以片刻後，那頭中級精獸身軀上的鱗甲便是有著破碎的跡象，鮮血自鱗甲間流淌下來。

吼！

被李洛一通猛削，那中級精獸也是變得暴怒起來，獸瞳赤紅間，那布滿著尖刺的重錘尾巴陡然一甩，帶著尖銳破風聲，快若閃電般的對著李洛所在重重的砸下。

「水光魔鏡！」

李洛面前有水鏡陡然間展開，伴隨著如今他的實力突破到相師境，這所施展出來的水光魔鏡也是變得更為的明亮，刺眼。

轟！

重錘尾巴轟在了水光魔鏡上，頓時水鏡破碎，但那股反彈之力卻是傾瀉而出，直接是對轟在了這頭中級精獸的尾巴上。

嗷！

痛苦的嚎叫聲響起，那中級精獸尾巴頓時皮開肉綻，它感覺到了懼怕，然後打算直接逃竄。

咻！

不過李洛沒有給它這個機會，屈指連彈，水光彈疾射而出，直接是在其眼前爆發開來，刺目的強光讓得這頭中級精獸的慘嚎聲更為的悽厲了。

它瘋狂的胡亂撞擊，將附近的巨樹都是一顆顆的撞斷。

但是它的亂撞沒有取到任何的作用，當其稍微能夠睜開獸瞳時，就見到一抹藍色刀光在嗡鳴聲中刁鑽狠辣的劈斬了下來。

直接自其腦部位置洞穿了進去。

這頭中級精獸的掙扎緩緩的停下，漸漸的喪失了生機。

李洛吐了一口氣，然後在這頭精獸的尾巴處，取下了一枚掛上去的金色符印，有了此物，最起碼都是能夠選擇一位金輝導師了。

保底是有了，現在就可以想辦法看看究竟怎麼樣才能夠得到一位紫輝導師的青睞了。

李洛對著前方走出，密林褪去，出現在眼前的是一汪清澈湖泊，他走出樹蔭，旋即腳步漸漸的停了下來。

因為他見到，在那湖邊上，有一道人影，正握著一把樹葉，樹葉在其手中自動的疊成一隻只的葉舟，然後順著其手掌滑落，落入湖中，漸漸遠去。

那道人影背對著李洛，看不清楚模樣，但他身上所穿的袍服，卻是讓得李洛心頭一震。

那是一件聖玄星學府的導師袍服，只不過這件袍服上面，星辰綻放著紫色的光輝，顯得異常神秘。

紫輝導師。

此時，那陌生的紫輝導師將手中樹葉盡數的折完，這才轉過身來，望著李洛露出溫和的笑容。

「李洛，等你半天了。」

「自我介紹一下，我是此次的五位紫輝導師之一，我叫...沈金霄。」

（今天一章。）

第一百一十六章你想挑釁我？

面對著司天命的苦笑，姜青娥倒是不置可否，道：「借勢而為，這是李洛聰明的地方。」

對於他們這一唱一和，司天命徹底無奈了，最終他只能警告了李洛一聲後，就帶著人有些心酸的離開了。

見到司天命離去的身影，姜青娥對著李洛道：「報到完成了嗎？」

李洛揚了揚手中的玉牌，表示一切妥當。

「那就走吧，直接去新生殿，擇師賽將會在那裡開啟。」姜青娥道。

「要一起走了嗎？」李洛笑道。

「都已經這樣了，掩耳盜鈴也沒什麼用了。」姜青娥笑了笑，然後衝著李洛眨眨眼，道：「不過對於這種開局，我其實還蠻期待的，你這人，就欠鞭撻，有這些壓力對你而言，或許反而是好事。」

「好個什麼啊。」李洛不滿的嘟囔一聲，然後跟著姜青娥對著前方走去。

「那都澤紅蓮怎麼回事？」

「一個挑戰了我三年的手下敗將而已，可能在我這裡沒什麼突破點，就來找你麻煩了吧。」

「真是缺乏道德啊，我還只是一個孩子啊。」

「孩子？我覺得以後我與都澤紅蓮爭夫的流言，在這聖玄星學府內不太那麼容易終止了。」

「唉，這就是弱者的悲哀，只能以言語來攻擊對方。」

「呵，你這攻擊，可比狠狠揍她一頓，會讓她更難受百倍了。」

三人說話間，已是對著學府裡面而去，留下身後諸多複雜的目光。

而在人群中，那白豆豆，白萌萌姐妹也是目睹了這一場鬧劇。

「那就是姜青娥嗎？好漂亮呀。」白萌萌有些驚嘆的說道，聲音軟糯軟糯的。

「九品光明相...」

白豆豆神色有些凝重，道：「名不虛傳呢，剛才那光明相力，霸道雄厚到讓人心驚，那都澤紅蓮實力明明那麼的強悍，但卻依舊被姜青娥輕易的擊散了防禦。」

「那個李洛，就是洛嵐府的少府主吧？他竟然和姜青娥有著婚約呢。」白萌萌嘻嘻一笑，道：「不過長得真好看啊。」

白豆豆白了自家妹妹一眼，然後警告道：「你給我離那傢伙遠一點，不要跟他扯上任何的關係。」

白萌萌輕聲道：「姐姐你說什麼呢，我對他才沒興趣呢，我的夢想是研究靈水奇光的配方。」

白豆豆聞言，這才點點頭，自家妹妹性格太軟萌了，誰欺負她，她就只能委屈的躲起來，那李洛一看就不是好相與的人，最好是別跟他接觸。

「這位同學，你是白萌萌吧？」

而此時，在白豆豆姐妹身後，突然傳來了一道溫和而有磁性的聲音，兩姐妹轉過頭，便是見到一名留著劉海，眉宇間仿佛是帶著一絲憂鬱的少年。

「你好，我叫做虞浪，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交個朋友。」憂鬱少年露出陽光的笑容，對著白萌萌說道。

白萌萌看了虞浪的面龐一眼，默默的躲到白豆豆身後去了。

白豆豆淡淡的道：「滾。」

「我沒有其他的意思，就只是單純的想要和她認識一下，交個朋友。」虞浪真誠的解釋道。

「給你三秒鐘，消失在我的眼前，不然我會讓你連擇師賽都參加不了。」白豆豆聲音平靜，不見怒意，但正是這種平靜，反而是讓得人心頭一寒。

所以，她的聲音剛剛落下不到一秒，面前似是有風划過，虞浪的身影消失得無影無蹤。

白萌萌：「...」

白豆豆冷哼一聲，道：「無蛋鼠輩，還敢當著我的面泡我妹妹？」

「是無膽鼠輩。」白萌萌忍不住的扶額，道：「另外姐姐，爹娘已經說了很多次了，這個口頭禪希望你能改掉，一個女孩子，成天說這個，多難聽呀。」

「都一樣。」白豆豆不在意的道，然後拉起妹妹的手，轉身離開了。

...

李洛跟隨著姜青娥，顏靈卿，在那沿途無數矚目的視線中，來到了擇師賽的場地。

這是一座極為寬敞的巨殿，巨殿成圓形，穹頂鏤空，可見蔚藍天際，巨殿四周，有一層層的看臺，成階梯式分布。

而此時的巨殿廣場中，已是布滿著人山人海，黑壓壓的一片，一眼看去，應該是有著數千人的架勢。

「你的新生玉牌上面會有著你在廣場中的位置，你找到你的位置，等待著擇師賽開始即可。」姜青娥對李洛說道。

「擇師賽就在這裡開始？」李洛訝異的道。

「不，這裡只是一個傳送區域，擇師賽開始時，會通過大殿之下的傳送陣將你們送入一座特殊的區域。」姜青娥解釋道。

李洛恍然點頭。

「李洛，加油吧，我們會在這裡看著你的。」顏靈卿對著李洛做了一個加油的手勢，然後就拉著姜青娥上了巨殿那一層層的環形看臺上。

李洛望著兩女消失在人流中的優美背影，收回目光，投向眼前這人山人海的大殿廣場。

他取出玉牌，查看了一下上面的標號位置。

「北三圈，縱三十九，橫五十六。」

李洛分辯了一下這廣場上的一些標識，然後按照上面所說，擠入廣場，開始找著自己的位置。

在找尋的過程中，李洛發現這地面上刻滿了複雜的紋路，時不時的有著一個半米左右的圈子從中分劃出來，他猜測這應該就是傳送圈，他們玉牌上的位置，就是各自的傳送圈。

在這巨大的廣場上找尋了半晌後，李洛終於是確定了他的位置，只不過當他來到此處時，卻是發現這裡竟然空了一個圓圈，附近幾米的人都是繞著此處在走。

李洛目光看去，然後就見到在那空圈中，有一道人影單獨的站在那裡。

那道人影，一眼看去，就讓得人心頭一悸，有一股兇氣撲面而來，令人心生畏懼。

望著那名頭髮披肩，皮膚黝黑，面龐上有著一些虎紋的兇煞少年，李洛也明白為何周圍的人都繞著走了，因為這人正是此前虞浪冊子上面新生實力排名第一的那位，秦逐鹿。

「好重的兇煞之氣。」

李洛搖搖頭，此前冊子上面見到他時，就感覺到兇氣很重，而如今見到本人後，那股煞氣就變得更濃鬱了。

難怪沒人敢上去招惹。

李洛目光看了看那裡的地面，然後就發現，這秦逐鹿站著的地方，竟然正好就是他的位置。

於是他遲疑了一下，擠出人群，在周圍一些敬佩的目光中走了上去。

而李洛的靠近，也是立即引得那秦逐鹿冷戾的目光投射而來，那一瞬，李洛感覺仿佛是被某種兇獸給盯上了一般。

但他並沒有畏懼，而是直接走近過來。

「這位同學。」他衝著秦逐鹿露出友善的笑容，道：「不好意思，你佔到我的位置了。」

秦逐鹿低頭看了一下腳下的位置，沉默了一下，然後依舊面無表情的站在原地，如同木樁子一般。

「這位同學，這是我的位置。」李洛見狀，只能再度提醒道。

秦逐鹿面龐微微抖動了一下，盯著李洛，聲音低沉如野獸：「你想挑釁我？」

李洛有點懵逼，你這是什麼腦迴路啊，我只是告訴你站錯位置了啊。

「我不想挑釁你。」李洛解釋了一下，道：「可這裡真的是我的位置，你把你的新生玉牌拿出來。」

秦逐鹿從懷中取出新生玉牌，看了一眼。

李洛也瞧去，旋即道：「你看，你這個位置是在南六圈，縱七十六，橫五十八，你找過去就行了。」

秦逐鹿看了李洛一眼，默默的將新生玉牌塞進懷中，聲音低沉的道：「你想挑釁我？」

神特媽想挑釁你啊！是你在挑釁我好吧？！

李洛有點目瞪口呆，這這傢伙是出自大將軍府還是野人府啊？是不是聽不懂人話啊？

李洛盯著秦逐鹿看了片刻，突然道：「你不會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吧？」

這巨殿廣場內的位置劃分的確是有點複雜，李洛剛才都找了一會，眼前這傢伙，難道沒什麼方向感，腦迴路比較直嗎？

秦逐鹿投向李洛的目光陡然間變得兇狠了起來，然而這種兇狠，反而是讓得李洛感覺到了他似乎是有種莫名的心虛。

「不會這麼奇葩吧？」

李洛無語的搖搖頭，最終也懶得跟他再廢話：「把你的新生玉牌給我，我們交換一下，你站這裡，我自己去找位置。」

他將自己的新生玉牌遞過去。

秦逐鹿看著李洛手中的新生玉牌，沉默了數息，然後緩緩的取出自己的玉牌，做了交換。

完成交換後，李洛看向秦逐鹿的目光就變得有些古怪了，經過這番試探，他發現還真的是這個傢伙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就直接亂佔坑了。

對於李洛的古怪目光，秦逐鹿依舊是面無表情，跟木樁子一樣動也不動，只是不知道為何，李洛感覺他那幽黑的面龐色澤仿佛是變得更深了一些。

最終，他搖搖頭，拿著玉牌轉身走了。

隨著李洛走遠了，秦逐鹿方才轉過頭，目光看了一眼他的背影，又是緩緩的閉攏雙目，閉目養神了。

第一百一十九章沈金霄的手段

湖面上，波光粼粼。

那名為沈金霄的紫輝導師站在湖邊，湖水倒映著他的身影，他的神色格外溫和，然而李洛看著他時，心中卻是泛起點點寒氣。

這個人，就是青娥姐說的...沈金霄嗎？

李洛仔細的盯著他，對方的模樣，其實相當的俊朗，一身紫輝導師袍服更為他平添了幾分神秘氣質，在他眉心處，有金色玄妙的紋路自兩側太陽穴處糾纏延伸而在，最後在眉心的位置，仿佛是形成了一道淡淡金色符印。

他的周身不見任何的相力波動，但那所隱隱間散發的壓迫感，卻是讓人心生敬畏。

在李洛打量著沈金霄時，後者再度露出溫和笑意：「以前我還擔任過姜青娥的導師，不知道她有沒有和你提起過？」

李洛沒有回答，而是問道：「沈師在這裡等我做什麼？」

雖然他對眼前的人懷有萬分的忌憚，但倒也並沒有過於的懼怕，畢竟這是擇師賽，無數人都看在這裡，就算對方是紫輝導師，也不可能真的明目張胆的要對他做什麼。

沈金霄緩步走上前來，來到李洛面前，笑道：「李洛，我很欣賞你，所以我打算收你入我的門下。」

他從袖中取出了一物，遞了過來。

李洛看去，那是一枚紫色玉符，其上閃爍著神秘光澤，顯然，這就是紫輝導師的符印，只要獲得此物，就可以入得相應導師的門下，成為一名紫輝導師的學員。

然而，此物本是李洛此次擇師賽中所追求的，但此時遞過來這一個，李洛卻不想要。

「李洛，接下此物，你就達成了目標。」沈金霄微笑道。

李洛的目光，緩緩的從那紫玉符印上面移開，他退後一步，衝著沈金霄道：「沈師，你這樣似乎不太符合規矩吧？」

「紫輝符印可是要經過嚴格考驗，才能夠拿到的，你就這樣直接送上來，讓我有點難以接受啊。」

沈金霄笑道：「我知曉你的潛力，所以那些考驗自然可以省去。」

李洛搖搖頭，正色道：「沈師，太容易得到的東西，我們往往不會去珍惜，所以我想要去經歷最艱難的考驗，最後再做決定。」

「如果沈師你有時間的話，可以現在這裡等等，我先去闖一圈，然後再來找你。」

說著，就打算退走。

不過腳步剛動，他就感覺到四周的天地能量湧動起來，仿佛是有著一層禁錮出現在了四周，讓得他寸步難移。

李洛面色微變，道：「沈師這是不讓我走？」

沈金霄盯著李洛，笑道：「你為什麼不願意接受我這份好意？如果是其他的學員，此時應該是迫不及待吧？」

李洛遲疑了一下，輕聲道：「因為...」

「我喜歡女導師！」他義正言辭的道。

沈金霄淡淡一笑，道：「李洛，你真的不再考慮一下嗎？這次擇師賽中，只有五位紫輝導師，你拒絕了我，其他四位紫輝導師看在我的面子上，未必會再接觸你，畢竟你不是姜青娥，你沒有她那種讓所有紫輝導師都心動的潛力。」

「所以他們大概率不會為了一個只能勉強算做優秀的你，來傷及我的顏面。」

李洛眉頭微皺，道：「沈師這是在威脅我？」

沈金霄道：「你也可以這麼認為。」

李洛笑了笑，道：「那我也很好奇，既然沈師覺得我只是勉強算做優秀，而這次新生中比我好的還有那麼多人，為何你要執著於我？」

沈金霄笑笑，沒有回答李洛的疑問，只是說道：「李洛，把握好最後的機會吧。」

李洛無奈的道：「沈師，你過於心急了一點，雖然我不知道你究竟想做什麼，但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

沈金霄盯著李洛看了幾秒，然後就將紫輝符印收了起來，嘆道：「李洛，你失去了最後的機會。」

「看來在沒有體會到走投無路前，你是不會想起我這枚紫輝符印有多難得。」

沈金霄伸出雙指，指間有著一個清脆的響指聲響起。

而也就是在響指聲落下的那一瞬，以這片區域為中心，方圓數十裡的學員，耳邊都是突然有著一道聲音若有若無的響起。

「紫輝任務：圍剿李洛，打敗李洛者，可獲一枚紫輝符印。」

這個聲音，也同樣在李洛的耳邊響了起來。

這直接是導致他的面色瞬間變得有些陰沉下來，對方這是圖窮匕見了啊，引誘沒效果，就直接脅迫了。

「你不用擔心我這麼做是否違規，在聖玄星學府，紫輝導師擁有的權限比你想的更大，只要不是傷及你的性命，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沈金霄淡淡的道。

旋即他伸出手指，對著李洛輕輕一點，只見得後者頭頂上方突然有著一道光柱沖天而起，方圓數裡內都是能夠清晰見到。

「這道光柱會持續一些時間，指引著這片區域的其他學員找到你，李洛，你不是想要得到其他紫輝導師的青睞嗎？那我就給你一個表現的機會。」

「從這些人的圍剿中，你能留下來，那時候，或許真會有其他紫輝導師會看中你。」

沈金霄漫不經心的笑了笑：「那麼接下來...開始你的表演吧，我很期待你的表現。」

他的身影漸漸的能量化，最後化為光點，憑空消失在了原地。

李洛望著沈金霄消失的身影，眼中掠過一絲陰沉，沈金霄是吧，狗東西，我記住你了。

旋即他抬頭看了一眼頭頂散發的光柱，他試圖將其抹去，卻發現只是徒勞無功，於是他就放棄了這種無意義的行為，一位封侯境強者搗鼓出來的東西，不是他一個小小的相師境能夠化解的。

於是他雙掌握了握腰間的雙刀，沒有再有什麼猶豫，身影一動，便是對著密林之中衝了進去，那裡茂密的森林能夠將這指引的光柱做一些遮掩。

接下來，就看在這片範圍中，究竟會有多少人前來圍剿他吧。

希望沒有太多的狠角色，不然這次，還真是會有些麻煩。

而當李洛衝進密林，開始了這場圍獵時，在那新生巨殿中，紫輝任務的發布，也是立即引起了看臺上所有人的注意。

特別是當他們看見那道紫輝任務的內容時，一時間，在場眾人的神色都是變得有些古怪起來。

第一百一十七章素心副院長

隨著時間的推移，巨殿內的新生越來越多，人聲鼎沸。

而在那呈階梯式的環形看臺上，也開始陸陸續續有著大夏國的各方頂尖勢力的首腦開始在露面，由此也能夠看出聖玄星學府的超然地位，各方勢力對其，都是抱著幾分的敬畏。

特別是伴隨著一道鐘鼓聲響起，只見得在那最上層的環形看臺上，有數道人影在簇擁之中走了出來，引來諸多關注。

當中一位，是一名穿著大紅袍的美婦人，紅袍之上，有星辰閃爍，星辰中央，則是有月輝在綻放。

美婦人神色溫和，給人親近之感。

「那是聖玄星學府的素心副院長，看來這次的擇師賽是由她來主持。」新生中，有一些聲音傳出。

李洛望著這名穿著大紅袍的美婦人，後者給他的感覺，仿佛是一道汪洋，溫和之下，是磅礴浩瀚之感。

據說聖玄星學府的副院長都是從紫輝導師中選拔而出，顯然，這位美婦人，也是擁有著封侯境的實力，而且還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素心副院長身側，是一名身穿金色袍服的小孩，小孩看上去不過七八歲左右，面龐稚嫩而秀氣，皮膚白皙，烏黑的大眼睛透著靈性之感。

其金色袍服上面所繡的龍紋則是顯露出了他的身份，顯然正是如今大夏王庭之主。

「金龍寶行見到的那個小皇帝？」李洛瞧著這小孩，其模樣跟當日所見有些不太一樣，顯然上一次應該是改變了一些容顏。

小皇帝身邊，還有一道高挑的倩影，那道倩影身穿白色宮裙，青絲盤成鳳髻，插著金步搖，晃動著優雅的弧度，渾身皆是散發出尊貴之氣。

她的容顏也是極為的美麗，高挑的瓊鼻，狹長的雙眸，如雪般的肌膚，當然最讓人感到震撼的，還是胸前的飽滿峰巒，那等波瀾壯闊的弧度，讓得李洛暗自感嘆，終於見到了一個可以和蔡薇姐媲美的女子。

只不過兩女的氣質截然不同，一個嬌媚，一個尊貴中夾雜著威嚴。

「是當今王上，還有長公主！」

「長公主現在還是我們聖玄星學府四星院的學員呢，同時連執法隊也是歸她掌管，所以以後可別在學府內犯事，不然誰都救不了。」一些竊竊私語聲響起。

李洛在欣賞了一下長公主後，目光又是轉向了最後一人，那是一位身軀高壯的中年男子，其氣勢雄厚，宛如深淵，給人一種莫測之感，他僅僅只是站在那裡，可論起氣場，甚至是要超過了素心副院長一些。

李洛盯著這名威嚴甚重的中年男子，心中卻知曉他的身份。

這位，應該就是如今大夏國中權勢最盛之人，攝政王，宮淵。

四人露面，這巨殿之中無數人都是對著他們所在彎身致禮，在這聖玄星學府內，可不興任何的跪拜，即便是王庭之主來了此處，也只是作為參觀者而已。

四人也是對著在場眾人點頭示意，小皇帝，長公主，攝政王各自入座，素心副院長則是來到看臺最前方。

「諸位新生，我代表聖玄星學府，歡迎你們來到這座古老學府。」

素心副院長柔和的聲音，宛如水流般拂過人心，讓得巨殿中的嘈雜都是漸漸的安寧下來，所有人的心境都是變得平和。

李洛也察覺到了這種變化，當即有些震驚，這位素心副院長當真是深不可測，僅僅只是言語，卻能夠影響到心境的轉變。

原本枯燥無聊的迎新詞，在這位素心副院長的嘴中，卻是令人心情舒緩，靜靜聆聽。

「接下來便將會開啟新生入院最重要的一場擇師賽，這場擇師賽將會決定你們未來在聖玄星學府的導師，對於你們而言，將會至關重要。」

當素心副院長說到擇師賽時，所有人都是聚精會神起來，不敢錯漏一個字，因為他們都明白這場擇師賽的重要性。

「待會擇師賽開始時，你們腳下的傳送陣將會被啟動，你們會被送入一片特定的區域，在這片區域中，存在著諸多等級不一的精獸，這些精獸，會攜帶著銀符或者金符。」

「銀符對應著銀輝導師，金符對應著金輝導師，打敗精獸，取得任何一枚符印，你們就可以在此後分配到對應的導師。」

「不過除此之外，如果你們能夠完成一些任務，也有可能獲得金銀符印，至於任務如何發布，擇師賽開始後你們自會得知。」

「當然，或許會有人問，紫輝導師呢？」

素心副院長微微一笑，道：「紫輝導師沒有對應的符牌，因為他們會視察所有學員在擇師賽中的表現，如果他們覺得你有這個潛力，那麼自然會親自給予你們資格。」

譁！

場中譁然不斷，諸多學員交頭接耳，一些對自身實力有清晰認知的學員都是惋惜搖頭，誰都知道，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導師都是封侯境強者，如果能夠在他們的門下修行，那麼他們所能夠獲得的指點以及修煉資源都會超過其他的學員，但顯然，想要被紫輝導師看中，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李洛也是眉頭微皺，這個所謂的表現，實在是有些籠統啊。

素心副院長再度說了一些規則，最後鼓勵道：「十分鐘後，擇師賽將會開啟，諸位學員請做好準備。」

說完，她便是不再多說，也是轉身入了座。

「素心副院長，聽說此次有五位紫輝導師挑選學員？」長公主對著素心副院長露出親暱的笑容，問道。

素心副院長點點頭，笑道：「也不知道哪些小傢伙會被他們看中。」

「這一屆的新生，質量還是挺高的，大將軍府那一位，想必會引起五位紫輝導師爭奪的。」長公主說道。

「上八品相，放在任何一屆的新生中，都是屈指可數，引起爭搶是必然的。」

兩人說話間，那一旁的攝政王微微一笑，有些感嘆的道：「相比起學員的優秀，還是聖玄星學府的底蘊更讓人感到驚嘆，封侯境的實力，若是在大夏中，足以開宗立府，但他們卻願意留在聖玄星學府中當導師，這可真是讓人豔羨。」

素心副院長微笑道：「王庭統御大夏百郡，實力底蘊同樣不可小覷，攝政王過謙了。」

「不敢比，不敢比。」攝政王笑呵呵的道。

在他們說話交流間，巨殿內，鐘鼓聲突然響起，所有人的神情都是一凝，然後他們就見到璀璨的光芒自大殿地板中湧現而出。

一道道光圈浮現出來，將所有的學員都是覆蓋了進去。

強光自李洛的眼前出現，他還來不及適應，便是感覺到天旋地轉。

擇師賽，開始了。

（今天公眾微信發布呂清兒的圖，大家可以去看看。）

第一百二十章被圍剿了

大殿的光幕上，有文字浮現，那些文字正是沈金霄所發布的紫輝任務。

而場內看臺上，諸多目光望著這一幕，再看著光幕中那些群起而動，開始對著李洛所在的區域急速湧去的新生學員，一時間有些竊竊私語聲傳出。

「這是什麼情況？」

「這是那位紫輝導師給予這個新生的考驗嗎？」

「李洛？是洛嵐府那個少府主吧？」

「嘖嘖，這是得多倒黴了，被這種圍剿，怎麼可能生存得下來？」

「這個考驗，太狠了。」

「......」

在那最高層的看臺上，小皇帝望著光幕中李洛的身影，倒是將他給認了出來，當即嗓音有些稚嫩的開口說道：「這也太不公平了，這種考驗，不是在針對人嗎？」

長公主丹鳳眼同樣是看著這一幕，輕聲道：「這個世界上，可沒有絕對的公平，紫輝導師有著很大的權利來考驗新生，這也是他們的職責之一。」

「當然...沈金霄導師的這份考驗，是不是的確嚴苛了一些？」

她最後的話，是衝著素心副院長而問。

素心副院長微微沉吟，道：「的確是稍微有些出格，但擇師賽中，只要這些紫輝導師沒有做出傷及學員性命之事，那麼他可以以任何的方式去進行著考驗。」

「不過眼下的情況，對於這位叫做李洛的新生而言，未必也不是一場表現的好機會，當他展現出自身的潛力與優秀的時候，他將會收穫到更多的橄欖枝。」

長公主沒有說話，想要在這種程度的圍剿下表現優秀，可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更大的可能，還是成為他人的踏腳石。

這個李洛，此次怕是要倒黴了。

「這沈金霄也太過分了！」

而在另外一處看臺，顏靈卿俏臉鐵青，忍不住的說道。

這種考驗，分明是在針對人啊，面對著這種圍剿，誰能夠承受得下來？

一旁的姜青娥絕美的容顏沒有波瀾，她倒沒有因此而憤怒，反而金色眼瞳中充斥著冷靜，只是在那冷靜之下，似是有凌冽的殺意在流轉。

姜青娥纖細的指尖，在面前的石欄上面，輕輕的划過，碎石飛濺，最後形成了三個字。

沈金霄。

顏靈卿望著姜青娥那平靜的容顏，再瞧瞧她刻字時的那股認真，莫名的感覺到一點寒意，低聲道：「你在做什麼？」

姜青娥盯著刻出來的名字，然後又隨手將其抹去，淡淡的道：「先熟悉一下未來怎麼幫他刻墓碑，好歹也算是曾經教過我一場，送個墓碑，不過分吧？」

顏靈卿目瞪口呆，忍不住的瑟瑟發抖，不是吧，姜青娥你這麼恐怖的嗎，動不動就要給一位紫輝導師立碑？

這麼生氣的嗎？

...

紫輝任務雖然在新生殿中引發了不小的騷動，但這跟擇師賽內相比，卻是顯得小了太多。

在這方圓數十裡內，所有學員收到這道任務時，都是愣了片刻，旋即眼中有狂喜之色爆發出來。

誰都沒想到，紫輝任務會來得如此的突然。

打敗李洛？就能夠獲得紫輝符印？

很多新生都是迅速的取出一道冊子，那是此前他們高價買來的新生資料，然後在其中，他們迅速的見到了李洛的排名。

「天蜀郡第一名麼？實力倒是不怎麼樣啊，怎麼會引發紫輝任務？！」

在見到李洛的一些信息後，諸多學員都是感到疑惑不解，這些信息中，唯一還算讓人有點驚訝的就是李洛的身份，但在這裡，任何的身份都沒什麼作用。

「這簡直就是送上門的紫輝符印啊！」

所以在看完資料後，不少學員都是興奮異常，下一刻，他們全速疾馳而出，對著遙遠處那沖天而起的光柱所在而去。

紫輝符印，足以讓得他們傾盡全力去拼搏。

...

「哈哈哈，李洛啊李洛，你竟然能倒黴到這種程度！」

在這片區域的某處，都澤北軒在接收到任務後，愣了好片刻，最後忍不住的爆發出大笑聲。

「厲害啊厲害，連紫輝任務都能夠觸發。」

「也罷，反正都是要收拾你，現在這豈不是最好的機會嗎？」都澤北軒笑吟吟的搖搖頭，然後身影疾掠而出。

...

「還能有這種奇怪的紫輝任務？」

一處山坡上，有著齊耳短髮的白豆豆臉色有些古怪，那個李洛應該就是之前在報導處見過的人吧？長得倒是很帥，可究竟做了什麼天怒人怨的事情，竟然會觸發這種被圍剿的任務？

「算了，不管了，只要能取得紫輝符印就好。」

白豆豆手提著一柄長槍，槍尖過地面，有火花滾動，旋即她的身軀上有風相之力湧動，其速度宛如輕風般，飄掠而出。

她的速度極快，若是看得仔細的話，就會發現，她的腳尖仿佛是離地一般，有種御風而行的味道。

...

一處林間。

數頭中級精獸躺倒在血泊中，一名皮膚黝黑，渾身散發著驚人煞氣的少年坐在獸屍上面，他的手中提著幾枚金色符印，輕輕擺動時，發出清脆的聲響。

他也收到了了這片範圍中發布的紫輝任務。

他正是秦逐鹿。

「圍剿？李洛？」

秦逐鹿面無表情，然後他從懷中掏出那枚新生玉牌，在上面，清晰的寫著李洛的名字。

「是他？」秦逐鹿想起那個跟他交換了新生玉牌的銀髮少年。

顯然，這次的紫輝任務，就是圍剿這個李洛。

秦逐鹿將玉牌又是塞了回去，手中那幾枚金色符印也被他隨意的丟在了獸屍上面，他要的，可不是這種東西。

來到了聖玄星學府，他自然需要找最好的導師，封侯境之下，可沒有資格來教導他。

不過這種去圍剿人得來的紫色符印，也沒什麼意思。

「是要越級打敗高級精獸才能獲得紫色符印嗎？還是這個更有意思一點。」

秦逐鹿抬頭，看了一眼遙遠處那一道沖天而起的光柱，搖了搖頭，聲音低沉的道：「我不去圍剿你，算是還了之前佔你位置的人情了。」

「你就，自求多福吧。」

聲音落下，他便是站起身來，也不顧身上的血汙，慢吞吞的對著遠處走去，在那個方向，他感應到了有強大精獸的存在，想必應該就是高級精獸了，不知道是不是能夠媲美相師境第三段的精獸。

希望，可以讓他玩個盡興吧。

第一百一十八章沈金霄

當李洛眼前恢復視野時，發現自己已經身處一座山坡上，放眼看向四方，只見得巨樹林立，仿佛是身處莽荒世界一般。

山林深處，偶爾有著狂暴的獸吼聲響起，驚起飛鳥。

李洛將背包扔了下來，從中取了雙刀，插在腰間，然後隨意選了一個方向，身影便是疾掠而去。

他的身影於莽荒的森林中穿梭，偶爾會遇見其他的學員，不過雙方一碰面便是各自散去，也沒有什麼答話的想法。

一路急行了數分鐘，李洛發現了一個目標，那是一頭如虎豹般的精獸，獠牙尖利，通體暗黑。

低級精獸，黑虎獸。

精獸之中，同樣有著一些等級劃分，低級精獸相當於十印境的實力，中級精獸是相師境第一段左右，高級精獸是相師境第二段，第三段的實力。

在這之後的精獸，就會開始出現一些巨大的變化，變得更為的充斥靈性，同時力量也會隨之暴漲。

那個層次的精獸被稱為將級精獸，可媲美將階的實力。

更高層的精獸，則是傳聞之中的王侯級，每一頭都擁有著極為可怕的力量，足以毀滅一座城市。

在這頭黑虎獸的身上，李洛看見了一道淡淡的銀光，仔細看去，那是一枚銀色的符印。

「打敗低級精獸，就可取得銀符，挑選一位銀輝導師嗎？」

李洛目光閃爍，那麼以此類推，很有可能金符就得從中級精獸身上去取得，而中級精獸是相師境第一段的實力，與現在的他倒是相當吻合。

那麼，紫輝導師呢？

難道要打敗高級精獸？那最起碼都是相師境第二段的實力，這是逼得那些頂尖的學員去越級挑戰嗎？

果然，紫輝導師的要求，都很苛刻啊。

李洛沒有對這頭黑虎獸出手，銀符不是他想要的，沒必要在這裡浪費時間，所以他身影一動，身影再度疾掠而出。

而當李洛在找尋著下手的目標時，在那座新生匯聚的巨殿內，廣場中原本黑壓壓的人群此時消失得乾乾淨淨。

環形看臺上，有晶光綻放，倒映出一片片的光幕，光幕內，一道道人影疾馳穿梭，正是那些進入場中的新生。

顏靈卿仰起俏臉望著那些光幕，笑道：「不知道李洛這次能不能獲得一位紫輝導師的青睞？」

姜青娥微微一笑，道：「以他的本事，一定可以的。」

她是知曉李洛的雙相宮的，這等罕見天賦，並不遜色於她的九品相多少，所以如果憑藉自身本事來的話，她是不擔心會沒有紫輝導師看中李洛。

只是...

她金色眼瞳中掠過一絲陰霾之意，她有些擔憂那個沈金霄，他剛好是此次新生的五位紫輝導師之一。

對於這位曾經擔任過她導師的人，她一直懷有忌憚與戒備，因為這個人心機極為深沉，他對自己的那種情緒也是隱而不漏，如果不是她這九品光明相對人心善惡極為敏感，恐怕連她都是會難以察覺。

這個人，對她懷有一種惡意。

所以她之前才會果斷的更換導師，而好在的是她自身是九品光明相，潛力即便是聖玄星學府也是極為的看重，所以她的申請更換得以通過。

而現在，如果這沈金霄真是要耍手段阻礙李洛的話，那恐怕就不太好應對了。

因為那個傢伙清楚，她的軟肋，就是李洛。

...

鐺！

密林之中，有激戰在爆發。

李洛手持雙刀，刀身之上藍色相力高速流轉，嗡鳴震動間，化為切割力極為強悍的水芒，刀鋒掠過空氣時，都是發出了細微的異聲。

而此時的他，雙刀化為道道冷冽刀光，連綿不斷的對著前方的一頭中級精獸籠罩而下。

叮叮！

刀光斬在了那中級精獸渾身堅硬的鱗甲上，有火花濺射出來，高速流轉的水芒，再輔於光明相力增加流速，那所帶來的殺傷力並不可小覷，所以片刻後，那頭中級精獸身軀上的鱗甲便是有著破碎的跡象，鮮血自鱗甲間流淌下來。

吼！

被李洛一通猛削，那中級精獸也是變得暴怒起來，獸瞳赤紅間，那布滿著尖刺的重錘尾巴陡然一甩，帶著尖銳破風聲，快若閃電般的對著李洛所在重重的砸下。

「水光魔鏡！」

李洛面前有水鏡陡然間展開，伴隨著如今他的實力突破到相師境，這所施展出來的水光魔鏡也是變得更為的明亮，刺眼。

轟！

重錘尾巴轟在了水光魔鏡上，頓時水鏡破碎，但那股反彈之力卻是傾瀉而出，直接是對轟在了這頭中級精獸的尾巴上。

嗷！

痛苦的嚎叫聲響起，那中級精獸尾巴頓時皮開肉綻，它感覺到了懼怕，然後打算直接逃竄。

咻！

不過李洛沒有給它這個機會，屈指連彈，水光彈疾射而出，直接是在其眼前爆發開來，刺目的強光讓得這頭中級精獸的慘嚎聲更為的悽厲了。

它瘋狂的胡亂撞擊，將附近的巨樹都是一顆顆的撞斷。

但是它的亂撞沒有取到任何的作用，當其稍微能夠睜開獸瞳時，就見到一抹藍色刀光在嗡鳴聲中刁鑽狠辣的劈斬了下來。

直接自其腦部位置洞穿了進去。

這頭中級精獸的掙扎緩緩的停下，漸漸的喪失了生機。

李洛吐了一口氣，然後在這頭精獸的尾巴處，取下了一枚掛上去的金色符印，有了此物，最起碼都是能夠選擇一位金輝導師了。

保底是有了，現在就可以想辦法看看究竟怎麼樣才能夠得到一位紫輝導師的青睞了。

李洛對著前方走出，密林褪去，出現在眼前的是一汪清澈湖泊，他走出樹蔭，旋即腳步漸漸的停了下來。

因為他見到，在那湖邊上，有一道人影，正握著一把樹葉，樹葉在其手中自動的疊成一隻只的葉舟，然後順著其手掌滑落，落入湖中，漸漸遠去。

那道人影背對著李洛，看不清楚模樣，但他身上所穿的袍服，卻是讓得李洛心頭一震。

那是一件聖玄星學府的導師袍服，只不過這件袍服上面，星辰綻放著紫色的光輝，顯得異常神秘。

紫輝導師。

此時，那陌生的紫輝導師將手中樹葉盡數的折完，這才轉過身來，望著李洛露出溫和的笑容。

「李洛，等你半天了。」

「自我介紹一下，我是此次的五位紫輝導師之一，我叫...沈金霄。」

（今天一章。）

第一百二十一章先聲奪人

唰！

樹木密集的林中，李洛的身影疾掠而過，他的雙手握在腰間雙刀刀柄上，整個人身體都是緊繃起來，隨時都會進入戰鬥狀態。

他不知道這片區域究竟有多少學員，也不知道其中究竟隱藏著哪些猛人，所以此時他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李洛抬頭，看了一眼頭頂的光柱，有密林的遮掩，光柱不再那麼明顯，但隨著那些人逐漸接近他所在的範圍，應該還是能夠看見的。

「這光柱應該有著一些持續時間，如果能夠拖到光柱散去，那麼圍剿基本就被化解了。」李洛神色凝重，心思如電。

不過現在的他，還是得想要如何應對被多人圍剿的情況。

雖說以他現在的實力，單打獨鬥的話，除了排名前三的那三人，他應該並不會懼怕任何人，但雙拳難敵四手，一旦被圍攻，他必然會陷入劣勢。

別人耗都能耗死他。

所以怎麼辦？

李洛眼中掠過一抹兇光，這並非是沒有辦法，他可以直接進入山林深處，那裡精獸眾多，他只要躲進去，別人想要進來圍剿他，就得通過那些精獸的圈子，到時候這些精獸會成為他最好的護衛。

所以現在他必須趁圍剿還沒有真正成型時，進入山林深處。

咻！

想到此處，李洛再度提速，衝破了前方的樹叢，不過剛剛衝出，他就見到迎面也有著三道人影急匆匆的對著這個方向而來，這瞬間雙方就打了一個照面。

那三名學員瞧得衝出來的李洛，一時間還有點沒回過神。

李洛則是心頭一沉，旋即不待對方有什麼反應，便是急喝出聲，道：「你們看見那頭頂有光柱的人沒？！」

直接先聲奪人。

三人聞言，下意識的搖搖頭。

「你們去左邊，我去右邊，不要讓他跑了！」李洛大喝一聲，身影與他們交錯而過，一頭撞進密林中。

這三名學員神色有點茫然，這人是誰？為什麼要指揮我們？

「他也在找頭頂有光柱的人？」一名少年問道。

「可是...他頭頂也有一道光柱啊。」另外一名少年神色茫然的說道。

「難道不止那個李洛頭頂有光柱嗎？」

三人面面相覷，感覺有點不對，數息之後，智慧之神終於再度眷顧了他們，三人破口大罵：「他媽的，那個人就是李洛！」

「追！」

「弄死他！竟然敢戲耍我們！」

三人面色羞惱無比，這個混蛋李洛真是太可惡了，見面先下手為強，直接把他們搞懵逼了，畢竟他們實在沒見過，被圍剿的人竟然還能夠賊喊捉賊。

三人急急忙忙對著剛才李洛逃去的方向追去。

而當他們全速衝進密林間，突然迎面有著數顆光球暴射而來，下一瞬間，刺目的強光在他們的眼睛面前直接爆發，三人頓時爆發出慘叫聲。

一道身影自側方叢林中滑出，藍色的相力仿佛是在其身下化為水幕，令得其速度極快，身影掠過時，刀芒從三人腿上掠過，帶起一片鮮血。

這三名學員頓時栽倒下來，慘叫連連，李洛直接是讓得他們短時間無法走路了。

而此時他們眼前的視野終於漸漸恢復，可他們所能夠看見的，只是一道手持雙刀的背影，消失於視線之中。

這等果斷凌厲以及無恥的風格，讓得這三人一時間生出了些許膽寒。

不過李洛倒並沒有在乎這三人的想法，在迅速的解決掉他們後，他便是繼續全速對著這片山林深處疾馳而去。

他不敢有半點的耽擱，因為從那三人出現的速度來看，此時恐怕附近已經有著越來越多的學員在趕來參加這場圍剿了。

希望來得及吧。

...

而當李洛在全速對著山林深處而去，試圖藉助精獸來為自己抵禦圍剿時，在距離此處數裡的位置。

一片小森林中，有一朵朵信號接二連三的升空而起。

虞浪坐在樹幹上，眉頭緊皺的望著遙遠處的方向，在那裡，隱約可見一道沖天光柱若隱若現。

看了一會，他翻身躍下去，找到了釋放信號彈的趙闊，他們兩人此前正好碰在了一起，而且他們也都身處這片區域，所以都接到了圍剿李洛的任務。

「李洛這個黴怪，不知道幹了什麼事情，竟然惹出了這種任務。」虞浪對著趙闊抱怨道。

「我就說吧，長這麼帥，遲早要還的。」

趙闊皺眉道：「這任務太古怪了，是哪位紫輝導師在考驗洛哥嗎？」

「考驗個屁啊，這擺明是在針對他。」虞浪冷哼一聲，道：「這種規模的圍剿，別說是李洛，就算是那排名第一的秦逐鹿，都未必接得下來，這麼多人，堆都把他堆死了。」

「信號發出去好一會了，宗賦，池蘇，項梁他們如果看見的話，不知道會不會按照約定趕來。」趙闊說道。

「隨便了，反正也沒太指望他們。」虞浪說道。

「虞浪，你別成天在人背後亂嚼舌頭，跟個女人一樣。」叢林間，突然有著罵聲響起，虞浪一轉頭，就見到三道人影氣喘籲籲的在跑來。

「喲，還挺整齊。」虞浪笑道。

「有屁趕緊放，要做什麼？」宗賦沒好氣的道。

「既然人都到齊了，那我也就說了，李洛這次應該是陷入到麻煩中了，而且還不小，所以我打算幫幫他。」虞浪說道。

宗賦沉吟了一下，道：「不要說我潑你冷水，這種程度的圍剿，就算我們去了，也只是送菜。」

「你們還記得之前素心副院長說的話嗎？在這場擇師賽中，不是只有打敗精獸才能夠獲得金銀符印，我們的表現，也有可能會決定最後的結果。」

虞浪笑了笑，指著遙遠處那若隱若現的光柱，道：「現在很多人都去參加對李洛的圍剿了，我們就算去參加，恐怕也混不了什麼表現，所以我們要不要扭轉下思路，這個位置，剛好可以卡住西南方向過來的學員，我們在這裡做個坑，將一些參加圍剿的落單學員做掉，如果最後成功了，不僅可以幫李洛分擔一點壓力，而且從某種意義來說，說不定也能夠獲得一些特殊的表現分。」

「我相信，那些紫輝導師應該時刻在關注著這場擇師賽，說不定到時候覺得我們幾個有腦子，就將我們給收了呢。」

其他幾人面面相覷，倒是沒想到虞浪打的是這個主意。

「我贊同。」趙闊點頭，既然能夠幫到李洛，又能夠給自己賺取表現，那他自然沒有異議。

宗賦三人遲疑了一下，最後宗賦咬了咬牙，道：「我也可以幫忙，不過你們事後要告訴李洛，其實我最想抱的是姜學姐的大腿！」

項梁，池蘇見到宗賦點頭，也就沒了異議，以他們的實力，頂多就爭取一下金輝符印，所以只要虞浪的辦法能夠讓他們獲得這種成績，那也就足以讓得他們去冒險一下了。

「那麼接下來怎麼做？」三人問道。

虞浪鄭重的道：「接下來，就要靠我們演技大拿出馬了。」

一旁的趙闊聞言，面龐上的表情頓時變得憨厚，直爽，木訥了起來，讓人一看，就忍不住的心生信賴之感。

宗賦三人愣愣的望著變化如此巨大的趙闊，然後一聲感嘆，這他娘的也是個人才啊，一個小小的南風學府怎麼就能同時走出了你們這兩位臥龍鳳雛呢？

（今天一章。）

第一百一十九章沈金霄的手段

湖面上，波光粼粼。

那名為沈金霄的紫輝導師站在湖邊，湖水倒映著他的身影，他的神色格外溫和，然而李洛看著他時，心中卻是泛起點點寒氣。

這個人，就是青娥姐說的...沈金霄嗎？

李洛仔細的盯著他，對方的模樣，其實相當的俊朗，一身紫輝導師袍服更為他平添了幾分神秘氣質，在他眉心處，有金色玄妙的紋路自兩側太陽穴處糾纏延伸而在，最後在眉心的位置，仿佛是形成了一道淡淡金色符印。

他的周身不見任何的相力波動，但那所隱隱間散發的壓迫感，卻是讓人心生敬畏。

在李洛打量著沈金霄時，後者再度露出溫和笑意：「以前我還擔任過姜青娥的導師，不知道她有沒有和你提起過？」

李洛沒有回答，而是問道：「沈師在這裡等我做什麼？」

雖然他對眼前的人懷有萬分的忌憚，但倒也並沒有過於的懼怕，畢竟這是擇師賽，無數人都看在這裡，就算對方是紫輝導師，也不可能真的明目張胆的要對他做什麼。

沈金霄緩步走上前來，來到李洛面前，笑道：「李洛，我很欣賞你，所以我打算收你入我的門下。」

他從袖中取出了一物，遞了過來。

李洛看去，那是一枚紫色玉符，其上閃爍著神秘光澤，顯然，這就是紫輝導師的符印，只要獲得此物，就可以入得相應導師的門下，成為一名紫輝導師的學員。

然而，此物本是李洛此次擇師賽中所追求的，但此時遞過來這一個，李洛卻不想要。

「李洛，接下此物，你就達成了目標。」沈金霄微笑道。

李洛的目光，緩緩的從那紫玉符印上面移開，他退後一步，衝著沈金霄道：「沈師，你這樣似乎不太符合規矩吧？」

「紫輝符印可是要經過嚴格考驗，才能夠拿到的，你就這樣直接送上來，讓我有點難以接受啊。」

沈金霄笑道：「我知曉你的潛力，所以那些考驗自然可以省去。」

李洛搖搖頭，正色道：「沈師，太容易得到的東西，我們往往不會去珍惜，所以我想要去經歷最艱難的考驗，最後再做決定。」

「如果沈師你有時間的話，可以現在這裡等等，我先去闖一圈，然後再來找你。」

說著，就打算退走。

不過腳步剛動，他就感覺到四周的天地能量湧動起來，仿佛是有著一層禁錮出現在了四周，讓得他寸步難移。

李洛面色微變，道：「沈師這是不讓我走？」

沈金霄盯著李洛，笑道：「你為什麼不願意接受我這份好意？如果是其他的學員，此時應該是迫不及待吧？」

李洛遲疑了一下，輕聲道：「因為...」

「我喜歡女導師！」他義正言辭的道。

沈金霄淡淡一笑，道：「李洛，你真的不再考慮一下嗎？這次擇師賽中，只有五位紫輝導師，你拒絕了我，其他四位紫輝導師看在我的面子上，未必會再接觸你，畢竟你不是姜青娥，你沒有她那種讓所有紫輝導師都心動的潛力。」

「所以他們大概率不會為了一個只能勉強算做優秀的你，來傷及我的顏面。」

李洛眉頭微皺，道：「沈師這是在威脅我？」

沈金霄道：「你也可以這麼認為。」

李洛笑了笑，道：「那我也很好奇，既然沈師覺得我只是勉強算做優秀，而這次新生中比我好的還有那麼多人，為何你要執著於我？」

沈金霄笑笑，沒有回答李洛的疑問，只是說道：「李洛，把握好最後的機會吧。」

李洛無奈的道：「沈師，你過於心急了一點，雖然我不知道你究竟想做什麼，但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

沈金霄盯著李洛看了幾秒，然後就將紫輝符印收了起來，嘆道：「李洛，你失去了最後的機會。」

「看來在沒有體會到走投無路前，你是不會想起我這枚紫輝符印有多難得。」

沈金霄伸出雙指，指間有著一個清脆的響指聲響起。

而也就是在響指聲落下的那一瞬，以這片區域為中心，方圓數十裡的學員，耳邊都是突然有著一道聲音若有若無的響起。

「紫輝任務：圍剿李洛，打敗李洛者，可獲一枚紫輝符印。」

這個聲音，也同樣在李洛的耳邊響了起來。

這直接是導致他的面色瞬間變得有些陰沉下來，對方這是圖窮匕見了啊，引誘沒效果，就直接脅迫了。

「你不用擔心我這麼做是否違規，在聖玄星學府，紫輝導師擁有的權限比你想的更大，只要不是傷及你的性命，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沈金霄淡淡的道。

旋即他伸出手指，對著李洛輕輕一點，只見得後者頭頂上方突然有著一道光柱沖天而起，方圓數裡內都是能夠清晰見到。

「這道光柱會持續一些時間，指引著這片區域的其他學員找到你，李洛，你不是想要得到其他紫輝導師的青睞嗎？那我就給你一個表現的機會。」

「從這些人的圍剿中，你能留下來，那時候，或許真會有其他紫輝導師會看中你。」

沈金霄漫不經心的笑了笑：「那麼接下來...開始你的表演吧，我很期待你的表現。」

他的身影漸漸的能量化，最後化為光點，憑空消失在了原地。

李洛望著沈金霄消失的身影，眼中掠過一絲陰沉，沈金霄是吧，狗東西，我記住你了。

旋即他抬頭看了一眼頭頂散發的光柱，他試圖將其抹去，卻發現只是徒勞無功，於是他就放棄了這種無意義的行為，一位封侯境強者搗鼓出來的東西，不是他一個小小的相師境能夠化解的。

於是他雙掌握了握腰間的雙刀，沒有再有什麼猶豫，身影一動，便是對著密林之中衝了進去，那裡茂密的森林能夠將這指引的光柱做一些遮掩。

接下來，就看在這片範圍中，究竟會有多少人前來圍剿他吧。

希望沒有太多的狠角色，不然這次，還真是會有些麻煩。

而當李洛衝進密林，開始了這場圍獵時，在那新生巨殿中，紫輝任務的發布，也是立即引起了看臺上所有人的注意。

特別是當他們看見那道紫輝任務的內容時，一時間，在場眾人的神色都是變得有些古怪起來。

第一百二十二章圍堵攔截

鐺！

密林之中，有金鐵聲響徹，繼而有狂暴的相力陡然爆發，捲起四方落葉飛舞。

李洛手持雙刀，身影落在粗壯的樹幹上，面色凝重的望著那從右側方向衝來的兩道人影，先前對碰中，他已是知曉，這兩人都是第一段下重白種境的實力，境界和他差不多，想必之前在各自的郡內，也都是數一數二的人物。

「李洛，別逃了，你逃不掉的，還不如成全了我們！」一名手持鋸齒短劍的少年大喝道，在其身體表面，湧動著灰色的相力，在那灰色相力的覆蓋下，他的皮膚都是有些石化般的跡象。

此人身懷石相，算是土相的一種衍變。

另外一名少年手持鐵棍，身軀上相力升騰，隱約間仿佛是在其身後化為淡淡的赤猩模樣。

「來得也太快了。」

李洛沒有答話，眉頭微鎖，現在的他已經開始深入到山林，這裡的精獸變得更多更強，這的確是為他阻攔了不少的追兵，可卻依舊有著漏網之魚追上來，而且這些能夠通過精獸阻攔的人，實力都不弱。

「兩位兄弟，何必這麼咄咄逼人，不如看在我這麼帥的份上，咱們坐下來好好聊一聊，如何？」李洛心中念頭轉動，面上卻是正色說道。

「媽的，噁心，砍他！」

然而他這話一落，那兩人頓時不樂意了，直接相力爆發，一左一右，暴射而至，凌厲攻勢劈斬而下。

噔！

李洛腳掌猛的用力，樹幹彎曲，其身影也是急速彈射而出，直接是從正面迎了上去。

「李洛，你也太狂妄了！」

那兩人見到李洛直接正面衝向他們二人，頓時冷笑出聲，李洛的實力與他們一樣，都只是下重白種境，眼下以一敵二，他怎麼敢的？

「赤炎棍！」那持棍少年一聲厲喝，手中鐵棍裹挾著熾熱相力轟然砸下。

面對著那呼嘯而下的狂暴棍影，李洛體內相力湧動，一道水光魔鏡迅速的於身側浮現而出。

咔嚓！

棍影砸在了水光魔鏡上，狂暴的力量將鏡面直接雜碎開來，不過那股強悍的反彈力道也是傾瀉而出，令得那持棍少年措手不及，身形狼狽後退，手中鐵棍都險些震飛而去。

在以反彈之力震退一名敵人後，李洛身影直接撲到了那名石相少年面前，他面無表情，手中雙刀之上水相之力高速流轉。

加強版水芒術！

刀光斬下，與那石相少年來一次硬碰硬。

這次的碰撞，直接是引得那石相少年面色大變，因為在他的感覺中，那湧來的相力雄渾澎湃，竟是完全的將他自身的相力碾壓了下去。

「怎麼可能？！他明明也只是下重白種境，怎麼會有如此強橫的相力！」

在石相少年驚呼聲中，他的身影已是狼狽的倒飛了出去，重重的砸在一顆樹幹上，連樹幹都被震斷了而去。

一道血跡自嘴角滑下，面龐上布滿震動。

「你看，都說了還不如坐下來好好商量一下。」李洛衝著他笑了笑，然後也不理會另外一名持棍少年戒備的目光，身影直接是如大鳥般的投入到了密林深處。

顯然，他並不打算在這裡與這兩人糾纏。

那持棍少年望著李洛的背影，遲疑了一下，最終還是沒追上去，因為先前對方碾壓同伴的那一幕也被他看在眼中。

「這李洛的實力怎麼會這麼強？」持棍少年來到石相少年身旁，將他扶起，皺眉問道。

「不知道，從那新生資料上來看，這李洛應該也就剛剛才突破到白種境，可先前的對碰，我感覺他的相力已經不比上重白種境的人弱。」石相少年抹去嘴角血跡，說道。

「看來這個紫輝符印，跟我們沒什麼關係了。」持棍少年無奈的道。

石相少年點點頭，剛欲說話，神色突然一動的看向右側叢林中，只見得那裡，有一名藍發少年走了出來。

「那是...都澤北軒？」兩人心頭微震，將這在新生資料上面排名第四的人給認了出來。

「你們剛才在這裡跟李洛糾纏？看來沒攔住他啊。」都澤北軒望著兩人，笑眯眯的問道。

兩人皺了皺眉頭，也沒搭理他。

都澤北軒也不在意他們的態度，隨口問道：「他去哪個方向了？」

那持棍少年不情不願的指了個方向，道：「他的實力很強，完全不像是初入白種境。」

都澤北軒的身影已是掠了出去，有著淡淡的聲音傳來。

「不是他強，是你們太弱了。」

兩名少年面露怒意。

「太囂張了。」

「還好給他隨便亂指了個方向。」

...

當這山林深處的局勢開始變得愈發的激烈時，在這片山林的另外一個方向。

一名身軀修長，雙目細長，面龐上帶著溫和笑意的少年望著阻攔在前面的少女，笑道：「清兒同學，你這阻攔我是個什麼意思？」

他手持碧玉摺扇，輕輕扇動，倒是顯得玉樹臨風。

而在他的前方，呂清兒容顏清冷，輕聲道：「王鶴鳩，你去的這個方向，是要去圍剿李洛嗎？」

這持扇少年，赫然是此次新生實力排名第二的王鶴鳩。

王鶴鳩微笑道：「解決李洛，就能夠獲得紫輝符印，這當然值得我出手。」

呂清兒道：「若是如此，那就真不能讓你過去了。」

王鶴鳩有些無奈的道：「清兒同學，你不是我的對手，何必這樣？」

「拖延一些時間，也是好的。」呂清兒眸光淡淡，旋即她將冰蠶絲手套輕輕的褪下，露出了那纖細完美的玉手。

如今李洛的情況應該不怎麼好，如果將這王鳩鶴放了進去，必然會對李洛造成極大的威脅，所以她這裡，也只能竭盡全力的阻攔一下對方了。

只是，雙方實力的確有著差距，所以如果她想要攔住對方，恐怕今日也只能付出一些代價使用最後的底牌了，不過好在的是，隨著實力踏入相師境，這一招的代價不會再如以前那樣的慘重。

王鶴鳩瞧著呂清兒那纖細完美的玉手，一時間倒是愣了愣，眼中掠過驚豔之色，旋即輕笑道：「清兒同學如果願意之後同我約會一下，那我今日其實也不是不能答應你。」

然而回應他的，是那陡然爆發的冰寒相力，地面上，寒霜在蔓延。

王鶴鳩見狀，只能笑道：「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讓你見識一下我們之間的差距了。」

轟！

綠色的相力如煙霧般自王鶴鳩體內爆發，所過之處，腳下的樹葉都開始變得漆黑，仿佛是被腐蝕了一般。

下一瞬，兩股相力於林間爆發，轟然相撞。

第一百二十三章釣魚小森林

梅峰是一名實力達到下重白種境的學員，這一次他同樣是收到了對李洛的圍剿任務，這讓得他很是興奮，雖說他明白圍剿李洛的人應該不少，他就算去了也不一定能夠搶到頭籌，但做人總得有夢想吧？

萬一他正好補刀成功了呢？

那時候他將會成為紫輝導師的學生，以後在聖玄星學府起步高人一等，說不定還能夠藉此獲得一位美貌學姐的青睞，走向成功的人生。

所以他一路抱著興奮的心態，興衝衝的對著那片山林趕去。

而當他在經過一片小森林時，突然有一道憨厚的聲音傳來：「同學請留步！」

梅峰疑惑的看去，只見得那小森林外，一名身軀魁梧，面容直爽，憨厚的少年正望著他。

「同學有事？」對方的面容一看就是那種直爽，憨厚的性格，讓人信賴，於是梅峰第一時間放鬆了一些警惕。

「同學也是衝著那李洛去的吧？其實我也是，我們這裡還有幾位同學，打算聯手去對付那李洛，同學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跟我們一起，這樣成功的機率更大，畢竟如今那片山林中其他學員也不少，單打獨鬥的話，未必能跟他們競爭。」憨厚的魁梧少年吐詞清晰，言語在理。

梅峰聞言，也是有點心動，稍微考慮了一下，臉龐上就露出笑容。

「可以先見見其他人嗎？」他問道。

「那當然沒問題。」憨厚少年立刻應下，旋即露出招牌式的憨厚笑容，跟梅峰笑談起來，然後一起走進了小森林中。

兩人沒說幾句話，憨厚少年就將梅峰的底摸個通透。

而此時，梅峰也見到了其他的幾個同伴，領頭的是一名眼神顯得有點憂鬱的少年。

「有梅峰兄弟的加入，我們一定能夠幹掉李洛，獲得頭籌！」那憂鬱少年見到梅峰，也是立即一通狂吹，言語間大有他們應該以梅峰為首的架勢。

梅峰面露笑容，這幾個兄弟人還是不錯的，有眼力勁，而且說話又好聽，以後在聖玄星學府中，倒是可以多照拂一下他們。

「我覺得人也差不多了，就動身吧。」梅峰揮了揮手，說道。

其他人頓時點頭附和。

「走。」

剛走兩步，那憂鬱少年突然道：「峰哥，你腦後這裡有蚊子，我幫你趕一下。」

梅峰一時間感到有點奇怪，但還沒來得及說什麼，那憂鬱少年手中抓著不知從哪取出來的棍子，直接快若閃電般的揮在了他後腦勺上。

梆！

聲音還挺清脆。

梅峰腦後傳來一陣痛，然後眼前就直接黑暗了下去，同時心中還在震驚，這同學是個傻子嗎？趕蚊子怎麼用這麼大的力？

隨著梅峰暈倒過去，虞浪看著他，道：「這哥們也是耿直，以後有機會的話，真想跟他多交往。」

宗賦沉吟道：「我覺得你還是別出現在他眼前刺激他了吧？」

「耿直人發瘋其實最可怕。」項梁也是點點頭。

池蘇發出質疑：「你是魔鬼嗎？」

見到眾人都反對，虞浪只能遺憾的道：「那就算了吧，他失去了一個能夠交心的朋友。」

趙闊倒是沒理會他，直接將昏迷的梅峰拖到了叢林間，這裡已經躺了七八個人了。

「咱們做了這麼多，也算是對得起李洛了，再做一單，差不多也可以收工了。」虞浪說道。

眾人點點頭，於是他們做好準備，趙闊則是走出小森林，準備再次營業。

而這一次的等待沒有持續多久，趙闊突然見到一道青色光影仿佛御風一般自遠處疾掠而來，隱隱間有風聲呼嘯。

趙闊精神一振，高聲喊道：「同學請留步！」

風聲停了下來，然後趙闊就見到一道高挑的身影出現在了面前，那是一名有著齊耳短髮的少女，少女手提著一柄長槍，氣勢不俗。

不過當趙闊見到這少女時，臉龐上憨厚的笑容頓時僵了一瞬，心中臥槽出聲。

因為他認了出來，這少女赫然是排名第三的白豆豆！

這次釣魚，釣來了一條鯊魚！

「什麼事？」而在趙闊心中翻江倒海時，那白豆豆眼神淡淡的看來，說道。

趙闊面龐上露出僵硬的笑容，心中念頭轉動，最終道：「這位同學是衝著那李洛去的嗎？我們這裡聚集了一些人，都是準備進入山林圍剿李洛的，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一起。」

白豆豆聞言，神色倒是微動，那片山林範圍不小，她一個人搜尋的話倒是需要一些時間，如果有人打下手的話，無疑能夠省去她許多的精力。

於是她直接揚了揚下巴。

「帶路吧。」

趙闊心中嘆了一口氣，不過倒沒什麼猶豫，這條鯊魚很兇惡，如果放到李洛所在的那片山林，必然會對他造成極大的威脅，所以就算他們這裡吃不下這條鯊魚，也要拖延她一些時間。

這或許也是他們所能夠做到的極限了。

兩人一前一後，步入小森林中，而虞浪等人聽到動靜，頓時滿臉和善的笑容迎了上來。

可當虞浪在見到那跟在趙闊身後的白豆豆時，臉龐上的笑容頓時僵硬下來，那一瞬間，他有著拔腿就跑的衝動。

臥槽，趙闊你這個蠢貨，怎麼把這條母鯊魚給引來了？！

他目光與趙闊交匯了一下，卻是見到後者對著他輕輕點頭，眼神顯得有些冷峻，顯然，趙闊是故意將白豆豆引來的。

虞浪明白了他的意思，最終苦笑一聲。

都這樣了，還能怎麼著？也罷，雖然有些以卵擊石，但就當做是一場特殊的表現吧，畢竟又死不了。

「是你？」

而此時，白豆豆也是見到了虞浪，當即雙眸微眯了一下，道。

虞浪露出尷尬的笑容，旋即真誠的道：「白姐你好，其實你是我的崇拜對象。」

白豆豆眼神淡淡的看了一眼虞浪以及其他人，突然道：「你們不是在找幫手對付李洛，而是在這裡坑人吧？」

虞浪連忙道：「白姐你不要血口噴人。」

白豆豆淡聲道：「叢林中有幾人呼吸微弱，應該是處於昏迷狀態，是之前的獵物吧？」

轟！

她的聲音剛落，身後的趙闊手中鐵棍已經是裹挾著大力，狠狠的對著她後背呼嘯而至。

青色相力如狂風般於白豆豆身後出現，與那鐵棍相撞，趙闊身軀一震，直接倒飛了出去。

「弄她！」

虞浪見狀，一聲咆哮。

相力迸發，宗賦，項梁，池蘇也是毫不猶豫的出手，凌厲攻勢如暴雨般的籠罩向了白豆豆。

白豆豆手掌握緊長槍，唇角挑起一抹不屑弧度。

「螳臂當車。」

強悍的風相之力陡然爆發，急促的風聲，於森林間呼嘯而起。

第一百二十章被圍剿了

大殿的光幕上，有文字浮現，那些文字正是沈金霄所發布的紫輝任務。

而場內看臺上，諸多目光望著這一幕，再看著光幕中那些群起而動，開始對著李洛所在的區域急速湧去的新生學員，一時間有些竊竊私語聲傳出。

「這是什麼情況？」

「這是那位紫輝導師給予這個新生的考驗嗎？」

「李洛？是洛嵐府那個少府主吧？」

「嘖嘖，這是得多倒黴了，被這種圍剿，怎麼可能生存得下來？」

「這個考驗，太狠了。」

「......」

在那最高層的看臺上，小皇帝望著光幕中李洛的身影，倒是將他給認了出來，當即嗓音有些稚嫩的開口說道：「這也太不公平了，這種考驗，不是在針對人嗎？」

長公主丹鳳眼同樣是看著這一幕，輕聲道：「這個世界上，可沒有絕對的公平，紫輝導師有著很大的權利來考驗新生，這也是他們的職責之一。」

「當然...沈金霄導師的這份考驗，是不是的確嚴苛了一些？」

她最後的話，是衝著素心副院長而問。

素心副院長微微沉吟，道：「的確是稍微有些出格，但擇師賽中，只要這些紫輝導師沒有做出傷及學員性命之事，那麼他可以以任何的方式去進行著考驗。」

「不過眼下的情況，對於這位叫做李洛的新生而言，未必也不是一場表現的好機會，當他展現出自身的潛力與優秀的時候，他將會收穫到更多的橄欖枝。」

長公主沒有說話，想要在這種程度的圍剿下表現優秀，可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更大的可能，還是成為他人的踏腳石。

這個李洛，此次怕是要倒黴了。

「這沈金霄也太過分了！」

而在另外一處看臺，顏靈卿俏臉鐵青，忍不住的說道。

這種考驗，分明是在針對人啊，面對著這種圍剿，誰能夠承受得下來？

一旁的姜青娥絕美的容顏沒有波瀾，她倒沒有因此而憤怒，反而金色眼瞳中充斥著冷靜，只是在那冷靜之下，似是有凌冽的殺意在流轉。

姜青娥纖細的指尖，在面前的石欄上面，輕輕的划過，碎石飛濺，最後形成了三個字。

沈金霄。

顏靈卿望著姜青娥那平靜的容顏，再瞧瞧她刻字時的那股認真，莫名的感覺到一點寒意，低聲道：「你在做什麼？」

姜青娥盯著刻出來的名字，然後又隨手將其抹去，淡淡的道：「先熟悉一下未來怎麼幫他刻墓碑，好歹也算是曾經教過我一場，送個墓碑，不過分吧？」

顏靈卿目瞪口呆，忍不住的瑟瑟發抖，不是吧，姜青娥你這麼恐怖的嗎，動不動就要給一位紫輝導師立碑？

這麼生氣的嗎？

...

紫輝任務雖然在新生殿中引發了不小的騷動，但這跟擇師賽內相比，卻是顯得小了太多。

在這方圓數十裡內，所有學員收到這道任務時，都是愣了片刻，旋即眼中有狂喜之色爆發出來。

誰都沒想到，紫輝任務會來得如此的突然。

打敗李洛？就能夠獲得紫輝符印？

很多新生都是迅速的取出一道冊子，那是此前他們高價買來的新生資料，然後在其中，他們迅速的見到了李洛的排名。

「天蜀郡第一名麼？實力倒是不怎麼樣啊，怎麼會引發紫輝任務？！」

在見到李洛的一些信息後，諸多學員都是感到疑惑不解，這些信息中，唯一還算讓人有點驚訝的就是李洛的身份，但在這裡，任何的身份都沒什麼作用。

「這簡直就是送上門的紫輝符印啊！」

所以在看完資料後，不少學員都是興奮異常，下一刻，他們全速疾馳而出，對著遙遠處那沖天而起的光柱所在而去。

紫輝符印，足以讓得他們傾盡全力去拼搏。

...

「哈哈哈，李洛啊李洛，你竟然能倒黴到這種程度！」

在這片區域的某處，都澤北軒在接收到任務後，愣了好片刻，最後忍不住的爆發出大笑聲。

「厲害啊厲害，連紫輝任務都能夠觸發。」

「也罷，反正都是要收拾你，現在這豈不是最好的機會嗎？」都澤北軒笑吟吟的搖搖頭，然後身影疾掠而出。

...

「還能有這種奇怪的紫輝任務？」

一處山坡上，有著齊耳短髮的白豆豆臉色有些古怪，那個李洛應該就是之前在報導處見過的人吧？長得倒是很帥，可究竟做了什麼天怒人怨的事情，竟然會觸發這種被圍剿的任務？

「算了，不管了，只要能取得紫輝符印就好。」

白豆豆手提著一柄長槍，槍尖過地面，有火花滾動，旋即她的身軀上有風相之力湧動，其速度宛如輕風般，飄掠而出。

她的速度極快，若是看得仔細的話，就會發現，她的腳尖仿佛是離地一般，有種御風而行的味道。

...

一處林間。

數頭中級精獸躺倒在血泊中，一名皮膚黝黑，渾身散發著驚人煞氣的少年坐在獸屍上面，他的手中提著幾枚金色符印，輕輕擺動時，發出清脆的聲響。

他也收到了了這片範圍中發布的紫輝任務。

他正是秦逐鹿。

「圍剿？李洛？」

秦逐鹿面無表情，然後他從懷中掏出那枚新生玉牌，在上面，清晰的寫著李洛的名字。

「是他？」秦逐鹿想起那個跟他交換了新生玉牌的銀髮少年。

顯然，這次的紫輝任務，就是圍剿這個李洛。

秦逐鹿將玉牌又是塞了回去，手中那幾枚金色符印也被他隨意的丟在了獸屍上面，他要的，可不是這種東西。

來到了聖玄星學府，他自然需要找最好的導師，封侯境之下，可沒有資格來教導他。

不過這種去圍剿人得來的紫色符印，也沒什麼意思。

「是要越級打敗高級精獸才能獲得紫色符印嗎？還是這個更有意思一點。」

秦逐鹿抬頭，看了一眼遙遠處那一道沖天而起的光柱，搖了搖頭，聲音低沉的道：「我不去圍剿你，算是還了之前佔你位置的人情了。」

「你就，自求多福吧。」

聲音落下，他便是站起身來，也不顧身上的血汙，慢吞吞的對著遠處走去，在那個方向，他感應到了有強大精獸的存在，想必應該就是高級精獸了，不知道是不是能夠媲美相師境第三段的精獸。

希望，可以讓他玩個盡興吧。

第一百二十一章先聲奪人

唰！

樹木密集的林中，李洛的身影疾掠而過，他的雙手握在腰間雙刀刀柄上，整個人身體都是緊繃起來，隨時都會進入戰鬥狀態。

他不知道這片區域究竟有多少學員，也不知道其中究竟隱藏著哪些猛人，所以此時他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李洛抬頭，看了一眼頭頂的光柱，有密林的遮掩，光柱不再那麼明顯，但隨著那些人逐漸接近他所在的範圍，應該還是能夠看見的。

「這光柱應該有著一些持續時間，如果能夠拖到光柱散去，那麼圍剿基本就被化解了。」李洛神色凝重，心思如電。

不過現在的他，還是得想要如何應對被多人圍剿的情況。

雖說以他現在的實力，單打獨鬥的話，除了排名前三的那三人，他應該並不會懼怕任何人，但雙拳難敵四手，一旦被圍攻，他必然會陷入劣勢。

別人耗都能耗死他。

所以怎麼辦？

李洛眼中掠過一抹兇光，這並非是沒有辦法，他可以直接進入山林深處，那裡精獸眾多，他只要躲進去，別人想要進來圍剿他，就得通過那些精獸的圈子，到時候這些精獸會成為他最好的護衛。

所以現在他必須趁圍剿還沒有真正成型時，進入山林深處。

咻！

想到此處，李洛再度提速，衝破了前方的樹叢，不過剛剛衝出，他就見到迎面也有著三道人影急匆匆的對著這個方向而來，這瞬間雙方就打了一個照面。

那三名學員瞧得衝出來的李洛，一時間還有點沒回過神。

李洛則是心頭一沉，旋即不待對方有什麼反應，便是急喝出聲，道：「你們看見那頭頂有光柱的人沒？！」

直接先聲奪人。

三人聞言，下意識的搖搖頭。

「你們去左邊，我去右邊，不要讓他跑了！」李洛大喝一聲，身影與他們交錯而過，一頭撞進密林中。

這三名學員神色有點茫然，這人是誰？為什麼要指揮我們？

「他也在找頭頂有光柱的人？」一名少年問道。

「可是...他頭頂也有一道光柱啊。」另外一名少年神色茫然的說道。

「難道不止那個李洛頭頂有光柱嗎？」

三人面面相覷，感覺有點不對，數息之後，智慧之神終於再度眷顧了他們，三人破口大罵：「他媽的，那個人就是李洛！」

「追！」

「弄死他！竟然敢戲耍我們！」

三人面色羞惱無比，這個混蛋李洛真是太可惡了，見面先下手為強，直接把他們搞懵逼了，畢竟他們實在沒見過，被圍剿的人竟然還能夠賊喊捉賊。

三人急急忙忙對著剛才李洛逃去的方向追去。

而當他們全速衝進密林間，突然迎面有著數顆光球暴射而來，下一瞬間，刺目的強光在他們的眼睛面前直接爆發，三人頓時爆發出慘叫聲。

一道身影自側方叢林中滑出，藍色的相力仿佛是在其身下化為水幕，令得其速度極快，身影掠過時，刀芒從三人腿上掠過，帶起一片鮮血。

這三名學員頓時栽倒下來，慘叫連連，李洛直接是讓得他們短時間無法走路了。

而此時他們眼前的視野終於漸漸恢復，可他們所能夠看見的，只是一道手持雙刀的背影，消失於視線之中。

這等果斷凌厲以及無恥的風格，讓得這三人一時間生出了些許膽寒。

不過李洛倒並沒有在乎這三人的想法，在迅速的解決掉他們後，他便是繼續全速對著這片山林深處疾馳而去。

他不敢有半點的耽擱，因為從那三人出現的速度來看，此時恐怕附近已經有著越來越多的學員在趕來參加這場圍剿了。

希望來得及吧。

...

而當李洛在全速對著山林深處而去，試圖藉助精獸來為自己抵禦圍剿時，在距離此處數裡的位置。

一片小森林中，有一朵朵信號接二連三的升空而起。

虞浪坐在樹幹上，眉頭緊皺的望著遙遠處的方向，在那裡，隱約可見一道沖天光柱若隱若現。

看了一會，他翻身躍下去，找到了釋放信號彈的趙闊，他們兩人此前正好碰在了一起，而且他們也都身處這片區域，所以都接到了圍剿李洛的任務。

「李洛這個黴怪，不知道幹了什麼事情，竟然惹出了這種任務。」虞浪對著趙闊抱怨道。

「我就說吧，長這麼帥，遲早要還的。」

趙闊皺眉道：「這任務太古怪了，是哪位紫輝導師在考驗洛哥嗎？」

「考驗個屁啊，這擺明是在針對他。」虞浪冷哼一聲，道：「這種規模的圍剿，別說是李洛，就算是那排名第一的秦逐鹿，都未必接得下來，這麼多人，堆都把他堆死了。」

「信號發出去好一會了，宗賦，池蘇，項梁他們如果看見的話，不知道會不會按照約定趕來。」趙闊說道。

「隨便了，反正也沒太指望他們。」虞浪說道。

「虞浪，你別成天在人背後亂嚼舌頭，跟個女人一樣。」叢林間，突然有著罵聲響起，虞浪一轉頭，就見到三道人影氣喘籲籲的在跑來。

「喲，還挺整齊。」虞浪笑道。

「有屁趕緊放，要做什麼？」宗賦沒好氣的道。

「既然人都到齊了，那我也就說了，李洛這次應該是陷入到麻煩中了，而且還不小，所以我打算幫幫他。」虞浪說道。

宗賦沉吟了一下，道：「不要說我潑你冷水，這種程度的圍剿，就算我們去了，也只是送菜。」

「你們還記得之前素心副院長說的話嗎？在這場擇師賽中，不是只有打敗精獸才能夠獲得金銀符印，我們的表現，也有可能會決定最後的結果。」

虞浪笑了笑，指著遙遠處那若隱若現的光柱，道：「現在很多人都去參加對李洛的圍剿了，我們就算去參加，恐怕也混不了什麼表現，所以我們要不要扭轉下思路，這個位置，剛好可以卡住西南方向過來的學員，我們在這裡做個坑，將一些參加圍剿的落單學員做掉，如果最後成功了，不僅可以幫李洛分擔一點壓力，而且從某種意義來說，說不定也能夠獲得一些特殊的表現分。」

「我相信，那些紫輝導師應該時刻在關注著這場擇師賽，說不定到時候覺得我們幾個有腦子，就將我們給收了呢。」

其他幾人面面相覷，倒是沒想到虞浪打的是這個主意。

「我贊同。」趙闊點頭，既然能夠幫到李洛，又能夠給自己賺取表現，那他自然沒有異議。

宗賦三人遲疑了一下，最後宗賦咬了咬牙，道：「我也可以幫忙，不過你們事後要告訴李洛，其實我最想抱的是姜學姐的大腿！」

項梁，池蘇見到宗賦點頭，也就沒了異議，以他們的實力，頂多就爭取一下金輝符印，所以只要虞浪的辦法能夠讓他們獲得這種成績，那也就足以讓得他們去冒險一下了。

「那麼接下來怎麼做？」三人問道。

虞浪鄭重的道：「接下來，就要靠我們演技大拿出馬了。」

一旁的趙闊聞言，面龐上的表情頓時變得憨厚，直爽，木訥了起來，讓人一看，就忍不住的心生信賴之感。

宗賦三人愣愣的望著變化如此巨大的趙闊，然後一聲感嘆，這他娘的也是個人才啊，一個小小的南風學府怎麼就能同時走出了你們這兩位臥龍鳳雛呢？

（今天一章。）

第一百二十四章對峙

山林深處。

李洛坐在溪流邊的青石上面，此時他身上的衣衫有些破損凌亂，儼然一副經過大戰的模樣。

而事實也的確如此，在此前的一段時間，他陸陸續續的受到了十數人的攔截，不過最終都是被他以各種手段化解而去。

如此強度的激鬥，也是讓得李洛的相力消耗嚴重，如果不是他已經開了雙相宮，兩顆相力種子在全力的吸收煉化著天地相力，再加上水相之力本就擅長連綿持久的話，恐怕他真是有些頂不住這種程度的車輪戰。

呼。

李洛微微閉目，運轉著能量引導術，抓緊時間的恢復著消耗的相力。

如此在獲得了短暫的平靜後，他突然睜開眼睛，望著身後的綠蔭中，只見得那裡，一道人影慢步走了出來。

「李洛，跟老鼠一樣躲來躲去的滋味如何？」那道人影一頭藍發，面龐陰柔，除了那都澤北軒之外，還能有誰？

李洛瞧著都澤北軒，一臉沉重的道：「都澤北軒，如果你追著我是為了讓我當你姐夫的事情，我建議你就不要開口了，姜青娥不會同意的。」

都澤北軒額頭上有青筋跳動，眼神陰狠的盯著李洛：「李洛，都這個時候了，耍嘴皮子還有什麼意思？」

「我倒是想要看看，我踩著你腦袋的時候，你的嘴巴是不是還能這麼硬？」

李洛痛苦的道：「你不要再逼我了，我只想低調的在學府修行。」

都澤北軒冷眼看著李洛的表演，道：「想要拖延時間恢復一些相力嗎？李洛，真就算你恢復了又如何？你覺得你真的會是我的對手嗎？」

這倒不是都澤北軒看不起李洛，而是出於對自身的自信。

他身懷下八品瀾鯤相，自身相力等級早已達到了上重花種境，而李洛呢，充其量算是下重白種境，雙方之間的差距不論從什麼方面來看，都不是一個等級的。

「那你可以願意再等等？如果你可以再等我半個小時，我就敬你是條漢子！」

「你說呢？」都澤北軒露出冷笑，身軀上，有強悍的相力開始緩緩的升騰起來，隱約間，仿佛是一頭巨大的鯤相，氣勢不俗。

李洛見狀，有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看來這位都澤府的少府主，並沒有他想的那麼愚蠢啊。

不過，也無所謂了。

李洛自青石上面站起身來，他盯著都澤北軒，下八品相，上重花種的境界，從各方面來說，對方的確是碾壓他。

只是，有些東西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

比如，誰能知道，他體內有著兩座相宮，兩顆相力種子？

所以，如果只是單純的比拼相力雄厚的話，李洛的相力，應該並不會遜色於一般花種境的人。

雙方的差距，也沒看起來的那麼大。

他這一次，算是被那沈金霄擺了一道，此次的擇師賽中有五位紫輝導師，但正如沈金霄所說，其他四位紫輝導師，未必就會為了一個李洛去掃他的面子，畢竟他們都是封侯強者，彼此間都會有些忌憚。

他李洛，終歸不是姜青娥。

姜青娥的潛力，足以讓得這些紫輝導師彼此撕破臉皮去爭取，可他李洛呢？暫時來看，沒有這個資格。

但李洛則明白，這一次的擇師賽，他必須要得到一位紫輝導師的青睞，這不僅關係到他未來的修行，也關係到他的性命安全。

其中緣由，姜青娥之前已經跟他說得很清楚了。

所以，他應該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顯露出他的潛力就行。

當他的潛力強到足以讓這些紫輝導師為他撕破臉皮的時候，他相信，沈金霄的顏面將會不堪一擊。

如何展現潛力？

眼前的都澤北軒，就是最好的靶子。

「既然無法低調，那就只能...」

李洛雙掌握住了腰間的雙刀刀柄，輕風吹拂而來，銀灰色的頭髮飄揚，極其帥氣的臉龐上露出一抹笑意。

「亮瞎他們狗眼了。」

...

而當李洛與都澤北軒在對峙的時候，這一幕畫面，也是被投射到了新生殿的光幕之上，引起看臺上各方人士的注意。

「這李洛是被都澤府的都澤北軒盯上了啊。」

「看來差不多要結束了，都澤北軒身懷下八品瀾鯤相，相力等級又達到了上重花種境，這遠遠不是李洛能夠相比的。」

「不過李洛能夠堅持這麼久，已經算是讓人有些意外了。」

「可惜沒用，輸給了都澤北軒，恐怕這一次的擇師賽，他頂多只能選一個金輝導師，這將會讓得他在起步上面就落後其他人，往後在聖玄星學府內的修行，也將會難以追趕。」

「嗯，到時候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這洛嵐府，果然還是只能靠姜青娥獨木支撐。」

「......」

在那各方人士說話間，一處看臺上，都澤紅蓮雙臂抱胸，眼神冷冽的望著光幕中的一幕。

「這小混蛋，讓你嘴賤，這次看小弟怎麼收拾你。」

想起先前李洛潑她的汙水，都澤紅蓮就氣得牙痒痒，畢竟這種事情傳出去，就算明眼人知道是謠言，但同樣會有人以此來嚼舌根，偏偏她對此又無可奈何。

都澤紅蓮眸光投向另外一處看臺，那裡的姜青娥也在盯著光幕。

她冷哼一聲，姜青娥，你就在這裡親眼看著，你這小未婚夫是怎麼被北軒踩在腳下吧。

「那都澤紅蓮一直看這邊，這嘴臉可真難看。」在都澤紅蓮時不時看向這邊的時候，顏靈卿也是低聲對姜青娥說道。

姜青娥淡淡的道：「畢竟她敗在我手中太多次數，我這裡她已經看不見多少翻身的機會，自然只能看看能不能從李洛這裡找回一些暢快的感覺。」

顏靈卿點點頭，旋即柳眉微蹙的道：「那個都澤北軒可不好對付啊，他的實力超過李洛太多了。」

姜青娥金色眼眸凝視著光幕，道：「我相信李洛。」

「而且，此前天蜀郡大考，你們誰能提前想到他會打敗師箜，獲得第一？」

顏靈卿啞然，道：「你這也太盲目了吧，都澤北軒段位可比那個師箜高多了，下八品相可不是鬧著玩的。」

姜青娥紅唇微翹，心中說著：「李洛的雙相，也不是鬧著玩的啊。」

看臺最高處。

「姐姐，那個李洛打得贏嗎？」小皇帝目不轉睛的盯著光幕上，然後對著一旁的長公主悄悄的問道。

對於那個都澤北軒，他當然是有些討厭的，畢竟之前在金龍寶行中對方留給他的印象很不好，而李洛雖然也忽悠了他，但比起都澤北軒還是要好很多的，畢竟這傢伙給他的源水，還緩解了他的疼痛，所以他還是希望李洛能夠贏下來的。

長公主充滿著威嚴與尊貴的丹鳳眼也是在凝視著光幕中對峙的兩道人影，微微沉吟，道：「從表面上的實力來看，李洛沒有任何勝算。」

「啊？」小皇帝聞言，有些失望。

「不過有時候勝負，可不能靠表面實力來下定論。」長公主笑了笑，丹鳳眼中有著一些饒有興致。

之前她看過李洛的資料，知曉他在天蜀郡一鳴驚人的打敗了師總督之子，師箜。

所以在她的感覺中，這個李洛與姜青娥是截然不同的性格，如果說姜青娥是鋒芒極盛，如煌煌大日橫掃四方，那麼這個李洛，就有點如一汪毫無波瀾的深潭，看上去平平無奇，實則內有乾坤。

當然，這只是她的一種女人直覺而已。

至於能否印證她的直覺，就得親眼看一下李洛這一場的表現了。

希望，不會讓她太失望吧。

畢竟，好歹也是那兩位的兒子以及與姜青娥有著婚約的人呢。

（今天一章。）

第一百二十二章圍堵攔截

鐺！

密林之中，有金鐵聲響徹，繼而有狂暴的相力陡然爆發，捲起四方落葉飛舞。

李洛手持雙刀，身影落在粗壯的樹幹上，面色凝重的望著那從右側方向衝來的兩道人影，先前對碰中，他已是知曉，這兩人都是第一段下重白種境的實力，境界和他差不多，想必之前在各自的郡內，也都是數一數二的人物。

「李洛，別逃了，你逃不掉的，還不如成全了我們！」一名手持鋸齒短劍的少年大喝道，在其身體表面，湧動著灰色的相力，在那灰色相力的覆蓋下，他的皮膚都是有些石化般的跡象。

此人身懷石相，算是土相的一種衍變。

另外一名少年手持鐵棍，身軀上相力升騰，隱約間仿佛是在其身後化為淡淡的赤猩模樣。

「來得也太快了。」

李洛沒有答話，眉頭微鎖，現在的他已經開始深入到山林，這裡的精獸變得更多更強，這的確是為他阻攔了不少的追兵，可卻依舊有著漏網之魚追上來，而且這些能夠通過精獸阻攔的人，實力都不弱。

「兩位兄弟，何必這麼咄咄逼人，不如看在我這麼帥的份上，咱們坐下來好好聊一聊，如何？」李洛心中念頭轉動，面上卻是正色說道。

「媽的，噁心，砍他！」

然而他這話一落，那兩人頓時不樂意了，直接相力爆發，一左一右，暴射而至，凌厲攻勢劈斬而下。

噔！

李洛腳掌猛的用力，樹幹彎曲，其身影也是急速彈射而出，直接是從正面迎了上去。

「李洛，你也太狂妄了！」

那兩人見到李洛直接正面衝向他們二人，頓時冷笑出聲，李洛的實力與他們一樣，都只是下重白種境，眼下以一敵二，他怎麼敢的？

「赤炎棍！」那持棍少年一聲厲喝，手中鐵棍裹挾著熾熱相力轟然砸下。

面對著那呼嘯而下的狂暴棍影，李洛體內相力湧動，一道水光魔鏡迅速的於身側浮現而出。

咔嚓！

棍影砸在了水光魔鏡上，狂暴的力量將鏡面直接雜碎開來，不過那股強悍的反彈力道也是傾瀉而出，令得那持棍少年措手不及，身形狼狽後退，手中鐵棍都險些震飛而去。

在以反彈之力震退一名敵人後，李洛身影直接撲到了那名石相少年面前，他面無表情，手中雙刀之上水相之力高速流轉。

加強版水芒術！

刀光斬下，與那石相少年來一次硬碰硬。

這次的碰撞，直接是引得那石相少年面色大變，因為在他的感覺中，那湧來的相力雄渾澎湃，竟是完全的將他自身的相力碾壓了下去。

「怎麼可能？！他明明也只是下重白種境，怎麼會有如此強橫的相力！」

在石相少年驚呼聲中，他的身影已是狼狽的倒飛了出去，重重的砸在一顆樹幹上，連樹幹都被震斷了而去。

一道血跡自嘴角滑下，面龐上布滿震動。

「你看，都說了還不如坐下來好好商量一下。」李洛衝著他笑了笑，然後也不理會另外一名持棍少年戒備的目光，身影直接是如大鳥般的投入到了密林深處。

顯然，他並不打算在這裡與這兩人糾纏。

那持棍少年望著李洛的背影，遲疑了一下，最終還是沒追上去，因為先前對方碾壓同伴的那一幕也被他看在眼中。

「這李洛的實力怎麼會這麼強？」持棍少年來到石相少年身旁，將他扶起，皺眉問道。

「不知道，從那新生資料上來看，這李洛應該也就剛剛才突破到白種境，可先前的對碰，我感覺他的相力已經不比上重白種境的人弱。」石相少年抹去嘴角血跡，說道。

「看來這個紫輝符印，跟我們沒什麼關係了。」持棍少年無奈的道。

石相少年點點頭，剛欲說話，神色突然一動的看向右側叢林中，只見得那裡，有一名藍發少年走了出來。

「那是...都澤北軒？」兩人心頭微震，將這在新生資料上面排名第四的人給認了出來。

「你們剛才在這裡跟李洛糾纏？看來沒攔住他啊。」都澤北軒望著兩人，笑眯眯的問道。

兩人皺了皺眉頭，也沒搭理他。

都澤北軒也不在意他們的態度，隨口問道：「他去哪個方向了？」

那持棍少年不情不願的指了個方向，道：「他的實力很強，完全不像是初入白種境。」

都澤北軒的身影已是掠了出去，有著淡淡的聲音傳來。

「不是他強，是你們太弱了。」

兩名少年面露怒意。

「太囂張了。」

「還好給他隨便亂指了個方向。」

...

當這山林深處的局勢開始變得愈發的激烈時，在這片山林的另外一個方向。

一名身軀修長，雙目細長，面龐上帶著溫和笑意的少年望著阻攔在前面的少女，笑道：「清兒同學，你這阻攔我是個什麼意思？」

他手持碧玉摺扇，輕輕扇動，倒是顯得玉樹臨風。

而在他的前方，呂清兒容顏清冷，輕聲道：「王鶴鳩，你去的這個方向，是要去圍剿李洛嗎？」

這持扇少年，赫然是此次新生實力排名第二的王鶴鳩。

王鶴鳩微笑道：「解決李洛，就能夠獲得紫輝符印，這當然值得我出手。」

呂清兒道：「若是如此，那就真不能讓你過去了。」

王鶴鳩有些無奈的道：「清兒同學，你不是我的對手，何必這樣？」

「拖延一些時間，也是好的。」呂清兒眸光淡淡，旋即她將冰蠶絲手套輕輕的褪下，露出了那纖細完美的玉手。

如今李洛的情況應該不怎麼好，如果將這王鳩鶴放了進去，必然會對李洛造成極大的威脅，所以她這裡，也只能竭盡全力的阻攔一下對方了。

只是，雙方實力的確有著差距，所以如果她想要攔住對方，恐怕今日也只能付出一些代價使用最後的底牌了，不過好在的是，隨著實力踏入相師境，這一招的代價不會再如以前那樣的慘重。

王鶴鳩瞧著呂清兒那纖細完美的玉手，一時間倒是愣了愣，眼中掠過驚豔之色，旋即輕笑道：「清兒同學如果願意之後同我約會一下，那我今日其實也不是不能答應你。」

然而回應他的，是那陡然爆發的冰寒相力，地面上，寒霜在蔓延。

王鶴鳩見狀，只能笑道：「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讓你見識一下我們之間的差距了。」

轟！

綠色的相力如煙霧般自王鶴鳩體內爆發，所過之處，腳下的樹葉都開始變得漆黑，仿佛是被腐蝕了一般。

下一瞬，兩股相力於林間爆發，轟然相撞。

第一百二十五章戰都澤北軒

鏘！

都澤北軒抽出了背後的重戟，他模樣看上去有些陰柔，可這所使用的武器，卻是有些蠻橫的霸氣。

強悍的相力自都澤北軒身軀上流轉升騰，他的相力呈現深藍色彩，光芒散發間，隱隱的似是在都澤北軒身後形成了模糊的光影。

仿佛是一頭巨鯤。

瀾鯤相，是萬獸相的一種，傳聞此獸擁有著恐怖巨力，在那汪洋中翻轉身軀，就能夠引起滔天巨浪，摧毀一切。

而且這種萬獸相，也能夠操控天地間的水能量，從某種意義來說，倒是與水相有些相似，只不過無法做到單純水相那般的純粹，比如說這種瀾鯤相無法煉製靈水奇光。

但它也有著屬於它的優勢，那就是會增幅其主的肉身力量，這再配合自身的相力，無疑是會有著強悍的戰鬥力。

「下八品相，果真是氣勢不弱。」

李洛望著這一幕，同樣是一聲感嘆，按照他自身的評估，在戰鬥力這方面，他的六品水光相，絲毫不比上七品相弱，可比起下八品相，可能還是差一點。

鏘！

感嘆之間，李洛已是拔出雙刀，相力湧動，其身影陡然暴射而出，竟是直接採取了主動進攻。

嗡！

加強版水芒術運轉，刀刃之上，水相之力高速流轉，切割空氣時發出了異聲。

「滾！」

面對著採取主動進攻的李洛，都澤北軒一聲冷笑，手中重戟轟然舞動，一股驚人的巨力爆發，竟是帶著刺耳的音爆之聲。

鐺！

刀鋒與重戟相撞，狂暴氣浪滾動，捲起滿地草葉。

李洛身影一震，倒射而退，同時單手捲起如炮筒般的放在嘴邊：「噗！噗！噗！」

一顆顆尖銳的水矢如暴雨般的噴射而出，射向那追擊而來的都澤北軒。

都澤北軒手中重戟一揮，形成了淡淡的水幕，將那些水矢盡數的抵禦下來，同時曲掌成爪，對著李洛抓去。

「吞！」

伴隨著都澤北軒的暴喝聲，其掌心間有相力匯聚，竟是爆發著一股吸力，那股吸力將李洛的身影扯得一動，就要對著前者所在的方向投去。

這是瀾鯤相的吞吐之力，傳聞瀾鯤於汪洋中，巨口吞吐，便可形成萬丈漩渦，絞滅一切。

李洛眉頭微挑，他的腳掌踩在地面上，隱隱有著土黃色的光芒流轉，整個人仿佛是釘在了大地上。

任由那吸力狂湧，都是紋絲不動。

這是他悄悄運轉了土相之力。

都澤北軒見到竟然沒能吸動李洛的身影，也是有些驚詫，旋即他腳掌踏出，腳下似是形成水光，其身影急速的滑射而出。

他出現在了李洛前方，眼中寒光湧現，重戟如水龍般咆哮而出。

「高階相術，浪奔流！」

重戟揮出，仿佛是裹挾著濤浪滾滾，這再配合都澤北軒的巨力，這一擊，格外兇悍。

李洛手掌一抬，水光魔鏡施展而出，宛如光鏡般立於面前。

砰！

重戟落下，水鏡破碎，那都澤北軒身軀猛的一震，那股反彈之力讓得他有些措手不及，但他同樣是顯露出了強悍實力，只見他一聲咆哮，身軀上相力湧動，竟是將那水光魔鏡反彈而來的力量盡數的化解。

同時重戟依舊對著李洛胸前捅去。

李洛雙刀架上，帶起連綿刀光，與其相碰。

鐺鐺鐺！

金鐵聲響起，李洛身影不斷的被震退，而那都澤北軒得勢不饒人，戟鋒化為道道槍影，狠狠的洞穿而來。

咄咄逼人。

雙方電光火石間，就交手了數十回合。

不過都是李洛退，都澤北軒不斷逼進。

此時都澤北軒那下八品相，上重花種境的優勢顯露得淋漓盡致。

「李洛，你不是很能叫囂的嗎？你再狂給我看看啊！」都澤北軒攻勢凌厲，步步緊逼，同時言語攻心。

「李洛，今天我就要踩在你的臉上，看看你究竟能奈...」

「哎呀，臥槽！」

他話音還沒說完，腳掌落下處的地面，突然變得極其柔軟下來，仿佛是一片泥沼，整個人重心不穩，直接是前撲了下去。

李洛笑著，直接一腳踹了出去，在都澤北軒臉龐上留下了一個大腳印。

而當他又打算補刀時，那都澤北軒一聲怒吼，驚人相力爆發，鋒利戟鋒橫掃而來，逼得李洛身影滑射而退。

都澤北軒臉色陰沉的站起身子，他望著腳下這片土地，不知何時，這裡竟是變成了一片泥沼。

「是你用水相之力融入地面，將這裡化為了泥沼？不對，你的水相之力怎麼能做到這一步？」都澤北軒陰沉的說道。

水相之力融入大地，倒的確是能夠將一片地面化為泥沼，但那所需要的水相之力相當不菲，以現在李洛的能力，應該不可能辦到才對。

李洛笑了笑，含蓄的道：「關你屁事？」

他能夠做到這一點，當然不止是水相之力，而是其中還蘊含著土相之力，兩者協作，才能夠做到。

不過效果也不算太大，只是讓得這都澤北軒狼狽了一些而已。

都澤北軒搽去臉上的腳印，眼神陰冷的盯著李洛，而這一刻李洛能夠感覺到，他體內湧出來的相力，變得更為的狂暴了。

顯然，李洛這一腳，激怒了他。

砰！

都澤北軒手中的重戟插在了面前，他雙手結印，只見得一波波強悍的相力如同漲潮一般，不斷的從他體內擴散出來。

在這種相力漲動間，只見得都澤北軒的皮膚，都是漸漸的泛上了湛藍光澤，皮膚顯得有些粗糙，五指卻是變得寬大起來，整個人仿佛都是膨脹了一圈。

一股兇威若有若無的散發出來。

都澤北軒眼神森寒的盯著李洛，有寒聲自牙縫間吐露而出。

「虎將術，肉身加持！」

...

嗚嗚！

小森林中，有狂風呼嘯。

宛如是風刃橫掃而過，一棵棵碗口粗壯的大樹直接是被攔腰斬斷。

滿地狼藉。

趙闊，宗賦等人狼狽的躺倒在地，面色慘白，眼神有些驚懼的望著那場中屹立的持槍少女，後者眼神睥睨的盯著他們。

「這點實力，還想弄我？無蛋鼠輩。」白豆豆冷笑一聲。

趙闊一聲咆哮，爬起衝出，同時手中一把石灰甩了出去。

呼！

狂風呼嘯，石灰被捲走，白豆豆手中長槍一橫，槍身便是砸在趙闊胸膛上，將他砸得倒飛而出，重重的落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都滾開，沒時間跟你們在這裡玩耍。」白豆豆冷聲道，抬腳就要離開此處，如果再在這裡糾纏，恐怕那李洛應該就被人解決掉了。

唰！

而就在此時，一道身影猛的暴射而至，白豆豆眼神一冷，屈指一彈，一道風刃自指尖成形，直接是划過那道身影胸膛處。

嗤啦！

風刃帶起一片血跡。

啊！

那道人影一聲慘叫，栽倒下去，如滾地葫蘆般的滾過，不過在掠過白豆豆身體時，突然伸手把她腰間的一枚玉佩給抓了下來。

虞浪滿身泥土的出現在不遠處，他望著手中的玉佩，咧嘴笑了笑。

白豆豆摸了摸腰間，然後眼神冰冷的盯著虞浪，道：「把玉佩還給我，不要自找苦吃。」

虞浪撇撇嘴巴，道：「這玉佩應該還挺重要吧？我看你妹妹也帶著有。」

白豆豆手掌緩緩握緊長槍，眼神極冷。

「想要，那就來追小爺，追到了，我就讓你嘿嘿嘿！」

虞浪卻不在意白豆豆那冰冷的眼神，一聲大笑，然後轉頭就跑，速度極快。

「你找死！」

白豆豆怒了，再也不理會李洛的事情，雙目噴火，風聲呼嘯，疾射而出。

狼藉的森林中，趙闊，宗賦他們無力的躺在地上，望著虞浪瘋狂遠去的背影，那背影透著一股悲壯，最後他們只能嘆了一口氣，希望他不會被白豆豆打死吧。

最後他們轉頭看向遠處的山林。

洛哥啊，咱們實力不夠，這就是能夠做到的極限了，其他的，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啊。

第一百二十三章釣魚小森林

梅峰是一名實力達到下重白種境的學員，這一次他同樣是收到了對李洛的圍剿任務，這讓得他很是興奮，雖說他明白圍剿李洛的人應該不少，他就算去了也不一定能夠搶到頭籌，但做人總得有夢想吧？

萬一他正好補刀成功了呢？

那時候他將會成為紫輝導師的學生，以後在聖玄星學府起步高人一等，說不定還能夠藉此獲得一位美貌學姐的青睞，走向成功的人生。

所以他一路抱著興奮的心態，興衝衝的對著那片山林趕去。

而當他在經過一片小森林時，突然有一道憨厚的聲音傳來：「同學請留步！」

梅峰疑惑的看去，只見得那小森林外，一名身軀魁梧，面容直爽，憨厚的少年正望著他。

「同學有事？」對方的面容一看就是那種直爽，憨厚的性格，讓人信賴，於是梅峰第一時間放鬆了一些警惕。

「同學也是衝著那李洛去的吧？其實我也是，我們這裡還有幾位同學，打算聯手去對付那李洛，同學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跟我們一起，這樣成功的機率更大，畢竟如今那片山林中其他學員也不少，單打獨鬥的話，未必能跟他們競爭。」憨厚的魁梧少年吐詞清晰，言語在理。

梅峰聞言，也是有點心動，稍微考慮了一下，臉龐上就露出笑容。

「可以先見見其他人嗎？」他問道。

「那當然沒問題。」憨厚少年立刻應下，旋即露出招牌式的憨厚笑容，跟梅峰笑談起來，然後一起走進了小森林中。

兩人沒說幾句話，憨厚少年就將梅峰的底摸個通透。

而此時，梅峰也見到了其他的幾個同伴，領頭的是一名眼神顯得有點憂鬱的少年。

「有梅峰兄弟的加入，我們一定能夠幹掉李洛，獲得頭籌！」那憂鬱少年見到梅峰，也是立即一通狂吹，言語間大有他們應該以梅峰為首的架勢。

梅峰面露笑容，這幾個兄弟人還是不錯的，有眼力勁，而且說話又好聽，以後在聖玄星學府中，倒是可以多照拂一下他們。

「我覺得人也差不多了，就動身吧。」梅峰揮了揮手，說道。

其他人頓時點頭附和。

「走。」

剛走兩步，那憂鬱少年突然道：「峰哥，你腦後這裡有蚊子，我幫你趕一下。」

梅峰一時間感到有點奇怪，但還沒來得及說什麼，那憂鬱少年手中抓著不知從哪取出來的棍子，直接快若閃電般的揮在了他後腦勺上。

梆！

聲音還挺清脆。

梅峰腦後傳來一陣痛，然後眼前就直接黑暗了下去，同時心中還在震驚，這同學是個傻子嗎？趕蚊子怎麼用這麼大的力？

隨著梅峰暈倒過去，虞浪看著他，道：「這哥們也是耿直，以後有機會的話，真想跟他多交往。」

宗賦沉吟道：「我覺得你還是別出現在他眼前刺激他了吧？」

「耿直人發瘋其實最可怕。」項梁也是點點頭。

池蘇發出質疑：「你是魔鬼嗎？」

見到眾人都反對，虞浪只能遺憾的道：「那就算了吧，他失去了一個能夠交心的朋友。」

趙闊倒是沒理會他，直接將昏迷的梅峰拖到了叢林間，這裡已經躺了七八個人了。

「咱們做了這麼多，也算是對得起李洛了，再做一單，差不多也可以收工了。」虞浪說道。

眾人點點頭，於是他們做好準備，趙闊則是走出小森林，準備再次營業。

而這一次的等待沒有持續多久，趙闊突然見到一道青色光影仿佛御風一般自遠處疾掠而來，隱隱間有風聲呼嘯。

趙闊精神一振，高聲喊道：「同學請留步！」

風聲停了下來，然後趙闊就見到一道高挑的身影出現在了面前，那是一名有著齊耳短髮的少女，少女手提著一柄長槍，氣勢不俗。

不過當趙闊見到這少女時，臉龐上憨厚的笑容頓時僵了一瞬，心中臥槽出聲。

因為他認了出來，這少女赫然是排名第三的白豆豆！

這次釣魚，釣來了一條鯊魚！

「什麼事？」而在趙闊心中翻江倒海時，那白豆豆眼神淡淡的看來，說道。

趙闊面龐上露出僵硬的笑容，心中念頭轉動，最終道：「這位同學是衝著那李洛去的嗎？我們這裡聚集了一些人，都是準備進入山林圍剿李洛的，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一起。」

白豆豆聞言，神色倒是微動，那片山林範圍不小，她一個人搜尋的話倒是需要一些時間，如果有人打下手的話，無疑能夠省去她許多的精力。

於是她直接揚了揚下巴。

「帶路吧。」

趙闊心中嘆了一口氣，不過倒沒什麼猶豫，這條鯊魚很兇惡，如果放到李洛所在的那片山林，必然會對他造成極大的威脅，所以就算他們這裡吃不下這條鯊魚，也要拖延她一些時間。

這或許也是他們所能夠做到的極限了。

兩人一前一後，步入小森林中，而虞浪等人聽到動靜，頓時滿臉和善的笑容迎了上來。

可當虞浪在見到那跟在趙闊身後的白豆豆時，臉龐上的笑容頓時僵硬下來，那一瞬間，他有著拔腿就跑的衝動。

臥槽，趙闊你這個蠢貨，怎麼把這條母鯊魚給引來了？！

他目光與趙闊交匯了一下，卻是見到後者對著他輕輕點頭，眼神顯得有些冷峻，顯然，趙闊是故意將白豆豆引來的。

虞浪明白了他的意思，最終苦笑一聲。

都這樣了，還能怎麼著？也罷，雖然有些以卵擊石，但就當做是一場特殊的表現吧，畢竟又死不了。

「是你？」

而此時，白豆豆也是見到了虞浪，當即雙眸微眯了一下，道。

虞浪露出尷尬的笑容，旋即真誠的道：「白姐你好，其實你是我的崇拜對象。」

白豆豆眼神淡淡的看了一眼虞浪以及其他人，突然道：「你們不是在找幫手對付李洛，而是在這裡坑人吧？」

虞浪連忙道：「白姐你不要血口噴人。」

白豆豆淡聲道：「叢林中有幾人呼吸微弱，應該是處於昏迷狀態，是之前的獵物吧？」

轟！

她的聲音剛落，身後的趙闊手中鐵棍已經是裹挾著大力，狠狠的對著她後背呼嘯而至。

青色相力如狂風般於白豆豆身後出現，與那鐵棍相撞，趙闊身軀一震，直接倒飛了出去。

「弄她！」

虞浪見狀，一聲咆哮。

相力迸發，宗賦，項梁，池蘇也是毫不猶豫的出手，凌厲攻勢如暴雨般的籠罩向了白豆豆。

白豆豆手掌握緊長槍，唇角挑起一抹不屑弧度。

「螳臂當車。」

強悍的風相之力陡然爆發，急促的風聲，於森林間呼嘯而起。

第一百二十六章繼續戰

對於都澤北軒施展的這一道名為「肉身加持」的虎將術，李洛並不算陌生，因為此前他也鑽研過，此術最為適合萬獸相，因為萬獸相本就有著加持肉身，增幅力量的特性，兩者配合，威能更是兇猛，所以這一道虎將術是很多身懷萬獸相的人必修之術。

所以當李洛見到都澤北軒那膨脹了一圈的身軀時，神色也是變得凝重了許多。

嘭！

都澤北軒眼神有些兇戾得鎖定了李洛，腳掌一跺，其身影如虎豹般暴射而出，手中重戟帶起尖銳的破風聲，直接對著李洛面門暴刺而至。

李洛雙刀迎上，體內相力洶湧而動。

鐺！

金鐵聲響起，李洛的身影被震得倒射而退，雙臂都是在細微的震顫，那是因為對方重戟上傳來的巨力所導致。

這一次的碰撞，他幾乎是被全方面的碾壓。

他還是有點低估了對方此時的狀態有多兇殘。

一擊震得李洛氣血翻湧，那都澤北軒沒有再說一句話，而是再度氣勢洶洶的暴射而至，如暴雨般的攻勢將李洛籠罩。

李洛雙刀之上，水芒高速流轉，刀光仿佛是化為連綿水幕。

鐺！鐺！

雙方閃電般互砍了數十擊，李洛被對方那兇悍的攻勢逼得不斷後退，最終他藉助著一道水光魔鏡的阻攔，身影躍到了一棵大樹樹頂上。

手中的雙刀直接是在此時組裝起來，刀柄獸口互咬，化為了一柄藍銀色的大弓，他閃電般的拉弓開弦，有一道如流光般的光矢在弓弦上成形。

「花裡胡哨的東西倒是多，可是沒點卵用！」都澤北軒見狀，一聲冷笑，腳掌一跺，身影對著李洛撲出。

李洛眼神平靜的望著那疾衝而來的都澤北軒，弓如滿月，下一瞬，扣住弓弦的手指陡然鬆開。

瀾光天流箭！

嗡！

一抹璀璨的流光自半空中划過，其速度快得讓人心驚。

而都澤北軒的瞳孔也是在此時陡然一縮，那一箭的速度，太快了，快得甚至連他都是有些措手不及。

不過都澤北軒終歸不是師箜，其自身各方面的素質，都要勝過師箜一籌，所以面對著李洛這蓄謀的一擊，他雖驚，卻並不亂。

手中重戟之上，一波波相力凝聚而至，其上似是有波光粼粼，散發著極為沉重之力。

重戟旋轉，宛如風車一般，伴隨著相力的湧動，形成了防禦屏障。

鐺！

流光箭矢射中在那重戟旋轉形成的屏障上，有火花濺射，刺耳的聲音迴蕩在這片山林間，氣浪滾滾，連旁邊的溪流都被捲起了濤浪。

而都澤北軒那重戟旋轉形成的屏障，也是在此時陡然一顫，他的面色微微有些變化，因為先前撞擊的那一瞬，連帶他的腳步，都是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那一箭的穿透力，相當驚人。

「是虎將術？」都澤北軒有些驚疑不定，這道光流的穿透力足以媲美虎將術，但隱隱的，又是有點不太一樣的感覺，那是缺乏一些後力。

不過在他心中念頭閃動間，立於樹頂的李洛，卻是眼神冷漠的再度拉弓開弦。

瀾光天流箭只是由兩道高級相術融合而成，在相力的消耗上面遠少於真正的虎將術，所以以他現在這相師境的實力，足以支撐他揮霍一下。

一箭無法穿透都澤北軒的防禦，那就兩箭，三箭！

嗡！嗡！

兩道破風聲幾乎是同時的響起，緊接著兩道流光箭矢從天而降，刁鑽狠辣的射向都澤北軒面門與胸口。

都澤北軒面色一沉，相力流動，重戟再度形成了大風車。

鐺！鐺！

接連兩箭射在重戟防禦屏障上，那強橫的穿透力，直接是將大風車的轉速都震得減緩了下來，同時一道破綻也被逼了出來。

嗡！

又一道流光箭矢暴射而至，竟是穿透了重戟防禦，對著都澤北軒雙腿間的要害射了過去。

這突如其來的狠毒箭矢，讓得都澤北軒心頭冷汗都被嚇了出來，電光火石間，重戟槍柄斜移，將那一道光流箭矢撞得偏移了一下。

光流箭矢自雙腿間穿過，雖然落空了，但那裹挾的凌厲勁風，依舊是在都澤北軒雙腿間刮出了血痕，一時間有鮮血順著褲腳流下來，看上去極為的可怖。

感受著雙腿間傳來的刺痛，都澤北軒心都忍不住的抖了一下，旋即眼中湧上滔天怒火，暴怒的投向李洛。

「你沒事吧？需要我幫你治療一下嗎？我是水相，治療效果很好的。」李洛誠懇的問道。

同時手中弓弦已是拉開，又一道流光箭矢迎面就對著都澤北軒面目射了下去。

「李洛，我弄死你！」

都澤北軒一聲厲喝，相力暴湧，重戟槍鋒橫掃，將那一道流光箭矢硬生生的擋了下來，旋即他突然面龐漲紅，嘴巴鼓起，對著李洛所在，陡然張嘴：「吼！」

一道宛如巨獸咆哮般的音波，猛的炸響。

音波衝擊，就連李洛都被震得眼神恍惚，弓弦上凝聚的流光箭矢，都是受到影響消散許多。

雖然李洛很快就回過神來，但他第一時間放棄了繼續拉弓，而是抬手，數顆水光彈呼嘯而出，同時身影急退。

也就是在他退後的那一瞬，凌厲兇狠的重戟化為道道槍影，自下方襲來。

都澤北軒趁著李洛失神的瞬間，發動了反擊。

顯然，他已經明白了李洛最厲害的手段，就是那速度與穿透力都是極強的箭矢攻勢，所以他不會再讓對方將他當做靶子來射了。

不過李洛的反應也是極快，抬手間射出的水光彈陡然間爆發出刺目強光，令得都澤北軒攻勢微微凝滯了一瞬，而其身影，則是藉此飄身而退，落在了溪流之中，腳下有水相之力湧動，踏水滑行。

雙手閃電般的拉弓，又是一道流光箭矢直指都澤北軒。

這一套動作，倒是行雲流水般，讓人有種賞心悅目之感。

都澤北軒有些惱怒，這李洛實在是太過的滑溜，明明只是相師境第一段下重白種境的實力，卻憑藉著那古怪的流光箭矢以及反彈水鏡，爆發刺目強光的水光彈，硬生生的將戰鬥拖到現在。

「我看你能射多少次！」

都澤北軒咬牙道，這李洛畢竟只是下重白種境，相力不及他雄厚，時間拖延下去，只要出現破綻，他就能夠直接結束戰鬥。

於是兩人的戰鬥，從地面上戰到了溪流中，李洛藉助溪流滑水而行，拉開距離，不斷的以流光箭矢攻擊，而都澤北軒則是在溪流一側急速追趕，在抵禦著李洛的箭矢攻勢時，也是在蓄勢待發。

在此處不遠的一座山峰上，沈金霄負手而立，他神色淡漠的望著溪流間發生的激戰，這李洛的持久性，倒是比他想像的要好不少。

不過，到現在為止，李洛並沒有展現出太過讓人驚豔的潛力，這倒是讓得他放心了不少。

一個只能算作中等偏上的學員，即便他是洛嵐府少府主，應該也不足以讓得其他紫輝導師來拂他的顏面。

「李洛，等你發現最終只能勉強找一個金輝導師的時候，你會明白我賞給你的這道紫輝符印有多麼難得的...」

而只要李洛落在他的手中，未來他終歸有辦法以他為餌，讓得姜青娥對他妥協。

他的臉龐上泛起淡淡的笑意，眼神中，卻是透著一股灼熱。

「青娥，你逃不出我的掌心的。」

第一百二十四章對峙

山林深處。

李洛坐在溪流邊的青石上面，此時他身上的衣衫有些破損凌亂，儼然一副經過大戰的模樣。

而事實也的確如此，在此前的一段時間，他陸陸續續的受到了十數人的攔截，不過最終都是被他以各種手段化解而去。

如此強度的激鬥，也是讓得李洛的相力消耗嚴重，如果不是他已經開了雙相宮，兩顆相力種子在全力的吸收煉化著天地相力，再加上水相之力本就擅長連綿持久的話，恐怕他真是有些頂不住這種程度的車輪戰。

呼。

李洛微微閉目，運轉著能量引導術，抓緊時間的恢復著消耗的相力。

如此在獲得了短暫的平靜後，他突然睜開眼睛，望著身後的綠蔭中，只見得那裡，一道人影慢步走了出來。

「李洛，跟老鼠一樣躲來躲去的滋味如何？」那道人影一頭藍發，面龐陰柔，除了那都澤北軒之外，還能有誰？

李洛瞧著都澤北軒，一臉沉重的道：「都澤北軒，如果你追著我是為了讓我當你姐夫的事情，我建議你就不要開口了，姜青娥不會同意的。」

都澤北軒額頭上有青筋跳動，眼神陰狠的盯著李洛：「李洛，都這個時候了，耍嘴皮子還有什麼意思？」

「我倒是想要看看，我踩著你腦袋的時候，你的嘴巴是不是還能這麼硬？」

李洛痛苦的道：「你不要再逼我了，我只想低調的在學府修行。」

都澤北軒冷眼看著李洛的表演，道：「想要拖延時間恢復一些相力嗎？李洛，真就算你恢復了又如何？你覺得你真的會是我的對手嗎？」

這倒不是都澤北軒看不起李洛，而是出於對自身的自信。

他身懷下八品瀾鯤相，自身相力等級早已達到了上重花種境，而李洛呢，充其量算是下重白種境，雙方之間的差距不論從什麼方面來看，都不是一個等級的。

「那你可以願意再等等？如果你可以再等我半個小時，我就敬你是條漢子！」

「你說呢？」都澤北軒露出冷笑，身軀上，有強悍的相力開始緩緩的升騰起來，隱約間，仿佛是一頭巨大的鯤相，氣勢不俗。

李洛見狀，有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看來這位都澤府的少府主，並沒有他想的那麼愚蠢啊。

不過，也無所謂了。

李洛自青石上面站起身來，他盯著都澤北軒，下八品相，上重花種的境界，從各方面來說，對方的確是碾壓他。

只是，有些東西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

比如，誰能知道，他體內有著兩座相宮，兩顆相力種子？

所以，如果只是單純的比拼相力雄厚的話，李洛的相力，應該並不會遜色於一般花種境的人。

雙方的差距，也沒看起來的那麼大。

他這一次，算是被那沈金霄擺了一道，此次的擇師賽中有五位紫輝導師，但正如沈金霄所說，其他四位紫輝導師，未必就會為了一個李洛去掃他的面子，畢竟他們都是封侯強者，彼此間都會有些忌憚。

他李洛，終歸不是姜青娥。

姜青娥的潛力，足以讓得這些紫輝導師彼此撕破臉皮去爭取，可他李洛呢？暫時來看，沒有這個資格。

但李洛則明白，這一次的擇師賽，他必須要得到一位紫輝導師的青睞，這不僅關係到他未來的修行，也關係到他的性命安全。

其中緣由，姜青娥之前已經跟他說得很清楚了。

所以，他應該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顯露出他的潛力就行。

當他的潛力強到足以讓這些紫輝導師為他撕破臉皮的時候，他相信，沈金霄的顏面將會不堪一擊。

如何展現潛力？

眼前的都澤北軒，就是最好的靶子。

「既然無法低調，那就只能...」

李洛雙掌握住了腰間的雙刀刀柄，輕風吹拂而來，銀灰色的頭髮飄揚，極其帥氣的臉龐上露出一抹笑意。

「亮瞎他們狗眼了。」

...

而當李洛與都澤北軒在對峙的時候，這一幕畫面，也是被投射到了新生殿的光幕之上，引起看臺上各方人士的注意。

「這李洛是被都澤府的都澤北軒盯上了啊。」

「看來差不多要結束了，都澤北軒身懷下八品瀾鯤相，相力等級又達到了上重花種境，這遠遠不是李洛能夠相比的。」

「不過李洛能夠堅持這麼久，已經算是讓人有些意外了。」

「可惜沒用，輸給了都澤北軒，恐怕這一次的擇師賽，他頂多只能選一個金輝導師，這將會讓得他在起步上面就落後其他人，往後在聖玄星學府內的修行，也將會難以追趕。」

「嗯，到時候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這洛嵐府，果然還是只能靠姜青娥獨木支撐。」

「......」

在那各方人士說話間，一處看臺上，都澤紅蓮雙臂抱胸，眼神冷冽的望著光幕中的一幕。

「這小混蛋，讓你嘴賤，這次看小弟怎麼收拾你。」

想起先前李洛潑她的汙水，都澤紅蓮就氣得牙痒痒，畢竟這種事情傳出去，就算明眼人知道是謠言，但同樣會有人以此來嚼舌根，偏偏她對此又無可奈何。

都澤紅蓮眸光投向另外一處看臺，那裡的姜青娥也在盯著光幕。

她冷哼一聲，姜青娥，你就在這裡親眼看著，你這小未婚夫是怎麼被北軒踩在腳下吧。

「那都澤紅蓮一直看這邊，這嘴臉可真難看。」在都澤紅蓮時不時看向這邊的時候，顏靈卿也是低聲對姜青娥說道。

姜青娥淡淡的道：「畢竟她敗在我手中太多次數，我這裡她已經看不見多少翻身的機會，自然只能看看能不能從李洛這裡找回一些暢快的感覺。」

顏靈卿點點頭，旋即柳眉微蹙的道：「那個都澤北軒可不好對付啊，他的實力超過李洛太多了。」

姜青娥金色眼眸凝視著光幕，道：「我相信李洛。」

「而且，此前天蜀郡大考，你們誰能提前想到他會打敗師箜，獲得第一？」

顏靈卿啞然，道：「你這也太盲目了吧，都澤北軒段位可比那個師箜高多了，下八品相可不是鬧著玩的。」

姜青娥紅唇微翹，心中說著：「李洛的雙相，也不是鬧著玩的啊。」

看臺最高處。

「姐姐，那個李洛打得贏嗎？」小皇帝目不轉睛的盯著光幕上，然後對著一旁的長公主悄悄的問道。

對於那個都澤北軒，他當然是有些討厭的，畢竟之前在金龍寶行中對方留給他的印象很不好，而李洛雖然也忽悠了他，但比起都澤北軒還是要好很多的，畢竟這傢伙給他的源水，還緩解了他的疼痛，所以他還是希望李洛能夠贏下來的。

長公主充滿著威嚴與尊貴的丹鳳眼也是在凝視著光幕中對峙的兩道人影，微微沉吟，道：「從表面上的實力來看，李洛沒有任何勝算。」

「啊？」小皇帝聞言，有些失望。

「不過有時候勝負，可不能靠表面實力來下定論。」長公主笑了笑，丹鳳眼中有著一些饒有興致。

之前她看過李洛的資料，知曉他在天蜀郡一鳴驚人的打敗了師總督之子，師箜。

所以在她的感覺中，這個李洛與姜青娥是截然不同的性格，如果說姜青娥是鋒芒極盛，如煌煌大日橫掃四方，那麼這個李洛，就有點如一汪毫無波瀾的深潭，看上去平平無奇，實則內有乾坤。

當然，這只是她的一種女人直覺而已。

至於能否印證她的直覺，就得親眼看一下李洛這一場的表現了。

希望，不會讓她太失望吧。

畢竟，好歹也是那兩位的兒子以及與姜青娥有著婚約的人呢。

（今天一章。）

第一百二十七章鐵血虞浪

而當李洛與都澤北軒鬥得激烈的時候，在這片山林外圍的某處。

此處密林空地中，一片狼藉，一半的地面瀰漫著冰霜，而另外一半地面，則是草葉盡數的枯黃下來，生機斷絕。

狼藉空地中央處。

兩道人影對峙。

呂清兒低頭望著自己那修長纖細的雙手，此時上面有碧綠的毒氣在蔓延，那些毒氣迅速的對著她的體內侵蝕而去，化解著其體內的相力，同時造成傷勢。

不過對於這一幕，她並沒有什麼變色驚慌，因為這都是在意料之中。

她不在意的抬起俏臉，望著對面的王鶴鳩，此時的後者，眉頭微微皺著，因為在他的雙臂上，有冰霜在凝結，幾乎是將他雙臂凍結起來。

在這種凍結下，王鶴鳩短時間內同樣是被限制住了。

「清兒同學，何必如此？」王鶴鳩淡淡的道。

「你這寒冰封印的確很霸道，但只能限制我一段時間，可你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被我的毒相之力所侵蝕，所以最終來說，顯然是你更為的吃虧。」

呂清兒清麗的容顏平靜不見波瀾：「限制你這段時間就足夠了。」

王鶴鳩深深的看了呂清兒一眼，道：「值得？」

「雖說學府會幫你化解毒氣，但被我的毒氣所侵染，即便是清除過程中，你也會受到極大的痛苦，而你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就只是為了延緩我一些時間？」

呂清兒淡聲道：「我樂意。」

王鶴鳩看著呂清兒的眼神中，微微有些變化，旋即笑道：「清兒同學，我對你的興趣，突然變得更加的強烈一些了。」

「你就真的不考慮，和我接觸一下嗎？」

「我覺得，不論是家世還是自身天賦，潛力，我都比李洛更強一分。」

呂清兒眸光清淡的掃了一眼王鶴鳩，然後在他有些期待的眼神中說道：「可是你又沒李洛長得好看。」

王鶴鳩神色頓時僵硬下來。

不是吧？這麼膚淺的嗎？！

...

啊！

悽厲的慘叫聲響起，虞浪的身體如滾地葫蘆般在地上滾了十幾米，旋即他鼻青臉腫的爬起來，又要開跑。

不過風聲於身後響起，一道勁風直接擊中其後背，將他擊飛數米。

「把玉佩還給我！」

白豆豆冰冷的聲音於後方響起。

虞浪此時已是有些精疲力竭，但他還是抓住玉佩，大吼道：「不給，你有種就打死我！」

白豆豆怒極，直接走上前去，拳腳揮動，一頓暴錘。

「啊！殺人了！」虞浪護住腦袋，放聲尖叫。

「你這無賴！」白豆豆氣得臉都有些紅，她還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皮的人，當即下手也是漸漸的加重。

噗嗤！

虞浪突然一口鮮血噴出，緊接著渾身都開始有著大量的鮮血流淌出來，將身下的地面都染紅了。

白豆豆一驚，連忙停了手，雖然她加了幾分力氣，但不至於打成這樣吧？

「你，你沒事吧？」白豆豆皺眉，用槍柄捅了捅地上鮮血直流的虞浪。

虞浪身體紋絲不動，如同死魚一般。

白豆豆彎下身子，想要查看一下這傢伙的呼吸。

不過她剛剛彎身，那如死魚般的虞浪陡然間撲來，如同八爪魚一般纏住了白豆豆的身體，兩人失去平衡，在地面上滾動。

轟！

狂暴的青色相力猛然間自白豆豆體內爆發，宛如颶風橫掃，直接將虞浪震飛，撞在了一塊大石上面，這次他面色一白，嘴角有一抹殷紅血跡流淌下來。

他趴在地上，感覺身體仿佛都是散架了一般。

而前方，白豆豆臉色鐵青，她望著衣衫上沾染的血跡，噁心得不行，她是真沒想到這虞浪這麼無恥。

「我殺了你！」

白豆豆怒極，手中槍芒一掃，閃電般的對著虞浪刺去。

虞浪淚流滿面的道：「你殺吧，雖然我家裡還有八十歲老母，嗷嗷待哺的十個弟弟妹妹，但我不怕死。」

槍芒停在虞浪眉心處，白豆豆冷笑道：「你八十歲老母還能生這麼多，也是真的厲害啊。」

她冷哼一聲，槍桿重重的拍在了虞浪抓住玉佩的手腕上，後者慘叫一聲，玉佩被他丟了出來。

白豆豆一把抓住玉佩，小心翼翼的搽拭了一下，這才重新掛在了腰間。

「我警告你，敢去招惹我妹妹，我把你剁了餵狗。」她冷冷的瞥了地上連動彈力氣都沒有的虞浪，道。

說完，便是轉身就走。

啪！

不過她剛動，卻是感覺一隻手掌抓住了她的腳裸處，只見得虞浪用出最後的力氣，衝著她咧嘴一笑，滿嘴的血跡：「喂，誰允許你走了？」

白豆豆轉頭，她望著那遍體鱗傷，滿身鮮血，但還在試圖把她纏在這裡的虞浪，一時間有種莫名的心悸感。

眼前這個人，無恥又無賴，但這股韌性，卻是讓人有點心驚。

「你叫什麼名字？」她問道。

「虞浪。」

白豆豆淡淡的道：「虞浪，你這種行為其實很愚蠢，如果是在學府外面，我可能會真的直接殺了你。」

「明明實力跟我差距這麼多，還要一次次的挑戰我的耐性，你以為你很聰明？」

「你這麼做，是為了那個李洛？他值得你這樣？人家是洛嵐府少府主，你當別人是朋友，別人說不定只是把你當一個可有可無的小弟而已。」

虞浪沉默了一下，咧嘴一笑，露出染著血跡的牙齒：「小娘們，你懂個屁，真以為我所見的所遇的，會比你這世家貴女少嗎？」

「當年我爹娘費盡家財，將我送進了南風學府，老子初進學府時，什麼都不懂，學什麼都不會，導師教的相術也不會，他媽的是李洛一把手一把手的教老子把第一道相術學會，才讓我有了在學府中繼續待下去的勇氣！」

「雖然他當時可能只是一時興起，但老子就記得這個情，老子就是認他這個朋友！」

「至於他怎麼想，關老子屁事？！」

「所以，白豆豆，你今天敢走出這裡，老子...」

虞浪眼睛一瞪，厲聲道：「老子就死給你看！」

白豆豆：「......」

這人是神經病吧，你死不死關我什麼事情？

「滾。」

白豆豆反身一腳將虞浪踢開，不過那力量卻是變成了巧勁，免得真的一腳踢死了過去。

虞浪被踢開，又掙扎著身體要去抓白豆豆的腳，同時叫囂道：「白豆豆，你這個女魔頭，你要記得，你剛進聖玄星學府，就害死了一個無辜的同學！」

「我就算死，也要變成孤魂野鬼纏著你。」

「閉嘴！」

白豆豆惱怒的道，旋即她走開幾步，在那一旁的青石上坐了下來，冷聲道：「現在去還有個屁用，那李洛早就被人收拾掉了。」

「那可不一定。」

虞浪咧嘴一笑，道：「反正我算是盡力了，把你這新生排名第三給纏了下來，嘿嘿，往後應該也算是一段佳話了。」

「換做其他人，你現在恐怕身上連骨頭都沒幾根是好的了。」白豆豆冷笑道。

「你裝什麼天真善良？你以為我現在身上骨頭就好了？」虞浪憤怒道。

這個白豆豆，明明有著那麼可愛漂亮的妹妹，為什麼她不僅長得只能算清秀，而且還這麼的兇殘！

白豆豆撇開頭，懶得理會他。

那邊的虞浪還在嘀嘀咕咕，不過片刻後，白豆豆突然感覺安靜了許多，轉過頭去，就見到那虞浪倒在血泊中，已是昏迷了過去。

她微微沉默，冷哼一聲。

「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

第一百二十五章戰都澤北軒

鏘！

都澤北軒抽出了背後的重戟，他模樣看上去有些陰柔，可這所使用的武器，卻是有些蠻橫的霸氣。

強悍的相力自都澤北軒身軀上流轉升騰，他的相力呈現深藍色彩，光芒散發間，隱隱的似是在都澤北軒身後形成了模糊的光影。

仿佛是一頭巨鯤。

瀾鯤相，是萬獸相的一種，傳聞此獸擁有著恐怖巨力，在那汪洋中翻轉身軀，就能夠引起滔天巨浪，摧毀一切。

而且這種萬獸相，也能夠操控天地間的水能量，從某種意義來說，倒是與水相有些相似，只不過無法做到單純水相那般的純粹，比如說這種瀾鯤相無法煉製靈水奇光。

但它也有著屬於它的優勢，那就是會增幅其主的肉身力量，這再配合自身的相力，無疑是會有著強悍的戰鬥力。

「下八品相，果真是氣勢不弱。」

李洛望著這一幕，同樣是一聲感嘆，按照他自身的評估，在戰鬥力這方面，他的六品水光相，絲毫不比上七品相弱，可比起下八品相，可能還是差一點。

鏘！

感嘆之間，李洛已是拔出雙刀，相力湧動，其身影陡然暴射而出，竟是直接採取了主動進攻。

嗡！

加強版水芒術運轉，刀刃之上，水相之力高速流轉，切割空氣時發出了異聲。

「滾！」

面對著採取主動進攻的李洛，都澤北軒一聲冷笑，手中重戟轟然舞動，一股驚人的巨力爆發，竟是帶著刺耳的音爆之聲。

鐺！

刀鋒與重戟相撞，狂暴氣浪滾動，捲起滿地草葉。

李洛身影一震，倒射而退，同時單手捲起如炮筒般的放在嘴邊：「噗！噗！噗！」

一顆顆尖銳的水矢如暴雨般的噴射而出，射向那追擊而來的都澤北軒。

都澤北軒手中重戟一揮，形成了淡淡的水幕，將那些水矢盡數的抵禦下來，同時曲掌成爪，對著李洛抓去。

「吞！」

伴隨著都澤北軒的暴喝聲，其掌心間有相力匯聚，竟是爆發著一股吸力，那股吸力將李洛的身影扯得一動，就要對著前者所在的方向投去。

這是瀾鯤相的吞吐之力，傳聞瀾鯤於汪洋中，巨口吞吐，便可形成萬丈漩渦，絞滅一切。

李洛眉頭微挑，他的腳掌踩在地面上，隱隱有著土黃色的光芒流轉，整個人仿佛是釘在了大地上。

任由那吸力狂湧，都是紋絲不動。

這是他悄悄運轉了土相之力。

都澤北軒見到竟然沒能吸動李洛的身影，也是有些驚詫，旋即他腳掌踏出，腳下似是形成水光，其身影急速的滑射而出。

他出現在了李洛前方，眼中寒光湧現，重戟如水龍般咆哮而出。

「高階相術，浪奔流！」

重戟揮出，仿佛是裹挾著濤浪滾滾，這再配合都澤北軒的巨力，這一擊，格外兇悍。

李洛手掌一抬，水光魔鏡施展而出，宛如光鏡般立於面前。

砰！

重戟落下，水鏡破碎，那都澤北軒身軀猛的一震，那股反彈之力讓得他有些措手不及，但他同樣是顯露出了強悍實力，只見他一聲咆哮，身軀上相力湧動，竟是將那水光魔鏡反彈而來的力量盡數的化解。

同時重戟依舊對著李洛胸前捅去。

李洛雙刀架上，帶起連綿刀光，與其相碰。

鐺鐺鐺！

金鐵聲響起，李洛身影不斷的被震退，而那都澤北軒得勢不饒人，戟鋒化為道道槍影，狠狠的洞穿而來。

咄咄逼人。

雙方電光火石間，就交手了數十回合。

不過都是李洛退，都澤北軒不斷逼進。

此時都澤北軒那下八品相，上重花種境的優勢顯露得淋漓盡致。

「李洛，你不是很能叫囂的嗎？你再狂給我看看啊！」都澤北軒攻勢凌厲，步步緊逼，同時言語攻心。

「李洛，今天我就要踩在你的臉上，看看你究竟能奈...」

「哎呀，臥槽！」

他話音還沒說完，腳掌落下處的地面，突然變得極其柔軟下來，仿佛是一片泥沼，整個人重心不穩，直接是前撲了下去。

李洛笑著，直接一腳踹了出去，在都澤北軒臉龐上留下了一個大腳印。

而當他又打算補刀時，那都澤北軒一聲怒吼，驚人相力爆發，鋒利戟鋒橫掃而來，逼得李洛身影滑射而退。

都澤北軒臉色陰沉的站起身子，他望著腳下這片土地，不知何時，這裡竟是變成了一片泥沼。

「是你用水相之力融入地面，將這裡化為了泥沼？不對，你的水相之力怎麼能做到這一步？」都澤北軒陰沉的說道。

水相之力融入大地，倒的確是能夠將一片地面化為泥沼，但那所需要的水相之力相當不菲，以現在李洛的能力，應該不可能辦到才對。

李洛笑了笑，含蓄的道：「關你屁事？」

他能夠做到這一點，當然不止是水相之力，而是其中還蘊含著土相之力，兩者協作，才能夠做到。

不過效果也不算太大，只是讓得這都澤北軒狼狽了一些而已。

都澤北軒搽去臉上的腳印，眼神陰冷的盯著李洛，而這一刻李洛能夠感覺到，他體內湧出來的相力，變得更為的狂暴了。

顯然，李洛這一腳，激怒了他。

砰！

都澤北軒手中的重戟插在了面前，他雙手結印，只見得一波波強悍的相力如同漲潮一般，不斷的從他體內擴散出來。

在這種相力漲動間，只見得都澤北軒的皮膚，都是漸漸的泛上了湛藍光澤，皮膚顯得有些粗糙，五指卻是變得寬大起來，整個人仿佛都是膨脹了一圈。

一股兇威若有若無的散發出來。

都澤北軒眼神森寒的盯著李洛，有寒聲自牙縫間吐露而出。

「虎將術，肉身加持！」

...

嗚嗚！

小森林中，有狂風呼嘯。

宛如是風刃橫掃而過，一棵棵碗口粗壯的大樹直接是被攔腰斬斷。

滿地狼藉。

趙闊，宗賦等人狼狽的躺倒在地，面色慘白，眼神有些驚懼的望著那場中屹立的持槍少女，後者眼神睥睨的盯著他們。

「這點實力，還想弄我？無蛋鼠輩。」白豆豆冷笑一聲。

趙闊一聲咆哮，爬起衝出，同時手中一把石灰甩了出去。

呼！

狂風呼嘯，石灰被捲走，白豆豆手中長槍一橫，槍身便是砸在趙闊胸膛上，將他砸得倒飛而出，重重的落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都滾開，沒時間跟你們在這裡玩耍。」白豆豆冷聲道，抬腳就要離開此處，如果再在這裡糾纏，恐怕那李洛應該就被人解決掉了。

唰！

而就在此時，一道身影猛的暴射而至，白豆豆眼神一冷，屈指一彈，一道風刃自指尖成形，直接是划過那道身影胸膛處。

嗤啦！

風刃帶起一片血跡。

啊！

那道人影一聲慘叫，栽倒下去，如滾地葫蘆般的滾過，不過在掠過白豆豆身體時，突然伸手把她腰間的一枚玉佩給抓了下來。

虞浪滿身泥土的出現在不遠處，他望著手中的玉佩，咧嘴笑了笑。

白豆豆摸了摸腰間，然後眼神冰冷的盯著虞浪，道：「把玉佩還給我，不要自找苦吃。」

虞浪撇撇嘴巴，道：「這玉佩應該還挺重要吧？我看你妹妹也帶著有。」

白豆豆手掌緩緩握緊長槍，眼神極冷。

「想要，那就來追小爺，追到了，我就讓你嘿嘿嘿！」

虞浪卻不在意白豆豆那冰冷的眼神，一聲大笑，然後轉頭就跑，速度極快。

「你找死！」

白豆豆怒了，再也不理會李洛的事情，雙目噴火，風聲呼嘯，疾射而出。

狼藉的森林中，趙闊，宗賦他們無力的躺在地上，望著虞浪瘋狂遠去的背影，那背影透著一股悲壯，最後他們只能嘆了一口氣，希望他不會被白豆豆打死吧。

最後他們轉頭看向遠處的山林。

洛哥啊，咱們實力不夠，這就是能夠做到的極限了，其他的，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啊。

第一百二十八章雙相顯露

譁啦啦！

溪水流淌，本是寧靜祥和的一幕，可卻因為兩人的激戰被盡數的破壞。

李洛滑水而行，手中藍銀色的大弓上，一道道流光箭矢不斷的射出，將那急追而來的都澤北軒逼得難以靠近。

不過，隨著這種時間的推移，李洛卻開始感覺到一些不對勁，因為對方太過的安靜，一直都只是在被動的防守。

這顯然不合常理，除非對方是在醞釀著更為可怕的反擊。

而就在李洛心中掠過這般想法的時候，那後方的都澤北軒突然低吼出聲，這一瞬，李洛察覺到後者的氣勢猛然間攀升了起來。

「鯤臨！」

一道低沉的聲音，隨之響起。

咻！

流光箭矢暴射而至，不過這一次，讓得李洛眼神一凝的是，這一箭，竟然射空了！

都澤北軒的身影也是消失在了原地。

砰！

刺耳的破風聲，突然於側方傳來，一柄重戟如怒龍咆哮，裹挾著極為驚人的力量咆哮而至，兇狠的鎖定李洛要害。

這般迅猛攻勢，也是讓得李洛一驚，手中大弓一擋，刀刃所形成的弓背與那重戟相撞。

鐺！

這一次的撞擊，直接是讓得李洛氣血震蕩，雙臂都是傳來了刺痛，身影更是倒射而出。

「他的力量，速度，防禦再次增幅了？」

李洛被震落在岸邊上，神色微微動容，這一次都澤北軒的整體能力，再度得到了一次提升，極為的兇悍。

而在他心中驚疑間，一道身影疾射而至，那等速度，將溪流都是一分為二，暫時的截斷。

又是凌厲的槍芒如寒光般點至。

李洛連忙迎擊，但是僅僅數次的碰撞，他就感覺到難以承受，最後整個人都是倒飛出去，撞進了一片密林之中。

都澤北軒的身影閃現而出，他拖著重戟，此時的他，氣勢凌厲，相力於身軀表面沸騰著，舉手投足間，都是散發著兇悍之感。

他眼神冰冷的注視著密林中，然後拖著重戟漫步走進。

「李洛，花裡胡哨的耍了半天猴戲，差不多也該結束了吧？跟你玩玩而已，真以為你這下重白種境，能與我這上重花種境鬥嗎？」

「我的相性品階比你高，相力等級比你強，跟我鬥，你憑什麼？」

淡淡的聲音中，都澤北軒走進密林，眼神陰冷如蛇般的盯著站在一顆大樹之下的李洛，道：「老鼠不跑了？」

重戟緩緩的抬起，指向了李洛，都澤北軒渾身的相力在此時愈發的沸騰波動起來。

「那就結束了吧。」

李洛揉了揉酸麻的手臂，對著都澤北軒笑道：「你以為你這麼慢慢的走進來，嘴上還說著這些話，顯得整個人很有逼格是不是？」

「其實在我看來，這很蠢。」

「因為這些時間，我差點連棺材都幫你打造好了。」

都澤北軒神色淡漠的道：「這個時候了，還要裝腔作勢嗎？」

他腳掌猛然一跺，手持重戟暴射而出，戟鋒裹挾沸騰相力，直指李洛，就要將這場戰鬥終結。

而面對著都澤北軒這等凌厲攻勢，李洛卻是立於原地，紋絲不動。

戟鋒在其眼瞳中急速的放大。

就在那戟鋒距離李洛面門不過短短尺許距離時，異變突生，只見得李洛身後的大樹突然震動起來，一根閃爍著綠光的粗壯樹枝如綠蟒般呼嘯而下，直接是纏繞在了重戟槍身之上，令得重戟再也難以寸進。

「木相之術？」

「誰在插手我們之間的戰鬥？」突然間的變故，讓得都澤北軒一驚，旋即厲聲道。

李洛笑道：「這裡除了我們，還有別人嗎？」

都澤北軒瞳孔微縮，盯著李洛，譏諷道：「你什麼意思？你想告訴我，這木相之術是你催動的？你在說什麼蠢話，你明明是水相，根本無法催動木相之術！」

李洛輕聲一笑，道：「你先前不是問我，憑什麼跟你鬥麼？那麼現在，我就給你看一個大寶貝吧。」

他雙手合攏，下一刻，體內的兩座相宮在此時同時的震蕩起來，兩股不同屬性的相力自其中呼嘯而出，最後於李洛的身體表面，緩緩的升起。

藍色相力，宛如水波。

碧綠色的相力，充斥著勃勃生機。

兩種屬性的相力在李洛的身體表面交匯湧動，涇渭分明的同時，卻是沒有出現任何的彼此抗拒。

望著李洛身體表面上湧動的兩股相力，都澤北軒的瞳孔在漸漸的放大。

與此同時，李洛那幽幽的聲音，似遠似近的傳來。

「水相，我有。」

「木相，我也有。」

「不好意思，你沒看錯，我就是那傳說中的...雙相宮！」

...

譁！

當李洛身軀上升騰起兩道屬性不同的相力時，不僅都澤北軒被震撼得失神，就連那新生殿中，都是爆發出了沸騰的譁然聲。

諸多大人物都是忍不住的站起身來，望著那光幕中的少年。

竟然是雙相？！

這李洛難道在突破到相師境時，撞見了那千載難逢的機遇，直接開闢出了第二相宮？！

這是何等的罕見？！

雖說在場的人都知道，在境界突破時，體內有極低的概率會出現第二相宮，但那種可能實在是太低了，其罕見性並不會比姜青娥的九品光明相低多少！

然而現在，他們親眼見到了一次奇蹟的出現！

先不提那李洛第二道相品階如何，光是這第二相的出現，就足以讓得他從此變得不一樣起來。

因為他將會具備著常人難有的一種優勢，那就是提前接觸到唯有封侯境強者才能夠觸及的雙相之力！

雖然以他的能力，這種掌握或許只是雙相之力的皮毛，但這依舊會給他帶來極大的好處。

諸多大人物神色複雜，心潮翻湧，以往在得知這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平庸的時候，他們未必沒有一些慶幸，畢竟那兩位太過的耀眼，而且家裡已經有一位九品光明相的姜青娥，這李洛平凡一些，也能讓人舒服一點。

可眼下這一幕讓得他們明白，他們高興得還是早了點。

李洛的確沒有高品相，但他這罕見的雙相一出現，就足以彌補這些差距了。

「水相？木相？！他竟然擁有著雙相？」在那看臺上，都澤紅蓮原本帶著笑容的俏臉上，此時笑容已是一點點的僵硬，眼中滿是震驚與不可思議。

「怎麼可能！」

都澤紅蓮有些憤怒，這洛嵐府就這麼有氣數嗎？來了一個九品光明相的姜青娥還不知足，眼下竟然又出現了一個雙相宮的少府主？！

「哇，雙相宮，這也太厲害了吧！」

顏靈卿也是在此時驚呼出聲，旋即她忍不住的流露歡喜之意，抱住一旁的姜青娥，道：「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所以才這麼穩坐釣魚臺！」

姜青娥輕輕一笑，聲音中帶著一些驕傲的道：「他可是師父師娘的血脈呢，怎麼可能會真的普通？」

最高處的看臺上。

一直在靜靜觀看著比賽的素心副院長，一直波瀾不驚的臉頰上，也終於是在此時出現了一些驚異之色。

「雙相宮...真是罕見啊。」她輕笑道。

一旁的長公主也是頷首，眼中帶著一些驚嘆之意的道：「恭喜副院長，聖玄星學府未來恐怕又要出一位難得的天才了。」

素心副院長微笑道：「雙相宮的確罕見，但並非是擁有這等天賦，就能夠保證未來的成就，一切，還是得看其自身的性格與造化。」

「不過...也算是可造之材了，這般驕子，聖玄星學府也會給予他一些重視與關注的。」

長公主聞言，明白李洛展露的雙相還是讓聖玄星學府起了愛才之心，而光是素心副院長的這一句話，未來就能夠為李洛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煩與覬覦。

她狹長的丹鳳眼望著光幕中那渾身升騰著兩種相力，同時顯得面龐異常俊朗帥氣的少年，眸光流動。

這洛嵐府雖然損失了兩位封侯境強者，可他們所留下的血脈與弟子，卻在漸漸的顯露出他們的光芒。

假以時日，或許他們真的會將搖搖欲墜的洛嵐府撐起，令得它綻放出曾經的耀眼光芒。

第一百二十六章繼續戰

對於都澤北軒施展的這一道名為「肉身加持」的虎將術，李洛並不算陌生，因為此前他也鑽研過，此術最為適合萬獸相，因為萬獸相本就有著加持肉身，增幅力量的特性，兩者配合，威能更是兇猛，所以這一道虎將術是很多身懷萬獸相的人必修之術。

所以當李洛見到都澤北軒那膨脹了一圈的身軀時，神色也是變得凝重了許多。

嘭！

都澤北軒眼神有些兇戾得鎖定了李洛，腳掌一跺，其身影如虎豹般暴射而出，手中重戟帶起尖銳的破風聲，直接對著李洛面門暴刺而至。

李洛雙刀迎上，體內相力洶湧而動。

鐺！

金鐵聲響起，李洛的身影被震得倒射而退，雙臂都是在細微的震顫，那是因為對方重戟上傳來的巨力所導致。

這一次的碰撞，他幾乎是被全方面的碾壓。

他還是有點低估了對方此時的狀態有多兇殘。

一擊震得李洛氣血翻湧，那都澤北軒沒有再說一句話，而是再度氣勢洶洶的暴射而至，如暴雨般的攻勢將李洛籠罩。

李洛雙刀之上，水芒高速流轉，刀光仿佛是化為連綿水幕。

鐺！鐺！

雙方閃電般互砍了數十擊，李洛被對方那兇悍的攻勢逼得不斷後退，最終他藉助著一道水光魔鏡的阻攔，身影躍到了一棵大樹樹頂上。

手中的雙刀直接是在此時組裝起來，刀柄獸口互咬，化為了一柄藍銀色的大弓，他閃電般的拉弓開弦，有一道如流光般的光矢在弓弦上成形。

「花裡胡哨的東西倒是多，可是沒點卵用！」都澤北軒見狀，一聲冷笑，腳掌一跺，身影對著李洛撲出。

李洛眼神平靜的望著那疾衝而來的都澤北軒，弓如滿月，下一瞬，扣住弓弦的手指陡然鬆開。

瀾光天流箭！

嗡！

一抹璀璨的流光自半空中划過，其速度快得讓人心驚。

而都澤北軒的瞳孔也是在此時陡然一縮，那一箭的速度，太快了，快得甚至連他都是有些措手不及。

不過都澤北軒終歸不是師箜，其自身各方面的素質，都要勝過師箜一籌，所以面對著李洛這蓄謀的一擊，他雖驚，卻並不亂。

手中重戟之上，一波波相力凝聚而至，其上似是有波光粼粼，散發著極為沉重之力。

重戟旋轉，宛如風車一般，伴隨著相力的湧動，形成了防禦屏障。

鐺！

流光箭矢射中在那重戟旋轉形成的屏障上，有火花濺射，刺耳的聲音迴蕩在這片山林間，氣浪滾滾，連旁邊的溪流都被捲起了濤浪。

而都澤北軒那重戟旋轉形成的屏障，也是在此時陡然一顫，他的面色微微有些變化，因為先前撞擊的那一瞬，連帶他的腳步，都是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那一箭的穿透力，相當驚人。

「是虎將術？」都澤北軒有些驚疑不定，這道光流的穿透力足以媲美虎將術，但隱隱的，又是有點不太一樣的感覺，那是缺乏一些後力。

不過在他心中念頭閃動間，立於樹頂的李洛，卻是眼神冷漠的再度拉弓開弦。

瀾光天流箭只是由兩道高級相術融合而成，在相力的消耗上面遠少於真正的虎將術，所以以他現在這相師境的實力，足以支撐他揮霍一下。

一箭無法穿透都澤北軒的防禦，那就兩箭，三箭！

嗡！嗡！

兩道破風聲幾乎是同時的響起，緊接著兩道流光箭矢從天而降，刁鑽狠辣的射向都澤北軒面門與胸口。

都澤北軒面色一沉，相力流動，重戟再度形成了大風車。

鐺！鐺！

接連兩箭射在重戟防禦屏障上，那強橫的穿透力，直接是將大風車的轉速都震得減緩了下來，同時一道破綻也被逼了出來。

嗡！

又一道流光箭矢暴射而至，竟是穿透了重戟防禦，對著都澤北軒雙腿間的要害射了過去。

這突如其來的狠毒箭矢，讓得都澤北軒心頭冷汗都被嚇了出來，電光火石間，重戟槍柄斜移，將那一道光流箭矢撞得偏移了一下。

光流箭矢自雙腿間穿過，雖然落空了，但那裹挾的凌厲勁風，依舊是在都澤北軒雙腿間刮出了血痕，一時間有鮮血順著褲腳流下來，看上去極為的可怖。

感受著雙腿間傳來的刺痛，都澤北軒心都忍不住的抖了一下，旋即眼中湧上滔天怒火，暴怒的投向李洛。

「你沒事吧？需要我幫你治療一下嗎？我是水相，治療效果很好的。」李洛誠懇的問道。

同時手中弓弦已是拉開，又一道流光箭矢迎面就對著都澤北軒面目射了下去。

「李洛，我弄死你！」

都澤北軒一聲厲喝，相力暴湧，重戟槍鋒橫掃，將那一道流光箭矢硬生生的擋了下來，旋即他突然面龐漲紅，嘴巴鼓起，對著李洛所在，陡然張嘴：「吼！」

一道宛如巨獸咆哮般的音波，猛的炸響。

音波衝擊，就連李洛都被震得眼神恍惚，弓弦上凝聚的流光箭矢，都是受到影響消散許多。

雖然李洛很快就回過神來，但他第一時間放棄了繼續拉弓，而是抬手，數顆水光彈呼嘯而出，同時身影急退。

也就是在他退後的那一瞬，凌厲兇狠的重戟化為道道槍影，自下方襲來。

都澤北軒趁著李洛失神的瞬間，發動了反擊。

顯然，他已經明白了李洛最厲害的手段，就是那速度與穿透力都是極強的箭矢攻勢，所以他不會再讓對方將他當做靶子來射了。

不過李洛的反應也是極快，抬手間射出的水光彈陡然間爆發出刺目強光，令得都澤北軒攻勢微微凝滯了一瞬，而其身影，則是藉此飄身而退，落在了溪流之中，腳下有水相之力湧動，踏水滑行。

雙手閃電般的拉弓，又是一道流光箭矢直指都澤北軒。

這一套動作，倒是行雲流水般，讓人有種賞心悅目之感。

都澤北軒有些惱怒，這李洛實在是太過的滑溜，明明只是相師境第一段下重白種境的實力，卻憑藉著那古怪的流光箭矢以及反彈水鏡，爆發刺目強光的水光彈，硬生生的將戰鬥拖到現在。

「我看你能射多少次！」

都澤北軒咬牙道，這李洛畢竟只是下重白種境，相力不及他雄厚，時間拖延下去，只要出現破綻，他就能夠直接結束戰鬥。

於是兩人的戰鬥，從地面上戰到了溪流中，李洛藉助溪流滑水而行，拉開距離，不斷的以流光箭矢攻擊，而都澤北軒則是在溪流一側急速追趕，在抵禦著李洛的箭矢攻勢時，也是在蓄勢待發。

在此處不遠的一座山峰上，沈金霄負手而立，他神色淡漠的望著溪流間發生的激戰，這李洛的持久性，倒是比他想像的要好不少。

不過，到現在為止，李洛並沒有展現出太過讓人驚豔的潛力，這倒是讓得他放心了不少。

一個只能算作中等偏上的學員，即便他是洛嵐府少府主，應該也不足以讓得其他紫輝導師來拂他的顏面。

「李洛，等你發現最終只能勉強找一個金輝導師的時候，你會明白我賞給你的這道紫輝符印有多麼難得的...」

而只要李洛落在他的手中，未來他終歸有辦法以他為餌，讓得姜青娥對他妥協。

他的臉龐上泛起淡淡的笑意，眼神中，卻是透著一股灼熱。

「青娥，你逃不出我的掌心的。」

第一百二十九章萬樹之縛與重水術

「雙相...」

都澤北軒望著李洛身軀上升騰的兩種相力，那眼中的情緒變得極為的複雜，震撼，驚怒，嫉妒...

對於李洛，他一直都是抱著俯視的心態，畢竟前者雖然與他一般，都是大府中的少府主，但李洛一直生活在那小小的天蜀郡中，而且以往還是空相，這在都澤北軒的認知中，這就是一個平庸之人。

即便後來李洛突然崛起，奪得了天蜀郡大考第一，但都澤北軒依舊沒有太將其放在眼中，畢竟天蜀郡在大夏百郡中實力一般，就算奪得第一又能如何？

他自身懷有下八品相，不論是天賦還是潛力，都遠遠的超過李洛，所以在與李洛比較時，都澤北軒懷有極強的優越感。

李洛的父母的確很厲害，這一點就連都澤北軒也不得不承認，因為那是事實，他的父親被李太玄打敗十八次的事，在這大夏國雖然不是人盡皆知，但也不算什麼隱秘。

可在都澤北軒看來，這些都沒關係，那是上一輩的事情，而到了他這裡，他只要將這李洛死死的壓制住，讓得外人明白，李洛父母厲害，那是他們的事。

他這都澤府的少府主，足以將洛嵐府的少府主全面碾壓。

而此前一切，也完全都如同他所預料一般，直到眼前李洛的雙相顯露...這種罕見的雙相，給都澤北軒帶來了壓力。

「我不信！」

最終，都澤北軒一聲厲喝，他體內相力激湧，手中重戟力量爆發，將那纏住槍身的綠蟒樹枝陡然震碎，就要再度對李洛發動攻擊。

不過這一次，李洛卻比他更快出手。

「虎將術，萬樹之縛！」

伴隨著李洛低喝聲響起，只見得這片密林中，有諸多大樹震動起來，其上有綠光流轉，緊接著，破風聲響起，一條條巨蟒樹幹迅速的對著都澤北軒所在纏繞而來。

都澤北軒怒吼出聲，手中重戟橫掃，化為道道戟影，自身的相力與力量也是在此時毫無保留的爆發。

戟鋒掠過，將那些纏繞而來的巨蟒樹幹盡數的斬斷。

不過隨著這番接觸，都澤北軒發現這些覆蓋在樹枝蔓藤上面的相力，並沒有他想像的那麼雄厚，這說明李洛這一道木相，品階應該不算太高。

這發現，倒是讓得都澤北軒稍微的鬆了一口氣。

「李洛，想要靠這些來束縛住我，恐怕你想的太簡單了！」都澤北軒冷笑，攻勢凌厲，不斷的斬斷攻來的樹枝蔓藤，並且開始一步步的逼近李洛。

李洛望著這一幕，倒是並不意外，他的木土相眼下還只是四品，所以以此催動而出的虎將術，威力的確是很難真的對都澤北軒造成威脅。

但是，這還只是開始。

李洛雙手合攏，體內水相之力陡然運轉，最終有低喝聲響起：「虎將術，重水術！」

水相之力爆發而起，竟是化為了一滴滴深藍色的液體，這些液體飛灑而出，落在了那些飛舞的樹枝蔓藤之上。

噼啦！

閃爍著綠，藍兩種光輝的樹枝蔓藤狠狠的抽向都澤北軒，而後者也是立即全力迎上，重戟與蔓藤撞擊。

不過這一次的撞擊，讓得都澤北軒陡然變了臉色，因為他發現他的戟鋒竟然未能穿透蔓藤，反而那蔓藤上面湧動的力量比起之前，變得沉重堅硬了許多。

滴答。

蔓藤上，有水滴滴落下來，水滴落在重戟上，頓時引得重戟變重了許多。

「是重水術？」

都澤北軒面色難看，這李洛將重水術與萬樹之縛融合在了一起，這就導致這萬樹之縛的攻擊變得極其的沉重，那種感覺，就仿佛是鞭子沾滿了水一般，抽起人來，那力度與痛苦都是大大的增加。

噼啦！

在都澤北軒驚疑間，身後又是有蔓藤帶著沉重的風聲呼嘯而來，這一次他躲避不及，被狠狠的抽在了肩膀上。

頓時衣衫破碎，皮開肉綻，鮮血橫流。

都澤北軒憤怒不已，咆哮間相力爆發，重戟揮舞得密不透風，將自身護住。

砰！砰！砰！

而一道道樹藤則是如同巨蟒鞭子般，不斷的狠狠甩下，在這種密集的攻勢下，即便都澤北軒防禦固若金湯，但也在漸漸的被撕裂出一道道的破綻。

李洛笑眯眯的望著宛如困獸猶鬥般的都澤北軒，然後伸手摺下一些樹枝，用弓背將它們削成了一支支的木箭。

他拉弓張弦，搭上木箭，然後猛的射出。

木箭自那破綻中鑽進，噗嗤一聲，插在了都澤北軒身上。

這木箭的殺傷力其實很一般，不過入肉半指，難以造成實質性的傷害，但是...侮辱性極強。

而李洛也不進入戰場，就站在外面，一支支木箭的射出去，咻咻咻的，不一會，真的將都澤北軒射成了一個刺蝟。

而場中的都澤北軒也被氣炸了，這些木箭並沒有帶來太大的痛苦，但那羞辱性讓他眼睛都紅了。

「李洛，你個鼠輩，不敢站在我的面前，跟我正面相鬥嗎？！」他咆哮道。

同時他的心中，漸漸的開始湧上一些恐慌，因為伴隨著那沾染著重水的樹藤不斷攻擊，他自身的相力開始在急速的消耗。

短短片刻間，他已是感覺到自身開始在變得虛弱。

這再加上李洛還在不斷的騷擾，他的局面已經很不妙了。

他憤怒的咆哮，口出汙言，想要逼得李洛與他近身相鬥，那樣他才有一絲翻盤機會，但偏偏這李洛過於猥瑣，反而在他的罵聲中，射箭的頻率更快了。

太賤了！

砰！

最終，都澤北軒腳一軟，數道樹藤纏繞而來，直接是將其手中的重戟擊飛，同時樹藤飛快的疊了上來，將他雙手雙腳都是捆縛了起來。

短短數息，就只剩下一個腦袋在外面。

都澤北軒憤怒的掙扎，卻是絕望的發現他根本無法掙脫這些沾染了重水術的樹藤。

而此時，李洛撿起重戟，來到都澤北軒的面前，手中重戟指著他的臉龐，沉聲道：「我來了。」

「來吧，讓我們堂堂正正的打一場吧！」

都澤北軒目眶欲裂，欲要咆哮怒罵，可一根樹藤直接鑽了過來，塞進嘴巴中，頓時聲音變得嗚嗚起來。

李洛見狀，失望的搖搖頭。

「都澤府少府主與洛嵐府少府主的第一場戰鬥，以都澤北軒不敢應戰而結束。」

都澤北軒怒極攻心，然後直接當場氣暈了過去。

瞧得都澤北軒昏迷過去，李洛也是鬆了一口氣，旋即他的面龐急速的變得蒼白起來，周圍的樹藤迅速的縮回散去。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喘了幾口氣。

如果這都澤北軒再熬下去，他還真是有點撐不住了，四品木相，果然還是低了一些，提供的木相之力過於的淺薄。

不過好在，總算是支撐了下來。

而在李洛坐在地上喘氣的時候，他神色忽的一動，抬起頭，然後就見到在那前方，沈金霄的身影，緩緩的浮現出來。

此時的後者，也是面帶異色的在盯著他。

「喲，沈師，您又來了啊？」

李洛望著現身的沈金霄，露出笑容，溫和的問道：「吃飯了嗎？」

沈金霄面帶異色的盯著李洛，緩緩道：「李洛，真沒想到，你竟然還藏了一個雙相...我真是小瞧了你。」

李洛笑道：「人在江湖漂，哪能不留點壓箱底的東西？」

沈金霄點點頭，道：「不愧是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

「沈師，接下來你又打算搞點什麼？」李洛問道。

沈金霄微微沉默，那眼眸深處，甚至掠過一抹細微的殺機，但最終他還是壓制了下來，因為他就算是紫輝導師，也不可能破壞聖玄星學府的規矩，那樣一來，沒有地方能容得下他，即便他是一名封侯境強者。

「如果你不繼續搞事的話...那就該我了吧？」李洛衝著沈金霄露出笑容。

沈金霄沒有說話，只是雙目虛眯，眼神淡淡的注視著李洛。

李洛坐在地上，仰頭望著天空，深吸一口氣，咆哮聲如雷。

「其他四位紫輝導師，我李洛現在有沒有資格讓你們不用在意沈師的顏面啊？！」

他的咆哮聲，在山林間迴蕩，帶來了一片寂靜。

只不過，這種寂靜，僅僅持續了數息，下一瞬，這片天空突然震蕩起來，有四道紫輝光柱猛然間從天而降。

轟轟轟！

四道紫輝光柱降落在李洛的四方，光柱之中，皆是有一枚紫色符印在懸浮，散發著耀眼的光澤。

這一幕，壯觀至極。

顯然，另外四位一直在暗中關注的四位紫輝導師，都是在這一刻，不再顧忌沈金霄的顏面，直接對著李洛拋出了他們的橄欖枝。

（今天一更。）

第一百二十七章鐵血虞浪

而當李洛與都澤北軒鬥得激烈的時候，在這片山林外圍的某處。

此處密林空地中，一片狼藉，一半的地面瀰漫著冰霜，而另外一半地面，則是草葉盡數的枯黃下來，生機斷絕。

狼藉空地中央處。

兩道人影對峙。

呂清兒低頭望著自己那修長纖細的雙手，此時上面有碧綠的毒氣在蔓延，那些毒氣迅速的對著她的體內侵蝕而去，化解著其體內的相力，同時造成傷勢。

不過對於這一幕，她並沒有什麼變色驚慌，因為這都是在意料之中。

她不在意的抬起俏臉，望著對面的王鶴鳩，此時的後者，眉頭微微皺著，因為在他的雙臂上，有冰霜在凝結，幾乎是將他雙臂凍結起來。

在這種凍結下，王鶴鳩短時間內同樣是被限制住了。

「清兒同學，何必如此？」王鶴鳩淡淡的道。

「你這寒冰封印的確很霸道，但只能限制我一段時間，可你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被我的毒相之力所侵蝕，所以最終來說，顯然是你更為的吃虧。」

呂清兒清麗的容顏平靜不見波瀾：「限制你這段時間就足夠了。」

王鶴鳩深深的看了呂清兒一眼，道：「值得？」

「雖說學府會幫你化解毒氣，但被我的毒氣所侵染，即便是清除過程中，你也會受到極大的痛苦，而你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就只是為了延緩我一些時間？」

呂清兒淡聲道：「我樂意。」

王鶴鳩看著呂清兒的眼神中，微微有些變化，旋即笑道：「清兒同學，我對你的興趣，突然變得更加的強烈一些了。」

「你就真的不考慮，和我接觸一下嗎？」

「我覺得，不論是家世還是自身天賦，潛力，我都比李洛更強一分。」

呂清兒眸光清淡的掃了一眼王鶴鳩，然後在他有些期待的眼神中說道：「可是你又沒李洛長得好看。」

王鶴鳩神色頓時僵硬下來。

不是吧？這麼膚淺的嗎？！

...

啊！

悽厲的慘叫聲響起，虞浪的身體如滾地葫蘆般在地上滾了十幾米，旋即他鼻青臉腫的爬起來，又要開跑。

不過風聲於身後響起，一道勁風直接擊中其後背，將他擊飛數米。

「把玉佩還給我！」

白豆豆冰冷的聲音於後方響起。

虞浪此時已是有些精疲力竭，但他還是抓住玉佩，大吼道：「不給，你有種就打死我！」

白豆豆怒極，直接走上前去，拳腳揮動，一頓暴錘。

「啊！殺人了！」虞浪護住腦袋，放聲尖叫。

「你這無賴！」白豆豆氣得臉都有些紅，她還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皮的人，當即下手也是漸漸的加重。

噗嗤！

虞浪突然一口鮮血噴出，緊接著渾身都開始有著大量的鮮血流淌出來，將身下的地面都染紅了。

白豆豆一驚，連忙停了手，雖然她加了幾分力氣，但不至於打成這樣吧？

「你，你沒事吧？」白豆豆皺眉，用槍柄捅了捅地上鮮血直流的虞浪。

虞浪身體紋絲不動，如同死魚一般。

白豆豆彎下身子，想要查看一下這傢伙的呼吸。

不過她剛剛彎身，那如死魚般的虞浪陡然間撲來，如同八爪魚一般纏住了白豆豆的身體，兩人失去平衡，在地面上滾動。

轟！

狂暴的青色相力猛然間自白豆豆體內爆發，宛如颶風橫掃，直接將虞浪震飛，撞在了一塊大石上面，這次他面色一白，嘴角有一抹殷紅血跡流淌下來。

他趴在地上，感覺身體仿佛都是散架了一般。

而前方，白豆豆臉色鐵青，她望著衣衫上沾染的血跡，噁心得不行，她是真沒想到這虞浪這麼無恥。

「我殺了你！」

白豆豆怒極，手中槍芒一掃，閃電般的對著虞浪刺去。

虞浪淚流滿面的道：「你殺吧，雖然我家裡還有八十歲老母，嗷嗷待哺的十個弟弟妹妹，但我不怕死。」

槍芒停在虞浪眉心處，白豆豆冷笑道：「你八十歲老母還能生這麼多，也是真的厲害啊。」

她冷哼一聲，槍桿重重的拍在了虞浪抓住玉佩的手腕上，後者慘叫一聲，玉佩被他丟了出來。

白豆豆一把抓住玉佩，小心翼翼的搽拭了一下，這才重新掛在了腰間。

「我警告你，敢去招惹我妹妹，我把你剁了餵狗。」她冷冷的瞥了地上連動彈力氣都沒有的虞浪，道。

說完，便是轉身就走。

啪！

不過她剛動，卻是感覺一隻手掌抓住了她的腳裸處，只見得虞浪用出最後的力氣，衝著她咧嘴一笑，滿嘴的血跡：「喂，誰允許你走了？」

白豆豆轉頭，她望著那遍體鱗傷，滿身鮮血，但還在試圖把她纏在這裡的虞浪，一時間有種莫名的心悸感。

眼前這個人，無恥又無賴，但這股韌性，卻是讓人有點心驚。

「你叫什麼名字？」她問道。

「虞浪。」

白豆豆淡淡的道：「虞浪，你這種行為其實很愚蠢，如果是在學府外面，我可能會真的直接殺了你。」

「明明實力跟我差距這麼多，還要一次次的挑戰我的耐性，你以為你很聰明？」

「你這麼做，是為了那個李洛？他值得你這樣？人家是洛嵐府少府主，你當別人是朋友，別人說不定只是把你當一個可有可無的小弟而已。」

虞浪沉默了一下，咧嘴一笑，露出染著血跡的牙齒：「小娘們，你懂個屁，真以為我所見的所遇的，會比你這世家貴女少嗎？」

「當年我爹娘費盡家財，將我送進了南風學府，老子初進學府時，什麼都不懂，學什麼都不會，導師教的相術也不會，他媽的是李洛一把手一把手的教老子把第一道相術學會，才讓我有了在學府中繼續待下去的勇氣！」

「雖然他當時可能只是一時興起，但老子就記得這個情，老子就是認他這個朋友！」

「至於他怎麼想，關老子屁事？！」

「所以，白豆豆，你今天敢走出這裡，老子...」

虞浪眼睛一瞪，厲聲道：「老子就死給你看！」

白豆豆：「......」

這人是神經病吧，你死不死關我什麼事情？

「滾。」

白豆豆反身一腳將虞浪踢開，不過那力量卻是變成了巧勁，免得真的一腳踢死了過去。

虞浪被踢開，又掙扎著身體要去抓白豆豆的腳，同時叫囂道：「白豆豆，你這個女魔頭，你要記得，你剛進聖玄星學府，就害死了一個無辜的同學！」

「我就算死，也要變成孤魂野鬼纏著你。」

「閉嘴！」

白豆豆惱怒的道，旋即她走開幾步，在那一旁的青石上坐了下來，冷聲道：「現在去還有個屁用，那李洛早就被人收拾掉了。」

「那可不一定。」

虞浪咧嘴一笑，道：「反正我算是盡力了，把你這新生排名第三給纏了下來，嘿嘿，往後應該也算是一段佳話了。」

「換做其他人，你現在恐怕身上連骨頭都沒幾根是好的了。」白豆豆冷笑道。

「你裝什麼天真善良？你以為我現在身上骨頭就好了？」虞浪憤怒道。

這個白豆豆，明明有著那麼可愛漂亮的妹妹，為什麼她不僅長得只能算清秀，而且還這麼的兇殘！

白豆豆撇開頭，懶得理會他。

那邊的虞浪還在嘀嘀咕咕，不過片刻後，白豆豆突然感覺安靜了許多，轉過頭去，就見到那虞浪倒在血泊中，已是昏迷了過去。

她微微沉默，冷哼一聲。

「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

第一百三十章擇師

四道紫色光輝落在李洛四周的這一幕，也被投影到了新生殿的光幕上面，令得在場許多人神色都是變得有些複雜。

顯然，李洛顯露出來的雙相天賦與潛力，讓得此次擇師賽中另外四位紫輝導師，都是動了心。

這種動心，壓過了對沈金霄這位封侯境強者的顏面。

所以他們直接落下符印，選擇了李洛。

李洛只要從中挑選出一枚符印，那麼就可以順利的成為那位紫輝導師的弟子。

而諸多聖玄星學府的老學員，倒是沒有那些各方大人物的諸多心思，他們只是感嘆的望著這一幕。

畢竟能夠引發諸位紫輝導師爭搶，這就已經說明了李洛的優秀與潛力。

真是讓人羨慕而熱血沸騰的一幕啊。

「哇，這李洛有點本事啊，竟然能夠翻盤，引來紫輝導師的爭搶。」看臺最高處，小皇帝驚訝的說道。

他眼睛亮晶晶的望著光幕中李洛的身影，此前後者與都澤北軒的戰鬥，還算是僵持，可誰能想到最後會有這種反轉。

長公主也是饒有興致的看著，旋即衝著素心副院長笑道：「副院長覺得他會選擇哪一位紫輝導師？」

素心副院長輕笑道：「這我哪能猜得著。」

「其實從先前李洛施展的萬樹之縛來看，我猜測他這第二相應該品階不算太高，所以他這兩相綜合起來算的話，可能是比下八品強，上八品弱。」

「四位紫輝導師會動心，主要還是因為雙相的確太少見了吧。」

長公主頷首，道：「雙相的確罕見，畢竟不管如何，這都是雙相之力啊，這種力量，一般是封侯境強者才能觸及的領域，李洛能夠在封侯境之前就觸及，即便只是掌握皮毛，這也是相當大的優勢。」

「這甚至未來對他衝擊封侯境，都會有著一些助力。」

話音落下，她頓了頓，補充道：「不過這李洛，性格還真是有點...特別。」

她想起這傢伙躲在外面用木箭把都澤北軒射成刺蝟的一幕，也是忍不住的紅唇微翹，這李洛跟姜青娥，當真是兩個極端。

姜青娥是堂堂正正，以恢弘之勢將對手碾壓，令得其心服口服，而李洛這裡，就完全省略了這一點，能動口儘量不動手。

我不要你心服口服，我只要氣死你就行了。

真是個...奇葩啊。

...

而在那新生殿中各方大人物驚嘆間，李洛同樣是在望著落在周身的四道光柱中的紫輝符印，然後他再看看前方面無表情的沈金霄，嘴角的笑容，漸漸的變得放肆與燦爛起來。

「沈師，看來我李洛，還是有一點價值的呢...」

沈金霄神色淡漠，未曾理會李洛話語間的挑釁，因為他明白，當李洛展現出雙相時，他對李洛的針對就失去了效果。

如果李洛只是一個勉強算作優秀的學員，那麼除了那個女人外，其他三位紫輝導師必然是不會為了李洛掃了他的顏面，畢竟不管如何，大家互為封侯境，又都共事於聖玄星學府中，都會給對方一些客氣與面子。

可最終，李洛不是普通學員，他展現出了罕見的雙相。

那麼這樣一來，他沈金霄的面子，就有些落下風了。

雙相的罕見程度，並不比九品相高多少，如果能夠將李洛收入門下，未來門下出一位封侯境強者的概率也會大許多。

這一場針對，算是他失手了。

所以，當四道紫色符印出現時，他就按下了所有的心思，只是淡漠的冷眼旁觀。

李洛也沒有再去過多的挑釁，而是將目光轉向周身的四道紫色符印，一時間開始有些犯難起來。

這突然間為他轉身的導師太多了，搞得他有點難以選擇了。

「四位導師，這樣的情況，我該怎麼選擇呢？」李洛尷尬的問道。

他知道紫色符印所代表的四位紫輝導師，一定在關注著這裡。

四道紫色符印安靜了數息，旋即有一道平靜的女子聲音響起：「我叫郗嬋，這裡四位紫輝導師其實都是很好的選擇，只不過我這裡的優勢是，我不會給沈金霄任何一點面子，此前即便你未曾顯露雙相時，我也在關注你，只不過說實話，如果你輸給了都澤北軒，那我不會選你，倒不是因為礙於沈金霄的顏面，只是覺得你沒這個資格。」

其他三枚紫色符印沒有聲音傳出，雖然李洛的雙相很罕見，但他們身為封侯境強者自然也是有著傲氣與矜持，不會真的如同潑婦罵街般的去爭吵，爭奪。

眼下既然有人開了口，那他們就靜待結果便是，而且郗嬋所說，也的確沒有什麼假話。

她與沈金霄的確算是有些恩怨。

李洛聽到這位名為郗嬋的女導師所言，微微思索一下，最後也沒有什麼猶豫，只是對著另外三枚紫色符印恭聲道：「多謝三位導師對李洛的看重。」

那三枚紫色符印聞言，也就知曉了李洛的選擇，他們都沒有說話，只是符印一震，紫色光柱散去，符印也是憑空的消失而去。

李洛看向那最後一枚紫色符印，面色鄭重的起身，然後雙手交合，對著符印恭恭敬敬的彎身一拜，行了一個拜師禮。

「學生李洛，拜見老師。」

這是徹底決定了此後他在聖玄星學府之中的老師了。

而這個關係，將會持續到李洛踏入三星院或者四星院。

紫色符印散發著光暈，也未曾說話，只是輕輕的落下，落在了李洛的雙掌之中。

「沈金霄，沒事的話，你就可以走了。」紫色符印中，有淡淡的聲音傳出。

沈金霄淡笑一聲，也沒有說什麼，袖袍一揮，相力湧動，捲起昏迷的都澤北軒，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隨著沈金霄消失後，這裡也就變得安靜了下來，那位郗嬋也沒有再說話，李洛這才直起身子。

他望著手中的紫色符印，符印中央，銘刻著一個纖細的「郗」字。

「郗嬋麼...」

李洛笑了笑，有了一個紫輝導師，突然間底氣就足了許多呢，看來以後得把這位老師給伺候好了。

他收起紫輝符印，然後就盤坐下去，繼續休息，因為隨著符印的到手，他這一次的擇師賽已經算是結束，接下來就等待著被召喚出場便是。

「也不知道清兒，虞浪，趙闊他們現在是什麼結果了...」

第一百二十八章雙相顯露

譁啦啦！

溪水流淌，本是寧靜祥和的一幕，可卻因為兩人的激戰被盡數的破壞。

李洛滑水而行，手中藍銀色的大弓上，一道道流光箭矢不斷的射出，將那急追而來的都澤北軒逼得難以靠近。

不過，隨著這種時間的推移，李洛卻開始感覺到一些不對勁，因為對方太過的安靜，一直都只是在被動的防守。

這顯然不合常理，除非對方是在醞釀著更為可怕的反擊。

而就在李洛心中掠過這般想法的時候，那後方的都澤北軒突然低吼出聲，這一瞬，李洛察覺到後者的氣勢猛然間攀升了起來。

「鯤臨！」

一道低沉的聲音，隨之響起。

咻！

流光箭矢暴射而至，不過這一次，讓得李洛眼神一凝的是，這一箭，竟然射空了！

都澤北軒的身影也是消失在了原地。

砰！

刺耳的破風聲，突然於側方傳來，一柄重戟如怒龍咆哮，裹挾著極為驚人的力量咆哮而至，兇狠的鎖定李洛要害。

這般迅猛攻勢，也是讓得李洛一驚，手中大弓一擋，刀刃所形成的弓背與那重戟相撞。

鐺！

這一次的撞擊，直接是讓得李洛氣血震蕩，雙臂都是傳來了刺痛，身影更是倒射而出。

「他的力量，速度，防禦再次增幅了？」

李洛被震落在岸邊上，神色微微動容，這一次都澤北軒的整體能力，再度得到了一次提升，極為的兇悍。

而在他心中驚疑間，一道身影疾射而至，那等速度，將溪流都是一分為二，暫時的截斷。

又是凌厲的槍芒如寒光般點至。

李洛連忙迎擊，但是僅僅數次的碰撞，他就感覺到難以承受，最後整個人都是倒飛出去，撞進了一片密林之中。

都澤北軒的身影閃現而出，他拖著重戟，此時的他，氣勢凌厲，相力於身軀表面沸騰著，舉手投足間，都是散發著兇悍之感。

他眼神冰冷的注視著密林中，然後拖著重戟漫步走進。

「李洛，花裡胡哨的耍了半天猴戲，差不多也該結束了吧？跟你玩玩而已，真以為你這下重白種境，能與我這上重花種境鬥嗎？」

「我的相性品階比你高，相力等級比你強，跟我鬥，你憑什麼？」

淡淡的聲音中，都澤北軒走進密林，眼神陰冷如蛇般的盯著站在一顆大樹之下的李洛，道：「老鼠不跑了？」

重戟緩緩的抬起，指向了李洛，都澤北軒渾身的相力在此時愈發的沸騰波動起來。

「那就結束了吧。」

李洛揉了揉酸麻的手臂，對著都澤北軒笑道：「你以為你這麼慢慢的走進來，嘴上還說著這些話，顯得整個人很有逼格是不是？」

「其實在我看來，這很蠢。」

「因為這些時間，我差點連棺材都幫你打造好了。」

都澤北軒神色淡漠的道：「這個時候了，還要裝腔作勢嗎？」

他腳掌猛然一跺，手持重戟暴射而出，戟鋒裹挾沸騰相力，直指李洛，就要將這場戰鬥終結。

而面對著都澤北軒這等凌厲攻勢，李洛卻是立於原地，紋絲不動。

戟鋒在其眼瞳中急速的放大。

就在那戟鋒距離李洛面門不過短短尺許距離時，異變突生，只見得李洛身後的大樹突然震動起來，一根閃爍著綠光的粗壯樹枝如綠蟒般呼嘯而下，直接是纏繞在了重戟槍身之上，令得重戟再也難以寸進。

「木相之術？」

「誰在插手我們之間的戰鬥？」突然間的變故，讓得都澤北軒一驚，旋即厲聲道。

李洛笑道：「這裡除了我們，還有別人嗎？」

都澤北軒瞳孔微縮，盯著李洛，譏諷道：「你什麼意思？你想告訴我，這木相之術是你催動的？你在說什麼蠢話，你明明是水相，根本無法催動木相之術！」

李洛輕聲一笑，道：「你先前不是問我，憑什麼跟你鬥麼？那麼現在，我就給你看一個大寶貝吧。」

他雙手合攏，下一刻，體內的兩座相宮在此時同時的震蕩起來，兩股不同屬性的相力自其中呼嘯而出，最後於李洛的身體表面，緩緩的升起。

藍色相力，宛如水波。

碧綠色的相力，充斥著勃勃生機。

兩種屬性的相力在李洛的身體表面交匯湧動，涇渭分明的同時，卻是沒有出現任何的彼此抗拒。

望著李洛身體表面上湧動的兩股相力，都澤北軒的瞳孔在漸漸的放大。

與此同時，李洛那幽幽的聲音，似遠似近的傳來。

「水相，我有。」

「木相，我也有。」

「不好意思，你沒看錯，我就是那傳說中的...雙相宮！」

...

譁！

當李洛身軀上升騰起兩道屬性不同的相力時，不僅都澤北軒被震撼得失神，就連那新生殿中，都是爆發出了沸騰的譁然聲。

諸多大人物都是忍不住的站起身來，望著那光幕中的少年。

竟然是雙相？！

這李洛難道在突破到相師境時，撞見了那千載難逢的機遇，直接開闢出了第二相宮？！

這是何等的罕見？！

雖說在場的人都知道，在境界突破時，體內有極低的概率會出現第二相宮，但那種可能實在是太低了，其罕見性並不會比姜青娥的九品光明相低多少！

然而現在，他們親眼見到了一次奇蹟的出現！

先不提那李洛第二道相品階如何，光是這第二相的出現，就足以讓得他從此變得不一樣起來。

因為他將會具備著常人難有的一種優勢，那就是提前接觸到唯有封侯境強者才能夠觸及的雙相之力！

雖然以他的能力，這種掌握或許只是雙相之力的皮毛，但這依舊會給他帶來極大的好處。

諸多大人物神色複雜，心潮翻湧，以往在得知這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平庸的時候，他們未必沒有一些慶幸，畢竟那兩位太過的耀眼，而且家裡已經有一位九品光明相的姜青娥，這李洛平凡一些，也能讓人舒服一點。

可眼下這一幕讓得他們明白，他們高興得還是早了點。

李洛的確沒有高品相，但他這罕見的雙相一出現，就足以彌補這些差距了。

「水相？木相？！他竟然擁有著雙相？」在那看臺上，都澤紅蓮原本帶著笑容的俏臉上，此時笑容已是一點點的僵硬，眼中滿是震驚與不可思議。

「怎麼可能！」

都澤紅蓮有些憤怒，這洛嵐府就這麼有氣數嗎？來了一個九品光明相的姜青娥還不知足，眼下竟然又出現了一個雙相宮的少府主？！

「哇，雙相宮，這也太厲害了吧！」

顏靈卿也是在此時驚呼出聲，旋即她忍不住的流露歡喜之意，抱住一旁的姜青娥，道：「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所以才這麼穩坐釣魚臺！」

姜青娥輕輕一笑，聲音中帶著一些驕傲的道：「他可是師父師娘的血脈呢，怎麼可能會真的普通？」

最高處的看臺上。

一直在靜靜觀看著比賽的素心副院長，一直波瀾不驚的臉頰上，也終於是在此時出現了一些驚異之色。

「雙相宮...真是罕見啊。」她輕笑道。

一旁的長公主也是頷首，眼中帶著一些驚嘆之意的道：「恭喜副院長，聖玄星學府未來恐怕又要出一位難得的天才了。」

素心副院長微笑道：「雙相宮的確罕見，但並非是擁有這等天賦，就能夠保證未來的成就，一切，還是得看其自身的性格與造化。」

「不過...也算是可造之材了，這般驕子，聖玄星學府也會給予他一些重視與關注的。」

長公主聞言，明白李洛展露的雙相還是讓聖玄星學府起了愛才之心，而光是素心副院長的這一句話，未來就能夠為李洛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煩與覬覦。

她狹長的丹鳳眼望著光幕中那渾身升騰著兩種相力，同時顯得面龐異常俊朗帥氣的少年，眸光流動。

這洛嵐府雖然損失了兩位封侯境強者，可他們所留下的血脈與弟子，卻在漸漸的顯露出他們的光芒。

假以時日，或許他們真的會將搖搖欲墜的洛嵐府撐起，令得它綻放出曾經的耀眼光芒。

第一百三十一章各人際遇

當李洛擇師結束的同一時刻，在這片山林的某處。

呂清兒雪白肌膚上，已是有毒斑在浮現，那些毒氣在她的體內肆虐，造成了極大的痛苦，但她卻只是貝齒輕咬紅唇，未曾發出絲毫的聲音。

在她的對面，王鶴鳩那被冰封的雙手，則是在其自身的相力不斷衝擊下，開始出現消融。

「清兒同學，看來這就是你那寒冰封印的極限了，你這招還真是厲害，如果你相力能夠再雄厚一些的話，我今日還真是會被你封印住。」王鶴鳩笑道。

「不過你還是成功的拖延住了我，只是，你覺得拖住了我，那李洛就真的能夠擋得住其他人圍剿嗎？」

呂清兒未曾理會他的話語，因為她的意識在此時開始變得模糊。

不過就當她意識將要陷入黑暗時，突然間有紫光從天而降，只見得兩道紫輝光柱落下，出現在了呂清兒與王鶴鳩的面前。

光輝中，有兩枚紫色符印。

一枚紫色符印懸浮在呂清兒頭頂，紫輝降落下來，在這紫輝照耀下，呂清兒身上的毒斑在迅速的消解，一縷縷碧綠之氣，自其頭頂升騰而起，隨之散去。

王鶴鳩望著面前的紫色符印，彎身一禮，伸手將其接了過來。

不過對於獲得紫色符印，他並不感到意外，畢竟以他的天賦與潛力，不愁沒有紫輝導師看上他。

只是呂清兒對此，倒是顯得有些詫異，畢竟她與王鶴鳩的這場戰鬥，嚴格來說她完全不是對方的對手，只是憑藉著特殊寒冰封印，這才暫時的限制了對方。

雖然心中驚訝，但呂清兒更多還是欣喜，她接過紫輝符印，輕聲道：「多謝老師。」

...

在那一片狼藉的小森林中。

趙闊，宗賦四人躺在地上，動都不想動彈，之前他們被白豆豆揍了一頓，此時身體都還感覺到陣陣刺痛。

「也不知道虞浪有沒有被打死。」趙闊突然感嘆一聲，有些同情的說道。

不過他們也都知道，打死是不可能的，畢竟擇師賽中還有導師時刻在監督，一般不會出現真的死人情況。

但那苦頭嘛...怕是不會少吃，那個白豆豆，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燈，而虞浪那個貨又是特別討打的類型，這撞在白豆豆手裡，真是會被錘死一個少一個。

而在他們說話間，突然有著金光於半空中出現，然後急速的落下。

趙闊仰頭望著那些落下的金光，道：「我是不是被打到出現幻覺了？我好像看見有金符砸過來。」

其他三人也是躺在地上望著天空，他們保持著沉默，不過沉默僅僅持續了數秒，下一刻他們再顧不得身上的疼痛，猛的彈跳而去，瘋一樣的抓向那墜落而下的金光。

四人一通亂搶，最後人手拿著一枚金色的符印，滿臉的狂喜。

「我們這是被賞賜下金符了？」趙闊激動的道。

宗賦用力的點頭，道：「真的是金符，難道我們之前的表現獲得了監督導師的認可？！」

其他人都是欣喜若狂，以他們的能力，想要競爭到金符其實還是有一些難度的，特別是趙闊，他的實力與天賦是眾人中最低，所以最開始他的目標就是混一個銀輝導師就行了，結果眼下，竟然得到了金符？

這顯然是大大的出乎了意料。

所以四人抓住金符，皆是興奮激動。

這頓打，真的是沒白挨！

...

而在小森林的遠處。

白豆豆突然有所感應的抬起頭，一枚紫光落下，懸浮在了她的面前，她伸手將紫光中的符印取出來，臉頰上也是有著一抹歡喜浮現出來。

「多謝老師。」她恭聲說道。

雖然她同樣對此不算意外，但總歸還是要拿到了符印，才會讓人顯得踏實。

她將紫色符印打開，只見得上面銘刻著一個「彌」字。

「是彌爾導師？」對於這位紫輝導師，白豆豆自然是有所了解，而且這一位導師也是她最想要的，因為對方同樣擁有著風相。

未來如果能夠在其指導下修行，必然能夠讓她的實力迅猛提升。

在白豆豆為得到紫輝符印歡喜時，她突然有些驚愕的見到，又是有著一道紫色光輝對著她所在的方向落了下來。

「這裡還有誰？」白豆豆愕然了數息，然後猛的將目光投向那地上昏迷的虞浪。

「難道是這傢伙？」

白豆豆感到有些不可思議，這個混蛋無恥又無賴，實力其實挺差的，就他，也能夠得到紫輝導師的青睞？

真是太荒唐了吧？！

在她震驚的目光中，紫輝光芒果然是落在了昏迷的虞浪身上，在那紫輝的照耀下，虞浪身軀上的傷勢在迅速的恢復，最後他有些茫然的睜開了眼睛。

第一眼，就看見了面前的紫色符印。

虞浪遲疑了三秒，下一瞬，他猛的起身，直接對著紫色符印撲了過去，將其狠狠的壓在身下，同時咆哮道：「這是我搶到的！這是我搶到的！」

他抬頭，警惕戒備的盯著白豆豆，再次重複：「這是我搶到的！」

白豆豆無語至極，道：「你在著急個什麼？它本來就是衝著你來的，沒人能搶走。」

虞浪一怔，有些難以置信的道：「衝著我來的？」

「我被紫輝導師看上了？」

白豆豆淡淡的道：「也有可能是哪位紫輝導師搞錯了吧。」

虞浪憤怒的道：「不行！既然來都來了，那就是我的，就算搞錯了，我也要賴上這位紫輝導師！他要對我負責！」

白豆豆忍不住的拍了拍額頭，這人的臉皮真是沒誰了。

虞浪取出壓住的紫色符印，然後先恭恭敬敬的行了拜師禮，道：「這位導師，我拜師禮都行了，這事情可改不了啊。」

做完這些，他這才取出符印，仔細看了看，問道：「這位彌導師是誰啊？」

白豆豆聞言，頓時一驚，失聲道：「什麼？你也是彌爾導師？！」

她兩步就出現在虞浪身旁，一把奪過他的紫色符印，果然是見到上面銘刻著一個彌字，然後她又是取出自己的符印，對比了一下，兩枚符印一模一樣。

白豆豆頓時面如死灰。

怎麼會這樣。

這個無恥的混蛋，竟然跟她是同一個導師？

「咦，你也是啊？這麼說以後我們是相同的導師啊？」虞浪湊過來看了一眼，頓時也有些驚訝的道。

白豆豆將紫色符印丟回給虞浪，腳步有些踉蹌的坐在一旁的石頭上。

這一時間，她簡直有了要退師的衝動。

虞浪小心翼翼的收起紫色符印，然後湊到白豆豆身旁，露出笑容的道：「白豆豆同學，聽說每位紫輝導師只會收三個學員，所以以後咱們還算是同伴了，還請你多多關照啊。」

「其實對於我的品格，相信在之前你已經有一些了解了，為了朋友，我是一個能夠兩肋插刀的人，我們以前可能有一些誤會，不過沒關係，以後我們有的是時間互相了解。」

「不過我在想，當你真正了解我的為人之後，不知道是不是有那麼一點可能，把白萌萌介紹...」

白豆豆揉了揉眉心，輕輕的道：「你再說一句話，我可能就會宰了你。」

虞浪瞬間安靜了，老老實實在一旁坐下來，然後取出懷中的紫色符印，不斷的撫摸，仔細的翻看，滿臉的喜悅。

白豆豆捂著臉頰，心中悲嘆一聲，難道以後，這個無恥囉唆的混蛋，就真的是她的同伴之一了嗎？

真是作孽。

第一百三十二章擇師結束

當擇師賽推進到這一步，其實已經距離結束不遠，所以就當李洛在原地等待了約莫一個小時左右後，他就見到有光圈出現在了他的腳下。

空間波動湧現出來，不待他有什麼反應，人影就消失在了原地，再度睜開眼時，已是身處新生大殿之中。

沸騰吵雜的聲音如魔音般的灌入耳中，但卻又讓人倍感親切。

所有的新生都是還處於激動之中，不斷的討論著此前所遇見的戰鬥。

素心副院長望著場中的新生，則是等待他們的情緒平復了一些後，方才溫和的開口道：「擇師賽到此結束，首先恭喜你們，從今天開始，你們就算是聖玄星學府真正的學員了。」

「在這裡，你們會變得更強，同時，也會知曉更多世界的真實。」

「獲得銀符，金符的學員，待會你們會取得一張銀輝導師，金輝導師的名單與資料，你們可以自由選擇導師，然後按照地點去導師那裡報導即可。」

「一般來說，銀輝導師每次收取的學員，人數在五十人左右，金輝導師收取二十人左右，若是你挑選的導師收取的學員名額已滿，那麼你就只能另選其他的導師了。」

說到此處，素心副院長聲音頓了頓，道：「另外在這裡恭喜十五位學員，取得了紫輝導師的認可，成為了他們的學員。」

隨著她的音落，只見得周圍的光幕上頓時有著文字浮現出來，正是此次得到紫輝符印的學員，在他們名字的前方，還有著對應的紫輝導師。

大殿內氣氛沸騰起來，所有的目光都是帶著豔羨的投來，然後仔細的看著那一個個脫穎而出的名字。

李洛也是在好奇的看著。

曹聖導師：秦逐鹿，呂清兒，殷月。

沈金霄導師：王鶴鳩，都澤北軒，戚蘿子。

郗嬋導師：李洛，辛符，白萌萌。

彌爾導師：白豆豆，邱落，虞浪。

楚子導師：伊粒沙，千葉，司秋穎。

這個名單一出，頓時引發熱議，諸多學員竊竊私語。

李洛瞧著自己名字所在的那一列，有些驚訝的發現，那個白萌萌竟然跟他是一個導師，而那個辛符他也有些印象，之前在虞浪的冊子上面見過，似乎是排名第七，擁有著特殊類的影相。

當然，最讓得李洛有些驚愕的，還是他見到了虞浪的名字。

「這傢伙怎麼做到的？」李洛在為虞浪驚喜的同時，也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他倒不是覺得虞浪不配，只是對此感到有些不可思議，畢竟單純從實力上面來說，虞浪跟名單上面的其他人比起來，的確是不在一個檔次。

而且虞浪的相性，也只是六品，這放在聖玄星學府數千新生中，只能說中等。

可這樣的他，卻是得到了一位紫輝導師的青睞，當真是讓人好奇這之間究竟是發生了什麼。

而在李洛疑惑間，虞浪也是在看著名單，旋即一聲怪叫，怒道：「臥槽李洛這混蛋，怎麼是跟白萌萌一隊的？！」

可惡啊可惡，到時候白萌萌習慣了李洛的顏值，他恐怕是半點機會都沒有了。

新生中的呂清兒在見到自己沒有與李洛在同一個導師門下，則是稍稍的有點鬱悶，特別是在她見到與李洛一個隊的白萌萌時，不由得柳眉輕蹙起來，貝齒輕咬著紅唇，感覺到一點危機。

那個白萌萌，可是很漂亮的，而且那我見猶憐的模樣，對於男性而言可是有很大殺傷力的。

而在呂清兒這裡有點鬱悶時，新生殿某處的秦逐鹿，則是在死死的盯著與他同隊的兩個名字。

呂清兒，殷月。

這一看就是兩個女同學啊。

秦逐鹿幽黑的面龐略微有點扭曲，這是什麼分配啊，為什麼會給他分配兩個女同學作為同伴啊？這以後修行與任務，豈不是都要和她們在一起？

這一刻，秦逐鹿感覺他可能是被針對了，於是，他只能在心中憤怒的咆哮道：「為什麼要挑釁我？！」

而新生中，司秋穎也是美目瞪大的望著李洛的名字，顯然對於李洛能夠被紫輝導師選中感覺有些驚愕。

「擇師賽中，李洛究竟做了什麼事？竟然能夠被郗嬋導師選中？」她驚訝的喃喃道。

新生殿沸騰聲不斷，所有人都在議論著這十五位拔得頭籌的學員，聲音中滿是羨慕。

「這五個小組，綜合實力看起來的話，還是沈金霄導師那一組最有實力，在此前那新生實力榜上，王鶴鳩排第二，都澤北軒排第四，那戚蘿子排名十五，綜合實力最強。」

「嗯，秦逐鹿雖然論起實力最強，但他所在的小組中，呂清兒與殷月排名都在十五名外，所以算是被拖了個後腿。」

「那個虞浪是誰？怎麼一點都沒聽說過？」

「楚子導師那一組也很強，伊粒沙排名第五，千葉第六，司秋穎第十三，感覺沒什麼短板啊。」

「......」

在大殿中新生沸騰的時候，顏靈卿也是看見了李洛的分屬，當即笑道：「李洛被郗嬋導師選中了呢。」

姜青娥螓首微點，她神色不動，但心中卻是悄悄的鬆了一口氣。

李洛擇師的問題，總算是解決了，因為從最開始，姜青娥心中就覺得五位紫輝導師中，這位郗嬋導師是最好的人選，因為她第一相也是水相，並且還與沈金霄有著一些恩怨，李洛能夠成為她的學員，往後那沈金霄也沒辦法對李洛造成多少的威脅了。

只是這位導師在李洛沒有顯露出足夠的潛力與優秀前，也不會真的青睞於他，所以一切，都還是得等李洛的表現。

但好在的是，與都澤北軒的那場戰鬥，讓得李洛驚豔四座，也獲得了這位郗嬋導師的認可與看中。

「諸位學員，雖說如今只有十五人成為了紫輝導師的學生，不過你們也不必遺憾，因為在接下來的修業中，如果你們能夠展現出自身的優秀，那些這些紫輝導師未必不會為你多開一個名額，在聖玄星學府，不會出現明珠遺漏之事。」素心副院長溫和的聲音響起，撫平著所有的激浪。

新生殿中的熱潮漸漸的按耐下來，最終歸於平靜。

沒錯，往後的日子還很長，只要他們足夠努力的話，未必不能得到紫輝導師的青睞，畢竟這在場這麼多新生，其中不乏藏龍臥虎，厚積薄發之輩。

在往屆的新生中，同樣出現了金輝學員逆流而上，超越紫輝學員的事跡。

這十五位被選中的紫輝學員，自身的確算是優秀，但這還只是開始，未來如何，還得拭目以待。

畢竟，未來很長，變數很多。

當素心副院長說完這些安撫的話後，所有人都知道，這算是象徵著此次的新生擇師賽，正式結束。

而他們在聖玄星學府的生活，也將會正式的開啟。

（今天一更。）

第一百三十六章異類

亭子內外，寂靜如夜，風聲與鈴聲同時的消失。

李洛神色有些凝重的望著郗嬋導師，此時的後者，一直的淡然情緒顯然是有些波動，從而引發四周天地能量的異動，直接封鎖了一切的聲音。

顯然，王侯戰場四個字，即便是對於她這種封侯境強者，也是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而一旁的辛符，白萌萌也是有些側目的看著李洛，這個傢伙問的問題，似乎是有些超綱，直接是將導師都給震懾住了。

王侯戰場，他們也隱約聽過這個名字，但同樣對其沒有任何的了解，因為這種東西對於他們而言，實在是過於的遙遠了。

令人窒息的安靜，在亭內持續了許久。

最終，郗嬋導師的聲音將安靜打破：「是因為你父母的原因？」

李洛沉重的點點頭。

郗嬋導師停頓了片刻，最終緩緩道：「其實你問的這個問題，已經算是我接下來要說的一些信息的核心了。」

「關於，這個世界的真實。」

李洛三人心頭都是微震：「世界的真實？」

「首先我需要為你們普及一下這個世界...你們知曉大夏，也知曉大夏之外有其他國家，可更外面呢？」郗嬋導師淡淡的道。

李洛三人有些茫然，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大夏就已是極為的龐大，龐大到讓人難以丈量，所以大夏之外的信息，他們實在挺難接觸。

「大夏所處之地，名為東域神州，其中勢力多如繁星，大夏算是其中一方頂尖勢力，但卻算不得無敵，因為在這片大地上，有三個國家，實力並不弱於大夏，分別是金獅皇庭，赤砂帝國，神陽王朝。」

「而東域神州之外，還有九座神州，合稱十大神州，此為人族之根與基。」

聽得郗嬋導師淡淡的聲音，李洛三人都是有些感到震撼，一副宏偉而浩瀚的世界圖卷於他們的腦海中徐徐的展開。

原來，他們視為龐大的大夏，於這方世界而言，如此之小。

「在東域神州那三大國中，同樣是存在著聖學府，實力不弱於聖玄星學府。」

郗嬋導師眸光看著三人，道：「你們可知，這些學府所存在的意義？它們因何而屹立，因何而創建？」

三人茫然搖頭。

「因為學府聯盟的存在。」在說起這四個字時，即便是郗嬋，眼中都是流露出了一些敬畏，欽佩之意。

「學府聯盟？」

郗嬋導師頷首，道：「學府聯盟，可以說是這個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勢力之一，而它的成員，便是遍布十大神州之中的各個頂尖學府，聖玄星學府，就是其中一員。」

李洛三人吸了一口涼氣，這個世界上，竟然存在著如此恐怖的勢力嗎？聖玄星學府在他們的眼中，就已是深不可測，如同龐然大物般的屹立於大夏，然而現在郗嬋導師卻是說，如此強大的聖玄星學府，還只是那所謂的學府聯盟中的一員而已？

這學府聯盟，究竟得恐怖成什麼樣？

真的是無法想像。

李洛卻是在想著，這種程度的勢力，存在的意義是什麼？統治十大神州嗎？

「你們或許會說，學府聯盟又為何而存在。」

似是知曉他們心中所想一般，郗嬋導師沉默了數息，方才緩緩的道：「學府聯盟，因「異類」而存在。」

異類二字，郗嬋導師咬得很重，眼神中，甚至是在透著一種厭惡，恐懼。

李洛三人也是心頭感覺到莫名的寒意，雖然他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但本能的感覺到一種恐懼之意。

「那是什麼？」最終，李洛開口問道。

「傳聞在無數年前，人族文明曾達到了鼎盛時代，那個時代，無數大能橫空出世，人族之強，強到匪夷所思，而也正因為人族之昌盛，仿佛引動了天地規則之變，進而出現了一個驚人的變化，那就是我們的世界，出現了倒影。」

「那個世界倒影面，被稱為暗世界。」

李洛震撼無比，他無法想像這一幕，因為人族太強，強到改變了天地規則，繼而引得世界出現了倒影面？

那是另外一個世界嗎？

這得多強？那個時候的人族，人均封侯嗎？

「其實出現世界倒影面，倒也不算太大的問題，但誰都沒想到的是，那個倒影面，能夠聚集人族的惡念，最終，惡念中，有異類誕生，繼而汲取人族之力，急速壯大。」

「異類不可知，不可觸，那是一種極為陰詭的存在，難以抹滅，同時擁有著侵蝕人心的邪力，這些異類，仿佛是瘟疫與病毒，一旦出現在世界中，就會造成極大的破壞，引起無數殺戮與混亂。」

「異類因人族惡念而誕生，卻導致人族的輝煌崩塌。」

「在經過無數年的戰鬥，清除，最終有人族大能傾力斬斷了兩個世界的聯繫，隔絕了倒影世界的汙染，但這並沒有完全徹底的斬斷，那些所謂的王侯戰場，其實就是我們的世界與倒影世界的連接之地。」

「廝殺，從未停止。」

「而學府聯盟的存在，就是為了遏制與消除異類，它存在的意義，只是為了異類。」

「可以說，學府聯盟，是為人族長存而建。」

李洛心頭劇震，原來這就是學府聯盟存在的意義。

他有些口乾舌燥，道：「諸多王侯強者進入王侯戰場，難道就是為了抵禦那些異類，防止它們進入我們的世界嗎？」

郗嬋沉默了片刻，點頭道：「王侯戰場之殘酷，遠超你的想像，而也正如其名，唯有王侯級別的強者，才能夠進入其中，具備一些生存之力。」

「而每一次進入王侯戰場的封侯境強者，最終能夠活著走出來的，十不存一。」

一股寒意自李洛腳底直衝天靈蓋，他的面色都是變得慘白了許多，他難以想像，他的父母所去的這種地方，竟然危險到這種程度。

「為什麼，一定要去那裡？」李洛顫抖著問道。

「因為如果王侯強者不進入王侯戰場，那麼異類就會進入我們的世界，那時候所造成的破壞與殺戮，將會遠超你的想像。」

「那為什麼，會是我的父母？」李洛喃喃道。

王侯戰場如此的殘酷，即便是封侯強者也無法全然自保，那麼為什麼，李太玄，澹臺嵐會一起丟下他與姜青娥，前往那種地方？別的封侯強者對其畏之如虎，他們，卻要趕著進去？

「你想的沒錯，不是每一個封侯強者都有勇氣進入王侯戰場的，因為那裡死亡率太高。」

「人族各方勢力曾嘗試過不進入王侯戰場，但最終卻發現，如果他們不派遣王侯強者進入，那麼異類就會發生爆發，甚至瘋狂的入侵十大神州，那樣所造成的破壞與毀滅，遠超想像。」

「甚至，後來還發現，一旦各處王侯戰場中，人族所存活的王侯強者減少到某個程度時，異類也會爆發，這個時候，就只能加派新的一批王侯強者進入其中，當然，主要是侯級強者...」郗嬋輕聲道。

李洛三人渾身冰涼，這聽起來，這異類怎麼像是在逼著人族不斷的將王侯強者送入王侯戰場去當炮灰一般，不斷的消耗？

「因為王侯戰場太過危險，所以最終各方都是採取了抽籤的方式來選擇下一次進入王侯戰場的封侯強者。」

「此籤，被稱為生死籤，籤分黑白，白籤生，黑籤死。」

「而黑籤，則是進入王侯戰場。」

郗嬋盯著李洛，道：「上一次，你的父母，都抽中了黑籤，所以他們去往了王侯戰場。」

「他們並非是想要離開你，而是不得不離開。」

「生死籤下，無人可違，違者...」

郗嬋神色變得肅然起來。

「十神州內，無立足之地。」

（劇情比較重要，寫的慢，今天也就一章了。）

第一百三十三章宮神鈞

擇師賽結束，最高層看臺上，素心副院長衝著小皇帝，長公主，攝政王三人笑道：「此次新生擇師賽，倒是有勞三位蒞臨了。」

「副院長太過客氣了，更何況現在的我還是學府學員呢。」長公主輕笑道。

一旁的小皇帝也是說道：「成天在王宮裡悶死了，還是聖玄星學府有趣，我以後也能來這裡修行嗎？」

素心副院長莞爾，道：「聖玄星學府不分身份，只要有能力，學府的大門就會為你敞開，而且以王上的能力，要考入聖玄星學府，應該不難。」

「只是到時候，或許王上得掩藏住自己的身份。」

小皇帝聞言，眼中頓時有著期盼之色湧現出來。

長公主輕輕摸了摸小皇帝的腦袋，輕嘆道：「可是王上的身體自小就有隱患，需要時刻服藥維持，這些年來，請遍大夏諸多能人，也難以治癒。」

素心副院長微微沉吟，道：「王上的身體，我也知曉一些，這是先天缺陷，尋常之法難以修復，而治癒這種事，還是要以光明相，水相，木相這些最為擅長，而且還不能是單一之相，需真正的封侯雙相之力。」

「但是擁有水相，光明相，木相之一的封侯強者好找，可既擁有水相，第二相又覺醒了光明相，木相這些的，就比較罕見了。」

「而且，即便找到了，也未必就能治癒王上這種先天缺陷，甚至說不得...還需要集合這三相之力的王級強者出手。」

長公主光潔如玉的臉蛋上浮現一抹黯然之色，王級強者...就算是在大夏中，都罕見至極，更何況，還要要求擁有著水相，光明相，木相的王級強者，這簡直就是不可能找到的啊。

一旁的攝政王嘆息一聲，道：「不必過於著急，我們一定能找到的。」

小皇帝也拉了拉長公主衣袖，道：「姐姐，沒事，我都習慣了。」

他聲音頓了頓，突然道：「那個李洛，他的第二相不是木相嗎？這樣的話，他一旦封侯，再開啟一個相宮，豈不是有一些可能？」

此話一出，連素心副院長都是怔了怔，旋即笑道：「理論上來說是這樣，不過現在的李洛才相師境第一段，等他封侯，還不知道需要多久，再說，即便他封侯，那相宮相性也是隨機，也不能保證他就會誕生出光明相。」

長公主眸光動了動，道：「但這未必也不是一個潛在的可能。」

攝政王笑了笑，沉吟道：「只能說可以關注一下，不過也不能給予太多的期盼，免得到時候過於失望。」

長公主聞言也是頷首，這是理智之言。

他們再度交談了一會，然後便是準備離場。

長公主優雅起身，她的眸光在新生殿中李洛的方向停了停，牽著小皇帝離開。

攝政王宮淵位於最後，他氣勢如嶽峙淵渟，威嚴而厚重，有不怒自威之感，他同樣是看了看李洛，然後與長公主一同離去。

...

新生殿龐大的人流也是在散去，李洛本來打算找到虞浪他們，不過此時場面過於混亂，也就暫時作罷，只能去了姜青娥，顏靈卿所在的看臺。

而此時的他，無疑也算是焦點人物，所過之處，引來不少好奇目光的窺視。

如果說之前的李洛是因為姜青娥而受到關注的話，那麼這一次的擇師賽，就算是他憑藉著自己的實力，硬生生的在聖玄星學府露了第一把臉。

「恭喜啊李洛，你這一次可是驚豔四座啊。」顏靈卿望著走來的李洛，扶了扶銀質眼鏡，清麗動人的臉頰上帶著一抹笑意。

「如此高調，實非我願。」

李洛感嘆道：「雖然比賽我贏了，但我卻落入了都澤北軒的算計，他以折汙自身為代價，逼得我木秀於林，此人心腸著實狠毒。」

「你就皮吧。」顏靈卿白了他一眼。

姜青娥明眸看向李洛，金色眸子中帶著笑意，道：「做得不錯，你成為了郗嬋導師的學生，倒是一個挺好的結果，不過往後也不要過於的大意，那位未必就會停手。」

李洛輕輕點頭，他知道姜青娥指的是沈金霄，這位畢竟是紫輝導師，封侯境強者，即便是在聖玄星學府中都是擁有著極高的地位，被他盯上，可不是什麼好事。

不過好在的是，在這聖玄星學府中，即便是封侯強者，那也是需要遵守規矩與秩序，所以只要他保持謹慎，時刻抱住他那位郗嬋老師的大腿，想必沈金霄也沒太多的辦法。

在他們說話間，李洛突然察覺到這大殿中有些騷動傳來，於是目光對著那騷動方向投去，然後他就見到，有一行人湧入而進。

那行人面龐年輕，但都氣勢不俗，他們身穿著聖玄星學府的校服，只不過在那校服上面，銘刻著四顆星辰。

這些人，全都是四星院的老學員。

怪不得行走間橫衝直撞，一舉一動間有著一種漫不經心的隨意，這種隨意並非是狂妄，而是因為自身對這座學府太過的熟悉，從而出現的一種態度。

而初進聖玄星學府的新生與他們比起來，就顯得要謹小慎微許多。

在這群四星院學員最前方，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面目英俊，如刀削斧琢一般，雙目明亮銳利，讓人感到如沐春風的同時，又心生莫名敬畏。

而此人最顯眼的，還是那金色的頭髮，耀眼而璀璨。

他走在一群四星院學員中間，仿佛星辰拱託的太陽，沿途新生看見他，皆是連忙避開，眼神驚異的打量。

而一些老學員，自詡與對方還算是面熟，便路過時笑著招呼，待得人回應後，便是忍不住的有些自得，然後對著旁邊那些疑惑好奇的新生，特別是一些漂亮的小學妹說道：「你們不知道這位是誰吧？」

瞧得那些充滿著青春活力的小學妹搖頭，他方才道：「這位是宮神鈞，乃是當今大夏攝政王之子，與長公主同齡。」

「同時他現在是我們聖玄星學府七星柱之一，知道什麼叫做七星柱嗎？這是聖玄星學府學員的最高榮耀稱號，代表著學府學員的最高水準。」

「而即便是在七星柱中，宮神鈞，都有可能是最強的，從某種意義來說，他或許是現如今聖玄星學府最強的學員。」

此言一出，頓時引得四周許多新生震驚譁然，原來這位，竟然是攝政王宮淵之子，如此來說，也算是王族之人了，若是在外面，還得稱一聲殿下才是。

當然，外面是外面，對於諸多新生而言，最讓他們感到敬畏的，還是那句聖玄星學府最強的學員。

能夠在這風雲匯聚的聖玄星學府中，獲得這個稱號，這是何等的耀眼與奪目？

一些新生，眼中有嚮往之色浮現。

在那一路諸多驚嘆，敬畏的視線中，那以宮神鈞為首的一行人走入新生大殿，再然後，李洛就見到他們對著他這裡所在的位置，徑直走了過來。

李洛見狀，心中就是輕嘆一口氣，他和這個宮神鈞可不認識，對方直接而來，顯然不是衝著他的。

所以，只能是衝著自家大白鵝而來。

而在一旁，顏靈卿靠近過來，有悄聲傳來。

「李洛，你沒猜錯，你最大的競爭對手出現了。」

第一百三十七章隊長

亭內，郗嬋餘音落下，引得一片寂靜。

李洛三人顯然是受到了極大的衝擊，畢竟以前，從未有人與他們說過這個世間還存在著如此殘酷的真實。

不過也正常，這種消息若是肆意的傳開，難免會引發更大的騷亂與恐懼，有序的隔絕，未必就是個壞事。

「王侯戰場極為特殊，其中步步殺機，危險絕倫，但其中同樣存在著諸多機緣，根據一些粗略的統計，在王侯戰場中由封侯境突破到王級的強者，遠比在外面來得多。」

「所以也不乏真正具備大勇氣的封侯強者，主動前往其中，磨練自身。」

郗嬋望著李洛，輕聲道：「不過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進入王侯戰場的人都值得我們所有人的尊重，因為他們的存在，我們才能夠在這裡安穩的修行，提升自己。」

「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是英雄。」

李洛沉默，神色複雜，英雄麼？或許更多是一種無奈吧，若是有選擇，哪個父母又願意丟下孩子，去那生死未知之地？

「不過王侯戰場雖然是異類進入這方世界的主要通道，但卻並非是絕對，因為異類也是在不斷的開闢著其他的通道，這種通道，被我們稱為「異巢之門」。」郗嬋導師話音從王侯戰場轉回，繼續說道。

「異巢之門帶著一些隨機性，有時候難以監測，以前曾經有異巢之門突然的出現，那所引發的後果，就是造成無數死亡，甚至曾經引發了國家的覆滅，萬裡之內，生機盡滅。」

「這種異巢之門，其實才是學府聯盟緊盯的目標，一旦有異巢之門出現的徵兆，這個地區的所有學府，必須第一時間派出精銳將其抹滅，破壞。」

「這人族各國以及各方勢力，平常爭端不休，即便是各學府之間，也充滿著競爭，可一旦面對異類，所有勢力需放下一切成見，合力對抗。」

郗嬋導師聲音漸弱，她望著眼前有些恍惚的少年少女，知曉這些信息對他們造成了極大的衝擊，畢竟在片刻之前，他們的人生都算得上是平和，然而現在，他們接觸到了這個世界更多的真實，自然就需要背負更多的壓力。

「不過你們也沒必要想太多，異類固然是人族的威脅，但還輪不到你們這些小傢伙來擔憂，天塌了，還有個子高的去頂著。」她安撫了一聲。

三人勉強露出笑容，這種信息，想要消化下去，還是需要一點時間的，不過郗嬋導師說得倒也沒錯，告訴他們異類的存在，只是讓他們對這個世界更多一些了解，以他們現在的實力，沒能力也沒資格去擔憂異類會造成什麼影響，那對他們來說，的確是還有點遠。

而李洛也終於是明白，為何之前姜青娥不與他說王侯戰場相關的信息了，因為告訴了他，只會讓得他平白多一些煩惱而已，別無他用。

畢竟他再擔心李太玄，澹臺嵐，他也不可能直接闖進王侯戰場去。

這一刻，李洛再度深切的感覺到自身實力的重要性。

異類什麼的，先放在心中吧，眼下，還是要先在這聖玄星學府中，不斷的將自身實力提升起來，畢竟，異類再可怕，也沒有他僅剩不到五年的壽命可怕吧？

我命都要沒了，我還怕你？

想通了這些，李洛的神情倒是漸漸有所鬆緩。

亭內的氣氛，也是從先前的壓抑中解放出來。

郗嬋導師也沒有再多說有關異類與王侯戰場之事，而是說道：「以後在學府中，你們就住在隔壁的小樓，那裡有三層，你們一人一層。」

「每日的修行，我會單獨指導你們，同時也會為你們申請一些修煉資源。」

李洛眼睛微亮，舉手道：「可以申請到靈水奇光嗎？六品左右的就行，也不要多少，每個月十支也行啊。」

郗嬋導師眸光瞪了李洛一眼，沒好氣的道：「你以為聖玄星學府是開慈善堂的嗎？每個月十支六品靈水奇光，誰養得起？」

「那五支呢？」李洛不死心的問道。

「一支都沒有！聖玄星學府不免費提供靈水奇光這種資源！」郗嬋導師說道。

「不過如果你真是對靈水奇光有需求的話，我可以幫你溝通淬相院那邊，那邊會有一些產量，只不過這是要付錢的，頂多看你是學府學員，給你打個九折。」

要付錢啊？

那可真是不香了。

李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還以為能白嫖呢。

「老師，還能再問一個問題嗎？」李洛說道。

郗嬋導師瞥了他一眼，又瞧瞧老老實實坐在那裡一聲不吭的白萌萌與辛符，看來這個李洛，不是個乖巧的人。

「說。」

李洛認真的問道：「請問帝流漿有什麼辦法獲得？」

「帝流漿？」

郗嬋導師都怔了怔，旋即聲音中帶著一點若有若無的笑意：「你這還真不是一般的好高騖遠啊，帝流漿是學府中頂尖的修煉資源，如果你對學府有貢獻的話，學府會用來獎勵你的。」

「這個貢獻，怎麼看啊？」李洛好奇的問道。

「比如給學府爭光什麼的...我先前不是說過麼，聖玄星學府也不是沒有競爭對手的，光是這東域神州，就已是遼闊浩瀚，勢力如繁星，而聖學府，也有著數座之多，他們是我們聖玄星學府的老對頭了，畢竟誰不想成為東域神州最強學府？」

「要知道如果成了東域神州最強學府，學府聯盟那邊也會給予龐大的資源支持，到時候受益的將會是整個學府，所以為了這最強學府之爭，東域神州中的各方學府，競爭起來可是毫不手軟的。」

「而這學府之爭，也不可能讓導師或者院長去廝殺，那也太難看了一些，所以最終不就是在一些比賽上面，看你們這些學員的能力嗎？」

「如果到時候你能夠在這些比賽上面脫穎而出，你想要多少帝流漿，學府必然都會滿足你。」

李洛聞言，面色則是有點發黑，這個流程很眼熟啊，南風學府不就是很在乎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嗎？沒想到聖玄星學府也是如此的膚淺！

最重要的是，他這只是一星院的學員，哪有什麼資格去幫聖玄星學府競爭啊，那顯然是四星院或者姜青娥他們才能夠有能力插足的啊。

「而除了這些為學府爭光的大賽，如果你的學府積分能夠達到五千分的話，也可以換取一支帝流漿。」此時，郗嬋導師再度補充道。

「學府積分？五千分？」李洛三人都是好奇的看來。

「沒什麼好奇怪的，所謂學府積分就是你們在學府內的一些表現或者任務賺取而來，比如每個院級每一月的月考，又比如學府發布的任務，也有數額不等的積分，積分的存在，是為了激勵學員的修行，這是很常見而有效的舉措。」

「不要小瞧了學府積分的作用，它不僅能夠兌換到許多唯有聖玄星學府方才具備的特殊修煉之物，甚至連侯級能量引導術也能換取，總之它的用處很多，而且也會貫穿你們的學府生涯，所以你們老老實實的抓住一切能夠賺取學分的渠道便是。」郗嬋導師告誡道。

「月考？」李洛有點無奈，這學府積分似乎很難搞的樣子。

不知道能不能用天量金從別人手中購買積分啊？

李洛動起了歪念頭，畢竟好歹是洛嵐府少府主，家底還是有點的。

但郗嬋導師似是知曉其心中所想一般，淡笑道：「積分唯有依靠自身賺取，無法交易，而學府也嚴厲打擊這種行為，還請各位同學能夠自重，不要觸犯學府的規矩。」

李洛心中尷尬，面上卻是不顯絲毫，轉頭對著白萌萌，辛符沉聲道：「你們一定要記住導師的教誨，不要為我們小組抹黑。」

白萌萌茫然的眨了眨水靈靈的大眼睛，而辛符則是默默的看了他一眼，繼續保持著悶瓜狀態。

「另外你們三人如今算是一個小組，往後若是有任務的話，大概率會同行，所以你們最好選一個隊長出來，免得到時候出現爭議無人拍板。」郗嬋導師也不理會李洛，而是繼續說道。

「隊長？」

李洛聞言，頓時在心中劇烈的搖頭，這什麼隊長屁的權利沒有，還得為隊員著想，當真是鍋蓋下來的時候，第一個就被壓。

倒黴孩子才會去當這種無聊的隊長。

所以李洛直接眼觀鼻鼻觀心，他等待著另外兩人誰稍稍出聲，他就直接鼎力支持。

「那個辛符動了...年輕人就是把握不住。」

而此時，李洛感覺到旁邊的辛符有了動作，頓時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一旁，辛符舉手，黑色兜帽下，有仿佛沒有吃飯的無力聲音傳出：「我...我棄權。」

白萌萌也是低頭，小聲道：「我，我也棄權。」

郗嬋導師點點頭，眸光看向了李洛，拍板道：「他們兩人棄權，那麼李洛就是隊長了。」

李洛嘴角的笑容僵住，心中怒罵一聲。

他娘的，草率了，這次的隊友，簡直喪到了極致。

我還在觀望，你們就直接棄權？！

玩毛啊！

第一百三十八章各個小組

而在李洛這邊莫名其妙的成了倒黴隊長的時候，在那另外的一座小樓中。

虞浪也是老老實實的盤坐在蒲團上，在他的右邊兩人，便是白豆豆與另外一名名為邱落的少年。

在三人對面，頭髮披散，顯得有些不羈的男子正伸著懶腰，而此人，正是那位名為彌爾的紫輝導師。

「該說的你們都知道了，反正往後努力修煉吧。」彌爾笑著，然後站起身來。

「還有什麼想要問的嗎？」

虞浪與白豆豆皆是搖頭，倒是那邱落眼神淡淡的看了虞浪一眼，開口問道：「老師，我想知道，為何我們的隊伍中，會有一個實力如此之差的隊友？」

「說句不好聽的話，他未來會是我們的累贅，甚至會拉低我們隊伍的評分。」

虞浪眼神動了動，但臉龐上依舊掛著笑容，沒有說話。

白豆豆眉頭微蹙了一下。

彌爾導師笑了笑，道：「為什麼要看不起同伴呢？」

邱落認真的道：「不是看不起，而是實話實說，我不喜歡被人拖後腿，一個六品相，九印實力，他真的沒有資格成為我的隊友。」

彌爾導師摸了摸下巴，有點無奈的道：「可是，我當年踏入封侯境的時候，也只是六品風相啊。」

邱落一愣，旋即道：「可不是所有六品相都能達到老師您的成就。」

彌爾導師笑道：「相信我，虞浪或許天賦沒你好，但他會是一個好隊友的。」

說完，便是轉身離去。

邱落見狀，無奈的搖搖頭，然後他看向虞浪，道：「雖然不知道你是怎麼混到這個紫輝符印的，不過強行到不屬於你的層次，最後難受的只會是你自己。」

「你到時候會發現，你連一些金輝學員都不如。」

音落，轉身就走。

虞浪望著他的背影，皺了皺眉頭。

「旁人的譏諷並不重要，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就去努力的趕超他。」白豆豆淡淡的道。

虞浪沉聲道：「他人的羞辱，不過只是平添我的動力罷了！」

「邱落是吧...」

白豆豆聞言，這才輕輕點頭，這虞浪看似不正經，實則還有一些熱血，現在被邱落激一下也是好事。

而在她這邊想著的時候，虞浪已是冷哼出聲：「回頭我找好兄弟李洛打他一頓！」

白豆豆差點一口氣沒岔過來，她捂著胸口，感覺有些胸痛，她究竟得有多天真，才會以為這個人能振作奮起啊。

所以最終，她只能怒其不爭的剮了虞浪一眼，轉身而去。

虞浪望著她離去的背影，乾笑一聲，然後摸著腦袋輕嘆了一口氣。

這紫輝導師的學員，看來也不是那麼好當啊...

...

「你們喝酒不？」

呂清兒望著眼前那身軀魁梧的中年男子，此時的後者一臉笑容，手中抓著酒罈子，很熱情的對著她們說話，一副同時還想要給她們倒酒的模樣。

呂清兒有點頭疼。

這位就是她的那位紫輝導師，曹聖？

怎麼看起來不是很靠譜的樣子啊。

呂清兒心中嘆息一聲，看了一眼旁邊同樣在搖頭的殷月，這是一個看上去頗為文雅的女孩子，在現在的房間中，恐怕只有她跟自己，才算是正常人。

想著這一點，呂清兒眸光看了一眼房間的角落處，那個秦逐鹿面無表情的站在那裡，離著她與殷月八百米，如果不是房間有面積限制，呂清兒毫不懷疑這個人會站到她視線都看不見的地方。

「恐女到這種程度嗎...」

呂清兒微微搖頭，目光與殷月對視一眼，從對方的眼中也是看出了尷尬無奈之色。

「為什麼，不是跟李洛一個小組呢...」呂清兒咬了咬嘴唇，略微的有些怨念，這可是她期盼很久的事情呢。

「呵呵，清兒啊。」此時，曹聖導師突然笑眯眯的看著呂清兒，那眼神滿是溫和。

呂清兒被他的目光看得有些不太自在，強笑道：「老師。」

「你母親還好吧？」曹聖導師突然有些扭捏的問道。

呂清兒俏臉上的表情微微一僵，一旁的殷月立即投來了充滿著八卦意味的目光，甚至連那秦逐鹿，都是抬起了頭。

「老師...認識我娘嗎？」呂清兒有點不知道應該以什麼樣的表情來應對。

「唉，老熟人了。」曹聖輕嘆一聲，這一口嘆息中，仿佛是充滿著許多的故事。

「看見你，就忍不住的會想起你娘...」

呂清兒神色很精彩，道：「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導師才選擇我的吧？」

「那倒不是，清兒你的潛力要成為紫輝學員還是夠的，不要妄自菲薄。」曹聖連忙笑道。

「...」呂清兒小手忍不住的握了握，導師你怎麼看起來很心虛的樣子啊。

看來此次回家後，有必要問問娘，這位曹聖導師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

「我對你們的要求只有一個，成為新生最強的小隊。」

沈金霄神色淡淡的望著面前的王鶴鳩，都澤北軒，戚蘿子，平靜的言語間，卻是蘊含著極大的壓迫。

三人皆是重重點頭。

「北軒，在擇師賽上，你輸給了李洛，但沒必要因此沮喪，那只是你未曾料到他的雙相而已，李洛的第二相，品階並不高，潛力有限。」

沈金霄目光停在都澤北軒身上，道：「我希望你下次再遇見他的時候，能夠一雪前恥，我沈金霄的學生，不會在同一個人身上輸兩次，記住了嗎？」

都澤北軒面色變幻，旋即咬牙道：「老師放心，我一定會全力修行，將這次的恥辱洗刷！」

沈金霄垂下眼目，淡聲道：「如果到時候你再輸，我就只能讓王鶴鳩去幫你討回場子了。」

王鶴鳩聞言，手中碧玉摺扇輕輕敲打掌心，臉龐上露出微笑。

李洛麼？

呂清兒之前就是為了他，強行要來攔截自己。

如果有機會的話，他倒真是想要見識一下這位洛嵐府少府主的雙相究竟有多少的能耐，若是將他打敗的話，想必，呂清兒可以考慮一下他吧？

王鶴鳩的腦海中，閃過呂清兒清麗的容顏以及那讓人看上一眼就難以忘懷的完美玉手，他是一個完美主義，他喜歡任何沒有瑕疵的東西，而呂清兒那雙芊芊玉手，是他所見過的最完美的藝術品，如果能夠將那雙小手握在懷中，那才是人間至高的成就。

於是，他對著都澤北軒笑道：「如果有需要的話，儘管開口。」

都澤北軒面無表情，沒有回答，而是對著沈金霄行了一禮後，便是直接轉身離去。

第一百三十四章第二步

在那諸多視線的聚焦下，以宮神鈞為首的一行人快步的來到了李洛，姜青娥所在的位置，然後宮神鈞英武的臉龐上有著溫和笑意浮現出來。

「姜學妹，今日忙著修行，錯過了擇師賽的精彩，不過先前我已經聽說了，李洛學弟表現出彩，已被郗嬋導師所選中。」

話音落下，他的目光就轉向了李洛，聲音令人如沐春風：「李洛學弟，今日一鳴驚人，真是恭喜了。」

李洛目光在宮神鈞面龐上停留了數息，面對著對方這種態度，他也不可能冷面相對，那樣反而顯得自身太過的小家子氣，惹人笑話，於是展顏笑道：「宮學長過譽了，談不上什麼一鳴驚人，只是一時運氣，被郗嬋導師看入眼而已。」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一片平靜，道：「只是一個新生擇師賽，宮學長不必如此讚譽。」

宮神鈞笑道：「姜學妹的要求也太高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如你一樣天生九品相，你那一次擇師賽，尚還沒有開始，幾位紫輝導師就險些為了你打起來，這一點百年來聖玄星學府似乎是沒有學員能夠做到。」

宮神鈞丰神如玉，氣度不凡，言談之間顯露著極好的涵養，讓人很難對他生出惡感，所以就算是姜青娥知曉他的心思，也不可能翻臉露出嫌惡。

「宮學長可別小瞧了姜青娥這位未婚夫，這位雖然以往不顯山不露水，可這雙相之罕見，可不遜色於九品光明相多少。」而在他們說話間，突然有冰冷的聲音插來，眾人視線看去，便是見到都澤紅蓮走來。

她身材高挑修長，烈焰紅唇，性感動人，也是吸引著許多的目光。

姜青娥淡淡的道：「都澤紅蓮，你當年在那場擇師賽中的表現，還沒你這個弟弟好吧？」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擇師賽開始後你第一個遇見的對手就是我，然後...就被打敗了。」

都澤紅蓮柳眉微豎，就要駁斥。

不過此時那宮神鈞有些無奈的開口，笑道：「紅蓮，今日新生入學，就權當給我一個面子，不要在這裡爭吵吧。」

都澤紅蓮聞言，嘴中的話便是吞了回去，她看向宮神鈞的眸光中，顯然是帶著許些的好感，畢竟不論從什麼方面來說，宮神鈞的確算得上是一個很優秀的人。

姜青娥倒是沒興趣在這裡與他們多說，直接與宮神鈞說了一聲後，便是帶著顏靈卿，李洛徑直的離去。

都澤紅蓮冷哼一聲，也是有些惱怒的離開，今日之事，滿是晦氣，之前沒找到那李洛的麻煩，反而還被他搞得一身騷，氣得她險些爆炸，之後擇師賽上，都澤北軒也是輸給了李洛，更是讓得她滿肚子的鬱氣。

宮神鈞面帶溫和笑意的目送著兩女離去，最後目光望著姜青娥，李洛漸漸消失的背影，眸光微微波動了一下。

「雙相麼...這位洛嵐府少府主，可並沒有傳言中的那般平庸呢。」他在心中輕語說道。

「殿下，你對姜青娥的追求未免也太過含蓄了，以你的優秀，足以配得上她了。」宮神鈞身旁，有與他親近的人低聲說道。

「那個李洛雖說與姜青娥有著婚約，但以殿下的能量，應該是有不少手段讓他主動將婚約解除。」

宮神鈞搖搖頭，淡笑道：「你看得也太淺了，姜青娥這等性子，不是一個所謂的婚約能夠束縛住的，對於真正看得清楚的人來說，這份婚約沒有任何的實質效果。」

「我要的是姜青娥的心，而對於她這等性格來說，急不來的，只能徐徐圖之，稍有過之，就是再無機會。」

「至於李洛...」

他笑了笑，道：「我沒有必要去針對他，如果真想要獲得姜青娥的心，我越是針對李洛，她反而對我惡感越濃。」

「所以，若是可以，我反而會示好於他，旁人其實不懂，接近李洛，其實才是真正接近姜青娥的最佳途徑。」

宮神鈞笑笑：「雖然要承認這種事情，會讓人有點不太舒服，但在目的沒有達到之前，適當的隱忍是必須的。」

「真正的贏家，是屬於最會忍的人。」

「而且，我對自身的條件，還是很有一些自信的，我也相信，姜青娥最終會看到這些的。」

說完，他也就不再多言，揮了揮手。

「走了。」

...

「這個宮神鈞，有點麻煩啊。」李洛跟隨著姜青娥身旁，走出新生殿，他還回頭望了兩眼，感嘆道。

這宮神鈞擺明是對姜青娥有意的，但偏偏言行間讓人挑不出任何的毛病，也沒有冒犯的舉止，更沒有直接一來就言語威脅逼迫李洛解除婚約。

這樣的人，反而讓人無從下手。

「人家段位可是相當高的呢，你這小孩子，的確不是對手。」顏靈卿有些同情的說道。

這宮神鈞乃是王族之人，其父攝政王宮淵是如今大夏國權勢最盛之人，而其自身天賦也是卓絕，不僅位列聖玄星學府七星柱之一，甚至還隱隱有著問鼎最強學員的趨勢，所以不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李洛似乎都跟他有著不小的差距。

李洛點點頭，旋即道：「不過段位再高，他也只能承認，他的終點，其實只是我的起點。」

顏靈卿愣了一下，旋即想想還真是，那宮神鈞費盡心思，不就是為了最後能與姜青娥有著婚約嗎，可李洛這傢伙，早在地上玩泥巴的時候，婚約就已經到手了。

「我發現你自我安慰，還是挺有一套的。」顏靈卿沒好氣的說道。

李洛攤手：「不然還能怎麼辦？那傢伙的確很優秀啊。」

前面的姜青娥突然停下腳步，偏過頭，道：「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宮神鈞身份的確不錯，但王族又如何？王族在王級強者面前照樣要低頭，面對著聖玄星學府，王族也不敢有任何的心思。」

「所以終歸到底，這個世間還是實力為王，他眼下是聖玄星學府七星柱，只是因為他比我們年紀更大一點而已，更早進入聖玄星學府罷了，你身懷雙相，給你幾年時間，未必就不會趕超他。」

「李洛，在我心中，你不會比任何人差的。」

夕光落在姜青娥絕美的玉顏上，天空是鋪天蓋地壯觀至極的相力樹，背景是聖玄星學府那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學府建築。

此時連顏靈卿都不得不承認，姜青娥真是美得讓人窒息。

關鍵是，她對李洛也太好了吧，認識姜青娥這麼久以來，顏靈卿還從未見過她對哪個異性如此的安慰鼓舞。

這一刻，連顏靈卿都莫名的感覺到了一股酸酸之感在心間流淌。

而顏靈卿都是如此，李洛就更別說了，他摸了摸胸口，心跳在加快，然後道：「總算是知道衝冠一怒為紅顏這個詞的含義了。」

「所以說青娥姐，你究竟想說啥？」他問道。

姜青娥輕笑了一聲，道：「還記得之前你跟我說的約定嗎？你完成了第一步，進入到聖玄星學府。」

「那麼這第二步，我想要你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新生。」

「宮神鈞雖然很優秀，但我可得讓所有人都知道，與你相比，他比你優勢的地方，只有年齡，僅此而已。」

「攝政王之子又如何？我洛嵐府少府主，可不會輸他半分的。」

李洛愣了，吶吶道：「最強新生？沒有這個必要吧？」

這次打敗都澤北軒，已經算是將第二相的底牌都給用了出來，而都澤北軒還只是排名第四，那在他前面的三位，可都不是省油的燈啊，特別是那個秦逐鹿，相當的可怕。

關鍵是，李洛對現在的成績很滿意了啊，成為最強新生，也太耀眼了吧，這跟他的低調風格很不匹配啊。

姜青娥笑了笑，道：「完成這一步的話，可以給你一個獎勵哦。」

「什麼獎勵？」李洛精神一振。

姜青娥微微沉吟，偏頭看著他。

「獎勵當沒看見你跟那位呂清兒眉來眼去？」

李洛險些一口血噴出來。

姜青娥，你不要以為長得漂亮就可以胡亂污衊人！

第一百三十九章我的隊友

翌日清晨。

李洛起床，略作洗漱，站在小樓三層的陽臺上，目光望著不遠處綠蔭間走動的青春靚麗身影，時而會有著成班制的隊伍背負著特製的重裝在有節奏的聲音中，汗流浹背的遠去。

這種重裝有壓制相力的作用，所以背負者必須不斷的運轉相力來抵禦著重裝的重量，不然會直接被重裝壓倒下去，在這聖玄星學府中，這重裝的別名也被稱為魔鬼裝。

這就是聖玄星學府的生活。

充實而讓人充滿著希望。

李洛伸了一個懶腰，摸了摸飢腸轆轆的肚子，然後走下樓。

而到了第二層的時候，他見到一個畫架支起，一道全身包裹在黑袍下的人影，手持著畫筆，專注的勾勒，下筆如有神。

李洛走上前去，打著招呼：「辛符同學，早上好啊。」

兜帽遮掩下的辛符看了他一眼，微微點頭示意。

而經過一天的接觸，李洛已經知曉這位隊員的少言寡語，這個人就宛如真的是影子一般，你如果不去特別的注意他，還真是會直接將他給忽視了。

不過李洛覺得，既然自己身為隊長，那還是應該多關心一下隊員的。

於是他站在辛符旁邊，看著他的畫架，摸著下巴品味了一下，讚嘆道：「你這個小雞畫得很有神韻啊。」

辛符手中的畫筆抖了抖，他似是沉默了幾秒，方才有平靜的聲音傳來：「我畫的是鳳凰。」

李洛愣了愣，神色複雜的望著畫紙上面那隻小雞，不，鳳凰...這上面就差畫幾顆米，就活脫脫的一副小雞啄米圖了。

你告訴我這是鳳凰？你家鳳凰長成這個營養不良的樣子？

「你剛開始學習畫畫嗎？這倒的確是個不錯的興趣，有助於陶冶情操，鍛鍊心境。」李洛心中想了許多，最終說道。

辛符手中的畫筆繼續抖了抖，這一次他沉默更久了：「我畫畫已經十年了。」

李洛吐了一口氣，他媽的心好累啊，畫了十年，你這個水平？我就是用腳，都比你畫得好看啊！

算了，這種怪癖隊員，愛咋咋滴吧。

於是他默默的轉身，下樓去了。

到了一樓，李洛正在考慮著早餐如何解決的時候，就見到一樓的客廳中，穿著小圍裙，露著一截如白藕般修長纖細小腿的白萌萌小心翼翼的端著精緻的早餐放在了桌上。

她水靈靈的大眼睛抬起，看著走下樓的李洛，清純甜美的小臉上露出一抹笑容，小聲道：「隊長，你起來了嗎？早餐我都做好了，不用去學府的食堂吃呢。」

望著眼前這可愛甜美的少女，李洛剛剛還有點鬱悶的心情頓時被照亮了，還好，雖然那個隊員太古怪，但好歹還是有一個是正常的。

李洛連忙出聲感謝，在桌前坐下，一口食物塞進嘴中，然而下一刻，他的神情僵住了。

他有些震驚的望著眼前這看著精緻，可入口卻是如同豬食般的食物，難以想像這究竟是怎麼做出來的。

大意了。

我以為我好歹會有一個正常的隊友。

我累了，毀滅吧。

「隊長，怎麼了？是不是...不好吃啊？」白萌萌見到李洛的表情，小臉白了一下，有些緊張的問道。

李洛望著白萌萌那充滿著擔憂，緊張的眼神，再瞧著那清純可人的小臉，心中嘆息一聲，一口將飯菜吞了下去，露出微笑：「很不錯。」

白萌萌聞言，這才鬆了一口氣。

而此時那辛符也是下了樓，李洛見狀，頓時熱情的喊道：「幸福兄快來！萌萌準備了早餐！」

辛符奇怪的看了一眼似乎有些興奮的李洛，但還是走了過去，白萌萌見狀，連忙也跟他端上一份早餐，他愣了愣後，說了一聲謝謝，這才接過。

一口飯菜塞進嘴中，辛符神情瞬間僵硬下來，旋即他神色複雜的看了看對著他露出笑容的李洛，默默的將飯菜給吞了下去，繼續埋頭大吃，同時還對李洛含糊不清的道：「隊長，這是萌萌的心意，我們一定要吃光。」

「臥槽，是個狠人。」

李洛見狀，心頭一驚，但在白萌萌那希冀的目光中，還是只能一咬牙，開始狼吞虎咽。

白萌萌眼角彎彎，然後也是給自己來了一份，慢條斯理的吃起來，看上去津津有味。

李洛瞧得她這幅模樣，不由得與辛符對視一眼，皆是看出對方眼中的疑惑，她是真的覺得很好吃？白家好歹也是姑蘇郡的老牌世家，在這大夏都算是實力深厚，不可能夥食差到這種地步吧？

李洛搖搖頭，對白萌萌投去同情的目光。

而在此時，房門突然被推開，只見得郗嬋導師走了進來，她擺了擺手，示意三人不用起身。

「今天我們會開始第一次授課，待會你們一起隨我去地下訓練室。」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問道：「導師，那相力樹我們什麼可以去修煉？」

白萌萌，辛符也是好奇的看來，如果說這些進入聖玄星學府的新生最期待的是什麼，恐怕莫過於那棵遮天蔽日的偉岸相力樹了，那是學府的標誌。

「聖玄星學府的那顆相力樹匯聚的天地能量太過雄厚，你們新生只能三天上去一次，不然的話承受不了。」

郗嬋導師解釋道：「所以你們要等到明天，才能上去。」

三人這才恍然的點點頭，旋即忍不住的感嘆，在以前的學府中，相力樹是每天的必修課程，可到了聖玄星學府，他們卻只能三天一次，理由是上面天地能量太雄厚，他們的身體扛不住...

真是豪奢的理由啊。

吃了早餐，李洛三人就懷著期待之心，跟隨著郗嬋導師到了地下訓練室。

畢竟，這可是來自封侯強者面對面的指導啊！

第一個上場的就是李洛，白萌萌與辛符在訓練場邊盤坐，關注。

「把手給我。」

郗嬋導師伸出手，對著李洛說了一句。

李洛見狀，心中遲疑了一下，但最終還是伸出了手。

他知曉對方這是要弄清楚他體內雙相的狀況，再給予精準的一些指點。

而他遲疑的原因，自然是因為體內的第三相宮。

現在這個階段，他並不太願意暴露自身第三個相宮，因為現在的雙相，或許只是讓得一些潛在的敵人開始正視他這個洛嵐府少府主，但一切還算是可控，可如果第三相宮在此時暴露，那就會給人一種過於妖孽的感覺。

這樣的情況下，那些洛嵐府的敵人，未必就會放任他繼續成長下去，說不得到時候，連一位紫輝導師，都有些護不住他，而聖玄星學府雖然有震懾力，但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何必要將自己立於那種危險的境地？

不過眼下推拒也是沒有理由的，而且李洛那第三相宮尚未被開發，如今隱蔽在身體最深處，想必對方不是有意圖的要深入查探，還是難以發現的。

心中想著，李洛也就放鬆了一些，任由郗嬋導師伸出手掌，握住了他的手腕。

（今日一更。）

第一百三十五章郗嬋導師

在給李洛定下了第二步的小目標後，姜青娥就帶著顏靈卿走了，留下嚷嚷著反對，卻反對無效的李洛獨自憤怒。

「太霸道了。」

李洛望著兩女離去的倩影，還在嘟囔，不過最終他還是無奈的嘆了一口氣，他當然知道姜青娥這麼鞭撻他，主要是想要他能夠不斷奮進，不要因為進入到了聖玄星學府就有所鬆懈。

可是，他又怎麼可能會鬆懈呢。

洛嵐府內憂外患，父母情況不明，如今雖然進了聖玄星學府，但反而引來了一位封侯境強者的窺視，同時還有著宮神鈞這種看似友好，實則心機深沉的真正情敵。

這重重威脅下，讓得李洛恨不得一天提升一個等級，五天封侯，十天封王，一腳踩死沈金霄，一拳打碎宮神鈞的牙。

所以，鬆懈是不可能的。

「算了，先去見見我那位未來的大腿導師吧。」

李洛看著手中的一份資料，上面清晰的標明著那位郗嬋導師的住所，於是他不再猶豫，認清方向，便是快步而去。

沿途間，有諸多年輕學員來來往往，所有人都是身穿著聖玄星學府的校服，其上有星辰點綴，而星辰的數量也能夠區分出他們星院級別。

一些年輕靚麗的學姐皆是短裙，修長雪白的大腿在斑駁樹蔭間晃動著，讓人覺得，聖玄星學府，真是不虛此行啊。

一路在欣賞著學府內的風景，李洛最終來到了郗嬋導師的住所。

這是一座幽靜的小樓，小樓前是一片花苑，樓前綠蔭茂盛，地面上散落著點點光斑。

而李洛到了這裡的時候，就見到在那門口處站著一道嬌小玲瓏的倩影，她腰肢如柳，長發飄飄，髮絲上面有著特殊的蝴蝶髮飾。

輕風吹來，捲起裙角，露出其下白皙筆直的小腿。

少女容顏也是極美，水靈的大眼睛，猶如會說話一般，挺翹的鼻梁，精緻的紅潤小嘴，氣質清純動人。

白萌萌。

李洛走上前，笑著打招呼：「白萌萌同學，你好啊。」

李洛突然傳來的聲音，讓得白萌萌驚了一下，抬頭看了他一眼，眸光在他的臉上停了停，然後臉頰微紅，小聲的道：「你好。」

然後又低下頭，纖細十指糾纏在一起。

李洛見狀，也是有些感嘆，這也真是太軟萌了，原來虞浪好這一口，不過可惜，天不遂人願，他沒能跟白萌萌一個小組，反而是跟白豆豆一組了。

那個白豆豆，似乎就跟軟萌沾不上邊了，也不知道虞浪在那邊會不會天天被打。

「這裡是郗嬋導師的住所嗎？為何不進去？」李洛問道。

「郗嬋導師說人齊了一起進。」白萌萌老實的回道。

李洛轉頭看了看四周，道：「還有一個同學是吧？叫做辛符？這個同學很缺乏時間觀念啊。」

白萌萌沉默了一下，伸出手指了指一旁的樹蔭陰影，道：「他在那裡，其實他早就到了，我們在等你。」

李洛神情僵了僵，然後望著那裡的陰影，仔細看去，果然是見到一道黑影隱匿在其中，那是一個全身都包裹在黑衣中的人影，他頭上還帶著兜帽，陰影將半個臉龐都遮住了。

他的目光與李洛交觸了一下，都默默的收了回去。

一時間氣氛有點尷尬的沉默。

不過好在此時突然自動開啟的大門緩解了尷尬，三人對視一眼，默默的走了進去。

他們順著碎石小道穿入百花中，然後見到在那鋪滿綠蔭的場地中間，有著一座寬敞的亭子，亭子四面垂下了竹簾，四角懸掛著風鈴，輕風颳過，清脆的鈴聲穿入耳中，令得人心境都寧靜了許多。

「進來吧。」

亭子內，有著淡淡的聲音傳來。

三人立即老老實實的掀開竹簾，走入亭內，亭子內，乾淨整潔，唯有中央的位置，擺放著三個蒲團，蒲團對面，是一張矮桌，矮桌之後，一名穿著導師袍服的女子，盤膝而坐。

那導師長袍上，紫色的星輝是那般的耀眼與神秘，同時給人一種莫名的威壓感。

因為這套袍服，代表著封侯境。

李洛三人也是在偷偷的打量著這位名為郗嬋的紫輝導師，後者青絲於腦後隨意的束著，不過李洛沒能看見郗嬋導師真正的容顏，因為在她的臉頰上，覆蓋著黑色的面紗，面紗遮掩了大半的容顏，唯有一對顯得有些冷淡的眼眸顯露出來。

略顯寬大的導師服包裹著嬌軀，曲線玲瓏有致，有種知性幽冷的韻味。

「拜見老師。」三人走上前來，恭敬的行禮。

「坐吧。」郗嬋導師指了指面前的三個蒲團。

三人乖巧的坐下。

「從今天開始，你們就是我的學生了，按照聖玄星學府的規矩，我會指導你們修行，盡我所能的讓你們能夠走得更遠。」郗嬋導師的聲音冷冷淡淡，給人一種對任何事情都沒有太大興趣的感覺。

「多謝導師。」三人說道。

「也不必謝我，這就是我的任務，你們越是出色，學府到時候給我的評分就會越高，我也能從此獲得極大的報酬，不然你們以為我們這些封侯境留在學府教導你們是為了什麼？為了愛嗎？」

郗嬋導師極為實誠的回答，讓得三人噎了一下，只能露出尷尬而不失禮貌的笑容。

老師你這麼耿直，讓我們有點沒法吹噓我們深厚的師生情啊。

「往後在學府中，我會為你們儘可能的爭取到足夠的資源，當然，你們自身也得爭氣，不然的話，被一些出色的金輝學員追上來搶了資源，可就不能怪我這個導師面子不大。」

「你們只需要專注修行，不要理會其他，而任何非正當的針對，一旦違背了規則，我自會幫你們擋下來。」

在郗嬋導師說這話的時候，李洛感覺她的眸光在自己身上停留了一瞬，當即明白，她所指的恐怕就是沈金霄。

李洛瞬間感動了，如果不是擔心第一次見面會給導師留下不好的印象，他甚至想要撲上去抱住導師大腿求保護了。

「你們三人，各有優勢。」

「李洛是雙相，辛符是稀有類的影相，白萌萌雖說實力算是你們三人中最差，但她的水魘蝶相極為特殊，這是極少數能夠煉製靈水奇光的水系萬獸相，當然最重要的是，她或許實力比不上你們，可她卻是研究靈水奇光配方的天才，淬相院那邊此前一直試圖將她提前保送進入聖玄星學府。」郗嬋導師說道。

聽到郗嬋導師的誇獎，白萌萌有些害羞，低著頭，不過她突然感覺到一道灼熱的目光停在她身上，微微側頭，就見到李洛目光灼灼的盯著她，甚至還吞了一口口水。

那模樣仿佛是恨不得將她吞了一般。

白萌萌頓時嚇得有些瑟瑟發抖。

這個同學雖然長得好看，但是好可怕啊。

「接下來我會為你們說一些重要的信息，而在這之前，你們每人可以問我一個問題。」郗嬋導師聲音依舊是不急不緩，讓人感到莫名的安心。

李洛看了一眼另外兩人，那名為辛符的同學跟個悶瓜一樣，從見面到現在沒說一句話，而白萌萌則是純粹的害羞，於是他遲疑了一下，抬了抬手。

「說。」

李洛眼神微微沉凝，但還是沒有猶豫的將他一直想要知道的問題給問了出來。

「老師，我想要知道王侯戰場是什麼？」

這話問出來的時候，李洛清晰的感覺到，亭子四周的風鈴聲，仿佛都是突然的安靜了下來，那並非是風聲的靜止，而是來自眼前這位封侯強者的情緒波動。

（今天一更。）

第一百四十章第一次授課

郗嬋導師閉目仔細感應著李洛體內，而後者也是在緊緊的盯著她被黑色面紗遮掩的臉頰。

「咦？」

突然間，郗嬋導師輕咦了一聲。

李洛心頭頓時一跳，不過旋即就聽郗嬋導師說道：「你是水相與木相吧？水相感覺是六品左右，但這種純粹度，有些奇怪呢，這簡直堪比上七品的水相...」

「木相弱許多，只是四品，但同樣有莫名的精純感。」

郗嬋倒是看著李洛，有些疑惑的道：「你是服用過什麼特殊的天材地寶嗎？你的相力，品質挺高。」

「可能是吧。」李洛撓了撓頭，含糊的回道。

郗嬋導師雖然有點疑惑，但也沒有太過的在意，李洛好歹是洛嵐府少府主，他的爹娘都是封侯境強者，給他留下一些天材地寶增強相力的純粹度，這並不算太意外的事情。

「李洛，你的第二相品級雖然不算太高，但你擁有著雙相，這就是你最大的優勢，因為這種力量，正常來說，是要達到封侯境時才會開始觸及的。」

「雖說現在的你也不可能真的掌握完整的雙相之力，可即便只是一些皮毛，也足以讓得你在封侯境之前，享受到獨有的優勢。」

郗嬋導師道：「你將自身的兩種相力運轉起來。」

李洛聞言，心念一動，只見得水相與木相之力，便是於他的身軀表面升騰起來，藍色與碧綠交相呼應，倒是絢麗。

不遠處，白萌萌與辛符目光也是有些好奇，畢竟他們也是第一次見到，有人在封侯境之前，就擁有著雙相。

「你的相力，只能說是有兩種，不能說是雙相之力...因為你連將它們簡單的融合在一起都做不到。」

郗嬋導師搖搖頭，道：「真正的雙相之力，是兩者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一道相力內，擁有著兩種特性，彼此相生，那所爆發出來的威力遠非正常相力可比。」

「你現在的狀態，如果要施展水相之術的話，那就只能運轉水相之力，若是施展木相之術，又得切換成木相之力...太過的繁瑣複雜，與人交手時，容易被對方抓住破綻。」

李洛若有所思，事實的確如此，他體內的兩種相力，涇渭分明，它們可以做到互不幹擾，但他卻沒辦法讓得它們融合在一起。

說到底，還是他能力不足。

「想要看看真正的雙相之力嗎？」郗嬋導師似是笑了笑。

李洛眼睛一亮，點點頭。

郗嬋導師手掌一抬，下一刻，有強悍如洪流般的相力猛然間自她的體內爆發而起，譁啦啦的水聲，於訓練室中流淌起來。

再然後，李洛就見到那澎湃的水相之力在郗嬋導師身前匯聚，緊接著，竟是形成了一頭數丈高大的藍色水虎。

那頭水虎通體蔚藍，又是呈現一種玉色光澤，散發著驚人的兇威，它一出現，便是爆發出咆哮聲，震耳欲聾。

李洛在它的面前，瑟瑟發抖，同時心中震撼，因為他發現，這頭藍色水虎，其散發的威壓，宛如活物。

「我的第一相，你應該看了出來，是一道水相。」

「那你可知我的第二相是什麼？」郗嬋導師問道。

李洛一怔，他望著眼前的藍色水虎，心頭忽然一動，試探的問道：「是一道萬獸相？」

郗嬋導師輕點螓首，道：「沒錯，我的第二相，是一道萬獸相，上七品的玉脂虎相。」

李洛愣了愣，小心翼翼的看了郗嬋導師一眼，怪不得這位導師看似溫和冷靜，但總是讓人不太敢招惹，原來這第二相...是個母老虎。

對於李洛眼神中的含義，郗嬋導師沒看明白，所以就繼續說道：「這頭藍色水玉虎，便是由我的雙相之力所化，它擁有著水相的綿長，也擁有著玉脂虎相的狂暴與兇煞...」

「它的戰鬥力，可是非常強的，尋常天罡將階，怕是禁不住它一巴掌。」

李洛眼中滿是嚮往，這就是封侯強者的雙相之力嗎？天罡將階的強者在他的眼中，已是相當於頂尖高手了，可放在這裡，卻是輕輕鬆鬆被眼前這藍色水虎給拍死，這不由得讓他更深切的體會到了封侯強者的實力有多恐怖。

而他體內這兩種涇渭分明的力量，充其量算是兩種相力，跟雙相之力，真是半點不沾邊。

不過李洛倒也並不沮喪，因為雙相之力雖然難以修行，但他好歹已經上了路，而其他人，在沒有觸及封侯境前，可是連上路的資格都沒有呢。

所以眼下這雙相之力越是強悍，他就越是歡喜。

「雙相之力的修煉，也被分為三個境界，第一境小融，第二境合一，第三境成靈，一般只要突破封侯境的話，不用過多的修煉，就會自然而然的直接達到第三境...當然這是封侯境強者，你就別想著一步跨三境了。」

「而如果你能夠達到第一境，那麼你就能夠短暫的將兩種相力融合，這個程度的雙相之力，會讓你在相師境的爭鬥中如魚得水。」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我每天會以外力，強行將你的兩道相力糅合在一起，你需要逐漸的感悟兩種力量的特性，然後嘗試將它們接觸。」

「雙相之力，你不要指望一蹴而就，畢竟你不是真正的封侯境，所以只能一步步的來。」郗嬋導師叮囑道。

李洛趕緊點頭應下，感激的道：「謝謝老師。」

這種雙相之力的修煉，只有真正的封侯強者才能夠給予他指導以及經驗，如果換做讓他自己摸索的話，不知道會浪費多少不必要的精力與時間。

「另外，你也在學習淬相術吧？」郗嬋導師問道。

「淬相術上面，我也有一些觸及，勉強算是七品淬相師，我在淬相院那邊也有掛職...往後淬相術上面有什麼不懂的，也可以找我。」她隨意的說道。

李洛眨了眨眼睛，他此時真是想要真誠的問一聲：「導師，大腿缺掛件嗎？」

七品淬相師，這在整個大夏國中，都算是頂尖級別了。

在大夏國，一個靈水奇光屋如果想要擠入前十，其自身沒有一位七品淬相師坐鎮的話，別人都是會質疑你的權威與資格的。

又能指點他修行，還能順道指點他的淬相術...這哪裡是導師啊，這簡直就是天使啊！

他此時此刻才明白，找一個紫輝導師，究竟是能夠為自己節省多少的精力。

郗嬋導師再度指點了李洛一些時間，然後就換做了辛符，白萌萌，不知不覺間，便是大半日過去。

「今日暫且到這裡，以後的授課基本會是這樣的模式，我對你們沒有太過苛刻的要求，不過在聖玄星學府，每個月月底都會有一次排位戰，排位戰是以小隊的形式，並非個人，而在排位戰中取得成績的小隊，能夠獲得學府積分，這算是你們這種新生前期為數不多能夠得到學府積分的渠道。」

「而且，如果紫輝小隊連續三次被金輝小隊超越，那麼小隊中，實力最末者，有可能會被淘汰，當然，如果你有一些特長，倒是可以申請避免，比如萌萌這種靈水奇光配方的研究師...」郗嬋導師清淡的眸光看著李洛三人，說道。

三人聞言，神色都是一凜，重重點頭。

看來，即便是成為了紫輝學員，也是不能有絲毫的放鬆啊。

在享受了紫輝導師所帶來的好處後，沒有誰願意再降下去，這一點，現在的李洛深有體會。

不過，想要將他趕到三十名後，那還真是有點困難。

只是這麼說起來...虞浪那傢伙，倒是有點危險啊。

李洛皺皺眉頭，神色間有著一抹擔憂浮現。

希望這個浪貨，能夠加把力吧...

第一百三十六章異類

亭子內外，寂靜如夜，風聲與鈴聲同時的消失。

李洛神色有些凝重的望著郗嬋導師，此時的後者，一直的淡然情緒顯然是有些波動，從而引發四周天地能量的異動，直接封鎖了一切的聲音。

顯然，王侯戰場四個字，即便是對於她這種封侯境強者，也是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而一旁的辛符，白萌萌也是有些側目的看著李洛，這個傢伙問的問題，似乎是有些超綱，直接是將導師都給震懾住了。

王侯戰場，他們也隱約聽過這個名字，但同樣對其沒有任何的了解，因為這種東西對於他們而言，實在是過於的遙遠了。

令人窒息的安靜，在亭內持續了許久。

最終，郗嬋導師的聲音將安靜打破：「是因為你父母的原因？」

李洛沉重的點點頭。

郗嬋導師停頓了片刻，最終緩緩道：「其實你問的這個問題，已經算是我接下來要說的一些信息的核心了。」

「關於，這個世界的真實。」

李洛三人心頭都是微震：「世界的真實？」

「首先我需要為你們普及一下這個世界...你們知曉大夏，也知曉大夏之外有其他國家，可更外面呢？」郗嬋導師淡淡的道。

李洛三人有些茫然，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大夏就已是極為的龐大，龐大到讓人難以丈量，所以大夏之外的信息，他們實在挺難接觸。

「大夏所處之地，名為東域神州，其中勢力多如繁星，大夏算是其中一方頂尖勢力，但卻算不得無敵，因為在這片大地上，有三個國家，實力並不弱於大夏，分別是金獅皇庭，赤砂帝國，神陽王朝。」

「而東域神州之外，還有九座神州，合稱十大神州，此為人族之根與基。」

聽得郗嬋導師淡淡的聲音，李洛三人都是有些感到震撼，一副宏偉而浩瀚的世界圖卷於他們的腦海中徐徐的展開。

原來，他們視為龐大的大夏，於這方世界而言，如此之小。

「在東域神州那三大國中，同樣是存在著聖學府，實力不弱於聖玄星學府。」

郗嬋導師眸光看著三人，道：「你們可知，這些學府所存在的意義？它們因何而屹立，因何而創建？」

三人茫然搖頭。

「因為學府聯盟的存在。」在說起這四個字時，即便是郗嬋，眼中都是流露出了一些敬畏，欽佩之意。

「學府聯盟？」

郗嬋導師頷首，道：「學府聯盟，可以說是這個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勢力之一，而它的成員，便是遍布十大神州之中的各個頂尖學府，聖玄星學府，就是其中一員。」

李洛三人吸了一口涼氣，這個世界上，竟然存在著如此恐怖的勢力嗎？聖玄星學府在他們的眼中，就已是深不可測，如同龐然大物般的屹立於大夏，然而現在郗嬋導師卻是說，如此強大的聖玄星學府，還只是那所謂的學府聯盟中的一員而已？

這學府聯盟，究竟得恐怖成什麼樣？

真的是無法想像。

李洛卻是在想著，這種程度的勢力，存在的意義是什麼？統治十大神州嗎？

「你們或許會說，學府聯盟又為何而存在。」

似是知曉他們心中所想一般，郗嬋導師沉默了數息，方才緩緩的道：「學府聯盟，因「異類」而存在。」

異類二字，郗嬋導師咬得很重，眼神中，甚至是在透著一種厭惡，恐懼。

李洛三人也是心頭感覺到莫名的寒意，雖然他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但本能的感覺到一種恐懼之意。

「那是什麼？」最終，李洛開口問道。

「傳聞在無數年前，人族文明曾達到了鼎盛時代，那個時代，無數大能橫空出世，人族之強，強到匪夷所思，而也正因為人族之昌盛，仿佛引動了天地規則之變，進而出現了一個驚人的變化，那就是我們的世界，出現了倒影。」

「那個世界倒影面，被稱為暗世界。」

李洛震撼無比，他無法想像這一幕，因為人族太強，強到改變了天地規則，繼而引得世界出現了倒影面？

那是另外一個世界嗎？

這得多強？那個時候的人族，人均封侯嗎？

「其實出現世界倒影面，倒也不算太大的問題，但誰都沒想到的是，那個倒影面，能夠聚集人族的惡念，最終，惡念中，有異類誕生，繼而汲取人族之力，急速壯大。」

「異類不可知，不可觸，那是一種極為陰詭的存在，難以抹滅，同時擁有著侵蝕人心的邪力，這些異類，仿佛是瘟疫與病毒，一旦出現在世界中，就會造成極大的破壞，引起無數殺戮與混亂。」

「異類因人族惡念而誕生，卻導致人族的輝煌崩塌。」

「在經過無數年的戰鬥，清除，最終有人族大能傾力斬斷了兩個世界的聯繫，隔絕了倒影世界的汙染，但這並沒有完全徹底的斬斷，那些所謂的王侯戰場，其實就是我們的世界與倒影世界的連接之地。」

「廝殺，從未停止。」

「而學府聯盟的存在，就是為了遏制與消除異類，它存在的意義，只是為了異類。」

「可以說，學府聯盟，是為人族長存而建。」

李洛心頭劇震，原來這就是學府聯盟存在的意義。

他有些口乾舌燥，道：「諸多王侯強者進入王侯戰場，難道就是為了抵禦那些異類，防止它們進入我們的世界嗎？」

郗嬋沉默了片刻，點頭道：「王侯戰場之殘酷，遠超你的想像，而也正如其名，唯有王侯級別的強者，才能夠進入其中，具備一些生存之力。」

「而每一次進入王侯戰場的封侯境強者，最終能夠活著走出來的，十不存一。」

一股寒意自李洛腳底直衝天靈蓋，他的面色都是變得慘白了許多，他難以想像，他的父母所去的這種地方，竟然危險到這種程度。

「為什麼，一定要去那裡？」李洛顫抖著問道。

「因為如果王侯強者不進入王侯戰場，那麼異類就會進入我們的世界，那時候所造成的破壞與殺戮，將會遠超你的想像。」

「那為什麼，會是我的父母？」李洛喃喃道。

王侯戰場如此的殘酷，即便是封侯強者也無法全然自保，那麼為什麼，李太玄，澹臺嵐會一起丟下他與姜青娥，前往那種地方？別的封侯強者對其畏之如虎，他們，卻要趕著進去？

「你想的沒錯，不是每一個封侯強者都有勇氣進入王侯戰場的，因為那裡死亡率太高。」

「人族各方勢力曾嘗試過不進入王侯戰場，但最終卻發現，如果他們不派遣王侯強者進入，那麼異類就會發生爆發，甚至瘋狂的入侵十大神州，那樣所造成的破壞與毀滅，遠超想像。」

「甚至，後來還發現，一旦各處王侯戰場中，人族所存活的王侯強者減少到某個程度時，異類也會爆發，這個時候，就只能加派新的一批王侯強者進入其中，當然，主要是侯級強者...」郗嬋輕聲道。

李洛三人渾身冰涼，這聽起來，這異類怎麼像是在逼著人族不斷的將王侯強者送入王侯戰場去當炮灰一般，不斷的消耗？

「因為王侯戰場太過危險，所以最終各方都是採取了抽籤的方式來選擇下一次進入王侯戰場的封侯強者。」

「此籤，被稱為生死籤，籤分黑白，白籤生，黑籤死。」

「而黑籤，則是進入王侯戰場。」

郗嬋盯著李洛，道：「上一次，你的父母，都抽中了黑籤，所以他們去往了王侯戰場。」

「他們並非是想要離開你，而是不得不離開。」

「生死籤下，無人可違，違者...」

郗嬋神色變得肅然起來。

「十神州內，無立足之地。」

（劇情比較重要，寫的慢，今天也就一章了。）

第一百四十一章算計

翌日清晨，李洛滿懷著對聖玄星學府那相力樹的期待之情，睜開了眼睛。

洗漱，下樓。

在二樓的地方見到辛符一如既往的專注於畫架之前，這一次李洛收起了那幼稚的隊長關懷，面無表情的直接下樓了。

一樓客廳，白萌萌在廚房忙碌著，輕盈的身影在精心的準備著早餐。

望著少女清純嬌美的容顏，李洛輕嘆一口氣，雖然說秀色可餐，但每天吃這種東西，也不是個事啊。

而在李洛心中愁悶間，突然房門被敲響，他上前打開，然後就有著一張熟悉的絕美臉頰映入眼中。

「青娥姐？」李洛有些驚喜，露出笑容。

姜青娥亭亭玉立，嬌軀玲瓏有致，戰裙下的雙腿纖細筆直，金色的眸子散發著一種難以言明的魅力，讓人目光忍不住的沉迷其中。

清晨的光落在她的俏臉上，嬌嫩的肌膚上，仿佛可見淡淡的玉光流轉。

而此時，在她的玉指上，拎著一個小袋，在見到李洛後，她笑了笑，將小袋遞了過去。

「這是聖玄星學府食堂裡面最出名的紅糯糕，用來當早餐是最好的。」

李洛連忙接過，有些熱淚盈眶：「得救了！」

「你再來晚點，我又要被折磨一次了。」他悄悄指了指房間裡。

姜青娥瞥了一眼，就見到白萌萌那嬌小可愛的倩影，似笑非笑的道：「你這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你吃一次就知道了。」李洛悲嘆道。

姜青娥也不與他貧嘴，道：「跟我走走吧。」

李洛看她這樣子，就知道她是有話找他，於是點點頭，轉身跟白萌萌交代了一聲後，就與姜青娥走出了小樓。

小樓之前，有一片清澈如鏡般的湖泊，淡淡的霧氣縈繞。

湖泊邊的道路上，時不時的有著訓練的學員穿著魔鬼裝呼嘯而過，同時不免有一道道目光落在與姜青娥並肩而行的李洛身上。

那些目光中，充斥著濃烈的雄性嫉妒。

畢竟姜青娥如今已是聖玄星學府三星院的學員了，論起知名度，恐怕學府內無人不知，據說論起人氣，姜青娥已是絲毫不遜色於那位如今是四星院學員的長公主。

李洛對於這些目光，早已經免疫，他一口一個紅糯糕，同時說道：「青娥姐要說什麼？」

姜青娥金色眸子看了他一眼，沉默了數息，道：「有關王侯戰場的事情，你那位導師應該已經和你說過了吧？」

李洛抓向袋子裡面的紅糯糕的手頓了頓，眼神一下子變得複雜了許多，輕輕點頭。

「難怪以前青娥姐不跟我說。」他嘆了一聲。

「提前知曉這些，會對你造成不小的壓力，沒這個必要。」姜青娥說道。

「其實應該是無能為力吧。」李洛苦笑道。

「無能為力的不僅是你，連我也是。」

姜青娥輕聲道：「不過也沒必要妄自菲薄，有一個目標，並不是什麼壞事。」

李洛點點頭，沉默了一下，道：「也不知道老爹老娘，現在究竟怎麼樣了...」

「他們一定沒事的，我們不必做一些無謂的擔憂，而且與其擔心他們在王侯戰場中的安危，我們或許反而才更應該小心謹慎一些。」姜青娥緩緩道。

李洛眉頭一挑：「什麼意思？」

姜青娥走入湖泊邊一棵樹蔭下，眸光凝望著湖面，這一刻，李洛感覺到她的神色變得冷冽了許多。

「你應該知道是如何挑選進入王侯戰場名額的吧？」

「生死籤。」李洛說道。

「大夏封侯強者，算不上太多，但粗略一算，也不下數十位...然而師父師娘同時抽中黑籤，這會不會...太巧合了一些？」

清晨，姜青娥平靜的聲音傳入李洛的耳中，卻是讓得他猛的打了一個寒顫，面色瞬間陰沉了下來。

「你的意思是...他們被人算計了？」李洛一字一頓的道。

姜青娥伸手接著一片飄下的落葉，道：「我沒有證據，這只是我的一種猜測與直覺。」

李洛沉聲道：「可是你也應該知道，想要在這生死籤上面做手腳，可不是尋常人能夠做到的，誰能有這麼大的本事？」

姜青娥沉默了一下，道：「如果真要來猜測的話，大夏有三方勢力，具備這個本事。」

她看了李洛一眼。

「聖玄星學府，王庭，金龍寶行。」

李洛啞然，這三方，的確是大夏最強的勢力，但如果他們真要算計老爹老娘，動機又是什麼呢？真有這個必要嗎？

「我知道這個猜測很是天方夜譚，所以我一直沒有說過，只是如今你來了王城，也進了聖玄星學府，開始進入各方勢力的眼中，那麼我這些猜測，就得和你也說一下，不管是不是我想太多，終歸還是得小心一些。」姜青娥說道。

李洛點點頭，嘆道：「其實說到底，還是實力不夠。」

姜青娥也是深有同感，如果她此時已經封侯，那麼就不必如此的束手束腳，可以放心大膽的去探查一些她所疑惑的事。

而在此時，兩人突然聽見了腳步聲從一旁傳來，頓時都不約而同的停了話。

「呵呵，姜學姐，先前看你背影覺得眼熟，過來一看，果真是你。」有一道笑聲同時的響起，李洛轉頭，只見得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笑著走來。

青年模樣不差，劍眉星目，此時的他穿著厚重的魔鬼裝，然而即便是穿著如此沉重之物，他依舊是神色從容，可見實力不差。

青年身上的衣袍上面，有著兩顆星辰，說明此人是二星院的學員，比李洛高一級。

而在李洛打量著這青年時，後者也是將目光看向他，露出笑容：「你就是李洛學弟吧？早就有所耳聞了。」

「我叫葉秋鼎，是二星院的學員。」

李洛回以笑容，道：「你好，葉學長。」

「有事嗎？」姜青娥眸光平靜的看了這葉秋鼎一眼，問道。

葉秋鼎連忙擺擺手，道：「我們訓練完畢，剛好在這裡歇息，我無意間見到姜學姐在這裡，就想過來打個招呼，沒打擾你們吧？」

李洛看了一眼後方的路道上，在那裡的綠蔭下，的確是見到數十人閒坐在那裡，他們都披著魔鬼裝，大汗淋漓的喘著粗氣。

從衣服上來看，這些人都是二星院的學員。

而此時那些歇息的學員，也有一些人，正在將目光投向這邊打量，而當他們在見到葉秋鼎與姜青娥說話時，都是在低低的笑起來。

姜青娥搖搖頭，道：「我給李洛送個早餐而已。」

葉秋鼎看了一眼李洛手中的紅糯糕，有些羨慕的道：「還是第一次見到姜學姐幫人買早餐呢，李洛學弟好福氣。」

「呵呵，我就不多打擾了，姜學姐，以後還有任務需要我的話，儘管找我，我一定竭盡所能。」

他衝著姜青娥有些乖巧的笑了笑，然後就擺擺手，灑脫的轉身離去。

李洛望著葉秋鼎離去的身影，有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然後用握著紅糯糕的手指了指姜青娥，聲音嚴厲。

「你給我說說，這又是個啥情況？」

「我這剛進聖玄星學府，又是老獅子，又是大狼狗，又是小奶狗的，這一個個類型都不帶重複的...姜青娥，你是不是想被家法伺候啊？」

第一百三十七章隊長

亭內，郗嬋餘音落下，引得一片寂靜。

李洛三人顯然是受到了極大的衝擊，畢竟以前，從未有人與他們說過這個世間還存在著如此殘酷的真實。

不過也正常，這種消息若是肆意的傳開，難免會引發更大的騷亂與恐懼，有序的隔絕，未必就是個壞事。

「王侯戰場極為特殊，其中步步殺機，危險絕倫，但其中同樣存在著諸多機緣，根據一些粗略的統計，在王侯戰場中由封侯境突破到王級的強者，遠比在外面來得多。」

「所以也不乏真正具備大勇氣的封侯強者，主動前往其中，磨練自身。」

郗嬋望著李洛，輕聲道：「不過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進入王侯戰場的人都值得我們所有人的尊重，因為他們的存在，我們才能夠在這裡安穩的修行，提升自己。」

「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是英雄。」

李洛沉默，神色複雜，英雄麼？或許更多是一種無奈吧，若是有選擇，哪個父母又願意丟下孩子，去那生死未知之地？

「不過王侯戰場雖然是異類進入這方世界的主要通道，但卻並非是絕對，因為異類也是在不斷的開闢著其他的通道，這種通道，被我們稱為「異巢之門」。」郗嬋導師話音從王侯戰場轉回，繼續說道。

「異巢之門帶著一些隨機性，有時候難以監測，以前曾經有異巢之門突然的出現，那所引發的後果，就是造成無數死亡，甚至曾經引發了國家的覆滅，萬裡之內，生機盡滅。」

「這種異巢之門，其實才是學府聯盟緊盯的目標，一旦有異巢之門出現的徵兆，這個地區的所有學府，必須第一時間派出精銳將其抹滅，破壞。」

「這人族各國以及各方勢力，平常爭端不休，即便是各學府之間，也充滿著競爭，可一旦面對異類，所有勢力需放下一切成見，合力對抗。」

郗嬋導師聲音漸弱，她望著眼前有些恍惚的少年少女，知曉這些信息對他們造成了極大的衝擊，畢竟在片刻之前，他們的人生都算得上是平和，然而現在，他們接觸到了這個世界更多的真實，自然就需要背負更多的壓力。

「不過你們也沒必要想太多，異類固然是人族的威脅，但還輪不到你們這些小傢伙來擔憂，天塌了，還有個子高的去頂著。」她安撫了一聲。

三人勉強露出笑容，這種信息，想要消化下去，還是需要一點時間的，不過郗嬋導師說得倒也沒錯，告訴他們異類的存在，只是讓他們對這個世界更多一些了解，以他們現在的實力，沒能力也沒資格去擔憂異類會造成什麼影響，那對他們來說，的確是還有點遠。

而李洛也終於是明白，為何之前姜青娥不與他說王侯戰場相關的信息了，因為告訴了他，只會讓得他平白多一些煩惱而已，別無他用。

畢竟他再擔心李太玄，澹臺嵐，他也不可能直接闖進王侯戰場去。

這一刻，李洛再度深切的感覺到自身實力的重要性。

異類什麼的，先放在心中吧，眼下，還是要先在這聖玄星學府中，不斷的將自身實力提升起來，畢竟，異類再可怕，也沒有他僅剩不到五年的壽命可怕吧？

我命都要沒了，我還怕你？

想通了這些，李洛的神情倒是漸漸有所鬆緩。

亭內的氣氛，也是從先前的壓抑中解放出來。

郗嬋導師也沒有再多說有關異類與王侯戰場之事，而是說道：「以後在學府中，你們就住在隔壁的小樓，那裡有三層，你們一人一層。」

「每日的修行，我會單獨指導你們，同時也會為你們申請一些修煉資源。」

李洛眼睛微亮，舉手道：「可以申請到靈水奇光嗎？六品左右的就行，也不要多少，每個月十支也行啊。」

郗嬋導師眸光瞪了李洛一眼，沒好氣的道：「你以為聖玄星學府是開慈善堂的嗎？每個月十支六品靈水奇光，誰養得起？」

「那五支呢？」李洛不死心的問道。

「一支都沒有！聖玄星學府不免費提供靈水奇光這種資源！」郗嬋導師說道。

「不過如果你真是對靈水奇光有需求的話，我可以幫你溝通淬相院那邊，那邊會有一些產量，只不過這是要付錢的，頂多看你是學府學員，給你打個九折。」

要付錢啊？

那可真是不香了。

李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還以為能白嫖呢。

「老師，還能再問一個問題嗎？」李洛說道。

郗嬋導師瞥了他一眼，又瞧瞧老老實實坐在那裡一聲不吭的白萌萌與辛符，看來這個李洛，不是個乖巧的人。

「說。」

李洛認真的問道：「請問帝流漿有什麼辦法獲得？」

「帝流漿？」

郗嬋導師都怔了怔，旋即聲音中帶著一點若有若無的笑意：「你這還真不是一般的好高騖遠啊，帝流漿是學府中頂尖的修煉資源，如果你對學府有貢獻的話，學府會用來獎勵你的。」

「這個貢獻，怎麼看啊？」李洛好奇的問道。

「比如給學府爭光什麼的...我先前不是說過麼，聖玄星學府也不是沒有競爭對手的，光是這東域神州，就已是遼闊浩瀚，勢力如繁星，而聖學府，也有著數座之多，他們是我們聖玄星學府的老對頭了，畢竟誰不想成為東域神州最強學府？」

「要知道如果成了東域神州最強學府，學府聯盟那邊也會給予龐大的資源支持，到時候受益的將會是整個學府，所以為了這最強學府之爭，東域神州中的各方學府，競爭起來可是毫不手軟的。」

「而這學府之爭，也不可能讓導師或者院長去廝殺，那也太難看了一些，所以最終不就是在一些比賽上面，看你們這些學員的能力嗎？」

「如果到時候你能夠在這些比賽上面脫穎而出，你想要多少帝流漿，學府必然都會滿足你。」

李洛聞言，面色則是有點發黑，這個流程很眼熟啊，南風學府不就是很在乎天蜀郡第一學府的金字招牌嗎？沒想到聖玄星學府也是如此的膚淺！

最重要的是，他這只是一星院的學員，哪有什麼資格去幫聖玄星學府競爭啊，那顯然是四星院或者姜青娥他們才能夠有能力插足的啊。

「而除了這些為學府爭光的大賽，如果你的學府積分能夠達到五千分的話，也可以換取一支帝流漿。」此時，郗嬋導師再度補充道。

「學府積分？五千分？」李洛三人都是好奇的看來。

「沒什麼好奇怪的，所謂學府積分就是你們在學府內的一些表現或者任務賺取而來，比如每個院級每一月的月考，又比如學府發布的任務，也有數額不等的積分，積分的存在，是為了激勵學員的修行，這是很常見而有效的舉措。」

「不要小瞧了學府積分的作用，它不僅能夠兌換到許多唯有聖玄星學府方才具備的特殊修煉之物，甚至連侯級能量引導術也能換取，總之它的用處很多，而且也會貫穿你們的學府生涯，所以你們老老實實的抓住一切能夠賺取學分的渠道便是。」郗嬋導師告誡道。

「月考？」李洛有點無奈，這學府積分似乎很難搞的樣子。

不知道能不能用天量金從別人手中購買積分啊？

李洛動起了歪念頭，畢竟好歹是洛嵐府少府主，家底還是有點的。

但郗嬋導師似是知曉其心中所想一般，淡笑道：「積分唯有依靠自身賺取，無法交易，而學府也嚴厲打擊這種行為，還請各位同學能夠自重，不要觸犯學府的規矩。」

李洛心中尷尬，面上卻是不顯絲毫，轉頭對著白萌萌，辛符沉聲道：「你們一定要記住導師的教誨，不要為我們小組抹黑。」

白萌萌茫然的眨了眨水靈靈的大眼睛，而辛符則是默默的看了他一眼，繼續保持著悶瓜狀態。

「另外你們三人如今算是一個小組，往後若是有任務的話，大概率會同行，所以你們最好選一個隊長出來，免得到時候出現爭議無人拍板。」郗嬋導師也不理會李洛，而是繼續說道。

「隊長？」

李洛聞言，頓時在心中劇烈的搖頭，這什麼隊長屁的權利沒有，還得為隊員著想，當真是鍋蓋下來的時候，第一個就被壓。

倒黴孩子才會去當這種無聊的隊長。

所以李洛直接眼觀鼻鼻觀心，他等待著另外兩人誰稍稍出聲，他就直接鼎力支持。

「那個辛符動了...年輕人就是把握不住。」

而此時，李洛感覺到旁邊的辛符有了動作，頓時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一旁，辛符舉手，黑色兜帽下，有仿佛沒有吃飯的無力聲音傳出：「我...我棄權。」

白萌萌也是低頭，小聲道：「我，我也棄權。」

郗嬋導師點點頭，眸光看向了李洛，拍板道：「他們兩人棄權，那麼李洛就是隊長了。」

李洛嘴角的笑容僵住，心中怒罵一聲。

他娘的，草率了，這次的隊友，簡直喪到了極致。

我還在觀望，你們就直接棄權？！

玩毛啊！

第一百四十二章相曦

湖畔邊。

面對著李洛的「嚴厲指責」，姜青娥只是笑了笑，眸光望著如鏡面般的湖泊，根本未曾去看那離去的葉秋鼎一眼。

她也知道，李洛這是在調侃她。

「你忘記在咱家，行使家法是靠什麼了？」

「想不想訓練室走一遭？」姜青娥唇角輕翹，帶著一絲絲的期待。

李洛連忙收回手指，正色道：「好好的給你講道理，你盡給我整這些野蠻的，我娘真是給這個家帶了一個壞頭。」

姜青娥笑笑，只是隨口道：「這人在二星院中名氣不小，實力也不弱，應該算是排名前三的人物。」

「之前有一次任務，需要有一名新生，他實力算是新生中不錯的，於是就找了他，算是認識。」

「但也就僅此而已了。」

「以前蔡薇姐，靈卿姐就跟我說，只有等到了聖玄星學府，才能夠體驗到什麼叫做無人能擋的絕世風情，現在我感覺這個味對了。」

姜青娥搖搖頭，這種事過於無聊了一些，她甚至都懶得去置評。

「我現在唯一想的事，就是儘快達到封侯境，那樣的話，可以保護你，也可以保護洛嵐府，還可以調查一下師父師娘抽生死籤的事。」

「至於這些無聊的人或事...」

她吐氣如蘭，幽幽的道：「如果他們能主動從人世間消失就好了。」

李洛咽了口口水，青娥姐，雖然你說的很含蓄，但是我可不可以認為你的意思是，他們能不能都去死啊？

好可怕喲。

姜青娥瞧得李洛這模樣，倒是忍不住的一笑，然後伸出手就要習慣性的去摸他的頭髮。

不過這次李洛卻是先伸手，握住了她那嬌嫩的小手。

李洛突如其來的襲擊，讓得姜青娥一怔，不過她卻並沒有任何的驚慌之意，只是金色眸子帶著許些笑意的注視著李洛。

李洛有點無奈，道：「青娥姐，這個時候如果你能夠適當的表現出一點嬌羞，我感覺氣氛會更好一點。」

姜青娥想了想，道：「嬌羞？」

她金色眸子中笑意更甚。

「李洛，雖然我挺想滿足你，但很遺憾，在你沒有打敗我之前，恐怕這一幕是不會出現的呢。」

李洛淚流滿面，因為他又一次的品嘗到了未婚妻太優秀的苦。

而在李洛品嘗著那憂傷的苦時，那葉秋鼎走回了隊伍中，面龐上的洒然之色變淡了許多。

「葉哥，那個小子就是傳說中與姜學姐有婚約的洛嵐府少府主，李洛？」有親近葉秋鼎的人低聲笑問道。

葉秋鼎淡淡的點點頭。

「嘁，不過只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而已，據說那婚約，也是他爹娘仗著對姜學姐有恩，逼迫其籤下的婚約。」

聽到這些同學的話語，葉秋鼎擺了擺手，笑道：「這些市井流言，可沒什麼可信度，那兩位好歹是封侯強者，雖然對自家兒子溺愛萬分，但應該也不至於如此。」

言語雖是在分辯，但卻略有些耐人尋味。

「葉哥你各方面都比那李洛強，你可要把握住機會，姜學姐這種極品，可不是能隨隨便便遇見的。」

「是啊，葉哥，如果你能追到姜學姐，嘖嘖，那咱們這二星院所有男性都是顏面有光啊，可要知道，姜學姐在那三星院，四星院中，都是追求者無數。」

「我看那姜學姐可能還真是吃葉哥你這個類型，不然之前為何會找你同做任務？」

葉秋鼎聞言，笑罵了兩聲，道：「別說這些有的沒的，趕緊訓練吧，別到時候又要挨罵了。」

他將眾人驅散，目光看了一眼遠處湖畔邊，剛好是看見李洛與姜青娥在笑鬧，而姜青娥那絕美的容顏上，所帶著的笑意，仿佛都是帶著一種極為罕見的溫柔與寵溺。

這讓得葉秋鼎眼神微微陰翳了一下，旋即迅速的恢復，然後轉身隨著隊伍離去了。

...

在與姜青娥分別後，李洛回到了小樓。

進屋就看見辛符正在悶頭吃著白萌萌同學精心準備的早餐，他兜帽下的眼神很平靜，但是為何你的腳在微微的顫抖著。

李洛嘴角露出笑容，慢悠悠的走上前去。

「隊長，你要吃早餐嗎？」白萌萌水靈靈的大眼睛看來。

李洛揚了揚手中還沒吃完的紅糯糕，語氣惋惜的道：「今天就不必了，有人專門來給我送了早餐，無法推拒的那種啊。」

辛符抬起頭，看了李洛一眼，眼神有些幽怨。

白萌萌羨慕的道：「是姜學姐嗎？我剛才看見她的身影了呢，姜學姐真漂亮。」

李洛笑著點點頭。

而此時郗嬋導師推門而進，她眸光掃過三人，淡淡的道：「吃完早餐，我會帶領你們前往相力樹。」

三人聞言，精神頓時一振。

郗嬋導師取出三枚紫色玉牌，遞給三人：「聖玄星學府的相力樹，擁有著四種等級的相葉，前三種與你們以前沒有什麼變化，以銅，銀，金來區分，但第四種，只有聖玄星學府才有，我們將其稱為紫玉葉臺。」

「紫玉葉臺，只有紫輝學員才有權限享用，這是你們的銘牌，上面記錄著分配給你們的紫葉玉臺的號碼。」

三人連忙接過，李洛第一時間看去，手中的玉牌頗有質感，撫摸上去柔滑嬌嫩，而在玉牌上，還有著文字。

一星院區，北九十七分枝，第五號。

「相力樹極為的雄偉，區域龐大，每個院級分配的區域都不一樣，簡單來說，越是高星院，他們所分配的區域，天地能量的強度也會更盛一些，那是因為隨著實力的提升，他們所能夠承受的天地能量雄厚程度也是在增漲。」

「另外，你們第一次前往相力樹修煉，若是天賦或者機緣好的話，有可能會引發「相曦」，到時候不必驚慌，因為這算是相力樹給予你們這些新生的一次饋贈。」

「相曦？」李洛三人對視一眼，皆是有些疑惑。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自身第一次來到這種天地能量雄厚的地方，所以有可能在修煉時與相力樹散發的天地能量形成一些共鳴，繼而導致天地能量灌體。」

「這種灌體，有點類似一種洗禮，若是獲得者，自身相力將會得到一次提升，每一年新生第一次去相力樹修煉，都會有人引發「相曦」，因此倒也不算太過的罕見，但不管如何，對於你們來說，如果能夠引發，那終歸是有好處的。」

「對了，這紫葉玉臺，其實是能夠增加你們引發相曦的概率的。」

李洛三人聞言，頓時將手中的紫玉牌都是握緊了一些，心中滿是感嘆，這就是紫輝學員的待遇嗎？果然是處處領先旁人一步啊。

「而相曦的強弱，也會因人而異，辨別方式主要是觀其相曦的明亮度與持久度。」

說到此處，郗嬋眸光看了李洛一眼，似是笑了笑，道：「而聖玄星學府這百年來，引發出來的相曦最為璀璨者，莫過於姜青娥，當年她第一次上相力樹時，那所引發的相曦之明亮，據說在那大夏城中，都能夠感受到一些由此處散發出去的光芒。」

辛符與白萌萌也是驚訝的看向李洛，這位姜學姐，還真是處處都有她所留下的傳說啊。

李洛對此卻表示很淡定，那大白鵝這些年留下的傳說還少了麼，不缺這一道相曦...

只是，如此一來，這一次上相力樹，怕到時候又少不了被人拿來對比，雖然李洛對此早就習慣了，但還是不免感到有些憂愁。

有一個這麼優秀的未婚妻，真是壓力大啊。

有人能懂他的苦嗎？

（今天一更。）

第一百四十三章相力樹下

在解決掉早餐後，李洛三人便是滿懷著期待，跟隨著郗嬋導師出了小樓，直奔相力樹所在的位置而去。

沿途可見諸多學員，匯聚成人流，對著同一個方向而去，那聲勢倒是頗為的壯觀。

顯然此時所有學員都是去往了相力樹進行修煉，只不過因為相力樹太過的龐大，所以各個院區的位置也不相同。

最終約莫二十多分鐘後，李洛三人在郗嬋導師的帶領下，抵達了一星院的登臨區。

而到了這裡，李洛他們才能夠更為清晰直觀的感覺到這棵相力樹的偉岸，那粗壯無比的主幹破地而出，宛如擎天巨柱般的沒入雲霄之中。

無數的分枝蔓延出來，鋪天蓋地，連日光都是難以穿透，只能灑落細碎的光斑。

站在相力樹下，人影就宛如螞蟻一般，當真是渺小之極。

而且最讓人動容的，還是此處天地間瀰漫的那種雄厚能量，即便他們此時還未曾上樹，可那散溢出來的天地能量，依舊是讓得李洛等人感覺到精氣充沛。

這一刻，他們算是明白了那種所謂的洞天福地是什麼意思了。

在李洛他們來到此處的時候，越來越多的新生都是在各自導師的帶領下匯聚此處，一時間顯得極為的喧囂。

而此時李洛瞧見了一道熟悉的人影，那股騷氣，即便是隔著老遠都能夠清晰的聞到。

不是虞浪那貨還能有誰。

虞浪倒是眼尖的見到了李洛這邊，然後眼睛就一亮，連忙分開人群對著這邊而來。

李洛見到虞浪這副猴急模樣，倒是有些感慨，這就是友情嗎？幾天沒見，竟然能夠讓人如此牽腸掛肚。

不過就在李洛感慨間，虞浪伸手有些粗魯的將迎上來的他直接撥開，目光火熱的盯著後面的白萌萌，然後就要上前。

「你想做什麼？」

而此時，一道冰冷的聲音，突然從後面傳來。

虞浪臉龐上的神情頓時僵硬，偏過頭，就見到白豆豆站在後方，眼神冷冽而審視的盯著他。

虞浪乾笑一聲，伸手攬住李洛的肩膀：「當然是來找我的好兄弟啊。」

李洛淡淡的看了他一眼，道：「聖玄星學府夥食如何？」

虞浪有點莫名其妙：「還行吧，你沒去吃嗎？」

李洛平靜的道：「這兩天都是白萌萌做的早餐，所以還沒去吃過。」

虞浪如遭雷擊，顫抖的望著李洛，這種生活，才是他夢寐以求的啊，為什麼他得不到白萌萌的愛心早餐，只能得到白豆豆每天的鞭撻？

倒是白豆豆聞言，有些驚愕的看了李洛一眼，旋即神色有些複雜的道：「萌萌做的早餐？」

從她的眼中，李洛看見了一些同情。

不過旋即，白豆豆又是有些緊張的道：「那你們吃完沒？沒有說什麼吧？」

李洛知曉她的意思，無奈的道：「好歹是她的心意，怎麼可能不吃掉...」

白豆豆頓時鬆了一口氣，看向李洛的目光都是變得友善了一些。

「不過她這是怎麼回事？」李洛有些疑惑的問道，他問的，當然是為什麼那麼難吃的餐點，白萌萌卻可以面不改色的全部吃掉？難道她不知道這些東西味道不太對嗎？

白豆豆猶豫了一下，最終低聲道：「萌萌她小時候中過奇毒，導致她喪失了味覺...」

李洛一臉錯愕，終於是恍然。

沒有味覺，那就是不管吃什麼，在她的嘴中都是寡淡無味，這種缺陷，落在這麼一個清純可愛的女孩子身上，當真是讓人有種莫名的心疼感。

而一旁的虞浪，更是眼眶溼潤，喃喃道：「多好的女孩子啊。」

旋即又衝著李洛忿忿的道：「你們真是不識好歹，如果萌萌是給我做早餐，就算是屎，我也能吃三大碗！」

最後的聲音有點大，導致這附近有些吵雜的聲音頓時安靜下來，一道道目光震驚的看向虞浪。

這人能吃三大碗屎？這麼值得驕傲的嗎？

李洛默默的退後幾步，白豆豆也是捂著額頭，咬牙道：「你能不能給我閉嘴啊！」

虞浪嘀咕了兩聲，但在白豆豆冰冷的目光下，還是老老實實的閉緊了嘴巴。

李洛見狀，不由得一樂，看來虞浪這幾天沒少被這白豆豆教育啊。

白豆豆冷哼一聲，道：「敢跟我妹妹說一句話，就把你剁了。」

說完，便是越過李洛，滿臉笑顏的迎上了白萌萌，姐妹拉在一起，倒是歡聲笑語。

虞浪望著兩姐妹，苦澀的道：「李洛，你有經歷過被棒打鴛鴦的人間慘劇嗎？為什麼這麼悲慘的事情會落在我的身上？我感到好痛苦。」

「你這充其量是岸邊蹲著的蛤蟆，望著湖裡面的白天鵝流口水，所以距離被棒打鴛鴦那一步，應該還挺遙遠，說不定，一輩子都到不了。」李洛寬慰道。

「我覺得吧，白豆豆可能還比較適合你。」

虞浪聞言，目光震驚的看著李洛，道：「好歹認識一場，沒必要這麼惡毒吧？」

「白豆豆...」

他看了一眼白豆豆的身影，壓低聲音道：「這母鯊魚兇殘起來毫無人性，我跟她？不可能不可能，我寧死不屈，我話放在這裡，只要這世界上還有第二個女人，我就絕對不可能跟她白豆豆！」

李洛冷笑道：「幾個菜啊，飄成這樣。」

「人家白豆豆下八品相，天賦一流，家世一流，長相雖然比白萌萌差一些，但也算是清秀，到時候追她的人也不會少，你還寧死不屈？搞得人家要強迫你一樣。」

虞浪一滯，還是搖頭固執的道：「不行，我還是覺得白萌萌這種清純甜美型更適合我。」

李洛搖搖頭，不再理會這個傢伙。

「對了...」虞浪倒是突然看來，道：「清兒那邊的事你知道嗎？」

「什麼事？」李洛一愣，這兩天初入學府，各種事情一堆，修煉也不能落下，他幾乎都沒出過門。

「那個王鶴鳩，一直在纏著她。」

虞浪說道：「之前在擇師賽中，清兒為了幫你拖住王鶴鳩，與這傢伙鬥了一場，吃了不小的虧，而這傢伙可能也因此對清兒有些意思，這些天倒是沒少往清兒那裡去，儼然是有些勢在必得的意思，這事在新生裡面都傳開了。」

李洛眼神一凝，對於虞浪，趙闊，呂清兒他們在擇師賽中拼盡全力幫他攔截的事情，他事後也已經是知曉了，對此他自然也是極為感動，這些朋友，的確是沒白交。

而虞浪，趙闊他們這邊被白豆豆收拾了一頓，不過白豆豆明顯是留了手，不然憑虞浪的實力，想要拖住她，實在是有些天真，所以白豆豆這裡，李洛可以不在意。

但那王鶴鳩，卻是實實在在讓得呂清兒受了一些苦。

這個恩怨，如果他李洛還算是個男人的話，那必然是得記上一筆的。

而且眼下這傢伙還敢去騷擾呂清兒...

呂清兒可是他的好同學，好戰友，怎麼能讓你這小毒鳥給欺負了？

兄弟，路走窄了，就別怪回不了頭啊。

第一百三十八章各個小組

而在李洛這邊莫名其妙的成了倒黴隊長的時候，在那另外的一座小樓中。

虞浪也是老老實實的盤坐在蒲團上，在他的右邊兩人，便是白豆豆與另外一名名為邱落的少年。

在三人對面，頭髮披散，顯得有些不羈的男子正伸著懶腰，而此人，正是那位名為彌爾的紫輝導師。

「該說的你們都知道了，反正往後努力修煉吧。」彌爾笑著，然後站起身來。

「還有什麼想要問的嗎？」

虞浪與白豆豆皆是搖頭，倒是那邱落眼神淡淡的看了虞浪一眼，開口問道：「老師，我想知道，為何我們的隊伍中，會有一個實力如此之差的隊友？」

「說句不好聽的話，他未來會是我們的累贅，甚至會拉低我們隊伍的評分。」

虞浪眼神動了動，但臉龐上依舊掛著笑容，沒有說話。

白豆豆眉頭微蹙了一下。

彌爾導師笑了笑，道：「為什麼要看不起同伴呢？」

邱落認真的道：「不是看不起，而是實話實說，我不喜歡被人拖後腿，一個六品相，九印實力，他真的沒有資格成為我的隊友。」

彌爾導師摸了摸下巴，有點無奈的道：「可是，我當年踏入封侯境的時候，也只是六品風相啊。」

邱落一愣，旋即道：「可不是所有六品相都能達到老師您的成就。」

彌爾導師笑道：「相信我，虞浪或許天賦沒你好，但他會是一個好隊友的。」

說完，便是轉身離去。

邱落見狀，無奈的搖搖頭，然後他看向虞浪，道：「雖然不知道你是怎麼混到這個紫輝符印的，不過強行到不屬於你的層次，最後難受的只會是你自己。」

「你到時候會發現，你連一些金輝學員都不如。」

音落，轉身就走。

虞浪望著他的背影，皺了皺眉頭。

「旁人的譏諷並不重要，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就去努力的趕超他。」白豆豆淡淡的道。

虞浪沉聲道：「他人的羞辱，不過只是平添我的動力罷了！」

「邱落是吧...」

白豆豆聞言，這才輕輕點頭，這虞浪看似不正經，實則還有一些熱血，現在被邱落激一下也是好事。

而在她這邊想著的時候，虞浪已是冷哼出聲：「回頭我找好兄弟李洛打他一頓！」

白豆豆差點一口氣沒岔過來，她捂著胸口，感覺有些胸痛，她究竟得有多天真，才會以為這個人能振作奮起啊。

所以最終，她只能怒其不爭的剮了虞浪一眼，轉身而去。

虞浪望著她離去的背影，乾笑一聲，然後摸著腦袋輕嘆了一口氣。

這紫輝導師的學員，看來也不是那麼好當啊...

...

「你們喝酒不？」

呂清兒望著眼前那身軀魁梧的中年男子，此時的後者一臉笑容，手中抓著酒罈子，很熱情的對著她們說話，一副同時還想要給她們倒酒的模樣。

呂清兒有點頭疼。

這位就是她的那位紫輝導師，曹聖？

怎麼看起來不是很靠譜的樣子啊。

呂清兒心中嘆息一聲，看了一眼旁邊同樣在搖頭的殷月，這是一個看上去頗為文雅的女孩子，在現在的房間中，恐怕只有她跟自己，才算是正常人。

想著這一點，呂清兒眸光看了一眼房間的角落處，那個秦逐鹿面無表情的站在那裡，離著她與殷月八百米，如果不是房間有面積限制，呂清兒毫不懷疑這個人會站到她視線都看不見的地方。

「恐女到這種程度嗎...」

呂清兒微微搖頭，目光與殷月對視一眼，從對方的眼中也是看出了尷尬無奈之色。

「為什麼，不是跟李洛一個小組呢...」呂清兒咬了咬嘴唇，略微的有些怨念，這可是她期盼很久的事情呢。

「呵呵，清兒啊。」此時，曹聖導師突然笑眯眯的看著呂清兒，那眼神滿是溫和。

呂清兒被他的目光看得有些不太自在，強笑道：「老師。」

「你母親還好吧？」曹聖導師突然有些扭捏的問道。

呂清兒俏臉上的表情微微一僵，一旁的殷月立即投來了充滿著八卦意味的目光，甚至連那秦逐鹿，都是抬起了頭。

「老師...認識我娘嗎？」呂清兒有點不知道應該以什麼樣的表情來應對。

「唉，老熟人了。」曹聖輕嘆一聲，這一口嘆息中，仿佛是充滿著許多的故事。

「看見你，就忍不住的會想起你娘...」

呂清兒神色很精彩，道：「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導師才選擇我的吧？」

「那倒不是，清兒你的潛力要成為紫輝學員還是夠的，不要妄自菲薄。」曹聖連忙笑道。

「...」呂清兒小手忍不住的握了握，導師你怎麼看起來很心虛的樣子啊。

看來此次回家後，有必要問問娘，這位曹聖導師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

「我對你們的要求只有一個，成為新生最強的小隊。」

沈金霄神色淡淡的望著面前的王鶴鳩，都澤北軒，戚蘿子，平靜的言語間，卻是蘊含著極大的壓迫。

三人皆是重重點頭。

「北軒，在擇師賽上，你輸給了李洛，但沒必要因此沮喪，那只是你未曾料到他的雙相而已，李洛的第二相，品階並不高，潛力有限。」

沈金霄目光停在都澤北軒身上，道：「我希望你下次再遇見他的時候，能夠一雪前恥，我沈金霄的學生，不會在同一個人身上輸兩次，記住了嗎？」

都澤北軒面色變幻，旋即咬牙道：「老師放心，我一定會全力修行，將這次的恥辱洗刷！」

沈金霄垂下眼目，淡聲道：「如果到時候你再輸，我就只能讓王鶴鳩去幫你討回場子了。」

王鶴鳩聞言，手中碧玉摺扇輕輕敲打掌心，臉龐上露出微笑。

李洛麼？

呂清兒之前就是為了他，強行要來攔截自己。

如果有機會的話，他倒真是想要見識一下這位洛嵐府少府主的雙相究竟有多少的能耐，若是將他打敗的話，想必，呂清兒可以考慮一下他吧？

王鶴鳩的腦海中，閃過呂清兒清麗的容顏以及那讓人看上一眼就難以忘懷的完美玉手，他是一個完美主義，他喜歡任何沒有瑕疵的東西，而呂清兒那雙芊芊玉手，是他所見過的最完美的藝術品，如果能夠將那雙小手握在懷中，那才是人間至高的成就。

於是，他對著都澤北軒笑道：「如果有需要的話，儘管開口。」

都澤北軒面無表情，沒有回答，而是對著沈金霄行了一禮後，便是直接轉身離去。

第一百三十九章我的隊友

翌日清晨。

李洛起床，略作洗漱，站在小樓三層的陽臺上，目光望著不遠處綠蔭間走動的青春靚麗身影，時而會有著成班制的隊伍背負著特製的重裝在有節奏的聲音中，汗流浹背的遠去。

這種重裝有壓制相力的作用，所以背負者必須不斷的運轉相力來抵禦著重裝的重量，不然會直接被重裝壓倒下去，在這聖玄星學府中，這重裝的別名也被稱為魔鬼裝。

這就是聖玄星學府的生活。

充實而讓人充滿著希望。

李洛伸了一個懶腰，摸了摸飢腸轆轆的肚子，然後走下樓。

而到了第二層的時候，他見到一個畫架支起，一道全身包裹在黑袍下的人影，手持著畫筆，專注的勾勒，下筆如有神。

李洛走上前去，打著招呼：「辛符同學，早上好啊。」

兜帽遮掩下的辛符看了他一眼，微微點頭示意。

而經過一天的接觸，李洛已經知曉這位隊員的少言寡語，這個人就宛如真的是影子一般，你如果不去特別的注意他，還真是會直接將他給忽視了。

不過李洛覺得，既然自己身為隊長，那還是應該多關心一下隊員的。

於是他站在辛符旁邊，看著他的畫架，摸著下巴品味了一下，讚嘆道：「你這個小雞畫得很有神韻啊。」

辛符手中的畫筆抖了抖，他似是沉默了幾秒，方才有平靜的聲音傳來：「我畫的是鳳凰。」

李洛愣了愣，神色複雜的望著畫紙上面那隻小雞，不，鳳凰...這上面就差畫幾顆米，就活脫脫的一副小雞啄米圖了。

你告訴我這是鳳凰？你家鳳凰長成這個營養不良的樣子？

「你剛開始學習畫畫嗎？這倒的確是個不錯的興趣，有助於陶冶情操，鍛鍊心境。」李洛心中想了許多，最終說道。

辛符手中的畫筆繼續抖了抖，這一次他沉默更久了：「我畫畫已經十年了。」

李洛吐了一口氣，他媽的心好累啊，畫了十年，你這個水平？我就是用腳，都比你畫得好看啊！

算了，這種怪癖隊員，愛咋咋滴吧。

於是他默默的轉身，下樓去了。

到了一樓，李洛正在考慮著早餐如何解決的時候，就見到一樓的客廳中，穿著小圍裙，露著一截如白藕般修長纖細小腿的白萌萌小心翼翼的端著精緻的早餐放在了桌上。

她水靈靈的大眼睛抬起，看著走下樓的李洛，清純甜美的小臉上露出一抹笑容，小聲道：「隊長，你起來了嗎？早餐我都做好了，不用去學府的食堂吃呢。」

望著眼前這可愛甜美的少女，李洛剛剛還有點鬱悶的心情頓時被照亮了，還好，雖然那個隊員太古怪，但好歹還是有一個是正常的。

李洛連忙出聲感謝，在桌前坐下，一口食物塞進嘴中，然而下一刻，他的神情僵住了。

他有些震驚的望著眼前這看著精緻，可入口卻是如同豬食般的食物，難以想像這究竟是怎麼做出來的。

大意了。

我以為我好歹會有一個正常的隊友。

我累了，毀滅吧。

「隊長，怎麼了？是不是...不好吃啊？」白萌萌見到李洛的表情，小臉白了一下，有些緊張的問道。

李洛望著白萌萌那充滿著擔憂，緊張的眼神，再瞧著那清純可人的小臉，心中嘆息一聲，一口將飯菜吞了下去，露出微笑：「很不錯。」

白萌萌聞言，這才鬆了一口氣。

而此時那辛符也是下了樓，李洛見狀，頓時熱情的喊道：「幸福兄快來！萌萌準備了早餐！」

辛符奇怪的看了一眼似乎有些興奮的李洛，但還是走了過去，白萌萌見狀，連忙也跟他端上一份早餐，他愣了愣後，說了一聲謝謝，這才接過。

一口飯菜塞進嘴中，辛符神情瞬間僵硬下來，旋即他神色複雜的看了看對著他露出笑容的李洛，默默的將飯菜給吞了下去，繼續埋頭大吃，同時還對李洛含糊不清的道：「隊長，這是萌萌的心意，我們一定要吃光。」

「臥槽，是個狠人。」

李洛見狀，心頭一驚，但在白萌萌那希冀的目光中，還是只能一咬牙，開始狼吞虎咽。

白萌萌眼角彎彎，然後也是給自己來了一份，慢條斯理的吃起來，看上去津津有味。

李洛瞧得她這幅模樣，不由得與辛符對視一眼，皆是看出對方眼中的疑惑，她是真的覺得很好吃？白家好歹也是姑蘇郡的老牌世家，在這大夏都算是實力深厚，不可能夥食差到這種地步吧？

李洛搖搖頭，對白萌萌投去同情的目光。

而在此時，房門突然被推開，只見得郗嬋導師走了進來，她擺了擺手，示意三人不用起身。

「今天我們會開始第一次授課，待會你們一起隨我去地下訓練室。」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問道：「導師，那相力樹我們什麼可以去修煉？」

白萌萌，辛符也是好奇的看來，如果說這些進入聖玄星學府的新生最期待的是什麼，恐怕莫過於那棵遮天蔽日的偉岸相力樹了，那是學府的標誌。

「聖玄星學府的那顆相力樹匯聚的天地能量太過雄厚，你們新生只能三天上去一次，不然的話承受不了。」

郗嬋導師解釋道：「所以你們要等到明天，才能上去。」

三人這才恍然的點點頭，旋即忍不住的感嘆，在以前的學府中，相力樹是每天的必修課程，可到了聖玄星學府，他們卻只能三天一次，理由是上面天地能量太雄厚，他們的身體扛不住...

真是豪奢的理由啊。

吃了早餐，李洛三人就懷著期待之心，跟隨著郗嬋導師到了地下訓練室。

畢竟，這可是來自封侯強者面對面的指導啊！

第一個上場的就是李洛，白萌萌與辛符在訓練場邊盤坐，關注。

「把手給我。」

郗嬋導師伸出手，對著李洛說了一句。

李洛見狀，心中遲疑了一下，但最終還是伸出了手。

他知曉對方這是要弄清楚他體內雙相的狀況，再給予精準的一些指點。

而他遲疑的原因，自然是因為體內的第三相宮。

現在這個階段，他並不太願意暴露自身第三個相宮，因為現在的雙相，或許只是讓得一些潛在的敵人開始正視他這個洛嵐府少府主，但一切還算是可控，可如果第三相宮在此時暴露，那就會給人一種過於妖孽的感覺。

這樣的情況下，那些洛嵐府的敵人，未必就會放任他繼續成長下去，說不得到時候，連一位紫輝導師，都有些護不住他，而聖玄星學府雖然有震懾力，但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何必要將自己立於那種危險的境地？

不過眼下推拒也是沒有理由的，而且李洛那第三相宮尚未被開發，如今隱蔽在身體最深處，想必對方不是有意圖的要深入查探，還是難以發現的。

心中想著，李洛也就放鬆了一些，任由郗嬋導師伸出手掌，握住了他的手腕。

（今日一更。）

第一百四十四章李洛的建議

李洛在心中給王鶴鳩記了一筆，不過眼下這裡新生匯聚，幾千人擁擠在一起，他也不好去找呂清兒，所以只能暫時先等等。

咚！

而就在此時，相力樹那沒入雲霄的樹頂位置，突然有著悠揚的鐘吟聲響徹而起。

隨著這鐘聲響起，那相力樹樹底處，有學府的導師在維持秩序：「所有學員，可以登樹了，記得看你們手中銘牌上面的葉臺號碼，可別上錯地方了。」

所有新生翹首以盼，然後滿懷著期待，有序的登上了那蜿蜒如巨蟒般的樹道，如同螞蟻爬樹般，登梯而行。

李洛等人也是順著人流一路往上，他們腳踏木梯不斷上行，有風聲於耳邊呼嘯，十數分鐘後，他們低頭一看，腳下的聖玄星學府都是縮小了許多，那種高度，看得人微微有些眩暈感。

登樹的階梯上，不斷的有相力樹的枝椏延伸而出，分枝上面，一片片閃爍著銅光，銀光乃至金光的相力葉交相輝映。

而這些葉臺，面積比南風學府的相力樹樹葉寬敞一倍，即便是隔著一些距離，李洛都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天地能量在以那一片片葉臺為中心，不斷的匯聚而來。

「當真是奇觀。」

李洛對此，只能發出由衷的感嘆，這相力樹之巍峨，不愧奇觀二字，由此可見聖玄星學府底蘊之深，而最可怕的是，一個聖玄星學府，就已是如此的強大，那其後面的所謂學府聯盟，又該會是何等的深不可測？

對此，李洛只能說，當真不愧是人族最強勢力之一。

而在李洛感嘆時，他突然見到前面的人流隨著不斷的分散，一道熟悉的倩影落入眼中，不是呂清兒還能有誰。

呂清兒身姿窈窕纖細，短裙下的長腿在光潔白絲襪的襯託下，更是顯得修長筆直，不過今天她應該是知道要登高，所以此時還將外套解了下來，纏在小腰間，免得走光。

只是如此一來，更是顯得整個人青春靚麗，這一路走來，不少學員都是在暗地裡打量著。

貼身的短袖衣衫勾勒著玲瓏曲線，細腰，翹臀，長腿，再搭著那特有的如雪晶瑩般的肌膚，讓人感覺似乎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後，她的容顏氣質又是有些提升了。

李洛三兩步追了上去，笑道：「這不是咱們南風學府走出來的金花嗎？」

突然傳來的聲音，讓得呂清兒驚了一下，不過她很快也分辨出了那聲音的主人，當即清麗動人的俏臉上就浮現出一抹笑意。

她瞥了李洛一眼，道：「少府主還記得我啊？我還以為有了新同學，你早就將老同學拋之腦後了呢。」

言語間別有意味，那新同學是指誰，不言而喻。

李洛正色道：「胡說，我們之間的情誼，是區區一個新同學能夠比得了的嗎？」

呂清兒明眸善睞，貝齒咬了下嘴唇，道：「我們之間什麼情誼？」

李洛鄭重的道：「我們之間的戰友情，完全不遜色於虞浪，趙闊，我甚至有一個提議，我們四人組成南風四傑，這樣以後別人就不敢來招惹了。」

呂清兒明媚的笑容頓時一僵，咬著牙剮了李洛一眼，然後都懶得再跟他廢話，腳步加快，直接上了一處分岔的寬敞樹道。

「哼，我到了。」有哼聲傳入李洛耳中，呂清兒便是順著樹道加快腳步的對著她所在的紫玉葉臺而去。

同時心中怒罵：「李洛，你就是個豬頭！」

還南風四傑！你們三個人去當南風三傻吧！

「哎...」

李洛望著呂清兒氣衝衝離去的身影，有些無奈，他這裡還沒問那個小毒鳥的事情呢，這怎麼就跑了。

「我這南風四傑的提議難道有瑕疵嗎？」李洛皺眉，這明明是個很不錯的主意啊，以後誰再招惹呂清兒，他們就有足夠的理由出頭了。

「可能今天她身體不太舒服，等之後找個機會，我再跟她好好說說我這個提議吧...」

李洛搖搖頭，然後繼續沿著木梯而上，數分鐘後，他看見了自己手中銘牌上面的號碼方向。

李洛目光順著那個方向望去，眼中就有著驚嘆之色浮現出來。

只見得寬敞的樹道一側，有紫氣縈繞，那是一方數丈左右的葉臺，葉臺散發著紫光，遠遠看去，仿佛是一方紫玉所化。

天地間的能量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匯聚而來，李洛甚至能夠見到在那葉臺上，有著淡淡的霧氣在流動。

這霧氣，乃是天地能量過於濃鬱所化。

比起之前見到的金葉臺，這紫玉葉臺匯聚的天地能量，的確是更上了一個檔次。

李洛眼中有垂涎之色湧現出來，他已經是迫不及待的想要體驗一下這紫玉葉臺的修煉效果了。

不過就當他準備順著這條樹道前往自己的紫玉葉臺時，卻是見到一個背影擋在了前面。

那黝黑的皮膚，渾身散發的讓人心悸的煞氣，不用看正面李洛就知道是誰。

秦逐鹿。

李洛咳了一聲，身前的秦逐鹿就面無表情的轉過頭。

「雖然我不知道你站在這裡幹什麼，但是以我的智慧來判斷，你可能是找不到自己的紫玉葉臺了。」李洛慢慢的說道。

秦逐鹿沉默了一下，將手中的紫色玉牌遞了過來。

李洛趕緊道：「我不換了啊！」

秦逐鹿腮幫子鼓了鼓，聲音沉悶的道：「幫我看看我的葉臺在哪裡。」

李洛有點無語，嘆了一口氣，接過玉牌看了一眼，又看了看樹道上面的一些指示牌，最後道：「你沿著這條樹道向上再走八個口，然後走右邊第三條分枝道，再左拐進去，應該就能看見你的葉臺了。」

秦逐鹿沉默了數秒，道：「你帶我去吧。」

李洛呆了，然後怒道：「都說這麼清楚了，你還找不到？！」

你這個傢伙腦子裡面是不是只有戰鬥啊？難道連一點尋路常識都沒有的嗎？

秦逐鹿接過玉牌，默默低頭轉身欲走。

李洛見狀，是真沒脾氣了，只能道：「趕緊吧，別浪費時間。」

說著，走到秦逐鹿前面，加快腳步帶路。

秦逐鹿趕緊跟上。

李洛帶著他前行了數分鐘，最後很順利的找到了秦逐鹿的葉臺所在。

「喏，就是這裡了。」李洛指了指，轉身就走。

秦逐鹿目光看來，遲疑了一下，道：「謝了，你的雙相很特別，什麼時候跟我打一場吧。」

李洛險些被氣樂了，你謝人的方式，就是想把人家打一頓？！

你這個腦迴路，很有問題啊！

行行，算我李洛怕了你，以後看見你繞路走！

「我可是謝謝你了。」

李洛沒好氣的說了一聲，然後也不跟他繼續廢話，迅速的原路返回，回到了自己的紫玉葉臺中。

紫玉葉臺上，淡淡的霧氣流動，進入此間，便是讓得人心曠神怡，仿佛體內的相力流動都是開始加快。

在紫玉葉臺中央處，有一截木樁，仿佛蓮座一般。

李洛在這上面坐下來，漸漸的將心境平復下來，同時眼目開始緩緩的閉攏，對於在這相力樹上的第一次修煉，他同樣是抱著極大的期待。

第一百四十章第一次授課

郗嬋導師閉目仔細感應著李洛體內，而後者也是在緊緊的盯著她被黑色面紗遮掩的臉頰。

「咦？」

突然間，郗嬋導師輕咦了一聲。

李洛心頭頓時一跳，不過旋即就聽郗嬋導師說道：「你是水相與木相吧？水相感覺是六品左右，但這種純粹度，有些奇怪呢，這簡直堪比上七品的水相...」

「木相弱許多，只是四品，但同樣有莫名的精純感。」

郗嬋倒是看著李洛，有些疑惑的道：「你是服用過什麼特殊的天材地寶嗎？你的相力，品質挺高。」

「可能是吧。」李洛撓了撓頭，含糊的回道。

郗嬋導師雖然有點疑惑，但也沒有太過的在意，李洛好歹是洛嵐府少府主，他的爹娘都是封侯境強者，給他留下一些天材地寶增強相力的純粹度，這並不算太意外的事情。

「李洛，你的第二相品級雖然不算太高，但你擁有著雙相，這就是你最大的優勢，因為這種力量，正常來說，是要達到封侯境時才會開始觸及的。」

「雖說現在的你也不可能真的掌握完整的雙相之力，可即便只是一些皮毛，也足以讓得你在封侯境之前，享受到獨有的優勢。」

郗嬋導師道：「你將自身的兩種相力運轉起來。」

李洛聞言，心念一動，只見得水相與木相之力，便是於他的身軀表面升騰起來，藍色與碧綠交相呼應，倒是絢麗。

不遠處，白萌萌與辛符目光也是有些好奇，畢竟他們也是第一次見到，有人在封侯境之前，就擁有著雙相。

「你的相力，只能說是有兩種，不能說是雙相之力...因為你連將它們簡單的融合在一起都做不到。」

郗嬋導師搖搖頭，道：「真正的雙相之力，是兩者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一道相力內，擁有著兩種特性，彼此相生，那所爆發出來的威力遠非正常相力可比。」

「你現在的狀態，如果要施展水相之術的話，那就只能運轉水相之力，若是施展木相之術，又得切換成木相之力...太過的繁瑣複雜，與人交手時，容易被對方抓住破綻。」

李洛若有所思，事實的確如此，他體內的兩種相力，涇渭分明，它們可以做到互不幹擾，但他卻沒辦法讓得它們融合在一起。

說到底，還是他能力不足。

「想要看看真正的雙相之力嗎？」郗嬋導師似是笑了笑。

李洛眼睛一亮，點點頭。

郗嬋導師手掌一抬，下一刻，有強悍如洪流般的相力猛然間自她的體內爆發而起，譁啦啦的水聲，於訓練室中流淌起來。

再然後，李洛就見到那澎湃的水相之力在郗嬋導師身前匯聚，緊接著，竟是形成了一頭數丈高大的藍色水虎。

那頭水虎通體蔚藍，又是呈現一種玉色光澤，散發著驚人的兇威，它一出現，便是爆發出咆哮聲，震耳欲聾。

李洛在它的面前，瑟瑟發抖，同時心中震撼，因為他發現，這頭藍色水虎，其散發的威壓，宛如活物。

「我的第一相，你應該看了出來，是一道水相。」

「那你可知我的第二相是什麼？」郗嬋導師問道。

李洛一怔，他望著眼前的藍色水虎，心頭忽然一動，試探的問道：「是一道萬獸相？」

郗嬋導師輕點螓首，道：「沒錯，我的第二相，是一道萬獸相，上七品的玉脂虎相。」

李洛愣了愣，小心翼翼的看了郗嬋導師一眼，怪不得這位導師看似溫和冷靜，但總是讓人不太敢招惹，原來這第二相...是個母老虎。

對於李洛眼神中的含義，郗嬋導師沒看明白，所以就繼續說道：「這頭藍色水玉虎，便是由我的雙相之力所化，它擁有著水相的綿長，也擁有著玉脂虎相的狂暴與兇煞...」

「它的戰鬥力，可是非常強的，尋常天罡將階，怕是禁不住它一巴掌。」

李洛眼中滿是嚮往，這就是封侯強者的雙相之力嗎？天罡將階的強者在他的眼中，已是相當於頂尖高手了，可放在這裡，卻是輕輕鬆鬆被眼前這藍色水虎給拍死，這不由得讓他更深切的體會到了封侯強者的實力有多恐怖。

而他體內這兩種涇渭分明的力量，充其量算是兩種相力，跟雙相之力，真是半點不沾邊。

不過李洛倒也並不沮喪，因為雙相之力雖然難以修行，但他好歹已經上了路，而其他人，在沒有觸及封侯境前，可是連上路的資格都沒有呢。

所以眼下這雙相之力越是強悍，他就越是歡喜。

「雙相之力的修煉，也被分為三個境界，第一境小融，第二境合一，第三境成靈，一般只要突破封侯境的話，不用過多的修煉，就會自然而然的直接達到第三境...當然這是封侯境強者，你就別想著一步跨三境了。」

「而如果你能夠達到第一境，那麼你就能夠短暫的將兩種相力融合，這個程度的雙相之力，會讓你在相師境的爭鬥中如魚得水。」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我每天會以外力，強行將你的兩道相力糅合在一起，你需要逐漸的感悟兩種力量的特性，然後嘗試將它們接觸。」

「雙相之力，你不要指望一蹴而就，畢竟你不是真正的封侯境，所以只能一步步的來。」郗嬋導師叮囑道。

李洛趕緊點頭應下，感激的道：「謝謝老師。」

這種雙相之力的修煉，只有真正的封侯強者才能夠給予他指導以及經驗，如果換做讓他自己摸索的話，不知道會浪費多少不必要的精力與時間。

「另外，你也在學習淬相術吧？」郗嬋導師問道。

「淬相術上面，我也有一些觸及，勉強算是七品淬相師，我在淬相院那邊也有掛職...往後淬相術上面有什麼不懂的，也可以找我。」她隨意的說道。

李洛眨了眨眼睛，他此時真是想要真誠的問一聲：「導師，大腿缺掛件嗎？」

七品淬相師，這在整個大夏國中，都算是頂尖級別了。

在大夏國，一個靈水奇光屋如果想要擠入前十，其自身沒有一位七品淬相師坐鎮的話，別人都是會質疑你的權威與資格的。

又能指點他修行，還能順道指點他的淬相術...這哪裡是導師啊，這簡直就是天使啊！

他此時此刻才明白，找一個紫輝導師，究竟是能夠為自己節省多少的精力。

郗嬋導師再度指點了李洛一些時間，然後就換做了辛符，白萌萌，不知不覺間，便是大半日過去。

「今日暫且到這裡，以後的授課基本會是這樣的模式，我對你們沒有太過苛刻的要求，不過在聖玄星學府，每個月月底都會有一次排位戰，排位戰是以小隊的形式，並非個人，而在排位戰中取得成績的小隊，能夠獲得學府積分，這算是你們這種新生前期為數不多能夠得到學府積分的渠道。」

「而且，如果紫輝小隊連續三次被金輝小隊超越，那麼小隊中，實力最末者，有可能會被淘汰，當然，如果你有一些特長，倒是可以申請避免，比如萌萌這種靈水奇光配方的研究師...」郗嬋導師清淡的眸光看著李洛三人，說道。

三人聞言，神色都是一凜，重重點頭。

看來，即便是成為了紫輝學員，也是不能有絲毫的放鬆啊。

在享受了紫輝導師所帶來的好處後，沒有誰願意再降下去，這一點，現在的李洛深有體會。

不過，想要將他趕到三十名後，那還真是有點困難。

只是這麼說起來...虞浪那傢伙，倒是有點危險啊。

李洛皺皺眉頭，神色間有著一抹擔憂浮現。

希望這個浪貨，能夠加把力吧...

第一百四十五章第一次上樹

鐺！鐺！

悠揚的鐘吟聲迴蕩於天地間，那鐘聲仿佛是帶著古老的韻味，鐘聲擴散之處，所有學員的心境都是開始變得平和下來。

而後天地間似有風聲響起，風兒刮過，相力樹細微的擺動，繼而所有人都是感覺到天地能量在此時陡然間變得有些沸騰起來。

一處處葉臺上，天地能量迅速的匯聚，仿佛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能量漩渦。

漩渦之中，便是一名名的學員。

所有人，都是在此時沉浸到了修煉之中。

而在新生區的一座木臺上，雲霧繚繞，有五道人影靜坐，或是閒聊，或著默不作聲，正是新生中的五位紫輝導師。

沈金霄坐於矮桌前，端著茶壺，自斟自飲數杯，他的目光穿透淡淡霧氣，看了一眼某處的紫玉葉臺。

「郗嬋導師，李洛這雙相，你教得可還滿意？」他突然笑了笑，目光望著不遠處那黑紗罩面，嬌軀玲瓏有致的郗嬋導師。

然而對於他的話，郗嬋導師眸光毫無波瀾，猶如未聞一般，顯然是不想理會。

沈金霄也不在意，只是自顧自的道：「李洛的第二相，品級並不高，充其量也就在四五品左右...他若是無法掌握雙相之力的話，其實也就僅僅只是令得他的相力稍微雄厚點，真要交手，他這低品雙相，未必就比得上下八品的單相，之前能贏了都澤北軒，也多是靠著出其不意。」

「狗抓耗子，多管閒事，沈金霄，不要放著好好的人不去做。」郗嬋導師淡淡的道。

噗。

那端著酒壺喝個不停的曹聖導師噗嗤一笑，旋即又趕緊捂住嘴巴，心疼的看著噴出來的酒水。

沈金霄笑了笑，道：「我只是在為郗嬋導師著想而已，畢竟你資歷稍淺，這幾年也未曾教出過重量級的學員，而再等一兩年，或許學府聯盟的「天鏡塔」又要開啟了，若是郗嬋導師履歷還是普普通通的話，恐怕又得損失掉這次的機會了。」

郗嬋導師冷笑一聲，道：「可惜，沈金霄你如果能夠留住姜青娥這位學員，這天鏡塔必然有你一席之地。」

沈金霄雙目虛眯了一下，周身天地能量隱隱有些動蕩。

而郗嬋導師也是眸光冰冷的投來，氣氛瞬間冰冷。

「咳...」

彌爾導師輕咳一聲，打破冰冷氣氛，笑道：「你們說這新生第一次上相力樹修煉，誰引發的相曦最為明亮？」

一名模樣清瘦斯文的紫輝導師笑了笑，道：「不出意外，應該會是秦逐鹿，此人身懷上八品相，心性單純嗜戰，未來前途不可限量。」

他正是那第五位紫輝導師，名為楚子。

「王鶴鳩，白豆豆，都澤北軒，伊粒沙等人，也皆是身懷下八品相，若是運氣不錯，也有可能與秦逐鹿爭輝。」曹聖導師放下酒罈子，笑道。

「不過引發相曦，也並非完全是依靠相性品階，也靠內心的信念...這是對自身的從容與信任，心性上修煉的重要性，未必就比相性品階低。」

「畢竟以往我們所見過金輝，銀輝學員中，也曾有人引發相曦，其明亮度，甚至還超過了一些紫輝學員。」

「這就是自身信念所帶來。」

其他紫輝導師聞言，也是點頭，他們身為封侯強者，自然也明白這個道理，只不過信念一說，關乎心性，這些少年，未必就能夠體悟到信念所能夠帶來的好處。

而也就是在他們說話間，突然這方區域有一道異樣的相力波動爆發，五位紫輝導師神色一動，目光投去，便是見到在一座紫玉葉臺上，那裡有著異光在凝聚，繼而開始擴散。

「這麼快就引發相曦了嗎？」

五位導師有些驚訝，眸光洞穿相曦，就見到了盤坐在其中的那一道皮膚黝黑的身影，正是秦逐鹿。

一道道曦光流轉於秦逐鹿身軀之外，倒是顯得格外的明亮，璀璨。

「不錯，這相曦之強，已經算得上是這兩年少見的程度了。」對於秦逐鹿引發的相曦，幾位紫輝導師都是點點頭，表示讚賞。

不過對於秦逐鹿引發相曦，他們一點都不感到意外，畢竟以其相性品階以及那特殊的心性，他的確是要勝過其他的學員。

而在秦逐鹿引發相曦之後不久，仿佛也是引起了其他一些頂尖學員的注意，當即也開始有著一道道相曦陸陸續續的綻放。

這些學員，無一例外都是新生中的頂尖者。

一時間，諸多相曦交相呼應，倒是精彩絢麗。

...

當外界諸多相曦綻放時，李洛則是將心神沉浸於體內的兩座相宮，此時有著大量的天地能量湧入體內，經過能量引導術的引領，最後化為兩股精純的相力，落入到了兩座相宮內。

而兩座相宮中，兩顆相力種子散發著饑渴的氣息，將湧入而進的相力盡數的吞下。

李洛能夠清晰見到，兩顆相力種子上面，開始有著細微的相力痕跡如斑點般的冒出來。

而相力種子的體積，也是在緩緩的變大起來。

感受著兩顆相力種子的變化，李洛心中也是歡喜，聖玄星學府這棵相力樹果然非同凡響，這第一次的修煉，效果超乎他想像的好。

隨著越來越多的天地能量湧入，兩顆相力種子，在此時開始發出了細微的震動。

這一刻，李洛感覺到外界的天地能量隱隱的有些異樣波動，當即心中微微一蕩，旋即輕輕笑起來。

他明白，這是自身相力種子與外界的天地能量形成了共鳴。

那所謂的相曦，不出意料的來臨了。

...

與此同時。

在某座紫玉葉臺上。

虞浪緊閉著眼睛，吸收煉化著四周不斷湧來的天地能量，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卻是發現，雖然修煉效果挺好，但那相曦並沒有出現的徵兆。

顯然，他這六品相，還是相對而言低了一些。

這個結果，讓得虞浪有些無奈與焦灼，不過很快，他輕吐了一口氣，迅速的穩住了心境。

「只能拿出絕招了。」

他喃喃自語一聲，然後心中一聲暴喝如雷：「我是虞浪，我有八品相，我會成為世界上最快的男人！」

「我是虞浪，我有八品相，我會成為世界上最快的男人！」

「......」

一聲聲怒吼咆哮，在虞浪的心中不斷的滾動。

在那吼聲迴蕩中，虞浪的神色，竟然是開始漸漸的變得肅然起來。

而若是有懂行的人知曉虞浪心中所思所想，必然會震驚的發現，這個傢伙，竟然在施展某種催眠術。

只不過他的催眠不是針對別人，而是針對他自己...

他在一次次的催眠中，讓他相信，自己真的擁有著八品相，並且未來會成為最快的男人。

一般說來，這種催眠太過的不現實，但偏偏，似乎這虞浪自己都信了！

這一刻，他仿佛有了八品相。

於是，下一瞬間，他所在的紫玉葉臺，天地能量波動起來，繼而有相曦陡然爆發！

（今天一更。）

第一百四十六章李洛的持久力

高臺上，五位紫輝導師望著那一道道交相輝映的相曦，倒是並不感到太過的意外，畢竟這一幕，他們也算是司空見慣了。

第一次來相力樹上修煉的人，引發相曦的難度不會太高，當然，也不會真能多到泛濫，按照每年的統計，新生上樹，能夠引發相曦者，大多也就在二三十人左右。

一般來說，這些紫輝學員大概率是能夠引發的，畢竟能夠成為紫輝學員者，自身條件必然是極好，再加上紫玉葉臺的特殊，所以相對而言，不能引發相曦的紫輝學員，反而是比較少見。

沈金霄自斟自飲，淡漠的目光，倒是在盯著李洛所在的位置。

到現在為止，李洛那裡還沒有相曦的出現，但沈金霄並不會真的覺得他無法引發，畢竟李洛自身的條件那是無可否認的，即便他的雙相品階不算高，但雙相畢竟是雙相，其綜合起來，並不會遜色於八品。

所以沈金霄想要關注的，並非是李洛能否引發相曦，而是想要看他引發的相曦能夠明亮到什麼程度...

不過這邊還沒等待到李洛的相曦出現，那一旁的彌爾導師突然驚咦出聲，其他導師順著他的目光望去，就見到虞浪所在的紫玉葉臺上，突有明亮的相曦爆發。

那光芒之強，竟然是並不弱於都澤北軒，白豆豆等人。

「這虞浪，我記得應該只是六品風相吧？原本我以為他會成為此次紫輝學員中唯一一位無法引發相曦的人，沒想到他竟然能夠做到。」楚子導師笑道。

曹聖將酒罈放下，盯著虞浪所在看了片刻，道：「這個小子的相曦，明亮中帶著許些的虛浮，這說明他並非是依靠自身相性品階所引發，而是靠著一股信念。」

「他的天賦一般，但這心性，還算不錯。」

其他導師也是笑著點點頭，這個虞浪的自身條件算是這批紫輝學員中最差的，所以他想要追趕上其他的紫輝學員，則是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與努力，而想要將這種努力支撐下去，那就需要一股不滅的信念。

如果連他自己都覺得自己做不到，那麼，就真的是沒機會做到了。

相反，如果他能夠生出一種執念，有時候，一些不可能，也會化為可能。

相性的品階，只是會讓人在相力修煉上變得更輕鬆一些，潛力更深一些，可最終決定他能夠走到哪一步的，自身的信念，也是不可或缺。

而在幾位導師目光被虞浪那裡所吸引時，郗嬋眸光忽的一動，望向了李洛所在的位置。

此時那裡天地能量開始動蕩起來，然後以李洛的身體為源頭，陡然捲起了能量漩渦，與此同時，有相曦之光湧現而出。

首先是一道藍色的相曦之光，那光芒如同一道水波般，蕩漾在李洛身軀表面。

藍色相曦之光後，緊接著又是有著碧綠之色浮現，化為了另外一道相曦。

「這李洛，果然是兩道相曦。」曹聖導師回過神來，目光一掃，有些驚嘆的笑道：「這可真是罕見的一幕啊。」

「雖然是兩道相曦，但這璀璨度，比起秦逐鹿，還是要黯淡一籌，更別說跟當初的姜青娥比了。」沈金霄淡聲說道。

曹聖等人也是點點頭，的確，從相曦的明亮程度來說，李洛這兩道相曦似乎是顯得有些不溫不火，與當初姜青娥那道璀璨如耀日般的相曦比起來，差了太多。

不過也正常，姜青娥那九品光明相太過的霸道，這聖玄星學府近百年來，也沒哪個學員能夠超過她。

李洛雖說是雙相，但品階還是稍微低了點，如果他的雙相都能夠達到八品的話，那麼應該就能夠與姜青娥相媲美了。

郗嬋導師則是未曾說話，其實她也並未指望李洛真的就能夠比肩姜青娥，眼下他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已經算是不錯，那沈金霄無非就是故意沒事找事，並不需要過多的理會。

沈金霄在確定了李洛的相曦沒有太過的出彩後，也就沒有繼續將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畢竟他只是要確定，李洛雖然擁有雙相，但真要比起來，他也頂多就跟都澤北軒他們這種下八品差不多而已，雖說也算是潛力不錯了，可終歸是能夠讓得沈金霄心中好受一些。

相力樹這片新生區域中，伴隨著諸多學員的修煉開始，時不時的也會有著一兩道相曦於金輝學員那邊所綻放，但那些相曦的光芒，比起紫輝學員這邊還是要差許多。

顯然，那種能夠跨越天賦間的差距追趕上來的學員，終歸是極少數。

而那些引發了相曦的學員，則是在諸多羨慕的目光中，閉目修煉，享受著那天地能量蜂擁而進，猶如灌頂一般，引得體內的相力急速的增強。

這些相曦的出現，持續了約莫十分鐘左右。

這是相曦持續的正常時間，而最為出色的，也就莫過於當初姜青娥的二十分鐘。

白豆豆於修煉中睜開眼睛，她的臉上有著歡喜之色，這一次的相曦，令得她的相力增強許多，簡直足以抵得上一月苦修。

她的目光，突然看向了虞浪所在的位置，然後就有些驚訝的見到後者身上漸漸消散的相曦。

「這傢伙...竟然也引發了相曦？」對於虞浪的六品風相，她是有所了解的，這種天賦，在紫輝學員中算是墊底，原本白豆豆以為這次虞浪恐怕連相曦都難以引發，但顯然，她有些低估了虞浪。

「似乎沒想的那麼差啊。」她撇撇嘴，自語道。

而虞浪，也是在此時迷迷糊糊的睜開了眼睛，他感應了一下體內，頓時睜大了眼睛：「臥槽，我十印了？」

這一次的相曦，竟然直接讓得他達到了十印境，之後再做一些積累，就可以衝擊相師境了！

這個結果，讓得虞浪欣喜若狂，同時感嘆，果然成功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雖然他也不知道他究竟準備了一個啥。

越來越多的相曦在此時開始消散，直到最後，還剩下一道相曦在綻放著頑強的光芒。

眾人看去，發現那相曦中的人，正是李洛。

不過大家也沒有太在意，應該很快就結束了吧。

於是這一等，又是八分鐘過去，可李洛身上散發的相曦，依舊還沒有散去的跡象。

高臺上，五位紫輝導師也是感覺到一些驚異。

「這是十八分鐘了？持久性上面，竟然都快要追上姜青娥了？」曹聖導師驚愕的說道。

沈金霄面色微微變幻了一下，而郗嬋導師的眸光，倒是突然的變得明亮了起來，緊緊的盯著相曦之中的那道身影。

其他導師面面相覷，這李洛的相曦，光芒雖然不強，可這持久力...似乎有點驚人啊。

（今天一更。）

第一百四十一章算計

翌日清晨，李洛滿懷著對聖玄星學府那相力樹的期待之情，睜開了眼睛。

洗漱，下樓。

在二樓的地方見到辛符一如既往的專注於畫架之前，這一次李洛收起了那幼稚的隊長關懷，面無表情的直接下樓了。

一樓客廳，白萌萌在廚房忙碌著，輕盈的身影在精心的準備著早餐。

望著少女清純嬌美的容顏，李洛輕嘆一口氣，雖然說秀色可餐，但每天吃這種東西，也不是個事啊。

而在李洛心中愁悶間，突然房門被敲響，他上前打開，然後就有著一張熟悉的絕美臉頰映入眼中。

「青娥姐？」李洛有些驚喜，露出笑容。

姜青娥亭亭玉立，嬌軀玲瓏有致，戰裙下的雙腿纖細筆直，金色的眸子散發著一種難以言明的魅力，讓人目光忍不住的沉迷其中。

清晨的光落在她的俏臉上，嬌嫩的肌膚上，仿佛可見淡淡的玉光流轉。

而此時，在她的玉指上，拎著一個小袋，在見到李洛後，她笑了笑，將小袋遞了過去。

「這是聖玄星學府食堂裡面最出名的紅糯糕，用來當早餐是最好的。」

李洛連忙接過，有些熱淚盈眶：「得救了！」

「你再來晚點，我又要被折磨一次了。」他悄悄指了指房間裡。

姜青娥瞥了一眼，就見到白萌萌那嬌小可愛的倩影，似笑非笑的道：「你這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你吃一次就知道了。」李洛悲嘆道。

姜青娥也不與他貧嘴，道：「跟我走走吧。」

李洛看她這樣子，就知道她是有話找他，於是點點頭，轉身跟白萌萌交代了一聲後，就與姜青娥走出了小樓。

小樓之前，有一片清澈如鏡般的湖泊，淡淡的霧氣縈繞。

湖泊邊的道路上，時不時的有著訓練的學員穿著魔鬼裝呼嘯而過，同時不免有一道道目光落在與姜青娥並肩而行的李洛身上。

那些目光中，充斥著濃烈的雄性嫉妒。

畢竟姜青娥如今已是聖玄星學府三星院的學員了，論起知名度，恐怕學府內無人不知，據說論起人氣，姜青娥已是絲毫不遜色於那位如今是四星院學員的長公主。

李洛對於這些目光，早已經免疫，他一口一個紅糯糕，同時說道：「青娥姐要說什麼？」

姜青娥金色眸子看了他一眼，沉默了數息，道：「有關王侯戰場的事情，你那位導師應該已經和你說過了吧？」

李洛抓向袋子裡面的紅糯糕的手頓了頓，眼神一下子變得複雜了許多，輕輕點頭。

「難怪以前青娥姐不跟我說。」他嘆了一聲。

「提前知曉這些，會對你造成不小的壓力，沒這個必要。」姜青娥說道。

「其實應該是無能為力吧。」李洛苦笑道。

「無能為力的不僅是你，連我也是。」

姜青娥輕聲道：「不過也沒必要妄自菲薄，有一個目標，並不是什麼壞事。」

李洛點點頭，沉默了一下，道：「也不知道老爹老娘，現在究竟怎麼樣了...」

「他們一定沒事的，我們不必做一些無謂的擔憂，而且與其擔心他們在王侯戰場中的安危，我們或許反而才更應該小心謹慎一些。」姜青娥緩緩道。

李洛眉頭一挑：「什麼意思？」

姜青娥走入湖泊邊一棵樹蔭下，眸光凝望著湖面，這一刻，李洛感覺到她的神色變得冷冽了許多。

「你應該知道是如何挑選進入王侯戰場名額的吧？」

「生死籤。」李洛說道。

「大夏封侯強者，算不上太多，但粗略一算，也不下數十位...然而師父師娘同時抽中黑籤，這會不會...太巧合了一些？」

清晨，姜青娥平靜的聲音傳入李洛的耳中，卻是讓得他猛的打了一個寒顫，面色瞬間陰沉了下來。

「你的意思是...他們被人算計了？」李洛一字一頓的道。

姜青娥伸手接著一片飄下的落葉，道：「我沒有證據，這只是我的一種猜測與直覺。」

李洛沉聲道：「可是你也應該知道，想要在這生死籤上面做手腳，可不是尋常人能夠做到的，誰能有這麼大的本事？」

姜青娥沉默了一下，道：「如果真要來猜測的話，大夏有三方勢力，具備這個本事。」

她看了李洛一眼。

「聖玄星學府，王庭，金龍寶行。」

李洛啞然，這三方，的確是大夏最強的勢力，但如果他們真要算計老爹老娘，動機又是什麼呢？真有這個必要嗎？

「我知道這個猜測很是天方夜譚，所以我一直沒有說過，只是如今你來了王城，也進了聖玄星學府，開始進入各方勢力的眼中，那麼我這些猜測，就得和你也說一下，不管是不是我想太多，終歸還是得小心一些。」姜青娥說道。

李洛點點頭，嘆道：「其實說到底，還是實力不夠。」

姜青娥也是深有同感，如果她此時已經封侯，那麼就不必如此的束手束腳，可以放心大膽的去探查一些她所疑惑的事。

而在此時，兩人突然聽見了腳步聲從一旁傳來，頓時都不約而同的停了話。

「呵呵，姜學姐，先前看你背影覺得眼熟，過來一看，果真是你。」有一道笑聲同時的響起，李洛轉頭，只見得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笑著走來。

青年模樣不差，劍眉星目，此時的他穿著厚重的魔鬼裝，然而即便是穿著如此沉重之物，他依舊是神色從容，可見實力不差。

青年身上的衣袍上面，有著兩顆星辰，說明此人是二星院的學員，比李洛高一級。

而在李洛打量著這青年時，後者也是將目光看向他，露出笑容：「你就是李洛學弟吧？早就有所耳聞了。」

「我叫葉秋鼎，是二星院的學員。」

李洛回以笑容，道：「你好，葉學長。」

「有事嗎？」姜青娥眸光平靜的看了這葉秋鼎一眼，問道。

葉秋鼎連忙擺擺手，道：「我們訓練完畢，剛好在這裡歇息，我無意間見到姜學姐在這裡，就想過來打個招呼，沒打擾你們吧？」

李洛看了一眼後方的路道上，在那裡的綠蔭下，的確是見到數十人閒坐在那裡，他們都披著魔鬼裝，大汗淋漓的喘著粗氣。

從衣服上來看，這些人都是二星院的學員。

而此時那些歇息的學員，也有一些人，正在將目光投向這邊打量，而當他們在見到葉秋鼎與姜青娥說話時，都是在低低的笑起來。

姜青娥搖搖頭，道：「我給李洛送個早餐而已。」

葉秋鼎看了一眼李洛手中的紅糯糕，有些羨慕的道：「還是第一次見到姜學姐幫人買早餐呢，李洛學弟好福氣。」

「呵呵，我就不多打擾了，姜學姐，以後還有任務需要我的話，儘管找我，我一定竭盡所能。」

他衝著姜青娥有些乖巧的笑了笑，然後就擺擺手，灑脫的轉身離去。

李洛望著葉秋鼎離去的身影，有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然後用握著紅糯糕的手指了指姜青娥，聲音嚴厲。

「你給我說說，這又是個啥情況？」

「我這剛進聖玄星學府，又是老獅子，又是大狼狗，又是小奶狗的，這一個個類型都不帶重複的...姜青娥，你是不是想被家法伺候啊？」

第一百四十二章相曦

湖畔邊。

面對著李洛的「嚴厲指責」，姜青娥只是笑了笑，眸光望著如鏡面般的湖泊，根本未曾去看那離去的葉秋鼎一眼。

她也知道，李洛這是在調侃她。

「你忘記在咱家，行使家法是靠什麼了？」

「想不想訓練室走一遭？」姜青娥唇角輕翹，帶著一絲絲的期待。

李洛連忙收回手指，正色道：「好好的給你講道理，你盡給我整這些野蠻的，我娘真是給這個家帶了一個壞頭。」

姜青娥笑笑，只是隨口道：「這人在二星院中名氣不小，實力也不弱，應該算是排名前三的人物。」

「之前有一次任務，需要有一名新生，他實力算是新生中不錯的，於是就找了他，算是認識。」

「但也就僅此而已了。」

「以前蔡薇姐，靈卿姐就跟我說，只有等到了聖玄星學府，才能夠體驗到什麼叫做無人能擋的絕世風情，現在我感覺這個味對了。」

姜青娥搖搖頭，這種事過於無聊了一些，她甚至都懶得去置評。

「我現在唯一想的事，就是儘快達到封侯境，那樣的話，可以保護你，也可以保護洛嵐府，還可以調查一下師父師娘抽生死籤的事。」

「至於這些無聊的人或事...」

她吐氣如蘭，幽幽的道：「如果他們能主動從人世間消失就好了。」

李洛咽了口口水，青娥姐，雖然你說的很含蓄，但是我可不可以認為你的意思是，他們能不能都去死啊？

好可怕喲。

姜青娥瞧得李洛這模樣，倒是忍不住的一笑，然後伸出手就要習慣性的去摸他的頭髮。

不過這次李洛卻是先伸手，握住了她那嬌嫩的小手。

李洛突如其來的襲擊，讓得姜青娥一怔，不過她卻並沒有任何的驚慌之意，只是金色眸子帶著許些笑意的注視著李洛。

李洛有點無奈，道：「青娥姐，這個時候如果你能夠適當的表現出一點嬌羞，我感覺氣氛會更好一點。」

姜青娥想了想，道：「嬌羞？」

她金色眸子中笑意更甚。

「李洛，雖然我挺想滿足你，但很遺憾，在你沒有打敗我之前，恐怕這一幕是不會出現的呢。」

李洛淚流滿面，因為他又一次的品嘗到了未婚妻太優秀的苦。

而在李洛品嘗著那憂傷的苦時，那葉秋鼎走回了隊伍中，面龐上的洒然之色變淡了許多。

「葉哥，那個小子就是傳說中與姜學姐有婚約的洛嵐府少府主，李洛？」有親近葉秋鼎的人低聲笑問道。

葉秋鼎淡淡的點點頭。

「嘁，不過只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而已，據說那婚約，也是他爹娘仗著對姜學姐有恩，逼迫其籤下的婚約。」

聽到這些同學的話語，葉秋鼎擺了擺手，笑道：「這些市井流言，可沒什麼可信度，那兩位好歹是封侯強者，雖然對自家兒子溺愛萬分，但應該也不至於如此。」

言語雖是在分辯，但卻略有些耐人尋味。

「葉哥你各方面都比那李洛強，你可要把握住機會，姜學姐這種極品，可不是能隨隨便便遇見的。」

「是啊，葉哥，如果你能追到姜學姐，嘖嘖，那咱們這二星院所有男性都是顏面有光啊，可要知道，姜學姐在那三星院，四星院中，都是追求者無數。」

「我看那姜學姐可能還真是吃葉哥你這個類型，不然之前為何會找你同做任務？」

葉秋鼎聞言，笑罵了兩聲，道：「別說這些有的沒的，趕緊訓練吧，別到時候又要挨罵了。」

他將眾人驅散，目光看了一眼遠處湖畔邊，剛好是看見李洛與姜青娥在笑鬧，而姜青娥那絕美的容顏上，所帶著的笑意，仿佛都是帶著一種極為罕見的溫柔與寵溺。

這讓得葉秋鼎眼神微微陰翳了一下，旋即迅速的恢復，然後轉身隨著隊伍離去了。

...

在與姜青娥分別後，李洛回到了小樓。

進屋就看見辛符正在悶頭吃著白萌萌同學精心準備的早餐，他兜帽下的眼神很平靜，但是為何你的腳在微微的顫抖著。

李洛嘴角露出笑容，慢悠悠的走上前去。

「隊長，你要吃早餐嗎？」白萌萌水靈靈的大眼睛看來。

李洛揚了揚手中還沒吃完的紅糯糕，語氣惋惜的道：「今天就不必了，有人專門來給我送了早餐，無法推拒的那種啊。」

辛符抬起頭，看了李洛一眼，眼神有些幽怨。

白萌萌羨慕的道：「是姜學姐嗎？我剛才看見她的身影了呢，姜學姐真漂亮。」

李洛笑著點點頭。

而此時郗嬋導師推門而進，她眸光掃過三人，淡淡的道：「吃完早餐，我會帶領你們前往相力樹。」

三人聞言，精神頓時一振。

郗嬋導師取出三枚紫色玉牌，遞給三人：「聖玄星學府的相力樹，擁有著四種等級的相葉，前三種與你們以前沒有什麼變化，以銅，銀，金來區分，但第四種，只有聖玄星學府才有，我們將其稱為紫玉葉臺。」

「紫玉葉臺，只有紫輝學員才有權限享用，這是你們的銘牌，上面記錄著分配給你們的紫葉玉臺的號碼。」

三人連忙接過，李洛第一時間看去，手中的玉牌頗有質感，撫摸上去柔滑嬌嫩，而在玉牌上，還有著文字。

一星院區，北九十七分枝，第五號。

「相力樹極為的雄偉，區域龐大，每個院級分配的區域都不一樣，簡單來說，越是高星院，他們所分配的區域，天地能量的強度也會更盛一些，那是因為隨著實力的提升，他們所能夠承受的天地能量雄厚程度也是在增漲。」

「另外，你們第一次前往相力樹修煉，若是天賦或者機緣好的話，有可能會引發「相曦」，到時候不必驚慌，因為這算是相力樹給予你們這些新生的一次饋贈。」

「相曦？」李洛三人對視一眼，皆是有些疑惑。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自身第一次來到這種天地能量雄厚的地方，所以有可能在修煉時與相力樹散發的天地能量形成一些共鳴，繼而導致天地能量灌體。」

「這種灌體，有點類似一種洗禮，若是獲得者，自身相力將會得到一次提升，每一年新生第一次去相力樹修煉，都會有人引發「相曦」，因此倒也不算太過的罕見，但不管如何，對於你們來說，如果能夠引發，那終歸是有好處的。」

「對了，這紫葉玉臺，其實是能夠增加你們引發相曦的概率的。」

李洛三人聞言，頓時將手中的紫玉牌都是握緊了一些，心中滿是感嘆，這就是紫輝學員的待遇嗎？果然是處處領先旁人一步啊。

「而相曦的強弱，也會因人而異，辨別方式主要是觀其相曦的明亮度與持久度。」

說到此處，郗嬋眸光看了李洛一眼，似是笑了笑，道：「而聖玄星學府這百年來，引發出來的相曦最為璀璨者，莫過於姜青娥，當年她第一次上相力樹時，那所引發的相曦之明亮，據說在那大夏城中，都能夠感受到一些由此處散發出去的光芒。」

辛符與白萌萌也是驚訝的看向李洛，這位姜學姐，還真是處處都有她所留下的傳說啊。

李洛對此卻表示很淡定，那大白鵝這些年留下的傳說還少了麼，不缺這一道相曦...

只是，如此一來，這一次上相力樹，怕到時候又少不了被人拿來對比，雖然李洛對此早就習慣了，但還是不免感到有些憂愁。

有一個這麼優秀的未婚妻，真是壓力大啊。

有人能懂他的苦嗎？

（今天一更。）

第一百四十七章花種

相力樹新生區域。

隨著諸多新生第一次的修煉漸漸的結束，越來越多驚疑的目光開始投向那一座紫玉葉臺，因為到現在為止，只有那裡還在頑強的綻放著兩色相曦。

秦逐鹿，白豆豆這些頂尖學員的眼中，也是有著愕然在浮現，他們的相曦持續時間，只是十分鐘左右，這已經算是比較久了，而且據說當初那姜青娥，也只是持續了二十分鐘。

但就是這二十分鐘，就讓得姜青娥打破了相曦持續時間的記錄。

然而眼下，這李洛，竟然也持續到了十八分鐘？

難道他還能夠追趕上姜青娥不成？

在那諸多有些震動的目光注視下，兩分鐘時間眨眼即過，二十分鐘抵達，但李洛身上散發出來的相曦光芒，依舊還未曾散去。

譁！

有震驚的譁然聲開始響起。

李洛的持續時間，竟然真的超越了姜青娥！

要知道，姜青娥可是九品光明相啊！

「這傢伙！」

都澤北軒面色陰沉的望著這一幕，眼中有著嫉妒之意，李洛這一次次刷著存在感的行為，實在是讓人惱怒。

「這李洛，竟然這麼持久的嗎...」司秋穎也是美目瞪圓，神色有些複雜的望著李洛身體外的兩道相曦，雖然這相曦光芒的璀璨度比不上姜青娥，但是最起碼，持久力上面，已經追趕上來了。

這讓得司秋穎有點恍惚，當日在大夏城外初見李洛時，她可不覺得這個可惡的傢伙能夠在聖玄星學府中掀起什麼浪花，可顯然，她失誤了。

這不由得讓她想起當日姜青娥的淡淡言語。

姜青娥說，李洛或許會成為聖玄星學府這一屆新生第一人。

當時司秋穎對於這話，雖然面上不敢駁斥姜青娥，但心中顯然還是不以為然，只是當做姜青娥為了給李洛一些面子。

但現在來看...

司秋穎咬了咬紅唇，旋即用力的搖搖頭，不可能，李洛打敗了都澤北軒的確很難得，但想要成為最強新生，還是差了一些，畢竟那秦逐鹿，王鶴鳩，白豆豆，可都不是善茬。

呂清兒也是在凝望著相曦中李洛的身影，唇角泛起許些的笑意，她喜歡看見李洛展現出他的光芒，技驚四座，引得諸多的震撼。

以前在南風學府，或許是因為那場空相的原因，李洛性格有些變化，不再喜歡顯露自己，而是變得低調許多。

呂清兒知道這種變化或許不算什麼壞事，但就是偶爾的有著一種細微的心疼之意，在她看來，李洛的優秀不遜色於任何人，即便是...姜青娥。

這麼優秀的他，就應該成為那萬眾矚目的焦點。

所以，對於李洛在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後這屢屢的耀眼成就，呂清兒一直都是在帶著欣喜的默默凝視著。

「臥槽，洛哥牛啊。」

虞浪滿臉的感嘆，道：「看來聖玄星學府最持久的男人這個稱號，非你莫屬了。」

他欣慰的點頭，打算等事後跟趙闊他們商量一下，打一個最持久的匾額送給李洛，最好掛在他的小樓前，讓聖玄星學府所有人都來瞻仰。

諸多新生沸騰熱鬧，而那五位紫輝導師所在的高臺上，倒是頗為的安靜，五人皆是沒有說話，只是目光盯在李洛的身上。

他們想要看看，李洛究竟能夠持續多久。

時間在那眾多視線關注下，緩緩流逝。

又是十分鐘過去。

但李洛的相曦依然沒有停止，直到再一次的十分鐘流逝，那兩道相曦終於是開始變得淡化起來，最後在那一道道震撼的目光中，徐徐的消散。

至此，相曦持續了四十分鐘。

足足是姜青娥的一倍！

嘶嘶！

這片區域，一道道倒吸冷氣的聲音響起，滋溜，還有人順帶吸了個鼻涕。

這四十分鐘，實在是有點震撼感。

這算是聖玄星學府又一個記錄了，而且還是將第二名遠遠的拋之腦後，真不知道未來這個記錄究竟有沒有可能被打破。

高臺上，五位導師沉默了片刻，神色有些複雜驚嘆。

郗嬋導師眸光明亮，臉頰上覆蓋的黑色面紗輕輕動了動，想必黑紗下唇角應該是勾勒了起來，因為這一幕，的確足以讓得她感到驚喜。

「看來李洛這雙相，還是有些特別的。」郗嬋導師淡淡笑道。

沈金霄神色平淡，這個時候說任何的話都是多餘的，反而會顯得自身失去了氣度，所以他只是將手中茶壺最後的茶水倒在杯中，一飲而盡，然後將那口鬱氣也是吞了下去。

「哈哈，這李洛也是有些意思，雖然相曦光芒不及姜青娥，但這持續力，卻是獨樹一幟，所以這如果要比起來，還真不知道兩人究竟誰高一籌。」曹聖笑道。

「這麼多年，我也是第一次見到有人能夠將相曦持續這麼久。」彌爾導師也是說道。

「這就是雙相的奇特之處嗎？可雙相也不至於啊。」楚子導師有些納悶的說道。

李洛的雙相品階不算太高，綜合加起來也就相當於八品相，如今的他又沒有掌握雙相之力，怎麼會將相曦持續這麼久的？

其他導師也是懷著一些疑惑的搖頭，最終只能說可能他們對這種相師境的雙相實在是有些不太了解。

「舒服！」

而在那一道道驚嘆目光中，李洛則是舒坦的伸了一個懶腰，因為此時的他，渾身上下都是散發著一種罕見的舒適感，仿佛是被泡在天材地寶凝鍊的靈水中打磨了筋骨一般。

李洛心神掃了一眼體內的兩座相宮，其中的兩顆相力種子皆是變得雄渾了一圈，種子上面，有相力痕跡斑駁的湧現出來，星星點點，宛如花斑一般。

這是...花種境。

這一次的相曦，竟然是直接讓得李洛從白種境，一步邁入到了花種境，提升不可謂不大。

「所有學員，不可喧譁，相力樹每日開啟時間有限，抓緊時間修煉。」而在此時，有導師雄渾的聲音響起，落在所有學員耳中。

於是那喧譁沸騰就漸漸的安靜下來，所有學員趕緊繼續修行。

而李洛這邊，相曦雖然結束，但他卻並未就此退出修煉狀態，畢竟眼下還有時間，正該趁著此時狀態不錯，煉化天地能量穩固自身相力才是正途。

於是他再度閉目修行。

不知不覺，便是三個時辰過去。

待得李洛睜開眼，便是有著嘈雜的聲音自四面傳來，那是修行時間結束，許多的學員都開始放鬆起來。

「不錯，沒白期待。」

李洛忍不住的歡喜，這第一次上樹修煉果然好處多多，今日的進展，怕是抵得上平日一兩月苦修了。

他站起身來，舒展著身體。

旋即目光便是突然一頓。

他見到，在那不遠處的一座紫玉葉臺周圍，有一些學員圍攏，那處紫玉葉臺，是呂清兒的位置。

此時的呂清兒應該也是剛剛結束修煉，她光潔清麗的容顏沒有什麼表情，但了解她性格的人就會知道，一般她這個表情的時候，就是表示心中很煩悶。

而她煩悶的源頭，應該就是那站在她身邊，搖著碧綠摺扇，面帶微笑，不斷與她在說著什麼話的一道人影。

正是王鶴鳩。

李洛眉頭輕輕一挑。

雖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這也得看當事人的意願吧，別人願意當然是佳話，可如果不願意，你這就是騷擾了。

而從呂清兒的神態來看，她顯然是屬於後者的。

你這小毒鳥竟然如此明目張胆的去騷擾我的朋友，長這麼大，我就沒見過你這麼囂張的人。

第一百四十三章相力樹下

在解決掉早餐後，李洛三人便是滿懷著期待，跟隨著郗嬋導師出了小樓，直奔相力樹所在的位置而去。

沿途可見諸多學員，匯聚成人流，對著同一個方向而去，那聲勢倒是頗為的壯觀。

顯然此時所有學員都是去往了相力樹進行修煉，只不過因為相力樹太過的龐大，所以各個院區的位置也不相同。

最終約莫二十多分鐘後，李洛三人在郗嬋導師的帶領下，抵達了一星院的登臨區。

而到了這裡，李洛他們才能夠更為清晰直觀的感覺到這棵相力樹的偉岸，那粗壯無比的主幹破地而出，宛如擎天巨柱般的沒入雲霄之中。

無數的分枝蔓延出來，鋪天蓋地，連日光都是難以穿透，只能灑落細碎的光斑。

站在相力樹下，人影就宛如螞蟻一般，當真是渺小之極。

而且最讓人動容的，還是此處天地間瀰漫的那種雄厚能量，即便他們此時還未曾上樹，可那散溢出來的天地能量，依舊是讓得李洛等人感覺到精氣充沛。

這一刻，他們算是明白了那種所謂的洞天福地是什麼意思了。

在李洛他們來到此處的時候，越來越多的新生都是在各自導師的帶領下匯聚此處，一時間顯得極為的喧囂。

而此時李洛瞧見了一道熟悉的人影，那股騷氣，即便是隔著老遠都能夠清晰的聞到。

不是虞浪那貨還能有誰。

虞浪倒是眼尖的見到了李洛這邊，然後眼睛就一亮，連忙分開人群對著這邊而來。

李洛見到虞浪這副猴急模樣，倒是有些感慨，這就是友情嗎？幾天沒見，竟然能夠讓人如此牽腸掛肚。

不過就在李洛感慨間，虞浪伸手有些粗魯的將迎上來的他直接撥開，目光火熱的盯著後面的白萌萌，然後就要上前。

「你想做什麼？」

而此時，一道冰冷的聲音，突然從後面傳來。

虞浪臉龐上的神情頓時僵硬，偏過頭，就見到白豆豆站在後方，眼神冷冽而審視的盯著他。

虞浪乾笑一聲，伸手攬住李洛的肩膀：「當然是來找我的好兄弟啊。」

李洛淡淡的看了他一眼，道：「聖玄星學府夥食如何？」

虞浪有點莫名其妙：「還行吧，你沒去吃嗎？」

李洛平靜的道：「這兩天都是白萌萌做的早餐，所以還沒去吃過。」

虞浪如遭雷擊，顫抖的望著李洛，這種生活，才是他夢寐以求的啊，為什麼他得不到白萌萌的愛心早餐，只能得到白豆豆每天的鞭撻？

倒是白豆豆聞言，有些驚愕的看了李洛一眼，旋即神色有些複雜的道：「萌萌做的早餐？」

從她的眼中，李洛看見了一些同情。

不過旋即，白豆豆又是有些緊張的道：「那你們吃完沒？沒有說什麼吧？」

李洛知曉她的意思，無奈的道：「好歹是她的心意，怎麼可能不吃掉...」

白豆豆頓時鬆了一口氣，看向李洛的目光都是變得友善了一些。

「不過她這是怎麼回事？」李洛有些疑惑的問道，他問的，當然是為什麼那麼難吃的餐點，白萌萌卻可以面不改色的全部吃掉？難道她不知道這些東西味道不太對嗎？

白豆豆猶豫了一下，最終低聲道：「萌萌她小時候中過奇毒，導致她喪失了味覺...」

李洛一臉錯愕，終於是恍然。

沒有味覺，那就是不管吃什麼，在她的嘴中都是寡淡無味，這種缺陷，落在這麼一個清純可愛的女孩子身上，當真是讓人有種莫名的心疼感。

而一旁的虞浪，更是眼眶溼潤，喃喃道：「多好的女孩子啊。」

旋即又衝著李洛忿忿的道：「你們真是不識好歹，如果萌萌是給我做早餐，就算是屎，我也能吃三大碗！」

最後的聲音有點大，導致這附近有些吵雜的聲音頓時安靜下來，一道道目光震驚的看向虞浪。

這人能吃三大碗屎？這麼值得驕傲的嗎？

李洛默默的退後幾步，白豆豆也是捂著額頭，咬牙道：「你能不能給我閉嘴啊！」

虞浪嘀咕了兩聲，但在白豆豆冰冷的目光下，還是老老實實的閉緊了嘴巴。

李洛見狀，不由得一樂，看來虞浪這幾天沒少被這白豆豆教育啊。

白豆豆冷哼一聲，道：「敢跟我妹妹說一句話，就把你剁了。」

說完，便是越過李洛，滿臉笑顏的迎上了白萌萌，姐妹拉在一起，倒是歡聲笑語。

虞浪望著兩姐妹，苦澀的道：「李洛，你有經歷過被棒打鴛鴦的人間慘劇嗎？為什麼這麼悲慘的事情會落在我的身上？我感到好痛苦。」

「你這充其量是岸邊蹲著的蛤蟆，望著湖裡面的白天鵝流口水，所以距離被棒打鴛鴦那一步，應該還挺遙遠，說不定，一輩子都到不了。」李洛寬慰道。

「我覺得吧，白豆豆可能還比較適合你。」

虞浪聞言，目光震驚的看著李洛，道：「好歹認識一場，沒必要這麼惡毒吧？」

「白豆豆...」

他看了一眼白豆豆的身影，壓低聲音道：「這母鯊魚兇殘起來毫無人性，我跟她？不可能不可能，我寧死不屈，我話放在這裡，只要這世界上還有第二個女人，我就絕對不可能跟她白豆豆！」

李洛冷笑道：「幾個菜啊，飄成這樣。」

「人家白豆豆下八品相，天賦一流，家世一流，長相雖然比白萌萌差一些，但也算是清秀，到時候追她的人也不會少，你還寧死不屈？搞得人家要強迫你一樣。」

虞浪一滯，還是搖頭固執的道：「不行，我還是覺得白萌萌這種清純甜美型更適合我。」

李洛搖搖頭，不再理會這個傢伙。

「對了...」虞浪倒是突然看來，道：「清兒那邊的事你知道嗎？」

「什麼事？」李洛一愣，這兩天初入學府，各種事情一堆，修煉也不能落下，他幾乎都沒出過門。

「那個王鶴鳩，一直在纏著她。」

虞浪說道：「之前在擇師賽中，清兒為了幫你拖住王鶴鳩，與這傢伙鬥了一場，吃了不小的虧，而這傢伙可能也因此對清兒有些意思，這些天倒是沒少往清兒那裡去，儼然是有些勢在必得的意思，這事在新生裡面都傳開了。」

李洛眼神一凝，對於虞浪，趙闊，呂清兒他們在擇師賽中拼盡全力幫他攔截的事情，他事後也已經是知曉了，對此他自然也是極為感動，這些朋友，的確是沒白交。

而虞浪，趙闊他們這邊被白豆豆收拾了一頓，不過白豆豆明顯是留了手，不然憑虞浪的實力，想要拖住她，實在是有些天真，所以白豆豆這裡，李洛可以不在意。

但那王鶴鳩，卻是實實在在讓得呂清兒受了一些苦。

這個恩怨，如果他李洛還算是個男人的話，那必然是得記上一筆的。

而且眼下這傢伙還敢去騷擾呂清兒...

呂清兒可是他的好同學，好戰友，怎麼能讓你這小毒鳥給欺負了？

兄弟，路走窄了，就別怪回不了頭啊。

第一百四十八章纏人的王鶴鳩

呂清兒現在的確很煩。

因為這幾天，這個王鶴鳩已經不是第一次來糾纏她了，這傢伙只要一有時間，便是使盡手段來與她搭訕，偶遇。

實在是無聊到了極致。

而這一次，也是如此。

她在這裡結束修煉卻並沒有直接離開，是因為想要等待李洛一起，誰知曉這王鶴鳩還是陰魂不散，這都要纏上來。

「清兒同學，我們也算是不打不相識，之前在擇師賽，我下手過重了一些，事後為此都是夜不能寐，所以才會屢屢找你，只是想要與你道個歉而已。」

一旁王鶴鳩帶著歉意的聲音傳來，他面帶微笑的看著眼前的少女，修長柔韌的嬌軀，纖細的腰肢，眉如翠羽，肌如白雪，短裙下包裹著白色光潔絲襪的雙腿，筆直圓潤，特別是那被冰蠶絲手套包裹的雙手，即便是在手套的遮掩下，依舊是給人一種完美之感。

讓得人忍不住的怦然心動。

呂清兒冷淡的道：「道歉就不必了，擇師賽上，本就是競爭對手，你並沒有什麼錯，所以請不要用這個理由來找我。」

王鶴鳩有些無奈的笑道：「清兒同學何必如此，我並沒有其他的心思，只是想要和你認識一下，請你相信我的誠意。」

呂清兒實在懶得再與他多說，直接是抬腳就打算先離開。

王鶴鳩握住碧玉扇子的手臂抬起，笑眯眯的想要將呂清兒攔一下。

不過就在他抬手的那一瞬，突然有著數道細微的破風聲傳來，王鶴鳩雙目虛眯，扇面橫掃，碧綠相力仿佛是化為狂風呼嘯而出。

噗噗！

碧綠之風掠過，數枚水矢被消融，化為水滴滴落在地面上。

「這位同學，你的品格很有問題啊，追女孩子，如果光靠死纏爛打就有用的話，那天底下還有單身漢嗎？」一道戲謔笑聲也是在此時從旁傳來。

聽到這熟悉的聲音，呂清兒眸光一亮，目光投射而去，然後就見到李洛的身影自人群中擠出，面帶笑意的走了過來。

王鶴鳩望著呂清兒俏臉上陡然間綻放的光彩，眉頭微皺了一下，偏過頭看向李洛，道：「你就是李洛？」

「雖然你覺得我可能會有點裝，但是我想在新生中，你應該找不出第二個如此帥氣的容顏。」李洛沉吟道。

王鶴鳩眼角微微抽了抽，雖然他知道對方是故意想要引他發怒失態，但面對著如此不要臉的話，他還是有點忍不住的想要動手。

不過最終他還是強行忍耐了下來，淡淡的道：「李洛，不要沒事找事吧，我跟你沒什麼恩怨，何必要來招惹我？」

李洛走上前來，站在了呂清兒面前，目光直視著王鶴鳩，有些無奈的笑道：「雖然我崇尚與人為善，當你在擇師賽中打傷她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有一點恩怨了。」

呂清兒是為了他，才會去阻攔王鶴鳩，而王鶴鳩打傷了她，那麼這個恩怨，李洛如果還是個男人的話，那必然是要接下來的。

不過擇師賽上，各有各的目的，王鶴鳩為了得到紫輝符印會去對付他，這其實算是人之常情，李洛不會在這上面過多的追究什麼，但在擇師賽後，還要來糾纏呂清兒，這就有些過分了。

在李洛身後，呂清兒眸光水吟吟的望著他的背影。

而李洛與王鶴鳩這突然間的對峙，也瞬間成為了這片區域的熱點，不少目光都是在投來，畢竟剛剛以持久力打破了聖玄星學府相曦記錄的李洛，此時餘熱還在。

再加上王鶴鳩也不是什麼無名之輩，他是新生中，實力僅次於秦逐鹿的人。

這兩人對在一起，簡直看點十足。

王鶴鳩眼神平淡的注視著李洛，道：「那你又能怎麼樣呢？」

李洛微笑道：「我希望你不要糾纏我的朋友，這種死纏爛打，不僅沒有效果，反而會讓人厭惡。」

王鶴鳩笑了笑，道：「我自己有自己做事的方法，李洛，你有資格教我嗎？」

「你這不聽人話的小毒鳥。」李洛微笑。

王鶴鳩面色一沉：「你罵什麼！」

「好好跟你講話不聽，偏要讓人罵你，是不是賤得慌？」李洛說道。

你要耍嘴炮，也不去問問我洛嵐府少府主什麼時候服輸過？！

王鶴鳩眼神冰冷，手中碧玉摺扇陡然化為一道綠光，直接對著李洛面目暴刺而去，其上綠色相力湧動，散發著淡淡的腥氣。

李洛身軀上同樣有相力勃發，雙指並曲，相力運轉，與那碧玉摺扇硬碰在一起。

砰！

有相力衝擊爆發，李洛身軀微微一震，而王鶴鳩手中摺扇也是被其陡然展開，化解了湧來的相力。

「哦？花種境了？」王鶴鳩目露異色的看著李洛，先前的接觸，李洛展現出來的相力強度，顯然是達到了花種境的層次。

「看來這次相曦，倒是讓你獲得了不小的好處。」

王鶴鳩神色淡淡，道：「不過，莫非你以為就你得了好處嗎？」

他手中摺扇陡然一收，下一瞬，有雄渾相力自其體內爆發而起，那股相力之強，引得周圍不少看戲的人面色都是微微變化。

「這股相力...」

「王鶴鳩竟然也突破到相師境第二段，生紋段了！」

「這並不奇怪，他之前就是下重花種境，距離突破也就一線之隔，先前他引發相曦，趁機突破也是正常。」

「厲害啊，不愧是排名第二的人物。」

「...」

王鶴鳩顯露相力，對著李洛淡聲道：「另外，教你一個乖，與毒相交手，不要輕易用身體去接觸。」

他指了指李洛的手指，只見得那裡，竟是有著綠光在湧動，那是毒氣在侵蝕李洛的身體。

李洛抬起手指，望著指尖的毒氣，眼中也是有點訝異，這毒相果真是特別，稍稍接觸，便是被感染了。

不過他對此倒也並沒有過於的慌亂，只是神色平靜的運轉起木相之力，只見得有另外一股宛如綠波般的相力於指尖出現，與那毒氣碰撞在一起。

兩者相撞，淡淡的腥氣升起，那毒氣就被化解而去。

木相之力，本就擁有著一些解毒的特效。

李洛面露笑容的評價道：「這點毒性，連只雞都毒不死。」

「嘴硬！」

王鶴鳩眼神微冷，剛要出手，突然有聲音傳來，同時一道人影自人群中走出：「王鶴鳩，都說了這個李洛，我來對付。」

李洛看去，那人正是都澤北軒，此時的後者，眼神森冷的將他鎖定。

呂清兒見狀，柳眉頓時一豎，對方這是想要以多打少嗎？

她一步踏出，就要與李洛並肩而立，不過她身影剛動，突然腳下有相力波動爆發，竟是有著花藤陡然出現，纏住了她的雙腳。

呂清兒渾身有寒氣升騰起來，她偏過頭，就見到不遠處的一名扎著辮子的少女對著她露出笑容。

那個少女似乎是叫做戚蘿子，是王鶴鳩，都澤北軒的隊員。

都澤北軒眼光冰寒的鎖定李洛，道：「李洛，擇師賽上我大意了，這次再來！」

他身影一動，就要對著李洛暴射而出。

不過就在此時，一旁的陰影之中，突然有著幽黑的相力如鋒矢般詭異的暴刺而來，直指都澤北軒腰腹位置。

突如其來的攻擊，讓得都澤北軒面色一沉，一拳轟出，滾滾相力仿佛是帶起了刺耳破風聲，一拳就將那如陰影般的黑色鋒矢擊碎。

同時他目光看去，只見得那裡的陰影中，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名全身包裹在黑袍，兜帽中的人影。

「辛符？」都澤北軒眼神微冷。

同一時間，呂清兒頭頂突然有點點螢光墜落而下，那螢光落在其腳下的花藤上面，後者頓時受到了某種刺激，開始迅速的消退。

呂清兒眸光看向人群邊緣，只見得那裡，一名身材嬌小，容顏極為清純甜美的少女正對著她露出友好而有些害羞的笑容。

那是，白萌萌。

第一百四十九章人格魅力

突然出現的都澤北軒，戚蘿子以及辛符，白萌萌四人，頓時將這片區域的氛圍引爆了，誰都沒想到，原本只是李洛與王鶴鳩的對峙，最後卻是衍變成了兩支小隊的對壘。

「嘖嘖，難道這兩個紫輝隊伍在這裡就上對上了嗎？」

「這可是大戲啊！」

諸多圍觀學員竊竊私語，一臉看熱鬧的表情。

「王鶴鳩，不要臉，長得醜，死纏難打沒鳥用！」而就在此時，人群中突然有聲音響起。

這聲音剛落，另外的方向也是有人附和起來：「王鶴鳩，不要臉，長得醜，死纏難打沒鳥用！」

眾人一愣，旋即爆發出哄然大笑。

王鶴鳩面色有些陰沉，目光掃過人群，厲聲道：「誰？敢站出來說嗎？！」

「不敢！」第一個響起的聲音毫不猶豫的回道。

王鶴鳩額頭上有青筋跳動，渾身相力湧動，眼中怒氣翻湧。

倒是李洛忍不住的笑起來，剛才的聲音，雖然被特意的壓了一些，但他怎麼聽不出來，不就是虞浪那個貨嗎。

第二個附和的，顯然就是趙闊。

而就在王鶴鳩動怒時，他神色突然一凜，因為他察覺到一道凌厲異常的勁風突然從天而降。

嗡！

一柄長槍插在了場中，槍身震動，發出了嗡鳴之聲。

「哼，誰敢欺負我妹妹？！」

冷冽的聲音隨之響起，一道人影從天而降，落在了長槍邊上，她抓起槍身，槍尖指向了場邊的戚蘿子。

那是白豆豆。

周圍有譁然聲響起，誰都沒想到，這白豆豆也摻和了進來。

王鶴鳩見到白豆豆時，神色變得凝重了一些，冷聲道：「白豆豆，這裡的事情跟你可沒什麼關係。」

「誰動我妹妹，那就有關係了。」白豆豆冷冷的回應。

王鶴鳩麵皮一抽，剛要說話，突然感覺到一股帶著極大壓迫的兇煞氣息出現，抬起頭看向右側的某處高臺，只見得秦逐鹿的身影站在那裡，他雙臂抱胸，面無表情的俯視下來。

他沒有說話，但那股壓力，卻是連王鶴鳩都生出了極大的忌憚。

譁。

周圍譁然聲更為的激烈了，竟然連秦逐鹿，都現身了！

王鶴鳩面色有些陰沉的轉向李洛，後者一臉感嘆的道：「看見沒有？這就是人格魅力，我們來學府修行，如果搞得天怒人怨的，那豈不是說明自己很失敗？」

王鶴鳩淡淡的道：「李洛，不用嘴皮子，希望月底的排位戰，我們不會碰見吧。」

他目光轉向呂清兒，聲音變得柔和了一些：「清兒同學這裡，我是不會放棄的。」

「另外，你這種有婚約的人，就不要招惹別人了吧，即便為了清兒的名聲，你也應該離她遠一點，不然最後得罪了魚會長與金龍寶行，你也沒好果子吃。」

這王鶴鳩也不是個善類，即便眼下吃癟有了退意，但依舊不陰不陽的落個刺下來，然後這才轉身離去。

都澤北軒冷冷的看了李洛一眼，也是轉身走了。

邊緣的戚蘿子，更是早早的退出人群。

一場熱鬧就這樣虎頭蛇尾的結束了。

眾人有些遺憾，可惜，沒能提前見到這些紫輝學員的精彩對決。

李洛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然後目光轉向白豆豆以及那秦逐鹿，對於白豆豆會出面，他倒不算太意外，因為人家完全是因為白萌萌的原因，這顯然是個護妹狂魔。

不過秦逐鹿，倒是真有些讓人沒想到。

在李洛思索間，那秦逐鹿已是轉身離開。

「你們這個隊長，似乎還挺愛護隊友。」李洛對著呂清兒感嘆道。

呂清兒卻是搖搖頭，說道：「那你就太小瞧他了，你知道嗎，在這短短三天時間中，他向曹聖導師提出了十八次申請，想要換一個小組...可是最終都被曹聖導師駁回了。」

「昨天修煉，曹聖導師讓他與殷月切磋一下，結果他直接跳窗跑了，把殷月都差點給氣哭。」

李洛一臉懵逼，這秦逐鹿，恐女恐到這種程度嗎？這簡直有點刷新他的認知啊。

「真為大將軍府的未來擔憂啊。」李洛嘆息一聲，想必那位大將軍應該也很頭疼吧，好端端的也沒幹啥，結果大將軍府卻有可能面臨毀滅之危。

這還不如出現一個超級強敵，把大將軍府給滅了更來得乾脆吧。

呂清兒倒是沒有太在意為何秦逐鹿會露面，而是眸光一轉，望著面前的李洛，美眸中波光粼粼：「少府主今天很帥呀。」

李洛不在意的擺了擺手，道：「人盡皆知的事情就不要再說了，膩。」

「那不知道少府主對剛才王鶴鳩最後的話，是個什麼看法呢？」呂清兒將纏在腰間的外套取下穿上，攏了攏衣領，青絲隨風而動，然後語氣有些漫不經心。

「什麼話？」李洛一愣，旋即正色道：「他這種人心裡齷齪，想什麼都是不正經的，而我們之間的友情是足以經得起任何薰陶的。」

他頓了頓，問道：「你娘不會因此就把我打一頓吧？那格局就太小了，怎麼統領大夏金龍寶行這麼大的攤子？」

呂清兒瞪了他一眼：「不許說我娘壞話。」

李洛嘆了一口氣，道：「如果你也覺得咱們的友情會影響你的聲譽，那我往後注意一點。」

「我沒有！」呂清兒連忙說道。

「可是你剛才的問題已經顯露你心中的遲疑，看來是我高估了我們之間的情誼。」李洛難過的說道。

「我真沒有！」

呂清兒有些委屈，道：「好吧，我錯了，我不該問。」

李洛這才欣然一笑，道：「看在你知錯能改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計較了，我先去找虞浪，趙闊他們，晚上一起吃個飯，給你一個機會請客。」

旋即他似是想起什麼，補充道：「如果以後你娘真要打我，你一定要攔住她。」

說完，快步跑了。

呂清兒望著他的背影，皺眉想了想，旋即有些惱怒的咬了咬嘴唇。

似乎又被這個討厭的李洛忽悠了！

（今天一更，昨天在微信上面發了虞浪的圖，還是比較符合的，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不過昨天的微信章節是收費的，大家也可以等我以後發出來。）

第一百四十四章李洛的建議

李洛在心中給王鶴鳩記了一筆，不過眼下這裡新生匯聚，幾千人擁擠在一起，他也不好去找呂清兒，所以只能暫時先等等。

咚！

而就在此時，相力樹那沒入雲霄的樹頂位置，突然有著悠揚的鐘吟聲響徹而起。

隨著這鐘聲響起，那相力樹樹底處，有學府的導師在維持秩序：「所有學員，可以登樹了，記得看你們手中銘牌上面的葉臺號碼，可別上錯地方了。」

所有新生翹首以盼，然後滿懷著期待，有序的登上了那蜿蜒如巨蟒般的樹道，如同螞蟻爬樹般，登梯而行。

李洛等人也是順著人流一路往上，他們腳踏木梯不斷上行，有風聲於耳邊呼嘯，十數分鐘後，他們低頭一看，腳下的聖玄星學府都是縮小了許多，那種高度，看得人微微有些眩暈感。

登樹的階梯上，不斷的有相力樹的枝椏延伸而出，分枝上面，一片片閃爍著銅光，銀光乃至金光的相力葉交相輝映。

而這些葉臺，面積比南風學府的相力樹樹葉寬敞一倍，即便是隔著一些距離，李洛都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天地能量在以那一片片葉臺為中心，不斷的匯聚而來。

「當真是奇觀。」

李洛對此，只能發出由衷的感嘆，這相力樹之巍峨，不愧奇觀二字，由此可見聖玄星學府底蘊之深，而最可怕的是，一個聖玄星學府，就已是如此的強大，那其後面的所謂學府聯盟，又該會是何等的深不可測？

對此，李洛只能說，當真不愧是人族最強勢力之一。

而在李洛感嘆時，他突然見到前面的人流隨著不斷的分散，一道熟悉的倩影落入眼中，不是呂清兒還能有誰。

呂清兒身姿窈窕纖細，短裙下的長腿在光潔白絲襪的襯託下，更是顯得修長筆直，不過今天她應該是知道要登高，所以此時還將外套解了下來，纏在小腰間，免得走光。

只是如此一來，更是顯得整個人青春靚麗，這一路走來，不少學員都是在暗地裡打量著。

貼身的短袖衣衫勾勒著玲瓏曲線，細腰，翹臀，長腿，再搭著那特有的如雪晶瑩般的肌膚，讓人感覺似乎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後，她的容顏氣質又是有些提升了。

李洛三兩步追了上去，笑道：「這不是咱們南風學府走出來的金花嗎？」

突然傳來的聲音，讓得呂清兒驚了一下，不過她很快也分辨出了那聲音的主人，當即清麗動人的俏臉上就浮現出一抹笑意。

她瞥了李洛一眼，道：「少府主還記得我啊？我還以為有了新同學，你早就將老同學拋之腦後了呢。」

言語間別有意味，那新同學是指誰，不言而喻。

李洛正色道：「胡說，我們之間的情誼，是區區一個新同學能夠比得了的嗎？」

呂清兒明眸善睞，貝齒咬了下嘴唇，道：「我們之間什麼情誼？」

李洛鄭重的道：「我們之間的戰友情，完全不遜色於虞浪，趙闊，我甚至有一個提議，我們四人組成南風四傑，這樣以後別人就不敢來招惹了。」

呂清兒明媚的笑容頓時一僵，咬著牙剮了李洛一眼，然後都懶得再跟他廢話，腳步加快，直接上了一處分岔的寬敞樹道。

「哼，我到了。」有哼聲傳入李洛耳中，呂清兒便是順著樹道加快腳步的對著她所在的紫玉葉臺而去。

同時心中怒罵：「李洛，你就是個豬頭！」

還南風四傑！你們三個人去當南風三傻吧！

「哎...」

李洛望著呂清兒氣衝衝離去的身影，有些無奈，他這裡還沒問那個小毒鳥的事情呢，這怎麼就跑了。

「我這南風四傑的提議難道有瑕疵嗎？」李洛皺眉，這明明是個很不錯的主意啊，以後誰再招惹呂清兒，他們就有足夠的理由出頭了。

「可能今天她身體不太舒服，等之後找個機會，我再跟她好好說說我這個提議吧...」

李洛搖搖頭，然後繼續沿著木梯而上，數分鐘後，他看見了自己手中銘牌上面的號碼方向。

李洛目光順著那個方向望去，眼中就有著驚嘆之色浮現出來。

只見得寬敞的樹道一側，有紫氣縈繞，那是一方數丈左右的葉臺，葉臺散發著紫光，遠遠看去，仿佛是一方紫玉所化。

天地間的能量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匯聚而來，李洛甚至能夠見到在那葉臺上，有著淡淡的霧氣在流動。

這霧氣，乃是天地能量過於濃鬱所化。

比起之前見到的金葉臺，這紫玉葉臺匯聚的天地能量，的確是更上了一個檔次。

李洛眼中有垂涎之色湧現出來，他已經是迫不及待的想要體驗一下這紫玉葉臺的修煉效果了。

不過就當他準備順著這條樹道前往自己的紫玉葉臺時，卻是見到一個背影擋在了前面。

那黝黑的皮膚，渾身散發的讓人心悸的煞氣，不用看正面李洛就知道是誰。

秦逐鹿。

李洛咳了一聲，身前的秦逐鹿就面無表情的轉過頭。

「雖然我不知道你站在這裡幹什麼，但是以我的智慧來判斷，你可能是找不到自己的紫玉葉臺了。」李洛慢慢的說道。

秦逐鹿沉默了一下，將手中的紫色玉牌遞了過來。

李洛趕緊道：「我不換了啊！」

秦逐鹿腮幫子鼓了鼓，聲音沉悶的道：「幫我看看我的葉臺在哪裡。」

李洛有點無語，嘆了一口氣，接過玉牌看了一眼，又看了看樹道上面的一些指示牌，最後道：「你沿著這條樹道向上再走八個口，然後走右邊第三條分枝道，再左拐進去，應該就能看見你的葉臺了。」

秦逐鹿沉默了數秒，道：「你帶我去吧。」

李洛呆了，然後怒道：「都說這麼清楚了，你還找不到？！」

你這個傢伙腦子裡面是不是只有戰鬥啊？難道連一點尋路常識都沒有的嗎？

秦逐鹿接過玉牌，默默低頭轉身欲走。

李洛見狀，是真沒脾氣了，只能道：「趕緊吧，別浪費時間。」

說著，走到秦逐鹿前面，加快腳步帶路。

秦逐鹿趕緊跟上。

李洛帶著他前行了數分鐘，最後很順利的找到了秦逐鹿的葉臺所在。

「喏，就是這裡了。」李洛指了指，轉身就走。

秦逐鹿目光看來，遲疑了一下，道：「謝了，你的雙相很特別，什麼時候跟我打一場吧。」

李洛險些被氣樂了，你謝人的方式，就是想把人家打一頓？！

你這個腦迴路，很有問題啊！

行行，算我李洛怕了你，以後看見你繞路走！

「我可是謝謝你了。」

李洛沒好氣的說了一聲，然後也不跟他繼續廢話，迅速的原路返回，回到了自己的紫玉葉臺中。

紫玉葉臺上，淡淡的霧氣流動，進入此間，便是讓得人心曠神怡，仿佛體內的相力流動都是開始加快。

在紫玉葉臺中央處，有一截木樁，仿佛蓮座一般。

李洛在這上面坐下來，漸漸的將心境平復下來，同時眼目開始緩緩的閉攏，對於在這相力樹上的第一次修煉，他同樣是抱著極大的期待。

第一百四十五章第一次上樹

鐺！鐺！

悠揚的鐘吟聲迴蕩於天地間，那鐘聲仿佛是帶著古老的韻味，鐘聲擴散之處，所有學員的心境都是開始變得平和下來。

而後天地間似有風聲響起，風兒刮過，相力樹細微的擺動，繼而所有人都是感覺到天地能量在此時陡然間變得有些沸騰起來。

一處處葉臺上，天地能量迅速的匯聚，仿佛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能量漩渦。

漩渦之中，便是一名名的學員。

所有人，都是在此時沉浸到了修煉之中。

而在新生區的一座木臺上，雲霧繚繞，有五道人影靜坐，或是閒聊，或著默不作聲，正是新生中的五位紫輝導師。

沈金霄坐於矮桌前，端著茶壺，自斟自飲數杯，他的目光穿透淡淡霧氣，看了一眼某處的紫玉葉臺。

「郗嬋導師，李洛這雙相，你教得可還滿意？」他突然笑了笑，目光望著不遠處那黑紗罩面，嬌軀玲瓏有致的郗嬋導師。

然而對於他的話，郗嬋導師眸光毫無波瀾，猶如未聞一般，顯然是不想理會。

沈金霄也不在意，只是自顧自的道：「李洛的第二相，品級並不高，充其量也就在四五品左右...他若是無法掌握雙相之力的話，其實也就僅僅只是令得他的相力稍微雄厚點，真要交手，他這低品雙相，未必就比得上下八品的單相，之前能贏了都澤北軒，也多是靠著出其不意。」

「狗抓耗子，多管閒事，沈金霄，不要放著好好的人不去做。」郗嬋導師淡淡的道。

噗。

那端著酒壺喝個不停的曹聖導師噗嗤一笑，旋即又趕緊捂住嘴巴，心疼的看著噴出來的酒水。

沈金霄笑了笑，道：「我只是在為郗嬋導師著想而已，畢竟你資歷稍淺，這幾年也未曾教出過重量級的學員，而再等一兩年，或許學府聯盟的「天鏡塔」又要開啟了，若是郗嬋導師履歷還是普普通通的話，恐怕又得損失掉這次的機會了。」

郗嬋導師冷笑一聲，道：「可惜，沈金霄你如果能夠留住姜青娥這位學員，這天鏡塔必然有你一席之地。」

沈金霄雙目虛眯了一下，周身天地能量隱隱有些動蕩。

而郗嬋導師也是眸光冰冷的投來，氣氛瞬間冰冷。

「咳...」

彌爾導師輕咳一聲，打破冰冷氣氛，笑道：「你們說這新生第一次上相力樹修煉，誰引發的相曦最為明亮？」

一名模樣清瘦斯文的紫輝導師笑了笑，道：「不出意外，應該會是秦逐鹿，此人身懷上八品相，心性單純嗜戰，未來前途不可限量。」

他正是那第五位紫輝導師，名為楚子。

「王鶴鳩，白豆豆，都澤北軒，伊粒沙等人，也皆是身懷下八品相，若是運氣不錯，也有可能與秦逐鹿爭輝。」曹聖導師放下酒罈子，笑道。

「不過引發相曦，也並非完全是依靠相性品階，也靠內心的信念...這是對自身的從容與信任，心性上修煉的重要性，未必就比相性品階低。」

「畢竟以往我們所見過金輝，銀輝學員中，也曾有人引發相曦，其明亮度，甚至還超過了一些紫輝學員。」

「這就是自身信念所帶來。」

其他紫輝導師聞言，也是點頭，他們身為封侯強者，自然也明白這個道理，只不過信念一說，關乎心性，這些少年，未必就能夠體悟到信念所能夠帶來的好處。

而也就是在他們說話間，突然這方區域有一道異樣的相力波動爆發，五位紫輝導師神色一動，目光投去，便是見到在一座紫玉葉臺上，那裡有著異光在凝聚，繼而開始擴散。

「這麼快就引發相曦了嗎？」

五位導師有些驚訝，眸光洞穿相曦，就見到了盤坐在其中的那一道皮膚黝黑的身影，正是秦逐鹿。

一道道曦光流轉於秦逐鹿身軀之外，倒是顯得格外的明亮，璀璨。

「不錯，這相曦之強，已經算得上是這兩年少見的程度了。」對於秦逐鹿引發的相曦，幾位紫輝導師都是點點頭，表示讚賞。

不過對於秦逐鹿引發相曦，他們一點都不感到意外，畢竟以其相性品階以及那特殊的心性，他的確是要勝過其他的學員。

而在秦逐鹿引發相曦之後不久，仿佛也是引起了其他一些頂尖學員的注意，當即也開始有著一道道相曦陸陸續續的綻放。

這些學員，無一例外都是新生中的頂尖者。

一時間，諸多相曦交相呼應，倒是精彩絢麗。

...

當外界諸多相曦綻放時，李洛則是將心神沉浸於體內的兩座相宮，此時有著大量的天地能量湧入體內，經過能量引導術的引領，最後化為兩股精純的相力，落入到了兩座相宮內。

而兩座相宮中，兩顆相力種子散發著饑渴的氣息，將湧入而進的相力盡數的吞下。

李洛能夠清晰見到，兩顆相力種子上面，開始有著細微的相力痕跡如斑點般的冒出來。

而相力種子的體積，也是在緩緩的變大起來。

感受著兩顆相力種子的變化，李洛心中也是歡喜，聖玄星學府這棵相力樹果然非同凡響，這第一次的修煉，效果超乎他想像的好。

隨著越來越多的天地能量湧入，兩顆相力種子，在此時開始發出了細微的震動。

這一刻，李洛感覺到外界的天地能量隱隱的有些異樣波動，當即心中微微一蕩，旋即輕輕笑起來。

他明白，這是自身相力種子與外界的天地能量形成了共鳴。

那所謂的相曦，不出意料的來臨了。

...

與此同時。

在某座紫玉葉臺上。

虞浪緊閉著眼睛，吸收煉化著四周不斷湧來的天地能量，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卻是發現，雖然修煉效果挺好，但那相曦並沒有出現的徵兆。

顯然，他這六品相，還是相對而言低了一些。

這個結果，讓得虞浪有些無奈與焦灼，不過很快，他輕吐了一口氣，迅速的穩住了心境。

「只能拿出絕招了。」

他喃喃自語一聲，然後心中一聲暴喝如雷：「我是虞浪，我有八品相，我會成為世界上最快的男人！」

「我是虞浪，我有八品相，我會成為世界上最快的男人！」

「......」

一聲聲怒吼咆哮，在虞浪的心中不斷的滾動。

在那吼聲迴蕩中，虞浪的神色，竟然是開始漸漸的變得肅然起來。

而若是有懂行的人知曉虞浪心中所思所想，必然會震驚的發現，這個傢伙，竟然在施展某種催眠術。

只不過他的催眠不是針對別人，而是針對他自己...

他在一次次的催眠中，讓他相信，自己真的擁有著八品相，並且未來會成為最快的男人。

一般說來，這種催眠太過的不現實，但偏偏，似乎這虞浪自己都信了！

這一刻，他仿佛有了八品相。

於是，下一瞬間，他所在的紫玉葉臺，天地能量波動起來，繼而有相曦陡然爆發！

（今天一更。）

第一百五十章學府積分

在經歷了第一次相力樹的修行後，李洛的聖玄星學府生活，就開始進入到充實而有序的節奏之中。

訓練室。

李洛與郗嬋導師面對面的盤坐，他平伸出一隻手掌，而郗嬋導師也是伸出一隻手，放在了李洛手背之下。

手掌接觸，有淡淡的溫潤之意散發。

不過李洛卻是沒心情在意這些觸覺，相反此時的他，面色異常的凝重。

只見得在其掌心中，有兩道相力湧出，呈現藍色與碧綠色彩，正是他的水相與木相之力。

兩股相力，涇渭分明。

不過當這兩道相力出現在李洛掌心時，突然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出現，兩股相力震蕩起來，竟是開始在緩緩的融合在一起。

李洛的掌心，仿佛是出現了一道不斷震蕩的光團。

光團內，外力強行壓制在一起的水相與木相之力，竭力的想要分開。

「感受兩股相力短暫融合時的那種感覺，盡力的化解兩者間的排斥，心靜如一。」郗嬋導師平靜的聲音傳來。

李洛心神漸漸的平靜，掌心間的兩道相力，一道冰涼綿長，一道生機旺盛，屬性截然不動，在郗嬋導師強行的壓制下，兩種屬性在交匯，融合。

宛如溪流自樹根處掠過，順著樹根，湧入大樹之中。

這般感悟，持續了片刻，郗嬋導師鬆開了手掌。

而隨著那股強大的外力壓制，兩種融合在一起的相力頓時如同失去了束縛的野馬一般，陡然間散亂下來。

噗！

細微聲音中，李洛掌心間的兩道相力同時的湮滅下去。

李洛睜開眼睛，有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這雙相之力，果真修煉起來極為的艱難，那需要達到一種入微級別的控制，而這對於他這種初學者來說，顯然是難度不小。

「不必沮喪，雙相之力如果這麼容易就能掌握的話，那你也太小看封侯強者了。」面前的郗嬋導師對此倒並不意外，反而安撫了一聲。

李洛苦笑著點點頭，現在的他，已經算是來到聖玄星學府半個月了，這半個月內，除了每隔三日上相力樹修行外，他便是在跟隨著郗嬋導師學習如何掌握雙相之力，但顯然，他還是低估了其中的難度。

即便是有著郗嬋導師這位封侯強者指引，但這種修行進展依舊緩慢。

不過也正如郗嬋導師所說，雙相之力本就是封侯強者的特權，李洛現在不過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這就猶如一個嬰孩試圖手持重斧，想要掌握，可沒那麼容易。

「慢慢來吧，如果你能夠將雙相之力初步掌握，你的實力將會上升很大一個臺階，到時候，對付王鶴鳩倒是不成什麼問題。」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正色道：「老師您這話就不對了，我沒有想要對付王鶴鳩，大家都是同學，相親相愛多好。」

郗嬋笑笑不言，還相親相愛？如果有機會的話，你李洛第一個就會動手將王鶴鳩敲得頭破血流，當然，那王鶴鳩應該也是在等著機會踩李洛一腳，順道在心儀女孩子面前刷個無聊的存在感。

她也懶得去揭穿李洛的口不對心，只是道：「你雖然身懷雙相，但也不要小瞧了其他的人，能夠在新生中排上號的人，都不是尋常人物，他們天賦與潛力都不缺，如今有了各自導師指點，進步都是堪稱神速。」

李洛點點頭，小瞧別人這種事，他怎麼可能會去做，因為他就是那種等著別人來小瞧他，然後趁其不備，將之掀翻的路數。

「導師...這學府中，有沒有什麼能夠讓人修煉速度變得更快的寶貝啊？」李洛突然問道。

郗嬋一怔，看著他：「要多快？」

李洛想了想，露出含蓄的笑容：「比如能讓人五年內封侯這一類啥的。」

「五年封侯？」

郗嬋眸光在李洛身上停留了數息，然後點點頭。

「真的有？」李洛狂喜。

郗嬋導師再度點頭，認真道：「待會結束修行後，你回去洗個澡好好睡一覺，夢裡面別說五年封侯，就算五年稱王甚至王之上，都有！」

李洛笑容頓時僵硬，一旁的白萌萌忍不住的低頭，肩膀抖動，連那辛符兜帽下的嘴角，都是緩緩的扯了起來。

「老師你這不是晃點我嗎。」李洛尷尬的道。

郗嬋導師淡淡的道：「不是你先晃點我的嗎？五年封侯，你以為你身懷雙相就敢這麼狂嗎？」

李洛乾笑道：「那導師覺得以我的天賦，潛力，要多久封侯？」

「封侯的確需要天賦，潛力，但同樣也需要心性與機緣，這哪能說得準？不過我預估以你的天賦，或許十年左右可以吧。」

李洛面色發黑，十年封侯？那五年後就可以直接給我收屍了，還封個屁啊。

畢竟，他的壽命，都只剩下不到五年了。

而他傾盡全力的進入到聖玄星學府，不就是因為這裡的修煉資源與導師資源，能夠讓得他以最快的速度變強嗎？

郗嬋導師看了李洛一眼，她能夠感覺得出來，李洛對於實力的提升似乎是有一種緊迫感，不過她也沒有感到太過的奇怪，畢竟如今洛嵐府的情況內憂外患，各方勢力都在虎視眈眈，再加上李洛擔心困在王侯戰場的父母，所以想要急速提升實力，這是人之常情。

於是，她聲音變得柔軟了一些，道：「李洛，修煉之事，雖然不可荒廢，但也不能急於求進，否則容易出岔子。」

李洛苦笑著點點頭，這壽命之事，他不可能跟郗嬋說，所以對方也無法理解他這種時不我待的焦灼感。

「不過想要有節奏的提升修煉速度，聖玄星學府內的方法倒是不少，相力樹的修行就不必說了，那是必不可缺，而除此外，便是找尋更高級的能量引導術，這同樣能夠增快修煉速度，我觀你所修行的能量引導術，似乎並非是侯級引導術吧？」郗嬋導師說道。

「能量引導術...」李洛對此感到很頭疼，因為他現在修煉的能量引導術，只是將階上品的「玄瀑呼吸法」，雖說算是不錯，但與真正的侯級能量引導術相比還是有些差距，但侯級能量引導術，大多都是需要自身的相性達到七品之上。

可他的水光相，剛好卡在六品。

雖說他已經儘可能的在提升六品水光相，但短時間內，顯然還是無法達到的。

郗嬋導師顯然知曉李洛頭疼的點，當即說道：「一般來說，絕大部分的侯級能量引導術，的確對相應品階有要求，但這也並非是絕對，洛嵐府中或許沒有，但聖玄星學府，就不見得也沒有。」

李洛聞言，精神頓時大振，驚喜的道：「聖玄星學府有這種能量引導術？」

「如果我記得不差的話，聖玄星學府中，收藏著一道侯級能量引導術，名為「十二段錦」，此法對相性品階的要求，剛好是六品。」

李洛大喜，這真是瞌睡來了就有枕頭，這「十二段錦」簡直無比的契合現在他這種狀態。

「而除了改修更高品級的能量引導術，聖玄星學府內，還有另外一種東西對修煉很有裨益，能夠讓你的修煉速度在不傷及自身的情況下，更快一步。」郗嬋導師繼續說道。

「什麼？」李洛迫不及待的問道。

郗嬋導師笑了笑：「能量液。」

「能量液？」對於這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李洛也愣了一下。

「不要小瞧了此物，能量液乃是聖玄星學府的特產之物，這是取自相力樹的汁液所煉化而成，如果說給學員心中最愛之物做個排名的話，能量液絕對是前三之物。」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簡直熱淚盈眶，這麼好的學府，去哪找？！

來到聖玄星學府，真是最明智的決定。

「導師，這兩種東西我應該怎麼得到？」李洛振奮的問道。

郗嬋導師黑紗下的唇角似是揚了起來。

「很簡單啊，「十二段錦」三千學府積分，一支能量液，三百積分。」

李洛笑容微微一僵，沉思了片刻，真誠的問道：「老師，請問聖玄星學府的積分，可不可以賒帳？」

郗嬋導師呵呵一笑。

「你說呢？」

第一百四十六章李洛的持久力

高臺上，五位紫輝導師望著那一道道交相輝映的相曦，倒是並不感到太過的意外，畢竟這一幕，他們也算是司空見慣了。

第一次來相力樹上修煉的人，引發相曦的難度不會太高，當然，也不會真能多到泛濫，按照每年的統計，新生上樹，能夠引發相曦者，大多也就在二三十人左右。

一般來說，這些紫輝學員大概率是能夠引發的，畢竟能夠成為紫輝學員者，自身條件必然是極好，再加上紫玉葉臺的特殊，所以相對而言，不能引發相曦的紫輝學員，反而是比較少見。

沈金霄自斟自飲，淡漠的目光，倒是在盯著李洛所在的位置。

到現在為止，李洛那裡還沒有相曦的出現，但沈金霄並不會真的覺得他無法引發，畢竟李洛自身的條件那是無可否認的，即便他的雙相品階不算高，但雙相畢竟是雙相，其綜合起來，並不會遜色於八品。

所以沈金霄想要關注的，並非是李洛能否引發相曦，而是想要看他引發的相曦能夠明亮到什麼程度...

不過這邊還沒等待到李洛的相曦出現，那一旁的彌爾導師突然驚咦出聲，其他導師順著他的目光望去，就見到虞浪所在的紫玉葉臺上，突有明亮的相曦爆發。

那光芒之強，竟然是並不弱於都澤北軒，白豆豆等人。

「這虞浪，我記得應該只是六品風相吧？原本我以為他會成為此次紫輝學員中唯一一位無法引發相曦的人，沒想到他竟然能夠做到。」楚子導師笑道。

曹聖將酒罈放下，盯著虞浪所在看了片刻，道：「這個小子的相曦，明亮中帶著許些的虛浮，這說明他並非是依靠自身相性品階所引發，而是靠著一股信念。」

「他的天賦一般，但這心性，還算不錯。」

其他導師也是笑著點點頭，這個虞浪的自身條件算是這批紫輝學員中最差的，所以他想要追趕上其他的紫輝學員，則是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與努力，而想要將這種努力支撐下去，那就需要一股不滅的信念。

如果連他自己都覺得自己做不到，那麼，就真的是沒機會做到了。

相反，如果他能夠生出一種執念，有時候，一些不可能，也會化為可能。

相性的品階，只是會讓人在相力修煉上變得更輕鬆一些，潛力更深一些，可最終決定他能夠走到哪一步的，自身的信念，也是不可或缺。

而在幾位導師目光被虞浪那裡所吸引時，郗嬋眸光忽的一動，望向了李洛所在的位置。

此時那裡天地能量開始動蕩起來，然後以李洛的身體為源頭，陡然捲起了能量漩渦，與此同時，有相曦之光湧現而出。

首先是一道藍色的相曦之光，那光芒如同一道水波般，蕩漾在李洛身軀表面。

藍色相曦之光後，緊接著又是有著碧綠之色浮現，化為了另外一道相曦。

「這李洛，果然是兩道相曦。」曹聖導師回過神來，目光一掃，有些驚嘆的笑道：「這可真是罕見的一幕啊。」

「雖然是兩道相曦，但這璀璨度，比起秦逐鹿，還是要黯淡一籌，更別說跟當初的姜青娥比了。」沈金霄淡聲說道。

曹聖等人也是點點頭，的確，從相曦的明亮程度來說，李洛這兩道相曦似乎是顯得有些不溫不火，與當初姜青娥那道璀璨如耀日般的相曦比起來，差了太多。

不過也正常，姜青娥那九品光明相太過的霸道，這聖玄星學府近百年來，也沒哪個學員能夠超過她。

李洛雖說是雙相，但品階還是稍微低了點，如果他的雙相都能夠達到八品的話，那麼應該就能夠與姜青娥相媲美了。

郗嬋導師則是未曾說話，其實她也並未指望李洛真的就能夠比肩姜青娥，眼下他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已經算是不錯，那沈金霄無非就是故意沒事找事，並不需要過多的理會。

沈金霄在確定了李洛的相曦沒有太過的出彩後，也就沒有繼續將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畢竟他只是要確定，李洛雖然擁有雙相，但真要比起來，他也頂多就跟都澤北軒他們這種下八品差不多而已，雖說也算是潛力不錯了，可終歸是能夠讓得沈金霄心中好受一些。

相力樹這片新生區域中，伴隨著諸多學員的修煉開始，時不時的也會有著一兩道相曦於金輝學員那邊所綻放，但那些相曦的光芒，比起紫輝學員這邊還是要差許多。

顯然，那種能夠跨越天賦間的差距追趕上來的學員，終歸是極少數。

而那些引發了相曦的學員，則是在諸多羨慕的目光中，閉目修煉，享受著那天地能量蜂擁而進，猶如灌頂一般，引得體內的相力急速的增強。

這些相曦的出現，持續了約莫十分鐘左右。

這是相曦持續的正常時間，而最為出色的，也就莫過於當初姜青娥的二十分鐘。

白豆豆於修煉中睜開眼睛，她的臉上有著歡喜之色，這一次的相曦，令得她的相力增強許多，簡直足以抵得上一月苦修。

她的目光，突然看向了虞浪所在的位置，然後就有些驚訝的見到後者身上漸漸消散的相曦。

「這傢伙...竟然也引發了相曦？」對於虞浪的六品風相，她是有所了解的，這種天賦，在紫輝學員中算是墊底，原本白豆豆以為這次虞浪恐怕連相曦都難以引發，但顯然，她有些低估了虞浪。

「似乎沒想的那麼差啊。」她撇撇嘴，自語道。

而虞浪，也是在此時迷迷糊糊的睜開了眼睛，他感應了一下體內，頓時睜大了眼睛：「臥槽，我十印了？」

這一次的相曦，竟然直接讓得他達到了十印境，之後再做一些積累，就可以衝擊相師境了！

這個結果，讓得虞浪欣喜若狂，同時感嘆，果然成功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雖然他也不知道他究竟準備了一個啥。

越來越多的相曦在此時開始消散，直到最後，還剩下一道相曦在綻放著頑強的光芒。

眾人看去，發現那相曦中的人，正是李洛。

不過大家也沒有太在意，應該很快就結束了吧。

於是這一等，又是八分鐘過去，可李洛身上散發的相曦，依舊還沒有散去的跡象。

高臺上，五位紫輝導師也是感覺到一些驚異。

「這是十八分鐘了？持久性上面，竟然都快要追上姜青娥了？」曹聖導師驚愕的說道。

沈金霄面色微微變幻了一下，而郗嬋導師的眸光，倒是突然的變得明亮了起來，緊緊的盯著相曦之中的那道身影。

其他導師面面相覷，這李洛的相曦，光芒雖然不強，可這持久力...似乎有點驚人啊。

（今天一更。）

第一百五十一章培訓

從郗嬋導師這個充滿著靈性的笑聲中，李洛明白他想要賒帳的想法是沒有一點希望了。

可是，他有個鬼的學府積分啊。

他那高達五千學府積分的帝流漿還在那裡掛著等他呢，眼下又來一個三千積分的「十二段錦」，三百積分一支的能量液？

「老師，你說了跟沒說一樣。」李洛無力的道。

「最起碼給了你一個目標啊。」

郗嬋導師笑了笑，道：「而且學府積分的話，月底不是有排位戰麼？若是你能夠取得好成績，自然就有了第一波積分。」

李洛聞言，頓時心動的問道：「排位戰能夠獲得多少積分？」

郗嬋導師同時也看向了另外一側的辛符，白萌萌，道：「學府的月考測試與以往你們所經歷的比試不同，因為它是小隊制，也就是說，你們三人，需要做好磨合，熟悉彼此的實力，風格，只有如此，才能夠最大的發揮出小隊的力量。」

「而在排位戰中，以打敗的隊伍來計分，一般來說打敗一隻紫輝隊伍，隊中每人可得五百積分，打敗金輝隊伍，可得一百積分，打敗銀輝隊伍，可得二十積分。」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怎麼突然間，就有一種大開殺戒，血洗新生的衝動了呢？

不行，還是要節制一點，最起碼趙闊他們還是需要放過的。

清兒肯定也得放過，不過她那一隊有秦逐鹿那個變態，誰放過誰還真不一定。

反派隊就不能放過了...沒錯，李洛將沈金霄門下的那一個隊稱為反派隊，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值得這個稱號。

不過話說回來，這排位戰怎麼是小隊形式的？李洛從修行到現在，可從未嘗試過與隊友默契聯手的模式，李洛在天蜀郡大考時，倒是與虞浪，趙闊兩人合作了一把，但那遠遠還算不得是默契及格的隊友。

這種小隊制，無疑會增添許多的變數。

「未來的學府大賽，都會有小隊制，所以為了讓你們提前習慣隊友，這個過程是必須的，當然最重要的是...」

郗嬋似是知曉李洛他們心中的疑惑，聲音頓了頓，而後平靜道：「如果未來要應對「異類」，小隊的合力，將會比單人更有性命保障。」

李洛三人心頭一凜，異類...雖然他們並未接觸過，但自從來到聖玄星學府後，他們已經是明白這種存在究竟有多危險，他們的未來，不可避免的會與其遭遇，早點做好準備，的確是必要的。

「關於月考排位戰，我沒有太高的要求，因為如果你們對學府積分有執念的話，自然會去拼搏，而學府積分能夠讓你們兌換更多的修煉資源，讓你們的修煉始終領先其他學員一步，所以排位戰重不重要，你們可以自己評估。」郗嬋導師淡淡的說道。

李洛舔了舔嘴唇，眼神灼熱，因為三人中，要說對學府積分有執念的話，他無疑是最強的那個人。

因為若是修煉慢一步，辛符，白萌萌或許還能接受，畢竟沒有太大的壓迫感，可他不一樣，他僅剩下不到五年的壽命，那是懸在頭上的一把刀，所以別看平日的李洛一副輕鬆愜意的模樣，可沒有人能夠知道他內心深處是何等的緊迫。

「學府積分重不重要另說，不過我們是導師您的學生，如果到時候成績太差，老師您顏面也是無光，您之前也說過，你與沈金霄導師有一些恩怨，那麼作為您的學生，我覺得我們有這個必要與義務，幫您出一口氣！」李洛大義凜然的說道。

「而誰若是不為這個目標而努力，那就是看不起導師您！」

白萌萌和辛符有點懵，眼神茫然的看著李洛，怎麼感覺這突然間，就有一口巨鍋當頭給罩了下來呢？

我們是不是被代表了啊？

可是，李洛說得有理有據，這個時候反對，豈不是在打郗嬋導師的臉嗎？

於是，兩人沉默了數息，都是訥訥的點頭表態。

李洛見狀，感嘆道：「真是導師的好學生啊，不枉費導師如此嘔心瀝血。」

同時心中大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可是知道自己這兩個隊友究竟有多喪的，之前這隊長位置直接棄權，所以李洛真擔心在那排位戰上，他們也繼續保持這種狀態，到時候他一人面對反派隊，真是只能給對方送分了。

白萌萌，辛符無言以對，你說的那麼嚴重，搞得我們不認同簡直就是欺師滅祖一樣，這敢不點頭嗎？

郗嬋導師有些沒好氣的看了李洛一眼，她如何不知曉對方的心思，不過她也沒有揭穿，畢竟能夠調動白萌萌，辛符的動力，也算不錯。

「接下來的這段時間，為了提高你們小隊間的默契與熟悉度，我會開始對你們進行專門的培訓。」

郗嬋導師手一抬，只見得有雄渾的相力流淌而出，漸漸的在其身邊匯聚，最後化為了一頭約莫丈許左右的藍色光虎。

光虎發出低吼，栩栩如生，宛如活物，同時有強悍的相力波動以及兇威散發出來。

「每天訓練三個小時。」

「打敗它，再吃飯。」

郗嬋面上的黑紗微微動了動，眸光中帶著許些的戲謔之意。

「打不過，就餓著吧。」

...

吼！

驚人的虎嘯音，於訓練場中炸響。

訓練場內，相力激湧，藍色光虎兇威肆虐，爪風掠過，帶起尖銳的破風聲。

砰砰砰！

虎影掠過，直接是刁鑽狠辣的自李洛三人的圍攻中穿出，爪風拍下，三人的攻勢頓時宣告破碎，緊接著三道人影就狼狽的倒射了出去，栽落在訓練場邊緣。

藍色光虎停止了追擊，在場中踱步，虎目仿佛是帶著不屑的望著場外的三隻小老鼠。

李洛三人狼狽的自場外坐起，神色悻悻。

「這老虎好強呀。」白萌萌苦著小臉，這已經不是他們第一次被對方虐了，自從訓練開始，直到今日，已經第三天了。

可三天下來，即便他們三人聯手，也沒有一次能夠打敗這隻由郗嬋導師相力凝鍊而成的光虎。

李洛揉了揉臉龐，有些無奈的道：「這老虎的實力，應該在相師境第二段左右，比我們都要強一頭，而且別看它只是相力凝鍊而化，但卻極有靈性，戰鬥間攻勢狡猾，如果我猜的不錯，這東西還從郗嬋導師那裡繼承了一些戰鬥經驗。」

「郗嬋導師好厲害。」白萌萌感嘆道，這明明只是隨手凝鍊的一道相力光虎而已，卻將他們三人逼得灰頭土臉，如果不是對方沒有殺心的話，在這三天間，其實他們已經死很多次了。

由此可見，封侯境強者究竟是何等的強大。

而在訓練場另外一邊，郗嬋導師盤坐在矮桌前品茶，她瞧得三人又是狼狽收場，隨手一揚，三個餅子落在了他們的手中。

「沒打過，繼續吃冷餅吧。」她淡淡的道。

三人無奈的接過冷餅，然後用力的咬了下去。

「這燒餅都吃三天了。」李洛邊吃邊悲嘆。

「隊長，等郗嬋導師走了後，我幫你們做點餐食吧。」白萌萌好心的說道。

李洛聞言，嘴中的嚼動頓時一僵，然後與一旁的辛符對視一眼，都是從對方的眼中看出了相同的情緒。

李洛神色鄭重，語重心長的道：「萌萌，雖然導師看不見，但我們不能違背自己的心，強者之路，是要依靠自己一點點的走下去，我們既然答應了導師，那麼只要沒有打敗這頭蠢虎，我們就只能吃這又冷又硬的燒餅。」

「這是對我們意志的考驗。」

辛符沉重的點頭，表示認可。

白萌萌則是有些羞愧，認錯道：「隊長，你說的對。」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李洛欣慰的點點頭，同時心中大鬆了一口氣，相比起白萌萌做的飯菜，其實他更樂意吃這個又冷又硬的燒餅。

不過這話不能說出來，不然不僅傷了白萌萌的心，而且萬一被白豆豆那個護妹狂魔知道了，怕也是不會輕易放過他們。

雖然他可以推到辛符頭上，不過身為隊長，還是需要一點底線的。

「但是每天吃這燒餅也不是個事，所以當務之急，還是得先解決掉眼前的麻煩。」李洛兩三口將燒餅吞進肚子，然後目光盯著場中踏著六親不認的步伐的藍色光虎。

「經過這三天不斷的接觸，我發現只要接近這藍色光虎半丈範圍，自身的速度就會變得遲緩，如果我沒猜錯的話，這可能是水系相術「重水光環」，其作用是遲緩對方的行動與攻擊速度，所以我們的攻擊每次進入其半丈範圍，都會被其輕易的躲開。」李洛分析道。

辛符沉默了一下，道：「有一次我攻擊到了它的身體，但卻根本沒有穿透進去，所以在它的身上，還覆蓋著一層強大的相術防禦。」

李洛皺眉，這也太難纏了。

白萌萌小聲道：「隊長，我發現我們每次在進攻的時候，它都會有意無意的擋住左胸前的一處鱗片，那裡，會不會是它的弱點所在啊？」

李洛點點頭：「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不管是不是，可以試試。」

他揉了揉眉心，然後湊過頭，與辛符，白萌萌低聲交談了一會，最終三人同時的站起身來。

「再搞一次吧，成功了晚上請你們吃食堂。」李洛沉聲道。

「我也可以幫大家做飯。」白萌萌熱情的提議。

李洛嘴角一抽，這個時候，就不要打擊士氣了吧，萌萌同學。

第一百四十七章花種

相力樹新生區域。

隨著諸多新生第一次的修煉漸漸的結束，越來越多驚疑的目光開始投向那一座紫玉葉臺，因為到現在為止，只有那裡還在頑強的綻放著兩色相曦。

秦逐鹿，白豆豆這些頂尖學員的眼中，也是有著愕然在浮現，他們的相曦持續時間，只是十分鐘左右，這已經算是比較久了，而且據說當初那姜青娥，也只是持續了二十分鐘。

但就是這二十分鐘，就讓得姜青娥打破了相曦持續時間的記錄。

然而眼下，這李洛，竟然也持續到了十八分鐘？

難道他還能夠追趕上姜青娥不成？

在那諸多有些震動的目光注視下，兩分鐘時間眨眼即過，二十分鐘抵達，但李洛身上散發出來的相曦光芒，依舊還未曾散去。

譁！

有震驚的譁然聲開始響起。

李洛的持續時間，竟然真的超越了姜青娥！

要知道，姜青娥可是九品光明相啊！

「這傢伙！」

都澤北軒面色陰沉的望著這一幕，眼中有著嫉妒之意，李洛這一次次刷著存在感的行為，實在是讓人惱怒。

「這李洛，竟然這麼持久的嗎...」司秋穎也是美目瞪圓，神色有些複雜的望著李洛身體外的兩道相曦，雖然這相曦光芒的璀璨度比不上姜青娥，但是最起碼，持久力上面，已經追趕上來了。

這讓得司秋穎有點恍惚，當日在大夏城外初見李洛時，她可不覺得這個可惡的傢伙能夠在聖玄星學府中掀起什麼浪花，可顯然，她失誤了。

這不由得讓她想起當日姜青娥的淡淡言語。

姜青娥說，李洛或許會成為聖玄星學府這一屆新生第一人。

當時司秋穎對於這話，雖然面上不敢駁斥姜青娥，但心中顯然還是不以為然，只是當做姜青娥為了給李洛一些面子。

但現在來看...

司秋穎咬了咬紅唇，旋即用力的搖搖頭，不可能，李洛打敗了都澤北軒的確很難得，但想要成為最強新生，還是差了一些，畢竟那秦逐鹿，王鶴鳩，白豆豆，可都不是善茬。

呂清兒也是在凝望著相曦中李洛的身影，唇角泛起許些的笑意，她喜歡看見李洛展現出他的光芒，技驚四座，引得諸多的震撼。

以前在南風學府，或許是因為那場空相的原因，李洛性格有些變化，不再喜歡顯露自己，而是變得低調許多。

呂清兒知道這種變化或許不算什麼壞事，但就是偶爾的有著一種細微的心疼之意，在她看來，李洛的優秀不遜色於任何人，即便是...姜青娥。

這麼優秀的他，就應該成為那萬眾矚目的焦點。

所以，對於李洛在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後這屢屢的耀眼成就，呂清兒一直都是在帶著欣喜的默默凝視著。

「臥槽，洛哥牛啊。」

虞浪滿臉的感嘆，道：「看來聖玄星學府最持久的男人這個稱號，非你莫屬了。」

他欣慰的點頭，打算等事後跟趙闊他們商量一下，打一個最持久的匾額送給李洛，最好掛在他的小樓前，讓聖玄星學府所有人都來瞻仰。

諸多新生沸騰熱鬧，而那五位紫輝導師所在的高臺上，倒是頗為的安靜，五人皆是沒有說話，只是目光盯在李洛的身上。

他們想要看看，李洛究竟能夠持續多久。

時間在那眾多視線關注下，緩緩流逝。

又是十分鐘過去。

但李洛的相曦依然沒有停止，直到再一次的十分鐘流逝，那兩道相曦終於是開始變得淡化起來，最後在那一道道震撼的目光中，徐徐的消散。

至此，相曦持續了四十分鐘。

足足是姜青娥的一倍！

嘶嘶！

這片區域，一道道倒吸冷氣的聲音響起，滋溜，還有人順帶吸了個鼻涕。

這四十分鐘，實在是有點震撼感。

這算是聖玄星學府又一個記錄了，而且還是將第二名遠遠的拋之腦後，真不知道未來這個記錄究竟有沒有可能被打破。

高臺上，五位導師沉默了片刻，神色有些複雜驚嘆。

郗嬋導師眸光明亮，臉頰上覆蓋的黑色面紗輕輕動了動，想必黑紗下唇角應該是勾勒了起來，因為這一幕，的確足以讓得她感到驚喜。

「看來李洛這雙相，還是有些特別的。」郗嬋導師淡淡笑道。

沈金霄神色平淡，這個時候說任何的話都是多餘的，反而會顯得自身失去了氣度，所以他只是將手中茶壺最後的茶水倒在杯中，一飲而盡，然後將那口鬱氣也是吞了下去。

「哈哈，這李洛也是有些意思，雖然相曦光芒不及姜青娥，但這持續力，卻是獨樹一幟，所以這如果要比起來，還真不知道兩人究竟誰高一籌。」曹聖笑道。

「這麼多年，我也是第一次見到有人能夠將相曦持續這麼久。」彌爾導師也是說道。

「這就是雙相的奇特之處嗎？可雙相也不至於啊。」楚子導師有些納悶的說道。

李洛的雙相品階不算太高，綜合加起來也就相當於八品相，如今的他又沒有掌握雙相之力，怎麼會將相曦持續這麼久的？

其他導師也是懷著一些疑惑的搖頭，最終只能說可能他們對這種相師境的雙相實在是有些不太了解。

「舒服！」

而在那一道道驚嘆目光中，李洛則是舒坦的伸了一個懶腰，因為此時的他，渾身上下都是散發著一種罕見的舒適感，仿佛是被泡在天材地寶凝鍊的靈水中打磨了筋骨一般。

李洛心神掃了一眼體內的兩座相宮，其中的兩顆相力種子皆是變得雄渾了一圈，種子上面，有相力痕跡斑駁的湧現出來，星星點點，宛如花斑一般。

這是...花種境。

這一次的相曦，竟然是直接讓得李洛從白種境，一步邁入到了花種境，提升不可謂不大。

「所有學員，不可喧譁，相力樹每日開啟時間有限，抓緊時間修煉。」而在此時，有導師雄渾的聲音響起，落在所有學員耳中。

於是那喧譁沸騰就漸漸的安靜下來，所有學員趕緊繼續修行。

而李洛這邊，相曦雖然結束，但他卻並未就此退出修煉狀態，畢竟眼下還有時間，正該趁著此時狀態不錯，煉化天地能量穩固自身相力才是正途。

於是他再度閉目修行。

不知不覺，便是三個時辰過去。

待得李洛睜開眼，便是有著嘈雜的聲音自四面傳來，那是修行時間結束，許多的學員都開始放鬆起來。

「不錯，沒白期待。」

李洛忍不住的歡喜，這第一次上樹修煉果然好處多多，今日的進展，怕是抵得上平日一兩月苦修了。

他站起身來，舒展著身體。

旋即目光便是突然一頓。

他見到，在那不遠處的一座紫玉葉臺周圍，有一些學員圍攏，那處紫玉葉臺，是呂清兒的位置。

此時的呂清兒應該也是剛剛結束修煉，她光潔清麗的容顏沒有什麼表情，但了解她性格的人就會知道，一般她這個表情的時候，就是表示心中很煩悶。

而她煩悶的源頭，應該就是那站在她身邊，搖著碧綠摺扇，面帶微笑，不斷與她在說著什麼話的一道人影。

正是王鶴鳩。

李洛眉頭輕輕一挑。

雖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這也得看當事人的意願吧，別人願意當然是佳話，可如果不願意，你這就是騷擾了。

而從呂清兒的神態來看，她顯然是屬於後者的。

你這小毒鳥竟然如此明目張胆的去騷擾我的朋友，長這麼大，我就沒見過你這麼囂張的人。

第一百五十二章小隊的定位

「上了！」

伴隨著李洛一聲低喝，三人身上皆是有相力勃發，李洛一馬當先，木相之力率先流動：「木纏術！」

碧綠相力席捲而出，直接是化為青木蔓藤，對著藍色光虎纏繞而去。

唰！唰！

藍色光虎低吼，鋒利的爪風呼嘯而下，將那些相力所化的青木蔓藤盡數的斬斷。

旋即它虎躍而出，一爪劈向李洛。

「水光魔鏡！」

一面閃爍著水光的鏡面於李洛面前出現，虎爪落下，鏡面當即破碎，但那股反彈力量，也是將虎爪震退一些。

「亂影刃！」

與此同時，只見得有一道道黑光於李洛身後劈斬而出，仿佛是刀刃般，帶著銳利之氣，直指光虎。

光虎周身有藍光升騰，那些影刃一接近，速度便是陡然減緩，最後被它揮動爪子，盡數的劈碎。

李洛身形騰空而起，手中雙刀已是化為大弓，他眼神凌厲，拉弓開弦，體內相力流動，一支璀璨的光矢成形。

咻！

光矢陡然破空而出，閃電般的射向光虎。

而當光矢進入光虎周身半丈時，其速度不出意料的再度開始減緩。

「萌萌！」李洛一聲大喝。

白萌萌嬌軀上，有呈現晶瑩色彩的相力爆發，小手一揮，只見得仿佛是有著閃爍著光芒的花粉從天而降，落在了光矢上面。

「蝶粉之術！」

花粉閃爍，仿佛是帶著某種淨化效果一般，竟是將那粘附在光矢上面的遲緩效果短暫的驅除了。

咻！

光矢速度不減，從光虎拍來的虎爪縫隙間射出，直指光虎左胸某處鱗片。

鐺！

光矢重重的射在了那處鱗片上，然而還不待李洛眼露喜意，只見得光虎的皮膚上，仿佛是有著一層防禦出現，那防禦如層層水波，令得光矢一時間難以穿透。

在竭盡全力的穿破防禦未果後，光矢最終破碎開來。

訓練場邊，郗嬋導師端著茶杯的手在此時頓了頓，黑紗下的唇角微勾。

光矢破碎，可光矢之中，突然又是有著一道黑光暴射而出，那黑光猶如一道黑色的箭矢，鋒利無匹，直接是在光矢先前穿透的痕跡中，猛然鑽出，捅進了那光虎左胸的鱗片之中。

吼！

光虎身軀陡然僵硬，旋即瞬間爆碎成了滿地光點。

李洛三人望著那飄散的光點，都是有些恍惚，旋即忍不住的面露喜色。

「成功了？」白萌萌歡喜的道。

李洛身影落下，也是忍不住的吐了一口氣，在其身後的陰影中，辛符緩步走出，兜帽下的嘴角揚起了一抹弧度。

郗嬋導師走入場中，淡淡的道：「打了三天時間，才開始懂得一些簡單的配合，我感覺是在教三頭豬。」

三人面露尷尬。

「不過好在還算沒有笨到家。」

郗嬋導師盯著李洛，道：「身為隊長，你應該對隊友的實力，特性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這樣才能夠在應對敵人時，做到最完美的配合。」

「你們三人，需要找到各自的定位。」

「李洛有水相與木相，水相會使得他戰力更為持久，不懼對方消耗，木相可使他具備控場能力，纏住敵人，所以他的攻擊手段多變，威力不俗。」

「辛符擁有著影相，這註定他只能隱於陰影間，無法正面進攻，只有當李洛進攻時，他才能夠在暗中找尋機會，給予敵人致命一擊。」

「白萌萌的水魘蝶相，攻擊力不強，但它的特殊之處是擁有著一些淨化效果，同時水魘蝶相可引發夢境，令人沉睡，也算是一種能夠取到奇效的控制。」

「綜合上述，你們三人若是形成完整的隊伍，必然是李洛作為主攻手，辛符暗中隱匿，等待時機，白萌萌居後輔助，同時觀測局面，隨時給予警示或者幫助。」

聽得郗嬋導師這番話，李洛三人神色也是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因為她已經將三人的優劣勢盡數的道了出來。

如果按照郗嬋導師這種布置，那麼他們這個小隊，或許才能夠真正的發揮出驚人的戰鬥力來。

「往後這段時間，你們在修行之餘，就繼續這樣訓練，其他四支紫輝小隊的實力，想必你們也很清楚，至於這月考上面你們能取得什麼成績，就看你們三人的磨合如何了。」

「今日暫且到這裡，先去休息吧。」

...

聖玄星學府，積分殿。

大殿之外，人來人往，沸騰的人聲顯露著此處在聖玄星學府內的人氣之高。

而姜青娥與顏靈卿，便是在那諸多熾熱的目光注視下，來到了積分殿。

無視了那諸多目光的聚焦，姜青娥邁開長腿，直接前往了積分兌換處，她從懷中取出一枚聖玄星學府的獨有徽章，遞了過去。

有導師接過徽章，笑道：「姜同學想要兌換什麼？」

「十二段錦。」姜青娥平靜的說道。

「你兌換這個做什麼？」一旁的顏靈卿有些疑惑的問道。

「給李洛的，他現在只是六品相，無法修煉候級能量引導術，而這「十二段錦」，是極少數不需要七品相要求的候級能量引導術。」姜青娥隨口解釋道。

顏靈卿恍然，旋即輕嘆一聲，道：「怪不得你前些天接了好幾個任務，忙得人都看不見，原來是湊積分去了啊？」

雖說姜青娥每年賺取的積分不少，但很多時候都是直接用光了，所以為了湊齊這三千積分，姜青娥這十來天也累得夠嗆。

「沒辦法呀，李洛剛入學府，連接取任務的資格都還沒有，等他湊齊三千積分，又得浪費許多的時間。」姜青娥說道。

「你對他也太好了吧。」顏靈卿有些吃味的道。

「對你就不好了？」眼見著十二段錦要到手了，姜青娥心情也是不錯，所以隨口調笑道。

顏靈卿扶了扶銀質眼鏡，輕哼道：「差遠了。」

而就在兩女說笑間，那名兌換導師在查了片刻後，衝著姜青娥搖搖頭，道：「姜同學，十二段錦已經被人兌換走了，如果你需要的話，可能要等一段時間了。」

姜青娥絕美容顏微沉，十二段錦頗為的特殊，一般兌換它的人並不多，怎麼剛好在這個時間段被人兌換走了？

「老師可以幫我查查是哪位同學兌換的嗎？」姜青娥沉默了一下，問道。

兌換導師這倒是沒有多少猶豫，查看了半晌，有些驚訝的道：「這部「十二段錦」...是被沈金霄導師取走的，說是要研究。」

「記錄冊上還有留言，說如果有同學需要的話，可以去找他商談。」

這一刻，顏靈卿感覺到一旁姜青娥的體內，似是有一股寒氣在釋放出來。

姜青娥面無表情的收回徽章，然後轉身就走。

顏靈卿見狀，連忙追了上去。

「你不會真要去找沈金霄吧？」

姜青娥淡淡的道：「找他？怎麼可能。」

「我去找素心副院長，彈劾他。」

顏靈卿頓時目瞪口呆。

（今天一更。）

第一百四十八章纏人的王鶴鳩

呂清兒現在的確很煩。

因為這幾天，這個王鶴鳩已經不是第一次來糾纏她了，這傢伙只要一有時間，便是使盡手段來與她搭訕，偶遇。

實在是無聊到了極致。

而這一次，也是如此。

她在這裡結束修煉卻並沒有直接離開，是因為想要等待李洛一起，誰知曉這王鶴鳩還是陰魂不散，這都要纏上來。

「清兒同學，我們也算是不打不相識，之前在擇師賽，我下手過重了一些，事後為此都是夜不能寐，所以才會屢屢找你，只是想要與你道個歉而已。」

一旁王鶴鳩帶著歉意的聲音傳來，他面帶微笑的看著眼前的少女，修長柔韌的嬌軀，纖細的腰肢，眉如翠羽，肌如白雪，短裙下包裹著白色光潔絲襪的雙腿，筆直圓潤，特別是那被冰蠶絲手套包裹的雙手，即便是在手套的遮掩下，依舊是給人一種完美之感。

讓得人忍不住的怦然心動。

呂清兒冷淡的道：「道歉就不必了，擇師賽上，本就是競爭對手，你並沒有什麼錯，所以請不要用這個理由來找我。」

王鶴鳩有些無奈的笑道：「清兒同學何必如此，我並沒有其他的心思，只是想要和你認識一下，請你相信我的誠意。」

呂清兒實在懶得再與他多說，直接是抬腳就打算先離開。

王鶴鳩握住碧玉扇子的手臂抬起，笑眯眯的想要將呂清兒攔一下。

不過就在他抬手的那一瞬，突然有著數道細微的破風聲傳來，王鶴鳩雙目虛眯，扇面橫掃，碧綠相力仿佛是化為狂風呼嘯而出。

噗噗！

碧綠之風掠過，數枚水矢被消融，化為水滴滴落在地面上。

「這位同學，你的品格很有問題啊，追女孩子，如果光靠死纏爛打就有用的話，那天底下還有單身漢嗎？」一道戲謔笑聲也是在此時從旁傳來。

聽到這熟悉的聲音，呂清兒眸光一亮，目光投射而去，然後就見到李洛的身影自人群中擠出，面帶笑意的走了過來。

王鶴鳩望著呂清兒俏臉上陡然間綻放的光彩，眉頭微皺了一下，偏過頭看向李洛，道：「你就是李洛？」

「雖然你覺得我可能會有點裝，但是我想在新生中，你應該找不出第二個如此帥氣的容顏。」李洛沉吟道。

王鶴鳩眼角微微抽了抽，雖然他知道對方是故意想要引他發怒失態，但面對著如此不要臉的話，他還是有點忍不住的想要動手。

不過最終他還是強行忍耐了下來，淡淡的道：「李洛，不要沒事找事吧，我跟你沒什麼恩怨，何必要來招惹我？」

李洛走上前來，站在了呂清兒面前，目光直視著王鶴鳩，有些無奈的笑道：「雖然我崇尚與人為善，當你在擇師賽中打傷她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有一點恩怨了。」

呂清兒是為了他，才會去阻攔王鶴鳩，而王鶴鳩打傷了她，那麼這個恩怨，李洛如果還是個男人的話，那必然是要接下來的。

不過擇師賽上，各有各的目的，王鶴鳩為了得到紫輝符印會去對付他，這其實算是人之常情，李洛不會在這上面過多的追究什麼，但在擇師賽後，還要來糾纏呂清兒，這就有些過分了。

在李洛身後，呂清兒眸光水吟吟的望著他的背影。

而李洛與王鶴鳩這突然間的對峙，也瞬間成為了這片區域的熱點，不少目光都是在投來，畢竟剛剛以持久力打破了聖玄星學府相曦記錄的李洛，此時餘熱還在。

再加上王鶴鳩也不是什麼無名之輩，他是新生中，實力僅次於秦逐鹿的人。

這兩人對在一起，簡直看點十足。

王鶴鳩眼神平淡的注視著李洛，道：「那你又能怎麼樣呢？」

李洛微笑道：「我希望你不要糾纏我的朋友，這種死纏爛打，不僅沒有效果，反而會讓人厭惡。」

王鶴鳩笑了笑，道：「我自己有自己做事的方法，李洛，你有資格教我嗎？」

「你這不聽人話的小毒鳥。」李洛微笑。

王鶴鳩面色一沉：「你罵什麼！」

「好好跟你講話不聽，偏要讓人罵你，是不是賤得慌？」李洛說道。

你要耍嘴炮，也不去問問我洛嵐府少府主什麼時候服輸過？！

王鶴鳩眼神冰冷，手中碧玉摺扇陡然化為一道綠光，直接對著李洛面目暴刺而去，其上綠色相力湧動，散發著淡淡的腥氣。

李洛身軀上同樣有相力勃發，雙指並曲，相力運轉，與那碧玉摺扇硬碰在一起。

砰！

有相力衝擊爆發，李洛身軀微微一震，而王鶴鳩手中摺扇也是被其陡然展開，化解了湧來的相力。

「哦？花種境了？」王鶴鳩目露異色的看著李洛，先前的接觸，李洛展現出來的相力強度，顯然是達到了花種境的層次。

「看來這次相曦，倒是讓你獲得了不小的好處。」

王鶴鳩神色淡淡，道：「不過，莫非你以為就你得了好處嗎？」

他手中摺扇陡然一收，下一瞬，有雄渾相力自其體內爆發而起，那股相力之強，引得周圍不少看戲的人面色都是微微變化。

「這股相力...」

「王鶴鳩竟然也突破到相師境第二段，生紋段了！」

「這並不奇怪，他之前就是下重花種境，距離突破也就一線之隔，先前他引發相曦，趁機突破也是正常。」

「厲害啊，不愧是排名第二的人物。」

「...」

王鶴鳩顯露相力，對著李洛淡聲道：「另外，教你一個乖，與毒相交手，不要輕易用身體去接觸。」

他指了指李洛的手指，只見得那裡，竟是有著綠光在湧動，那是毒氣在侵蝕李洛的身體。

李洛抬起手指，望著指尖的毒氣，眼中也是有點訝異，這毒相果真是特別，稍稍接觸，便是被感染了。

不過他對此倒也並沒有過於的慌亂，只是神色平靜的運轉起木相之力，只見得有另外一股宛如綠波般的相力於指尖出現，與那毒氣碰撞在一起。

兩者相撞，淡淡的腥氣升起，那毒氣就被化解而去。

木相之力，本就擁有著一些解毒的特效。

李洛面露笑容的評價道：「這點毒性，連只雞都毒不死。」

「嘴硬！」

王鶴鳩眼神微冷，剛要出手，突然有聲音傳來，同時一道人影自人群中走出：「王鶴鳩，都說了這個李洛，我來對付。」

李洛看去，那人正是都澤北軒，此時的後者，眼神森冷的將他鎖定。

呂清兒見狀，柳眉頓時一豎，對方這是想要以多打少嗎？

她一步踏出，就要與李洛並肩而立，不過她身影剛動，突然腳下有相力波動爆發，竟是有著花藤陡然出現，纏住了她的雙腳。

呂清兒渾身有寒氣升騰起來，她偏過頭，就見到不遠處的一名扎著辮子的少女對著她露出笑容。

那個少女似乎是叫做戚蘿子，是王鶴鳩，都澤北軒的隊員。

都澤北軒眼光冰寒的鎖定李洛，道：「李洛，擇師賽上我大意了，這次再來！」

他身影一動，就要對著李洛暴射而出。

不過就在此時，一旁的陰影之中，突然有著幽黑的相力如鋒矢般詭異的暴刺而來，直指都澤北軒腰腹位置。

突如其來的攻擊，讓得都澤北軒面色一沉，一拳轟出，滾滾相力仿佛是帶起了刺耳破風聲，一拳就將那如陰影般的黑色鋒矢擊碎。

同時他目光看去，只見得那裡的陰影中，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名全身包裹在黑袍，兜帽中的人影。

「辛符？」都澤北軒眼神微冷。

同一時間，呂清兒頭頂突然有點點螢光墜落而下，那螢光落在其腳下的花藤上面，後者頓時受到了某種刺激，開始迅速的消退。

呂清兒眸光看向人群邊緣，只見得那裡，一名身材嬌小，容顏極為清純甜美的少女正對著她露出友好而有些害羞的笑容。

那是，白萌萌。

第一百五十三章彈劾

聖玄星學府，金殿。

此處是學府的最高權力所在，唯有紫輝導師以及少數資歷深厚的金輝導師，方才有資格在此議事，決定學府的一些重大事宜。

素心副院長的工作廳，便是位於金殿之中。

而此時的素心副院長，望著來到她面前的姜青娥，聽著她要彈劾沈金霄，也是略微的感覺到有點頭疼。

在姜青娥身邊，還有一名中年女子，一頭紅髮，面目嚴厲，讓人心生懼意。

這是姜青娥如今的導師，名為火絮，以脾氣火爆著稱。

「素心，沈金霄那個混帳東西現在越來越過分，你如果治不了他，就交給老娘來，老娘卵都給他捏爆！」那名為火絮的中年女子，眉毛倒豎，厲聲說道。

聽到對方這種粗俗到極致的言語，素心副院長也是哭笑不得，只能安撫道：「火絮導師，先不用如此動怒，一切等沈金霄導師到了，再來對質。」

火絮導師冷哼一聲，也就不再言語。

倒是姜青娥輕輕點頭，道：「麻煩副院長了。」

素心副院長搖搖頭，溫聲與姜青娥交談片刻，然後就見到房門被推開，沈金霄面帶微笑的走了進來。

「副院長。」沈金霄衝著素心副院長笑了笑。

素心副院長微微頷首，直奔主題道：「想必事情緣由你也知曉了，姜青娥彈劾你...道德敗壞，心無公正，以私心阻擾學員修行。」

沈金霄無奈的笑了笑，道：「真是好大的帽子。」

「不過...什麼時候聖玄星學府普通學員可以直接在副院長這裡彈劾紫輝導師了？我記得這個流程需要經過金殿決議的吧？」

「沈金霄，你還是一如既往的不陰不陽，另外青娥已經不是普通學員了，她現在是聖玄星學府七星柱預備成員，年底她就會正式開始競爭七星柱的稱號。」火絮導師冷笑道。

沈金霄微怔了一下，聖玄星學府的七星柱，是學員最高的成就稱號，一旦獲得，其地位等同於紫輝導師，擁有著學府中的一些議事權，而若是姜青娥成為了七星柱預備者，倒的確是和普通學員區分了開來。

只是想要競爭七星柱，首要條件便是必須自身踏入天罡將境，而姜青娥難道今年就能夠踏入這個境界了嗎？要知道如今在任的那些七星柱，基本都是在進入到四星院後，才開始競爭這個榮耀之位的。

「青娥同學真是天資過人，尚還在三星院，就能夠具備競爭七星柱的實力。」沈金霄心思轉動，面上讚嘆道。

「不過青娥同學的彈劾理由，實在讓我理解不能。」他搖了搖頭。

姜青娥聲音平靜的道：「沈金霄導師於擇師賽上對李洛的所作所為，已經稱得上是一種針對，而如今取走「十二段錦」，更是讓人不得不懷疑你在這上面的行為逐漸加深，所以我說你心無公正。」

「擇師賽上的事，只是為了甄選出李洛的實力而已，而且如果不是我的那番作為，他如何能引得四位紫輝導師爭搶？」

沈金霄不急不緩的道：「至於十二段錦，這可真是個巧合，我這段時間正好在做這些研究，所以才將此術取走，並未有針對誰的意思。」

「而且我還特意留了言，若是有需要的同學，可以直接找我商談，青娥同學這不分青紅皂白就直接到副院長這裡彈劾我，未免太小題大做了吧？」

「沈金霄，你肚子裡面的心思真當沒人知道嗎？不就是青娥當初解除了你們間的關係，你因此懷恨在心嗎？」火絮導師怒聲道。

「你這種小雞肚腸，也配教導學員？」

沈金霄眉頭皺起，這火絮真是一如既往的粗俗，難怪學府裡面的男導師見到她都躲著走。

素心副院長揉了揉眉心，這種事情，本就是有些不好看，所以她哪裡願意搞到會議上面去，能私下解決，那就是最好的結果。

「沈金霄導師，十二段錦對你而言，並沒有太大的研究價值，我建議你就暫時的讓出來，反正也需要不了多久的時間。」素心副院長說道。

沈金霄笑道：「本來副院長開了口，那自然是要交出來的。」

「不過...你也知道，新生的第一次月考即將來到，我身為新生那邊的負責人之一，所以就取了此物，打算當做此次取得月考第一的額外獎勵。」

「呵呵，這可是我自掏腰包的呢。」

沈金霄有些歉意的笑了笑，道：「不過放心吧，等月考結束後，如果那獲得第一名的隊伍表示不需要此物的話，到時我再將其歸還兌換處，姜青娥同學就可以換取了。」

素心副院長深深的看了沈金霄一眼，這番言論，儼然就是在婉拒她的調解了，看來沈金霄的執念，比她想像的還要更深。

而到了這一步，調解基本也就沒什麼作用了。

即便她身為副院長，也不可能強制要求一名紫輝導師做什麼，而且嚴格意義上面來說，沈金霄的所作所為，可能是不太公正，但也在他的權限範圍之內。

不論是取走十二段錦，還是將其當做月考額外的獎勵。

「沈金霄，做人可別太過分了。」火絮導師此時反而聲音變得平緩了下來，但熟悉她性格的素心副院長知道，這反而是她要暴走的徵兆。

沈金霄面帶微笑，似是並不在意。

不過就在火絮導師即將爆發的時候，姜青娥伸手拉住了她，然後對著素心副院長道：「既然此事如此，那就暫且這樣吧，多謝副院長了。」

聲音落下，她就不再停留，拉著火絮導師轉身離去，至始至終，她都未曾看過那沈金霄一眼。

隨著兩人離去，素心副院長揉了揉眉心，凝視著沈金霄，道：「沈金霄導師，我聖玄星學府並沒有一些世俗觀念，若是你真對姜青娥有喜歡之意，那就光明正大的追求，如今你這種暗中使絆子的行為，反而有點失了風度。」

「而且這對姜青娥沒有一絲一毫的作用，只會激怒於她。」

「你現在的確是封侯強者，但你以為姜青娥到這一步，需要很多的時間嗎？若是有一天，姜青娥的實力超越了你，你又該如何自處？」

沈金霄目光動了動，旋即淡笑一聲，不予置評。

「若是副院長沒有其他的事情，那我也就先走了。」他對著素心副院長拱了拱手，然後轉身而去。

素心副院長望著他離去的背影，雙目虛眯了一下。

沈金霄，你對姜青娥如此執著，到底想要做什麼？

第一百四十九章人格魅力

突然出現的都澤北軒，戚蘿子以及辛符，白萌萌四人，頓時將這片區域的氛圍引爆了，誰都沒想到，原本只是李洛與王鶴鳩的對峙，最後卻是衍變成了兩支小隊的對壘。

「嘖嘖，難道這兩個紫輝隊伍在這裡就上對上了嗎？」

「這可是大戲啊！」

諸多圍觀學員竊竊私語，一臉看熱鬧的表情。

「王鶴鳩，不要臉，長得醜，死纏難打沒鳥用！」而就在此時，人群中突然有聲音響起。

這聲音剛落，另外的方向也是有人附和起來：「王鶴鳩，不要臉，長得醜，死纏難打沒鳥用！」

眾人一愣，旋即爆發出哄然大笑。

王鶴鳩面色有些陰沉，目光掃過人群，厲聲道：「誰？敢站出來說嗎？！」

「不敢！」第一個響起的聲音毫不猶豫的回道。

王鶴鳩額頭上有青筋跳動，渾身相力湧動，眼中怒氣翻湧。

倒是李洛忍不住的笑起來，剛才的聲音，雖然被特意的壓了一些，但他怎麼聽不出來，不就是虞浪那個貨嗎。

第二個附和的，顯然就是趙闊。

而就在王鶴鳩動怒時，他神色突然一凜，因為他察覺到一道凌厲異常的勁風突然從天而降。

嗡！

一柄長槍插在了場中，槍身震動，發出了嗡鳴之聲。

「哼，誰敢欺負我妹妹？！」

冷冽的聲音隨之響起，一道人影從天而降，落在了長槍邊上，她抓起槍身，槍尖指向了場邊的戚蘿子。

那是白豆豆。

周圍有譁然聲響起，誰都沒想到，這白豆豆也摻和了進來。

王鶴鳩見到白豆豆時，神色變得凝重了一些，冷聲道：「白豆豆，這裡的事情跟你可沒什麼關係。」

「誰動我妹妹，那就有關係了。」白豆豆冷冷的回應。

王鶴鳩麵皮一抽，剛要說話，突然感覺到一股帶著極大壓迫的兇煞氣息出現，抬起頭看向右側的某處高臺，只見得秦逐鹿的身影站在那裡，他雙臂抱胸，面無表情的俯視下來。

他沒有說話，但那股壓力，卻是連王鶴鳩都生出了極大的忌憚。

譁。

周圍譁然聲更為的激烈了，竟然連秦逐鹿，都現身了！

王鶴鳩面色有些陰沉的轉向李洛，後者一臉感嘆的道：「看見沒有？這就是人格魅力，我們來學府修行，如果搞得天怒人怨的，那豈不是說明自己很失敗？」

王鶴鳩淡淡的道：「李洛，不用嘴皮子，希望月底的排位戰，我們不會碰見吧。」

他目光轉向呂清兒，聲音變得柔和了一些：「清兒同學這裡，我是不會放棄的。」

「另外，你這種有婚約的人，就不要招惹別人了吧，即便為了清兒的名聲，你也應該離她遠一點，不然最後得罪了魚會長與金龍寶行，你也沒好果子吃。」

這王鶴鳩也不是個善類，即便眼下吃癟有了退意，但依舊不陰不陽的落個刺下來，然後這才轉身離去。

都澤北軒冷冷的看了李洛一眼，也是轉身走了。

邊緣的戚蘿子，更是早早的退出人群。

一場熱鬧就這樣虎頭蛇尾的結束了。

眾人有些遺憾，可惜，沒能提前見到這些紫輝學員的精彩對決。

李洛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然後目光轉向白豆豆以及那秦逐鹿，對於白豆豆會出面，他倒不算太意外，因為人家完全是因為白萌萌的原因，這顯然是個護妹狂魔。

不過秦逐鹿，倒是真有些讓人沒想到。

在李洛思索間，那秦逐鹿已是轉身離開。

「你們這個隊長，似乎還挺愛護隊友。」李洛對著呂清兒感嘆道。

呂清兒卻是搖搖頭，說道：「那你就太小瞧他了，你知道嗎，在這短短三天時間中，他向曹聖導師提出了十八次申請，想要換一個小組...可是最終都被曹聖導師駁回了。」

「昨天修煉，曹聖導師讓他與殷月切磋一下，結果他直接跳窗跑了，把殷月都差點給氣哭。」

李洛一臉懵逼，這秦逐鹿，恐女恐到這種程度嗎？這簡直有點刷新他的認知啊。

「真為大將軍府的未來擔憂啊。」李洛嘆息一聲，想必那位大將軍應該也很頭疼吧，好端端的也沒幹啥，結果大將軍府卻有可能面臨毀滅之危。

這還不如出現一個超級強敵，把大將軍府給滅了更來得乾脆吧。

呂清兒倒是沒有太在意為何秦逐鹿會露面，而是眸光一轉，望著面前的李洛，美眸中波光粼粼：「少府主今天很帥呀。」

李洛不在意的擺了擺手，道：「人盡皆知的事情就不要再說了，膩。」

「那不知道少府主對剛才王鶴鳩最後的話，是個什麼看法呢？」呂清兒將纏在腰間的外套取下穿上，攏了攏衣領，青絲隨風而動，然後語氣有些漫不經心。

「什麼話？」李洛一愣，旋即正色道：「他這種人心裡齷齪，想什麼都是不正經的，而我們之間的友情是足以經得起任何薰陶的。」

他頓了頓，問道：「你娘不會因此就把我打一頓吧？那格局就太小了，怎麼統領大夏金龍寶行這麼大的攤子？」

呂清兒瞪了他一眼：「不許說我娘壞話。」

李洛嘆了一口氣，道：「如果你也覺得咱們的友情會影響你的聲譽，那我往後注意一點。」

「我沒有！」呂清兒連忙說道。

「可是你剛才的問題已經顯露你心中的遲疑，看來是我高估了我們之間的情誼。」李洛難過的說道。

「我真沒有！」

呂清兒有些委屈，道：「好吧，我錯了，我不該問。」

李洛這才欣然一笑，道：「看在你知錯能改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計較了，我先去找虞浪，趙闊他們，晚上一起吃個飯，給你一個機會請客。」

旋即他似是想起什麼，補充道：「如果以後你娘真要打我，你一定要攔住她。」

說完，快步跑了。

呂清兒望著他的背影，皺眉想了想，旋即有些惱怒的咬了咬嘴唇。

似乎又被這個討厭的李洛忽悠了！

（今天一更，昨天在微信上面發了虞浪的圖，還是比較符合的，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不過昨天的微信章節是收費的，大家也可以等我以後發出來。）

第一百五十四章超級小富婆

結束今日修煉的李洛，經過沐浴，換上了乾淨衣衫，看著鏡子中的挺拔帥氣的少年，一不留神就看了好幾分鐘。

不過幾分鐘後，等他回過神來時，又忍不住的悲嘆一聲。

「空有容顏，兜裡沒貨。」李洛神色複雜，這個貨，指的是靈水奇光。

他進入聖玄星學府已經二十多天的時間了，之前攜帶的一批靈水奇光早已消耗殆盡，所以他已經有兩天時間沒有煉化靈水奇光了，這讓得已經養成習慣的李洛感到有點難受。

這一批攜帶的靈水奇光，主要是在提升第二相「木土相」，效果倒是不錯，已經從四品提升到了五品。

不過第一相「水光相」，依舊還停留在六品，並且在邁向七品的道路上，還有著不短的距離。

而造成這個結果的主要原因，還是六品靈水奇光價格高昂，姜青娥雖說保證持續供給，但數量上還是有點跟不上李洛的煉化速度。

李洛對此無奈但也只能理解，畢竟洛嵐府的情況他也知曉，雖說溪陽屋總部這邊因為他提供的「秘法源水」導致最近的銷量開始提升，但溪陽屋的規模就在那裡，不可能一下子就能爆發起來的。

終歸還是只能慢慢來。

「先忍忍吧。」

李洛心酸的搖搖頭，這才轉身出了房門。

他徑直去了地下室二層，這裡是一個靈水奇光的煉製室，平日裡閒暇時郗嬋導師會在這裡指點他與白萌萌的淬相術。

寬敞的煉製室外，有一面水晶鏡，站在這裡可以清晰的看見裡面的一切，而當李洛來到這裡的時候，見到郗嬋導師雙手插兜，目光望著煉製室內。

他也是站定看去。

只見得那煉製室中，一道嬌小玲瓏的身影正伏於煉製臺上，在她的面前，擺放著數不清的瓶瓶罐罐，她則是做著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舉措，不斷的以諸多複雜的方式，提煉，融合著一道道散發著螢光的液體。

片刻後，她轉過身，在身後的一面白板上面記錄起來。

此時那上面，已是記錄著密密麻麻的研究數據。

李洛盯著白萌萌的身影，眼中有驚疑之色浮現出來，因為此時的她，氣質與平日裡那種害羞，膽怯截然不同，小臉平靜，不帶波瀾，給人一種極度冷靜之感。

「這是白萌萌？」李洛忍不住的問道。

一旁的郗嬋導師也是在注視著白萌萌的一舉一動，聽到李洛的驚疑聲，她笑了笑，道：「嗯，準確的說，是進入到「夢境」狀態中的白萌萌。」

「什麼意思？」李洛有些茫然。

「這就是白萌萌獨特的地方，她的「水魘蝶相」擁有著致幻的能力，而她不知怎麼做的，另闢蹊徑將這種能力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所以現在的她，其實是處於一種自己創造的夢境之中。」

「在這種夢境狀態下，她擁有著驚人的研究能力，平常裡難以攻克的研究難點，在這個狀態下會變得容易許多。」郗嬋導師輕笑一聲，道。

李洛震驚了，他目瞪口呆的望著煉製室內那個小臉平靜的白萌萌，也就是說，現在的她...其實是在夢遊？

夢遊中搞研究？！

還能這麼玩的嗎！

「這些年來，白萌萌研究出來的靈水奇光配方，不下十種，雖說都只是四品以下的配方，但其中最優秀的一種，甚至達到了四星級。」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更加震驚了。

靈水奇光的配方，分為五個星級，而四星級在其中絕對算是頂尖級別了。

要知道在他們溪陽屋，到現在為止，其中的主打產品，也就只是一道三星級的配方，而溪陽屋也不是沒有投入大量的研發，可最終依舊沒有研發出一道達到四星級的配發，可現在，眼前這個清純漂亮的少女所取得的成就，直接是把溪陽屋的研發室碾壓成了渣渣。

可以毫不客氣的說，光是白萌萌研究出來的這些配方，如果拿出去售賣的話，其價值絕對達到了上千萬金的驚人數字。

這才是一個不顯山不露水的超級小富婆！

她一個人的價值，恐怕就抵得上整個溪陽屋。

郗嬋導師望著震驚中的李洛，笑道：「不然你以為為何淬相院那邊對白萌萌這麼垂涎？這半個多月來，那邊可是有不少導師來找我。」

李洛抹了一把從嘴角滑落的眼淚，目光灼熱得仿佛要將面前的水晶玻璃都給融化一般，他盯著煉製室裡面的少女，這才是一個大寶貝啊。

如果能夠把她騙到，不是，是請到溪陽屋，那麼她的研發能力再加上他的秘法源水，這豈不是直接就起飛了？

當然如果能夠再把郗嬋導師請去坐鎮一下，那溪陽屋妥妥的進入大夏靈水奇光屋前十啊。

到時候日進百萬金，別說把水光相養成七品了，就算是再來兩個，他都能直接養到八品起步！

李洛想到那一幕，就忍不住興奮到顫抖。

「雖然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但你的樣子讓我稍微有點不適，所以如果你再不收起來的話，我就要把你趕出去了。」郗嬋導師看著渾身顫抖的李洛，警告道。

李洛聞言，瞬間不抖了。

「你可少去打人家的主意，萌萌雖然很單純，但她的姐姐還有背後的白家可不是吃素的，你到時候騙了人家，有你苦頭吃。」郗嬋導師火眼金睛，看得出李洛的蠢蠢欲動。

李洛頓時怒了：「導師你這話就太小看我李洛了。」

「我只是單純的想要和萌萌切磋一下淬相術，我身為隊長，愛護關心隊員也是我應盡的職責！」

郗嬋導師不搭理他的胡扯，話音一轉，道：「另外有個事情要和你說，這次的月考會有一個額外的獎勵，你知道是什麼嗎？」

李洛疑惑的看來。

「十二段錦。」郗嬋導師淡淡的道。

李洛張了張嘴，旋即忍不住的淚流滿面：「導師，沒想到你為我做到了這一步，我真是太感動了。」

前兩天郗嬋導師才和他說過這「十二段錦」的事，原本李洛還在頭疼那高達數千積分的價格，結果誰想到這轉眼此物就成了此次月考的獎勵，這不就是專門給他的機會嗎？

除了郗嬋導師會對他這麼好外，還能有誰？

面對著李洛感動的目光，郗嬋導師搖頭道：「這可不是我做的，而是沈金霄提出來的，而這十二段錦的積分，也是他自掏腰包，算是月考的額外獎勵。」

李洛神情頓時凝固，眼中滿是驚疑。

沈金霄做的？

這老貨是良心發現，還是吃錯藥了？

第一百五十章學府積分

在經歷了第一次相力樹的修行後，李洛的聖玄星學府生活，就開始進入到充實而有序的節奏之中。

訓練室。

李洛與郗嬋導師面對面的盤坐，他平伸出一隻手掌，而郗嬋導師也是伸出一隻手，放在了李洛手背之下。

手掌接觸，有淡淡的溫潤之意散發。

不過李洛卻是沒心情在意這些觸覺，相反此時的他，面色異常的凝重。

只見得在其掌心中，有兩道相力湧出，呈現藍色與碧綠色彩，正是他的水相與木相之力。

兩股相力，涇渭分明。

不過當這兩道相力出現在李洛掌心時，突然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出現，兩股相力震蕩起來，竟是開始在緩緩的融合在一起。

李洛的掌心，仿佛是出現了一道不斷震蕩的光團。

光團內，外力強行壓制在一起的水相與木相之力，竭力的想要分開。

「感受兩股相力短暫融合時的那種感覺，盡力的化解兩者間的排斥，心靜如一。」郗嬋導師平靜的聲音傳來。

李洛心神漸漸的平靜，掌心間的兩道相力，一道冰涼綿長，一道生機旺盛，屬性截然不動，在郗嬋導師強行的壓制下，兩種屬性在交匯，融合。

宛如溪流自樹根處掠過，順著樹根，湧入大樹之中。

這般感悟，持續了片刻，郗嬋導師鬆開了手掌。

而隨著那股強大的外力壓制，兩種融合在一起的相力頓時如同失去了束縛的野馬一般，陡然間散亂下來。

噗！

細微聲音中，李洛掌心間的兩道相力同時的湮滅下去。

李洛睜開眼睛，有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這雙相之力，果真修煉起來極為的艱難，那需要達到一種入微級別的控制，而這對於他這種初學者來說，顯然是難度不小。

「不必沮喪，雙相之力如果這麼容易就能掌握的話，那你也太小看封侯強者了。」面前的郗嬋導師對此倒並不意外，反而安撫了一聲。

李洛苦笑著點點頭，現在的他，已經算是來到聖玄星學府半個月了，這半個月內，除了每隔三日上相力樹修行外，他便是在跟隨著郗嬋導師學習如何掌握雙相之力，但顯然，他還是低估了其中的難度。

即便是有著郗嬋導師這位封侯強者指引，但這種修行進展依舊緩慢。

不過也正如郗嬋導師所說，雙相之力本就是封侯強者的特權，李洛現在不過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這就猶如一個嬰孩試圖手持重斧，想要掌握，可沒那麼容易。

「慢慢來吧，如果你能夠將雙相之力初步掌握，你的實力將會上升很大一個臺階，到時候，對付王鶴鳩倒是不成什麼問題。」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正色道：「老師您這話就不對了，我沒有想要對付王鶴鳩，大家都是同學，相親相愛多好。」

郗嬋笑笑不言，還相親相愛？如果有機會的話，你李洛第一個就會動手將王鶴鳩敲得頭破血流，當然，那王鶴鳩應該也是在等著機會踩李洛一腳，順道在心儀女孩子面前刷個無聊的存在感。

她也懶得去揭穿李洛的口不對心，只是道：「你雖然身懷雙相，但也不要小瞧了其他的人，能夠在新生中排上號的人，都不是尋常人物，他們天賦與潛力都不缺，如今有了各自導師指點，進步都是堪稱神速。」

李洛點點頭，小瞧別人這種事，他怎麼可能會去做，因為他就是那種等著別人來小瞧他，然後趁其不備，將之掀翻的路數。

「導師...這學府中，有沒有什麼能夠讓人修煉速度變得更快的寶貝啊？」李洛突然問道。

郗嬋一怔，看著他：「要多快？」

李洛想了想，露出含蓄的笑容：「比如能讓人五年內封侯這一類啥的。」

「五年封侯？」

郗嬋眸光在李洛身上停留了數息，然後點點頭。

「真的有？」李洛狂喜。

郗嬋導師再度點頭，認真道：「待會結束修行後，你回去洗個澡好好睡一覺，夢裡面別說五年封侯，就算五年稱王甚至王之上，都有！」

李洛笑容頓時僵硬，一旁的白萌萌忍不住的低頭，肩膀抖動，連那辛符兜帽下的嘴角，都是緩緩的扯了起來。

「老師你這不是晃點我嗎。」李洛尷尬的道。

郗嬋導師淡淡的道：「不是你先晃點我的嗎？五年封侯，你以為你身懷雙相就敢這麼狂嗎？」

李洛乾笑道：「那導師覺得以我的天賦，潛力，要多久封侯？」

「封侯的確需要天賦，潛力，但同樣也需要心性與機緣，這哪能說得準？不過我預估以你的天賦，或許十年左右可以吧。」

李洛面色發黑，十年封侯？那五年後就可以直接給我收屍了，還封個屁啊。

畢竟，他的壽命，都只剩下不到五年了。

而他傾盡全力的進入到聖玄星學府，不就是因為這裡的修煉資源與導師資源，能夠讓得他以最快的速度變強嗎？

郗嬋導師看了李洛一眼，她能夠感覺得出來，李洛對於實力的提升似乎是有一種緊迫感，不過她也沒有感到太過的奇怪，畢竟如今洛嵐府的情況內憂外患，各方勢力都在虎視眈眈，再加上李洛擔心困在王侯戰場的父母，所以想要急速提升實力，這是人之常情。

於是，她聲音變得柔軟了一些，道：「李洛，修煉之事，雖然不可荒廢，但也不能急於求進，否則容易出岔子。」

李洛苦笑著點點頭，這壽命之事，他不可能跟郗嬋說，所以對方也無法理解他這種時不我待的焦灼感。

「不過想要有節奏的提升修煉速度，聖玄星學府內的方法倒是不少，相力樹的修行就不必說了，那是必不可缺，而除此外，便是找尋更高級的能量引導術，這同樣能夠增快修煉速度，我觀你所修行的能量引導術，似乎並非是侯級引導術吧？」郗嬋導師說道。

「能量引導術...」李洛對此感到很頭疼，因為他現在修煉的能量引導術，只是將階上品的「玄瀑呼吸法」，雖說算是不錯，但與真正的侯級能量引導術相比還是有些差距，但侯級能量引導術，大多都是需要自身的相性達到七品之上。

可他的水光相，剛好卡在六品。

雖說他已經儘可能的在提升六品水光相，但短時間內，顯然還是無法達到的。

郗嬋導師顯然知曉李洛頭疼的點，當即說道：「一般來說，絕大部分的侯級能量引導術，的確對相應品階有要求，但這也並非是絕對，洛嵐府中或許沒有，但聖玄星學府，就不見得也沒有。」

李洛聞言，精神頓時大振，驚喜的道：「聖玄星學府有這種能量引導術？」

「如果我記得不差的話，聖玄星學府中，收藏著一道侯級能量引導術，名為「十二段錦」，此法對相性品階的要求，剛好是六品。」

李洛大喜，這真是瞌睡來了就有枕頭，這「十二段錦」簡直無比的契合現在他這種狀態。

「而除了改修更高品級的能量引導術，聖玄星學府內，還有另外一種東西對修煉很有裨益，能夠讓你的修煉速度在不傷及自身的情況下，更快一步。」郗嬋導師繼續說道。

「什麼？」李洛迫不及待的問道。

郗嬋導師笑了笑：「能量液。」

「能量液？」對於這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李洛也愣了一下。

「不要小瞧了此物，能量液乃是聖玄星學府的特產之物，這是取自相力樹的汁液所煉化而成，如果說給學員心中最愛之物做個排名的話，能量液絕對是前三之物。」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簡直熱淚盈眶，這麼好的學府，去哪找？！

來到聖玄星學府，真是最明智的決定。

「導師，這兩種東西我應該怎麼得到？」李洛振奮的問道。

郗嬋導師黑紗下的唇角似是揚了起來。

「很簡單啊，「十二段錦」三千學府積分，一支能量液，三百積分。」

李洛笑容微微一僵，沉思了片刻，真誠的問道：「老師，請問聖玄星學府的積分，可不可以賒帳？」

郗嬋導師呵呵一笑。

「你說呢？」

第一百五十五章墳頭插香

「這沈金霄導師...」

「是不是吃錯藥了？」

心中想著，李洛也就誠實的問了出來，反正郗嬋導師不是外人。

對於沈金霄這個人，李洛內心顯然是抱著極深的忌憚與厭惡，所以雖然對於對方此舉感到極為的疑惑，但他可絕對不會認為對方是在向他示好。

郗嬋導師淡淡一笑，道：「他當然沒吃錯藥，不過你也想得沒錯，他可不是在幫你，相反，他是在延緩你得到十二段錦的時間。」

「什麼意思？」李洛皺眉道。

「我已經聽說了，昨天姜青娥去了積分殿，不得不說她對你的確很上心，這「十二段錦」她應該早就留意上了，而此次去積分殿，就是為了兌換此術。」

「但她去晚了一步，「十二段錦」被沈金霄提前取走了，還留言讓需要的同學可以找他。」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面龐上的神情微微一僵，旋即眼神漸漸的有些陰沉起來。

顯然，沈金霄這狗東西是早就做好了一些預料，包括這「十二段錦」，他提前一步取走，是想要逼得姜青娥去找他，然後以此做一些脅迫？

「姜青娥並未去找他，反而是去了素心副院長那裡，然後彈劾了沈金霄。」

「沈金霄在這種情況下，想出了一個理由來回絕素心副院長的調解，沒錯，就是這個所謂的月考獎勵。」

「這是在他的權限範圍內，理由正當得連素心副院長都挑不出毛病。」

「所以說，這個「十二段錦」的獎勵，其實也算是沈金霄無奈之舉，不過他對此應該也無所謂，反正他的目的達到了，那就是讓你沒那麼順心如意的得到此術。」

郗嬋導師搖了搖頭，道：「這沈金霄，應該是對姜青娥求而不得，心思愈發的陰暗，而你，只能說算是成為了他洩火的替代品，畢竟，誰讓姜青娥誰都不在意，只在意你這個小未婚夫？」

李洛神色頗為的平靜，倒是沒了平日裡的笑意，但郗嬋導師卻敏銳的察覺到，他那平靜之中蘊含著何等洶湧的波濤。

呼。

最終，李洛深吐了一口氣，似是自言自語般的喃喃道：「從今天開始，我要搓泥做香，然後等沈金霄導師斃命那一天，親自在他的墳頭插上一根大香。」

郗嬋導師沒有在意李洛這完全不尊師重道的話語，因為那沈金霄的所作所為，也完全沒有在將自身當做導師，而既然起了這些因，那自然要接下未來的果。

李洛究竟有沒有本事真做到是一回事，但雙方間的恩怨，已經開始不可調解。

「把一位封侯強者當做敵人，李太玄，澹臺嵐生出來的兒子，膽子真不是一般的大啊。」郗嬋導師有些感嘆的說道。

「其實，也就只是先在嘴上過個癮而已，我現在可惹不起啊，所以還得緊抱老師大腿，求保護。」李洛笑了笑。

郗嬋導師眸光動了動，她面上的黑紗微微波動，旋即伸出手掌，放在李洛肩膀上輕輕拍了拍。

「放心吧，因為...我也想在沈金霄墳頭插香呢。」她輕聲說著。

李洛一驚，雖然之前郗嬋導師說她與沈金霄有些恩怨，但他沒想到，這個恩怨，似乎也並不簡單。

但是，這不是正好嗎？

李洛咧嘴笑起來：「老師，看來我在擇師賽上的選擇，簡直英明到極致了。」

「不過不管你對沈金霄有多麼的厭惡，在你沒有擁有足夠的實力之前，我建議你還是先將這一份殺心收起來，我其實很欣賞你這種韜光養晦的性格，所以，保持住，不要飄。」郗嬋導師淡淡道。

李洛輕輕點頭。

「對了，既然這沈金霄這麼慷慨的自掏腰包將「十二段錦」貢獻成了月考的額外獎勵，我覺得如果你們有機會的話，倒是可以去嘗試一下。」

「若你真能拿到這部「十二段錦」，不僅能夠節省一大筆學府積分，而且最重要的是...沈金霄會很尷尬。」郗嬋導師眸光中似是泛起一抹笑意，道。

李洛聞言，也是有些心動，不過那「十二段錦」是給第一名的額外獎勵，他這邊帶著兩個喪貨，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機會...

不過，若能拿到這部「十二段錦」的話，真是一個好爽的事情啊。

因為這一刻，李洛甚至差點連獲獎感言都想好了。

「我，盡力吧。」

李洛最終如此說道。

郗嬋導師點點頭，也就不再多說，她繼續看了一會白萌萌的研究，然後道：「她要退出夢境狀態了。」

李洛連忙看去，果然是見到白萌萌突然站直身子，雙瞳之中綻放的藍色螢光在此時漸漸的消退，數息後，竟是恢復了正常色澤，緊接著她那清純漂亮的小臉蛋上面，就有著往日的害羞，靦腆之意浮現出來。

一瞬間氣質就從絕對冷靜，變成了清純可人。

這一幕，看得李洛都是嘖嘖稱奇，還能這麼玩的...這是一人分飾兩角？角色扮演嗎？有點刺激。

而在退出夢境狀態後的白萌萌，對於手上的這些研究也不感到奇怪，不過她也並沒有繼續深入下去，因為在脫離那個狀態後，眼下這種深度的研究，她已經有點跟不上了。

所以她將這些記錄都仔細的收起來，等待著下次進入夢境狀態時再來繼續研究。

「你要去練習淬相術，就自己進去吧，你們沒事也可以交流一下淬相術。」郗嬋導師看了一眼李洛，然後轉身就離開了。

李洛望著郗嬋導師那玲瓏有致的倩影，感覺對方剛才那一眼中，似乎是看穿了他的心思一般。

「郗嬋導師真是好啊。」

李洛感嘆一聲，就算知曉了他的心思，還是在給他與白萌萌交流製造機會，這樣的老師，怎能不愛？

搖頭感嘆間，李洛臉上就有著熱情洋溢的笑容浮現出來，他迅速的從一旁取過杯子，倒上熱水，然後推開煉製室的門，走了進去。

「萌萌，研究了這麼久，辛苦了吧？要喝點熱水嗎？」

剛剛收拾完研究資料的白萌萌抬頭，她望著端著熱水，滿臉溫暖笑容而來的李洛，小臉微紅，纖細十指糾纏在一起，低著頭有小聲傳來。

「隊長...」

「你笑得好油膩。」

（今天一更。）

第一百五十一章培訓

從郗嬋導師這個充滿著靈性的笑聲中，李洛明白他想要賒帳的想法是沒有一點希望了。

可是，他有個鬼的學府積分啊。

他那高達五千學府積分的帝流漿還在那裡掛著等他呢，眼下又來一個三千積分的「十二段錦」，三百積分一支的能量液？

「老師，你說了跟沒說一樣。」李洛無力的道。

「最起碼給了你一個目標啊。」

郗嬋導師笑了笑，道：「而且學府積分的話，月底不是有排位戰麼？若是你能夠取得好成績，自然就有了第一波積分。」

李洛聞言，頓時心動的問道：「排位戰能夠獲得多少積分？」

郗嬋導師同時也看向了另外一側的辛符，白萌萌，道：「學府的月考測試與以往你們所經歷的比試不同，因為它是小隊制，也就是說，你們三人，需要做好磨合，熟悉彼此的實力，風格，只有如此，才能夠最大的發揮出小隊的力量。」

「而在排位戰中，以打敗的隊伍來計分，一般來說打敗一隻紫輝隊伍，隊中每人可得五百積分，打敗金輝隊伍，可得一百積分，打敗銀輝隊伍，可得二十積分。」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怎麼突然間，就有一種大開殺戒，血洗新生的衝動了呢？

不行，還是要節制一點，最起碼趙闊他們還是需要放過的。

清兒肯定也得放過，不過她那一隊有秦逐鹿那個變態，誰放過誰還真不一定。

反派隊就不能放過了...沒錯，李洛將沈金霄門下的那一個隊稱為反派隊，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值得這個稱號。

不過話說回來，這排位戰怎麼是小隊形式的？李洛從修行到現在，可從未嘗試過與隊友默契聯手的模式，李洛在天蜀郡大考時，倒是與虞浪，趙闊兩人合作了一把，但那遠遠還算不得是默契及格的隊友。

這種小隊制，無疑會增添許多的變數。

「未來的學府大賽，都會有小隊制，所以為了讓你們提前習慣隊友，這個過程是必須的，當然最重要的是...」

郗嬋似是知曉李洛他們心中的疑惑，聲音頓了頓，而後平靜道：「如果未來要應對「異類」，小隊的合力，將會比單人更有性命保障。」

李洛三人心頭一凜，異類...雖然他們並未接觸過，但自從來到聖玄星學府後，他們已經是明白這種存在究竟有多危險，他們的未來，不可避免的會與其遭遇，早點做好準備，的確是必要的。

「關於月考排位戰，我沒有太高的要求，因為如果你們對學府積分有執念的話，自然會去拼搏，而學府積分能夠讓你們兌換更多的修煉資源，讓你們的修煉始終領先其他學員一步，所以排位戰重不重要，你們可以自己評估。」郗嬋導師淡淡的說道。

李洛舔了舔嘴唇，眼神灼熱，因為三人中，要說對學府積分有執念的話，他無疑是最強的那個人。

因為若是修煉慢一步，辛符，白萌萌或許還能接受，畢竟沒有太大的壓迫感，可他不一樣，他僅剩下不到五年的壽命，那是懸在頭上的一把刀，所以別看平日的李洛一副輕鬆愜意的模樣，可沒有人能夠知道他內心深處是何等的緊迫。

「學府積分重不重要另說，不過我們是導師您的學生，如果到時候成績太差，老師您顏面也是無光，您之前也說過，你與沈金霄導師有一些恩怨，那麼作為您的學生，我覺得我們有這個必要與義務，幫您出一口氣！」李洛大義凜然的說道。

「而誰若是不為這個目標而努力，那就是看不起導師您！」

白萌萌和辛符有點懵，眼神茫然的看著李洛，怎麼感覺這突然間，就有一口巨鍋當頭給罩了下來呢？

我們是不是被代表了啊？

可是，李洛說得有理有據，這個時候反對，豈不是在打郗嬋導師的臉嗎？

於是，兩人沉默了數息，都是訥訥的點頭表態。

李洛見狀，感嘆道：「真是導師的好學生啊，不枉費導師如此嘔心瀝血。」

同時心中大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可是知道自己這兩個隊友究竟有多喪的，之前這隊長位置直接棄權，所以李洛真擔心在那排位戰上，他們也繼續保持這種狀態，到時候他一人面對反派隊，真是只能給對方送分了。

白萌萌，辛符無言以對，你說的那麼嚴重，搞得我們不認同簡直就是欺師滅祖一樣，這敢不點頭嗎？

郗嬋導師有些沒好氣的看了李洛一眼，她如何不知曉對方的心思，不過她也沒有揭穿，畢竟能夠調動白萌萌，辛符的動力，也算不錯。

「接下來的這段時間，為了提高你們小隊間的默契與熟悉度，我會開始對你們進行專門的培訓。」

郗嬋導師手一抬，只見得有雄渾的相力流淌而出，漸漸的在其身邊匯聚，最後化為了一頭約莫丈許左右的藍色光虎。

光虎發出低吼，栩栩如生，宛如活物，同時有強悍的相力波動以及兇威散發出來。

「每天訓練三個小時。」

「打敗它，再吃飯。」

郗嬋面上的黑紗微微動了動，眸光中帶著許些的戲謔之意。

「打不過，就餓著吧。」

...

吼！

驚人的虎嘯音，於訓練場中炸響。

訓練場內，相力激湧，藍色光虎兇威肆虐，爪風掠過，帶起尖銳的破風聲。

砰砰砰！

虎影掠過，直接是刁鑽狠辣的自李洛三人的圍攻中穿出，爪風拍下，三人的攻勢頓時宣告破碎，緊接著三道人影就狼狽的倒射了出去，栽落在訓練場邊緣。

藍色光虎停止了追擊，在場中踱步，虎目仿佛是帶著不屑的望著場外的三隻小老鼠。

李洛三人狼狽的自場外坐起，神色悻悻。

「這老虎好強呀。」白萌萌苦著小臉，這已經不是他們第一次被對方虐了，自從訓練開始，直到今日，已經第三天了。

可三天下來，即便他們三人聯手，也沒有一次能夠打敗這隻由郗嬋導師相力凝鍊而成的光虎。

李洛揉了揉臉龐，有些無奈的道：「這老虎的實力，應該在相師境第二段左右，比我們都要強一頭，而且別看它只是相力凝鍊而化，但卻極有靈性，戰鬥間攻勢狡猾，如果我猜的不錯，這東西還從郗嬋導師那裡繼承了一些戰鬥經驗。」

「郗嬋導師好厲害。」白萌萌感嘆道，這明明只是隨手凝鍊的一道相力光虎而已，卻將他們三人逼得灰頭土臉，如果不是對方沒有殺心的話，在這三天間，其實他們已經死很多次了。

由此可見，封侯境強者究竟是何等的強大。

而在訓練場另外一邊，郗嬋導師盤坐在矮桌前品茶，她瞧得三人又是狼狽收場，隨手一揚，三個餅子落在了他們的手中。

「沒打過，繼續吃冷餅吧。」她淡淡的道。

三人無奈的接過冷餅，然後用力的咬了下去。

「這燒餅都吃三天了。」李洛邊吃邊悲嘆。

「隊長，等郗嬋導師走了後，我幫你們做點餐食吧。」白萌萌好心的說道。

李洛聞言，嘴中的嚼動頓時一僵，然後與一旁的辛符對視一眼，都是從對方的眼中看出了相同的情緒。

李洛神色鄭重，語重心長的道：「萌萌，雖然導師看不見，但我們不能違背自己的心，強者之路，是要依靠自己一點點的走下去，我們既然答應了導師，那麼只要沒有打敗這頭蠢虎，我們就只能吃這又冷又硬的燒餅。」

「這是對我們意志的考驗。」

辛符沉重的點頭，表示認可。

白萌萌則是有些羞愧，認錯道：「隊長，你說的對。」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李洛欣慰的點點頭，同時心中大鬆了一口氣，相比起白萌萌做的飯菜，其實他更樂意吃這個又冷又硬的燒餅。

不過這話不能說出來，不然不僅傷了白萌萌的心，而且萬一被白豆豆那個護妹狂魔知道了，怕也是不會輕易放過他們。

雖然他可以推到辛符頭上，不過身為隊長，還是需要一點底線的。

「但是每天吃這燒餅也不是個事，所以當務之急，還是得先解決掉眼前的麻煩。」李洛兩三口將燒餅吞進肚子，然後目光盯著場中踏著六親不認的步伐的藍色光虎。

「經過這三天不斷的接觸，我發現只要接近這藍色光虎半丈範圍，自身的速度就會變得遲緩，如果我沒猜錯的話，這可能是水系相術「重水光環」，其作用是遲緩對方的行動與攻擊速度，所以我們的攻擊每次進入其半丈範圍，都會被其輕易的躲開。」李洛分析道。

辛符沉默了一下，道：「有一次我攻擊到了它的身體，但卻根本沒有穿透進去，所以在它的身上，還覆蓋著一層強大的相術防禦。」

李洛皺眉，這也太難纏了。

白萌萌小聲道：「隊長，我發現我們每次在進攻的時候，它都會有意無意的擋住左胸前的一處鱗片，那裡，會不會是它的弱點所在啊？」

李洛點點頭：「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不管是不是，可以試試。」

他揉了揉眉心，然後湊過頭，與辛符，白萌萌低聲交談了一會，最終三人同時的站起身來。

「再搞一次吧，成功了晚上請你們吃食堂。」李洛沉聲道。

「我也可以幫大家做飯。」白萌萌熱情的提議。

李洛嘴角一抽，這個時候，就不要打擊士氣了吧，萌萌同學。

第一百五十六章偶然的殘留物

油膩兩個字入耳，讓得李洛笑容頓時僵硬起來，這種詞應該用來形容沈金霄那狗東西的啊，怎麼能用在他一個風華正茂的少年身上？

「萌萌，你太讓我傷心了，我看你煉製這麼久，肯定很累了，這才本著身為隊長的寬厚之心，進來安慰一下你！你怎麼能對我進行人身攻擊？！」李洛痛心疾首的道。

白萌萌被「怒斥」，也是有些慌張，連忙低頭認錯：「隊長對不起，我沒有攻擊你的意思，只是沒反應過來，所以就順著心意脫口而出了。」

「...」

李洛感覺胸口有點悶，你這話的意思就是你心中其實就是這麼想的咯？

李洛收起了笑容，面無表情的將水杯遞過去：「給我喝掉。」

白萌萌趕緊老實的接過來，小口小口的喝水，眼光偷偷的瞟著李洛。

李洛搖搖頭，看來他選錯方式了，跟這小萌妹來什麼親和溫柔似乎沒啥用，直接強硬要求反而更簡單一點。

「咳...」

李洛乾咳一聲，道：「聽郗嬋導師說，萌萌你這些年研究出了不少靈水奇光的配方啊？甚至連四星級的配方都有一道。」

白萌萌有些靦腆的點點頭，道：「其實不算什麼啦，我研究的配方都只是四品靈水奇光之下的。」

「那也很厲害了，你才多大年齡，以後還有很多的提升空間，未來一定能夠研究出更高品的配方。」李洛讚嘆道。

「嗯，謝謝隊長。」白萌萌甜甜的笑起來，清純的小臉蛋讓人如飲蜜一般，甜到嗓子裡。

李洛漫不經心的問道：「那你那些研究出來的配方呢？」

白萌萌認真的回答道：「那些配方都被家裡拿走了，大部分都被出售給了其他的靈水奇光屋，我們白家自身並沒有怎麼涉足靈水奇光屋的產業。」

李洛聞言，略微有些遺憾，不過這也是在意料之中，畢竟就算白萌萌不懂那些配方的價值，但其背後還有著一個白家呢。

「隊長也對靈水奇光配方感興趣嗎？」白萌萌水靈靈的大眼睛看著李洛。

李洛遲疑了一下，旋即笑道：「就是問問。」

他原本是想要在白萌萌這裡尋找突破口，為溪陽屋獲得高星級的配方，但這種級別的配方在市場上擁有著極為高昂的價格，那種價格對於現在的溪陽屋來說，未必就承受得了。

可若是藉助著與白萌萌關係的原因來以不平等的價格獲得對方的靈水奇光配方，那未免太欺負人了一些，這麼單純可愛的女孩子，他可不想故意去哄騙。

說到底，是他這裡或者說溪陽屋，拿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先前熱切的心思也就降了一些，他再度與白萌萌交談了一會，便是走到另外一側的煉製臺前，取過一些材料，開始練習靈水奇光。

此前的李洛，就已經能夠煉製出二品靈水奇光，而這段時間伴隨著自身實力的大大精進，他也開始在嘗試觸及三品靈水奇光。

但這種嘗試，失敗得很徹底，因為三品靈水奇光的煉製比起二品，難度幾乎是成倍的遞增。

顯然，想要將三品靈水奇光煉製出來，李洛還需要大量的練習。

今日的練習，李洛因為那十二段錦以及靈水奇光配方的事，稍微的有些心不在焉，好幾次煉製三品靈水奇光，直接在最初的一些步驟上面失手，直接導致煉製失敗。

噗！

隨著手中水晶瓶中一陣能量激湧，最後其中的液體漸漸的黯淡下來，李洛知曉，這是融合再次的失敗。

李洛將這一支失敗品放在旁邊，搖搖頭，看來今天不適合練習。

於是他在與白萌萌招呼了一聲後，就準備離開煉製室。

「隊長，我幫你把煉製臺收拾一下吧。」白萌萌瞧得李洛那煉製臺上的一片雜亂，小聲說道。

「那就麻煩你了。」李洛笑了笑，倒也沒拒絕她的好意，同時心中再次讚嘆一聲，真是一個善良乖巧的小萌妹啊，如果虞浪知道的話，怕是眼睛都會羨慕得跟兔子一樣吧？

可惜，他無福享受白萌萌的乖巧，只能每天接受白豆豆的鐵拳鞭撻。

在李洛心中幸災樂禍時，白萌萌已是在幫他收拾著桌面，然後就見到那一支煉製失敗的殘次品，她順手取下，對著廢水池傾倒下去。

不過，那粘稠的液體剛剛倒出來，白萌萌突然聞到一股有些刺鼻的氣味從中散發出來。

這種氣味，若是常人聞到，怕是會本能的避開，但白萌萌卻是愣了愣，然後經過數秒的猶豫，她將水晶瓶放在唇邊，輕輕的抿了一口。

啪！

水晶瓶自白萌萌手中跌落，直接砸在煉製臺上，支離破碎。

剛要推開煉製室大門離開的李洛聽到這破碎的聲音，連忙轉過頭，就有些驚愕的見到白萌萌呆愣在原地，那一對大眼睛通紅，其中有霧氣縈繞起來，仿佛馬上就要哭出來一般。

在她的嘴唇上，還沾染著暗綠色的液體。

李洛一眼就認出是他剛才煉製失敗的殘次品。

當即李洛就嚇壞了，這蠢妞是腦子秀逗了吧？這種煉製失敗的靈水奇光也敢亂喝？你以為是什麼東西啊？！

你這裡喝出問題，那白豆豆能饒過他？

李洛急忙兩步的竄了回來，急聲道：「你沒事吧？」

他從一旁取過乾淨的手帕，就要將她嘴唇上的液體擦掉。

可白萌萌搖頭躲掉，她望著桌面上灑落的液體，突然伸手就要去捧，破碎的水晶碎片劃破嬌嫩的小手，鮮血一下子就滲透了出來。

李洛急忙一把抓住她的雙手，怒道：「白萌萌，你瘋了嗎？」

他真的是有些驚怒，因為白萌萌這舉動實在太不正常了。

白萌萌無法掙脫李洛的手掌，小臉通紅，聲音都有些顫抖的道：「苦的！苦的！」

「苦的？」

李洛莫名其妙，他望著那些灑落的液體，猶豫了一下，伸出手指沾了一滴放在嘴中，頓時他整個面龐都直接扭曲了，這一刻，仿佛是某種獸類的苦膽在嘴中爆發一般。

「嘔。」

李洛乾嘔了幾聲，道：「太噁心了，你耍我啊？」

然而白萌萌卻是伸出纖細手指，沾染著那暗綠液體，顫抖著放在小嘴中，她不僅沒有被苦得乾嘔，反而小臉有些詭異的通紅，那仿佛是情緒太過激動所導致。

「苦的！這個味道...雖然很多年了，但是我還記得！」白萌萌通紅著眼睛，望著李洛，顫抖著說道。

李洛愣了愣，猛的回過神來，對啊，不是說白萌萌失去了味覺嗎？那她怎麼知道這玩意是苦的？

還是說...

李洛盯著檯面上那些暗綠色的液體，神色古怪。

他這胡亂搗鼓出來的殘次品，竟然再次激發了白萌萌的味覺？

還有這麼奇葩的事情嗎？

一時間，李洛有點凌亂了。

（今天一更。）

第一百五十七章白萌萌的請求

煉製室內。

李洛握住白萌萌的小手，兩人大眼瞪小眼，好片刻後，他方才開口說道：「這東西能讓你感覺到苦味？」

白萌萌用力的點頭，大眼睛放光的看著李洛。

雖然那個味道在李洛品嘗來簡直無法忍受，可對於已經很多年沒有嘗試過任何味道的白萌萌看來，那簡直就是絕世佳餚。

如果不是李洛攔著，而且也實在太不淑女，她甚至都想要舔桌面了！

「冷靜，克制住你自己！」瞧得她的眼神，李洛連忙提醒道。

旋即他目光四處掃了掃，見到一旁的桌面上有著一份瓜果，然後取出來，遞給白萌萌：「你試試。」

白萌萌接過，滿懷期待的咬了一口，然後就難過的搖搖頭：「沒有味道。」

李洛撓了撓頭，看來他這無意間搗鼓出來的東西，只是讓白萌萌能夠短暫的感受到苦味，但卻並沒有將她這「失味」的怪病給治好。

「那這玩意也沒啥用啊。」李洛有點失望，他還以為自己真的很厲害呢，隨便折騰出來的東西，竟然能把白萌萌這個「失味」給化解。

「不，隊長，這還是很有用的！」

白萌萌卻是激動起來，她淚汪汪的看著李洛，道：「你能夠讓我暫時感覺到苦味，未必不能再讓我有其他的味覺，你煉製出來的這道失敗品，其中必然有什麼東西是能夠對我的味覺造成刺激！」

「如果，如果能找出來，其實未必沒有可能把我治好的！」

「隊長隊長，求求你，幫幫我！」

白萌萌抓住李洛的衣服，連平日裡的害羞都丟了下去，聲音急切。

瞧得甚至都要掛在自己身上的白萌萌，李洛也是有點尷尬，剛欲說話，卻是見到煉製室的門突然被推開，有陰影攢動，辛符的面孔就從門口鑽了進來。

再然後，他就見到煉製室內幾乎擁在一起的兩人。

氣氛沉默了數秒。

「對不起，我剛才聽見聲音，所以過來看看，不過我什麼都沒看見，你們繼續。」辛符低聲說道，然後哐的一聲把門趕緊反關。

他靠在門後，拍了拍胸口，喃喃道：「他們不會想殺人滅口吧？」

「隊長厲害啊，這才多久時間，就攻陷了白萌萌？」

「不過這事姜學姐知道嗎？或者這是姜學姐所容許的事嗎？隊長已經把姜學姐都搞定了？」

「臥槽，厲害啊，真是我輩楷模啊。」

辛符感嘆不斷，搖著頭走了，同時還貼心的幫兩人把大門給反鎖了。

「這貨是不是誤會了什麼？」

李洛望著那緊閉的大門，忍不住的說了一聲，剛才辛符看他的目光，仿佛是看一頭禽獸，這讓得他很不爽。

白萌萌卻沒有心思關注這些，哀求道：「隊長，求求你啊！」

李洛強行把白萌萌推開，無奈的將衣服整了整，道：「不是我不想幫你啊，而是我自己都不知道這玩意是怎麼煉製出來的，我怎麼可能治得好你？」

白萌萌道：「雖然是偶然，但這一定是有跡可循的，只要我們一點點的嘗試，總會有成功的可能！」

李洛有點頭大，這種嘗試是何等龐大的工作量啊？

「隊長，只要你幫我解決「失味」的問題，我，我就賣身給你四年！」白萌萌也知道她的要求過於的無理，著急之下，都有些口無遮攔了。

李洛震驚了，驚恐的望著白萌萌。

白萌萌這才回過神，小臉漲紅的道：「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是說我這四年研究出來的靈水奇光配方都給你！隊長，我看得出來，你對靈水奇光配方興趣不小！」

李洛這才鬆了一口氣，旋即又因為白萌萌這句話心跳有點加速，因為這直接命中他的要害，這丫頭剛才應該也看出他的心思了，看來倒也不傻啊。

以白萌萌那種特殊的研究方式，四年下來的成果，可絕對是一筆巨大的財富，甚至其價值，要超過整個溪陽屋。

李洛沉默了數息，然後苦笑道：「你個笨丫頭，你難道不清楚你自身的價值嗎？」

白萌萌的眼中，滿是清明，她認真的道：「我清楚，但是...我真的想知道酸甜苦辣是什麼感覺，我不想每天吃東西都如同嚼蠟一般，隊長，你沒有失去味覺，所以你不懂為什麼明明在你嘴中是難以下咽的苦味，我卻如此的甘之若飴，欣喜若狂。」

李洛望著白萌萌那充滿著渴望的眼神，一時間也是有些心緒複雜，原來她什麼都知道，只是正如她所說，沒有親身經歷這種感受的人，是無法明白她的渴望。

「萌萌，我現在的確需要高星級靈水奇光的配方，你所說的這些條件，對我來說簡直是難以拒絕。」

李洛神色也是變得認真起來，道：「不過你沒必要真的「賣身」四年，我李洛也沒貪婪到這麼沒下限。」

「我可以竭盡全力的嘗試能不能幫你恢復味覺，而如果我真的成功了的話，我只希望你若是研究出了高星級的靈水奇光的配方，可以優先出售給我。」

「在價值上面，我會按照市價給予，但有個前提是，因為洛嵐府的情況，我一下子給不了那麼多，所以我可能會換成這種靈水奇光以後每年銷售總額的一定比例來補償你，我覺得從長線來看，你所獲得的不會比直接出售的價值要低。」

「真的嗎？隊長你真的願意幫我嗎？」白萌萌小臉上滿是激動與興奮。

李洛有些無奈的道：「你似乎沒注意我所說的條件。」

「好的，好的，隊長你說什麼我都依你！」白萌萌連忙回答道。

李洛無語，不過也知曉此時白萌萌心情激動，也就不繼續跟她說這些，而是道：「既然如此，那我們就先一起分析一下這個殘次品，儘可能的搞清楚裡面有哪些材料以及變化。」

說完，他便是將檯面上的一些暗綠液體收集起來，兩人湊在一起，開始一點點的研究。

這種研究，不知不覺便是數個小時過去。

但最終兩人只是將部分材料確定，這些材料說實話並不罕見，也沒有太奇怪的特性，所以兩人一時間都不明白為何它們組合在一起會刺激到白萌萌的味覺。

「今天暫時就到這裡吧，回頭再繼續研究。」李洛說道。

白萌萌眼中也是有些疲憊，雖然她還能繼續堅持，但也不好讓李洛一直陪著她，所以只好點點頭。

嘎吱。

而在此時，那煉製室大門再度被推開，只見得郗嬋導師走了進來，她狐疑的盯著兩人，道：「你們是打算在這裡過夜？」

她揚了揚手中的鎖鏈：「門還關得這麼嚴實？這是想做什麼呢？」

白萌萌小臉通紅，害羞的低頭跑了。

李洛則是罵道：「肯定是辛符做的！」

他對著郗嬋導師正色道：「老師，我們是清白的！」

郗嬋導師倚靠著門，眸光似笑非笑的盯著李洛，道：「李洛，難道你這是連美男計都用上了？我還真是小瞧了你呢。」

李洛怒目，發出悲憤的怒吼。

「我真的是清白的！」

第一百五十二章小隊的定位

「上了！」

伴隨著李洛一聲低喝，三人身上皆是有相力勃發，李洛一馬當先，木相之力率先流動：「木纏術！」

碧綠相力席捲而出，直接是化為青木蔓藤，對著藍色光虎纏繞而去。

唰！唰！

藍色光虎低吼，鋒利的爪風呼嘯而下，將那些相力所化的青木蔓藤盡數的斬斷。

旋即它虎躍而出，一爪劈向李洛。

「水光魔鏡！」

一面閃爍著水光的鏡面於李洛面前出現，虎爪落下，鏡面當即破碎，但那股反彈力量，也是將虎爪震退一些。

「亂影刃！」

與此同時，只見得有一道道黑光於李洛身後劈斬而出，仿佛是刀刃般，帶著銳利之氣，直指光虎。

光虎周身有藍光升騰，那些影刃一接近，速度便是陡然減緩，最後被它揮動爪子，盡數的劈碎。

李洛身形騰空而起，手中雙刀已是化為大弓，他眼神凌厲，拉弓開弦，體內相力流動，一支璀璨的光矢成形。

咻！

光矢陡然破空而出，閃電般的射向光虎。

而當光矢進入光虎周身半丈時，其速度不出意料的再度開始減緩。

「萌萌！」李洛一聲大喝。

白萌萌嬌軀上，有呈現晶瑩色彩的相力爆發，小手一揮，只見得仿佛是有著閃爍著光芒的花粉從天而降，落在了光矢上面。

「蝶粉之術！」

花粉閃爍，仿佛是帶著某種淨化效果一般，竟是將那粘附在光矢上面的遲緩效果短暫的驅除了。

咻！

光矢速度不減，從光虎拍來的虎爪縫隙間射出，直指光虎左胸某處鱗片。

鐺！

光矢重重的射在了那處鱗片上，然而還不待李洛眼露喜意，只見得光虎的皮膚上，仿佛是有著一層防禦出現，那防禦如層層水波，令得光矢一時間難以穿透。

在竭盡全力的穿破防禦未果後，光矢最終破碎開來。

訓練場邊，郗嬋導師端著茶杯的手在此時頓了頓，黑紗下的唇角微勾。

光矢破碎，可光矢之中，突然又是有著一道黑光暴射而出，那黑光猶如一道黑色的箭矢，鋒利無匹，直接是在光矢先前穿透的痕跡中，猛然鑽出，捅進了那光虎左胸的鱗片之中。

吼！

光虎身軀陡然僵硬，旋即瞬間爆碎成了滿地光點。

李洛三人望著那飄散的光點，都是有些恍惚，旋即忍不住的面露喜色。

「成功了？」白萌萌歡喜的道。

李洛身影落下，也是忍不住的吐了一口氣，在其身後的陰影中，辛符緩步走出，兜帽下的嘴角揚起了一抹弧度。

郗嬋導師走入場中，淡淡的道：「打了三天時間，才開始懂得一些簡單的配合，我感覺是在教三頭豬。」

三人面露尷尬。

「不過好在還算沒有笨到家。」

郗嬋導師盯著李洛，道：「身為隊長，你應該對隊友的實力，特性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這樣才能夠在應對敵人時，做到最完美的配合。」

「你們三人，需要找到各自的定位。」

「李洛有水相與木相，水相會使得他戰力更為持久，不懼對方消耗，木相可使他具備控場能力，纏住敵人，所以他的攻擊手段多變，威力不俗。」

「辛符擁有著影相，這註定他只能隱於陰影間，無法正面進攻，只有當李洛進攻時，他才能夠在暗中找尋機會，給予敵人致命一擊。」

「白萌萌的水魘蝶相，攻擊力不強，但它的特殊之處是擁有著一些淨化效果，同時水魘蝶相可引發夢境，令人沉睡，也算是一種能夠取到奇效的控制。」

「綜合上述，你們三人若是形成完整的隊伍，必然是李洛作為主攻手，辛符暗中隱匿，等待時機，白萌萌居後輔助，同時觀測局面，隨時給予警示或者幫助。」

聽得郗嬋導師這番話，李洛三人神色也是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因為她已經將三人的優劣勢盡數的道了出來。

如果按照郗嬋導師這種布置，那麼他們這個小隊，或許才能夠真正的發揮出驚人的戰鬥力來。

「往後這段時間，你們在修行之餘，就繼續這樣訓練，其他四支紫輝小隊的實力，想必你們也很清楚，至於這月考上面你們能取得什麼成績，就看你們三人的磨合如何了。」

「今日暫且到這裡，先去休息吧。」

...

聖玄星學府，積分殿。

大殿之外，人來人往，沸騰的人聲顯露著此處在聖玄星學府內的人氣之高。

而姜青娥與顏靈卿，便是在那諸多熾熱的目光注視下，來到了積分殿。

無視了那諸多目光的聚焦，姜青娥邁開長腿，直接前往了積分兌換處，她從懷中取出一枚聖玄星學府的獨有徽章，遞了過去。

有導師接過徽章，笑道：「姜同學想要兌換什麼？」

「十二段錦。」姜青娥平靜的說道。

「你兌換這個做什麼？」一旁的顏靈卿有些疑惑的問道。

「給李洛的，他現在只是六品相，無法修煉候級能量引導術，而這「十二段錦」，是極少數不需要七品相要求的候級能量引導術。」姜青娥隨口解釋道。

顏靈卿恍然，旋即輕嘆一聲，道：「怪不得你前些天接了好幾個任務，忙得人都看不見，原來是湊積分去了啊？」

雖說姜青娥每年賺取的積分不少，但很多時候都是直接用光了，所以為了湊齊這三千積分，姜青娥這十來天也累得夠嗆。

「沒辦法呀，李洛剛入學府，連接取任務的資格都還沒有，等他湊齊三千積分，又得浪費許多的時間。」姜青娥說道。

「你對他也太好了吧。」顏靈卿有些吃味的道。

「對你就不好了？」眼見著十二段錦要到手了，姜青娥心情也是不錯，所以隨口調笑道。

顏靈卿扶了扶銀質眼鏡，輕哼道：「差遠了。」

而就在兩女說笑間，那名兌換導師在查了片刻後，衝著姜青娥搖搖頭，道：「姜同學，十二段錦已經被人兌換走了，如果你需要的話，可能要等一段時間了。」

姜青娥絕美容顏微沉，十二段錦頗為的特殊，一般兌換它的人並不多，怎麼剛好在這個時間段被人兌換走了？

「老師可以幫我查查是哪位同學兌換的嗎？」姜青娥沉默了一下，問道。

兌換導師這倒是沒有多少猶豫，查看了半晌，有些驚訝的道：「這部「十二段錦」...是被沈金霄導師取走的，說是要研究。」

「記錄冊上還有留言，說如果有同學需要的話，可以去找他商談。」

這一刻，顏靈卿感覺到一旁姜青娥的體內，似是有一股寒氣在釋放出來。

姜青娥面無表情的收回徽章，然後轉身就走。

顏靈卿見狀，連忙追了上去。

「你不會真要去找沈金霄吧？」

姜青娥淡淡的道：「找他？怎麼可能。」

「我去找素心副院長，彈劾他。」

顏靈卿頓時目瞪口呆。

（今天一更。）

第一百五十三章彈劾

聖玄星學府，金殿。

此處是學府的最高權力所在，唯有紫輝導師以及少數資歷深厚的金輝導師，方才有資格在此議事，決定學府的一些重大事宜。

素心副院長的工作廳，便是位於金殿之中。

而此時的素心副院長，望著來到她面前的姜青娥，聽著她要彈劾沈金霄，也是略微的感覺到有點頭疼。

在姜青娥身邊，還有一名中年女子，一頭紅髮，面目嚴厲，讓人心生懼意。

這是姜青娥如今的導師，名為火絮，以脾氣火爆著稱。

「素心，沈金霄那個混帳東西現在越來越過分，你如果治不了他，就交給老娘來，老娘卵都給他捏爆！」那名為火絮的中年女子，眉毛倒豎，厲聲說道。

聽到對方這種粗俗到極致的言語，素心副院長也是哭笑不得，只能安撫道：「火絮導師，先不用如此動怒，一切等沈金霄導師到了，再來對質。」

火絮導師冷哼一聲，也就不再言語。

倒是姜青娥輕輕點頭，道：「麻煩副院長了。」

素心副院長搖搖頭，溫聲與姜青娥交談片刻，然後就見到房門被推開，沈金霄面帶微笑的走了進來。

「副院長。」沈金霄衝著素心副院長笑了笑。

素心副院長微微頷首，直奔主題道：「想必事情緣由你也知曉了，姜青娥彈劾你...道德敗壞，心無公正，以私心阻擾學員修行。」

沈金霄無奈的笑了笑，道：「真是好大的帽子。」

「不過...什麼時候聖玄星學府普通學員可以直接在副院長這裡彈劾紫輝導師了？我記得這個流程需要經過金殿決議的吧？」

「沈金霄，你還是一如既往的不陰不陽，另外青娥已經不是普通學員了，她現在是聖玄星學府七星柱預備成員，年底她就會正式開始競爭七星柱的稱號。」火絮導師冷笑道。

沈金霄微怔了一下，聖玄星學府的七星柱，是學員最高的成就稱號，一旦獲得，其地位等同於紫輝導師，擁有著學府中的一些議事權，而若是姜青娥成為了七星柱預備者，倒的確是和普通學員區分了開來。

只是想要競爭七星柱，首要條件便是必須自身踏入天罡將境，而姜青娥難道今年就能夠踏入這個境界了嗎？要知道如今在任的那些七星柱，基本都是在進入到四星院後，才開始競爭這個榮耀之位的。

「青娥同學真是天資過人，尚還在三星院，就能夠具備競爭七星柱的實力。」沈金霄心思轉動，面上讚嘆道。

「不過青娥同學的彈劾理由，實在讓我理解不能。」他搖了搖頭。

姜青娥聲音平靜的道：「沈金霄導師於擇師賽上對李洛的所作所為，已經稱得上是一種針對，而如今取走「十二段錦」，更是讓人不得不懷疑你在這上面的行為逐漸加深，所以我說你心無公正。」

「擇師賽上的事，只是為了甄選出李洛的實力而已，而且如果不是我的那番作為，他如何能引得四位紫輝導師爭搶？」

沈金霄不急不緩的道：「至於十二段錦，這可真是個巧合，我這段時間正好在做這些研究，所以才將此術取走，並未有針對誰的意思。」

「而且我還特意留了言，若是有需要的同學，可以直接找我商談，青娥同學這不分青紅皂白就直接到副院長這裡彈劾我，未免太小題大做了吧？」

「沈金霄，你肚子裡面的心思真當沒人知道嗎？不就是青娥當初解除了你們間的關係，你因此懷恨在心嗎？」火絮導師怒聲道。

「你這種小雞肚腸，也配教導學員？」

沈金霄眉頭皺起，這火絮真是一如既往的粗俗，難怪學府裡面的男導師見到她都躲著走。

素心副院長揉了揉眉心，這種事情，本就是有些不好看，所以她哪裡願意搞到會議上面去，能私下解決，那就是最好的結果。

「沈金霄導師，十二段錦對你而言，並沒有太大的研究價值，我建議你就暫時的讓出來，反正也需要不了多久的時間。」素心副院長說道。

沈金霄笑道：「本來副院長開了口，那自然是要交出來的。」

「不過...你也知道，新生的第一次月考即將來到，我身為新生那邊的負責人之一，所以就取了此物，打算當做此次取得月考第一的額外獎勵。」

「呵呵，這可是我自掏腰包的呢。」

沈金霄有些歉意的笑了笑，道：「不過放心吧，等月考結束後，如果那獲得第一名的隊伍表示不需要此物的話，到時我再將其歸還兌換處，姜青娥同學就可以換取了。」

素心副院長深深的看了沈金霄一眼，這番言論，儼然就是在婉拒她的調解了，看來沈金霄的執念，比她想像的還要更深。

而到了這一步，調解基本也就沒什麼作用了。

即便她身為副院長，也不可能強制要求一名紫輝導師做什麼，而且嚴格意義上面來說，沈金霄的所作所為，可能是不太公正，但也在他的權限範圍之內。

不論是取走十二段錦，還是將其當做月考額外的獎勵。

「沈金霄，做人可別太過分了。」火絮導師此時反而聲音變得平緩了下來，但熟悉她性格的素心副院長知道，這反而是她要暴走的徵兆。

沈金霄面帶微笑，似是並不在意。

不過就在火絮導師即將爆發的時候，姜青娥伸手拉住了她，然後對著素心副院長道：「既然此事如此，那就暫且這樣吧，多謝副院長了。」

聲音落下，她就不再停留，拉著火絮導師轉身離去，至始至終，她都未曾看過那沈金霄一眼。

隨著兩人離去，素心副院長揉了揉眉心，凝視著沈金霄，道：「沈金霄導師，我聖玄星學府並沒有一些世俗觀念，若是你真對姜青娥有喜歡之意，那就光明正大的追求，如今你這種暗中使絆子的行為，反而有點失了風度。」

「而且這對姜青娥沒有一絲一毫的作用，只會激怒於她。」

「你現在的確是封侯強者，但你以為姜青娥到這一步，需要很多的時間嗎？若是有一天，姜青娥的實力超越了你，你又該如何自處？」

沈金霄目光動了動，旋即淡笑一聲，不予置評。

「若是副院長沒有其他的事情，那我也就先走了。」他對著素心副院長拱了拱手，然後轉身而去。

素心副院長望著他離去的背影，雙目虛眯了一下。

沈金霄，你對姜青娥如此執著，到底想要做什麼？

第一百五十八章艱難的生活

翌日清晨。

李洛走到二樓時，見到辛符依然在陽臺專心作畫，他想起昨晚這個傢伙反手鎖門的事情，當即神色不善的走了上去。

這個傢伙，看著悶瓜，實則還是個壞瓜。

他走到辛符身邊，準備站在道德的高點喝斥一下，然後他突然見到那畫板上竟然不是畫的小雞，而是一副類似煉製室的場景。

在那場景中，還有著兩個以粗獷線條勾勒出來的人影，李洛盯著這兩個人影看了半天，面露苦思。

而在李洛苦思時，辛符有些高興的道：「隊長，我這幅畫畫得如何？這是從昨夜你和萌萌在煉製室得來的靈感，我將它稱為，萌芽。」

李洛有些震驚的望著畫板，猶如晴天霹靂，臥槽你夠了啊，你昨晚給我反鎖門也就算了，你他媽還要將它給畫出來？！

還給我叫萌芽，你信不信我把你牙都給打出來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這畫工究竟是多爛啊，這兩個由線條組成的人影，你跟我說是我跟白萌萌？

誰看得出來啊？！

不過雖然看不出來，但李洛覺得，這種妖風還是不能助長，於是他拍了拍辛符的肩膀，道：「辛符同學，看來待會訓練的時候，我有必要和你好好切磋一下了。」

辛符微微遲疑，道：「隊長要切磋，我不敢拒絕，不過我這個人一挨打就會胡言亂語，就怕到時候跑去找白豆豆，說昨晚你跟白萌萌在煉製室過夜。」

李洛瞪大了眼睛，伸出手指指著辛符，真是看不出來啊看不出來，這個悶貨平常看上去存在感不強，但是，也是個狠人啊。

雖說昨夜他沒跟白萌萌在煉製室過夜，但孤男寡女的確待得有點久，這若是被白豆豆那個護妹狂魔知曉了，難免會情緒激動搞點什麼事情出來，那時候他真是頭都能大兩圈。

這辛符，直接一擊切中要害，真不愧是做刺客的料。

不過，服軟也不是李洛的作風，所以他當即道：「看來我有必要讓萌萌以後包了你的一日三餐了。」

辛符手中畫筆凝滯，他有些震驚的望著李洛，實在難以想像他為何能夠想出如此惡毒的手段。

辛符神色複雜，好片刻後，終於沉重的道：「好吧，隊長，你贏了。」

「我回頭就把這畫給抹了！」

李洛露出滿意的笑容，攬住辛符的肩膀，對著樓下走去：「不急，先吃飯。」

下了樓，不出意料的見到白萌萌在忙碌，少女纖細嬌小的身影，宛如蝴蝶般優雅，看著都是一種享受。

只不過李洛與辛符對視一眼，卻是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有些認命的坐上桌。

白萌萌眼眸彎彎的衝著兩人露出笑容，然後端上兩份早餐，兩人看了一眼，卻是有些驚訝，因為這顯然不是白萌萌做的。

「這是我剛才去學府食堂買的。」白萌萌見到兩人疑惑，解釋道。

「我做的那些飯菜，因為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味道，所以感覺，你們可能也不是很喜歡。」白萌萌輕聲道。

見到少女這副模樣，李洛與辛符頓時有著一種負罪感，當即連忙搖頭，安慰道：「萌萌你做的早餐我們都很喜歡。」

「真的嗎？」白萌萌小臉上有驚喜浮現出來。

李洛與辛符笑著點點頭。

不過很快他們就笑不出來了，因為白萌萌立即從廚房取出兩份早已準備好的早餐，道：「如果你們喜歡的話，我也為你們準備好了。」

李洛，辛符望著桌上迅速被換掉的早餐，沉默了數息，一時間有一種互抽嘴巴的衝動，為什麼嘴巴要這麼賤呢？

這地獄般的生活剛剛就要結束了，結果又被他們一句話給拉了回來？

辛符輕輕的嘆息一聲，用僅能兩人聽見的聲音輕輕傳出：「我頂你娘個肺啊。」

也不知道究竟在罵誰。

李洛搖搖頭，我知道生活艱難，但他媽沒想到這麼的艱難。

兩人無言，低頭開吃。

而他們沒吃多久，突然有敲門聲打破了沉重的進餐氣氛。

白萌萌跑去開了門，然後有驚訝聲傳來，李洛目光看去，便是見到兩道人影站在門口，也有些訝然，因為那兩人竟然是虞浪與呂清兒。

虞浪望著開門的白萌萌，臉龐上頓時堆滿了笑容，呂清兒則是帶著淺笑，眸光別有意味的打量著眼前這清純可人的少女。

「早上好，我是虞浪，李洛的手足兄弟，至交好友。」虞浪對著白萌萌伸出手掌，自我介紹。

「我叫呂清兒，我們都是李洛的朋友，過來看看他。」呂清兒衝著白萌萌露出淺笑，同時也伸出了一隻被冰蠶絲手套覆蓋的纖細小手。

白萌萌連忙伸出手與呂清兒握了一下，輕輕的道：「清兒姐的手真漂亮。」

呂清兒眸光微微波動，這白萌萌也的確太清純可愛了，這我見猶憐的模樣，對於很多男性來說，簡直就是奪魂刀啊。

「萌萌，還有我呢。」虞浪晃了晃手，期待著與白萌萌握手。

白萌萌看了他一眼，小聲道：「我知道你，姐姐跟我說過，不要跟你有任何的接觸，不然就會被傳染惡疾。」

虞浪險些一口血噴出來，白豆豆，你究竟在背後說了我什麼壞話啊！

「都進來吧。」李洛的聲音從後面傳來，白萌萌趕緊把兩人都給迎了進來。

呂清兒與虞浪進屋就見到李洛，辛符正在用餐，虞浪一聲怪叫，忿忿不平的道：「這早餐不會是萌萌給你們做的吧？！」

李洛與辛符神色平靜的點點頭。

虞浪嫉妒的眼睛都紅了，旋即他一屁股坐在李洛旁邊，搶過餐具，叫嚷道：「我也要吃一下萌萌做的早餐！」

一口飯食入嘴。

喧囂的氣氛仿佛是突然凝滯了數息。

咕嚕。

虞浪面龐上的激動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退，他極為艱難的將嘴中的食物吞了下去，然後將餐具放了回去，指著李洛呵呵笑道：「差點忘記了，原來來的時候我吃過早飯了。」

李洛淡淡的道：「沒事，多吃兩口撐不死。」

他看向虞浪的眼神充滿著鄙夷，就這？還想追白萌萌？之前是誰說就算是三大碗屎你都能吃的？！

呵，虛偽。

還好你剛才那口飯沒噴出來，不然等回去後，白豆豆怕是能把你屎尿都給錘出來。

虞浪對著李洛投去算你狠的目光，然後笑道：「可惜啊，清兒還特地去幫你買了早餐，結果你這裡都吃了。」

李洛一愣，看向呂清兒手中，果然是提著一份餐點。

呂清兒微微一笑，清麗動人的容顏上似是沒有任何的不滿，道：「沒關係，畢竟這是萌萌用心做的早餐，而我這食堂買的，可沒什麼吸引力。」

「若是沒人吃，待會我丟湖裡餵魚便是。」

李洛隱約的感覺到她這話裡意思不太對，不過畢竟是人家特地買來的，真要不吃，那也太沒人品了一些。

於是他笑道：「沒事，我胃口大，都給我，我全部吃光。」

「真的嗎？」呂清兒美眸中秋波流動，微喜道。

李洛笑著點點頭，然後接過餐盒，直接開吃。

此時，一旁的辛符默默的看了一眼，輕聲道：「隊長真是好福氣啊，天天都有人給你送早餐。」

聽到他這話，李洛嘴角頓時一抽，小老弟，你可真是時時刻刻都在給我找事情啊！

你是不是想要造反啊？！

第一百五十九章兩隊的訓練

「哦？還有人也給李洛送了早餐嗎？」

當辛符的聲音落下時，呂清兒神色微動，清理動人的臉頰上浮現出一絲笑意，問道。

辛符認真的點頭：「是姜學姐。」

呂清兒眸光流轉，旋即說道：「姜學姐與李洛關係特殊，會給他送餐倒是沒什麼好奇怪的。」

她淺笑一聲，突然對著辛符道：「辛符同學天賦出眾，應該也有不少女孩給你送早餐吧？」

辛符兜帽下有些蒼白的臉龐上的神情一僵，有種難言的悲痛之感，他來到聖玄星學府到現在，除了白萌萌外，其實呂清兒算是第二個跟他說話的女同學。

而且，呂清兒為何這言語看似輕柔，實則暗含鋒芒啊。

辛符目光掃了李洛一眼，神色複雜，這呂清兒是在為隊長反擊嗎？我先前的暗示，竟然沒有掀起一片火，反而是把自己給燒著了？

感覺不太對啊。

正常來說，這個時候頭疼的應該是隊長啊...呂清兒這般優秀的女孩，按理來說應該是很清傲的才對。

可眼下這是...還幫隊長來反擊他？

這是呂清兒格局太大，還是隊長的手段太高超啊？

不過不管如何，辛符知道他輸了，於是對著李洛投去了欽佩的目光，隊長，你真是吾輩楷模啊。

而李洛見到辛符那悻悻模樣，則是暗樂，你個壞瓜，總想坑隊長我，這下子吃癟了吧。

心中舒坦，他也就對著呂清兒投去讚賞的目光。

但對於他的目光，呂清兒卻是猶如未聞，眸光清冷淡淡，比起剛進屋時的歡喜柔順似乎截然不同。

李洛對此也有些無奈，這女孩子的心思，當真是難以捉摸，算了，還是埋頭吃飯吧。

而在吃飯時，虞浪倒是說了一個事情：「對了，彌爾導師和郗嬋導師似乎打算今天讓我們兩個隊打個訓練賽。」

李洛與辛符都是一驚，抬頭道：「我們兩個隊？」

彌爾導師的隊，顯然就是白豆豆，邱落，虞浪。

「這個事我昨天倒是聽郗嬋導師提了一句，說是這種切磋訓練，會讓我們彼此有一些了解，同時共同提升。」白萌萌也是說道。

李洛點點頭，道：「那到時候我跟虞浪打吧。」

「滾！」虞浪怒了，你挑軟柿子捏也太明顯了吧，我今天只跟白萌萌打，我就願意被她小拳拳錘！

「隊長你還是跟我姐姐玩吧。」白萌萌笑吟吟的道。

「白豆豆是隊長，你也是隊長，你好意思讓我們這些隊員去？」辛符也是白了李洛一眼，道。

李洛有些惆悵，那白豆豆可不是省油的燈啊，與她交手，可是半點都不能放鬆。

「白豆豆現在什麼實力了？」李洛問道。

虞浪對此倒是沒什麼隱瞞，畢竟也沒必要：「她已經達到相師第二段，生紋段，應該是第一紋。」

「果然第二段了啊...」

李洛感嘆一聲，不過對此倒是並不奇怪，擇師賽的時候，他才下重白種，而現在短短不到一個月，已是達到下重花種，雖說這有著相曦的功勞，但速度絕對算是極快了。

而白豆豆擇師賽的時候就是上重花種了，這段時間的修煉，提升到第二段，倒是正常。

不過別看上重花種與生紋段只是差距一個段位，但這之間的區別還是不小的，生紋段代表著相宮內的相力種子已經開始小成，濃厚的相力化為相紋浮現種子表面，這比起開種段，是一個階段性的提升。

生紋段有五級，每一級都會在相力種子之上形成一道相紋，所以也被稱為五紋境。

看來今日如果真和白豆豆切磋訓練，那必須全力以待了，不然被痛揍一頓，也有損他隊長的威嚴。

解決了早餐後，李洛就帶著呂清兒，虞浪參觀了一下居住環境。

而當到了二樓辛符這裡時，李洛本來想要一晃而過，但呂清兒與虞浪突然見到了畫架上面的畫板。

兩人目光一凝，虞浪頓時大叫一聲，痛心疾首的道：「李洛，你個混蛋，你這是和萌萌在做什麼？」

呂清兒也是俏臉微冷，輕哼道：「孤男寡女，共處一室，竟然還留畫紀念？少府主，你這會不會太浪漫了一些？」

李洛目瞪口呆，忍不住的要咆哮，這明明只是兩個線條人影，你們就能夠看出是他跟白萌萌？

他對此只能艱難的辯解道：「這是辛符隨手畫的，這能看出個啥？」

虞浪手指在上面指點筆劃，激動的道：「這麼明顯的人影，簡直就差寫上你們的名字了，怎麼會看不出來？」

呂清兒雙手抱胸，咬著嘴唇，有些幽怨嗔惱的看著李洛。

李洛感覺心好累，難道他的審美真的出問題了嗎？為什麼他看去只是一些胡亂勾畫的線條，偏偏虞浪跟呂清兒，直接一眼看穿？

這個世界究竟怎麼了。

一直仿佛不存在的辛符突然出聲：「隊長，當一個人質疑你的時候，或許是別人的問題，可當所有人都質疑你的時候，你就應該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

李洛沒好氣的白了這個惹禍精一眼，然後抱著有些自我懷疑，最終帶著兩人將小樓參觀完畢。

因為接下來有兩個隊伍間的訓練，虞浪倒是繼續留了下來，而呂清兒則是需要回去修煉，所以便是有點悶悶的離開了。

離開小樓，呂清兒沿著湖邊而行，清晨的薄霧未散，自小樓前的湖泊上飄散而開，別有雅意。

呂清兒披著薄外套，短裙下的雙腿纖細筆直，如雪般的肌膚晶瑩剔透，精緻動人的容顏在薄霧下也是帶著許些的朦朧魅惑之感。

偶有學員路過，目光不斷的投來。

只是她的興致並不是特別的高，隨手扯下一截樹枝，將樹葉一片片的撕下來，少女情懷如詩如畫。

樹葉很快被她扯得孤零零的，她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目光抬起，旋即便是微微一怔。

因為她見到，在那前方臨湖的小道上，有兩道身影佇立，目光正看著她。

兩道倩影並不陌生，赫然是姜青娥與顏靈卿。

呂清兒的眸光與姜青娥交匯了一下，那一霎那，空氣仿佛有點凝滯，她遲疑了一下，卻並未轉身離去，反而是邁步走了上去，清麗臉頰上露出笑容。

「姜學姐。」

（今天一更。）

第一百五十四章超級小富婆

結束今日修煉的李洛，經過沐浴，換上了乾淨衣衫，看著鏡子中的挺拔帥氣的少年，一不留神就看了好幾分鐘。

不過幾分鐘後，等他回過神來時，又忍不住的悲嘆一聲。

「空有容顏，兜裡沒貨。」李洛神色複雜，這個貨，指的是靈水奇光。

他進入聖玄星學府已經二十多天的時間了，之前攜帶的一批靈水奇光早已消耗殆盡，所以他已經有兩天時間沒有煉化靈水奇光了，這讓得已經養成習慣的李洛感到有點難受。

這一批攜帶的靈水奇光，主要是在提升第二相「木土相」，效果倒是不錯，已經從四品提升到了五品。

不過第一相「水光相」，依舊還停留在六品，並且在邁向七品的道路上，還有著不短的距離。

而造成這個結果的主要原因，還是六品靈水奇光價格高昂，姜青娥雖說保證持續供給，但數量上還是有點跟不上李洛的煉化速度。

李洛對此無奈但也只能理解，畢竟洛嵐府的情況他也知曉，雖說溪陽屋總部這邊因為他提供的「秘法源水」導致最近的銷量開始提升，但溪陽屋的規模就在那裡，不可能一下子就能爆發起來的。

終歸還是只能慢慢來。

「先忍忍吧。」

李洛心酸的搖搖頭，這才轉身出了房門。

他徑直去了地下室二層，這裡是一個靈水奇光的煉製室，平日裡閒暇時郗嬋導師會在這裡指點他與白萌萌的淬相術。

寬敞的煉製室外，有一面水晶鏡，站在這裡可以清晰的看見裡面的一切，而當李洛來到這裡的時候，見到郗嬋導師雙手插兜，目光望著煉製室內。

他也是站定看去。

只見得那煉製室中，一道嬌小玲瓏的身影正伏於煉製臺上，在她的面前，擺放著數不清的瓶瓶罐罐，她則是做著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舉措，不斷的以諸多複雜的方式，提煉，融合著一道道散發著螢光的液體。

片刻後，她轉過身，在身後的一面白板上面記錄起來。

此時那上面，已是記錄著密密麻麻的研究數據。

李洛盯著白萌萌的身影，眼中有驚疑之色浮現出來，因為此時的她，氣質與平日裡那種害羞，膽怯截然不同，小臉平靜，不帶波瀾，給人一種極度冷靜之感。

「這是白萌萌？」李洛忍不住的問道。

一旁的郗嬋導師也是在注視著白萌萌的一舉一動，聽到李洛的驚疑聲，她笑了笑，道：「嗯，準確的說，是進入到「夢境」狀態中的白萌萌。」

「什麼意思？」李洛有些茫然。

「這就是白萌萌獨特的地方，她的「水魘蝶相」擁有著致幻的能力，而她不知怎麼做的，另闢蹊徑將這種能力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所以現在的她，其實是處於一種自己創造的夢境之中。」

「在這種夢境狀態下，她擁有著驚人的研究能力，平常裡難以攻克的研究難點，在這個狀態下會變得容易許多。」郗嬋導師輕笑一聲，道。

李洛震驚了，他目瞪口呆的望著煉製室內那個小臉平靜的白萌萌，也就是說，現在的她...其實是在夢遊？

夢遊中搞研究？！

還能這麼玩的嗎！

「這些年來，白萌萌研究出來的靈水奇光配方，不下十種，雖說都只是四品以下的配方，但其中最優秀的一種，甚至達到了四星級。」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更加震驚了。

靈水奇光的配方，分為五個星級，而四星級在其中絕對算是頂尖級別了。

要知道在他們溪陽屋，到現在為止，其中的主打產品，也就只是一道三星級的配方，而溪陽屋也不是沒有投入大量的研發，可最終依舊沒有研發出一道達到四星級的配發，可現在，眼前這個清純漂亮的少女所取得的成就，直接是把溪陽屋的研發室碾壓成了渣渣。

可以毫不客氣的說，光是白萌萌研究出來的這些配方，如果拿出去售賣的話，其價值絕對達到了上千萬金的驚人數字。

這才是一個不顯山不露水的超級小富婆！

她一個人的價值，恐怕就抵得上整個溪陽屋。

郗嬋導師望著震驚中的李洛，笑道：「不然你以為為何淬相院那邊對白萌萌這麼垂涎？這半個多月來，那邊可是有不少導師來找我。」

李洛抹了一把從嘴角滑落的眼淚，目光灼熱得仿佛要將面前的水晶玻璃都給融化一般，他盯著煉製室裡面的少女，這才是一個大寶貝啊。

如果能夠把她騙到，不是，是請到溪陽屋，那麼她的研發能力再加上他的秘法源水，這豈不是直接就起飛了？

當然如果能夠再把郗嬋導師請去坐鎮一下，那溪陽屋妥妥的進入大夏靈水奇光屋前十啊。

到時候日進百萬金，別說把水光相養成七品了，就算是再來兩個，他都能直接養到八品起步！

李洛想到那一幕，就忍不住興奮到顫抖。

「雖然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但你的樣子讓我稍微有點不適，所以如果你再不收起來的話，我就要把你趕出去了。」郗嬋導師看著渾身顫抖的李洛，警告道。

李洛聞言，瞬間不抖了。

「你可少去打人家的主意，萌萌雖然很單純，但她的姐姐還有背後的白家可不是吃素的，你到時候騙了人家，有你苦頭吃。」郗嬋導師火眼金睛，看得出李洛的蠢蠢欲動。

李洛頓時怒了：「導師你這話就太小看我李洛了。」

「我只是單純的想要和萌萌切磋一下淬相術，我身為隊長，愛護關心隊員也是我應盡的職責！」

郗嬋導師不搭理他的胡扯，話音一轉，道：「另外有個事情要和你說，這次的月考會有一個額外的獎勵，你知道是什麼嗎？」

李洛疑惑的看來。

「十二段錦。」郗嬋導師淡淡的道。

李洛張了張嘴，旋即忍不住的淚流滿面：「導師，沒想到你為我做到了這一步，我真是太感動了。」

前兩天郗嬋導師才和他說過這「十二段錦」的事，原本李洛還在頭疼那高達數千積分的價格，結果誰想到這轉眼此物就成了此次月考的獎勵，這不就是專門給他的機會嗎？

除了郗嬋導師會對他這麼好外，還能有誰？

面對著李洛感動的目光，郗嬋導師搖頭道：「這可不是我做的，而是沈金霄提出來的，而這十二段錦的積分，也是他自掏腰包，算是月考的額外獎勵。」

李洛神情頓時凝固，眼中滿是驚疑。

沈金霄做的？

這老貨是良心發現，還是吃錯藥了？

第一百五十五章墳頭插香

「這沈金霄導師...」

「是不是吃錯藥了？」

心中想著，李洛也就誠實的問了出來，反正郗嬋導師不是外人。

對於沈金霄這個人，李洛內心顯然是抱著極深的忌憚與厭惡，所以雖然對於對方此舉感到極為的疑惑，但他可絕對不會認為對方是在向他示好。

郗嬋導師淡淡一笑，道：「他當然沒吃錯藥，不過你也想得沒錯，他可不是在幫你，相反，他是在延緩你得到十二段錦的時間。」

「什麼意思？」李洛皺眉道。

「我已經聽說了，昨天姜青娥去了積分殿，不得不說她對你的確很上心，這「十二段錦」她應該早就留意上了，而此次去積分殿，就是為了兌換此術。」

「但她去晚了一步，「十二段錦」被沈金霄提前取走了，還留言讓需要的同學可以找他。」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面龐上的神情微微一僵，旋即眼神漸漸的有些陰沉起來。

顯然，沈金霄這狗東西是早就做好了一些預料，包括這「十二段錦」，他提前一步取走，是想要逼得姜青娥去找他，然後以此做一些脅迫？

「姜青娥並未去找他，反而是去了素心副院長那裡，然後彈劾了沈金霄。」

「沈金霄在這種情況下，想出了一個理由來回絕素心副院長的調解，沒錯，就是這個所謂的月考獎勵。」

「這是在他的權限範圍內，理由正當得連素心副院長都挑不出毛病。」

「所以說，這個「十二段錦」的獎勵，其實也算是沈金霄無奈之舉，不過他對此應該也無所謂，反正他的目的達到了，那就是讓你沒那麼順心如意的得到此術。」

郗嬋導師搖了搖頭，道：「這沈金霄，應該是對姜青娥求而不得，心思愈發的陰暗，而你，只能說算是成為了他洩火的替代品，畢竟，誰讓姜青娥誰都不在意，只在意你這個小未婚夫？」

李洛神色頗為的平靜，倒是沒了平日裡的笑意，但郗嬋導師卻敏銳的察覺到，他那平靜之中蘊含著何等洶湧的波濤。

呼。

最終，李洛深吐了一口氣，似是自言自語般的喃喃道：「從今天開始，我要搓泥做香，然後等沈金霄導師斃命那一天，親自在他的墳頭插上一根大香。」

郗嬋導師沒有在意李洛這完全不尊師重道的話語，因為那沈金霄的所作所為，也完全沒有在將自身當做導師，而既然起了這些因，那自然要接下未來的果。

李洛究竟有沒有本事真做到是一回事，但雙方間的恩怨，已經開始不可調解。

「把一位封侯強者當做敵人，李太玄，澹臺嵐生出來的兒子，膽子真不是一般的大啊。」郗嬋導師有些感嘆的說道。

「其實，也就只是先在嘴上過個癮而已，我現在可惹不起啊，所以還得緊抱老師大腿，求保護。」李洛笑了笑。

郗嬋導師眸光動了動，她面上的黑紗微微波動，旋即伸出手掌，放在李洛肩膀上輕輕拍了拍。

「放心吧，因為...我也想在沈金霄墳頭插香呢。」她輕聲說著。

李洛一驚，雖然之前郗嬋導師說她與沈金霄有些恩怨，但他沒想到，這個恩怨，似乎也並不簡單。

但是，這不是正好嗎？

李洛咧嘴笑起來：「老師，看來我在擇師賽上的選擇，簡直英明到極致了。」

「不過不管你對沈金霄有多麼的厭惡，在你沒有擁有足夠的實力之前，我建議你還是先將這一份殺心收起來，我其實很欣賞你這種韜光養晦的性格，所以，保持住，不要飄。」郗嬋導師淡淡道。

李洛輕輕點頭。

「對了，既然這沈金霄這麼慷慨的自掏腰包將「十二段錦」貢獻成了月考的額外獎勵，我覺得如果你們有機會的話，倒是可以去嘗試一下。」

「若你真能拿到這部「十二段錦」，不僅能夠節省一大筆學府積分，而且最重要的是...沈金霄會很尷尬。」郗嬋導師眸光中似是泛起一抹笑意，道。

李洛聞言，也是有些心動，不過那「十二段錦」是給第一名的額外獎勵，他這邊帶著兩個喪貨，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機會...

不過，若能拿到這部「十二段錦」的話，真是一個好爽的事情啊。

因為這一刻，李洛甚至差點連獲獎感言都想好了。

「我，盡力吧。」

李洛最終如此說道。

郗嬋導師點點頭，也就不再多說，她繼續看了一會白萌萌的研究，然後道：「她要退出夢境狀態了。」

李洛連忙看去，果然是見到白萌萌突然站直身子，雙瞳之中綻放的藍色螢光在此時漸漸的消退，數息後，竟是恢復了正常色澤，緊接著她那清純漂亮的小臉蛋上面，就有著往日的害羞，靦腆之意浮現出來。

一瞬間氣質就從絕對冷靜，變成了清純可人。

這一幕，看得李洛都是嘖嘖稱奇，還能這麼玩的...這是一人分飾兩角？角色扮演嗎？有點刺激。

而在退出夢境狀態後的白萌萌，對於手上的這些研究也不感到奇怪，不過她也並沒有繼續深入下去，因為在脫離那個狀態後，眼下這種深度的研究，她已經有點跟不上了。

所以她將這些記錄都仔細的收起來，等待著下次進入夢境狀態時再來繼續研究。

「你要去練習淬相術，就自己進去吧，你們沒事也可以交流一下淬相術。」郗嬋導師看了一眼李洛，然後轉身就離開了。

李洛望著郗嬋導師那玲瓏有致的倩影，感覺對方剛才那一眼中，似乎是看穿了他的心思一般。

「郗嬋導師真是好啊。」

李洛感嘆一聲，就算知曉了他的心思，還是在給他與白萌萌交流製造機會，這樣的老師，怎能不愛？

搖頭感嘆間，李洛臉上就有著熱情洋溢的笑容浮現出來，他迅速的從一旁取過杯子，倒上熱水，然後推開煉製室的門，走了進去。

「萌萌，研究了這麼久，辛苦了吧？要喝點熱水嗎？」

剛剛收拾完研究資料的白萌萌抬頭，她望著端著熱水，滿臉溫暖笑容而來的李洛，小臉微紅，纖細十指糾纏在一起，低著頭有小聲傳來。

「隊長...」

「你笑得好油膩。」

（今天一更。）

第一百六十章兩女對陣

清晨薄霧未散。

湖邊三道優美倩影站在一起，吸引著不少目光若有若無的投來。

顏靈卿扶了扶銀質眼鏡，她目光饒有興致的看著走上前來打著招呼的呂清兒，這個少女她在天蜀郡時就見過，對方顯然是對李洛有著濃厚的好感。

不過這也並不意外，以李洛那傢伙的條件，如果沒有少女對他有好感，那反而才是個怪事。

這個呂清兒其實很優秀，光是眼下看見姜青娥，反而上前主動打著招呼的舉措，就足以證明其內心的驕傲。

畢竟，顏靈卿可是很清楚姜青娥的氣場有多強。

而且照理來說，姜青娥與李洛還有著婚約，在兩人這種身份下，對李洛有著好感的呂清兒，反而應該會有些心虛才對，但呂清兒還是勇敢的迎了上來，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得顏靈卿對她有點驚訝。

顏靈卿眸光瞥了一眼姜青娥，唇角泛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看來今天似乎是有一場特殊的好戲看了呢。

「清兒學妹是去了李洛那裡？」姜青娥嗓音平緩，聽不出喜怒。

呂清兒螓首微點，姜青娥出現在這裡顯然不是巧合，恐怕之前甚至都看見她與虞浪進了李洛他們的小樓。

「去見了一下李洛和他的隊友。」呂清兒說道。

姜青娥淡笑道：「似乎是心情不太好？是因為李洛如木魚般不開竅嗎？其實很正常，他畢竟也是少年人，當局者迷，有時候如果不是真的當面直接點破，他恐怕很難想像你對他會有著男女之間的好感。」

顏靈卿眉尖一跳，果然不愧是姜青娥，直接一上來就放大招，將呂清兒的心思徹底的點明。

這個時候如果對方段位低一些的話，恐怕臉都會嚇白起來。

她看著呂清兒，發現對方的確是怔了怔，但好在沒有太過的失態，這讓得她微微點頭，嗯，還不錯，這個呂清兒，有資格跟姜青娥稍微過兩招。

「姜學姐，想要說什麼？」呂清兒緩緩問道。

姜青娥金色眸子注視著呂清兒，道：「應該是你想要跟我說什麼吧？」

呂清兒搖搖頭，平靜的道：「我並沒有什麼要說的，如果姜學姐是想跟我說，你與李洛有著婚約，所以讓我知難而退的話，那很抱歉，恕我不能苟同。」

顏靈卿纖細手指都是緊握了起來，心跳加速，這個呂清兒比她想像的還要厲害，面對著姜青娥這大婦，竟然還敢直接反擊？

真是刺激！

「哦？為什麼？」姜青娥似是饒有興趣的問道。

呂清兒直視姜青娥那給人一種異樣壓迫感的金色眸子，道：「因為這份婚約並沒有任何的感情因素，姜學姐這份婚約，其中有多少是因為對李洛父母的感恩以及感激，或許你心中最清楚。」

「我不是說姜學姐對李洛毫無情感，相反，或許他在你的心中極其的重要，重要程度甚至超過了男女間的關係。」

「你與他沒有血脈關係，但你將他視為不可或缺的家人，你會為了他，願意去做任何的事情，這一點或許連我都比不上。」

呂清兒停頓了一下，繼續道：「但是...這不是婚約所需要的東西，姜學姐，你喜歡李洛，可你，也不喜歡李洛，至少，暫時如此。」

漂亮！

顏靈卿在心中喝彩一聲，這呂清兒還真不是省油的燈，直接精準的直指要害，作為姜青娥的閨蜜，她最是清楚，姜青娥把李洛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但是...眼下的她，對李洛可能還真沒動心，那種男女間的怦然心動。

這倒也怪不得姜青娥，而是她恐怕從未想過這一點，或許說，她有些不屑這種男女間的情感。

畢竟，還有什麼關係，能夠比她心中與李洛的羈絆來得更加的穩固而讓人心安？

只是，當局者迷的不僅是呂清兒，即便是聰慧如姜青娥，也無法理清楚她與李洛這複雜的情感。

姜青娥同樣是因為呂清兒的這番話有些驚訝，旋即淡淡的道：「所以呢？」

呂清兒毫不猶豫的道：「所以如果姜學姐真的是為了李洛著想的話，我覺得你應該主動和他將這份婚約解除。」

姜青娥聞言，唇角泛起一抹莫名的笑意：「清兒學妹，你這算盤未免也太好了一些，我解除婚約的話，你就有光明正大的理由了？」

呂清兒也不否認：「這對於李洛而言，才是最好的結果。」

姜青娥螓首輕點，道：「其實從某些角度來說，你所說的確是有一些道理。」

呂清兒聞言，心頭頓時大喜，難道姜青娥真的被她說動了嗎？

不過她這喜意未曾擴散，姜青娥下面的話，直接就如同一盆冷水從呂清兒頭上給潑了下來：「但是解除婚約是不可能的...」

「這份婚約是師父師娘都認同的，你不用管我與李洛之間的情感究竟有多複雜，這份婚約，永遠不會改變。」

呂清兒小手都忍不住的捏緊起來，小臉氣得有些發紅，道：「姜學姐，你這是自私！」

「你這樣根本就不顧李洛的感受，萬一，萬一以後他真的喜歡了別人呢？難道就因為你，讓他傷心難過嗎？」

顏靈卿點點頭，表示認同呂清兒的質疑。

姜青娥，你又該如何反擊？

姜青娥微微偏頭，她打量了一下呂清兒，輕笑一聲，道：「你不會說的是你吧？這麼有自信的嗎？」

呂清兒有些羞憤，但還是咬著銀牙問道：「難道不行嗎？」

「也不是不行...」

姜青娥斜靠著湖邊石欄，微微側頭，氣場強大如女王般的看著呂清兒，若無其事的道：「不過洛嵐府很大，多養一個人，我其實是不介意的。」

此話一出，不僅呂清兒凌亂了，就連顏靈卿都是目瞪口呆。

姜青娥，你瘋了吧？！

呂清兒也是美目瞪圓的盯著姜青娥，好半晌後，方才小臉通紅的道：「姜學姐，你，你究竟在說什麼啊？！」

「何必說那麼清楚...你若是真能有那個本事，我的確不介意。」姜青娥淡淡的道。

可是我介意啊！

呂清兒心中都忍不住的要咆哮了，她沒想到姜青娥居然會說出這麼一番話來，這簡直將她所有的準備都給摧毀了。

不過最終，她還是沒將話給說出來，而是搖搖頭，直接轉身跑了。

被嚇跑了。

「你這也太剽悍了吧？」顏靈卿望著被嚇跑的呂清兒，說道。

姜青娥沒理她。

「你剛才說的，不會是真的吧？」顏靈卿小心的問道。

「你說呢？」姜青娥反問道。

「我不知道...」

顏靈卿搖搖頭，道：「但如果你真是這麼想的話，我只能說...」

「加上你？」姜青娥笑道。

顏靈卿氣惱的錘了她一拳：「你要死啦？！」

旋即她認真的道：「姜青娥，剛才的你，不像是未婚妻對待未婚夫的心境，相反...那更像是一個姐姐，在給弟弟挑媳婦。」

「你這樣做...李洛未必就真的會喜歡。」

「姜青娥，我知道你對李洛的情感太複雜，複雜到外人根本無法理清，不過你這樣，我感覺...以後有的是你後悔的時候。」

姜青娥沉默，久久不語。

顏靈卿等了半晌，問道：「還去找李洛吃飯嗎？」

姜青娥隨手一掌拍在了石欄頂端的一顆石首上面，將其拍得稀巴爛。

然後她轉身而走，有淡淡聲音傳來。

「不吃了，我怕現在看見他，直接讓他頭如此石。」

第一百六十一章小隊初戰

訓練場。

兩支小隊共六人立於場中，正是李洛，白豆豆各自所率的兩支隊伍。

而郗嬋與彌爾兩位導師則是坐於場外觀戰。

「郗嬋導師，那李洛如今雙相之力修煉到什麼程度了？」彌爾導師給郗嬋導師斟茶，然後笑問道。

「還沒掌握。」郗嬋導師搖搖頭。

「這也正常，雙相之力太過高端，這李洛畢竟還只是相師境，想要初步掌握，哪有這麼容易。」

彌爾導師笑了笑，旋即道：「可若是如此的話，此次的訓練賽，恐怕我這邊勝算更大了，你們那邊，沒人擋得住白豆豆。」

他這話倒是不假，現在的白豆豆已經是生紋段第一紋，相力之強，遠勝李洛，辛符，而她自身又是風相，一旦發動攻勢，將會如秋風掃落葉般，所向披靡。

而邱落是上重花種境，虞浪稍差，剛好達到下重白種境。

反觀李洛三人，表面相力最強的，反而是辛符，他與邱落一樣是上重花種境，李洛則是下重花種境，白萌萌上重白種境。

從整體實力來看，白豆豆這支隊伍優勢更大。

郗嬋導師端著茶杯，掀開面紗一角，揮袖遮掩著，飲了一杯茶，而後淡笑道：「我也很想看看，你這邊這三風體系，究竟有多霸道。」

沒錯，彌爾導師這支隊伍，白豆豆，邱落，虞浪三人都是風相，故而也被稱為三風體系，機動性極強，與人對戰，往往是能夠乾脆利落的結束戰鬥。

當兩位導師在說話時，場中的六人也是各自熱身結束。

「李洛，你們可得保護好我妹妹。」白豆豆手持長槍，短髮齊耳，英氣勃勃。

「那你們別打她就行了啊。」李洛說道。

白豆豆搖頭，笑道：「那可不行，既然是比試，那就沒有姐妹情了。」

白萌萌哭笑不得，只能衝著白豆豆扮了個鬼臉。

虞浪喃喃道：「好可愛！」

話音剛落，白豆豆目光冷冷的看來，手中長槍都是有著指過來的架勢，嚇得虞浪一抖，趕緊把神色變得嚴肅起來。

此時，場外有著兩位導師宣布比試開始的聲音傳來。

轟！

那一瞬間，六人幾乎是同時將自身相力陡然爆發。

李洛手持雙刀，一步踏前，白萌萌飄身後退，雙掌間相力宛如星光般的飄動，而辛符的身影則是直接消失在原地，仿佛隱身了一般。

經過這段時間的訓練，三人已是有了初步的默契，正如此前郗嬋導師所說一般，李洛為主攻核心，辛符隱匿，伺機而動，白萌萌居後輔助，同時觀測全場。

而與李洛這邊各有分工不同，當戰鬥爆發的那一瞬，只見得對面三人竟是直接暴射而出，風聲呼嘯間，宛如三支箭矢，直接迅猛無比的插來。

「直接進攻李洛，解決掉他！」

白豆豆喝道，他們沒有任何花裡胡哨的戰術，既然對方以李洛為前排核心，那他們就直接集中力量，率先將其擊潰。

失去了李洛，另外兩人幾乎宣告失敗。

而他們這種體系，最為擅長閃電戰，一旦對方無法抗住那一波波的攻勢，就會直接被撕碎防禦，迅速落敗。

嗚！

風聲呼嘯，三道強度各不相同的攻勢，直接招呼向李洛。

不過就在此時，李洛後方仿佛是有星光爆發，諸多螢光噴射而出，充斥視野。

「小心，那是萌萌的相術，能夠引發幻覺！」

她的聲音剛落下，虞浪，邱落二人便是驚異的見到，那前方李洛的身影竟然出現了模糊，仿佛是出現了兩個一模一樣的影子在其左右兩側。

三個李洛身影轉動，突然迎面衝來。

白豆豆眼神凌冽，青色相力呼嘯，她一馬當先，手中長槍攪動，三道風刃暴射而出，划起刁鑽的弧度，直接是射中了三道李洛的身影。

不過風刃射中，卻是直接穿透了過去。

「三個都是假的！」邱落面色一變，喝道。

白豆豆也是在第一時間發現了這般變故，她沒有絲毫的猶豫，手中長槍突然脫手而出，仿佛一抹青光，閃電般的對著虞浪身後暴刺而去。

鐺！

只見得那裡，有雙刀劈斬而出，但在即將接觸到虞浪時，就被那及時趕到的長槍青光抵擋了下來。

身軀上閃爍著水光的李洛閃現而出。

他的突擊，還是被白豆豆給阻擋了下來，顯然對方也早就猜到，如果李洛想要尋找突破點的話，他們三人中，實力最弱的虞浪顯然是最好的一個點。

虞浪則是滿背冷汗，一聲怪叫：「好你個李洛，還真是專挑軟柿子，我跟你拼了！」

他舉刀咆哮，然後下一刻身影卻是倒射而退，同時喊道：「圍了他！」

李洛見狀笑了笑，這傢伙還真是滑溜，還想先將他出局的，但顯然虞浪也知曉了他的想法，所以毫不猶豫逃開了。

此時他也追擊不得，因為白豆豆與邱落一左一右已是疾射而至，兩人皆是手持長槍，槍風凌厲，兇狠，帶起點點寒芒，籠罩而至。

對方似乎也是猜到了他會率先對虞浪出手，所以反而以此為誘餌，逼他現身，然後合力圍剿。

這等電光火石般的交手，已是讓得李洛忍不住的一聲感嘆，這種戰鬥，比之前所經歷的，果然是截然不同。

團隊之戰，別有韻味。

感嘆之間，白豆豆，邱落攻勢已是襲至。

李洛抬手，神色鄭重間，早已做好準備的相術，陡然爆發。

「虎將術...」

「青玉纏手。」

掌心間，有綠光噴湧，竟是化為青木席捲而出，宛如綠蟒，直接對著白豆豆，邱落纏繞而去。

只是，讓人稍稍有些意外的是，在這青木之上，竟還有著許些花朵綻放出來，讓這綠意間，添了幾分生機勃勃。

仿佛，吸收了陽光，顯得更為健壯的樹木。

青木如綠蟒般襲來，白豆豆與邱落下手毫不猶豫，凌厲的攻勢，直接力斬而下。

而當兩者接觸的那一瞬，兩人的神色都是微微一變。

這青木，似是隱隱有些古怪。

第一百五十六章偶然的殘留物

油膩兩個字入耳，讓得李洛笑容頓時僵硬起來，這種詞應該用來形容沈金霄那狗東西的啊，怎麼能用在他一個風華正茂的少年身上？

「萌萌，你太讓我傷心了，我看你煉製這麼久，肯定很累了，這才本著身為隊長的寬厚之心，進來安慰一下你！你怎麼能對我進行人身攻擊？！」李洛痛心疾首的道。

白萌萌被「怒斥」，也是有些慌張，連忙低頭認錯：「隊長對不起，我沒有攻擊你的意思，只是沒反應過來，所以就順著心意脫口而出了。」

「...」

李洛感覺胸口有點悶，你這話的意思就是你心中其實就是這麼想的咯？

李洛收起了笑容，面無表情的將水杯遞過去：「給我喝掉。」

白萌萌趕緊老實的接過來，小口小口的喝水，眼光偷偷的瞟著李洛。

李洛搖搖頭，看來他選錯方式了，跟這小萌妹來什麼親和溫柔似乎沒啥用，直接強硬要求反而更簡單一點。

「咳...」

李洛乾咳一聲，道：「聽郗嬋導師說，萌萌你這些年研究出了不少靈水奇光的配方啊？甚至連四星級的配方都有一道。」

白萌萌有些靦腆的點點頭，道：「其實不算什麼啦，我研究的配方都只是四品靈水奇光之下的。」

「那也很厲害了，你才多大年齡，以後還有很多的提升空間，未來一定能夠研究出更高品的配方。」李洛讚嘆道。

「嗯，謝謝隊長。」白萌萌甜甜的笑起來，清純的小臉蛋讓人如飲蜜一般，甜到嗓子裡。

李洛漫不經心的問道：「那你那些研究出來的配方呢？」

白萌萌認真的回答道：「那些配方都被家裡拿走了，大部分都被出售給了其他的靈水奇光屋，我們白家自身並沒有怎麼涉足靈水奇光屋的產業。」

李洛聞言，略微有些遺憾，不過這也是在意料之中，畢竟就算白萌萌不懂那些配方的價值，但其背後還有著一個白家呢。

「隊長也對靈水奇光配方感興趣嗎？」白萌萌水靈靈的大眼睛看著李洛。

李洛遲疑了一下，旋即笑道：「就是問問。」

他原本是想要在白萌萌這裡尋找突破口，為溪陽屋獲得高星級的配方，但這種級別的配方在市場上擁有著極為高昂的價格，那種價格對於現在的溪陽屋來說，未必就承受得了。

可若是藉助著與白萌萌關係的原因來以不平等的價格獲得對方的靈水奇光配方，那未免太欺負人了一些，這麼單純可愛的女孩子，他可不想故意去哄騙。

說到底，是他這裡或者說溪陽屋，拿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先前熱切的心思也就降了一些，他再度與白萌萌交談了一會，便是走到另外一側的煉製臺前，取過一些材料，開始練習靈水奇光。

此前的李洛，就已經能夠煉製出二品靈水奇光，而這段時間伴隨著自身實力的大大精進，他也開始在嘗試觸及三品靈水奇光。

但這種嘗試，失敗得很徹底，因為三品靈水奇光的煉製比起二品，難度幾乎是成倍的遞增。

顯然，想要將三品靈水奇光煉製出來，李洛還需要大量的練習。

今日的練習，李洛因為那十二段錦以及靈水奇光配方的事，稍微的有些心不在焉，好幾次煉製三品靈水奇光，直接在最初的一些步驟上面失手，直接導致煉製失敗。

噗！

隨著手中水晶瓶中一陣能量激湧，最後其中的液體漸漸的黯淡下來，李洛知曉，這是融合再次的失敗。

李洛將這一支失敗品放在旁邊，搖搖頭，看來今天不適合練習。

於是他在與白萌萌招呼了一聲後，就準備離開煉製室。

「隊長，我幫你把煉製臺收拾一下吧。」白萌萌瞧得李洛那煉製臺上的一片雜亂，小聲說道。

「那就麻煩你了。」李洛笑了笑，倒也沒拒絕她的好意，同時心中再次讚嘆一聲，真是一個善良乖巧的小萌妹啊，如果虞浪知道的話，怕是眼睛都會羨慕得跟兔子一樣吧？

可惜，他無福享受白萌萌的乖巧，只能每天接受白豆豆的鐵拳鞭撻。

在李洛心中幸災樂禍時，白萌萌已是在幫他收拾著桌面，然後就見到那一支煉製失敗的殘次品，她順手取下，對著廢水池傾倒下去。

不過，那粘稠的液體剛剛倒出來，白萌萌突然聞到一股有些刺鼻的氣味從中散發出來。

這種氣味，若是常人聞到，怕是會本能的避開，但白萌萌卻是愣了愣，然後經過數秒的猶豫，她將水晶瓶放在唇邊，輕輕的抿了一口。

啪！

水晶瓶自白萌萌手中跌落，直接砸在煉製臺上，支離破碎。

剛要推開煉製室大門離開的李洛聽到這破碎的聲音，連忙轉過頭，就有些驚愕的見到白萌萌呆愣在原地，那一對大眼睛通紅，其中有霧氣縈繞起來，仿佛馬上就要哭出來一般。

在她的嘴唇上，還沾染著暗綠色的液體。

李洛一眼就認出是他剛才煉製失敗的殘次品。

當即李洛就嚇壞了，這蠢妞是腦子秀逗了吧？這種煉製失敗的靈水奇光也敢亂喝？你以為是什麼東西啊？！

你這裡喝出問題，那白豆豆能饒過他？

李洛急忙兩步的竄了回來，急聲道：「你沒事吧？」

他從一旁取過乾淨的手帕，就要將她嘴唇上的液體擦掉。

可白萌萌搖頭躲掉，她望著桌面上灑落的液體，突然伸手就要去捧，破碎的水晶碎片劃破嬌嫩的小手，鮮血一下子就滲透了出來。

李洛急忙一把抓住她的雙手，怒道：「白萌萌，你瘋了嗎？」

他真的是有些驚怒，因為白萌萌這舉動實在太不正常了。

白萌萌無法掙脫李洛的手掌，小臉通紅，聲音都有些顫抖的道：「苦的！苦的！」

「苦的？」

李洛莫名其妙，他望著那些灑落的液體，猶豫了一下，伸出手指沾了一滴放在嘴中，頓時他整個面龐都直接扭曲了，這一刻，仿佛是某種獸類的苦膽在嘴中爆發一般。

「嘔。」

李洛乾嘔了幾聲，道：「太噁心了，你耍我啊？」

然而白萌萌卻是伸出纖細手指，沾染著那暗綠液體，顫抖著放在小嘴中，她不僅沒有被苦得乾嘔，反而小臉有些詭異的通紅，那仿佛是情緒太過激動所導致。

「苦的！這個味道...雖然很多年了，但是我還記得！」白萌萌通紅著眼睛，望著李洛，顫抖著說道。

李洛愣了愣，猛的回過神來，對啊，不是說白萌萌失去了味覺嗎？那她怎麼知道這玩意是苦的？

還是說...

李洛盯著檯面上那些暗綠色的液體，神色古怪。

他這胡亂搗鼓出來的殘次品，竟然再次激發了白萌萌的味覺？

還有這麼奇葩的事情嗎？

一時間，李洛有點凌亂了。

（今天一更。）

第一百五十七章白萌萌的請求

煉製室內。

李洛握住白萌萌的小手，兩人大眼瞪小眼，好片刻後，他方才開口說道：「這東西能讓你感覺到苦味？」

白萌萌用力的點頭，大眼睛放光的看著李洛。

雖然那個味道在李洛品嘗來簡直無法忍受，可對於已經很多年沒有嘗試過任何味道的白萌萌看來，那簡直就是絕世佳餚。

如果不是李洛攔著，而且也實在太不淑女，她甚至都想要舔桌面了！

「冷靜，克制住你自己！」瞧得她的眼神，李洛連忙提醒道。

旋即他目光四處掃了掃，見到一旁的桌面上有著一份瓜果，然後取出來，遞給白萌萌：「你試試。」

白萌萌接過，滿懷期待的咬了一口，然後就難過的搖搖頭：「沒有味道。」

李洛撓了撓頭，看來他這無意間搗鼓出來的東西，只是讓白萌萌能夠短暫的感受到苦味，但卻並沒有將她這「失味」的怪病給治好。

「那這玩意也沒啥用啊。」李洛有點失望，他還以為自己真的很厲害呢，隨便折騰出來的東西，竟然能把白萌萌這個「失味」給化解。

「不，隊長，這還是很有用的！」

白萌萌卻是激動起來，她淚汪汪的看著李洛，道：「你能夠讓我暫時感覺到苦味，未必不能再讓我有其他的味覺，你煉製出來的這道失敗品，其中必然有什麼東西是能夠對我的味覺造成刺激！」

「如果，如果能找出來，其實未必沒有可能把我治好的！」

「隊長隊長，求求你，幫幫我！」

白萌萌抓住李洛的衣服，連平日裡的害羞都丟了下去，聲音急切。

瞧得甚至都要掛在自己身上的白萌萌，李洛也是有點尷尬，剛欲說話，卻是見到煉製室的門突然被推開，有陰影攢動，辛符的面孔就從門口鑽了進來。

再然後，他就見到煉製室內幾乎擁在一起的兩人。

氣氛沉默了數秒。

「對不起，我剛才聽見聲音，所以過來看看，不過我什麼都沒看見，你們繼續。」辛符低聲說道，然後哐的一聲把門趕緊反關。

他靠在門後，拍了拍胸口，喃喃道：「他們不會想殺人滅口吧？」

「隊長厲害啊，這才多久時間，就攻陷了白萌萌？」

「不過這事姜學姐知道嗎？或者這是姜學姐所容許的事嗎？隊長已經把姜學姐都搞定了？」

「臥槽，厲害啊，真是我輩楷模啊。」

辛符感嘆不斷，搖著頭走了，同時還貼心的幫兩人把大門給反鎖了。

「這貨是不是誤會了什麼？」

李洛望著那緊閉的大門，忍不住的說了一聲，剛才辛符看他的目光，仿佛是看一頭禽獸，這讓得他很不爽。

白萌萌卻沒有心思關注這些，哀求道：「隊長，求求你啊！」

李洛強行把白萌萌推開，無奈的將衣服整了整，道：「不是我不想幫你啊，而是我自己都不知道這玩意是怎麼煉製出來的，我怎麼可能治得好你？」

白萌萌道：「雖然是偶然，但這一定是有跡可循的，只要我們一點點的嘗試，總會有成功的可能！」

李洛有點頭大，這種嘗試是何等龐大的工作量啊？

「隊長，只要你幫我解決「失味」的問題，我，我就賣身給你四年！」白萌萌也知道她的要求過於的無理，著急之下，都有些口無遮攔了。

李洛震驚了，驚恐的望著白萌萌。

白萌萌這才回過神，小臉漲紅的道：「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是說我這四年研究出來的靈水奇光配方都給你！隊長，我看得出來，你對靈水奇光配方興趣不小！」

李洛這才鬆了一口氣，旋即又因為白萌萌這句話心跳有點加速，因為這直接命中他的要害，這丫頭剛才應該也看出他的心思了，看來倒也不傻啊。

以白萌萌那種特殊的研究方式，四年下來的成果，可絕對是一筆巨大的財富，甚至其價值，要超過整個溪陽屋。

李洛沉默了數息，然後苦笑道：「你個笨丫頭，你難道不清楚你自身的價值嗎？」

白萌萌的眼中，滿是清明，她認真的道：「我清楚，但是...我真的想知道酸甜苦辣是什麼感覺，我不想每天吃東西都如同嚼蠟一般，隊長，你沒有失去味覺，所以你不懂為什麼明明在你嘴中是難以下咽的苦味，我卻如此的甘之若飴，欣喜若狂。」

李洛望著白萌萌那充滿著渴望的眼神，一時間也是有些心緒複雜，原來她什麼都知道，只是正如她所說，沒有親身經歷這種感受的人，是無法明白她的渴望。

「萌萌，我現在的確需要高星級靈水奇光的配方，你所說的這些條件，對我來說簡直是難以拒絕。」

李洛神色也是變得認真起來，道：「不過你沒必要真的「賣身」四年，我李洛也沒貪婪到這麼沒下限。」

「我可以竭盡全力的嘗試能不能幫你恢復味覺，而如果我真的成功了的話，我只希望你若是研究出了高星級的靈水奇光的配方，可以優先出售給我。」

「在價值上面，我會按照市價給予，但有個前提是，因為洛嵐府的情況，我一下子給不了那麼多，所以我可能會換成這種靈水奇光以後每年銷售總額的一定比例來補償你，我覺得從長線來看，你所獲得的不會比直接出售的價值要低。」

「真的嗎？隊長你真的願意幫我嗎？」白萌萌小臉上滿是激動與興奮。

李洛有些無奈的道：「你似乎沒注意我所說的條件。」

「好的，好的，隊長你說什麼我都依你！」白萌萌連忙回答道。

李洛無語，不過也知曉此時白萌萌心情激動，也就不繼續跟她說這些，而是道：「既然如此，那我們就先一起分析一下這個殘次品，儘可能的搞清楚裡面有哪些材料以及變化。」

說完，他便是將檯面上的一些暗綠液體收集起來，兩人湊在一起，開始一點點的研究。

這種研究，不知不覺便是數個小時過去。

但最終兩人只是將部分材料確定，這些材料說實話並不罕見，也沒有太奇怪的特性，所以兩人一時間都不明白為何它們組合在一起會刺激到白萌萌的味覺。

「今天暫時就到這裡吧，回頭再繼續研究。」李洛說道。

白萌萌眼中也是有些疲憊，雖然她還能繼續堅持，但也不好讓李洛一直陪著她，所以只好點點頭。

嘎吱。

而在此時，那煉製室大門再度被推開，只見得郗嬋導師走了進來，她狐疑的盯著兩人，道：「你們是打算在這裡過夜？」

她揚了揚手中的鎖鏈：「門還關得這麼嚴實？這是想做什麼呢？」

白萌萌小臉通紅，害羞的低頭跑了。

李洛則是罵道：「肯定是辛符做的！」

他對著郗嬋導師正色道：「老師，我們是清白的！」

郗嬋導師倚靠著門，眸光似笑非笑的盯著李洛，道：「李洛，難道你這是連美男計都用上了？我還真是小瞧了你呢。」

李洛怒目，發出悲憤的怒吼。

「我真的是清白的！」

第一百六十二章風矢鐵騎

綁！

當白豆豆與邱落斬擊到那襲來的青木上時，面色皆是微變，因為他們感覺到這青木異常的堅硬，其中湧動的木相之力，也是格外的活躍。

這絕非是普通的青玉纏手！

鐺！鐺！

短短數息間，青木如綠蟒突襲，雙方硬憾數十記。

白豆豆身影紋絲不動，手中長槍轉動，將襲來的青木盡數斬碎，而邱落那邊則是要顯得狼狽許多，被逼得不斷的後退。

白豆豆掃了一眼，但卻並未施與援手，反而是腳尖一點，身影如風般掠出，凌厲槍鋒直指李洛。

擒賊先擒王。

李洛見狀，一掌拍出，綠光湧動間，青木纏繞，宛如巨蟒，凝聚全力的攻向試圖接近過來的白豆豆。

與此同時，那青木之上綻放的花朵突然枯萎而下，仿佛將其中的力量盡數的灌注到了青木之中。

正如白豆豆他們所料，他所施展的，並非是普通的青玉纏手，他在其中灌注了光明相力，光明照耀樹木，將會令得其變得更為的高壯，強盛，而這青玉纏手，在有了光明相力的輔助下，同樣威力更勝一籌。

這是這段時間，李洛所專研出來的一道專門用來幹擾，控制對手的虎將術。

青木輾轉，閃電般的襲向白豆豆。

白豆豆望著那在眼中急速放大的青木，卻並未退避，手掌陡然緊握槍柄，一步踏出，修長身軀宛如開弓之箭。

「虎將術，風隼之鳴！」

那一瞬，仿佛是有著隼鳥尖鳴，只見得青光跳躍間，白豆豆手中槍芒暴刺而出，所過之處，那如巨蟒般的青木，竟直接是被從中破碎開來。

李洛神色一驚，這白豆豆比他預料的還要兇悍，他這一手青玉纏手，竟然直接被其蠻橫的破開。

李洛身影疾退。

但論起速度，他怎麼也快不過擁有著上八品風相的白豆豆，僅僅一個眨眼間，白豆豆的身影便已跨過數十步，一槍揮出，宛如驚鴻，直指李洛。

不過，就當其這一槍揮出時，在其身後，突有陰影閃現，一柄短刃破空而出，其上纏繞著陰影般的相力，吞吐不定，鋒利異常。

那是隱匿許久的辛符出手了。

身後刺骨勁風襲來，也是讓得白豆豆眉頭一皺，手中槍身陡然橫掃，青色相力席捲，破風聲刺耳。

鐺！

長槍與那刺來的短刃硬碰在一起，兩股強悍相力爆發，她身軀一震，而辛符的身影卻是被震得狼狽倒射而出，陰影相力爆發，身影又是迅速的隱匿了下去。

不過辛符爭取而來的短暫時間中，李洛身軀表面上，水相之力已是凝現而出，雙刀上面更是有著水芒震蕩，流動起來。

他身影一動，直接對著白豆豆迎了上去，他倒是想要與對方硬碰一次，試試生紋段究竟有多強。

白豆豆見狀，眼中有著興奮之色湧現出來，對於擁有著雙相的李洛，她同樣是想要試試其真實水準。

兩人相力皆是全開，仿佛兩陣風般的呼嘯過場中，數息後，雙刀與長槍劈斬在一起。

鐺！

金鐵聲響徹，相力激蕩。

兩人身軀皆是一震，白豆豆退後了半步，而李洛則是退後了數步。

顯然，身懷下八品風相，並且已經踏入生紋境的白豆豆，相力強橫上面，依舊是要壓過李洛一頭。

不過這並未結束，兩人下一瞬再度出手，相力滾滾而動，雙刀與長槍閃電般的劈斬在一起，火花濺射。

短短片刻，兩人直接硬憾了十數回合。

這種硬碰，白豆豆在一步步的進逼，李洛則是在一步步的後退，只是他始終沒有被白豆豆那極為凌厲，迅猛的攻勢所擊潰，他的相力雄厚不及對方，但憑藉著水相之力的綿長，白豆豆一時間顯然也未能突破他的防守。

不過這種僵持，讓得白豆豆有些不耐，李洛明明只是下重花種境，落後她足足一個等級，卻能夠與她纏鬥這麼久。

「風螺旋！」

心中不耐，白豆豆再不留手，瞧準機會，一聲冷喝，風相之力席捲，手中長槍宛如青龍翻滾，裹挾著驚人力量，直接是撞在了李洛雙刀之上。

鐺！

金鐵聲響徹，李洛這一次，被震得身形滑退，甚至連雙刀上流轉著的水芒，都是被生生的震散了許多。

雙臂隱隱刺痛，這讓得他神色凝重，這白豆豆，果真是兇悍。

而且，李洛掃了一眼那邱落所在的方向，後者已經從先前他的攻勢中脫離了出來，如今也是在虎視眈眈，蓄勢待發。

還有虞浪那個傢伙...

李洛突然愣了愣，因為他發現虞浪似乎從剛才開始，就在場中不斷的奔跑，直到現在都未曾停歇下來，甚至跑到連舌頭都吐了出來的大喘氣。

「抽風了？」李洛有些驚疑。

隱隱的，又感覺到有些不太對勁。

不過此時已來不及多想，因為白豆豆，邱落再度襲來，風相之力呼嘯，迅猛至極。

而且這一次，他察覺到了濃鬱的危險氣息。

白豆豆，邱落一左一右，仿佛是騎士衝鋒，氣勢與力量都是達到頂峰。

李洛渾身緊繃，身影急退。

不過好在他也並非是單獨一人，同一時間，螢光相力自其身後噴湧而出，周圍的環境仿佛是出現了變化，化為了泥沼，泥沼中，有藤蔓席捲而出，纏繞向白豆豆，邱落二人。

「不要理會，這是萌萌的幻境！」白豆豆目光鎖定急退的李洛，大喝出聲。

不過她雖然有著提醒，但莫說是邱落，就算是她自己在初見得泥沼中飛射而出的蔓藤時，即便知曉這是幻覺，可自身衝擊的速度，依舊是本能的緩了緩。

李洛身影在疾退的同時，他感覺到這白豆豆，邱落的氣勢在凝聚，他們之間，仿佛是形成了某種陣勢，只不過，這陣勢，還有些缺陷。

那個缺陷，是虞浪。

李洛腦海中電光火石般的閃過這般念頭，旋即喝道：「辛符，攔住虞浪！」

而當他喝聲落下，白豆豆眼神一凝，不再猶豫，直接對著邱落喝道：「發動！」

「風矢鐵騎！」

風相之力於兩人身下嗚嘯，此時的他們仿佛是乘著鐵騎奔騰而過，要將前方一切阻礙生生的撕裂，捅穿。

一股難言的震懾氣場散發出來，讓得前方疾退的李洛，都是身影一緩。

「隊長，小心！」

不過此時後方有白萌萌的提醒聲音響起，有冰涼的螢光從頭頂降落下來，將那股震懾氣勢化解而去。

李洛手掌緊握雙刀，身軀緊繃如弓弦。

這個時候，不斷奔跑的虞浪也是大吼出聲，他渾身散發著蒸騰的氣息，他速度在此時莫名的陡然加快，原本並不算太強的相力，也是在此時變得格外的鋒銳起來。

他身影暴射而出，隨手一吸，有長槍落入手中，腳踏狂風呼嘯而出，對著李洛所在，奔馳而去。

他一旦與白豆豆二人匯合，就將會令三人的陣勢變得完美，宛如三座鐵騎呼嘯，撕裂一切。

不過，就當他身影剛剛衝出數步時，有陰影暴射而來，纏繞著陰影相力的鋒利短刃，刁鑽狠辣的指向虞浪周身要害。

面對著這般攻擊，虞浪急忙迎擊，然而即便他全力爆發，但依舊是被辛符逼得狼狽不堪，畢竟雙方的實力差距並不小。

而這麼一耽擱，虞浪顯然就錯失了補全陣勢的最後機會。

白豆豆見狀，倒是沒有任何的猶豫，陣勢這裡雖然缺了一角，但有她與邱落之力，已經足夠。

以先前李洛展現而出的實力，絕對不可能接住這一擊。

兩道青光衝鋒而至，長槍如龍。

李洛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兩柄長槍上凝聚的驚人力量，但此時的他，並沒有驚慌失措，反而頭腦變得極為的清明。

他疾退的步伐陡然停下，手掌緊握雙刀。

這一瞬，他的腦海中掠過此前修煉時，體內兩股相力在郗嬋導師強行壓制下開始融合的那種奇妙之感。

仿佛靈光乍現。

李洛沒有任何的猶豫，腳掌一蹬，不退反進，身影急射而出，手中雙刀，直接硬生生的斬向了那兩柄洞穿而來的青光長槍。

後方的白萌萌見狀，驚得忍不住的捂住了嘴。

場外的郗嬋導師也是微微凝神，相力湧動，準備隨手出手，免得李洛被重創。

在那場中數道凝重的目光注視下，雙刀與雙槍碰撞了。

而也就是在這一霎那，李洛雙刀之上原本涇渭分明的水相與木相之力，竟是突然的出現了一瞬的融合。

雙刀上的相力，如同滾油，陡然沸騰，狂暴，繼而節節攀升。

李洛把握著這瞬息間的變化，面色凌厲，雙刀斬下。

鐺！

刺耳的金鐵聲，於場中炸響。

激蕩的相力橫掃，宛如低沉悶雷，於訓練場中滾滾傳開。

（今天一更。）

第一百五十八章艱難的生活

翌日清晨。

李洛走到二樓時，見到辛符依然在陽臺專心作畫，他想起昨晚這個傢伙反手鎖門的事情，當即神色不善的走了上去。

這個傢伙，看著悶瓜，實則還是個壞瓜。

他走到辛符身邊，準備站在道德的高點喝斥一下，然後他突然見到那畫板上竟然不是畫的小雞，而是一副類似煉製室的場景。

在那場景中，還有著兩個以粗獷線條勾勒出來的人影，李洛盯著這兩個人影看了半天，面露苦思。

而在李洛苦思時，辛符有些高興的道：「隊長，我這幅畫畫得如何？這是從昨夜你和萌萌在煉製室得來的靈感，我將它稱為，萌芽。」

李洛有些震驚的望著畫板，猶如晴天霹靂，臥槽你夠了啊，你昨晚給我反鎖門也就算了，你他媽還要將它給畫出來？！

還給我叫萌芽，你信不信我把你牙都給打出來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這畫工究竟是多爛啊，這兩個由線條組成的人影，你跟我說是我跟白萌萌？

誰看得出來啊？！

不過雖然看不出來，但李洛覺得，這種妖風還是不能助長，於是他拍了拍辛符的肩膀，道：「辛符同學，看來待會訓練的時候，我有必要和你好好切磋一下了。」

辛符微微遲疑，道：「隊長要切磋，我不敢拒絕，不過我這個人一挨打就會胡言亂語，就怕到時候跑去找白豆豆，說昨晚你跟白萌萌在煉製室過夜。」

李洛瞪大了眼睛，伸出手指指著辛符，真是看不出來啊看不出來，這個悶貨平常看上去存在感不強，但是，也是個狠人啊。

雖說昨夜他沒跟白萌萌在煉製室過夜，但孤男寡女的確待得有點久，這若是被白豆豆那個護妹狂魔知曉了，難免會情緒激動搞點什麼事情出來，那時候他真是頭都能大兩圈。

這辛符，直接一擊切中要害，真不愧是做刺客的料。

不過，服軟也不是李洛的作風，所以他當即道：「看來我有必要讓萌萌以後包了你的一日三餐了。」

辛符手中畫筆凝滯，他有些震驚的望著李洛，實在難以想像他為何能夠想出如此惡毒的手段。

辛符神色複雜，好片刻後，終於沉重的道：「好吧，隊長，你贏了。」

「我回頭就把這畫給抹了！」

李洛露出滿意的笑容，攬住辛符的肩膀，對著樓下走去：「不急，先吃飯。」

下了樓，不出意料的見到白萌萌在忙碌，少女纖細嬌小的身影，宛如蝴蝶般優雅，看著都是一種享受。

只不過李洛與辛符對視一眼，卻是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有些認命的坐上桌。

白萌萌眼眸彎彎的衝著兩人露出笑容，然後端上兩份早餐，兩人看了一眼，卻是有些驚訝，因為這顯然不是白萌萌做的。

「這是我剛才去學府食堂買的。」白萌萌見到兩人疑惑，解釋道。

「我做的那些飯菜，因為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味道，所以感覺，你們可能也不是很喜歡。」白萌萌輕聲道。

見到少女這副模樣，李洛與辛符頓時有著一種負罪感，當即連忙搖頭，安慰道：「萌萌你做的早餐我們都很喜歡。」

「真的嗎？」白萌萌小臉上有驚喜浮現出來。

李洛與辛符笑著點點頭。

不過很快他們就笑不出來了，因為白萌萌立即從廚房取出兩份早已準備好的早餐，道：「如果你們喜歡的話，我也為你們準備好了。」

李洛，辛符望著桌上迅速被換掉的早餐，沉默了數息，一時間有一種互抽嘴巴的衝動，為什麼嘴巴要這麼賤呢？

這地獄般的生活剛剛就要結束了，結果又被他們一句話給拉了回來？

辛符輕輕的嘆息一聲，用僅能兩人聽見的聲音輕輕傳出：「我頂你娘個肺啊。」

也不知道究竟在罵誰。

李洛搖搖頭，我知道生活艱難，但他媽沒想到這麼的艱難。

兩人無言，低頭開吃。

而他們沒吃多久，突然有敲門聲打破了沉重的進餐氣氛。

白萌萌跑去開了門，然後有驚訝聲傳來，李洛目光看去，便是見到兩道人影站在門口，也有些訝然，因為那兩人竟然是虞浪與呂清兒。

虞浪望著開門的白萌萌，臉龐上頓時堆滿了笑容，呂清兒則是帶著淺笑，眸光別有意味的打量著眼前這清純可人的少女。

「早上好，我是虞浪，李洛的手足兄弟，至交好友。」虞浪對著白萌萌伸出手掌，自我介紹。

「我叫呂清兒，我們都是李洛的朋友，過來看看他。」呂清兒衝著白萌萌露出淺笑，同時也伸出了一隻被冰蠶絲手套覆蓋的纖細小手。

白萌萌連忙伸出手與呂清兒握了一下，輕輕的道：「清兒姐的手真漂亮。」

呂清兒眸光微微波動，這白萌萌也的確太清純可愛了，這我見猶憐的模樣，對於很多男性來說，簡直就是奪魂刀啊。

「萌萌，還有我呢。」虞浪晃了晃手，期待著與白萌萌握手。

白萌萌看了他一眼，小聲道：「我知道你，姐姐跟我說過，不要跟你有任何的接觸，不然就會被傳染惡疾。」

虞浪險些一口血噴出來，白豆豆，你究竟在背後說了我什麼壞話啊！

「都進來吧。」李洛的聲音從後面傳來，白萌萌趕緊把兩人都給迎了進來。

呂清兒與虞浪進屋就見到李洛，辛符正在用餐，虞浪一聲怪叫，忿忿不平的道：「這早餐不會是萌萌給你們做的吧？！」

李洛與辛符神色平靜的點點頭。

虞浪嫉妒的眼睛都紅了，旋即他一屁股坐在李洛旁邊，搶過餐具，叫嚷道：「我也要吃一下萌萌做的早餐！」

一口飯食入嘴。

喧囂的氣氛仿佛是突然凝滯了數息。

咕嚕。

虞浪面龐上的激動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退，他極為艱難的將嘴中的食物吞了下去，然後將餐具放了回去，指著李洛呵呵笑道：「差點忘記了，原來來的時候我吃過早飯了。」

李洛淡淡的道：「沒事，多吃兩口撐不死。」

他看向虞浪的眼神充滿著鄙夷，就這？還想追白萌萌？之前是誰說就算是三大碗屎你都能吃的？！

呵，虛偽。

還好你剛才那口飯沒噴出來，不然等回去後，白豆豆怕是能把你屎尿都給錘出來。

虞浪對著李洛投去算你狠的目光，然後笑道：「可惜啊，清兒還特地去幫你買了早餐，結果你這裡都吃了。」

李洛一愣，看向呂清兒手中，果然是提著一份餐點。

呂清兒微微一笑，清麗動人的容顏上似是沒有任何的不滿，道：「沒關係，畢竟這是萌萌用心做的早餐，而我這食堂買的，可沒什麼吸引力。」

「若是沒人吃，待會我丟湖裡餵魚便是。」

李洛隱約的感覺到她這話裡意思不太對，不過畢竟是人家特地買來的，真要不吃，那也太沒人品了一些。

於是他笑道：「沒事，我胃口大，都給我，我全部吃光。」

「真的嗎？」呂清兒美眸中秋波流動，微喜道。

李洛笑著點點頭，然後接過餐盒，直接開吃。

此時，一旁的辛符默默的看了一眼，輕聲道：「隊長真是好福氣啊，天天都有人給你送早餐。」

聽到他這話，李洛嘴角頓時一抽，小老弟，你可真是時時刻刻都在給我找事情啊！

你是不是想要造反啊？！

第一百五十九章兩隊的訓練

「哦？還有人也給李洛送了早餐嗎？」

當辛符的聲音落下時，呂清兒神色微動，清理動人的臉頰上浮現出一絲笑意，問道。

辛符認真的點頭：「是姜學姐。」

呂清兒眸光流轉，旋即說道：「姜學姐與李洛關係特殊，會給他送餐倒是沒什麼好奇怪的。」

她淺笑一聲，突然對著辛符道：「辛符同學天賦出眾，應該也有不少女孩給你送早餐吧？」

辛符兜帽下有些蒼白的臉龐上的神情一僵，有種難言的悲痛之感，他來到聖玄星學府到現在，除了白萌萌外，其實呂清兒算是第二個跟他說話的女同學。

而且，呂清兒為何這言語看似輕柔，實則暗含鋒芒啊。

辛符目光掃了李洛一眼，神色複雜，這呂清兒是在為隊長反擊嗎？我先前的暗示，竟然沒有掀起一片火，反而是把自己給燒著了？

感覺不太對啊。

正常來說，這個時候頭疼的應該是隊長啊...呂清兒這般優秀的女孩，按理來說應該是很清傲的才對。

可眼下這是...還幫隊長來反擊他？

這是呂清兒格局太大，還是隊長的手段太高超啊？

不過不管如何，辛符知道他輸了，於是對著李洛投去了欽佩的目光，隊長，你真是吾輩楷模啊。

而李洛見到辛符那悻悻模樣，則是暗樂，你個壞瓜，總想坑隊長我，這下子吃癟了吧。

心中舒坦，他也就對著呂清兒投去讚賞的目光。

但對於他的目光，呂清兒卻是猶如未聞，眸光清冷淡淡，比起剛進屋時的歡喜柔順似乎截然不同。

李洛對此也有些無奈，這女孩子的心思，當真是難以捉摸，算了，還是埋頭吃飯吧。

而在吃飯時，虞浪倒是說了一個事情：「對了，彌爾導師和郗嬋導師似乎打算今天讓我們兩個隊打個訓練賽。」

李洛與辛符都是一驚，抬頭道：「我們兩個隊？」

彌爾導師的隊，顯然就是白豆豆，邱落，虞浪。

「這個事我昨天倒是聽郗嬋導師提了一句，說是這種切磋訓練，會讓我們彼此有一些了解，同時共同提升。」白萌萌也是說道。

李洛點點頭，道：「那到時候我跟虞浪打吧。」

「滾！」虞浪怒了，你挑軟柿子捏也太明顯了吧，我今天只跟白萌萌打，我就願意被她小拳拳錘！

「隊長你還是跟我姐姐玩吧。」白萌萌笑吟吟的道。

「白豆豆是隊長，你也是隊長，你好意思讓我們這些隊員去？」辛符也是白了李洛一眼，道。

李洛有些惆悵，那白豆豆可不是省油的燈啊，與她交手，可是半點都不能放鬆。

「白豆豆現在什麼實力了？」李洛問道。

虞浪對此倒是沒什麼隱瞞，畢竟也沒必要：「她已經達到相師第二段，生紋段，應該是第一紋。」

「果然第二段了啊...」

李洛感嘆一聲，不過對此倒是並不奇怪，擇師賽的時候，他才下重白種，而現在短短不到一個月，已是達到下重花種，雖說這有著相曦的功勞，但速度絕對算是極快了。

而白豆豆擇師賽的時候就是上重花種了，這段時間的修煉，提升到第二段，倒是正常。

不過別看上重花種與生紋段只是差距一個段位，但這之間的區別還是不小的，生紋段代表著相宮內的相力種子已經開始小成，濃厚的相力化為相紋浮現種子表面，這比起開種段，是一個階段性的提升。

生紋段有五級，每一級都會在相力種子之上形成一道相紋，所以也被稱為五紋境。

看來今日如果真和白豆豆切磋訓練，那必須全力以待了，不然被痛揍一頓，也有損他隊長的威嚴。

解決了早餐後，李洛就帶著呂清兒，虞浪參觀了一下居住環境。

而當到了二樓辛符這裡時，李洛本來想要一晃而過，但呂清兒與虞浪突然見到了畫架上面的畫板。

兩人目光一凝，虞浪頓時大叫一聲，痛心疾首的道：「李洛，你個混蛋，你這是和萌萌在做什麼？」

呂清兒也是俏臉微冷，輕哼道：「孤男寡女，共處一室，竟然還留畫紀念？少府主，你這會不會太浪漫了一些？」

李洛目瞪口呆，忍不住的要咆哮，這明明只是兩個線條人影，你們就能夠看出是他跟白萌萌？

他對此只能艱難的辯解道：「這是辛符隨手畫的，這能看出個啥？」

虞浪手指在上面指點筆劃，激動的道：「這麼明顯的人影，簡直就差寫上你們的名字了，怎麼會看不出來？」

呂清兒雙手抱胸，咬著嘴唇，有些幽怨嗔惱的看著李洛。

李洛感覺心好累，難道他的審美真的出問題了嗎？為什麼他看去只是一些胡亂勾畫的線條，偏偏虞浪跟呂清兒，直接一眼看穿？

這個世界究竟怎麼了。

一直仿佛不存在的辛符突然出聲：「隊長，當一個人質疑你的時候，或許是別人的問題，可當所有人都質疑你的時候，你就應該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

李洛沒好氣的白了這個惹禍精一眼，然後抱著有些自我懷疑，最終帶著兩人將小樓參觀完畢。

因為接下來有兩個隊伍間的訓練，虞浪倒是繼續留了下來，而呂清兒則是需要回去修煉，所以便是有點悶悶的離開了。

離開小樓，呂清兒沿著湖邊而行，清晨的薄霧未散，自小樓前的湖泊上飄散而開，別有雅意。

呂清兒披著薄外套，短裙下的雙腿纖細筆直，如雪般的肌膚晶瑩剔透，精緻動人的容顏在薄霧下也是帶著許些的朦朧魅惑之感。

偶有學員路過，目光不斷的投來。

只是她的興致並不是特別的高，隨手扯下一截樹枝，將樹葉一片片的撕下來，少女情懷如詩如畫。

樹葉很快被她扯得孤零零的，她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目光抬起，旋即便是微微一怔。

因為她見到，在那前方臨湖的小道上，有兩道身影佇立，目光正看著她。

兩道倩影並不陌生，赫然是姜青娥與顏靈卿。

呂清兒的眸光與姜青娥交匯了一下，那一霎那，空氣仿佛有點凝滯，她遲疑了一下，卻並未轉身離去，反而是邁步走了上去，清麗臉頰上露出笑容。

「姜學姐。」

（今天一更。）

第一百六十三章聚風式

鐺！

金鐵聲響徹，相力如狂風般肆虐。

而在那相力激蕩的中心處，三道人影狼狽的各自倒射而出，最後滾落在地面上，皆是滾到了場外。

三人模樣狼狽，衣衫破損，躺在地上半天都有些爬不起來。

白萌萌緊張的望著李洛與白豆豆的身影，遲疑了一下，還是率先的跑向了李洛，畢竟現在是兩隊對陣，而她是屬於李洛這支小隊的隊員。

白萌萌將李洛小心的攙扶起來，此時的後者，十指間有血跡滴落下來，看上去很是悽慘，她不由擔心的問道：「隊長，你沒事吧？」

與她的緊張相比，李洛反而並沒有任何的驚慌之色，眼中反而是充斥著興奮之意，他望著雙手，因為在先前那一瞬間，他竟然將體內的兩股相力融合成功了。

雖說那融合極為的短暫，並且也給他自身造成了不小的損傷，但畢竟是成功了，這說明他在雙相之力的修煉上，又前進了一步。

場地對面，白豆豆與邱落也是爬了起來，兩人的神色都有些震動。

「那是，雙相之力？」白豆豆有點震驚，李洛原本的相力比她還要稍遜一頭，然而先前的硬碰中，竟然連她與邱落聯手施展出「風矢鐵騎」都只是落個兩敗俱傷。

那李洛在關鍵時刻爆發出來的那股相力，極其的強悍！

「他難道修煉成功了？」邱落有些難以置信，那可是雙相之力啊，是封侯強者的特權，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怎麼可能這麼快就將其掌握的？

「怎麼可能。」

白豆豆搖搖頭，道：「如果他真的修煉成功了，我們哪還會打這麼久，他應該是在關鍵時刻靈光一閃，這才僥倖用了出來。」

說著話時，她目光突然看向了不遠處躺在地上的虞浪，然後走了上去：「你還活著吧？」

虞浪躺著，渾身冒著熱氣，他的皮膚顯得有些赤紅，張著嘴巴大喘氣，神色隱隱的有些痛苦。

「差點就要死了。」虞浪喘著氣說道。

「這傢伙怎麼回事？」李洛也走了上來，有些疑惑的問道，從戰鬥開始後，虞浪就在不斷的跑，讓人有點摸不著頭腦。

「是彌爾導師的獨門之術，聚風式，據說導師曾經也是六品相，他就是憑藉著這門獨特相術，才漸漸的彌補了一些與其他同齡天才的劣勢。」白豆豆說道。

「此術需要在不斷的奔跑中，運轉風相之力與肉身的摩擦，最終在經過醞釀後，化為極為凌厲與強橫的攻擊，但這種強度的攻擊時間也極為的短暫...」

「而且肉身與風相之力摩擦時，也會造成極為強烈的痛苦，每一次的施展，都不亞於一場酷刑，彌爾導師問過我們三人，但我與邱落都沒有選擇此術，只有虞浪選了。」

李洛聞言，有些沉默，白豆豆與邱落沒有選擇，是因為他們沒有這個必要，他們天賦本就出眾，並不需要這種自我折磨才能夠換取而來的短暫力量，但虞浪會選擇，是因為他沒有其他的選擇。

想要追上白豆豆，邱落這種天才隊友，並且讓得自身不至於成為累贅，他只能從另外的角度去追趕。

而彌爾導師這「聚風式」，的確很適合他。

虞浪這個人，雖然平日裡看上去吊兒郎當嬉皮笑臉，但其內心的韌性，卻並不比任何人差。

或許這也算是他唯一的一種優勢，畢竟跟其他紫輝學員比起來，他不論家世還是天賦，都很普通。

李洛對著虞浪伸出手，將他從地上拉了起來，後者面龐如煮熟的蝦般通紅，齜牙咧嘴的道：「李洛，這次是我還不熟練「聚風式」，等以後我練好了，到時候讓你看看我的威風。」

「不知道你究竟在逞強個什麼，以你的條件，在紫輝隊伍中本就不好混，何必咬牙死撐，自己選擇一個金輝隊伍，不是也能好受一些麼？留在這裡，你累，我們也累。」此時有一道冷冷的聲音傳來，正是那邱落。

李洛眉頭皺起，看向那邱落：「你這話說得就過分了一些吧？」

邱落淡淡的道：「我說的有錯嗎？今天如果不是他這裡掉鏈子，讓得我們的「風矢鐵騎」缺了一角，就算你臨時抱佛腳施展出了雙相之力，那也必敗無疑。」

「你不要因為他是你的朋友，就覺得我說話過分，畢竟他也不是在你的隊裡，你也不用為他的弱小而買單。」

李洛淡聲道：「我只是覺得你沒有必要因為此時虞浪與你有一些差距就嫌棄他，未來的事情沒人說得清楚，萬一有一天虞浪反超了你呢？難道那個時候他就可以讓你退出隊伍，將你定為是累贅嗎？」

邱落面無表情的道：「我不覺得這種事情會出現，所以你的舉例並沒有什麼意義。」

虞浪連忙攔住李洛，有些自責的道：「算了，我的確是拖了一些後腿，這麼看，我的實力留在紫輝隊伍中的確是很勉強，所以...」

「我更加要好好的把握住這個機會，留在這裡努力提升自己，不放過任何一個紫輝學員的待遇！」他精神一振，激昂說道。

邱落原本以為這次紫輝隊伍切磋會讓得虞浪認清自己，所以聽到前半截話，嘴角笑意都是微微浮現出來，但哪料到這後面這麼一個神轉折，頓時讓得笑容凝固。

李洛也是嘴角微抽，好吧，這才是他認識的那個又浪又騷的貨，區區一些言語攻擊，也想讓得他明悟自我，簡直是小瞧了他唾面自乾的優秀能力。

「行了，你們都閉嘴吧！」白豆豆皺著眉頭喝斥了一聲，打斷了邱落又將要爆發的言語攻擊。

她看向邱落，道：「虞浪雖然現在實力不行，但你也不能忽視他這段時間的努力，聚風式的修煉有多痛苦，你我都清楚，至於虞浪有沒有資格留在隊伍裡，不是我們決定的，而是彌爾導師，所以，以後不要再說這些沒用的話了。」

話音落下，又是看向虞浪：「隊伍中你是最弱的一環，這是事實，但我也希望你引以為恥，儘快追趕上來。」

面對著白豆豆那嚴肅的臉頰，虞浪也是有些悻悻，尷尬點頭，不敢再跳。

一旁的李洛見到虞浪這懨懨模樣，倒是忍不住的想笑，沒想到虞浪這任誰都會頭疼的刺頭，卻被白豆豆壓製得毫無脾氣，這還當真是一物降一物。

訓練場外。

「看來勉強算是平局吧。」郗嬋導師笑了笑，說道。

彌爾導師點點頭，道：「這李洛有點厲害，竟然這麼快就開始觸及到雙相之力了，雖說先前那道雙相之力極為短暫以及不穩定，但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等他真的初步掌握了雙相之力，想必月考上面，還真是會大放異彩，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兒子，的確不簡單。」

郗嬋導師道：「你這邊也不錯，竟然這麼快就能夠修煉「風矢鐵騎」了，不過最讓我意外的，倒不是白豆豆，反而是那個虞浪...」

「聚風式的修煉，可不是人人都能夠忍受得了的，以前也不是沒有學員嘗試過，但似乎最終都放棄了吧？這虞浪最後能堅持下來？」

彌爾導師笑道：「誰知道呢...不過這虞浪天賦一般，但心性實則堅韌，從某種意義來說，聚風式很適合他，他應該也明白這是他難得的機會，我相信他不會輕易放棄的。」

「他的表現雖然很不穩定，可這就如同搖篩子一般，指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給你一些驚喜。」

郗嬋導師點點頭，眸光望著場中的少年們。

即將到來的這場月考，會讓得這些來自大夏國各地的天才少年們，真正的現出自身的成色。

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就知道了。

「對了...」

彌爾導師突然道：「據說下個月，暗窟就要開了？」

郗嬋導師沉默一下，點點頭。

「這次的暗窟，開得有些早啊，這說明什麼？」彌爾導師皺了皺眉頭，說道。

郗嬋導師眸子中掠過一抹陰霾，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說明院長的封鎮，被提前衝破了。」

兩人對視，皆是陷入了長久的沉默之中。

這，可不算是什麼好事啊。

第一百六十四章總督小隊

不知不覺間，李洛這些新生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已是將近一月。

一月時間，也是讓得他們漸漸的熟悉了聖玄星學府的節奏，同時在脫離了起初那種對於陌生環境的拘謹，戒備後，開始生出對未來的諸多嚮往與期盼。

而隨著月底的來到，這聖玄星學府內，氣氛又開始漸漸的熱鬧了起來。

因為每月的排位戰即將來到。

在聖玄星學府中，每月月底，都會有一次所謂的排位戰，排位戰是以小隊模式，決選出每個院級之中的隊伍排名。

排位戰是聖玄星學府的特色，旨在磨礪學員，同時讓得他們在互相競爭中不斷的進步，而排位戰有著豐厚的學府積分獎勵，所以很多學員都是將其視為每年學府積分來源的大頭之一。

學府積分在聖玄星學府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得絕大部分的學員為此做好充足的準備。

所以每月底的聖玄星學府，好戲不斷。

...

南風學府，食堂臨窗處。

李洛，虞浪坐在一起，旁邊還有著趙闊，宗賦幾人。

「還有三天時間就是月底的排位戰了。」

虞浪顧盼四方，頗有些豪邁之氣：「希望這場排位戰上，你們不要太倒黴的直接遇見我，不然的話，也就不要怪兄弟我不留情面了。」

趙闊鄙夷道：「不就是仗著白豆豆的威風嘛，囂張個什麼。」

其他人也是紛紛對虞浪這種狐假虎威的態度表示譴責。

李洛一笑，剛欲說話，卻是見到不遠處呂清兒的倩影出現，然後就對著她招了招手。

呂清兒眸光看見李洛，神色有點複雜，遲疑了一下，還是走了過去坐下。

「我怎麼感覺這幾天你有點怕看見我？通知你出來吃飯也這麼慢吞吞的。」李洛有些疑惑的問道。

「哪，哪有。」呂清兒連忙說道，低頭喝水。

「是嗎？」李洛也有些摸不著頭腦，不過也沒有多問，轉頭與虞浪，趙闊他們聊起天來。

見到他沒有追問，呂清兒方才悄悄的鬆了一口氣，她低頭望著水杯中倒映出來的清麗臉頰，腦海中就不由得想起前些天與姜青娥的那場碰撞。

特別是姜青娥說的那句虎狼之言...簡直把呂清兒嚇得這幾天都沒睡好覺。

「她真是瘋了。」

呂清兒想到這裡，小臉就忍不住的變得滾燙起來，連身子的溫度都在升高。

「你是不是生病了？」一旁的李洛察覺到她的變化，問道。

「沒有！」呂清兒冷哼一聲，偏過頭，不想去看李洛。

李洛莫名其妙，剛要說話，此時趙闊聲音傳來：「洛哥，此次找你出來，主要是有情報告知。」

李洛瞧得趙闊那一臉神秘的模樣，好笑道：「什麼情報？」

「洛哥還記得師箜吧？」

李洛點點頭，這必須記得啊，當初在天蜀郡最大的對頭，只不過在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後，他幾乎沒見到過師箜，畢竟數千新人，哪能時刻碰見。

「難道他又搞什麼么蛾子了？」李洛若有所思的問道。

趙闊顯然不會無緣無故的跟他提起這個師箜。

趙闊點點頭，道：「洛哥你們是紫輝小隊，位於新生的頂端，所以現在眼裡都是盯著其他的紫輝小隊，所以你們不知道，在紫輝小隊之下，這金輝小隊的競爭有多激烈。」

「這將近一月下來，不知道多少金輝小隊進行過各種各樣的碰撞了。」

「而在這些碰撞中，眼下名氣最大的一支金輝小隊，叫做「總督小隊」。」

李洛一愣：「總督小隊？這什麼鬼名字。」

「別人給他們取這個名字，主要原因是因為這支金輝小隊中的四人，他們有一個相同點，那就是他們的老爹，都是大夏的一郡總督。」一旁的宗賦解釋道。

沒錯，在聖玄星學府，紫輝小隊是三人，而金輝小隊是四人配置，銀輝小隊五人配置。

李洛這才恍然，旋即道：「師箜就在這支小隊裡面？」

趙闊點點頭，神色有些肅然的道：「這支總督小隊，其隊長名為沈琊，此人實力不俗，之前在虞浪那個實力冊子上面，他排名第十，原本都以為他會被紫輝導師選中，但沒想到最後被篩下去了。」

「這的確是有點倒黴。」李洛搖搖頭，五位紫輝導師，一共選十五個新生，按理來說，這沈琊排名第十，被選取的概率是很大的，結果竟然落選了，這真是個倒黴孩子。

「除了沈琊外，這支總督小隊裡面的另外兩人，一個叫豐澤，一個叫德錫炎，他們之前也算是排名前二十...」

「這支小隊的實力很強，據說他們在這次排位戰上面的目標，是打敗一支紫輝隊伍。」趙闊緩緩的道。

「你不會是說...他們把目標投向了我吧？」李洛笑道。

趙闊，宗賦他們都是認真的點點頭。

李洛無奈的道：「這是把我們這支小隊當軟柿子了？不應該啊，不是還有虞浪這個墊底的貨嗎？」

一旁的虞浪憤怒道：「休要胡言，你以為我豆豆隊長的威懾力是你能比的嗎？」

趙闊說道：「他們會選擇洛哥這支小隊，其中應該有師箜的原因，不過他們的確是有備而來，從我們探聽來的消息來看，總督小隊並不是要單獨出手，而是還聯合了另外一支頂尖的金輝小隊，打算一起對付你們。」

李洛皺了皺眉頭，兩支頂尖的金輝小隊？如果是這樣，那可就真是不能小覷了，畢竟對方也不是省油的燈，在人數的優勢下，他們這支小隊未必吃得下。

「這個情報的確很重要，謝了，兄弟們。」李洛緩緩說道，如果沒有做好準備，被這兩支金輝小隊埋伏的話，說不定還真是有可能陰溝裡翻船。

趙闊呵呵一笑，道：「洛哥哪裡的話，其實這還不是今天主要要說的事。」

「難道不止他們？」李洛面色不好看了，難道我李洛的人緣這麼差的嗎？誰都想要幹我！

「不是不是...」

趙闊連忙搖頭，嘿嘿笑道：「其實是這樣的，總督小隊聯合的那支頂尖小隊，剛好跟我們有些過節，另外我們也饞他們到時候的積分，所以...」

宗賦接口道：「所以我們也暗中聯合了一支隊伍，想要吃了他們。」

李洛震驚了，敢情這還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現在的學生們玩的都這麼有套路的嗎？

「這個想法很好，我支持。」不過李洛對此還是很支持，畢竟能給那些試圖對他心懷不軌的人造成麻煩，他是很樂意的。

趙闊道：「不過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支小隊，再加上我們聯合的那個隊伍，似乎加起來也不一定能夠打贏那支頂尖金輝小隊。」

李洛：「......」

不好意思，原來不是黃雀在後，而是一隻望著螳螂流口水的螞蚱。

「那你們在這裡跟我說個毛啊？」李洛忍不住的吐槽。

「我們的想法是...洛哥你的隊伍裡面，能不能派個人來支援一下我們，只要你那邊把總督小隊稍微拖延一下，最後我們就可以將他們全部吃了。」趙闊笑道。

李洛神色有點精彩，他盯著趙闊，宗賦，池蘇幾人，半晌後，方才道：「你們還真是個人才。」

搞半天竟然是要來找他借人幫忙吃一頓大餐。

不過他們的計劃，倒也的確是可行的，他這邊的三人，如果要借出去，必然是只能借出辛符的，畢竟白萌萌實力還不夠，只是如此一來，他就要跟白萌萌兩個人，頂住那支總督小隊一些時間？

李洛思索了片刻，最後在趙闊他們眼巴巴的目光下，點了點頭。

「可以幹。」

趙闊等人頓時大喜，旋即道：「就知道洛哥你會答應，我們連這次計劃的名字都想好了。」

「還有計劃名字？叫什麼？」

「保護我方洛哥！」

李洛險些一口飯噴到他們臉上。

第一百六十章兩女對陣

清晨薄霧未散。

湖邊三道優美倩影站在一起，吸引著不少目光若有若無的投來。

顏靈卿扶了扶銀質眼鏡，她目光饒有興致的看著走上前來打著招呼的呂清兒，這個少女她在天蜀郡時就見過，對方顯然是對李洛有著濃厚的好感。

不過這也並不意外，以李洛那傢伙的條件，如果沒有少女對他有好感，那反而才是個怪事。

這個呂清兒其實很優秀，光是眼下看見姜青娥，反而上前主動打著招呼的舉措，就足以證明其內心的驕傲。

畢竟，顏靈卿可是很清楚姜青娥的氣場有多強。

而且照理來說，姜青娥與李洛還有著婚約，在兩人這種身份下，對李洛有著好感的呂清兒，反而應該會有些心虛才對，但呂清兒還是勇敢的迎了上來，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得顏靈卿對她有點驚訝。

顏靈卿眸光瞥了一眼姜青娥，唇角泛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看來今天似乎是有一場特殊的好戲看了呢。

「清兒學妹是去了李洛那裡？」姜青娥嗓音平緩，聽不出喜怒。

呂清兒螓首微點，姜青娥出現在這裡顯然不是巧合，恐怕之前甚至都看見她與虞浪進了李洛他們的小樓。

「去見了一下李洛和他的隊友。」呂清兒說道。

姜青娥淡笑道：「似乎是心情不太好？是因為李洛如木魚般不開竅嗎？其實很正常，他畢竟也是少年人，當局者迷，有時候如果不是真的當面直接點破，他恐怕很難想像你對他會有著男女之間的好感。」

顏靈卿眉尖一跳，果然不愧是姜青娥，直接一上來就放大招，將呂清兒的心思徹底的點明。

這個時候如果對方段位低一些的話，恐怕臉都會嚇白起來。

她看著呂清兒，發現對方的確是怔了怔，但好在沒有太過的失態，這讓得她微微點頭，嗯，還不錯，這個呂清兒，有資格跟姜青娥稍微過兩招。

「姜學姐，想要說什麼？」呂清兒緩緩問道。

姜青娥金色眸子注視著呂清兒，道：「應該是你想要跟我說什麼吧？」

呂清兒搖搖頭，平靜的道：「我並沒有什麼要說的，如果姜學姐是想跟我說，你與李洛有著婚約，所以讓我知難而退的話，那很抱歉，恕我不能苟同。」

顏靈卿纖細手指都是緊握了起來，心跳加速，這個呂清兒比她想像的還要厲害，面對著姜青娥這大婦，竟然還敢直接反擊？

真是刺激！

「哦？為什麼？」姜青娥似是饒有興趣的問道。

呂清兒直視姜青娥那給人一種異樣壓迫感的金色眸子，道：「因為這份婚約並沒有任何的感情因素，姜學姐這份婚約，其中有多少是因為對李洛父母的感恩以及感激，或許你心中最清楚。」

「我不是說姜學姐對李洛毫無情感，相反，或許他在你的心中極其的重要，重要程度甚至超過了男女間的關係。」

「你與他沒有血脈關係，但你將他視為不可或缺的家人，你會為了他，願意去做任何的事情，這一點或許連我都比不上。」

呂清兒停頓了一下，繼續道：「但是...這不是婚約所需要的東西，姜學姐，你喜歡李洛，可你，也不喜歡李洛，至少，暫時如此。」

漂亮！

顏靈卿在心中喝彩一聲，這呂清兒還真不是省油的燈，直接精準的直指要害，作為姜青娥的閨蜜，她最是清楚，姜青娥把李洛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但是...眼下的她，對李洛可能還真沒動心，那種男女間的怦然心動。

這倒也怪不得姜青娥，而是她恐怕從未想過這一點，或許說，她有些不屑這種男女間的情感。

畢竟，還有什麼關係，能夠比她心中與李洛的羈絆來得更加的穩固而讓人心安？

只是，當局者迷的不僅是呂清兒，即便是聰慧如姜青娥，也無法理清楚她與李洛這複雜的情感。

姜青娥同樣是因為呂清兒的這番話有些驚訝，旋即淡淡的道：「所以呢？」

呂清兒毫不猶豫的道：「所以如果姜學姐真的是為了李洛著想的話，我覺得你應該主動和他將這份婚約解除。」

姜青娥聞言，唇角泛起一抹莫名的笑意：「清兒學妹，你這算盤未免也太好了一些，我解除婚約的話，你就有光明正大的理由了？」

呂清兒也不否認：「這對於李洛而言，才是最好的結果。」

姜青娥螓首輕點，道：「其實從某些角度來說，你所說的確是有一些道理。」

呂清兒聞言，心頭頓時大喜，難道姜青娥真的被她說動了嗎？

不過她這喜意未曾擴散，姜青娥下面的話，直接就如同一盆冷水從呂清兒頭上給潑了下來：「但是解除婚約是不可能的...」

「這份婚約是師父師娘都認同的，你不用管我與李洛之間的情感究竟有多複雜，這份婚約，永遠不會改變。」

呂清兒小手都忍不住的捏緊起來，小臉氣得有些發紅，道：「姜學姐，你這是自私！」

「你這樣根本就不顧李洛的感受，萬一，萬一以後他真的喜歡了別人呢？難道就因為你，讓他傷心難過嗎？」

顏靈卿點點頭，表示認同呂清兒的質疑。

姜青娥，你又該如何反擊？

姜青娥微微偏頭，她打量了一下呂清兒，輕笑一聲，道：「你不會說的是你吧？這麼有自信的嗎？」

呂清兒有些羞憤，但還是咬著銀牙問道：「難道不行嗎？」

「也不是不行...」

姜青娥斜靠著湖邊石欄，微微側頭，氣場強大如女王般的看著呂清兒，若無其事的道：「不過洛嵐府很大，多養一個人，我其實是不介意的。」

此話一出，不僅呂清兒凌亂了，就連顏靈卿都是目瞪口呆。

姜青娥，你瘋了吧？！

呂清兒也是美目瞪圓的盯著姜青娥，好半晌後，方才小臉通紅的道：「姜學姐，你，你究竟在說什麼啊？！」

「何必說那麼清楚...你若是真能有那個本事，我的確不介意。」姜青娥淡淡的道。

可是我介意啊！

呂清兒心中都忍不住的要咆哮了，她沒想到姜青娥居然會說出這麼一番話來，這簡直將她所有的準備都給摧毀了。

不過最終，她還是沒將話給說出來，而是搖搖頭，直接轉身跑了。

被嚇跑了。

「你這也太剽悍了吧？」顏靈卿望著被嚇跑的呂清兒，說道。

姜青娥沒理她。

「你剛才說的，不會是真的吧？」顏靈卿小心的問道。

「你說呢？」姜青娥反問道。

「我不知道...」

顏靈卿搖搖頭，道：「但如果你真是這麼想的話，我只能說...」

「加上你？」姜青娥笑道。

顏靈卿氣惱的錘了她一拳：「你要死啦？！」

旋即她認真的道：「姜青娥，剛才的你，不像是未婚妻對待未婚夫的心境，相反...那更像是一個姐姐，在給弟弟挑媳婦。」

「你這樣做...李洛未必就真的會喜歡。」

「姜青娥，我知道你對李洛的情感太複雜，複雜到外人根本無法理清，不過你這樣，我感覺...以後有的是你後悔的時候。」

姜青娥沉默，久久不語。

顏靈卿等了半晌，問道：「還去找李洛吃飯嗎？」

姜青娥隨手一掌拍在了石欄頂端的一顆石首上面，將其拍得稀巴爛。

然後她轉身而走，有淡淡聲音傳來。

「不吃了，我怕現在看見他，直接讓他頭如此石。」

第一百六十一章小隊初戰

訓練場。

兩支小隊共六人立於場中，正是李洛，白豆豆各自所率的兩支隊伍。

而郗嬋與彌爾兩位導師則是坐於場外觀戰。

「郗嬋導師，那李洛如今雙相之力修煉到什麼程度了？」彌爾導師給郗嬋導師斟茶，然後笑問道。

「還沒掌握。」郗嬋導師搖搖頭。

「這也正常，雙相之力太過高端，這李洛畢竟還只是相師境，想要初步掌握，哪有這麼容易。」

彌爾導師笑了笑，旋即道：「可若是如此的話，此次的訓練賽，恐怕我這邊勝算更大了，你們那邊，沒人擋得住白豆豆。」

他這話倒是不假，現在的白豆豆已經是生紋段第一紋，相力之強，遠勝李洛，辛符，而她自身又是風相，一旦發動攻勢，將會如秋風掃落葉般，所向披靡。

而邱落是上重花種境，虞浪稍差，剛好達到下重白種境。

反觀李洛三人，表面相力最強的，反而是辛符，他與邱落一樣是上重花種境，李洛則是下重花種境，白萌萌上重白種境。

從整體實力來看，白豆豆這支隊伍優勢更大。

郗嬋導師端著茶杯，掀開面紗一角，揮袖遮掩著，飲了一杯茶，而後淡笑道：「我也很想看看，你這邊這三風體系，究竟有多霸道。」

沒錯，彌爾導師這支隊伍，白豆豆，邱落，虞浪三人都是風相，故而也被稱為三風體系，機動性極強，與人對戰，往往是能夠乾脆利落的結束戰鬥。

當兩位導師在說話時，場中的六人也是各自熱身結束。

「李洛，你們可得保護好我妹妹。」白豆豆手持長槍，短髮齊耳，英氣勃勃。

「那你們別打她就行了啊。」李洛說道。

白豆豆搖頭，笑道：「那可不行，既然是比試，那就沒有姐妹情了。」

白萌萌哭笑不得，只能衝著白豆豆扮了個鬼臉。

虞浪喃喃道：「好可愛！」

話音剛落，白豆豆目光冷冷的看來，手中長槍都是有著指過來的架勢，嚇得虞浪一抖，趕緊把神色變得嚴肅起來。

此時，場外有著兩位導師宣布比試開始的聲音傳來。

轟！

那一瞬間，六人幾乎是同時將自身相力陡然爆發。

李洛手持雙刀，一步踏前，白萌萌飄身後退，雙掌間相力宛如星光般的飄動，而辛符的身影則是直接消失在原地，仿佛隱身了一般。

經過這段時間的訓練，三人已是有了初步的默契，正如此前郗嬋導師所說一般，李洛為主攻核心，辛符隱匿，伺機而動，白萌萌居後輔助，同時觀測全場。

而與李洛這邊各有分工不同，當戰鬥爆發的那一瞬，只見得對面三人竟是直接暴射而出，風聲呼嘯間，宛如三支箭矢，直接迅猛無比的插來。

「直接進攻李洛，解決掉他！」

白豆豆喝道，他們沒有任何花裡胡哨的戰術，既然對方以李洛為前排核心，那他們就直接集中力量，率先將其擊潰。

失去了李洛，另外兩人幾乎宣告失敗。

而他們這種體系，最為擅長閃電戰，一旦對方無法抗住那一波波的攻勢，就會直接被撕碎防禦，迅速落敗。

嗚！

風聲呼嘯，三道強度各不相同的攻勢，直接招呼向李洛。

不過就在此時，李洛後方仿佛是有星光爆發，諸多螢光噴射而出，充斥視野。

「小心，那是萌萌的相術，能夠引發幻覺！」

她的聲音剛落下，虞浪，邱落二人便是驚異的見到，那前方李洛的身影竟然出現了模糊，仿佛是出現了兩個一模一樣的影子在其左右兩側。

三個李洛身影轉動，突然迎面衝來。

白豆豆眼神凌冽，青色相力呼嘯，她一馬當先，手中長槍攪動，三道風刃暴射而出，划起刁鑽的弧度，直接是射中了三道李洛的身影。

不過風刃射中，卻是直接穿透了過去。

「三個都是假的！」邱落面色一變，喝道。

白豆豆也是在第一時間發現了這般變故，她沒有絲毫的猶豫，手中長槍突然脫手而出，仿佛一抹青光，閃電般的對著虞浪身後暴刺而去。

鐺！

只見得那裡，有雙刀劈斬而出，但在即將接觸到虞浪時，就被那及時趕到的長槍青光抵擋了下來。

身軀上閃爍著水光的李洛閃現而出。

他的突擊，還是被白豆豆給阻擋了下來，顯然對方也早就猜到，如果李洛想要尋找突破點的話，他們三人中，實力最弱的虞浪顯然是最好的一個點。

虞浪則是滿背冷汗，一聲怪叫：「好你個李洛，還真是專挑軟柿子，我跟你拼了！」

他舉刀咆哮，然後下一刻身影卻是倒射而退，同時喊道：「圍了他！」

李洛見狀笑了笑，這傢伙還真是滑溜，還想先將他出局的，但顯然虞浪也知曉了他的想法，所以毫不猶豫逃開了。

此時他也追擊不得，因為白豆豆與邱落一左一右已是疾射而至，兩人皆是手持長槍，槍風凌厲，兇狠，帶起點點寒芒，籠罩而至。

對方似乎也是猜到了他會率先對虞浪出手，所以反而以此為誘餌，逼他現身，然後合力圍剿。

這等電光火石般的交手，已是讓得李洛忍不住的一聲感嘆，這種戰鬥，比之前所經歷的，果然是截然不同。

團隊之戰，別有韻味。

感嘆之間，白豆豆，邱落攻勢已是襲至。

李洛抬手，神色鄭重間，早已做好準備的相術，陡然爆發。

「虎將術...」

「青玉纏手。」

掌心間，有綠光噴湧，竟是化為青木席捲而出，宛如綠蟒，直接對著白豆豆，邱落纏繞而去。

只是，讓人稍稍有些意外的是，在這青木之上，竟還有著許些花朵綻放出來，讓這綠意間，添了幾分生機勃勃。

仿佛，吸收了陽光，顯得更為健壯的樹木。

青木如綠蟒般襲來，白豆豆與邱落下手毫不猶豫，凌厲的攻勢，直接力斬而下。

而當兩者接觸的那一瞬，兩人的神色都是微微一變。

這青木，似是隱隱有些古怪。

第一百六十五章隊名

在與趙闊等人商定了一些計劃細節後，眾人便是一鬨而散，李洛則是與呂清兒，虞浪走下樓梯，準備各回各處。

而剛走下樓梯，李洛的腳步便是一頓，目光有些訝異的望著前方。

迎面有四道人影走來，其中一人模樣很是熟悉，正是之前在天蜀郡中李洛的最大對頭，師箜。

幾個月時間不見，師箜曾經的那種銳氣倒是消散了許多，面色沉凝，眼神比以往顯得更為的陰翳。

在師箜身邊還有著三人，倒是頗為的陌生，那居中者，是一名頭髮披散，顯得有些不羈的挺拔少年，他雙眉粗黑，皺起眉時，隱隱有接觸到一起的跡象，憑空散出一些兇橫之意。

雙方照面，那粗眉少年便是面帶笑意的走了上來。

「李洛同學，真是久仰了。」他笑道。

李洛看了看他，道：「沈琊？」

此人能夠率先出聲，顯然便是四人中做主的人，那應該就是這支總督小隊的隊長，沈琊。

粗眉少年笑眯眯的點點頭，道：「真是榮幸，竟然能讓李洛同學知曉我的名字，想必應該是我們的計劃被發現了吧？」

「年輕人，有點野心是好事。」李洛認真的點評道。

「那就先多謝李洛同學的鼓勵了，我們爭取成功，把你們拉下馬來。」沈琊笑道。

「加油，不過做事情還是得量力而行，別到時候獵虎不成，反而被拍殘了，那就有些搞笑了。」李洛點點頭，然後也就不再多說，擺了擺手，就帶著呂清兒，虞浪離開了。

至於那師箜，他倒是未曾與他有過半句話。

失敗者，無須在意。

而師箜顯然也知曉李洛的想法，所以面色更為的陰沉，目光狠狠的盯著李洛離去的背影。

「算了，現在的他可不是在天蜀郡時的那個無能少府主了。」沈琊拍了拍師箜的肩膀，笑道：「人家現在坐擁雙相，可是連都澤北軒都能打敗的天才新生。」

「不過能夠給這種天才新生找點麻煩，其實也是一件樂事。」

說完，他便是帶著三人繼續前行，轉過彎，敲門進了一個雅間中。

雅間內，王鶴鳩與都澤北軒看了一眼四人，前者笑道：「總算來了啊。」

「剛才遇見李洛了。」沈琊四人坐下來，笑眯眯的道：「這次，可算是得罪他了。」

都澤北軒淡淡的道：「其實你們也並沒有參與的必要，排位戰上，我們不出意料能夠直接滅了李洛他們。」

沈琊笑道：「但你不是已經出過一次意外了嗎？再出一次，很奇怪嗎？」

都澤北軒眼神頓時變得冰寒下來。

「沈琊，你以為你們這所謂最強金輝小隊，我會放在眼裡嗎？」都澤北軒寒聲道。

王鶴鳩連忙展開摺扇，道：「好好說話，沒必要搞這麼僵。」

沈琊抓起桌面上的酒杯喝了一口，道：「既然接了這活，那我們自然會傾盡全力給李洛他們找麻煩，我也說了，這麼一搞，就算是徹底得罪李洛了，我想知道，我們的好處究竟會不會兌現？」

他盯著王鶴鳩兩人，緩緩道：「明年，沈金霄導師會從我們之中選出新的紫輝學員嗎？」

「噓。」

王鶴鳩微微一笑，道：「這話，以後就不要問了，問了，我們也不會承認說過的，知道麼？」

沈琊沉默了一下，最終點頭。

「行，我知道了。」

...

當李洛回到小樓的時候，還是找來辛符，白萌萌商量了一下這個事情，特別是需要辛符去幫趙闊他們這一點。

畢竟雖然他是隊長，但顯然也必須尊重一下隊友的意見。

「那個「總督小隊」會盯上我們，大概率是因為我跟那個師箜以前有過恩怨，你們算是被我牽扯進來的。」

白萌萌笑靨如花，聲音溫柔的道：「隊長，如今我們是一個小隊，他們既然主動來招惹我們，那就是我們這個小隊的事情呢，你不必因此感到介懷。」

李洛很欣慰，軟萌妹紙果然惹人喜歡。

「那辛符呢？對於需要你去幫趙闊他們這一點。」李洛問道。

辛符有氣無力的道：「哦。」

李洛翻了個白眼，這人真是太喪了，毫無鬥志與主見的樣子。

「既然如此，那就先這麼決定吧，到時候辛符去幫趙闊他們一把，我和萌萌纏住那個「總督小隊」。」

「而據我得來的消息，到時候進入比試區域的時候，五支紫輝小隊會特意被分散到不同的方向，所以前期不必擔心反派小隊的幹預。」李洛拍板說道。

「隊長，我們兩人能攔得住嗎？那個「總督小隊」我也聽說過，他們的實力，其實還是很強的，不能因為只是金輝小隊就小瞧他們。」白萌萌弱弱的問道。

李洛摸了摸下巴，笑道：「當然不會小瞧他們，我會做好準備的。」

白萌萌點點頭，旋即又是道：「對了，今天郗嬋導師說了，因為排位戰要報名，所以讓我們該給小隊取個名字了。」

「我姐姐他們的小隊，現在叫做「風騎小隊」，秦逐鹿他們的小隊，叫做「清月小隊」，伊粒沙他們的小隊叫做「一葉秋小隊」，一取自他們的隊長伊粒沙的諧音，王鶴鳩他們的小隊，叫做「金門小隊」，取自沈金霄門下之意...」

李洛聽完這些小隊名字，有些他疑惑的是，為啥秦逐鹿的小隊會叫做「清月小隊」，這個名字，用腳想都知道是隊裡面兩個女孩確定的啊，而秦逐鹿身為隊長以及最強打手，難道連冠名權的資格都沒有嗎？

這究竟是多心酸的隊內地位啊？

還有王鶴鳩他們那個隊名，還能夠再舔一點嗎？！

「我們隊伍的名字，其實我早就有腹案了。」李洛衝著白萌萌，辛符笑了笑，笑容中充滿著智慧。

兩人皆是驚奇的看來。

「以後我們的小隊，就叫做「正義小隊」，因為顏值即正義！」李洛鄭重的道。

太土了。

辛符的臉皮抽搐了一下，直接就要反對。

「誰反對，就說明誰對自己的顏值沒有自信，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不過在他還沒反對出聲時，李洛就慢吞吞的說道。

於是辛符嘴中的話就只能咽了回去，雖然他對顏值什麼的不在意，但他也不覺得自己長得醜。

白萌萌眨巴了一下水靈靈的大眼睛，輕聲道：「我覺得隊長這個名字取得很貼切。」

「萌萌還是很有審美的。」李洛讚嘆道。

「既然沒有人反對，那麼明天就讓郗嬋導師用這個隊名去報名吧。」

李洛站起身來，伸出手掌，道：「來慶賀一下吧，一個傳奇小隊的誕生，未來這個世界，會因它而顫抖。」

白萌萌很捧場的立刻伸出小手，搭在了李洛手上。

辛符表示很尬，不想幹這麼幼稚的事情。

李洛見狀則是笑道：「萌萌啊，辛符這兩天修行很累，以後他如果沒時間去食堂，我覺得你可以多幫他做兩頓餐點。」

一隻手掌迅速的落了上來，辛符那兜帽下蒼白的臉龐上揚起笑容。

「隊長，沒必要動不動就麻煩人家萌萌吧？」

李洛洒然一笑。

「這就要看閣下究竟上不上道了。」

（今日一更。）

第一百六十二章風矢鐵騎

綁！

當白豆豆與邱落斬擊到那襲來的青木上時，面色皆是微變，因為他們感覺到這青木異常的堅硬，其中湧動的木相之力，也是格外的活躍。

這絕非是普通的青玉纏手！

鐺！鐺！

短短數息間，青木如綠蟒突襲，雙方硬憾數十記。

白豆豆身影紋絲不動，手中長槍轉動，將襲來的青木盡數斬碎，而邱落那邊則是要顯得狼狽許多，被逼得不斷的後退。

白豆豆掃了一眼，但卻並未施與援手，反而是腳尖一點，身影如風般掠出，凌厲槍鋒直指李洛。

擒賊先擒王。

李洛見狀，一掌拍出，綠光湧動間，青木纏繞，宛如巨蟒，凝聚全力的攻向試圖接近過來的白豆豆。

與此同時，那青木之上綻放的花朵突然枯萎而下，仿佛將其中的力量盡數的灌注到了青木之中。

正如白豆豆他們所料，他所施展的，並非是普通的青玉纏手，他在其中灌注了光明相力，光明照耀樹木，將會令得其變得更為的高壯，強盛，而這青玉纏手，在有了光明相力的輔助下，同樣威力更勝一籌。

這是這段時間，李洛所專研出來的一道專門用來幹擾，控制對手的虎將術。

青木輾轉，閃電般的襲向白豆豆。

白豆豆望著那在眼中急速放大的青木，卻並未退避，手掌陡然緊握槍柄，一步踏出，修長身軀宛如開弓之箭。

「虎將術，風隼之鳴！」

那一瞬，仿佛是有著隼鳥尖鳴，只見得青光跳躍間，白豆豆手中槍芒暴刺而出，所過之處，那如巨蟒般的青木，竟直接是被從中破碎開來。

李洛神色一驚，這白豆豆比他預料的還要兇悍，他這一手青玉纏手，竟然直接被其蠻橫的破開。

李洛身影疾退。

但論起速度，他怎麼也快不過擁有著上八品風相的白豆豆，僅僅一個眨眼間，白豆豆的身影便已跨過數十步，一槍揮出，宛如驚鴻，直指李洛。

不過，就當其這一槍揮出時，在其身後，突有陰影閃現，一柄短刃破空而出，其上纏繞著陰影般的相力，吞吐不定，鋒利異常。

那是隱匿許久的辛符出手了。

身後刺骨勁風襲來，也是讓得白豆豆眉頭一皺，手中槍身陡然橫掃，青色相力席捲，破風聲刺耳。

鐺！

長槍與那刺來的短刃硬碰在一起，兩股強悍相力爆發，她身軀一震，而辛符的身影卻是被震得狼狽倒射而出，陰影相力爆發，身影又是迅速的隱匿了下去。

不過辛符爭取而來的短暫時間中，李洛身軀表面上，水相之力已是凝現而出，雙刀上面更是有著水芒震蕩，流動起來。

他身影一動，直接對著白豆豆迎了上去，他倒是想要與對方硬碰一次，試試生紋段究竟有多強。

白豆豆見狀，眼中有著興奮之色湧現出來，對於擁有著雙相的李洛，她同樣是想要試試其真實水準。

兩人相力皆是全開，仿佛兩陣風般的呼嘯過場中，數息後，雙刀與長槍劈斬在一起。

鐺！

金鐵聲響徹，相力激蕩。

兩人身軀皆是一震，白豆豆退後了半步，而李洛則是退後了數步。

顯然，身懷下八品風相，並且已經踏入生紋境的白豆豆，相力強橫上面，依舊是要壓過李洛一頭。

不過這並未結束，兩人下一瞬再度出手，相力滾滾而動，雙刀與長槍閃電般的劈斬在一起，火花濺射。

短短片刻，兩人直接硬憾了十數回合。

這種硬碰，白豆豆在一步步的進逼，李洛則是在一步步的後退，只是他始終沒有被白豆豆那極為凌厲，迅猛的攻勢所擊潰，他的相力雄厚不及對方，但憑藉著水相之力的綿長，白豆豆一時間顯然也未能突破他的防守。

不過這種僵持，讓得白豆豆有些不耐，李洛明明只是下重花種境，落後她足足一個等級，卻能夠與她纏鬥這麼久。

「風螺旋！」

心中不耐，白豆豆再不留手，瞧準機會，一聲冷喝，風相之力席捲，手中長槍宛如青龍翻滾，裹挾著驚人力量，直接是撞在了李洛雙刀之上。

鐺！

金鐵聲響徹，李洛這一次，被震得身形滑退，甚至連雙刀上流轉著的水芒，都是被生生的震散了許多。

雙臂隱隱刺痛，這讓得他神色凝重，這白豆豆，果真是兇悍。

而且，李洛掃了一眼那邱落所在的方向，後者已經從先前他的攻勢中脫離了出來，如今也是在虎視眈眈，蓄勢待發。

還有虞浪那個傢伙...

李洛突然愣了愣，因為他發現虞浪似乎從剛才開始，就在場中不斷的奔跑，直到現在都未曾停歇下來，甚至跑到連舌頭都吐了出來的大喘氣。

「抽風了？」李洛有些驚疑。

隱隱的，又感覺到有些不太對勁。

不過此時已來不及多想，因為白豆豆，邱落再度襲來，風相之力呼嘯，迅猛至極。

而且這一次，他察覺到了濃鬱的危險氣息。

白豆豆，邱落一左一右，仿佛是騎士衝鋒，氣勢與力量都是達到頂峰。

李洛渾身緊繃，身影急退。

不過好在他也並非是單獨一人，同一時間，螢光相力自其身後噴湧而出，周圍的環境仿佛是出現了變化，化為了泥沼，泥沼中，有藤蔓席捲而出，纏繞向白豆豆，邱落二人。

「不要理會，這是萌萌的幻境！」白豆豆目光鎖定急退的李洛，大喝出聲。

不過她雖然有著提醒，但莫說是邱落，就算是她自己在初見得泥沼中飛射而出的蔓藤時，即便知曉這是幻覺，可自身衝擊的速度，依舊是本能的緩了緩。

李洛身影在疾退的同時，他感覺到這白豆豆，邱落的氣勢在凝聚，他們之間，仿佛是形成了某種陣勢，只不過，這陣勢，還有些缺陷。

那個缺陷，是虞浪。

李洛腦海中電光火石般的閃過這般念頭，旋即喝道：「辛符，攔住虞浪！」

而當他喝聲落下，白豆豆眼神一凝，不再猶豫，直接對著邱落喝道：「發動！」

「風矢鐵騎！」

風相之力於兩人身下嗚嘯，此時的他們仿佛是乘著鐵騎奔騰而過，要將前方一切阻礙生生的撕裂，捅穿。

一股難言的震懾氣場散發出來，讓得前方疾退的李洛，都是身影一緩。

「隊長，小心！」

不過此時後方有白萌萌的提醒聲音響起，有冰涼的螢光從頭頂降落下來，將那股震懾氣勢化解而去。

李洛手掌緊握雙刀，身軀緊繃如弓弦。

這個時候，不斷奔跑的虞浪也是大吼出聲，他渾身散發著蒸騰的氣息，他速度在此時莫名的陡然加快，原本並不算太強的相力，也是在此時變得格外的鋒銳起來。

他身影暴射而出，隨手一吸，有長槍落入手中，腳踏狂風呼嘯而出，對著李洛所在，奔馳而去。

他一旦與白豆豆二人匯合，就將會令三人的陣勢變得完美，宛如三座鐵騎呼嘯，撕裂一切。

不過，就當他身影剛剛衝出數步時，有陰影暴射而來，纏繞著陰影相力的鋒利短刃，刁鑽狠辣的指向虞浪周身要害。

面對著這般攻擊，虞浪急忙迎擊，然而即便他全力爆發，但依舊是被辛符逼得狼狽不堪，畢竟雙方的實力差距並不小。

而這麼一耽擱，虞浪顯然就錯失了補全陣勢的最後機會。

白豆豆見狀，倒是沒有任何的猶豫，陣勢這裡雖然缺了一角，但有她與邱落之力，已經足夠。

以先前李洛展現而出的實力，絕對不可能接住這一擊。

兩道青光衝鋒而至，長槍如龍。

李洛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兩柄長槍上凝聚的驚人力量，但此時的他，並沒有驚慌失措，反而頭腦變得極為的清明。

他疾退的步伐陡然停下，手掌緊握雙刀。

這一瞬，他的腦海中掠過此前修煉時，體內兩股相力在郗嬋導師強行壓制下開始融合的那種奇妙之感。

仿佛靈光乍現。

李洛沒有任何的猶豫，腳掌一蹬，不退反進，身影急射而出，手中雙刀，直接硬生生的斬向了那兩柄洞穿而來的青光長槍。

後方的白萌萌見狀，驚得忍不住的捂住了嘴。

場外的郗嬋導師也是微微凝神，相力湧動，準備隨手出手，免得李洛被重創。

在那場中數道凝重的目光注視下，雙刀與雙槍碰撞了。

而也就是在這一霎那，李洛雙刀之上原本涇渭分明的水相與木相之力，竟是突然的出現了一瞬的融合。

雙刀上的相力，如同滾油，陡然沸騰，狂暴，繼而節節攀升。

李洛把握著這瞬息間的變化，面色凌厲，雙刀斬下。

鐺！

刺耳的金鐵聲，於場中炸響。

激蕩的相力橫掃，宛如低沉悶雷，於訓練場中滾滾傳開。

（今天一更。）

第一百六十六章排位戰開啟

聖玄星學府所有學員所期待的月底排位戰，最終是裹挾著沸騰喧囂的氣氛，滾滾而至。

嘹亮的擂鼓聲自清晨時，便迴蕩在學府的每一個角落，為沸騰的氣氛更添一把熱火。

作為新生，李洛他們的排位戰地點是在聖玄星學府西面，此處群山起伏，地形複雜，倒也是爭鬥的好場所。

數千新生被分散於數個不同方向的入口，等待比賽的開始。

李洛站在人群中，他望著周圍的那些隊伍，在每一個隊伍的隊長胸前，都是佩戴著一枚徽章，金輝隊伍是金色徽章，銀輝隊伍是銀色徽章。

而當排位戰開始後，只要隊長胸前的徽章被奪下，那麼就代表著這一支隊伍被淘汰。

紫色徽章價值五百學府積分，金色徽章價值一百學府積分，銀色徽章價值二十學府積分。

最重要的是，打敗對方的隊伍，還能夠獲得對方五分之一戰利品作為額外的獎勵。

簡單來說，如果被打敗的隊伍之前繳獲了五枚徽章，那這五枚中，就有一枚是屬於額外獎勵，可以直接取走。

所以現在這些學員在李洛的眼中，已經不是同學了，而是行走的積分，如果能夠把這一片都給洗劫了，那麼他將會擁有高達上萬的積分！

到時候帝流漿直接買兩支，一支煉藥，一支嘗味道！

什麼能量液，三百積分，小意思。

「隊長，你能不能不要看著別人吞口水啊。」一旁，白萌萌有些臉紅的好心提議道。

辛符也是神色古怪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看著其他人的目光，仿佛是餓鬼看著滿地的烤雞一般。

周圍一圈的隊伍，都在李洛那目光注視下，紛紛感到不適的退遠了一些。

李洛這才回過神來，臉龐上浮現出尷尬的笑容。

「呵呵，其實剛才是有點想念家裡的飯菜了。」李洛解釋道。

「哼，李洛，你家裡的飯菜長得跟人一樣的嗎？」

有人冷哼，李洛瞧去，說話的是一名皮膚有些灰白的少年，他盯著後者，遲疑了一下，道：「看起來有點面熟，哦，我記得了，你是之前擇師賽想要搞我的那個石相...你叫做啥來著？」

之前在擇師賽上，李洛被兩人攔截，其中一人就是這個石相少年。

而李洛不知道的是，也是此人在攔截失敗後，遇見了都澤北軒，然後還因為對方的態度不好，任性的給他亂指了一條路。

「哼，記住我的名字，我叫做耶華。」

「我以後一定也會成為紫輝學員！」石相少年慷慨激昂的道。

李洛點頭贊同：「我看你頭角崢嶸，一定能得償所願的。」

說完就不太想搭理這耶華了，因為他感覺對方似乎不太聰明的樣子。

李洛的目光，看向這片區域右方，那裡有一片高臺，上面有座椅，最高處是郗嬋導師，沈金霄這五位紫輝導師，再下面一點，則是一些資歷深厚的金輝導師。

顯然，他們就是此次新生排位戰的主持者。

「其他院級的排位戰，也是今天開始吧...也不知道青娥姐那邊如何？」李洛目光看向聖玄星學府其他的方向，學府太大了，其場地也是極為遼闊，完全能夠承受幾個院級的大規模比賽。

而對於姜青娥那邊，其實他倒沒什麼好擔心的，因為在那三星院中，姜青娥已經稱霸許久了，可能這種每月的排位戰對她而言，只是一個收割學府積分的渠道而已。

真是羨慕啊。

我也想要肆無忌憚的收割韭菜啊。

而在李洛心中感嘆時，在那高臺上，有紫輝導師雄渾的聲音傳下：「所有學員準備，此次排位戰，以日落之時結束，在這期間，你們可盡情爭鬥，只要徽章未曾被搶走，便要戰至不休！」

「待得鐘鼓響起時，銀輝小隊第一批進場，十分鐘後，金輝小隊進場，紫輝小隊最後才進場。」

聽到這聲音，李洛有些無奈，這算是一種對實力相對弱小的隊伍的一種保護機制，免得到時候一窩蜂湧進去，大部分銀輝小隊被率先的滅掉。

畢竟這種排位戰，幾乎都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

而他們這些紫輝小隊，無疑是位於新生食物鏈中的頂端。

在李洛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第一道鐘鼓聲，陡然響起。

沸騰喧譁聲瞬間爆發。

數以百計的銀輝小隊如洪流般的衝出，自那通道中，衝進了此次的比賽場地，然後撒歡般的迅速遠去。

李洛望著那些消失在視野中的銀輝小隊，有種莫名的不舍，那是積分長腿遠去的感覺。

咚！

在銀輝小隊入場後十分鐘，第二道鐘鼓聲響起，金輝小隊也是開始入場。

與銀輝小隊比起來，金輝小隊的氣勢都是變得更為的凌厲一些，畢竟組成這些金輝小隊的，都算是新生中的一流力量，其中一些人甚至比五支紫輝小隊的一些隊員都要強橫。

只不過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他們沒能成為紫輝學員而已。

當金輝小隊進場後，這片區域就只剩下李洛他們一支隊伍了，頓時沸騰的場地變得安靜起來。

李洛看了看空曠的四周，說道：「你們有沒有一種拔劍四顧，無人能戰的感覺？」

白萌萌小聲道：「隊長，不要飄。」

辛符也是說道：「低調。」

李洛感嘆一聲，其實以前的他一直都很低調的，但自從遇見了白萌萌跟辛符後，他才明白，原來低調也是分等級的。

咚！

這個時候，第三聲鐘鼓聲響起。

李洛一揮手，道：「走，隊長帶你們開啟一場殺戮盛宴！」

一馬當先，順著通道，衝進了比賽場地中。

辛符，白萌萌迅速的跟上，三人穿過通道，視野驟然開闊，不過目光所及處，沒有一支隊伍存在。

「跑得真乾淨。」

李洛無奈的搖搖頭，接下來他們的任務，就是儘可能的抓出一些金輝，銀輝的隊伍，最起碼先把積分給攢起來。

「走，割韭菜去！」

李洛認準一個方向，然後便是急速前行，那些金輝，銀輝隊伍已經提前走了，必須追上去，才能夠找到人。

李洛三人對著一個方向疾馳了半晌，前方有一片森林出現，然後他便是眉頭一挑的見到，在那森林邊緣處，有一支四人的金輝隊伍停留。

「咦，是你？石頭娃！」

而隨著接近，李洛頓時有些驚訝，因為那支隊伍領頭的人，正是那頭角崢嶸的石相少年。

「你叫誰石頭娃呢！」耶華怒道。

「你不會是在這裡等著送溫暖吧？」李洛笑道。

「李洛，我就不服你這個紫輝學員的身份，所以今天一定要幹掉你！有本事，你們就過來把我們這隊給吃了！」耶華咬牙切齒的道。

李洛面龐上笑意更甚，剛欲說話，腳下的陰影突然躦動起來，緊接著辛符的身影出現在其身後。

「隊長，不對勁，這森林裡面人不少！」現身的辛符急聲提醒道。

李洛雙目微眯了一下，嘆道：「果然如此，石頭娃，沒想到你濃眉大眼的，也是個壞貨，我都沒打你的主意，你竟然還想著蛇吞象？我真是小瞧了你。」

耶華聽到這話，面龐上的表情頓時收斂了起來，他皺眉看了一眼辛符，一場謀劃，倒是被這傢伙提前給探知了。

「既然埋伏失敗，那就只能硬上了！」耶華哼了一聲，雙掌一拍，只見得後方森林中叢林晃動，一道道人影走了出來。

粗略看去，不下十支金輝小隊。

「李洛，你們這些紫輝小隊實力最強，如果任由你們施展手腳，我們這些金輝小隊遲早被你們一個個吃掉，與其如此，還不如一開始就集合力量，先將最強的你們給解決掉！」

「可惜，有這般見識的人終歸是少數，不然我還能再拉更多的人。」耶華有些遺憾的說道。

李洛望著那數十道虎視眈眈的人影，也是忍不住的感嘆一聲，這耶華還真是個人才，其他的金輝小隊，一般都會躲著紫輝小隊走，可這傢伙偏偏反其道而行，不僅不躲著，反而要對紫輝小隊下手。

而他的想法，其實一點都沒錯，因為這的確是最明智以及最有魄力的決定，紫輝小隊對於這些金輝小隊而言，才是最大的威脅，眼下比賽才剛開始，紫輝小隊的氣勢還沒打出來，其他小隊對紫輝小隊的敬畏感還不太強，所以拉人是最容易的。

一旦隨著時間的推移，紫輝小隊的氣勢在一次次的勝利中開始累積起來，其他小隊難免會生出畏懼之心，再想要拉人圍剿紫輝小隊難度就會提高許多了。

所以這耶華，真是把時機把握得剛剛好。

金輝隊員中，心思敏捷者，當真是不少啊。

如果因為自身是紫輝學員就對其心懷小覷，恐怕遲早陰溝翻船。

「動手！讓我們見識一下紫輝小隊究竟有多強！」

而在此時，那耶華一聲咆哮，已是率先催動相力，當先衝來。

在其身後，數十名金輝學員也是氣勢洶洶的衝擊而來。

「隊長，怎麼辦？」見到這般陣仗，辛符面色變得凝重起來，白萌萌更是雙手緊握。

「還能怎麼辦？」

李洛面色肅然。

「當然是跑啊！」

（今天一更）

第一百六十三章聚風式

鐺！

金鐵聲響徹，相力如狂風般肆虐。

而在那相力激蕩的中心處，三道人影狼狽的各自倒射而出，最後滾落在地面上，皆是滾到了場外。

三人模樣狼狽，衣衫破損，躺在地上半天都有些爬不起來。

白萌萌緊張的望著李洛與白豆豆的身影，遲疑了一下，還是率先的跑向了李洛，畢竟現在是兩隊對陣，而她是屬於李洛這支小隊的隊員。

白萌萌將李洛小心的攙扶起來，此時的後者，十指間有血跡滴落下來，看上去很是悽慘，她不由擔心的問道：「隊長，你沒事吧？」

與她的緊張相比，李洛反而並沒有任何的驚慌之色，眼中反而是充斥著興奮之意，他望著雙手，因為在先前那一瞬間，他竟然將體內的兩股相力融合成功了。

雖說那融合極為的短暫，並且也給他自身造成了不小的損傷，但畢竟是成功了，這說明他在雙相之力的修煉上，又前進了一步。

場地對面，白豆豆與邱落也是爬了起來，兩人的神色都有些震動。

「那是，雙相之力？」白豆豆有點震驚，李洛原本的相力比她還要稍遜一頭，然而先前的硬碰中，竟然連她與邱落聯手施展出「風矢鐵騎」都只是落個兩敗俱傷。

那李洛在關鍵時刻爆發出來的那股相力，極其的強悍！

「他難道修煉成功了？」邱落有些難以置信，那可是雙相之力啊，是封侯強者的特權，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怎麼可能這麼快就將其掌握的？

「怎麼可能。」

白豆豆搖搖頭，道：「如果他真的修煉成功了，我們哪還會打這麼久，他應該是在關鍵時刻靈光一閃，這才僥倖用了出來。」

說著話時，她目光突然看向了不遠處躺在地上的虞浪，然後走了上去：「你還活著吧？」

虞浪躺著，渾身冒著熱氣，他的皮膚顯得有些赤紅，張著嘴巴大喘氣，神色隱隱的有些痛苦。

「差點就要死了。」虞浪喘著氣說道。

「這傢伙怎麼回事？」李洛也走了上來，有些疑惑的問道，從戰鬥開始後，虞浪就在不斷的跑，讓人有點摸不著頭腦。

「是彌爾導師的獨門之術，聚風式，據說導師曾經也是六品相，他就是憑藉著這門獨特相術，才漸漸的彌補了一些與其他同齡天才的劣勢。」白豆豆說道。

「此術需要在不斷的奔跑中，運轉風相之力與肉身的摩擦，最終在經過醞釀後，化為極為凌厲與強橫的攻擊，但這種強度的攻擊時間也極為的短暫...」

「而且肉身與風相之力摩擦時，也會造成極為強烈的痛苦，每一次的施展，都不亞於一場酷刑，彌爾導師問過我們三人，但我與邱落都沒有選擇此術，只有虞浪選了。」

李洛聞言，有些沉默，白豆豆與邱落沒有選擇，是因為他們沒有這個必要，他們天賦本就出眾，並不需要這種自我折磨才能夠換取而來的短暫力量，但虞浪會選擇，是因為他沒有其他的選擇。

想要追上白豆豆，邱落這種天才隊友，並且讓得自身不至於成為累贅，他只能從另外的角度去追趕。

而彌爾導師這「聚風式」，的確很適合他。

虞浪這個人，雖然平日裡看上去吊兒郎當嬉皮笑臉，但其內心的韌性，卻並不比任何人差。

或許這也算是他唯一的一種優勢，畢竟跟其他紫輝學員比起來，他不論家世還是天賦，都很普通。

李洛對著虞浪伸出手，將他從地上拉了起來，後者面龐如煮熟的蝦般通紅，齜牙咧嘴的道：「李洛，這次是我還不熟練「聚風式」，等以後我練好了，到時候讓你看看我的威風。」

「不知道你究竟在逞強個什麼，以你的條件，在紫輝隊伍中本就不好混，何必咬牙死撐，自己選擇一個金輝隊伍，不是也能好受一些麼？留在這裡，你累，我們也累。」此時有一道冷冷的聲音傳來，正是那邱落。

李洛眉頭皺起，看向那邱落：「你這話說得就過分了一些吧？」

邱落淡淡的道：「我說的有錯嗎？今天如果不是他這裡掉鏈子，讓得我們的「風矢鐵騎」缺了一角，就算你臨時抱佛腳施展出了雙相之力，那也必敗無疑。」

「你不要因為他是你的朋友，就覺得我說話過分，畢竟他也不是在你的隊裡，你也不用為他的弱小而買單。」

李洛淡聲道：「我只是覺得你沒有必要因為此時虞浪與你有一些差距就嫌棄他，未來的事情沒人說得清楚，萬一有一天虞浪反超了你呢？難道那個時候他就可以讓你退出隊伍，將你定為是累贅嗎？」

邱落面無表情的道：「我不覺得這種事情會出現，所以你的舉例並沒有什麼意義。」

虞浪連忙攔住李洛，有些自責的道：「算了，我的確是拖了一些後腿，這麼看，我的實力留在紫輝隊伍中的確是很勉強，所以...」

「我更加要好好的把握住這個機會，留在這裡努力提升自己，不放過任何一個紫輝學員的待遇！」他精神一振，激昂說道。

邱落原本以為這次紫輝隊伍切磋會讓得虞浪認清自己，所以聽到前半截話，嘴角笑意都是微微浮現出來，但哪料到這後面這麼一個神轉折，頓時讓得笑容凝固。

李洛也是嘴角微抽，好吧，這才是他認識的那個又浪又騷的貨，區區一些言語攻擊，也想讓得他明悟自我，簡直是小瞧了他唾面自乾的優秀能力。

「行了，你們都閉嘴吧！」白豆豆皺著眉頭喝斥了一聲，打斷了邱落又將要爆發的言語攻擊。

她看向邱落，道：「虞浪雖然現在實力不行，但你也不能忽視他這段時間的努力，聚風式的修煉有多痛苦，你我都清楚，至於虞浪有沒有資格留在隊伍裡，不是我們決定的，而是彌爾導師，所以，以後不要再說這些沒用的話了。」

話音落下，又是看向虞浪：「隊伍中你是最弱的一環，這是事實，但我也希望你引以為恥，儘快追趕上來。」

面對著白豆豆那嚴肅的臉頰，虞浪也是有些悻悻，尷尬點頭，不敢再跳。

一旁的李洛見到虞浪這懨懨模樣，倒是忍不住的想笑，沒想到虞浪這任誰都會頭疼的刺頭，卻被白豆豆壓製得毫無脾氣，這還當真是一物降一物。

訓練場外。

「看來勉強算是平局吧。」郗嬋導師笑了笑，說道。

彌爾導師點點頭，道：「這李洛有點厲害，竟然這麼快就開始觸及到雙相之力了，雖說先前那道雙相之力極為短暫以及不穩定，但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等他真的初步掌握了雙相之力，想必月考上面，還真是會大放異彩，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兒子，的確不簡單。」

郗嬋導師道：「你這邊也不錯，竟然這麼快就能夠修煉「風矢鐵騎」了，不過最讓我意外的，倒不是白豆豆，反而是那個虞浪...」

「聚風式的修煉，可不是人人都能夠忍受得了的，以前也不是沒有學員嘗試過，但似乎最終都放棄了吧？這虞浪最後能堅持下來？」

彌爾導師笑道：「誰知道呢...不過這虞浪天賦一般，但心性實則堅韌，從某種意義來說，聚風式很適合他，他應該也明白這是他難得的機會，我相信他不會輕易放棄的。」

「他的表現雖然很不穩定，可這就如同搖篩子一般，指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給你一些驚喜。」

郗嬋導師點點頭，眸光望著場中的少年們。

即將到來的這場月考，會讓得這些來自大夏國各地的天才少年們，真正的現出自身的成色。

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就知道了。

「對了...」

彌爾導師突然道：「據說下個月，暗窟就要開了？」

郗嬋導師沉默一下，點點頭。

「這次的暗窟，開得有些早啊，這說明什麼？」彌爾導師皺了皺眉頭，說道。

郗嬋導師眸子中掠過一抹陰霾，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說明院長的封鎮，被提前衝破了。」

兩人對視，皆是陷入了長久的沉默之中。

這，可不算是什麼好事啊。

第一百六十七章被圍攻了

當李洛聲音落下的那一瞬間，他的身影已經出現在了十丈開外，白萌萌急忙轉身跟了上去，而辛符更是身影一扭，猶如是化為淡淡的影子般，跟著狂奔。

李洛三人這乾脆利落的逃跑，也是讓得那耶華愣了愣，顯然沒想到這支紫輝小隊竟然如此的果斷...

「你們身為紫輝小隊的驕傲呢？！」他怒吼道。

這個時候，那李洛不是應該挺身而出，大吼一聲，不就是三十個人嗎？我一個人包了嗎？！

「驕傲個毛啊，驕傲有積分加成嗎？！」遠遠的，傳來李洛的聲音。

耶華咬了咬牙，道：「我們一起追！如果讓他們跑了，回頭逐個報復，我們沒人對付的了！」

其他一些金輝小隊的隊長聞言，也是用力的點點頭，的確，既然都已經出手了，那就必然要做到底，而且如果能夠將一支紫輝小隊給淘汰，那他們這一年也是有吹噓的資本了，五位紫輝導師時刻都在關注場中，指不定就覺得他們表現好，有成為紫輝學員的潛力呢？

於是下一刻，十數支金輝小隊全力疾馳而出，對著李洛他們逃走的方向追擊而去。

在前方逃竄的李洛見到後方塵煙滾滾，忍不住的罵道：「過分了吧，這麼不給紫輝小隊面子的嗎？」

「隊長，你不是說要帶我們開始「殺戮」的嗎？」辛符的聲音傳來。

李洛充耳不聞，專心跑路，只是心中給這個哪壺不開提哪壺的刺頭隊員記上一筆，回頭讓萌萌給你準備大餐。

還是白萌萌好心的解釋道：「這也不能怪隊長，他們人太多了，我們就算能滅幾個金輝小隊，但最終也會陷入巨大的消耗中，而且在那附近也不知道對方究竟還有沒有其他的援軍，所以隊長選擇離開那個地方是很理智的行為。」

「隊長，我說得對嗎？」

「呃...」

李洛愣了愣，原來還能有這麼多理由的嗎？其實他剛才就只是單純的看見對方人太多，他不想正面硬剛而已。

「嗯，萌萌你說得一點沒錯，我身為隊長，必須看得更為的深遠，畢竟我們的目標，不只是拿那麼幾個金色徽章就滿足的。」不過李洛還是迅速的點點頭，語氣不急不緩，似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隊長真厲害。」白萌萌讚嘆道。

辛符有些狐疑，然後又問道：「那我們就這麼一直被追著跑下去嗎？」

李洛瞥了後方一眼，道：「倒也未必...這可是一千多學府積分呢，他們能夠湊到一起，何嘗又不是一個機會？」

辛符有些驚訝的看向李洛，他竟然還想著將這十幾支金輝小隊給吃下去？

可是，對方人多勢眾，其中不乏一些實力不錯的學員，就算他們這邊單體實力比對方都強許多，可在這種數量劣勢下，一旦被拖住，麻煩的只會是他們。

「辛符，你隱匿身影，全速探測前方的地形，如果發現有森林以及溪流的地方，立即趕回通知。」李洛沉吟了數息，突然說道。

辛符聞言，這次倒是一句話沒說，身影一動，便是化為一道模糊的影子迅速的遠去，那速度，比李洛全速之下都要快一截。

「不愧是影相。」

李洛見狀一聲讚嘆，這辛符真是天生斥候，殺手的料，影相之力，太過的隱秘莫測，令人防不勝防，唯一的缺陷就是一旦暴露，正面的力量就會減弱許多。

「萌萌，你以自身相力，弄一道辛符的幻影出來，別讓他們發現少了人。」

「另外我們跑的速度不要太快，讓他們感覺正在一點點的追上來。」

白萌萌聞言，頓時脆生生的應了一聲，旋即星光般的相力湧動，就有一道模糊的影子，仿佛跟在了李洛兩人身旁。

而後他們再度狂奔。

當李洛他們在奔逃的時候，在那場地之外的高臺上，五位紫輝導師的感知也是在時刻關注著場地內的各處情況。

而作為五支紫輝小隊之一的李洛他們，自然也少不了關注。

所以，李洛他們的逃竄，也被五位紫輝導師所察覺。

「這個李洛，怎麼每次比賽都在逃跑啊？」曹聖導師忍不住的笑道。

「這倒怪不得他，只能說那個耶華是個有本事的人，竟然能夠在第一時間說服這麼多金輝小隊跟隨他去圍攻李洛，是個有潛力的胚子。」楚子導師有些欣賞的說道。

郗嬋導師也是有點無奈的搖搖頭，這真是只能說李洛他們倒黴了，其他方向的四支紫輝小隊，此時可是無人能阻，畢竟他們那邊沒有人能夠如同耶華這麼有執行力。

她的目光瞥了一眼沈金霄，後者倒是端著茶杯淺飲，嘴角掛著若有若無的笑意。

雖然沈金霄沒有說話，但郗嬋導師還是知道，這傢伙是在看好戲，或許他還在等待著李洛他們直接被耶華這些金輝小隊給淘汰。

郗嬋導師心中冷哼一聲，旋即眸光望向龐大的比賽場地中。

李洛，你可得爭氣點，我可還等著你拿到十二段錦後，好有理由嘲笑一下沈金霄呢，如果你讓我的期望落空了，之後可有你好受的。

...

李洛他們的這般追逃，足足持續了十數分鐘。

那後方的耶華等人則是顯露出了足夠的耐心，或許他們也明白，一旦讓李洛他們逃脫，他們這個暫時的聯盟就得分崩離析，說不得到時候還會出現彼此爭搶徽章的事，萬一這個時候李洛他們偷偷潛回，那他們恐怕都得被淘汰。

所以眼下必須鼓足一口氣，先將李洛這支紫輝小隊淘汰！

在這口氣的支撐下，這十數支金輝小隊緊追不捨，最後見到李洛三人拐進了一片山林中，顯然是打算藉助其中複雜的環境擺脫他們。

「耶華，怎麼辦？！」有其他金輝小隊的隊長問道。

耶華沉吟了數息，道：「不能放棄，追上去，這處地形並不算太寬敞，我們可以圍困住他們。」

「我建議每三個金輝小隊成一組，彼此保持支援距離，只要我們陣型不亂，他們絕對沒有機會反擊！」

「一旦他們要出手，只要將他們稍微拖住一會，我們就能夠形成包圍圈！」

其他人聞言，也都是點點頭。

能夠跟到這裡的金輝學員，都算是實力不弱，而且也有一些野心，他們自然也不想將打敗紫輝小隊這個揚名的機會放過。

而且最重要的是，既然都動手了，現在放棄，豈不是只能等著李洛他們來報復嗎？

一行人有了決議，便是不再猶豫，一道道身影迅速的射出，最後衝進了前方的山林間。

進入山林後，十數支金輝小隊開始散開包圍圈，迅速的推進。

而很快，耶華所率領的隊伍率先發現了李洛三人的蹤跡，他毫不猶豫的一揮手，十數道相術攻擊直接飆射而出，對著三人所在重重的轟擊而去。

轟！

相力炸湧，地面被轟出一道道腦袋大小的坑洞。

不過耶華的面色卻是在此時一變，因為他發現這些相力攻擊竟然是直接穿透了場中李洛三人的身影。

而當相力攻擊落下後，三人的身影也就消失而去。

「這，這是幻影？」耶華失聲道。

「他們人呢？！」

此時，右側的方向突然傳來了哨音，那是其他小隊發出的警戒信號。

「李洛他們在那邊！」耶華急忙道：「快快，包圍過去！」

一支支金輝小隊急忙對著那個方向疾馳而去。

片刻後，當他們趕到此處，形成包圍圈，小心翼翼的將前方的叢林盡數掀翻時，卻發現並沒有見到李洛三人的身影，唯有那地面上，存在著一灘漸漸消散的水漬。

可還不待他們驚愕之色散去，那左側的方向，又是傳來了急促的哨音。

耶華等人只得再度急忙趕過去。

但等他們氣喘籲籲的趕到時，卻只見到三道漸漸消散的幻影。

「該死，他們這是在疲敝我們！」耶華面色驚怒。

而且伴隨著這一次次哨音的胡亂傳信，他們原本的包圍陣型也是在漸漸的被打亂。

「好狡猾的李洛！」

耶華漸漸的感覺到有些不安，這次的圍攻，看來還是草率了一些。

而在他不安時，開始有著越來越多的急促哨音在自四周傳來，這說明很多隊伍都開始遭遇到李洛三人的幻影，在不確定對方行跡的情況下就發出了支援信號。

這也怪不得這些隊伍驚慌失措，畢竟在沒有足夠人數的優勢下，單一的金輝小隊遇見李洛他們就是送菜的。

「亂了，亂了！」

耶華望著原本有序的陣型開始變得混亂，一些金輝隊伍驚慌下，已經開始不再聽從指令，這讓得他無奈的嘆了一口氣。

最終，他果斷的做出選擇。

「快撤退，不要留在這裡，我們的圍攻失敗了！」

做出選擇，他也不管其他金輝小隊了，直接帶著自己的隊伍轉身就走。

而也就是在耶華做出撤退選擇時候，在山林的某處，李洛聽得四周傳來的混亂哨音聲，臉龐上也是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他看向白萌萌，辛符，扭了扭脖子，舒展著四肢。

「好了，接下來就是我們表演的時候了...」

第一百六十四章總督小隊

不知不覺間，李洛這些新生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已是將近一月。

一月時間，也是讓得他們漸漸的熟悉了聖玄星學府的節奏，同時在脫離了起初那種對於陌生環境的拘謹，戒備後，開始生出對未來的諸多嚮往與期盼。

而隨著月底的來到，這聖玄星學府內，氣氛又開始漸漸的熱鬧了起來。

因為每月的排位戰即將來到。

在聖玄星學府中，每月月底，都會有一次所謂的排位戰，排位戰是以小隊模式，決選出每個院級之中的隊伍排名。

排位戰是聖玄星學府的特色，旨在磨礪學員，同時讓得他們在互相競爭中不斷的進步，而排位戰有著豐厚的學府積分獎勵，所以很多學員都是將其視為每年學府積分來源的大頭之一。

學府積分在聖玄星學府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得絕大部分的學員為此做好充足的準備。

所以每月底的聖玄星學府，好戲不斷。

...

南風學府，食堂臨窗處。

李洛，虞浪坐在一起，旁邊還有著趙闊，宗賦幾人。

「還有三天時間就是月底的排位戰了。」

虞浪顧盼四方，頗有些豪邁之氣：「希望這場排位戰上，你們不要太倒黴的直接遇見我，不然的話，也就不要怪兄弟我不留情面了。」

趙闊鄙夷道：「不就是仗著白豆豆的威風嘛，囂張個什麼。」

其他人也是紛紛對虞浪這種狐假虎威的態度表示譴責。

李洛一笑，剛欲說話，卻是見到不遠處呂清兒的倩影出現，然後就對著她招了招手。

呂清兒眸光看見李洛，神色有點複雜，遲疑了一下，還是走了過去坐下。

「我怎麼感覺這幾天你有點怕看見我？通知你出來吃飯也這麼慢吞吞的。」李洛有些疑惑的問道。

「哪，哪有。」呂清兒連忙說道，低頭喝水。

「是嗎？」李洛也有些摸不著頭腦，不過也沒有多問，轉頭與虞浪，趙闊他們聊起天來。

見到他沒有追問，呂清兒方才悄悄的鬆了一口氣，她低頭望著水杯中倒映出來的清麗臉頰，腦海中就不由得想起前些天與姜青娥的那場碰撞。

特別是姜青娥說的那句虎狼之言...簡直把呂清兒嚇得這幾天都沒睡好覺。

「她真是瘋了。」

呂清兒想到這裡，小臉就忍不住的變得滾燙起來，連身子的溫度都在升高。

「你是不是生病了？」一旁的李洛察覺到她的變化，問道。

「沒有！」呂清兒冷哼一聲，偏過頭，不想去看李洛。

李洛莫名其妙，剛要說話，此時趙闊聲音傳來：「洛哥，此次找你出來，主要是有情報告知。」

李洛瞧得趙闊那一臉神秘的模樣，好笑道：「什麼情報？」

「洛哥還記得師箜吧？」

李洛點點頭，這必須記得啊，當初在天蜀郡最大的對頭，只不過在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後，他幾乎沒見到過師箜，畢竟數千新人，哪能時刻碰見。

「難道他又搞什麼么蛾子了？」李洛若有所思的問道。

趙闊顯然不會無緣無故的跟他提起這個師箜。

趙闊點點頭，道：「洛哥你們是紫輝小隊，位於新生的頂端，所以現在眼裡都是盯著其他的紫輝小隊，所以你們不知道，在紫輝小隊之下，這金輝小隊的競爭有多激烈。」

「這將近一月下來，不知道多少金輝小隊進行過各種各樣的碰撞了。」

「而在這些碰撞中，眼下名氣最大的一支金輝小隊，叫做「總督小隊」。」

李洛一愣：「總督小隊？這什麼鬼名字。」

「別人給他們取這個名字，主要原因是因為這支金輝小隊中的四人，他們有一個相同點，那就是他們的老爹，都是大夏的一郡總督。」一旁的宗賦解釋道。

沒錯，在聖玄星學府，紫輝小隊是三人，而金輝小隊是四人配置，銀輝小隊五人配置。

李洛這才恍然，旋即道：「師箜就在這支小隊裡面？」

趙闊點點頭，神色有些肅然的道：「這支總督小隊，其隊長名為沈琊，此人實力不俗，之前在虞浪那個實力冊子上面，他排名第十，原本都以為他會被紫輝導師選中，但沒想到最後被篩下去了。」

「這的確是有點倒黴。」李洛搖搖頭，五位紫輝導師，一共選十五個新生，按理來說，這沈琊排名第十，被選取的概率是很大的，結果竟然落選了，這真是個倒黴孩子。

「除了沈琊外，這支總督小隊裡面的另外兩人，一個叫豐澤，一個叫德錫炎，他們之前也算是排名前二十...」

「這支小隊的實力很強，據說他們在這次排位戰上面的目標，是打敗一支紫輝隊伍。」趙闊緩緩的道。

「你不會是說...他們把目標投向了我吧？」李洛笑道。

趙闊，宗賦他們都是認真的點點頭。

李洛無奈的道：「這是把我們這支小隊當軟柿子了？不應該啊，不是還有虞浪這個墊底的貨嗎？」

一旁的虞浪憤怒道：「休要胡言，你以為我豆豆隊長的威懾力是你能比的嗎？」

趙闊說道：「他們會選擇洛哥這支小隊，其中應該有師箜的原因，不過他們的確是有備而來，從我們探聽來的消息來看，總督小隊並不是要單獨出手，而是還聯合了另外一支頂尖的金輝小隊，打算一起對付你們。」

李洛皺了皺眉頭，兩支頂尖的金輝小隊？如果是這樣，那可就真是不能小覷了，畢竟對方也不是省油的燈，在人數的優勢下，他們這支小隊未必吃得下。

「這個情報的確很重要，謝了，兄弟們。」李洛緩緩說道，如果沒有做好準備，被這兩支金輝小隊埋伏的話，說不定還真是有可能陰溝裡翻船。

趙闊呵呵一笑，道：「洛哥哪裡的話，其實這還不是今天主要要說的事。」

「難道不止他們？」李洛面色不好看了，難道我李洛的人緣這麼差的嗎？誰都想要幹我！

「不是不是...」

趙闊連忙搖頭，嘿嘿笑道：「其實是這樣的，總督小隊聯合的那支頂尖小隊，剛好跟我們有些過節，另外我們也饞他們到時候的積分，所以...」

宗賦接口道：「所以我們也暗中聯合了一支隊伍，想要吃了他們。」

李洛震驚了，敢情這還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現在的學生們玩的都這麼有套路的嗎？

「這個想法很好，我支持。」不過李洛對此還是很支持，畢竟能給那些試圖對他心懷不軌的人造成麻煩，他是很樂意的。

趙闊道：「不過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支小隊，再加上我們聯合的那個隊伍，似乎加起來也不一定能夠打贏那支頂尖金輝小隊。」

李洛：「......」

不好意思，原來不是黃雀在後，而是一隻望著螳螂流口水的螞蚱。

「那你們在這裡跟我說個毛啊？」李洛忍不住的吐槽。

「我們的想法是...洛哥你的隊伍裡面，能不能派個人來支援一下我們，只要你那邊把總督小隊稍微拖延一下，最後我們就可以將他們全部吃了。」趙闊笑道。

李洛神色有點精彩，他盯著趙闊，宗賦，池蘇幾人，半晌後，方才道：「你們還真是個人才。」

搞半天竟然是要來找他借人幫忙吃一頓大餐。

不過他們的計劃，倒也的確是可行的，他這邊的三人，如果要借出去，必然是只能借出辛符的，畢竟白萌萌實力還不夠，只是如此一來，他就要跟白萌萌兩個人，頂住那支總督小隊一些時間？

李洛思索了片刻，最後在趙闊他們眼巴巴的目光下，點了點頭。

「可以幹。」

趙闊等人頓時大喜，旋即道：「就知道洛哥你會答應，我們連這次計劃的名字都想好了。」

「還有計劃名字？叫什麼？」

「保護我方洛哥！」

李洛險些一口飯噴到他們臉上。

第一百六十八章反擊

樹林中，兩支金輝小隊急匆匆的撤退。

「快走吧，現在局面已經亂起來了，那李洛不知道用什麼法子，搞得到處都是幻影，根本抓不到。」

「出了山趕緊離開這裡，免得被李洛報復。」

兩支金輝小隊的隊員交流著，然後都是面帶驚慌的全速撤離。

而也就是在此時，他們突然又見到前面出現了三道人影，正是李洛，辛符，白萌萌三人。

不過見到這三道人影，這兩支金輝小隊卻並沒有再產生任何驚恐的情緒，反而面龐上有些不耐煩。

「這李洛好煩啊，這種幻影剛才我們遇見四五次了。」

「是啊，最可惡的是我們竟然跟這幻影對峙了幾分鐘，最後眼睜睜的看著他們消散。」

「感覺我們像一群傻子。」

一支金輝小隊的隊長無奈的道：「不要理會，直接衝過去，先出了這片山林。」

其他人皆是點頭，然後加快速度，一波人直接就要從李洛三人面前穿過。

而這一幕，也讓得李洛三人有點懵，不是吧，現在的金輝小隊都這麼猖狂的嗎？當著我們的面直接就要大搖大擺的離開？

這一刻，李洛感覺對方似乎是在羞辱他。

所以，當對方走到面前的時候，他直接一聲大吼：「幹掉他們！」

吼聲尚未落下，李洛已經率先出手，充滿著生機的綠色相力自掌心間噴薄而出：「青玉纏手！」

相力所化的青木巨蟒咆哮而出，當頭便是將那兩支金輝小隊的隊長籠罩進去，四肢盡數的的纏繞。

同時青木翻滾，將靠近的幾名金輝學員掃得倒飛而出。

而被青木捆縛，那兩支金輝小隊的隊長方才從震驚中回過神來，他們難以置信望著面前的李洛，繼而尖叫出聲：「臥槽，他們是真的？！」

還不待繼續叫出聲，有青木直接塞進嘴中，聲音頓時變得嗚嗚起來。

在李洛出手解決掉兩名隊長的時候，辛符也是陡然出手，陰影相力橫掃，快若閃電般的自場中數人身影間跳動，短刃揮動間，一道道慘叫聲響起，皆是捂著腿倒地，戰鬥力盡失。

白萌萌則是施展自身相力，螢光掠過，三名金輝學員仿佛是看見了什麼幻覺一般，面露驚恐的對著前方一陣亂劈。

很快，隨著辛符掠過，這三名金輝學員也是倒地下去。

短短不過兩分鐘的時間，兩支金輝小隊就被團滅。

李洛面帶笑意的望著這一幕，然後那青木將兩名隊長拖到面前，伸手將他們胸口的金色徽章扯了下來。

「兩百學府積分到手。」他咧嘴笑道。

「恭喜你們，被淘汰了。」李洛隨手將他們放開，失去了金色徽章，他們將會禁止移動，不可幹擾比賽的進行。

那兩名隊長面色鐵青，怒道：「李洛，你太卑鄙了！」

「哪裡卑鄙了？你們大搖大擺的從我面前走過去，當我不存在似的，我還想說你們在歧視我呢！」李洛說道。

兩名隊長欲哭無淚，你他媽之前不斷用幻影迷惑我們，誰知道這次竟然是真的啊。

李洛笑了笑，將金色徽章收起，也不理會這兩支如喪考妣的金輝小隊，直接是帶著辛符，白萌萌迅速轉移。

畢竟還有其他的金輝小隊在等著他們，可不能讓他們輕易的跑了，不然那也太對不起他們這一路逃竄了。

接下來這段時間，李洛三人趁著這些金輝小隊處於混亂之中，開始閃電般的出擊。

而當這些金輝小隊失去了絕對的人數優勢後，他們終於開始體驗到紫輝小隊的強悍，只要是他們沒有三支隊伍聚集在一起，那麼在面對著李洛三人時，戰局幾乎是呈現摧枯拉朽般的結果。

幾乎沒有任何一支金輝小隊在被三人堵截後能夠全身而退。

所以，短短不過二十分鐘的時間，前來圍攻李洛三人的十數支金輝小隊，已經有九支隊伍被淘汰。

九百學府積分就此落袋。

...

「李洛他們在開始反擊了。」

山林某處，耶華聽著山林中偶爾會傳來了一些相力波動，神色複雜的嘆了一口氣，原本他一切都計算的很好，只要他們保持著陣型，不要讓李洛有逐個擊破的機會，一旦包圍圈成型，李洛他們不得不正面迎戰他們十數支金輝小隊的聯手。

到時候就算對方能拼到他們大部分的隊伍，但最終勝率大概率是屬於他們的。

但他沒想到李洛如此的狡猾，竟然用一些幻影直接打亂了他的陣型部署，同時引得其他隊伍驚慌失措，自己亂了節奏。

如今的局面，即便是他努力的想要維持，都已經做不到了。

這次蓄謀已久的計劃，算是失敗了。

他看了看身邊，現在這裡已經只剩下他們一支隊伍了，其他的金輝小隊不是被李洛他們解決了，就是趁機逃走了。

臨時聯盟，已是分崩離析。

「算了，走吧，離開這裡。」

耶華搖搖頭，轉身對著這片山林外而去，現在的他們已經處於山林邊緣，應該馬上就能夠離開此處。

耶華加速而行，前方山林入口處已是有著陽光傾灑下來。

不過，就當出口越來越近時，耶華這支金輝小隊的腳步突然慢慢的停了下來，他們神色有些驚懼的望著前方，只見得在那裡，李洛斜靠著樹幹，笑眯眯的望著他們。

「這就走了嗎？」他笑著問道。

在李洛身後，還有著白萌萌，至於辛符則是不見身影，想必已經潛伏在了暗中，隨時等待著出手。

「石頭娃，我還真是小瞧了你，這次差點就被你給陰了。」

耶華額頭有青筋跳動，道：「不要亂給人取名字，我叫做耶華，不叫做石頭娃！」

李洛不在意的擺了擺手，道：「接下來你打算怎麼做？」

耶華冷哼一聲，道：「輸就輸了，沒什麼好說的，不過就算你們實力強，也不要指望我們會輕易的把徽章交給你們。」

他一步踏出，身上就有相力升騰起來，皮膚迅速的變得灰白，宛如一層石皮一般。

他的隊友雖然也是一臉絕望，但也沒有投降的想法，而是準備全力一搏。

李洛望著渾身散發著悲壯氣息的四人，無奈的一笑，道：「不就是搶個徽章嘛，搞得跟沒命了一樣。」

他眸光閃爍了數息，突然道：「石頭娃，想不想不被淘汰？」

耶華一怔，連石頭娃的稱呼都不在意了，驚疑的問道：「你什麼意思？」

「我可以放過你們這一次，甚至還給你們兩枚金色徽章，但之後我有一件事情吩咐你們，你們需要給我妥當的做好。」

「如何？」李洛笑眯眯的道。

耶華與隊友面面相覷，有些不明白李洛在搞什麼，但如果能夠不被淘汰的話，那自然是最好。

「能知道是什麼事情嗎？」耶華謹慎的問道。

「不能，不過再差，不也就是被淘汰麼，難道還能要你們的命？」李洛搖搖頭。

耶華一滯，倒也是這個理，不過...

他想了想，道：「能不能給四枚金色徽章？」

李洛面帶微笑，直接是將腰間的雙刀給抽了出來。

「石頭娃，如果你的頭能比我的刀硬，我就給你四枚徽章，如何？」

第一百六十五章隊名

在與趙闊等人商定了一些計劃細節後，眾人便是一鬨而散，李洛則是與呂清兒，虞浪走下樓梯，準備各回各處。

而剛走下樓梯，李洛的腳步便是一頓，目光有些訝異的望著前方。

迎面有四道人影走來，其中一人模樣很是熟悉，正是之前在天蜀郡中李洛的最大對頭，師箜。

幾個月時間不見，師箜曾經的那種銳氣倒是消散了許多，面色沉凝，眼神比以往顯得更為的陰翳。

在師箜身邊還有著三人，倒是頗為的陌生，那居中者，是一名頭髮披散，顯得有些不羈的挺拔少年，他雙眉粗黑，皺起眉時，隱隱有接觸到一起的跡象，憑空散出一些兇橫之意。

雙方照面，那粗眉少年便是面帶笑意的走了上來。

「李洛同學，真是久仰了。」他笑道。

李洛看了看他，道：「沈琊？」

此人能夠率先出聲，顯然便是四人中做主的人，那應該就是這支總督小隊的隊長，沈琊。

粗眉少年笑眯眯的點點頭，道：「真是榮幸，竟然能讓李洛同學知曉我的名字，想必應該是我們的計劃被發現了吧？」

「年輕人，有點野心是好事。」李洛認真的點評道。

「那就先多謝李洛同學的鼓勵了，我們爭取成功，把你們拉下馬來。」沈琊笑道。

「加油，不過做事情還是得量力而行，別到時候獵虎不成，反而被拍殘了，那就有些搞笑了。」李洛點點頭，然後也就不再多說，擺了擺手，就帶著呂清兒，虞浪離開了。

至於那師箜，他倒是未曾與他有過半句話。

失敗者，無須在意。

而師箜顯然也知曉李洛的想法，所以面色更為的陰沉，目光狠狠的盯著李洛離去的背影。

「算了，現在的他可不是在天蜀郡時的那個無能少府主了。」沈琊拍了拍師箜的肩膀，笑道：「人家現在坐擁雙相，可是連都澤北軒都能打敗的天才新生。」

「不過能夠給這種天才新生找點麻煩，其實也是一件樂事。」

說完，他便是帶著三人繼續前行，轉過彎，敲門進了一個雅間中。

雅間內，王鶴鳩與都澤北軒看了一眼四人，前者笑道：「總算來了啊。」

「剛才遇見李洛了。」沈琊四人坐下來，笑眯眯的道：「這次，可算是得罪他了。」

都澤北軒淡淡的道：「其實你們也並沒有參與的必要，排位戰上，我們不出意料能夠直接滅了李洛他們。」

沈琊笑道：「但你不是已經出過一次意外了嗎？再出一次，很奇怪嗎？」

都澤北軒眼神頓時變得冰寒下來。

「沈琊，你以為你們這所謂最強金輝小隊，我會放在眼裡嗎？」都澤北軒寒聲道。

王鶴鳩連忙展開摺扇，道：「好好說話，沒必要搞這麼僵。」

沈琊抓起桌面上的酒杯喝了一口，道：「既然接了這活，那我們自然會傾盡全力給李洛他們找麻煩，我也說了，這麼一搞，就算是徹底得罪李洛了，我想知道，我們的好處究竟會不會兌現？」

他盯著王鶴鳩兩人，緩緩道：「明年，沈金霄導師會從我們之中選出新的紫輝學員嗎？」

「噓。」

王鶴鳩微微一笑，道：「這話，以後就不要問了，問了，我們也不會承認說過的，知道麼？」

沈琊沉默了一下，最終點頭。

「行，我知道了。」

...

當李洛回到小樓的時候，還是找來辛符，白萌萌商量了一下這個事情，特別是需要辛符去幫趙闊他們這一點。

畢竟雖然他是隊長，但顯然也必須尊重一下隊友的意見。

「那個「總督小隊」會盯上我們，大概率是因為我跟那個師箜以前有過恩怨，你們算是被我牽扯進來的。」

白萌萌笑靨如花，聲音溫柔的道：「隊長，如今我們是一個小隊，他們既然主動來招惹我們，那就是我們這個小隊的事情呢，你不必因此感到介懷。」

李洛很欣慰，軟萌妹紙果然惹人喜歡。

「那辛符呢？對於需要你去幫趙闊他們這一點。」李洛問道。

辛符有氣無力的道：「哦。」

李洛翻了個白眼，這人真是太喪了，毫無鬥志與主見的樣子。

「既然如此，那就先這麼決定吧，到時候辛符去幫趙闊他們一把，我和萌萌纏住那個「總督小隊」。」

「而據我得來的消息，到時候進入比試區域的時候，五支紫輝小隊會特意被分散到不同的方向，所以前期不必擔心反派小隊的幹預。」李洛拍板說道。

「隊長，我們兩人能攔得住嗎？那個「總督小隊」我也聽說過，他們的實力，其實還是很強的，不能因為只是金輝小隊就小瞧他們。」白萌萌弱弱的問道。

李洛摸了摸下巴，笑道：「當然不會小瞧他們，我會做好準備的。」

白萌萌點點頭，旋即又是道：「對了，今天郗嬋導師說了，因為排位戰要報名，所以讓我們該給小隊取個名字了。」

「我姐姐他們的小隊，現在叫做「風騎小隊」，秦逐鹿他們的小隊，叫做「清月小隊」，伊粒沙他們的小隊叫做「一葉秋小隊」，一取自他們的隊長伊粒沙的諧音，王鶴鳩他們的小隊，叫做「金門小隊」，取自沈金霄門下之意...」

李洛聽完這些小隊名字，有些他疑惑的是，為啥秦逐鹿的小隊會叫做「清月小隊」，這個名字，用腳想都知道是隊裡面兩個女孩確定的啊，而秦逐鹿身為隊長以及最強打手，難道連冠名權的資格都沒有嗎？

這究竟是多心酸的隊內地位啊？

還有王鶴鳩他們那個隊名，還能夠再舔一點嗎？！

「我們隊伍的名字，其實我早就有腹案了。」李洛衝著白萌萌，辛符笑了笑，笑容中充滿著智慧。

兩人皆是驚奇的看來。

「以後我們的小隊，就叫做「正義小隊」，因為顏值即正義！」李洛鄭重的道。

太土了。

辛符的臉皮抽搐了一下，直接就要反對。

「誰反對，就說明誰對自己的顏值沒有自信，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不過在他還沒反對出聲時，李洛就慢吞吞的說道。

於是辛符嘴中的話就只能咽了回去，雖然他對顏值什麼的不在意，但他也不覺得自己長得醜。

白萌萌眨巴了一下水靈靈的大眼睛，輕聲道：「我覺得隊長這個名字取得很貼切。」

「萌萌還是很有審美的。」李洛讚嘆道。

「既然沒有人反對，那麼明天就讓郗嬋導師用這個隊名去報名吧。」

李洛站起身來，伸出手掌，道：「來慶賀一下吧，一個傳奇小隊的誕生，未來這個世界，會因它而顫抖。」

白萌萌很捧場的立刻伸出小手，搭在了李洛手上。

辛符表示很尬，不想幹這麼幼稚的事情。

李洛見狀則是笑道：「萌萌啊，辛符這兩天修行很累，以後他如果沒時間去食堂，我覺得你可以多幫他做兩頓餐點。」

一隻手掌迅速的落了上來，辛符那兜帽下蒼白的臉龐上揚起笑容。

「隊長，沒必要動不動就麻煩人家萌萌吧？」

李洛洒然一笑。

「這就要看閣下究竟上不上道了。」

（今日一更。）

第一百六十九章遭遇

耶華最終帶著兩枚金色徽章，罵罵咧咧的走了。

「他們會按照你所說的辦事嗎？」辛符望著那支遠去的金輝小隊，對著李洛問道。

「這耶華是個聰明人，之前他找人圍攻我們，其實算不上得罪，畢竟這就是排位戰的機制，他能夠拉到人，那是他的本事，我們也不可能因此就怪罪他。」

「但眼下我放過他，而且也講好了條件，甚至還提前給了報酬，他若是不履行約定的話，那就真的算是得罪我們了...」

「所以我覺得他會做出正確選擇的。」李洛笑道。

辛符點點頭，李洛是隊長，既然他有了決定，那這麼辦就行了，畢竟他也懶得動腦子，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如果提出了建議，之後出事了，豈不是要由他來背鍋？

現在有隊長頂上去，他只需要躺著就好了。

李洛拋了拋手中的金色徽章，之前得了九枚，給了耶華兩枚當做報酬，眼下還剩下七枚，這就代表著七百學府積分。

「每人七百積分到手，不錯的開局。」李洛露出燦爛的笑容，雖說之前被追得狼狽，但這七百積分足以撫平一切了。

辛符同樣是露出滿足的笑意，只要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恐怕就沒有不饞這積分的，七百積分，足以換取到兩支能量液了。

「隊長真厲害。」白萌萌笑嘻嘻的道，同樣很開心。

「其實這一次最大的功勞是萌萌，沒有她這幻影之力的幹擾，我們也不可能輕易的讓這些隊伍失控混亂。」李洛對著白萌萌豎起大拇指。

這話可不是吹捧，而是實實在在的讚揚，白萌萌這水魘蝶相，雖說攻擊力比較弱，但其功能性卻是相當的驚人，如果能夠將其用好的話，其所造成的效果並不弱於其他那些攻擊強悍的相。

辛符點頭認同，而白萌萌那清純甜美的小臉上，則是露出一些害羞的笑顏。

「走吧，排位戰才剛開始呢，後面還有大把大把的韭菜等著我們。」李洛笑道，旋即也不再停留，直接一馬當先，對著這片區域更深處快速而去。

...

隨著時間在比試場地中漸漸的流逝，這排位戰的戰況，也是開始變得愈發的激烈。

上千支小隊於其中爭鬥，各施手段，倒也算得上是精彩。

場地外的高臺上。

五位紫輝導師感知覆蓋這片寬敞的比賽場地，其中所發生的諸多戰鬥，都是未能逃過他們的注視。

「郗嬋導師，現在積分排名如何了？」曹聖導師突然問道，五人中，正是由郗嬋導師來計算著積分排名。

郗嬋導師聞言，嗓音清淡的道：「現在積分最多的是由白豆豆的「風騎小隊」，一千七百分。」

「第二名是秦逐鹿的「清月小隊」，一千六百分。」

「第三名是王鶴鳩的「金門小隊」，一千五百分。」

「第四名是李洛的「正義小隊」，一千四百八十分。」

「第五名是伊粒沙的「一葉秋小隊」，一千四百分。」

「其他的一些金輝小隊雖然也有出眾的，但積分都尚未破千。」

曹聖導師聞言，笑道：「這「風騎小隊」三個風相，最是擅長速度與收割，眼下這種局面，凡是與他們遭遇的金輝小隊，恐怕連跑都沒法子跑，所以有這積分倒也不奇怪。」

沈金霄淡笑道：「不急，現在是大魚收割小魚的階段，等收割到差不多了，大魚間也該碰撞了，那時候才是最精彩的時候。」

郗嬋導師道：「此次沈金霄導師還自掏腰包的添了一份價值三千積分的「十二段錦」，若是不精彩一些話，豈不是白費了這份心血。」

其他三位紫輝導師也是面帶笑意，他們如何聽不出郗嬋言語間的諷刺，畢竟他們同樣是明白，這份「十二段錦」所出現的緣由。

不過沈金霄所做一切，都算是在規則之內，不論是他取走十二段錦，還是將其作為排位戰的額外獎勵，所以就算他們知曉這其中有沈金霄的私心，但也沒有阻攔的理由。

沈金霄神色不變，道：「只要能夠給這些新生多一些激勵，自掏腰包付出一點學府積分，我還是願意的。」

「可別等比賽結束，沈金霄導師又不願意了。」郗嬋導師說道。

沈金霄目光看來，露出笑容：「郗嬋導師是想說萬一李洛取得第一，我會不願意嗎？」

「這一點大可不必，只是區區三千積分而已，如果李洛能夠取得，那只能說他修煉努力，我也會為他感到欣喜的。」

「不過...」

他聲音頓了頓，似笑非笑的道：「就怕那李洛，擔不起郗嬋導師這份期待呢。」

「那就得看到最後才知曉了。」郗嬋導師淡淡一笑。

兩人在這裡唇槍舌劍，笑容之下，鋒芒暗藏，其他的導師則是猶如未聞，該笑的笑，該看的看，顯然早已習慣。

...

「我說兄弟，你們是兔子隊嗎？為了你們這一枚徽章，我追了十分鐘！」

一條溪流旁，李洛喘了兩口氣，然後伸手從一名滿臉絕望的金輝小隊隊長胸口上把徽章扯了下來，同時抱怨道。

「你們見面就跑，也太不給面子了吧？」

那名隊長一臉的生無可戀，我們他媽一支實力一般的金輝小隊，突然撞見你們這三個煞星，我們不跑還留下來送菜嗎？

李洛將金色徽章放進兜裡，然後衝著一旁的白萌萌露出笑容：「現在一共一千六百八十分。」

他扳著指頭算，十二段錦三千積分，帝流漿五千積分...似乎差得有點多。

「太難了。」

李洛嘆了一口氣，隨著比賽的持續，這些金輝小隊越來越滑溜，有時候他們見面就跑，你追上去也得花費一些時間，這個時候，李洛真是有點懷念剛開始耶華帶人送的那一波了。

雖然剛開始有點狼狽，但是吃得爽啊。

心中感嘆著，李洛彎身在溪水中洗了個手，就打算繼續找尋其他的隊伍收割。

不過就在此時，溪流的另外一側，樹葉波動了一下，緊接著在那樹蔭中，有三道人影自其中走了出來。

李洛第一時間抬頭看去，而那自樹林中走出來的三人，同樣是目光停在了他的身上。

一時間，氣氛安靜了下來。

那三人居首者，是一名衣衫清涼的少年，他皮膚蒼黃，雙目則是異常的明亮，在他的額頭處，綁著暗黃色的絲帶，下身短褲，腳上踩著夾腳拖鞋。

造型頗為奇特。

在這少年身旁，還有著一男一女，男的比較陌生，但那女孩，李洛卻是一眼將她給認了出來。

司秋穎！

那麼其他兩人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

伊粒沙，秋葉。

李洛眼神微凝，沒想到遇見的第一支紫輝小隊，竟然會是他們...

第一百六十六章排位戰開啟

聖玄星學府所有學員所期待的月底排位戰，最終是裹挾著沸騰喧囂的氣氛，滾滾而至。

嘹亮的擂鼓聲自清晨時，便迴蕩在學府的每一個角落，為沸騰的氣氛更添一把熱火。

作為新生，李洛他們的排位戰地點是在聖玄星學府西面，此處群山起伏，地形複雜，倒也是爭鬥的好場所。

數千新生被分散於數個不同方向的入口，等待比賽的開始。

李洛站在人群中，他望著周圍的那些隊伍，在每一個隊伍的隊長胸前，都是佩戴著一枚徽章，金輝隊伍是金色徽章，銀輝隊伍是銀色徽章。

而當排位戰開始後，只要隊長胸前的徽章被奪下，那麼就代表著這一支隊伍被淘汰。

紫色徽章價值五百學府積分，金色徽章價值一百學府積分，銀色徽章價值二十學府積分。

最重要的是，打敗對方的隊伍，還能夠獲得對方五分之一戰利品作為額外的獎勵。

簡單來說，如果被打敗的隊伍之前繳獲了五枚徽章，那這五枚中，就有一枚是屬於額外獎勵，可以直接取走。

所以現在這些學員在李洛的眼中，已經不是同學了，而是行走的積分，如果能夠把這一片都給洗劫了，那麼他將會擁有高達上萬的積分！

到時候帝流漿直接買兩支，一支煉藥，一支嘗味道！

什麼能量液，三百積分，小意思。

「隊長，你能不能不要看著別人吞口水啊。」一旁，白萌萌有些臉紅的好心提議道。

辛符也是神色古怪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看著其他人的目光，仿佛是餓鬼看著滿地的烤雞一般。

周圍一圈的隊伍，都在李洛那目光注視下，紛紛感到不適的退遠了一些。

李洛這才回過神來，臉龐上浮現出尷尬的笑容。

「呵呵，其實剛才是有點想念家裡的飯菜了。」李洛解釋道。

「哼，李洛，你家裡的飯菜長得跟人一樣的嗎？」

有人冷哼，李洛瞧去，說話的是一名皮膚有些灰白的少年，他盯著後者，遲疑了一下，道：「看起來有點面熟，哦，我記得了，你是之前擇師賽想要搞我的那個石相...你叫做啥來著？」

之前在擇師賽上，李洛被兩人攔截，其中一人就是這個石相少年。

而李洛不知道的是，也是此人在攔截失敗後，遇見了都澤北軒，然後還因為對方的態度不好，任性的給他亂指了一條路。

「哼，記住我的名字，我叫做耶華。」

「我以後一定也會成為紫輝學員！」石相少年慷慨激昂的道。

李洛點頭贊同：「我看你頭角崢嶸，一定能得償所願的。」

說完就不太想搭理這耶華了，因為他感覺對方似乎不太聰明的樣子。

李洛的目光，看向這片區域右方，那裡有一片高臺，上面有座椅，最高處是郗嬋導師，沈金霄這五位紫輝導師，再下面一點，則是一些資歷深厚的金輝導師。

顯然，他們就是此次新生排位戰的主持者。

「其他院級的排位戰，也是今天開始吧...也不知道青娥姐那邊如何？」李洛目光看向聖玄星學府其他的方向，學府太大了，其場地也是極為遼闊，完全能夠承受幾個院級的大規模比賽。

而對於姜青娥那邊，其實他倒沒什麼好擔心的，因為在那三星院中，姜青娥已經稱霸許久了，可能這種每月的排位戰對她而言，只是一個收割學府積分的渠道而已。

真是羨慕啊。

我也想要肆無忌憚的收割韭菜啊。

而在李洛心中感嘆時，在那高臺上，有紫輝導師雄渾的聲音傳下：「所有學員準備，此次排位戰，以日落之時結束，在這期間，你們可盡情爭鬥，只要徽章未曾被搶走，便要戰至不休！」

「待得鐘鼓響起時，銀輝小隊第一批進場，十分鐘後，金輝小隊進場，紫輝小隊最後才進場。」

聽到這聲音，李洛有些無奈，這算是一種對實力相對弱小的隊伍的一種保護機制，免得到時候一窩蜂湧進去，大部分銀輝小隊被率先的滅掉。

畢竟這種排位戰，幾乎都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

而他們這些紫輝小隊，無疑是位於新生食物鏈中的頂端。

在李洛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第一道鐘鼓聲，陡然響起。

沸騰喧譁聲瞬間爆發。

數以百計的銀輝小隊如洪流般的衝出，自那通道中，衝進了此次的比賽場地，然後撒歡般的迅速遠去。

李洛望著那些消失在視野中的銀輝小隊，有種莫名的不舍，那是積分長腿遠去的感覺。

咚！

在銀輝小隊入場後十分鐘，第二道鐘鼓聲響起，金輝小隊也是開始入場。

與銀輝小隊比起來，金輝小隊的氣勢都是變得更為的凌厲一些，畢竟組成這些金輝小隊的，都算是新生中的一流力量，其中一些人甚至比五支紫輝小隊的一些隊員都要強橫。

只不過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他們沒能成為紫輝學員而已。

當金輝小隊進場後，這片區域就只剩下李洛他們一支隊伍了，頓時沸騰的場地變得安靜起來。

李洛看了看空曠的四周，說道：「你們有沒有一種拔劍四顧，無人能戰的感覺？」

白萌萌小聲道：「隊長，不要飄。」

辛符也是說道：「低調。」

李洛感嘆一聲，其實以前的他一直都很低調的，但自從遇見了白萌萌跟辛符後，他才明白，原來低調也是分等級的。

咚！

這個時候，第三聲鐘鼓聲響起。

李洛一揮手，道：「走，隊長帶你們開啟一場殺戮盛宴！」

一馬當先，順著通道，衝進了比賽場地中。

辛符，白萌萌迅速的跟上，三人穿過通道，視野驟然開闊，不過目光所及處，沒有一支隊伍存在。

「跑得真乾淨。」

李洛無奈的搖搖頭，接下來他們的任務，就是儘可能的抓出一些金輝，銀輝的隊伍，最起碼先把積分給攢起來。

「走，割韭菜去！」

李洛認準一個方向，然後便是急速前行，那些金輝，銀輝隊伍已經提前走了，必須追上去，才能夠找到人。

李洛三人對著一個方向疾馳了半晌，前方有一片森林出現，然後他便是眉頭一挑的見到，在那森林邊緣處，有一支四人的金輝隊伍停留。

「咦，是你？石頭娃！」

而隨著接近，李洛頓時有些驚訝，因為那支隊伍領頭的人，正是那頭角崢嶸的石相少年。

「你叫誰石頭娃呢！」耶華怒道。

「你不會是在這裡等著送溫暖吧？」李洛笑道。

「李洛，我就不服你這個紫輝學員的身份，所以今天一定要幹掉你！有本事，你們就過來把我們這隊給吃了！」耶華咬牙切齒的道。

李洛面龐上笑意更甚，剛欲說話，腳下的陰影突然躦動起來，緊接著辛符的身影出現在其身後。

「隊長，不對勁，這森林裡面人不少！」現身的辛符急聲提醒道。

李洛雙目微眯了一下，嘆道：「果然如此，石頭娃，沒想到你濃眉大眼的，也是個壞貨，我都沒打你的主意，你竟然還想著蛇吞象？我真是小瞧了你。」

耶華聽到這話，面龐上的表情頓時收斂了起來，他皺眉看了一眼辛符，一場謀劃，倒是被這傢伙提前給探知了。

「既然埋伏失敗，那就只能硬上了！」耶華哼了一聲，雙掌一拍，只見得後方森林中叢林晃動，一道道人影走了出來。

粗略看去，不下十支金輝小隊。

「李洛，你們這些紫輝小隊實力最強，如果任由你們施展手腳，我們這些金輝小隊遲早被你們一個個吃掉，與其如此，還不如一開始就集合力量，先將最強的你們給解決掉！」

「可惜，有這般見識的人終歸是少數，不然我還能再拉更多的人。」耶華有些遺憾的說道。

李洛望著那數十道虎視眈眈的人影，也是忍不住的感嘆一聲，這耶華還真是個人才，其他的金輝小隊，一般都會躲著紫輝小隊走，可這傢伙偏偏反其道而行，不僅不躲著，反而要對紫輝小隊下手。

而他的想法，其實一點都沒錯，因為這的確是最明智以及最有魄力的決定，紫輝小隊對於這些金輝小隊而言，才是最大的威脅，眼下比賽才剛開始，紫輝小隊的氣勢還沒打出來，其他小隊對紫輝小隊的敬畏感還不太強，所以拉人是最容易的。

一旦隨著時間的推移，紫輝小隊的氣勢在一次次的勝利中開始累積起來，其他小隊難免會生出畏懼之心，再想要拉人圍剿紫輝小隊難度就會提高許多了。

所以這耶華，真是把時機把握得剛剛好。

金輝隊員中，心思敏捷者，當真是不少啊。

如果因為自身是紫輝學員就對其心懷小覷，恐怕遲早陰溝翻船。

「動手！讓我們見識一下紫輝小隊究竟有多強！」

而在此時，那耶華一聲咆哮，已是率先催動相力，當先衝來。

在其身後，數十名金輝學員也是氣勢洶洶的衝擊而來。

「隊長，怎麼辦？」見到這般陣仗，辛符面色變得凝重起來，白萌萌更是雙手緊握。

「還能怎麼辦？」

李洛面色肅然。

「當然是跑啊！」

（今天一更）

第一百七十章匯合

兩支紫輝小隊，隔著溪流相望，氣氛在此時瞬間凝滯。

半晌後，李洛緩緩的站起身，臉龐上有著笑容浮現出來：「三位同學，好巧啊。」

背在身後的手掌輕輕晃了晃。

不遠處的辛符身影直接是化為陰影消失而去。

白萌萌也是退後兩步，立於李洛後方，相力漸漸運轉，處於戒備狀態。

在那樹林外，伊粒沙三人的目光也是盯著李洛看了片刻，旋即身為隊長的伊粒沙臉龐上有笑容堆出來：「沒想到會在這裡遇見李洛同學你們，真是巧。」

雙方目光對視，皆是露出友好的笑容。

然而笑完後，又有點冷場。

伊粒沙忍不住的揉了揉臉，道：「如果我說我們真的只是路過，不知道你會不會信？」

言語隱晦的說明他們並非是衝著你們而來，只是真的碰巧在這裡撞見。

李洛盯著伊粒沙看了數息，笑道：「了解，那咱們先就此別過？」

「這樣最好！」

伊粒沙悄悄的鬆了一口氣，對於李洛這支隊伍，其實他也是抱著極大的忌憚，畢竟在那擇師賽上，李洛曾經打敗了都澤北軒，其身懷雙相，絕對是強敵。

眼下這個時候，正是找金輝小隊，銀輝小隊刷分的階段，如果他們直接在這裡跟李洛這支紫輝小隊正面硬碰起來，輸了就不說了，不僅被淘汰，還得送出三分之一的戰利分，而就算贏了，按照伊粒沙的估計，那恐怕也會是慘勝，萬一到時候被其他的金輝小隊撿了便宜，真的是哭都沒地方哭。

所以現在絕對不是跟紫輝小隊開戰的最好時機。

他相信，李洛多半也是相同的想法，畢竟雙方之前也沒什麼恩怨，沒必要在這個時候硬鬥一場。

隨著兩名隊長各自隱晦的表達了想法，他們的神色也都放緩了一些。

李洛視線在伊粒沙身旁的司秋穎身上停了停，後者自從出現後，目光就一直在他的身上沒動過。

李洛迎著她的目光，衝著她和善的笑了笑，身影便是緩緩後退，待得退出了彼此攻擊範圍後，方才轉身離去。

隨著李洛這支小隊的離去，伊粒沙這才徹底的鬆了一口氣，道：「真是驚險，差點就在這裡開啟決戰了。」

「其實跟他們碰碰也不是壞事，對於李洛的雙相，我也是很好奇究竟有多厲害。」在伊粒沙身旁，名為千葉的少年倒是有些戰意。

「一旦碰了，就收不住手了，你想要積分還是想要一時爽快？」伊粒沙感嘆一聲，說道。

千葉想了想，笑道：「那當然還是積分更重要。」

「以後總歸會有機會的，但顯然不是現在。」伊粒沙笑笑。

他們說話時，司秋穎倒是未曾開口，她的眸光望著李洛離去的方向，其實對於自己這位隊長的實力，她是很清楚的，雖說在此前那不知誰人做的新生實力榜上，伊粒沙排名要比都澤北軒落後一點，但對於兩人都比較熟悉的她卻知曉，伊粒沙的實力並不弱於都澤北軒。

而身為金雀府的大小姐，司秋穎也見過不少的天才，但連她都認同伊粒沙的天賦，可見這位隊長並非是尋常之人。

可今日，這位她所認同的隊長，在面對著由李洛率領的小隊時，卻是顯露出了不少的忌憚，雖說這有著時機不合適的原因，但也足以說明如今李洛的實力。

這讓得司秋穎有些恍惚，幾個月前，李洛剛剛來到大夏城時，她可從未想過，那個自小小南風城而來的少府主，竟然能夠在這雲集了大夏眾多年輕天驕的聖玄星學府中脫穎而出。

而在當日，姜青娥說，說不定李洛就能夠成為聖玄星學府新生第一人。

那時候的司秋穎對此嗤之以鼻，只當姜青娥是在給李洛面子，可現在...司秋穎有些不太確定了。

「秋穎，走了。」

當司秋穎心緒複雜的時候，伊粒沙的聲音傳來，她回過神，便是見到兩名隊友已經轉身對著與先前李洛他們截然相反的方向走去。

於是司秋穎也就將情緒收斂起來，她再度看了一眼李洛離去的方向，然後轉身跟上了隊友。

至於李洛究竟能不能有資格成為聖玄星學府新生第一人，或許，這一次的排位戰，就能夠看出一些端倪了。

...

而李洛三人在與伊粒沙小隊和平散場後，則是一路疾行。

沿途運氣不錯的遇見了兩支金輝小隊，三支銀輝小隊，順手解決，再次收割了一波積分。

同樣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李洛發現了一些獨特的印記，那是之前與趙闊他們約定好的記號。

只要按照這些記號的路線前行，就能夠與趙闊他們碰頭。

而之前按照計劃，趙闊他們會想辦法跟蹤「總督小隊」，也就是說，現在他們離總督小隊也不算遠了。

這支總督小隊實力不弱，而且對他懷有針對之意，如果最後李洛需要與「金門小隊」決戰的話，那麼這個隱患就必須提前淘汰掉。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小隊的速度也是開始加快。

一處密林中。

幾道人影或坐或立，還有人望風，總共八人，顯然是兩支金輝小隊。

正是趙闊，宗賦等人，而另外四人小隊則是他們找來的幫手。

「趙闊，李洛他們那個小隊，真的願意幫我們嗎？你是不是把你們的關係誇張了？」那四人小隊的隊長顯然是等待了有一段時間了，忍不住的問道。

他的隊友也是神色有些狐疑，趙闊雖然也是出自南風學府，但實力卻只能說是一般，他之前可是信誓旦旦的保證，李洛絕對會幫忙的。

但那畢竟只是趙闊的一面之詞，他們也無法確定。

「還有宗賦你們，倒也是說句話啊。」那名隊長還看向了宗賦三人。

對於趙闊，宗賦他們四人，說實在的，這名隊長稍微有點看不懂，因為四人中，趙闊的實力應該是最弱的，甚至在他看來，以趙闊的天賦，實力，能夠成為金輝學員都有點讓人感到驚訝，可眼下這四人小隊中，成為隊長來掌事的，卻反而是這個趙闊。

因為這些種種原因，這支小隊對於趙闊的態度，不能說是不屑，但的確是帶著一點輕慢。

然而趙闊神色倒是和善，仿佛並無察覺到他們的態度一般，笑道：「不要急，再等等，他們是紫輝小隊，肯定一路上要收割許多的積分，難免會耽擱，如果他們發現了印記，一定會追來的。」

宗賦也是在此時笑道：「嗯，的確這樣，徐閣隊長別急。」

那被稱為徐閣的隊長聞言道：「沒辦法不急啊，我們現在吊在「總督小隊」「天刀小隊」後面，萬一被他們察覺到端倪，到時候連跑都很難跑。」

「我只是說，如果你們沒有把握確定李洛他們會來的話，就直接跟我說明，我們也好有個心理準備。」

對於對方言語間的質疑，趙闊也是有些不愉，但還是耐著性子解釋。

不過就在此時，他突然見到宗賦站起身來，當即心頭一動，轉過頭，就見到在那林外突然出現了三道人影，然後走了進來。

那領頭者，除了李洛之外，還能是誰。

「沿途遇見了幾支小隊，稍微耽擱了點時間才把他們淘汰掉。」李洛走進林中，衝著眾人露出笑容。

他先是拍了拍趙闊的肩膀，抱怨道：「你那印記畫得實在難看，簡直跟辛符的作畫有得一比。」

然後又衝著宗賦三人笑著打了個招呼。

最後才看向徐閣等人，笑道：「不好意思，來晚了。」

那名為徐閣的金輝小隊隊長臉龐上趕緊堆上笑容，他能夠敏銳的察覺到，李洛在與趙闊說話時，顯然關係更近許多，這讓得他有些驚訝，看來此前宗賦跟他所說不假，他們這裡，能夠說動李洛的，只能是趙闊。

而他也隱隱明白，為何宗賦三人會願意讓趙闊來當隊長，這不僅是因為他做事穩妥，恐怕更多的，還有著與李洛的這一層關係。

「洛哥好，也不算晚，時間剛剛好，趙哥這邊一切都安排妥當了。」徐閣連忙笑道。

李洛點點頭，稍微了解一下情況，然後也不多說。

「既然人都齊了，那就準備動手吧。」

第一百七十一章設局

「洛哥，一個小時前，總督小隊與天刀小隊匯聚在了一起，從他們的行進路線來看，是對著比賽場地深處而去，應該是在找尋你們的蹤跡。」

山林間，一行人疾行，趙闊在給李洛講解著情報。

「總督小隊四人中，其隊長沈琊，乃是上重花種的實力，其他三位隊員，都是下重花種。」

「天刀小隊四人都是下重花種的實力，在所有的金輝小隊中，這兩支小隊算是數一數二，實力不可小覷。」

李洛微微點頭，這兩支金輝小隊比他之前遇見的所有小隊都強，如果這一次他們真的沒有什麼準備，被對方二打一的圍攻，恐怕還真是會有一些威脅。

「我們待會兩支隊伍會對付「天刀小隊」，對方實力比我們更強，即便有著人數優勢，我們也未必能夠取勝，所以還需要洛哥你們這邊的強力支援。」

「一切按照之前所說行事即可。」李洛笑道。

「不過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如果辛符來幫我們的話，可能洛哥你與萌萌就得兩人面對滿編的「總督小隊」。」趙闊看向李洛。

李洛笑了笑，道：「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趙闊聞言也就不再多說，畢竟與李洛認識這麼多年了，對他的性格還是有些了解的，既然他都這麼說，那就是真的做好了一些準備。

...

在這片山林的某處。

沈琊坐在樹下，手中輕輕的拋著摘下的野果，一顆顆的丟進嘴中，包括師箜在內的其他三名隊員，也是坐地休息。

此時樹林中有一隊人走了出來，有四人，皆是腰佩火紅長刀。

「沈琊，休息夠了就出發吧，早點找到李洛他們，把他們給洗了。」那領頭是一名高壯少年，有些不耐的說道。

「你這話說得，就跟宰自家養的豬一樣。」沈琊咧嘴一笑。

「哼，別人怕紫輝小隊，我天刀小隊卻不怕。」高壯少年冷笑道。

「行。」

沈琊率先起身，然後一揮手，兩支隊伍便是開始全速前行。

樹木自兩支隊伍兩側迅速的後退，風聲呼嘯，他們則是一言不發，保持戒備，顯露出了超過其他金輝小隊的戰鬥素質。

而這般前行了約莫十數分鐘，沈琊眼神突然一動，隱隱的感覺到有些不對勁，他轉頭看了一眼後方的天刀小隊，喊道：「柳缺，你們沒事吧？」

然而那支小隊卻是沒有回應，依舊是在悶頭趕路。

沈琊面色一沉，袖袍一揮，數道相力光矢暴射而出，直接是射向了後方那支天刀小隊，然後他便是見到，相力光矢竟是從他們的身上穿透了進去。

「幻影？」沈琊手掌一抬，疾行的小隊陡然停下，迅速靠攏。

「恐怕是李洛那支小隊裡面白萌萌的能力。」師箜迅速說道，同時相力升騰，周身仿佛有雷光轟鳴。

「這李洛還真是厲害，知道我們要對他下手，所以反而先下手為強嗎？」

沈琊笑了笑，他目光看著四周，道：「李洛，好歹也是紫輝學員，不會連露個面都不敢吧？」

「雖然激將法很低級，但它還真是挺管用。」

一句笑聲從前方傳來，沈琊看去，便是見到李洛的身影出現在一顆大樹的樹幹上，目露笑意的望著他們。

沈琊望著李洛，道：「天刀小隊被你們分割了？呵呵，身為紫輝小隊，難道還真怕我們兩支金輝小隊的聯手嗎？」

李洛笑道：「能用最小的代價幹掉對手，為什麼不用？」

沈琊嘴角浮現出一抹玩味之意，道：「能夠讓李洛隊長這麼看重，也算是我們的本事了...不過現在這裡，應該就只有你和白萌萌吧？辛符則是被派去支援那趙闊他們了，是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吃下天刀小隊嗎？」

李洛雙目虛眯了一下。

「是不是很奇怪我為何會知道你們的計劃？」沈琊嘴角的笑容漸漸的擴散。

李洛面龐上的神情漸漸的收斂起來，緩緩出聲：「想要和趙闊他們聯手的那支隊伍...是你們安排的吧？」

沈琊眼中浮現出訝異之色，笑道：「李洛隊長，你的直覺，真的很敏銳啊。」

「沒錯，那支小隊的確是我們安排的，其實這個計劃，還是師箜提議的，他知曉那個趙闊與你的關係，所以我們才做了這場針對你的局...」

「所以，現在的你還覺得，趙闊那支小隊以及辛符，還能夠回得來嗎？」

李洛的眉頭，緩緩皺起。

...

轟！

一道道強悍的相力，於林間爆發。

十數道人影交錯，皆是彼此奮力的進攻，仔細看去，正是趙闊以及徐閣的兩支小隊，而他們所圍攻的那支隊伍，則是天刀小隊。

而天刀小隊所顯露的實力顯然不俗，即便是面對著兩支金輝小隊的圍攻，依舊顯得進退有據。

「徐閣隊長，你們可別留手了，直接全力進攻，洛哥那邊兩人可是壓力不小啊！」戰鬥持續了片刻，趙闊見到久攻不下，不由得大喝道。

徐閣的身影出現在趙闊身旁，他面色凝重的點頭，沉聲道：「好，那我們就不再保留了！」

話音落下，他直接一掌拍出，相力滾滾，聲勢驚人。

只是，這一掌，卻並非是拍向天刀小隊，反而是落向了趙闊的後背。

不過，就當其掌風剛要落下時，一道陰影相力陡然襲來，與其掌風相撞，直接是將其震得倒飛而出。

與此同時，徐閣的三名隊員，也是突然變向，對著宗賦，池蘇三人攻去。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宗賦等人頓時色變。

「徐閣，你做什麼？！」趙闊面色鐵青，怒喝道。

「這還看不出來嗎？這是一個局，你們不過只是其中的魚餌罷了！」天刀小隊的隊長柳缺大笑一聲，他手持赤紅長刀，猛的對著一處陰影劈斬而下，火紅相力席捲，宛如火焰燎原。

「辛符，你救了他，但你也露了影了！」

陰影相力呼嘯而出，黑色短刃與火紅刀光相撞，雖說火紅刀光被劈碎，但辛符的身影，也直接是被從陰影中逼了出來。

而天刀小隊其他三人，也是陡然間圍攏而來，面露譏諷的看向辛符。

「哈哈，紫輝學員又如何？這一次，還不是要被我們輪了！」

辛符手持短刃，兜帽下有些蒼白的面龐，也是在此時漸漸的變得肅然起來，顯然，他們都被總督小隊給設計了。

...

「李洛，失去了一名隊員的你，難道還想要憑藉兩人之力，對抗我們這支滿編的金輝小隊嗎？」沈琊面露笑意的盯著李洛。

李洛迎著他的笑容，面露沉吟：「其實，也不是不可能吧？」

沈琊竟然也是點點頭，道：「這個可能，我也是想過的...」

「所以，為了表達對你的足夠重視，我只能告訴你，其實，在這片山林中，我還準備了三支金輝小隊。」

說著話時，他手中的信號彈陡然升天爆炸，於天空上爆成了煙霧。

沈琊注視著那團煙霧，嘴角的笑意愈發的濃鬱。

他視線轉向李洛，有些懶散的聳了聳肩膀。

「李洛，你告訴我...這個局，你能怎麼破？」

第一百六十七章被圍攻了

當李洛聲音落下的那一瞬間，他的身影已經出現在了十丈開外，白萌萌急忙轉身跟了上去，而辛符更是身影一扭，猶如是化為淡淡的影子般，跟著狂奔。

李洛三人這乾脆利落的逃跑，也是讓得那耶華愣了愣，顯然沒想到這支紫輝小隊竟然如此的果斷...

「你們身為紫輝小隊的驕傲呢？！」他怒吼道。

這個時候，那李洛不是應該挺身而出，大吼一聲，不就是三十個人嗎？我一個人包了嗎？！

「驕傲個毛啊，驕傲有積分加成嗎？！」遠遠的，傳來李洛的聲音。

耶華咬了咬牙，道：「我們一起追！如果讓他們跑了，回頭逐個報復，我們沒人對付的了！」

其他一些金輝小隊的隊長聞言，也是用力的點點頭，的確，既然都已經出手了，那就必然要做到底，而且如果能夠將一支紫輝小隊給淘汰，那他們這一年也是有吹噓的資本了，五位紫輝導師時刻都在關注場中，指不定就覺得他們表現好，有成為紫輝學員的潛力呢？

於是下一刻，十數支金輝小隊全力疾馳而出，對著李洛他們逃走的方向追擊而去。

在前方逃竄的李洛見到後方塵煙滾滾，忍不住的罵道：「過分了吧，這麼不給紫輝小隊面子的嗎？」

「隊長，你不是說要帶我們開始「殺戮」的嗎？」辛符的聲音傳來。

李洛充耳不聞，專心跑路，只是心中給這個哪壺不開提哪壺的刺頭隊員記上一筆，回頭讓萌萌給你準備大餐。

還是白萌萌好心的解釋道：「這也不能怪隊長，他們人太多了，我們就算能滅幾個金輝小隊，但最終也會陷入巨大的消耗中，而且在那附近也不知道對方究竟還有沒有其他的援軍，所以隊長選擇離開那個地方是很理智的行為。」

「隊長，我說得對嗎？」

「呃...」

李洛愣了愣，原來還能有這麼多理由的嗎？其實他剛才就只是單純的看見對方人太多，他不想正面硬剛而已。

「嗯，萌萌你說得一點沒錯，我身為隊長，必須看得更為的深遠，畢竟我們的目標，不只是拿那麼幾個金色徽章就滿足的。」不過李洛還是迅速的點點頭，語氣不急不緩，似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隊長真厲害。」白萌萌讚嘆道。

辛符有些狐疑，然後又問道：「那我們就這麼一直被追著跑下去嗎？」

李洛瞥了後方一眼，道：「倒也未必...這可是一千多學府積分呢，他們能夠湊到一起，何嘗又不是一個機會？」

辛符有些驚訝的看向李洛，他竟然還想著將這十幾支金輝小隊給吃下去？

可是，對方人多勢眾，其中不乏一些實力不錯的學員，就算他們這邊單體實力比對方都強許多，可在這種數量劣勢下，一旦被拖住，麻煩的只會是他們。

「辛符，你隱匿身影，全速探測前方的地形，如果發現有森林以及溪流的地方，立即趕回通知。」李洛沉吟了數息，突然說道。

辛符聞言，這次倒是一句話沒說，身影一動，便是化為一道模糊的影子迅速的遠去，那速度，比李洛全速之下都要快一截。

「不愧是影相。」

李洛見狀一聲讚嘆，這辛符真是天生斥候，殺手的料，影相之力，太過的隱秘莫測，令人防不勝防，唯一的缺陷就是一旦暴露，正面的力量就會減弱許多。

「萌萌，你以自身相力，弄一道辛符的幻影出來，別讓他們發現少了人。」

「另外我們跑的速度不要太快，讓他們感覺正在一點點的追上來。」

白萌萌聞言，頓時脆生生的應了一聲，旋即星光般的相力湧動，就有一道模糊的影子，仿佛跟在了李洛兩人身旁。

而後他們再度狂奔。

當李洛他們在奔逃的時候，在那場地之外的高臺上，五位紫輝導師的感知也是在時刻關注著場地內的各處情況。

而作為五支紫輝小隊之一的李洛他們，自然也少不了關注。

所以，李洛他們的逃竄，也被五位紫輝導師所察覺。

「這個李洛，怎麼每次比賽都在逃跑啊？」曹聖導師忍不住的笑道。

「這倒怪不得他，只能說那個耶華是個有本事的人，竟然能夠在第一時間說服這麼多金輝小隊跟隨他去圍攻李洛，是個有潛力的胚子。」楚子導師有些欣賞的說道。

郗嬋導師也是有點無奈的搖搖頭，這真是只能說李洛他們倒黴了，其他方向的四支紫輝小隊，此時可是無人能阻，畢竟他們那邊沒有人能夠如同耶華這麼有執行力。

她的目光瞥了一眼沈金霄，後者倒是端著茶杯淺飲，嘴角掛著若有若無的笑意。

雖然沈金霄沒有說話，但郗嬋導師還是知道，這傢伙是在看好戲，或許他還在等待著李洛他們直接被耶華這些金輝小隊給淘汰。

郗嬋導師心中冷哼一聲，旋即眸光望向龐大的比賽場地中。

李洛，你可得爭氣點，我可還等著你拿到十二段錦後，好有理由嘲笑一下沈金霄呢，如果你讓我的期望落空了，之後可有你好受的。

...

李洛他們的這般追逃，足足持續了十數分鐘。

那後方的耶華等人則是顯露出了足夠的耐心，或許他們也明白，一旦讓李洛他們逃脫，他們這個暫時的聯盟就得分崩離析，說不得到時候還會出現彼此爭搶徽章的事，萬一這個時候李洛他們偷偷潛回，那他們恐怕都得被淘汰。

所以眼下必須鼓足一口氣，先將李洛這支紫輝小隊淘汰！

在這口氣的支撐下，這十數支金輝小隊緊追不捨，最後見到李洛三人拐進了一片山林中，顯然是打算藉助其中複雜的環境擺脫他們。

「耶華，怎麼辦？！」有其他金輝小隊的隊長問道。

耶華沉吟了數息，道：「不能放棄，追上去，這處地形並不算太寬敞，我們可以圍困住他們。」

「我建議每三個金輝小隊成一組，彼此保持支援距離，只要我們陣型不亂，他們絕對沒有機會反擊！」

「一旦他們要出手，只要將他們稍微拖住一會，我們就能夠形成包圍圈！」

其他人聞言，也都是點點頭。

能夠跟到這裡的金輝學員，都算是實力不弱，而且也有一些野心，他們自然也不想將打敗紫輝小隊這個揚名的機會放過。

而且最重要的是，既然都動手了，現在放棄，豈不是只能等著李洛他們來報復嗎？

一行人有了決議，便是不再猶豫，一道道身影迅速的射出，最後衝進了前方的山林間。

進入山林後，十數支金輝小隊開始散開包圍圈，迅速的推進。

而很快，耶華所率領的隊伍率先發現了李洛三人的蹤跡，他毫不猶豫的一揮手，十數道相術攻擊直接飆射而出，對著三人所在重重的轟擊而去。

轟！

相力炸湧，地面被轟出一道道腦袋大小的坑洞。

不過耶華的面色卻是在此時一變，因為他發現這些相力攻擊竟然是直接穿透了場中李洛三人的身影。

而當相力攻擊落下後，三人的身影也就消失而去。

「這，這是幻影？」耶華失聲道。

「他們人呢？！」

此時，右側的方向突然傳來了哨音，那是其他小隊發出的警戒信號。

「李洛他們在那邊！」耶華急忙道：「快快，包圍過去！」

一支支金輝小隊急忙對著那個方向疾馳而去。

片刻後，當他們趕到此處，形成包圍圈，小心翼翼的將前方的叢林盡數掀翻時，卻發現並沒有見到李洛三人的身影，唯有那地面上，存在著一灘漸漸消散的水漬。

可還不待他們驚愕之色散去，那左側的方向，又是傳來了急促的哨音。

耶華等人只得再度急忙趕過去。

但等他們氣喘籲籲的趕到時，卻只見到三道漸漸消散的幻影。

「該死，他們這是在疲敝我們！」耶華面色驚怒。

而且伴隨著這一次次哨音的胡亂傳信，他們原本的包圍陣型也是在漸漸的被打亂。

「好狡猾的李洛！」

耶華漸漸的感覺到有些不安，這次的圍攻，看來還是草率了一些。

而在他不安時，開始有著越來越多的急促哨音在自四周傳來，這說明很多隊伍都開始遭遇到李洛三人的幻影，在不確定對方行跡的情況下就發出了支援信號。

這也怪不得這些隊伍驚慌失措，畢竟在沒有足夠人數的優勢下，單一的金輝小隊遇見李洛他們就是送菜的。

「亂了，亂了！」

耶華望著原本有序的陣型開始變得混亂，一些金輝隊伍驚慌下，已經開始不再聽從指令，這讓得他無奈的嘆了一口氣。

最終，他果斷的做出選擇。

「快撤退，不要留在這裡，我們的圍攻失敗了！」

做出選擇，他也不管其他金輝小隊了，直接帶著自己的隊伍轉身就走。

而也就是在耶華做出撤退選擇時候，在山林的某處，李洛聽得四周傳來的混亂哨音聲，臉龐上也是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他看向白萌萌，辛符，扭了扭脖子，舒展著四肢。

「好了，接下來就是我們表演的時候了...」

第一百七十二章破局

「還準備了三支金輝小隊...」

當李洛聽見沈琊此話時，神色顯然是微微一凝，眼下這裡就只有他與白萌萌，人數已是劣勢，如果對方再找來三支金輝小隊圍剿的話，那還真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看來為了這場局，你們可真是費盡了心思啊。」李洛緩緩說道。

對方對付他的風聲，恐怕也是故意放出去給趙闊他們知曉的，然後在此時，又安排了徐閣那支隊伍接近趙闊他們，暗示可以聯手，從而自內部知曉他們這邊的一切計劃。

甚至即便在分開了辛符後，在滿編的情況下，依舊還保持著幾分謹慎，預留了三支金輝小隊於此埋伏等待。

這一環環的布局，實在是有些讓人驚嘆。

「沒辦法，既然要對付你，當然需要給予足夠的重視。」

沈琊笑了笑，道：「這第一炮，必須打響，才能夠讓我們總督小隊脫穎而出，所以，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都得保證萬無一失。」

「當然，這些計劃，其實師箜給予了很多的建議，李洛，你不得不承認，有時候你的敵人，甚至會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

一旁，師箜眼神冰冷的道：「李洛，天蜀郡的失敗，我可是一直牢記在心，我說過，我會讓你還回來的！」

「還真是很正式的反派宣言啊。」李洛感嘆道。

沈琊身體上相力湧動，但他卻並沒有主動發動攻勢，他笑道：「李洛，我知道你雙相很強，連都澤北軒都輸在你的手上，所以我現在並不打算主動進攻你...」

他嘴角的笑意漸漸變得戲謔。

「我打算等我埋伏在此的三支金輝小隊趕來，那個時候，你會明白什麼才叫做真正的插翅難飛。」

「李洛，不好意思，你在聖玄星學府的第一敗，要由我來賦予了。」

...

轟！

林地間，一道道相力爆發，三支隊伍激戰。

天刀小隊完全沒有理會趙闊小隊，而是將其完全交給了徐閣的那支隊伍，他們四人，則是全力在圍攻辛符一人。

辛符是上重花種的實力，而天刀小隊四人則是下重花種，雖然單獨實力比前者弱一些，可當他們聯手之後，狼狽的顯然就是辛符了。

只見得他的身影在四人聯手攻勢下左右閃躲，偶爾發動的攻擊也是被對方早有所準備的盡數抵擋下來。

現在的他，完全只能憑藉著陰影相力的獨特能力，不斷的拖延時間。

「哈哈，紫輝學員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嘛，還不是只能跟猴子一樣的上躥下跳。」那天刀小隊的隊長柳缺大笑出聲，言語間滿是譏諷。

然而面對著他的譏諷，辛符卻是無動於衷，因為他知道，對方這是故意激他主動正面迎戰，可如果他真的這麼做了，那麼距離落敗也就不遠了。

真正的陰影刺客，需要懂得隱忍以及等待時機。

柳缺見到辛符絲毫不因為他的言語而動怒，眉頭也是一挑，旋即也就不再多說無用之話，開始加大攻勢。

而在另外一邊，趙闊四人，也是在全力的應對著徐閣小隊的進攻，雙方打得火熱。

「徐閣，你個狗東西，竟然敢陰我們！」趙闊面色極為的陰沉，眼中跳動著怒火，同時他又感到羞愧，那是因為李洛。

是他給李洛傳信告知了總督小隊的事，但他沒想到，他之後的行動，完全落入了總督小隊的算計中。

包括這個主動前來試圖聯手的徐閣小隊。

而因為情報的洩露，無疑也會給李洛他們帶來危機。

「呵呵，不要生氣，這只能說你們不夠小心，怪不得別人。」徐閣笑道。

趙闊陰沉道：「你這一筆，我們小隊以及洛哥的小隊，都記住了。」

徐閣面色有些不太好看，他不在意趙闊小隊，但對於李洛的紫輝小隊，顯然還是抱著幾分的懼怕，但眼下都已經走到這一步了，後悔顯然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哼，記住又能如何？還能殺了我嗎？」徐閣冷笑一聲，道。

「今天你們要是栽了，那李洛他們將會是這屆新生裡第一支被掀翻的紫輝小隊！」

「加快攻勢，解決掉他們！」他一聲暴喝。

三名隊員聞言，頓時相力激湧，再不保留，攻勢爆發，將趙闊四人逼得連連後退，眼看局面就要失控。

不過，就當徐閣等人振奮起精神，打算一鼓作氣的擊敗對方時，突然間，那前方的林中有數道相力疾射而出，直撲面門而來。

這般變故，讓得徐閣等人面色大變，急忙相迎，然後被震得狼狽後退。

「誰？！」徐閣看向那林中，驚怒道。

趙闊等人也是有些驚愕的看向那個方向，顯然不明白這突然出手的人是誰。

而在那一道道驚疑的目光中，只見得有一支金輝小隊自林中走了出來，那領頭的人，竟然是此前與李洛他們碰過面的耶華。

耶華面對著那些驚疑目光，撓了撓頭。

「請問，是你們呼叫的...「猛男打人」項目嗎？」

...

山林間，三支金輝小隊急速前行。

「快，沈琊已經發了信號，迅速趕過去，圍剿李洛！」三支隊伍前方，三名隊長迅速的交流，語氣急促。

「走，打敗一支紫輝小隊，咱們就露臉了！」

「哈哈，過癮！」

「...」

而就在他們說話間，那密林中，突然有蘊含著凌厲相力的箭矢暴射而出，突如其來的攻擊，直接是將這三支金輝小隊攪得人仰馬翻，一陣狼狽。

「是誰？！」一名金輝隊長怒喝。

隨著他的音落，只見得周圍的密林中，有四支金輝小隊走了出來。

「同學，我們井水不犯河水，沒必要來搞我們吧？」先前那三支金輝小隊見狀，面色一沉，說道。

那四支突襲的金輝小隊中，一名隊長笑了笑，道：「你們是去對付李洛他們的吧？」

先前三名金輝小隊隊長沒有答話，但心頭卻是微微一沉。

「不好意思了，我們也拿了報酬，只要將你們攔在這裡，就能拿一筆積分。」

「所以，還請給個面子，待在這裡，不要再前進了。」

那名隊長手一揮，四支金輝小隊直接就撲了出去。

...

山林深處。

李洛站在樹枝上，他眼神平淡的望著對面的沈琊四人，在對方拖延著時間的時候，他也並沒有主動進攻。

而對於他這種行為，沈琊感到有點疑惑，畢竟一旦等他的援軍抵達，今日李洛必然是沒有翻身機會，但為何李洛一點都不著急？

一時間，沈琊感覺到一點不安。

而這種不安，伴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驟然加劇。

因為他發現，他準備的三支援軍，似乎是有點超時了...

就在沈琊心中越來越不安的時候，李洛突然笑了，他盯著前者，淡淡的道：「是不是發現援軍沒按時抵達？」

沈琊，師箜等人面色漸漸難看，道：「是你做的？！」

李洛笑笑，雙掌漸漸的撫在了雙刀刀柄上，道：「我其實從來都沒小瞧你們，只不過...似乎你們太小瞧了我啊。」

「真以為我李洛，只有這副讓你們自慚形穢的外貌嗎？」

沈琊額頭青筋一跳，旋即深吸一口氣，神情漸漸平靜。

「這些援軍本來就只是為了萬全，即便沒有他們，難道你以為憑你們兩人，就能夠贏得了我們這支滿編隊伍嗎？」

「李洛，我今天，還真是吃定你了！」

沈琊一步踏出，強橫相力陡然爆發。

「動手！」

伴隨著一聲低吼，四道人影暴射而出，直指李洛。

（今日一更。）

第一百六十八章反擊

樹林中，兩支金輝小隊急匆匆的撤退。

「快走吧，現在局面已經亂起來了，那李洛不知道用什麼法子，搞得到處都是幻影，根本抓不到。」

「出了山趕緊離開這裡，免得被李洛報復。」

兩支金輝小隊的隊員交流著，然後都是面帶驚慌的全速撤離。

而也就是在此時，他們突然又見到前面出現了三道人影，正是李洛，辛符，白萌萌三人。

不過見到這三道人影，這兩支金輝小隊卻並沒有再產生任何驚恐的情緒，反而面龐上有些不耐煩。

「這李洛好煩啊，這種幻影剛才我們遇見四五次了。」

「是啊，最可惡的是我們竟然跟這幻影對峙了幾分鐘，最後眼睜睜的看著他們消散。」

「感覺我們像一群傻子。」

一支金輝小隊的隊長無奈的道：「不要理會，直接衝過去，先出了這片山林。」

其他人皆是點頭，然後加快速度，一波人直接就要從李洛三人面前穿過。

而這一幕，也讓得李洛三人有點懵，不是吧，現在的金輝小隊都這麼猖狂的嗎？當著我們的面直接就要大搖大擺的離開？

這一刻，李洛感覺對方似乎是在羞辱他。

所以，當對方走到面前的時候，他直接一聲大吼：「幹掉他們！」

吼聲尚未落下，李洛已經率先出手，充滿著生機的綠色相力自掌心間噴薄而出：「青玉纏手！」

相力所化的青木巨蟒咆哮而出，當頭便是將那兩支金輝小隊的隊長籠罩進去，四肢盡數的的纏繞。

同時青木翻滾，將靠近的幾名金輝學員掃得倒飛而出。

而被青木捆縛，那兩支金輝小隊的隊長方才從震驚中回過神來，他們難以置信望著面前的李洛，繼而尖叫出聲：「臥槽，他們是真的？！」

還不待繼續叫出聲，有青木直接塞進嘴中，聲音頓時變得嗚嗚起來。

在李洛出手解決掉兩名隊長的時候，辛符也是陡然出手，陰影相力橫掃，快若閃電般的自場中數人身影間跳動，短刃揮動間，一道道慘叫聲響起，皆是捂著腿倒地，戰鬥力盡失。

白萌萌則是施展自身相力，螢光掠過，三名金輝學員仿佛是看見了什麼幻覺一般，面露驚恐的對著前方一陣亂劈。

很快，隨著辛符掠過，這三名金輝學員也是倒地下去。

短短不過兩分鐘的時間，兩支金輝小隊就被團滅。

李洛面帶笑意的望著這一幕，然後那青木將兩名隊長拖到面前，伸手將他們胸口的金色徽章扯了下來。

「兩百學府積分到手。」他咧嘴笑道。

「恭喜你們，被淘汰了。」李洛隨手將他們放開，失去了金色徽章，他們將會禁止移動，不可幹擾比賽的進行。

那兩名隊長面色鐵青，怒道：「李洛，你太卑鄙了！」

「哪裡卑鄙了？你們大搖大擺的從我面前走過去，當我不存在似的，我還想說你們在歧視我呢！」李洛說道。

兩名隊長欲哭無淚，你他媽之前不斷用幻影迷惑我們，誰知道這次竟然是真的啊。

李洛笑了笑，將金色徽章收起，也不理會這兩支如喪考妣的金輝小隊，直接是帶著辛符，白萌萌迅速轉移。

畢竟還有其他的金輝小隊在等著他們，可不能讓他們輕易的跑了，不然那也太對不起他們這一路逃竄了。

接下來這段時間，李洛三人趁著這些金輝小隊處於混亂之中，開始閃電般的出擊。

而當這些金輝小隊失去了絕對的人數優勢後，他們終於開始體驗到紫輝小隊的強悍，只要是他們沒有三支隊伍聚集在一起，那麼在面對著李洛三人時，戰局幾乎是呈現摧枯拉朽般的結果。

幾乎沒有任何一支金輝小隊在被三人堵截後能夠全身而退。

所以，短短不過二十分鐘的時間，前來圍攻李洛三人的十數支金輝小隊，已經有九支隊伍被淘汰。

九百學府積分就此落袋。

...

「李洛他們在開始反擊了。」

山林某處，耶華聽著山林中偶爾會傳來了一些相力波動，神色複雜的嘆了一口氣，原本他一切都計算的很好，只要他們保持著陣型，不要讓李洛有逐個擊破的機會，一旦包圍圈成型，李洛他們不得不正面迎戰他們十數支金輝小隊的聯手。

到時候就算對方能拼到他們大部分的隊伍，但最終勝率大概率是屬於他們的。

但他沒想到李洛如此的狡猾，竟然用一些幻影直接打亂了他的陣型部署，同時引得其他隊伍驚慌失措，自己亂了節奏。

如今的局面，即便是他努力的想要維持，都已經做不到了。

這次蓄謀已久的計劃，算是失敗了。

他看了看身邊，現在這裡已經只剩下他們一支隊伍了，其他的金輝小隊不是被李洛他們解決了，就是趁機逃走了。

臨時聯盟，已是分崩離析。

「算了，走吧，離開這裡。」

耶華搖搖頭，轉身對著這片山林外而去，現在的他們已經處於山林邊緣，應該馬上就能夠離開此處。

耶華加速而行，前方山林入口處已是有著陽光傾灑下來。

不過，就當出口越來越近時，耶華這支金輝小隊的腳步突然慢慢的停了下來，他們神色有些驚懼的望著前方，只見得在那裡，李洛斜靠著樹幹，笑眯眯的望著他們。

「這就走了嗎？」他笑著問道。

在李洛身後，還有著白萌萌，至於辛符則是不見身影，想必已經潛伏在了暗中，隨時等待著出手。

「石頭娃，我還真是小瞧了你，這次差點就被你給陰了。」

耶華額頭有青筋跳動，道：「不要亂給人取名字，我叫做耶華，不叫做石頭娃！」

李洛不在意的擺了擺手，道：「接下來你打算怎麼做？」

耶華冷哼一聲，道：「輸就輸了，沒什麼好說的，不過就算你們實力強，也不要指望我們會輕易的把徽章交給你們。」

他一步踏出，身上就有相力升騰起來，皮膚迅速的變得灰白，宛如一層石皮一般。

他的隊友雖然也是一臉絕望，但也沒有投降的想法，而是準備全力一搏。

李洛望著渾身散發著悲壯氣息的四人，無奈的一笑，道：「不就是搶個徽章嘛，搞得跟沒命了一樣。」

他眸光閃爍了數息，突然道：「石頭娃，想不想不被淘汰？」

耶華一怔，連石頭娃的稱呼都不在意了，驚疑的問道：「你什麼意思？」

「我可以放過你們這一次，甚至還給你們兩枚金色徽章，但之後我有一件事情吩咐你們，你們需要給我妥當的做好。」

「如何？」李洛笑眯眯的道。

耶華與隊友面面相覷，有些不明白李洛在搞什麼，但如果能夠不被淘汰的話，那自然是最好。

「能知道是什麼事情嗎？」耶華謹慎的問道。

「不能，不過再差，不也就是被淘汰麼，難道還能要你們的命？」李洛搖搖頭。

耶華一滯，倒也是這個理，不過...

他想了想，道：「能不能給四枚金色徽章？」

李洛面帶微笑，直接是將腰間的雙刀給抽了出來。

「石頭娃，如果你的頭能比我的刀硬，我就給你四枚徽章，如何？」

第一百七十三章我也喜歡

唰！

四道強橫相力升騰，那沈琊，師箜四人幾乎是同時間暴射而出，而且他們進攻的方向，也剛好是封鎖了李洛的退路，顯然是早就有所預謀。

然而，面對著四人的圍攻，李洛仿佛並未有什麼動作，站在原地，任由四人攻來。

咻！

沈琊四人的攻擊，落在了他的身上，然後穿透了過去。

李洛的身影漸漸的消散。

「是幻影！」

沈琊面色一變，有些驚怒，原來這個站在前方的李洛，一直都是一個假的！

這是那個白萌萌的能力吧？當真是煩人。

「小心，不要被分散！」沈琊一聲低喝，只要他們四人能夠聯合在一起，就算是李洛，想要以一敵四，也得付出代價。

而他的聲音落下時，突然感覺到有刺目的強光射來，讓得他條件反射般的微眯了一下眼睛。

然後下一瞬，前方李洛的身影閃現而出，直接刀光劈斬而下。

沈琊一驚，連忙運轉相力，全力迎擊而上。

然而他手中長劍與對方刀光碰撞，卻又是穿透了過去，他這一擊猶如劈斬在空氣上一般，令得他體內氣血都是有些翻湧。

「該死，又是幻影？！」

沈琊面色鐵青。

而在此時，沈琊開始發現，四周的密林中，突然有著越來越多的強光射下，而每伴隨著一道強光的照下，就會出現一個李洛的身影急速攻擊而來。

短短數息間，沈琊，師箜他們駭然的發現，四周竟然出現了十數個李洛。

「怎麼可能？那個白萌萌怎麼能夠將幻影做到這種程度？」有一名總督小隊的隊員驚駭欲絕的說道。

師箜面色難看，他強忍著眼睛刺痛，看向一道強光射來之處，然後他就發現，那裡竟然是有一堆水凝聚著，猶如是形成了一面水鏡般。

水鏡反射出強光，倒映出了李洛的身影。

「是李洛的水相之力！他之前趁我們不注意，已經以水相之力化為水鏡，懸掛四方，他以水鏡倒映白萌萌製造的幻影，從而將其規模擴大，這裡...已經被他布成了一個陣勢！」師箜急速的說道。

「小心，這些幻影裡面一定有一個是真身！」

這些話不必多說，沈琊三人也是有數，當即相力噴薄，化為道道劍光槍芒，將那些衝來的李洛身影盡數的震碎。

但這些幻影一散，又是有著源源不斷的「李洛」出現，前僕後繼的湧來。

沈琊三人面色愈發的難看，李洛這是想要用這些幻影直接來疲敝他們嗎？可他們也不敢放任這些幻影接近，不然李洛真身隱藏其中，突然暴起，誰能擋得了？

一時間，三人愈發的狼狽。

而就當他們在苦力清除著「李洛幻影」時，卻未曾發現，他們腳下的泥土，在漸漸的有著水流滲透出來。

「小心腳下！」某一刻，當沈琊感覺到腳底一涼時，目光一掃，急忙喝道。

然而喝聲剛落，腳下的土地便是陡然間化為了一片泥沼，他們雙腿頓時陷入進去。

「該死，是李洛用水相之力溶解了地面！」師箜怒道，可讓得他有些不解的是，李洛的水相之力怎麼能夠這麼快就溶解地面的？而且那悄無聲息之感，簡直跟還擁有著土相之力一般。

轟！

強橫相力自四人體內爆發，直接將泥沼炸裂，就要脫困而出。

不過就在此時，泥沼之中，突有綠光閃現，樹藤如綠蟒般的咆哮而出，纏向四人。

沈琊四人急忙斬向樹藤綠蟒，不過樹藤綠蟒攻勢太過的突然，最終有一名隊員措手不及，直接被樹藤綠蟒纏住了手腳，在其慘叫聲中，拖進了泥沼之中，瞬間沒了聲息。

其他三人見狀更是駭然，急忙傾盡全力閃身四退。

但這樣一來，他們的站位也就分散了而開。

「退！退出這片範圍！」沈琊厲聲道。

此時此刻，他終於是感覺到了李洛的難纏，這兩種相術之間的運用，讓人防不勝防。

師箜以及另外一名總督小隊的隊員聞言，毫不猶豫的抽身而退。

但這個時候，想退卻已經由不得他們了。

一道衝來的「李洛幻影」突然一抬手，竟是有著數顆光球暴射而出，直接是在一名總督隊員眼前爆炸開來，璀璨的強光於林中爆發。

啊！

那名總督小隊的隊員一聲慘叫，雙目緊閉，但手中的長槍卻是裹挾著火焰相力，對著前方橫掃，試圖阻擾李洛的進擊。

但這卻並沒有用，一柄刀光怒斬而下，其上有水芒高速運轉，一刀落下，直接斬飛長槍，同時刀柄重重的劈在了那名隊員肩膀上。

那名隊員一聲悶哼，栽倒了下去。

轟！

而就在李洛現身再次解決掉一名隊員時，突然有雷鳴聲響起，只見得師箜手持長槍，身如電光，手中槍芒如龍，宛如一道狂雷轟鳴而至。

面對著師箜的突襲，李洛笑了笑，手掌抬起，木相之力噴薄而出。

「青玉纏手！」

青木綠蟒咆哮而出，與師箜的槍芒相撞，綠光木屑飛舞，狂暴的雷霆相力，卻是無法將其穿透。

砰！

一道綠光閃爍而出，刁鑽狠辣的撞擊在師箜身軀上，兇悍的力量直接是將其撞得倒飛而出。

師箜面色難看，此前在天蜀郡，他雖然輸給了李洛，但也只是不及李洛那穿透力恐怖的一箭而已，可現在的這一次硬碰，卻是讓得他明白，現在的李洛，不論從各方面，都已經開始碾壓他。

然而此時想這些已是無用，因為李洛已經將目標轉向了他，顯然是打算趁機將他淘汰，而一旦他這裡落敗，那麼總督小隊，將會只剩沈琊一顆獨苗。

師箜身影急退，宛如電光。

另外一邊的沈琊顯然也知曉了李洛的打算，當即渾身有金色相力爆發，手中長劍凝聚著極端鋒銳的相力，整個人似一道金光，急速對著李洛暴刺而去。

而就在師箜身影急退時，他突然見到側面有著螢光相力如花粉般席捲而來，螢光倒映在眼瞳中，仿佛是一隻妖豔的蝴蝶在扇動著翅膀，令得師箜腦海出現了短暫的空白。

轟隆！

體內運轉的雷霆相力，在此時轟鳴出聲，將師箜驚醒，那眼前妖豔的蝴蝶，早已不復存在。

「是白萌萌！」師箜面色大變，因為此時他見到了在那不遠處一顆大樹下，衝著他露出甜甜笑容的白萌萌。

「嘿，別看了，那是我們隊的妹紙，你們隊只有摳腳漢。」

而就在他發現白萌萌時，一道笑聲從旁邊傳進了耳中，與此同時，師箜眼角餘光見到一隻拳頭重重的轟來，砸在了他的後腦勺上。

砰！

師箜後腦勺傳來劇痛，然後眼前就開始迅速黑暗下來。

在徹底失去知覺前，他聽見了李洛的笑聲：「你這次又失敗了啊，沒事，下次繼續努力。」

於是，師箜在極端悲憤之中，昏迷了過去。

解決掉師箜，李洛這才轉身，他望著場中唯一還站著的總督小隊隊長沈琊，臉龐上有笑容浮現出來。

「聽說你最喜歡以多打少？」

李洛手中雙刀斜指地面，而白萌萌的身影，也出現在了沈琊的後方，他望著沈琊那有些陰沉的面色，笑容更盛。

「不好意思，我也喜歡...」

（今天一更，這兩天跑北京開會了，所以更新不太穩定。）

第一百六十九章遭遇

耶華最終帶著兩枚金色徽章，罵罵咧咧的走了。

「他們會按照你所說的辦事嗎？」辛符望著那支遠去的金輝小隊，對著李洛問道。

「這耶華是個聰明人，之前他找人圍攻我們，其實算不上得罪，畢竟這就是排位戰的機制，他能夠拉到人，那是他的本事，我們也不可能因此就怪罪他。」

「但眼下我放過他，而且也講好了條件，甚至還提前給了報酬，他若是不履行約定的話，那就真的算是得罪我們了...」

「所以我覺得他會做出正確選擇的。」李洛笑道。

辛符點點頭，李洛是隊長，既然他有了決定，那這麼辦就行了，畢竟他也懶得動腦子，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如果提出了建議，之後出事了，豈不是要由他來背鍋？

現在有隊長頂上去，他只需要躺著就好了。

李洛拋了拋手中的金色徽章，之前得了九枚，給了耶華兩枚當做報酬，眼下還剩下七枚，這就代表著七百學府積分。

「每人七百積分到手，不錯的開局。」李洛露出燦爛的笑容，雖說之前被追得狼狽，但這七百積分足以撫平一切了。

辛符同樣是露出滿足的笑意，只要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恐怕就沒有不饞這積分的，七百積分，足以換取到兩支能量液了。

「隊長真厲害。」白萌萌笑嘻嘻的道，同樣很開心。

「其實這一次最大的功勞是萌萌，沒有她這幻影之力的幹擾，我們也不可能輕易的讓這些隊伍失控混亂。」李洛對著白萌萌豎起大拇指。

這話可不是吹捧，而是實實在在的讚揚，白萌萌這水魘蝶相，雖說攻擊力比較弱，但其功能性卻是相當的驚人，如果能夠將其用好的話，其所造成的效果並不弱於其他那些攻擊強悍的相。

辛符點頭認同，而白萌萌那清純甜美的小臉上，則是露出一些害羞的笑顏。

「走吧，排位戰才剛開始呢，後面還有大把大把的韭菜等著我們。」李洛笑道，旋即也不再停留，直接一馬當先，對著這片區域更深處快速而去。

...

隨著時間在比試場地中漸漸的流逝，這排位戰的戰況，也是開始變得愈發的激烈。

上千支小隊於其中爭鬥，各施手段，倒也算得上是精彩。

場地外的高臺上。

五位紫輝導師感知覆蓋這片寬敞的比賽場地，其中所發生的諸多戰鬥，都是未能逃過他們的注視。

「郗嬋導師，現在積分排名如何了？」曹聖導師突然問道，五人中，正是由郗嬋導師來計算著積分排名。

郗嬋導師聞言，嗓音清淡的道：「現在積分最多的是由白豆豆的「風騎小隊」，一千七百分。」

「第二名是秦逐鹿的「清月小隊」，一千六百分。」

「第三名是王鶴鳩的「金門小隊」，一千五百分。」

「第四名是李洛的「正義小隊」，一千四百八十分。」

「第五名是伊粒沙的「一葉秋小隊」，一千四百分。」

「其他的一些金輝小隊雖然也有出眾的，但積分都尚未破千。」

曹聖導師聞言，笑道：「這「風騎小隊」三個風相，最是擅長速度與收割，眼下這種局面，凡是與他們遭遇的金輝小隊，恐怕連跑都沒法子跑，所以有這積分倒也不奇怪。」

沈金霄淡笑道：「不急，現在是大魚收割小魚的階段，等收割到差不多了，大魚間也該碰撞了，那時候才是最精彩的時候。」

郗嬋導師道：「此次沈金霄導師還自掏腰包的添了一份價值三千積分的「十二段錦」，若是不精彩一些話，豈不是白費了這份心血。」

其他三位紫輝導師也是面帶笑意，他們如何聽不出郗嬋言語間的諷刺，畢竟他們同樣是明白，這份「十二段錦」所出現的緣由。

不過沈金霄所做一切，都算是在規則之內，不論是他取走十二段錦，還是將其作為排位戰的額外獎勵，所以就算他們知曉這其中有沈金霄的私心，但也沒有阻攔的理由。

沈金霄神色不變，道：「只要能夠給這些新生多一些激勵，自掏腰包付出一點學府積分，我還是願意的。」

「可別等比賽結束，沈金霄導師又不願意了。」郗嬋導師說道。

沈金霄目光看來，露出笑容：「郗嬋導師是想說萬一李洛取得第一，我會不願意嗎？」

「這一點大可不必，只是區區三千積分而已，如果李洛能夠取得，那只能說他修煉努力，我也會為他感到欣喜的。」

「不過...」

他聲音頓了頓，似笑非笑的道：「就怕那李洛，擔不起郗嬋導師這份期待呢。」

「那就得看到最後才知曉了。」郗嬋導師淡淡一笑。

兩人在這裡唇槍舌劍，笑容之下，鋒芒暗藏，其他的導師則是猶如未聞，該笑的笑，該看的看，顯然早已習慣。

...

「我說兄弟，你們是兔子隊嗎？為了你們這一枚徽章，我追了十分鐘！」

一條溪流旁，李洛喘了兩口氣，然後伸手從一名滿臉絕望的金輝小隊隊長胸口上把徽章扯了下來，同時抱怨道。

「你們見面就跑，也太不給面子了吧？」

那名隊長一臉的生無可戀，我們他媽一支實力一般的金輝小隊，突然撞見你們這三個煞星，我們不跑還留下來送菜嗎？

李洛將金色徽章放進兜裡，然後衝著一旁的白萌萌露出笑容：「現在一共一千六百八十分。」

他扳著指頭算，十二段錦三千積分，帝流漿五千積分...似乎差得有點多。

「太難了。」

李洛嘆了一口氣，隨著比賽的持續，這些金輝小隊越來越滑溜，有時候他們見面就跑，你追上去也得花費一些時間，這個時候，李洛真是有點懷念剛開始耶華帶人送的那一波了。

雖然剛開始有點狼狽，但是吃得爽啊。

心中感嘆著，李洛彎身在溪水中洗了個手，就打算繼續找尋其他的隊伍收割。

不過就在此時，溪流的另外一側，樹葉波動了一下，緊接著在那樹蔭中，有三道人影自其中走了出來。

李洛第一時間抬頭看去，而那自樹林中走出來的三人，同樣是目光停在了他的身上。

一時間，氣氛安靜了下來。

那三人居首者，是一名衣衫清涼的少年，他皮膚蒼黃，雙目則是異常的明亮，在他的額頭處，綁著暗黃色的絲帶，下身短褲，腳上踩著夾腳拖鞋。

造型頗為奇特。

在這少年身旁，還有著一男一女，男的比較陌生，但那女孩，李洛卻是一眼將她給認了出來。

司秋穎！

那麼其他兩人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

伊粒沙，秋葉。

李洛眼神微凝，沒想到遇見的第一支紫輝小隊，竟然會是他們...

第一百七十四章舒坦沒？

狼藉的林間。

沈琊面色陰沉，他完全沒想到，短短不到十分鐘的時間，他們這支滿編的小隊，就在李洛的手中落得這幅田地。

四人之中，三人落敗，唯有他獨自苟延殘喘。

其實如果只是單論相力等級的話，李洛只是下重花種，這與師箜三人相同，甚至還要低他這個上重花種一頭。

可李洛的雙相，在對敵之時，顯露出了相當棘手的能力，水相與木相的相術配合，再加上白萌萌的那特殊的致幻能力，幾乎是讓得他們的人數優勢瞬間失效。

不愧是能夠正面擊敗都澤北軒的人。

沈琊深吸一口氣，此時他能夠感覺到周圍那一道道由水鏡射來的強光開始消散，那是因為水鏡上面的水相之力在枯竭，導致水鏡陸續的消失。

他手中閃爍著金光的長劍抬起，指向李洛，沉聲道：「李洛，你的確很厲害，我已經布局得很完美了，沒想到還是奈何不了你。」

「現在我也沒什麼招了，不過我倒是很想親自試試，紫輝學員究竟能有多強，如果你想讓我心服口服，那就單獨來打敗我吧。」

李洛神色古怪的看著他，道：「你有沒有心服口服關我屁事？」

沈琊面色一僵。

「我要的是你兜裡三分之一的徽章，難道你心服口服的話，可以多給我一些？」李洛問道。

沈琊閉嘴了，原本他還指望著激得李洛與他單打獨鬥，這樣他還可能有一絲機會，但顯然，李洛並不迂腐。

至於多掏一些徽章，那簡直就是開玩笑...

所以，沈琊沒有再多說一句廢話，神色漸漸的冷厲，鋒銳的金色相力覆蓋他的身軀，特別是手中的長劍才此時變得極為的鋒芒畢露。

顯然，沈琊是具備著金相。

李洛瞧著他渾身湧動的金相之力，倒是想起了洛嵐府的白眼狼，裴昊...看來，金相出敗類啊！

咻！

沈琊身影暴射而出，刺目劍光直指李洛。

李洛見狀，卻並未退縮，反而是手握雙刀，雙刀上，有水相之力流轉起來，隱隱間，似有水聲傳出。

兩人的身影撞在了一起。

藍色刀光與金色劍光閃電般的交擊，金鐵聲伴隨著相力衝擊，不斷的爆發。

短短數息間，兩人就已硬拼了十數回合。

沈琊的面色漸漸的凝重，明明他自身相力比李洛高一個等級，可在這種對碰中，他完全感覺不到絲毫的優勢。

他的攻勢固然凌厲兇狠，可李洛雙刀之上的水相之力，也是連綿雄渾，宛如層層波浪，將他金相之力的鋒銳，不斷的化解。

「虎將術，亂披風金刃！」

沈琊不敢有絲毫的保留，直接是將自身最為擅長的相術施展而出，只見得金光陡然爆發，宛如是百道金色利刃，刁鑽狠辣的席捲而出，籠罩李洛。

金色利刃倒映在李洛的眼瞳中，他神色不起波瀾，雙刀看似輕緩，實則急速。

水相之力流淌，雙刀宛如是兩尾靈魚，魚尾甩動，劈破了浪濤，將那席捲而來的金色利刃，盡數的斬落。

李洛嘴角泛起淡淡的笑意。

這是他這段時間所修行的一道虎將術，其名為「雙魚靈刀法」。

此術宛如遊魚，柔滑而飄渺，然而那看似輕柔的刀光掠過時，仿佛是雙魚魚鱗豎起，化為刀魚，一掠而過。

雙刀揮舞，如水流而過，密不透風，讓得沈琊那如暴雨般的攻勢，難以有絲毫的穿透。

而沈琊的面色，也是在此時變得愈發的難看，同時心中有心悸之意升起。

因為李洛至今為止，都只是在以水相之力與他對戰，那所謂的雙相，並未顯露崢嶸，然而即便如此，他這裡，已經是開始力竭。

由此可見雙方的差距。

這個李洛，果然很強。

「這個時候還分神...那也就怪不得我了。」而在此時，李洛的輕笑聲響起，將沈琊驚醒，同時他的身影陡然暴退。

但李洛一步踏出，水光於腳下蕩漾，其身影滑射而出，手中雙刀陡然合攏。

兩尾靈魚交尾，宛如水剪。

兩人的身影交錯而過。

沈琊身形踉蹌的衝出了幾步，旋即他低頭，就見到雙臂處，有兩道血線浮現出來，鮮血順著手指滴落下來。

手中的長劍，再也把握不住，哐當一聲，跌落下來。

他面色難看，身影卻是藉此前衝不停，試圖衝進密林之中。

咻！

而就在此時，前方似是有著螢光相力陡然綻放，仿佛蝴蝶飛舞，下一刻，一柄細長如蝶翼般的斑斕細劍自那相力蝴蝶中穿透而出，最後懸停在了他的喉嚨處。

沈琊望著前方，只見得那裡，一名穿著水藍色衣裙，容顏清純嬌美的少女衝著他露出甜美的笑靨。

「你跑了的話，我們找誰要徽章去呀？」她有些害羞的小聲說道。

沈琊面色陰沉，最終深深的吐了一口氣，也不再反抗，一屁股坐在地上。

李洛自身後走來，雙刀插入刀鞘，有些不盡興的道：「這就打完了嗎？你這個人，持久力有問題。」

沈琊面色發黑，咬了咬牙，道：「你才是個變態，明明相力等級比我低一個段位，但相力之雄渾，卻比我還強。」

李洛微微一笑，雖說如今他還沒有修成雙相之力，但不管如何，體內都是雙相宮，雙相種，真要論起相力雄渾，這沈琊怎麼可能比得上他？

按照李洛自身的評估，現在他兩顆相力種子內所蘊含的相力，如果加到一起的話，相師境第一段內，除非是對方擁有著上八品相，否則應該很難比他更強。

不過類似秦逐鹿，王鶴鳩，白豆豆他們，應該都已是進入到相師境第二段了，也不知道與他們正面碰撞起來，他這雙相，能不能頂得住？

「木土相如今達到了五品，但還是稍低了一些，等排位戰結束後，也該先將其提升到六品了...」李洛心中閃過這道念頭，既然短時間內無法將六品水光相提升到七品，那就先提升相對容易一些的木土相吧。

到時候兩道六品的雙相，足以媲美上八品相！

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李洛也是在沈琊對面坐了下來，他神色顯得有些悠閒，也沒有急吼吼的就要去搶奪對方的徽章。

「你現在是不是想要等待那天刀小隊再出現？」李洛笑道。

沈琊淡淡的道：「不行嗎？雖然我知道馬上將要被淘汰，但如果能看見一些讓你不爽的事情，倒是能讓我舒坦一點。」

李洛搖搖頭，沒有與他多說廢話，而是靜坐原地，陪著他等待。

這般等待持續了十分鐘左右，最後李洛與沈琊都是聽見了不遠處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

沈琊的目光投去，眼中帶著一點期待。

那裡的灌木叢被撥動，緊接著有一些人影走了出來。

沈琊眼中的期待，頓時凝固下來。

李洛偏頭看著那群人影最前方的趙闊，衝著沈琊露出笑容。

「舒坦到沒？」

（今天一章。）

第一百七十五章虧本了

當沈琊在見到趙闊等人出現在這裡的時候，心就徹底的沉了下去，顯然，天刀小隊已經直接被淘汰了。

他的一切布局，都被破得乾乾淨淨。

所以，沈琊只能長長的吐了一口氣，有些頹喪的靠在了樹幹上，道：「李洛，你贏了。」

李洛倒是沒理會他的頹喪，而是衝著趙闊他們招了招手。

「洛哥，你們這邊搞定了？」趙闊等人急忙上前，他們目光看著那一臉頹喪，毫無鬥志的沈琊，再看看此處的狼藉，就明白這邊的局面已經出現了結果。

而讓人心驚的是，這支最強的金輝小隊，在滿編的情況下，竟然被李洛，白萌萌二人給團滅了。

這是何等的兇悍啊。

宗賦等人看向李洛的目光，充滿著敬佩。

李洛衝他們笑了笑，道：「看來你們那邊也解決掉了。」

趙闊神色有些慚愧，道：「洛哥，對不住，這一次是我的問題，差點讓你也落入險境。」

這一次如果不是李洛安排了後手，那徐閣的反叛，足以讓得他們翻船，甚至還會因此連累李洛的小隊。

李洛笑著擺了擺手，道：「說這些做什麼，如果不是你們通知我這個事情，說不得我就被他們陰了一把。」

如果他沒有事先知曉總督小隊的惡意，他未必就會做這些準備，那麼到時候他們將會面對著總督小隊與天刀小隊的聯手，雖說李洛並不覺得對方真能吃得下他們，但難免會讓人有些措手不及。

那種猝不及防的感覺，李洛並不喜歡，他還是喜歡提前知曉，做好一切的準備。

而在李洛與趙闊說話間，只見得那後方樹蔭波動，有更多的人影走了出來，其中當先者，便是那個耶華。

「石頭娃。」李洛衝著他揚了揚手。

耶華臉色一黑，怒道：「不準叫我石頭娃！」

「這次謝了啊，石頭娃。」李洛笑容燦爛的道。

之前與耶華不打不相識，之後李洛不僅放過了他們小隊，而且還給予了積分，其當時的要求，就是讓耶華隨時注意他的信號，同時想辦法找幾支金輝小隊前來備用。

當時他更多只是未雨綢繆，畢竟他也不可能猜到徐閣那個小隊竟然會是對方安排的，他只是單純的覺得，對方要對付他的消息太容易的散播開來，並且被趙闊等人知悉，這指不定暗中還有一些其他的準備。

若是以結果論來看的話，李洛此次的應對，堪稱是完美。

對於屢教不改的李洛，耶華也是有些無語，只能無力的揮了揮手：「懶得跟你廢話，既然這裡事情搞完了，我覺得你應該結個帳了。」

他指了指身後的四支金輝小隊，正是他們先前攔住了總督小隊埋伏在這裡的三支小隊。

「我的報酬之前已經收過了，但我答應了他們，只要過來露個臉，每個隊就能夠得到一枚金色徽章。」

李洛聞言，嘴角忍不住的抽搐了一下，好你個石頭娃，我叫你找幫手，你這開價也有點狠吧？一支隊伍一枚金色徽章，這四支隊伍，豈不是四枚徽章，那就是四百積分啊！

這個價格，不可謂不高昂。

「喂，我說你不會不認帳吧...」

耶華瞪向李洛：「這個價格雖然貴了點，但也沒辦法啊，其他小隊一聽要對付總督小隊，都不敢插手，畢竟人家怎麼說都是排名第一的金輝小隊。」

李洛無奈的搖搖頭，直接從兜裡掏出四枚金色徽章拋了過去，雖說有些心疼，但他真幹不出不認帳的事情，畢竟人家好歹是來幫他的。

耶華接過徽章，然後分給了四支小隊，同時道：「趕緊走，小心他心裡不忿，把你們都給洗劫了。」

四支金輝小隊皆是心滿意足，衝著李洛笑道：「洛哥，下次有這種好事，記得繼續找我們啊。」

然後勾肩搭背的離去了。

李洛望著他們離去的身影，有些憂傷的嘆了一口氣，奮鬥了半天，他竟然差點成為幫別人打工的。

四百積分啊。

「那沒事，我也走了啊。」耶華揮了揮手，他感覺李洛看他的目光有點不對勁，這傢伙不會喪心病狂的想要把他給搶了吧？

於是他趕緊轉身溜走。

李洛望著他的背影，沒好氣的笑了笑，旋即道：「謝了，以後有事，可以來找我，不過記住，我也是收費的。」

「請不起請不起。」耶華遠遠的回了一句，便是迅速的走了。

目送耶華等人離去，李洛這才轉身，面無表情的看向沈琊，伸手將他胸口的金色徽章扯了下來，然後將他兜裡的金色徽章盡數的掏了出來，收取了五分之一作為戰利品。

但這樣算下來，也就才三百多積分到手。

媽的，還虧一點。

李洛感到有點糟心。

「洛哥，我們收割了天刀小隊跟徐閣他們，一共得到了四百多分，我們給你補助一點吧。」趙闊有些過意不去的說道。

李洛白了他一眼，根本就沒接這話，趙闊他們這支隊伍的實力，在金輝小隊中只能算是中遊，他們獲得積分的難度很高，眼下這些積分，恐怕就要算是他們所能夠達到的極限了。

他怎麼可能會讓趙闊掏分。

「看來我們這裡的積分，還不夠你付出去的。」那沈琊見狀，則是忍不住的笑道，感覺總算是出了一口氣。

李洛慢條斯理的道：「帳不是這麼算的，之所以會對付你們，只是為了之後在對付王鶴鳩他們時，沒有礙眼的小老鼠罷了。」

「只要解決了金門小隊，還怕積分不夠嗎？」

沈琊冷笑一聲，道：「想要對付金門小隊，最後誰吃了誰，還真是不一定呢。」

「李洛，我等著你們的「好消息」。」

李洛伸了個懶腰，點點頭，道：「誰輸誰贏都跟你們沒啥關係了，這次的排位戰，你們也該到此結束了。」

沈琊面沉如水，想必心中也是有些不爽，畢竟以他們小隊的實力，如果不是遇見李洛他們的話，顯然會走得更遠，同時獲得更多的積分。

李洛抬起頭，看了一眼漸漸西落的太陽，當太陽徹底落下時，也就是此次月考結束的時候了。

辛符，白萌萌也是在此時出現在了李洛身後。

他看了兩人一眼，笑了笑。

「雜魚現在終於理清乾淨了...」

「我覺得，應該是開始吃正餐的時候了。」

今日一更

第一百七十章匯合

兩支紫輝小隊，隔著溪流相望，氣氛在此時瞬間凝滯。

半晌後，李洛緩緩的站起身，臉龐上有著笑容浮現出來：「三位同學，好巧啊。」

背在身後的手掌輕輕晃了晃。

不遠處的辛符身影直接是化為陰影消失而去。

白萌萌也是退後兩步，立於李洛後方，相力漸漸運轉，處於戒備狀態。

在那樹林外，伊粒沙三人的目光也是盯著李洛看了片刻，旋即身為隊長的伊粒沙臉龐上有笑容堆出來：「沒想到會在這裡遇見李洛同學你們，真是巧。」

雙方目光對視，皆是露出友好的笑容。

然而笑完後，又有點冷場。

伊粒沙忍不住的揉了揉臉，道：「如果我說我們真的只是路過，不知道你會不會信？」

言語隱晦的說明他們並非是衝著你們而來，只是真的碰巧在這裡撞見。

李洛盯著伊粒沙看了數息，笑道：「了解，那咱們先就此別過？」

「這樣最好！」

伊粒沙悄悄的鬆了一口氣，對於李洛這支隊伍，其實他也是抱著極大的忌憚，畢竟在那擇師賽上，李洛曾經打敗了都澤北軒，其身懷雙相，絕對是強敵。

眼下這個時候，正是找金輝小隊，銀輝小隊刷分的階段，如果他們直接在這裡跟李洛這支紫輝小隊正面硬碰起來，輸了就不說了，不僅被淘汰，還得送出三分之一的戰利分，而就算贏了，按照伊粒沙的估計，那恐怕也會是慘勝，萬一到時候被其他的金輝小隊撿了便宜，真的是哭都沒地方哭。

所以現在絕對不是跟紫輝小隊開戰的最好時機。

他相信，李洛多半也是相同的想法，畢竟雙方之前也沒什麼恩怨，沒必要在這個時候硬鬥一場。

隨著兩名隊長各自隱晦的表達了想法，他們的神色也都放緩了一些。

李洛視線在伊粒沙身旁的司秋穎身上停了停，後者自從出現後，目光就一直在他的身上沒動過。

李洛迎著她的目光，衝著她和善的笑了笑，身影便是緩緩後退，待得退出了彼此攻擊範圍後，方才轉身離去。

隨著李洛這支小隊的離去，伊粒沙這才徹底的鬆了一口氣，道：「真是驚險，差點就在這裡開啟決戰了。」

「其實跟他們碰碰也不是壞事，對於李洛的雙相，我也是很好奇究竟有多厲害。」在伊粒沙身旁，名為千葉的少年倒是有些戰意。

「一旦碰了，就收不住手了，你想要積分還是想要一時爽快？」伊粒沙感嘆一聲，說道。

千葉想了想，笑道：「那當然還是積分更重要。」

「以後總歸會有機會的，但顯然不是現在。」伊粒沙笑笑。

他們說話時，司秋穎倒是未曾開口，她的眸光望著李洛離去的方向，其實對於自己這位隊長的實力，她是很清楚的，雖說在此前那不知誰人做的新生實力榜上，伊粒沙排名要比都澤北軒落後一點，但對於兩人都比較熟悉的她卻知曉，伊粒沙的實力並不弱於都澤北軒。

而身為金雀府的大小姐，司秋穎也見過不少的天才，但連她都認同伊粒沙的天賦，可見這位隊長並非是尋常之人。

可今日，這位她所認同的隊長，在面對著由李洛率領的小隊時，卻是顯露出了不少的忌憚，雖說這有著時機不合適的原因，但也足以說明如今李洛的實力。

這讓得司秋穎有些恍惚，幾個月前，李洛剛剛來到大夏城時，她可從未想過，那個自小小南風城而來的少府主，竟然能夠在這雲集了大夏眾多年輕天驕的聖玄星學府中脫穎而出。

而在當日，姜青娥說，說不定李洛就能夠成為聖玄星學府新生第一人。

那時候的司秋穎對此嗤之以鼻，只當姜青娥是在給李洛面子，可現在...司秋穎有些不太確定了。

「秋穎，走了。」

當司秋穎心緒複雜的時候，伊粒沙的聲音傳來，她回過神，便是見到兩名隊友已經轉身對著與先前李洛他們截然相反的方向走去。

於是司秋穎也就將情緒收斂起來，她再度看了一眼李洛離去的方向，然後轉身跟上了隊友。

至於李洛究竟能不能有資格成為聖玄星學府新生第一人，或許，這一次的排位戰，就能夠看出一些端倪了。

...

而李洛三人在與伊粒沙小隊和平散場後，則是一路疾行。

沿途運氣不錯的遇見了兩支金輝小隊，三支銀輝小隊，順手解決，再次收割了一波積分。

同樣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李洛發現了一些獨特的印記，那是之前與趙闊他們約定好的記號。

只要按照這些記號的路線前行，就能夠與趙闊他們碰頭。

而之前按照計劃，趙闊他們會想辦法跟蹤「總督小隊」，也就是說，現在他們離總督小隊也不算遠了。

這支總督小隊實力不弱，而且對他懷有針對之意，如果最後李洛需要與「金門小隊」決戰的話，那麼這個隱患就必須提前淘汰掉。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小隊的速度也是開始加快。

一處密林中。

幾道人影或坐或立，還有人望風，總共八人，顯然是兩支金輝小隊。

正是趙闊，宗賦等人，而另外四人小隊則是他們找來的幫手。

「趙闊，李洛他們那個小隊，真的願意幫我們嗎？你是不是把你們的關係誇張了？」那四人小隊的隊長顯然是等待了有一段時間了，忍不住的問道。

他的隊友也是神色有些狐疑，趙闊雖然也是出自南風學府，但實力卻只能說是一般，他之前可是信誓旦旦的保證，李洛絕對會幫忙的。

但那畢竟只是趙闊的一面之詞，他們也無法確定。

「還有宗賦你們，倒也是說句話啊。」那名隊長還看向了宗賦三人。

對於趙闊，宗賦他們四人，說實在的，這名隊長稍微有點看不懂，因為四人中，趙闊的實力應該是最弱的，甚至在他看來，以趙闊的天賦，實力，能夠成為金輝學員都有點讓人感到驚訝，可眼下這四人小隊中，成為隊長來掌事的，卻反而是這個趙闊。

因為這些種種原因，這支小隊對於趙闊的態度，不能說是不屑，但的確是帶著一點輕慢。

然而趙闊神色倒是和善，仿佛並無察覺到他們的態度一般，笑道：「不要急，再等等，他們是紫輝小隊，肯定一路上要收割許多的積分，難免會耽擱，如果他們發現了印記，一定會追來的。」

宗賦也是在此時笑道：「嗯，的確這樣，徐閣隊長別急。」

那被稱為徐閣的隊長聞言道：「沒辦法不急啊，我們現在吊在「總督小隊」「天刀小隊」後面，萬一被他們察覺到端倪，到時候連跑都很難跑。」

「我只是說，如果你們沒有把握確定李洛他們會來的話，就直接跟我說明，我們也好有個心理準備。」

對於對方言語間的質疑，趙闊也是有些不愉，但還是耐著性子解釋。

不過就在此時，他突然見到宗賦站起身來，當即心頭一動，轉過頭，就見到在那林外突然出現了三道人影，然後走了進來。

那領頭者，除了李洛之外，還能是誰。

「沿途遇見了幾支小隊，稍微耽擱了點時間才把他們淘汰掉。」李洛走進林中，衝著眾人露出笑容。

他先是拍了拍趙闊的肩膀，抱怨道：「你那印記畫得實在難看，簡直跟辛符的作畫有得一比。」

然後又衝著宗賦三人笑著打了個招呼。

最後才看向徐閣等人，笑道：「不好意思，來晚了。」

那名為徐閣的金輝小隊隊長臉龐上趕緊堆上笑容，他能夠敏銳的察覺到，李洛在與趙闊說話時，顯然關係更近許多，這讓得他有些驚訝，看來此前宗賦跟他所說不假，他們這裡，能夠說動李洛的，只能是趙闊。

而他也隱隱明白，為何宗賦三人會願意讓趙闊來當隊長，這不僅是因為他做事穩妥，恐怕更多的，還有著與李洛的這一層關係。

「洛哥好，也不算晚，時間剛剛好，趙哥這邊一切都安排妥當了。」徐閣連忙笑道。

李洛點點頭，稍微了解一下情況，然後也不多說。

「既然人都齊了，那就準備動手吧。」

第一百七十一章設局

「洛哥，一個小時前，總督小隊與天刀小隊匯聚在了一起，從他們的行進路線來看，是對著比賽場地深處而去，應該是在找尋你們的蹤跡。」

山林間，一行人疾行，趙闊在給李洛講解著情報。

「總督小隊四人中，其隊長沈琊，乃是上重花種的實力，其他三位隊員，都是下重花種。」

「天刀小隊四人都是下重花種的實力，在所有的金輝小隊中，這兩支小隊算是數一數二，實力不可小覷。」

李洛微微點頭，這兩支金輝小隊比他之前遇見的所有小隊都強，如果這一次他們真的沒有什麼準備，被對方二打一的圍攻，恐怕還真是會有一些威脅。

「我們待會兩支隊伍會對付「天刀小隊」，對方實力比我們更強，即便有著人數優勢，我們也未必能夠取勝，所以還需要洛哥你們這邊的強力支援。」

「一切按照之前所說行事即可。」李洛笑道。

「不過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如果辛符來幫我們的話，可能洛哥你與萌萌就得兩人面對滿編的「總督小隊」。」趙闊看向李洛。

李洛笑了笑，道：「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趙闊聞言也就不再多說，畢竟與李洛認識這麼多年了，對他的性格還是有些了解的，既然他都這麼說，那就是真的做好了一些準備。

...

在這片山林的某處。

沈琊坐在樹下，手中輕輕的拋著摘下的野果，一顆顆的丟進嘴中，包括師箜在內的其他三名隊員，也是坐地休息。

此時樹林中有一隊人走了出來，有四人，皆是腰佩火紅長刀。

「沈琊，休息夠了就出發吧，早點找到李洛他們，把他們給洗了。」那領頭是一名高壯少年，有些不耐的說道。

「你這話說得，就跟宰自家養的豬一樣。」沈琊咧嘴一笑。

「哼，別人怕紫輝小隊，我天刀小隊卻不怕。」高壯少年冷笑道。

「行。」

沈琊率先起身，然後一揮手，兩支隊伍便是開始全速前行。

樹木自兩支隊伍兩側迅速的後退，風聲呼嘯，他們則是一言不發，保持戒備，顯露出了超過其他金輝小隊的戰鬥素質。

而這般前行了約莫十數分鐘，沈琊眼神突然一動，隱隱的感覺到有些不對勁，他轉頭看了一眼後方的天刀小隊，喊道：「柳缺，你們沒事吧？」

然而那支小隊卻是沒有回應，依舊是在悶頭趕路。

沈琊面色一沉，袖袍一揮，數道相力光矢暴射而出，直接是射向了後方那支天刀小隊，然後他便是見到，相力光矢竟是從他們的身上穿透了進去。

「幻影？」沈琊手掌一抬，疾行的小隊陡然停下，迅速靠攏。

「恐怕是李洛那支小隊裡面白萌萌的能力。」師箜迅速說道，同時相力升騰，周身仿佛有雷光轟鳴。

「這李洛還真是厲害，知道我們要對他下手，所以反而先下手為強嗎？」

沈琊笑了笑，他目光看著四周，道：「李洛，好歹也是紫輝學員，不會連露個面都不敢吧？」

「雖然激將法很低級，但它還真是挺管用。」

一句笑聲從前方傳來，沈琊看去，便是見到李洛的身影出現在一顆大樹的樹幹上，目露笑意的望著他們。

沈琊望著李洛，道：「天刀小隊被你們分割了？呵呵，身為紫輝小隊，難道還真怕我們兩支金輝小隊的聯手嗎？」

李洛笑道：「能用最小的代價幹掉對手，為什麼不用？」

沈琊嘴角浮現出一抹玩味之意，道：「能夠讓李洛隊長這麼看重，也算是我們的本事了...不過現在這裡，應該就只有你和白萌萌吧？辛符則是被派去支援那趙闊他們了，是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吃下天刀小隊嗎？」

李洛雙目虛眯了一下。

「是不是很奇怪我為何會知道你們的計劃？」沈琊嘴角的笑容漸漸的擴散。

李洛面龐上的神情漸漸的收斂起來，緩緩出聲：「想要和趙闊他們聯手的那支隊伍...是你們安排的吧？」

沈琊眼中浮現出訝異之色，笑道：「李洛隊長，你的直覺，真的很敏銳啊。」

「沒錯，那支小隊的確是我們安排的，其實這個計劃，還是師箜提議的，他知曉那個趙闊與你的關係，所以我們才做了這場針對你的局...」

「所以，現在的你還覺得，趙闊那支小隊以及辛符，還能夠回得來嗎？」

李洛的眉頭，緩緩皺起。

...

轟！

一道道強悍的相力，於林間爆發。

十數道人影交錯，皆是彼此奮力的進攻，仔細看去，正是趙闊以及徐閣的兩支小隊，而他們所圍攻的那支隊伍，則是天刀小隊。

而天刀小隊所顯露的實力顯然不俗，即便是面對著兩支金輝小隊的圍攻，依舊顯得進退有據。

「徐閣隊長，你們可別留手了，直接全力進攻，洛哥那邊兩人可是壓力不小啊！」戰鬥持續了片刻，趙闊見到久攻不下，不由得大喝道。

徐閣的身影出現在趙闊身旁，他面色凝重的點頭，沉聲道：「好，那我們就不再保留了！」

話音落下，他直接一掌拍出，相力滾滾，聲勢驚人。

只是，這一掌，卻並非是拍向天刀小隊，反而是落向了趙闊的後背。

不過，就當其掌風剛要落下時，一道陰影相力陡然襲來，與其掌風相撞，直接是將其震得倒飛而出。

與此同時，徐閣的三名隊員，也是突然變向，對著宗賦，池蘇三人攻去。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宗賦等人頓時色變。

「徐閣，你做什麼？！」趙闊面色鐵青，怒喝道。

「這還看不出來嗎？這是一個局，你們不過只是其中的魚餌罷了！」天刀小隊的隊長柳缺大笑一聲，他手持赤紅長刀，猛的對著一處陰影劈斬而下，火紅相力席捲，宛如火焰燎原。

「辛符，你救了他，但你也露了影了！」

陰影相力呼嘯而出，黑色短刃與火紅刀光相撞，雖說火紅刀光被劈碎，但辛符的身影，也直接是被從陰影中逼了出來。

而天刀小隊其他三人，也是陡然間圍攏而來，面露譏諷的看向辛符。

「哈哈，紫輝學員又如何？這一次，還不是要被我們輪了！」

辛符手持短刃，兜帽下有些蒼白的面龐，也是在此時漸漸的變得肅然起來，顯然，他們都被總督小隊給設計了。

...

「李洛，失去了一名隊員的你，難道還想要憑藉兩人之力，對抗我們這支滿編的金輝小隊嗎？」沈琊面露笑意的盯著李洛。

李洛迎著他的笑容，面露沉吟：「其實，也不是不可能吧？」

沈琊竟然也是點點頭，道：「這個可能，我也是想過的...」

「所以，為了表達對你的足夠重視，我只能告訴你，其實，在這片山林中，我還準備了三支金輝小隊。」

說著話時，他手中的信號彈陡然升天爆炸，於天空上爆成了煙霧。

沈琊注視著那團煙霧，嘴角的笑意愈發的濃鬱。

他視線轉向李洛，有些懶散的聳了聳肩膀。

「李洛，你告訴我...這個局，你能怎麼破？」

第一百七十六章好戲開場

當李洛他們的小隊積分達到兩千八百分的時候，烈日西落，熾熱滾燙的光線也是變得溫柔起來。

只是這溫柔的霞光對於還在場中的所有學員來說，卻是帶著令人壓力大增的緊迫感...因為這代表著排位戰接近尾聲，這也說明，最後的激戰將會來臨。

而眼下還能夠留在場中的隊伍，必然都是經歷了好幾場的戰鬥，實力與經驗都不容小覷。

嗡！

就在此時，這片遼闊的大地上，突然有著五道紫色光柱沖天而起，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這五道紫色光柱，代表著五支紫輝小隊的位置。

而將其標明出來，一是為了加速排位戰的進程，二也是為了給這些紫輝小隊創造對碰的機會。

畢竟在此前，五支紫輝小隊都是心照不宣的在從金輝，銀輝小隊那裡刷分，眼下比賽快結束了，總得貢獻一場精彩的交手吧？

而且這五支小隊的光柱還各不相同，那一道夾雜著青光濃鬱的紫色光柱，必然是白豆豆的「風騎小隊」，而偏向綠色的，應該是王鶴鳩的「金門小隊」，偏黃色的光柱代表的是伊粒沙他們的「一葉秋小隊」，暗紅色濃鬱的，無疑是秦逐鹿的「清月小隊」，最後一個偏藍色的光柱，則是李洛他們的「正義小隊」。

這種準確的標明，也是在給予一些金輝小隊指示，如果哪個金輝小隊有勇氣的話，也可以去嘗試跟紫輝小隊過過招，如果贏了的話，那顯然是一筆巨大的收入。

當然，最終會這麼選擇的金輝小隊恐怕不會多，畢竟有時候光有勇氣，只會變成送分童子。

而隨著這五支紫輝光柱的出現，比賽場地中，氣氛也開始出現了一些變化。

...

「好戲終於要開場了。」

在比賽場地外的高臺上，五位紫輝導師關注著場中，他們望著那五道光柱，一直無所事事的目光終於是匯聚了起來。

「咦，這兩支紫輝小隊挨得很近啊。」彌爾導師突然笑道。

郗嬋導師看了看，道：「是秦逐鹿小隊和伊粒沙小隊...看來不出意料的話，他們兩個紫輝小隊會對上了。」

雖然對上秦逐鹿，伊粒沙大概率不太歡喜，但以秦逐鹿的性格，這個時間點有一支紫輝小隊出現在附近，不管是哪只小隊，他絕對是會衝上去的。

「看來伊粒沙他們要倒黴了。」楚子導師笑道。

曹聖導師搖搖頭，道：「你也太謙虛了，秦逐鹿三人，主要是靠他一人頂梁，呂清兒與殷月都只能輔助，而伊粒沙三人實力均衡，碰撞起來，未必就會輸。」

在這兩位導師互相謙虛時，其他的導師看了看五道光柱的位置，除了極為接近的「清月小隊」與「一葉秋」小隊外，其他的三個紫輝小隊都隔著一些距離，不過從「正義小隊」與「金門小隊」的恩怨來看，恐怕就算是山和大海也無法阻擾他們這一次的碰撞，所以他們必然是撞一次的。

這樣一來，倒是把「風騎」小隊給漏了。

也不知道他們會怎麼選擇...

沈金霄神色平淡，然後對著曹聖導師說道：「可否借酒一用？」

曹聖導師笑眯眯的點點頭，便是將面前的酒壺給推了過去。

沈金霄將面前的杯子斟滿酒水，微笑道：「好戲配美酒，這才相得益彰。」

郗嬋導師瞥了他一眼，如何不知曉他的心思，當即冷笑一聲，道：「現在做戲做這麼多，等會收不了場可怎麼辦？」

沈金霄雙眼一眯，剛欲說話，神色突然一動，與其他紫輝導師一起轉頭看向了遠處的天空，只見得那裡突然有著巨聲響徹，璀璨的相力升空，直接是在那裡的天空上形成了煙花般的文字。

仔細看去，那是一個隊名。

黑天鵝小隊。

曹聖導師見狀，忍不住的讚嘆一聲，道：「看來三星院那邊的排位戰已經分出勝負了，這第一名，又是黑天鵝小隊。」

「畢竟姜青娥在這個小隊裡面，即便三星院那邊天才學員不少，但還是很難撼動姜青娥的。」彌爾導師笑道。

「九品光明相，真是名不虛傳，據說今年姜青娥就會挑戰七星柱了...如果她成功，將會打破聖玄星學府的記錄，成為獲得七星柱稱號最早的學員。」楚子導師感嘆道。

其他紫輝導師對此，也是只能稱嘆一聲，九品之相，當真驚人。

沈金霄則是對此一直保持著沉默，他沒有多看那邊的煙花一眼，目光看了看面前斟滿酒水的酒杯，突然間感覺這酒水的香味仿佛都散了一半。

呼。

他在心中吐了一口氣，目光轉向一星院這邊的場地。

希望這邊，能保住他剩下的酒香吧。

...

「我們現在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去找附近的「一葉秋小隊」，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去洗劫其他的金輝小隊，現在這個時間段，金輝小隊也是在漸漸的被吸引過來。」

在一處高地上，呂清兒眸光看向殷月，然後又帶著一些無奈的看了看坐在十米之外的秦逐鹿。

殷月性格文雅，她輕聲道：「清兒你覺得呢？」

「其實如果保守起見，為了積分想的話，這個時候去收割那些聚集而來的金輝小隊是個不錯的選擇。」

呂清兒想了想，道：「因為「一葉秋小隊」實力很強，而且很均衡，我們這邊跟他們對上，最後勝算如何，其實並不好說。」

殷月點點頭，道：「清兒說得對。」

不過最終兩女都看向了秦逐鹿，畢竟他還是隊長。

而秦逐鹿被她們的目光看著，就感覺渾身有些難受，他嘴唇動了動，低沉的道：「打金輝小隊一點意思都沒有。」

「我們要的是積分，只要積分夠，有沒有意思都無所謂吧。」殷月說道，她其實不太喜歡跟人打架，特別是實力過於厲害的人。

如果是平常，秦逐鹿恐怕都不想跟兩個女同學爭辯，但眼下好不容易有能夠跟紫輝小隊交手的機會，他怎麼樂意放棄，所以左思右想，沉聲道：「不行，我不能放過他們，他們在挑釁我。」

呂清兒柳眉微蹙：「人家哪裡挑釁我們了？」

秦逐鹿道：「他們離我這麼近，不是在挑釁我是在幹嘛？」

呂清兒與殷月聞言，頓時一臉黑線。

你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

不過最終，兩女還是點頭答應了秦逐鹿，畢竟不管如何，人家都是隊長兼打手，還是得尊重一點他的意見。

...

在秦逐鹿他們這邊最終確定了目標時，所有人都見到，另外兩道紫色光柱開始快速的移動，而且都是在互對前行。

不出意料，那是李洛小隊與王鶴鳩小隊。

「看來沒人敢找我們「風騎小隊」的麻煩啊。」在山林某處，虞浪雙手插腰，一臉寂寞的看著另外四道紫輝光柱。

「隊長，我建議我們跟李洛他們聯手，去把那個小毒鳥給做了吧。」他轉過頭，對著白豆豆說道。

白豆豆把玩著手中的長槍，淡淡道：「二打一，有什麼意思？」

虞浪說道：「其實我是擔心萌萌被王鶴鳩他們傷到。」

白豆豆瞟了他一眼，道：「爭鬥之間，有一點傷很正常。」

她頓了頓，繼續道：「而且他們真的傷到了萌萌，我以後找他們麻煩就行了，這種時候去插手他們兩支紫輝小隊準備已久的戰鬥，我想，就算是李洛，也會不樂意的。」

虞浪一滯，他其實很想說，以他對李洛的了解，如果他們真的要去弄王鶴鳩的話，李洛恐怕會舉橫幅歡迎。

不過眼下白豆豆對此興趣顯然不高，於是他就只能放棄。

「那怎麼辦？現在就這麼等著？」虞浪無奈的說道。

「只能去找金輝小隊刷分了。」

白豆豆想了想，道：「現在我們頭頂這個光柱，其實還有著一點宣戰的效果，只要你把相力輸入進去，就可以形成一些簡單的文字在天空顯化。」

她看向虞浪，道：「要不你試試做點什麼，看能不能吸引幾支金輝小隊過來，然後順手把他們給搶了。」

虞浪愣了愣，道：「真的需要我來嗎？」

白豆豆沒好氣的道：「我和邱落都不擅長這種事情。」

虞浪見狀，點點頭，道：「那就只能給你們展示一下我獨特的本事了。」

他走上前來，一道相力自指尖湧出，最後鑽進了頭頂上方的紫色光柱中。

數息後，只見得這一道紫色光柱的上空，有相力光芒爆發，最後形成了幾個文字，光耀百裡。

白豆豆望著天空上的文字，吞了一口口水，突然有些後悔了。

因為在那天空上，一排大字耀武揚威的飄蕩。

「我是虞浪，垃圾金輝，過來幹我！」

第一百七十七章大戰開幕

在那暗中諸多目光的關注下，代表著李洛小隊與王鶴鳩小隊的兩道光柱迅速的移動，最後不出意料的接近並且碰撞在了一起。

碰撞地點位於兩座險峻大山的交匯處，一條長長的山澗將兩山分離，形成了唯一的通道。

山澗中，有飛瀑而落，綠蔭蔥鬱。

「這裡環境還不錯，你們在這裡品嘗到第一次失敗的話，應該心裡也會好受一些吧。」

王鶴鳩打量著四周的環境，然後看向對面流水潺潺的碎石灘中，那裡有著李洛與白萌萌的身影，而辛符顯然是第一時間就隱匿在了四周的陰影中。

「一般來說，一旦反派開口說這種話，翻船的概率很高。」李洛笑道。

「反派？」

王鶴鳩笑了笑：「還真當你李洛少府主是主角了？」

「至少從顏值上面來說，隊長還能夠算的。」一旁的白萌萌小聲的說道。

王鶴鳩胸口有點悶，這些女孩子難道就都這麼膚淺的嗎？一個男人，長得好看算什麼啊？一拳頭下去，他鼻子不也得塌嗎？

「不要說這些廢話了。」

都澤北軒冷冷的開口，他目光陰沉的盯著李洛，道：「這一次，擇師賽上面的債，你也該還了。」

他一步踏出，頓時有強橫的相力陡然爆發，那股相力之強，引得李洛眼神都是一凝。

「生紋段？」

這一點倒是稍微的有點出人意料，原本他以為都澤北軒踏入生紋段應該還需要一點時間的，看來之前擇師賽上的失敗，讓他很是憤怒，所以修煉是萬分的刻苦啊。

「你這暴露得也太快了，還想讓你藏一下，陰他一把呢。」王鶴鳩見到都澤北軒迫不及待的將自身實力盡數的展現，頓時無奈的一笑，然後身軀上有暗綠色的相力升騰起來，那股強度，顯然也是踏入了生紋段。

「李洛，我們這邊兩個生紋段第一紋，你那邊表面實力最強的，反而只是花種上重的辛符，而你本人，則只是花種下重...」

王鶴鳩笑得雙目虛眯成線，道：「你告訴我，這一場對決，你究竟有什麼可能？」

「所以我建議你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了，直接把徽章交給我們，豈不是還痛快點？」

鏘。

回應他的，是李洛自腰間緩緩抽出的雙刀，刀身之上，水芒高速流轉，光明暗蘊，嗡鳴之中顯露出異常鋒銳之力。

「萌萌，退後。」他的聲音比起往日，顯得要鄭重許多，顯然，面對著王鶴鳩，都澤北軒這兩位生紋段的對手，他也有著不小的壓力。

而這個時候，辛符只能在暗中等待機會，不可隨意暴露自身行跡，白萌萌更不可能暴露在前方，以她的實力，會直接被王鶴鳩，都澤北軒二人秒殺。

所以，李洛只能成為矗立在隊員前面的一堵牆。

這也是他在這個隊伍之中的定位所在。

「隊長，小心一點！」白萌萌小臉也是顯得格外的凝重，她明白此時的李洛將會承擔多大的壓力，換作其他任何只是上重花種的人，恐怕此時都沒有勇氣站在兩名生紋段強敵的對面。

李洛點點頭，旋即話不多說，身影直接疾射而出，腳掌掠過碎石灘的水面時，濺起水波漣漪擴散。

而面對著李洛的主動出手，王鶴鳩與都澤北軒倒並沒有說什麼我先單獨試試他之類的話，相力爆發間，他們直接同時間的暴射而出。

三道氣勢兇悍的身影，數息後，直接於山澗中央處，轟然相撞。

轟！

相力激湧，將這附近的溪水都是炸得沖天而起，化為漫天的水珠。

碰撞的霎那，王鶴鳩，都澤北軒身影紋絲不動，而李洛的身影卻直接是被震得倒射而退，腳掌在水面上倒滑而過。

這第一次的碰撞，李洛幾乎是被碾壓。

不過也正常，即便李洛身懷雙相，但他眼前的兩人哪個又是省油的燈，如今他們相力等級又是強於李洛，再加上兩人之力，李洛正常情況下想要抗衡無疑是難如登天。

一擊得勢，王鶴鳩與都澤北軒毫不停留，身影急追而至，道道凌厲攻勢籠罩向李洛。

李洛手持雙刀，施展出「雙魚靈刀」，精神極度集中，傾盡全力的與兩人兇悍交鋒，戰鬥幾乎是瞬間就進入到了白熱化。

鐺！鐺！

金鐵聲於山澗中迴蕩。

鐺！

李洛刀鋒接住都澤北軒暴刺而來的長槍，兩股相力震蕩時，其右側方向便是有著一柄摺扇暴刺而來，其上湧動的暗綠色相力，帶著撲鼻的腥氣。

來得兇狠而刁鑽。

不過就在此時，王鶴鳩身後的陰影突然動起來，一抹黑光暴射而出，流動著陰影相力的短刃，以一種極端狠辣的姿態，直接對著王鶴鳩後腦勺捅了下去。

突如其來的攻擊，讓得王鶴鳩眉頭一挑，但卻並沒有感覺到意外，畢竟隱藏在暗中的辛符，也一直是他與都澤北軒提防的對象。

手中摺扇陡然一收，扇面如屏障般，與那刺來的黑光短刃相撞。

相力噴發，暗綠相力滾滾湧動，將那陰影相力不斷的侵蝕，最後還對著辛符身軀反撲而去。

不過辛符身影一扭，便是化為黑光繼續潛入陰影中，消失不見。

「倒是煩人。」

王鶴鳩有些無奈，這辛符雖說無法構成太大的威脅，但卻時不時的來一下，讓你時刻都緊繃著心神，不敢有絲毫的放鬆，同時打斷你準備好的攻擊，實在是煩人至極。

但此時也想不了太多，王鶴鳩立刻抽身協助都澤北軒，攻向李洛。

現在對方所有的壓力都放在了李洛身上，只要他與都澤北軒聯手迅速的攻破李洛，那麼戰鬥就可以直接結束了。

當他們這裡在激戰時，那戚蘿子身軀上流動著暗青色的相力，她注視著場中，雙手突然一合，暗青色相力潛入到碎石灘中，化為蔓藤急速潛行。

不過就在此時，前方突然有著螢光相力席捲，於是戚蘿子所關注的戰場頓時變得有些模糊起來，一些重疊的影子讓得她無法分辨出戰場所在。

「白萌萌...」

這般變故，讓得戚蘿子眉頭一皺，看向側面，只見得那裡，白萌萌手持細長長劍，劍尖指向了她。

「隊長壓力已經很大了，你就別去給他添亂了。」白萌萌輕聲道。

戚蘿子笑道：「你想要阻攔我嗎？可是你只是一個上重白種呢，而我，可是下重花種的實力哦。」

白萌萌迎著她的目光，露出清純動人的微笑：「沒關係，你打了我，回頭我讓我姐姐再打回來。」

戚蘿子：「......」

「這樣的話...」

戚蘿子嘆了一口氣，旋即眼神一冷，只見得白萌萌腳下的碎石灘中，突然有著暗青色的相力暴射而出，直接是纏繞向了其雙腳。

「那我倒是想要試試了。」

不過，其聲音剛落，只見得那被暗青色相力纏繞住的白萌萌身影，就漸漸的虛幻，最後憑空消失。

「幻影？」戚蘿子皺眉。

「雖然不一定打得過你，但是能纏住，也算是完成任務了。」

白萌萌若有若無的聲音，似是從四面八方傳來。

戚蘿子冷笑一聲，道：「那就看看你是拖得久，還是李洛支持得久了。」

「隊長可是說過，他的優勢就是持久力。」

戚蘿子聞言一愣，旋即臉頰一紅，咬了咬牙，有罵聲傳來。

「李洛這個流氓！」

幻影遮掩中的白萌萌，大大的眼睛中，則是有著疑惑錯愕升起。

第一百七十二章破局

「還準備了三支金輝小隊...」

當李洛聽見沈琊此話時，神色顯然是微微一凝，眼下這裡就只有他與白萌萌，人數已是劣勢，如果對方再找來三支金輝小隊圍剿的話，那還真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看來為了這場局，你們可真是費盡了心思啊。」李洛緩緩說道。

對方對付他的風聲，恐怕也是故意放出去給趙闊他們知曉的，然後在此時，又安排了徐閣那支隊伍接近趙闊他們，暗示可以聯手，從而自內部知曉他們這邊的一切計劃。

甚至即便在分開了辛符後，在滿編的情況下，依舊還保持著幾分謹慎，預留了三支金輝小隊於此埋伏等待。

這一環環的布局，實在是有些讓人驚嘆。

「沒辦法，既然要對付你，當然需要給予足夠的重視。」

沈琊笑了笑，道：「這第一炮，必須打響，才能夠讓我們總督小隊脫穎而出，所以，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都得保證萬無一失。」

「當然，這些計劃，其實師箜給予了很多的建議，李洛，你不得不承認，有時候你的敵人，甚至會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

一旁，師箜眼神冰冷的道：「李洛，天蜀郡的失敗，我可是一直牢記在心，我說過，我會讓你還回來的！」

「還真是很正式的反派宣言啊。」李洛感嘆道。

沈琊身體上相力湧動，但他卻並沒有主動發動攻勢，他笑道：「李洛，我知道你雙相很強，連都澤北軒都輸在你的手上，所以我現在並不打算主動進攻你...」

他嘴角的笑意漸漸變得戲謔。

「我打算等我埋伏在此的三支金輝小隊趕來，那個時候，你會明白什麼才叫做真正的插翅難飛。」

「李洛，不好意思，你在聖玄星學府的第一敗，要由我來賦予了。」

...

轟！

林地間，一道道相力爆發，三支隊伍激戰。

天刀小隊完全沒有理會趙闊小隊，而是將其完全交給了徐閣的那支隊伍，他們四人，則是全力在圍攻辛符一人。

辛符是上重花種的實力，而天刀小隊四人則是下重花種，雖然單獨實力比前者弱一些，可當他們聯手之後，狼狽的顯然就是辛符了。

只見得他的身影在四人聯手攻勢下左右閃躲，偶爾發動的攻擊也是被對方早有所準備的盡數抵擋下來。

現在的他，完全只能憑藉著陰影相力的獨特能力，不斷的拖延時間。

「哈哈，紫輝學員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嘛，還不是只能跟猴子一樣的上躥下跳。」那天刀小隊的隊長柳缺大笑出聲，言語間滿是譏諷。

然而面對著他的譏諷，辛符卻是無動於衷，因為他知道，對方這是故意激他主動正面迎戰，可如果他真的這麼做了，那麼距離落敗也就不遠了。

真正的陰影刺客，需要懂得隱忍以及等待時機。

柳缺見到辛符絲毫不因為他的言語而動怒，眉頭也是一挑，旋即也就不再多說無用之話，開始加大攻勢。

而在另外一邊，趙闊四人，也是在全力的應對著徐閣小隊的進攻，雙方打得火熱。

「徐閣，你個狗東西，竟然敢陰我們！」趙闊面色極為的陰沉，眼中跳動著怒火，同時他又感到羞愧，那是因為李洛。

是他給李洛傳信告知了總督小隊的事，但他沒想到，他之後的行動，完全落入了總督小隊的算計中。

包括這個主動前來試圖聯手的徐閣小隊。

而因為情報的洩露，無疑也會給李洛他們帶來危機。

「呵呵，不要生氣，這只能說你們不夠小心，怪不得別人。」徐閣笑道。

趙闊陰沉道：「你這一筆，我們小隊以及洛哥的小隊，都記住了。」

徐閣面色有些不太好看，他不在意趙闊小隊，但對於李洛的紫輝小隊，顯然還是抱著幾分的懼怕，但眼下都已經走到這一步了，後悔顯然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哼，記住又能如何？還能殺了我嗎？」徐閣冷笑一聲，道。

「今天你們要是栽了，那李洛他們將會是這屆新生裡第一支被掀翻的紫輝小隊！」

「加快攻勢，解決掉他們！」他一聲暴喝。

三名隊員聞言，頓時相力激湧，再不保留，攻勢爆發，將趙闊四人逼得連連後退，眼看局面就要失控。

不過，就當徐閣等人振奮起精神，打算一鼓作氣的擊敗對方時，突然間，那前方的林中有數道相力疾射而出，直撲面門而來。

這般變故，讓得徐閣等人面色大變，急忙相迎，然後被震得狼狽後退。

「誰？！」徐閣看向那林中，驚怒道。

趙闊等人也是有些驚愕的看向那個方向，顯然不明白這突然出手的人是誰。

而在那一道道驚疑的目光中，只見得有一支金輝小隊自林中走了出來，那領頭的人，竟然是此前與李洛他們碰過面的耶華。

耶華面對著那些驚疑目光，撓了撓頭。

「請問，是你們呼叫的...「猛男打人」項目嗎？」

...

山林間，三支金輝小隊急速前行。

「快，沈琊已經發了信號，迅速趕過去，圍剿李洛！」三支隊伍前方，三名隊長迅速的交流，語氣急促。

「走，打敗一支紫輝小隊，咱們就露臉了！」

「哈哈，過癮！」

「...」

而就在他們說話間，那密林中，突然有蘊含著凌厲相力的箭矢暴射而出，突如其來的攻擊，直接是將這三支金輝小隊攪得人仰馬翻，一陣狼狽。

「是誰？！」一名金輝隊長怒喝。

隨著他的音落，只見得周圍的密林中，有四支金輝小隊走了出來。

「同學，我們井水不犯河水，沒必要來搞我們吧？」先前那三支金輝小隊見狀，面色一沉，說道。

那四支突襲的金輝小隊中，一名隊長笑了笑，道：「你們是去對付李洛他們的吧？」

先前三名金輝小隊隊長沒有答話，但心頭卻是微微一沉。

「不好意思了，我們也拿了報酬，只要將你們攔在這裡，就能拿一筆積分。」

「所以，還請給個面子，待在這裡，不要再前進了。」

那名隊長手一揮，四支金輝小隊直接就撲了出去。

...

山林深處。

李洛站在樹枝上，他眼神平淡的望著對面的沈琊四人，在對方拖延著時間的時候，他也並沒有主動進攻。

而對於他這種行為，沈琊感到有點疑惑，畢竟一旦等他的援軍抵達，今日李洛必然是沒有翻身機會，但為何李洛一點都不著急？

一時間，沈琊感覺到一點不安。

而這種不安，伴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驟然加劇。

因為他發現，他準備的三支援軍，似乎是有點超時了...

就在沈琊心中越來越不安的時候，李洛突然笑了，他盯著前者，淡淡的道：「是不是發現援軍沒按時抵達？」

沈琊，師箜等人面色漸漸難看，道：「是你做的？！」

李洛笑笑，雙掌漸漸的撫在了雙刀刀柄上，道：「我其實從來都沒小瞧你們，只不過...似乎你們太小瞧了我啊。」

「真以為我李洛，只有這副讓你們自慚形穢的外貌嗎？」

沈琊額頭青筋一跳，旋即深吸一口氣，神情漸漸平靜。

「這些援軍本來就只是為了萬全，即便沒有他們，難道你以為憑你們兩人，就能夠贏得了我們這支滿編隊伍嗎？」

「李洛，我今天，還真是吃定你了！」

沈琊一步踏出，強橫相力陡然爆發。

「動手！」

伴隨著一聲低吼，四道人影暴射而出，直指李洛。

（今日一更。）

第一百七十八章相術的配合

鐺！

李洛刀身上水芒運轉，穿過漫天水滴，與那一柄宛如野獸咆哮般的槍尖硬碰，兇悍的相力衝擊直接是將飄起的水滴盡數的震成了水霧。

李洛身軀一震，退後一步。

與此同時，一柄湧動著暗綠相力的摺扇閃電般點來，如同毒蛇般，吐著腥臭的信子。

李洛另外一隻短刀划起刀光，只見得水相之力席捲而出，形成了一面水鏡：「水光魔鏡！」

砰！

摺扇點中水鏡，強悍的毒相之力爆發，水鏡瞬間就破碎開來，只不過那反撲而出的反彈之力，倒是將那摺扇震得頓了頓，李洛也趁此時滑射而退，避開了攻勢。

可這接連與兩名強敵硬碰，對方的攻勢如暴雨般毫不留情，所以李洛握住雙刀的手掌，都是隱隱有血跡出現，雙臂更是開始刺痛。

不過好在他自身擁有著「水光相」以及木相，三種相力都擁有著一定的治癒與恢復之力，所以每當體內出現傷勢時，這三種力量的治癒性就會爆發，迅速的將傷勢給恢復。

這是李洛能夠在王鶴鳩，都澤北軒兩人聯手的暴雨攻勢下苦苦堅持下來的主要原因。

而對於李洛這種頑強力，王鶴鳩與都澤北軒也是有些驚愕，他們的攻勢明明已經將李洛壓製得連氣都喘不了一口，但李洛偏偏能夠死死的撐下去，始終不曾崩潰。

這就有些讓人感到變態了，就算水相之力擅長連綿持久，可也不至於這麼頑強的吧？

王鶴鳩目光與都澤北軒交匯了一下，皆是看出對方眼中的狠意，現在的李洛已經是強弩之末，只要他們繼續加強攻勢，必然會將其擊潰。

兩人齊齊踏出一步，相力奔湧如怒濤。

不過李洛顯然也是察覺到他們的意圖，當即急退數步，一柄短刀上有木相之力湧動，旋即陡然爆發。

「虎將術，萬樹之縛！」

四周的大樹在此時陡然震動起來，樹藤如巨蟒般暴射而至，對著王鶴鳩與都澤北軒纏繞而去。

這些樹藤之上，還有著一朵朵小花搖曳著生長出來，仿佛是在汲取著光明之力，從而引得樹藤愈發的堅韌。

這一道虎將術，李洛還在其中灌注了光明相力，將其強化。

「虎將術，重水術！」

施展出「萬樹之縛」後，李洛一口氣又是將準備許久的一道水相之術也是施展而出，只見得深藍色的水液自其嘴中噴射而出，落在了那些樹藤之上。

頓時間，那一條條樹藤揮舞的力道陡然大增，仿佛是變得極為的沉重。

而且，若是能夠觀察入微的話，則是會發現，在那些相力所化的重水中，隱隱間猶如是有著沙土在流動。

這也並非是普通的重水術，因為李洛在其中，還灌注了土相之力，這將會加重其沉重之感。

這一次李洛所施展的兩道相術，比起之前在擇師賽上面對付都澤北軒時，顯然是要更進一步的完善了。

先前他竭力抗住王鶴鳩兩人的聯手攻勢，就是在暗中運轉著水光相，木土相的力量做著這一次反擊的準備。

嗤啦！

樹藤撕裂空氣，裹挾著尖銳的破風聲，狠狠的砸向王鶴鳩與都澤北軒。

兩人見狀，也是立即鼓動相力，全力迎接。

砰！砰！

裹挾著雄渾相力的槍扇化為道道殘影，與那些砸來的樹藤碰撞，而碰撞的瞬間，王鶴鳩與都澤北軒的面色都是出現了變化。

「好沉重的力量！」

王鶴鳩眉頭緊皺，那些樹藤上面蘊含的力量，仿佛重如萬斤，一個碰撞下來，連他的手掌都微微發麻。

「這是李洛的融合相術！」

都澤北軒迅速的說道，他面色陰沉，因為此前擇師賽上，他就是敗在了李洛這兩種融合相術上面。

而且這一次，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李洛這道融合相術的威力，似乎變得更強悍了。

「不愧是雙相，即便未曾掌握雙相之力，但這融合相術，依舊是如此的難纏。」王鶴鳩感嘆一聲，說道。

「不過李洛，你真當我們沒有做好面對這種融合相術的準備嗎？」

「這種相術，第一次能夠出其不意，第二次可就沒那麼好的效果了。」

王鶴鳩深吸一口氣，只見得他的面龐上，仿佛是有著暗綠色的光紋在蠕動，最後匯聚其嘴巴的位置。

他嘴巴陡然張開，暗綠色的相力席捲而出：「虎將術，毒蝕風暴！」

嗚嗚！

暗綠色的相力仿佛是化為了劇毒風暴，對著四面八方肆虐開來，劇毒風暴與樹藤碰撞，頓時爆發出嗤嗤的聲響，樹藤上面的力量開始出現消融。

與此同時，都澤北軒也是一步踏出，同樣是張開嘴巴，深藍相力爆發：「虎將術，鯤吟！」

嗚嗚！

只見得深藍色的音波陡然爆發，橫掃開來，裹挾著王鶴鳩那劇毒風暴呼嘯，竟是將那席捲而來的樹藤，盡數的絞滅，並且對著李洛所在席捲而去。

李洛面色一變，身影急退，他倒是沒想到，王鶴鳩與都澤北軒竟然也施展出了一種相術間的配合，直接將他這次的攻勢盡數的破解。

果然，這些能夠在聖玄星學府冒尖的學員都不是省油的燈，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後，他們也開始在展現出配合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李洛的融合相術所能夠取到的優勢，也是在迅速的被削弱。

他望著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音波毒氣，其中蘊含的力量，已經相當的驚人。

李洛沉默了數息，輕聲道：「辛符，能幫我阻攔一下嗎？」

一旁的陰影攢動，辛符的聲音都比往日變得凝重了許多：「這倒是沒問題，但這種程度的攻擊，我只能擋一次，之後就沒力氣幫你了。」

「你確定你之後一個人搞得定？」

李洛笑了笑，他感受著體內兩座相宮內那兩顆在劇烈跳動的相力種子，輕輕的點了點頭。

「好。」辛符見狀，沒有再多問，只是簡單的回了一個字。

李洛身影迅速後退。

而四周的陰影則是在此時開始蠕動起來，辛符自陰影中走出，無邊的陰影如墨水般的湧出，有種鋪天蓋地之感。

前方音波毒氣滾滾而至，辛符雙手合攏，有低沉之聲響起：「影幕！」

陰影陡然爆發，仿佛是化為黑暗的世界，將這片山澗盡數的瀰漫。

音波毒氣肆虐而過，與那蔓延的黑暗影幕衝撞在了一起。

轟轟！

低沉的相力撕裂聲，不斷的於黑暗中響起。

這種僵持，持續了約莫半分鐘左右的時間，突然間，黑幕開始千瘡百孔，最後猛然被撕裂開來。

音波毒氣滾滾，將其摧毀得乾乾淨淨。

陰影中，辛符的身影狼狽的倒飛了出去，撞進了樹叢中，他無力的靠著樹幹，抹去嘴角的血跡，看著身體上染著點點暗綠色的傷痕，無奈的搖搖頭。

可惜，如果排位戰時間能延後一些的話，他就能夠踏入到生紋段了，那時候對方的優勢，就不會如同現在這麼的巨大了。

他目光看向李洛的方向，喃喃道：「隊長，接下來就看你的表演了。」

（一更。）

第一百七十三章我也喜歡

唰！

四道強橫相力升騰，那沈琊，師箜四人幾乎是同時間暴射而出，而且他們進攻的方向，也剛好是封鎖了李洛的退路，顯然是早就有所預謀。

然而，面對著四人的圍攻，李洛仿佛並未有什麼動作，站在原地，任由四人攻來。

咻！

沈琊四人的攻擊，落在了他的身上，然後穿透了過去。

李洛的身影漸漸的消散。

「是幻影！」

沈琊面色一變，有些驚怒，原來這個站在前方的李洛，一直都是一個假的！

這是那個白萌萌的能力吧？當真是煩人。

「小心，不要被分散！」沈琊一聲低喝，只要他們四人能夠聯合在一起，就算是李洛，想要以一敵四，也得付出代價。

而他的聲音落下時，突然感覺到有刺目的強光射來，讓得他條件反射般的微眯了一下眼睛。

然後下一瞬，前方李洛的身影閃現而出，直接刀光劈斬而下。

沈琊一驚，連忙運轉相力，全力迎擊而上。

然而他手中長劍與對方刀光碰撞，卻又是穿透了過去，他這一擊猶如劈斬在空氣上一般，令得他體內氣血都是有些翻湧。

「該死，又是幻影？！」

沈琊面色鐵青。

而在此時，沈琊開始發現，四周的密林中，突然有著越來越多的強光射下，而每伴隨著一道強光的照下，就會出現一個李洛的身影急速攻擊而來。

短短數息間，沈琊，師箜他們駭然的發現，四周竟然出現了十數個李洛。

「怎麼可能？那個白萌萌怎麼能夠將幻影做到這種程度？」有一名總督小隊的隊員驚駭欲絕的說道。

師箜面色難看，他強忍著眼睛刺痛，看向一道強光射來之處，然後他就發現，那裡竟然是有一堆水凝聚著，猶如是形成了一面水鏡般。

水鏡反射出強光，倒映出了李洛的身影。

「是李洛的水相之力！他之前趁我們不注意，已經以水相之力化為水鏡，懸掛四方，他以水鏡倒映白萌萌製造的幻影，從而將其規模擴大，這裡...已經被他布成了一個陣勢！」師箜急速的說道。

「小心，這些幻影裡面一定有一個是真身！」

這些話不必多說，沈琊三人也是有數，當即相力噴薄，化為道道劍光槍芒，將那些衝來的李洛身影盡數的震碎。

但這些幻影一散，又是有著源源不斷的「李洛」出現，前僕後繼的湧來。

沈琊三人面色愈發的難看，李洛這是想要用這些幻影直接來疲敝他們嗎？可他們也不敢放任這些幻影接近，不然李洛真身隱藏其中，突然暴起，誰能擋得了？

一時間，三人愈發的狼狽。

而就當他們在苦力清除著「李洛幻影」時，卻未曾發現，他們腳下的泥土，在漸漸的有著水流滲透出來。

「小心腳下！」某一刻，當沈琊感覺到腳底一涼時，目光一掃，急忙喝道。

然而喝聲剛落，腳下的土地便是陡然間化為了一片泥沼，他們雙腿頓時陷入進去。

「該死，是李洛用水相之力溶解了地面！」師箜怒道，可讓得他有些不解的是，李洛的水相之力怎麼能夠這麼快就溶解地面的？而且那悄無聲息之感，簡直跟還擁有著土相之力一般。

轟！

強橫相力自四人體內爆發，直接將泥沼炸裂，就要脫困而出。

不過就在此時，泥沼之中，突有綠光閃現，樹藤如綠蟒般的咆哮而出，纏向四人。

沈琊四人急忙斬向樹藤綠蟒，不過樹藤綠蟒攻勢太過的突然，最終有一名隊員措手不及，直接被樹藤綠蟒纏住了手腳，在其慘叫聲中，拖進了泥沼之中，瞬間沒了聲息。

其他三人見狀更是駭然，急忙傾盡全力閃身四退。

但這樣一來，他們的站位也就分散了而開。

「退！退出這片範圍！」沈琊厲聲道。

此時此刻，他終於是感覺到了李洛的難纏，這兩種相術之間的運用，讓人防不勝防。

師箜以及另外一名總督小隊的隊員聞言，毫不猶豫的抽身而退。

但這個時候，想退卻已經由不得他們了。

一道衝來的「李洛幻影」突然一抬手，竟是有著數顆光球暴射而出，直接是在一名總督隊員眼前爆炸開來，璀璨的強光於林中爆發。

啊！

那名總督小隊的隊員一聲慘叫，雙目緊閉，但手中的長槍卻是裹挾著火焰相力，對著前方橫掃，試圖阻擾李洛的進擊。

但這卻並沒有用，一柄刀光怒斬而下，其上有水芒高速運轉，一刀落下，直接斬飛長槍，同時刀柄重重的劈在了那名隊員肩膀上。

那名隊員一聲悶哼，栽倒了下去。

轟！

而就在李洛現身再次解決掉一名隊員時，突然有雷鳴聲響起，只見得師箜手持長槍，身如電光，手中槍芒如龍，宛如一道狂雷轟鳴而至。

面對著師箜的突襲，李洛笑了笑，手掌抬起，木相之力噴薄而出。

「青玉纏手！」

青木綠蟒咆哮而出，與師箜的槍芒相撞，綠光木屑飛舞，狂暴的雷霆相力，卻是無法將其穿透。

砰！

一道綠光閃爍而出，刁鑽狠辣的撞擊在師箜身軀上，兇悍的力量直接是將其撞得倒飛而出。

師箜面色難看，此前在天蜀郡，他雖然輸給了李洛，但也只是不及李洛那穿透力恐怖的一箭而已，可現在的這一次硬碰，卻是讓得他明白，現在的李洛，不論從各方面，都已經開始碾壓他。

然而此時想這些已是無用，因為李洛已經將目標轉向了他，顯然是打算趁機將他淘汰，而一旦他這裡落敗，那麼總督小隊，將會只剩沈琊一顆獨苗。

師箜身影急退，宛如電光。

另外一邊的沈琊顯然也知曉了李洛的打算，當即渾身有金色相力爆發，手中長劍凝聚著極端鋒銳的相力，整個人似一道金光，急速對著李洛暴刺而去。

而就在師箜身影急退時，他突然見到側面有著螢光相力如花粉般席捲而來，螢光倒映在眼瞳中，仿佛是一隻妖豔的蝴蝶在扇動著翅膀，令得師箜腦海出現了短暫的空白。

轟隆！

體內運轉的雷霆相力，在此時轟鳴出聲，將師箜驚醒，那眼前妖豔的蝴蝶，早已不復存在。

「是白萌萌！」師箜面色大變，因為此時他見到了在那不遠處一顆大樹下，衝著他露出甜甜笑容的白萌萌。

「嘿，別看了，那是我們隊的妹紙，你們隊只有摳腳漢。」

而就在他發現白萌萌時，一道笑聲從旁邊傳進了耳中，與此同時，師箜眼角餘光見到一隻拳頭重重的轟來，砸在了他的後腦勺上。

砰！

師箜後腦勺傳來劇痛，然後眼前就開始迅速黑暗下來。

在徹底失去知覺前，他聽見了李洛的笑聲：「你這次又失敗了啊，沒事，下次繼續努力。」

於是，師箜在極端悲憤之中，昏迷了過去。

解決掉師箜，李洛這才轉身，他望著場中唯一還站著的總督小隊隊長沈琊，臉龐上有笑容浮現出來。

「聽說你最喜歡以多打少？」

李洛手中雙刀斜指地面，而白萌萌的身影，也出現在了沈琊的後方，他望著沈琊那有些陰沉的面色，笑容更盛。

「不好意思，我也喜歡...」

（今天一更，這兩天跑北京開會了，所以更新不太穩定。）

第一百七十九章姜青娥與長公主

當李洛小隊與王鶴鳩小隊開始陷入激戰的時候。

場外高臺上，諸多導師都是在盯著場內的戰鬥。

而在更遠方的一座高牆上，也有著一些稀稀拉拉的人影在觀戰，這裡的位置極好，幾乎能夠將學府內的三處比賽場地盡數的收入眼中。

一些光幕自一些建築物屋頂射出來，倒映著各處戰場中的精彩碰撞。

如今一二三星院的學員都在比賽中，所以有閒暇在這裡觀戰的人，自然只有已經不再需要參加排位戰的四星院學員。

而這些學員，是聖玄星學府中實力最強，經驗最老的一批，他們的身上有著一種看似散漫，實則傲然的氣質，畢竟經過聖玄星學府三年多時間的磨練，他們絕對算得上是精英，如果將他們放出聖玄星學府，不論是五大府還是王庭或者諸多底蘊深厚的世家，都將會對他們拋出豐厚的橄欖枝。

這些四星院的學員，三三兩兩成群，眼帶笑意的看著諸多光幕，肆意的評價。

而此時，突有一道修長倩影自下方掠空而上，矯健的落在了高牆上，頓時吸引來了眾多的目光。

望著那道修長倩影，即便是高牆上這些四星院的老學員們，眼中都是有著驚豔與熱意浮現出來。

那金色的眸子，高挑的馬尾，颯爽而絕美的容顏，不是姜青娥又是誰。

面對著如今還只是三星院學員的姜青娥，即便是在場這些四星院的老學員，都不敢心懷任何的小覷，畢竟，姜青娥年底就會挑戰七星柱稱號的事情，這在學府內已經不算是什麼秘密了。

而對此，這些老學員都只能說一聲，真是猛得炸裂！

畢竟，即便是強如宮神鈞，也是在四星院時，才獲得了這個稱號，而如果姜青娥挑戰成功的話，她將會打破聖玄星學府的紀錄。

姜青娥對於那些目光，倒是未曾在意，她眸光看向一星院那邊的方向，找尋了一下，就鎖定了一處光幕中。

而就在姜青娥盯著那處光幕中時，旁邊突然有輕盈的腳步聲傳來，與此同時，她感覺到周圍投來的目光，仿佛熱意變得更強了一些。

於是她偏過頭，然後就見到一道倩影走來。

那是...長公主。

她今日倒沒有穿著盛裝宮裙，而是一套簡單而貼身的白色衣褲，顯得幹練許多，只是她的身材曲線有些過於霸道，修長白皙的脖頸下，是相當傲人的峰巒起伏，而她或許也知道這一點，所以還披了一件淺紫色的外套，稍作遮掩。

下身長褲緊緊的包裹著纖細圓潤的雙腿與翹臀，更是顯得修長窈窕。

長公主的容顏絕對屬於上乘，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的氣質與姜青娥略有不同，姜青娥颯爽而凌厲，而長公主則是要偏向於優雅與尊貴，只是在那國色天香的容貌下，也蘊含著身為長公主的一種清傲與強勢。

長公主在聖玄星學府內的名氣與熱度，從某種意義來說，絲毫不會比姜青娥低，特別是在四星院學員的心中，他們對這位長公主的傾慕，說不得還要超過對姜青娥，畢竟，這可是一個集美貌，氣質，力量，權勢於一體的女子。

「姜學妹這一次，可是提前結束了排位戰，真讓人大開眼界。」長公主款款而至，丹鳳眼帶著許些笑意，嗓音柔和。

其實這排位戰還有著一個隱藏的機制，那就是當一個隊伍的積分達到某個程度時，那麼這個小隊將會直接穩定住第一的位置，然後比賽也將會宣布結束，而不必等待日落。

不過這種機制很少被觸發，畢竟想要將積分達到這個數字，並不是什麼簡單的事情，這幾乎是要一路橫掃，並且還得打敗一些實力接近的頂尖隊伍。

姜青娥迎著長公主的眸光，道：「這一次是運氣好，兩支頂尖強隊剛好沒在我們推進的路線上，所以就僥倖提前結束了。」

長公主似笑非笑，道：「我還以為姜學妹是急著想要來看一星院這邊的戰鬥呢。」

姜青娥露出一個淺淺的笑顏，眸光轉向某處光幕，竟然並沒有否認，反而是點頭道：「的確是想要看看李洛這邊的情況。」

姜青娥這般坦然，倒是讓得長公主微微一怔，旋即道：「看來姜學妹對李洛的確很關心啊。」

「不然呢？」姜青娥淡笑一聲。

長公主搖搖頭，沒有在這上面多說，而是道：「姜學妹今年就會挑戰七星柱了？」

姜青娥點頭。

「這可是能夠破紀錄的大事呢...不過，姜學妹不會選擇我的吧？」長公主玩笑道。

姜青娥聞言也是忍不住的一笑，道：「柿子當然是挑軟的捏，殿下怎麼看，都算不到這一檔的，而我，也不會真的這麼失去理智的。」

「那我就鬆一口氣了。」長公主輕拍了拍胸，說道。

姜青娥笑著搖搖頭，她能夠感覺到，長公主主動過來，言語間皆是在釋放著善意，而她對此也是無所謂，畢竟她對長公主也沒什麼不好的感觀，若是能夠結識，對雙方都算是有益。

她在與長公主說著話時，突然察覺到一道目光從不遠處投來，視線一轉，就見到在那個方向，一道身軀挺拔的人影對著她含笑點頭。

宮神鈞。

宮神鈞周圍，圍著不少四星院的學員，他們在見到宮神鈞與姜青娥打著招呼時，似是有著一些起鬨的笑聲。

不過宮神鈞並沒理會他們，在與姜青娥點頭示意後，便是將目光轉開。

「我這位皇兄，對姜學妹倒是有些過於關注。」長公主微微一笑，似是隨意的說道。

姜青娥金色眸子倒映著天邊的落日，金霞絢爛，她的聲音平平淡淡，沒有波瀾：「朋友可做，若是越線了，那就做不成了。」

長公主眸光微閃，旋即笑意更為柔和，她眸光轉向了倒映著李洛戰鬥的那面光幕，道：「姜學妹覺得李洛這邊結果會如何？」

「眼下他已被淘汰了一名隊友，局面似乎不太好了。」

姜青娥金色眸子盯著光幕中李洛的身影，微微一笑，道：「殿下可不要小瞧了李洛，在最終結果沒有出現之前，任何的奇蹟出現在他的身上都不奇怪。」

長公主聞言，倒是笑了笑，因為她能夠感覺到，姜青娥在說這話的時候，竟然有著一點點的小驕傲。

這讓得她感到驚奇，因為就算是先前姜青娥提前結束了比賽時，都沒顯露出絲毫的自傲，但眼下在說起李洛時，倒是出現了這種情緒。

長公主上身微微彎曲，單肘觸著牆墩，傲人曲線即便是在外套的遮掩下，也忍不住的顯露了許多，不過好在此處沒有旁人，自然看不得那白皙春光。

她丹鳳眼注視著光幕中那有著灰白色頭髮的少年，捧場的輕笑一聲。

「那我倒是要看看，今天會有什麼奇蹟了...」

第一百七十四章舒坦沒？

狼藉的林間。

沈琊面色陰沉，他完全沒想到，短短不到十分鐘的時間，他們這支滿編的小隊，就在李洛的手中落得這幅田地。

四人之中，三人落敗，唯有他獨自苟延殘喘。

其實如果只是單論相力等級的話，李洛只是下重花種，這與師箜三人相同，甚至還要低他這個上重花種一頭。

可李洛的雙相，在對敵之時，顯露出了相當棘手的能力，水相與木相的相術配合，再加上白萌萌的那特殊的致幻能力，幾乎是讓得他們的人數優勢瞬間失效。

不愧是能夠正面擊敗都澤北軒的人。

沈琊深吸一口氣，此時他能夠感覺到周圍那一道道由水鏡射來的強光開始消散，那是因為水鏡上面的水相之力在枯竭，導致水鏡陸續的消失。

他手中閃爍著金光的長劍抬起，指向李洛，沉聲道：「李洛，你的確很厲害，我已經布局得很完美了，沒想到還是奈何不了你。」

「現在我也沒什麼招了，不過我倒是很想親自試試，紫輝學員究竟能有多強，如果你想讓我心服口服，那就單獨來打敗我吧。」

李洛神色古怪的看著他，道：「你有沒有心服口服關我屁事？」

沈琊面色一僵。

「我要的是你兜裡三分之一的徽章，難道你心服口服的話，可以多給我一些？」李洛問道。

沈琊閉嘴了，原本他還指望著激得李洛與他單打獨鬥，這樣他還可能有一絲機會，但顯然，李洛並不迂腐。

至於多掏一些徽章，那簡直就是開玩笑...

所以，沈琊沒有再多說一句廢話，神色漸漸的冷厲，鋒銳的金色相力覆蓋他的身軀，特別是手中的長劍才此時變得極為的鋒芒畢露。

顯然，沈琊是具備著金相。

李洛瞧著他渾身湧動的金相之力，倒是想起了洛嵐府的白眼狼，裴昊...看來，金相出敗類啊！

咻！

沈琊身影暴射而出，刺目劍光直指李洛。

李洛見狀，卻並未退縮，反而是手握雙刀，雙刀上，有水相之力流轉起來，隱隱間，似有水聲傳出。

兩人的身影撞在了一起。

藍色刀光與金色劍光閃電般的交擊，金鐵聲伴隨著相力衝擊，不斷的爆發。

短短數息間，兩人就已硬拼了十數回合。

沈琊的面色漸漸的凝重，明明他自身相力比李洛高一個等級，可在這種對碰中，他完全感覺不到絲毫的優勢。

他的攻勢固然凌厲兇狠，可李洛雙刀之上的水相之力，也是連綿雄渾，宛如層層波浪，將他金相之力的鋒銳，不斷的化解。

「虎將術，亂披風金刃！」

沈琊不敢有絲毫的保留，直接是將自身最為擅長的相術施展而出，只見得金光陡然爆發，宛如是百道金色利刃，刁鑽狠辣的席捲而出，籠罩李洛。

金色利刃倒映在李洛的眼瞳中，他神色不起波瀾，雙刀看似輕緩，實則急速。

水相之力流淌，雙刀宛如是兩尾靈魚，魚尾甩動，劈破了浪濤，將那席捲而來的金色利刃，盡數的斬落。

李洛嘴角泛起淡淡的笑意。

這是他這段時間所修行的一道虎將術，其名為「雙魚靈刀法」。

此術宛如遊魚，柔滑而飄渺，然而那看似輕柔的刀光掠過時，仿佛是雙魚魚鱗豎起，化為刀魚，一掠而過。

雙刀揮舞，如水流而過，密不透風，讓得沈琊那如暴雨般的攻勢，難以有絲毫的穿透。

而沈琊的面色，也是在此時變得愈發的難看，同時心中有心悸之意升起。

因為李洛至今為止，都只是在以水相之力與他對戰，那所謂的雙相，並未顯露崢嶸，然而即便如此，他這裡，已經是開始力竭。

由此可見雙方的差距。

這個李洛，果然很強。

「這個時候還分神...那也就怪不得我了。」而在此時，李洛的輕笑聲響起，將沈琊驚醒，同時他的身影陡然暴退。

但李洛一步踏出，水光於腳下蕩漾，其身影滑射而出，手中雙刀陡然合攏。

兩尾靈魚交尾，宛如水剪。

兩人的身影交錯而過。

沈琊身形踉蹌的衝出了幾步，旋即他低頭，就見到雙臂處，有兩道血線浮現出來，鮮血順著手指滴落下來。

手中的長劍，再也把握不住，哐當一聲，跌落下來。

他面色難看，身影卻是藉此前衝不停，試圖衝進密林之中。

咻！

而就在此時，前方似是有著螢光相力陡然綻放，仿佛蝴蝶飛舞，下一刻，一柄細長如蝶翼般的斑斕細劍自那相力蝴蝶中穿透而出，最後懸停在了他的喉嚨處。

沈琊望著前方，只見得那裡，一名穿著水藍色衣裙，容顏清純嬌美的少女衝著他露出甜美的笑靨。

「你跑了的話，我們找誰要徽章去呀？」她有些害羞的小聲說道。

沈琊面色陰沉，最終深深的吐了一口氣，也不再反抗，一屁股坐在地上。

李洛自身後走來，雙刀插入刀鞘，有些不盡興的道：「這就打完了嗎？你這個人，持久力有問題。」

沈琊面色發黑，咬了咬牙，道：「你才是個變態，明明相力等級比我低一個段位，但相力之雄渾，卻比我還強。」

李洛微微一笑，雖說如今他還沒有修成雙相之力，但不管如何，體內都是雙相宮，雙相種，真要論起相力雄渾，這沈琊怎麼可能比得上他？

按照李洛自身的評估，現在他兩顆相力種子內所蘊含的相力，如果加到一起的話，相師境第一段內，除非是對方擁有著上八品相，否則應該很難比他更強。

不過類似秦逐鹿，王鶴鳩，白豆豆他們，應該都已是進入到相師境第二段了，也不知道與他們正面碰撞起來，他這雙相，能不能頂得住？

「木土相如今達到了五品，但還是稍低了一些，等排位戰結束後，也該先將其提升到六品了...」李洛心中閃過這道念頭，既然短時間內無法將六品水光相提升到七品，那就先提升相對容易一些的木土相吧。

到時候兩道六品的雙相，足以媲美上八品相！

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李洛也是在沈琊對面坐了下來，他神色顯得有些悠閒，也沒有急吼吼的就要去搶奪對方的徽章。

「你現在是不是想要等待那天刀小隊再出現？」李洛笑道。

沈琊淡淡的道：「不行嗎？雖然我知道馬上將要被淘汰，但如果能看見一些讓你不爽的事情，倒是能讓我舒坦一點。」

李洛搖搖頭，沒有與他多說廢話，而是靜坐原地，陪著他等待。

這般等待持續了十分鐘左右，最後李洛與沈琊都是聽見了不遠處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

沈琊的目光投去，眼中帶著一點期待。

那裡的灌木叢被撥動，緊接著有一些人影走了出來。

沈琊眼中的期待，頓時凝固下來。

李洛偏頭看著那群人影最前方的趙闊，衝著沈琊露出笑容。

「舒坦到沒？」

（今天一章。）

第一百七十五章虧本了

當沈琊在見到趙闊等人出現在這裡的時候，心就徹底的沉了下去，顯然，天刀小隊已經直接被淘汰了。

他的一切布局，都被破得乾乾淨淨。

所以，沈琊只能長長的吐了一口氣，有些頹喪的靠在了樹幹上，道：「李洛，你贏了。」

李洛倒是沒理會他的頹喪，而是衝著趙闊他們招了招手。

「洛哥，你們這邊搞定了？」趙闊等人急忙上前，他們目光看著那一臉頹喪，毫無鬥志的沈琊，再看看此處的狼藉，就明白這邊的局面已經出現了結果。

而讓人心驚的是，這支最強的金輝小隊，在滿編的情況下，竟然被李洛，白萌萌二人給團滅了。

這是何等的兇悍啊。

宗賦等人看向李洛的目光，充滿著敬佩。

李洛衝他們笑了笑，道：「看來你們那邊也解決掉了。」

趙闊神色有些慚愧，道：「洛哥，對不住，這一次是我的問題，差點讓你也落入險境。」

這一次如果不是李洛安排了後手，那徐閣的反叛，足以讓得他們翻船，甚至還會因此連累李洛的小隊。

李洛笑著擺了擺手，道：「說這些做什麼，如果不是你們通知我這個事情，說不得我就被他們陰了一把。」

如果他沒有事先知曉總督小隊的惡意，他未必就會做這些準備，那麼到時候他們將會面對著總督小隊與天刀小隊的聯手，雖說李洛並不覺得對方真能吃得下他們，但難免會讓人有些措手不及。

那種猝不及防的感覺，李洛並不喜歡，他還是喜歡提前知曉，做好一切的準備。

而在李洛與趙闊說話間，只見得那後方樹蔭波動，有更多的人影走了出來，其中當先者，便是那個耶華。

「石頭娃。」李洛衝著他揚了揚手。

耶華臉色一黑，怒道：「不準叫我石頭娃！」

「這次謝了啊，石頭娃。」李洛笑容燦爛的道。

之前與耶華不打不相識，之後李洛不僅放過了他們小隊，而且還給予了積分，其當時的要求，就是讓耶華隨時注意他的信號，同時想辦法找幾支金輝小隊前來備用。

當時他更多只是未雨綢繆，畢竟他也不可能猜到徐閣那個小隊竟然會是對方安排的，他只是單純的覺得，對方要對付他的消息太容易的散播開來，並且被趙闊等人知悉，這指不定暗中還有一些其他的準備。

若是以結果論來看的話，李洛此次的應對，堪稱是完美。

對於屢教不改的李洛，耶華也是有些無語，只能無力的揮了揮手：「懶得跟你廢話，既然這裡事情搞完了，我覺得你應該結個帳了。」

他指了指身後的四支金輝小隊，正是他們先前攔住了總督小隊埋伏在這裡的三支小隊。

「我的報酬之前已經收過了，但我答應了他們，只要過來露個臉，每個隊就能夠得到一枚金色徽章。」

李洛聞言，嘴角忍不住的抽搐了一下，好你個石頭娃，我叫你找幫手，你這開價也有點狠吧？一支隊伍一枚金色徽章，這四支隊伍，豈不是四枚徽章，那就是四百積分啊！

這個價格，不可謂不高昂。

「喂，我說你不會不認帳吧...」

耶華瞪向李洛：「這個價格雖然貴了點，但也沒辦法啊，其他小隊一聽要對付總督小隊，都不敢插手，畢竟人家怎麼說都是排名第一的金輝小隊。」

李洛無奈的搖搖頭，直接從兜裡掏出四枚金色徽章拋了過去，雖說有些心疼，但他真幹不出不認帳的事情，畢竟人家好歹是來幫他的。

耶華接過徽章，然後分給了四支小隊，同時道：「趕緊走，小心他心裡不忿，把你們都給洗劫了。」

四支金輝小隊皆是心滿意足，衝著李洛笑道：「洛哥，下次有這種好事，記得繼續找我們啊。」

然後勾肩搭背的離去了。

李洛望著他們離去的身影，有些憂傷的嘆了一口氣，奮鬥了半天，他竟然差點成為幫別人打工的。

四百積分啊。

「那沒事，我也走了啊。」耶華揮了揮手，他感覺李洛看他的目光有點不對勁，這傢伙不會喪心病狂的想要把他給搶了吧？

於是他趕緊轉身溜走。

李洛望著他的背影，沒好氣的笑了笑，旋即道：「謝了，以後有事，可以來找我，不過記住，我也是收費的。」

「請不起請不起。」耶華遠遠的回了一句，便是迅速的走了。

目送耶華等人離去，李洛這才轉身，面無表情的看向沈琊，伸手將他胸口的金色徽章扯了下來，然後將他兜裡的金色徽章盡數的掏了出來，收取了五分之一作為戰利品。

但這樣算下來，也就才三百多積分到手。

媽的，還虧一點。

李洛感到有點糟心。

「洛哥，我們收割了天刀小隊跟徐閣他們，一共得到了四百多分，我們給你補助一點吧。」趙闊有些過意不去的說道。

李洛白了他一眼，根本就沒接這話，趙闊他們這支隊伍的實力，在金輝小隊中只能算是中遊，他們獲得積分的難度很高，眼下這些積分，恐怕就要算是他們所能夠達到的極限了。

他怎麼可能會讓趙闊掏分。

「看來我們這裡的積分，還不夠你付出去的。」那沈琊見狀，則是忍不住的笑道，感覺總算是出了一口氣。

李洛慢條斯理的道：「帳不是這麼算的，之所以會對付你們，只是為了之後在對付王鶴鳩他們時，沒有礙眼的小老鼠罷了。」

「只要解決了金門小隊，還怕積分不夠嗎？」

沈琊冷笑一聲，道：「想要對付金門小隊，最後誰吃了誰，還真是不一定呢。」

「李洛，我等著你們的「好消息」。」

李洛伸了個懶腰，點點頭，道：「誰輸誰贏都跟你們沒啥關係了，這次的排位戰，你們也該到此結束了。」

沈琊面沉如水，想必心中也是有些不爽，畢竟以他們小隊的實力，如果不是遇見李洛他們的話，顯然會走得更遠，同時獲得更多的積分。

李洛抬起頭，看了一眼漸漸西落的太陽，當太陽徹底落下時，也就是此次月考結束的時候了。

辛符，白萌萌也是在此時出現在了李洛身後。

他看了兩人一眼，笑了笑。

「雜魚現在終於理清乾淨了...」

「我覺得，應該是開始吃正餐的時候了。」

今日一更

第一百八十章雙相之力

滿地狼藉的山澗中。

王鶴鳩，都澤北軒自毒霧中緩步走出，他們看了一眼辛符所在的位置，臉龐上都是帶著許些的笑意。

「李洛，現在你們的隊伍已經減員了。」王鶴鳩視線轉向前方的李洛，先前辛符雖然阻攔了他們兩人的攻勢，但同樣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最起碼，在接下來的戰鬥中，辛符沒有出手的力氣了。

而失去了辛符的暗中窺伺，他們也能夠集中力量來對付李洛，所以這場戰鬥，他們金門小隊已經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你還能怎麼翻盤？」都澤北軒也是面露冷笑，盯著李洛。

李洛望著兩人，神色倒是頗為的平靜，道：「知道嗎？絕地翻盤，是主角具備的特質之一。」

王鶴鳩好笑道：「還在做著你的春秋大夢嗎？李洛，能夠進入到聖玄星學府的學員，每一個人以前都認為自己是主角，因為他們被萬人追捧，視為天才。」

「可當他們到了聖玄星學府後，方才會明白，其實，他們就只是比常人優秀一點而已，在這裡，有的是比他們更優秀的人。」

「你...也應該醒來了。」

李洛搖了搖頭，感嘆道：「看來你還是不相信。」

「那麼我就再跟你說說主角具備的特質之二，那就是...喜歡在戰鬥中，達成突破。」

呼。

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這一刻，四周的天地能量似乎是有些躁動起來，然後王鶴鳩與都澤北軒就有些震驚的見到，有兩種天地能量在此時滾滾的對著李洛體內湧去。

那是水相能量以及木相能量！

而隨著這兩種能量的灌注，李洛體內釋放出來的相力波動，也是在此時節節攀升，短短片刻的時間，他的相力等級，便是達到了上重花種的層次。

提升了一個小段位。

王鶴鳩，都澤北軒望著氣勢增強了一大截的李洛，面色略微的有點不好看了。

「現在相信了吧？」李洛露出溫和的笑容。

王鶴鳩淡淡的道：「你剛才是故意硬接我二人的攻擊，讓你的身體與體內的相種都處於一種極致的戰鬥狀態，繼而在那種巨大的壓力下，讓得自己體內的相種趁此完成了突破。」

「李洛，你的膽子真的很大，你也不怕萬一玩脫了，到時候內外壓力爆發，直接將你自身的相力種子給炸了嗎？」

李洛笑道：「現在來看，不是沒有炸麼？」

「而且，也不要太高估了自己，你們的確給我帶來了壓力，但想要用這股壓力把我壓爆，未免想多了一點。」

都澤北軒面無表情，道：「不過是提了一小步，從下重花種到了上重花種而已，真以為這就能夠改變什麼嗎？」

「不要拖了，解決掉他吧。」這句話是對著王鶴鳩說的。

王鶴鳩點點頭，旋即兩人又是如法炮製，鯤吟般的音波爆發，捲起劇毒之氣，宛如毒氣風暴一般對著李洛席捲而去。

聲勢有點驚人。

李洛望著那滾滾而至的音波毒氣，面色漸漸的冷肅，雙目則是一點點的閉攏，手中雙刀斜指地面。

漸漸的，兩種色澤不同的相力湧出，各自覆蓋了一柄短刀。

李洛將雙刀合攏，刀刃碰撞，然後緩緩的磨了下去。

吱吱！

刀刃互相划過的聲音，於山澗間響起。

而當兩柄短刀刀尖碰撞在一起的那個瞬間，李洛體內的兩股相力仿佛是震蕩起了一些特殊的波動，雙刀刀尖處，猶如是有璀璨強光於此刻轟然爆發！

一股驚人的相力出現。

嗡！

雙刀驟然劃下，只見得兩道約莫丈許左右的刀光交叉著暴射而出，那刀光之上所湧動的相力，遠比李洛自身的相力等級來得強橫。

僅僅數個呼吸，交叉的刀光直接是與那席捲而來的音波毒氣相撞，那一瞬，音波毒氣刺耳的聲音戛然而止，刀光過處，一切翻滾的毒氣都是被絞滅。

刀光掠過，山澗便是恢復了平靜，只留下那滿地被切割開來，開口光滑如鏡的山石。

而王鶴鳩與都澤北軒的神色，則是在此時一點點的凝固。

那眼中，有著一些驚駭升起。

他們的聯手相術，竟然直接被李洛一刀給斬沒了？

「剛才那種相力強度...」

王鶴鳩臉皮微微抽搐了一下，聲音都變得有些沙啞：「已經有些超越第一紋了。」

「是雙相之力。」都澤北軒咬了咬牙，眼中有嫉妒以及不甘湧現出來。

「不過他應該對此也掌握得不算很穩定，未必能發得出第二次...」

而當他話音還沒落下時，只見得李洛雙刀刀刃再度碰觸在一起，緩緩的滑下，最後滑至雙刀刀尖。

嗡！

又是一道交叉型，約莫丈許左右的刀光猛然暴射而出，直指王鶴鳩，都澤北軒。

兩人見狀，面色頓時一變，一聲低吼，體內相力全力爆發，同時施展出拿手的相術，與那飛速斬來的刀光硬碰在一起。

鐺！

仿佛是有金鐵聲響起，繼而相力衝擊波陡然橫掃開來，四周碎石飛濺，水流濺成了漫天水滴。

手持摺扇的王鶴鳩與手持長槍的都澤北軒腳掌自地面上滑退了十數步，雙手都是抖了抖。

面色愈發的陰沉與惱怒。

這就是雙相之力嗎？明明這李洛剛剛突破到上重花種而已，但這爆發出來的相力強度，竟然將他們兩個生紋段第一紋都給壓制了。

「雙相之力掌握極難，我覺得他只是在裝腔作勢，所以他不可能再來第三...」

不過都澤北軒的聲音還未說話，王鶴鳩便是將其打斷：「你還是少說一句吧，現在的李洛，應該的確是初步進入到了雙相之力的狀態，但這種狀態應該是極為的短暫，現在的我們，不應該繼續與他硬拼，只要我們先撤退，拖一些時間，等他退出這種狀態，那個時候，他將再無反抗之力。」

突然被打斷，都澤北軒有些不滿，但終歸沒多說什麼，畢竟眼下最重要的，還是打敗李洛。

「那就先撤吧。」

隨著都澤北軒應下，兩人身影開始急退。

不過他們身影剛動，突然黑暗的影幕湧現而至，將他們覆蓋在其中，令得他們一時間分不出方向。

叢林中，辛符將兜帽拉下來，徹底的遮住自己那因為相力枯竭而更為蒼白的面龐，艱澀的喃喃道：「隊長，真的一滴都沒有了...」

「該死，是辛符！」陰影黑幕中，都澤北軒有些惱怒，先前那次重擊，還沒讓辛符徹底施展戰鬥力嗎？

王鶴鳩也感覺到有些煩悶，這陰影黑幕也沒什麼殺傷力，但能夠隔絕他們的方向感，他們如果在裡面亂移動的話，說不定主動就送到了李洛面前。

不過，就在他們正打算強行以相力驅逐影幕時，地面突然傳來了悉悉索索的聲音，然後他們就感覺到有什麼纏住了腳裸。

「不要慌，是戚蘿子！」都澤北軒條件反射般的就要斬斷那些東西，但王鶴鳩連忙阻攔了他。

咻！

他聲音一落，那纏住他們的蔓藤陡然收回，便是將兩人扯得倒飛而出，最終射出了陰影黑幕中。

兩人的身影落在了戚蘿子身旁，王鶴鳩立即道：「先退！」

不過三人轉過身，便是見到身後的山澗的單行道突然直接是出現了十數條分離的道路，讓得人一時間分不出真假。

「是幻影。」王鶴鳩面沉如水，顯然，這是白萌萌的阻攔。

雖說這種幻影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但這個時候，足以將他們撤退的腳步拖延下來。

而此時，李洛雙目微閉，雙刀刀尖划過，仿佛是有著一顆蘊含著兩種力量的光點徐徐的落下，落入到了地面之中。

下一刻，地面破開，一株宛如翡翠般的樹以驚人的速度生長起來，枝葉茂盛，短短不過十數息間，便是成為了一顆約莫兩米左右的相力之樹。

不遠處，那王鶴鳩，都澤北軒見到這一幕，眼神突的一凝。

「這是...虎將術，栽樹成兵？」

「怎麼會生長得這麼快？他想做什麼？」

第一百八十一章翠綠木箭

相力之樹自李洛身旁生長，伸展著枝葉，其樹幹晶瑩如翡翠，閃爍著奇光，而在其根部的位置，水相之力形成的水流侵潤著根莖，不斷的湧入樹身之內。

最終水相與木相的力量於樹心的位置凝聚，兩種力量在這種形式下，高度的凝聚，壓縮在了一起。

相力之樹其他地方的翠綠之色突然開始消失，短短數息後，整棵樹就只剩下一截樹心。

只不過這一截樹心，晶瑩剔透，其中仿佛是流淌著樹汁一般，分外的奇特。

而且，誰都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這截樹心之內，蘊含著一股極為強悍的力量。

那竟然是雙相之力！

而且比起李洛先前所施展而出的刀光雙相之力，這樹心中蘊含的雙相之力，更為的穩定。

李洛那緊閉的雙目終於是在此時緩緩睜開，他衝著不遠處的王鶴鳩三人笑了笑，手掌伸出，那一截樹心落在手中，頓時木屑飛舞，最終形成了一支比較粗糙的翠綠色木箭。

李洛手中的雙刀咬合，形成了藍銀大弓。

翠綠如玉般的木箭，搭在了弓弦上，那一刻，李洛感覺手中的藍銀大弓都是在劇烈的震動起來，這是弓身有點無法承受這一支木箭中所蘊含的力量。

「看來弓箭需要升級了...」

李洛心中閃過這個想法，然後看向不遠處，那裡的王鶴鳩，都澤北軒面色也是變得極為的難看，顯然，他們都察覺到了李洛這一次攻勢的強悍。

這恐怕將會是決定勝負的一手了。

「竟然被逼到這種程度...」

王鶴鳩神色有些複雜，這一次的戰鬥，顯然比他想像的艱難了數倍，他原本以為在他與都澤北軒這實力的碾壓下，李洛小隊必然潰敗，可李洛不僅頂住了他們的壓力，而且眼下還完成了一次小突破，最重要的是，他施展出了雙相之力。

今日之後，他這新生第二名，未必都坐得穩了。

「用我們此前準備好的底牌吧...雖然還不算太熟練，但也只能試試了，本來是用來對付秦逐鹿的，但眼下如果再不用，恐怕這次的排位戰也就沒什麼用的機會了。」王鶴鳩看向都澤北軒，戚蘿子，神色肅然的道。

兩人聞言，皆是點頭，畢竟，他們也只有如此了。

戚蘿子率先出手，只見得暗青色相力湧動，仿佛是化為了蔓藤，這些蔓藤迅速纏繞而來，最後在面前形成了一根約莫丈許長，碗口粗的蔓藤管子。

仿佛炮管。

王鶴鳩手掌按在炮管上，其神色肅然，毒相之力急速的湧入其中。

與此同時，都澤北軒也是將自身的相力灌注其中，頓時，那蔓藤炮管劇烈的震蕩起來，戚蘿子竭力全力的試圖穩固。

數息後，她咬牙道：「不要再灌注了，頂不住了！」

王鶴鳩的面色也是變得蒼白了許多，他點點頭，目光與都澤北軒對視一眼，手掌猛的重重拍在炮管之上。

「毒鯤巨炮！」

轟！

下一瞬，炮管之中，仿佛是綠色火花爆發，一道相力光柱噴射而出，那光柱呈現暗綠色彩，其形如鯤，而其外層，則是被覆蓋著濃鬱的毒相之力。

這已經算是一種比較精妙的相術配合。

其威力，也格外的驚人。

「倒是有些想法...」李洛望著那毒鯤巨炮，眼中也是划過一抹訝異，而此時，他也終於是將震動的藍色大弓給穩定下來，他雙指拉開弓弦，弦如滿月，略顯粗糙的木箭，微微的抖動。

嗡！

下一瞬，手指松下，有刺耳的破風聲響起，一道碧綠光華疾射而出。

這一道木箭光華，聲勢並不強烈，甚至還比不上李洛以前所發動的光矢，可正是這普普通通之下，卻是蘊含著極為驚人的力量。

那是李洛雙相力量的體現！

咻！

短短不過數息，聲勢驚人的毒鯤巨炮就與那樸實無華的木箭光華於山澗中央碰撞。

然而，碰撞間並沒有巨聲以及狂暴的相力爆發，只見得翠綠木箭直接是穿進了毒鯤光華之中，所過之處，毒氣消散，瀾光盡退。

粗糙的翠綠木箭上，則是浮現出一道道細微的裂痕。

咻！

最終，當翠綠木箭穿出毒鯤時，毒鯤徹底的散去，而箭身上，也布滿了裂痕。

王鶴鳩三人一臉驚駭，他們也沒想到，這一次的底牌，居然都沒化解得了李洛這一箭的攻勢。

雙相之力，真的就如此變態嗎？！

布滿裂痕的翠綠木箭在距離王鶴鳩三人還有十丈距離時，開始支撐不住的爆碎開來，但依舊有著一股強橫的相力衝擊爆發橫掃。

三人首當其衝，直接就被震得倒飛而出，狼狽的撞在山壁上，皆是噴了一口鮮血，顯然受創不輕。

李洛見到這一幕，有些遺憾的搖搖頭，然後他脫力的一屁股坐在了山石上，連動手指的力氣都沒了。

那一箭，抽乾了他體內的相力。

王鶴鳩，都澤北軒三人有些艱難的爬起身來，他們看了一眼坐在山石上不動的李洛，當即也明白後者此時幾乎脫力。

「走，趁他此時力竭，我們先走！」王鶴鳩咬了咬牙，說道。

他們此時三人也是狀態極差，並不比李洛強多少，而此時他也沒想著再吃了李洛小隊了，先撤走保住他們的積分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的李洛，應該沒追擊的力氣了吧？

只要保住積分，這場戰鬥，也就只能算是平局，勉強算是保住了一些顏面。

三人攙扶著，轉身就要趕緊離去。

李洛見到三人這動作，倒是忍不住的笑了笑，雖然他和辛符都失去了戰鬥力，但你們難道忘記了，咱們小隊也是三個人的嗎？

在李洛笑著的時候，轉身欲要離去的王鶴鳩三人面色也是難看起來，因為他們見到在後方，手持如蝶翼般細劍的白萌萌，水靈靈的大眼睛正看著他們。

王鶴鳩看著白萌萌，簡直感覺到自己太陽穴都在噗噗的跳動，有種難於言語的憋屈之感。

他幾乎都忘記了，對面還有一個幾乎沒怎么正面出手的白萌萌。

如果是在正常時刻，他哪裡會將白萌萌放在眼中，可現在，他們三個人都是戰力全失，幾乎重殘，這個時候的白萌萌對於他們而言，無疑是不可匹敵的存在。

面對著神色僵硬的三人，白萌萌咬了咬嘴唇，輕聲道：「你們把徽章交出來吧...我打人會手抖，萬一到時候不小心捅到要害部位就不好啦。」

於是，三人的面色就更加難看了。

最終，王鶴鳩陰沉著臉，將胸口的徽章扯下，丟了出去，同時也將此次收穫的所有徽章都扔向了白萌萌，這其中三分之一的徽章，將會成為對方的戰利品。

白萌萌小手合攏，感激的道：「謝謝謝謝。」

然而面對著如此禮貌的白萌萌，王鶴鳩三人卻是一點都沒有得到安慰，反而是滿臉的陰沉，因為他們知道，輸在李洛小隊的手中，他們必然會被沈金霄訓斥，之後的日子，怕是有苦頭了。

（一更。）

第一百七十六章好戲開場

當李洛他們的小隊積分達到兩千八百分的時候，烈日西落，熾熱滾燙的光線也是變得溫柔起來。

只是這溫柔的霞光對於還在場中的所有學員來說，卻是帶著令人壓力大增的緊迫感...因為這代表著排位戰接近尾聲，這也說明，最後的激戰將會來臨。

而眼下還能夠留在場中的隊伍，必然都是經歷了好幾場的戰鬥，實力與經驗都不容小覷。

嗡！

就在此時，這片遼闊的大地上，突然有著五道紫色光柱沖天而起，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這五道紫色光柱，代表著五支紫輝小隊的位置。

而將其標明出來，一是為了加速排位戰的進程，二也是為了給這些紫輝小隊創造對碰的機會。

畢竟在此前，五支紫輝小隊都是心照不宣的在從金輝，銀輝小隊那裡刷分，眼下比賽快結束了，總得貢獻一場精彩的交手吧？

而且這五支小隊的光柱還各不相同，那一道夾雜著青光濃鬱的紫色光柱，必然是白豆豆的「風騎小隊」，而偏向綠色的，應該是王鶴鳩的「金門小隊」，偏黃色的光柱代表的是伊粒沙他們的「一葉秋小隊」，暗紅色濃鬱的，無疑是秦逐鹿的「清月小隊」，最後一個偏藍色的光柱，則是李洛他們的「正義小隊」。

這種準確的標明，也是在給予一些金輝小隊指示，如果哪個金輝小隊有勇氣的話，也可以去嘗試跟紫輝小隊過過招，如果贏了的話，那顯然是一筆巨大的收入。

當然，最終會這麼選擇的金輝小隊恐怕不會多，畢竟有時候光有勇氣，只會變成送分童子。

而隨著這五支紫輝光柱的出現，比賽場地中，氣氛也開始出現了一些變化。

...

「好戲終於要開場了。」

在比賽場地外的高臺上，五位紫輝導師關注著場中，他們望著那五道光柱，一直無所事事的目光終於是匯聚了起來。

「咦，這兩支紫輝小隊挨得很近啊。」彌爾導師突然笑道。

郗嬋導師看了看，道：「是秦逐鹿小隊和伊粒沙小隊...看來不出意料的話，他們兩個紫輝小隊會對上了。」

雖然對上秦逐鹿，伊粒沙大概率不太歡喜，但以秦逐鹿的性格，這個時間點有一支紫輝小隊出現在附近，不管是哪只小隊，他絕對是會衝上去的。

「看來伊粒沙他們要倒黴了。」楚子導師笑道。

曹聖導師搖搖頭，道：「你也太謙虛了，秦逐鹿三人，主要是靠他一人頂梁，呂清兒與殷月都只能輔助，而伊粒沙三人實力均衡，碰撞起來，未必就會輸。」

在這兩位導師互相謙虛時，其他的導師看了看五道光柱的位置，除了極為接近的「清月小隊」與「一葉秋」小隊外，其他的三個紫輝小隊都隔著一些距離，不過從「正義小隊」與「金門小隊」的恩怨來看，恐怕就算是山和大海也無法阻擾他們這一次的碰撞，所以他們必然是撞一次的。

這樣一來，倒是把「風騎」小隊給漏了。

也不知道他們會怎麼選擇...

沈金霄神色平淡，然後對著曹聖導師說道：「可否借酒一用？」

曹聖導師笑眯眯的點點頭，便是將面前的酒壺給推了過去。

沈金霄將面前的杯子斟滿酒水，微笑道：「好戲配美酒，這才相得益彰。」

郗嬋導師瞥了他一眼，如何不知曉他的心思，當即冷笑一聲，道：「現在做戲做這麼多，等會收不了場可怎麼辦？」

沈金霄雙眼一眯，剛欲說話，神色突然一動，與其他紫輝導師一起轉頭看向了遠處的天空，只見得那裡突然有著巨聲響徹，璀璨的相力升空，直接是在那裡的天空上形成了煙花般的文字。

仔細看去，那是一個隊名。

黑天鵝小隊。

曹聖導師見狀，忍不住的讚嘆一聲，道：「看來三星院那邊的排位戰已經分出勝負了，這第一名，又是黑天鵝小隊。」

「畢竟姜青娥在這個小隊裡面，即便三星院那邊天才學員不少，但還是很難撼動姜青娥的。」彌爾導師笑道。

「九品光明相，真是名不虛傳，據說今年姜青娥就會挑戰七星柱了...如果她成功，將會打破聖玄星學府的記錄，成為獲得七星柱稱號最早的學員。」楚子導師感嘆道。

其他紫輝導師對此，也是只能稱嘆一聲，九品之相，當真驚人。

沈金霄則是對此一直保持著沉默，他沒有多看那邊的煙花一眼，目光看了看面前斟滿酒水的酒杯，突然間感覺這酒水的香味仿佛都散了一半。

呼。

他在心中吐了一口氣，目光轉向一星院這邊的場地。

希望這邊，能保住他剩下的酒香吧。

...

「我們現在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去找附近的「一葉秋小隊」，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去洗劫其他的金輝小隊，現在這個時間段，金輝小隊也是在漸漸的被吸引過來。」

在一處高地上，呂清兒眸光看向殷月，然後又帶著一些無奈的看了看坐在十米之外的秦逐鹿。

殷月性格文雅，她輕聲道：「清兒你覺得呢？」

「其實如果保守起見，為了積分想的話，這個時候去收割那些聚集而來的金輝小隊是個不錯的選擇。」

呂清兒想了想，道：「因為「一葉秋小隊」實力很強，而且很均衡，我們這邊跟他們對上，最後勝算如何，其實並不好說。」

殷月點點頭，道：「清兒說得對。」

不過最終兩女都看向了秦逐鹿，畢竟他還是隊長。

而秦逐鹿被她們的目光看著，就感覺渾身有些難受，他嘴唇動了動，低沉的道：「打金輝小隊一點意思都沒有。」

「我們要的是積分，只要積分夠，有沒有意思都無所謂吧。」殷月說道，她其實不太喜歡跟人打架，特別是實力過於厲害的人。

如果是平常，秦逐鹿恐怕都不想跟兩個女同學爭辯，但眼下好不容易有能夠跟紫輝小隊交手的機會，他怎麼樂意放棄，所以左思右想，沉聲道：「不行，我不能放過他們，他們在挑釁我。」

呂清兒柳眉微蹙：「人家哪裡挑釁我們了？」

秦逐鹿道：「他們離我這麼近，不是在挑釁我是在幹嘛？」

呂清兒與殷月聞言，頓時一臉黑線。

你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

不過最終，兩女還是點頭答應了秦逐鹿，畢竟不管如何，人家都是隊長兼打手，還是得尊重一點他的意見。

...

在秦逐鹿他們這邊最終確定了目標時，所有人都見到，另外兩道紫色光柱開始快速的移動，而且都是在互對前行。

不出意料，那是李洛小隊與王鶴鳩小隊。

「看來沒人敢找我們「風騎小隊」的麻煩啊。」在山林某處，虞浪雙手插腰，一臉寂寞的看著另外四道紫輝光柱。

「隊長，我建議我們跟李洛他們聯手，去把那個小毒鳥給做了吧。」他轉過頭，對著白豆豆說道。

白豆豆把玩著手中的長槍，淡淡道：「二打一，有什麼意思？」

虞浪說道：「其實我是擔心萌萌被王鶴鳩他們傷到。」

白豆豆瞟了他一眼，道：「爭鬥之間，有一點傷很正常。」

她頓了頓，繼續道：「而且他們真的傷到了萌萌，我以後找他們麻煩就行了，這種時候去插手他們兩支紫輝小隊準備已久的戰鬥，我想，就算是李洛，也會不樂意的。」

虞浪一滯，他其實很想說，以他對李洛的了解，如果他們真的要去弄王鶴鳩的話，李洛恐怕會舉橫幅歡迎。

不過眼下白豆豆對此興趣顯然不高，於是他就只能放棄。

「那怎麼辦？現在就這麼等著？」虞浪無奈的說道。

「只能去找金輝小隊刷分了。」

白豆豆想了想，道：「現在我們頭頂這個光柱，其實還有著一點宣戰的效果，只要你把相力輸入進去，就可以形成一些簡單的文字在天空顯化。」

她看向虞浪，道：「要不你試試做點什麼，看能不能吸引幾支金輝小隊過來，然後順手把他們給搶了。」

虞浪愣了愣，道：「真的需要我來嗎？」

白豆豆沒好氣的道：「我和邱落都不擅長這種事情。」

虞浪見狀，點點頭，道：「那就只能給你們展示一下我獨特的本事了。」

他走上前來，一道相力自指尖湧出，最後鑽進了頭頂上方的紫色光柱中。

數息後，只見得這一道紫色光柱的上空，有相力光芒爆發，最後形成了幾個文字，光耀百裡。

白豆豆望著天空上的文字，吞了一口口水，突然有些後悔了。

因為在那天空上，一排大字耀武揚威的飄蕩。

「我是虞浪，垃圾金輝，過來幹我！」

第一百八十二章長公主的邀請

當李洛的戰鬥出現結果時，在那學府內的高牆上，諸多目光也是將這一幕收入到了眼中。

面對著這場激戰，就算是在場的一些四星院學員，都是忍不住的挑了挑眉，神色有些驚詫與凝重。

李洛展現出來的雙相之力，實在讓人有點震驚。

這就是封侯強者的力量嗎？雖然李洛只是初步掌握了一點皮毛，但那所展現出來的威力，已是相當的讓人心驚。

未來如果李洛能夠將這種力量進一步的加深，那其實力，將會有多強？

那時候，說不定還真是有那麼一絲可能，能夠與九品相爭鋒。

姜青娥望著這種結果，絕美的容顏上泛起一抹細微的笑意，雖說她相信李洛，但顯然當結果出來後，這顆心才徹底的安定下來。

她偏頭看向長公主，此時的後者，丹鳳眼帶著一絲驚愕的盯著那一片光幕，這個結果有些出乎她的意料。

此前她說想看看奇蹟，更多還是給姜青娥捧場，實則心中倒也並非真的是覺得李洛能夠抗衡王鶴鳩，都澤北軒，但最後李洛那一箭，著實有些驚豔。

雙相之力啊，那可是連她都嚮往的力量。

心中情緒漸漸的平復，長公主眸光轉向姜青娥，盈盈笑道：「姜學妹，這場奇蹟，的確是讓人嘆為觀止，這封侯境之前的雙相之力，我可真是第一次看見。」

「李洛畢竟是師父師娘的血脈，他們二位那般出色，李洛又怎會普通。」姜青娥說道。

「陽玄侯，嵐侯是我大夏最年輕的封侯強者，當初的確是驚豔世人。」長公主贊同道。

雖然知曉這是長公主拉攏人心的手段，但連姜青娥都不得不承認，長公主的確是氣度胸懷皆具，怪不得引得許多四星院學員傾慕，敬仰。

長公主眸光流轉，突然道：「我看李洛是水相與木相？」

姜青娥點點頭。

「姜學妹應該也知曉，王上身軀有先天缺陷，需常年服藥穩固，這些年王庭也找過許多高人試圖為其醫治，但都是徒勞無功，有高人曾說，王上這缺陷，或許得擁有水相，光明相，木相這一類擁有著治療效果的相力來嘗試...」

「雖然李洛現在實力只是相師境，但不知道能否試試給王上治療一番？」長公主紅唇微啟。

姜青娥聞言，也是忍不住的感到驚愕：「殿下想讓李洛去給王上治療？」

長公主有些無奈的道：「雖然聽上去有點荒唐，但我並不想放棄任何可能存在的一絲希望，總得試試吧。」

姜青娥有點遲疑。

長公主伸出手，握住姜青娥小手，丹鳳眼誠懇的看著她：「姜學妹，你不必有其他的擔心，因為不管成不成，王庭都不會因此有怪罪之意。」

「你就當這只是一個走投無路的姐姐，為了幫助弟弟的無奈之舉吧。」

這句話，倒是讓得姜青娥略微的有點觸動，不過她也是極為聰慧之人，她明白長公主可不是什麼傻白甜，對方的城府與手腕即便是她都心有忌憚，所以長公主突然間想要李洛嘗試去治療王上，可不是什麼一時意起。

這種治療，有效果的概率太小，畢竟就連姜青娥都不相信，連一些封侯強者都做不到的事情，李洛一個小小相師境就能夠做到。

偏偏長公主還是做出了這般的請求，其實更深層的意思，還是在衝著她而來...因為只要李洛出手了，不管成與不成，洛嵐府也就算是與長公主有了一些交集，而她與長公主間，無疑關係會更進一步。

畢竟很多時候，關係的進步，只需要一個小小的契機。

說到底，還是長公主在拉攏與她之間的關係。

姜青娥心思百轉，對於長公主釋放的善意，她倒並不打算拒絕，畢竟在這大夏中，王庭始終是正統，除了聖玄星學府以及中立的金龍寶行外，他們擁有著最強的力量。

能夠與他們加強聯繫，對於洛嵐府而言，不算是壞事。

於是最終，姜青娥螓首微點，道：「殿下既然開口了，那我們自然會全力相助，只不過殿下可不要抱有什麼期望，李洛即便擁有著水相與木相，但他終歸還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

長公主國色天香般的臉頰上浮現出一抹歡喜的笑容，丹鳳眼顯得更為的狹長與嫵媚。

「那我就先謝謝姜學妹與李洛學弟了。」

「殿下客氣了。」

而在兩女這邊說話時，不遠處一群人也是在對著這邊而來，領首者，正是宮神鈞。

「呵呵，恭喜姜學妹，不僅提前結束了排位戰，而且李洛這邊也順利擊敗強敵，想必你們二人此次有望共取第一。」宮神鈞聲音爽朗的笑道。

姜青娥道：「宮學長過贊了，只是一次普通的排位戰而已，並不算什麼。」

宮神鈞笑道：「你這要求也太高了，你可能是積分第一拿到手軟，但李洛畢竟是第一次，有一個好的開頭，比什麼都重要。」

姜青娥雖然知曉宮神鈞的心思，但對方行事說話卻挑不出半點的毛病，所以她也不可能冷面相對，只能道：「那就借宮學長吉言了。」

宮神鈞含笑，然後目光轉向一旁的長公主，笑道：「鸞羽，看你一臉笑容，先前與姜學妹說什麼呢？」

長公主微微一笑，氣質雍容華貴：「沒什麼，只是回頭打算請李洛去試試治療一下王上。」

宮神鈞聞言，也是忍不住的愣了愣，旋即道：「這...試試也好。」

原本他是想要說有點荒唐，但最終還是改了口，畢竟姜青娥也在旁邊。

宮神鈞沒有在這上面多說，而是對著姜青娥笑道：「姜學妹，據說今年暗窟會開放，這是大事，到時候如果有機會的話，可得多多合作。」

姜青娥點頭。

宮神鈞見狀，也就不再多言，帶著一行人轉身而去。

長公主望著他離去的身影，這宮神鈞為人處世也是相當厲害，他的心思眾人皆知，但他偏偏能夠忍耐住，始終不對姜青娥有任何的進一步措施，或許他也非常明白，時機未到時，走錯一步，就將再無機會。

倒真是會隱忍，有其父之風。

「殿下，我也先走了，王上的事，回頭我會與李洛溝通一下，若是沒問題，找個時間就去試試。」李洛那邊的戰鬥已經出現了結果，姜青娥也就沒了繼續看下去的興趣，對著長公主說了一聲，便是輕盈的躍下了高牆。

長公主望著姜青娥離去的倩影，微微笑了笑。

姜青娥潛力很大，如果宮神鈞真的將她拉走，未來可真是會很麻煩，所以，她可不希望宮神鈞真能奪得美人心。

長公主偏過頭，望著先前李洛戰鬥的那片光幕，李洛啊李洛，你可得把你家這未婚妻給守好咯...

第一百八十三章日落

當李洛這邊的戰鬥開始落幕時，在那另外的地方，激烈的戰鬥也是逐漸的進入到了尾聲。

這是一片被狂暴相力生生撕裂般的林地，碎裂的樹木滿地都是，可見那所爆發的大戰是何等的激烈。

這裡是秦逐鹿小隊與伊粒沙小隊的戰場。

呼。

呂清兒唇角有著冰冷的寒霜之氣輕輕的吐出，她此時已是褪去了冰蠶絲手套，嬌軀上寒霜流動，附近的樹葉都是瀰漫上了一層薄薄的寒氣。

此時的她，似乎是處於一種無法動彈的情況，仔細看去，方才會發現，在她的身上，竟然是纏繞著一些鎖鏈，鎖鏈乃是由相力所化，呈現淡淡的星光色彩。

只不過這些星光鎖鏈，在寒氣的侵蝕下，在迅速的變得虛薄。

最終，寒氣將其磨滅。

呂清兒這才抬起清麗動人的俏臉，望著眼前的司秋穎，此時的後者，同樣是處於無法動彈的姿勢，鋒利的冰稜自四周空氣中延伸出來，指在她周身的要害處，只要她稍微有些異動，這些冰稜就可以直接奪走她的性命。

「秋穎同學，看來這次是我稍微勝你一點。」呂清兒輕聲說道。

司秋穎咬了咬嘴唇，有些不甘的道：「如果是在晚上，我不會輸給你的！」

她自身之相，乃是星相，所以在夜空繁星下時，她的相力方才會變得更為的活躍與強盛，眼下這個時間段對於她而言，並不算是最好的時機。

呂清兒不置可否，現在說這些毫無意義，畢竟她還想說如果是在冰寒環境中，她實力同樣能夠獲得增幅呢。

她的眸光抬起，望著前方，那裡的森林仿佛是被什麼可怕之物橫推了一般，一直延伸到森林深處。

那是秦逐鹿所造成的破壞。

「紫輝小隊，果然都不簡單。」呂清兒心中有些感嘆，他們此次衝著「一葉秋小隊」而來，原本是仗著秦逐鹿的兇名，可誰想到對方並未懼怕，反而是藉助司秋穎的星光相力，遮蔽了頭頂光柱，然後暗中襲擊，一個照面，就將小隊中殷月率先淘汰。

不過好在秦逐鹿倒是不愧他的兇名，即便是在損失一人的情況下，依舊是以一敵二，力戰伊粒沙與千葉二人。

她這邊則是對上了司秋穎，雙方激戰，最終由她險險的取得上風獲勝。

「也不知道秦逐鹿那裡怎麼樣了...」呂清兒柳眉微蹙，她經過與司秋穎的大戰，相力也是所剩不多，根本無法再有幫助秦逐鹿的力氣了。

「秦逐鹿雖然厲害，但伊粒沙與千葉聯手，未必就會輸給他！」司秋穎也是看向那個方向，開口說道。

雖然她這裡小輸一手，但並不會影響整體的局面，畢竟呂清兒即便贏了她，也是無力再支援了。

只要伊粒沙，千葉能夠聯手擋住秦逐鹿，即便不贏，但保住自身的話，那也算是平局了。

呂清兒沒有與司秋穎嘴上爭鋒，只是靜靜的等待著。

這種等待，也並未持續太久，密林深處，突然傳來了沉重的腳步聲，呂清兒與司秋穎皆是睜大美目的看去。

然後她們就見到一道壯碩的身影自林蔭中走出，滿身的煞氣撲面而來，這一瞬，連林間的鳥鳴聲都是陡然的寂靜下來。

那道身影，是秦逐鹿。

只見得此時的秦逐鹿，身體上遍布血痕，看上去極為的慘烈，但他的臉龐上，卻是洋溢著罕見的笑容，那笑容充斥著舒爽之意。

「痛快！」秦逐鹿笑聲如虎嘯般，震蕩於山林間，他隨手將手中的袋子丟向呂清兒，其中是從伊粒沙他們那裡得來的戰利徽章。

呂清兒接過袋子，鬆了一口氣。

一旁的司秋穎則是俏臉煞白，忍不住的道：「怎麼可能，連隊長跟千葉聯手，都沒擋住他？！」

「這就是個什麼怪物啊！」

...

另外的一處戰場，局面卻是極為的火熱，白豆豆，虞浪，邱落三人狂奔於山林間，風聲呼嘯，速度全開。

而三人的面色，都是有些不太好看，因為在他們的後方，足足十幾支金輝小隊結成陣型的在瘋狂追擊而來。

前方時不時的也會出現金輝小隊的阻攔身影，逼得他們不斷的轉向。

如同喪家之犬一般的狼狽。

「他媽的，這些人太過分了，怎麼來了這麼多人啊，有沒有素質啊！」

虞浪臉色發白，因為他能夠聽見後面傳來的聲音：「打死虞浪，打死虞浪！」

虞浪又慌又憤怒，這些人是不是蠢啊，這個小隊裡面我擺明只是一個工具人，就算有怒火，也不應衝著他來啊。

「前面沒路了。」突然間，白豆豆出聲，神色有些複雜。

虞浪，邱落急忙看去，果然是見到前方變成了懸崖，雲霧飄渺，顯然高度不低。

後方，一支支金輝小隊跳躍而至，神色不善。

邱落吞了一口口水，道：「要不，我們把他給交出去吧？」

虞浪震驚的看向邱落，臥槽你還是人嗎？我為這個隊伍付出這麼多，你還要把我交出去？

邱落道：「反正他們也不能真的打死你，頂多揍你一頓，這樣我們還能保住積分。」

虞浪猛烈搖頭：「這樣以後我還怎麼混？還要不要面子了？」

邱落撇嘴道：「面子這東西跟你本來就沒關係吧？」

兩人在這裡爭吵，白豆豆無奈的揮手將他們阻止了下來，道：「都別廢話了，交出隊友的事情是絕對不可能的。」

「準備全力衝刺！」

她手提長槍，眼中反而是跳動著熾熱與期盼之色。

面對著如此上頭的白豆豆，虞浪與邱落也是無奈，只能握緊長槍，下一刻，三人身軀上，風相之力震蕩起來，破風響徹間，三人宛如鐵騎般暴射而出。

在那前方，十數支實力不弱的金輝小隊也是接連呼喊，組成了一條條防線，迎接著三人的死亡衝擊。

只不過，就當雙方即將碰撞的那一刻，這天地間的光線驟然變得黯淡了一些，然後眾人就見到，天邊的夕陽，在此時徹徹底底的落下了地平線。

日落了。

所有學員都是怔了怔，旋即不約而同的將緊繃的身軀都是一點點的鬆緩了下來。

第一次排位戰，結束了啊。

虞浪與邱落都是不約而同的鬆了一口大氣，白豆豆則是眼露惋惜。

虞浪乾咳了一聲，迎上了那些忿忿中的金輝小隊，也不顧對面的神情，直接與兩人勾肩搭背。

「大家不打不相識，回頭有機會喝酒，不過你們也是真厲害，攆得紫輝小隊滿山跑。」

被虞浪捧了一下，那兩名隊長也是有點自得，道：「紫輝小隊也得怕人多啊...不過你們隊伍的那個虞浪真是太囂張了。」

「對了，你叫什麼名字？」

虞浪眨了眨眼睛，露出和善的笑容。

「我叫邱落。」

今日一更

第一百七十七章大戰開幕

在那暗中諸多目光的關注下，代表著李洛小隊與王鶴鳩小隊的兩道光柱迅速的移動，最後不出意料的接近並且碰撞在了一起。

碰撞地點位於兩座險峻大山的交匯處，一條長長的山澗將兩山分離，形成了唯一的通道。

山澗中，有飛瀑而落，綠蔭蔥鬱。

「這裡環境還不錯，你們在這裡品嘗到第一次失敗的話，應該心裡也會好受一些吧。」

王鶴鳩打量著四周的環境，然後看向對面流水潺潺的碎石灘中，那裡有著李洛與白萌萌的身影，而辛符顯然是第一時間就隱匿在了四周的陰影中。

「一般來說，一旦反派開口說這種話，翻船的概率很高。」李洛笑道。

「反派？」

王鶴鳩笑了笑：「還真當你李洛少府主是主角了？」

「至少從顏值上面來說，隊長還能夠算的。」一旁的白萌萌小聲的說道。

王鶴鳩胸口有點悶，這些女孩子難道就都這麼膚淺的嗎？一個男人，長得好看算什麼啊？一拳頭下去，他鼻子不也得塌嗎？

「不要說這些廢話了。」

都澤北軒冷冷的開口，他目光陰沉的盯著李洛，道：「這一次，擇師賽上面的債，你也該還了。」

他一步踏出，頓時有強橫的相力陡然爆發，那股相力之強，引得李洛眼神都是一凝。

「生紋段？」

這一點倒是稍微的有點出人意料，原本他以為都澤北軒踏入生紋段應該還需要一點時間的，看來之前擇師賽上的失敗，讓他很是憤怒，所以修煉是萬分的刻苦啊。

「你這暴露得也太快了，還想讓你藏一下，陰他一把呢。」王鶴鳩見到都澤北軒迫不及待的將自身實力盡數的展現，頓時無奈的一笑，然後身軀上有暗綠色的相力升騰起來，那股強度，顯然也是踏入了生紋段。

「李洛，我們這邊兩個生紋段第一紋，你那邊表面實力最強的，反而只是花種上重的辛符，而你本人，則只是花種下重...」

王鶴鳩笑得雙目虛眯成線，道：「你告訴我，這一場對決，你究竟有什麼可能？」

「所以我建議你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了，直接把徽章交給我們，豈不是還痛快點？」

鏘。

回應他的，是李洛自腰間緩緩抽出的雙刀，刀身之上，水芒高速流轉，光明暗蘊，嗡鳴之中顯露出異常鋒銳之力。

「萌萌，退後。」他的聲音比起往日，顯得要鄭重許多，顯然，面對著王鶴鳩，都澤北軒這兩位生紋段的對手，他也有著不小的壓力。

而這個時候，辛符只能在暗中等待機會，不可隨意暴露自身行跡，白萌萌更不可能暴露在前方，以她的實力，會直接被王鶴鳩，都澤北軒二人秒殺。

所以，李洛只能成為矗立在隊員前面的一堵牆。

這也是他在這個隊伍之中的定位所在。

「隊長，小心一點！」白萌萌小臉也是顯得格外的凝重，她明白此時的李洛將會承擔多大的壓力，換作其他任何只是上重花種的人，恐怕此時都沒有勇氣站在兩名生紋段強敵的對面。

李洛點點頭，旋即話不多說，身影直接疾射而出，腳掌掠過碎石灘的水面時，濺起水波漣漪擴散。

而面對著李洛的主動出手，王鶴鳩與都澤北軒倒並沒有說什麼我先單獨試試他之類的話，相力爆發間，他們直接同時間的暴射而出。

三道氣勢兇悍的身影，數息後，直接於山澗中央處，轟然相撞。

轟！

相力激湧，將這附近的溪水都是炸得沖天而起，化為漫天的水珠。

碰撞的霎那，王鶴鳩，都澤北軒身影紋絲不動，而李洛的身影卻直接是被震得倒射而退，腳掌在水面上倒滑而過。

這第一次的碰撞，李洛幾乎是被碾壓。

不過也正常，即便李洛身懷雙相，但他眼前的兩人哪個又是省油的燈，如今他們相力等級又是強於李洛，再加上兩人之力，李洛正常情況下想要抗衡無疑是難如登天。

一擊得勢，王鶴鳩與都澤北軒毫不停留，身影急追而至，道道凌厲攻勢籠罩向李洛。

李洛手持雙刀，施展出「雙魚靈刀」，精神極度集中，傾盡全力的與兩人兇悍交鋒，戰鬥幾乎是瞬間就進入到了白熱化。

鐺！鐺！

金鐵聲於山澗中迴蕩。

鐺！

李洛刀鋒接住都澤北軒暴刺而來的長槍，兩股相力震蕩時，其右側方向便是有著一柄摺扇暴刺而來，其上湧動的暗綠色相力，帶著撲鼻的腥氣。

來得兇狠而刁鑽。

不過就在此時，王鶴鳩身後的陰影突然動起來，一抹黑光暴射而出，流動著陰影相力的短刃，以一種極端狠辣的姿態，直接對著王鶴鳩後腦勺捅了下去。

突如其來的攻擊，讓得王鶴鳩眉頭一挑，但卻並沒有感覺到意外，畢竟隱藏在暗中的辛符，也一直是他與都澤北軒提防的對象。

手中摺扇陡然一收，扇面如屏障般，與那刺來的黑光短刃相撞。

相力噴發，暗綠相力滾滾湧動，將那陰影相力不斷的侵蝕，最後還對著辛符身軀反撲而去。

不過辛符身影一扭，便是化為黑光繼續潛入陰影中，消失不見。

「倒是煩人。」

王鶴鳩有些無奈，這辛符雖說無法構成太大的威脅，但卻時不時的來一下，讓你時刻都緊繃著心神，不敢有絲毫的放鬆，同時打斷你準備好的攻擊，實在是煩人至極。

但此時也想不了太多，王鶴鳩立刻抽身協助都澤北軒，攻向李洛。

現在對方所有的壓力都放在了李洛身上，只要他與都澤北軒聯手迅速的攻破李洛，那麼戰鬥就可以直接結束了。

當他們這裡在激戰時，那戚蘿子身軀上流動著暗青色的相力，她注視著場中，雙手突然一合，暗青色相力潛入到碎石灘中，化為蔓藤急速潛行。

不過就在此時，前方突然有著螢光相力席捲，於是戚蘿子所關注的戰場頓時變得有些模糊起來，一些重疊的影子讓得她無法分辨出戰場所在。

「白萌萌...」

這般變故，讓得戚蘿子眉頭一皺，看向側面，只見得那裡，白萌萌手持細長長劍，劍尖指向了她。

「隊長壓力已經很大了，你就別去給他添亂了。」白萌萌輕聲道。

戚蘿子笑道：「你想要阻攔我嗎？可是你只是一個上重白種呢，而我，可是下重花種的實力哦。」

白萌萌迎著她的目光，露出清純動人的微笑：「沒關係，你打了我，回頭我讓我姐姐再打回來。」

戚蘿子：「......」

「這樣的話...」

戚蘿子嘆了一口氣，旋即眼神一冷，只見得白萌萌腳下的碎石灘中，突然有著暗青色的相力暴射而出，直接是纏繞向了其雙腳。

「那我倒是想要試試了。」

不過，其聲音剛落，只見得那被暗青色相力纏繞住的白萌萌身影，就漸漸的虛幻，最後憑空消失。

「幻影？」戚蘿子皺眉。

「雖然不一定打得過你，但是能纏住，也算是完成任務了。」

白萌萌若有若無的聲音，似是從四面八方傳來。

戚蘿子冷笑一聲，道：「那就看看你是拖得久，還是李洛支持得久了。」

「隊長可是說過，他的優勢就是持久力。」

戚蘿子聞言一愣，旋即臉頰一紅，咬了咬牙，有罵聲傳來。

「李洛這個流氓！」

幻影遮掩中的白萌萌，大大的眼睛中，則是有著疑惑錯愕升起。

第一百七十八章相術的配合

鐺！

李洛刀身上水芒運轉，穿過漫天水滴，與那一柄宛如野獸咆哮般的槍尖硬碰，兇悍的相力衝擊直接是將飄起的水滴盡數的震成了水霧。

李洛身軀一震，退後一步。

與此同時，一柄湧動著暗綠相力的摺扇閃電般點來，如同毒蛇般，吐著腥臭的信子。

李洛另外一隻短刀划起刀光，只見得水相之力席捲而出，形成了一面水鏡：「水光魔鏡！」

砰！

摺扇點中水鏡，強悍的毒相之力爆發，水鏡瞬間就破碎開來，只不過那反撲而出的反彈之力，倒是將那摺扇震得頓了頓，李洛也趁此時滑射而退，避開了攻勢。

可這接連與兩名強敵硬碰，對方的攻勢如暴雨般毫不留情，所以李洛握住雙刀的手掌，都是隱隱有血跡出現，雙臂更是開始刺痛。

不過好在他自身擁有著「水光相」以及木相，三種相力都擁有著一定的治癒與恢復之力，所以每當體內出現傷勢時，這三種力量的治癒性就會爆發，迅速的將傷勢給恢復。

這是李洛能夠在王鶴鳩，都澤北軒兩人聯手的暴雨攻勢下苦苦堅持下來的主要原因。

而對於李洛這種頑強力，王鶴鳩與都澤北軒也是有些驚愕，他們的攻勢明明已經將李洛壓製得連氣都喘不了一口，但李洛偏偏能夠死死的撐下去，始終不曾崩潰。

這就有些讓人感到變態了，就算水相之力擅長連綿持久，可也不至於這麼頑強的吧？

王鶴鳩目光與都澤北軒交匯了一下，皆是看出對方眼中的狠意，現在的李洛已經是強弩之末，只要他們繼續加強攻勢，必然會將其擊潰。

兩人齊齊踏出一步，相力奔湧如怒濤。

不過李洛顯然也是察覺到他們的意圖，當即急退數步，一柄短刀上有木相之力湧動，旋即陡然爆發。

「虎將術，萬樹之縛！」

四周的大樹在此時陡然震動起來，樹藤如巨蟒般暴射而至，對著王鶴鳩與都澤北軒纏繞而去。

這些樹藤之上，還有著一朵朵小花搖曳著生長出來，仿佛是在汲取著光明之力，從而引得樹藤愈發的堅韌。

這一道虎將術，李洛還在其中灌注了光明相力，將其強化。

「虎將術，重水術！」

施展出「萬樹之縛」後，李洛一口氣又是將準備許久的一道水相之術也是施展而出，只見得深藍色的水液自其嘴中噴射而出，落在了那些樹藤之上。

頓時間，那一條條樹藤揮舞的力道陡然大增，仿佛是變得極為的沉重。

而且，若是能夠觀察入微的話，則是會發現，在那些相力所化的重水中，隱隱間猶如是有著沙土在流動。

這也並非是普通的重水術，因為李洛在其中，還灌注了土相之力，這將會加重其沉重之感。

這一次李洛所施展的兩道相術，比起之前在擇師賽上面對付都澤北軒時，顯然是要更進一步的完善了。

先前他竭力抗住王鶴鳩兩人的聯手攻勢，就是在暗中運轉著水光相，木土相的力量做著這一次反擊的準備。

嗤啦！

樹藤撕裂空氣，裹挾著尖銳的破風聲，狠狠的砸向王鶴鳩與都澤北軒。

兩人見狀，也是立即鼓動相力，全力迎接。

砰！砰！

裹挾著雄渾相力的槍扇化為道道殘影，與那些砸來的樹藤碰撞，而碰撞的瞬間，王鶴鳩與都澤北軒的面色都是出現了變化。

「好沉重的力量！」

王鶴鳩眉頭緊皺，那些樹藤上面蘊含的力量，仿佛重如萬斤，一個碰撞下來，連他的手掌都微微發麻。

「這是李洛的融合相術！」

都澤北軒迅速的說道，他面色陰沉，因為此前擇師賽上，他就是敗在了李洛這兩種融合相術上面。

而且這一次，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李洛這道融合相術的威力，似乎變得更強悍了。

「不愧是雙相，即便未曾掌握雙相之力，但這融合相術，依舊是如此的難纏。」王鶴鳩感嘆一聲，說道。

「不過李洛，你真當我們沒有做好面對這種融合相術的準備嗎？」

「這種相術，第一次能夠出其不意，第二次可就沒那麼好的效果了。」

王鶴鳩深吸一口氣，只見得他的面龐上，仿佛是有著暗綠色的光紋在蠕動，最後匯聚其嘴巴的位置。

他嘴巴陡然張開，暗綠色的相力席捲而出：「虎將術，毒蝕風暴！」

嗚嗚！

暗綠色的相力仿佛是化為了劇毒風暴，對著四面八方肆虐開來，劇毒風暴與樹藤碰撞，頓時爆發出嗤嗤的聲響，樹藤上面的力量開始出現消融。

與此同時，都澤北軒也是一步踏出，同樣是張開嘴巴，深藍相力爆發：「虎將術，鯤吟！」

嗚嗚！

只見得深藍色的音波陡然爆發，橫掃開來，裹挾著王鶴鳩那劇毒風暴呼嘯，竟是將那席捲而來的樹藤，盡數的絞滅，並且對著李洛所在席捲而去。

李洛面色一變，身影急退，他倒是沒想到，王鶴鳩與都澤北軒竟然也施展出了一種相術間的配合，直接將他這次的攻勢盡數的破解。

果然，這些能夠在聖玄星學府冒尖的學員都不是省油的燈，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後，他們也開始在展現出配合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李洛的融合相術所能夠取到的優勢，也是在迅速的被削弱。

他望著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音波毒氣，其中蘊含的力量，已經相當的驚人。

李洛沉默了數息，輕聲道：「辛符，能幫我阻攔一下嗎？」

一旁的陰影攢動，辛符的聲音都比往日變得凝重了許多：「這倒是沒問題，但這種程度的攻擊，我只能擋一次，之後就沒力氣幫你了。」

「你確定你之後一個人搞得定？」

李洛笑了笑，他感受著體內兩座相宮內那兩顆在劇烈跳動的相力種子，輕輕的點了點頭。

「好。」辛符見狀，沒有再多問，只是簡單的回了一個字。

李洛身影迅速後退。

而四周的陰影則是在此時開始蠕動起來，辛符自陰影中走出，無邊的陰影如墨水般的湧出，有種鋪天蓋地之感。

前方音波毒氣滾滾而至，辛符雙手合攏，有低沉之聲響起：「影幕！」

陰影陡然爆發，仿佛是化為黑暗的世界，將這片山澗盡數的瀰漫。

音波毒氣肆虐而過，與那蔓延的黑暗影幕衝撞在了一起。

轟轟！

低沉的相力撕裂聲，不斷的於黑暗中響起。

這種僵持，持續了約莫半分鐘左右的時間，突然間，黑幕開始千瘡百孔，最後猛然被撕裂開來。

音波毒氣滾滾，將其摧毀得乾乾淨淨。

陰影中，辛符的身影狼狽的倒飛了出去，撞進了樹叢中，他無力的靠著樹幹，抹去嘴角的血跡，看著身體上染著點點暗綠色的傷痕，無奈的搖搖頭。

可惜，如果排位戰時間能延後一些的話，他就能夠踏入到生紋段了，那時候對方的優勢，就不會如同現在這麼的巨大了。

他目光看向李洛的方向，喃喃道：「隊長，接下來就看你的表演了。」

（一更。）

第一百八十四章積分第一

日落的時候，場地外的高臺上，五位紫輝導師間也是稍微有點安靜。

他們的目光望著龐大的山林間，仿佛是將其中的每一場精彩戰鬥都收入了眼中。

只是，各人的神色稍微的有些不同。

沈金霄凝視著遠處，神色不喜不怒，他已經看見了王鶴鳩小隊的失敗，而且還是敗在了李洛三人的手中...

郗嬋導師顯然是不會放過這個令人心花怒放的機會，她端起面前的水杯，對著沈金霄揚了揚，道：「看來要提前感謝沈金霄導師的投入了。」

沈金霄端著面前的酒杯，即便美酒已是沒了味道，但他還是一飲而盡，道：「輸在雙相之力上面，也不冤了。」

倒沒有顯露出什麼怒火，畢竟好歹也是封侯強者，願賭服輸還是能夠做到的，當然最重要的是，在眼前這種場合，不認又能如何？還能衝進去把李洛打一頓，然後反悔將「十二段錦」收回來嗎？那樣做，他的臉面才是徹底的丟光了。

「這李洛倒是有點意思，他的雙相之力其實並不穩定，正常來說，不見得就能夠鬥得過王鶴鳩三人最後的聯手相術...但他那一手「栽樹成兵」，當真是讓人意想不到。」曹聖導師此時也開口評價道。

彌爾導師贊同的點點頭，道：「他以水相之力為源，增益木相之力，以最快的速度生長成木相之樹，「栽樹成兵」這道相術本身並不具備太過強大的攻擊性，其自身的特性算是雞肋，可如果將它用來穩定木相與水相的力量，倒是有出其不意之效，兩種力量凝聚在樹心處，最終形成了一種頗為穩定的雙相之力。」

「不過這道相術，也只有擁有著水木二相的人才能夠運用，因為沒有水相之力的侵潤，等這木相之樹生長起來，真是黃花菜都涼了。」

「最後木相之樹成形，李洛再將木心化箭，以自身相力推動，這一道攻擊...方才能夠破了王鶴鳩三人的相術。」

「雖說最後是險勝，但能夠做到這一步，很不一般了。」

其他的紫輝導師紛紛點頭，面露欣賞之意，李洛這種雙相之力在他們這些封侯強者的眼中或許是很稚嫩，但要知道，李洛畢竟還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

「這李洛的單人實力，恐怕能夠算得上是新生第二了，也不知道與秦逐鹿之間，究竟誰能更強一頭？剛才伊粒沙與千葉兩人聯手，幾乎都是被秦逐鹿碾壓，這傢伙在戰鬥間的那種兇性，一般人還真是擋不住。」楚子導師說道。

郗嬋導師道：「李洛的木心箭雖然厲害，但未必能夠對秦逐鹿造成致命威脅，只要後者將這一箭擋下，李洛就沒什麼手段可用了。」

「他這一板斧的局限性，還是不小的。」

這話倒也不是謙虛，而是事實如此，李洛這一箭固然強橫，但用來對付王鶴鳩三人算是剛好，可用來對付秦逐鹿，一旦後者硬抗了下來，李洛將會失去一切的反擊機會。

畢竟，秦逐鹿第二紋的相力等級以及自身的上八品相也不是吃素的。

在幾位紫輝導師說話間，場地入口處，開始有著新生陸陸續續的湧出，喧囂聲漸漸的聚集起來。

眾人中，有取得還算滿意積分的隊伍笑容滿面，一些不滿意者，便是滿臉的惋惜與黯然，不過總體來看，眾人興趣還是極為的高漲，或許是以前很少接觸這種以小隊模式的作戰，所以感到極為的新奇。

約莫十數分鐘後，幾乎所有的隊伍，都是匯聚於此。

一道道目光開始投向高臺上，因為到了此時，也是該宣布此次排位戰所有隊伍最終所取得的成績與排名了。

在那萬眾矚目中，郗嬋導師起身，身姿在漸漸黯淡下來的天色中依舊顯得修長窈窕，覆面的黑紗，更是為她添了幾分神秘。

「新生第一次排位戰，到此結束。」

郗嬋導師手一抬，袖間有雄渾相力橫掃而出，直接是在半空中形成了一片光幕，其上有成百上千的隊伍，皆是標記了各自積分以及排名。

場下一片騷動，所有人都是仰頭找著自己的隊伍。

李洛，白萌萌，辛符三人站在一起，也是仰頭看著，不過旋即他們就發現，這光幕上面的排名，只是止於第六，前五則是並未出現。

而且，一支紫輝隊伍都沒在光幕上面，顯然，前五名應該是被五支紫輝小隊包場了。

「沒想到王鶴鳩他們竟然還能穩住前五，底子的確挺厚的...」李洛笑道。

辛符與白萌萌看了他一眼，他們底子有多厚，你還不清楚嗎...

「你們說，我們能排到第一嗎？」李洛問道。

雖說他從王鶴鳩小隊那邊割了一波大的，但剛才他已經聽說了，秦逐鹿小隊，同樣是打敗了伊粒沙小隊，所以，秦逐鹿小隊也將會成為第一的有力競爭者。

說實話，現在他們到手的積分已經讓李洛很滿意了，至於這個第一歸誰，他是真的沒多少興趣，但是...他對第一名額外獎勵的「十二段錦」感興趣啊！

那是他接下來修煉比較重要的一環。

畢竟，在不到五年壽命的巨大壓力下，他必須精確的計算自己每年都要達到的一個目標，所以，一切能夠加快修煉的東西，他都不能捨棄。

辛符與白萌萌對此也只能搖頭，面對著秦逐鹿那個兇貨，新生中恐怕就沒有人是不懷有忌憚的。

也虧得此次李洛爆發，打敗了王鶴鳩小隊，不然這個第一，穩妥妥是屬於秦逐鹿小隊的，其他人恐怕很難去競爭。

而郗嬋導師在將光幕顯現後，便是開始宣布前五名的隊伍。

一葉秋小隊，兩千兩百分，排名第五。

金門小隊，兩千三百分，排名第四。

風騎小隊，三千九百分，排名第三。

這三個隊伍的排名一出來，頓時引起了沸騰與熱議，因為從積分上面來看，五支紫輝小隊應該是咬得很死，而一葉秋小隊與金門小隊，顯然是被割過一波。

也就是說，正義小隊與清月小隊，都各自打敗了一支紫輝小隊。

對於有秦逐鹿坐鎮的清月小隊能夠有此戰績，大家不算太意外，畢竟秦逐鹿兇名太盛了，可李洛他們這支小隊也能夠打敗一支紫輝小隊，這就讓人有點驚訝了。

畢竟從表面實力來看，五支小隊中，反而是李洛小隊要稍微的偏弱一點，如果不是之前李洛打敗了都澤北軒，證明了自身的實力，恐怕很多人都會覺得，一些金輝小隊，說不定都比李洛這支小隊厲害了。

一道道目光，懷著好奇與敬仰的看向郗嬋導師，等待她宣布接下來最為重要的排名。

在那些目光注視下，郗嬋導師眸光似是帶著一點笑意的掃過了李洛三人所在的方向，然後開口道：「第二名，清月小隊，積分五千兩百分。」

不待眾人回過神，她繼續道：「第一名，正義小隊，五千三百分。」

譁！

此言一出，直接是引發了沸騰，所有學員目瞪口呆的看向李洛的方向，誰都沒想到，正義小隊竟然超過了清月小隊...

雖說只是超出了一百分，但這就是第一與第二。

面對著那些震撼的目光，白萌萌在呆了一下後，忍不住的歡呼出聲，就連辛符，兜帽下的蒼白臉龐都是揚起了笑容。

這個第一名，稍微有點出人意料。

李洛也是怔了數息，旋即嘴角有著一抹笑容浮現出來，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

雖然有點僥倖成分，但不管如何，總算是取得了這個第一...

不遠處，秦逐鹿的目光同樣是停留在李洛的身上，眼中升騰著一種熾熱之色，忍不住的道：「這李洛...好饞人。」

一旁，呂清兒與殷月嬌軀都是猛的一震。

呂清兒更是俏臉含煞，眼神不善。

察覺到她們的目光，秦逐鹿愣了愣，連忙解釋：「我的意思是，他的雙相好特別，真的好想跟他打一場。」

呂清兒聞言，這才暗自鬆了一口氣，面無表情的將目光從秦逐鹿身上收回。

我這裡應對那隻大鵝已經很累了，你還要給我來點怪的？

大鵝氣勢太強，需要暫避鋒芒，可要錘你這頭不認路的傻鹿，辦法可還是很多的，比如，找人畫一幅以其為主角的百女圖，灑遍聖玄星學府...

今日一更

第一百七十九章姜青娥與長公主

當李洛小隊與王鶴鳩小隊開始陷入激戰的時候。

場外高臺上，諸多導師都是在盯著場內的戰鬥。

而在更遠方的一座高牆上，也有著一些稀稀拉拉的人影在觀戰，這裡的位置極好，幾乎能夠將學府內的三處比賽場地盡數的收入眼中。

一些光幕自一些建築物屋頂射出來，倒映著各處戰場中的精彩碰撞。

如今一二三星院的學員都在比賽中，所以有閒暇在這裡觀戰的人，自然只有已經不再需要參加排位戰的四星院學員。

而這些學員，是聖玄星學府中實力最強，經驗最老的一批，他們的身上有著一種看似散漫，實則傲然的氣質，畢竟經過聖玄星學府三年多時間的磨練，他們絕對算得上是精英，如果將他們放出聖玄星學府，不論是五大府還是王庭或者諸多底蘊深厚的世家，都將會對他們拋出豐厚的橄欖枝。

這些四星院的學員，三三兩兩成群，眼帶笑意的看著諸多光幕，肆意的評價。

而此時，突有一道修長倩影自下方掠空而上，矯健的落在了高牆上，頓時吸引來了眾多的目光。

望著那道修長倩影，即便是高牆上這些四星院的老學員們，眼中都是有著驚豔與熱意浮現出來。

那金色的眸子，高挑的馬尾，颯爽而絕美的容顏，不是姜青娥又是誰。

面對著如今還只是三星院學員的姜青娥，即便是在場這些四星院的老學員，都不敢心懷任何的小覷，畢竟，姜青娥年底就會挑戰七星柱稱號的事情，這在學府內已經不算是什麼秘密了。

而對此，這些老學員都只能說一聲，真是猛得炸裂！

畢竟，即便是強如宮神鈞，也是在四星院時，才獲得了這個稱號，而如果姜青娥挑戰成功的話，她將會打破聖玄星學府的紀錄。

姜青娥對於那些目光，倒是未曾在意，她眸光看向一星院那邊的方向，找尋了一下，就鎖定了一處光幕中。

而就在姜青娥盯著那處光幕中時，旁邊突然有輕盈的腳步聲傳來，與此同時，她感覺到周圍投來的目光，仿佛熱意變得更強了一些。

於是她偏過頭，然後就見到一道倩影走來。

那是...長公主。

她今日倒沒有穿著盛裝宮裙，而是一套簡單而貼身的白色衣褲，顯得幹練許多，只是她的身材曲線有些過於霸道，修長白皙的脖頸下，是相當傲人的峰巒起伏，而她或許也知道這一點，所以還披了一件淺紫色的外套，稍作遮掩。

下身長褲緊緊的包裹著纖細圓潤的雙腿與翹臀，更是顯得修長窈窕。

長公主的容顏絕對屬於上乘，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的氣質與姜青娥略有不同，姜青娥颯爽而凌厲，而長公主則是要偏向於優雅與尊貴，只是在那國色天香的容貌下，也蘊含著身為長公主的一種清傲與強勢。

長公主在聖玄星學府內的名氣與熱度，從某種意義來說，絲毫不會比姜青娥低，特別是在四星院學員的心中，他們對這位長公主的傾慕，說不得還要超過對姜青娥，畢竟，這可是一個集美貌，氣質，力量，權勢於一體的女子。

「姜學妹這一次，可是提前結束了排位戰，真讓人大開眼界。」長公主款款而至，丹鳳眼帶著許些笑意，嗓音柔和。

其實這排位戰還有著一個隱藏的機制，那就是當一個隊伍的積分達到某個程度時，那麼這個小隊將會直接穩定住第一的位置，然後比賽也將會宣布結束，而不必等待日落。

不過這種機制很少被觸發，畢竟想要將積分達到這個數字，並不是什麼簡單的事情，這幾乎是要一路橫掃，並且還得打敗一些實力接近的頂尖隊伍。

姜青娥迎著長公主的眸光，道：「這一次是運氣好，兩支頂尖強隊剛好沒在我們推進的路線上，所以就僥倖提前結束了。」

長公主似笑非笑，道：「我還以為姜學妹是急著想要來看一星院這邊的戰鬥呢。」

姜青娥露出一個淺淺的笑顏，眸光轉向某處光幕，竟然並沒有否認，反而是點頭道：「的確是想要看看李洛這邊的情況。」

姜青娥這般坦然，倒是讓得長公主微微一怔，旋即道：「看來姜學妹對李洛的確很關心啊。」

「不然呢？」姜青娥淡笑一聲。

長公主搖搖頭，沒有在這上面多說，而是道：「姜學妹今年就會挑戰七星柱了？」

姜青娥點頭。

「這可是能夠破紀錄的大事呢...不過，姜學妹不會選擇我的吧？」長公主玩笑道。

姜青娥聞言也是忍不住的一笑，道：「柿子當然是挑軟的捏，殿下怎麼看，都算不到這一檔的，而我，也不會真的這麼失去理智的。」

「那我就鬆一口氣了。」長公主輕拍了拍胸，說道。

姜青娥笑著搖搖頭，她能夠感覺到，長公主主動過來，言語間皆是在釋放著善意，而她對此也是無所謂，畢竟她對長公主也沒什麼不好的感觀，若是能夠結識，對雙方都算是有益。

她在與長公主說著話時，突然察覺到一道目光從不遠處投來，視線一轉，就見到在那個方向，一道身軀挺拔的人影對著她含笑點頭。

宮神鈞。

宮神鈞周圍，圍著不少四星院的學員，他們在見到宮神鈞與姜青娥打著招呼時，似是有著一些起鬨的笑聲。

不過宮神鈞並沒理會他們，在與姜青娥點頭示意後，便是將目光轉開。

「我這位皇兄，對姜學妹倒是有些過於關注。」長公主微微一笑，似是隨意的說道。

姜青娥金色眸子倒映著天邊的落日，金霞絢爛，她的聲音平平淡淡，沒有波瀾：「朋友可做，若是越線了，那就做不成了。」

長公主眸光微閃，旋即笑意更為柔和，她眸光轉向了倒映著李洛戰鬥的那面光幕，道：「姜學妹覺得李洛這邊結果會如何？」

「眼下他已被淘汰了一名隊友，局面似乎不太好了。」

姜青娥金色眸子盯著光幕中李洛的身影，微微一笑，道：「殿下可不要小瞧了李洛，在最終結果沒有出現之前，任何的奇蹟出現在他的身上都不奇怪。」

長公主聞言，倒是笑了笑，因為她能夠感覺到，姜青娥在說這話的時候，竟然有著一點點的小驕傲。

這讓得她感到驚奇，因為就算是先前姜青娥提前結束了比賽時，都沒顯露出絲毫的自傲，但眼下在說起李洛時，倒是出現了這種情緒。

長公主上身微微彎曲，單肘觸著牆墩，傲人曲線即便是在外套的遮掩下，也忍不住的顯露了許多，不過好在此處沒有旁人，自然看不得那白皙春光。

她丹鳳眼注視著光幕中那有著灰白色頭髮的少年，捧場的輕笑一聲。

「那我倒是要看看，今天會有什麼奇蹟了...」

第一百八十五章金霄計劃

咚！

當新生這邊的排名最終確定時，有一束煙花沖天而起，最後於天空上炸開，形成了四個大字。

正義小隊。

「哇，好漂亮啊，隊長，現在恐怕全學院都知曉我們正義小隊了！」白萌萌有些歡喜的望著天空，煙花倒映進水靈靈的大眼睛中，絢爛至極。

李洛望著煙花，則是無語的撇撇嘴巴，道：「盡整這些沒用的。」

這煙花無非就是滿足一下學員的虛榮心而已，沒有任何實質作用，差評！

辛符倒是頗為認同的點點頭，他同樣不喜歡這種曝光的場面，當即就要難得出聲的表示支持隊長。

不過還沒說出口，李洛那邊聲音又傳了過來：「關鍵是這煙花太小了，如果他們能搞一個能讓大夏城那邊都看見的，那誠意就強了。」

辛符只能將嘴中的話吞了回去，面無表情的看了李洛一眼，隊長，我真是高估你了，你還是這麼的膚淺。

轟！

而就在此時，聖玄星學府上空突然又是有著一朵煙花綻放，同樣有著一個隊名顯露出來。

火仙小隊。

李洛等人有些驚奇的看去，那個方向，是二星院學員比賽的地方，顯然，這個所謂的火仙小隊，就是此次二星院那邊拔得頭籌的小隊。

這讓李洛想起之前與姜青娥在一起時所遇見的那個葉秋鼎，也不知道那傢伙，是不是在這個火仙小隊中？

而之前聽說三星院那邊的比賽也結束了，第一名的隊伍叫做黑天鵝小隊，不用想也知道，這必然是姜青娥所在的隊伍。

至於四星院，據說那些老學員已經不再參與這種排位戰，畢竟一些天賦不錯的驕子學員，大概率都是踏入到了地煞將境，其中一些佼佼者，甚至已是踏入天罡將境，此等實力，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足以算得上是精銳骨幹，不可小覷。

所以這些學員間缺少血與火的戰鬥對於他們而言，已經失去了磨練的意義。

在眾多新生被那火仙小隊的煙花所吸引時，郗嬋導師走上前來，而李洛那亮晶晶的目光，第一時間落在了她手中所握的一枚紫色玉簡，當即心頭就是一跳。

而郗嬋導師雖然黑紗覆面，但李洛感覺此時的她仿佛是衝著他笑了笑，然後就有清淡的聲音響起：「此次獲得第一的隊伍，還將會額外得到一份「十二段錦」的侯級能量引導術，價值三千學府積分。」

「不過由於能量引導術只有一道，所以你們小隊中，只能有一人選擇此術，而另外兩人，則可以額外獲得三千積分。」

周圍有不少羨慕的目光投射而來，這十二段錦是一種特殊的侯級引導術，身懷六品相就可以修煉，這對於很多擁有六品相的人而言，可謂是吸引力十足，只不過此術高達三千積分的兌換價格，讓不少學員初期都只能望而卻步，而等他們湊到這個積分時，恐怕都得邁入二星院了。

畢竟，不是所有隊伍，都能如同李洛他們這些紫輝小隊一般，每一次的排位戰都能夠混個數千積分。

而且，就算自己不需要這十二段錦，也可以換成等額的三千學府積分，這同樣是很大一筆收穫了。

在那諸多豔羨目光中，身為隊長的李洛上前，他神色鄭重的從郗嬋導師手中接過十二段錦，然後視線轉向眾人，沉聲道：「今天我能拿到這個獎，其實最主要的還是想要感謝沈...」

不過他的獲獎感言還未完全的說完，便是感覺到一股莫名的壓迫感自其周身的空間中湧來，令得他連呼吸都是陡然一滯。

不過好在那種壓迫感僅僅持續了數息，其身後的郗嬋導師就有所察覺，一步踏出，李洛四周的壓迫感就被其踩得稀碎。

郗嬋導師眸光淡淡的看向沈金霄，道：「沈金霄導師，你沒有權利不讓學員發表獲獎感言吧？」

沈金霄淡笑一聲，倒也沒有說什麼，只是神色有些幽暗的盯著李洛，無聲間，自有一種無形壓力籠罩向李洛。

顯然，這有些警告的意思。

示意李洛見好就收，不要多此一舉。

李洛自然是能夠接收到沈金霄釋放的信息，他盯著後者，然後笑了笑，威脅嗎？一名封侯強者，眼下只能用眼神來警告他，說明對方也是黔驢技窮啊。

聖玄星學府紫輝導師的身份，讓得沈金霄有許多的理由來針對他，但同樣的，也限制了對方許多的手段。

否則這種時候，封侯強者一巴掌拍下來，他這小小的相師連逃命的機會都沒有。

而既然你現在只能用眼神警告，那我可就不怕啊...

於是，李洛咳嗽了一聲，笑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原本等著看戲的幾位紫輝導師聞言，眉頭一挑，稍微的有點失望，其實他們也是想要看熱鬧來著，但似乎李洛被震懾了啊。

而在眾人搖頭間，李洛再度開口：「首先我還是要感謝一下沈金霄導師這種自掏腰包，額外為我們新生謀福利的義舉，所以我想對沈金霄導師真誠的說一句話...」

「請再接再厲，不要停！」

許多新生在此時鼓掌起來，起鬨道：「不要停！不要停！」

這些學員幾乎都並不知道李洛話語中的內涵之意，畢竟他們也不了解沈金霄取走十二段錦的深意，他們只知道，這一次沈金霄導師自掏腰包給予新生福利，雖說最終他們沒吃到這份福利，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一聲讚嘆，沈金霄，棒棒噠！

這種福利，當然是不要停最好！

一道道目光，懷著期待的投向沈金霄。

李洛面帶溫和笑容，道：「沈金霄導師大義，我在這裡鬥膽請願，希望以後沈金霄導師能夠持續這種激勵，激勵不在積分多少，主要是取那個鼓勵的意思。」

「我連激勵措施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做「金霄計劃」！」

更多新生贊同的點頭，看向沈金霄目光中的期待，變得更濃了。

「不知道沈金霄導師，能不能滿足我們這些學員的一點點不成熟的請求？」李洛真誠的看向沈金霄。

在那一道道目光下，沈金霄的眼角在微微的抽搐，幽深的眼神深處有怒意湧動。

李洛這個小崽子，還真是殺人不用刀啊...

這三言兩語下去，他就得持續為這排位戰提供額外的獎勵了？雖說一次兩次他不在乎，可這一兩年下來，這也絕對不是小數目了啊。

最關鍵的是，這所謂的「金霄計劃」，這些普通學員不知道緣由也就罷了，可其他那些同行，豈不是直接笑得肚子疼？

他看了一眼郗嬋，曹聖等人，他們一直都是默不作聲，目光四顧，仿佛沒聽見李洛所說一般，但沈金霄還是敏銳的察覺到他們眼中拼命壓制的笑意。

誰能想到，沈金霄這給李洛挖的一小坑，竟然有著把他自己埋進去的架勢？

沈金霄眼神變幻，最終平靜下來，淡淡的道：「你的提議很好，不過這並非是小事，如果是長期的話，還得經過副院長的同意。」

「等我回頭與素心副院長交流一下，再給你答覆。」

說完，轉身就走。

李洛面帶笑容，招手道：「好的，沈金霄導師慢走，以後我會經常問你關於「金霄計劃」的進度的！」

遠遠的，沈金霄的身影似是在月色中踉蹌了一下。

郗嬋導師等紫輝導師暗自一笑，然後看了李洛一眼，也沒有多說什麼，皆是揮揮手，各自離去。

「李洛，你們得了第一，今天還是中月節，不去慶祝一下嗎。」

此時有清越的聲音傳來，只見得呂清兒走了過來，修長玲瓏的嬌軀在月色下起伏有致，短裙下的潔白長腿，仿佛比月光都亮眼。

一路走來，吸引著不少異性目光。

李洛聞言也是抬頭看了一眼天空上懸掛的皎潔明月，微微的有些恍惚，又是一年中月節啊，這是闔家團圓的日子，這令得他有些想起李太玄與澹臺嵐。

也不知道如今，他們在那王侯戰場中究竟如何了...

心中心緒翻湧，最終被李洛壓了下來，這種擔心於事無補，現在的他唯一能夠做的事，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變強，因為唯有踏入王侯境，他才能夠去探尋爹娘的蹤跡。

他看向呂清兒，露出笑容。

「今天小賺一波，叫上虞浪，趙闊他們...我給他們一個請冠軍隊長吃飯的機會，請他們務必把握。」

第一百八十六章黑袍封侯

皎月如明鏡，高懸夜空。

月色下的大夏城極為的繁華，燈火通明，萬家燈火如同漫天星辰，沸騰聲衝蕩雲霄。

洛嵐府總部，防衛森嚴，巡邏的護衛來回穿梭。

而此時，在那嚴密的防衛中，一道人影卻是如同漫步般，行走於洛嵐府總部內，此人全身都是在黑袍之下，一看就不是光明堂皇之人，可偏偏他這樣肆意的行走，來往的那些洛嵐府守衛仿佛是看不見他一般，即便偶爾從其前方巡邏而過，都是沒有顯露半點驚愕之意。

這顯然不是守衛都瞎了，而是這神秘的黑袍人以特殊而強大的手段，遮蔽了外人對他的探知。

如此手段，非同凡響。

黑袍人影望著龐大的洛嵐府，似是淡淡的笑了笑，自語道：「失去了李太玄，澹臺嵐的洛嵐府，果真是沒有什麼作用了麼？」

他搖了搖頭，繼續對著洛嵐府深處而去。

...

洛嵐府總部，後廚所在。

剛忙完夜餐準備的牛彪彪將手掌搽拭乾淨，然後走出廚房，頭頂的明月照耀在腦袋上，反射著光澤。

他抬頭望著如鏡般的明月，有些惆悵的嘆了一口氣。

「李太玄，澹臺嵐，你們這兩個王八蛋...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裡看娃，真當我是奶爸保姆嗎？」

「當初遇見你們，我是真他娘的倒黴啊。」

牛彪彪摸了摸光溜溜的腦袋，然後目光似是看了一眼洛嵐府的某個方向，無奈的搖搖頭：「又要看娃，又要看家，我他娘又不是狗。」

牛彪彪手掌滑下，落在了腰間那明晃晃的殺豬刀上面，然後邁步走出廚房，邁入到了陰影之中。

洛嵐府某處走廊。

神秘的黑影旁若無人的漫步，突然間他的腳步停了下來，黑袍下的目光盯著前方，道：「這洛嵐府中，果然還藏著一位啊...」

「我說你們這些癟三，這些年在中月節來來回回試探也許多次了，這次終於開始明目張胆的進來了嗎？」黑暗中，牛彪彪走了出來，他望著那黑袍人影，咧嘴笑道。

「閣下堂堂封侯強者，卻願意在這洛嵐府中當這麼多年廚師，我不知道應該說是李太玄，澹臺嵐手段太高超，還是說你自甘為奴？」黑袍人影緩緩說道，他的聲音似是從四面八方傳來，縹緲難尋。

「癟三玩意，鬼鬼祟祟，連個行跡都不敢露，就跟那廚房中偷吃泔水的老鼠一樣。」牛彪彪說道。

黑袍下，有一抹森冷目光投射而出：「閣下窩在洛嵐府總部多年，一步不曾踏出，即便洛嵐府內亂成這個樣子，也不見你出面震懾，我倒是很好奇，這是為什麼？」

牛彪彪笑道：「洛嵐府本來就是給那兩個小傢伙練手的東西，成敗又有什麼所謂？」

「而我也想知道，你們盯著洛嵐府，是想要做什麼？你背後的勢力，究竟是誰？你們盯著洛嵐府，也不是一時半會了。」牛彪彪眼神也是在此時變得有些冷漠起來。

黑袍人影淡淡一笑，道：「何必裝傻，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秘密，誰不想知道？」

「閣下何必為了一個沒有什麼潛力的洛嵐府固守，不管你與李太玄他們有什麼約定，這些年的守護也足夠還清，如果你能夠加入我們，未來所得，必然超過現在。」

「加入你們？可以啊，你們是這大夏的哪方勢力？」牛彪彪問道。

黑袍人影有些啞然，笑道：「如果閣下願意將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秘密告知，我自然會引你加入。」

牛彪彪嘆道：「既然如此，我只能說...告你媽個仙人球了。」

那名黑袍人影沒有再說話，但四周天地間的能量卻是在此時開始劇烈的躁動起來，黑袍下漠然的目光落在牛彪彪的身上。

下一瞬，只見得天地能量在其身後仿佛是化為了鋪天蓋地的黑色之火。

一隻手掌從黑色衣袖中伸出，他指尖抬起，漫天黑火呼嘯而下，最終於他指尖形成了一縷深黑色的火苗。

小小的火苗，卻是讓人感覺到了一種毀滅般的意境。

「就讓我來看看，李太玄，澹臺嵐費盡心思留下的看家狗，究竟有幾分本事吧。」黑袍人影冷笑一聲，黑色火苗輕彈而出，直接射向了前方的牛彪彪。

牛彪彪望著那看似以不急不緩的速度射來，但卻讓人根本無法躲避的黑色火苗，神色倒是沒什麼變化，反而是伸出手掌摸了摸光溜溜的腦袋，眼神有點惆悵。

「什麼時候...」

「一個四品侯，也敢這麼與我叫囂了？」

鏘！

似是有著清脆的聲音響起，似是有著一抹寒光乍現，那抹寒光出現的一瞬，有一種無法形容的兇煞之氣陡然爆發，仿佛是地獄的修羅突然攀爬到了人世間。

牛彪彪的身影出現在了黑袍人影后面，他仿佛是什麼都沒有動，甚至連腰間的殺豬刀都沒拔出來。

而在先前的原地位置，卻還有著一個「牛彪彪」的身影，而直到夜風吹拂而來，那道身影方才漸漸的消散。

竟是一道殘影。

牛彪彪身後，那原本飄向他的黑色火苗懸停在了半空中，然後顫顫巍巍的裂開，一分為二，漸漸的飄散。

黑袍人影身體上，一道淡淡的光痕出現，也是在將他分成兩半。

「好兇的刀光...」

身體被分裂，那道黑袍人影的聲音也是變得低沉起來：「真是有意思，一個從不見血的廚子，卻是修煉出這麼兇的刀氣，這種兇刀，大夏數百年都未曾出現過...李太玄，澹臺嵐，當真不簡單，竟然能夠收服你這等兇人。」

「但越是這樣，我們對他們留下的秘密就越是好奇，牛彪彪，你守不住的。」

「我能感受到，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奇陣，這些年在逐漸的削弱，而你，或許不是不願走出洛嵐府總部，而是，不能...」

「你也不過是他們鎖在這裡的一條狗而已。」

他分為兩半的身軀，開始燃燒，最後化為灰燼憑空散去。

四周的天地能量迅速的歸於平靜，同時有巡邏的腳步聲從遠處傳來，仿佛是隔絕此地的屏障被撤去了一般。

牛彪彪眼神淡漠的望著黑袍人影消散的地方，對方倒也是滑溜，來的並非是真身，只是一道能量分身。

不過，洛嵐府總部被李太玄，澹臺嵐設置了奇陣，未經他們允許，即便是封侯強者也不敢踏入其中，而現在，那黑袍封侯者卻能夠將能量分身送進來，這說明洛嵐府總部的奇陣的確是在減弱。

「真是頭疼啊...」

牛彪彪無奈的搖搖頭，抬頭望著天空上的皎潔明月。

「看來應該跟那兩個小傢伙談一談了。」

（今天微信上面放白萌萌的圖，質量比較高，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第一百八十章雙相之力

滿地狼藉的山澗中。

王鶴鳩，都澤北軒自毒霧中緩步走出，他們看了一眼辛符所在的位置，臉龐上都是帶著許些的笑意。

「李洛，現在你們的隊伍已經減員了。」王鶴鳩視線轉向前方的李洛，先前辛符雖然阻攔了他們兩人的攻勢，但同樣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最起碼，在接下來的戰鬥中，辛符沒有出手的力氣了。

而失去了辛符的暗中窺伺，他們也能夠集中力量來對付李洛，所以這場戰鬥，他們金門小隊已經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你還能怎麼翻盤？」都澤北軒也是面露冷笑，盯著李洛。

李洛望著兩人，神色倒是頗為的平靜，道：「知道嗎？絕地翻盤，是主角具備的特質之一。」

王鶴鳩好笑道：「還在做著你的春秋大夢嗎？李洛，能夠進入到聖玄星學府的學員，每一個人以前都認為自己是主角，因為他們被萬人追捧，視為天才。」

「可當他們到了聖玄星學府後，方才會明白，其實，他們就只是比常人優秀一點而已，在這裡，有的是比他們更優秀的人。」

「你...也應該醒來了。」

李洛搖了搖頭，感嘆道：「看來你還是不相信。」

「那麼我就再跟你說說主角具備的特質之二，那就是...喜歡在戰鬥中，達成突破。」

呼。

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這一刻，四周的天地能量似乎是有些躁動起來，然後王鶴鳩與都澤北軒就有些震驚的見到，有兩種天地能量在此時滾滾的對著李洛體內湧去。

那是水相能量以及木相能量！

而隨著這兩種能量的灌注，李洛體內釋放出來的相力波動，也是在此時節節攀升，短短片刻的時間，他的相力等級，便是達到了上重花種的層次。

提升了一個小段位。

王鶴鳩，都澤北軒望著氣勢增強了一大截的李洛，面色略微的有點不好看了。

「現在相信了吧？」李洛露出溫和的笑容。

王鶴鳩淡淡的道：「你剛才是故意硬接我二人的攻擊，讓你的身體與體內的相種都處於一種極致的戰鬥狀態，繼而在那種巨大的壓力下，讓得自己體內的相種趁此完成了突破。」

「李洛，你的膽子真的很大，你也不怕萬一玩脫了，到時候內外壓力爆發，直接將你自身的相力種子給炸了嗎？」

李洛笑道：「現在來看，不是沒有炸麼？」

「而且，也不要太高估了自己，你們的確給我帶來了壓力，但想要用這股壓力把我壓爆，未免想多了一點。」

都澤北軒面無表情，道：「不過是提了一小步，從下重花種到了上重花種而已，真以為這就能夠改變什麼嗎？」

「不要拖了，解決掉他吧。」這句話是對著王鶴鳩說的。

王鶴鳩點點頭，旋即兩人又是如法炮製，鯤吟般的音波爆發，捲起劇毒之氣，宛如毒氣風暴一般對著李洛席捲而去。

聲勢有點驚人。

李洛望著那滾滾而至的音波毒氣，面色漸漸的冷肅，雙目則是一點點的閉攏，手中雙刀斜指地面。

漸漸的，兩種色澤不同的相力湧出，各自覆蓋了一柄短刀。

李洛將雙刀合攏，刀刃碰撞，然後緩緩的磨了下去。

吱吱！

刀刃互相划過的聲音，於山澗間響起。

而當兩柄短刀刀尖碰撞在一起的那個瞬間，李洛體內的兩股相力仿佛是震蕩起了一些特殊的波動，雙刀刀尖處，猶如是有璀璨強光於此刻轟然爆發！

一股驚人的相力出現。

嗡！

雙刀驟然劃下，只見得兩道約莫丈許左右的刀光交叉著暴射而出，那刀光之上所湧動的相力，遠比李洛自身的相力等級來得強橫。

僅僅數個呼吸，交叉的刀光直接是與那席捲而來的音波毒氣相撞，那一瞬，音波毒氣刺耳的聲音戛然而止，刀光過處，一切翻滾的毒氣都是被絞滅。

刀光掠過，山澗便是恢復了平靜，只留下那滿地被切割開來，開口光滑如鏡的山石。

而王鶴鳩與都澤北軒的神色，則是在此時一點點的凝固。

那眼中，有著一些驚駭升起。

他們的聯手相術，竟然直接被李洛一刀給斬沒了？

「剛才那種相力強度...」

王鶴鳩臉皮微微抽搐了一下，聲音都變得有些沙啞：「已經有些超越第一紋了。」

「是雙相之力。」都澤北軒咬了咬牙，眼中有嫉妒以及不甘湧現出來。

「不過他應該對此也掌握得不算很穩定，未必能發得出第二次...」

而當他話音還沒落下時，只見得李洛雙刀刀刃再度碰觸在一起，緩緩的滑下，最後滑至雙刀刀尖。

嗡！

又是一道交叉型，約莫丈許左右的刀光猛然暴射而出，直指王鶴鳩，都澤北軒。

兩人見狀，面色頓時一變，一聲低吼，體內相力全力爆發，同時施展出拿手的相術，與那飛速斬來的刀光硬碰在一起。

鐺！

仿佛是有金鐵聲響起，繼而相力衝擊波陡然橫掃開來，四周碎石飛濺，水流濺成了漫天水滴。

手持摺扇的王鶴鳩與手持長槍的都澤北軒腳掌自地面上滑退了十數步，雙手都是抖了抖。

面色愈發的陰沉與惱怒。

這就是雙相之力嗎？明明這李洛剛剛突破到上重花種而已，但這爆發出來的相力強度，竟然將他們兩個生紋段第一紋都給壓制了。

「雙相之力掌握極難，我覺得他只是在裝腔作勢，所以他不可能再來第三...」

不過都澤北軒的聲音還未說話，王鶴鳩便是將其打斷：「你還是少說一句吧，現在的李洛，應該的確是初步進入到了雙相之力的狀態，但這種狀態應該是極為的短暫，現在的我們，不應該繼續與他硬拼，只要我們先撤退，拖一些時間，等他退出這種狀態，那個時候，他將再無反抗之力。」

突然被打斷，都澤北軒有些不滿，但終歸沒多說什麼，畢竟眼下最重要的，還是打敗李洛。

「那就先撤吧。」

隨著都澤北軒應下，兩人身影開始急退。

不過他們身影剛動，突然黑暗的影幕湧現而至，將他們覆蓋在其中，令得他們一時間分不出方向。

叢林中，辛符將兜帽拉下來，徹底的遮住自己那因為相力枯竭而更為蒼白的面龐，艱澀的喃喃道：「隊長，真的一滴都沒有了...」

「該死，是辛符！」陰影黑幕中，都澤北軒有些惱怒，先前那次重擊，還沒讓辛符徹底施展戰鬥力嗎？

王鶴鳩也感覺到有些煩悶，這陰影黑幕也沒什麼殺傷力，但能夠隔絕他們的方向感，他們如果在裡面亂移動的話，說不定主動就送到了李洛面前。

不過，就在他們正打算強行以相力驅逐影幕時，地面突然傳來了悉悉索索的聲音，然後他們就感覺到有什麼纏住了腳裸。

「不要慌，是戚蘿子！」都澤北軒條件反射般的就要斬斷那些東西，但王鶴鳩連忙阻攔了他。

咻！

他聲音一落，那纏住他們的蔓藤陡然收回，便是將兩人扯得倒飛而出，最終射出了陰影黑幕中。

兩人的身影落在了戚蘿子身旁，王鶴鳩立即道：「先退！」

不過三人轉過身，便是見到身後的山澗的單行道突然直接是出現了十數條分離的道路，讓得人一時間分不出真假。

「是幻影。」王鶴鳩面沉如水，顯然，這是白萌萌的阻攔。

雖說這種幻影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但這個時候，足以將他們撤退的腳步拖延下來。

而此時，李洛雙目微閉，雙刀刀尖划過，仿佛是有著一顆蘊含著兩種力量的光點徐徐的落下，落入到了地面之中。

下一刻，地面破開，一株宛如翡翠般的樹以驚人的速度生長起來，枝葉茂盛，短短不過十數息間，便是成為了一顆約莫兩米左右的相力之樹。

不遠處，那王鶴鳩，都澤北軒見到這一幕，眼神突的一凝。

「這是...虎將術，栽樹成兵？」

「怎麼會生長得這麼快？他想做什麼？」

第一百八十一章翠綠木箭

相力之樹自李洛身旁生長，伸展著枝葉，其樹幹晶瑩如翡翠，閃爍著奇光，而在其根部的位置，水相之力形成的水流侵潤著根莖，不斷的湧入樹身之內。

最終水相與木相的力量於樹心的位置凝聚，兩種力量在這種形式下，高度的凝聚，壓縮在了一起。

相力之樹其他地方的翠綠之色突然開始消失，短短數息後，整棵樹就只剩下一截樹心。

只不過這一截樹心，晶瑩剔透，其中仿佛是流淌著樹汁一般，分外的奇特。

而且，誰都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這截樹心之內，蘊含著一股極為強悍的力量。

那竟然是雙相之力！

而且比起李洛先前所施展而出的刀光雙相之力，這樹心中蘊含的雙相之力，更為的穩定。

李洛那緊閉的雙目終於是在此時緩緩睜開，他衝著不遠處的王鶴鳩三人笑了笑，手掌伸出，那一截樹心落在手中，頓時木屑飛舞，最終形成了一支比較粗糙的翠綠色木箭。

李洛手中的雙刀咬合，形成了藍銀大弓。

翠綠如玉般的木箭，搭在了弓弦上，那一刻，李洛感覺手中的藍銀大弓都是在劇烈的震動起來，這是弓身有點無法承受這一支木箭中所蘊含的力量。

「看來弓箭需要升級了...」

李洛心中閃過這個想法，然後看向不遠處，那裡的王鶴鳩，都澤北軒面色也是變得極為的難看，顯然，他們都察覺到了李洛這一次攻勢的強悍。

這恐怕將會是決定勝負的一手了。

「竟然被逼到這種程度...」

王鶴鳩神色有些複雜，這一次的戰鬥，顯然比他想像的艱難了數倍，他原本以為在他與都澤北軒這實力的碾壓下，李洛小隊必然潰敗，可李洛不僅頂住了他們的壓力，而且眼下還完成了一次小突破，最重要的是，他施展出了雙相之力。

今日之後，他這新生第二名，未必都坐得穩了。

「用我們此前準備好的底牌吧...雖然還不算太熟練，但也只能試試了，本來是用來對付秦逐鹿的，但眼下如果再不用，恐怕這次的排位戰也就沒什麼用的機會了。」王鶴鳩看向都澤北軒，戚蘿子，神色肅然的道。

兩人聞言，皆是點頭，畢竟，他們也只有如此了。

戚蘿子率先出手，只見得暗青色相力湧動，仿佛是化為了蔓藤，這些蔓藤迅速纏繞而來，最後在面前形成了一根約莫丈許長，碗口粗的蔓藤管子。

仿佛炮管。

王鶴鳩手掌按在炮管上，其神色肅然，毒相之力急速的湧入其中。

與此同時，都澤北軒也是將自身的相力灌注其中，頓時，那蔓藤炮管劇烈的震蕩起來，戚蘿子竭力全力的試圖穩固。

數息後，她咬牙道：「不要再灌注了，頂不住了！」

王鶴鳩的面色也是變得蒼白了許多，他點點頭，目光與都澤北軒對視一眼，手掌猛的重重拍在炮管之上。

「毒鯤巨炮！」

轟！

下一瞬，炮管之中，仿佛是綠色火花爆發，一道相力光柱噴射而出，那光柱呈現暗綠色彩，其形如鯤，而其外層，則是被覆蓋著濃鬱的毒相之力。

這已經算是一種比較精妙的相術配合。

其威力，也格外的驚人。

「倒是有些想法...」李洛望著那毒鯤巨炮，眼中也是划過一抹訝異，而此時，他也終於是將震動的藍色大弓給穩定下來，他雙指拉開弓弦，弦如滿月，略顯粗糙的木箭，微微的抖動。

嗡！

下一瞬，手指松下，有刺耳的破風聲響起，一道碧綠光華疾射而出。

這一道木箭光華，聲勢並不強烈，甚至還比不上李洛以前所發動的光矢，可正是這普普通通之下，卻是蘊含著極為驚人的力量。

那是李洛雙相力量的體現！

咻！

短短不過數息，聲勢驚人的毒鯤巨炮就與那樸實無華的木箭光華於山澗中央碰撞。

然而，碰撞間並沒有巨聲以及狂暴的相力爆發，只見得翠綠木箭直接是穿進了毒鯤光華之中，所過之處，毒氣消散，瀾光盡退。

粗糙的翠綠木箭上，則是浮現出一道道細微的裂痕。

咻！

最終，當翠綠木箭穿出毒鯤時，毒鯤徹底的散去，而箭身上，也布滿了裂痕。

王鶴鳩三人一臉驚駭，他們也沒想到，這一次的底牌，居然都沒化解得了李洛這一箭的攻勢。

雙相之力，真的就如此變態嗎？！

布滿裂痕的翠綠木箭在距離王鶴鳩三人還有十丈距離時，開始支撐不住的爆碎開來，但依舊有著一股強橫的相力衝擊爆發橫掃。

三人首當其衝，直接就被震得倒飛而出，狼狽的撞在山壁上，皆是噴了一口鮮血，顯然受創不輕。

李洛見到這一幕，有些遺憾的搖搖頭，然後他脫力的一屁股坐在了山石上，連動手指的力氣都沒了。

那一箭，抽乾了他體內的相力。

王鶴鳩，都澤北軒三人有些艱難的爬起身來，他們看了一眼坐在山石上不動的李洛，當即也明白後者此時幾乎脫力。

「走，趁他此時力竭，我們先走！」王鶴鳩咬了咬牙，說道。

他們此時三人也是狀態極差，並不比李洛強多少，而此時他也沒想著再吃了李洛小隊了，先撤走保住他們的積分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的李洛，應該沒追擊的力氣了吧？

只要保住積分，這場戰鬥，也就只能算是平局，勉強算是保住了一些顏面。

三人攙扶著，轉身就要趕緊離去。

李洛見到三人這動作，倒是忍不住的笑了笑，雖然他和辛符都失去了戰鬥力，但你們難道忘記了，咱們小隊也是三個人的嗎？

在李洛笑著的時候，轉身欲要離去的王鶴鳩三人面色也是難看起來，因為他們見到在後方，手持如蝶翼般細劍的白萌萌，水靈靈的大眼睛正看著他們。

王鶴鳩看著白萌萌，簡直感覺到自己太陽穴都在噗噗的跳動，有種難於言語的憋屈之感。

他幾乎都忘記了，對面還有一個幾乎沒怎么正面出手的白萌萌。

如果是在正常時刻，他哪裡會將白萌萌放在眼中，可現在，他們三個人都是戰力全失，幾乎重殘，這個時候的白萌萌對於他們而言，無疑是不可匹敵的存在。

面對著神色僵硬的三人，白萌萌咬了咬嘴唇，輕聲道：「你們把徽章交出來吧...我打人會手抖，萬一到時候不小心捅到要害部位就不好啦。」

於是，三人的面色就更加難看了。

最終，王鶴鳩陰沉著臉，將胸口的徽章扯下，丟了出去，同時也將此次收穫的所有徽章都扔向了白萌萌，這其中三分之一的徽章，將會成為對方的戰利品。

白萌萌小手合攏，感激的道：「謝謝謝謝。」

然而面對著如此禮貌的白萌萌，王鶴鳩三人卻是一點都沒有得到安慰，反而是滿臉的陰沉，因為他們知道，輸在李洛小隊的手中，他們必然會被沈金霄訓斥，之後的日子，怕是有苦頭了。

（一更。）

第一百八十七章兌換帝流漿

第二日，李洛神清氣爽的洗漱下樓。

不過當他走到一樓客廳時，卻是忍不住的一愣，因為那餐桌前，竟是坐著好幾道熟悉的身影。

左側是長發挽起，氣質脫俗的姜青娥，絕美的容顏在清晨曦光下猶如是寶石般，耀耀生輝，金色眸子仿佛是散發著一種難以言語的魅力，讓人忍不住的就要沉迷其中。

在其身旁，還坐著顏靈卿，她手肘抵著桌面，撐著臉頰，神色帶著一點戲謔。

姜青娥，顏靈卿對面坐著呂清兒，纖細的身姿如柳葉一般，肌膚如白玉，容顏清麗動人。

而顏靈卿的戲謔，則是衝著呂清兒而去，因為此前她們在來到這裡的途中，正巧遇見了後者，雙方見面，顯然都是怔了一下，原本她以為呂清兒經過上次的挫敗，應該會轉身逃走，但沒想到這小妮子勇氣很強，居然在這種時候再度迎上姜青娥，打著招呼。

姜青娥這一次倒沒有顯露什麼攻擊性，而是與其平常的交流了一下，最終一起來了李洛這邊。

只不過兩女雖然神態平和，但作為旁觀者的顏靈卿，還是能夠感覺到一些複雜的暗流在湧動。

真是...有趣。

在這三女中間處，白萌萌則是站著，少女身軀嬌小，容顏我見猶憐，裙擺下露出白皙的小腿，如白藕一般。

作為此處的主人家，白萌萌還在為三女倒茶，顯得格外乖巧。

姜青娥，顏靈卿與呂清兒倒是在偶爾的交談，神色皆是帶著淺笑，只是白萌萌卻感覺氣氛稍微的有點異樣的感覺。

下樓的李洛，頓時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咦，你們怎麼都來了？」李洛迎著她們的目光，有些詫異的擺了擺手。

他走下樓梯，突然見到樓梯下還有著辛符的身影，此時的他，搬出了畫架，神色稍微有點振奮的勾畫著，似乎是想要為眼前這一幕留影。

他見到李洛，連忙道：「隊長，要不要欣賞一下我的最新力作？」

李洛呵呵一笑，旋即面無表情的道：「不必了，對於你的畫技我已經有很深刻的了解了。」

辛符聞言，看向李洛的目光中不由多了幾分怨念。

李洛才懶得理他，直接走向餐桌，對著幾女笑道：「三位大駕光臨，真是讓我們這個小宿舍蓬蓽生輝啊。」

姜青娥金色眸子看向他，淡笑一聲，道：「恭喜你啊，奪得新生第一。」

李洛謙虛的道：「這也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萌萌也出了很大的力氣。」

畫架後的辛符抬起頭，眼神幽怨，你這直接把我給忽視了？

「加油，什麼時候打敗了秦逐鹿，你就算是貨真價實的新生第一人了。」姜青娥螓首微點，鼓勵道。

李洛聞言，有點頭疼，他這次能夠打敗王鶴鳩他們，其實已經算是傾盡全力了，甚至連初步掌握的雙相之力都施展了出來，這才算是拼了一個兩敗俱傷，而如果他這一次是對上秦逐鹿的話，李洛感覺恐怕只能是三七開...

他三，秦逐鹿七。

畢竟，他這雙相，其實也就與單一的上八品相相差不多，可秦逐鹿，卻是生紋段第二紋的實力...

還有一點，秦逐鹿一旦進入戰鬥狀態，兇性太甚，李洛真懷疑自己能不能擋得住他的攻勢。

顏靈卿託腮，笑道：「李洛，加油哦，青娥可是說了你能奪得新生第一，就給你福利的哦。」

說話的時候，眸光掃了對面的呂清兒一眼，然後就見到後者那如冰湖般的眸子，似乎是波動了一下，當即唇角就忍不住的一彎。

姜青娥隨手從桌上取過一根香蕉，剝皮塞到顏靈卿小嘴中，淡淡的道：「吃你的蕉吧。」

顏靈卿嗚嗚的抗議，然後貝齒就咬了下去。

李洛瞧得她們打鬧，也有些無奈，只能含糊的道：「我盡力吧。」

此時呂清兒也是看來，露出淺笑：「因為月考後就有一段假期，所以來這邊找你，可以一起回大夏城。」

李洛笑著點點頭，道：「也好，不過在回大夏城之前，我還有個事情要做，清兒你可以先等等。」

「什麼事呀？」

李洛咧嘴一笑，神色振奮。

「好不容易得了五千積分，應該去把我最需要的東西兌換到手了。」

...

積分殿。

李洛，姜青娥，顏靈卿直奔兌換處。

「你好，兌換一份帝流漿！」

李洛意氣風華，將自己的徽章遞給了兌換處的導師，大手一揮，頗有些揮斥方遒的豪邁之感。

周圍過往的一些學員也是側目看來，畢竟帝流漿可是聖玄星學府中的頂尖資源，能夠換取此物的學生可並不多。

而且，還是一個一星院的新生。

「那是一星院此次排位戰的第一名，李洛...怪不得能有這麼多積分。」有學員認出了李洛。

「嘖嘖，他進入聖玄星學府才一個月時間，就湊齊了五千積分...」有人忍不住的有些酸氣。

「他身邊的是，姜青娥吧？據說她與李洛還有著婚約，這傢伙，也太讓羨慕了。」當然更多的目光，還是在李洛身邊的姜青娥身上，畢竟在聖玄星學府，要比起名氣的話，十個李洛都比不上姜青娥，即便他此次拿了一個積分第一。

但畢竟，姜青娥每年排位戰積分第一拿到手軟。

對於周圍那些議論聲，早已習以為常的李洛並未理會，他的目光期盼的望著那位取過徽章的兌換老師。

兌換導師看了李洛一眼，在確定了之後，便是神色鄭重的取出了一個深青色的木盒子，木盒上面流淌著驚人的生命力。

導師打開木盒，從其中小心翼翼的捧出了一個約莫巴掌大小的竹罐，竹罐被打磨得有些透明，隱隱的可以看見其中流淌的粘稠液體。

那些粘稠液體仿佛是具備著生命一般，時而化為流光，時而化為液體，於竹罐內流動，宛如精靈一般。

竹罐表面，銘刻著一道道神秘晦澀的光紋，每一道光紋，都是散發著強大的能量波動。

這個造型一出來，直接是讓人肅然起敬。

「這就是帝流漿嗎？」李洛感嘆，眼中的期待更甚。

兌換導師將碧綠色的竹罐放在了李洛面前。

「這麼多...應該是足夠用了吧？」李洛有些驚嘆，然後伸手就要接過。

不過手剛剛伸出，就被兌換導師擋住，後者瞪了他一眼：「你想幹什麼？」

「不是給我的嗎？」李洛茫然道。

「都給你？」兌換導師似是被氣樂了，沒好氣的道：「這一罐帝流漿，就是把你洛嵐府給賣了，恐怕都買不起。」

李洛訕訕。

兌換導師也沒多嘲諷他，他取過一支以相力樹樹皮特製的針管，自罐子中吸出了一滴，最後又拿出一個指甲蓋大小的小綠瓶，將這一滴帝流漿給灌了進去。

「給你。」兌換導師將這指甲蓋大小的小綠瓶放在李洛面前。

李洛望著面前這迷你的小綠瓶，有點懵逼。

雖然他不知道牛彪彪為他煉製「補神膏」究竟需要多少帝流漿，但這麼一點，用屁股想也知道不夠啊！

我特麼辛辛苦苦賺五千積分，結果換來的帝流漿，就這麼一滴？你是不是在黑我的積分啊？

李洛有點怒，雙目冒火的盯著眼前那一罐帝流漿。

兌換導師看了他一眼，慢吞吞的提醒。

「李洛同學，請你克制住自己的情緒，聖玄星學府創建至今，還沒有人能夠從這裡搶東西。」

（一更。）

第一百八十二章長公主的邀請

當李洛的戰鬥出現結果時，在那學府內的高牆上，諸多目光也是將這一幕收入到了眼中。

面對著這場激戰，就算是在場的一些四星院學員，都是忍不住的挑了挑眉，神色有些驚詫與凝重。

李洛展現出來的雙相之力，實在讓人有點震驚。

這就是封侯強者的力量嗎？雖然李洛只是初步掌握了一點皮毛，但那所展現出來的威力，已是相當的讓人心驚。

未來如果李洛能夠將這種力量進一步的加深，那其實力，將會有多強？

那時候，說不定還真是有那麼一絲可能，能夠與九品相爭鋒。

姜青娥望著這種結果，絕美的容顏上泛起一抹細微的笑意，雖說她相信李洛，但顯然當結果出來後，這顆心才徹底的安定下來。

她偏頭看向長公主，此時的後者，丹鳳眼帶著一絲驚愕的盯著那一片光幕，這個結果有些出乎她的意料。

此前她說想看看奇蹟，更多還是給姜青娥捧場，實則心中倒也並非真的是覺得李洛能夠抗衡王鶴鳩，都澤北軒，但最後李洛那一箭，著實有些驚豔。

雙相之力啊，那可是連她都嚮往的力量。

心中情緒漸漸的平復，長公主眸光轉向姜青娥，盈盈笑道：「姜學妹，這場奇蹟，的確是讓人嘆為觀止，這封侯境之前的雙相之力，我可真是第一次看見。」

「李洛畢竟是師父師娘的血脈，他們二位那般出色，李洛又怎會普通。」姜青娥說道。

「陽玄侯，嵐侯是我大夏最年輕的封侯強者，當初的確是驚豔世人。」長公主贊同道。

雖然知曉這是長公主拉攏人心的手段，但連姜青娥都不得不承認，長公主的確是氣度胸懷皆具，怪不得引得許多四星院學員傾慕，敬仰。

長公主眸光流轉，突然道：「我看李洛是水相與木相？」

姜青娥點點頭。

「姜學妹應該也知曉，王上身軀有先天缺陷，需常年服藥穩固，這些年王庭也找過許多高人試圖為其醫治，但都是徒勞無功，有高人曾說，王上這缺陷，或許得擁有水相，光明相，木相這一類擁有著治療效果的相力來嘗試...」

「雖然李洛現在實力只是相師境，但不知道能否試試給王上治療一番？」長公主紅唇微啟。

姜青娥聞言，也是忍不住的感到驚愕：「殿下想讓李洛去給王上治療？」

長公主有些無奈的道：「雖然聽上去有點荒唐，但我並不想放棄任何可能存在的一絲希望，總得試試吧。」

姜青娥有點遲疑。

長公主伸出手，握住姜青娥小手，丹鳳眼誠懇的看著她：「姜學妹，你不必有其他的擔心，因為不管成不成，王庭都不會因此有怪罪之意。」

「你就當這只是一個走投無路的姐姐，為了幫助弟弟的無奈之舉吧。」

這句話，倒是讓得姜青娥略微的有點觸動，不過她也是極為聰慧之人，她明白長公主可不是什麼傻白甜，對方的城府與手腕即便是她都心有忌憚，所以長公主突然間想要李洛嘗試去治療王上，可不是什麼一時意起。

這種治療，有效果的概率太小，畢竟就連姜青娥都不相信，連一些封侯強者都做不到的事情，李洛一個小小相師境就能夠做到。

偏偏長公主還是做出了這般的請求，其實更深層的意思，還是在衝著她而來...因為只要李洛出手了，不管成與不成，洛嵐府也就算是與長公主有了一些交集，而她與長公主間，無疑關係會更進一步。

畢竟很多時候，關係的進步，只需要一個小小的契機。

說到底，還是長公主在拉攏與她之間的關係。

姜青娥心思百轉，對於長公主釋放的善意，她倒並不打算拒絕，畢竟在這大夏中，王庭始終是正統，除了聖玄星學府以及中立的金龍寶行外，他們擁有著最強的力量。

能夠與他們加強聯繫，對於洛嵐府而言，不算是壞事。

於是最終，姜青娥螓首微點，道：「殿下既然開口了，那我們自然會全力相助，只不過殿下可不要抱有什麼期望，李洛即便擁有著水相與木相，但他終歸還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

長公主國色天香般的臉頰上浮現出一抹歡喜的笑容，丹鳳眼顯得更為的狹長與嫵媚。

「那我就先謝謝姜學妹與李洛學弟了。」

「殿下客氣了。」

而在兩女這邊說話時，不遠處一群人也是在對著這邊而來，領首者，正是宮神鈞。

「呵呵，恭喜姜學妹，不僅提前結束了排位戰，而且李洛這邊也順利擊敗強敵，想必你們二人此次有望共取第一。」宮神鈞聲音爽朗的笑道。

姜青娥道：「宮學長過贊了，只是一次普通的排位戰而已，並不算什麼。」

宮神鈞笑道：「你這要求也太高了，你可能是積分第一拿到手軟，但李洛畢竟是第一次，有一個好的開頭，比什麼都重要。」

姜青娥雖然知曉宮神鈞的心思，但對方行事說話卻挑不出半點的毛病，所以她也不可能冷面相對，只能道：「那就借宮學長吉言了。」

宮神鈞含笑，然後目光轉向一旁的長公主，笑道：「鸞羽，看你一臉笑容，先前與姜學妹說什麼呢？」

長公主微微一笑，氣質雍容華貴：「沒什麼，只是回頭打算請李洛去試試治療一下王上。」

宮神鈞聞言，也是忍不住的愣了愣，旋即道：「這...試試也好。」

原本他是想要說有點荒唐，但最終還是改了口，畢竟姜青娥也在旁邊。

宮神鈞沒有在這上面多說，而是對著姜青娥笑道：「姜學妹，據說今年暗窟會開放，這是大事，到時候如果有機會的話，可得多多合作。」

姜青娥點頭。

宮神鈞見狀，也就不再多言，帶著一行人轉身而去。

長公主望著他離去的身影，這宮神鈞為人處世也是相當厲害，他的心思眾人皆知，但他偏偏能夠忍耐住，始終不對姜青娥有任何的進一步措施，或許他也非常明白，時機未到時，走錯一步，就將再無機會。

倒真是會隱忍，有其父之風。

「殿下，我也先走了，王上的事，回頭我會與李洛溝通一下，若是沒問題，找個時間就去試試。」李洛那邊的戰鬥已經出現了結果，姜青娥也就沒了繼續看下去的興趣，對著長公主說了一聲，便是輕盈的躍下了高牆。

長公主望著姜青娥離去的倩影，微微笑了笑。

姜青娥潛力很大，如果宮神鈞真的將她拉走，未來可真是會很麻煩，所以，她可不希望宮神鈞真能奪得美人心。

長公主偏過頭，望著先前李洛戰鬥的那片光幕，李洛啊李洛，你可得把你家這未婚妻給守好咯...

第一百八十八章生日

李洛最終還是忍了下來。

他忿忿不平的將那一小瓶帝流漿塞進懷中，不過正當他打算轉身離開時，姜青娥也是將徽章遞給了兌換導師。

「我也換一支。」她說道。

兌換導師看了姜青娥一眼，然後取走積分，按照之前的操作，遞出了一小瓶帝流漿。

姜青娥接過，就隨手給了李洛。

「這次排位戰，我賺的積分，也只能兌換一支，你也不用著急，帝流漿的事情慢慢來即可，畢竟你還有時間。」姜青娥金色眸子看向李洛，說道。

李洛望著姜青娥遞過來的一滴帝流漿，有點愕然，旋即搖搖頭：「這對你也很有用的。」

帝流漿是聖玄星學府的頂尖修煉資源，這種東西放在外面，根本就是有錢都很難買到，據說姜青娥今年就會衝擊天罡將境，所以她其實也很需要帝流漿。

「我賺取積分的渠道比你多，而且聽消息說，或許今年暗窟會提前開放，那才是積分來源的大頭，所以不必為我擔心。」姜青娥隨意的說道。

「行了，不要囉嗦，走吧。」

她揮了揮手，轉身就走，颯得一塌糊塗。

李洛望著她纖細高挑的背影，也是有點無奈，一旁的顏靈卿湊過來，笑吟吟的道：「感動壞沒？」

李洛感嘆道：「想要以身相許，可卻許之無門。」

顏靈卿白了他一眼：「美得你。」

「還不快走，沒看見周圍的人恨不得吞了你嗎？」她提醒了一聲。

李洛目光掃視，果然發現不少學員都是有些咬牙切齒的看著他手中那一支帝流漿，想來他們從未想過，竟然會有人捨得將帝流漿這種頂尖修煉資源讓給旁人。

這李洛的軟飯，也吃得太香了吧？

那可是姜青娥啊！

能夠與她有著婚約，就已是讓人心酸至極，而如今，姜青娥竟然還願意將自己辛苦賺來的積分，用來給李洛兌換帝流漿...

真是讓人嫉妒得簡直要失去理智啊。

甚至不止這些學員，就連那位兌換導師，都是神色複雜至極，畢竟導師也是男人，他曾經也是聖玄星學府中的學員，所以他也明白，能夠遇見這種女孩，究竟是何等的福氣。

這李洛...上輩子拯救了世界嗎？

感受到眾多複雜的目光，李洛害怕他們情緒失控傷害到自己，所以趕緊跟著顏靈卿溜了。

離了積分殿，李洛便與姜青娥，顏靈卿一路直出了聖玄星學府，而在人流來來往往的學府外，洛嵐府的車輦早已等待在此。

車輦四周，還有洛嵐府的精銳護衛相隨。

畢竟，出了聖玄星學府，所有的安全係數都開始下降，雖說未必真有人會行險，但終歸還是需要防範於未然。

在洛嵐府的車輦前，高挑豐腴的倩影穿著旗袍，身姿窈窕，曲線起伏頗為驚心動魄，來往的一些聖玄星學府的學員，目光都是在忍不住的偷偷飄去。

如此唯有長公主方可媲美的傲人身材，除了蔡薇之外，還能是誰。

蔡薇瞧見出來的姜青娥，李洛，顏靈卿，光潔嬌媚的鵝蛋臉頰上，頓時浮現出笑顏，手中花團扇對著三人招了招。

三人也是迎了上去。

蔡薇先是與姜青娥，顏靈卿打了招呼，然後對著李洛露出盈盈笑意：「少府主，新生體驗如何呀？」

李洛擺了擺手，道：「本來是想要低調的修行，但事與願違，只能在月考上取了一個小隊第一。」

蔡薇有些訝異，旋即美目嬌媚的道：「那可真是恭喜少府主了。」

「不過少府主這麼高興的話，能不能儘快把秘法源水給結了啊？這一個月不僅天蜀郡溪陽屋那邊催我，溪陽屋總部這邊，也恨不得派人天天跟著我來要。」蔡薇姐溫柔的說道。

李洛被她那盈盈美目看著，就忍不住打了一個冷戰，下意識的扶了扶腰，不是吧，我這剛剛休假，就得開始被榨了嗎？

「蔡薇姐，不要急，等我緩緩。」李洛趕緊道。

蔡薇花團扇子遮住半邊比花還嬌媚的光潔小臉，戲謔道：「少府主，年紀輕輕正應該是龍精虎猛之時，可虛不得呀。」

李洛怒視：「我一點都不虛！」

姜青娥瞧得兩人說的有點歪，連忙將他們給擋了下來，同時對著蔡薇嗔道：「蔡薇姐，你就別逗他了。」

蔡薇吟吟笑道：「青娥心疼了。」

李洛無奈，目光看了看四周，發現呂清兒並不在這裡，當即有些疑惑，先前不是她說好一起走的麼。

「少府主是在找呂清兒嗎？她先前在這裡等你，不過之後似乎金龍寶行來人了，她就只好先走了。」蔡薇笑道。

李洛聞言，也就點點頭，道：「那我們也走吧。」

說完，一行人便是上了車輦，漸漸遠去。

而在他們遠去的時候，在那後方，一座有著金龍圖紋的豪奢車輦上，一身紅裙的美婦人收回了視線，然後眼睛審視的看著身旁的少女。

「清兒，你不會喜歡上李洛那小子了吧？」她問道。

呂清兒心頭微驚，清麗臉蛋則是不動聲色：「娘，你在說什麼呢，我和李洛只是朋友而已，他以前在南風學府幫了我許多。」

魚紅溪狐疑的看了看她，道：「你看看李洛那小子周圍，漂亮的女孩成群，一看就是個花心鬼，你最好離他遠點。」

呂清兒有點心虛，因為真要說起來，她豈不也算是李洛周圍的女孩之一？

「這也與李洛沒什麼關係啊，蔡薇與顏靈卿都是姜青娥的朋友，並且也幫洛嵐府做事，他們會在李洛身邊，很正常吧。」呂清兒辯解道。

「誰知道呢。」

魚紅溪淡淡的道：「李太玄就不是個好東西，他兒子，更不會是好東西。」

呂清兒吃驚的看著魚紅溪：「娘你以前...是不是喜歡過李太玄？」

魚紅溪平靜的道：「那又如何？李太玄雖然不是好東西，但他的確很優秀，當年這大夏，多少名門貴女傾心於他。」

呂清兒若有所思：「最後所有人都敗給了澹臺嵐？娘你這麼漂亮...都失敗了？」

魚紅溪沒好氣的伸出手，捏了捏呂清兒臉頰，道：「你還敢嘲笑你娘了？」

呂清兒笑嘻嘻的抱住魚紅溪，道：「只是覺得不可思議，畢竟娘你這麼漂亮又有氣質，大夏這麼大的金龍寶行都被你打理得井井有條，可謂是上得廳堂，掌得帳房。」

魚紅溪撇撇嘴，道：「只是當初年少時，對李太玄有點好感而已，也沒什麼好遺憾的，而且李太玄與澹臺嵐是一起來到大夏的，如果我能先一步認識到李太玄的話，也沒她澹臺嵐什麼事情。」

呂清兒突然問道：「那聖玄星學府的曹聖導師是怎麼回事？娘你應該也知道我被他收做學生的事情吧？」

魚紅溪淡淡的道：「一個當年傾慕你娘的失敗者而已，當年他能封侯，也是我助了他一臂之力，後來他想要追求我，被我拒絕了，於是他就受到打擊，躲進聖玄星學府做了導師，與我也算是多年未見。」

「這人看上去粗獷豪邁，實則半點打擊都受不了，跟小孩子一樣。」

呂清兒神色古怪，曹聖導師在心中的偉岸形象有點崩塌的感覺。

「不過他人還算不錯，眼力也有點，知曉收你為學生，不然我這輩子都懶得看見他。」魚紅溪說道。

呂清兒無奈道：「要不是曹聖導師，我這七品相，恐怕還成不了紫輝學員呢。」

魚紅溪摸了摸呂清兒小臉，笑道：「哪裡是七品？你還有幾日便是生日了，這些年來，娘在靈水奇光上面可沒虧待你，按照我的估計，你也差不多能夠將冰相提升到八品了。」

呂清兒聞言，頓時有些驚喜：「真的嗎？」

以前在天蜀郡的時候，呂清兒這上七品相還算是搶眼，可隨著到了聖玄星學府，各方天才魚湧而出，她這上七品相就只能算做優秀，想要拔尖卻是有點困難了。

呂清兒對此原本是沒有太過在意，但最近李洛崛起得太過的迅猛，呂清兒可不想被他甩得太遠了。

畢竟，姜青娥可是九品相啊！

「自從你開啟相宮起，這些年娘給你服用的靈水奇光可是很龐大的數目了，所以你進化到八品，並不算什麼令人吃驚的事情。」

魚紅溪微微一笑，道：「也當做是給你的生日禮物。」

魚紅溪乃是大夏金龍寶行的掌舵人，她所能夠動用的資源，說實在的，恐怕將會遠遠的超越洛嵐府這些勢力，所以為了自家女兒的前程，她可是花費了不小代價的。

「謝謝娘！」

呂清兒抱住魚紅溪，撒嬌起來，只是那如冰湖般的眸子中，略微的有些遺憾之意，因為其實對於魚紅溪，她從小到大更多想問的，還是關於她爹的消息。

只不過對於爹，呂清兒只有小時候的一些印象，後來似乎爹是離家遠去，就再沒了什麼消息，而魚紅溪也是性格極為的倔強好強，真的就直接當他死了一般，不聞不顧。

這些年來，呂清兒也不敢過多的詢問，因為一問，魚紅溪就要發脾氣，導致最後呂清兒只能將這些事情埋在心底深處。

「娘，生日我可以邀請一些同學嗎？」呂清兒在魚紅溪耳邊問道。

魚紅溪睿智的眸光掃了她一眼，道：「其中肯定有那個李洛吧。」

呂清兒道：「李洛以前真的幫了我很多，你不能因為你們那一輩的原因對他就有成見啊。」

魚紅溪無奈搖搖頭，想要推拒，但想到這是呂清兒的生日，最終也就沒有再多說。

「隨你吧。」

她望著呂清兒那瞬間綻放出光彩的小臉，眉頭不由得輕輕的皺起。

這個歪風邪氣，真是不能助長啊。

那李太玄當年讓得她傷心也就罷了，難道她女兒，還得在李太玄兒子身上再來一回嗎？

（一更。）

第一百八十三章日落

當李洛這邊的戰鬥開始落幕時，在那另外的地方，激烈的戰鬥也是逐漸的進入到了尾聲。

這是一片被狂暴相力生生撕裂般的林地，碎裂的樹木滿地都是，可見那所爆發的大戰是何等的激烈。

這裡是秦逐鹿小隊與伊粒沙小隊的戰場。

呼。

呂清兒唇角有著冰冷的寒霜之氣輕輕的吐出，她此時已是褪去了冰蠶絲手套，嬌軀上寒霜流動，附近的樹葉都是瀰漫上了一層薄薄的寒氣。

此時的她，似乎是處於一種無法動彈的情況，仔細看去，方才會發現，在她的身上，竟然是纏繞著一些鎖鏈，鎖鏈乃是由相力所化，呈現淡淡的星光色彩。

只不過這些星光鎖鏈，在寒氣的侵蝕下，在迅速的變得虛薄。

最終，寒氣將其磨滅。

呂清兒這才抬起清麗動人的俏臉，望著眼前的司秋穎，此時的後者，同樣是處於無法動彈的姿勢，鋒利的冰稜自四周空氣中延伸出來，指在她周身的要害處，只要她稍微有些異動，這些冰稜就可以直接奪走她的性命。

「秋穎同學，看來這次是我稍微勝你一點。」呂清兒輕聲說道。

司秋穎咬了咬嘴唇，有些不甘的道：「如果是在晚上，我不會輸給你的！」

她自身之相，乃是星相，所以在夜空繁星下時，她的相力方才會變得更為的活躍與強盛，眼下這個時間段對於她而言，並不算是最好的時機。

呂清兒不置可否，現在說這些毫無意義，畢竟她還想說如果是在冰寒環境中，她實力同樣能夠獲得增幅呢。

她的眸光抬起，望著前方，那裡的森林仿佛是被什麼可怕之物橫推了一般，一直延伸到森林深處。

那是秦逐鹿所造成的破壞。

「紫輝小隊，果然都不簡單。」呂清兒心中有些感嘆，他們此次衝著「一葉秋小隊」而來，原本是仗著秦逐鹿的兇名，可誰想到對方並未懼怕，反而是藉助司秋穎的星光相力，遮蔽了頭頂光柱，然後暗中襲擊，一個照面，就將小隊中殷月率先淘汰。

不過好在秦逐鹿倒是不愧他的兇名，即便是在損失一人的情況下，依舊是以一敵二，力戰伊粒沙與千葉二人。

她這邊則是對上了司秋穎，雙方激戰，最終由她險險的取得上風獲勝。

「也不知道秦逐鹿那裡怎麼樣了...」呂清兒柳眉微蹙，她經過與司秋穎的大戰，相力也是所剩不多，根本無法再有幫助秦逐鹿的力氣了。

「秦逐鹿雖然厲害，但伊粒沙與千葉聯手，未必就會輸給他！」司秋穎也是看向那個方向，開口說道。

雖然她這裡小輸一手，但並不會影響整體的局面，畢竟呂清兒即便贏了她，也是無力再支援了。

只要伊粒沙，千葉能夠聯手擋住秦逐鹿，即便不贏，但保住自身的話，那也算是平局了。

呂清兒沒有與司秋穎嘴上爭鋒，只是靜靜的等待著。

這種等待，也並未持續太久，密林深處，突然傳來了沉重的腳步聲，呂清兒與司秋穎皆是睜大美目的看去。

然後她們就見到一道壯碩的身影自林蔭中走出，滿身的煞氣撲面而來，這一瞬，連林間的鳥鳴聲都是陡然的寂靜下來。

那道身影，是秦逐鹿。

只見得此時的秦逐鹿，身體上遍布血痕，看上去極為的慘烈，但他的臉龐上，卻是洋溢著罕見的笑容，那笑容充斥著舒爽之意。

「痛快！」秦逐鹿笑聲如虎嘯般，震蕩於山林間，他隨手將手中的袋子丟向呂清兒，其中是從伊粒沙他們那裡得來的戰利徽章。

呂清兒接過袋子，鬆了一口氣。

一旁的司秋穎則是俏臉煞白，忍不住的道：「怎麼可能，連隊長跟千葉聯手，都沒擋住他？！」

「這就是個什麼怪物啊！」

...

另外的一處戰場，局面卻是極為的火熱，白豆豆，虞浪，邱落三人狂奔於山林間，風聲呼嘯，速度全開。

而三人的面色，都是有些不太好看，因為在他們的後方，足足十幾支金輝小隊結成陣型的在瘋狂追擊而來。

前方時不時的也會出現金輝小隊的阻攔身影，逼得他們不斷的轉向。

如同喪家之犬一般的狼狽。

「他媽的，這些人太過分了，怎麼來了這麼多人啊，有沒有素質啊！」

虞浪臉色發白，因為他能夠聽見後面傳來的聲音：「打死虞浪，打死虞浪！」

虞浪又慌又憤怒，這些人是不是蠢啊，這個小隊裡面我擺明只是一個工具人，就算有怒火，也不應衝著他來啊。

「前面沒路了。」突然間，白豆豆出聲，神色有些複雜。

虞浪，邱落急忙看去，果然是見到前方變成了懸崖，雲霧飄渺，顯然高度不低。

後方，一支支金輝小隊跳躍而至，神色不善。

邱落吞了一口口水，道：「要不，我們把他給交出去吧？」

虞浪震驚的看向邱落，臥槽你還是人嗎？我為這個隊伍付出這麼多，你還要把我交出去？

邱落道：「反正他們也不能真的打死你，頂多揍你一頓，這樣我們還能保住積分。」

虞浪猛烈搖頭：「這樣以後我還怎麼混？還要不要面子了？」

邱落撇嘴道：「面子這東西跟你本來就沒關係吧？」

兩人在這裡爭吵，白豆豆無奈的揮手將他們阻止了下來，道：「都別廢話了，交出隊友的事情是絕對不可能的。」

「準備全力衝刺！」

她手提長槍，眼中反而是跳動著熾熱與期盼之色。

面對著如此上頭的白豆豆，虞浪與邱落也是無奈，只能握緊長槍，下一刻，三人身軀上，風相之力震蕩起來，破風響徹間，三人宛如鐵騎般暴射而出。

在那前方，十數支實力不弱的金輝小隊也是接連呼喊，組成了一條條防線，迎接著三人的死亡衝擊。

只不過，就當雙方即將碰撞的那一刻，這天地間的光線驟然變得黯淡了一些，然後眾人就見到，天邊的夕陽，在此時徹徹底底的落下了地平線。

日落了。

所有學員都是怔了怔，旋即不約而同的將緊繃的身軀都是一點點的鬆緩了下來。

第一次排位戰，結束了啊。

虞浪與邱落都是不約而同的鬆了一口大氣，白豆豆則是眼露惋惜。

虞浪乾咳了一聲，迎上了那些忿忿中的金輝小隊，也不顧對面的神情，直接與兩人勾肩搭背。

「大家不打不相識，回頭有機會喝酒，不過你們也是真厲害，攆得紫輝小隊滿山跑。」

被虞浪捧了一下，那兩名隊長也是有點自得，道：「紫輝小隊也得怕人多啊...不過你們隊伍的那個虞浪真是太囂張了。」

「對了，你叫什麼名字？」

虞浪眨了眨眼睛，露出和善的笑容。

「我叫邱落。」

今日一更

第一百八十四章積分第一

日落的時候，場地外的高臺上，五位紫輝導師間也是稍微有點安靜。

他們的目光望著龐大的山林間，仿佛是將其中的每一場精彩戰鬥都收入了眼中。

只是，各人的神色稍微的有些不同。

沈金霄凝視著遠處，神色不喜不怒，他已經看見了王鶴鳩小隊的失敗，而且還是敗在了李洛三人的手中...

郗嬋導師顯然是不會放過這個令人心花怒放的機會，她端起面前的水杯，對著沈金霄揚了揚，道：「看來要提前感謝沈金霄導師的投入了。」

沈金霄端著面前的酒杯，即便美酒已是沒了味道，但他還是一飲而盡，道：「輸在雙相之力上面，也不冤了。」

倒沒有顯露出什麼怒火，畢竟好歹也是封侯強者，願賭服輸還是能夠做到的，當然最重要的是，在眼前這種場合，不認又能如何？還能衝進去把李洛打一頓，然後反悔將「十二段錦」收回來嗎？那樣做，他的臉面才是徹底的丟光了。

「這李洛倒是有點意思，他的雙相之力其實並不穩定，正常來說，不見得就能夠鬥得過王鶴鳩三人最後的聯手相術...但他那一手「栽樹成兵」，當真是讓人意想不到。」曹聖導師此時也開口評價道。

彌爾導師贊同的點點頭，道：「他以水相之力為源，增益木相之力，以最快的速度生長成木相之樹，「栽樹成兵」這道相術本身並不具備太過強大的攻擊性，其自身的特性算是雞肋，可如果將它用來穩定木相與水相的力量，倒是有出其不意之效，兩種力量凝聚在樹心處，最終形成了一種頗為穩定的雙相之力。」

「不過這道相術，也只有擁有著水木二相的人才能夠運用，因為沒有水相之力的侵潤，等這木相之樹生長起來，真是黃花菜都涼了。」

「最後木相之樹成形，李洛再將木心化箭，以自身相力推動，這一道攻擊...方才能夠破了王鶴鳩三人的相術。」

「雖說最後是險勝，但能夠做到這一步，很不一般了。」

其他的紫輝導師紛紛點頭，面露欣賞之意，李洛這種雙相之力在他們這些封侯強者的眼中或許是很稚嫩，但要知道，李洛畢竟還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

「這李洛的單人實力，恐怕能夠算得上是新生第二了，也不知道與秦逐鹿之間，究竟誰能更強一頭？剛才伊粒沙與千葉兩人聯手，幾乎都是被秦逐鹿碾壓，這傢伙在戰鬥間的那種兇性，一般人還真是擋不住。」楚子導師說道。

郗嬋導師道：「李洛的木心箭雖然厲害，但未必能夠對秦逐鹿造成致命威脅，只要後者將這一箭擋下，李洛就沒什麼手段可用了。」

「他這一板斧的局限性，還是不小的。」

這話倒也不是謙虛，而是事實如此，李洛這一箭固然強橫，但用來對付王鶴鳩三人算是剛好，可用來對付秦逐鹿，一旦後者硬抗了下來，李洛將會失去一切的反擊機會。

畢竟，秦逐鹿第二紋的相力等級以及自身的上八品相也不是吃素的。

在幾位紫輝導師說話間，場地入口處，開始有著新生陸陸續續的湧出，喧囂聲漸漸的聚集起來。

眾人中，有取得還算滿意積分的隊伍笑容滿面，一些不滿意者，便是滿臉的惋惜與黯然，不過總體來看，眾人興趣還是極為的高漲，或許是以前很少接觸這種以小隊模式的作戰，所以感到極為的新奇。

約莫十數分鐘後，幾乎所有的隊伍，都是匯聚於此。

一道道目光開始投向高臺上，因為到了此時，也是該宣布此次排位戰所有隊伍最終所取得的成績與排名了。

在那萬眾矚目中，郗嬋導師起身，身姿在漸漸黯淡下來的天色中依舊顯得修長窈窕，覆面的黑紗，更是為她添了幾分神秘。

「新生第一次排位戰，到此結束。」

郗嬋導師手一抬，袖間有雄渾相力橫掃而出，直接是在半空中形成了一片光幕，其上有成百上千的隊伍，皆是標記了各自積分以及排名。

場下一片騷動，所有人都是仰頭找著自己的隊伍。

李洛，白萌萌，辛符三人站在一起，也是仰頭看著，不過旋即他們就發現，這光幕上面的排名，只是止於第六，前五則是並未出現。

而且，一支紫輝隊伍都沒在光幕上面，顯然，前五名應該是被五支紫輝小隊包場了。

「沒想到王鶴鳩他們竟然還能穩住前五，底子的確挺厚的...」李洛笑道。

辛符與白萌萌看了他一眼，他們底子有多厚，你還不清楚嗎...

「你們說，我們能排到第一嗎？」李洛問道。

雖說他從王鶴鳩小隊那邊割了一波大的，但剛才他已經聽說了，秦逐鹿小隊，同樣是打敗了伊粒沙小隊，所以，秦逐鹿小隊也將會成為第一的有力競爭者。

說實話，現在他們到手的積分已經讓李洛很滿意了，至於這個第一歸誰，他是真的沒多少興趣，但是...他對第一名額外獎勵的「十二段錦」感興趣啊！

那是他接下來修煉比較重要的一環。

畢竟，在不到五年壽命的巨大壓力下，他必須精確的計算自己每年都要達到的一個目標，所以，一切能夠加快修煉的東西，他都不能捨棄。

辛符與白萌萌對此也只能搖頭，面對著秦逐鹿那個兇貨，新生中恐怕就沒有人是不懷有忌憚的。

也虧得此次李洛爆發，打敗了王鶴鳩小隊，不然這個第一，穩妥妥是屬於秦逐鹿小隊的，其他人恐怕很難去競爭。

而郗嬋導師在將光幕顯現後，便是開始宣布前五名的隊伍。

一葉秋小隊，兩千兩百分，排名第五。

金門小隊，兩千三百分，排名第四。

風騎小隊，三千九百分，排名第三。

這三個隊伍的排名一出來，頓時引起了沸騰與熱議，因為從積分上面來看，五支紫輝小隊應該是咬得很死，而一葉秋小隊與金門小隊，顯然是被割過一波。

也就是說，正義小隊與清月小隊，都各自打敗了一支紫輝小隊。

對於有秦逐鹿坐鎮的清月小隊能夠有此戰績，大家不算太意外，畢竟秦逐鹿兇名太盛了，可李洛他們這支小隊也能夠打敗一支紫輝小隊，這就讓人有點驚訝了。

畢竟從表面實力來看，五支小隊中，反而是李洛小隊要稍微的偏弱一點，如果不是之前李洛打敗了都澤北軒，證明了自身的實力，恐怕很多人都會覺得，一些金輝小隊，說不定都比李洛這支小隊厲害了。

一道道目光，懷著好奇與敬仰的看向郗嬋導師，等待她宣布接下來最為重要的排名。

在那些目光注視下，郗嬋導師眸光似是帶著一點笑意的掃過了李洛三人所在的方向，然後開口道：「第二名，清月小隊，積分五千兩百分。」

不待眾人回過神，她繼續道：「第一名，正義小隊，五千三百分。」

譁！

此言一出，直接是引發了沸騰，所有學員目瞪口呆的看向李洛的方向，誰都沒想到，正義小隊竟然超過了清月小隊...

雖說只是超出了一百分，但這就是第一與第二。

面對著那些震撼的目光，白萌萌在呆了一下後，忍不住的歡呼出聲，就連辛符，兜帽下的蒼白臉龐都是揚起了笑容。

這個第一名，稍微有點出人意料。

李洛也是怔了數息，旋即嘴角有著一抹笑容浮現出來，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

雖然有點僥倖成分，但不管如何，總算是取得了這個第一...

不遠處，秦逐鹿的目光同樣是停留在李洛的身上，眼中升騰著一種熾熱之色，忍不住的道：「這李洛...好饞人。」

一旁，呂清兒與殷月嬌軀都是猛的一震。

呂清兒更是俏臉含煞，眼神不善。

察覺到她們的目光，秦逐鹿愣了愣，連忙解釋：「我的意思是，他的雙相好特別，真的好想跟他打一場。」

呂清兒聞言，這才暗自鬆了一口氣，面無表情的將目光從秦逐鹿身上收回。

我這裡應對那隻大鵝已經很累了，你還要給我來點怪的？

大鵝氣勢太強，需要暫避鋒芒，可要錘你這頭不認路的傻鹿，辦法可還是很多的，比如，找人畫一幅以其為主角的百女圖，灑遍聖玄星學府...

今日一更

第一百八十九章不省心

在李洛，姜青娥一行人回大夏城的車輦上。

車廂內，鶯聲燕語，春意融融，三女各有千秋的漂亮臉頰交相呼應，讓人有一種秀色可餐之感。

不過三女中，更多還是蔡薇在說話，她在匯報著這一個月中，洛嵐府的所有事宜。

畢竟在姜青娥，李洛兩人都進入學府修行的情況下，洛嵐府大大小小諸多事務的運行，都是落在了蔡薇的肩上，而如果沒有她的存在，李洛相信，姜青娥恐怕將會更為的操心與苦累。

而蔡薇在管理能力上的確是極為的出眾，洛嵐府這無數繁雜事務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條，這大管家之位，真是無比的稱職。

「洛嵐府其他產業，這一個月倒是沒什麼波瀾，不過在溪陽屋這邊，變化很大。」

「得益於少府主提供的秘法源水，溪陽屋總部這邊，這一個月的收入達到了三十萬枚天量金。」

聽到此話，連姜青娥都是忍不住的顯露出了驚訝之意，金色眸子驚詫的看向李洛。

以前溪陽屋總部一年也就百萬左右的收入，每個月下來在十萬左右，而因為李洛的秘法源水，現在竟然提升了足足三倍？

這一年下來，豈不是光溪陽屋總部，就能夠達到三百多萬的收入？這幾乎相當於往年整個洛嵐府的一半了！

面對著姜青娥這驚異的眼神，李洛感到了一種極為強烈的快感，畢竟大白鵝太過的優秀，李洛以前實在沒有什麼方面能夠讓她感到驚奇。

眼下這一幕，讓人有點酣暢淋漓，不過為了維護自身的氣質，他只是微微一笑，風輕雲淡的擺了擺手：「這個提升，其實是在意料之中，畢竟天蜀郡溪陽屋那邊，已經有過這種增幅。」

蔡薇旋即又是說道：「不過因為少府主需求的靈水奇光太大，這一個月採購了七支六品靈水奇光，二十多支五品靈水奇光，所以這部分支出，達到了三十二萬枚天量金，最終算下來，還虧了兩萬。」

李洛笑容頓時僵硬下來，蔡薇姐，我感覺你在針對我！

「這還入不敷出了啊，少府主，你這坑，有點深呢。」顏靈卿笑眯眯的插了一刀。

姜青娥笑了笑，道：「賺錢本來就是為了花的，這也並非是在做無用功，畢竟那些靈水奇光都用來投資李洛了，等他未來雙相大成，我洛嵐府收穫一位新的封侯強者時，就不算是虧本了。」

李洛感動，還是大鵝心疼他。

不過為了自己以後的靈水奇光，他覺得這種虧本的情況，也應該做一些改變，於是問道：「蔡薇姐，溪陽屋總部的收入，應該還有提升空間的吧？」

天蜀郡分部那邊，他都能夠做到這種提升，而總部這邊規模比天蜀郡更強，按理來說，增幅應該也會更強一些才對。

「本來是這樣...不過你別忘了，溪陽屋總部可不是全盛時期了啊。」蔡薇提醒道。

李洛一怔，旋即無奈的搖搖頭，差點忘了這一茬，之前他剛到大夏城時，那都澤府為了給他送一份大禮，直接是收買了溪陽屋上一任總會長韓植，並且挖走了將近一半的淬相師，導致溪陽屋總部元氣大傷。

而對於一個溪陽屋來說，淬相師是根本，畢竟不管你有多少的秘法源水源光以及材料，如果沒有淬相師來煉製，這一切都是無用之物。

「這個白眼狼...」

李洛忍不住的罵了一聲，你走就走吧，還挖走了那麼多的淬相師，這些可都是溪陽屋的根啊，你這下手也太狠辣了。

「最近有去招攬淬相師嗎？」姜青娥問道。

蔡薇圓潤嬌俏的下巴輕輕點了點，道：「一直都在招攬，待遇也提得不低，我們甚至還打出了少府主提供的秘法源水為宣傳點，但是...效果沒有想像的那麼好。」

李洛眉頭皺起，上七品秘法源水可是相當高級了，這對於很多淬相師都擁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怎麼可能會效果不好？

倒是姜青娥緩緩道：「被狙擊了？是誰？」

蔡薇無奈的笑笑：「還能是誰，當然是都澤府的「大澤屋」了，他們花費那麼大的代價挖走了韓植，令我們溪陽屋元氣大傷，他們怎麼可能會坐視溪陽屋一點點的緩過來？」

「最近一個月，溪陽屋的業績，他們也知道，想必這已經很讓他們吃驚意外了，所以他們鐵了心的要阻擾溪陽屋招攬更多的淬相師，阻止我們恢復規模。」

「又是都澤府...」

李洛眼神掠過一抹陰沉，在這學府裡面，都澤府姐弟就不斷給他找麻煩，而在這大夏城中，都澤府也是在加緊著對洛嵐府的各種攻勢，試圖將洛嵐府瓦解，吞併。

學府內的爭鬥，還算是維持著一些底線，可在這外面...大府與大府間的爭鬥，競爭，可就是沒有任何的手段，道義可講了，那是刀刀見血。

都澤府想要做的，是讓洛嵐府從五大府中除名，然後將洛嵐府吞得連骨頭都不剩。

李洛甚至在想，如果不是因為他與姜青娥如今都進了聖玄星學府，並且也算是頗受學府重視，恐怕這都澤府就要以一些見不得人的手段，直接將他們兩人抹除，那時，失去掌舵者的洛嵐府自然會不攻自潰。

「如今大夏城中，一些比較優秀的自由淬相師，特別是與我們溪陽屋接觸過的淬相師，幾乎全部被「大澤屋」那邊找過，並且開出了比我們溪陽屋更好的條件。」

蔡薇柳眉緊蹙，薄怒道：「大澤屋這是在仗著底蘊雄厚，想要逼垮溪陽屋。」

而不得不說，大澤屋這一手又簡單又狠毒，溪陽屋本就元氣大傷，如果不是這一次有李洛拿出的高純度秘法源水，恐怕真的會被大澤屋這種針對性的打擊下直接垮掉。

但即便如此，如今溪陽屋也很難招攬到更多優秀的淬相師。

沒有更多的淬相師，溪陽屋規模就很難擴大，自然也就起不到振興洛嵐府的效果。

「淬相師的事情先慢慢來吧，只要溪陽屋這邊穩住，總會有機會壯大的。」姜青娥冷靜的說道。

李洛，蔡薇都是點頭，雖然都澤府步步逼人，但他們卻不能亂了方寸，只能伺機而動。

「對了，還有一件事，比較緊急。」

蔡薇俏臉微凝，看著李洛，姜青娥。

「根據我得來的情報，西嶺郡溪陽屋分部中的許多淬相師，趕往了大夏城，之前被閒置的龐千尺與他們有過接觸，感覺...有些來者不善。」

李洛聞言，倒是怔了怔，道：「西嶺郡的溪陽屋分部？」

溪陽屋在這大夏中，除了位於大夏城的總部外，還有著兩座分部，一座在天蜀郡南風城，另外一座，就處於西嶺郡內。

只不過，這西嶺郡可是裴昊的勢力範圍，所以那裡的溪陽屋分部，早就被裴昊所掌控，並不聽從溪陽屋總部的調遣。

所以眼下，這些西嶺郡分部的淬相師，聚集於大夏城，還與龐千尺聯繫，是想要做什麼？

「背後應該是裴昊的推動。」姜青娥淡淡的道。

不論是西嶺郡的淬相師還是龐千尺，都算是裴昊的人，如今他們聚集起來，如果說背後沒有裴昊的指示那也太天真了一些。

「裴昊...」

聽到這個名字，李洛的眼中就掠過一些冷意，這可是導致洛嵐府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的罪魁禍首。

「通知雷彰閣主，這段時間盯住龐千尺他們...當然最重要的是，看看能不能找到裴昊，我感覺，他或許也趁機來到大夏城了。」姜青娥說道。

李洛皺眉道：「裴昊也來了？」

此前在南風城老宅與裴昊一聚，導致洛嵐府九閣被分裂，如果這裴昊又來了王城，恐怕不是來觀光旅遊的，必須保持警惕。

姜青娥點點頭：「我有這個預感。」

「如果他來了大夏城...」李洛眼中掠過一抹森冷殺意。

「能不能找機會解決掉他？」

洛嵐府如今力量被分割，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裴昊，如果能夠果斷的將其斬殺，雖說局面依舊會混亂，但只要他與姜青娥不亂，還是能夠逐漸穩住局面，到時候失去了裴昊這個內部最大的隱患，洛嵐府反而會恢復得更快。

姜青娥輕聲道：「其實裴昊一直都不是我所忌憚的...我只是在忌憚，裴昊的背後，究竟都有誰在支持他。」

李洛眼中掠過一抹陰霾，裴昊的背後，大概率是有一方頂尖勢力在為他提供助力，不然他恐怕沒有那麼大的膽子，在他爹娘失蹤後就敢直接跳反。

只是，誰在支持他？

都澤府嗎？還是極炎府？這兩個是與洛嵐府素來不合的頂尖勢力，也很有這種動機，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勢力？

李洛揉了揉眉心，看來隨著這道消息的傳來，這次的假期，也不會那麼的讓人省心了。

（一更。）

第一百九十章十萬積分

當李洛與姜青娥一行人回到洛嵐府總部時，還不待他們休息，便是見到牛彪彪端著熱氣騰騰的大補之湯，笑容滿面的出現在了面前。

「少府主啊，一個月不見，精神倒是足了一些，不過補湯還是不能免的，趕緊喝掉。」牛彪彪笑道。

李洛見到牛彪彪，也是露出笑容，趕緊接過補湯，道：「一個月不見彪叔，也想這補湯得緊！」

他一口一口的喝著，然後笑眯眯的道：「彪叔，關於煉製那「補神膏」的事情，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份量的帝流漿？」

牛彪彪有些驚異的看了李洛一眼，道：「看來少府主這是搞到了一點帝流漿？」

這帝流漿可是聖玄星學府中頂尖的修煉資源，李洛這才進去一個月就能夠得到一點，這個效率，的確是相當驚人啊。

李洛謙虛的擺了擺手，然後將兩個指甲蓋大小的小瓶子取出來，遞給牛彪彪。

牛彪彪接過，仔細的看了兩眼，笑道：「果然是帝流漿啊，少府主真厲害。」

不過還不待李洛驕傲，牛彪彪就繼續說道：「按照這種份量的話，少府主再搞個二十瓶，應該就可以開始煉製補神膏了。」

噗。

李洛嘴中還沒完全吞掉的補湯直接一口給噴了出來，眼睛瞪成銅鈴的盯著牛彪彪，啥玩意？還要二十瓶？

一旁的姜青娥也是有點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雖然她早就料到這點份量的帝流漿不夠，但也沒想到缺口會這麼大。

二十瓶帝流漿，那可是十萬積分啊！

這種數量，就算是她，都感到很有壓力。

李洛更是苦笑道：「彪叔，你這是在難為我啊。」

牛彪彪道：「少府主啊，老牛可不是在忽悠你啊，你所虧損的是自身底蘊與潛力，換作其他人，幾乎是前途艱難，這種能夠增補底蘊根基之術，就算是在這大夏國中，都是罕見至極，老牛這裡正巧有法子，這已經算是你的幸運了。」

李洛默然，他這煉化第二道相，雖然為他帶來了極大的力量，甚至讓他在相師境就提前感受到了屬於封侯強者的雙相之力，但顯然，他也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現在的李洛表面看來，雙相耀眼無比，可外人卻不知道，他這個光鮮表面之下，也隱藏著巨大的缺陷。

如果他這個因為底蘊虧損，難以衝擊拜將境的事情被外人知道，那所引來的冷眼嘲笑，幸災樂禍，恐怕不會比他當初空相時所承受的少。

「彪叔，放心吧，雖然這帝流漿兌換條件很高，但我們也還有著一些時間，畢竟李洛距離衝擊拜將境也還有不短的距離，我想，只要我們這段時間竭盡全力賺取積分的話，還是有可能趕上的。」姜青娥聲音輕緩的說道。

李洛神色有些複雜的看了姜青娥一眼，她話語裡的意思，顯然也是打算幫他承擔這十萬積分...可是，帝流漿對於姜青娥而言，也是很難得的修煉資源，據說年底她就要挑戰七星柱，如果她將自己的積分都用在了他的身上，這無疑會耽擱她的修煉進展。

李洛心中沉重，欲要開口說話，卻是見到姜青娥眼波流轉過來，並且衝著他微微搖頭。

他最終只能將話給吞了回去，心中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看來等以後，他需要盡一切可能去賺取積分了，不然姜青娥承擔的壓力太大了，這會耽擱影響她的修煉進展，這是李洛絕對不能接受的事情。

牛彪彪看著兩人，神色倒是罕見的有些嚴肅：「我知道這帝流漿的壓力很大，不過你們也不是小孩子了，沒有壓力，怎麼去成長？」

對於牛彪彪這極為少見的長輩姿態，李洛與姜青娥有些怔然，但都是點頭應下，畢竟他們也從未將牛彪彪當做下人看待。

「而且，你們以為，你們將要承受的壓力，就只有這一點嗎？」聽到牛彪彪這話，李洛與姜青娥眼神都是一凝。

姜青娥輕聲道：「彪叔的意思是？」

牛彪彪摸了摸光溜溜的腦袋，嘆了一口氣，道：「這些事原本是打算最起碼等你們踏入天罡將境後，再告訴你們的，但現在的局勢，比我預料的還要差，所以，也只能和你們說一說了。」

李洛與姜青娥神色都是變得極其嚴肅起來，他們早就猜到牛彪彪頗為的神秘，他留在洛嵐府總部，必然是有一些他們所不知曉的原因。

只是以前牛彪彪不說，他們也不好開口詢問。

牛彪彪在一旁坐下來，他望著眼前的兩個小傢伙，稍微斟酌了一下言語，最後道：「昨天夜裡，有一名神秘的封侯強者，闖進了洛嵐府總部。」

李洛與姜青娥神色猛的一變。

封侯強者？！夜闖洛嵐府總部？

這是哪方的強者？目的是什麼？難道是想要直接刺殺他們嗎？

姜青娥柳眉緊蹙，道：「封侯強者闖入洛嵐府總部？難道沒有引發什麼動靜嗎？我沒有接到任何的匯報啊。」

牛彪彪笑了笑，道：「只是一個不敢露面的封侯而已，而且也沒有真身潛入，只是來了一道能量分身，被我直接給砍了。」

李洛與姜青娥再度沉默了下來，然後眼神複雜的看著眼前這個風輕雲淡間，說出如此震撼言語的光頭中年男子。

他們此前就隱約能夠感受到牛彪彪的神秘，畢竟他懂得太多了，甚至連為李洛修復底蘊根基的罕見之法也知曉，這會是一個簡單的廚子？

可諸多猜測終歸是猜測，當牛彪彪親口說他昨天晚上砍了一道封侯強者的能量分身後，莫說是李洛，就算是素來冷靜的姜青娥，都有些失神。

「彪叔...」

李洛盯著牛彪彪，神色誠懇：「我就知道，您就是傳說中的隱士高人，不曉得你對我的膝蓋有沒有興趣，我想獻給你。」

姜青娥看了李洛一眼，知曉他這是為了掩飾心中震驚，又開始皮了起來。

牛彪彪笑道：「什麼隱士高人，我就是一個不能離開洛嵐府總部的廢物而已。」

李洛與姜青娥有些疑惑。

不過牛彪彪沒有在這上面解釋過多，而是直接道：「其實這些年，有一個暗中的強大勢力，一直在窺探洛嵐府總部，只不過你們沒有什麼察覺而已。」

「以前他們還只是窺視，但昨天夜裡，他們還是踏入了洛嵐府總部。」

牛彪彪盯著有些失神的兩人。

「你們知道...他們想要在洛嵐府總部，找什麼嗎？」

（不打一更了。。兩更的時候再打吧。）

第一百八十五章金霄計劃

咚！

當新生這邊的排名最終確定時，有一束煙花沖天而起，最後於天空上炸開，形成了四個大字。

正義小隊。

「哇，好漂亮啊，隊長，現在恐怕全學院都知曉我們正義小隊了！」白萌萌有些歡喜的望著天空，煙花倒映進水靈靈的大眼睛中，絢爛至極。

李洛望著煙花，則是無語的撇撇嘴巴，道：「盡整這些沒用的。」

這煙花無非就是滿足一下學員的虛榮心而已，沒有任何實質作用，差評！

辛符倒是頗為認同的點點頭，他同樣不喜歡這種曝光的場面，當即就要難得出聲的表示支持隊長。

不過還沒說出口，李洛那邊聲音又傳了過來：「關鍵是這煙花太小了，如果他們能搞一個能讓大夏城那邊都看見的，那誠意就強了。」

辛符只能將嘴中的話吞了回去，面無表情的看了李洛一眼，隊長，我真是高估你了，你還是這麼的膚淺。

轟！

而就在此時，聖玄星學府上空突然又是有著一朵煙花綻放，同樣有著一個隊名顯露出來。

火仙小隊。

李洛等人有些驚奇的看去，那個方向，是二星院學員比賽的地方，顯然，這個所謂的火仙小隊，就是此次二星院那邊拔得頭籌的小隊。

這讓李洛想起之前與姜青娥在一起時所遇見的那個葉秋鼎，也不知道那傢伙，是不是在這個火仙小隊中？

而之前聽說三星院那邊的比賽也結束了，第一名的隊伍叫做黑天鵝小隊，不用想也知道，這必然是姜青娥所在的隊伍。

至於四星院，據說那些老學員已經不再參與這種排位戰，畢竟一些天賦不錯的驕子學員，大概率都是踏入到了地煞將境，其中一些佼佼者，甚至已是踏入天罡將境，此等實力，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足以算得上是精銳骨幹，不可小覷。

所以這些學員間缺少血與火的戰鬥對於他們而言，已經失去了磨練的意義。

在眾多新生被那火仙小隊的煙花所吸引時，郗嬋導師走上前來，而李洛那亮晶晶的目光，第一時間落在了她手中所握的一枚紫色玉簡，當即心頭就是一跳。

而郗嬋導師雖然黑紗覆面，但李洛感覺此時的她仿佛是衝著他笑了笑，然後就有清淡的聲音響起：「此次獲得第一的隊伍，還將會額外得到一份「十二段錦」的侯級能量引導術，價值三千學府積分。」

「不過由於能量引導術只有一道，所以你們小隊中，只能有一人選擇此術，而另外兩人，則可以額外獲得三千積分。」

周圍有不少羨慕的目光投射而來，這十二段錦是一種特殊的侯級引導術，身懷六品相就可以修煉，這對於很多擁有六品相的人而言，可謂是吸引力十足，只不過此術高達三千積分的兌換價格，讓不少學員初期都只能望而卻步，而等他們湊到這個積分時，恐怕都得邁入二星院了。

畢竟，不是所有隊伍，都能如同李洛他們這些紫輝小隊一般，每一次的排位戰都能夠混個數千積分。

而且，就算自己不需要這十二段錦，也可以換成等額的三千學府積分，這同樣是很大一筆收穫了。

在那諸多豔羨目光中，身為隊長的李洛上前，他神色鄭重的從郗嬋導師手中接過十二段錦，然後視線轉向眾人，沉聲道：「今天我能拿到這個獎，其實最主要的還是想要感謝沈...」

不過他的獲獎感言還未完全的說完，便是感覺到一股莫名的壓迫感自其周身的空間中湧來，令得他連呼吸都是陡然一滯。

不過好在那種壓迫感僅僅持續了數息，其身後的郗嬋導師就有所察覺，一步踏出，李洛四周的壓迫感就被其踩得稀碎。

郗嬋導師眸光淡淡的看向沈金霄，道：「沈金霄導師，你沒有權利不讓學員發表獲獎感言吧？」

沈金霄淡笑一聲，倒也沒有說什麼，只是神色有些幽暗的盯著李洛，無聲間，自有一種無形壓力籠罩向李洛。

顯然，這有些警告的意思。

示意李洛見好就收，不要多此一舉。

李洛自然是能夠接收到沈金霄釋放的信息，他盯著後者，然後笑了笑，威脅嗎？一名封侯強者，眼下只能用眼神來警告他，說明對方也是黔驢技窮啊。

聖玄星學府紫輝導師的身份，讓得沈金霄有許多的理由來針對他，但同樣的，也限制了對方許多的手段。

否則這種時候，封侯強者一巴掌拍下來，他這小小的相師連逃命的機會都沒有。

而既然你現在只能用眼神警告，那我可就不怕啊...

於是，李洛咳嗽了一聲，笑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原本等著看戲的幾位紫輝導師聞言，眉頭一挑，稍微的有點失望，其實他們也是想要看熱鬧來著，但似乎李洛被震懾了啊。

而在眾人搖頭間，李洛再度開口：「首先我還是要感謝一下沈金霄導師這種自掏腰包，額外為我們新生謀福利的義舉，所以我想對沈金霄導師真誠的說一句話...」

「請再接再厲，不要停！」

許多新生在此時鼓掌起來，起鬨道：「不要停！不要停！」

這些學員幾乎都並不知道李洛話語中的內涵之意，畢竟他們也不了解沈金霄取走十二段錦的深意，他們只知道，這一次沈金霄導師自掏腰包給予新生福利，雖說最終他們沒吃到這份福利，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一聲讚嘆，沈金霄，棒棒噠！

這種福利，當然是不要停最好！

一道道目光，懷著期待的投向沈金霄。

李洛面帶溫和笑容，道：「沈金霄導師大義，我在這裡鬥膽請願，希望以後沈金霄導師能夠持續這種激勵，激勵不在積分多少，主要是取那個鼓勵的意思。」

「我連激勵措施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做「金霄計劃」！」

更多新生贊同的點頭，看向沈金霄目光中的期待，變得更濃了。

「不知道沈金霄導師，能不能滿足我們這些學員的一點點不成熟的請求？」李洛真誠的看向沈金霄。

在那一道道目光下，沈金霄的眼角在微微的抽搐，幽深的眼神深處有怒意湧動。

李洛這個小崽子，還真是殺人不用刀啊...

這三言兩語下去，他就得持續為這排位戰提供額外的獎勵了？雖說一次兩次他不在乎，可這一兩年下來，這也絕對不是小數目了啊。

最關鍵的是，這所謂的「金霄計劃」，這些普通學員不知道緣由也就罷了，可其他那些同行，豈不是直接笑得肚子疼？

他看了一眼郗嬋，曹聖等人，他們一直都是默不作聲，目光四顧，仿佛沒聽見李洛所說一般，但沈金霄還是敏銳的察覺到他們眼中拼命壓制的笑意。

誰能想到，沈金霄這給李洛挖的一小坑，竟然有著把他自己埋進去的架勢？

沈金霄眼神變幻，最終平靜下來，淡淡的道：「你的提議很好，不過這並非是小事，如果是長期的話，還得經過副院長的同意。」

「等我回頭與素心副院長交流一下，再給你答覆。」

說完，轉身就走。

李洛面帶笑容，招手道：「好的，沈金霄導師慢走，以後我會經常問你關於「金霄計劃」的進度的！」

遠遠的，沈金霄的身影似是在月色中踉蹌了一下。

郗嬋導師等紫輝導師暗自一笑，然後看了李洛一眼，也沒有多說什麼，皆是揮揮手，各自離去。

「李洛，你們得了第一，今天還是中月節，不去慶祝一下嗎。」

此時有清越的聲音傳來，只見得呂清兒走了過來，修長玲瓏的嬌軀在月色下起伏有致，短裙下的潔白長腿，仿佛比月光都亮眼。

一路走來，吸引著不少異性目光。

李洛聞言也是抬頭看了一眼天空上懸掛的皎潔明月，微微的有些恍惚，又是一年中月節啊，這是闔家團圓的日子，這令得他有些想起李太玄與澹臺嵐。

也不知道如今，他們在那王侯戰場中究竟如何了...

心中心緒翻湧，最終被李洛壓了下來，這種擔心於事無補，現在的他唯一能夠做的事，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變強，因為唯有踏入王侯境，他才能夠去探尋爹娘的蹤跡。

他看向呂清兒，露出笑容。

「今天小賺一波，叫上虞浪，趙闊他們...我給他們一個請冠軍隊長吃飯的機會，請他們務必把握。」

第一百八十六章黑袍封侯

皎月如明鏡，高懸夜空。

月色下的大夏城極為的繁華，燈火通明，萬家燈火如同漫天星辰，沸騰聲衝蕩雲霄。

洛嵐府總部，防衛森嚴，巡邏的護衛來回穿梭。

而此時，在那嚴密的防衛中，一道人影卻是如同漫步般，行走於洛嵐府總部內，此人全身都是在黑袍之下，一看就不是光明堂皇之人，可偏偏他這樣肆意的行走，來往的那些洛嵐府守衛仿佛是看不見他一般，即便偶爾從其前方巡邏而過，都是沒有顯露半點驚愕之意。

這顯然不是守衛都瞎了，而是這神秘的黑袍人以特殊而強大的手段，遮蔽了外人對他的探知。

如此手段，非同凡響。

黑袍人影望著龐大的洛嵐府，似是淡淡的笑了笑，自語道：「失去了李太玄，澹臺嵐的洛嵐府，果真是沒有什麼作用了麼？」

他搖了搖頭，繼續對著洛嵐府深處而去。

...

洛嵐府總部，後廚所在。

剛忙完夜餐準備的牛彪彪將手掌搽拭乾淨，然後走出廚房，頭頂的明月照耀在腦袋上，反射著光澤。

他抬頭望著如鏡般的明月，有些惆悵的嘆了一口氣。

「李太玄，澹臺嵐，你們這兩個王八蛋...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裡看娃，真當我是奶爸保姆嗎？」

「當初遇見你們，我是真他娘的倒黴啊。」

牛彪彪摸了摸光溜溜的腦袋，然後目光似是看了一眼洛嵐府的某個方向，無奈的搖搖頭：「又要看娃，又要看家，我他娘又不是狗。」

牛彪彪手掌滑下，落在了腰間那明晃晃的殺豬刀上面，然後邁步走出廚房，邁入到了陰影之中。

洛嵐府某處走廊。

神秘的黑影旁若無人的漫步，突然間他的腳步停了下來，黑袍下的目光盯著前方，道：「這洛嵐府中，果然還藏著一位啊...」

「我說你們這些癟三，這些年在中月節來來回回試探也許多次了，這次終於開始明目張胆的進來了嗎？」黑暗中，牛彪彪走了出來，他望著那黑袍人影，咧嘴笑道。

「閣下堂堂封侯強者，卻願意在這洛嵐府中當這麼多年廚師，我不知道應該說是李太玄，澹臺嵐手段太高超，還是說你自甘為奴？」黑袍人影緩緩說道，他的聲音似是從四面八方傳來，縹緲難尋。

「癟三玩意，鬼鬼祟祟，連個行跡都不敢露，就跟那廚房中偷吃泔水的老鼠一樣。」牛彪彪說道。

黑袍下，有一抹森冷目光投射而出：「閣下窩在洛嵐府總部多年，一步不曾踏出，即便洛嵐府內亂成這個樣子，也不見你出面震懾，我倒是很好奇，這是為什麼？」

牛彪彪笑道：「洛嵐府本來就是給那兩個小傢伙練手的東西，成敗又有什麼所謂？」

「而我也想知道，你們盯著洛嵐府，是想要做什麼？你背後的勢力，究竟是誰？你們盯著洛嵐府，也不是一時半會了。」牛彪彪眼神也是在此時變得有些冷漠起來。

黑袍人影淡淡一笑，道：「何必裝傻，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秘密，誰不想知道？」

「閣下何必為了一個沒有什麼潛力的洛嵐府固守，不管你與李太玄他們有什麼約定，這些年的守護也足夠還清，如果你能夠加入我們，未來所得，必然超過現在。」

「加入你們？可以啊，你們是這大夏的哪方勢力？」牛彪彪問道。

黑袍人影有些啞然，笑道：「如果閣下願意將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秘密告知，我自然會引你加入。」

牛彪彪嘆道：「既然如此，我只能說...告你媽個仙人球了。」

那名黑袍人影沒有再說話，但四周天地間的能量卻是在此時開始劇烈的躁動起來，黑袍下漠然的目光落在牛彪彪的身上。

下一瞬，只見得天地能量在其身後仿佛是化為了鋪天蓋地的黑色之火。

一隻手掌從黑色衣袖中伸出，他指尖抬起，漫天黑火呼嘯而下，最終於他指尖形成了一縷深黑色的火苗。

小小的火苗，卻是讓人感覺到了一種毀滅般的意境。

「就讓我來看看，李太玄，澹臺嵐費盡心思留下的看家狗，究竟有幾分本事吧。」黑袍人影冷笑一聲，黑色火苗輕彈而出，直接射向了前方的牛彪彪。

牛彪彪望著那看似以不急不緩的速度射來，但卻讓人根本無法躲避的黑色火苗，神色倒是沒什麼變化，反而是伸出手掌摸了摸光溜溜的腦袋，眼神有點惆悵。

「什麼時候...」

「一個四品侯，也敢這麼與我叫囂了？」

鏘！

似是有著清脆的聲音響起，似是有著一抹寒光乍現，那抹寒光出現的一瞬，有一種無法形容的兇煞之氣陡然爆發，仿佛是地獄的修羅突然攀爬到了人世間。

牛彪彪的身影出現在了黑袍人影后面，他仿佛是什麼都沒有動，甚至連腰間的殺豬刀都沒拔出來。

而在先前的原地位置，卻還有著一個「牛彪彪」的身影，而直到夜風吹拂而來，那道身影方才漸漸的消散。

竟是一道殘影。

牛彪彪身後，那原本飄向他的黑色火苗懸停在了半空中，然後顫顫巍巍的裂開，一分為二，漸漸的飄散。

黑袍人影身體上，一道淡淡的光痕出現，也是在將他分成兩半。

「好兇的刀光...」

身體被分裂，那道黑袍人影的聲音也是變得低沉起來：「真是有意思，一個從不見血的廚子，卻是修煉出這麼兇的刀氣，這種兇刀，大夏數百年都未曾出現過...李太玄，澹臺嵐，當真不簡單，竟然能夠收服你這等兇人。」

「但越是這樣，我們對他們留下的秘密就越是好奇，牛彪彪，你守不住的。」

「我能感受到，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奇陣，這些年在逐漸的削弱，而你，或許不是不願走出洛嵐府總部，而是，不能...」

「你也不過是他們鎖在這裡的一條狗而已。」

他分為兩半的身軀，開始燃燒，最後化為灰燼憑空散去。

四周的天地能量迅速的歸於平靜，同時有巡邏的腳步聲從遠處傳來，仿佛是隔絕此地的屏障被撤去了一般。

牛彪彪眼神淡漠的望著黑袍人影消散的地方，對方倒也是滑溜，來的並非是真身，只是一道能量分身。

不過，洛嵐府總部被李太玄，澹臺嵐設置了奇陣，未經他們允許，即便是封侯強者也不敢踏入其中，而現在，那黑袍封侯者卻能夠將能量分身送進來，這說明洛嵐府總部的奇陣的確是在減弱。

「真是頭疼啊...」

牛彪彪無奈的搖搖頭，抬頭望著天空上的皎潔明月。

「看來應該跟那兩個小傢伙談一談了。」

（今天微信上面放白萌萌的圖，質量比較高，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第一百九十一章地宮

隨著牛彪彪的聲音落下來，屋內的空氣仿佛都是有些凝滯起來，李洛與姜青娥失神而震驚的望著前者。

顯然，這種事情，他們此前從未知曉。

「他們，在洛嵐府總部找什麼？」最終，李洛聲音低沉的緩緩問道。

牛彪彪平靜的道：「找你爹娘留下來的東西，或者說...也想要確定你爹娘究竟是不是還活著。」

李洛與姜青娥的呼吸都是在此時加重了一些。

「師父師娘，不是已經陷在了王侯戰場嗎？他們為什麼要來我們洛嵐府總部確定？」姜青娥急速的問道。

牛彪彪咧嘴笑了笑，道：「這就是那兩個傢伙厲害的地方了，你們真以為他們去王侯戰場，沒有留點什麼後手嗎？」

李洛與姜青娥皆是呆呆的看著他，今日牛彪彪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讓得他們心跳加速，有種頭皮發麻的感覺。

牛彪彪知曉他們內心所遭受的衝擊，微微沉吟了一下，最後站起身來：「跟我來。」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帶著一些茫然跟上了牛彪彪，他們一路穿過走廊亭閣，來到了...廚房的位置。

這裡是牛彪彪經常待的地方。

牛彪彪徑直走向一處牆壁，屈指一彈，一道相力噴射到牆壁上，下一瞬，牆壁頓時爆發出璀璨的光芒，一道道光線交織，隱約有無數玄妙紋路蔓延開來。

咔咔！

伴隨著陣陣異聲響起，那無數光紋便是化為了光梯，然後一路對著地底而去。

李洛與姜青娥目瞪口呆的望著這番變化，他們從未想過，在洛嵐府總部的廚房中，竟然還隱藏著這種隱秘之處。

「這裡是入口，開啟鑰匙是我的相力，當然，你們兩人的相力也可以，只不過以前沒告訴你們而已。」牛彪彪說了一句，然後就率先走入了光芒交織的光梯中。

李洛與姜青娥已經是說不出話來，只能跟上。

隨著三人走入光梯，牆面的變化頓時停止，光芒散去，一切都變得平常起來。

而李洛，姜青娥二人則是跟隨著牛彪彪的腳步，不斷的沿著光梯而下，直到某一刻，光梯突然散去，四周景象出現了變化。

李洛二人看去，發現他們所處，仿佛是一座寬敞的地宮。

這座地宮之中，閃爍著無數道繁複無比的光紋，這些光紋有序的排列，仿佛是形成某種深奧的陣勢。

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望著那些光紋，最後停在了其匯聚之處。

那裡是地宮的中央位置，一座石臺被雕刻著龍鳳之形，而此時，在那龍鳳石雕的頭頂位置，皆是有著一縷燭火在燃燒。

兩道燭火，一道顯得赤紅，一道顯得暗青。

李洛望著那兩道燭火，心頭卻是忍不住的一顫，因為從那兩道燭火中，他感覺到了一種血脈相連的氣息。

「這是？」李洛吞了一口口水。

姜青娥同樣是察覺到什麼，金色眸子有些帶著濃烈期盼的看著牛彪彪。

在兩人的注視下，牛彪彪笑了笑，道：「你們猜得沒錯，這兩道燭火，就是李太玄，澹臺嵐的本命火。」

「這代表著他們兩人的生命情況，如今燭火尚還旺盛，也說明他們並沒有生命之憂。」

李洛神色怔了片刻，旋即他深深的吐了一口氣，這口氣令得他全身的肌肉仿佛都是在此時放鬆了下來，眼中迸發出難以遏制的歡喜之色。

這些年來，他最為擔心的，就是李太玄，澹臺嵐的情況，雖說他嘴上說著對他們有信心，可那是因為對王侯戰場的無知，隨著如今對那種禁地的了解越來越多，他心中如果說是不擔心，那也太假了一些。

畢竟王侯戰場的危險，連郗嬋導師那些封侯強者，都畏之如虎，不然最後，又怎麼會以抽籤的形式派遣封侯強者？

原本他以為這種擔心將會一直的持續下去，但令得他沒想到的是，在這洛嵐府總部的地宮中，竟然還隱藏著爹娘的本命火。

從本命火的觀測中，他們就能夠時刻知曉爹娘的生命情況。

這如何能不讓得李洛如釋重負，欣喜若狂。

「太好了...」一旁，有著輕輕的嗓音傳來，李洛看去，便是見到姜青娥輕咬著紅唇，金色眸子中的歡喜，如水一般的在流淌著。

其實這些年，她心中的擔心，又何曾比李洛弱。

「彪叔，為什麼不早些將這事告訴我們啊？」李洛平息下心情，然後有些疑惑的問道，他倒不是在埋怨，而是感覺到這其中，或許是還有隱秘。

牛彪彪雙目幽深，道：「因為關於你爹娘的生死情況，在這大夏中，還有人或許比你們更關注。」

李洛與姜青娥的面色都是微微一變。

因為牛彪彪所說的這個關注，恐怕並不是什麼好的意思。

再聯想到之前牛彪彪所說昨夜有神秘封侯強者潛入洛嵐府，難道就是為了探測這座地宮嗎？

「這座地宮，你們以為只是簡單的放置他們兩人的本命火嗎？」牛彪彪指了指這座地宮，

那無數晦澀複雜的光紋，交織成神秘的軌跡，隱隱的顯得極為的玄奧。

李洛與姜青娥面面相覷，以他們的能力，顯然是不能洞察出這座地宮的玄妙。

「其實這些年裡，李太玄與澹臺嵐的本命火不止一次的遭受過重創，嚴重時，雙火微弱至熄滅，畢竟王侯戰場算是這世間最危險的禁地之一，封侯強者在其中，也不過只是擁有一些自保之力而已。」牛彪彪淡淡的道。

李洛與姜青娥心頭一顫，這是當時他們遇見了極為恐怖的強敵嗎？所以身受重創，導致本命火黯淡。

那一幕，光是想著，兩人就感覺到有些窒息。

「最終他們能夠挺過來，就是因為這座地宮的存在…這是當初他們所留的一道後手，嘿，不得不說，這兩個傢伙，還真是神通廣大。」

牛彪彪看著茫然的兩人，道：「看見那兩座龍鳳石雕了嗎？這就是李太玄，澹臺嵐的手筆，當深入王侯戰場的他們一旦遭遇到致命危機時，這兩座石雕能夠為他們臨時的傳遞出一股力量，這股力量，會令得他們的實力短時間提升，從某種意義而言，這是他們保命的底牌。」

「憑藉著這道底牌，這些年來，他們不止一次的化險為夷。」

「你們可能不知道這手段有多神奇，因為王侯戰場的特殊性，就算是稱王強者，恐怕也難以將力量傳遞進入其中，但李太玄，澹臺嵐卻能夠憑藉這道奇陣做到，可見厲害。」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他們現在的確是有種不明覺厲的感覺。

「老爹老娘還真是睿智啊。」李洛為他們的機智點讚。

姜青娥緩緩道：「那潛入洛嵐府的封侯強者，難道就是想要闖入這裡，確定師父師娘的本命火，從而判定他們的生死？」

這些年來，洛嵐府雖然岌岌可危，但始終還維持著，這其中有著李太玄，澹臺嵐餘威的緣故，在沒有真正的確定他們身隕的情況下，各方虎視眈眈的勢力都抱有幾分忌憚。

「不僅僅只是判定...一旦他們進入到這裡，將兩道本命火抹滅的話，那麼李太玄與澹臺嵐也將會受到牽連，從而重創。」

「在王侯戰場那種兇險之地，這種突如其來的重創，或許會讓得他們損失最後的生存機會。」牛彪彪淡淡的道。

李洛，姜青娥眼神一寒，那神秘封侯強者究竟是誰？竟然如此的狠毒。

「不過你們也不必過於擔憂，這座地宮分為兩部分，其外部自成一座奇陣，這座奇陣籠罩了洛嵐府總部，在奇陣的籠罩範圍內，陌生封侯強者，不可踏入，否則自身力量將會被大大的壓制。」

姜青娥有些驚疑：「為何我從未感知到過這座奇陣的存在？」

她在洛嵐府總部也待了許多年了，可卻從未感受到那所謂的守護奇陣。

牛彪彪笑道：「因為它對封侯以下並沒有多大的作用，自然難以察覺。」

「還有，你們可知曉，這座守護奇陣的力量來源？」

兩人都是茫然搖頭。

牛彪彪笑了笑：「這就是那兩個傢伙令人感到驚嘆的地方了...這座奇陣的力量來源，並非是天地能量，而是...」

他指了指地宮外。

「洛嵐府。」

第一百九十二章秘辛

「洛嵐府？」

當牛彪彪此話落下的時候，李洛與姜青娥都是茫然不解的望著前者，顯然他們不知道對方的意思。

這座守護著洛嵐府總部以及地宮，禁止其他封侯強者進入的奇陣，其力量是來自洛嵐府？

可洛嵐府怎會有這種力量？

面對著兩人的茫然，牛彪彪笑了笑，道：「準確來說，是來自洛嵐府的「勢」。」

「聽起來可能會有些玄妙，但這座奇陣的確擁有著這種力量，顯然李太玄兩人早就對此有一些準備，洛嵐府創建時，這座奇陣就在醞釀，兩者息息相關。」

「也就是說，洛嵐府越是壯大，這種「勢」也就會越強，從而給予洛嵐府總部更強的保護，說實在的，這般手段，讓人極為驚豔。」

「不過反之...」

「洛嵐府情況越差，提供的「勢」越小，這座守護奇陣的力量就會越弱，當洛嵐府不復存在時，這座奇陣就會徹底的消失。」

「昨夜那位神秘封侯強者能夠將能量分身送進洛嵐府總部，也是因為這兩年洛嵐府局勢不穩，如此一來，所提供的「勢」減弱，從而影響到了守護奇陣。」

「這就是我此次與你們開誠布公的主要目的，這座守護奇陣需要更強的「勢」，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顯然只有你們兩人。」

李洛與姜青娥神色變得凝重起來，他們倒是從未想到過，這座暗中保護著洛嵐府總部以及地宮的奇陣，竟然是依仗著洛嵐府自身的衰與盛...

雖然這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但牛彪彪顯然沒有騙他們的理由，而這世間奧妙，也不是他們兩人所能夠知曉的。

不過，穩定與壯大洛嵐府，也一直都是他與姜青娥在努力的方向。

簡單說起來，所謂壯大，不就是要讓洛嵐府有人，有錢，有名氣嗎？

而對於這一點，李洛與姜青娥的內心還是有些歡喜的，因為最起碼，他們能夠在這裡為李太玄，澹臺嵐做一些事，而不是只能幹等著他們歸來的消息。

「彪叔你能夠斬殺那潛入洛嵐府總部的封侯強者，那你自身起碼應該也是封侯吧？如果你能夠顯露實力，洛嵐府很多問題就將會迎刃而解。」李洛沉吟道。

洛嵐府如今會被群狼環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府內缺乏封侯強者坐鎮，而如果牛彪彪能夠補上這個缺陷，情況顯然會好很多。

牛彪彪嘆了一口氣，道：「你們倒是高估了老牛我...」

李洛與姜青娥皆是錯愕的看來。

「其中牽扯許多往事，我就不與你們一一說了，你們只需要知道，我不能走出洛嵐府總部就行了。」

「而且，我的力量也受到許多限制，所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話，我是不會出手的。」牛彪彪那有些兇橫的臉龐上，流露出一些落寞，道。

李洛，姜青娥有些啞然，但又並不算太意外，因為如果牛彪彪真的能夠肆意出手的話，那也不會眼睜睜的看著洛嵐府落得如此境地。

只要他稍稍展現自身，那裴昊什麼的，又怎麼敢跳出來？

「還有一個問題...昨夜的封侯強者，究竟是屬於哪方勢力？都澤府？極炎府？或者其他的一些頂尖勢力？」李洛沉默了數息，開口問道。

「還有，關於我爹娘一起抽中了生死籤，這其中，是否有什麼算計？」

這些問題都很重要，因為他們需要確定究竟誰在針對洛嵐府，特別是昨晚上的神秘封侯強者。

牛彪彪笑道：「昨夜的封侯強者是哪方勢力，我可不知道，一個封侯強者想要隱藏自身底細還是很容易的，而且大夏的封侯強者，說多不多，但說少也不少...」

「生死籤的問題，我同樣沒有答案，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大夏中，的確是有一個神秘黑手在針對洛嵐府...」

「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在窺探洛嵐府總部，只不過因為奇陣的原因，其他封侯強者無法踏入，所以他們未能將總部掀個底朝天。」

「不過經過這麼多年的窺探，我感覺，恐怕他們也隱約知曉了這座奇陣的底細，所以，這些年洛嵐府所遭受的攻擊，也開始變得更強烈起來...」

「比如，前幾個月，那個裴昊對洛嵐府的分裂...在其身後，未必就沒有人指使，其目的就是為了削弱洛嵐府的這座守護奇陣。」

李洛與姜青娥都是沉默下來，神色有些凝重，那個所謂的神秘黑手，讓他們感到了極大的壓力。

姜青娥沉吟了數息，輕聲問道：「彪叔，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這神秘黑手要如此針對我們洛嵐府，甚至，還費盡心機的想要破壞本命火，讓師父師娘無法回來？」

李洛心頭也是一跳，的確，對方如此的鍥而不捨，必然是有所圖謀。

牛彪彪嘆了一口氣，聲音則是變得嚴肅了許多。

「首先，有個事情得告訴你們...李太玄，澹臺嵐，他們可並不是大夏人，他們，是從大夏之外而來。」

李洛，姜青娥身軀微震。

「大夏之外？其他的國家嗎？」李洛詫異道。

牛彪彪笑了笑，沒有回答。

「至於這個神秘黑手為何會覬覦洛嵐府...」

他走上前去，走到了龍鳳石雕所在處，然後在某處輕輕一拍，只見得石雕之下的某處有暗格緩緩的升起，那是一根尖銳的石針，而石針之上，懸浮著一顆光彩四溢的菱形晶石。

菱形晶石散發著神秘的光暈，光暈一波波的擴散時，李洛二人仿佛是感覺到這方天地都在開始呼吸，天地能量順著光暈的吞吐劇烈的震蕩起來。

牛彪彪望著那顆神秘的菱形晶石，神色也有些感嘆。

「這就是這座地宮最核心的地方，當李太玄，澹臺嵐遇見致命危機時，為他們所傳遞力量的，就是它...」

「我想，那神秘黑手會盯上他們，應該也是因為此物。」

牛彪彪目光轉向李洛二人。

「此為「神蘊物質」，你們二人可能沒聽說過，它是世間所有封侯強者夢寐以求之物，封侯強者為它，願意付出一切...」

「因為只有這種傳說物質，才能夠讓得他們接觸到...」

「稱王之秘...」

第一百八十七章兌換帝流漿

第二日，李洛神清氣爽的洗漱下樓。

不過當他走到一樓客廳時，卻是忍不住的一愣，因為那餐桌前，竟是坐著好幾道熟悉的身影。

左側是長發挽起，氣質脫俗的姜青娥，絕美的容顏在清晨曦光下猶如是寶石般，耀耀生輝，金色眸子仿佛是散發著一種難以言語的魅力，讓人忍不住的就要沉迷其中。

在其身旁，還坐著顏靈卿，她手肘抵著桌面，撐著臉頰，神色帶著一點戲謔。

姜青娥，顏靈卿對面坐著呂清兒，纖細的身姿如柳葉一般，肌膚如白玉，容顏清麗動人。

而顏靈卿的戲謔，則是衝著呂清兒而去，因為此前她們在來到這裡的途中，正巧遇見了後者，雙方見面，顯然都是怔了一下，原本她以為呂清兒經過上次的挫敗，應該會轉身逃走，但沒想到這小妮子勇氣很強，居然在這種時候再度迎上姜青娥，打著招呼。

姜青娥這一次倒沒有顯露什麼攻擊性，而是與其平常的交流了一下，最終一起來了李洛這邊。

只不過兩女雖然神態平和，但作為旁觀者的顏靈卿，還是能夠感覺到一些複雜的暗流在湧動。

真是...有趣。

在這三女中間處，白萌萌則是站著，少女身軀嬌小，容顏我見猶憐，裙擺下露出白皙的小腿，如白藕一般。

作為此處的主人家，白萌萌還在為三女倒茶，顯得格外乖巧。

姜青娥，顏靈卿與呂清兒倒是在偶爾的交談，神色皆是帶著淺笑，只是白萌萌卻感覺氣氛稍微的有點異樣的感覺。

下樓的李洛，頓時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咦，你們怎麼都來了？」李洛迎著她們的目光，有些詫異的擺了擺手。

他走下樓梯，突然見到樓梯下還有著辛符的身影，此時的他，搬出了畫架，神色稍微有點振奮的勾畫著，似乎是想要為眼前這一幕留影。

他見到李洛，連忙道：「隊長，要不要欣賞一下我的最新力作？」

李洛呵呵一笑，旋即面無表情的道：「不必了，對於你的畫技我已經有很深刻的了解了。」

辛符聞言，看向李洛的目光中不由多了幾分怨念。

李洛才懶得理他，直接走向餐桌，對著幾女笑道：「三位大駕光臨，真是讓我們這個小宿舍蓬蓽生輝啊。」

姜青娥金色眸子看向他，淡笑一聲，道：「恭喜你啊，奪得新生第一。」

李洛謙虛的道：「這也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萌萌也出了很大的力氣。」

畫架後的辛符抬起頭，眼神幽怨，你這直接把我給忽視了？

「加油，什麼時候打敗了秦逐鹿，你就算是貨真價實的新生第一人了。」姜青娥螓首微點，鼓勵道。

李洛聞言，有點頭疼，他這次能夠打敗王鶴鳩他們，其實已經算是傾盡全力了，甚至連初步掌握的雙相之力都施展了出來，這才算是拼了一個兩敗俱傷，而如果他這一次是對上秦逐鹿的話，李洛感覺恐怕只能是三七開...

他三，秦逐鹿七。

畢竟，他這雙相，其實也就與單一的上八品相相差不多，可秦逐鹿，卻是生紋段第二紋的實力...

還有一點，秦逐鹿一旦進入戰鬥狀態，兇性太甚，李洛真懷疑自己能不能擋得住他的攻勢。

顏靈卿託腮，笑道：「李洛，加油哦，青娥可是說了你能奪得新生第一，就給你福利的哦。」

說話的時候，眸光掃了對面的呂清兒一眼，然後就見到後者那如冰湖般的眸子，似乎是波動了一下，當即唇角就忍不住的一彎。

姜青娥隨手從桌上取過一根香蕉，剝皮塞到顏靈卿小嘴中，淡淡的道：「吃你的蕉吧。」

顏靈卿嗚嗚的抗議，然後貝齒就咬了下去。

李洛瞧得她們打鬧，也有些無奈，只能含糊的道：「我盡力吧。」

此時呂清兒也是看來，露出淺笑：「因為月考後就有一段假期，所以來這邊找你，可以一起回大夏城。」

李洛笑著點點頭，道：「也好，不過在回大夏城之前，我還有個事情要做，清兒你可以先等等。」

「什麼事呀？」

李洛咧嘴一笑，神色振奮。

「好不容易得了五千積分，應該去把我最需要的東西兌換到手了。」

...

積分殿。

李洛，姜青娥，顏靈卿直奔兌換處。

「你好，兌換一份帝流漿！」

李洛意氣風華，將自己的徽章遞給了兌換處的導師，大手一揮，頗有些揮斥方遒的豪邁之感。

周圍過往的一些學員也是側目看來，畢竟帝流漿可是聖玄星學府中的頂尖資源，能夠換取此物的學生可並不多。

而且，還是一個一星院的新生。

「那是一星院此次排位戰的第一名，李洛...怪不得能有這麼多積分。」有學員認出了李洛。

「嘖嘖，他進入聖玄星學府才一個月時間，就湊齊了五千積分...」有人忍不住的有些酸氣。

「他身邊的是，姜青娥吧？據說她與李洛還有著婚約，這傢伙，也太讓羨慕了。」當然更多的目光，還是在李洛身邊的姜青娥身上，畢竟在聖玄星學府，要比起名氣的話，十個李洛都比不上姜青娥，即便他此次拿了一個積分第一。

但畢竟，姜青娥每年排位戰積分第一拿到手軟。

對於周圍那些議論聲，早已習以為常的李洛並未理會，他的目光期盼的望著那位取過徽章的兌換老師。

兌換導師看了李洛一眼，在確定了之後，便是神色鄭重的取出了一個深青色的木盒子，木盒上面流淌著驚人的生命力。

導師打開木盒，從其中小心翼翼的捧出了一個約莫巴掌大小的竹罐，竹罐被打磨得有些透明，隱隱的可以看見其中流淌的粘稠液體。

那些粘稠液體仿佛是具備著生命一般，時而化為流光，時而化為液體，於竹罐內流動，宛如精靈一般。

竹罐表面，銘刻著一道道神秘晦澀的光紋，每一道光紋，都是散發著強大的能量波動。

這個造型一出來，直接是讓人肅然起敬。

「這就是帝流漿嗎？」李洛感嘆，眼中的期待更甚。

兌換導師將碧綠色的竹罐放在了李洛面前。

「這麼多...應該是足夠用了吧？」李洛有些驚嘆，然後伸手就要接過。

不過手剛剛伸出，就被兌換導師擋住，後者瞪了他一眼：「你想幹什麼？」

「不是給我的嗎？」李洛茫然道。

「都給你？」兌換導師似是被氣樂了，沒好氣的道：「這一罐帝流漿，就是把你洛嵐府給賣了，恐怕都買不起。」

李洛訕訕。

兌換導師也沒多嘲諷他，他取過一支以相力樹樹皮特製的針管，自罐子中吸出了一滴，最後又拿出一個指甲蓋大小的小綠瓶，將這一滴帝流漿給灌了進去。

「給你。」兌換導師將這指甲蓋大小的小綠瓶放在李洛面前。

李洛望著面前這迷你的小綠瓶，有點懵逼。

雖然他不知道牛彪彪為他煉製「補神膏」究竟需要多少帝流漿，但這麼一點，用屁股想也知道不夠啊！

我特麼辛辛苦苦賺五千積分，結果換來的帝流漿，就這麼一滴？你是不是在黑我的積分啊？

李洛有點怒，雙目冒火的盯著眼前那一罐帝流漿。

兌換導師看了他一眼，慢吞吞的提醒。

「李洛同學，請你克制住自己的情緒，聖玄星學府創建至今，還沒有人能夠從這裡搶東西。」

（一更。）

第一百九十三章目標是壯大洛嵐府

「稱王之秘？」

李洛與姜青娥面面相覷，即便兩人都非常人，可這稱王對於他們而言，依舊是有些遙遠與陌生。

當然，不止是他們，對於這大夏任何人來說，稱王或許都是足以令其感到高山仰止。

這大夏創立至今，歷史上所出現過的稱王強者，屈指可數。

如今明面上的稱王強者，恐怕唯有聖玄星學府那位少有露面的院長...

不過雖然李洛，姜青娥二人並不知曉那稱王之路會有多少的阻礙，但也能夠想像得出來李太玄，澹臺嵐身懷的稱王之秘會有多吸引人。

或許，那神秘黑手就是因此而盯上了他們以及洛嵐府。

這倒是有些意思了，老爹老娘不僅是從大夏之外而來，而且還身懷如此奇寶，這來路似乎不簡單啊。

李洛感覺，自家爹娘身上，怕也是秘密不少。

「彪叔選在這個時間點將這些隱秘告訴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姜青娥冷靜的問道。

「還是青娥敏銳聰慧。」

牛彪彪笑了笑，但笑容卻是有點沉重，他緩緩說道：「洛嵐府這座守護奇陣，恐怕這些年已經被那神秘黑手摸清楚了底細，而因為洛嵐府這幾年局勢不穩的緣故，我推測可能半年後，奇陣將會迎來一個最為虛弱的階段。」

「那個神秘黑手，恐怕不會放過這個機會...那時候他們或許會傾巢而動，直接闖入洛嵐府總部，找到地宮所在，抹滅李太玄，澹臺嵐的本命火，並且奪走「神蘊物質」。」

「說實在的，一旦局面到了那一步，我恐怕是擋不住的。」

李洛，姜青娥頓時色變，半年後，守護奇陣將會迎來虛弱期？如果真是如此，那時候的洛嵐府豈非變得極為的危險？

「所以這半年時間，我希望你們能夠儘可能的將洛嵐府穩定或者壯大，這樣的話，到時候我們應對起來也能夠從容一些。」牛彪彪說道。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都是看出對方眼中的沉重，原本他們以為還有著時間，但現在來看，這個時間，真是太緊迫了。

半年...

真是讓人有些喘不過氣啊。

不過，再緊迫，這件事也必須去做，畢竟一旦到時候真的被其他封侯強者闖入地宮，滅了本命火，搶走了「神蘊物質」，那才是他們無法接受的後果。

「彪叔您也不用過於擔憂，那神秘黑手雖說來路不明，但這些年他們始終只是暗中窺視，說明他們也是有著諸多的忌憚與掣肘，一旦他們行動過大，必然會暴露自身，那個時候，我想聖玄星學府，金龍寶行，王庭等大夏的頂尖勢力，也會有所察覺...」

「雖然不知道這些頂尖勢力是否知曉「神蘊物質」的存在，可局面因此變得更加的混亂的話，對我們而言未必就是壞事。」姜青娥冷靜說道。

牛彪彪點點頭，姜青娥此話倒是有些道理，那神秘黑手勢力強橫，其內必然不止一位封侯強者，對方這幾年始終不曾傾力對洛嵐府發動攻勢，未必就沒有想要隱藏洛嵐府之秘的想法。

「當然，不管如何，我們不能將希望寄托在外面，壯大洛嵐府的事情，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姜青娥又是補充道。

李洛，牛彪彪皆是認同。

在將這些秘密都告知了李洛，姜青娥後，牛彪彪顯然是輕鬆了許多。

李洛見狀則是笑道：「彪叔，這種事你應該早點告訴我。」

牛彪彪呵呵一笑：「少府主以前知道了，又能怎麼樣？」

李洛笑容一滯，眼神幽怨，這不就是說他以前太弱，毫無卵用嗎？

牛彪彪的目光突然停留在李洛的身上，上下打量了一下。

李洛被他看得不太自在，道：「彪叔，您看什麼呢？」

牛彪彪看了他一眼，慢慢道：「洛嵐府的事情雖然緊迫，但少府主你的壽命問題，也需要注意一些。」

李洛震驚的看著牛彪彪，他竟然知道自己的壽命問題？！

之前牛彪彪隱晦的說他虛時，他就有一點猜測，但終歸不敢確定，可現在，牛彪彪顯然是直接挑明了。

「什麼壽命問題？！」一旁，姜青娥怔了怔，絕美的臉頰上有些疑惑，旋即她狐疑的眸光停留在李洛的臉上，臉色開始漸漸的變得極其冰寒起來。

「李洛的壽命有什麼問題？！」她的眼眸中充斥著銳利與審視，聲音聽起來平靜，可卻蘊含著驚怒的波濤。

「你不知道？他沒跟你說過？」牛彪彪摸了摸光溜溜的腦袋，然後衝著李洛露出憨厚的歉意笑容。

「我是不是說漏嘴了...」

李洛衝著他露出比哭都難看的笑容：「彪叔，您可住嘴吧。」

他嚴重懷疑對方是故意的！

「李洛，你給我說清楚！」姜青娥怒道。

李洛小聲道：「其實也沒什麼...之前解決空相的問題，付出了一點小小的代價，就是只剩下...五年的壽命。」

轟！

有驚人的光明相力在此時猛的自姜青娥體內爆發出來，璀璨的相力猶如是光焰一般在姜青娥嬌軀表面流轉。

這是情緒波動太大，導致相力失控。

姜青娥緊咬著銀牙，金色眸子驚怒無比的看著李洛，她簡直無法相信她聽見了什麼。

五年壽命？！

李洛只剩下五年壽命？！

李洛瞧得她如此的失態，連忙道：「不要急，只是暫時的，只要我能夠在五年內踏入封侯境，那麼損失的壽命就能夠填補回來！」

這話倒是起到了一些效果，姜青娥身上的光明相力漸漸的收斂，但那絕美的臉頰上依舊是一片冰寒：「五年封侯？」

五年後，李洛是二十三歲，這個年齡想要封侯，在這大夏似乎還沒聽說過，畢竟當初就算是李太玄，澹臺嵐，也未曾做到這一點。

姜青娥自身倒是有可能打破這個記錄，但她畢竟是擁有著九品光明相。

李洛雖說擁有著雙相，但是否也能達到這個成就，還真是不可知...

李洛連忙點頭，道：「放心吧，五年時間我一定能做到的！而且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想要化解空相，只能付出這種代價。」

姜青娥沉默了片刻，最終深吸了一口氣，事情已經造成，無法更改，那就只能去接受，但是，她還是冷著臉偏過頭，不想再理會李洛。

顯然是生氣了。

她生氣的原因，是因為李洛竟然將這麼重要的事情一直瞞著她。

李洛見狀只能尷尬的賠笑，然後對著牛彪彪投去幽怨的眼神，彪叔，咱們無冤無仇，你為什麼要這麼搞我？

面對著李洛的眼神，牛彪彪憨笑兩聲，然後轉身就走。

李洛與姜青娥則是跟著他，最終出了地宮，不過當他們從地宮出來時，卻並非是在後廚，而是位於洛嵐府某處偏僻的走廊中。

「今天的秘密，你們二人留在心中即可，不要讓其他任何人知曉，而至於如何去穩固，壯大洛嵐府，那就是你們操心的事情了。」

「加油吧。」牛彪彪揮了揮手，然後便是晃著光溜溜的腦袋離開了。

望著他離去的身影，李洛看了一眼旁邊一直沉默的姜青娥，小心翼翼的道：「青娥姐，別生氣了吧？」

姜青娥轉身前行，同時有平靜的聲音傳來：「走，跟我去訓練室。」

李洛身軀一顫，腳跟發軟，但最終還是露出赴死般的表情，跟了上去。

...

訓練室。

李洛穿好護具，手持木刀，神色悲苦的望著前方，只見得那裡姜青娥也是穿著護具，修長窈窕的嬌軀，延展著完美的曲線。

只是那臉色，過於太冷了一些。

看來這是真的要打他一頓來出氣了...不過李洛也明白此時姜青娥心中處於極度的驚怒，如果只是挨頓打能夠讓姜青娥消氣的話，他感覺也挺划算。

唰！

做好準備，姜青娥纖細身影直接是暴射而出，手中木劍直接刺破了空氣，李洛只是眼前一花，便是見到她的身影出現在了面前。

木劍劈斬而下！

速度太快，根本就擋不了！

李洛乾脆懶得做這些無用功，閉上眼睛等著挨揍，如同鹹魚。

砰！

數息後，勁風襲來，不過就當李洛咬牙忍著的時候，卻發現那勁風突然減弱，最後輕輕的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他有些疑惑的睜開眼，便是見到站在面前的姜青娥。

她手持著木劍，木劍落在李洛肩膀上。

這麼近的距離，李洛能夠感覺到，姜青娥的身軀似乎是在微微的顫抖，那素來冷靜從容的金色眸子中，泛著驚懼的波瀾。

有些讓人心疼。

李洛心中輕嘆一聲，道：「青娥姐，讓你擔心了。」

姜青娥靠近過來，光潔額頭輕輕的碰在了李洛額頭上，兩人的眼眸仿佛都貼近在了一起，倒映著對方的臉龐。

她金色眼眸緩緩閉攏，輕輕的道：「李洛，答應我，你一定要做到，不然，我會很失望的。」

李洛明白她的意思，是要讓他一定要做到五年封侯。

於是他的臉龐上也是有著柔軟的笑容浮現出來，點了點頭。

「放心吧，我會做到的。」

「這是我對你的承諾。」

第一百八十八章生日

李洛最終還是忍了下來。

他忿忿不平的將那一小瓶帝流漿塞進懷中，不過正當他打算轉身離開時，姜青娥也是將徽章遞給了兌換導師。

「我也換一支。」她說道。

兌換導師看了姜青娥一眼，然後取走積分，按照之前的操作，遞出了一小瓶帝流漿。

姜青娥接過，就隨手給了李洛。

「這次排位戰，我賺的積分，也只能兌換一支，你也不用著急，帝流漿的事情慢慢來即可，畢竟你還有時間。」姜青娥金色眸子看向李洛，說道。

李洛望著姜青娥遞過來的一滴帝流漿，有點愕然，旋即搖搖頭：「這對你也很有用的。」

帝流漿是聖玄星學府的頂尖修煉資源，這種東西放在外面，根本就是有錢都很難買到，據說姜青娥今年就會衝擊天罡將境，所以她其實也很需要帝流漿。

「我賺取積分的渠道比你多，而且聽消息說，或許今年暗窟會提前開放，那才是積分來源的大頭，所以不必為我擔心。」姜青娥隨意的說道。

「行了，不要囉嗦，走吧。」

她揮了揮手，轉身就走，颯得一塌糊塗。

李洛望著她纖細高挑的背影，也是有點無奈，一旁的顏靈卿湊過來，笑吟吟的道：「感動壞沒？」

李洛感嘆道：「想要以身相許，可卻許之無門。」

顏靈卿白了他一眼：「美得你。」

「還不快走，沒看見周圍的人恨不得吞了你嗎？」她提醒了一聲。

李洛目光掃視，果然發現不少學員都是有些咬牙切齒的看著他手中那一支帝流漿，想來他們從未想過，竟然會有人捨得將帝流漿這種頂尖修煉資源讓給旁人。

這李洛的軟飯，也吃得太香了吧？

那可是姜青娥啊！

能夠與她有著婚約，就已是讓人心酸至極，而如今，姜青娥竟然還願意將自己辛苦賺來的積分，用來給李洛兌換帝流漿...

真是讓人嫉妒得簡直要失去理智啊。

甚至不止這些學員，就連那位兌換導師，都是神色複雜至極，畢竟導師也是男人，他曾經也是聖玄星學府中的學員，所以他也明白，能夠遇見這種女孩，究竟是何等的福氣。

這李洛...上輩子拯救了世界嗎？

感受到眾多複雜的目光，李洛害怕他們情緒失控傷害到自己，所以趕緊跟著顏靈卿溜了。

離了積分殿，李洛便與姜青娥，顏靈卿一路直出了聖玄星學府，而在人流來來往往的學府外，洛嵐府的車輦早已等待在此。

車輦四周，還有洛嵐府的精銳護衛相隨。

畢竟，出了聖玄星學府，所有的安全係數都開始下降，雖說未必真有人會行險，但終歸還是需要防範於未然。

在洛嵐府的車輦前，高挑豐腴的倩影穿著旗袍，身姿窈窕，曲線起伏頗為驚心動魄，來往的一些聖玄星學府的學員，目光都是在忍不住的偷偷飄去。

如此唯有長公主方可媲美的傲人身材，除了蔡薇之外，還能是誰。

蔡薇瞧見出來的姜青娥，李洛，顏靈卿，光潔嬌媚的鵝蛋臉頰上，頓時浮現出笑顏，手中花團扇對著三人招了招。

三人也是迎了上去。

蔡薇先是與姜青娥，顏靈卿打了招呼，然後對著李洛露出盈盈笑意：「少府主，新生體驗如何呀？」

李洛擺了擺手，道：「本來是想要低調的修行，但事與願違，只能在月考上取了一個小隊第一。」

蔡薇有些訝異，旋即美目嬌媚的道：「那可真是恭喜少府主了。」

「不過少府主這麼高興的話，能不能儘快把秘法源水給結了啊？這一個月不僅天蜀郡溪陽屋那邊催我，溪陽屋總部這邊，也恨不得派人天天跟著我來要。」蔡薇姐溫柔的說道。

李洛被她那盈盈美目看著，就忍不住打了一個冷戰，下意識的扶了扶腰，不是吧，我這剛剛休假，就得開始被榨了嗎？

「蔡薇姐，不要急，等我緩緩。」李洛趕緊道。

蔡薇花團扇子遮住半邊比花還嬌媚的光潔小臉，戲謔道：「少府主，年紀輕輕正應該是龍精虎猛之時，可虛不得呀。」

李洛怒視：「我一點都不虛！」

姜青娥瞧得兩人說的有點歪，連忙將他們給擋了下來，同時對著蔡薇嗔道：「蔡薇姐，你就別逗他了。」

蔡薇吟吟笑道：「青娥心疼了。」

李洛無奈，目光看了看四周，發現呂清兒並不在這裡，當即有些疑惑，先前不是她說好一起走的麼。

「少府主是在找呂清兒嗎？她先前在這裡等你，不過之後似乎金龍寶行來人了，她就只好先走了。」蔡薇笑道。

李洛聞言，也就點點頭，道：「那我們也走吧。」

說完，一行人便是上了車輦，漸漸遠去。

而在他們遠去的時候，在那後方，一座有著金龍圖紋的豪奢車輦上，一身紅裙的美婦人收回了視線，然後眼睛審視的看著身旁的少女。

「清兒，你不會喜歡上李洛那小子了吧？」她問道。

呂清兒心頭微驚，清麗臉蛋則是不動聲色：「娘，你在說什麼呢，我和李洛只是朋友而已，他以前在南風學府幫了我許多。」

魚紅溪狐疑的看了看她，道：「你看看李洛那小子周圍，漂亮的女孩成群，一看就是個花心鬼，你最好離他遠點。」

呂清兒有點心虛，因為真要說起來，她豈不也算是李洛周圍的女孩之一？

「這也與李洛沒什麼關係啊，蔡薇與顏靈卿都是姜青娥的朋友，並且也幫洛嵐府做事，他們會在李洛身邊，很正常吧。」呂清兒辯解道。

「誰知道呢。」

魚紅溪淡淡的道：「李太玄就不是個好東西，他兒子，更不會是好東西。」

呂清兒吃驚的看著魚紅溪：「娘你以前...是不是喜歡過李太玄？」

魚紅溪平靜的道：「那又如何？李太玄雖然不是好東西，但他的確很優秀，當年這大夏，多少名門貴女傾心於他。」

呂清兒若有所思：「最後所有人都敗給了澹臺嵐？娘你這麼漂亮...都失敗了？」

魚紅溪沒好氣的伸出手，捏了捏呂清兒臉頰，道：「你還敢嘲笑你娘了？」

呂清兒笑嘻嘻的抱住魚紅溪，道：「只是覺得不可思議，畢竟娘你這麼漂亮又有氣質，大夏這麼大的金龍寶行都被你打理得井井有條，可謂是上得廳堂，掌得帳房。」

魚紅溪撇撇嘴，道：「只是當初年少時，對李太玄有點好感而已，也沒什麼好遺憾的，而且李太玄與澹臺嵐是一起來到大夏的，如果我能先一步認識到李太玄的話，也沒她澹臺嵐什麼事情。」

呂清兒突然問道：「那聖玄星學府的曹聖導師是怎麼回事？娘你應該也知道我被他收做學生的事情吧？」

魚紅溪淡淡的道：「一個當年傾慕你娘的失敗者而已，當年他能封侯，也是我助了他一臂之力，後來他想要追求我，被我拒絕了，於是他就受到打擊，躲進聖玄星學府做了導師，與我也算是多年未見。」

「這人看上去粗獷豪邁，實則半點打擊都受不了，跟小孩子一樣。」

呂清兒神色古怪，曹聖導師在心中的偉岸形象有點崩塌的感覺。

「不過他人還算不錯，眼力也有點，知曉收你為學生，不然我這輩子都懶得看見他。」魚紅溪說道。

呂清兒無奈道：「要不是曹聖導師，我這七品相，恐怕還成不了紫輝學員呢。」

魚紅溪摸了摸呂清兒小臉，笑道：「哪裡是七品？你還有幾日便是生日了，這些年來，娘在靈水奇光上面可沒虧待你，按照我的估計，你也差不多能夠將冰相提升到八品了。」

呂清兒聞言，頓時有些驚喜：「真的嗎？」

以前在天蜀郡的時候，呂清兒這上七品相還算是搶眼，可隨著到了聖玄星學府，各方天才魚湧而出，她這上七品相就只能算做優秀，想要拔尖卻是有點困難了。

呂清兒對此原本是沒有太過在意，但最近李洛崛起得太過的迅猛，呂清兒可不想被他甩得太遠了。

畢竟，姜青娥可是九品相啊！

「自從你開啟相宮起，這些年娘給你服用的靈水奇光可是很龐大的數目了，所以你進化到八品，並不算什麼令人吃驚的事情。」

魚紅溪微微一笑，道：「也當做是給你的生日禮物。」

魚紅溪乃是大夏金龍寶行的掌舵人，她所能夠動用的資源，說實在的，恐怕將會遠遠的超越洛嵐府這些勢力，所以為了自家女兒的前程，她可是花費了不小代價的。

「謝謝娘！」

呂清兒抱住魚紅溪，撒嬌起來，只是那如冰湖般的眸子中，略微的有些遺憾之意，因為其實對於魚紅溪，她從小到大更多想問的，還是關於她爹的消息。

只不過對於爹，呂清兒只有小時候的一些印象，後來似乎爹是離家遠去，就再沒了什麼消息，而魚紅溪也是性格極為的倔強好強，真的就直接當他死了一般，不聞不顧。

這些年來，呂清兒也不敢過多的詢問，因為一問，魚紅溪就要發脾氣，導致最後呂清兒只能將這些事情埋在心底深處。

「娘，生日我可以邀請一些同學嗎？」呂清兒在魚紅溪耳邊問道。

魚紅溪睿智的眸光掃了她一眼，道：「其中肯定有那個李洛吧。」

呂清兒道：「李洛以前真的幫了我很多，你不能因為你們那一輩的原因對他就有成見啊。」

魚紅溪無奈搖搖頭，想要推拒，但想到這是呂清兒的生日，最終也就沒有再多說。

「隨你吧。」

她望著呂清兒那瞬間綻放出光彩的小臉，眉頭不由得輕輕的皺起。

這個歪風邪氣，真是不能助長啊。

那李太玄當年讓得她傷心也就罷了，難道她女兒，還得在李太玄兒子身上再來一回嗎？

（一更。）

第一百九十四章晉級規劃

翌日，洗漱完畢的李洛聽見了敲門聲。

上前開門，便是見到姜青娥立於門前，晨光落在她那精緻完美的容顏上，肌膚如水晶般，仿佛反射著光。

她見到李洛，抬了抬手中的盒子。

「這是之前蔡薇姐為你採購的靈水奇光，一併給你送來了。」

李洛趕緊接過，眼中滿是歡喜，之前的靈水奇光在學府內就用光了，所以他已經好些天沒煉化靈水奇光了，當真是渾身難受。

這新的一批，倒是解了燃眉之急。

「來的可真及時，多謝青娥姐了。」李洛笑道。

「你還是謝蔡薇姐吧，她管著府內財政，為了在不影響洛嵐府穩定的情況下，給你擠出資金採購這些靈水奇光，可是費了她不少的心思。」姜青娥笑了笑，道。

李洛也是感嘆著點點頭，現在的洛嵐府情況不好，到處都需要大量的資金維穩，而他這裡的靈水奇光一採購就是數十萬金，可以想像蔡薇有多頭疼。

或許，蔡薇姐也沒想到，有一天她也會過擠擠的日子。

兩人並肩而行，姜青娥側臉看著李洛，道：「如今你只剩下四年半左右的時間，我覺得未來你必須做好晉級的規劃，不能隨性而來。」

說著這些話的時候，她的神色有些嚴肅，讓得李洛只能老實的點頭。

「昨天晚上經過我的推測，如果你打算在接下來四年半的時間中封侯，那麼你在一星院年底的時候，自身的實力必須達到化相段的第二變。」

相師境有三段，第一段為開種段，第二段為生紋段，第三段則是被稱為化相段。

化相段分四變，宛如四重小境界。

「化相段，第二變...」

李洛念叨了一聲，現在的他還只是處於第一段的上重花種，即將踏入生紋段，而生紋段內，共有五紋...這足以讓得許多同齡人艱難的攀爬，並且在這裡耗費不少的時間。

按照他所知道的消息，絕大多數還算優秀的學員，在聖玄星學府第一年結束的時候，都只是處於生紋段二三紋的層次，唯有一些頂級而努力的學員，才有可能達到第五紋，而至於踏入化相段並且衝擊到第二變...這是真的難度極高。

要知道，即便是在那二星院中，恐怕都還有大量的學員沒有修煉到這一步，唯有其中一些拔尖的學員，或許有這個實力。

「我當年進入聖玄星學府第一年年底的時候，就是化相段第二變，第二年年底時，便是踏入到了地煞將境。」

「你因為有著壽命之限，時間更為的緊迫，所以絕對不能比我更慢了。」

姜青娥緊緊的盯著李洛，道：「所以年底的時候，你必須修煉到化相段，並且達到第二變！」

「如果你連這第一步都完成得拖拖拉拉，那還能有什麼機會？要知道往後的修煉只會越來越艱難！」

「接下來這大半年的時間，你要全力修行，我會將我的積分都兌換成能量液給你，學府外，你需要任何修煉資源，洛嵐府都會去採購。」

李洛停下腳步，有些無奈的看著姜青娥：「青娥姐，你也要修煉，你把積分都兌換成能量液給我，你年底還怎麼去競爭七星柱？」

姜青娥平靜的道：「我擁有九品光明相，修煉速度上，沒人能比得上我，你不必擔心我。」

「九品光明相也不是無敵的啊，你雖然很厲害，但也別不把人家七星柱不當成一盤菜啊。」李洛苦笑道。

聖玄星學府七星柱，乃是學員的最高榮譽，能夠坐在那個位置的學員，其實都有著封侯之姿，姜青娥九品光明相的確是罕見，橫掃一切敵，可七星柱畢竟有著年齡的優勢，而且在成為七星柱後，學府將會提供豐厚的修煉資源，姜青娥在進步的時候，別人也是在進步，就算進步沒九品光明相快，但在大量修煉資源堆積下，姜青娥想要追趕上去未必就那麼容易。

這些原因，以姜青娥的聰慧怎會不知曉，眼下說出這些話來，真的是有點關心則亂了。

李洛對此十分感動，但他卻只能拒絕。

姜青娥目光凌厲的盯著李洛。

然而李洛這一次卻沒有退讓，而是迎著她強勢凌厲的目光，臉龐上露出平和的笑容：「青娥姐，你這麼關心我，我很感動，但我希望你能夠相信我，不就是化相段麼？年底的時候，我突破給你看。」

兩人互相凝視了片刻，最終姜青娥偏開頭。

「哪有多餘的時間到年底？你以為你的時間很多嗎？我給你兩個月時間，你必須達到生紋段第四紋，如果達不到，就按照我說的來辦。」姜青娥做了一些退讓。

「兩個月，生紋段第四紋...」

李洛心中估算了一下，其實這難度很大，但他也沒有再討價還價，因為如果他想要在五年內封侯，這些進度的確是必須達到的。

「好。」

李洛笑著點點頭，但同時心中也因為姜青娥這嚴厲的態度漸漸的有些感到緊迫起來，以前的他，雖然也時刻記掛著這五年壽命期限的事情，可終歸還是有點大大咧咧，沒有真的如同姜青娥這樣做好每一步的細微規劃。

而以後，有了姜青娥的督促，真的是一點都不敢放鬆了，這或許也算是一件好事情吧？

這麼看起來，他還真的是有點欠抽啊。

姜青娥見到李洛沒有再推拒，倒是點點頭，她這樣做，的確是有著逼迫的用意，但真的沒辦法啊，李洛那不到五年的壽命，真的是讓她內心焦灼，她不敢讓李洛有半點的放鬆。

不然，她真的無法想像，萬一李洛壽命大限來到的那一天，她究竟應該怎麼去承受。

師父師娘將李洛託付給她，她卻無法守得他平安，這會讓得姜青娥一輩子都生活在內疚之中，當然或許也沒一輩子...因為以她的性格，萬一到時候李洛真的大限來到，恐怕就直接是買一送一了。

而經過先前的交談，李洛與姜青娥都是沒了輕鬆的興致，穿過走廊，便是來到了客廳中。

蔡薇早已等待在這裡。

「我們今天需要去一趟溪陽屋總部那邊，來自分部的那些淬相師已經在龐千尺的推動下在那裡鬧事了。」蔡薇美麗嫵媚的鵝蛋臉頰上布滿著凝重。

「現在大夏城的淬相師圈子，可都在看著，如果處理不好，導致溪陽屋內訌，咱們溪陽屋往後恐怕就更難在大夏城招攬到淬相師了...」

姜青娥聞言，也是柳眉微蹙，感到有些麻煩，雖然那溪陽屋分部早已被裴昊所掌控，但畢竟是掛著溪陽屋的招牌，如果真的被別人看成是內訌，會有損溪陽屋以及洛嵐府的聲望。

如果是以前，姜青娥對此倒還無所謂，可經過昨天夜裡的事，她已經知曉了洛嵐府這座守護奇陣，可是以洛嵐府的「勢」提供力量...

溪陽屋屬於洛嵐府的一部分，如果溪陽屋名聲受損，也會連累到奇陣。

心緒翻轉，姜青娥抬頭與李洛目光對視了一眼，都是明白，今天這事，如果處理不好，恐怕還真是一個麻煩...

「走吧，再麻煩，也得去處理。」

最終還是李洛笑了笑，然後率先邁步對著洛嵐府總部外而去。

第一百八十九章不省心

在李洛，姜青娥一行人回大夏城的車輦上。

車廂內，鶯聲燕語，春意融融，三女各有千秋的漂亮臉頰交相呼應，讓人有一種秀色可餐之感。

不過三女中，更多還是蔡薇在說話，她在匯報著這一個月中，洛嵐府的所有事宜。

畢竟在姜青娥，李洛兩人都進入學府修行的情況下，洛嵐府大大小小諸多事務的運行，都是落在了蔡薇的肩上，而如果沒有她的存在，李洛相信，姜青娥恐怕將會更為的操心與苦累。

而蔡薇在管理能力上的確是極為的出眾，洛嵐府這無數繁雜事務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條，這大管家之位，真是無比的稱職。

「洛嵐府其他產業，這一個月倒是沒什麼波瀾，不過在溪陽屋這邊，變化很大。」

「得益於少府主提供的秘法源水，溪陽屋總部這邊，這一個月的收入達到了三十萬枚天量金。」

聽到此話，連姜青娥都是忍不住的顯露出了驚訝之意，金色眸子驚詫的看向李洛。

以前溪陽屋總部一年也就百萬左右的收入，每個月下來在十萬左右，而因為李洛的秘法源水，現在竟然提升了足足三倍？

這一年下來，豈不是光溪陽屋總部，就能夠達到三百多萬的收入？這幾乎相當於往年整個洛嵐府的一半了！

面對著姜青娥這驚異的眼神，李洛感到了一種極為強烈的快感，畢竟大白鵝太過的優秀，李洛以前實在沒有什麼方面能夠讓她感到驚奇。

眼下這一幕，讓人有點酣暢淋漓，不過為了維護自身的氣質，他只是微微一笑，風輕雲淡的擺了擺手：「這個提升，其實是在意料之中，畢竟天蜀郡溪陽屋那邊，已經有過這種增幅。」

蔡薇旋即又是說道：「不過因為少府主需求的靈水奇光太大，這一個月採購了七支六品靈水奇光，二十多支五品靈水奇光，所以這部分支出，達到了三十二萬枚天量金，最終算下來，還虧了兩萬。」

李洛笑容頓時僵硬下來，蔡薇姐，我感覺你在針對我！

「這還入不敷出了啊，少府主，你這坑，有點深呢。」顏靈卿笑眯眯的插了一刀。

姜青娥笑了笑，道：「賺錢本來就是為了花的，這也並非是在做無用功，畢竟那些靈水奇光都用來投資李洛了，等他未來雙相大成，我洛嵐府收穫一位新的封侯強者時，就不算是虧本了。」

李洛感動，還是大鵝心疼他。

不過為了自己以後的靈水奇光，他覺得這種虧本的情況，也應該做一些改變，於是問道：「蔡薇姐，溪陽屋總部的收入，應該還有提升空間的吧？」

天蜀郡分部那邊，他都能夠做到這種提升，而總部這邊規模比天蜀郡更強，按理來說，增幅應該也會更強一些才對。

「本來是這樣...不過你別忘了，溪陽屋總部可不是全盛時期了啊。」蔡薇提醒道。

李洛一怔，旋即無奈的搖搖頭，差點忘了這一茬，之前他剛到大夏城時，那都澤府為了給他送一份大禮，直接是收買了溪陽屋上一任總會長韓植，並且挖走了將近一半的淬相師，導致溪陽屋總部元氣大傷。

而對於一個溪陽屋來說，淬相師是根本，畢竟不管你有多少的秘法源水源光以及材料，如果沒有淬相師來煉製，這一切都是無用之物。

「這個白眼狼...」

李洛忍不住的罵了一聲，你走就走吧，還挖走了那麼多的淬相師，這些可都是溪陽屋的根啊，你這下手也太狠辣了。

「最近有去招攬淬相師嗎？」姜青娥問道。

蔡薇圓潤嬌俏的下巴輕輕點了點，道：「一直都在招攬，待遇也提得不低，我們甚至還打出了少府主提供的秘法源水為宣傳點，但是...效果沒有想像的那麼好。」

李洛眉頭皺起，上七品秘法源水可是相當高級了，這對於很多淬相師都擁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怎麼可能會效果不好？

倒是姜青娥緩緩道：「被狙擊了？是誰？」

蔡薇無奈的笑笑：「還能是誰，當然是都澤府的「大澤屋」了，他們花費那麼大的代價挖走了韓植，令我們溪陽屋元氣大傷，他們怎麼可能會坐視溪陽屋一點點的緩過來？」

「最近一個月，溪陽屋的業績，他們也知道，想必這已經很讓他們吃驚意外了，所以他們鐵了心的要阻擾溪陽屋招攬更多的淬相師，阻止我們恢復規模。」

「又是都澤府...」

李洛眼神掠過一抹陰沉，在這學府裡面，都澤府姐弟就不斷給他找麻煩，而在這大夏城中，都澤府也是在加緊著對洛嵐府的各種攻勢，試圖將洛嵐府瓦解，吞併。

學府內的爭鬥，還算是維持著一些底線，可在這外面...大府與大府間的爭鬥，競爭，可就是沒有任何的手段，道義可講了，那是刀刀見血。

都澤府想要做的，是讓洛嵐府從五大府中除名，然後將洛嵐府吞得連骨頭都不剩。

李洛甚至在想，如果不是因為他與姜青娥如今都進了聖玄星學府，並且也算是頗受學府重視，恐怕這都澤府就要以一些見不得人的手段，直接將他們兩人抹除，那時，失去掌舵者的洛嵐府自然會不攻自潰。

「如今大夏城中，一些比較優秀的自由淬相師，特別是與我們溪陽屋接觸過的淬相師，幾乎全部被「大澤屋」那邊找過，並且開出了比我們溪陽屋更好的條件。」

蔡薇柳眉緊蹙，薄怒道：「大澤屋這是在仗著底蘊雄厚，想要逼垮溪陽屋。」

而不得不說，大澤屋這一手又簡單又狠毒，溪陽屋本就元氣大傷，如果不是這一次有李洛拿出的高純度秘法源水，恐怕真的會被大澤屋這種針對性的打擊下直接垮掉。

但即便如此，如今溪陽屋也很難招攬到更多優秀的淬相師。

沒有更多的淬相師，溪陽屋規模就很難擴大，自然也就起不到振興洛嵐府的效果。

「淬相師的事情先慢慢來吧，只要溪陽屋這邊穩住，總會有機會壯大的。」姜青娥冷靜的說道。

李洛，蔡薇都是點頭，雖然都澤府步步逼人，但他們卻不能亂了方寸，只能伺機而動。

「對了，還有一件事，比較緊急。」

蔡薇俏臉微凝，看著李洛，姜青娥。

「根據我得來的情報，西嶺郡溪陽屋分部中的許多淬相師，趕往了大夏城，之前被閒置的龐千尺與他們有過接觸，感覺...有些來者不善。」

李洛聞言，倒是怔了怔，道：「西嶺郡的溪陽屋分部？」

溪陽屋在這大夏中，除了位於大夏城的總部外，還有著兩座分部，一座在天蜀郡南風城，另外一座，就處於西嶺郡內。

只不過，這西嶺郡可是裴昊的勢力範圍，所以那裡的溪陽屋分部，早就被裴昊所掌控，並不聽從溪陽屋總部的調遣。

所以眼下，這些西嶺郡分部的淬相師，聚集於大夏城，還與龐千尺聯繫，是想要做什麼？

「背後應該是裴昊的推動。」姜青娥淡淡的道。

不論是西嶺郡的淬相師還是龐千尺，都算是裴昊的人，如今他們聚集起來，如果說背後沒有裴昊的指示那也太天真了一些。

「裴昊...」

聽到這個名字，李洛的眼中就掠過一些冷意，這可是導致洛嵐府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的罪魁禍首。

「通知雷彰閣主，這段時間盯住龐千尺他們...當然最重要的是，看看能不能找到裴昊，我感覺，他或許也趁機來到大夏城了。」姜青娥說道。

李洛皺眉道：「裴昊也來了？」

此前在南風城老宅與裴昊一聚，導致洛嵐府九閣被分裂，如果這裴昊又來了王城，恐怕不是來觀光旅遊的，必須保持警惕。

姜青娥點點頭：「我有這個預感。」

「如果他來了大夏城...」李洛眼中掠過一抹森冷殺意。

「能不能找機會解決掉他？」

洛嵐府如今力量被分割，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裴昊，如果能夠果斷的將其斬殺，雖說局面依舊會混亂，但只要他與姜青娥不亂，還是能夠逐漸穩住局面，到時候失去了裴昊這個內部最大的隱患，洛嵐府反而會恢復得更快。

姜青娥輕聲道：「其實裴昊一直都不是我所忌憚的...我只是在忌憚，裴昊的背後，究竟都有誰在支持他。」

李洛眼中掠過一抹陰霾，裴昊的背後，大概率是有一方頂尖勢力在為他提供助力，不然他恐怕沒有那麼大的膽子，在他爹娘失蹤後就敢直接跳反。

只是，誰在支持他？

都澤府嗎？還是極炎府？這兩個是與洛嵐府素來不合的頂尖勢力，也很有這種動機，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勢力？

李洛揉了揉眉心，看來隨著這道消息的傳來，這次的假期，也不會那麼的讓人省心了。

（一更。）

第一百九十五章總部前

溪陽屋總部，大門前。

鄭平長老面色陰沉的望著前方，只見得那寬敞的大道上，盤坐著一大片的人影，這些人全部都身穿著淬相師的袍服，而且袍服上面還都帶著溪陽屋的徽章。

這些人影外，街道上也滿是圍觀的人影，諸多的目光，從四方的建築中投射而來，帶著看熱鬧之意。

因為也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反正溪陽屋內訌的事情，已經在大夏城傳開，引來各方勢力的關注。

「唐隕，陸小峰，你們好歹也算是溪陽屋的老人了，當初府主派你們去發展溪陽屋分部，你們倒好，最終跟那裴昊沆瀣一氣，如今還有臉來這裡？」鄭平長老厲聲罵道。

在那諸多靜坐的淬相師前方，有兩名中年男子，他們顯然是這些淬相師領頭者，兩人聽到鄭平長老的罵聲，麵皮抖了抖。

「呵呵，鄭平鄭老這話就不對了，裴昊也是府主的弟子，如今兩位府主下落不明，而裴昊是為了振興洛嵐府方才站了出來，他們幫助裴昊，有什麼不對嗎？」不過不待他們兩人說話，一道笑聲就旁傳來。

鄭平長老斜眼看去：「龐千尺，少府主不是將你閒置在家嗎？怎麼又跳出來了？」

那說話的人，正是此前溪陽屋總部的副會長，因為想要競爭總會長失敗，被李洛直接閒置了。

龐千尺冷笑一聲，其實他這段時間心頭也是極其的窩火，因為他原本以為自己在溪陽屋發展多年，很多人都算是他的人，這也是他當初敢去競爭總會長的資本所在。

在他看來，這溪陽屋一旦離了他，必然會亂成一團糟，最後李洛還是得將他請回來穩住局面。

但這一個月下來，溪陽屋卻沒有如他所願的亂起來，反而各種業績在漸漸的提升，這就讓他有些坐不住了。

他前些天還偷偷的想要請一些以前和他走得很近的溪陽屋高層暗中一敘，了解一下如今溪陽屋內部的情況，但哪料到那些曾經與他把酒言歡的人，對於他的邀請皆是紛紛推拒。

顯然，李洛對於溪陽屋的掌控，比他想像的還要迅速。

而龐千尺也明白，這一切，都是因為李洛拿出來的秘法源水...那種純度的秘法源水，對於淬相師而言，擁有著很大的吸引力。

再加上李洛提高了溪陽屋淬相師的待遇，如今可謂是人心盡在一身。

龐千尺明白不能繼續這麼下去，所以當此次唐隕等分部的淬相師來到大夏城時，他幾乎第一時間就跟他們接觸了。

「鄭平長老，我雖然被閒置在家，但又不是囚犯，難道還出不得門了？」

龐千尺笑了笑，然後指著唐隕等人，憤慨的說道：「我只是在為分部的這些兄弟鳴不平而已，他們為溪陽屋的發展付出了多少心血，如今卻被忽視，少府主明明身懷秘法源水的煉製之法，卻不願將之分享給分部的兄弟使用，這豈不是寒了人心？」

鄭平長老氣極反笑，他媽的，分部這群吃裡扒外的，都投靠了裴昊，還想要來找少府主要秘法源水？

可是，這種話，他也不能當眾說出來，不然豈不是直接說明溪陽屋內部出現了分裂嗎？那會有損溪陽屋的名聲，而且，這些有一些分部淬相師也並非完全是心向裴昊，他們只是被裹挾了而已。

如果他們這裡說得太過狠，那無疑是將這些人推向了對面。

所以，他最終只能冷哼一聲，道：「有什麼事情可以進去商量，在這裡堵著是個什麼意思？」

靜坐的淬相師前方，那名為唐隕的中年男子開口道：「只要少府主願意將秘法源水分配給我們西嶺郡分部，我們就走。」

鄭平長老氣得吹鬍子瞪眼，但又沒辦法，只能一揮袖不再理會，這裡的事情，還是需要少府主與姜小姐來處理。

雙方溝通無果，便就都不再言語，繼續僵持。

而圍觀的人群也是越來越多。

在此處附近的一座酒樓上。

臨窗的位置，都澤北軒面帶冷笑的望著溪陽屋大門口，道：「我看這次李洛他們要怎麼收場，反正風聲我都澤府已經幫他放出去了。」

都澤北軒身旁，是身材火爆，烈焰紅唇的都澤紅蓮，她斜瞟了一眼那邊，道：「那李洛還是有點本事的，原本我還以為韓植那一次，能夠直接將溪陽屋擊垮的，沒想到最後又被他們挺了過來。」

都澤北軒皺了皺眉頭，道：「據說是因為李洛拿出了一種堪比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挽回了局勢。」

「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都澤紅蓮雙目虛眯，這種級別秘法源水可不多見，即便是他們都澤府的「大澤屋」，在研究了這麼多年，付出了不止多少研發費用後，也就一種上七品秘法源水而已。

溪陽屋有這般利器，要穩住局面倒是不難，甚至給予其時間，勢頭說不得會越來越厲害，但好在的是，溪陽屋底蘊不夠，在配方研究上面，遠遠落後大澤屋...

「溪陽屋淬相師嚴重缺乏，這一次如果他們收不了場，我們都澤府可以幫他們宣揚一下家醜，我看以後還會有多少淬相師願意去他們溪陽屋。」都澤紅蓮淡淡的道。

都澤北軒笑著點點頭，心中那口因為排位戰而導致的鬱氣，總算是能夠鬆緩一些了。

當都澤姐弟在看熱鬧時，同一座酒樓的另外位置。

裴昊坐在雅間中，眼神平靜的獨自喝茶，在其對面的桌上，同樣奉著一盞茶。

他並沒有看向溪陽屋總部那邊的鬧劇，而是眼神幽深的盯著杯中水面，那裡倒映著他的面龐。

此次來到大夏城，有些急促。

因為裴昊並沒有料到，自從幾個月前老宅一別後，那個李洛的身上竟然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

不僅取得了天蜀郡大考第一，而且還進入到了聖玄星學府，最新的情報，李洛甚至暴露了雙相...

這一次次的情報傳來，讓得裴昊心中都忍不住的泛起了一些事情脫離掌控的驚怒。

那個此前被他視為廢人的少府主，竟然突然的崛起了。

「李洛...」

裴昊面無表情，突然伸手將茶杯直接捏碎，然後抬起頭，望著街道遠處一輛疾馳而來的車輦。

「看來我們的鬥爭，要提前了。」

「這只是送你的一個開胃菜而已。」

第一百九十章十萬積分

當李洛與姜青娥一行人回到洛嵐府總部時，還不待他們休息，便是見到牛彪彪端著熱氣騰騰的大補之湯，笑容滿面的出現在了面前。

「少府主啊，一個月不見，精神倒是足了一些，不過補湯還是不能免的，趕緊喝掉。」牛彪彪笑道。

李洛見到牛彪彪，也是露出笑容，趕緊接過補湯，道：「一個月不見彪叔，也想這補湯得緊！」

他一口一口的喝著，然後笑眯眯的道：「彪叔，關於煉製那「補神膏」的事情，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份量的帝流漿？」

牛彪彪有些驚異的看了李洛一眼，道：「看來少府主這是搞到了一點帝流漿？」

這帝流漿可是聖玄星學府中頂尖的修煉資源，李洛這才進去一個月就能夠得到一點，這個效率，的確是相當驚人啊。

李洛謙虛的擺了擺手，然後將兩個指甲蓋大小的小瓶子取出來，遞給牛彪彪。

牛彪彪接過，仔細的看了兩眼，笑道：「果然是帝流漿啊，少府主真厲害。」

不過還不待李洛驕傲，牛彪彪就繼續說道：「按照這種份量的話，少府主再搞個二十瓶，應該就可以開始煉製補神膏了。」

噗。

李洛嘴中還沒完全吞掉的補湯直接一口給噴了出來，眼睛瞪成銅鈴的盯著牛彪彪，啥玩意？還要二十瓶？

一旁的姜青娥也是有點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雖然她早就料到這點份量的帝流漿不夠，但也沒想到缺口會這麼大。

二十瓶帝流漿，那可是十萬積分啊！

這種數量，就算是她，都感到很有壓力。

李洛更是苦笑道：「彪叔，你這是在難為我啊。」

牛彪彪道：「少府主啊，老牛可不是在忽悠你啊，你所虧損的是自身底蘊與潛力，換作其他人，幾乎是前途艱難，這種能夠增補底蘊根基之術，就算是在這大夏國中，都是罕見至極，老牛這裡正巧有法子，這已經算是你的幸運了。」

李洛默然，他這煉化第二道相，雖然為他帶來了極大的力量，甚至讓他在相師境就提前感受到了屬於封侯強者的雙相之力，但顯然，他也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現在的李洛表面看來，雙相耀眼無比，可外人卻不知道，他這個光鮮表面之下，也隱藏著巨大的缺陷。

如果他這個因為底蘊虧損，難以衝擊拜將境的事情被外人知道，那所引來的冷眼嘲笑，幸災樂禍，恐怕不會比他當初空相時所承受的少。

「彪叔，放心吧，雖然這帝流漿兌換條件很高，但我們也還有著一些時間，畢竟李洛距離衝擊拜將境也還有不短的距離，我想，只要我們這段時間竭盡全力賺取積分的話，還是有可能趕上的。」姜青娥聲音輕緩的說道。

李洛神色有些複雜的看了姜青娥一眼，她話語裡的意思，顯然也是打算幫他承擔這十萬積分...可是，帝流漿對於姜青娥而言，也是很難得的修煉資源，據說年底她就要挑戰七星柱，如果她將自己的積分都用在了他的身上，這無疑會耽擱她的修煉進展。

李洛心中沉重，欲要開口說話，卻是見到姜青娥眼波流轉過來，並且衝著他微微搖頭。

他最終只能將話給吞了回去，心中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看來等以後，他需要盡一切可能去賺取積分了，不然姜青娥承擔的壓力太大了，這會耽擱影響她的修煉進展，這是李洛絕對不能接受的事情。

牛彪彪看著兩人，神色倒是罕見的有些嚴肅：「我知道這帝流漿的壓力很大，不過你們也不是小孩子了，沒有壓力，怎麼去成長？」

對於牛彪彪這極為少見的長輩姿態，李洛與姜青娥有些怔然，但都是點頭應下，畢竟他們也從未將牛彪彪當做下人看待。

「而且，你們以為，你們將要承受的壓力，就只有這一點嗎？」聽到牛彪彪這話，李洛與姜青娥眼神都是一凝。

姜青娥輕聲道：「彪叔的意思是？」

牛彪彪摸了摸光溜溜的腦袋，嘆了一口氣，道：「這些事原本是打算最起碼等你們踏入天罡將境後，再告訴你們的，但現在的局勢，比我預料的還要差，所以，也只能和你們說一說了。」

李洛與姜青娥神色都是變得極其嚴肅起來，他們早就猜到牛彪彪頗為的神秘，他留在洛嵐府總部，必然是有一些他們所不知曉的原因。

只是以前牛彪彪不說，他們也不好開口詢問。

牛彪彪在一旁坐下來，他望著眼前的兩個小傢伙，稍微斟酌了一下言語，最後道：「昨天夜裡，有一名神秘的封侯強者，闖進了洛嵐府總部。」

李洛與姜青娥神色猛的一變。

封侯強者？！夜闖洛嵐府總部？

這是哪方的強者？目的是什麼？難道是想要直接刺殺他們嗎？

姜青娥柳眉緊蹙，道：「封侯強者闖入洛嵐府總部？難道沒有引發什麼動靜嗎？我沒有接到任何的匯報啊。」

牛彪彪笑了笑，道：「只是一個不敢露面的封侯而已，而且也沒有真身潛入，只是來了一道能量分身，被我直接給砍了。」

李洛與姜青娥再度沉默了下來，然後眼神複雜的看著眼前這個風輕雲淡間，說出如此震撼言語的光頭中年男子。

他們此前就隱約能夠感受到牛彪彪的神秘，畢竟他懂得太多了，甚至連為李洛修復底蘊根基的罕見之法也知曉，這會是一個簡單的廚子？

可諸多猜測終歸是猜測，當牛彪彪親口說他昨天晚上砍了一道封侯強者的能量分身後，莫說是李洛，就算是素來冷靜的姜青娥，都有些失神。

「彪叔...」

李洛盯著牛彪彪，神色誠懇：「我就知道，您就是傳說中的隱士高人，不曉得你對我的膝蓋有沒有興趣，我想獻給你。」

姜青娥看了李洛一眼，知曉他這是為了掩飾心中震驚，又開始皮了起來。

牛彪彪笑道：「什麼隱士高人，我就是一個不能離開洛嵐府總部的廢物而已。」

李洛與姜青娥有些疑惑。

不過牛彪彪沒有在這上面解釋過多，而是直接道：「其實這些年，有一個暗中的強大勢力，一直在窺探洛嵐府總部，只不過你們沒有什麼察覺而已。」

「以前他們還只是窺視，但昨天夜裡，他們還是踏入了洛嵐府總部。」

牛彪彪盯著有些失神的兩人。

「你們知道...他們想要在洛嵐府總部，找什麼嗎？」

（不打一更了。。兩更的時候再打吧。）

第一百九十六章全部吃下

噠噠！

車輦行進的聲音，在溪陽屋總部前停了下來，然後李洛，姜青娥，蔡薇便是在那眾目睽睽下，自車輦中走出。

所有的目光都匯聚在李洛與姜青娥的身上。

「喲，這麼熱鬧呢。」

李洛望著溪陽屋總部大門前那些靜坐抗議的淬相師，笑了笑。

鄭平長老趕緊迎上來，然後將此處的事情詳細的說了一遍，苦笑道：「少府主，姜小姐，這次的事不太好處理啊，這些在場的淬相師，有一些只是被裹挾而已，其背後的推動者，恐怕就是裴昊。」

姜青娥金色眸子看了一眼場中，道：「李洛是溪陽屋的總會長，這些事情他自會處理，我就不插手了。」

鄭平長老咬了咬牙，道：「少府主，要不我們就果斷一些，直接將西嶺郡分部從溪陽屋剔除，免得他們還打著我們的旗號，損耗我們溪陽屋以及洛嵐府的名聲。」

姜青娥對此倒也有些贊同，她性格本就凌厲，喜歡快刀斬亂麻，既然這西嶺郡分部被裴昊所掌控，正好借眼下的由頭直接全部砍了，雖說這之中或許會誤傷一些分部的淬相師，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而且這些人未必就不知曉裴昊的心思，只是借著無力反抗的由頭選擇默認罷了。

李洛的目光掠過那些分部淬相師，沉默了數息，卻並未應下鄭平長老的建議，而是緩步上前，對著那兩名領頭的中年人說道：「你們就是唐隕，陸小峰兩位分部會長吧？」

望著李洛，唐隕兩人有點心驚，因為他們能夠從前者的面龐上，看出李太玄，澹臺嵐的影子，這讓得他們一時間有些拘謹。

畢竟李太玄二人在洛嵐府中的威望實在太高，即便這些年失蹤，依舊是餘威猶存。

「少，少府主...」

李洛笑道：「站起來說話吧。」

唐隕，陸小峰兩人對視一眼，李洛言語雖然平淡，但他們卻仿佛能夠感覺到一種莫名的壓力，當即也不敢坐著了，連忙起身。

在那一旁，龐千尺見到兩人氣勢被李洛盡數壓制，頓時感覺到有些不妙，對於李洛這位少府主的手段，他之前可是領教過的，當即趕緊站出來：「少府主，既然你現身了，還請你給分部的這些兄弟們一個說法吧。」

「大家都是溪陽屋的人，為什麼總部這邊以及天蜀郡分部都能夠獲得秘法源水，而西嶺郡分部卻是沒有？這是少府主在厚此薄彼嗎？」

鄭平長老怒視，西嶺郡分部為什麼沒有，你是沒點逼數嗎？

「龐千尺，你已經被閒置了，這裡哪有你說話的份？」鄭平長老喝斥道。

龐千尺冷哼道：「我雖然被閒置，但依舊是溪陽屋的老人，我為溪陽屋的發展立下過汗馬功勞，西嶺郡分部這些人，以前也是與我一同共事，如今他們被不公平對待，我自然要為其發聲！」

「如果少府主覺得我逾越了，可以直接將我從溪陽屋革除。」

這龐千尺依舊是那般的狡詐，言語間大義凜然，在這種道德高點上，李洛如果真的將他徹底革除，恐怕反而會讓得他在西嶺郡分部這些淬相師心中地位大漲。

李洛掃了一眼那些靜坐的西嶺郡淬相師，果然是見到不少人義憤填膺，同時看向龐千尺的目光也變得敬重了許多。

這傢伙，還真是個老油條，時刻都想著拉攏人心。

「那你覺得應該怎麼做？」李洛笑了笑，對著龐千尺問道。

龐千尺毫不猶豫的道：「少府主應該每月為西嶺郡提供足量的秘法源水，如果少府主這裡煉製秘法源水來不及的話，可以將秘法源水的煉製之法也交給西嶺郡分部一份，往後就省了運送的奔波。」

一旁的鄭平長老怒極而笑，恨不得一巴掌給他呼過去，狗東西真是獅子大張口，還想讓少府主把秘法源水煉製之法都交給西嶺郡。

你怎麼不去死呢。

在那後面一點的位置，蔡薇也是柳眉微蹙，對著姜青娥道：「這傢伙這是純粹來找麻煩的。」

姜青娥神色倒是頗為的平靜，道：「他故意這麼說，就是為了激怒李洛，一旦李洛憤怒之下惡言相向，那只會引起這些西嶺郡淬相師的不滿與反抗之心。」

她抬起俏臉，眸光望向附近的那些酒樓建築，雖然看不見，但她卻能夠感覺到，那裴昊，應該也是在暗處盯著這裡。

是想要看看他這順手的推動，能夠給他們帶來多大的麻煩嗎？

姜青娥眸子深處，掠過一抹殺意。

龐千尺在說完條件後，便是看著李洛，只不過讓得他稍微有些失望的是，後者並沒有驟然暴怒，反而是若有所思。

李洛在那諸多目光注視中，看向唐隕，陸小峰等人，道：「你們是想要秘法源水是吧？」

唐隕點點頭，吶吶道：「少府主，秘法源水對我們這些淬相師也能有著反哺的效果，如果能夠在煉製時長期使用，會讓我們的淬相術提升更大。」

李洛淡淡一笑，道：「西嶺郡分部這些年，似乎並沒有再向總部上繳供金？」

陸小峰遲疑道：「少府主，這些事情我們並不知情，分部每年都會如實上繳供金，但是...這些供金有沒有到總部，我們就不太清楚了。」

這就是有些耍滑頭了，他們把供金交到了裴昊的手裡，裴昊會交給總部就有鬼了。

李洛面帶微笑的看著兩人，而唐隕與陸小峰也是在他的目光下，神色有些尷尬起來。

李洛也算是好言與他們說話了，但他們卻顯得沒有那麼的真誠。

不過李洛最終沒有指責他們，而是略微沉吟後，看向這些分部的淬相師，道：「我可以給你們提供秘法源水。」

此言一出，頓時引來不少震驚，誰都沒想到，李洛竟然選擇了讓步！

鄭平長老也是連忙要出聲，但李洛卻是擺了擺手，道：「不過有著條件，我會對你們進行為期一月的考核，在這考核期間，你們需要在總部煉製靈水奇光，這期間，秘法源水隨你們使用。」

「你們的待遇，也與總部淬相師完全相同，相信你們已經知道，我之前上任的時候，已經提升了溪陽屋淬相師的待遇，遠比之前更高...」

「你們在這一月中，如果表現出色，考核完畢後，我會為西嶺郡提供秘法源水。」

「如何？」他目光看向驚愕的唐隕，陸小峰等人，笑了笑。

在場那些西嶺郡分部的淬相師們面面相覷，然後交頭接耳起來，對於李洛的提議，他們顯然是有點意動。

他們會來到總部抗議，所為的就是秘法源水以及總部這邊的待遇，然而眼下，李洛也完全的答應了，至於那個考核期，他們感覺自身通過考核，問題應該不會太大。

唐隕，陸小峰看了看後面的眾多淬相師，也明白他們的選擇，最後目光深深的看了眼前的李洛一眼。

「少府主已經退讓了，如果我們再不同意，就真是太過分了。」他們如此說著，算是應下了李洛的提議。

一旁的龐千尺對於這個結果，卻並不是很滿意，他想要的是李洛與西嶺郡分部鬧翻，眼下這麼退讓是個什麼事情？

不過李洛都退成這樣了，他再挑撥，又能有什麼用？

沒看見那些分部淬相師對此都比較滿意麼？

蔡薇對於李洛的解決辦法，也是有點詫異，低聲道：「少府主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好說話了。」

姜青娥笑道：「因為他胃口很大。」

蔡薇略微思索，便是眉頭一挑：「少府主想吃下這些分部淬相師？這裡面，恐怕有不少人是裴昊安插進來的。」

「這是必然的，不過之前溪陽屋總部這裡面，裴昊的人還少了嗎？現在呢？」姜青娥說道。

蔡薇螓首輕點，這就是要看究竟是誰的同化力更強了，少府主此舉，真的是很有魄力啊。

有容乃大。

隨著李洛拍板，那些靜坐的分部淬相師紛紛起身，最後開始湧入到總部之內。

那些看熱鬧的人群，也是漸漸散去。

李洛站在大門口，他的目光望著四周街道上的那些酒樓，臉龐上浮現出一抹笑容，然後對著四方拱了拱手，有笑聲響起。

「禮輕情義重，這份禮包，我就先收下了。」

第一百九十七章毀掉

「嘿，這李洛還真是膽子挺大，竟然就這樣將西嶺郡的淬相師給收了下去...」隨著人群散去，酒樓靠窗處，都澤北軒眉頭一挑。

「他是想要把這些淬相師收到溪陽屋總部。」

都澤紅蓮淡淡一笑，道：「最近在我們都澤府的針對下，他們溪陽屋一直想要招攬淬相師，但效果始終不佳，如今這些溪陽屋西嶺郡分部的淬相師突然來到大夏城，他當然會動心思。」

「不得不說，這李洛，有野心，也挺有魄力。」

「這些年來，西嶺郡分部被裴昊所佔，不再提供任何供金給洛嵐府，如果溪陽屋總部能夠將這一批給吸收了，倒是能夠緩上一口氣。」

都澤北軒點點頭，笑道：「那裴昊也是一個頗有城府的人，我不信他真的是來給李洛送愛心大禮包的。」

「我也不信。」

都澤紅蓮狹長雙目微眯了一下，她盯著洛嵐府總部大門，道：「不過至於裴昊有什麼手段，我們等著看好戲便是，這是他們洛嵐府的內訌，他們鬧得越歡騰，對我們都澤府而言就越是好事。」

「回頭派人緊盯著溪陽屋，一旦有什麼情況，就來通報，我們都澤府幫他們好好宣揚一下。」

都澤北軒笑著點頭，滿臉的期待。

...

酒樓臨窗雅間。

裴昊眼神平淡的望著李洛，姜青娥等人盡數進入溪陽屋總部，雖然隔著一些距離，但他依舊是分辨出了先前李洛所說的話。

「擁有雙相之後，倒的確是變得自信了許多啊。」裴昊淡淡一笑，眼神卻是冰寒一片。

他想起了以前李太玄，澹臺嵐尚在時，李洛可謂是風光無限，那時候他只要去拜見兩位府主，就會精心為尚還年幼的李洛備好禮物。

特別是李洛剛出生那幾年，洛嵐府所有人都是歡欣雀躍，認為洛嵐府有了繼承，未來必定會長久的屹立於大夏。

那時候的李洛，是洛嵐府的焦點。

他一出生，幾乎就擁有了一切，未來他甚至還會成為洛嵐府的掌控者，而他裴昊，依舊只能是如同家奴般，任由其驅使。

雖然當時他沒有表露出任何的心思，但心中燃燒的嫉妒之火，卻是讓得他煎熬無比。

這個李洛，不過就只是出身比他好一些而已！

憑什麼未來他就能夠成為洛嵐府的執掌者？而且，在其不過幾歲的時候，李太玄，澹臺嵐就讓得他與姜青娥訂下了婚約，為他找了一個未來無數人夢寐以求的女孩。

這個爹娘對李洛，可真是疼愛到極致了啊。

但所謂盛極必衰，誰都沒想到，在那之後，李太玄與澹臺嵐會前往王侯戰場，一去多年，蹤跡全無，而那被寄以厚望的李洛，則是被曝出天生空相，修行艱難，未來根本難以擔起洛嵐府的重任。

當初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時，素來不沾酒的裴昊，當夜直接幹了三壺酒。

那個時候，他心中的野心開始蔓延，他開始大肆的收攬人心，而李洛的空相，是他用來說服其他人的最大利器，畢竟沒有人願意，未來洛嵐府的府主，會是一個空相的廢物。

誰都得為自己的前程著想，誰不想過得更好？

那時如果再多給他一些時間的話，他會真正的把控住洛嵐府。

但可惜...

姜青娥出手了。

當她站到洛嵐府檯面上時，就顯露了令人忌憚的手腕與魅力，而且她還擁有著最正統的身份，她是李太玄，澹臺嵐的親傳弟子，論起身份，比起他這個記名弟子，無疑是高了不止一籌。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還擁有著九品光明相，潛力驚人，這足以吸引許多人心在她的身上。

所以姜青娥很快就穩定住了洛嵐府的局勢，與他開始分庭抗禮。

甚至，如果不是裴昊早有預謀的掌握了幾位閣主的把柄，逼得他們站在自己這一邊，恐怕如今他已是很難與姜青娥抗衡。

畢竟，姜青娥的前途太過的耀眼了。

她甚至有可能打破李太玄，澹臺嵐所鑄就的封侯記錄。

所以在幾個月前，裴昊直接破釜沉舟，帶著人與姜青娥，李洛決裂，也算是徹底斷了其他人試圖偏向姜青娥的念想。

然而，他怎麼都沒想到，就在那次老宅之後，他陸陸續續的接到了更壞的消息。

李洛打破了空相！

他不僅再度擁有了相，而且還得到了天蜀郡大考第一，進入到了聖玄星學府，最後甚至曝出了罕見的雙相！

那個曾經如廢物般的少府主，突然間變得耀眼了起來。

這一刻，裴昊突然有一種自己是小丑般的感覺。

如果李洛早點將這雙相顯露，他這些野心自然會隱藏起來，可這傢伙...故意弄一個空相來耍他嗎？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鬥到底吧！

裴昊的眼中，有著兇光閃現，比起李洛的雙相以及姜青娥的九品光明相，他可能的確是有些不及，但至少在現在，他依舊還佔據著實力上的優勢。

現在的洛嵐府，搖搖欲墜，憑李洛與姜青娥兩人，怎麼可能支撐得起來？

而且，真當他裴昊就沒有靠山嗎？

現在只能說，他裴昊與李洛，姜青娥間的爭鬥，才剛剛開始進入到正戲而已，結果如何，還得走著瞧。

而當裴昊這裡心思轉動的時候，這房間內的燈火突然變暗了許多，他抬起頭，便是見到那牆壁後緩緩的裂開一道縫隙。

於是他起身，走入裂縫中，沿著其後有些昏暗的階梯，約莫半晌後，通過石梯，來到了一間寬敞明亮的房間中。

房間內頗為的簡潔，唯有那明亮的落地窗前，盤坐著一道人影。

人影背對著他，看不清模樣，而視線透過那落地窗，剛好能夠看見不遠處溪陽屋內的景象。

裴昊上前，對著那一道人影微微彎身行禮。

「今日這場戲，是你的手筆吧？」那道人影笑了笑，問道。

裴昊點頭：「一道送給李洛的開胃小菜而已。」

「那李洛，可是今非昔比了哦。」

裴昊眼中掠過一絲陰霾，緩緩道：「雖然不知道他以前的空相是真是假，但如果他以為能夠挽救洛嵐府的話，只能是痴人說夢。」

「而且，貴人...您們的勢力如此之強，如果您們願意出手的話，洛嵐府根本不可能堅持這麼多年。」

那道人影淡淡道：「我們自然是有我們的顧慮，你只需要做好你的事情即可。」

「既然你此次來了大夏城，就應該是做好了準備。」

「我們的目的很簡單，只需要你不擇手段的削弱洛嵐府便可，我等著你的好消息，只要你能夠做到，你所要的一切，我都可以給你。」

「所以，不要讓我失望。」

裴昊望著那道人影，然後目光透過窗戶，眺望著溪陽屋，緩緩低頭。

「貴人放心，我得不到的東西，那就算是毀掉，也絕對不會讓他李洛來享受。」

那道人影笑道：「怎麼感覺你對李洛極為的仇恨？李太玄，澹臺嵐對你應該也不差吧？」

裴昊平靜的道：「我對於兩位府主的尊重與敬愛發自內心。」

「呵呵，正是太過的尊重他們，所以你才仇恨李洛？我想這應該是一種嫉妒吧？因為李洛一出生，就能夠毫不費力的獲得他們所有的寵愛，而這種寵愛，是你不管如何努力都無法得到的。」那道人影開口說道。

裴昊緩緩道：「難道這不該嫉妒嗎？」

「他一出生就獲得了所有的寵愛，甚至尚還不懂事時，就已是與姜青娥這般未來的絕世天驕有了婚約...」

那道人影微微沉默，旋即笑了笑，嘆道：「的確是令人嫉妒啊。」

「所以...」

「就讓我們把他給毀了吧。」

第一百九十一章地宮

隨著牛彪彪的聲音落下來，屋內的空氣仿佛都是有些凝滯起來，李洛與姜青娥失神而震驚的望著前者。

顯然，這種事情，他們此前從未知曉。

「他們，在洛嵐府總部找什麼？」最終，李洛聲音低沉的緩緩問道。

牛彪彪平靜的道：「找你爹娘留下來的東西，或者說...也想要確定你爹娘究竟是不是還活著。」

李洛與姜青娥的呼吸都是在此時加重了一些。

「師父師娘，不是已經陷在了王侯戰場嗎？他們為什麼要來我們洛嵐府總部確定？」姜青娥急速的問道。

牛彪彪咧嘴笑了笑，道：「這就是那兩個傢伙厲害的地方了，你們真以為他們去王侯戰場，沒有留點什麼後手嗎？」

李洛與姜青娥皆是呆呆的看著他，今日牛彪彪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讓得他們心跳加速，有種頭皮發麻的感覺。

牛彪彪知曉他們內心所遭受的衝擊，微微沉吟了一下，最後站起身來：「跟我來。」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帶著一些茫然跟上了牛彪彪，他們一路穿過走廊亭閣，來到了...廚房的位置。

這裡是牛彪彪經常待的地方。

牛彪彪徑直走向一處牆壁，屈指一彈，一道相力噴射到牆壁上，下一瞬，牆壁頓時爆發出璀璨的光芒，一道道光線交織，隱約有無數玄妙紋路蔓延開來。

咔咔！

伴隨著陣陣異聲響起，那無數光紋便是化為了光梯，然後一路對著地底而去。

李洛與姜青娥目瞪口呆的望著這番變化，他們從未想過，在洛嵐府總部的廚房中，竟然還隱藏著這種隱秘之處。

「這裡是入口，開啟鑰匙是我的相力，當然，你們兩人的相力也可以，只不過以前沒告訴你們而已。」牛彪彪說了一句，然後就率先走入了光芒交織的光梯中。

李洛與姜青娥已經是說不出話來，只能跟上。

隨著三人走入光梯，牆面的變化頓時停止，光芒散去，一切都變得平常起來。

而李洛，姜青娥二人則是跟隨著牛彪彪的腳步，不斷的沿著光梯而下，直到某一刻，光梯突然散去，四周景象出現了變化。

李洛二人看去，發現他們所處，仿佛是一座寬敞的地宮。

這座地宮之中，閃爍著無數道繁複無比的光紋，這些光紋有序的排列，仿佛是形成某種深奧的陣勢。

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望著那些光紋，最後停在了其匯聚之處。

那裡是地宮的中央位置，一座石臺被雕刻著龍鳳之形，而此時，在那龍鳳石雕的頭頂位置，皆是有著一縷燭火在燃燒。

兩道燭火，一道顯得赤紅，一道顯得暗青。

李洛望著那兩道燭火，心頭卻是忍不住的一顫，因為從那兩道燭火中，他感覺到了一種血脈相連的氣息。

「這是？」李洛吞了一口口水。

姜青娥同樣是察覺到什麼，金色眸子有些帶著濃烈期盼的看著牛彪彪。

在兩人的注視下，牛彪彪笑了笑，道：「你們猜得沒錯，這兩道燭火，就是李太玄，澹臺嵐的本命火。」

「這代表著他們兩人的生命情況，如今燭火尚還旺盛，也說明他們並沒有生命之憂。」

李洛神色怔了片刻，旋即他深深的吐了一口氣，這口氣令得他全身的肌肉仿佛都是在此時放鬆了下來，眼中迸發出難以遏制的歡喜之色。

這些年來，他最為擔心的，就是李太玄，澹臺嵐的情況，雖說他嘴上說著對他們有信心，可那是因為對王侯戰場的無知，隨著如今對那種禁地的了解越來越多，他心中如果說是不擔心，那也太假了一些。

畢竟王侯戰場的危險，連郗嬋導師那些封侯強者，都畏之如虎，不然最後，又怎麼會以抽籤的形式派遣封侯強者？

原本他以為這種擔心將會一直的持續下去，但令得他沒想到的是，在這洛嵐府總部的地宮中，竟然還隱藏著爹娘的本命火。

從本命火的觀測中，他們就能夠時刻知曉爹娘的生命情況。

這如何能不讓得李洛如釋重負，欣喜若狂。

「太好了...」一旁，有著輕輕的嗓音傳來，李洛看去，便是見到姜青娥輕咬著紅唇，金色眸子中的歡喜，如水一般的在流淌著。

其實這些年，她心中的擔心，又何曾比李洛弱。

「彪叔，為什麼不早些將這事告訴我們啊？」李洛平息下心情，然後有些疑惑的問道，他倒不是在埋怨，而是感覺到這其中，或許是還有隱秘。

牛彪彪雙目幽深，道：「因為關於你爹娘的生死情況，在這大夏中，還有人或許比你們更關注。」

李洛與姜青娥的面色都是微微一變。

因為牛彪彪所說的這個關注，恐怕並不是什麼好的意思。

再聯想到之前牛彪彪所說昨夜有神秘封侯強者潛入洛嵐府，難道就是為了探測這座地宮嗎？

「這座地宮，你們以為只是簡單的放置他們兩人的本命火嗎？」牛彪彪指了指這座地宮，

那無數晦澀複雜的光紋，交織成神秘的軌跡，隱隱的顯得極為的玄奧。

李洛與姜青娥面面相覷，以他們的能力，顯然是不能洞察出這座地宮的玄妙。

「其實這些年裡，李太玄與澹臺嵐的本命火不止一次的遭受過重創，嚴重時，雙火微弱至熄滅，畢竟王侯戰場算是這世間最危險的禁地之一，封侯強者在其中，也不過只是擁有一些自保之力而已。」牛彪彪淡淡的道。

李洛與姜青娥心頭一顫，這是當時他們遇見了極為恐怖的強敵嗎？所以身受重創，導致本命火黯淡。

那一幕，光是想著，兩人就感覺到有些窒息。

「最終他們能夠挺過來，就是因為這座地宮的存在…這是當初他們所留的一道後手，嘿，不得不說，這兩個傢伙，還真是神通廣大。」

牛彪彪看著茫然的兩人，道：「看見那兩座龍鳳石雕了嗎？這就是李太玄，澹臺嵐的手筆，當深入王侯戰場的他們一旦遭遇到致命危機時，這兩座石雕能夠為他們臨時的傳遞出一股力量，這股力量，會令得他們的實力短時間提升，從某種意義而言，這是他們保命的底牌。」

「憑藉著這道底牌，這些年來，他們不止一次的化險為夷。」

「你們可能不知道這手段有多神奇，因為王侯戰場的特殊性，就算是稱王強者，恐怕也難以將力量傳遞進入其中，但李太玄，澹臺嵐卻能夠憑藉這道奇陣做到，可見厲害。」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他們現在的確是有種不明覺厲的感覺。

「老爹老娘還真是睿智啊。」李洛為他們的機智點讚。

姜青娥緩緩道：「那潛入洛嵐府的封侯強者，難道就是想要闖入這裡，確定師父師娘的本命火，從而判定他們的生死？」

這些年來，洛嵐府雖然岌岌可危，但始終還維持著，這其中有著李太玄，澹臺嵐餘威的緣故，在沒有真正的確定他們身隕的情況下，各方虎視眈眈的勢力都抱有幾分忌憚。

「不僅僅只是判定...一旦他們進入到這裡，將兩道本命火抹滅的話，那麼李太玄與澹臺嵐也將會受到牽連，從而重創。」

「在王侯戰場那種兇險之地，這種突如其來的重創，或許會讓得他們損失最後的生存機會。」牛彪彪淡淡的道。

李洛，姜青娥眼神一寒，那神秘封侯強者究竟是誰？竟然如此的狠毒。

「不過你們也不必過於擔憂，這座地宮分為兩部分，其外部自成一座奇陣，這座奇陣籠罩了洛嵐府總部，在奇陣的籠罩範圍內，陌生封侯強者，不可踏入，否則自身力量將會被大大的壓制。」

姜青娥有些驚疑：「為何我從未感知到過這座奇陣的存在？」

她在洛嵐府總部也待了許多年了，可卻從未感受到那所謂的守護奇陣。

牛彪彪笑道：「因為它對封侯以下並沒有多大的作用，自然難以察覺。」

「還有，你們可知曉，這座守護奇陣的力量來源？」

兩人都是茫然搖頭。

牛彪彪笑了笑：「這就是那兩個傢伙令人感到驚嘆的地方了...這座奇陣的力量來源，並非是天地能量，而是...」

他指了指地宮外。

「洛嵐府。」

第一百九十二章秘辛

「洛嵐府？」

當牛彪彪此話落下的時候，李洛與姜青娥都是茫然不解的望著前者，顯然他們不知道對方的意思。

這座守護著洛嵐府總部以及地宮，禁止其他封侯強者進入的奇陣，其力量是來自洛嵐府？

可洛嵐府怎會有這種力量？

面對著兩人的茫然，牛彪彪笑了笑，道：「準確來說，是來自洛嵐府的「勢」。」

「聽起來可能會有些玄妙，但這座奇陣的確擁有著這種力量，顯然李太玄兩人早就對此有一些準備，洛嵐府創建時，這座奇陣就在醞釀，兩者息息相關。」

「也就是說，洛嵐府越是壯大，這種「勢」也就會越強，從而給予洛嵐府總部更強的保護，說實在的，這般手段，讓人極為驚豔。」

「不過反之...」

「洛嵐府情況越差，提供的「勢」越小，這座守護奇陣的力量就會越弱，當洛嵐府不復存在時，這座奇陣就會徹底的消失。」

「昨夜那位神秘封侯強者能夠將能量分身送進洛嵐府總部，也是因為這兩年洛嵐府局勢不穩，如此一來，所提供的「勢」減弱，從而影響到了守護奇陣。」

「這就是我此次與你們開誠布公的主要目的，這座守護奇陣需要更強的「勢」，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顯然只有你們兩人。」

李洛與姜青娥神色變得凝重起來，他們倒是從未想到過，這座暗中保護著洛嵐府總部以及地宮的奇陣，竟然是依仗著洛嵐府自身的衰與盛...

雖然這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但牛彪彪顯然沒有騙他們的理由，而這世間奧妙，也不是他們兩人所能夠知曉的。

不過，穩定與壯大洛嵐府，也一直都是他與姜青娥在努力的方向。

簡單說起來，所謂壯大，不就是要讓洛嵐府有人，有錢，有名氣嗎？

而對於這一點，李洛與姜青娥的內心還是有些歡喜的，因為最起碼，他們能夠在這裡為李太玄，澹臺嵐做一些事，而不是只能幹等著他們歸來的消息。

「彪叔你能夠斬殺那潛入洛嵐府總部的封侯強者，那你自身起碼應該也是封侯吧？如果你能夠顯露實力，洛嵐府很多問題就將會迎刃而解。」李洛沉吟道。

洛嵐府如今會被群狼環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府內缺乏封侯強者坐鎮，而如果牛彪彪能夠補上這個缺陷，情況顯然會好很多。

牛彪彪嘆了一口氣，道：「你們倒是高估了老牛我...」

李洛與姜青娥皆是錯愕的看來。

「其中牽扯許多往事，我就不與你們一一說了，你們只需要知道，我不能走出洛嵐府總部就行了。」

「而且，我的力量也受到許多限制，所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話，我是不會出手的。」牛彪彪那有些兇橫的臉龐上，流露出一些落寞，道。

李洛，姜青娥有些啞然，但又並不算太意外，因為如果牛彪彪真的能夠肆意出手的話，那也不會眼睜睜的看著洛嵐府落得如此境地。

只要他稍稍展現自身，那裴昊什麼的，又怎麼敢跳出來？

「還有一個問題...昨夜的封侯強者，究竟是屬於哪方勢力？都澤府？極炎府？或者其他的一些頂尖勢力？」李洛沉默了數息，開口問道。

「還有，關於我爹娘一起抽中了生死籤，這其中，是否有什麼算計？」

這些問題都很重要，因為他們需要確定究竟誰在針對洛嵐府，特別是昨晚上的神秘封侯強者。

牛彪彪笑道：「昨夜的封侯強者是哪方勢力，我可不知道，一個封侯強者想要隱藏自身底細還是很容易的，而且大夏的封侯強者，說多不多，但說少也不少...」

「生死籤的問題，我同樣沒有答案，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大夏中，的確是有一個神秘黑手在針對洛嵐府...」

「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在窺探洛嵐府總部，只不過因為奇陣的原因，其他封侯強者無法踏入，所以他們未能將總部掀個底朝天。」

「不過經過這麼多年的窺探，我感覺，恐怕他們也隱約知曉了這座奇陣的底細，所以，這些年洛嵐府所遭受的攻擊，也開始變得更強烈起來...」

「比如，前幾個月，那個裴昊對洛嵐府的分裂...在其身後，未必就沒有人指使，其目的就是為了削弱洛嵐府的這座守護奇陣。」

李洛與姜青娥都是沉默下來，神色有些凝重，那個所謂的神秘黑手，讓他們感到了極大的壓力。

姜青娥沉吟了數息，輕聲問道：「彪叔，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這神秘黑手要如此針對我們洛嵐府，甚至，還費盡心機的想要破壞本命火，讓師父師娘無法回來？」

李洛心頭也是一跳，的確，對方如此的鍥而不捨，必然是有所圖謀。

牛彪彪嘆了一口氣，聲音則是變得嚴肅了許多。

「首先，有個事情得告訴你們...李太玄，澹臺嵐，他們可並不是大夏人，他們，是從大夏之外而來。」

李洛，姜青娥身軀微震。

「大夏之外？其他的國家嗎？」李洛詫異道。

牛彪彪笑了笑，沒有回答。

「至於這個神秘黑手為何會覬覦洛嵐府...」

他走上前去，走到了龍鳳石雕所在處，然後在某處輕輕一拍，只見得石雕之下的某處有暗格緩緩的升起，那是一根尖銳的石針，而石針之上，懸浮著一顆光彩四溢的菱形晶石。

菱形晶石散發著神秘的光暈，光暈一波波的擴散時，李洛二人仿佛是感覺到這方天地都在開始呼吸，天地能量順著光暈的吞吐劇烈的震蕩起來。

牛彪彪望著那顆神秘的菱形晶石，神色也有些感嘆。

「這就是這座地宮最核心的地方，當李太玄，澹臺嵐遇見致命危機時，為他們所傳遞力量的，就是它...」

「我想，那神秘黑手會盯上他們，應該也是因為此物。」

牛彪彪目光轉向李洛二人。

「此為「神蘊物質」，你們二人可能沒聽說過，它是世間所有封侯強者夢寐以求之物，封侯強者為它，願意付出一切...」

「因為只有這種傳說物質，才能夠讓得他們接觸到...」

「稱王之秘...」

第一百九十八章考核

溪陽屋總部內。

寬敞的大廳人滿為患，這些人都是身穿淬相師衣袍，不過彼此卻是涇渭分明的分為兩半，居左的那些淬相師，正是溪陽屋總部的人員，而右側那些，便是以唐隕，陸小峰為首的西嶺郡分部淬相師。

此時，這些溪陽屋總部的人員，目光都帶著一些審視以及怒意的盯著唐隕等人。

畢竟先前總部門口的鬧劇，他們也都是看在眼中。

這些傢伙，明明是裴昊的人，結果竟然還要厚著臉皮來討要秘法源水，這豈不是資敵嗎？

而義憤填膺的他們一時間有點忘記，他們之中，其實也曾經有一些人，算是屬於裴昊那一派的。

但經過這一段時間下來，他們已經將這種事情直接遺忘掉了。

裴昊是誰？

此獠心思惡毒，以前趁他們涉世不深，內心單純，試圖引誘他們走入黑暗之中，但好在他們經過少府主的點化，已經徹底與他脫離了關係。

現在我們心中只有少府主！

以及他的秘法源水！

而面對著總部這些淬相師的目光，唐隕等人也是有些不太自在，但也沒辦法說什麼，只能裝聾作啞，反正能得到秘法源水就好。

李洛站在臺階上，姜青娥，蔡薇立於其身後。

他目視全場，對著溪陽屋總部這邊的淬相師們笑道：「大家不必對西嶺郡分部的同事有排斥心理，在我眼中，他們都曾經為溪陽屋的發展立下過功勞。」

唐隕，陸小峰等人眼神有些複雜，他們倒的確是沒想到，李洛這位少府主的容人之心是如此的寬闊，他們這些人，身處西嶺郡，其實算是被打上了裴昊的烙印，此次前來總部鬧事，也算在打李洛的臉。

但李洛卻並沒有惡言相向，也沒有強力驅逐，更沒有將他們直接清除出溪陽屋，反而是退後一步，任由他們進入到溪陽屋總部，而且還答應給予他們秘法源水。

這份寬容心性，讓人實在有些慚愧。

「哼，唐隕，你們都好好看著，少府主待你們不薄，你們可不要狼心狗肺不識好歹。」鄭平長老面色嚴厲的道。

唐隕等人苦笑，也不做聲，只是默默的應下。

因為此時說這些，有什麼用呢？

他們的確感激李洛的胸懷，但是...他們的確算是裴昊的人啊。

「這一個月以來，溪陽屋總部的業績極好，在這裡我也要感謝大家，之前溪陽屋因為韓植的原因動亂，造成了極大的損失，但那沒關係，我相信未來的溪陽屋一定會更加的強大。」

「我的目標，是讓溪陽屋成為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到時候，你們之中，也會有人脫穎而出，成為大夏出名的淬相師！」李洛目光溫和的看向總部的淬相師們，聲情並茂的說道。

總部的淬相師們頓時面現激動振奮之色，這一個月溪陽屋的改變他們都看在眼中，而他們也明白，這一切，都是因為李洛的出現。

雖說溪陽屋想要成為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必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但在少府主的率領下，未必就不可能，畢竟，他已經完成了許多的奇蹟。

而等溪陽屋強盛到那一步時，他們的地位與待遇無疑也會水漲船高。

這可真是讓人嚮往啊。

唐隕等人望著那些振奮激動的總部淬相師們，心中也是忍不住的湧現出一些羨慕，他們不知道李洛所說能不能做到，但那總歸是一種希望。

而他們，身處西嶺郡，那裡溪陽屋分部的發展，只能說是得過且過，這些年裴昊也無心在這上面發展，只是單純的將分部當做收取供金的機器罷了。

他們清楚的明白，西嶺郡的發展，沒有多少的前途。

臺階上，蔡薇美目望著激昂的眾人，偏頭對著姜青娥輕聲笑道：「少府主蠱惑人心，倒是越來越熟練了。」

「這說明他開始越來越自信了。」姜青娥唇角微彎，說道。

蔡薇螓首微點，只有對自身有足夠自信的人，才能夠真正的鼓動人心，因為他相信自己能夠做到，所以別人才會對他有期盼。

在這火熱的氣氛中，唐隕這些分部的淬相師不太自然，當即乾咳一聲，出聲問道：「少府主，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開始煉製靈水奇光？」

李洛笑道：「你們不必拘束，之後的煉製時間，與總部這些淬相師相同，鄭平長老會為你們安排場地。」

「我們煉製...也會有足夠的秘法源水配給嗎？」陸小峰遲疑了一下，問道。

李洛點點頭，道：「你們的配給與其他淬相師完全相同，不會有任何的區別。」

在場的這些分部淬相師都是暗自鬆了一口氣，他們來到總部，不就是為了秘法源水麼？如果這一個月李洛只是單純的將他們當做苦力用，那誰來做這什麼考核。

「還有一事...」

唐隕咬了咬牙，問道：「不知道少府主之前所說的考核，具體方式是什麼？」

他們擔心李洛在這裡挖坑。

姜青娥，蔡薇目光同樣是看來，她們也想知道，李洛所說的考核是什麼，因為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唐隕這些人，一旦通過考核，以後李洛就得為他們供應秘法源水，可如果故意將考核設置得難以觸及，那麼誰都明白李洛是在故意耍他們，那麼李洛最終更加不可能將這些人收攬。

在那大廳內一道道目光的注視下，李洛倒是神色從容的笑了笑，道：「考核其實也就只是說說而已...」

「不過為了讓大家安心，我還是說個清楚吧。」

「考核內容很簡單，大家知曉我擁有水相，也算是淬相師，現在是二品，正好在衝擊三品淬相師...」

「在這一個月內，你們可以派出包括唐隕，陸小峰會長在內的任何淬相師來跟我比試，比試的內容就是煉製靈水奇光，只不過因為我的等級原因，只能限制在三品及其以下的靈水奇光。」

「比試分三次，剛好分為煉製一品，二品，三品靈水奇光，煉製材料完全相同，另外也不提供秘法源水。」

「只要這三次中，你們有人能夠超過我一次，那麼考核就算是通過。」

李洛望著唐隕等人，露出了極為溫和的笑容。

「這個考核，你們覺得如何？」

唐隕與陸小峰聞言，則是面面相覷，旋即有些難以置信的道：「我們二人也可以出手？」

他們可是四品淬相師啊，雖說煉製的靈水奇光被限制在三品以下，但以他們的經驗，煉製出來的三品靈水奇光其淬鍊力，必然也不會低的。

而且，他們只要贏一次就行？

要知道現在的李洛能不能煉製出三品靈水奇光都是問題，這到時候怎麼比？直接判他們獲勝？

李洛這是真的要白送他們嗎？

這一刻，唐隕，陸小峰神色變得極為的複雜，他們望著面色溫和的李洛，少府主，難道我們都看錯了...

你是不是傻啊？

第一百九十九章請帖

關於考核，時間最終確定在兩天後開始，到時每三天考核一次，為期九日，剛好在李洛此次的假期覆蓋中。

畢竟李洛也只有在將這些分部淬相師的問題徹底解決後，才能安穩的返回學府修行。

而對於考核內容，這些分部淬相師都是極為的滿意，並沒有任何的反對，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可能還真是李洛的一次退讓，畢竟他們實在是無法想像，這種考核他們會有什麼理由通過不了。

就算李洛本身淬相術也極為的精湛，能夠在一品，二品靈水奇光上面佔盡優勢，但三品呢？

似乎現在的李洛，都還煉製不出三品靈水奇光吧？

到時候恐怕能夠直接宣布他們這邊獲勝了，畢竟，他們還有著唐隕，陸小峰這兩位四品淬相師呢。

所以此次的商議，取得了圓滿的成功，李洛在那諸多複雜的目光中，與姜青娥離開了溪陽屋總部。

寬敞車輦中。

「我感覺那些分部淬相師看少府主的眼神，仿佛是在看地主家的傻兒子。」蔡薇笑吟吟的道。

李洛笑了笑，道：「畢竟從表面來看，這個考核的確是送分題。」

姜青娥金色眸子看來，道：「那三品靈水奇光到時候怎麼解決？」

她知道李洛煉製的一品，二品靈水奇光淬鍊力極高，這一點連顏靈卿都自認比不上，但唯一的問題是，現在的李洛，似乎還只是二品淬相師...

「晉升三品淬相師，應該也就這幾天的事了。」李洛用很隨意的語氣說道。

蔡薇鼓掌，捧場道：「少府主，你這個格調裝到位了。」

姜青娥也是忍不住的笑了笑，旋即她想起什麼，笑容又收斂了一些，提醒道：「不要在淬相術上面耽擱太多的心思與時間，我當初為了能夠將修行進行到極致，可不曾有半點分心於淬相術。」

其實姜青娥才是真正修煉淬相術的天才，這九品光明相煉製出來的靈水奇光，必然會成為這大夏國的獨一份。

在聖玄星學府的淬相院中，那位院長為了讓姜青娥能夠學習淬相術煞費苦心，卻都是無果...因為姜青娥明白，她想要追逐封侯記錄，就必須專注，不能分心。

所以，她寧願捨棄自身在淬相術上面的天賦。

李洛聞言苦笑了一聲，其實他也知道修行淬相術會耽擱他的時間與精力，但這也沒辦法啊，為了未來自身的相性提升，他只能走這一條道路。

姜青娥也沒有在這上面多說，畢竟事已至此，說什麼也改變不了，而且溪陽屋這邊，的確也需要李洛淬相師的這個身份。

「裴昊此人，隱忍而狠辣，他斷然是不會好心給你來送禮包的，所以你應該想得到，這禮包中，恐怕是有毒的。」姜青娥話音一轉，說道。

李洛點點頭，這一點他怎麼可能忽視，雖說他嘴上嘲笑著對方送來大禮，但實則內心充滿著戒備。

如果不是如今的溪陽屋總部的確太過的需要淬相師的補充，他未必就會將唐隕等人接下。

「我會讓鄭平長老時刻盯著唐隕等人，同時也會加大溪陽屋總部的防衛力度，一旦有任何的異動，立即派人通知。」李洛緩緩說道。

「不過裴昊畢竟是在暗處，誰也不知道他隱藏了什麼手段，所以只能處處提防，見招拆招。」

姜青娥輕點螓首，敵暗我明，的確是有些被動。

「我已經派人在查探裴昊的蹤跡，如果有機會的話，將他解決掉，倒是能夠一勞永逸。」她平靜的聲音中，流淌著絲絲冰冷殺意。

既然找不到那些淬相師的問題所在，那就將製造問題的裴昊給解決掉，這顯然也是一個路子。

李洛點頭，但他卻明白以裴昊那隱忍狠辣的性格，恐怕不會給他們這種機會。

「對了...」

姜青娥突然看著李洛，道：「這幾天你熟悉一下，如何運用自身的水相與木相之力去達到更強的治癒效果。」

李洛一愣，他熟悉這個做什麼？

「還記得你在金龍寶行遇見的那個小皇帝麼？他擁有著先天缺陷，長公主前些天找到我，想要請你試試能不能去給他治療一下。」姜青娥解釋道。

李洛一臉懵逼：「這也太荒唐了吧？據說那小皇帝的缺陷，連一些擁有著水相的封侯強者都束手無策，我一個相師境去了能有什麼用？」

雖說水相與木相都擁有著治療效果，但指望他一個相師境能夠治好連封侯強者都沒辦法的先天缺陷，長公主雖說有些雄偉，但也不像是這麼沒理智的人啊。

還是說，她有其他的一些目的？

迎著李洛的目光，姜青娥笑笑，道：「她更多的意思，應該還是與我示好吧，不過我並沒有拒絕，雖說如今的大夏王庭更多的權力是在攝政王手中，但長公主也擁有著不小的權勢，我們洛嵐府如今的情況，能夠與她交好，也算是一個好事。」

李洛若有所思，姜青娥的潛力毋庸置疑，這倒是值得長公主去拉攏，而經過他這次去治療小皇帝，不管成不成，總算是有了一些互相接近的契機。

看來讓他去治療小皇帝，也只是一個由頭而已。

「行吧，回頭我熟練一下。」

李洛點點頭，雖說如今王庭權力更多在攝政王的手中，但長公主也不可小覷，洛嵐府正需要這麼一個朋友，當然，現在說是朋友還早了一些，畢竟雙方都只是看中彼此所擁有的一些優勢而已。

長公主此人，心胸似海，城府頗深，這些年在聖玄星學府中人望可是不低，而且看得出來，她並非是一個安於現狀的性格，未來如果她代表著小皇帝要收回權勢，想必定會爆發一些相當驚人的明爭暗鬥。

一路閒聊，車輦回了洛嵐府總部。

而三人剛下，便是見到有人迎了上來：「請問是李洛少府主與姜青娥小姐嗎？」

李洛看了一眼來人，對方衣衫上面有著金龍寶行的徽章，當即微微點頭。

來人立即恭敬的送上了燙金請帖，道:「五日後是我家小姐的生辰，會長讓我前來送上請帖，還望兩位能夠參加。」

「清兒的生辰嗎？」李洛有些驚訝，旋即笑著接過，道：「請回復魚會長，我們一定會前往。」

不提與呂清兒的關係，光是金龍寶行在這大夏國中特殊的地位，既然對方給了臉，他們自然是需要賞臉的。

送信之人歡喜的點頭，然後就迅速的離去了。

姜青娥望著他離去的身影，旋即衝著李洛似笑非笑的道：「那位魚紅溪會長，竟然會宴請我們？」

「有什麼不對嗎？」李洛說道。

「看來你並不知道，當年魚紅溪和師娘鬥得多麼的火熱，她對於我們洛嵐府，可不算多待見，這些年彼此間也只有公事上面的往來。」姜青娥淡淡的說道。

李洛愣了愣，道：「是因為我爹？」

姜青娥：「不然呢？」

李洛感嘆一聲，道：「沒想到我爹當年竟然是個沾花惹草的人，唾棄他。」

姜青娥斜瞟了他一眼，懶得在這上面與他多說，道：「魚紅溪是個很厲害的女人，這是當年師娘對她的評價，畢竟能夠坐穩金龍寶行會長位置這麼多年，她不論是實力還是手腕，都不容小覷。」

李洛笑道：「倒真是想要見識一下。」

姜青娥偏頭，眸光打量著李洛，留下一句若有深意的話後，便是走進了洛嵐府。

「我感覺，你可能會見識到的。」

第一百九十三章目標是壯大洛嵐府

「稱王之秘？」

李洛與姜青娥面面相覷，即便兩人都非常人，可這稱王對於他們而言，依舊是有些遙遠與陌生。

當然，不止是他們，對於這大夏任何人來說，稱王或許都是足以令其感到高山仰止。

這大夏創立至今，歷史上所出現過的稱王強者，屈指可數。

如今明面上的稱王強者，恐怕唯有聖玄星學府那位少有露面的院長...

不過雖然李洛，姜青娥二人並不知曉那稱王之路會有多少的阻礙，但也能夠想像得出來李太玄，澹臺嵐身懷的稱王之秘會有多吸引人。

或許，那神秘黑手就是因此而盯上了他們以及洛嵐府。

這倒是有些意思了，老爹老娘不僅是從大夏之外而來，而且還身懷如此奇寶，這來路似乎不簡單啊。

李洛感覺，自家爹娘身上，怕也是秘密不少。

「彪叔選在這個時間點將這些隱秘告訴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姜青娥冷靜的問道。

「還是青娥敏銳聰慧。」

牛彪彪笑了笑，但笑容卻是有點沉重，他緩緩說道：「洛嵐府這座守護奇陣，恐怕這些年已經被那神秘黑手摸清楚了底細，而因為洛嵐府這幾年局勢不穩的緣故，我推測可能半年後，奇陣將會迎來一個最為虛弱的階段。」

「那個神秘黑手，恐怕不會放過這個機會...那時候他們或許會傾巢而動，直接闖入洛嵐府總部，找到地宮所在，抹滅李太玄，澹臺嵐的本命火，並且奪走「神蘊物質」。」

「說實在的，一旦局面到了那一步，我恐怕是擋不住的。」

李洛，姜青娥頓時色變，半年後，守護奇陣將會迎來虛弱期？如果真是如此，那時候的洛嵐府豈非變得極為的危險？

「所以這半年時間，我希望你們能夠儘可能的將洛嵐府穩定或者壯大，這樣的話，到時候我們應對起來也能夠從容一些。」牛彪彪說道。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都是看出對方眼中的沉重，原本他們以為還有著時間，但現在來看，這個時間，真是太緊迫了。

半年...

真是讓人有些喘不過氣啊。

不過，再緊迫，這件事也必須去做，畢竟一旦到時候真的被其他封侯強者闖入地宮，滅了本命火，搶走了「神蘊物質」，那才是他們無法接受的後果。

「彪叔您也不用過於擔憂，那神秘黑手雖說來路不明，但這些年他們始終只是暗中窺視，說明他們也是有著諸多的忌憚與掣肘，一旦他們行動過大，必然會暴露自身，那個時候，我想聖玄星學府，金龍寶行，王庭等大夏的頂尖勢力，也會有所察覺...」

「雖然不知道這些頂尖勢力是否知曉「神蘊物質」的存在，可局面因此變得更加的混亂的話，對我們而言未必就是壞事。」姜青娥冷靜說道。

牛彪彪點點頭，姜青娥此話倒是有些道理，那神秘黑手勢力強橫，其內必然不止一位封侯強者，對方這幾年始終不曾傾力對洛嵐府發動攻勢，未必就沒有想要隱藏洛嵐府之秘的想法。

「當然，不管如何，我們不能將希望寄托在外面，壯大洛嵐府的事情，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姜青娥又是補充道。

李洛，牛彪彪皆是認同。

在將這些秘密都告知了李洛，姜青娥後，牛彪彪顯然是輕鬆了許多。

李洛見狀則是笑道：「彪叔，這種事你應該早點告訴我。」

牛彪彪呵呵一笑：「少府主以前知道了，又能怎麼樣？」

李洛笑容一滯，眼神幽怨，這不就是說他以前太弱，毫無卵用嗎？

牛彪彪的目光突然停留在李洛的身上，上下打量了一下。

李洛被他看得不太自在，道：「彪叔，您看什麼呢？」

牛彪彪看了他一眼，慢慢道：「洛嵐府的事情雖然緊迫，但少府主你的壽命問題，也需要注意一些。」

李洛震驚的看著牛彪彪，他竟然知道自己的壽命問題？！

之前牛彪彪隱晦的說他虛時，他就有一點猜測，但終歸不敢確定，可現在，牛彪彪顯然是直接挑明了。

「什麼壽命問題？！」一旁，姜青娥怔了怔，絕美的臉頰上有些疑惑，旋即她狐疑的眸光停留在李洛的臉上，臉色開始漸漸的變得極其冰寒起來。

「李洛的壽命有什麼問題？！」她的眼眸中充斥著銳利與審視，聲音聽起來平靜，可卻蘊含著驚怒的波濤。

「你不知道？他沒跟你說過？」牛彪彪摸了摸光溜溜的腦袋，然後衝著李洛露出憨厚的歉意笑容。

「我是不是說漏嘴了...」

李洛衝著他露出比哭都難看的笑容：「彪叔，您可住嘴吧。」

他嚴重懷疑對方是故意的！

「李洛，你給我說清楚！」姜青娥怒道。

李洛小聲道：「其實也沒什麼...之前解決空相的問題，付出了一點小小的代價，就是只剩下...五年的壽命。」

轟！

有驚人的光明相力在此時猛的自姜青娥體內爆發出來，璀璨的相力猶如是光焰一般在姜青娥嬌軀表面流轉。

這是情緒波動太大，導致相力失控。

姜青娥緊咬著銀牙，金色眸子驚怒無比的看著李洛，她簡直無法相信她聽見了什麼。

五年壽命？！

李洛只剩下五年壽命？！

李洛瞧得她如此的失態，連忙道：「不要急，只是暫時的，只要我能夠在五年內踏入封侯境，那麼損失的壽命就能夠填補回來！」

這話倒是起到了一些效果，姜青娥身上的光明相力漸漸的收斂，但那絕美的臉頰上依舊是一片冰寒：「五年封侯？」

五年後，李洛是二十三歲，這個年齡想要封侯，在這大夏似乎還沒聽說過，畢竟當初就算是李太玄，澹臺嵐，也未曾做到這一點。

姜青娥自身倒是有可能打破這個記錄，但她畢竟是擁有著九品光明相。

李洛雖說擁有著雙相，但是否也能達到這個成就，還真是不可知...

李洛連忙點頭，道：「放心吧，五年時間我一定能做到的！而且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想要化解空相，只能付出這種代價。」

姜青娥沉默了片刻，最終深吸了一口氣，事情已經造成，無法更改，那就只能去接受，但是，她還是冷著臉偏過頭，不想再理會李洛。

顯然是生氣了。

她生氣的原因，是因為李洛竟然將這麼重要的事情一直瞞著她。

李洛見狀只能尷尬的賠笑，然後對著牛彪彪投去幽怨的眼神，彪叔，咱們無冤無仇，你為什麼要這麼搞我？

面對著李洛的眼神，牛彪彪憨笑兩聲，然後轉身就走。

李洛與姜青娥則是跟著他，最終出了地宮，不過當他們從地宮出來時，卻並非是在後廚，而是位於洛嵐府某處偏僻的走廊中。

「今天的秘密，你們二人留在心中即可，不要讓其他任何人知曉，而至於如何去穩固，壯大洛嵐府，那就是你們操心的事情了。」

「加油吧。」牛彪彪揮了揮手，然後便是晃著光溜溜的腦袋離開了。

望著他離去的身影，李洛看了一眼旁邊一直沉默的姜青娥，小心翼翼的道：「青娥姐，別生氣了吧？」

姜青娥轉身前行，同時有平靜的聲音傳來：「走，跟我去訓練室。」

李洛身軀一顫，腳跟發軟，但最終還是露出赴死般的表情，跟了上去。

...

訓練室。

李洛穿好護具，手持木刀，神色悲苦的望著前方，只見得那裡姜青娥也是穿著護具，修長窈窕的嬌軀，延展著完美的曲線。

只是那臉色，過於太冷了一些。

看來這是真的要打他一頓來出氣了...不過李洛也明白此時姜青娥心中處於極度的驚怒，如果只是挨頓打能夠讓姜青娥消氣的話，他感覺也挺划算。

唰！

做好準備，姜青娥纖細身影直接是暴射而出，手中木劍直接刺破了空氣，李洛只是眼前一花，便是見到她的身影出現在了面前。

木劍劈斬而下！

速度太快，根本就擋不了！

李洛乾脆懶得做這些無用功，閉上眼睛等著挨揍，如同鹹魚。

砰！

數息後，勁風襲來，不過就當李洛咬牙忍著的時候，卻發現那勁風突然減弱，最後輕輕的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他有些疑惑的睜開眼，便是見到站在面前的姜青娥。

她手持著木劍，木劍落在李洛肩膀上。

這麼近的距離，李洛能夠感覺到，姜青娥的身軀似乎是在微微的顫抖，那素來冷靜從容的金色眸子中，泛著驚懼的波瀾。

有些讓人心疼。

李洛心中輕嘆一聲，道：「青娥姐，讓你擔心了。」

姜青娥靠近過來，光潔額頭輕輕的碰在了李洛額頭上，兩人的眼眸仿佛都貼近在了一起，倒映著對方的臉龐。

她金色眼眸緩緩閉攏，輕輕的道：「李洛，答應我，你一定要做到，不然，我會很失望的。」

李洛明白她的意思，是要讓他一定要做到五年封侯。

於是他的臉龐上也是有著柔軟的笑容浮現出來，點了點頭。

「放心吧，我會做到的。」

「這是我對你的承諾。」

第兩百章堅體

接下來的兩日時間，李洛倒是過得格外的充實忙碌，首先淬相術的練習不能停，眼下他煉製三品靈水奇光的完成率開始變得越來越高，只要待得某個時段的突破，想必就能夠第一次將三品靈水奇光煉製出來，那個時候，他也就算是正兒八經的三品淬相師了。

練習淬相術之餘，自身的修煉也必須得維持，而且也不知道姜青娥是不是為了錘鍊他的緣故，現在每天都要強行拖著他進入訓練室，然後...捶打他一個小時。

美其名曰，促進他的修煉。

而每次李洛從訓練室都是顫抖著雙腿扶著牆壁走出來的。

這種錘鍊的效果有多少不好說，但李洛能夠清晰的感覺到自己肉身的抗打擊能力有了一些提升...

在被捶打之後，李洛還得開始熟練水相，木相的治療效果。

...

一座工作間中。

李洛面前的桌上趴著一隻受傷的小獸，在其身軀上有著一道肉眼可見的血痕，他神色平靜，伸出雙手覆蓋在那血痕上面。

體內的相力湧動起來，水相與木相之力在掌心間形成了極為短暫的交匯，但也釋放出了強大的治療之力。

短短十數息間，小獸身上那道血痕就在迅速的癒合起來。

治療效果相當的不錯。

不過李洛對此倒是沒什麼好意外的，水相與木相之力都擁有著治療的能力，而且，他的水相之力中，還蘊含著一些光明相力。

光明相力，其實同樣擅長治療。

只是水光相中，光明相畢竟只是輔相，所以其力量沒有水相那麼強，不然這三種治療效果同時爆發，李洛感覺只要不是被人一擊斃命，恐怕都能迅速的恢復過來。

李洛將治好的小獸放走，神色間若有所思，他已經熟練這種治療力量有一日的時間了，這期間治好了許多的傷勢。

所以對於這種治療力量，也算是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說實在的，他感覺以前的他，似乎有些忽視了這種治療之力，以前他只是重視這些相力所帶來的力量感，卻忘記了，其實治療本身，也能夠帶來一些奇效。

「倒是可以開發一下呢...」

...

第三日，訓練室。

姜青娥隨手提起一柄木質長槍，金色眸子注視著對面的李洛，笑道：「準備好今天的份量了嗎？」

「我總感覺你這兩天是在故意打我出氣，你不會還在因為之前隱瞞壽命的事情在生氣吧？」李洛無奈的道。

「哪有。」

姜青娥露出無辜的微笑，道：「我真的只是在錘鍊你，在這種戰鬥中，你的相力會掌握得更為的純熟。」

李洛盯著那絕美的容顏，漂亮的女人都擅長撒謊，而以姜青娥的顏值，恐怕謊言都會被人當做掏心掏肺的真誠之言。

最終他只能點頭認栽，同時道：「今天我就不動手了...」

他丟下手中的武器，走到距離姜青娥十米左右的位置，道：「今天你試試以密集的相術，攻擊我的身體。」

李洛雙手合攏，體內兩座相宮震動起來，水相，木相之力湧蕩而出，同時其中，還摻雜著光明相力。

三種治療之力同時激發，被李洛引導至血肉之中。

這一刻，李洛的皮膚表面，竟是綻放出微光，這些微光，猶如是形成了一些模糊的光紋，若隱若現。

姜青娥見到這一幕，秀眉輕挑，她能夠感覺到，李洛的身體仿佛是在此時變得充斥著旺盛的生機。

「是水相，木相的治療之力？」

「研究了兩天，倒是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她饒有興致的說了一聲，然後纖細玉手輕輕抬起，只見得璀璨的光明相力自其體內爆發而出，宛如一輪耀日。

下一瞬，她單手拍出，只見得無數道光明相力猶如是化為針光呼嘯而出，鋪天蓋地的對著李洛籠罩而去。

嗤！嗤！

面對著那些相力針矢，李洛並未躲避，反而是任由其落在了身體上，頓時間，他的身體上直接是出現了一道道血痕，皮膚，血肉都被撕裂而開。

劇痛湧來，但李洛卻是一聲不吭。

他注視著自己的身體，雖然有著傷勢不斷的出現，但那血肉卻是在以一種極為活躍的姿態展現著，將那些傷勢以相當驚人的速度在修復。

李洛的眼中掠過一抹驚喜之色，果然，在這個狀態下，他的身體擁有著極為頑強與強橫的恢復力，如果這是與人進行生死相搏，他將會藉此佔據著極大的優勢。

漫天的光矢最終消散，姜青娥走到李洛面前，看了看他雖然布滿血跡，但卻毫髮無損的身體，輕輕點頭，道：「不愧是水木雙相，這種治療之力明明只是初步催發，就能夠將肉身的恢復力提升到這種程度。」

她有點訝異，雖說水木雙相擁有著治療效果，可效果也不至於這麼強吧？她先前的攻勢雖然只是動用了一點力量，但那對於李洛這個等級而言已經算是不弱了。

「我將這種狀態，稱為「堅體」，能夠短時間提升肉身的恢復力，只不過因為這對於相力的消耗不小，所以維持時間不長。」李洛有點小得意的笑道。

姜青娥笑了笑，道：「其實很多水相，木相的強者都會運用這種方式來加強肉身，所以也不算太特別，據說一些真正的強者，能夠將這種力量發揮到極致，他們的肉身在那個程度下，幾乎是相當於不死之身。」

「不過...」

「不知道為什麼，你的相力所具備的治療與恢復性，要顯得格外特殊一些，難道這就是雙相的優勢嗎？」

李洛咧嘴笑了笑，治療效果比較強的原因，當然是因為他還擁有著一道光明相，雖說只是輔相，力量沒有兩道水，木主相那麼強，但依舊能夠取到增幅的效果。

姜青娥螓首微點，道：「今天就到這裡吧，另外今天是分部那些淬相師的第一次考核吧？他們這兩天表現如何？」

「聽鄭平長老的匯報，似乎都挺勤懇的在煉製靈水奇光，也沒有鬧什麼么蛾子。」李洛說道。

不過這種平靜，反而是讓得姜青娥秀眉微蹙了一下，她倒寧願對方的手段早點暴露，這樣時刻提防，反而讓人心中沒有底。

「多想無益，見招拆招便是。」李洛見狀安穩道。

「先去溪陽屋總部，完成第一次考核吧。」

對於這三次的考核，李洛可是蓄謀已久，這也將會決定他最終能否將這些分部的淬相師籠絡在手中，所以，今天的考核，要給予一點重視以及...重錘摧殘。

第一百九十四章晉級規劃

翌日，洗漱完畢的李洛聽見了敲門聲。

上前開門，便是見到姜青娥立於門前，晨光落在她那精緻完美的容顏上，肌膚如水晶般，仿佛反射著光。

她見到李洛，抬了抬手中的盒子。

「這是之前蔡薇姐為你採購的靈水奇光，一併給你送來了。」

李洛趕緊接過，眼中滿是歡喜，之前的靈水奇光在學府內就用光了，所以他已經好些天沒煉化靈水奇光了，當真是渾身難受。

這新的一批，倒是解了燃眉之急。

「來的可真及時，多謝青娥姐了。」李洛笑道。

「你還是謝蔡薇姐吧，她管著府內財政，為了在不影響洛嵐府穩定的情況下，給你擠出資金採購這些靈水奇光，可是費了她不少的心思。」姜青娥笑了笑，道。

李洛也是感嘆著點點頭，現在的洛嵐府情況不好，到處都需要大量的資金維穩，而他這裡的靈水奇光一採購就是數十萬金，可以想像蔡薇有多頭疼。

或許，蔡薇姐也沒想到，有一天她也會過擠擠的日子。

兩人並肩而行，姜青娥側臉看著李洛，道：「如今你只剩下四年半左右的時間，我覺得未來你必須做好晉級的規劃，不能隨性而來。」

說著這些話的時候，她的神色有些嚴肅，讓得李洛只能老實的點頭。

「昨天晚上經過我的推測，如果你打算在接下來四年半的時間中封侯，那麼你在一星院年底的時候，自身的實力必須達到化相段的第二變。」

相師境有三段，第一段為開種段，第二段為生紋段，第三段則是被稱為化相段。

化相段分四變，宛如四重小境界。

「化相段，第二變...」

李洛念叨了一聲，現在的他還只是處於第一段的上重花種，即將踏入生紋段，而生紋段內，共有五紋...這足以讓得許多同齡人艱難的攀爬，並且在這裡耗費不少的時間。

按照他所知道的消息，絕大多數還算優秀的學員，在聖玄星學府第一年結束的時候，都只是處於生紋段二三紋的層次，唯有一些頂級而努力的學員，才有可能達到第五紋，而至於踏入化相段並且衝擊到第二變...這是真的難度極高。

要知道，即便是在那二星院中，恐怕都還有大量的學員沒有修煉到這一步，唯有其中一些拔尖的學員，或許有這個實力。

「我當年進入聖玄星學府第一年年底的時候，就是化相段第二變，第二年年底時，便是踏入到了地煞將境。」

「你因為有著壽命之限，時間更為的緊迫，所以絕對不能比我更慢了。」

姜青娥緊緊的盯著李洛，道：「所以年底的時候，你必須修煉到化相段，並且達到第二變！」

「如果你連這第一步都完成得拖拖拉拉，那還能有什麼機會？要知道往後的修煉只會越來越艱難！」

「接下來這大半年的時間，你要全力修行，我會將我的積分都兌換成能量液給你，學府外，你需要任何修煉資源，洛嵐府都會去採購。」

李洛停下腳步，有些無奈的看著姜青娥：「青娥姐，你也要修煉，你把積分都兌換成能量液給我，你年底還怎麼去競爭七星柱？」

姜青娥平靜的道：「我擁有九品光明相，修煉速度上，沒人能比得上我，你不必擔心我。」

「九品光明相也不是無敵的啊，你雖然很厲害，但也別不把人家七星柱不當成一盤菜啊。」李洛苦笑道。

聖玄星學府七星柱，乃是學員的最高榮譽，能夠坐在那個位置的學員，其實都有著封侯之姿，姜青娥九品光明相的確是罕見，橫掃一切敵，可七星柱畢竟有著年齡的優勢，而且在成為七星柱後，學府將會提供豐厚的修煉資源，姜青娥在進步的時候，別人也是在進步，就算進步沒九品光明相快，但在大量修煉資源堆積下，姜青娥想要追趕上去未必就那麼容易。

這些原因，以姜青娥的聰慧怎會不知曉，眼下說出這些話來，真的是有點關心則亂了。

李洛對此十分感動，但他卻只能拒絕。

姜青娥目光凌厲的盯著李洛。

然而李洛這一次卻沒有退讓，而是迎著她強勢凌厲的目光，臉龐上露出平和的笑容：「青娥姐，你這麼關心我，我很感動，但我希望你能夠相信我，不就是化相段麼？年底的時候，我突破給你看。」

兩人互相凝視了片刻，最終姜青娥偏開頭。

「哪有多餘的時間到年底？你以為你的時間很多嗎？我給你兩個月時間，你必須達到生紋段第四紋，如果達不到，就按照我說的來辦。」姜青娥做了一些退讓。

「兩個月，生紋段第四紋...」

李洛心中估算了一下，其實這難度很大，但他也沒有再討價還價，因為如果他想要在五年內封侯，這些進度的確是必須達到的。

「好。」

李洛笑著點點頭，但同時心中也因為姜青娥這嚴厲的態度漸漸的有些感到緊迫起來，以前的他，雖然也時刻記掛著這五年壽命期限的事情，可終歸還是有點大大咧咧，沒有真的如同姜青娥這樣做好每一步的細微規劃。

而以後，有了姜青娥的督促，真的是一點都不敢放鬆了，這或許也算是一件好事情吧？

這麼看起來，他還真的是有點欠抽啊。

姜青娥見到李洛沒有再推拒，倒是點點頭，她這樣做，的確是有著逼迫的用意，但真的沒辦法啊，李洛那不到五年的壽命，真的是讓她內心焦灼，她不敢讓李洛有半點的放鬆。

不然，她真的無法想像，萬一李洛壽命大限來到的那一天，她究竟應該怎麼去承受。

師父師娘將李洛託付給她，她卻無法守得他平安，這會讓得姜青娥一輩子都生活在內疚之中，當然或許也沒一輩子...因為以她的性格，萬一到時候李洛真的大限來到，恐怕就直接是買一送一了。

而經過先前的交談，李洛與姜青娥都是沒了輕鬆的興致，穿過走廊，便是來到了客廳中。

蔡薇早已等待在這裡。

「我們今天需要去一趟溪陽屋總部那邊，來自分部的那些淬相師已經在龐千尺的推動下在那裡鬧事了。」蔡薇美麗嫵媚的鵝蛋臉頰上布滿著凝重。

「現在大夏城的淬相師圈子，可都在看著，如果處理不好，導致溪陽屋內訌，咱們溪陽屋往後恐怕就更難在大夏城招攬到淬相師了...」

姜青娥聞言，也是柳眉微蹙，感到有些麻煩，雖然那溪陽屋分部早已被裴昊所掌控，但畢竟是掛著溪陽屋的招牌，如果真的被別人看成是內訌，會有損溪陽屋以及洛嵐府的聲望。

如果是以前，姜青娥對此倒還無所謂，可經過昨天夜裡的事，她已經知曉了洛嵐府這座守護奇陣，可是以洛嵐府的「勢」提供力量...

溪陽屋屬於洛嵐府的一部分，如果溪陽屋名聲受損，也會連累到奇陣。

心緒翻轉，姜青娥抬頭與李洛目光對視了一眼，都是明白，今天這事，如果處理不好，恐怕還真是一個麻煩...

「走吧，再麻煩，也得去處理。」

最終還是李洛笑了笑，然後率先邁步對著洛嵐府總部外而去。

第兩百零一章摧殘

溪陽屋總部。

分部的淬相師們聚在一起，神情舒適，眉飛色舞的交談著，他們大多說的都是有關於那秘法源水的精純度，說實在的，達到上七品的秘法源水，他們此前都未曾接觸過，更何況親身體驗。

短短一日中，他們就沉浸在了那秘法源水在煉製時給他們帶來的那種美妙感覺，那的確是能夠令他們在煉製靈水奇光時，有著更深的感悟。

這溪陽屋總部，真是一個好地方。

唐隕，陸小峰對坐，他們望著這些神採飛揚的淬相師們，輕輕嘆了一聲，以前在分部那邊的時候，他們可沒這麼精神過，顯然，一個充滿著朝氣向上的地方，對於人心態也是有著很大的影響。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他們又何嘗不想留在溪陽屋總部，但有些事情也沒那麼容易，畢竟在他們的身上，都早就被打好了裴昊的標籤。

這幾天中，雖說溪陽屋總部的確給他們配備了秘法源水，但唐隕，陸小峰依舊能夠感覺到，有一些視線在盯防著他們，顯然是擔心他們搞事情。

對於這種盯防，兩人倒並沒有感到憤怒，因為但凡少府主還有一些腦子的話，就會對他們抱有一些戒備與警惕，畢竟，他們的確是裴昊推動而來...

而裴昊，顯然也不是真的將他們送來當禮包的。

但是對於裴昊究竟是想要做什麼，其實他們兩人也不是太清楚，此前他們接到的命令，便是前往溪陽屋總部。

唐隕輕輕嘆了一口氣，這種夾雜在雙方爭鬥間的感覺，真是不太美妙啊。

最終，唐隕將心情收拾起來，道：「今天就是第一次考核了，你怎麼說？」

「我之前已經打聽過了，少府主煉製的一品靈水奇光頗為不凡，據說淬鍊力達到了六成四，這相當高了，不過這應該是使用了秘法源水的緣故，而今日的煉製，據說雙方都不能使用秘法源水，所以我想少府主煉製出來的靈水奇光，應該會在六成一，二左右。」陸小峰分析道。

唐隕點點頭，道：「雖說少府主說了，我二人也可以出手，但我感覺沒這個必要，少府主心性寬厚，如果我們還這麼不識好歹，那也太難看了一些。」

陸小峰想了想，提醒道：「但也不能派太低了，畢竟...你要知道我們的立場。」

唐隕神色複雜的嘆了一口氣，道：「那就派劉符去吧，他是三品淬相師，論起等級，比李洛還要高一頭。」

「他出手煉製一品靈水奇光的話，淬鍊力也能達到六成左右，應該與少府主不相上下，這樣的話，到時候也能維護一點少府主的顏面。」

陸小峰點點頭，也是苦笑一聲，道：「咱們真是來做惡人的啊，今日過後，總部這些人恐怕會看咱們更加的不順眼。」

唐隕神色苦澀，少府主的確是有府主之姿，可是為何當初會被傳出是空相廢物呢，如果沒有這種消息，現在的洛嵐府也不至於亂成這個樣子。

而在兩人心情複雜的時候，前方也是有一些騷動傳來，他們看去，便是見到李洛，姜青娥等人在一眾總部淬相師的簇擁下對著這邊而來。

「諸位這幾天還好吧？可有招待不周的地方？」李洛笑容熱情，問道。

分部淬相師們紛紛點頭，表示過得極好。

李洛也就直奔主題，看向唐隕，陸小峰二人道：「今天是第一次考核，咱們就直接開始吧，材料我已經讓人準備好了，都是完全相同，你們也可以派人檢查一下。」

唐隕等人連連搖頭，表示信得過少府主。

「你們今日派誰出來煉製？」李洛問道。

唐隕有些尷尬的笑了笑，然後道：「我們派劉符出手與少府主切磋，他是三品淬相師。」

噓。

總部淬相師那邊頓時傳出一陣噓聲。

鄭平長老冷哼道：「你們還真是好厚的臉皮，少府主還只是二品，你們就派一個三品淬相師出來？你們兩個傢伙怎麼不出手呢？」

分部淬相師們都是有些尷尬，唐隕，陸小峰也只能幹笑著當做聽不見。

「鄭平長老不必苛責，他們並沒有違規，畢竟我之前說過，他們任何人都能夠出戰。」李洛倒是大度的擺了擺手。

對於李洛如此胸懷，那些分部淬相師臉上的慚愧就更加濃鬱了。

因為他們發現，少府主的心性，簡直就是聖人...

李洛轉身，帶著眾人來到煉製場地，兩座煉製室對立，桌面上皆是擺滿著諸多材料。

而李洛為了顯示絕對的公平，對於兩座煉製室還採取抽籤的形勢，與那位叫做劉符的三品淬相師抽籤選了煉製室。

煉製就在眾目睽睽之下開始了。

李洛是二品淬相師，即將抵達三品，而那劉符是三品淬相師，對於兩人來說，煉製一品靈水奇光都算是頗為的簡單的事情，所以煉製過程倒是沒有什麼波瀾。

只是從神態上來看，李洛反而要顯得更從容一些，相反那劉符則是要顯得嚴肅緊張許多，似乎生怕煉製出了差錯。

煉製時間約莫在十數分鐘左右。

劉符率先煉製而成，然後立即測驗淬鍊力，最後得出的結果，竟然達到了六成一！

劉符臉龐上有亢奮之色浮現，這次算是超常發揮了。

那些分部淬相師們也是有點騷動，竊竊私語間有些興奮，畢竟劉符這個成績，的確算是相當出色了。

而對於劉符的成績，鄭平長老眉頭也是微微一皺，雖說他們知曉李洛此前的成績，但他們並不知道那時候的李洛，究竟有沒有使用過秘法源水增幅...

在他們的一些擔憂中，李洛也很快結束了煉製，他搽了搽手，對著那劉符投去讚揚的目光。

然後他轉過身，對著鄭平長老等人說道：「考核結束，我們還有其他事，就先走一步了。」

說完，便是帶著姜青娥他們轉身而去。

對於李洛這連結果都還沒測試就離去的表現，鄭平長老也愣了愣，旋即心中猜測，難道是少府主對結果沒有自信，所以提前離場嗎？

在那對方，唐隕等人也是如此的認為，不過也沒說什麼，而是等李洛離場後，這才湧了上來。

「鄭平長老，您來測試一下少府主的淬鍊力吧。」唐隕說道。

鄭平長老冷哼一聲，但還是上前，在那眾多目光注視下，將驗淬針插入到了先前李洛煉製出來的一品靈水奇光中。

然後，他就見到上面的指標，直接飆升到了...六成八。

鄭平長老揉了揉眼睛，懷疑自己看錯了，淬鍊力達到六成八的一品靈水奇光？說實在的，連他都沒見過。

但沒看錯啊。

於是，他沉默著將驗淬針遞給了唐隕等人。

後者等人接過，看了半天，然後又來回的插入到靈水奇光中檢測了幾次，最終都是默默的將驗淬針放了下去。

他們有些失魂落魄的望著先前李洛離去的方向。

此時他們才明白，李洛提前離場，不是因為沒自信，而是不想在現場看見他們被打擊得如此可憐的模樣...

我的少府主，竟然如此的可怕嗎？

第一百九十五章總部前

溪陽屋總部，大門前。

鄭平長老面色陰沉的望著前方，只見得那寬敞的大道上，盤坐著一大片的人影，這些人全部都身穿著淬相師的袍服，而且袍服上面還都帶著溪陽屋的徽章。

這些人影外，街道上也滿是圍觀的人影，諸多的目光，從四方的建築中投射而來，帶著看熱鬧之意。

因為也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反正溪陽屋內訌的事情，已經在大夏城傳開，引來各方勢力的關注。

「唐隕，陸小峰，你們好歹也算是溪陽屋的老人了，當初府主派你們去發展溪陽屋分部，你們倒好，最終跟那裴昊沆瀣一氣，如今還有臉來這裡？」鄭平長老厲聲罵道。

在那諸多靜坐的淬相師前方，有兩名中年男子，他們顯然是這些淬相師領頭者，兩人聽到鄭平長老的罵聲，麵皮抖了抖。

「呵呵，鄭平鄭老這話就不對了，裴昊也是府主的弟子，如今兩位府主下落不明，而裴昊是為了振興洛嵐府方才站了出來，他們幫助裴昊，有什麼不對嗎？」不過不待他們兩人說話，一道笑聲就旁傳來。

鄭平長老斜眼看去：「龐千尺，少府主不是將你閒置在家嗎？怎麼又跳出來了？」

那說話的人，正是此前溪陽屋總部的副會長，因為想要競爭總會長失敗，被李洛直接閒置了。

龐千尺冷笑一聲，其實他這段時間心頭也是極其的窩火，因為他原本以為自己在溪陽屋發展多年，很多人都算是他的人，這也是他當初敢去競爭總會長的資本所在。

在他看來，這溪陽屋一旦離了他，必然會亂成一團糟，最後李洛還是得將他請回來穩住局面。

但這一個月下來，溪陽屋卻沒有如他所願的亂起來，反而各種業績在漸漸的提升，這就讓他有些坐不住了。

他前些天還偷偷的想要請一些以前和他走得很近的溪陽屋高層暗中一敘，了解一下如今溪陽屋內部的情況，但哪料到那些曾經與他把酒言歡的人，對於他的邀請皆是紛紛推拒。

顯然，李洛對於溪陽屋的掌控，比他想像的還要迅速。

而龐千尺也明白，這一切，都是因為李洛拿出來的秘法源水...那種純度的秘法源水，對於淬相師而言，擁有著很大的吸引力。

再加上李洛提高了溪陽屋淬相師的待遇，如今可謂是人心盡在一身。

龐千尺明白不能繼續這麼下去，所以當此次唐隕等分部的淬相師來到大夏城時，他幾乎第一時間就跟他們接觸了。

「鄭平長老，我雖然被閒置在家，但又不是囚犯，難道還出不得門了？」

龐千尺笑了笑，然後指著唐隕等人，憤慨的說道：「我只是在為分部的這些兄弟鳴不平而已，他們為溪陽屋的發展付出了多少心血，如今卻被忽視，少府主明明身懷秘法源水的煉製之法，卻不願將之分享給分部的兄弟使用，這豈不是寒了人心？」

鄭平長老氣極反笑，他媽的，分部這群吃裡扒外的，都投靠了裴昊，還想要來找少府主要秘法源水？

可是，這種話，他也不能當眾說出來，不然豈不是直接說明溪陽屋內部出現了分裂嗎？那會有損溪陽屋的名聲，而且，這些有一些分部淬相師也並非完全是心向裴昊，他們只是被裹挾了而已。

如果他們這裡說得太過狠，那無疑是將這些人推向了對面。

所以，他最終只能冷哼一聲，道：「有什麼事情可以進去商量，在這裡堵著是個什麼意思？」

靜坐的淬相師前方，那名為唐隕的中年男子開口道：「只要少府主願意將秘法源水分配給我們西嶺郡分部，我們就走。」

鄭平長老氣得吹鬍子瞪眼，但又沒辦法，只能一揮袖不再理會，這裡的事情，還是需要少府主與姜小姐來處理。

雙方溝通無果，便就都不再言語，繼續僵持。

而圍觀的人群也是越來越多。

在此處附近的一座酒樓上。

臨窗的位置，都澤北軒面帶冷笑的望著溪陽屋大門口，道：「我看這次李洛他們要怎麼收場，反正風聲我都澤府已經幫他放出去了。」

都澤北軒身旁，是身材火爆，烈焰紅唇的都澤紅蓮，她斜瞟了一眼那邊，道：「那李洛還是有點本事的，原本我還以為韓植那一次，能夠直接將溪陽屋擊垮的，沒想到最後又被他們挺了過來。」

都澤北軒皺了皺眉頭，道：「據說是因為李洛拿出了一種堪比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挽回了局勢。」

「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都澤紅蓮雙目虛眯，這種級別秘法源水可不多見，即便是他們都澤府的「大澤屋」，在研究了這麼多年，付出了不止多少研發費用後，也就一種上七品秘法源水而已。

溪陽屋有這般利器，要穩住局面倒是不難，甚至給予其時間，勢頭說不得會越來越厲害，但好在的是，溪陽屋底蘊不夠，在配方研究上面，遠遠落後大澤屋...

「溪陽屋淬相師嚴重缺乏，這一次如果他們收不了場，我們都澤府可以幫他們宣揚一下家醜，我看以後還會有多少淬相師願意去他們溪陽屋。」都澤紅蓮淡淡的道。

都澤北軒笑著點點頭，心中那口因為排位戰而導致的鬱氣，總算是能夠鬆緩一些了。

當都澤姐弟在看熱鬧時，同一座酒樓的另外位置。

裴昊坐在雅間中，眼神平靜的獨自喝茶，在其對面的桌上，同樣奉著一盞茶。

他並沒有看向溪陽屋總部那邊的鬧劇，而是眼神幽深的盯著杯中水面，那裡倒映著他的面龐。

此次來到大夏城，有些急促。

因為裴昊並沒有料到，自從幾個月前老宅一別後，那個李洛的身上竟然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

不僅取得了天蜀郡大考第一，而且還進入到了聖玄星學府，最新的情報，李洛甚至暴露了雙相...

這一次次的情報傳來，讓得裴昊心中都忍不住的泛起了一些事情脫離掌控的驚怒。

那個此前被他視為廢人的少府主，竟然突然的崛起了。

「李洛...」

裴昊面無表情，突然伸手將茶杯直接捏碎，然後抬起頭，望著街道遠處一輛疾馳而來的車輦。

「看來我們的鬥爭，要提前了。」

「這只是送你的一個開胃菜而已。」

第兩百零二章金龍秘鑰

「少府主，您這煉製完畢，也不看個結果，揮揮手就走，瀟灑倒是瀟灑了，不過也不怕翻車呀？」

在回洛嵐府的車輦上，蔡薇調笑道。

「如果他們是讓唐隕，陸小峰直接出手，那我還看一下，一位三品淬相師，沒這個必要了吧。」李洛微笑道。

如今的他距離三品淬相師也就一步之遙，再加上自身的水光相，而且雖然雙方的煉製材料都一模一樣，但秘法源水...他自身就攜帶了，對方怎麼跟他玩？

如果這都輸了，李洛感覺他也沒必要繼續煉製靈水奇光了。

顏靈卿看了他一眼，若有所思的道：「你是想要用這種碾壓性的勝利，在一次次的考核中，折服他們？」

「這是，要以技服人？」

李洛笑了笑，道：「我只是告訴他們我的能力，同時我也讓他們看見了溪陽屋未來的潛力，這一切，都是裴昊所不能給他們的，我相信這三次考核下來，這些分部淬相師中，定會有人心生動搖，繼而取到一些連鎖反應。」

「而他們開始動搖時，我會向他們保證既往不咎，那個時候，我不覺得裴昊的競爭力會比我更強。」

「倒是煞費苦心。」姜青娥笑了笑，說道。

李洛無奈道：「沒辦法，都澤府那邊壓製得我們太狠，想要快速招攬到淬相師，只有這個辦法，如果能夠收服這一批分部的淬相師，溪陽屋總部接下來的發展才能夠跟上來。」

「有了這個緩衝時間，之後我們才能開始跟都澤府的「大澤屋」較量。」

「不過這裡的考核結果，應該也會很快傳到裴昊的耳中，他應該也能猜出你的心思，我想，他也會做好一些準備的。」姜青娥提醒道。

李洛點點頭，這一點他當然也能夠想到，不過他這裡並沒有採取任何的陰謀，而是堂堂正正的要收服這些分部淬相師，裴昊如果想要阻攔的話，怕也是只能出一些險招。

所以接下來的幾日時間，他這邊也需要時刻的警惕著。

「對了，明日便是呂清兒的生日宴會，魚紅溪對她這位女兒可是寶貝得很，此次不僅邀請了許多年輕俊傑，而且到時候還會送上一份重禮。」姜青娥突然說道。

「什麼重禮？」李洛感覺到姜青娥對這兩個字似乎咬得有點重，當即驚訝的問道。

「金龍秘鑰。」

「金龍秘鑰？」李洛有些茫然，顯然對此頗為的陌生。

「傳聞金龍寶行曾開闢打造出一方修煉秘境，稱為「金龍道場」，提供給各方金龍寶行的高層人士或者其子女修行，那其自成天地乾坤，頗為玄妙，對於修煉大有裨益，這也算是金龍寶行的根基之一。」

李洛有點目瞪口呆，他當然明白，這金龍寶行不是指大夏這個金龍寶行，而是真正的金龍寶行總部，這個勢力是真正雄踞這個世界中的龐然大物，遠超此時的他所能夠想像。

他們眼下所熟知的大夏金龍寶行，只不過是真正的金龍寶行分散開來的一個小小分部罷了。

可就算是如此一個分部，在這大夏之中，依舊是超然。

由此可見，那真正的金龍寶行，究竟是何等的龐大。

「據說金龍道場每年一開，每次持續一個月，而「金龍秘鑰」，就是進入金龍道場的鑰匙，只有持有此物，方才進得了其中修煉。」

「一般金龍秘鑰是賜給金龍寶行中的一些高層及其子女，不過有時候為了籠絡一些合作者，也會將此物作為重禮相送。」

「此次魚紅溪有意借呂清兒生日為由，送出幾道金龍秘鑰，這兩天，大夏城各方勢力可都對此生出了興趣。」姜青娥笑道。

「青娥姐也有興趣？」李洛問道。

「興趣當然是有，不過金龍道場極為龐大，而且也有層次等級之分，據說這一次魚紅溪送出的金龍秘鑰，都是限定在相師境的層次，我想，多半是為了給呂清兒選點同伴，到時候好一起進入金龍道場修行一場。」姜青娥說道。

「限定在相師境麼...」李洛有些詫異，旋即也點點頭，可能真是如姜青娥所說，魚紅溪做這事，更多還是在為呂清兒挑選同伴。

「真是財大氣粗啊。」李洛感嘆一聲，這等秘鑰，就算是他們這些各大府都拿不出來，而金龍寶行卻是能夠拿來送人，可見其底蘊，實力。

而且，那種開闢空間打造修煉聖地的神通手段，也是讓人望塵莫及。

恐怕，也只有觸及到王級的強者，才能夠做到這種地步吧。

姜青娥看了李洛一眼，微微沉吟，道：「我希望你能拿到一道「金龍秘鑰」，進入金龍道場中修行一個月，這對你會很有好處。」

李洛如今的修行，可謂是爭分奪秒，一切的機緣都不可捨棄，所以在姜青娥聽見此事時，就立刻記掛上了。

李洛愣了愣，笑道：「能拿到當然好，不過我怎麼感覺沒那麼容易？」

一旁的顏靈卿戲謔的道：「這還不好辦？你去找呂清兒，我想她會很樂意的。」

姜青娥則是搖搖頭，道：「此事都是魚紅溪在做主，找呂清兒怕也是無用。」

李洛笑笑，只當顏靈卿是在調侃他，這種事情，怎麼可能去找後門，他畢竟也是洛嵐府少府主，可丟不得這個人，而且也正如姜青娥所說，這事是魚紅溪在主導，他為了一道金龍秘鑰就去找呂清兒幫忙，當真是讓人輕看了。

「既然魚紅溪邀請了許多年輕俊傑，想必到時候自會給予一些考驗，所以各憑本事就行了。」姜青娥說道。

李洛點頭，如果真能得到一道金龍秘鑰，那自然是令人欣喜的事，若是得不到，那也沒必要介懷。

雖說他的修煉的確很緊迫，但也並不至於讓得他手忙腳亂，試圖將一切機緣都給抓住。

總歸到底，他對自己，還是有一些信心的。

...

大夏城，某處幽靜庭院中。

裴昊靜坐在石亭中，在他的面前，是一臉陰沉的龐千尺，此時的後者，正將來自溪陽屋總部內的情報告知。

「那李洛這是想要展現自身的淬相天賦，然後再以溪陽屋總部的優越條件，一點點的打動唐隕等人，最後讓得他們心悅誠服的投向總部。」龐千尺沉聲道。

裴昊斟茶，遞給了龐千尺一杯，淡笑道：「這不是在預料之中嗎。」

「裴昊掌事，唐隕等人心思也並非完全在你身上，如果被李洛這麼一點點侵蝕下去，他們可能真會選擇投靠李洛，畢竟...李洛才是正統的少府主。」龐千尺提醒道。

「我知道。」裴昊點頭。

龐千尺見到裴昊如此穩坐釣魚臺，不由得好奇的問道：「裴昊掌事是不是有什麼後手？」

裴昊卻並未回答，而是端起茶杯，對著龐千尺舉了舉。

「不急。」

「先讓李洛得意一會。」

第兩百零三章慶賀

宴會的地點，位於金龍寶行地段相連的宅邸中，作為大夏國中財大氣粗四個字的代表，魚紅溪要給女兒舉辦生日宴會，規模聲勢自然是不弱。

宅邸之前，車水馬龍，來往賓客絡繹不絕。

在這裡，可見大夏國絕大多數排的上號的勢力，各大府，各大世家幾乎都與金龍寶行有著各種各樣的生意往來，再加上金龍寶行素來中立的立場，所以如果要說比朋友多的話，恐怕在這大夏國中是找不出第二家的。

聖玄星學府倒是有這個能力與資格，但聖玄星學府可不與任何勢力交朋友，如果說金龍寶行是長袖善舞，那聖玄星學府就散發著一種孤傲。

當然還有大夏王庭，作為大夏的正統，各方勢力對其就帶著一些敬畏了。

李洛與姜青娥下了車輦，倒是引來了一些目光注視，大多數是衝著姜青娥而來，畢竟後者的名氣在大夏城可比李洛強得多。

不過也有些世家貴女的眸光掃中李洛，眼睛便是忍不住的微微一亮，畢竟後者的賣相也是相當的出眾，那繼承了爹娘優良傳統的臉龐，雖說還有點青澀感，但也是神採飛揚，熠熠生輝。

那一頭灰白頭髮，更是給了他一些獨特的氣質，引得一些少女眸光頻頻投來。

對於四周的目光，李洛與姜青娥倒是並未在意，而是直接將目光投向那府邸大門處，那裡有兩道倩影正在迎著賓客。

那是呂清兒與魚紅溪。

今日的呂清兒，淺色衣裙包裹著少女發育得凹凸有致的玲瓏嬌軀，裙下的雙腿筆直修長，在那潔白絲襪的襯託下，更是顯得圓潤纖細。

青絲柔順的垂落下來，落在小腰間，隨風輕輕飄搖間，釋放著少女獨有的青春活力。

她清麗動人的小臉上，掛著淺淺的笑意，接受著諸多頗有身份的賓客的讚揚。

呂清兒身旁的魚紅溪，則是照例的一身紅色衣裙，美豔動人，與呂清兒相比，她的氣質就顯得成熟許多，不過因為身居高位的緣故，她眉眼間都是散發著許些壓迫感，令人目光不敢在其身上過多的停留。

兩人站在一起，倒不似母女，反而如同姐妹一般。

呂清兒跟隨著母親接待著客人，小臉上掛著無可挑剔的笑容，只是這笑容有些公式化，直到某一刻，那移動的目光突然見到了走下車輦的李洛。

於是那眸子中便是有著許些光彩綻放出來。

李洛與姜青娥也是在此時走上前，將請帖遞給了旁邊的侍從，然後對著魚紅溪微微彎身：「洛嵐府李洛，姜青娥，前來祝賀。」

魚紅溪美豔的臉頰上掛著笑容，她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兩人，特別是李洛，而如此近距離的看著這張年輕的臉龐，她那狹長的眼眸便是輕輕的虛眯了一下。

真是太像李太玄了。

同時也有著澹臺嵐的影子。

想到這兩人，魚紅溪的內心中便忍不住的泛起一些複雜的情緒，旋即她輕笑一聲，道：「有勞兩位貴客了。」

「裡面請。」

她態度客氣，並沒有顯得過於得親近。

「我帶你們進去吧。」一旁的呂清兒則是露出笑顏，道。

不過一旁的魚紅溪卻是嗔怪的看來，道：「今日你是主角，後面還有賓客，你怎能自己走了？那也太沒禮貌了。」

呂清兒抱怨道：「我在這裡也沒什麼用呀。」

最終李洛笑道：「沒事，你先在這裡迎客吧，我們先進去，待會再聊。」

說完，他便是與姜青娥登上臺階，先進了宅邸中。

呂清兒眸光從李洛的背影上收回來，旋即她就察覺到一旁的魚紅溪眼睛盯著她，於是她立即收斂了神情，不動聲色的提醒道：「娘，又有貴賓來了。」

魚紅溪笑笑，也沒有揭穿這小孩子的把戲，而是對著那走來的賓客露出笑容。

李洛與姜青娥走入宅邸，其內張燈結彩，人來人往顯得極為的熱鬧。

「怎麼樣？這魚紅溪你也算是見到了。」姜青娥問了一聲。

「有種深不可測的感覺，很有壓力。」李洛老實的說道，那魚紅溪雖然笑容盈盈，態度上挑不出絲毫的毛病，但李洛卻能夠隱隱的感覺到一種壓迫感。

「人家畢竟是封侯強者，論起實力，在這大夏中都排的上號，再加上一手掌控金龍寶行，麾下強者如雲，財力驚人，真要說起來，就算是現在的長公主，都要遜色她一籌，可不要被她那美豔動人的外表可欺騙了。」姜青娥淡淡的笑道。

「不過我感覺她似乎對我有點...冷淡，或者說，排斥？」李洛點點頭，旋即說道。

姜青娥唇角微彎，偏頭看著他：「誰讓你這張臉上面，有師父師娘的影子？如果說在這大夏中還有人能讓得魚紅溪稍微有些失態的話，恐怕就他們兩人了。」

當然，她倒是隱約猜到了還有一個原因，只不過未曾與李洛說罷了。

李洛有些無語，這上一輩的恩怨，也要牽扯到小輩身上來，看來這位魚紅溪會長雖然是個女強人，但也免不了有些小肚量啊。

當然，這話也就只能心裡說說了。

「呂清兒這一次，似乎也有一些變化。」

姜青娥話音一轉，道：「她身上散發的淡淡寒氣比以前精純了數倍，如果我所料不錯的話，她的寒冰之相，應該已經提升到八品了。」

李洛腳步一頓，有點震驚：「八品冰相了？」

這還是他第一次親眼見到有人將自身之相從七品提升到八品，因為他非常清楚，這之間的提升究竟是何等的艱難。

要知道，其他人可沒有他這種天賦，能夠無限制的使用靈水奇光，而呂清兒想要將冰相從上七品提升到八品，這說明她恐怕從開相後，就在開始煉化吸收七品的靈水奇光了。

「沒什麼好奇怪的，七品靈水奇光的確昂貴，但這對於掌握著金龍寶行的魚紅溪來說很難得嗎？」

「她有著足夠的財力，而且金龍寶行也賦予了她足夠的資源，只要她想的話，呂清兒的七品靈水奇光是不會斷的。」姜青娥說道。

李洛感嘆一聲，他能說什麼？只能說魚紅溪真的是太豪了。

如果他也有一個金龍寶行任由他揮霍的話，他覺得現在他的雙相，恐怕都已經踏入七品了吧？

兩人說話間，已是至那最為燈火明亮的樓閣外，而剛到這裡，他們就見到一道身影自其中走出。

「先前就見到你二人了，在說什麼呢？」一道柔和的笑聲傳來。

李洛抬頭，望著那走出的高挑倩影，光是那一眼粗略掃過的雄偉波濤，就讓得他明白了來人是誰。

除了長公主外，還能是誰？

第一百九十六章全部吃下

噠噠！

車輦行進的聲音，在溪陽屋總部前停了下來，然後李洛，姜青娥，蔡薇便是在那眾目睽睽下，自車輦中走出。

所有的目光都匯聚在李洛與姜青娥的身上。

「喲，這麼熱鬧呢。」

李洛望著溪陽屋總部大門前那些靜坐抗議的淬相師，笑了笑。

鄭平長老趕緊迎上來，然後將此處的事情詳細的說了一遍，苦笑道：「少府主，姜小姐，這次的事不太好處理啊，這些在場的淬相師，有一些只是被裹挾而已，其背後的推動者，恐怕就是裴昊。」

姜青娥金色眸子看了一眼場中，道：「李洛是溪陽屋的總會長，這些事情他自會處理，我就不插手了。」

鄭平長老咬了咬牙，道：「少府主，要不我們就果斷一些，直接將西嶺郡分部從溪陽屋剔除，免得他們還打著我們的旗號，損耗我們溪陽屋以及洛嵐府的名聲。」

姜青娥對此倒也有些贊同，她性格本就凌厲，喜歡快刀斬亂麻，既然這西嶺郡分部被裴昊所掌控，正好借眼下的由頭直接全部砍了，雖說這之中或許會誤傷一些分部的淬相師，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而且這些人未必就不知曉裴昊的心思，只是借著無力反抗的由頭選擇默認罷了。

李洛的目光掠過那些分部淬相師，沉默了數息，卻並未應下鄭平長老的建議，而是緩步上前，對著那兩名領頭的中年人說道：「你們就是唐隕，陸小峰兩位分部會長吧？」

望著李洛，唐隕兩人有點心驚，因為他們能夠從前者的面龐上，看出李太玄，澹臺嵐的影子，這讓得他們一時間有些拘謹。

畢竟李太玄二人在洛嵐府中的威望實在太高，即便這些年失蹤，依舊是餘威猶存。

「少，少府主...」

李洛笑道：「站起來說話吧。」

唐隕，陸小峰兩人對視一眼，李洛言語雖然平淡，但他們卻仿佛能夠感覺到一種莫名的壓力，當即也不敢坐著了，連忙起身。

在那一旁，龐千尺見到兩人氣勢被李洛盡數壓制，頓時感覺到有些不妙，對於李洛這位少府主的手段，他之前可是領教過的，當即趕緊站出來：「少府主，既然你現身了，還請你給分部的這些兄弟們一個說法吧。」

「大家都是溪陽屋的人，為什麼總部這邊以及天蜀郡分部都能夠獲得秘法源水，而西嶺郡分部卻是沒有？這是少府主在厚此薄彼嗎？」

鄭平長老怒視，西嶺郡分部為什麼沒有，你是沒點逼數嗎？

「龐千尺，你已經被閒置了，這裡哪有你說話的份？」鄭平長老喝斥道。

龐千尺冷哼道：「我雖然被閒置，但依舊是溪陽屋的老人，我為溪陽屋的發展立下過汗馬功勞，西嶺郡分部這些人，以前也是與我一同共事，如今他們被不公平對待，我自然要為其發聲！」

「如果少府主覺得我逾越了，可以直接將我從溪陽屋革除。」

這龐千尺依舊是那般的狡詐，言語間大義凜然，在這種道德高點上，李洛如果真的將他徹底革除，恐怕反而會讓得他在西嶺郡分部這些淬相師心中地位大漲。

李洛掃了一眼那些靜坐的西嶺郡淬相師，果然是見到不少人義憤填膺，同時看向龐千尺的目光也變得敬重了許多。

這傢伙，還真是個老油條，時刻都想著拉攏人心。

「那你覺得應該怎麼做？」李洛笑了笑，對著龐千尺問道。

龐千尺毫不猶豫的道：「少府主應該每月為西嶺郡提供足量的秘法源水，如果少府主這裡煉製秘法源水來不及的話，可以將秘法源水的煉製之法也交給西嶺郡分部一份，往後就省了運送的奔波。」

一旁的鄭平長老怒極而笑，恨不得一巴掌給他呼過去，狗東西真是獅子大張口，還想讓少府主把秘法源水煉製之法都交給西嶺郡。

你怎麼不去死呢。

在那後面一點的位置，蔡薇也是柳眉微蹙，對著姜青娥道：「這傢伙這是純粹來找麻煩的。」

姜青娥神色倒是頗為的平靜，道：「他故意這麼說，就是為了激怒李洛，一旦李洛憤怒之下惡言相向，那只會引起這些西嶺郡淬相師的不滿與反抗之心。」

她抬起俏臉，眸光望向附近的那些酒樓建築，雖然看不見，但她卻能夠感覺到，那裴昊，應該也是在暗處盯著這裡。

是想要看看他這順手的推動，能夠給他們帶來多大的麻煩嗎？

姜青娥眸子深處，掠過一抹殺意。

龐千尺在說完條件後，便是看著李洛，只不過讓得他稍微有些失望的是，後者並沒有驟然暴怒，反而是若有所思。

李洛在那諸多目光注視中，看向唐隕，陸小峰等人，道：「你們是想要秘法源水是吧？」

唐隕點點頭，吶吶道：「少府主，秘法源水對我們這些淬相師也能有著反哺的效果，如果能夠在煉製時長期使用，會讓我們的淬相術提升更大。」

李洛淡淡一笑，道：「西嶺郡分部這些年，似乎並沒有再向總部上繳供金？」

陸小峰遲疑道：「少府主，這些事情我們並不知情，分部每年都會如實上繳供金，但是...這些供金有沒有到總部，我們就不太清楚了。」

這就是有些耍滑頭了，他們把供金交到了裴昊的手裡，裴昊會交給總部就有鬼了。

李洛面帶微笑的看著兩人，而唐隕與陸小峰也是在他的目光下，神色有些尷尬起來。

李洛也算是好言與他們說話了，但他們卻顯得沒有那麼的真誠。

不過李洛最終沒有指責他們，而是略微沉吟後，看向這些分部的淬相師，道：「我可以給你們提供秘法源水。」

此言一出，頓時引來不少震驚，誰都沒想到，李洛竟然選擇了讓步！

鄭平長老也是連忙要出聲，但李洛卻是擺了擺手，道：「不過有著條件，我會對你們進行為期一月的考核，在這考核期間，你們需要在總部煉製靈水奇光，這期間，秘法源水隨你們使用。」

「你們的待遇，也與總部淬相師完全相同，相信你們已經知道，我之前上任的時候，已經提升了溪陽屋淬相師的待遇，遠比之前更高...」

「你們在這一月中，如果表現出色，考核完畢後，我會為西嶺郡提供秘法源水。」

「如何？」他目光看向驚愕的唐隕，陸小峰等人，笑了笑。

在場那些西嶺郡分部的淬相師們面面相覷，然後交頭接耳起來，對於李洛的提議，他們顯然是有點意動。

他們會來到總部抗議，所為的就是秘法源水以及總部這邊的待遇，然而眼下，李洛也完全的答應了，至於那個考核期，他們感覺自身通過考核，問題應該不會太大。

唐隕，陸小峰看了看後面的眾多淬相師，也明白他們的選擇，最後目光深深的看了眼前的李洛一眼。

「少府主已經退讓了，如果我們再不同意，就真是太過分了。」他們如此說著，算是應下了李洛的提議。

一旁的龐千尺對於這個結果，卻並不是很滿意，他想要的是李洛與西嶺郡分部鬧翻，眼下這麼退讓是個什麼事情？

不過李洛都退成這樣了，他再挑撥，又能有什麼用？

沒看見那些分部淬相師對此都比較滿意麼？

蔡薇對於李洛的解決辦法，也是有點詫異，低聲道：「少府主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好說話了。」

姜青娥笑道：「因為他胃口很大。」

蔡薇略微思索，便是眉頭一挑：「少府主想吃下這些分部淬相師？這裡面，恐怕有不少人是裴昊安插進來的。」

「這是必然的，不過之前溪陽屋總部這裡面，裴昊的人還少了嗎？現在呢？」姜青娥說道。

蔡薇螓首輕點，這就是要看究竟是誰的同化力更強了，少府主此舉，真的是很有魄力啊。

有容乃大。

隨著李洛拍板，那些靜坐的分部淬相師紛紛起身，最後開始湧入到總部之內。

那些看熱鬧的人群，也是漸漸散去。

李洛站在大門口，他的目光望著四周街道上的那些酒樓，臉龐上浮現出一抹笑容，然後對著四方拱了拱手，有笑聲響起。

「禮輕情義重，這份禮包，我就先收下了。」

第兩百零四章俊傑雲集

今日的長公主，一襲華麗宮裙，長發挽起，斜插著金步搖，輕輕晃蕩間，閃爍著點點金光。

長公主的身材略顯高挑，腰身比例極好，白皙優雅的脖頸，雄偉壯闊的峰巒勾勒著驚心動魄的弧度，然而波瀾往下，則是纖細腰肢以及筆直的長腿。

國色天香的臉蛋，散發著尊貴之氣。

不得不說，連李洛都得承認，在聖玄星學府中，長公主恐怕是屈指可數的幾位能夠與姜青娥在外貌氣質上面一較高低的人。

此時的長公主，美麗的臉蛋上掛著溫和的笑容，注視著李洛與姜青娥。

「見過長公主。」

李洛與姜青娥也是上前，打了招呼。

長公主語氣溫柔的與姜青娥聊了兩句，然後眸光轉向李洛，微笑道：「李洛應該知道那件事了吧？」

李洛明白她所說的應該就是治療小皇帝的那事，當即點點頭，道：「我會全力去嘗試一下，不過長公主可不要報多大的期望。」

長公主輕聲道：「你不必有什麼顧慮，這些年來，我早就已經習慣了。」

其實，她哪裡會抱有什麼期望，邀請李洛治療小皇帝，只是為了拉攏與姜青娥間的關係，她也明白，雙方對此應該都是心照不宣。

李洛點頭，雖說他也明白這一點，但還是得先打好預防針。

「走吧，先進去。」長公主衝著兩人盈盈一笑，然後轉身領著兩人進入了這座樓閣中。

樓閣內，燈火通明，宛如白晝一般。

進入其中，便是有沸騰與喧囂聲撲面而來，令得人精神都微微一振。

寬敞的廳內人影不少，三三兩兩的簇擁在一起，彼此笑談著什麼，而能夠在這裡的人，都不是尋常身份，背後皆是有著不弱的勢力。

「姜青娥，洛嵐府最近煩心事不少吧，沒想到你們還有心情來參加宴會？」而三人剛剛進入廳內，便是有一道不鹹不淡的聲音從旁傳來。

李洛看去，那烈焰紅唇，正是都澤紅蓮，在其身旁，還有著都澤北軒也正帶著淡淡冷笑的盯著他。

「我也沒想到在排位戰上面被我血洗了一次的你，竟然也有心情來參加這種宴會。」姜青娥淡淡的道。

都澤紅蓮柳眉倒豎。

「紅蓮，今日這般氣氛，可莫要讓人看了笑話。」一旁的長公主微笑著出聲。

對於長公主，都澤紅蓮顯然是有些忌憚的，當即收斂了怒意，端起手中的酒杯，對著長公主舉杯：「長公主說的對。」

然後眼眸淡淡的瞟了姜青娥與李洛一眼，便是帶著都澤北軒轉身而去。

「這都澤紅蓮被你壓了這麼多年，看來怨氣真是不小啊。」長公主有些無奈的說道。

「手下敗將，也只能逞口舌之勇，看來下次再遇見，下手要更重一點才行，不然長不了記性。」姜青娥平靜的道。

長公主啞然，姜青娥其實也是挺記仇的啊。

旋即她話音一轉，看向李洛，笑吟吟的道：「今天可是有不少年輕俊傑是衝著金龍秘鑰而來的呢，李洛你剛好符合條件，到時候倒是可以去試試。」

李洛笑道：「競爭可不小，只能說勉強試試，看看有沒有那個運氣吧。」

說著話時，他的目光掃視明亮的宴會廳內，然後就發現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那道身影壯碩如兇獸，默默的站在柱子邊，也不與任何人交流，渾身散發著生人勿進的氣息。

秦逐鹿。

這傢伙竟然也被邀請來了？不過也不奇怪，秦逐鹿的父親是大夏王庭的大將軍，身份地位也是極高，自然會被邀請。

除了秦逐鹿外，李洛發現熟悉的人影倒是不少，王鶴鳩這些同院級的學員都是在場，此時他正迎著都澤北軒走去。

而且，不止同院級的，甚至還有著二星院的學員。

比如此前他與姜青娥在一起時，所遇見的那個葉秋鼎，在其身旁，還有一道熟悉的身影，目光正有些惱怒的看著他。

李洛視線與他對碰了一下，就將其認了出來，似乎是此前在天蜀郡幫助宋秋雨的那個傢伙，是叫做莫凌是吧？出自墨水屋。

李洛倒是沒有過多的理會於他，然後他見到有一道人影對著他們這邊走來，所過處，吸引著不少的目光。

那道人影挺拔，氣勢不俗，赫然是宮神鈞。

他直接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而來，然後舉杯示意，笑道：「姜學妹與李洛學弟也來了嗎。」

兩人聞言，都是對著他點頭。

宮神鈞衝著長公主笑道：「最近鸞羽和姜學妹關係倒是越來越好了啊。」

長公主笑靨如花：「我們女子間的關係，你就沒必要羨慕了吧？」

宮神鈞笑笑，旋即低聲道：「王宮今天守衛有動靜，你是把王上帶出來了？」

長公主道：「皇兄消息很靈通啊。」

「畢竟這麼大的事情...」

宮神鈞看向李洛，道：「是因為想要李洛學弟嘗試一下嗎？其實你可以回頭請李洛學弟去一趟王宮就行了的。」

「不過既然人都出來了，說這些也沒用了，只是下次還是要稍微注意點，畢竟王上安全為重。」

宮神鈞提醒道。

長公主笑著點點頭：「皇兄說的是，我往後注意一點。」

宮神鈞又對著李洛笑道：「王上的事情，就麻煩李洛學弟了，不必有什麼壓力，就當一次嘗試。」

說完這些，他對著姜青娥溫和的一笑，就轉身離去。

姜青娥望著他的背影，眸光微閃的道：「宮神鈞學長的確是人中之龍，王庭果然易出英傑，當真是福氣。」

長公主沒有說話，國色天香般的臉蛋上帶著盈盈笑意，舉起酒杯與姜青娥輕輕碰了碰。

李洛也是在一旁保持著微笑，有時候，英傑多了，其實也就未必是福氣了。

而當他們這裡說話時，宴會廳外有熱鬧聲傳來，然後眾人便是見到魚紅溪，呂清兒在簇擁中走入。

魚紅溪走在最前方，在其身旁，還有著一名的紅髮的中年男子，行走間氣勢磅礴，宛如怒獅。

「那是極炎府的府主，祝青火。」

姜青娥對著李洛說了一聲，而李洛的目光，則是看著魚紅溪，祝青火身後，那裡是呂清兒，而在她的身旁，還有著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

青年同樣是一頭紅髮，面目英俊，顧盼間略有一絲霸氣。

「那是祝煊，祝青火之子，如今是二星院的學員，他所率領的「火仙隊」，此次奪得了二星院第一。」

聽到姜青娥傳來的聲音，李洛眼神微微一凝，此人，就是那火仙隊的隊長嗎？

第一百九十七章毀掉

「嘿，這李洛還真是膽子挺大，竟然就這樣將西嶺郡的淬相師給收了下去...」隨著人群散去，酒樓靠窗處，都澤北軒眉頭一挑。

「他是想要把這些淬相師收到溪陽屋總部。」

都澤紅蓮淡淡一笑，道：「最近在我們都澤府的針對下，他們溪陽屋一直想要招攬淬相師，但效果始終不佳，如今這些溪陽屋西嶺郡分部的淬相師突然來到大夏城，他當然會動心思。」

「不得不說，這李洛，有野心，也挺有魄力。」

「這些年來，西嶺郡分部被裴昊所佔，不再提供任何供金給洛嵐府，如果溪陽屋總部能夠將這一批給吸收了，倒是能夠緩上一口氣。」

都澤北軒點點頭，笑道：「那裴昊也是一個頗有城府的人，我不信他真的是來給李洛送愛心大禮包的。」

「我也不信。」

都澤紅蓮狹長雙目微眯了一下，她盯著洛嵐府總部大門，道：「不過至於裴昊有什麼手段，我們等著看好戲便是，這是他們洛嵐府的內訌，他們鬧得越歡騰，對我們都澤府而言就越是好事。」

「回頭派人緊盯著溪陽屋，一旦有什麼情況，就來通報，我們都澤府幫他們好好宣揚一下。」

都澤北軒笑著點頭，滿臉的期待。

...

酒樓臨窗雅間。

裴昊眼神平淡的望著李洛，姜青娥等人盡數進入溪陽屋總部，雖然隔著一些距離，但他依舊是分辨出了先前李洛所說的話。

「擁有雙相之後，倒的確是變得自信了許多啊。」裴昊淡淡一笑，眼神卻是冰寒一片。

他想起了以前李太玄，澹臺嵐尚在時，李洛可謂是風光無限，那時候他只要去拜見兩位府主，就會精心為尚還年幼的李洛備好禮物。

特別是李洛剛出生那幾年，洛嵐府所有人都是歡欣雀躍，認為洛嵐府有了繼承，未來必定會長久的屹立於大夏。

那時候的李洛，是洛嵐府的焦點。

他一出生，幾乎就擁有了一切，未來他甚至還會成為洛嵐府的掌控者，而他裴昊，依舊只能是如同家奴般，任由其驅使。

雖然當時他沒有表露出任何的心思，但心中燃燒的嫉妒之火，卻是讓得他煎熬無比。

這個李洛，不過就只是出身比他好一些而已！

憑什麼未來他就能夠成為洛嵐府的執掌者？而且，在其不過幾歲的時候，李太玄，澹臺嵐就讓得他與姜青娥訂下了婚約，為他找了一個未來無數人夢寐以求的女孩。

這個爹娘對李洛，可真是疼愛到極致了啊。

但所謂盛極必衰，誰都沒想到，在那之後，李太玄與澹臺嵐會前往王侯戰場，一去多年，蹤跡全無，而那被寄以厚望的李洛，則是被曝出天生空相，修行艱難，未來根本難以擔起洛嵐府的重任。

當初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時，素來不沾酒的裴昊，當夜直接幹了三壺酒。

那個時候，他心中的野心開始蔓延，他開始大肆的收攬人心，而李洛的空相，是他用來說服其他人的最大利器，畢竟沒有人願意，未來洛嵐府的府主，會是一個空相的廢物。

誰都得為自己的前程著想，誰不想過得更好？

那時如果再多給他一些時間的話，他會真正的把控住洛嵐府。

但可惜...

姜青娥出手了。

當她站到洛嵐府檯面上時，就顯露了令人忌憚的手腕與魅力，而且她還擁有著最正統的身份，她是李太玄，澹臺嵐的親傳弟子，論起身份，比起他這個記名弟子，無疑是高了不止一籌。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還擁有著九品光明相，潛力驚人，這足以吸引許多人心在她的身上。

所以姜青娥很快就穩定住了洛嵐府的局勢，與他開始分庭抗禮。

甚至，如果不是裴昊早有預謀的掌握了幾位閣主的把柄，逼得他們站在自己這一邊，恐怕如今他已是很難與姜青娥抗衡。

畢竟，姜青娥的前途太過的耀眼了。

她甚至有可能打破李太玄，澹臺嵐所鑄就的封侯記錄。

所以在幾個月前，裴昊直接破釜沉舟，帶著人與姜青娥，李洛決裂，也算是徹底斷了其他人試圖偏向姜青娥的念想。

然而，他怎麼都沒想到，就在那次老宅之後，他陸陸續續的接到了更壞的消息。

李洛打破了空相！

他不僅再度擁有了相，而且還得到了天蜀郡大考第一，進入到了聖玄星學府，最後甚至曝出了罕見的雙相！

那個曾經如廢物般的少府主，突然間變得耀眼了起來。

這一刻，裴昊突然有一種自己是小丑般的感覺。

如果李洛早點將這雙相顯露，他這些野心自然會隱藏起來，可這傢伙...故意弄一個空相來耍他嗎？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鬥到底吧！

裴昊的眼中，有著兇光閃現，比起李洛的雙相以及姜青娥的九品光明相，他可能的確是有些不及，但至少在現在，他依舊還佔據著實力上的優勢。

現在的洛嵐府，搖搖欲墜，憑李洛與姜青娥兩人，怎麼可能支撐得起來？

而且，真當他裴昊就沒有靠山嗎？

現在只能說，他裴昊與李洛，姜青娥間的爭鬥，才剛剛開始進入到正戲而已，結果如何，還得走著瞧。

而當裴昊這裡心思轉動的時候，這房間內的燈火突然變暗了許多，他抬起頭，便是見到那牆壁後緩緩的裂開一道縫隙。

於是他起身，走入裂縫中，沿著其後有些昏暗的階梯，約莫半晌後，通過石梯，來到了一間寬敞明亮的房間中。

房間內頗為的簡潔，唯有那明亮的落地窗前，盤坐著一道人影。

人影背對著他，看不清模樣，而視線透過那落地窗，剛好能夠看見不遠處溪陽屋內的景象。

裴昊上前，對著那一道人影微微彎身行禮。

「今日這場戲，是你的手筆吧？」那道人影笑了笑，問道。

裴昊點頭：「一道送給李洛的開胃小菜而已。」

「那李洛，可是今非昔比了哦。」

裴昊眼中掠過一絲陰霾，緩緩道：「雖然不知道他以前的空相是真是假，但如果他以為能夠挽救洛嵐府的話，只能是痴人說夢。」

「而且，貴人...您們的勢力如此之強，如果您們願意出手的話，洛嵐府根本不可能堅持這麼多年。」

那道人影淡淡道：「我們自然是有我們的顧慮，你只需要做好你的事情即可。」

「既然你此次來了大夏城，就應該是做好了準備。」

「我們的目的很簡單，只需要你不擇手段的削弱洛嵐府便可，我等著你的好消息，只要你能夠做到，你所要的一切，我都可以給你。」

「所以，不要讓我失望。」

裴昊望著那道人影，然後目光透過窗戶，眺望著溪陽屋，緩緩低頭。

「貴人放心，我得不到的東西，那就算是毀掉，也絕對不會讓他李洛來享受。」

那道人影笑道：「怎麼感覺你對李洛極為的仇恨？李太玄，澹臺嵐對你應該也不差吧？」

裴昊平靜的道：「我對於兩位府主的尊重與敬愛發自內心。」

「呵呵，正是太過的尊重他們，所以你才仇恨李洛？我想這應該是一種嫉妒吧？因為李洛一出生，就能夠毫不費力的獲得他們所有的寵愛，而這種寵愛，是你不管如何努力都無法得到的。」那道人影開口說道。

裴昊緩緩道：「難道這不該嫉妒嗎？」

「他一出生就獲得了所有的寵愛，甚至尚還不懂事時，就已是與姜青娥這般未來的絕世天驕有了婚約...」

那道人影微微沉默，旋即笑了笑，嘆道：「的確是令人嫉妒啊。」

「所以...」

「就讓我們把他給毀了吧。」

第一百九十八章考核

溪陽屋總部內。

寬敞的大廳人滿為患，這些人都是身穿淬相師衣袍，不過彼此卻是涇渭分明的分為兩半，居左的那些淬相師，正是溪陽屋總部的人員，而右側那些，便是以唐隕，陸小峰為首的西嶺郡分部淬相師。

此時，這些溪陽屋總部的人員，目光都帶著一些審視以及怒意的盯著唐隕等人。

畢竟先前總部門口的鬧劇，他們也都是看在眼中。

這些傢伙，明明是裴昊的人，結果竟然還要厚著臉皮來討要秘法源水，這豈不是資敵嗎？

而義憤填膺的他們一時間有點忘記，他們之中，其實也曾經有一些人，算是屬於裴昊那一派的。

但經過這一段時間下來，他們已經將這種事情直接遺忘掉了。

裴昊是誰？

此獠心思惡毒，以前趁他們涉世不深，內心單純，試圖引誘他們走入黑暗之中，但好在他們經過少府主的點化，已經徹底與他脫離了關係。

現在我們心中只有少府主！

以及他的秘法源水！

而面對著總部這些淬相師的目光，唐隕等人也是有些不太自在，但也沒辦法說什麼，只能裝聾作啞，反正能得到秘法源水就好。

李洛站在臺階上，姜青娥，蔡薇立於其身後。

他目視全場，對著溪陽屋總部這邊的淬相師們笑道：「大家不必對西嶺郡分部的同事有排斥心理，在我眼中，他們都曾經為溪陽屋的發展立下過功勞。」

唐隕，陸小峰等人眼神有些複雜，他們倒的確是沒想到，李洛這位少府主的容人之心是如此的寬闊，他們這些人，身處西嶺郡，其實算是被打上了裴昊的烙印，此次前來總部鬧事，也算在打李洛的臉。

但李洛卻並沒有惡言相向，也沒有強力驅逐，更沒有將他們直接清除出溪陽屋，反而是退後一步，任由他們進入到溪陽屋總部，而且還答應給予他們秘法源水。

這份寬容心性，讓人實在有些慚愧。

「哼，唐隕，你們都好好看著，少府主待你們不薄，你們可不要狼心狗肺不識好歹。」鄭平長老面色嚴厲的道。

唐隕等人苦笑，也不做聲，只是默默的應下。

因為此時說這些，有什麼用呢？

他們的確感激李洛的胸懷，但是...他們的確算是裴昊的人啊。

「這一個月以來，溪陽屋總部的業績極好，在這裡我也要感謝大家，之前溪陽屋因為韓植的原因動亂，造成了極大的損失，但那沒關係，我相信未來的溪陽屋一定會更加的強大。」

「我的目標，是讓溪陽屋成為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到時候，你們之中，也會有人脫穎而出，成為大夏出名的淬相師！」李洛目光溫和的看向總部的淬相師們，聲情並茂的說道。

總部的淬相師們頓時面現激動振奮之色，這一個月溪陽屋的改變他們都看在眼中，而他們也明白，這一切，都是因為李洛的出現。

雖說溪陽屋想要成為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必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但在少府主的率領下，未必就不可能，畢竟，他已經完成了許多的奇蹟。

而等溪陽屋強盛到那一步時，他們的地位與待遇無疑也會水漲船高。

這可真是讓人嚮往啊。

唐隕等人望著那些振奮激動的總部淬相師們，心中也是忍不住的湧現出一些羨慕，他們不知道李洛所說能不能做到，但那總歸是一種希望。

而他們，身處西嶺郡，那裡溪陽屋分部的發展，只能說是得過且過，這些年裴昊也無心在這上面發展，只是單純的將分部當做收取供金的機器罷了。

他們清楚的明白，西嶺郡的發展，沒有多少的前途。

臺階上，蔡薇美目望著激昂的眾人，偏頭對著姜青娥輕聲笑道：「少府主蠱惑人心，倒是越來越熟練了。」

「這說明他開始越來越自信了。」姜青娥唇角微彎，說道。

蔡薇螓首微點，只有對自身有足夠自信的人，才能夠真正的鼓動人心，因為他相信自己能夠做到，所以別人才會對他有期盼。

在這火熱的氣氛中，唐隕這些分部的淬相師不太自然，當即乾咳一聲，出聲問道：「少府主，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開始煉製靈水奇光？」

李洛笑道：「你們不必拘束，之後的煉製時間，與總部這些淬相師相同，鄭平長老會為你們安排場地。」

「我們煉製...也會有足夠的秘法源水配給嗎？」陸小峰遲疑了一下，問道。

李洛點點頭，道：「你們的配給與其他淬相師完全相同，不會有任何的區別。」

在場的這些分部淬相師都是暗自鬆了一口氣，他們來到總部，不就是為了秘法源水麼？如果這一個月李洛只是單純的將他們當做苦力用，那誰來做這什麼考核。

「還有一事...」

唐隕咬了咬牙，問道：「不知道少府主之前所說的考核，具體方式是什麼？」

他們擔心李洛在這裡挖坑。

姜青娥，蔡薇目光同樣是看來，她們也想知道，李洛所說的考核是什麼，因為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唐隕這些人，一旦通過考核，以後李洛就得為他們供應秘法源水，可如果故意將考核設置得難以觸及，那麼誰都明白李洛是在故意耍他們，那麼李洛最終更加不可能將這些人收攬。

在那大廳內一道道目光的注視下，李洛倒是神色從容的笑了笑，道：「考核其實也就只是說說而已...」

「不過為了讓大家安心，我還是說個清楚吧。」

「考核內容很簡單，大家知曉我擁有水相，也算是淬相師，現在是二品，正好在衝擊三品淬相師...」

「在這一個月內，你們可以派出包括唐隕，陸小峰會長在內的任何淬相師來跟我比試，比試的內容就是煉製靈水奇光，只不過因為我的等級原因，只能限制在三品及其以下的靈水奇光。」

「比試分三次，剛好分為煉製一品，二品，三品靈水奇光，煉製材料完全相同，另外也不提供秘法源水。」

「只要這三次中，你們有人能夠超過我一次，那麼考核就算是通過。」

李洛望著唐隕等人，露出了極為溫和的笑容。

「這個考核，你們覺得如何？」

唐隕與陸小峰聞言，則是面面相覷，旋即有些難以置信的道：「我們二人也可以出手？」

他們可是四品淬相師啊，雖說煉製的靈水奇光被限制在三品以下，但以他們的經驗，煉製出來的三品靈水奇光其淬鍊力，必然也不會低的。

而且，他們只要贏一次就行？

要知道現在的李洛能不能煉製出三品靈水奇光都是問題，這到時候怎麼比？直接判他們獲勝？

李洛這是真的要白送他們嗎？

這一刻，唐隕，陸小峰神色變得極為的複雜，他們望著面色溫和的李洛，少府主，難道我們都看錯了...

你是不是傻啊？

第兩百零五章祝煊

隨著魚紅溪，呂清兒的入場，此次的宴會就算是正式的開始了，伴隨著輕揚歡快的樂器聲，宴會廳內的氣氛也是變得更為的熱鬧起來。

魚紅溪面帶笑意的與一些上前祝賀的賓客碰杯淺飲，然後看了一眼後面呂清兒的位置，此時的她，已被眾多青年俊傑所圍繞，祝煊，寧昭，王鶴鳩這些年輕人，都算是同齡人的佼佼者。

「呵呵，魚會長，我家那小子，你覺得如何？」在那一旁，極炎府的府主祝青火笑眯眯的問道。

魚紅溪笑了笑，道：「祝煊的確是有青出於藍勝於藍的潛力。」

祝青火笑道：「我看他與清兒倒是挺相配的。」

魚紅溪看了他一眼，搖搖頭，道：「小輩間的事情，我們這些長輩就不要指手畫腳了，若是他們真的有意，再推波助瀾也不遲。」

祝青火目光一閃，魚紅溪說的含糊，但卻並沒有就此推拒，顯然如果到時候祝煊真的與呂清兒有意，她這裡是不會阻攔。

知道這一點，其實也就夠了。

祝青火笑著舉杯，金龍寶行勢力強橫，財力雄厚，如果極炎府能夠與他們拉近關係，那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當然，如果能夠將身為金龍寶行會長的魚紅溪拿下，那才是最為完美的事情，但可惜，祝青火可清楚眼前這個美婦人是何等的棘手，就算是他，也不敢心生他意的去招惹。

魚紅溪與祝青火碰了碰杯，微笑道：「此次的金龍秘鑰，其實也是為了挑選幾個優秀的年輕人陪同清兒進入「金龍道場」，而年輕人在一起互相歷險，總是會提升彼此間的好感度的。」

身為一府之主，祝青火當然聽得出魚紅溪言語間蘊含的深意，當即笑起來，道：「魚會長放心，我早已吩咐過我家那小子，定會全力爭奪的。」

魚紅溪笑著點點頭，她當然不會告訴祝青火，其實類似的話，她與其他一些青年俊傑的長輩也提過。

她做這些的隱藏目的，無非便是察覺到了自家女兒對李洛的一些好感，而且這種好感還有著逐步提升的跡象。

對於這種事，魚紅溪的心中自然是反對的，不提她與李洛父母間的那些複雜恩怨，光是李洛與姜青娥還有著婚約這事，就足以讓得魚紅溪斷然否決。

不管這婚約究竟是不是名存實亡，魚紅溪都不會接受。

只是，魚紅溪也不是那種蠻橫專斷的父母，她知道如果她直接強迫呂清兒不準與李洛接觸的話，不僅沒有效果，反而會激起少女的反叛心，到時候折騰出一些其他事情，更是讓人頭疼。

在她看來，呂清兒會對李洛有好感，多半還是因為當初在天蜀郡同處一所學院，在那裡，呂清兒並沒有見到太多優秀的同齡人，所以才會關注李洛。

而如今到了大夏城，作為大夏國的中心，這裡的天才如過江之鯽，數不勝數。

再加上她的推動，呂清兒能夠接觸到更多優秀的同齡人，到時候，呂清兒對李洛的那些好感，或許也會漸漸的減弱。

所以她從始至終都沒有直言反對呂清兒對李洛的好感，但她選擇了另外的方式。

比如此次的金龍秘鑰...

如果到時候祝煊，寧昭這些人能夠得到秘鑰，陪同呂清兒參加這次的歷練，到時候他們的關係會提升許多，說不定等到歷練結束，呂清兒對於李洛的那些好感，也已漸漸的消磨。

到時候她不僅能夠少了這些煩心事，呂清兒也不會生出怪她的心思。

可謂是兩全其美。

至於會不會讓李洛也得到金龍秘鑰...那小子現在還只是相師境第一段吧？而祝煊，葉秋鼎，寧昭等人，可都是相師境第三段了。

這小子再怎麼妖，也不至於到這種程度吧？

...

「清兒，祝你生日快樂。」

眾星捧月般的人群中，王鶴鳩對著呂清兒露出誠懇的笑容：「此前在學府中的事，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雖說心中對於王鶴鳩有些不待見，但呂清兒也不會在這個場合顯露什麼，所以只是微笑著點點頭，也沒有要與王鶴鳩多說的想法。

她矜持的與身旁的祝煊，寧昭等人說著話，片刻後，眸光還是飄向了某個方向，然後對著其他人露出歉意的笑容：「我先去招呼一下其他人。」

待得祝煊等人點頭後，她便是腳步輕快的對著李洛所在的方向走去。

王鶴鳩望著她那纖細的背影，似是無奈的嘆了一聲，道：「她應該又是去找李洛了吧，在學府裡面時，他們關係就很好。」

寧昭眉頭皺了皺，淡淡的道：「清兒與他只是普通朋友而已，而且畢竟他們都是從南風學府走出來的，難免關係會好一點。」

王鶴鳩微微一笑，手中摺扇輕輕扇動：「或許吧，但是在學府中，清兒有時候還會幫那李洛買早餐呢。」

寧昭眼角抽了抽，面色略微有點難看。

倒是一旁的祝煊淡笑道：「清兒以前生活在天蜀郡，那裡所見所聞都會受到一些制約，如今到了大夏城，接觸多了，以往的一些想法都會出現改變的。」

「此次若是能夠拿到一道金龍秘鑰，之後陪同清兒去那金龍道場走一遭，到時，有些情況自然會出現轉變。」

他神色淡然，眉宇間自有一股自信湧動。

寧昭看了這祝煊一眼，眼中倒是升起一些戒備與警惕，畢竟同為二星院的學員，他也很清楚祝煊的優秀，如果真讓得他趁勢接近了呂清兒，那他這邊得手的機率說不定就要銳減了。

「這魚會長也真是，沒事將金龍秘鑰拿出來做什麼...」寧昭心中有些埋怨，他的父親也是金龍寶行中的高層，地位僅次於魚紅溪，所以他跟呂清兒一樣，直接就能夠擁有著金龍秘鑰，原本按照他的設想，此次應該就是他來陪同著呂清兒進入金龍道場，到時候一起歷練一場，說不定就能夠趁勢打開呂清兒的心扉。

可如今魚紅溪有意拿出金龍秘鑰，這無疑是為他平白樹立了許多的強力競爭對手啊。

不過心中再埋怨，他也不可能讓魚紅溪更改決定，所以也只能捏著鼻子認了。

...

他們這邊各懷心思的時候，呂清兒則是端著酒杯來到了李洛他們這裡。

「見過長公主，姜學姐。」呂清兒清麗動人的容顏上，露出淺淺笑意，對著兩女舉杯示意。

「清兒學妹。」

面對著今日的主角，長公主與姜青娥皆是舉杯，給予祝賀。

李洛也是跟著舉杯。

「賓客眾多，招待不周，還請不要怪罪。」

呂清兒對著兩女客氣了一句，然後看向李洛，說道：「本來我還邀請了虞浪，趙闊他們的，但是他們都推拒了。」

「這場合，他們可能不太喜歡，並非是不願意來。」李洛解釋道。

能夠來這裡的，幾乎都是大夏中的名門貴族，各大勢力，虞浪，趙闊的家境相對普通，讓他們到這種地方來，反而是有些不太自在。

呂清兒螓首輕點，道：「我明白。」

「等回頭假期結束去了學府，我找他們再給你慶賀一下就行了。」李洛笑道。

呂清兒眸光微不可察的亮了一些，旋即矜持的道：「到時候再說吧。」

她頓了頓，眸光掃了四周一眼，輕聲道：「那金龍秘鑰，你有興趣嗎？」

李洛坦然笑道：「這裡凡是相師境的人，恐怕沒有誰會對它沒興趣的吧？」

呂清兒點點頭，其實她本來是打算直接找魚紅溪多討要一道的，但沒想到金龍秘鑰被她娘當做了生日彩頭，這就讓得她有些不太好開口了。

「那你加油。」她只能鼓勵道。

李洛笑著點頭。

在兩人說著話的時候，在那一旁，長公主眸光流轉，瞥了一眼神色平靜的姜青娥，旋即眼中有著一抹饒有興致之色浮現出來。

這個李洛，當真是如其父一樣，也是如此的受到大夏國諸多名門貴女的青睞啊。

第兩百零六章秘鑰爭奪

宴會氣氛火熱，各方人士三三兩兩，低聲笑談，而伴隨著一杯杯美酒入肚，那氣氛就更是在漸漸的攀升。

直到某一刻，宴會中的樂器聲悄然的減弱，只見得魚紅溪來到了一處臺階上，美目望著各方賓客。

宴會廳內，一道道目光也是投向了那氣場極強，同時又豔光四射的美婦人。

「感謝諸位百忙之中來為小女慶生。」

「多餘的話也就不再多說，大家也知曉，今日為了慶生，也算是為了鼓勵各家的少年，所以我拿出了數枚金龍秘鑰，當做今晚宴會的彩頭...」

「這金龍秘鑰，限於相師境，所以各家凡是滿足條件的人，都可以嘗試一下，我們金龍寶行的「金龍道場」，不敢說是這世間無雙，但應該也算是頂尖的修煉聖地了。」魚紅溪笑意盈盈，她手掌抬起，指尖懸掛著一枚金鑰，金鑰如同龍形，蜿蜒纏繞，一道道神秘紋路銘刻於龍鱗之上，隱隱的散發著極為玄妙的力量。

場中不少目光都是望著魚紅溪指尖的金鑰，就連一些封侯強者，都是流露出一些興趣。

因為傳聞，那「金龍道場」龐大無比，宛如一方小天地，所以其中也有著層級之分，如眼下這相師境的金龍秘鑰，只能進入那金龍道場的外層而已，而他們這些封侯強者，卻是對金龍道場更深處有興趣。

但是可惜，金龍道場乃是金龍寶行集合了無數人力財力所打造而成，這是金龍寶行的底蘊所在，唯有金龍寶行的人，才能夠進入其中修行，其餘者，除非是能夠得到金龍寶行的邀請，否則就算是封侯強者，也是無門可入。

「那就是金龍秘鑰嗎？」

李洛也是有些好奇的看了看魚紅溪手中的金龍秘鑰，對於那所謂的金龍道場，他其實知道的倒是不多，不過想來能夠開闢一座空間而成的小天地，應該也不會簡單到哪裡去吧？

「金龍道場...真是難以想像，能夠打造出這種級別修煉聖地的金龍寶行總部，究竟是何等的龐然大物。」在那一旁，長公主輕輕一嘆，神色間略微有些惆悵。

姜青娥看了她一眼，長公主有著極為好強的性格，而身為王庭如今的掌權者之一，在她的心中，或許王庭才是大夏最強的勢力，但對於金龍寶行這種特殊存在，即便是尊貴如她，都是感覺到一種淡淡的無力感。

姜青娥沒有去安慰長公主，因為後者也並不需要這種無謂的安慰。

「看來你的競爭壓力很大啊。」姜青娥看著李洛，提醒道。

李洛點點頭，有些無奈，聽魚紅溪所說，這金龍秘鑰的競爭，只要是相師境都可以參加，可這對於他這種相師境第一段的人來說，顯然是極為不利的，畢竟他再變態，也不會覺得自己能夠越級打敗祝煊，葉秋鼎這些相師境第三段的人啊。

這競爭，不是很公平的樣子啊！

「我想，這金龍秘鑰的爭奪，應該不是那種靠拳頭硬搶的方式。」姜青娥也明白李洛的擔心，微微沉吟，說道。

「嗯，今日畢竟是呂清兒的生日宴會，真要打起來的話，場面也不太好看，所以，爭鬥的方式，應該是不一樣的。」一旁的長公主同樣是微笑著說道。

李洛聞言，也是點點頭，反正先看看情況吧，如果有機會的話，自然是要競爭一下，可若實在不行，那也沒必要強求。

臺階上，魚紅溪繼續說道：「此次金龍秘鑰的爭奪，並非是明刀明槍的爭搶，而會採取另外一個方式。」

說著話時，她手一抬，只見得有相力呼嘯而出，在這寬敞的宴會廳內來回掃蕩，隨著各方賓客的漸漸散開，最後在場中形成了一片寬闊的空地。

相力則是在空地四周，形成了光幕。

「金龍道場內，並非是全無風險，在進入的過程時，將會遭遇到青風罡，這是一種由狂暴凌厲的風屬性能量所化，雖說金龍秘鑰會對你們形成一些保護，但依舊會有一些風罡侵入進來，這將會對你們造成極大的威脅。」

「此次爭奪金龍秘鑰的方式，便是一次青風罡席捲的模擬。」

「想要爭奪者，只需要進入這片區域，在我所釋放的青風罡中堅持到最後，那就能夠得到金龍秘鑰。」魚紅溪笑著指了指下方被相力光幕所包裹的那片空地中。

此言一出，倒是引起了一些騷動聲，那些有意爭奪金龍秘鑰的年輕人們，都是神色驚疑，顯然沒想到金龍秘鑰竟然會選擇這種方式來競爭。

騷動聲持續了片刻，然後眾人便是見到，那身材高大，氣勢略顯霸道自信的祝煊第一個走入到場中。

而有了祝煊帶頭，餘下來葉秋鼎，莫凌，王鶴鳩，都澤北軒等人也是一個個的站了進去。

短短一會，便是有十數人出現在場中，其中一些是來自聖玄星學府的天驕，也有一些是各方勢力收攬而來的年輕苗子。

「原來是這樣...」

李洛的臉龐上流露出一抹細微的笑意，如果是正面硬打的話，他還真是很難跟祝煊他們這些相師境第三段的人競爭，但若是比誰能耐揍的話，那可就真的不太一定了...

因為他這幾天剛好在姜青娥的捶打下，開發出了「堅體」這種抗揍的法門！眼下，倒是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一旁，姜青娥偏頭看了李洛一眼，輕笑道：「不必謝我。」

李洛嘴角一抽，你這大白鵝真是太過分了，揍了我好幾天，還想讓我謝你？

黑心！

不再理會姜青娥，李洛也是在一些視線的關注下，走入到了場中。

臺階上，呂清兒望著走進來的李洛，小手悄悄的握緊起來，雖然她面無波瀾，但心中卻是在給李洛加油鼓氣。

魚紅溪的眸光同樣是不著痕跡的掃了李洛一眼，然後餘光掠過呂清兒，雖然少女很克制，但老辣的她依舊是察覺到呂清兒的身軀都在此時緊繃了一些。

還真是挺緊張的啊。

不過，李洛雖說也挺優秀，但其自身只是相師境第一段，憑此想要跟祝煊他們這些相師境第三段競爭，難度應該還是不小的。

李洛走入場中，剛好發現旁邊站著悶不吭聲的秦逐鹿，當即好奇的問道：「你竟然也會跑來參加這種宴會？」

「是因為金龍秘鑰嗎？」

秦逐鹿看了他一眼，聲音低沉的道：「不是，是我爹讓我參加的，他說我不來，他就要帶我去逛青樓。」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臥槽，你爹是真的狠啊，這是要把秦逐鹿朝死裡逼啊，這真是親生的嗎？

對著秦逐鹿投去同情的目光，李洛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來。

隨著眾多氣勢不俗的年輕人進場，魚紅溪則是自袖中取出了一隻青色的玉瓶，那玉瓶之上，仿佛銘刻著極為精緻，複雜的光紋，隱隱間，有風聲呼嘯而出。

「各位，開始吧。」

她輕笑一聲，屈指一彈，相力掠過青色玉瓶瓶口，然後下一刻，所有人都是見到，青色的罡風陡然間傾瀉而出，對著李洛，祝煊這些光幕之中的人影裹挾，衝刷而去。

第一百九十九章請帖

關於考核，時間最終確定在兩天後開始，到時每三天考核一次，為期九日，剛好在李洛此次的假期覆蓋中。

畢竟李洛也只有在將這些分部淬相師的問題徹底解決後，才能安穩的返回學府修行。

而對於考核內容，這些分部淬相師都是極為的滿意，並沒有任何的反對，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可能還真是李洛的一次退讓，畢竟他們實在是無法想像，這種考核他們會有什麼理由通過不了。

就算李洛本身淬相術也極為的精湛，能夠在一品，二品靈水奇光上面佔盡優勢，但三品呢？

似乎現在的李洛，都還煉製不出三品靈水奇光吧？

到時候恐怕能夠直接宣布他們這邊獲勝了，畢竟，他們還有著唐隕，陸小峰這兩位四品淬相師呢。

所以此次的商議，取得了圓滿的成功，李洛在那諸多複雜的目光中，與姜青娥離開了溪陽屋總部。

寬敞車輦中。

「我感覺那些分部淬相師看少府主的眼神，仿佛是在看地主家的傻兒子。」蔡薇笑吟吟的道。

李洛笑了笑，道：「畢竟從表面來看，這個考核的確是送分題。」

姜青娥金色眸子看來，道：「那三品靈水奇光到時候怎麼解決？」

她知道李洛煉製的一品，二品靈水奇光淬鍊力極高，這一點連顏靈卿都自認比不上，但唯一的問題是，現在的李洛，似乎還只是二品淬相師...

「晉升三品淬相師，應該也就這幾天的事了。」李洛用很隨意的語氣說道。

蔡薇鼓掌，捧場道：「少府主，你這個格調裝到位了。」

姜青娥也是忍不住的笑了笑，旋即她想起什麼，笑容又收斂了一些，提醒道：「不要在淬相術上面耽擱太多的心思與時間，我當初為了能夠將修行進行到極致，可不曾有半點分心於淬相術。」

其實姜青娥才是真正修煉淬相術的天才，這九品光明相煉製出來的靈水奇光，必然會成為這大夏國的獨一份。

在聖玄星學府的淬相院中，那位院長為了讓姜青娥能夠學習淬相術煞費苦心，卻都是無果...因為姜青娥明白，她想要追逐封侯記錄，就必須專注，不能分心。

所以，她寧願捨棄自身在淬相術上面的天賦。

李洛聞言苦笑了一聲，其實他也知道修行淬相術會耽擱他的時間與精力，但這也沒辦法啊，為了未來自身的相性提升，他只能走這一條道路。

姜青娥也沒有在這上面多說，畢竟事已至此，說什麼也改變不了，而且溪陽屋這邊，的確也需要李洛淬相師的這個身份。

「裴昊此人，隱忍而狠辣，他斷然是不會好心給你來送禮包的，所以你應該想得到，這禮包中，恐怕是有毒的。」姜青娥話音一轉，說道。

李洛點點頭，這一點他怎麼可能忽視，雖說他嘴上嘲笑著對方送來大禮，但實則內心充滿著戒備。

如果不是如今的溪陽屋總部的確太過的需要淬相師的補充，他未必就會將唐隕等人接下。

「我會讓鄭平長老時刻盯著唐隕等人，同時也會加大溪陽屋總部的防衛力度，一旦有任何的異動，立即派人通知。」李洛緩緩說道。

「不過裴昊畢竟是在暗處，誰也不知道他隱藏了什麼手段，所以只能處處提防，見招拆招。」

姜青娥輕點螓首，敵暗我明，的確是有些被動。

「我已經派人在查探裴昊的蹤跡，如果有機會的話，將他解決掉，倒是能夠一勞永逸。」她平靜的聲音中，流淌著絲絲冰冷殺意。

既然找不到那些淬相師的問題所在，那就將製造問題的裴昊給解決掉，這顯然也是一個路子。

李洛點頭，但他卻明白以裴昊那隱忍狠辣的性格，恐怕不會給他們這種機會。

「對了...」

姜青娥突然看著李洛，道：「這幾天你熟悉一下，如何運用自身的水相與木相之力去達到更強的治癒效果。」

李洛一愣，他熟悉這個做什麼？

「還記得你在金龍寶行遇見的那個小皇帝麼？他擁有著先天缺陷，長公主前些天找到我，想要請你試試能不能去給他治療一下。」姜青娥解釋道。

李洛一臉懵逼：「這也太荒唐了吧？據說那小皇帝的缺陷，連一些擁有著水相的封侯強者都束手無策，我一個相師境去了能有什麼用？」

雖說水相與木相都擁有著治療效果，但指望他一個相師境能夠治好連封侯強者都沒辦法的先天缺陷，長公主雖說有些雄偉，但也不像是這麼沒理智的人啊。

還是說，她有其他的一些目的？

迎著李洛的目光，姜青娥笑笑，道：「她更多的意思，應該還是與我示好吧，不過我並沒有拒絕，雖說如今的大夏王庭更多的權力是在攝政王手中，但長公主也擁有著不小的權勢，我們洛嵐府如今的情況，能夠與她交好，也算是一個好事。」

李洛若有所思，姜青娥的潛力毋庸置疑，這倒是值得長公主去拉攏，而經過他這次去治療小皇帝，不管成不成，總算是有了一些互相接近的契機。

看來讓他去治療小皇帝，也只是一個由頭而已。

「行吧，回頭我熟練一下。」

李洛點點頭，雖說如今王庭權力更多在攝政王的手中，但長公主也不可小覷，洛嵐府正需要這麼一個朋友，當然，現在說是朋友還早了一些，畢竟雙方都只是看中彼此所擁有的一些優勢而已。

長公主此人，心胸似海，城府頗深，這些年在聖玄星學府中人望可是不低，而且看得出來，她並非是一個安於現狀的性格，未來如果她代表著小皇帝要收回權勢，想必定會爆發一些相當驚人的明爭暗鬥。

一路閒聊，車輦回了洛嵐府總部。

而三人剛下，便是見到有人迎了上來：「請問是李洛少府主與姜青娥小姐嗎？」

李洛看了一眼來人，對方衣衫上面有著金龍寶行的徽章，當即微微點頭。

來人立即恭敬的送上了燙金請帖，道:「五日後是我家小姐的生辰，會長讓我前來送上請帖，還望兩位能夠參加。」

「清兒的生辰嗎？」李洛有些驚訝，旋即笑著接過，道：「請回復魚會長，我們一定會前往。」

不提與呂清兒的關係，光是金龍寶行在這大夏國中特殊的地位，既然對方給了臉，他們自然是需要賞臉的。

送信之人歡喜的點頭，然後就迅速的離去了。

姜青娥望著他離去的身影，旋即衝著李洛似笑非笑的道：「那位魚紅溪會長，竟然會宴請我們？」

「有什麼不對嗎？」李洛說道。

「看來你並不知道，當年魚紅溪和師娘鬥得多麼的火熱，她對於我們洛嵐府，可不算多待見，這些年彼此間也只有公事上面的往來。」姜青娥淡淡的說道。

李洛愣了愣，道：「是因為我爹？」

姜青娥：「不然呢？」

李洛感嘆一聲，道：「沒想到我爹當年竟然是個沾花惹草的人，唾棄他。」

姜青娥斜瞟了他一眼，懶得在這上面與他多說，道：「魚紅溪是個很厲害的女人，這是當年師娘對她的評價，畢竟能夠坐穩金龍寶行會長位置這麼多年，她不論是實力還是手腕，都不容小覷。」

李洛笑道：「倒真是想要見識一下。」

姜青娥偏頭，眸光打量著李洛，留下一句若有深意的話後，便是走進了洛嵐府。

「我感覺，你可能會見識到的。」

第兩百章堅體

接下來的兩日時間，李洛倒是過得格外的充實忙碌，首先淬相術的練習不能停，眼下他煉製三品靈水奇光的完成率開始變得越來越高，只要待得某個時段的突破，想必就能夠第一次將三品靈水奇光煉製出來，那個時候，他也就算是正兒八經的三品淬相師了。

練習淬相術之餘，自身的修煉也必須得維持，而且也不知道姜青娥是不是為了錘鍊他的緣故，現在每天都要強行拖著他進入訓練室，然後...捶打他一個小時。

美其名曰，促進他的修煉。

而每次李洛從訓練室都是顫抖著雙腿扶著牆壁走出來的。

這種錘鍊的效果有多少不好說，但李洛能夠清晰的感覺到自己肉身的抗打擊能力有了一些提升...

在被捶打之後，李洛還得開始熟練水相，木相的治療效果。

...

一座工作間中。

李洛面前的桌上趴著一隻受傷的小獸，在其身軀上有著一道肉眼可見的血痕，他神色平靜，伸出雙手覆蓋在那血痕上面。

體內的相力湧動起來，水相與木相之力在掌心間形成了極為短暫的交匯，但也釋放出了強大的治療之力。

短短十數息間，小獸身上那道血痕就在迅速的癒合起來。

治療效果相當的不錯。

不過李洛對此倒是沒什麼好意外的，水相與木相之力都擁有著治療的能力，而且，他的水相之力中，還蘊含著一些光明相力。

光明相力，其實同樣擅長治療。

只是水光相中，光明相畢竟只是輔相，所以其力量沒有水相那麼強，不然這三種治療效果同時爆發，李洛感覺只要不是被人一擊斃命，恐怕都能迅速的恢復過來。

李洛將治好的小獸放走，神色間若有所思，他已經熟練這種治療力量有一日的時間了，這期間治好了許多的傷勢。

所以對於這種治療力量，也算是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說實在的，他感覺以前的他，似乎有些忽視了這種治療之力，以前他只是重視這些相力所帶來的力量感，卻忘記了，其實治療本身，也能夠帶來一些奇效。

「倒是可以開發一下呢...」

...

第三日，訓練室。

姜青娥隨手提起一柄木質長槍，金色眸子注視著對面的李洛，笑道：「準備好今天的份量了嗎？」

「我總感覺你這兩天是在故意打我出氣，你不會還在因為之前隱瞞壽命的事情在生氣吧？」李洛無奈的道。

「哪有。」

姜青娥露出無辜的微笑，道：「我真的只是在錘鍊你，在這種戰鬥中，你的相力會掌握得更為的純熟。」

李洛盯著那絕美的容顏，漂亮的女人都擅長撒謊，而以姜青娥的顏值，恐怕謊言都會被人當做掏心掏肺的真誠之言。

最終他只能點頭認栽，同時道：「今天我就不動手了...」

他丟下手中的武器，走到距離姜青娥十米左右的位置，道：「今天你試試以密集的相術，攻擊我的身體。」

李洛雙手合攏，體內兩座相宮震動起來，水相，木相之力湧蕩而出，同時其中，還摻雜著光明相力。

三種治療之力同時激發，被李洛引導至血肉之中。

這一刻，李洛的皮膚表面，竟是綻放出微光，這些微光，猶如是形成了一些模糊的光紋，若隱若現。

姜青娥見到這一幕，秀眉輕挑，她能夠感覺到，李洛的身體仿佛是在此時變得充斥著旺盛的生機。

「是水相，木相的治療之力？」

「研究了兩天，倒是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她饒有興致的說了一聲，然後纖細玉手輕輕抬起，只見得璀璨的光明相力自其體內爆發而出，宛如一輪耀日。

下一瞬，她單手拍出，只見得無數道光明相力猶如是化為針光呼嘯而出，鋪天蓋地的對著李洛籠罩而去。

嗤！嗤！

面對著那些相力針矢，李洛並未躲避，反而是任由其落在了身體上，頓時間，他的身體上直接是出現了一道道血痕，皮膚，血肉都被撕裂而開。

劇痛湧來，但李洛卻是一聲不吭。

他注視著自己的身體，雖然有著傷勢不斷的出現，但那血肉卻是在以一種極為活躍的姿態展現著，將那些傷勢以相當驚人的速度在修復。

李洛的眼中掠過一抹驚喜之色，果然，在這個狀態下，他的身體擁有著極為頑強與強橫的恢復力，如果這是與人進行生死相搏，他將會藉此佔據著極大的優勢。

漫天的光矢最終消散，姜青娥走到李洛面前，看了看他雖然布滿血跡，但卻毫髮無損的身體，輕輕點頭，道：「不愧是水木雙相，這種治療之力明明只是初步催發，就能夠將肉身的恢復力提升到這種程度。」

她有點訝異，雖說水木雙相擁有著治療效果，可效果也不至於這麼強吧？她先前的攻勢雖然只是動用了一點力量，但那對於李洛這個等級而言已經算是不弱了。

「我將這種狀態，稱為「堅體」，能夠短時間提升肉身的恢復力，只不過因為這對於相力的消耗不小，所以維持時間不長。」李洛有點小得意的笑道。

姜青娥笑了笑，道：「其實很多水相，木相的強者都會運用這種方式來加強肉身，所以也不算太特別，據說一些真正的強者，能夠將這種力量發揮到極致，他們的肉身在那個程度下，幾乎是相當於不死之身。」

「不過...」

「不知道為什麼，你的相力所具備的治療與恢復性，要顯得格外特殊一些，難道這就是雙相的優勢嗎？」

李洛咧嘴笑了笑，治療效果比較強的原因，當然是因為他還擁有著一道光明相，雖說只是輔相，力量沒有兩道水，木主相那麼強，但依舊能夠取到增幅的效果。

姜青娥螓首微點，道：「今天就到這裡吧，另外今天是分部那些淬相師的第一次考核吧？他們這兩天表現如何？」

「聽鄭平長老的匯報，似乎都挺勤懇的在煉製靈水奇光，也沒有鬧什麼么蛾子。」李洛說道。

不過這種平靜，反而是讓得姜青娥秀眉微蹙了一下，她倒寧願對方的手段早點暴露，這樣時刻提防，反而讓人心中沒有底。

「多想無益，見招拆招便是。」李洛見狀安穩道。

「先去溪陽屋總部，完成第一次考核吧。」

對於這三次的考核，李洛可是蓄謀已久，這也將會決定他最終能否將這些分部的淬相師籠絡在手中，所以，今天的考核，要給予一點重視以及...重錘摧殘。

第兩百零七章青罡風

嗚嗚！

青色的罡風如絲如縷般的席捲而出，略顯悽厲的風嘯聲，於宴會廳內迴蕩，令得許多人神色都是微微一凝。

所有的目光，都是盯著那處於相力光幕之中的那一道道年輕的身影。

青罡風席捲而至，直接就將這些身影盡數的籠罩了進去。

祝煊神色凝重，他的身軀上有赤紅色的相力升騰起來，宛如是火焰一般，熊熊燃燒，散發著高溫。

下八品火相。

能夠成為聖玄星學府二星院最強隊伍的隊長，祝煊的實力與天賦，毋庸置疑。

他也的確有著自信與霸氣的資本。

在其之後，葉秋鼎，莫凌，都澤北軒，王鶴鳩等人也皆是迅速的運轉相力，護住身軀，準備接受青罡風的洗禮。

咻！

而當青罡風掠過身軀的那一瞬間，祝煊等人面色皆是微微一變，因為他們感覺到，那罡風仿佛是有著一些穿透相力的能力，明明他們周身有相力保護，可依舊是有一道罡風穿透而進，直接掠過他們的身體表面。

嗤啦！

一道血痕在所有競爭者皮膚表面撕裂開來，裂口光滑，鮮血一下子就滲透了出來。

這青罡風，顯然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棘手。

不過沒有人因此動搖，能夠進入到這個場地的人，絕對算得上是真正的年輕俊傑，自然不會因為一點變故就選擇放棄。

李洛偏頭看了一眼胸口上被撕裂的衣衫下面的傷痕，並未在意。

「好霸道的青罡風。」

他低聲自語，這由魚紅溪釋放出來的青罡風顯然是經過許多層的壓制與削弱，但即便如此，依舊是能夠輕易的穿透他們的相力保護，可見真正的青罡風是何等的凌厲。

而且，眼下，這才剛開始呢。

嗚！

青色的風，連綿不斷的席捲而來，無孔不入的穿透眾人周身的相力防禦，直刺其肉身所在。

在剛開始的時候，眾人情況還算好，勉強能夠支撐，可隨著時間的推移，伴隨著越來越多的青罡風席捲而來，所有人都開始變得狼狽起來。

每一個人的身體上，都有著鮮血滲透出來。

開始有人的腳步，被那青罡風逼得一步步的往後退。

而如果退出了相力光幕的範圍，就代表著直接被淘汰。

在諸多挑戰者中，祝煊，葉秋鼎這些實力強橫的人，都是在最前方的位置，他們此時尚還能夠穩住身形，這是他們實力雄厚所帶來的優勢。

其他一些，實力處於相師境第二段的人，則是無法如此的淡定，開始出現了後退。

李洛，同樣是在後退。

然後他就發現，在他的前方數步的位置，都澤北軒，王鶴鳩也是在一步步的退下來，兩人滿身鮮血看上去有點狼狽，而當他們察覺到李洛的目光時，也是視線掃了他一眼，一聲冷哼。

「李洛，看來你要比我們先被淘汰幾步了！」都澤北軒牙縫中有聲音順著風而來。

李洛有點被他氣樂了，你這個狼狽德行，也好意思說我嗎？

他懶得理會這傢伙，目光看向前方，發現那秦逐鹿的身影，竟然從一開始就沒有退後過，但他魁梧壯碩的身體上，傷痕顯得頗為的可怕，只不過卻是被他硬生生的咬牙扛了下來。

秦逐鹿擁有著上八品的噬金妖虎相，此類萬獸相有著強化肉身之力，這應該是他能夠扛下來的主要原因。

眼下這場中，能夠穩住腳步不動的人，不超過一掌之數。

相力光幕外，姜青娥也是在盯著被青罡風逼得一步步後退的李洛，一旁的長公主輕聲道：「李洛他們的相力等級畢竟要弱於祝煊他們，這讓他們很是劣勢啊。」

雖然這不是正面拼鬥，但不論如何，祝煊等人都有著等級優勢，這是不可忽視的。

姜青娥道：「現在下結論，還是過早了一些。」

長公主輕笑一聲，丹鳳眼瞧著李洛的身影，道：「看來李洛還有什麼底牌呢，那我倒是有些好奇了...」

姜青娥笑了笑，長公主的確是個很聰慧而敏銳的人，僅僅是從她的一些語氣中，就能夠猜出一些東西來。

臺階上，呂清兒也是在看著李洛的身影，而每當後者退後一步時，她心間便是一顫，而李洛那滿身鮮血的模樣，雖然她也知道都只是皮外傷，但還是忍不住的有點擔心。

同時，她也在想著，如果李洛真是沒辦法在這裡拿到一枚金龍秘鑰的話，那她就只能想辦法從其他的地方幫他弄一枚了...

這種金龍秘鑰，只有金龍寶行的高層子女能夠得到，她心中盤算著，哪個高層子女會更好坑一點...

在宴會廳內眾人心思皆是不同的時候，場中的李洛，也是開始感覺到他所能夠承受的極限開始到來，於是，他深吸一口氣，不再猶豫。

「堅體！」

伴隨著低喝聲於心中響起，李洛體內兩顆相力種子在此時劇烈的震動起來，相力流淌，交匯在一起。

溫潤的治療之力在體內爆發，然後湧入血肉中，在這一刻，李洛的身體仿佛是極大的提升了韌性一般，他身體表面散發的相力雖然看上去在漸漸的減弱，但其身體上面的傷痕，卻是在以驚人的速度修復。

即便前一刻有罡風掠過刮出血痕，但下一刻，血痕就會被治療之力所修復。

一時間，李洛那退後的腳步，直接是穩住，然後反而是向前踏出了一步。

「咦？」

而李洛這邊突然間的變化，也是落入在場許多人的眼中，他們輕輕的驚咦出聲，有些驚訝於明明只是相師境第一段的李洛，竟然還能夠穩住。

要知道，先前可是連一些相師境第二段的挑戰者，都被逼了出去。

李洛甩了甩臉龐上的血珠，頂著呼嘯的青罡風，一步一步的邁向前方，然後在都澤北軒，王鶴鳩有些震驚的目光中，竟然是將他們甩到了身後。

「怎麼可能？！」

兩人忍不住的失聲，這李洛明明實力比他們等級弱一些，雖說其雙相戰鬥力強橫，可眼下也不可能頂著青罡風前行吧？

然而李洛卻沒時間理會兩人，他繼續一步步的向前，腳步沉重，最後超過了秦逐鹿的身影。

秦逐鹿望著從他身旁走上前的李洛，眼珠子動了動，然後忍不住的舔了舔嘴唇...這個李洛，真的總是讓人感到驚訝啊。

好想和他真正酣暢淋漓的幹上一場，體驗一下雙相之力的玄妙。

秦逐鹿咬咬牙，體內相力劇烈的震動著，隱隱間仿佛是有虎嘯之音傳出，然後他喉嚨間發出低吼，身軀表面似是有著金色的虎影若隱若現。

青色罡風與金色虎影碰撞，隱隱間，仿佛是有著火花濺射。

秦逐鹿的身影，也是愈發的穩固。

李洛的腳步，停在了秦逐鹿這邊，便是未曾再向前，因為他能夠感覺到，那自魚紅溪手中玉瓶瓶口處，青光閃爍得越發的狂暴，顯然是在醞釀著一波最為兇狠的衝擊。

能否得到那金龍秘鑰，就得看接下來這一波了...

第兩百零一章摧殘

溪陽屋總部。

分部的淬相師們聚在一起，神情舒適，眉飛色舞的交談著，他們大多說的都是有關於那秘法源水的精純度，說實在的，達到上七品的秘法源水，他們此前都未曾接觸過，更何況親身體驗。

短短一日中，他們就沉浸在了那秘法源水在煉製時給他們帶來的那種美妙感覺，那的確是能夠令他們在煉製靈水奇光時，有著更深的感悟。

這溪陽屋總部，真是一個好地方。

唐隕，陸小峰對坐，他們望著這些神採飛揚的淬相師們，輕輕嘆了一聲，以前在分部那邊的時候，他們可沒這麼精神過，顯然，一個充滿著朝氣向上的地方，對於人心態也是有著很大的影響。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他們又何嘗不想留在溪陽屋總部，但有些事情也沒那麼容易，畢竟在他們的身上，都早就被打好了裴昊的標籤。

這幾天中，雖說溪陽屋總部的確給他們配備了秘法源水，但唐隕，陸小峰依舊能夠感覺到，有一些視線在盯防著他們，顯然是擔心他們搞事情。

對於這種盯防，兩人倒並沒有感到憤怒，因為但凡少府主還有一些腦子的話，就會對他們抱有一些戒備與警惕，畢竟，他們的確是裴昊推動而來...

而裴昊，顯然也不是真的將他們送來當禮包的。

但是對於裴昊究竟是想要做什麼，其實他們兩人也不是太清楚，此前他們接到的命令，便是前往溪陽屋總部。

唐隕輕輕嘆了一口氣，這種夾雜在雙方爭鬥間的感覺，真是不太美妙啊。

最終，唐隕將心情收拾起來，道：「今天就是第一次考核了，你怎麼說？」

「我之前已經打聽過了，少府主煉製的一品靈水奇光頗為不凡，據說淬鍊力達到了六成四，這相當高了，不過這應該是使用了秘法源水的緣故，而今日的煉製，據說雙方都不能使用秘法源水，所以我想少府主煉製出來的靈水奇光，應該會在六成一，二左右。」陸小峰分析道。

唐隕點點頭，道：「雖說少府主說了，我二人也可以出手，但我感覺沒這個必要，少府主心性寬厚，如果我們還這麼不識好歹，那也太難看了一些。」

陸小峰想了想，提醒道：「但也不能派太低了，畢竟...你要知道我們的立場。」

唐隕神色複雜的嘆了一口氣，道：「那就派劉符去吧，他是三品淬相師，論起等級，比李洛還要高一頭。」

「他出手煉製一品靈水奇光的話，淬鍊力也能達到六成左右，應該與少府主不相上下，這樣的話，到時候也能維護一點少府主的顏面。」

陸小峰點點頭，也是苦笑一聲，道：「咱們真是來做惡人的啊，今日過後，總部這些人恐怕會看咱們更加的不順眼。」

唐隕神色苦澀，少府主的確是有府主之姿，可是為何當初會被傳出是空相廢物呢，如果沒有這種消息，現在的洛嵐府也不至於亂成這個樣子。

而在兩人心情複雜的時候，前方也是有一些騷動傳來，他們看去，便是見到李洛，姜青娥等人在一眾總部淬相師的簇擁下對著這邊而來。

「諸位這幾天還好吧？可有招待不周的地方？」李洛笑容熱情，問道。

分部淬相師們紛紛點頭，表示過得極好。

李洛也就直奔主題，看向唐隕，陸小峰二人道：「今天是第一次考核，咱們就直接開始吧，材料我已經讓人準備好了，都是完全相同，你們也可以派人檢查一下。」

唐隕等人連連搖頭，表示信得過少府主。

「你們今日派誰出來煉製？」李洛問道。

唐隕有些尷尬的笑了笑，然後道：「我們派劉符出手與少府主切磋，他是三品淬相師。」

噓。

總部淬相師那邊頓時傳出一陣噓聲。

鄭平長老冷哼道：「你們還真是好厚的臉皮，少府主還只是二品，你們就派一個三品淬相師出來？你們兩個傢伙怎麼不出手呢？」

分部淬相師們都是有些尷尬，唐隕，陸小峰也只能幹笑著當做聽不見。

「鄭平長老不必苛責，他們並沒有違規，畢竟我之前說過，他們任何人都能夠出戰。」李洛倒是大度的擺了擺手。

對於李洛如此胸懷，那些分部淬相師臉上的慚愧就更加濃鬱了。

因為他們發現，少府主的心性，簡直就是聖人...

李洛轉身，帶著眾人來到煉製場地，兩座煉製室對立，桌面上皆是擺滿著諸多材料。

而李洛為了顯示絕對的公平，對於兩座煉製室還採取抽籤的形勢，與那位叫做劉符的三品淬相師抽籤選了煉製室。

煉製就在眾目睽睽之下開始了。

李洛是二品淬相師，即將抵達三品，而那劉符是三品淬相師，對於兩人來說，煉製一品靈水奇光都算是頗為的簡單的事情，所以煉製過程倒是沒有什麼波瀾。

只是從神態上來看，李洛反而要顯得更從容一些，相反那劉符則是要顯得嚴肅緊張許多，似乎生怕煉製出了差錯。

煉製時間約莫在十數分鐘左右。

劉符率先煉製而成，然後立即測驗淬鍊力，最後得出的結果，竟然達到了六成一！

劉符臉龐上有亢奮之色浮現，這次算是超常發揮了。

那些分部淬相師們也是有點騷動，竊竊私語間有些興奮，畢竟劉符這個成績，的確算是相當出色了。

而對於劉符的成績，鄭平長老眉頭也是微微一皺，雖說他們知曉李洛此前的成績，但他們並不知道那時候的李洛，究竟有沒有使用過秘法源水增幅...

在他們的一些擔憂中，李洛也很快結束了煉製，他搽了搽手，對著那劉符投去讚揚的目光。

然後他轉過身，對著鄭平長老等人說道：「考核結束，我們還有其他事，就先走一步了。」

說完，便是帶著姜青娥他們轉身而去。

對於李洛這連結果都還沒測試就離去的表現，鄭平長老也愣了愣，旋即心中猜測，難道是少府主對結果沒有自信，所以提前離場嗎？

在那對方，唐隕等人也是如此的認為，不過也沒說什麼，而是等李洛離場後，這才湧了上來。

「鄭平長老，您來測試一下少府主的淬鍊力吧。」唐隕說道。

鄭平長老冷哼一聲，但還是上前，在那眾多目光注視下，將驗淬針插入到了先前李洛煉製出來的一品靈水奇光中。

然後，他就見到上面的指標，直接飆升到了...六成八。

鄭平長老揉了揉眼睛，懷疑自己看錯了，淬鍊力達到六成八的一品靈水奇光？說實在的，連他都沒見過。

但沒看錯啊。

於是，他沉默著將驗淬針遞給了唐隕等人。

後者等人接過，看了半天，然後又來回的插入到靈水奇光中檢測了幾次，最終都是默默的將驗淬針放了下去。

他們有些失魂落魄的望著先前李洛離去的方向。

此時他們才明白，李洛提前離場，不是因為沒自信，而是不想在現場看見他們被打擊得如此可憐的模樣...

我的少府主，竟然如此的可怕嗎？

第兩百零八章順勢

當魚紅溪手中的青色玉瓶瓶口處青光劇烈閃爍起來的時候，這宴會廳內諸多的目光也是投射而來。

他們都能夠感覺到，一波最為兇悍的青罡風，正在醞釀，即將爆發。

而這，也將會徹底的篩選出最後的結果。

這些視線，看了一眼場中，如今位於最前方的，只有兩道身影，正是祝煊以及葉秋鼎。

這兩人都是相師境第三段的實力，相力強橫，終歸是能夠抵抗更久。

在兩人後面一點，則是兩三名各方勢力培養的年輕人才，他們的年齡相對於祝煊等人都要稍大一點，他們有著天賦，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最終未能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可在各方勢力的培養下，倒依舊算是優秀。

再後面，便是李洛與秦逐鹿。

兩人算是場中實力較弱的，但他們能夠扛到現在，也已經讓許多人感到驚訝，同時感嘆，這聖玄星學府的頂尖學員，還真是層出不窮。

王鶴鳩，都澤北軒等人，則是在更後面的位置，他們的情況就要更差一些，在青罡風的衝擊下，苦苦堅持，可還是在一步步的後退。

嗡！

而就在所有人屏息以待時，那玉瓶之中，突然有風聲大作，旋即仿佛是青光噴湧，化為了滾滾青風咆哮而出，直接就對著處於相力屏障中的眾人衝擊而至。

那祝煊，葉秋鼎皆是首當其衝，然後面色就是一變，身影陡然退後了數步，身體上湧動的相力防禦，被青罡風不斷的撕裂。

一道道血痕於身體表面出現。

連他們兩人都是被這陡然加強的青罡風所逼退，那後面的眾人情況則是更差，數名實力在相師境第二段的人，直接是步步後退，身形踉蹌。

李洛與秦逐鹿同樣是一開始退後了數步，但秦逐鹿一聲暴吼，面龐漲紅，他的皮膚竟是在此時漸漸的化為淡淡的金色，仿佛是某種金屬所化一般。

防禦力顯然是得到了某種強化。

即便如此，青罡風依舊在他的身上留下道道血痕，但他雙目赤紅，仿佛是爆發了兇性，完全不顧身體表面的疼痛，直接將其硬抗了下來。

李洛相力比秦逐鹿尚還要弱一點，所以退後的腳步比他還要更多一點，只不過他藉助著「堅體」的恢復力，還是咬牙頂住了。

只不過，隨即他就發現，伴隨著這種肉身的強大恢復，他的相力開始以驚人的速度被消耗著。

「堅體」固然能夠給他帶來強大的恢復效果，可對相力的消耗，也是不可小覷。

按照這種消耗速度，李洛感覺，他恐怕未必能撐到這一波青罡風結束。

而在李洛這裡憑藉著「堅體」堅持時，那後面的王鶴鳩，都澤北軒等人，則是直接被這一股狂暴的青罡風衝垮了防禦，最終一道道人影狼狽的後退，不得不退出了相力屏障。

隨著退出屏障，也就代表著他們被淘汰。

都澤北軒的身影踉蹌退後，然後一隻手掌抵在他的後背，將他擋了下來，他轉頭一看，便是見到都澤紅蓮站在他的身後。

都澤北軒面色變幻，咬牙道：「李洛怎麼可能在這麼強的青罡風衝擊下堅持下來？」

他與王鶴鳩明明相力更強於李洛，可竟然還沒李洛抗得久。

都澤紅蓮也是眉尖輕蹙的盯著李洛的身影，道：「青罡風雖然在他的身上也留下了傷口，但如果你仔細看的話，就會發現那些傷口在迅速的恢復...」

「如果我猜得不錯的話，這是水相與木相的治療之力，他擁有著雙相，兩種治療之力疊加，能夠讓得身軀恢復力大增，這就是他能夠比你們站的更久的主要原因。」

王鶴鳩與都澤北軒聞言，眉頭也都是一皺，這傢伙的雙相之力，還真是麻煩啊。

明明論起單相的話，品階也不算多高，可偏偏當雙相結合起來時，卻能夠爆發出異常的效果。

「不過他的相力波動在迅速的減弱，說明這種治療之體強化肉身的行為對相力消耗極大，以他的相力等級，堅持不到這一波青罡風結束的。」都澤紅蓮眼光顯然還是有的，一語道破此時李洛的問題所在。

「所以依我看，最後能夠抗住這一波青風罡而留下來的人，只有祝煊，葉秋鼎，秦逐鹿三人。」

王鶴鳩與都澤北軒點點頭，這個結果的話，倒也是能夠接受，畢竟秦逐鹿的確很強，他能夠留下來，他們也算是認了。

但李洛麼，還是最好也跟他們一起被淘汰，這樣他們才好受點。

場中的青罡風還在肆虐，而也正如都澤紅蓮所料，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逐漸的被逼退，短短片刻後，場中就只剩下了四道人影。

正是祝煊，葉秋鼎，秦逐鹿以及李洛。

祝煊，葉秋鼎雖說滿身衣衫破碎，鮮血流動的樣子有些狼狽，但憑藉著自身雄厚的相力，他們還算是能夠扛下來。

而秦逐鹿，則是憑藉著自身的兇性以及上八品的噬金妖虎相強化防禦，竭力的咬牙堅持。

一道道目光，投向李洛。

因為連都澤紅蓮都能夠感覺到他的相力在急速的消耗，在場的其他實力更強的人又怎會不知？

所以看情況，李洛頂多還能堅持三十息，三十息後，其相力枯竭，也將會被逼出場中。

這樣來看，最後獲得金龍秘鑰的，應該就是祝煊，葉秋鼎，秦逐鹿三人了。

臺階上，呂清兒雙手緊握，眼眸中有著一些擔憂浮現。

而場外的姜青娥，則是神色平靜，金色眸子凝視著那一道在青罡風的肆虐下，始終不曾選擇放棄的身影。

魚紅溪同樣是在盯著李洛，這個時候，李洛能夠堅持到現在，的確是讓得她有些意外，但，應該也到此為止了吧。

水，木雙相固然能夠提升李洛的恢復力，但畢竟其自身才相師境第一段，這在相力雄厚程度上面，終歸要弱於秦逐鹿這些人的。

在那一道道目光的注視下，李洛自身的神色，倒是沒有太大的波瀾，

他感受著體內兩顆相力種子的漸漸枯竭，身軀外傳來的刺痛，帶來著巨大的壓力，在那種壓力的壓迫下，他的心境，則是徹徹底底的平靜下來。

宛如一片冰湖。

「差不多了...」

他在心中，輕輕的呢喃道。

然後，這幾天一直被他壓制的那種突破之感，在此時徹徹底底的釋放出來，在這內外的壓力衝擊下，兩座相宮內的相力種子，猛然劇烈的顫抖起來。

在那兩顆相力種子上面，相力斑痕出現得越來越多，最後，斑痕開始連接，仿佛是形成了一條奇特的花紋。

嗡！

奇妙的嗡鳴聲，於體內震蕩。

李洛周身的天地能量也是在此時波動了起來，這些天地能量以其身軀為源頭，突然的呼嘯湧入。

猶如灌頂一般。

天地能量湧入體內，直接是順著經脈運轉，最後如飛鳥投林一般，湧入到了兩顆相力種子中。

於是，原本相力即將枯竭的兩顆種子，再度綻放出了璀璨的光彩。

同一時間，李洛身體表面的相力波動大盛，治療之力爆發，令得「堅體」更上一層樓，直接是將那些湧來的青風罡盡數的承受下來。

宴會廳內，出現了短暫的寂靜，旋即有著許多的驚咦聲響起。

就連魚紅溪，長公主等人，都是眼睛微微睜大了一些。

他們自然是能夠發現...

在先前那一瞬，李洛的相力等級，突破到了相師境第二段，生紋段。

這傢伙，竟然藉助著青風罡所帶來的壓力，順勢而為的完成了一次小小的突破...

第兩百零二章金龍秘鑰

「少府主，您這煉製完畢，也不看個結果，揮揮手就走，瀟灑倒是瀟灑了，不過也不怕翻車呀？」

在回洛嵐府的車輦上，蔡薇調笑道。

「如果他們是讓唐隕，陸小峰直接出手，那我還看一下，一位三品淬相師，沒這個必要了吧。」李洛微笑道。

如今的他距離三品淬相師也就一步之遙，再加上自身的水光相，而且雖然雙方的煉製材料都一模一樣，但秘法源水...他自身就攜帶了，對方怎麼跟他玩？

如果這都輸了，李洛感覺他也沒必要繼續煉製靈水奇光了。

顏靈卿看了他一眼，若有所思的道：「你是想要用這種碾壓性的勝利，在一次次的考核中，折服他們？」

「這是，要以技服人？」

李洛笑了笑，道：「我只是告訴他們我的能力，同時我也讓他們看見了溪陽屋未來的潛力，這一切，都是裴昊所不能給他們的，我相信這三次考核下來，這些分部淬相師中，定會有人心生動搖，繼而取到一些連鎖反應。」

「而他們開始動搖時，我會向他們保證既往不咎，那個時候，我不覺得裴昊的競爭力會比我更強。」

「倒是煞費苦心。」姜青娥笑了笑，說道。

李洛無奈道：「沒辦法，都澤府那邊壓製得我們太狠，想要快速招攬到淬相師，只有這個辦法，如果能夠收服這一批分部的淬相師，溪陽屋總部接下來的發展才能夠跟上來。」

「有了這個緩衝時間，之後我們才能開始跟都澤府的「大澤屋」較量。」

「不過這裡的考核結果，應該也會很快傳到裴昊的耳中，他應該也能猜出你的心思，我想，他也會做好一些準備的。」姜青娥提醒道。

李洛點點頭，這一點他當然也能夠想到，不過他這裡並沒有採取任何的陰謀，而是堂堂正正的要收服這些分部淬相師，裴昊如果想要阻攔的話，怕也是只能出一些險招。

所以接下來的幾日時間，他這邊也需要時刻的警惕著。

「對了，明日便是呂清兒的生日宴會，魚紅溪對她這位女兒可是寶貝得很，此次不僅邀請了許多年輕俊傑，而且到時候還會送上一份重禮。」姜青娥突然說道。

「什麼重禮？」李洛感覺到姜青娥對這兩個字似乎咬得有點重，當即驚訝的問道。

「金龍秘鑰。」

「金龍秘鑰？」李洛有些茫然，顯然對此頗為的陌生。

「傳聞金龍寶行曾開闢打造出一方修煉秘境，稱為「金龍道場」，提供給各方金龍寶行的高層人士或者其子女修行，那其自成天地乾坤，頗為玄妙，對於修煉大有裨益，這也算是金龍寶行的根基之一。」

李洛有點目瞪口呆，他當然明白，這金龍寶行不是指大夏這個金龍寶行，而是真正的金龍寶行總部，這個勢力是真正雄踞這個世界中的龐然大物，遠超此時的他所能夠想像。

他們眼下所熟知的大夏金龍寶行，只不過是真正的金龍寶行分散開來的一個小小分部罷了。

可就算是如此一個分部，在這大夏之中，依舊是超然。

由此可見，那真正的金龍寶行，究竟是何等的龐大。

「據說金龍道場每年一開，每次持續一個月，而「金龍秘鑰」，就是進入金龍道場的鑰匙，只有持有此物，方才進得了其中修煉。」

「一般金龍秘鑰是賜給金龍寶行中的一些高層及其子女，不過有時候為了籠絡一些合作者，也會將此物作為重禮相送。」

「此次魚紅溪有意借呂清兒生日為由，送出幾道金龍秘鑰，這兩天，大夏城各方勢力可都對此生出了興趣。」姜青娥笑道。

「青娥姐也有興趣？」李洛問道。

「興趣當然是有，不過金龍道場極為龐大，而且也有層次等級之分，據說這一次魚紅溪送出的金龍秘鑰，都是限定在相師境的層次，我想，多半是為了給呂清兒選點同伴，到時候好一起進入金龍道場修行一場。」姜青娥說道。

「限定在相師境麼...」李洛有些詫異，旋即也點點頭，可能真是如姜青娥所說，魚紅溪做這事，更多還是在為呂清兒挑選同伴。

「真是財大氣粗啊。」李洛感嘆一聲，這等秘鑰，就算是他們這些各大府都拿不出來，而金龍寶行卻是能夠拿來送人，可見其底蘊，實力。

而且，那種開闢空間打造修煉聖地的神通手段，也是讓人望塵莫及。

恐怕，也只有觸及到王級的強者，才能夠做到這種地步吧。

姜青娥看了李洛一眼，微微沉吟，道：「我希望你能拿到一道「金龍秘鑰」，進入金龍道場中修行一個月，這對你會很有好處。」

李洛如今的修行，可謂是爭分奪秒，一切的機緣都不可捨棄，所以在姜青娥聽見此事時，就立刻記掛上了。

李洛愣了愣，笑道：「能拿到當然好，不過我怎麼感覺沒那麼容易？」

一旁的顏靈卿戲謔的道：「這還不好辦？你去找呂清兒，我想她會很樂意的。」

姜青娥則是搖搖頭，道：「此事都是魚紅溪在做主，找呂清兒怕也是無用。」

李洛笑笑，只當顏靈卿是在調侃他，這種事情，怎麼可能去找後門，他畢竟也是洛嵐府少府主，可丟不得這個人，而且也正如姜青娥所說，這事是魚紅溪在主導，他為了一道金龍秘鑰就去找呂清兒幫忙，當真是讓人輕看了。

「既然魚紅溪邀請了許多年輕俊傑，想必到時候自會給予一些考驗，所以各憑本事就行了。」姜青娥說道。

李洛點頭，如果真能得到一道金龍秘鑰，那自然是令人欣喜的事，若是得不到，那也沒必要介懷。

雖說他的修煉的確很緊迫，但也並不至於讓得他手忙腳亂，試圖將一切機緣都給抓住。

總歸到底，他對自己，還是有一些信心的。

...

大夏城，某處幽靜庭院中。

裴昊靜坐在石亭中，在他的面前，是一臉陰沉的龐千尺，此時的後者，正將來自溪陽屋總部內的情報告知。

「那李洛這是想要展現自身的淬相天賦，然後再以溪陽屋總部的優越條件，一點點的打動唐隕等人，最後讓得他們心悅誠服的投向總部。」龐千尺沉聲道。

裴昊斟茶，遞給了龐千尺一杯，淡笑道：「這不是在預料之中嗎。」

「裴昊掌事，唐隕等人心思也並非完全在你身上，如果被李洛這麼一點點侵蝕下去，他們可能真會選擇投靠李洛，畢竟...李洛才是正統的少府主。」龐千尺提醒道。

「我知道。」裴昊點頭。

龐千尺見到裴昊如此穩坐釣魚臺，不由得好奇的問道：「裴昊掌事是不是有什麼後手？」

裴昊卻並未回答，而是端起茶杯，對著龐千尺舉了舉。

「不急。」

「先讓李洛得意一會。」

第兩百零九章祝煊的要求

當李洛完成小小的突破時，宴會廳內，也是出現了一些騷動，一道道目光驚愕的盯著李洛的身影。

誰都沒想到，李洛竟然在此時突破了。

「這混蛋，又是這樣！」

都澤北軒面色鐵青，有些咬牙切齒，此前在排位戰上面時，最後也是李洛臨時突破，抵擋住了他們這邊的絕殺攻勢。

王鶴鳩皺著眉頭，道：「還是有點不一樣，上一次的突破，李洛是臨時起意，但這一次...我感覺他是蓄謀已久。」

都澤紅蓮也是點點頭，道：「李洛此次的突破極為順利，顯然是此前就已經有了突破的預感，但卻被他一直故意壓制了下來...」

「這小子，還真是狡猾，他難道提前知道魚紅溪會用青風罡來考驗嗎？」

都澤北軒道：「會不會是呂清兒提前告訴了他？」

「不排除這個可能。」王鶴鳩無奈的嘆了一口氣。

...

「李洛是不是提前得到了內幕消息？」

另外一邊，長公主也是玩笑著與姜青娥低聲說道，顯然，她也是察覺出來李洛此次的突破過於的順理成章。

這顯然是蓄謀已久的突破。

姜青娥笑道：「我說不是的話，你信嗎？」

長公主輕咬了咬紅唇，這個姿態很是有點嫵媚感，若是換做一個男子在此，恐怕是會有些熱血沸騰，但對於姜青娥而言，則是沒什麼吸引力。

「如果是其他人這麼說，我還真不太信，不過你的話，那就真是不得不信了。」長公主笑道。

姜青娥的性格過於驕傲，她是不屑於去撒謊的，所以她既然這麼說了，長公主還真是信了李洛並非是提前知道魚紅溪會如此的考驗。

那這麼說來，就是李洛自身為此做好的準備。

他的確是不知道魚紅溪會採取什麼方式來送出金龍秘鑰，但他卻暗中的留了一手，如此一來，不管魚紅溪選擇了什麼方式，他最終都可以有一道出其不意的奇招。

長公主盯著李洛那張好看年輕的臉龐，饒有興致的笑了笑，這個李洛，似乎與他的父母以及姜青娥，都不太一樣呢...

前三者都是璀璨如大日，喜歡以堂皇之勢碾壓一切，可這李洛，則是擅長韜光養晦，原本你以為他只是在姜青娥的光芒掩蓋下不值一提，可不知不覺間，卻發現他總是給人帶來一些驚喜感。

...

魚紅溪望著手中青色玉瓶中漸漸減弱的青罡風，再看看那最終抗下了這一波青風罡的李洛，神色平靜。

她偏頭看了一眼呂清兒，此時的後者，那眼中有掩飾不住的歡喜湧現出來。

魚紅溪心中有點無奈的嘆了一口氣，她是真沒想到，李洛竟然還藏著這麼一手...而身為考驗措施的操盤者，她最是清楚，這次的考驗方式，她連呂清兒都沒提前告訴，就是擔心這個女兒直接將消息洩露給李洛。

在她的預測中，她所釋放的青罡風，應該是能夠剛好將李洛給淘汰的。

但她沒想到的是，李洛雖然不知道考驗的方式，但還是隱藏了一道奇招...

這是在故意防著她呢？還是無意為之？

魚紅溪深深的看了李洛一眼，這個小子，看似人畜無害，實則很是懂得隱藏自身，李太玄和澹臺嵐那樣的性格，怎麼會搞出這麼一個與他們截然不同的兒子？

畢竟真要說起性格，明明只是弟子的姜青娥，反而是跟他們兩人如出一轍。

當青色玉瓶中的青罡風散盡時，魚紅溪就將其收了起來，然後看向場中站著的四道身影，笑道：「恭喜你們站到了最後。」

她屈指一彈，有四道金光自袖中射出，直接是落向了場中四人。

李洛四人連忙伸手接過，金光化為一枚如金龍般的鑰匙，落在他們的手中，觸感冰涼，隱隱間散發著奇妙的能量波動。

「金龍道場今年開啟的時間會在一個月後，到時你們持著此物來金龍寶行，我會將你們送進金龍道場。」魚紅溪說道。

李洛，祝煊四人皆是點頭應下。

「先休息一下吧。」魚紅溪優雅的一笑，同時還吩咐金龍寶行擅長治療的高手出手為四人治療傷勢以及更換衣衫。

李洛則是婉拒了金龍寶行的治療師，這些傷勢都只是皮外傷，在他自身的治療下早已痊癒，並沒有什麼損害。

他去了偏房，重新換了衣衫，片刻後，當他再走出房間時，發現門口處正站著一道人影。

那一頭火紅的頭髮，正是祝煊。

李洛看了他一眼，倒沒有跟他交流的想法，所以打算直接離去。

不過祝煊卻是轉身走了過來，剛好擋住了李洛的路線。

「有事？」李洛眉頭微挑，問道。

祝煊面龐倒是談不上多帥氣，但眉宇間卻帶著一種自信以及霸氣，想來常年盤踞二星院榜首，也是給他帶來了氣勢上面的加持。

祝煊微微一笑：「李洛學弟，早就有所耳聞了，今日一見，雙相果然名不虛傳。」

盯著面前的祝煊，李洛笑道：「我想，你在這裡等著我，應該不是說這些沒什麼營養的話的吧？」

祝煊神色誠懇，道：「李洛學弟說的沒錯，我等你的確是有事，希望你能夠同意。」

李洛不置可否：「說說看吧。」

祝煊很坦誠的道：「其實也不是多大的事，這一次我們四人都獲得了金龍秘鑰，而據說到時候進入金龍道場，或許會是組隊的形式，我希望如果到時候呂清兒找你一起的話，你能夠推拒一下，因為我想要和她組隊一起。」

「這其實也算是魚會長的一些意願，她給予過我暗示，而家父也對此很是贊成，我知曉李洛學弟與呂清兒關係頗好，所以如果到時候她找你，你能夠推拒，那我會很感謝你。」

他看著李洛，露出笑容：「我們極炎府，也會感謝你。」

李洛神色倒是沒有顯露多少的意外，顯然對此是有一些猜測，他笑了笑說道：「魚會長的暗示，是不是你會錯了意？」

祝煊笑道：「李洛學弟，這不是重點。」

「對於我的請求，我真心希望你能夠考慮一下。」

「洛嵐府如今的情況，不是特別好，都澤府對你們窮追猛打，已是將你們逼得有些狼狽，而這個時候如果極炎府也是出手的話，我想，這對於洛嵐府而言，恐怕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祝煊盯著李洛，很是誠懇。

李洛怔了怔，旋即笑道：「你這是在威脅了吧？」

祝煊無奈道：「我只是希望李洛學弟能夠好好考慮一下我的提議，我想，舉手之勞交一個朋友，你應該不會拒絕的吧？」

「或者還是說，其實你對呂清兒，也懷有什麼心思？」

李洛搖搖頭，他看著祝煊，豎起兩個手指：「我要說兩點，第一，極炎府與洛嵐府之間，恩怨不比都澤府少多少，你以為極炎府不想趁這個時候對洛嵐府落井下石嗎？你們很想，只不過你們被金雀府牽制住了而已，所以麻煩不要在這裡跟我裝你們極炎府是什麼大善人。」

「第二，呂清兒是我的朋友，如果到時候她需要我的幫忙的話，我會全力幫助她，你想要讓我推拒她...不好意思，你算哪根蔥啊？」

李洛望著祝煊臉龐上漸漸收斂的笑容，淡淡道：「而且這種事情，你應該直接去找呂清兒說，如果你真的有誠意，她未必不會考慮，你跑過來用這些聽上去就很蠢的籌碼跟我談，你腦子是被火相燒壞了嗎？」

祝煊臉上的笑容已經盡數的散去，他盯著李洛看了數息，然後點點頭，道：「李洛學弟，比我想像的還要硬氣許多啊。」

「行吧，多費唇舌也是無用，希望以後有一天，李洛學弟不要後悔今天的一時意氣衝動。」

他擺了擺手，便是直接轉身而去。

顯然是談崩了。

李洛倒也沒理會這傢伙摞下的狠話，極炎府與洛嵐府之間的恩怨並不淺，雙方根本不可能成為朋友，未來必然會有對上的時候。

只是，洛嵐府這些年艱難的時候還少了麼。

他心中想著，轉身就走，然後剛走兩步，就見到在那牆柱後面，呂清兒的眸光正亮晶晶的看著他。

第兩百一十章工具人

呂清兒站在柱子後面，亭亭玉立，柱子後面的光線有些昏暗，然而她的肌膚卻是如冰晶一般，猶如是閃爍著光一般，令得她在這昏暗的環境中，更是顯得有些耀眼與迷人。

黑長直的柔順亮麗頭髮垂落下來，在小腰處飄動著。

李洛見到呂清兒，也是有點愕然，旋即笑道：「你聽到那傢伙的話了？」

呂清兒淺笑的看著李洛，美目中噙著細微的歡喜，她輕輕點頭，道：「還以為少府主會把我給賣了呢。」

李洛心思轉了轉，也不知道那祝煊是不是知曉呂清兒在這裡，所以才故意找他，如果先前他言語間有什麼鬆動，那呂清兒顯然會很傷心。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傢伙，也挺陰的啊。

「這祝煊堂堂極炎府的少府主，格調實在有點低，竟然用這麼幼稚的條件來跟我談，他還口口聲聲是想要跟你一起組隊，我感覺他的誠意也不高，你以後，可要稍微注意點。」李洛感嘆一聲，語重心長的說道。

不管那祝煊陰不陰，都先幫他上點眼藥。

呂清兒白了他一眼，道：「他有沒有誠意，都跟我沒關係，我也不可能跟他在金龍道場中一起組隊。」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我看這祝煊對你其實也有點意思。」李洛說道。

「不過是衝著我娘執掌的金龍寶行而已。」呂清兒不屑的道。

「你也不能把人家想得那麼壞...萬一人家更貪心一點，其實是想要人財兩得呢？」李洛「開解」道。

「做他的春秋大夢！」呂清兒緊蹙柳眉，眼眸中掠過一絲厭惡。

旋即她看向李洛，輕聲道：「李洛，你不會因為其他任何人的誘惑，把我給賣了吧？」

「那金龍道場我也不太熟悉，據說到時候還會有金龍寶行在其他國家的分部參與，其中競爭也很激烈，我需要一個可以真正信賴的隊友。」她修長睫毛輕輕眨動，仿佛是顯得有些柔弱。

李洛直接拍了拍胸膛，正色道：「你放心，以我們兩人的關係，就算是祝煊用解散極炎府為條件，我都不會鳥他一下。」

呂清兒輕輕一笑，對此感到很滿意。

李洛提醒道：「那你可不可以把匕首給收起來了？」

他指了指呂清兒另外一隻小手上，一柄寒光畢露的匕首，正冒著寒氣。

呂清兒微笑道：「這是我用來削水果的，你不要誤會了呢，喏，給你吃。」

她翻手還真是掏出一顆削得乾淨的果子，遞給了李洛。

李洛看了呂清兒兩秒，雖然說的很好聽，但剛才我感覺如果我說錯了話，她可能真的會用匕首來比劃比劃...

唉，果然漂亮的女人說謊都是面不改色。

不過他與呂清兒認識這麼多年，關係匪淺，如果在那金龍道場中，她真有什麼需要他幫忙的地方，他必然是不可能推拒的。

他接過果子，啃了一口，順便問道：「你的冰相達到八品了？」

呂清兒輕笑著點點頭，看得出來，她對此也感到很是開心。

「羨慕啊。」李洛感嘆一聲，將自身相性從七品進化到八品，這其中所需要的靈水奇光可不是小數目啊。

不得不說，魚紅溪真是財大氣粗，這樣的娘，誰不想要一個呢？

「坐擁雙相的少府主就不要羨慕我這小小的下八品冰相了，畢竟下八品的相性，已經被你打敗兩個了。」呂清兒笑吟吟的道。

她說的，自然就是都澤北軒以及王鶴鳩。

李洛笑了笑，與呂清兒閒扯了一會，後者顯然很樂意在這裡與他說話，清麗的小臉上，笑容明媚。

只不過交談很快就被打斷，有著一名侍從過來提醒呂清兒，魚會長正在找她。

呂清兒有些無奈，但也沒辦法，畢竟今天是她的生日宴會，於是她只能與李洛擺了擺手，腳步輕快的轉身而去。

李洛望著她纖細窈窕的倩影，也是笑著轉身走入宴會廳中，然後找到了姜青娥。

長公主一直都是與姜青娥在一起，而當她見到李洛回來時，微笑道：「待會宴會結束時，就要耽擱李洛學弟一些時間了。」

李洛知曉她說的是治療小皇帝的事情，當即心中有點無奈，明明雙方都知道這是很荒唐的事情，偏偏還要去做一次。

但畢竟這是和長公主拉攏關係的契機，雙方你情我願，他當然也得配合，所以就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而時間也就這麼在燈火明亮的宴會中，漸漸的流逝。

最終，宴會接近尾聲，賓客開始散去。

魚紅溪帶著呂清兒，來到了長公主這邊，後者衝著魚紅溪露出笑容，道：「魚會長，倒是要借你的地方一用了。」

魚紅溪顯然是知曉長公主來這裡是想要做什麼，她眸光掃了一眼李洛，然後笑道：「舉手之勞，倒是這麼久時間，恐怕王上都有些不耐煩了。」

長公主笑道：「只要不在王宮裡待著，他在哪裡都會覺得有趣。」

「請。」

魚紅溪笑著，在前引路，最後帶著幾人走入莊園內宅，在一處房間外停了下來。

李洛目光看了看四周，他能夠感覺到那些暗處似乎是隱藏著許多的晦澀的氣息，讓人有一種步步殺機之感。

顯然，這裡的防衛力量極強。

魚紅溪推開門，長公主便是引著姜青娥，李洛走了進去。

「娘，他們這是要做什麼呀？」呂清兒悄悄的問道，眼神有些疑惑。

「長公主想要請李洛治療一下王上。」魚紅溪說道。

呂清兒小臉上頓時有著愕然浮現出來，皺眉道：「這也太奇怪了吧，據說王上的先天缺陷，連許多封侯強者都束手無策...」

「長公主怎麼會讓李洛來嘗試的？」

魚紅溪輕笑一聲，道：「醉翁之意不在酒罷了。」

呂清兒恍然，長公主這是衝著姜青娥去的麼，請李洛治療王上，只是一個幌子而已...

但是...這也太把李洛當做工具人了吧。

呂清兒略微有點忿忿不平，心中想著，萬一等會李洛真的折騰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事，看你們怎麼想...

（今晚微信上面放長公主的圖，只能說...太兇了...

大家可以在微信裡面搜索公眾號，天蠶土豆。）

第兩百零三章慶賀

宴會的地點，位於金龍寶行地段相連的宅邸中，作為大夏國中財大氣粗四個字的代表，魚紅溪要給女兒舉辦生日宴會，規模聲勢自然是不弱。

宅邸之前，車水馬龍，來往賓客絡繹不絕。

在這裡，可見大夏國絕大多數排的上號的勢力，各大府，各大世家幾乎都與金龍寶行有著各種各樣的生意往來，再加上金龍寶行素來中立的立場，所以如果要說比朋友多的話，恐怕在這大夏國中是找不出第二家的。

聖玄星學府倒是有這個能力與資格，但聖玄星學府可不與任何勢力交朋友，如果說金龍寶行是長袖善舞，那聖玄星學府就散發著一種孤傲。

當然還有大夏王庭，作為大夏的正統，各方勢力對其就帶著一些敬畏了。

李洛與姜青娥下了車輦，倒是引來了一些目光注視，大多數是衝著姜青娥而來，畢竟後者的名氣在大夏城可比李洛強得多。

不過也有些世家貴女的眸光掃中李洛，眼睛便是忍不住的微微一亮，畢竟後者的賣相也是相當的出眾，那繼承了爹娘優良傳統的臉龐，雖說還有點青澀感，但也是神採飛揚，熠熠生輝。

那一頭灰白頭髮，更是給了他一些獨特的氣質，引得一些少女眸光頻頻投來。

對於四周的目光，李洛與姜青娥倒是並未在意，而是直接將目光投向那府邸大門處，那裡有兩道倩影正在迎著賓客。

那是呂清兒與魚紅溪。

今日的呂清兒，淺色衣裙包裹著少女發育得凹凸有致的玲瓏嬌軀，裙下的雙腿筆直修長，在那潔白絲襪的襯託下，更是顯得圓潤纖細。

青絲柔順的垂落下來，落在小腰間，隨風輕輕飄搖間，釋放著少女獨有的青春活力。

她清麗動人的小臉上，掛著淺淺的笑意，接受著諸多頗有身份的賓客的讚揚。

呂清兒身旁的魚紅溪，則是照例的一身紅色衣裙，美豔動人，與呂清兒相比，她的氣質就顯得成熟許多，不過因為身居高位的緣故，她眉眼間都是散發著許些壓迫感，令人目光不敢在其身上過多的停留。

兩人站在一起，倒不似母女，反而如同姐妹一般。

呂清兒跟隨著母親接待著客人，小臉上掛著無可挑剔的笑容，只是這笑容有些公式化，直到某一刻，那移動的目光突然見到了走下車輦的李洛。

於是那眸子中便是有著許些光彩綻放出來。

李洛與姜青娥也是在此時走上前，將請帖遞給了旁邊的侍從，然後對著魚紅溪微微彎身：「洛嵐府李洛，姜青娥，前來祝賀。」

魚紅溪美豔的臉頰上掛著笑容，她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兩人，特別是李洛，而如此近距離的看著這張年輕的臉龐，她那狹長的眼眸便是輕輕的虛眯了一下。

真是太像李太玄了。

同時也有著澹臺嵐的影子。

想到這兩人，魚紅溪的內心中便忍不住的泛起一些複雜的情緒，旋即她輕笑一聲，道：「有勞兩位貴客了。」

「裡面請。」

她態度客氣，並沒有顯得過於得親近。

「我帶你們進去吧。」一旁的呂清兒則是露出笑顏，道。

不過一旁的魚紅溪卻是嗔怪的看來，道：「今日你是主角，後面還有賓客，你怎能自己走了？那也太沒禮貌了。」

呂清兒抱怨道：「我在這裡也沒什麼用呀。」

最終李洛笑道：「沒事，你先在這裡迎客吧，我們先進去，待會再聊。」

說完，他便是與姜青娥登上臺階，先進了宅邸中。

呂清兒眸光從李洛的背影上收回來，旋即她就察覺到一旁的魚紅溪眼睛盯著她，於是她立即收斂了神情，不動聲色的提醒道：「娘，又有貴賓來了。」

魚紅溪笑笑，也沒有揭穿這小孩子的把戲，而是對著那走來的賓客露出笑容。

李洛與姜青娥走入宅邸，其內張燈結彩，人來人往顯得極為的熱鬧。

「怎麼樣？這魚紅溪你也算是見到了。」姜青娥問了一聲。

「有種深不可測的感覺，很有壓力。」李洛老實的說道，那魚紅溪雖然笑容盈盈，態度上挑不出絲毫的毛病，但李洛卻能夠隱隱的感覺到一種壓迫感。

「人家畢竟是封侯強者，論起實力，在這大夏中都排的上號，再加上一手掌控金龍寶行，麾下強者如雲，財力驚人，真要說起來，就算是現在的長公主，都要遜色她一籌，可不要被她那美豔動人的外表可欺騙了。」姜青娥淡淡的笑道。

「不過我感覺她似乎對我有點...冷淡，或者說，排斥？」李洛點點頭，旋即說道。

姜青娥唇角微彎，偏頭看著他：「誰讓你這張臉上面，有師父師娘的影子？如果說在這大夏中還有人能讓得魚紅溪稍微有些失態的話，恐怕就他們兩人了。」

當然，她倒是隱約猜到了還有一個原因，只不過未曾與李洛說罷了。

李洛有些無語，這上一輩的恩怨，也要牽扯到小輩身上來，看來這位魚紅溪會長雖然是個女強人，但也免不了有些小肚量啊。

當然，這話也就只能心裡說說了。

「呂清兒這一次，似乎也有一些變化。」

姜青娥話音一轉，道：「她身上散發的淡淡寒氣比以前精純了數倍，如果我所料不錯的話，她的寒冰之相，應該已經提升到八品了。」

李洛腳步一頓，有點震驚：「八品冰相了？」

這還是他第一次親眼見到有人將自身之相從七品提升到八品，因為他非常清楚，這之間的提升究竟是何等的艱難。

要知道，其他人可沒有他這種天賦，能夠無限制的使用靈水奇光，而呂清兒想要將冰相從上七品提升到八品，這說明她恐怕從開相後，就在開始煉化吸收七品的靈水奇光了。

「沒什麼好奇怪的，七品靈水奇光的確昂貴，但這對於掌握著金龍寶行的魚紅溪來說很難得嗎？」

「她有著足夠的財力，而且金龍寶行也賦予了她足夠的資源，只要她想的話，呂清兒的七品靈水奇光是不會斷的。」姜青娥說道。

李洛感嘆一聲，他能說什麼？只能說魚紅溪真的是太豪了。

如果他也有一個金龍寶行任由他揮霍的話，他覺得現在他的雙相，恐怕都已經踏入七品了吧？

兩人說話間，已是至那最為燈火明亮的樓閣外，而剛到這裡，他們就見到一道身影自其中走出。

「先前就見到你二人了，在說什麼呢？」一道柔和的笑聲傳來。

李洛抬頭，望著那走出的高挑倩影，光是那一眼粗略掃過的雄偉波濤，就讓得他明白了來人是誰。

除了長公主外，還能是誰？

第兩百一十一章嘗試治療

在寬敞明亮的房間內，李洛再次見到了之前在金龍寶行中碰到過的小男孩。

只不過這一次的後者，即便一身簡單的便衣，面龐依舊稚嫩，但卻仿佛是散發著一種莫名的威嚴。

身為大夏國王庭名義上面的掌權者，在這養氣上面，終歸還是有些與眾不同的。

「王上。」

李洛，姜青娥對著小皇帝微微彎身行禮。

小皇帝小臉肅然，點了點頭，那目光卻是瞟了李洛幾眼，想來對這個此前在金龍寶行也騙了他一次的人有點記憶深刻。

小皇帝端坐在床榻上，旁側還有著一名面龐陰柔的灰衣老人，老人垂首，眼目似閉未閉，給人一種存在感很弱的感覺。

但李洛卻是敏銳的從他的身上察覺到一種若有若無的壓迫感，想來這應該是王宮內的頂尖強者。

顯然長公主對於此次讓他來治療小皇帝的事情，也是做足了準備以及...防備。

如果到時候在治療的過程中，他有什麼不對勁的舉動，或許那位灰衣老人就會察覺出來，然後出手制止。

長公主款款上前，拉住了小皇帝的一隻手，她也沒有多說什麼廢話，而是直接看向李洛：「可以開始了嗎？」

長公主國色天香般的臉頰上帶著無可挑剔的溫柔笑容，但李洛卻能夠感覺到一種無奈的漫不經心，顯然，長公主對於這次的治療從一開始就沒有抱著一絲一毫的期望。

甚至李洛想，如果不是長公主實在不想表現得拉攏姜青娥太過明顯的話，她恐怕會直接將這一步給省略掉。

不過李洛也沒有多說什麼，他也明白自己就是一個工具人，與長公主拉近關係，這對洛嵐府也算是有些好處，所以他並不介意自己來走個過場。

「李洛學弟，今日所見所聞，還請保密，不可外洩。」

長公主對著李洛提醒了一聲，然後就讓小皇帝背對著他們，緩緩的將上身衣衫脫了下來。

小皇帝的身軀頗為乾瘦，皮膚倒是極為的白皙細嫩，只不過李洛，姜青娥都並未在意這些，因為當小皇帝脫下上衣時，他們就面色微變的見到，在小皇帝後背上，有一條條經絡凸顯於皮膚上面，這些經絡呈現淡淡的青色，彼此交纏，看上去，仿佛是一朵銘刻在皮膚上面的青蓮。

但是，這些經絡所化的「青蓮」，如今有一半的部分，呈現漆黑的色彩。

那種漆黑，令人感覺到森森寒意，也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李洛感覺那些黑色經絡仿佛是活物一般，在緩緩的蠕動著。

令人不安的黑色，則是在一點點的侵蝕著小皇帝背上那些經絡所化的「青蓮」。

仿佛，是要徹底將其轉化為「黑蓮」一般。

李洛與姜青娥的眼中都是有著一抹震驚浮現，想來小皇帝背上這詭異的一幕對他們造成了不小的衝擊。

「這...」李洛遲疑了一下。

「這就是王上的問題...從他出生時，背上的經絡就形成了「青蓮」，傳聞這似乎是一種罕見的體質，名為「陰陽青蓮」，這其實應該算是好事。」

「但不知何時起，這青蓮出現異變，也就是你們所見的「黑色侵蝕」，從我們得來的信息來看，一旦青蓮徹底轉化為黑蓮時，王上的血肉就將會被其反噬，到時候，九死一生。」

長公主柳眉緊蹙，她纖細的玉指划過小皇帝背上青黑交替的蓮花之形，美目中划過心疼之意，聲音也是變得沙啞了許多。

「這些年來，我們找過許多身懷水相，木相以及光明相等之類具備著治療之力的強者，其中不乏封侯強者，但他們也對王上的這種先天缺陷束手無策，只能勉強藉助一些精心煉製的藥物，幫助王上緩解「黑色侵蝕」。」

「不過大夏的封侯強者本就不多，想要雙相都擁有著治療之力的封侯強者更是少見，所以李洛學弟這水，木雙相，倒是讓我有些期待，特別是如果有朝一日，你能夠封侯的話，或許還真是有機會治療王上。」

李洛聞言，也是在心中嘆了一口氣，這種罕見的先天缺陷，連那些精通治療的封侯強者都搞不定，他來了能有個屁用啊。

不過雖然是走過場，那也要用心走，不然太敷衍的話，難免都有點尷尬。

於是他走上前去，在床榻邊坐了下去，同時對著小皇帝笑道：「王上，我們又見面了呢。」

小皇帝偏頭看了他一眼，嘀咕道：「騙子。」

李洛有點尷尬，當日在金龍寶行的拍賣場，他的確是挑撥了小皇帝與都澤北軒去競爭，當時他是真沒想到，這個富家小孩，竟然會是王庭的小皇帝...

不過現在來看，他的那些手段，似乎這個小皇帝都心知肚明，人家只不過是無聊在陪他玩耍而已。

李洛心中暗嘆，果然，能夠坐在這個位置，即便是個小孩，也不能小覷啊。

李洛輕咳一聲，道：「王上，我就先動手試試了。」

小皇帝懶懶的應了一聲，顯然同樣對李洛的治療沒什麼興趣與期望。

李洛也不在意他的態度，面色變得肅然了一些，然後體內雙相便是在此時震動起來，雙相之力流淌，最後於掌心間凝聚。

雖說大家都明白只是讓他來走個過場，但李洛還是很全力以赴的，只見得充斥著濃鬱治療之力的相力於他的掌心浮現出來，散發著極為溫潤之感。

長公主對於李洛的雙相也是頗有興趣，眼眸瞧來，甚至是連那一旁一直未曾言語的灰衣老人，那細眯的眼縫下，都是有著目光投來，旋即他微微點頭，這種波動，的確是雙相之力。

只不過，不知道是不是錯覺，總感覺那水，木的雙相之力，似乎要顯得格外的閃爍耀眼一些。

這當然會耀眼，因為其中還摻雜著許些的光明相力，只不過相對於水，木相力而言，那光明相力極為的薄弱罷了。

碧藍，翠綠色的兩股相力於李洛的掌心凝聚，最後漸漸的凝聚成了一滴能量液體，那滴液體散發著濃鬱的治療之力，被他滴落在了小皇帝後背上的「蓮紋」之上。

嗡！

仿佛是雨水落在了乾燥的泥土上，那滴能量液體立即被小皇帝背上的蓮紋吸收得乾乾淨淨。

這一刻，雖然眾人本來就沒有帶著什麼期望，但還是條件反射的盯著小皇帝的後背，想要看看究竟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而李洛，也是目光緊緊的看去，等待著最後的結果。

第兩百零四章俊傑雲集

今日的長公主，一襲華麗宮裙，長發挽起，斜插著金步搖，輕輕晃蕩間，閃爍著點點金光。

長公主的身材略顯高挑，腰身比例極好，白皙優雅的脖頸，雄偉壯闊的峰巒勾勒著驚心動魄的弧度，然而波瀾往下，則是纖細腰肢以及筆直的長腿。

國色天香的臉蛋，散發著尊貴之氣。

不得不說，連李洛都得承認，在聖玄星學府中，長公主恐怕是屈指可數的幾位能夠與姜青娥在外貌氣質上面一較高低的人。

此時的長公主，美麗的臉蛋上掛著溫和的笑容，注視著李洛與姜青娥。

「見過長公主。」

李洛與姜青娥也是上前，打了招呼。

長公主語氣溫柔的與姜青娥聊了兩句，然後眸光轉向李洛，微笑道：「李洛應該知道那件事了吧？」

李洛明白她所說的應該就是治療小皇帝的那事，當即點點頭，道：「我會全力去嘗試一下，不過長公主可不要報多大的期望。」

長公主輕聲道：「你不必有什麼顧慮，這些年來，我早就已經習慣了。」

其實，她哪裡會抱有什麼期望，邀請李洛治療小皇帝，只是為了拉攏與姜青娥間的關係，她也明白，雙方對此應該都是心照不宣。

李洛點頭，雖說他也明白這一點，但還是得先打好預防針。

「走吧，先進去。」長公主衝著兩人盈盈一笑，然後轉身領著兩人進入了這座樓閣中。

樓閣內，燈火通明，宛如白晝一般。

進入其中，便是有沸騰與喧囂聲撲面而來，令得人精神都微微一振。

寬敞的廳內人影不少，三三兩兩的簇擁在一起，彼此笑談著什麼，而能夠在這裡的人，都不是尋常身份，背後皆是有著不弱的勢力。

「姜青娥，洛嵐府最近煩心事不少吧，沒想到你們還有心情來參加宴會？」而三人剛剛進入廳內，便是有一道不鹹不淡的聲音從旁傳來。

李洛看去，那烈焰紅唇，正是都澤紅蓮，在其身旁，還有著都澤北軒也正帶著淡淡冷笑的盯著他。

「我也沒想到在排位戰上面被我血洗了一次的你，竟然也有心情來參加這種宴會。」姜青娥淡淡的道。

都澤紅蓮柳眉倒豎。

「紅蓮，今日這般氣氛，可莫要讓人看了笑話。」一旁的長公主微笑著出聲。

對於長公主，都澤紅蓮顯然是有些忌憚的，當即收斂了怒意，端起手中的酒杯，對著長公主舉杯：「長公主說的對。」

然後眼眸淡淡的瞟了姜青娥與李洛一眼，便是帶著都澤北軒轉身而去。

「這都澤紅蓮被你壓了這麼多年，看來怨氣真是不小啊。」長公主有些無奈的說道。

「手下敗將，也只能逞口舌之勇，看來下次再遇見，下手要更重一點才行，不然長不了記性。」姜青娥平靜的道。

長公主啞然，姜青娥其實也是挺記仇的啊。

旋即她話音一轉，看向李洛，笑吟吟的道：「今天可是有不少年輕俊傑是衝著金龍秘鑰而來的呢，李洛你剛好符合條件，到時候倒是可以去試試。」

李洛笑道：「競爭可不小，只能說勉強試試，看看有沒有那個運氣吧。」

說著話時，他的目光掃視明亮的宴會廳內，然後就發現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那道身影壯碩如兇獸，默默的站在柱子邊，也不與任何人交流，渾身散發著生人勿進的氣息。

秦逐鹿。

這傢伙竟然也被邀請來了？不過也不奇怪，秦逐鹿的父親是大夏王庭的大將軍，身份地位也是極高，自然會被邀請。

除了秦逐鹿外，李洛發現熟悉的人影倒是不少，王鶴鳩這些同院級的學員都是在場，此時他正迎著都澤北軒走去。

而且，不止同院級的，甚至還有著二星院的學員。

比如此前他與姜青娥在一起時，所遇見的那個葉秋鼎，在其身旁，還有一道熟悉的身影，目光正有些惱怒的看著他。

李洛視線與他對碰了一下，就將其認了出來，似乎是此前在天蜀郡幫助宋秋雨的那個傢伙，是叫做莫凌是吧？出自墨水屋。

李洛倒是沒有過多的理會於他，然後他見到有一道人影對著他們這邊走來，所過處，吸引著不少的目光。

那道人影挺拔，氣勢不俗，赫然是宮神鈞。

他直接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而來，然後舉杯示意，笑道：「姜學妹與李洛學弟也來了嗎。」

兩人聞言，都是對著他點頭。

宮神鈞衝著長公主笑道：「最近鸞羽和姜學妹關係倒是越來越好了啊。」

長公主笑靨如花：「我們女子間的關係，你就沒必要羨慕了吧？」

宮神鈞笑笑，旋即低聲道：「王宮今天守衛有動靜，你是把王上帶出來了？」

長公主道：「皇兄消息很靈通啊。」

「畢竟這麼大的事情...」

宮神鈞看向李洛，道：「是因為想要李洛學弟嘗試一下嗎？其實你可以回頭請李洛學弟去一趟王宮就行了的。」

「不過既然人都出來了，說這些也沒用了，只是下次還是要稍微注意點，畢竟王上安全為重。」

宮神鈞提醒道。

長公主笑著點點頭：「皇兄說的是，我往後注意一點。」

宮神鈞又對著李洛笑道：「王上的事情，就麻煩李洛學弟了，不必有什麼壓力，就當一次嘗試。」

說完這些，他對著姜青娥溫和的一笑，就轉身離去。

姜青娥望著他的背影，眸光微閃的道：「宮神鈞學長的確是人中之龍，王庭果然易出英傑，當真是福氣。」

長公主沒有說話，國色天香般的臉蛋上帶著盈盈笑意，舉起酒杯與姜青娥輕輕碰了碰。

李洛也是在一旁保持著微笑，有時候，英傑多了，其實也就未必是福氣了。

而當他們這裡說話時，宴會廳外有熱鬧聲傳來，然後眾人便是見到魚紅溪，呂清兒在簇擁中走入。

魚紅溪走在最前方，在其身旁，還有著一名的紅髮的中年男子，行走間氣勢磅礴，宛如怒獅。

「那是極炎府的府主，祝青火。」

姜青娥對著李洛說了一聲，而李洛的目光，則是看著魚紅溪，祝青火身後，那裡是呂清兒，而在她的身旁，還有著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

青年同樣是一頭紅髮，面目英俊，顧盼間略有一絲霸氣。

「那是祝煊，祝青火之子，如今是二星院的學員，他所率領的「火仙隊」，此次奪得了二星院第一。」

聽到姜青娥傳來的聲音，李洛眼神微微一凝，此人，就是那火仙隊的隊長嗎？

第兩百零五章祝煊

隨著魚紅溪，呂清兒的入場，此次的宴會就算是正式的開始了，伴隨著輕揚歡快的樂器聲，宴會廳內的氣氛也是變得更為的熱鬧起來。

魚紅溪面帶笑意的與一些上前祝賀的賓客碰杯淺飲，然後看了一眼後面呂清兒的位置，此時的她，已被眾多青年俊傑所圍繞，祝煊，寧昭，王鶴鳩這些年輕人，都算是同齡人的佼佼者。

「呵呵，魚會長，我家那小子，你覺得如何？」在那一旁，極炎府的府主祝青火笑眯眯的問道。

魚紅溪笑了笑，道：「祝煊的確是有青出於藍勝於藍的潛力。」

祝青火笑道：「我看他與清兒倒是挺相配的。」

魚紅溪看了他一眼，搖搖頭，道：「小輩間的事情，我們這些長輩就不要指手畫腳了，若是他們真的有意，再推波助瀾也不遲。」

祝青火目光一閃，魚紅溪說的含糊，但卻並沒有就此推拒，顯然如果到時候祝煊真的與呂清兒有意，她這裡是不會阻攔。

知道這一點，其實也就夠了。

祝青火笑著舉杯，金龍寶行勢力強橫，財力雄厚，如果極炎府能夠與他們拉近關係，那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當然，如果能夠將身為金龍寶行會長的魚紅溪拿下，那才是最為完美的事情，但可惜，祝青火可清楚眼前這個美婦人是何等的棘手，就算是他，也不敢心生他意的去招惹。

魚紅溪與祝青火碰了碰杯，微笑道：「此次的金龍秘鑰，其實也是為了挑選幾個優秀的年輕人陪同清兒進入「金龍道場」，而年輕人在一起互相歷險，總是會提升彼此間的好感度的。」

身為一府之主，祝青火當然聽得出魚紅溪言語間蘊含的深意，當即笑起來，道：「魚會長放心，我早已吩咐過我家那小子，定會全力爭奪的。」

魚紅溪笑著點點頭，她當然不會告訴祝青火，其實類似的話，她與其他一些青年俊傑的長輩也提過。

她做這些的隱藏目的，無非便是察覺到了自家女兒對李洛的一些好感，而且這種好感還有著逐步提升的跡象。

對於這種事，魚紅溪的心中自然是反對的，不提她與李洛父母間的那些複雜恩怨，光是李洛與姜青娥還有著婚約這事，就足以讓得魚紅溪斷然否決。

不管這婚約究竟是不是名存實亡，魚紅溪都不會接受。

只是，魚紅溪也不是那種蠻橫專斷的父母，她知道如果她直接強迫呂清兒不準與李洛接觸的話，不僅沒有效果，反而會激起少女的反叛心，到時候折騰出一些其他事情，更是讓人頭疼。

在她看來，呂清兒會對李洛有好感，多半還是因為當初在天蜀郡同處一所學院，在那裡，呂清兒並沒有見到太多優秀的同齡人，所以才會關注李洛。

而如今到了大夏城，作為大夏國的中心，這裡的天才如過江之鯽，數不勝數。

再加上她的推動，呂清兒能夠接觸到更多優秀的同齡人，到時候，呂清兒對李洛的那些好感，或許也會漸漸的減弱。

所以她從始至終都沒有直言反對呂清兒對李洛的好感，但她選擇了另外的方式。

比如此次的金龍秘鑰...

如果到時候祝煊，寧昭這些人能夠得到秘鑰，陪同呂清兒參加這次的歷練，到時候他們的關係會提升許多，說不定等到歷練結束，呂清兒對於李洛的那些好感，也已漸漸的消磨。

到時候她不僅能夠少了這些煩心事，呂清兒也不會生出怪她的心思。

可謂是兩全其美。

至於會不會讓李洛也得到金龍秘鑰...那小子現在還只是相師境第一段吧？而祝煊，葉秋鼎，寧昭等人，可都是相師境第三段了。

這小子再怎麼妖，也不至於到這種程度吧？

...

「清兒，祝你生日快樂。」

眾星捧月般的人群中，王鶴鳩對著呂清兒露出誠懇的笑容：「此前在學府中的事，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雖說心中對於王鶴鳩有些不待見，但呂清兒也不會在這個場合顯露什麼，所以只是微笑著點點頭，也沒有要與王鶴鳩多說的想法。

她矜持的與身旁的祝煊，寧昭等人說著話，片刻後，眸光還是飄向了某個方向，然後對著其他人露出歉意的笑容：「我先去招呼一下其他人。」

待得祝煊等人點頭後，她便是腳步輕快的對著李洛所在的方向走去。

王鶴鳩望著她那纖細的背影，似是無奈的嘆了一聲，道：「她應該又是去找李洛了吧，在學府裡面時，他們關係就很好。」

寧昭眉頭皺了皺，淡淡的道：「清兒與他只是普通朋友而已，而且畢竟他們都是從南風學府走出來的，難免關係會好一點。」

王鶴鳩微微一笑，手中摺扇輕輕扇動：「或許吧，但是在學府中，清兒有時候還會幫那李洛買早餐呢。」

寧昭眼角抽了抽，面色略微有點難看。

倒是一旁的祝煊淡笑道：「清兒以前生活在天蜀郡，那裡所見所聞都會受到一些制約，如今到了大夏城，接觸多了，以往的一些想法都會出現改變的。」

「此次若是能夠拿到一道金龍秘鑰，之後陪同清兒去那金龍道場走一遭，到時，有些情況自然會出現轉變。」

他神色淡然，眉宇間自有一股自信湧動。

寧昭看了這祝煊一眼，眼中倒是升起一些戒備與警惕，畢竟同為二星院的學員，他也很清楚祝煊的優秀，如果真讓得他趁勢接近了呂清兒，那他這邊得手的機率說不定就要銳減了。

「這魚會長也真是，沒事將金龍秘鑰拿出來做什麼...」寧昭心中有些埋怨，他的父親也是金龍寶行中的高層，地位僅次於魚紅溪，所以他跟呂清兒一樣，直接就能夠擁有著金龍秘鑰，原本按照他的設想，此次應該就是他來陪同著呂清兒進入金龍道場，到時候一起歷練一場，說不定就能夠趁勢打開呂清兒的心扉。

可如今魚紅溪有意拿出金龍秘鑰，這無疑是為他平白樹立了許多的強力競爭對手啊。

不過心中再埋怨，他也不可能讓魚紅溪更改決定，所以也只能捏著鼻子認了。

...

他們這邊各懷心思的時候，呂清兒則是端著酒杯來到了李洛他們這裡。

「見過長公主，姜學姐。」呂清兒清麗動人的容顏上，露出淺淺笑意，對著兩女舉杯示意。

「清兒學妹。」

面對著今日的主角，長公主與姜青娥皆是舉杯，給予祝賀。

李洛也是跟著舉杯。

「賓客眾多，招待不周，還請不要怪罪。」

呂清兒對著兩女客氣了一句，然後看向李洛，說道：「本來我還邀請了虞浪，趙闊他們的，但是他們都推拒了。」

「這場合，他們可能不太喜歡，並非是不願意來。」李洛解釋道。

能夠來這裡的，幾乎都是大夏中的名門貴族，各大勢力，虞浪，趙闊的家境相對普通，讓他們到這種地方來，反而是有些不太自在。

呂清兒螓首輕點，道：「我明白。」

「等回頭假期結束去了學府，我找他們再給你慶賀一下就行了。」李洛笑道。

呂清兒眸光微不可察的亮了一些，旋即矜持的道：「到時候再說吧。」

她頓了頓，眸光掃了四周一眼，輕聲道：「那金龍秘鑰，你有興趣嗎？」

李洛坦然笑道：「這裡凡是相師境的人，恐怕沒有誰會對它沒興趣的吧？」

呂清兒點點頭，其實她本來是打算直接找魚紅溪多討要一道的，但沒想到金龍秘鑰被她娘當做了生日彩頭，這就讓得她有些不太好開口了。

「那你加油。」她只能鼓勵道。

李洛笑著點頭。

在兩人說著話的時候，在那一旁，長公主眸光流轉，瞥了一眼神色平靜的姜青娥，旋即眼中有著一抹饒有興致之色浮現出來。

這個李洛，當真是如其父一樣，也是如此的受到大夏國諸多名門貴女的青睞啊。

第兩百一十二章治療結果

房間內，眾人屏氣凝神，目光都是停留在小皇帝的後背，甚至連小皇帝本人，身體都是稍微的緊繃了一些。

還是那句話，雖然從一開始就沒有期望，但這並不妨礙當結束時，眾人等待著最後的結果。

在眾人的注視下，小皇帝後背那「蓮紋」也的確是沒有出現任何的波動，平靜得仿佛是無風的湖面一般。

長公主漂亮的丹鳳眼中有著一絲無奈浮現出來，她面上不顯，心中則是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果然，一切都如同所料。

以往那些擅長治療的封侯強者在幫小皇帝治療後，一般都會有著不小的動靜，甚至有時候還會導致小皇帝背上的「青蓮」青光大盛，開始反撲黑蓮之氣所在。

當然，這種反撲最終是失敗，只能勉強維持另外一半的青蓮區域。

只不過，即便那種反撲是失敗，但終歸給人視覺上一種振奮感，而眼下這種毫無動靜，倒是讓人有點不知道說什麼好。

想來應該是李洛的相力太過的薄弱，根本就無法撼動局面吧。

安靜的氣氛中，李洛神色也有點尷尬，倒是長公主善解人意，笑道：「李洛學弟不必在意，這本就是一次嘗試而已。」

李洛慚愧的點點頭，然後對著小皇帝道：「抱歉，勞累王上了。」

小皇帝默默的點頭，雖然沒有說話，但那小臉上還是有些黯淡之意，畢竟體內這先天缺陷，時常給他帶來極大的痛苦，導致他自小就身體虛弱。

李洛起身，來到姜青娥旁邊，與其對視了一眼，後者也是對著他投來安慰的目光。

「長公主，既然嘗試結束，那我們也就先告辭了。」

姜青娥也沒有打算與長公主過多交流，畢竟雙方目的都已達到，往後再接觸即可。

長公主螓首微點，就欲先送二人離去。

「等等。」

而就在此時，突然有一道蒼老，嘶啞的聲音於房間中響起。

長公主腳步一頓，目光有些疑惑的看向那站在床邊的灰衣老人，先前的聲音，正是這位從頭到尾都未曾說過一句話的灰衣老人所發。

李洛，姜青娥也是驚疑的看向那灰衣老人，不知道這位神秘的強者此時突然發聲究竟是何意。

「影老，您這是？」長公主紅唇微啟，疑惑的問道。

灰衣老人那一直猶如閉起來的眼睛，此時卻是睜開了一些，雙目幽深而銳利，此時的他，蒼老的面龐上也帶著一點驚疑，而他的目光，則是停留在小皇帝的後背上。

「王上，還請讓我再仔細查看一下。」灰衣老人出聲，制止了即將穿衣的小皇帝。

小皇帝疑惑的看了他一眼，但出於對這位老人的信任，他還是點點頭，停下了穿衣。

灰衣老人上前，他的眼瞳中，似是流轉著奇光，一點點的掠過小皇帝背上那諸多經絡凝結而成的「蓮紋」。

此時，長公主也是察覺到灰衣老人的異動，當即臉色也是漸漸的凝重起來，因為她很清楚灰衣老人的實力，如果說他察覺到了什麼他們未能發現的細微變化，這是很有可能的。

只是不知道，那種變化，究竟是好還是壞？

李洛與姜青娥同樣是在此時皺起了眉頭，前者心中有點忐忑，難不成他剛才那一通操作，反而還對小皇帝造成了什麼損害不成？

不至於吧？他這小小的相師境，就算是想要害人，恐怕也沒能力啊。

伴隨著那灰衣老人的查探，房間內的氣氛，不知不覺間變得有點壓抑起來，就連長公主那明媚動人的容顏，都是在燈光的照耀下，忽明忽暗。

畢竟如果因為她的原因，導致小皇帝在這裡受到了什麼損害，恐怕明日的王庭內，就會有諸多重臣彈劾於她。

這對她的聲望將會造成不小的影響。

在這壓抑安靜的氣氛中，灰衣老人的查探持續了數分鐘，他檢查得極為的仔細，而那蒼老面龐上也隨著這種檢查，漸漸的有些變化起來。

仿佛是帶著一點古怪以及驚愕。

李洛望著他那變幻不定的臉色，心頭則是有點煩躁，究竟是個啥情況你倒是說出來啊，在這裡玩變臉搞人心態好玩是不是？

而在李洛被這灰衣老人搞得煩悶而忐忑時，後者終於是結束了查探，他轉頭看向長公主，緩緩道：「殿下，王上這後背的「蓮紋」，的確是有一道極為細微的變化。」

長公主眼皮子一跳，但還是很沉得住氣的問道：「什麼變化？」

灰衣老人遲疑了一下，然後手指指向了小皇帝背後那「蓮紋」的某處，道：「王上此處，原本已被黑蓮之氣所侵蝕，但經過我的觀測，現在此處的黑蓮之氣，應該是消散了一些。」

三人的目光都是順著灰衣老人手指看去，然後就見到他所指的的地方，是一道極短的黑紋所在，這道黑紋與小皇帝背上的整體「蓮紋」比起來，實在是有些微小，如果將蓮紋看做一朵蓮花的話，那麼這道黑紋，恐怕就只是蓮花花瓣上面的一道小小花紋。

而且...

這還是黑的啊！

李洛認真的看了半晌，實在沒發現那道黑紋究竟有什麼變化，似乎一如既往的黑，也並沒有直接消失。

就這？

李洛有點無語，感覺對方有點小題大做。

不過他這裡無語間，長公主卻是疾行兩步，俏臉凝重的問道：「影老，您所說可是屬實？這裡的黑紋變淡了一些？」

這容不得她不重視，因為黑紋變淡，這就說明那裡的黑蓮之氣被化解了一些，而此前他們請來的諸多治療大師，可卻始終難以做到化解黑蓮之氣。

按照他們所說，這所謂的黑蓮之氣，即便是雙相之力，化解起來也是格外艱難。

可是，為何眼下，又會突然變淡了一些？

雖說這種變化微乎其微，但這終歸是一種變化啊。

名為影老的灰衣老人沉吟了一會，認真的道：「殿下，老夫雖然年齡挺大，但這眼睛，卻還算是透徹，而且，對於王上背上的蓮紋，這些年老夫早已銘記住了每一道細微之處。」

「所以，我的感覺，不會出錯的。」

長公主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飽滿峰巒起伏，然後問道：「原因呢？」

灰衣老人沉默了一下，然後目光投向了李洛，緩緩道：「雖然聽上去有點不可思議，但可能這種變化，還真是與這位小友有些關係。」

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目光，都是帶著難以置信的看向了李洛，面對著這種結果，即便是理智如她們，一時間都感覺到荒唐。

「應該不太可能吧？」

甚至連李洛本人，都是乾笑了一聲。

這種事情，簡直太沒有邏輯了，那些擅長治療的封侯強者都無法解決小皇帝的先天缺陷，而他這麼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卻能夠做到，這根本就不可能啊！

「會不會是因為王上身體的自我恢復所導致的？」李洛儘可能的提出一些別的看法，因為他並不想對方莫名其妙的將治療小皇帝這種重任放在他的肩膀上來。

畢竟萬一到時候出了事，誰來負責？

灰衣老人默默搖頭，他照顧小皇帝這麼多年，對他背上的「蓮紋」情況還不了解嗎？

這些年來，那蓮紋的變異一直在持續，黑蓮之氣不斷的擴散，從未出現過黑蓮之氣被化解的跡象。

按照他們這些年的經驗，這種黑蓮之氣，應該是極為的頑固與詭異，其詭異到甚至連封侯強者的雙相之力都難以對抗，他們曾經請得聖玄星學府的院長出手，但那位院長雖然是王級強者，但他本身並不擅長治療，所以也沒有辦法，只是他曾說過，這黑蓮之氣，或許唯有擅長治療的三相之力，才能夠真正的根除。

可這王級強者已是罕見，擅長治療的王級強者，更是極度稀有。

所以今日出現的這一幕，也是讓得灰衣老人心中受到了一些衝擊。

灰衣老人目光看向長公主，等待著她的決定。

而長公主明媚動人的臉頰在燈光下變幻，片刻後，她目光直接轉向了李洛，果斷的道：「我們不能放棄任何的希望，不管那希望有多麼的細微。」

「所以，李洛學弟，請你再治療一次！」

如果李洛的治療真的是有著細微的作用，那麼再來一次，必然也會出現這種結果，到時候就能夠確定，那種變化究竟是源自於誰了。

李洛聞言，神色有些遲疑。

長公主連忙上前兩步，誠懇的盯著李洛，道：「李洛學弟，這件事真的很重要，如果你能夠治好王上，你將會得到我們王庭的友誼！到時候，你想做什麼事情，我都會給予你支持！」

望著面前長公主國色天香般的容顏，李洛嘴唇動了動，最後有些尷尬的道：「可是...」

「剛才那是...最後一滴了。」

他有些悲憤，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啊，你們這些將階高手，怎麼能理解我的痛？

第兩百零六章秘鑰爭奪

宴會氣氛火熱，各方人士三三兩兩，低聲笑談，而伴隨著一杯杯美酒入肚，那氣氛就更是在漸漸的攀升。

直到某一刻，宴會中的樂器聲悄然的減弱，只見得魚紅溪來到了一處臺階上，美目望著各方賓客。

宴會廳內，一道道目光也是投向了那氣場極強，同時又豔光四射的美婦人。

「感謝諸位百忙之中來為小女慶生。」

「多餘的話也就不再多說，大家也知曉，今日為了慶生，也算是為了鼓勵各家的少年，所以我拿出了數枚金龍秘鑰，當做今晚宴會的彩頭...」

「這金龍秘鑰，限於相師境，所以各家凡是滿足條件的人，都可以嘗試一下，我們金龍寶行的「金龍道場」，不敢說是這世間無雙，但應該也算是頂尖的修煉聖地了。」魚紅溪笑意盈盈，她手掌抬起，指尖懸掛著一枚金鑰，金鑰如同龍形，蜿蜒纏繞，一道道神秘紋路銘刻於龍鱗之上，隱隱的散發著極為玄妙的力量。

場中不少目光都是望著魚紅溪指尖的金鑰，就連一些封侯強者，都是流露出一些興趣。

因為傳聞，那「金龍道場」龐大無比，宛如一方小天地，所以其中也有著層級之分，如眼下這相師境的金龍秘鑰，只能進入那金龍道場的外層而已，而他們這些封侯強者，卻是對金龍道場更深處有興趣。

但是可惜，金龍道場乃是金龍寶行集合了無數人力財力所打造而成，這是金龍寶行的底蘊所在，唯有金龍寶行的人，才能夠進入其中修行，其餘者，除非是能夠得到金龍寶行的邀請，否則就算是封侯強者，也是無門可入。

「那就是金龍秘鑰嗎？」

李洛也是有些好奇的看了看魚紅溪手中的金龍秘鑰，對於那所謂的金龍道場，他其實知道的倒是不多，不過想來能夠開闢一座空間而成的小天地，應該也不會簡單到哪裡去吧？

「金龍道場...真是難以想像，能夠打造出這種級別修煉聖地的金龍寶行總部，究竟是何等的龐然大物。」在那一旁，長公主輕輕一嘆，神色間略微有些惆悵。

姜青娥看了她一眼，長公主有著極為好強的性格，而身為王庭如今的掌權者之一，在她的心中，或許王庭才是大夏最強的勢力，但對於金龍寶行這種特殊存在，即便是尊貴如她，都是感覺到一種淡淡的無力感。

姜青娥沒有去安慰長公主，因為後者也並不需要這種無謂的安慰。

「看來你的競爭壓力很大啊。」姜青娥看著李洛，提醒道。

李洛點點頭，有些無奈，聽魚紅溪所說，這金龍秘鑰的競爭，只要是相師境都可以參加，可這對於他這種相師境第一段的人來說，顯然是極為不利的，畢竟他再變態，也不會覺得自己能夠越級打敗祝煊，葉秋鼎這些相師境第三段的人啊。

這競爭，不是很公平的樣子啊！

「我想，這金龍秘鑰的爭奪，應該不是那種靠拳頭硬搶的方式。」姜青娥也明白李洛的擔心，微微沉吟，說道。

「嗯，今日畢竟是呂清兒的生日宴會，真要打起來的話，場面也不太好看，所以，爭鬥的方式，應該是不一樣的。」一旁的長公主同樣是微笑著說道。

李洛聞言，也是點點頭，反正先看看情況吧，如果有機會的話，自然是要競爭一下，可若實在不行，那也沒必要強求。

臺階上，魚紅溪繼續說道：「此次金龍秘鑰的爭奪，並非是明刀明槍的爭搶，而會採取另外一個方式。」

說著話時，她手一抬，只見得有相力呼嘯而出，在這寬敞的宴會廳內來回掃蕩，隨著各方賓客的漸漸散開，最後在場中形成了一片寬闊的空地。

相力則是在空地四周，形成了光幕。

「金龍道場內，並非是全無風險，在進入的過程時，將會遭遇到青風罡，這是一種由狂暴凌厲的風屬性能量所化，雖說金龍秘鑰會對你們形成一些保護，但依舊會有一些風罡侵入進來，這將會對你們造成極大的威脅。」

「此次爭奪金龍秘鑰的方式，便是一次青風罡席捲的模擬。」

「想要爭奪者，只需要進入這片區域，在我所釋放的青風罡中堅持到最後，那就能夠得到金龍秘鑰。」魚紅溪笑著指了指下方被相力光幕所包裹的那片空地中。

此言一出，倒是引起了一些騷動聲，那些有意爭奪金龍秘鑰的年輕人們，都是神色驚疑，顯然沒想到金龍秘鑰竟然會選擇這種方式來競爭。

騷動聲持續了片刻，然後眾人便是見到，那身材高大，氣勢略顯霸道自信的祝煊第一個走入到場中。

而有了祝煊帶頭，餘下來葉秋鼎，莫凌，王鶴鳩，都澤北軒等人也是一個個的站了進去。

短短一會，便是有十數人出現在場中，其中一些是來自聖玄星學府的天驕，也有一些是各方勢力收攬而來的年輕苗子。

「原來是這樣...」

李洛的臉龐上流露出一抹細微的笑意，如果是正面硬打的話，他還真是很難跟祝煊他們這些相師境第三段的人競爭，但若是比誰能耐揍的話，那可就真的不太一定了...

因為他這幾天剛好在姜青娥的捶打下，開發出了「堅體」這種抗揍的法門！眼下，倒是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一旁，姜青娥偏頭看了李洛一眼，輕笑道：「不必謝我。」

李洛嘴角一抽，你這大白鵝真是太過分了，揍了我好幾天，還想讓我謝你？

黑心！

不再理會姜青娥，李洛也是在一些視線的關注下，走入到了場中。

臺階上，呂清兒望著走進來的李洛，小手悄悄的握緊起來，雖然她面無波瀾，但心中卻是在給李洛加油鼓氣。

魚紅溪的眸光同樣是不著痕跡的掃了李洛一眼，然後餘光掠過呂清兒，雖然少女很克制，但老辣的她依舊是察覺到呂清兒的身軀都在此時緊繃了一些。

還真是挺緊張的啊。

不過，李洛雖說也挺優秀，但其自身只是相師境第一段，憑此想要跟祝煊他們這些相師境第三段競爭，難度應該還是不小的。

李洛走入場中，剛好發現旁邊站著悶不吭聲的秦逐鹿，當即好奇的問道：「你竟然也會跑來參加這種宴會？」

「是因為金龍秘鑰嗎？」

秦逐鹿看了他一眼，聲音低沉的道：「不是，是我爹讓我參加的，他說我不來，他就要帶我去逛青樓。」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臥槽，你爹是真的狠啊，這是要把秦逐鹿朝死裡逼啊，這真是親生的嗎？

對著秦逐鹿投去同情的目光，李洛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來。

隨著眾多氣勢不俗的年輕人進場，魚紅溪則是自袖中取出了一隻青色的玉瓶，那玉瓶之上，仿佛銘刻著極為精緻，複雜的光紋，隱隱間，有風聲呼嘯而出。

「各位，開始吧。」

她輕笑一聲，屈指一彈，相力掠過青色玉瓶瓶口，然後下一刻，所有人都是見到，青色的罡風陡然間傾瀉而出，對著李洛，祝煊這些光幕之中的人影裹挾，衝刷而去。

第兩百一十三章更進一步的關係

李洛的話，倒是讓得長公主也愣了愣，旋即她就回過神來，掩唇輕笑一聲，道：「抱歉，這倒是我思慮不周了。」

李洛只是相師境，先前所凝鍊而出的一滴能量液體，已是傾盡全力，現在的他，體內相力應該被消耗了將近八九成。

這是真被榨乾。

不過...

長公主漂亮而明媚的丹鳳眼中浮現一些歉意，聲音溫柔的道：「李洛學弟，雖然我的要求有些過分，但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們必須要確定先前的治療究竟是因為你還是其他的原因。」

「還請你能夠再幫忙一次。」

「如果你真的能夠治好王上，我們都將會欠你一個人情...」

長公主說到此處頓了頓，然後目光看著李洛與姜青娥，沉默了幾秒，緩緩道：「未來的某些時候，你們需要援助的話，我們會施予援手，嘗還這個人情。」

李洛與姜青娥的眼神都是在此時微微一凝，長公主此話說得隱晦，是在特指什麼嗎？

還是說，她也知曉洛嵐府未來將要面臨的某些險境？

不過這並非是多麼的不可思議，畢竟王庭是大夏國的正統，其底蘊雄厚，實力強悍，自有非常強大的情報系統，而洛嵐府是大夏國五大府之一，必然也時刻在王庭的注意中，所以長公主會知曉某些事情，也很正常。

只是也不知曉，她是否清楚那隻針對洛嵐府的神秘大手，甚至說不定...在那其中，還有著王庭的某些身影，在沒有徹底弄清楚之前，任何勢力都有著這個嫌疑。

畢竟，誰讓洛嵐府擁有著那種能夠觸及王級之秘的奇寶呢？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了一眼，雖然沒有說話，但都是從對方的眼中看出了答案，那就是他們的確需要一個強大的盟友。

之前的長公主，雖然有心與姜青娥結交，促進一下關係，但那種關係其實也有著許多的限制，最起碼，在姜青娥還沒有真正封侯前，雙方都會對這份關係持有一些保留態度。

這倒不能說是什麼太現實功利，畢竟雙方一個代表著王庭一部分的權勢與力量，另外一個，也能夠代表著備受矚目，風雨飄搖的洛嵐府。

想要達到什麼關係，自然需要拿出足夠多的好處與條件。

但恐怕今天誰都沒想到，原本只是來當一個工具人的李洛，最後的出手，突然出現了一個足以讓得長公主失態的變故...

他竟然還真的有可能治療小皇帝的先天缺陷？

雖然直到現在，別說長公主，就連李洛自己都不太信這回事，但從灰衣老人的態度來看，他們又不得不對此抱有幾分荒謬的期待。

所以，在有可能真的治療好小皇帝的這個誘惑下，長公主的承諾，無疑就讓雙方的關係驟然升溫了。

承諾在洛嵐府需要的時候施予援手，這已經算是一種對待盟友的態度了。

可見對於治療小皇帝這件事，長公主看得有多重要。

「長公主殿下，我會再試試。」

李洛點頭，旋即道：「不過可能要等幾個小時的時間，因為我現在體內的相力，的確快耗盡了。」

幾個小時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但這對於離開王宮的小皇帝來說，顯然是個麻煩的事情，如果他不能按時回到王宮內，到時候麻煩更多。

於是長公主想了想，從袖中取出了一隻玉瓶，玉瓶內有數顆碧綠渾圓的丹丸，她取出一顆，道：「這是回能丹，能夠大大加快相力的恢復，我覺得你現在很適合用。」

李洛看了一眼，想要說我能行，不用吃藥，但想了想自己的狀況，就只能嘆息一聲的將其接了過來，取出一枚丹丸，吞服了下去。

吞下回能丹，李洛便是在一旁盤坐下去，恢復體內消耗的相力。

床榻上的小皇帝此前一直看著，仿佛是還有點沒回過神來，此時他愣愣的看著李洛，然後聲音有些發顫的道：「影老，他，他真的能治好我？」

灰衣老人衝著小皇帝露出和藹的笑容，道：「王上，先前的檢測中，你的確有一道蓮紋處的黑蓮之氣被化解了一些，雖說很微薄，但這卻是真的屬實。」

「不過此事還不能完全確定是否是因為李洛小友，所以還需要等他再做一次嘗試。」

小皇帝神色怔然，眼神有些複雜的看向李洛，這個結果是他從未想過的，畢竟以前王庭也請來了不少擅長治療的大師，他們一些甚至是封侯強者，可即便是他們，都對他的這種先天缺陷束手無策。

然而現在，一個僅僅只是相師境的李洛，竟然有可能治好他？

這個傢伙，這麼神奇的嗎？

小皇帝因為激動，白淨的臉蛋上，有著一些紅潮湧現出來，旋即便是劇烈的咳嗽起來，體內有劇痛傳來，令得他小臉都扭曲了許多，雙手緊緊的抓住床榻邊緣。

灰衣老人見狀，知曉他這是情緒過於激動，引發了病況，當即取出藥瓶，掏出藥丸遞給小皇帝吞服了下去。

長公主也是快步過來安撫了一下小皇帝，待得其情緒平穩後，方才轉向姜青娥，輕聲道：「這個結果，倒是我此前從未想過的。」

讓李洛來治療小皇帝，雙方都心知肚明只是一個契機，可誰都沒想到，這個無心之舉，卻是造成了一個讓人措手不及的結果。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上也是泛起一抹笑意，道：「在他的身上，總是能夠看見許多的奇蹟。」

長公主溫婉動人的笑了笑，道：「以前的話，我可能對此會有些疑慮，但今晚過後，恐怕會相信了。」

「在沒有最終確定之前，殿下也不要抱有絕對的期望，免得到時候...」姜青娥卻是冷靜的提醒道。

李洛如果真的有這個能力，那固然是好，可就怕到時候只是虛驚一場，這大喜大悲下，對方心態會有些失衡。

雖說以她對長公主的了解，對方的性格與城府不至於會如此，但總歸還是得做好提醒建議的。

長公主聞言，輕輕點頭，然後她也就不再多說，靜靜的等待著李洛將自身相力完全的恢復。

這一等，就是將近一個小時。

當李洛再度睜開眼睛時，他能夠感覺到房間內的幾道目光瞬間停留在他的身上，氣氛也悄然的變得安靜。

李洛沒有多說任何一句廢話，直接是起身來到了小皇帝身旁。

雙掌間相力凝聚，最後傾盡全力的凝聚出了一滴蘊含著雄渾治療之力的相力液體，滴落在了小皇帝後背的蓮紋上面。

所有人，都是屏息靜氣。

相力液體滴落下去後，依舊是沒有引起任何的動靜，一如之前，古井無波。

可那一旁的灰衣老人，細眯的眼睛，卻是在此時一點點的睜大起來，繼而呼吸都是悄然的變得粗重了一些。

「影老，如何？」長公主雙手不知何時緊握了起來，聲音聽起來平靜，但卻帶著一絲極為罕見的顫音。

影老面色肅穆，他對著滿臉期待看著他的小皇帝以及看似平靜的長公主重重的點了點頭。

「王上，殿下...」

「雖然老夫也感到很是莫名其妙，但隨著李洛小友那一滴相力液體下去，王上背上的蓮紋，的確是有一縷細微的黑蓮之氣...被化解了。」

當影老最後一句話落下時，長公主再也忍不住起伏的心情，在一旁的椅子上，緩緩的坐了下去。

那平日裡顯得尊貴而威嚴的漂亮丹鳳眼，在此時分明是湧上了層層紅圈。

第兩百一十四章不行了

房間內氣氛安靜，一道道目光都是帶著一種難以置信的情緒盯著臉色有點茫然的李洛，因為眼前發生的這一幕，的確是有點打破眾人的認知。

包括李洛自己。

這連擅長治療的封侯強者都束手無策的先天缺陷，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卻能夠化解？

雖說那化解的力度極為的微弱，但這大概率只是因為李洛自身實力太弱的緣故，一旦以後他實力強大起來，那很有可能徹底解決小皇帝的問題。

對於這一幕，即便是見多識廣的灰衣老人，都是給不出合理的解釋。

長公主在經過剛開始的失態後，倒是很快就收斂了情緒，但那眼眶處，顯然依舊還帶著一點紅意，畢竟這些年她為了小皇帝這先天缺陷是操碎了心，期間不知道經歷了多少次失望。

小皇帝是她的至親，父王當初駕崩時，曾囑託她照顧好他，這些年長公主也竭盡全力的在做好這一點，可唯有小皇帝的先天缺陷，是她始終無法解決的心病。

可以往的她，從未想過，這個幾乎讓得她夜不能寐的心病，竟然會在今天，看見了一絲曙光。

長公主起身，走到了李洛面前，那對丹鳳眼直直的盯著他，直到後者對此都有些不適了，她緩緩道：「李洛，你願意幫我傾盡全力的去治療王上嗎？」

李洛迎著她的目光，也是露出笑容，點點頭：「如果不願意的話，那我們也不會出現在這裡。」

長公主點頭，她也沒有多說一些無用的話，而是對著李洛伸出芊芊玉手：「只要你能治好王上，那我們王庭，欠你一個人情。」

李洛明白她的意思，他若是治好了王上，那麼她以及小皇帝，就會是洛嵐府的盟友。

當然，這世間的任何事情都會出現變化，即便是盟友，也有可能反目，但不管如何，眼下他有著治療小皇帝的可能，那麼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在這個期間，如果他遇見了什麼生命危機，或許這位長公主，也不會真的完全袖手旁觀。

在這一點上，他們不知不覺間，成了一個陣營。

「雖然我也不太清楚我為什麼能夠做到這種事情，但我會竭盡全力的治療王上。」李洛也是伸出手，握住了長公主那纖細嬌嫩的手掌，鄭重的道。

兩人的手掌輕握，雖說那柔弱無骨般的嬌嫩之感讓人留戀，但李洛卻是很理智的抽手而退。

長公主那國色天香般的容顏上，有著嬌豔如花般的笑容浮現，她看向一旁的姜青娥，道：「姜學妹，你可真是我的福星。」

長公主會做出讓李洛來治療小皇帝的這種荒謬決定，主要的源頭還是因為姜青娥，如果不是姜青娥的存在，長公主是不可能想到這一點，畢竟沒人願意來做這種多此一舉的事情。

姜青娥微微一笑，道：「殿下，我希望李洛能夠治療王上這件事，你能夠儘可能的保密。」

王庭之內，同樣是充滿著諸多明爭暗鬥，這些年大夏王庭幼主當朝，雖說長公主在竭力輔助，但其下的暗流湧動也格外驚心動魄，雖然姜青娥對此了解不算太深，但她也明白，李洛能夠治療王上先天缺陷的這種事情，並不太適合過於的曝光。

誰也不確定這會不會引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長公主眸光一閃，旋即笑道：「放心，我暫時也並不打算將此暴露，不過...這件事情很難一直隱瞞下去，畢竟王上的身體狀況，王庭內的治療團也時刻在關注，而那治療團內，人多口雜，你應該明白。」

姜青娥點點頭，道：「殿下盡力便好。」

她也明白，小皇帝不是普通人，在他身上的視線太多了，想要徹底瞞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只不過能拖一些時間算一些時間吧。

「還有...」

「李洛雖然能夠治療王上的先天缺陷，但殿下也看見了，他自身的相力還是太過的微弱，真要按照他現在的治療速度，想要徹底將王上後背的「黑蓮之氣」化解，恐怕那會是一個極其漫長的時間，這一點不太現實。」

「所以我希望之後的話，殿下不要太頻繁的要求李洛來治療，與其如此，還不如給他更多的時間，讓他儘快的提升自身的實力。」姜青娥說道。

長公主聞言，微微沉吟，她倒也不是固執的人，所以也明白姜青娥說的很在理，現在的李洛的確是給予了她一絲希望，但指望他這點微薄相力，實在是杯水車薪。

姜青娥的意思，顯然是希望之後她不要太過猛烈的去榨乾李洛，因為這會耽擱他修煉的精力與時間。

這是涸澤而漁，並不理智。

長公主紅唇浮現一抹淺淺笑意，道：「放心吧，我不是那種不講道理的人，以後，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每隔一個月，李洛到王宮治療一次王上如何？」

「我想，或許等他踏入將階等級的時候，王上的先天缺陷，就會有著徹底解決的可能。」

一旁的李洛聞言，也是暗自的鬆了一口氣，他還真怕長公主知道他能夠治療王上後，直接把他當牛用，一天來個三回，他真是鐵打的身子都扛不住啊。

「不過...」

長公主美目流轉，笑盈盈的看著李洛：「今天作為第一次，還真是得辛苦一下李洛學弟了，畢竟我們還有三個小時才會回王宮，在這段時間裡，我想請李洛學弟能夠竭盡全力的再治療一下。」

她雙手捧著一瓶「回能丹」，眸光希冀的看著李洛。

「所以，李洛學弟，今晚再做三次，怎麼樣？」

李洛被她那目光看著，頓時腳都是顫了一下，面色微微發白，再來三次？這真是要榨的乾乾淨淨啊。

他求救般的目光看向姜青娥，後者也是對著他投來愛莫能助的眼神，畢竟雙方已經達成了協議，今晚，也只能讓李洛勞累一下了。

最終，李洛只能選擇認命，眼神悲哀的接過「回能丹」，吞服下去，恢復相力，準備接下來的再次治療。

於是，在接下來的三個小時中，李洛來來回回的做足了三次。

三個小時後，當屋外的魚紅溪，呂清兒見到李洛走出房間時，面色蒼白，雙腳都是在不斷的顫抖，嘴中喃喃著一些「不行了，不行了，真的不行了」之類的話語。

兩人面面相覷，不知道在這段時間中，這屋內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竟然會讓得李洛如此的表現。

第兩百零七章青罡風

嗚嗚！

青色的罡風如絲如縷般的席捲而出，略顯悽厲的風嘯聲，於宴會廳內迴蕩，令得許多人神色都是微微一凝。

所有的目光，都是盯著那處於相力光幕之中的那一道道年輕的身影。

青罡風席捲而至，直接就將這些身影盡數的籠罩了進去。

祝煊神色凝重，他的身軀上有赤紅色的相力升騰起來，宛如是火焰一般，熊熊燃燒，散發著高溫。

下八品火相。

能夠成為聖玄星學府二星院最強隊伍的隊長，祝煊的實力與天賦，毋庸置疑。

他也的確有著自信與霸氣的資本。

在其之後，葉秋鼎，莫凌，都澤北軒，王鶴鳩等人也皆是迅速的運轉相力，護住身軀，準備接受青罡風的洗禮。

咻！

而當青罡風掠過身軀的那一瞬間，祝煊等人面色皆是微微一變，因為他們感覺到，那罡風仿佛是有著一些穿透相力的能力，明明他們周身有相力保護，可依舊是有一道罡風穿透而進，直接掠過他們的身體表面。

嗤啦！

一道血痕在所有競爭者皮膚表面撕裂開來，裂口光滑，鮮血一下子就滲透了出來。

這青罡風，顯然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棘手。

不過沒有人因此動搖，能夠進入到這個場地的人，絕對算得上是真正的年輕俊傑，自然不會因為一點變故就選擇放棄。

李洛偏頭看了一眼胸口上被撕裂的衣衫下面的傷痕，並未在意。

「好霸道的青罡風。」

他低聲自語，這由魚紅溪釋放出來的青罡風顯然是經過許多層的壓制與削弱，但即便如此，依舊是能夠輕易的穿透他們的相力保護，可見真正的青罡風是何等的凌厲。

而且，眼下，這才剛開始呢。

嗚！

青色的風，連綿不斷的席捲而來，無孔不入的穿透眾人周身的相力防禦，直刺其肉身所在。

在剛開始的時候，眾人情況還算好，勉強能夠支撐，可隨著時間的推移，伴隨著越來越多的青罡風席捲而來，所有人都開始變得狼狽起來。

每一個人的身體上，都有著鮮血滲透出來。

開始有人的腳步，被那青罡風逼得一步步的往後退。

而如果退出了相力光幕的範圍，就代表著直接被淘汰。

在諸多挑戰者中，祝煊，葉秋鼎這些實力強橫的人，都是在最前方的位置，他們此時尚還能夠穩住身形，這是他們實力雄厚所帶來的優勢。

其他一些，實力處於相師境第二段的人，則是無法如此的淡定，開始出現了後退。

李洛，同樣是在後退。

然後他就發現，在他的前方數步的位置，都澤北軒，王鶴鳩也是在一步步的退下來，兩人滿身鮮血看上去有點狼狽，而當他們察覺到李洛的目光時，也是視線掃了他一眼，一聲冷哼。

「李洛，看來你要比我們先被淘汰幾步了！」都澤北軒牙縫中有聲音順著風而來。

李洛有點被他氣樂了，你這個狼狽德行，也好意思說我嗎？

他懶得理會這傢伙，目光看向前方，發現那秦逐鹿的身影，竟然從一開始就沒有退後過，但他魁梧壯碩的身體上，傷痕顯得頗為的可怕，只不過卻是被他硬生生的咬牙扛了下來。

秦逐鹿擁有著上八品的噬金妖虎相，此類萬獸相有著強化肉身之力，這應該是他能夠扛下來的主要原因。

眼下這場中，能夠穩住腳步不動的人，不超過一掌之數。

相力光幕外，姜青娥也是在盯著被青罡風逼得一步步後退的李洛，一旁的長公主輕聲道：「李洛他們的相力等級畢竟要弱於祝煊他們，這讓他們很是劣勢啊。」

雖然這不是正面拼鬥，但不論如何，祝煊等人都有著等級優勢，這是不可忽視的。

姜青娥道：「現在下結論，還是過早了一些。」

長公主輕笑一聲，丹鳳眼瞧著李洛的身影，道：「看來李洛還有什麼底牌呢，那我倒是有些好奇了...」

姜青娥笑了笑，長公主的確是個很聰慧而敏銳的人，僅僅是從她的一些語氣中，就能夠猜出一些東西來。

臺階上，呂清兒也是在看著李洛的身影，而每當後者退後一步時，她心間便是一顫，而李洛那滿身鮮血的模樣，雖然她也知道都只是皮外傷，但還是忍不住的有點擔心。

同時，她也在想著，如果李洛真是沒辦法在這裡拿到一枚金龍秘鑰的話，那她就只能想辦法從其他的地方幫他弄一枚了...

這種金龍秘鑰，只有金龍寶行的高層子女能夠得到，她心中盤算著，哪個高層子女會更好坑一點...

在宴會廳內眾人心思皆是不同的時候，場中的李洛，也是開始感覺到他所能夠承受的極限開始到來，於是，他深吸一口氣，不再猶豫。

「堅體！」

伴隨著低喝聲於心中響起，李洛體內兩顆相力種子在此時劇烈的震動起來，相力流淌，交匯在一起。

溫潤的治療之力在體內爆發，然後湧入血肉中，在這一刻，李洛的身體仿佛是極大的提升了韌性一般，他身體表面散發的相力雖然看上去在漸漸的減弱，但其身體上面的傷痕，卻是在以驚人的速度修復。

即便前一刻有罡風掠過刮出血痕，但下一刻，血痕就會被治療之力所修復。

一時間，李洛那退後的腳步，直接是穩住，然後反而是向前踏出了一步。

「咦？」

而李洛這邊突然間的變化，也是落入在場許多人的眼中，他們輕輕的驚咦出聲，有些驚訝於明明只是相師境第一段的李洛，竟然還能夠穩住。

要知道，先前可是連一些相師境第二段的挑戰者，都被逼了出去。

李洛甩了甩臉龐上的血珠，頂著呼嘯的青罡風，一步一步的邁向前方，然後在都澤北軒，王鶴鳩有些震驚的目光中，竟然是將他們甩到了身後。

「怎麼可能？！」

兩人忍不住的失聲，這李洛明明實力比他們等級弱一些，雖說其雙相戰鬥力強橫，可眼下也不可能頂著青罡風前行吧？

然而李洛卻沒時間理會兩人，他繼續一步步的向前，腳步沉重，最後超過了秦逐鹿的身影。

秦逐鹿望著從他身旁走上前的李洛，眼珠子動了動，然後忍不住的舔了舔嘴唇...這個李洛，真的總是讓人感到驚訝啊。

好想和他真正酣暢淋漓的幹上一場，體驗一下雙相之力的玄妙。

秦逐鹿咬咬牙，體內相力劇烈的震動著，隱隱間仿佛是有虎嘯之音傳出，然後他喉嚨間發出低吼，身軀表面似是有著金色的虎影若隱若現。

青色罡風與金色虎影碰撞，隱隱間，仿佛是有著火花濺射。

秦逐鹿的身影，也是愈發的穩固。

李洛的腳步，停在了秦逐鹿這邊，便是未曾再向前，因為他能夠感覺到，那自魚紅溪手中玉瓶瓶口處，青光閃爍得越發的狂暴，顯然是在醞釀著一波最為兇狠的衝擊。

能否得到那金龍秘鑰，就得看接下來這一波了...

第兩百一十五章援手

「李洛，你沒事吧？」呂清兒有些擔心的迎上面色蒼白的李洛，關切的問道。

望著她那擔憂的目光，李洛擺了擺手，苦笑道：「只是嘗試治療王上，把相力耗盡了而已。」

呂清兒心中納悶，相力枯竭的感覺她也不是沒體驗過，但可沒有像李洛這副大病一場的模樣。

不過看起來李洛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問題，於是她也就放下了擔心。

「魚會長，李洛今日消耗不小，我們就先回去了。」姜青娥則是對著魚紅溪告辭，畢竟眼下治療已經結束，再留在這裡也沒了必要。

魚紅溪微笑著點頭：「辛苦了。」

之後姜青娥便是扶著李洛，在呂清兒的目送下，徑直出了後院。

在兩人離開後不久，長公主，小皇帝也是收拾妥當，出了房間與魚紅溪寒暄了片刻。

最後，他們也是告辭而去。

隨著長公主，小皇帝的離去，這院落的黑暗中，似是有著相力波動散發，一些隱晦的氣息，也是隨之消失。

魚紅溪望著長公主一行人離去的方向，雙目微眯了一下。

「娘，你說李洛的治療有沒有什麼效果啊？」呂清兒在一旁輕聲問道。

「你在想什麼呢...王上的先天缺陷就算是許多擅長治療的封侯強者都束手無策，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即便他擁有著雙相，但那種雙相與真正的封侯雙相比起來，還是差了太多太多。」

魚紅溪習慣性的搖頭反對女兒的異想天開，不過說到最後的時候，她細眉突然皺了皺，因為她敏銳的察覺到，長公主先前的表現，雖然表面看不出什麼，但身為封侯強者，魚紅溪還是察覺到她離去的腳步顯得輕快一些。

那位小皇帝，更是情緒頗為的高漲，與來時的那種模樣截然不同。

而能夠成為金龍寶行的執掌人，魚紅溪心思顯然是極為的細膩，所以她感覺，在這幾個小時中，這房間內應該是發生了一些不小的事情。

可是，即便是細膩如她，都是難以猜測到，原本只是來走個過場的李洛，竟然真的有著將王上的先天缺陷治療成功的可能...

...

隊伍龐大的金黃色車隊，於大夏城寬敞的街道上疾馳著，森嚴的護衛早已清理了街道，暢通無阻。

寬敞的車輦內，小皇帝白淨的小臉上布滿著激動與歡喜，他拉住長公主的手，激動道：「姐姐，我的病真的有救了嗎？！」

「他真的可以治好我？」

直到現在，小皇帝都還感覺到腦子裡面嗡嗡的，這個突如其來的驚喜，震得他根本保持不了平常時候的那種平靜。

誰都沒想到，連那些擅長治療的封侯強者都無可奈何的先天缺陷，一個相師境的李洛，卻是有著治好的可能。

原本他此次出來，只是抱著玩玩的心態，根本就沒真指望過那個李洛，可最終卻是這麼一個結果...這一刻，小皇帝體驗到了什麼叫做天上掉餡餅。

長公主望著滿臉歡喜的小皇帝，臉頰上也是有著笑意浮現出來，她輕輕摸了摸他的腦袋，柔聲道：「不是都已經確定過了嗎？」

此前李洛曾經給了小皇帝一支由其自身相力凝聚而成的能量液，正好幫病發時的小皇帝緩解了一些狀況，當時長公主對此倒是沒有太多想，畢竟雖然有點奇怪李洛的能量液能夠與小皇帝服用的一些藥物有相同的效果，但她只當這是水相的一些治療效果而已，可現在來看，當時她還是大意了一些。

「可是，可是他怎麼能做到的？」小皇帝忍不住的道。

長公主撫摸著小皇帝腦袋的手頓了頓，有點無奈的道：「其實...我現在也感到不可思議，他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最後一句話，則是衝著車廂一角的灰衣老人所問。

灰衣老人聞言，沉吟道：「這位李洛少府主的相力，應該是有些特殊...王上的先天缺陷，正常的雙相之力應該是難以化解的，但他的相力，卻偏偏能夠做到，這說明他的相力有著我們所未能發現的特殊性。」

「如果殿下對此有疑慮的話，下次我可以深入的查探一下他的相力，看看究竟有什麼古怪。」

長公主想了想，卻是搖搖頭，道：「沒必要，李洛的父母並非尋常封侯，他們的來路也是極為神秘，以他們的手段，留下什麼特殊之法導致李洛的相力有所異變這也算是正常，畢竟有一些罕見的天材地寶，的確是擁有著這種能力。」

「而且現在我們與姜青娥，李洛的關係都算是和善，日後還要藉助李洛的相力來化解王上的先天缺陷，所以沒必要為了搞清楚一些隱秘就破壞了雙方好不容易發展的關係。」

長公主冷靜的道：「李洛的相力究竟有什麼特殊，這跟我們沒多大的關係，我們只需要知道，他有很大可能治好王上便可，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灰衣老人聞言，也就點頭應下。

「另外，長公主是打算與洛嵐府走近一些嗎？」灰衣老人再度問道。

長公主輕聲道：「我看重姜青娥的潛力...按照我的預測，恐怕不出三年，她很有可能會踏入封侯，那時候，她將會成為大夏最年輕的封侯強者。」

「這是最初的想法，但經過今夜之後，我發現這洛嵐府，似乎不止是姜青娥值得我重視，這個李洛，以前倒是在姜青娥的光芒下，被我有些忽視了。」

長公主紅唇微掀，丹鳳眼中流露著一些饒有興致：「我倒是真沒想到，這個李洛竟然會給我這麼大的驚喜。」

「洛嵐府如今雖說風雨飄搖，但其實局面正在被姜青娥與李洛漸漸的穩固，如果真再讓得他們拖上一些時間，洛嵐府的危機，他們未必不能化解。」

「所以，現在的洛嵐府，值得我與他們走近一些。」

灰衣老人沉吟道：「但是盯著洛嵐府的頂尖勢力，可是不少...洛嵐府內，李太玄，澹臺嵐所留下的稱王之秘，大夏國內很多封侯強者都有興趣。」

「而洛嵐府的「奇陣」這些年在不斷的減弱，前些天中月節，有神秘封侯強者以能量分身闖入其中...」

「這都說明那些盯著洛嵐府的勢力在蠢蠢欲動，此時殿下與他們走太近，也算是有些冒險，而且往後一旦他們對洛嵐府發難，殿下難道真要如同先前所說，對他們施予援手？」

長公主眸光望著車窗外，夜幕籠罩著城市，皎潔的明月倒映在她的眼瞳中，她淡淡的道：「什麼事情都要做好取捨，畏首畏尾只會帶來更大的麻煩。」

「如果到時候他們真的能夠展現出讓我驚訝的力量，那麼我自然會給予他們真正的幫助，因為他們有這個價值。」

灰衣老人頓了頓，道：「那到時候殿下發現他們並沒有展現出你想要看見的力量呢？」

長公主沉默了數息，最終輕嘆一聲。

「那樣的話，洛嵐府應是保不住了...」

「我的援手，只能是錦上添花，想要抵禦住風暴，還是得依靠他們自身...」

第兩百零八章順勢

當魚紅溪手中的青色玉瓶瓶口處青光劇烈閃爍起來的時候，這宴會廳內諸多的目光也是投射而來。

他們都能夠感覺到，一波最為兇悍的青罡風，正在醞釀，即將爆發。

而這，也將會徹底的篩選出最後的結果。

這些視線，看了一眼場中，如今位於最前方的，只有兩道身影，正是祝煊以及葉秋鼎。

這兩人都是相師境第三段的實力，相力強橫，終歸是能夠抵抗更久。

在兩人後面一點，則是兩三名各方勢力培養的年輕人才，他們的年齡相對於祝煊等人都要稍大一點，他們有著天賦，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最終未能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可在各方勢力的培養下，倒依舊算是優秀。

再後面，便是李洛與秦逐鹿。

兩人算是場中實力較弱的，但他們能夠扛到現在，也已經讓許多人感到驚訝，同時感嘆，這聖玄星學府的頂尖學員，還真是層出不窮。

王鶴鳩，都澤北軒等人，則是在更後面的位置，他們的情況就要更差一些，在青罡風的衝擊下，苦苦堅持，可還是在一步步的後退。

嗡！

而就在所有人屏息以待時，那玉瓶之中，突然有風聲大作，旋即仿佛是青光噴湧，化為了滾滾青風咆哮而出，直接就對著處於相力屏障中的眾人衝擊而至。

那祝煊，葉秋鼎皆是首當其衝，然後面色就是一變，身影陡然退後了數步，身體上湧動的相力防禦，被青罡風不斷的撕裂。

一道道血痕於身體表面出現。

連他們兩人都是被這陡然加強的青罡風所逼退，那後面的眾人情況則是更差，數名實力在相師境第二段的人，直接是步步後退，身形踉蹌。

李洛與秦逐鹿同樣是一開始退後了數步，但秦逐鹿一聲暴吼，面龐漲紅，他的皮膚竟是在此時漸漸的化為淡淡的金色，仿佛是某種金屬所化一般。

防禦力顯然是得到了某種強化。

即便如此，青罡風依舊在他的身上留下道道血痕，但他雙目赤紅，仿佛是爆發了兇性，完全不顧身體表面的疼痛，直接將其硬抗了下來。

李洛相力比秦逐鹿尚還要弱一點，所以退後的腳步比他還要更多一點，只不過他藉助著「堅體」的恢復力，還是咬牙頂住了。

只不過，隨即他就發現，伴隨著這種肉身的強大恢復，他的相力開始以驚人的速度被消耗著。

「堅體」固然能夠給他帶來強大的恢復效果，可對相力的消耗，也是不可小覷。

按照這種消耗速度，李洛感覺，他恐怕未必能撐到這一波青罡風結束。

而在李洛這裡憑藉著「堅體」堅持時，那後面的王鶴鳩，都澤北軒等人，則是直接被這一股狂暴的青罡風衝垮了防禦，最終一道道人影狼狽的後退，不得不退出了相力屏障。

隨著退出屏障，也就代表著他們被淘汰。

都澤北軒的身影踉蹌退後，然後一隻手掌抵在他的後背，將他擋了下來，他轉頭一看，便是見到都澤紅蓮站在他的身後。

都澤北軒面色變幻，咬牙道：「李洛怎麼可能在這麼強的青罡風衝擊下堅持下來？」

他與王鶴鳩明明相力更強於李洛，可竟然還沒李洛抗得久。

都澤紅蓮也是眉尖輕蹙的盯著李洛的身影，道：「青罡風雖然在他的身上也留下了傷口，但如果你仔細看的話，就會發現那些傷口在迅速的恢復...」

「如果我猜得不錯的話，這是水相與木相的治療之力，他擁有著雙相，兩種治療之力疊加，能夠讓得身軀恢復力大增，這就是他能夠比你們站的更久的主要原因。」

王鶴鳩與都澤北軒聞言，眉頭也都是一皺，這傢伙的雙相之力，還真是麻煩啊。

明明論起單相的話，品階也不算多高，可偏偏當雙相結合起來時，卻能夠爆發出異常的效果。

「不過他的相力波動在迅速的減弱，說明這種治療之體強化肉身的行為對相力消耗極大，以他的相力等級，堅持不到這一波青罡風結束的。」都澤紅蓮眼光顯然還是有的，一語道破此時李洛的問題所在。

「所以依我看，最後能夠抗住這一波青風罡而留下來的人，只有祝煊，葉秋鼎，秦逐鹿三人。」

王鶴鳩與都澤北軒點點頭，這個結果的話，倒也是能夠接受，畢竟秦逐鹿的確很強，他能夠留下來，他們也算是認了。

但李洛麼，還是最好也跟他們一起被淘汰，這樣他們才好受點。

場中的青罡風還在肆虐，而也正如都澤紅蓮所料，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逐漸的被逼退，短短片刻後，場中就只剩下了四道人影。

正是祝煊，葉秋鼎，秦逐鹿以及李洛。

祝煊，葉秋鼎雖說滿身衣衫破碎，鮮血流動的樣子有些狼狽，但憑藉著自身雄厚的相力，他們還算是能夠扛下來。

而秦逐鹿，則是憑藉著自身的兇性以及上八品的噬金妖虎相強化防禦，竭力的咬牙堅持。

一道道目光，投向李洛。

因為連都澤紅蓮都能夠感覺到他的相力在急速的消耗，在場的其他實力更強的人又怎會不知？

所以看情況，李洛頂多還能堅持三十息，三十息後，其相力枯竭，也將會被逼出場中。

這樣來看，最後獲得金龍秘鑰的，應該就是祝煊，葉秋鼎，秦逐鹿三人了。

臺階上，呂清兒雙手緊握，眼眸中有著一些擔憂浮現。

而場外的姜青娥，則是神色平靜，金色眸子凝視著那一道在青罡風的肆虐下，始終不曾選擇放棄的身影。

魚紅溪同樣是在盯著李洛，這個時候，李洛能夠堅持到現在，的確是讓得她有些意外，但，應該也到此為止了吧。

水，木雙相固然能夠提升李洛的恢復力，但畢竟其自身才相師境第一段，這在相力雄厚程度上面，終歸要弱於秦逐鹿這些人的。

在那一道道目光的注視下，李洛自身的神色，倒是沒有太大的波瀾，

他感受著體內兩顆相力種子的漸漸枯竭，身軀外傳來的刺痛，帶來著巨大的壓力，在那種壓力的壓迫下，他的心境，則是徹徹底底的平靜下來。

宛如一片冰湖。

「差不多了...」

他在心中，輕輕的呢喃道。

然後，這幾天一直被他壓制的那種突破之感，在此時徹徹底底的釋放出來，在這內外的壓力衝擊下，兩座相宮內的相力種子，猛然劇烈的顫抖起來。

在那兩顆相力種子上面，相力斑痕出現得越來越多，最後，斑痕開始連接，仿佛是形成了一條奇特的花紋。

嗡！

奇妙的嗡鳴聲，於體內震蕩。

李洛周身的天地能量也是在此時波動了起來，這些天地能量以其身軀為源頭，突然的呼嘯湧入。

猶如灌頂一般。

天地能量湧入體內，直接是順著經脈運轉，最後如飛鳥投林一般，湧入到了兩顆相力種子中。

於是，原本相力即將枯竭的兩顆種子，再度綻放出了璀璨的光彩。

同一時間，李洛身體表面的相力波動大盛，治療之力爆發，令得「堅體」更上一層樓，直接是將那些湧來的青風罡盡數的承受下來。

宴會廳內，出現了短暫的寂靜，旋即有著許多的驚咦聲響起。

就連魚紅溪，長公主等人，都是眼睛微微睜大了一些。

他們自然是能夠發現...

在先前那一瞬，李洛的相力等級，突破到了相師境第二段，生紋段。

這傢伙，竟然藉助著青風罡所帶來的壓力，順勢而為的完成了一次小小的突破...

第兩百一十六章第三次考核

過了呂清兒的生日宴會後，接下來的兩日倒是沒有什麼波瀾，李洛剛剛完成突破，踏入到了相師境第二段的生紋段，然後也就趁這兩日間漸漸的熟悉著自身增漲的相力。

除此之外，就是有關於溪陽屋那邊的第二次考核，這一次的考核是煉製二品靈水奇光，而唐隕與陸小峰兩位四品淬相師依舊自恃身份沒有出手，所以結果顯而易見，李洛再一次的把分部淬相師給血虐了一遍。

於是第二次考核，分部淬相師，繼續被李洛碾壓。

不過不得不說，這種碾壓性的結果也漸漸的造成了李洛想要的效果，經過鄭平長老的匯報，那些分部的淬相師們平日裡在說起李洛時，都開始有著一些發自內心的欽佩，畢竟大家身為淬相師，其他的什麼都不服，就只服誰的淬相術水平更高超。

李洛雖說現在還只是二品淬相師，但他卻天賦異稟，所煉製出來的一品，二品靈水奇光，就連唐隕，陸小峰這種四品淬相師都嘆為觀止，其他的人，又如何能不佩服？

如果說在剛開始那兩天，這些分部淬相師心中還對李洛以及總部這邊抱著一些戒備的話，那麼這段時間下來，那種戒備已經大大的減弱，李洛用行動告訴了他們，他的心胸是多麼的寬闊...

根據鄭平長老的暗中試探，一些分部的淬相師，已經開始有了動搖的心思，準備未來真的留在總部。

所以，眼下的局勢，都在按照李洛所設想的推進。

...

「今天就是第三次考核了。」

洛嵐府總部，一間客廳內，蔡薇望著坐在上位的李洛，姜青娥，嬌媚動人的鵝蛋臉頰上，卻是噙著一些擔憂之意。

「少府主，這段時間，一切都太順利了。」她言語間，有著提醒之意。

李洛輕輕點頭，他當然知曉蔡薇的意思，那些分部的淬相師，如今人心的確是被他收攬了許多，但是...裴昊的手段，依然還沒有暴露。

難道對方真的是來送大禮包的？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皆是看出對方眼中的警惕與戒備，裴昊頗有城府，做事心狠手辣，指望他好心來送禮包，那可真是太天真了。

「如果裴昊真有什麼暗招，恐怕也就是在這兩日了。」姜青娥緩緩說道。

今天這就是第三次考核，如果這些分部淬相師依舊無法通過的話，那麼他們幾乎只能空手而回，但結果顯然不會是這樣的，在習慣了總部這邊如此好的待遇後，你再讓他們回到西嶺郡分部那種條件下，恐怕很多人都不會樂意。

所以一旦等第三次考核結束，李洛再如他所想，將他的招攬開誠布公，那麼恐怕將近大半的分部淬相師將會選擇投靠於他。

如果裴昊真的沒什麼動作的話，那這些分部淬相師，就真是成大禮包了。

「溪陽屋總部那邊，我已經加大了守衛力量，同時也暗中做了許多的準備。」李洛也是點點頭，說道。

「不管如何，先按照我們的計劃推進吧。」姜青娥說道。

「只要你真的能夠將這些分部淬相師收服，那麼溪陽屋總部的規模也將會迎來一次擴張，到時候再藉助你那秘法源水，溪陽屋總部也將會在大夏城脫穎而出。」

李洛站起身來，迎著陽光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這就是他一開始的設想，因為這是壯大溪陽屋的第一步，而溪陽屋一旦強盛起來，就能夠為洛嵐府提供大量的資金。

有了這些資金，洛嵐府才能夠維持穩定並且漸漸的壯大，同時也能夠為他源源不斷的提供著高品質的靈水奇光...

當然，最重要的是，彪叔所說的那座守護著洛嵐府的「奇陣」，也會因此而有所恢復吧？

「走吧。」

李洛衝著姜青娥，蔡薇以及顏靈卿說了一聲，便是率先對著洛嵐府總部之外而去，他費盡心思的養了那些分部淬相師這麼久，也該收網了。

另外，那裴昊如果想要有什麼動作，也該出手了吧？

想到此處，走出客廳的李洛臉龐上浮現出淡淡的笑意，可能幾個月之前，那裴昊應該是想不到，他這個被視為廢物的空相少府主，竟然會來到大夏城，然後與他開始正面的博弈吧？

...

溪陽屋總部。

今日的這裡，氣氛要顯得有些奇特，諸多分部的淬相師聚集在一起，臉龐上都是帶著一種複雜的情緒。

在一旁，還有著一些總部的淬相師，只不過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這些總部的淬相師倒沒有了一開始的那種抗拒與鄙視。

其中一些，甚至還與分部的淬相師達成了關係的促進，此時聚在一起，時不時的說些什麼，而每當這個時候，分部的淬相師就會一臉的糾結以及掙扎。

在眾多淬相師前方，鄭平長老與唐隕，陸小峰站在一起。

他瞥了一眼兩人，淡淡的道：「今天可就是第三次考核了，考核結束後，你們在總部的時間也就差不多了。」

唐隕，陸小峰保持著沉默。

鄭平長老見狀，有些火氣的道：「我說，這段時間下來，你們也應該明白少府主的誠意了吧？還在這裡裝什麼傻？」

唐隕苦笑一聲，道：「我們的身上，的確是有著裴昊的烙印，西嶺郡分部，已經為他提供許久的資金了。」

「他們不過只是把你們當苦力使用而已。」

鄭平長老冷笑一聲，道：「而且，你以為以前總部這邊，裴昊就沒插手嗎？現在總部這邊的一些淬相師，可都算是被裴昊所拉攏過的，但最後少府主介意嗎？」

「你們不要用那狹隘的心胸去揣測少府主，他雖然年輕，但手腕與心胸都遠非裴昊可比。」

唐隕與陸小峰眼中掠過一絲掙扎，最後都是默不作聲下來。

少府主展現的心胸的確令他們欽佩，但這些年下來，裴昊對他們也是有著諸多的扶持，雖說其目的是為了分部所提供的資金，但真要他們徹底叛離裴昊，他們一時間實在是難以做出決定。

「先等今天的考核結果吧。」

唐隕最終嘆了一聲，他現在也不太知道究竟應該怎麼辦，反正一切就先走著看吧，看看這最後一次的考核，如果他們能夠取勝，那麼就能夠看這位少府主究竟會不會履行承諾，而他若是出爾反爾，他們也就能看出其這段時間的作態是不是虛偽。

可若是少府主真的如他所言，他們通過考核，以後總部就會為西嶺郡分部提供秘法源水，那麼，他們此行的目的也就達到，到時候，這些分部淬相師，應該還是願意跟他們回去的。

「哼，冥頑不靈。」

鄭平長老怒氣衝衝的罵了一句。

而在此時，前方傳來了騷動，眾多目光投去，然後便是見到李洛，姜青娥一行人走近過來。

諸多淬相師紛紛拱手相迎。

李洛面色溫和的擺了擺手，目光直接是看向唐隕，陸小峰二人，笑道：「這一次，兩位想必要出手了吧？」

唐隕，陸小峰對視一眼，最終前者走了出來，在這分部淬相師中，唐隕的淬相術最為精湛，距離五品淬相師，都僅有一步之遙。

而見到他走出來，總部的一些淬相師都是交頭接耳，眉頭皺著，似是有一些不滿。

在他們看來，少府主給了分部淬相師這麼多的優待，而這最後一次考核，唐隕甚至要親自出手，這就著實有些不知好歹了。

不過對於那些不滿的目光，唐隕則是猶如未聞，他目光盯著李洛，緩緩道：「少府主，這一次由我來領教一下您的淬相術吧...」

「不過，這一次的考核是三品靈水奇光，而少府主似乎，還只是二品淬相師吧？」

迎著那些諸多目光，李洛也是露出燦爛的笑容。

「哦，昨天心情不錯，一時間靈光乍現，終於是煉製出了三品靈水奇光...」

「所以現在的我，也算是三品淬相師了。」

第兩百零九章祝煊的要求

當李洛完成小小的突破時，宴會廳內，也是出現了一些騷動，一道道目光驚愕的盯著李洛的身影。

誰都沒想到，李洛竟然在此時突破了。

「這混蛋，又是這樣！」

都澤北軒面色鐵青，有些咬牙切齒，此前在排位戰上面時，最後也是李洛臨時突破，抵擋住了他們這邊的絕殺攻勢。

王鶴鳩皺著眉頭，道：「還是有點不一樣，上一次的突破，李洛是臨時起意，但這一次...我感覺他是蓄謀已久。」

都澤紅蓮也是點點頭，道：「李洛此次的突破極為順利，顯然是此前就已經有了突破的預感，但卻被他一直故意壓制了下來...」

「這小子，還真是狡猾，他難道提前知道魚紅溪會用青風罡來考驗嗎？」

都澤北軒道：「會不會是呂清兒提前告訴了他？」

「不排除這個可能。」王鶴鳩無奈的嘆了一口氣。

...

「李洛是不是提前得到了內幕消息？」

另外一邊，長公主也是玩笑著與姜青娥低聲說道，顯然，她也是察覺出來李洛此次的突破過於的順理成章。

這顯然是蓄謀已久的突破。

姜青娥笑道：「我說不是的話，你信嗎？」

長公主輕咬了咬紅唇，這個姿態很是有點嫵媚感，若是換做一個男子在此，恐怕是會有些熱血沸騰，但對於姜青娥而言，則是沒什麼吸引力。

「如果是其他人這麼說，我還真不太信，不過你的話，那就真是不得不信了。」長公主笑道。

姜青娥的性格過於驕傲，她是不屑於去撒謊的，所以她既然這麼說了，長公主還真是信了李洛並非是提前知道魚紅溪會如此的考驗。

那這麼說來，就是李洛自身為此做好的準備。

他的確是不知道魚紅溪會採取什麼方式來送出金龍秘鑰，但他卻暗中的留了一手，如此一來，不管魚紅溪選擇了什麼方式，他最終都可以有一道出其不意的奇招。

長公主盯著李洛那張好看年輕的臉龐，饒有興致的笑了笑，這個李洛，似乎與他的父母以及姜青娥，都不太一樣呢...

前三者都是璀璨如大日，喜歡以堂皇之勢碾壓一切，可這李洛，則是擅長韜光養晦，原本你以為他只是在姜青娥的光芒掩蓋下不值一提，可不知不覺間，卻發現他總是給人帶來一些驚喜感。

...

魚紅溪望著手中青色玉瓶中漸漸減弱的青罡風，再看看那最終抗下了這一波青風罡的李洛，神色平靜。

她偏頭看了一眼呂清兒，此時的後者，那眼中有掩飾不住的歡喜湧現出來。

魚紅溪心中有點無奈的嘆了一口氣，她是真沒想到，李洛竟然還藏著這麼一手...而身為考驗措施的操盤者，她最是清楚，這次的考驗方式，她連呂清兒都沒提前告訴，就是擔心這個女兒直接將消息洩露給李洛。

在她的預測中，她所釋放的青罡風，應該是能夠剛好將李洛給淘汰的。

但她沒想到的是，李洛雖然不知道考驗的方式，但還是隱藏了一道奇招...

這是在故意防著她呢？還是無意為之？

魚紅溪深深的看了李洛一眼，這個小子，看似人畜無害，實則很是懂得隱藏自身，李太玄和澹臺嵐那樣的性格，怎麼會搞出這麼一個與他們截然不同的兒子？

畢竟真要說起性格，明明只是弟子的姜青娥，反而是跟他們兩人如出一轍。

當青色玉瓶中的青罡風散盡時，魚紅溪就將其收了起來，然後看向場中站著的四道身影，笑道：「恭喜你們站到了最後。」

她屈指一彈，有四道金光自袖中射出，直接是落向了場中四人。

李洛四人連忙伸手接過，金光化為一枚如金龍般的鑰匙，落在他們的手中，觸感冰涼，隱隱間散發著奇妙的能量波動。

「金龍道場今年開啟的時間會在一個月後，到時你們持著此物來金龍寶行，我會將你們送進金龍道場。」魚紅溪說道。

李洛，祝煊四人皆是點頭應下。

「先休息一下吧。」魚紅溪優雅的一笑，同時還吩咐金龍寶行擅長治療的高手出手為四人治療傷勢以及更換衣衫。

李洛則是婉拒了金龍寶行的治療師，這些傷勢都只是皮外傷，在他自身的治療下早已痊癒，並沒有什麼損害。

他去了偏房，重新換了衣衫，片刻後，當他再走出房間時，發現門口處正站著一道人影。

那一頭火紅的頭髮，正是祝煊。

李洛看了他一眼，倒沒有跟他交流的想法，所以打算直接離去。

不過祝煊卻是轉身走了過來，剛好擋住了李洛的路線。

「有事？」李洛眉頭微挑，問道。

祝煊面龐倒是談不上多帥氣，但眉宇間卻帶著一種自信以及霸氣，想來常年盤踞二星院榜首，也是給他帶來了氣勢上面的加持。

祝煊微微一笑：「李洛學弟，早就有所耳聞了，今日一見，雙相果然名不虛傳。」

盯著面前的祝煊，李洛笑道：「我想，你在這裡等著我，應該不是說這些沒什麼營養的話的吧？」

祝煊神色誠懇，道：「李洛學弟說的沒錯，我等你的確是有事，希望你能夠同意。」

李洛不置可否：「說說看吧。」

祝煊很坦誠的道：「其實也不是多大的事，這一次我們四人都獲得了金龍秘鑰，而據說到時候進入金龍道場，或許會是組隊的形式，我希望如果到時候呂清兒找你一起的話，你能夠推拒一下，因為我想要和她組隊一起。」

「這其實也算是魚會長的一些意願，她給予過我暗示，而家父也對此很是贊成，我知曉李洛學弟與呂清兒關係頗好，所以如果到時候她找你，你能夠推拒，那我會很感謝你。」

他看著李洛，露出笑容：「我們極炎府，也會感謝你。」

李洛神色倒是沒有顯露多少的意外，顯然對此是有一些猜測，他笑了笑說道：「魚會長的暗示，是不是你會錯了意？」

祝煊笑道：「李洛學弟，這不是重點。」

「對於我的請求，我真心希望你能夠考慮一下。」

「洛嵐府如今的情況，不是特別好，都澤府對你們窮追猛打，已是將你們逼得有些狼狽，而這個時候如果極炎府也是出手的話，我想，這對於洛嵐府而言，恐怕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祝煊盯著李洛，很是誠懇。

李洛怔了怔，旋即笑道：「你這是在威脅了吧？」

祝煊無奈道：「我只是希望李洛學弟能夠好好考慮一下我的提議，我想，舉手之勞交一個朋友，你應該不會拒絕的吧？」

「或者還是說，其實你對呂清兒，也懷有什麼心思？」

李洛搖搖頭，他看著祝煊，豎起兩個手指：「我要說兩點，第一，極炎府與洛嵐府之間，恩怨不比都澤府少多少，你以為極炎府不想趁這個時候對洛嵐府落井下石嗎？你們很想，只不過你們被金雀府牽制住了而已，所以麻煩不要在這裡跟我裝你們極炎府是什麼大善人。」

「第二，呂清兒是我的朋友，如果到時候她需要我的幫忙的話，我會全力幫助她，你想要讓我推拒她...不好意思，你算哪根蔥啊？」

李洛望著祝煊臉龐上漸漸收斂的笑容，淡淡道：「而且這種事情，你應該直接去找呂清兒說，如果你真的有誠意，她未必不會考慮，你跑過來用這些聽上去就很蠢的籌碼跟我談，你腦子是被火相燒壞了嗎？」

祝煊臉上的笑容已經盡數的散去，他盯著李洛看了數息，然後點點頭，道：「李洛學弟，比我想像的還要硬氣許多啊。」

「行吧，多費唇舌也是無用，希望以後有一天，李洛學弟不要後悔今天的一時意氣衝動。」

他擺了擺手，便是直接轉身而去。

顯然是談崩了。

李洛倒也沒理會這傢伙摞下的狠話，極炎府與洛嵐府之間的恩怨並不淺，雙方根本不可能成為朋友，未來必然會有對上的時候。

只是，洛嵐府這些年艱難的時候還少了麼。

他心中想著，轉身就走，然後剛走兩步，就見到在那牆柱後面，呂清兒的眸光正亮晶晶的看著他。

第兩百一十七章鴻泥靈水

李洛的話，在諸多淬相師中引起了一些騷動，一道道目光驚愕的看著他，他們感覺這位少府主淬相術的提升怎麼就跟喝水那樣的隨便...

前些天都還才二品，今天這就三品了？

要知道他們這些人，也算是經過數年的修行，才算是達到三品，而李洛呢？似乎這才半年多的時間吧？

這修行淬相術的天賦，高到這種程度嗎？

「少府主真是修行淬相術的天才。」

連唐隕都是感嘆一聲，不過倒也沒有顯得太過的不可思議，畢竟天才的確不能以常理度之，淬相師三品之前，都只是一些基礎，如果天賦足夠，提升起來的確很快。

「不過少府主剛剛進階三品，恐怕對於煉製三品靈水奇光還不太熟練，你確定這場考核還有必要嗎？」唐隕問道。

唐隕如今是四品淬相師，距離五品都僅有一步之遙，雖說李洛現在達到了三品，可雙方間在煉製經驗，能力上面依舊是有著差距。

所以即便前兩場考核，李洛都是展現了碾壓的優勢，但唐隕卻並不太擔心這第三次的考核。

在相同的材料條件下，他自身在經驗以及能力上面皆是佔據優勢，李洛想要取勝，可沒那麼容易。

面對著唐隕的詢問，李洛笑道：「既然此前都已經定好了考核，又怎麼好取消，你不必有什麼壓力，全力表現即可。」

唐隕望著笑容溫和的李洛，心中情緒複雜，少府主當真是光明磊落之人，此等心胸讓人折服啊。

「時間差不多了，準備開始吧。」李洛掃視了一下四方，然後笑道。

接著一大波人便是湧向了此前考核的場地，兩座煉製室分別立於寬敞空地的兩側，其中整整齊齊的堆放著相同的材料。

經過此前兩次的考核，所有人都對此很熟悉了，所以李洛與唐隕也沒有多說什麼，各自進了一座被透明水晶玻璃所覆蓋的煉製室。

姜青娥，蔡薇，顏靈卿三女站在一起，各有千秋的容顏引得不少目光在偷偷的打量。

姜青娥金色的眸子若有若無的掠過四方，她有著一種感覺，今日盯著溪陽屋總部這邊的目光，似乎是比平常更多一些。

「靈卿，少府主雖然達到了三品淬相師，但跟那唐隕比起來，應該還是要差一些的吧？」蔡薇則是在低聲詢問著顏靈卿這位專業人士。

顏靈卿雙臂抱胸，道：「其實正常來說，李洛就算在淬相術上面有天賦，也不至於能夠和一位資深的四品淬相師比試靈水奇光的淬鍊力...」

「甚至，不要說淬鍊力，我懷疑等會李洛在煉製三品靈水奇光的時候，恐怕失敗的次數都會不少。」

「如果上場的人不是李洛，我幾乎覺得這場考核沒有多大的必要。」

顏靈卿倒是說的很直白，因為從她的專業角度來看，現在李洛的行為，就是一個剛剛進階的三品淬相師在挑戰一位資深的四品淬相師。

這與此前兩次考核不太相同，畢竟那一品，二品的靈水奇光，李洛也算是極為熟悉了，但這三品靈水奇光，不僅複雜程度成倍的暴漲，而且最關鍵的是，李洛對其並不算太熟悉。

這就會導致他在煉製的時候出現一些難以避免的失誤。

蔡薇聞言，柳眉不由得一蹙，擔憂道：「那這次考核，豈不是少府主根本沒什麼勝算？」

顏靈卿微微偏頭，清冷的容顏上竟是有著一抹笑意浮現出來：「我剛才也說了，我所說的那些點，前提都是...如果上場的不是李洛。」

「這個傢伙，我可看不透。」

她的眸光看了一眼煉製室中李洛那修長挺拔的身影，唇角泛起頗有深意的笑容，這雙方的煉製，看上去的確是極為的公平，材料相同，並且都不能使用秘法源水。

但是...因為當初李洛曾經協助過顏靈卿煉製靈水奇光，所以顏靈卿恐怕是唯一一個能夠隱約猜到李洛那秘法源水來源的人。

這些分部的淬相師，都以為他們這位少府主心胸似海，公平公正，但他們都想不到，在那傢伙帥氣的臉龐下，是如狐狸般狡猾的笑容。

這是真被耍了，還要感慨少府主的心胸與磊落啊。

不過顏靈卿也不會迂腐的覺得李洛玩這般手段有什麼不好，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場明爭暗鬥。

在蔡薇與顏靈卿說話間，場中的煉製已經開始。

雙方煉製的靈水奇光是一種名為「鴻泥靈水」的三品靈水，這是溪陽屋研發的一種二星級配方，品級不算多高，但正好適合雙方用來比試。

而唐隕身為溪陽屋分部的會長，自然對這「鴻泥靈水」並不陌生，所以當下煉製起來也是極為的嫻熟，只見得一道道材料在其手中被水相之力所包裹，然後迅速的碾碎，水相之力與材料融合在一起，一次次的淬鍊，化解著材料之中所蘊含的雜質。

那行雲流水般的煉製手法，看得不少人都是暗暗點頭。

能夠成為分部的會長，唐隕自身的能力的確是不容小覷，看來要不得多久，他就能夠觸及到五品淬相師的門檻。

而五品淬相師，即便是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能夠算得上是高級人才了。

一些目光轉向對面的煉製室中，然後總部的淬相師們眼中就有著擔憂之色流露出來。

因為他們見到，與煉製起來行雲流水般的唐隕相比，李洛的煉製手法就要顯得生澀許多，一些材料的煉製上面甚至還時不時的出現失誤，這導致李洛的煉製進程，遠比唐隕要落後許多。

對於這一點，眾人都明白，這是因為李洛才進階到三品，所以對於三品靈水奇光的煉製還顯得有些陌生，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畢竟再如何的天才，在剛開始接觸到尚還不是很熟悉的靈水奇光時，都會出現失誤。

而李洛這裡表現得已經算不錯了，畢竟雖然材料的煉製偶爾會出現失誤，但他終歸是在慢慢的將其完成。

時間，在眾人緊張的注視中，悄然流逝。

...

而當溪陽屋總部內，最後一場考核在緊張的氛圍中進行時。

在那總部之外的一座臨街酒樓的雅間中。

裴昊閒坐，在其對面還坐著龐千尺，只不過後者神色有些焦急，目光時不時的投向遠處溪陽屋總部，但因為距離的緣故，他也沒辦法看見那其中的景象。

「裴昊掌事，你就不擔心嗎？」龐千尺望著一副穩坐釣魚臺模樣的裴昊，忍不住的問道。

裴昊微微一笑，端起茶壺給自己斟了一杯茶水，旋即目光望著遠處溪陽屋總部，眼中有著幽冷之光掠過。

「好戲也要開始了。」

「我這個大禮包，也不知道李洛他究竟接不接得住？」

第兩百一十章工具人

呂清兒站在柱子後面，亭亭玉立，柱子後面的光線有些昏暗，然而她的肌膚卻是如冰晶一般，猶如是閃爍著光一般，令得她在這昏暗的環境中，更是顯得有些耀眼與迷人。

黑長直的柔順亮麗頭髮垂落下來，在小腰處飄動著。

李洛見到呂清兒，也是有點愕然，旋即笑道：「你聽到那傢伙的話了？」

呂清兒淺笑的看著李洛，美目中噙著細微的歡喜，她輕輕點頭，道：「還以為少府主會把我給賣了呢。」

李洛心思轉了轉，也不知道那祝煊是不是知曉呂清兒在這裡，所以才故意找他，如果先前他言語間有什麼鬆動，那呂清兒顯然會很傷心。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傢伙，也挺陰的啊。

「這祝煊堂堂極炎府的少府主，格調實在有點低，竟然用這麼幼稚的條件來跟我談，他還口口聲聲是想要跟你一起組隊，我感覺他的誠意也不高，你以後，可要稍微注意點。」李洛感嘆一聲，語重心長的說道。

不管那祝煊陰不陰，都先幫他上點眼藥。

呂清兒白了他一眼，道：「他有沒有誠意，都跟我沒關係，我也不可能跟他在金龍道場中一起組隊。」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我看這祝煊對你其實也有點意思。」李洛說道。

「不過是衝著我娘執掌的金龍寶行而已。」呂清兒不屑的道。

「你也不能把人家想得那麼壞...萬一人家更貪心一點，其實是想要人財兩得呢？」李洛「開解」道。

「做他的春秋大夢！」呂清兒緊蹙柳眉，眼眸中掠過一絲厭惡。

旋即她看向李洛，輕聲道：「李洛，你不會因為其他任何人的誘惑，把我給賣了吧？」

「那金龍道場我也不太熟悉，據說到時候還會有金龍寶行在其他國家的分部參與，其中競爭也很激烈，我需要一個可以真正信賴的隊友。」她修長睫毛輕輕眨動，仿佛是顯得有些柔弱。

李洛直接拍了拍胸膛，正色道：「你放心，以我們兩人的關係，就算是祝煊用解散極炎府為條件，我都不會鳥他一下。」

呂清兒輕輕一笑，對此感到很滿意。

李洛提醒道：「那你可不可以把匕首給收起來了？」

他指了指呂清兒另外一隻小手上，一柄寒光畢露的匕首，正冒著寒氣。

呂清兒微笑道：「這是我用來削水果的，你不要誤會了呢，喏，給你吃。」

她翻手還真是掏出一顆削得乾淨的果子，遞給了李洛。

李洛看了呂清兒兩秒，雖然說的很好聽，但剛才我感覺如果我說錯了話，她可能真的會用匕首來比劃比劃...

唉，果然漂亮的女人說謊都是面不改色。

不過他與呂清兒認識這麼多年，關係匪淺，如果在那金龍道場中，她真有什麼需要他幫忙的地方，他必然是不可能推拒的。

他接過果子，啃了一口，順便問道：「你的冰相達到八品了？」

呂清兒輕笑著點點頭，看得出來，她對此也感到很是開心。

「羨慕啊。」李洛感嘆一聲，將自身相性從七品進化到八品，這其中所需要的靈水奇光可不是小數目啊。

不得不說，魚紅溪真是財大氣粗，這樣的娘，誰不想要一個呢？

「坐擁雙相的少府主就不要羨慕我這小小的下八品冰相了，畢竟下八品的相性，已經被你打敗兩個了。」呂清兒笑吟吟的道。

她說的，自然就是都澤北軒以及王鶴鳩。

李洛笑了笑，與呂清兒閒扯了一會，後者顯然很樂意在這裡與他說話，清麗的小臉上，笑容明媚。

只不過交談很快就被打斷，有著一名侍從過來提醒呂清兒，魚會長正在找她。

呂清兒有些無奈，但也沒辦法，畢竟今天是她的生日宴會，於是她只能與李洛擺了擺手，腳步輕快的轉身而去。

李洛望著她纖細窈窕的倩影，也是笑著轉身走入宴會廳中，然後找到了姜青娥。

長公主一直都是與姜青娥在一起，而當她見到李洛回來時，微笑道：「待會宴會結束時，就要耽擱李洛學弟一些時間了。」

李洛知曉她說的是治療小皇帝的事情，當即心中有點無奈，明明雙方都知道這是很荒唐的事情，偏偏還要去做一次。

但畢竟這是和長公主拉攏關係的契機，雙方你情我願，他當然也得配合，所以就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而時間也就這麼在燈火明亮的宴會中，漸漸的流逝。

最終，宴會接近尾聲，賓客開始散去。

魚紅溪帶著呂清兒，來到了長公主這邊，後者衝著魚紅溪露出笑容，道：「魚會長，倒是要借你的地方一用了。」

魚紅溪顯然是知曉長公主來這裡是想要做什麼，她眸光掃了一眼李洛，然後笑道：「舉手之勞，倒是這麼久時間，恐怕王上都有些不耐煩了。」

長公主笑道：「只要不在王宮裡待著，他在哪裡都會覺得有趣。」

「請。」

魚紅溪笑著，在前引路，最後帶著幾人走入莊園內宅，在一處房間外停了下來。

李洛目光看了看四周，他能夠感覺到那些暗處似乎是隱藏著許多的晦澀的氣息，讓人有一種步步殺機之感。

顯然，這裡的防衛力量極強。

魚紅溪推開門，長公主便是引著姜青娥，李洛走了進去。

「娘，他們這是要做什麼呀？」呂清兒悄悄的問道，眼神有些疑惑。

「長公主想要請李洛治療一下王上。」魚紅溪說道。

呂清兒小臉上頓時有著愕然浮現出來，皺眉道：「這也太奇怪了吧，據說王上的先天缺陷，連許多封侯強者都束手無策...」

「長公主怎麼會讓李洛來嘗試的？」

魚紅溪輕笑一聲，道：「醉翁之意不在酒罷了。」

呂清兒恍然，長公主這是衝著姜青娥去的麼，請李洛治療王上，只是一個幌子而已...

但是...這也太把李洛當做工具人了吧。

呂清兒略微有點忿忿不平，心中想著，萬一等會李洛真的折騰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事，看你們怎麼想...

（今晚微信上面放長公主的圖，只能說...太兇了...

大家可以在微信裡面搜索公眾號，天蠶土豆。）

第兩百一十一章嘗試治療

在寬敞明亮的房間內，李洛再次見到了之前在金龍寶行中碰到過的小男孩。

只不過這一次的後者，即便一身簡單的便衣，面龐依舊稚嫩，但卻仿佛是散發著一種莫名的威嚴。

身為大夏國王庭名義上面的掌權者，在這養氣上面，終歸還是有些與眾不同的。

「王上。」

李洛，姜青娥對著小皇帝微微彎身行禮。

小皇帝小臉肅然，點了點頭，那目光卻是瞟了李洛幾眼，想來對這個此前在金龍寶行也騙了他一次的人有點記憶深刻。

小皇帝端坐在床榻上，旁側還有著一名面龐陰柔的灰衣老人，老人垂首，眼目似閉未閉，給人一種存在感很弱的感覺。

但李洛卻是敏銳的從他的身上察覺到一種若有若無的壓迫感，想來這應該是王宮內的頂尖強者。

顯然長公主對於此次讓他來治療小皇帝的事情，也是做足了準備以及...防備。

如果到時候在治療的過程中，他有什麼不對勁的舉動，或許那位灰衣老人就會察覺出來，然後出手制止。

長公主款款上前，拉住了小皇帝的一隻手，她也沒有多說什麼廢話，而是直接看向李洛：「可以開始了嗎？」

長公主國色天香般的臉頰上帶著無可挑剔的溫柔笑容，但李洛卻能夠感覺到一種無奈的漫不經心，顯然，長公主對於這次的治療從一開始就沒有抱著一絲一毫的期望。

甚至李洛想，如果不是長公主實在不想表現得拉攏姜青娥太過明顯的話，她恐怕會直接將這一步給省略掉。

不過李洛也沒有多說什麼，他也明白自己就是一個工具人，與長公主拉近關係，這對洛嵐府也算是有些好處，所以他並不介意自己來走個過場。

「李洛學弟，今日所見所聞，還請保密，不可外洩。」

長公主對著李洛提醒了一聲，然後就讓小皇帝背對著他們，緩緩的將上身衣衫脫了下來。

小皇帝的身軀頗為乾瘦，皮膚倒是極為的白皙細嫩，只不過李洛，姜青娥都並未在意這些，因為當小皇帝脫下上衣時，他們就面色微變的見到，在小皇帝後背上，有一條條經絡凸顯於皮膚上面，這些經絡呈現淡淡的青色，彼此交纏，看上去，仿佛是一朵銘刻在皮膚上面的青蓮。

但是，這些經絡所化的「青蓮」，如今有一半的部分，呈現漆黑的色彩。

那種漆黑，令人感覺到森森寒意，也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李洛感覺那些黑色經絡仿佛是活物一般，在緩緩的蠕動著。

令人不安的黑色，則是在一點點的侵蝕著小皇帝背上那些經絡所化的「青蓮」。

仿佛，是要徹底將其轉化為「黑蓮」一般。

李洛與姜青娥的眼中都是有著一抹震驚浮現，想來小皇帝背上這詭異的一幕對他們造成了不小的衝擊。

「這...」李洛遲疑了一下。

「這就是王上的問題...從他出生時，背上的經絡就形成了「青蓮」，傳聞這似乎是一種罕見的體質，名為「陰陽青蓮」，這其實應該算是好事。」

「但不知何時起，這青蓮出現異變，也就是你們所見的「黑色侵蝕」，從我們得來的信息來看，一旦青蓮徹底轉化為黑蓮時，王上的血肉就將會被其反噬，到時候，九死一生。」

長公主柳眉緊蹙，她纖細的玉指划過小皇帝背上青黑交替的蓮花之形，美目中划過心疼之意，聲音也是變得沙啞了許多。

「這些年來，我們找過許多身懷水相，木相以及光明相等之類具備著治療之力的強者，其中不乏封侯強者，但他們也對王上的這種先天缺陷束手無策，只能勉強藉助一些精心煉製的藥物，幫助王上緩解「黑色侵蝕」。」

「不過大夏的封侯強者本就不多，想要雙相都擁有著治療之力的封侯強者更是少見，所以李洛學弟這水，木雙相，倒是讓我有些期待，特別是如果有朝一日，你能夠封侯的話，或許還真是有機會治療王上。」

李洛聞言，也是在心中嘆了一口氣，這種罕見的先天缺陷，連那些精通治療的封侯強者都搞不定，他來了能有個屁用啊。

不過雖然是走過場，那也要用心走，不然太敷衍的話，難免都有點尷尬。

於是他走上前去，在床榻邊坐了下去，同時對著小皇帝笑道：「王上，我們又見面了呢。」

小皇帝偏頭看了他一眼，嘀咕道：「騙子。」

李洛有點尷尬，當日在金龍寶行的拍賣場，他的確是挑撥了小皇帝與都澤北軒去競爭，當時他是真沒想到，這個富家小孩，竟然會是王庭的小皇帝...

不過現在來看，他的那些手段，似乎這個小皇帝都心知肚明，人家只不過是無聊在陪他玩耍而已。

李洛心中暗嘆，果然，能夠坐在這個位置，即便是個小孩，也不能小覷啊。

李洛輕咳一聲，道：「王上，我就先動手試試了。」

小皇帝懶懶的應了一聲，顯然同樣對李洛的治療沒什麼興趣與期望。

李洛也不在意他的態度，面色變得肅然了一些，然後體內雙相便是在此時震動起來，雙相之力流淌，最後於掌心間凝聚。

雖說大家都明白只是讓他來走個過場，但李洛還是很全力以赴的，只見得充斥著濃鬱治療之力的相力於他的掌心浮現出來，散發著極為溫潤之感。

長公主對於李洛的雙相也是頗有興趣，眼眸瞧來，甚至是連那一旁一直未曾言語的灰衣老人，那細眯的眼縫下，都是有著目光投來，旋即他微微點頭，這種波動，的確是雙相之力。

只不過，不知道是不是錯覺，總感覺那水，木的雙相之力，似乎要顯得格外的閃爍耀眼一些。

這當然會耀眼，因為其中還摻雜著許些的光明相力，只不過相對於水，木相力而言，那光明相力極為的薄弱罷了。

碧藍，翠綠色的兩股相力於李洛的掌心凝聚，最後漸漸的凝聚成了一滴能量液體，那滴液體散發著濃鬱的治療之力，被他滴落在了小皇帝後背上的「蓮紋」之上。

嗡！

仿佛是雨水落在了乾燥的泥土上，那滴能量液體立即被小皇帝背上的蓮紋吸收得乾乾淨淨。

這一刻，雖然眾人本來就沒有帶著什麼期望，但還是條件反射的盯著小皇帝的後背，想要看看究竟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而李洛，也是目光緊緊的看去，等待著最後的結果。

第兩百一十八章禮包有毒

空地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唐隕那邊的煉製不出意料的在漸漸的接近尾聲。

畢竟以他資深四品淬相師的實力，來煉製一道三品靈水奇光，並不算是多麼困難的事情。

又是一炷香後，唐隕的煉製室中，有著清脆的敲擊金屬聲響起，一道道目光投射而去，然後就見到唐隕手持一支水晶瓶，面帶微笑。

水晶瓶內，是淡紅色的液體，正是他所煉製成功的「鴻泥靈水」。

四周傳來了一些感嘆聲，果然不出他們所料，唐隕以最快的速度煉製出了「鴻泥靈水」。

他們的目光轉向對面的煉製室中，此時的李洛，神色凝重，還在不斷的融合著一道道的材料，顯然他的煉製進程還未完成。

在速度這上面，唐隕顯然是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如果這場考核是比煉製靈水的速度的話，恐怕李洛已經一敗塗地。

但即便如此，總部那些淬相師的眼中已是有著擔憂之色浮現出來，因為他們實在不知道，李洛這剛剛進階的三品淬相師，怎麼去跟唐隕這位四品淬相師比試？

難道這第三次的考核，就要輸掉了嗎？

那以後，總部這邊，就得無條件的為西嶺郡分部提供秘法源水了，這簡直就是在資敵啊。

一些目光看向姜青娥所在，卻是發現這位如今在洛嵐府中聲望甚至都要超過李洛的女孩絕美容顏一片平靜，金色的眼眸宛如是閃爍著曦光般，令人不知不覺間，心中的急躁就漸漸的平息下去。

場中的喧譁聲悄然的減弱，然後都是看著李洛所在的煉製室，等待著他煉製的結束。

而這一等，便是足足一個小時時間。

在這期間，李洛的煉製也出現了數次的失誤，這導致一些材料的損毀，不過好在的是並沒有影響整體的煉製，只是拖長了一些煉製時間而已。

最終，當李洛的水晶管中開始有著紅色的液體出現時，場中響起了連片鬆氣的聲音。

李洛的煉製，有驚無險的結束了。

煉製室中，李洛也是搽了搽額頭上的汗水，這一次的煉製他原本還以為會失敗呢，所以都做好了重新煉製的準備，但好在的是那些失誤並沒有影響到煉製。

他握著手中的水晶瓶，走出煉製室。

他與唐隕皆是走到兩座煉製室的中央，所有人都是屏息靜氣的看來。

「少府主的淬相天賦當真是讓人驚嘆。」唐隕望著李洛，言語真誠的感嘆道，雖說李洛煉製三品靈水奇光的速度比較慢，但不管如何，他最終都成功了。

而要知道，李洛這才剛剛進階三品淬相師，一般來說，他煉製三品靈水奇光的成功率不會太高，但李洛剛才雖然有些驚險，可還是穩住了局面，成功的煉製出了「鴻泥靈水」。

這般手段，可見天賦。

李洛笑了笑，倒也沒有多說，而是招了招手，有侍從將兩支驗淬針取來。

「唐隕會長，開始這最後一步吧，另外，要檢查一下嗎？」李洛笑著示意。

唐隕沉默了一下，接過一支驗淬針，卻並未檢查，而是嘆道：「少府主心胸似海，我又何必做小人呢？」

旋即便是神色鄭重的將驗淬針插進了手中的「鴻泥靈水」之中。

諸多緊張的目光投射而來。

然後所有人都是見到，唐隕手中的驗淬針，其代表著淬鍊力的刻度，攀爬到了某個數值。

「五成七。」

對於這種淬鍊力，所有淬相師都是微微點頭，因為「鴻泥靈水」的配方，只是二星級配方，所以它的淬鍊力極致，也就勉強達到六成左右，而唐隕能夠達到五成七的淬鍊力，雖然說不得頂尖，但也絕對算是偏上的成績了。

特別是對於李洛這種剛剛進階的三品淬相師來說。

要知道，絕大多數的三品淬相師剛開始煉製出來的成品，都很難超過五成二左右的淬鍊力。

李洛瞥了一眼唐隕那邊的淬鍊力，然後也沒有多說什麼，也是在那眾多目光下，將驗淬針給放了進去。

數息後，他看著驗淬針上面的刻度，忽的笑了笑。

「我這是...五成八？」

「看來我運氣不錯呢，剛好比唐隕會長高了一點點...」

他將手中的驗淬針舉起，在場的目光都是能夠清晰的看見上面的刻度，然後氣氛就在此時有些凝滯。

所有人的臉龐上，都寫滿著不可思議。

李洛煉製出來的「鴻泥靈水」，竟然淬鍊力比唐隕還要高一點？！

這怎麼可能呢！

譁！

竊竊私語聲在此時爆發起來，所有人都一臉的震撼，不過好在李洛這段時間給大家的印象就是性格溫和，待人誠懇以及很有天賦的淬相天才，所以雖說這個結果極為讓人震驚，但一時間卻並未有人生出是不是李洛在什麼地方做了手腳這一類的懷疑。

唐隕同樣是有些失神，他望著李洛手中的驗淬針，沉默了幾秒，最終臉龐上有著苦笑浮現出來：「少府主，您這淬相天賦，也過於可怕了吧。」

雙方的材料都是完全相同，這一點他們之前就已經做過許多的檢查了，而且雙方的煉製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所以他實在想不出李洛有任何能夠作弊的地方。

而不是作弊，那就只能是真實了。

唐隕只能相信，李洛的淬相天賦達到了一個相當可怕的程度，他聽說過有這種天才的存在，他們天生擁有著極為敏銳的感知，能夠把握住諸多材料在一次次融合時的那種細微變化，這會讓得他們在煉製靈水奇光時佔盡優勢。

在沒有其他的理由下，唐隕只能覺得李洛就是這一類的罕見天才。

望著唐隕那苦澀的笑容，李洛也有點不好意思，其實正常來煉製的話，他大概率是比不上唐隕的，畢竟他剛剛進階三品，對於煉製三品靈水奇光還不熟練，而等他之後在這一品階上面浸淫久了，那時候要超過唐隕倒是不成問題。

至於現在能夠超過，完全是因為他自身特殊的水光相凝鍊的秘法源水所導致。

可這東西嚴格說來也不算是作弊，因為這秘法源水就是李洛自身相力凝鍊而成，這是獨屬於他的天賦。

當然，眼下李洛並不打算在這上面做什麼解釋。

在那諸多譁然聲間，李洛的目光也是看向了那些分部的淬相師，此時的後者等人神色顯得有些茫然，因為唐隕也輸掉了這次的考核，那麼也就是說，三次考核他們全部失敗。

按照之前的約定，他們也將會離開總部，回到西嶺郡，同時總部也不會再供應給他們秘法源水。

他們在總部的時間，到此為止了。

一想到此，他們的心中都湧起了一些慌亂，在習慣了更好的條件以及出路後，誰還想回到西嶺郡那個沒有什麼潛力的分部去？

在那裡就只有混吃等死罷了，可是在總部這邊，他們能夠藉助總部在淬相術的修行上面走得更遠。

他們不想走。

但是，他們可是裴昊派來的啊！

此前在離開西嶺郡時，還是裴昊的煽動，令得他們感覺到了不甘心，這才來到了總部這邊鬧事。

當時，裴昊還送了他們餞行酒，說一定會為他們討得公平。

在這樣的情況下，總部還能夠收留他們？

而就在這些分部淬相師們神色複雜而慌亂的時候，李洛站了出來，他盯著眾人，面露溫和笑意，道：「諸位如果想要留在溪陽屋總部，那我會代表整個洛嵐府向你們表示歡迎。」

「你們不必介意此前的任何事情，即便你們聽從裴昊的命令做過一些事情，我可以答應你們既往不咎，關於這一點，這段時間你們應該也與總部的這些淬相師們交流過。」

望著李洛臉龐上那溫和的笑容，唐隕與陸小峰都是暗自嘆了一口氣，這位少府主經過這些天的醞釀，終於還是將野心給顯露了出來。

他擺明了要將這些分部的淬相師給吃下去。

但是，他們能制止嗎？

兩人看了一眼那些分部淬相師們期待而忐忑的眼神，苦笑一聲，這位少府主手段可真是厲害啊，他們明明是來鬧事的，結果最後反而人心都給他給收走了？

這般手段，當真不愧是兩位府主的孩子。

只是，雖然其他人可能會選擇留下來，但唐隕與陸小峰卻不打算這麼做，畢竟裴昊對他們，也算是有些扶持的恩情。

所以這個時候，兩人都是站了出來。

「少府主，您心胸似海，這段時間我們都感受到了，如果分部這些兄弟們能夠在總部這邊獲得更好的前程，請您就讓他們留在這裡吧。」兩人抱拳，說道。

李洛看著他們，聽出了他們言語中辭別之意，嘆道：「你們不願意留下來嗎？」

唐隕與陸小峰苦笑一聲，微微搖頭，然後也不欲多說，就要告辭。

鐺！

而就在此時，在那遠處，仿佛是有著一道奇特的鐘聲響起，音波蕩漾，於溪陽屋總部上空迴蕩。

鐘聲響起的瞬間，唐隕，陸小峰突然感覺到眼角有些溼潤，當即疑惑的摸了摸，然後就駭然的見到滿手的鮮血。

李洛的眼瞳，也是在這一瞬間驟然一縮，因為他站在兩人的對面，清晰的見到，兩人的眼角，鼻孔，耳朵的位置，皆是有著黑色的血跡在此時流淌出來...

七竅流血。

短短的瞬間，李洛心思百轉，他面無表情的轉頭，看向那些分部的淬相師，果然是發現，這些所有人的七竅中，都有著黑血流出。

此時正是炎炎夏日，陽光落在身上，卻是讓得李洛感覺到了陣陣寒意。

周圍有混亂，驚恐的聲音爆發，他的眼神，也變得極為幽冷下來。

原來，這就是裴昊的後手。

他送來了一批有毒的大禮包。

第兩百一十二章治療結果

房間內，眾人屏氣凝神，目光都是停留在小皇帝的後背，甚至連小皇帝本人，身體都是稍微的緊繃了一些。

還是那句話，雖然從一開始就沒有期望，但這並不妨礙當結束時，眾人等待著最後的結果。

在眾人的注視下，小皇帝後背那「蓮紋」也的確是沒有出現任何的波動，平靜得仿佛是無風的湖面一般。

長公主漂亮的丹鳳眼中有著一絲無奈浮現出來，她面上不顯，心中則是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果然，一切都如同所料。

以往那些擅長治療的封侯強者在幫小皇帝治療後，一般都會有著不小的動靜，甚至有時候還會導致小皇帝背上的「青蓮」青光大盛，開始反撲黑蓮之氣所在。

當然，這種反撲最終是失敗，只能勉強維持另外一半的青蓮區域。

只不過，即便那種反撲是失敗，但終歸給人視覺上一種振奮感，而眼下這種毫無動靜，倒是讓人有點不知道說什麼好。

想來應該是李洛的相力太過的薄弱，根本就無法撼動局面吧。

安靜的氣氛中，李洛神色也有點尷尬，倒是長公主善解人意，笑道：「李洛學弟不必在意，這本就是一次嘗試而已。」

李洛慚愧的點點頭，然後對著小皇帝道：「抱歉，勞累王上了。」

小皇帝默默的點頭，雖然沒有說話，但那小臉上還是有些黯淡之意，畢竟體內這先天缺陷，時常給他帶來極大的痛苦，導致他自小就身體虛弱。

李洛起身，來到姜青娥旁邊，與其對視了一眼，後者也是對著他投來安慰的目光。

「長公主，既然嘗試結束，那我們也就先告辭了。」

姜青娥也沒有打算與長公主過多交流，畢竟雙方目的都已達到，往後再接觸即可。

長公主螓首微點，就欲先送二人離去。

「等等。」

而就在此時，突然有一道蒼老，嘶啞的聲音於房間中響起。

長公主腳步一頓，目光有些疑惑的看向那站在床邊的灰衣老人，先前的聲音，正是這位從頭到尾都未曾說過一句話的灰衣老人所發。

李洛，姜青娥也是驚疑的看向那灰衣老人，不知道這位神秘的強者此時突然發聲究竟是何意。

「影老，您這是？」長公主紅唇微啟，疑惑的問道。

灰衣老人那一直猶如閉起來的眼睛，此時卻是睜開了一些，雙目幽深而銳利，此時的他，蒼老的面龐上也帶著一點驚疑，而他的目光，則是停留在小皇帝的後背上。

「王上，還請讓我再仔細查看一下。」灰衣老人出聲，制止了即將穿衣的小皇帝。

小皇帝疑惑的看了他一眼，但出於對這位老人的信任，他還是點點頭，停下了穿衣。

灰衣老人上前，他的眼瞳中，似是流轉著奇光，一點點的掠過小皇帝背上那諸多經絡凝結而成的「蓮紋」。

此時，長公主也是察覺到灰衣老人的異動，當即臉色也是漸漸的凝重起來，因為她很清楚灰衣老人的實力，如果說他察覺到了什麼他們未能發現的細微變化，這是很有可能的。

只是不知道，那種變化，究竟是好還是壞？

李洛與姜青娥同樣是在此時皺起了眉頭，前者心中有點忐忑，難不成他剛才那一通操作，反而還對小皇帝造成了什麼損害不成？

不至於吧？他這小小的相師境，就算是想要害人，恐怕也沒能力啊。

伴隨著那灰衣老人的查探，房間內的氣氛，不知不覺間變得有點壓抑起來，就連長公主那明媚動人的容顏，都是在燈光的照耀下，忽明忽暗。

畢竟如果因為她的原因，導致小皇帝在這裡受到了什麼損害，恐怕明日的王庭內，就會有諸多重臣彈劾於她。

這對她的聲望將會造成不小的影響。

在這壓抑安靜的氣氛中，灰衣老人的查探持續了數分鐘，他檢查得極為的仔細，而那蒼老面龐上也隨著這種檢查，漸漸的有些變化起來。

仿佛是帶著一點古怪以及驚愕。

李洛望著他那變幻不定的臉色，心頭則是有點煩躁，究竟是個啥情況你倒是說出來啊，在這裡玩變臉搞人心態好玩是不是？

而在李洛被這灰衣老人搞得煩悶而忐忑時，後者終於是結束了查探，他轉頭看向長公主，緩緩道：「殿下，王上這後背的「蓮紋」，的確是有一道極為細微的變化。」

長公主眼皮子一跳，但還是很沉得住氣的問道：「什麼變化？」

灰衣老人遲疑了一下，然後手指指向了小皇帝背後那「蓮紋」的某處，道：「王上此處，原本已被黑蓮之氣所侵蝕，但經過我的觀測，現在此處的黑蓮之氣，應該是消散了一些。」

三人的目光都是順著灰衣老人手指看去，然後就見到他所指的的地方，是一道極短的黑紋所在，這道黑紋與小皇帝背上的整體「蓮紋」比起來，實在是有些微小，如果將蓮紋看做一朵蓮花的話，那麼這道黑紋，恐怕就只是蓮花花瓣上面的一道小小花紋。

而且...

這還是黑的啊！

李洛認真的看了半晌，實在沒發現那道黑紋究竟有什麼變化，似乎一如既往的黑，也並沒有直接消失。

就這？

李洛有點無語，感覺對方有點小題大做。

不過他這裡無語間，長公主卻是疾行兩步，俏臉凝重的問道：「影老，您所說可是屬實？這裡的黑紋變淡了一些？」

這容不得她不重視，因為黑紋變淡，這就說明那裡的黑蓮之氣被化解了一些，而此前他們請來的諸多治療大師，可卻始終難以做到化解黑蓮之氣。

按照他們所說，這所謂的黑蓮之氣，即便是雙相之力，化解起來也是格外艱難。

可是，為何眼下，又會突然變淡了一些？

雖說這種變化微乎其微，但這終歸是一種變化啊。

名為影老的灰衣老人沉吟了一會，認真的道：「殿下，老夫雖然年齡挺大，但這眼睛，卻還算是透徹，而且，對於王上背上的蓮紋，這些年老夫早已銘記住了每一道細微之處。」

「所以，我的感覺，不會出錯的。」

長公主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飽滿峰巒起伏，然後問道：「原因呢？」

灰衣老人沉默了一下，然後目光投向了李洛，緩緩道：「雖然聽上去有點不可思議，但可能這種變化，還真是與這位小友有些關係。」

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目光，都是帶著難以置信的看向了李洛，面對著這種結果，即便是理智如她們，一時間都感覺到荒唐。

「應該不太可能吧？」

甚至連李洛本人，都是乾笑了一聲。

這種事情，簡直太沒有邏輯了，那些擅長治療的封侯強者都無法解決小皇帝的先天缺陷，而他這麼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卻能夠做到，這根本就不可能啊！

「會不會是因為王上身體的自我恢復所導致的？」李洛儘可能的提出一些別的看法，因為他並不想對方莫名其妙的將治療小皇帝這種重任放在他的肩膀上來。

畢竟萬一到時候出了事，誰來負責？

灰衣老人默默搖頭，他照顧小皇帝這麼多年，對他背上的「蓮紋」情況還不了解嗎？

這些年來，那蓮紋的變異一直在持續，黑蓮之氣不斷的擴散，從未出現過黑蓮之氣被化解的跡象。

按照他們這些年的經驗，這種黑蓮之氣，應該是極為的頑固與詭異，其詭異到甚至連封侯強者的雙相之力都難以對抗，他們曾經請得聖玄星學府的院長出手，但那位院長雖然是王級強者，但他本身並不擅長治療，所以也沒有辦法，只是他曾說過，這黑蓮之氣，或許唯有擅長治療的三相之力，才能夠真正的根除。

可這王級強者已是罕見，擅長治療的王級強者，更是極度稀有。

所以今日出現的這一幕，也是讓得灰衣老人心中受到了一些衝擊。

灰衣老人目光看向長公主，等待著她的決定。

而長公主明媚動人的臉頰在燈光下變幻，片刻後，她目光直接轉向了李洛，果斷的道：「我們不能放棄任何的希望，不管那希望有多麼的細微。」

「所以，李洛學弟，請你再治療一次！」

如果李洛的治療真的是有著細微的作用，那麼再來一次，必然也會出現這種結果，到時候就能夠確定，那種變化究竟是源自於誰了。

李洛聞言，神色有些遲疑。

長公主連忙上前兩步，誠懇的盯著李洛，道：「李洛學弟，這件事真的很重要，如果你能夠治好王上，你將會得到我們王庭的友誼！到時候，你想做什麼事情，我都會給予你支持！」

望著面前長公主國色天香般的容顏，李洛嘴唇動了動，最後有些尷尬的道：「可是...」

「剛才那是...最後一滴了。」

他有些悲憤，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啊，你們這些將階高手，怎麼能理解我的痛？

第兩百一十九章應對手段

啊！

突如其來的慘叫聲，在空地上驟然爆發，而後在場的眾多總部淬相師們便是驚駭欲絕的見到那些分部的淬相師，紛紛七竅流出黑血，仰天便是倒了下去。

身軀落在地上，發出低沉的聲音，宛如重錘般，讓得眾人眼冒金星，心底有寒氣直衝天靈蓋。

局面瞬間就混亂了。

眾人慌亂出聲，急忙想要去扶那些倒地的淬相師，大聲呼喊間，想要將他們喚醒。

「不要驚慌，查探他們的氣息！」

而此時，有輕喝聲響起，只見得姜青娥快步走來，神色凌冽，聲音間的冷靜，也是讓得慌神的眾人穩定了一些。

姜青娥帶著蔡薇，顏靈卿走到李洛身旁，道：「看來這就是裴昊的後手了，他給送來的禮包摻了毒。」

蔡薇嫵媚的鵝蛋俏臉也是在此時布滿冰霜，咬著銀牙道：「這裴昊好狠毒的手段！」

「他從一開始就料定了少府主會收納這些分部的淬相師，所以在他們的體內下了毒，恐怕他的目的，就是要讓這些分部的淬相師被毒死在溪陽屋總部。」

顏靈卿眸光冰寒，補充道：「恐怕現在裴昊的其他手段也已經啟動了，說不定就在此時，洛嵐府給溪陽屋分部淬相師下毒的事情已經開始在大夏城傳播，他這是要毀了溪陽屋在大夏城淬相師圈子裡面的名聲。」

「甚至，他會散布謠言，這些分部淬相師，都是因為用了李洛提供的秘法源水，而這些秘法源水有問題，才會導致這些分部淬相師中毒。」

「理智的人或許不會相信這種謠言，但謠言之所以可怕，就是因為當其擴散到某種程度時，真與假，就不那麼重要了。」

「這個汙水，會一直留在溪陽屋身上，往後，恐怕不會再有其他的淬相師願意加入溪陽屋。」

「他這是想...徹底的毀了溪陽屋。」

李洛臉龐上沒有任何的表情，往日裡的溫和笑容在此時消失得乾乾淨淨，然而熟悉他的人知道，這種狀態下的李洛，才是真正的動了殺機。

「你打算怎麼做？」姜青娥眸子看著李洛，平靜的問道。

李洛深吸一口氣，壓制下心中的殺意，道：「其實給這些分部淬相師下毒，這種手段，我之前也做過猜測，所以在這些天我都安排過一些治療師檢查過他們的身體，但最終得到的結果是正常。」

「顯然裴昊下的並非是普通的毒，先前那陣音波聲，應該就是引起毒發的一種手段，這個裴昊，時刻都在盯著我們呢。」

「不過現在說這些都沒用了，靈卿姐先前的猜測一點沒錯，裴昊的目的，就是毀掉溪陽屋。」

他的目光與姜青娥對視一眼，溪陽屋是洛嵐府的重要經濟來源，如果溪陽屋被毀，那麼洛嵐府的經濟狀況將會受到重創，進而牽一髮而動全身，直接造成洛嵐府動蕩。

這裴昊突然下這麼狠的手，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其背後的支持者，在催促著他進一步的對洛嵐府發動攻擊？

那麼最後的目的是什麼？

不言而喻。

是為了毀掉洛嵐府總部的「奇陣」守護。

「不能讓這些淬相師被毒死在總部。」姜青娥緩緩說道。

真有淬相師死在這裡，那可就真是只能任人潑著汙水了。

李洛點頭，他看著不遠處，那裡有一些人影在匆匆的跑來，道：「這些是我提前請來的治療師，原本是為了以備不時之需，但現在來看，還好沒做錯。」

姜青娥讚許的點點頭，提前準備了治療師，雖然不知道能不能解毒，但總比現在再手忙腳亂的到處找治療師好。

一群治療師匆匆而來，而當他們見到那滿地七竅流著黑血的淬相師時，都是面色大變。

「麻煩諸位立即嘗試為他們解毒，如果無法解毒，那也要以最快的速度分析出所需要的解毒之物，我會立即採購。」李洛見到他們，也沒有時間多說什麼，而是面色凝重的吩咐道。

「還請諸位全力而為，待得此事過後，我洛嵐府自有重謝。」

這些治療師紛紛應下，然後就開始查探以及嘗試治療這些中毒者。

不過半柱香後，這些治療師就面露難色的前來匯報：「少府主，這些人所中的毒頗為罕見，而且毒性極強，我們的出手只是緩解了一下毒氣噬心的時間，但想要化解，卻是難度不小。」

李洛對此倒是並不意外，如果裴昊下的毒這麼容易就會被化解的話，那也不值得他如此費盡心思了。

「分析出有什麼解毒材料能用嗎？」李洛問道，此前為了幫小皇帝治療，他也是惡補了一些治療師的知識。

那些治療師交流了一會，然後取出一張紙，匆匆的寫了一些東西，說道：「的確需要一些解毒材料，如果少府主能夠迅速採購回來，想必會對解毒起到很大的作用。」

李洛接過紙張，點了點頭。

他招來鄭平長老，道：「按照這單子上面所記錄的材料，立即採購。」

鄭平長老神色凝重，迅速的領命而去。

一旁，姜青娥眸光閃爍，道：「如果這些材料能夠起到作用的話，以裴昊的手段，這些天未必會沒有做一些準備。」

李洛雙目微眯，道：「你是說他會將這些重要的解毒材料先一步收購？」

姜青娥螓首微點，道：「畢竟裴昊不是一個人，在他的背後，有一隻黑手在撐腰，所以他應該會有著這種財力。」

「這種時候，只要能夠拖延一些時間，一旦等到毒氣噬心，這些分部的淬相師必死無疑，到時候，他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李洛深深的吐了一口氣，這裴昊果然不愧是洛嵐府的幹將啊，這一番進攻，當真是凌厲得讓人心寒。

「如果說現在還有什麼地方能夠採購到這些特殊的解毒材料的話，恐怕在這大夏城，就只有一處了...」姜青娥看向李洛。

而李洛也是在此時點點頭，他當然知道姜青娥說的是哪裡，在這大夏城，物資最為豐盛之處，自然是非金龍寶行莫屬了。

「只不過在那邊，未必就會一帆風順，所以...」她衝著李洛輕聲笑了笑。

「金龍寶行那邊，可能只能麻煩你親自跑一趟了。」

「畢竟你在那裡，還算是有些關係。」

李洛無奈的一笑，他當然知道姜青娥說的關係是呂清兒，不過此時情況緊急，也沒時間多說什麼，他當即點頭。

「我現在就出發。」他雷厲風行，轉身就走。

而李洛轉身而走時，有一道魁梧人影帶著數人緊隨其後。

「雷彰閣主會護送你，溪陽屋總部這邊你不必擔心，我會親自坐鎮。」姜青娥的聲音傳來。

李洛腳步頓了頓，沒有多說，只是點點頭，便是帶著雷彰等人迅速遠去。

第兩百一十三章更進一步的關係

李洛的話，倒是讓得長公主也愣了愣，旋即她就回過神來，掩唇輕笑一聲，道：「抱歉，這倒是我思慮不周了。」

李洛只是相師境，先前所凝鍊而出的一滴能量液體，已是傾盡全力，現在的他，體內相力應該被消耗了將近八九成。

這是真被榨乾。

不過...

長公主漂亮而明媚的丹鳳眼中浮現一些歉意，聲音溫柔的道：「李洛學弟，雖然我的要求有些過分，但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們必須要確定先前的治療究竟是因為你還是其他的原因。」

「還請你能夠再幫忙一次。」

「如果你真的能夠治好王上，我們都將會欠你一個人情...」

長公主說到此處頓了頓，然後目光看著李洛與姜青娥，沉默了幾秒，緩緩道：「未來的某些時候，你們需要援助的話，我們會施予援手，嘗還這個人情。」

李洛與姜青娥的眼神都是在此時微微一凝，長公主此話說得隱晦，是在特指什麼嗎？

還是說，她也知曉洛嵐府未來將要面臨的某些險境？

不過這並非是多麼的不可思議，畢竟王庭是大夏國的正統，其底蘊雄厚，實力強悍，自有非常強大的情報系統，而洛嵐府是大夏國五大府之一，必然也時刻在王庭的注意中，所以長公主會知曉某些事情，也很正常。

只是也不知曉，她是否清楚那隻針對洛嵐府的神秘大手，甚至說不定...在那其中，還有著王庭的某些身影，在沒有徹底弄清楚之前，任何勢力都有著這個嫌疑。

畢竟，誰讓洛嵐府擁有著那種能夠觸及王級之秘的奇寶呢？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了一眼，雖然沒有說話，但都是從對方的眼中看出了答案，那就是他們的確需要一個強大的盟友。

之前的長公主，雖然有心與姜青娥結交，促進一下關係，但那種關係其實也有著許多的限制，最起碼，在姜青娥還沒有真正封侯前，雙方都會對這份關係持有一些保留態度。

這倒不能說是什麼太現實功利，畢竟雙方一個代表著王庭一部分的權勢與力量，另外一個，也能夠代表著備受矚目，風雨飄搖的洛嵐府。

想要達到什麼關係，自然需要拿出足夠多的好處與條件。

但恐怕今天誰都沒想到，原本只是來當一個工具人的李洛，最後的出手，突然出現了一個足以讓得長公主失態的變故...

他竟然還真的有可能治療小皇帝的先天缺陷？

雖然直到現在，別說長公主，就連李洛自己都不太信這回事，但從灰衣老人的態度來看，他們又不得不對此抱有幾分荒謬的期待。

所以，在有可能真的治療好小皇帝的這個誘惑下，長公主的承諾，無疑就讓雙方的關係驟然升溫了。

承諾在洛嵐府需要的時候施予援手，這已經算是一種對待盟友的態度了。

可見對於治療小皇帝這件事，長公主看得有多重要。

「長公主殿下，我會再試試。」

李洛點頭，旋即道：「不過可能要等幾個小時的時間，因為我現在體內的相力，的確快耗盡了。」

幾個小時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但這對於離開王宮的小皇帝來說，顯然是個麻煩的事情，如果他不能按時回到王宮內，到時候麻煩更多。

於是長公主想了想，從袖中取出了一隻玉瓶，玉瓶內有數顆碧綠渾圓的丹丸，她取出一顆，道：「這是回能丹，能夠大大加快相力的恢復，我覺得你現在很適合用。」

李洛看了一眼，想要說我能行，不用吃藥，但想了想自己的狀況，就只能嘆息一聲的將其接了過來，取出一枚丹丸，吞服了下去。

吞下回能丹，李洛便是在一旁盤坐下去，恢復體內消耗的相力。

床榻上的小皇帝此前一直看著，仿佛是還有點沒回過神來，此時他愣愣的看著李洛，然後聲音有些發顫的道：「影老，他，他真的能治好我？」

灰衣老人衝著小皇帝露出和藹的笑容，道：「王上，先前的檢測中，你的確有一道蓮紋處的黑蓮之氣被化解了一些，雖說很微薄，但這卻是真的屬實。」

「不過此事還不能完全確定是否是因為李洛小友，所以還需要等他再做一次嘗試。」

小皇帝神色怔然，眼神有些複雜的看向李洛，這個結果是他從未想過的，畢竟以前王庭也請來了不少擅長治療的大師，他們一些甚至是封侯強者，可即便是他們，都對他的這種先天缺陷束手無策。

然而現在，一個僅僅只是相師境的李洛，竟然有可能治好他？

這個傢伙，這麼神奇的嗎？

小皇帝因為激動，白淨的臉蛋上，有著一些紅潮湧現出來，旋即便是劇烈的咳嗽起來，體內有劇痛傳來，令得他小臉都扭曲了許多，雙手緊緊的抓住床榻邊緣。

灰衣老人見狀，知曉他這是情緒過於激動，引發了病況，當即取出藥瓶，掏出藥丸遞給小皇帝吞服了下去。

長公主也是快步過來安撫了一下小皇帝，待得其情緒平穩後，方才轉向姜青娥，輕聲道：「這個結果，倒是我此前從未想過的。」

讓李洛來治療小皇帝，雙方都心知肚明只是一個契機，可誰都沒想到，這個無心之舉，卻是造成了一個讓人措手不及的結果。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上也是泛起一抹笑意，道：「在他的身上，總是能夠看見許多的奇蹟。」

長公主溫婉動人的笑了笑，道：「以前的話，我可能對此會有些疑慮，但今晚過後，恐怕會相信了。」

「在沒有最終確定之前，殿下也不要抱有絕對的期望，免得到時候...」姜青娥卻是冷靜的提醒道。

李洛如果真的有這個能力，那固然是好，可就怕到時候只是虛驚一場，這大喜大悲下，對方心態會有些失衡。

雖說以她對長公主的了解，對方的性格與城府不至於會如此，但總歸還是得做好提醒建議的。

長公主聞言，輕輕點頭，然後她也就不再多說，靜靜的等待著李洛將自身相力完全的恢復。

這一等，就是將近一個小時。

當李洛再度睜開眼睛時，他能夠感覺到房間內的幾道目光瞬間停留在他的身上，氣氛也悄然的變得安靜。

李洛沒有多說任何一句廢話，直接是起身來到了小皇帝身旁。

雙掌間相力凝聚，最後傾盡全力的凝聚出了一滴蘊含著雄渾治療之力的相力液體，滴落在了小皇帝後背的蓮紋上面。

所有人，都是屏息靜氣。

相力液體滴落下去後，依舊是沒有引起任何的動靜，一如之前，古井無波。

可那一旁的灰衣老人，細眯的眼睛，卻是在此時一點點的睜大起來，繼而呼吸都是悄然的變得粗重了一些。

「影老，如何？」長公主雙手不知何時緊握了起來，聲音聽起來平靜，但卻帶著一絲極為罕見的顫音。

影老面色肅穆，他對著滿臉期待看著他的小皇帝以及看似平靜的長公主重重的點了點頭。

「王上，殿下...」

「雖然老夫也感到很是莫名其妙，但隨著李洛小友那一滴相力液體下去，王上背上的蓮紋，的確是有一縷細微的黑蓮之氣...被化解了。」

當影老最後一句話落下時，長公主再也忍不住起伏的心情，在一旁的椅子上，緩緩的坐了下去。

那平日裡顯得尊貴而威嚴的漂亮丹鳳眼，在此時分明是湧上了層層紅圈。

第兩百二十章搶購藥材

李洛出了溪陽屋總部，抬起目光，眼神便是微微一凝，因為他見到總部外的街道上，已是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對著這裡匯聚而來，同時對著總部這邊指指點點，有諸多的竊竊私語聲響起。

顯然，正如他們所料，這邊的淬相師剛剛毒發，就有消息在大夏城中擴散，這顯然是裴昊在暗中推波助瀾。

對方醞釀了好些天的攻勢，終於是爆發了。

不過李洛知曉此時沒時間理會這些，他接過護衛遞過來的馬獸韁繩，翻身而上，便是疾馳而出。

雷彰閣主帶著十數名精銳護衛緊隨其後，給予保護。

一行人迅速的穿過一條條寬敞的街道，而沿路上，李洛能夠聽見不少有關於溪陽屋的消息在傳播。

「少府主，消息傳播得越來越厲害了，而且在傳播過程中，對我們溪陽屋越來越不利。」雷彰靠近過來，沉聲說道。

先前他就分派了幾人查探，剛剛接到回報，有大量的謠言在大夏城中傳播，其中甚至開始說是李洛惱怒於這些分部淬相師不肯效命於他，所以直接將所有分部淬相師毒殺。

李洛點點頭，神色倒還算是平靜，畢竟這在意料之中。

「不必理會，先去金龍寶行採購所需要的解毒之物，只要能夠保住唐隕他們的命，等他們甦醒過來，一切都會真相大白。」李洛說道。

雷彰點點頭，他看了一眼李洛那平靜而散發著一些凌冽之氣的面龐，他知道，這是裴昊對李洛這位少府主所發動的第一次進攻，而在以前，這是姜青娥才能夠享受到的待遇。

顯然，那個半年之前還在將李洛當做廢物少府主的裴昊，如今已經被逼得不得不開始重視李洛。

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也算是肯定了李洛這半年來的成長吧？

在雷彰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他也時刻都保持著戒備與警惕，身軀表面有相力流淌，目光銳利的掃視四周。

畢竟此次裴昊對李洛發動進攻，誰也不知道他會不會直接就對李洛出手，這或許也是姜青娥讓他帶人貼身保護李洛的主要原因。

不過雷彰的擔心並未發生，李洛一行人暢通無阻的穿過諸多街道，最後來到了人流量驚人的金龍寶行之外。

李洛匆匆而進。

他先是找到一名金龍寶行的管事，後者顯然也是認識他，態度頗為的客氣。

「煩請管事幫我查探一下金龍寶行現在可有這些藥材？」李洛將單子遞了過去，問道。

那名管事接過，看了一眼，眉頭便是皺起，遲疑道：「李洛少府主，這上面的藥材，黃金蟲膏與天芒硝，今天剛好是被許多家藥行所訂走，直接是取光了我們金龍寶行的庫存。」

李洛眼神微寒，果然，連金龍寶行這邊都被截胡了嗎？看來裴昊此次動手，還真是財力雄厚啊。

這背後的黑手，怕是沒少給支持力度吧？

這是不打算讓他這裡有半點翻身的機會嗎？

一旁的雷彰面色也是有點鐵青，他們所需要的藥材雖然高級，但平日裡也並不算是急缺之物，可突然今日被一些藥行大量的採購，這其中如果說沒有什麼算計，那也真是太天真了一些。

李洛沉默了數息，道：「還請管事幫我找一下呂清兒，我與她有約。」

那名管事連忙點頭應下，引著他去了雅間，請他稍作等待。

而李洛在雅間也沒等待多久，便是聽到門外有輕盈的腳步聲傳來，緊接著呂清兒推門而入，清麗動人的俏臉上，充斥著盈盈笑意。

不過當她看見李洛那略顯凝重的神色時，笑容倒是收斂了一些，道：「溪陽屋那邊出事了？」

顯然，對於洛嵐府的情況，她平日裡也是有所關注，自然也明白前些天在大夏城中鬧得沸沸揚揚的溪陽屋之事。

而且，之前李洛參加她生日宴會的時候，暗中與她說過，今日溪陽屋那邊或許會有變故，請她留在金龍寶行，儘量勿要離開，他這裡會有事相求。

李洛點點頭，簡略的將事情說了一遍。

「現在需要一些特殊的解毒之物，但先前管事說了，金龍寶行這邊的「黃金蟲膏」與「天芒硝」突然被一些藥行盡數的訂走。」

呂清兒俏臉微冷，道：「這是兩種高級的藥材，但平日裡採購的數量不算太多，今日突然成了搶手貨，看來是有人搗亂。」

「而連金龍寶行這邊的貨源都能截斷，想必此時大夏城內其他的藥鋪，應該也斷了貨。」

李洛點點頭，道：「所以，還有辦法嗎？」

呂清兒微微沉吟，道：「其實他們搶購的都只是金龍寶行這幾天市面上的量，但金龍寶行規模很大，所以會有一個儲備庫，這是為了應對不時之需，我想其中應該會有著這兩種藥材。」

呂清兒身後，那名管事聞言連忙道：「小姐，儲備庫沒有會長的玉符為憑，是絕對不能開啟的啊！」

「而且，我們也沒有這個權限啊！」

呂清兒看了他一眼，道：「我有啊。」

那管事一滯，苦笑道：「儲備庫隨意開啟的話，就怕其他副會長到時候有意見，以此來攻擊會長...」

呂清兒笑道：「別這麼小瞧我娘呀。」

然後她便是不再多言，直接對著李洛道：「情況緊急，你跟我來吧。」

李洛望著她那清麗嬌俏的容顏，神色複雜的道：「清兒，多謝了，其他話也不說了，此次算是我欠你一個人情，之後如果你要參加那金龍道場，不管你有任何要求，我都會幫你去完成。」

呂清兒俏然一笑：「這可是你說的哦。」

說罷，小腰一扭，黑長直的長髮甩動，便是在前引路。

李洛則是迅速的跟上。

一行人自金龍寶行內部穿過，約莫十數分鐘後，只見得一座龐大倉庫出現在了眼前，那倉庫四周，皆是有守衛巡邏，防衛頗為的嚴密。

不過就當呂清兒帶著李洛走上去的時候，突然有人影從旁邊趕了過來，沉聲道：「清兒，不可開啟儲備庫，這不符合規矩。」

李洛看了來人一眼，隱約還有點印象，似乎是叫做寧昭，其父親乃是金龍寶行的一位副會長。

呂清兒柳眉微蹙，道：「有什麼不符合規矩的？」

寧昭無奈的笑了笑：「清兒，我不是要阻攔你，只是想要開啟儲備庫，必須有會長的玉符為憑，不然的話，你就算上去，那些守衛也不可能聽你話的。」

呂清兒伸出小手，只見得她的指尖懸掛著一枚玉符，玉符之上，銘刻著道道複雜紋路，隱隱有奇光閃爍。

寧昭望著呂清兒手中的玉符，愣了愣，道：「會長的玉符？你...你怎麼拿到的？」

呂清兒淡淡的道：「這你就別管了，我有玉符，所以也算是符合規矩，而且我開啟儲備庫也並非是要做什麼不好的事，只是取其中一小份藥材而已，另外那些藥材我會以提高一倍的價格出售出去，寧昭大哥，請你記住，我們金龍寶行的宗旨是「和氣生財」。」

「我正在為金龍寶行賺錢呢，你就不要再阻攔了。」

說完，她便是不再理會寧昭，直接帶著李洛走向了儲備倉庫，將手中的玉符遞給了那鎮守於此的一名老人。

那名老人神色有點遲疑，但最終在確定了玉符的真實性後，還是點了點頭，然後吩咐人，將儲備庫打開，去取出他們所需要的那些藥材。

「小姐請稍等。」他對著等待的呂清兒說著。

呂清兒輕輕點頭。

那寧昭見到這一幕，皺了皺眉頭，然後他那有些銳利的目光就轉向李洛，低聲道：「李洛，你好歹也是洛嵐府的少府主，你這樣指使清兒來破壞規矩，想必魚會長知道了，也會不高興的。」

李洛能夠看出寧昭眼中的一些敵意，不過此時他實在沒興趣理會於他，只是道：「還請閣下放心，我並非是白要這些藥材，正如先前清兒所說，這些藥材，我願意付出雙倍的價格。」

「哼，這是錢的事嗎？」寧昭冷笑道。

李洛雙目虛眯，他盯著寧昭，眼神漸漸的冷冽起來。

「你應該也知道溪陽屋眼下的情況，可你還在試圖阻攔，是不是這之中，也與你有什麼瓜葛？」

寧昭撇撇嘴，道：「少府主，不要氣急敗壞的到處咬人，這是你洛嵐府的內訌之事，與其責問外人，還不如先將內部收拾乾淨了。」

李洛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也就不再與他多言，只是等待著將那些解毒的特殊藥材拿到手。

寧昭同樣沒有再說話，只是暗自冷笑，算了算時間，他派的人應該也將消息送到魚會長那裡了吧？

清兒手中的玉符，大概率是她偷偷取來的，想必魚會長知曉了，也會出面將她制止，那個時候，她對於李洛的感觀，必然會變得極差，說不得就直接攆出金龍寶行了。

想到此處，寧昭神色便是變得平靜起來，看向李洛的目光中，帶著一點幸災樂禍。

這小子，仗著一副好皮囊，引得清兒昏了頭，不過，你真當魚會長是吃素的不成？

第兩百一十四章不行了

房間內氣氛安靜，一道道目光都是帶著一種難以置信的情緒盯著臉色有點茫然的李洛，因為眼前發生的這一幕，的確是有點打破眾人的認知。

包括李洛自己。

這連擅長治療的封侯強者都束手無策的先天缺陷，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卻能夠化解？

雖說那化解的力度極為的微弱，但這大概率只是因為李洛自身實力太弱的緣故，一旦以後他實力強大起來，那很有可能徹底解決小皇帝的問題。

對於這一幕，即便是見多識廣的灰衣老人，都是給不出合理的解釋。

長公主在經過剛開始的失態後，倒是很快就收斂了情緒，但那眼眶處，顯然依舊還帶著一點紅意，畢竟這些年她為了小皇帝這先天缺陷是操碎了心，期間不知道經歷了多少次失望。

小皇帝是她的至親，父王當初駕崩時，曾囑託她照顧好他，這些年長公主也竭盡全力的在做好這一點，可唯有小皇帝的先天缺陷，是她始終無法解決的心病。

可以往的她，從未想過，這個幾乎讓得她夜不能寐的心病，竟然會在今天，看見了一絲曙光。

長公主起身，走到了李洛面前，那對丹鳳眼直直的盯著他，直到後者對此都有些不適了，她緩緩道：「李洛，你願意幫我傾盡全力的去治療王上嗎？」

李洛迎著她的目光，也是露出笑容，點點頭：「如果不願意的話，那我們也不會出現在這裡。」

長公主點頭，她也沒有多說一些無用的話，而是對著李洛伸出芊芊玉手：「只要你能治好王上，那我們王庭，欠你一個人情。」

李洛明白她的意思，他若是治好了王上，那麼她以及小皇帝，就會是洛嵐府的盟友。

當然，這世間的任何事情都會出現變化，即便是盟友，也有可能反目，但不管如何，眼下他有著治療小皇帝的可能，那麼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在這個期間，如果他遇見了什麼生命危機，或許這位長公主，也不會真的完全袖手旁觀。

在這一點上，他們不知不覺間，成了一個陣營。

「雖然我也不太清楚我為什麼能夠做到這種事情，但我會竭盡全力的治療王上。」李洛也是伸出手，握住了長公主那纖細嬌嫩的手掌，鄭重的道。

兩人的手掌輕握，雖說那柔弱無骨般的嬌嫩之感讓人留戀，但李洛卻是很理智的抽手而退。

長公主那國色天香般的容顏上，有著嬌豔如花般的笑容浮現，她看向一旁的姜青娥，道：「姜學妹，你可真是我的福星。」

長公主會做出讓李洛來治療小皇帝的這種荒謬決定，主要的源頭還是因為姜青娥，如果不是姜青娥的存在，長公主是不可能想到這一點，畢竟沒人願意來做這種多此一舉的事情。

姜青娥微微一笑，道：「殿下，我希望李洛能夠治療王上這件事，你能夠儘可能的保密。」

王庭之內，同樣是充滿著諸多明爭暗鬥，這些年大夏王庭幼主當朝，雖說長公主在竭力輔助，但其下的暗流湧動也格外驚心動魄，雖然姜青娥對此了解不算太深，但她也明白，李洛能夠治療王上先天缺陷的這種事情，並不太適合過於的曝光。

誰也不確定這會不會引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長公主眸光一閃，旋即笑道：「放心，我暫時也並不打算將此暴露，不過...這件事情很難一直隱瞞下去，畢竟王上的身體狀況，王庭內的治療團也時刻在關注，而那治療團內，人多口雜，你應該明白。」

姜青娥點點頭，道：「殿下盡力便好。」

她也明白，小皇帝不是普通人，在他身上的視線太多了，想要徹底瞞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只不過能拖一些時間算一些時間吧。

「還有...」

「李洛雖然能夠治療王上的先天缺陷，但殿下也看見了，他自身的相力還是太過的微弱，真要按照他現在的治療速度，想要徹底將王上後背的「黑蓮之氣」化解，恐怕那會是一個極其漫長的時間，這一點不太現實。」

「所以我希望之後的話，殿下不要太頻繁的要求李洛來治療，與其如此，還不如給他更多的時間，讓他儘快的提升自身的實力。」姜青娥說道。

長公主聞言，微微沉吟，她倒也不是固執的人，所以也明白姜青娥說的很在理，現在的李洛的確是給予了她一絲希望，但指望他這點微薄相力，實在是杯水車薪。

姜青娥的意思，顯然是希望之後她不要太過猛烈的去榨乾李洛，因為這會耽擱他修煉的精力與時間。

這是涸澤而漁，並不理智。

長公主紅唇浮現一抹淺淺笑意，道：「放心吧，我不是那種不講道理的人，以後，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每隔一個月，李洛到王宮治療一次王上如何？」

「我想，或許等他踏入將階等級的時候，王上的先天缺陷，就會有著徹底解決的可能。」

一旁的李洛聞言，也是暗自的鬆了一口氣，他還真怕長公主知道他能夠治療王上後，直接把他當牛用，一天來個三回，他真是鐵打的身子都扛不住啊。

「不過...」

長公主美目流轉，笑盈盈的看著李洛：「今天作為第一次，還真是得辛苦一下李洛學弟了，畢竟我們還有三個小時才會回王宮，在這段時間裡，我想請李洛學弟能夠竭盡全力的再治療一下。」

她雙手捧著一瓶「回能丹」，眸光希冀的看著李洛。

「所以，李洛學弟，今晚再做三次，怎麼樣？」

李洛被她那目光看著，頓時腳都是顫了一下，面色微微發白，再來三次？這真是要榨的乾乾淨淨啊。

他求救般的目光看向姜青娥，後者也是對著他投來愛莫能助的眼神，畢竟雙方已經達成了協議，今晚，也只能讓李洛勞累一下了。

最終，李洛只能選擇認命，眼神悲哀的接過「回能丹」，吞服下去，恢復相力，準備接下來的再次治療。

於是，在接下來的三個小時中，李洛來來回回的做足了三次。

三個小時後，當屋外的魚紅溪，呂清兒見到李洛走出房間時，面色蒼白，雙腳都是在不斷的顫抖，嘴中喃喃著一些「不行了，不行了，真的不行了」之類的話語。

兩人面面相覷，不知道在這段時間中，這屋內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竟然會讓得李洛如此的表現。

第兩百二十一章寧闋副會長

金龍寶行儲備庫外。

李洛望著開啟的庫房，心中也是悄悄的鬆了一口氣，還好金龍寶行規模龐大，有著完善的儲備，不然今日沒有了這些救急的解毒藥材，恐怕溪陽屋這邊的中毒事件將會變得更為的麻煩。

呂清兒眸光看了一眼李洛，輕聲安撫道：「放心吧，只要有這些解毒藥材，應該可以解決掉溪陽屋的麻煩。」

李洛點點頭，再度感謝道：「這次真是謝謝你了。」

呂清兒抿唇笑了笑，剛欲說話，突然聽到一道厲喝聲猛的響起：「住手！」

呂清兒細眉一皺，轉頭就見到一行人對著這邊疾行而來，領頭的是一名面龐冷肅的中年男子，氣勢不凡。

「爹！」那寧昭見到這中年男子，倒是一喜。

「那是金龍寶行的副會長，寧闋。」呂清兒低聲對著李洛說了一句，心中卻是感覺到一點麻煩，畢竟對方也是金龍寶行中的高層，資歷極高，她能夠對付寧昭，卻很難對付得了他的父親。

而因為這寧闋的來到，儲備庫前的老人也是揮手讓得身後眾人停下了行動。

「你們這是在做什麼？儲備庫無緣無故，怎可隨意開啟？！」寧闋快步而來，沉聲喝道。

呂清兒抬起手中的會長玉符，道：「我有玉符，為何不能開啟？」

寧闋看了一眼呂清兒手中的玉符，卻並未如寧昭那般的畏懼，只是淡淡的道：「清兒，你取走玉符，會長可知曉？」

呂清兒微微一滯。

寧闋何等老練，自然看出了呂清兒的心虛，當即道：「私自盜取會長玉符，可是違反了寶行規矩，清兒，念在你年幼不懂事，趕緊還回去吧，這裡的事情交給我來處理。」

呂清兒雙手緊握，這寧闋父子也真是討厭，她這裡只是取出一些並沒有什麼影響的藥材，可他們偏偏要橫加阻攔。

可這寧闋在金龍寶行中地位不低，就算是她，也不可能憑藉著會長玉符就壓服於他，所以一時間，呂清兒也是心中發急。

畢竟她可是知道，李洛這邊急需這些解毒藥材，不然後果極為的嚴重。

那寧闋則是沒有再理會呂清兒，目光淡淡的看了一眼面無表情的李洛，然後道：「將儲備庫關閉。」

那些守衛聞言，面面相覷，最後還是如他所言，開始關閉儲備庫。

寧昭見到這一幕，神色不變，眼中則是有著笑意流露出來，他與李洛倒是沒什麼恩怨，但呂清兒為了他，竟然會盜取會長玉符，這就讓人實在是忍不住的要嫉妒了。

不過就在那儲備庫將要關閉之際，後方再度有動靜傳來，緊接著一道道恭敬的聲音響起：「見過會長。」

呂清兒連忙看去，果然是見到一身紅裙的魚紅溪在一行人的陪同下對著這邊迅速而來。

「會長。」那寧闋見到魚紅溪，也是連忙拱手。

魚紅溪對著他點點頭，眸光掃了一眼場中，然後在儲備庫以及李洛的身上頓了頓。

「怎麼回事？」她慢條斯理的問道。

寧闋搶先說道：「會長，多半是清兒這丫頭趁你不注意，偷偷取走了會長玉符，然後想要打開儲備庫。」

呂清兒暗自咬牙，這寧闋老頭真壞。

一旁的李洛見狀，則是暗自嘆了一口氣，在此時出聲道：「魚會長，此事與清兒沒關係，我想要以雙倍的價格採購一批解毒藥材，所以託她幫忙，沒想到事情會搞得這麼麻煩。」

看呂清兒的神態，那會長玉符可能還真是她偷偷取出來的，而這個時候，李洛自然不可能連累她被責罵，所以還是站了出來，不管魚紅溪要打要罵，身為一個男人，總得承擔下來。

呂清兒見到李洛突然出聲，也是一急，就要說話。

不過魚紅溪卻是揮手將她制止了下來，她的目光多看李洛一眼，然後淡淡的道：「寧副會長，玉符並不是清兒從我這裡偷出來的，而是我之前示意她拿去的，金龍寶行信奉和氣生財，既然有人高價求購，我們沒有理由不賺這個錢。」

李洛，呂清兒都是一怔，眼神有些驚愕的看著魚紅溪，顯然都沒想到她不僅沒有責罰，反而是將事情給攬了過去。

寧闋副會長同樣是愣了愣，他沒有說話，倒是一旁的寧昭有些錯愕，忍不住的就要開口：「會長，這怎會跟您有...」

話沒說完，卻是被他的父親擋了下來，只見得那寧闋副會長呵呵一笑，道：「原來如此。」

「不過會長，你如果選擇此時將這些解毒藥材出售給洛嵐府，會不會多生周折啊？」

他言語間，略有深意。

此次溪陽屋遭難，顯然是背後有人在推動，魚紅溪此時選擇將這些必要的解毒藥材出售給李洛，這無疑會引來一些注意。

魚紅溪聞言，輕笑一聲，笑容顯得有些嫵媚：「我金龍寶行做事，可從不在乎這些。」

「我們只生財，不生事，可若是有人阻攔我們生財，那就是在逼我們生事了。」

「我想，其他人也會明白這一點的。」

聽到魚紅溪這麼說，寧闋也就沒有再多說，而是衝著前者拱了拱手，便是帶著有些不甘心的寧昭轉身離去。

「將那些儲備的解毒藥材取出來吧。」魚紅溪眸光看向那儲備倉的管事者，吩咐道。

管事聞言，連忙點頭應下。

魚紅溪走向呂清兒，伸出手來，後者趕緊乖乖的將玉符遞了過去。

魚紅溪沒好氣的看了一眼此時裝著乖巧的女兒，伸手捏了捏她那白嫩的臉頰，道：「你膽子還真是大，連這東西也敢偷。」

旋即又是淡淡的道：「是不是被人指使啊？」

呂清兒連忙道：「沒有，我就只是先拿出來，以備不時之需。」

她頓了頓，嘻嘻一笑，抱住魚紅溪，撒嬌道：「娘，謝謝您。」

魚紅溪明知道是她偷取了玉符，但卻並沒有訓斥於她，反而是幫她擋下了寧闋副會長的責難，當然最重要的是她沒有趕走李洛。

她先前的舉動，無疑是默許了這一次對李洛的幫助。

這讓得呂清兒如何能不感動。

魚紅溪冷哼一聲，然後拿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李洛，此時的後者見到她的目光，連忙感謝道：「多謝魚會長相助。」

魚紅溪望著他的面龐，停頓了幾秒，淡淡的道：「如果你剛才不站出來主動幫清兒承擔，現在你就被我趕出去了。」

李洛有點尷尬，道：「此事因我而起，無論如何也不會讓清兒幫我擔責的。」

「還算有些擔當。」魚紅溪神色微緩，這小子，倒也不愧是李太玄的兒子，品格還算是靠譜。

她望著儲備庫中，此時有守衛不斷的將一些藥材取出來，正是李洛所需要的那些。

「李洛。」魚紅溪突然開口。

李洛連忙應下。

「雖說這些解毒藥材在平日裡算不得太過的昂貴，但非常時期有非常的價值，這一點你應該很清楚。」她淡聲說道。

李洛點頭，並不否認，沒有這些解毒藥材，一旦讓唐隕他們被毒死在溪陽屋總部，那麼溪陽屋在淬相師圈子裡面的名聲就算是毀掉了，這對於溪陽屋來說將會是毀滅性的打擊。

而溪陽屋毀了，對於洛嵐府，同樣會造成重創。

所以，這些解毒藥材在此時的價值，相當高昂，所謂的雙倍價格，當真是不值一提。

「魚會長的意思是...」他看著魚紅溪。

呂清兒也是連忙扯了扯魚紅溪的衣袖，想要讓她不要太為難李洛。

魚紅溪沒有理她，沉吟了數息，略有深意的道：「我金龍寶行做事的風格是不做虧本的買賣，所以我要你記住，你這一次，欠我一個人情。」

「這個人情，以後，可是要還的。」

李洛迎著魚紅溪的目光，沉默了一會，點頭認真的道：「只要力所能及之下，魚會長如果有要求，我會盡全力去做。」

魚紅溪這才滿意的點點頭。

「那就希望你記住你今天所說的話吧。」

第兩百一十五章援手

「李洛，你沒事吧？」呂清兒有些擔心的迎上面色蒼白的李洛，關切的問道。

望著她那擔憂的目光，李洛擺了擺手，苦笑道：「只是嘗試治療王上，把相力耗盡了而已。」

呂清兒心中納悶，相力枯竭的感覺她也不是沒體驗過，但可沒有像李洛這副大病一場的模樣。

不過看起來李洛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問題，於是她也就放下了擔心。

「魚會長，李洛今日消耗不小，我們就先回去了。」姜青娥則是對著魚紅溪告辭，畢竟眼下治療已經結束，再留在這裡也沒了必要。

魚紅溪微笑著點頭：「辛苦了。」

之後姜青娥便是扶著李洛，在呂清兒的目送下，徑直出了後院。

在兩人離開後不久，長公主，小皇帝也是收拾妥當，出了房間與魚紅溪寒暄了片刻。

最後，他們也是告辭而去。

隨著長公主，小皇帝的離去，這院落的黑暗中，似是有著相力波動散發，一些隱晦的氣息，也是隨之消失。

魚紅溪望著長公主一行人離去的方向，雙目微眯了一下。

「娘，你說李洛的治療有沒有什麼效果啊？」呂清兒在一旁輕聲問道。

「你在想什麼呢...王上的先天缺陷就算是許多擅長治療的封侯強者都束手無策，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即便他擁有著雙相，但那種雙相與真正的封侯雙相比起來，還是差了太多太多。」

魚紅溪習慣性的搖頭反對女兒的異想天開，不過說到最後的時候，她細眉突然皺了皺，因為她敏銳的察覺到，長公主先前的表現，雖然表面看不出什麼，但身為封侯強者，魚紅溪還是察覺到她離去的腳步顯得輕快一些。

那位小皇帝，更是情緒頗為的高漲，與來時的那種模樣截然不同。

而能夠成為金龍寶行的執掌人，魚紅溪心思顯然是極為的細膩，所以她感覺，在這幾個小時中，這房間內應該是發生了一些不小的事情。

可是，即便是細膩如她，都是難以猜測到，原本只是來走個過場的李洛，竟然真的有著將王上的先天缺陷治療成功的可能...

...

隊伍龐大的金黃色車隊，於大夏城寬敞的街道上疾馳著，森嚴的護衛早已清理了街道，暢通無阻。

寬敞的車輦內，小皇帝白淨的小臉上布滿著激動與歡喜，他拉住長公主的手，激動道：「姐姐，我的病真的有救了嗎？！」

「他真的可以治好我？」

直到現在，小皇帝都還感覺到腦子裡面嗡嗡的，這個突如其來的驚喜，震得他根本保持不了平常時候的那種平靜。

誰都沒想到，連那些擅長治療的封侯強者都無可奈何的先天缺陷，一個相師境的李洛，卻是有著治好的可能。

原本他此次出來，只是抱著玩玩的心態，根本就沒真指望過那個李洛，可最終卻是這麼一個結果...這一刻，小皇帝體驗到了什麼叫做天上掉餡餅。

長公主望著滿臉歡喜的小皇帝，臉頰上也是有著笑意浮現出來，她輕輕摸了摸他的腦袋，柔聲道：「不是都已經確定過了嗎？」

此前李洛曾經給了小皇帝一支由其自身相力凝聚而成的能量液，正好幫病發時的小皇帝緩解了一些狀況，當時長公主對此倒是沒有太多想，畢竟雖然有點奇怪李洛的能量液能夠與小皇帝服用的一些藥物有相同的效果，但她只當這是水相的一些治療效果而已，可現在來看，當時她還是大意了一些。

「可是，可是他怎麼能做到的？」小皇帝忍不住的道。

長公主撫摸著小皇帝腦袋的手頓了頓，有點無奈的道：「其實...我現在也感到不可思議，他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最後一句話，則是衝著車廂一角的灰衣老人所問。

灰衣老人聞言，沉吟道：「這位李洛少府主的相力，應該是有些特殊...王上的先天缺陷，正常的雙相之力應該是難以化解的，但他的相力，卻偏偏能夠做到，這說明他的相力有著我們所未能發現的特殊性。」

「如果殿下對此有疑慮的話，下次我可以深入的查探一下他的相力，看看究竟有什麼古怪。」

長公主想了想，卻是搖搖頭，道：「沒必要，李洛的父母並非尋常封侯，他們的來路也是極為神秘，以他們的手段，留下什麼特殊之法導致李洛的相力有所異變這也算是正常，畢竟有一些罕見的天材地寶，的確是擁有著這種能力。」

「而且現在我們與姜青娥，李洛的關係都算是和善，日後還要藉助李洛的相力來化解王上的先天缺陷，所以沒必要為了搞清楚一些隱秘就破壞了雙方好不容易發展的關係。」

長公主冷靜的道：「李洛的相力究竟有什麼特殊，這跟我們沒多大的關係，我們只需要知道，他有很大可能治好王上便可，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灰衣老人聞言，也就點頭應下。

「另外，長公主是打算與洛嵐府走近一些嗎？」灰衣老人再度問道。

長公主輕聲道：「我看重姜青娥的潛力...按照我的預測，恐怕不出三年，她很有可能會踏入封侯，那時候，她將會成為大夏最年輕的封侯強者。」

「這是最初的想法，但經過今夜之後，我發現這洛嵐府，似乎不止是姜青娥值得我重視，這個李洛，以前倒是在姜青娥的光芒下，被我有些忽視了。」

長公主紅唇微掀，丹鳳眼中流露著一些饒有興致：「我倒是真沒想到，這個李洛竟然會給我這麼大的驚喜。」

「洛嵐府如今雖說風雨飄搖，但其實局面正在被姜青娥與李洛漸漸的穩固，如果真再讓得他們拖上一些時間，洛嵐府的危機，他們未必不能化解。」

「所以，現在的洛嵐府，值得我與他們走近一些。」

灰衣老人沉吟道：「但是盯著洛嵐府的頂尖勢力，可是不少...洛嵐府內，李太玄，澹臺嵐所留下的稱王之秘，大夏國內很多封侯強者都有興趣。」

「而洛嵐府的「奇陣」這些年在不斷的減弱，前些天中月節，有神秘封侯強者以能量分身闖入其中...」

「這都說明那些盯著洛嵐府的勢力在蠢蠢欲動，此時殿下與他們走太近，也算是有些冒險，而且往後一旦他們對洛嵐府發難，殿下難道真要如同先前所說，對他們施予援手？」

長公主眸光望著車窗外，夜幕籠罩著城市，皎潔的明月倒映在她的眼瞳中，她淡淡的道：「什麼事情都要做好取捨，畏首畏尾只會帶來更大的麻煩。」

「如果到時候他們真的能夠展現出讓我驚訝的力量，那麼我自然會給予他們真正的幫助，因為他們有這個價值。」

灰衣老人頓了頓，道：「那到時候殿下發現他們並沒有展現出你想要看見的力量呢？」

長公主沉默了數息，最終輕嘆一聲。

「那樣的話，洛嵐府應是保不住了...」

「我的援手，只能是錦上添花，想要抵禦住風暴，還是得依靠他們自身...」

第兩百一十六章第三次考核

過了呂清兒的生日宴會後，接下來的兩日倒是沒有什麼波瀾，李洛剛剛完成突破，踏入到了相師境第二段的生紋段，然後也就趁這兩日間漸漸的熟悉著自身增漲的相力。

除此之外，就是有關於溪陽屋那邊的第二次考核，這一次的考核是煉製二品靈水奇光，而唐隕與陸小峰兩位四品淬相師依舊自恃身份沒有出手，所以結果顯而易見，李洛再一次的把分部淬相師給血虐了一遍。

於是第二次考核，分部淬相師，繼續被李洛碾壓。

不過不得不說，這種碾壓性的結果也漸漸的造成了李洛想要的效果，經過鄭平長老的匯報，那些分部的淬相師們平日裡在說起李洛時，都開始有著一些發自內心的欽佩，畢竟大家身為淬相師，其他的什麼都不服，就只服誰的淬相術水平更高超。

李洛雖說現在還只是二品淬相師，但他卻天賦異稟，所煉製出來的一品，二品靈水奇光，就連唐隕，陸小峰這種四品淬相師都嘆為觀止，其他的人，又如何能不佩服？

如果說在剛開始那兩天，這些分部淬相師心中還對李洛以及總部這邊抱著一些戒備的話，那麼這段時間下來，那種戒備已經大大的減弱，李洛用行動告訴了他們，他的心胸是多麼的寬闊...

根據鄭平長老的暗中試探，一些分部的淬相師，已經開始有了動搖的心思，準備未來真的留在總部。

所以，眼下的局勢，都在按照李洛所設想的推進。

...

「今天就是第三次考核了。」

洛嵐府總部，一間客廳內，蔡薇望著坐在上位的李洛，姜青娥，嬌媚動人的鵝蛋臉頰上，卻是噙著一些擔憂之意。

「少府主，這段時間，一切都太順利了。」她言語間，有著提醒之意。

李洛輕輕點頭，他當然知曉蔡薇的意思，那些分部的淬相師，如今人心的確是被他收攬了許多，但是...裴昊的手段，依然還沒有暴露。

難道對方真的是來送大禮包的？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皆是看出對方眼中的警惕與戒備，裴昊頗有城府，做事心狠手辣，指望他好心來送禮包，那可真是太天真了。

「如果裴昊真有什麼暗招，恐怕也就是在這兩日了。」姜青娥緩緩說道。

今天這就是第三次考核，如果這些分部淬相師依舊無法通過的話，那麼他們幾乎只能空手而回，但結果顯然不會是這樣的，在習慣了總部這邊如此好的待遇後，你再讓他們回到西嶺郡分部那種條件下，恐怕很多人都不會樂意。

所以一旦等第三次考核結束，李洛再如他所想，將他的招攬開誠布公，那麼恐怕將近大半的分部淬相師將會選擇投靠於他。

如果裴昊真的沒什麼動作的話，那這些分部淬相師，就真是成大禮包了。

「溪陽屋總部那邊，我已經加大了守衛力量，同時也暗中做了許多的準備。」李洛也是點點頭，說道。

「不管如何，先按照我們的計劃推進吧。」姜青娥說道。

「只要你真的能夠將這些分部淬相師收服，那麼溪陽屋總部的規模也將會迎來一次擴張，到時候再藉助你那秘法源水，溪陽屋總部也將會在大夏城脫穎而出。」

李洛站起身來，迎著陽光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這就是他一開始的設想，因為這是壯大溪陽屋的第一步，而溪陽屋一旦強盛起來，就能夠為洛嵐府提供大量的資金。

有了這些資金，洛嵐府才能夠維持穩定並且漸漸的壯大，同時也能夠為他源源不斷的提供著高品質的靈水奇光...

當然，最重要的是，彪叔所說的那座守護著洛嵐府的「奇陣」，也會因此而有所恢復吧？

「走吧。」

李洛衝著姜青娥，蔡薇以及顏靈卿說了一聲，便是率先對著洛嵐府總部之外而去，他費盡心思的養了那些分部淬相師這麼久，也該收網了。

另外，那裴昊如果想要有什麼動作，也該出手了吧？

想到此處，走出客廳的李洛臉龐上浮現出淡淡的笑意，可能幾個月之前，那裴昊應該是想不到，他這個被視為廢物的空相少府主，竟然會來到大夏城，然後與他開始正面的博弈吧？

...

溪陽屋總部。

今日的這裡，氣氛要顯得有些奇特，諸多分部的淬相師聚集在一起，臉龐上都是帶著一種複雜的情緒。

在一旁，還有著一些總部的淬相師，只不過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這些總部的淬相師倒沒有了一開始的那種抗拒與鄙視。

其中一些，甚至還與分部的淬相師達成了關係的促進，此時聚在一起，時不時的說些什麼，而每當這個時候，分部的淬相師就會一臉的糾結以及掙扎。

在眾多淬相師前方，鄭平長老與唐隕，陸小峰站在一起。

他瞥了一眼兩人，淡淡的道：「今天可就是第三次考核了，考核結束後，你們在總部的時間也就差不多了。」

唐隕，陸小峰保持著沉默。

鄭平長老見狀，有些火氣的道：「我說，這段時間下來，你們也應該明白少府主的誠意了吧？還在這裡裝什麼傻？」

唐隕苦笑一聲，道：「我們的身上，的確是有著裴昊的烙印，西嶺郡分部，已經為他提供許久的資金了。」

「他們不過只是把你們當苦力使用而已。」

鄭平長老冷笑一聲，道：「而且，你以為以前總部這邊，裴昊就沒插手嗎？現在總部這邊的一些淬相師，可都算是被裴昊所拉攏過的，但最後少府主介意嗎？」

「你們不要用那狹隘的心胸去揣測少府主，他雖然年輕，但手腕與心胸都遠非裴昊可比。」

唐隕與陸小峰眼中掠過一絲掙扎，最後都是默不作聲下來。

少府主展現的心胸的確令他們欽佩，但這些年下來，裴昊對他們也是有著諸多的扶持，雖說其目的是為了分部所提供的資金，但真要他們徹底叛離裴昊，他們一時間實在是難以做出決定。

「先等今天的考核結果吧。」

唐隕最終嘆了一聲，他現在也不太知道究竟應該怎麼辦，反正一切就先走著看吧，看看這最後一次的考核，如果他們能夠取勝，那麼就能夠看這位少府主究竟會不會履行承諾，而他若是出爾反爾，他們也就能看出其這段時間的作態是不是虛偽。

可若是少府主真的如他所言，他們通過考核，以後總部就會為西嶺郡分部提供秘法源水，那麼，他們此行的目的也就達到，到時候，這些分部淬相師，應該還是願意跟他們回去的。

「哼，冥頑不靈。」

鄭平長老怒氣衝衝的罵了一句。

而在此時，前方傳來了騷動，眾多目光投去，然後便是見到李洛，姜青娥一行人走近過來。

諸多淬相師紛紛拱手相迎。

李洛面色溫和的擺了擺手，目光直接是看向唐隕，陸小峰二人，笑道：「這一次，兩位想必要出手了吧？」

唐隕，陸小峰對視一眼，最終前者走了出來，在這分部淬相師中，唐隕的淬相術最為精湛，距離五品淬相師，都僅有一步之遙。

而見到他走出來，總部的一些淬相師都是交頭接耳，眉頭皺著，似是有一些不滿。

在他們看來，少府主給了分部淬相師這麼多的優待，而這最後一次考核，唐隕甚至要親自出手，這就著實有些不知好歹了。

不過對於那些不滿的目光，唐隕則是猶如未聞，他目光盯著李洛，緩緩道：「少府主，這一次由我來領教一下您的淬相術吧...」

「不過，這一次的考核是三品靈水奇光，而少府主似乎，還只是二品淬相師吧？」

迎著那些諸多目光，李洛也是露出燦爛的笑容。

「哦，昨天心情不錯，一時間靈光乍現，終於是煉製出了三品靈水奇光...」

「所以現在的我，也算是三品淬相師了。」

第兩百二十二章魚紅溪的提議

金龍寶行外。

魚紅溪帶著呂清兒將李洛一行人送出，那些高級解毒藥材已是被裝上了車隊，雷彰率領著隊伍進行著嚴密的保護。

魚紅溪神色一直淡淡的望著這一幕，臨走時，她的目光在李洛那神似某人的臉龐上停了停，最終嘆了一口氣，道：「李洛，雖然你及時採購了這些解毒藥材，但未必就能夠化解得了那些淬相師所中的毒。」

「別人此次是籌備已久，恐怕不會那麼輕易讓你化解得了此次的謀算。」

李洛默然，旋即笑道：「多謝魚會長提醒，我會竭盡全力來應對的。」

「有些時候，竭盡全力也未必能有用。」

魚紅溪沉吟了數息，道：「如果溪陽屋此次被重創，而你洛嵐府也沒有挽回的能力，我覺得，斷尾求生也未必不是一條出路。」

李洛一怔：「斷尾求生？」

「金龍寶行可以給你一個收購溪陽屋的契約，洛嵐府將溪陽屋出售給金龍寶行，我會給你一個高昂的價格，而等到你洛嵐府穩定後，你再原價收回溪陽屋。」魚紅溪淡淡的道。

對於魚紅溪的這個提議，李洛也是有點驚訝，因為對方算是給出了很好的優待，畢竟一旦他這裡無法解決此次的危機，溪陽屋就算是名聲盡毀，再留在洛嵐府的手中也變成了累贅，而此時金龍寶行將其收購，那筆資金倒是能夠緩解洛嵐府的危機，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等到事後洛嵐府平穩後，還能夠原價將溪陽屋收回。

可以說，這個條件，算是很為他這邊著想了。

而李洛也能夠感覺到魚紅溪話語中的一些善意，這是他驚訝的主要緣故，畢竟這些年金龍寶行在魚紅溪的執掌下，與洛嵐府關係也談不上多麼的親近。

不過雖然感覺到了對方的善意，但李洛卻並未就此應下，而是笑道：「多謝魚會長，如果到時候溪陽屋真的是只能走到那一步的話，我會考慮這步舉措，不過在此之前，我還是想要再努力一下，畢竟這是我父母所留下的基業，我不想隨便的讓它倒下去。」

魚紅溪點點頭，倒是不意外李洛的答案。

「先告辭了。」李洛衝著魚紅溪微微行禮，便是不再停留，手一揮，帶著車隊迅速的離去。

魚紅溪望著遠去的車隊，淡聲道：「這李洛看上去和和氣氣的，骨子裡面的傲氣倒是不比李太玄弱多少。」

一旁，呂清兒笑嘻嘻的挽住魚紅溪的手臂，道：「謝謝娘啊。」

「謝我幹什麼？」魚紅溪瞟了她一眼。

「謝謝你今天幫忙啊，而且最後還給李洛留了一個保底的出路。」呂清兒笑道，她可是知道魚紅溪往日的行事風格，那就是絕對不吃虧，但先前她所提出的收購溪陽屋，雖然不能說是吃了大虧，但想必也賺不到哪裡去。

畢竟那時候的溪陽屋，相當於一個空殼子而已，還是名聲壞掉的空殼子。

而且據她的了解，以前的魚紅溪對洛嵐府並沒有什麼親近之意，特別是當姜青娥在執掌洛嵐府後，兩邊基本就只有一些偶爾的生意來往，在她看來，論起交流，五大府中，洛嵐府與金龍寶行算是最為生疏的。

但今日魚紅溪兩次出手幫忙，也讓呂清兒很意外。

魚紅溪聞言，輕輕撇了撇嘴，以前洛嵐府是李太玄，澹臺嵐執掌，她經由當年的一些事情後，當然不想再與洛嵐府有什麼關係，而此後洛嵐府大變，姜青娥變成了執掌者，這個女孩的確非常的出色，但她的性格與澹臺嵐那個女人太像了，每次看見她，就讓魚紅溪想起了澹臺嵐。

這是唯一一個讓得她品嘗過失敗的女人。

魚紅溪與姜青娥都是強勢的人，偶爾碰面自然是公事公辦，沒有任何多餘的往來，這一點，李洛就顯得完全不一樣。

這個小子性格要溫和許多，懂得韜光養晦，當然，魚紅溪也不得不承認，主要還是因為李洛長得跟李太玄比較像...

不然的話，她也真的懶得摻和這些事情。

...

而當李洛自金龍寶行取得解毒藥材迅速趕回溪陽屋總部時，在某處的臨街雅間中。

「李洛果然還是從金龍寶行搞到了那些解毒藥材嗎？」

裴昊聽著匯報，忍不住的笑了笑，道：「果然是有些能力啊。」

在裴昊面前，龐千尺皺眉道：「有了這些藥材，溪陽屋的危機豈不是就解除了？」

「哪有那麼容易。」

裴昊擺了擺手，神色從容的道：「我費盡心思搞來的奇毒，如果能這麼容易就被化解，那也太小瞧我所付出的代價了。」

「那些解毒藥材的確有些用，但李洛請來的那些治療師，未必就有那個本事。」

龐千尺有些驚訝的道：「你把他提前請到的那些治療師都調查了清楚？」

「不然你以為我這些天真的是什麼都沒做嗎？」裴昊端茶淺飲，耳墜處的金劍耳環在燈光的照耀下反射著鋒銳至極的光澤。

「大夏城內，能夠有能力化解我這份奇毒的治療師屈指可數，而在我來到大夏城的那一天，這些治療師就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暫時離開了。」

「此後李洛所找到的那些治療師，都沒有這個能力。」

龐千尺聞言，看向裴昊的眼神有些驚懼，顯然對方展現出來的實力讓他感到駭然，畢竟那些頂尖治療師都不是普通人，而裴昊卻是能夠將他們調走，可見他的能力或者說...他背後勢力的深不可測與龐大。

「那就要提前恭喜裴昊掌事先下一城，這溪陽屋今日過後，就將會在大夏城中臭名昭著。」龐千尺面露敬畏的笑道。

裴昊聞言，卻是搖搖頭，淡淡道：「我原本也不想毀了溪陽屋，畢竟那也算是師父師娘的心血，但我沒想到，短短半年左右的時間，溪陽屋就在這位少府主的手中壯大成這樣。」

「如果再給他一些時間，真讓得他將溪陽屋發展了起來，那麼洛嵐府也將會因此受益，漸漸的穩住局面並且開始壯大。」

他的目光透過窗戶，眺望著遠處溪陽屋總部，面色晦暗不明。

「以前，真是小瞧了這位廢物少府主。」

這段時間以來，隨著與李洛有關的消息一件件的傳來，也是讓得裴昊漸漸的從剛開始的不在乎變成了驚疑。

他怎麼都沒想到，此前在老宅見面時，還只是一個毫無前途的空相少府主，竟然能夠在短短半年中出現這麼巨大的變化。

而隨著這位少府主的聲名漸漸的在洛嵐府中傳開，裴昊發現他原本所掌控的那些人與勢力，也都在暗中說起此事，甚至隱隱有一些動搖的跡象，雖說這種跡象被他及時的抹滅，但也讓得他不得不開始重視李洛所帶來的影響。

畢竟不管從什麼角度來說，李洛才是最為正統的洛嵐府繼承人。

在這一點上，就算是姜青娥都要弱勢一些，更何況他這種府主的記名弟子？

再加上姜青娥還與李洛有著婚約，兩人本就是一體，如今這兩人聯起手來，洛嵐府還真是有著可能被他們穩定住。

自從老宅一別，已是半年過去，而還有半年時間，就是洛嵐府的「府祭」，原本裴昊是想要等到那時候再來到大夏城，與姜青娥完成最後的博弈，看最終誰能夠入主洛嵐府。

但李洛的崛起，逼得裴昊不得不改變了他的計劃，提前來到大夏城。

「裴昊掌事手腕高超，那李洛不過是毛頭小子一個，如果不是仗著兩位府主的餘蔭，怎麼可能和你鬥？」龐千尺笑著恭維道。

「這才是令人嫉妒的地方啊。」

裴昊搖了搖頭，笑道：「我為了今日的勢力，不知道苦心經營了多少年，付出了多少心血，可他只需要憑藉著「名正言順」四個字，就能夠將我逼得狼狽不堪，兩位府主，還是更心疼這個親生兒子啊，即便是走了，也給他留了不少本錢。」

龐千尺賠笑一聲，有些不知道怎麼回應，他能夠聽出裴昊言語間並不掩飾的情緒，但是...那李洛是兩位府主的親兒子，人家不心疼他，總不能更心疼你這個記名弟子吧？

不過他也理解裴昊的心態，這位當初過於的崇拜兩位府主，可能就是這種崇拜太過強烈，導致於開始有些病態，所以當他在見到李洛只需要一出生就能夠享有兩位府主毫無保留的喜愛時，方才會心思有點扭曲吧。

這麼想，倒也是有些...可憐。

裴昊倒是沒理會胡思亂想中的龐千尺，目光依舊是盯著遠處那龐大的溪陽屋總部，嘴角有著淡淡的笑意流露出來。

李洛，我若是得不到的東西，就算是毀了，也不會留給你。

第兩百一十七章鴻泥靈水

李洛的話，在諸多淬相師中引起了一些騷動，一道道目光驚愕的看著他，他們感覺這位少府主淬相術的提升怎麼就跟喝水那樣的隨便...

前些天都還才二品，今天這就三品了？

要知道他們這些人，也算是經過數年的修行，才算是達到三品，而李洛呢？似乎這才半年多的時間吧？

這修行淬相術的天賦，高到這種程度嗎？

「少府主真是修行淬相術的天才。」

連唐隕都是感嘆一聲，不過倒也沒有顯得太過的不可思議，畢竟天才的確不能以常理度之，淬相師三品之前，都只是一些基礎，如果天賦足夠，提升起來的確很快。

「不過少府主剛剛進階三品，恐怕對於煉製三品靈水奇光還不太熟練，你確定這場考核還有必要嗎？」唐隕問道。

唐隕如今是四品淬相師，距離五品都僅有一步之遙，雖說李洛現在達到了三品，可雙方間在煉製經驗，能力上面依舊是有著差距。

所以即便前兩場考核，李洛都是展現了碾壓的優勢，但唐隕卻並不太擔心這第三次的考核。

在相同的材料條件下，他自身在經驗以及能力上面皆是佔據優勢，李洛想要取勝，可沒那麼容易。

面對著唐隕的詢問，李洛笑道：「既然此前都已經定好了考核，又怎麼好取消，你不必有什麼壓力，全力表現即可。」

唐隕望著笑容溫和的李洛，心中情緒複雜，少府主當真是光明磊落之人，此等心胸讓人折服啊。

「時間差不多了，準備開始吧。」李洛掃視了一下四方，然後笑道。

接著一大波人便是湧向了此前考核的場地，兩座煉製室分別立於寬敞空地的兩側，其中整整齊齊的堆放著相同的材料。

經過此前兩次的考核，所有人都對此很熟悉了，所以李洛與唐隕也沒有多說什麼，各自進了一座被透明水晶玻璃所覆蓋的煉製室。

姜青娥，蔡薇，顏靈卿三女站在一起，各有千秋的容顏引得不少目光在偷偷的打量。

姜青娥金色的眸子若有若無的掠過四方，她有著一種感覺，今日盯著溪陽屋總部這邊的目光，似乎是比平常更多一些。

「靈卿，少府主雖然達到了三品淬相師，但跟那唐隕比起來，應該還是要差一些的吧？」蔡薇則是在低聲詢問著顏靈卿這位專業人士。

顏靈卿雙臂抱胸，道：「其實正常來說，李洛就算在淬相術上面有天賦，也不至於能夠和一位資深的四品淬相師比試靈水奇光的淬鍊力...」

「甚至，不要說淬鍊力，我懷疑等會李洛在煉製三品靈水奇光的時候，恐怕失敗的次數都會不少。」

「如果上場的人不是李洛，我幾乎覺得這場考核沒有多大的必要。」

顏靈卿倒是說的很直白，因為從她的專業角度來看，現在李洛的行為，就是一個剛剛進階的三品淬相師在挑戰一位資深的四品淬相師。

這與此前兩次考核不太相同，畢竟那一品，二品的靈水奇光，李洛也算是極為熟悉了，但這三品靈水奇光，不僅複雜程度成倍的暴漲，而且最關鍵的是，李洛對其並不算太熟悉。

這就會導致他在煉製的時候出現一些難以避免的失誤。

蔡薇聞言，柳眉不由得一蹙，擔憂道：「那這次考核，豈不是少府主根本沒什麼勝算？」

顏靈卿微微偏頭，清冷的容顏上竟是有著一抹笑意浮現出來：「我剛才也說了，我所說的那些點，前提都是...如果上場的不是李洛。」

「這個傢伙，我可看不透。」

她的眸光看了一眼煉製室中李洛那修長挺拔的身影，唇角泛起頗有深意的笑容，這雙方的煉製，看上去的確是極為的公平，材料相同，並且都不能使用秘法源水。

但是...因為當初李洛曾經協助過顏靈卿煉製靈水奇光，所以顏靈卿恐怕是唯一一個能夠隱約猜到李洛那秘法源水來源的人。

這些分部的淬相師，都以為他們這位少府主心胸似海，公平公正，但他們都想不到，在那傢伙帥氣的臉龐下，是如狐狸般狡猾的笑容。

這是真被耍了，還要感慨少府主的心胸與磊落啊。

不過顏靈卿也不會迂腐的覺得李洛玩這般手段有什麼不好，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場明爭暗鬥。

在蔡薇與顏靈卿說話間，場中的煉製已經開始。

雙方煉製的靈水奇光是一種名為「鴻泥靈水」的三品靈水，這是溪陽屋研發的一種二星級配方，品級不算多高，但正好適合雙方用來比試。

而唐隕身為溪陽屋分部的會長，自然對這「鴻泥靈水」並不陌生，所以當下煉製起來也是極為的嫻熟，只見得一道道材料在其手中被水相之力所包裹，然後迅速的碾碎，水相之力與材料融合在一起，一次次的淬鍊，化解著材料之中所蘊含的雜質。

那行雲流水般的煉製手法，看得不少人都是暗暗點頭。

能夠成為分部的會長，唐隕自身的能力的確是不容小覷，看來要不得多久，他就能夠觸及到五品淬相師的門檻。

而五品淬相師，即便是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能夠算得上是高級人才了。

一些目光轉向對面的煉製室中，然後總部的淬相師們眼中就有著擔憂之色流露出來。

因為他們見到，與煉製起來行雲流水般的唐隕相比，李洛的煉製手法就要顯得生澀許多，一些材料的煉製上面甚至還時不時的出現失誤，這導致李洛的煉製進程，遠比唐隕要落後許多。

對於這一點，眾人都明白，這是因為李洛才進階到三品，所以對於三品靈水奇光的煉製還顯得有些陌生，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畢竟再如何的天才，在剛開始接觸到尚還不是很熟悉的靈水奇光時，都會出現失誤。

而李洛這裡表現得已經算不錯了，畢竟雖然材料的煉製偶爾會出現失誤，但他終歸是在慢慢的將其完成。

時間，在眾人緊張的注視中，悄然流逝。

...

而當溪陽屋總部內，最後一場考核在緊張的氛圍中進行時。

在那總部之外的一座臨街酒樓的雅間中。

裴昊閒坐，在其對面還坐著龐千尺，只不過後者神色有些焦急，目光時不時的投向遠處溪陽屋總部，但因為距離的緣故，他也沒辦法看見那其中的景象。

「裴昊掌事，你就不擔心嗎？」龐千尺望著一副穩坐釣魚臺模樣的裴昊，忍不住的問道。

裴昊微微一笑，端起茶壺給自己斟了一杯茶水，旋即目光望著遠處溪陽屋總部，眼中有著幽冷之光掠過。

「好戲也要開始了。」

「我這個大禮包，也不知道李洛他究竟接不接得住？」

第兩百二十三章解毒藥劑

當李洛順利的將解毒藥材送入溪陽屋總部時，總部內那些慌亂的人都是忍不住的鬆了一口氣。

「少府主，你這批解毒藥材可真是解了燃眉之急。」連蔡薇都是撫著胸，嬌媚的鵝蛋臉頰上滿是慶幸之色。

「其他的人沒採購到解毒藥材？」李洛見到他們這神色，就知曉了其他那些採購者應該是空手而歸。

姜青娥點點頭，道：「黃金蟲膏，天芒硝這兩種高級解毒藥材，今日其他藥行全部缺貨。」

「還好你讓我去了一趟金龍寶行。」李洛嘆了一口氣，這種情況，顯然姜青娥之前就預料到了，不然也不會讓他親自去金龍寶行。

顏靈卿雙手背在身後，笑眯眯的道：「金龍寶行怎麼會有貨的？那裴昊有備而來，不可能放過這麼顯眼的地方吧？」

李洛道：「金龍寶行今日的貨源也被掃光了，我這批貨，是從金龍寶行的儲備庫中取來的。」

顏靈卿眉尖一挑，道：「嘖嘖，聽說那金龍寶行的儲備庫可是需要魚紅溪的玉符才能夠開啟，你這面子不小啊。」

李洛看了顏靈卿一眼，怎麼感覺她話裡有話的樣子呢。

「不過這次，還真是多虧了魚紅溪會長，如果不是她點頭的話，這批解毒藥材還真是買不回來。」李洛將此次發生的事情簡單說了一下，特別是魚紅溪那讓人捉摸不透的態度。

姜青娥聞言，唇角倒是泛起一抹頗有深意的笑容，道：「可能也只有你去，才能夠有這種結果，不然換作我的話，恐怕那魚紅溪連面都不會露一下的，更別提想要從金龍寶行儲備庫裡面取貨了。」

李洛一愣：「這麼真實的嗎？」

姜青娥笑而不答，她其實與魚紅溪也碰過一些面，只是雙方都能夠感覺到對方的一些冷淡與抗拒，而她們又都是比較強勢的性格，自然不可能拉下顏面主動示好。

魚紅溪與澹臺嵐關係不睦，而姜青娥又最是崇拜澹臺嵐，所以就算明知道與魚紅溪打好關係會對洛嵐府有好處，但她卻始終未曾這麼做，高傲得如一隻大白鵝，走路的姿勢都是優雅而驕傲，不曾低頭。

姜青娥沒有在這上面多說，金色眸子轉向了在場的數位治療師，道：「如今解毒藥材已到，就要麻煩諸位趕緊研製出解毒劑了。」

「姜小姐請放心，我們一定全力研製，不過也是不巧，我的老師這些天沒有在大夏城，不然他老人家出手，要解決這一場毒難應該不難。」

說話的，是一名看上去有些年輕的男子，他笑容和煦，容貌倒是頗為的斯文，看得出來，在姜青娥的眸光注視下，他的情緒要高漲熱情許多。

「那就麻煩了。」姜青娥輕輕頷首，絕美的容顏沒有太多的波瀾。

倒是一旁的李洛有點愕然，旋即無奈的一笑，他記得這個治療師，似乎是叫做秦望，其在大夏城治療師中小有名氣，而且他的老師，更是大夏城中的頂尖治療師，同樣是屬於此次李洛未曾請到的人之一。

此前請來此人時，這秦望還略有些冷淡倨傲，如今他前腳剛走，後腳回來時，這秦望就是一副恨不得立刻研發出解毒藥劑的熱情模樣，這只能說姜青娥的魅力是真的太高了一些。

此時的房間內，許多研製解毒藥劑的器具早已備好，等到諸多解毒藥材陸陸續續的搬進來，研製也就匆匆開始。

難聞的刺鼻味道，頓時於房內散發出來。

不過李洛，姜青娥都未曾離開，而是時刻盯著研製的進程，畢竟這些解毒藥材過於重要，他們也得防備著這些治療師中會不會有人搗鬼。

李洛此前為了應付給小皇帝的治療，倒是惡補過一些治療師的手段，所以眼下倒是勉強看得懂，但如果真要讓他上去研製的話，那就真的是兩眼一抹黑了，畢竟這其中所涉及的許多知識，他也根本沒有時間與精力去了解過。

在等待中，李洛突然看向姜青娥，用僅有兩人聽見的聲音道：「你覺得他們能夠研製出解毒藥劑嗎？或者說，研製出來的解毒藥劑，真的會有用嗎？」

姜青娥看了他一眼，沉默了幾秒，道：「你覺得呢？」

李洛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總感覺有些不安，那裴昊此次有備而來，如果拿到解毒藥材就能夠解決一切，好像也太簡單了一些。」

姜青娥平靜的道：「有個消息沒告訴你，在你去採購藥材的時候，我也派人去請了大夏城中一些頂尖的治療師，但你知道嗎？他們全部都沒有在大夏城。」

李洛眼瞳微微一縮，他當然明白姜青娥言語間的意思，那些頂尖治療師顯然不可能無緣無故的離開大夏城，這必然是有人在暗中推動。

而那個人是誰，答案不言而喻。

但是以裴昊手中掌握的那些力量，想要做到這一步，恐怕難度太大，所以說，在他的背後，必然是有其他的力量在支持。

「這狗東西...」

李洛輕輕的罵了一句。

而在兩人說話間，蔡薇突然急匆匆的走進來，對著兩人低聲道：「那些中毒的淬相師情況開始變得越來越糟糕，應該是毒氣在體內擴散了。」

「而且溪陽屋有淬相師中毒的事情，已經傳遍了大夏城，其中更是有謠言說，這些分部淬相師是得罪了少府主，所以被少府主給予了摻毒的秘法源水...」

她臉頰上有些怒意，這種謠言實在是太過的惡毒，不僅要毀了溪陽屋，而且也想要給李洛潑上一身難洗的髒水。

李洛與姜青娥眉頭皆是一皺，眼下的局面，真是對他們越來越不利了啊。

但此時說這些也沒什麼用，一切還是得等解毒藥劑研製出來。

於是他們的目光再度投向那些忙碌的治療師們，時間則是在這緊張的氣氛中迅速的流逝，眨眼便是一個時辰過去。

突然間，李洛，姜青娥聽見場中療師們有些振奮的聲音響起，目光看去時，便是見到數名治療師湊在一起，其中一人正是此前說話的秦望，此時的他手持一支玉瓶，玉瓶內，便是研製出來的解毒藥劑。

不過這還並未完全完成。

正如煉製靈水奇光，最後凝聚源水源光一般，這研製解毒藥劑，最後同樣是有著相同的步驟，這一步在治療師的行業中被稱為「點睛」。

其實簡單說來，便是將自身擁有著治療效果的相力高度凝聚起來，融入到解毒藥劑中，然後令得兩者融合，將其治療以及解毒效果最大化的催發出來。

只是這也與煉製靈水奇光相同，還是得需要煉製者自身的相力激發藥性，否則其他人的相力融合進去，會導致整瓶解毒藥劑都因為相力衝突直接損毀。

而這第一支解毒藥劑是由秦望煉製而出，他自然毫不猶豫的進行了「點睛」這一步，只見得他將一滴高度凝聚的相力光點落入瓶中，頓時有著異聲響起，緊接著刺鼻的味道湧了出來。

不過周圍那些治療師對於這刺鼻之味，卻是面露喜色，因為這說明秦望的煉製的確成功了。

「秦兄真不愧是綠隆大師的得意門生啊。」這些治療師紛紛讚嘆，眾人同時研製，而唯有秦望先一步煉製出來，可見本事還是有的。

面對著眾人的吹捧，秦望也是不免有些得意，而後他的目光看向姜青娥絕美玉顏，道：「姜小姐，不負所望。」

姜青娥眸光也是在他的身上多停留了一下，輕輕頷首，道：「秦師不愧是出自綠隆大師門下...解毒藥劑既然煉製了出來，那就先試驗一下是否可行吧。」

她抬了抬手，只見得就有侍從小心翼翼的捧著木箱走了進來，打開木箱，只見得其中是一罐罐水晶瓶所裝盛的黑色血液。

「這些是從中毒者體內抽出的毒血，如果解毒藥劑真的有用的話，應該能夠將這些毒血化解。」姜青娥說道。

那秦望從中取出一支毒血，神色也是變得凝重了許多，因為他同樣知曉此毒的霸道，所以對於研製出來的解毒藥劑能否有用，他心中也不敢確定。

在那眾多緊張目光的注視下，秦望打開毒血，然後將手中研製出來的解毒藥劑傾倒了進去。

隨著解毒藥劑的湧入，那一罐毒血立即開始有了反應，只見得無數碧綠的光點自其中爆發，飛快的侵蝕，化解著周圍的黑血。

而在這碧綠光點的侵蝕下，那些黑血開始有著淡化的跡象。

「有用！」有治療師驚喜出聲。

李洛，姜青娥，蔡薇等人也是屏住呼吸，緊張的看著那些開始淡化的黑血。

只不過，他們的驚喜並未持續多久，那毒血之中四處擴張的碧綠光點，在下一刻的時候，仿佛是遭遇到了某種可怕力量的反噬，短短數息間，綠色光點就紛紛被黑色毒血所覆蓋，一點點盡數的黯淡覆滅...

眨眼間，黑血中的碧綠光點消失殆盡，唯有一瓶黑血，依舊靜靜的立於那裡，仿佛是散發著腥臭之氣，令人不寒而慄。

那秦望面色微微發白，其他的治療師也是神色難看的望著這一幕。

此毒，比他們想的還要更為的兇惡。

而臺階上的李洛與姜青娥眉頭也是漸漸的鎖起，他們對視一眼，都是看出對方眼中的慎重之意。

果然，一切都如他們所料。

即便是擁有了這些對應的解毒藥材，但想要化解此毒，依舊沒那麼容易。

那裴昊此次的進攻，可謂是滴水不漏，這是不將溪陽屋毀滅，誓不罷休啊...

第兩百二十四章半成品

客廳內，眾人望著那將秦望煉製出來的解毒藥劑盡數侵蝕的黑色毒血，面色皆是發白，其他的一些治療師眼中也是流露出動搖之意。

他們的本事不見得會比秦望高，而連秦望研製出來的解毒藥劑都沒作用，他們又怎麼能行？

這些治療師信心降低的時候，蔡薇，顏靈卿同樣是眼中流露出擔憂之意，這些淬相師所中的毒，果然沒那麼容易化解，可眼下的時間也不多了，再拖延下去，必然會有淬相師頂不住毒發而死，到時候，那些謠言擴散下，對於溪陽屋真的將會是重創。

客廳內的氣氛，有些壓抑。

而在這種時候，李洛的神色雖然格外凝重，但卻並未驚慌失措，他的目光盯著先前秦望投入解毒藥劑的那份黑色毒血，沉吟了數息，道：「先前這份解毒藥劑也並非是完全沒有作用，只不過因為其藥力並沒有強到某個層次，所以最後才會被其中的毒力侵蝕。」

這份解毒藥劑畢竟是使用了那些針對性的解毒藥材，所以必然是有用的，只是眼前這些治療師可能還欠缺了一點火候，沒辦法將其藥力徹底激發，這才導致解毒無用，反被毒力侵蝕的結果。

那秦望看了李洛一眼，皺眉道：「少府主看來也懂一點治療師的手段，不過應該懂得不多，我先前那一份解毒藥劑，各方面都已經算是很完美了，只不過此毒的確非同凡響，不是我們這些人能夠對付的。」

其他的治療師聞言，也是嘆氣著點點頭。

「少府主，姜小姐，看來此毒，我們也是沒有什麼辦法了。」有治療師開口，言語間已是有了退縮之意。

顯然，先前秦望的失敗，也讓得他們沒什麼信心了。

姜青娥眉頭緊鎖，這些治療師可是眼下能夠請到最好的一批了，如果真讓他們走了，就等於是放棄所有希望了。

另外...

她與李洛目光交匯了一下，這個秦望，怎麼感覺稍微的有點不對勁？看似在爭取表現的第一個研製出解毒藥劑，但卻一直在散發著負面的情緒，眼下的言語還有著引誘其他治療師放棄的用意？

「少府主，此次的麻煩，我們也是有些愛莫能助了。」

而此時，那秦望嘆息一聲，道：「不過我的老師應該很快就能夠回到大夏城，到時候你再請他老人家來一趟，應該能夠有希望。」

李洛神色淡淡，等你老師回來，這溪陽屋恐怕都已經臭不可聞了，還有個屁的希望。

姜青娥更是能夠聽出這秦望想要離去之意，關鍵是這傢伙離開也就離開了，但這個時候離去，顯然也會引動其他的治療師，到時候人心一散，才是真正的麻煩。

但是，這個時候，即便是她，也沒有其他的辦法，畢竟秦望研製的解毒藥劑沒有效果眾人都看在眼中，此毒，恐怕還真不是他們能夠對付的。

蔡薇與顏靈卿的臉頰上，也隱隱有焦急浮現。

而就當在場的治療師在秦望的影響下退縮之意越來越強烈時，李洛突然上前，問道：「不知道秦師是幾品木相？」

秦望一怔，旋即淡淡的道：「下七品木相。」

「應該是諸位之中品階最高的了吧？」李洛笑道。

其他治療師不明所以，但也都點點頭，秦望的下七品木相的確是他們之中最高的人。

李洛若有所思的道：「這解毒藥劑最後的「點睛」，品相越高，效果越好？」

秦望有些不耐，道：「這的確是其中的一個因素，正如煉製靈水奇光一般，相力越是雄厚，越是高品相者，越能夠將最終的成品提升一些效果。」

「少府主，你究竟想要說什麼？溪陽屋淬相師所中的毒非同凡響，的確不是我們能夠應對的。」

李洛沒有理會他的態度，而是衝著在場這些打退堂鼓的治療師笑道：「諸位，此毒的確很難處理，大家若是沒有信心，我也不好勉強，不過還請各位能夠幫我最後一個忙，那就是將這些解毒藥材，煉製成半成品的解毒藥劑就好。」

此言一出，眾多治療師面面相覷，有些不明所以。

「少府主的意思是，省略掉最後一步的「點睛」？」有思維敏銳的治療師遲疑了一下，問道。

李洛笑著點點頭。

這一下這些治療師更加的納悶了，如果不進行最後一步的點睛，這些解毒藥劑根本不算成品，那樣的效果更是相當微弱，李洛讓他們做這種莫名其妙的事情幹什麼？

秦望同樣是有些驚愕的看著李洛，心想這位少府主是不是病急亂投醫下，已是有些失去了冷靜？

「還請大家再幫幫忙，事後不管成不成，我洛嵐府都有重謝。」李洛抱拳說道。

這些治療師眼中滿是疑惑，最後還是那秦望笑了一聲，目露笑意的道：「既然少府主有這種要求，我們受邀而來，總得把事情做完。」

「不過先說好，煉製好這些半成品後，少府主也不要再勉強我們了，可好？畢竟真不是我們不出力，只是實在能力不夠啊。」

李洛也是笑著點點頭。

而眾人見到李洛下定了主意，雖然不明白他究竟在搞什麼，但也應了下來，於是接下來諸多治療師開始繼續出手，因為缺少了最後的點睛步驟，研製的速度倒是快了許多，不過半個時辰，那些解毒藥材就被盡數的煉製成了半成品的解毒藥劑。

在當他們完成了這些半成品的解毒藥劑後，李洛就暫時的將他們請出了客廳，然後關閉了房門。

而屋內，姜青娥，蔡薇，顏靈卿都是靜靜的看著他，雖然眸子中帶著一些疑惑，但她們也明白，李洛並不是那種魯莽的人，他會這麼做，應該是有著他的原因。

面對著三女的目光，李洛笑了笑，道：「那個秦望有點問題啊。」

姜青娥平靜的道：「大概率是裴昊安排的暗子，一是為了知曉我們的動靜，二應該就是為了散布負面情緒，引導其他的治療師選擇放棄。」

李洛感嘆一聲，道：「這頭白眼狼也太謹慎了，明明都已經將我們逼成這樣了，竟然還留著這種暗子...」

姜青娥微微偏頭，青絲順著絕美的臉頰一側滑落下來，金色眸子看著李洛，其中泛起一點期待與笑意。

「不過李洛...」

「你這些舉動，是想要做什麼？」

她纖細玉指指了指那些半成品的解毒藥劑，然後似是開著玩笑的道：「你不讓他們這些治療師來完成最後一步的「點睛」，難不成...」

「讓你這半吊子治療師來做啊？」

蔡薇與顏靈卿也是神色驚奇的看著李洛。

被三女盯著，李洛嘆了一口氣。

「本來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們相處，但今天我覺得是時候讓你們知道我的本錢有多雄厚了...」

第兩百一十八章禮包有毒

空地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唐隕那邊的煉製不出意料的在漸漸的接近尾聲。

畢竟以他資深四品淬相師的實力，來煉製一道三品靈水奇光，並不算是多麼困難的事情。

又是一炷香後，唐隕的煉製室中，有著清脆的敲擊金屬聲響起，一道道目光投射而去，然後就見到唐隕手持一支水晶瓶，面帶微笑。

水晶瓶內，是淡紅色的液體，正是他所煉製成功的「鴻泥靈水」。

四周傳來了一些感嘆聲，果然不出他們所料，唐隕以最快的速度煉製出了「鴻泥靈水」。

他們的目光轉向對面的煉製室中，此時的李洛，神色凝重，還在不斷的融合著一道道的材料，顯然他的煉製進程還未完成。

在速度這上面，唐隕顯然是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如果這場考核是比煉製靈水的速度的話，恐怕李洛已經一敗塗地。

但即便如此，總部那些淬相師的眼中已是有著擔憂之色浮現出來，因為他們實在不知道，李洛這剛剛進階的三品淬相師，怎麼去跟唐隕這位四品淬相師比試？

難道這第三次的考核，就要輸掉了嗎？

那以後，總部這邊，就得無條件的為西嶺郡分部提供秘法源水了，這簡直就是在資敵啊。

一些目光看向姜青娥所在，卻是發現這位如今在洛嵐府中聲望甚至都要超過李洛的女孩絕美容顏一片平靜，金色的眼眸宛如是閃爍著曦光般，令人不知不覺間，心中的急躁就漸漸的平息下去。

場中的喧譁聲悄然的減弱，然後都是看著李洛所在的煉製室，等待著他煉製的結束。

而這一等，便是足足一個小時時間。

在這期間，李洛的煉製也出現了數次的失誤，這導致一些材料的損毀，不過好在的是並沒有影響整體的煉製，只是拖長了一些煉製時間而已。

最終，當李洛的水晶管中開始有著紅色的液體出現時，場中響起了連片鬆氣的聲音。

李洛的煉製，有驚無險的結束了。

煉製室中，李洛也是搽了搽額頭上的汗水，這一次的煉製他原本還以為會失敗呢，所以都做好了重新煉製的準備，但好在的是那些失誤並沒有影響到煉製。

他握著手中的水晶瓶，走出煉製室。

他與唐隕皆是走到兩座煉製室的中央，所有人都是屏息靜氣的看來。

「少府主的淬相天賦當真是讓人驚嘆。」唐隕望著李洛，言語真誠的感嘆道，雖說李洛煉製三品靈水奇光的速度比較慢，但不管如何，他最終都成功了。

而要知道，李洛這才剛剛進階三品淬相師，一般來說，他煉製三品靈水奇光的成功率不會太高，但李洛剛才雖然有些驚險，可還是穩住了局面，成功的煉製出了「鴻泥靈水」。

這般手段，可見天賦。

李洛笑了笑，倒也沒有多說，而是招了招手，有侍從將兩支驗淬針取來。

「唐隕會長，開始這最後一步吧，另外，要檢查一下嗎？」李洛笑著示意。

唐隕沉默了一下，接過一支驗淬針，卻並未檢查，而是嘆道：「少府主心胸似海，我又何必做小人呢？」

旋即便是神色鄭重的將驗淬針插進了手中的「鴻泥靈水」之中。

諸多緊張的目光投射而來。

然後所有人都是見到，唐隕手中的驗淬針，其代表著淬鍊力的刻度，攀爬到了某個數值。

「五成七。」

對於這種淬鍊力，所有淬相師都是微微點頭，因為「鴻泥靈水」的配方，只是二星級配方，所以它的淬鍊力極致，也就勉強達到六成左右，而唐隕能夠達到五成七的淬鍊力，雖然說不得頂尖，但也絕對算是偏上的成績了。

特別是對於李洛這種剛剛進階的三品淬相師來說。

要知道，絕大多數的三品淬相師剛開始煉製出來的成品，都很難超過五成二左右的淬鍊力。

李洛瞥了一眼唐隕那邊的淬鍊力，然後也沒有多說什麼，也是在那眾多目光下，將驗淬針給放了進去。

數息後，他看著驗淬針上面的刻度，忽的笑了笑。

「我這是...五成八？」

「看來我運氣不錯呢，剛好比唐隕會長高了一點點...」

他將手中的驗淬針舉起，在場的目光都是能夠清晰的看見上面的刻度，然後氣氛就在此時有些凝滯。

所有人的臉龐上，都寫滿著不可思議。

李洛煉製出來的「鴻泥靈水」，竟然淬鍊力比唐隕還要高一點？！

這怎麼可能呢！

譁！

竊竊私語聲在此時爆發起來，所有人都一臉的震撼，不過好在李洛這段時間給大家的印象就是性格溫和，待人誠懇以及很有天賦的淬相天才，所以雖說這個結果極為讓人震驚，但一時間卻並未有人生出是不是李洛在什麼地方做了手腳這一類的懷疑。

唐隕同樣是有些失神，他望著李洛手中的驗淬針，沉默了幾秒，最終臉龐上有著苦笑浮現出來：「少府主，您這淬相天賦，也過於可怕了吧。」

雙方的材料都是完全相同，這一點他們之前就已經做過許多的檢查了，而且雙方的煉製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所以他實在想不出李洛有任何能夠作弊的地方。

而不是作弊，那就只能是真實了。

唐隕只能相信，李洛的淬相天賦達到了一個相當可怕的程度，他聽說過有這種天才的存在，他們天生擁有著極為敏銳的感知，能夠把握住諸多材料在一次次融合時的那種細微變化，這會讓得他們在煉製靈水奇光時佔盡優勢。

在沒有其他的理由下，唐隕只能覺得李洛就是這一類的罕見天才。

望著唐隕那苦澀的笑容，李洛也有點不好意思，其實正常來煉製的話，他大概率是比不上唐隕的，畢竟他剛剛進階三品，對於煉製三品靈水奇光還不熟練，而等他之後在這一品階上面浸淫久了，那時候要超過唐隕倒是不成問題。

至於現在能夠超過，完全是因為他自身特殊的水光相凝鍊的秘法源水所導致。

可這東西嚴格說來也不算是作弊，因為這秘法源水就是李洛自身相力凝鍊而成，這是獨屬於他的天賦。

當然，眼下李洛並不打算在這上面做什麼解釋。

在那諸多譁然聲間，李洛的目光也是看向了那些分部的淬相師，此時的後者等人神色顯得有些茫然，因為唐隕也輸掉了這次的考核，那麼也就是說，三次考核他們全部失敗。

按照之前的約定，他們也將會離開總部，回到西嶺郡，同時總部也不會再供應給他們秘法源水。

他們在總部的時間，到此為止了。

一想到此，他們的心中都湧起了一些慌亂，在習慣了更好的條件以及出路後，誰還想回到西嶺郡那個沒有什麼潛力的分部去？

在那裡就只有混吃等死罷了，可是在總部這邊，他們能夠藉助總部在淬相術的修行上面走得更遠。

他們不想走。

但是，他們可是裴昊派來的啊！

此前在離開西嶺郡時，還是裴昊的煽動，令得他們感覺到了不甘心，這才來到了總部這邊鬧事。

當時，裴昊還送了他們餞行酒，說一定會為他們討得公平。

在這樣的情況下，總部還能夠收留他們？

而就在這些分部淬相師們神色複雜而慌亂的時候，李洛站了出來，他盯著眾人，面露溫和笑意，道：「諸位如果想要留在溪陽屋總部，那我會代表整個洛嵐府向你們表示歡迎。」

「你們不必介意此前的任何事情，即便你們聽從裴昊的命令做過一些事情，我可以答應你們既往不咎，關於這一點，這段時間你們應該也與總部的這些淬相師們交流過。」

望著李洛臉龐上那溫和的笑容，唐隕與陸小峰都是暗自嘆了一口氣，這位少府主經過這些天的醞釀，終於還是將野心給顯露了出來。

他擺明了要將這些分部的淬相師給吃下去。

但是，他們能制止嗎？

兩人看了一眼那些分部淬相師們期待而忐忑的眼神，苦笑一聲，這位少府主手段可真是厲害啊，他們明明是來鬧事的，結果最後反而人心都給他給收走了？

這般手段，當真不愧是兩位府主的孩子。

只是，雖然其他人可能會選擇留下來，但唐隕與陸小峰卻不打算這麼做，畢竟裴昊對他們，也算是有些扶持的恩情。

所以這個時候，兩人都是站了出來。

「少府主，您心胸似海，這段時間我們都感受到了，如果分部這些兄弟們能夠在總部這邊獲得更好的前程，請您就讓他們留在這裡吧。」兩人抱拳，說道。

李洛看著他們，聽出了他們言語中辭別之意，嘆道：「你們不願意留下來嗎？」

唐隕與陸小峰苦笑一聲，微微搖頭，然後也不欲多說，就要告辭。

鐺！

而就在此時，在那遠處，仿佛是有著一道奇特的鐘聲響起，音波蕩漾，於溪陽屋總部上空迴蕩。

鐘聲響起的瞬間，唐隕，陸小峰突然感覺到眼角有些溼潤，當即疑惑的摸了摸，然後就駭然的見到滿手的鮮血。

李洛的眼瞳，也是在這一瞬間驟然一縮，因為他站在兩人的對面，清晰的見到，兩人的眼角，鼻孔，耳朵的位置，皆是有著黑色的血跡在此時流淌出來...

七竅流血。

短短的瞬間，李洛心思百轉，他面無表情的轉頭，看向那些分部的淬相師，果然是發現，這些所有人的七竅中，都有著黑血流出。

此時正是炎炎夏日，陽光落在身上，卻是讓得李洛感覺到了陣陣寒意。

周圍有混亂，驚恐的聲音爆發，他的眼神，也變得極為幽冷下來。

原來，這就是裴昊的後手。

他送來了一批有毒的大禮包。

第兩百二十五章李洛出手了

客廳內，姜青娥，蔡薇，顏靈卿神色皆是有點古怪的望著那嘆氣唏噓的李洛，不知道這傢伙又在搞什麼怪。

李洛倒是很快收斂了戲謔，走到那些半成品的解毒藥劑前，道：「青娥姐你還真說對了，我打算自己來給這些解毒藥劑「點睛」。」

聽到此話，莫說是蔡薇，顏靈卿，就算是素來冷靜理智的姜青娥，美目都是忍不住的有些睜大，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你可不要胡來，現在這些是我們僅有的解毒藥材煉製出來的...而且你應該也知道，這些解毒藥劑裡面，融合著其他治療師的相力，如果你將用自己的相力來給這些解毒藥劑點睛的話，只會讓得兩種相力衝突，將這些解毒藥劑毀掉。」姜青娥精緻的臉頰上，布滿著凝重。

「這一點，你身為淬相師，其實應該也很明白。」

蔡薇嬌媚鵝蛋臉頰也是噙著一些擔憂，李洛真的是被急得有些失去理智了嗎？

望著她們的目光，李洛笑著點點頭，道：「這我當然知道...不過你們以為，我給溪陽屋提供的秘法源水，究竟是怎麼來的？」

姜青娥與蔡薇眸子中都是掠過一絲茫然，唯有顏靈卿似是想到了什麼，冷豔的臉頰上掠過驚異之色。

「那秘法源水...是你自己凝鍊出來的？！」她最終，忍不住的出聲道。

李洛有些驚訝的看了她一眼，最終點點頭，將這個秘密揭露了出來：「靈卿姐挺了解我的啊，竟然連這個秘密都能猜到。」

顏靈卿目光停留在李洛身上，仿佛是看見了什麼稀奇的怪物一般：「之前你協助我煉製靈水奇光時，我就有點猜測了...」

「但是，怎麼可能呢？你怎麼可能自己凝鍊出來秘法源水？」

李洛笑了笑，伸出手指，指尖有相力凝聚而來，最後便是化為了一滴相力液體，他輕輕一抖，這滴相力液體就漂浮在了三女面前。

姜青娥她們盯著這一滴相力液體，即便未曾觸碰，但她們依舊是感覺到了熟悉的波動，畢竟此前李洛給的那些秘法源水，她們也接觸過許多次了。

這兩者，完全相同。

「其實這也不算太過的不可思議，以前的我不是空相麼？即便後來因為某些緣故再度誕生了相，但我的相力依舊顯得擁有著極強的包容性，我將其稱為「空性」，這帶來的好處就是我的相力能夠與其他相力達成融合，而不會引起抗拒。」李洛笑著解釋。

「那些所謂的秘法源水，其實就是我自身相力凝鍊所化。」

廳堂內，姜青娥三女有些失神，想來她們還是第一次聽見，竟然有人將自身的相力凝聚出來後，就能夠變成秘法源水。

「原來這秘法源水不是師父師娘留給你的，而是你自己折騰出來的...」好片刻後，姜青娥方才感嘆一聲，說道。

蔡薇嫵媚眸子也是好奇的看著李洛：「怪不得少府主以前在交了一波秘法源水後，總是面色蒼白，連走路都顫巍巍的，一副很虛的樣子，原來是把自己給榨乾了呀。」

她花團蒲扇遮著嬌媚臉蛋，想必那蒲扇下的笑容充滿著促狹。

李洛有些尷尬，怒道：「還不是你們一直催一直催！真當我這身子是鐵打的嗎？」

顏靈卿轉身趴在蔡薇豐腴婀娜的身子上，嬌軀顫動著，發出了壓抑的笑聲。

姜青娥唇角也是微彎，不過她見到李洛有惱羞成怒的跡象，也連忙轉移話題：「所以你現在是打算自己來給這些半成品的解毒藥劑「點睛」？」

「那群治療師，最高的品相也就是那個秦望的下七品木相，而我身具雙相，論起相力中蘊含的治療力量，絕對比他強許多。」

「而這些解毒藥劑其實是有效果的，只不過這群治療師火候不夠，如果我來進行「點睛」的話，應該可以將這些解毒藥劑的效力提升幾分。」李洛點點頭，說道。

「雖然我也不知道我來「點睛」後的解毒藥劑能不能有效果...但你們也看見了，那群治療師已經被那秦望撩撥得沒了信心，與其讓他們來，還不如我自己動手。」

李洛笑了笑，繼續道：「我的治療水平的確連半桶水都算不上，但他們完成了九成的步驟，我只需要做「點睛」這一步就行了。」

姜青娥微微沉吟，最終也是輕輕頷首，的確，局面反正都已經這樣了，還不如讓李洛來嘗試一下。

蔡薇輕輕拍了拍趴在她身上的顏靈卿，將她的笑聲止住，然後美眸也是帶著好奇的看向李洛。

李洛則是上前，取出一支解毒藥劑，面色肅然起來，掌心有相力迅速的匯聚而來，那相力呈現藍綠雙色，其中還有細微的光芒湧動，令得這相力看上去頗為的璀璨。

而姜青娥三女則是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相力之中散發著一種溫和的力量，正是屬於水相，木相的治療之力。

雙色相力迅速的凝聚，最後形成了一滴高度濃縮的能量液，滴入到了那一支解毒藥劑之中。

緊接著那藥劑之中，就見到有能量光澤爆發，藥劑猶如沸騰一般，咕嚕嚕的滾動著，但讓得人鬆一口氣的是，相力的衝突並沒有出現。

數息後，沸騰平息，那一支解毒藥劑明顯是變得更為的純淨了。

顯然，不出意料，李洛的嘗試成功了。

他自身相力凝聚而成治療液體，與解毒藥劑完美的融合。

正如他此前的秘法源水相同的原理。

姜青娥，蔡薇，顏靈卿三女也是嘖嘖稱奇，有一種大開眼界之感，這種事情，她們也真是第一次親眼看見。

看來李洛那「空相」，給他帶來的也不只是弊端啊。

不過她們也明白現在還不是高興的時候，李洛能夠加強解毒藥劑，但如果不能化解此次的毒素的話，那也沒什麼作用。

李洛同樣知曉這一點，所以他沒有猶豫，直接是取來一瓶毒血，然後直接將這支解毒藥劑傾倒了進去。

碧綠色的解毒藥劑落入黑色毒血之中，激烈的碰撞直接是在此時爆發。

只見得解毒藥劑散發的碧綠光澤瘋狂的擴散，與黑血之中的毒素開始互相吞噬，消融。

李洛將這瓶毒血舉在眼前，目光死死的盯著，呼吸都是屏住了。

無聲的激烈碰撞在瓶罐內爆發，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李洛，姜青娥他們便是發現，碧綠之光並沒有被黑色毒血所吞沒，反而是在漸漸的熟悉了毒素的侵蝕後，開始了反撲。

碧綠之光於毒血中擴散，所過之處，黑色的毒素竟然真的開始出現了消退。

進而一潰千裡。

當黑色毒血盡數的消散的那一刻，房間內鴉雀無聲，四雙眼睛都是死死的盯著瓶子，裡面原本的黑色毒血，此時盡數的化為了正常的鮮血。

毒血，被化解了。

四個人都是因為這個結果出現了片刻的失神，包括李洛這個始作俑者...他同樣沒想到真的能夠成功，畢竟先前他也是無路可走，只能自己擼袖子硬著頭皮上。

但似乎，上天還是眷顧長得好看的人的。

李洛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目光從血瓶上面轉移而開，看向了臺階上的姜青娥三女，臉龐上有著燦爛的笑容浮現出來。

「三位，感謝觀看不知道出現了多少場的...「洛式奇蹟」。」

三女美目有些瞪大，即便是姜青娥這般冷靜的人，都是胸前輕輕起伏，而一旁的蔡薇更是捂住紅唇，嬌媚臉蛋上滿是震撼。

最後，她忍不住的與顏靈卿擁在一起，發出了歡呼聲。

誰都沒想到，這原本鬥不過毒血的解毒藥劑，在李洛的出手協助後，竟然直接是反敗為勝了！

有了這些解毒藥劑，這一次溪陽屋的危機，有救了！

在兩女的歡呼聲中，姜青娥也是微微一笑，絕美精緻玉顏上的笑容，驚豔得足以壓過百花之美。

她望著場中那舉著血瓶的少年，他那燦爛的笑容倒映在金色的眼瞳中。

於是她走下臺階，在少年那有些驚愕的眼神中，走上前來，輕輕的給了他一個柔軟而芬香的擁抱。

她在後者耳邊，輕聲道。

「做的不錯，給你一個獎勵。」

第兩百一十九章應對手段

啊！

突如其來的慘叫聲，在空地上驟然爆發，而後在場的眾多總部淬相師們便是驚駭欲絕的見到那些分部的淬相師，紛紛七竅流出黑血，仰天便是倒了下去。

身軀落在地上，發出低沉的聲音，宛如重錘般，讓得眾人眼冒金星，心底有寒氣直衝天靈蓋。

局面瞬間就混亂了。

眾人慌亂出聲，急忙想要去扶那些倒地的淬相師，大聲呼喊間，想要將他們喚醒。

「不要驚慌，查探他們的氣息！」

而此時，有輕喝聲響起，只見得姜青娥快步走來，神色凌冽，聲音間的冷靜，也是讓得慌神的眾人穩定了一些。

姜青娥帶著蔡薇，顏靈卿走到李洛身旁，道：「看來這就是裴昊的後手了，他給送來的禮包摻了毒。」

蔡薇嫵媚的鵝蛋俏臉也是在此時布滿冰霜，咬著銀牙道：「這裴昊好狠毒的手段！」

「他從一開始就料定了少府主會收納這些分部的淬相師，所以在他們的體內下了毒，恐怕他的目的，就是要讓這些分部的淬相師被毒死在溪陽屋總部。」

顏靈卿眸光冰寒，補充道：「恐怕現在裴昊的其他手段也已經啟動了，說不定就在此時，洛嵐府給溪陽屋分部淬相師下毒的事情已經開始在大夏城傳播，他這是要毀了溪陽屋在大夏城淬相師圈子裡面的名聲。」

「甚至，他會散布謠言，這些分部淬相師，都是因為用了李洛提供的秘法源水，而這些秘法源水有問題，才會導致這些分部淬相師中毒。」

「理智的人或許不會相信這種謠言，但謠言之所以可怕，就是因為當其擴散到某種程度時，真與假，就不那麼重要了。」

「這個汙水，會一直留在溪陽屋身上，往後，恐怕不會再有其他的淬相師願意加入溪陽屋。」

「他這是想...徹底的毀了溪陽屋。」

李洛臉龐上沒有任何的表情，往日裡的溫和笑容在此時消失得乾乾淨淨，然而熟悉他的人知道，這種狀態下的李洛，才是真正的動了殺機。

「你打算怎麼做？」姜青娥眸子看著李洛，平靜的問道。

李洛深吸一口氣，壓制下心中的殺意，道：「其實給這些分部淬相師下毒，這種手段，我之前也做過猜測，所以在這些天我都安排過一些治療師檢查過他們的身體，但最終得到的結果是正常。」

「顯然裴昊下的並非是普通的毒，先前那陣音波聲，應該就是引起毒發的一種手段，這個裴昊，時刻都在盯著我們呢。」

「不過現在說這些都沒用了，靈卿姐先前的猜測一點沒錯，裴昊的目的，就是毀掉溪陽屋。」

他的目光與姜青娥對視一眼，溪陽屋是洛嵐府的重要經濟來源，如果溪陽屋被毀，那麼洛嵐府的經濟狀況將會受到重創，進而牽一髮而動全身，直接造成洛嵐府動蕩。

這裴昊突然下這麼狠的手，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其背後的支持者，在催促著他進一步的對洛嵐府發動攻擊？

那麼最後的目的是什麼？

不言而喻。

是為了毀掉洛嵐府總部的「奇陣」守護。

「不能讓這些淬相師被毒死在總部。」姜青娥緩緩說道。

真有淬相師死在這裡，那可就真是只能任人潑著汙水了。

李洛點頭，他看著不遠處，那裡有一些人影在匆匆的跑來，道：「這些是我提前請來的治療師，原本是為了以備不時之需，但現在來看，還好沒做錯。」

姜青娥讚許的點點頭，提前準備了治療師，雖然不知道能不能解毒，但總比現在再手忙腳亂的到處找治療師好。

一群治療師匆匆而來，而當他們見到那滿地七竅流著黑血的淬相師時，都是面色大變。

「麻煩諸位立即嘗試為他們解毒，如果無法解毒，那也要以最快的速度分析出所需要的解毒之物，我會立即採購。」李洛見到他們，也沒有時間多說什麼，而是面色凝重的吩咐道。

「還請諸位全力而為，待得此事過後，我洛嵐府自有重謝。」

這些治療師紛紛應下，然後就開始查探以及嘗試治療這些中毒者。

不過半柱香後，這些治療師就面露難色的前來匯報：「少府主，這些人所中的毒頗為罕見，而且毒性極強，我們的出手只是緩解了一下毒氣噬心的時間，但想要化解，卻是難度不小。」

李洛對此倒是並不意外，如果裴昊下的毒這麼容易就會被化解的話，那也不值得他如此費盡心思了。

「分析出有什麼解毒材料能用嗎？」李洛問道，此前為了幫小皇帝治療，他也是惡補了一些治療師的知識。

那些治療師交流了一會，然後取出一張紙，匆匆的寫了一些東西，說道：「的確需要一些解毒材料，如果少府主能夠迅速採購回來，想必會對解毒起到很大的作用。」

李洛接過紙張，點了點頭。

他招來鄭平長老，道：「按照這單子上面所記錄的材料，立即採購。」

鄭平長老神色凝重，迅速的領命而去。

一旁，姜青娥眸光閃爍，道：「如果這些材料能夠起到作用的話，以裴昊的手段，這些天未必會沒有做一些準備。」

李洛雙目微眯，道：「你是說他會將這些重要的解毒材料先一步收購？」

姜青娥螓首微點，道：「畢竟裴昊不是一個人，在他的背後，有一隻黑手在撐腰，所以他應該會有著這種財力。」

「這種時候，只要能夠拖延一些時間，一旦等到毒氣噬心，這些分部的淬相師必死無疑，到時候，他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李洛深深的吐了一口氣，這裴昊果然不愧是洛嵐府的幹將啊，這一番進攻，當真是凌厲得讓人心寒。

「如果說現在還有什麼地方能夠採購到這些特殊的解毒材料的話，恐怕在這大夏城，就只有一處了...」姜青娥看向李洛。

而李洛也是在此時點點頭，他當然知道姜青娥說的是哪裡，在這大夏城，物資最為豐盛之處，自然是非金龍寶行莫屬了。

「只不過在那邊，未必就會一帆風順，所以...」她衝著李洛輕聲笑了笑。

「金龍寶行那邊，可能只能麻煩你親自跑一趟了。」

「畢竟你在那裡，還算是有些關係。」

李洛無奈的一笑，他當然知道姜青娥說的關係是呂清兒，不過此時情況緊急，也沒時間多說什麼，他當即點頭。

「我現在就出發。」他雷厲風行，轉身就走。

而李洛轉身而走時，有一道魁梧人影帶著數人緊隨其後。

「雷彰閣主會護送你，溪陽屋總部這邊你不必擔心，我會親自坐鎮。」姜青娥的聲音傳來。

李洛腳步頓了頓，沒有多說，只是點點頭，便是帶著雷彰等人迅速遠去。

第兩百二十六章解毒

突如其來的溫香軟玉抱滿懷讓得李洛都愣了愣，不過還不待他多享受一下這美妙的感覺，姜青娥便是抽身而退。

李洛感覺仿佛心一下子就空虛了。

他咂咂嘴巴，不滿的道：「太短了吧。」

蔡薇笑吟吟的走過來，戲謔道：「少府主不要急嘛，往後還有的是機會，好好表現，還愁沒有更多的享受嗎？」

「而且...」

她蔥蔥玉指指了指其他的那些解毒藥劑，道：「還有這麼多解毒藥劑沒有「點睛」呢，少府主您...能行嗎？」

她眨了眨嬌媚的眸子，笑意盈盈。

李洛望著那些擺滿的解毒藥劑，心頭微微抽了一下，手掌不由自主的摸了摸腰，旋即咬牙道：「不要跟我說不行這兩個字！」

然後便是抓起其他的解毒藥劑，開始進行著「點睛」。

接下來半個小時時間，李洛幾乎是將自身的相力徹徹底底的榨乾，而成果就是這些解毒藥劑被他盡數的「點睛」了一遍。

當最後一管解毒藥劑完畢時，李洛有些虛脫的坐在椅子上，感覺渾身都在發軟發酸。

蔡薇笑吟吟的鼓起掌，為少府主的持久表示讚揚與認可。

顏靈卿則是體貼的為李洛倒了一杯熱茶，同時道：「少府主，這是為你準備的參茶，多補補。」

李洛翻了個白眼，一口將參茶喝得乾淨，待得回了幾分力氣後，強行站起來，道：「事不宜遲，準備將解毒藥劑拿出去使用吧。」

姜青娥點點頭，打開了房門，然後吩咐人將這些解毒藥劑盡數的搬了出去。

而在屋外，秦望這些治療師還並未離去，他們望著搬出來的解毒藥劑，眼中也滿是愕然，他們不明白溪陽屋要用這些半成品解毒藥劑做什麼。

特別是那秦望，他目光微微閃爍，旋即嘴角泛起莫名的笑意，只當這是李洛走投無路下的無理智之舉。

不過李洛，姜青娥倒是未曾理會於他，而是吩咐等待在外的鄭平長老，道：「將這些解毒藥劑分配給中毒者。」

鄭平長老愣了愣，他雖然不知道房間內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先前也從這些治療師口中知道此次的解毒藥劑似乎並未成功。

「是。」

不過雖然心中疑惑，但出於對李洛，姜青娥的信任，他還是點點頭，然後招來人幫忙，將這些解毒藥劑取走。

而中毒者如今全部都被抬在了屋子前的院中，有腥臭氣自他們的身上散發出來，皮膚上面布滿著黑斑，顯然是毒氣侵蝕已深。

周圍圍滿著一些總部的淬相師，皆是面帶擔憂之色，現在的他們已經知曉這裡的事情在大夏城中引起了多少的關注，如果今日真讓得這些分部淬相師毒死在總部內，恐怕會對溪陽屋的名聲造成毀滅性的影響。

而此時鄭平長老則是帶人將那些解毒藥劑盡數的灌入唐隕，陸小峰等人的嘴中。

所有的目光都是緊張的投來。

就連李洛，姜青娥他們都是眼神中透著一些緊張，雖然先前的毒血的確是被化解了，但一切還是得以這些中毒者能否真正解毒為準...

院中鴉雀無聲，空氣仿佛都是在此時凝固了下來。

直到十數分鐘後，突然有人爆發出驚呼聲：「他們身上的毒斑好像在消退！」

驚呼聲引起了陣陣譁然，然後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唐隕他們身上的毒斑，的的確確是在變得淡化。

再過得片刻，他們皮膚上面的毒斑就已是徹徹底底的消散。

哇！

突然有中毒者睜開眼睛，哇的一聲，一口腥臭的黑色毒血從嘴中吐了出來，氣味難聞。

哇哇！

越來越多的中毒者開始甦醒，口吐黑血，不過這次的吐血，卻是讓得總部所有淬相師喜出望外，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代表著他們體內的毒素正在被排出！

那些解毒藥劑，果然有用！

激烈的歡呼聲，在此時響徹了起來。

李洛，姜青娥也是如釋重負，徹徹底底的鬆了一口氣。

而如果說李洛他們這邊是鬆口氣的話，那秦望等治療師，則是一臉的懵逼，他們望著那些吐血開始甦醒的中毒者，臉上的茫然幾乎將他們淹沒。

這發生了什麼事？

先前這些人所服下的解毒藥劑，的確是他們研製出來的，但是...怎麼可能會有這種效果呢？

而且，他們留下的，只是一些半成品的解毒藥劑啊！

在他們離開後，屋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秦望心中的好奇如老鼠抓撓一般，旋即他忍不住的乾笑一聲，道：「少府主，姜小姐，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我們留下的那些解毒藥劑，似乎只是半成品吧？怎麼會有這種效果？」

李洛看了他一眼，笑眯眯的道：「會不會正因為是半成品，所以才有奇效呢？」

秦望尷尬的一笑，心中則是在怒罵，放屁，半成品怎麼可能會有奇效？糊弄鬼呢。

不過李洛擺明了是不想告訴他秘密，他也沒辦法，而且李洛那盯著他打量的目光，顯得有點銳利，這讓得本就心虛的秦望後背有些冒冷汗。

「咳。」

而就在李洛想著如何收拾一下這秦望時，那邊突然有劇烈的咳嗽聲響起，他目光看去，便是見到唐隕，陸小峰兩人也是口吐黑血，然後咳嗽著甦醒了過來。

李洛連忙走上前去，他迎著唐隕，陸小峰有些茫然虛弱的目光，淡笑一聲，指了指周圍其他的那些分部淬相師。

「兩位，這個場面，你們應該明白髮生了什麼吧？」

唐隕，陸小峰望著周圍那些虛弱的分部淬相師，旋即眼睛都開始變得通紅起來，最後發出如野獸般的低吼聲：「裴昊，你好毒！」

這前因後果，瞬間就在此時變得清晰起來。

那裴昊之前必然是對他們做過一些手腳，然後將他們引導來了溪陽屋總部，所為的，就是將他們送進總部，最後，讓他們死在總部，藉此栽贓給洛嵐府與李洛。

他們並沒有絲毫懷疑是李洛在給他們下毒，畢竟如果他們在溪陽屋出了任何事情，都將會給李洛帶來不好的影響。

而不是李洛，那答案就顯而易見了。

「是之前裴昊給我們的踐行酒！」陸小峰咬牙切齒的道。

其他的分部淬相師也是反應過來，當即紛紛痛罵出聲。

唐隕看向李洛，有些羞愧的道：「少府主，對不起，都是我們被人利用，給您添麻煩了。」

其他的人，也是眼神感激，欽佩的看來。

李洛嘆了一口氣，擺了擺手，道：「你們畢竟是我溪陽屋的人，我不會讓你們死在我面前的。」

「那麼現在...兩位會長，還打算回西嶺郡分部嗎？」他盯著唐隕，陸小峰。

兩人聞言，苦笑一聲。

「少府主就莫要取笑我們了，那裴昊如此狠毒，我們怎敢再回去...如果少府主不嫌棄，就讓我們以後在總部效力吧。」

李洛臉龐上有著笑容浮現出來，他點點頭。

「不過在這之前，還得麻煩兩位做個事...」

他抬起頭，望著總部之外，這裴昊費盡心機玩了這麼一場大戲，也該給他收個尾了。

第兩百二十七章各方關注

溪陽屋總部外。

人流洶湧，不知多少目光看著此處。

而在臨街不遠處的各處酒樓上，也有著許多的視線饒有興致的在等待著一個結果的出現。

他們都明白，那個結果，可能會讓得洛嵐府再度劇烈的動蕩起來。

「這大夏城傳播的謠言真是越來越不靠譜了，他們真是沒有腦子嗎？李洛就算再蠢，也不至於在溪陽屋的總部毒殺這些分部的淬相師啊。」

一座酒樓臨窗處，一名嬌軀頎長，身材玲瓏有致的綠髮少女望著溪陽屋外熙熙攘攘的人流，撇了撇嘴。

正是金雀府的司秋穎。

在她的身旁，還站著她的哥哥司天命，今日這溪陽屋的事情在大夏城傳得太厲害，所以他們也是趕了過來，畢竟金雀府與洛嵐府，好歹還算是有些關係，如果真讓得洛嵐府因為今日之事遭遇重創，那對金雀府的許多戰略來說，也不是什麼好事情。

「謠言之所以可怕，就是因為它可以讓人沒有腦子。」司天命笑了笑，只是那望著溪陽屋的視線中，卻是充斥著一些擔憂。

「那裴昊此次下手，倒是狠毒，此人擅長隱忍，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然是致命一擊。」

「也不知道姜青娥與李洛能不能擋得住...」

司秋穎嘟囔道：「也都怪那李洛貪心，那些分部的淬相師擺明是來找麻煩的，他還將他們收進洛嵐府總部，如果他不理這些人，也就沒這事了。」

司天命聞言，笑著搖搖頭：「你想得也太天真了，如果李洛不收這些人，同樣會給予人攻擊他的理由，而且他是一個不缺膽魄與野心的人，看得出來，他是想要吃了這些淬相師，壯大溪陽屋總部。」

「結果現在吃了有毒的餡餅，也不怕把自己折騰沒了。」司秋穎說道。

司天命看了她一眼，奇怪道：「感覺你有點擔心的樣子？」

司秋穎一愣，旋即露出小虎牙，反駁道：「我擔心青娥姐而已！」

「是嗎？這段時間我倒聽你說了好幾次李洛了，要知道此前的話，你可是連提都懶得提起他的名字。」司天命笑道。

司秋穎嘁了一聲，然後也很坦誠的道：「只是覺得他的確是有些本事而已，以前是我小看了他。」

她倒沒遮遮掩掩，最開始李洛來到大夏城時，她的確有些看不上這位從南風城來的少府主，但隨著在聖玄星學府一段時間下來，李洛也在逐漸的綻放出屬於他的光芒，可以說，如今在聖玄星學府新生一代中，李洛已經是僅次於秦逐鹿的人了。

司秋穎雖然驕傲，但也不是蠻橫不講理的，畢竟李洛的優秀，她也沒辦法否認。

司天命笑道：「你這不是自己給自己找難受麼，誰讓你剛開始瞧不起人家的？」

司秋穎俏臉有些發紅，伸手狠狠的掐了司天命一把，惱羞成怒的道：「關你什麼事！」

「而且你高興個什麼勁，李洛越是出色，你也就越沒機會了。」

司天命嘆了一口氣，憂鬱的道：「本來就沒機會的。」

瞧得司天命那副憂鬱模樣，司秋穎也是跟著輕嘆一聲，原本她還指望著李洛是個繡花枕頭，這樣自家大哥還能有些機會，但眼下來看，那個李洛...

也很出色啊。

老哥的機會，越來越渺茫了。

不過司天命倒是想得比較開，或者說，他雖然喜歡姜青娥，但卻沒想過自己真能有機會，所以很快收斂了情緒，目光看了一眼四方的酒樓，在那些窗戶後，不知有多少別有深意的目光在看著溪陽屋總部。

「希望李洛他們能夠扛過這一劫吧...」他感嘆一聲，這種麻煩，連他們都是愛莫能助，畢竟裴昊的手段，來得太過的陰狠了。

...

「我說，溪陽屋這一次，應該是要完蛋了吧？」都澤北軒雙臂抱胸，笑眯眯的望著溪陽屋總部。

「倒是沒想到，那裴昊下手這麼的陰狠毒辣...果然白眼狼是最讓人討厭的一種東西啊。」一旁的都澤紅蓮紅唇微啟，說道。

「不過敵人的白眼狼，卻是一種很可愛的東西。」都澤北軒笑道。

「這一次裴昊為了對付溪陽屋，費盡心機的將大夏城頂尖的治療師都是調走了，這個手筆，可是真不小...」

「我想，溪陽屋應該是翻不了身了。」都澤紅蓮說道。

都澤北軒臉龐上也揚起了歡快的笑意，溪陽屋最近有著崛起的跡象，如果此時將其一棒子打死，對於洛嵐府絕對算是重創，想必等之後回了聖玄星學府，這李洛，也就沒此前那麼得意了。

...

「他娘的，這些狗日的東西，竟然趁我不在，敢搞我的手足至親，李洛兄弟。」

溪陽屋總部外的某處，有數道人影聚集在一起，都是一些少年少女，而此時，其中一人正憤怒的大罵。

那撲面而來的熟悉氣質，除了虞浪之外，還能是誰。

而虞浪身旁，還有著趙闊等人，不過令人意外的是，白豆豆，白萌萌姐妹花竟然也是在場。

他們近日結伴來到大夏城遊玩，結果一來就聽見了那些散播的謠言，虞浪，趙闊擔心李洛這邊的情況，就趕過來看看。

「你在又能有什麼用？」白豆豆瞥了他一眼。

虞浪感嘆道：「我李洛兄弟還是太稚嫩了，如果是我的話，知道那些分部淬相師要來大夏城，直接叫一批人穿著都澤府的服飾，在城門口就把他們給硬生生的打回去，事後李洛再站出來痛罵都澤府，佔據著道德高點的同時，還能夠省了這些麻煩。」

「......」趙闊等人皆是愣了愣，他娘的，這還真是一個人才啊，這個辦法充滿著濃重的虞浪氣質。

「我建議你去洛嵐府當一個顧問。」趙闊說道。

白豆豆沒好氣的道：「你這就是馬後炮，而且都澤府的人沒事去打分部淬相師做什麼？真當別人都是蠢貨嗎？騙得了誰？」

虞浪咧嘴笑道：「管他別人蠢不蠢，只要沒被現場抓住，都澤府就算罵破天，我也不承認。」

眾人莞爾，不過原本緊張的氣氛，被虞浪這麼一搞，倒是緩解了許多。

白萌萌水吟吟的桃花眸子看著那緊閉的溪陽屋總部，心道：「難怪隊長對靈水奇光的配方那麼急迫，原來溪陽屋的情況這麼差了呀...」

白萌萌修長的睫毛輕輕眨了眨，這些天的假期，她一直都在沉浸於靈水奇光配方的研究中，倒是有一些靈感迸發，想來接下來她準備許久的配方或許會有一個突破點，如果到時候能成，倒是可以幫幫隊長。

當然，她也希望隊長能夠看在她這麼努力的份上，在關於她味覺的修復上面，也多上一點心...

...

「真是越來越熱鬧了啊。」

龐千尺笑眯眯的望著溪陽屋總部前面的熱鬧場景，然後轉頭對著裴昊笑道：「看來溪陽屋的毀滅要進入倒計時了。」

裴昊笑了笑，為了此次的謀劃，他做了那麼多的準備，甚至李洛提前請到的那些治療師中都有著他的棋子，他實在不知道，李洛究竟怎麼做才能夠翻盤。

而失去了溪陽屋，接下來的洛嵐府，想必李洛與姜青娥有得頭疼了。

他站起身來，也是走到窗邊，注視著遠處的洛嵐府總部大門，作為締造這一場謀劃的幕後黑手，接下來就是品味勝利戰果的時候了。

「總部大門打開了！」龐千尺突然在此時激動的道。

裴昊目光也是看去，果然是見到總部大門緩緩開啟，然後他嘴角的笑容便是緩緩的浮現出來。

總算是出現結果了嗎。

那李洛與姜青娥是壓不住了吧？

心中想著的時候，他就見到那開啟的總部大門中，有人陸陸續續的走了出來，而那領頭的兩人是...

是...唐隕？

陸小峰？

他媽的，這是大白天還魂？

望著那當先的兩人，裴昊嘴角的笑容，一點點的僵硬了。

第兩百二十章搶購藥材

李洛出了溪陽屋總部，抬起目光，眼神便是微微一凝，因為他見到總部外的街道上，已是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對著這裡匯聚而來，同時對著總部這邊指指點點，有諸多的竊竊私語聲響起。

顯然，正如他們所料，這邊的淬相師剛剛毒發，就有消息在大夏城中擴散，這顯然是裴昊在暗中推波助瀾。

對方醞釀了好些天的攻勢，終於是爆發了。

不過李洛知曉此時沒時間理會這些，他接過護衛遞過來的馬獸韁繩，翻身而上，便是疾馳而出。

雷彰閣主帶著十數名精銳護衛緊隨其後，給予保護。

一行人迅速的穿過一條條寬敞的街道，而沿路上，李洛能夠聽見不少有關於溪陽屋的消息在傳播。

「少府主，消息傳播得越來越厲害了，而且在傳播過程中，對我們溪陽屋越來越不利。」雷彰靠近過來，沉聲說道。

先前他就分派了幾人查探，剛剛接到回報，有大量的謠言在大夏城中傳播，其中甚至開始說是李洛惱怒於這些分部淬相師不肯效命於他，所以直接將所有分部淬相師毒殺。

李洛點點頭，神色倒還算是平靜，畢竟這在意料之中。

「不必理會，先去金龍寶行採購所需要的解毒之物，只要能夠保住唐隕他們的命，等他們甦醒過來，一切都會真相大白。」李洛說道。

雷彰點點頭，他看了一眼李洛那平靜而散發著一些凌冽之氣的面龐，他知道，這是裴昊對李洛這位少府主所發動的第一次進攻，而在以前，這是姜青娥才能夠享受到的待遇。

顯然，那個半年之前還在將李洛當做廢物少府主的裴昊，如今已經被逼得不得不開始重視李洛。

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也算是肯定了李洛這半年來的成長吧？

在雷彰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他也時刻都保持著戒備與警惕，身軀表面有相力流淌，目光銳利的掃視四周。

畢竟此次裴昊對李洛發動進攻，誰也不知道他會不會直接就對李洛出手，這或許也是姜青娥讓他帶人貼身保護李洛的主要原因。

不過雷彰的擔心並未發生，李洛一行人暢通無阻的穿過諸多街道，最後來到了人流量驚人的金龍寶行之外。

李洛匆匆而進。

他先是找到一名金龍寶行的管事，後者顯然也是認識他，態度頗為的客氣。

「煩請管事幫我查探一下金龍寶行現在可有這些藥材？」李洛將單子遞了過去，問道。

那名管事接過，看了一眼，眉頭便是皺起，遲疑道：「李洛少府主，這上面的藥材，黃金蟲膏與天芒硝，今天剛好是被許多家藥行所訂走，直接是取光了我們金龍寶行的庫存。」

李洛眼神微寒，果然，連金龍寶行這邊都被截胡了嗎？看來裴昊此次動手，還真是財力雄厚啊。

這背後的黑手，怕是沒少給支持力度吧？

這是不打算讓他這裡有半點翻身的機會嗎？

一旁的雷彰面色也是有點鐵青，他們所需要的藥材雖然高級，但平日裡也並不算是急缺之物，可突然今日被一些藥行大量的採購，這其中如果說沒有什麼算計，那也真是太天真了一些。

李洛沉默了數息，道：「還請管事幫我找一下呂清兒，我與她有約。」

那名管事連忙點頭應下，引著他去了雅間，請他稍作等待。

而李洛在雅間也沒等待多久，便是聽到門外有輕盈的腳步聲傳來，緊接著呂清兒推門而入，清麗動人的俏臉上，充斥著盈盈笑意。

不過當她看見李洛那略顯凝重的神色時，笑容倒是收斂了一些，道：「溪陽屋那邊出事了？」

顯然，對於洛嵐府的情況，她平日裡也是有所關注，自然也明白前些天在大夏城中鬧得沸沸揚揚的溪陽屋之事。

而且，之前李洛參加她生日宴會的時候，暗中與她說過，今日溪陽屋那邊或許會有變故，請她留在金龍寶行，儘量勿要離開，他這裡會有事相求。

李洛點點頭，簡略的將事情說了一遍。

「現在需要一些特殊的解毒之物，但先前管事說了，金龍寶行這邊的「黃金蟲膏」與「天芒硝」突然被一些藥行盡數的訂走。」

呂清兒俏臉微冷，道：「這是兩種高級的藥材，但平日裡採購的數量不算太多，今日突然成了搶手貨，看來是有人搗亂。」

「而連金龍寶行這邊的貨源都能截斷，想必此時大夏城內其他的藥鋪，應該也斷了貨。」

李洛點點頭，道：「所以，還有辦法嗎？」

呂清兒微微沉吟，道：「其實他們搶購的都只是金龍寶行這幾天市面上的量，但金龍寶行規模很大，所以會有一個儲備庫，這是為了應對不時之需，我想其中應該會有著這兩種藥材。」

呂清兒身後，那名管事聞言連忙道：「小姐，儲備庫沒有會長的玉符為憑，是絕對不能開啟的啊！」

「而且，我們也沒有這個權限啊！」

呂清兒看了他一眼，道：「我有啊。」

那管事一滯，苦笑道：「儲備庫隨意開啟的話，就怕其他副會長到時候有意見，以此來攻擊會長...」

呂清兒笑道：「別這麼小瞧我娘呀。」

然後她便是不再多言，直接對著李洛道：「情況緊急，你跟我來吧。」

李洛望著她那清麗嬌俏的容顏，神色複雜的道：「清兒，多謝了，其他話也不說了，此次算是我欠你一個人情，之後如果你要參加那金龍道場，不管你有任何要求，我都會幫你去完成。」

呂清兒俏然一笑：「這可是你說的哦。」

說罷，小腰一扭，黑長直的長髮甩動，便是在前引路。

李洛則是迅速的跟上。

一行人自金龍寶行內部穿過，約莫十數分鐘後，只見得一座龐大倉庫出現在了眼前，那倉庫四周，皆是有守衛巡邏，防衛頗為的嚴密。

不過就當呂清兒帶著李洛走上去的時候，突然有人影從旁邊趕了過來，沉聲道：「清兒，不可開啟儲備庫，這不符合規矩。」

李洛看了來人一眼，隱約還有點印象，似乎是叫做寧昭，其父親乃是金龍寶行的一位副會長。

呂清兒柳眉微蹙，道：「有什麼不符合規矩的？」

寧昭無奈的笑了笑：「清兒，我不是要阻攔你，只是想要開啟儲備庫，必須有會長的玉符為憑，不然的話，你就算上去，那些守衛也不可能聽你話的。」

呂清兒伸出小手，只見得她的指尖懸掛著一枚玉符，玉符之上，銘刻著道道複雜紋路，隱隱有奇光閃爍。

寧昭望著呂清兒手中的玉符，愣了愣，道：「會長的玉符？你...你怎麼拿到的？」

呂清兒淡淡的道：「這你就別管了，我有玉符，所以也算是符合規矩，而且我開啟儲備庫也並非是要做什麼不好的事，只是取其中一小份藥材而已，另外那些藥材我會以提高一倍的價格出售出去，寧昭大哥，請你記住，我們金龍寶行的宗旨是「和氣生財」。」

「我正在為金龍寶行賺錢呢，你就不要再阻攔了。」

說完，她便是不再理會寧昭，直接帶著李洛走向了儲備倉庫，將手中的玉符遞給了那鎮守於此的一名老人。

那名老人神色有點遲疑，但最終在確定了玉符的真實性後，還是點了點頭，然後吩咐人，將儲備庫打開，去取出他們所需要的那些藥材。

「小姐請稍等。」他對著等待的呂清兒說著。

呂清兒輕輕點頭。

那寧昭見到這一幕，皺了皺眉頭，然後他那有些銳利的目光就轉向李洛，低聲道：「李洛，你好歹也是洛嵐府的少府主，你這樣指使清兒來破壞規矩，想必魚會長知道了，也會不高興的。」

李洛能夠看出寧昭眼中的一些敵意，不過此時他實在沒興趣理會於他，只是道：「還請閣下放心，我並非是白要這些藥材，正如先前清兒所說，這些藥材，我願意付出雙倍的價格。」

「哼，這是錢的事嗎？」寧昭冷笑道。

李洛雙目虛眯，他盯著寧昭，眼神漸漸的冷冽起來。

「你應該也知道溪陽屋眼下的情況，可你還在試圖阻攔，是不是這之中，也與你有什麼瓜葛？」

寧昭撇撇嘴，道：「少府主，不要氣急敗壞的到處咬人，這是你洛嵐府的內訌之事，與其責問外人，還不如先將內部收拾乾淨了。」

李洛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也就不再與他多言，只是等待著將那些解毒的特殊藥材拿到手。

寧昭同樣沒有再說話，只是暗自冷笑，算了算時間，他派的人應該也將消息送到魚會長那裡了吧？

清兒手中的玉符，大概率是她偷偷取來的，想必魚會長知曉了，也會出面將她制止，那個時候，她對於李洛的感觀，必然會變得極差，說不得就直接攆出金龍寶行了。

想到此處，寧昭神色便是變得平靜起來，看向李洛的目光中，帶著一點幸災樂禍。

這小子，仗著一副好皮囊，引得清兒昏了頭，不過，你真當魚會長是吃素的不成？

第兩百二十八章波瀾落幕

緊閉許久的溪陽屋總部大門，在諸多驚奇的目光注視下開啟，當下一批人也就呼啦啦的湧了出來。

而緊接著，就有著許多的驚咦聲從人群中傳出。

因為他們都認了出來，這群人，赫然就是溪陽屋那些分部的淬相師，而領頭的兩人，正是唐隕與陸小峰。

這些分部淬相師並沒有出事啊？

許多人面面相覷，這與他們所聽見的傳聞，似乎不太一樣？

雖說這些分部淬相師的面色都顯得有些蒼白，但跟那所謂的毒殺，顯然差距甚遠。

隨著諸多的竊竊私語聲響起，只見得李洛與姜青娥也是走了出來，兩人的目光掠過四周，他們能夠感覺到，許多視線都在投向這裡。

那些視線，有惡意，有善意，當然更多的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態。

李洛沒有理會這些暗中的視線，而是衝著唐隕點點頭，後者得到他的示意，深吸一口氣，眼中掠過決然之色。

他上前一步，對著四方拱手，道：「諸位，從今天開始，我們這些來自西嶺郡分部的淬相師，將會正式加入溪陽屋總部，同時與西嶺郡分部再無瓜葛。」

他堅決的聲音傳開，引得許多的眼睛都是微微的瞪大。

誰都沒想到，這等待了一天的好戲，竟然會是這麼一個結果。

這些西嶺郡的淬相師不僅沒有如謠言所說被李洛所毒殺，而且眼下還選擇全部加入溪陽屋總部，並且與西嶺郡分部徹底斷了關係。

如此決然，其背後的態度，讓人不難琢磨。

顯然，這段時間必然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才讓得西嶺郡這些淬相師這般堅決，毫不猶豫的選擇拋棄裴昊...

那麼是什麼呢？

再結合此前的那些謠言，這就有些耐人尋味了。

雖說唐隕沒有直說發生了什麼，但這種不全然點明，反而更容易讓人往深處去想...那麼，下毒的，究竟是誰呢？

這個時候，答案已經出現在了很多人的心中。

有騷動在溪陽屋總部前蔓延，竊竊私語聲不斷的擴散。

而唐隕，陸小峰他們在宣布了這道消息後，便是退回了總部中，李洛面帶笑意的望著眾人，道：「多謝諸位關心我溪陽屋，不過如今已經無事，還請散去吧。」

總部之前，熙攘的人群見到沒有熱鬧可看，也就悻悻的散去。

李洛剛欲轉身，突然掃到了一群少年少女，當即眼睛一亮，連忙快步迎了上去。

而那邊的少年少女見到快步而來的李洛，當中的虞浪頓時洒然一笑，道：「雖然李洛貴為洛嵐府少府主，但他對朋友的真誠，還是讓人很感動的。」

然後他張開雙臂迎了上去。

李洛走上來，奇怪的看了一眼湊上來的虞浪，然後道：「讓一讓，謝謝。」

虞浪怒視而來，道：「你傷害了我的感情！」

李洛翻了個白眼，不理會這傢伙的搞怪，而是滿臉笑容的迎上了白豆豆，白萌萌：「白隊長，萌萌，你們也來大夏城了嗎？哈哈，真是歡迎啊。」

「走吧，去溪陽屋裡面坐坐。」

他熱情的邀請著。

白豆豆有點不適應李洛的熱情，她能夠感覺到，李洛雖然說著在歡迎她，但實際上熱烈的眼神更多是在白萌萌的身上。

「好呀。」

白萌萌倒是沒有多想，畢竟李洛是她的隊長，而她對隊長，還是很有尊敬之心的，所以面對著他的邀請，立即就應了下來。

少女今日一身淺色的衣衫與花裙，裙擺下的小腿白皙纖細，嬌嫩甜美的小臉上，笑容讓人有種品嘗蜂蜜般的甜意。

李洛又跟一旁的趙闊他們也打著招呼，這才笑容滿面的帶著他們走進溪陽屋，然後還給等待在這裡的姜青娥介紹了一下。

「青娥姐，這是白豆豆，她是一星院裡面最厲害的女隊長，白萌萌你已經見過了...」

姜青娥對著眾人露出淺淺笑意，眸光在白豆豆，白萌萌身上多停了停，白豆豆她聽過，不過更讓她在意的，還是白萌萌。

因為她已經聽李洛說過，這個少女極為擅長研究靈水奇光配方，她在這上面的成就，幾乎碾壓了溪陽屋研究室的多年成果。

而她也知曉，李洛對白萌萌的這種能力，可是極其的垂涎。

未來溪陽屋如果想要競爭大夏靈水奇光屋前十，光靠李洛的秘法源水是不夠的，靈水奇光的配方，同樣是重中之重，所以，也難怪李洛對人家垂涎萬分了。

「姜學姐。」

白豆豆見到姜青娥，倒是有一些激動，畢竟從某個角度來說，姜青娥是她在聖玄星學府想要追逐的目標。

白萌萌雖然見過姜青娥好幾次了，但對於她的氣場一直都有點小小的害怕，所以半個身子都在白豆豆後面。

「歡迎來溪陽屋做客，今天有些忙亂，還望不要覺得招待不周。」姜青娥衝著她們笑了笑，然後也沒多說什麼，而是將他們引了進去。

...

「竟然就這麼結束了？」

而當溪陽屋總部前的人群開始散去時，司秋穎忍不住的瞪大眼睛，一臉的茫然。

一旁的司天命也是愣了愣，旋即輕笑出聲：「看來我們都小瞧了姜青娥與李洛啊，人家可是很輕鬆的就化解了這次的麻煩。」

「多半是因為青娥姐的出手。」司秋穎信誓旦旦的說道，畢竟她是姜青娥的迷妹，而且李洛雖說最近越來越出色，但與姜青娥比起來，還是要黯淡許多的。

「可能吧。」

司天命有些不置可否，姜青娥的確很優秀，但面對著這種變故，可不一定就是要看誰的實力更強。

只不過其中內情他也不知曉，所以也就無法給予更精準的評價。

只是憑藉著一些直覺，他感覺，恐怕那位少府主在此事中的份量，也沒司秋穎想的那麼輕。

但是不管怎樣，這次的事件被完美的化解，這對於洛嵐府而言是一個最好的結果，而與洛嵐府關係尚還不錯的金雀府，倒是樂意見到。

...

「裴昊那個蠢貨搞的是什麼？這麼簡單就被化解了嗎？」

都澤北軒陰柔的臉龐上有怒意湧現，先前他那麼的期待，結果等來這麼一個結果，這讓得他感覺自己仿佛是被李洛給耍了。

都澤紅蓮也是皺了皺眉頭，這次的事情陣仗搞得這麼快，結果就這樣被解決了，的確是有些雷聲大雨點兒小。

「恐怕問題不是出在裴昊這裡，而是出現在溪陽屋裡面...」都澤紅蓮搖搖頭，她可不認為裴昊這次下手不狠，只不過，恐怕連裴昊都沒想到，李洛與姜青娥最終還是化解了這一波攻勢。

「這個裴昊，現在不僅沒把溪陽屋毀掉，反而送了一大批的淬相師...這傢伙究竟是在搞李洛，還是在幫他？」都澤北軒憤怒的道。

本來溪陽屋如今因為那秘法源水的出現，已經開始有著崛起的架勢，但好在他們都澤府花費了極大的代價令得溪陽屋短時間內無法招攬到更多的淬相師，這才限制了其規模，可現在倒好，這裴昊直接一個千裡送禮包，把他們都澤府的謀算也給打破了。

而接下來，淬相師數量大漲的溪陽屋，必然會迎來一次規模上的暴漲。

都澤紅蓮倒是沒他那麼憤怒，不過也顯得有些失望。

「走吧，事已至此，說這些也沒什麼用了，回去通知大澤屋那邊，接下來對溪陽屋的打壓要更加深一些了，我有種預感，如果真讓得溪陽屋崛起，那麼我們大澤屋必然首當其衝。」

她搖搖頭，果斷的轉身離去。

...

如果說其他的地方，更多人是失望的話，那麼裴昊所在的雅間中，氣氛則是從一開始就陷入到了凝滯中。

龐千尺面色陰晴不定，一句話都不敢說，因為他能夠感覺到那從裴昊身上散發出來的低氣壓有多強的壓迫。

後者原本是打算接受勝利的果實，結果發現那飛過來的不是果實，而是一顆布滿著尖刺的鐵膽。

這甩到臉上，是真的疼。

凝固的氣氛持續了半晌，最終伴隨著裴昊長長的一聲吐氣而被打破。

龐千尺乾笑一聲，道：「裴昊掌事不必惱怒，這不過是一次練手而已，往後還會有機會的。」

「姜青娥的確很難對付的。」

「不是。」

裴昊搖搖頭，打斷了龐千尺的話，他轉過頭來，看著後者，平靜道：「我感覺這一次，我不是輸在姜青娥的手中，而是輸在了李洛的手中。」

龐千尺一愣，道：「怎麼可能呢...那李洛雖說有點能耐，但跟姜青娥比還是有著不小的差距。」

「直覺罷了。」裴昊平靜的道。

「那，那接下來怎麼辦？」龐千尺問道。

裴昊眼神幽深，搖搖頭，轉身離去。

「不急，現在這些都只是前戲而已，半年之後的府祭，才是真正的重頭戲。」

「希望到時候，李洛真的守得住師父師娘留下的基業吧，不然的話...這洛嵐府，也該要變天了。」

第兩百二十一章寧闋副會長

金龍寶行儲備庫外。

李洛望著開啟的庫房，心中也是悄悄的鬆了一口氣，還好金龍寶行規模龐大，有著完善的儲備，不然今日沒有了這些救急的解毒藥材，恐怕溪陽屋這邊的中毒事件將會變得更為的麻煩。

呂清兒眸光看了一眼李洛，輕聲安撫道：「放心吧，只要有這些解毒藥材，應該可以解決掉溪陽屋的麻煩。」

李洛點點頭，再度感謝道：「這次真是謝謝你了。」

呂清兒抿唇笑了笑，剛欲說話，突然聽到一道厲喝聲猛的響起：「住手！」

呂清兒細眉一皺，轉頭就見到一行人對著這邊疾行而來，領頭的是一名面龐冷肅的中年男子，氣勢不凡。

「爹！」那寧昭見到這中年男子，倒是一喜。

「那是金龍寶行的副會長，寧闋。」呂清兒低聲對著李洛說了一句，心中卻是感覺到一點麻煩，畢竟對方也是金龍寶行中的高層，資歷極高，她能夠對付寧昭，卻很難對付得了他的父親。

而因為這寧闋的來到，儲備庫前的老人也是揮手讓得身後眾人停下了行動。

「你們這是在做什麼？儲備庫無緣無故，怎可隨意開啟？！」寧闋快步而來，沉聲喝道。

呂清兒抬起手中的會長玉符，道：「我有玉符，為何不能開啟？」

寧闋看了一眼呂清兒手中的玉符，卻並未如寧昭那般的畏懼，只是淡淡的道：「清兒，你取走玉符，會長可知曉？」

呂清兒微微一滯。

寧闋何等老練，自然看出了呂清兒的心虛，當即道：「私自盜取會長玉符，可是違反了寶行規矩，清兒，念在你年幼不懂事，趕緊還回去吧，這裡的事情交給我來處理。」

呂清兒雙手緊握，這寧闋父子也真是討厭，她這裡只是取出一些並沒有什麼影響的藥材，可他們偏偏要橫加阻攔。

可這寧闋在金龍寶行中地位不低，就算是她，也不可能憑藉著會長玉符就壓服於他，所以一時間，呂清兒也是心中發急。

畢竟她可是知道，李洛這邊急需這些解毒藥材，不然後果極為的嚴重。

那寧闋則是沒有再理會呂清兒，目光淡淡的看了一眼面無表情的李洛，然後道：「將儲備庫關閉。」

那些守衛聞言，面面相覷，最後還是如他所言，開始關閉儲備庫。

寧昭見到這一幕，神色不變，眼中則是有著笑意流露出來，他與李洛倒是沒什麼恩怨，但呂清兒為了他，竟然會盜取會長玉符，這就讓人實在是忍不住的要嫉妒了。

不過就在那儲備庫將要關閉之際，後方再度有動靜傳來，緊接著一道道恭敬的聲音響起：「見過會長。」

呂清兒連忙看去，果然是見到一身紅裙的魚紅溪在一行人的陪同下對著這邊迅速而來。

「會長。」那寧闋見到魚紅溪，也是連忙拱手。

魚紅溪對著他點點頭，眸光掃了一眼場中，然後在儲備庫以及李洛的身上頓了頓。

「怎麼回事？」她慢條斯理的問道。

寧闋搶先說道：「會長，多半是清兒這丫頭趁你不注意，偷偷取走了會長玉符，然後想要打開儲備庫。」

呂清兒暗自咬牙，這寧闋老頭真壞。

一旁的李洛見狀，則是暗自嘆了一口氣，在此時出聲道：「魚會長，此事與清兒沒關係，我想要以雙倍的價格採購一批解毒藥材，所以託她幫忙，沒想到事情會搞得這麼麻煩。」

看呂清兒的神態，那會長玉符可能還真是她偷偷取出來的，而這個時候，李洛自然不可能連累她被責罵，所以還是站了出來，不管魚紅溪要打要罵，身為一個男人，總得承擔下來。

呂清兒見到李洛突然出聲，也是一急，就要說話。

不過魚紅溪卻是揮手將她制止了下來，她的目光多看李洛一眼，然後淡淡的道：「寧副會長，玉符並不是清兒從我這裡偷出來的，而是我之前示意她拿去的，金龍寶行信奉和氣生財，既然有人高價求購，我們沒有理由不賺這個錢。」

李洛，呂清兒都是一怔，眼神有些驚愕的看著魚紅溪，顯然都沒想到她不僅沒有責罰，反而是將事情給攬了過去。

寧闋副會長同樣是愣了愣，他沒有說話，倒是一旁的寧昭有些錯愕，忍不住的就要開口：「會長，這怎會跟您有...」

話沒說完，卻是被他的父親擋了下來，只見得那寧闋副會長呵呵一笑，道：「原來如此。」

「不過會長，你如果選擇此時將這些解毒藥材出售給洛嵐府，會不會多生周折啊？」

他言語間，略有深意。

此次溪陽屋遭難，顯然是背後有人在推動，魚紅溪此時選擇將這些必要的解毒藥材出售給李洛，這無疑會引來一些注意。

魚紅溪聞言，輕笑一聲，笑容顯得有些嫵媚：「我金龍寶行做事，可從不在乎這些。」

「我們只生財，不生事，可若是有人阻攔我們生財，那就是在逼我們生事了。」

「我想，其他人也會明白這一點的。」

聽到魚紅溪這麼說，寧闋也就沒有再多說，而是衝著前者拱了拱手，便是帶著有些不甘心的寧昭轉身離去。

「將那些儲備的解毒藥材取出來吧。」魚紅溪眸光看向那儲備倉的管事者，吩咐道。

管事聞言，連忙點頭應下。

魚紅溪走向呂清兒，伸出手來，後者趕緊乖乖的將玉符遞了過去。

魚紅溪沒好氣的看了一眼此時裝著乖巧的女兒，伸手捏了捏她那白嫩的臉頰，道：「你膽子還真是大，連這東西也敢偷。」

旋即又是淡淡的道：「是不是被人指使啊？」

呂清兒連忙道：「沒有，我就只是先拿出來，以備不時之需。」

她頓了頓，嘻嘻一笑，抱住魚紅溪，撒嬌道：「娘，謝謝您。」

魚紅溪明知道是她偷取了玉符，但卻並沒有訓斥於她，反而是幫她擋下了寧闋副會長的責難，當然最重要的是她沒有趕走李洛。

她先前的舉動，無疑是默許了這一次對李洛的幫助。

這讓得呂清兒如何能不感動。

魚紅溪冷哼一聲，然後拿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李洛，此時的後者見到她的目光，連忙感謝道：「多謝魚會長相助。」

魚紅溪望著他的面龐，停頓了幾秒，淡淡的道：「如果你剛才不站出來主動幫清兒承擔，現在你就被我趕出去了。」

李洛有點尷尬，道：「此事因我而起，無論如何也不會讓清兒幫我擔責的。」

「還算有些擔當。」魚紅溪神色微緩，這小子，倒也不愧是李太玄的兒子，品格還算是靠譜。

她望著儲備庫中，此時有守衛不斷的將一些藥材取出來，正是李洛所需要的那些。

「李洛。」魚紅溪突然開口。

李洛連忙應下。

「雖說這些解毒藥材在平日裡算不得太過的昂貴，但非常時期有非常的價值，這一點你應該很清楚。」她淡聲說道。

李洛點頭，並不否認，沒有這些解毒藥材，一旦讓唐隕他們被毒死在溪陽屋總部，那麼溪陽屋在淬相師圈子裡面的名聲就算是毀掉了，這對於溪陽屋來說將會是毀滅性的打擊。

而溪陽屋毀了，對於洛嵐府，同樣會造成重創。

所以，這些解毒藥材在此時的價值，相當高昂，所謂的雙倍價格，當真是不值一提。

「魚會長的意思是...」他看著魚紅溪。

呂清兒也是連忙扯了扯魚紅溪的衣袖，想要讓她不要太為難李洛。

魚紅溪沒有理她，沉吟了數息，略有深意的道：「我金龍寶行做事的風格是不做虧本的買賣，所以我要你記住，你這一次，欠我一個人情。」

「這個人情，以後，可是要還的。」

李洛迎著魚紅溪的目光，沉默了一會，點頭認真的道：「只要力所能及之下，魚會長如果有要求，我會盡全力去做。」

魚紅溪這才滿意的點點頭。

「那就希望你記住你今天所說的話吧。」

第兩百二十九章裴昊的蹤跡

溪陽屋內，緊張的氣氛已經散去，雖說此前的中毒事件引起了一些恐慌，但好在事情最終被解決，而且分部淬相師們的誠心加入，也將會壯大溪陽屋總部的實力。

所以總體而言，此時眾多淬相師的臉上，都是洋溢著歡喜的笑容。

李洛帶著白豆豆，白萌萌，虞浪一行人隨意的參觀著溪陽屋，最後似是不經意間來到了一片有些殘破的建築，上面還有著被燒毀的殘留物。

「這裡以前是我們溪陽屋的配方研究室，但是在我來到大夏城的那一天，溪陽屋那位總會長被大澤屋挖走了，他臨走時不僅拉了許多溪陽屋的淬相師，還將這研究室給燒了，讓得我們溪陽屋損失極大。」李洛神色有些悲傷的指著這些殘破的建築，嘆道。

「太壞了。」

白萌萌秀眉緊鎖，忍不住的握緊了小拳頭，她喜歡研究靈水奇光配方，所以很明白這些研究過程中需要付出多大的心血，而那位總會長離開也就罷了，但這燒掉研究室，就實在是太過的惡劣了。

同時她的心中也升起了一些對李洛的同情，別看李洛表面上是洛嵐府的少府主，原來也是面臨著這麼多的麻煩。

「現在溪陽屋百廢待興，我這壓力大得晚上都睡不好覺。」李洛感嘆道。

同時他對著虞浪使了一個眼色。

接到他眼神示意的虞浪有點莫名其妙，不過他雖然有點不知道李洛想要幹什麼，但他能夠感覺出來，李洛似乎對白萌萌有些「別有目的」，當然，這應該並非是衝著白萌萌本人而去，而是白萌萌身上有什麼東西，是李洛所需要的。

於是，在經過極為短暫的思考後，虞浪點點頭，面龐上流露出一些悲傷，道：「怪不得自從來到大夏城後，你這頭髮都變得更白了一些，連顏值都有所降低。」

「唉，也是兄弟沒本事，幫不了你什麼，不然認識一場，一定會竭盡全力扶你一把。」

李洛對著他投去一個讚賞的眼神，關鍵時刻這小子還是很上道的，一個眼神就明白要怎麼演，而至於虞浪攻擊他顏值這一點，他完全不在意，畢竟嫉妒總是會使人面目全非。

白萌萌也是看了一眼李洛那灰白的頭髮，小聲說道：「其實隊長這頭髮還是很帥氣的。」

虞浪乾咳一聲，道：「這種發色的確比較特別，萌萌你喜歡的話，回頭我也去搞一個。」

「我覺得光頭更適合你。」

一道冰冷的聲音從旁邊傳來，只見得白豆豆將腰間的小刀取了出來，對著虞浪腦袋比劃了一下：「要不要幫你都削了？」

虞浪身體一抖，面色微微發白：「不必了不必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還是不要染了。」

而在虞浪這邊被白豆豆嚇得冒冷汗時，李洛則是對著白萌萌看似隨意的道：「以後學府放假的時候，如果你沒地方去，可以來溪陽屋研究室這邊玩玩，這裡設備都很齊全，很適合你搞研究。」

白萌萌微微偏頭，長發被輕風揚起，旋即她伸出小手將其握住，桃花眸子泛著一點笑意的看著李洛：「隊長這是打算讓我在溪陽屋工作啊？」

被白萌萌這樣看著，李洛也是乾笑一聲，這女孩平日裡看上去單單純純的，其實心思還是很敏銳聰慧的。

所以李洛也沒再遮遮掩掩，笑道：「你的本事，這大夏哪個靈水奇光屋不垂涎？我知道我們溪陽屋實力薄弱，入不了你的眼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過未來的溪陽屋，我一定會讓它成為大夏最好的靈水奇光屋。」

白萌萌輕輕點頭，沒有回答。

而李洛也有點尷尬，他試探性的拋出了橄欖枝，似乎沒有得到回應啊，不過也正常，白萌萌太過的特殊了，她自身所具備的價值相當的驚人，甚至都要超過他這座溪陽屋，只要她有想法，就算是大夏那些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都會竭盡全力滿足她的要求。

「咳...沒事，以後...」李洛乾咳一聲。

「隊長，其實這些都只是無關緊要的小事...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麼的。」白萌萌輕輕說道。

她伸出纖細瑩白的手指摸了摸粉嫩紅唇，輕笑道：「我之前不是答應過你嗎？只要隊長能夠幫我恢復味覺，我賣身為你研究靈水奇光都行。」

李洛苦笑道：「可是這樣，總讓我有種用此脅迫你的感覺。」

白萌萌搖搖頭，認真的道：「隊長你不要覺得這種交易是不平等的，那是因為你沒有損失過味覺，所以你覺得它很平常，可是對於我來說，它是我夢寐以求的東西。」

望著少女清純認真的小臉，李洛也是笑了笑，道：「竟然被你給教育了嗎。」

白萌萌笑道：「所以呀，隊長，與其考慮這些，還不如多想想，怎麼才能幫我恢復味覺。」

李洛想了想，道：「其實關於這一點，我最近還真是有點靈感。」

白萌萌笑靨如花，道：「其實關於靈水奇光配方這一點，我最近也有一點靈感呢。」

李洛點頭，道：「我明白了。」

兩人相視一笑。

而就在眾人這邊說著話的時候，李洛突然見到不遠處姜青娥對著他招了招手，於是他抱歉一聲，便是快步走了過去。

「怎麼了？」他疑惑的問道，因為他發現姜青娥的臉色，似乎是在此時顯得有些冷冽與肅殺。

姜青娥輕聲道：「剛才接到雷彰閣主的傳信，我們的人，找到了裴昊的蹤跡。」

李洛瞳孔陡然一凝，眼中同樣是有殺意流淌出來，雖然這一次的危機最終被他所化解，但此時再想，都是讓人後背冒著冷汗，因為如果不是那諸多巧合，恐怕此次溪陽屋真是兇多吉少。

而這裴昊的狠毒手段，也是讓得李洛起了滿心的殺意。

大夏城是洛嵐府總部所在，在這裡，李洛，姜青娥掌控著洛嵐府的最多力量，而裴昊那些勢力，更多則是處於大夏其他的地方。

對方既然有深入虎穴的勇氣，那李洛也不介意讓對方嘗嘗什麼叫做以身飼虎。

「召集人手，將他圍了吧，來而不往非禮也，總得也讓他嘗嘗我們的回禮。」李洛緩緩道。

姜青娥頷首，她平靜的道：「如果可以，最好趁這一次直接將這個禍患解決了吧，免得半年後的府祭上，還要提防於他。」

李洛點點頭，如果可以解決掉裴昊的話，那的確是可以省去許多的麻煩，但是，他感覺，這裴昊既然敢來到大夏城，恐怕也是有一些依仗的。

不過不管如何，既然找到了他的蹤跡，那麼他們這裡必然是需要做一些反應以及應對的。

畢竟，萬一，真是順手將這白眼狼給宰了呢？

第兩百二十二章魚紅溪的提議

金龍寶行外。

魚紅溪帶著呂清兒將李洛一行人送出，那些高級解毒藥材已是被裝上了車隊，雷彰率領著隊伍進行著嚴密的保護。

魚紅溪神色一直淡淡的望著這一幕，臨走時，她的目光在李洛那神似某人的臉龐上停了停，最終嘆了一口氣，道：「李洛，雖然你及時採購了這些解毒藥材，但未必就能夠化解得了那些淬相師所中的毒。」

「別人此次是籌備已久，恐怕不會那麼輕易讓你化解得了此次的謀算。」

李洛默然，旋即笑道：「多謝魚會長提醒，我會竭盡全力來應對的。」

「有些時候，竭盡全力也未必能有用。」

魚紅溪沉吟了數息，道：「如果溪陽屋此次被重創，而你洛嵐府也沒有挽回的能力，我覺得，斷尾求生也未必不是一條出路。」

李洛一怔：「斷尾求生？」

「金龍寶行可以給你一個收購溪陽屋的契約，洛嵐府將溪陽屋出售給金龍寶行，我會給你一個高昂的價格，而等到你洛嵐府穩定後，你再原價收回溪陽屋。」魚紅溪淡淡的道。

對於魚紅溪的這個提議，李洛也是有點驚訝，因為對方算是給出了很好的優待，畢竟一旦他這裡無法解決此次的危機，溪陽屋就算是名聲盡毀，再留在洛嵐府的手中也變成了累贅，而此時金龍寶行將其收購，那筆資金倒是能夠緩解洛嵐府的危機，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等到事後洛嵐府平穩後，還能夠原價將溪陽屋收回。

可以說，這個條件，算是很為他這邊著想了。

而李洛也能夠感覺到魚紅溪話語中的一些善意，這是他驚訝的主要緣故，畢竟這些年金龍寶行在魚紅溪的執掌下，與洛嵐府關係也談不上多麼的親近。

不過雖然感覺到了對方的善意，但李洛卻並未就此應下，而是笑道：「多謝魚會長，如果到時候溪陽屋真的是只能走到那一步的話，我會考慮這步舉措，不過在此之前，我還是想要再努力一下，畢竟這是我父母所留下的基業，我不想隨便的讓它倒下去。」

魚紅溪點點頭，倒是不意外李洛的答案。

「先告辭了。」李洛衝著魚紅溪微微行禮，便是不再停留，手一揮，帶著車隊迅速的離去。

魚紅溪望著遠去的車隊，淡聲道：「這李洛看上去和和氣氣的，骨子裡面的傲氣倒是不比李太玄弱多少。」

一旁，呂清兒笑嘻嘻的挽住魚紅溪的手臂，道：「謝謝娘啊。」

「謝我幹什麼？」魚紅溪瞟了她一眼。

「謝謝你今天幫忙啊，而且最後還給李洛留了一個保底的出路。」呂清兒笑道，她可是知道魚紅溪往日的行事風格，那就是絕對不吃虧，但先前她所提出的收購溪陽屋，雖然不能說是吃了大虧，但想必也賺不到哪裡去。

畢竟那時候的溪陽屋，相當於一個空殼子而已，還是名聲壞掉的空殼子。

而且據她的了解，以前的魚紅溪對洛嵐府並沒有什麼親近之意，特別是當姜青娥在執掌洛嵐府後，兩邊基本就只有一些偶爾的生意來往，在她看來，論起交流，五大府中，洛嵐府與金龍寶行算是最為生疏的。

但今日魚紅溪兩次出手幫忙，也讓呂清兒很意外。

魚紅溪聞言，輕輕撇了撇嘴，以前洛嵐府是李太玄，澹臺嵐執掌，她經由當年的一些事情後，當然不想再與洛嵐府有什麼關係，而此後洛嵐府大變，姜青娥變成了執掌者，這個女孩的確非常的出色，但她的性格與澹臺嵐那個女人太像了，每次看見她，就讓魚紅溪想起了澹臺嵐。

這是唯一一個讓得她品嘗過失敗的女人。

魚紅溪與姜青娥都是強勢的人，偶爾碰面自然是公事公辦，沒有任何多餘的往來，這一點，李洛就顯得完全不一樣。

這個小子性格要溫和許多，懂得韜光養晦，當然，魚紅溪也不得不承認，主要還是因為李洛長得跟李太玄比較像...

不然的話，她也真的懶得摻和這些事情。

...

而當李洛自金龍寶行取得解毒藥材迅速趕回溪陽屋總部時，在某處的臨街雅間中。

「李洛果然還是從金龍寶行搞到了那些解毒藥材嗎？」

裴昊聽著匯報，忍不住的笑了笑，道：「果然是有些能力啊。」

在裴昊面前，龐千尺皺眉道：「有了這些藥材，溪陽屋的危機豈不是就解除了？」

「哪有那麼容易。」

裴昊擺了擺手，神色從容的道：「我費盡心思搞來的奇毒，如果能這麼容易就被化解，那也太小瞧我所付出的代價了。」

「那些解毒藥材的確有些用，但李洛請來的那些治療師，未必就有那個本事。」

龐千尺有些驚訝的道：「你把他提前請到的那些治療師都調查了清楚？」

「不然你以為我這些天真的是什麼都沒做嗎？」裴昊端茶淺飲，耳墜處的金劍耳環在燈光的照耀下反射著鋒銳至極的光澤。

「大夏城內，能夠有能力化解我這份奇毒的治療師屈指可數，而在我來到大夏城的那一天，這些治療師就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暫時離開了。」

「此後李洛所找到的那些治療師，都沒有這個能力。」

龐千尺聞言，看向裴昊的眼神有些驚懼，顯然對方展現出來的實力讓他感到駭然，畢竟那些頂尖治療師都不是普通人，而裴昊卻是能夠將他們調走，可見他的能力或者說...他背後勢力的深不可測與龐大。

「那就要提前恭喜裴昊掌事先下一城，這溪陽屋今日過後，就將會在大夏城中臭名昭著。」龐千尺面露敬畏的笑道。

裴昊聞言，卻是搖搖頭，淡淡道：「我原本也不想毀了溪陽屋，畢竟那也算是師父師娘的心血，但我沒想到，短短半年左右的時間，溪陽屋就在這位少府主的手中壯大成這樣。」

「如果再給他一些時間，真讓得他將溪陽屋發展了起來，那麼洛嵐府也將會因此受益，漸漸的穩住局面並且開始壯大。」

他的目光透過窗戶，眺望著遠處溪陽屋總部，面色晦暗不明。

「以前，真是小瞧了這位廢物少府主。」

這段時間以來，隨著與李洛有關的消息一件件的傳來，也是讓得裴昊漸漸的從剛開始的不在乎變成了驚疑。

他怎麼都沒想到，此前在老宅見面時，還只是一個毫無前途的空相少府主，竟然能夠在短短半年中出現這麼巨大的變化。

而隨著這位少府主的聲名漸漸的在洛嵐府中傳開，裴昊發現他原本所掌控的那些人與勢力，也都在暗中說起此事，甚至隱隱有一些動搖的跡象，雖說這種跡象被他及時的抹滅，但也讓得他不得不開始重視李洛所帶來的影響。

畢竟不管從什麼角度來說，李洛才是最為正統的洛嵐府繼承人。

在這一點上，就算是姜青娥都要弱勢一些，更何況他這種府主的記名弟子？

再加上姜青娥還與李洛有著婚約，兩人本就是一體，如今這兩人聯起手來，洛嵐府還真是有著可能被他們穩定住。

自從老宅一別，已是半年過去，而還有半年時間，就是洛嵐府的「府祭」，原本裴昊是想要等到那時候再來到大夏城，與姜青娥完成最後的博弈，看最終誰能夠入主洛嵐府。

但李洛的崛起，逼得裴昊不得不改變了他的計劃，提前來到大夏城。

「裴昊掌事手腕高超，那李洛不過是毛頭小子一個，如果不是仗著兩位府主的餘蔭，怎麼可能和你鬥？」龐千尺笑著恭維道。

「這才是令人嫉妒的地方啊。」

裴昊搖了搖頭，笑道：「我為了今日的勢力，不知道苦心經營了多少年，付出了多少心血，可他只需要憑藉著「名正言順」四個字，就能夠將我逼得狼狽不堪，兩位府主，還是更心疼這個親生兒子啊，即便是走了，也給他留了不少本錢。」

龐千尺賠笑一聲，有些不知道怎麼回應，他能夠聽出裴昊言語間並不掩飾的情緒，但是...那李洛是兩位府主的親兒子，人家不心疼他，總不能更心疼你這個記名弟子吧？

不過他也理解裴昊的心態，這位當初過於的崇拜兩位府主，可能就是這種崇拜太過強烈，導致於開始有些病態，所以當他在見到李洛只需要一出生就能夠享有兩位府主毫無保留的喜愛時，方才會心思有點扭曲吧。

這麼想，倒也是有些...可憐。

裴昊倒是沒理會胡思亂想中的龐千尺，目光依舊是盯著遠處那龐大的溪陽屋總部，嘴角有著淡淡的笑意流露出來。

李洛，我若是得不到的東西，就算是毀了，也不會留給你。

第兩百三十章夜襲

夜色降臨大夏城，城內燈火通明，繁華沸騰。

而在城南的位置，小巷中，有穿著黑衣的人影穿梭而過，身影靈敏如猴般，於周圍的建築陰影中疾行。

李洛，姜青娥行走於小巷中，雷彰魁梧的身影緊隨於他們身後。

十數分鐘後，他們的腳步停了下來，望著前方的一座院落，此時院落的陰影中，潛伏著洛嵐府的精銳護衛。

「少府主，小姐，那裴昊就在此處落腳。」雷彰低聲說道，同時盯著這座安靜無聲的院子的眼神中充斥著戒備與警惕。

李洛也是看向姜青娥：「怎麼做？」

那裴昊乃是地煞將階的實力，遠比他這個相師境第二段的小菜鳥強得多，所以今夜的行動，主要力量還是姜青娥以及雷彰等精銳，他就來湊個熱鬧。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在月光下泛著晶瑩光澤，面對著李洛的詢問，她倒是沒有多說什麼，而是直接上前，手中重劍猛的斬出，有璀璨光芒爆發，光明相力橫掃而出，一劍就將那大門斬碎開來。

「這麼做。」

她淡淡的回了一聲，便是直接提劍對著宅院中走進。

李洛豎起大拇指，夠霸氣。

然後趕緊跟上去。

李洛，雷彰跟隨著姜青娥走進宅院，同時部署在四周的精銳護衛也是迅速的湧入，殺氣騰騰。

不過這一路而進，李洛等人並沒有遇見任何的阻攔，最後在那院中的石亭中，他們見到了坐在那裡對著月色自斟自飲的人影。

正是裴昊。

看對方這悠閒自在的模樣，顯然是早已知曉他們的闖入。

而當李洛目光停留在石亭中裴昊的身上時，後者也是轉過頭，看著李洛，笑道：「少府主，短短半年多時間沒見，你可真是脫胎換骨啊。」

李洛微微一笑，道：「過獎了，倒是你這幾天的手筆，給我們帶來了許多的麻煩啊。」

裴昊搖搖頭，道：「隨手而為的小把戲罷了，不還是被少府主你輕鬆化解嗎？」

「裴昊老哥，既然來了大夏城，為何不來總部坐坐，反而躲在這種地方，大家都是洛嵐府的人，你這樣就太見外了。」李洛笑道。

裴昊啞然失笑，道：「不急，半年後府祭時，我可不會見外的。」

而在兩人在這裡綿裡藏針的對話時，姜青娥卻已是俏臉含煞，淡淡的道：「就怕你等不到半年後了。」

轟！

璀璨而霸道的光明相力驟然爆發，只見得其身影如光束般暴射而出，手中重劍劈斬而下，一道十數丈的光明劍芒如彎月般射進了石亭之中。

而在此時，石亭內有金色相力呼嘯而起，金鐵聲迴蕩，鋒銳無比的金色相力與光明劍芒直接硬撞在了一起。

砰！

狂暴的相力衝擊橫掃開來，石亭瞬間炸裂。

裴昊的身影飄身而退，落在了庭院中一座假山上，在他的周身，一縷金光流轉，最後落在他的手中，化為了一柄金色長劍。

他的身體上，升騰著雄渾的金色相力，宛如是一顆星辰，而且那相力散發著極為強烈的鋒銳之感，光是看去，就讓得人眼睛有刺痛之感。

他目光銳利的盯著破碎的石亭處，只見得姜青娥高挑的倩影於塵霧中浮現，此時的後者，玲瓏有致的嬌軀上，光明相力流轉，而且若是看得仔細的話，她那肌膚表面，仿佛是有著一些奇特的光紋，那光紋似是自血肉中激發而出。

裴昊的目光，掠過姜青娥肌膚上的那些光明光紋，眼神有些凝重，道：「你已經踏入到地煞將中期的煞體境了？」

地煞將被分為初，中，後三個階段，而煞體就是地煞中期的一個標誌，故而地煞將中期，也被稱為煞體境。

而半年前在老宅那一次交手時，當時的姜青娥還只是地煞將初期，可現在...她已是地煞將中期了。

如此修煉速度，簡直驚人。

而且，先前姜青娥展現出來的力量，可不是一般的地煞將中期能夠做到的...九品光明相，就這麼的佔盡優勢嗎？

裴昊的眼中，掠過陰翳之色。

然而面對著裴昊的話，姜青娥卻是一聲不吭，金色眸子中流淌著冰冷殺意，她周身湧動的光明相力愈發的沸騰，漸漸的，仿佛是形成了某種火焰一般的物質。

姜青娥身邊的碎石，都是因為那仿佛火焰般的光明相力開始漸漸的融化。

砰！

她重劍揮下，有冰冷聲響起：「光明炎！」

如火焰的光明相力噴薄而出，那相力之中，充斥著磨滅一切黑暗的神聖以及高溫，霸道到了極致。

李洛的眉毛在此時微微的挑了挑，從姜青娥的出手中，他能夠感覺到一種怒意，顯然，今天她雖然在應對著溪陽屋那邊的麻煩時，從始至終都表現得極為的冷靜，但那只是一種安撫人心的表面現象。

在她的內心中，同樣是因為裴昊的暗算充滿著怒火，而現在，就是她發洩怒火的時候。

裴昊雙目微眯，半年前在老宅，他與姜青娥交手時，雖然也會忌憚一些姜青娥的光明相力，但整個局面他還是能夠遊刃有餘，而如今再交手，他則是開始感覺到了不小的壓力。

「金劍分化術！」

裴昊一聲低喝，只見得金色長劍嗡鳴震動，陡然間化為無數道金色劍光，金劍齊鳴，裹挾著滔滔鋒銳之氣，宛如劍河，與那呼嘯而來的光明之炎相撞。

轟轟！

狂暴的相力橫掃，將這院落中掀得七零八落。

待得相力衝擊波散去時，裴昊一抬手，金色長劍如遊魚般在其周身遊動，劍身上，似是有淡淡的煙霧升起，那是被光明之炎的高溫所灼燒。

「好霸道的九品光明相。」裴昊聲音低沉。

「這句廢話就不要重複這麼多遍了。」

李洛的聲音響起，他直接揮了揮手，道：「雷彰閣主，所有人一起出手，滅了他！」

什麼單打獨鬥，以為是搞表演賽呢，我帶這麼多人來，是來跟你單挑的嗎？

雷彰閣主聞言，立即點頭應下，然後其身影暴射而出，雄渾相力驟然爆發。

而那院子四周，一道道身影也是閃現而出，手持鋒利長刀，道道相力升騰，對著裴昊所在疾馳而去。

包圍網瞬間成形。

不過那立於假山上的裴昊望著這等圍殺，神色卻是並無波瀾，那在周身遊動的金色長劍反而是迅速的收縮，最後化為一枚金劍耳墜，懸掛於其耳垂處。

而也就是在這一刻，突有一股極為強大的相力於此間爆發，只見得仿佛是有著一隻巨大的黑色鷹爪於虛空出現，鷹爪呼嘯而下，僅僅只是一掌，便是將撲上來的雷彰重重的拍了回去。

轟！

雷彰的身軀撞在了一處牆壁上，整個牆壁都是龜裂崩塌，將他身軀直接掩埋在了廢墟之中。

而洛嵐府的其他那些精銳護衛，也是被震得狼狽後退。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李洛面色浮現出一抹陰沉，他緩緩的轉過頭，望著那裡的走廊處。

只見得那裡，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名灰袍老者。

而當李洛看來時，那名灰袍老者也是衝著他淡淡一笑，道：「多年不見，少府主竟然都這麼大了...」

「你或許已經不記得老夫了，老夫名為墨辰。」

聽到這個名字，李洛也就想了起來。

墨辰，洛嵐府三大供奉長老之一。

（今天兩章。）

第兩百二十三章解毒藥劑

當李洛順利的將解毒藥材送入溪陽屋總部時，總部內那些慌亂的人都是忍不住的鬆了一口氣。

「少府主，你這批解毒藥材可真是解了燃眉之急。」連蔡薇都是撫著胸，嬌媚的鵝蛋臉頰上滿是慶幸之色。

「其他的人沒採購到解毒藥材？」李洛見到他們這神色，就知曉了其他那些採購者應該是空手而歸。

姜青娥點點頭，道：「黃金蟲膏，天芒硝這兩種高級解毒藥材，今日其他藥行全部缺貨。」

「還好你讓我去了一趟金龍寶行。」李洛嘆了一口氣，這種情況，顯然姜青娥之前就預料到了，不然也不會讓他親自去金龍寶行。

顏靈卿雙手背在身後，笑眯眯的道：「金龍寶行怎麼會有貨的？那裴昊有備而來，不可能放過這麼顯眼的地方吧？」

李洛道：「金龍寶行今日的貨源也被掃光了，我這批貨，是從金龍寶行的儲備庫中取來的。」

顏靈卿眉尖一挑，道：「嘖嘖，聽說那金龍寶行的儲備庫可是需要魚紅溪的玉符才能夠開啟，你這面子不小啊。」

李洛看了顏靈卿一眼，怎麼感覺她話裡有話的樣子呢。

「不過這次，還真是多虧了魚紅溪會長，如果不是她點頭的話，這批解毒藥材還真是買不回來。」李洛將此次發生的事情簡單說了一下，特別是魚紅溪那讓人捉摸不透的態度。

姜青娥聞言，唇角倒是泛起一抹頗有深意的笑容，道：「可能也只有你去，才能夠有這種結果，不然換作我的話，恐怕那魚紅溪連面都不會露一下的，更別提想要從金龍寶行儲備庫裡面取貨了。」

李洛一愣：「這麼真實的嗎？」

姜青娥笑而不答，她其實與魚紅溪也碰過一些面，只是雙方都能夠感覺到對方的一些冷淡與抗拒，而她們又都是比較強勢的性格，自然不可能拉下顏面主動示好。

魚紅溪與澹臺嵐關係不睦，而姜青娥又最是崇拜澹臺嵐，所以就算明知道與魚紅溪打好關係會對洛嵐府有好處，但她卻始終未曾這麼做，高傲得如一隻大白鵝，走路的姿勢都是優雅而驕傲，不曾低頭。

姜青娥沒有在這上面多說，金色眸子轉向了在場的數位治療師，道：「如今解毒藥材已到，就要麻煩諸位趕緊研製出解毒劑了。」

「姜小姐請放心，我們一定全力研製，不過也是不巧，我的老師這些天沒有在大夏城，不然他老人家出手，要解決這一場毒難應該不難。」

說話的，是一名看上去有些年輕的男子，他笑容和煦，容貌倒是頗為的斯文，看得出來，在姜青娥的眸光注視下，他的情緒要高漲熱情許多。

「那就麻煩了。」姜青娥輕輕頷首，絕美的容顏沒有太多的波瀾。

倒是一旁的李洛有點愕然，旋即無奈的一笑，他記得這個治療師，似乎是叫做秦望，其在大夏城治療師中小有名氣，而且他的老師，更是大夏城中的頂尖治療師，同樣是屬於此次李洛未曾請到的人之一。

此前請來此人時，這秦望還略有些冷淡倨傲，如今他前腳剛走，後腳回來時，這秦望就是一副恨不得立刻研發出解毒藥劑的熱情模樣，這只能說姜青娥的魅力是真的太高了一些。

此時的房間內，許多研製解毒藥劑的器具早已備好，等到諸多解毒藥材陸陸續續的搬進來，研製也就匆匆開始。

難聞的刺鼻味道，頓時於房內散發出來。

不過李洛，姜青娥都未曾離開，而是時刻盯著研製的進程，畢竟這些解毒藥材過於重要，他們也得防備著這些治療師中會不會有人搗鬼。

李洛此前為了應付給小皇帝的治療，倒是惡補過一些治療師的手段，所以眼下倒是勉強看得懂，但如果真要讓他上去研製的話，那就真的是兩眼一抹黑了，畢竟這其中所涉及的許多知識，他也根本沒有時間與精力去了解過。

在等待中，李洛突然看向姜青娥，用僅有兩人聽見的聲音道：「你覺得他們能夠研製出解毒藥劑嗎？或者說，研製出來的解毒藥劑，真的會有用嗎？」

姜青娥看了他一眼，沉默了幾秒，道：「你覺得呢？」

李洛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總感覺有些不安，那裴昊此次有備而來，如果拿到解毒藥材就能夠解決一切，好像也太簡單了一些。」

姜青娥平靜的道：「有個消息沒告訴你，在你去採購藥材的時候，我也派人去請了大夏城中一些頂尖的治療師，但你知道嗎？他們全部都沒有在大夏城。」

李洛眼瞳微微一縮，他當然明白姜青娥言語間的意思，那些頂尖治療師顯然不可能無緣無故的離開大夏城，這必然是有人在暗中推動。

而那個人是誰，答案不言而喻。

但是以裴昊手中掌握的那些力量，想要做到這一步，恐怕難度太大，所以說，在他的背後，必然是有其他的力量在支持。

「這狗東西...」

李洛輕輕的罵了一句。

而在兩人說話間，蔡薇突然急匆匆的走進來，對著兩人低聲道：「那些中毒的淬相師情況開始變得越來越糟糕，應該是毒氣在體內擴散了。」

「而且溪陽屋有淬相師中毒的事情，已經傳遍了大夏城，其中更是有謠言說，這些分部淬相師是得罪了少府主，所以被少府主給予了摻毒的秘法源水...」

她臉頰上有些怒意，這種謠言實在是太過的惡毒，不僅要毀了溪陽屋，而且也想要給李洛潑上一身難洗的髒水。

李洛與姜青娥眉頭皆是一皺，眼下的局面，真是對他們越來越不利了啊。

但此時說這些也沒什麼用，一切還是得等解毒藥劑研製出來。

於是他們的目光再度投向那些忙碌的治療師們，時間則是在這緊張的氣氛中迅速的流逝，眨眼便是一個時辰過去。

突然間，李洛，姜青娥聽見場中療師們有些振奮的聲音響起，目光看去時，便是見到數名治療師湊在一起，其中一人正是此前說話的秦望，此時的他手持一支玉瓶，玉瓶內，便是研製出來的解毒藥劑。

不過這還並未完全完成。

正如煉製靈水奇光，最後凝聚源水源光一般，這研製解毒藥劑，最後同樣是有著相同的步驟，這一步在治療師的行業中被稱為「點睛」。

其實簡單說來，便是將自身擁有著治療效果的相力高度凝聚起來，融入到解毒藥劑中，然後令得兩者融合，將其治療以及解毒效果最大化的催發出來。

只是這也與煉製靈水奇光相同，還是得需要煉製者自身的相力激發藥性，否則其他人的相力融合進去，會導致整瓶解毒藥劑都因為相力衝突直接損毀。

而這第一支解毒藥劑是由秦望煉製而出，他自然毫不猶豫的進行了「點睛」這一步，只見得他將一滴高度凝聚的相力光點落入瓶中，頓時有著異聲響起，緊接著刺鼻的味道湧了出來。

不過周圍那些治療師對於這刺鼻之味，卻是面露喜色，因為這說明秦望的煉製的確成功了。

「秦兄真不愧是綠隆大師的得意門生啊。」這些治療師紛紛讚嘆，眾人同時研製，而唯有秦望先一步煉製出來，可見本事還是有的。

面對著眾人的吹捧，秦望也是不免有些得意，而後他的目光看向姜青娥絕美玉顏，道：「姜小姐，不負所望。」

姜青娥眸光也是在他的身上多停留了一下，輕輕頷首，道：「秦師不愧是出自綠隆大師門下...解毒藥劑既然煉製了出來，那就先試驗一下是否可行吧。」

她抬了抬手，只見得就有侍從小心翼翼的捧著木箱走了進來，打開木箱，只見得其中是一罐罐水晶瓶所裝盛的黑色血液。

「這些是從中毒者體內抽出的毒血，如果解毒藥劑真的有用的話，應該能夠將這些毒血化解。」姜青娥說道。

那秦望從中取出一支毒血，神色也是變得凝重了許多，因為他同樣知曉此毒的霸道，所以對於研製出來的解毒藥劑能否有用，他心中也不敢確定。

在那眾多緊張目光的注視下，秦望打開毒血，然後將手中研製出來的解毒藥劑傾倒了進去。

隨著解毒藥劑的湧入，那一罐毒血立即開始有了反應，只見得無數碧綠的光點自其中爆發，飛快的侵蝕，化解著周圍的黑血。

而在這碧綠光點的侵蝕下，那些黑血開始有著淡化的跡象。

「有用！」有治療師驚喜出聲。

李洛，姜青娥，蔡薇等人也是屏住呼吸，緊張的看著那些開始淡化的黑血。

只不過，他們的驚喜並未持續多久，那毒血之中四處擴張的碧綠光點，在下一刻的時候，仿佛是遭遇到了某種可怕力量的反噬，短短數息間，綠色光點就紛紛被黑色毒血所覆蓋，一點點盡數的黯淡覆滅...

眨眼間，黑血中的碧綠光點消失殆盡，唯有一瓶黑血，依舊靜靜的立於那裡，仿佛是散發著腥臭之氣，令人不寒而慄。

那秦望面色微微發白，其他的治療師也是神色難看的望著這一幕。

此毒，比他們想的還要更為的兇惡。

而臺階上的李洛與姜青娥眉頭也是漸漸的鎖起，他們對視一眼，都是看出對方眼中的慎重之意。

果然，一切都如他們所料。

即便是擁有了這些對應的解毒藥材，但想要化解此毒，依舊沒那麼容易。

那裴昊此次的進攻，可謂是滴水不漏，這是不將溪陽屋毀滅，誓不罷休啊...

第兩百三十一章供奉長老

「墨辰...」

狼藉的院落內，李洛望著那名灰衣老者，他倒是沒想到，後者竟然就會是洛嵐府那三位供奉長老之一。

在洛嵐府中，這三位供奉長老地位不低，雖說平日裡他們並不參與洛嵐府的運作以及一切事務，但他們在洛嵐府中，卻是有著不輕的份量。

平日這三位供奉長老並沒有待在大夏城，所以即便李洛來到了洛嵐府總部半年，也未曾見到這三位供奉長老。

「墨辰長老，我倒是很想知道，你這位吃著我洛嵐府供奉的人，為什麼會現身保護裴昊？」

李洛眼神平靜的望著那灰衣老者，淡淡的道：「還是說，你在受他驅使？可是據我所知，三位供奉長老地位特殊，在這洛嵐府中，只受府主的節制與命令。」

墨辰乾枯的臉龐上露出一抹笑容，道：「少府主，老夫可並非是在受裴昊驅使，只是不想看見洛嵐府內亂，鬧出岔子，讓得這大夏各方勢力看笑話而已。」

李洛嗤笑道：「之前裴昊給溪陽屋那些淬相師下毒，惹得大夏城各方勢力看笑話的時候，可不見長老您現身阻止他呢。」

墨辰面龐上的笑容依舊不散，道：「裴昊是洛嵐府未來府主的競爭者之一，身為供奉長老，我有責任保護他的安全。」

李洛搖搖頭，此前裴昊來老宅的時候，就手持著這墨長老的令牌，如今對方又是現身護著裴昊，可見雙方之間的關係已是極為的密切。

「真要論起未來府主的候選，恐怕還輪不到他裴昊吧，畢竟這是我爹娘留下的基業。」李洛淡淡的道。

「少府主此言差矣，在老夫眼中，您是少府主，裴昊其實也算是少府主...他畢竟是兩位府主的弟子，而且當年兩位府主曾經說過，凡是取得兩位供奉長老以及四位閣主認同者，皆擁有著競爭府主的資格，所以裴昊是名正言順。」墨辰認真的說道。

「墨長老，那是記名弟子，我爹娘的親傳弟子，只有青娥姐。」李洛給予修正。

墨長老微微一笑，道：「記名還是親傳，其實不重要，只要你知道裴昊有這個資格就行了，其實說到底，一切怪不了別人，如果少府主早些顯露自身的雙相以及潛力，洛嵐府內，人心又怎會如此動蕩呢？」

李洛嘆了一聲，道：「我倒是很想知道，這裴昊背後究竟有誰這麼大能耐，讓得我洛嵐府的兩位供奉都會屈身護著他。」

「不過...你們這麼玩，也真不怕我老爹老娘哪天跑回來嗎？」

墨長老眼神微凝，乾枯臉龐上的笑容也是漸漸的收斂起來，他沉默了片刻，緩緩道：「我們的行為，並沒有違背兩位府主當初所定的規則。」

李洛笑道：「可是你看上去有點心虛的樣子。」

墨長老沒有再說話，只是嘆道：「少府主，現在說這些並沒有什麼意義，半年後洛嵐府府祭，一切都會有一個結果。」

「而按照兩位府主所定的規則，如今洛嵐府中，真正擁有著府主競爭資格的人，只有裴昊和你。」

他的目光看了一眼旁邊的姜青娥，笑道：「當然姜小姐也非常的優秀，但真要嚴格說起來，她的府主競爭者的身份並不算完整，因為...她並沒有取得兩位供奉長老的支持。」

李洛點點頭，道：「我聽明白了，你的意思，難道是想讓我在府祭上面跟裴昊競爭？而青娥姐則是不能出手？」

墨長老含笑點頭，道：「畢竟這就是府主的競選方式，少府主如果你在府祭上脫穎而出，你就會成為正式的府主，那個時候，一切分散的心，都將會匯聚於你的身上，洛嵐府，將會再度變得完整。」

「甚至連裴昊手下那些支持他的人，都將會再無理由支持他。」

「你們這算盤，真是打得精明啊。」李洛感嘆道。

「我一個相師境第二段，去跟他一個地煞將後期競爭，你覺得究竟是你腦子壞了，還是我的腦子壞了？」

墨長老微笑道：「雖然好像是有點不太公平，但規則的確如此。」

「或者，少府主你可以先讓裴昊成為洛嵐府府主，等你未來實力足夠時，再來進行這場競爭也不遲。」

李洛笑道：「說這麼多，不就是裴昊怕青娥姐麼？」

一直未曾說話的裴昊淡聲道：「九品光明相，足以讓任何人忌憚，我當然也不例外。」

李洛搖搖頭，道：「墨長老，這些蠢話就不要再提了，或許真按照洛嵐府的規矩，青娥姐的府主競爭者身份還不算最完善，但你也知道，她與我有著婚約，我們已是一體，那麼她自然是有資格代替我來競爭這個府主之位。」

「所以...」

他衝著墨辰，裴昊露出燦爛的笑容：「想要跟我競爭，先過了青娥姐這一關吧。」

墨長老雙目微眯，他倒是沒想到李太玄，澹臺嵐那兩個心氣比天高的驕子，生出來的兒子竟然這麼的...沒有底線。

「少府主這是在逃避麼...就算姜小姐代替你奪得了府主之位，那也名不正言不順，或許會有人信服她，但卻沒人會信服你。」

「而且大夏其他勢力會如何看待洛嵐府？一個連府主之爭都要靠未婚妻的府主？真是讓人笑話。」

李洛揉了揉耳朵，嘟囔道：「能吃軟飯，那才是本事。」

那墨辰見到這李洛油鹽不進，毫無自傲之氣，也是嘴角忍不住的抽了抽，心中稍微的有些鬱氣，因為這一切，跟他所設想的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在他看來，身為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但凡這李洛還有一點傲骨，那必然是要跟裴昊競爭到底，當然，爭不爭得過另說，最起碼態度要先擺出來。

但這李洛倒好，直接就擺明車馬，想跟我競爭，先打贏姜青娥，不然一切免談！

什麼靠未婚妻，吃軟飯，他完全不在乎！

他搖了搖頭，不再多說廢話，只是笑道：「少府主，我想等府祭來臨的時候，你或許會改變主意的。」

姜青娥冷冽的聲音傳來：「墨長老，想要把人就這麼帶走，恐怕也沒那麼容易吧？」

先前李洛與墨辰說話時，姜青娥倒是一直未曾插話，顯然是將場面的主導權都交給了李洛。

墨辰長老衝著姜青娥笑了笑，道：「姜小姐，九品光明相雖然罕見，但此時的你，應該還無法對我造成什麼威脅。」

「當然，我知道，在這院外，你們幾乎招來了洛嵐府在大夏大部分的力量，真要強行鬥起來，的確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麻煩。」

「但是...」

「真要鬧成那樣嗎？」

墨辰長老笑道：「你們的行動雖然隱秘，但這大夏城內的眼睛太多了，此時恐怕已經有許多的目光在暗處看著這裡...」

「這白日溪陽屋才鬧出那麼大的笑話，這晚上又曝出洛嵐府少府主率人與洛嵐府供奉長老大打出手...這也太難看了吧？」

姜青娥冷冷的道：「房子都已經這麼破了，還怕別人看笑話嗎？」

「若是你們執意的話，那就隨你們吧。」

墨辰長老笑著搖搖頭，也沒有再多說什麼，而是邁步走出，裴昊也是自假山上落下，與墨辰長老並肩而立，兩人徑直對著院外走去。

姜青娥眼神漸漸的凌厲，手中重劍緩緩的握攏，不過最終李洛還是對著她擺了擺手。

眼下的確已經沒有必要動手了，因為即便是動手，也沒有絕對的把握留下兩人，既然結果不是想要的，也就沒必要徒增傷亡了。

裴昊與李洛擦身而過，腳步頓了頓，淡笑道：「李洛，記住，你還有半年的時間。」

李洛偏頭，衝著他笑了笑。

「多謝提醒，另外...」

「你這次送的禮包...」

他舔了舔嘴唇，用力的點頭，給予肯定。

「很香。」

第兩百三十二章半年後的壓力

李洛最終還是放裴昊走了。

準確來說，也不能算是放，因為有那位實力達到天罡將階的墨辰長老護著，以李洛他們在這裡聚集的力量，對方如果硬懟的話，雖然也不見得會有好果子吃，但一名天罡將階的強者想要全身而退，在己方沒有天罡將階的強者阻攔的情況下，還是很難將其攔下來的。

所以既然沒有把握，那也就沒必要去做這種無謂的事情。

再加上此時在那暗中，還有著許多的視線盯著此處。

洛嵐府今天的熱鬧，暫時已經是夠了。

狼藉的院子中，李洛目送著裴昊，墨辰長老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輕輕的吐了一口氣，眼中掠過一絲鬱氣，這次想要將裴昊斬殺的行動，顯然還是失敗了，雖說從一開始的時候李洛就有著這種預感。

畢竟裴昊不是蠢貨，不可能真的毫無防備的就來到大夏城。

只是讓得李洛沒想到的是，墨辰這位洛嵐府的供奉長老，竟然會保護著裴昊。

「吃裡扒外的老東西。」

李洛罵了一聲，這墨辰以前吃著洛嵐府的供奉，如今卻是專門來跟他對著幹。

「老爹老娘那麼英明，怎麼盡留下這些東西？」李洛鬱悶的看向姜青娥。

姜青娥周身湧動的璀璨光明相力漸漸的收斂，她聽到李洛的話，倒也是忍不住的笑了笑，道：「或許師父，師娘從始至終都沒有把這些跳蚤放在眼中，他們自信只要他們在的一天，不管這些牛鬼蛇神有什麼心思，都只能老老實實的給洛嵐府做事。」

「以前他們在的時候，這墨辰長老可謂是洛嵐府的標兵，哪裡需要哪裡填，毫無怨言，只是可能師父師娘也沒想到，有一天他們會同時的離開洛嵐府吧。」

李洛無語，這一肚子壞水的老東西，竟然還能有這麼老實乖巧的過往嗎？

這麼看，還真不能怪老爹老娘沒眼光，只能說他這裡能力還不夠，無法壓服這些心懷鬼胎的各方人馬。

「唉，如果彪叔能出手就好了。」李洛嘆了一口氣，牛彪彪顯然是擁有著封侯強者的實力，但因為某些原因，他卻無法踏出洛嵐府總部，而且自身的力量，也不能隨意的動用，有著諸多的限制。

這真是太讓人可惜了，不然此時的洛嵐府能夠有一位封侯強者坐鎮，一切的風波都將會隨之平息，任何勢力想要動洛嵐府，都需要掂量一下。

封侯強者的怒火，真的是很有震懾力。

「彪叔那裡情況特殊，不能視為正常力量。」姜青娥搖搖頭，她倒是沒覺得有多鬱悶，畢竟以前她剛接手洛嵐府時，情況比現在更加的糟糕，而現在，最起碼她與李洛手中已經有一部分可動用的力量，而且因為溪陽屋最近的崛起，洛嵐府的情況也是在漸漸的改善，有了足夠的資金，總是能夠增強勢力規模的。

「我已經派人通知了袁青長老，他會即日趕回洛嵐府總部，他若是回來，總部這邊的力量會加強許多。」

李洛點頭，袁青長老，則是三位供奉長老中，唯一一位還對他與姜青娥保持著忠心的人。

此時洛嵐府圍剿此處的精銳護衛，已是在李洛的示意下漸漸退走，唯有著雷彰閣主帶著幾道人影，跟在李洛，姜青娥身後。

兩人走出院子，望著燈火通明的大夏城，城市的上空，漆黑如墨，隱隱的給人一種難言的壓迫感。

姜青娥眸光看向李洛，道：「半年後的那場府祭，恐怕將會決定洛嵐府未來的命運。」

李洛微微點頭，因為那場府祭，不僅會決定出洛嵐府真正的府主，而且此前牛彪彪說過，也是在半年後，那座保護著洛嵐府總部的「奇陣」，將會迎來一個衰弱期。

那個時候，洛嵐府總部對於封侯強者的震懾將會降至最低。

這兩個點碰在一起...到時候會發生任何事情，李洛都不會感到有什麼好奇怪的。

「真是，時間緊迫啊。」

李洛嘆息一聲，略有些壓抑，半年時間真的是太短了。

「你這半年需要做的事情，可是一點都不少。」

姜青娥看著他，神色有些認真：「因為你的壽命只剩下四年半了，我之前已經說過，你在一星院結束的時候，自身最起碼都需要達到相師境第三段，化相段中的第二變。」

「這個難度雖然高，但想要五年封侯，這是基本底限。」

「真正的五年封侯，需要的不僅僅是天賦，機緣同樣必不可缺...不過好在你運氣不錯，取得了金龍寶行的「金龍秘鑰」，據說那座金龍道場異常玄妙，雖說以你的實力進入的只是金龍道場的外圍，但若是你機緣足夠的話，必然會給你帶來極大的好處，所以我希望你能夠重視一下金龍道場，不要將其當做只是一場旅遊。」

「下個月的金龍道場...」李洛目光微閃，最後他點了點頭，金龍寶行底蘊深不可測，而其全力打造而出的「金龍道場」必然不會簡單，有此機緣，他當然不會鬆懈。

「而除此之外，還有著「帝流漿」...」

聽到帝流漿三個字，李洛就感覺到頭疼，按照牛彪彪所說，他想要湊齊足夠的帝流漿，那可能需要將近十萬左右的學府積分，而就算他每個月的排位戰都能夠取得第一，恐怕一年都湊不齊這個數。

可如果無法湊齊這些帝流漿解決自身底蘊虧損的問題，他就無法突破到將階，但李洛的修行，最不能承受的就是這種停滯，因為別人還有著足夠的時間去積累，熬煉，可他這僅有四年半的壽命，怎麼可能熬得起？

他現在的修煉，本就是在爭分奪秒，任何能夠加速修煉的事情他都必須竭盡全力的去嘗試。

所以，為了不讓這底蘊虧損的問題成為實力提升的絆腳石，李洛必須儘快的將其解決，不然越拖，其所帶來的隱患就會越大。

姜青娥看著李洛的表情就知道他在頭疼什麼，微微沉吟了一下，道：「明天就要回聖玄星學府了，關於學府積分的事情，這個月應該會有一次賺取的機會，而且會是一波很大的積分。」

「哦？」李洛驚訝的看來。

「你應該還沒聽說過聖玄星學府的暗窟吧？」姜青娥說道。

「暗窟？」李洛皺了皺眉頭，其實也不是完全沒聽過，此前郗嬋導師似乎偶然間說過，但因為她沒有細說，所以李洛對此也只是止於耳聞，並不知道那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姜青娥在提起暗窟這兩個字時，她的神色顯然是變得凝重許多，那眼中甚至還罕見的掠過一絲懼意，這讓得李洛心頭都是一寒，畢竟他可是很清楚姜青娥的性格，連她都如此的忌憚，可見那所謂的暗窟，究竟是何等的恐怖。

「暗窟裡面...」

姜青娥盯著李洛，深吸一口氣，輕輕的聲音，讓得深處黑暗巷子中的李洛陡然感覺到渾身寒氣自腳底陡然湧了上來。

「有「異類」。」

第兩百二十四章半成品

客廳內，眾人望著那將秦望煉製出來的解毒藥劑盡數侵蝕的黑色毒血，面色皆是發白，其他的一些治療師眼中也是流露出動搖之意。

他們的本事不見得會比秦望高，而連秦望研製出來的解毒藥劑都沒作用，他們又怎麼能行？

這些治療師信心降低的時候，蔡薇，顏靈卿同樣是眼中流露出擔憂之意，這些淬相師所中的毒，果然沒那麼容易化解，可眼下的時間也不多了，再拖延下去，必然會有淬相師頂不住毒發而死，到時候，那些謠言擴散下，對於溪陽屋真的將會是重創。

客廳內的氣氛，有些壓抑。

而在這種時候，李洛的神色雖然格外凝重，但卻並未驚慌失措，他的目光盯著先前秦望投入解毒藥劑的那份黑色毒血，沉吟了數息，道：「先前這份解毒藥劑也並非是完全沒有作用，只不過因為其藥力並沒有強到某個層次，所以最後才會被其中的毒力侵蝕。」

這份解毒藥劑畢竟是使用了那些針對性的解毒藥材，所以必然是有用的，只是眼前這些治療師可能還欠缺了一點火候，沒辦法將其藥力徹底激發，這才導致解毒無用，反被毒力侵蝕的結果。

那秦望看了李洛一眼，皺眉道：「少府主看來也懂一點治療師的手段，不過應該懂得不多，我先前那一份解毒藥劑，各方面都已經算是很完美了，只不過此毒的確非同凡響，不是我們這些人能夠對付的。」

其他的治療師聞言，也是嘆氣著點點頭。

「少府主，姜小姐，看來此毒，我們也是沒有什麼辦法了。」有治療師開口，言語間已是有了退縮之意。

顯然，先前秦望的失敗，也讓得他們沒什麼信心了。

姜青娥眉頭緊鎖，這些治療師可是眼下能夠請到最好的一批了，如果真讓他們走了，就等於是放棄所有希望了。

另外...

她與李洛目光交匯了一下，這個秦望，怎麼感覺稍微的有點不對勁？看似在爭取表現的第一個研製出解毒藥劑，但卻一直在散發著負面的情緒，眼下的言語還有著引誘其他治療師放棄的用意？

「少府主，此次的麻煩，我們也是有些愛莫能助了。」

而此時，那秦望嘆息一聲，道：「不過我的老師應該很快就能夠回到大夏城，到時候你再請他老人家來一趟，應該能夠有希望。」

李洛神色淡淡，等你老師回來，這溪陽屋恐怕都已經臭不可聞了，還有個屁的希望。

姜青娥更是能夠聽出這秦望想要離去之意，關鍵是這傢伙離開也就離開了，但這個時候離去，顯然也會引動其他的治療師，到時候人心一散，才是真正的麻煩。

但是，這個時候，即便是她，也沒有其他的辦法，畢竟秦望研製的解毒藥劑沒有效果眾人都看在眼中，此毒，恐怕還真不是他們能夠對付的。

蔡薇與顏靈卿的臉頰上，也隱隱有焦急浮現。

而就當在場的治療師在秦望的影響下退縮之意越來越強烈時，李洛突然上前，問道：「不知道秦師是幾品木相？」

秦望一怔，旋即淡淡的道：「下七品木相。」

「應該是諸位之中品階最高的了吧？」李洛笑道。

其他治療師不明所以，但也都點點頭，秦望的下七品木相的確是他們之中最高的人。

李洛若有所思的道：「這解毒藥劑最後的「點睛」，品相越高，效果越好？」

秦望有些不耐，道：「這的確是其中的一個因素，正如煉製靈水奇光一般，相力越是雄厚，越是高品相者，越能夠將最終的成品提升一些效果。」

「少府主，你究竟想要說什麼？溪陽屋淬相師所中的毒非同凡響，的確不是我們能夠應對的。」

李洛沒有理會他的態度，而是衝著在場這些打退堂鼓的治療師笑道：「諸位，此毒的確很難處理，大家若是沒有信心，我也不好勉強，不過還請各位能夠幫我最後一個忙，那就是將這些解毒藥材，煉製成半成品的解毒藥劑就好。」

此言一出，眾多治療師面面相覷，有些不明所以。

「少府主的意思是，省略掉最後一步的「點睛」？」有思維敏銳的治療師遲疑了一下，問道。

李洛笑著點點頭。

這一下這些治療師更加的納悶了，如果不進行最後一步的點睛，這些解毒藥劑根本不算成品，那樣的效果更是相當微弱，李洛讓他們做這種莫名其妙的事情幹什麼？

秦望同樣是有些驚愕的看著李洛，心想這位少府主是不是病急亂投醫下，已是有些失去了冷靜？

「還請大家再幫幫忙，事後不管成不成，我洛嵐府都有重謝。」李洛抱拳說道。

這些治療師眼中滿是疑惑，最後還是那秦望笑了一聲，目露笑意的道：「既然少府主有這種要求，我們受邀而來，總得把事情做完。」

「不過先說好，煉製好這些半成品後，少府主也不要再勉強我們了，可好？畢竟真不是我們不出力，只是實在能力不夠啊。」

李洛也是笑著點點頭。

而眾人見到李洛下定了主意，雖然不明白他究竟在搞什麼，但也應了下來，於是接下來諸多治療師開始繼續出手，因為缺少了最後的點睛步驟，研製的速度倒是快了許多，不過半個時辰，那些解毒藥材就被盡數的煉製成了半成品的解毒藥劑。

在當他們完成了這些半成品的解毒藥劑後，李洛就暫時的將他們請出了客廳，然後關閉了房門。

而屋內，姜青娥，蔡薇，顏靈卿都是靜靜的看著他，雖然眸子中帶著一些疑惑，但她們也明白，李洛並不是那種魯莽的人，他會這麼做，應該是有著他的原因。

面對著三女的目光，李洛笑了笑，道：「那個秦望有點問題啊。」

姜青娥平靜的道：「大概率是裴昊安排的暗子，一是為了知曉我們的動靜，二應該就是為了散布負面情緒，引導其他的治療師選擇放棄。」

李洛感嘆一聲，道：「這頭白眼狼也太謹慎了，明明都已經將我們逼成這樣了，竟然還留著這種暗子...」

姜青娥微微偏頭，青絲順著絕美的臉頰一側滑落下來，金色眸子看著李洛，其中泛起一點期待與笑意。

「不過李洛...」

「你這些舉動，是想要做什麼？」

她纖細玉指指了指那些半成品的解毒藥劑，然後似是開著玩笑的道：「你不讓他們這些治療師來完成最後一步的「點睛」，難不成...」

「讓你這半吊子治療師來做啊？」

蔡薇與顏靈卿也是神色驚奇的看著李洛。

被三女盯著，李洛嘆了一口氣。

「本來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們相處，但今天我覺得是時候讓你們知道我的本錢有多雄厚了...」

第兩百三十三章所謂暗窟

「異類...」

李洛喉嚨滾動了一下，吞了一口口水，眼神驚駭的望著姜青娥，這個答案顯然是他此前從未預想過的。

從那「王侯戰場」不斷逼得人族派出王侯強者進入其中戰鬥中，李洛就能夠知曉那些異類是何等的可怕，不過他雖然對異類滿懷忌憚，但總是有著一種錯覺，那就是似乎異類那種存在距離他還很遠...

他一直以為，想要接觸到異類，總得要接近了封侯實力時，才有資格吧？

但現在姜青娥卻是告訴他，在聖玄星學府之下所存在的暗窟之中，竟然有著異類！

原來，他與異類，竟然是如此的接近麼？

「這個世間，不是只有王侯戰場才會有著異類，它們時刻都在通過一些空間裂痕進入我們的世界，大夏算是比較幸運的，這種與暗世界連接的空間裂痕並不多，所以大夏的普通人都會對此頗為的陌生。」

「但據說在其他的一些地域中，極為不幸的存在著許多的空間裂縫，導致異類頻繁出沒，甚至形成了恐怖的「異災」，許多曾經繁盛的勢力以及國家，都被化為烏有，造成無數死傷。」

姜青娥聲音平靜的道：「而在聖玄星學府之下，就存在著一處與暗世界相連的空間節點，這個節點，就被稱為暗窟。」

「其實聖玄星學府建立於此，也有著鎮壓這座空間節點的意思，咱們聖玄星學府那位院長，就常年居於暗窟深處，封鎖著空間節點，以免其擴散，同時...也與一些強大的異類在進行著戰鬥，防止它們從暗窟中來到我們的世界。」

李洛恍然，這才明白，為何在聖玄星學府這麼久，始終都未曾見過那位神秘的院長，原來，他肩負著如此重任。

「不過院長雖然能夠鎮壓住空間節點，但也無法依靠一己之力將其毀滅，而且暗世界的力量也是在不斷的順著空間節點洩露出來，造成巨大的汙染，從而誕生出異類，而這些汙染以及異類若是不及時清除，等到它們越來越強大時，就會自暗窟中湧出，造成更大的破壞與毀滅。」

「對於這些汙染，院長一人也是分身乏術，畢竟異類中的那些強大的存在，也將他拖得無法出手。」

「所以聖玄星學府每隔一段時間，都將會打開暗窟，然後開啟「淨化任務」...這時，連學府中的諸多導師，都將會進入到暗窟深處，去處理那些汙染以及強大的異類。」

「但這依舊還不夠...因為暗窟中的汙染時而加劇，有時候一些處於外圍邊緣的地方，也會誕生異類，這些異類數量較多，但實力會弱許多，而學府就將這部分的淨化任務，交給了學府內三星院，四星院的學員來處理，也算是一種磨礪。」

「這種任務，會有著極為可觀的學府積分，當然...」

姜青娥聲音頓了頓，道：「也更為的危險，每一次的淨化任務中，都會有學員喪命，甚至，小隊團滅也不是什麼罕見的事情。」

李洛神色愈發的肅然，直到這一刻，他方才感覺到在聖玄星學府中，原來不只有著那些看似悠閒的修行，在那溫和的學府之下，同樣是有著兇險暗流，殺機四伏。

不過李洛也明白，消滅異類，這是所有人的責任，否則真的等那些異類從暗窟中湧出來，恐怕這繁華的大夏，也將會被摧毀，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

「最開始的時候，進入暗窟執行「淨化任務」一般都是交給四星院的學員，但後來慢慢三星院也在參與，而前些年...二星院的也開始加入，雖然只是一些頂尖的隊伍。」

姜青娥看著李洛：「你知道這說明什麼嗎？」

夜風吹拂而來，讓得李洛打了一個冷戰，面色也是有些難看：「說明，暗窟內的汙染在逐漸的加劇，所以學府不得不增派人手？」

姜青娥點點頭，道：「雖然我也不知道那暗窟深處是個什麼情況，但這些年院長現身的次數越來越少，說明連這位王級強者，也是沒有分心之力了。」

「那就是說，今年的話，有可能連我們這些一星院的學員，都要開始進入暗窟執行「淨化」？」李洛凝重的問道。

「不排除這個可能，不過應該只會限於一些紫輝小隊，而且參加的方式也會有所改變，不過等以後你們就會知道，其實你們這些紫輝小隊是有著淨化任務指標的，其他的小隊還有理由推託，可你們卻是沒有理由，當學府的任務強制發布下來的時候，你們就必須去做，否則將會被直接開除學府。」姜青娥頷首道。

李洛愣了愣，但卻並不感到意外，紫輝小隊獲得了最好的導師教導，也獲得了比其他小隊更好的修煉資源，那麼他們理所應當的就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不然，真當聖玄星學府是慈善堂嗎？無條件的付出資源來培養你？

「看來從某些角度來說，進入了聖玄星學府，反而不像是一件好事情了。」李洛嘆道。

暗窟的存在，恐怕唯有大夏一些大勢力知曉，這種信息並沒有公布出來，而如果不進入聖玄星學府的話，或許大多數人都會安穩的度過餘生，有時，無知也是福氣。

而進入到了聖玄星學府，固然獲得了更好的修行條件，但暗窟的存在，卻是讓得這份修行，變得有些壓力起來了。

「有些事情，躲是躲不掉的。」姜青娥隨意的說道。

李洛點點頭，他倒是沒有什麼躲避的想法，相反，在從姜青娥的嘴中知曉那所謂的暗窟後，他的內心深處，倒是燃起了許些的火熱與莫名的期盼。

他，想要看看，這將他的父母拖在王侯戰場中的異類，究竟會有多可怕？

「參與一次淨化任務，只要成功歸來，小隊每個人都能夠獲得上萬不等的積分，當然，如果表現突出，也會視情況增加。」姜青娥說道。

「一次任務就上萬的積分...」李洛咂舌，這個報酬不可謂不豐富，畢竟在那排位戰上，他那麼努力的獲得了第一，最終到手也不過才五千左右。

「如果學府這次打算讓一星院這些紫輝小隊也開始參與淨化任務的話，我想應該還是會採取以高帶低的方式。」

「所謂以高帶低，就是讓一支高星院的小隊，帶領著一支低星院的小隊去執行淨化任務，這樣一來，可以避免你們這些小隊沒有經驗，平白的造成死傷。」

姜青娥微微沉吟，道：「如果是這個方式的話，我建議這次的淨化任務，你們「正義小隊」就跟著我們「黑天鵝小隊」。」

李洛精神頓時一振，誰不知道三星院中，姜青娥的小隊數一數二，如果能夠跟著他們去做淨化任務，那危險係數必然會降低許多，而姜青娥這麼做，顯然是給他開了一個後門。

又是喜聞樂見的抱大腿。

「不會給你們帶來什麼麻煩吧？」不過雖然求之不得，但李洛還是謹慎的問道。

姜青娥頓了頓，旋即笑著搖搖頭，青絲在夜風中輕揚：「放心吧，你們正義小隊好歹也是此次一星院排位戰中的第一名。」

李洛這才鬆了一口氣。

姜青娥收回眸光，她倒是未曾說，其實這種以高帶低，也包括了二星院的小隊，而一般來說，他們這些三星院的優選還是二星院的小隊，畢竟李洛他們這種一星院的小隊再強，跟二星院比起來還是有一些差距的。

只不過，為了幫李洛湊夠積分，這些優選也沒辦法了。

而且，她的兩個隊友，也需要去說服一下，但相處這麼久，他們也該知道她的性格，若是不同意，那就只能...

打到同意了。

第兩百二十五章李洛出手了

客廳內，姜青娥，蔡薇，顏靈卿神色皆是有點古怪的望著那嘆氣唏噓的李洛，不知道這傢伙又在搞什麼怪。

李洛倒是很快收斂了戲謔，走到那些半成品的解毒藥劑前，道：「青娥姐你還真說對了，我打算自己來給這些解毒藥劑「點睛」。」

聽到此話，莫說是蔡薇，顏靈卿，就算是素來冷靜理智的姜青娥，美目都是忍不住的有些睜大，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你可不要胡來，現在這些是我們僅有的解毒藥材煉製出來的...而且你應該也知道，這些解毒藥劑裡面，融合著其他治療師的相力，如果你將用自己的相力來給這些解毒藥劑點睛的話，只會讓得兩種相力衝突，將這些解毒藥劑毀掉。」姜青娥精緻的臉頰上，布滿著凝重。

「這一點，你身為淬相師，其實應該也很明白。」

蔡薇嬌媚鵝蛋臉頰也是噙著一些擔憂，李洛真的是被急得有些失去理智了嗎？

望著她們的目光，李洛笑著點點頭，道：「這我當然知道...不過你們以為，我給溪陽屋提供的秘法源水，究竟是怎麼來的？」

姜青娥與蔡薇眸子中都是掠過一絲茫然，唯有顏靈卿似是想到了什麼，冷豔的臉頰上掠過驚異之色。

「那秘法源水...是你自己凝鍊出來的？！」她最終，忍不住的出聲道。

李洛有些驚訝的看了她一眼，最終點點頭，將這個秘密揭露了出來：「靈卿姐挺了解我的啊，竟然連這個秘密都能猜到。」

顏靈卿目光停留在李洛身上，仿佛是看見了什麼稀奇的怪物一般：「之前你協助我煉製靈水奇光時，我就有點猜測了...」

「但是，怎麼可能呢？你怎麼可能自己凝鍊出來秘法源水？」

李洛笑了笑，伸出手指，指尖有相力凝聚而來，最後便是化為了一滴相力液體，他輕輕一抖，這滴相力液體就漂浮在了三女面前。

姜青娥她們盯著這一滴相力液體，即便未曾觸碰，但她們依舊是感覺到了熟悉的波動，畢竟此前李洛給的那些秘法源水，她們也接觸過許多次了。

這兩者，完全相同。

「其實這也不算太過的不可思議，以前的我不是空相麼？即便後來因為某些緣故再度誕生了相，但我的相力依舊顯得擁有著極強的包容性，我將其稱為「空性」，這帶來的好處就是我的相力能夠與其他相力達成融合，而不會引起抗拒。」李洛笑著解釋。

「那些所謂的秘法源水，其實就是我自身相力凝鍊所化。」

廳堂內，姜青娥三女有些失神，想來她們還是第一次聽見，竟然有人將自身的相力凝聚出來後，就能夠變成秘法源水。

「原來這秘法源水不是師父師娘留給你的，而是你自己折騰出來的...」好片刻後，姜青娥方才感嘆一聲，說道。

蔡薇嫵媚眸子也是好奇的看著李洛：「怪不得少府主以前在交了一波秘法源水後，總是面色蒼白，連走路都顫巍巍的，一副很虛的樣子，原來是把自己給榨乾了呀。」

她花團蒲扇遮著嬌媚臉蛋，想必那蒲扇下的笑容充滿著促狹。

李洛有些尷尬，怒道：「還不是你們一直催一直催！真當我這身子是鐵打的嗎？」

顏靈卿轉身趴在蔡薇豐腴婀娜的身子上，嬌軀顫動著，發出了壓抑的笑聲。

姜青娥唇角也是微彎，不過她見到李洛有惱羞成怒的跡象，也連忙轉移話題：「所以你現在是打算自己來給這些半成品的解毒藥劑「點睛」？」

「那群治療師，最高的品相也就是那個秦望的下七品木相，而我身具雙相，論起相力中蘊含的治療力量，絕對比他強許多。」

「而這些解毒藥劑其實是有效果的，只不過這群治療師火候不夠，如果我來進行「點睛」的話，應該可以將這些解毒藥劑的效力提升幾分。」李洛點點頭，說道。

「雖然我也不知道我來「點睛」後的解毒藥劑能不能有效果...但你們也看見了，那群治療師已經被那秦望撩撥得沒了信心，與其讓他們來，還不如我自己動手。」

李洛笑了笑，繼續道：「我的治療水平的確連半桶水都算不上，但他們完成了九成的步驟，我只需要做「點睛」這一步就行了。」

姜青娥微微沉吟，最終也是輕輕頷首，的確，局面反正都已經這樣了，還不如讓李洛來嘗試一下。

蔡薇輕輕拍了拍趴在她身上的顏靈卿，將她的笑聲止住，然後美眸也是帶著好奇的看向李洛。

李洛則是上前，取出一支解毒藥劑，面色肅然起來，掌心有相力迅速的匯聚而來，那相力呈現藍綠雙色，其中還有細微的光芒湧動，令得這相力看上去頗為的璀璨。

而姜青娥三女則是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相力之中散發著一種溫和的力量，正是屬於水相，木相的治療之力。

雙色相力迅速的凝聚，最後形成了一滴高度濃縮的能量液，滴入到了那一支解毒藥劑之中。

緊接著那藥劑之中，就見到有能量光澤爆發，藥劑猶如沸騰一般，咕嚕嚕的滾動著，但讓得人鬆一口氣的是，相力的衝突並沒有出現。

數息後，沸騰平息，那一支解毒藥劑明顯是變得更為的純淨了。

顯然，不出意料，李洛的嘗試成功了。

他自身相力凝聚而成治療液體，與解毒藥劑完美的融合。

正如他此前的秘法源水相同的原理。

姜青娥，蔡薇，顏靈卿三女也是嘖嘖稱奇，有一種大開眼界之感，這種事情，她們也真是第一次親眼看見。

看來李洛那「空相」，給他帶來的也不只是弊端啊。

不過她們也明白現在還不是高興的時候，李洛能夠加強解毒藥劑，但如果不能化解此次的毒素的話，那也沒什麼作用。

李洛同樣知曉這一點，所以他沒有猶豫，直接是取來一瓶毒血，然後直接將這支解毒藥劑傾倒了進去。

碧綠色的解毒藥劑落入黑色毒血之中，激烈的碰撞直接是在此時爆發。

只見得解毒藥劑散發的碧綠光澤瘋狂的擴散，與黑血之中的毒素開始互相吞噬，消融。

李洛將這瓶毒血舉在眼前，目光死死的盯著，呼吸都是屏住了。

無聲的激烈碰撞在瓶罐內爆發，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李洛，姜青娥他們便是發現，碧綠之光並沒有被黑色毒血所吞沒，反而是在漸漸的熟悉了毒素的侵蝕後，開始了反撲。

碧綠之光於毒血中擴散，所過之處，黑色的毒素竟然真的開始出現了消退。

進而一潰千裡。

當黑色毒血盡數的消散的那一刻，房間內鴉雀無聲，四雙眼睛都是死死的盯著瓶子，裡面原本的黑色毒血，此時盡數的化為了正常的鮮血。

毒血，被化解了。

四個人都是因為這個結果出現了片刻的失神，包括李洛這個始作俑者...他同樣沒想到真的能夠成功，畢竟先前他也是無路可走，只能自己擼袖子硬著頭皮上。

但似乎，上天還是眷顧長得好看的人的。

李洛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目光從血瓶上面轉移而開，看向了臺階上的姜青娥三女，臉龐上有著燦爛的笑容浮現出來。

「三位，感謝觀看不知道出現了多少場的...「洛式奇蹟」。」

三女美目有些瞪大，即便是姜青娥這般冷靜的人，都是胸前輕輕起伏，而一旁的蔡薇更是捂住紅唇，嬌媚臉蛋上滿是震撼。

最後，她忍不住的與顏靈卿擁在一起，發出了歡呼聲。

誰都沒想到，這原本鬥不過毒血的解毒藥劑，在李洛的出手協助後，竟然直接是反敗為勝了！

有了這些解毒藥劑，這一次溪陽屋的危機，有救了！

在兩女的歡呼聲中，姜青娥也是微微一笑，絕美精緻玉顏上的笑容，驚豔得足以壓過百花之美。

她望著場中那舉著血瓶的少年，他那燦爛的笑容倒映在金色的眼瞳中。

於是她走下臺階，在少年那有些驚愕的眼神中，走上前來，輕輕的給了他一個柔軟而芬香的擁抱。

她在後者耳邊，輕聲道。

「做的不錯，給你一個獎勵。」

第兩百二十六章解毒

突如其來的溫香軟玉抱滿懷讓得李洛都愣了愣，不過還不待他多享受一下這美妙的感覺，姜青娥便是抽身而退。

李洛感覺仿佛心一下子就空虛了。

他咂咂嘴巴，不滿的道：「太短了吧。」

蔡薇笑吟吟的走過來，戲謔道：「少府主不要急嘛，往後還有的是機會，好好表現，還愁沒有更多的享受嗎？」

「而且...」

她蔥蔥玉指指了指其他的那些解毒藥劑，道：「還有這麼多解毒藥劑沒有「點睛」呢，少府主您...能行嗎？」

她眨了眨嬌媚的眸子，笑意盈盈。

李洛望著那些擺滿的解毒藥劑，心頭微微抽了一下，手掌不由自主的摸了摸腰，旋即咬牙道：「不要跟我說不行這兩個字！」

然後便是抓起其他的解毒藥劑，開始進行著「點睛」。

接下來半個小時時間，李洛幾乎是將自身的相力徹徹底底的榨乾，而成果就是這些解毒藥劑被他盡數的「點睛」了一遍。

當最後一管解毒藥劑完畢時，李洛有些虛脫的坐在椅子上，感覺渾身都在發軟發酸。

蔡薇笑吟吟的鼓起掌，為少府主的持久表示讚揚與認可。

顏靈卿則是體貼的為李洛倒了一杯熱茶，同時道：「少府主，這是為你準備的參茶，多補補。」

李洛翻了個白眼，一口將參茶喝得乾淨，待得回了幾分力氣後，強行站起來，道：「事不宜遲，準備將解毒藥劑拿出去使用吧。」

姜青娥點點頭，打開了房門，然後吩咐人將這些解毒藥劑盡數的搬了出去。

而在屋外，秦望這些治療師還並未離去，他們望著搬出來的解毒藥劑，眼中也滿是愕然，他們不明白溪陽屋要用這些半成品解毒藥劑做什麼。

特別是那秦望，他目光微微閃爍，旋即嘴角泛起莫名的笑意，只當這是李洛走投無路下的無理智之舉。

不過李洛，姜青娥倒是未曾理會於他，而是吩咐等待在外的鄭平長老，道：「將這些解毒藥劑分配給中毒者。」

鄭平長老愣了愣，他雖然不知道房間內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先前也從這些治療師口中知道此次的解毒藥劑似乎並未成功。

「是。」

不過雖然心中疑惑，但出於對李洛，姜青娥的信任，他還是點點頭，然後招來人幫忙，將這些解毒藥劑取走。

而中毒者如今全部都被抬在了屋子前的院中，有腥臭氣自他們的身上散發出來，皮膚上面布滿著黑斑，顯然是毒氣侵蝕已深。

周圍圍滿著一些總部的淬相師，皆是面帶擔憂之色，現在的他們已經知曉這裡的事情在大夏城中引起了多少的關注，如果今日真讓得這些分部淬相師毒死在總部內，恐怕會對溪陽屋的名聲造成毀滅性的影響。

而此時鄭平長老則是帶人將那些解毒藥劑盡數的灌入唐隕，陸小峰等人的嘴中。

所有的目光都是緊張的投來。

就連李洛，姜青娥他們都是眼神中透著一些緊張，雖然先前的毒血的確是被化解了，但一切還是得以這些中毒者能否真正解毒為準...

院中鴉雀無聲，空氣仿佛都是在此時凝固了下來。

直到十數分鐘後，突然有人爆發出驚呼聲：「他們身上的毒斑好像在消退！」

驚呼聲引起了陣陣譁然，然後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唐隕他們身上的毒斑，的的確確是在變得淡化。

再過得片刻，他們皮膚上面的毒斑就已是徹徹底底的消散。

哇！

突然有中毒者睜開眼睛，哇的一聲，一口腥臭的黑色毒血從嘴中吐了出來，氣味難聞。

哇哇！

越來越多的中毒者開始甦醒，口吐黑血，不過這次的吐血，卻是讓得總部所有淬相師喜出望外，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代表著他們體內的毒素正在被排出！

那些解毒藥劑，果然有用！

激烈的歡呼聲，在此時響徹了起來。

李洛，姜青娥也是如釋重負，徹徹底底的鬆了一口氣。

而如果說李洛他們這邊是鬆口氣的話，那秦望等治療師，則是一臉的懵逼，他們望著那些吐血開始甦醒的中毒者，臉上的茫然幾乎將他們淹沒。

這發生了什麼事？

先前這些人所服下的解毒藥劑，的確是他們研製出來的，但是...怎麼可能會有這種效果呢？

而且，他們留下的，只是一些半成品的解毒藥劑啊！

在他們離開後，屋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秦望心中的好奇如老鼠抓撓一般，旋即他忍不住的乾笑一聲，道：「少府主，姜小姐，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我們留下的那些解毒藥劑，似乎只是半成品吧？怎麼會有這種效果？」

李洛看了他一眼，笑眯眯的道：「會不會正因為是半成品，所以才有奇效呢？」

秦望尷尬的一笑，心中則是在怒罵，放屁，半成品怎麼可能會有奇效？糊弄鬼呢。

不過李洛擺明了是不想告訴他秘密，他也沒辦法，而且李洛那盯著他打量的目光，顯得有點銳利，這讓得本就心虛的秦望後背有些冒冷汗。

「咳。」

而就在李洛想著如何收拾一下這秦望時，那邊突然有劇烈的咳嗽聲響起，他目光看去，便是見到唐隕，陸小峰兩人也是口吐黑血，然後咳嗽著甦醒了過來。

李洛連忙走上前去，他迎著唐隕，陸小峰有些茫然虛弱的目光，淡笑一聲，指了指周圍其他的那些分部淬相師。

「兩位，這個場面，你們應該明白髮生了什麼吧？」

唐隕，陸小峰望著周圍那些虛弱的分部淬相師，旋即眼睛都開始變得通紅起來，最後發出如野獸般的低吼聲：「裴昊，你好毒！」

這前因後果，瞬間就在此時變得清晰起來。

那裴昊之前必然是對他們做過一些手腳，然後將他們引導來了溪陽屋總部，所為的，就是將他們送進總部，最後，讓他們死在總部，藉此栽贓給洛嵐府與李洛。

他們並沒有絲毫懷疑是李洛在給他們下毒，畢竟如果他們在溪陽屋出了任何事情，都將會給李洛帶來不好的影響。

而不是李洛，那答案就顯而易見了。

「是之前裴昊給我們的踐行酒！」陸小峰咬牙切齒的道。

其他的分部淬相師也是反應過來，當即紛紛痛罵出聲。

唐隕看向李洛，有些羞愧的道：「少府主，對不起，都是我們被人利用，給您添麻煩了。」

其他的人，也是眼神感激，欽佩的看來。

李洛嘆了一口氣，擺了擺手，道：「你們畢竟是我溪陽屋的人，我不會讓你們死在我面前的。」

「那麼現在...兩位會長，還打算回西嶺郡分部嗎？」他盯著唐隕，陸小峰。

兩人聞言，苦笑一聲。

「少府主就莫要取笑我們了，那裴昊如此狠毒，我們怎敢再回去...如果少府主不嫌棄，就讓我們以後在總部效力吧。」

李洛臉龐上有著笑容浮現出來，他點點頭。

「不過在這之前，還得麻煩兩位做個事...」

他抬起頭，望著總部之外，這裴昊費盡心機玩了這麼一場大戲，也該給他收個尾了。

第兩百三十四章異類的情報

翌日，李洛，姜青娥在將洛嵐府的事情交接給蔡薇後，便是隨著虞浪，白萌萌他們一起，再度回了聖玄星學府。

在進入到學府後，李洛就感覺到一直緊繃的身體都是悄然的放鬆了許多，仿佛一來到學府，那種安全感都變強了。

不過他也發現，此次學府內一些高星院的學員，倒是沒了往常的那種悠閒模樣，而是一個個顯得神色凝重，肅然許多。

想來應該是與那「暗窟」有關。

畢竟一旦開啟淨化任務的話，這些高星院的學員就將會進入到暗窟，到時候有可能會遭遇恐怖的「異類」，那一旦接觸，說不得就會出現死傷。

死傷二字看似簡單，可如果當死在眼前的是那些朝夕相處的同學時，恐怕當事人的心情將會變得格外的沉痛。

姜青娥，顏靈卿在進入學府後就與李洛一行人分開了，接著其他人也是各自離開，就剩下李洛與白萌萌結伴前往宿舍小樓。

而當兩人笑意盈盈，氣氛歡快的來到小樓前時，卻是見到一道人影坐在樓前的石梯上面，一旁的樹蔭覆蓋過來，將他的身體盡數的籠罩。

一不留神，就會直接將他忽略，然後直接踩過去。

不過好在李洛還是比較細心的發現了他的身影，及時的拉住沒留神的白萌萌，同時納悶的道：「辛符，你沒事蹲在這裡幹什麼？看上去...怪可憐的。」

有一種留守兒童的孤獨感。

白萌萌這才注意到辛符，連忙道歉：「對不起呀，辛符，我剛才沒看見你。」

辛符抬起頭，兜帽下似是有幽怨的目光投出來。

李洛看了他一眼，驚訝的道：「你不會假期都待在這裡吧？你沒找朋友出去玩玩嗎？」

辛符默默的低頭，他來到聖玄星學府後，說過話的人都屈指可數，有個鬼的朋友啊。

瞧得他這副模樣，李洛也就猜了出來，這傢伙平常不說話，可能因為自身影相的緣故，總是存在感很弱，讓人不經意間就會將其忽略，所以他來到聖玄星學府這段時間，恐怕是沒交過什麼朋友。

「太慘了。」李洛感嘆一聲。

白萌萌也是同情的看著辛符，道：「辛符，下次我們出去的時候，一定會帶上你的。」

「我之前走的時候其實想叫你的，但是找了一圈沒看見你，我就只好走了。」她解釋道。

辛符看著白萌萌那純真甜美的小臉，輕輕的道：「你走的時候我就坐在這裡。」

白萌萌笑臉一僵，弱弱的道：「對不起，我真沒看見。」

辛符搖搖頭，一聲輕嘆中，帶著諸多的心酸。

「喲，都到了啊。」

而就在此時，突然後面有聲音傳來，三人看去，便是見到郗嬋導師走來，她身材高挑，薄紗覆面，倒是顯得有種知性的美感。

三人連忙打著招呼。

郗嬋導師對著三人點點頭，道：「既然都來了，那就開始授課吧，今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們。」

說完，她便是轉身對著她的小院走去，從她的步伐中，李洛同樣是感覺到一些肅殺之氣，隱隱的已是知曉郗嬋導師將要說什麼。

多半就是暗窟的事情了。

三人趕緊跟上，隨著郗嬋導師來到了小院當中那座寬敞的亭子內。

四人席地而坐。

「其實要說的事情，你們或多或少可能都有一些耳聞，就是因為暗窟的事。」郗嬋導師沒有遮掩，直接開門見山。

接著她又將暗窟的一些信息，初步的說了一遍。

因為已經事先從姜青娥那裡知曉了暗窟的存在，所以李洛的神色頗為平靜，而白萌萌與辛符就要吃驚許多，特別是白萌萌那白皙的小臉都是微微有些變色，眼中隱隱有著懼色。

他們都沒想到，異類竟然與他們如此的接近。

「這個月學府將會開啟淨化任務，二星院，三星院，四星院的小隊都會參與，而且我們接到消息，此次暗窟內的汙染變得更為嚴重，一些外圍區域也開始被汙染，所以到時候你們一星院的這些紫輝小隊，也有可能會被徵召。」

郗嬋導師的眼神有些嚴肅，她盯著三人，緩緩道：「徵召是強制性，不可拒絕，否則逐出學府。」

「暗窟不僅威脅著聖玄星學府，而一旦真讓得暗窟爆發，整個大夏都將會陷入災難之中，所以不管是為了學府還是為了你們各自的家族，家人，你們也沒有逃避的理由。」

李洛三人的神色同樣肅然，雖說對於那所謂的「異類」他們同樣是感到忌憚驚懼，但能夠成為紫輝學員，他們也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所以倒也並沒有過於的失態。

「不過一般來說，就算你們被徵召進入暗窟執行淨化任務，也會安排一些高星院的隊伍帶領你們，傳授你們經驗以及保護。」郗嬋導師見到三人都沒有開口反對，微微點頭，算是比較滿意。

「導師能跟我們詳細說說這異類的信息嗎？」李洛沉吟了一下，開口問道。

不管會不會被徵召進入暗窟執行淨化任務，這異類的信息，他們都必須了解清楚，因為即便現在沒遇見，未來，終歸會撞見的。

「這些信息，也的確是該告訴你們了。」

郗嬋導師頷首，道：「關於異類，此前也與你們說過，那是因為暗世界匯聚了人族的惡念，而異類，則是於這些惡念之中誕生。」

「異類詭異而強橫，它們千奇百怪，扭曲可怖，而異類，大致被分為四個等級，蝕級，災級，毀滅級以及異類王。」

「蝕，代表著侵蝕，蝕級的異類，初步具備著侵蝕人心的力量，因為它們是由無數惡念所化，所以一旦被它們的力量所汙染，就會喚起人內心深處的惡念，惡念壓制理智，而你的身體，就將會被異類所控制，淪為其所操控的傀儡。」

「這種侵蝕，是異類的標誌性力量...在學府這些年對暗窟的淨化中，與異類進行了無數次的交手，但其實最終有不少的傷亡，是來自於那些不經意間被惡念所汙染的同伴。」

聽到這裡，即便是李洛，背心都是有著冷汗在冒出來，這異類果然恐怖而詭異，這豈不是與其在搏殺時，還得時刻小心同伴有沒有被其勾動內心深處的惡念？

那突然在關鍵時刻暴刺而來的襲擊，足以讓人措手不及間，含恨而亡。

「蝕級異類，也被分為白蝕與赤蝕...如此區分，是因為這兩者身體所散發出來的惡念會隨著加強，漸漸的從白色轉化為赤色。」

「白蝕級別的異類，實力大致在相師境第二段左右，而赤蝕級的異類，則是相師境第三段...如果你們去執行淨化任務，目標大概率就是這種級別的異類。」

「如此類推，災級的異類，就相當於拜將境的實力。」

「毀滅級異類，便是我們人族的封侯境強者，這種異類一旦出現，即便是一座繁華城市，都將會被其化為一座死城。」

「至於異類王...」

提起這個層次的異類，就連郗嬋導師眼中都是掠過驚懼之色，緩緩道：「真希望我們不會遇見這種級別的異類，因為每一次異類王的出現，都代表著一場真正的災難，它所擁有的惡念汙染，會將一個國家，都化為瘋狂，混亂，扭曲之地。」

亭子內一片安靜，莫名的寒意讓得李洛三人都是打了一個冷戰。

雖然郗嬋導師沒有說明，但顯然，如果出現異類王，恐怕就只有人族的稱王境強者才能夠與其抗衡。

郗嬋導師深吸一口氣，繼續說道：「一般異類都是外形扭曲可怖，不過越是強大的異類，它就會變得與我們人族越來越相似，所以，未來不管是在暗窟還是在其他什麼地方，如果你們見到與我們外表一模一樣沒什麼區別的異類...」

郗嬋導師眸子中掠過一絲陰霾，手掌不由自主的輕撫著被薄紗覆蓋的臉頰，輕聲道：「那就趕緊逃吧。」

李洛三人面面相覷，最終老老實實的點點頭。

「接下來繼續今天的授課吧。」

「至於暗窟中的淨化任務，暫時還沒傳來具體的消息，所以接下來這些天你們可以繼續修行。」

郗嬋導師輕嘆一聲。

「希望，不會真的需要你們也出手吧。」

因為一旦到了那一步，說明這一次暗窟內的汙染，會變得格外的嚴重了，那可真的不是什麼好消息。

第兩百三十五章意見不合

聖玄星學府，三星院區。

一座訓練場中。

名為火絮的中年女子在檢查了面前三人的修行進展後，嚴肅的臉龐上露出滿意的笑容：「看來你們的修行都沒有鬆懈，特別是青娥，按照你的速度，年底的時候，有很大的可能突破到天罡將階，到時候你挑戰七星柱的成功率將會大大增加。」

面對著導師的誇讚，姜青娥輕輕點頭應下，神色倒是頗為的平靜。

火絮導師神色突然凝重起來，道：「想必你們也已經接到了消息，暗窟這個月將會開啟，今年的淨化任務也會隨之而來，你們到時候必然是要進入其中。」

「你們不是新生，淨化任務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一些廢話我也就不多說了，但暗窟的危險你們心知肚明，到時候進入其中，都需要加倍小心。」

「我們這些紫輝導師，不久後會先一步進入暗窟，到深處去清理一些強大的異類。」

「另外你們此次執行淨化任務，學府大概率會讓你們帶一下低星院的隊伍，而如何選擇這些低星院的隊伍，就由你們自己來決定。」

「......」

火絮導師說完這些後，便是擺了擺手，轉身而去。

隨著火絮導師離開，姜青娥身旁方才傳來兩道鬆氣的聲音：「導師還是一如既往的嚴厲啊。」

姜青娥眸光看向身旁的兩位同伴，那是一男一女。

青年模樣削瘦，五官倒是有些英武，只不過令人側目的是他的膚色，黝黑的模樣仿佛是從碳堆裡面滾出來的一般。

他雙目格外的明亮，笑起來時，潔白的牙齒閃爍著光澤。

青年名叫裘白。

另外的女孩，容顏秀美，馬尾垂落下來，她身材有些嬌小，穿著白色練功服，可即便是有些寬鬆的衣衫，依舊是有些遮掩不住女孩衣衫下洶湧起伏的輪廓。

女孩叫做田恬。

而這一男一女，便是黑天鵝中另外的兩名隊員。

「隊長，厲害哦，年底如果你挑戰七星柱成功的話，可就打破了我們聖玄星的記錄了呢。」田恬衝著姜青娥笑道。

一旁那裘白佩服的點點頭，然後從懷中掏出一面鏡子，對著鏡子認真的打量自己的膚色。

姜青娥望著兩名隊友，問道：「如果接下來我們執行淨化任務，需要帶一支低星院的隊伍，你們有什麼想法？」

田恬攤手笑道：「隊長，已經有人毛遂自薦了哦。」

姜青娥眉尖微挑，道：「哦？誰？」

「還能是誰...當然是你在二星院的那位小迷弟，葉秋鼎啊。」田恬戲謔的說道。

那裘白目光從鏡子中抬起，點點頭說道：「這葉秋鼎實力還不錯，他所率領的「山水鼎小隊」在二星院此次的排位戰中取得第二的名次，僅次於「火仙小隊」。」

田恬補充道：「而且這葉秋鼎以前也配合過我們做任務，如果此次淨化任務，我們選擇他的小隊的話，應該會比較適合。」

姜青娥神色淡淡的道：「我這次不打算找他。」

田恬與裘白都是一怔，疑惑道：「不找葉秋鼎？那找誰？二星院中還有其他的隊伍嗎？如果是火仙小隊的話那當然更好。」

姜青娥平靜的道：「我想要找「正義小隊」。」

「正義小隊？」裘白皺眉想了想，有點沒想起二星院中哪個比較出名的隊伍叫做這個名字。

倒是田恬很快想起了什麼，有些驚愕的道：「難道是一星院的那個正義小隊？我記得那個小隊隊長是李洛吧？跟隊長你...」

經過田恬的提醒，裘白也是反應了過來，他此時將小鏡子都收了起來，眉頭緊鎖：「隊長，你選一個一星院的隊伍，會不會有些不太妥當啊？」

如果是其他的事情，他不會反對姜青娥的提議，但暗窟可實在不是開玩笑的地方，在那裡稍有失誤，就連他們都有可能栽進去，所以如果有選擇，他們當然傾向於二星院的小隊，畢竟後者的實力比起一星院的小隊要更強一些。

以前進入暗窟，可從來沒有帶過一星院小隊的先例啊。

「我承認我選擇李洛的正義小隊有私心，但是正義小隊也有著不弱的實力，他們是一星院排名第一的隊伍。」

姜青娥坦然的道：「我相信他們不會拖後腿，而且在暗窟內，我會竭盡全力的彌補他們的一些缺陷。」

田恬嘆了一口氣，道：「就算他們實力再不錯，也只是一星院啊...」

「隊長，你就不再考慮一下？」裘白也是緩緩說道。

姜青娥微微沉默，最終搖了搖頭，道：「抱歉，我說了，即便他們與葉秋鼎小隊相比會有什麼不足的地方，但我覺得，我都能夠填補上來，這一點，我希望你們能夠相信我。」

裘白與田恬對視一眼，都是從對方的眼中看出了無奈，他們也沒想到，這個素來冷靜理智的隊長，在與那李洛有關的事情上面，竟然會這麼的固執。

「隊長你也知道暗窟的危險，我們當然相信你的實力，但是，真出了問題，怎麼填？」裘白說道。

姜青娥看著他，笑了笑：「用我的命填，行不行？」

田恬嘆了一聲，為了那個李洛，姜青娥竟然能夠做到這一步，這可真是讓人大開眼界了，不是有傳聞說兩人的婚約只是形式麼？但看姜青娥這樣子，跟李洛的關係顯然不是一般的深厚，畢竟，連命都能輕易的許上來。

這李洛，究竟哪來這麼大的福氣啊。

「如果隊長你真是要這麼選擇的話...」

「那就只能按照我們當初小隊建立時定下的規矩來做決定了。」裘白也沒有再多說什麼，退後了數步，他的身體上有著黑色的火焰相力在燃燒起來，下一瞬，黑炎流動，一柄火尖槍出現在了其手中。

而那田恬也是攤了攤手，腳步退後，身軀上青色相力流轉，一隻青鳥光影於她身後浮現出來，雙翼扇動，捲起了颶風。

當初小隊建立時有著規矩，如果出現意見不統一，那麼就直接以武力進行最終的裁決。

姜青娥見到這一幕，金色眸子中倒是泛起一抹笑意。

「早這樣，不就好了嗎？還要讓我說那麼多沒什麼用的話。」她說道。

「不過，還是多謝了。」

因為雙方都明白，一旦進入到這個環節，其實姜青娥的提議，就算是通過了...

為什麼？

因為他媽的就算他們兩人聯手，也大概率是打不過姜青娥的啊！

但是打不過歸打不過，這個程序還是要走一下的啊。

裘白，田恬眼中浮現一抹悲憤，然後相力如狂風激湧，身影似電般的對著姜青娥暴射而出。

第兩百二十七章各方關注

溪陽屋總部外。

人流洶湧，不知多少目光看著此處。

而在臨街不遠處的各處酒樓上，也有著許多的視線饒有興致的在等待著一個結果的出現。

他們都明白，那個結果，可能會讓得洛嵐府再度劇烈的動蕩起來。

「這大夏城傳播的謠言真是越來越不靠譜了，他們真是沒有腦子嗎？李洛就算再蠢，也不至於在溪陽屋的總部毒殺這些分部的淬相師啊。」

一座酒樓臨窗處，一名嬌軀頎長，身材玲瓏有致的綠髮少女望著溪陽屋外熙熙攘攘的人流，撇了撇嘴。

正是金雀府的司秋穎。

在她的身旁，還站著她的哥哥司天命，今日這溪陽屋的事情在大夏城傳得太厲害，所以他們也是趕了過來，畢竟金雀府與洛嵐府，好歹還算是有些關係，如果真讓得洛嵐府因為今日之事遭遇重創，那對金雀府的許多戰略來說，也不是什麼好事情。

「謠言之所以可怕，就是因為它可以讓人沒有腦子。」司天命笑了笑，只是那望著溪陽屋的視線中，卻是充斥著一些擔憂。

「那裴昊此次下手，倒是狠毒，此人擅長隱忍，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然是致命一擊。」

「也不知道姜青娥與李洛能不能擋得住...」

司秋穎嘟囔道：「也都怪那李洛貪心，那些分部的淬相師擺明是來找麻煩的，他還將他們收進洛嵐府總部，如果他不理這些人，也就沒這事了。」

司天命聞言，笑著搖搖頭：「你想得也太天真了，如果李洛不收這些人，同樣會給予人攻擊他的理由，而且他是一個不缺膽魄與野心的人，看得出來，他是想要吃了這些淬相師，壯大溪陽屋總部。」

「結果現在吃了有毒的餡餅，也不怕把自己折騰沒了。」司秋穎說道。

司天命看了她一眼，奇怪道：「感覺你有點擔心的樣子？」

司秋穎一愣，旋即露出小虎牙，反駁道：「我擔心青娥姐而已！」

「是嗎？這段時間我倒聽你說了好幾次李洛了，要知道此前的話，你可是連提都懶得提起他的名字。」司天命笑道。

司秋穎嘁了一聲，然後也很坦誠的道：「只是覺得他的確是有些本事而已，以前是我小看了他。」

她倒沒遮遮掩掩，最開始李洛來到大夏城時，她的確有些看不上這位從南風城來的少府主，但隨著在聖玄星學府一段時間下來，李洛也在逐漸的綻放出屬於他的光芒，可以說，如今在聖玄星學府新生一代中，李洛已經是僅次於秦逐鹿的人了。

司秋穎雖然驕傲，但也不是蠻橫不講理的，畢竟李洛的優秀，她也沒辦法否認。

司天命笑道：「你這不是自己給自己找難受麼，誰讓你剛開始瞧不起人家的？」

司秋穎俏臉有些發紅，伸手狠狠的掐了司天命一把，惱羞成怒的道：「關你什麼事！」

「而且你高興個什麼勁，李洛越是出色，你也就越沒機會了。」

司天命嘆了一口氣，憂鬱的道：「本來就沒機會的。」

瞧得司天命那副憂鬱模樣，司秋穎也是跟著輕嘆一聲，原本她還指望著李洛是個繡花枕頭，這樣自家大哥還能有些機會，但眼下來看，那個李洛...

也很出色啊。

老哥的機會，越來越渺茫了。

不過司天命倒是想得比較開，或者說，他雖然喜歡姜青娥，但卻沒想過自己真能有機會，所以很快收斂了情緒，目光看了一眼四方的酒樓，在那些窗戶後，不知有多少別有深意的目光在看著溪陽屋總部。

「希望李洛他們能夠扛過這一劫吧...」他感嘆一聲，這種麻煩，連他們都是愛莫能助，畢竟裴昊的手段，來得太過的陰狠了。

...

「我說，溪陽屋這一次，應該是要完蛋了吧？」都澤北軒雙臂抱胸，笑眯眯的望著溪陽屋總部。

「倒是沒想到，那裴昊下手這麼的陰狠毒辣...果然白眼狼是最讓人討厭的一種東西啊。」一旁的都澤紅蓮紅唇微啟，說道。

「不過敵人的白眼狼，卻是一種很可愛的東西。」都澤北軒笑道。

「這一次裴昊為了對付溪陽屋，費盡心機的將大夏城頂尖的治療師都是調走了，這個手筆，可是真不小...」

「我想，溪陽屋應該是翻不了身了。」都澤紅蓮說道。

都澤北軒臉龐上也揚起了歡快的笑意，溪陽屋最近有著崛起的跡象，如果此時將其一棒子打死，對於洛嵐府絕對算是重創，想必等之後回了聖玄星學府，這李洛，也就沒此前那麼得意了。

...

「他娘的，這些狗日的東西，竟然趁我不在，敢搞我的手足至親，李洛兄弟。」

溪陽屋總部外的某處，有數道人影聚集在一起，都是一些少年少女，而此時，其中一人正憤怒的大罵。

那撲面而來的熟悉氣質，除了虞浪之外，還能是誰。

而虞浪身旁，還有著趙闊等人，不過令人意外的是，白豆豆，白萌萌姐妹花竟然也是在場。

他們近日結伴來到大夏城遊玩，結果一來就聽見了那些散播的謠言，虞浪，趙闊擔心李洛這邊的情況，就趕過來看看。

「你在又能有什麼用？」白豆豆瞥了他一眼。

虞浪感嘆道：「我李洛兄弟還是太稚嫩了，如果是我的話，知道那些分部淬相師要來大夏城，直接叫一批人穿著都澤府的服飾，在城門口就把他們給硬生生的打回去，事後李洛再站出來痛罵都澤府，佔據著道德高點的同時，還能夠省了這些麻煩。」

「......」趙闊等人皆是愣了愣，他娘的，這還真是一個人才啊，這個辦法充滿著濃重的虞浪氣質。

「我建議你去洛嵐府當一個顧問。」趙闊說道。

白豆豆沒好氣的道：「你這就是馬後炮，而且都澤府的人沒事去打分部淬相師做什麼？真當別人都是蠢貨嗎？騙得了誰？」

虞浪咧嘴笑道：「管他別人蠢不蠢，只要沒被現場抓住，都澤府就算罵破天，我也不承認。」

眾人莞爾，不過原本緊張的氣氛，被虞浪這麼一搞，倒是緩解了許多。

白萌萌水吟吟的桃花眸子看著那緊閉的溪陽屋總部，心道：「難怪隊長對靈水奇光的配方那麼急迫，原來溪陽屋的情況這麼差了呀...」

白萌萌修長的睫毛輕輕眨了眨，這些天的假期，她一直都在沉浸於靈水奇光配方的研究中，倒是有一些靈感迸發，想來接下來她準備許久的配方或許會有一個突破點，如果到時候能成，倒是可以幫幫隊長。

當然，她也希望隊長能夠看在她這麼努力的份上，在關於她味覺的修復上面，也多上一點心...

...

「真是越來越熱鬧了啊。」

龐千尺笑眯眯的望著溪陽屋總部前面的熱鬧場景，然後轉頭對著裴昊笑道：「看來溪陽屋的毀滅要進入倒計時了。」

裴昊笑了笑，為了此次的謀劃，他做了那麼多的準備，甚至李洛提前請到的那些治療師中都有著他的棋子，他實在不知道，李洛究竟怎麼做才能夠翻盤。

而失去了溪陽屋，接下來的洛嵐府，想必李洛與姜青娥有得頭疼了。

他站起身來，也是走到窗邊，注視著遠處的洛嵐府總部大門，作為締造這一場謀劃的幕後黑手，接下來就是品味勝利戰果的時候了。

「總部大門打開了！」龐千尺突然在此時激動的道。

裴昊目光也是看去，果然是見到總部大門緩緩開啟，然後他嘴角的笑容便是緩緩的浮現出來。

總算是出現結果了嗎。

那李洛與姜青娥是壓不住了吧？

心中想著的時候，他就見到那開啟的總部大門中，有人陸陸續續的走了出來，而那領頭的兩人是...

是...唐隕？

陸小峰？

他媽的，這是大白天還魂？

望著那當先的兩人，裴昊嘴角的笑容，一點點的僵硬了。

第兩百三十六章四星級配方

在接下來的數日時間中，李洛等人倒是並未接到所謂的徵召任務，想來學府的高層還正在為此而討論。

因此李洛他們還是按部就班的繼續修行，努力的提升著自身的實力，畢竟他們都心中清楚，進入暗窟執行淨化任務是遲早的事情，能夠在此時多增強一分力量，到時候進入暗窟後，也能夠多一分保障。

這一日。

結束修行的李洛從地下訓練室走到一樓餐廳，便是見到白萌萌擺滿了一桌美食，少女身材纖細，衣裙下露出來的小腿宛如玉藕一般，白皙光潔。

「隊長，修行結束了嗎？這些餐食是我從食堂買回來的呢。」白萌萌桃花雙眸見到走出來的李洛，清純動人的臉頰上露出笑顏。

「真是賢惠啊。」

李洛讚嘆一聲，走到桌前坐下。

白萌萌在對面也是坐下來，李洛笑了笑，從懷中取出了一個精緻的小瓶子，瓶子裡面裝著不明的液體，然後將其放在了白萌萌面前。

「隊長這是要送我什麼禮物嗎？」白萌萌笑吟吟的道。

李洛手指拎著一縷金黃烤肉塞進嘴中，隨口道：「你喝一滴試試。」

白萌萌有些疑惑，但旋即她似是想到了什麼，桃花眸子都是瞪大了一些，她盯著李洛看了幾秒，然後小心翼翼的從那小瓶子中擠出一滴液體，落入嘴中。

下一瞬，白萌萌俏臉上的神情頓時凝固了。

好半晌後，聲音有些顫抖的道：「這是...甜味？！」

李洛笑著點點頭，道：「之前不是跟你說了麼，在治療你這味覺上面突然有點靈感，於是這兩天調製了一瓶味覺水，如你所想，這是甜味，等以後我慢慢更熟練了，應該可以讓你品嘗到酸甜苦辣，那時候，可能你的味覺差不多就能完全恢復了。」

白萌萌怔怔的看著手中這不起眼的小瓶子，然後用力的將它握住，仿佛是什麼珍貴的不得了的東西一般。

「隊長，謝謝你。」白萌萌低低的聲音傳來。

李洛很灑脫的擺了擺手，剛要說什麼，卻是發現面前的女孩低著頭，眼眶通紅，豆大的淚珠不斷的滾落下來。

「呃...」

李洛有點尷尬。

而此時樓梯處有腳步聲傳來，就見到那辛符慢悠悠的走了下來，不過當他見到坐在李洛面前低頭落淚，顯得很是傷心的白萌萌時，腳步也是陡然一僵。

那一瞬間，他的腦海中閃過無數種愛恨情仇，最終定格在李洛的臉上，上面寫著兩個字。

渣男。

他遲疑了一下，低聲道：「我是不是不應該出現在這裡？」

李洛白了他一眼。

而白萌萌也是連忙將臉頰上的淚珠擦去，有些不好意思，臉頰紅紅的。

「萌萌，我說過一定會治好你這味覺的問題，所以你應該對我有信心。」李洛很是理解的說道。

「而且我們是同學加夥伴，感情深厚，為了你的事情，我即便是廢寢忘食，也是值得的。」李洛感嘆一聲。

白萌萌先是珍重的將小瓶子收起來，然後衝著李洛露出甜甜的笑容：「隊長，我最近研究靈水奇光配方也沒有偷懶呢。」

李洛擺了擺手，端著水杯喝了一口，從容的道：「這些跟我們間的情誼比起來，都是小事情，你也不要太勞累，慢慢來就行了。」

白萌萌點點頭，道：「我這次研究的靈水奇光配方，是我準備了好些年的呢，如果能夠研究成功，一定能達到四星級！」

噗！

李洛嘴中的水一口就噴了出來，不過好在轉頭快，不然就毀了一桌飯菜。

不過他還是顧不得嘴角的水跡，目光震撼的看著面前的白萌萌：「四，四星級的配方？」

整個溪陽屋搞了這麼多年，最高級別的配方，也就是一道三星級的配方，至於四星級配方，就算是在那些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中，都是鎮屋之寶，價值難以估量。

李洛曾經不知道多少次做夢都在夢著溪陽屋能夠得到一道四星級的配方，直接帶動溪陽屋起飛。

可夢醒後，最終還是只能化為一聲嘆息。

因為四星級配方實在是太難得了，即便偶爾市面上有出現，其價格也是高昂無比。

可現在，白萌萌卻說，她研究出來的下一道配方，竟然就是四星級！

這簡直用天上掉餡餅都難以形容了，所以如何能不讓李洛失態啊。

對於李洛這個反應，白萌萌眸子中也是掠過一抹狡黠之色，她點點頭，確認道：「沒錯，就是四星級的配方，這可是我多年的心血之作呢。」

李洛沉默數息，然後嘆息一聲，語重心長的道：「萌萌啊，我們還年輕，有時候多熬熬夜，其實也是能扛得住的。」

「咳...」

一聲乾咳聲從旁邊傳來，辛符坐了下來，道：「隊長，吃相太難看了吧。」

李洛才不搭理他，此時他滿腦子都是四星級配方，眼睛看著白萌萌發光，有一種恨不得將她綁架，然後關在研究室，用皮鞭抽著讓她日夜不休搞研究的衝動。

先前的那些淡然，在四星級配方面前蕩然無存。

不過好在最終還是將這些亂七八糟的心思給壓了下去，換上溫和的笑容，溫柔的幫白萌萌盛了一碗熱湯。

「謝謝隊長。」

白萌萌笑吟吟的接過來，然後雙手捧著湯碗，道：「隊長放心吧，這一道配方，一定是屬於溪陽屋的。」

李洛面露欣慰，真是多好的女孩啊，真想把她關到溪陽屋，不是，請到溪陽屋去啊...

接下來，雙方都是在歡喜的氣氛中用餐。

咚！

不過突然間，有一道低沉的鼓聲，於聖玄星學府中響徹而起，鼓聲沉重，讓人莫名的感覺到一種壓抑之感。

三人都是不約而同的停下了筷，原本布滿笑容的臉龐也是漸漸的凝重起來。

房門也是在此時突然被推開，郗嬋導師走了進來，步伐間隱隱有肅殺之氣散發。

她望著三人，道：「別吃了，暗窟開啟了。」

「都跟我走吧，學府最終已經決定，這一次的淨化任務，一星院的紫輝小隊，也必須參與，當做積累經驗。」

三人對視一眼，皆是看到對方眼中的凝重之意。

果然，還是來了嗎。

（今天公眾微信的付費章節裡面放秦逐鹿的圖，換了一個畫風，感覺很硬漢，大家可以去看看。

打開微信搜索公眾微信天蠶土豆即可。）

第兩百二十八章波瀾落幕

緊閉許久的溪陽屋總部大門，在諸多驚奇的目光注視下開啟，當下一批人也就呼啦啦的湧了出來。

而緊接著，就有著許多的驚咦聲從人群中傳出。

因為他們都認了出來，這群人，赫然就是溪陽屋那些分部的淬相師，而領頭的兩人，正是唐隕與陸小峰。

這些分部淬相師並沒有出事啊？

許多人面面相覷，這與他們所聽見的傳聞，似乎不太一樣？

雖說這些分部淬相師的面色都顯得有些蒼白，但跟那所謂的毒殺，顯然差距甚遠。

隨著諸多的竊竊私語聲響起，只見得李洛與姜青娥也是走了出來，兩人的目光掠過四周，他們能夠感覺到，許多視線都在投向這裡。

那些視線，有惡意，有善意，當然更多的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態。

李洛沒有理會這些暗中的視線，而是衝著唐隕點點頭，後者得到他的示意，深吸一口氣，眼中掠過決然之色。

他上前一步，對著四方拱手，道：「諸位，從今天開始，我們這些來自西嶺郡分部的淬相師，將會正式加入溪陽屋總部，同時與西嶺郡分部再無瓜葛。」

他堅決的聲音傳開，引得許多的眼睛都是微微的瞪大。

誰都沒想到，這等待了一天的好戲，竟然會是這麼一個結果。

這些西嶺郡的淬相師不僅沒有如謠言所說被李洛所毒殺，而且眼下還選擇全部加入溪陽屋總部，並且與西嶺郡分部徹底斷了關係。

如此決然，其背後的態度，讓人不難琢磨。

顯然，這段時間必然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才讓得西嶺郡這些淬相師這般堅決，毫不猶豫的選擇拋棄裴昊...

那麼是什麼呢？

再結合此前的那些謠言，這就有些耐人尋味了。

雖說唐隕沒有直說發生了什麼，但這種不全然點明，反而更容易讓人往深處去想...那麼，下毒的，究竟是誰呢？

這個時候，答案已經出現在了很多人的心中。

有騷動在溪陽屋總部前蔓延，竊竊私語聲不斷的擴散。

而唐隕，陸小峰他們在宣布了這道消息後，便是退回了總部中，李洛面帶笑意的望著眾人，道：「多謝諸位關心我溪陽屋，不過如今已經無事，還請散去吧。」

總部之前，熙攘的人群見到沒有熱鬧可看，也就悻悻的散去。

李洛剛欲轉身，突然掃到了一群少年少女，當即眼睛一亮，連忙快步迎了上去。

而那邊的少年少女見到快步而來的李洛，當中的虞浪頓時洒然一笑，道：「雖然李洛貴為洛嵐府少府主，但他對朋友的真誠，還是讓人很感動的。」

然後他張開雙臂迎了上去。

李洛走上來，奇怪的看了一眼湊上來的虞浪，然後道：「讓一讓，謝謝。」

虞浪怒視而來，道：「你傷害了我的感情！」

李洛翻了個白眼，不理會這傢伙的搞怪，而是滿臉笑容的迎上了白豆豆，白萌萌：「白隊長，萌萌，你們也來大夏城了嗎？哈哈，真是歡迎啊。」

「走吧，去溪陽屋裡面坐坐。」

他熱情的邀請著。

白豆豆有點不適應李洛的熱情，她能夠感覺到，李洛雖然說著在歡迎她，但實際上熱烈的眼神更多是在白萌萌的身上。

「好呀。」

白萌萌倒是沒有多想，畢竟李洛是她的隊長，而她對隊長，還是很有尊敬之心的，所以面對著他的邀請，立即就應了下來。

少女今日一身淺色的衣衫與花裙，裙擺下的小腿白皙纖細，嬌嫩甜美的小臉上，笑容讓人有種品嘗蜂蜜般的甜意。

李洛又跟一旁的趙闊他們也打著招呼，這才笑容滿面的帶著他們走進溪陽屋，然後還給等待在這裡的姜青娥介紹了一下。

「青娥姐，這是白豆豆，她是一星院裡面最厲害的女隊長，白萌萌你已經見過了...」

姜青娥對著眾人露出淺淺笑意，眸光在白豆豆，白萌萌身上多停了停，白豆豆她聽過，不過更讓她在意的，還是白萌萌。

因為她已經聽李洛說過，這個少女極為擅長研究靈水奇光配方，她在這上面的成就，幾乎碾壓了溪陽屋研究室的多年成果。

而她也知曉，李洛對白萌萌的這種能力，可是極其的垂涎。

未來溪陽屋如果想要競爭大夏靈水奇光屋前十，光靠李洛的秘法源水是不夠的，靈水奇光的配方，同樣是重中之重，所以，也難怪李洛對人家垂涎萬分了。

「姜學姐。」

白豆豆見到姜青娥，倒是有一些激動，畢竟從某個角度來說，姜青娥是她在聖玄星學府想要追逐的目標。

白萌萌雖然見過姜青娥好幾次了，但對於她的氣場一直都有點小小的害怕，所以半個身子都在白豆豆後面。

「歡迎來溪陽屋做客，今天有些忙亂，還望不要覺得招待不周。」姜青娥衝著她們笑了笑，然後也沒多說什麼，而是將他們引了進去。

...

「竟然就這麼結束了？」

而當溪陽屋總部前的人群開始散去時，司秋穎忍不住的瞪大眼睛，一臉的茫然。

一旁的司天命也是愣了愣，旋即輕笑出聲：「看來我們都小瞧了姜青娥與李洛啊，人家可是很輕鬆的就化解了這次的麻煩。」

「多半是因為青娥姐的出手。」司秋穎信誓旦旦的說道，畢竟她是姜青娥的迷妹，而且李洛雖說最近越來越出色，但與姜青娥比起來，還是要黯淡許多的。

「可能吧。」

司天命有些不置可否，姜青娥的確很優秀，但面對著這種變故，可不一定就是要看誰的實力更強。

只不過其中內情他也不知曉，所以也就無法給予更精準的評價。

只是憑藉著一些直覺，他感覺，恐怕那位少府主在此事中的份量，也沒司秋穎想的那麼輕。

但是不管怎樣，這次的事件被完美的化解，這對於洛嵐府而言是一個最好的結果，而與洛嵐府關係尚還不錯的金雀府，倒是樂意見到。

...

「裴昊那個蠢貨搞的是什麼？這麼簡單就被化解了嗎？」

都澤北軒陰柔的臉龐上有怒意湧現，先前他那麼的期待，結果等來這麼一個結果，這讓得他感覺自己仿佛是被李洛給耍了。

都澤紅蓮也是皺了皺眉頭，這次的事情陣仗搞得這麼快，結果就這樣被解決了，的確是有些雷聲大雨點兒小。

「恐怕問題不是出在裴昊這裡，而是出現在溪陽屋裡面...」都澤紅蓮搖搖頭，她可不認為裴昊這次下手不狠，只不過，恐怕連裴昊都沒想到，李洛與姜青娥最終還是化解了這一波攻勢。

「這個裴昊，現在不僅沒把溪陽屋毀掉，反而送了一大批的淬相師...這傢伙究竟是在搞李洛，還是在幫他？」都澤北軒憤怒的道。

本來溪陽屋如今因為那秘法源水的出現，已經開始有著崛起的架勢，但好在他們都澤府花費了極大的代價令得溪陽屋短時間內無法招攬到更多的淬相師，這才限制了其規模，可現在倒好，這裴昊直接一個千裡送禮包，把他們都澤府的謀算也給打破了。

而接下來，淬相師數量大漲的溪陽屋，必然會迎來一次規模上的暴漲。

都澤紅蓮倒是沒他那麼憤怒，不過也顯得有些失望。

「走吧，事已至此，說這些也沒什麼用了，回去通知大澤屋那邊，接下來對溪陽屋的打壓要更加深一些了，我有種預感，如果真讓得溪陽屋崛起，那麼我們大澤屋必然首當其衝。」

她搖搖頭，果斷的轉身離去。

...

如果說其他的地方，更多人是失望的話，那麼裴昊所在的雅間中，氣氛則是從一開始就陷入到了凝滯中。

龐千尺面色陰晴不定，一句話都不敢說，因為他能夠感覺到那從裴昊身上散發出來的低氣壓有多強的壓迫。

後者原本是打算接受勝利的果實，結果發現那飛過來的不是果實，而是一顆布滿著尖刺的鐵膽。

這甩到臉上，是真的疼。

凝固的氣氛持續了半晌，最終伴隨著裴昊長長的一聲吐氣而被打破。

龐千尺乾笑一聲，道：「裴昊掌事不必惱怒，這不過是一次練手而已，往後還會有機會的。」

「姜青娥的確很難對付的。」

「不是。」

裴昊搖搖頭，打斷了龐千尺的話，他轉過頭來，看著後者，平靜道：「我感覺這一次，我不是輸在姜青娥的手中，而是輸在了李洛的手中。」

龐千尺一愣，道：「怎麼可能呢...那李洛雖說有點能耐，但跟姜青娥比還是有著不小的差距。」

「直覺罷了。」裴昊平靜的道。

「那，那接下來怎麼辦？」龐千尺問道。

裴昊眼神幽深，搖搖頭，轉身離去。

「不急，現在這些都只是前戲而已，半年之後的府祭，才是真正的重頭戲。」

「希望到時候，李洛真的守得住師父師娘留下的基業吧，不然的話...這洛嵐府，也該要變天了。」

第兩百三十七章夜承影

李洛三人匆匆解決掉飯食，跟隨著郗嬋導師出了小樓，一路疾行。

沿途能夠見到許多匆忙的身影，這些都是二星院，三星院甚至四星院的學員，因為一旦開啟暗窟淨化任務，他們都將會參與進去。

這種動員規模，看得李洛暗暗有些咂舌。

直到此時，他方才明白，原來之前一個月的那種悠閒修行，只是因為時機未到而已，眼下從那些學員個個凝重，肅然的臉龐上，他能夠看出那所謂的暗窟給大家帶來了多大的壓力以及忌憚。

畢竟，那是令人聞之色變的「異類」啊。

而隨著越來越多人影匆匆趕來，李洛突然發現，這個方向，似乎是前往相力樹的路線。

「暗窟就在相力樹的下面。」似是知曉李洛心中的疑惑，郗嬋導師淡淡的道。

李洛三人面色頓時一變，有些震驚，那暗窟，竟然就在相力樹下面？他們這段時間豈不是一直就在暗窟上面修行？

「相力樹的作用，可不止是單純的提供你們修煉。」郗嬋導師抬起臉，目光望著遠處那遮天蔽日的偉岸巨樹，眼神有些驚嘆。

「它同樣是有著鎮壓暗窟的力量，如果不是有相力樹的存在，光靠院長，未必就能夠鎮壓住暗窟深處那麼久。」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原來相力樹還有著這種作用，可真是讓人嘆為觀止啊。

那豈不是說，聖玄星學府創立在此地，更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此處存在著暗窟？

突然間，李洛想到什麼，遲疑了一下，問道：「導師，那其他的一些聖學府...是不是也都鎮壓著類似暗窟一般的東西？」

如果聖玄星學府是因為這座暗窟而創建，那麼其他的一些聖學府，難道也是相同的原因嗎？

郗嬋導師看了李洛一眼，笑了笑，道：「感覺還挺敏銳的嘛，不過你想得沒錯，不止是聖玄星學府鎮壓著暗窟，學府聯盟之下的所有聖學府，都是如此...這算是聖學府建立的責任之一。」

李洛感嘆一聲，這學府聯盟如此作為，倒的確是讓人佩服，如果沒有這些學府鎮壓這種與暗世界連接的空間節點，一旦讓這些恐怖的異類跑出來，必然會造成極大的混亂與殺戮，那無疑是一場浩劫。

說話之間，一行人也是漸漸的抵達了相力樹所在的位置，而此時在那寬敞龐大的廣場上，早已是人滿為患，喧囂聲不斷。

而黑壓壓的人群，也是涇渭分明的分開著，李洛遠遠的看了一眼右側的方向，那便是三星院，四星院的學員所在。

與一星院，二星院這邊的騷動沸騰相比，那邊就顯得安靜許多，雖說許多學員神色都是有些凝重，但卻並沒有多少的慌亂之意。

顯然他們已經經歷了許多次的淨化任務，所以對此早就有所準備。

而在此時，李洛突然聽見四星院那邊傳來了一些騷動聲，目光看去，便是見到有兩道人影如那眾星捧月般，來到了此處。

那是宮神鈞以及長公主。

宮神鈞英武挺拔，氣勢不凡，吸引著許多女學員目光的打量，畢竟身為聖玄星學府最強七星柱，宮神鈞不論是實力還是身份或者外貌，都堪稱是完美。

而如果說宮神鈞是許多女學員心中的男神，那麼尊貴優雅的長公主，就是很多男學員心中夢寐以求的女神。

若不是這兩年姜青娥於學府中的異軍突起，恐怕長公主將會輕易的俘虜聖玄星學府所有男學員的心。

「暗窟開啟，三星院，四星院的學員會是淨化內層區域的主力，而每當這個時候，即便是素來不怎麼露面的七星柱，也會儘可能的趕來。」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聞言，眉頭倒是輕輕挑了挑，七星柱，對於這個稱謂他已經不算是陌生了，這代表著聖玄星學府學員的最高成就。

這七位學員，也是聖玄星學府現役最強的七人。

所有聖玄星學府的學員，都在以他們為目標追逐著。

只不過到現在為止，李洛見到過的七星柱，也就只有宮神鈞與長公主，其他的五位，卻是只有一些耳聞。

而聽郗嬋導師所說，今日這些七星柱，也都會現身嗎？

那倒是有點讓人期待了，李洛也想了解一下其他的七星柱，因為年底的時候，姜青娥可能就會挑戰他們之中的一位...

他的等待倒也並未持續太久，因為在場許多的目光都是好奇的在望著四星院那邊，所以每當那邊傳來動靜時，都會引起其他星院的騷動。

「隊長，又有一位七星柱出現了呢！」一旁的白萌萌也是在注視著，旋即她有些羨慕的低聲道：「這位學姐身材真好。」

「哦？」

李洛聞言，帶著批判性的目光立即投射而去，然後他就見到，在四星院最前方，與宮神鈞，長公主平行的位置上面，不知何時出現了一道高挑的身影。

那是一名長發女孩，女孩身穿黑色勁裝，緊身勁裝包裹的身材格外的火辣，讓得許多少女眼神都是浮現出一些羨慕。

女孩的五官頗為的立體，只不過她的神色極為的冷漠，幽黑深邃的眼眸中，不帶多少的情感。

倒是與其他那些青春活力截然不同。

光論容顏，倒是不及白萌萌，但這身材，卻是有些吸人眼球，難怪連白萌萌都在驚嘆。

「她叫做夜承影，出自蘭陵府，聽說她有時候會做一些兼職。」郗嬋導師隨口說道。

「什麼兼職？」李洛問道。

「當殺手？」郗嬋導師笑了笑。

「......」李洛乾笑一聲，這個兼職也太生猛了吧。

郗嬋導師偏頭看了李洛一眼，突然笑道：「李洛，你可要小心點，以你們洛嵐府的形勢，說不定未來還真有人請她來殺你。」

「......」

李洛後背感覺有冷汗浮現，道：「不至於吧？大家好歹是同學。」

郗嬋導師眼中泛起一抹笑意，道：「同學歸同學，生意歸生意嘛，並不衝突。」

「導師，不要逗我，我膽小。」李洛抹了一把冷汗。

而他們在討論這個名為夜承影的女孩時，倒是沒注意一旁的辛符，微微抬頭，兜帽下的目光，遠遠的看了那身穿黑色勁裝的女孩一眼。

不過也正是這一眼，那夜承影仿佛是有些察覺，略顯鋒銳，冰冷的目光便是對著這邊投射而來。

辛符連忙低頭。

但夜承影的目光，依舊是遠遠的在他的身上停留了一眼，然後面無表情的收了回去。

第兩百二十九章裴昊的蹤跡

溪陽屋內，緊張的氣氛已經散去，雖說此前的中毒事件引起了一些恐慌，但好在事情最終被解決，而且分部淬相師們的誠心加入，也將會壯大溪陽屋總部的實力。

所以總體而言，此時眾多淬相師的臉上，都是洋溢著歡喜的笑容。

李洛帶著白豆豆，白萌萌，虞浪一行人隨意的參觀著溪陽屋，最後似是不經意間來到了一片有些殘破的建築，上面還有著被燒毀的殘留物。

「這裡以前是我們溪陽屋的配方研究室，但是在我來到大夏城的那一天，溪陽屋那位總會長被大澤屋挖走了，他臨走時不僅拉了許多溪陽屋的淬相師，還將這研究室給燒了，讓得我們溪陽屋損失極大。」李洛神色有些悲傷的指著這些殘破的建築，嘆道。

「太壞了。」

白萌萌秀眉緊鎖，忍不住的握緊了小拳頭，她喜歡研究靈水奇光配方，所以很明白這些研究過程中需要付出多大的心血，而那位總會長離開也就罷了，但這燒掉研究室，就實在是太過的惡劣了。

同時她的心中也升起了一些對李洛的同情，別看李洛表面上是洛嵐府的少府主，原來也是面臨著這麼多的麻煩。

「現在溪陽屋百廢待興，我這壓力大得晚上都睡不好覺。」李洛感嘆道。

同時他對著虞浪使了一個眼色。

接到他眼神示意的虞浪有點莫名其妙，不過他雖然有點不知道李洛想要幹什麼，但他能夠感覺出來，李洛似乎對白萌萌有些「別有目的」，當然，這應該並非是衝著白萌萌本人而去，而是白萌萌身上有什麼東西，是李洛所需要的。

於是，在經過極為短暫的思考後，虞浪點點頭，面龐上流露出一些悲傷，道：「怪不得自從來到大夏城後，你這頭髮都變得更白了一些，連顏值都有所降低。」

「唉，也是兄弟沒本事，幫不了你什麼，不然認識一場，一定會竭盡全力扶你一把。」

李洛對著他投去一個讚賞的眼神，關鍵時刻這小子還是很上道的，一個眼神就明白要怎麼演，而至於虞浪攻擊他顏值這一點，他完全不在意，畢竟嫉妒總是會使人面目全非。

白萌萌也是看了一眼李洛那灰白的頭髮，小聲說道：「其實隊長這頭髮還是很帥氣的。」

虞浪乾咳一聲，道：「這種發色的確比較特別，萌萌你喜歡的話，回頭我也去搞一個。」

「我覺得光頭更適合你。」

一道冰冷的聲音從旁邊傳來，只見得白豆豆將腰間的小刀取了出來，對著虞浪腦袋比劃了一下：「要不要幫你都削了？」

虞浪身體一抖，面色微微發白：「不必了不必了，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還是不要染了。」

而在虞浪這邊被白豆豆嚇得冒冷汗時，李洛則是對著白萌萌看似隨意的道：「以後學府放假的時候，如果你沒地方去，可以來溪陽屋研究室這邊玩玩，這裡設備都很齊全，很適合你搞研究。」

白萌萌微微偏頭，長發被輕風揚起，旋即她伸出小手將其握住，桃花眸子泛著一點笑意的看著李洛：「隊長這是打算讓我在溪陽屋工作啊？」

被白萌萌這樣看著，李洛也是乾笑一聲，這女孩平日裡看上去單單純純的，其實心思還是很敏銳聰慧的。

所以李洛也沒再遮遮掩掩，笑道：「你的本事，這大夏哪個靈水奇光屋不垂涎？我知道我們溪陽屋實力薄弱，入不了你的眼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過未來的溪陽屋，我一定會讓它成為大夏最好的靈水奇光屋。」

白萌萌輕輕點頭，沒有回答。

而李洛也有點尷尬，他試探性的拋出了橄欖枝，似乎沒有得到回應啊，不過也正常，白萌萌太過的特殊了，她自身所具備的價值相當的驚人，甚至都要超過他這座溪陽屋，只要她有想法，就算是大夏那些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都會竭盡全力滿足她的要求。

「咳...沒事，以後...」李洛乾咳一聲。

「隊長，其實這些都只是無關緊要的小事...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麼的。」白萌萌輕輕說道。

她伸出纖細瑩白的手指摸了摸粉嫩紅唇，輕笑道：「我之前不是答應過你嗎？只要隊長能夠幫我恢復味覺，我賣身為你研究靈水奇光都行。」

李洛苦笑道：「可是這樣，總讓我有種用此脅迫你的感覺。」

白萌萌搖搖頭，認真的道：「隊長你不要覺得這種交易是不平等的，那是因為你沒有損失過味覺，所以你覺得它很平常，可是對於我來說，它是我夢寐以求的東西。」

望著少女清純認真的小臉，李洛也是笑了笑，道：「竟然被你給教育了嗎。」

白萌萌笑道：「所以呀，隊長，與其考慮這些，還不如多想想，怎麼才能幫我恢復味覺。」

李洛想了想，道：「其實關於這一點，我最近還真是有點靈感。」

白萌萌笑靨如花，道：「其實關於靈水奇光配方這一點，我最近也有一點靈感呢。」

李洛點頭，道：「我明白了。」

兩人相視一笑。

而就在眾人這邊說著話的時候，李洛突然見到不遠處姜青娥對著他招了招手，於是他抱歉一聲，便是快步走了過去。

「怎麼了？」他疑惑的問道，因為他發現姜青娥的臉色，似乎是在此時顯得有些冷冽與肅殺。

姜青娥輕聲道：「剛才接到雷彰閣主的傳信，我們的人，找到了裴昊的蹤跡。」

李洛瞳孔陡然一凝，眼中同樣是有殺意流淌出來，雖然這一次的危機最終被他所化解，但此時再想，都是讓人後背冒著冷汗，因為如果不是那諸多巧合，恐怕此次溪陽屋真是兇多吉少。

而這裴昊的狠毒手段，也是讓得李洛起了滿心的殺意。

大夏城是洛嵐府總部所在，在這裡，李洛，姜青娥掌控著洛嵐府的最多力量，而裴昊那些勢力，更多則是處於大夏其他的地方。

對方既然有深入虎穴的勇氣，那李洛也不介意讓對方嘗嘗什麼叫做以身飼虎。

「召集人手，將他圍了吧，來而不往非禮也，總得也讓他嘗嘗我們的回禮。」李洛緩緩道。

姜青娥頷首，她平靜的道：「如果可以，最好趁這一次直接將這個禍患解決了吧，免得半年後的府祭上，還要提防於他。」

李洛點點頭，如果可以解決掉裴昊的話，那的確是可以省去許多的麻煩，但是，他感覺，這裴昊既然敢來到大夏城，恐怕也是有一些依仗的。

不過不管如何，既然找到了他的蹤跡，那麼他們這裡必然是需要做一些反應以及應對的。

畢竟，萬一，真是順手將這白眼狼給宰了呢？

第兩百三十八章暗窟開啟

而當那夜承影出現後，又是陸陸續續的有著七星柱的現身，繼而引來一些譁然與騷動。

「那一位叫做王朝，出自大夏三大世家中的王家，其身懷下八品金晶獸相，七星柱中，如果要論起防禦力，恐怕當屬他最強...」

在郗嬋導師的聲音中，李洛三人目光看去，那王朝是一名身軀魁梧的青年，他的皮膚隱隱的有著金光流轉，站在那裡宛如是一堵金色的牆壁，給人一種厚重以及堅不可摧的感覺。

「那是鐘太丘，其父是大夏屈指可數的幾位執掌三郡的總督，他身懷下八品的妖蟒相。」

名為鐘太丘的男子，模樣倒是頗為的普通，他笑起來眼睛細眯著，給人一種不起眼的感覺，但若是仔細感知的話，又隱隱的有一種滑膩，陰冷的感覺。

「三郡總督。」

李洛聞言，也是有點咂舌，這權勢可是有點不一般，比起之前師箜他老爹，可是強了不止一個等級。

不過可能是這半年來打總督的兒子打多了，李洛看這鐘太丘，也隱隱的不是特別順眼。

「最左側那位女孩，叫做喬鈺，她算是七星柱裡面，家境最普通的人，而她能夠一步步的從諸多學員中脫穎而出，可見自身的本事。」

「她身懷下八品雷相，性格火爆，嫉惡如仇，聽說她很看不起那些以家世來裝點自身的各種名門子女，李洛你可不要去招惹她，你這樣的少府主，跟她天生犯衝。」

那名為喬鈺的女孩，一頭齊耳的銀色短髮，顯得幹練凌厲，一張白皙臉蛋也是相當漂亮，顏值並不遜色於此前的夜承影，她穿著倒是頗為的樸素，淡青色的衣衫，長褲，長腿筆直。

對於郗嬋導師的提醒，李洛也是有點無語，苦笑道：「導師，在您眼中，難道我是那種風流成性的少府主嗎？」

郗嬋導師眼中帶笑，若有若無的掃了白萌萌一眼，道：「不是嗎？」

李洛無奈的搖搖頭，真不知道導師怎麼會對他有這種錯覺，可能長得好看的人天生就有這種煩惱吧，可這也不是他能選擇的啊。

「最後一位七星柱，你應該也接觸過，金雀府的那位少府主，司天命...他是最近才升上的七星柱。」

「司天命麼...」

李洛遠遠的望著那一頭綠油油頭髮在人群中極為顯眼的男子，笑了笑，對於此人，他倒是沒什麼不好的感覺。

到得此時，聖玄星學府七星柱，算是齊齊亮相了。

由此可見，這暗窟開啟，對於聖玄星學府而言是何等的重視，這往日裡神出鬼沒，連一個七星柱都見不到面，此時全部現身了。

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學員匯聚而來，突然在那相力樹的小小分枝上有光芒凝聚，緊接著素心副院長的身影就出現在了所有人的注視中。

以往的素心副院長，都是一副從容，溫和的模樣，而今日的她，神色第一次變得肅然起來，隱隱有一種威壓散發出來。

「諸位學員，今天將你們召集而來的目的，想必你們也已經知曉。」

「暗窟即將開啟，其內的暗能汙染大肆擴散，如果不及時淨化的話，隨著汙染的加劇，最終就會侵入到我們的世界，到時候聖玄星學府將會首當其衝。」

「所以今年的淨化任務，也將會在此時開啟。」

「由於今年的汙染要格外嚴重一些，所以經過學府高層討論，最終決定一星院的紫輝小隊，也將會參與淨化任務，只是一星院的紫輝小隊，都需要找尋一支三星院的小隊帶領，方可進入暗窟。」

隨著素心副院長的聲音響徹在每一個人的耳中，也引起了一些低低的譁然聲，許多高星院的目光在對著一星院那邊投射而去，想來這還是第一次連一星院的小隊都要進入暗窟執行淨化任務。

四星院這邊，長公主柳眉微蹙，道：「看來這一次暗窟內的汙染，比往年更加的嚴重啊。」

聖玄星學府雖然這一次只是讓一星院的紫輝小隊進入，但這顯然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等未來的話，這個層次會繼續的放開，到時候，一星院的金輝小隊，說不定也要入場。

這足以說明暗窟內的形勢更為的嚴峻。

而身為大夏的長公主，她的擔心顯然會比旁人更重一些，畢竟聖玄星學府也身處大夏之中，一旦暗窟真的失控爆發，不僅聖玄星學府會受創，到時候連大夏也會遭遇到毀滅性般的打擊。

這是她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的。

在長公主身旁，宮神鈞也是點點頭，神色嚴肅的道：「也不知道暗窟深處究竟是個什麼情況，我此前就曾建議學府，何不開放暗窟，讓大夏各方勢力都參與進來幫忙鎮壓，但學府只是說時機未到。」

長公主說道：「想必學府也有學府的考量吧，畢竟暗窟事關重大，萬一出現差池，後果太過嚴重。」

「或許吧。」宮神鈞望著素心副院長的身影，緩緩說道。

而此時素心副院長的聲音，再度響起：「此次暗窟開啟，與往常一樣，第一批是由紫輝導師率先而入，率先推進，清理掉一些過於強大的異類，同時深入暗窟，給予院長助力。」

「第二批是四星院的小隊，機動清理漏網之魚。」

「而三星院小隊以及二星院小隊，以暗窟內各大安全淨化點為據點，執行淨化任務。」

在有條不紊的說完諸多安排後，素心副院長的神色愈發的凝重，她看向身旁的數位紫輝導師，道：「安排完畢，接下來...」

「準備開啟暗窟吧。」

聽到此話，數位紫輝導師也是面色凝重的點點頭。

下一瞬，天地間的能量開始劇烈的沸騰起來，在那諸多學員震撼的注視下，只見得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數位紫輝導師的身影仿佛是化為了一輪輪色澤不同的能量大日，那等磅礴浩瀚的相力，猶如是在天地間引起了潮汐流淌般的聲音。

莫名的威壓，覆蓋了整個學府。

咻！

緊接著，數道相力光虹陡然暴射而出，在半空中交織，猶如是形成了一道複雜古老的光紋，光紋自虛空徐徐的落下，落在了相力樹的樹幹之上。

轟轟！

這一刻，相力樹突然開始劇烈的震動起來，這顆龐大無比的擎天巨樹猶如是甦醒的巨獸一般，如巨龍般枝幹蔓延，糾纏，最後漸漸的在底部的位置，形成了一座約莫數十丈龐大的古老門戶。

門戶如古木所鑄，其上散發著極為原始的氣息，一道道神妙的光紋蔓延，交織。

嘎吱。

隨著古木門戶的出現，那緊閉的厚重木門，則是在此時緩緩的打開了一道裂縫。

裂縫之後，幽暗一片。

嗚！

似是有森寒的陰風自其中呼嘯而出，讓得這片廣場的溫度驟降，一股莫名的恐懼之意，湧現所有學員的心頭。

他們驚懼的望著那古木門戶的黑暗縫隙中。

那裡面...就是所謂的暗窟嗎？

第兩百三十九章選擇

巨大的古木門戶仿佛於相力樹的根部位置生長而出，那幽暗縫隙中，不斷的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森寒之氣噴湧而出，讓得人不知不覺間，就有些心生恐懼。

那是對未知的恐懼。

而隨著暗窟的門戶開啟，素心副院長目光掃視開來，沉聲道：「除了留守學府本部的紫輝導師外，其餘紫輝導師，先隨我進入暗窟開路。」

「學員間的隊伍分配選擇，則由你們各自完成。」

當素心副院長此話落下的時候，只見得一道道相力光芒閃爍，一些散發著極為恐怖的相力波動的身影，便是出現在了暗窟門戶之前。

這些身影，皆是身穿紫輝導師的袍服，散發著驚人的威壓。

而在李洛那邊，郗嬋導師也是對著三人說道：「接下來我也會進入暗窟，你們待會先找尋一支願意和你們一起的三星院小隊，而進入暗窟後具體要做什麼，他們也會教導你們。」

她聲音頓了頓，雖說臉頰被薄紗所覆蓋，但李洛三人還是能夠感受到她的凝重：「我希望等我回來的時候，能夠見到你們三人安然無恙。」

李洛三人面色也是有些沉重，從郗嬋導師的話中，他們能夠感受到那暗窟之中所蘊含的危險，一個不慎，便是有著生命之危。

「導師，您也多小心。」三人最終點頭，說道。

郗嬋導師頷首，沒有再多說什麼，身影一動，宛如瞬移般的跨過了重重人群，出現在了暗窟門戶之前。

而後，這些紫輝導師便是在諸多目光的注視下，陸陸續續的踏入那門戶縫隙之中，繼而消失不見。

「如此規模...」

李洛望著這一幕，心中有些感嘆，那些紫輝導師，可都是封侯強者啊，眼下這種規模的出動，說句不客氣的話，如果這是去對付洛嵐府的話，即便洛嵐府總部有「奇陣」保護，恐怕依舊會被輕鬆的踏平。

聖玄星學府的實力與底蘊，當真是可怕。

當素心副院長也是進入到暗窟門戶後，這片廣場上的寂靜方才逐漸的被打破，諸多學員竊竊私語。

而此時也有維持秩序的導師大聲喊道：「所有學員都做好準備，如果有需要結對的隊伍，請自行挑選。」

場面一下子就變得有些亂糟糟起來。

不過李洛也發現，四星院那邊並沒有受到這種氣氛的感染，那裡的小隊都是在沉默中做著準備，顯然，作為聖玄星學府中資歷最老的學員，他們早已習慣了暗窟。

但暗窟的危險，不是習慣就能夠徹底避免，每一次的淨化任務，都大概率會有著死傷，誰也不知道，這一次進入暗窟的同學，當回來的時候，還能不能再看見。

跟李洛這些一星院的新生相比，這些四星院的學員，其實早已經歷了許多的生離死別，雖說也不是沒有人寧願選擇被逐出學府也不願意進入暗窟，但與之相比，更多的學員，都是選擇默默的承擔了屬於自己的一份責任。

畢竟，他們在聖玄星學府修行多年，對這裡同樣是懷有深厚的感情。

「隊長，我們要去三星院那邊找一支隊伍合作嗎？」白萌萌有些緊張的問道。

從先前素心副院長所說的規則來看，他們這種新生紫輝小隊，如果能夠找一個厲害的三星院小隊，這無疑會增強他們的安全性。

而此時一星院這邊的幾支紫輝小隊也都是在對著三星院那邊的區域走去。

三星院那邊的老學員們見到這些一星院的紫輝小隊，則是略微的有些頭疼，一般說來，他們寧願選擇跟二星院的小隊合作，也不太想跟這些新生小隊一起，即便他們是一星院最頂尖的小隊...

在暗窟那種危險的地方，要擔負起教導這些新生的任務，還是比較費神的。

不過也有導師在旁邊解釋，如果帶領新生小隊成功的完成任務回來，學府也會給予一定積分的獎勵，這倒是引起了一些三星院小隊的心動。

但這種心動，也止於一些不算太拔尖的三星院小隊，因為那種真正的頂尖小隊，是不會在意這些積分獎勵的，畢竟只要他們在暗窟中多淨化一些汙染或者解決一些異類，這些積分都會輕易的賺回來。

累贅這種東西，他們實在不想要。

而一星院這邊的幾支紫輝小隊對此也是有些無奈，好歹他們在一星院也算是屬於頂尖了，可放在此時，卻被人挑三揀四的嫌棄了。

「隊長，三星院的學長學姐們，看不上咱們呀。」白萌萌嘆了一口氣，不過對此她也表示理解，畢竟以前可沒有一星院小隊進入暗窟的先例。

李洛無奈的笑了笑，倒也沒說話，此前姜青娥倒是說了會帶他，但那個時候他對暗窟的危險還沒有現在這麼了解，所以現在的話...他其實反而有點不想去拖累姜青娥了，實在不行，這第一次進入暗窟，就隨便混混吧。

雖說這樣可能沒多少學府積分，但就當做是混點經驗了。

而就在李洛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那三星院學員人群突然被分裂開一條道路，然後在那一道道目光的注視下，姜青娥修長纖細的身影便是走了出來。

在姜青娥身後，還跟著兩名神色有點無奈的隊友。

姜青娥徑直走向了李洛。

不過就在此時，有一道聲音從側方傳來：「姜學姐，這一次淨化任務，我們「山水鼎小隊」來幫你們打下手，如何？」

姜青娥腳步一頓，目光看去，便是見到一支二星院的小隊快步而來，那領頭的人，並不陌生，正是葉秋鼎。

葉秋鼎面目俊朗，他迎著姜青娥的目光，露出乖巧而自信的笑容：「姜學姐，我們小隊此前與你們合作過任務，算是彼此較為了解，如果我們結隊的話，想必不會讓你們失望的。」

他還衝著姜青娥身後的裘白，田恬笑道：「裘學長，田學姐覺得如何？」

裘白，田恬對視一眼，無奈的聳聳肩，其實他們之前就中意葉秋鼎這支小隊的，但可惜，隊長太霸道了啊。

「隊長，要不要再考慮一下？葉秋鼎這支小隊，三星院這邊很多隊伍都感興趣的，李洛他們畢竟是第一次進入暗窟，其實沒必要跟我們一起，那樣反而更危險。」裘白低聲說道，做著最後的努力。

因為按照學府的規矩，三星院的小隊需要擔負起帶領低星院小隊的責任，而相對於帶一星院的這些純新人，顯然更多人都傾向於二星院的隊伍，因為後者是真正的能夠給予他們幫助，而不是需要他們的保護。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上沒有什麼波瀾，金色眸子仿佛是比天空上的耀日還要璀璨與刺目，她沒有說什麼，只是輕輕搖頭。

李洛需要大量的學府積分來兌換帝流漿，所以現在的他沒有更多的時間在暗窟中混經驗，而想要獲得十萬積分，那他就只能冒險激進。

而跟隨著她，最起碼，她還能夠給予幫助。

雖然這樣或許會對兩位隊員不太公平，但姜青娥也給予過他們承諾，挑選隊伍這上面帶來的一些差距，她會一力去承擔。

姜青娥的目光，看向了滿含著期待的葉秋鼎，微微搖頭，平靜的道：「抱歉，我相信以你們小隊的能力，會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聲音落下，便是不再停留，在那眾目睽睽下，徑直走向了李洛，然後直接伸出手抓住了李洛的手腕，眸光看了一眼有些懵的白萌萌與辛符。

「你們這支小隊，跟著我走。」

淡淡的言語，讓得白萌萌兩人感覺到了什麼叫做霸氣。

而在他們感受著姜青娥的霸氣時，那四周的三星院學員們，則是忍不住的爆發出一些譁然聲，一道道目光錯愕的投來。

他們都沒想到，姜青娥，竟然率先選擇了一支新生小隊。

這個選擇，大大的出乎了他們的意料。

第兩百三十章夜襲

夜色降臨大夏城，城內燈火通明，繁華沸騰。

而在城南的位置，小巷中，有穿著黑衣的人影穿梭而過，身影靈敏如猴般，於周圍的建築陰影中疾行。

李洛，姜青娥行走於小巷中，雷彰魁梧的身影緊隨於他們身後。

十數分鐘後，他們的腳步停了下來，望著前方的一座院落，此時院落的陰影中，潛伏著洛嵐府的精銳護衛。

「少府主，小姐，那裴昊就在此處落腳。」雷彰低聲說道，同時盯著這座安靜無聲的院子的眼神中充斥著戒備與警惕。

李洛也是看向姜青娥：「怎麼做？」

那裴昊乃是地煞將階的實力，遠比他這個相師境第二段的小菜鳥強得多，所以今夜的行動，主要力量還是姜青娥以及雷彰等精銳，他就來湊個熱鬧。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在月光下泛著晶瑩光澤，面對著李洛的詢問，她倒是沒有多說什麼，而是直接上前，手中重劍猛的斬出，有璀璨光芒爆發，光明相力橫掃而出，一劍就將那大門斬碎開來。

「這麼做。」

她淡淡的回了一聲，便是直接提劍對著宅院中走進。

李洛豎起大拇指，夠霸氣。

然後趕緊跟上去。

李洛，雷彰跟隨著姜青娥走進宅院，同時部署在四周的精銳護衛也是迅速的湧入，殺氣騰騰。

不過這一路而進，李洛等人並沒有遇見任何的阻攔，最後在那院中的石亭中，他們見到了坐在那裡對著月色自斟自飲的人影。

正是裴昊。

看對方這悠閒自在的模樣，顯然是早已知曉他們的闖入。

而當李洛目光停留在石亭中裴昊的身上時，後者也是轉過頭，看著李洛，笑道：「少府主，短短半年多時間沒見，你可真是脫胎換骨啊。」

李洛微微一笑，道：「過獎了，倒是你這幾天的手筆，給我們帶來了許多的麻煩啊。」

裴昊搖搖頭，道：「隨手而為的小把戲罷了，不還是被少府主你輕鬆化解嗎？」

「裴昊老哥，既然來了大夏城，為何不來總部坐坐，反而躲在這種地方，大家都是洛嵐府的人，你這樣就太見外了。」李洛笑道。

裴昊啞然失笑，道：「不急，半年後府祭時，我可不會見外的。」

而在兩人在這裡綿裡藏針的對話時，姜青娥卻已是俏臉含煞，淡淡的道：「就怕你等不到半年後了。」

轟！

璀璨而霸道的光明相力驟然爆發，只見得其身影如光束般暴射而出，手中重劍劈斬而下，一道十數丈的光明劍芒如彎月般射進了石亭之中。

而在此時，石亭內有金色相力呼嘯而起，金鐵聲迴蕩，鋒銳無比的金色相力與光明劍芒直接硬撞在了一起。

砰！

狂暴的相力衝擊橫掃開來，石亭瞬間炸裂。

裴昊的身影飄身而退，落在了庭院中一座假山上，在他的周身，一縷金光流轉，最後落在他的手中，化為了一柄金色長劍。

他的身體上，升騰著雄渾的金色相力，宛如是一顆星辰，而且那相力散發著極為強烈的鋒銳之感，光是看去，就讓得人眼睛有刺痛之感。

他目光銳利的盯著破碎的石亭處，只見得姜青娥高挑的倩影於塵霧中浮現，此時的後者，玲瓏有致的嬌軀上，光明相力流轉，而且若是看得仔細的話，她那肌膚表面，仿佛是有著一些奇特的光紋，那光紋似是自血肉中激發而出。

裴昊的目光，掠過姜青娥肌膚上的那些光明光紋，眼神有些凝重，道：「你已經踏入到地煞將中期的煞體境了？」

地煞將被分為初，中，後三個階段，而煞體就是地煞中期的一個標誌，故而地煞將中期，也被稱為煞體境。

而半年前在老宅那一次交手時，當時的姜青娥還只是地煞將初期，可現在...她已是地煞將中期了。

如此修煉速度，簡直驚人。

而且，先前姜青娥展現出來的力量，可不是一般的地煞將中期能夠做到的...九品光明相，就這麼的佔盡優勢嗎？

裴昊的眼中，掠過陰翳之色。

然而面對著裴昊的話，姜青娥卻是一聲不吭，金色眸子中流淌著冰冷殺意，她周身湧動的光明相力愈發的沸騰，漸漸的，仿佛是形成了某種火焰一般的物質。

姜青娥身邊的碎石，都是因為那仿佛火焰般的光明相力開始漸漸的融化。

砰！

她重劍揮下，有冰冷聲響起：「光明炎！」

如火焰的光明相力噴薄而出，那相力之中，充斥著磨滅一切黑暗的神聖以及高溫，霸道到了極致。

李洛的眉毛在此時微微的挑了挑，從姜青娥的出手中，他能夠感覺到一種怒意，顯然，今天她雖然在應對著溪陽屋那邊的麻煩時，從始至終都表現得極為的冷靜，但那只是一種安撫人心的表面現象。

在她的內心中，同樣是因為裴昊的暗算充滿著怒火，而現在，就是她發洩怒火的時候。

裴昊雙目微眯，半年前在老宅，他與姜青娥交手時，雖然也會忌憚一些姜青娥的光明相力，但整個局面他還是能夠遊刃有餘，而如今再交手，他則是開始感覺到了不小的壓力。

「金劍分化術！」

裴昊一聲低喝，只見得金色長劍嗡鳴震動，陡然間化為無數道金色劍光，金劍齊鳴，裹挾著滔滔鋒銳之氣，宛如劍河，與那呼嘯而來的光明之炎相撞。

轟轟！

狂暴的相力橫掃，將這院落中掀得七零八落。

待得相力衝擊波散去時，裴昊一抬手，金色長劍如遊魚般在其周身遊動，劍身上，似是有淡淡的煙霧升起，那是被光明之炎的高溫所灼燒。

「好霸道的九品光明相。」裴昊聲音低沉。

「這句廢話就不要重複這麼多遍了。」

李洛的聲音響起，他直接揮了揮手，道：「雷彰閣主，所有人一起出手，滅了他！」

什麼單打獨鬥，以為是搞表演賽呢，我帶這麼多人來，是來跟你單挑的嗎？

雷彰閣主聞言，立即點頭應下，然後其身影暴射而出，雄渾相力驟然爆發。

而那院子四周，一道道身影也是閃現而出，手持鋒利長刀，道道相力升騰，對著裴昊所在疾馳而去。

包圍網瞬間成形。

不過那立於假山上的裴昊望著這等圍殺，神色卻是並無波瀾，那在周身遊動的金色長劍反而是迅速的收縮，最後化為一枚金劍耳墜，懸掛於其耳垂處。

而也就是在這一刻，突有一股極為強大的相力於此間爆發，只見得仿佛是有著一隻巨大的黑色鷹爪於虛空出現，鷹爪呼嘯而下，僅僅只是一掌，便是將撲上來的雷彰重重的拍了回去。

轟！

雷彰的身軀撞在了一處牆壁上，整個牆壁都是龜裂崩塌，將他身軀直接掩埋在了廢墟之中。

而洛嵐府的其他那些精銳護衛，也是被震得狼狽後退。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李洛面色浮現出一抹陰沉，他緩緩的轉過頭，望著那裡的走廊處。

只見得那裡，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名灰袍老者。

而當李洛看來時，那名灰袍老者也是衝著他淡淡一笑，道：「多年不見，少府主竟然都這麼大了...」

「你或許已經不記得老夫了，老夫名為墨辰。」

聽到這個名字，李洛也就想了起來。

墨辰，洛嵐府三大供奉長老之一。

（今天兩章。）

第兩百三十一章供奉長老

「墨辰...」

狼藉的院落內，李洛望著那名灰衣老者，他倒是沒想到，後者竟然就會是洛嵐府那三位供奉長老之一。

在洛嵐府中，這三位供奉長老地位不低，雖說平日裡他們並不參與洛嵐府的運作以及一切事務，但他們在洛嵐府中，卻是有著不輕的份量。

平日這三位供奉長老並沒有待在大夏城，所以即便李洛來到了洛嵐府總部半年，也未曾見到這三位供奉長老。

「墨辰長老，我倒是很想知道，你這位吃著我洛嵐府供奉的人，為什麼會現身保護裴昊？」

李洛眼神平靜的望著那灰衣老者，淡淡的道：「還是說，你在受他驅使？可是據我所知，三位供奉長老地位特殊，在這洛嵐府中，只受府主的節制與命令。」

墨辰乾枯的臉龐上露出一抹笑容，道：「少府主，老夫可並非是在受裴昊驅使，只是不想看見洛嵐府內亂，鬧出岔子，讓得這大夏各方勢力看笑話而已。」

李洛嗤笑道：「之前裴昊給溪陽屋那些淬相師下毒，惹得大夏城各方勢力看笑話的時候，可不見長老您現身阻止他呢。」

墨辰面龐上的笑容依舊不散，道：「裴昊是洛嵐府未來府主的競爭者之一，身為供奉長老，我有責任保護他的安全。」

李洛搖搖頭，此前裴昊來老宅的時候，就手持著這墨長老的令牌，如今對方又是現身護著裴昊，可見雙方之間的關係已是極為的密切。

「真要論起未來府主的候選，恐怕還輪不到他裴昊吧，畢竟這是我爹娘留下的基業。」李洛淡淡的道。

「少府主此言差矣，在老夫眼中，您是少府主，裴昊其實也算是少府主...他畢竟是兩位府主的弟子，而且當年兩位府主曾經說過，凡是取得兩位供奉長老以及四位閣主認同者，皆擁有著競爭府主的資格，所以裴昊是名正言順。」墨辰認真的說道。

「墨長老，那是記名弟子，我爹娘的親傳弟子，只有青娥姐。」李洛給予修正。

墨長老微微一笑，道：「記名還是親傳，其實不重要，只要你知道裴昊有這個資格就行了，其實說到底，一切怪不了別人，如果少府主早些顯露自身的雙相以及潛力，洛嵐府內，人心又怎會如此動蕩呢？」

李洛嘆了一聲，道：「我倒是很想知道，這裴昊背後究竟有誰這麼大能耐，讓得我洛嵐府的兩位供奉都會屈身護著他。」

「不過...你們這麼玩，也真不怕我老爹老娘哪天跑回來嗎？」

墨長老眼神微凝，乾枯臉龐上的笑容也是漸漸的收斂起來，他沉默了片刻，緩緩道：「我們的行為，並沒有違背兩位府主當初所定的規則。」

李洛笑道：「可是你看上去有點心虛的樣子。」

墨長老沒有再說話，只是嘆道：「少府主，現在說這些並沒有什麼意義，半年後洛嵐府府祭，一切都會有一個結果。」

「而按照兩位府主所定的規則，如今洛嵐府中，真正擁有著府主競爭資格的人，只有裴昊和你。」

他的目光看了一眼旁邊的姜青娥，笑道：「當然姜小姐也非常的優秀，但真要嚴格說起來，她的府主競爭者的身份並不算完整，因為...她並沒有取得兩位供奉長老的支持。」

李洛點點頭，道：「我聽明白了，你的意思，難道是想讓我在府祭上面跟裴昊競爭？而青娥姐則是不能出手？」

墨長老含笑點頭，道：「畢竟這就是府主的競選方式，少府主如果你在府祭上脫穎而出，你就會成為正式的府主，那個時候，一切分散的心，都將會匯聚於你的身上，洛嵐府，將會再度變得完整。」

「甚至連裴昊手下那些支持他的人，都將會再無理由支持他。」

「你們這算盤，真是打得精明啊。」李洛感嘆道。

「我一個相師境第二段，去跟他一個地煞將後期競爭，你覺得究竟是你腦子壞了，還是我的腦子壞了？」

墨長老微笑道：「雖然好像是有點不太公平，但規則的確如此。」

「或者，少府主你可以先讓裴昊成為洛嵐府府主，等你未來實力足夠時，再來進行這場競爭也不遲。」

李洛笑道：「說這麼多，不就是裴昊怕青娥姐麼？」

一直未曾說話的裴昊淡聲道：「九品光明相，足以讓任何人忌憚，我當然也不例外。」

李洛搖搖頭，道：「墨長老，這些蠢話就不要再提了，或許真按照洛嵐府的規矩，青娥姐的府主競爭者身份還不算最完善，但你也知道，她與我有著婚約，我們已是一體，那麼她自然是有資格代替我來競爭這個府主之位。」

「所以...」

他衝著墨辰，裴昊露出燦爛的笑容：「想要跟我競爭，先過了青娥姐這一關吧。」

墨長老雙目微眯，他倒是沒想到李太玄，澹臺嵐那兩個心氣比天高的驕子，生出來的兒子竟然這麼的...沒有底線。

「少府主這是在逃避麼...就算姜小姐代替你奪得了府主之位，那也名不正言不順，或許會有人信服她，但卻沒人會信服你。」

「而且大夏其他勢力會如何看待洛嵐府？一個連府主之爭都要靠未婚妻的府主？真是讓人笑話。」

李洛揉了揉耳朵，嘟囔道：「能吃軟飯，那才是本事。」

那墨辰見到這李洛油鹽不進，毫無自傲之氣，也是嘴角忍不住的抽了抽，心中稍微的有些鬱氣，因為這一切，跟他所設想的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在他看來，身為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但凡這李洛還有一點傲骨，那必然是要跟裴昊競爭到底，當然，爭不爭得過另說，最起碼態度要先擺出來。

但這李洛倒好，直接就擺明車馬，想跟我競爭，先打贏姜青娥，不然一切免談！

什麼靠未婚妻，吃軟飯，他完全不在乎！

他搖了搖頭，不再多說廢話，只是笑道：「少府主，我想等府祭來臨的時候，你或許會改變主意的。」

姜青娥冷冽的聲音傳來：「墨長老，想要把人就這麼帶走，恐怕也沒那麼容易吧？」

先前李洛與墨辰說話時，姜青娥倒是一直未曾插話，顯然是將場面的主導權都交給了李洛。

墨辰長老衝著姜青娥笑了笑，道：「姜小姐，九品光明相雖然罕見，但此時的你，應該還無法對我造成什麼威脅。」

「當然，我知道，在這院外，你們幾乎招來了洛嵐府在大夏大部分的力量，真要強行鬥起來，的確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麻煩。」

「但是...」

「真要鬧成那樣嗎？」

墨辰長老笑道：「你們的行動雖然隱秘，但這大夏城內的眼睛太多了，此時恐怕已經有許多的目光在暗處看著這裡...」

「這白日溪陽屋才鬧出那麼大的笑話，這晚上又曝出洛嵐府少府主率人與洛嵐府供奉長老大打出手...這也太難看了吧？」

姜青娥冷冷的道：「房子都已經這麼破了，還怕別人看笑話嗎？」

「若是你們執意的話，那就隨你們吧。」

墨辰長老笑著搖搖頭，也沒有再多說什麼，而是邁步走出，裴昊也是自假山上落下，與墨辰長老並肩而立，兩人徑直對著院外走去。

姜青娥眼神漸漸的凌厲，手中重劍緩緩的握攏，不過最終李洛還是對著她擺了擺手。

眼下的確已經沒有必要動手了，因為即便是動手，也沒有絕對的把握留下兩人，既然結果不是想要的，也就沒必要徒增傷亡了。

裴昊與李洛擦身而過，腳步頓了頓，淡笑道：「李洛，記住，你還有半年的時間。」

李洛偏頭，衝著他笑了笑。

「多謝提醒，另外...」

「你這次送的禮包...」

他舔了舔嘴唇，用力的點頭，給予肯定。

「很香。」

第兩百四十章各尋合作

姜青娥選擇了李洛的小隊，這直接是在三星院這邊引起了不小的譁然，眾人皆是側目的看來。

姜青娥所在的「黑天鵝小隊」算是三星院最強，以往他們進入暗窟，基本都是會淨化最多的汙染，解決最多的異類，從而取得最多的積分。

他們這種級別的小隊，在意的是效率。

但如果在這種情況下，讓他們帶上一支新人小隊，這無疑會拖慢他們的節奏，很多時候的行動都會束手束腳。

一般會選擇與這些新生合作的三星院小隊，基本都是屬於那種中遊實力，他們不在意效率，這才樂意當一下老媽子來照顧新生賺取一些積分。

因為這些原因，所以當他們在見到姜青娥的選擇時，方才會感到驚訝。

不過緊接著，便是有一道道玩味而嫉妒的目光，投向了李洛。

姜青娥的選擇，顯然是為了照顧李洛。

甚至為此，她寧願損失此次在暗窟中獲得大量積分的機會。

畢竟要知道，每一次暗窟的淨化任務，每級星院最後都會有著積分排名，而排名第一的隊伍，學府都會給予額外的豐厚獎勵，以作激勵。

以前的淨化任務，三星院這邊，可一直都是黑天鵝小隊獨佔鰲頭，而這一次他們突然帶了一個累贅，這倒是給了其他一些小隊機會。

所以對於姜青娥的這種選擇，一些三星院中名列前茅並且有資格對他們造成威脅的小隊，倒是樂意所見。

「呵，感情倒是真的挺深厚。」

三星院中，都澤紅蓮望著這一幕，紅唇輕撇，言語間也不知道是諷刺還是幸災樂禍，這姜青娥為了照顧李洛，也是真捨得。

不過也虧得姜青娥能夠完全鎮壓住她的兩位隊友，不然這樣一意孤行，定然會要鬧出矛盾。

「不過既然你這麼偉大，那這一次三星院淨化任務第一的位置，可就別想再拿穩了。」都澤紅蓮冷笑一聲，一星院這邊，她的弟弟都澤北軒同樣也會參與淨化任務，但她卻沒有選擇與他的小隊合作。

一是因為在她的小隊中，她固然也是隊長，但威望著實沒有姜青娥那麼強，能夠將另外兩人壓得毫無脾氣。

二就是這樣做沒太大的意義，畢竟這些新生實力太弱，即便這些紫輝小隊是其中的翹楚，但跟他們這些三星院的學員比起來還是有著極大的差距，兩者強行湊在一起，只是拉慢雙方的節奏而已。

正確的做法，還是要先等這些新生紫輝小隊漸漸熟悉了暗窟，同時自身的實力也提升上來了，到時候再合作才是皆大歡喜，而至於現在麼，這些紫輝小隊先跟著其他的隊伍在暗窟中混一混就行了。

不過對於周圍的那些驚愕目光，姜青娥並未過多的理會，拉著李洛，便是領頭對著廣場一處的導師走去，沿途甚至吸引得一些四星院的學員都是看來。

長公主也是看見了這邊的動靜，畢竟姜青娥的一舉一動都是那樣的引人注意，而當她在見到姜青娥選擇了李洛小隊後，也有點驚訝。

「姜學妹對李洛的保護，未免也太好了一些，只是這種拔苗助長的方式，對李洛未必就是好事啊。」宮神鈞目光看了一眼，微笑道。

長公主丹鳳眼望著被姜青娥拉著的李洛，卻是想起他之前給她所帶來的那一次震撼，這個李洛，看著好像的確光芒不及姜青娥那般的耀眼，但在那關鍵時刻，卻總是帶來一些意料不到的奇蹟。

「為什麼，就一定覺得李洛會是累贅呢？」她想了想，說道。

宮神鈞微怔，笑道：「三星院執行的淨化任務，可是會遭遇災級異類的...異類的殺傷力有多可怕，你應該很清楚。」

「李洛現在應該還只是生紋段的第一紋吧？這之間，也是有很大差距的。」

長公主優雅精緻的容顏上浮現一抹淡笑，不置可否的道：「或許吧。」

宮神鈞看了長公主一眼，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他總感覺最近的長公主對李洛似乎有點特別的關注。

「這李洛雖然模樣的確好看，但應該也不至於吧...」

宮神鈞心中奇怪的自語，他最清楚自家這個比他小了不幾天的皇妹是何等的心性，這李洛雖說雙相有些特別，但在見了無數天驕的長公主眼中，其實也就只能說是中等偏上罷了。

雙方之間，應該是不可能會有什麼的。

而當宮神鈞這邊在想著這些的時候，姜青娥已是帶著李洛三人來到了一名導師處，然後做好了登記。

登記導師則是給了兩支小隊每人一塊青木牌子。

李洛接過青木牌子，入手竟是一片冰涼，宛如是冰晶一般，淡淡的寒意自掌心湧入，帶來微微刺痛的同時，也讓得人心境變得平靜起來。

「這木牌是以相力樹所雕琢而成，名為「青木護心牌」，它有著遏制內心負面情緒的作用，進入暗窟後，必須時刻佩戴它，以免被異類侵蝕了心智。」姜青娥提醒道。

李洛，白萌萌，辛符三個小菜鳥都是連忙點頭。

「之後進入暗窟，我們就算是同伴了，都互相認識一下吧。」姜青娥說道。

李洛看向姜青娥的兩位隊友，笑道：「暗窟中，就要請兩位學長學姐多多關照了。」

面對著李洛的笑容，裘白與田恬心中嘆了一口氣，倒卻並沒有給李洛什麼臉色，畢竟事已至此，再怎麼說都是需要給姜青娥面子的。

「在暗窟裡面，緊跟著我們，不要亂來就行了。」田恬笑道。

「接下來就等著吧，應該還需要大半日的時間，要等紫輝導師們開路完畢後，我們才能進入暗窟。」姜青娥說道。

李洛三人聞言，也是點頭應下。

...

廣場上，混亂，騷動依舊是在持續，剩下的一星院紫輝小隊，都是陸陸續續的找到了合作對象。

倒是有個插曲，那便是二星院這邊排名第一的「火仙小隊」找上了呂清兒，秦逐鹿，殷月三人。

「清兒，這次暗窟內，要不我們兩個小隊合作吧，我們只是二星院，執行的淨化任務難度也不會太大，我們合作的話，其實算是剛剛好。」火仙小隊的隊長，便是祝煊，他衝著呂清兒露出笑容，說道。

呂清兒此時的眸光，還停留在那被姜青娥拉走的李洛身上，她倒是沒想到姜青娥膽子這麼大，眾目睽睽之下直接就牽手李洛。

不過想想這兩人都有著婚約在身，這些舉動，也不算過分。

但心中這般想著，呂清兒還是不免有點煩悶，所以當她聽到祝煊的邀請時，神色則是淡淡的道：「我倒是無所謂，不過你還是問問我們隊長的意見吧，」

一旁的秦逐鹿聞言就是一愣，你現在突然想起來我是隊長了？你以為我看不出來你是在用我做擋箭牌？

不過好在秦逐鹿面龐黝黑，而且常年的面無表情也讓得人判斷不出他的情緒，所以那祝煊聽到呂清兒所說後，就看向了他，但還不等他開口，秦逐鹿就已經搖頭，木然的道：「如果進入暗窟後，你可以把你們隊裡那個女生安排離我遠一些，我就沒問題。」

對於這種過於非人的要求，即便是祝煊，一時間也有些凌亂，暗窟中那麼危險，他怎麼可能把隊友安排遠一點？這不是找死嗎？

而祝煊身後，那火仙小隊裡面的一名身材性感火暴的女孩聞言，頓時怒視秦逐鹿，這人是個傻子嗎？

最終，祝煊面色微微發青的走了，因為面對著一個看上去仿佛腦子不正常的人，他實在沒辦法去交流。

...

「隊長，看來咱們被忽視了呢。」

葉秋鼎望著姜青娥，李洛遠去的身影，身後隊員的抱怨聲也是傳入耳中：「這姜青娥也太亂來了吧，咱們隊伍的實力，比起那新生小隊不知道強多少。」

葉秋鼎神色平靜，但那袖中的手掌卻是微微的握緊了一些，眼神深處有惱怒之意。

他也沒想到，姜青娥會放棄掉明明是最優選的他們，這還是那個很理智的姜青娥嗎？

葉秋鼎深吸一口氣，壓制下心中的惱怒，也不打算多說什麼，就欲帶著隊員離去。

「有興趣跟我們合作嗎？」不過此時旁邊傳來的聲音，讓得葉秋鼎停下了腳步，他轉頭看去，就見到都澤紅蓮衝著他笑了笑。

葉秋鼎皺了皺眉。

「跟我們一起，那麼此次的淨化任務，我們有很大的機會取得最高積分，到時候也可以讓姜青娥知道，她的選擇是多麼的錯誤。」都澤紅蓮紅唇微啟，好整以暇的說道。

葉秋鼎看了一眼遠處那兩道身影，沉默了數息，最後點了點頭。

「那麼...就試試吧。」

第兩百三十二章半年後的壓力

李洛最終還是放裴昊走了。

準確來說，也不能算是放，因為有那位實力達到天罡將階的墨辰長老護著，以李洛他們在這裡聚集的力量，對方如果硬懟的話，雖然也不見得會有好果子吃，但一名天罡將階的強者想要全身而退，在己方沒有天罡將階的強者阻攔的情況下，還是很難將其攔下來的。

所以既然沒有把握，那也就沒必要去做這種無謂的事情。

再加上此時在那暗中，還有著許多的視線盯著此處。

洛嵐府今天的熱鬧，暫時已經是夠了。

狼藉的院子中，李洛目送著裴昊，墨辰長老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輕輕的吐了一口氣，眼中掠過一絲鬱氣，這次想要將裴昊斬殺的行動，顯然還是失敗了，雖說從一開始的時候李洛就有著這種預感。

畢竟裴昊不是蠢貨，不可能真的毫無防備的就來到大夏城。

只是讓得李洛沒想到的是，墨辰這位洛嵐府的供奉長老，竟然會保護著裴昊。

「吃裡扒外的老東西。」

李洛罵了一聲，這墨辰以前吃著洛嵐府的供奉，如今卻是專門來跟他對著幹。

「老爹老娘那麼英明，怎麼盡留下這些東西？」李洛鬱悶的看向姜青娥。

姜青娥周身湧動的璀璨光明相力漸漸的收斂，她聽到李洛的話，倒也是忍不住的笑了笑，道：「或許師父，師娘從始至終都沒有把這些跳蚤放在眼中，他們自信只要他們在的一天，不管這些牛鬼蛇神有什麼心思，都只能老老實實的給洛嵐府做事。」

「以前他們在的時候，這墨辰長老可謂是洛嵐府的標兵，哪裡需要哪裡填，毫無怨言，只是可能師父師娘也沒想到，有一天他們會同時的離開洛嵐府吧。」

李洛無語，這一肚子壞水的老東西，竟然還能有這麼老實乖巧的過往嗎？

這麼看，還真不能怪老爹老娘沒眼光，只能說他這裡能力還不夠，無法壓服這些心懷鬼胎的各方人馬。

「唉，如果彪叔能出手就好了。」李洛嘆了一口氣，牛彪彪顯然是擁有著封侯強者的實力，但因為某些原因，他卻無法踏出洛嵐府總部，而且自身的力量，也不能隨意的動用，有著諸多的限制。

這真是太讓人可惜了，不然此時的洛嵐府能夠有一位封侯強者坐鎮，一切的風波都將會隨之平息，任何勢力想要動洛嵐府，都需要掂量一下。

封侯強者的怒火，真的是很有震懾力。

「彪叔那裡情況特殊，不能視為正常力量。」姜青娥搖搖頭，她倒是沒覺得有多鬱悶，畢竟以前她剛接手洛嵐府時，情況比現在更加的糟糕，而現在，最起碼她與李洛手中已經有一部分可動用的力量，而且因為溪陽屋最近的崛起，洛嵐府的情況也是在漸漸的改善，有了足夠的資金，總是能夠增強勢力規模的。

「我已經派人通知了袁青長老，他會即日趕回洛嵐府總部，他若是回來，總部這邊的力量會加強許多。」

李洛點頭，袁青長老，則是三位供奉長老中，唯一一位還對他與姜青娥保持著忠心的人。

此時洛嵐府圍剿此處的精銳護衛，已是在李洛的示意下漸漸退走，唯有著雷彰閣主帶著幾道人影，跟在李洛，姜青娥身後。

兩人走出院子，望著燈火通明的大夏城，城市的上空，漆黑如墨，隱隱的給人一種難言的壓迫感。

姜青娥眸光看向李洛，道：「半年後的那場府祭，恐怕將會決定洛嵐府未來的命運。」

李洛微微點頭，因為那場府祭，不僅會決定出洛嵐府真正的府主，而且此前牛彪彪說過，也是在半年後，那座保護著洛嵐府總部的「奇陣」，將會迎來一個衰弱期。

那個時候，洛嵐府總部對於封侯強者的震懾將會降至最低。

這兩個點碰在一起...到時候會發生任何事情，李洛都不會感到有什麼好奇怪的。

「真是，時間緊迫啊。」

李洛嘆息一聲，略有些壓抑，半年時間真的是太短了。

「你這半年需要做的事情，可是一點都不少。」

姜青娥看著他，神色有些認真：「因為你的壽命只剩下四年半了，我之前已經說過，你在一星院結束的時候，自身最起碼都需要達到相師境第三段，化相段中的第二變。」

「這個難度雖然高，但想要五年封侯，這是基本底限。」

「真正的五年封侯，需要的不僅僅是天賦，機緣同樣必不可缺...不過好在你運氣不錯，取得了金龍寶行的「金龍秘鑰」，據說那座金龍道場異常玄妙，雖說以你的實力進入的只是金龍道場的外圍，但若是你機緣足夠的話，必然會給你帶來極大的好處，所以我希望你能夠重視一下金龍道場，不要將其當做只是一場旅遊。」

「下個月的金龍道場...」李洛目光微閃，最後他點了點頭，金龍寶行底蘊深不可測，而其全力打造而出的「金龍道場」必然不會簡單，有此機緣，他當然不會鬆懈。

「而除此之外，還有著「帝流漿」...」

聽到帝流漿三個字，李洛就感覺到頭疼，按照牛彪彪所說，他想要湊齊足夠的帝流漿，那可能需要將近十萬左右的學府積分，而就算他每個月的排位戰都能夠取得第一，恐怕一年都湊不齊這個數。

可如果無法湊齊這些帝流漿解決自身底蘊虧損的問題，他就無法突破到將階，但李洛的修行，最不能承受的就是這種停滯，因為別人還有著足夠的時間去積累，熬煉，可他這僅有四年半的壽命，怎麼可能熬得起？

他現在的修煉，本就是在爭分奪秒，任何能夠加速修煉的事情他都必須竭盡全力的去嘗試。

所以，為了不讓這底蘊虧損的問題成為實力提升的絆腳石，李洛必須儘快的將其解決，不然越拖，其所帶來的隱患就會越大。

姜青娥看著李洛的表情就知道他在頭疼什麼，微微沉吟了一下，道：「明天就要回聖玄星學府了，關於學府積分的事情，這個月應該會有一次賺取的機會，而且會是一波很大的積分。」

「哦？」李洛驚訝的看來。

「你應該還沒聽說過聖玄星學府的暗窟吧？」姜青娥說道。

「暗窟？」李洛皺了皺眉頭，其實也不是完全沒聽過，此前郗嬋導師似乎偶然間說過，但因為她沒有細說，所以李洛對此也只是止於耳聞，並不知道那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姜青娥在提起暗窟這兩個字時，她的神色顯然是變得凝重許多，那眼中甚至還罕見的掠過一絲懼意，這讓得李洛心頭都是一寒，畢竟他可是很清楚姜青娥的性格，連她都如此的忌憚，可見那所謂的暗窟，究竟是何等的恐怖。

「暗窟裡面...」

姜青娥盯著李洛，深吸一口氣，輕輕的聲音，讓得深處黑暗巷子中的李洛陡然感覺到渾身寒氣自腳底陡然湧了上來。

「有「異類」。」

第兩百四十一章吾心無懼

「我們此次進入暗窟，會處於暗窟的外圍地帶，而在這片地域中，有學府耗費許多精力方才打造而出的淨化據點，我們進入後，會按照「青木護心牌」上面的號碼，直接傳送到對應的淨化據點處。」

「這種據點，還會有著其他的許多隊伍，然後接下來我們所有隊伍的任務，就是淨化以這座據點為中心的周邊區域。」

沸騰喧鬧的廣場上，在等待著學府指令的空閒之餘，姜青娥也是在耐心的為李洛三人普及著暗窟內的一些信息。

李洛三人則是拿起青色木牌看了一眼，果然是在角落的位置看見了一個「十三」的數字。

「而這些周邊區域中，也被學府布置了一些淨化塔，淨化塔中銘刻著淨化符文，只不過因為惡念之力的不斷侵蝕，這些淨化符文都已被消耗枯竭，所以我們需要手持學府交給我們的淨化粉塵，將淨化塔中的符文重新塗刷，激活淨化塔的力量。」

「一旦淨化塔被激活，將會散發淨化光幕，這一片區域的惡念汙染則是會被漸漸的淨化。」

李洛三人聽得一臉的稀奇，總算是明白他們進入暗窟後究竟是應該做什麼了。

「聽起來，似乎不算太難？」李洛說道。

一旁的田恬笑了笑，雙臂抱胸，略有些寬鬆的衣衫卻是擠壓出了一些壯闊波瀾，道：「在激活淨化塔的時候，會有淨化的力量散逸，這會刺激到這片區域可能存在的一些類，那個時候，它們將會對著淨化塔聚集而來。」

「也就是說，那個時候，我們有可能會陷入到異類的圍攻之中，一旦失手，要麼成功激活淨化塔，淨化掉異類，要麼...可能連逃的機會都沒有，直接被團滅。」

李洛咂咂嘴。

「既然學府在暗窟裡面布置得這麼完善，為何不長期打開暗窟，維持住這些淨化塔的能量？」李洛又是有些疑惑的問道。

聽姜青娥她們說起來，這些淨化塔的裝置顯然極為的有用，若是這樣，何必還要關閉暗窟，給予這些惡念能量捲土重來的時間呢？

姜青娥平靜的道：「因為黑潮。」

「每隔一段時間，暗窟深處將會有著黑潮爆發，所謂黑潮，便是惡念能量的極致壓縮，這是由暗世界所噴發而出的力量，極為的恐怖。」

「在黑潮的席捲下，就算是封侯強者都得小心翼翼，所以暗窟的淨化，始終維持著一來一往，當黑潮來臨時，我們需要退出暗窟，可如此一來，淨化塔中的淨化之力，就會被黑潮所抹滅，我們只能等到黑潮褪去時，再來將這些淨化塔啟動，淨化被惡念能量汙染的區域，如果不這麼做，那麼惡念能量就會越來越濃鬱，誕生出更多的異類，最後，它們就會試圖衝出封鎖，來到我們的世界。」姜青娥緩緩說道。

李洛面色微微變幻，這暗世界當真是可怕，明明只是一道裂縫而已，卻是將整個聖玄星學府的力量都給拖住了。

他倒是沒有再問為什麼不想辦法徹底的解決，顯然...應該是沒這個能力吧。

一旁的裘白，田恬望著耐心為李洛他們講解的姜青娥，眼神都是有點奇特，想來這一面的姜青娥，他們以前還真是挺少遇見。

姜青娥的性格可不是喜歡與人長篇大論的，如果換做旁人在這裡，她大概率是閉口一句話都懶得說的。

而由此也能夠看得出來，姜青娥對李洛有多好。

這讓得兩人感到有點不可思議，難不成姜青娥還真是將自己當成了李洛的未婚妻嗎？

這李洛，何德何能啊？

在他們複雜的心情間，時間悄然而過，轉眼就是大半日的時間，此時天空的夕陽，都開始斜落，熾熱的陽光變得有些涼意起來。

咚！

突然間，有一道低沉聲音響徹起來，驚起廣場上諸多學員。

他們目光看去，只見得那座巨大的青木門戶在此時劇烈的震動了一下，那門戶裂縫中，仿佛是有著尖嘯聲響起，陰風陣陣。

仿佛有什麼東西在那門後撞擊一般。

廣場上一些高星院的學員還好，而一星院的那些新生，則是被嚇得面色有些發白，眼中有恐懼之意。

不過也就是在此時，那青木門戶上，有著一道道古老而神秘的紋路綻放出光芒，一道道光暈綻放，繼而漸漸的將那種震動所撫平下來。

「這是學府內的紫輝導師逐漸的深入，繼而與一些強大異類爆發的戰鬥所引起。」姜青娥神色倒是很平靜，隨口對著李洛解釋道。

「不過一般到這種時候，我們也該開始進入了。」

而仿佛是為了呼應她的話一般，當她音落後不久，便是有著一名留守學府的紫輝導師朗聲道：「所有學員準備。」

「四星院學員以及金輝導師，先行進入暗窟！」

他聲音落下，只見得那些早已準備妥當的金輝導師以及四星院的小隊，都是在沉默間整裝待發，然後所有人都是緊握武器，猛的跺地，這一刻，地面仿佛都是震動了一下。

「吾心無懼。」

「吾輩長存。」

低沉整齊的聲音響起，那聲音之中仿佛是蘊含著強烈的信念，最後他們宛如大軍開撥一般，湧入巨大的青木門戶之中。

許多新生都被這種陣仗震懾得不能言語，到得此時，他們才明白，他們與這些四星院的學員之間有著多大的差距。

這不僅是實力，還有著心性上的差距。

在聖玄星學府四年的修行中，他們早已習慣了暗窟的兇險，對於異類，也有了初步的抵抗之力。

也難怪平常遇見這些四星院學員時，對方看他們的眼神，都是帶著許些的戲謔以及俯視，畢竟，他們所經歷的，根本不是他們這些新生所能夠想像。

李洛同樣是沉默的望著這有些壯觀的一幕，這同樣是聖玄星學府的底蘊，不僅有著出色強大的導師，還有著這些幾乎算是大夏國中最為優秀的年青一代。

洛嵐府與其相比起來，的確是天壤之別。

「據說這是自學府聯盟傳下來的戰語，代代相傳，可強自身之信念。」

姜青娥說了一聲，然後道：「金輝導師以及這些四星院的學員，將會進入到暗窟深處與外圍的交接地帶，處理一些漏網之魚，同時他們也會作為流動性的支援，一旦出現緊急情況，將會四處出動。」

這一波人流的進發，持續了半個時辰。

半個時辰後，當最後一名四星院的學員身影消失在青木門戶中時，姜青娥率先站起身來，她微微仰起頭，望著那座屹立於相力樹樹底的青木門戶，絕美精緻的容顏上，泛著淡淡的光澤，她嬌軀頎長，戰裙下的雙腿修長筆直，腳上踩著長靴。

那件陪伴她許多年的湛藍色短披輕輕飄動，整個人顯得凌厲颯爽，光是站在這裡，她就已經成為了三星院這邊最璀璨的人。

她手持重劍，輕輕杵地。

鏘。

「吾心無懼。」

「吾輩長存。」

她清澈而冷冽的聲音響起，繼而所有三星院的學員，都是肅然起身，手中武器杵地，發出低沉聲響。

「吾心無懼。」異

「吾輩長存。」

湛藍短披輕揚，姜青娥率先前行，裘白，田恬以及李洛三人皆是趕緊跟上。

在那後面，便是三星院，二星院如潮流般的人影。

巨大的青木門戶近在眼前，那開啟的縫隙中，幽暗無光，不知通往何處。

而在即將進入時，姜青娥微微偏頭，望著緊隨著身後的李洛，兩人目光對視一眼，未發一言，然後邁步而出。

幽暗之光湧動間，就已將他們的身影所吞沒。

第兩百四十二章十三號淨化據點

當李洛再度睜開眼的時候，映入視野的是一片灰暗的天地，天空上有著莫名的黑霧流動，似是如同粘稠的黑水一般，帶給人一種極為壓抑的感覺。

目光遠眺，可見度也是極低，遠方的天地間同樣是充斥著淡淡的黑霧，黑霧翻湧，仿佛是有莫名的低語聲從中傳出，直接於心靈深處響起，讓得人一下子就感覺到有些煩悶躁動起來。

不過就在此時，胸口佩戴的「青木護心牌」突然散發出陣陣溫涼的氣息，傳入體內，將那種煩躁感漸漸的壓制下去。

呼。

李洛迅速的清醒過來，他轉頭四望，只見得周圍不斷的有著道道光芒閃爍，緊接著一道道人影便是憑空的閃現而出。

而此時他方才發現，他們這些人似乎是身處一座據點之內，一座座高度不一的石塔於據點中拔地而起，他們所在的位置，剛好是據點的中央，此處有一座俯覽整個據點的最高石塔，石塔的頂部，散發著淡淡的光幕，光幕覆蓋下來，將這座據點盡數的籠罩。

遠處的詭異黑霧，則是在接近光幕時，就會迅速的淨化，化為烏有。

顯然，這座據點，應該就是此前姜青娥所說的「淨化據點」。

而他們這裡，就是十三號淨化據點，此後這段時間他們在暗窟之中的...庇護所。

「感覺怎麼樣？」

姜青娥的聲音從旁邊傳來，李洛轉頭就見到她帶著裘白，田恬以及白萌萌，辛符四人信步走來。

「很難受。」李洛實話實說。

這種地方，總是給他一種詭異壓抑的感覺，那些湧動的黑霧中，仿佛是存在著什麼扭曲之物般，能夠侵蝕人心。

而這還是因為他們身處「淨化據點」內，可以想像，一旦踏出據點，那種感覺必然會變得更為的強烈。

「你們畢竟第一次進入暗窟，而且實力上面的確還有點缺陷，等之後習慣了，應該會好一些。」姜青娥安慰道。

裘白，田恬也是點點頭，倒也沒嘲笑，因為聖玄星學府多年來，恐怕這也是第一次直接讓一星院的學員進入到暗窟。

如果當年他們在一星院時進入暗窟，恐怕表現還會更為的不堪。

李洛深吸一口氣，他看了一眼四周亂糟糟的人影，粗略看去，怕是有數百人，這倒是不少了。

「現在做什麼？直接開啟淨化任務嗎？」李洛問道。

「不急，淨化任務不是短短幾天就能夠完成的，我們先找休息的地方，作為臨時居所，然後再將之後的任務做一些規劃。」

姜青娥又指了指身後這座高塔，道：「這座塔是淨化據點的核心樞紐，其本質是相力樹的枝幹所打造，所以我們才能夠藉此傳送進來，不過這種傳送每天也就只能啟動一次，以後每天學府都會將一些物資送進來。」

「看來這淨化任務，還是一個持久戰。」李洛感嘆一聲。

「也不必這麼消極，其實這暗窟也並非是全無好處，那就是在暗窟中進行修行，不僅速度會更快，而且突破瓶頸的概率也更大。」姜青娥說道。

李洛，辛符，白萌萌三個小菜鳥頓時一臉驚愕的看來：「還能有這種效果？」

「據說這是因為天地規則的改變...暗窟所在，算是我們的世界與暗世界的交匯處，這是兩個世界連接的地方，所以某些規則，某些束縛在這裡會被降低許多。」

姜青娥微微沉吟，道：「還記得「王侯戰場」嗎？其實那裡也有著類似的效果，甚至比暗窟更強，而進入其中的王侯強者，突破瓶頸的概率，比在我們的世界中的確是高一些，所以也不乏一些實力停滯許久的強者，最終選擇主動進入王侯戰場，就為尋求那突破的概率。」

「而且暗窟壓抑而詭異，但對於心性也是一種錘鍊，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暗窟也算是一處絕佳的修煉之地。」

「我想，如果不是因為「黑潮」的原因，恐怕會有許多心智堅定的人會長留此處修行。」

姜青娥說著話時，金色眸子有躍躍欲試之色，顯然，恐怕她就是她所說的那種人。

「隊長，那個許多兩個字，我建議可以去掉，不是所有人都有你這種勇猛之氣。」裘白無奈的笑了笑。

「只要淨化任務一完成，我第一個就會離開暗窟，一刻都不想在這裡多留。」田恬也是攤了攤手，這地方太壓抑了，而且那些異類也極為可怕，她完全不想與它們有過多的接觸。

姜青娥聞言，也是笑了笑，倒也並不介意，畢竟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選擇。

而當一行人在說話的時候，在那一側，也是有著一隊人走了出來，那領頭的一人，正是都澤紅蓮。

在其身側，還跟著葉秋鼎的「山水鼎小隊」。

雙方迎頭碰上，周圍人來人往，倒是有點狹路相逢的味道。

都澤紅蓮身材高挑，烈焰紅唇，顯得格外性感，不遜色此前看見的那個七星柱之一的夜承影。

此時的都澤紅蓮，雙臂抱胸，嬌豔的臉蛋上有著挑釁之意流露出來：「姜青娥，這次的淨化任務，恐怕你要保不住第一了。」

然而姜青娥精緻如泛著玉光的絕美容顏上卻沒什麼波瀾，她的眸光看了一眼跟著都澤紅蓮的葉秋鼎，倒也沒有說什麼，而是徑直前行，與他們擦身而過。

對於姜青娥這種冷淡而驕傲的姿態，都澤紅蓮早已見識過許多次了，但每一次，都是讓得她氣得咬牙。

當然最關鍵的是，對方的驕傲本錢又那麼足...

不過這一次的暗窟淨化任務，他們這邊實力佔優，倒是有很大的可能超過姜青娥，雖說這偶爾的超過也並非代表著她就能夠超越後者，但最起碼，能夠消磨一下姜青娥那氣焰也是好的啊。

李洛跟隨著姜青娥也是與都澤紅蓮一行人擦身而過，而在經過葉秋鼎的時候，後者微微偏頭，有細微的聲音傳來。

「李洛，我會用最終的結果，讓姜學姐知道，她這一次的選擇，是錯誤的。」

李洛一怔，旋即認真的鼓勵道：「加油，只是她說以後暗窟的淨化任務，我都必須跟她一起，我對此也很頭疼，如果你的努力能稍微緩解一下我的苦惱，我也會感謝你的。」

說完，便是走了。

而葉秋鼎則是呆立原地，如遭雷擊，仿佛受到了一種超層次的碾壓性攻擊，而葉秋鼎身旁的隊友，也是有點同情的看著他。

這一瞬間，葉秋鼎簡直有了跟李洛同歸於盡的衝動。

這混蛋，當真是不當人！

第兩百三十三章所謂暗窟

「異類...」

李洛喉嚨滾動了一下，吞了一口口水，眼神驚駭的望著姜青娥，這個答案顯然是他此前從未預想過的。

從那「王侯戰場」不斷逼得人族派出王侯強者進入其中戰鬥中，李洛就能夠知曉那些異類是何等的可怕，不過他雖然對異類滿懷忌憚，但總是有著一種錯覺，那就是似乎異類那種存在距離他還很遠...

他一直以為，想要接觸到異類，總得要接近了封侯實力時，才有資格吧？

但現在姜青娥卻是告訴他，在聖玄星學府之下所存在的暗窟之中，竟然有著異類！

原來，他與異類，竟然是如此的接近麼？

「這個世間，不是只有王侯戰場才會有著異類，它們時刻都在通過一些空間裂痕進入我們的世界，大夏算是比較幸運的，這種與暗世界連接的空間裂痕並不多，所以大夏的普通人都會對此頗為的陌生。」

「但據說在其他的一些地域中，極為不幸的存在著許多的空間裂縫，導致異類頻繁出沒，甚至形成了恐怖的「異災」，許多曾經繁盛的勢力以及國家，都被化為烏有，造成無數死傷。」

姜青娥聲音平靜的道：「而在聖玄星學府之下，就存在著一處與暗世界相連的空間節點，這個節點，就被稱為暗窟。」

「其實聖玄星學府建立於此，也有著鎮壓這座空間節點的意思，咱們聖玄星學府那位院長，就常年居於暗窟深處，封鎖著空間節點，以免其擴散，同時...也與一些強大的異類在進行著戰鬥，防止它們從暗窟中來到我們的世界。」

李洛恍然，這才明白，為何在聖玄星學府這麼久，始終都未曾見過那位神秘的院長，原來，他肩負著如此重任。

「不過院長雖然能夠鎮壓住空間節點，但也無法依靠一己之力將其毀滅，而且暗世界的力量也是在不斷的順著空間節點洩露出來，造成巨大的汙染，從而誕生出異類，而這些汙染以及異類若是不及時清除，等到它們越來越強大時，就會自暗窟中湧出，造成更大的破壞與毀滅。」

「對於這些汙染，院長一人也是分身乏術，畢竟異類中的那些強大的存在，也將他拖得無法出手。」

「所以聖玄星學府每隔一段時間，都將會打開暗窟，然後開啟「淨化任務」...這時，連學府中的諸多導師，都將會進入到暗窟深處，去處理那些汙染以及強大的異類。」

「但這依舊還不夠...因為暗窟中的汙染時而加劇，有時候一些處於外圍邊緣的地方，也會誕生異類，這些異類數量較多，但實力會弱許多，而學府就將這部分的淨化任務，交給了學府內三星院，四星院的學員來處理，也算是一種磨礪。」

「這種任務，會有著極為可觀的學府積分，當然...」

姜青娥聲音頓了頓，道：「也更為的危險，每一次的淨化任務中，都會有學員喪命，甚至，小隊團滅也不是什麼罕見的事情。」

李洛神色愈發的肅然，直到這一刻，他方才感覺到在聖玄星學府中，原來不只有著那些看似悠閒的修行，在那溫和的學府之下，同樣是有著兇險暗流，殺機四伏。

不過李洛也明白，消滅異類，這是所有人的責任，否則真的等那些異類從暗窟中湧出來，恐怕這繁華的大夏，也將會被摧毀，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

「最開始的時候，進入暗窟執行「淨化任務」一般都是交給四星院的學員，但後來慢慢三星院也在參與，而前些年...二星院的也開始加入，雖然只是一些頂尖的隊伍。」

姜青娥看著李洛：「你知道這說明什麼嗎？」

夜風吹拂而來，讓得李洛打了一個冷戰，面色也是有些難看：「說明，暗窟內的汙染在逐漸的加劇，所以學府不得不增派人手？」

姜青娥點點頭，道：「雖然我也不知道那暗窟深處是個什麼情況，但這些年院長現身的次數越來越少，說明連這位王級強者，也是沒有分心之力了。」

「那就是說，今年的話，有可能連我們這些一星院的學員，都要開始進入暗窟執行「淨化」？」李洛凝重的問道。

「不排除這個可能，不過應該只會限於一些紫輝小隊，而且參加的方式也會有所改變，不過等以後你們就會知道，其實你們這些紫輝小隊是有著淨化任務指標的，其他的小隊還有理由推託，可你們卻是沒有理由，當學府的任務強制發布下來的時候，你們就必須去做，否則將會被直接開除學府。」姜青娥頷首道。

李洛愣了愣，但卻並不感到意外，紫輝小隊獲得了最好的導師教導，也獲得了比其他小隊更好的修煉資源，那麼他們理所應當的就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不然，真當聖玄星學府是慈善堂嗎？無條件的付出資源來培養你？

「看來從某些角度來說，進入了聖玄星學府，反而不像是一件好事情了。」李洛嘆道。

暗窟的存在，恐怕唯有大夏一些大勢力知曉，這種信息並沒有公布出來，而如果不進入聖玄星學府的話，或許大多數人都會安穩的度過餘生，有時，無知也是福氣。

而進入到了聖玄星學府，固然獲得了更好的修行條件，但暗窟的存在，卻是讓得這份修行，變得有些壓力起來了。

「有些事情，躲是躲不掉的。」姜青娥隨意的說道。

李洛點點頭，他倒是沒有什麼躲避的想法，相反，在從姜青娥的嘴中知曉那所謂的暗窟後，他的內心深處，倒是燃起了許些的火熱與莫名的期盼。

他，想要看看，這將他的父母拖在王侯戰場中的異類，究竟會有多可怕？

「參與一次淨化任務，只要成功歸來，小隊每個人都能夠獲得上萬不等的積分，當然，如果表現突出，也會視情況增加。」姜青娥說道。

「一次任務就上萬的積分...」李洛咂舌，這個報酬不可謂不豐富，畢竟在那排位戰上，他那麼努力的獲得了第一，最終到手也不過才五千左右。

「如果學府這次打算讓一星院這些紫輝小隊也開始參與淨化任務的話，我想應該還是會採取以高帶低的方式。」

「所謂以高帶低，就是讓一支高星院的小隊，帶領著一支低星院的小隊去執行淨化任務，這樣一來，可以避免你們這些小隊沒有經驗，平白的造成死傷。」

姜青娥微微沉吟，道：「如果是這個方式的話，我建議這次的淨化任務，你們「正義小隊」就跟著我們「黑天鵝小隊」。」

李洛精神頓時一振，誰不知道三星院中，姜青娥的小隊數一數二，如果能夠跟著他們去做淨化任務，那危險係數必然會降低許多，而姜青娥這麼做，顯然是給他開了一個後門。

又是喜聞樂見的抱大腿。

「不會給你們帶來什麼麻煩吧？」不過雖然求之不得，但李洛還是謹慎的問道。

姜青娥頓了頓，旋即笑著搖搖頭，青絲在夜風中輕揚：「放心吧，你們正義小隊好歹也是此次一星院排位戰中的第一名。」

李洛這才鬆了一口氣。

姜青娥收回眸光，她倒是未曾說，其實這種以高帶低，也包括了二星院的小隊，而一般來說，他們這些三星院的優選還是二星院的小隊，畢竟李洛他們這種一星院的小隊再強，跟二星院比起來還是有一些差距的。

只不過，為了幫李洛湊夠積分，這些優選也沒辦法了。

而且，她的兩個隊友，也需要去說服一下，但相處這麼久，他們也該知道她的性格，若是不同意，那就只能...

打到同意了。

第兩百三十四章異類的情報

翌日，李洛，姜青娥在將洛嵐府的事情交接給蔡薇後，便是隨著虞浪，白萌萌他們一起，再度回了聖玄星學府。

在進入到學府後，李洛就感覺到一直緊繃的身體都是悄然的放鬆了許多，仿佛一來到學府，那種安全感都變強了。

不過他也發現，此次學府內一些高星院的學員，倒是沒了往常的那種悠閒模樣，而是一個個顯得神色凝重，肅然許多。

想來應該是與那「暗窟」有關。

畢竟一旦開啟淨化任務的話，這些高星院的學員就將會進入到暗窟，到時候有可能會遭遇恐怖的「異類」，那一旦接觸，說不得就會出現死傷。

死傷二字看似簡單，可如果當死在眼前的是那些朝夕相處的同學時，恐怕當事人的心情將會變得格外的沉痛。

姜青娥，顏靈卿在進入學府後就與李洛一行人分開了，接著其他人也是各自離開，就剩下李洛與白萌萌結伴前往宿舍小樓。

而當兩人笑意盈盈，氣氛歡快的來到小樓前時，卻是見到一道人影坐在樓前的石梯上面，一旁的樹蔭覆蓋過來，將他的身體盡數的籠罩。

一不留神，就會直接將他忽略，然後直接踩過去。

不過好在李洛還是比較細心的發現了他的身影，及時的拉住沒留神的白萌萌，同時納悶的道：「辛符，你沒事蹲在這裡幹什麼？看上去...怪可憐的。」

有一種留守兒童的孤獨感。

白萌萌這才注意到辛符，連忙道歉：「對不起呀，辛符，我剛才沒看見你。」

辛符抬起頭，兜帽下似是有幽怨的目光投出來。

李洛看了他一眼，驚訝的道：「你不會假期都待在這裡吧？你沒找朋友出去玩玩嗎？」

辛符默默的低頭，他來到聖玄星學府後，說過話的人都屈指可數，有個鬼的朋友啊。

瞧得他這副模樣，李洛也就猜了出來，這傢伙平常不說話，可能因為自身影相的緣故，總是存在感很弱，讓人不經意間就會將其忽略，所以他來到聖玄星學府這段時間，恐怕是沒交過什麼朋友。

「太慘了。」李洛感嘆一聲。

白萌萌也是同情的看著辛符，道：「辛符，下次我們出去的時候，一定會帶上你的。」

「我之前走的時候其實想叫你的，但是找了一圈沒看見你，我就只好走了。」她解釋道。

辛符看著白萌萌那純真甜美的小臉，輕輕的道：「你走的時候我就坐在這裡。」

白萌萌笑臉一僵，弱弱的道：「對不起，我真沒看見。」

辛符搖搖頭，一聲輕嘆中，帶著諸多的心酸。

「喲，都到了啊。」

而就在此時，突然後面有聲音傳來，三人看去，便是見到郗嬋導師走來，她身材高挑，薄紗覆面，倒是顯得有種知性的美感。

三人連忙打著招呼。

郗嬋導師對著三人點點頭，道：「既然都來了，那就開始授課吧，今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們。」

說完，她便是轉身對著她的小院走去，從她的步伐中，李洛同樣是感覺到一些肅殺之氣，隱隱的已是知曉郗嬋導師將要說什麼。

多半就是暗窟的事情了。

三人趕緊跟上，隨著郗嬋導師來到了小院當中那座寬敞的亭子內。

四人席地而坐。

「其實要說的事情，你們或多或少可能都有一些耳聞，就是因為暗窟的事。」郗嬋導師沒有遮掩，直接開門見山。

接著她又將暗窟的一些信息，初步的說了一遍。

因為已經事先從姜青娥那裡知曉了暗窟的存在，所以李洛的神色頗為平靜，而白萌萌與辛符就要吃驚許多，特別是白萌萌那白皙的小臉都是微微有些變色，眼中隱隱有著懼色。

他們都沒想到，異類竟然與他們如此的接近。

「這個月學府將會開啟淨化任務，二星院，三星院，四星院的小隊都會參與，而且我們接到消息，此次暗窟內的汙染變得更為嚴重，一些外圍區域也開始被汙染，所以到時候你們一星院的這些紫輝小隊，也有可能會被徵召。」

郗嬋導師的眼神有些嚴肅，她盯著三人，緩緩道：「徵召是強制性，不可拒絕，否則逐出學府。」

「暗窟不僅威脅著聖玄星學府，而一旦真讓得暗窟爆發，整個大夏都將會陷入災難之中，所以不管是為了學府還是為了你們各自的家族，家人，你們也沒有逃避的理由。」

李洛三人的神色同樣肅然，雖說對於那所謂的「異類」他們同樣是感到忌憚驚懼，但能夠成為紫輝學員，他們也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所以倒也並沒有過於的失態。

「不過一般來說，就算你們被徵召進入暗窟執行淨化任務，也會安排一些高星院的隊伍帶領你們，傳授你們經驗以及保護。」郗嬋導師見到三人都沒有開口反對，微微點頭，算是比較滿意。

「導師能跟我們詳細說說這異類的信息嗎？」李洛沉吟了一下，開口問道。

不管會不會被徵召進入暗窟執行淨化任務，這異類的信息，他們都必須了解清楚，因為即便現在沒遇見，未來，終歸會撞見的。

「這些信息，也的確是該告訴你們了。」

郗嬋導師頷首，道：「關於異類，此前也與你們說過，那是因為暗世界匯聚了人族的惡念，而異類，則是於這些惡念之中誕生。」

「異類詭異而強橫，它們千奇百怪，扭曲可怖，而異類，大致被分為四個等級，蝕級，災級，毀滅級以及異類王。」

「蝕，代表著侵蝕，蝕級的異類，初步具備著侵蝕人心的力量，因為它們是由無數惡念所化，所以一旦被它們的力量所汙染，就會喚起人內心深處的惡念，惡念壓制理智，而你的身體，就將會被異類所控制，淪為其所操控的傀儡。」

「這種侵蝕，是異類的標誌性力量...在學府這些年對暗窟的淨化中，與異類進行了無數次的交手，但其實最終有不少的傷亡，是來自於那些不經意間被惡念所汙染的同伴。」

聽到這裡，即便是李洛，背心都是有著冷汗在冒出來，這異類果然恐怖而詭異，這豈不是與其在搏殺時，還得時刻小心同伴有沒有被其勾動內心深處的惡念？

那突然在關鍵時刻暴刺而來的襲擊，足以讓人措手不及間，含恨而亡。

「蝕級異類，也被分為白蝕與赤蝕...如此區分，是因為這兩者身體所散發出來的惡念會隨著加強，漸漸的從白色轉化為赤色。」

「白蝕級別的異類，實力大致在相師境第二段左右，而赤蝕級的異類，則是相師境第三段...如果你們去執行淨化任務，目標大概率就是這種級別的異類。」

「如此類推，災級的異類，就相當於拜將境的實力。」

「毀滅級異類，便是我們人族的封侯境強者，這種異類一旦出現，即便是一座繁華城市，都將會被其化為一座死城。」

「至於異類王...」

提起這個層次的異類，就連郗嬋導師眼中都是掠過驚懼之色，緩緩道：「真希望我們不會遇見這種級別的異類，因為每一次異類王的出現，都代表著一場真正的災難，它所擁有的惡念汙染，會將一個國家，都化為瘋狂，混亂，扭曲之地。」

亭子內一片安靜，莫名的寒意讓得李洛三人都是打了一個冷戰。

雖然郗嬋導師沒有說明，但顯然，如果出現異類王，恐怕就只有人族的稱王境強者才能夠與其抗衡。

郗嬋導師深吸一口氣，繼續說道：「一般異類都是外形扭曲可怖，不過越是強大的異類，它就會變得與我們人族越來越相似，所以，未來不管是在暗窟還是在其他什麼地方，如果你們見到與我們外表一模一樣沒什麼區別的異類...」

郗嬋導師眸子中掠過一絲陰霾，手掌不由自主的輕撫著被薄紗覆蓋的臉頰，輕聲道：「那就趕緊逃吧。」

李洛三人面面相覷，最終老老實實的點點頭。

「接下來繼續今天的授課吧。」

「至於暗窟中的淨化任務，暫時還沒傳來具體的消息，所以接下來這些天你們可以繼續修行。」

郗嬋導師輕嘆一聲。

「希望，不會真的需要你們也出手吧。」

因為一旦到了那一步，說明這一次暗窟內的汙染，會變得格外的嚴重了，那可真的不是什麼好消息。

第兩百四十三章異心

而當姜青娥，李洛兩支小隊進入到十三號淨化據點，並且開始做著開啟淨化任務的諸多準備時。

在那暗窟某處臨近深處的區域。

這裡的天地，瀰漫著粘稠厚重的黑色霧氣，霧氣翻湧，無數的詭異低語聲，自黑霧中傳出，隱隱間，黑霧內似是有道道扭曲的影子閃過。

黑霧中，有細微的腳步聲響起。

一道人影於黑霧中漫步而行，他穿著聖玄星學府紫輝導師的袍服，那般面目，倒也並不陌生，赫然是沈金霄。

他面帶微笑的行走於恐怖的黑霧中，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粘稠黑霧中那些充滿著惡意的注視，但他卻沒有絲毫的畏懼之色。

某一刻，他腳步突然停下，然後低頭，只見得那地底中，突然鑽出了一隻只蒼白的手臂，這些手臂如蛇一般，纏繞住了他的腳掌。

惡念黑氣順著腳掌呼嘯而上，瘋狂的對著其體內鑽進。

咻！

而周圍的黑霧也是在此時劇烈的翻湧，各種詭異之物浮現，爆發出惡毒之意，粘稠黑氣如風暴般對著沈金霄呼嘯而去。

面對著突如其來的攻擊，沈金霄神色依舊不變，下一瞬，有磅礴相力驟然沖天而起，直接是將這一片粘稠的黑霧都是蕩除開來。

仿佛颶風掃過雲層。

「火神環。」

似有低語響起，下一瞬，一道巨大無比的火環於沈金霄體內爆發，火環橫掃，那股高溫直接是引得此處的天地溫度驟然提升。

而且火環之中，銘刻著無數神異的火紋，那些火紋宛如火龍盤踞，所過之處，黑霧直接消融，那些黑霧中的詭異之物，也是在此時被生生的焚燒成了虛無。

纏繞在腳上的蒼白手臂，更是第一時間化為了灰燼。

短短數息間，這片充斥著粘稠黑霧的區域，就被蕩除一清。

封侯強者之力，可見一斑。

清理了這片區域的惡念汙染，沈金霄站在一處山坡上，負手而立，眼神幽深的望著暗窟深處。

在那裡，存在著一些連他都感到極為忌憚的詭異氣息。

同時也感覺到了一道浩瀚悠長，橫壓天地般的氣息。

那是...院長。

也是因為院長的存在，那暗窟深處的強大詭異氣息，方才沒有任何的異動，雙方形成了對峙。

「王級強者，果真不凡。」沈金霄輕嘆一聲，眼中掠過極度的熾熱之色，那個境界，他渴求很久了。

但是，想要衝擊王級，真的是太難了。

古往今來，不知道多少天縱奇才，都是被阻攔於這一步之前。

「有些計劃，也應該要進一步的推動了，為了我的...王之路。」沈金霄立於原地，沉默了許久，然後他突然轉頭看了一眼暗窟外圍的某處。

「九品光明相，煌煌大日，心如琉璃，萬邪不侵。」

沈金霄眼神幽暗，在心中輕輕的自語：「姜青娥，你這麼重視李洛的話，如果他死在了你的面前，你的光明心，是否會出現裂痕？」

他眸光垂下，似是瞥了一眼此地的某處，然後一揮衣袖，邁步前行。

而就在沈金霄離去後不久，這片地面突然蠕動起來，隱隱間，竟是形成了一張詭異的人臉。

那張人臉充滿著惡意的視線看了一眼沈金霄離去的方向，最終又漸漸的潛伏下去，化為一道黑線，於地面穿梭，對著後方遠處迅速而去。

...

姜青娥，李洛這邊，經過半日的準備，他們倒是找到了接下來這段時間的居住點，位於一座石塔頂端的樓層。

房間裡面基礎設施雖然簡單，但也比較完善，各自分配了房間，兩隊人就再度匯聚在一起。

眾人先是取出學府為他們所準備的特製肉乾，據說這是以能量液浸泡過的，能夠加速體內相力的恢復，同時還能夠充飢，一塊下去能頂大半天，可以說，為了暗窟的淨化任務，學府在各方面都是做得極為完善的。

簡單的解決了肚子的問題，然後姜青娥在石桌上面鋪開了一張地圖，地圖表面粗糙，上面中心的位置，刻畫著一座據點的高塔，而此時高塔正散發著許些的光芒。

顯然這座高塔，就代表著他們此時所在的淨化據點。

而以據點為中心，周邊那些區域，則是有著一座座小塔的標誌，只不過此時這些小塔，都是呈現令人不安的黑色。

「這些小塔，就是淨化塔的位置，此時它們全部都呈現黑色，說明這是被惡念之力所覆蓋，處於未曾激活的狀態。」

「而一旦淨化塔被激活，地圖上面的標誌就會變亮，以作提示。」田恬指著地圖上面的那些標誌，對著李洛三人說道。

李洛三人嘖嘖稱奇，這看上去粗糙簡單的地圖，似乎也不簡單啊，竟然能實時感應其他淨化塔的變化？這可是給他們省去了極大的麻煩啊。

「不要小瞧這地圖，它的作用非常大，不亞於「青木護心牌」。」姜青娥說道。

李洛好奇的摸了一下，那粗糙的手感讓得他心頭一動，試探的道：「這是相力樹的樹皮煉製而成的？」

田恬，裘白有些驚訝的看了他一眼，旋即點點頭。

李洛咂舌，到得此時他總算是明白，那棵偉岸的相力樹對於聖玄星學府而言究竟代表著什麼，學員修煉需要它，鎮壓暗窟需要它，開啟門戶需要它，傳送學員需要它...

敢情這聖玄星學府的方方面面，都離不開這棵相力樹，可以毫不客氣的說，如果那棵相力樹沒了，恐怕聖玄星學府會直接癱瘓掉。

「這些小塔的黑色濃度，似乎有些區別呢...是因為它們周圍存在的惡念汙染強弱不同的緣故嗎？」突然白萌萌小聲的問道。

姜青娥有些訝異的看了她一眼，笑道：「看得很細心呢。」

白萌萌被姜青娥誇獎了一下，清純的小臉頓時一紅，有些害羞。

「的確，正如萌萌同學所說，這些淨化塔周遭的汙染強弱有些不同，而學府也憑此給據點周圍的淨化塔都做了分級，以簡單的一二三級來區分。」

姜青娥纖細玉指指著距離據點較為接近的一處黑色小塔標誌，道：「一般來說，接近據點的淨化塔，等級都為一級，這種淨化塔激活的難度不會太大，不過隨著逐漸的遠離據點，惡念汙染開始變重，那裡的淨化塔則被提升為二級...」

她指尖移向了地圖更外圍的位置，這裡的小塔標誌，的確比起先前最內圍的要更為的深邃，黑暗。

李洛微微點頭，然後他的目光看向了據點地圖最外圍的區域，在這裡，他看見了兩座小塔的標誌。

這兩座小塔，黑暗得宛如是兩隻沒有眼白的眼睛一般，光是看著，就讓人心中泛著寒意。

「這...是兩座三級淨化塔？」李洛緩緩問道。

姜青娥頷首，盯著那兩座三級淨化塔的目光也是變得凝重了一些，道：「這兩座三級淨化塔，算是我們這片區域最為困難的兩個點，也是我們此次淨化任務最後的目標。」

「那裡的汙染最為嚴重，出現的異類也將會變得格外強大，是一塊很難啃，但最終也不得不啃的硬骨頭。」

李洛面色也是有些肅然，即便他對那所謂的三級淨化塔很陌生，但並不妨礙他猜測其所具備的危險程度。

一旁的裘白笑著插嘴道：「不過高風險也有高回報，三級淨化塔一旦成功激活，可是能夠獲得一萬點學府積分呢。」

李洛抬頭，震驚的看來，失聲道：「一萬點學府積分？！」

他們在排位戰上面辛辛苦苦的奪得第一，也就勉強獲得五千分，而這裡，一座三級淨化塔激活成功，就能得到一萬點學府積分？

姜青娥螓首微點，道：「的確如此，按照學府的規則，激活三級淨化塔一萬積分，二級淨化塔四千積分，一級淨化塔一千五百積分。」

李洛，白萌萌，辛符三人面面相覷，他們在排位戰上辛苦的取得第一，也就五千積分，然而這裡，光是激活一座淨化塔，就有數千學府積分？

要知道這地圖上面，粗略的看去，淨化塔應該有著數十座吧？

這加起來得多少？

一想到那個數目，李洛心臟都是加速跳動了起來，原來這才是聖玄星學府中獲得積分的最快方式...怪不得姜青娥費盡心機，都是要將他帶上。

這多操作幾次，十萬積分倒也不算是太遙遠了吧？

「除了激活淨化塔算學府積分外，其實消滅異類，也有積分。」

田恬在一旁補充道：「白蝕級的異類，五百分一隻，赤蝕級的異類，八百分一隻，災級異類分為地災級與天災級，我們這片外圍區域，出現天災級異類的概率不大，所以我們只需要注意地災級異類。」

「地災同樣有分級，以作區分，只不過也很簡單，分為大地災與小地災，大地災相當於地煞境後期的實力，屬於地災級中的頂尖層次，其價值四千分，小地災兩千分。」

她呵呵一笑：「明碼標價，童叟無欺。」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一時間，那對於異類的那種忌憚與恐懼，仿佛都是變弱了許多。

「我們什麼時候出發？」

田恬，裘白看了一眼突然間變得積極與有些迫不及待的李洛，心中有些疑惑，這李洛，膽魄倒的確是不小啊。

唯有姜青娥金色眸子中帶著一點笑意，她隨手將地圖收起。

「現在就準備出發吧。」

她頓了頓，眸光看向李洛三人，聲音有些幽幽的傳來。

「另外，歡迎你們...體驗暗窟的恐怖。」

第兩百三十五章意見不合

聖玄星學府，三星院區。

一座訓練場中。

名為火絮的中年女子在檢查了面前三人的修行進展後，嚴肅的臉龐上露出滿意的笑容：「看來你們的修行都沒有鬆懈，特別是青娥，按照你的速度，年底的時候，有很大的可能突破到天罡將階，到時候你挑戰七星柱的成功率將會大大增加。」

面對著導師的誇讚，姜青娥輕輕點頭應下，神色倒是頗為的平靜。

火絮導師神色突然凝重起來，道：「想必你們也已經接到了消息，暗窟這個月將會開啟，今年的淨化任務也會隨之而來，你們到時候必然是要進入其中。」

「你們不是新生，淨化任務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一些廢話我也就不多說了，但暗窟的危險你們心知肚明，到時候進入其中，都需要加倍小心。」

「我們這些紫輝導師，不久後會先一步進入暗窟，到深處去清理一些強大的異類。」

「另外你們此次執行淨化任務，學府大概率會讓你們帶一下低星院的隊伍，而如何選擇這些低星院的隊伍，就由你們自己來決定。」

「......」

火絮導師說完這些後，便是擺了擺手，轉身而去。

隨著火絮導師離開，姜青娥身旁方才傳來兩道鬆氣的聲音：「導師還是一如既往的嚴厲啊。」

姜青娥眸光看向身旁的兩位同伴，那是一男一女。

青年模樣削瘦，五官倒是有些英武，只不過令人側目的是他的膚色，黝黑的模樣仿佛是從碳堆裡面滾出來的一般。

他雙目格外的明亮，笑起來時，潔白的牙齒閃爍著光澤。

青年名叫裘白。

另外的女孩，容顏秀美，馬尾垂落下來，她身材有些嬌小，穿著白色練功服，可即便是有些寬鬆的衣衫，依舊是有些遮掩不住女孩衣衫下洶湧起伏的輪廓。

女孩叫做田恬。

而這一男一女，便是黑天鵝中另外的兩名隊員。

「隊長，厲害哦，年底如果你挑戰七星柱成功的話，可就打破了我們聖玄星的記錄了呢。」田恬衝著姜青娥笑道。

一旁那裘白佩服的點點頭，然後從懷中掏出一面鏡子，對著鏡子認真的打量自己的膚色。

姜青娥望著兩名隊友，問道：「如果接下來我們執行淨化任務，需要帶一支低星院的隊伍，你們有什麼想法？」

田恬攤手笑道：「隊長，已經有人毛遂自薦了哦。」

姜青娥眉尖微挑，道：「哦？誰？」

「還能是誰...當然是你在二星院的那位小迷弟，葉秋鼎啊。」田恬戲謔的說道。

那裘白目光從鏡子中抬起，點點頭說道：「這葉秋鼎實力還不錯，他所率領的「山水鼎小隊」在二星院此次的排位戰中取得第二的名次，僅次於「火仙小隊」。」

田恬補充道：「而且這葉秋鼎以前也配合過我們做任務，如果此次淨化任務，我們選擇他的小隊的話，應該會比較適合。」

姜青娥神色淡淡的道：「我這次不打算找他。」

田恬與裘白都是一怔，疑惑道：「不找葉秋鼎？那找誰？二星院中還有其他的隊伍嗎？如果是火仙小隊的話那當然更好。」

姜青娥平靜的道：「我想要找「正義小隊」。」

「正義小隊？」裘白皺眉想了想，有點沒想起二星院中哪個比較出名的隊伍叫做這個名字。

倒是田恬很快想起了什麼，有些驚愕的道：「難道是一星院的那個正義小隊？我記得那個小隊隊長是李洛吧？跟隊長你...」

經過田恬的提醒，裘白也是反應了過來，他此時將小鏡子都收了起來，眉頭緊鎖：「隊長，你選一個一星院的隊伍，會不會有些不太妥當啊？」

如果是其他的事情，他不會反對姜青娥的提議，但暗窟可實在不是開玩笑的地方，在那裡稍有失誤，就連他們都有可能栽進去，所以如果有選擇，他們當然傾向於二星院的小隊，畢竟後者的實力比起一星院的小隊要更強一些。

以前進入暗窟，可從來沒有帶過一星院小隊的先例啊。

「我承認我選擇李洛的正義小隊有私心，但是正義小隊也有著不弱的實力，他們是一星院排名第一的隊伍。」

姜青娥坦然的道：「我相信他們不會拖後腿，而且在暗窟內，我會竭盡全力的彌補他們的一些缺陷。」

田恬嘆了一口氣，道：「就算他們實力再不錯，也只是一星院啊...」

「隊長，你就不再考慮一下？」裘白也是緩緩說道。

姜青娥微微沉默，最終搖了搖頭，道：「抱歉，我說了，即便他們與葉秋鼎小隊相比會有什麼不足的地方，但我覺得，我都能夠填補上來，這一點，我希望你們能夠相信我。」

裘白與田恬對視一眼，都是從對方的眼中看出了無奈，他們也沒想到，這個素來冷靜理智的隊長，在與那李洛有關的事情上面，竟然會這麼的固執。

「隊長你也知道暗窟的危險，我們當然相信你的實力，但是，真出了問題，怎麼填？」裘白說道。

姜青娥看著他，笑了笑：「用我的命填，行不行？」

田恬嘆了一聲，為了那個李洛，姜青娥竟然能夠做到這一步，這可真是讓人大開眼界了，不是有傳聞說兩人的婚約只是形式麼？但看姜青娥這樣子，跟李洛的關係顯然不是一般的深厚，畢竟，連命都能輕易的許上來。

這李洛，究竟哪來這麼大的福氣啊。

「如果隊長你真是要這麼選擇的話...」

「那就只能按照我們當初小隊建立時定下的規矩來做決定了。」裘白也沒有再多說什麼，退後了數步，他的身體上有著黑色的火焰相力在燃燒起來，下一瞬，黑炎流動，一柄火尖槍出現在了其手中。

而那田恬也是攤了攤手，腳步退後，身軀上青色相力流轉，一隻青鳥光影於她身後浮現出來，雙翼扇動，捲起了颶風。

當初小隊建立時有著規矩，如果出現意見不統一，那麼就直接以武力進行最終的裁決。

姜青娥見到這一幕，金色眸子中倒是泛起一抹笑意。

「早這樣，不就好了嗎？還要讓我說那麼多沒什麼用的話。」她說道。

「不過，還是多謝了。」

因為雙方都明白，一旦進入到這個環節，其實姜青娥的提議，就算是通過了...

為什麼？

因為他媽的就算他們兩人聯手，也大概率是打不過姜青娥的啊！

但是打不過歸打不過，這個程序還是要走一下的啊。

裘白，田恬眼中浮現一抹悲憤，然後相力如狂風激湧，身影似電般的對著姜青娥暴射而出。

第兩百三十六章四星級配方

在接下來的數日時間中，李洛等人倒是並未接到所謂的徵召任務，想來學府的高層還正在為此而討論。

因此李洛他們還是按部就班的繼續修行，努力的提升著自身的實力，畢竟他們都心中清楚，進入暗窟執行淨化任務是遲早的事情，能夠在此時多增強一分力量，到時候進入暗窟後，也能夠多一分保障。

這一日。

結束修行的李洛從地下訓練室走到一樓餐廳，便是見到白萌萌擺滿了一桌美食，少女身材纖細，衣裙下露出來的小腿宛如玉藕一般，白皙光潔。

「隊長，修行結束了嗎？這些餐食是我從食堂買回來的呢。」白萌萌桃花雙眸見到走出來的李洛，清純動人的臉頰上露出笑顏。

「真是賢惠啊。」

李洛讚嘆一聲，走到桌前坐下。

白萌萌在對面也是坐下來，李洛笑了笑，從懷中取出了一個精緻的小瓶子，瓶子裡面裝著不明的液體，然後將其放在了白萌萌面前。

「隊長這是要送我什麼禮物嗎？」白萌萌笑吟吟的道。

李洛手指拎著一縷金黃烤肉塞進嘴中，隨口道：「你喝一滴試試。」

白萌萌有些疑惑，但旋即她似是想到了什麼，桃花眸子都是瞪大了一些，她盯著李洛看了幾秒，然後小心翼翼的從那小瓶子中擠出一滴液體，落入嘴中。

下一瞬，白萌萌俏臉上的神情頓時凝固了。

好半晌後，聲音有些顫抖的道：「這是...甜味？！」

李洛笑著點點頭，道：「之前不是跟你說了麼，在治療你這味覺上面突然有點靈感，於是這兩天調製了一瓶味覺水，如你所想，這是甜味，等以後我慢慢更熟練了，應該可以讓你品嘗到酸甜苦辣，那時候，可能你的味覺差不多就能完全恢復了。」

白萌萌怔怔的看著手中這不起眼的小瓶子，然後用力的將它握住，仿佛是什麼珍貴的不得了的東西一般。

「隊長，謝謝你。」白萌萌低低的聲音傳來。

李洛很灑脫的擺了擺手，剛要說什麼，卻是發現面前的女孩低著頭，眼眶通紅，豆大的淚珠不斷的滾落下來。

「呃...」

李洛有點尷尬。

而此時樓梯處有腳步聲傳來，就見到那辛符慢悠悠的走了下來，不過當他見到坐在李洛面前低頭落淚，顯得很是傷心的白萌萌時，腳步也是陡然一僵。

那一瞬間，他的腦海中閃過無數種愛恨情仇，最終定格在李洛的臉上，上面寫著兩個字。

渣男。

他遲疑了一下，低聲道：「我是不是不應該出現在這裡？」

李洛白了他一眼。

而白萌萌也是連忙將臉頰上的淚珠擦去，有些不好意思，臉頰紅紅的。

「萌萌，我說過一定會治好你這味覺的問題，所以你應該對我有信心。」李洛很是理解的說道。

「而且我們是同學加夥伴，感情深厚，為了你的事情，我即便是廢寢忘食，也是值得的。」李洛感嘆一聲。

白萌萌先是珍重的將小瓶子收起來，然後衝著李洛露出甜甜的笑容：「隊長，我最近研究靈水奇光配方也沒有偷懶呢。」

李洛擺了擺手，端著水杯喝了一口，從容的道：「這些跟我們間的情誼比起來，都是小事情，你也不要太勞累，慢慢來就行了。」

白萌萌點點頭，道：「我這次研究的靈水奇光配方，是我準備了好些年的呢，如果能夠研究成功，一定能達到四星級！」

噗！

李洛嘴中的水一口就噴了出來，不過好在轉頭快，不然就毀了一桌飯菜。

不過他還是顧不得嘴角的水跡，目光震撼的看著面前的白萌萌：「四，四星級的配方？」

整個溪陽屋搞了這麼多年，最高級別的配方，也就是一道三星級的配方，至於四星級配方，就算是在那些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中，都是鎮屋之寶，價值難以估量。

李洛曾經不知道多少次做夢都在夢著溪陽屋能夠得到一道四星級的配方，直接帶動溪陽屋起飛。

可夢醒後，最終還是只能化為一聲嘆息。

因為四星級配方實在是太難得了，即便偶爾市面上有出現，其價格也是高昂無比。

可現在，白萌萌卻說，她研究出來的下一道配方，竟然就是四星級！

這簡直用天上掉餡餅都難以形容了，所以如何能不讓李洛失態啊。

對於李洛這個反應，白萌萌眸子中也是掠過一抹狡黠之色，她點點頭，確認道：「沒錯，就是四星級的配方，這可是我多年的心血之作呢。」

李洛沉默數息，然後嘆息一聲，語重心長的道：「萌萌啊，我們還年輕，有時候多熬熬夜，其實也是能扛得住的。」

「咳...」

一聲乾咳聲從旁邊傳來，辛符坐了下來，道：「隊長，吃相太難看了吧。」

李洛才不搭理他，此時他滿腦子都是四星級配方，眼睛看著白萌萌發光，有一種恨不得將她綁架，然後關在研究室，用皮鞭抽著讓她日夜不休搞研究的衝動。

先前的那些淡然，在四星級配方面前蕩然無存。

不過好在最終還是將這些亂七八糟的心思給壓了下去，換上溫和的笑容，溫柔的幫白萌萌盛了一碗熱湯。

「謝謝隊長。」

白萌萌笑吟吟的接過來，然後雙手捧著湯碗，道：「隊長放心吧，這一道配方，一定是屬於溪陽屋的。」

李洛面露欣慰，真是多好的女孩啊，真想把她關到溪陽屋，不是，請到溪陽屋去啊...

接下來，雙方都是在歡喜的氣氛中用餐。

咚！

不過突然間，有一道低沉的鼓聲，於聖玄星學府中響徹而起，鼓聲沉重，讓人莫名的感覺到一種壓抑之感。

三人都是不約而同的停下了筷，原本布滿笑容的臉龐也是漸漸的凝重起來。

房門也是在此時突然被推開，郗嬋導師走了進來，步伐間隱隱有肅殺之氣散發。

她望著三人，道：「別吃了，暗窟開啟了。」

「都跟我走吧，學府最終已經決定，這一次的淨化任務，一星院的紫輝小隊，也必須參與，當做積累經驗。」

三人對視一眼，皆是看到對方眼中的凝重之意。

果然，還是來了嗎。

（今天公眾微信的付費章節裡面放秦逐鹿的圖，換了一個畫風，感覺很硬漢，大家可以去看看。

打開微信搜索公眾微信天蠶土豆即可。）

第兩百四十四章惑心關

十三號淨化據點的大門外。

淡淡的光罩豎立在李洛，姜青娥等人的面前，光罩內，一片祥和，而光罩外，則是黑霧湧動，目光看去，可見度極差。

粘稠厚重的黑霧翻湧著，其中仿佛是隱藏著什麼可怕之物一般，讓人心中莫名的泛著寒意。

未知的，才是可怕的。

姜青娥三人神色倒是很淡然，畢竟經歷過這麼多次的淨化任務，他們對於暗窟也算是頗為熟悉了。

但李洛，白萌萌，辛符三人，則是面龐凝重。

踏出這光幕，他們就將會失去所有的庇護，開始直面暗窟。

周圍也有其他的隊伍在趕來，不過李洛感覺他們的目光似乎都帶著一些玩味的在看來。

「姜青娥，暗窟中，可還是第一次有一星院的小隊進來呢，你說，這「惑心關」他們要闖幾次？」此時，有笑聲從後面傳來，李洛目光看去，便是見到都澤紅蓮，葉秋鼎那兩支小隊也是來到了這裡。

「惑心關？」李洛看向姜青娥。

「剛打算跟你們說的。」

姜青娥依舊沒理會都澤紅蓮，只是對著李洛說道：「進入暗窟的人在踏出淨化據點，走入黑霧時，都會遭受到惡念力量的侵蝕，這些惡念力量散布於黑霧中，一般來說，這種力量不算太強，影響力不會太大。」

「但有個特殊點是，凡是第一次進入暗窟的人，遭遇的惡念侵蝕會更為嚴重一些，這應該是自身以前未曾接觸過這種力量，所以惡念之力趁虛而入。」

「惡念之力侵入體內，將會影響你的心智，產生諸多負面情緒，這就是所謂的「新人惑心關」。」

「待會你們三人走出據點時應該也會遭遇。」

「不過不必過於擔心，「惑心關」就算第一次失敗也不會有什麼損失，只是會拖延一些時間而已，等多失敗幾次，有了抗性，自然也就過了。」

姜青娥雖然說的隨意，但李洛還是明白了，如果他們三人被這惑心關攔住，那麼無疑會拖累姜青娥他們執行淨化任務的效率，畢竟到時候他們出不了據點，姜青娥三人也只能在這裡等著。

而這都澤紅蓮等人跑來，顯然就是想看個熱鬧。

「這暗窟，還真是步步危機啊。」李洛嘆了一口氣，這才剛走出據點而已，竟然就有這麼多的麻煩。

難怪以前學府並不將暗窟對一星院學員開放，這是因為他們的確太過的稚嫩了。

「先試試吧。」

李洛轉頭看向有些緊張的白萌萌，辛符，鼓舞道：「加油，爭取直接通過。」

兩人深吸一口氣，認真的點點頭。

旋即三人也就沒有多說什麼廢話，直接是在那眾多目光的注視下，一步邁出了面前的淨化光圈。

當走出據點的淨化光罩範圍的那一瞬，李洛瞬間感覺到四周的溫度驟然降低，變得極為的陰寒。

眼前的黑霧仿佛是劇烈的翻湧起來，有悉悉索索的莫名低語聲，如魔音灌耳一般，自四面八方湧來，直入心靈深處。

黑霧中，似有一道道詭異視線，注視而來。

粘稠冰涼的黑霧自身體表面流淌而過，仿佛是惡魔的手掌撫摸而過，其中蘊含著深深的殺機。

恐懼之意，油然而生。

李洛的面龐都是在此時浮現了一抹蒼白，呼吸微微加重。

而在後面的位置，姜青娥眸光緊盯著李洛三人，一旦三人情緒開始出現劇烈的變化，她就會出手將他們直接拉扯進來，只不過那樣一來，也就代表著三人第一次接觸「惑心關」失敗了。

其實這算是比較正常的結果，畢竟李洛三人還是一星院的學員，又是第一次進入暗窟，所以這暗窟中的惡念之力對他們趁虛而入的力度將會變得更強。

在姜青娥的預估中，李洛三人，或許需要經歷兩三次的失敗後，方才會漸漸的適應。

只是那樣一來，他們的淨化效率，就得變緩一些了，到時候幾天下來，說不定內圍的那些一級淨化塔大半都要被其他隊伍掃掉。

而在姜青娥心中盤算著的時候，那都澤紅蓮同樣是見到李洛神色的變化，當即唇角浮現出一抹笑意。

姜青娥啊姜青娥，這就是你執意要找累贅的代價啊。

一旁的葉秋鼎，神色平靜，但那眼中卻是掠過一絲細微的快意。

在周圍那諸多看熱鬧的目光注視下，李洛立於原地，那傳入他心靈的低語聲在逐漸的加劇，恐懼之意越發的濃鬱。

只是，李洛雖說是新生，但他的心性，卻並沒有其他人所想的那般脆弱。

恐懼湧來，卻並未淹沒他的理智。

他的眼前，仿佛是被黑暗所籠罩，所有人的身影都是消失而去，黑暗中，有悉悉索索的聲音傳來，仿佛有什麼詭異之物在接近。

可李洛的神色，卻是在漸漸的變得平緩下來。

這些異類的確可怕，詭異，但是，他來暗窟是做什麼的？

他是來賺十萬積分的。

賺不到怎麼辦？

賺不到就沒有足夠的帝流漿，沒有足夠的帝流漿，他就會止步於拜將境之前，止步於此，那就是說他只有四年多的壽命可活。

想要五年封侯，直接就成了笑話。

所以，搞不到足夠的積分兌換帝流漿，他就是一個短命鬼。

這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比我快要死了更可怕？

我命都要沒了？我還要怕你這些狗異類嗎？！

一股惱火的情緒從李洛的心中噴湧而出，瞬間就將那些恐懼之意衝散而去，他眼前的黑暗陡然消散。

一切都恢復了過來。

周圍有竊竊私語聲傳入耳中，而當這些聲音在見到眼神清明，面龐平靜的李洛時，都是悄然的靜了下來。

都澤紅蓮眉頭也是緩緩的皺起。

而在他們那些驚疑的目光注視下，李洛神色疑惑的張開手，道：「我這，算不算是過了？」

瞧得周圍那些驚異的目光，李洛暗笑，這一波腔調裝得可以。

「好像很簡單呢。」

不過就在此時，一旁有著白萌萌驚訝的聲音響起，他轉過頭，就見到白萌萌正打量著四周，水靈靈的大眼睛中滿是清明。

「你，你沒受到影響？」李洛也有點驚愕，白萌萌似乎通過這惑心關的速度，比他還快。

白萌萌眨了眨大眼睛，道：「剛開始感覺到了一些影響，然後我就直接進入催眠狀態了，那些負面情緒就消失掉了。」

李洛一滯，催眠狀態，是指她研究靈水奇光的那種狀態嗎？

那時候的白萌萌，似乎是一種絕對的理智，冷靜，不受任何負面情緒的幹擾，可這還能用來對抗惡念的侵蝕？

你這是作弊啊。

李洛望著似乎剛才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的白萌萌，一時間只能一聲暗嘆，大意了，原來這才是裝腔調的高手。

而在李洛感嘆著白萌萌這一手作弊過於變態時，他突然又是感覺到一股冰冷刺骨的殺意散發而起。

目光看去，便是見到一旁的辛符兜帽下的眼神陡然變得有些赤紅起來，其中仿佛是蘊含著極為凌冽，純粹的殺意。

那股殺意之冰寒，連姜青娥都是有些側目的看來。

不過這種殺意出現的極為短暫，辛符眼中的赤紅便是消散而去，他抬起頭，迎著李洛驚愕的目光，道：「結束了嗎？」

李洛沉默了幾秒，面沉如水的點點頭。

看出來了，這兩個隊友，都是身懷絕技的高手。

裝不過。

第兩百四十五章手蛛與路線

李洛三人出乎意料的順利，讓得在場許多學員都是面露驚愕與詫異，顯然有些沒想到這三人首次通過惑心關時，竟然會如此的絲滑...

他們當中可是有著不少人當初第一次經歷惑心關時，被生生的阻攔了好幾天的。

一想到當時的不堪，再看看眼前這三個新人，這些本來打算來看好戲的學員們，頓時感覺自己受到了暴擊與羞辱。

現在的新人，心智都這麼堅定的了嗎？

與其他人的驚愕相比，姜青娥倒是稍微有點驚喜，裘白與田恬則是瞪大眼睛的看著李洛三人，似乎這個新人小隊，比他們想像的要更靠譜一點啊。

原本他們都做好先被這個惑心關拖延一天的心理準備了。

姜青娥精緻光潔的臉頰上浮現出一抹笑意，絕美的笑顏引得暗窟這昏暗壓抑的氣氛，都是為之一亮。

周圍一些男學員目光忍不住的投射而來。

不過對於那些目光，姜青娥則是並未理會，她也是邁步走出了光罩，走出的瞬間，她的身影連停都未曾停頓一下，便是無視了那來自黑霧中的惡念幹擾。

裘白，田恬也是跟上，兩人倒是停頓了數秒，旋即輕輕的鬆了一口氣。

「走吧，開始行動了。」

姜青娥說了一聲，便是邁開長腿，當先對著周圍湧動的黑霧之中走去。

李洛，白萌萌，辛符三人趕緊跟上姜青娥的纖細高挑的倩影，而裘白，田恬兩人則是處於隊伍陣型的後方，也算是保護三個新人。

兩支小隊，逐漸遠去，身影被淡淡的黑霧所覆蓋。

都澤紅蓮望著他們消失的身影，撇了撇嘴，還以為能看個好戲呢，結果卻是令人有些失望。

「走吧，我們也需要按照預定的路線開始推進了，我們此次淨化任務的目標，就是要先姜青娥他們一步，將一座三級淨化塔激活，到時候若是有機會的話，還可以嘗試能否搶奪第二座三級淨化塔。」

「如果兩座三級淨化塔都是落入我們手中的話，那麼這一次暗窟淨化任務，我們最終的積分必然能夠超過姜青娥他們。」都澤紅蓮說道。

其他人皆是點頭，神色躍躍欲試，畢竟這一次的確是超越姜青娥的好機會。

雖說「黑天鵝小隊」實力更強，但李洛他們畢竟是新人小隊，不管他們再出色，但在實力上面還是有些欠缺火候，所以為了保護他們，姜青娥的很多選擇會更謹慎一些，而這必然會拖累他們執行淨化任務的效率。

眾人皆是沒有異議，都澤紅蓮也就不再遲疑，直接邁出光罩，領著一行人對著另外的方向全速而去。

在他們之後，也陸陸續續的有著更多的隊伍開始湧出據點，詭異寂靜的暗窟中，再度開始變得熱鬧起來。

...

淡淡的黑色霧氣瀰漫四周，不斷的有著不知從何處而來的莫名低語聲傳出，徘徊於耳邊，令得人心煩意亂。

李洛一行人沿著道路前行，每隔一段距離，路邊的樁子上面懸掛著一盞石燈，燈內是一顆能量石，能夠吸取天地能量散發出微光，算是一種指路的路引。

白萌萌，辛符目光不斷的打量四周，身體緊繃，顯然精神高度緊張。

而李洛則是要從容許多，因為前面那道倩影實在太能夠給人安全感。

趕路略微有些枯燥，眾人也沒人開口說話，所以氣氛持續沉悶著。

悉悉索索。

這般沉悶持續了不止多久，突然有異聲自四面傳來，前方的姜青娥腳步立即停了下來。

她抬起了一隻手。

不需要多言，後方的李洛三人，裘白，田恬身體上立即有著相力升騰起來，各自也是拔出了武器。

在李洛等人的注視下，只見得前方的黑霧波動著，悉悉索索聲音愈發的強烈，緊接著，他們便是見到許多詭異的東西從黑霧中鑽了出來。

那似乎是一些蜘蛛形的東西，只不過當李洛他們細看去時，卻是感覺心頭泛著寒意，因為那蜘蛛形的諸多爪子，竟然是由一隻只慘白的手掌所組成。

在蜘蛛身軀上，長著灰白色的人嘴，裡面是森森白牙。

嘻嘻！

這些人手蜘蛛發出聲音，竟是宛如嬰兒在嬉笑，稚嫩的聲音，在這空曠的環境中，讓人毛骨悚然。

「這是一些最低級的異類，手蛛。」

「它們的笑聲，能夠引發幻覺，不過只要以相力遮蔽雙耳，就能夠將其屏蔽。」

姜青娥神色淡淡，手中重劍緩緩的舉起，然後猛然跺下。

轟！

璀璨的光明相力橫掃，宛如一道光環。

光明相力掠過之處，那些數量驚人的手蛛直接是在悽厲的慘叫聲中化為了灰燼。

「這些異類，當真是詭異扭曲。」李洛感嘆道，如此滲人的造型，實在讓人頭皮發麻。

「異類本就是由惡念所化，而暗世界的惡念，來自於我們的世界，甚至於...來自於我們每個人心中。」

「所以這些異類，你可以將其想成人體各個器官的組合。」

「這些手蛛還只是最簡單的，它們甚至連白蝕級都算不上，等之後你們看見災級的異類時，才會明白它們究竟能有多扭曲與詭異。」

姜青娥隨口說著，然後從懷中掏出地圖，招招手，李洛，裘白等人迅速圍了上來。

「我們今天的目標，是這座一級淨化塔，然後接下來的幾天時間，逐漸的推進，將沿路的這幾座一級淨化塔全部清理激活，先做好安全退路。」姜青娥纖細玉指接連點了幾座一級淨化塔。

眾人都是點頭，他們主要的目標，還是距離據點更遠的一些二級淨化塔以及最後的三級淨化塔，但暗窟內危險重重，在對那些二級淨化塔動手前，他們的確需要先將後路清理乾淨，到時候如果遇見什麼突發變故，就算撤退也能夠更加的順利與安全。

先謀後路，這是穩妥之舉。

田恬盯著姜青娥設定的路線看了幾秒，突然眨了眨眼，道：「隊長，你這個路線，似乎距最近的二級淨化塔有點繞路呢。」

姜青娥神色不變，手指指向了一處：「因為我打算去這裡一趟。」

李洛目光看去，然後便是瞳孔微微一縮，姜青娥纖細手指所指之處，竟是有著一個小小的血骷髏標誌。

那個標誌與其他的小塔標誌截然不同，但那鮮紅的骷髏標誌，不用想都知道，那必然是暗窟中極為危險之地。

裘白的面色也是在此時猛的一變，失聲道：「你要去禁區？」

而田恬則是更為理智一些，她眸光掃了李洛一眼，輕聲道：「隊長不是要去禁區，而是想要去禁區外面的那座暗靈潭吧？」

第兩百三十七章夜承影

李洛三人匆匆解決掉飯食，跟隨著郗嬋導師出了小樓，一路疾行。

沿途能夠見到許多匆忙的身影，這些都是二星院，三星院甚至四星院的學員，因為一旦開啟暗窟淨化任務，他們都將會參與進去。

這種動員規模，看得李洛暗暗有些咂舌。

直到此時，他方才明白，原來之前一個月的那種悠閒修行，只是因為時機未到而已，眼下從那些學員個個凝重，肅然的臉龐上，他能夠看出那所謂的暗窟給大家帶來了多大的壓力以及忌憚。

畢竟，那是令人聞之色變的「異類」啊。

而隨著越來越多人影匆匆趕來，李洛突然發現，這個方向，似乎是前往相力樹的路線。

「暗窟就在相力樹的下面。」似是知曉李洛心中的疑惑，郗嬋導師淡淡的道。

李洛三人面色頓時一變，有些震驚，那暗窟，竟然就在相力樹下面？他們這段時間豈不是一直就在暗窟上面修行？

「相力樹的作用，可不止是單純的提供你們修煉。」郗嬋導師抬起臉，目光望著遠處那遮天蔽日的偉岸巨樹，眼神有些驚嘆。

「它同樣是有著鎮壓暗窟的力量，如果不是有相力樹的存在，光靠院長，未必就能夠鎮壓住暗窟深處那麼久。」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原來相力樹還有著這種作用，可真是讓人嘆為觀止啊。

那豈不是說，聖玄星學府創立在此地，更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此處存在著暗窟？

突然間，李洛想到什麼，遲疑了一下，問道：「導師，那其他的一些聖學府...是不是也都鎮壓著類似暗窟一般的東西？」

如果聖玄星學府是因為這座暗窟而創建，那麼其他的一些聖學府，難道也是相同的原因嗎？

郗嬋導師看了李洛一眼，笑了笑，道：「感覺還挺敏銳的嘛，不過你想得沒錯，不止是聖玄星學府鎮壓著暗窟，學府聯盟之下的所有聖學府，都是如此...這算是聖學府建立的責任之一。」

李洛感嘆一聲，這學府聯盟如此作為，倒的確是讓人佩服，如果沒有這些學府鎮壓這種與暗世界連接的空間節點，一旦讓這些恐怖的異類跑出來，必然會造成極大的混亂與殺戮，那無疑是一場浩劫。

說話之間，一行人也是漸漸的抵達了相力樹所在的位置，而此時在那寬敞龐大的廣場上，早已是人滿為患，喧囂聲不斷。

而黑壓壓的人群，也是涇渭分明的分開著，李洛遠遠的看了一眼右側的方向，那便是三星院，四星院的學員所在。

與一星院，二星院這邊的騷動沸騰相比，那邊就顯得安靜許多，雖說許多學員神色都是有些凝重，但卻並沒有多少的慌亂之意。

顯然他們已經經歷了許多次的淨化任務，所以對此早就有所準備。

而在此時，李洛突然聽見四星院那邊傳來了一些騷動聲，目光看去，便是見到有兩道人影如那眾星捧月般，來到了此處。

那是宮神鈞以及長公主。

宮神鈞英武挺拔，氣勢不凡，吸引著許多女學員目光的打量，畢竟身為聖玄星學府最強七星柱，宮神鈞不論是實力還是身份或者外貌，都堪稱是完美。

而如果說宮神鈞是許多女學員心中的男神，那麼尊貴優雅的長公主，就是很多男學員心中夢寐以求的女神。

若不是這兩年姜青娥於學府中的異軍突起，恐怕長公主將會輕易的俘虜聖玄星學府所有男學員的心。

「暗窟開啟，三星院，四星院的學員會是淨化內層區域的主力，而每當這個時候，即便是素來不怎麼露面的七星柱，也會儘可能的趕來。」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聞言，眉頭倒是輕輕挑了挑，七星柱，對於這個稱謂他已經不算是陌生了，這代表著聖玄星學府學員的最高成就。

這七位學員，也是聖玄星學府現役最強的七人。

所有聖玄星學府的學員，都在以他們為目標追逐著。

只不過到現在為止，李洛見到過的七星柱，也就只有宮神鈞與長公主，其他的五位，卻是只有一些耳聞。

而聽郗嬋導師所說，今日這些七星柱，也都會現身嗎？

那倒是有點讓人期待了，李洛也想了解一下其他的七星柱，因為年底的時候，姜青娥可能就會挑戰他們之中的一位...

他的等待倒也並未持續太久，因為在場許多的目光都是好奇的在望著四星院那邊，所以每當那邊傳來動靜時，都會引起其他星院的騷動。

「隊長，又有一位七星柱出現了呢！」一旁的白萌萌也是在注視著，旋即她有些羨慕的低聲道：「這位學姐身材真好。」

「哦？」

李洛聞言，帶著批判性的目光立即投射而去，然後他就見到，在四星院最前方，與宮神鈞，長公主平行的位置上面，不知何時出現了一道高挑的身影。

那是一名長發女孩，女孩身穿黑色勁裝，緊身勁裝包裹的身材格外的火辣，讓得許多少女眼神都是浮現出一些羨慕。

女孩的五官頗為的立體，只不過她的神色極為的冷漠，幽黑深邃的眼眸中，不帶多少的情感。

倒是與其他那些青春活力截然不同。

光論容顏，倒是不及白萌萌，但這身材，卻是有些吸人眼球，難怪連白萌萌都在驚嘆。

「她叫做夜承影，出自蘭陵府，聽說她有時候會做一些兼職。」郗嬋導師隨口說道。

「什麼兼職？」李洛問道。

「當殺手？」郗嬋導師笑了笑。

「......」李洛乾笑一聲，這個兼職也太生猛了吧。

郗嬋導師偏頭看了李洛一眼，突然笑道：「李洛，你可要小心點，以你們洛嵐府的形勢，說不定未來還真有人請她來殺你。」

「......」

李洛後背感覺有冷汗浮現，道：「不至於吧？大家好歹是同學。」

郗嬋導師眼中泛起一抹笑意，道：「同學歸同學，生意歸生意嘛，並不衝突。」

「導師，不要逗我，我膽小。」李洛抹了一把冷汗。

而他們在討論這個名為夜承影的女孩時，倒是沒注意一旁的辛符，微微抬頭，兜帽下的目光，遠遠的看了那身穿黑色勁裝的女孩一眼。

不過也正是這一眼，那夜承影仿佛是有些察覺，略顯鋒銳，冰冷的目光便是對著這邊投射而來。

辛符連忙低頭。

但夜承影的目光，依舊是遠遠的在他的身上停留了一眼，然後面無表情的收了回去。

第兩百三十八章暗窟開啟

而當那夜承影出現後，又是陸陸續續的有著七星柱的現身，繼而引來一些譁然與騷動。

「那一位叫做王朝，出自大夏三大世家中的王家，其身懷下八品金晶獸相，七星柱中，如果要論起防禦力，恐怕當屬他最強...」

在郗嬋導師的聲音中，李洛三人目光看去，那王朝是一名身軀魁梧的青年，他的皮膚隱隱的有著金光流轉，站在那裡宛如是一堵金色的牆壁，給人一種厚重以及堅不可摧的感覺。

「那是鐘太丘，其父是大夏屈指可數的幾位執掌三郡的總督，他身懷下八品的妖蟒相。」

名為鐘太丘的男子，模樣倒是頗為的普通，他笑起來眼睛細眯著，給人一種不起眼的感覺，但若是仔細感知的話，又隱隱的有一種滑膩，陰冷的感覺。

「三郡總督。」

李洛聞言，也是有點咂舌，這權勢可是有點不一般，比起之前師箜他老爹，可是強了不止一個等級。

不過可能是這半年來打總督的兒子打多了，李洛看這鐘太丘，也隱隱的不是特別順眼。

「最左側那位女孩，叫做喬鈺，她算是七星柱裡面，家境最普通的人，而她能夠一步步的從諸多學員中脫穎而出，可見自身的本事。」

「她身懷下八品雷相，性格火爆，嫉惡如仇，聽說她很看不起那些以家世來裝點自身的各種名門子女，李洛你可不要去招惹她，你這樣的少府主，跟她天生犯衝。」

那名為喬鈺的女孩，一頭齊耳的銀色短髮，顯得幹練凌厲，一張白皙臉蛋也是相當漂亮，顏值並不遜色於此前的夜承影，她穿著倒是頗為的樸素，淡青色的衣衫，長褲，長腿筆直。

對於郗嬋導師的提醒，李洛也是有點無語，苦笑道：「導師，在您眼中，難道我是那種風流成性的少府主嗎？」

郗嬋導師眼中帶笑，若有若無的掃了白萌萌一眼，道：「不是嗎？」

李洛無奈的搖搖頭，真不知道導師怎麼會對他有這種錯覺，可能長得好看的人天生就有這種煩惱吧，可這也不是他能選擇的啊。

「最後一位七星柱，你應該也接觸過，金雀府的那位少府主，司天命...他是最近才升上的七星柱。」

「司天命麼...」

李洛遠遠的望著那一頭綠油油頭髮在人群中極為顯眼的男子，笑了笑，對於此人，他倒是沒什麼不好的感覺。

到得此時，聖玄星學府七星柱，算是齊齊亮相了。

由此可見，這暗窟開啟，對於聖玄星學府而言是何等的重視，這往日裡神出鬼沒，連一個七星柱都見不到面，此時全部現身了。

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學員匯聚而來，突然在那相力樹的小小分枝上有光芒凝聚，緊接著素心副院長的身影就出現在了所有人的注視中。

以往的素心副院長，都是一副從容，溫和的模樣，而今日的她，神色第一次變得肅然起來，隱隱有一種威壓散發出來。

「諸位學員，今天將你們召集而來的目的，想必你們也已經知曉。」

「暗窟即將開啟，其內的暗能汙染大肆擴散，如果不及時淨化的話，隨著汙染的加劇，最終就會侵入到我們的世界，到時候聖玄星學府將會首當其衝。」

「所以今年的淨化任務，也將會在此時開啟。」

「由於今年的汙染要格外嚴重一些，所以經過學府高層討論，最終決定一星院的紫輝小隊，也將會參與淨化任務，只是一星院的紫輝小隊，都需要找尋一支三星院的小隊帶領，方可進入暗窟。」

隨著素心副院長的聲音響徹在每一個人的耳中，也引起了一些低低的譁然聲，許多高星院的目光在對著一星院那邊投射而去，想來這還是第一次連一星院的小隊都要進入暗窟執行淨化任務。

四星院這邊，長公主柳眉微蹙，道：「看來這一次暗窟內的汙染，比往年更加的嚴重啊。」

聖玄星學府雖然這一次只是讓一星院的紫輝小隊進入，但這顯然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等未來的話，這個層次會繼續的放開，到時候，一星院的金輝小隊，說不定也要入場。

這足以說明暗窟內的形勢更為的嚴峻。

而身為大夏的長公主，她的擔心顯然會比旁人更重一些，畢竟聖玄星學府也身處大夏之中，一旦暗窟真的失控爆發，不僅聖玄星學府會受創，到時候連大夏也會遭遇到毀滅性般的打擊。

這是她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的。

在長公主身旁，宮神鈞也是點點頭，神色嚴肅的道：「也不知道暗窟深處究竟是個什麼情況，我此前就曾建議學府，何不開放暗窟，讓大夏各方勢力都參與進來幫忙鎮壓，但學府只是說時機未到。」

長公主說道：「想必學府也有學府的考量吧，畢竟暗窟事關重大，萬一出現差池，後果太過嚴重。」

「或許吧。」宮神鈞望著素心副院長的身影，緩緩說道。

而此時素心副院長的聲音，再度響起：「此次暗窟開啟，與往常一樣，第一批是由紫輝導師率先而入，率先推進，清理掉一些過於強大的異類，同時深入暗窟，給予院長助力。」

「第二批是四星院的小隊，機動清理漏網之魚。」

「而三星院小隊以及二星院小隊，以暗窟內各大安全淨化點為據點，執行淨化任務。」

在有條不紊的說完諸多安排後，素心副院長的神色愈發的凝重，她看向身旁的數位紫輝導師，道：「安排完畢，接下來...」

「準備開啟暗窟吧。」

聽到此話，數位紫輝導師也是面色凝重的點點頭。

下一瞬，天地間的能量開始劇烈的沸騰起來，在那諸多學員震撼的注視下，只見得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數位紫輝導師的身影仿佛是化為了一輪輪色澤不同的能量大日，那等磅礴浩瀚的相力，猶如是在天地間引起了潮汐流淌般的聲音。

莫名的威壓，覆蓋了整個學府。

咻！

緊接著，數道相力光虹陡然暴射而出，在半空中交織，猶如是形成了一道複雜古老的光紋，光紋自虛空徐徐的落下，落在了相力樹的樹幹之上。

轟轟！

這一刻，相力樹突然開始劇烈的震動起來，這顆龐大無比的擎天巨樹猶如是甦醒的巨獸一般，如巨龍般枝幹蔓延，糾纏，最後漸漸的在底部的位置，形成了一座約莫數十丈龐大的古老門戶。

門戶如古木所鑄，其上散發著極為原始的氣息，一道道神妙的光紋蔓延，交織。

嘎吱。

隨著古木門戶的出現，那緊閉的厚重木門，則是在此時緩緩的打開了一道裂縫。

裂縫之後，幽暗一片。

嗚！

似是有森寒的陰風自其中呼嘯而出，讓得這片廣場的溫度驟降，一股莫名的恐懼之意，湧現所有學員的心頭。

他們驚懼的望著那古木門戶的黑暗縫隙中。

那裡面...就是所謂的暗窟嗎？

第兩百四十六章暗靈潭

「暗靈潭？」

裘白聞言，微微一怔，旋即緊張的神色這才變得緩和起來，道：「差點忘了，這禁區外面，的確是有一座暗靈潭的存在。」

「不過這座暗靈潭純度只是二級，只適合將階之下的人...」

說到此處，他也就停了下來，顯然，姜青娥去這裡的目的，並不是因為他們，而是因為李洛。

她想要李洛去暗靈潭中體驗一下，提升自身。

想到此處，裘白目光與田恬對視一眼，皆是從對方眼中看出複雜之意，他們算是看了出來，此次暗窟的淨化任務，所有的路線，全部都是在為了李洛量身打造。

姜青娥對李洛的細心照顧，真是連他們都是要忍不住的生出一些嫉妒之意了，別人都說姜青娥與李洛的婚約只是形式，可在他們的眼中，這姜青娥為李洛所做的，簡直都是要超出未婚妻的範疇了。

而姜青娥可能從一開始，就放棄了爭奪此次淨化任務的第一名，畢竟在這種各種耽擱的情況下，淨化效率多半是比不過都澤紅蓮那邊的。

不過他們對此倒也沒什麼異議，畢竟他們這支黑天鵝小隊，姜青娥是絕對的主力，以前的兩人，承了姜青娥太多的人情，所以這一次淨化任務就算收穫沒有最大化，他們也是能夠接受的，就當是給姜青娥一個面子。

「這暗靈潭是什麼？」一旁的李洛，則是開口問道。

「暗窟介於兩個世界的連結點，其實本質與「王侯戰場」相差不多，只不過強度比那裡弱許多而已。」

「暗窟內的天地規則與外界不同，雖然黑潮時不時的爆發，引得暗窟內的天地能量狂暴雜亂，但世間奇特，劇毒之物所在，總會誕生一些特殊的解毒之物，而暗窟內，也會因此誕生一些比較特殊的地方。」

「這暗靈潭，就是其一。」

「暗靈潭中並無潭水，而是凝聚著格外濃鬱的天地能量，這些天地能量應該是每一次黑潮來臨時，它們四處散逃，躲入到了這地潭中，以此抵禦黑潮的侵蝕，最終方才形成了如今的暗靈潭。」

「這算是暗窟中獨有的一處好地方，若是能夠進入其中冥想吐息，將會對自身取到不小的淬鍊效果，特別是第一次進入暗靈潭，如果你的承受能力足夠強的話，說不定能夠讓得自身相力提升一個臺階。」

說到此處，姜青娥衝著李洛笑了笑，道：「我當初第一次進入暗靈潭冥想時，就完成了一次小小的突破。」

一旁的田恬無奈接話：「隊長，據我們所知，能夠第一次進入暗靈潭冥想就完成一次突破的人，聖玄星學府歷史上面，不超過五個人。」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暗靈潭的確是進入暗窟的學員必去的地方。」

李洛看了幾人一眼，道：「現在去暗靈潭，會耽擱我們的淨化效率吧？要不等我們完成任務後，再去那裡也不遲。」

他其實也隱隱感覺了出來，姜青娥這次的淨化任務，純粹是在為了他，裘白，田恬完全成為了兩個工具人。

而人家黑天鵝小隊好歹是三星院排名第一的隊伍，姜青娥給他打工也就罷了，畢竟兩人關係太深，但讓裘白，田恬也是跟著付出，實在是有些讓人過意不去。

不過這一次，倒是那裘白笑道：「暗靈潭每一次開啟，能量都是有限的，如果去晚了，可能就被其他學員耗盡了。」

他擺了擺手，道：「李洛學弟不要想太多，我們以前承隊長太多人情，這次就當還人情了。」

李洛聞言，也就只好不再多說，姜青娥這兩個隊友，倒也的確還不錯。

白萌萌，辛符則是在旁邊一言不發，不過他們也是聽得出來，這裡的一切，都是由姜學姐做主，而他們，只需要跟緊隊長，抱住姜學姐大腿，然後混各種好處就行了...

「對了，這禁區，是因為存在著什麼極強的異類嗎？」李洛將話題轉開，好奇的問道。

姜青娥搖搖頭，道：「禁區內，並不存在任何的異類。」

李洛有些疑惑，禁區沒有異類的存在？那為何還算是禁區？

「暗窟中，並非只有異類的存在，還有著精獸。」

姜青娥解釋道：「這些精獸應該是偶然間從一些空間縫隙中鑽進了暗窟，繼而無法出去，只能生存在這裡。」

「一些精獸逐漸的強大，不過它們也是受到了黑潮的影響，變得愈發的兇殘，狂暴，任何進入它們領地範圍的，不論是人還是異類，都將會被它們所吞食。」

「而這座禁區中，就存在著一隻天將階的精獸，其實力堪比天罡將階的高手，甚至，有傳言說這隻精獸正在試圖衝擊封侯階。」

李洛心頭微震，怪不得那裡會被稱為禁區，原來是存在著如此一頭可怕的精獸，有這種兇物坐鎮，的確其他異類都不敢出現在其中。

「學府這邊此前倒也派了紫輝導師過來，想要將這個隱患抹除，但此獸極為擅長隱匿，它若是要躲起來，就算是紫輝導師也難以在那複雜的環境中將它抓出來，所以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但好在的是，這頭精獸幾乎從不跨出那片禁區區域，所以我們只要別去招惹它，它也不會理會我們。」

李洛點點頭，那頭禁區的精獸，應該就是這片地域中最強的存在了，他們這些學員吃了豹子膽才敢去惹它。

而在將接下來的路線以及目標說清楚後，姜青娥也就沒有停留，繼續一馬當先，在前開路。

一行人再度趕路。

接下來小半日時間中，李洛看見了一波波各種詭異的異類，只不過這些異類都過於低級，除了駭人的造型外，實力倒是算是普通。

但在姜青娥的講解中，李洛也知曉這些異類最為詭異的一個特點，那就是這些低級異類看似實力極弱，可它們依舊擁有著汙染的力量，曾經不乏一些學員在斬殺這些低級異類過多後，導致心靈被汙染，最終成為了只會瘋狂殺戮的怪物。

所以，在斬殺這些異類的時候，必須嚴守心靈，不可漏出破綻。

不過由於一路遇見的異類連蝕級都算不上，李洛他們也沒撈到出手的機會，只能聽取著姜青娥三人所傳授的諸多經驗。

一路疾行。

最終當他們登上一座山坡，前方出現了一片黑色的枯林，在那枯林深處，隱約可見一座白塔若隱若現。

而枯林四周，黑霧明顯比其他區域更為的濃鬱。

那自其中傳出的詭異低語聲，也是陡然間變得強盛起來。

「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在這裡。」

姜青娥纖細玉指指著枯林深處的那座白塔。

李洛三人也是連忙看去，然後神色就有些凝重，在這片瀰漫著黑氣的枯林中，他們隱隱的感覺到了危險的氣息。

果然，淨化塔周圍，才是最難的。

「我們直接進去？」不過這一路來都沒動過手，李洛此時也有些躍躍欲試，當即問道。

姜青娥金色眸子泛著一絲笑意的看了他一眼，然後依靠著旁邊的樹幹，道：「一級淨化塔難度並不大。」

「所以這座淨化塔，就交給你們正義小隊了。」

李洛三人驚愕的看向她。

這座一級淨化塔，要讓他們自己動手？

李洛望著姜青娥那不似開玩笑的玉顏，吞了一口口水。

這一路上你不是把我當一個寶寶保護的嗎？怎麼突然間難度驟然就提升了啊？

這一級淨化塔，真是他們這新生小隊能夠解決的嗎？

真不會團滅的嗎？

第兩百四十七章小隊的獨立任務

山坡上，李洛三人大眼瞪小眼，這一下子驟然提升的難度，顯然有點超出他們的預料。

裘白與田恬也是有些驚訝姜青娥的決定，一級淨化塔對於他們來說的確沒什麼難度，但李洛他們不同，他們還只是一星院的新生，而且這還是第一次進入暗窟，接觸到異類。

他們可記得當初在二星院時，他們第一次進入暗窟遇見異類時，可是手忙腳亂了好半天，期間如果不是有高星院的隊伍帶領，恐怕真的會出事。

而連他們在二星院時都如此的狼狽，更何況李洛他們這種一星院的小隊。

此前姜青娥一路上對李洛可謂是多加照顧，可這突然間就要安排李洛小隊單獨去解決一座一級淨化塔，這之間的落差，不可謂不大。

「怎麼？有問題嗎？」

面對著李洛愕然的目光，姜青娥絕美的玉顏上倒是沒有什麼波瀾，金色眸子靜靜的盯著李洛：「雖說你們現在的確只是一星院的新生，但難道你們就沒有勇氣去面對一些蝕級的異類嗎？」

「這其中的確是蘊含著不小的兇險，但是...我們進入暗窟，是來尋求安逸的嗎？」

「李洛，我可以讓你在暗窟中不必出手一次，我會給你全程的保護，可是...你願意嗎？」

李洛對著姜青娥的目光，眼中的愕然倒是在漸漸的散去，笑道：「青娥姐，我明白的。」

姜青娥不是不能保護他，但她顯然並不想這麼做，因為那種全方面的保護，只是會讓得人產生惰性以及勇氣，而她可不希望李洛變成這樣。

怪不得此前一路上她都在儘可能的傳授著許多關於異類的經驗，原來早就決定讓李洛小隊獨自解決第一座一級淨化塔。

這算是給李洛的一個考驗。

試試他們這支新生第一的小隊究竟有多少的含金量。

李洛沒有再多說，只是轉頭看向前方那片瀰漫著黑霧的枯林，雖說他能夠隱隱察覺到其中的危險，但眼神卻是漸漸的變得有些躍躍欲試起來。

「怕不怕？」他對著白萌萌，辛符問道。

白萌萌眨了眨水靈靈的大眼睛，道：「反正我就只是一個小小的輔助，隊長，你們加油！」

辛符微微抬頭，兜帽下的面龐有些蒼白，但其眼神，卻是有種異常的銳利之感。

「吾之鋒刃，不懼異類。」他聲音沙啞的道。

李洛抬了抬手，道：「一個一級淨化塔而已，沒必要把聲音壓得這麼有氛圍，你這樣別人還以為我們是去禁區打那頭大精獸了。」

辛符：「...」

李洛目光轉向姜青娥，道：「這座一級淨化塔，就交給我們正義小隊了。」

姜青娥輕輕頷首，道：「我們會在這裡盯著的，你們什麼時候把這座淨化塔激活了，我們再繼續第二個目標。」

「如果激活不了，那咱們就只能一直耗在這裡了。」

李洛無奈的一笑，這是在給他施加壓力啊，大白鵝認真起來的時候，還真是格外的嚴厲呢。

不過他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點點頭，不再猶豫，轉身就對著山坡下的枯林快步而去。

辛符，白萌萌迅速的跟上。

望著三人對著枯林而去的身影，田恬妙目看向姜青娥，道：「你還真打算讓他們小隊獨自解決這座一級淨化塔？」

「李洛與辛符，都只是生紋段第一紋的實力，白萌萌更差，都還沒到生紋段，而這座淨化塔周圍，怕是不下五隻白蝕異類，實力都在生紋段層次，比他們三人中任何一人都強，這再加上異類本身詭異的手段，可是很不好對付呢。」

裘白也是點點頭，道：「隊長你就算要考驗他們，也應該一步步來吧，這一下子交給他們一座一級淨化塔，難度也太高了一些。」

姜青娥金色眸子注視著那接近枯林的三道人影，當然更多還是停留在最前方那道身影上面，她紅唇輕輕掀起，露出了一抹淺淺笑意。

「可別小看我們洛嵐府的少府主哦。」

裘白望著姜青娥絕美容顏上的那抹笑容，一時間有點臉紅，而田恬則是咬著紅唇，捂著胸口，道：「隊長，你這笑容殺傷力太大了，愛了愛了。」

「你說那都澤紅蓮成天跟你做對，是不是也是被你的魅力所吸引，然後才以這種方式來吸引你的注意力啊？」

對於她這天馬行空的想法，姜青娥也是只能無奈的白了她一眼，搖搖頭，不做理會。

...

在後方的目光注視下，李洛三人抵達了枯林之外。

枯林內，一片荒涼，黑色的霧氣四處流動，令人看不清楚其內部情況，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來，若是心神稍微鬆懈，就會被勾起心中的負面情緒。

黑霧內，仿佛是有充滿惡意的視線，陰冷的注視著三人。

鏘。

李洛自腰間抽出了雙刀，他盯著枯林內湧動的黑霧，眼神漸漸的銳利，旋即他也沒有多說什麼，毫不猶豫的抬腳，踏入到了黑霧之中。

在其之後，辛符，白萌萌立即跟上。

而就在踏入枯林黑霧的那一瞬，李洛便是察覺到前方有陰冷之氣席捲而來，不過還不待他出手，便是有著一道幽光呼嘯而出，直接是將那道陰冷之氣釘在了一顆樹幹之上。

李洛看去，那被幽光所釘住之物，竟是一隻慘白色的鳥型異類，只不過這異類只有兩隻孤零零的翅膀，而那翅膀...分明是一根根慘白的手指所化。

幽光如釘子，將其釘得動彈不得，那是來自辛符的影相之力。

「隊長，我們直接去淨化塔嗎？」白萌萌緊張的看著四方，低聲問道。

李洛微微沉吟，搖了搖頭，道：「不，一旦淨化塔開始激活，那就會刺激到這片枯林中的所有異類，那時候它們就會匯聚而來，對我們進行圍攻。」

「以我們的實力，一旦異類成群結隊，我們現在無法解決。」

「所以...」

「我們要主動找上這些異類，先清理一些落單的，等它們的數量優勢減弱後，才是我們激活淨化塔的時候。」

辛符與白萌萌都是有些驚訝，他們倒是沒想到李洛不僅不打算躲著異類，反而是要主動找上門去。

不過他們也知曉，李洛這樣做才是最正確與理智的，只是，或許很多人會因為對異類的畏懼心態，下意識的去躲避，而不是主動。

「好。」兩人皆是點頭，同意了李洛的決定。

李洛聞言，便是直接邁步，對著枯林的一個方向前行，而這般往前前行了數分鐘後，他的腳步便是緩緩的停了下來。

身體上，相力升騰，雙刀之上，水芒流轉。

他面色凝重的望著前方，只見得那裡的黑霧波動著，一隻身高約莫丈許的生物自黑霧中走出來。

那隻生物有著格外長的雙手，雙腳，但它卻沒有頭，而連接雙手，雙腳的，是一隻碩大的黑色眼球。

那隻眼球眼白極多，黑色的眼珠轉動著，帶著詭異之意，陰冷無比的注視著李洛三人。

在李洛三人看見那隻詭異眼怪的一瞬間，黑色眼珠中幽光流轉，宛如漩渦般，瞬間就將三人的心神凝滯住了。

暗窟的危險，不經意間，就給三位新生上了兇險的一課。

第兩百三十九章選擇

巨大的古木門戶仿佛於相力樹的根部位置生長而出，那幽暗縫隙中，不斷的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森寒之氣噴湧而出，讓得人不知不覺間，就有些心生恐懼。

那是對未知的恐懼。

而隨著暗窟的門戶開啟，素心副院長目光掃視開來，沉聲道：「除了留守學府本部的紫輝導師外，其餘紫輝導師，先隨我進入暗窟開路。」

「學員間的隊伍分配選擇，則由你們各自完成。」

當素心副院長此話落下的時候，只見得一道道相力光芒閃爍，一些散發著極為恐怖的相力波動的身影，便是出現在了暗窟門戶之前。

這些身影，皆是身穿紫輝導師的袍服，散發著驚人的威壓。

而在李洛那邊，郗嬋導師也是對著三人說道：「接下來我也會進入暗窟，你們待會先找尋一支願意和你們一起的三星院小隊，而進入暗窟後具體要做什麼，他們也會教導你們。」

她聲音頓了頓，雖說臉頰被薄紗所覆蓋，但李洛三人還是能夠感受到她的凝重：「我希望等我回來的時候，能夠見到你們三人安然無恙。」

李洛三人面色也是有些沉重，從郗嬋導師的話中，他們能夠感受到那暗窟之中所蘊含的危險，一個不慎，便是有著生命之危。

「導師，您也多小心。」三人最終點頭，說道。

郗嬋導師頷首，沒有再多說什麼，身影一動，宛如瞬移般的跨過了重重人群，出現在了暗窟門戶之前。

而後，這些紫輝導師便是在諸多目光的注視下，陸陸續續的踏入那門戶縫隙之中，繼而消失不見。

「如此規模...」

李洛望著這一幕，心中有些感嘆，那些紫輝導師，可都是封侯強者啊，眼下這種規模的出動，說句不客氣的話，如果這是去對付洛嵐府的話，即便洛嵐府總部有「奇陣」保護，恐怕依舊會被輕鬆的踏平。

聖玄星學府的實力與底蘊，當真是可怕。

當素心副院長也是進入到暗窟門戶後，這片廣場上的寂靜方才逐漸的被打破，諸多學員竊竊私語。

而此時也有維持秩序的導師大聲喊道：「所有學員都做好準備，如果有需要結對的隊伍，請自行挑選。」

場面一下子就變得有些亂糟糟起來。

不過李洛也發現，四星院那邊並沒有受到這種氣氛的感染，那裡的小隊都是在沉默中做著準備，顯然，作為聖玄星學府中資歷最老的學員，他們早已習慣了暗窟。

但暗窟的危險，不是習慣就能夠徹底避免，每一次的淨化任務，都大概率會有著死傷，誰也不知道，這一次進入暗窟的同學，當回來的時候，還能不能再看見。

跟李洛這些一星院的新生相比，這些四星院的學員，其實早已經歷了許多的生離死別，雖說也不是沒有人寧願選擇被逐出學府也不願意進入暗窟，但與之相比，更多的學員，都是選擇默默的承擔了屬於自己的一份責任。

畢竟，他們在聖玄星學府修行多年，對這裡同樣是懷有深厚的感情。

「隊長，我們要去三星院那邊找一支隊伍合作嗎？」白萌萌有些緊張的問道。

從先前素心副院長所說的規則來看，他們這種新生紫輝小隊，如果能夠找一個厲害的三星院小隊，這無疑會增強他們的安全性。

而此時一星院這邊的幾支紫輝小隊也都是在對著三星院那邊的區域走去。

三星院那邊的老學員們見到這些一星院的紫輝小隊，則是略微的有些頭疼，一般說來，他們寧願選擇跟二星院的小隊合作，也不太想跟這些新生小隊一起，即便他們是一星院最頂尖的小隊...

在暗窟那種危險的地方，要擔負起教導這些新生的任務，還是比較費神的。

不過也有導師在旁邊解釋，如果帶領新生小隊成功的完成任務回來，學府也會給予一定積分的獎勵，這倒是引起了一些三星院小隊的心動。

但這種心動，也止於一些不算太拔尖的三星院小隊，因為那種真正的頂尖小隊，是不會在意這些積分獎勵的，畢竟只要他們在暗窟中多淨化一些汙染或者解決一些異類，這些積分都會輕易的賺回來。

累贅這種東西，他們實在不想要。

而一星院這邊的幾支紫輝小隊對此也是有些無奈，好歹他們在一星院也算是屬於頂尖了，可放在此時，卻被人挑三揀四的嫌棄了。

「隊長，三星院的學長學姐們，看不上咱們呀。」白萌萌嘆了一口氣，不過對此她也表示理解，畢竟以前可沒有一星院小隊進入暗窟的先例。

李洛無奈的笑了笑，倒也沒說話，此前姜青娥倒是說了會帶他，但那個時候他對暗窟的危險還沒有現在這麼了解，所以現在的話...他其實反而有點不想去拖累姜青娥了，實在不行，這第一次進入暗窟，就隨便混混吧。

雖說這樣可能沒多少學府積分，但就當做是混點經驗了。

而就在李洛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那三星院學員人群突然被分裂開一條道路，然後在那一道道目光的注視下，姜青娥修長纖細的身影便是走了出來。

在姜青娥身後，還跟著兩名神色有點無奈的隊友。

姜青娥徑直走向了李洛。

不過就在此時，有一道聲音從側方傳來：「姜學姐，這一次淨化任務，我們「山水鼎小隊」來幫你們打下手，如何？」

姜青娥腳步一頓，目光看去，便是見到一支二星院的小隊快步而來，那領頭的人，並不陌生，正是葉秋鼎。

葉秋鼎面目俊朗，他迎著姜青娥的目光，露出乖巧而自信的笑容：「姜學姐，我們小隊此前與你們合作過任務，算是彼此較為了解，如果我們結隊的話，想必不會讓你們失望的。」

他還衝著姜青娥身後的裘白，田恬笑道：「裘學長，田學姐覺得如何？」

裘白，田恬對視一眼，無奈的聳聳肩，其實他們之前就中意葉秋鼎這支小隊的，但可惜，隊長太霸道了啊。

「隊長，要不要再考慮一下？葉秋鼎這支小隊，三星院這邊很多隊伍都感興趣的，李洛他們畢竟是第一次進入暗窟，其實沒必要跟我們一起，那樣反而更危險。」裘白低聲說道，做著最後的努力。

因為按照學府的規矩，三星院的小隊需要擔負起帶領低星院小隊的責任，而相對於帶一星院的這些純新人，顯然更多人都傾向於二星院的隊伍，因為後者是真正的能夠給予他們幫助，而不是需要他們的保護。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上沒有什麼波瀾，金色眸子仿佛是比天空上的耀日還要璀璨與刺目，她沒有說什麼，只是輕輕搖頭。

李洛需要大量的學府積分來兌換帝流漿，所以現在的他沒有更多的時間在暗窟中混經驗，而想要獲得十萬積分，那他就只能冒險激進。

而跟隨著她，最起碼，她還能夠給予幫助。

雖然這樣或許會對兩位隊員不太公平，但姜青娥也給予過他們承諾，挑選隊伍這上面帶來的一些差距，她會一力去承擔。

姜青娥的目光，看向了滿含著期待的葉秋鼎，微微搖頭，平靜的道：「抱歉，我相信以你們小隊的能力，會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聲音落下，便是不再停留，在那眾目睽睽下，徑直走向了李洛，然後直接伸出手抓住了李洛的手腕，眸光看了一眼有些懵的白萌萌與辛符。

「你們這支小隊，跟著我走。」

淡淡的言語，讓得白萌萌兩人感覺到了什麼叫做霸氣。

而在他們感受著姜青娥的霸氣時，那四周的三星院學員們，則是忍不住的爆發出一些譁然聲，一道道目光錯愕的投來。

他們都沒想到，姜青娥，竟然率先選擇了一支新生小隊。

這個選擇，大大的出乎了他們的意料。

第兩百四十八章眼怪異類

枯林之中，黑霧流動。

詭異的眼怪出現的那一瞬，就以特殊的攝心能力讓得李洛三人眼神變得失神空洞起來。

呲呲。

眼怪發出刺耳的聲音，然後那碩大的眼球如同氣球般飄掠而來，爪風當頭就對著三人呼嘯下去。

它的手爪鋒利異常，上面縈繞著黑氣，一旦被擊中，那股惡念汙染就會順著傷口侵入人體，造成致命的傷害。

嗤！

黑爪直接當頭拍在了李洛天靈蓋上，不過，就當擊中的這一瞬間，黑爪卻是從李洛的頭頂穿透了過去。

這突然的變故，令得那眼怪異類也是愣了愣，再度看去時，卻是見到李洛三人的身影正在漸漸的變得虛幻起來。

幻影！

眼怪發出了呲呲的聲響，似是有些憤怒。

「真不愧是暗窟，步步殺機啊。」一道感嘆聲音從旁邊響起，只見得李洛三人從一顆大樹後走出，此時他們的眼睛上有相力流動，做好了防護。

還好先前的時候李洛為了謹慎，沒有以肉身探路，而是讓白萌萌催動了幻影在前，他們三人則是小心翼翼的跟在幻象後面。

先前這隻眼怪異類發動的惑心能力，只是丟在了三道幻影上面。

「隊長，你真厲害。」白萌萌鼓掌，讚嘆道。

「明明是你的幻影厲害。」李洛表揚道。

咻！

這兩人商業互吹時，辛符的身形已是化為一道暗影暴射而出，藉助著陰影間的連接，數個跳躍，便是出現在了那眼怪異類的後方，手中匕首之上，陰影相力吞吐不定，仿佛一枚長釘般，狠狠的對著眼怪那隻碩大的眼睛刺去。

不過此時那眼怪異類身軀上突然有著森白色的氣息升騰起來，其爪風閃電般的拍出，與辛符的攻擊碰撞在一起。

金鐵聲響起，火花四濺。

辛符的身影倒射而退，直接是消失在了陰影中。

「小心，這是白蝕級異類，實力不弱，應該在生紋段第二紋的實力。」同時辛符的聲音也是自陰影中傳出。

「生紋段第二紋麼...」

李洛雙目微眯，這個實力，比他與辛符都要強上一頭，不過好在的是，眼怪異類那特殊的以目光對視才能夠發動的惑心能力已經被化解。

「萌萌，你自己小心，保護自己。」

李洛迅速的提醒了一聲，然後其身影疾射而出，手中雙刀之上，水芒高速流轉，發出了嗡鳴震動聲，似是連空氣都被切割開來。

李洛體內，兩顆相力種子也是在此時爆發出光芒，一道道相力流淌出來，為他提供著力量。

他直衝眼怪異類，刀鋒仿佛是帶著水聲般的掠過，道道光影，斬向後者。

而眼怪異類也是發出尖嘯聲，那幽黑的手爪纏繞著白色氣息，與李洛揮舞而來的雙刀閃電般的硬憾了十數次。

火花濺射。

李洛面色沉凝，雖說雙刀上傳來了巨力壓迫，但他卻並未退後半步，反而是硬接了眼怪異類的所有攻擊，畢竟雖說對方擁有著生紋段第二紋的力量，可他也擁有著雙相，真要硬憾起來，對方並沒有多大的優勢。

不過隨著雙方激戰持續，那眼怪異類那顆碩大的眼球中，卻是漸漸的變得赤紅，仿佛是情緒變得極其暴躁與不穩定起來。

下一瞬，一道灰白色的光線猛然自眼球中射出，直指李洛面門。

其速極快。

但就在此時，李洛身後，有星光相力噴發，一隻由星光相力所化的光蝶衝擊而來，與那灰白光線相撞。

可這星光蝶僅僅抵擋了一息，就直接被灰白光線化為虛無。

不過這瞬息間阻攔，李洛身影已經抽身而退，那灰白光線洞穿了光蝶，射中了後方的一顆大樹。

頓時大樹開始以驚人的速度腐爛。

這一幕，也是讓得李洛面色微變，這眼怪異類的確棘手，這些攻擊詭異又具備著極大的殺傷力，先前如果不是白萌萌出手幫忙阻攔一下，現在他也會被對方逼得頗為的狼狽。

那眼怪異類一擊未能得手，也是更加的暴怒，轉身就撲向後方的白萌萌。

不過此時陰影中幽光閃爍，辛符突襲而出，驟然爆發的攻勢如狂風暴雨般，凌厲而驚人，有鋒銳的幽光相力突破了眼怪異類的防守，落在了那碩大的眼球上，頓時刮出了道道痕跡，有灰白色的粘稠液體流淌出來。

此時眼怪異類仿佛受到了刺激，愈發的瘋狂，眼中灰白光線暴射，將辛符逼得連忙後退。

它急追數步，突然腳下的泥土變得粘稠起來，猶如是泥潭一般，直接就將它的雙腿陷了進去。

李洛的身影在此時出現在了眼怪異類前方，而當其出現時，後者仿佛是早有所預感一般，碩大的眼睛中，灰白光線凝聚，陡然噴射而出。

「隊長，小心！」白萌萌的驚呼聲自後方響起。

不過這一次，李洛卻並未閃避，他手中刀尖抬起，有相力自刀尖凝聚，緊接著，竟是在白萌萌驚愕的目光中，形成了一顆沒有多大殺傷力的光球。

「水光球。」

李洛心中輕語，這顆水光球頓時爆發出了璀璨的光芒，強光將附近的黑霧都洞穿了一些。

而讓得白萌萌，辛符大吃一驚的是，這水光球爆炸，那眼怪異類卻是爆發出了悽厲的慘叫聲，只見得它那碩大的眼睛中灰氣不斷的竄動，粘稠的液體自眼中流淌出來，最後它那一顆眼球冒出黑煙，開始迅速的乾癟，直到徹底消散。

辛符的身影自李洛身旁浮現出來，兜帽下的面龐有些驚愕：「怎麼就死了？」

白萌萌也是小跑過來，道：「它好像很懼怕強光。」

李洛點點頭，道：「這眼怪異類雖然擁有著一些詭異的能力，但它也有著極為明顯的缺陷，那就是...眼睛太大，有點怕光。」

「其實在先前的戰鬥中，它有好幾次明顯在躲避著光芒，只要仔細觀察的話，不難發現它的弱點所在。」

辛符恍然，道：「不過隊長你那水球光芒也太強了一些，一般的水球沒有這種程度吧？」

「獨家特製。」

李洛笑道，然後他望著眼怪異類消失的地方，只見得那地面上殘留著一塊黑色的碎片，其上蘊含著一定程度的惡念之力。

他彎身，小心翼翼的將這塊惡念碎片夾起，然後投入到隨身所攜帶的瓶子中。

此後回到學府，這些就是換取學府積分的憑證。

「首戰告捷。」

解決了這眼怪異類，李洛顯然很是高興，畢竟這是他們第一次面對異類，雖說對方詭異的能力給他們帶來了一些麻煩，但好在是最終被他們聯手解決了。

「接下來，繼續沿著這個方向清理吧。」

李洛抬頭，看向前方的黑霧，首戰告捷後，倒是讓得他們有了一些信心。

白萌萌，辛符皆是點頭，然後略作準備，便是繼續出發。

枯林外的山坡上。

姜青娥，裘白，田恬三人眼中有相力光芒湧動，將那枯林中的戰鬥盡收入眼，而當後兩人在見到李洛他們解決掉眼怪異類時，面龐上都是有些驚訝之色浮現出來。

「不錯，不僅懂得以幻影開路，而且還能夠找尋異類的弱點...」田恬讚嘆了一聲，李洛三人的表現，比她想像的好太多了。

「最關鍵的是，沒有昏頭的直接前往淨化塔將其激活，而是選擇先將枯林內的異類清除，避免了之後被圍攻的局面。」

「雖然一開始有些措手不及，但這種效率還是很不錯的，新生第一的小隊，果然還是有些門道的。」裘白也是點點頭，表示了認可。

姜青娥金色眸子倒映著那一片黑霧湧動的枯林，眸光掠過某片黑霧特別濃鬱的地方。

「這只是剛開始而已...」

「一切，都等他們成功激活了這座淨化塔，再說吧...」

第兩百四十章各尋合作

姜青娥選擇了李洛的小隊，這直接是在三星院這邊引起了不小的譁然，眾人皆是側目的看來。

姜青娥所在的「黑天鵝小隊」算是三星院最強，以往他們進入暗窟，基本都是會淨化最多的汙染，解決最多的異類，從而取得最多的積分。

他們這種級別的小隊，在意的是效率。

但如果在這種情況下，讓他們帶上一支新人小隊，這無疑會拖慢他們的節奏，很多時候的行動都會束手束腳。

一般會選擇與這些新生合作的三星院小隊，基本都是屬於那種中遊實力，他們不在意效率，這才樂意當一下老媽子來照顧新生賺取一些積分。

因為這些原因，所以當他們在見到姜青娥的選擇時，方才會感到驚訝。

不過緊接著，便是有一道道玩味而嫉妒的目光，投向了李洛。

姜青娥的選擇，顯然是為了照顧李洛。

甚至為此，她寧願損失此次在暗窟中獲得大量積分的機會。

畢竟要知道，每一次暗窟的淨化任務，每級星院最後都會有著積分排名，而排名第一的隊伍，學府都會給予額外的豐厚獎勵，以作激勵。

以前的淨化任務，三星院這邊，可一直都是黑天鵝小隊獨佔鰲頭，而這一次他們突然帶了一個累贅，這倒是給了其他一些小隊機會。

所以對於姜青娥的這種選擇，一些三星院中名列前茅並且有資格對他們造成威脅的小隊，倒是樂意所見。

「呵，感情倒是真的挺深厚。」

三星院中，都澤紅蓮望著這一幕，紅唇輕撇，言語間也不知道是諷刺還是幸災樂禍，這姜青娥為了照顧李洛，也是真捨得。

不過也虧得姜青娥能夠完全鎮壓住她的兩位隊友，不然這樣一意孤行，定然會要鬧出矛盾。

「不過既然你這麼偉大，那這一次三星院淨化任務第一的位置，可就別想再拿穩了。」都澤紅蓮冷笑一聲，一星院這邊，她的弟弟都澤北軒同樣也會參與淨化任務，但她卻沒有選擇與他的小隊合作。

一是因為在她的小隊中，她固然也是隊長，但威望著實沒有姜青娥那麼強，能夠將另外兩人壓得毫無脾氣。

二就是這樣做沒太大的意義，畢竟這些新生實力太弱，即便這些紫輝小隊是其中的翹楚，但跟他們這些三星院的學員比起來還是有著極大的差距，兩者強行湊在一起，只是拉慢雙方的節奏而已。

正確的做法，還是要先等這些新生紫輝小隊漸漸熟悉了暗窟，同時自身的實力也提升上來了，到時候再合作才是皆大歡喜，而至於現在麼，這些紫輝小隊先跟著其他的隊伍在暗窟中混一混就行了。

不過對於周圍的那些驚愕目光，姜青娥並未過多的理會，拉著李洛，便是領頭對著廣場一處的導師走去，沿途甚至吸引得一些四星院的學員都是看來。

長公主也是看見了這邊的動靜，畢竟姜青娥的一舉一動都是那樣的引人注意，而當她在見到姜青娥選擇了李洛小隊後，也有點驚訝。

「姜學妹對李洛的保護，未免也太好了一些，只是這種拔苗助長的方式，對李洛未必就是好事啊。」宮神鈞目光看了一眼，微笑道。

長公主丹鳳眼望著被姜青娥拉著的李洛，卻是想起他之前給她所帶來的那一次震撼，這個李洛，看著好像的確光芒不及姜青娥那般的耀眼，但在那關鍵時刻，卻總是帶來一些意料不到的奇蹟。

「為什麼，就一定覺得李洛會是累贅呢？」她想了想，說道。

宮神鈞微怔，笑道：「三星院執行的淨化任務，可是會遭遇災級異類的...異類的殺傷力有多可怕，你應該很清楚。」

「李洛現在應該還只是生紋段的第一紋吧？這之間，也是有很大差距的。」

長公主優雅精緻的容顏上浮現一抹淡笑，不置可否的道：「或許吧。」

宮神鈞看了長公主一眼，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他總感覺最近的長公主對李洛似乎有點特別的關注。

「這李洛雖然模樣的確好看，但應該也不至於吧...」

宮神鈞心中奇怪的自語，他最清楚自家這個比他小了不幾天的皇妹是何等的心性，這李洛雖說雙相有些特別，但在見了無數天驕的長公主眼中，其實也就只能說是中等偏上罷了。

雙方之間，應該是不可能會有什麼的。

而當宮神鈞這邊在想著這些的時候，姜青娥已是帶著李洛三人來到了一名導師處，然後做好了登記。

登記導師則是給了兩支小隊每人一塊青木牌子。

李洛接過青木牌子，入手竟是一片冰涼，宛如是冰晶一般，淡淡的寒意自掌心湧入，帶來微微刺痛的同時，也讓得人心境變得平靜起來。

「這木牌是以相力樹所雕琢而成，名為「青木護心牌」，它有著遏制內心負面情緒的作用，進入暗窟後，必須時刻佩戴它，以免被異類侵蝕了心智。」姜青娥提醒道。

李洛，白萌萌，辛符三個小菜鳥都是連忙點頭。

「之後進入暗窟，我們就算是同伴了，都互相認識一下吧。」姜青娥說道。

李洛看向姜青娥的兩位隊友，笑道：「暗窟中，就要請兩位學長學姐多多關照了。」

面對著李洛的笑容，裘白與田恬心中嘆了一口氣，倒卻並沒有給李洛什麼臉色，畢竟事已至此，再怎麼說都是需要給姜青娥面子的。

「在暗窟裡面，緊跟著我們，不要亂來就行了。」田恬笑道。

「接下來就等著吧，應該還需要大半日的時間，要等紫輝導師們開路完畢後，我們才能進入暗窟。」姜青娥說道。

李洛三人聞言，也是點頭應下。

...

廣場上，混亂，騷動依舊是在持續，剩下的一星院紫輝小隊，都是陸陸續續的找到了合作對象。

倒是有個插曲，那便是二星院這邊排名第一的「火仙小隊」找上了呂清兒，秦逐鹿，殷月三人。

「清兒，這次暗窟內，要不我們兩個小隊合作吧，我們只是二星院，執行的淨化任務難度也不會太大，我們合作的話，其實算是剛剛好。」火仙小隊的隊長，便是祝煊，他衝著呂清兒露出笑容，說道。

呂清兒此時的眸光，還停留在那被姜青娥拉走的李洛身上，她倒是沒想到姜青娥膽子這麼大，眾目睽睽之下直接就牽手李洛。

不過想想這兩人都有著婚約在身，這些舉動，也不算過分。

但心中這般想著，呂清兒還是不免有點煩悶，所以當她聽到祝煊的邀請時，神色則是淡淡的道：「我倒是無所謂，不過你還是問問我們隊長的意見吧，」

一旁的秦逐鹿聞言就是一愣，你現在突然想起來我是隊長了？你以為我看不出來你是在用我做擋箭牌？

不過好在秦逐鹿面龐黝黑，而且常年的面無表情也讓得人判斷不出他的情緒，所以那祝煊聽到呂清兒所說後，就看向了他，但還不等他開口，秦逐鹿就已經搖頭，木然的道：「如果進入暗窟後，你可以把你們隊裡那個女生安排離我遠一些，我就沒問題。」

對於這種過於非人的要求，即便是祝煊，一時間也有些凌亂，暗窟中那麼危險，他怎麼可能把隊友安排遠一點？這不是找死嗎？

而祝煊身後，那火仙小隊裡面的一名身材性感火暴的女孩聞言，頓時怒視秦逐鹿，這人是個傻子嗎？

最終，祝煊面色微微發青的走了，因為面對著一個看上去仿佛腦子不正常的人，他實在沒辦法去交流。

...

「隊長，看來咱們被忽視了呢。」

葉秋鼎望著姜青娥，李洛遠去的身影，身後隊員的抱怨聲也是傳入耳中：「這姜青娥也太亂來了吧，咱們隊伍的實力，比起那新生小隊不知道強多少。」

葉秋鼎神色平靜，但那袖中的手掌卻是微微的握緊了一些，眼神深處有惱怒之意。

他也沒想到，姜青娥會放棄掉明明是最優選的他們，這還是那個很理智的姜青娥嗎？

葉秋鼎深吸一口氣，壓制下心中的惱怒，也不打算多說什麼，就欲帶著隊員離去。

「有興趣跟我們合作嗎？」不過此時旁邊傳來的聲音，讓得葉秋鼎停下了腳步，他轉頭看去，就見到都澤紅蓮衝著他笑了笑。

葉秋鼎皺了皺眉。

「跟我們一起，那麼此次的淨化任務，我們有很大的機會取得最高積分，到時候也可以讓姜青娥知道，她的選擇是多麼的錯誤。」都澤紅蓮紅唇微啟，好整以暇的說道。

葉秋鼎看了一眼遠處那兩道身影，沉默了數息，最後點了點頭。

「那麼...就試試吧。」

第兩百四十九章異類相食

轟！

狂暴的相力衝擊於枯林間某處爆發，將附近的一棵棵大樹攔腰掃斷，而李洛的身影也被震得狼狽的倒飛了出去。

一道陰影於李洛身後閃現，辛符一掌拍在了李洛後背，助他將衝擊力化解而去，旋即兩人落下身來。

呼。

李洛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目光看向前方戰場中央，只見得那裡，一棵枯樹正在漸漸的分解，那棵枯樹極為的詭異，明明是樹，但在樹幹上面，卻是生長著兩隻巨大的人手。

顯然，這也是一隻異類。

這隻異類極為的狡詐，它靜靜的矗立在那裡，完全似一棵正常的枯樹，而李洛三人雖然以幻影開路，但卻被它忍耐了下來，直到三人真身經過時，它方才突然暴起，發動攻擊。

這給李洛三人帶來了極大的危險。

短短數息間，三人皆是掛了彩。

不過好在這隻枯樹異類似乎是有著攻擊範圍，這才讓得三人緩了一口氣，繼而開始制定作戰計劃，將其漸漸的磨死。

白萌萌小心翼翼的將樹妖異類殘留的惡念碎片收起，然後柳眉微蹙的望著自己那纖細的手臂上，那裡有著一道黑色的傷痕。

有莫名的力量自傷痕處湧入心間，令得人感到煩悶起來。

李洛快步走了過來，抓起白萌萌皓腕，指尖有相力凝聚而來，最後化為一滴蘊含著治療之力的能量液體，滴在了白萌萌的傷痕上。

嗤嗤！

有淡淡的黑煙升騰起來，隱約仿佛是傳出了刺耳悽厲的聲音，隨後白萌萌手臂上的傷痕便是開始漸漸的癒合，片刻後，恢復如初。

白萌萌歡喜不已，摸了摸依舊光滑細膩的肌膚，然後對著李洛露出甜美的笑容：「謝謝隊長！」

對於女孩子來說，肌膚光滑完美可是很重要的事情，李洛這一手治療，當真是很討人歡喜。

「隊長，我這也來點唄。」

一隻有些黝黑的手臂也是伸了過來，辛符在一旁目光期盼的看著李洛。

李洛原本臉上的燦爛笑容微微一僵，旋即語重心長的道：「辛符啊，傷痕是男人的勳章，而且這點小痛也是對我們心靈的磨練，如果你連這都承受不了，我們還在暗窟玩什麼？」

辛符被這通至理名言說得也是陷入了沉思，雖然感覺有點不太對，但最終只能點點頭，道：「隊長你說的也有一些道理。」

李洛面露欣慰，同時悄悄鬆了一口氣，我這治療能量是很消耗相力的，白萌萌畢竟是女孩子，稍微照顧一下是應該的，咱們兩個男人這點小傷都要治療，那也太奢侈了，畢竟眼下的淨化塔都還沒激活呢，哪能這麼消耗！

「咳，咱們這一路，清理了四隻白蝕級的異類了吧？」李洛岔開話題，說道。

辛符與白萌萌點點頭。

「從方向以及行進的距離來看，可能現在只剩下最後一片區域了。」白萌萌估算了一下，指向了右側的方向。

李洛望著那個方向，面色微微一凝，那個方向是他此前一直避免的地方，因為那裡的黑霧要更為的濃鬱一些，在那裡，他察覺到危險的氣息。

顯然，這座枯林中，最為強大的異類，應該就在那邊。

此前他們所遇見的四隻異類，都算是白蝕級，但嚴格來說，它們只能算是白蝕級中的普通實力。

可即便是普通白蝕，其實力也堪比生紋段第二紋。

如果那邊的異類比這個層次更強的話，那就是第三紋甚至第四紋...這可是相當的棘手啊。

辛符與白萌萌未曾開口，但神色也變得肅然了許多，顯然他們都明白，那個方向的異類，將會是他們激活淨化塔最大的阻礙。

「先過去看看。」

在經過短暫的沉思後，李洛不再猶豫，果斷的說道。

如果可以，先探測一下那隻異類的底細與情報。

辛符，白萌萌皆是沒有異議，而後三人組便是對著那個方向小心翼翼的接近，三道幻影在前方作為誘餌。

一路穿過黑霧，不過讓得三人有些驚疑的是，他們竟然沒有遇見任何的異類。

這片區域的異類，仿佛消失得乾乾淨淨。

「不太對勁啊，之前的那些地方，好歹有一些低級的異類，可這裡卻是乾淨得仿佛被淨化過一樣。」李洛低聲道。

辛符，白萌萌也是眉頭皺起。

砰！

而就在三人疑惑間，突然在那遠方的黑霧中，有著劇烈的惡念翻湧，仿佛是有著什麼衝撞的聲音響起。

李洛三人對視一眼，相力升騰，護住身軀，保持著警惕的對著那邊接近。

而隨著接近，眼前的黑霧漸漸的散去。

李洛三人就看清楚了前方發生的情況，當即瞳孔都是微微一縮。

只見得在那林間的空地上，滿地狼藉，仿佛經歷了一場大戰。

而此時，一隻血肉怪物正在場中咆哮，它滿身裸露著鮮紅的血肉，血肉蠕動著，形成了一隻只醜陋的觸手。

不過這隻血肉異類的身軀上，正纏繞著一些灰白色的鏈條，這些鏈條將它死死的捆縛著，任由它如何咆哮掙扎，都是無法掙脫。

李洛三人有些震驚的望著這一幕，那血肉異類比他們之前遇見的異類都要強上一些，想必應該是達到了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

只是，眼下它的情況，似乎有些不太好？

「怎麼回事？」白萌萌小聲的問道。

李洛目光死死的盯著某處劇烈湧動的黑霧，道：「是異類間的爭鬥。」

辛符，白萌萌有些訝異，原來這些異類互相間也會爭鬥，廝殺啊。

而在他們驚訝間，那場地中的黑霧越來越濃鬱，最後李洛三人便是駭然的見到，一張白色的人皮，緩緩的從黑霧中飄了出來。

那人皮一片慘白，而人皮上面，還有著兩隻眼睛在不斷的遊走。

人皮異類之上，灰白的氣流升騰，其實力應該與那血肉異類不相上下。

也不知道它施展了什麼手段，將這血肉異類給困住了。

李洛三人大氣不敢出一聲，而在他們的目光下，慘白的人皮異類飄掠而來，隱約間有著古怪沉悶的嘶嘯聲傳出。

旋即，人皮異類呼嘯而下，不斷的膨脹，仿佛是化為了人皮紙，一下子就將那頭血肉異類給包裹在了其中。

轟轟！

慘白的人皮下，不斷的爆發出震動與尖嘯聲，一顆顆肉瘤從人皮下鼓漲起來，不過卻始終未能將其撐破。

顯然，那人皮異類想要吞食掉血肉異類。

李洛三人駭然的望著這一幕異類間的自相殘殺，那詭異可怖的一面，讓人毛骨悚然。

不過雙方間的爭鬥，還是人皮異類更勝一籌，那人皮內部的反抗在逐漸的減弱，而一隻只慘白的觸手，正在慢慢的從人皮異類上面生長出來。

隱隱間，那人皮異類上面，有一縷縷赤紅色的氣流浮現出來。

「它的實力在漸漸的提升呢，最終說不定會達到生紋段第四紋，甚至第五紋的層次。」辛符聲音變得凝重起來。

「要不要趁這個機會偷襲它？」白萌萌也提議道。

李洛沉吟了數息，最終沒有同意這個提議，因為他感覺如果此時突襲的話，雖然會對人皮異類造成一些麻煩，但最終他們未必能夠討到多少的好處。

「不急，這人皮異類想要吸收掉那血肉異類也需要一些時間...」

「我們趁這個時候，先去激活淨化塔，如果它因為吸收血肉異類，無法來阻擾我們，那就最好，等淨化塔被激活，它將會直接被壓制下去。

「如果它依舊趕來了...」

李洛雙目微眯了一下，眼神有些銳利。

「那我們也好提前做一番準備了。」

第兩百四十一章吾心無懼

「我們此次進入暗窟，會處於暗窟的外圍地帶，而在這片地域中，有學府耗費許多精力方才打造而出的淨化據點，我們進入後，會按照「青木護心牌」上面的號碼，直接傳送到對應的淨化據點處。」

「這種據點，還會有著其他的許多隊伍，然後接下來我們所有隊伍的任務，就是淨化以這座據點為中心的周邊區域。」

沸騰喧鬧的廣場上，在等待著學府指令的空閒之餘，姜青娥也是在耐心的為李洛三人普及著暗窟內的一些信息。

李洛三人則是拿起青色木牌看了一眼，果然是在角落的位置看見了一個「十三」的數字。

「而這些周邊區域中，也被學府布置了一些淨化塔，淨化塔中銘刻著淨化符文，只不過因為惡念之力的不斷侵蝕，這些淨化符文都已被消耗枯竭，所以我們需要手持學府交給我們的淨化粉塵，將淨化塔中的符文重新塗刷，激活淨化塔的力量。」

「一旦淨化塔被激活，將會散發淨化光幕，這一片區域的惡念汙染則是會被漸漸的淨化。」

李洛三人聽得一臉的稀奇，總算是明白他們進入暗窟後究竟是應該做什麼了。

「聽起來，似乎不算太難？」李洛說道。

一旁的田恬笑了笑，雙臂抱胸，略有些寬鬆的衣衫卻是擠壓出了一些壯闊波瀾，道：「在激活淨化塔的時候，會有淨化的力量散逸，這會刺激到這片區域可能存在的一些類，那個時候，它們將會對著淨化塔聚集而來。」

「也就是說，那個時候，我們有可能會陷入到異類的圍攻之中，一旦失手，要麼成功激活淨化塔，淨化掉異類，要麼...可能連逃的機會都沒有，直接被團滅。」

李洛咂咂嘴。

「既然學府在暗窟裡面布置得這麼完善，為何不長期打開暗窟，維持住這些淨化塔的能量？」李洛又是有些疑惑的問道。

聽姜青娥她們說起來，這些淨化塔的裝置顯然極為的有用，若是這樣，何必還要關閉暗窟，給予這些惡念能量捲土重來的時間呢？

姜青娥平靜的道：「因為黑潮。」

「每隔一段時間，暗窟深處將會有著黑潮爆發，所謂黑潮，便是惡念能量的極致壓縮，這是由暗世界所噴發而出的力量，極為的恐怖。」

「在黑潮的席捲下，就算是封侯強者都得小心翼翼，所以暗窟的淨化，始終維持著一來一往，當黑潮來臨時，我們需要退出暗窟，可如此一來，淨化塔中的淨化之力，就會被黑潮所抹滅，我們只能等到黑潮褪去時，再來將這些淨化塔啟動，淨化被惡念能量汙染的區域，如果不這麼做，那麼惡念能量就會越來越濃鬱，誕生出更多的異類，最後，它們就會試圖衝出封鎖，來到我們的世界。」姜青娥緩緩說道。

李洛面色微微變幻，這暗世界當真是可怕，明明只是一道裂縫而已，卻是將整個聖玄星學府的力量都給拖住了。

他倒是沒有再問為什麼不想辦法徹底的解決，顯然...應該是沒這個能力吧。

一旁的裘白，田恬望著耐心為李洛他們講解的姜青娥，眼神都是有點奇特，想來這一面的姜青娥，他們以前還真是挺少遇見。

姜青娥的性格可不是喜歡與人長篇大論的，如果換做旁人在這裡，她大概率是閉口一句話都懶得說的。

而由此也能夠看得出來，姜青娥對李洛有多好。

這讓得兩人感到有點不可思議，難不成姜青娥還真是將自己當成了李洛的未婚妻嗎？

這李洛，何德何能啊？

在他們複雜的心情間，時間悄然而過，轉眼就是大半日的時間，此時天空的夕陽，都開始斜落，熾熱的陽光變得有些涼意起來。

咚！

突然間，有一道低沉聲音響徹起來，驚起廣場上諸多學員。

他們目光看去，只見得那座巨大的青木門戶在此時劇烈的震動了一下，那門戶裂縫中，仿佛是有著尖嘯聲響起，陰風陣陣。

仿佛有什麼東西在那門後撞擊一般。

廣場上一些高星院的學員還好，而一星院的那些新生，則是被嚇得面色有些發白，眼中有恐懼之意。

不過也就是在此時，那青木門戶上，有著一道道古老而神秘的紋路綻放出光芒，一道道光暈綻放，繼而漸漸的將那種震動所撫平下來。

「這是學府內的紫輝導師逐漸的深入，繼而與一些強大異類爆發的戰鬥所引起。」姜青娥神色倒是很平靜，隨口對著李洛解釋道。

「不過一般到這種時候，我們也該開始進入了。」

而仿佛是為了呼應她的話一般，當她音落後不久，便是有著一名留守學府的紫輝導師朗聲道：「所有學員準備。」

「四星院學員以及金輝導師，先行進入暗窟！」

他聲音落下，只見得那些早已準備妥當的金輝導師以及四星院的小隊，都是在沉默間整裝待發，然後所有人都是緊握武器，猛的跺地，這一刻，地面仿佛都是震動了一下。

「吾心無懼。」

「吾輩長存。」

低沉整齊的聲音響起，那聲音之中仿佛是蘊含著強烈的信念，最後他們宛如大軍開撥一般，湧入巨大的青木門戶之中。

許多新生都被這種陣仗震懾得不能言語，到得此時，他們才明白，他們與這些四星院的學員之間有著多大的差距。

這不僅是實力，還有著心性上的差距。

在聖玄星學府四年的修行中，他們早已習慣了暗窟的兇險，對於異類，也有了初步的抵抗之力。

也難怪平常遇見這些四星院學員時，對方看他們的眼神，都是帶著許些的戲謔以及俯視，畢竟，他們所經歷的，根本不是他們這些新生所能夠想像。

李洛同樣是沉默的望著這有些壯觀的一幕，這同樣是聖玄星學府的底蘊，不僅有著出色強大的導師，還有著這些幾乎算是大夏國中最為優秀的年青一代。

洛嵐府與其相比起來，的確是天壤之別。

「據說這是自學府聯盟傳下來的戰語，代代相傳，可強自身之信念。」

姜青娥說了一聲，然後道：「金輝導師以及這些四星院的學員，將會進入到暗窟深處與外圍的交接地帶，處理一些漏網之魚，同時他們也會作為流動性的支援，一旦出現緊急情況，將會四處出動。」

這一波人流的進發，持續了半個時辰。

半個時辰後，當最後一名四星院的學員身影消失在青木門戶中時，姜青娥率先站起身來，她微微仰起頭，望著那座屹立於相力樹樹底的青木門戶，絕美精緻的容顏上，泛著淡淡的光澤，她嬌軀頎長，戰裙下的雙腿修長筆直，腳上踩著長靴。

那件陪伴她許多年的湛藍色短披輕輕飄動，整個人顯得凌厲颯爽，光是站在這裡，她就已經成為了三星院這邊最璀璨的人。

她手持重劍，輕輕杵地。

鏘。

「吾心無懼。」

「吾輩長存。」

她清澈而冷冽的聲音響起，繼而所有三星院的學員，都是肅然起身，手中武器杵地，發出低沉聲響。

「吾心無懼。」異

「吾輩長存。」

湛藍短披輕揚，姜青娥率先前行，裘白，田恬以及李洛三人皆是趕緊跟上。

在那後面，便是三星院，二星院如潮流般的人影。

巨大的青木門戶近在眼前，那開啟的縫隙中，幽暗無光，不知通往何處。

而在即將進入時，姜青娥微微偏頭，望著緊隨著身後的李洛，兩人目光對視一眼，未發一言，然後邁步而出。

幽暗之光湧動間，就已將他們的身影所吞沒。

第兩百五十章激活淨化塔

「這就是淨化塔嗎？」

當李洛三人一路無阻的來到枯林深處，只見得一座白塔出現在了他們的視線中，白塔一米之外，滿地枯葉，淡淡的黑霧流動。

而一米之內，卻是乾淨整潔，任何的黑霧都是無法靠近。

顯然，即便淨化塔如今處於未曾被激活的狀態，但其自身依舊是具備著一些特殊的能力，這引得那些誕生於枯林的異類，都不敢過於的接近或者說將其損毀。

李洛三人好奇的走近，淨化塔約莫五六米高，整體仿佛是玉石所鑄一般，但若是仔細看去的話，又發現這似乎是某種木料，上面還有著一圈圈木紋。

古老的韻味，自上面散發出來。

不用想也知曉，這淨化塔的材質，多半也是來自學府內的相力樹。

李洛輕輕推開了淨化塔的塔門，然後小心翼翼的走了進去，不過讓得三人有些詫異的是塔內並不昏暗，相反有著淡淡的螢光散發出來，令得走進來的人心情一下子就變得平和了起來。

塔內比較簡單，沒有多餘的擺設，只是在塔中央的位置，有著一座小小的石臺，而站在石臺處，仰頭四望，能夠見到塔壁上有著淡淡的光紋在閃爍。

「準備開始吧。」

李洛凝視了一會，然後就取出了一個玉瓶，玉瓶內便是裝盛著淨化粉塵，能夠激活淨化塔內的符紋。

他小心翼翼的將玉瓶放置在中央石臺的凹槽上面。

嗡！

下一刻，石臺仿佛是隱隱有著光芒綻放，只見得玉瓶震動，突有光流自其中噴射而出，這些光流宛如是星塵一般，閃爍著奇光。

星塵光屑於塔內飛舞，而塔壁上面的那些神秘符紋也是在漸漸的變得明亮，將這些星塵光屑吸取而去。

而隨著這些淨化符紋吸取著星塵光屑的力量，這座淨化塔突然發出了細微的震動，繼而在那塔頂的位置，有著一道淨化光波橫掃出來。

光波掠過，這片枯林之中瀰漫的黑霧，頓時變得劇烈波動起來。

仿佛是油鍋中潑入了冷水一般。

嗤嗤！

枯林中，有刺耳的尖嘯聲響起，顯然，其中還殘存的一些異類都受到了影響。

淨化塔被激活，一道道淨化光波爆發，開始肅清著這一片區域中的惡念之力。

枯林外的山坡上。

姜青娥，裘白，田恬望著那開始散發著淨化光波的白塔，神色都是微微一動。

「終於開始激活淨化塔了啊。」裘白笑道。

「這座枯林內的異類都被他們清理得差不多了，也該激活了，不過...那頭異類，恐怕不是他們能夠對付的吧？」田恬目光看向枯林的某處，他們此時身處高地，再加上自身實力不俗，自然是能夠感應到在枯林的某處，有一道惡念不弱的異類存在。

「那頭異類原本只是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但在吞噬了血肉異類後，眼下應該處於第四紋的層次，未來等它將血肉異類徹底消化，說不定還有著晉升赤蝕級的可能。」

而生紋段第四紋的實力，這算是遠遠的超越了李洛三人，這如果交鋒，李洛這邊恐怕將會付出不小的代價。

「隊長，我們需要出手不？」田恬嬌笑著問道。

姜青娥眸光微閃，道：「再等等。」

田恬睜大眼睛，道：「你不會還想等著李洛他們自己解決掉那頭異類吧？」

姜青娥金色眸子凝視著那片枯林，眸光似是穿透淡淡的黑霧，鎖定了淨化塔的那片區域。

「先看看再說吧。」

雖說如果他們出手，要解決掉這裡的異類極為的輕鬆，但這不是她想要的結果，因為那對於李洛的成長並沒有任何的好處。

她不介意給予李洛最大的保護，但卻不想因為她的保護，限制了李洛自身的潛力。

枯林深處。

李洛三人見到激活被啟動，也就沒有在塔內停留，而是迅速出了淨化塔，目光凝重的望著某個方向。

這座枯林內其他的白蝕異類都已經被他們所清除，唯一還有威脅的，就是此前那隻將血肉異類吞噬了的人皮異類了...

不，現在應該不能說是人皮異類，在吸收了血肉異類後，那隻異類已經開始有著朝赤蝕級進化的跡象了。

「隊長，那隻異類會過來嗎？」白萌萌有些緊張的問道。

李洛微微沉吟，道：「不管它會不會來，反正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有沒有效果，總得試試才知道。」

「而且也不用太過擔心，就算到時候真對付不了，不是還有救兵麼？」李洛笑著安慰。

白萌萌也是輕笑一聲，所謂的救兵自然就是指姜學姐他們了，只不過她也是看得出來，姜學姐是在磨練李洛，如果最後真的還是需要姜學姐來救場的話，那豈不是說他們不合格嗎？

她一個女孩子對這些所謂的尊嚴面子什麼的倒不是很在意，但她還是能夠感覺得出來，不論是李洛還是辛符，雖說兩人性格有些不同，但其實他們的骨子裡面，還是有著傲氣的。

所以，恐怕就算真的是遇見了絕境，他們兩人，也會選擇先傾盡全力的碰一碰的。

比如眼下。

白萌萌抬起俏臉，望著遠處湧動的黑霧，眼下，就希望隊長先前做的準備，會有著一些效果吧。

轟！

而就在白萌萌心思轉動的時候，突然枯林的某個方向，有著劇烈的惡念之力翻滾起來，隱約間，有著刺耳的尖嘯聲，遠遠的傳來。

緊接著，李洛三人都是面色微變的察覺到，一股惡念波動宛如狂風般，於枯林內捲起黑煙，然後全速對著他們所在的方向疾掠而來，地面都是在微微的震動。

果然，那頭人皮異類來了！

惡念黑煙翻滾，短短不過數分鐘時間，就穿過了枯林，迅速的接近了淨化塔的位置。

而黑煙之中，只見得一頭可怖之物在急速前行，只見那頭異類約莫數丈左右，身軀碩大，它趴伏地面如蠍子般，有八隻血肉模糊的鮮紅手掌探出來，每一次的拍動，都在地面上留下了深深掌印。

在它的面龐所在的位置，沒有鼻孔嘴巴，只有一對灰白色的人眼在滴溜溜的轉動，其中散發著滾滾惡意與瘋狂。

它的目光，透過前方急速後退的枯樹叢林，然後漸漸的看見了那座令它極為生厭的淨化塔，同時，它也看見了位於塔前的那三道人影。

它身軀上湧動的惡念之力驟然大盛，其中滿是混亂，殺戮與扭曲。

鮮活的血肉，吃了他們吧！

第兩百四十二章十三號淨化據點

當李洛再度睜開眼的時候，映入視野的是一片灰暗的天地，天空上有著莫名的黑霧流動，似是如同粘稠的黑水一般，帶給人一種極為壓抑的感覺。

目光遠眺，可見度也是極低，遠方的天地間同樣是充斥著淡淡的黑霧，黑霧翻湧，仿佛是有莫名的低語聲從中傳出，直接於心靈深處響起，讓得人一下子就感覺到有些煩悶躁動起來。

不過就在此時，胸口佩戴的「青木護心牌」突然散發出陣陣溫涼的氣息，傳入體內，將那種煩躁感漸漸的壓制下去。

呼。

李洛迅速的清醒過來，他轉頭四望，只見得周圍不斷的有著道道光芒閃爍，緊接著一道道人影便是憑空的閃現而出。

而此時他方才發現，他們這些人似乎是身處一座據點之內，一座座高度不一的石塔於據點中拔地而起，他們所在的位置，剛好是據點的中央，此處有一座俯覽整個據點的最高石塔，石塔的頂部，散發著淡淡的光幕，光幕覆蓋下來，將這座據點盡數的籠罩。

遠處的詭異黑霧，則是在接近光幕時，就會迅速的淨化，化為烏有。

顯然，這座據點，應該就是此前姜青娥所說的「淨化據點」。

而他們這裡，就是十三號淨化據點，此後這段時間他們在暗窟之中的...庇護所。

「感覺怎麼樣？」

姜青娥的聲音從旁邊傳來，李洛轉頭就見到她帶著裘白，田恬以及白萌萌，辛符四人信步走來。

「很難受。」李洛實話實說。

這種地方，總是給他一種詭異壓抑的感覺，那些湧動的黑霧中，仿佛是存在著什麼扭曲之物般，能夠侵蝕人心。

而這還是因為他們身處「淨化據點」內，可以想像，一旦踏出據點，那種感覺必然會變得更為的強烈。

「你們畢竟第一次進入暗窟，而且實力上面的確還有點缺陷，等之後習慣了，應該會好一些。」姜青娥安慰道。

裘白，田恬也是點點頭，倒也沒嘲笑，因為聖玄星學府多年來，恐怕這也是第一次直接讓一星院的學員進入到暗窟。

如果當年他們在一星院時進入暗窟，恐怕表現還會更為的不堪。

李洛深吸一口氣，他看了一眼四周亂糟糟的人影，粗略看去，怕是有數百人，這倒是不少了。

「現在做什麼？直接開啟淨化任務嗎？」李洛問道。

「不急，淨化任務不是短短幾天就能夠完成的，我們先找休息的地方，作為臨時居所，然後再將之後的任務做一些規劃。」

姜青娥又指了指身後這座高塔，道：「這座塔是淨化據點的核心樞紐，其本質是相力樹的枝幹所打造，所以我們才能夠藉此傳送進來，不過這種傳送每天也就只能啟動一次，以後每天學府都會將一些物資送進來。」

「看來這淨化任務，還是一個持久戰。」李洛感嘆一聲。

「也不必這麼消極，其實這暗窟也並非是全無好處，那就是在暗窟中進行修行，不僅速度會更快，而且突破瓶頸的概率也更大。」姜青娥說道。

李洛，辛符，白萌萌三個小菜鳥頓時一臉驚愕的看來：「還能有這種效果？」

「據說這是因為天地規則的改變...暗窟所在，算是我們的世界與暗世界的交匯處，這是兩個世界連接的地方，所以某些規則，某些束縛在這裡會被降低許多。」

姜青娥微微沉吟，道：「還記得「王侯戰場」嗎？其實那裡也有著類似的效果，甚至比暗窟更強，而進入其中的王侯強者，突破瓶頸的概率，比在我們的世界中的確是高一些，所以也不乏一些實力停滯許久的強者，最終選擇主動進入王侯戰場，就為尋求那突破的概率。」

「而且暗窟壓抑而詭異，但對於心性也是一種錘鍊，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暗窟也算是一處絕佳的修煉之地。」

「我想，如果不是因為「黑潮」的原因，恐怕會有許多心智堅定的人會長留此處修行。」

姜青娥說著話時，金色眸子有躍躍欲試之色，顯然，恐怕她就是她所說的那種人。

「隊長，那個許多兩個字，我建議可以去掉，不是所有人都有你這種勇猛之氣。」裘白無奈的笑了笑。

「只要淨化任務一完成，我第一個就會離開暗窟，一刻都不想在這裡多留。」田恬也是攤了攤手，這地方太壓抑了，而且那些異類也極為可怕，她完全不想與它們有過多的接觸。

姜青娥聞言，也是笑了笑，倒也並不介意，畢竟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選擇。

而當一行人在說話的時候，在那一側，也是有著一隊人走了出來，那領頭的一人，正是都澤紅蓮。

在其身側，還跟著葉秋鼎的「山水鼎小隊」。

雙方迎頭碰上，周圍人來人往，倒是有點狹路相逢的味道。

都澤紅蓮身材高挑，烈焰紅唇，顯得格外性感，不遜色此前看見的那個七星柱之一的夜承影。

此時的都澤紅蓮，雙臂抱胸，嬌豔的臉蛋上有著挑釁之意流露出來：「姜青娥，這次的淨化任務，恐怕你要保不住第一了。」

然而姜青娥精緻如泛著玉光的絕美容顏上卻沒什麼波瀾，她的眸光看了一眼跟著都澤紅蓮的葉秋鼎，倒也沒有說什麼，而是徑直前行，與他們擦身而過。

對於姜青娥這種冷淡而驕傲的姿態，都澤紅蓮早已見識過許多次了，但每一次，都是讓得她氣得咬牙。

當然最關鍵的是，對方的驕傲本錢又那麼足...

不過這一次的暗窟淨化任務，他們這邊實力佔優，倒是有很大的可能超過姜青娥，雖說這偶爾的超過也並非代表著她就能夠超越後者，但最起碼，能夠消磨一下姜青娥那氣焰也是好的啊。

李洛跟隨著姜青娥也是與都澤紅蓮一行人擦身而過，而在經過葉秋鼎的時候，後者微微偏頭，有細微的聲音傳來。

「李洛，我會用最終的結果，讓姜學姐知道，她這一次的選擇，是錯誤的。」

李洛一怔，旋即認真的鼓勵道：「加油，只是她說以後暗窟的淨化任務，我都必須跟她一起，我對此也很頭疼，如果你的努力能稍微緩解一下我的苦惱，我也會感謝你的。」

說完，便是走了。

而葉秋鼎則是呆立原地，如遭雷擊，仿佛受到了一種超層次的碾壓性攻擊，而葉秋鼎身旁的隊友，也是有點同情的看著他。

這一瞬間，葉秋鼎簡直有了跟李洛同歸於盡的衝動。

這混蛋，當真是不當人！

第兩百五十一章剝離術

轟！

黑氣滾滾而來，其中那頭生有八臂的異類一拍地面，大地震動間，其身影便是跳躍而起，帶起一片陰影與陰風，直接對著李洛三人所在的位置呼嘯而來。

那股從其體內爆發而出的惡念之力，已是讓得李洛三人明白了這頭異類的實力。

起碼是生紋段第四紋的實力！

這如果硬碰一擊，他們三人沒人能夠接下來，畢竟硬實力差距的確不小。

所以三人身形急忙躲避。

咚！

八臂異類落地，撲了一個空，但它轉身再度飛撲而出，血肉模糊的八條手臂如同血蛇一般，閃電般的對著躲避的三人抓去。

三人連忙各施手段抗衡，同時跳躍而退。

而在這短暫的碰撞間，李洛，辛符都與這八臂異類初步的交過手，結果也的確不出他們所料，對方的力量太強，那股扭曲的惡念之力如潮水般呼嘯而至，令得他們如處冰窖，身體都是有著漸漸失控的跡象。

短短片刻間，三人就已是在八臂異類的瘋狂進攻間，開始變得有些狼狽起來。

距離淨化塔不遠處的一顆大樹樹頂上，姜青娥三人居高臨下的俯視著那邊的戰鬥，神色各有不同。

田恬笑問道：「隊長，看來他們應付起來很艱難呢。」

裘白點點頭，道：「這頭白蝕異類已經極為接近生紋段第五紋的實力了，這對於他們而言，的確非常棘手與危險。」

姜青娥依舊沒有說話，金色眸子緊緊的盯著場中，只不過田恬與裘白還是敏銳的感應到她體內的光明相力在微微的波動著。

顯然，此時的姜青娥，已經在即將出手的邊緣了。

他們目光望著遠處枯林間的戰鬥，稍微的感到有些可惜，差一點，李洛他們就能夠獨立的激活這座淨化塔了。

不過倒也沒必要要求太高，畢竟李洛他們還只是新生，第一次能夠做到這種程度，其實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在他們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那枯林中的八臂異類攻勢愈發的狂暴，血肉長臂橫掃間，將李洛與辛符皆是震得倒射而退。

旋即，八臂異類嘶嘯，八臂猛的一拍地面，其身影速度暴漲，直接撲向了李洛所在的位置，它已經察覺了出來，後者是這三人間，最具備威脅的人。

八臂異類這一撲速度極快，即便是李洛都是躲避不及，陰影覆蓋而下，重重的轟在了這片地面上。

遠處的姜青娥握住重劍的纖細玉手猛的一緊，光明相力已自嬌軀上面開始升騰起來。

轟！

不過就在此時，那八臂異類撲向的地面突然崩塌了下去，仿佛是形成了一個大坑，而此時的李洛，則是懸掛在大坑的邊緣。

至於八臂異類，則是落進了那個大坑中。

「那是...」裘白驚訝出聲。

「好像是他們搗鼓出來的一個大坑陷阱，裡面還有水呢，這是以水相之力所化而成的吧？可是有什麼用呢？」田恬也是疑惑的道。

一個水坑，不可能困住一頭頂尖白蝕異類的。

姜青娥緊握劍柄的手悄悄的鬆緩一些，眸子緊緊的盯著那個方向，雖然她也不太清楚李洛他們搗鼓出來一個水坑有什麼作用，但以李洛的性格，應該不會做無用之功。

這，應該是他有著什麼想法吧？

而在她心中升起一些好奇的時候，水坑邊緣的李洛一躍而起，坑中的八臂異類也是咆哮著要衝出來。

「星光蝶！」白萌萌一聲嬌喝，如星光般的相力噴湧而出，化為連綿飛舞的光蝶，光蝶衝向了那八臂異類，頓時令得後者身軀微微一僵，那是給它造成了幻覺。

不過很快，八臂異類身軀上惡念之力湧動，直接就將那星光蝶所引發的幻覺給抹滅。

「萬影縛身術！」

但隨著八臂異類剛剛掙脫白萌萌的幻覺影響，辛符那低沉的聲音也是緊隨著響起，只見得陰影中有一道道黑線暴射而出，纏繞上了八臂異類的身軀，令得它無法跳出水坑。

「隊長，我只能堅持五秒！」辛符額頭上青筋浮現，低吼道。

「辛符，慎言！萌萌在！」李洛好心提醒。

辛符聞言險些一口血給噴出來，都這個時候了，你竟然還玩！

不過李洛雖然嘴上調侃著，但下手卻是絲毫不慢，他望著陷入水坑中的八臂異類，深吸一口氣，雙手陡然結印，早已準備的相術也是在此時施展出來。

「虎將術，水流剝離術！」

譁啦啦！

隨著他相術的催動，只見得水坑中頓時形成了一顆碩大的水球，而水球中央，便是那在劇烈掙扎的八臂異類。

水球之內，水流突然高速的旋轉起來，一股強大的撕扯之力自其中浮現出來，直接是作用在了那八臂異類的身體上。

在這種旋轉撕扯下，李洛三人便是驚喜無比的見到，那八臂異類慘白色的人皮，竟然在一點點的被剝離。

而人皮之下，鮮紅的血肉在蠕動，有一道暴怒的咆哮聲若有若無的傳出，另外一股異類的氣息，於此時浮現出來。

正是此前被人皮異類所吞食的血肉異類！

在李洛的剝離術下，人皮異類先前吞下的血肉異類，被他硬生生的扯了出來。

人皮異類發出尖嘯聲，此時的它不僅要抵抗水流的撕扯，還要壓制體內開始反抗的血肉異類，狀況一下子就變得不好起來了。

然而，這個時候，不論它如何的反抗，這內外的抗拒，都是令得它再也無法維持自身的力量。

所以，短短十數息後，伴隨著一道刺耳的尖鳴聲響徹，只見得那水球之中，八臂異類被硬生生的一分為二。

「隊長，成功了！你太厲害了！」白萌萌驚喜出聲。

辛符也是如釋重負，忍不住的露出驚嘆的笑容。

此前李洛提出這個作戰計劃的時候，他還有些猶豫，畢竟李洛的做法，就是以一種粗暴的手段，把人皮異類剛剛吃下去的血肉異類硬生生的拉出來，這樣不僅會打斷人皮異類的進化，也會讓得兩頭異類彼此相殺，而他們則是漁翁得利。

辛符很是驚奇於李洛的腦迴路，畢竟一般人，恐怕想不到這種路子...

隊長，還真是很奇葩啊。

這一刻，連辛符都不得不在心中讚嘆一聲。

與激動的兩人相比，李洛神色倒是要平靜許多，對於這一幕，他早就有一些預料，因為這剝離術，同樣是經過他的強化。

別人的剝離術，只是以水流催動，那種剝離強度有限，可他這一道剝離術中，卻是加入了光明相力，在光流的助力下，那種撕扯力度，即便這人皮異類實力遠勝於他，但也能讓它吃夠苦頭。

所以說，換作其他人在這裡施展剝離術，或許未必能成功，但他的話...成功率還是很大的。

砰！

高速旋轉的水球在此時炸裂，兩道影子狼狽的從中落了出來，正是血肉異類與人皮異類。

只不過此時的兩者，渾身惡念之力都是變得極為的萎靡，顯然這種被硬生生的剝離，也是讓得它們實力大大的削弱了。

兩隻異類落地，雙方充滿著惡念的目光對視，其中湧動著殺戮之意，恨不得將對方碎屍萬段。

但它們終歸沒有這麼做，而是掉頭就跑。

它們雖然沒有太多的理智，但卻能夠感覺到自身此時的孱弱，如果繼續停留在這裡，等待它們的結局將會極為的不妙。

所以，立刻逃跑是最理智的。

只不過它們身影剛動，李洛與辛符就出現在了它們的前方。

李洛手中雙刀輕輕的挽了個刀花，然後看向那人皮異類，笑眯眯的道：「狗東西，剛才的威風去哪了？」

「留下來玩玩唄。」

現在的兩頭異類實力被削弱到了最弱的層次，基本就相當於第一紋的實力，這種時候，正是痛打落水狗的最好機會。

而辛符則是更直接，直接一句話都不說，直接提刀就砍了上去。

李洛只好跟上。

戰鬥，再度爆發，只不過這一次，結果卻是變得截然不同起來。

遠處的樹頂。

裘白，田恬三人望著那邊轉變的戰場，一時間有點沉默。

因為連他們都沒想到過，這個局，還能這麼個解法...

這傢伙，直接用這種奇特的相術，把人皮異類剛剛吞下去的血肉異類給扯了出來？然後導致兩頭異類都是遭受到了重創，實力銳減。

兩人對視一眼，最終憋出一句話來：「今天我算是大開眼界了。」

而一旁的姜青娥，雖然未曾說話，但那輕輕掀起的唇角，卻是讓得人知曉此時她的心情是如何的愉悅。

李洛的表現，堪稱完美。

第兩百四十三章異心

而當姜青娥，李洛兩支小隊進入到十三號淨化據點，並且開始做著開啟淨化任務的諸多準備時。

在那暗窟某處臨近深處的區域。

這裡的天地，瀰漫著粘稠厚重的黑色霧氣，霧氣翻湧，無數的詭異低語聲，自黑霧中傳出，隱隱間，黑霧內似是有道道扭曲的影子閃過。

黑霧中，有細微的腳步聲響起。

一道人影於黑霧中漫步而行，他穿著聖玄星學府紫輝導師的袍服，那般面目，倒也並不陌生，赫然是沈金霄。

他面帶微笑的行走於恐怖的黑霧中，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粘稠黑霧中那些充滿著惡意的注視，但他卻沒有絲毫的畏懼之色。

某一刻，他腳步突然停下，然後低頭，只見得那地底中，突然鑽出了一隻只蒼白的手臂，這些手臂如蛇一般，纏繞住了他的腳掌。

惡念黑氣順著腳掌呼嘯而上，瘋狂的對著其體內鑽進。

咻！

而周圍的黑霧也是在此時劇烈的翻湧，各種詭異之物浮現，爆發出惡毒之意，粘稠黑氣如風暴般對著沈金霄呼嘯而去。

面對著突如其來的攻擊，沈金霄神色依舊不變，下一瞬，有磅礴相力驟然沖天而起，直接是將這一片粘稠的黑霧都是蕩除開來。

仿佛颶風掃過雲層。

「火神環。」

似有低語響起，下一瞬，一道巨大無比的火環於沈金霄體內爆發，火環橫掃，那股高溫直接是引得此處的天地溫度驟然提升。

而且火環之中，銘刻著無數神異的火紋，那些火紋宛如火龍盤踞，所過之處，黑霧直接消融，那些黑霧中的詭異之物，也是在此時被生生的焚燒成了虛無。

纏繞在腳上的蒼白手臂，更是第一時間化為了灰燼。

短短數息間，這片充斥著粘稠黑霧的區域，就被蕩除一清。

封侯強者之力，可見一斑。

清理了這片區域的惡念汙染，沈金霄站在一處山坡上，負手而立，眼神幽深的望著暗窟深處。

在那裡，存在著一些連他都感到極為忌憚的詭異氣息。

同時也感覺到了一道浩瀚悠長，橫壓天地般的氣息。

那是...院長。

也是因為院長的存在，那暗窟深處的強大詭異氣息，方才沒有任何的異動，雙方形成了對峙。

「王級強者，果真不凡。」沈金霄輕嘆一聲，眼中掠過極度的熾熱之色，那個境界，他渴求很久了。

但是，想要衝擊王級，真的是太難了。

古往今來，不知道多少天縱奇才，都是被阻攔於這一步之前。

「有些計劃，也應該要進一步的推動了，為了我的...王之路。」沈金霄立於原地，沉默了許久，然後他突然轉頭看了一眼暗窟外圍的某處。

「九品光明相，煌煌大日，心如琉璃，萬邪不侵。」

沈金霄眼神幽暗，在心中輕輕的自語：「姜青娥，你這麼重視李洛的話，如果他死在了你的面前，你的光明心，是否會出現裂痕？」

他眸光垂下，似是瞥了一眼此地的某處，然後一揮衣袖，邁步前行。

而就在沈金霄離去後不久，這片地面突然蠕動起來，隱隱間，竟是形成了一張詭異的人臉。

那張人臉充滿著惡意的視線看了一眼沈金霄離去的方向，最終又漸漸的潛伏下去，化為一道黑線，於地面穿梭，對著後方遠處迅速而去。

...

姜青娥，李洛這邊，經過半日的準備，他們倒是找到了接下來這段時間的居住點，位於一座石塔頂端的樓層。

房間裡面基礎設施雖然簡單，但也比較完善，各自分配了房間，兩隊人就再度匯聚在一起。

眾人先是取出學府為他們所準備的特製肉乾，據說這是以能量液浸泡過的，能夠加速體內相力的恢復，同時還能夠充飢，一塊下去能頂大半天，可以說，為了暗窟的淨化任務，學府在各方面都是做得極為完善的。

簡單的解決了肚子的問題，然後姜青娥在石桌上面鋪開了一張地圖，地圖表面粗糙，上面中心的位置，刻畫著一座據點的高塔，而此時高塔正散發著許些的光芒。

顯然這座高塔，就代表著他們此時所在的淨化據點。

而以據點為中心，周邊那些區域，則是有著一座座小塔的標誌，只不過此時這些小塔，都是呈現令人不安的黑色。

「這些小塔，就是淨化塔的位置，此時它們全部都呈現黑色，說明這是被惡念之力所覆蓋，處於未曾激活的狀態。」

「而一旦淨化塔被激活，地圖上面的標誌就會變亮，以作提示。」田恬指著地圖上面的那些標誌，對著李洛三人說道。

李洛三人嘖嘖稱奇，這看上去粗糙簡單的地圖，似乎也不簡單啊，竟然能實時感應其他淨化塔的變化？這可是給他們省去了極大的麻煩啊。

「不要小瞧這地圖，它的作用非常大，不亞於「青木護心牌」。」姜青娥說道。

李洛好奇的摸了一下，那粗糙的手感讓得他心頭一動，試探的道：「這是相力樹的樹皮煉製而成的？」

田恬，裘白有些驚訝的看了他一眼，旋即點點頭。

李洛咂舌，到得此時他總算是明白，那棵偉岸的相力樹對於聖玄星學府而言究竟代表著什麼，學員修煉需要它，鎮壓暗窟需要它，開啟門戶需要它，傳送學員需要它...

敢情這聖玄星學府的方方面面，都離不開這棵相力樹，可以毫不客氣的說，如果那棵相力樹沒了，恐怕聖玄星學府會直接癱瘓掉。

「這些小塔的黑色濃度，似乎有些區別呢...是因為它們周圍存在的惡念汙染強弱不同的緣故嗎？」突然白萌萌小聲的問道。

姜青娥有些訝異的看了她一眼，笑道：「看得很細心呢。」

白萌萌被姜青娥誇獎了一下，清純的小臉頓時一紅，有些害羞。

「的確，正如萌萌同學所說，這些淨化塔周遭的汙染強弱有些不同，而學府也憑此給據點周圍的淨化塔都做了分級，以簡單的一二三級來區分。」

姜青娥纖細玉指指著距離據點較為接近的一處黑色小塔標誌，道：「一般來說，接近據點的淨化塔，等級都為一級，這種淨化塔激活的難度不會太大，不過隨著逐漸的遠離據點，惡念汙染開始變重，那裡的淨化塔則被提升為二級...」

她指尖移向了地圖更外圍的位置，這裡的小塔標誌，的確比起先前最內圍的要更為的深邃，黑暗。

李洛微微點頭，然後他的目光看向了據點地圖最外圍的區域，在這裡，他看見了兩座小塔的標誌。

這兩座小塔，黑暗得宛如是兩隻沒有眼白的眼睛一般，光是看著，就讓人心中泛著寒意。

「這...是兩座三級淨化塔？」李洛緩緩問道。

姜青娥頷首，盯著那兩座三級淨化塔的目光也是變得凝重了一些，道：「這兩座三級淨化塔，算是我們這片區域最為困難的兩個點，也是我們此次淨化任務最後的目標。」

「那裡的汙染最為嚴重，出現的異類也將會變得格外強大，是一塊很難啃，但最終也不得不啃的硬骨頭。」

李洛面色也是有些肅然，即便他對那所謂的三級淨化塔很陌生，但並不妨礙他猜測其所具備的危險程度。

一旁的裘白笑著插嘴道：「不過高風險也有高回報，三級淨化塔一旦成功激活，可是能夠獲得一萬點學府積分呢。」

李洛抬頭，震驚的看來，失聲道：「一萬點學府積分？！」

他們在排位戰上面辛辛苦苦的奪得第一，也就勉強獲得五千分，而這裡，一座三級淨化塔激活成功，就能得到一萬點學府積分？

姜青娥螓首微點，道：「的確如此，按照學府的規則，激活三級淨化塔一萬積分，二級淨化塔四千積分，一級淨化塔一千五百積分。」

李洛，白萌萌，辛符三人面面相覷，他們在排位戰上辛苦的取得第一，也就五千積分，然而這裡，光是激活一座淨化塔，就有數千學府積分？

要知道這地圖上面，粗略的看去，淨化塔應該有著數十座吧？

這加起來得多少？

一想到那個數目，李洛心臟都是加速跳動了起來，原來這才是聖玄星學府中獲得積分的最快方式...怪不得姜青娥費盡心機，都是要將他帶上。

這多操作幾次，十萬積分倒也不算是太遙遠了吧？

「除了激活淨化塔算學府積分外，其實消滅異類，也有積分。」

田恬在一旁補充道：「白蝕級的異類，五百分一隻，赤蝕級的異類，八百分一隻，災級異類分為地災級與天災級，我們這片外圍區域，出現天災級異類的概率不大，所以我們只需要注意地災級異類。」

「地災同樣有分級，以作區分，只不過也很簡單，分為大地災與小地災，大地災相當於地煞境後期的實力，屬於地災級中的頂尖層次，其價值四千分，小地災兩千分。」

她呵呵一笑：「明碼標價，童叟無欺。」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一時間，那對於異類的那種忌憚與恐懼，仿佛都是變弱了許多。

「我們什麼時候出發？」

田恬，裘白看了一眼突然間變得積極與有些迫不及待的李洛，心中有些疑惑，這李洛，膽魄倒的確是不小啊。

唯有姜青娥金色眸子中帶著一點笑意，她隨手將地圖收起。

「現在就準備出發吧。」

她頓了頓，眸光看向李洛三人，聲音有些幽幽的傳來。

「另外，歡迎你們...體驗暗窟的恐怖。」

第兩百五十二章完美表現

林間的戰鬥，結束得比想像的更快。

兩頭被虛弱到只有生紋段第一紋實力的白蝕異類，面對著李洛三人的聯手進攻，甚至都還沒有堅持到淨化塔被完全的激活，就直接被硬生生的抹滅。

不過當兩頭異類皆是消失時，李洛三人也是精疲力竭，渾身發軟的在原地坐了下來，連搜集異類殘片的力氣都沒有了。

此前的戰鬥，最兇險的還是與八臂異類剛剛接觸那會，那時候的三人都是緊繃了精神，畢竟在他們的計劃中，一旦八臂異類未能如願的落入此前準備好的陷阱中，那他們的計劃幾乎就宣告破碎了。

畢竟那「水流剝離術」的確是需要一些環境的支撐，才能夠將效力最大化的發揮出來。

嗡！

而當三人休息的時候，後方那座淨化塔突然間爆發出璀璨的光波，光波橫掃，直接是淹沒了整座枯林，然後還在對著更遠處逐漸的蔓延。

林間淡淡的黑霧，則是在這充滿著淨化之力的光波下，逐漸的消散，最後徹徹底底得消失不見。

天地間昏暗的視野，似乎都是在此時變得清晰了許多。

那種時刻存在的壓抑感，也是隨之減弱。

李洛三人望著那座散發著璀璨光芒的白塔，臉龐上也是有著欣喜之色浮現出來，這說明他們成功的激活了一座一級淨化塔！

「不錯，恭喜你們成功的獨自激活了一座一級淨化塔。」

有聲音自前方傳來，只見得姜青娥三人自逐漸消散的黑霧中走出，她徑直走向李洛，站在他的面前，絕美的容顏上帶著許些的笑意。

李洛望著眼前那戰裙下矯健纖細的長腿，卻是連起身的力氣都沒。

姜青娥對著他伸出手，李洛怔了怔，然後就伸手握住，那觸感宛如溫玉般，讓人愛不釋手。

他借力站起來，反手握住姜青娥的手，笑眯眯的道：「這是獎勵嗎？」

姜青娥金色眸子泛著一絲笑意的盯著他，道：「就不能更有野心一點嗎？下一次把一座二級淨化塔交給你，你能獨自完成，獎勵會更豐厚，要不要試試？」

李洛閃電般的抽回手，沉聲道：「暗窟大事，豈能兒戲。」

開什麼玩笑，他們搞定這一座一級淨化塔，都是靠耍了一些手段才將那八臂異類給一分為二，不然如果真是硬拼的話，他們最終的勝率恐怕不足四成。

而一級淨化塔就已經這麼恐怖了，二級淨化塔得多強？最起碼赤蝕級別的異類是有的吧，說不定其中還存在著堪比將階實力的災級異類。

他們這新人小隊去了，簡直就是送下酒菜的。

雖說對於姜青娥的豐厚獎勵他抱有期待，但這二級淨化塔...也實在忒沒有誠意了！笨蛋才會去接！

白萌萌，辛符皆是有些佩服的看著他，不愧是隊長，認慫都能這麼的理直氣壯。

姜青娥道：「你們能夠獨自激活這座一級淨化塔，其實已經算是不錯的成績了，畢竟正常來說，這頭吞食同類進化的人皮異類，在其他的一級淨化塔附近也不多見。」

先前這人皮異類吞食掉血肉異類，直接變異成了八臂異類，實力甚至極為的接近生紋段第五紋，而這種實力的異類，莫說是李洛他們這種一星院小隊，就算是現在那些二星院小隊，恐怕很多都要對其避而遠之。

當然，李洛他們最終完成的方式也不是正面的擊潰八臂異類，而是採取了一種極為特別的方式將其最大化的削弱。

但不管手段如何，結果都是一樣的。

「敢情還算是超綱完成了。」李洛笑道。

不過經由這次，他對於暗窟這些淨化塔周圍的危險程度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這種新生小隊來到暗窟的確是有些過早了一些，因為即便是他們這種新生排名第一的小隊，在面對著一級淨化塔時，都是如此的險象環生，更何況其他隊伍？

「你們在見到人皮異類吞食血肉異類時，沒有選擇當場出手，那時候你想必就已經做好了以剝離術來對付它的打算吧？」姜青娥問道。

裘白，田恬有些側目的看來，那時候的李洛，就想到了之後的應對？這等心思，相當敏銳啊。

李洛聞言，笑了笑：「當時只是看出那人皮異類吞食血肉異類過於勉強，兩者實力其實差距不大，所以我覺得人皮異類不可能那麼輕易就能夠將其吞食。」

「所以當時我沒有選擇直接出手阻攔，因為兩者吞食進度還不深，那時選擇打破進程的話，這兩頭異類的實力都不會削弱到現在的層次，那最終的結果，有可能是它們會先行把我們三人給解決掉，再來處理彼此。」

裘白，田恬對視一眼，皆是看出對方眼中的凝重，這李洛，竟然是故意放任那人皮異類吞食血肉異類，所為的，就是讓人皮異類的吞食進入到更深的層次，那樣再被打斷的話，才會造成巨大的削弱。

如此心性，也太果決與隱忍了吧？

「你就不怕養出禍患來？」田恬忍不住的問道。

「那八臂異類一旦成形，必然能夠進化到赤蝕級，那是相當於相師境第三段的實力，絕對不是你們能夠抗衡的。」裘白也是說道。

李洛無奈的笑道：「不然還能怎麼辦？當時出去打也不一定就打得過，只能做一些嘗試了。」

「而且...」

他目光投向姜青娥，笑道：「這不是知道還有救兵在的麼，不然我或許也會多做一些考慮的。」

姜青娥微微頷首：「你做得其實很對，暗窟中兇險萬分，本就不可能保障絕對的安全，有時候果斷一些，才能夠逆轉取勝。」

看得出來，她對於李洛的這番應對措施極為的欣賞，因為這其中不僅突顯了李洛的仔細敏感，也有著其心性的體現。

敏銳，膽魄，果斷。

所以總體來說，姜青娥這一次給李洛設下的考驗，得到了令她非常滿意的答案。

一旁的裘白，田恬也是沒有再說話，但那看向李洛的眼神，顯然是變得鄭重了許多，此前他們還總是會將他當做是新人，但現在來看，這個擁有著雙相的洛嵐府少府主，其實比他們想像的還要老辣得多。

姜青娥眸光轉向了那座散發著光明的淨化塔，然後取出了地圖，眾人目光看去，果然是見到代表這座淨化塔的小塔標誌在地圖上面綻放出了淡淡的光芒。

這是被激活的表現。

姜青娥又是伸指在那小塔標誌上面輕觸了一下，然後那小塔就有著淡淡的光芒浮現，最後竟然是形成了兩行微小的文字。

李洛仔細看去，發現那是兩個隊名。

黑天鵝小隊。

正義小隊。

李洛啞然，笑道：「這還能實時刻名的？難道其他小隊的地圖上面，也能看見這個？」

姜青娥頷首，道：「沒什麼好奇怪的，這些地圖都是以相力樹的樹皮煉製而成，而淨化塔更是與相力樹有著緊密聯繫，而學府內有專門的部門在與相力樹連結，所以能夠第一時間獲得這些信息，然後做出反應。」

「其實也就是一些尋常的激勵手段，讓學員能夠看見其他小隊的一些進度，繼而取到鼓舞競爭的作用。」

李洛搖搖頭，這學府為了激勵大家消滅異類，可真是什麼雞血手段都給用上了啊。

「此處的目標已經被激活，時間比我們預料的要快許多，接下來，繼續朝前推進吧，只不過這一次我們會採取極速推進，你們三人，可要跟上了。」姜青娥沒有在這上面多說什麼，收起地圖，衝著李洛三人說道。

李洛三人默默點頭，他們可不想真的成為了累贅。

「繼續出發吧。」

「我希望三天後，我們能夠出現在禁區外。」

姜青娥雷厲風行，也不給三人過多的休息時間，收起地圖，便是邁開長腿，對著地圖上所標明的第二座淨化塔所在的方向而去。

眾人見狀也是連忙跟上，接下來這幾天，想必是要沒有片刻停歇了。

（今天公眾微信上面發呂清兒的新圖，美人入眠圖，哈哈哈...大家有興趣就關注公眾微信。）

第兩百四十四章惑心關

十三號淨化據點的大門外。

淡淡的光罩豎立在李洛，姜青娥等人的面前，光罩內，一片祥和，而光罩外，則是黑霧湧動，目光看去，可見度極差。

粘稠厚重的黑霧翻湧著，其中仿佛是隱藏著什麼可怕之物一般，讓人心中莫名的泛著寒意。

未知的，才是可怕的。

姜青娥三人神色倒是很淡然，畢竟經歷過這麼多次的淨化任務，他們對於暗窟也算是頗為熟悉了。

但李洛，白萌萌，辛符三人，則是面龐凝重。

踏出這光幕，他們就將會失去所有的庇護，開始直面暗窟。

周圍也有其他的隊伍在趕來，不過李洛感覺他們的目光似乎都帶著一些玩味的在看來。

「姜青娥，暗窟中，可還是第一次有一星院的小隊進來呢，你說，這「惑心關」他們要闖幾次？」此時，有笑聲從後面傳來，李洛目光看去，便是見到都澤紅蓮，葉秋鼎那兩支小隊也是來到了這裡。

「惑心關？」李洛看向姜青娥。

「剛打算跟你們說的。」

姜青娥依舊沒理會都澤紅蓮，只是對著李洛說道：「進入暗窟的人在踏出淨化據點，走入黑霧時，都會遭受到惡念力量的侵蝕，這些惡念力量散布於黑霧中，一般來說，這種力量不算太強，影響力不會太大。」

「但有個特殊點是，凡是第一次進入暗窟的人，遭遇的惡念侵蝕會更為嚴重一些，這應該是自身以前未曾接觸過這種力量，所以惡念之力趁虛而入。」

「惡念之力侵入體內，將會影響你的心智，產生諸多負面情緒，這就是所謂的「新人惑心關」。」

「待會你們三人走出據點時應該也會遭遇。」

「不過不必過於擔心，「惑心關」就算第一次失敗也不會有什麼損失，只是會拖延一些時間而已，等多失敗幾次，有了抗性，自然也就過了。」

姜青娥雖然說的隨意，但李洛還是明白了，如果他們三人被這惑心關攔住，那麼無疑會拖累姜青娥他們執行淨化任務的效率，畢竟到時候他們出不了據點，姜青娥三人也只能在這裡等著。

而這都澤紅蓮等人跑來，顯然就是想看個熱鬧。

「這暗窟，還真是步步危機啊。」李洛嘆了一口氣，這才剛走出據點而已，竟然就有這麼多的麻煩。

難怪以前學府並不將暗窟對一星院學員開放，這是因為他們的確太過的稚嫩了。

「先試試吧。」

李洛轉頭看向有些緊張的白萌萌，辛符，鼓舞道：「加油，爭取直接通過。」

兩人深吸一口氣，認真的點點頭。

旋即三人也就沒有多說什麼廢話，直接是在那眾多目光的注視下，一步邁出了面前的淨化光圈。

當走出據點的淨化光罩範圍的那一瞬，李洛瞬間感覺到四周的溫度驟然降低，變得極為的陰寒。

眼前的黑霧仿佛是劇烈的翻湧起來，有悉悉索索的莫名低語聲，如魔音灌耳一般，自四面八方湧來，直入心靈深處。

黑霧中，似有一道道詭異視線，注視而來。

粘稠冰涼的黑霧自身體表面流淌而過，仿佛是惡魔的手掌撫摸而過，其中蘊含著深深的殺機。

恐懼之意，油然而生。

李洛的面龐都是在此時浮現了一抹蒼白，呼吸微微加重。

而在後面的位置，姜青娥眸光緊盯著李洛三人，一旦三人情緒開始出現劇烈的變化，她就會出手將他們直接拉扯進來，只不過那樣一來，也就代表著三人第一次接觸「惑心關」失敗了。

其實這算是比較正常的結果，畢竟李洛三人還是一星院的學員，又是第一次進入暗窟，所以這暗窟中的惡念之力對他們趁虛而入的力度將會變得更強。

在姜青娥的預估中，李洛三人，或許需要經歷兩三次的失敗後，方才會漸漸的適應。

只是那樣一來，他們的淨化效率，就得變緩一些了，到時候幾天下來，說不定內圍的那些一級淨化塔大半都要被其他隊伍掃掉。

而在姜青娥心中盤算著的時候，那都澤紅蓮同樣是見到李洛神色的變化，當即唇角浮現出一抹笑意。

姜青娥啊姜青娥，這就是你執意要找累贅的代價啊。

一旁的葉秋鼎，神色平靜，但那眼中卻是掠過一絲細微的快意。

在周圍那諸多看熱鬧的目光注視下，李洛立於原地，那傳入他心靈的低語聲在逐漸的加劇，恐懼之意越發的濃鬱。

只是，李洛雖說是新生，但他的心性，卻並沒有其他人所想的那般脆弱。

恐懼湧來，卻並未淹沒他的理智。

他的眼前，仿佛是被黑暗所籠罩，所有人的身影都是消失而去，黑暗中，有悉悉索索的聲音傳來，仿佛有什麼詭異之物在接近。

可李洛的神色，卻是在漸漸的變得平緩下來。

這些異類的確可怕，詭異，但是，他來暗窟是做什麼的？

他是來賺十萬積分的。

賺不到怎麼辦？

賺不到就沒有足夠的帝流漿，沒有足夠的帝流漿，他就會止步於拜將境之前，止步於此，那就是說他只有四年多的壽命可活。

想要五年封侯，直接就成了笑話。

所以，搞不到足夠的積分兌換帝流漿，他就是一個短命鬼。

這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比我快要死了更可怕？

我命都要沒了？我還要怕你這些狗異類嗎？！

一股惱火的情緒從李洛的心中噴湧而出，瞬間就將那些恐懼之意衝散而去，他眼前的黑暗陡然消散。

一切都恢復了過來。

周圍有竊竊私語聲傳入耳中，而當這些聲音在見到眼神清明，面龐平靜的李洛時，都是悄然的靜了下來。

都澤紅蓮眉頭也是緩緩的皺起。

而在他們那些驚疑的目光注視下，李洛神色疑惑的張開手，道：「我這，算不算是過了？」

瞧得周圍那些驚異的目光，李洛暗笑，這一波腔調裝得可以。

「好像很簡單呢。」

不過就在此時，一旁有著白萌萌驚訝的聲音響起，他轉過頭，就見到白萌萌正打量著四周，水靈靈的大眼睛中滿是清明。

「你，你沒受到影響？」李洛也有點驚愕，白萌萌似乎通過這惑心關的速度，比他還快。

白萌萌眨了眨大眼睛，道：「剛開始感覺到了一些影響，然後我就直接進入催眠狀態了，那些負面情緒就消失掉了。」

李洛一滯，催眠狀態，是指她研究靈水奇光的那種狀態嗎？

那時候的白萌萌，似乎是一種絕對的理智，冷靜，不受任何負面情緒的幹擾，可這還能用來對抗惡念的侵蝕？

你這是作弊啊。

李洛望著似乎剛才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的白萌萌，一時間只能一聲暗嘆，大意了，原來這才是裝腔調的高手。

而在李洛感嘆著白萌萌這一手作弊過於變態時，他突然又是感覺到一股冰冷刺骨的殺意散發而起。

目光看去，便是見到一旁的辛符兜帽下的眼神陡然變得有些赤紅起來，其中仿佛是蘊含著極為凌冽，純粹的殺意。

那股殺意之冰寒，連姜青娥都是有些側目的看來。

不過這種殺意出現的極為短暫，辛符眼中的赤紅便是消散而去，他抬起頭，迎著李洛驚愕的目光，道：「結束了嗎？」

李洛沉默了幾秒，面沉如水的點點頭。

看出來了，這兩個隊友，都是身懷絕技的高手。

裝不過。

第兩百五十三章禁區外

接下來的三天，姜青娥，李洛兩支隊伍，不停歇的處理了五座一級淨化塔，而此時的李洛三人，方才真切的感受到了什麼叫做高強度作戰。

三天時間，真正歇息的時間屈指可數，三人隨時都必須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因為在見到了他們能夠獨立的處理一座一級淨化塔後，姜青娥也不再給予他們全方面的保護，有時候在一級淨化塔推進時，雖說不再讓他們獨自去處理，但也會交給他們一個負責的方向。

這期間，自然是沒少遇見一些棘手的異類，但好在隨著經驗的逐漸豐富，在應對著異類時，李洛三人也不再如同最開始的那樣生澀。

只是黑天鵝小隊的推進節奏實在是太快了，那些一級淨化塔附近的異類在他們的面前毫無威脅，但對於正義小隊而言，卻是必須傾盡全力去對付的強敵。

所以每次當李洛三人竭盡全力的將所負責的方向清理乾淨時，黑天鵝小隊就已經將淨化塔激活，同時等待著他們的匯合。

然後沒給多少休息時間，又是立即轉場趕往下一個目標。

如此高強度的方式，讓得李洛三人吃足了苦頭，不過三人中即便是看上去比較嬌弱的白萌萌，都未曾開口請求減緩強度，而是咬著牙硬生生的跟著推進的速度與節奏。

這番韌性，倒是讓得裘白與田恬有些驚訝。

這個正義小隊，倒也的確不愧是新生排名第一的隊伍，即便眼下還顯得有些青澀，但所顯露出來的潛質，已經不可小覷。

假以時日，未必不會成為聖玄星學府中的頂尖強隊。

不過這三日下來，雖說將李洛三人逼得狼狽不堪，但也並非是沒有收穫，不斷入帳的學府積分是支撐三人能夠咬牙堅持下來的重要動力，還有一點就是在這種高壓力下，三人都是能夠清晰的感覺到自身的相力在急速的增長。

短短三日，抵得上在學府中苦修半月。

果然，這暗窟之中，如果能夠承受那些異類帶來的兇險的話，倒也算得上是一座上好的修煉聖地。

而隨著三日高強度的推進，姜青娥，李洛一行人，也終於是抵達了這前期的目的地所在。

禁區外圍。

李洛等人站在一座山丘上，目光眺望著前方，只見得那連綿的群山聳立，山中雲霧繚繞，竟是沒有存在半點令人感到壓抑的黑色霧氣。

其中的惡念汙染，仿佛也並不存在。

如果不是周圍那天地間依舊有著黑色霧氣流動，此時李洛他們都有一種身處外界的錯覺了。

但是這些錯覺最終被按滅下去，因為他們都明白，眼前這山清水秀般的山脈，可並非是想像之中的安詳之地。

相反，其中的危險，反而比他們之前所遇見的任何一座淨化塔周圍，都要兇橫無數倍。

因為在那山脈中，隱匿著一頭實力極為恐怖的精獸。

那是連學府紫輝導師的追捕，都能夠逃脫的兇物。

以他們這些學員的實力，一旦被盯上，恐怕必死無疑。

「那頭精獸長年龜縮於山脈深處，極少外出，而我們的目標暗靈潭只是處於山脈外圍，這些年來這座暗靈潭的學員也不少，但都未曾引起多那頭精獸的注意。」

「所以你們也不必太過的擔心。」姜青娥凝視著山脈深處一會，然後對著李洛三人安撫道。

李洛三人點點頭，目光對著四方眺望，然後就發現竟然看見了一些成群結隊的學員也出現在了這邊，看他們前往的方向，顯然與他們相同。

「暗靈潭是暗窟中極受歡迎的地方，所以每次暗窟開啟，都會有學員趕往這裡，畢竟每一座暗靈潭中蘊含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若是來得晚了，效果也就差了。」田恬為李洛解釋道。

「我們的速度還算不錯，應該是能夠混上暗靈潭的第一波能量最旺盛的時候。」

姜青娥頷首，衝著李洛三人微笑道：「這三天也辛苦你們了，現在帶你們來這座暗靈潭，就當做對你們的慰問了。」

李洛三人對視一眼，眼神中也是帶著一些期待。

「走吧。」

姜青娥也沒有多說，徑直率先往前而去，走下高坡，對著那片山脈外圍的方向而去。

李洛幾人，趕緊跟上。

而隨著他們抵達禁區山脈外圍時，已是半個時辰之後，山路陡峭，不過隨著接近這片山脈，那天地間瀰漫的黑色霧氣倒是變得稀薄了許多。

李洛三人在姜青娥他們的帶領下，自山中急速穿行，半晌後，李洛眼前視野陡然變得開闊起來，只見得一片寬敞的空地出現在了眼前。

這片場地極為的奇特，地面上，遍布著黑色的荷葉，這些荷葉約莫丈許寬大，而此時，在這些黑色荷葉上面，已經站著一些人影。

李洛目光對著更前方看去，然後就見到在那中央的位置，有著一汪深青色的深潭，深潭內，有極其雄渾的天地能量一波波的席捲而出，那種能量之強橫，即便是隔著一些距離，李洛依舊是感覺到了一股壓迫之力。

深潭內，並無潭水，而是充斥著極度濃鬱的天地能量。

顯然，這座青色深潭，就是李洛他們此行的目標，暗靈潭！

而隨著姜青娥，李洛他們的出現，也是引起了此處所有人影的注意，而當他們看見姜青娥時，面色都是微變。

一般三星院的學員都不太會花時間來這邊的二級暗靈潭，因為他們已經在這裡修煉過多次了，而修煉效果也是在逐漸的減弱，所以他們都會傾向於更高級的暗靈潭，而姜青娥三人更是三星院中的翹楚，所以他們三人是看不上這座二級暗靈潭的，可他們還會來到這裡，答案不言而喻，顯然是為了李洛三人。

可這暗靈潭每次爆發，都是僧多粥少，激烈競爭在所難免。

對於這些目光，姜青娥倒是並不在意，她纖細玉指輕輕一彈，手中重劍陡然暴射而出，裹挾著雄渾的光明相力從天而降，直接是插落在了那距離暗靈潭最近的一朵黑色荷葉之上。

重劍之上，光明相力綻放，仿佛是形成了光罩，抵禦著那自暗靈潭中爆發出來的狂暴衝擊。

「這個位置，我要了。」姜青娥平靜的說道。

李洛三人眨了眨眼，雖然他們還不太明白這暗靈潭的機制，但顯然，越是靠近暗靈潭的位置，優勢越大。

而那暗靈潭時刻在爆發著能量衝擊，姜青娥的出手，直接為他們立了場地，同時重劍上散發的光明相力也能夠緩解他們的壓力。

這個大腿，好貼心。

場中，不少學員面面相覷，那重劍落的地方，算是此處最好的位置之一了，他們之前也在虎視眈眈，試圖一步步的推進上去，沒想到這姜青娥一來，就直接出手佔據了。

不過最終他們沒說什麼，畢竟好位置也不止那裡，沒必要去跟姜青娥衝突。

但是，顯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這麼想的。

「姜學姐，你這樣做，似乎是有些不合規矩吧？」

隨著一道聲音突兀的響起，所有人心頭都是一跳，然後目光就投了過去，他們倒是想要知曉，究竟誰這麼有膽魄，竟然敢直面姜青娥。

第兩百四十五章手蛛與路線

李洛三人出乎意料的順利，讓得在場許多學員都是面露驚愕與詫異，顯然有些沒想到這三人首次通過惑心關時，竟然會如此的絲滑...

他們當中可是有著不少人當初第一次經歷惑心關時，被生生的阻攔了好幾天的。

一想到當時的不堪，再看看眼前這三個新人，這些本來打算來看好戲的學員們，頓時感覺自己受到了暴擊與羞辱。

現在的新人，心智都這麼堅定的了嗎？

與其他人的驚愕相比，姜青娥倒是稍微有點驚喜，裘白與田恬則是瞪大眼睛的看著李洛三人，似乎這個新人小隊，比他們想像的要更靠譜一點啊。

原本他們都做好先被這個惑心關拖延一天的心理準備了。

姜青娥精緻光潔的臉頰上浮現出一抹笑意，絕美的笑顏引得暗窟這昏暗壓抑的氣氛，都是為之一亮。

周圍一些男學員目光忍不住的投射而來。

不過對於那些目光，姜青娥則是並未理會，她也是邁步走出了光罩，走出的瞬間，她的身影連停都未曾停頓一下，便是無視了那來自黑霧中的惡念幹擾。

裘白，田恬也是跟上，兩人倒是停頓了數秒，旋即輕輕的鬆了一口氣。

「走吧，開始行動了。」

姜青娥說了一聲，便是邁開長腿，當先對著周圍湧動的黑霧之中走去。

李洛，白萌萌，辛符三人趕緊跟上姜青娥的纖細高挑的倩影，而裘白，田恬兩人則是處於隊伍陣型的後方，也算是保護三個新人。

兩支小隊，逐漸遠去，身影被淡淡的黑霧所覆蓋。

都澤紅蓮望著他們消失的身影，撇了撇嘴，還以為能看個好戲呢，結果卻是令人有些失望。

「走吧，我們也需要按照預定的路線開始推進了，我們此次淨化任務的目標，就是要先姜青娥他們一步，將一座三級淨化塔激活，到時候若是有機會的話，還可以嘗試能否搶奪第二座三級淨化塔。」

「如果兩座三級淨化塔都是落入我們手中的話，那麼這一次暗窟淨化任務，我們最終的積分必然能夠超過姜青娥他們。」都澤紅蓮說道。

其他人皆是點頭，神色躍躍欲試，畢竟這一次的確是超越姜青娥的好機會。

雖說「黑天鵝小隊」實力更強，但李洛他們畢竟是新人小隊，不管他們再出色，但在實力上面還是有些欠缺火候，所以為了保護他們，姜青娥的很多選擇會更謹慎一些，而這必然會拖累他們執行淨化任務的效率。

眾人皆是沒有異議，都澤紅蓮也就不再遲疑，直接邁出光罩，領著一行人對著另外的方向全速而去。

在他們之後，也陸陸續續的有著更多的隊伍開始湧出據點，詭異寂靜的暗窟中，再度開始變得熱鬧起來。

...

淡淡的黑色霧氣瀰漫四周，不斷的有著不知從何處而來的莫名低語聲傳出，徘徊於耳邊，令得人心煩意亂。

李洛一行人沿著道路前行，每隔一段距離，路邊的樁子上面懸掛著一盞石燈，燈內是一顆能量石，能夠吸取天地能量散發出微光，算是一種指路的路引。

白萌萌，辛符目光不斷的打量四周，身體緊繃，顯然精神高度緊張。

而李洛則是要從容許多，因為前面那道倩影實在太能夠給人安全感。

趕路略微有些枯燥，眾人也沒人開口說話，所以氣氛持續沉悶著。

悉悉索索。

這般沉悶持續了不止多久，突然有異聲自四面傳來，前方的姜青娥腳步立即停了下來。

她抬起了一隻手。

不需要多言，後方的李洛三人，裘白，田恬身體上立即有著相力升騰起來，各自也是拔出了武器。

在李洛等人的注視下，只見得前方的黑霧波動著，悉悉索索聲音愈發的強烈，緊接著，他們便是見到許多詭異的東西從黑霧中鑽了出來。

那似乎是一些蜘蛛形的東西，只不過當李洛他們細看去時，卻是感覺心頭泛著寒意，因為那蜘蛛形的諸多爪子，竟然是由一隻只慘白的手掌所組成。

在蜘蛛身軀上，長著灰白色的人嘴，裡面是森森白牙。

嘻嘻！

這些人手蜘蛛發出聲音，竟是宛如嬰兒在嬉笑，稚嫩的聲音，在這空曠的環境中，讓人毛骨悚然。

「這是一些最低級的異類，手蛛。」

「它們的笑聲，能夠引發幻覺，不過只要以相力遮蔽雙耳，就能夠將其屏蔽。」

姜青娥神色淡淡，手中重劍緩緩的舉起，然後猛然跺下。

轟！

璀璨的光明相力橫掃，宛如一道光環。

光明相力掠過之處，那些數量驚人的手蛛直接是在悽厲的慘叫聲中化為了灰燼。

「這些異類，當真是詭異扭曲。」李洛感嘆道，如此滲人的造型，實在讓人頭皮發麻。

「異類本就是由惡念所化，而暗世界的惡念，來自於我們的世界，甚至於...來自於我們每個人心中。」

「所以這些異類，你可以將其想成人體各個器官的組合。」

「這些手蛛還只是最簡單的，它們甚至連白蝕級都算不上，等之後你們看見災級的異類時，才會明白它們究竟能有多扭曲與詭異。」

姜青娥隨口說著，然後從懷中掏出地圖，招招手，李洛，裘白等人迅速圍了上來。

「我們今天的目標，是這座一級淨化塔，然後接下來的幾天時間，逐漸的推進，將沿路的這幾座一級淨化塔全部清理激活，先做好安全退路。」姜青娥纖細玉指接連點了幾座一級淨化塔。

眾人都是點頭，他們主要的目標，還是距離據點更遠的一些二級淨化塔以及最後的三級淨化塔，但暗窟內危險重重，在對那些二級淨化塔動手前，他們的確需要先將後路清理乾淨，到時候如果遇見什麼突發變故，就算撤退也能夠更加的順利與安全。

先謀後路，這是穩妥之舉。

田恬盯著姜青娥設定的路線看了幾秒，突然眨了眨眼，道：「隊長，你這個路線，似乎距最近的二級淨化塔有點繞路呢。」

姜青娥神色不變，手指指向了一處：「因為我打算去這裡一趟。」

李洛目光看去，然後便是瞳孔微微一縮，姜青娥纖細手指所指之處，竟是有著一個小小的血骷髏標誌。

那個標誌與其他的小塔標誌截然不同，但那鮮紅的骷髏標誌，不用想都知道，那必然是暗窟中極為危險之地。

裘白的面色也是在此時猛的一變，失聲道：「你要去禁區？」

而田恬則是更為理智一些，她眸光掃了李洛一眼，輕聲道：「隊長不是要去禁區，而是想要去禁區外面的那座暗靈潭吧？」

第兩百五十四章暗靈葉

暗靈潭外，諸多目光都是投向了聲音傳來的地方。

只見得在那前方的一片黑色荷葉上面，有三道人影站立，而此時說話者，便是當頭的一人。

他看上去有些清瘦，身軀挺拔，模樣倒是周正。

而周圍的那些人在見到此人時，倒是有一些竊竊私語聲響起。

「是二星院的王御風。」

「這王御風，在二星院中，也算是排名前十的人物吧？」

「他跟姜學姐有過節麼？怎麼會跳出來當這個刺頭？」

「......」

在周圍的竊竊私語聲中，李洛也是看了那王御風一眼，不過更多的目光，還是看向了王御風身後。

那裡有兩道身影，一男一女，模樣都不陌生。

赫然是宋秋雨以及蒂法景明。

這宋秋雨此前回到天蜀郡，試圖幫助宋家打垮溪陽屋，但後來卻被李洛所挫敗，雙方之間，算是有些恩怨的。

眼下這素不相識的王御風突然站出來，李洛感覺，未必不是沒有這宋秋雨的一些原因。

姜青娥眸光看了那王御風一眼，聲音平淡的道：「我怎麼不合規矩了？」

那王御風仿佛並不懼姜青娥的壓迫感，朗聲開口道：「眾所周知，暗靈潭的爭奪，都必須依靠自身本事，姜學姐實力的確很強，如果你是為了自己小隊來爭搶暗靈葉，那我們都心服口服，可如果你是為了李洛來搶奪名額...」

「會不會對我們這些人太不公平了一些？」

王御風身後，那宋秋雨眼光一閃，伸手拉了拉他，小聲道：「御風，算了吧，姜學姐何等實力，我們就讓一步吧。」

然而她這話落下，那王御風面色更加不好看，道：「如果實力強就可以無視規則，任由搶奪，那我們還是身在聖玄星學府嗎？」

周圍略微的有些騷動，想來一些學員也是有所共鳴，畢竟這座二級暗靈潭，是屬於他們這些相師境學員的機緣，姜青娥他們已經享受過此地帶來的好處，如今卻還要違規來幫李洛獲取，這無疑是會觸動到他們的利益。

此前沒人做出頭鳥，所以他們不敢發言，而此時有了王御風帶頭，自然也就有了一些膽氣。

一時間騷動有擴散的跡象。

李洛神色平靜，略有深意的目光掃過那宋秋雨，這個女人，真是煽風點火的一把好手。

此前來到天蜀郡的莫凌，受她煽動，與他鬥了一場，顯然眼下這個王御風，也是被她耍得團團轉。

而至於那所謂的暗靈葉，在來時姜青娥也已經將有關暗靈潭的信息全部都告訴了他們。

因為暗靈潭極為的特殊，其中匯聚，壓縮著極其龐大的能量，這些能量形成了異常恐怖的能量威壓，在這種程度的威壓下，即便是天罡將階的實力，都無法強行進入。

那麼這些學員又是如何進入暗靈潭的呢？

那是因為在暗靈潭內，生長著一種名為「暗靈樹」的奇樹，此樹上面每隔一段時間會生長出一種由天地能量凝聚而成的樹葉，這就是暗靈葉。

暗靈潭時不時會噴發能量衝擊，每一次，都會有幾片暗靈葉被噴出來，而這些暗靈葉，就是所有學員等在這裡搶奪的目標，只要奪得一片暗靈葉，就可以將其分為三份，各自含在嘴中，就能夠無視此處的能量威壓，進入到暗靈潭中修行。

簡單來說，這暗靈葉就是進入暗靈潭的門票，搶到了，才有資格進去，否則就只能在外面看著眼饞。

而暗靈葉從暗靈潭中噴出來，顯然越是前排的位置越有優勢，這也是為何姜青娥會出手幫他們佔據一個有利位置的主要原因。

「自從有了暗靈潭以來，所有人都是依靠自身力量來競爭，如果可以找人來幫忙爭奪暗靈葉的話，那以後豈不是人人都不用依靠自己，直接找個大腿不是更簡單嗎？」而此時，那王御風還在說話。

姜青娥瞥了他一眼，淡淡的道：「你想多了，暗靈葉的搶奪，李洛他們會自己去完成，我並沒有出手幫忙，我現在做的，只是幫他們佔了一個位置而已，據我所知，這並不算是什麼違反了什麼規則。」

「呃...」

周圍那些騷動的學員聞言頓時漸漸的平息下來，原來姜學姐不是要直接出手幫李洛他們搶奪暗靈葉啊...

這樣的話，倒也的確不算違規了。

那王御風同樣是滯了滯，敢情他這裡慷慨激昂半天，完全是說了一通廢話嗎？

一旁的宋秋雨則是突然笑道：「姜學姐的意思，是打算讓李洛他們這支新人小隊，來與我們這些二星院的隊伍爭搶暗靈葉嗎？」

姜青娥盯著宋秋雨：「有問題嗎？」

被姜青娥那一對平靜而純粹的金色眸子看著，宋秋雨莫名的感覺到有些懼意，她身子往王御風那邊靠了靠，強笑道：「這倒不是不可以...只是覺得李洛他們還真不愧是新生第一的小隊，畢竟以往這裡，可還沒出現過一星院的小隊呢。」

「如果李洛他們爭搶成功了，可真是古往今來頭一遭。」

她言語好似在讚揚李洛等人，可這話落在其他二星院的學員耳中，卻好像在說如果真讓得李洛他們爭得了暗靈葉，就成了他們二星院的恥辱一般。

姜青娥淡淡的道：「你叫做宋秋雨是吧？我建議你還是多花一些心思在自身修行上面，長袖善舞，終歸只是下乘之道。」

宋秋雨聞言，頓時一怔，旋即姣好的臉頰上有些青紅交替，眼中更是有羞怒升起，什麼長袖善舞，不就是說她...不潔身自好的意思嗎？

宋秋雨咬了咬牙，但面對著姜青娥所帶來的壓力，她實在沒膽子與她正面硬碰，所以只能忍了下來。

而一旁的王御風見狀，不由得有些心疼，低聲道：「不必生氣，只要姜青娥不出手幫忙，憑李洛這新人小隊的實力，今天不可能會奪得暗靈葉。」

宋秋雨委屈的點點頭，而瞧得她這副模樣，王御風也是暗怒，這姜青娥當真是有些欺負人，也罷，既然對付不了你，那今日說什麼也得讓這李洛拿不到暗靈葉。

在兩人身旁，蒂法景明一直都未曾說話，他瞧得王御風的神情就知道他在想什麼，當即無奈的嘆了一口氣，暗暗搖頭。

秋雨啊，你又何必一直去招惹李洛呢，自從獲得天蜀郡大考第一後，現在的李洛，已經一飛沖天了。

再去招惹，只是自找不痛快罷了。

而姜青娥那邊說完也就不再理會那宋秋雨，畢竟對方段位實在太低，她先前那一句話，已是拉低了自身。

「你們去那個位置吧，不過雖然我幫你們佔了一個不錯的位置，但之後爭搶暗靈葉，依舊還是要靠你們的本事。」

「不過搶奪暗靈葉，很多時候並非是單純的比拼實力，畢竟你們的目的不是打敗其他人，而是先一步搶到那些被能量衝擊波席捲出來的暗靈葉。」她對著李洛三人提醒道。

李洛三人聞言，也皆是點頭應下。

然後，三人便是在那諸多目光的注視下，直接是躍到了姜青娥重劍所落的荷葉之上。

裘白，田恬看了看場中這些二星院隊伍，然後對著姜青娥說道：「你確定李洛他們能夠搶得過這些人？」

姜青娥道：「此前我讓他們獨自去激活一級淨化塔時，你們也是這麼問的。」

兩人啞然，旋即笑道：「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說...」

「拭目以待了。」

第兩百四十六章暗靈潭

「暗靈潭？」

裘白聞言，微微一怔，旋即緊張的神色這才變得緩和起來，道：「差點忘了，這禁區外面，的確是有一座暗靈潭的存在。」

「不過這座暗靈潭純度只是二級，只適合將階之下的人...」

說到此處，他也就停了下來，顯然，姜青娥去這裡的目的，並不是因為他們，而是因為李洛。

她想要李洛去暗靈潭中體驗一下，提升自身。

想到此處，裘白目光與田恬對視一眼，皆是從對方眼中看出複雜之意，他們算是看了出來，此次暗窟的淨化任務，所有的路線，全部都是在為了李洛量身打造。

姜青娥對李洛的細心照顧，真是連他們都是要忍不住的生出一些嫉妒之意了，別人都說姜青娥與李洛的婚約只是形式，可在他們的眼中，這姜青娥為李洛所做的，簡直都是要超出未婚妻的範疇了。

而姜青娥可能從一開始，就放棄了爭奪此次淨化任務的第一名，畢竟在這種各種耽擱的情況下，淨化效率多半是比不過都澤紅蓮那邊的。

不過他們對此倒也沒什麼異議，畢竟他們這支黑天鵝小隊，姜青娥是絕對的主力，以前的兩人，承了姜青娥太多的人情，所以這一次淨化任務就算收穫沒有最大化，他們也是能夠接受的，就當是給姜青娥一個面子。

「這暗靈潭是什麼？」一旁的李洛，則是開口問道。

「暗窟介於兩個世界的連結點，其實本質與「王侯戰場」相差不多，只不過強度比那裡弱許多而已。」

「暗窟內的天地規則與外界不同，雖然黑潮時不時的爆發，引得暗窟內的天地能量狂暴雜亂，但世間奇特，劇毒之物所在，總會誕生一些特殊的解毒之物，而暗窟內，也會因此誕生一些比較特殊的地方。」

「這暗靈潭，就是其一。」

「暗靈潭中並無潭水，而是凝聚著格外濃鬱的天地能量，這些天地能量應該是每一次黑潮來臨時，它們四處散逃，躲入到了這地潭中，以此抵禦黑潮的侵蝕，最終方才形成了如今的暗靈潭。」

「這算是暗窟中獨有的一處好地方，若是能夠進入其中冥想吐息，將會對自身取到不小的淬鍊效果，特別是第一次進入暗靈潭，如果你的承受能力足夠強的話，說不定能夠讓得自身相力提升一個臺階。」

說到此處，姜青娥衝著李洛笑了笑，道：「我當初第一次進入暗靈潭冥想時，就完成了一次小小的突破。」

一旁的田恬無奈接話：「隊長，據我們所知，能夠第一次進入暗靈潭冥想就完成一次突破的人，聖玄星學府歷史上面，不超過五個人。」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暗靈潭的確是進入暗窟的學員必去的地方。」

李洛看了幾人一眼，道：「現在去暗靈潭，會耽擱我們的淨化效率吧？要不等我們完成任務後，再去那裡也不遲。」

他其實也隱隱感覺了出來，姜青娥這次的淨化任務，純粹是在為了他，裘白，田恬完全成為了兩個工具人。

而人家黑天鵝小隊好歹是三星院排名第一的隊伍，姜青娥給他打工也就罷了，畢竟兩人關係太深，但讓裘白，田恬也是跟著付出，實在是有些讓人過意不去。

不過這一次，倒是那裘白笑道：「暗靈潭每一次開啟，能量都是有限的，如果去晚了，可能就被其他學員耗盡了。」

他擺了擺手，道：「李洛學弟不要想太多，我們以前承隊長太多人情，這次就當還人情了。」

李洛聞言，也就只好不再多說，姜青娥這兩個隊友，倒也的確還不錯。

白萌萌，辛符則是在旁邊一言不發，不過他們也是聽得出來，這裡的一切，都是由姜學姐做主，而他們，只需要跟緊隊長，抱住姜學姐大腿，然後混各種好處就行了...

「對了，這禁區，是因為存在著什麼極強的異類嗎？」李洛將話題轉開，好奇的問道。

姜青娥搖搖頭，道：「禁區內，並不存在任何的異類。」

李洛有些疑惑，禁區沒有異類的存在？那為何還算是禁區？

「暗窟中，並非只有異類的存在，還有著精獸。」

姜青娥解釋道：「這些精獸應該是偶然間從一些空間縫隙中鑽進了暗窟，繼而無法出去，只能生存在這裡。」

「一些精獸逐漸的強大，不過它們也是受到了黑潮的影響，變得愈發的兇殘，狂暴，任何進入它們領地範圍的，不論是人還是異類，都將會被它們所吞食。」

「而這座禁區中，就存在著一隻天將階的精獸，其實力堪比天罡將階的高手，甚至，有傳言說這隻精獸正在試圖衝擊封侯階。」

李洛心頭微震，怪不得那裡會被稱為禁區，原來是存在著如此一頭可怕的精獸，有這種兇物坐鎮，的確其他異類都不敢出現在其中。

「學府這邊此前倒也派了紫輝導師過來，想要將這個隱患抹除，但此獸極為擅長隱匿，它若是要躲起來，就算是紫輝導師也難以在那複雜的環境中將它抓出來，所以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但好在的是，這頭精獸幾乎從不跨出那片禁區區域，所以我們只要別去招惹它，它也不會理會我們。」

李洛點點頭，那頭禁區的精獸，應該就是這片地域中最強的存在了，他們這些學員吃了豹子膽才敢去惹它。

而在將接下來的路線以及目標說清楚後，姜青娥也就沒有停留，繼續一馬當先，在前開路。

一行人再度趕路。

接下來小半日時間中，李洛看見了一波波各種詭異的異類，只不過這些異類都過於低級，除了駭人的造型外，實力倒是算是普通。

但在姜青娥的講解中，李洛也知曉這些異類最為詭異的一個特點，那就是這些低級異類看似實力極弱，可它們依舊擁有著汙染的力量，曾經不乏一些學員在斬殺這些低級異類過多後，導致心靈被汙染，最終成為了只會瘋狂殺戮的怪物。

所以，在斬殺這些異類的時候，必須嚴守心靈，不可漏出破綻。

不過由於一路遇見的異類連蝕級都算不上，李洛他們也沒撈到出手的機會，只能聽取著姜青娥三人所傳授的諸多經驗。

一路疾行。

最終當他們登上一座山坡，前方出現了一片黑色的枯林，在那枯林深處，隱約可見一座白塔若隱若現。

而枯林四周，黑霧明顯比其他區域更為的濃鬱。

那自其中傳出的詭異低語聲，也是陡然間變得強盛起來。

「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在這裡。」

姜青娥纖細玉指指著枯林深處的那座白塔。

李洛三人也是連忙看去，然後神色就有些凝重，在這片瀰漫著黑氣的枯林中，他們隱隱的感覺到了危險的氣息。

果然，淨化塔周圍，才是最難的。

「我們直接進去？」不過這一路來都沒動過手，李洛此時也有些躍躍欲試，當即問道。

姜青娥金色眸子泛著一絲笑意的看了他一眼，然後依靠著旁邊的樹幹，道：「一級淨化塔難度並不大。」

「所以這座淨化塔，就交給你們正義小隊了。」

李洛三人驚愕的看向她。

這座一級淨化塔，要讓他們自己動手？

李洛望著姜青娥那不似開玩笑的玉顏，吞了一口口水。

這一路上你不是把我當一個寶寶保護的嗎？怎麼突然間難度驟然就提升了啊？

這一級淨化塔，真是他們這新生小隊能夠解決的嗎？

真不會團滅的嗎？

第兩百五十五章爭奪

李洛三人立於寬大厚重的黑色荷葉上面，仿佛是踩在石板上一般，這特殊的材質，倒是讓得三人嘖嘖稱奇。

這些黑色荷葉，應該也是在這裡不斷的經受著從暗靈潭中席捲而出的天地能量的衝刷，所以方才會出現這般變異。

他們抬起目光，看向前方暗靈潭所在的方向，那裡有著肉眼可見的能量波動如浪潮一般，一波波的橫掃出來。

周圍的許多隊伍都是在聯手竭力的抵抗著這股能量浪潮。

而與他們相比，李洛三人無疑是顯得要輕鬆許多，那些能量浪潮在衝擊到他們所在的位置時，都是會被那插在前方的重劍上散發出來的光明相力所抵消。

顯然，姜青娥雖然沒有直接出手幫他們搶奪暗靈葉，但也是幫他們省了不少的力氣，這能夠讓得他們在應對接下來的暗靈葉爭奪時有最全盛的狀態。

而對於李洛他們的這種待遇，周圍那些二星院的隊伍也是羨慕得厲害，畢竟姜青娥這麼做，並不算是違規，他們也沒辦法在這上面指責什麼。

所以，他們除了羨慕，還是羨慕。

畢竟，能夠讓得姜青娥這麼貼心幫助的男學員，整個聖玄星學府，怕是找不出第二個了。

對於周圍那些羨慕嫉妒的目光，李洛倒是並未在意，他只是瞥了一眼與他們相隔不遠的王御風，後者不斷的投來一些不善的視線，顯然這是一個會搞事的蠢驢。

不過雙方的位置不遠，如果待會暗靈潭中有暗靈葉被席捲出來，大概率雙方會鎖定相同的目標，所以到時候衝撞是難免的。

「隊長，要小心那個王御風呢，他的實力是生紋段第四紋，最重要的是他擁有著下七品的雷隼相，極其擅長速度，我想我們這裡，沒人能在速度上面跟上他。」白萌萌此時在李洛身邊悄悄的說道。

辛符點點頭，道：「這種暗靈葉的爭奪，並非是正面硬碰，速度在這裡有著巨大的優勢，所以如果這王御風鐵心要跟我們搶，還真是有點麻煩。」

「下七品，雷隼相麼...」

李洛目光微閃，旋即點點頭，道：「不急，一切按照計劃行事。」

此前來時，姜青娥就將這裡的爭奪方式詳細的告訴了他們，而他也因此制定了作戰方式，至於效果如何，待會試試便知道了。

白萌萌，辛符皆是點頭。

接下來三人便是無話，各自調整著狀態，等待著暗靈潭內能量波浪的爆發。

而這一等，便是一個時辰的時間。

一個時辰後，所有人都聽見了那暗靈潭中突然有著刺耳的嗚鳴聲在響起，仿佛是巨浪在洶湧翻滾，當即所有人神情都是一凜，全神貫注起來。

一道道目光，死死的盯著暗靈潭。

每一次暗靈潭中被衝擊出來的暗靈葉都是極為有限，有時候如果倒黴一點，甚至就只有一片。

那時候所引發的爭奪，簡直只能用慘烈與混亂來形容。

所以也不知道這一次，這暗靈潭中，究竟能噴出幾片葉子來？

在眾人緊張得近乎窒息般的氣氛中，某一刻，暗靈潭內的能量湧動變得劇烈起來，仿佛是有著悶雷炸響。

轟！

一波強大的能量衝擊浪潮席捲而出。

周圍的樹木都是被震得東倒西歪，而一些實力不濟的隊伍，更是被掀翻在了黑色荷葉上面，唯有一些實力強大的隊伍，依靠隊員間的聯手，倒是能夠穩住。

而李洛他們這邊，插在面前的重劍爆發出璀璨光明，強橫的相力與那能量衝擊不斷的抵消，這倒是讓得李洛三人未能受到影響，不然還不待那暗靈葉出現，他們三人就可能直接出場了。

受姜青娥的幫助，李洛三人不必顧慮那能量衝擊，目光死死的盯著暗靈潭的方向。

下一瞬，三人呼吸都是突然一停。

因為他們見到，在那洶湧噴出的能量波浪中，突然有三道黑光疾射而出，透過黑光，可見其中是三片漆黑色的葉子。

暗靈葉！三片！

譁！

在場的諸多學員都是在此時爆發出譁然聲，眼神熾熱。

三片暗靈葉對著三個方向疾射而出，而正好有一片，是直接對著李洛他們這邊射來。

轟！

而就在這片暗靈葉射來時，還不待李洛他們出手，便是有著一道低沉的轟鳴聲響起，只見得一道銀光自視野中暴射而出，直撲那一片暗靈葉。

是王御風出手了！

三片暗靈葉，其實他還有著其他的選擇，但卻偏偏選擇了李洛他們這邊的，顯然，這是王御風故意為之。

不過他也的確有著這個本事，那如閃電般的速度，讓得這邊的其他隊伍都是未能回過神來，便是見到那王御風的身影出現在了那片暗靈葉前方。

宋秋雨望著即將得手的王御風，嘴角忍不住的浮現出一抹笑意，眼光還瞥了一下姜青娥那邊。

哼，姜青娥你再厲害，今天還是得看著這李洛白來一趟！

王御風同樣是在看著近在咫尺的暗靈葉，眼中有一抹傲然之色，論起速度，在這二星院中能夠超過他的人都是屈指可數，這李洛他們還想從他手中搶東西，倒也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雙相又如何，水相，木相，在這裡可幫不了他任何的忙。

心中閃過諸多的念頭，王御風手掌陡然伸出，一把抓向了這片暗靈葉。

咻！

而就在王御風即將抓住這一片暗靈葉的那一瞬，突然一道流光暴射而至，直接是搶先一步射在了那一片暗靈葉之上。

鐺！

明明是樹葉，可碰撞時，卻是發出了金鐵之聲，暗靈葉被那流光箭矢擊飛而去。

王御風一把抓了一個空，頓時有些驚怒，眼角餘光掃去，便是見到李洛站在黑色荷葉上，手拉大弓，面露笑意的看著他。

顯然，那流光箭矢，就是李洛的傑作。

王御風暗怒，這小子倒是狡猾，知道速度沒他快，所以就想要用箭矢來幹擾他嗎？

沒那麼容易！

王御風身影一轉，便是如電般對著那被擊飛的暗靈葉掠去。

咻！

不過不待他接近那一片暗靈葉，又是有著光流箭矢暴射而至。

「還想來？！」

王御風怒笑，卻是早有準備，只見得他手掌之上有雷光纏繞，屈指成爪：「隼爪！」

那一爪，宛如雷隼撲食，速度極快，竟然是直接將那支流光箭矢硬生生的空手抓住。

不過，就在王御風抓住箭矢的那一瞬，出人意料的是，他的手掌竟然憑空的穿了過去。

這支箭矢，竟然是幻影！

王御風瞳孔驟縮。

咻咻！

而不待他思慮過多，只見得一道道光矢突然接二連三的暴射而來，這些光矢中，也不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所以一時間，連王御風腦袋都有點發蒙。

他沒想到，對方竟然這麼會玩！

等到王御風回過神時，那些光矢已是以各種極其奧秘的角度射擊到了那一片暗靈葉之上，緊接著這一枚黑色葉子開始不斷的彈射。

那彈射的方向，正是李洛所在的位置。

王御風大怒，速度全力爆發，身影直接對著那暗靈葉追擊而去。

不得不說，他的速度的確極為的出眾，數息間，就已追上了暗靈葉。

可就在此時，一支光矢迎面射來。

王御風冷哼，屈指一彈，就將光矢擊碎，只不過這一次的光矢卻是在破碎的瞬間分裂出了一支小型光矢，光矢斜射在了暗靈葉的一邊。

呼。

暗靈葉被這股力道直接撞飛向了不遠處的一簇叢林，下一刻，叢林抖動，竟是一道細小的影相之力藉助著叢林陰影射出，直接擊打在了暗靈葉上，將其方向再度改變。

鐺！

細微的聲響中，暗靈葉的翻滾驟然加速，直撲李洛面目而來。

後方慢了一步的王御風目眥欲裂，急速追擊而上，可就在他即將追上暗靈葉時，李洛已經伸手，將這一片暗靈葉從容的收入到了手中。

王御風剎不住腳，直接衝到了李洛他們所在的黑色荷葉上，幾乎是與李洛面對面險些撞在一起。

他憤怒的望著那被李洛握在手中的暗靈葉，情緒有些忍不住的翻湧起來，渾身有相力爆發。

李洛卻是神色不變，他把玩著暗靈葉，微微一笑。

「這位王學長，你是打算硬搶嗎？」

他對著旁邊指了指，只見得一旁的樹幹上，姜青娥，裘白，田恬三人眼神正平淡的看來。

王御風頓時一滯。

然而李洛依舊不客氣，繼續給予暴擊。

「王學長，有時候光有速度也不太行，關鍵是...還要有腦子。」

他微笑著指了指腦袋，意味深長的說道。

一旁的白萌萌，辛符皆是咂舌，隊長，你這是殺人誅心啊，太狠了。

第兩百四十七章小隊的獨立任務

山坡上，李洛三人大眼瞪小眼，這一下子驟然提升的難度，顯然有點超出他們的預料。

裘白與田恬也是有些驚訝姜青娥的決定，一級淨化塔對於他們來說的確沒什麼難度，但李洛他們不同，他們還只是一星院的新生，而且這還是第一次進入暗窟，接觸到異類。

他們可記得當初在二星院時，他們第一次進入暗窟遇見異類時，可是手忙腳亂了好半天，期間如果不是有高星院的隊伍帶領，恐怕真的會出事。

而連他們在二星院時都如此的狼狽，更何況李洛他們這種一星院的小隊。

此前姜青娥一路上對李洛可謂是多加照顧，可這突然間就要安排李洛小隊單獨去解決一座一級淨化塔，這之間的落差，不可謂不大。

「怎麼？有問題嗎？」

面對著李洛愕然的目光，姜青娥絕美的玉顏上倒是沒有什麼波瀾，金色眸子靜靜的盯著李洛：「雖說你們現在的確只是一星院的新生，但難道你們就沒有勇氣去面對一些蝕級的異類嗎？」

「這其中的確是蘊含著不小的兇險，但是...我們進入暗窟，是來尋求安逸的嗎？」

「李洛，我可以讓你在暗窟中不必出手一次，我會給你全程的保護，可是...你願意嗎？」

李洛對著姜青娥的目光，眼中的愕然倒是在漸漸的散去，笑道：「青娥姐，我明白的。」

姜青娥不是不能保護他，但她顯然並不想這麼做，因為那種全方面的保護，只是會讓得人產生惰性以及勇氣，而她可不希望李洛變成這樣。

怪不得此前一路上她都在儘可能的傳授著許多關於異類的經驗，原來早就決定讓李洛小隊獨自解決第一座一級淨化塔。

這算是給李洛的一個考驗。

試試他們這支新生第一的小隊究竟有多少的含金量。

李洛沒有再多說，只是轉頭看向前方那片瀰漫著黑霧的枯林，雖說他能夠隱隱察覺到其中的危險，但眼神卻是漸漸的變得有些躍躍欲試起來。

「怕不怕？」他對著白萌萌，辛符問道。

白萌萌眨了眨水靈靈的大眼睛，道：「反正我就只是一個小小的輔助，隊長，你們加油！」

辛符微微抬頭，兜帽下的面龐有些蒼白，但其眼神，卻是有種異常的銳利之感。

「吾之鋒刃，不懼異類。」他聲音沙啞的道。

李洛抬了抬手，道：「一個一級淨化塔而已，沒必要把聲音壓得這麼有氛圍，你這樣別人還以為我們是去禁區打那頭大精獸了。」

辛符：「...」

李洛目光轉向姜青娥，道：「這座一級淨化塔，就交給我們正義小隊了。」

姜青娥輕輕頷首，道：「我們會在這裡盯著的，你們什麼時候把這座淨化塔激活了，我們再繼續第二個目標。」

「如果激活不了，那咱們就只能一直耗在這裡了。」

李洛無奈的一笑，這是在給他施加壓力啊，大白鵝認真起來的時候，還真是格外的嚴厲呢。

不過他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點點頭，不再猶豫，轉身就對著山坡下的枯林快步而去。

辛符，白萌萌迅速的跟上。

望著三人對著枯林而去的身影，田恬妙目看向姜青娥，道：「你還真打算讓他們小隊獨自解決這座一級淨化塔？」

「李洛與辛符，都只是生紋段第一紋的實力，白萌萌更差，都還沒到生紋段，而這座淨化塔周圍，怕是不下五隻白蝕異類，實力都在生紋段層次，比他們三人中任何一人都強，這再加上異類本身詭異的手段，可是很不好對付呢。」

裘白也是點點頭，道：「隊長你就算要考驗他們，也應該一步步來吧，這一下子交給他們一座一級淨化塔，難度也太高了一些。」

姜青娥金色眸子注視著那接近枯林的三道人影，當然更多還是停留在最前方那道身影上面，她紅唇輕輕掀起，露出了一抹淺淺笑意。

「可別小看我們洛嵐府的少府主哦。」

裘白望著姜青娥絕美容顏上的那抹笑容，一時間有點臉紅，而田恬則是咬著紅唇，捂著胸口，道：「隊長，你這笑容殺傷力太大了，愛了愛了。」

「你說那都澤紅蓮成天跟你做對，是不是也是被你的魅力所吸引，然後才以這種方式來吸引你的注意力啊？」

對於她這天馬行空的想法，姜青娥也是只能無奈的白了她一眼，搖搖頭，不做理會。

...

在後方的目光注視下，李洛三人抵達了枯林之外。

枯林內，一片荒涼，黑色的霧氣四處流動，令人看不清楚其內部情況，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來，若是心神稍微鬆懈，就會被勾起心中的負面情緒。

黑霧內，仿佛是有充滿惡意的視線，陰冷的注視著三人。

鏘。

李洛自腰間抽出了雙刀，他盯著枯林內湧動的黑霧，眼神漸漸的銳利，旋即他也沒有多說什麼，毫不猶豫的抬腳，踏入到了黑霧之中。

在其之後，辛符，白萌萌立即跟上。

而就在踏入枯林黑霧的那一瞬，李洛便是察覺到前方有陰冷之氣席捲而來，不過還不待他出手，便是有著一道幽光呼嘯而出，直接是將那道陰冷之氣釘在了一顆樹幹之上。

李洛看去，那被幽光所釘住之物，竟是一隻慘白色的鳥型異類，只不過這異類只有兩隻孤零零的翅膀，而那翅膀...分明是一根根慘白的手指所化。

幽光如釘子，將其釘得動彈不得，那是來自辛符的影相之力。

「隊長，我們直接去淨化塔嗎？」白萌萌緊張的看著四方，低聲問道。

李洛微微沉吟，搖了搖頭，道：「不，一旦淨化塔開始激活，那就會刺激到這片枯林中的所有異類，那時候它們就會匯聚而來，對我們進行圍攻。」

「以我們的實力，一旦異類成群結隊，我們現在無法解決。」

「所以...」

「我們要主動找上這些異類，先清理一些落單的，等它們的數量優勢減弱後，才是我們激活淨化塔的時候。」

辛符與白萌萌都是有些驚訝，他們倒是沒想到李洛不僅不打算躲著異類，反而是要主動找上門去。

不過他們也知曉，李洛這樣做才是最正確與理智的，只是，或許很多人會因為對異類的畏懼心態，下意識的去躲避，而不是主動。

「好。」兩人皆是點頭，同意了李洛的決定。

李洛聞言，便是直接邁步，對著枯林的一個方向前行，而這般往前前行了數分鐘後，他的腳步便是緩緩的停了下來。

身體上，相力升騰，雙刀之上，水芒流轉。

他面色凝重的望著前方，只見得那裡的黑霧波動著，一隻身高約莫丈許的生物自黑霧中走出來。

那隻生物有著格外長的雙手，雙腳，但它卻沒有頭，而連接雙手，雙腳的，是一隻碩大的黑色眼球。

那隻眼球眼白極多，黑色的眼珠轉動著，帶著詭異之意，陰冷無比的注視著李洛三人。

在李洛三人看見那隻詭異眼怪的一瞬間，黑色眼珠中幽光流轉，宛如漩渦般，瞬間就將三人的心神凝滯住了。

暗窟的危險，不經意間，就給三位新生上了兇險的一課。

第兩百五十六章炫夫狂魔

「你！」

王御風面色鐵青，顯然是被李洛這句話刺激得不輕，同時也有些惱羞成怒，畢竟雙方的較量中，明明他才是各方面都佔據絕對優勢的那個人。

以他的速度，本來要奪得一片暗靈葉沒什麼難度，但他怎麼都沒想到，李洛根本就沒有與他比拼速度的想法，他只是站在這裡沒動，就以一種極為巧妙的辦法將暗靈葉奪到了手。

李洛這邊三人完成了相當精妙的配合，而反觀他這邊，因為剛開始太過的自信，根本就沒有讓宋秋雨，蒂法景明出手相助的打算。

當然，以兩人的速度，也的確跟不上他的節奏。

不管如何，最終的結果都出現了，暗靈葉落在了李洛的手中，而且剛才很多人都看見了這邊他與李洛那電光火石般的博弈。

他的速度，被李洛以光矢所破。

這個結果，顯然是有些出人意料。

面對著周圍那些投來的異樣目光，王御風恨不得找條地縫鑽進去，畢竟先前的對碰中，他幾乎算是被李洛耍得團團轉。

可是心中再如何的暴怒，他也不敢直接出手硬搶。

不說不符合規矩，光是旁邊站著的姜青娥三人，就能夠直接將他錘得不成人樣。

於是最終，他只能面色鐵青，悻悻的躍回了所在的黑色荷葉，然後硬著頭皮對宋秋雨道：「真是抱歉，我失手了。」

宋秋雨略微的有點恍惚，她望著不遠處的李洛，對方嘴角帶著的笑容仿佛是在譏諷著她，這讓得她心頭邪火湧動，恨不得直接破口大罵眼前王御風無能。

這得多蠢的人，明明是生紋段第四紋的實力，二星院中最為擅長速度的人之一，結果竟然在這種搶奪上面輸給了一星院的李洛？！

但最終她還是強行壓住了怒意，強笑著安慰道：「這跟你又沒什麼關係，誰也沒想到李洛竟然這麼狡猾。」

「沒事，這一次沒搶到，我們可以等下一次。」

王御風苦澀的點點頭，這一次本來是想要討宋秋雨歡喜，結果卻是丟得灰頭土臉，成了一個笑話。

而另外兩片暗靈葉的爭奪也是很快有了結果，兩支小隊歡喜無比的成為了眾人豔羨的對象。

而此時，眾人方才發現李洛與王御風這邊的爭奪，竟然是前者取得了勝利，當即個個神色都變得古怪起來。

畢竟王御風好歹也算是二星院中排名前十的人物，結果卻是在這裡輸給了李洛小隊，雖說這並非是正面的碰撞，但這輸得，實在是有些丟二星院的臉了。

面對著那些目光，王御風面色更加難看了。

不遠處的樹幹上，姜青娥伸出纖細玉手，只見得那柄插在李洛他們前方的重劍倒飛而出，落回了她的手中。

「如何？」她唇角泛起一抹笑意，問道。

她問的，自然就是裘白與田恬了，此時的兩人面面相覷，有些驚訝的道：「還能這麼搶的嗎？」

這李洛三人從頭到尾都沒移動過腳步，可最終那暗靈葉卻落在了他們的手中。

而李洛三人先前那一番精妙的配合以及戰術，也讓得兩人有一種大開眼界之感，而相反，倒是那王御風太想要耍帥以及傲慢，結果直接被糊了一臉，丟人丟到家。

「李洛是一個很優秀的隊長。」田恬俏目盯著李洛的身影，給出了一個很中肯的評價。

裘白對此也沒有了異議，在競爭對手實力遠遠領先的情況下，還能夠如此從容不迫的將暗靈葉搶到手，這如果說是運氣的話，恐怕傻子都不會相信。

李洛這支小隊，真是讓他們不斷的刮目相看。

對於兩人的稱讚，姜青娥未曾說話，只是金色眸子中的笑意，倒是隱藏不住，這讓得田恬忍不住的道：「隊長，誇一下李洛而已，你至於嘛。」

要知道平日裡的姜青娥可是很冷傲的，就算旁人將她吹捧成了花，她也是沒有半點情緒波動，可他們這裡不過是隨便說了李洛幾句好話而已，姜青娥就這般表現，實在是讓田恬有些難以理解。

姜青娥笑了笑，坦然道：「你最珍重的東西被人認可，不值得高興嗎？」

田恬吞了吞口水，姜青娥這般直接的話，讓她一時間都不知道怎麼接，只是她聽得出來，姜青娥對李洛，真的看得極其重要。

雙方間的關係，比任何人想得都要深。

一紙婚約，所謂未婚妻未婚夫，真能到這種程度嗎？

這一刻，就算是田恬身為一個女孩，也要忍不住的有些冒酸氣了，這李洛，真是何德何能啊。

而在他們這邊感嘆時，場中的眾人，也是有喜有愁。

李洛則是傾盡全力的將手中的暗靈葉分成了三份，分給了白萌萌與辛符。

「這個真要含在嘴中嗎？」白萌萌糾結的望著手中這堅硬而醜陋的樹葉，上面略微有些莫名粘液，對於要將這種奇怪的東西含在嘴中，有些潔癖的少女表示心裡比較抗拒。

「忍一忍吧。」

對此，李洛與辛符只能這麼安慰，然後沒多少心理負擔的將樹葉塞進嘴中，入嘴略微有些苦澀，不過這一瞬，他們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從暗靈潭中源源不斷散發出來的能量威壓，仿佛是盡數的消失了一般。

「還真有用。」兩人讚嘆道。

白萌萌見狀，只能委屈的一咬牙，然後強行逼迫自己將這黑色樹葉塞進嘴中，嘴唇緊緊的抿住，生怕自己將這來之不易的東西給吐出來。

而在他們這邊做好這些的時候，另外兩隻獲得暗靈葉的小隊，已是迫不及待的走了出來，然後在那諸多羨慕的目光中，大步的走進了暗靈潭中。

「我們也去吧。」

李洛對著兩人說了一聲，然後偏頭看向姜青娥所在的方向，衝著她露出一個笑容後，這才眼神有些期待的轉向了那不斷噴湧著澎湃能量的暗靈潭。

他率先躍下黑色荷葉，一步步的走向暗靈潭。

暗靈潭中，此時因為天地能量激蕩，有淡淡的能量霧氣縈繞，而李洛三人，則是在暗靈葉的庇護下，邁入到了暗靈潭中。

望著三人消失在能量霧氣中，姜青娥也是收回了目光。

「隊長，暗靈潭內三十八梯，每下一梯，便會有一次能量灌體，能夠令體內相力出現許些增長，而越是往下，灌體效果越好，只是那所承受的能量威壓也更強，你覺得，李洛能到多少梯？」田恬突然問道。

裘白笑了笑，道：「我記得當初隊長也是創造了一個記錄吧？那就是抵達了第三十八梯，當時直接完成一次突破，連跨兩級，這可是直接引起了轟動呢，學府歷史上，能夠達到這一步的人，屈指可數。」

姜青娥微微沉吟，然後緩緩吐出一句話來：「我覺得李洛，也能抵達三十八梯。」

田恬與裘白都是瞪大了眼睛。

最後田恬忍不住的扶額，算了，當我沒問吧，姜青娥能抵達三十八梯，那是憑藉著九品光明相的純粹，李洛雖然擁有著雙相，但雙相品階都不算高，即便有加成，但也絕對不可能與九品光明相相比啊。

所以他們實在不能理解為何姜青娥會對李洛看得這麼高...

只是介於之前李洛屢屢的出奇表現，兩人都未曾出言吐槽，只能將信將疑的對視一眼。

而且他們發現，姜青娥，似乎是有一點炫夫的屬性。

第兩百四十八章眼怪異類

枯林之中，黑霧流動。

詭異的眼怪出現的那一瞬，就以特殊的攝心能力讓得李洛三人眼神變得失神空洞起來。

呲呲。

眼怪發出刺耳的聲音，然後那碩大的眼球如同氣球般飄掠而來，爪風當頭就對著三人呼嘯下去。

它的手爪鋒利異常，上面縈繞著黑氣，一旦被擊中，那股惡念汙染就會順著傷口侵入人體，造成致命的傷害。

嗤！

黑爪直接當頭拍在了李洛天靈蓋上，不過，就當擊中的這一瞬間，黑爪卻是從李洛的頭頂穿透了過去。

這突然的變故，令得那眼怪異類也是愣了愣，再度看去時，卻是見到李洛三人的身影正在漸漸的變得虛幻起來。

幻影！

眼怪發出了呲呲的聲響，似是有些憤怒。

「真不愧是暗窟，步步殺機啊。」一道感嘆聲音從旁邊響起，只見得李洛三人從一顆大樹後走出，此時他們的眼睛上有相力流動，做好了防護。

還好先前的時候李洛為了謹慎，沒有以肉身探路，而是讓白萌萌催動了幻影在前，他們三人則是小心翼翼的跟在幻象後面。

先前這隻眼怪異類發動的惑心能力，只是丟在了三道幻影上面。

「隊長，你真厲害。」白萌萌鼓掌，讚嘆道。

「明明是你的幻影厲害。」李洛表揚道。

咻！

這兩人商業互吹時，辛符的身形已是化為一道暗影暴射而出，藉助著陰影間的連接，數個跳躍，便是出現在了那眼怪異類的後方，手中匕首之上，陰影相力吞吐不定，仿佛一枚長釘般，狠狠的對著眼怪那隻碩大的眼睛刺去。

不過此時那眼怪異類身軀上突然有著森白色的氣息升騰起來，其爪風閃電般的拍出，與辛符的攻擊碰撞在一起。

金鐵聲響起，火花四濺。

辛符的身影倒射而退，直接是消失在了陰影中。

「小心，這是白蝕級異類，實力不弱，應該在生紋段第二紋的實力。」同時辛符的聲音也是自陰影中傳出。

「生紋段第二紋麼...」

李洛雙目微眯，這個實力，比他與辛符都要強上一頭，不過好在的是，眼怪異類那特殊的以目光對視才能夠發動的惑心能力已經被化解。

「萌萌，你自己小心，保護自己。」

李洛迅速的提醒了一聲，然後其身影疾射而出，手中雙刀之上，水芒高速流轉，發出了嗡鳴震動聲，似是連空氣都被切割開來。

李洛體內，兩顆相力種子也是在此時爆發出光芒，一道道相力流淌出來，為他提供著力量。

他直衝眼怪異類，刀鋒仿佛是帶著水聲般的掠過，道道光影，斬向後者。

而眼怪異類也是發出尖嘯聲，那幽黑的手爪纏繞著白色氣息，與李洛揮舞而來的雙刀閃電般的硬憾了十數次。

火花濺射。

李洛面色沉凝，雖說雙刀上傳來了巨力壓迫，但他卻並未退後半步，反而是硬接了眼怪異類的所有攻擊，畢竟雖說對方擁有著生紋段第二紋的力量，可他也擁有著雙相，真要硬憾起來，對方並沒有多大的優勢。

不過隨著雙方激戰持續，那眼怪異類那顆碩大的眼球中，卻是漸漸的變得赤紅，仿佛是情緒變得極其暴躁與不穩定起來。

下一瞬，一道灰白色的光線猛然自眼球中射出，直指李洛面門。

其速極快。

但就在此時，李洛身後，有星光相力噴發，一隻由星光相力所化的光蝶衝擊而來，與那灰白光線相撞。

可這星光蝶僅僅抵擋了一息，就直接被灰白光線化為虛無。

不過這瞬息間阻攔，李洛身影已經抽身而退，那灰白光線洞穿了光蝶，射中了後方的一顆大樹。

頓時大樹開始以驚人的速度腐爛。

這一幕，也是讓得李洛面色微變，這眼怪異類的確棘手，這些攻擊詭異又具備著極大的殺傷力，先前如果不是白萌萌出手幫忙阻攔一下，現在他也會被對方逼得頗為的狼狽。

那眼怪異類一擊未能得手，也是更加的暴怒，轉身就撲向後方的白萌萌。

不過此時陰影中幽光閃爍，辛符突襲而出，驟然爆發的攻勢如狂風暴雨般，凌厲而驚人，有鋒銳的幽光相力突破了眼怪異類的防守，落在了那碩大的眼球上，頓時刮出了道道痕跡，有灰白色的粘稠液體流淌出來。

此時眼怪異類仿佛受到了刺激，愈發的瘋狂，眼中灰白光線暴射，將辛符逼得連忙後退。

它急追數步，突然腳下的泥土變得粘稠起來，猶如是泥潭一般，直接就將它的雙腿陷了進去。

李洛的身影在此時出現在了眼怪異類前方，而當其出現時，後者仿佛是早有所預感一般，碩大的眼睛中，灰白光線凝聚，陡然噴射而出。

「隊長，小心！」白萌萌的驚呼聲自後方響起。

不過這一次，李洛卻並未閃避，他手中刀尖抬起，有相力自刀尖凝聚，緊接著，竟是在白萌萌驚愕的目光中，形成了一顆沒有多大殺傷力的光球。

「水光球。」

李洛心中輕語，這顆水光球頓時爆發出了璀璨的光芒，強光將附近的黑霧都洞穿了一些。

而讓得白萌萌，辛符大吃一驚的是，這水光球爆炸，那眼怪異類卻是爆發出了悽厲的慘叫聲，只見得它那碩大的眼睛中灰氣不斷的竄動，粘稠的液體自眼中流淌出來，最後它那一顆眼球冒出黑煙，開始迅速的乾癟，直到徹底消散。

辛符的身影自李洛身旁浮現出來，兜帽下的面龐有些驚愕：「怎麼就死了？」

白萌萌也是小跑過來，道：「它好像很懼怕強光。」

李洛點點頭，道：「這眼怪異類雖然擁有著一些詭異的能力，但它也有著極為明顯的缺陷，那就是...眼睛太大，有點怕光。」

「其實在先前的戰鬥中，它有好幾次明顯在躲避著光芒，只要仔細觀察的話，不難發現它的弱點所在。」

辛符恍然，道：「不過隊長你那水球光芒也太強了一些，一般的水球沒有這種程度吧？」

「獨家特製。」

李洛笑道，然後他望著眼怪異類消失的地方，只見得那地面上殘留著一塊黑色的碎片，其上蘊含著一定程度的惡念之力。

他彎身，小心翼翼的將這塊惡念碎片夾起，然後投入到隨身所攜帶的瓶子中。

此後回到學府，這些就是換取學府積分的憑證。

「首戰告捷。」

解決了這眼怪異類，李洛顯然很是高興，畢竟這是他們第一次面對異類，雖說對方詭異的能力給他們帶來了一些麻煩，但好在是最終被他們聯手解決了。

「接下來，繼續沿著這個方向清理吧。」

李洛抬頭，看向前方的黑霧，首戰告捷後，倒是讓得他們有了一些信心。

白萌萌，辛符皆是點頭，然後略作準備，便是繼續出發。

枯林外的山坡上。

姜青娥，裘白，田恬三人眼中有相力光芒湧動，將那枯林中的戰鬥盡收入眼，而當後兩人在見到李洛他們解決掉眼怪異類時，面龐上都是有些驚訝之色浮現出來。

「不錯，不僅懂得以幻影開路，而且還能夠找尋異類的弱點...」田恬讚嘆了一聲，李洛三人的表現，比她想像的好太多了。

「最關鍵的是，沒有昏頭的直接前往淨化塔將其激活，而是選擇先將枯林內的異類清除，避免了之後被圍攻的局面。」

「雖然一開始有些措手不及，但這種效率還是很不錯的，新生第一的小隊，果然還是有些門道的。」裘白也是點點頭，表示了認可。

姜青娥金色眸子倒映著那一片黑霧湧動的枯林，眸光掠過某片黑霧特別濃鬱的地方。

「這只是剛開始而已...」

「一切，都等他們成功激活了這座淨化塔，再說吧...」

第兩百五十七章三十八梯

走入暗靈潭，出現在李洛他們眼前的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漆黑巨坑，潭中沒有水，可卻有著極端磅礴的天地能量，這些天地能量猶如是形成了巨大的漩渦，於深潭中旋轉，略有些可怖之感。

巨坑四周並不光滑，有許多的巨石延伸出來，四通八達的在巨坑中交互，巨石上下間的間隔約莫十數米。

「準備好了嗎？據說這暗靈潭內三十八梯，每往下一梯，就會有能量灌體，越是下層效果越是強悍。」

「咱們的目標，初步定在三十五梯吧。」李洛笑道。

白萌萌吐了吐舌，道：「隊長，你這要求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感覺我的極限也就是三十二梯左右。」

三人之中，白萌萌的實力算是最弱，如今還只是相師境第一段的花種境。

「反正盡力吧，能夠多下一梯，修煉效果也會有所提升，而且這是我們第一次進入暗靈潭，效果是最強的一次，不能浪費啊。」李洛點點頭，也知道這個不能勉強，而且這種時候都只能依靠自身的能力，他們也幫不了太多。

說完，三人也就不再多說，身影一動，便是躍下巨石，身形在能量浪潮中飄掠，十數息後，就已落在了下層的巨石上。

當他們落在巨石的那一瞬，就能夠感覺到四周的天地能量仿佛是變得極其活躍起來，然後紛紛對著他們的體內匯聚而來。

有天地能量順著他們的鼻息間湧入，於體內奔流，帶來了一種極為舒暢的感覺。

三人都要忍不住的輕輕呻吟出聲。

不過這感覺來得極快，短短不過數息間，三人就察覺到那種灌體效果在消失而去，當即有些意猶未盡。

「這也太快了，不過相力的確是增強了一點。」辛符先是抱怨一聲，然後又有些驚喜的說道。

李洛點點頭，他同樣是感覺到了兩座相宮內的相力種子變得更為的明亮與活躍，其中的相力，的確是得到了一些增長，只不過，這種增長幅度並不算太高。

不過也正常，畢竟這才剛剛開始。

「隊長，我發現你的灌體似乎比我們多幾秒的時間...」辛符突然說道。

李洛一怔，道：「有嗎？」

這灌體時間太短，眨眼就沒了，他根本就沒注意到有沒有多幾秒...

白萌萌想了想，道：「好像是比我們久一點。」

這第一層的灌體，總體也就五六秒的時間，快得跟眨眼一樣，而李洛這裡多了幾秒，豈不是效果比他們強一倍？

「往下再試試吧。」

李洛對此也不是特別的確定，說了一聲，然後就率先對著下一層躍了下去，辛符，白萌萌立即跟上。

接下來短短不過數分鐘的時間，李洛三人連下了十梯。

而經過十梯的測試，李洛發現，他的能量灌體時間，還真的是比辛符，白萌萌兩人要持久一些。

這所帶來的效果，就是十梯下來，他已是感覺到自身的相力在一步步的增強，相力種子表面的那一道相紋，已是變得越來越明亮，宛如遊龍一般。

「可能是因為我這雙相的緣故吧。」對於兩人羨慕的目光，李洛攤了攤手。

辛符，白萌萌點點頭，這倒是說得通，這暗靈潭內的天地能量，同樣是分有諸多的屬性，比如他們就只能吸收其中的一種，而李洛雙相，則是能夠吸收兩種，這顯然也是一種不小的優勢。

兩人不再在意，而李洛的目光，則是開始帶著熾熱的盯著更下方的那些石梯，這十梯走下來，其實他比辛符，白萌萌更了解他體內所發生的變化。

這些天地能量湧入體內，其實就相當於美食入肚，但是他與旁人不同的是，別的人只有一個胃來消化，但他卻是有兩個...

他的灌體時間會更久，那是因為體內的兩座相宮在貪婪的吞食，並且煉化，吸收的速度，也遠比辛符，白萌萌他們這一座相宮來得更有效率。

那所取得的效果，自然也遠勝其他人。

所以，李洛現在很期待，如果他能夠走完這暗靈潭內的石梯，他的實力將會得到多大的提升？

這對於他而言，將會是一場難得的機緣。

心中期待，李洛不再停留，再度開始對著暗靈潭深處躍下。

時間在流逝，不知不覺，已是一個時辰過去。

李洛三人，抵達了第三十梯。

此時的三人，身體表面有著沸騰的相力在升騰著，那是體內的相力極其活躍的表現，這三十梯下來，那一次次的能量灌體，著實讓得三人有一種吃撐的感覺。

但是沒有人選擇就此止步，相反，每個人眼神都是貪婪而渴望的望著更下方。

這短短一個時辰所帶來的提升，恐怕抵擋上平常兩三個月時間的苦修！

只不過，當抵達三十梯後，即便是嘴中含著暗靈葉，但李洛三人也都開始察覺到一層層的壓力在自四面八方湧來，顯然，這裡的能量威壓已經變得很強了，即便是暗靈葉，也不能完全給予庇護。

所以，想要往下，接下來就得拿出各自的真本事了。

三人對視一眼，未發一言，直接躍向了第三十一梯。

在不遠的地方，還有著另外兩支小隊也落了下來，不過所有人在來到這裡時，都是身體僵直，面龐上有著汗水浮現出來，顯然都是在承受著極大的壓力。

最終，有一人面色慘白，身影突然對著上方躍去，繼而在那能量波浪的衝擊下，直往而上，片刻後，就衝出了暗靈潭。

顯然，這是頂不住此處的能量威壓，選擇退後放棄了。

李洛三人沒有心情關注旁人的放棄，因為他們此時同樣是感覺到身體沉重，仿佛是馱負著萬斤巨石一般。

三人中實力最差的白萌萌，一張白淨小臉愈發的蒼白，貝齒緊緊的咬住嘴唇，咬痕都清晰可見。

李洛看了她一眼，後者明白他的意思，當即倔強的搖搖頭。

李洛點點頭，而後三人再度躍下。

一梯又一梯。

最終，抵達了三十四梯。

而到了這個位置時，白萌萌徹底到了極限，不過她的堅持也迎來的收穫，她體內的相力在此時突然的活躍起來，相力波動，節節攀升。

最終完成了突破，從花種下重，晉入到了花種上重。

而完成了此次突破後，她輕輕的吐了一口氣，對著李洛，辛符做了一個手勢，那是她打算就此止步了。

白萌萌本身就不是有多大野心的人，挑戰極限那種事情也沒有太大的興趣，所以她覺得這裡就足夠了。

李洛微微點頭，白萌萌能夠抵達這裡，已經是比較讓他意外了，這應該就是她的極限了，如果再強行下去，反而會損傷自身。

白萌萌沒有過多停留，嬌軀一動，便是躍身而起。

目送著白萌萌身影消失，李洛與辛符對視一眼，然後沒有絲毫的猶豫，身影直接躍了下去，直直的落在了第三十五梯的位置。

第兩百四十九章異類相食

轟！

狂暴的相力衝擊於枯林間某處爆發，將附近的一棵棵大樹攔腰掃斷，而李洛的身影也被震得狼狽的倒飛了出去。

一道陰影於李洛身後閃現，辛符一掌拍在了李洛後背，助他將衝擊力化解而去，旋即兩人落下身來。

呼。

李洛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目光看向前方戰場中央，只見得那裡，一棵枯樹正在漸漸的分解，那棵枯樹極為的詭異，明明是樹，但在樹幹上面，卻是生長著兩隻巨大的人手。

顯然，這也是一隻異類。

這隻異類極為的狡詐，它靜靜的矗立在那裡，完全似一棵正常的枯樹，而李洛三人雖然以幻影開路，但卻被它忍耐了下來，直到三人真身經過時，它方才突然暴起，發動攻擊。

這給李洛三人帶來了極大的危險。

短短數息間，三人皆是掛了彩。

不過好在這隻枯樹異類似乎是有著攻擊範圍，這才讓得三人緩了一口氣，繼而開始制定作戰計劃，將其漸漸的磨死。

白萌萌小心翼翼的將樹妖異類殘留的惡念碎片收起，然後柳眉微蹙的望著自己那纖細的手臂上，那裡有著一道黑色的傷痕。

有莫名的力量自傷痕處湧入心間，令得人感到煩悶起來。

李洛快步走了過來，抓起白萌萌皓腕，指尖有相力凝聚而來，最後化為一滴蘊含著治療之力的能量液體，滴在了白萌萌的傷痕上。

嗤嗤！

有淡淡的黑煙升騰起來，隱約仿佛是傳出了刺耳悽厲的聲音，隨後白萌萌手臂上的傷痕便是開始漸漸的癒合，片刻後，恢復如初。

白萌萌歡喜不已，摸了摸依舊光滑細膩的肌膚，然後對著李洛露出甜美的笑容：「謝謝隊長！」

對於女孩子來說，肌膚光滑完美可是很重要的事情，李洛這一手治療，當真是很討人歡喜。

「隊長，我這也來點唄。」

一隻有些黝黑的手臂也是伸了過來，辛符在一旁目光期盼的看著李洛。

李洛原本臉上的燦爛笑容微微一僵，旋即語重心長的道：「辛符啊，傷痕是男人的勳章，而且這點小痛也是對我們心靈的磨練，如果你連這都承受不了，我們還在暗窟玩什麼？」

辛符被這通至理名言說得也是陷入了沉思，雖然感覺有點不太對，但最終只能點點頭，道：「隊長你說的也有一些道理。」

李洛面露欣慰，同時悄悄鬆了一口氣，我這治療能量是很消耗相力的，白萌萌畢竟是女孩子，稍微照顧一下是應該的，咱們兩個男人這點小傷都要治療，那也太奢侈了，畢竟眼下的淨化塔都還沒激活呢，哪能這麼消耗！

「咳，咱們這一路，清理了四隻白蝕級的異類了吧？」李洛岔開話題，說道。

辛符與白萌萌點點頭。

「從方向以及行進的距離來看，可能現在只剩下最後一片區域了。」白萌萌估算了一下，指向了右側的方向。

李洛望著那個方向，面色微微一凝，那個方向是他此前一直避免的地方，因為那裡的黑霧要更為的濃鬱一些，在那裡，他察覺到危險的氣息。

顯然，這座枯林中，最為強大的異類，應該就在那邊。

此前他們所遇見的四隻異類，都算是白蝕級，但嚴格來說，它們只能算是白蝕級中的普通實力。

可即便是普通白蝕，其實力也堪比生紋段第二紋。

如果那邊的異類比這個層次更強的話，那就是第三紋甚至第四紋...這可是相當的棘手啊。

辛符與白萌萌未曾開口，但神色也變得肅然了許多，顯然他們都明白，那個方向的異類，將會是他們激活淨化塔最大的阻礙。

「先過去看看。」

在經過短暫的沉思後，李洛不再猶豫，果斷的說道。

如果可以，先探測一下那隻異類的底細與情報。

辛符，白萌萌皆是沒有異議，而後三人組便是對著那個方向小心翼翼的接近，三道幻影在前方作為誘餌。

一路穿過黑霧，不過讓得三人有些驚疑的是，他們竟然沒有遇見任何的異類。

這片區域的異類，仿佛消失得乾乾淨淨。

「不太對勁啊，之前的那些地方，好歹有一些低級的異類，可這裡卻是乾淨得仿佛被淨化過一樣。」李洛低聲道。

辛符，白萌萌也是眉頭皺起。

砰！

而就在三人疑惑間，突然在那遠方的黑霧中，有著劇烈的惡念翻湧，仿佛是有著什麼衝撞的聲音響起。

李洛三人對視一眼，相力升騰，護住身軀，保持著警惕的對著那邊接近。

而隨著接近，眼前的黑霧漸漸的散去。

李洛三人就看清楚了前方發生的情況，當即瞳孔都是微微一縮。

只見得在那林間的空地上，滿地狼藉，仿佛經歷了一場大戰。

而此時，一隻血肉怪物正在場中咆哮，它滿身裸露著鮮紅的血肉，血肉蠕動著，形成了一隻只醜陋的觸手。

不過這隻血肉異類的身軀上，正纏繞著一些灰白色的鏈條，這些鏈條將它死死的捆縛著，任由它如何咆哮掙扎，都是無法掙脫。

李洛三人有些震驚的望著這一幕，那血肉異類比他們之前遇見的異類都要強上一些，想必應該是達到了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

只是，眼下它的情況，似乎有些不太好？

「怎麼回事？」白萌萌小聲的問道。

李洛目光死死的盯著某處劇烈湧動的黑霧，道：「是異類間的爭鬥。」

辛符，白萌萌有些訝異，原來這些異類互相間也會爭鬥，廝殺啊。

而在他們驚訝間，那場地中的黑霧越來越濃鬱，最後李洛三人便是駭然的見到，一張白色的人皮，緩緩的從黑霧中飄了出來。

那人皮一片慘白，而人皮上面，還有著兩隻眼睛在不斷的遊走。

人皮異類之上，灰白的氣流升騰，其實力應該與那血肉異類不相上下。

也不知道它施展了什麼手段，將這血肉異類給困住了。

李洛三人大氣不敢出一聲，而在他們的目光下，慘白的人皮異類飄掠而來，隱約間有著古怪沉悶的嘶嘯聲傳出。

旋即，人皮異類呼嘯而下，不斷的膨脹，仿佛是化為了人皮紙，一下子就將那頭血肉異類給包裹在了其中。

轟轟！

慘白的人皮下，不斷的爆發出震動與尖嘯聲，一顆顆肉瘤從人皮下鼓漲起來，不過卻始終未能將其撐破。

顯然，那人皮異類想要吞食掉血肉異類。

李洛三人駭然的望著這一幕異類間的自相殘殺，那詭異可怖的一面，讓人毛骨悚然。

不過雙方間的爭鬥，還是人皮異類更勝一籌，那人皮內部的反抗在逐漸的減弱，而一隻只慘白的觸手，正在慢慢的從人皮異類上面生長出來。

隱隱間，那人皮異類上面，有一縷縷赤紅色的氣流浮現出來。

「它的實力在漸漸的提升呢，最終說不定會達到生紋段第四紋，甚至第五紋的層次。」辛符聲音變得凝重起來。

「要不要趁這個機會偷襲它？」白萌萌也提議道。

李洛沉吟了數息，最終沒有同意這個提議，因為他感覺如果此時突襲的話，雖然會對人皮異類造成一些麻煩，但最終他們未必能夠討到多少的好處。

「不急，這人皮異類想要吸收掉那血肉異類也需要一些時間...」

「我們趁這個時候，先去激活淨化塔，如果它因為吸收血肉異類，無法來阻擾我們，那就最好，等淨化塔被激活，它將會直接被壓制下去。

「如果它依舊趕來了...」

李洛雙目微眯了一下，眼神有些銳利。

「那我們也好提前做一番準備了。」

第兩百五十章激活淨化塔

「這就是淨化塔嗎？」

當李洛三人一路無阻的來到枯林深處，只見得一座白塔出現在了他們的視線中，白塔一米之外，滿地枯葉，淡淡的黑霧流動。

而一米之內，卻是乾淨整潔，任何的黑霧都是無法靠近。

顯然，即便淨化塔如今處於未曾被激活的狀態，但其自身依舊是具備著一些特殊的能力，這引得那些誕生於枯林的異類，都不敢過於的接近或者說將其損毀。

李洛三人好奇的走近，淨化塔約莫五六米高，整體仿佛是玉石所鑄一般，但若是仔細看去的話，又發現這似乎是某種木料，上面還有著一圈圈木紋。

古老的韻味，自上面散發出來。

不用想也知曉，這淨化塔的材質，多半也是來自學府內的相力樹。

李洛輕輕推開了淨化塔的塔門，然後小心翼翼的走了進去，不過讓得三人有些詫異的是塔內並不昏暗，相反有著淡淡的螢光散發出來，令得走進來的人心情一下子就變得平和了起來。

塔內比較簡單，沒有多餘的擺設，只是在塔中央的位置，有著一座小小的石臺，而站在石臺處，仰頭四望，能夠見到塔壁上有著淡淡的光紋在閃爍。

「準備開始吧。」

李洛凝視了一會，然後就取出了一個玉瓶，玉瓶內便是裝盛著淨化粉塵，能夠激活淨化塔內的符紋。

他小心翼翼的將玉瓶放置在中央石臺的凹槽上面。

嗡！

下一刻，石臺仿佛是隱隱有著光芒綻放，只見得玉瓶震動，突有光流自其中噴射而出，這些光流宛如是星塵一般，閃爍著奇光。

星塵光屑於塔內飛舞，而塔壁上面的那些神秘符紋也是在漸漸的變得明亮，將這些星塵光屑吸取而去。

而隨著這些淨化符紋吸取著星塵光屑的力量，這座淨化塔突然發出了細微的震動，繼而在那塔頂的位置，有著一道淨化光波橫掃出來。

光波掠過，這片枯林之中瀰漫的黑霧，頓時變得劇烈波動起來。

仿佛是油鍋中潑入了冷水一般。

嗤嗤！

枯林中，有刺耳的尖嘯聲響起，顯然，其中還殘存的一些異類都受到了影響。

淨化塔被激活，一道道淨化光波爆發，開始肅清著這一片區域中的惡念之力。

枯林外的山坡上。

姜青娥，裘白，田恬望著那開始散發著淨化光波的白塔，神色都是微微一動。

「終於開始激活淨化塔了啊。」裘白笑道。

「這座枯林內的異類都被他們清理得差不多了，也該激活了，不過...那頭異類，恐怕不是他們能夠對付的吧？」田恬目光看向枯林的某處，他們此時身處高地，再加上自身實力不俗，自然是能夠感應到在枯林的某處，有一道惡念不弱的異類存在。

「那頭異類原本只是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但在吞噬了血肉異類後，眼下應該處於第四紋的層次，未來等它將血肉異類徹底消化，說不定還有著晉升赤蝕級的可能。」

而生紋段第四紋的實力，這算是遠遠的超越了李洛三人，這如果交鋒，李洛這邊恐怕將會付出不小的代價。

「隊長，我們需要出手不？」田恬嬌笑著問道。

姜青娥眸光微閃，道：「再等等。」

田恬睜大眼睛，道：「你不會還想等著李洛他們自己解決掉那頭異類吧？」

姜青娥金色眸子凝視著那片枯林，眸光似是穿透淡淡的黑霧，鎖定了淨化塔的那片區域。

「先看看再說吧。」

雖說如果他們出手，要解決掉這裡的異類極為的輕鬆，但這不是她想要的結果，因為那對於李洛的成長並沒有任何的好處。

她不介意給予李洛最大的保護，但卻不想因為她的保護，限制了李洛自身的潛力。

枯林深處。

李洛三人見到激活被啟動，也就沒有在塔內停留，而是迅速出了淨化塔，目光凝重的望著某個方向。

這座枯林內其他的白蝕異類都已經被他們所清除，唯一還有威脅的，就是此前那隻將血肉異類吞噬了的人皮異類了...

不，現在應該不能說是人皮異類，在吸收了血肉異類後，那隻異類已經開始有著朝赤蝕級進化的跡象了。

「隊長，那隻異類會過來嗎？」白萌萌有些緊張的問道。

李洛微微沉吟，道：「不管它會不會來，反正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有沒有效果，總得試試才知道。」

「而且也不用太過擔心，就算到時候真對付不了，不是還有救兵麼？」李洛笑著安慰。

白萌萌也是輕笑一聲，所謂的救兵自然就是指姜學姐他們了，只不過她也是看得出來，姜學姐是在磨練李洛，如果最後真的還是需要姜學姐來救場的話，那豈不是說他們不合格嗎？

她一個女孩子對這些所謂的尊嚴面子什麼的倒不是很在意，但她還是能夠感覺得出來，不論是李洛還是辛符，雖說兩人性格有些不同，但其實他們的骨子裡面，還是有著傲氣的。

所以，恐怕就算真的是遇見了絕境，他們兩人，也會選擇先傾盡全力的碰一碰的。

比如眼下。

白萌萌抬起俏臉，望著遠處湧動的黑霧，眼下，就希望隊長先前做的準備，會有著一些效果吧。

轟！

而就在白萌萌心思轉動的時候，突然枯林的某個方向，有著劇烈的惡念之力翻滾起來，隱約間，有著刺耳的尖嘯聲，遠遠的傳來。

緊接著，李洛三人都是面色微變的察覺到，一股惡念波動宛如狂風般，於枯林內捲起黑煙，然後全速對著他們所在的方向疾掠而來，地面都是在微微的震動。

果然，那頭人皮異類來了！

惡念黑煙翻滾，短短不過數分鐘時間，就穿過了枯林，迅速的接近了淨化塔的位置。

而黑煙之中，只見得一頭可怖之物在急速前行，只見那頭異類約莫數丈左右，身軀碩大，它趴伏地面如蠍子般，有八隻血肉模糊的鮮紅手掌探出來，每一次的拍動，都在地面上留下了深深掌印。

在它的面龐所在的位置，沒有鼻孔嘴巴，只有一對灰白色的人眼在滴溜溜的轉動，其中散發著滾滾惡意與瘋狂。

它的目光，透過前方急速後退的枯樹叢林，然後漸漸的看見了那座令它極為生厭的淨化塔，同時，它也看見了位於塔前的那三道人影。

它身軀上湧動的惡念之力驟然大盛，其中滿是混亂，殺戮與扭曲。

鮮活的血肉，吃了他們吧！

第兩百五十八章衝擊極限

當李洛的腳掌落到第三十五梯上面時，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四周的天地能量在此時劇烈的波動起來，然後那些能量就以他為中心，源源不斷的呼嘯而來。

這些天地能量仿佛是不要錢一般，對著他的體內湧進。

在這段時間的適應中，李洛已經對這暗靈潭的機制稍微的有了一些了解，這暗靈潭內的天地能量之所以會主動的對著人體內湧去，主要是因為這暗靈潭內的環境過於惡劣，天地能量互相壓縮，擠壓，可由彼此都奈何不了誰，最終只能在這種碰撞間，不斷的將此處的天地能量給噴發出去。

而此時有人進入其中，體內的相宮會產生一種吸引力，暗靈潭內的天地能量自然就會被引過去，繼而發生這種所謂的能量灌體現象。

越是深入，這種灌體就越強。

源源不斷的天地能量湧入體內，最後被李洛的兩座相宮盡數的吸收，而在那兩座相宮內，兩顆相力種子也是膨脹了一圈，這些充沛的相力，在種子內部凝聚。

李洛已經隱隱的摸到了一種突破的感覺。

轟！

而就在此時，他身旁突然傳來了一股劇烈的相力波動，他偏過頭，就見到辛符微閉著眼睛，面龐上大汗淋漓。

很快他睜開了眼睛，眼中有些遺憾之色。

他並沒有如願的突破到生紋段第二紋。

畢竟生紋段的提升，比起開種段要艱難許多，所以白萌萌能夠趁勢突破，但辛符卻是還差之一點。

不過辛符也並非是完全沒有收穫，此時他體內的相力種子，已是變得愈發的飽滿明亮，其內相力沸騰湧動，相力種子表面，已是有著點點相力斑紋出現，那是將要組成第二道相紋的徵兆。

也就是說，他距離誕生出第二紋，也就一步之遙了。

辛符結束了能量灌體，目光看向李洛，示意他也將要結束暗靈潭的修行，而李洛微微沉吟，目光卻是投向了更下方的三層巨石所組成的階梯。

顯然，他並不甘心止步於此。

畢竟他身上所承擔的壓力實在是太強，不論是半年後洛嵐府將會迎來的大變，還是他那所謂的壽命期限，這些都是如同懸在頭頂的鍘刀，讓他寢食難安。

雖說平日裡李洛平和從容，但他內心的緊迫感，無人能知。

這暗靈潭是不錯的機緣，而且姜青娥也提醒過，第一次進入暗靈潭是效果最好的，往後再進入，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其實現在的李洛如果想要突破，他是能夠順勢突破到生紋段第二紋，但他卻沒有選擇這麼做，反而是將這種突破的跡象死死的壓制住了。

因為當初姜青娥在暗靈潭直接抵達第三十八梯，完成突破，一口氣一躍兩級。

李洛，也想嘗試一下。

雖然難度或許極大，但他很多時候，必須去拼。

不然所謂五年封侯，就是一個痴人說夢的笑話。

想到此處，李洛的眼神也是漸漸的變得堅定起來。

辛符看著李洛的眼神，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微微點頭，給予鼓勵，然後便是抽身而退。

李洛看了一眼四周，此時這暗靈潭深處，除了他之外，已經是空無一人，另外兩支進入暗靈潭的小隊也早已離去，畢竟三十五梯，已經是很多人所能夠承受的極限。

他深吸一口氣，不再猶豫，直接一躍而下，對著更下方的石梯落了下去。

...

暗靈潭外。

隨著進入其中的小隊陸陸續續的退出來，也是在場中引起了許多的目光注視。

不過很快他們就發現，似乎還少了一個人。

「李洛還沒出來？」

「聽進入其中的人說，他也抵達了第三十五梯，但他沒有退出來，想必是想要衝擊更後面的三梯。」

「什麼？他野心竟然這麼大，還敢衝擊最後三梯？」

「嘖嘖，當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那最後三梯的壓力，可遠非此前可比，強行而為，也不怕被反噬嗎？」

「畢竟身懷雙相，有野心是正常的。」

「那倒是要看看，這雙相究竟有沒有說的那麼厲害了...」

「......」

在眾人議論間，那宋秋雨，王御風也是神色微動。

「這李洛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即便是現在的我，也就只能抵達三十六梯，他一個生紋段第一紋，也敢這麼做？」王御風搖搖頭，點評道。

宋秋雨雖然沒有說話，但那眼中卻是掠過一抹冷笑，讓這李洛受挫一次，也能緩解一下她心頭的鬱氣。

樹幹上。

田恬有些驚訝的道：「看來他還真打算衝擊最後三梯啊？」

裘白點頭：「有野心。」

姜青娥絕美的玉顏則是一片平靜，對於李洛的選擇，她並不感到意外，畢竟她也很清楚李洛承擔的壓力。

以前的她，尚還在想，如果她能夠突破到封侯境，自然能夠承擔起洛嵐府，那時候李洛就沒什麼壓力了，但自從知曉李洛的壽命期限後，她就明白，她沒辦法再讓李洛過上悠閒的生活。

所以，在進入暗窟後，她方才會讓李洛去經歷那些兇險。

既然沒可能悠閒，那就只能用命去拼上那一線生機了。

她眸子望著那能量漩渦湧動的暗靈潭，握住重劍劍柄的玉手，緩緩握緊。

李洛，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外人總說洛嵐府有一隻光明萬丈的雛凰，可他們卻不知道，洛嵐府，還有一條韜光養晦的潛龍。

...

呼！

李洛的身形急墜而下，片刻後，他的身影便是落在了那第三十六梯上面，落下的瞬間，他面色便是猛的一變，驚人的壓力自四面八方瀰漫而來，仿佛是要將他所吞沒。

他甚至都聽見了體內的骨骼在發出細微的聲響。

天地能量瘋狂的湧入體內，那股狂暴之感，甚至引得身體內部都在隱隱的作痛。

李洛面龐凝重，而雙目卻是一片平靜，顯然對此早就有所預料。

四周天地能量異常的狂暴，而此時，自身相性的品階將會取到很大的作用。

越是高品階的相性，對於相性所對應的能量就會有著越高的契合度，然後以此來呼應這一道能量，用以抗衡其他試圖湧入體內的狂暴能量。

比如姜青娥，她來到此處，應該就是憑藉著那九品光明相，硬生生的調動了光明能量，抵禦住了其他天地能量所施加的壓力。

而李洛，雖然單一相性的品階遠不如姜青娥的九品光明相，但他也有著獨屬於他的優勢，那就是雙相，四屬性！

雖說光明相，土相只是輔相，但卻依舊能夠給予李洛助力，最起碼，能夠讓得他調動天地能量中的這兩種屬性。

於是，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的兩座相宮在此時綻放出明亮的光芒。

每一座相宮，都是呈現雙色。

周身狂暴的天地能量中，有四種屬性能量仿佛是受到了某種引動，漸漸的在李洛身軀表面形成了流轉不定的光芒。

猶如是一層薄薄的能量光膜。

那些原本狂暴入侵的天地能量漸漸的變得平緩，那是被四色能量光膜所阻攔。

李洛體內，兩座相宮趁機吞吐，將源源不斷的相力吞入，然後送入到兩顆相力種子內。

於是，兩顆相力種子愈發的活躍了，激烈震動間，其中的相力幾乎是要噴薄而出。

不過李洛依舊是將這種突破的感覺強行的壓制下來，他面色凝重，直接一步跨出，身影再度對著下方墜落而去。

數十息後，落在了第三十七梯。

而有了之前的經驗，第三十七梯雖說天地能量灌體更為的狂暴兇狠，但在李洛雙相四屬性的引動下，倒依舊是讓得他堅持了下來。

只不過此時李洛的皮膚，已是有些崩裂，有鮮血順著皮膚流出來，留下了道道血痕，看上去略顯滲人。

然而李洛對此卻並未看上一眼，他的目光盯著下方那被能量漩渦所遮掩的巨石，沒有半點猶豫，直接跨步，落了下去。

直往第三十八梯！

第兩百五十一章剝離術

轟！

黑氣滾滾而來，其中那頭生有八臂的異類一拍地面，大地震動間，其身影便是跳躍而起，帶起一片陰影與陰風，直接對著李洛三人所在的位置呼嘯而來。

那股從其體內爆發而出的惡念之力，已是讓得李洛三人明白了這頭異類的實力。

起碼是生紋段第四紋的實力！

這如果硬碰一擊，他們三人沒人能夠接下來，畢竟硬實力差距的確不小。

所以三人身形急忙躲避。

咚！

八臂異類落地，撲了一個空，但它轉身再度飛撲而出，血肉模糊的八條手臂如同血蛇一般，閃電般的對著躲避的三人抓去。

三人連忙各施手段抗衡，同時跳躍而退。

而在這短暫的碰撞間，李洛，辛符都與這八臂異類初步的交過手，結果也的確不出他們所料，對方的力量太強，那股扭曲的惡念之力如潮水般呼嘯而至，令得他們如處冰窖，身體都是有著漸漸失控的跡象。

短短片刻間，三人就已是在八臂異類的瘋狂進攻間，開始變得有些狼狽起來。

距離淨化塔不遠處的一顆大樹樹頂上，姜青娥三人居高臨下的俯視著那邊的戰鬥，神色各有不同。

田恬笑問道：「隊長，看來他們應付起來很艱難呢。」

裘白點點頭，道：「這頭白蝕異類已經極為接近生紋段第五紋的實力了，這對於他們而言，的確非常棘手與危險。」

姜青娥依舊沒有說話，金色眸子緊緊的盯著場中，只不過田恬與裘白還是敏銳的感應到她體內的光明相力在微微的波動著。

顯然，此時的姜青娥，已經在即將出手的邊緣了。

他們目光望著遠處枯林間的戰鬥，稍微的感到有些可惜，差一點，李洛他們就能夠獨立的激活這座淨化塔了。

不過倒也沒必要要求太高，畢竟李洛他們還只是新生，第一次能夠做到這種程度，其實已經算是很厲害了。

在他們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那枯林中的八臂異類攻勢愈發的狂暴，血肉長臂橫掃間，將李洛與辛符皆是震得倒射而退。

旋即，八臂異類嘶嘯，八臂猛的一拍地面，其身影速度暴漲，直接撲向了李洛所在的位置，它已經察覺了出來，後者是這三人間，最具備威脅的人。

八臂異類這一撲速度極快，即便是李洛都是躲避不及，陰影覆蓋而下，重重的轟在了這片地面上。

遠處的姜青娥握住重劍的纖細玉手猛的一緊，光明相力已自嬌軀上面開始升騰起來。

轟！

不過就在此時，那八臂異類撲向的地面突然崩塌了下去，仿佛是形成了一個大坑，而此時的李洛，則是懸掛在大坑的邊緣。

至於八臂異類，則是落進了那個大坑中。

「那是...」裘白驚訝出聲。

「好像是他們搗鼓出來的一個大坑陷阱，裡面還有水呢，這是以水相之力所化而成的吧？可是有什麼用呢？」田恬也是疑惑的道。

一個水坑，不可能困住一頭頂尖白蝕異類的。

姜青娥緊握劍柄的手悄悄的鬆緩一些，眸子緊緊的盯著那個方向，雖然她也不太清楚李洛他們搗鼓出來一個水坑有什麼作用，但以李洛的性格，應該不會做無用之功。

這，應該是他有著什麼想法吧？

而在她心中升起一些好奇的時候，水坑邊緣的李洛一躍而起，坑中的八臂異類也是咆哮著要衝出來。

「星光蝶！」白萌萌一聲嬌喝，如星光般的相力噴湧而出，化為連綿飛舞的光蝶，光蝶衝向了那八臂異類，頓時令得後者身軀微微一僵，那是給它造成了幻覺。

不過很快，八臂異類身軀上惡念之力湧動，直接就將那星光蝶所引發的幻覺給抹滅。

「萬影縛身術！」

但隨著八臂異類剛剛掙脫白萌萌的幻覺影響，辛符那低沉的聲音也是緊隨著響起，只見得陰影中有一道道黑線暴射而出，纏繞上了八臂異類的身軀，令得它無法跳出水坑。

「隊長，我只能堅持五秒！」辛符額頭上青筋浮現，低吼道。

「辛符，慎言！萌萌在！」李洛好心提醒。

辛符聞言險些一口血給噴出來，都這個時候了，你竟然還玩！

不過李洛雖然嘴上調侃著，但下手卻是絲毫不慢，他望著陷入水坑中的八臂異類，深吸一口氣，雙手陡然結印，早已準備的相術也是在此時施展出來。

「虎將術，水流剝離術！」

譁啦啦！

隨著他相術的催動，只見得水坑中頓時形成了一顆碩大的水球，而水球中央，便是那在劇烈掙扎的八臂異類。

水球之內，水流突然高速的旋轉起來，一股強大的撕扯之力自其中浮現出來，直接是作用在了那八臂異類的身體上。

在這種旋轉撕扯下，李洛三人便是驚喜無比的見到，那八臂異類慘白色的人皮，竟然在一點點的被剝離。

而人皮之下，鮮紅的血肉在蠕動，有一道暴怒的咆哮聲若有若無的傳出，另外一股異類的氣息，於此時浮現出來。

正是此前被人皮異類所吞食的血肉異類！

在李洛的剝離術下，人皮異類先前吞下的血肉異類，被他硬生生的扯了出來。

人皮異類發出尖嘯聲，此時的它不僅要抵抗水流的撕扯，還要壓制體內開始反抗的血肉異類，狀況一下子就變得不好起來了。

然而，這個時候，不論它如何的反抗，這內外的抗拒，都是令得它再也無法維持自身的力量。

所以，短短十數息後，伴隨著一道刺耳的尖鳴聲響徹，只見得那水球之中，八臂異類被硬生生的一分為二。

「隊長，成功了！你太厲害了！」白萌萌驚喜出聲。

辛符也是如釋重負，忍不住的露出驚嘆的笑容。

此前李洛提出這個作戰計劃的時候，他還有些猶豫，畢竟李洛的做法，就是以一種粗暴的手段，把人皮異類剛剛吃下去的血肉異類硬生生的拉出來，這樣不僅會打斷人皮異類的進化，也會讓得兩頭異類彼此相殺，而他們則是漁翁得利。

辛符很是驚奇於李洛的腦迴路，畢竟一般人，恐怕想不到這種路子...

隊長，還真是很奇葩啊。

這一刻，連辛符都不得不在心中讚嘆一聲。

與激動的兩人相比，李洛神色倒是要平靜許多，對於這一幕，他早就有一些預料，因為這剝離術，同樣是經過他的強化。

別人的剝離術，只是以水流催動，那種剝離強度有限，可他這一道剝離術中，卻是加入了光明相力，在光流的助力下，那種撕扯力度，即便這人皮異類實力遠勝於他，但也能讓它吃夠苦頭。

所以說，換作其他人在這裡施展剝離術，或許未必能成功，但他的話...成功率還是很大的。

砰！

高速旋轉的水球在此時炸裂，兩道影子狼狽的從中落了出來，正是血肉異類與人皮異類。

只不過此時的兩者，渾身惡念之力都是變得極為的萎靡，顯然這種被硬生生的剝離，也是讓得它們實力大大的削弱了。

兩隻異類落地，雙方充滿著惡念的目光對視，其中湧動著殺戮之意，恨不得將對方碎屍萬段。

但它們終歸沒有這麼做，而是掉頭就跑。

它們雖然沒有太多的理智，但卻能夠感覺到自身此時的孱弱，如果繼續停留在這裡，等待它們的結局將會極為的不妙。

所以，立刻逃跑是最理智的。

只不過它們身影剛動，李洛與辛符就出現在了它們的前方。

李洛手中雙刀輕輕的挽了個刀花，然後看向那人皮異類，笑眯眯的道：「狗東西，剛才的威風去哪了？」

「留下來玩玩唄。」

現在的兩頭異類實力被削弱到了最弱的層次，基本就相當於第一紋的實力，這種時候，正是痛打落水狗的最好機會。

而辛符則是更直接，直接一句話都不說，直接提刀就砍了上去。

李洛只好跟上。

戰鬥，再度爆發，只不過這一次，結果卻是變得截然不同起來。

遠處的樹頂。

裘白，田恬三人望著那邊轉變的戰場，一時間有點沉默。

因為連他們都沒想到過，這個局，還能這麼個解法...

這傢伙，直接用這種奇特的相術，把人皮異類剛剛吞下去的血肉異類給扯了出來？然後導致兩頭異類都是遭受到了重創，實力銳減。

兩人對視一眼，最終憋出一句話來：「今天我算是大開眼界了。」

而一旁的姜青娥，雖然未曾說話，但那輕輕掀起的唇角，卻是讓得人知曉此時她的心情是如何的愉悅。

李洛的表現，堪稱完美。

第兩百五十九章連跨兩級

當李洛身形落在了那被濃厚的能量漩渦所掩蓋的第三十八梯上時，他仿佛是聽見了耳邊傳來了劇烈的轟鳴聲。

驚人的天地能量威壓以一種極為狂暴的姿態轟擊而來，仿佛是要將李洛碾碎一般。

此時的他，宛如是身處狂暴大海之上的一葉扁舟，隨時都有著傾覆之危。

這第三十八梯，比李洛想像的還要恐怖。

血痕從皮膚上面浮現出來，留下了一道道的血痕，此時的李洛，顯然是進入到了一種極為危險的境地。

呼。

李洛深吸一口氣，這三十八梯的確艱難，但他本就是抱著搏命的心態而來，自然也不可能心生畏懼與退縮。

他直接於巨石上盤坐下來，體內兩座相宮綻放出光芒，雙相在此時傾盡全力的運轉起來。

水相，木相。

光明相，土相。

前者為主，後者為輔。

能量威壓無孔不入的侵襲而來，而李洛則是催動雙相，自四周天地能量中汲取著水相，木相的能量，藉此抗衡著那種能量威壓。

只要李洛能夠將局面僵持下來，就能夠源源不斷的從這些龐雜的天地能量中吸取出他所需要的能量，繼而提升自身。

只不過，這第三十八梯的能量威壓，相當的恐怖。

隨著時間的推移，李洛周身閃爍的能量光膜開始漸漸的有些崩裂的跡象。

李洛神色凝重，一旦護體的能量光膜碎裂，那龐雜而狂暴的天地能量衝進他體內，恐怕今日他是必死無疑。

「我的雙相，品階終歸還是低了一點。」

與姜青娥的九品光明相相比，李洛的雙相固然特殊，但一個是六品，一個是五品，即便兩者相加，也與九品光明相有著不小的距離。

如果不是李洛的雙相還有著光明相，土相這兩道輔相協助，李洛感覺，恐怕現在的他已經很難堅持下來了。

李洛看了一眼身體表面的能量光膜，其中流動著四種屬性的相力，看似很絢麗，但實則都是涇渭分明。

顯然，光靠數量多，不一定就能夠取到想要的效果。

李洛也明白這一點，只不過將四種相力一股腦的丟出來，比較簡單粗暴，而既然效果沒有想像的那麼好，那麼也就需要改變策略了。

而如今的李洛，最強的手段，自然就是真正的雙相之力。

只不過真正的雙相之力過於的深奧，畢竟那是屬於封侯強者的標誌，李洛即便經過這數個月時間的苦修，也不過勉強掌握了一點皮毛。

雙相之力的融合，難以長久。

所以，這最後的防守，只能用在最為關鍵的時刻。

只要能夠堅持到趁勢完成突破，那麼此處的能量威壓對他造成的威脅就會減弱許多了。

李洛微微感應體內，此時兩座相宮內的兩顆相力種子已是宛如兩顆星辰一般，不斷的流轉著光輝，其內的相力已經膨脹到了一種極致了。

已經快了。

咔。

而也就是在此時，李洛身體表面流轉的能量光膜傳出了細微的破碎聲，有裂紋開始浮現出來。

李洛見狀，再不猶豫，心念一動，能量光膜主動消散。

但下一瞬，只見得兩顆相力種子內，有精純的水相與木相之力奔流而出，兩股相力於體內碰撞，然後在那瞬間形成了融合。

雙相之力！

嗡！

李洛身體表面，一道碧綠色光芒在此時升騰而起，流轉其周身，一股特殊的波動驟然湧現，竟是將那無孔不入的能量威壓都是硬生生的逼得後退而去。

此時的李洛，氣勢與此前，截然不動。

雙相之力，不愧是封侯強者方才能夠掌控的力量，即便李洛只是略懂皮毛，但依舊是在這關鍵時刻取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呼呼！

能量威壓被逼退，李洛趁勢貪婪的吞吐著急速湧來的天地能量，體內的兩顆相力種子震動得愈發劇烈了。

李洛身體表面升起的碧綠色雙相之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的減弱。

能量威壓，再度有著捲土重來的跡象。

不過此時的李洛，神色反而是徹底的變得輕鬆了下來，嘴角甚至還有著一抹笑意浮現出來。

因為火候已經到了。

李洛雙手結印，再不壓制體內兩顆相力種子，這一瞬，璀璨的光芒與兩座相宮中爆發。

只見得相力種子表面，有相力光斑飛速的凝結而出，這些光斑開始連結，漸漸的就形成了一條玄妙的光紋。

生紋段，第二紋！

可這並未結束，李洛為此醞釀了半天，他的野心，可不只是讓自身提升一級！

隨著第二紋的出現，兩顆相力種子依舊璀璨，光芒綻放，一波波相力光輝不斷的自其中升騰而起。

一些光斑緊接著浮現，開始有著組成第三條光紋的趨勢。

只不過隨著光斑不斷的湧現，相力種子的光芒也是在迅速的減弱，那是因為其中凝聚的相力在被大量的消耗。

李洛見狀，他突的站起身，身子擺出了一個個複雜而玄妙的姿勢，同時配合特殊的呼吸。

十二段錦，四段吞吐法。

這是李洛此前自排位戰上所贏取而來的封侯級的能量引導術，經過這段時間的修行，他已是將其初步掌握。

眼下，則是正好需要它的時候。

隨著李洛姿勢的擺開，他胸膛緩緩起伏，仿佛是大龍在舒展，片刻後，他嘴巴鼓起，猛地吸了一口。

咕咕！

有異聲響起，四周天地間的能量頓時震動起來，直接是化為一股能量風卷呼嘯而來，最後被李洛一口吞入腹中。

如此往復了四次！

四口龐大能量入體，頓時補足了兩顆相力種子有所不及的缺陷，只見得能量光斑不斷的湧現，最後將那第三道光紋，徹徹底底的補足。

三道光紋，銘刻於相力種子表面，緩緩流動間，宛如遊龍。

李洛大汗淋漓的停下了身子，他能夠感覺到這一刻，那原本給他帶來了極大壓迫的能量威壓，卻是在開始大幅度的減弱。

於是，他的嘴角有著弧度緩緩的掀起。

他成功了。

他同樣是達到了與姜青娥相同的成就。

一次突破，連跨兩級！

第兩百五十二章完美表現

林間的戰鬥，結束得比想像的更快。

兩頭被虛弱到只有生紋段第一紋實力的白蝕異類，面對著李洛三人的聯手進攻，甚至都還沒有堅持到淨化塔被完全的激活，就直接被硬生生的抹滅。

不過當兩頭異類皆是消失時，李洛三人也是精疲力竭，渾身發軟的在原地坐了下來，連搜集異類殘片的力氣都沒有了。

此前的戰鬥，最兇險的還是與八臂異類剛剛接觸那會，那時候的三人都是緊繃了精神，畢竟在他們的計劃中，一旦八臂異類未能如願的落入此前準備好的陷阱中，那他們的計劃幾乎就宣告破碎了。

畢竟那「水流剝離術」的確是需要一些環境的支撐，才能夠將效力最大化的發揮出來。

嗡！

而當三人休息的時候，後方那座淨化塔突然間爆發出璀璨的光波，光波橫掃，直接是淹沒了整座枯林，然後還在對著更遠處逐漸的蔓延。

林間淡淡的黑霧，則是在這充滿著淨化之力的光波下，逐漸的消散，最後徹徹底底得消失不見。

天地間昏暗的視野，似乎都是在此時變得清晰了許多。

那種時刻存在的壓抑感，也是隨之減弱。

李洛三人望著那座散發著璀璨光芒的白塔，臉龐上也是有著欣喜之色浮現出來，這說明他們成功的激活了一座一級淨化塔！

「不錯，恭喜你們成功的獨自激活了一座一級淨化塔。」

有聲音自前方傳來，只見得姜青娥三人自逐漸消散的黑霧中走出，她徑直走向李洛，站在他的面前，絕美的容顏上帶著許些的笑意。

李洛望著眼前那戰裙下矯健纖細的長腿，卻是連起身的力氣都沒。

姜青娥對著他伸出手，李洛怔了怔，然後就伸手握住，那觸感宛如溫玉般，讓人愛不釋手。

他借力站起來，反手握住姜青娥的手，笑眯眯的道：「這是獎勵嗎？」

姜青娥金色眸子泛著一絲笑意的盯著他，道：「就不能更有野心一點嗎？下一次把一座二級淨化塔交給你，你能獨自完成，獎勵會更豐厚，要不要試試？」

李洛閃電般的抽回手，沉聲道：「暗窟大事，豈能兒戲。」

開什麼玩笑，他們搞定這一座一級淨化塔，都是靠耍了一些手段才將那八臂異類給一分為二，不然如果真是硬拼的話，他們最終的勝率恐怕不足四成。

而一級淨化塔就已經這麼恐怖了，二級淨化塔得多強？最起碼赤蝕級別的異類是有的吧，說不定其中還存在著堪比將階實力的災級異類。

他們這新人小隊去了，簡直就是送下酒菜的。

雖說對於姜青娥的豐厚獎勵他抱有期待，但這二級淨化塔...也實在忒沒有誠意了！笨蛋才會去接！

白萌萌，辛符皆是有些佩服的看著他，不愧是隊長，認慫都能這麼的理直氣壯。

姜青娥道：「你們能夠獨自激活這座一級淨化塔，其實已經算是不錯的成績了，畢竟正常來說，這頭吞食同類進化的人皮異類，在其他的一級淨化塔附近也不多見。」

先前這人皮異類吞食掉血肉異類，直接變異成了八臂異類，實力甚至極為的接近生紋段第五紋，而這種實力的異類，莫說是李洛他們這種一星院小隊，就算是現在那些二星院小隊，恐怕很多都要對其避而遠之。

當然，李洛他們最終完成的方式也不是正面的擊潰八臂異類，而是採取了一種極為特別的方式將其最大化的削弱。

但不管手段如何，結果都是一樣的。

「敢情還算是超綱完成了。」李洛笑道。

不過經由這次，他對於暗窟這些淨化塔周圍的危險程度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這種新生小隊來到暗窟的確是有些過早了一些，因為即便是他們這種新生排名第一的小隊，在面對著一級淨化塔時，都是如此的險象環生，更何況其他隊伍？

「你們在見到人皮異類吞食血肉異類時，沒有選擇當場出手，那時候你想必就已經做好了以剝離術來對付它的打算吧？」姜青娥問道。

裘白，田恬有些側目的看來，那時候的李洛，就想到了之後的應對？這等心思，相當敏銳啊。

李洛聞言，笑了笑：「當時只是看出那人皮異類吞食血肉異類過於勉強，兩者實力其實差距不大，所以我覺得人皮異類不可能那麼輕易就能夠將其吞食。」

「所以當時我沒有選擇直接出手阻攔，因為兩者吞食進度還不深，那時選擇打破進程的話，這兩頭異類的實力都不會削弱到現在的層次，那最終的結果，有可能是它們會先行把我們三人給解決掉，再來處理彼此。」

裘白，田恬對視一眼，皆是看出對方眼中的凝重，這李洛，竟然是故意放任那人皮異類吞食血肉異類，所為的，就是讓人皮異類的吞食進入到更深的層次，那樣再被打斷的話，才會造成巨大的削弱。

如此心性，也太果決與隱忍了吧？

「你就不怕養出禍患來？」田恬忍不住的問道。

「那八臂異類一旦成形，必然能夠進化到赤蝕級，那是相當於相師境第三段的實力，絕對不是你們能夠抗衡的。」裘白也是說道。

李洛無奈的笑道：「不然還能怎麼辦？當時出去打也不一定就打得過，只能做一些嘗試了。」

「而且...」

他目光投向姜青娥，笑道：「這不是知道還有救兵在的麼，不然我或許也會多做一些考慮的。」

姜青娥微微頷首：「你做得其實很對，暗窟中兇險萬分，本就不可能保障絕對的安全，有時候果斷一些，才能夠逆轉取勝。」

看得出來，她對於李洛的這番應對措施極為的欣賞，因為這其中不僅突顯了李洛的仔細敏感，也有著其心性的體現。

敏銳，膽魄，果斷。

所以總體來說，姜青娥這一次給李洛設下的考驗，得到了令她非常滿意的答案。

一旁的裘白，田恬也是沒有再說話，但那看向李洛的眼神，顯然是變得鄭重了許多，此前他們還總是會將他當做是新人，但現在來看，這個擁有著雙相的洛嵐府少府主，其實比他們想像的還要老辣得多。

姜青娥眸光轉向了那座散發著光明的淨化塔，然後取出了地圖，眾人目光看去，果然是見到代表這座淨化塔的小塔標誌在地圖上面綻放出了淡淡的光芒。

這是被激活的表現。

姜青娥又是伸指在那小塔標誌上面輕觸了一下，然後那小塔就有著淡淡的光芒浮現，最後竟然是形成了兩行微小的文字。

李洛仔細看去，發現那是兩個隊名。

黑天鵝小隊。

正義小隊。

李洛啞然，笑道：「這還能實時刻名的？難道其他小隊的地圖上面，也能看見這個？」

姜青娥頷首，道：「沒什麼好奇怪的，這些地圖都是以相力樹的樹皮煉製而成，而淨化塔更是與相力樹有著緊密聯繫，而學府內有專門的部門在與相力樹連結，所以能夠第一時間獲得這些信息，然後做出反應。」

「其實也就是一些尋常的激勵手段，讓學員能夠看見其他小隊的一些進度，繼而取到鼓舞競爭的作用。」

李洛搖搖頭，這學府為了激勵大家消滅異類，可真是什麼雞血手段都給用上了啊。

「此處的目標已經被激活，時間比我們預料的要快許多，接下來，繼續朝前推進吧，只不過這一次我們會採取極速推進，你們三人，可要跟上了。」姜青娥沒有在這上面多說什麼，收起地圖，衝著李洛三人說道。

李洛三人默默點頭，他們可不想真的成為了累贅。

「繼續出發吧。」

「我希望三天後，我們能夠出現在禁區外。」

姜青娥雷厲風行，也不給三人過多的休息時間，收起地圖，便是邁開長腿，對著地圖上所標明的第二座淨化塔所在的方向而去。

眾人見狀也是連忙跟上，接下來這幾天，想必是要沒有片刻停歇了。

（今天公眾微信上面發呂清兒的新圖，美人入眠圖，哈哈哈...大家有興趣就關注公眾微信。）

第兩百六十章薅一把

生紋段，第三紋！

李洛感受著體內洶湧流動的相力，眼中帶著一點激動，短短片刻間，他的相力比起進入暗靈潭之前，無疑是強橫了太多。

而生紋段第三紋的等級，就算是放在二星院中，都絕對能夠算得上是前三十了。

李洛能夠在進入一星院不過半年的時間達到這種成就，或許不能說是什麼絕無僅有，但也絕對能夠算得上是聖玄星學府創立以來速度最頂尖的那一批學員了。

李洛心情愉悅，因為這算是他自從修煉以來，實力精進最大的一次了。

真是不枉他對這暗靈潭寄以的期待。

這般收穫，之前的那些苦頭又算得了什麼，畢竟想要從第一紋提升到第三紋，就算是他，如果在學府內苦修的話，恐怕至少也需要兩個月的時間。

而換作其他的學員，恐怕到一星院修行結束，都未必能夠達到這個層次。

由此可見這暗靈潭帶來的機緣有多難得，果然，這世間想要不斷的登高，天賦機緣都不可或缺。

此次之後，在這一星院中，唯一還能夠在實力上面與李洛相比的，可能就只有秦逐鹿了。

至於王鶴鳩，白豆豆他們，都將會被他在等級上面完全的超越。

而要知道，在剛進入聖玄星學府時，李洛雖說憑藉著雙相的戰鬥力並不遜色他們，但是在相力等級上面，終歸還是處於弱勢的一方。

心情愉悅下，李洛倒也並沒有立即就離開這第三十八梯，畢竟此時周圍還有著天地能量湧來，能夠多吸收一點也是好的。

而在閒暇時，李洛的目光也在看著暗靈潭更深處。

這三十八梯已經算是暗靈潭深處了，但這下面依舊是幽黑不見底，不知曉究竟通往何處。

李洛想了想，突然指尖凝聚出一顆水光彈，然後拋了下去。

轟！

水光彈很快爆發，有璀璨的光芒傾瀉開來。

只不過光芒僅僅持續了瞬息，仿佛就被此處的天地能量所壓制而下，不過藉助著那瞬間的光芒，李洛還是看見了在下方的一處石壁上，有一顆黑色的大樹生長著。

大樹上面，飄動著一些黑色的樹葉，隨著能量浪潮一次次的衝刷，隨之飄動。

暗靈樹與暗靈葉。

而李洛也發現，似乎只有最上方的一根枝葉上面的暗靈葉能夠被能量浪潮所衝刷，還有一些暗靈葉處於石壁一側，剛好避開了能量浪潮。

怪不得每次都只有那麼兩三片被吹出來。

李洛恍然，旋即他心頭突然一動，自言自語道：「不知道能不能薅一把？」

這暗靈葉關係到能否進入到暗靈潭中修行，外面那些學員對其趨之若鶩，每次爭奪都恨不得打到頭破血流。

如果李洛可以在這裡薅一把的話，出去讓那些學員用異類殘片來交換，這樣一來，對方可以如願的進入暗靈潭修煉，而他也能夠用這些異類殘片去交換學府積分，填補他那十萬積分的巨大虧空...

豈不是各持所需？

李洛眼睛漸漸的變得明亮起來，忍不住的贊了自己一聲真是一個小機靈鬼！

然後他不再猶豫，掏出雙刀組成大弓，而後就有著一道光矢猛的暴射而出。

但是，想像很美好，現實卻很殘酷。

只見得光矢僅僅飛出了十數米，就被此處瀰漫的天地能量生生的阻攔下來，最後化為了光點消散。

李洛見狀皺起了眉頭，此處的能量威壓太過的濃重了，普通的相力根本不可能將其穿透。

如果將這些能量威壓比作一堵牆的話，他們這種普通的相力，可能就只是一柄木槍，不管再大的力量，也很難用木槍去捅穿一堵牆。

想要達到這個目的，除非改變自身相力的層次。

難怪能夠來到第三十八梯的人也不止他一個，卻從未有人想過去薅下面的暗靈葉...

李洛微微沉吟，改變自身相力的層次...

其實，雙相之力就是這種改變啊，兩種相力的融合，形成了更為高層次的力量。

所以別人不行的話，他未必不行。

但先前他為了抗衡突破時的能量威壓，雙相之力已經有了大量消耗，此時再出手的話，應該就只剩下最後的一次了...

出了這一次手，他就必須立即離開了，否則他也無法再抵禦那種能量威壓。

想到此處，李洛也就不再猶豫，再度搭弓，面色凝重，體內兩道相力流淌出來，最後於弓弦之上匯聚。

一支凝聚了雙相之力的光矢浮現出來，這支光矢極為的纖細，宛如一根光線般。

可看似淺薄的光矢，其所具備的穿透，殺傷力，卻比李洛施展的任何相術都要來得強悍。

嗡！

弓弦陡然震動，流轉著藍，綠兩色光彩的光矢暴射而出，而當光矢與那無處不在的能量威壓碰撞時，光矢上面有著明滅不定的光芒閃爍。

但好在的是，光矢這一次並沒有再被那能量威壓所壓制，其速不減，直接是在李洛期待的目光中射了下去，最後精準無比的洞穿了暗靈樹側面的一些黑色樹葉與樹枝的連接之處。

咔！

細微的聲響中，一片片黑色的樹葉如願的脫落而下。

呼！

然後這些黑色的暗靈葉在能量浪潮的席捲下，直飛而上。

李洛趁勢出手，有堅韌的蠶絲線在相力的覆蓋下暴射而出，將這些暗靈葉盡數的纏住，然後拖回了手中。

李洛粗略一數，竟是有著八片暗靈葉！

李洛大喜，不過，就在他為這般收穫而歡喜時，他面龐上的笑容突然在下一刻僵硬了下來，冷汗瞬間從背心湧現出來。

眼神驚懼的望著下方。

因為就在這一瞬，他察覺到似乎是有著一道極為兇惡的感知，從那暗靈潭極深處湧出來，自他的身上掠過。

那一掠，簡直讓得李洛頭皮炸開。

無法形容的危機自心中湧起，這一刻，李洛再不敢有什麼猶豫，抓住暗靈葉，便是狼狽的沖天而起，藉助著能量浪潮的席捲，逃離暗靈潭。

雖然他不太確定先前那道兇惡的感知是什麼，但絕對不是他能夠抗衡之物！

...

而就在李洛被那神秘的兇惡感知驚得狼狽離開暗靈潭時，卻是未曾知曉，在這片禁區山脈的深處。

某處黑暗的洞穴中。

突然有著血紅的獸瞳睜了開來，它發出了暴戾的低吼聲，獸瞳看向了暗靈潭所在的方向。

暗靈潭地底四通八達，通道極多，其中就有一條狹窄的通道連結著它所在的暗紅水潭，平日裡也是它所修煉的地方。

而先前，它察覺到了一道讓它心悸的能量波動。

那是...雙相之力嗎？

又有封侯強者來到此處？

不對，先前在它的感知中，那似乎是一個相師境的人類小子...可是相師境為何能夠施展出雙相之力？

血紅的獸瞳中掠過人性化的思索。

下一刻，它似是想起了什麼，龐大的身子突然自水潭中站了起來。

是天生雙相？！

那個人類小子，有著雙相...

那麼如果把他吃了的話，會不會讓它提前感悟到封侯級的力量？

血紅獸瞳中，有著濃濃的貪婪以及兇狠之色湧現了出來。

第兩百五十三章禁區外

接下來的三天，姜青娥，李洛兩支隊伍，不停歇的處理了五座一級淨化塔，而此時的李洛三人，方才真切的感受到了什麼叫做高強度作戰。

三天時間，真正歇息的時間屈指可數，三人隨時都必須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因為在見到了他們能夠獨立的處理一座一級淨化塔後，姜青娥也不再給予他們全方面的保護，有時候在一級淨化塔推進時，雖說不再讓他們獨自去處理，但也會交給他們一個負責的方向。

這期間，自然是沒少遇見一些棘手的異類，但好在隨著經驗的逐漸豐富，在應對著異類時，李洛三人也不再如同最開始的那樣生澀。

只是黑天鵝小隊的推進節奏實在是太快了，那些一級淨化塔附近的異類在他們的面前毫無威脅，但對於正義小隊而言，卻是必須傾盡全力去對付的強敵。

所以每次當李洛三人竭盡全力的將所負責的方向清理乾淨時，黑天鵝小隊就已經將淨化塔激活，同時等待著他們的匯合。

然後沒給多少休息時間，又是立即轉場趕往下一個目標。

如此高強度的方式，讓得李洛三人吃足了苦頭，不過三人中即便是看上去比較嬌弱的白萌萌，都未曾開口請求減緩強度，而是咬著牙硬生生的跟著推進的速度與節奏。

這番韌性，倒是讓得裘白與田恬有些驚訝。

這個正義小隊，倒也的確不愧是新生排名第一的隊伍，即便眼下還顯得有些青澀，但所顯露出來的潛質，已經不可小覷。

假以時日，未必不會成為聖玄星學府中的頂尖強隊。

不過這三日下來，雖說將李洛三人逼得狼狽不堪，但也並非是沒有收穫，不斷入帳的學府積分是支撐三人能夠咬牙堅持下來的重要動力，還有一點就是在這種高壓力下，三人都是能夠清晰的感覺到自身的相力在急速的增長。

短短三日，抵得上在學府中苦修半月。

果然，這暗窟之中，如果能夠承受那些異類帶來的兇險的話，倒也算得上是一座上好的修煉聖地。

而隨著三日高強度的推進，姜青娥，李洛一行人，也終於是抵達了這前期的目的地所在。

禁區外圍。

李洛等人站在一座山丘上，目光眺望著前方，只見得那連綿的群山聳立，山中雲霧繚繞，竟是沒有存在半點令人感到壓抑的黑色霧氣。

其中的惡念汙染，仿佛也並不存在。

如果不是周圍那天地間依舊有著黑色霧氣流動，此時李洛他們都有一種身處外界的錯覺了。

但是這些錯覺最終被按滅下去，因為他們都明白，眼前這山清水秀般的山脈，可並非是想像之中的安詳之地。

相反，其中的危險，反而比他們之前所遇見的任何一座淨化塔周圍，都要兇橫無數倍。

因為在那山脈中，隱匿著一頭實力極為恐怖的精獸。

那是連學府紫輝導師的追捕，都能夠逃脫的兇物。

以他們這些學員的實力，一旦被盯上，恐怕必死無疑。

「那頭精獸長年龜縮於山脈深處，極少外出，而我們的目標暗靈潭只是處於山脈外圍，這些年來這座暗靈潭的學員也不少，但都未曾引起多那頭精獸的注意。」

「所以你們也不必太過的擔心。」姜青娥凝視著山脈深處一會，然後對著李洛三人安撫道。

李洛三人點點頭，目光對著四方眺望，然後就發現竟然看見了一些成群結隊的學員也出現在了這邊，看他們前往的方向，顯然與他們相同。

「暗靈潭是暗窟中極受歡迎的地方，所以每次暗窟開啟，都會有學員趕往這裡，畢竟每一座暗靈潭中蘊含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若是來得晚了，效果也就差了。」田恬為李洛解釋道。

「我們的速度還算不錯，應該是能夠混上暗靈潭的第一波能量最旺盛的時候。」

姜青娥頷首，衝著李洛三人微笑道：「這三天也辛苦你們了，現在帶你們來這座暗靈潭，就當做對你們的慰問了。」

李洛三人對視一眼，眼神中也是帶著一些期待。

「走吧。」

姜青娥也沒有多說，徑直率先往前而去，走下高坡，對著那片山脈外圍的方向而去。

李洛幾人，趕緊跟上。

而隨著他們抵達禁區山脈外圍時，已是半個時辰之後，山路陡峭，不過隨著接近這片山脈，那天地間瀰漫的黑色霧氣倒是變得稀薄了許多。

李洛三人在姜青娥他們的帶領下，自山中急速穿行，半晌後，李洛眼前視野陡然變得開闊起來，只見得一片寬敞的空地出現在了眼前。

這片場地極為的奇特，地面上，遍布著黑色的荷葉，這些荷葉約莫丈許寬大，而此時，在這些黑色荷葉上面，已經站著一些人影。

李洛目光對著更前方看去，然後就見到在那中央的位置，有著一汪深青色的深潭，深潭內，有極其雄渾的天地能量一波波的席捲而出，那種能量之強橫，即便是隔著一些距離，李洛依舊是感覺到了一股壓迫之力。

深潭內，並無潭水，而是充斥著極度濃鬱的天地能量。

顯然，這座青色深潭，就是李洛他們此行的目標，暗靈潭！

而隨著姜青娥，李洛他們的出現，也是引起了此處所有人影的注意，而當他們看見姜青娥時，面色都是微變。

一般三星院的學員都不太會花時間來這邊的二級暗靈潭，因為他們已經在這裡修煉過多次了，而修煉效果也是在逐漸的減弱，所以他們都會傾向於更高級的暗靈潭，而姜青娥三人更是三星院中的翹楚，所以他們三人是看不上這座二級暗靈潭的，可他們還會來到這裡，答案不言而喻，顯然是為了李洛三人。

可這暗靈潭每次爆發，都是僧多粥少，激烈競爭在所難免。

對於這些目光，姜青娥倒是並不在意，她纖細玉指輕輕一彈，手中重劍陡然暴射而出，裹挾著雄渾的光明相力從天而降，直接是插落在了那距離暗靈潭最近的一朵黑色荷葉之上。

重劍之上，光明相力綻放，仿佛是形成了光罩，抵禦著那自暗靈潭中爆發出來的狂暴衝擊。

「這個位置，我要了。」姜青娥平靜的說道。

李洛三人眨了眨眼，雖然他們還不太明白這暗靈潭的機制，但顯然，越是靠近暗靈潭的位置，優勢越大。

而那暗靈潭時刻在爆發著能量衝擊，姜青娥的出手，直接為他們立了場地，同時重劍上散發的光明相力也能夠緩解他們的壓力。

這個大腿，好貼心。

場中，不少學員面面相覷，那重劍落的地方，算是此處最好的位置之一了，他們之前也在虎視眈眈，試圖一步步的推進上去，沒想到這姜青娥一來，就直接出手佔據了。

不過最終他們沒說什麼，畢竟好位置也不止那裡，沒必要去跟姜青娥衝突。

但是，顯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這麼想的。

「姜學姐，你這樣做，似乎是有些不合規矩吧？」

隨著一道聲音突兀的響起，所有人心頭都是一跳，然後目光就投了過去，他們倒是想要知曉，究竟誰這麼有膽魄，竟然敢直面姜青娥。

第兩百六十一章李洛的生意頭腦

當李洛心有餘悸的自暗靈潭中飛射而出，有些狼狽的落地時，在場所有的目光都是陡然間投射而來。

不過很快所有人都察覺到，李洛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顯然比進入之前變得更強了。

李洛在暗靈潭中完成了一次突破，只是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達到第三十八梯？

姜青娥的倩影閃掠而下，來到了李洛身旁，她望著李洛有些驚色的眼睛，問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李洛先前加劇的心跳此時倒是漸漸的平復下來，他遲疑了一下，有些不知道先前在深處的那種兇惡感知是不是他的錯覺。

畢竟隨著他出了暗靈潭，那種兇惡感知也是消失得乾乾淨淨，仿佛未曾出現過一般。

所以最終他只是對著姜青娥搖了搖頭，神情漸漸的恢復鎮定。

「你到三十八梯了？」

姜青娥見狀，也就不再多問，她打量了一下李洛，旋即絕美的玉顏上便是有著一抹欣慰的笑意浮現出來。

她能夠感覺到李洛體內增強的相力波動，那絕非是一次普通的突破能夠做到的。

李洛迎著她的目光，笑著點點頭，道：「僥倖到了三十八梯，完成了一次突破，連跨兩級。」

「現在的我，算是生紋段第三紋了。」

譁！

隨著他這話的落下，四周頓時響起了道道譁然聲，一道道目光中充滿了震驚。

李洛竟然真的到了第三十八梯？！

而且還跟姜青娥一樣，在突破時，連跨兩級？！

這傢伙，竟然這麼變態的嗎？

裘白，田恬也是在此時出現了霎那間的失神，然後他們對視一眼，皆是看出對方眼中的震動。

他們同樣沒想到，李洛竟然真的做到了...

「怎麼可能？！」

而相對於他們的震驚，那宋秋雨則是忍不住的失聲出來，繼而她臉頰青白交替，眼中有些惱怒與不甘。

李洛的那一片暗靈葉是從他們這裡搶奪而去的，如今李洛趁勢取得如此進步，豈不是說還有著他們的一份功勞？

一想到此，宋秋雨就臉色發青，一口鬱氣漲得胸口痛。

一旁的王御風也是一臉的難以置信，三十八梯，那是現在的他都無法抵達的地方，可李洛，一個一星院的新生，竟然能做到？

然而不論他們是如何的不想相信，但那從李洛身上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的的確確是比此前強了太多。

這必然是在這短短不到一個時辰的時間中取得了巨大的精進。

「隊長好厲害！」

捧場王白萌萌的歡呼聲響起，慶祝著李洛的大勝歸來。

辛符也有些羨慕與佩服的望著李洛，在剛進入學府的時候，他相力等級還領先李洛一頭，可經過這暗靈潭後，李洛卻是反超了他兩級。

而李洛在此前相力等級落後的情況下，依舊是打敗了王鶴鳩，難以想像，隨著此次的提升，他的戰鬥力將會提升到何種的程度。

或許，李洛已經有資格與秦逐鹿競爭一星院真正的最強新生了。

周圍眾多學員，也是眼神羨嫉，這連跨兩級，直接達到生紋段第三紋，這般實力就算是放在二星院中，都能夠算做優秀了。

畢竟強如那王御風，如今也只是生紋段第四紋而已。

而李洛僅僅進入學府半年多的時間，就已經快要追趕而上，這種速度，簡直能夠媲美姜青娥了。

姜青娥眸子中也是帶著一些歡喜的笑意，道：「既然你出來了，那咱們也可以離開了。」

暗靈潭一行，算是收穫極豐，而現在，就該繼續執行他們的淨化任務了。

李洛聞言，卻是忽的一笑，道：「先等等，我還有筆買賣要做。」

姜青娥聞言，眸子中掠過一絲疑惑，不過片刻後，當她在見到李洛慢吞吞的從懷中掏出一把讓人極為眼熟的黑色葉子後，即便是以她的定力，都是微微的有點失神。

「咳！」

李洛大聲的咳嗽了一聲，把所有目光吸引過來，然後將手中的一把暗靈葉在面前抖開，順帶著給自己扇了扇風。

在場的目光投來，接著一些人就看見了李洛手中的那一把暗靈葉，他們第一時間是先揉了揉眼睛，然後自嘲的一笑，看來他們是太想要暗靈葉了，所以現在都開始出現幻覺了。

這李洛怎麼可能手裡抓著一把暗靈葉呢？

你在開什麼玩笑。

有人自嘲的搖頭，畢竟這一幕對他們的衝擊，簡直比剛才知道李洛達到三十八梯，還要來得讓人感到難以置信。

第三十八梯雖然極為艱難，但終歸還是有人達到過，可誰聽過有人能夠在暗靈潭深處抓一把暗靈葉回來的？

不過終歸不是所有人都是這種自我否定的心態，還是有敏銳的人迅速回過神來，他們死死的看著李洛手中的一把暗靈葉，然後呼吸在漸漸的加重。

李洛面帶微笑，朗聲道：「諸位，剛才我在深入暗靈潭時，發現了那顆暗靈樹，然後僥倖的從上面抓了一些暗靈葉下來...」

「嗯，沒錯，就是這些。」

他輕輕抖了抖手中的暗靈葉，對著眾人點點頭，給予確認：「你們沒看錯，這些的確就是暗靈葉。」

場中一片安靜。

只有漸漸變得粗重的呼吸聲。

一雙雙眼睛看著李洛手中的暗靈葉，開始有變紅的跡象。

裘白，田恬也是目瞪口呆的望著李洛手中的一把暗靈葉，這個時候連他們都忍不住的有點凌亂了。

因為這神奇的一幕，連他們都沒見過！

「你怎麼從暗靈樹上面取下這些暗靈葉的？那裡的天地能量極為濃厚，形成了屏障，尋常相力，根本難以穿透過去並且觸及到暗靈樹。」不過第一個發出疑問的，竟然會是姜青娥。

她眼神中帶著掩飾不住的驚訝，因為她也到過第三十八梯，自然也見到了處於三十八梯下方的暗靈樹，而且她同樣也嘗試過能不能取得一些暗靈葉，但最終都差一些。

「因為雙相之力。」

李洛笑了笑，道：「暗靈潭深處的天地能量極其濃厚，一般的相力除非以絕對的強度衝破，不過我能夠施展雙相之力，這是高於普通層次相力的力量，所以僥倖成功。」

姜青娥這才恍然，原來是雙相之力...雖說李洛的雙相之力極為的淺薄與粗糙，但畢竟是貨真價實的雙相之力。

這是一種唯有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握的高層次力量。

周圍眾人也是聽見了李洛的解釋，不過這些都不重要了，他們並不關心李洛是怎麼得到的這些暗靈葉，他們只關心，李洛想要怎麼處理這些暗靈葉。

他們也相信，李洛把這些暗靈葉展現出來，並不是單純的顯擺那麼幼稚。

因為那會激起眾怒的。

「諸位對這些暗靈葉應該有興趣吧？」

李洛也沒有繼續賣關子，俊朗臉龐上的笑容愈發的熱情，然後抖了抖暗靈葉，譁啦啦的清脆聲吸引著眾人的視線。

「半瓶帝流漿可以兌換一片暗靈葉。」

「童叟無欺，歡迎搶購。」

第兩百五十四章暗靈葉

暗靈潭外，諸多目光都是投向了聲音傳來的地方。

只見得在那前方的一片黑色荷葉上面，有三道人影站立，而此時說話者，便是當頭的一人。

他看上去有些清瘦，身軀挺拔，模樣倒是周正。

而周圍的那些人在見到此人時，倒是有一些竊竊私語聲響起。

「是二星院的王御風。」

「這王御風，在二星院中，也算是排名前十的人物吧？」

「他跟姜學姐有過節麼？怎麼會跳出來當這個刺頭？」

「......」

在周圍的竊竊私語聲中，李洛也是看了那王御風一眼，不過更多的目光，還是看向了王御風身後。

那裡有兩道身影，一男一女，模樣都不陌生。

赫然是宋秋雨以及蒂法景明。

這宋秋雨此前回到天蜀郡，試圖幫助宋家打垮溪陽屋，但後來卻被李洛所挫敗，雙方之間，算是有些恩怨的。

眼下這素不相識的王御風突然站出來，李洛感覺，未必不是沒有這宋秋雨的一些原因。

姜青娥眸光看了那王御風一眼，聲音平淡的道：「我怎麼不合規矩了？」

那王御風仿佛並不懼姜青娥的壓迫感，朗聲開口道：「眾所周知，暗靈潭的爭奪，都必須依靠自身本事，姜學姐實力的確很強，如果你是為了自己小隊來爭搶暗靈葉，那我們都心服口服，可如果你是為了李洛來搶奪名額...」

「會不會對我們這些人太不公平了一些？」

王御風身後，那宋秋雨眼光一閃，伸手拉了拉他，小聲道：「御風，算了吧，姜學姐何等實力，我們就讓一步吧。」

然而她這話落下，那王御風面色更加不好看，道：「如果實力強就可以無視規則，任由搶奪，那我們還是身在聖玄星學府嗎？」

周圍略微的有些騷動，想來一些學員也是有所共鳴，畢竟這座二級暗靈潭，是屬於他們這些相師境學員的機緣，姜青娥他們已經享受過此地帶來的好處，如今卻還要違規來幫李洛獲取，這無疑是會觸動到他們的利益。

此前沒人做出頭鳥，所以他們不敢發言，而此時有了王御風帶頭，自然也就有了一些膽氣。

一時間騷動有擴散的跡象。

李洛神色平靜，略有深意的目光掃過那宋秋雨，這個女人，真是煽風點火的一把好手。

此前來到天蜀郡的莫凌，受她煽動，與他鬥了一場，顯然眼下這個王御風，也是被她耍得團團轉。

而至於那所謂的暗靈葉，在來時姜青娥也已經將有關暗靈潭的信息全部都告訴了他們。

因為暗靈潭極為的特殊，其中匯聚，壓縮著極其龐大的能量，這些能量形成了異常恐怖的能量威壓，在這種程度的威壓下，即便是天罡將階的實力，都無法強行進入。

那麼這些學員又是如何進入暗靈潭的呢？

那是因為在暗靈潭內，生長著一種名為「暗靈樹」的奇樹，此樹上面每隔一段時間會生長出一種由天地能量凝聚而成的樹葉，這就是暗靈葉。

暗靈潭時不時會噴發能量衝擊，每一次，都會有幾片暗靈葉被噴出來，而這些暗靈葉，就是所有學員等在這裡搶奪的目標，只要奪得一片暗靈葉，就可以將其分為三份，各自含在嘴中，就能夠無視此處的能量威壓，進入到暗靈潭中修行。

簡單來說，這暗靈葉就是進入暗靈潭的門票，搶到了，才有資格進去，否則就只能在外面看著眼饞。

而暗靈葉從暗靈潭中噴出來，顯然越是前排的位置越有優勢，這也是為何姜青娥會出手幫他們佔據一個有利位置的主要原因。

「自從有了暗靈潭以來，所有人都是依靠自身力量來競爭，如果可以找人來幫忙爭奪暗靈葉的話，那以後豈不是人人都不用依靠自己，直接找個大腿不是更簡單嗎？」而此時，那王御風還在說話。

姜青娥瞥了他一眼，淡淡的道：「你想多了，暗靈葉的搶奪，李洛他們會自己去完成，我並沒有出手幫忙，我現在做的，只是幫他們佔了一個位置而已，據我所知，這並不算是什麼違反了什麼規則。」

「呃...」

周圍那些騷動的學員聞言頓時漸漸的平息下來，原來姜學姐不是要直接出手幫李洛他們搶奪暗靈葉啊...

這樣的話，倒也的確不算違規了。

那王御風同樣是滯了滯，敢情他這裡慷慨激昂半天，完全是說了一通廢話嗎？

一旁的宋秋雨則是突然笑道：「姜學姐的意思，是打算讓李洛他們這支新人小隊，來與我們這些二星院的隊伍爭搶暗靈葉嗎？」

姜青娥盯著宋秋雨：「有問題嗎？」

被姜青娥那一對平靜而純粹的金色眸子看著，宋秋雨莫名的感覺到有些懼意，她身子往王御風那邊靠了靠，強笑道：「這倒不是不可以...只是覺得李洛他們還真不愧是新生第一的小隊，畢竟以往這裡，可還沒出現過一星院的小隊呢。」

「如果李洛他們爭搶成功了，可真是古往今來頭一遭。」

她言語好似在讚揚李洛等人，可這話落在其他二星院的學員耳中，卻好像在說如果真讓得李洛他們爭得了暗靈葉，就成了他們二星院的恥辱一般。

姜青娥淡淡的道：「你叫做宋秋雨是吧？我建議你還是多花一些心思在自身修行上面，長袖善舞，終歸只是下乘之道。」

宋秋雨聞言，頓時一怔，旋即姣好的臉頰上有些青紅交替，眼中更是有羞怒升起，什麼長袖善舞，不就是說她...不潔身自好的意思嗎？

宋秋雨咬了咬牙，但面對著姜青娥所帶來的壓力，她實在沒膽子與她正面硬碰，所以只能忍了下來。

而一旁的王御風見狀，不由得有些心疼，低聲道：「不必生氣，只要姜青娥不出手幫忙，憑李洛這新人小隊的實力，今天不可能會奪得暗靈葉。」

宋秋雨委屈的點點頭，而瞧得她這副模樣，王御風也是暗怒，這姜青娥當真是有些欺負人，也罷，既然對付不了你，那今日說什麼也得讓這李洛拿不到暗靈葉。

在兩人身旁，蒂法景明一直都未曾說話，他瞧得王御風的神情就知道他在想什麼，當即無奈的嘆了一口氣，暗暗搖頭。

秋雨啊，你又何必一直去招惹李洛呢，自從獲得天蜀郡大考第一後，現在的李洛，已經一飛沖天了。

再去招惹，只是自找不痛快罷了。

而姜青娥那邊說完也就不再理會那宋秋雨，畢竟對方段位實在太低，她先前那一句話，已是拉低了自身。

「你們去那個位置吧，不過雖然我幫你們佔了一個不錯的位置，但之後爭搶暗靈葉，依舊還是要靠你們的本事。」

「不過搶奪暗靈葉，很多時候並非是單純的比拼實力，畢竟你們的目的不是打敗其他人，而是先一步搶到那些被能量衝擊波席捲出來的暗靈葉。」她對著李洛三人提醒道。

李洛三人聞言，也皆是點頭應下。

然後，三人便是在那諸多目光的注視下，直接是躍到了姜青娥重劍所落的荷葉之上。

裘白，田恬看了看場中這些二星院隊伍，然後對著姜青娥說道：「你確定李洛他們能夠搶得過這些人？」

姜青娥道：「此前我讓他們獨自去激活一級淨化塔時，你們也是這麼問的。」

兩人啞然，旋即笑道：「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說...」

「拭目以待了。」

第兩百六十二章李洛的心思

半瓶帝流漿，兌換一片暗靈葉。

當李洛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在場不少學員眼睛都是在微微睜大，因為這個價格，並不算低了。

一瓶帝流漿價值五千學府積分，半瓶，那就是兩千五百積分！

畢竟不是所有隊伍都能夠如同姜青娥他們這般，一路橫掃，更多的隊伍，眼下可能也就攻克了一座一級淨化塔而已。

按照以往的一些估算，絕大部分的小隊，最終在離開暗窟時，平均能夠獲得積分，大約是在五千左右。

而消耗兩千五百學府積分，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一筆不小的代價。

可是，這個代價雖然很大，可如果能夠藉此進入暗靈潭修行的話，其實也不是不能接受。

畢竟學府積分的作用，也是為了能夠換取更多的修煉資源提升自己，那麼眼前的暗靈潭，無疑也有著這個效果。

在場有一些學員有點蠢蠢欲動。

姜青娥同樣是被李洛這般騷操作搞得有些哭笑不得，她沒想到李洛為了賺取帝流漿能夠做到這一步。

不過這些暗靈葉也是他依靠自身本事得來，他想要怎麼做都可以。

「李洛，這些暗靈葉本來就是會隨著暗靈潭的能量浪\*\*湧而飛出來，現在你仗著先進入暗靈潭的優勢，將這些原本就屬於大家的暗靈葉奪了下來，然後又高價出售給大家，你這算盤會不會太精明了一些？」

而就在此時，突然有一道冷笑聲響起，正是宋秋雨。

其他的一些學員聽到此話，也是不由得面有異色。

李洛瞥了那宋秋雨一眼，淡淡的道：「首先，就算我取了這些暗靈葉，接下來依舊還會有著暗靈葉從暗靈潭中出來，如果有人對我這裡的暗靈葉沒有興趣，可以繼續等待。」

「再者...」

「每次從暗靈潭出來的暗靈葉數量極為稀少，在場的隊伍這麼多，一般來說，只有你們這種實力偏強的小隊才有著競爭力，而其他更多的隊伍，恐怕都只能一次次的空手而歸。」

「而現在我能夠以這麼簡單的方式，讓更多的小隊獲得暗靈葉，你對此卻如此不滿，是不想看見其他人也能夠進入暗靈潭修行嗎？」

宋秋雨面色微變，顯然是沒想到李洛的反擊如此的凌厲，這傢伙，竟然還想挑起其他一些實力一般的小隊對他們的對立。

「李洛說得倒也沒錯，每次暗靈潭吹出來的暗靈葉不僅等待時間太久，而且每次出來數量都那麼的稀少，我們根本就搶不過，與其在這裡枯等，我們倒寧願付出兩千五百學府積分來換取暗靈葉。」有學員突然說道。

「對，沒錯！」

「我也寧願直接用兩千五百積分來換！」更多的學員附和起來，這些學員大多都屬於那種競爭暗靈葉只能靠運氣的那種。

直白來說...都是差生。

見到附和的人越來越多，宋秋雨臉色也有點發綠，只能將嘴中的話給吞了回去，免得引起眾怒。

李洛見狀，心頭暗樂。

而此時，有學員扭捏的問道：「李洛，這帝流漿我們一時間也沒在學府兌換，能不能先記帳，等回頭淨化任務結束時，再來補上？」

李洛聞言，倒是灑脫的道：「這都是小事，我這麼拼命的將暗靈葉奪來，主要還是為了給大家修煉創造便利，如果大家現在手頭沒有帝流漿的話，只要給個欠條，回頭補上即可。」

眾人聞言，頓時大喜，紛紛讚揚，唯有宋秋雨暗暗咬牙，這傢伙，明明就是想要賺學府積分，偏偏還要說得這麼冠冕堂皇。

李洛微笑著接受著眾人的吹捧，只要有欠條在手，回頭誰敢欠帳，他就帶著青娥姐一個個的找過去！

越來越多的人對李洛手中的暗靈葉有了興趣，乃至於後來開始出現一些爭搶，李洛趕緊出面制止，最終定下了抽籤的方式來兌換暗靈葉。

於是，在他的一通操作下，最終有七個小隊如願的得到了暗靈葉。

這些小隊皆是面露歡喜，激動，畢竟暗靈潭中每次開啟，其中的能量都是有限的，早進入其中，那修煉效果也會更佳。

而那王御風，宋秋雨等人面色都是有些難看，因為這下一波暗靈葉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所以他們豈不是都要等這些人再享受一波能量灌體後，才能夠進入暗靈潭？

那時候，修煉效果真是要減至最差了。

李洛心滿意足的將七張欠條收入懷中，這可是三瓶半帝流漿啊，一萬七千五的學府積分到手，這將會大大的緩解了他十萬積分的壓力。

一旁的白萌萌，辛符皆是佩服的看著他，能夠達到暗靈潭第三十八梯的人雖然少，但也不是沒有，但能夠從暗靈潭出來後，還薅了一把暗靈葉的人，真的從聖玄星學府創立至今，李洛是第一個。

「厲害了。」

連田恬也是嘆了一口氣，俏臉上布滿著嘆服之色。

裘白同樣是哭笑不得的搖搖頭，這一次，他們真的是有些大開眼界了。

李洛將七片暗靈葉盡數售光，拍了拍手，旋即他面帶笑容的走向了王御風，宋秋雨，蒂法景明。

後者三人見到他走來，面龐上都是露出戒備之色。

「李洛，你還想幹什麼？」王御風上前一步，冷聲道。

李洛笑眯眯的看了一眼宋秋雨，這個女人噁心了他半天，他可不是有仇不報的人，只不過有時候報仇，不見得就需要用武力。

「你們想不想買一片暗靈葉？」他笑著問道。

此話一出，王御風，宋秋雨，蒂法景明都是有些驚愕看著他，先前他們其實也想去買李洛手中的暗靈葉，但一是拉不下臉，二就是覺得李洛不會賣給他們。

所以最終看見李洛將七片暗靈葉賣光，他們心頭也不免有些懊悔，雖說他們之後也有可能搶到從暗靈潭中飛出來的暗靈葉，但那個時間太不確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現在這一批獲得暗靈葉的人，將會提前消耗暗靈潭中的天地能量。

所以就算他們之後搶到了暗靈葉，再進入其中時，修煉效果也是會有所折扣。

兩千五百積分對於他們來說，並不貴，如果可以，他們當然願意早一些進入暗靈潭。

「你什麼意思？你還有暗靈葉？」王御風問道。

「還有最後一片。」李洛笑著點點頭。

王御風一怔，他有些驚疑的看了李洛一眼，又是與一旁默不作聲的宋秋雨對視了一下，李洛還真剩下一片...那他這是想要做什麼？

宋秋雨望著李洛那張好看的笑臉，心頭隱隱的有點不安。

「你們買不買？半瓶帝流漿，不賒帳。」李洛笑問道。

王御風面色微微變幻，沉默了數息，半瓶帝流漿對於他們來說倒是小問題，但是他實在不敢相信，李洛會這麼的好心。

可要他們放棄這暗靈葉，也有些捨不得。

王御風看了一眼宋秋雨，後者微不可察的點點頭。

於是他說道：「沒問題。」

李洛面帶笑意從懷中掏出了最後一片暗靈葉，而取出來的時候，他突然驚訝的出聲：「哎喲，這片暗靈葉似乎是有點缺陷呢。」

王御風三人看去，只見得李洛手中那最後一片暗靈葉，竟然只剩下半截。

而這半截暗靈葉，顯然不夠三個人分，充其量，只能分給兩人使用。

可他們小隊，有三人。

李洛嘆了一口氣，有些遺憾的道：「雖然有點缺陷，倒也勉強還能用...」

他抬起手，問道：「你們還要不要？」

王御風三人望著李洛手中這有些殘缺的暗靈葉，神情一時間變得極其複雜起來。

特別是宋秋雨，她目光死死的盯著李洛，總算是明白對方究竟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思了。

第兩百六十三章禁區內的變故

暗靈潭外，王御風，宋秋雨，蒂法景明三人的目光變幻不定的盯著李洛手中那一片殘缺的暗靈葉。

三個人都不是蠢人，當李洛拿出這片只能供兩人進入暗靈潭的暗靈葉時，他們就知道李洛打的什麼算盤了。

無非便是挑撥離間，二桃殺三士。

這片暗靈葉，如果接了下來，不論怎麼使用，都會有一人遺漏下來，那麼那個人不管是誰，必然會心中存有芥蒂。

即便眼下或許他會大度的選擇主動退讓，可有些芥蒂一旦存在，未來總會讓得他們之間的關係出現一些變化。

所以，這片暗靈葉，真的是有「劇毒」。

可是李洛顯然也沒有遮掩他的意圖，對方可以選擇不要，只要他們能夠抵得住提前進入暗靈潭修煉的誘惑。

只要三人能夠堅定的拋除這份誘惑，李洛的算計也就落空了。

只是，李洛並不覺得王御風，宋秋雨三人的心性能夠堅定到這種程度。

「所以，你們要不要？不要的話，我就收回來了。」李洛淡淡的道。

說著，就打算將暗靈葉收回。

不過，宋秋雨搶先一步，伸出手從李洛手中將那片暗靈葉抓了過來，她臉色陰晴不定的將一個小瓶子丟了過來，正是半瓶帝流漿。

李洛接過木瓶，沒有多說半句廢話，轉身就走，完全沒有關心他們想要怎麼使用這一片暗靈葉。

宋秋雨望著李洛的背影，然後對著王御風，蒂法景明道：「這片暗靈葉，你們兩人使用，我可以等下一次。」

王御風目光閃爍了一下，道：「秋雨，你沒必要犧牲這麼大。」

「如果真是要分配這片暗靈葉的話，我們應該以最公平的方式，那就是以貢獻強弱來分配。」

聽到他這話，宋秋雨心頭就是暗叫一聲糟糕，抬眼看去，果然是見到一直都未曾說話的蒂法景明神色微微一僵，不過轉瞬就恢復過來。

蒂法景明笑著點點頭，道：「這的確是最公平的辦法，秋雨，你就和隊長先進入暗靈潭吧，我等下次。」

王御風聞言，有些歉意的道：「放心吧，景明，我們不會讓你吃虧的，我們還會在暗窟待一段時間，到時候我們找機會再補償你。」

蒂法景明笑著擺了擺手。

宋秋雨欲言又止，蒂法景明與她相交多年，而且家裡也是世交，對方是她在聖玄星學府中極好的夥伴，她的理智告訴她，現在她應該出聲幫蒂法景明說話，並且堅定不移的站在後者的立場。

可是這麼做，則是會讓王御風面子上難堪。

這顯然也不符合她的性格。

於是，最終在兩難間，她只能選擇了沉默。

只是她心中也明白，她的沉默必然會讓得蒂法景明失望，這也將會令得雙方間的關係出現一些裂痕。

可是，她能怎麼辦呢。

不論是她還是王御風，其實都無法放棄這暗靈葉帶來的誘惑，他們的確可以再等下一波暗靈葉，可那時候失去了先機，進入其中修煉的效果也將會大打折扣。

兩人都不太願意承受這種損失。

眼下那李洛送來了一片暗靈葉，雖說其中含毒，但兩人還是無法捨棄。

她只能說，她低估了李洛的手段，對方也並沒有動用什麼武力，也沒有靠姜青娥來施壓，其實那樣的話，她反而沒什麼好畏懼的。

可她怎麼都沒想到，李洛的反擊，只是拿出了一片殘缺的暗靈葉。

這一片暗靈葉，就讓她苦心經營多年的一些關係，出現了裂痕。

這個代價，其實很慘重。

所以這一刻，宋秋雨都是忍不住的生出一些後悔之意，為什麼此前要忍耐不住性子去招惹這個李洛？

這傢伙實力雖然比不過姜青娥，但這些手段，卻反而比姜青娥帶來的殺傷力更強。

然而對於宋秋雨這邊的後悔，李洛已經並不在意了，此次暗靈潭之行，他的實力提升兩級，大量學府積分到手，可謂賺得盆滿缽滿。

他走向姜青娥一行人，然後衝著田恬，裘白有些歉意的道：「抱歉了，在暗靈潭這邊耽擱了這麼久的時間。」

他們在這裡待了大半天，而這段時間中，那都澤紅蓮，葉秋鼎等人必然已經不斷的推進，甚至都已經開闢了二級淨化塔，從進度上面來說，他們大概率是落後的。

田恬嬌笑一聲，道：「磨刀不費砍柴功，你們小隊實力提升了一大截，對於我們後面推進二級淨化塔也有著幫助。」

人情都做了這麼多了，他們當然不介意一路做到底，至於都澤紅蓮，就讓他們得意一次也沒什麼。

往後在隊長的率領下，有的是機會將他們壓下去。

姜青娥掏出地圖，瞥了一眼，果然是見到有兩座二級淨化塔的標誌被點亮了，仔細看去，其中一座旁邊的小隊名字，正是都澤紅蓮他們。

「不急，也並非是完全沒有機會追趕。」姜青娥平靜的說道。

李洛點點頭，剛欲說話，突然遠處的山脈中傳來了一聲震天動地般的咆哮聲，那咆哮仿佛是帶起了音波，自遠處滾滾而來，化為狂風呼嘯山林。

同時這片天地間的能量驟然變得狂暴起來。

在場的人都是因為這突如其來的變故紛紛色變。

一道道驚駭欲絕的目光投向山林深處，那是咆哮聲傳來的方向，那裡是禁區，據說其中沒有任何的異類存在，唯一存在的...

便是那頭實力比異類還可怕的天將階精獸！

可是為何這頭以往從未有過動靜的精獸，今日竟然會突然的躁動？！

眾人驚慌，裘白與田恬面色也是變得凝重起來，即便隔著如此遙遠的距離，他們依舊能夠見到一道黑色狼煙沖天而起，狂暴的能量自其中肆虐開來。

黑色狼煙中，有看不清楚模樣的龐然大物在奔掠。

不過漸漸的，他們面色突然有些變了，因為他們發現，那龐然大物的奔掠方向，正是他們這邊？！

其他人也發現了這一點，當即紛紛面露驚恐。

「不必驚慌。」

姜青娥在此時出聲，清冷的嗓音讓得眾人的驚慌也是漸漸的平息下來：「禁區之外，據說有院長親自所銘刻的字跡符文，這精獸跑不出來的。」

眾人聞言，將信將疑的對視一眼，這個消息他們倒是並不知曉，不過以姜青娥的段位，想必在學府內也會更受到重視，所以知曉一些隱秘也不算奇怪。

所以，眾人的驚恐稍退，然後目光遠遠的眺望著，打算一有不對，立刻拔腿就跑。

李洛同樣是在遙望著山脈深處的滔天動靜，他的眉頭微微皺著，因為他隱隱的感覺到那狂暴精獸給他一種熟悉感。

想了幾秒，他的瞳孔突然一縮。

先前在暗靈潭中，他所感受到的那股兇惡感知，不就是與其一模一樣嗎？

原來那兇惡感知是來自禁區中的這頭天將階精獸！

那此時這精獸如此躁動，難道是因為他的原因？

李洛面色變幻，是因為他摘取了暗靈葉？不至於吧，那些暗靈葉也不算多大的寶貝，不可能會讓得一頭天將階精獸這般的狂暴。

而且從此前那感知中，李洛分明的感覺到一種貪婪，饑渴之意。

仿佛，是想要將他吞掉一般。

那麼，不是因為暗靈葉，就是因為他自身的某些原因？

在暗靈潭深處，李洛唯一展現過的異於常人的力量...

李洛目光一閃，是雙相之力。

雙相之力是封侯強者的標誌力量，據說這頭天將階精獸也處於衝刺封侯階的階段，或許它是感應到了他的雙相，所以才會如此的貪婪，試圖吞食他，用以幫助自身晉級？

果真是野獸，這麼殘忍粗暴。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因為他感覺自己的猜測，恐怕已經是接近了真實...這讓得他有些忐忑，沒想到他這雙相，竟然也有一天會被盯上。

這世界，還真是危險啊。

不知道青娥姐說的那所謂院長字跡符文是不是真的？如果那字跡符文因為時間太久消失了的話，今天他豈不是會被一頭天將階頂峰的精獸給盯上？

一想到那一幕，李洛略微的有點腿軟。

轟轟！

山脈在震動，沖天黑煙滾滾而過，對著山脈之外疾掠，而隨著那瀰漫天地的狂暴氣息愈發的接近，在場的一些學員已經開始忍不住的往後逃竄了。

而就在李洛也考慮要不先跑的時候，突然山脈外圍的一座山峰上有著一道神秘流光爆發。

流光於天空上閃現而出，仿佛是形成了一個古老的光芒大字。

封！

古老大字於天空流轉，吞吐著神秘之力，而隨著這個古老文字的出現，那原本氣勢洶洶對著山脈外衝來的滔天黑煙陡然間停了下來。

黑煙中，有龐然大物對著那古老大字發出了暴怒的咆哮，狂風席捲，震動山林。

第兩百五十五章爭奪

李洛三人立於寬大厚重的黑色荷葉上面，仿佛是踩在石板上一般，這特殊的材質，倒是讓得三人嘖嘖稱奇。

這些黑色荷葉，應該也是在這裡不斷的經受著從暗靈潭中席捲而出的天地能量的衝刷，所以方才會出現這般變異。

他們抬起目光，看向前方暗靈潭所在的方向，那裡有著肉眼可見的能量波動如浪潮一般，一波波的橫掃出來。

周圍的許多隊伍都是在聯手竭力的抵抗著這股能量浪潮。

而與他們相比，李洛三人無疑是顯得要輕鬆許多，那些能量浪潮在衝擊到他們所在的位置時，都是會被那插在前方的重劍上散發出來的光明相力所抵消。

顯然，姜青娥雖然沒有直接出手幫他們搶奪暗靈葉，但也是幫他們省了不少的力氣，這能夠讓得他們在應對接下來的暗靈葉爭奪時有最全盛的狀態。

而對於李洛他們的這種待遇，周圍那些二星院的隊伍也是羨慕得厲害，畢竟姜青娥這麼做，並不算是違規，他們也沒辦法在這上面指責什麼。

所以，他們除了羨慕，還是羨慕。

畢竟，能夠讓得姜青娥這麼貼心幫助的男學員，整個聖玄星學府，怕是找不出第二個了。

對於周圍那些羨慕嫉妒的目光，李洛倒是並未在意，他只是瞥了一眼與他們相隔不遠的王御風，後者不斷的投來一些不善的視線，顯然這是一個會搞事的蠢驢。

不過雙方的位置不遠，如果待會暗靈潭中有暗靈葉被席捲出來，大概率雙方會鎖定相同的目標，所以到時候衝撞是難免的。

「隊長，要小心那個王御風呢，他的實力是生紋段第四紋，最重要的是他擁有著下七品的雷隼相，極其擅長速度，我想我們這裡，沒人能在速度上面跟上他。」白萌萌此時在李洛身邊悄悄的說道。

辛符點點頭，道：「這種暗靈葉的爭奪，並非是正面硬碰，速度在這裡有著巨大的優勢，所以如果這王御風鐵心要跟我們搶，還真是有點麻煩。」

「下七品，雷隼相麼...」

李洛目光微閃，旋即點點頭，道：「不急，一切按照計劃行事。」

此前來時，姜青娥就將這裡的爭奪方式詳細的告訴了他們，而他也因此制定了作戰方式，至於效果如何，待會試試便知道了。

白萌萌，辛符皆是點頭。

接下來三人便是無話，各自調整著狀態，等待著暗靈潭內能量波浪的爆發。

而這一等，便是一個時辰的時間。

一個時辰後，所有人都聽見了那暗靈潭中突然有著刺耳的嗚鳴聲在響起，仿佛是巨浪在洶湧翻滾，當即所有人神情都是一凜，全神貫注起來。

一道道目光，死死的盯著暗靈潭。

每一次暗靈潭中被衝擊出來的暗靈葉都是極為有限，有時候如果倒黴一點，甚至就只有一片。

那時候所引發的爭奪，簡直只能用慘烈與混亂來形容。

所以也不知道這一次，這暗靈潭中，究竟能噴出幾片葉子來？

在眾人緊張得近乎窒息般的氣氛中，某一刻，暗靈潭內的能量湧動變得劇烈起來，仿佛是有著悶雷炸響。

轟！

一波強大的能量衝擊浪潮席捲而出。

周圍的樹木都是被震得東倒西歪，而一些實力不濟的隊伍，更是被掀翻在了黑色荷葉上面，唯有一些實力強大的隊伍，依靠隊員間的聯手，倒是能夠穩住。

而李洛他們這邊，插在面前的重劍爆發出璀璨光明，強橫的相力與那能量衝擊不斷的抵消，這倒是讓得李洛三人未能受到影響，不然還不待那暗靈葉出現，他們三人就可能直接出場了。

受姜青娥的幫助，李洛三人不必顧慮那能量衝擊，目光死死的盯著暗靈潭的方向。

下一瞬，三人呼吸都是突然一停。

因為他們見到，在那洶湧噴出的能量波浪中，突然有三道黑光疾射而出，透過黑光，可見其中是三片漆黑色的葉子。

暗靈葉！三片！

譁！

在場的諸多學員都是在此時爆發出譁然聲，眼神熾熱。

三片暗靈葉對著三個方向疾射而出，而正好有一片，是直接對著李洛他們這邊射來。

轟！

而就在這片暗靈葉射來時，還不待李洛他們出手，便是有著一道低沉的轟鳴聲響起，只見得一道銀光自視野中暴射而出，直撲那一片暗靈葉。

是王御風出手了！

三片暗靈葉，其實他還有著其他的選擇，但卻偏偏選擇了李洛他們這邊的，顯然，這是王御風故意為之。

不過他也的確有著這個本事，那如閃電般的速度，讓得這邊的其他隊伍都是未能回過神來，便是見到那王御風的身影出現在了那片暗靈葉前方。

宋秋雨望著即將得手的王御風，嘴角忍不住的浮現出一抹笑意，眼光還瞥了一下姜青娥那邊。

哼，姜青娥你再厲害，今天還是得看著這李洛白來一趟！

王御風同樣是在看著近在咫尺的暗靈葉，眼中有一抹傲然之色，論起速度，在這二星院中能夠超過他的人都是屈指可數，這李洛他們還想從他手中搶東西，倒也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雙相又如何，水相，木相，在這裡可幫不了他任何的忙。

心中閃過諸多的念頭，王御風手掌陡然伸出，一把抓向了這片暗靈葉。

咻！

而就在王御風即將抓住這一片暗靈葉的那一瞬，突然一道流光暴射而至，直接是搶先一步射在了那一片暗靈葉之上。

鐺！

明明是樹葉，可碰撞時，卻是發出了金鐵之聲，暗靈葉被那流光箭矢擊飛而去。

王御風一把抓了一個空，頓時有些驚怒，眼角餘光掃去，便是見到李洛站在黑色荷葉上，手拉大弓，面露笑意的看著他。

顯然，那流光箭矢，就是李洛的傑作。

王御風暗怒，這小子倒是狡猾，知道速度沒他快，所以就想要用箭矢來幹擾他嗎？

沒那麼容易！

王御風身影一轉，便是如電般對著那被擊飛的暗靈葉掠去。

咻！

不過不待他接近那一片暗靈葉，又是有著光流箭矢暴射而至。

「還想來？！」

王御風怒笑，卻是早有準備，只見得他手掌之上有雷光纏繞，屈指成爪：「隼爪！」

那一爪，宛如雷隼撲食，速度極快，竟然是直接將那支流光箭矢硬生生的空手抓住。

不過，就在王御風抓住箭矢的那一瞬，出人意料的是，他的手掌竟然憑空的穿了過去。

這支箭矢，竟然是幻影！

王御風瞳孔驟縮。

咻咻！

而不待他思慮過多，只見得一道道光矢突然接二連三的暴射而來，這些光矢中，也不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所以一時間，連王御風腦袋都有點發蒙。

他沒想到，對方竟然這麼會玩！

等到王御風回過神時，那些光矢已是以各種極其奧秘的角度射擊到了那一片暗靈葉之上，緊接著這一枚黑色葉子開始不斷的彈射。

那彈射的方向，正是李洛所在的位置。

王御風大怒，速度全力爆發，身影直接對著那暗靈葉追擊而去。

不得不說，他的速度的確極為的出眾，數息間，就已追上了暗靈葉。

可就在此時，一支光矢迎面射來。

王御風冷哼，屈指一彈，就將光矢擊碎，只不過這一次的光矢卻是在破碎的瞬間分裂出了一支小型光矢，光矢斜射在了暗靈葉的一邊。

呼。

暗靈葉被這股力道直接撞飛向了不遠處的一簇叢林，下一刻，叢林抖動，竟是一道細小的影相之力藉助著叢林陰影射出，直接擊打在了暗靈葉上，將其方向再度改變。

鐺！

細微的聲響中，暗靈葉的翻滾驟然加速，直撲李洛面目而來。

後方慢了一步的王御風目眥欲裂，急速追擊而上，可就在他即將追上暗靈葉時，李洛已經伸手，將這一片暗靈葉從容的收入到了手中。

王御風剎不住腳，直接衝到了李洛他們所在的黑色荷葉上，幾乎是與李洛面對面險些撞在一起。

他憤怒的望著那被李洛握在手中的暗靈葉，情緒有些忍不住的翻湧起來，渾身有相力爆發。

李洛卻是神色不變，他把玩著暗靈葉，微微一笑。

「這位王學長，你是打算硬搶嗎？」

他對著旁邊指了指，只見得一旁的樹幹上，姜青娥，裘白，田恬三人眼神正平淡的看來。

王御風頓時一滯。

然而李洛依舊不客氣，繼續給予暴擊。

「王學長，有時候光有速度也不太行，關鍵是...還要有腦子。」

他微笑著指了指腦袋，意味深長的說道。

一旁的白萌萌，辛符皆是咂舌，隊長，你這是殺人誅心啊，太狠了。

第兩百五十六章炫夫狂魔

「你！」

王御風面色鐵青，顯然是被李洛這句話刺激得不輕，同時也有些惱羞成怒，畢竟雙方的較量中，明明他才是各方面都佔據絕對優勢的那個人。

以他的速度，本來要奪得一片暗靈葉沒什麼難度，但他怎麼都沒想到，李洛根本就沒有與他比拼速度的想法，他只是站在這裡沒動，就以一種極為巧妙的辦法將暗靈葉奪到了手。

李洛這邊三人完成了相當精妙的配合，而反觀他這邊，因為剛開始太過的自信，根本就沒有讓宋秋雨，蒂法景明出手相助的打算。

當然，以兩人的速度，也的確跟不上他的節奏。

不管如何，最終的結果都出現了，暗靈葉落在了李洛的手中，而且剛才很多人都看見了這邊他與李洛那電光火石般的博弈。

他的速度，被李洛以光矢所破。

這個結果，顯然是有些出人意料。

面對著周圍那些投來的異樣目光，王御風恨不得找條地縫鑽進去，畢竟先前的對碰中，他幾乎算是被李洛耍得團團轉。

可是心中再如何的暴怒，他也不敢直接出手硬搶。

不說不符合規矩，光是旁邊站著的姜青娥三人，就能夠直接將他錘得不成人樣。

於是最終，他只能面色鐵青，悻悻的躍回了所在的黑色荷葉，然後硬著頭皮對宋秋雨道：「真是抱歉，我失手了。」

宋秋雨略微的有點恍惚，她望著不遠處的李洛，對方嘴角帶著的笑容仿佛是在譏諷著她，這讓得她心頭邪火湧動，恨不得直接破口大罵眼前王御風無能。

這得多蠢的人，明明是生紋段第四紋的實力，二星院中最為擅長速度的人之一，結果竟然在這種搶奪上面輸給了一星院的李洛？！

但最終她還是強行壓住了怒意，強笑著安慰道：「這跟你又沒什麼關係，誰也沒想到李洛竟然這麼狡猾。」

「沒事，這一次沒搶到，我們可以等下一次。」

王御風苦澀的點點頭，這一次本來是想要討宋秋雨歡喜，結果卻是丟得灰頭土臉，成了一個笑話。

而另外兩片暗靈葉的爭奪也是很快有了結果，兩支小隊歡喜無比的成為了眾人豔羨的對象。

而此時，眾人方才發現李洛與王御風這邊的爭奪，竟然是前者取得了勝利，當即個個神色都變得古怪起來。

畢竟王御風好歹也算是二星院中排名前十的人物，結果卻是在這裡輸給了李洛小隊，雖說這並非是正面的碰撞，但這輸得，實在是有些丟二星院的臉了。

面對著那些目光，王御風面色更加難看了。

不遠處的樹幹上，姜青娥伸出纖細玉手，只見得那柄插在李洛他們前方的重劍倒飛而出，落回了她的手中。

「如何？」她唇角泛起一抹笑意，問道。

她問的，自然就是裘白與田恬了，此時的兩人面面相覷，有些驚訝的道：「還能這麼搶的嗎？」

這李洛三人從頭到尾都沒移動過腳步，可最終那暗靈葉卻落在了他們的手中。

而李洛三人先前那一番精妙的配合以及戰術，也讓得兩人有一種大開眼界之感，而相反，倒是那王御風太想要耍帥以及傲慢，結果直接被糊了一臉，丟人丟到家。

「李洛是一個很優秀的隊長。」田恬俏目盯著李洛的身影，給出了一個很中肯的評價。

裘白對此也沒有了異議，在競爭對手實力遠遠領先的情況下，還能夠如此從容不迫的將暗靈葉搶到手，這如果說是運氣的話，恐怕傻子都不會相信。

李洛這支小隊，真是讓他們不斷的刮目相看。

對於兩人的稱讚，姜青娥未曾說話，只是金色眸子中的笑意，倒是隱藏不住，這讓得田恬忍不住的道：「隊長，誇一下李洛而已，你至於嘛。」

要知道平日裡的姜青娥可是很冷傲的，就算旁人將她吹捧成了花，她也是沒有半點情緒波動，可他們這裡不過是隨便說了李洛幾句好話而已，姜青娥就這般表現，實在是讓田恬有些難以理解。

姜青娥笑了笑，坦然道：「你最珍重的東西被人認可，不值得高興嗎？」

田恬吞了吞口水，姜青娥這般直接的話，讓她一時間都不知道怎麼接，只是她聽得出來，姜青娥對李洛，真的看得極其重要。

雙方間的關係，比任何人想得都要深。

一紙婚約，所謂未婚妻未婚夫，真能到這種程度嗎？

這一刻，就算是田恬身為一個女孩，也要忍不住的有些冒酸氣了，這李洛，真是何德何能啊。

而在他們這邊感嘆時，場中的眾人，也是有喜有愁。

李洛則是傾盡全力的將手中的暗靈葉分成了三份，分給了白萌萌與辛符。

「這個真要含在嘴中嗎？」白萌萌糾結的望著手中這堅硬而醜陋的樹葉，上面略微有些莫名粘液，對於要將這種奇怪的東西含在嘴中，有些潔癖的少女表示心裡比較抗拒。

「忍一忍吧。」

對此，李洛與辛符只能這麼安慰，然後沒多少心理負擔的將樹葉塞進嘴中，入嘴略微有些苦澀，不過這一瞬，他們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從暗靈潭中源源不斷散發出來的能量威壓，仿佛是盡數的消失了一般。

「還真有用。」兩人讚嘆道。

白萌萌見狀，只能委屈的一咬牙，然後強行逼迫自己將這黑色樹葉塞進嘴中，嘴唇緊緊的抿住，生怕自己將這來之不易的東西給吐出來。

而在他們這邊做好這些的時候，另外兩隻獲得暗靈葉的小隊，已是迫不及待的走了出來，然後在那諸多羨慕的目光中，大步的走進了暗靈潭中。

「我們也去吧。」

李洛對著兩人說了一聲，然後偏頭看向姜青娥所在的方向，衝著她露出一個笑容後，這才眼神有些期待的轉向了那不斷噴湧著澎湃能量的暗靈潭。

他率先躍下黑色荷葉，一步步的走向暗靈潭。

暗靈潭中，此時因為天地能量激蕩，有淡淡的能量霧氣縈繞，而李洛三人，則是在暗靈葉的庇護下，邁入到了暗靈潭中。

望著三人消失在能量霧氣中，姜青娥也是收回了目光。

「隊長，暗靈潭內三十八梯，每下一梯，便會有一次能量灌體，能夠令體內相力出現許些增長，而越是往下，灌體效果越好，只是那所承受的能量威壓也更強，你覺得，李洛能到多少梯？」田恬突然問道。

裘白笑了笑，道：「我記得當初隊長也是創造了一個記錄吧？那就是抵達了第三十八梯，當時直接完成一次突破，連跨兩級，這可是直接引起了轟動呢，學府歷史上，能夠達到這一步的人，屈指可數。」

姜青娥微微沉吟，然後緩緩吐出一句話來：「我覺得李洛，也能抵達三十八梯。」

田恬與裘白都是瞪大了眼睛。

最後田恬忍不住的扶額，算了，當我沒問吧，姜青娥能抵達三十八梯，那是憑藉著九品光明相的純粹，李洛雖然擁有著雙相，但雙相品階都不算高，即便有加成，但也絕對不可能與九品光明相相比啊。

所以他們實在不能理解為何姜青娥會對李洛看得這麼高...

只是介於之前李洛屢屢的出奇表現，兩人都未曾出言吐槽，只能將信將疑的對視一眼。

而且他們發現，姜青娥，似乎是有一點炫夫的屬性。

第兩百六十四章外來的異類

吼！

震耳欲聾的咆哮聲於天地間響徹，震得大地都是在微微的顫抖。

黑煙滾滾，其內的龐然大物此時停止了步伐，它望著懸浮在虛空上的古老光字，猩紅的眼瞳中有著驚懼與暴怒在浮現。

正是這股力量，將它封鎖在這片山林中。

原本它以為經過歲月的流逝，這股力量應該已經消弱了，但眼下來看，依舊是不容它放肆。

它猩紅的獸瞳不甘的看了一眼遠處，那個擁有著雙相的人類就在那邊，他是那樣的弱小，只要它衝過去，就能夠直接將其吞食。

到時候它就能夠藉此觸及到雙相之力，這對它觸及那個瓶頸將會有著極大的幫助。

可是，就是這麼短的距離，卻是因為半空中那散發著神秘威壓的古老文字無法觸及。

吼！

它感到極為的不甘心，在原地跺足，巨力令得大地都是在震動，可最終，它還是沒有膽量去挑釁那股力量。

或者說，它不敢挑釁那股力量的主人。

那是它不敢抗衡的存在。

在它有些混亂，狂暴的記憶中，它曾見過那道古老文字的主人，當時只是遠遠的窺見一眼，就令得它感覺到了莫名的恐懼。

最終，它於山林間肆虐了片刻後，磅礴黑煙便是掉頭而去，最後又是消失在了茫茫山脈之中。

顯然，它還是選擇了退走。

而隨著這頭天將階精獸的離去，半空中的那道古老文字也是徐徐的落下，最後化為一抹毫光，射在了此前的那座山峰之巔。

暗靈潭外，所有人都是如釋重負。

還好，那頭精獸沒辦法掙脫院長所留的封鎮，不然今日他們就只能放棄暗靈潭的修煉，趕緊逃命了。

李洛也是悄悄的鬆了一口氣，那頭精獸如果真的跑了出來，最倒黴的恐怕就是他了，畢竟後者有八成的可能是衝著他而來的。

而一頭實力達到天將階頂峰的精獸，放眼聖玄星學府的學員，即便是七星柱，都未必能夠與其抗衡。

他這邊最厲害的就是姜青娥，但現在她也只是地煞將中期的煞體境，這與禁區那頭精獸顯然還有著極大的差距。

所以眼下這個局面，算是最好的結果。

「還好這頭精獸沒衝出來，不然今天這裡恐怕要血流成河。」田恬臉色凝重的說道。

裘白肅然的點頭，這頭精獸如果換算成異類等級的話，那就是大天災級...而這種級別的異類，可不會出現在這暗窟的外圍。

就算是四星院的小隊遇見大天災級的異類，都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逃！

「院長真是厲害啊，僅僅只是所留的一枚字跡，就能夠將一頭天將階精獸給震住。」李洛望著遠處恢復平靜的山峰，神色有些嚮往。

「那枚字跡中，蘊含著院長的一絲意志，甚至可以說，它已是具備了許些靈性...王級強者的層次，非你我能夠揣測，那是這個世間的頂尖力量。」

姜青娥解釋了一聲，她那清澈的金色眸子同樣是在凝視著遠處的山峰，抿了抿紅唇，用僅有兩人聽見的聲音輕輕道：「不過總有一天，你我一定都能達到那個層次。」

「你這怎麼把我也給捎帶上了。」李洛忍不住的笑道。

「可不是人人都能如你一般，九品光明相，橫掃一切。」

姜青娥眸子中泛起一抹笑意，道：「你的雙相也不見得就簡單了...而且，不知為何，我總有著一些預感，你的極限似乎並非如此。」

被姜青娥那一雙眸子看著，李洛就忍不住的有點心虛，這大白鵝的感知真的是太敏銳了，雙相的確不是他的極限...

等他踏入拜將階的那一天，恐怕封侯強者都會被震撼得無以復加。

雙相之力算什麼...

見過拜將階的三相宮嗎？！

「走吧，暗靈潭的修行就到此為止了，接下來，我們將會開始攻克二級淨化塔。」姜青娥也沒有在這上面多說什麼，話音一轉，說道。

李洛，白萌萌，辛符聞言，精神頓時一振，眼中有些躍躍欲試之色。

二級淨化塔比起此前那些一級淨化塔，難度提升很大，據說其內白蝕級異類橫行，赤蝕級異類也是不少，當然最重要的是，一些汙染嚴重的二級淨化塔處，有可能會誕生出災級異類。

那是相當於將階的實力，這種級別的異類，就只能依靠黑天鵝小隊才能夠清除了。

李洛他們當然不會好高騖遠的去找災級異類的麻煩，但隨著此次李洛實力暴漲到生紋段第三紋，他們小隊應該能夠完全的正面抗衡所有白蝕級異類，甚至於一些弱點的赤蝕級異類，做好周全準備，也不見得就不能去碰一碰。

姜青娥取出地圖，纖細玉指指了指數座逐漸對著這片地域遠處而去的二級淨化塔，這就是他們將會推進的路線。

這條路線的最後一個點...

李洛的目光望著更遠處的那猩紅小塔標誌，那是一座三級淨化塔。

如果能夠將這座淨化塔攻克，那麼他們此次暗窟的淨化任務，就算是圓滿完成了一個階段了。

...

這是一座籠罩在厚重黑霧之內的大山。

大山之內的黑霧，仿佛是粘稠的溼氣一般，這些霧氣順著枯萎的樹葉，緩緩的垂落，釋放著無邊的陰冷。

黑霧中，有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傳出。

時不時的會有詭異身影自黑霧中穿梭而過，繼而有惡念之力爆發，刺耳的尖叫聲中，詭異之物互相撕扯在一起，彼此吞食。

大山深處。

有白骨累纍堆積而成的地面。

白骨中央，有一座血肉骨椅，那些血肉在蠕動，而此時，血肉骨椅子上，盤踞著一道約莫數丈左右的影子。

那道身影格外詭異，它的身軀仿佛是血肉組成蜈蚣，一條條血肉手臂在無意識的擺動著，而身軀之上，卻是一顆如人類完全相同的腦袋。

這人頭蜈蚣異類身上散發著極端驚人的惡念之力，這是一頭實力達到了地災級的異類！

它盤踞於血肉骨椅上，六隻陰冷暴戾的眼睛，盯著前方的白骨廣場上，那裡有著許多異類在互相吞食，於嘶鳴中彼此組成一隻只看上去就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異類。

只不過隨著這些異類不斷的吞食重組，那血肉骨椅上的人頭蜈蚣異類突然張開了嘴巴，那嘴巴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擴張開來，佔據了大半個臉龐。

嘴巴一吸，黑氣滾滾，直接是捲起場中那些異類，一口就吞進嘴裡，森白尖銳的牙齒嚼動間，有悽厲的聲音從中傳出來。

黑色的液體，順著嘴角流淌而出。

吃完這一波異類，人頭蜈蚣異類嘴中發出了一道尖鳴聲，那是在驅趕著此處其他的異類繼續來到此處互相吞食。

只不過，尖鳴聲發出後，人頭蜈蚣突然發現並沒有其他的異類出現。

這讓得人頭蜈蚣有些暴怒，它是這片區域的王，這些低等東西，竟然敢無視它的命令嗎？

人頭蜈蚣血肉身子撐了起來，濃鬱粘稠的惡念之力翻湧，宛如浪潮滾動，它打算出去將附近這些不聽話的低等東西清除一遍。

嘻嘻！

不過，就當它剛欲行動時，突然有著一道嬉笑聲響起來，那嬉笑聲，讓得人頭蜈蚣異類渾身惡念黑氣猛然間翻滾起來。

一股難以形容的威壓將它身軀所覆蓋。

人頭蜈蚣異類心頭泛起了恐懼，它明白這種感覺，因為以前它吞食其他那些異類時，那些異類也是這樣，如同待宰的牲畜般，被完全的壓制。

這是...有比它更高等的異類出現了！

人頭蜈蚣緩緩的低頭，只見得地面在此時蠕動，漸漸的形成了一張笑臉，笑臉嘴角裂得極大，其內陰森幽黑，仿佛是通往不知名處。

而那笑臉似乎是散發著一種特殊的魔力般，讓得人頭蜈蚣放棄了所有的抵抗，然後挪動著血肉身子，一點一點，主動的鑽進了那笑臉大嘴之中。

第兩百五十七章三十八梯

走入暗靈潭，出現在李洛他們眼前的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漆黑巨坑，潭中沒有水，可卻有著極端磅礴的天地能量，這些天地能量猶如是形成了巨大的漩渦，於深潭中旋轉，略有些可怖之感。

巨坑四周並不光滑，有許多的巨石延伸出來，四通八達的在巨坑中交互，巨石上下間的間隔約莫十數米。

「準備好了嗎？據說這暗靈潭內三十八梯，每往下一梯，就會有能量灌體，越是下層效果越是強悍。」

「咱們的目標，初步定在三十五梯吧。」李洛笑道。

白萌萌吐了吐舌，道：「隊長，你這要求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感覺我的極限也就是三十二梯左右。」

三人之中，白萌萌的實力算是最弱，如今還只是相師境第一段的花種境。

「反正盡力吧，能夠多下一梯，修煉效果也會有所提升，而且這是我們第一次進入暗靈潭，效果是最強的一次，不能浪費啊。」李洛點點頭，也知道這個不能勉強，而且這種時候都只能依靠自身的能力，他們也幫不了太多。

說完，三人也就不再多說，身影一動，便是躍下巨石，身形在能量浪潮中飄掠，十數息後，就已落在了下層的巨石上。

當他們落在巨石的那一瞬，就能夠感覺到四周的天地能量仿佛是變得極其活躍起來，然後紛紛對著他們的體內匯聚而來。

有天地能量順著他們的鼻息間湧入，於體內奔流，帶來了一種極為舒暢的感覺。

三人都要忍不住的輕輕呻吟出聲。

不過這感覺來得極快，短短不過數息間，三人就察覺到那種灌體效果在消失而去，當即有些意猶未盡。

「這也太快了，不過相力的確是增強了一點。」辛符先是抱怨一聲，然後又有些驚喜的說道。

李洛點點頭，他同樣是感覺到了兩座相宮內的相力種子變得更為的明亮與活躍，其中的相力，的確是得到了一些增長，只不過，這種增長幅度並不算太高。

不過也正常，畢竟這才剛剛開始。

「隊長，我發現你的灌體似乎比我們多幾秒的時間...」辛符突然說道。

李洛一怔，道：「有嗎？」

這灌體時間太短，眨眼就沒了，他根本就沒注意到有沒有多幾秒...

白萌萌想了想，道：「好像是比我們久一點。」

這第一層的灌體，總體也就五六秒的時間，快得跟眨眼一樣，而李洛這裡多了幾秒，豈不是效果比他們強一倍？

「往下再試試吧。」

李洛對此也不是特別的確定，說了一聲，然後就率先對著下一層躍了下去，辛符，白萌萌立即跟上。

接下來短短不過數分鐘的時間，李洛三人連下了十梯。

而經過十梯的測試，李洛發現，他的能量灌體時間，還真的是比辛符，白萌萌兩人要持久一些。

這所帶來的效果，就是十梯下來，他已是感覺到自身的相力在一步步的增強，相力種子表面的那一道相紋，已是變得越來越明亮，宛如遊龍一般。

「可能是因為我這雙相的緣故吧。」對於兩人羨慕的目光，李洛攤了攤手。

辛符，白萌萌點點頭，這倒是說得通，這暗靈潭內的天地能量，同樣是分有諸多的屬性，比如他們就只能吸收其中的一種，而李洛雙相，則是能夠吸收兩種，這顯然也是一種不小的優勢。

兩人不再在意，而李洛的目光，則是開始帶著熾熱的盯著更下方的那些石梯，這十梯走下來，其實他比辛符，白萌萌更了解他體內所發生的變化。

這些天地能量湧入體內，其實就相當於美食入肚，但是他與旁人不同的是，別的人只有一個胃來消化，但他卻是有兩個...

他的灌體時間會更久，那是因為體內的兩座相宮在貪婪的吞食，並且煉化，吸收的速度，也遠比辛符，白萌萌他們這一座相宮來得更有效率。

那所取得的效果，自然也遠勝其他人。

所以，李洛現在很期待，如果他能夠走完這暗靈潭內的石梯，他的實力將會得到多大的提升？

這對於他而言，將會是一場難得的機緣。

心中期待，李洛不再停留，再度開始對著暗靈潭深處躍下。

時間在流逝，不知不覺，已是一個時辰過去。

李洛三人，抵達了第三十梯。

此時的三人，身體表面有著沸騰的相力在升騰著，那是體內的相力極其活躍的表現，這三十梯下來，那一次次的能量灌體，著實讓得三人有一種吃撐的感覺。

但是沒有人選擇就此止步，相反，每個人眼神都是貪婪而渴望的望著更下方。

這短短一個時辰所帶來的提升，恐怕抵擋上平常兩三個月時間的苦修！

只不過，當抵達三十梯後，即便是嘴中含著暗靈葉，但李洛三人也都開始察覺到一層層的壓力在自四面八方湧來，顯然，這裡的能量威壓已經變得很強了，即便是暗靈葉，也不能完全給予庇護。

所以，想要往下，接下來就得拿出各自的真本事了。

三人對視一眼，未發一言，直接躍向了第三十一梯。

在不遠的地方，還有著另外兩支小隊也落了下來，不過所有人在來到這裡時，都是身體僵直，面龐上有著汗水浮現出來，顯然都是在承受著極大的壓力。

最終，有一人面色慘白，身影突然對著上方躍去，繼而在那能量波浪的衝擊下，直往而上，片刻後，就衝出了暗靈潭。

顯然，這是頂不住此處的能量威壓，選擇退後放棄了。

李洛三人沒有心情關注旁人的放棄，因為他們此時同樣是感覺到身體沉重，仿佛是馱負著萬斤巨石一般。

三人中實力最差的白萌萌，一張白淨小臉愈發的蒼白，貝齒緊緊的咬住嘴唇，咬痕都清晰可見。

李洛看了她一眼，後者明白他的意思，當即倔強的搖搖頭。

李洛點點頭，而後三人再度躍下。

一梯又一梯。

最終，抵達了三十四梯。

而到了這個位置時，白萌萌徹底到了極限，不過她的堅持也迎來的收穫，她體內的相力在此時突然的活躍起來，相力波動，節節攀升。

最終完成了突破，從花種下重，晉入到了花種上重。

而完成了此次突破後，她輕輕的吐了一口氣，對著李洛，辛符做了一個手勢，那是她打算就此止步了。

白萌萌本身就不是有多大野心的人，挑戰極限那種事情也沒有太大的興趣，所以她覺得這裡就足夠了。

李洛微微點頭，白萌萌能夠抵達這裡，已經是比較讓他意外了，這應該就是她的極限了，如果再強行下去，反而會損傷自身。

白萌萌沒有過多停留，嬌軀一動，便是躍身而起。

目送著白萌萌身影消失，李洛與辛符對視一眼，然後沒有絲毫的猶豫，身影直接躍了下去，直直的落在了第三十五梯的位置。

第兩百六十五章消失的異類

接下來的十天時間中，姜青娥，李洛兩支小隊幾乎是火力全開，直接是接連攻克了三座二級淨化塔，這期間他們也往返了淨化據點兩次，做了一些補給。

二級淨化塔的難度，遠勝一級。

這段時間的激戰中，李洛三人根本就未曾有過片刻的放鬆，因為在這二級淨化塔周圍，白蝕級異類遍地橫行。

而且異類之間也會互相吞噬，所以能夠在這二級淨化塔周圍留下來的白蝕級異類，都算是此中的翹楚，實力普遍不弱於第三紋的實力。

如果不是正義小隊在暗靈潭中有了一次巨大的提升，李洛感覺，恐怕以他們的實力，在這二級淨化塔周圍將會是寸步難行。

而且在來到二級淨化塔範圍後，即便是「黑天鵝小隊」也開始認真起來，再也不能如同此前面對一級淨化塔時那般的隨意。

所以在很多時候，李洛三人都是只能依靠他們自身的力量去解決所遭遇的異類，畢竟他們也不想真的成為了姜青娥他們的累贅。

在激活這三座二級淨化塔期間，李洛小隊最為危險的一次，莫過於遭遇了一頭實力達到了生紋段第五紋的白蝕級異類。

這頭異類，已經開始有著進化到赤蝕級的跡象，比他們之前遇見的那人皮異類進化而成的八臂異類還要更強數分。

當時為了解決掉這頭第五紋實力的白蝕級異類，李洛三人都出現了傷勢，最終靠著精妙的配合，方才將其成功斬殺。

這算是正義小隊自從進入到暗窟以後，獨自解決的最強異類。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戰中，辛符終於完成了在暗靈潭中未曾完成的突破，順利的突破到了生紋段第二紋，讓得小隊的實力再次提升了一截。

三人此前還想著能不能斬殺一頭赤蝕級異類，可在經歷了這頭第五紋實力的白蝕級異類後，三人有些膨脹的心，倒是開始收斂了一些。

暗窟太危險，還是能苟則苟吧。

...

一座斷崖前。

姜青娥駐劍而立，嬌軀窈窕，湛藍色的短披風隨風輕揚，戰裙下的長腿纖細筆直，細微間的線條柔韌而矯健，只不過她的此時的氣勢過於的冷冽，那是因為這段時間大量的殺伐所導致。

這十天時間中，被她所親手斬下的異類，比李洛三人加起來還要多數倍。

斬殺如此之多的異類，本就容易會被惡念之力感染，正常來說，殺了這麼多異類的學員，恐怕需要在淨化據點靜修好長一段時間，才能夠洗清這種感染，繼續外出執行任務。

但姜青娥仗著九品光明相的霸道，卻是完全不懼惡念之力的感染，一路橫掃下來，只是氣質短時間變得更為煞人一些而已。

李洛，裘白，田恬等人皆是立於姜青娥身後。

李洛三人的氣勢比起之前也有所變化，變得有些深沉與凌冽，畢竟他們進入到暗窟也有半個多月的時間了，這段時間中他們所經歷的兇險，恐怕比起此前十數年所經歷的都要來得多。

其中一些時候，甚至是有著性命之危。

畢竟異類可不是善與之輩，一旦被其抓到破綻，便是將會讓你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此時的一行人，都在望著斷崖前方，那是一片平原，而此時在那平原中央，可見一座殘破的廢墟，濃鬱到讓人感到不適的黑霧瀰漫其中，偶爾間有悽厲的聲音從中傳出，令人毛骨悚然。

這是一座二級淨化塔，而且其範圍內的惡念汙染，比此前李洛他們所見的幾座二級淨化塔都要更為的強烈。

「這座二級淨化塔，已經算是處於距離淨化據點的外圍區域了，只要打通了這座淨化塔，那我們距離最終目標的那座三級淨化塔，就不遠了。」

姜青娥清冷的嗓音傳來，讓得人心中因為那瀰漫的惡念汙染而感到壓抑的心都為之一緩。

「不過進入到外圍區域，就說明這裡的異類也將會變得更強了。」田恬凝重的提醒道。

姜青娥頷首，微微沉吟，道：「對於這座二級淨化塔，這次我們或許會改變一些計劃。」

「這一次我們不會先逐步清理，最後才激活淨化塔...」

她轉頭看了李洛他們一眼，道：「這一次我們會反著來，直接集中力量推進到二級淨化塔所在，然後將其激活。」

李洛聞言，眼神微凝，道：「這樣一來的話，到時候我們就會引動這片範圍的所有異類對我們發起進攻。」

姜青娥頷首，道：「這裡接近了外圍區域，而外圍遊蕩著許多莫名的異類，所以如果我們要戰鬥的話，就需要以最快的速度結束，否則引來了一些遊蕩的強大異類，也會增添我們的風險。」

「而直接一次性解決，則是最快的方法。」

「當然，這個所謂的一次性，也不是真的要憑藉我們兩支小隊去抵禦那麼多異類的圍攻。」

姜青娥從懷中掏出了一張捲軸，捲軸表皮粗糙，材質與他們所持有的地圖相同，想來應該也是以相力樹的樹皮所煉製而成。

「這是隔離捲軸，此前我們回據點的時候，我從兌換點換取而來的。」

「只要我們抵達了二級淨化塔，可以將此物展開，它會形成一圈隔離光罩，光罩會將所有赤蝕級以下的異類全部抵擋在外，而這個時候，只要我們將闖入隔離罩的異類解決掉，就能夠將時間拖延到淨化塔徹底被激活。」

「而只要淨化塔一被激活，到時候淨化光環爆發，這片區域的所有異類都將會被抹除。」

李洛這才恍然，原來是有著這個東西，那這個計劃倒的確是可行，只不過唯一一個點就是，隔離罩只能抵擋住赤蝕級以下的異類，那也就是說，到時候進入到隔離罩的異類，實力基本都是在赤蝕級了。

這讓得李洛神色嚴肅了一些，這說明這一次，他們恐怕有很大的可能，要直面真正的赤蝕級異類了。

這絕對是一場惡戰啊。

姜青娥眸光看向李洛三人，道：「到時候進入隔離罩的異類，我們會儘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去解決，你們三人守在淨化塔前，作為最後的屏障。」

這顯然是讓得三人處於後方，也算是讓他們承擔最小的壓力了。

李洛三人點點頭，這個時候可不是逞強的時候。

姜青娥雷厲風行，在進行了一番簡單的部署後，便是不再多說，她玉手緩緩緊握重劍劍柄，嬌軀一躍，便是直接自斷崖之上掠下。

在其身後，田恬，裘白，李洛三人小隊也是立即跟了上去。

一行人於平原上疾馳而過。

半晌後，便是接近了那片被籠罩在濃鬱黑霧之中的廢墟所在。

兩隊人馬都是緊守心神，渾身相力流轉，保持著極高的警惕，然後直接殺進了這片被濃重汙染的區域。

只不過，讓得他們有些驚愕的是，當他們在闖進這片汙染嚴重的區域時，那所預料的如潮水般攻勢，卻並沒有出現。

甚至，沒有一頭異類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周圍黑霧湧動，明明是那樣的陰冷與讓人不適，但卻有一種極為詭異的安靜。

面對著這種情況，就連姜青娥都是怔了怔。

「怎麼回事？這裡的惡念汙染明明如此的嚴重，怎麼會連一頭異類都沒有？」田恬已經是忍不住的驚疑出聲。

李洛三人面面相覷，同樣是因為這一幕感到奇怪。

以這種惡念汙染的程度，正常來說應該是異類橫行才對，怎會如此的空寂...

「反常有妖，注意戒備。」

姜青娥微微沉吟，對著大家提醒了一聲，然後道：「不管如何，先去淨化塔，看能不能直接激活。」

其他人聞言，也是點點頭。

於是接下來一行人以更加謹慎的姿態，小心翼翼的於濃重黑霧間穿梭，那些黑霧粘稠陰冷，其中充斥著諸多惡念，接觸之間，便是讓人心煩意亂，惡念叢生。

兩支小隊踩著漆黑的淤泥前行，可所過處，異常的安靜，依舊沒有受到任何的阻攔。

可就是這種順利，反而是讓得他們感到了莫名的不安。

在這詭異的暗窟中，越是這種反常，越是讓人感到驚恐。

最終，一行人穿過黑霧，抵達了那座二級淨化塔之前。

他們望著眼前這座散發著淡淡微光的淨化塔，還稍微的有點恍惚，他們竟然還真的沒有受到半點阻礙的來到了這裡？

而且，這片廢墟中的異類呢？

怎麼會消失得如此的乾淨。

如果不是眼前的淨化塔還沒有被激活，他們甚至都要懷疑已經有小隊比他們更快的抵達這裡，然後將這片區域給清理了。

可眼下淨化塔依舊未曾被激活，那就說明並非是其他的小隊...

那，此處的異類呢？

第兩百六十六章牆壁上的笑臉

二級淨化塔前，一行人都是有些驚疑。

詭異消失的異類，並沒有讓得他們感到歡喜，反而是有種莫名的不安。

在這暗窟中，越是這種詭異的情況，其背後所隱藏的，恐怕就是更大的詭異...

沉默持續了一會，姜青娥率先開口，道：「不管如何，先將淨化塔激活，然後...等淨化光環散發，淨化這片區域，最後再進行探查。」

其他人都是沒有異議，雖然不知道那些異類究竟去哪了，但既然淨化塔就在眼前，他們沒有道理不先將其激活。

畢竟激活後的淨化塔，也能夠給予他們一份安全保障。

於是一行人保持謹慎進入淨化塔，淨化塔內倒是沒受到任何的破壞，所以眾人再度開始將其激活。

嗡！

伴隨著淨化塔綻放出光芒，一道道淨化光環開始散發時，眾人也是見到淨化塔周邊區域的那些粘稠陰冷的黑霧開始在沸騰起來，同時有著逐漸淡化的跡象。

見到這一幕，一行人也是暗自鬆了一口氣。

這座二級淨化塔比起此前的那些，簡直跟白撿的一樣，如果不是還擔心那些莫名消失的異類，此時他們應該是很高興的。

眾人等待了片刻，隨著淨化塔徹底被激活後，姜青娥方才道：「保持隊形，我們探測一下這片區域，人員不要分散。」

雖說都走在一起探測的效率比較低，但也最安全，在沒有搞明白那些異類怎麼消失後，他們還是需要保持最大的謹慎。

沒有人對此有異議，於是姜青娥手持重劍，一馬當先，開始對著這片廢墟區域進行查探。

隊伍小心翼翼的前行，穿梭於廢墟之中，據說這座廢墟很久以前也是一座淨化據點，但後來在一次黑潮中被摧毀，所以諸多的塔形廢墟，倒是與現在的淨化據點頗為的相似。

李洛跟著隊伍，緊守心神，渾身相力流轉，保持著戒備。

不過隊伍一路而來，殘垣斷壁倒是不少，可依舊沒有見到任何一頭異類的行跡，甚至於連瀰漫的黑霧，都是在漸漸的消散。

這異類被清理得也太乾淨了吧？

李洛眉頭緊皺，這種反常，真是讓人感到不安。

李洛腳步不停，而當隊伍轉過一次斷壁牆角時，他突然猛的停下腳步，面色變得略微的有些難看，因為他發現，周圍的腳步聲全部消失了。

他第一時間看向姜青娥的位置，果然是發現空空蕩蕩，周圍的人，全部在此時莫名的消失了。

李洛抬起頭，看向淨化塔的方向，後者依舊是在散發著光芒，但那光芒不僅沒有給李洛帶來安全感，反而讓他感覺到了一些寒意。

這是，中招了嗎？

可是，此處的異類不是完全消失了嗎？

李洛面色陰晴不定，雙掌撫上了腰間的雙刀，緩緩的抽出，相力於刀鋒上流淌開來。

他望著前方，那裡的牆壁似是在此時變得有些扭曲，漸漸的，李洛仿佛是看見，一張笑臉，於那上面，緩緩的浮現出來。

那張笑臉格外詭異，嘴角裂得極深，嘴中幽黑一片，不知通往何處。

李洛看著那張笑臉，神智就漸漸的變得有些恍惚起來，一種莫名的惡念情緒於心中升起，然後，他的嘴角，也是開始忍不住的一點點的勾起。

漸漸的，就要與那笑臉同步。

可就在此時，脖子上面懸掛的「青木牌」突然散發出一絲冰涼之意，令得他的神智恢復了一瞬間。

而也就是在這一瞬，李洛體內的兩座相宮轟鳴震動，兩股相力噴湧而出，直接是交融在一起，化為了雙相之力。

「轟！」

相力轟鳴中，李洛猛的清醒過來，他急忙後退，面色蒼白，額頭上有冷汗浮現出來。

他眼睛閉攏，再不敢看向那牆壁上的詭異笑臉。

砰！

不過也就在這同時間，他突然感覺到了一股熟悉而霸道的相力猛然爆發，有光明照耀而來，仿佛是神明之炎，消融一切不潔與邪惡。

是姜青娥的光明相力。

李洛睜開眼睛，發現此時的他身處一道殘破的巷弄間，巷弄的盡頭是一面黑色的牆壁，而此時這面牆壁以及附近的斷牆，都是呈現破碎的姿態，仿佛是被什麼極為霸道的力量所擊碎一般。

而姜青娥的倩影，則是手持重劍立於斷牆上，容顏冰冷。

姜青娥眸子投向李洛所在，有聲音傳來：「沒事吧？」

李洛猶自還有些心悸，先前那種感覺，可絕對不是普通異類所能夠帶來的，他們此前所遇見的那些異類與先前那一幕相比，可謂是天差地別。

「那是什麼？」他聲音有些乾澀的問道。

「惡念幻境。」

姜青娥聲音冷冽：「能夠留下如此棘手的惡念幻境，看來此處來過一頭極為強大的災級異類。」

「惡念幻境，災級異類？」

李洛目光微閃，他對此倒是知曉一些，唯有著極為強大的高等異類，才能夠構建出這種所謂的惡念幻境，不知不覺間侵蝕人心。

「其他人呢？」他連忙問道。

不過他聲音剛落，便是見到斷牆的其他方向，也有著數道狼狽身影竄出來，正是裘白，田恬，辛符，白萌萌四人。

顯然，他們先前可能也是落入到了那所謂的惡念幻境中，只不過隨著那黑牆被姜青娥搗毀，又是脫離了出來。

四人此時神色也是有點驚慌，趕緊躍身而來，迅速匯合在了一起。

「隊長，這惡念幻境好厲害，竟然連我們都不知不覺中招了。」田恬臉色有些凝重的說道。

「你們沒事吧？」李洛看向辛符，白萌萌。

兩人搖搖頭，道：「先前剛剛進入幻境，還沒走到頭，就突然被姜學姐的光明相力所喚醒。」

李洛為他們鬆了一口氣，這就是說他們還沒看見牆壁上面的詭異笑臉，不然的話，恐怕沒這麼容易就被喚醒。

畢竟先前他也是因為體內雙相之力的爆發，反而脫離了那詭異笑臉的影響。

「這裡似乎有些不對勁啊，那黑牆上的笑臉是異類所留？」李洛看向姜青娥，問道。

姜青娥輕輕頷首，旋即她上前一步，突然有著璀璨的光明相力自其體內爆發而出，直接是化為一道光明洪流，自李洛身旁轟然搽身而過。

砰！

那蘊含著雄渾光明相力的洪流直接是撞擊在了正走過來的裘白身體上，將其轟得倒飛而出。

姜青娥突如其來的攻擊，讓得在場所有人都是震驚了。

「都別動。」姜青娥冷冽聲音響起。

於是所有人都站在原地不動了，面色有些發白，他們相信姜青娥不會無緣無故做出這種事來，而眼下她會這麼做，必然是有著一些緣由...

他們的目光，不由自主的看向了被轟飛的裘白。

而此時的後者，正一臉難以置信的爬起身來，對著姜青娥道：「隊長，你在做什麼？」

姜青娥金色的眸子盯著他，旋即她纖細雙手結印，只見得有光明相力凝聚成了一道光環，光環迅速的擴張，最後落在了地面上，形成了一道光圈。

「裘白，走進這「通明圈」。」

裘白愣了愣，他望著地面上的那道光圈，有些無奈的笑了笑。

只不過他這一笑，卻是讓得李洛陡然間毛骨悚然，因為裘白的嘴角，正在越拉越大，最後甚至撕裂了嘴角的肌肉，鮮血順著嘴角流淌下來。

那笑容，與此前牆壁上面所見的笑臉，一模一樣！

第兩百五十八章衝擊極限

當李洛的腳掌落到第三十五梯上面時，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四周的天地能量在此時劇烈的波動起來，然後那些能量就以他為中心，源源不斷的呼嘯而來。

這些天地能量仿佛是不要錢一般，對著他的體內湧進。

在這段時間的適應中，李洛已經對這暗靈潭的機制稍微的有了一些了解，這暗靈潭內的天地能量之所以會主動的對著人體內湧去，主要是因為這暗靈潭內的環境過於惡劣，天地能量互相壓縮，擠壓，可由彼此都奈何不了誰，最終只能在這種碰撞間，不斷的將此處的天地能量給噴發出去。

而此時有人進入其中，體內的相宮會產生一種吸引力，暗靈潭內的天地能量自然就會被引過去，繼而發生這種所謂的能量灌體現象。

越是深入，這種灌體就越強。

源源不斷的天地能量湧入體內，最後被李洛的兩座相宮盡數的吸收，而在那兩座相宮內，兩顆相力種子也是膨脹了一圈，這些充沛的相力，在種子內部凝聚。

李洛已經隱隱的摸到了一種突破的感覺。

轟！

而就在此時，他身旁突然傳來了一股劇烈的相力波動，他偏過頭，就見到辛符微閉著眼睛，面龐上大汗淋漓。

很快他睜開了眼睛，眼中有些遺憾之色。

他並沒有如願的突破到生紋段第二紋。

畢竟生紋段的提升，比起開種段要艱難許多，所以白萌萌能夠趁勢突破，但辛符卻是還差之一點。

不過辛符也並非是完全沒有收穫，此時他體內的相力種子，已是變得愈發的飽滿明亮，其內相力沸騰湧動，相力種子表面，已是有著點點相力斑紋出現，那是將要組成第二道相紋的徵兆。

也就是說，他距離誕生出第二紋，也就一步之遙了。

辛符結束了能量灌體，目光看向李洛，示意他也將要結束暗靈潭的修行，而李洛微微沉吟，目光卻是投向了更下方的三層巨石所組成的階梯。

顯然，他並不甘心止步於此。

畢竟他身上所承擔的壓力實在是太強，不論是半年後洛嵐府將會迎來的大變，還是他那所謂的壽命期限，這些都是如同懸在頭頂的鍘刀，讓他寢食難安。

雖說平日裡李洛平和從容，但他內心的緊迫感，無人能知。

這暗靈潭是不錯的機緣，而且姜青娥也提醒過，第一次進入暗靈潭是效果最好的，往後再進入，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其實現在的李洛如果想要突破，他是能夠順勢突破到生紋段第二紋，但他卻沒有選擇這麼做，反而是將這種突破的跡象死死的壓制住了。

因為當初姜青娥在暗靈潭直接抵達第三十八梯，完成突破，一口氣一躍兩級。

李洛，也想嘗試一下。

雖然難度或許極大，但他很多時候，必須去拼。

不然所謂五年封侯，就是一個痴人說夢的笑話。

想到此處，李洛的眼神也是漸漸的變得堅定起來。

辛符看著李洛的眼神，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微微點頭，給予鼓勵，然後便是抽身而退。

李洛看了一眼四周，此時這暗靈潭深處，除了他之外，已經是空無一人，另外兩支進入暗靈潭的小隊也早已離去，畢竟三十五梯，已經是很多人所能夠承受的極限。

他深吸一口氣，不再猶豫，直接一躍而下，對著更下方的石梯落了下去。

...

暗靈潭外。

隨著進入其中的小隊陸陸續續的退出來，也是在場中引起了許多的目光注視。

不過很快他們就發現，似乎還少了一個人。

「李洛還沒出來？」

「聽進入其中的人說，他也抵達了第三十五梯，但他沒有退出來，想必是想要衝擊更後面的三梯。」

「什麼？他野心竟然這麼大，還敢衝擊最後三梯？」

「嘖嘖，當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那最後三梯的壓力，可遠非此前可比，強行而為，也不怕被反噬嗎？」

「畢竟身懷雙相，有野心是正常的。」

「那倒是要看看，這雙相究竟有沒有說的那麼厲害了...」

「......」

在眾人議論間，那宋秋雨，王御風也是神色微動。

「這李洛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即便是現在的我，也就只能抵達三十六梯，他一個生紋段第一紋，也敢這麼做？」王御風搖搖頭，點評道。

宋秋雨雖然沒有說話，但那眼中卻是掠過一抹冷笑，讓這李洛受挫一次，也能緩解一下她心頭的鬱氣。

樹幹上。

田恬有些驚訝的道：「看來他還真打算衝擊最後三梯啊？」

裘白點頭：「有野心。」

姜青娥絕美的玉顏則是一片平靜，對於李洛的選擇，她並不感到意外，畢竟她也很清楚李洛承擔的壓力。

以前的她，尚還在想，如果她能夠突破到封侯境，自然能夠承擔起洛嵐府，那時候李洛就沒什麼壓力了，但自從知曉李洛的壽命期限後，她就明白，她沒辦法再讓李洛過上悠閒的生活。

所以，在進入暗窟後，她方才會讓李洛去經歷那些兇險。

既然沒可能悠閒，那就只能用命去拼上那一線生機了。

她眸子望著那能量漩渦湧動的暗靈潭，握住重劍劍柄的玉手，緩緩握緊。

李洛，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外人總說洛嵐府有一隻光明萬丈的雛凰，可他們卻不知道，洛嵐府，還有一條韜光養晦的潛龍。

...

呼！

李洛的身形急墜而下，片刻後，他的身影便是落在了那第三十六梯上面，落下的瞬間，他面色便是猛的一變，驚人的壓力自四面八方瀰漫而來，仿佛是要將他所吞沒。

他甚至都聽見了體內的骨骼在發出細微的聲響。

天地能量瘋狂的湧入體內，那股狂暴之感，甚至引得身體內部都在隱隱的作痛。

李洛面龐凝重，而雙目卻是一片平靜，顯然對此早就有所預料。

四周天地能量異常的狂暴，而此時，自身相性的品階將會取到很大的作用。

越是高品階的相性，對於相性所對應的能量就會有著越高的契合度，然後以此來呼應這一道能量，用以抗衡其他試圖湧入體內的狂暴能量。

比如姜青娥，她來到此處，應該就是憑藉著那九品光明相，硬生生的調動了光明能量，抵禦住了其他天地能量所施加的壓力。

而李洛，雖然單一相性的品階遠不如姜青娥的九品光明相，但他也有著獨屬於他的優勢，那就是雙相，四屬性！

雖說光明相，土相只是輔相，但卻依舊能夠給予李洛助力，最起碼，能夠讓得他調動天地能量中的這兩種屬性。

於是，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的兩座相宮在此時綻放出明亮的光芒。

每一座相宮，都是呈現雙色。

周身狂暴的天地能量中，有四種屬性能量仿佛是受到了某種引動，漸漸的在李洛身軀表面形成了流轉不定的光芒。

猶如是一層薄薄的能量光膜。

那些原本狂暴入侵的天地能量漸漸的變得平緩，那是被四色能量光膜所阻攔。

李洛體內，兩座相宮趁機吞吐，將源源不斷的相力吞入，然後送入到兩顆相力種子內。

於是，兩顆相力種子愈發的活躍了，激烈震動間，其中的相力幾乎是要噴薄而出。

不過李洛依舊是將這種突破的感覺強行的壓制下來，他面色凝重，直接一步跨出，身影再度對著下方墜落而去。

數十息後，落在了第三十七梯。

而有了之前的經驗，第三十七梯雖說天地能量灌體更為的狂暴兇狠，但在李洛雙相四屬性的引動下，倒依舊是讓得他堅持了下來。

只不過此時李洛的皮膚，已是有些崩裂，有鮮血順著皮膚流出來，留下了道道血痕，看上去略顯滲人。

然而李洛對此卻並未看上一眼，他的目光盯著下方那被能量漩渦所遮掩的巨石，沒有半點猶豫，直接跨步，落了下去。

直往第三十八梯！

第兩百六十七章惡念種子

當裘白臉龐上突然浮現出如此驚悚的笑容時，除了姜青娥外，所有人面色都是猛的大變，然後腳步蹬蹬的後退。

白萌萌更是嚇得光潔小臉一片發白，眼中有著掩飾不住的驚懼之意。

李洛同樣是感到腳底有些冒寒氣，看裘白這個模樣，恐怕先前在那惡念幻境中也是看見了牆壁上面的詭異笑臉，只不過他是藉助著青木牌那一瞬間的清醒，激活了雙相之力，這才勉強抵禦住了笑臉的侵蝕。

但顯然，裘白沒有能抵禦住。

這讓得李洛後背都有冷汗冒出來，畢竟要知道，裘白可不是什麼菜鳥，他是三星院中名列前茅的頂尖學員，而其實力在進入暗窟前不久，也踏入到了地將階，雖說這與姜青娥有著不小的差距，但也絕對算得上是個經驗豐富的高手了。

可是，眼下連他這般實力都中招了？

那詭異笑臉，究竟是什麼等級的異類所留？

嘶！

裘白面露詭異笑容，他張大嘴巴，對著所有人發出了嘶嘯聲，然後相力爆發，直接就對著最為接近的李洛疾衝而去。

兇悍狂暴的相力，裹挾著兇風，直撲李洛。

李洛見狀，毫不猶豫的屈指一彈，一顆水光彈自指尖爆發，而其身影則是迅速滑退。

以他的實力，不可能與裘白硬碰，所以後退是最理智的選擇。

水光彈於裘白面前爆發，刺目的強光讓得他雙目刺痛到不斷流出眼淚，但奇怪的是他仿佛沒有痛覺一般，即便雙目通紅，依舊是保持著詭異的笑容，身影穿過強光，手中有火尖槍閃現而出，凌厲勁風將李洛籠罩而進。

鐺！

不過此時有一道倩影疾掠而至，一柄縈繞著青光的細劍破空而來，仿佛是化為了青光劍影，與那火尖槍相撞。

兩股雄渾相力相撞，誰也奈何不了誰，最後皆是倒射而退。

李洛望著擋在面前的田恬，趕緊道：「多謝學姐了。」

而在田恬攔住裘白這一瞬，姜青娥攻勢也是來到，只見得那一道道光明相力仿佛是光箭般從天而降，將裘白所在的範圍盡數的覆蓋。

轟轟！

裘白身體上驚人的相力激蕩，手中火尖槍仿佛是化為火紅光幕，與那漫天光箭相撞。

不過他那火紅光幕顯然處於壓制的狀態，火幕很快就變得搖搖欲墜。

雙方的實力差距，顯露無疑。

而那裘白似也是察覺到無法力敵，轉身就要趁機逃跑。

咻！

可就在此時，一道光圈從天而降，同時迅速的縮小，數息後，就牢牢的捆縛住了裘白的身體，令得他再也動彈不得。

裘白奮力的掙扎，但卻始終無法掙脫那一道光圈的束縛。

田恬見到裘白被制服，也是鬆了一口氣。

白萌萌，辛符走到李洛身旁，面色凝重而驚懼的問道：「隊長，這是怎麼回事？」

李洛先是看了兩人一眼，問道：「你們沒有看見牆壁上面的笑臉吧？」

兩人皆是茫然搖頭，剛才他們也落入到那所謂的幻境中，但或許他們距離比較遠的緣故，還沒走到那牆壁前，幻境就被姜青娥所打破了。

「那你們運氣不錯。」

姜青娥走來，絕美玉顏上帶著一絲凝重，道：「先前你們進入的幻境，被稱為惡念幻境，那是唯有災級異類才能夠構建的一種領域。」

「這種惡念幻境以前我們也碰到過，但是...」

她金色眸子盯著先前被她搗毀的牆壁，道：「我也是第一次遇見，光是憑藉著一道留下的笑臉痕跡，就能夠製造出一道連裘白這種實力的人都中招的惡念幻境。」

「這麼強的異類...」

姜青娥神色愈發的凝重，道：「我懷疑可能是天災級異類。」

「這種級別的異類，不應該出現在這裡才對。」

李洛三人吞了一口口水，面龐震驚，災級分天地二等，而天災級異類？那豈不是相當於天罡將階的實力？這暗窟外圍區域，怎麼會漏過來一頭如此強大的異類？

此前不是有著學府內的導師做過篩查嗎？

而且在外圍更深的區域中，還有著四星院的學員組成了防線...這頭天災級異類，是怎麼出現在這裡的？

「總會有漏網之魚的，這種情況以前也並非是沒有出現過。」田恬嘆了一口氣，道：「只能說我們太倒黴吧。」

「那這裡的異類...」李洛似是想到什麼，面色變幻了一下。

「恐怕都被那頭天災級異類給吞食了。」

姜青娥柳眉微蹙，道：「這可不是什麼好消息，因為這樣吞食下去，它會變得越來越強。」

李洛，白萌萌，辛符三人相視無言，此前他們所遇見的那些蝕級異類與此次遭遇的相比，真的是小巫見大巫。

異類的恐怖與詭異，終於是對著他們展露了獠牙。

他們望著地面上那被捆縛住的裘白，後者面龐上的詭異笑容還在持續，嘴角越裂越開，肌肉撕裂，鮮血流淌，看得人心頭寒意十足。

連實力達到地煞將初期的裘白都被搞成這樣，如果是他們中招，恐怕只會更慘吧？

李洛下意識的摸了摸嘴角，一時間都有點不太敢笑了。

「那，裘白學長怎麼辦？」白萌萌問道。

姜青娥說道：「他的情況還好，惡念種子已經爆發出來了，待會將他掛在淨化塔前，讓淨化光環淨化一會，應該就會恢復過來。」

「比起這種爆發出來的惡念種子，更為麻煩的是那種潛伏得極深的惡念種子，因為這會造成一個極大的隱患，誰也不知道自己的隊友有沒有被汙染，而一旦是在戰鬥的關鍵時刻，這種惡念種子突然爆發...」

「那麼，來自背後的冷箭，或許會讓你含恨而亡。」

李洛三人面色有點發白，這惡念種子太可怕了，因為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你那值得信任的隊友，突然就對著你身後來了一劍。

「姜學姐你不是能夠感應到的嗎？先前裘白學長就提前被你制止了。」辛符聲音沙啞的問道。

「那是因為他被汙染得不深，所以我的九品光明相方才有一些感應，可一旦惡念種子深入內心，恐怕連我一時間都比較難以察覺。」姜青娥緊鎖柳眉，說道。

其他人面面相覷，眼神都掩飾不住的驚懼。

「先將裘白的汙染淨化掉吧。」

姜青娥微微沉吟，然後屈指一彈，手中重劍裹挾著光明相力掛起了裘白的衣衫，然後直接自天空飛掠而過，插在了淨化塔上面。

然後李洛等人便是見到伴隨著那自淨化塔中一道道散發出來的淨化光環掃過，裘白臉龐上的詭異笑容，也是在漸漸的消退。

如此約莫數分鐘後，他那有些詭異的眼神也是漸漸的恢復清明。

他先是看了一眼自己的處境，然後苦笑一聲，看他這模樣，顯然也知曉先前究竟發生了什麼。

裘白身子一扭，脫離重劍，然後落了下來。

「李洛，對不住了。」他捂著嘴巴，看向李洛，苦笑著道歉。

李洛沒回話，而是看向姜青娥，小聲問道：「他這是完全清醒了嗎？」

姜青娥螓首微點。

李洛這才放心，他衝著裘白笑了笑，然後走上前去，指尖有散發著治療之力的相力湧現，幫裘白把嘴角的拉傷給恢復過來，免得看上去顯得太瘮人。

他的貼心，讓得裘白就要露出感激的笑容。

「別笑。」李洛趕緊提醒，他現在對笑容突然有點過敏。

裘白笑容僵住，然後有些艱難的一點點收斂起來。

「裘白，你這也太丟我們小隊面子了，好歹也是個地煞將階的實力，結果人家新生小隊沒事，你卻出了問題。」田恬有些恨鐵不成鋼的道。

裘白尷尬的道：「我大意了，我也沒想到，在這二級淨化塔的附近竟然會出現這種級別的惡念幻境。」

說著，他眼神微凝的道：「隊長，我們這片地域，恐怕出現了一個大麻煩。」

「接下來要怎麼做？」

姜青娥目光眺望著遠處，沉默了片刻，最後玉手一招，重劍飛射而下落入手中，同時有果斷的聲音傳出。

「中止任務，立刻回淨化據點。」

「我們需要將這裡的情報傳給學府。」

第兩百五十九章連跨兩級

當李洛身形落在了那被濃厚的能量漩渦所掩蓋的第三十八梯上時，他仿佛是聽見了耳邊傳來了劇烈的轟鳴聲。

驚人的天地能量威壓以一種極為狂暴的姿態轟擊而來，仿佛是要將李洛碾碎一般。

此時的他，宛如是身處狂暴大海之上的一葉扁舟，隨時都有著傾覆之危。

這第三十八梯，比李洛想像的還要恐怖。

血痕從皮膚上面浮現出來，留下了一道道的血痕，此時的李洛，顯然是進入到了一種極為危險的境地。

呼。

李洛深吸一口氣，這三十八梯的確艱難，但他本就是抱著搏命的心態而來，自然也不可能心生畏懼與退縮。

他直接於巨石上盤坐下來，體內兩座相宮綻放出光芒，雙相在此時傾盡全力的運轉起來。

水相，木相。

光明相，土相。

前者為主，後者為輔。

能量威壓無孔不入的侵襲而來，而李洛則是催動雙相，自四周天地能量中汲取著水相，木相的能量，藉此抗衡著那種能量威壓。

只要李洛能夠將局面僵持下來，就能夠源源不斷的從這些龐雜的天地能量中吸取出他所需要的能量，繼而提升自身。

只不過，這第三十八梯的能量威壓，相當的恐怖。

隨著時間的推移，李洛周身閃爍的能量光膜開始漸漸的有些崩裂的跡象。

李洛神色凝重，一旦護體的能量光膜碎裂，那龐雜而狂暴的天地能量衝進他體內，恐怕今日他是必死無疑。

「我的雙相，品階終歸還是低了一點。」

與姜青娥的九品光明相相比，李洛的雙相固然特殊，但一個是六品，一個是五品，即便兩者相加，也與九品光明相有著不小的距離。

如果不是李洛的雙相還有著光明相，土相這兩道輔相協助，李洛感覺，恐怕現在的他已經很難堅持下來了。

李洛看了一眼身體表面的能量光膜，其中流動著四種屬性的相力，看似很絢麗，但實則都是涇渭分明。

顯然，光靠數量多，不一定就能夠取到想要的效果。

李洛也明白這一點，只不過將四種相力一股腦的丟出來，比較簡單粗暴，而既然效果沒有想像的那麼好，那麼也就需要改變策略了。

而如今的李洛，最強的手段，自然就是真正的雙相之力。

只不過真正的雙相之力過於的深奧，畢竟那是屬於封侯強者的標誌，李洛即便經過這數個月時間的苦修，也不過勉強掌握了一點皮毛。

雙相之力的融合，難以長久。

所以，這最後的防守，只能用在最為關鍵的時刻。

只要能夠堅持到趁勢完成突破，那麼此處的能量威壓對他造成的威脅就會減弱許多了。

李洛微微感應體內，此時兩座相宮內的兩顆相力種子已是宛如兩顆星辰一般，不斷的流轉著光輝，其內的相力已經膨脹到了一種極致了。

已經快了。

咔。

而也就是在此時，李洛身體表面流轉的能量光膜傳出了細微的破碎聲，有裂紋開始浮現出來。

李洛見狀，再不猶豫，心念一動，能量光膜主動消散。

但下一瞬，只見得兩顆相力種子內，有精純的水相與木相之力奔流而出，兩股相力於體內碰撞，然後在那瞬間形成了融合。

雙相之力！

嗡！

李洛身體表面，一道碧綠色光芒在此時升騰而起，流轉其周身，一股特殊的波動驟然湧現，竟是將那無孔不入的能量威壓都是硬生生的逼得後退而去。

此時的李洛，氣勢與此前，截然不動。

雙相之力，不愧是封侯強者方才能夠掌控的力量，即便李洛只是略懂皮毛，但依舊是在這關鍵時刻取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呼呼！

能量威壓被逼退，李洛趁勢貪婪的吞吐著急速湧來的天地能量，體內的兩顆相力種子震動得愈發劇烈了。

李洛身體表面升起的碧綠色雙相之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的減弱。

能量威壓，再度有著捲土重來的跡象。

不過此時的李洛，神色反而是徹底的變得輕鬆了下來，嘴角甚至還有著一抹笑意浮現出來。

因為火候已經到了。

李洛雙手結印，再不壓制體內兩顆相力種子，這一瞬，璀璨的光芒與兩座相宮中爆發。

只見得相力種子表面，有相力光斑飛速的凝結而出，這些光斑開始連結，漸漸的就形成了一條玄妙的光紋。

生紋段，第二紋！

可這並未結束，李洛為此醞釀了半天，他的野心，可不只是讓自身提升一級！

隨著第二紋的出現，兩顆相力種子依舊璀璨，光芒綻放，一波波相力光輝不斷的自其中升騰而起。

一些光斑緊接著浮現，開始有著組成第三條光紋的趨勢。

只不過隨著光斑不斷的湧現，相力種子的光芒也是在迅速的減弱，那是因為其中凝聚的相力在被大量的消耗。

李洛見狀，他突的站起身，身子擺出了一個個複雜而玄妙的姿勢，同時配合特殊的呼吸。

十二段錦，四段吞吐法。

這是李洛此前自排位戰上所贏取而來的封侯級的能量引導術，經過這段時間的修行，他已是將其初步掌握。

眼下，則是正好需要它的時候。

隨著李洛姿勢的擺開，他胸膛緩緩起伏，仿佛是大龍在舒展，片刻後，他嘴巴鼓起，猛地吸了一口。

咕咕！

有異聲響起，四周天地間的能量頓時震動起來，直接是化為一股能量風卷呼嘯而來，最後被李洛一口吞入腹中。

如此往復了四次！

四口龐大能量入體，頓時補足了兩顆相力種子有所不及的缺陷，只見得能量光斑不斷的湧現，最後將那第三道光紋，徹徹底底的補足。

三道光紋，銘刻於相力種子表面，緩緩流動間，宛如遊龍。

李洛大汗淋漓的停下了身子，他能夠感覺到這一刻，那原本給他帶來了極大壓迫的能量威壓，卻是在開始大幅度的減弱。

於是，他的嘴角有著弧度緩緩的掀起。

他成功了。

他同樣是達到了與姜青娥相同的成就。

一次突破，連跨兩級！

第兩百六十八章選擇

對於姜青娥的選擇，李洛等人倒是並沒有反對，因為理智來說，此時再繼續深入的話，一旦真的遭遇了那頭天災級異類，那他們必然會陷入到極大的危機之中。

到時候，出現死傷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種層次的異類，已經不是他們這種陣容可以去解決的了。

當然，此時選擇撤退，那就代表他們放棄了那座籌備許久的三級淨化塔，這無疑會讓他們都遭受到不小的損失，畢竟三級淨化塔的積分極其的豐厚。

可最終姜青娥還是在學府積分以及性命安全間，選擇了後者。

如果眼下這裡只有他們「黑天鵝小隊」，或許姜青娥還會有一些冒險的想法，但他們並不是，他們還帶著「正義小隊」。

雖然說太直白不好聽，可如果真的撞見了那頭天災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支正義小隊，絕對會是累贅的。

而一群人做了決議，便是不再猶豫，等到裘白稍稍恢復，就直接動身，離開了這座淨化塔，開始往淨化據點的方向急速趕回。

只是，當姜青娥，李洛他們選擇中止任務，趕回淨化據點時，在這片地域的另外地方，卻是有著隊伍做了不同的選擇。

一座淨化塔前，滿地狼藉。

都澤紅蓮長發有些凌亂，但她卻並不在意，隨意的挽起，然後皺著眉頭看了一眼旁邊淨化塔邊掛起的一道人影。

在那道人影的臉龐上，還掛著詭異的笑容，嘴角肌肉撕裂，有鮮血滴落下來。

那是葉秋鼎小隊的一名隊員，此前進入到了惡念幻境中，被感染了惡念種子，先前正是他突然發起攻擊，讓得他們有些措手不及，不過好在對方實力不算太高，所以被她迅速的制服了下來。

「紅蓮學姐，情況有些不太對勁啊，那種惡念幻境，似乎過強了一些。」葉秋鼎走上來，面色有些不太好看的說道。

都澤紅蓮點點頭，道：「最起碼都是災級異類，說不定，還達到了天災級。」

她的眼神也掠過一抹凝重，這種級別的異類，怎麼會出現在暗窟外圍的區域。

「那我們需要中止任務嗎？」葉秋鼎有了一點退縮之意，天災級的異類，恐怕不是他們這些人能夠對付的。

都澤紅蓮沉默了數息，道：「從這座二級淨化塔的情況來看，那頭異類應該是在到處流竄吞食其他異類，也就是說...」

「再往前的一些二級淨化塔，有可能都已經被這頭異類所清除，而如果我們能夠冒險一些，那麼就能夠以最小的代價將這些二級淨化塔激活。」

「這是白撿的學府積分！」

葉秋鼎聞言不由得一驚：「還要往前？」

其他人也是側目看來。

都澤紅蓮沉聲道：「想要獲得此次淨化任務的第一，我們就必須冒險一些，而且我也並沒有喪失理智，我們可以試探著前行，如果前面的那些淨化塔真的是被那頭異類都清除乾淨了，那我們再出手激活淨化塔。」

「甚至，在我的猜測中，那頭異類應該是來自暗窟深處，它流竄到這裡，如果真是打著吞食其他所有異類的打算，那勢必會與三級淨化塔範圍的異類發生戰鬥，而那裡的異類，同樣擁有著災級的實力。」

「如果...它們傾力爭鬥起來，出現了兩敗俱傷，那會不會也是我們的機會？你們想想，這是一筆多麼龐大的學府積分？」

其他人面面相覷，一時間竟然也是有些意動。

因為現在這座二級淨化塔，他們幾乎是順利到沒有受到絲毫的阻攔，如果不是最後發現了那所留的詭異笑臉折騰出了一些事，那他們可謂是真正的兵不血刃。

如果再往前的那些二級淨化塔也是這樣的情況，那對於他們而言，真的是白撿的學府積分。

只是如此行為，必然是有些冒險的。

畢竟萬一真是倒黴的撞見了那頭天災異類，他們恐怕會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葉秋鼎有些遲疑，雖然他也心動那筆龐大的學府積分，但那頭詭異的笑臉異類，實在是讓人恐懼。

都澤紅蓮見狀，繼續說道：「你不想獲得此次淨化任務第一嗎？如果我們的冒險成功，到時候我們的積分將會把姜青娥他們遠遠的甩在身後。」

「那時，她或許會後悔這次沒有選擇你。」

聽到此話，葉秋鼎面龐微微抽搐了一下，眼中掠過一抹陰翳之色，最終他咬了咬牙，用力的點了點頭。

「那就嘗試一下吧，只是到時候如果情況不對的話，我希望第一時間撤退。」

都澤紅蓮雙手一拍，笑道：「這可不需要你提醒，我也並不想真的跟那頭異類遇見，只是打算跟著它後面，它吃它的異類，我們激活我們的淨化塔，各取所需而已。」

他們做了決定，再等著葉秋鼎那名隊友被淨化清醒過來，然後便是直接動身。

只不過，有所不同的是，姜青娥、李洛一行人對著後方撤退趕去，而他們，卻是繼續對著深處而去。

只是雖說有著巨大的學府積分作為誘惑，但一行人的前行也是極為的小心與謹慎，這導致他們的速度也減緩了許多。

所以大半日後，他們方才抵達了下一座二級淨化塔。

當他們小心翼翼的進入到這座淨化塔範圍時，然後就驚喜無比的發現，這裡果然如同他們之前的猜測，淨化塔周圍的異類，也被清楚得乾乾淨淨！

當這座二級淨化塔再度被他們輕鬆無比的激活後，一行人臉龐上的笑容都是變得極為熱烈起來。

這種白嫖，讓人很舒心。

「再往前，我們就會接近到那座三級淨化塔了...」都澤紅蓮眸子中燃燒著渴望，她看向眾人，道：「要不要去探探？」

「如果那頭笑臉異類也將那裡作為了吞食範圍，那勢必會與那裡的高等異類發生廝殺，那或許是一個機會...」

「那笑臉異類若是將那裡也給清除了，我們激活三級淨化塔就撤！」

眾人對視一眼，皆是怦然心動，白撿一座三級淨化塔嗎？這可真是讓人心癢難耐。

「可以去看看，不過局勢不對，該放棄還是得放棄。」都澤紅蓮一名隊友沉吟道。

眾人皆是點頭，而後便是迫不及待的出發。

又是半日後。

他們出現在了一座山頭上，目光眺望著遠處的一座大山，大山被籠罩在濃鬱粘稠到極致的黑霧之中，讓人一眼看去就感到了一種壓抑之感。

而在大山深處的一座山峰上，黑霧湧動間，隱約可見一座白色的塔尖。

那就是三級淨化塔。

「裡面很安靜，沒有任何的動靜。」都澤紅蓮望著那座大山，眼中布滿著驚喜，因為這種情況與此前那些被清除過的二級淨化塔幾乎一模一樣。

那也就是說，這座三級淨化塔，也已經被那頭笑臉異類清除過了？

那豈不是這三級淨化塔已是他們的囊中之物？

其他人也很激動，然後就要動身，不過就在此時，都澤紅蓮突然感覺到一股不安，急忙低喝出聲：「等等！」

葉秋鼎等人皆是疑惑的看來。

都澤紅蓮嬌豔的俏臉在此時浮現出一抹蒼白之色，她指了指那座大山的上空，眾人視線看去，然後仿佛頭皮都是在此時炸開。

因為在那天空上，濃鬱的黑霧在翻湧，這些黑霧，形成了一張巨大的詭異笑臉。

而笑臉，則是在注視著他們。

（今天微信上面放了姜青娥的新圖，我的鼻血有點止不住，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第兩百六十章薅一把

生紋段，第三紋！

李洛感受著體內洶湧流動的相力，眼中帶著一點激動，短短片刻間，他的相力比起進入暗靈潭之前，無疑是強橫了太多。

而生紋段第三紋的等級，就算是放在二星院中，都絕對能夠算得上是前三十了。

李洛能夠在進入一星院不過半年的時間達到這種成就，或許不能說是什麼絕無僅有，但也絕對能夠算得上是聖玄星學府創立以來速度最頂尖的那一批學員了。

李洛心情愉悅，因為這算是他自從修煉以來，實力精進最大的一次了。

真是不枉他對這暗靈潭寄以的期待。

這般收穫，之前的那些苦頭又算得了什麼，畢竟想要從第一紋提升到第三紋，就算是他，如果在學府內苦修的話，恐怕至少也需要兩個月的時間。

而換作其他的學員，恐怕到一星院修行結束，都未必能夠達到這個層次。

由此可見這暗靈潭帶來的機緣有多難得，果然，這世間想要不斷的登高，天賦機緣都不可或缺。

此次之後，在這一星院中，唯一還能夠在實力上面與李洛相比的，可能就只有秦逐鹿了。

至於王鶴鳩，白豆豆他們，都將會被他在等級上面完全的超越。

而要知道，在剛進入聖玄星學府時，李洛雖說憑藉著雙相的戰鬥力並不遜色他們，但是在相力等級上面，終歸還是處於弱勢的一方。

心情愉悅下，李洛倒也並沒有立即就離開這第三十八梯，畢竟此時周圍還有著天地能量湧來，能夠多吸收一點也是好的。

而在閒暇時，李洛的目光也在看著暗靈潭更深處。

這三十八梯已經算是暗靈潭深處了，但這下面依舊是幽黑不見底，不知曉究竟通往何處。

李洛想了想，突然指尖凝聚出一顆水光彈，然後拋了下去。

轟！

水光彈很快爆發，有璀璨的光芒傾瀉開來。

只不過光芒僅僅持續了瞬息，仿佛就被此處的天地能量所壓制而下，不過藉助著那瞬間的光芒，李洛還是看見了在下方的一處石壁上，有一顆黑色的大樹生長著。

大樹上面，飄動著一些黑色的樹葉，隨著能量浪潮一次次的衝刷，隨之飄動。

暗靈樹與暗靈葉。

而李洛也發現，似乎只有最上方的一根枝葉上面的暗靈葉能夠被能量浪潮所衝刷，還有一些暗靈葉處於石壁一側，剛好避開了能量浪潮。

怪不得每次都只有那麼兩三片被吹出來。

李洛恍然，旋即他心頭突然一動，自言自語道：「不知道能不能薅一把？」

這暗靈葉關係到能否進入到暗靈潭中修行，外面那些學員對其趨之若鶩，每次爭奪都恨不得打到頭破血流。

如果李洛可以在這裡薅一把的話，出去讓那些學員用異類殘片來交換，這樣一來，對方可以如願的進入暗靈潭修煉，而他也能夠用這些異類殘片去交換學府積分，填補他那十萬積分的巨大虧空...

豈不是各持所需？

李洛眼睛漸漸的變得明亮起來，忍不住的贊了自己一聲真是一個小機靈鬼！

然後他不再猶豫，掏出雙刀組成大弓，而後就有著一道光矢猛的暴射而出。

但是，想像很美好，現實卻很殘酷。

只見得光矢僅僅飛出了十數米，就被此處瀰漫的天地能量生生的阻攔下來，最後化為了光點消散。

李洛見狀皺起了眉頭，此處的能量威壓太過的濃重了，普通的相力根本不可能將其穿透。

如果將這些能量威壓比作一堵牆的話，他們這種普通的相力，可能就只是一柄木槍，不管再大的力量，也很難用木槍去捅穿一堵牆。

想要達到這個目的，除非改變自身相力的層次。

難怪能夠來到第三十八梯的人也不止他一個，卻從未有人想過去薅下面的暗靈葉...

李洛微微沉吟，改變自身相力的層次...

其實，雙相之力就是這種改變啊，兩種相力的融合，形成了更為高層次的力量。

所以別人不行的話，他未必不行。

但先前他為了抗衡突破時的能量威壓，雙相之力已經有了大量消耗，此時再出手的話，應該就只剩下最後的一次了...

出了這一次手，他就必須立即離開了，否則他也無法再抵禦那種能量威壓。

想到此處，李洛也就不再猶豫，再度搭弓，面色凝重，體內兩道相力流淌出來，最後於弓弦之上匯聚。

一支凝聚了雙相之力的光矢浮現出來，這支光矢極為的纖細，宛如一根光線般。

可看似淺薄的光矢，其所具備的穿透，殺傷力，卻比李洛施展的任何相術都要來得強悍。

嗡！

弓弦陡然震動，流轉著藍，綠兩色光彩的光矢暴射而出，而當光矢與那無處不在的能量威壓碰撞時，光矢上面有著明滅不定的光芒閃爍。

但好在的是，光矢這一次並沒有再被那能量威壓所壓制，其速不減，直接是在李洛期待的目光中射了下去，最後精準無比的洞穿了暗靈樹側面的一些黑色樹葉與樹枝的連接之處。

咔！

細微的聲響中，一片片黑色的樹葉如願的脫落而下。

呼！

然後這些黑色的暗靈葉在能量浪潮的席捲下，直飛而上。

李洛趁勢出手，有堅韌的蠶絲線在相力的覆蓋下暴射而出，將這些暗靈葉盡數的纏住，然後拖回了手中。

李洛粗略一數，竟是有著八片暗靈葉！

李洛大喜，不過，就在他為這般收穫而歡喜時，他面龐上的笑容突然在下一刻僵硬了下來，冷汗瞬間從背心湧現出來。

眼神驚懼的望著下方。

因為就在這一瞬，他察覺到似乎是有著一道極為兇惡的感知，從那暗靈潭極深處湧出來，自他的身上掠過。

那一掠，簡直讓得李洛頭皮炸開。

無法形容的危機自心中湧起，這一刻，李洛再不敢有什麼猶豫，抓住暗靈葉，便是狼狽的沖天而起，藉助著能量浪潮的席捲，逃離暗靈潭。

雖然他不太確定先前那道兇惡的感知是什麼，但絕對不是他能夠抗衡之物！

...

而就在李洛被那神秘的兇惡感知驚得狼狽離開暗靈潭時，卻是未曾知曉，在這片禁區山脈的深處。

某處黑暗的洞穴中。

突然有著血紅的獸瞳睜了開來，它發出了暴戾的低吼聲，獸瞳看向了暗靈潭所在的方向。

暗靈潭地底四通八達，通道極多，其中就有一條狹窄的通道連結著它所在的暗紅水潭，平日裡也是它所修煉的地方。

而先前，它察覺到了一道讓它心悸的能量波動。

那是...雙相之力嗎？

又有封侯強者來到此處？

不對，先前在它的感知中，那似乎是一個相師境的人類小子...可是相師境為何能夠施展出雙相之力？

血紅的獸瞳中掠過人性化的思索。

下一刻，它似是想起了什麼，龐大的身子突然自水潭中站了起來。

是天生雙相？！

那個人類小子，有著雙相...

那麼如果把他吃了的話，會不會讓它提前感悟到封侯級的力量？

血紅獸瞳中，有著濃濃的貪婪以及兇狠之色湧現了出來。

第兩百六十一章李洛的生意頭腦

當李洛心有餘悸的自暗靈潭中飛射而出，有些狼狽的落地時，在場所有的目光都是陡然間投射而來。

不過很快所有人都察覺到，李洛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顯然比進入之前變得更強了。

李洛在暗靈潭中完成了一次突破，只是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達到第三十八梯？

姜青娥的倩影閃掠而下，來到了李洛身旁，她望著李洛有些驚色的眼睛，問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李洛先前加劇的心跳此時倒是漸漸的平復下來，他遲疑了一下，有些不知道先前在深處的那種兇惡感知是不是他的錯覺。

畢竟隨著他出了暗靈潭，那種兇惡感知也是消失得乾乾淨淨，仿佛未曾出現過一般。

所以最終他只是對著姜青娥搖了搖頭，神情漸漸的恢復鎮定。

「你到三十八梯了？」

姜青娥見狀，也就不再多問，她打量了一下李洛，旋即絕美的玉顏上便是有著一抹欣慰的笑意浮現出來。

她能夠感覺到李洛體內增強的相力波動，那絕非是一次普通的突破能夠做到的。

李洛迎著她的目光，笑著點點頭，道：「僥倖到了三十八梯，完成了一次突破，連跨兩級。」

「現在的我，算是生紋段第三紋了。」

譁！

隨著他這話的落下，四周頓時響起了道道譁然聲，一道道目光中充滿了震驚。

李洛竟然真的到了第三十八梯？！

而且還跟姜青娥一樣，在突破時，連跨兩級？！

這傢伙，竟然這麼變態的嗎？

裘白，田恬也是在此時出現了霎那間的失神，然後他們對視一眼，皆是看出對方眼中的震動。

他們同樣沒想到，李洛竟然真的做到了...

「怎麼可能？！」

而相對於他們的震驚，那宋秋雨則是忍不住的失聲出來，繼而她臉頰青白交替，眼中有些惱怒與不甘。

李洛的那一片暗靈葉是從他們這裡搶奪而去的，如今李洛趁勢取得如此進步，豈不是說還有著他們的一份功勞？

一想到此，宋秋雨就臉色發青，一口鬱氣漲得胸口痛。

一旁的王御風也是一臉的難以置信，三十八梯，那是現在的他都無法抵達的地方，可李洛，一個一星院的新生，竟然能做到？

然而不論他們是如何的不想相信，但那從李洛身上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的的確確是比此前強了太多。

這必然是在這短短不到一個時辰的時間中取得了巨大的精進。

「隊長好厲害！」

捧場王白萌萌的歡呼聲響起，慶祝著李洛的大勝歸來。

辛符也有些羨慕與佩服的望著李洛，在剛進入學府的時候，他相力等級還領先李洛一頭，可經過這暗靈潭後，李洛卻是反超了他兩級。

而李洛在此前相力等級落後的情況下，依舊是打敗了王鶴鳩，難以想像，隨著此次的提升，他的戰鬥力將會提升到何種的程度。

或許，李洛已經有資格與秦逐鹿競爭一星院真正的最強新生了。

周圍眾多學員，也是眼神羨嫉，這連跨兩級，直接達到生紋段第三紋，這般實力就算是放在二星院中，都能夠算做優秀了。

畢竟強如那王御風，如今也只是生紋段第四紋而已。

而李洛僅僅進入學府半年多的時間，就已經快要追趕而上，這種速度，簡直能夠媲美姜青娥了。

姜青娥眸子中也是帶著一些歡喜的笑意，道：「既然你出來了，那咱們也可以離開了。」

暗靈潭一行，算是收穫極豐，而現在，就該繼續執行他們的淨化任務了。

李洛聞言，卻是忽的一笑，道：「先等等，我還有筆買賣要做。」

姜青娥聞言，眸子中掠過一絲疑惑，不過片刻後，當她在見到李洛慢吞吞的從懷中掏出一把讓人極為眼熟的黑色葉子後，即便是以她的定力，都是微微的有點失神。

「咳！」

李洛大聲的咳嗽了一聲，把所有目光吸引過來，然後將手中的一把暗靈葉在面前抖開，順帶著給自己扇了扇風。

在場的目光投來，接著一些人就看見了李洛手中的那一把暗靈葉，他們第一時間是先揉了揉眼睛，然後自嘲的一笑，看來他們是太想要暗靈葉了，所以現在都開始出現幻覺了。

這李洛怎麼可能手裡抓著一把暗靈葉呢？

你在開什麼玩笑。

有人自嘲的搖頭，畢竟這一幕對他們的衝擊，簡直比剛才知道李洛達到三十八梯，還要來得讓人感到難以置信。

第三十八梯雖然極為艱難，但終歸還是有人達到過，可誰聽過有人能夠在暗靈潭深處抓一把暗靈葉回來的？

不過終歸不是所有人都是這種自我否定的心態，還是有敏銳的人迅速回過神來，他們死死的看著李洛手中的一把暗靈葉，然後呼吸在漸漸的加重。

李洛面帶微笑，朗聲道：「諸位，剛才我在深入暗靈潭時，發現了那顆暗靈樹，然後僥倖的從上面抓了一些暗靈葉下來...」

「嗯，沒錯，就是這些。」

他輕輕抖了抖手中的暗靈葉，對著眾人點點頭，給予確認：「你們沒看錯，這些的確就是暗靈葉。」

場中一片安靜。

只有漸漸變得粗重的呼吸聲。

一雙雙眼睛看著李洛手中的暗靈葉，開始有變紅的跡象。

裘白，田恬也是目瞪口呆的望著李洛手中的一把暗靈葉，這個時候連他們都忍不住的有點凌亂了。

因為這神奇的一幕，連他們都沒見過！

「你怎麼從暗靈樹上面取下這些暗靈葉的？那裡的天地能量極為濃厚，形成了屏障，尋常相力，根本難以穿透過去並且觸及到暗靈樹。」不過第一個發出疑問的，竟然會是姜青娥。

她眼神中帶著掩飾不住的驚訝，因為她也到過第三十八梯，自然也見到了處於三十八梯下方的暗靈樹，而且她同樣也嘗試過能不能取得一些暗靈葉，但最終都差一些。

「因為雙相之力。」

李洛笑了笑，道：「暗靈潭深處的天地能量極其濃厚，一般的相力除非以絕對的強度衝破，不過我能夠施展雙相之力，這是高於普通層次相力的力量，所以僥倖成功。」

姜青娥這才恍然，原來是雙相之力...雖說李洛的雙相之力極為的淺薄與粗糙，但畢竟是貨真價實的雙相之力。

這是一種唯有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握的高層次力量。

周圍眾人也是聽見了李洛的解釋，不過這些都不重要了，他們並不關心李洛是怎麼得到的這些暗靈葉，他們只關心，李洛想要怎麼處理這些暗靈葉。

他們也相信，李洛把這些暗靈葉展現出來，並不是單純的顯擺那麼幼稚。

因為那會激起眾怒的。

「諸位對這些暗靈葉應該有興趣吧？」

李洛也沒有繼續賣關子，俊朗臉龐上的笑容愈發的熱情，然後抖了抖暗靈葉，譁啦啦的清脆聲吸引著眾人的視線。

「半瓶帝流漿可以兌換一片暗靈葉。」

「童叟無欺，歡迎搶購。」

第兩百六十九章據點傳送塔

當姜青娥，李洛他們一路趕回到淨化據點時，已是兩日之後。

望著那座在巨大光罩覆蓋下的據點，李洛等人皆是不由自主的鬆了一口氣，這兩日趕路，他們可時刻緊繃著心神，生怕不知道哪裡又遇見它留下的惡念幻境，平白的生出周折。

在這片遼闊的地域中，最為安全的地方，應該就莫過於這座據點了，回到這裡，方才能夠真正的放鬆一些。

一行人風塵僕僕的走入據點內，此時的據點內較為的空曠，學員不多，想必都是在外執行淨化任務。

在進入據點後，他們也沒有停留，而是直奔據點中央的傳送塔所在的位置。

只有在那裡，他們才能夠將有關那頭天災級異類的情報送回到學府，而學府收到情報後，才能夠做出應對。

如果那頭天災異類只是到處吞食其他異類那還好，可就怕它一旦實力恢復到某種程度後，就會來到據點所在。

畢竟，對於異類來說，人族鮮活的血肉以及那豐富的七情六慾，對它們同樣是充滿著吸引力，因為那是惡念的源泉。

而如果真的被一頭大天災級異類給盯上，那麼對於處於這個據點的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最壞的消息。

甚至最終，會演變出最為慘烈的結局。

整個據點的學員，都將會被屠戮。

這是足以震動學府的大事。

一想到那個結果，在場眾人包括姜青娥，都是神色變得極為的沉凝與肅然。

因為他們也在這個據點，真到了那一步，也很難獨善其身。

「青娥姐！」

而當一行人在沉默間趕路時，突然有驚喜的聲音從一旁傳來，姜青娥的腳步一頓，李洛的目光也是順著聲音投去。

然後就見到有兩支隊伍在前方，其中有一道倩影頗為的熟悉，那是，司秋穎。

沒想到她也是在這座據點，此前倒是未曾遇見過。

在司秋穎旁邊，還有著伊粒沙與千葉，兩人瞧得李洛，也露出熱情的笑容。

司秋穎小跑過來，有些疑惑的問道：「青娥姐，這個時候，你們不是應該在準備去開闢三級淨化塔嗎？怎麼又回來了。」

姜青娥看了她以及後面的隊員一眼，道：「你們這是打算出去執行任務嗎？」

司秋穎乖巧的點頭。

姜青娥微微沉吟，道：「任務中止吧，先別出據點了。」

司秋穎兄妹與她關係尚可，而且金雀府與洛嵐府好歹算是立場相同，雖說這其中更多的是大府之間的利益博弈，但能夠提醒一下的時候，姜青娥也不會完全冷眼旁觀。

司秋穎頓時一臉驚愕，她身後的那些隊員以及另外一支與他們合作的三星院小隊也是滿臉茫然。

不過姜青娥在三星院中威望不低，所以那支三星院小隊在聽到如此離譜的話後，也沒有出聲嘲笑，而是疑惑的問道：「姜同學，是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田恬揉了揉眉心，道：「我們在外圍區域遇見了一頭遊蕩的高等異類，正在到處吞食其他異類，其實力目測是天災級，甚至可能是大天災級...」

「按照推測，應該是從暗窟深處跑出來的。」

她的話落下，那支三星院小隊以及司秋穎，伊粒沙等人臉龐上頓時有著驚駭欲絕之色浮現出來，失聲道：「大天災級異類？！」

那支三星院小隊的隊長有著格外老成的長相，年紀不大，一臉的絡腮鬍，他吞了一口口水，乾笑道：「你們真的沒開玩笑嗎？」

裘白沒好氣的道：「不然我們現在大老遠的跑回來是閒的嗎？」

伊粒沙遲疑了一下，道：「那頭大天災級異類如果是在外圍的話，不一定會來據點這裡吧？」

「萬一呢？」李洛無奈的笑了笑。

伊粒沙無言，那種級別的異類，以他們的陣容一旦遇見，恐怕連逃跑的能力都沒有，直接就是團滅的下場。

這還真是不敢去賭。

「那頭異類大肆的吞食其他異類，應該是在恢復自身的力量，等恢復到差不多的時候，它大概率是會往據點方向而來的，這個時候出去，萬一到時候真的碰見了，那個代價你們可能承受不了。」姜青娥再度說了一聲，然後便是不再多說，繼續對著據點中央的位置快步而去。

李洛等人皆是跟上，留下司秋穎等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這怎麼辦？」千葉有些無奈的問道。

原本他們這次已經規劃好了推進路線，正打算大幹一場，結果突然收到一個這麼恐怖的消息。

伊粒沙摸了摸下巴，道：「學府積分雖然重要...但我感覺，還是比不過小命啊。」

與他們合作的那支三星院小隊的絡腮鬍隊長也是嘆了一口氣，道：「如果是其他人告訴我這個消息，我可能還不太相信，但姜青娥的話...」

「還真是不得不信了。」

畢竟好歹也算是三年的同學了，即便平常與姜青娥也沒什麼機會交流，但對於後者那冷傲的性格，他們還是很了解的。

姜青娥是不屑於和他們玩什麼小伎倆的。

「先留下來看看情況吧。」最終，絡腮鬍隊長下了決定。

其他人也就點點頭。

伊粒沙望著姜青娥，李洛他們的背影，摸了摸下巴，突然說道：「李洛似乎變強了很多。」

千葉眼神也是微凝，道：「我也感覺到了，以前的李洛雖然戰鬥力不弱，但相力等級還是要稍弱一些的，他的強是因為雙相的原因，可這一次見面，他給我的感覺，跟看見秦逐鹿時一樣。」

「看來這次的暗窟，讓他提升很大啊，這傢伙，怎麼感覺真有可能成為新生第一人？」伊粒沙感嘆一聲。

一旁的司秋穎貝齒輕咬嘴唇，心緒複雜，這李洛，短短不過半個月時間而已，竟然會有這麼大的提升麼？

秦逐鹿的強，她是見識過的，當日前者以一敵二，將他們小隊中最強的伊粒沙，千葉碾壓擊潰，簡直強得讓人心驚。

所以即便李洛小隊獲得了新生排位戰第一名，但在很多新生的心中，如果要說最強的新生，那大概率是屬於秦逐鹿的。

李洛他們能夠獲得排位戰第一，那只是沒有遇見秦逐鹿而已。

可現在，李洛恐怕就未必會比秦逐鹿弱了。

而且按照他的這種提升速度，他恐怕還真是有可能成為新生真正的第一人。

當日姜青娥所說的那句話，似乎距離實現已經不遠了。

...

據點中央的位置，是一座格外高大的石塔，這也是據點的樞紐所在，籠罩據點的那座保護光罩，就是由此而散發。

走入石塔內，倒是頗為的空曠，石塔中間，是一座暗黃色的古老樹根，樹根根莖延伸，連接著石塔。

樹根所在的地面，還有著複雜的光紋所形成了陣圖，這正是一座傳送陣，每隔數日的時間，學府就會將許多的資源從這裡傳送過來。

石塔內還有一些學府的普通導師，但他們的實力普通，只是負責維護秩序。

姜青娥，李洛一行人先是找到一名導師，將他們得到的情報告訴了對方。

「什麼？大天災異類？！」

那導師聽到這個情報，面色瞬間劇變，驚叫的聲音在塔內迴蕩，將其他的導師也驚得圍攏過來。

驚慌的氣氛在塔內瀰漫。

畢竟他們這些導師並不算戰鬥人員，只是平常分發，兌換資源而已。

「各位導師，現在不是慌亂的時候。」

李洛見狀，沉聲說道：「我們需要立刻將情報送回學府，然後讓學府派來支援。」

「另外，如果可以，我希望也發出警報，讓其他外出執行任務的隊伍，開始趕回據點，一來獨自在外極為危險，二來就是萬一那大天災異類真是襲來，我們合力也算是多一分力量。」

聽到李洛的建議，這些導師皆是連連點頭。

姜青娥卻是想到什麼，突然問道：「傳送塔下一次啟動是什麼時候？」

這裡的傳送陣並不是時刻都能開啟，而是有著時間的限制，一般是七天開啟一次，之後就要積蓄能量。

數位導師聞言，面面相覷，旋即面色漸漸的變得有些難看起來。

他們指了指塔內一處堆放的大堆資源，聲音也變得乾澀起來。

「就在一個時辰前...」

「傳送塔剛剛完成了輸送。」

第兩百六十二章李洛的心思

半瓶帝流漿，兌換一片暗靈葉。

當李洛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在場不少學員眼睛都是在微微睜大，因為這個價格，並不算低了。

一瓶帝流漿價值五千學府積分，半瓶，那就是兩千五百積分！

畢竟不是所有隊伍都能夠如同姜青娥他們這般，一路橫掃，更多的隊伍，眼下可能也就攻克了一座一級淨化塔而已。

按照以往的一些估算，絕大部分的小隊，最終在離開暗窟時，平均能夠獲得積分，大約是在五千左右。

而消耗兩千五百學府積分，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一筆不小的代價。

可是，這個代價雖然很大，可如果能夠藉此進入暗靈潭修行的話，其實也不是不能接受。

畢竟學府積分的作用，也是為了能夠換取更多的修煉資源提升自己，那麼眼前的暗靈潭，無疑也有著這個效果。

在場有一些學員有點蠢蠢欲動。

姜青娥同樣是被李洛這般騷操作搞得有些哭笑不得，她沒想到李洛為了賺取帝流漿能夠做到這一步。

不過這些暗靈葉也是他依靠自身本事得來，他想要怎麼做都可以。

「李洛，這些暗靈葉本來就是會隨著暗靈潭的能量浪\*\*湧而飛出來，現在你仗著先進入暗靈潭的優勢，將這些原本就屬於大家的暗靈葉奪了下來，然後又高價出售給大家，你這算盤會不會太精明了一些？」

而就在此時，突然有一道冷笑聲響起，正是宋秋雨。

其他的一些學員聽到此話，也是不由得面有異色。

李洛瞥了那宋秋雨一眼，淡淡的道：「首先，就算我取了這些暗靈葉，接下來依舊還會有著暗靈葉從暗靈潭中出來，如果有人對我這裡的暗靈葉沒有興趣，可以繼續等待。」

「再者...」

「每次從暗靈潭出來的暗靈葉數量極為稀少，在場的隊伍這麼多，一般來說，只有你們這種實力偏強的小隊才有著競爭力，而其他更多的隊伍，恐怕都只能一次次的空手而歸。」

「而現在我能夠以這麼簡單的方式，讓更多的小隊獲得暗靈葉，你對此卻如此不滿，是不想看見其他人也能夠進入暗靈潭修行嗎？」

宋秋雨面色微變，顯然是沒想到李洛的反擊如此的凌厲，這傢伙，竟然還想挑起其他一些實力一般的小隊對他們的對立。

「李洛說得倒也沒錯，每次暗靈潭吹出來的暗靈葉不僅等待時間太久，而且每次出來數量都那麼的稀少，我們根本就搶不過，與其在這裡枯等，我們倒寧願付出兩千五百學府積分來換取暗靈葉。」有學員突然說道。

「對，沒錯！」

「我也寧願直接用兩千五百積分來換！」更多的學員附和起來，這些學員大多都屬於那種競爭暗靈葉只能靠運氣的那種。

直白來說...都是差生。

見到附和的人越來越多，宋秋雨臉色也有點發綠，只能將嘴中的話給吞了回去，免得引起眾怒。

李洛見狀，心頭暗樂。

而此時，有學員扭捏的問道：「李洛，這帝流漿我們一時間也沒在學府兌換，能不能先記帳，等回頭淨化任務結束時，再來補上？」

李洛聞言，倒是灑脫的道：「這都是小事，我這麼拼命的將暗靈葉奪來，主要還是為了給大家修煉創造便利，如果大家現在手頭沒有帝流漿的話，只要給個欠條，回頭補上即可。」

眾人聞言，頓時大喜，紛紛讚揚，唯有宋秋雨暗暗咬牙，這傢伙，明明就是想要賺學府積分，偏偏還要說得這麼冠冕堂皇。

李洛微笑著接受著眾人的吹捧，只要有欠條在手，回頭誰敢欠帳，他就帶著青娥姐一個個的找過去！

越來越多的人對李洛手中的暗靈葉有了興趣，乃至於後來開始出現一些爭搶，李洛趕緊出面制止，最終定下了抽籤的方式來兌換暗靈葉。

於是，在他的一通操作下，最終有七個小隊如願的得到了暗靈葉。

這些小隊皆是面露歡喜，激動，畢竟暗靈潭中每次開啟，其中的能量都是有限的，早進入其中，那修煉效果也會更佳。

而那王御風，宋秋雨等人面色都是有些難看，因為這下一波暗靈葉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所以他們豈不是都要等這些人再享受一波能量灌體後，才能夠進入暗靈潭？

那時候，修煉效果真是要減至最差了。

李洛心滿意足的將七張欠條收入懷中，這可是三瓶半帝流漿啊，一萬七千五的學府積分到手，這將會大大的緩解了他十萬積分的壓力。

一旁的白萌萌，辛符皆是佩服的看著他，能夠達到暗靈潭第三十八梯的人雖然少，但也不是沒有，但能夠從暗靈潭出來後，還薅了一把暗靈葉的人，真的從聖玄星學府創立至今，李洛是第一個。

「厲害了。」

連田恬也是嘆了一口氣，俏臉上布滿著嘆服之色。

裘白同樣是哭笑不得的搖搖頭，這一次，他們真的是有些大開眼界了。

李洛將七片暗靈葉盡數售光，拍了拍手，旋即他面帶笑容的走向了王御風，宋秋雨，蒂法景明。

後者三人見到他走來，面龐上都是露出戒備之色。

「李洛，你還想幹什麼？」王御風上前一步，冷聲道。

李洛笑眯眯的看了一眼宋秋雨，這個女人噁心了他半天，他可不是有仇不報的人，只不過有時候報仇，不見得就需要用武力。

「你們想不想買一片暗靈葉？」他笑著問道。

此話一出，王御風，宋秋雨，蒂法景明都是有些驚愕看著他，先前他們其實也想去買李洛手中的暗靈葉，但一是拉不下臉，二就是覺得李洛不會賣給他們。

所以最終看見李洛將七片暗靈葉賣光，他們心頭也不免有些懊悔，雖說他們之後也有可能搶到從暗靈潭中飛出來的暗靈葉，但那個時間太不確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現在這一批獲得暗靈葉的人，將會提前消耗暗靈潭中的天地能量。

所以就算他們之後搶到了暗靈葉，再進入其中時，修煉效果也是會有所折扣。

兩千五百積分對於他們來說，並不貴，如果可以，他們當然願意早一些進入暗靈潭。

「你什麼意思？你還有暗靈葉？」王御風問道。

「還有最後一片。」李洛笑著點點頭。

王御風一怔，他有些驚疑的看了李洛一眼，又是與一旁默不作聲的宋秋雨對視了一下，李洛還真剩下一片...那他這是想要做什麼？

宋秋雨望著李洛那張好看的笑臉，心頭隱隱的有點不安。

「你們買不買？半瓶帝流漿，不賒帳。」李洛笑問道。

王御風面色微微變幻，沉默了數息，半瓶帝流漿對於他們來說倒是小問題，但是他實在不敢相信，李洛會這麼的好心。

可要他們放棄這暗靈葉，也有些捨不得。

王御風看了一眼宋秋雨，後者微不可察的點點頭。

於是他說道：「沒問題。」

李洛面帶笑意從懷中掏出了最後一片暗靈葉，而取出來的時候，他突然驚訝的出聲：「哎喲，這片暗靈葉似乎是有點缺陷呢。」

王御風三人看去，只見得李洛手中那最後一片暗靈葉，竟然只剩下半截。

而這半截暗靈葉，顯然不夠三個人分，充其量，只能分給兩人使用。

可他們小隊，有三人。

李洛嘆了一口氣，有些遺憾的道：「雖然有點缺陷，倒也勉強還能用...」

他抬起手，問道：「你們還要不要？」

王御風三人望著李洛手中這有些殘缺的暗靈葉，神情一時間變得極其複雜起來。

特別是宋秋雨，她目光死死的盯著李洛，總算是明白對方究竟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思了。

第兩百七十章爭議

當這幾位導師的聲音落下時，姜青娥，李洛等人也是陡然沉默下來，他們望著那些堆放的戰略資源，一時間神色變得極為複雜起來。

一個時辰前剛剛完成的輸送...

也就是說，下一次傳送塔開啟，需要再等七天？

這七天時間會發生什麼？

如果那大天災異類真的是襲來，那他們怎麼抵擋？

這一刻，眾人心頭都是有一口鬱氣凝聚，險些罵出聲來，這一個時辰，也太要人命了吧？！

「我們的趕路速度再快一些就好了。」裘白有些懊惱的道。

田恬沒好氣的道：「說這些沒用的做什麼，我們趕路已經沒有半點停歇了，誰知道剛好會在這一個時辰內？」

「真是造化弄人。」辛符噓唏道。

姜青娥倒是恢復得很快，她緊蹙著秀眉，道：「不管如何，先將情報送回學府，希望那邊接到消息後，能夠想一些辦法。」

其他導師連連點頭。

而後一名導師取出了一片碧綠如玉般的樹葉，遞給了姜青娥，後者接過，纖細雙手將其合在掌心。

她閉目凝神，掌心光芒散發，有光明相力融入到樹葉之中，同時也是將一些信息給輸入了進去。

做完這些，她走到了石塔中央的那古老樹根處，將樹葉貼在了根莖上。

接著眾人就見到那樹葉漸漸的融入到了根莖之中，繼而消失不見。

這是將消息送了回去，只不過學府那邊接到消息恐怕也需要一些時間。

「希望那頭異類七天內繼續吞食其他的異類吧，不然往據點而來。」裘白說道。

「不要將希望寄托在敵人身上。」

李洛搖搖頭，然後道：「幾位導師，能否發出預警，將外出執行任務的隊伍都給召回來。」

幾位導師遲疑了一下，道：「首先據點的預警也有著範圍，只能讓一些離得不算太遠的隊伍收到。」

「還有一點就是...」

「這個有關大天災的情報，只有你們知曉，其他學員，未必會完全相信，在這種情報沒有完全確定的情況下，將這些在外執行任務的隊伍召回來，到時候如果給不了他們一個足夠信服的理由，恐怕...」

他沒有說完，但李洛與姜青娥都明白他的意思，畢竟其他隊伍並沒有遇見過那頭大天災異類，如果將他們都給召了回來，到時候萬一那大天災異類並沒有出現，其他隊伍必然會心生怨氣，覺得李洛，姜青娥在耍他們，故意耽擱他們賺取積分的時間。

這是很正常的心理，畢竟各個隊伍都是做了許多準備才出去一趟，這突然被召回，難免會打亂他們的計劃。

姜青娥沉默數息，果斷的道：「不管他們會怎麼想，但該做的我們都需要去做，你們釋放預警吧，最後有什麼後果，我會一力承擔。」

其他人相不相信，姜青娥其實並不在意，但為了最壞的情況著想，越多的人留在外面，一旦那大天災異類襲來，這些人就會被大天災所侵蝕，成為它所操控的傀儡，那樣一來，此消彼長，對於他們更為的不利。

幾位導師見狀，也就不再多說，他們開始在塔內一通操作，半晌後，這座石塔突然發出了細微的震動聲，有能量光波自塔尖散發而出，擴散到極為遙遠的地方。

而在那能量光波散發的時候，李洛他們都感覺到自身所佩戴的「青木牌」隱隱的開始發熱。

只要在能量光波擴散範圍內的學員，都將會收到這種預警。

一般來說，這個時候，他們都會趕回據點，查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反正這種時候，召回越多的隊伍，到時候應對大天災襲來時，也能夠更多一分力量。

姜青娥，李洛一行人走出石塔，發現此時尚還在據點內的隊伍，都是帶著疑惑的對著這邊湧來，顯然都接收到了預警。

伊粒沙，司秋穎，千葉等人也在其中，不過與其他人的疑惑相比，他們倒是知曉發生了什麼，但他們的神色有點驚訝，想來是沒想到姜青娥，李洛他們會讓石塔內的導師發出召喚預警。

這樣一來，事情就搞大了啊。

有隊伍陸續走上來，找到石塔的導師，想要詢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而石塔的導師則是沒有回應，只是說待會人齊了再一起通報，同時要求他們暫時不要離開據點。

於是這些隊伍就只能抱著一肚子的疑惑，慢慢的等待。

而這一等，就是大半天的時間。

石塔之外的隊伍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增多起來，更多的隊伍自遠處不斷的奔來，同時也諸多竊竊私語聲在蔓延。

越來越多的隊伍接到召喚後，開始趕回到據點。

同時也開始有隊伍不耐的在吆喝起來，詢問此次發出召喚預警的緣由。

而姜青娥見到時間差不多了，便是與李洛對視一眼，兩人同時的站了出來。

隨著姜青娥的出場，場中的聲音頓時減弱了下去，一道道敬畏中帶著熾烈的目光，望著這位在三星院之中當之無愧的魁首以及最受人傾慕的女孩。

姜青娥立於臺階上，身材纖細窈窕，青絲挽成馬尾，她的臉頰依舊是那般的完美而精緻，高挑的瓊鼻與起伏遠山，紅唇微抿，散發著獨屬於她的驕傲。

特別是那一對清澈純粹的金色眸子，讓得人不受控制的有些沉醉其中。

這導致許多人都不太敢看著那漂亮的金色眸子太久，免得自身過於的失態。

李洛的賣相其實已經是相當頂尖了，但是站在姜青娥身旁時，還是有點不由自主的就被其光芒所掩蓋，如果不是還有一些少女眸光偶爾帶著欣賞的打量著他，李洛簡直就是完全被忽視的。

面對著那諸多目光的注視，姜青娥倒也沒有任何的怯場，絕色容顏依舊平靜，聲音也沒有多大的波瀾：「我們在外圍區域，遭遇了一頭遊蕩的異類，其實力可能達到了大天災級，所以我們發出了召喚預警。」

「因為我們懷疑，那頭異類，最終會將目標鎖定據點所在的位置，這個時候還在外面執行任務，將會極其的危險。」

姜青娥說的頗為的簡略，但這絲毫不影響這道情報所帶來的殺傷力，所有人都是一臉的驚駭，有此起彼伏吸冷氣的聲音在響起來。

「大天災異類？！」

「那種異類怎麼可能會出現在我們這片地域？！」

「...」

眾多質疑的聲音響起來，很多人都是將信將疑，畢竟一般來說，大天災異類根本不可能出現在他們這片地域。

如果不是姜青娥平常在學府內的聲望太高，恐怕很多人都會對這個情報嗤之以鼻，覺得是在嚇唬人。

但即便如此，依舊有人不想相信。

「所以接下來，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外出執行任務，而是留在據點，等待學府內的支援。」姜青娥說道。

眾多學員面面相覷，留在據點，那他們就無法賺取積分了啊，這對於他們而言，可是不小的損失。

「姜青娥，你們所說的那頭大天災異類，是你們正面碰撞的嗎？」最終，有一名三星院中實力排名前茅的學員沉聲問道。

姜青娥搖搖頭，道：「並未正面碰撞，但卻遇見了它所留下的惡念幻境，從那道惡念幻境的力量來看，我們估算出了它的等級。」

「但是也有一些災級異類格外擅長惡念幻境，所以才會給你們造成這種錯覺。」

「而如果只是普通的災級異類，並不足以讓我們如此慎重以待。」那三星院的學員繼續說道。

有學員點頭，表示認同他所說，誰也不想將時間浪費在這種無意義的枯等上面。

「姜學姐，莫不是你們帶著李洛他們，沒有辦法去對付三級淨化塔，所以才想出這種理由，想要讓我們其他人也賺不了更多的積分吧？」突然有一道聲音響起。

李洛看去，便是見到了熟悉的臉龐，正是那宋秋雨。

「你這二星院的在胡說什麼呢，姜姐的實力與人品，豈是你能相比的？」不過很快，就有一些三星院的學員怒視而來，為姜青娥辯解。

「我難道不能質疑嗎？平白要我們留在這裡這麼久，豈不是耽擱我們的時間？那大天災異類，我們都沒見過，豈知真假？」宋秋雨柳眉倒豎，反駁道。

有人也點頭，於是一時間，兩種聲音在場中爆發，吵鬧雜亂。

姜青娥神色淡淡，道：「首先，我並沒有真要禁止你們外出，如果你們真想去，那就儘管出去，我不會阻攔。」

「另外，關於那頭異類，以它的行動軌跡，我覺得未必就只有我們遇見了它所留下的惡念幻境。」

姜青娥金色眸子盯著場中的眾人，平靜的聲音，讓得人心頭陡然一寒。

「你們之中...」

「或許也有人遇見過。」

「甚至...」

「已經被汙染了。」

第兩百六十三章禁區內的變故

暗靈潭外，王御風，宋秋雨，蒂法景明三人的目光變幻不定的盯著李洛手中那一片殘缺的暗靈葉。

三個人都不是蠢人，當李洛拿出這片只能供兩人進入暗靈潭的暗靈葉時，他們就知道李洛打的什麼算盤了。

無非便是挑撥離間，二桃殺三士。

這片暗靈葉，如果接了下來，不論怎麼使用，都會有一人遺漏下來，那麼那個人不管是誰，必然會心中存有芥蒂。

即便眼下或許他會大度的選擇主動退讓，可有些芥蒂一旦存在，未來總會讓得他們之間的關係出現一些變化。

所以，這片暗靈葉，真的是有「劇毒」。

可是李洛顯然也沒有遮掩他的意圖，對方可以選擇不要，只要他們能夠抵得住提前進入暗靈潭修煉的誘惑。

只要三人能夠堅定的拋除這份誘惑，李洛的算計也就落空了。

只是，李洛並不覺得王御風，宋秋雨三人的心性能夠堅定到這種程度。

「所以，你們要不要？不要的話，我就收回來了。」李洛淡淡的道。

說著，就打算將暗靈葉收回。

不過，宋秋雨搶先一步，伸出手從李洛手中將那片暗靈葉抓了過來，她臉色陰晴不定的將一個小瓶子丟了過來，正是半瓶帝流漿。

李洛接過木瓶，沒有多說半句廢話，轉身就走，完全沒有關心他們想要怎麼使用這一片暗靈葉。

宋秋雨望著李洛的背影，然後對著王御風，蒂法景明道：「這片暗靈葉，你們兩人使用，我可以等下一次。」

王御風目光閃爍了一下，道：「秋雨，你沒必要犧牲這麼大。」

「如果真是要分配這片暗靈葉的話，我們應該以最公平的方式，那就是以貢獻強弱來分配。」

聽到他這話，宋秋雨心頭就是暗叫一聲糟糕，抬眼看去，果然是見到一直都未曾說話的蒂法景明神色微微一僵，不過轉瞬就恢復過來。

蒂法景明笑著點點頭，道：「這的確是最公平的辦法，秋雨，你就和隊長先進入暗靈潭吧，我等下次。」

王御風聞言，有些歉意的道：「放心吧，景明，我們不會讓你吃虧的，我們還會在暗窟待一段時間，到時候我們找機會再補償你。」

蒂法景明笑著擺了擺手。

宋秋雨欲言又止，蒂法景明與她相交多年，而且家裡也是世交，對方是她在聖玄星學府中極好的夥伴，她的理智告訴她，現在她應該出聲幫蒂法景明說話，並且堅定不移的站在後者的立場。

可是這麼做，則是會讓王御風面子上難堪。

這顯然也不符合她的性格。

於是，最終在兩難間，她只能選擇了沉默。

只是她心中也明白，她的沉默必然會讓得蒂法景明失望，這也將會令得雙方間的關係出現一些裂痕。

可是，她能怎麼辦呢。

不論是她還是王御風，其實都無法放棄這暗靈葉帶來的誘惑，他們的確可以再等下一波暗靈葉，可那時候失去了先機，進入其中修煉的效果也將會大打折扣。

兩人都不太願意承受這種損失。

眼下那李洛送來了一片暗靈葉，雖說其中含毒，但兩人還是無法捨棄。

她只能說，她低估了李洛的手段，對方也並沒有動用什麼武力，也沒有靠姜青娥來施壓，其實那樣的話，她反而沒什麼好畏懼的。

可她怎麼都沒想到，李洛的反擊，只是拿出了一片殘缺的暗靈葉。

這一片暗靈葉，就讓她苦心經營多年的一些關係，出現了裂痕。

這個代價，其實很慘重。

所以這一刻，宋秋雨都是忍不住的生出一些後悔之意，為什麼此前要忍耐不住性子去招惹這個李洛？

這傢伙實力雖然比不過姜青娥，但這些手段，卻反而比姜青娥帶來的殺傷力更強。

然而對於宋秋雨這邊的後悔，李洛已經並不在意了，此次暗靈潭之行，他的實力提升兩級，大量學府積分到手，可謂賺得盆滿缽滿。

他走向姜青娥一行人，然後衝著田恬，裘白有些歉意的道：「抱歉了，在暗靈潭這邊耽擱了這麼久的時間。」

他們在這裡待了大半天，而這段時間中，那都澤紅蓮，葉秋鼎等人必然已經不斷的推進，甚至都已經開闢了二級淨化塔，從進度上面來說，他們大概率是落後的。

田恬嬌笑一聲，道：「磨刀不費砍柴功，你們小隊實力提升了一大截，對於我們後面推進二級淨化塔也有著幫助。」

人情都做了這麼多了，他們當然不介意一路做到底，至於都澤紅蓮，就讓他們得意一次也沒什麼。

往後在隊長的率領下，有的是機會將他們壓下去。

姜青娥掏出地圖，瞥了一眼，果然是見到有兩座二級淨化塔的標誌被點亮了，仔細看去，其中一座旁邊的小隊名字，正是都澤紅蓮他們。

「不急，也並非是完全沒有機會追趕。」姜青娥平靜的說道。

李洛點點頭，剛欲說話，突然遠處的山脈中傳來了一聲震天動地般的咆哮聲，那咆哮仿佛是帶起了音波，自遠處滾滾而來，化為狂風呼嘯山林。

同時這片天地間的能量驟然變得狂暴起來。

在場的人都是因為這突如其來的變故紛紛色變。

一道道驚駭欲絕的目光投向山林深處，那是咆哮聲傳來的方向，那裡是禁區，據說其中沒有任何的異類存在，唯一存在的...

便是那頭實力比異類還可怕的天將階精獸！

可是為何這頭以往從未有過動靜的精獸，今日竟然會突然的躁動？！

眾人驚慌，裘白與田恬面色也是變得凝重起來，即便隔著如此遙遠的距離，他們依舊能夠見到一道黑色狼煙沖天而起，狂暴的能量自其中肆虐開來。

黑色狼煙中，有看不清楚模樣的龐然大物在奔掠。

不過漸漸的，他們面色突然有些變了，因為他們發現，那龐然大物的奔掠方向，正是他們這邊？！

其他人也發現了這一點，當即紛紛面露驚恐。

「不必驚慌。」

姜青娥在此時出聲，清冷的嗓音讓得眾人的驚慌也是漸漸的平息下來：「禁區之外，據說有院長親自所銘刻的字跡符文，這精獸跑不出來的。」

眾人聞言，將信將疑的對視一眼，這個消息他們倒是並不知曉，不過以姜青娥的段位，想必在學府內也會更受到重視，所以知曉一些隱秘也不算奇怪。

所以，眾人的驚恐稍退，然後目光遠遠的眺望著，打算一有不對，立刻拔腿就跑。

李洛同樣是在遙望著山脈深處的滔天動靜，他的眉頭微微皺著，因為他隱隱的感覺到那狂暴精獸給他一種熟悉感。

想了幾秒，他的瞳孔突然一縮。

先前在暗靈潭中，他所感受到的那股兇惡感知，不就是與其一模一樣嗎？

原來那兇惡感知是來自禁區中的這頭天將階精獸！

那此時這精獸如此躁動，難道是因為他的原因？

李洛面色變幻，是因為他摘取了暗靈葉？不至於吧，那些暗靈葉也不算多大的寶貝，不可能會讓得一頭天將階精獸這般的狂暴。

而且從此前那感知中，李洛分明的感覺到一種貪婪，饑渴之意。

仿佛，是想要將他吞掉一般。

那麼，不是因為暗靈葉，就是因為他自身的某些原因？

在暗靈潭深處，李洛唯一展現過的異於常人的力量...

李洛目光一閃，是雙相之力。

雙相之力是封侯強者的標誌力量，據說這頭天將階精獸也處於衝刺封侯階的階段，或許它是感應到了他的雙相，所以才會如此的貪婪，試圖吞食他，用以幫助自身晉級？

果真是野獸，這麼殘忍粗暴。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因為他感覺自己的猜測，恐怕已經是接近了真實...這讓得他有些忐忑，沒想到他這雙相，竟然也有一天會被盯上。

這世界，還真是危險啊。

不知道青娥姐說的那所謂院長字跡符文是不是真的？如果那字跡符文因為時間太久消失了的話，今天他豈不是會被一頭天將階頂峰的精獸給盯上？

一想到那一幕，李洛略微的有點腿軟。

轟轟！

山脈在震動，沖天黑煙滾滾而過，對著山脈之外疾掠，而隨著那瀰漫天地的狂暴氣息愈發的接近，在場的一些學員已經開始忍不住的往後逃竄了。

而就在李洛也考慮要不先跑的時候，突然山脈外圍的一座山峰上有著一道神秘流光爆發。

流光於天空上閃現而出，仿佛是形成了一個古老的光芒大字。

封！

古老大字於天空流轉，吞吐著神秘之力，而隨著這個古老文字的出現，那原本氣勢洶洶對著山脈外衝來的滔天黑煙陡然間停了下來。

黑煙中，有龐然大物對著那古老大字發出了暴怒的咆哮，狂風席捲，震動山林。

第兩百七十一章總指揮

當姜青娥的聲音響起時，這石塔前的諸多喧鬧聲頓時戛然而止，很多學員面龐都是變得異常精彩起來。

懷疑，震驚，驚恐。

諸多情緒變幻著，但原本匯聚在一起的人群，倒是稍微的散開了一些，看向其他隊伍的目光，也是有了一點戒備。

雖然不知道姜青娥說的那大天災究竟是不是真的，但...保持一點謹慎，終歸還是好的。

畢竟暗窟內的恐怖，他們又不是沒經歷過。

什麼匪夷所思的事情都有可能出現。

「姜學姐，你這是在危言聳聽！」安靜持續了一會，那宋秋雨忍不住的說道。

姜青娥並沒有理會於她，她眸光掃視場中，下一瞬，她唇角輕輕掀起，有著一抹驚豔無比的笑容於那絕美臉頰上綻放開來。

那般笑容，殺傷力相當的驚人。

很多人眼中都是出現了驚豔之色，然後內心仿佛是受到了感染一般，也是忍不住的跟隨著浮現出一抹笑容。

不過很快他們就反應過來，連忙將嘴角的笑容給按耐下去，畢竟有點丟人。

但是...

卻不是所有人的嘴角都能夠收起來。

人群中，有極為少數的人影，他們嘴角的笑容在此時越拉越大，最後甚至撕裂了肌肉，鮮血順著嘴角流淌出來。

臉龐上的笑容，變得極為的詭異。

譁啦啦！

這些人周圍的學員立即有所察覺，他們眼神驚恐的望著這些露出恐怖笑容的同伴，一時間嘴中有尖叫聲爆發出來。

而在這種尖叫聲中，那些露出詭異笑容的學員，便是突然相力爆發，直接對著周圍的學員撲了過去，發動了悍不畏死的攻勢。

整個場中，瞬間變得一片混亂。

「不要慌亂，所有人一起出手，將他們壓制下去！」李洛見狀，連忙出聲大喝。

不得不說，聖玄星學府的學員質量都還不錯，在經過短暫的驚慌後，很多人也清醒過來，急忙壓下心中的恐慌，下一刻，諸多相力攻勢爆發，然後迅速的將那些露出詭異笑容的學員所淹沒。

片刻後，這些學員便是被打成重傷，趴在地上動彈不得。

不過即便這場騷亂被平息，但眾人臉龐上都是有著驚惶之色浮現，顯然他們此前從未想過，他們的同伴中，竟然會有人已經被汙染了。

李洛從臺階上跳下來，走到宋秋雨面前。

此時的後者眼神也有些驚恐，她捂住嘴巴，都不敢說話了。

「把手鬆開，給我笑一個。」李洛指著她，說道。

宋秋雨怒視，這混蛋，竟然敢明目張胆的調戲她。

「你不敢笑，我就懷疑你可能也被汙染了，那我就只能對你出手了。」李洛抽出腰間雙刀，躍躍欲試，似乎很想直接砍過去。

宋秋雨想要對著四方投去求救的目光，可是其他的學員也是戒備的看來，這個非常時刻，他們可不覺得李洛是在故意調戲人。

於是，她只能鬆開手，然後露出一個勉強的笑容，旋即咬了咬牙：「好了嗎？」

「經過我們的探測，笑容似乎能夠誘發體內的惡念種子，你的嫌疑比較大，因為此前一直在質疑我們，所以我希望你現在保持這種笑容半個時辰。」李洛神色凝重的警告道。

宋秋雨笑容一僵，保持這種笑容半個時辰？

她眼睛噴火的盯著李洛，她懷疑李洛這是在故意搞她。

然而李洛卻不再理會她，而是目光看向石塔前的諸多隊伍，道：「現在你們信了吧？一般的惡念幻境，不會造成這麼深的汙染。」

其他隊伍面色發白，一時間有些人心惶惶。

「現在不是慌亂的時候，只要我們固守據點，憑藉著據點自身的防禦，未必就不能守住，只要我們能夠拖延一些時間，學府在收到消息後，一定會想辦法給予我們支援。」田恬也是在此時大聲說道。

所有人都是點頭，神色稍微有點緩和。

「姜姐，你說現在怎麼辦吧，我們都聽你的！」有學員在此時出聲。

「沒錯，姜姐你是我們三星院的領頭羊，按照學府內的規則，關鍵時刻，你有資格成為這個據點的總指揮，所有人都將會聽從你的調動。」

「...」

越來越多的聲音附和起來，畢竟姜青娥在聖玄星學府內聲望極高，眼下出了這檔子事，她是最值得信任的。

姜青娥對於那所謂的總指揮倒是沒什麼興趣，不過她也明白，眼下為了應對那大天災異類，她必須將這些力量整合起來。

於是她目光與李洛交匯了一下，站出身來，道：「將這些被汙染的學員，放置在石塔周圍，這裡的淨化光環會幫他們消除體內的汙染。」

她頓了頓，道：「另外從現在開始，在據點大門處，立下一面鏡子，所有進入據點的學員，都必須在鏡子面前保持一分鐘的笑容。」

這個要求，讓得很多人都忍不住的想要笑，因為他們一想到一堆人排隊在鏡子面前等著露出笑容的一幕，就覺得分外的滑稽與喜感。

但是，他們最終沒笑出來，因為旁邊那些嘴角撕裂成詭異笑容的同學，讓得他們不寒而慄。

「先前李洛說的並沒有錯，笑容有可能成為一個誘發點，讓體內潛藏的惡念種子爆發，不過按照我的推測，這應該只限於一些被汙染不算太深的人，但不管如何，能夠找出來一些是一些。」姜青娥說道。

所有人都是點頭，這些被種下了惡念種子的人的確會是一個隱患，誰也不想在全力應對著那大天災級異類的時候，還要時刻提防身旁的同伴。

雖然對著鏡子露出笑容不可能找出所有被汙染的人，但能找一個，隱患就少一個。

姜青娥接下來又是做了一些部署，然後方才宣布眾人散去，開始籌備諸多的防禦。

望著陸陸續續散去的人群，姜青娥與李洛都是鬆了一口氣。

他們能做的都做了，現在就只能希望那頭大天災級異類在外圍區域多遊蕩一些時間，這樣也能夠給予他們更多的時間做好準備以及等待支援。

因為，以異類的習性，它若是要對據點發起攻擊，定然也會席捲許多異類而來，那個時候...

就真的是萬魔攻城了。

隨著姜青娥成為據點的總指揮，據點內的氣氛也是為之一變，再沒有此前的悠然，而是變得如同戰爭即將來臨一般。

在據點大門處，不斷的有歸來的隊伍，期間自然是爆發了一些衝突，不過當真的有學員在鏡子面前露出笑容時被引發了體內的惡念種子後，就再沒有人對這個規矩產生過質疑。

時間逐漸的流逝，越來越多的隊伍回歸據點。

李洛，姜青娥則是站在一座高塔上，目光眺望著遠處的地平線，原本隨著這半個多月的淨化，這天地間的黑霧都是消散了許多。

可此時他們看著遠處時，卻感覺到一股讓人感到不安的氣息仿佛是逐漸的接近。

「青娥姐...」

李洛突然問道：「為什麼這次，突然會有一頭大天災級異類，剛好穿過重重防禦來到我們這裡？」

姜青娥神色一動：「你有什麼懷疑？」

李洛啞然，笑道：「只是單純的一種感覺...」

他目光望著遠處，道：「大天災級，那可是相當於最強的天罡將階了吧？即便是七星柱，也未必擋得住它。」

「怕了？」姜青娥捋起被風吹拂而起的青絲，偏過頭，衝著他眨了眨眼，然後伸出纖細小手，摸了摸李洛的腦袋。

「放心吧，我會保護你的。」

李洛嘆息一聲：「什麼時候，我才能夠摸著你的頭說這麼一句話啊。」

姜青娥眸子中泛起一絲笑意。

「加油，我等著。」

說完便是從懷中取出地圖，仔細看起來，不過看了沒多久，李洛突然察覺到她的臉色有些變化。

「怎麼回事？」他凝神問道。

姜青娥輕輕一嘆，將地圖遞過來，纖細玉指指向了外圍的一個地方。

「這座之前被激活的二級淨化塔...」

「又被汙染了。」

李洛沉默的注視著那座此前在他記憶中還是明亮狀態的小塔標誌，此時那裡，已是再度變得黯淡下來。

第兩百六十四章外來的異類

吼！

震耳欲聾的咆哮聲於天地間響徹，震得大地都是在微微的顫抖。

黑煙滾滾，其內的龐然大物此時停止了步伐，它望著懸浮在虛空上的古老光字，猩紅的眼瞳中有著驚懼與暴怒在浮現。

正是這股力量，將它封鎖在這片山林中。

原本它以為經過歲月的流逝，這股力量應該已經消弱了，但眼下來看，依舊是不容它放肆。

它猩紅的獸瞳不甘的看了一眼遠處，那個擁有著雙相的人類就在那邊，他是那樣的弱小，只要它衝過去，就能夠直接將其吞食。

到時候它就能夠藉此觸及到雙相之力，這對它觸及那個瓶頸將會有著極大的幫助。

可是，就是這麼短的距離，卻是因為半空中那散發著神秘威壓的古老文字無法觸及。

吼！

它感到極為的不甘心，在原地跺足，巨力令得大地都是在震動，可最終，它還是沒有膽量去挑釁那股力量。

或者說，它不敢挑釁那股力量的主人。

那是它不敢抗衡的存在。

在它有些混亂，狂暴的記憶中，它曾見過那道古老文字的主人，當時只是遠遠的窺見一眼，就令得它感覺到了莫名的恐懼。

最終，它於山林間肆虐了片刻後，磅礴黑煙便是掉頭而去，最後又是消失在了茫茫山脈之中。

顯然，它還是選擇了退走。

而隨著這頭天將階精獸的離去，半空中的那道古老文字也是徐徐的落下，最後化為一抹毫光，射在了此前的那座山峰之巔。

暗靈潭外，所有人都是如釋重負。

還好，那頭精獸沒辦法掙脫院長所留的封鎮，不然今日他們就只能放棄暗靈潭的修煉，趕緊逃命了。

李洛也是悄悄的鬆了一口氣，那頭精獸如果真的跑了出來，最倒黴的恐怕就是他了，畢竟後者有八成的可能是衝著他而來的。

而一頭實力達到天將階頂峰的精獸，放眼聖玄星學府的學員，即便是七星柱，都未必能夠與其抗衡。

他這邊最厲害的就是姜青娥，但現在她也只是地煞將中期的煞體境，這與禁區那頭精獸顯然還有著極大的差距。

所以眼下這個局面，算是最好的結果。

「還好這頭精獸沒衝出來，不然今天這裡恐怕要血流成河。」田恬臉色凝重的說道。

裘白肅然的點頭，這頭精獸如果換算成異類等級的話，那就是大天災級...而這種級別的異類，可不會出現在這暗窟的外圍。

就算是四星院的小隊遇見大天災級的異類，都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逃！

「院長真是厲害啊，僅僅只是所留的一枚字跡，就能夠將一頭天將階精獸給震住。」李洛望著遠處恢復平靜的山峰，神色有些嚮往。

「那枚字跡中，蘊含著院長的一絲意志，甚至可以說，它已是具備了許些靈性...王級強者的層次，非你我能夠揣測，那是這個世間的頂尖力量。」

姜青娥解釋了一聲，她那清澈的金色眸子同樣是在凝視著遠處的山峰，抿了抿紅唇，用僅有兩人聽見的聲音輕輕道：「不過總有一天，你我一定都能達到那個層次。」

「你這怎麼把我也給捎帶上了。」李洛忍不住的笑道。

「可不是人人都能如你一般，九品光明相，橫掃一切。」

姜青娥眸子中泛起一抹笑意，道：「你的雙相也不見得就簡單了...而且，不知為何，我總有著一些預感，你的極限似乎並非如此。」

被姜青娥那一雙眸子看著，李洛就忍不住的有點心虛，這大白鵝的感知真的是太敏銳了，雙相的確不是他的極限...

等他踏入拜將階的那一天，恐怕封侯強者都會被震撼得無以復加。

雙相之力算什麼...

見過拜將階的三相宮嗎？！

「走吧，暗靈潭的修行就到此為止了，接下來，我們將會開始攻克二級淨化塔。」姜青娥也沒有在這上面多說什麼，話音一轉，說道。

李洛，白萌萌，辛符聞言，精神頓時一振，眼中有些躍躍欲試之色。

二級淨化塔比起此前那些一級淨化塔，難度提升很大，據說其內白蝕級異類橫行，赤蝕級異類也是不少，當然最重要的是，一些汙染嚴重的二級淨化塔處，有可能會誕生出災級異類。

那是相當於將階的實力，這種級別的異類，就只能依靠黑天鵝小隊才能夠清除了。

李洛他們當然不會好高騖遠的去找災級異類的麻煩，但隨著此次李洛實力暴漲到生紋段第三紋，他們小隊應該能夠完全的正面抗衡所有白蝕級異類，甚至於一些弱點的赤蝕級異類，做好周全準備，也不見得就不能去碰一碰。

姜青娥取出地圖，纖細玉指指了指數座逐漸對著這片地域遠處而去的二級淨化塔，這就是他們將會推進的路線。

這條路線的最後一個點...

李洛的目光望著更遠處的那猩紅小塔標誌，那是一座三級淨化塔。

如果能夠將這座淨化塔攻克，那麼他們此次暗窟的淨化任務，就算是圓滿完成了一個階段了。

...

這是一座籠罩在厚重黑霧之內的大山。

大山之內的黑霧，仿佛是粘稠的溼氣一般，這些霧氣順著枯萎的樹葉，緩緩的垂落，釋放著無邊的陰冷。

黑霧中，有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傳出。

時不時的會有詭異身影自黑霧中穿梭而過，繼而有惡念之力爆發，刺耳的尖叫聲中，詭異之物互相撕扯在一起，彼此吞食。

大山深處。

有白骨累纍堆積而成的地面。

白骨中央，有一座血肉骨椅，那些血肉在蠕動，而此時，血肉骨椅子上，盤踞著一道約莫數丈左右的影子。

那道身影格外詭異，它的身軀仿佛是血肉組成蜈蚣，一條條血肉手臂在無意識的擺動著，而身軀之上，卻是一顆如人類完全相同的腦袋。

這人頭蜈蚣異類身上散發著極端驚人的惡念之力，這是一頭實力達到了地災級的異類！

它盤踞於血肉骨椅上，六隻陰冷暴戾的眼睛，盯著前方的白骨廣場上，那裡有著許多異類在互相吞食，於嘶鳴中彼此組成一隻只看上去就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異類。

只不過隨著這些異類不斷的吞食重組，那血肉骨椅上的人頭蜈蚣異類突然張開了嘴巴，那嘴巴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擴張開來，佔據了大半個臉龐。

嘴巴一吸，黑氣滾滾，直接是捲起場中那些異類，一口就吞進嘴裡，森白尖銳的牙齒嚼動間，有悽厲的聲音從中傳出來。

黑色的液體，順著嘴角流淌而出。

吃完這一波異類，人頭蜈蚣異類嘴中發出了一道尖鳴聲，那是在驅趕著此處其他的異類繼續來到此處互相吞食。

只不過，尖鳴聲發出後，人頭蜈蚣突然發現並沒有其他的異類出現。

這讓得人頭蜈蚣有些暴怒，它是這片區域的王，這些低等東西，竟然敢無視它的命令嗎？

人頭蜈蚣血肉身子撐了起來，濃鬱粘稠的惡念之力翻湧，宛如浪潮滾動，它打算出去將附近這些不聽話的低等東西清除一遍。

嘻嘻！

不過，就當它剛欲行動時，突然有著一道嬉笑聲響起來，那嬉笑聲，讓得人頭蜈蚣異類渾身惡念黑氣猛然間翻滾起來。

一股難以形容的威壓將它身軀所覆蓋。

人頭蜈蚣異類心頭泛起了恐懼，它明白這種感覺，因為以前它吞食其他那些異類時，那些異類也是這樣，如同待宰的牲畜般，被完全的壓制。

這是...有比它更高等的異類出現了！

人頭蜈蚣緩緩的低頭，只見得地面在此時蠕動，漸漸的形成了一張笑臉，笑臉嘴角裂得極大，其內陰森幽黑，仿佛是通往不知名處。

而那笑臉似乎是散發著一種特殊的魔力般，讓得人頭蜈蚣放棄了所有的抵抗，然後挪動著血肉身子，一點一點，主動的鑽進了那笑臉大嘴之中。

第兩百七十二章救援

一座此前被激活的二級淨化塔再次被汙染了。

這代表著什麼意思，李洛心中很清楚。

因為一般的異類，是沒有那個能力繼續汙染一座被激活的二級淨化塔，即便是地災級的異類，都辦不到。

眼下的這片區域，只有一頭異類能夠做到，就是那頭大天災級的笑臉異類。

這座被再次汙染的二級淨化塔位於外圍與內圍的交接處，這說明那頭笑臉異類正在移動，而且它移動的方向，是對著據點這邊...

這一刻，李洛心頭浮現出一些沉重，最壞的情況，終於還是出現了。

那頭異類盯上據點的速度，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更快。

「這座二級淨化塔，我記得此前好像是都澤紅蓮他們激活的？」李洛問道。

姜青娥微微頷首。

李洛皺眉：「也不知道他們那支隊伍現在趕回來沒有。」

雖說對於都澤兄妹他很是不感冒，畢竟不論從什麼立場來說，雙方都算是敵對的關係，但眼下的情況，如果能夠有都澤紅蓮他們幫忙的話，無疑能夠分擔不少的壓力。

不管如何，都澤紅蓮的隊伍在三星院中，也是名列前茅，戰鬥力很可觀。

姜青娥搖搖頭，道：「我也在留意他們，但現在還沒有收到他們的消息，不過如果他們夠聰明的話，應該也快要回來了。」

「希望吧。」

李洛嘆了一口氣，他望著遠處不斷歸來的一些隊伍，有些頭疼的揉了揉眉心，他怎麼都沒想到，只是來這暗窟賺點積分而已，怎麼又突然的引出來這麼大的麻煩。

真是，一點都不省心。

眼下就只能希望學府那邊收到消息後，能夠儘快的做一些反應吧。

...

聖玄星學府。

一座地下室般的場地中，此處造型格外的特殊，不論是地面還是牆壁，都是由古老的根莖纏繞所化。

來來往往的人影行走其中。

在一些石臺上，盤坐著一些人影，而此時這些人影皆是手握著一截根莖，目光緊閉，那些根莖上面時不時有流光閃過。

突然間，有人睜開了眼睛，面龐上閃過凝重之色，他的手中出現了一片碧綠如玉般的樹葉。

「有緊急情況！」他沉聲說道。

場中頓時有許多視線投射而來，一名留守學府的紫輝導師快步而來，從後者手中接過那碧綠樹葉，然後凝神感應其中的信息。

「十三號據點，出現了一頭大天災級異類？」

片刻後，他面色微變。

旋即他看向身旁的人，問道：「十三號據點的傳送陣還有多久時間開啟？」

「...還有七天，因為今天剛好才開啟過，此時正處於能量積蓄中。」

聽到這個回答，這名紫輝導師眉頭皺得更緊了，這時間太長了，如果十三號據點真的出現了大天災異類，那最後必然會盯上據點的學員。

而以據點的防禦力，未必擋得住。

如果真被那大天災異類攻破了據點防禦，那裡的學員必然難逃一死。

一座據點的學員被全部覆滅，這絕對是足以震動學府的大事，甚至此事最終還會在大夏國內傳播開來。

這會帶來許多不好的影響。

「該死，怎麼會讓一頭大天災異類竄到外圍區域？」紫輝導師低罵了一聲，旋即他再度問道：「十三號據點，有哪些學員？」

立刻有人遞上了分配到十三號據點的名單。

紫輝導師迅速的掃過：「姜青娥？都澤紅蓮？都是三星院最頂尖的學員了...可是以她們的實力，恐怕也擋不住大天災級的異類。」

看完名單後，紫輝導師更加頭疼了，姜青娥，都澤紅蓮還有李洛，這些都是學院的尖子生，他們的天賦連學府高層都在關注，如果在這裡出了事，可真是一件大麻煩。

不過最終紫輝導師還是迅速的做出了應對。

「傳信給距離十三號據點最近的四星院小隊，讓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匯聚，然後趕往十三號據點給予支援。」

「是！」有人趕緊應下。

紫輝導師望著迅速去傳遞消息的人，眉頭依舊緊鎖，最後他只能一聲嘆息。

「希望來得及吧。」

...

暗窟外圍地帶更深入一些的區域，被稱為掃蕩區，這裡是四星院學員以及一些金輝導師的作戰區域。

而這裡所出現的異類，幾乎已經沒有白蝕級，最差，都是赤蝕級，災級異類不說遍地橫行，但也絕對不算是多麼稀罕了。

甚至偶爾，還會撞見一些天災級的異類，而每當這種級別的異類出現時，都將會引發一場激戰。

而此時，在這片區域的某個方向，一些四星院的隊伍，都是接到了突然間從青木牌中傳來了一些信息。

那是學府內傳來的。

是一道緊急的求援信息。

支援十三號據點。

這突如其來的求援，讓得這些四星院學員以及一些金輝導師都有些措手不及，他們也難以相信，竟然會有一頭大天災級別的異類穿過他們的封鎖，出現在外圍的區域。

可是，暗窟如此的遼闊，即便他們這裡最為的接近十三號據點，可想要趕去，依舊是需要不短的時間啊。

這，恐怕來不及啊！

在這片地域的某處聚集點。

這裡的隊伍同樣接到了突然的指令，一時間都陷入到了爭執中，他們的爭執是究竟來不來得及去救援，如果來不及的話，豈不是白去？

在人群某處，有一道國色天香般的倩影格外引人注意，正是長公主。

她穿著淡紫色的衣褲，看似簡單的穿著在她的身上，卻是透著一股難掩的尊貴與華麗，此時她那俏臉上，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十三號據點？李洛，姜青娥就在這個據點？」

「怎麼會這麼倒黴...」

長公主秀眉緊蹙，纖細五指輕輕的握攏，這是她心情煩躁的一種表現。

周圍其他四星院隊伍的爭吵還在傳來，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波瀾起伏，旋即她站起身來，手中如白玉權杖般的武器重重的跺地，發出了低沉的聲響。

周圍的爭吵安靜了許多，一道道目光投射而來。

然後他們就見到長公主那平日裡總是掛著平易近人的笑容的俏臉上，此時布滿著冰霜。

長公主鳳目帶著威嚴的掃視而開，聲音冰冷的道：「我不想多說什麼廢話，我只想告訴你們，那是我們的同學正在遭遇覆滅的危機，如果我們不去，他們甚至可能會全部的死在這片枯寂陰冷的土地上。」

「若是此時的你們已經不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那我不會要求你們做什麼，但是...既然我們還在這聖玄星學府，那我們就有義務去拯救他們。」

「不管來不來得及，我都不會放棄他們。」

長公主聲音落下，便是不再多言，轉身就對著據點之外而去。

在其身後，有一些四星院的學員立即跟上。

其他的四星院學員面面相覷，遲疑了一下，最終呼啦啦的盡數跟了上去，整個聚集點，瞬間變得空空蕩蕩起來。

不得不說，長公主在這四星院中所擁有的號召力，的確是無以倫比。

而聽著後方跟來的諸多腳步聲，長公主神色並未有任何的波瀾，她鳳目噙著一些擔憂的望著十三號據點所在的方向。

她會如此的焦躁，主要還是因為李洛。

畢竟，自家弟弟的先天缺陷，還要靠他來治療。

「李洛...」

「你可要堅持住啊。」

她喃喃一聲，旋即倩影沖天而起。

第兩百七十三章深層次汙染

當十三號據點進入戰備狀態後的第三天，將近八成的隊伍都是趕了回來，一時間據點內人潮洶湧，氣勢倒是顯得頗足。

只不過這種人多的氣勢並不能掩蓋眾人的驚慌，許多人的面龐上整日都帶著憂慮之色，畢竟這也是他們第一次遇見所謂的天災級異類。

而且在這段時間隨著更多的隊伍陸陸續續的歸來，那些被種下惡念種子的學員也是不斷的被探查出來，每一次的發現，都會引發一些騷亂與驚恐的氣氛。

畢竟上一秒你還在和同伴笑談，結果下一秒，那個同伴嘴角的笑容就漸漸的撕裂開來並且對你發動瘋狂的攻擊，那驚悚的一幕真的是太過的具備衝擊力了。

這天災級異類的詭異程度，遠非他們此前所清除的那些所謂蝕級異類可比。

而這幾日，李洛與姜青娥也在時刻關注著據點外圍的一些淨化塔，而結果也不出他們的意料，有一個方向的淨化塔，正在一座接一座的變得黯淡下來。

而且在不斷的對著據點所靠近。

顯然，那頭天災級異類，最終的目標的確就是他們所在的據點。

這無疑更讓人感到了壓迫感。

但他們對此也沒有任何的辦法，只能固守據點，等待援軍。

而也就是在這一天，李洛，姜青娥收到消息，都澤紅蓮的小隊出現在了據點之外。

兩人收到消息，第一時間就趕往了據點大門處，因為他們一直都在關注都澤紅蓮他們的行跡，畢竟在這座十三號據點中，都澤紅蓮的隊伍實力僅次於黑天鵝，如果他們也能夠在據點內，那無疑會大大增強此處的防守力量。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那就是都澤紅蓮他們此前的推進方向，與眼下那大天災異類汙染淨化塔的方向剛好相反，一個往外推，一個往內走。

也就是說，如果都澤紅蓮他們膽子大一些的話，說不定與那大天災異類有過碰面，而這，絕對不算是一個好消息。

那大天災異類光是留下的一些惡念幻境，就能夠造成巨大的影響，而如果都澤紅蓮他們與其正面碰撞過，那麼他們對於都澤紅蓮一行人，就得做好十足的防備。

當兩人趕到據點大門處時，這裡正在發生一些爭吵，那是一些學員守衛者與都澤紅蓮小隊的一名隊員在爆發一些衝突，彼此間喝罵不斷。

不過隨著姜青娥的出現，雙方的喝罵都是停止了下來。

「怎麼回事？」姜青娥柳眉微蹙，冷淡的聲音散發著一些壓迫力。

「姜姐，他們一來就想要強闖關卡，不想通過「笑魔鏡」！」一名學員守護者連忙說道。

沒錯，那面被立在據點大門處的鏡子，被很多學員戲稱為「笑魔鏡」，因為已經有不少學員在那鏡子面前，一笑成魔了...

其他的學員也是紛紛聲討，畢竟眼下這種局面，據點內本就是人心惶惶，這都澤紅蓮一行人還不想按照規矩來，這豈不是視所有人的生命如兒戲嗎？

姜青娥凌厲的眸光看向那名都澤紅蓮小隊的隊員，而後者被她眸光鎖定住，神色也是有些發虛，辯解道：「這些人莫名其妙要我們在這裡笑半天，這不是折騰人嘛。」

姜青娥目光自一行人身上掃過，發現他們所有人眼底都是有些驚恐，渾身都是散發著狼狽之意。

那葉秋鼎也是在其中，面對著姜青娥的目光打量，他面色有些陰晴不定。

姜青娥看了一圈，最後發現都澤紅蓮此時正被一名隊員背在身後，長發披散，面色顯得格外的蒼白。

都澤紅蓮顯然並不想在她這個最為狼狽的時候與姜青娥照面，所以先前一直未曾說話。

可如今她感受到了姜青娥的目光，當即只能有些惱怒而虛弱的怒視回去。

「傷成這樣？」

姜青娥緩步上前，來到了都澤紅蓮面前，金色眸子散發著一絲銳利：「你們與那頭大天災異類碰上了？」

此言一出，四周的學員頓時驚呼出聲，腳步都是忍不住的退後兩步。

都澤紅蓮咬了咬牙，道：「跟你沒關係！」

「本來你們遭遇誰，的確和我沒關係，但那頭大天災異類即將襲來，任何被其汙染的人，我們都必須慎重以待。」

姜青娥緩緩的道：「都澤紅蓮，告訴我，你有被汙染嗎？」

都澤紅蓮撇過頭，沒有回答。

姜青娥看了一眼背著都澤紅蓮的學員，那是葉秋鼎隊伍裡面的一員，此時他的身體微微的有點發抖，眼中帶著一絲莫名的恐懼。

「把她放下來。」姜青娥突然說道。

那名學員聞言，遲疑了一下，然後就將虛弱的都澤紅蓮給放了下來，後者頓時雙腳發軟的要倒地，卻是被姜青娥伸出手臂擋住了。

都澤紅蓮幾乎趴伏在姜青娥的身上，她有些惱羞成怒的道：「姜青娥，你想要做什麼？！」

姜青娥沒有理會她，只是伸出纖細指尖，自都澤紅蓮後背划過，然後她就感覺到了指尖傳來的細微刺痛。

這讓得姜青娥眼神微凝，旋即她吩咐了一聲，招來了一些女學員，這些女學員組成人圈，將她與都澤紅蓮圍在了其中，擋住了外面的一些視線。

而後姜青娥不顧都澤紅蓮的掙扎，將她後背的衣衫掀了起來，下一瞬，她金色眸子陡然一縮。

那些組成人圈的女學員更是嚇得尖叫了起來，險些直接嚇跑掉。

因為她們看得清楚，在都澤紅蓮那光潔的後背上，竟然是有著一張詭異的笑臉正在緩緩的蠕動。

姜青娥迅速的將衣衫蓋在了都澤紅蓮後背上，臉色有些不太好看，這詭異笑臉仿佛是烙印在都澤紅蓮後背上，這顯然是比普通的惡念種子汙染還要來得更重。

「是貪圖學府積分，然後想跟在那大天災級異類後面白撿淨化塔，最後卻被它撞見了吧？」姜青娥淡淡的道。

都澤紅蓮依舊沒有說話。

「這是惡念之力侵蝕血肉的表現，看這架勢，要不了多久，這惡念之力就會將你的身子吃空，到時候你也會成為被那大天災異類所操控的血肉傀儡。」

姜青娥手掌輕輕拍了拍都澤紅蓮纖細柔韌的腰肢，道：「可惜了這副好皮囊，很快就要變得血肉模糊了。」

都澤紅蓮身子微微一顫，嬌豔的臉蛋上，終於是有著一抹恐懼之色浮現出來。

最終，她用盡剩餘的力氣抓住姜青娥的皓腕，壓下心中的屈辱感，對著後者低下那驕傲異常的頭顱。

「姜，姜青娥...」

「幫幫我！」

第兩百六十五章消失的異類

接下來的十天時間中，姜青娥，李洛兩支小隊幾乎是火力全開，直接是接連攻克了三座二級淨化塔，這期間他們也往返了淨化據點兩次，做了一些補給。

二級淨化塔的難度，遠勝一級。

這段時間的激戰中，李洛三人根本就未曾有過片刻的放鬆，因為在這二級淨化塔周圍，白蝕級異類遍地橫行。

而且異類之間也會互相吞噬，所以能夠在這二級淨化塔周圍留下來的白蝕級異類，都算是此中的翹楚，實力普遍不弱於第三紋的實力。

如果不是正義小隊在暗靈潭中有了一次巨大的提升，李洛感覺，恐怕以他們的實力，在這二級淨化塔周圍將會是寸步難行。

而且在來到二級淨化塔範圍後，即便是「黑天鵝小隊」也開始認真起來，再也不能如同此前面對一級淨化塔時那般的隨意。

所以在很多時候，李洛三人都是只能依靠他們自身的力量去解決所遭遇的異類，畢竟他們也不想真的成為了姜青娥他們的累贅。

在激活這三座二級淨化塔期間，李洛小隊最為危險的一次，莫過於遭遇了一頭實力達到了生紋段第五紋的白蝕級異類。

這頭異類，已經開始有著進化到赤蝕級的跡象，比他們之前遇見的那人皮異類進化而成的八臂異類還要更強數分。

當時為了解決掉這頭第五紋實力的白蝕級異類，李洛三人都出現了傷勢，最終靠著精妙的配合，方才將其成功斬殺。

這算是正義小隊自從進入到暗窟以後，獨自解決的最強異類。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戰中，辛符終於完成了在暗靈潭中未曾完成的突破，順利的突破到了生紋段第二紋，讓得小隊的實力再次提升了一截。

三人此前還想著能不能斬殺一頭赤蝕級異類，可在經歷了這頭第五紋實力的白蝕級異類後，三人有些膨脹的心，倒是開始收斂了一些。

暗窟太危險，還是能苟則苟吧。

...

一座斷崖前。

姜青娥駐劍而立，嬌軀窈窕，湛藍色的短披風隨風輕揚，戰裙下的長腿纖細筆直，細微間的線條柔韌而矯健，只不過她的此時的氣勢過於的冷冽，那是因為這段時間大量的殺伐所導致。

這十天時間中，被她所親手斬下的異類，比李洛三人加起來還要多數倍。

斬殺如此之多的異類，本就容易會被惡念之力感染，正常來說，殺了這麼多異類的學員，恐怕需要在淨化據點靜修好長一段時間，才能夠洗清這種感染，繼續外出執行任務。

但姜青娥仗著九品光明相的霸道，卻是完全不懼惡念之力的感染，一路橫掃下來，只是氣質短時間變得更為煞人一些而已。

李洛，裘白，田恬等人皆是立於姜青娥身後。

李洛三人的氣勢比起之前也有所變化，變得有些深沉與凌冽，畢竟他們進入到暗窟也有半個多月的時間了，這段時間中他們所經歷的兇險，恐怕比起此前十數年所經歷的都要來得多。

其中一些時候，甚至是有著性命之危。

畢竟異類可不是善與之輩，一旦被其抓到破綻，便是將會讓你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此時的一行人，都在望著斷崖前方，那是一片平原，而此時在那平原中央，可見一座殘破的廢墟，濃鬱到讓人感到不適的黑霧瀰漫其中，偶爾間有悽厲的聲音從中傳出，令人毛骨悚然。

這是一座二級淨化塔，而且其範圍內的惡念汙染，比此前李洛他們所見的幾座二級淨化塔都要更為的強烈。

「這座二級淨化塔，已經算是處於距離淨化據點的外圍區域了，只要打通了這座淨化塔，那我們距離最終目標的那座三級淨化塔，就不遠了。」

姜青娥清冷的嗓音傳來，讓得人心中因為那瀰漫的惡念汙染而感到壓抑的心都為之一緩。

「不過進入到外圍區域，就說明這裡的異類也將會變得更強了。」田恬凝重的提醒道。

姜青娥頷首，微微沉吟，道：「對於這座二級淨化塔，這次我們或許會改變一些計劃。」

「這一次我們不會先逐步清理，最後才激活淨化塔...」

她轉頭看了李洛他們一眼，道：「這一次我們會反著來，直接集中力量推進到二級淨化塔所在，然後將其激活。」

李洛聞言，眼神微凝，道：「這樣一來的話，到時候我們就會引動這片範圍的所有異類對我們發起進攻。」

姜青娥頷首，道：「這裡接近了外圍區域，而外圍遊蕩著許多莫名的異類，所以如果我們要戰鬥的話，就需要以最快的速度結束，否則引來了一些遊蕩的強大異類，也會增添我們的風險。」

「而直接一次性解決，則是最快的方法。」

「當然，這個所謂的一次性，也不是真的要憑藉我們兩支小隊去抵禦那麼多異類的圍攻。」

姜青娥從懷中掏出了一張捲軸，捲軸表皮粗糙，材質與他們所持有的地圖相同，想來應該也是以相力樹的樹皮所煉製而成。

「這是隔離捲軸，此前我們回據點的時候，我從兌換點換取而來的。」

「只要我們抵達了二級淨化塔，可以將此物展開，它會形成一圈隔離光罩，光罩會將所有赤蝕級以下的異類全部抵擋在外，而這個時候，只要我們將闖入隔離罩的異類解決掉，就能夠將時間拖延到淨化塔徹底被激活。」

「而只要淨化塔一被激活，到時候淨化光環爆發，這片區域的所有異類都將會被抹除。」

李洛這才恍然，原來是有著這個東西，那這個計劃倒的確是可行，只不過唯一一個點就是，隔離罩只能抵擋住赤蝕級以下的異類，那也就是說，到時候進入到隔離罩的異類，實力基本都是在赤蝕級了。

這讓得李洛神色嚴肅了一些，這說明這一次，他們恐怕有很大的可能，要直面真正的赤蝕級異類了。

這絕對是一場惡戰啊。

姜青娥眸光看向李洛三人，道：「到時候進入隔離罩的異類，我們會儘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去解決，你們三人守在淨化塔前，作為最後的屏障。」

這顯然是讓得三人處於後方，也算是讓他們承擔最小的壓力了。

李洛三人點點頭，這個時候可不是逞強的時候。

姜青娥雷厲風行，在進行了一番簡單的部署後，便是不再多說，她玉手緩緩緊握重劍劍柄，嬌軀一躍，便是直接自斷崖之上掠下。

在其身後，田恬，裘白，李洛三人小隊也是立即跟了上去。

一行人於平原上疾馳而過。

半晌後，便是接近了那片被籠罩在濃鬱黑霧之中的廢墟所在。

兩隊人馬都是緊守心神，渾身相力流轉，保持著極高的警惕，然後直接殺進了這片被濃重汙染的區域。

只不過，讓得他們有些驚愕的是，當他們在闖進這片汙染嚴重的區域時，那所預料的如潮水般攻勢，卻並沒有出現。

甚至，沒有一頭異類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周圍黑霧湧動，明明是那樣的陰冷與讓人不適，但卻有一種極為詭異的安靜。

面對著這種情況，就連姜青娥都是怔了怔。

「怎麼回事？這裡的惡念汙染明明如此的嚴重，怎麼會連一頭異類都沒有？」田恬已經是忍不住的驚疑出聲。

李洛三人面面相覷，同樣是因為這一幕感到奇怪。

以這種惡念汙染的程度，正常來說應該是異類橫行才對，怎會如此的空寂...

「反常有妖，注意戒備。」

姜青娥微微沉吟，對著大家提醒了一聲，然後道：「不管如何，先去淨化塔，看能不能直接激活。」

其他人聞言，也是點點頭。

於是接下來一行人以更加謹慎的姿態，小心翼翼的於濃重黑霧間穿梭，那些黑霧粘稠陰冷，其中充斥著諸多惡念，接觸之間，便是讓人心煩意亂，惡念叢生。

兩支小隊踩著漆黑的淤泥前行，可所過處，異常的安靜，依舊沒有受到任何的阻攔。

可就是這種順利，反而是讓得他們感到了莫名的不安。

在這詭異的暗窟中，越是這種反常，越是讓人感到驚恐。

最終，一行人穿過黑霧，抵達了那座二級淨化塔之前。

他們望著眼前這座散發著淡淡微光的淨化塔，還稍微的有點恍惚，他們竟然還真的沒有受到半點阻礙的來到了這裡？

而且，這片廢墟中的異類呢？

怎麼會消失得如此的乾淨。

如果不是眼前的淨化塔還沒有被激活，他們甚至都要懷疑已經有小隊比他們更快的抵達這裡，然後將這片區域給清理了。

可眼下淨化塔依舊未曾被激活，那就說明並非是其他的小隊...

那，此處的異類呢？

第兩百七十四章紅蓮小隊歸來

都澤紅蓮與姜青娥的恩怨，幾乎從還沒有進入到聖玄星學府時就已經出現了。

畢竟兩人一個是洛嵐府兩位府主的親傳弟子，一個是都澤府的大小姐，兩人年齡又是相仿，所以總會有人將雙方拉在一起做各種的比較。

可這種比較，往往都是以姜青娥完全勝出作為結果。

而都澤紅蓮又是極為驕傲的性格，這一次次的比較下來，自然也是惱怒異常，自此將姜青娥視為自己最大的對手。

再加上都澤府與洛嵐府本就是敵對，這更是讓得雙方在許多層面上都做過交手，於是更讓得恩怨變深起來。

而隨著後來兩人同時的進入到聖玄星學府，都澤紅蓮依舊在與姜青娥爭鬥，可是不論她願不願意承認，雙方的差距都是在逐漸的拉大。

這恐怕是讓得都澤紅蓮內心最為沮喪的。

只是她始終都維持著她的驕傲，從不肯放棄與姜青娥的爭鬥，但是，在今日這個場面下，面對著那可能會將自己一身血肉吞食乾淨的詭異汙染，都澤紅蓮內心終於是被破防了。

她竟然開始對著自己這個最大的對手請求幫助。

而說完這句話，都澤紅蓮仿佛也是用盡了勇氣一般，咬著牙，閉著眼睛，不想看姜青娥的臉色。

只不過，姜青娥的神色卻依舊冷冽平靜，並沒有因為都澤紅蓮的服軟有任何的自得之色，畢竟這些年只是都澤紅蓮將她視為對手而已，而她的目光，早已沒有在她的身上了。

「這麼深層次的汙染，我未必解除得掉。」

姜青娥淡淡的說了一聲，這讓得都澤紅蓮心頭一沉，睜開眼就要甩開前者的攙扶，她的驕傲不允許她對姜青娥繼續請求。

「不過我會盡力嘗試一下，你也不必想太多，因為我不嘗試的話，你遲早會成為被那笑臉魔控制的傀儡，到時候反而會加強它的力量，給我們的據點帶來威脅。」

聽到姜青娥後面的話，都澤紅蓮也是沉默了下來。

「你們這兩支小隊的所有人，都需要在「笑魔鏡」前保持足夠時間的笑容，同時檢測全身是否存在著笑臉汙染，而且此後還需要處於我們的監管之中，不可隨意外出，直到你們的嫌疑被徹底的洗刷。」姜青娥沒有過多理會都澤紅蓮，眸子看向葉秋鼎等人，說道。

所謂笑臉魔，便是這段時間他們對於那頭大天災級異類的稱呼。

兩支小隊的人聞言，面色都有些不太好看，因為這是接下來要將他們軟禁，監控起來的意思了。

「我並沒有針對你們的意思，不過只有你們與大天災異類正面碰撞過，而都澤紅蓮都被深層次汙染了，你們未必就完全避開了，有些汙染說不定連你們自身都無法察覺。」

「所以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沒有人能夠省略，如果你們不願意，那我們就只能強制執行。」姜青娥神色微冷，說道。

不得不說姜青娥在聖玄星學府聲望還是很強的，見到她神色冷冽下來，葉秋鼎一行人也不敢再辯解什麼，只能點頭應下。

於是接下來他們一行人便是開始站在笑魔鏡前，一個個露出極為勉強而難看的笑容。

這一個個的檢查下來，而讓得諸多學員鬆一口氣的是，並沒有人因此而失控。

但他們在鬆氣，李洛卻是在皺眉頭，旋即他視線與姜青娥對碰了一下，皆是看出對方眼中的憂慮。

因為對著鏡子露出笑容，只是對一些淺層次的惡念種子有效果，所以並不是說通過了鏡子考驗，就說明葉秋鼎這些人算是無害了。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惡念種子汙染太深太強，乃至於連這鏡子考驗都沒有作用。

可這也只是一個猜測，他們不可能因為這個猜測就禁止葉秋鼎他們進入據點，這不符合規矩，而且將他們拋棄在外面，一旦他們被「笑臉魔」吞食或者操控，反而會助長對方的力量。

所以眼下還是只能先讓他們進入據點，之後將他們嚴密的看管起來。

「裘白，田恬，你們帶人將他們送到住所，集中監管。」姜青娥微微沉吟，便是出聲說道。

裘白，田恬聞言也是點頭應下，然後帶了點人，將葉秋鼎一行人給帶走了。

「你還能走嗎？」姜青娥看向虛弱的都澤紅蓮，問道。

都澤紅蓮咬了咬牙，推開姜青娥的手，就要自己走路，可沒走兩步，腳跟就一陣發軟，身子直接往地上倒去。

不過最終沒有狼狽的落地，姜青娥伸出手來，穿過都澤紅蓮的雙膝，將她橫抱在了懷中。

譁。

周圍有一些細微的異聲傳來，一道道目光帶著奇特之意的看著這一幕。

都澤紅蓮以往在學府內，一直都是冷傲御姐的氣質，烈焰紅唇，身材火暴，也不知道引得多少異性垂涎心動。

可誰都沒想到，都澤紅蓮竟然有一天會直接被姜青娥來了一個公主抱。

當真是反差感極其的強烈。

而那被姜青娥橫抱住的都澤紅蓮一開始也有些驚愕，旋即惱怒的掙紮起來：「姜青娥，你把我放下來！」

「你以為我們的時間很多嗎？那頭笑臉魔很快就會出現了，到時候它一出現，引動你體內的惡念種子，那時誰也幫不了你。」姜青娥冷淡的問道。

都澤紅蓮一滯，掙扎也就減弱了下來。

姜青娥搖搖頭，這都澤紅蓮的汙染比較深，如果讓其他的學員來接觸她，誰也不知曉會不會造成某些擴散，所以她才只能自己動手，不然的話，就直接丟給李洛讓他當苦力了。

接下來她不再多說，抱著都澤紅蓮前往了一座居住的石塔，進了一間石屋，將都澤紅蓮放在了石床上。

「趴著。」姜青娥淡聲道。

都澤紅蓮遲疑了一下，便是在石床上趴了下來，然後她就聽見一聲嗤啦的聲音，姜青娥直接將她衣衫撕碎，露出了光潔纖瘦的後背。

以及，那在緩緩蠕動的詭異笑臉。

姜青娥盯著那詭異笑臉看了一會，然後取出一個玉瓶，玉瓶內是一些閃爍著光澤的粉塵，正是用以激活淨化塔的淨化粉塵。

她直接將淨化粉塵對著都澤紅蓮背上的詭異笑臉傾倒了下去。

嗤嗤！

接觸的瞬間，頓時有著黑煙升騰起來，仿佛是水潑入到了油鍋一般，反應劇烈。

都澤紅蓮嬌軀瞬間緊繃起來，她十指緊握，有青筋於手背上浮現出來，顯然是在承受著劇烈的痛苦。

但她顯然不想在姜青娥面前丟人，所以死死的咬著牙，不發出半點聲音。

咕嚕！

在其後背上，那詭異黑臉突然張大嘴巴，噗噗的兩聲，就將先前落下來的淨化粉塵全部給吐了出來。

這些粉塵已是變成了漆黑色彩，其中的淨化之力被消磨乾淨。

隱隱的，仿佛還有著譏嘲的笑聲傳出來。

「淨化粉塵是沒有用的，它會靠吞食我的血肉來化解。」都澤紅蓮臉頰上滿是冷汗，聲音都變得沙啞了許多。

「這笑臉和你的血肉已經連接在了一起。」

「想要將其淨化掉的話，需要先將它打散，斷絕它與你血肉間的連接再趁勢將其消除，不然即便之後將它淨化了，恐怕你也沒什麼活路了。」姜青娥說道。

「大天災級異類種下的烙印，怎麼打散得了？就算你有九品光明相，恐怕也沒那麼容易吧？」都澤紅蓮道。

姜青娥想了想，微微頷首：「的確有些難度，所以我需要一個幫手。」

都澤紅蓮一時間沒反應過來。

但姜青娥卻並沒有心情跟她解釋過多，對著門口的方向喊了一聲：「進來吧。」

然後一道身影便是推門走入，都澤紅蓮抬起頭，驚愕的目光就見到同樣帶著一點茫然之意走進來的李洛。

兩人目光對碰在一起，李洛最多只是一點懵逼，而都澤紅蓮卻是驟然間氣血攻心，她眼下還光著背趴在這床上呢，這李洛一個男子突然就這麼走了進來？！

一時間，都澤紅蓮險些羞憤得暈厥過去。

姜青娥，你們故意搞我是不是？！

第兩百七十五章自取其辱

「姜青娥，你什麼意思？！」

都澤紅蓮忍了又忍，最終忍不了，可是她又不敢起身，只能拍著床板，咬牙發怒。

姜青娥倒是未曾在意她的怒火，聲音依舊平淡的道：「如果我現在是天罡將階，那當然可以幫你清除汙染，可我不是，所以我需要幫手。」

都澤紅蓮怒斥道：「這據點那麼多實力不錯的女學員，你找她們不行嗎？找李洛做什麼？他一個相師境第二段的人，能幫到什麼？！」

「李洛擁有著雙相之力，雖說持久力很短暫，但那種力量層次比我們都要高，用來打散這笑臉汙染最合適不過。」

「另外，李洛也曾經遭遇過那「笑臉魔」所留下的惡念幻境，但最終他憑藉著雙相之力掙脫了出來，而且未曾受到半點汙染。」

姜青娥站在石床邊，目光居高臨下的俯視下來：「這比起你們，可是強多了。」

都澤紅蓮怔了怔，那惡念幻境他們當然也遇見過，所以知曉其汙染強度，當時連他們這些老手都險些中招，而李洛一個相師境第二段，竟然能夠避開汙染？

都澤紅蓮將信將疑，但她也知曉姜青娥的性格，對方是沒興趣在她面前說這些沒什麼意義的謊言。

可是，難道還真要李洛也來幫她消除背上的汙染？

此時的她，光著背趴在這裡，要多難堪有多難堪，到時候李洛如果在她背上摸來摸去，想到那一幕，都澤紅蓮就感覺到微微暈眩。

「都澤紅蓮，我先前就跟你說過，我沒時間跟你在這裡磨蹭，如果不是擔心等那「笑臉魔」出現時，會引動你體內的汙染，將你變成被它操控的血肉傀儡繼而在據點內造成混亂，我現在寧願直接將你丟在這裡監測起來。」姜青娥冷聲說道。

「這種時候，你就把你那些心思給我收起來，如果感到難堪，那也是你自找的，如果不是你貪心那些淨化塔的積分，也不會有現在這個局面。」

被姜青娥狠狠的斥責一通，都澤紅蓮心頭火起，想要反駁，但最終想到背上的笑臉，又只能將話給吞了回去，最終她扭過頭看向石床的另外一邊，不再說話。

顯然，這是只能默認了李洛出現在這裡。

見到這邊的爭執落幕，李洛有些尷尬的走上前來，他是真沒想到進來會看見這一幕，姜青娥做事，還真是剽悍。

「這真要我來嗎？不太合適吧？」他低聲問道。

姜青娥面色不變，道：「生死關頭，許些小節沒必要太在意，而且...」

她偏頭看了李洛一眼：「只是讓你協助我鎮壓一下這笑臉而已，又沒讓你做其他的什麼。」

李洛無言以對，只能道：「行吧，要我做什麼？」

「運轉你的雙相之力，將這笑臉暫時的打散，斷絕它與她體內血肉的連接，然後我來出手，將汙染清除。」姜青娥簡明扼要的說道。

李洛點點頭，倒是並不複雜。

於是他也沒有再囉唆什麼，目光投下，看向了都澤紅蓮的後背，看了一眼，暗暗點頭。

這都澤紅蓮身材的確很好，玉背纖細光潔，線條柔韌完美，只是背面上蠕動的詭異笑臉，讓得這幅美感多了一些陰森感。

有姜青娥在旁看著，李洛可不敢多看，體內兩座相宮震動，兩股相力噴湧而出，最後融合於一起。

他的掌心有光芒綻放。

旋即手掌輕輕的覆蓋下去，落在了都澤紅蓮後背上。

這之間難免是有著肌膚接觸，這讓得都澤紅蓮嬌軀陡然緊繃，甚至發出了細微的顫抖。

嗡！

雙相之力噴發而出，直接是落在那笑臉之上。

那一瞬間，似是有一道悽厲的聲音響起，詭異笑臉劇烈的翻騰起來，而後笑臉噗的一聲破碎開來，化為了一道道黑色絲線，宛如蟲子般，對著四周的血肉中鑽去。

都澤紅蓮發出了一道悶哼聲，臉頰上冷汗浮現出來，十指緊握，捏出了青筋。

這次的痛苦，比此前還要劇烈。

而姜青娥則是抓住機會，只見得璀璨而神聖的光明相力爆發而出，同時她將手中瓶子裡面的淨化粉塵盡數的傾瀉而出。

光明相力包裹著淨化粉塵落在了都澤紅蓮光潔玉背上，光澤閃爍，倒是顯得極為的絢麗。

嗤嗤！

伴隨著姜青娥全力施為，片刻後，都澤紅蓮後背上便是有著一縷縷黑氣升騰起來。

李洛見到這一幕，悄悄的鬆了一口氣，這說明淨化有了效果，都澤紅蓮體內的汙染正在被祛除。

這個過程，持續了將近半個時辰。

半個時辰後，當最後一縷黑氣自都澤紅蓮後背升起時，其光潔背上的詭異笑臉也是徹底的消失了。

姜青娥輕輕的吐了一口氣，擦拭了一下額頭上的汗水，這祛除汙染看著簡單，實則她需要以格外精準的操控，一點點的與那些惡念之力纏鬥，繼而將它們逼出都澤紅蓮體內。

而都澤紅蓮蒼白著臉頰趴在石床上，同樣是有些精疲力竭之感，畢竟兩股力量在她的血肉中纏鬥，她怎麼可能沒有受到影響。

「還不讓他走！」不過她還是第一時間提醒，李洛站在邊上，她時刻都難受。

姜青娥對著李洛點點頭，道：「你先出去吧。」

李洛聳聳肩，合著我就是個工具人，用完就扔了。

不過對於都澤紅蓮這刺玫瑰，他的確是敬謝不敏，也不想過多的招惹，所以乾脆利落的轉身離開。

隨著李洛離去，都澤紅蓮緊繃的嬌軀方才漸漸的鬆緩下來，繼而神色有些複雜。

「可別跟我玩什麼李洛看了你的身子，你就要跟著他的那一套無聊套路。」

姜青娥在旁邊擦拭著雙手，淡淡的道：「我洛嵐府雖然房間多，不過還是不太歡迎你這惹事精的。」

都澤紅蓮聞言，頓時怒極而笑：「本小姐看得上你們這落魄的洛嵐府？」

不過旋即她突的冷笑一聲，道：「姜青娥，你說我勾勾手指，把這李洛迷得神魂顛倒，到時候跟你退婚，你說好不好玩？」

「你？」姜青娥似是笑了笑。

她這笑聲，讓得都澤紅蓮感到仿佛受到了侮辱，而此時也就兩人在這裡，她便是不顧其他，直接於石床上跪坐了起來，頓時宛如玉石雕刻般的上身暴露在了空氣之中。

她微微仰首，挺胸，曲線驚心動魄。

「我什麼？」她冷笑。

姜青娥站在石床前，嬌軀窈窕修長，她雙臂抱胸，平淡的眸子俯視著都澤紅蓮。

「本錢的確不錯，不過都澤紅蓮，這些年來，你哪一點比得過我？」

「所以...」

「不要自取其辱。」

第兩百六十六章牆壁上的笑臉

二級淨化塔前，一行人都是有些驚疑。

詭異消失的異類，並沒有讓得他們感到歡喜，反而是有種莫名的不安。

在這暗窟中，越是這種詭異的情況，其背後所隱藏的，恐怕就是更大的詭異...

沉默持續了一會，姜青娥率先開口，道：「不管如何，先將淨化塔激活，然後...等淨化光環散發，淨化這片區域，最後再進行探查。」

其他人都是沒有異議，雖然不知道那些異類究竟去哪了，但既然淨化塔就在眼前，他們沒有道理不先將其激活。

畢竟激活後的淨化塔，也能夠給予他們一份安全保障。

於是一行人保持謹慎進入淨化塔，淨化塔內倒是沒受到任何的破壞，所以眾人再度開始將其激活。

嗡！

伴隨著淨化塔綻放出光芒，一道道淨化光環開始散發時，眾人也是見到淨化塔周邊區域的那些粘稠陰冷的黑霧開始在沸騰起來，同時有著逐漸淡化的跡象。

見到這一幕，一行人也是暗自鬆了一口氣。

這座二級淨化塔比起此前的那些，簡直跟白撿的一樣，如果不是還擔心那些莫名消失的異類，此時他們應該是很高興的。

眾人等待了片刻，隨著淨化塔徹底被激活後，姜青娥方才道：「保持隊形，我們探測一下這片區域，人員不要分散。」

雖說都走在一起探測的效率比較低，但也最安全，在沒有搞明白那些異類怎麼消失後，他們還是需要保持最大的謹慎。

沒有人對此有異議，於是姜青娥手持重劍，一馬當先，開始對著這片廢墟區域進行查探。

隊伍小心翼翼的前行，穿梭於廢墟之中，據說這座廢墟很久以前也是一座淨化據點，但後來在一次黑潮中被摧毀，所以諸多的塔形廢墟，倒是與現在的淨化據點頗為的相似。

李洛跟著隊伍，緊守心神，渾身相力流轉，保持著戒備。

不過隊伍一路而來，殘垣斷壁倒是不少，可依舊沒有見到任何一頭異類的行跡，甚至於連瀰漫的黑霧，都是在漸漸的消散。

這異類被清理得也太乾淨了吧？

李洛眉頭緊皺，這種反常，真是讓人感到不安。

李洛腳步不停，而當隊伍轉過一次斷壁牆角時，他突然猛的停下腳步，面色變得略微的有些難看，因為他發現，周圍的腳步聲全部消失了。

他第一時間看向姜青娥的位置，果然是發現空空蕩蕩，周圍的人，全部在此時莫名的消失了。

李洛抬起頭，看向淨化塔的方向，後者依舊是在散發著光芒，但那光芒不僅沒有給李洛帶來安全感，反而讓他感覺到了一些寒意。

這是，中招了嗎？

可是，此處的異類不是完全消失了嗎？

李洛面色陰晴不定，雙掌撫上了腰間的雙刀，緩緩的抽出，相力於刀鋒上流淌開來。

他望著前方，那裡的牆壁似是在此時變得有些扭曲，漸漸的，李洛仿佛是看見，一張笑臉，於那上面，緩緩的浮現出來。

那張笑臉格外詭異，嘴角裂得極深，嘴中幽黑一片，不知通往何處。

李洛看著那張笑臉，神智就漸漸的變得有些恍惚起來，一種莫名的惡念情緒於心中升起，然後，他的嘴角，也是開始忍不住的一點點的勾起。

漸漸的，就要與那笑臉同步。

可就在此時，脖子上面懸掛的「青木牌」突然散發出一絲冰涼之意，令得他的神智恢復了一瞬間。

而也就是在這一瞬，李洛體內的兩座相宮轟鳴震動，兩股相力噴湧而出，直接是交融在一起，化為了雙相之力。

「轟！」

相力轟鳴中，李洛猛的清醒過來，他急忙後退，面色蒼白，額頭上有冷汗浮現出來。

他眼睛閉攏，再不敢看向那牆壁上的詭異笑臉。

砰！

不過也就在這同時間，他突然感覺到了一股熟悉而霸道的相力猛然爆發，有光明照耀而來，仿佛是神明之炎，消融一切不潔與邪惡。

是姜青娥的光明相力。

李洛睜開眼睛，發現此時的他身處一道殘破的巷弄間，巷弄的盡頭是一面黑色的牆壁，而此時這面牆壁以及附近的斷牆，都是呈現破碎的姿態，仿佛是被什麼極為霸道的力量所擊碎一般。

而姜青娥的倩影，則是手持重劍立於斷牆上，容顏冰冷。

姜青娥眸子投向李洛所在，有聲音傳來：「沒事吧？」

李洛猶自還有些心悸，先前那種感覺，可絕對不是普通異類所能夠帶來的，他們此前所遇見的那些異類與先前那一幕相比，可謂是天差地別。

「那是什麼？」他聲音有些乾澀的問道。

「惡念幻境。」

姜青娥聲音冷冽：「能夠留下如此棘手的惡念幻境，看來此處來過一頭極為強大的災級異類。」

「惡念幻境，災級異類？」

李洛目光微閃，他對此倒是知曉一些，唯有著極為強大的高等異類，才能夠構建出這種所謂的惡念幻境，不知不覺間侵蝕人心。

「其他人呢？」他連忙問道。

不過他聲音剛落，便是見到斷牆的其他方向，也有著數道狼狽身影竄出來，正是裘白，田恬，辛符，白萌萌四人。

顯然，他們先前可能也是落入到了那所謂的惡念幻境中，只不過隨著那黑牆被姜青娥搗毀，又是脫離了出來。

四人此時神色也是有點驚慌，趕緊躍身而來，迅速匯合在了一起。

「隊長，這惡念幻境好厲害，竟然連我們都不知不覺中招了。」田恬臉色有些凝重的說道。

「你們沒事吧？」李洛看向辛符，白萌萌。

兩人搖搖頭，道：「先前剛剛進入幻境，還沒走到頭，就突然被姜學姐的光明相力所喚醒。」

李洛為他們鬆了一口氣，這就是說他們還沒看見牆壁上面的詭異笑臉，不然的話，恐怕沒這麼容易就被喚醒。

畢竟先前他也是因為體內雙相之力的爆發，反而脫離了那詭異笑臉的影響。

「這裡似乎有些不對勁啊，那黑牆上的笑臉是異類所留？」李洛看向姜青娥，問道。

姜青娥輕輕頷首，旋即她上前一步，突然有著璀璨的光明相力自其體內爆發而出，直接是化為一道光明洪流，自李洛身旁轟然搽身而過。

砰！

那蘊含著雄渾光明相力的洪流直接是撞擊在了正走過來的裘白身體上，將其轟得倒飛而出。

姜青娥突如其來的攻擊，讓得在場所有人都是震驚了。

「都別動。」姜青娥冷冽聲音響起。

於是所有人都站在原地不動了，面色有些發白，他們相信姜青娥不會無緣無故做出這種事來，而眼下她會這麼做，必然是有著一些緣由...

他們的目光，不由自主的看向了被轟飛的裘白。

而此時的後者，正一臉難以置信的爬起身來，對著姜青娥道：「隊長，你在做什麼？」

姜青娥金色的眸子盯著他，旋即她纖細雙手結印，只見得有光明相力凝聚成了一道光環，光環迅速的擴張，最後落在了地面上，形成了一道光圈。

「裘白，走進這「通明圈」。」

裘白愣了愣，他望著地面上的那道光圈，有些無奈的笑了笑。

只不過他這一笑，卻是讓得李洛陡然間毛骨悚然，因為裘白的嘴角，正在越拉越大，最後甚至撕裂了嘴角的肌肉，鮮血順著嘴角流淌下來。

那笑容，與此前牆壁上面所見的笑臉，一模一樣！

第兩百七十六章天災來臨

姜青娥的一句自取其辱，頓時讓得都澤紅蓮柳眉倒豎起來，顯然這句話對她殺傷力不小。

不過最終她只是一聲冷哼，也沒有在這個話題上面多說，因為這本來就只是她為了刺激姜青娥，找回先前一些難堪場子的由頭。

所謂的去勾引李洛，將他迷得神魂顛倒，也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種事情，她不屑去做，而且，一個李洛，即便身懷雙相又如何，姜青娥把他當寶貝，她都澤紅蓮可看不上。

與宮神鈞這般卓越優秀的人比起來，李洛還差了一個檔次。

都澤紅蓮起身，取了一件衣衫披在身上，遮掩住了那傲人的曲線，她的臉色依稀還有些蒼白，不過比起此前那種虛弱到連路都走不動的模樣顯然是好上了太多。

「你抓緊時間恢復一下吧，或許要不了多久，那頭大天災異類就會來到我們的據點了。」

「我希望你到時候能有點作用，不然真是浪費了我和李洛一番力氣。」

姜青娥也沒興趣與都澤紅蓮多交流，說了一句，便是對著門外走去。

都澤紅蓮一臉不爽，跟這姜青娥說話，永遠都是針尖對麥芒，她望著姜青娥的身影，微微遲疑，最終還是道：「姜青娥，這次算是我承你們一個人情。」

「不過不要以為從此以後我會改變對你們的態度，你我立場不同，都澤府與洛嵐府是敵對，我身為都澤府的人，依然會想辦法對付你們洛嵐府，並且不會有任何的留情。」

姜青娥腳步停了停，偏頭看了都澤紅蓮一眼，淡淡的道：「不要想太多，救你不是因為你的身份，只是單純的不想你被笑臉魔控制繼而造成更多的麻煩，至於你如何對付我洛嵐府，我並不在意，畢竟這些年你那些手筆我也並沒有放在眼中。」

「所以，不要高估了自己，也不要低估了我洛嵐府。」

聲音落下，她便是直接推門而出了。

都澤紅蓮望著她離去的身影，冷哼了一聲，這姜青娥什麼意思，是說她的那些手筆都只是小打小鬧嗎？

真是嘴硬，洛嵐府前些年的窘迫真當大家看不見嗎？

如果不是那李洛這大半年把溪陽屋搞了起來，現在的洛嵐府未必能緩一口氣。

不過想起那李洛，都澤紅蓮臉色就有些變幻不定，眼神略顯惱怒，之前雖然是趴在床上，可也差不多被這小子看光了。

這姜青娥真是討厭，她絕對是故意的！

「可惡，這次虧大了。」

都澤紅蓮神色變幻一陣，方才漸漸的恢復，有些煩躁的一聲低罵，然後於石床上盤坐起來，開始修煉恢復自身的損耗。

...

姜青娥走下石塔的時候，看見了等待在下面的李洛。

「她應該沒問題了吧？」李洛問道。

姜青娥螓首微點。

「沒想到最後竟然會幫她...」李洛有些感嘆，這都澤紅蓮以前可沒少給洛嵐府找麻煩，雙方算是水火不容，可這一次，他們卻出手救了她一命。

「就算沒有都澤紅蓮，都澤府一樣會有其他人站出來對付洛嵐府的，這是立場原因。」

姜青娥搖搖頭，道：「而且眼下情況特殊，救她也是在救我們自己。」

李洛點頭，那大天災異類即將襲來，如果不將都澤紅蓮這個麻煩處理乾淨，到時候只會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危機。

「那她有沒有感恩戴德，自我反省？」李洛笑問道。

姜青娥紅唇微掀，道：「她說她打算勾搭你，把你迷得神魂顛倒，然後讓你跟我退婚。」

李洛笑容頓時僵住，旋即憤怒的駁斥：「好一個毒蠍心腸的女人，我們救她，她竟然還敢如此惡毒！」

「反應這麼大做什麼？」

姜青娥掃了他一眼，道：「都澤紅蓮身材應該還是很不錯的吧？」

李洛趕緊搖頭：「沒注意這些，剛才都被那個鬼臉給吸引了。」

「真的嗎？」姜青娥笑道。

李洛叫屈：「你這也太不講理了，叫我進去的是你，現在算帳也是你？」

姜青娥倒是若有所思：「都澤紅蓮如果真想這麼做，其實你也可以反施一個美男計，到時候把她發展成我們在都澤府的暗子，為我們提供情報。」

李洛簡直無力吐槽，還美男計，多大的魅力才能夠讓人家直接背叛她老爹啊？不過他也知道，姜青娥這是戲謔調侃，緩解這些天不斷增強的壓力。

「都澤紅蓮的汙染，不會復發吧？」李洛把話題拉回來，正色問道。

「都澤紅蓮倒是沒什麼問題了，其實她這裡我不是很擔心，因為她的汙染雖然比較深，但畢竟是暴露出來了，這東西，只要暴露，其威脅性就會降低許多。」

姜青娥微微沉吟，道：「相反的，葉秋鼎那些人那裡，我倒是不太確定。」

李洛也是皺眉點頭，這惡念種子最麻煩的地方就是讓人防不勝防，都澤紅蓮這種暴露的，還能想辦法去祛除汙染，可其他人看上去極為的正常，也沒有半點被汙染的跡象，這真是連怎麼下手都不知道。

畢竟又不可能不管不顧的將他們丟在據點之外，那簡直算是資敵，所以也只能多花一些心思將他們監控起來。

姜青娥取出地圖，仔細的看了一會，俏臉也變得沉凝了許多，道：「這個方向距離據點最近的一座淨化塔也被汙染了。」

李洛眼神一凜，最近的那座淨化塔距離據點也就大半日的路程，這也就是說，那頭大天災級異類恐怕還有半日時間，就會來到據點之外。

雙方即將照面啊。

「大天災級啊...咱們能擋得住嗎？」李洛嘆息一聲，問道。

那可是天罡將階的實力，而且還是其中的頂尖級別，想必就算是換作宮神鈞，長公主在此，單獨對上的話，也會有著極大的壓力。

「誰知道呢。」

姜青娥沉默一下，有些惋惜的道：「如果再晚半年遇見就好了，到時候我應該就能夠試試，大天災級的異類究竟有多厲害了。」

李洛眉頭挑了挑，姜青娥這言下之意，顯然是半年後她會有著一次極大的提升，甚至有資格跟大天災級別的異類碰一碰嗎？

九品光明相，就這麼霸道的嗎？

「行了，將消息傳出去，整個據點開始進入最嚴格的戰備狀態，所有人都準備好一場大戰吧。」在李洛心思轉動間，姜青娥的聲音傳來。

李洛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然後點頭應下。

接下來的半日時間中，隨著大天災異類即將出現的消息傳開，整個據點的氣氛仿佛是凝固起來了一般，壓抑到讓人感到害怕。

所有人神色都是帶著一些掩飾不住的驚惶，恐懼之意。

一道道目光望著西北的方向，那裡原本隨著他們的淨化而變得清明許多的天地，此時再度的有著漫天黑霧呼嘯。

莫名的低語聲，若有若無的傳來，令人心煩意亂。

半日時間，悄然流過。

某一刻，遠處的天地，仿佛是有著刺耳的嘶嘯聲傳來，據點內諸多目光看去，然後便是見到滾滾黑霧，猶如是黑色的浪潮一般，自那西北的方向，咆哮而至。

據點內眾多學員望著這般宛如末日般的場景，一時間不由得頭皮發麻。

那大天災異類，終於來了。

第兩百六十七章惡念種子

當裘白臉龐上突然浮現出如此驚悚的笑容時，除了姜青娥外，所有人面色都是猛的大變，然後腳步蹬蹬的後退。

白萌萌更是嚇得光潔小臉一片發白，眼中有著掩飾不住的驚懼之意。

李洛同樣是感到腳底有些冒寒氣，看裘白這個模樣，恐怕先前在那惡念幻境中也是看見了牆壁上面的詭異笑臉，只不過他是藉助著青木牌那一瞬間的清醒，激活了雙相之力，這才勉強抵禦住了笑臉的侵蝕。

但顯然，裘白沒有能抵禦住。

這讓得李洛後背都有冷汗冒出來，畢竟要知道，裘白可不是什麼菜鳥，他是三星院中名列前茅的頂尖學員，而其實力在進入暗窟前不久，也踏入到了地將階，雖說這與姜青娥有著不小的差距，但也絕對算得上是個經驗豐富的高手了。

可是，眼下連他這般實力都中招了？

那詭異笑臉，究竟是什麼等級的異類所留？

嘶！

裘白面露詭異笑容，他張大嘴巴，對著所有人發出了嘶嘯聲，然後相力爆發，直接就對著最為接近的李洛疾衝而去。

兇悍狂暴的相力，裹挾著兇風，直撲李洛。

李洛見狀，毫不猶豫的屈指一彈，一顆水光彈自指尖爆發，而其身影則是迅速滑退。

以他的實力，不可能與裘白硬碰，所以後退是最理智的選擇。

水光彈於裘白面前爆發，刺目的強光讓得他雙目刺痛到不斷流出眼淚，但奇怪的是他仿佛沒有痛覺一般，即便雙目通紅，依舊是保持著詭異的笑容，身影穿過強光，手中有火尖槍閃現而出，凌厲勁風將李洛籠罩而進。

鐺！

不過此時有一道倩影疾掠而至，一柄縈繞著青光的細劍破空而來，仿佛是化為了青光劍影，與那火尖槍相撞。

兩股雄渾相力相撞，誰也奈何不了誰，最後皆是倒射而退。

李洛望著擋在面前的田恬，趕緊道：「多謝學姐了。」

而在田恬攔住裘白這一瞬，姜青娥攻勢也是來到，只見得那一道道光明相力仿佛是光箭般從天而降，將裘白所在的範圍盡數的覆蓋。

轟轟！

裘白身體上驚人的相力激蕩，手中火尖槍仿佛是化為火紅光幕，與那漫天光箭相撞。

不過他那火紅光幕顯然處於壓制的狀態，火幕很快就變得搖搖欲墜。

雙方的實力差距，顯露無疑。

而那裘白似也是察覺到無法力敵，轉身就要趁機逃跑。

咻！

可就在此時，一道光圈從天而降，同時迅速的縮小，數息後，就牢牢的捆縛住了裘白的身體，令得他再也動彈不得。

裘白奮力的掙扎，但卻始終無法掙脫那一道光圈的束縛。

田恬見到裘白被制服，也是鬆了一口氣。

白萌萌，辛符走到李洛身旁，面色凝重而驚懼的問道：「隊長，這是怎麼回事？」

李洛先是看了兩人一眼，問道：「你們沒有看見牆壁上面的笑臉吧？」

兩人皆是茫然搖頭，剛才他們也落入到那所謂的幻境中，但或許他們距離比較遠的緣故，還沒走到那牆壁前，幻境就被姜青娥所打破了。

「那你們運氣不錯。」

姜青娥走來，絕美玉顏上帶著一絲凝重，道：「先前你們進入的幻境，被稱為惡念幻境，那是唯有災級異類才能夠構建的一種領域。」

「這種惡念幻境以前我們也碰到過，但是...」

她金色眸子盯著先前被她搗毀的牆壁，道：「我也是第一次遇見，光是憑藉著一道留下的笑臉痕跡，就能夠製造出一道連裘白這種實力的人都中招的惡念幻境。」

「這麼強的異類...」

姜青娥神色愈發的凝重，道：「我懷疑可能是天災級異類。」

「這種級別的異類，不應該出現在這裡才對。」

李洛三人吞了一口口水，面龐震驚，災級分天地二等，而天災級異類？那豈不是相當於天罡將階的實力？這暗窟外圍區域，怎麼會漏過來一頭如此強大的異類？

此前不是有著學府內的導師做過篩查嗎？

而且在外圍更深的區域中，還有著四星院的學員組成了防線...這頭天災級異類，是怎麼出現在這裡的？

「總會有漏網之魚的，這種情況以前也並非是沒有出現過。」田恬嘆了一口氣，道：「只能說我們太倒黴吧。」

「那這裡的異類...」李洛似是想到什麼，面色變幻了一下。

「恐怕都被那頭天災級異類給吞食了。」

姜青娥柳眉微蹙，道：「這可不是什麼好消息，因為這樣吞食下去，它會變得越來越強。」

李洛，白萌萌，辛符三人相視無言，此前他們所遇見的那些蝕級異類與此次遭遇的相比，真的是小巫見大巫。

異類的恐怖與詭異，終於是對著他們展露了獠牙。

他們望著地面上那被捆縛住的裘白，後者面龐上的詭異笑容還在持續，嘴角越裂越開，肌肉撕裂，鮮血流淌，看得人心頭寒意十足。

連實力達到地煞將初期的裘白都被搞成這樣，如果是他們中招，恐怕只會更慘吧？

李洛下意識的摸了摸嘴角，一時間都有點不太敢笑了。

「那，裘白學長怎麼辦？」白萌萌問道。

姜青娥說道：「他的情況還好，惡念種子已經爆發出來了，待會將他掛在淨化塔前，讓淨化光環淨化一會，應該就會恢復過來。」

「比起這種爆發出來的惡念種子，更為麻煩的是那種潛伏得極深的惡念種子，因為這會造成一個極大的隱患，誰也不知道自己的隊友有沒有被汙染，而一旦是在戰鬥的關鍵時刻，這種惡念種子突然爆發...」

「那麼，來自背後的冷箭，或許會讓你含恨而亡。」

李洛三人面色有點發白，這惡念種子太可怕了，因為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你那值得信任的隊友，突然就對著你身後來了一劍。

「姜學姐你不是能夠感應到的嗎？先前裘白學長就提前被你制止了。」辛符聲音沙啞的問道。

「那是因為他被汙染得不深，所以我的九品光明相方才有一些感應，可一旦惡念種子深入內心，恐怕連我一時間都比較難以察覺。」姜青娥緊鎖柳眉，說道。

其他人面面相覷，眼神都掩飾不住的驚懼。

「先將裘白的汙染淨化掉吧。」

姜青娥微微沉吟，然後屈指一彈，手中重劍裹挾著光明相力掛起了裘白的衣衫，然後直接自天空飛掠而過，插在了淨化塔上面。

然後李洛等人便是見到伴隨著那自淨化塔中一道道散發出來的淨化光環掃過，裘白臉龐上的詭異笑容，也是在漸漸的消退。

如此約莫數分鐘後，他那有些詭異的眼神也是漸漸的恢復清明。

他先是看了一眼自己的處境，然後苦笑一聲，看他這模樣，顯然也知曉先前究竟發生了什麼。

裘白身子一扭，脫離重劍，然後落了下來。

「李洛，對不住了。」他捂著嘴巴，看向李洛，苦笑著道歉。

李洛沒回話，而是看向姜青娥，小聲問道：「他這是完全清醒了嗎？」

姜青娥螓首微點。

李洛這才放心，他衝著裘白笑了笑，然後走上前去，指尖有散發著治療之力的相力湧現，幫裘白把嘴角的拉傷給恢復過來，免得看上去顯得太瘮人。

他的貼心，讓得裘白就要露出感激的笑容。

「別笑。」李洛趕緊提醒，他現在對笑容突然有點過敏。

裘白笑容僵住，然後有些艱難的一點點收斂起來。

「裘白，你這也太丟我們小隊面子了，好歹也是個地煞將階的實力，結果人家新生小隊沒事，你卻出了問題。」田恬有些恨鐵不成鋼的道。

裘白尷尬的道：「我大意了，我也沒想到，在這二級淨化塔的附近竟然會出現這種級別的惡念幻境。」

說著，他眼神微凝的道：「隊長，我們這片地域，恐怕出現了一個大麻煩。」

「接下來要怎麼做？」

姜青娥目光眺望著遠處，沉默了片刻，最後玉手一招，重劍飛射而下落入手中，同時有果斷的聲音傳出。

「中止任務，立刻回淨化據點。」

「我們需要將這裡的情報傳給學府。」

第兩百七十七章異類攻城

嗚！

粘稠陰冷的黑色霧氣席捲天地，這方天地仿佛是在此時化為了鬼蜮，有無數悉悉索索的聲音從黑霧中傳出，隱約可見許多極為扭曲的身影在其中竄動。

一道道充滿著惡意的視線，看向了據點內的那些鮮活血肉。

李洛，姜青娥等人立於據點的高牆上，面色凝重的望著遠處瀰漫的黑霧，果然正如他們所料，當那大天災級異類出現時，也會裹挾著許多的其他異類。

這一幕，當真是萬魔攻城了。

據點中央的高塔頂部，有巨大的光罩如碗般的倒扣下來，將據點保護在其中，那淡淡的光幕，給予著諸多學員為數不多的安全感。

而這種安全感還能夠持續多久，沒有人心裡有答案。

都澤紅蓮也是在此時走上了高牆，經過半日的修煉，她的實力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此時的她望著遠處的漫天黑霧，眼中掠過一些恐懼之色，聲音有些沙啞的道：「的確是那頭大天災，我感覺到了它的惡念之力。」

「這頭大天災實力極為恐怖，此前我們與它遭遇，我斷後時與它接觸了一瞬，就被它的惡念之力侵入體內，形成了深層次的汙染。」

「我們的實力，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

李洛對此倒是並不感到意外，因為雙方本來就不是一個層次，都澤紅蓮不過只是初入地煞將而已，可這大天災，卻是相當於天罡將階頂峰的實力。

「你能夠逃回來，可能是它想要你們為它引路而已。」姜青娥淡淡的說道。

都澤紅蓮面色微變，但卻並未反駁，姜青娥的話雖然很刺耳很現實，但這可能的確就是真相，不然的話，以那「笑臉魔」碾壓性的力量，她逃掉的概率怕是不會太高。

「接下來有什麼計劃？」都澤紅蓮冷淡的問道。

不管雙方關係再怎麼不好，眼下畢竟算是一根繩上的螞蚱，如果真讓得那大天災異類攻破據點，他們這裡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

「先倚仗據點的力量進行防禦，這些天我們也做了一些準備，先試試能阻攔這頭大天災異類多久吧，如果能夠支撐到援軍到來，那就最好了。」李洛說道。

「雖然說出來有點打擊你，但我覺得你還是不要抱著這種期望吧。」都澤紅蓮聲音幽幽的道。

李洛默然，都澤紅蓮的戰意相當低，這應該是因為親眼見識過那頭大天災異類的恐怖，但是現在這種局面，他們除了竭盡全力去抵抗之外，還能有第二條路可以選擇嗎？

難道，還能主動打開據點直接投降？

別搞笑了。

而在他們這裡說話間，突然據點內有些騷亂聲傳出，李洛，姜青娥目光投去，然後便是瞳孔微縮的見到，有滾滾黑霧在天空上凝聚，漸漸的形成了一張巨大的笑臉。

那笑臉李洛等人早就不陌生了，因為這些天他們已經被這種詭異的笑容搞得有些神經質了。

黑色的笑臉在天空上微微的擺動，俯視著據點之內，那幽黑的眼眶中，仿佛是散發著極致的邪惡之力，光是一眼看去，就讓得人心中生出了無邊的恐懼。

嘶嘶！

天空上的笑臉發出了刺耳的笑聲，它倒是沒有任何要與眾人交流的意思，伴隨著其笑聲的傳出，只見得那粘稠的黑霧中，突然有著無數異類如潮水般的席捲而出。

那些異類多是低等異類，奇形怪狀，看上去可怖又扭曲。

笑臉魔直接就發動了攻勢。

嗤嗤！

無數異類衝擊而來，首先就撞擊在了那籠罩據點的光罩上，而兩者接觸間，光罩紋絲不動，而那些撲來的異類，則是在頃刻間被消融成了一縷淡淡黑煙。

不少學員暗自鬆了一口氣，據點的防禦還是比較靠譜的。

可李洛，姜青娥，都澤紅蓮等人則是神色不動，眼神依舊沉凝，因為這只不過是那笑臉魔在試探據點光罩的力量罷了。

果然，隨著那第一波試探的結束後，漫天的黑霧再次波動起來，緊接著再度有異類如潮水般的衝擊而來。

這一次出現的異類，渾身升騰的惡念之力比起此前那些低級異類不知道強上多少，應該都算得上是蝕級的異類，其中一些，甚至渾身有赤氣流動。

那是接近赤蝕級別的異類了。

如果是在野外遇見，不少隊伍都是需要合力對付才行。

而如今在這裡，卻只不過是炮灰般的存在。

這第二波攻勢席捲而來，並沒有多少的技術含量，純粹的是單純的用來消耗據點光罩的力量。

在這一次的碰撞中，所有人都能夠感覺到，據點光罩淨化異類的速度比此前變慢了一些，一些異類甚至在被磨滅之前，狠狠的撞擊到了光罩上面。

有許些漣漪自光罩上面擴散。

這看得一些學員面色微微有些變化。

姜青娥則是抬起手，輕輕的揮了揮，有冷冽的聲音在據點中傳開：「所有人，按照此前的計劃，依次為中心塔補充能量。」

隨著她聲音的落下，只見得據點內，有一波學員迅速的湧向了中心塔的位置，然後於其四方盤坐下來，下一刻，只見得有一道道相力於他們的體內升騰起來，最後如同縷縷煙霧般，湧向了中心塔。

而中心塔散發出來的光罩，則是在此時變得愈發的明亮。

覆蓋據點的光罩，同樣變得璀璨起來。

許多學員見到這一幕，都是忍不住的發出了低低的歡呼聲。

「嘶嘶...」

天空上，那笑臉魔也是在此時發出了詭異刺耳的笑聲，然後所有人都是見到，笑臉魔緩緩的飄飛到了據點正上空的位置。

它位於光罩之外，而那笑臉上面的幽黑眼眶中，在此時漸漸的有著猩紅火苗燃燒起來，宛如是兩顆散發著無邊惡念的眼瞳。

隨著那兩顆猩紅眼瞳的出現，那詭異笑臉仿佛是真正的復活了一般。

有詭異的力量，從天而降，似是直接穿透了光罩防護。

李洛同樣是看見了那點燃了猩紅眼瞳的巨大笑臉，他神色微微的恍惚，心中有邪火在此時升騰起來，一股混亂，殺戮的情緒在心中升起。

同時嘴角忍不住的微微掀起。

「緊守心神！」

不過就在此時，一道冷冽的聲音驟然傳進耳中，同時有璀璨，霸道的光明充斥眼球，這讓得李洛心頭一震，恍惚的心神迅速的恢復過來。

隨著心神的恢復，李洛面色也不由得有點難看，這笑臉魔如此可怕的嗎，明明隔著光罩的守護，它的力量都能傳遞進來，影響他的心智。

而連他都是如此...

想到此處，李洛急忙看向據點之內，果然是見到許多的學員抬頭望著天空上的笑臉魔，然後他們的嘴角，有著詭異的笑容正在一點點的掀起來...

一些心智稍弱者，甚至嘴角的肌肉都在被撕裂，那是...開始被汙染的徵兆。

這讓得李洛心中有濃濃的寒意升起，這就是大天災級異類的力量嗎...如此的詭異，無聲無息間，光是視線上的碰撞，就能夠形成汙染。

李洛的面色變得格外難看，面對著如此強大的笑臉魔，他們真能夠堅持到援軍的到來嗎？

第兩百六十八章選擇

對於姜青娥的選擇，李洛等人倒是並沒有反對，因為理智來說，此時再繼續深入的話，一旦真的遭遇了那頭天災級異類，那他們必然會陷入到極大的危機之中。

到時候，出現死傷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種層次的異類，已經不是他們這種陣容可以去解決的了。

當然，此時選擇撤退，那就代表他們放棄了那座籌備許久的三級淨化塔，這無疑會讓他們都遭受到不小的損失，畢竟三級淨化塔的積分極其的豐厚。

可最終姜青娥還是在學府積分以及性命安全間，選擇了後者。

如果眼下這裡只有他們「黑天鵝小隊」，或許姜青娥還會有一些冒險的想法，但他們並不是，他們還帶著「正義小隊」。

雖然說太直白不好聽，可如果真的撞見了那頭天災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支正義小隊，絕對會是累贅的。

而一群人做了決議，便是不再猶豫，等到裘白稍稍恢復，就直接動身，離開了這座淨化塔，開始往淨化據點的方向急速趕回。

只是，當姜青娥，李洛他們選擇中止任務，趕回淨化據點時，在這片地域的另外地方，卻是有著隊伍做了不同的選擇。

一座淨化塔前，滿地狼藉。

都澤紅蓮長發有些凌亂，但她卻並不在意，隨意的挽起，然後皺著眉頭看了一眼旁邊淨化塔邊掛起的一道人影。

在那道人影的臉龐上，還掛著詭異的笑容，嘴角肌肉撕裂，有鮮血滴落下來。

那是葉秋鼎小隊的一名隊員，此前進入到了惡念幻境中，被感染了惡念種子，先前正是他突然發起攻擊，讓得他們有些措手不及，不過好在對方實力不算太高，所以被她迅速的制服了下來。

「紅蓮學姐，情況有些不太對勁啊，那種惡念幻境，似乎過強了一些。」葉秋鼎走上來，面色有些不太好看的說道。

都澤紅蓮點點頭，道：「最起碼都是災級異類，說不定，還達到了天災級。」

她的眼神也掠過一抹凝重，這種級別的異類，怎麼會出現在暗窟外圍的區域。

「那我們需要中止任務嗎？」葉秋鼎有了一點退縮之意，天災級的異類，恐怕不是他們這些人能夠對付的。

都澤紅蓮沉默了數息，道：「從這座二級淨化塔的情況來看，那頭異類應該是在到處流竄吞食其他異類，也就是說...」

「再往前的一些二級淨化塔，有可能都已經被這頭異類所清除，而如果我們能夠冒險一些，那麼就能夠以最小的代價將這些二級淨化塔激活。」

「這是白撿的學府積分！」

葉秋鼎聞言不由得一驚：「還要往前？」

其他人也是側目看來。

都澤紅蓮沉聲道：「想要獲得此次淨化任務的第一，我們就必須冒險一些，而且我也並沒有喪失理智，我們可以試探著前行，如果前面的那些淨化塔真的是被那頭異類都清除乾淨了，那我們再出手激活淨化塔。」

「甚至，在我的猜測中，那頭異類應該是來自暗窟深處，它流竄到這裡，如果真是打著吞食其他所有異類的打算，那勢必會與三級淨化塔範圍的異類發生戰鬥，而那裡的異類，同樣擁有著災級的實力。」

「如果...它們傾力爭鬥起來，出現了兩敗俱傷，那會不會也是我們的機會？你們想想，這是一筆多麼龐大的學府積分？」

其他人面面相覷，一時間竟然也是有些意動。

因為現在這座二級淨化塔，他們幾乎是順利到沒有受到絲毫的阻攔，如果不是最後發現了那所留的詭異笑臉折騰出了一些事，那他們可謂是真正的兵不血刃。

如果再往前的那些二級淨化塔也是這樣的情況，那對於他們而言，真的是白撿的學府積分。

只是如此行為，必然是有些冒險的。

畢竟萬一真是倒黴的撞見了那頭天災異類，他們恐怕會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葉秋鼎有些遲疑，雖然他也心動那筆龐大的學府積分，但那頭詭異的笑臉異類，實在是讓人恐懼。

都澤紅蓮見狀，繼續說道：「你不想獲得此次淨化任務第一嗎？如果我們的冒險成功，到時候我們的積分將會把姜青娥他們遠遠的甩在身後。」

「那時，她或許會後悔這次沒有選擇你。」

聽到此話，葉秋鼎面龐微微抽搐了一下，眼中掠過一抹陰翳之色，最終他咬了咬牙，用力的點了點頭。

「那就嘗試一下吧，只是到時候如果情況不對的話，我希望第一時間撤退。」

都澤紅蓮雙手一拍，笑道：「這可不需要你提醒，我也並不想真的跟那頭異類遇見，只是打算跟著它後面，它吃它的異類，我們激活我們的淨化塔，各取所需而已。」

他們做了決定，再等著葉秋鼎那名隊友被淨化清醒過來，然後便是直接動身。

只不過，有所不同的是，姜青娥、李洛一行人對著後方撤退趕去，而他們，卻是繼續對著深處而去。

只是雖說有著巨大的學府積分作為誘惑，但一行人的前行也是極為的小心與謹慎，這導致他們的速度也減緩了許多。

所以大半日後，他們方才抵達了下一座二級淨化塔。

當他們小心翼翼的進入到這座淨化塔範圍時，然後就驚喜無比的發現，這裡果然如同他們之前的猜測，淨化塔周圍的異類，也被清楚得乾乾淨淨！

當這座二級淨化塔再度被他們輕鬆無比的激活後，一行人臉龐上的笑容都是變得極為熱烈起來。

這種白嫖，讓人很舒心。

「再往前，我們就會接近到那座三級淨化塔了...」都澤紅蓮眸子中燃燒著渴望，她看向眾人，道：「要不要去探探？」

「如果那頭笑臉異類也將那裡作為了吞食範圍，那勢必會與那裡的高等異類發生廝殺，那或許是一個機會...」

「那笑臉異類若是將那裡也給清除了，我們激活三級淨化塔就撤！」

眾人對視一眼，皆是怦然心動，白撿一座三級淨化塔嗎？這可真是讓人心癢難耐。

「可以去看看，不過局勢不對，該放棄還是得放棄。」都澤紅蓮一名隊友沉吟道。

眾人皆是點頭，而後便是迫不及待的出發。

又是半日後。

他們出現在了一座山頭上，目光眺望著遠處的一座大山，大山被籠罩在濃鬱粘稠到極致的黑霧之中，讓人一眼看去就感到了一種壓抑之感。

而在大山深處的一座山峰上，黑霧湧動間，隱約可見一座白色的塔尖。

那就是三級淨化塔。

「裡面很安靜，沒有任何的動靜。」都澤紅蓮望著那座大山，眼中布滿著驚喜，因為這種情況與此前那些被清除過的二級淨化塔幾乎一模一樣。

那也就是說，這座三級淨化塔，也已經被那頭笑臉異類清除過了？

那豈不是這三級淨化塔已是他們的囊中之物？

其他人也很激動，然後就要動身，不過就在此時，都澤紅蓮突然感覺到一股不安，急忙低喝出聲：「等等！」

葉秋鼎等人皆是疑惑的看來。

都澤紅蓮嬌豔的俏臉在此時浮現出一抹蒼白之色，她指了指那座大山的上空，眾人視線看去，然後仿佛頭皮都是在此時炸開。

因為在那天空上，濃鬱的黑霧在翻湧，這些黑霧，形成了一張巨大的詭異笑臉。

而笑臉，則是在注視著他們。

（今天微信上面放了姜青娥的新圖，我的鼻血有點止不住，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第兩百七十八章惡念反噬

據點內，越來越多的學員在不受控制的抬頭望著天空上的笑臉魔，同時嘴角的笑容在漸漸的變得詭異。

對於這一幕，李洛並不陌生，一旦等這些學員嘴角的笑容撕裂到最大時，他們就會失控，落入笑臉魔的掌控中。

「完了，這笑臉魔的能力，竟然能夠直接穿透據點防禦，我們根本擋不住它。」都澤紅蓮望著這一幕，臉色發白，忍不住的喃喃道。

「你少在這裡烏鴉嘴吧。」李洛揉了揉臉龐，沒好氣的道。

他神色倒並沒有太過的驚慌，畢竟其實對於這種情況，他們此前並非是沒有做一些準備。

李洛目光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後者也是明白他的打算，當即螓首微點。

於是李洛一步踏出，站在高牆上，大喝聲響徹起來：「所有水相，光明相的人，立即運轉相力，施展水鏡，光鏡之類的相術！」

聲音落下時，他率先出手，只見得體內相力噴薄而出，直接是於其上方，化為了一面約莫數丈左右的水光鏡，其一面光滑透徹，反射著光芒。

嗡！

在其旁邊，姜青娥體內有璀璨光明爆發，一面比李洛那水光鏡寬大十倍的光鏡，凝結而出。

而此時尚還保持理智的學員見狀，也是連忙催動相力，於是一面面水鏡，光鏡於據點之內不斷的浮現出來。

片刻之後，這諸多水鏡，光鏡漸漸的連接在一起，仿佛是形成了一片巨大的鏡面。

鏡面反射，直接是照向了天空上的笑臉魔。

而那笑臉魔顯然也是愣了愣，它望著下方，只見得據點的半空中，鏡面反射中，同樣是有著一個笑臉魔在注視著它。

那一瞬，天空上的笑臉魔突然發出了悽厲的叫聲，它渾身的黑霧在此時瘋狂的翻滾起來，兩顆猩紅的眼瞳更是在此時仿佛流下了血淚，不斷的滴落下來，猶如是化為了一場血雨。

它原本大搖大擺的居於據點上空，可此時卻仿佛是受到了傷害一般，慌忙後退，退入到那漫天的黑霧之中。

而隨著笑臉魔的退去，據點中那些嘴角正在漸漸撕裂的學員們也是漸漸的清醒過來，他們的神色還有些茫然。

不過隨著明白先前所發生之事，他們先是後怕，然後爆發出一些歡呼，因為誰都看得出來，那笑臉魔似乎突然被他們擊退了一次。

原來，笑臉魔的能力，可以以這種方式來抵禦！

「這，這怎麼可能？！」

都澤紅蓮望著這一幕，也是有些震驚，實力那麼強大的笑臉魔，竟然被擊退了？而且看先前的模樣，笑臉魔應該是出現了一些傷勢吧？

「遇到事情，不要驚慌，凡事多用用腦子。」

李洛淡淡的看了她一眼，道：「凡是看見笑臉魔的人，會不由自主的露出笑容，繼而與它的笑容同步，最後被汙染。」

「這是一種視覺上面的汙染，先前笑臉魔肆無忌憚的在釋放著它的惡念汙染，我們以鏡面複製回擊，從而讓它承受了一次類似惡念反噬的傷害。」

都澤紅蓮被李洛一通教訓，嬌豔的臉頰不由得有些青白交替，想要發火卻無從發起，最終只能憋屈的將心頭火給壓了下去。

因為李洛他們這一招，的確是將笑臉魔的特殊能力給反制了。

這一點，她再不服氣，也只能認。

「可惜，如果能夠等到它的惡念汙染更強一些再反制，應該會對它造成更大的反噬。」姜青娥金色眸子注視著那濃鬱的黑霧，先前笑臉魔雖被反噬，可強度並沒有達到能夠重創它的地步。

「沒辦法，如果真等到那一步，據點內就要先亂起來了。」李洛嘆了一聲，說道。

剛才的情況，繼續拖下去，很多人都會被笑臉魔控制住，到時候他們在據點內瘋狂的殺戮起來，說不定這據點直接就不攻自破了。

姜青娥螓首微點，這一點她當然也知曉，只是這鏡面反噬的手段，只能第一次有奇效，此後那笑臉魔應該就不會這麼大搖大擺的釋放這種能力了。

不過也好，最起碼打掉了它一個強力手段。

他們的目光看向據點外，此時那濃鬱粘稠的黑霧中，還源源不斷的有著異類如潮水般的衝出來，最後與據點光罩相撞。

不過雖說擋住了那笑臉魔第一次的攻擊，但李洛，姜青娥神色依舊凝重而擔憂，因為從先前的交手來看，這笑臉魔實力處於絕對的優勢，而且手段詭異多端，誰也不知道接下來它還會如何的進攻。

而且，最讓得李洛，姜青娥擔憂的是，先前笑臉魔的能力竟然可以直接穿透據點的淨化光罩，直接影響到裡面的人。

而要知道，這淨化光罩是他們所有人賴以抗衡笑臉魔的最後屏障，可如果笑臉魔的一些手段能夠無視淨化光罩，那對他們造成的威脅將會大大的增加。

在兩人的擔憂中，異類如潮水般的攻勢依舊是在持續。

不過李洛，姜青娥等人的目光都未曾投注於此，而是盯著那濃鬱的黑霧之中，因為只有那大天災異類，才能夠真正的威脅到據點防禦。

先前笑臉魔被惡念反噬受挫，定然不會善罷甘休。

眼下的沉寂，不過是在為了醞釀下一次更為兇狠與詭異的攻勢。

在李洛，姜青娥目光緊緊盯著那濃霧黑霧時，都澤紅蓮，裘白等一些實力頂尖的三星院學員都是來到了他們的後面，嚴陣以待。

某一刻，濃鬱的黑霧終於再度激烈的翻湧起來。

然後李洛，姜青娥他們便是面色微變的見到，一道人影緩緩自那黑霧中走了出來。

那道人影身材高壯，約莫數丈左右，宛如小巨人一般，它的身軀與人族完全相同，並沒有任何扭曲詭異的地方。

只不過它的面龐，卻是一張極為詭異的笑臉。

嘴角撕裂到耳邊，雙瞳暗紅，滿嘴尖刺的牙齒，其內幽黑一片，看上去令人感到驚悚。

它那暗紅的眼瞳直接是鎖定了高牆的姜青娥，顯然在它的感知中，這座據點內，也就只有後者才能夠讓它感覺到一點威脅。

但也就只是一點而已。

大天災級別的異類來到這暗窟的外圍，完全就是無可匹敵的存在。

這座據點的防禦光罩倒是有些麻煩，其中蘊含著強烈的淨化力量，即便是它，也很難短時間的攻破。

不過無礙，它自有手段。

笑臉魔臉上那詭異的笑容仿佛是變得更濃烈了，它手臂伸進嘴巴中，仿佛是掏了掏，最後發出了乾嘔的聲音。

有粘稠的黑色液體從它嘴中流淌出來，這些液體宛如是腥臭的黑泥般，被它手掌抓住，隨意的捏動起來。

半晌後，形成了數個看不清模樣的黑色泥人。

多餘的黑泥，則是被它捏成了一個個迷你的泥臺，堆放在面前。

高牆上的姜青娥，李洛等人望著那在無數異類中，仿佛在玩著捏泥巴遊戲的笑臉魔，雖然他們不清楚對方究竟在做什麼，但卻莫名的感覺到了一股濃濃的不安感。

可是，偏偏他們還不敢出去阻止。

於是，他們最終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笑臉魔將諸多不過尺許高大的泥臺搭建完成，又是將那些泥人，擺放了上去。

仿佛是在開壇作法一般。

滑稽而詭異。

做完這些，它邁出腳步，站在那些泥臺前面，然後李洛他們面色就變得更為精彩起來，因為他們看見那笑臉魔，開始手舞足蹈的跳起了大神。

第兩百六十九章據點傳送塔

當姜青娥，李洛他們一路趕回到淨化據點時，已是兩日之後。

望著那座在巨大光罩覆蓋下的據點，李洛等人皆是不由自主的鬆了一口氣，這兩日趕路，他們可時刻緊繃著心神，生怕不知道哪裡又遇見它留下的惡念幻境，平白的生出周折。

在這片遼闊的地域中，最為安全的地方，應該就莫過於這座據點了，回到這裡，方才能夠真正的放鬆一些。

一行人風塵僕僕的走入據點內，此時的據點內較為的空曠，學員不多，想必都是在外執行淨化任務。

在進入據點後，他們也沒有停留，而是直奔據點中央的傳送塔所在的位置。

只有在那裡，他們才能夠將有關那頭天災級異類的情報送回到學府，而學府收到情報後，才能夠做出應對。

如果那頭天災異類只是到處吞食其他異類那還好，可就怕它一旦實力恢復到某種程度後，就會來到據點所在。

畢竟，對於異類來說，人族鮮活的血肉以及那豐富的七情六慾，對它們同樣是充滿著吸引力，因為那是惡念的源泉。

而如果真的被一頭大天災級異類給盯上，那麼對於處於這個據點的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最壞的消息。

甚至最終，會演變出最為慘烈的結局。

整個據點的學員，都將會被屠戮。

這是足以震動學府的大事。

一想到那個結果，在場眾人包括姜青娥，都是神色變得極為的沉凝與肅然。

因為他們也在這個據點，真到了那一步，也很難獨善其身。

「青娥姐！」

而當一行人在沉默間趕路時，突然有驚喜的聲音從一旁傳來，姜青娥的腳步一頓，李洛的目光也是順著聲音投去。

然後就見到有兩支隊伍在前方，其中有一道倩影頗為的熟悉，那是，司秋穎。

沒想到她也是在這座據點，此前倒是未曾遇見過。

在司秋穎旁邊，還有著伊粒沙與千葉，兩人瞧得李洛，也露出熱情的笑容。

司秋穎小跑過來，有些疑惑的問道：「青娥姐，這個時候，你們不是應該在準備去開闢三級淨化塔嗎？怎麼又回來了。」

姜青娥看了她以及後面的隊員一眼，道：「你們這是打算出去執行任務嗎？」

司秋穎乖巧的點頭。

姜青娥微微沉吟，道：「任務中止吧，先別出據點了。」

司秋穎兄妹與她關係尚可，而且金雀府與洛嵐府好歹算是立場相同，雖說這其中更多的是大府之間的利益博弈，但能夠提醒一下的時候，姜青娥也不會完全冷眼旁觀。

司秋穎頓時一臉驚愕，她身後的那些隊員以及另外一支與他們合作的三星院小隊也是滿臉茫然。

不過姜青娥在三星院中威望不低，所以那支三星院小隊在聽到如此離譜的話後，也沒有出聲嘲笑，而是疑惑的問道：「姜同學，是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田恬揉了揉眉心，道：「我們在外圍區域遇見了一頭遊蕩的高等異類，正在到處吞食其他異類，其實力目測是天災級，甚至可能是大天災級...」

「按照推測，應該是從暗窟深處跑出來的。」

她的話落下，那支三星院小隊以及司秋穎，伊粒沙等人臉龐上頓時有著驚駭欲絕之色浮現出來，失聲道：「大天災級異類？！」

那支三星院小隊的隊長有著格外老成的長相，年紀不大，一臉的絡腮鬍，他吞了一口口水，乾笑道：「你們真的沒開玩笑嗎？」

裘白沒好氣的道：「不然我們現在大老遠的跑回來是閒的嗎？」

伊粒沙遲疑了一下，道：「那頭大天災級異類如果是在外圍的話，不一定會來據點這裡吧？」

「萬一呢？」李洛無奈的笑了笑。

伊粒沙無言，那種級別的異類，以他們的陣容一旦遇見，恐怕連逃跑的能力都沒有，直接就是團滅的下場。

這還真是不敢去賭。

「那頭異類大肆的吞食其他異類，應該是在恢復自身的力量，等恢復到差不多的時候，它大概率是會往據點方向而來的，這個時候出去，萬一到時候真的碰見了，那個代價你們可能承受不了。」姜青娥再度說了一聲，然後便是不再多說，繼續對著據點中央的位置快步而去。

李洛等人皆是跟上，留下司秋穎等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這怎麼辦？」千葉有些無奈的問道。

原本他們這次已經規劃好了推進路線，正打算大幹一場，結果突然收到一個這麼恐怖的消息。

伊粒沙摸了摸下巴，道：「學府積分雖然重要...但我感覺，還是比不過小命啊。」

與他們合作的那支三星院小隊的絡腮鬍隊長也是嘆了一口氣，道：「如果是其他人告訴我這個消息，我可能還不太相信，但姜青娥的話...」

「還真是不得不信了。」

畢竟好歹也算是三年的同學了，即便平常與姜青娥也沒什麼機會交流，但對於後者那冷傲的性格，他們還是很了解的。

姜青娥是不屑於和他們玩什麼小伎倆的。

「先留下來看看情況吧。」最終，絡腮鬍隊長下了決定。

其他人也就點點頭。

伊粒沙望著姜青娥，李洛他們的背影，摸了摸下巴，突然說道：「李洛似乎變強了很多。」

千葉眼神也是微凝，道：「我也感覺到了，以前的李洛雖然戰鬥力不弱，但相力等級還是要稍弱一些的，他的強是因為雙相的原因，可這一次見面，他給我的感覺，跟看見秦逐鹿時一樣。」

「看來這次的暗窟，讓他提升很大啊，這傢伙，怎麼感覺真有可能成為新生第一人？」伊粒沙感嘆一聲。

一旁的司秋穎貝齒輕咬嘴唇，心緒複雜，這李洛，短短不過半個月時間而已，竟然會有這麼大的提升麼？

秦逐鹿的強，她是見識過的，當日前者以一敵二，將他們小隊中最強的伊粒沙，千葉碾壓擊潰，簡直強得讓人心驚。

所以即便李洛小隊獲得了新生排位戰第一名，但在很多新生的心中，如果要說最強的新生，那大概率是屬於秦逐鹿的。

李洛他們能夠獲得排位戰第一，那只是沒有遇見秦逐鹿而已。

可現在，李洛恐怕就未必會比秦逐鹿弱了。

而且按照他的這種提升速度，他恐怕還真是有可能成為新生真正的第一人。

當日姜青娥所說的那句話，似乎距離實現已經不遠了。

...

據點中央的位置，是一座格外高大的石塔，這也是據點的樞紐所在，籠罩據點的那座保護光罩，就是由此而散發。

走入石塔內，倒是頗為的空曠，石塔中間，是一座暗黃色的古老樹根，樹根根莖延伸，連接著石塔。

樹根所在的地面，還有著複雜的光紋所形成了陣圖，這正是一座傳送陣，每隔數日的時間，學府就會將許多的資源從這裡傳送過來。

石塔內還有一些學府的普通導師，但他們的實力普通，只是負責維護秩序。

姜青娥，李洛一行人先是找到一名導師，將他們得到的情報告訴了對方。

「什麼？大天災異類？！」

那導師聽到這個情報，面色瞬間劇變，驚叫的聲音在塔內迴蕩，將其他的導師也驚得圍攏過來。

驚慌的氣氛在塔內瀰漫。

畢竟他們這些導師並不算戰鬥人員，只是平常分發，兌換資源而已。

「各位導師，現在不是慌亂的時候。」

李洛見狀，沉聲說道：「我們需要立刻將情報送回學府，然後讓學府派來支援。」

「另外，如果可以，我希望也發出警報，讓其他外出執行任務的隊伍，開始趕回據點，一來獨自在外極為危險，二來就是萬一那大天災異類真是襲來，我們合力也算是多一分力量。」

聽到李洛的建議，這些導師皆是連連點頭。

姜青娥卻是想到什麼，突然問道：「傳送塔下一次啟動是什麼時候？」

這裡的傳送陣並不是時刻都能開啟，而是有著時間的限制，一般是七天開啟一次，之後就要積蓄能量。

數位導師聞言，面面相覷，旋即面色漸漸的變得有些難看起來。

他們指了指塔內一處堆放的大堆資源，聲音也變得乾澀起來。

「就在一個時辰前...」

「傳送塔剛剛完成了輸送。」

第兩百七十九章笑臉魔的作法

天地間黑霧瀰漫，詭異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蕩。

黑霧中，源源不斷的異類在如潮水般的湧出來，而那笑臉魔，則是在此時於黑霧之前，手舞足蹈。

這一幕很滑稽，但高牆上的諸多學員卻沒有一個人笑得出來，因為此時用屁股想也知道，這笑臉魔必然是在醞釀著什麼。

可是他們沒辦法去阻止，只能見招拆招。

姜青娥早已下令，所有人保持最高度的戒備。

據點外，群魔呼嘯，據點內，卻是安靜壓抑。

在諸多學員緊張的注視下，片刻後，那笑臉魔的身子終於是停了下來，它臉上的笑容仿佛是在此時變得更深了一些。

然後緩緩的張開了滿是黑色利齒的嘴巴。

噗噗噗！

只見得有一道道黑光自其嘴中噴射而出，這些黑光呼嘯，徑直的落向了那些泥臺上面的泥人。

嗤！

黑光落入泥人之中，然後便是沒了聲息。

一切，都變得安靜下來。

諸多學員等了半晌，卻並沒有見到任何異變的出現，當即臉龐上皆是有著愕然之色浮現出來，這是，施法錯誤了嗎？

啊！

可是，還不待他們對此感到歡喜，突然間，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據點內驚現異樣，突然有著一道道慘叫聲響起來。

所有人驚恐的轉頭，然後就見到在據點內，一些學員的身體內，突然有著滾滾黑煙冒出來，他們發出慘叫聲，因為他們的嘴角正在迅速的撕裂，最後形成了那詭異的笑容。

濃濃的惡念之力，如同潮水一般，將他們的身軀所淹沒。

短短數息後，這些學員仿佛就被轉化成了傀儡，然後他們赤紅著眼睛，宛如野獸般的對著附近的其他學員撲了過去。

整個據點，瞬間陷入到了混亂之中。

高牆上，李洛望著據點內的混亂，面色也是變得格外的難看起來。

「這些人是此前未曾被發現的汙染者...」

姜青娥金色眸子冷冽的望著這一幕，道：「先前那笑臉魔以黑泥所捏成的泥人，應該就與他們體內潛藏的汙染種子形成了連接，然後直接將其引動，令得他們化為了被其掌控的傀儡。」

李洛心頭沉重，此前他們雖然已經發現了一些被汙染的學員，但顯然，那些並不是全部。

或許這也是那笑臉魔的故意為之，虛虛實實，讓得人難以徹底的理清。

都澤紅蓮臉色也是有點發白，如果此時她體內的汙染還未曾被清除的話，恐怕也會與這些學員一樣。

突然，她想到了什麼，急忙提醒道：「小心袁雄，葉秋鼎他們，他們跟我一樣，與笑臉魔照過面，很有可能也有汙染潛藏！」

袁雄就是她的隊友。

轟！

而就在她聲音剛落的瞬間，突然有一座石塔在此時崩塌，一道狼狽的身影倒射而出，將一面牆壁都是撞得粉碎。

那道身影，是監管袁雄，葉秋鼎他們的田恬！

而此時的她，臉色微微有些蒼白的望著那破碎的石塔處，只見得此時其中，數道渾身包裹在濃濃惡念黑煙中的人影，緩緩的走了出來。

目光透過黑煙，隱約可見袁雄，葉秋鼎幾人被撕裂得鮮血流淌的臉龐，只不過此時他們的眼睛皆是猩紅，顯然已經被操控了神智。

「隊長，他們被汙染後，實力變強了！」

田恬看向高牆上姜青娥他們的位置，急聲提醒道。

姜青娥聞言，俏臉冰冷，同時冷靜的聲音響徹在據點內所有學員的耳中：「不必驚慌，所有人立刻聯手鎮壓被汙染的學員。」

「中心塔附近，組成防線，不可讓被汙染的學員靠近，他們的目標，必然是破壞中心塔，動搖淨化光罩！」

原本混亂的據點內，隨著姜青娥冷靜的聲音傳入耳中，倒是將驚慌平復了一些，下一刻，所有人都是爆發出相力，開始對著那些被汙染的學員圍剿鎮壓而去。

他們都明白，眼下的局面如果真讓得中心塔被破壞，那麼失去了淨化光罩保護的他們，必然會被那無數異類所淹沒。

絕無活路！

在生命的威脅下，他們倒是拋下了心中的一些恐懼，開始全力出手。

李洛，都澤紅蓮，裘白等人也是在此時出手，鎮壓著據點內的混亂。

唯有姜青娥依舊立於高牆上，她絕美容顏平靜的注視著據點內，然後轉過目光，依舊鎖定著那頭笑臉魔。

對方這詭異的手段雖然在據點內引發了混亂，但暫時還算是在可控範圍中，所以她需要時刻緊盯對方，伺機而動。

姜青娥心中明白，如果說還有誰能夠對那笑臉魔造成一點威脅的，恐怕就只有她了。

只不過，即便是她，也與笑臉魔有著不可忽視的差距，所以，她需要等待機會。

於是，當據點內的混亂在持續時，姜青娥依舊是靜靜的立於高牆上，有帶著血腥氣的風吹拂而來，揚起了長發，而她雙手只是輕輕的放在劍柄之上，劍鋒杵地。

金色的眸子，仿佛是琥珀般，凝視著遠處的笑臉魔。

...

嗡！

李洛手持雙刀，刀刃之上水光高速流轉，嗡鳴之聲，在空氣中震蕩。

此時的他，正傾盡全力的將一名被汙染的學員所擊飛。

可還不待他追擊上去，突然其神色一凜，感覺到一股極其兇惡的惡念之力直撲他所在的位置。

李洛反應極快，體內相力湧動，一面光鏡於身側浮現，其中倒映著一道撲來的黑煙身影。

砰！

鏡面破碎，其中有反彈之力爆發出來，將那道身影震得一晃，但很快就被其化解，當即一道黑光閃電般的對著李洛所在斬下。

鐺！

李洛雙刀急忙迎上，體內相力盡數爆發。

狂暴的相力衝擊橫掃，李洛腳步連連後退，握住雙刀的手掌都是陣陣刺痛，他面色微凝的看向那道突襲的人影。

此時的後者，渾身繚繞在惡念之力中，黑煙從口鼻中源源不斷的湧出，雖說模樣已是難以分辨，但李洛還是將其認了出來。

「葉秋鼎？」

李洛眉頭微皺，這葉秋鼎在沒有被汙染前，就是相師境第三段的實力，實力遠超於他，如今經過汙染，實力更是得到了不小的增幅，雙方正面相碰顯然不在一個層次上面。

桀！

葉秋鼎暗紅的眼瞳盯著李洛，那眼中升騰著濃濃的惡念之力，他的嘴中發出詭異的笑聲，然後直接鼓動起兇悍之力，閃電般的追擊而來。

李洛暗罵一聲，連忙後退。

但這葉秋鼎對他卻是窮追不捨，完全不顧其他人，道道兇狠陰毒的攻勢，在惡念之力的包裹下，不斷的攻來。

「對我意見這麼大的嗎？」

李洛被追得有點狼狽，忍不住的鬱悶，現在的葉秋鼎應該是處於沒有理智的階段，可他依舊是在對他進行有目標的追殺，只能說這傢伙潛意識裡對他抱有不小的敵意。

而這種敵意的來源並不難猜，多半就是因為姜青娥。

「這王八蛋，被汙染了都還不忘吃醋？」

此時葉秋鼎力量極強，速度也是極快，短短片刻，便是追上李洛，驚人的攻勢籠罩下來，倒是將李洛逼得格外的狼狽。

畢竟即便此前經過暗靈潭的提升，此時的李洛也不過只是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可葉秋鼎，卻是化相段！

不過好在李洛並非獨自一人。

很快有星光相力於其身後爆發，化為了連綿的星蝶對著葉秋鼎撲面而去。

一道道幻影憑空而現，揮刀斬向葉秋鼎。

雖說葉秋鼎體外的惡念之力稍稍噴湧，就將那些星光蝶盡數的抹滅，但那所爭取的一息時間，則是讓得李洛擺脫了他的追擊。

與此同時，陰影中有黑色相力如箭矢般的射出，刁鑽狠辣的射向了葉秋鼎周身要害。

嗤！

不過這些陰影般的相力，被那葉秋鼎隨手一揮，便是全部化解而去。

呼。

李洛長長的吐了一口氣，雙刀斜指地面，他看了一眼出現在其後面的白萌萌以及辛符，道：「你們再不來，就要給隊長我收屍了！」

「來了也打不過他啊。」辛符無奈的說道。

即便三人聯手，可此時的葉秋鼎依舊是從各個層面上碾壓他們，畢竟這是二星院中的佼佼者，而且還被惡念之力增幅了。

「打不過...」

李洛笑了笑，道：「叫人就行了。」

他對著一個方向招了招手，然後辛符，白萌萌就見到一支小隊穿過混亂的據點內，迅速從另外一個方向包抄了過來。

那是三道熟悉的身影。

伊粒沙，司秋穎，秋葉。

兩支小隊，一前一後，圍堵住了葉秋鼎的身影。

而後，兩支小隊皆是沒有任何的遲疑，六道身影同時暴射而出，開啟了對這位二星院中的佼佼者的圍剿。

第兩百七十章爭議

當這幾位導師的聲音落下時，姜青娥，李洛等人也是陡然沉默下來，他們望著那些堆放的戰略資源，一時間神色變得極為複雜起來。

一個時辰前剛剛完成的輸送...

也就是說，下一次傳送塔開啟，需要再等七天？

這七天時間會發生什麼？

如果那大天災異類真的是襲來，那他們怎麼抵擋？

這一刻，眾人心頭都是有一口鬱氣凝聚，險些罵出聲來，這一個時辰，也太要人命了吧？！

「我們的趕路速度再快一些就好了。」裘白有些懊惱的道。

田恬沒好氣的道：「說這些沒用的做什麼，我們趕路已經沒有半點停歇了，誰知道剛好會在這一個時辰內？」

「真是造化弄人。」辛符噓唏道。

姜青娥倒是恢復得很快，她緊蹙著秀眉，道：「不管如何，先將情報送回學府，希望那邊接到消息後，能夠想一些辦法。」

其他導師連連點頭。

而後一名導師取出了一片碧綠如玉般的樹葉，遞給了姜青娥，後者接過，纖細雙手將其合在掌心。

她閉目凝神，掌心光芒散發，有光明相力融入到樹葉之中，同時也是將一些信息給輸入了進去。

做完這些，她走到了石塔中央的那古老樹根處，將樹葉貼在了根莖上。

接著眾人就見到那樹葉漸漸的融入到了根莖之中，繼而消失不見。

這是將消息送了回去，只不過學府那邊接到消息恐怕也需要一些時間。

「希望那頭異類七天內繼續吞食其他的異類吧，不然往據點而來。」裘白說道。

「不要將希望寄托在敵人身上。」

李洛搖搖頭，然後道：「幾位導師，能否發出預警，將外出執行任務的隊伍都給召回來。」

幾位導師遲疑了一下，道：「首先據點的預警也有著範圍，只能讓一些離得不算太遠的隊伍收到。」

「還有一點就是...」

「這個有關大天災的情報，只有你們知曉，其他學員，未必會完全相信，在這種情報沒有完全確定的情況下，將這些在外執行任務的隊伍召回來，到時候如果給不了他們一個足夠信服的理由，恐怕...」

他沒有說完，但李洛與姜青娥都明白他的意思，畢竟其他隊伍並沒有遇見過那頭大天災異類，如果將他們都給召了回來，到時候萬一那大天災異類並沒有出現，其他隊伍必然會心生怨氣，覺得李洛，姜青娥在耍他們，故意耽擱他們賺取積分的時間。

這是很正常的心理，畢竟各個隊伍都是做了許多準備才出去一趟，這突然被召回，難免會打亂他們的計劃。

姜青娥沉默數息，果斷的道：「不管他們會怎麼想，但該做的我們都需要去做，你們釋放預警吧，最後有什麼後果，我會一力承擔。」

其他人相不相信，姜青娥其實並不在意，但為了最壞的情況著想，越多的人留在外面，一旦那大天災異類襲來，這些人就會被大天災所侵蝕，成為它所操控的傀儡，那樣一來，此消彼長，對於他們更為的不利。

幾位導師見狀，也就不再多說，他們開始在塔內一通操作，半晌後，這座石塔突然發出了細微的震動聲，有能量光波自塔尖散發而出，擴散到極為遙遠的地方。

而在那能量光波散發的時候，李洛他們都感覺到自身所佩戴的「青木牌」隱隱的開始發熱。

只要在能量光波擴散範圍內的學員，都將會收到這種預警。

一般來說，這個時候，他們都會趕回據點，查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反正這種時候，召回越多的隊伍，到時候應對大天災襲來時，也能夠更多一分力量。

姜青娥，李洛一行人走出石塔，發現此時尚還在據點內的隊伍，都是帶著疑惑的對著這邊湧來，顯然都接收到了預警。

伊粒沙，司秋穎，千葉等人也在其中，不過與其他人的疑惑相比，他們倒是知曉發生了什麼，但他們的神色有點驚訝，想來是沒想到姜青娥，李洛他們會讓石塔內的導師發出召喚預警。

這樣一來，事情就搞大了啊。

有隊伍陸續走上來，找到石塔的導師，想要詢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而石塔的導師則是沒有回應，只是說待會人齊了再一起通報，同時要求他們暫時不要離開據點。

於是這些隊伍就只能抱著一肚子的疑惑，慢慢的等待。

而這一等，就是大半天的時間。

石塔之外的隊伍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增多起來，更多的隊伍自遠處不斷的奔來，同時也諸多竊竊私語聲在蔓延。

越來越多的隊伍接到召喚後，開始趕回到據點。

同時也開始有隊伍不耐的在吆喝起來，詢問此次發出召喚預警的緣由。

而姜青娥見到時間差不多了，便是與李洛對視一眼，兩人同時的站了出來。

隨著姜青娥的出場，場中的聲音頓時減弱了下去，一道道敬畏中帶著熾烈的目光，望著這位在三星院之中當之無愧的魁首以及最受人傾慕的女孩。

姜青娥立於臺階上，身材纖細窈窕，青絲挽成馬尾，她的臉頰依舊是那般的完美而精緻，高挑的瓊鼻與起伏遠山，紅唇微抿，散發著獨屬於她的驕傲。

特別是那一對清澈純粹的金色眸子，讓得人不受控制的有些沉醉其中。

這導致許多人都不太敢看著那漂亮的金色眸子太久，免得自身過於的失態。

李洛的賣相其實已經是相當頂尖了，但是站在姜青娥身旁時，還是有點不由自主的就被其光芒所掩蓋，如果不是還有一些少女眸光偶爾帶著欣賞的打量著他，李洛簡直就是完全被忽視的。

面對著那諸多目光的注視，姜青娥倒也沒有任何的怯場，絕色容顏依舊平靜，聲音也沒有多大的波瀾：「我們在外圍區域，遭遇了一頭遊蕩的異類，其實力可能達到了大天災級，所以我們發出了召喚預警。」

「因為我們懷疑，那頭異類，最終會將目標鎖定據點所在的位置，這個時候還在外面執行任務，將會極其的危險。」

姜青娥說的頗為的簡略，但這絲毫不影響這道情報所帶來的殺傷力，所有人都是一臉的驚駭，有此起彼伏吸冷氣的聲音在響起來。

「大天災異類？！」

「那種異類怎麼可能會出現在我們這片地域？！」

「...」

眾多質疑的聲音響起來，很多人都是將信將疑，畢竟一般來說，大天災異類根本不可能出現在他們這片地域。

如果不是姜青娥平常在學府內的聲望太高，恐怕很多人都會對這個情報嗤之以鼻，覺得是在嚇唬人。

但即便如此，依舊有人不想相信。

「所以接下來，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外出執行任務，而是留在據點，等待學府內的支援。」姜青娥說道。

眾多學員面面相覷，留在據點，那他們就無法賺取積分了啊，這對於他們而言，可是不小的損失。

「姜青娥，你們所說的那頭大天災異類，是你們正面碰撞的嗎？」最終，有一名三星院中實力排名前茅的學員沉聲問道。

姜青娥搖搖頭，道：「並未正面碰撞，但卻遇見了它所留下的惡念幻境，從那道惡念幻境的力量來看，我們估算出了它的等級。」

「但是也有一些災級異類格外擅長惡念幻境，所以才會給你們造成這種錯覺。」

「而如果只是普通的災級異類，並不足以讓我們如此慎重以待。」那三星院的學員繼續說道。

有學員點頭，表示認同他所說，誰也不想將時間浪費在這種無意義的枯等上面。

「姜學姐，莫不是你們帶著李洛他們，沒有辦法去對付三級淨化塔，所以才想出這種理由，想要讓我們其他人也賺不了更多的積分吧？」突然有一道聲音響起。

李洛看去，便是見到了熟悉的臉龐，正是那宋秋雨。

「你這二星院的在胡說什麼呢，姜姐的實力與人品，豈是你能相比的？」不過很快，就有一些三星院的學員怒視而來，為姜青娥辯解。

「我難道不能質疑嗎？平白要我們留在這裡這麼久，豈不是耽擱我們的時間？那大天災異類，我們都沒見過，豈知真假？」宋秋雨柳眉倒豎，反駁道。

有人也點頭，於是一時間，兩種聲音在場中爆發，吵鬧雜亂。

姜青娥神色淡淡，道：「首先，我並沒有真要禁止你們外出，如果你們真想去，那就儘管出去，我不會阻攔。」

「另外，關於那頭異類，以它的行動軌跡，我覺得未必就只有我們遇見了它所留下的惡念幻境。」

姜青娥金色眸子盯著場中的眾人，平靜的聲音，讓得人心頭陡然一寒。

「你們之中...」

「或許也有人遇見過。」

「甚至...」

「已經被汙染了。」

第兩百八十章機會

混亂的據點內，各處都是在爆發著戰鬥，那笑臉魔以這種特殊的方式，激活了一些隱藏惡念種子，試圖從內部將據點攻破。

不得不說，這頭笑臉魔的陰險狡詐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

而雖說這些被汙染的學員是少數，但那笑臉魔顯然是經過某種特殊的方式，給予了這些汙染者強大的增幅，令得他們實力急劇的提升。

所以即便正常的學員佔據人數的優勢，一時間也並未能將這些混亂迅速的撲滅。

在據點的一座巷道中，以李洛，伊粒沙為首的兩支小隊也是在全力的圍剿著被汙染的葉秋鼎。

只不過，雖說他們佔據著絕對的人數優勢，但在這種圍剿中，反而是那葉秋鼎佔據著絕對的優勢。

化相段的實力加上惡念之力的增幅，還有此時因為被操控的特殊狀態，令得葉秋鼎悍不畏死，雙方纏鬥間，反而是李洛，伊粒沙兩支小隊的人員屢屢被逼退，甚至出現了一些傷勢。

「鐺！」

李洛雙刀之上，水芒高速流轉，體內相力全力爆發，刁鑽狠辣的斬向正被伊粒沙纏住的葉秋鼎。

與此同時，其腳下有木相之力湧出，化為了相力樹藤鑽進地面，然後從葉秋鼎腳下鑽出，將其雙腳捆縛。

只不過這種捆縛很快就被那從葉秋鼎體內流淌而出的惡念之力腐蝕。

但這瞬間的捆縛，依舊是讓得葉秋鼎身體微微一晃。

李洛以及伊粒沙都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幾乎是同時間的抓住了這瞬息的破綻，於是刀光拳芒直接是一前一後的夾擊而來，狠狠的轟在了葉秋鼎身軀之上。

砰！

低沉的聲音響起。

但李洛與伊粒沙的面色卻是在此時陡然一變，因為在那擊中的瞬間，他們皆是感覺到有詭異兇暴的惡念之力裹挾著莫名的低語聲，陡然席捲而至。

空氣仿佛被震爆。

李洛，伊粒沙兩人身影皆是被震得倒射而退，李洛還好，畢竟實力更強一些，可伊粒沙直接是撞在了殘破的石牆上，一聲悶哼，嘴角有血跡浮現出來。

一番聯手，卻是搞得一退一傷。

可見雙方此時實力差距之大。

兩支小隊其他人員也紛紛出手，將兩位隊長給搶救回來，同時面色凝重的盯著那渾身冒著黑煙的葉秋鼎。

「李洛隊長，有些不對勁啊，這傢伙的實力似乎越來越強了！」伊粒沙抹去嘴角血跡，沉聲說道。

李洛點點頭，他同樣是感覺到了，畢竟在最開始的時候，他們憑藉著人多，還能夠將葉秋鼎阻攔一下，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優勢越來越小了。

那不是因為他們變弱了，而是因為葉秋鼎的增幅在逐步的加強。

再這麼下去，他們兩支小隊莫說解決對方，光是保命，恐怕都要成問題。

到時候，就只能呼叫其他的支援了。

可如今據點內一片混亂，支援未必能夠及時。

因為雖說將葉秋鼎拖在了這裡，但李洛還是在儘可能的關注據點其他的地方，那些地方的混亂始終未曾平息，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漸漸的加劇。

顯然，類似葉秋鼎這種不斷的增幅，其他的地方也出現了。

「這就是那頭笑臉魔的能力嗎？」

李洛心頭有些沉重，他不知道這種增幅能夠持續多久，如果真能夠不斷的持續下去，那麼這據點內部的混亂未必就能夠壓製得住。

到時候如果真的被他們破壞了中心塔，那他們最後的屏障也就將會隨之而破。

大天災異類，當真是可怕。

「不管如何，我們必須把他拖住，等待其他人騰出手來支援。」李洛深吸一口氣，沉聲道。

其他的地方情況也不好，如果放任這葉秋鼎跑出去，必然直奔中心塔，說不定就造成了連鎖反應，那個後果極其嚴重。

眾人聞言，皆是神色嚴肅的點頭，而後相力湧動，結成陣型，再度對著葉秋鼎疾射而去。

當據點內部各處都在發生著戰鬥時，姜青娥依舊立於高牆上，將一切的戰鬥都收入眼中。

她同樣是發現了那些被汙染者實力在不斷的出現增幅。

姜青娥金色眸子看向據點遠處的笑臉魔，此時的後者，盤坐在地上，在他的身側，便是那些泥臺。

姜青娥眸光微閃，突然單手結印，而後指尖於光潔眉心間划過：「明光目！」

眉心有一道淡淡的金色光線若隱若現，仿佛是一隻眼睛般，而隨著這道光線的出現，天地間的一切仿佛都是變得清晰了起來，甚至還能夠洞穿黑霧，發現其內咆哮，攢動的無數異類。

不過姜青娥更多的目光，還是停留在那笑臉魔身上。

此時她方才發現，那笑臉魔身體表面有一些黑色光線散發出來，連接著那些泥臺以及其上的泥人。

「它自身的力量，出現了減弱。」

「這是以泥人作為媒介，將自身的力量隔空傳遞給了汙染者，所以汙染者的實力不斷的獲得增幅...」

姜青娥明白了這笑臉魔的意圖，這是在削弱自身的力量，增強汙染者，給予他們足夠多的力量從內部破壞據點防禦。

姜青娥眉心光線漸漸的散去，纖細玉手緩緩的握住重劍劍柄。

她的神色，變得平靜下來，只是周身的光線，仿佛是有些耀眼。

身後據點內，混亂在不斷的持續，激戰爆發，時不時的會有著慘叫聲響起。

隨著那些汙染者實力繼續增強，混亂只會越來越加劇。

但是姜青娥充耳不聞，靜靜的立於高牆上，不論何處呼叫支援，她都未曾有半點動靜。

因為，她也在等待機會。

笑臉魔削弱自身，增強汙染者，這固然給據點內造成了巨大的混亂，但同樣的，這也將會給予姜青娥一個絕佳的機會。

一個，斬首的機會。

黑霧瀰漫天地，無數詭異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試圖動搖人的內心，然而姜青娥眸光微垂，金色眸子中一片冷漠，不受動搖。

某一刻。

據點內的混亂聲驟然間擴大，許多學員在驚恐的呼喊出聲，那是因為汙染者再次獲得了增幅！

一些汙染者，甚至逼近了中心塔。

而也就是在這一刻，高牆上的姜青娥，終於動了。

仿佛是有著一輪耀日於高牆上綻放，光耀百裡。

璀璨的光明中，所有人都是見到，那道倩影握住了重劍，身形仿佛一抹纖細光線，自高牆上驟然掠下。

她直接穿出了淨化光罩，一步之下，仿佛就出現在了笑臉魔前方，她沒有任何的猶豫，一劍斬下。

那一劍，難以形容其耀眼。

姜青娥的斬首，開始了。

第兩百七十一章總指揮

當姜青娥的聲音響起時，這石塔前的諸多喧鬧聲頓時戛然而止，很多學員面龐都是變得異常精彩起來。

懷疑，震驚，驚恐。

諸多情緒變幻著，但原本匯聚在一起的人群，倒是稍微的散開了一些，看向其他隊伍的目光，也是有了一點戒備。

雖然不知道姜青娥說的那大天災究竟是不是真的，但...保持一點謹慎，終歸還是好的。

畢竟暗窟內的恐怖，他們又不是沒經歷過。

什麼匪夷所思的事情都有可能出現。

「姜學姐，你這是在危言聳聽！」安靜持續了一會，那宋秋雨忍不住的說道。

姜青娥並沒有理會於她，她眸光掃視場中，下一瞬，她唇角輕輕掀起，有著一抹驚豔無比的笑容於那絕美臉頰上綻放開來。

那般笑容，殺傷力相當的驚人。

很多人眼中都是出現了驚豔之色，然後內心仿佛是受到了感染一般，也是忍不住的跟隨著浮現出一抹笑容。

不過很快他們就反應過來，連忙將嘴角的笑容給按耐下去，畢竟有點丟人。

但是...

卻不是所有人的嘴角都能夠收起來。

人群中，有極為少數的人影，他們嘴角的笑容在此時越拉越大，最後甚至撕裂了肌肉，鮮血順著嘴角流淌出來。

臉龐上的笑容，變得極為的詭異。

譁啦啦！

這些人周圍的學員立即有所察覺，他們眼神驚恐的望著這些露出恐怖笑容的同伴，一時間嘴中有尖叫聲爆發出來。

而在這種尖叫聲中，那些露出詭異笑容的學員，便是突然相力爆發，直接對著周圍的學員撲了過去，發動了悍不畏死的攻勢。

整個場中，瞬間變得一片混亂。

「不要慌亂，所有人一起出手，將他們壓制下去！」李洛見狀，連忙出聲大喝。

不得不說，聖玄星學府的學員質量都還不錯，在經過短暫的驚慌後，很多人也清醒過來，急忙壓下心中的恐慌，下一刻，諸多相力攻勢爆發，然後迅速的將那些露出詭異笑容的學員所淹沒。

片刻後，這些學員便是被打成重傷，趴在地上動彈不得。

不過即便這場騷亂被平息，但眾人臉龐上都是有著驚惶之色浮現，顯然他們此前從未想過，他們的同伴中，竟然會有人已經被汙染了。

李洛從臺階上跳下來，走到宋秋雨面前。

此時的後者眼神也有些驚恐，她捂住嘴巴，都不敢說話了。

「把手鬆開，給我笑一個。」李洛指著她，說道。

宋秋雨怒視，這混蛋，竟然敢明目張胆的調戲她。

「你不敢笑，我就懷疑你可能也被汙染了，那我就只能對你出手了。」李洛抽出腰間雙刀，躍躍欲試，似乎很想直接砍過去。

宋秋雨想要對著四方投去求救的目光，可是其他的學員也是戒備的看來，這個非常時刻，他們可不覺得李洛是在故意調戲人。

於是，她只能鬆開手，然後露出一個勉強的笑容，旋即咬了咬牙：「好了嗎？」

「經過我們的探測，笑容似乎能夠誘發體內的惡念種子，你的嫌疑比較大，因為此前一直在質疑我們，所以我希望你現在保持這種笑容半個時辰。」李洛神色凝重的警告道。

宋秋雨笑容一僵，保持這種笑容半個時辰？

她眼睛噴火的盯著李洛，她懷疑李洛這是在故意搞她。

然而李洛卻不再理會她，而是目光看向石塔前的諸多隊伍，道：「現在你們信了吧？一般的惡念幻境，不會造成這麼深的汙染。」

其他隊伍面色發白，一時間有些人心惶惶。

「現在不是慌亂的時候，只要我們固守據點，憑藉著據點自身的防禦，未必就不能守住，只要我們能夠拖延一些時間，學府在收到消息後，一定會想辦法給予我們支援。」田恬也是在此時大聲說道。

所有人都是點頭，神色稍微有點緩和。

「姜姐，你說現在怎麼辦吧，我們都聽你的！」有學員在此時出聲。

「沒錯，姜姐你是我們三星院的領頭羊，按照學府內的規則，關鍵時刻，你有資格成為這個據點的總指揮，所有人都將會聽從你的調動。」

「...」

越來越多的聲音附和起來，畢竟姜青娥在聖玄星學府內聲望極高，眼下出了這檔子事，她是最值得信任的。

姜青娥對於那所謂的總指揮倒是沒什麼興趣，不過她也明白，眼下為了應對那大天災異類，她必須將這些力量整合起來。

於是她目光與李洛交匯了一下，站出身來，道：「將這些被汙染的學員，放置在石塔周圍，這裡的淨化光環會幫他們消除體內的汙染。」

她頓了頓，道：「另外從現在開始，在據點大門處，立下一面鏡子，所有進入據點的學員，都必須在鏡子面前保持一分鐘的笑容。」

這個要求，讓得很多人都忍不住的想要笑，因為他們一想到一堆人排隊在鏡子面前等著露出笑容的一幕，就覺得分外的滑稽與喜感。

但是，他們最終沒笑出來，因為旁邊那些嘴角撕裂成詭異笑容的同學，讓得他們不寒而慄。

「先前李洛說的並沒有錯，笑容有可能成為一個誘發點，讓體內潛藏的惡念種子爆發，不過按照我的推測，這應該只限於一些被汙染不算太深的人，但不管如何，能夠找出來一些是一些。」姜青娥說道。

所有人都是點頭，這些被種下了惡念種子的人的確會是一個隱患，誰也不想在全力應對著那大天災級異類的時候，還要時刻提防身旁的同伴。

雖然對著鏡子露出笑容不可能找出所有被汙染的人，但能找一個，隱患就少一個。

姜青娥接下來又是做了一些部署，然後方才宣布眾人散去，開始籌備諸多的防禦。

望著陸陸續續散去的人群，姜青娥與李洛都是鬆了一口氣。

他們能做的都做了，現在就只能希望那頭大天災級異類在外圍區域多遊蕩一些時間，這樣也能夠給予他們更多的時間做好準備以及等待支援。

因為，以異類的習性，它若是要對據點發起攻擊，定然也會席捲許多異類而來，那個時候...

就真的是萬魔攻城了。

隨著姜青娥成為據點的總指揮，據點內的氣氛也是為之一變，再沒有此前的悠然，而是變得如同戰爭即將來臨一般。

在據點大門處，不斷的有歸來的隊伍，期間自然是爆發了一些衝突，不過當真的有學員在鏡子面前露出笑容時被引發了體內的惡念種子後，就再沒有人對這個規矩產生過質疑。

時間逐漸的流逝，越來越多的隊伍回歸據點。

李洛，姜青娥則是站在一座高塔上，目光眺望著遠處的地平線，原本隨著這半個多月的淨化，這天地間的黑霧都是消散了許多。

可此時他們看著遠處時，卻感覺到一股讓人感到不安的氣息仿佛是逐漸的接近。

「青娥姐...」

李洛突然問道：「為什麼這次，突然會有一頭大天災級異類，剛好穿過重重防禦來到我們這裡？」

姜青娥神色一動：「你有什麼懷疑？」

李洛啞然，笑道：「只是單純的一種感覺...」

他目光望著遠處，道：「大天災級，那可是相當於最強的天罡將階了吧？即便是七星柱，也未必擋得住它。」

「怕了？」姜青娥捋起被風吹拂而起的青絲，偏過頭，衝著他眨了眨眼，然後伸出纖細小手，摸了摸李洛的腦袋。

「放心吧，我會保護你的。」

李洛嘆息一聲：「什麼時候，我才能夠摸著你的頭說這麼一句話啊。」

姜青娥眸子中泛起一絲笑意。

「加油，我等著。」

說完便是從懷中取出地圖，仔細看起來，不過看了沒多久，李洛突然察覺到她的臉色有些變化。

「怎麼回事？」他凝神問道。

姜青娥輕輕一嘆，將地圖遞過來，纖細玉指指向了外圍的一個地方。

「這座之前被激活的二級淨化塔...」

「又被汙染了。」

李洛沉默的注視著那座此前在他記憶中還是明亮狀態的小塔標誌，此時那裡，已是再度變得黯淡下來。

第兩百八十一章斬首

姜青娥的出手，宛如耀日臨空，璀璨無比，所以此時據點內那諸多視線也是忍不住的被吸引而去。

都澤紅蓮，裘白，田恬等人的面色微微有些變化，一是震驚於姜青娥此次出手氣勢之凌冽，二是震驚於她竟然主動出手，直指笑臉魔。

那可是大天災級的異類啊，堪比天罡將階頂峰的存在！

姜青娥的九品光明相即便再霸道，也不可能越階伐敵的啊！

而她此次出手，若是沒有斬獲，定然會被笑臉魔反擊，到時候一旦姜青娥被擊潰，這對於己方的實力以及士氣都是巨大的打擊。

可是這種時候，姜青娥已是離弦之箭，所以他們任何的擔憂都是沒什麼作用，只能提起心，目光死死的盯著那一抹掠過天際的耀日。

不過不得不說，雖然不知曉姜青娥這一次的主動出擊結果會如何，但她的這種出擊，卻是讓得據點內的士氣為之一振。

所有的目光，都是投注而來。

李洛同樣是在看著，那一輪破空而出的耀日，璀璨到刺目，那一道倩影明明是那般的纖細優雅，但卻給人一種浩蕩霸氣之感。

那隨風輕擺的湛藍色短披，颯爽而凌厲。

鏘！

清脆的拔劍聲中，姜青娥纖細的嬌軀上，似是有琉璃光彩綻放，令得那本就光潔如玉的肌膚，變得更為的清澈，不染塵埃。

後方，都澤紅蓮，裘白等人瞳孔微縮。

「琉璃色煞體...這是煞體境圓滿了...」

「好快的修煉速度！」

其他的學員或許還不懂姜青娥身軀上散發的琉璃光彩代表著什麼，但身為地煞將階的他們，卻是非常清楚。

那是代表著姜青娥的體質，在地煞氣的淬鍊下，接近了圓滿。

這說明此時的姜青娥，距離天罡將階，也不過只是一步之遙。

都澤紅蓮眼神有些複雜，怪不得有傳言說姜青娥年底將會挑戰七星柱，原來她已是如此的接近天罡將階，而他們，卻只是剛剛進入到地煞將階第一階段而已。

姜青娥的進步之速，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更快。

如此天賦，當真是讓想要追趕她的人有些無力，九品光明相，真就如此的霸道嗎？

嗡！

熾熱如神陽般的劍鋒呼嘯斬下，腳下大地直接是悄無聲息的出現了一道深深的溝壑，溝壑兩側光滑如鏡，同時有青煙升騰，帶起了熾熱的高溫。

神陽劍鋒於笑臉魔赤紅的眼瞳中倒映著，此時的它並沒有閃避，只是臉龐上的詭異笑容仿佛更為的深邃了。

桀！

它甚至還在此時發出了一道詭異的笑聲。

它對於姜青娥的此次突襲，似乎並沒有感到太過的意外。

姜青娥同樣是有所察覺，眼神微微波動了一下，這笑臉魔，看來是故意露出破綻，讓她出手麼？

當真是狡詐陰狠啊。

明明是異類，但其心思之複雜陰冷，比起人類還要更甚數分。

可這般時候，姜青娥並沒有因此而顯露驚慌，她神色不為所動，劍鋒之上湧動的光明相力反而愈發凌厲，霸道。

呼！

笑臉魔張開了布滿黑色利刺的笑臉嘴巴，仿佛是重重的吸了一口氣。

轟轟！

然後下一瞬，只見得附近泥臺上的泥人微微震動，只見得滾滾黑煙從泥人體內冒出，飛快的湧入到了笑臉魔的體內。

先前減弱的力量，瞬間攀升。

但同時刻，在那據點內部，李洛等人都發現，那些被汙染者的力量在急速的減弱，顯然，那些增幅力量在被抽走。

甚至不止如此，被抽走的，還有原本屬於他們自身的力量。

「抓緊機會，將汙染者全部束縛，鎮壓！」李洛暴喝一聲，這是姜青娥冒險為他們爭取而來的機會。

所有人齊齊應喝，紛紛出手，雄渾的相力攻勢迅速的將那些汙染者淹沒。

但在那據點外，笑臉魔的力量卻是在迅速的恢復，同時它尖嘯出聲，聲波如狂浪，震蕩虛空。

它一掌拍出，那一掌之下，仿佛是黑暗遮蔽天地，明明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掌，卻讓人感覺天地都被其覆蓋了。

黑暗之下，一切皆滅。

而黑暗中，唯有著那一柄神陽之劍，依舊綻放光明，驅除黑暗，猛然斬下。

一劍一掌，兇悍碰撞。

轟！

驚人的能量衝擊在此時轟然爆發，以姜青娥與笑臉魔為中心，附近的地皮被一層層的掀飛，那瀰漫的黑霧，盡數被絞碎。

那些靠近的其他異類，更是直接被震成了一縷縷黑氣。

據點內，諸多視線望著那狂暴的能量衝擊源頭，面色卻是為之一變，因為他們都能夠看見，那一道神陽劍芒，在此時正在被那黑暗之手，一點點的捏出了裂痕。

顯然，姜青娥的力量與那笑臉魔，還是有著不可忽視的差距。

「桀桀！咕咕！」

笑臉魔發出了刺耳的笑聲，旋即其黑掌陡然握下，伴隨著咔嚓聲響，那一道熾熱霸道的神陽劍芒，頓時破碎開來。

「隊長，快退！」裘白，田恬面色發白，大喝道。

李洛目光死死的盯著姜青娥的身影，握住雙刀的手在微微顫抖，他強忍著要衝出去的衝動，因為他知道，以他的實力，衝出去不過只是成為姜青娥的累贅而已。

據點內，驚呼聲不斷。

但出人意料的是，姜青娥卻並未退後，她金色眼瞳倒映著那破碎的神陽劍芒，容顏依舊平靜，似乎這一幕，同樣也是在她的意料之中。

這一劍，傷不了大天災級別的笑臉魔。

於是，她不退反進一步。

她纖細手掌伸出，陡然抹過劍鋒。

有殷紅鮮血飛灑，落在了劍芒上。

那一瞬，劍芒的破碎陡然加劇，仿佛是有著極端熾熱的氣息自破碎的劍芒中升騰而起，那股神聖之氣，引得笑臉魔臉龐上那詭異誇張的笑容都是為之一滯。

旋即它直接一掌拍向了姜青娥。

掌心間，驚人的惡念之力壓縮凝聚，宛如是形成了一個黑色漩渦，足以吞噬淹沒任何攻擊。

姜青娥深深吸了一口氣，仿佛是有著金色的氣流自鼻息間流轉，她眼眸微閉，纖細玉手探出，伸入了破碎的劍芒中，陡然抓出了一枚仿佛燃燒著火炎的光羽。

「炎聖羽，萬物不潔，焚之淨之。」

姜青娥的嬌軀上，有霸道到讓人感到駭然的火焰升起，那火焰是那般的神聖，猶如是能夠焚盡世間的汙穢。

光羽宛如劍光掠下。

竟是避開了笑臉魔的攻擊，而是直接斬向其面龐。

好一副以命相搏的兇悍姿態。

在保全自身與殺敵的兩個選項中，姜青娥直接選擇了後者。

姜青娥的這番選擇，讓得那笑臉魔顯然也是大出意外，可此時防守已是來不及，最終，它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一枚燃燒著神聖火焰的光羽宛如劍光的斬下。

當它那一掌拍中姜青娥的瞬間，那一枚光羽，也是劈斬在了它那詭異笑臉之上。

據點內，所有視線望著這一幕，時間仿佛都是在這一瞬，凝滯了下來。

第兩百七十二章救援

一座此前被激活的二級淨化塔再次被汙染了。

這代表著什麼意思，李洛心中很清楚。

因為一般的異類，是沒有那個能力繼續汙染一座被激活的二級淨化塔，即便是地災級的異類，都辦不到。

眼下的這片區域，只有一頭異類能夠做到，就是那頭大天災級的笑臉異類。

這座被再次汙染的二級淨化塔位於外圍與內圍的交接處，這說明那頭笑臉異類正在移動，而且它移動的方向，是對著據點這邊...

這一刻，李洛心頭浮現出一些沉重，最壞的情況，終於還是出現了。

那頭異類盯上據點的速度，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更快。

「這座二級淨化塔，我記得此前好像是都澤紅蓮他們激活的？」李洛問道。

姜青娥微微頷首。

李洛皺眉：「也不知道他們那支隊伍現在趕回來沒有。」

雖說對於都澤兄妹他很是不感冒，畢竟不論從什麼立場來說，雙方都算是敵對的關係，但眼下的情況，如果能夠有都澤紅蓮他們幫忙的話，無疑能夠分擔不少的壓力。

不管如何，都澤紅蓮的隊伍在三星院中，也是名列前茅，戰鬥力很可觀。

姜青娥搖搖頭，道：「我也在留意他們，但現在還沒有收到他們的消息，不過如果他們夠聰明的話，應該也快要回來了。」

「希望吧。」

李洛嘆了一口氣，他望著遠處不斷歸來的一些隊伍，有些頭疼的揉了揉眉心，他怎麼都沒想到，只是來這暗窟賺點積分而已，怎麼又突然的引出來這麼大的麻煩。

真是，一點都不省心。

眼下就只能希望學府那邊收到消息後，能夠儘快的做一些反應吧。

...

聖玄星學府。

一座地下室般的場地中，此處造型格外的特殊，不論是地面還是牆壁，都是由古老的根莖纏繞所化。

來來往往的人影行走其中。

在一些石臺上，盤坐著一些人影，而此時這些人影皆是手握著一截根莖，目光緊閉，那些根莖上面時不時有流光閃過。

突然間，有人睜開了眼睛，面龐上閃過凝重之色，他的手中出現了一片碧綠如玉般的樹葉。

「有緊急情況！」他沉聲說道。

場中頓時有許多視線投射而來，一名留守學府的紫輝導師快步而來，從後者手中接過那碧綠樹葉，然後凝神感應其中的信息。

「十三號據點，出現了一頭大天災級異類？」

片刻後，他面色微變。

旋即他看向身旁的人，問道：「十三號據點的傳送陣還有多久時間開啟？」

「...還有七天，因為今天剛好才開啟過，此時正處於能量積蓄中。」

聽到這個回答，這名紫輝導師眉頭皺得更緊了，這時間太長了，如果十三號據點真的出現了大天災異類，那最後必然會盯上據點的學員。

而以據點的防禦力，未必擋得住。

如果真被那大天災異類攻破了據點防禦，那裡的學員必然難逃一死。

一座據點的學員被全部覆滅，這絕對是足以震動學府的大事，甚至此事最終還會在大夏國內傳播開來。

這會帶來許多不好的影響。

「該死，怎麼會讓一頭大天災異類竄到外圍區域？」紫輝導師低罵了一聲，旋即他再度問道：「十三號據點，有哪些學員？」

立刻有人遞上了分配到十三號據點的名單。

紫輝導師迅速的掃過：「姜青娥？都澤紅蓮？都是三星院最頂尖的學員了...可是以她們的實力，恐怕也擋不住大天災級的異類。」

看完名單後，紫輝導師更加頭疼了，姜青娥，都澤紅蓮還有李洛，這些都是學院的尖子生，他們的天賦連學府高層都在關注，如果在這裡出了事，可真是一件大麻煩。

不過最終紫輝導師還是迅速的做出了應對。

「傳信給距離十三號據點最近的四星院小隊，讓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匯聚，然後趕往十三號據點給予支援。」

「是！」有人趕緊應下。

紫輝導師望著迅速去傳遞消息的人，眉頭依舊緊鎖，最後他只能一聲嘆息。

「希望來得及吧。」

...

暗窟外圍地帶更深入一些的區域，被稱為掃蕩區，這裡是四星院學員以及一些金輝導師的作戰區域。

而這裡所出現的異類，幾乎已經沒有白蝕級，最差，都是赤蝕級，災級異類不說遍地橫行，但也絕對不算是多麼稀罕了。

甚至偶爾，還會撞見一些天災級的異類，而每當這種級別的異類出現時，都將會引發一場激戰。

而此時，在這片區域的某個方向，一些四星院的隊伍，都是接到了突然間從青木牌中傳來了一些信息。

那是學府內傳來的。

是一道緊急的求援信息。

支援十三號據點。

這突如其來的求援，讓得這些四星院學員以及一些金輝導師都有些措手不及，他們也難以相信，竟然會有一頭大天災級別的異類穿過他們的封鎖，出現在外圍的區域。

可是，暗窟如此的遼闊，即便他們這裡最為的接近十三號據點，可想要趕去，依舊是需要不短的時間啊。

這，恐怕來不及啊！

在這片地域的某處聚集點。

這裡的隊伍同樣接到了突然的指令，一時間都陷入到了爭執中，他們的爭執是究竟來不來得及去救援，如果來不及的話，豈不是白去？

在人群某處，有一道國色天香般的倩影格外引人注意，正是長公主。

她穿著淡紫色的衣褲，看似簡單的穿著在她的身上，卻是透著一股難掩的尊貴與華麗，此時她那俏臉上，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十三號據點？李洛，姜青娥就在這個據點？」

「怎麼會這麼倒黴...」

長公主秀眉緊蹙，纖細五指輕輕的握攏，這是她心情煩躁的一種表現。

周圍其他四星院隊伍的爭吵還在傳來，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波瀾起伏，旋即她站起身來，手中如白玉權杖般的武器重重的跺地，發出了低沉的聲響。

周圍的爭吵安靜了許多，一道道目光投射而來。

然後他們就見到長公主那平日裡總是掛著平易近人的笑容的俏臉上，此時布滿著冰霜。

長公主鳳目帶著威嚴的掃視而開，聲音冰冷的道：「我不想多說什麼廢話，我只想告訴你們，那是我們的同學正在遭遇覆滅的危機，如果我們不去，他們甚至可能會全部的死在這片枯寂陰冷的土地上。」

「若是此時的你們已經不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那我不會要求你們做什麼，但是...既然我們還在這聖玄星學府，那我們就有義務去拯救他們。」

「不管來不來得及，我都不會放棄他們。」

長公主聲音落下，便是不再多言，轉身就對著據點之外而去。

在其身後，有一些四星院的學員立即跟上。

其他的四星院學員面面相覷，遲疑了一下，最終呼啦啦的盡數跟了上去，整個聚集點，瞬間變得空空蕩蕩起來。

不得不說，長公主在這四星院中所擁有的號召力，的確是無以倫比。

而聽著後方跟來的諸多腳步聲，長公主神色並未有任何的波瀾，她鳳目噙著一些擔憂的望著十三號據點所在的方向。

她會如此的焦躁，主要還是因為李洛。

畢竟，自家弟弟的先天缺陷，還要靠他來治療。

「李洛...」

「你可要堅持住啊。」

她喃喃一聲，旋即倩影沖天而起。

第兩百八十二章絕境

轟！

據點之外，恐怖的能量颶風在此時陡然橫掃，大地都被那狂暴的衝擊撕裂出一道又一道的深痕。

兩者相觸的那一瞬間，姜青娥纖細的身影宛如是被重擊般的倒飛而出，嬌軀落在地面上，她手中重劍插入地面，切割出一道深不見底的痕跡。

咳。

姜青娥劇烈的咳嗽一聲，一口鮮血自嘴中吐出，那自其體內散發出來的光明相力也是在此時變得極度的紊亂起來。

這是受到重挫的表現。

顯然，先前那笑臉魔的一掌，直接重傷了姜青娥。

不過姜青娥並未理會自身的傷勢，她第一時間抬起頭，看向了那笑臉魔所在，先前那一道攻擊，是她自身能夠發動的最強一擊。

那是她巔峰的一擊。

那笑臉魔以削弱自身力量為餌，引誘她主動出擊，可是這一點，姜青娥此前同樣也做過預料，但她最終還是義無反顧的出手了。

那是因為她心中明白，此舉固然兇險，但同樣也蘊藏著機會。

破局的機會。

只要她能夠得手，那麼他們就不必再被動的等待著不知道何時才會趕來的支援，據點的危機，將會迎刃而解。

如若不然，憑這大天災異類此前展現的諸多詭異手段，姜青娥並沒有多大的信心能夠藉助著據點的防禦光罩，支撐下這幾天的時間。

所以，她不得不冒險一搏。

姜青娥的目光，投注向先前的位置，只見得笑臉魔的身影立於那裡，在它那詭異笑臉上面，此時出現了一道金色的裂痕，裂痕正在緩緩的下移，仿佛是要將其一分為二。

裂痕處，還有著金色的火焰在燃燒。

笑臉魔漆黑的手掌撫摸著臉龐上的裂痕，它似乎是有些顫抖，顯然它低估了姜青娥的力量，它沒想到，一個地煞將階的人類而已，竟然能夠將它傷成這樣。

對方的光明相力，純粹得驚人。

據點內，也是有著許多人發現笑臉魔身上的金色裂痕，當即眼瞳都是漸漸的睜大，神色開始變得有些狂喜起來。

那笑臉魔，是被姜青娥重創了嗎？

若是如此的話，此次姜青娥的冒險似乎是得到了回報！

在那眾多緊張期待的目光注視下，笑臉魔身上的金色裂痕在漸漸擴大，仿佛是要將其一分為二一般。

不過，也就是在此時，笑臉魔突然爆發出了低沉暴戾的吼聲。

只見得驚人的惡念之力自其體內爆發，仿佛是形成了黑色漩渦。

然後眾人就見到周圍黑霧之中，開始有著異類如潮水般的湧出來，只不過它們湧向的方向，是笑臉魔所在。

這些異類一接觸到笑臉魔周身的黑色漩渦，便是化為一縷縷黑色的氣流湧入到了笑臉魔體內。

而後，那漸漸擴散的金色裂痕，就開始有著癒合的跡象。

姜青娥以及據點內眾多目光見到這一幕，皆是面色變得難看了許多，這大天災異類的生命力之頑強，簡直恐怖。

吼！

笑臉魔在驅使著諸多異類損耗自身為其療傷，但此時的它顯然也是極其的暴怒，畢竟此次的傷勢頗為嚴重，將會影響它此後醞釀的進化。

它沒想到，故意引誘姜青娥出手，卻是會造成這般的後果。

若是早知道如此的話，它定然不會願意付出這種代價。

可此時後悔已是無用，只能先將這座據點攻破，將這些新鮮血肉盡數的吞食，彌補自身的損耗。

笑臉魔發出了刺耳的尖嘯聲，頓時瀰漫的黑霧中有一些猙獰扭曲的異類閃電般的竄出，直接對著姜青娥所在撲殺而去。

姜青娥是這座據點最強的人，只要將其斬殺，那麼這座據點就將會失去依靠。

現在的姜青娥已經被它所重傷，正是殺她的最好時機。

而當那諸多扭曲異類對著姜青娥竄去時，據點內許多學員也是發現了它的意圖，當即驚呼出聲。

李洛身影暴射而出，雙掌緊握住雙刀，面色陰沉如水。

「隊長！」白萌萌急忙叫了一聲，李洛的實力，衝出去的話，反而自身難保。

但這個時候，李洛顯然也顧不得這些，他不可能坐視姜青娥在他的眼前被那些異類所撲殺。

不過就在李洛身影剛剛衝上高牆時，一道火紅影子突然先他一步疾掠而出，其人在半空時，便是有一道紅鞭破空而出，迅速的纏上了姜青娥的腰肢。

紅鞭一用力，便是捲起姜青娥的身影倒飛而出。

都澤紅蓮落回高牆，手中的紅鞭將姜青娥卷回，然後扶住她。

「救你一次，兩不相欠了。」都澤紅蓮冷聲道。

姜青娥倒是並未回應，只是金色眸子有些遺憾的望著笑臉魔身軀上漸漸癒合的金色裂痕，這次的攻擊，雖說應該也對它造成了重創，但卻並未如她所願的將其斬殺。

危機，也並不算是解除。

李洛的身影出現在了姜青娥身旁，他望著後者有些蒼白的玉顏，有些擔憂的問道：「怎麼樣？」

姜青娥感應了一下體內的傷勢，先前笑臉魔那一掌，將她體內相宮都是震得劇烈動蕩起來，如今體內相力也是處於紊亂的狀態。

傷得不輕。

姜青娥輕嘆一聲，道：「可惜了。」

原本想要趁這一次機會結束戰鬥的，但卻差了一點，眼下的她身受重創，戰鬥力大大的削弱，已經不可能再對那笑臉魔造成什麼威脅了。

局面，似乎變得更加的危險了。

「你做得已經很好了。」李洛握住姜青娥的小手，安慰道。

「少在這裡你儂我儂了，那笑臉魔似乎被真正的激怒了。」一旁的都澤紅蓮斜瞥了兩人一眼，臉色不太好看的說道。

兩人抬頭看去，果然是見到那笑臉魔對於姜青娥被救回表現出了極端的暴怒，它對著據點方向發出了刺耳的嘶吼聲，聲波震耳欲聾。

此時的它雖說在吞食了大量的異類後，修復了致命的傷口，但它自身同樣是遭受了一些重創，而它明白據點內的這些人是在等待支援，一旦等那些支援抵達，恐怕它的願望就要落空了。

所以，在遲疑了片刻後，笑臉魔猩紅的眼瞳中掠過兇狠之意，下一瞬，它的身軀突然在此時劇烈的膨脹起來。

頭顱以下的身體，盡數的爆碎，仿佛是化為黑色的血肉，被那詭異的笑臉一口吞下。

緊接著，詭異笑臉開始漸漸的膨脹，化為了數十丈左右，懸浮天空。

詭異笑臉發出了刺耳的笑聲，而後布滿黑色利刺的大嘴張開，有黑色粘稠的氣息沖天而起。

這些氣息形成了一片黑雲，片刻後，黑雲中有黑色的雨滴鋪天蓋地的落下來。

那些雨滴，粘稠而腥臭，似乎是蘊含著極強的破壞力。

嗤嗤！

黑色雨滴落在了光罩上，頓時發出了嗤嗤的聲響，有黑色的氣流試圖侵入，只是被光罩之中的淨化之力迅速的化解。

但黑色雨滴太多了，不斷的削弱著光罩的力量。

「這是它的本源惡念...」

都澤紅蓮望著那鋪天蓋地落下的黑色雨滴，臉色微微發白，道：「看來這笑臉魔不把據點攻破是誓不罷休了。」

「按照這本源惡念的侵蝕速度，淨化光罩未必能撐到支援抵達。」

據點內，同樣是有些驚慌氣氛在蔓延，畢竟任誰都看得出來，這笑臉魔放大招了。

所有人都對此抱著悲觀的心態。

白萌萌，辛符還有那伊粒沙帶著司秋穎等人也是來到了高牆上，面色有些蒼白的望著那漫天降落的黑色雨滴。

李洛，姜青娥也是沉默的望著這一幕。

「這暗窟，果真是極為危險，這第一次進來，說不得就要全軍覆沒了。」李洛苦笑一聲。

姜青娥握住李洛的手微微用勁，低聲道：「放心吧，我不會讓你真死在這裡的。」

她的眼中，有一些決然之意。

李洛看了她一眼，對於姜青娥，他實在是太了解了，如果真到了那絕境關頭，或許她會拼盡一切的將他送走。

只是那樣她可能會付出生命為代價。

李洛不想看見那一幕，他抬頭盯著那正在被黑色雨滴侵蝕的淨化光幕，突然問道：「這淨化光幕還能夠支持多久？」

姜青娥疑惑的看了他一眼，道：「應該還能堅持三天。」

「三天...」

李洛眼芒微微閃爍：「如果能成的話，應該趕得上吧。」

姜青娥柳眉微蹙：「你想做什麼？」

李洛苦笑一聲，嘆了一口氣。

「我想去找救兵。」

第兩百七十三章深層次汙染

當十三號據點進入戰備狀態後的第三天，將近八成的隊伍都是趕了回來，一時間據點內人潮洶湧，氣勢倒是顯得頗足。

只不過這種人多的氣勢並不能掩蓋眾人的驚慌，許多人的面龐上整日都帶著憂慮之色，畢竟這也是他們第一次遇見所謂的天災級異類。

而且在這段時間隨著更多的隊伍陸陸續續的歸來，那些被種下惡念種子的學員也是不斷的被探查出來，每一次的發現，都會引發一些騷亂與驚恐的氣氛。

畢竟上一秒你還在和同伴笑談，結果下一秒，那個同伴嘴角的笑容就漸漸的撕裂開來並且對你發動瘋狂的攻擊，那驚悚的一幕真的是太過的具備衝擊力了。

這天災級異類的詭異程度，遠非他們此前所清除的那些所謂蝕級異類可比。

而這幾日，李洛與姜青娥也在時刻關注著據點外圍的一些淨化塔，而結果也不出他們的意料，有一個方向的淨化塔，正在一座接一座的變得黯淡下來。

而且在不斷的對著據點所靠近。

顯然，那頭天災級異類，最終的目標的確就是他們所在的據點。

這無疑更讓人感到了壓迫感。

但他們對此也沒有任何的辦法，只能固守據點，等待援軍。

而也就是在這一天，李洛，姜青娥收到消息，都澤紅蓮的小隊出現在了據點之外。

兩人收到消息，第一時間就趕往了據點大門處，因為他們一直都在關注都澤紅蓮他們的行跡，畢竟在這座十三號據點中，都澤紅蓮的隊伍實力僅次於黑天鵝，如果他們也能夠在據點內，那無疑會大大增強此處的防守力量。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那就是都澤紅蓮他們此前的推進方向，與眼下那大天災異類汙染淨化塔的方向剛好相反，一個往外推，一個往內走。

也就是說，如果都澤紅蓮他們膽子大一些的話，說不定與那大天災異類有過碰面，而這，絕對不算是一個好消息。

那大天災異類光是留下的一些惡念幻境，就能夠造成巨大的影響，而如果都澤紅蓮他們與其正面碰撞過，那麼他們對於都澤紅蓮一行人，就得做好十足的防備。

當兩人趕到據點大門處時，這裡正在發生一些爭吵，那是一些學員守衛者與都澤紅蓮小隊的一名隊員在爆發一些衝突，彼此間喝罵不斷。

不過隨著姜青娥的出現，雙方的喝罵都是停止了下來。

「怎麼回事？」姜青娥柳眉微蹙，冷淡的聲音散發著一些壓迫力。

「姜姐，他們一來就想要強闖關卡，不想通過「笑魔鏡」！」一名學員守護者連忙說道。

沒錯，那面被立在據點大門處的鏡子，被很多學員戲稱為「笑魔鏡」，因為已經有不少學員在那鏡子面前，一笑成魔了...

其他的學員也是紛紛聲討，畢竟眼下這種局面，據點內本就是人心惶惶，這都澤紅蓮一行人還不想按照規矩來，這豈不是視所有人的生命如兒戲嗎？

姜青娥凌厲的眸光看向那名都澤紅蓮小隊的隊員，而後者被她眸光鎖定住，神色也是有些發虛，辯解道：「這些人莫名其妙要我們在這裡笑半天，這不是折騰人嘛。」

姜青娥目光自一行人身上掃過，發現他們所有人眼底都是有些驚恐，渾身都是散發著狼狽之意。

那葉秋鼎也是在其中，面對著姜青娥的目光打量，他面色有些陰晴不定。

姜青娥看了一圈，最後發現都澤紅蓮此時正被一名隊員背在身後，長發披散，面色顯得格外的蒼白。

都澤紅蓮顯然並不想在她這個最為狼狽的時候與姜青娥照面，所以先前一直未曾說話。

可如今她感受到了姜青娥的目光，當即只能有些惱怒而虛弱的怒視回去。

「傷成這樣？」

姜青娥緩步上前，來到了都澤紅蓮面前，金色眸子散發著一絲銳利：「你們與那頭大天災異類碰上了？」

此言一出，四周的學員頓時驚呼出聲，腳步都是忍不住的退後兩步。

都澤紅蓮咬了咬牙，道：「跟你沒關係！」

「本來你們遭遇誰，的確和我沒關係，但那頭大天災異類即將襲來，任何被其汙染的人，我們都必須慎重以待。」

姜青娥緩緩的道：「都澤紅蓮，告訴我，你有被汙染嗎？」

都澤紅蓮撇過頭，沒有回答。

姜青娥看了一眼背著都澤紅蓮的學員，那是葉秋鼎隊伍裡面的一員，此時他的身體微微的有點發抖，眼中帶著一絲莫名的恐懼。

「把她放下來。」姜青娥突然說道。

那名學員聞言，遲疑了一下，然後就將虛弱的都澤紅蓮給放了下來，後者頓時雙腳發軟的要倒地，卻是被姜青娥伸出手臂擋住了。

都澤紅蓮幾乎趴伏在姜青娥的身上，她有些惱羞成怒的道：「姜青娥，你想要做什麼？！」

姜青娥沒有理會她，只是伸出纖細指尖，自都澤紅蓮後背划過，然後她就感覺到了指尖傳來的細微刺痛。

這讓得姜青娥眼神微凝，旋即她吩咐了一聲，招來了一些女學員，這些女學員組成人圈，將她與都澤紅蓮圍在了其中，擋住了外面的一些視線。

而後姜青娥不顧都澤紅蓮的掙扎，將她後背的衣衫掀了起來，下一瞬，她金色眸子陡然一縮。

那些組成人圈的女學員更是嚇得尖叫了起來，險些直接嚇跑掉。

因為她們看得清楚，在都澤紅蓮那光潔的後背上，竟然是有著一張詭異的笑臉正在緩緩的蠕動。

姜青娥迅速的將衣衫蓋在了都澤紅蓮後背上，臉色有些不太好看，這詭異笑臉仿佛是烙印在都澤紅蓮後背上，這顯然是比普通的惡念種子汙染還要來得更重。

「是貪圖學府積分，然後想跟在那大天災級異類後面白撿淨化塔，最後卻被它撞見了吧？」姜青娥淡淡的道。

都澤紅蓮依舊沒有說話。

「這是惡念之力侵蝕血肉的表現，看這架勢，要不了多久，這惡念之力就會將你的身子吃空，到時候你也會成為被那大天災異類所操控的血肉傀儡。」

姜青娥手掌輕輕拍了拍都澤紅蓮纖細柔韌的腰肢，道：「可惜了這副好皮囊，很快就要變得血肉模糊了。」

都澤紅蓮身子微微一顫，嬌豔的臉蛋上，終於是有著一抹恐懼之色浮現出來。

最終，她用盡剩餘的力氣抓住姜青娥的皓腕，壓下心中的屈辱感，對著後者低下那驕傲異常的頭顱。

「姜，姜青娥...」

「幫幫我！」

第兩百八十三章李洛的計劃

「救兵？」

李洛的話一出，連姜青娥都是愣住，如今這片地域中只有他們這些學員，最近的救兵，恐怕就是在暗窟更深處的四星院學員以及金輝導師。

可他們趕來，依舊是需要時間，而且，未必真的趕得上。

而除了他們之外，這片區域，還有誰稱得上是救兵？

一旁的都澤紅蓮等人也是將懷疑的目光投射而來，這種時候，如果這片區域還能有救兵的話，他們早就請搬了，哪裡還能輪到李洛。

面對著那些目光，李洛沉默了一下，緩緩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莫名的話，讓得都澤紅蓮等人一頭霧水，唯有姜青娥似是想起什麼，看著李洛的眼神都是有些變幻：「你不會說的是...禁區那頭精獸吧？」

譁！

其他人頓時一片譁然，目光難以置信的看著李洛。

這傢伙指的救兵，竟然是禁區那頭精獸？！

「李洛，你瘋了吧。」都澤紅蓮第一個怒斥出聲，因為這個提議簡直滑稽到讓人感覺有些侮辱他們的智商。

「不提那頭精獸真要來了，會不會第一時間將我們據點給滅了，光是去了禁區，怎麼找到那頭精獸，然後又憑什麼能夠將它引到據點這邊，這些都是解決不了的難題！」

都澤紅蓮嬌豔的臉頰上突然有一抹冷笑浮現出來，她注視著李洛，有些鄙夷：「你不會是想要用這個理由逃跑吧？」

「你以為據點覆滅後，你能逃得掉嗎？」

鏘！

姜青娥手中的重劍猛然杵地，她眸子冰冷的看向都澤紅蓮，道：「都澤紅蓮，不要以為我現在身受重傷，就解決不了你。」

都澤紅蓮怒視，道：「難道我說得不對嗎？他真以為禁區那頭精獸是善類嗎？而且禁區外還存在著院長留下的封鎮，那頭精獸根本出不了禁區！」

李洛沒有開口說什麼，因為都澤紅蓮所說的這些的確是難題，即便現在的他，對於自己的計劃能不能成，也是抱著一些懷疑。

姜青娥平靜道：「但是再差，情況還能比現在更差嗎？」

「以據點的防禦，大概率是堅持不到支援趕來，而一旦據點防禦被破，我們都只能死在這裡。」

「既然都已經是絕境了，李洛去拼一下，又如何？」

都澤紅蓮啞然，她從頭到尾都不相信李洛的這個計劃，在她看來，李洛只不過是見到據點防守沒有希望了，所以心生了逃跑之意。

不過也無所謂了，李洛並不重要，而且據點被破，他又能跑到哪裡去？

到時候這片區域異類橫行，汙染加重，一個相師境第二段的學員，也是死路一條，而且，真的就算他運氣好到時候苟活了下來，事後學府定然會進行一些調查，到時候他的這些事都會暴露出來。

那時，李洛還有什麼顏面留在學府內？

想到這些，於是她雙臂抱胸，冷淡的瞥了李洛一眼，道：「既然你都這麼說了，那就隨便吧，我看你能折騰出什麼來。」

其他人對視一眼，眼神有些複雜，但最終沒有再開口說什麼。

只不過看得出來，他們，也不相信李洛這所謂的兩虎計劃，只不過礙於姜青娥的顏面，未曾說什麼罷了。

姜青娥看向李洛，道：「這個計劃，還需要其他的幫手嗎？」

李洛搖搖頭，道：「我此前已經勘察過地形，對照地圖後發現據點後方，就有一條河流連接著禁區山脈，我以水相之力藉助流水之速趕路，能夠將速度提升到最快，而至於後面的那些難題怎麼解決，我會有其他的嘗試。」

「所以幫手就不必了，這種時候，人多反而也是麻煩。」

姜青娥輕輕頷首，道：「留在這裡，十死無生，去搏一搏，說不得能博得一線生機，你去吧。」

李洛望著眼前女孩那張絕美而冷靜的容顏，他知道此時時間緊迫，所以也沒有多矯情什麼，只是輕聲道：「等我三天，如果我能回來的話，一定會想辦法救你。」

姜青娥道：「你一定能成功的，不然的話...我們都死在這裡，洛嵐府豈不是直接就沒了？辛苦維持這麼多年，那也太冤枉了。」

李洛笑著點點頭，然後轉身就走。

後面，白萌萌，辛符趕緊迎了上來，兩人望著李洛，倒沒有說什麼要跟上去的話，因為他們知曉現在的李洛並不需要這種幫助。

「隊長，我們相信你。」兩人只是認真的說道。

李洛有點詫異，旋即忍不住的笑了笑，那些凡是聽見他計劃的人，恐怕內心都跟都澤紅蓮是一個想法，覺得他是眼見據點不保，所以心生了逃跑之意，但顯然，白萌萌，辛符並沒有這樣認為。

三人相處這段時間，他們對於李洛的為人還是有些了解的。

「等我回來。」

李洛對著兩人說了一聲，而後便是躍下高牆，在那些複雜目光的注視下，穿過據點內還有一些不知情的人流，直往據點後方而去。

伊粒沙，千葉，司秋穎三人站在高牆一處，目送著李洛身影消失在遠處。

「你們說，他的計劃真的能成嗎？還是說，只是一個藉口？」千葉說道。

伊粒沙摸了摸下巴，嘆了一口氣，道：「他說的這計劃，聽起來的確很天方夜譚，說實在的，我完全想不出他應該如何解決那些難題。」

一旁的司秋穎沉默了一下，道：「雖然他的計劃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我知道，他不是逃跑。」

李洛雖然平日裡看上去很好接觸，但實則其內心的驕傲恐怕不會弱於姜青娥，只不過一個驕傲顯露於外，一個深斂於內罷了。

這麼驕傲的人，讓他去當逃兵，即便是司秋穎都覺得不太可能。

「不過等此事傳開後，大部分其他人，恐怕不會這麼想。」千葉攤了攤手，說道。

伊粒沙無奈的道：「怎麼想也都無所謂了，如果李洛的計劃真的失敗，那我們大概率都會死在這裡，死人的想法，沒人關注。」

其他兩人也是沉默下來，神色有些沉重。

他們同樣都沒想到，這暗窟竟然如此的兇險，他們才第一次進入，竟然就有可能陷入全軍覆沒的危機。

眼下，真的是只能聽天由命了。

而當據點內眾人心情複雜時，李洛已是悄悄的自據點後方的小道離開，然後來到了一條河流旁。

這條河流，可以直通那片禁區山脈的外圍。

藉助河水之速，他能夠節省許多的時間。

只不過，這些都是小問題了，真正的難題，等到了禁區山脈才會出現。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也沒有再猶豫，身影一動，便是掠上了河流，腳掌之上有水相之力流轉，其身影仿佛是踏水滑行一般，以一種極快的速度，沿著河流呼嘯而去。

第兩百七十四章紅蓮小隊歸來

都澤紅蓮與姜青娥的恩怨，幾乎從還沒有進入到聖玄星學府時就已經出現了。

畢竟兩人一個是洛嵐府兩位府主的親傳弟子，一個是都澤府的大小姐，兩人年齡又是相仿，所以總會有人將雙方拉在一起做各種的比較。

可這種比較，往往都是以姜青娥完全勝出作為結果。

而都澤紅蓮又是極為驕傲的性格，這一次次的比較下來，自然也是惱怒異常，自此將姜青娥視為自己最大的對手。

再加上都澤府與洛嵐府本就是敵對，這更是讓得雙方在許多層面上都做過交手，於是更讓得恩怨變深起來。

而隨著後來兩人同時的進入到聖玄星學府，都澤紅蓮依舊在與姜青娥爭鬥，可是不論她願不願意承認，雙方的差距都是在逐漸的拉大。

這恐怕是讓得都澤紅蓮內心最為沮喪的。

只是她始終都維持著她的驕傲，從不肯放棄與姜青娥的爭鬥，但是，在今日這個場面下，面對著那可能會將自己一身血肉吞食乾淨的詭異汙染，都澤紅蓮內心終於是被破防了。

她竟然開始對著自己這個最大的對手請求幫助。

而說完這句話，都澤紅蓮仿佛也是用盡了勇氣一般，咬著牙，閉著眼睛，不想看姜青娥的臉色。

只不過，姜青娥的神色卻依舊冷冽平靜，並沒有因為都澤紅蓮的服軟有任何的自得之色，畢竟這些年只是都澤紅蓮將她視為對手而已，而她的目光，早已沒有在她的身上了。

「這麼深層次的汙染，我未必解除得掉。」

姜青娥淡淡的說了一聲，這讓得都澤紅蓮心頭一沉，睜開眼就要甩開前者的攙扶，她的驕傲不允許她對姜青娥繼續請求。

「不過我會盡力嘗試一下，你也不必想太多，因為我不嘗試的話，你遲早會成為被那笑臉魔控制的傀儡，到時候反而會加強它的力量，給我們的據點帶來威脅。」

聽到姜青娥後面的話，都澤紅蓮也是沉默了下來。

「你們這兩支小隊的所有人，都需要在「笑魔鏡」前保持足夠時間的笑容，同時檢測全身是否存在著笑臉汙染，而且此後還需要處於我們的監管之中，不可隨意外出，直到你們的嫌疑被徹底的洗刷。」姜青娥沒有過多理會都澤紅蓮，眸子看向葉秋鼎等人，說道。

所謂笑臉魔，便是這段時間他們對於那頭大天災級異類的稱呼。

兩支小隊的人聞言，面色都有些不太好看，因為這是接下來要將他們軟禁，監控起來的意思了。

「我並沒有針對你們的意思，不過只有你們與大天災異類正面碰撞過，而都澤紅蓮都被深層次汙染了，你們未必就完全避開了，有些汙染說不定連你們自身都無法察覺。」

「所以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沒有人能夠省略，如果你們不願意，那我們就只能強制執行。」姜青娥神色微冷，說道。

不得不說姜青娥在聖玄星學府聲望還是很強的，見到她神色冷冽下來，葉秋鼎一行人也不敢再辯解什麼，只能點頭應下。

於是接下來他們一行人便是開始站在笑魔鏡前，一個個露出極為勉強而難看的笑容。

這一個個的檢查下來，而讓得諸多學員鬆一口氣的是，並沒有人因此而失控。

但他們在鬆氣，李洛卻是在皺眉頭，旋即他視線與姜青娥對碰了一下，皆是看出對方眼中的憂慮。

因為對著鏡子露出笑容，只是對一些淺層次的惡念種子有效果，所以並不是說通過了鏡子考驗，就說明葉秋鼎這些人算是無害了。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惡念種子汙染太深太強，乃至於連這鏡子考驗都沒有作用。

可這也只是一個猜測，他們不可能因為這個猜測就禁止葉秋鼎他們進入據點，這不符合規矩，而且將他們拋棄在外面，一旦他們被「笑臉魔」吞食或者操控，反而會助長對方的力量。

所以眼下還是只能先讓他們進入據點，之後將他們嚴密的看管起來。

「裘白，田恬，你們帶人將他們送到住所，集中監管。」姜青娥微微沉吟，便是出聲說道。

裘白，田恬聞言也是點頭應下，然後帶了點人，將葉秋鼎一行人給帶走了。

「你還能走嗎？」姜青娥看向虛弱的都澤紅蓮，問道。

都澤紅蓮咬了咬牙，推開姜青娥的手，就要自己走路，可沒走兩步，腳跟就一陣發軟，身子直接往地上倒去。

不過最終沒有狼狽的落地，姜青娥伸出手來，穿過都澤紅蓮的雙膝，將她橫抱在了懷中。

譁。

周圍有一些細微的異聲傳來，一道道目光帶著奇特之意的看著這一幕。

都澤紅蓮以往在學府內，一直都是冷傲御姐的氣質，烈焰紅唇，身材火暴，也不知道引得多少異性垂涎心動。

可誰都沒想到，都澤紅蓮竟然有一天會直接被姜青娥來了一個公主抱。

當真是反差感極其的強烈。

而那被姜青娥橫抱住的都澤紅蓮一開始也有些驚愕，旋即惱怒的掙紮起來：「姜青娥，你把我放下來！」

「你以為我們的時間很多嗎？那頭笑臉魔很快就會出現了，到時候它一出現，引動你體內的惡念種子，那時誰也幫不了你。」姜青娥冷淡的問道。

都澤紅蓮一滯，掙扎也就減弱了下來。

姜青娥搖搖頭，這都澤紅蓮的汙染比較深，如果讓其他的學員來接觸她，誰也不知曉會不會造成某些擴散，所以她才只能自己動手，不然的話，就直接丟給李洛讓他當苦力了。

接下來她不再多說，抱著都澤紅蓮前往了一座居住的石塔，進了一間石屋，將都澤紅蓮放在了石床上。

「趴著。」姜青娥淡聲道。

都澤紅蓮遲疑了一下，便是在石床上趴了下來，然後她就聽見一聲嗤啦的聲音，姜青娥直接將她衣衫撕碎，露出了光潔纖瘦的後背。

以及，那在緩緩蠕動的詭異笑臉。

姜青娥盯著那詭異笑臉看了一會，然後取出一個玉瓶，玉瓶內是一些閃爍著光澤的粉塵，正是用以激活淨化塔的淨化粉塵。

她直接將淨化粉塵對著都澤紅蓮背上的詭異笑臉傾倒了下去。

嗤嗤！

接觸的瞬間，頓時有著黑煙升騰起來，仿佛是水潑入到了油鍋一般，反應劇烈。

都澤紅蓮嬌軀瞬間緊繃起來，她十指緊握，有青筋於手背上浮現出來，顯然是在承受著劇烈的痛苦。

但她顯然不想在姜青娥面前丟人，所以死死的咬著牙，不發出半點聲音。

咕嚕！

在其後背上，那詭異黑臉突然張大嘴巴，噗噗的兩聲，就將先前落下來的淨化粉塵全部給吐了出來。

這些粉塵已是變成了漆黑色彩，其中的淨化之力被消磨乾淨。

隱隱的，仿佛還有著譏嘲的笑聲傳出來。

「淨化粉塵是沒有用的，它會靠吞食我的血肉來化解。」都澤紅蓮臉頰上滿是冷汗，聲音都變得沙啞了許多。

「這笑臉和你的血肉已經連接在了一起。」

「想要將其淨化掉的話，需要先將它打散，斷絕它與你血肉間的連接再趁勢將其消除，不然即便之後將它淨化了，恐怕你也沒什麼活路了。」姜青娥說道。

「大天災級異類種下的烙印，怎麼打散得了？就算你有九品光明相，恐怕也沒那麼容易吧？」都澤紅蓮道。

姜青娥想了想，微微頷首：「的確有些難度，所以我需要一個幫手。」

都澤紅蓮一時間沒反應過來。

但姜青娥卻並沒有心情跟她解釋過多，對著門口的方向喊了一聲：「進來吧。」

然後一道身影便是推門走入，都澤紅蓮抬起頭，驚愕的目光就見到同樣帶著一點茫然之意走進來的李洛。

兩人目光對碰在一起，李洛最多只是一點懵逼，而都澤紅蓮卻是驟然間氣血攻心，她眼下還光著背趴在這床上呢，這李洛一個男子突然就這麼走了進來？！

一時間，都澤紅蓮險些羞憤得暈厥過去。

姜青娥，你們故意搞我是不是？！

第兩百八十四章封鎮

因為藉助著河水流速而行，李洛抵達禁區山脈外圍的速度，比他想像的還要更快。

僅僅只是半日，禁區山脈的輪廓就已經出現在了視野之中。

望著逐漸接近的禁區山脈，李洛的神色也是變得凝重了起來，他此次的計劃，的確是有著諸多的難點。

其實他並不擔心如何引出禁區的那頭精獸，因為經過此前暗靈潭那一次的變故，他之後經過揣測，有很大的把握認定當時那頭精獸會暴動，應該就是因為他體內雙相之力的爆發。

那頭精獸應該是感應到了雙相之力，所以才會被驚動。

畢竟雙相之力是封侯強者的標誌，那頭精獸剛開始可能以為是學府又派來了封侯強者圍剿它，只不過後來它應該也是感應到了那股雙相之力並非是真正的封侯強者，而是來自一個擁有著雙相宮的孱弱少年。

於是，它就動了貪婪之心，或許，吞食了他的雙相，對於那頭精獸而言會有著一些特殊的好處。

所以李洛此次前來禁區山脈，就是要以自身為餌，引動那頭精獸。

當然，現在還有一個難題...

那就是都澤紅蓮提到過的院長封鎮。

在禁區外圍的一座山頂上，有著他們那位神秘的院長所留下的封鎮，此前李洛也親眼所見其威能。

正是因為這封鎮的存在，才讓得那頭精獸無法踏出禁區山脈。

所以李洛如果不將這個問題解決，那麼就算他這個誘餌再誘人，那頭精獸也是無法出來...

可它出不來，那李洛的計劃，也就失了效果。

誰都沒想到，這個院長留下的封鎮，反而成為了眼下李洛將要面對的最大難題。

李洛眼露沉吟之色，不過他能夠提出這個計劃，倒也不是完全對院長的封鎮沒有辦法，而其中最有可能的一個辦法就是...

求！

求誰？當然是求院長大人留下的封鎮！

按照此前姜青娥所說，院長所留下的封鎮，已是具備著靈性，甚至，以院長那種程度的強者，說不定其一絲意志都是與封鎮相連，所以李洛如果能去到那封鎮前求拜一番，說不定還會引起院長的一絲感應呢。

雖說這個辦法聽上去極其的不靠譜，但李洛覺得，一位王級強者的手段，應該遠非他們這些人所能夠揣摩的。

看似荒謬的辦法，未必就行不通。

而且不管行不行，總得嘗試一下才知道。

如果真的不行...

他就站在封鎮外使勁的刺激那頭精獸，看看能不能讓它發瘋的衝破封鎮。

只是這個辦法太極端了，他怕萬一把那精獸刺激得太厲害，不管不顧就算拼著被封鎮鎮殺，都要將他給吞了，那也有點不符合他的計劃。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取出地圖，稍微對照了一下地形，很快就確定了當日院長封鎮所落的那座山頭，然後他不再猶豫，迅速動身，對著那座巍峨的山峰急速而去。

兩個時辰後，李洛的身影出現在了那座山峰上，他喘了幾口氣，目光就投向了山頂的一座青石。

因為在那青石上面，銘刻著一個古老的「封」字。

「封」字表面，光芒微不可察，如果不是當日李洛親眼見到了這道字跡所散發的威能，恐怕也很難想像它會是一位王級強者所留。

李洛小心翼翼的上前，接近了那座青石，不過還好那封鎮並未有什麼抗拒的反應，這讓得他鬆了一口氣。

「咳...」

「院長，學生李洛，是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學員，此次前來叨擾，是因為這座十三號據點突遭大難，有大天災級異類自暗窟深處遁逃而來，如今圍困住了據點，學生想放出禁區的精獸，引它去與那頭大天災異類搏殺。」

「雖然計劃很誇張，但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為了保命，死馬也只能當活馬醫，還望院長神通廣大，能夠相助一把。」

李洛對著青石行了一禮，然後一通絮絮叨叨。

不過待得他說完後，那青石上面的封鎮也沒有什麼動靜，李洛遲疑了一下，然後慢慢的伸出手掌，摸向了青石上面的古老封鎮。

觸摸的瞬間，有冰涼的感覺順著指尖傳來，李洛精神似乎是微微恍惚了一下，然後也沒感覺到有任何的異動。

這讓得李洛眉頭皺了起來，有些失望，喃喃道：「不是吧，院長大人，見死不救，可不符合您的身份啊。」

他有些頭疼，如果他所想不能如願，那就真的只有採取最極端的辦法了，但那只能算是下策。

不過也就是在此時，李洛又感覺到一些不對勁，因為太安靜了。

原本這山頂上山風呼嘯，可此時，仿佛一切聲音都消失了。

李洛突有所感，猛的抬頭，看向了這座巨大的青石，然後他就見到，在那原本空空如也的青石上面，此時卻是有著一道人影盤坐。

那道人影一身青衫，中年面龐，白眉，深邃的眼眸如深淵一般，給人一種深不可測之感。

他只是靜靜的盤坐在那裡，然而卻是給人一種仿佛一座擎天山嶽般的厚重，浩瀚之感。

而此時，這青衫白眉的中年人，目光正靜靜的看著李洛。

在他的那種平靜注視下，李洛仿佛是被一頭遠古兇獸盯住了一般，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懼之感。

他吞了一口口水，眼前這青衫白眉的中年人的身份不言自明，能夠在他接觸到古老封鎮之後出現的，顯然只有他們聖玄星學府那位神秘的院長大人了。

「學生李洛，見過院長。」李洛恭敬的行禮，這一位，恐怕是他至今為止見到過的最強存在了。

青衫白眉的中年人深邃如淵般的目光看了李洛一眼，旋即似是笑了笑，有聲音傳來。

「李洛...」

「先天空相，卻生有三相宮，以後天之法鍛相，倒也是罕見。」

「你是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吧？」

這三言兩語，落入李洛耳中，卻是在其心中掀起滔天駭浪，他忍不住的退後兩步，因為這還是他第一次，被人洞察自身體內的隱秘。

眼前這位院長，竟然如此恐怖的麼？

第兩百七十五章自取其辱

「姜青娥，你什麼意思？！」

都澤紅蓮忍了又忍，最終忍不了，可是她又不敢起身，只能拍著床板，咬牙發怒。

姜青娥倒是未曾在意她的怒火，聲音依舊平淡的道：「如果我現在是天罡將階，那當然可以幫你清除汙染，可我不是，所以我需要幫手。」

都澤紅蓮怒斥道：「這據點那麼多實力不錯的女學員，你找她們不行嗎？找李洛做什麼？他一個相師境第二段的人，能幫到什麼？！」

「李洛擁有著雙相之力，雖說持久力很短暫，但那種力量層次比我們都要高，用來打散這笑臉汙染最合適不過。」

「另外，李洛也曾經遭遇過那「笑臉魔」所留下的惡念幻境，但最終他憑藉著雙相之力掙脫了出來，而且未曾受到半點汙染。」

姜青娥站在石床邊，目光居高臨下的俯視下來：「這比起你們，可是強多了。」

都澤紅蓮怔了怔，那惡念幻境他們當然也遇見過，所以知曉其汙染強度，當時連他們這些老手都險些中招，而李洛一個相師境第二段，竟然能夠避開汙染？

都澤紅蓮將信將疑，但她也知曉姜青娥的性格，對方是沒興趣在她面前說這些沒什麼意義的謊言。

可是，難道還真要李洛也來幫她消除背上的汙染？

此時的她，光著背趴在這裡，要多難堪有多難堪，到時候李洛如果在她背上摸來摸去，想到那一幕，都澤紅蓮就感覺到微微暈眩。

「都澤紅蓮，我先前就跟你說過，我沒時間跟你在這裡磨蹭，如果不是擔心等那「笑臉魔」出現時，會引動你體內的汙染，將你變成被它操控的血肉傀儡繼而在據點內造成混亂，我現在寧願直接將你丟在這裡監測起來。」姜青娥冷聲說道。

「這種時候，你就把你那些心思給我收起來，如果感到難堪，那也是你自找的，如果不是你貪心那些淨化塔的積分，也不會有現在這個局面。」

被姜青娥狠狠的斥責一通，都澤紅蓮心頭火起，想要反駁，但最終想到背上的笑臉，又只能將話給吞了回去，最終她扭過頭看向石床的另外一邊，不再說話。

顯然，這是只能默認了李洛出現在這裡。

見到這邊的爭執落幕，李洛有些尷尬的走上前來，他是真沒想到進來會看見這一幕，姜青娥做事，還真是剽悍。

「這真要我來嗎？不太合適吧？」他低聲問道。

姜青娥面色不變，道：「生死關頭，許些小節沒必要太在意，而且...」

她偏頭看了李洛一眼：「只是讓你協助我鎮壓一下這笑臉而已，又沒讓你做其他的什麼。」

李洛無言以對，只能道：「行吧，要我做什麼？」

「運轉你的雙相之力，將這笑臉暫時的打散，斷絕它與她體內血肉的連接，然後我來出手，將汙染清除。」姜青娥簡明扼要的說道。

李洛點點頭，倒是並不複雜。

於是他也沒有再囉唆什麼，目光投下，看向了都澤紅蓮的後背，看了一眼，暗暗點頭。

這都澤紅蓮身材的確很好，玉背纖細光潔，線條柔韌完美，只是背面上蠕動的詭異笑臉，讓得這幅美感多了一些陰森感。

有姜青娥在旁看著，李洛可不敢多看，體內兩座相宮震動，兩股相力噴湧而出，最後融合於一起。

他的掌心有光芒綻放。

旋即手掌輕輕的覆蓋下去，落在了都澤紅蓮後背上。

這之間難免是有著肌膚接觸，這讓得都澤紅蓮嬌軀陡然緊繃，甚至發出了細微的顫抖。

嗡！

雙相之力噴發而出，直接是落在那笑臉之上。

那一瞬間，似是有一道悽厲的聲音響起，詭異笑臉劇烈的翻騰起來，而後笑臉噗的一聲破碎開來，化為了一道道黑色絲線，宛如蟲子般，對著四周的血肉中鑽去。

都澤紅蓮發出了一道悶哼聲，臉頰上冷汗浮現出來，十指緊握，捏出了青筋。

這次的痛苦，比此前還要劇烈。

而姜青娥則是抓住機會，只見得璀璨而神聖的光明相力爆發而出，同時她將手中瓶子裡面的淨化粉塵盡數的傾瀉而出。

光明相力包裹著淨化粉塵落在了都澤紅蓮光潔玉背上，光澤閃爍，倒是顯得極為的絢麗。

嗤嗤！

伴隨著姜青娥全力施為，片刻後，都澤紅蓮後背上便是有著一縷縷黑氣升騰起來。

李洛見到這一幕，悄悄的鬆了一口氣，這說明淨化有了效果，都澤紅蓮體內的汙染正在被祛除。

這個過程，持續了將近半個時辰。

半個時辰後，當最後一縷黑氣自都澤紅蓮後背升起時，其光潔背上的詭異笑臉也是徹底的消失了。

姜青娥輕輕的吐了一口氣，擦拭了一下額頭上的汗水，這祛除汙染看著簡單，實則她需要以格外精準的操控，一點點的與那些惡念之力纏鬥，繼而將它們逼出都澤紅蓮體內。

而都澤紅蓮蒼白著臉頰趴在石床上，同樣是有些精疲力竭之感，畢竟兩股力量在她的血肉中纏鬥，她怎麼可能沒有受到影響。

「還不讓他走！」不過她還是第一時間提醒，李洛站在邊上，她時刻都難受。

姜青娥對著李洛點點頭，道：「你先出去吧。」

李洛聳聳肩，合著我就是個工具人，用完就扔了。

不過對於都澤紅蓮這刺玫瑰，他的確是敬謝不敏，也不想過多的招惹，所以乾脆利落的轉身離開。

隨著李洛離去，都澤紅蓮緊繃的嬌軀方才漸漸的鬆緩下來，繼而神色有些複雜。

「可別跟我玩什麼李洛看了你的身子，你就要跟著他的那一套無聊套路。」

姜青娥在旁邊擦拭著雙手，淡淡的道：「我洛嵐府雖然房間多，不過還是不太歡迎你這惹事精的。」

都澤紅蓮聞言，頓時怒極而笑：「本小姐看得上你們這落魄的洛嵐府？」

不過旋即她突的冷笑一聲，道：「姜青娥，你說我勾勾手指，把這李洛迷得神魂顛倒，到時候跟你退婚，你說好不好玩？」

「你？」姜青娥似是笑了笑。

她這笑聲，讓得都澤紅蓮感到仿佛受到了侮辱，而此時也就兩人在這裡，她便是不顧其他，直接於石床上跪坐了起來，頓時宛如玉石雕刻般的上身暴露在了空氣之中。

她微微仰首，挺胸，曲線驚心動魄。

「我什麼？」她冷笑。

姜青娥站在石床前，嬌軀窈窕修長，她雙臂抱胸，平淡的眸子俯視著都澤紅蓮。

「本錢的確不錯，不過都澤紅蓮，這些年來，你哪一點比得過我？」

「所以...」

「不要自取其辱。」

第兩百八十五章院長龐千源

咕嚕。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眼神有些驚駭的望著眼前青衫白眉的中年人，在對方那如深淵般的目光下，他的一切秘密仿佛都是無所遁形。

青石上的中年人望著李洛一副受驚的模樣，倒是溫和的笑了笑，道：「李洛是吧...我叫龐千源，是聖玄星學府的院長。」

李洛眼睛眨了眨，龐千源，這就是院長的名字麼。

他露出笑容：「院長您的大名，學生可是如雷貫耳，以前就聽學府內大家說院長乃神人，今日一見，果真是名不虛傳。」

第一次見到王級強者，李洛也不知道應該用什麼姿勢面對，不過不管如何，先吹為敬。

「哦？我可已經好些年沒在學府內露面了，如今聖玄星學府內的學員，應該沒多少人真見過我吧？」龐千源笑道。

「呃...」

李洛有點尷尬，我就這麼一說而已，您老人家何必這麼較真呢。

龐千源笑眯眯的望著李洛，道：「小子嘴巴倒是很甜，以前可沒人說我神人，倒是有人罵我是神棍。」

李洛皺眉：「這人必然是嫉妒院長您的成就，院長不必介懷，此等人物，過得幾年，且再看他。」

龐千源點點頭，道：「那個人叫做李太玄。」

「李太...」

李洛剛要說什麼，突然聲音戛然而止，面色極為精彩的望著眼前那笑眯眯的院長，苦笑道：「李太玄...我老爹？」

龐千源點頭。

李洛有點不知道說啥了，只能幹笑道：「我老爹膽子可真不小。」

老爹好像有點狂啊，這龐千源好歹也是王級強者，他直接罵人家是神棍，也不怕被揍嗎。

「李太玄嘛...過江猛龍，膽魄自然是超乎尋常。」龐千源笑道。

李洛再次乾笑一聲，老爹也就只是封侯實力，在龐千源這位王級強者面前，哪能稱得上是什麼過江猛龍。

似是看出李洛的心思，龐千源微微一笑，別有深意的道：「王級強者雖勝你老爹一籌，可你老爹，背景也不弱啊。」

李洛怔了怔，有點不以為然的道：「再強的背景，能比得過學府聯盟嗎？」

龐千源笑道：「學府聯盟的確是這世間最頂尖的勢力之一，但是...它也並不是所向無敵，這世間同樣存在著一些勢力能夠與它分庭抗禮。」

李洛有些吃驚，在他此前知曉的信息中，學府聯盟簡直算是守護這個世界的龐然大物，而聽眼下院長的意思，在這世間，還有不弱於學府聯盟的勢力？

他遲疑了一下，問道：「我老爹的那什麼背景，也算是其中之一？」

龐千源微微沉吟，道：「看來你那爹娘，真是什麼都未曾與你說過啊。」

李洛苦笑道：「我可能是撿來的。」

龐千源失笑，旋即搖頭道：「他們既然沒說，我也沒必要與你說這些東西，或許不久後，你自會有機會知曉。」

「對於你老爹的背景，我只能說...」

他頓了頓，緩緩道：「李天王一脈，何止簡單？」

李洛怔然，李天王一脈？這是什麼意思？是說他老爹本應該所在的地方嗎？李天王又是什麼？

沒聽過啊。

龐千源望著茫然的李洛，笑道：「這個世界比你想像的還要龐大，你所在的大夏甚至大夏所在的這座遼闊神州，對於這個世界來說，都只是一隅而已，甚至別人只是將我們所在的這些神州，稱為外神州，這其間的優越感與俯視感，可見一斑。」

「外神州...」

李洛喃喃了一聲，既然有外神州，那也就是說還有內神州了？以前真是聞所未聞。

今日與這位院長稍微交流，倒是知曉了不少以前難以接觸到的信息，而且聽起來，他老爹似乎是還有些想像不到的背景？

那老爹為啥會來到這種被視為外神州的窮鄉僻壤之地？

而且以前老爹老娘從未與他提起過半點這種事情，這顯然是不想他知曉。

雖然不知道他們的用意，但李洛清楚，這其中必然是有著他們自身的考量，或許，知曉這些信息，對於他而言，未必會是什麼好事吧。

李洛心思轉動，但最終還是漸漸的將其按耐了下去，不管老爹老娘有什麼背景，眼下對他而言並沒有任何的作用，現在最重要的事情，還是要趕緊按照計劃引出那頭禁區精獸。

「院長，您應該知道了我來這裡的目的吧？」李洛不再廢話，而是轉向了主題。

龐千源微微點頭。

「是一頭從暗窟深處溜出去的大天災級異類吧？這對於外圍而言，的確是一場災難。」他說道。

「院長能夠出手嗎？」李洛希冀的問道。

以龐千源的神通廣大，他如果能夠出手，要滅掉那頭大天災，應該是很輕鬆的事情吧？

龐千源無奈的道：「現在這裡只是我的一縷意志，我的本體在暗窟最深處，與一些極為恐怖的異類存在對峙，我本體若是出手，則是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到時候出現的動蕩，說不得會遠超你的想像。」

雖然對此有些意料，但李洛還是有點失望，畢竟這是最簡單的法子。

「不過我雖然沒辦法直接出手，但你的計劃，我已是知曉，呵呵，你此前還在說你老爹膽魄足，但我想，你也不比他差到哪裡去。」

「以自身為誘餌，引誘禁區這頭精獸去與那大天災搏殺，趁此為據點解圍，如此兇險計劃，旁人怕是想都不敢想。」龐千源笑了笑，看著李洛的目光中有些欣賞。

「你的計劃，我會支持，此處的封鎮我會為你解除，同時，為了感謝你拯救這座據點的學員，我也會送你一份小禮物。」

李洛精神一振，看向了龐千源，而後者只是微微一笑，而後身影便是開始漸漸的消散。

呼呼！

山風的呼嘯聲，突然再度的傳入耳中，李洛回過神來，仿佛四周的天地仿佛又是復活了一般，他立於山巔，而青石上龐千源的身影早已消失。

而且，隨之消失的，還有著青石上面那古老的封鎮。

李洛若有所感，攤開了手掌，只見得在其掌心中，一個古老的封字，若隱若現。

第兩百七十六章天災來臨

姜青娥的一句自取其辱，頓時讓得都澤紅蓮柳眉倒豎起來，顯然這句話對她殺傷力不小。

不過最終她只是一聲冷哼，也沒有在這個話題上面多說，因為這本來就只是她為了刺激姜青娥，找回先前一些難堪場子的由頭。

所謂的去勾引李洛，將他迷得神魂顛倒，也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種事情，她不屑去做，而且，一個李洛，即便身懷雙相又如何，姜青娥把他當寶貝，她都澤紅蓮可看不上。

與宮神鈞這般卓越優秀的人比起來，李洛還差了一個檔次。

都澤紅蓮起身，取了一件衣衫披在身上，遮掩住了那傲人的曲線，她的臉色依稀還有些蒼白，不過比起此前那種虛弱到連路都走不動的模樣顯然是好上了太多。

「你抓緊時間恢復一下吧，或許要不了多久，那頭大天災異類就會來到我們的據點了。」

「我希望你到時候能有點作用，不然真是浪費了我和李洛一番力氣。」

姜青娥也沒興趣與都澤紅蓮多交流，說了一句，便是對著門外走去。

都澤紅蓮一臉不爽，跟這姜青娥說話，永遠都是針尖對麥芒，她望著姜青娥的身影，微微遲疑，最終還是道：「姜青娥，這次算是我承你們一個人情。」

「不過不要以為從此以後我會改變對你們的態度，你我立場不同，都澤府與洛嵐府是敵對，我身為都澤府的人，依然會想辦法對付你們洛嵐府，並且不會有任何的留情。」

姜青娥腳步停了停，偏頭看了都澤紅蓮一眼，淡淡的道：「不要想太多，救你不是因為你的身份，只是單純的不想你被笑臉魔控制繼而造成更多的麻煩，至於你如何對付我洛嵐府，我並不在意，畢竟這些年你那些手筆我也並沒有放在眼中。」

「所以，不要高估了自己，也不要低估了我洛嵐府。」

聲音落下，她便是直接推門而出了。

都澤紅蓮望著她離去的身影，冷哼了一聲，這姜青娥什麼意思，是說她的那些手筆都只是小打小鬧嗎？

真是嘴硬，洛嵐府前些年的窘迫真當大家看不見嗎？

如果不是那李洛這大半年把溪陽屋搞了起來，現在的洛嵐府未必能緩一口氣。

不過想起那李洛，都澤紅蓮臉色就有些變幻不定，眼神略顯惱怒，之前雖然是趴在床上，可也差不多被這小子看光了。

這姜青娥真是討厭，她絕對是故意的！

「可惡，這次虧大了。」

都澤紅蓮神色變幻一陣，方才漸漸的恢復，有些煩躁的一聲低罵，然後於石床上盤坐起來，開始修煉恢復自身的損耗。

...

姜青娥走下石塔的時候，看見了等待在下面的李洛。

「她應該沒問題了吧？」李洛問道。

姜青娥螓首微點。

「沒想到最後竟然會幫她...」李洛有些感嘆，這都澤紅蓮以前可沒少給洛嵐府找麻煩，雙方算是水火不容，可這一次，他們卻出手救了她一命。

「就算沒有都澤紅蓮，都澤府一樣會有其他人站出來對付洛嵐府的，這是立場原因。」

姜青娥搖搖頭，道：「而且眼下情況特殊，救她也是在救我們自己。」

李洛點頭，那大天災異類即將襲來，如果不將都澤紅蓮這個麻煩處理乾淨，到時候只會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危機。

「那她有沒有感恩戴德，自我反省？」李洛笑問道。

姜青娥紅唇微掀，道：「她說她打算勾搭你，把你迷得神魂顛倒，然後讓你跟我退婚。」

李洛笑容頓時僵住，旋即憤怒的駁斥：「好一個毒蠍心腸的女人，我們救她，她竟然還敢如此惡毒！」

「反應這麼大做什麼？」

姜青娥掃了他一眼，道：「都澤紅蓮身材應該還是很不錯的吧？」

李洛趕緊搖頭：「沒注意這些，剛才都被那個鬼臉給吸引了。」

「真的嗎？」姜青娥笑道。

李洛叫屈：「你這也太不講理了，叫我進去的是你，現在算帳也是你？」

姜青娥倒是若有所思：「都澤紅蓮如果真想這麼做，其實你也可以反施一個美男計，到時候把她發展成我們在都澤府的暗子，為我們提供情報。」

李洛簡直無力吐槽，還美男計，多大的魅力才能夠讓人家直接背叛她老爹啊？不過他也知道，姜青娥這是戲謔調侃，緩解這些天不斷增強的壓力。

「都澤紅蓮的汙染，不會復發吧？」李洛把話題拉回來，正色問道。

「都澤紅蓮倒是沒什麼問題了，其實她這裡我不是很擔心，因為她的汙染雖然比較深，但畢竟是暴露出來了，這東西，只要暴露，其威脅性就會降低許多。」

姜青娥微微沉吟，道：「相反的，葉秋鼎那些人那裡，我倒是不太確定。」

李洛也是皺眉點頭，這惡念種子最麻煩的地方就是讓人防不勝防，都澤紅蓮這種暴露的，還能想辦法去祛除汙染，可其他人看上去極為的正常，也沒有半點被汙染的跡象，這真是連怎麼下手都不知道。

畢竟又不可能不管不顧的將他們丟在據點之外，那簡直算是資敵，所以也只能多花一些心思將他們監控起來。

姜青娥取出地圖，仔細的看了一會，俏臉也變得沉凝了許多，道：「這個方向距離據點最近的一座淨化塔也被汙染了。」

李洛眼神一凜，最近的那座淨化塔距離據點也就大半日的路程，這也就是說，那頭大天災級異類恐怕還有半日時間，就會來到據點之外。

雙方即將照面啊。

「大天災級啊...咱們能擋得住嗎？」李洛嘆息一聲，問道。

那可是天罡將階的實力，而且還是其中的頂尖級別，想必就算是換作宮神鈞，長公主在此，單獨對上的話，也會有著極大的壓力。

「誰知道呢。」

姜青娥沉默一下，有些惋惜的道：「如果再晚半年遇見就好了，到時候我應該就能夠試試，大天災級的異類究竟有多厲害了。」

李洛眉頭挑了挑，姜青娥這言下之意，顯然是半年後她會有著一次極大的提升，甚至有資格跟大天災級別的異類碰一碰嗎？

九品光明相，就這麼霸道的嗎？

「行了，將消息傳出去，整個據點開始進入最嚴格的戰備狀態，所有人都準備好一場大戰吧。」在李洛心思轉動間，姜青娥的聲音傳來。

李洛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然後點頭應下。

接下來的半日時間中，隨著大天災異類即將出現的消息傳開，整個據點的氣氛仿佛是凝固起來了一般，壓抑到讓人感到害怕。

所有人神色都是帶著一些掩飾不住的驚惶，恐懼之意。

一道道目光望著西北的方向，那裡原本隨著他們的淨化而變得清明許多的天地，此時再度的有著漫天黑霧呼嘯。

莫名的低語聲，若有若無的傳來，令人心煩意亂。

半日時間，悄然流過。

某一刻，遠處的天地，仿佛是有著刺耳的嘶嘯聲傳來，據點內諸多目光看去，然後便是見到滾滾黑霧，猶如是黑色的浪潮一般，自那西北的方向，咆哮而至。

據點內眾多學員望著這般宛如末日般的場景，一時間不由得頭皮發麻。

那大天災異類，終於來了。

第兩百八十六章引獸出山

「封鎮落到我的手中了？」

山風呼嘯的峰頂上，李洛望著掌心的那個古老封字，若有所思，顯然，青石上面的封鎮，轉移到了他的手上。

他微微感應了一下，有一些信息湧入腦海中，這讓得他神色一動，看向掌心封鎮的目光倒是變得驚異了一些。

因為從那道信息中，他知道了院長將封鎮轉移給他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夠徹底將禁區那頭精獸給鎮壓，封印。

當然，以他自身的力量顯然是不夠資格的，所以需要藉助著這道封鎮的力量。

甚至，光是這道封鎮的力量都還有些不夠，以往封鎮只是能夠將那頭精獸困在此處，卻無法將其完全的鎮壓。

所以，如果想要將其鎮壓，還得需要一個完美的時機。

比如...那頭精獸被重創。

這個條件其實很苛刻，因為李洛可沒有這種能耐，甚至學府的紫輝導師來了，也比較難做到這一點，這頭精獸擅長隱匿，一旦躲起來，紫輝導師也沒辦法在這茫茫山脈中將其找尋出來。

不過...眼下的話，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這個契機。

因為在李洛原本的計劃中，就是要引誘這頭精獸去與大天災異類搏殺，兩虎相鬥，必有一傷。

不管是誰能活下來，必然會被重創，到時候再集合據點內的力量，未必不能將其捕殺。

李洛心思轉動，最後又是按耐了下去，能不能鎮壓這頭精獸不是當務之急，現在的他還需要藉助這頭禁區精獸的力量去抗衡大天災。

所以，還是先將那大傢伙給引出來再說。

李洛目光對著山脈深處眺望，其中雲霧繚繞，也不知道那頭精獸究竟躲在什麼地方，而他想要將其引出來，也不可能隨便的亂催動雙相之力，畢竟這片山脈如此遼闊，而他的雙相之力又是如此的弱小，真在這裡施展，那頭精獸未必就能夠感應得到。

而上一次，他是身處暗靈潭中。

李洛的目光看向了暗靈潭所在的方向，暗靈潭深處，必然是連接著這片山脈的某些地方，甚至連接著那頭精獸的修煉之處。

所以它才會在李洛雙相之力爆發時，即便是隔著如此遙遠的距離，也能清晰感應到。

李洛微微沉吟，便是毫不猶豫的轉身下山，然後迅速的趕至到暗靈潭處。

如今的暗靈潭四周，空空蕩蕩，沒有半個人影。

暗靈潭內，依舊是有著能量衝擊在不斷的席捲，李洛站在距離深潭最近的一顆大樹上，然後深吸一口氣，將體內的雙相之力運轉而起。

其手持雙刀，兩道相力流轉，而後雙刀緩緩的掠過，刀尖相觸時，兩道刀光宛如彎月般的疾射而出。

方向正是那暗靈潭中。

嗡！

凝聚著雙相之力的刀芒，異常的凌厲，竟是斬開了那衝擊而出的能量衝擊，直接是衝進了暗靈潭內。

而後轟然炸裂。

而也就是在雙相之力於暗靈潭中爆裂時，在這片山脈深處的暗洞之中，趴伏在其中的龐然大物突然睜開了猩紅的獸瞳。

那獸瞳有些驚疑的看向某個方向，那股微弱的雙相之力又出現了？

是錯覺嗎？

而就在它遲疑間，又是有著一道雙相之力的波動順著它棲息的水潭深處傳來，這一次，它真切的感受清楚了。

真的是此前那股雙相之力！

那個擁有著雙相之力的人類小子，竟然又出現了？

精獸猩紅獸瞳中有著貪婪與兇狠之意升騰而起，下一刻，它龐大的身影陡然衝出，然後對著那個方向暴衝而去。

一道煙塵於山脈中出現。

而山脈中的動靜，也很快被李洛所察覺，他面色凝重，毫不猶豫的掉頭就跑，他於山林間穿梭，對著來時的河流疾馳而去。

他的速度是遠不及那頭精獸的，只有藉助著河流之速，才能夠維持自身安全。

不然引虎不成，反而落入虎嘴之中。

不過那頭精獸尚還不知封鎮已經消失，所以等它抵達山脈外圍，必然會遲疑一會，這會為李洛爭取一些時間。

風聲於李洛耳邊呼嘯而過，兩旁樹木不斷的閃退。

他將自身速度催動到極致，不顧一切的瘋狂奔馳。

這是生死時速，必須此時拉開一些距離，不然等那精獸全力追殺而來，他將會陷入極為危險的境地之中。

而在李洛瘋狂逃竄時，山脈深處那頭精獸也是漸漸的接近了山脈外圍。

煙塵有些消散，那頭精獸的模樣也是漸漸的顯露，那是一頭身披黑甲，生有三尾的巨獸，它形似狼，獸瞳猩紅，巨嘴中滿是森森獠牙，有熾熱狂暴的氣息自嘴中噴薄而出，將一些樹木瞬間燃成灰燼。

而也不出李洛所料，隨著接近山脈外圍，這頭三尾精獸的速度反而漸漸的減緩，它獸瞳有些遲疑，惱怒的看向一座山頭上，那裡存在著捆縛它許久的封鎮。

不過，今日讓得它稍微有些意外的是，隨著它接近山脈外圍，那封鎮的力量，似乎並沒有出現。

出現什麼變故了？

三尾精獸有些遲疑，它暴躁的甩動著尾巴，將附近的森林都是推平了許多，它能夠感受到，那個雙相人類正在逃跑。

之前錯失這人類小子，讓得它追悔莫及，這次又出現了，簡直就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無論如何也不能放過了！

這一次，就算跟那封鎮拼上一拼，都要嘗試一下！

想到此處，三尾精獸獸瞳中有兇殘之意浮現，旋即它再不猶豫，身影暴射而出，身後三尾如巨蟒般的捲動起來，有驚人的相力散發，隨時準備與那封鎮相鬥。

漸漸的，它抵達了山脈外圍。

可讓得三尾精獸驚疑的是，當它踏出山脈外圍那一刻時，封鎮依舊未曾出現！

這種情況，讓得三尾精獸一時間愣在原地片刻，旋即它的獸瞳中有狂喜的情緒爆發出來，那個該死的封鎮，終於是力量耗盡了嗎？！

真是天助我也！

往後，它就自由了！

吼！

震耳欲聾的咆哮聲，於這方山林間響徹。

奔馳中的李洛，也是聽見了這狂喜的咆哮，當即眼神一凜，那頭精獸衝出山脈了。

他目光看向前方，河流聲已是傳來。

李洛身影一掠，穿過樹林，落在了河流上，腳下水相之力噴湧而出，便是滑水急速前行。

身影落在了河流上，李洛眼角餘光後掃，然後便是見到一頭三尾巨獸，裹挾著滔天兇氣，快若奔雷般的對著他所在的方向而來。

李洛深吸一口氣，心跳雖然如擂鼓般的跳動，但卻並不慌亂，因為眼下的節奏，與他計劃之中完全相同。

接下來，只需要將這三尾巨獸引到據點之外，一切就完美了。

希望能夠順利吧。

李洛只能這樣祈禱著。

第兩百七十七章異類攻城

嗚！

粘稠陰冷的黑色霧氣席捲天地，這方天地仿佛是在此時化為了鬼蜮，有無數悉悉索索的聲音從黑霧中傳出，隱約可見許多極為扭曲的身影在其中竄動。

一道道充滿著惡意的視線，看向了據點內的那些鮮活血肉。

李洛，姜青娥等人立於據點的高牆上，面色凝重的望著遠處瀰漫的黑霧，果然正如他們所料，當那大天災級異類出現時，也會裹挾著許多的其他異類。

這一幕，當真是萬魔攻城了。

據點中央的高塔頂部，有巨大的光罩如碗般的倒扣下來，將據點保護在其中，那淡淡的光幕，給予著諸多學員為數不多的安全感。

而這種安全感還能夠持續多久，沒有人心裡有答案。

都澤紅蓮也是在此時走上了高牆，經過半日的修煉，她的實力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此時的她望著遠處的漫天黑霧，眼中掠過一些恐懼之色，聲音有些沙啞的道：「的確是那頭大天災，我感覺到了它的惡念之力。」

「這頭大天災實力極為恐怖，此前我們與它遭遇，我斷後時與它接觸了一瞬，就被它的惡念之力侵入體內，形成了深層次的汙染。」

「我們的實力，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

李洛對此倒是並不感到意外，因為雙方本來就不是一個層次，都澤紅蓮不過只是初入地煞將而已，可這大天災，卻是相當於天罡將階頂峰的實力。

「你能夠逃回來，可能是它想要你們為它引路而已。」姜青娥淡淡的說道。

都澤紅蓮面色微變，但卻並未反駁，姜青娥的話雖然很刺耳很現實，但這可能的確就是真相，不然的話，以那「笑臉魔」碾壓性的力量，她逃掉的概率怕是不會太高。

「接下來有什麼計劃？」都澤紅蓮冷淡的問道。

不管雙方關係再怎麼不好，眼下畢竟算是一根繩上的螞蚱，如果真讓得那大天災異類攻破據點，他們這裡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

「先倚仗據點的力量進行防禦，這些天我們也做了一些準備，先試試能阻攔這頭大天災異類多久吧，如果能夠支撐到援軍到來，那就最好了。」李洛說道。

「雖然說出來有點打擊你，但我覺得你還是不要抱著這種期望吧。」都澤紅蓮聲音幽幽的道。

李洛默然，都澤紅蓮的戰意相當低，這應該是因為親眼見識過那頭大天災異類的恐怖，但是現在這種局面，他們除了竭盡全力去抵抗之外，還能有第二條路可以選擇嗎？

難道，還能主動打開據點直接投降？

別搞笑了。

而在他們這裡說話間，突然據點內有些騷亂聲傳出，李洛，姜青娥目光投去，然後便是瞳孔微縮的見到，有滾滾黑霧在天空上凝聚，漸漸的形成了一張巨大的笑臉。

那笑臉李洛等人早就不陌生了，因為這些天他們已經被這種詭異的笑容搞得有些神經質了。

黑色的笑臉在天空上微微的擺動，俯視著據點之內，那幽黑的眼眶中，仿佛是散發著極致的邪惡之力，光是一眼看去，就讓得人心中生出了無邊的恐懼。

嘶嘶！

天空上的笑臉發出了刺耳的笑聲，它倒是沒有任何要與眾人交流的意思，伴隨著其笑聲的傳出，只見得那粘稠的黑霧中，突然有著無數異類如潮水般的席捲而出。

那些異類多是低等異類，奇形怪狀，看上去可怖又扭曲。

笑臉魔直接就發動了攻勢。

嗤嗤！

無數異類衝擊而來，首先就撞擊在了那籠罩據點的光罩上，而兩者接觸間，光罩紋絲不動，而那些撲來的異類，則是在頃刻間被消融成了一縷淡淡黑煙。

不少學員暗自鬆了一口氣，據點的防禦還是比較靠譜的。

可李洛，姜青娥，都澤紅蓮等人則是神色不動，眼神依舊沉凝，因為這只不過是那笑臉魔在試探據點光罩的力量罷了。

果然，隨著那第一波試探的結束後，漫天的黑霧再次波動起來，緊接著再度有異類如潮水般的衝擊而來。

這一次出現的異類，渾身升騰的惡念之力比起此前那些低級異類不知道強上多少，應該都算得上是蝕級的異類，其中一些，甚至渾身有赤氣流動。

那是接近赤蝕級別的異類了。

如果是在野外遇見，不少隊伍都是需要合力對付才行。

而如今在這裡，卻只不過是炮灰般的存在。

這第二波攻勢席捲而來，並沒有多少的技術含量，純粹的是單純的用來消耗據點光罩的力量。

在這一次的碰撞中，所有人都能夠感覺到，據點光罩淨化異類的速度比此前變慢了一些，一些異類甚至在被磨滅之前，狠狠的撞擊到了光罩上面。

有許些漣漪自光罩上面擴散。

這看得一些學員面色微微有些變化。

姜青娥則是抬起手，輕輕的揮了揮，有冷冽的聲音在據點中傳開：「所有人，按照此前的計劃，依次為中心塔補充能量。」

隨著她聲音的落下，只見得據點內，有一波學員迅速的湧向了中心塔的位置，然後於其四方盤坐下來，下一刻，只見得有一道道相力於他們的體內升騰起來，最後如同縷縷煙霧般，湧向了中心塔。

而中心塔散發出來的光罩，則是在此時變得愈發的明亮。

覆蓋據點的光罩，同樣變得璀璨起來。

許多學員見到這一幕，都是忍不住的發出了低低的歡呼聲。

「嘶嘶...」

天空上，那笑臉魔也是在此時發出了詭異刺耳的笑聲，然後所有人都是見到，笑臉魔緩緩的飄飛到了據點正上空的位置。

它位於光罩之外，而那笑臉上面的幽黑眼眶中，在此時漸漸的有著猩紅火苗燃燒起來，宛如是兩顆散發著無邊惡念的眼瞳。

隨著那兩顆猩紅眼瞳的出現，那詭異笑臉仿佛是真正的復活了一般。

有詭異的力量，從天而降，似是直接穿透了光罩防護。

李洛同樣是看見了那點燃了猩紅眼瞳的巨大笑臉，他神色微微的恍惚，心中有邪火在此時升騰起來，一股混亂，殺戮的情緒在心中升起。

同時嘴角忍不住的微微掀起。

「緊守心神！」

不過就在此時，一道冷冽的聲音驟然傳進耳中，同時有璀璨，霸道的光明充斥眼球，這讓得李洛心頭一震，恍惚的心神迅速的恢復過來。

隨著心神的恢復，李洛面色也不由得有點難看，這笑臉魔如此可怕的嗎，明明隔著光罩的守護，它的力量都能傳遞進來，影響他的心智。

而連他都是如此...

想到此處，李洛急忙看向據點之內，果然是見到許多的學員抬頭望著天空上的笑臉魔，然後他們的嘴角，有著詭異的笑容正在一點點的掀起來...

一些心智稍弱者，甚至嘴角的肌肉都在被撕裂，那是...開始被汙染的徵兆。

這讓得李洛心中有濃濃的寒意升起，這就是大天災級異類的力量嗎...如此的詭異，無聲無息間，光是視線上的碰撞，就能夠形成汙染。

李洛的面色變得格外難看，面對著如此強大的笑臉魔，他們真能夠堅持到援軍的到來嗎？

第兩百七十八章惡念反噬

據點內，越來越多的學員在不受控制的抬頭望著天空上的笑臉魔，同時嘴角的笑容在漸漸的變得詭異。

對於這一幕，李洛並不陌生，一旦等這些學員嘴角的笑容撕裂到最大時，他們就會失控，落入笑臉魔的掌控中。

「完了，這笑臉魔的能力，竟然能夠直接穿透據點防禦，我們根本擋不住它。」都澤紅蓮望著這一幕，臉色發白，忍不住的喃喃道。

「你少在這裡烏鴉嘴吧。」李洛揉了揉臉龐，沒好氣的道。

他神色倒並沒有太過的驚慌，畢竟其實對於這種情況，他們此前並非是沒有做一些準備。

李洛目光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後者也是明白他的打算，當即螓首微點。

於是李洛一步踏出，站在高牆上，大喝聲響徹起來：「所有水相，光明相的人，立即運轉相力，施展水鏡，光鏡之類的相術！」

聲音落下時，他率先出手，只見得體內相力噴薄而出，直接是於其上方，化為了一面約莫數丈左右的水光鏡，其一面光滑透徹，反射著光芒。

嗡！

在其旁邊，姜青娥體內有璀璨光明爆發，一面比李洛那水光鏡寬大十倍的光鏡，凝結而出。

而此時尚還保持理智的學員見狀，也是連忙催動相力，於是一面面水鏡，光鏡於據點之內不斷的浮現出來。

片刻之後，這諸多水鏡，光鏡漸漸的連接在一起，仿佛是形成了一片巨大的鏡面。

鏡面反射，直接是照向了天空上的笑臉魔。

而那笑臉魔顯然也是愣了愣，它望著下方，只見得據點的半空中，鏡面反射中，同樣是有著一個笑臉魔在注視著它。

那一瞬，天空上的笑臉魔突然發出了悽厲的叫聲，它渾身的黑霧在此時瘋狂的翻滾起來，兩顆猩紅的眼瞳更是在此時仿佛流下了血淚，不斷的滴落下來，猶如是化為了一場血雨。

它原本大搖大擺的居於據點上空，可此時卻仿佛是受到了傷害一般，慌忙後退，退入到那漫天的黑霧之中。

而隨著笑臉魔的退去，據點中那些嘴角正在漸漸撕裂的學員們也是漸漸的清醒過來，他們的神色還有些茫然。

不過隨著明白先前所發生之事，他們先是後怕，然後爆發出一些歡呼，因為誰都看得出來，那笑臉魔似乎突然被他們擊退了一次。

原來，笑臉魔的能力，可以以這種方式來抵禦！

「這，這怎麼可能？！」

都澤紅蓮望著這一幕，也是有些震驚，實力那麼強大的笑臉魔，竟然被擊退了？而且看先前的模樣，笑臉魔應該是出現了一些傷勢吧？

「遇到事情，不要驚慌，凡事多用用腦子。」

李洛淡淡的看了她一眼，道：「凡是看見笑臉魔的人，會不由自主的露出笑容，繼而與它的笑容同步，最後被汙染。」

「這是一種視覺上面的汙染，先前笑臉魔肆無忌憚的在釋放著它的惡念汙染，我們以鏡面複製回擊，從而讓它承受了一次類似惡念反噬的傷害。」

都澤紅蓮被李洛一通教訓，嬌豔的臉頰不由得有些青白交替，想要發火卻無從發起，最終只能憋屈的將心頭火給壓了下去。

因為李洛他們這一招，的確是將笑臉魔的特殊能力給反制了。

這一點，她再不服氣，也只能認。

「可惜，如果能夠等到它的惡念汙染更強一些再反制，應該會對它造成更大的反噬。」姜青娥金色眸子注視著那濃鬱的黑霧，先前笑臉魔雖被反噬，可強度並沒有達到能夠重創它的地步。

「沒辦法，如果真等到那一步，據點內就要先亂起來了。」李洛嘆了一聲，說道。

剛才的情況，繼續拖下去，很多人都會被笑臉魔控制住，到時候他們在據點內瘋狂的殺戮起來，說不定這據點直接就不攻自破了。

姜青娥螓首微點，這一點她當然也知曉，只是這鏡面反噬的手段，只能第一次有奇效，此後那笑臉魔應該就不會這麼大搖大擺的釋放這種能力了。

不過也好，最起碼打掉了它一個強力手段。

他們的目光看向據點外，此時那濃鬱粘稠的黑霧中，還源源不斷的有著異類如潮水般的衝出來，最後與據點光罩相撞。

不過雖說擋住了那笑臉魔第一次的攻擊，但李洛，姜青娥神色依舊凝重而擔憂，因為從先前的交手來看，這笑臉魔實力處於絕對的優勢，而且手段詭異多端，誰也不知道接下來它還會如何的進攻。

而且，最讓得李洛，姜青娥擔憂的是，先前笑臉魔的能力竟然可以直接穿透據點的淨化光罩，直接影響到裡面的人。

而要知道，這淨化光罩是他們所有人賴以抗衡笑臉魔的最後屏障，可如果笑臉魔的一些手段能夠無視淨化光罩，那對他們造成的威脅將會大大的增加。

在兩人的擔憂中，異類如潮水般的攻勢依舊是在持續。

不過李洛，姜青娥等人的目光都未曾投注於此，而是盯著那濃鬱的黑霧之中，因為只有那大天災異類，才能夠真正的威脅到據點防禦。

先前笑臉魔被惡念反噬受挫，定然不會善罷甘休。

眼下的沉寂，不過是在為了醞釀下一次更為兇狠與詭異的攻勢。

在李洛，姜青娥目光緊緊盯著那濃霧黑霧時，都澤紅蓮，裘白等一些實力頂尖的三星院學員都是來到了他們的後面，嚴陣以待。

某一刻，濃鬱的黑霧終於再度激烈的翻湧起來。

然後李洛，姜青娥他們便是面色微變的見到，一道人影緩緩自那黑霧中走了出來。

那道人影身材高壯，約莫數丈左右，宛如小巨人一般，它的身軀與人族完全相同，並沒有任何扭曲詭異的地方。

只不過它的面龐，卻是一張極為詭異的笑臉。

嘴角撕裂到耳邊，雙瞳暗紅，滿嘴尖刺的牙齒，其內幽黑一片，看上去令人感到驚悚。

它那暗紅的眼瞳直接是鎖定了高牆的姜青娥，顯然在它的感知中，這座據點內，也就只有後者才能夠讓它感覺到一點威脅。

但也就只是一點而已。

大天災級別的異類來到這暗窟的外圍，完全就是無可匹敵的存在。

這座據點的防禦光罩倒是有些麻煩，其中蘊含著強烈的淨化力量，即便是它，也很難短時間的攻破。

不過無礙，它自有手段。

笑臉魔臉上那詭異的笑容仿佛是變得更濃烈了，它手臂伸進嘴巴中，仿佛是掏了掏，最後發出了乾嘔的聲音。

有粘稠的黑色液體從它嘴中流淌出來，這些液體宛如是腥臭的黑泥般，被它手掌抓住，隨意的捏動起來。

半晌後，形成了數個看不清模樣的黑色泥人。

多餘的黑泥，則是被它捏成了一個個迷你的泥臺，堆放在面前。

高牆上的姜青娥，李洛等人望著那在無數異類中，仿佛在玩著捏泥巴遊戲的笑臉魔，雖然他們不清楚對方究竟在做什麼，但卻莫名的感覺到了一股濃濃的不安感。

可是，偏偏他們還不敢出去阻止。

於是，他們最終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笑臉魔將諸多不過尺許高大的泥臺搭建完成，又是將那些泥人，擺放了上去。

仿佛是在開壇作法一般。

滑稽而詭異。

做完這些，它邁出腳步，站在那些泥臺前面，然後李洛他們面色就變得更為精彩起來，因為他們看見那笑臉魔，開始手舞足蹈的跳起了大神。

第兩百八十七章狐假虎威

茫茫荒野上，一條河流蜿蜒，波光粼粼宛如白蟒盤踞。

然而常年的寂靜，今日卻是被打破。

河流盡頭，一道人影腳掌之上水相之力流轉，他藉助著水流滑水而行，身形挺拔，灰白頭髮隨風輕揚，再配合那張帥氣耐看的面龐，倒是頗有些驚豔的感覺。

不過少年時不時的看向後方以及臉上划過的狼狽之色，將這種意境破壞了不少。

但這真的怪不了李洛，因為任誰被一頭天將階頂峰實力的精獸亡命追殺，恐怕都很難保持一副淡然出塵的模樣。

吼！

突然天地間有震耳欲聾的獸吼聲響起，那自後方席捲而來的狂風中仿佛都是帶上了一些腥氣。

只見得那後方遠處，一頭三尾巨獸疾掠而來，帶起滾滾煙塵，那猩紅的獸瞳中充斥著暴躁，鎖定了李洛的身影。

原本它以為只要衝出禁區山脈，應該就能夠很容易的將這個小老鼠抓住吞食，但它沒想到這小老鼠如此的狡猾，明明實力很弱，卻偏偏藉助著流水加速，一時間讓得它有些奈何不得。

三尾巨獸嘴巴突然張開，數顆能量光球帶著熾熱破空而出，直接對著遠處李洛的身影轟擊而去。

不過雙方有一定的距離，所以那些能量光球最終也失去了準頭，落入了李洛後方的河水中。

轟轟！

能量光球爆炸捲起的風浪，依舊是將李洛震得體內氣血動蕩，但他迅速的運轉水相，木相的治療之力，將體內的震蕩安撫了下去。

然後頭也不回的狂奔。

只是雖然避開了三尾巨獸的胡亂轟炸，但李洛心頭卻是愈發的沉重，因為他能夠察覺到，三尾巨獸與他之間的距離在漸漸的縮短。

他終歸還是小瞧了天將階頂峰的精獸。

即便他取巧的藉助著流水之速，但想要保持絕對的安全距離，還是沒想像的那麼容易。

「按照這個速度，抵達據點，或許還要不短的時間。」

李洛抬頭看了一眼據點的方向，眉頭緊皺，他這種驚心動魄的局面，還要維持那麼久嗎？真是刺激啊。

畢竟面對著三尾巨獸的追殺，他只要稍稍出錯，恐怕就是九死一生。

而且最重要的是...眼下三尾巨獸的確沒追上，但李洛覺得，如果他真的以為一頭天將階精獸只有這點手段的話，那未免也太天真了一些。

但眼下想這些也沒什麼用，現在的李洛就是在走鋼絲，所以他必須保持絕對的冷靜，做好最差情況的準備，見招拆招。

心中思緒流轉，李洛再不理會後方追趕的三尾巨獸，水相之力於體內流淌，而後與腳下的河水形成共鳴，他的身影仿佛是在這一刻融入到了水流之中一般。

這般瘋狂追逃，眨眼便是一個時辰過去。

這一個時辰中，後方的三尾巨獸也不再暴怒咆哮，而是將速度催動到極致，緊緊的咬住李洛的身影。

雙方仿佛是陷入到了一場平和的賽跑。

只不過，三尾巨獸這種平靜，反而是讓得李洛有些不安，反常必有妖，此時的三尾巨獸，必然是在醞釀著必殺一擊。

李洛渾身緊繃起來，體內兩座相宮隨時處於極限爆發的狀態。

嗚！

而也就是在此時，李洛突然聽見後方傳來一聲長嘯，他眼角餘光一掃，便是陡然間渾身汗毛倒豎起來。

因為他見到此時的三尾巨獸竟然是突然停了下來，其身後三條巨尾高高的豎起，原本的黑色尾巴，在此時迅速的轉變成了血紅色彩。

其四周的空間，仿佛都是在此時緩緩的波動起來。

李洛不知道三尾巨獸究竟要做什麼，但他卻是有著一種大難臨頭的感覺，當即再不敢多看，直接將速度催動到極致，瘋狂逃竄。

嗡！

不過他剛剛逃竄了沒多久，仿佛是聽見一道奇特的嗡鳴聲於天地間響起。

李洛急速前掠的身影在此時突然的僵硬下來，他渾身的血液仿佛都是停止了流動，因為在他瞳孔的倒映中，那前方的虛空扭曲起來，一頭巨獸直接是猶如瞬間移動一般，出現在了前方。

它立於寬敞的江面上，猩紅獸瞳帶著兇殘與戲謔的盯著急速滑水而來的李洛。

它顯然是不知道施展了什麼秘法，直接是橫跨如此遠的距離，瞬移而至。

那般速度，似是超越了光。

這一刻李洛明白，他到底還是小瞧了這些高級精獸。

轟！

而在李洛渾身冰寒時，那三尾巨獸已是直接動手，只見得其巨掌重重的拍下，狂暴無匹的天地能量在其掌下匯聚，直接是形成了巨大的黑色掌影，而後對著李洛所在拍下。

那等力量，將這條還算是寬闊的江面，都是硬生生的撕裂開來。

如此重擊，幾乎是足以秒殺李洛。

獸掌巨影在李洛眼瞳中急速的放大，滔天殺機撲面而來，如此威勢的攻擊，還是李洛這些年第一次遇見。

在那一掌下，他幾乎是有種絕望之感。

太強了。

那股威勢，壓迫得他連喘息都做不到。

仿佛唯有等死。

但是，李洛終歸沒有被那一掌的威勢摧垮心神，他目光急速的閃爍，而後化為一抹狠決之色。

他面對著那如此恐怖的一掌，不僅沒有躲避，反而是突然一腳踏下，身影直衝而出。

竟然是直面而上！

李洛的選擇，也是讓得那頭三尾巨獸有些驚訝，但那赤紅獸瞳中的兇殘與戲謔並未減少。

咻！

李洛身影直接衝出，而即將與那三尾巨獸獸掌相撞時，他突然暴喝出聲：「孽畜，今日此處，就是你的封印之地！」

他伸出手掌，掌心那古老的封字突然有光芒綻放。

這一刻，三尾巨獸同樣是看見了李洛掌心的古老封字，同時它也感應到了那股它極其熟悉的能量波動。

那股力量，的確是來自束縛了它許多年的封鎮！

原來，那個封鎮之所以會消失，是因為來到了這個人類小子的手中！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

它渾身毛髮都是在此時倒豎起來。

三尾巨獸猩紅的獸瞳中有著驚駭以及恐懼之意在出現，多年的捆縛，讓得它對於那道封鎮有著極大的恐懼，當然，它恐懼的，更多是那道封鎮的主人。

那種存在，讓它感到發自靈魂的戰慄。

如今那道封鎮出現在了這個如此孱弱的人類手中，是有其他的什麼陰謀嗎？

難道是故意將它騙出山脈，要伺機將其鎮壓嗎？！

這難道是一個局？！

三尾巨獸望著那一臉狂笑著對他衝來的李洛，後者的面龐上不見絲毫的畏懼，反而是有著一種得逞般的快意。

這個小子，是想藉助封鎮的力量，將它鎮殺？

短短瞬息間，三尾巨獸心中閃過萬般念頭，最終，謹慎的性格讓得它突然的將那巨掌收回，而後急忙躍出河流，巨大的身影暴退。

不管如何，先躲開再說！

三尾巨獸身形急退，但它的獸瞳卻是在死死的盯著李洛的身影，然後它就見到，隨著它的避開，李洛身影徑直衝了過去，然後...

頭也不回的跑了。

三尾巨獸在原地躊躇，它望著李洛瘋狂遠去的身影，那所謂的封鎮力量也是隨之消失，一切都仿佛沒有出現過一樣。

有風聲刮過，三尾巨獸陷入了一陣沉默中。

它感覺，似乎被戲耍了？

第兩百八十八章爭分奪秒

「差點就沒了！」

李洛瘋狂的於河面上疾馳，此時的他，滿腦門的冷汗，心臟跳動得宛如捶鼓一般，震得他腦子都是有些眩暈的感覺。

太刺激了。

剛才他直接從一頭天將階精獸眼皮底下大搖大擺的衝過去。

那一瞬間，李洛真是感覺到了死亡的氣息，畢竟只要那三尾巨獸再狠一點，不管不顧的一巴掌拍過來，以李洛的實力，大概率是沒有什麼活路的。

但李洛掌心的封鎮之力，讓得三尾巨獸畏懼了。

在沒有摸清楚那道封鎮之力的底細前，三尾巨獸還是保持了謹慎。

這才給了李洛機會。

李洛低頭，看著掌心那古老的封鎮，封鎮的確具備著一些力量，但如果說能夠直接鎮殺三尾巨獸那也想得太天真了一些。

此前從院長留下的信息來看，這封鎮只能等三尾巨獸受傷後，才能夠起到作用，如果對方是完全狀態，封鎮對其也沒辦法。

不過這個信息，那三尾巨獸顯然是不知道的。

對方顯然是知曉院長的層次，所以對其懷著極深的恐懼，而先前李洛就是藉助著這種恐懼，逼得對方心懷忌憚。

無非就是狐假虎威。

李洛瞥了一眼後方，三尾巨獸的身影已經消失，但他卻並不著急，對方雖說有些靈智，但性格還是兇殘貪婪，他手中的封鎮固然能夠對其造成一些忌憚，可想必很快那頭三尾巨獸也能夠洞穿一些端倪，比如，如果這封鎮真的能夠將其鎮殺，李洛根本犯不著如此狼狽的逃跑。

等它想通後，一定會追來的。

而這，剛好能夠為他爭取許多的時間。

李洛輕輕按著急速跳動的心臟，漸漸的將自身情緒平復下來，當他決定執行這個計劃的時候，其實就料到了其中的兇險，所以各種準備，他都已經做好。

想要破除絕境，哪有什麼絕對安全，唯有搏命罷了。

李洛心中想著這些，疾馳的速度卻是絲毫不減，於河面上划過一道白色水線，對著遠處迅速而去。

而一段時間後，李洛察覺到了後方傳來了動靜，目光一掃，便是見到了一頭龐大的身影於岸邊不斷的疾掠而過，帶起滾滾煙塵。

那頭三尾巨獸果然是追來了。

即便是隔著遠遠的距離，李洛依舊是能夠察覺到那獸瞳之中湧動的暴怒，兇殘，以及一絲按耐下來的忌憚。

呼。

李洛身軀再度緊繃起來，同時也是暗自鬆了一口氣，只要跟來了就好，就怕先前真的將它嚇壞了，直接逃竄而去，那他的計劃也就徹底的落空了。

於是接下來，一人一獸，再度開始一追一逃。

只不過這次，三尾巨獸不再如同剛開始那樣的肆無忌憚，它不遠不近的吊在李洛後方，視線更多停留在李洛的手掌上，顯然是在進行著暗中的窺測。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李洛絲毫未曾顯露出那封鎮的手掌，漸漸的，三尾巨獸有些不耐，開始接近李洛。

就在三尾巨獸準備再次嘗試以凌厲的攻勢撲殺李洛的時候，李洛出人意料的停下了身影。

「孽畜，我跟你拼了，一起死吧！」

他面色漲紅的發出了咆哮，仿佛是困獸般，竟是轉頭對著三尾巨獸衝去，掌心古老封鎮再度綻放光芒。

一副同歸於盡的架勢。

李洛這主動掉頭衝來的氣勢，再度讓得三尾巨獸一驚，它猩紅眼睛閃爍著，然後龐大的身影急退。

雖然不知道李洛究竟是不是真的要拼命，但它也犯不著如此的冒險。

只是如此一來，又是失去了一次接近李洛將他拍死的機會。

而隨著三尾巨獸的退開，李洛頓時收起了搏命的姿態，然後掉頭又跑。

他看了一眼後方，三尾巨獸這次沒有逃得不見影子，只是退開了一段距離，顯然，隨著李洛一次次的狐假虎威，封鎮具備的威脅也是在逐漸的減弱。

畢竟三尾巨獸也不是傻子，它同樣是在李洛一次次的嚇唬中，開始窺測到封鎮的底細。

那種力量，似乎並不足以將它鎮殺。

只是，出于謹慎，它依舊沒有直接對李洛出手，它需要等待一個好的時機，免得李洛拼死之下，對它造成什麼傷害。

不過，它的這種猶豫，等待，倒也是符合李洛的想法，這種局面只要保持下去，就能夠順利的抵達據點了。

李洛抬頭，望著河流奔騰的方向，那裡就是據點所在。

希望，據點能夠堅持到他趕回去吧。

...

「情況有點不對啊。」

都澤紅蓮抬頭望著那覆蓋著整個據點的淨化光罩，在那黑色暴雨的侵蝕下，其上的光芒在不斷的黯淡，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黯淡的速度越來越快。

原本他們以為淨化光罩能夠堅持三天時間，但現在來看，恐怕三天都懸。

據點內，許多學員面色蒼白的望著這一幕，眼中有掩飾不住的驚慌。

「那笑臉魔加大了侵蝕的力量。」姜青娥緩緩說道，她的容顏同樣還有些蒼白，顯然此前的傷勢還未曾完全恢復。

她的眸光，看了一眼據點後方。

「還等著他呢？」

都澤紅蓮撇撇嘴，道：「也就你會相信他那種天方夜譚的想法，他真當天將階精獸是家裡養的狗呢，可以隨便溜來溜去。」

「而且就算能引出天將階精獸，以他的實力，怎麼能逃得了？」

接下來的話倒是沒有繼續說出來，因為綜合上述，都澤紅蓮覺得李洛更大的可能還是自己跑了。

所謂的計劃，就是一個藉口而已。

姜青娥淡淡的道：「其實我倒希望他真是自己逃跑，但很可惜，李洛不是那種性子。」

都澤紅蓮對此只能冷笑一聲。

旋即她也不與姜青娥在這上面多加爭辯，而是道：「按照這個速度，淨化光罩可能會被提前打破，那個時候，我們只能與它傾力一搏。」

「你還能再戰鬥的吧？」

姜青娥沒有回答，只是玉手輕輕的握住了重劍劍柄。

真到了那一步，基本就算是絕境了，整個據點恐怕都將會被笑臉魔屠戮殆盡，所以他們別無選擇，只能以命相搏，看看能否再拖延一些時間。

而面對著這種局面，姜青娥倒是真的希望，李洛不要再回來了，說不定如此，還能夠保得性命。

只是，清楚李洛性格的她心中明白，不管他的計劃有沒有成功，他都必然會回來的。

時間，在氣氛凝固而壓抑的據點內逐漸的流逝。

直到某一刻。

據點內的驚慌氣氛陡然達到了頂峰。

滴答。

有一滴黑色粘稠的液體降落下來，落在了姜青娥面前的石牆上，頓時石牆被腐蝕，那液體中，仿佛是有無數蟲子蜂擁而出一般，開始擴散。

淨化光罩，終於破了。

第兩百七十九章笑臉魔的作法

天地間黑霧瀰漫，詭異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蕩。

黑霧中，源源不斷的異類在如潮水般的湧出來，而那笑臉魔，則是在此時於黑霧之前，手舞足蹈。

這一幕很滑稽，但高牆上的諸多學員卻沒有一個人笑得出來，因為此時用屁股想也知道，這笑臉魔必然是在醞釀著什麼。

可是他們沒辦法去阻止，只能見招拆招。

姜青娥早已下令，所有人保持最高度的戒備。

據點外，群魔呼嘯，據點內，卻是安靜壓抑。

在諸多學員緊張的注視下，片刻後，那笑臉魔的身子終於是停了下來，它臉上的笑容仿佛是在此時變得更深了一些。

然後緩緩的張開了滿是黑色利齒的嘴巴。

噗噗噗！

只見得有一道道黑光自其嘴中噴射而出，這些黑光呼嘯，徑直的落向了那些泥臺上面的泥人。

嗤！

黑光落入泥人之中，然後便是沒了聲息。

一切，都變得安靜下來。

諸多學員等了半晌，卻並沒有見到任何異變的出現，當即臉龐上皆是有著愕然之色浮現出來，這是，施法錯誤了嗎？

啊！

可是，還不待他們對此感到歡喜，突然間，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據點內驚現異樣，突然有著一道道慘叫聲響起來。

所有人驚恐的轉頭，然後就見到在據點內，一些學員的身體內，突然有著滾滾黑煙冒出來，他們發出慘叫聲，因為他們的嘴角正在迅速的撕裂，最後形成了那詭異的笑容。

濃濃的惡念之力，如同潮水一般，將他們的身軀所淹沒。

短短數息後，這些學員仿佛就被轉化成了傀儡，然後他們赤紅著眼睛，宛如野獸般的對著附近的其他學員撲了過去。

整個據點，瞬間陷入到了混亂之中。

高牆上，李洛望著據點內的混亂，面色也是變得格外的難看起來。

「這些人是此前未曾被發現的汙染者...」

姜青娥金色眸子冷冽的望著這一幕，道：「先前那笑臉魔以黑泥所捏成的泥人，應該就與他們體內潛藏的汙染種子形成了連接，然後直接將其引動，令得他們化為了被其掌控的傀儡。」

李洛心頭沉重，此前他們雖然已經發現了一些被汙染的學員，但顯然，那些並不是全部。

或許這也是那笑臉魔的故意為之，虛虛實實，讓得人難以徹底的理清。

都澤紅蓮臉色也是有點發白，如果此時她體內的汙染還未曾被清除的話，恐怕也會與這些學員一樣。

突然，她想到了什麼，急忙提醒道：「小心袁雄，葉秋鼎他們，他們跟我一樣，與笑臉魔照過面，很有可能也有汙染潛藏！」

袁雄就是她的隊友。

轟！

而就在她聲音剛落的瞬間，突然有一座石塔在此時崩塌，一道狼狽的身影倒射而出，將一面牆壁都是撞得粉碎。

那道身影，是監管袁雄，葉秋鼎他們的田恬！

而此時的她，臉色微微有些蒼白的望著那破碎的石塔處，只見得此時其中，數道渾身包裹在濃濃惡念黑煙中的人影，緩緩的走了出來。

目光透過黑煙，隱約可見袁雄，葉秋鼎幾人被撕裂得鮮血流淌的臉龐，只不過此時他們的眼睛皆是猩紅，顯然已經被操控了神智。

「隊長，他們被汙染後，實力變強了！」

田恬看向高牆上姜青娥他們的位置，急聲提醒道。

姜青娥聞言，俏臉冰冷，同時冷靜的聲音響徹在據點內所有學員的耳中：「不必驚慌，所有人立刻聯手鎮壓被汙染的學員。」

「中心塔附近，組成防線，不可讓被汙染的學員靠近，他們的目標，必然是破壞中心塔，動搖淨化光罩！」

原本混亂的據點內，隨著姜青娥冷靜的聲音傳入耳中，倒是將驚慌平復了一些，下一刻，所有人都是爆發出相力，開始對著那些被汙染的學員圍剿鎮壓而去。

他們都明白，眼下的局面如果真讓得中心塔被破壞，那麼失去了淨化光罩保護的他們，必然會被那無數異類所淹沒。

絕無活路！

在生命的威脅下，他們倒是拋下了心中的一些恐懼，開始全力出手。

李洛，都澤紅蓮，裘白等人也是在此時出手，鎮壓著據點內的混亂。

唯有姜青娥依舊立於高牆上，她絕美容顏平靜的注視著據點內，然後轉過目光，依舊鎖定著那頭笑臉魔。

對方這詭異的手段雖然在據點內引發了混亂，但暫時還算是在可控範圍中，所以她需要時刻緊盯對方，伺機而動。

姜青娥心中明白，如果說還有誰能夠對那笑臉魔造成一點威脅的，恐怕就只有她了。

只不過，即便是她，也與笑臉魔有著不可忽視的差距，所以，她需要等待機會。

於是，當據點內的混亂在持續時，姜青娥依舊是靜靜的立於高牆上，有帶著血腥氣的風吹拂而來，揚起了長發，而她雙手只是輕輕的放在劍柄之上，劍鋒杵地。

金色的眸子，仿佛是琥珀般，凝視著遠處的笑臉魔。

...

嗡！

李洛手持雙刀，刀刃之上水光高速流轉，嗡鳴之聲，在空氣中震蕩。

此時的他，正傾盡全力的將一名被汙染的學員所擊飛。

可還不待他追擊上去，突然其神色一凜，感覺到一股極其兇惡的惡念之力直撲他所在的位置。

李洛反應極快，體內相力湧動，一面光鏡於身側浮現，其中倒映著一道撲來的黑煙身影。

砰！

鏡面破碎，其中有反彈之力爆發出來，將那道身影震得一晃，但很快就被其化解，當即一道黑光閃電般的對著李洛所在斬下。

鐺！

李洛雙刀急忙迎上，體內相力盡數爆發。

狂暴的相力衝擊橫掃，李洛腳步連連後退，握住雙刀的手掌都是陣陣刺痛，他面色微凝的看向那道突襲的人影。

此時的後者，渾身繚繞在惡念之力中，黑煙從口鼻中源源不斷的湧出，雖說模樣已是難以分辨，但李洛還是將其認了出來。

「葉秋鼎？」

李洛眉頭微皺，這葉秋鼎在沒有被汙染前，就是相師境第三段的實力，實力遠超於他，如今經過汙染，實力更是得到了不小的增幅，雙方正面相碰顯然不在一個層次上面。

桀！

葉秋鼎暗紅的眼瞳盯著李洛，那眼中升騰著濃濃的惡念之力，他的嘴中發出詭異的笑聲，然後直接鼓動起兇悍之力，閃電般的追擊而來。

李洛暗罵一聲，連忙後退。

但這葉秋鼎對他卻是窮追不捨，完全不顧其他人，道道兇狠陰毒的攻勢，在惡念之力的包裹下，不斷的攻來。

「對我意見這麼大的嗎？」

李洛被追得有點狼狽，忍不住的鬱悶，現在的葉秋鼎應該是處於沒有理智的階段，可他依舊是在對他進行有目標的追殺，只能說這傢伙潛意識裡對他抱有不小的敵意。

而這種敵意的來源並不難猜，多半就是因為姜青娥。

「這王八蛋，被汙染了都還不忘吃醋？」

此時葉秋鼎力量極強，速度也是極快，短短片刻，便是追上李洛，驚人的攻勢籠罩下來，倒是將李洛逼得格外的狼狽。

畢竟即便此前經過暗靈潭的提升，此時的李洛也不過只是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可葉秋鼎，卻是化相段！

不過好在李洛並非獨自一人。

很快有星光相力於其身後爆發，化為了連綿的星蝶對著葉秋鼎撲面而去。

一道道幻影憑空而現，揮刀斬向葉秋鼎。

雖說葉秋鼎體外的惡念之力稍稍噴湧，就將那些星光蝶盡數的抹滅，但那所爭取的一息時間，則是讓得李洛擺脫了他的追擊。

與此同時，陰影中有黑色相力如箭矢般的射出，刁鑽狠辣的射向了葉秋鼎周身要害。

嗤！

不過這些陰影般的相力，被那葉秋鼎隨手一揮，便是全部化解而去。

呼。

李洛長長的吐了一口氣，雙刀斜指地面，他看了一眼出現在其後面的白萌萌以及辛符，道：「你們再不來，就要給隊長我收屍了！」

「來了也打不過他啊。」辛符無奈的說道。

即便三人聯手，可此時的葉秋鼎依舊是從各個層面上碾壓他們，畢竟這是二星院中的佼佼者，而且還被惡念之力增幅了。

「打不過...」

李洛笑了笑，道：「叫人就行了。」

他對著一個方向招了招手，然後辛符，白萌萌就見到一支小隊穿過混亂的據點內，迅速從另外一個方向包抄了過來。

那是三道熟悉的身影。

伊粒沙，司秋穎，秋葉。

兩支小隊，一前一後，圍堵住了葉秋鼎的身影。

而後，兩支小隊皆是沒有任何的遲疑，六道身影同時暴射而出，開啟了對這位二星院中的佼佼者的圍剿。

第兩百八十九章救兵至

當淨化光罩在眾多學員驚恐的視線中逐漸的消融虛無時，那粘稠的黑雨也是在此時驟然停止，這黑雨乃是笑臉魔以自身惡念本源之力所形成，若非萬不得已，它不會動用，如今最麻煩的淨化光罩已破，它自然也就收了這般手段。

黑雨停止，但都澤紅蓮，裘白，田恬等眾人的臉上卻是不見絲毫的喜意，因為在那據點外瀰漫的黑霧中，無數扭曲的異類緩緩的鑽出來，有詭異的低語聲自四面八方傳出，將人內心中的負面情緒不斷的引動。

笑臉魔立於原地，臉龐上那詭異的笑容在此時變得極為的濃烈，嘴角裂到耳朵處，有黑色的涎水自利齒間滴落出來，仿佛已是嗅到了這些鮮活血肉的香味。

付出了不小的代價，總算是將這座據點攻破，那麼接下來，也就該是它享受美味的時候了。

它發出了刺耳的嘯聲，而後黑霧中那無數扭曲異類頓時如黑潮般的席捲而出。

據點內，諸多學員面色恐慌的望著這一幕。

都澤紅蓮等人也是面色微微發白，但旋即他們的目光投向姜青娥，道：「拼了吧！」

姜青娥玉手握住重劍，雖然體內傷勢未曾完全恢復，可這種時候，她作為據點內的主心骨，不論如何都必須站出來，穩定人心士氣。

於是她手中重劍緩緩舉起，光明相力驟然爆發，宛如一輪大日。

她深吸一口氣，冷冽的聲音，響徹在所有學員的耳邊。

「吾心無懼！」

「吾輩長存！」

學府中代代相傳的戰語，仿佛是銘刻於所有學員的骨子中，當其響起時，原本有些恐慌的學員的眼神開始漸漸的變得冷靜與堅定起來。

有一種無法言明的信念，於心中升起。

「吾心無懼！」

「吾輩長存！」

有一道道低沉的聲音此起彼伏的響起，繼而匯聚成了一股洪流，於據點上空迴蕩。

那自四面八方傳來的莫名低語聲，則是在此時被硬生生蕩除而去。

「準備，迎敵！」姜青娥冷冽之聲再度響起。

一道道相力光輝，不斷的於據點內綻放，所有學員都是漸漸的緊握武器，目光望著那些如潮水般湧來的異類。

雖然有人依舊懼怕，可他們也明白，抵抗是死，不抵抗依然是死。

既然如此，起碼死得好看一點吧。

轟！

在這般想法中，異類洪流直接衝入了據點中，而後與眾多學員短兵相接，瞬間慘烈的戰鬥直接爆發。

有學員浴血奮戰，雙目通紅，體內相力不要錢一般的盡數傾瀉而出，將那衝擊而來的扭曲異類，不斷的斬殺。

也有學員在慘叫聲中，被異類所淹沒，血肉瞬間被撕裂，吞沒，連一具全屍都難以留下。

暗窟血腥殘酷的一面，於此時盡數的展現。

姜青娥，都澤紅蓮，裘白等一批三星院的學員，頂在了戰線的最前方，他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擋住了最多的異類，然而即便如此，面對著如同洪流般的異類攻勢，據點也是在被逐漸的拆毀。

姜青娥一劍斬出，劍芒之上有光焰跳動，劍芒過處，那些異類紛紛化為灰燼。

然而即便是這般絕境，她那金色眸子中，依舊沒有半點恐懼之意，目光反而是穿過那些異類洪流，鎖定了後方一直未曾出手的笑臉魔。

「都澤紅蓮。」她突然出聲。

此時的都澤紅蓮手中赤紅鋼鞭宛如一條火蟒，化為萬千火影，清除著異類，她聽到姜青娥的聲音，目光也是投射而來。

「笑臉魔消耗不小，我們聯手去搏殺它，裘白，田恬等人儘量守住防線！」姜青娥說道。

都澤紅蓮沉默了一下，她們兩人算是在場實力最強的，眼下姜青娥傷勢未能恢復，即便兩人聯手，恐怕都不是那笑臉魔的對手。

這般上去，怕就真是有去無回。

只是，繼續固守於此，等待著相力耗盡，那同樣也是死路一條。

「走吧，你姜青娥敢做的事情，我都澤紅蓮同樣可以。」最終，她冷聲道。

兩人不再多言，迅速的清除掉前方湧來的異類，然後眼神決然的鎖定異類洪流後方的笑臉魔，就欲動身而出。

裘白，田恬等人見狀，皆是眼神含悲，他們同樣清楚，兩人這一去，未必就還能再殺回來。

可是眼下，他們難道還有其他的選擇嗎？

唯有傾盡一搏罷了。

不過，就當姜青娥，都澤紅蓮身影剛要衝出的那一霎那，突然所有人都是感覺到據點的地面似乎是有些震動起來。

那種震動聲，還在不斷的加劇。

仿佛是小型的地震一般。

一些學員面龐上有驚疑之色湧現出來，更多的是一些不安，難道那大天災異類，又在施展什麼驚人的手段嗎？

姜青娥與都澤紅蓮同樣是受到影響，停了身形，不過她們很快就感應到，似乎那股震動的源頭，來自據點的後方。

當即兩女的目光皆是投向後方，眼神驚疑。

轟！轟！

震動越來越劇烈。

隱約間，她們仿佛是看見有一道巨大的影子裹挾著滔天的兇煞之氣，自遠處滾滾而來。

同時，仿佛有什麼聲音若有若無的傳來。

漸漸的，聲音變得清晰。

「都閃開！」

「都閃開！」

那聲音傳入了姜青娥的耳中，讓得她怔了一瞬，旋即臉頰上有笑容驚鴻般的綻放：「是李洛！」

「李洛？」都澤紅蓮也是一驚，那小子，竟然還真的敢回來？

這種動靜，他究竟是做了什麼？

「所有人，避開！」姜青娥則是沒有多想，立即叱喝出聲。

據點內諸多學員神色茫然，但還是聽從指揮，紛紛閃避，躲入到據點的高牆上。

轟！

而也就是在此時，據點後方傳來了爆裂聲，一片片的建築轟然倒塌，濺起漫天的煙塵。

一道身影在那前方狼狽的瘋狂逃竄，片刻不敢停歇。

「李洛！」

伊粒沙，司秋穎望著那道熟悉的身影，皆是忍不住的瞪大了眼睛。

「隊長！」

一座高牆上，白萌萌臉頰上有歡喜綻放。

只不過那狼狽異常的身影卻並沒有片刻心思理會他們，他腳掌一跺，體內相力爆發，身影直接彈射而起，最終矯健的掠過了重重高牆，直接是在那諸多震驚的目光中，落在了據點正前方之外。

而這裡，便將會面對著洶湧的異類洪流以及大天災異類。

這是在找死嗎？！

然而，在那諸多震驚的目光中，落在據點前方的李洛卻是伸手摸了一把溼噠噠的頭髮，然後目光直視那笑臉魔，刀尖指向後者，暴喝如雷，氣勢如虹。

「臉狗，我聖玄星學府守護之獸已至，還不受死？！」

伴隨著李洛的大喝聲落下，只見得據點內瀰漫的煙塵中，突然有一聲咆哮響徹而起，然後所有學員都是驚駭的見到，一道巨大的影子自其中飛掠而出，最後宛如一座小山般，轟然的落在了據點前方，剛好是李洛後面不遠的位置。

昏暗的天地間，滿地的混亂。

而戰場，卻仿佛是在此時被分割。

李洛獨自立於最中央的位置，身後三尾巨獸仿佛是裹挾著滔天兇威邁步而來，三尾如蟒蛇般緩緩的飛舞。

明明只是相師境的實力，卻是在這一刻，讓得那異類洪流，硬生生的停了下來，同時開始驚惶的後退。

更後方的笑臉魔，臉龐上勾勒的詭異笑容，也是在此時一點一點的收斂。

因為從那三尾巨獸上面，它感應到了非常強烈的威脅。

這是那個人類小子，搬來的救兵嗎？

第兩百八十章機會

混亂的據點內，各處都是在爆發著戰鬥，那笑臉魔以這種特殊的方式，激活了一些隱藏惡念種子，試圖從內部將據點攻破。

不得不說，這頭笑臉魔的陰險狡詐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

而雖說這些被汙染的學員是少數，但那笑臉魔顯然是經過某種特殊的方式，給予了這些汙染者強大的增幅，令得他們實力急劇的提升。

所以即便正常的學員佔據人數的優勢，一時間也並未能將這些混亂迅速的撲滅。

在據點的一座巷道中，以李洛，伊粒沙為首的兩支小隊也是在全力的圍剿著被汙染的葉秋鼎。

只不過，雖說他們佔據著絕對的人數優勢，但在這種圍剿中，反而是那葉秋鼎佔據著絕對的優勢。

化相段的實力加上惡念之力的增幅，還有此時因為被操控的特殊狀態，令得葉秋鼎悍不畏死，雙方纏鬥間，反而是李洛，伊粒沙兩支小隊的人員屢屢被逼退，甚至出現了一些傷勢。

「鐺！」

李洛雙刀之上，水芒高速流轉，體內相力全力爆發，刁鑽狠辣的斬向正被伊粒沙纏住的葉秋鼎。

與此同時，其腳下有木相之力湧出，化為了相力樹藤鑽進地面，然後從葉秋鼎腳下鑽出，將其雙腳捆縛。

只不過這種捆縛很快就被那從葉秋鼎體內流淌而出的惡念之力腐蝕。

但這瞬間的捆縛，依舊是讓得葉秋鼎身體微微一晃。

李洛以及伊粒沙都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幾乎是同時間的抓住了這瞬息的破綻，於是刀光拳芒直接是一前一後的夾擊而來，狠狠的轟在了葉秋鼎身軀之上。

砰！

低沉的聲音響起。

但李洛與伊粒沙的面色卻是在此時陡然一變，因為在那擊中的瞬間，他們皆是感覺到有詭異兇暴的惡念之力裹挾著莫名的低語聲，陡然席捲而至。

空氣仿佛被震爆。

李洛，伊粒沙兩人身影皆是被震得倒射而退，李洛還好，畢竟實力更強一些，可伊粒沙直接是撞在了殘破的石牆上，一聲悶哼，嘴角有血跡浮現出來。

一番聯手，卻是搞得一退一傷。

可見雙方此時實力差距之大。

兩支小隊其他人員也紛紛出手，將兩位隊長給搶救回來，同時面色凝重的盯著那渾身冒著黑煙的葉秋鼎。

「李洛隊長，有些不對勁啊，這傢伙的實力似乎越來越強了！」伊粒沙抹去嘴角血跡，沉聲說道。

李洛點點頭，他同樣是感覺到了，畢竟在最開始的時候，他們憑藉著人多，還能夠將葉秋鼎阻攔一下，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優勢越來越小了。

那不是因為他們變弱了，而是因為葉秋鼎的增幅在逐步的加強。

再這麼下去，他們兩支小隊莫說解決對方，光是保命，恐怕都要成問題。

到時候，就只能呼叫其他的支援了。

可如今據點內一片混亂，支援未必能夠及時。

因為雖說將葉秋鼎拖在了這裡，但李洛還是在儘可能的關注據點其他的地方，那些地方的混亂始終未曾平息，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漸漸的加劇。

顯然，類似葉秋鼎這種不斷的增幅，其他的地方也出現了。

「這就是那頭笑臉魔的能力嗎？」

李洛心頭有些沉重，他不知道這種增幅能夠持續多久，如果真能夠不斷的持續下去，那麼這據點內部的混亂未必就能夠壓製得住。

到時候如果真的被他們破壞了中心塔，那他們最後的屏障也就將會隨之而破。

大天災異類，當真是可怕。

「不管如何，我們必須把他拖住，等待其他人騰出手來支援。」李洛深吸一口氣，沉聲道。

其他的地方情況也不好，如果放任這葉秋鼎跑出去，必然直奔中心塔，說不定就造成了連鎖反應，那個後果極其嚴重。

眾人聞言，皆是神色嚴肅的點頭，而後相力湧動，結成陣型，再度對著葉秋鼎疾射而去。

當據點內部各處都在發生著戰鬥時，姜青娥依舊立於高牆上，將一切的戰鬥都收入眼中。

她同樣是發現了那些被汙染者實力在不斷的出現增幅。

姜青娥金色眸子看向據點遠處的笑臉魔，此時的後者，盤坐在地上，在他的身側，便是那些泥臺。

姜青娥眸光微閃，突然單手結印，而後指尖於光潔眉心間划過：「明光目！」

眉心有一道淡淡的金色光線若隱若現，仿佛是一隻眼睛般，而隨著這道光線的出現，天地間的一切仿佛都是變得清晰了起來，甚至還能夠洞穿黑霧，發現其內咆哮，攢動的無數異類。

不過姜青娥更多的目光，還是停留在那笑臉魔身上。

此時她方才發現，那笑臉魔身體表面有一些黑色光線散發出來，連接著那些泥臺以及其上的泥人。

「它自身的力量，出現了減弱。」

「這是以泥人作為媒介，將自身的力量隔空傳遞給了汙染者，所以汙染者的實力不斷的獲得增幅...」

姜青娥明白了這笑臉魔的意圖，這是在削弱自身的力量，增強汙染者，給予他們足夠多的力量從內部破壞據點防禦。

姜青娥眉心光線漸漸的散去，纖細玉手緩緩的握住重劍劍柄。

她的神色，變得平靜下來，只是周身的光線，仿佛是有些耀眼。

身後據點內，混亂在不斷的持續，激戰爆發，時不時的會有著慘叫聲響起。

隨著那些汙染者實力繼續增強，混亂只會越來越加劇。

但是姜青娥充耳不聞，靜靜的立於高牆上，不論何處呼叫支援，她都未曾有半點動靜。

因為，她也在等待機會。

笑臉魔削弱自身，增強汙染者，這固然給據點內造成了巨大的混亂，但同樣的，這也將會給予姜青娥一個絕佳的機會。

一個，斬首的機會。

黑霧瀰漫天地，無數詭異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試圖動搖人的內心，然而姜青娥眸光微垂，金色眸子中一片冷漠，不受動搖。

某一刻。

據點內的混亂聲驟然間擴大，許多學員在驚恐的呼喊出聲，那是因為汙染者再次獲得了增幅！

一些汙染者，甚至逼近了中心塔。

而也就是在這一刻，高牆上的姜青娥，終於動了。

仿佛是有著一輪耀日於高牆上綻放，光耀百裡。

璀璨的光明中，所有人都是見到，那道倩影握住了重劍，身形仿佛一抹纖細光線，自高牆上驟然掠下。

她直接穿出了淨化光罩，一步之下，仿佛就出現在了笑臉魔前方，她沒有任何的猶豫，一劍斬下。

那一劍，難以形容其耀眼。

姜青娥的斬首，開始了。

第兩百九十章孤獨向前的騎士

據點外，原本混亂，殘酷的戰場，在此時突然詭異的變得安靜了下來。

仿佛是陷入了一種奇特的和諧之中。

入場的三尾巨獸同樣是因為眼前這一幕而心中有些震驚，它猩紅的獸瞳掃視著李洛，然後看向了不遠處的笑臉魔。

對方周身湧動的強大惡念之力，顯然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存在，什麼時候這片地域出現了這種級別的異類？

那個狡猾的人類小子，難道將它引到這裡，就是想要藉助對方的力量擺脫掉它嗎？

在三尾巨獸一時間因為複雜的局面有些發蒙的時候，笑臉魔同樣滿懷忌憚，聽先前那個人類言語間的意思，這頭精獸是他們的守護之獸嗎？

這是對方找來的援兵啊。

真是可惡。

明明馬上就要血洗這座據點，好好品嘗這些鮮活血肉了！

笑臉魔那詭異的笑臉上，有著暴怒以及兇殘之色浮現，看向那三尾巨獸的視線也是開始變得陰冷起來。

今日不管是誰，都不能阻攔它品嘗這些血肉！

而三尾巨獸也是第一時間感應到了笑臉魔那蘊含著敵意的視線，當即也有些暴怒湧現，作為禁區山脈的霸王，對方的這種行為無疑是在對它進行著挑釁。

不過眼下局面複雜，它倒也並沒有直接就暴起出手，而是發出低沉熾熱的吼聲，給予一些警告。

它無意插手這裡的戰鬥，只要對方不要幹擾它抓住吞食那個人類小子，它完全可以到手後離去。

只是它這道警告的吼聲，則是讓得笑臉魔認為它是在威脅自己離去，這令得它更為的暴怒了。

不論是三尾巨獸還是笑臉魔，它們雖然都擁有著一些靈智，但更多還是在依靠本性行事，一方兇殘，一方詭異，皆是不能以常理度之。

所以面對著三尾巨獸的威脅，笑臉魔身軀上開始有雄渾的惡念之力升騰起來，宛如滾滾狼煙，直衝天際。

但它在顯露自身力量的時候，還是竭力的保持了一些克制。

而在那後方據點高牆上，姜青娥，都澤紅蓮等所有人，都是有些緊張的望著這一幕的對峙。

李洛的確是如他所願，將禁區那頭精獸給引了過來。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萬一那頭精獸轉過頭也來對付他們怎麼辦？

畢竟他們最清楚，這頭三尾巨獸，可不是李洛嘴中所說的什麼守護獸！

這東西，一時兇起，也絕對會將他們這座據點給屠戮的。

而且三尾巨獸雖然兇殘，但畢竟也有一點智慧，這從它來到戰場後，並沒有直接對笑臉魔發動攻擊就能夠看出來。

它也不想莫名其妙的與一頭大天災異類開戰。

如果雙方在彼此忌憚間，達成了一種共識，那麼到時候倒黴的就是他們了。

而只要一想到屆時將要面對一頭大天災異類以及一頭天將階頂峰的精獸，他們就感到頭皮發麻。

都澤紅蓮白皙額頭上有細密的冷汗，這種氣氛真是太折磨人了。

「我怎麼感覺我們變得更危險了？」她忍不住的低聲道。

其他人也是心有戚戚，眼前這一幕，讓不少人都感到雙腿發軟。

「李洛都沒怕，你們怕什麼？」姜青娥淡淡的道。

她這話說出，眾人都是有些沉默，目光轉向那立於笑臉魔以及三尾巨獸中間位置的李洛。

他們躲在後面，都承擔著如此壓力，而此時被兩頭兇物鎖定的李洛，壓力又該多大？

此時此刻李洛還能夠神色如常的站在那裡，就已經讓人佩服他的心性了。

「不過都做好準備吧，反正都已經是絕境了，也不差這頭三尾巨獸。」姜青娥再度說道。

她不想眾人對李洛有太多的期望，畢竟眼下的局面，危機依舊未曾解除。

或者說，只要三尾巨獸跟笑臉魔沒有打起來，這座據點依舊隨時都會被血洗。

只不過結果是從剛開始的笑臉魔血洗，變成了笑臉魔跟三尾巨獸一起血洗而已。

「隊長，它們這麼對峙下去，情況對我們反而不妙啊。」田恬低聲說道。

姜青娥微微頷首，她何嘗不知道這一點，三尾巨獸與笑臉魔在彼此忌憚，誰都不想貿然的開戰，可一旦這種僵局對峙持續下去，隨著它們漸漸的冷靜，未必就不能找尋到某個平衡點。

那時候，他們唯一的變數也就消失了。

只是這個時候，誰也不敢輕易的打破這個僵局，如果姜青娥他們出手，說不定會激怒三尾巨獸，一旦那時它顯露出絲毫對據點這邊的不滿與暴怒，那麼笑臉魔就會知曉，這頭巨獸，絕對不是李洛嘴中所謂的守護之獸。

所以，第一個動的，絕對不能是據點這邊。

那誰能動？

一些複雜的目光，投向了位於三尾巨獸與笑臉魔中間位置的李洛。

這個時候，李洛是最好打破這個僵局的人。

可一旦他這麼做了，有很大的可能會在第一時間面臨生死之危，因為他退，就會被三尾巨獸所殺，他進，就會被笑臉魔被殺。

在他們看來，這幾乎是個死局。

而李洛，會願意付出這種代價？

所有人沉默著，沒有將這種話說出來，因為他們見到了姜青娥漸漸有些冰冷的容顏，顯然，後者同樣是明白這些。

而以姜青娥與李洛間的關係，怕是絕對不會允許這種情況出現。

可是，他們的沉默並沒有持續多久，便是漸漸的有些騷動聲傳出。

然後，他們所有人都是眼睛陡然睜大，因為他們見到，那位於兩大兇物對峙中間的李洛，突然在此時緩緩的舉起了手掌。

他偏過頭，似是對著高牆這邊的眾人露出一個笑容。

然後他手掌猛的揮下，做出了衝鋒的手勢。

「殺！」

他爆發出一聲咆哮，手持雙刀，宛如是執旗的孤獨騎士，迎著漫山遍野的敵軍，衝殺而去。

望著他的背影，這一刻，高牆上許多學員的眼睛都變紅了。

一些女學員，更是哭出了聲。

「隊長。」白萌萌怔怔的望著李洛那一往無前般的背影，水靈靈的大眼睛中，有溼氣升起，朦朧了視線。

辛符盯著李洛的身影，仿佛是要將其牢記在心中一般。

「這傢伙...」

伊粒沙深深的吐了一口氣，輕聲道：「我第一次這麼佩服一個同齡人。」

一旁的司秋穎沉默，她凝視著李洛的背影，以前她的心中只崇拜她的哥哥，可現在，她感覺，現在的李洛，足以比肩。

「對不起李洛，以前...小看了你。」她在心中輕輕的說道。

都澤紅蓮同樣是在看著李洛的身影，她倒是並沒有什麼情緒流露，只是眼神略有些複雜，最終她目光轉向姜青娥。

此時的後者，眸光仿佛是凝滯在李洛的身上，那握住重劍劍柄的手，緩緩的用力，指節發白。

而也就是在那後方眾多視線的注視下，李洛的身影，衝進了異類洪流的攻擊範圍。

第兩百八十一章斬首

姜青娥的出手，宛如耀日臨空，璀璨無比，所以此時據點內那諸多視線也是忍不住的被吸引而去。

都澤紅蓮，裘白，田恬等人的面色微微有些變化，一是震驚於姜青娥此次出手氣勢之凌冽，二是震驚於她竟然主動出手，直指笑臉魔。

那可是大天災級的異類啊，堪比天罡將階頂峰的存在！

姜青娥的九品光明相即便再霸道，也不可能越階伐敵的啊！

而她此次出手，若是沒有斬獲，定然會被笑臉魔反擊，到時候一旦姜青娥被擊潰，這對於己方的實力以及士氣都是巨大的打擊。

可是這種時候，姜青娥已是離弦之箭，所以他們任何的擔憂都是沒什麼作用，只能提起心，目光死死的盯著那一抹掠過天際的耀日。

不過不得不說，雖然不知曉姜青娥這一次的主動出擊結果會如何，但她的這種出擊，卻是讓得據點內的士氣為之一振。

所有的目光，都是投注而來。

李洛同樣是在看著，那一輪破空而出的耀日，璀璨到刺目，那一道倩影明明是那般的纖細優雅，但卻給人一種浩蕩霸氣之感。

那隨風輕擺的湛藍色短披，颯爽而凌厲。

鏘！

清脆的拔劍聲中，姜青娥纖細的嬌軀上，似是有琉璃光彩綻放，令得那本就光潔如玉的肌膚，變得更為的清澈，不染塵埃。

後方，都澤紅蓮，裘白等人瞳孔微縮。

「琉璃色煞體...這是煞體境圓滿了...」

「好快的修煉速度！」

其他的學員或許還不懂姜青娥身軀上散發的琉璃光彩代表著什麼，但身為地煞將階的他們，卻是非常清楚。

那是代表著姜青娥的體質，在地煞氣的淬鍊下，接近了圓滿。

這說明此時的姜青娥，距離天罡將階，也不過只是一步之遙。

都澤紅蓮眼神有些複雜，怪不得有傳言說姜青娥年底將會挑戰七星柱，原來她已是如此的接近天罡將階，而他們，卻只是剛剛進入到地煞將階第一階段而已。

姜青娥的進步之速，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更快。

如此天賦，當真是讓想要追趕她的人有些無力，九品光明相，真就如此的霸道嗎？

嗡！

熾熱如神陽般的劍鋒呼嘯斬下，腳下大地直接是悄無聲息的出現了一道深深的溝壑，溝壑兩側光滑如鏡，同時有青煙升騰，帶起了熾熱的高溫。

神陽劍鋒於笑臉魔赤紅的眼瞳中倒映著，此時的它並沒有閃避，只是臉龐上的詭異笑容仿佛更為的深邃了。

桀！

它甚至還在此時發出了一道詭異的笑聲。

它對於姜青娥的此次突襲，似乎並沒有感到太過的意外。

姜青娥同樣是有所察覺，眼神微微波動了一下，這笑臉魔，看來是故意露出破綻，讓她出手麼？

當真是狡詐陰狠啊。

明明是異類，但其心思之複雜陰冷，比起人類還要更甚數分。

可這般時候，姜青娥並沒有因此而顯露驚慌，她神色不為所動，劍鋒之上湧動的光明相力反而愈發凌厲，霸道。

呼！

笑臉魔張開了布滿黑色利刺的笑臉嘴巴，仿佛是重重的吸了一口氣。

轟轟！

然後下一瞬，只見得附近泥臺上的泥人微微震動，只見得滾滾黑煙從泥人體內冒出，飛快的湧入到了笑臉魔的體內。

先前減弱的力量，瞬間攀升。

但同時刻，在那據點內部，李洛等人都發現，那些被汙染者的力量在急速的減弱，顯然，那些增幅力量在被抽走。

甚至不止如此，被抽走的，還有原本屬於他們自身的力量。

「抓緊機會，將汙染者全部束縛，鎮壓！」李洛暴喝一聲，這是姜青娥冒險為他們爭取而來的機會。

所有人齊齊應喝，紛紛出手，雄渾的相力攻勢迅速的將那些汙染者淹沒。

但在那據點外，笑臉魔的力量卻是在迅速的恢復，同時它尖嘯出聲，聲波如狂浪，震蕩虛空。

它一掌拍出，那一掌之下，仿佛是黑暗遮蔽天地，明明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掌，卻讓人感覺天地都被其覆蓋了。

黑暗之下，一切皆滅。

而黑暗中，唯有著那一柄神陽之劍，依舊綻放光明，驅除黑暗，猛然斬下。

一劍一掌，兇悍碰撞。

轟！

驚人的能量衝擊在此時轟然爆發，以姜青娥與笑臉魔為中心，附近的地皮被一層層的掀飛，那瀰漫的黑霧，盡數被絞碎。

那些靠近的其他異類，更是直接被震成了一縷縷黑氣。

據點內，諸多視線望著那狂暴的能量衝擊源頭，面色卻是為之一變，因為他們都能夠看見，那一道神陽劍芒，在此時正在被那黑暗之手，一點點的捏出了裂痕。

顯然，姜青娥的力量與那笑臉魔，還是有著不可忽視的差距。

「桀桀！咕咕！」

笑臉魔發出了刺耳的笑聲，旋即其黑掌陡然握下，伴隨著咔嚓聲響，那一道熾熱霸道的神陽劍芒，頓時破碎開來。

「隊長，快退！」裘白，田恬面色發白，大喝道。

李洛目光死死的盯著姜青娥的身影，握住雙刀的手在微微顫抖，他強忍著要衝出去的衝動，因為他知道，以他的實力，衝出去不過只是成為姜青娥的累贅而已。

據點內，驚呼聲不斷。

但出人意料的是，姜青娥卻並未退後，她金色眼瞳倒映著那破碎的神陽劍芒，容顏依舊平靜，似乎這一幕，同樣也是在她的意料之中。

這一劍，傷不了大天災級別的笑臉魔。

於是，她不退反進一步。

她纖細手掌伸出，陡然抹過劍鋒。

有殷紅鮮血飛灑，落在了劍芒上。

那一瞬，劍芒的破碎陡然加劇，仿佛是有著極端熾熱的氣息自破碎的劍芒中升騰而起，那股神聖之氣，引得笑臉魔臉龐上那詭異誇張的笑容都是為之一滯。

旋即它直接一掌拍向了姜青娥。

掌心間，驚人的惡念之力壓縮凝聚，宛如是形成了一個黑色漩渦，足以吞噬淹沒任何攻擊。

姜青娥深深吸了一口氣，仿佛是有著金色的氣流自鼻息間流轉，她眼眸微閉，纖細玉手探出，伸入了破碎的劍芒中，陡然抓出了一枚仿佛燃燒著火炎的光羽。

「炎聖羽，萬物不潔，焚之淨之。」

姜青娥的嬌軀上，有霸道到讓人感到駭然的火焰升起，那火焰是那般的神聖，猶如是能夠焚盡世間的汙穢。

光羽宛如劍光掠下。

竟是避開了笑臉魔的攻擊，而是直接斬向其面龐。

好一副以命相搏的兇悍姿態。

在保全自身與殺敵的兩個選項中，姜青娥直接選擇了後者。

姜青娥的這番選擇，讓得那笑臉魔顯然也是大出意外，可此時防守已是來不及，最終，它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一枚燃燒著神聖火焰的光羽宛如劍光的斬下。

當它那一掌拍中姜青娥的瞬間，那一枚光羽，也是劈斬在了它那詭異笑臉之上。

據點內，所有視線望著這一幕，時間仿佛都是在這一瞬，凝滯了下來。

第兩百九十一章英雄

李洛的身影疾衝而出，前方已是有著許多扭曲異類清晰可見，它們的目光，貪婪的落在他的身上。

莫名的低語聲自四方傳來，直接是湧入心靈深處。

不過李洛已經徹底無視了那些負面情緒，因為眼下這一幕，已是生死之間，在這種危機下，任何的情緒都翻不起浪花。

前方不僅有著諸多扭曲異類，還有著可怕的笑臉魔，如今他主動的衝上去，無疑是羊入虎口，只要它們動手，他連逃跑的機會都沒有。

但他最終還是決然而上。

因為他同樣很清楚眼下的局面，他不能再讓笑臉魔與三尾巨獸繼續對峙僵持下去，如果它們不打起來，李洛此次費盡心機促成的計劃，也就算是失敗了。

所以，他必須將對峙打破。

後方眾人所想的那些，李洛自然也想到了，他是場中唯一一個打破僵局的人選。

只不過，在他們的理解中，只要他一動，必然難逃一死，可李洛卻心中明白，他還有著一線生機。

那就是賭三尾巨獸不會坐視他被異類所吞食。

李洛清楚他自身對三尾巨獸的吸引力，畢竟後者追殺他一路都不肯放棄。

眼下他以自身為餌，引動異類對他出手，如果三尾巨獸不甘心放棄他這塊肥肉，那定然也會出手阻擾。

而一旦三尾巨獸出手，那麼笑臉魔也必然會被牽動。

那時候，所謂的對峙，也就自然而然的被打破。

一場李洛期待已久的大戰，將會爆發。

只不過...這終歸都只是李洛的判斷與猜測，誰也不知道三尾巨獸心中對笑臉魔的忌憚有多少，如果這個忌憚超過了一個度，這就會讓得三尾巨獸猶豫，而很有可能，就是在這猶豫的片刻間，李洛...已經被眾多異類活活的生吞了。

那時候，可就真的死得悲催了。

這顯然是一場豪賭。

以李洛生命為代價的豪賭。

但李洛別無選擇。

李洛面沉如水，短短不過數息間，他就接近了那些異類的攻擊範圍，笑臉魔陰冷詭異的目光，也是落在了他的身上。

不過笑臉魔沒有動。

但其他距離李洛最近的一些異類，卻是按耐不住對鮮活血肉的貪婪，它們扭曲的身影如同巨蛙般的彈跳而起，張開了血盆大嘴，直接就對著李洛撕咬而去。

那些異類在李洛的眼瞳中急速的放大。

甚至他已是能夠清晰的看見對方利齒中流淌下來的腥水。

李洛也沒有任何躲避的打算，他望著那些撲來的異類，心跳快得宛如捶鼓一般，咚咚的震得腦子都是出現了恍惚感。

時間，仿佛是在這一瞬凝滯。

轟！

而也就在李洛覺得下一刻他將會被分屍的那一瞬，其上方突然有著狂暴的能量波動爆發，而後一股熾熱的氣息噴薄而來。

迎面就衝上了那些撲來的異類。

嗤！

一群異類，直接是被那一口熾熱的吐息噴成了灰燼。

滾燙的氣息湧來，將李洛的皮膚都炙烤得通紅，但他卻顧不得這些灼痛，反而嘴角有著一抹狂放的笑意在浮現。

他緩緩的轉過頭，然後便是見到後方的三尾巨獸獸瞳釋放著兇殘的望著他以及諸多的異類，嘴中發出了暴怒的低吼聲。

顯然是在警告這些異類不準沾染它的獵物。

不過對於它的這種佔有欲，李洛滿心歡喜的對著它比了一個手勢。

愛你，小三。

然而三尾巨獸看不懂他的手勢，它直接是一巴掌對著李洛拍了過去，打算先將這個惹事的人類小子抓起來吃掉。

只不過，它攻擊範圍比較廣，連帶著將附近的一些異類盡數的囊括了進去。

諸多異類在尖嘯。

而此時此刻，那笑臉魔也終於忍受不了了，因為在它的視角來看，這三尾巨獸不僅出手救了李洛，眼下還在對它進行著挑釁。

看來這的確是對方的守護獸了。

既然如此，那就看看究竟是誰死吧！

笑臉魔臉龐上的詭異笑容在此時再度的浮現出來，無比驚人的惡念之力宛如重重黑浪一般於其身後翻滾。

嘶！

嘶嘯聲中，笑臉魔那幽黑大嘴中，有粘稠的黑色液體噴射而出，那些是由極度凝鍊的惡念之力所化。

這些黑色液體流淌，其下竟是形成了一隻只慘白的手臂，然後快若閃電般的對著三尾巨獸襲去。

一眼看去，仿佛是那笑臉魔吐出來了無數隻手一般，看得人頭皮發麻。

吼！

笑臉魔發動了攻勢，三尾巨獸也是如臨大敵，它發出了暴怒的咆哮聲，只見得赤紅滾燙的能量猛然自其體內爆發出來，它鋒利巨爪划過，大地都被撕裂開五道焦黑的裂痕，所過處，諸多蝕級異類都被生生的抹除。

轟轟！

雙方的攻勢碰撞在一起，整個天地仿佛都是在震動，天地間的能量因此而沸騰。

一波波驚人的衝擊波肆虐，將地皮一層層的捲起。

李洛首當其衝，直接是被掃飛，身影在地面上狼狽的滾出了上百米。

不過此時的他卻是滿臉的狂喜，因為他所期盼的一幕終於出現了，三尾巨獸與笑臉魔廝殺在了一起。

以這雙方的兇殘，詭異性格，一旦開戰，就不可能退縮，必然會直到一方被抹殺為止。

他的計劃，成功了。

這一刻，即便是以李洛的心性，都是有種想哭的衝動，真是太不容易了，為了促成這個局面，他這幾天真的是半點都不敢鬆懈，精神緊繃成了弦。

嘶嘶！

精神鬆懈下來，一股難以言明的疲憊自心中湧起，讓得李洛險些就躺倒睡下，不過還不待他真的閉眼，四周便是傳來了異類的悉悉索索聲音，而後他就見到十數頭異類快若閃電般的對著他衝來。

這直接將他嚇得一身冷汗。

可精神一松，再難提起，他體內的相力也是因為先前的震蕩而失去了控制，所以竟然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些異類撲來。

「不會吧...大計已成，我卻要死在這裡嗎？」李洛瞪大了眼睛，感到很憋屈。

嗡！

不過就在他無計可施的時候，突然有一道璀璨的光明劍芒從天而降，劍芒中仿佛是裹挾著一種怒意。

轟！

劍芒將那些異類生生的絞滅。

然後李洛就見到一道高挑的倩影落在了他的身旁，那是...姜青娥。

在姜青娥身後，都澤紅蓮，裘白，田恬等一眾三星院學員皆是蜂擁而出，抵擋著周圍那些撲上來的異類。

李洛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而後身子就無力的倒下。

姜青娥連忙伸出纖細手臂，接住了李洛，後者便是順勢的靠在了她的身上，沉重的腦袋放在她肩膀處，呼出來的熾熱呼吸，衝擊在她脖頸處，帶來了一種異樣的滾燙感。

姜青娥臉色微不可察的紅了一些，但她卻並未鬆手，而是伸出手掌摸了摸李洛的頭髮，然後低頭，在其耳邊輕輕的道。

「李洛，這一次，你是我的英雄。」

第兩百九十二章兩虎相鬥

在救下李洛，清理了那些湧來的異類後，姜青娥一行人也是迅速的回到據點高牆上。

而其他的那些異類，因為笑臉魔與三尾巨獸陷入到了激戰中，所以也是無暇追擊，只是稍作糾纏便是紛紛退散。

李洛的歸來，引起了所有人的矚目。

不論是二星院還是三星院的學員，都是在此時目光敬佩，感激的看著極為疲憊的李洛。

他們都非常清楚，李洛拯救了這座據點中的所有人。

如果不是他冒著巨大的風險去執行他那個在所有人看來都天方夜譚的計劃，那麼現在他們所有人，恐怕都已經被那些異類撕碎，吞食。

所有人都清楚，如果此次他們真能夠安全的回到聖玄星學府，李洛在學府內的聲望必然會因此而大漲。

而學府應該也會給予他表彰與獎賞。

以後的李洛，可就是聖玄星學府貨真價實的風雲人物了。

姜青娥將李洛扶到高牆上的一座石墩上，讓他休息，而此時眾人方才圍攏過來。

「李洛，你真是夠可以的啊，你竟然真的將三尾巨獸給引了過來，你是怎麼做到的！」田恬美目泛著異色的看著李洛，讚嘆連連。

李洛沉思道：「它一看見我，就對我窮追猛打，我懷疑它是嫉妒我的容顏。」

田恬噗嗤一笑，其他人也是面露笑意，以前的話可能會覺得這李洛臉皮厚，但現在卻覺得他很幽默，雙標的不行。

「還好這一次淨化任務，此前隊長執意要帶上你，不然如果沒你的話，恐怕我們都得死在這裡。」

裘白也是嘆了一口氣，道：「果然隊長是無敵的，永遠不會錯誤的，我為此前質疑隊長的決策感到羞恥。」

田恬鄙夷的看了他一眼，這馬屁過於生硬了。

不過，誰又能想到，最終將這個據點從絕境中解救出來的，不是姜青娥，也不是都澤紅蓮，反而是一個第一次進入暗窟的新生呢？

李洛這一次的表現，真的是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白萌萌，辛符也是擠了過來。

少女清純甜美的小臉上面滿是崇拜之色，道：「隊長，從今天開始，你就是我在聖玄星學府的偶像了。」

李洛謙虛的擺了擺手。

一旁的辛符也是感嘆道：「隊長，你離開據點那一刻，我連碑文都給你想好了，不過沒關係，這種東西總會有用得上的時候。」

李洛臉色一黑，眼神不善的盯著辛符，這小子，是在咒他嗎？

不會說話就跟人家萌萌學著點。

不過此時周圍一波波釋放著感激與善意的聲音在不斷的傳來，李洛也只好不搭理辛符這衰貨，笑著迎上。

都澤紅蓮站在人群外圍，雙臂抱胸，眼神冷淡的望著這一幕，李洛的人氣與聲望在這一刻顯然是暴漲。

只是，對於這種人氣與聲望，即便都澤紅蓮與李洛之間算是敵對，但也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因為這是李洛用命去換來的。

這其間的果敢與膽魄，令人側目。

以前都澤紅蓮其實並沒有太將李洛放在眼中，她只是視姜青娥為最大的對手，可經過此次據點危機之後，她心中對於李洛的危險程度，卻是猛然間的拔高了起來。

與光芒萬丈，鋒芒畢露的姜青娥相比，這個洛嵐府的少府主，看上去低調異常，不引人注意，實則論起危險程度，不會比姜青娥低。

怪不得這大半年自從他出現後，洛嵐府的局勢已是漸漸的有所穩定。

以前還以為是姜青娥一人的本事，現在來看，這個李洛，也功不可沒。

都澤紅蓮眸光閃爍，最終也沒有說什麼話，李洛此次解救了據點，從某種意義來說，她也算是欠了個人情。

當然，化敵為友是不可能的，因為雙方立場的不同，註定只能是敵人。

高牆上的熱鬧持續了好半晌，最後隨著據點遠處傳來的劇烈能量爆炸聲傳來，這些目光方才轉移向了遠處的狂暴戰場。

休息了一會的李洛也是站起身，來到高牆邊，與姜青娥等人望著那邊。

只見得在那裡，兇獸，異類兩頭非人存在正在激烈的廝殺，狂暴的能量以及陰暗詭異的惡念之力不斷的互相衝撞，那所造成的動靜，將據點外的那片平原撕裂得千瘡百孔。

那每一次的猛烈碰撞，都是讓得眾人眼皮子急跳。

那種力量，當真是霸道到了極點。

「怎麼樣？誰能贏？」李洛問道。

姜青娥看了一會，道：「三尾巨獸有著很大的優勢，這頭精獸實力很不一般，此前傳言它已是在嘗試衝擊封侯級看來並非完全虛假，這場戰鬥從一開始，它就在壓制笑臉魔。」

「而笑臉魔雖然是大天災異類，但要比單純的正面戰鬥力，還是要遜色一些，再加上此前笑臉魔為了攻破據點的淨化光罩，還動用了惡念本源，消耗不小，如今與三尾巨獸開戰，它吃了不小的虧。」

最終，她下了結論：「如果不出意外，笑臉魔最終會敗在三尾巨獸手上。」

「不過三尾巨獸雖然有優勢，但想要擊殺笑臉魔，它應該也會付出不小的代價。」

李洛聞言，目光微閃，這倒是符合他最初的預測，他最期盼的結果，就是一死一傷。

而等到三尾巨獸到時候也受傷了，他手中的封鎮，就能夠發揮作用了。

真是期待啊。

在李洛這種期待下，時間漸漸的流逝，而三尾巨獸與笑臉魔的戰鬥也是愈發的白熱化與血腥。

雙方傾盡了所有的手段，徹底殺紅了眼。

大地一片狼藉，三尾巨獸那龐大的身軀上，一道道猙獰的傷口出現，深可見骨，同時有黑氣在傷口處流動，侵蝕著血肉。

笑臉魔情況則是更加的糟糕，壯碩如小巨人般的身軀上，一道道爪痕幾乎是將它的身軀所撕裂，如果不是異類本就扭曲怪異，恐怕這些傷勢足以奪其性命。

但即便如此，此時的它，也徹底被重創了。

笑臉魔頸椎被三尾巨獸所拍斷，身軀扭曲的站立著，它渾身流動的惡念之力在此時變得格外的虛弱。

但它的目光，依舊是無比暴怒的鎖定三尾巨獸。

原本它今日都要到手了，可就在這最為關鍵的時刻，這頭畜生破壞了它的好事。

嘻嘻！

笑臉魔尖嘯起來，發出詭異的笑聲，而隨著它笑聲的擴散，周圍那無數異類也是騷動起來，仿佛是受到了某種驅使，突然疾掠而來。

似乎是要對三尾巨獸進行著圍攻。

三尾巨獸發出了暴怒的咆哮，赤紅的獸瞳看向那些異類，龐大的身軀上，仿佛是有著火焰燃燒起來。

一股驚人的兇威在爆發。

在這等兇威下，即便是那些異類，都是為之一滯，不過它們的衝擊速度並未的減緩，反而是陡然加速。

然後，宛如一股黑色洪流，徑直的從三尾巨獸的兩側...衝了過去。

它們衝向的目標，竟然不是三尾巨獸，而是那頭被重創的笑臉魔！

看這架勢，也不像是要為笑臉魔療傷的樣子。

而笑臉魔則是仿佛察覺到了什麼，當即發出震怒的嘶嘯聲，臉龐上那詭異的笑容都是多了一些驚慌之意。

但它的嘶嘯聲並沒有太大的作用，那些異類迅速的湧來，即便一波波被笑臉魔所抹殺，但在那前僕後繼下，最終化為黑色洪流將笑臉魔所淹沒。

緊接著，悽厲的嘶吼聲響起。

李洛等人便是眼睜睜的看著，那此前所向無敵般的笑臉魔，竟然直接是在此時被那些異類所分解。

一些異類捲起笑臉魔殘破的血肉，便是遠遁而去。

仿佛是一場盛宴一般。

李洛等人看著忍不住的吞了一口口水，這是來自異類的反噬...笑臉魔原本具備著對那些低級異類的壓制，所以它能夠強迫這些低級異類聽從它的命令。

可隨著它此時被三尾巨獸所重創，它的威壓就開始減弱。

它的身軀，反而成為了其他低級異類所覬覦的寶貝。

於是，反噬最終爆發了。

這些低級異類，在那悍不畏死的衝擊下，最終將這頭大天災級異類，活生生的分解了。

原本充斥視野的異類洪流，在此時迅速的消失不見。

整個天地間再度變得空空蕩蕩起來。

不過據點中，倒是並沒有人因此就歡呼出聲。

因為他們都看見，伴隨著笑臉魔被分解，那頭滿身都是猙獰傷口的三尾巨獸，緩緩的轉過身來。

那猩紅的獸瞳，泛著無盡的兇殘，投向了據點內。

第兩百八十二章絕境

轟！

據點之外，恐怖的能量颶風在此時陡然橫掃，大地都被那狂暴的衝擊撕裂出一道又一道的深痕。

兩者相觸的那一瞬間，姜青娥纖細的身影宛如是被重擊般的倒飛而出，嬌軀落在地面上，她手中重劍插入地面，切割出一道深不見底的痕跡。

咳。

姜青娥劇烈的咳嗽一聲，一口鮮血自嘴中吐出，那自其體內散發出來的光明相力也是在此時變得極度的紊亂起來。

這是受到重挫的表現。

顯然，先前那笑臉魔的一掌，直接重傷了姜青娥。

不過姜青娥並未理會自身的傷勢，她第一時間抬起頭，看向了那笑臉魔所在，先前那一道攻擊，是她自身能夠發動的最強一擊。

那是她巔峰的一擊。

那笑臉魔以削弱自身力量為餌，引誘她主動出擊，可是這一點，姜青娥此前同樣也做過預料，但她最終還是義無反顧的出手了。

那是因為她心中明白，此舉固然兇險，但同樣也蘊藏著機會。

破局的機會。

只要她能夠得手，那麼他們就不必再被動的等待著不知道何時才會趕來的支援，據點的危機，將會迎刃而解。

如若不然，憑這大天災異類此前展現的諸多詭異手段，姜青娥並沒有多大的信心能夠藉助著據點的防禦光罩，支撐下這幾天的時間。

所以，她不得不冒險一搏。

姜青娥的目光，投注向先前的位置，只見得笑臉魔的身影立於那裡，在它那詭異笑臉上面，此時出現了一道金色的裂痕，裂痕正在緩緩的下移，仿佛是要將其一分為二。

裂痕處，還有著金色的火焰在燃燒。

笑臉魔漆黑的手掌撫摸著臉龐上的裂痕，它似乎是有些顫抖，顯然它低估了姜青娥的力量，它沒想到，一個地煞將階的人類而已，竟然能夠將它傷成這樣。

對方的光明相力，純粹得驚人。

據點內，也是有著許多人發現笑臉魔身上的金色裂痕，當即眼瞳都是漸漸的睜大，神色開始變得有些狂喜起來。

那笑臉魔，是被姜青娥重創了嗎？

若是如此的話，此次姜青娥的冒險似乎是得到了回報！

在那眾多緊張期待的目光注視下，笑臉魔身上的金色裂痕在漸漸擴大，仿佛是要將其一分為二一般。

不過，也就是在此時，笑臉魔突然爆發出了低沉暴戾的吼聲。

只見得驚人的惡念之力自其體內爆發，仿佛是形成了黑色漩渦。

然後眾人就見到周圍黑霧之中，開始有著異類如潮水般的湧出來，只不過它們湧向的方向，是笑臉魔所在。

這些異類一接觸到笑臉魔周身的黑色漩渦，便是化為一縷縷黑色的氣流湧入到了笑臉魔體內。

而後，那漸漸擴散的金色裂痕，就開始有著癒合的跡象。

姜青娥以及據點內眾多目光見到這一幕，皆是面色變得難看了許多，這大天災異類的生命力之頑強，簡直恐怖。

吼！

笑臉魔在驅使著諸多異類損耗自身為其療傷，但此時的它顯然也是極其的暴怒，畢竟此次的傷勢頗為嚴重，將會影響它此後醞釀的進化。

它沒想到，故意引誘姜青娥出手，卻是會造成這般的後果。

若是早知道如此的話，它定然不會願意付出這種代價。

可此時後悔已是無用，只能先將這座據點攻破，將這些新鮮血肉盡數的吞食，彌補自身的損耗。

笑臉魔發出了刺耳的尖嘯聲，頓時瀰漫的黑霧中有一些猙獰扭曲的異類閃電般的竄出，直接對著姜青娥所在撲殺而去。

姜青娥是這座據點最強的人，只要將其斬殺，那麼這座據點就將會失去依靠。

現在的姜青娥已經被它所重傷，正是殺她的最好時機。

而當那諸多扭曲異類對著姜青娥竄去時，據點內許多學員也是發現了它的意圖，當即驚呼出聲。

李洛身影暴射而出，雙掌緊握住雙刀，面色陰沉如水。

「隊長！」白萌萌急忙叫了一聲，李洛的實力，衝出去的話，反而自身難保。

但這個時候，李洛顯然也顧不得這些，他不可能坐視姜青娥在他的眼前被那些異類所撲殺。

不過就在李洛身影剛剛衝上高牆時，一道火紅影子突然先他一步疾掠而出，其人在半空時，便是有一道紅鞭破空而出，迅速的纏上了姜青娥的腰肢。

紅鞭一用力，便是捲起姜青娥的身影倒飛而出。

都澤紅蓮落回高牆，手中的紅鞭將姜青娥卷回，然後扶住她。

「救你一次，兩不相欠了。」都澤紅蓮冷聲道。

姜青娥倒是並未回應，只是金色眸子有些遺憾的望著笑臉魔身軀上漸漸癒合的金色裂痕，這次的攻擊，雖說應該也對它造成了重創，但卻並未如她所願的將其斬殺。

危機，也並不算是解除。

李洛的身影出現在了姜青娥身旁，他望著後者有些蒼白的玉顏，有些擔憂的問道：「怎麼樣？」

姜青娥感應了一下體內的傷勢，先前笑臉魔那一掌，將她體內相宮都是震得劇烈動蕩起來，如今體內相力也是處於紊亂的狀態。

傷得不輕。

姜青娥輕嘆一聲，道：「可惜了。」

原本想要趁這一次機會結束戰鬥的，但卻差了一點，眼下的她身受重創，戰鬥力大大的削弱，已經不可能再對那笑臉魔造成什麼威脅了。

局面，似乎變得更加的危險了。

「你做得已經很好了。」李洛握住姜青娥的小手，安慰道。

「少在這裡你儂我儂了，那笑臉魔似乎被真正的激怒了。」一旁的都澤紅蓮斜瞥了兩人一眼，臉色不太好看的說道。

兩人抬頭看去，果然是見到那笑臉魔對於姜青娥被救回表現出了極端的暴怒，它對著據點方向發出了刺耳的嘶吼聲，聲波震耳欲聾。

此時的它雖說在吞食了大量的異類後，修復了致命的傷口，但它自身同樣是遭受了一些重創，而它明白據點內的這些人是在等待支援，一旦等那些支援抵達，恐怕它的願望就要落空了。

所以，在遲疑了片刻後，笑臉魔猩紅的眼瞳中掠過兇狠之意，下一瞬，它的身軀突然在此時劇烈的膨脹起來。

頭顱以下的身體，盡數的爆碎，仿佛是化為黑色的血肉，被那詭異的笑臉一口吞下。

緊接著，詭異笑臉開始漸漸的膨脹，化為了數十丈左右，懸浮天空。

詭異笑臉發出了刺耳的笑聲，而後布滿黑色利刺的大嘴張開，有黑色粘稠的氣息沖天而起。

這些氣息形成了一片黑雲，片刻後，黑雲中有黑色的雨滴鋪天蓋地的落下來。

那些雨滴，粘稠而腥臭，似乎是蘊含著極強的破壞力。

嗤嗤！

黑色雨滴落在了光罩上，頓時發出了嗤嗤的聲響，有黑色的氣流試圖侵入，只是被光罩之中的淨化之力迅速的化解。

但黑色雨滴太多了，不斷的削弱著光罩的力量。

「這是它的本源惡念...」

都澤紅蓮望著那鋪天蓋地落下的黑色雨滴，臉色微微發白，道：「看來這笑臉魔不把據點攻破是誓不罷休了。」

「按照這本源惡念的侵蝕速度，淨化光罩未必能撐到支援抵達。」

據點內，同樣是有些驚慌氣氛在蔓延，畢竟任誰都看得出來，這笑臉魔放大招了。

所有人都對此抱著悲觀的心態。

白萌萌，辛符還有那伊粒沙帶著司秋穎等人也是來到了高牆上，面色有些蒼白的望著那漫天降落的黑色雨滴。

李洛，姜青娥也是沉默的望著這一幕。

「這暗窟，果真是極為危險，這第一次進來，說不得就要全軍覆沒了。」李洛苦笑一聲。

姜青娥握住李洛的手微微用勁，低聲道：「放心吧，我不會讓你真死在這裡的。」

她的眼中，有一些決然之意。

李洛看了她一眼，對於姜青娥，他實在是太了解了，如果真到了那絕境關頭，或許她會拼盡一切的將他送走。

只是那樣她可能會付出生命為代價。

李洛不想看見那一幕，他抬頭盯著那正在被黑色雨滴侵蝕的淨化光幕，突然問道：「這淨化光幕還能夠支持多久？」

姜青娥疑惑的看了他一眼，道：「應該還能堅持三天。」

「三天...」

李洛眼芒微微閃爍：「如果能成的話，應該趕得上吧。」

姜青娥柳眉微蹙：「你想做什麼？」

李洛苦笑一聲，嘆了一口氣。

「我想去找救兵。」

第兩百八十三章李洛的計劃

「救兵？」

李洛的話一出，連姜青娥都是愣住，如今這片地域中只有他們這些學員，最近的救兵，恐怕就是在暗窟更深處的四星院學員以及金輝導師。

可他們趕來，依舊是需要時間，而且，未必真的趕得上。

而除了他們之外，這片區域，還有誰稱得上是救兵？

一旁的都澤紅蓮等人也是將懷疑的目光投射而來，這種時候，如果這片區域還能有救兵的話，他們早就請搬了，哪裡還能輪到李洛。

面對著那些目光，李洛沉默了一下，緩緩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莫名的話，讓得都澤紅蓮等人一頭霧水，唯有姜青娥似是想起什麼，看著李洛的眼神都是有些變幻：「你不會說的是...禁區那頭精獸吧？」

譁！

其他人頓時一片譁然，目光難以置信的看著李洛。

這傢伙指的救兵，竟然是禁區那頭精獸？！

「李洛，你瘋了吧。」都澤紅蓮第一個怒斥出聲，因為這個提議簡直滑稽到讓人感覺有些侮辱他們的智商。

「不提那頭精獸真要來了，會不會第一時間將我們據點給滅了，光是去了禁區，怎麼找到那頭精獸，然後又憑什麼能夠將它引到據點這邊，這些都是解決不了的難題！」

都澤紅蓮嬌豔的臉頰上突然有一抹冷笑浮現出來，她注視著李洛，有些鄙夷：「你不會是想要用這個理由逃跑吧？」

「你以為據點覆滅後，你能逃得掉嗎？」

鏘！

姜青娥手中的重劍猛然杵地，她眸子冰冷的看向都澤紅蓮，道：「都澤紅蓮，不要以為我現在身受重傷，就解決不了你。」

都澤紅蓮怒視，道：「難道我說得不對嗎？他真以為禁區那頭精獸是善類嗎？而且禁區外還存在著院長留下的封鎮，那頭精獸根本出不了禁區！」

李洛沒有開口說什麼，因為都澤紅蓮所說的這些的確是難題，即便現在的他，對於自己的計劃能不能成，也是抱著一些懷疑。

姜青娥平靜道：「但是再差，情況還能比現在更差嗎？」

「以據點的防禦，大概率是堅持不到支援趕來，而一旦據點防禦被破，我們都只能死在這裡。」

「既然都已經是絕境了，李洛去拼一下，又如何？」

都澤紅蓮啞然，她從頭到尾都不相信李洛的這個計劃，在她看來，李洛只不過是見到據點防守沒有希望了，所以心生了逃跑之意。

不過也無所謂了，李洛並不重要，而且據點被破，他又能跑到哪裡去？

到時候這片區域異類橫行，汙染加重，一個相師境第二段的學員，也是死路一條，而且，真的就算他運氣好到時候苟活了下來，事後學府定然會進行一些調查，到時候他的這些事都會暴露出來。

那時，李洛還有什麼顏面留在學府內？

想到這些，於是她雙臂抱胸，冷淡的瞥了李洛一眼，道：「既然你都這麼說了，那就隨便吧，我看你能折騰出什麼來。」

其他人對視一眼，眼神有些複雜，但最終沒有再開口說什麼。

只不過看得出來，他們，也不相信李洛這所謂的兩虎計劃，只不過礙於姜青娥的顏面，未曾說什麼罷了。

姜青娥看向李洛，道：「這個計劃，還需要其他的幫手嗎？」

李洛搖搖頭，道：「我此前已經勘察過地形，對照地圖後發現據點後方，就有一條河流連接著禁區山脈，我以水相之力藉助流水之速趕路，能夠將速度提升到最快，而至於後面的那些難題怎麼解決，我會有其他的嘗試。」

「所以幫手就不必了，這種時候，人多反而也是麻煩。」

姜青娥輕輕頷首，道：「留在這裡，十死無生，去搏一搏，說不得能博得一線生機，你去吧。」

李洛望著眼前女孩那張絕美而冷靜的容顏，他知道此時時間緊迫，所以也沒有多矯情什麼，只是輕聲道：「等我三天，如果我能回來的話，一定會想辦法救你。」

姜青娥道：「你一定能成功的，不然的話...我們都死在這裡，洛嵐府豈不是直接就沒了？辛苦維持這麼多年，那也太冤枉了。」

李洛笑著點點頭，然後轉身就走。

後面，白萌萌，辛符趕緊迎了上來，兩人望著李洛，倒沒有說什麼要跟上去的話，因為他們知曉現在的李洛並不需要這種幫助。

「隊長，我們相信你。」兩人只是認真的說道。

李洛有點詫異，旋即忍不住的笑了笑，那些凡是聽見他計劃的人，恐怕內心都跟都澤紅蓮是一個想法，覺得他是眼見據點不保，所以心生了逃跑之意，但顯然，白萌萌，辛符並沒有這樣認為。

三人相處這段時間，他們對於李洛的為人還是有些了解的。

「等我回來。」

李洛對著兩人說了一聲，而後便是躍下高牆，在那些複雜目光的注視下，穿過據點內還有一些不知情的人流，直往據點後方而去。

伊粒沙，千葉，司秋穎三人站在高牆一處，目送著李洛身影消失在遠處。

「你們說，他的計劃真的能成嗎？還是說，只是一個藉口？」千葉說道。

伊粒沙摸了摸下巴，嘆了一口氣，道：「他說的這計劃，聽起來的確很天方夜譚，說實在的，我完全想不出他應該如何解決那些難題。」

一旁的司秋穎沉默了一下，道：「雖然他的計劃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我知道，他不是逃跑。」

李洛雖然平日裡看上去很好接觸，但實則其內心的驕傲恐怕不會弱於姜青娥，只不過一個驕傲顯露於外，一個深斂於內罷了。

這麼驕傲的人，讓他去當逃兵，即便是司秋穎都覺得不太可能。

「不過等此事傳開後，大部分其他人，恐怕不會這麼想。」千葉攤了攤手，說道。

伊粒沙無奈的道：「怎麼想也都無所謂了，如果李洛的計劃真的失敗，那我們大概率都會死在這裡，死人的想法，沒人關注。」

其他兩人也是沉默下來，神色有些沉重。

他們同樣都沒想到，這暗窟竟然如此的兇險，他們才第一次進入，竟然就有可能陷入全軍覆沒的危機。

眼下，真的是只能聽天由命了。

而當據點內眾人心情複雜時，李洛已是悄悄的自據點後方的小道離開，然後來到了一條河流旁。

這條河流，可以直通那片禁區山脈的外圍。

藉助河水之速，他能夠節省許多的時間。

只不過，這些都是小問題了，真正的難題，等到了禁區山脈才會出現。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也沒有再猶豫，身影一動，便是掠上了河流，腳掌之上有水相之力流轉，其身影仿佛是踏水滑行一般，以一種極快的速度，沿著河流呼嘯而去。

第兩百九十三章青鸞

當滿身傷口，鮮血淋漓的三尾巨獸猩紅兇殘的視線投向據點時，原本據點內還響起的所有聲音都是在這一瞬間消失了。

不少學員面色慘白，腳跟都在發抖。

他們在此時突然明白過來，雖然李洛引來了三尾巨獸解決了笑臉魔的麻煩，但是...這頭三尾巨獸，也是一個更大的麻煩啊！

它的實力比笑臉魔還要更勝一籌，眼下連笑臉魔都被其重創，繼而遭到反噬而滅，那誰還能夠抗衡這三尾巨獸？

即便眼下三尾巨獸顯然也是受了不輕的傷勢，但它對於據點內的所有人來說，依舊是不可戰勝的存在。

感情之前高興太早了！

很多學員欲哭無淚，真的是有一種心累的感覺。

算了，毀滅吧，不想玩了。

這絕望變希望，而後又變絕望，實在太折騰人了。

高牆最前方，姜青娥，都澤紅蓮，裘白等人也是面色凝重的望著三尾巨獸，同樣是感覺到了一些麻煩。

「準備迎敵吧，能拖多久是多久。」

「最起碼三尾巨獸只是單獨一頭，如果據點被破，其餘人可以各自逃命，能逃幾個是幾個吧。」姜青娥玉手握緊重劍，平靜的說道。

此前那笑臉魔帶來了許多的異類，這足以包圍據點，所以據點一旦被攻破，鮮有人能夠逃脫圍捕，但這三尾巨獸雖然戰鬥力更強，但畢竟只是一頭，即便其速度再快，應該也不太會將所有人都趕盡殺絕。

畢竟，精獸固然也兇殘，但除了偶爾想要開開葷外，正常時候對一般人的血肉沒太多的需求，這和異類有本質的區別。

其他人苦笑，只能嘆息一聲的點點頭。

倒也沒人蠢到去指責李洛引來了三尾巨獸這種無聊的話，因為最起碼李洛引來的三尾巨獸，依舊為他們爭取了一些時間。

只是...誰也沒想到笑臉魔最終竟然被反噬了。

不然它應該能夠拖更久的時間，那時候，說不定援軍也會到了。

而在高牆上眾人精神緊繃時，那頭三尾巨獸也是邁著沉重的步伐，一步步的走向據點，可怕的壓迫如同暴風雨即將來臨前一般，讓得眾人都是喘不過氣來。

從三尾巨獸那猩紅的獸瞳中，眾人都能夠看出一些戲謔以及玩弄的情緒，顯然，它是故意想要折磨心態。

這是山林間精獸最擅長的事情，玩弄獵物，讓其在崩潰中死亡。

姜青娥則是不打算讓它繼續這樣下去，他們這些三星院的老生或許還能夠堅持，但那些二星院的學員，則有可能提前崩潰。

不過，就當她準備挺身而出時，卻是見到李洛往前走了一步。

一道道驚愕的目光，投射而來。

「這是我引來的麻煩，就讓我來解決吧。」李洛整理了一下衣袖，神色風輕雲淡，心中則是對自己的這句開場白感到比較滿意。

這味道比較正。

這場盛宴，終歸還是要由他來收尾。

我掌心的封鎮已經饑渴難耐了。

李洛的這句話，不出意料的引來了眾多震驚的目光，看他這架勢，是想要去跟那頭三尾巨獸硬幹一場嗎？

雖然你之前達成了不可思議的計劃，但也不能這麼膨脹吧？

「李洛啊，我們沒怪你將三尾巨獸引來。」

田恬斟酌了一下言辭，委婉的道：「你沒必要去以死明志。」

其他人贊同的點頭。

李洛臉色有點黑，道：「我沒去送死。」

裘白嘆息一聲，道：「無所謂了，反正也就是早死晚死的區別。」

李洛有點心累，你怎麼能這麼喪的，這不還沒死嗎。

我這幾天被追得上跳下竄，現在還沒發威呢。

「你真要去？」而此時，姜青娥突然眸光看了他一眼，問道。

李洛神色沉重的點點頭，道：「有些責任，無法躲避。」

周圍不少學員有些感動，一些小學姐看著李洛的眼眶都紅了。

倒是姜青娥似是笑了笑，眸光繞有深意的看了他一眼，最終沒說什麼，而是點點頭，道：「那就去吧。」

「呃...」

李洛愣了愣，這個反應不太對啊，這麼簡單直接的嗎？也不勸一下走個過場嗎？

這一時間，連心中打好的腹稿都用不上了，這讓李洛有點難受。

「去啊。」姜青娥催促了一聲。

周圍有人看不過去，為李洛打抱不平：「姜姐，你怎麼能讓李洛一個人去面對那三尾巨獸呢。」

李洛目光看向姜青娥，發現後者臉頰上帶著一絲細微笑意的在瞧著他，當即心頭嘀咕，這大白鵝難道猜到他有手段制衡三尾巨獸了嗎？

如此敏感？

唉，還想裝個壯烈，混個福利安慰啥的呢，畢竟這種機會可不多啊。

只能說，大白鵝太聰明，不好忽悠。

而在李洛心中惆悵時，姜青娥伸出雙手，握住了李洛一隻手掌，那溫涼如玉般的感覺，一下子就沁到了李洛內心最深處。

她衝著李洛露出一絲絕美的笑顏，微風吹拂著髮絲，道：「這一次，就辛苦你了，不過你也讓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此事之後，我會全力修煉，爭取以後不會再出現這種需要你去冒險的情況。」

李洛心頓時就暖了，但又感覺到不太對勁，這話，怎麼是女方來說的啊？

不過好歹也算是有點福利了，李洛手指輕輕颳了刮那嬌嫩纖細的小手，然後走到高牆邊。

辛符正好在這裡，他問道：「隊長，我那碑文還用得上不？」

「滾蛋吧你。」

李洛沒好氣的說了一聲，不過這小子也是聰明，好像猜到點了什麼。

然後李洛的身影便是在那諸多複雜的目光注視下，直接躍下了高牆，一步步的走向了那頭三尾巨獸。

三尾巨獸兇殘冰冷的目光鎖定著李洛，有一股恐怖的殺意自其龐大的體內蔓延出來。

對於這個狡猾的人類，三尾巨獸心中也是恨極。

畢竟如果不是這個人類小子將它引到這裡，它也不會與那笑臉魔爆發一場慘烈的戰鬥，眼下它雖然取勝，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不過好在一切都結束了，先要將這個小子吞食，接下來它還要把這座據點的人類全部屠戮，以作洩憤。

「你好。」

而在三尾巨獸心中殺意爆棚時，李洛對著它友好的打著招呼。

可面對著他這般善意的招呼，三尾巨獸直接是一聲咆哮，而後身影暴射而出，裹挾著一片陰影將李洛所覆蓋。

它已經不想再有片刻的拖延了。

它要吃了這個狡猾的人類小子。

李洛感受著那撲面而來的腥風，緩緩的舉起了手掌，掌心間的古老封鎮，開始閃爍起光芒。

終於，該輪到他發威了。

唳！

而就在此時，這天地間突然有著一道嘹亮的鳳鳴之聲響徹而起，那一瞬，似是風雷在滾動。

然後高牆上所有人都是驚異的見到，一道青光，以一種無法形容之速，直接是划過天際，由遠而至。

那青光中，仿佛是一頭振翅的青鸞光影。

與此同時，一道讓得所有學員都有些耳熟的叱喝聲，陡然響徹。

「孽畜，休要逞兇！」

轟！

狂風呼嘯，一面青色的風牆直接於李洛身前沖天而起，三尾巨獸撞了上來，頓時有狂暴的能量衝擊波爆發開來，風牆破碎的同時，三尾巨獸也是被震得倒退了數十步。

在李洛還有點發蒙的時候，一道青光從天而降，落在了他的前方。

然後李洛便是見到，一道散發著尊貴氣息的高挑倩影，手持白玉杖，於那青光之中，邁步而出。

那挺拔的身材，洶湧的波濤，讓得李洛第一時間就將其認了出來。

竟然是...長公主！

援軍終於到了！

只不過，對於這在最後關頭趕到的援軍，李洛卻是有種心累的感覺。

我被追殺了好幾天，最後讓我痛快的裝一場就這麼難嗎？！

第兩百八十四章封鎮

因為藉助著河水流速而行，李洛抵達禁區山脈外圍的速度，比他想像的還要更快。

僅僅只是半日，禁區山脈的輪廓就已經出現在了視野之中。

望著逐漸接近的禁區山脈，李洛的神色也是變得凝重了起來，他此次的計劃，的確是有著諸多的難點。

其實他並不擔心如何引出禁區的那頭精獸，因為經過此前暗靈潭那一次的變故，他之後經過揣測，有很大的把握認定當時那頭精獸會暴動，應該就是因為他體內雙相之力的爆發。

那頭精獸應該是感應到了雙相之力，所以才會被驚動。

畢竟雙相之力是封侯強者的標誌，那頭精獸剛開始可能以為是學府又派來了封侯強者圍剿它，只不過後來它應該也是感應到了那股雙相之力並非是真正的封侯強者，而是來自一個擁有著雙相宮的孱弱少年。

於是，它就動了貪婪之心，或許，吞食了他的雙相，對於那頭精獸而言會有著一些特殊的好處。

所以李洛此次前來禁區山脈，就是要以自身為餌，引動那頭精獸。

當然，現在還有一個難題...

那就是都澤紅蓮提到過的院長封鎮。

在禁區外圍的一座山頂上，有著他們那位神秘的院長所留下的封鎮，此前李洛也親眼所見其威能。

正是因為這封鎮的存在，才讓得那頭精獸無法踏出禁區山脈。

所以李洛如果不將這個問題解決，那麼就算他這個誘餌再誘人，那頭精獸也是無法出來...

可它出不來，那李洛的計劃，也就失了效果。

誰都沒想到，這個院長留下的封鎮，反而成為了眼下李洛將要面對的最大難題。

李洛眼露沉吟之色，不過他能夠提出這個計劃，倒也不是完全對院長的封鎮沒有辦法，而其中最有可能的一個辦法就是...

求！

求誰？當然是求院長大人留下的封鎮！

按照此前姜青娥所說，院長所留下的封鎮，已是具備著靈性，甚至，以院長那種程度的強者，說不定其一絲意志都是與封鎮相連，所以李洛如果能去到那封鎮前求拜一番，說不定還會引起院長的一絲感應呢。

雖說這個辦法聽上去極其的不靠譜，但李洛覺得，一位王級強者的手段，應該遠非他們這些人所能夠揣摩的。

看似荒謬的辦法，未必就行不通。

而且不管行不行，總得嘗試一下才知道。

如果真的不行...

他就站在封鎮外使勁的刺激那頭精獸，看看能不能讓它發瘋的衝破封鎮。

只是這個辦法太極端了，他怕萬一把那精獸刺激得太厲害，不管不顧就算拼著被封鎮鎮殺，都要將他給吞了，那也有點不符合他的計劃。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取出地圖，稍微對照了一下地形，很快就確定了當日院長封鎮所落的那座山頭，然後他不再猶豫，迅速動身，對著那座巍峨的山峰急速而去。

兩個時辰後，李洛的身影出現在了那座山峰上，他喘了幾口氣，目光就投向了山頂的一座青石。

因為在那青石上面，銘刻著一個古老的「封」字。

「封」字表面，光芒微不可察，如果不是當日李洛親眼見到了這道字跡所散發的威能，恐怕也很難想像它會是一位王級強者所留。

李洛小心翼翼的上前，接近了那座青石，不過還好那封鎮並未有什麼抗拒的反應，這讓得他鬆了一口氣。

「咳...」

「院長，學生李洛，是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學員，此次前來叨擾，是因為這座十三號據點突遭大難，有大天災級異類自暗窟深處遁逃而來，如今圍困住了據點，學生想放出禁區的精獸，引它去與那頭大天災異類搏殺。」

「雖然計劃很誇張，但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為了保命，死馬也只能當活馬醫，還望院長神通廣大，能夠相助一把。」

李洛對著青石行了一禮，然後一通絮絮叨叨。

不過待得他說完後，那青石上面的封鎮也沒有什麼動靜，李洛遲疑了一下，然後慢慢的伸出手掌，摸向了青石上面的古老封鎮。

觸摸的瞬間，有冰涼的感覺順著指尖傳來，李洛精神似乎是微微恍惚了一下，然後也沒感覺到有任何的異動。

這讓得李洛眉頭皺了起來，有些失望，喃喃道：「不是吧，院長大人，見死不救，可不符合您的身份啊。」

他有些頭疼，如果他所想不能如願，那就真的只有採取最極端的辦法了，但那只能算是下策。

不過也就是在此時，李洛又感覺到一些不對勁，因為太安靜了。

原本這山頂上山風呼嘯，可此時，仿佛一切聲音都消失了。

李洛突有所感，猛的抬頭，看向了這座巨大的青石，然後他就見到，在那原本空空如也的青石上面，此時卻是有著一道人影盤坐。

那道人影一身青衫，中年面龐，白眉，深邃的眼眸如深淵一般，給人一種深不可測之感。

他只是靜靜的盤坐在那裡，然而卻是給人一種仿佛一座擎天山嶽般的厚重，浩瀚之感。

而此時，這青衫白眉的中年人，目光正靜靜的看著李洛。

在他的那種平靜注視下，李洛仿佛是被一頭遠古兇獸盯住了一般，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懼之感。

他吞了一口口水，眼前這青衫白眉的中年人的身份不言自明，能夠在他接觸到古老封鎮之後出現的，顯然只有他們聖玄星學府那位神秘的院長大人了。

「學生李洛，見過院長。」李洛恭敬的行禮，這一位，恐怕是他至今為止見到過的最強存在了。

青衫白眉的中年人深邃如淵般的目光看了李洛一眼，旋即似是笑了笑，有聲音傳來。

「李洛...」

「先天空相，卻生有三相宮，以後天之法鍛相，倒也是罕見。」

「你是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吧？」

這三言兩語，落入李洛耳中，卻是在其心中掀起滔天駭浪，他忍不住的退後兩步，因為這還是他第一次，被人洞察自身體內的隱秘。

眼前這位院長，竟然如此恐怖的麼？

第兩百九十四章長公主趕至

當長公主那高挑的倩影出現於據點之前時，後方高牆上諸多學員先是愣了愣，然後便是有著震耳欲聾般的歡呼聲響徹起來。

許多人都是面露狂喜，一臉劫後餘生。

誰都沒想到，在這最後的關頭，支援終於是趕來了！

長公主是邁入天罡將階的實力，有她的存在，想必就算是那頭兇殘無比的三尾巨獸，也不太可能將其輕易的擊潰。

而且既然長公主率先抵達，那也就說明更多的援軍在迅速的接近。

據點的危機，可以說是在此時被解除了大半。

在那諸多的歡呼聲中，長公主也是鬆了一口氣，看來據點還沒有被攻破，她這極速趕路，總歸是趕上了。

長公主偏過頭，看向李洛，道：「你怎麼在這裡獨自面對三尾巨獸？快回去吧，這裡交給我了。」

李洛呆呆的望著長公主那國色天香的臉蛋，欲哭無淚：「長公主，你就不能稍微晚來片刻嗎？」

只要長公主稍微晚到一點，他就可以完美收場，到時候你好我好，它也好。

其實主要是李洛被這三尾巨獸追殺了好幾天，如果說心中沒點怨氣那是不可能的，眼下正好有機會發洩。

長公主一怔，旋即嗔惱的剮了李洛一眼，沒好氣的道：「晚來片刻直接幫你收屍嗎？」

「你這傢伙，也太不知好歹了。」

「我這幾天，可是連休息時間都沒，日夜兼程趕路，最後還拋棄了支援部隊，獨自全速而來，這才趕上。」

李洛瞧了瞧長公主，這才發現她往日高高盤起的鳳髻，如今都是化為青絲披散下來，這令得她少了幾分尊貴之氣，多了一些嫵媚。

顯然，這幾天時間她趕路中已經沒有精力來照顧自身髮型了。

「長公主不愧是吾輩表率。」李洛豎起大拇指讚嘆道。

雖說這邊的局面他已經開始掌控，但人家大老遠的趕來救援，這份情誼還是要給予認可的。

「你沒事吧？」長公主打量了一下李洛，發現他除了看上去有些疲憊外，倒是沒其他的大礙。

「長公主很擔心我啊。」李洛笑道。

長公主坦然道：「的確是因為擔心你，我才會這麼極限的趕路，原因你也知道，王上好不容易有希望可以治療他的先天缺陷，我怎麼可能讓你平白的死在這暗窟中。」

李洛點點頭，他當然猜到了，不然以對方的實力與地位，的確犯不著這麼拼的趕路。

長公主也沒有遮遮掩掩，而是明白的告訴他，她這樣急急的趕來，有很大的因素是因為李洛。

當然，也不是因為李洛這個人，而是因為他能夠治療王上的先天缺陷。

長公主並沒有在這個話題上面多說，而是鳳目轉向了前方的那頭三尾巨獸，俏臉變得凝重了許多：「不是說你們這邊是出現了一頭大天災級異類嗎？怎麼變成了一頭天將階頂峰的精獸了？」

她有些驚疑，因為眼前這頭精獸，略微的有點眼熟。

「那頭大天災異類已經被解決了。」李洛說道。

長公主再度一驚，大天災級異類都被解決了？這座據點中，有人能夠做到這一步？是姜青娥？那也不太可能吧。

九品光明相固然霸道，但也沒到這種妖孽的程度。

畢竟姜青娥現在還只是地煞將階而已啊。

心思閃爍，旋即長公主若有所思的道：「是被這頭精獸解決的？」

「長公主真是聰慧。」李洛笑道。

即便先前有所猜測，但長公主還是不免感到有些錯愕，道：「這頭天將階頂峰的精獸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而且，還正好幫這座據點解了圍，這也太巧合了吧？

「我把它從禁區山脈引過來的。」李洛笑了笑。

長公主瞳孔驟然一縮，她就說為什麼會覺得這頭精獸有點眼熟，原來是十三號據點所在地域的那座禁區山脈內的大精獸！

而且，是李洛將它從禁區山脈引出來的？

她鳳目看了一眼這據點外的地面，從此處的痕跡來看，這裡顯然是爆發過一場極為驚人的戰鬥，想必應該就是這頭精獸與那大天災級異類所造成。

「你是故意將這頭精獸引來據點，想要藉助它的力量對付大天災級異類吧。」長公主緩緩說道。

她看向李洛的眼神略微有點複雜，因為她很清楚這個計劃有多膽大以及兇險。

但又不得不說，這是唯一能夠改變局面的辦法。

最起碼，這頭精獸與大天災級異類的戰鬥，拖延了一段最為寶貴的時間，不然等她現在趕來，看見的可能是一片滿是屍體的廢墟。

「李洛，你真的很厲害。」長公主緩緩說道。

「如果這些屬實的話，你才是最大的功臣。」

李洛笑道：「長公主可別誇，我這也只是為了自救而已。」

長公主微微一笑，道：「不過你留下來的這個麻煩，可不比大天災級異類小。」

她鳳目轉向了那頭因為她的出現，而停下了步伐的三尾巨獸，眸子也是變得凝重起來：「這頭精獸實力恐怕比那大天災級異類還要更強，好在它現在也受了不輕的傷勢，但是單打獨鬥的話，我也奈何不了它，只能拖住它等待後續援軍趕來，到時候應該不成問題。」

長公主雖然是天罡將階的實力，但論起等級，依舊要比這頭三尾巨獸低一些，畢竟後者算是天將階中的頂峰，甚至開始嘗試觸及封侯之路。

只是，雖說很難打敗，但拖住的話，問題倒是不會太大。

「你先退回到高牆吧。」長公主手掌握緊白玉杖，就準備上前迎敵。

李洛見狀，頓時感到有點頭疼，道：「長公主，雖然很感激你不遠千裡前來支援，但其實...這裡交給我就好了。」

長公主腳步停下，有些震驚的看著李洛，她甚至都想要伸手摸一下後者的額頭，看看他是不是被打傻了。

一頭連她都搞不定的大精獸，李洛說交給他？

「李洛，你沒跟我開玩笑吧？現在可不是說笑的時候。」長公主氣笑了。

李洛倒是沒有再多說什麼廢話，而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然後抬起了手掌，掌心對準了不遠處的那頭三尾巨獸。

掌心間的古老封鎮在此時光芒大放。

譁啦啦！

那一瞬間，突然有著萬千道光芒鎖鏈自李洛掌心封鎮之中暴射而出，然後穿透虛空，快若閃電般的纏繞上了三尾巨獸龐大的身軀上。

吼！

突如其來的光芒鎖鏈，讓得三尾巨獸心神一震，同時開始劇烈的掙紮起來。

不過這一次，封鎮的力量仿佛變得更為的堅固，那些光芒鎖鏈如同蛇一般，直接從三尾巨獸身軀上那些傷口中鑽了進去，撕裂開血肉，纏繞在了其骨骼之上。

吼！

三尾巨獸爆發出了悽厲的慘叫聲。

同時它也察覺到了不妙，開始奮力的掙扎，只見得熊熊火焰於其體內爆發而出，令得此時的它看上去仿佛火焰巨獸。

大地都被炙烤得枯裂開來。

在這般奮力下，它龐大的身軀，倒是開始漸漸的後退。

李洛見到這一幕，心頭也是微驚，倒是小瞧了這頭三尾巨獸，沒想到在這種情況下，還有著如此頑強的兇性。

他掌心的封鎮，說到底還是有些缺失力量。

而他自身實力太弱，沒辦法為這封鎮提供太多的相力。

李洛眉頭皺了皺，旋即偏頭看見了長公主，於是伸出另外一隻手掌，很自然的在長公主愕然的目光中，握住了她的小手。

「借點相力用用。」他露出燦爛的笑容。

然後長公主就感覺到她體內的相力，開始如潮水般的順著手掌連接處，暴湧而出。

第兩百八十五章院長龐千源

咕嚕。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眼神有些驚駭的望著眼前青衫白眉的中年人，在對方那如深淵般的目光下，他的一切秘密仿佛都是無所遁形。

青石上的中年人望著李洛一副受驚的模樣，倒是溫和的笑了笑，道：「李洛是吧...我叫龐千源，是聖玄星學府的院長。」

李洛眼睛眨了眨，龐千源，這就是院長的名字麼。

他露出笑容：「院長您的大名，學生可是如雷貫耳，以前就聽學府內大家說院長乃神人，今日一見，果真是名不虛傳。」

第一次見到王級強者，李洛也不知道應該用什麼姿勢面對，不過不管如何，先吹為敬。

「哦？我可已經好些年沒在學府內露面了，如今聖玄星學府內的學員，應該沒多少人真見過我吧？」龐千源笑道。

「呃...」

李洛有點尷尬，我就這麼一說而已，您老人家何必這麼較真呢。

龐千源笑眯眯的望著李洛，道：「小子嘴巴倒是很甜，以前可沒人說我神人，倒是有人罵我是神棍。」

李洛皺眉：「這人必然是嫉妒院長您的成就，院長不必介懷，此等人物，過得幾年，且再看他。」

龐千源點點頭，道：「那個人叫做李太玄。」

「李太...」

李洛剛要說什麼，突然聲音戛然而止，面色極為精彩的望著眼前那笑眯眯的院長，苦笑道：「李太玄...我老爹？」

龐千源點頭。

李洛有點不知道說啥了，只能幹笑道：「我老爹膽子可真不小。」

老爹好像有點狂啊，這龐千源好歹也是王級強者，他直接罵人家是神棍，也不怕被揍嗎。

「李太玄嘛...過江猛龍，膽魄自然是超乎尋常。」龐千源笑道。

李洛再次乾笑一聲，老爹也就只是封侯實力，在龐千源這位王級強者面前，哪能稱得上是什麼過江猛龍。

似是看出李洛的心思，龐千源微微一笑，別有深意的道：「王級強者雖勝你老爹一籌，可你老爹，背景也不弱啊。」

李洛怔了怔，有點不以為然的道：「再強的背景，能比得過學府聯盟嗎？」

龐千源笑道：「學府聯盟的確是這世間最頂尖的勢力之一，但是...它也並不是所向無敵，這世間同樣存在著一些勢力能夠與它分庭抗禮。」

李洛有些吃驚，在他此前知曉的信息中，學府聯盟簡直算是守護這個世界的龐然大物，而聽眼下院長的意思，在這世間，還有不弱於學府聯盟的勢力？

他遲疑了一下，問道：「我老爹的那什麼背景，也算是其中之一？」

龐千源微微沉吟，道：「看來你那爹娘，真是什麼都未曾與你說過啊。」

李洛苦笑道：「我可能是撿來的。」

龐千源失笑，旋即搖頭道：「他們既然沒說，我也沒必要與你說這些東西，或許不久後，你自會有機會知曉。」

「對於你老爹的背景，我只能說...」

他頓了頓，緩緩道：「李天王一脈，何止簡單？」

李洛怔然，李天王一脈？這是什麼意思？是說他老爹本應該所在的地方嗎？李天王又是什麼？

沒聽過啊。

龐千源望著茫然的李洛，笑道：「這個世界比你想像的還要龐大，你所在的大夏甚至大夏所在的這座遼闊神州，對於這個世界來說，都只是一隅而已，甚至別人只是將我們所在的這些神州，稱為外神州，這其間的優越感與俯視感，可見一斑。」

「外神州...」

李洛喃喃了一聲，既然有外神州，那也就是說還有內神州了？以前真是聞所未聞。

今日與這位院長稍微交流，倒是知曉了不少以前難以接觸到的信息，而且聽起來，他老爹似乎是還有些想像不到的背景？

那老爹為啥會來到這種被視為外神州的窮鄉僻壤之地？

而且以前老爹老娘從未與他提起過半點這種事情，這顯然是不想他知曉。

雖然不知道他們的用意，但李洛清楚，這其中必然是有著他們自身的考量，或許，知曉這些信息，對於他而言，未必會是什麼好事吧。

李洛心思轉動，但最終還是漸漸的將其按耐了下去，不管老爹老娘有什麼背景，眼下對他而言並沒有任何的作用，現在最重要的事情，還是要趕緊按照計劃引出那頭禁區精獸。

「院長，您應該知道了我來這裡的目的吧？」李洛不再廢話，而是轉向了主題。

龐千源微微點頭。

「是一頭從暗窟深處溜出去的大天災級異類吧？這對於外圍而言，的確是一場災難。」他說道。

「院長能夠出手嗎？」李洛希冀的問道。

以龐千源的神通廣大，他如果能夠出手，要滅掉那頭大天災，應該是很輕鬆的事情吧？

龐千源無奈的道：「現在這裡只是我的一縷意志，我的本體在暗窟最深處，與一些極為恐怖的異類存在對峙，我本體若是出手，則是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到時候出現的動蕩，說不得會遠超你的想像。」

雖然對此有些意料，但李洛還是有點失望，畢竟這是最簡單的法子。

「不過我雖然沒辦法直接出手，但你的計劃，我已是知曉，呵呵，你此前還在說你老爹膽魄足，但我想，你也不比他差到哪裡去。」

「以自身為誘餌，引誘禁區這頭精獸去與那大天災搏殺，趁此為據點解圍，如此兇險計劃，旁人怕是想都不敢想。」龐千源笑了笑，看著李洛的目光中有些欣賞。

「你的計劃，我會支持，此處的封鎮我會為你解除，同時，為了感謝你拯救這座據點的學員，我也會送你一份小禮物。」

李洛精神一振，看向了龐千源，而後者只是微微一笑，而後身影便是開始漸漸的消散。

呼呼！

山風的呼嘯聲，突然再度的傳入耳中，李洛回過神來，仿佛四周的天地仿佛又是復活了一般，他立於山巔，而青石上龐千源的身影早已消失。

而且，隨之消失的，還有著青石上面那古老的封鎮。

李洛若有所感，攤開了手掌，只見得在其掌心中，一個古老的封字，若隱若現。

第兩百九十五章封印三尾巨獸

有了長公主所提供的雄厚相力，只見李洛掌心封鎮頓時光芒大放，力量暴增。

那原本開始步步後退的三尾巨獸直接是被一股巨力扯動，越來越多的光芒鎖鏈席捲而來，刺入傷口，撕裂血肉，纏住其體內的骨骼。

吼吼！

悽厲震怒的咆哮聲，如雷鳴般不斷的響起。

但卻毫無作用。

在那道封鎮以及長公主所提供的相力支持下，最終三尾巨獸龐大的身軀被扯飛了起來，對著李洛所在的方向投射而來。

龐大的身軀開始迅速的縮小，短短十數息後，化為一抹流光，鑽進了李洛掌心的封鎮中。

「封！」

李洛神色凝重，一聲暴喝，掌心拍地。

只見得有光線以李洛掌心為源頭擴散，仿佛是形成了一座陣法般，同時地面在此時龜裂，最後有泥土自其中緩緩的升起，形成了一座三尾巨獸的泥石雕像。

雕像之上，仿佛纏繞著諸多的鎖鏈。

那頭三尾巨獸，於此時被徹底的封印。

當三尾巨獸被封印時，李洛掌心的古老封鎮也是在此時悄然的消散，只不過消失的那一瞬，李洛神色微微一動。

目光瞟過，卻是見到自己手腕處，莫名的出現了一隻暗紅色的鐲子。

他若有所思，倒也沒顯露什麼，衣袖垂下，遮掩住了鐲子。

呼。

然後他重重的喘了一口氣，笑道：「搞定。」

轉過頭，就見到一對充斥著驚愕的鳳目正盯著他。

長公主的表情有些呆呆的，顯然剛剛出現在眼前這一幕，讓得她實在是無法保持平日裡的冷靜。

她沒想到，這頭連她都奈何不了的三尾巨獸，竟然如此簡單的就被李洛給封印了。

他怎麼可能擁有著這種力量？

在這段時間，這裡究竟發生了什麼？

長公主內心情緒翻江倒海，但胸中城府最終還是讓得她迅速的調整好了心態，她先是不動聲色的將手抽了回來，然後聲音平靜的問道：「剛才那是什麼？」

「院長大人所遺留的封鎮。」

李洛笑了笑，倒也並未隱瞞，道：「封鎮有靈，所以在知曉我的計劃後，主動的轉移到了我的手中，只不過封鎮力量消耗過多，只能等這頭三尾巨獸受傷後，才能起到作用。」

「院長的封鎮...」

長公主這才恍然，她倒是知曉在那禁區山脈外存在著院長所留下的封鎮，只是她從沒想到過，封鎮還能這麼用。

不過旋即，她想到什麼，臉色有點不太好看起來：「那豈不是說，我來不來，其實也沒多大的意義？」

她這幾天趕路趕到連髮型都維持不了，結果千辛萬苦趕過來，卻是發現根本就不需要她？

長公主漂亮的臉蛋有些陰晴不定，她盯著李洛，有一種想要把後者打一頓的衝動。

李洛一愣，乾笑道：「也不能這麼說吧，剛才如果不是長公主提供相力，未必就能夠將這三尾巨獸封印。」

長公主聞言，臉色更難看了，提供相力誰不會做，這座據點好歹有著姜青娥，都澤紅蓮等人，她們聯手提供相力，效果也不會比她差多少。

雖說據點這邊沒出事算是值得慶賀的事情，但長公主還是感到莫名的鬱氣。

她深吸一口氣，胸前有波瀾起伏，旋即情緒漸漸平復下來，道：「李洛，你還真是有本事。」

言語不喜不怒，倒是讓人摸不透她究竟是個什麼意思。

說完，她便是轉身，對著據點內而去。

李洛望著她那婀娜優雅的背影，也是有點無奈，女人還真是難伺候，即便是城府深如長公主這般人物，有時候也讓人頭疼萬分。

我這封印了三尾巨獸還有錯了？

你這上去了，也不一定打得過它啊。

還講不講道理了。

李洛轉頭看了一眼據點前方那座封印雕像，手掌隔著衣袖摸了摸手腕處的那枚暗紅色鐲子，目光微閃，而後也是轉身走回據點。

此時的據點高牆上，很多人的目光還保持著呆滯的望著那座封印雕像。

誰都沒想到，這頭比笑臉魔還要可怕的精獸，最後這麼簡單的就被李洛給鎮壓了...沒錯，是被李洛，不是長公主！

他們剛才開始看得清清楚楚，長公主根本還沒出手，李洛就將那頭三尾巨獸給鎮壓了。

如此天方夜譚的事情，看得他們忍不住的懷疑自身是不是處於笑臉魔的幻境之中？

其實真實的情況是他們已經被笑臉魔所控制，眼前發生的一切都是幻覺？

有人扇了自己一巴掌，清脆的掌聲讓得周圍其他一些也想要這麼做的學員默默的停下手，他們看了一眼那人鼓起的臉頰，好吧，這是真的。

李洛真的鎮壓了三尾巨獸。

「先前李洛手中那道封鎮，應該是禁區山脈外院長所留下的...他不知道用什麼辦法將那道封鎮轉移了，然後趁三尾巨獸受傷，將其封印。」姜青娥冷靜的聲音在此時響起，倒是解開了其他人的疑惑。

「怪不得看著眼熟。」田恬說道。

裘白則是道：「也就是說，這傢伙其實早就有制衡三尾巨獸的手段？」

「那先前還搞得那麼壯烈？！」

有小學姐為李洛辯解：「李洛學弟施展那道封鎮，應該也是有著失敗率的，所以他挺身而出，還是很有勇氣的。」

「……」裘白無話可說，因為他發現李洛已經開始發展出了一些狂熱擁躉，這長得好看，就這麼有優勢嗎？直接無腦吹？

不過跟脫離絕境相比，這都只是小事了，很快沒有人再注意這些，劫後餘生的歡呼聲於據點內響徹起來。

許多學員興奮激動之餘，直接是癱坐在地，這短短數日，幾乎是讓得他們精疲力竭，畢竟即便據點未曾被攻破，但他們承受的精神壓力也是相當之巨大。

而且，他們也並非是完全沒有傷亡。

長公主走入據點，安撫了一下險些被精神壓力壓垮的眾多學員，告訴他們後續支援即將抵達，這座據點的危機算是徹底的解除。

然後她走向姜青娥，都澤紅蓮等人。

「辛苦長公主了。」姜青娥也迎上長公主，說道。

「可別說了，我趕了這麼多天路，結果就是為了來提供一點相力的。」長公主無奈的笑了笑，然後對著姜青娥玩笑道：「你們家這位，過於變態了一些，相師境就敢封印天將階的精獸了。」

姜青娥搖搖頭，道：「長公主可別捧他，那並非是他的力量，而是院長封鎮的力量。」

「能夠在這種絕境中，以莫大的勇氣去將這頭比大天災異類還要可怕的精獸從禁區山脈中一路引過來破局，這般膽魄心性...」

長公主將長發隨意的挽起，而後沉默了一下，緩緩的道：「洛嵐府有潛龍。」

一旁的都澤紅蓮眼神動了動，如果是以往，恐怕就算是長公主這麼說，她都會第一時間的嘲笑一聲，可這一次，她卻只能忍了下來。

因為這一次如果不是李洛的計劃，據點必然早就被笑臉魔所攻破，所有人都得死在這裡。

李洛的表現，就算是她，也只能承認的確無可挑剔。

以前她還覺得自家弟弟天賦還不錯，並不遜色於洛嵐府的李洛，可經過這次後，也不得不承認李洛比都澤北軒的確是要優秀一些。

「而且此事過後，李洛在聖玄星學府內的聲望與人氣，應該要大大的提升了，新生第一人，怕是無可撼動。」

長公主輕笑起來，此次李洛功勞最大，可以想像，待得事後，學府內許多學員都會對他刮目相看，這無疑是一種人望。

而這種人望，有時候光靠實力，都有些難以達到。

姜青娥眸光看向據點內李洛的身影，此時的後者正與辛符，白萌萌他們在笑談著，周圍圍著不少學員，笑容滿面的附和，其中不乏一些三星院的學員。

姜青娥笑了笑，所謂的什麼人望，可能李洛並不會太在意，這傢伙挺現實，在他眼中，關心這些人望，還不如關心一下這一次的暗窟之行，究竟能不能賺到十萬學府積分。

不過，這次的危機，總算是化解了啊。

這一刻，即便是堅韌如姜青娥，都是在心中輕輕的鬆了一口氣。

第兩百八十六章引獸出山

「封鎮落到我的手中了？」

山風呼嘯的峰頂上，李洛望著掌心的那個古老封字，若有所思，顯然，青石上面的封鎮，轉移到了他的手上。

他微微感應了一下，有一些信息湧入腦海中，這讓得他神色一動，看向掌心封鎮的目光倒是變得驚異了一些。

因為從那道信息中，他知道了院長將封鎮轉移給他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夠徹底將禁區那頭精獸給鎮壓，封印。

當然，以他自身的力量顯然是不夠資格的，所以需要藉助著這道封鎮的力量。

甚至，光是這道封鎮的力量都還有些不夠，以往封鎮只是能夠將那頭精獸困在此處，卻無法將其完全的鎮壓。

所以，如果想要將其鎮壓，還得需要一個完美的時機。

比如...那頭精獸被重創。

這個條件其實很苛刻，因為李洛可沒有這種能耐，甚至學府的紫輝導師來了，也比較難做到這一點，這頭精獸擅長隱匿，一旦躲起來，紫輝導師也沒辦法在這茫茫山脈中將其找尋出來。

不過...眼下的話，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這個契機。

因為在李洛原本的計劃中，就是要引誘這頭精獸去與大天災異類搏殺，兩虎相鬥，必有一傷。

不管是誰能活下來，必然會被重創，到時候再集合據點內的力量，未必不能將其捕殺。

李洛心思轉動，最後又是按耐了下去，能不能鎮壓這頭精獸不是當務之急，現在的他還需要藉助這頭禁區精獸的力量去抗衡大天災。

所以，還是先將那大傢伙給引出來再說。

李洛目光對著山脈深處眺望，其中雲霧繚繞，也不知道那頭精獸究竟躲在什麼地方，而他想要將其引出來，也不可能隨便的亂催動雙相之力，畢竟這片山脈如此遼闊，而他的雙相之力又是如此的弱小，真在這裡施展，那頭精獸未必就能夠感應得到。

而上一次，他是身處暗靈潭中。

李洛的目光看向了暗靈潭所在的方向，暗靈潭深處，必然是連接著這片山脈的某些地方，甚至連接著那頭精獸的修煉之處。

所以它才會在李洛雙相之力爆發時，即便是隔著如此遙遠的距離，也能清晰感應到。

李洛微微沉吟，便是毫不猶豫的轉身下山，然後迅速的趕至到暗靈潭處。

如今的暗靈潭四周，空空蕩蕩，沒有半個人影。

暗靈潭內，依舊是有著能量衝擊在不斷的席捲，李洛站在距離深潭最近的一顆大樹上，然後深吸一口氣，將體內的雙相之力運轉而起。

其手持雙刀，兩道相力流轉，而後雙刀緩緩的掠過，刀尖相觸時，兩道刀光宛如彎月般的疾射而出。

方向正是那暗靈潭中。

嗡！

凝聚著雙相之力的刀芒，異常的凌厲，竟是斬開了那衝擊而出的能量衝擊，直接是衝進了暗靈潭內。

而後轟然炸裂。

而也就是在雙相之力於暗靈潭中爆裂時，在這片山脈深處的暗洞之中，趴伏在其中的龐然大物突然睜開了猩紅的獸瞳。

那獸瞳有些驚疑的看向某個方向，那股微弱的雙相之力又出現了？

是錯覺嗎？

而就在它遲疑間，又是有著一道雙相之力的波動順著它棲息的水潭深處傳來，這一次，它真切的感受清楚了。

真的是此前那股雙相之力！

那個擁有著雙相之力的人類小子，竟然又出現了？

精獸猩紅獸瞳中有著貪婪與兇狠之意升騰而起，下一刻，它龐大的身影陡然衝出，然後對著那個方向暴衝而去。

一道煙塵於山脈中出現。

而山脈中的動靜，也很快被李洛所察覺，他面色凝重，毫不猶豫的掉頭就跑，他於山林間穿梭，對著來時的河流疾馳而去。

他的速度是遠不及那頭精獸的，只有藉助著河流之速，才能夠維持自身安全。

不然引虎不成，反而落入虎嘴之中。

不過那頭精獸尚還不知封鎮已經消失，所以等它抵達山脈外圍，必然會遲疑一會，這會為李洛爭取一些時間。

風聲於李洛耳邊呼嘯而過，兩旁樹木不斷的閃退。

他將自身速度催動到極致，不顧一切的瘋狂奔馳。

這是生死時速，必須此時拉開一些距離，不然等那精獸全力追殺而來，他將會陷入極為危險的境地之中。

而在李洛瘋狂逃竄時，山脈深處那頭精獸也是漸漸的接近了山脈外圍。

煙塵有些消散，那頭精獸的模樣也是漸漸的顯露，那是一頭身披黑甲，生有三尾的巨獸，它形似狼，獸瞳猩紅，巨嘴中滿是森森獠牙，有熾熱狂暴的氣息自嘴中噴薄而出，將一些樹木瞬間燃成灰燼。

而也不出李洛所料，隨著接近山脈外圍，這頭三尾精獸的速度反而漸漸的減緩，它獸瞳有些遲疑，惱怒的看向一座山頭上，那裡存在著捆縛它許久的封鎮。

不過，今日讓得它稍微有些意外的是，隨著它接近山脈外圍，那封鎮的力量，似乎並沒有出現。

出現什麼變故了？

三尾精獸有些遲疑，它暴躁的甩動著尾巴，將附近的森林都是推平了許多，它能夠感受到，那個雙相人類正在逃跑。

之前錯失這人類小子，讓得它追悔莫及，這次又出現了，簡直就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無論如何也不能放過了！

這一次，就算跟那封鎮拼上一拼，都要嘗試一下！

想到此處，三尾精獸獸瞳中有兇殘之意浮現，旋即它再不猶豫，身影暴射而出，身後三尾如巨蟒般的捲動起來，有驚人的相力散發，隨時準備與那封鎮相鬥。

漸漸的，它抵達了山脈外圍。

可讓得三尾精獸驚疑的是，當它踏出山脈外圍那一刻時，封鎮依舊未曾出現！

這種情況，讓得三尾精獸一時間愣在原地片刻，旋即它的獸瞳中有狂喜的情緒爆發出來，那個該死的封鎮，終於是力量耗盡了嗎？！

真是天助我也！

往後，它就自由了！

吼！

震耳欲聾的咆哮聲，於這方山林間響徹。

奔馳中的李洛，也是聽見了這狂喜的咆哮，當即眼神一凜，那頭精獸衝出山脈了。

他目光看向前方，河流聲已是傳來。

李洛身影一掠，穿過樹林，落在了河流上，腳下水相之力噴湧而出，便是滑水急速前行。

身影落在了河流上，李洛眼角餘光後掃，然後便是見到一頭三尾巨獸，裹挾著滔天兇氣，快若奔雷般的對著他所在的方向而來。

李洛深吸一口氣，心跳雖然如擂鼓般的跳動，但卻並不慌亂，因為眼下的節奏，與他計劃之中完全相同。

接下來，只需要將這三尾巨獸引到據點之外，一切就完美了。

希望能夠順利吧。

李洛只能這樣祈禱著。

第兩百九十六章暗紅鐲子

當長公主趕到據點後約莫半日時間，大批的援軍也是如她所說，陸陸續續的趕至。

援軍的出現，更是振奮了據點內的士氣，歡呼聲響徹不停。

這一批援軍領首者是宮神鈞，他帶著一行人來到據點外，目光第一時間就被那座三尾巨獸的石雕封印所吸引。

他們皆是有些驚疑。

「不是說這邊被一頭大天災異類偷襲了嗎？怎麼會變成一頭精獸了？」

「這座封印，相當複雜啊，這是長公主做的嗎？」

「厲害啊。」

「看來我們是白跑一趟了，長公主一人已經將這邊的危機解除了呢。」

一眾四星院的老生讚嘆連連，雖說他們無法窺測出這座封印陣法的奧妙，但並不妨礙他們感覺到它的精深。

宮神鈞同樣有些失神，旋即搖搖頭，道：「這應該不是鸞羽的手筆，這上面殘留的力量並非是她的。」

但心中疑惑更多了，這座據點內，除了長公主外，還能夠有誰解決此次的危機？

這座封印，又是誰造成的？

在這些疑惑下，救援隊在那諸多歡呼聲中，湧入據點。

據點內，諸多學員可謂是夾道歡迎，而在人群的後方，長公主，都澤紅蓮等人也是迎了上來。

「鸞羽，沒想到還是被你搶先了一步。」宮神鈞面露溫和笑容，道。

只是他看著長公主的眼神深處帶著一絲奇怪，因為長公主這次趕來的速度太快了，本來按照距離來說，長公主比他所處的位置更遠。

但她最終來得比他還快，這說明長公主此次的救援，簡直是傾盡了自身的力量。

雖說救援是義務，比如他接到通知後也是迅速的趕來，可你如果要說是那種極為消耗的極限趕路，那也不太至於。

畢竟在他之前的判斷中，十三號據點如果真的被一頭大天災級異類盯上，那大概率是兇多吉少，以他們的速度，就算趕去也只是白跑一趟。

抱著這種心態，又如何能第一時間趕到？

而長公主似乎顯得過於急了一些。

這讓得宮神鈞感到有些疑惑與奇怪，畢竟他很清楚長公主的性格，她表面看似平易近人，但內心卻並沒有真的就這麼溫和，身為王室之人，他們見了太多的爾虞我詐，所以或許從很小時，就會給自己帶上一些面具。

長公主有，他也有。

正因為知曉長公主的性格，所以對於她此次的極限救援，宮神鈞略有些感到驚疑。

「是因為姜青娥也在這座據點？如此表現，好來拉攏其心麼？」宮神鈞目光閃爍，心中想著。

畢竟他也知道，最近長公主一直試圖與姜青娥拉好關係，畢竟後者的確是有著這個潛力值得她來投資。

長公主國色天香的俏臉上露出淺笑，道：「畢竟這邊這麼大的危機，如果晚來的話，還不知道有多少學員遭難，所以只能盡全力趕路，希望能夠來得及。」

周圍的一些學員聞言，皆是露出感動之色，看向長公主的眼神也多了一些感激。

雖然似乎最後那頭三尾巨獸是李洛出手解決的，但長公主能夠以最快的速度趕來，這也能夠顯示出她對其他學員的擔心與善意。

宮神鈞微微一笑，如何不知曉這是長公主在拉攏人心，不過人家畢竟的確是第一個趕來的支援，即便是他也不可能說些什麼，只能道：「看來此次救援的頭功，要落在你的頭上了。」

長公主聽到這話，神色不免微滯了一下，旋即露出明豔的笑容，道：「皇兄覺得我能對付得了一頭開始觸及封侯級的大精獸嗎？」

宮神鈞一怔：「開始觸及封侯級的大精獸？」

他眼神微凝，這種級別的大精獸，就算是他遇見了都難以收拾，畢竟現在的他，也只不過是天罡將階頂峰而已，還沒有開始去觸及封侯級呢。

「那...外面的封印雕像是怎麼回事？」

其他人也是有些驚訝，如果不是長公主出手，那此次據點的危機究竟是誰解決的？

「其實我也算是白跑了一趟，想必就算我沒來，這座據點也不會有太大的事情。」長公主坦然說道，倒也並沒有什麼想要搶功的想法，那樣實在太低級。

「究竟怎麼回事？這種級別的大精獸，除了你，這裡還能有誰能夠做一些抗衡？」宮神鈞皺了皺眉頭，問道。

姜青娥嗎？可是她即便有潛力，那現在也還只是地煞將階，如果等她踏入天罡將階，或許宮神鈞還能認為有一點可能。

「是李洛做的。」長公主明媚的容顏略微有點複雜。

此言一出，不僅那些四星院的學員陡然失神，就連宮神鈞都是微微張大了一些嘴巴，略有點失態的看著長公主。

片刻後，他方才漸漸的恢復，道：「你是說...李洛解決了這頭大精獸？」

其他那些四星院老生忍不住的想要嗤笑出聲，這怎麼可能呢，可是他們最終還是將聲音給咽了回去，因為他們發現長公主的神色很嚴肅，並沒有開玩笑的意思，而且周圍的那些學員在聽到這話後，也沒有半點的反駁，反而是點頭附和。

這讓得他們面面相覷，有些不明白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李洛一個一星院的新生，第一次來到暗窟不是來混經驗的嗎？怎麼可能解決得掉這種連長公主，宮神鈞單獨都無法解決的巨大危機？

「的確是李洛做的。」

長公主身旁，都澤紅蓮也是出聲，神色略顯複雜，她沒想到她竟然有一天會幫李洛澄清，只是，這真的就是事實。

而後，她將李洛的計劃以及最後施展院長封鎮，封印了那頭大精獸的過程都簡略的說了一遍。

隨著都澤紅蓮的敘述，宮神鈞的面色也是不由得變得肅然了許多，眼神略顯幽深。

其他的四星院老生，神色同樣是有些震撼與不可思議，這一刻，他們對李洛的看法顯然是有了巨大的改變。

一個新生，在那種絕境下，竟然能做到這一步？

如此膽魄心性，很是不簡單啊。

宮神鈞逐漸的回神，他目光看了前方一眼，倒是沒看見李洛與姜青娥的身影，道：「李洛學弟，當真是屢有奇蹟之舉啊。」

誰都沒想到，他竟然能夠想到這種不可思議的方式來化解了危機，這其中固然也有一些運氣成分，但世間很多事，運氣只是輔助，李洛能夠想到這種計劃，並且還有膽魄去將其執行，這足以說明他的過人之處。

宮神鈞眼神微閃，其實對於李洛，他從一開始就沒有如其他人那般的小覷於他，因為他不相信李太玄，澹臺嵐那麼傑出的人真的會生出一個無用兒子。

只是，這一刻他還是覺得，他似乎依舊低估了這位以前不怎麼惹人注意的洛嵐府少府主...

...

「這隻暗紅色鐲子，是在你封印了那頭三尾巨獸後，突然出現的？」

而當宮神鈞他們抵達據點的時候，在據點內的一座石塔房中，姜青娥與李洛則是湊在一起，而此時她一隻纖細手掌很自然的握住了李洛的手，金色眸子帶著沉思的看著李洛手腕上的那一枚暗紅色鐲子。

在先前休息的時候，李洛就主動的將暗紅色鐲子告訴了姜青娥，畢竟兩人間的關係太過的親密，他在後者的面前並沒有保留多少的秘密。

李洛望著眼前姜青娥那精緻絕美的容顏，那如雪肌膚是那般的細膩，讓人有愛撫的衝動，而兩人手掌緊扣，仿佛手中握住一塊溫涼滑膩的玉石般，這令得李洛忍不住的用手指勾了勾她的掌心。

「別鬧。」

姜青娥掃了他一眼，那一眼的風情，險些讓李洛魂都飛了。

姜青娥鬆開了手，沉吟道：「這暗紅鐲子中存在著一股力量，讓我的相力都無法探入，那種力量太過的浩瀚，我根本無法觸及，那應該不是來自於三尾巨獸。」

她想了想，金色眸子盯著李洛，緩緩出聲。

「這恐怕是院長的手筆...」

「這是他留給你的東西。」

第兩百九十七章封印寶具

「院長留給我的東西？」

李洛若有所思，他之前掌心的封鎮在封印了三尾巨獸後便是自動消散，他原本以為是因為力量耗盡而消失，如今來看，說不定那股力量就轉變成了這隻暗紅色的鐲子。

王級強者的手段，當真是匪夷所思。

只是，這有什麼用呢？

「你可以嘗試以自身相力溝通，如果這是院長留給你的東西，或許只有你自己才能夠將其打開。」姜青娥給出了建議。

李洛點點頭，而後便是於一旁盤坐下來，雙目閉攏，體內相力運轉而起，試探著對手腕上面的暗紅色鐲子湧入。

接觸的瞬間，李洛仿佛是感覺到有一股莫名的感知掠過他的相力，那股感知浩瀚如大海，深不可測的同時帶著莫大的威壓。

的確是院長！

李洛心頭一動，而後他的精神出現了瞬間的恍惚，再度凝神時，便是發現自身竟然身處於一方黑暗的空間中。

這方黑暗空間中，唯有腳下懸浮著一座不過數丈左右的石臺。

石臺中央，盤坐著一道人影，正面帶笑容的看著他。

「院長？」

李洛瞧得那道人影，倒是並未顯出驚慌，反而是鬆了一口氣。

「沒想到你還真是把你的計劃執行成功了，不錯。」龐千源打量了一下李洛，言語間有一絲讚揚之意。

李洛謙虛道：「院長過獎了，如果不是院長給予的支持，我根本不可能在三尾巨獸的追殺中支持那麼久的時間。」

「我的計劃就是瞎膽大而已，很多地方都充滿著不確定，其實也只是那絕境下的搏命而已，我不想死在這裡。」

龐千源微微一笑，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在那種絕境下保持著理智，然後還拿出勇氣來思考以及執行一些看似不可能的破局之舉。」

「在我看來，這種品性，其實比自身擁有什麼高品相，還要來得珍稀。」

面對著院長大人的表揚，李洛只能露出憨厚的笑容，只是心中卻是在吶喊，院長大人，不要停！我就喜歡聽這個！

不過龐千源卻是點到即止，似笑非笑的看著他，仿佛是洞穿了李洛心思一般。

這讓得李洛稍微有點尷尬，乾咳一聲，轉移話題的道：「院長大人，你怎麼跑到這裡了啊？還有那鐲子是怎麼回事啊？」

「這只是我的一道殘留意志而已，很快就會開始消散了。」

龐千源笑了笑，道：「至於這鐲子嘛...這是一道封印寶具，算是我留下的一個特殊的禮物。」

「封印寶具？」李洛神色微動，這鐲子竟然是一道寶具，而且看上去即便是在寶具中，品階也算是不凡。

所謂寶具，也是相具的一種，只不過品階比後者更高，同時強度也是有著巨大的提升，當然最重要的是，寶具擁有著諸多神異功能，對於自身不論是修煉還是戰鬥都有著極大的提升效果。

甚至一些強大罕見的寶具，還能夠溫養自身相性，逐漸提升其品階，簡直相當於用不盡的靈水奇光。

只不過這類寶具極度稀有寶貴，恐怕就算是大夏的金龍寶行總部這些年，都未曾見過一個。

不過李洛很快就想到了什麼，他面色有些變幻的看向龐千源：「封印寶具...您的意思是，這裡還封印著什麼？」

龐千源笑了起來：「真是個敏銳的小傢伙啊，其實你應該也猜到了一些吧？」

他屈指一彈，有一顆如螢火般的光點自指尖升起，然後對著平臺之外的黑暗之下落去，看似微小的螢火，卻是在此時爆發出了極為璀璨的光芒。

將這黑暗盡數的驅離。

李洛的目光看向了下方的黑暗空間，然後瞳孔驟然緊縮，一股寒氣自腳底板直衝天靈蓋，讓得他頭皮陣陣發麻。

因為在那黑暗空間的最下方，一頭龐大的巨獸匍匐，它仿佛是在沉睡，三條巨尾垂下，一條條巨大的鎖鏈自虛空中延伸出來，將巨獸身軀死死的捆縛住。

三尾巨獸！

李洛第一時間就將這頭巨獸給認了出來，他眼睛呆呆的望著那頭巨獸，好半晌後方才哆嗦著問道：「這...它不是被封印了嗎？」

雖然之前隱約有點猜測，但他也不敢確認，可眼下親眼看見後，李洛還是麻了。

他怎麼都沒想到，那三尾巨獸竟然沒有在據點外的封印石像中，而是在他的鐲子裡面！

「外面的封印只是假象而已，只是為了幫你避免一些注意做的遮掩罷了，如何，開心嗎？」龐千源笑道。

「不是...」

開心？李洛險些哭了，院長你把這麼一個恐怖的東西搞在這封印寶具裡面，雖然李洛不知道這能封印多久，但從邏輯來說，應該是不可能一直封印的，而他把這玩意隨身帶著，萬一哪天出了意外，這三尾巨獸脫離了封印怎麼辦？

「院長，您別搞我啊，我好歹也算是剛剛為學府立下過功勞啊。」李洛顫巍巍的道。

「雖然我老爹以前罵過你，但你也不能遷怒於我吧？」

龐千源笑了笑，道：「好了小子，別在我面前裝傻了，不就是想知道我究竟想幹什麼嗎...」

他頓了頓，指著黑暗空間下方那頭沉睡中的三尾巨獸，道：「此獸名為三尾天狼，如今已是開始在觸及封侯之路，假以時日，一旦晉入封侯級，也就真的稱得上是頂尖兇獸，足以稱霸一方。」

「如今它被我封印，而我可以教給你一道秘術，配合這道封印寶具，讓你在某些時刻能夠抽取三尾天狼的力量，加持自身，短時間內獲得極為驚人的力量。」

他看著李洛，似笑非笑的道：「你覺得如何？」

「咕嚕。」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眼神震驚的望著龐千源，喃喃道：「抽取三尾天狼的力量，加持自身？」

一股莫名的火熱自心中湧出來，如今的李洛，非常迫切的需要強大的力量，因為他的時間太過的緊迫，半年之後，洛嵐府將會迎來一場大變，可那種層次的爭鬥，即便再給他半年的時間，他感覺自身恐怕都很難有太大的參與度。

半年後的那場洛嵐府守衛戰，不知會牽扯多少勢力，多少強者，按照李洛的估計，天罡將以下，可能是沒有入場的資格。

所以到時候，他多半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姜青娥去戰鬥，不管到時候出現什麼變故，他都無能為力。

而這，是他難以接受的事情。

他想要與姜青娥一起，並肩作戰，保護洛嵐府。

可他的力量終歸還是弱了一些，畢竟半年的時間太短了，而眼下龐千源所說的這個秘法，無疑會給他帶來極大的幫助。

心中情緒劇烈的翻湧，不過片刻後，李洛突然變得冷靜了下來，因為他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會有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不論是龐千源突然給予他這種特殊的禮物，還是那種抽取三尾天狼的力量。

這...恐怕不會是沒有代價的。

龐千源一直在看著李洛，他清楚的看見後者原本眼中的熾熱在此時漸漸的冷卻下來，當即笑意變得更濃了一些，眼中也浮現出了欣賞。

在看似觸手可及的強大力量前，依舊還能夠保持清醒與理智，這份心性倒也不愧是李天王一脈..

於是他點點頭，眼神深邃。

「你想的沒錯，這個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

「我給予你這些，同樣是需要你為我去做一些事情...」

「你，願意嗎？」

第兩百八十七章狐假虎威

茫茫荒野上，一條河流蜿蜒，波光粼粼宛如白蟒盤踞。

然而常年的寂靜，今日卻是被打破。

河流盡頭，一道人影腳掌之上水相之力流轉，他藉助著水流滑水而行，身形挺拔，灰白頭髮隨風輕揚，再配合那張帥氣耐看的面龐，倒是頗有些驚豔的感覺。

不過少年時不時的看向後方以及臉上划過的狼狽之色，將這種意境破壞了不少。

但這真的怪不了李洛，因為任誰被一頭天將階頂峰實力的精獸亡命追殺，恐怕都很難保持一副淡然出塵的模樣。

吼！

突然天地間有震耳欲聾的獸吼聲響起，那自後方席捲而來的狂風中仿佛都是帶上了一些腥氣。

只見得那後方遠處，一頭三尾巨獸疾掠而來，帶起滾滾煙塵，那猩紅的獸瞳中充斥著暴躁，鎖定了李洛的身影。

原本它以為只要衝出禁區山脈，應該就能夠很容易的將這個小老鼠抓住吞食，但它沒想到這小老鼠如此的狡猾，明明實力很弱，卻偏偏藉助著流水加速，一時間讓得它有些奈何不得。

三尾巨獸嘴巴突然張開，數顆能量光球帶著熾熱破空而出，直接對著遠處李洛的身影轟擊而去。

不過雙方有一定的距離，所以那些能量光球最終也失去了準頭，落入了李洛後方的河水中。

轟轟！

能量光球爆炸捲起的風浪，依舊是將李洛震得體內氣血動蕩，但他迅速的運轉水相，木相的治療之力，將體內的震蕩安撫了下去。

然後頭也不回的狂奔。

只是雖然避開了三尾巨獸的胡亂轟炸，但李洛心頭卻是愈發的沉重，因為他能夠察覺到，三尾巨獸與他之間的距離在漸漸的縮短。

他終歸還是小瞧了天將階頂峰的精獸。

即便他取巧的藉助著流水之速，但想要保持絕對的安全距離，還是沒想像的那麼容易。

「按照這個速度，抵達據點，或許還要不短的時間。」

李洛抬頭看了一眼據點的方向，眉頭緊皺，他這種驚心動魄的局面，還要維持那麼久嗎？真是刺激啊。

畢竟面對著三尾巨獸的追殺，他只要稍稍出錯，恐怕就是九死一生。

而且最重要的是...眼下三尾巨獸的確沒追上，但李洛覺得，如果他真的以為一頭天將階精獸只有這點手段的話，那未免也太天真了一些。

但眼下想這些也沒什麼用，現在的李洛就是在走鋼絲，所以他必須保持絕對的冷靜，做好最差情況的準備，見招拆招。

心中思緒流轉，李洛再不理會後方追趕的三尾巨獸，水相之力於體內流淌，而後與腳下的河水形成共鳴，他的身影仿佛是在這一刻融入到了水流之中一般。

這般瘋狂追逃，眨眼便是一個時辰過去。

這一個時辰中，後方的三尾巨獸也不再暴怒咆哮，而是將速度催動到極致，緊緊的咬住李洛的身影。

雙方仿佛是陷入到了一場平和的賽跑。

只不過，三尾巨獸這種平靜，反而是讓得李洛有些不安，反常必有妖，此時的三尾巨獸，必然是在醞釀著必殺一擊。

李洛渾身緊繃起來，體內兩座相宮隨時處於極限爆發的狀態。

嗚！

而也就是在此時，李洛突然聽見後方傳來一聲長嘯，他眼角餘光一掃，便是陡然間渾身汗毛倒豎起來。

因為他見到此時的三尾巨獸竟然是突然停了下來，其身後三條巨尾高高的豎起，原本的黑色尾巴，在此時迅速的轉變成了血紅色彩。

其四周的空間，仿佛都是在此時緩緩的波動起來。

李洛不知道三尾巨獸究竟要做什麼，但他卻是有著一種大難臨頭的感覺，當即再不敢多看，直接將速度催動到極致，瘋狂逃竄。

嗡！

不過他剛剛逃竄了沒多久，仿佛是聽見一道奇特的嗡鳴聲於天地間響起。

李洛急速前掠的身影在此時突然的僵硬下來，他渾身的血液仿佛都是停止了流動，因為在他瞳孔的倒映中，那前方的虛空扭曲起來，一頭巨獸直接是猶如瞬間移動一般，出現在了前方。

它立於寬敞的江面上，猩紅獸瞳帶著兇殘與戲謔的盯著急速滑水而來的李洛。

它顯然是不知道施展了什麼秘法，直接是橫跨如此遠的距離，瞬移而至。

那般速度，似是超越了光。

這一刻李洛明白，他到底還是小瞧了這些高級精獸。

轟！

而在李洛渾身冰寒時，那三尾巨獸已是直接動手，只見得其巨掌重重的拍下，狂暴無匹的天地能量在其掌下匯聚，直接是形成了巨大的黑色掌影，而後對著李洛所在拍下。

那等力量，將這條還算是寬闊的江面，都是硬生生的撕裂開來。

如此重擊，幾乎是足以秒殺李洛。

獸掌巨影在李洛眼瞳中急速的放大，滔天殺機撲面而來，如此威勢的攻擊，還是李洛這些年第一次遇見。

在那一掌下，他幾乎是有種絕望之感。

太強了。

那股威勢，壓迫得他連喘息都做不到。

仿佛唯有等死。

但是，李洛終歸沒有被那一掌的威勢摧垮心神，他目光急速的閃爍，而後化為一抹狠決之色。

他面對著那如此恐怖的一掌，不僅沒有躲避，反而是突然一腳踏下，身影直衝而出。

竟然是直面而上！

李洛的選擇，也是讓得那頭三尾巨獸有些驚訝，但那赤紅獸瞳中的兇殘與戲謔並未減少。

咻！

李洛身影直接衝出，而即將與那三尾巨獸獸掌相撞時，他突然暴喝出聲：「孽畜，今日此處，就是你的封印之地！」

他伸出手掌，掌心那古老的封字突然有光芒綻放。

這一刻，三尾巨獸同樣是看見了李洛掌心的古老封字，同時它也感應到了那股它極其熟悉的能量波動。

那股力量，的確是來自束縛了它許多年的封鎮！

原來，那個封鎮之所以會消失，是因為來到了這個人類小子的手中！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

它渾身毛髮都是在此時倒豎起來。

三尾巨獸猩紅的獸瞳中有著驚駭以及恐懼之意在出現，多年的捆縛，讓得它對於那道封鎮有著極大的恐懼，當然，它恐懼的，更多是那道封鎮的主人。

那種存在，讓它感到發自靈魂的戰慄。

如今那道封鎮出現在了這個如此孱弱的人類手中，是有其他的什麼陰謀嗎？

難道是故意將它騙出山脈，要伺機將其鎮壓嗎？！

這難道是一個局？！

三尾巨獸望著那一臉狂笑著對他衝來的李洛，後者的面龐上不見絲毫的畏懼，反而是有著一種得逞般的快意。

這個小子，是想藉助封鎮的力量，將它鎮殺？

短短瞬息間，三尾巨獸心中閃過萬般念頭，最終，謹慎的性格讓得它突然的將那巨掌收回，而後急忙躍出河流，巨大的身影暴退。

不管如何，先躲開再說！

三尾巨獸身形急退，但它的獸瞳卻是在死死的盯著李洛的身影，然後它就見到，隨著它的避開，李洛身影徑直衝了過去，然後...

頭也不回的跑了。

三尾巨獸在原地躊躇，它望著李洛瘋狂遠去的身影，那所謂的封鎮力量也是隨之消失，一切都仿佛沒有出現過一樣。

有風聲刮過，三尾巨獸陷入了一陣沉默中。

它感覺，似乎被戲耍了？

第兩百九十八章院長的要求

願意嗎？

李洛怔怔的望著龐千源，他倒是沒想到，後者竟然真的是需要自己去做一些什麼，只是讓得李洛疑惑的是，憑自己的力量，又能夠做到什麼呢？

龐千源可是王級強者啊！

他若是走出暗窟，整個大夏都將會籠罩在他的威壓下，沒有任何人敢在其面前放肆，包括那些封侯級的強者！

而現在，這位王級強者卻是說，需要李洛幫他做點什麼...

李洛對此，第一時間是感覺到有些天方夜譚，不過他最後還是壓下了心中的驚疑，開口問道：「院長想要我做什麼？」

不得不說，龐千源開出來的條件很讓李洛心動，如果他真的能夠抽取三尾天狼的力量加持自身，那么半年後的那場洛嵐府守護之戰，他就有著參戰的資格，而不至於讓姜青娥獨自去承受那些壓力。

面對著李洛的詢問，龐千源則是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道：「這個待會跟你說，我首先得告訴你，三尾天狼的力量固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不過你很聰明，應該也明白，這世間沒有不付出代價就平白而來的力量。」

龐千源淡淡的道：「三尾天狼兇性極盛，而你的實力又遠不如它，一旦你借用了它的力量加持自身，那種兇性會逐漸的汙染你的心靈，在你不知不覺間，讓你變得嗜殺，而這種感染，我將其稱為『狼化』，而一旦『狼化』程度過深，你就會變成狼奴，那個時候，你會生不如死。」

「所以我建議你如果不是萬不得已，還是儘量少動用這種力量。」

李洛眼神微凝，面色也是變得嚴肅起來，其實這一點他之前就想過，平白而來的強大力量，怎麼可能會沒有缺陷，所以他並沒有打算去過多依賴那種力量，除非是真正的緊要關頭。

這只是被他視為一張搏命的底牌而已。

「多謝院長教誨。」

不過雖然沒有依賴那種力量的打算，但李洛還是很感激龐千源的警告，畢竟後者也的確是為了他好。

龐千源微微點頭，笑道：「你是個聰明的孩子，想必這些就算我不說，你也會警覺，不過作為你的院長，我還是有義務提醒你，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不想因為這個，以後被你娘算帳。」

李洛聞言只能露出尷尬的笑容，怎麼說的我娘這麼彪呢，其實有時候他娘還是很溫柔的...雖然這個次數稍微過於罕見了一點。

「而至於我想要你幫我做的事...」

龐千源將話題扯了回來，他的面龐上浮現出了一絲沉吟之色，道：「其實此事即便我不說，你應該也會去做。」

李洛有些疑惑。

「今年年底，東域神州各大學府將會開啟『聖杯戰』，那是東域神州上的一場盛事，參與者便是東域神州中所有的大學府。」

「而『聖杯戰』的冠軍，將會取得一道名為『龍骨聖杯』的聖物，這道聖物是由學府聯盟傳下，擁有著莫大威能，其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夠鎮壓暗窟。」

「如果今年龍骨聖杯能夠落在我們聖玄星學府手中，那麼暗窟在數年內都不會再起波瀾，黑潮也將會被壓制，我們學府內的學員，也就不再需要付出諸多性命來淨化汙染。」

龐千源神色有些凝重，道：「所以『龍骨聖杯』在這東域神州，被各大學府所垂涎與渴望，畢竟有了它的存在，各大學府鎮壓暗窟將會變得容易許多，而這，會節省多少龐大的修行資源以及學員性命，你清楚嗎？」

李洛面色微微變幻，他此次在暗窟經歷得最深，當然知曉這裡的兇險，即便他們這座據點最後被守了下來，但依然有著傷亡，而這些死去的學員，都是跟他們年齡相仿，在進入暗窟前，他們尚還在與同學笑談著以後，可再出去時，卻已是天人相隔，這些面孔，再也不會出現在學府內偶然的相遇中。

李洛捫心自問，如果這些死亡的學員中，有著他所熟悉的人，比如虞浪，呂清兒，趙闊...那他會怎麼辦？

一念到此，他心頭就變得沉重起來。

暗窟就是一個無底洞，需要聖玄星學府不斷的以學員去填充，這些年來，也不知道有多少學員葬身於這方昏暗的空間內。

可是這個負擔又沒辦法甩脫，因為這就是聖玄星學府創立的根本。

這是聖玄星學府的責任所在，聖玄星學府如果不全力將其鎮壓，任由這暗窟爆發，最後這裡的異類就會衝向他們的世界，那麼所掀起的浩劫將會是毀滅性的。

到時候整個大夏無數人族，都將陷入到絕望之中。

李洛相信，不只是聖玄星學府如此，東域神州上那些其他的學府，應該都對暗窟感到極為的頭疼。

而那所謂的「龍骨聖杯」卻是擁有著鎮壓暗窟之能，如果將其得到，可以想像在未來的幾年中，得到它的學府將會減少多少的損失。

那種損失不只是修煉資源，也包括著學府內不可忽視的巨大傷亡。

這對於東域神州各大學府，簡直擁有著致命的吸引力。

「院長...」

李洛苦笑道：「您不會是打算讓我去爭奪那『龍骨聖杯』吧？那種級別的大賽，我一個新生，恐怕也是無能為力吧。」

龐千源笑了笑，道：「這當然不至於...『聖杯戰』的爭奪，是要依靠整個學府最為優秀的學員，你或許是其中之一，但也不會真的就靠你了。」

「不過我所要求你做的事情，奪得『龍骨聖杯』的確是前提。」

「你所要做的事情...」

龐千源看著李洛，緩緩道：「是如果萬一我們聖玄星學府真的奪得了龍骨聖杯，我需要你在回到學府後，在一個特定的地方，將你的一些精血，投入到了聖杯之中。」

「李洛，這就是我的要求。」

「我需要你的一些精血。」

龐千源面龐肅然，並沒有掩飾他的需求。

而李洛心頭也是微微一震，心潮有些翻湧，顯然他也從未想到過，龐千源所說的要求...竟然是要他的精血。

這是，想要做什麼？

ps：徵集一點學府的名字，大家有沒有什麼好聽又霸氣的提議？

第兩百八十八章爭分奪秒

「差點就沒了！」

李洛瘋狂的於河面上疾馳，此時的他，滿腦門的冷汗，心臟跳動得宛如捶鼓一般，震得他腦子都是有些眩暈的感覺。

太刺激了。

剛才他直接從一頭天將階精獸眼皮底下大搖大擺的衝過去。

那一瞬間，李洛真是感覺到了死亡的氣息，畢竟只要那三尾巨獸再狠一點，不管不顧的一巴掌拍過來，以李洛的實力，大概率是沒有什麼活路的。

但李洛掌心的封鎮之力，讓得三尾巨獸畏懼了。

在沒有摸清楚那道封鎮之力的底細前，三尾巨獸還是保持了謹慎。

這才給了李洛機會。

李洛低頭，看著掌心那古老的封鎮，封鎮的確具備著一些力量，但如果說能夠直接鎮殺三尾巨獸那也想得太天真了一些。

此前從院長留下的信息來看，這封鎮只能等三尾巨獸受傷後，才能夠起到作用，如果對方是完全狀態，封鎮對其也沒辦法。

不過這個信息，那三尾巨獸顯然是不知道的。

對方顯然是知曉院長的層次，所以對其懷著極深的恐懼，而先前李洛就是藉助著這種恐懼，逼得對方心懷忌憚。

無非就是狐假虎威。

李洛瞥了一眼後方，三尾巨獸的身影已經消失，但他卻並不著急，對方雖說有些靈智，但性格還是兇殘貪婪，他手中的封鎮固然能夠對其造成一些忌憚，可想必很快那頭三尾巨獸也能夠洞穿一些端倪，比如，如果這封鎮真的能夠將其鎮殺，李洛根本犯不著如此狼狽的逃跑。

等它想通後，一定會追來的。

而這，剛好能夠為他爭取許多的時間。

李洛輕輕按著急速跳動的心臟，漸漸的將自身情緒平復下來，當他決定執行這個計劃的時候，其實就料到了其中的兇險，所以各種準備，他都已經做好。

想要破除絕境，哪有什麼絕對安全，唯有搏命罷了。

李洛心中想著這些，疾馳的速度卻是絲毫不減，於河面上划過一道白色水線，對著遠處迅速而去。

而一段時間後，李洛察覺到了後方傳來了動靜，目光一掃，便是見到了一頭龐大的身影於岸邊不斷的疾掠而過，帶起滾滾煙塵。

那頭三尾巨獸果然是追來了。

即便是隔著遠遠的距離，李洛依舊是能夠察覺到那獸瞳之中湧動的暴怒，兇殘，以及一絲按耐下來的忌憚。

呼。

李洛身軀再度緊繃起來，同時也是暗自鬆了一口氣，只要跟來了就好，就怕先前真的將它嚇壞了，直接逃竄而去，那他的計劃也就徹底的落空了。

於是接下來，一人一獸，再度開始一追一逃。

只不過這次，三尾巨獸不再如同剛開始那樣的肆無忌憚，它不遠不近的吊在李洛後方，視線更多停留在李洛的手掌上，顯然是在進行著暗中的窺測。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李洛絲毫未曾顯露出那封鎮的手掌，漸漸的，三尾巨獸有些不耐，開始接近李洛。

就在三尾巨獸準備再次嘗試以凌厲的攻勢撲殺李洛的時候，李洛出人意料的停下了身影。

「孽畜，我跟你拼了，一起死吧！」

他面色漲紅的發出了咆哮，仿佛是困獸般，竟是轉頭對著三尾巨獸衝去，掌心古老封鎮再度綻放光芒。

一副同歸於盡的架勢。

李洛這主動掉頭衝來的氣勢，再度讓得三尾巨獸一驚，它猩紅眼睛閃爍著，然後龐大的身影急退。

雖然不知道李洛究竟是不是真的要拼命，但它也犯不著如此的冒險。

只是如此一來，又是失去了一次接近李洛將他拍死的機會。

而隨著三尾巨獸的退開，李洛頓時收起了搏命的姿態，然後掉頭又跑。

他看了一眼後方，三尾巨獸這次沒有逃得不見影子，只是退開了一段距離，顯然，隨著李洛一次次的狐假虎威，封鎮具備的威脅也是在逐漸的減弱。

畢竟三尾巨獸也不是傻子，它同樣是在李洛一次次的嚇唬中，開始窺測到封鎮的底細。

那種力量，似乎並不足以將它鎮殺。

只是，出于謹慎，它依舊沒有直接對李洛出手，它需要等待一個好的時機，免得李洛拼死之下，對它造成什麼傷害。

不過，它的這種猶豫，等待，倒也是符合李洛的想法，這種局面只要保持下去，就能夠順利的抵達據點了。

李洛抬頭，望著河流奔騰的方向，那裡就是據點所在。

希望，據點能夠堅持到他趕回去吧。

...

「情況有點不對啊。」

都澤紅蓮抬頭望著那覆蓋著整個據點的淨化光罩，在那黑色暴雨的侵蝕下，其上的光芒在不斷的黯淡，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黯淡的速度越來越快。

原本他們以為淨化光罩能夠堅持三天時間，但現在來看，恐怕三天都懸。

據點內，許多學員面色蒼白的望著這一幕，眼中有掩飾不住的驚慌。

「那笑臉魔加大了侵蝕的力量。」姜青娥緩緩說道，她的容顏同樣還有些蒼白，顯然此前的傷勢還未曾完全恢復。

她的眸光，看了一眼據點後方。

「還等著他呢？」

都澤紅蓮撇撇嘴，道：「也就你會相信他那種天方夜譚的想法，他真當天將階精獸是家裡養的狗呢，可以隨便溜來溜去。」

「而且就算能引出天將階精獸，以他的實力，怎麼能逃得了？」

接下來的話倒是沒有繼續說出來，因為綜合上述，都澤紅蓮覺得李洛更大的可能還是自己跑了。

所謂的計劃，就是一個藉口而已。

姜青娥淡淡的道：「其實我倒希望他真是自己逃跑，但很可惜，李洛不是那種性子。」

都澤紅蓮對此只能冷笑一聲。

旋即她也不與姜青娥在這上面多加爭辯，而是道：「按照這個速度，淨化光罩可能會被提前打破，那個時候，我們只能與它傾力一搏。」

「你還能再戰鬥的吧？」

姜青娥沒有回答，只是玉手輕輕的握住了重劍劍柄。

真到了那一步，基本就算是絕境了，整個據點恐怕都將會被笑臉魔屠戮殆盡，所以他們別無選擇，只能以命相搏，看看能否再拖延一些時間。

而面對著這種局面，姜青娥倒是真的希望，李洛不要再回來了，說不定如此，還能夠保得性命。

只是，清楚李洛性格的她心中明白，不管他的計劃有沒有成功，他都必然會回來的。

時間，在氣氛凝固而壓抑的據點內逐漸的流逝。

直到某一刻。

據點內的驚慌氣氛陡然達到了頂峰。

滴答。

有一滴黑色粘稠的液體降落下來，落在了姜青娥面前的石牆上，頓時石牆被腐蝕，那液體中，仿佛是有無數蟲子蜂擁而出一般，開始擴散。

淨化光罩，終於破了。

第兩百九十九章天祀咒

黑暗空間的石臺上，李洛陷入了一段時間的沉默，龐千源的特殊要求，讓得他有些摸不清楚對方究竟有什麼打算。

一名王級強者，要他一個小小相師的精血？

李洛心緒如閃電般的轉動，他一個小小相師，論起實力在龐千源的眼中恐怕不比螻蟻強上多少，但對方所求的，反而就是他這小小螻蟻的一些精血。

是因為他自身特殊的三道相宮？

不至於吧。

三相宮固然罕見，但王級強者...可是貨真價實的三相！

別人擁有著完整而強大的三相，他這裡的所謂三相宮，可還有一個都沒填上呢，別人沒理由覬覦他的三相宮。

可若不是這一點的話，那他的精血對於一位王級強者而言，還能有什麼吸引力？

突然間，李洛心頭一動。

他抬起頭，看向龐千源，緩緩道：「院長需要我的一些精血，是因為那所謂的李天王一脈？」

龐千源有些訝異的看了他一眼，笑道：「你還真是敏銳呢。」

他點點頭，並沒有否認：「你之血脈，並不一般，所以我需要你的一些精血作為引子，不過你也不必過於擔心我會做什麼損害你的事，說句自誇的話，畢竟身為王級，我還不至於覬覦你一個少年人，不管你有什麼來歷。」

言語間，同樣是有著淡淡的傲氣。

「至於我需要你的一些精血做什麼...暫時倒還沒辦法告訴你。」

龐千源沉吟了片刻，道：「我只能說，半年之後，大夏或有一場大變，那場大變波及極廣，或許連聖玄星學府都無法避免，而我，需要提前做一些準備。」

李洛心頭劇震，半年後，大夏會有一場大變？

那個時間點，似乎也剛好與洛嵐府的變故相吻合啊？這兩者間會有一些關聯嗎？

「院長您是王級強者，整個大夏無人能夠與你抗衡，還有什麼大變連你都無法掌控？」李洛忍不住的問道。

「而且聖玄星學府身後不是還有著學府聯盟嗎？有這般背景，何懼什麼大變？」

龐千源沉默了一會，道：「這之間的事，極為複雜，而且聖玄星學府固然是學府聯盟的一員，但你可要知曉，世間任何地方都有爭鬥，學府聯盟之內，就是一片祥和嗎？」

李洛怔怔的望著龐千源，此時後者也是在肅然的看著他。

「我只是在儘可能的護住大夏這片淨土而已，至於能否做到，那就只能盡人事聽天命了。」龐千源緩緩道。

李洛心頭有些沉重，院長今日所透露的一些信息，似乎牽扯極大，這根本不是他一個小小相師境所能夠參與的。

似乎這大夏，有一片黑霧，正在湧來。

「此事如果你還有疑慮，倒也不急著答應，等此次聖玄星學府真能夠奪得「龍骨聖杯」回來再說，畢竟若是連這一點都無法達成，要你的精血，其實也是無用。」龐千源倒沒有指望李洛此時就答應下來，而是聲音一緩，說道。

李洛聞言，點點頭，他也的確是需要一些時間來進行緩衝。

「關於我所說的那道秘法，我會暫時的交給你上篇，倒不是什麼藏私，而是以你現在的實力，真要抽取了太多的三尾天狼的力量，你反而承受不住。」

龐千源伸出手指，凌空對著李洛眉心一點，似有一道毫光掠過，直接是鑽進了後者腦中。

這一瞬間，李洛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信息自腦海中湧現，他趕緊細細品閱，同時也是將其名字喃喃念出。

「天祀咒？」

「這道秘法，需要配合獨特的奇陣，奇陣我已布置在這鐲子空間內，往後你只需要以秘法勾連此處的奇陣，就能夠抽取三尾天狼的力量。」龐千源說道。

「不過你要記得我此前的提醒，不到萬不得已，儘量莫要施展這種手段，不然真被其兇性影響了，也是極其麻煩的事情。」

李洛點點頭，然後他衝著龐千源道：「院長放心，我心中有數，至於您先前所說的事，我也會好好考慮的，不過此事的確不急，最起碼，先等聖玄星學府將「龍骨聖杯」拿回來再說吧。」

龐千源頷首。

這的確是一切的首要前提，如果沒有「龍骨聖杯」，他的諸多準備也就無從談起。

「關於「聖杯戰」，你之後可以找你的導師多了解一些信息，我這裡無法存在太久，就不跟你細說了。」

說完，他的身影就有著消散的跡象。

李洛聞言，神色一動，露出了燦爛的笑容：「院長且慢。」

瞧得龐千源投來疑惑之色，他方才叫苦道：「院長，所謂皇帝不差餓兵，而且我這一次在暗窟中應該也算是立下了大功吧？」

龐千源瞥了他一眼，道：「不是說主要功勞是我給你的封鎮嗎？」

「那也要有人將封鎮從禁區搬過來才有用啊。」李洛反駁道。

「你想幹什麼？」龐千源沒好氣的道。

「我為學府流過血，啥也不多說了，十萬積分。」李洛直接說道。

龐千源氣樂，道：「你小子還能訛詐到我頭上來了？」

「這怎麼能算訛詐？我救下了據點那麼多學員，這麼大的功勞，學府不給獎勵肯定說不過去吧？」

「那也不至於十萬積分吧。」

「而且學府也有學府的規矩，需要獎罰有度，而如何判定你此次的功勞，事後素心他們自然會有定論，你急個什麼。」龐千源無語道。

李洛面露悲色，道：「既然院長這麼問，那我也只能將詳情告訴您，我此前因為空相的原因，造成了底蘊根基虧損，您神通廣大，可能也應該有所察覺，而我需要十萬積分兌換帝流漿，否則說不定年底左右，就是我的死期，如果到時候我真是莫名其妙的死了，就算聖玄星學府奪得了龍骨聖杯，恐怕我也不能提供精血了。」

龐千源聞言，眼神狐疑的看了李洛一眼，遲疑道：「此前探測你身體，倒的確是感覺你這小傢伙有點虛...」

「我原本還以為是你仗著皮囊好，年少不知節制...」

李洛臉龐忍不住的抽了抽，過分了啊，我這些年牽過手的女孩都屈指可數，怎麼可能會不節制？

不過為了十萬積分，暫且忍了吧。

「院長...」

見到李洛又要糾纏，龐千源也是有些頭大，只能無奈的道：「此事，我會和素心說一下的，就這樣吧，再見。」

然後不待李洛再說，他的身影便是如一縷青煙般，直接消散而去。

李洛見狀，只能嘀咕道：「跑得真快。」

不過苦也說了，就看院長會不會給通融一下吧。

他轉過頭，目光投向了下方的黑暗空間，在那深沉的黑暗中，沉睡著一頭讓人悚然的巨獸，不過此時李洛已不再恐懼，反而眼神變得有些熾熱起來。

這一次，倒是得到了一個意外之喜。

雖說三尾天狼的力量不能肆意加持，但這終歸是一個底牌。

只是，一想到院長所說的半年後，他眉頭也不由得緊皺起來，這大夏的水，似乎比他想像的還要更深。

不過此時想這些也是無用，畢竟他還是太弱了一些，那種層級的大變，不是他一個相師境所能夠改變什麼的。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心念一動，便是於這方黑暗空間中退了出去。

第三百章惡念黑河

暗窟最深處。

此處的天地，仿佛是處於一種割裂的狀態，天地能量極端的狂暴與恐怖，時不時的轉化為諸多天災，地水風火齊齊湧動，在此等級別的自然天災下，即便是封侯強者都不敢踏入其中。

而此時，在那無邊的地水風火所化的災劫中，有一朵金蓮在綻放，金蓮上，一道人影靜靜的盤坐。

他身穿著聖玄星學府的袍服，衣袍上有金線勾勒而成的星辰，璀璨而神秘。

那般模樣，正是先前與李洛相見過的院長，龐千源。

此時，他那微閉的眼目突然緩緩的睜開，雙目深邃如淵，他轉過頭看了一眼暗窟外圍的方向，嘴角浮現出一抹淡淡笑意。

「這洛嵐府的小傢伙，倒也是有些意思。」

「性格倒是與李太玄，澹臺嵐完全不同。」

龐千源以前與李太玄，澹臺嵐接觸過，李太玄來自內神州李天王一脈，底蘊深厚，所以即便其自身只是封侯境，但在面對著身為王級的龐千源時，卻依舊沒有半分的敬畏。

而李太玄自身也是絕頂天驕，以他的天賦與底蘊，未來踏入王級也並非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雙方接觸，都算是平等交往。

至於澹臺嵐...這個女人更是奇特，她的背景，其實倒是平平無奇，可其天賦之強，即便是李太玄這等絕頂天驕，都要被其壓上一頭，據說當年她還尚未封侯，就在那內神州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不知引得多少內神州的天驕為之傾慕，也難怪為了她，即便是李太玄那等驕傲的人，都心甘情願的放棄諸多，與她一起來到這偏遠一隅的東域神州。

而不論是李太玄還是澹臺嵐，他們的性格都是極為的鋒芒畢露，當然或許也是自身太過的優秀，即便再藏也是藏不住，索性就肆無忌憚的全部顯露出來。

與他們兩人相比，李洛仿佛就顯得內斂了太多，不過經歷了此前據點之事，龐千源也看得明白，這個小子很是懂得韜光養晦。

這般性格，與他的父母截然不同，可也絕對不是好欺負的。

心緒流轉，龐千源目光轉向了前方仿佛割裂的天地，在那裡，可見一道扭曲的裂痕，裂痕仿佛無盡深淵，其內似是有洪水奔湧的聲音響起，以他的實力，能夠洞穿迷障，看見那扭曲的裂痕深處，似是有一條不知其長，不知其寬的黑色大河在流淌。

黑河中，河水粘稠漆黑，有無盡惡念浮沉。

望著那條黑河，即便是龐千源的神色都變得肅然許多，那是惡念之河，傳聞世界上的惡念，都會匯聚於其中。

據說在暗世界的最中央位置，有一座惡念之海，惡念之河則是從其中延伸而出。

即便是龐千源這種王級強者，對於這所謂的惡念黑河都是充滿著忌憚，因為一旦落入其中，就算封侯強者，也會被那無盡惡念，汙染成失去心靈的怪物。

而也正是這條惡念黑河的存在，才會引得此處出現天地裂痕，誕生出暗窟這種麻煩之物。

在龐千源視線透過扭曲的裂痕，注視著惡念黑河時，在那黑河中，突然有一雙眼睛睜開，與龐千源對視在一起。

對視瞬間，即便是隔著極為遙遠的距離，可虛空依舊是在震蕩。

天地能量咆哮起來，化為了種種天災，席捲萬裡。

「嘻嘻。」

似是有著若有若無的笑聲，從那黑河中傳出，直接是穿透空間，落入到了龐千源的耳中。

而龐千源則是面無表情，收回目光，那黑河中的存在與他相鬥多年，彼此也是極為的了解。

雙方鬥法，布置了諸多後手，就看誰輸一步。

龐千源眼神幽深，其實相對於充滿惡念的異類，他覺得更為麻煩的反而是人類自身，善念與惡念交匯，讓人琢磨不透，而無法看透，就無法做出應對。

他已經好些年沒有在大夏以及學府內出現過了，不是他不願，而是被徹底的釘在了這裡。

大夏內，學府內...

也是暗流湧動啊。

倒也不知道此次的「龍骨聖杯」能否拿回來，若是有此物在手，他就能夠輕鬆許多。

心緒流轉，最終龐千源心頭一嘆，緩緩閉目。

...

李洛再度回神時，已是從那黑暗空間中所退出，他眼中掠過一抹沉吟之色，此次從龐千源那裡，倒是所獲頗豐。

他抬起頭，便是見到一對清澈的金色美眸盯著他，而察覺到他的甦醒，那對眸子這才遊轉而開。

「怎麼樣？」姜青娥收回眸光，若無其事的問道。

「的確是院長留給我的東西。」李洛笑了笑，他剛打算將詳情都說一遍，卻是見到姜青娥擺了擺手。

「院長此次做事如此謹慎，應該是有些特殊，暫時就不必跟我說了。」

李洛聞言，想了想，也就點點頭，不論是三尾天狼還是院長想要他的一些精血的事情，說出來似乎都不太好，倒不是不相信姜青娥，而是怕她擔心。

說不得到時候還會將這封印鐲子給控制起來，以免他去行險。

至於要他精血，這更是值得商榷，為了他的安全，姜青娥大概率是會極其謹慎的。

而關於這些事情，李洛自己心中有著考量，所以暫時也沒必要與姜青娥說太多，等他往後實力更強一些，再來和她做關於這些的討論。

「對了，你知道「聖杯之戰」嗎？」李洛突然問道。

「聖杯之戰？」

姜青娥一怔，旋即微點螓首：「這當然知道了，這是東域神州上面各大學府最為激烈的碰撞，堪稱學府間最大的盛事。」

「一般來說，聖杯之戰四年一次，算算時間，似乎今年年底就是新的一屆了。」

「聖杯戰的最終獲勝者，能夠獲得那所謂的「龍骨聖杯」？上一屆的聖杯戰，是哪個學府奪得了聖杯？」李洛再問道。

「上一屆奪得龍骨聖杯的學府，是神陽王朝的「聖明王學府」，這座學府實力極為強橫，時常稱霸於東域神州諸多學府，聖玄星學府與其的交手歷史中，往往是輸多贏少。」姜青娥想了想，說道。

「神陽王朝，聖明王學府...」

李洛眉頭微皺，他以前對這些信息倒是關注不多，沒想到在他眼中實力如此強大的聖玄星學府，竟然還屢屢敗在這座聖明王學府手中。

這聖明王學府，實力這麼恐怖嗎？

「在東域神州上面，一共有著五座聖學府，除了聖明王學府外，其他的三座聖學府也不是省油的燈，而且參加聖杯戰的，也不只是這五座聖學府，還有其他一些雖然沒有資格被冠於聖字的大學府，其實力同樣不可小覷。」

李洛心頭有點發涼，因為這聖杯戰似乎比他想像的還要更為的艱難，當即問道：「那聖玄星學府有奪到過龍骨聖杯嗎？」

姜青娥回憶了一下，道：「以前應該有過，但最近三十多年...聖玄星學府好像都沒有成功奪得龍骨聖杯呢。」

李洛心徹底寒了。

哇，院長，聖玄星學府已經三十多年沒奪得龍骨聖杯了，憑什麼你覺得聖玄星學府這一次有機會啊？

算了，那天祀咒下篇我也不要了，就用這上篇湊合著玩玩吧。

第三百零一章傳送陣開

不要肯定是氣話。

畢竟那「聖杯戰」剛好是在洛嵐府大變之前，而李洛在那個時候的確是需要一些特殊的力量來撬動局面，而三尾天狼是最好的契機。

李洛甚至在想，龐千源是不是也知曉半年後洛嵐府將會面臨的危局，所以才會拋出這麼大一個甜棗，將他拿捏得死死的。

可是，想要讓聖玄星學府奪得那所謂的龍骨聖杯，眼下來看，難度應該是極大的。

李洛愁眉苦臉的問道：「那你覺得這次聖杯戰，聖玄星學府有奪冠的可能嗎？」

姜青娥頷首，道：「奪冠的可能還是有的，而且應該也比往年更大。」

「為啥？」

姜青娥眸子中泛起一抹淺笑，道：「因為這一次聖玄星學府有我啊。」

李洛震驚的看著姜青娥，他從來沒見過這麼囂張的人，就因為你的存在，聖玄星學府奪冠的概率就更大一些嗎？

可是，這話似乎也沒什麼不對。

姜青娥這些年屢屢打破聖玄星學府的諸多記錄，不客氣的說，她正在成為聖玄星學府百年來最為出色的學員，所以有她的存在，聖玄星學府此次聖杯戰的奪冠概率，的確會比以往更高一點。

李洛神色複雜，可惡啊，被她裝到了。

「不過...」

「聖杯戰的機制頗為複雜，並非是單靠一人就能夠順利奪冠，所以即便有我，也只能說是概率更大一點而已。」姜青娥補充道。

旋即她眸光又是看向李洛，若有所思的道：「再加上你的話，或許概率又會大一點吧。」

「我也能有用？」李洛驚詫的道。

姜青娥被他逗笑，道：「原來在你的認定中，自己沒什麼作用呀？什麼時候這麼看低自己了。」

李洛無奈的道：「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我只是一星院的新生而已，跟你們這些老生的差距太大了，在這種局面下，我能有什麼用？」

他現在也就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而姜青娥已是地煞將階，甚至長公主，宮神鈞那些學府中最頂尖的學員，已是處於天罡將階。

這之間的差距，真的是太大了。

「聖杯戰沒你想的那麼簡單，我先前已經說過了，它的機制頗為複雜，每座學府四大星院的學員都會有著屬於他們的位置，畢竟，聖杯戰是為了檢閱各大學府學員的質量，難道一星院，二星院的學員，就沒有被檢閱的資格了嗎？他們才是一座學府的新鮮血液啊。」姜青娥耐心的解釋道。

「據我所知，以往的聖杯戰都分為兩個階段，第二階段暫且不說，這第一階段，是分院之戰。」

「也就是說，各大學府間相同星院的參賽學員會被分配到一起，最後經過重重篩選，留下一批最強之人，這被稱為王牌學員。」

「這些王牌學員，則都是能夠獲得奪冠積分。」

「而最終龍骨聖杯的歸屬，就屬於奪冠積分最高的學府。」

姜青娥衝著李洛微微一笑，道：「也就是說，你到時候若是能夠奪得一星院的王牌學員稱號，同樣是能夠獲得一筆重要的奪冠積分。」

李洛這才恍然，原來是分院機制的比賽，那這樣的話，他倒的確有著上場的資格。

畢竟如今的他，如果論起實力的話，整個聖玄星學府一星院中，恐怕也就只有秦逐鹿能夠與他抗衡，倒是不知道其他那些聖學府中的一星院內，是否也是會有著如秦逐鹿這般或者更兇的猛人？

大概率是存在的，不然聖玄星學府不會接連三十多年都沒能奪得龍骨聖杯了。

不過距離那聖杯戰終歸還有一些時間，倒也不急，因為在這期間，李洛還有著不少的時間繼續提升自身。

念頭轉動，李洛也就漸漸的平復下來，將這聖杯戰的事情按耐下去。

而就在此時，李洛與姜青娥突然聽見了據點內歡呼聲爆發起來，緊接著他們感覺到據點的地面微微震動，有著強大的能量波動在據點中央的位置出現。

姜青娥率先起身，道：「似乎是傳送陣開啟了。」

李洛聞言也是長鬆了一口氣，道：「終於可以離開這個鬼地方了。」

算算時間，他們在這暗窟也待了快一個月了，這一個月所承受的精神壓力簡直是非人的，特別是李洛為了給據點解圍，這幾天上躥下跳可謂是驚心動魄。

那期間只要稍微出一點差錯，不僅他人沒了，這座據點恐怕也是屍橫遍野。

而如今據點危機解除，傳送陣也再度開啟，想必學府會先清空十三號據點一段時間，而他們這些人，應該也會回到學府。

倒是可以緩上一緩。

「也不知道院長有沒有將我的需求傳達一下...」

李洛嘀咕一聲，他所說的自然就是那十萬積分，雖說此次他們在暗窟內收穫頗豐，如果他與姜青娥加起來的話，未必湊不夠十萬，但李洛顯然不想消耗姜青娥的積分，因為現在的她，同樣需要這些積分換取大量的修煉資源。

...

據點中心高塔。

隨著兩道紫袍身影自傳送陣爆發的璀璨光芒中走出時，等待在塔內的一些導師皆是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

「郗嬋導師。」

「沈金霄導師。」他們紛紛恭聲招呼。

郗嬋導師薄紗覆面，雖說看不清楚她的容顏，但那緊鎖的眉宇則是顯露出她內心的焦躁，此前她接到通知，立即退出了暗窟深處，急急的趕來支援。

畢竟李洛他們小隊就在這座據點，如果出了什麼事情，她這一門可就直接團滅了。

至於沈金霄，則是正好回到學府，然後學府那邊就派遣兩人迅速從傳送陣趕來。

郗嬋導師走出傳送陣，當她在見到這座高塔依舊尚存時，緊鎖的眉頭微微鬆了一點，因為這說明據點並沒有被徹底的攻破，這倒是讓人有些意外。

然後她就看見了石塔門口處的宮神鈞與長公主。

郗嬋導師眼中有喜色浮現，長公主與宮神鈞竟然出現在了這裡，有他們在場，想必就是大天災級異類也能夠解決。

「神鈞，鸞羽，你們在這裡，想必那大天災異類，應該已經被解決了吧？」率先出聲的，是沈金霄，他望著兩人，面龐上露出了一些放鬆之意。

長公主與宮神鈞皆是點頭。

「據點可有傷亡？」沈金霄面露擔憂的問道。

長公主道：「出現了一些傷亡，但尚在可控範圍內。」

沈金霄鬆了一口氣，道：「此次多虧你們二人趕來及時，不然恐怕會釀成大禍，你們放心，學府定會給予褒獎。」

長公主嬌媚動人的臉蛋微微一僵，旋即嘆了一口氣。

「沈師，鸞羽不敢居功，其實當我趕到的時候，這裡的麻煩已經被李洛解決了。」

而當長公主此話落下時，面前的郗嬋與沈金霄，神色恍惚了一下，而後眼睛都是不約而同的瞪圓了起來。

（edg真是牛皮啊。）

第三百零二章二師趕至

「李洛？！」

郗嬋導師與沈金霄幾乎是同時出聲，兩人的聲音中皆是帶著濃濃的不可思議，如果不是眼前的長公主在學府內口碑極好的話，想必連他們都會認為對方是在開玩笑，而眼下顯然不是一個開玩笑的好場合。

可即便知曉這些，他們還是有些沒能回過神來。

瞧得兩名紫輝導師那副難以置信的模樣，長公主心中不由升起一點惡趣味，但還是輕輕頷首，道：「兩位導師沒聽錯，這裡的麻煩，不是我們解決的，嚴格來說，是李洛。」

「我到這裡的時候，情況幾乎已經被他所控制。」

「所以如果要論功勞的話，李洛才是最大的那個人，而我們頂多算個趕路的苦功吧。」

郗嬋導師漸漸回神，但眼中依舊充斥著疑惑，她眸光又看向一旁的宮神鈞，後者苦笑道：「我比鸞羽還晚來一步，等趕來時，那頭大精獸已經被封印了。」

「大精獸？！」

郗嬋與沈金霄再次驚了，特別是後者，目光忍不住的閃爍起來，怎麼回事？不是一頭大天災級異類嗎？怎麼又變成了一頭大精獸了？這究竟是個什麼情況？！

長公主見狀，便是再度將此地所發生的事情詳細說了一遍，包括李洛如何引來了禁區三尾巨獸解圍，與大天災異類兩虎相鬥，最後他藉助院長的封鎮，將三尾巨獸封印。

隨著長公主講完，高塔內有些安靜，不僅郗嬋與沈金霄陷入了沉默，後來跟隨而來的那些救援導師，也是面面相覷。

還能這麼玩的？

那李洛怎麼能想到去把禁區那頭大精獸引出來與大天災級異類兩虎相鬥的？

他就不怕兩虎反噬嗎？

這得多大的膽魄啊。

而且，運氣也太好了一些吧，竟然能夠獲得院長封鎮的支持...這是他們以前從未想過的事情。

最恐怖的是，這最後還真的被李洛辦成了。

他幾乎是憑藉一人之力，將這場巨大的危機給化解了，如果不是他的這些計劃，恐怕現在他們趕來只會見到一座被異類攻破的據點，而且還不會有任何的倖存者。

諸多救援導師忍不住的讚嘆出聲。

郗嬋導師那緊鎖的柳眉在此時終於是徹底的舒展開來，眉宇間都帶著許些的笑意，這個結果，大大的出乎她的意料。

李洛這小子，可是給她長臉了。

沈金霄也是回神，一聲感嘆：「真是沒想到，李洛此次可是立大功了。」

「帶我們去看看那頭被封印的大精獸吧，此處畢竟是據點，還是得慎重一些。」

長公主，宮神鈞皆是認同，而後一眾人便是行出高塔，在那諸多的歡呼聲中，穿過據點，來到了據點外的封印處。

而沈金霄，郗嬋第一時間就看見到那頭三尾巨獸的石雕。

「的確是禁區那頭大精獸，三尾天狼。」

「據說這頭大精獸都已經開始探索封侯之路，如果被它探索成功，恐怕這十三號據點的範圍，學府都會選擇放棄，如今被提前封印，倒是好事。」郗嬋導師一眼就將其認了出來，顯然對其頗為的了解。

沈金霄則是目光幽深的看著三尾石雕上面的那些複雜光紋，那的確是一座封印奇陣，而且上面的力量並不陌生，浩瀚磅礴，是來自院長的力量。

沈金霄眼芒流轉，突然上前一步，身軀上有驚人的相力流轉，同時道：「這三尾天狼頗為狡詐，為了謹慎起見，我覺得還是趁這個機會將它放出來，然後你我聯手將其斬殺吧。」

沈金霄突然的舉動，讓得周圍圍觀的學員皆是大驚，然後慌忙後退。

雖說有兩位紫輝導師在此，可那三尾天狼一旦被放出，怕是難免狂暴，到時候殃及池魚就不好了。

郗嬋導師也是怔了怔，她下意識的要反對，但想想這的確是斬殺三尾天狼的機會，畢竟放這麼一個傢伙在據點附近，是讓人不怎麼放心。

想著這些，她也就沒有阻攔。

「慢著！」

不過她雖然沒出聲，但一道喝聲卻是從人群中傳來，緊接著人群分開，郗嬋就見到了李洛，姜青娥等人的身影。

而出聲的，正是李洛。

沈金霄目光轉來，掃了李洛，姜青娥一眼，淡笑道：「李洛同學，我們要提前斬殺這頭三尾巨狼，你有什麼異議嗎？」

李洛先是對著郗嬋導師一禮，旋即眼睛看向了沈金霄，露出笑容：「沈師不要這麼衝動，這座封印不能動。」

「哦？為什麼？」沈金霄笑道。

「李洛啊，我知道你此次立了大功，這座封印也算是你的傑作，只是這三尾巨獸留在這裡畢竟是個隱患，眼下有機會將它斬除，才是最妥當的方式。」

其他的學員也是點點頭，表示比較認可這種說法，畢竟三尾天狼太可怕，雖然眼下被封印，但他們光是站在這裡就感到腳跟發軟，所以如果能夠將它徹底除去的話，倒也是讓人安心。

李洛心頭暗罵一聲，這封印裡面根本就沒有三尾天狼，如果真被沈金霄打開了，那他怎麼解釋？

到時候說不定會有人猜到一些什麼，難免生出波折。

這狗東西，真是處處找麻煩，噁心到不行，以後等我有實力了，一腳踩死你。

李洛在心中怒罵，而面上卻是不顯，同時平靜的道：「因為這是院長說的，至於為什麼，我也不知道，你去問院長吧。」

他才懶得多解釋什麼，反正什麼鍋都丟給院長，這沈金霄總不至於跑去找院長印證吧，而且就算去了，想必院長也會幫忙遮掩的。

不過院長的名頭還是很好用的，至少周圍那些學員聞言也就不多說什麼了，畢竟院長在他們的心中如神人一般，李洛此前溝通了院長的封鎮，院長會給他留下什麼提醒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沈金霄眉頭微皺了一下，李洛搬出院長，這還真是讓得他有點啞口無言，畢竟比起權威性，他顯然不可能跟院長比。

只是，想不出院長這麼說的理由啊。

一旁，郗嬋導師看了李洛一眼，然後道：「既然院長都這麼說了，那就暫時先不動吧。」

雖然她也有點奇怪，但在沈金霄與李洛兩人爭辯時，她顯然還是要站自己的學生的，而且對於沈金霄，她同樣看不順眼。

見到郗嬋開口，沈金霄面色有點不太好看，不過略作思慮後，還是將情緒按耐了下去，點頭道：「隨你們吧。」

他倒也沒有想太多，只是覺得李洛年少氣盛，覺得這是他的傑作，想要將封印留在這裡讓其他的學員仰望膜拜。

「那頭大天災級異類死在哪裡？」沈金霄又是問道。

「又怎麼了？」李洛不耐的問道。

這次倒是郗嬋導師開口：「一般這種級別的異類，即便死亡了，也會留下惡念汙染，這個時候需要將其遺留惡念盡數的淨化，這裡畢竟離據點太近，所以需要徹底除淨。」

「這樣麼...」

李洛這才點點頭，指了一個位置，這倒不是他心態不好，而是不知道為何，一見到沈金霄在這裡，就忍不住的要多想。

或許是他太敏感吧。

沈金霄倒也沒理會李洛，身影直接是出現在後者所指之地，而後有驚人的相力自其體內橫掃而出，相力寸寸掠過地面，緊接著，似是有淡淡的黑霧升起。

沈金霄瞥了一眼這些黑霧，眼神幽冷，而後一口氣吹過，仿佛滾滾烈焰，直接是將這些黑霧抹除得乾乾淨淨。

後方的李洛望著這一幕，不知道為何，總有一種這個混蛋在毀屍滅跡般的感覺。

沈金霄做完這些，方才轉身而回。

李洛瞧得他的面龐，突然問道：「沈師，這頭大天災級異類莫名其妙的出現在外圍，是不是有點奇怪？」

「不知道能不能查出點什麼？比如會不會是有人暗中搞事，將它從內圍給放了出來？」

沈金霄神色淡然，他單手負於身後，不置可否的道：「年輕人不要成天胡思亂想，暗窟外圍出現大天災級異類雖然少，但也並非是沒有。」

「眼下暗窟內部麻煩很多，也沒有人有這個耐心與時間來查探這種無根由的事情。」

他目光環視四方，淡淡的聲音響起。

「這座據點所有人準備一下吧，你們此次的淨化任務暫時結束了，接下來可以隨我們回到學府休整。」

說完，他便是轉身走向了據點內。

而周圍的學員，皆是爆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

那些歡呼聲中，還夾雜著一聲聲李洛的名字。

這讓得沈金霄的眼角微微抽了抽，心中有一口鬱氣湧動，這一次，不僅目標沒達成，反而是讓得這李洛在學府內的聲望大漲了一波。

真是有點煩。

第兩百零三章儀式

當李洛再度沐浴著溫暖的陽光，站在聖玄星學府時，他望著那棵龐大的相力樹，似是有種恍若隔世般的錯覺。

只有經歷了暗窟的昏暗，壓抑與步步殺機，才能夠明白，這種祥和的氣氛是多麼的讓人留戀。

不只是李洛有這般感覺，周圍許多同時從暗窟出來的學員，都是在閉著眼睛，享受著這舒緩安寧的氣氛。

「生存在大夏這片土地上面的所有人族，其實都應該感謝聖玄星學府。」李洛偏過頭，對身旁的姜青娥說道。

以前他根本不知曉聖玄星學府竟然還鎮壓著這座暗窟，而每年他們都將會付出不少鮮活生命為代價，將那些異類所清除。

從某種意義來說，聖玄星學府算得上是大夏的守護者，而大夏王庭，更像只是統治者罷了。

所以李洛覺得，聖玄星學府配得上在大夏享有的崇高地位。

姜青娥對此倒是頗為認同，不管聖玄星學府有沒有其他的原因要這麼做，但最起碼，他們願意付出如此龐大的資源以及諸多優秀的學員甚至導師去鎮壓暗窟，不讓那些扭曲可怖的異類衝到他們的世界，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大夏人銘記。

兩人說話間，周圍不斷的有著學員陸陸續續自一扇開啟的木門中走出來，其中還有著許多並非與李洛他們相同據點的學員。

顯然，其他那些據點的學員，也是逐漸的完成了淨化任務，開始退出暗窟。

廣場上熙熙攘攘的，頓時變得熱鬧起來。

不過暫時還沒有人離去，反而周圍有許多的導師在維持秩序，禁止學員離開，這是因為每次離開暗窟後，所有學員都將會接受檢測。

汙染檢測。

一些學員，有可能會在暗窟中因為長時間的異類戰鬥，不知不覺間被惡念感染，這如果不儘早的查探出來，惡念就會對其造成更深的影響，最後帶來一些嚴重的後果。

所以每次離開暗窟，汙染檢測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而伴隨著兩名紫輝導師身軀升空，下一瞬，仿佛是有著璀璨的光芒於半空中爆發，化為了漫天的能量光線，照耀下來。

這些能量光線落在身軀上，有一種冰冰涼的感覺，同時仿佛也具備著凝神的效果，這讓得許多學員緊繃的精神都是在此時漸漸的鬆緩下來。

而也就是在這種肉身精神的放鬆下，一些掩藏的東西跑了出來。

啊！

有驚叫聲響起，一些目光看去，只見得那裡就有一名學員面露掙扎，臉龐上有淡淡的黑氣浮現，令得他神色漸漸的變得扭曲，猙獰起來。

這就是被惡念所汙染了。

不過這般變故剛剛出現，便是有著導師身影如電般的射出，迅速的將那名學員制住，然後強行帶離了廣場。

這種汙染一般不會太重，只是淨化需要一些時間，想必那名學員接下來的半個月都要在淨化室渡過了。

而在第一名汙染者出現後，又是陸陸續續的發現了數名學員，不過都沒有引起什麼騷亂，盡數的被平定下來。

直到最後兩名紫輝導師從天而降，散去了能量光線，此次的檢測就算是結束了。

許多學員如釋重負。

李洛也是鬆了一口氣，不過旋即他發現姜青娥的神色仿佛是在此時變得肅穆了一些，當即問道：「還沒結束嗎？」

姜青娥微微沉默，道：「看著吧。」

而在李洛有些疑惑的目光中，那兩名紫輝導師目視全場，神色同樣是肅穆起來，沉聲道：「此次淨化任務，辛苦大家了。」

「你們能夠平安回來，我們感到很欣慰，只是...並非所有人都回來了，還有一些學員，他們永遠的埋葬在了暗窟之中。」

廣場中的喧鬧聲音在此時盡數的消失了，所有學員年輕稚嫩的臉龐都是變得沉重了起來，其中一些人更是顯露出了悲傷，因為那些消失的學員中，就有著他們所熟悉的人。

或許，一個月前，他們還在一起把酒言歡，憧憬未來。

可如今，那些面孔，卻是再也看不見了。

廣場中，有低低的泣聲響起。

氣氛瞬間變得沉重。

兩位紫輝導師聲音再度響起，而這一次，他們念出的是一個個名字，而這些名字，則是葬身於暗窟之中的學員。

「二星院，陳震。」

「二星院，柳茗兒。」

「三星院，蒙奇。」

「......」

每當一個名字念出，那兩名紫輝導師袖中便是會飛出一點毫光，那是一片翠綠的樹葉，樹葉有手掌寬，仔細看上去，上面銘刻著一個人名，正是那些葬身於暗窟的學員。

一片片樹葉飛出，最後飄向了相力樹，而相力樹上，有枝椏伸探出來，這些樹葉就落在上面，牢牢的攀附著，隨風輕揚。

而此時李洛方才明白，那一片格外翠綠的樹葉帶，竟然是代表著聖玄星學府在淨化暗窟時，所付出的一名名學員...

可以想像，這些年來，聖玄星學府為了鎮壓暗窟，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隨著最後一片樹葉飛上相力樹，兩名紫輝導師微微垂首，平靜低沉的聲音響起。

「吾心無懼。」

「吾輩長存。」

許多稚嫩的面龐也是在此時變得肅穆許多，一道道聲音此起彼伏的響起。

「吾心無懼！」

「吾輩長存！」

李洛仰頭望著相力樹那一片格外翠綠的樹葉帶，沉默了一會，對著姜青娥問道：「為什麼學府不邀請大夏的其他強者來鎮壓暗窟？這樣做的話，應該能夠減少一些損失吧？」

姜青娥平靜的道：「首先，能夠進入到聖玄星學府的學員，算是大夏年輕一代最為優秀的，他們的實力與潛力，大夏其他地方的人未必就比得上。」

「而且，這些學員雖然年少，但他們的心性相對而言要更純粹一些，雖然不能說全無惡念，但與那些歷經爾虞我詐以及殺伐的外部強者相比，他們在暗窟被汙染的概率要稍微低一點。」

「導師私下與我說過，以前聖玄星學府也在一些緊要時刻，發出了援助，請來過一些外部的強者，但這些強者實力固然比學員強一些，但在遭遇異類時，惡念反而容易被引發，從而被種下極深的惡念種子，最終引發更大的麻煩。」

「所以，學府對於邀請外部強者相助，一直都抱著謹慎的態度。」

李洛皺眉，原來還有這等秘辛，難怪學府即便寧願每年付出代價去淨化暗窟，也不找尋外部的援助。

當然，最重要的是，局面應該還在學府的掌控之中，所以沒這個必要。

至於傷亡...雖說有些殘酷，但終歸是難免的。

李洛望著一些面露悲傷的學員，輕嘆了一口氣。

「突然間，倒是很想讓聖玄星學府得到那「龍骨聖杯」了。」

有了聖杯，最起碼四年內，聖玄星學府不必再有學員傷亡，雖然從某種意義來說，那座失去了聖杯的學府會面臨學員傷亡的局面，但李洛畢竟不是聖人，他也沒能力管那麼多，他所想的，只是想讓這座聖玄星學府氣氛變好一點而已。

第三百零四章拱火

隨著一系列的儀式完畢，那兩名紫輝導師方才離去，而廣場上的氣氛在低落了一會後，又是漸漸的開始恢復過來。

畢竟除了李洛他們這些新生外，其他星院的學員也不是第一次經歷這種場合，所以終歸還是有一些適應性。

諸多的喧鬧聲在廣場上擴散，學員們都在交流著此次暗窟中的見聞以及收穫。

而隨著交流的持續，漸漸的有些譁然聲響起，隱約能夠聽到十三號據點，李洛，姜青娥等等的聲音。

顯然，那是有關十三號據點此次被大天災級異類盯上的消息傳開了。

這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畢竟大天災級異類有多可怕，在場的學員都心知肚明，被這等存在盯上，整座據點都有著覆滅之危。

李洛與姜青娥幾人這邊還沒走出廣場，便是見到有人影穿過人群，急急的趕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

呂清兒眸光有些擔心的看向李洛，看樣子也是聽到了消息，所以趕緊跑過來查探。

望著呂清兒那噙著擔憂的清麗臉頰，李洛笑著擺了擺手：「這不是好好的麼。」

一旁的姜青娥看著這一幕，似是笑了笑，道：「清兒學妹很關心李洛呢。」

呂清兒迎上姜青娥的眸光，道：「關心朋友而已。」

姜青娥頷首，道：「那我就代李洛為你的關心表示感謝了。」

呂清兒露出微笑：「應該的呢。」

李洛瞧得兩女客氣相對，卻是感覺氣氛稍微有點不太對，剛欲說話，卻是見到呂清兒後面有一道散發著兇煞之氣的壯碩身影走了出來。

周圍的一些二星院的學員都是為之側目。

「李洛，你的實力提升了很多！」那道身影目光灼灼的看著李洛。

是秦逐鹿。

李洛望著他的身影，笑著點點頭，道：「稍微有點進步而已。」

他的目光在秦逐鹿身上掃了掃，眼神也是微凝，道：「你...也生紋段第三紋了？」

在他的感知中，秦逐鹿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也是比以前更為的強橫，顯然，此次暗窟中，後者也有著不小的提升。

甚至，他感覺這傢伙的第三紋，都凝實到極致，隨時有衝擊第四紋的資格。

不過這倒不奇怪，此前他還在上重花種時，秦逐鹿就已是生紋段第二紋，如今他藉助著暗靈潭的修行，強行拔升一截，這才將雙方此前的差距拉近了許多。

「在暗窟中，他天天出去找白蝕級的異類搏殺，好幾次都險些被殺死。」呂清兒將秦逐鹿的提升原因說了出來。

李洛咂舌，這傢伙還真是一個嗜戰的瘋子，連異類都不放過。

「李洛，什麼時候跟我打一場，現在的一星院，也只有你才能夠當我的對手。」秦逐鹿看著李洛的目光滿是火熱。

以前李洛雖然也很強，但在等級上面與他有著差距，他也不屑以等級壓制對方，可如今李洛與他都是第三紋，想必戰鬥起來會相當的酣暢淋漓。

他早就想要嘗試一下與雙相之力戰鬥是什麼感覺了。

對於眼前這個猛男眼中的渴望與熾熱，李洛稍微感到有些不適，只能敷衍道：「總會有機會的。」

秦逐鹿還想邀戰，不過此時後方突然有悽厲的哭喊聲響起來：「李洛！李洛！我的好兄弟！」

聽到這異常熟悉的聲音，李洛臉色就忍不住的一黑，旋即眼神不善的看著那衝出人群的虞浪，道：「你哭喪呢？」

擠出人群的虞浪目光第一時間看向李洛，快步走上來，如釋重負：「好兄弟，聽到你們遇見了大天災級異類，真是擔心死我了。」

他拍了拍李洛的手臂，然後對著李洛身旁的白萌萌露出了安撫笑容：「萌萌，你沒事吧？沒有傷到哪裡吧？需要檢查一下身體嗎？」

李洛：「……」

狗東西，你這是關心我嗎？

白萌萌看了虞浪一眼，然後也沒有說話，默默的躲在李洛身後。

虞浪還想關心一下，身後卻是有冷聲傳來：「滾開，別擋路。」

他怒視而去，就見到白豆豆站在後方，當即縮了縮脖子，趕緊讓開路，同時對著李洛小聲道：「你們真遇見大天災級異類了？」

瞧得李洛點頭，他忍不住的吞了一口口水，感嘆道：「這你都能活下來，看來姜學姐沒少費心保護你吧。」

李洛懶得理他。

「我聽人說你敲詐了不少人的「帝流漿」？你很缺這東西？要不要我借給你一瓶？不過說好回頭可是要還的，我混點積分也不容易。」虞浪想到了什麼，繼續問道。

李洛一怔，在暗靈潭那裡他倒的確是收了一些帝流漿欠條，眼下怎麼會變成敲詐了，這謠言傳得也有些離譜，不過他也沒太在意，只是笑著搖搖頭。

「你就留著自己用吧，我需要的已經湊夠了。」虞浪這小子雖然浪，不過還是很講義氣的，一瓶帝流漿五千積分，對於現在的李洛來說雖然不算什麼，可對虞浪，恐怕已經是傾盡這大半年的努力了。

十三號據點的那些被激活的淨化塔，雖然最後因為那頭大天災級異類的襲來再度被盡數的汙染，但學府卻並未就真的當做激活失敗來處理，而是按照被再次汙染前的地圖記錄，照實給分，所以即便沒有算上學府可能會給予的獎勵積分，李洛此次也算是盆滿缽滿。

兩人說話時，白豆豆已經緊張的拉住了白萌萌的小手，一陣噓寒問暖，關心她有沒有受傷，剛才她聽見十三號據點遇見大天災異類這個消息時，臉都嚇白了，因為白萌萌就在十三號據點。

「姜學姐，這次真是多謝你了。」白豆豆又是感激的看向姜青娥，在她看來，白萌萌他們最終能夠平安渡過此次的危機，大概率是因為姜青娥的保護。

白萌萌偷笑一聲，道：「姐姐，此次危機姜學姐的確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但其實最大的功勞還是我們隊長呢，最後連禁區那頭天將級的大精獸，都被他給封印了。」

白豆豆，虞浪皆是愣住，連呂清兒，秦逐鹿都是驚訝的看來。

而後白萌萌便是很驕傲的將李洛的表現詳細的說了一遍。

結果不出意料的收穫了周圍眾人震驚的眼神。

誰都沒想到，十三號據點的危機竟然是被李洛解除的...

李洛謙虛的擺了擺手，道：「其實這都是我應該做的，雖然我為此付出了性命去冒險，但為了同學們的生命，我願意付出這種代價。」

「而且我也相信，我的付出，學府都會看在眼中的。」

說完，他用力的拍了拍虞浪的肩膀，道：「你懂嗎？」

虞浪秒懂：「對於洛哥你這種精神，學府一定要給予褒獎，並且給予極其雄厚的積分獎勵，以此鼓勵學員，如果學府的獎勵讓人不滿意，連我這種路人都看不過去，一定會呼籲同學們抗議。」

「我覺得，最起碼獎勵個三萬積分吧？」

李洛輕咳一聲，道：「年輕人野心可以大一點。」

「那就...五萬？」

李洛瞟了他一眼：「保守了。」

虞浪有些驚了，胃口這麼大的嗎？訛詐學府，你不怕被開除的嗎？

「十萬？」

李洛滿意的點點頭，同時給予虞浪讚賞的目光，示意這件事情就交給你了，眼下還不知道院長究竟有沒有傳話，所以為了那十萬積分，他也只能自己燒把火，給學府高層提個醒。

不過這種事他顯然不好出面，而虞浪是個很好的拱火對象。

好兄弟，就是你了，事成後不會虧待你的。

在悄悄與虞浪商量了一些細節問題後，李洛突然聽見了一道呼喊聲，抬起頭就見到廣場邊一道倩影在對著他們招手。

那是顏靈卿。

姜青娥眸光看向他，說道：「先去找靈卿吧，有一些事情。」

「什麼事？」李洛疑惑的問道。

「你不是一直都在苦惱怎麼擴大溪陽屋麼？淬相院那邊，一些高星級的淬相師今年也快要畢業了...」姜青娥笑了笑。

李洛聞言，眼睛都是變得明亮起來，心頭有一抹激動湧出。

聖玄星學府淬相院，可是擁有著大夏國內最為優秀的淬相師，而每年這些即將離開學府的淬相師，都將會成為各大靈水奇光屋爭搶的對象，他對這份資源，可早就垂涎得不行了。

如果真能夠收攬一批高質量的淬相師，溪陽屋的崛起，就算是真正的勢不可擋了。

而溪陽屋能夠壯大，也會帶動洛嵐府的崛起，當然最重要的是，這會增強洛嵐府總部那座奇陣的「勢」...這無疑是應對半年後洛嵐府大變的必須之物。

所以這般機會，萬萬不能放過。

第三百零五章黎碧

夜幕下的聖玄星學府，涼風習習。

學府內的一座酒樓。

這般酒樓一般只會在暗窟開啟的一段時間營業，算是用來緩解發洩一些學員的緊張情緒，酒樓出售的獨特之物名為「綠蟻釀」，綠蟻是相力樹上面的一種蟻蟲，採集樹汁釀成此物，再做一些加工，倒算是成了學府的獨特之物，有靜神之效。

酒樓臨窗處，李洛，姜青娥，顏靈卿三人就座。

李洛執壺，壺嘴中有綠色的酒釀落出，為兩女斟滿，而後他自己也是端杯淺抿一口，感受著那股奇特之感，輕輕的吐了一口氣。

那在暗窟中造成的緊繃精神，也是略有緩解。

「聽說你們十三號據點此次出現了大天災級異類，先前可是擔心死我了。」顏靈卿那邊，則是拉著姜青娥的手，滿是擔憂。

姜青娥笑著安撫。

「靈卿姐，你請了淬相院哪位高材生？」李洛笑問著今夜聚會的目的。

「黎碧學姐，在如今的淬相院中，她是屈指可數的五品淬相師之一，而且她在淬相院中聲望不低，如果你能拉得她加入溪陽屋，想必會有不少人跟隨。」顏靈卿笑道。

「五品淬相師...」

李洛忍不住的咂舌，不愧是淬相院，五品淬相師都能拿出手，要知道這般等級的淬相師，不管在大夏的任何地方，都絕對是被各大靈水奇光屋全力招攬的對象。

「如果她願意來溪陽屋，我把這會長位置讓給她都行。」李洛絲毫不掩飾他對於對方的垂涎。

畢竟此前那個被大澤屋拉攏叛變的溪陽屋總會長韓植，也只是五品而已。

這般等級的淬相師，即便是在那些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中，都能夠擠入高層行列。

「就怕人家看不上溪陽屋這會長的位置。」姜青娥淺嘗了一口綠色酒釀，淡笑道。

「嗨，說實話，溪陽屋這點規模，對別人還真是沒什麼吸引力。」

顏靈卿倒是說得直白，道：「黎碧學姐也只是答應我過來聊一聊，我感覺她對溪陽屋唯一有點興趣的，可能就是咱們溪陽屋的那一道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不過這種級別的秘法源水雖然罕見，但那些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中也不是沒有，所以...」

她後面的話沒說，但李洛也聽得明白，說白了還是他們溪陽屋廟太小，能不能留下這尊大佛真是未知之數。

畢竟別人與他們非親非故，不可能冒著前途之險來留在他們溪陽屋。

而在那些頂尖的靈水奇光屋中，他們可以與等級更高的淬相師交流，提升自身，並且那裡也有著更高品級的配方，給他們更多學習的機會。

與之相比，溪陽屋的確缺乏吸引力。

「盡力而為吧。」姜青娥也只能如此說著，畢竟對方如果真的沒興趣，他們也不可能強人所難。

「都怪你。」顏靈卿對著姜青娥抱怨道。

「怪我做什麼？」姜青娥好笑道。

「你這九品光明相，如果也成為淬相師，現在說不定都是六品了，未來指定是大夏第一淬相師，那個時候，還愁溪陽屋不振興嗎？你簡直就是在浪費你的淬相天賦。」顏靈卿有些恨鐵不成鋼。

姜青娥笑了笑，倒是並未與顏靈卿爭辯，六品淬相師又能如何呢？能夠改變洛嵐府的危局嗎？而且淬相師固然有地位，但論起力量，卻還是不如自身修行。

她想要的，是絕對的力量，而不是憑藉靈水奇光去拿捏人，那不符合她的性格。

所以，即便她身懷九品光明相，但依舊毫不動搖的選擇了專注自身的修行。

李洛倒是未曾說話，因為她明白姜青娥這麼選擇的原因，如果老爹老娘沒有出事，依舊是在洛嵐府，或許姜青娥會選擇嘗試兼修淬相師，但自從他們失蹤後，洛嵐府的重擔就落在了她的肩上，畢竟那時候的李洛傳出空相，根本就扛不起這個擔子。

在那種情況下，姜青娥就更加不可能有時間與精力，再去嘗試什麼淬相師了。

他之所以會走淬相師這條路子，其實更多的原因是因為自身那特殊的後天之相，如果不是這個原因，他大概率也不會觸及淬相師的。

而在他們說話的時候，李洛突然見到樓梯處有一道高挑的身影走了上來，那是一名身穿藍色衣衫的女孩，女孩容顏秀麗，一頭短髮看上去有些幹練。

當她出現時，顏靈卿也是發現了她，當即站起身招手。

於是那藍衣女孩便是走了過來，顏靈卿笑著伸手挽住她，領著她入座。

「這位就是黎碧學姐。」

「吶，姜青娥就不必介紹了吧？這是李洛。」顏靈卿給雙方簡單的介紹了一下。

黎碧先是對著姜青娥露出笑容，點頭示意，道：「姜學妹的名字，可是如雷貫耳。」

「黎學姐客氣了。」姜青娥也是回以笑意，黎碧算是四星院的學員，比她更高一級。

黎碧這才看向李洛，微微點頭：「李洛學弟。」

態度倒是既不冷淡，也沒什麼熱情。

「黎碧學姐。」李洛倒是並不在意，露出爽朗的笑容，既然是求賢而來，態度自然是要擺好。

不提有沒有什麼效果，但終歸該做的還是得做一下。

雙方入座，有顏靈卿活躍氣氛，倒也算是和諧。

聊了一會，黎碧終於還是將話題拉了回來，她眸光看向姜青娥，李洛，問道：「聽說溪陽屋有一種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姜青娥看了李洛一眼，後者輕輕點頭，從懷中取出了一瓶秘法源水，推給了黎碧，笑道：「黎碧學姐所說屬實，這也不算是什麼秘密了。」

黎碧接過這一瓶秘法源水，將其打開，以相力包裹著一滴秘法源水，仔細的感應了片刻，旋即有些驚訝的道：「的確是達到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想必這就是溪陽屋的秘密武器吧，溪陽屋這半年時間能夠有崛起之勢，此物至關重要。」

她將瓶子放下，目光看向李洛，道：「不過溪陽屋的劣勢太明顯，沒有高品淬相師坐鎮，也缺乏高星級的靈水配方，即便有著這一道秘法源水，也很難讓溪陽屋與那些大夏排名靠前的靈水奇光屋競爭。」

「畢竟，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也並不缺，所以對於溪陽屋的未來，我其實並不太看好，而且即便我去了溪陽屋，對你們也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她說的很直白，倒也沒有什麼遮遮掩掩，而後她衝著姜青娥，顏靈卿歉意的一笑。

「我知道靈卿學妹今日的目的，只是真的很抱歉。」

她搖了搖頭。

「我應該不能加入溪陽屋。」

第三百零六章顏值要求

對於黎碧的拒絕，李洛與姜青娥其實都並不感到意外，畢竟這是人之常情，對方不可能因為他們是同學的關係，就捨棄掉前途來到實力一般的溪陽屋。

「黎碧學姐，其實溪陽屋還是很有發展潛力的，未來一定能夠成為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顏靈卿還想爭取。

黎碧有些無奈的一笑，道：「或許你說的是真的，但是這個未來是多久呢？與其在這裡虛耗這麼久的時間，我為何不去那些已經是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修行？」

顏靈卿啞口無言，黎碧說的也沒錯，或許溪陽屋如她所說有潛力，但人家現在有不少已經成為大夏前十的靈水奇光屋可以選擇，為什麼要冒險來還在發展中的溪陽屋呢？

畢竟黎碧跟姜青娥的關係，又沒有她這麼的好，人家不可能願意付出這種代價的。

「真是抱歉。」

黎碧道歉，然後遲疑了一下，說道：「據我所知，五天後，淬相院邀請了一些總部在大夏城，並且實力雄厚的靈水奇光屋來學府，應該是打算讓他們與一些即將離開學府的淬相師提前接觸，做好選擇。」

「這些被邀請而來的靈水奇光屋必然不會放棄這種機會，所以想必到時候他們會好好展現自身的實力，吸引更多的淬相師。」

「我覺得你們想要壯大溪陽屋，這種機會應該也不能放過，最起碼，能吸引幾個是幾個吧。」

她雖然拒絕了溪陽屋的邀請，但還是給予了建議。

李洛聞言，神色也是一動，旋即有點無奈的道：「似乎我們溪陽屋並沒有被邀請。」

姜青娥也是頷首，道：「如果被邀請了的話，蔡薇姐會派人來送消息的。」

李洛不由得有些鬱悶，這的確是一個不錯的展示機會，但顯然，溪陽屋實力還是不行，甚至連被邀請的資格都沒獲得。

黎碧見到他們的神情就知曉溪陽屋沒有被邀請，微微沉吟，道：「溪陽屋想要被邀請，其實也不是沒辦法。」

李洛頓時看來，求教道：「黎碧學姐有什麼法子？」

黎碧笑了笑，道：「邀請哪些靈水奇光屋，是由淬相院中的一些高品導師決定的，而據我所知，郗嬋導師也有著這種資格。」

「郗嬋導師是你的相力導師吧？」

她衝著李洛笑道：「你去找她，走個後門，應該也能讓溪陽屋來湊個熱鬧。」

李洛啞然，還能這樣麼...不過為了溪陽屋的發展，去求求郗嬋導師倒也可以。

「那就多謝黎碧學姐提點了。」李洛笑道。

黎碧：「舉手之勞而已。」

她欲言又止，最終還是搖搖頭，沒有多說。

李洛卻是明白她想要說什麼，無非是即便獲得了淬相院這邊的邀請資格，可到時候如果無法展現出自身的實力，恐怕也無法吸引到什麼好的淬相師加入。

只不過對於這些，李洛心中也自有決算。

「喲，顏靈卿，又在這裡給溪陽屋拉客呢。」

而就在雙方閒談間，突然有著一道突兀的刺耳聲音帶著戲謔響起。

李洛，姜青娥眉頭皆是一皺，抬起頭來，便是見到一名綠衣女孩笑眯眯的走了過來，在她後方不遠的靠窗處，一桌人也是在看著這邊，顯然是與這綠衣女孩一起的。

「梅萱兒，不會說話就閉嘴，沒人當你是啞巴！」顏靈卿見到這女子，俏臉頓時一寒，言語間也是分外的不客氣。

這突如其來的爭吵，也是讓得李洛有些愕然，他看了一眼那叫做梅萱兒的女子，模樣倒算是尚可，只不過比起顏靈卿還是差了幾分，紅唇微薄，一看就不是個善茬。

姜青娥也是看了那梅萱兒一眼，然後嘴唇微動，有細微的聲音凝聚成線傳入李洛耳中：「這梅萱兒也是淬相院的學員，跟黎碧一樣，今年就會畢業，她本身淬相水平很強，同樣是達到五品淬相師的級別。」

「我聽靈卿說過她，兩人間有些恩怨，似乎是以前那梅萱兒喜歡過一名男學長，只不過後者對她無意，偏偏想要追求靈卿，可靈卿卻將其屢屢拒絕。」

「而後那梅萱兒就嫉恨上了靈卿，屢屢找她麻煩。」

李洛聽完有點臉黑，這麼狗血的嗎？

「呵呵，顏靈卿，你這些天一直在拉動一些同學加入溪陽屋，這是想要將大家都給拖進火坑嗎？」

那梅萱兒沒有如顏靈卿所說的閉嘴，反而愈發嘲諷起來。

「黎碧，你可莫要被這顏靈卿一通胡說騙昏了頭，以你的條件，那些大夏頂尖的靈水奇光屋足以任你挑選。」梅萱兒又是看向坐在這裡的黎碧，似笑非笑的開口說道。

黎碧眉尖微蹙，道：「這跟你沒關係，不必你多說。」

對方這般挑撥伎倆很低劣，黎碧自然不會聽她挑動，而且，如何選擇，她自己也早就有過決斷了。

對於黎碧的態度，梅萱兒也不在意，她這麼說，純粹只是為了刺激顏靈卿而已。

她看向顏靈卿，果然是見到對方臉若寒霜，當即心頭暗樂。

而後她眸光一轉，卻是投向了李洛，繼續說道：「這位想必就是洛嵐府的少府主，溪陽屋的會長，李洛學弟了吧？」

李洛眸光看了她一眼，卻是並未理會。

梅萱兒笑眯眯的道：「李洛學弟，如果你們溪陽屋真是想要找人，其實可以來找我，只要你將顏靈卿踢出溪陽屋，我說不定願意去溪陽屋。」

「要不要考慮一下？」

李洛摸了摸下巴，沉吟道：「四品換五品？似乎不虧？」

「那定然是不虧的。」梅萱兒眼中跳動著譏嘲之色，應和道。

隨即她聽到李洛嘆了一聲，道：「不好意思，其實溪陽屋招人的條件比較特殊，淬相等級在我們這裡只是次要的。」

「我們首選顏值更高的淬相師，比如靈卿姐以及黎碧學姐這樣的，梅學姐你雖然淬相實力過硬，但是顏值這一點上面跟我們溪陽屋的招收條件還有一點差距，所以很可惜，溪陽屋不能要你。」

「噗嗤。」

面前的黎碧忍不住的失笑，原本一臉寒霜的顏靈卿唇角也是輕輕一彎，神色有所緩和。

那梅萱兒臉頰上的笑容則是一僵，眼神充滿著怒火的剮向李洛，這混蛋竟然說她的長相不過關？！

「梅學姐不必沮喪，聽說有一些丹藥有著養顏之效，你可以先嘗試一下，如果有效果，再來我們溪陽屋應聘也不遲。」李洛溫和的說道。

「放你的狗屁！」

梅萱兒頓時氣炸了，真當本小姐看得上你那破爛溪陽屋嗎？我只不過是藉此嘲笑一下顏靈卿而已，真以為我會去溪陽屋？！你還真會蹬鼻子上臉！

不過，她罵聲剛剛落下，突然見到那一直未曾說話的姜青娥抬起俏臉，眸光仿佛鋒銳劍芒般的投射而來，一股寒意陡然自梅萱兒心底湧出，駭得她臉色發白，狼狽的退後數步。

「再言語不遜，那就別怪我不認什麼相力院與淬相院了。」姜青娥言語淡淡，然而任誰都能夠聽出其中所蘊含的寒氣。

梅萱兒心頭驚怒，在那後方，她那一桌同伴也是站起身來，遲疑的看著這邊，有數名男學員看了看姜青娥，最終又坐了下去。

想來還是不敢去招惹姜青娥。

梅萱兒也明白姜青娥的厲害，當即只能壓下心中的怒氣，一聲冷哼，轉身就走，同時心中暗怒，定要到處散播這溪陽屋的壞話，讓顏靈卿試圖拉人的計劃全部落空。

趕走了那梅萱兒，顏靈卿依然還是俏臉冰寒，其實倒不是生氣，而是有點沮喪，因為這段時間她為了幫溪陽屋拉人，也沒少給人賠笑臉，但最終效果都不是很好，這讓得她感到難過。

一隻嬌嫩纖細的手掌此時伸了過來，握住她的手，顏靈卿轉頭就見到姜青娥那安撫的溫柔眸光。

這才心情好受了一些，撇撇嘴，端起面前的「綠蟻釀」一飲而盡。

黎碧感覺這裡也不好多留，於是就打算起身告辭。

不過李洛卻是突然出聲：「黎碧學姐，且慢。」

黎碧疑惑的看向李洛，她已經說的很明白了，他還要挽留嗎？可是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面對著黎碧的目光，李洛微微沉吟，緩緩道：「黎碧學姐，現在的溪陽屋對於你來說，或許的確沒什麼吸引力...」

「不過我若是告訴你，接下來溪陽屋的秘法源水，其純度將會達到八品層次，你覺得，能不能勾起你的興趣？」

此話落下，不僅黎碧微微睜大了眼睛，就連顏靈卿，姜青娥，都是錯愕的看來。

第三百零七章李洛的海口

「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桌上的氣氛凝滯了一瞬，片刻後，黎碧終於是回過神來，她眼神驚疑的看向李洛。

姜青娥與顏靈卿眸子中也是帶著愕然之意，顯然對於這一點，即便是她們都不知情。

她們是知道秘法源水來源的，那其實就是李洛自身的相力凝鍊所化，難道這還能改變的嗎？

姜青娥眼中掠過一絲若有所思，倒是隱約的猜到了一點。

面對著那三對驚愕目光，李洛輕輕點頭，衝著黎碧露出笑容，道：「黎碧學姐，你並沒有聽錯，以後我們溪陽屋的秘法源水將會迎來升級，純度也會提升到八品。」

黎碧感到有些不可思議，據她所知，大夏擁有著八品秘法源水的靈水奇光屋，不會超過三座。

而一個規模並不算多大的溪陽屋，卻是能夠擁有？

怎麼可能呢。

秘法源水的珍貴與稀罕，她身為一個五品淬相師，可是最為清楚的，如果溪陽屋真的有這般寶貝，早就成為大夏首屈一指的靈水奇光屋了，怎會現在這般落魄？

「李洛學弟是在跟我開玩笑嗎？不過這種玩笑可不好笑，即便使用一些手段將我誆騙進溪陽屋，可最終失信於人反而不磊落。」黎碧目光閃爍，旋即緩緩說道。

每年大夏都會有一些靈水奇光屋覬覦淬相院即將畢業的淬相師，所以施展種種手段來接洽，其中不乏一些走偏門的，反正就是不管如何，先將人騙走再說。

這是最讓得淬相院的淬相師深惡痛絕的。

如果李洛真的抱著這種打算，會讓溪陽屋進入到淬相院黑名單的。

「黎碧學姐放心，我不會做這麼蠢的事。」

李洛笑了笑，道：「我只是問，如果溪陽屋真的擁有著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你願意來嗎？」

黎碧微微沉吟，最終乾脆的點點頭。

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相當稀有，如果她平日煉製靈水奇光時能夠使用這種純度的秘法源水，對她自身也頗有裨益，同時還能夠加快她淬相師等級的提升。

雖說溪陽屋在其他的地方有缺陷，可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足以彌補一切。

而且如果李洛說的是真的，擁有著八品秘法源水的溪陽屋，很快就能夠壯大，直接衝進大夏前十的靈水奇光屋。

李洛見狀，笑道：「既然如此，那就請黎碧學姐暫時不要應了其他靈水奇光屋的邀請，五天後，淬相院那邊的邀請，溪陽屋也會參加，到時候溪陽屋也會展現一些自身的實力。」

「那時候，黎碧學姐也會看見你想要看見的。」

黎碧盯著李洛的眼睛，後者也是坦然的與她對視。

片刻後，黎碧轉開目光，手指把玩著酒杯，似是在思考。

「黎碧學姐，等幾天反正也不會有什麼損失，李洛不是說大話的人，我向你保證！」顏靈卿勸說道。

望著顏靈卿期盼的目光，黎碧無奈的笑了笑，最終點了點頭。

「好吧，李洛學弟，我等著你們溪陽屋在邀請會上面的表現。」

「如果你所說一切屬實，而溪陽屋又展現出了相應的表現，我想，不僅我會加入溪陽屋，我所認識的一些還不錯的同學，應該也會有相同的想法。」

言語間的意思，是到時候李洛所說不假，黎碧還會帶來一些人。

說完之後，黎碧沒有再多留，對著姜青娥，顏靈卿點頭示意後，便是直接起身離去。

這一層不遠處的那一桌，梅萱兒望著離去的黎碧，暗自冷笑一聲，這顯然是談崩了啊，那顏靈卿也真是天真，以為誰都如她那麼蠢，將自己陷在一個破爛溪陽屋中。

眼下，還想拉更多的人跳火坑。

之後倒是得好好宣揚一下她的心思，讓其他那些即將畢業的淬相師躲著點走。

而這邊，顏靈卿收回了目光，看向李洛，擔心的問道：「你說的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應該是真的吧？你可別瞎應承人。」

先前黎碧在，她不好質疑，只能選擇相信李洛，可現在私下裡，還是忍不住擔心的詢問。

姜青娥也是將眸光投來，顯然對此也很是關注。

李洛笑道：「我現在的確沒有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顏靈卿一急，就想要伸手捏住李洛耳朵扯，混小子，這個時候了你還真敢玩？

「不過五天後，應該就有了。」李洛見狀趕緊補充道。

「什麼意思？」顏靈卿停手問道。

李洛笑而不語，然後轉頭看向姜青娥，道：「青娥姐，幫我送信給蔡薇姐，讓她幫忙以最快的速度採購五十瓶六品的靈水奇光，送到學府。」

「五十瓶六品靈水奇光？」姜青娥微驚，她看著李洛的神色不似作假，最終略作沉吟，輕輕頷首：「我會讓人送信的，不過這五十瓶，可是一百多萬枚天量金...我想，接到信後，蔡薇姐又要揉額頭了。」

李洛失笑，豈止是揉額頭，蔡薇姐怕又會罵他敗家了，眼下的洛嵐府四處都需要資金，她為了維持各方運轉已是焦頭爛額，還得照顧他這個無底洞，光是想想，都感覺蔡薇姐是真的挺難的。

只不過沒辦法，他的確急需這一批靈水奇光。

因為隨著這一次在暗窟的修行，他開始察覺到自身的六品水光相開始有著一些進化的跡象，這自然是讓得他無比的狂喜，畢竟自從水光相達到六品後，他已經是餵了不知多少的靈水奇光，反正粗略算下去，數百萬天量金應該是有了。

可即便如此，六品水光相始終沒有進化的跡象。

這讓得李洛極為的無奈，不過他也理解，因為六品到七品，本就是一個分水嶺，七品相可稱高品相，而六品，只是中品相。

他也相信，一旦自身的水光相能夠進化到七品，那麼他的實力也將會獲得一次極大的提升。

同時水光相進化到七品，由水光相凝鍊而出的秘法源水，自然也會隨之提升一個等級，達到八品純度並不困難。

而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一出，溪陽屋定然能夠急速壯大，如果再配合著白萌萌研究的四星級配方，溪陽屋衝進大夏前十，應該不是夢。

到時候，一切投入都能夠賺回來。

「你就賣關子吧，到時候看你拿不出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你怎麼辦。」顏靈卿白了李洛一眼。

她倒是知曉秘法源水就是李洛自身凝鍊而成，但她並不知道李洛煉化靈水奇光的效率，所以也猜不到李洛要那麼多靈水奇光究竟是要做什麼。

姜青娥則是道：「其實眼下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還是要先確定溪陽屋能不能獲得邀請資格。」

她衝著李洛露出一抹笑意。

「而這件事，就只能交給你去了。」

她們與郗嬋都不熟，所以走她後門這件事情，就只能交給李洛去了。

李洛也不墨跡，直接起身準備離去，同時感嘆道：「希望郗嬋導師能夠看在這次暗窟我為她長臉的份上，給我開個後門吧。」

說罷，揚長而去。

瞧著李洛離去的背影，顏靈卿也沒了吃喝的心情，嘆了一聲，道：「咱們溪陽屋真能在邀請會上面有亮眼的表現嗎？」

溪陽屋的實力如何，她再清楚不過，淬相師水平一般，配方一般，唯一亮點是李洛那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可此次邀請會必然都是大夏中頂尖的靈水奇光屋，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雖然稀罕珍貴，可也不只僅此一家。

她相信在未來，溪陽屋應該能夠壯大，可現在，會不會還是太早了一些。

姜青娥微笑，親手給顏靈卿倒了一杯綠蟻釀，道：「放心吧，既然李洛誇了口，我感覺還是有一些把握的。」

「你此次沒進暗窟，所以不知道，他在暗窟中誇口想去做的事，可比現在更要來得不可思議。」

顏靈卿聞言，這才升起了一些興趣。

「哦？快給我說說，這小子又做什麼了？」

而後兩女便是湊在一起，品嘗著醇厚的綠蟻釀，小聲的交談了起來。

第三百零八章走後門

李洛直奔郗嬋導師所在小樓。

庭院中有翠綠松柏，松柏下方則是一間四面捲起竹簾的寬敞涼亭，李洛走進來的時候，則是見到郗嬋導師坐在涼亭一側的案幾後，端著一杯熱茶，聽著風兒吹過時帶起的風鈴聲。

李洛走過去，對著郗嬋導師行了一禮，這才笑嘻嘻的坐了下來。

郗嬋導師穿著黑色長裙，長發有些溼氣，似是剛剛沐浴過，薄紗覆面，眼眸間帶著一絲慵懶之意。

「有事？」郗嬋導師懶洋洋的問道。

「想請老師走個後門，讓溪陽屋能夠參加幾天後淬相院那邊的邀請會。」李洛很老實很直接，也沒有什麼遮遮掩掩。

郗嬋導師也被他這種直接搞得忍不住的失笑，道：「走後門都能這麼理直氣壯？」

李洛露出憨厚老實的笑容：「請老師幫幫忙。」

郗嬋導師纖細玉手自袖中掏出一物，拋在了李洛面前，哐當一聲，李洛看去，那是一張金葉，金葉上面，銘刻著一道徽紋，似是淬相院的院徽。

「喏，邀請會的門票。」郗嬋導師隨意的說道。

李洛愣了愣，這麼簡單的嗎？雖然他大概率覺得郗嬋導師會幫忙，但也沒想到這麼幹脆。

「淬相院那邊決定邀請目標的時候，我就給溪陽屋留了一張門票，不過沒告訴你，因為如果你沒有主動來要求的話，我也就不打算給了。」

郗嬋導師輕抿了一口熱茶，掃了李洛一眼：「你明白為什麼嗎？」

李洛遲疑了一下，道：「是老師覺得溪陽屋即便參加了這場邀請會，其實也沒有多大的意義？」

「很有自知之明嘛。」郗嬋導師笑了笑，眼角彎彎時，顯得有些明媚。

「那怎麼現在又給我了？」李洛疑惑道。

「因為你很聰明，不會做無用之功，既然你明白其中的難度，卻還未曾放棄，那就說明你是打算做些什麼。」

「雖然我也不知道你究竟要怎麼做才能夠在邀請會上達到你的目的，但既然你有這個野心與自信，身為老師，總歸還是會給你一點支持的。」郗嬋導師笑道。

李洛熱淚盈眶：「導師，您果然還是愛我的。」

然而郗嬋導師對他這番作態卻是並沒有什麼反應，她纖細手指扣著茶杯，道：「聽說你要學府獎勵你十萬學府積分？」

李洛一怔，虞浪那小子這麼快就掀起風聲了嗎？果然有效率啊。

但他肯定不能承認，當即搖頭，義正言辭的道：「沒有，雖然此次我立下了天大的功勞，但這是我身為聖玄星學府一員應盡的責任，就算學府不給予我任何獎勵，我都絕無半點怨言！」

郗嬋導師面紗抖動了一下，想必其下是一片玩味的笑容，她當然不相信李洛這種話。

「關於你獎勵的事，這兩天應該就會有結果，如果素心副院長徵求意見的話，我會幫你一把。」她說道。

「不必覺得自己是在獅子大張口，你此次拯救了一座據點上百人的性命，學府不給予足夠的表彰也說不過去。」

李洛感動得不行：「郗嬋導師，您認識我爹嗎？」

「嗯？」郗嬋導師投來疑惑的目光。

「那看來不太認識，我以為我老爹魅力太大，所以導師才會對我這麼好。」李洛鬆了一口氣，說道。

郗嬋導師沉默了數息。

「滾。」

一杯熱茶化為滾燙的水箭，劈頭蓋臉就對著李洛射去。

李洛狼狽的閃滾躲避，趕緊認錯：「導師，我錯了！」

郗嬋導師白了這個皮厚的傢伙一眼，也實在懶得搭理他。

李洛爬起來，衝著郗嬋導師憨笑一下，然後恭敬的將茶杯推回到她的面前，突然問道：「導師，您覺得這次十三號據點出現的大天災級異類會不會有什麼古怪啊？」

「什麼意思？」郗嬋導師神色頓了頓，而後柳眉微蹙。

「沒有什麼意思，只是單純的一種直覺。」

李洛笑了笑：「那大天災級異類，會不會是有人故意放過來的？」

郗嬋導師道：「你是懷疑沈金霄吧？」

「但是懷疑是沒有用的，學府也不可能因為你這點懷疑就去查探一名紫輝導師，當然最重要的是，根本查探不出什麼來。」

「所以，即便你有所懷疑，但還是將這份懷疑壓在心裏面吧，未來等你強大到有資格與他叫板的時候，證據不證據什麼的...也就不需要了。」

聽著郗嬋導師淡淡的聲音，李洛輕輕點頭，的確，即便他懷疑沈金霄，那也沒什麼用，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學府不可能去查一位紫輝導師。

等未來他強大起來，有能力鎮壓沈金霄的時候，也不需要什麼證據了，直接說你長得讓我不開心，反而更加的合適。

於是李洛起身，對著郗嬋導師揮了揮手，就離開了小樓。

涼亭中，郗嬋導師望著李洛離去的背影，將手中的茶杯放下，眸子中掠過一絲冷意。

沈金霄，真的會是你嗎？

...

離開了郗嬋導師的小樓，李洛又直往宿舍小樓而去。

五日後淬相院那場邀請會，必然會有著不少大夏頂尖的靈水奇光屋到場，在這種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溪陽屋想要吸引到淬相院那些優秀的淬相師顯然不是什麼簡單的事情。

雖說等他完成此次的進化，能夠獲得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但溪陽屋的底子比起那些頂尖靈水奇光屋還是差了太多。

最直接的就是靈水奇光配方的差距。

如今溪陽屋，沒有一道配方能夠達到四星級。

而那些能夠在大夏排進前十的靈水奇光屋，都是手握一道或者數道四星級的配方，這再配合他們所具備的秘法源水，源光，那所生產出來的靈水奇光自然是讓人望塵莫及。

所以，五日後那場邀請會，溪陽屋想要一鳴驚人，如果再來點其他的配合，那就真的是完美到極致了。

而所謂其他的什麼...當然就是四星級配方了。

「只能去催一催萌萌了，希望她能夠理解我的良苦用心。」李洛心中這般想著，走入宿舍小樓，找了一圈卻沒發現白萌萌，只看見辛符坐在樓梯的陰影處，神色專注的擦拭著手中的利刃。

「朋友，萌萌呢？」李洛問道。

辛符抬頭，有些驚疑的道：「你能找到我？」

不對啊，他剛才運轉了影壁術，自身隱藏於陰影中，這李洛怎麼一來就看見他了，他的影壁術這麼差的嗎？

「萌萌在煉製室裡，她今天回來後就直接進去了。」他同時回答道。

「多多練習，看來你還有很多不足之處。」

李洛點點頭，叮囑了一聲，轉身走向地下室，同時他雙目中的光芒漸漸的消散而去，嘴角掀起一抹冷笑。

他這明光目，專破影壁術！

讓你小子沒事就想著給我寫碑文，不給你找點事情做，真當隊長是白叫的嗎！

而後面辛符看著他的背影，則是陷入到了深深的自我懷疑之中。

李洛哼著小曲，走到地下的煉製室，隔著那透明的水晶壁，就見到其中一道嬌小的身影沉浸在靈水奇光的研究中，在其身後的記錄板上，已是寫滿了無數娟秀的文字。

望著煉製室內異常忙碌的少女，李洛沉默了一會，最終心中輕嘆一聲，沒有去打擾她，而是轉身離去。

看來他這幾天也得熬夜研究一下那「回味靈液」了。

不然若是人家真給他弄出了四星級配方，他卻還拿不出治療對方的藥物，那可就真是太尷尬了。

第三百零九章大寶貝白萌萌

然而讓李洛沒想到的是，這份尷尬來得比他想像的更快。

第二日清晨，他尚還在睡夢中，便是被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他連忙起床開門，睡眼朦朧的望著門口的少女。

那是白萌萌。

此時的她頂著一個黑眼圈，清純動人的小臉上，卻滿是激動與興奮之色，她望著開門的李洛，激動的道：「隊，隊長……我，我成功了！」

李洛一開始還沒反應過來，有些迷糊：「什麼成功了？」

「四星級的靈水奇光配方啊！」白萌萌小臉通紅。

李洛猛的一個激靈，尚還有幾分的睡意在此時被掃除得乾乾淨淨，他震驚的望著白萌萌：「成功了？！」

「嗯！」

白萌萌用力的點頭。

「等我換個衣服。」李洛狂喜，然後一把將有些措手不及的白萌萌拉進房中，順手把門給關了。

與此同時，在那陽臺處，曬著太陽的辛符雙目微眯的望著這一幕，突然間又是萌生了創作的靈感。

砰！

不過緊閉的房門很快又被拉開，只見得小臉通紅的白萌萌鑽了出來，這一次，紅色都燒到了耳根處。

她小臉滾燙，嘀咕道：「隊長真是的，換衣服拉我做什麼……」

「不過……」

「隊長身材還挺好的。」

房門再次被打開，換好了衣衫的李洛走了出來，他對著門口的白萌萌露出有些尷尬的笑容，道：「對不住，剛才太激動了。」

善解人意的少女搖搖頭，因為她同樣很激動，而李洛的激動只會比她更多。

「走，去煉製室，我們動手煉製試試。」李洛急不可耐，拉著白萌萌就對著樓下地下室快步而去，而他的目光瞟過陽臺時，見到了一直看著這邊的辛符。

辛符對著他露出溫和的笑容。

看著他這笑容，李洛就感覺到這小子有作妖的跡象，不過現在他實在是沒心思搭理他，所以只能希望這位隊友不要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李洛拉著白萌萌一路去了煉製室。

而後白萌萌取出了一張特殊材質的紙張，這種紙張水火不侵，最耐保存，而在紙張上面，仔細的記錄著許多娟秀的文字。

白萌萌將其珍重的遞給李洛，有些自豪的說道：「隊長，這是一道四星級的三品靈水配方。」

李洛小心翼翼的接過這張價值誇張的配方，目光仔細的看去，那是一種種關於諸多材料的融合過程以及反應，其中涉及到諸多細節的推演，變化。

李洛越看越是驚嘆，畢竟現在的他也是三品淬相師，接觸過的靈水奇光的配方也不少，所以他一眼就能夠看出白萌萌這一道配方的難得以及精妙之處。

而這些每一個融合過程，都需要不知道多少次的嘗試，同時也需要對那無數種材料的特性有著極為深刻的了解，才能夠剝離出它們的特性，加以多重變化的融合，最終獲得自身想要的一些產物。

「不愧是四星級配方……」

李洛感嘆，在大夏中，靈水奇光配方共分為五個星級，越是高星級的配方越是罕見與強大，而簡單來說，越是高星級的配方，其成品的淬鍊力上限，也會變得更高。

比如同為三品靈水，二星級配方產出的靈水，其淬鍊力的極限能夠達到六成的地步。

三星級配方，其淬鍊力上限就能夠達到六成五。

四星級配方，則是再度有一個提升，極限淬鍊力可達到驚人的七成！

也就是說，靈水奇光配方的等級，將會決定其成品的淬鍊力的極限。

如果是低星級的配方，就算是換作高品淬相師親自出手，再輔於純度極高的秘法源水，恐怕也很難超出它的極限值。

這就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你能力再強，秘法源水源光純度再高，可配方的等級就限制了你的發揮，那最後的結果又能有什麼變化？

這也是為什麼各大靈水奇光屋都把配方的等級看得如此重要的根本原因。

當然，一種配方的極限淬鍊力，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夠達到得，此前在溪陽屋中李洛與唐隕比試煉製鴻泥靈水，這只是一種二星級的三品靈水，其極限淬鍊力值應該在六成，但即便李洛藉助著自身的秘法源水，最終成品也只是在五成八。

雖說這也有著李洛初晉三品淬相師的緣故，但也能夠看出想要達到一種配方的極限值，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即便那只是一道二星級的配方。

「這是一道三品靈水配方，我如今正好是三品淬相師，可以煉製出來看看。」李洛有些迫不及待。

白萌萌點點頭，她的能力更多是研究配方，其實她本身的淬相術本事不算太高，所以這配方研究出來後，她也沒真正的煉製出來過。

說簡單點……配方成型只是理論性，還缺最後的實踐。

當然，一般配方到這一步，也就成功九成了。

煉製室中，存有不少的材料，都是此前白萌萌研究時所剩下，其中正好有著這道四星級靈水配方所需要的。

於是李洛直接開始煉製。

只不過這一動手，他神色也就漸漸變得凝重起來，他們溪陽屋也不是沒有三品靈水配方，可那配方的複雜程度，比起白萌萌研究出來的這一道，卻是要弱了不止一個檔次。

只能說，不愧是四星級配方。

所以在剛開始的時候，李洛不出意外的失敗了十數次。

失敗這麼多次，讓得李洛臉色也有點不好看，然後衝著一旁一直眼巴巴盯著他的白萌萌露出尷尬的笑容：「第一次接觸到這麼高星級的配方，理解一下。」

說的想哭，好歹也是洛嵐府少府主，怎麼這麼悽慘呢？

「隊長加油。」少女給予鼓勵。

李洛用力的點點頭，然後凝聚心神，壓下緊張與浮躁，繼續埋頭與這道四星級配方苦幹起來。

而這一次，終於是順利了許多。

經過了足足一個時辰的重重融合，李洛幾乎都要將煉製室中的材料給燒光了，他的煉製終於是抵達了尾聲。

在他的面前，靜靜的矗立著十八支水晶管，每一支水晶管中，都是凝鍊著數以百計的材料結晶。

李洛深吸一口氣，一聲低喝，雙掌一抬，相力鼓動。

只見得十八支水晶管中的材料飛射而出，於面前半空交匯，仿佛是形成了一個水漩。

漩渦流轉，相力浮沉。

如此約莫數分鐘後，漩渦開始消散，一滴滴閃爍著淡淡星光的液體迅速的滴落下來，落進了李洛面前的一支水晶瓶中。

隨著最後一滴液體落下，李洛一把撈起了水晶瓶，臉龐上有著掩飾不住的狂喜之色浮現出來。

「成功了！」

一旁的白萌萌也是一臉激動，然後迅速的遞過來一支驗淬針。

李洛將其插入到水晶瓶中。

兩人目光緊張無比的看來。

然後就看到那驗淬針的指針，瞬間提升到了六成的刻度。

李洛倒吸一口涼氣，這麼恐怖的嗎，只是第一次的煉製，其淬鍊力就達到了溪陽屋鴻泥靈水的極限值！

等他以後熟練了煉製，淬鍊力豈不是會更高？

這種爆炸性的結果，完全可以確定，白萌萌研究出來的這道配方，絕對是貨真價實的四星級！

「哇！我成功啦！」

白萌萌激動無比的抓住李洛的雙手，忍不住的歡呼雀躍起來，因為這也是她第一次研究出來四星級的配方。

李洛望著眼前歡喜的少女，咽了一口口水。

這可真是一個大寶貝啊！

第三百一十章萌蝶靈水

煉製室中，那第一次的煉製成果，讓得李洛與白萌萌都是陷入到了驚喜之中。

而也正如李洛所想，眼前的少女那一份在靈水奇光上面的研究天賦，絕對算得上是一個罕見的大寶貝。

這種四星級的配方，即便只是三品靈水，但其所具備的價值已經是極其的驚人，最起碼，如今的溪陽屋傾盡財力都未必能夠求得來。

半年之前的溪陽屋，在整個大夏的靈水奇光屋中幾乎算是排不上號，而隨著李洛的加入後，在那高純度的秘法源水下，溪陽屋靈水奇光的品質終於是有所提升，勉強算是有了與一些實力較強的靈水奇光屋競爭的資格。

但這並不能忽略溪陽屋那虛薄的底子，特別是隨著此前溪陽屋總部會長韓植的叛變，溪陽屋更是被重創，那一次如果不是李洛站出來力挽狂瀾，恐怕溪陽屋已經面臨倒閉了。

可李洛也明白，溪陽屋想要真正的成為大夏頂尖的靈水奇光屋，光靠他用秘法源水來強撐也不夠，高品淬相師以及高星級的配方都必不可少。

但這兩者都算是可遇而不可求，特別是後者。

只是李洛從沒想過他這麼幸運，在進入聖玄星學府後，就會被分配到一個研究靈水奇光配方的天才。

這一刻，他只想對促成這個小隊的郗嬋導師真誠的說，老師，謝謝您的愛！

同時看向白萌萌的眼神變得格外的「深情」。

而本來歡呼中的白萌萌也是察覺到他的目光，當即害羞起來，趕緊鬆開小手，小聲道：「隊長，快搽搽嘴。」

李洛聞言連忙摸了一把嘴角，他的吃相都露出來了嗎？太尷尬了吧。

不過一摸卻沒什麼，當即明白被白萌萌耍了，不由得瞪了她一眼。

白萌萌掩嘴偷笑，旋即有些疑惑的道：「隊長，你第一次煉製這道靈水，怎麼淬鍊力就這麼高？這還沒用上秘法源水呢。」

雖說她這是四星級的配方，但李洛也是第一次煉製成功，應該還有許多的瑕疵，所以她原本以為淬鍊力能夠達到五成八左右就不錯了，結果沒想到李洛竟然達到了六成。

「以後你就知道了。」

李洛笑了笑，他哪裡是沒用秘法源水啊，只是因為他自身就能夠凝鍊秘法源水，所以在煉製時自然而然就加入了進去。

「不過...」

李洛想起什麼，有些慚愧的道：「那個「回味靈水」，我還沒弄出來。」

此前他與白萌萌約定，當她做出四星級配方時，他也會為她解決味覺的問題，但他沒想到的是，白萌萌的效率竟然會這麼高。

白萌萌俏皮的笑道：「不急啦，反正這麼多年都過來了，也不缺這一時半會。」

「你放心吧，回味靈水應該也快了，我會儘快將它完成。」李洛保證道。

白萌萌點點頭，然後她將那一張配方鄭重的遞給了李洛，道：「隊長，這一道四星級配方，以後就是你的了。」

她看著那道配方的眼神顯得格外的溫柔，因為這是她這些年的心血。

李洛也是格外鄭重的接過來，然後小心翼翼的收起來，道：「萌萌，你放心吧，我不會浪費你的心血，以後這道靈水一定會在大夏的三品靈水中佔據最耀眼的位置。」

據他所知，整個大夏的三品靈水市場中，即便是那些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也只是擁有著四星級的配方。

而等他這幾天將自身水光相進化到七品，產出更強版的秘法源水，兩相結合，絕對能夠讓這一道靈水一鳴驚人。

那個時候，在三品靈水的市場中，溪陽屋也就有了與那些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競爭的資格。

白萌萌笑起來，道：「隊長，你還沒給它取個名字呢。」

李洛想了想，道：「就叫它「萌蝶靈水」吧。」

白萌萌一怔，這是取自她的名字和她的水魘蝶相的意思嗎？

她有點含羞的道：「這不太好吧？」

李洛認真的道：「這本來就是你的心血之作，我要讓大夏所有人都知道，這道靈水是由一個叫做白萌萌的女孩研製出來的。」

白萌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了李洛一會，旋即唇角含笑的輕輕點頭。

兩人再度交談了一會，而後李洛就開始整理桌面，待得他將一切收拾妥當後，突然覺得煉製室內變得安靜了許多，於是看向白萌萌，卻是愕然的發現少女坐在椅子上，趴著桌面睡著了。

青絲垂落下來，半遮半掩著那清純白皙的小臉。

李洛望著白萌萌眼睛下方的淡淡黑色眼圈，顯然昨天的連夜研究消耗了她極大的精力，這不是簡單的熬夜，因為在那種高負荷的推演下，對於其心神都是非常大的消耗。

先前也就是憑著一腔激動情緒在支撐，而如今一切塵埃落定，她自然也就撐不住了。

李洛有些感動，對方這道四星級配方，的確是幫了他很大的忙。

他上前輕輕的呼喚了兩聲，卻是發現白萌萌毫無動靜，顯然是直接進入了深層次的睡眠，而這裡也不是睡覺的地方，於是他遲疑了一下，就伸出手臂，將少女橫抱了起來，準備將她送回她的房間。

「真輕。」

感受著懷中少女那柔弱無骨般的體重，李洛說了一聲，然後就抱著她出了煉製室。

而當李洛抱著白萌萌來到一樓客廳時，房門突然被敲響了。

李洛此時手上沒空，所以就隨口叫道：「辛符，開門。」

房間內的陰影中傳出聲音：「確定？」

李洛一愣，叫你開個門，你確定個毛啊？當即沒好氣的道：「廢話。」

「好嘞！」

不知為何，李洛從辛符的聲音中聽出了一些興奮與激動。

他思索了幾秒，然後突然有點回過神來，看了一眼懷中熟睡過去的白萌萌，又看向房門處，連忙道：「我操，等等！」

咔嚓。

陰影攢動，房門直接就被拉開了。

房門處有陽光順著門縫蔓延進來，然後剛好就照在了李洛的身上，而房門處，有兩道纖細倩影亭亭玉立，眸光順著陽光投射而來。

最後就瞧見了橫抱著白萌萌的李洛。

李洛同樣是看見了兩女。

姜青娥，呂清兒...

於是氣氛仿佛是在此時有些凝滯起來。

第三百一十一章尷尬時刻

宿舍小樓客廳中，即便是清晨溫暖的陽光也是無法驅散那股瞬間凝滯的氣氛，而李洛也是愣愣的看著門口的兩女，一時間稍微有點失神。

被未婚妻看見自己抱著一個熟睡的美少女，怎麼辦？

我會不會有生命危險？

胡思亂想了片刻，李洛突然回過神來，我慌個毛啊？我只是看見同伴熟睡了，而對方幫了他那麼大的忙，然後就順手幫她送回房間而已啊。

這般想著，李洛膽氣就壯了起來，率先衝著門口的兩女露出笑容：「你們怎麼來了？」

他的聲音打破了凝滯的氣氛，姜青娥與呂清兒同樣是從眼前這一幕回神，不過兩女反應有所不同，姜青娥柳眉輕輕挑了一點，唇角似是有著一抹玩味笑意浮現，而呂清兒則是貝齒咬著紅唇，有些忿忿的盯著李洛。

姜青娥率先走入客廳，她眸光看了一眼李洛懷中的白萌萌，從容的道：「睡著了？」

「先將她送到房間去吧。」

李洛點點頭，這才轉身，抱著白萌萌上了樓，樓梯上遇見辛符，後者輕輕拉了一下兜帽，低聲道：「隊長，你後背衣服有點溼。」

李洛面無表情：「閉嘴。」

這需要你提醒？

呂清兒也是走進客廳，在桌前坐下，她眸光看了一眼李洛上樓的身影，似是自語的道：「洛嵐府的房間很多嗎？」

聲音不大，剛好被邊上的姜青娥聽見。

姜青娥眼眸一閃，她當然記得這話是之前她與呂清兒碰面那一次，用來將其擊敗的虎狼之言，而眼下這小妮子是在用這句話來挑撥她？

這是打算提醒她，要管一下李洛？

姜青娥笑了笑，也是在桌前坐下，隨意的道：「一間是多，兩間也是多，似乎也沒什麼區別啊。」

呂清兒清麗的小臉青白交替，旋即咬牙道：「算你狠，姜學姐，你會後悔的！」

姜青娥手肘抵著桌面，白皙如玉的手託著臉頰，微微側頭，眸光似是有些俯視般的掠過呂清兒一眼：「我等著。」

而在兩女這片刻的交鋒中，安頓好白萌萌的李洛也是趕緊下了樓，他來到桌前坐下，笑著解釋道：「萌萌昨晚通宵在研究靈水奇光配方，所以精力消耗太大，直接在煉製室睡著了。」

姜青娥能夠從李洛的眼中看出一些未曾散去的激動與興奮之色，當即若有所思的道：「有成果？」

李洛笑著從懷中將那道四星級配方掏了出來，遞過去：「一道四星級的三品靈水配方。」

姜青娥與呂清兒聞言，皆是忍不住的有些動容，因為她們都是識貨的人，見識也極廣，所以都很清楚，一道四星級的配方在大夏究竟擁有著何等驚人的價值。

特別是對於眼下的溪陽屋來說，這簡直就是救命之藥。

「好厲害的研究能力。」姜青娥讚嘆一聲，雖然她沒有接觸過淬相術，但好歹也執掌著洛嵐府，所以對溪陽屋也有很多的關注，而溪陽屋前些年投入巨大的資金，那麼多的淬相師日夜研究，可最終都未能研究出四星級的配方，而白萌萌這個年齡，就能夠做到，可見其非凡的研究能力。

呂清兒神色也是有些複雜，道：「她就將這四星級配方給你了？」

身為金龍寶行的大小姐，她對這四星級配方的價值了解得更為清楚，真要放在外面，這恐怕是上千萬枚天量金。

李洛有些慚愧的道：「未來溪陽屋銷售出去的這道靈水，其中會有分成給予萌萌，不過嚴格來說，還是我佔了大便宜。」

至於幫白萌萌恢復味覺的事，他倒並未說，畢竟那是人家的隱私。

「有了這道四星級的配方，淬相院的邀請會上，溪陽屋倒是有一些看頭了。」呂清兒說道。

「還不夠。」李洛搖搖頭，四星級配方雖然能夠彌補溪陽屋的缺陷，但真想要溪陽屋在邀請會上面一鳴驚人，獲得那些優秀的淬相師心動加入，光憑四星級配方顯然不夠。

「青娥姐，蔡薇姐可將我所需的靈水奇光送來了？」他看向姜青娥。

姜青娥說道：「你這次可把蔡薇姐急得焦頭爛額，她前些天剛好動用了大批資金擴張洛嵐府的一些產業，你這邊突然要買這麼多的靈水奇光，短短一天她也湊不齊，如果能有三天時間，應該就比較容易了。」

李洛苦笑一聲，他這次的確要求得太急迫了，可邀請會就在眼前，他也沒太多的時間了。

「不過為了滿足你的需求，蔡薇姐還是竭盡全力了，她去了金龍寶行，打算臨時為你賒一批靈水奇光。」

姜青娥笑了笑，道：「蔡薇姐為了你，可是連臉都給放下了。」

李洛慚然，道：「去金龍寶行賒欠，這行得通嗎？他們可最講規矩了。」

「本來是不行的。」

姜青娥看了一旁靜坐如蓮般的呂清兒，道：「這不有金龍寶行大小姐幫你說情麼，魚會長頂不住她的糾纏，這才破例了一回。」

李洛聞言，對著呂清兒感謝萬分：「真是謝謝清兒了！」

呂清兒微笑著搖搖頭，然後從一旁提起了一個銀箱，道：「你要的靈水奇光都在這裡面了，我也沒幫到什麼，金龍寶行本就是賣東西的地方，洛嵐府有信譽，尾款拖欠幾日也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其實上百萬枚天量金，她自己私房錢也夠的，但她很聰明的沒有自己去幫忙補，因為她掏了錢，這性質就有些不一樣了，別人可能會因此嘲笑李洛，攻擊洛嵐府山窮水盡。

「不過我娘讓我提醒你，如果你有時間了，去一趟金龍寶行，她要與你商量接下來「金龍道場」的事情。」呂清兒還帶來了魚紅溪的話。

「金龍道場麼...」

李洛點點頭，他當然沒忘記這事，畢竟對於那傳聞中的金龍道場他也是好奇得很，如果能夠進去獲得幾分機緣，也能夠增強他的實力。

現在的他，時間不多，最需要這種修煉聖地的機緣。

「等忙完邀請會的事，我就去找魚會長。」李洛笑道。

呂清兒清麗動人的臉蛋上浮現出一抹笑顏，道：「那就再附送一個情報，據說此次淬相院的邀請會，大澤屋那邊應該會派出韓植來負責。」

韓植...

聽到這個名字，李洛眼神就是一冷，這不是溪陽屋那位叛變的會長嗎？

對於此人，李洛可謂是恨意頗深，他不介意對方跳槽，但你跳就跳，還要拉走溪陽屋那麼多淬相師，當然最重要的是，這畜生還一把火把溪陽屋的研究室給燒了，其中的資料都是溪陽屋多年的心血。

「大澤屋這是故意派他出面，殺人誅心。」姜青娥淡淡的道。

李洛點點頭，到時候韓植一露面，必然會引起熱議，而那些淬相院的高材生一聽，這不是溪陽屋以前的會長嗎？

而連溪陽屋的會長都跑去了大澤屋，那這溪陽屋還能有什麼吸引力啊？

恐怕那時候，很多對溪陽屋本就不看好的高材生們，更是會在心中將其掃進垃圾堆。

李洛吐了一口氣，看來這次的邀請會，溪陽屋想要一鳴驚人的難度，又要提升了啊。

他拍了拍裝滿著靈水奇光的箱子。

不過，也好...越是這種絕境翻盤，越是會引來矚目。

溪陽屋的崛起，就從這場邀請會開始吧。

第兩百九十九章天祀咒

黑暗空間的石臺上，李洛陷入了一段時間的沉默，龐千源的特殊要求，讓得他有些摸不清楚對方究竟有什麼打算。

一名王級強者，要他一個小小相師的精血？

李洛心緒如閃電般的轉動，他一個小小相師，論起實力在龐千源的眼中恐怕不比螻蟻強上多少，但對方所求的，反而就是他這小小螻蟻的一些精血。

是因為他自身特殊的三道相宮？

不至於吧。

三相宮固然罕見，但王級強者...可是貨真價實的三相！

別人擁有著完整而強大的三相，他這裡的所謂三相宮，可還有一個都沒填上呢，別人沒理由覬覦他的三相宮。

可若不是這一點的話，那他的精血對於一位王級強者而言，還能有什麼吸引力？

突然間，李洛心頭一動。

他抬起頭，看向龐千源，緩緩道：「院長需要我的一些精血，是因為那所謂的李天王一脈？」

龐千源有些訝異的看了他一眼，笑道：「你還真是敏銳呢。」

他點點頭，並沒有否認：「你之血脈，並不一般，所以我需要你的一些精血作為引子，不過你也不必過於擔心我會做什麼損害你的事，說句自誇的話，畢竟身為王級，我還不至於覬覦你一個少年人，不管你有什麼來歷。」

言語間，同樣是有著淡淡的傲氣。

「至於我需要你的一些精血做什麼...暫時倒還沒辦法告訴你。」

龐千源沉吟了片刻，道：「我只能說，半年之後，大夏或有一場大變，那場大變波及極廣，或許連聖玄星學府都無法避免，而我，需要提前做一些準備。」

李洛心頭劇震，半年後，大夏會有一場大變？

那個時間點，似乎也剛好與洛嵐府的變故相吻合啊？這兩者間會有一些關聯嗎？

「院長您是王級強者，整個大夏無人能夠與你抗衡，還有什麼大變連你都無法掌控？」李洛忍不住的問道。

「而且聖玄星學府身後不是還有著學府聯盟嗎？有這般背景，何懼什麼大變？」

龐千源沉默了一會，道：「這之間的事，極為複雜，而且聖玄星學府固然是學府聯盟的一員，但你可要知曉，世間任何地方都有爭鬥，學府聯盟之內，就是一片祥和嗎？」

李洛怔怔的望著龐千源，此時後者也是在肅然的看著他。

「我只是在儘可能的護住大夏這片淨土而已，至於能否做到，那就只能盡人事聽天命了。」龐千源緩緩道。

李洛心頭有些沉重，院長今日所透露的一些信息，似乎牽扯極大，這根本不是他一個小小相師境所能夠參與的。

似乎這大夏，有一片黑霧，正在湧來。

「此事如果你還有疑慮，倒也不急著答應，等此次聖玄星學府真能夠奪得「龍骨聖杯」回來再說，畢竟若是連這一點都無法達成，要你的精血，其實也是無用。」龐千源倒沒有指望李洛此時就答應下來，而是聲音一緩，說道。

李洛聞言，點點頭，他也的確是需要一些時間來進行緩衝。

「關於我所說的那道秘法，我會暫時的交給你上篇，倒不是什麼藏私，而是以你現在的實力，真要抽取了太多的三尾天狼的力量，你反而承受不住。」

龐千源伸出手指，凌空對著李洛眉心一點，似有一道毫光掠過，直接是鑽進了後者腦中。

這一瞬間，李洛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信息自腦海中湧現，他趕緊細細品閱，同時也是將其名字喃喃念出。

「天祀咒？」

「這道秘法，需要配合獨特的奇陣，奇陣我已布置在這鐲子空間內，往後你只需要以秘法勾連此處的奇陣，就能夠抽取三尾天狼的力量。」龐千源說道。

「不過你要記得我此前的提醒，不到萬不得已，儘量莫要施展這種手段，不然真被其兇性影響了，也是極其麻煩的事情。」

李洛點點頭，然後他衝著龐千源道：「院長放心，我心中有數，至於您先前所說的事，我也會好好考慮的，不過此事的確不急，最起碼，先等聖玄星學府將「龍骨聖杯」拿回來再說吧。」

龐千源頷首。

這的確是一切的首要前提，如果沒有「龍骨聖杯」，他的諸多準備也就無從談起。

「關於「聖杯戰」，你之後可以找你的導師多了解一些信息，我這裡無法存在太久，就不跟你細說了。」

說完，他的身影就有著消散的跡象。

李洛聞言，神色一動，露出了燦爛的笑容：「院長且慢。」

瞧得龐千源投來疑惑之色，他方才叫苦道：「院長，所謂皇帝不差餓兵，而且我這一次在暗窟中應該也算是立下了大功吧？」

龐千源瞥了他一眼，道：「不是說主要功勞是我給你的封鎮嗎？」

「那也要有人將封鎮從禁區搬過來才有用啊。」李洛反駁道。

「你想幹什麼？」龐千源沒好氣的道。

「我為學府流過血，啥也不多說了，十萬積分。」李洛直接說道。

龐千源氣樂，道：「你小子還能訛詐到我頭上來了？」

「這怎麼能算訛詐？我救下了據點那麼多學員，這麼大的功勞，學府不給獎勵肯定說不過去吧？」

「那也不至於十萬積分吧。」

「而且學府也有學府的規矩，需要獎罰有度，而如何判定你此次的功勞，事後素心他們自然會有定論，你急個什麼。」龐千源無語道。

李洛面露悲色，道：「既然院長這麼問，那我也只能將詳情告訴您，我此前因為空相的原因，造成了底蘊根基虧損，您神通廣大，可能也應該有所察覺，而我需要十萬積分兌換帝流漿，否則說不定年底左右，就是我的死期，如果到時候我真是莫名其妙的死了，就算聖玄星學府奪得了龍骨聖杯，恐怕我也不能提供精血了。」

龐千源聞言，眼神狐疑的看了李洛一眼，遲疑道：「此前探測你身體，倒的確是感覺你這小傢伙有點虛...」

「我原本還以為是你仗著皮囊好，年少不知節制...」

李洛臉龐忍不住的抽了抽，過分了啊，我這些年牽過手的女孩都屈指可數，怎麼可能會不節制？

不過為了十萬積分，暫且忍了吧。

「院長...」

見到李洛又要糾纏，龐千源也是有些頭大，只能無奈的道：「此事，我會和素心說一下的，就這樣吧，再見。」

然後不待李洛再說，他的身影便是如一縷青煙般，直接消散而去。

李洛見狀，只能嘀咕道：「跑得真快。」

不過苦也說了，就看院長會不會給通融一下吧。

他轉過頭，目光投向了下方的黑暗空間，在那深沉的黑暗中，沉睡著一頭讓人悚然的巨獸，不過此時李洛已不再恐懼，反而眼神變得有些熾熱起來。

這一次，倒是得到了一個意外之喜。

雖說三尾天狼的力量不能肆意加持，但這終歸是一個底牌。

只是，一想到院長所說的半年後，他眉頭也不由得緊皺起來，這大夏的水，似乎比他想像的還要更深。

不過此時想這些也是無用，畢竟他還是太弱了一些，那種層級的大變，不是他一個相師境所能夠改變什麼的。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心念一動，便是於這方黑暗空間中退了出去。

第三百章惡念黑河

暗窟最深處。

此處的天地，仿佛是處於一種割裂的狀態，天地能量極端的狂暴與恐怖，時不時的轉化為諸多天災，地水風火齊齊湧動，在此等級別的自然天災下，即便是封侯強者都不敢踏入其中。

而此時，在那無邊的地水風火所化的災劫中，有一朵金蓮在綻放，金蓮上，一道人影靜靜的盤坐。

他身穿著聖玄星學府的袍服，衣袍上有金線勾勒而成的星辰，璀璨而神秘。

那般模樣，正是先前與李洛相見過的院長，龐千源。

此時，他那微閉的眼目突然緩緩的睜開，雙目深邃如淵，他轉過頭看了一眼暗窟外圍的方向，嘴角浮現出一抹淡淡笑意。

「這洛嵐府的小傢伙，倒也是有些意思。」

「性格倒是與李太玄，澹臺嵐完全不同。」

龐千源以前與李太玄，澹臺嵐接觸過，李太玄來自內神州李天王一脈，底蘊深厚，所以即便其自身只是封侯境，但在面對著身為王級的龐千源時，卻依舊沒有半分的敬畏。

而李太玄自身也是絕頂天驕，以他的天賦與底蘊，未來踏入王級也並非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雙方接觸，都算是平等交往。

至於澹臺嵐...這個女人更是奇特，她的背景，其實倒是平平無奇，可其天賦之強，即便是李太玄這等絕頂天驕，都要被其壓上一頭，據說當年她還尚未封侯，就在那內神州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不知引得多少內神州的天驕為之傾慕，也難怪為了她，即便是李太玄那等驕傲的人，都心甘情願的放棄諸多，與她一起來到這偏遠一隅的東域神州。

而不論是李太玄還是澹臺嵐，他們的性格都是極為的鋒芒畢露，當然或許也是自身太過的優秀，即便再藏也是藏不住，索性就肆無忌憚的全部顯露出來。

與他們兩人相比，李洛仿佛就顯得內斂了太多，不過經歷了此前據點之事，龐千源也看得明白，這個小子很是懂得韜光養晦。

這般性格，與他的父母截然不同，可也絕對不是好欺負的。

心緒流轉，龐千源目光轉向了前方仿佛割裂的天地，在那裡，可見一道扭曲的裂痕，裂痕仿佛無盡深淵，其內似是有洪水奔湧的聲音響起，以他的實力，能夠洞穿迷障，看見那扭曲的裂痕深處，似是有一條不知其長，不知其寬的黑色大河在流淌。

黑河中，河水粘稠漆黑，有無盡惡念浮沉。

望著那條黑河，即便是龐千源的神色都變得肅然許多，那是惡念之河，傳聞世界上的惡念，都會匯聚於其中。

據說在暗世界的最中央位置，有一座惡念之海，惡念之河則是從其中延伸而出。

即便是龐千源這種王級強者，對於這所謂的惡念黑河都是充滿著忌憚，因為一旦落入其中，就算封侯強者，也會被那無盡惡念，汙染成失去心靈的怪物。

而也正是這條惡念黑河的存在，才會引得此處出現天地裂痕，誕生出暗窟這種麻煩之物。

在龐千源視線透過扭曲的裂痕，注視著惡念黑河時，在那黑河中，突然有一雙眼睛睜開，與龐千源對視在一起。

對視瞬間，即便是隔著極為遙遠的距離，可虛空依舊是在震蕩。

天地能量咆哮起來，化為了種種天災，席捲萬裡。

「嘻嘻。」

似是有著若有若無的笑聲，從那黑河中傳出，直接是穿透空間，落入到了龐千源的耳中。

而龐千源則是面無表情，收回目光，那黑河中的存在與他相鬥多年，彼此也是極為的了解。

雙方鬥法，布置了諸多後手，就看誰輸一步。

龐千源眼神幽深，其實相對於充滿惡念的異類，他覺得更為麻煩的反而是人類自身，善念與惡念交匯，讓人琢磨不透，而無法看透，就無法做出應對。

他已經好些年沒有在大夏以及學府內出現過了，不是他不願，而是被徹底的釘在了這裡。

大夏內，學府內...

也是暗流湧動啊。

倒也不知道此次的「龍骨聖杯」能否拿回來，若是有此物在手，他就能夠輕鬆許多。

心緒流轉，最終龐千源心頭一嘆，緩緩閉目。

...

李洛再度回神時，已是從那黑暗空間中所退出，他眼中掠過一抹沉吟之色，此次從龐千源那裡，倒是所獲頗豐。

他抬起頭，便是見到一對清澈的金色美眸盯著他，而察覺到他的甦醒，那對眸子這才遊轉而開。

「怎麼樣？」姜青娥收回眸光，若無其事的問道。

「的確是院長留給我的東西。」李洛笑了笑，他剛打算將詳情都說一遍，卻是見到姜青娥擺了擺手。

「院長此次做事如此謹慎，應該是有些特殊，暫時就不必跟我說了。」

李洛聞言，想了想，也就點點頭，不論是三尾天狼還是院長想要他的一些精血的事情，說出來似乎都不太好，倒不是不相信姜青娥，而是怕她擔心。

說不得到時候還會將這封印鐲子給控制起來，以免他去行險。

至於要他精血，這更是值得商榷，為了他的安全，姜青娥大概率是會極其謹慎的。

而關於這些事情，李洛自己心中有著考量，所以暫時也沒必要與姜青娥說太多，等他往後實力更強一些，再來和她做關於這些的討論。

「對了，你知道「聖杯之戰」嗎？」李洛突然問道。

「聖杯之戰？」

姜青娥一怔，旋即微點螓首：「這當然知道了，這是東域神州上面各大學府最為激烈的碰撞，堪稱學府間最大的盛事。」

「一般來說，聖杯之戰四年一次，算算時間，似乎今年年底就是新的一屆了。」

「聖杯戰的最終獲勝者，能夠獲得那所謂的「龍骨聖杯」？上一屆的聖杯戰，是哪個學府奪得了聖杯？」李洛再問道。

「上一屆奪得龍骨聖杯的學府，是神陽王朝的「聖明王學府」，這座學府實力極為強橫，時常稱霸於東域神州諸多學府，聖玄星學府與其的交手歷史中，往往是輸多贏少。」姜青娥想了想，說道。

「神陽王朝，聖明王學府...」

李洛眉頭微皺，他以前對這些信息倒是關注不多，沒想到在他眼中實力如此強大的聖玄星學府，竟然還屢屢敗在這座聖明王學府手中。

這聖明王學府，實力這麼恐怖嗎？

「在東域神州上面，一共有著五座聖學府，除了聖明王學府外，其他的三座聖學府也不是省油的燈，而且參加聖杯戰的，也不只是這五座聖學府，還有其他一些雖然沒有資格被冠於聖字的大學府，其實力同樣不可小覷。」

李洛心頭有點發涼，因為這聖杯戰似乎比他想像的還要更為的艱難，當即問道：「那聖玄星學府有奪到過龍骨聖杯嗎？」

姜青娥回憶了一下，道：「以前應該有過，但最近三十多年...聖玄星學府好像都沒有成功奪得龍骨聖杯呢。」

李洛心徹底寒了。

哇，院長，聖玄星學府已經三十多年沒奪得龍骨聖杯了，憑什麼你覺得聖玄星學府這一次有機會啊？

算了，那天祀咒下篇我也不要了，就用這上篇湊合著玩玩吧。

第三百一十二章相力的靈性

接下來的幾日時間，李洛變得極其忙碌起來。

首先是靈水奇光的煉化，因為他自身能夠感覺到六品水光相的進化變得愈發強烈，所以他開始在對靈水奇光進行最高強度的吸收，每日煉化的靈水奇光的數量，若是被外人知曉，定然是一臉的驚恐。

也就李洛那天生空相所帶來的空性能夠容納化解如此大量的雜質，不然換作其他人，恐怕這樣搞不了幾回，自身相性的進化性就會被徹底的凝滯，定型下來，再也難以進化。

進化「水光相」是邀請會的重中之重，因為李洛已經決定那場邀請會上，由他自己出手來煉製「萌蝶靈水」，雖說在溪陽屋中，還有著顏靈卿，唐隕這些四品淬相師，但李洛並不覺得他們煉製三品靈水會更強於自己。

當然最重要的是，其他的那些靈水奇光屋，定然不會派出三品淬相師來煉製三品靈水奇光，他們會選擇更高品的淬相師，這樣不僅結果更好看，也能夠顯示一下自家靈水奇光屋的底蘊。

所以李洛卻打算反其道而行，我一個三品淬相師在這種局面下如果能夠脫穎而出，那才能夠真正的讓溪陽屋一鳴驚人，成為邀請會上最大的黑馬，同時引起淬相院那些高材生的注意。

這樣的效果最好，難度也最大。

以前的李洛恐怕也沒這個自信，但四星級的「萌蝶靈水」的出現以及自身水光相即將晉入七品，這頓時讓得李洛底氣變得足了起來。

當然，這一切的前提，都還是建立在李洛能夠在這幾日時間中，真正的讓得自身的水光相完成進化，他自身也知曉這一點，所以煉化吸收靈水奇光的速度，堪稱瘋狂。

除了煉化吸收靈水奇光外，李洛剩餘的時間則是全部撲在了煉製室中，他要儘可能的在這幾天中熟悉「萌蝶靈水」的煉製步驟，畢竟四星級的配方，煉製難度比起三星級的確是要高許多。

李洛可不想到時候在邀請會上面也失敗個十數次，那樣的話，反而是讓人笑話了溪陽屋。

而在這般忙碌中，時間一天天的過去。

這些天內，那此前發生在暗窟十三號據點的大天災級異類圍城的事，也漸漸的在學府內傳開，繼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與關注。

許多學員都是在討論著此事，特別是有關於李洛冒著巨大的危險引來了禁區那頭大精獸與大天災級異類火拼的計劃，更是引來了諸多嘖嘖稱嘆。

誰都沒想到在那種絕境下，李洛能夠想出這種天方夜譚的辦法，而且最關鍵的是，他還有勇氣與膽魄去執行...

被一頭實力比大天災級異類還要強一些的大精獸追殺一天時間，對於這一點，即便是那些素來驕傲的四星院老學員們，都是神色凝重，而後搖頭說一聲當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

因為他們很清楚，放眼聖玄星學府內，即便是七星柱中，恐怕都沒人敢硬撼如此可怕的大精獸。

可偏偏李洛做到的，雖然他只是在亡命逃竄，但別忘了，他只是相師境境的實力啊。

十三號據點最終能夠守住，等待著援軍趕到...不，其實最後援軍有沒有趕到都不重要了，從在場的學員複述中，即便是那頭大精獸，最終都是被李洛藉助著院長所留下的封鎮直接給封印了。

可以說，十三號據點的學員最終能夠保得性命，李洛算是當之無愧的首功。

這可是聖玄星學府從未有過的壯舉。

眾多學員都是在為此而讚嘆，李洛在學府內的聲望，可謂是一夜暴漲，成了貨真價實的風雲人物。

在這種時候，也有聲音提議學府應該給予李洛豐厚的褒獎，畢竟如此大功，若是不給予足夠的獎勵，也實在是讓人難以信服。

這些聲音陸陸續續的，倒也是引起了一些附和聲。

最後學府金殿有話傳出，說有關褒獎方式正在商討之中，學府斷然不會虧待任何一位有功於學府的學員。

時間這般流逝，很快距離淬相院邀請會，也就剩下一日了。

但李洛的「水光相」還沒有如願的進化到七品。

而這一批靈水奇光，已經被他以近乎瘋狂的速度消耗殆盡。

顯然，六品到七品，的確算是一個分水嶺，畢竟這是中品相與高品相之間的差距。

李洛走出小樓，此時正是中午時分，陽光耀眼，落在身上帶來了陣陣暖意。

他搖了搖有些昏沉的腦袋，這幾天瘋狂煉化靈水奇光，又在煉製室熟悉「萌蝶靈水」，這顯然是讓得他狀態不是很好。

他能夠感覺到自身的「水光相」已經凝聚滿了足夠進化的力量，但那最後一步，卻始終無法突破。

仿佛是有一層薄薄的壁障在阻攔著一般。

他知曉，這恐怕就是所謂的瓶頸。

不過李洛對此倒並不感到驚慌，相反他的心此時很平靜，因為他知曉，越是這種時候，越是急迫不得。

小樓外隔著一條道路便是一汪湖泊，李洛沿著河道而行，走向湖泊中心的小島。

沿途能夠遇見一些學員，而他們看向李洛的目光皆是有些奇特，其中帶著好奇以及許些的敬佩。

李洛知曉這是因為虞浪他們最近在學府內掀起的風，看這架勢，他那十萬積分應該有不小的可能被落實。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來到了湖心島上，然後他有些詫異的見到一道黑裙身影在那島邊的亂石堆中。

郗嬋導師。

李洛遲疑了一下，走了過去。

郗嬋導師穿著黑裙，赤足踩在青石上，白皙纖嫩的腳形很是引人注目。

「導師。」李洛走上來打著招呼。

郗嬋導師轉頭看了他一眼，道：「你的第一相快要進化了？」

李洛有些驚訝的看向她，後者淡淡的道：「你體內相力蒸騰不休，那是進化的徵兆，我關注你好幾日了，怎會察覺不到？」

李洛笑道：「那導師是特意前來指點我的嗎？」

郗嬋導師於青石上優雅坐下，將纖如白玉的雙腳浸入到冰涼的湖水中，慵懶的道：「六品相到七品相，是一種質的提升，七品可稱高品相，六品卻只是中品相。」

「而高品相有一個特殊的標誌，那就是體內相力將會誕生一絲靈性。」

「莫要小瞧這一點靈性，你也與擁有著高品相的人交過手，應該明白對方的相力比起一般的六品相力要顯得更為難纏一些。」

「這就如同兩軍對戰，一方的木訥，只會一窩蜂的衝鋒，而另外一方，卻是懂得以小隊結陣，分割消滅...這兩種力量糾纏下去，如果沒有後續力量支持，失敗的大概率會是前者。」

李洛點點頭，他其實遇見的對手都是擁有著高品相，不過...他遲疑了一下，道：「不好意思，導師...」

「我跟都澤北軒，王鶴鳩他們交手時，倒沒有太清楚的感覺到他們相力中蘊含的靈性，因為我的雙相之力太霸道，一衝之下...他們那點靈性相力直接就被衝沒了。」

聲音落下時，李洛感覺到郗嬋導師那在水中輕輕晃動的白皙小腿停止了下來，當即感覺到一點不妙。

郗嬋導師緩緩的轉過頭，眼神幽深的盯著李洛，薄紗下，似是傳出一道細微的笑聲，只是笑聲中，帶著一點寒意。

轟！

湖水突然掀起巨浪，冰涼的湖水竟是化為了一頭巨虎，虎嘯聲響起，一步踏出，便是出現在了其身後，虎尾如重鞭般的錘在了李洛身軀上，直接是將其甩進了湖水之中。

李洛在湖水中哇哇大叫，郗嬋導師則是一聲冷哼。

老娘在教你相力中的靈性...

你給老娘炫耀你的雙相是吧？

我看你還是更適合去水裡冷靜一下。

第三百一十三章七品水光相

李洛在水中撲騰，冰涼的湖水讓得他打了個冷戰，他感到有點委屈，他只是實話實說啊，跟王鶴鳩，都澤北軒他們交手的時候，對方的相力雖然的確具備著一絲靈性，要比其他對手更難纏一些，可是雙相之力過於的霸道，根本不管你什麼靈性不靈性，一力降十會之下，一衝就沒了，所以什麼感覺都沒有。

「雙相之力的確霸道，不過你掌握得同樣很粗糙，而且你這雙相之力的爆發極為短暫，王鶴鳩，都澤北軒他們是實力沒比你強太多，所以擋不住你的雙相之力，可隨著往後你遇見的對手越來越強，對方未必就沒有制衡你雙相之力的手段。」

「而到那個時候，蘊含著靈性的相力，在比鬥之中，就會佔據優勢，繼而化為勝勢。」郗嬋導師在岸邊淡淡的道。

李洛老老實實的點頭，畢竟他明白郗嬋導師這是實話，他的雙相之力固然霸道，但消耗極大，持久性極短，只能作為突然的爆發。

「你的第一相已經凝聚了足夠的進化力量，但卻差之一步進化到七品，應該還是那一絲靈性未曾誕生的緣故。」

郗嬋導師沉吟道：「這稍微有點不太正常，因為一般來說，到了這一步，靈性應該誕生了才對。」

「所以只能說，你這第一相誕生靈性的難度比較高，其原因所在，或許是你雙相的原因吧...」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動，郗嬋導師只知道他擁有著雙相宮，卻不知道，他的相，還有著主副兩種屬性。

水為主，光明為輔。

而這兩道相性雖說已經相融，頗為的和諧，但這只是以前，如果隨著相力誕生一絲靈性的話，這兩者難免會出現一些摩擦，或者說，更為強大的水相會本能的對光明相進行著一些壓制，兩者形成了極為細微的對抗，所以才導致靈性誕生更為的困難。

說到底，這是因為他的相性擁有著主副兩種屬性所造成的。

如果他想要化解這種局面，就需要讓處於弱勢的光明輔相更強一些，最起碼能夠抵禦住來自水相的本能壓制，這種情況只要維持到靈性的誕生，那麼接下來就好辦了。

李洛眼中有一抹興奮之色浮現，抬頭對著郗嬋道：「導師，我知道怎麼做了。」

郗嬋導師瞥了李洛一眼，也就沒有再多說什麼，她伸出裸露玉足，踩到了湖面上，頓時有水流升騰而起，將她的身影包裹，而後水流落下時，人影已是消失不見。

李洛則是運轉水相之力，身體直接盤坐在湖面上。

他微微沉吟，光明相是輔相，天生弱於居於主相的水相一頭，平常吸收天地能量煉化為相力時，也是水相更多，光明相最弱。

想要暫時改變這種局面，就得從吸收這一步入手。

李洛手掌一抬，水相之力運轉間，只見得四周的湖水升起，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道道巴掌大小的水鏡。

鏡面抬起，頓時折射出一道道陽光落在了李洛身上。

而後李洛就感覺到周圍的光明能量也是在此時變得更為濃厚了一些。

李洛立即運轉自身所修煉的「十二段錦」能量引導術，只不過這一次吸收天地能量時，他特意壓制了水相的吸收速度，從而引得進入體內的兩股能量處於某種平衡中。

雖說平常修煉這樣做，會造成吸收效果不好，但眼下李洛要解決靈性誕生的問題，就不得不如此的選擇。

水能與光明能同時湧入到體內，隨著「十二段錦」的引導，漸漸的轉化為兩種相融的相力，與以前稍有不同的是，這一道相力，水相之力被壓製得與光明相力相差不多。

這道「水光相力」於經脈中運轉，流淌。

最後湧入到第一相宮內，直接流進了那顆水光相種之中。

也就是在這一道相力流入的那一瞬間，李洛感覺第一相宮似乎是發出了細微的震動，相力種子表面，隱約有著漣漪浮現。

相力，出現了某種極為細微的變化。

這般變化，讓得李洛心中湧起了歡喜之意，果然，他想的沒錯，此前這第一相遲遲無法進化到七品，就是因為主輔兩相彼此壓制，那種感覺，就像是在爭搶著想要率先誕生靈性，而顯然，光明輔相是爭不過水相的，所以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應該會是水相先誕生靈性，而後才能夠輪到光明相。

但這樣一來，李洛的進化就得延緩一些時間了，而現在李洛顯然最缺的，就是時間。

明天就是邀請會了，他再搞不出七品水光相，那麼這次的溪陽屋即便擁有著四星級配方，恐怕還是做不到一鳴驚人。

心中掠過這些，李洛便是穩定了心神，繼續按照這種辦法，開始不斷的吸收煉化天地能量。

體內，一道道處於相同程度的水能與光能被煉化，最後灌注到了相宮的水光種子之內。

水光種子上面的漣漪，也是開始綻放得越來越頻繁。

這般時間，持續了約莫一個時辰左右。

某一刻，李洛心動突然一動，因為他仿佛是聽見，那第一道相宮內的水光種子，似是發出了一道嗡鳴之聲。

其中猶如是充斥著雀躍。

這一瞬，相力種子之內儲存的相力，仿佛都是陡然間變得活躍與靈動了起來。

李洛睜開眼睛，在他的感知中，體內的相力倒是未曾有多少的增長，但不知為何，他在驅使相力時，卻是顯得更加的得心應手。

他伸出手指，水相之力在指尖凝聚，漸漸的形成了一枚水流短梭。

水梭之中，似是有著光點升騰，頗為的耀眼。

李洛屈指一彈，嗡的一聲，水梭陡然暴射而出，其速驚人，竟是在這湖面上都劃開了一道水痕。

李洛望著這一枚速度與力道比起此前都要強上數分的水梭，臉龐上終於是露出了笑容。

苦苦餵養大半年，期間餵養了千萬級別的天量金，各種小心呵護，總算是將他這一道水光相，餵到了七品。

真是...

比養個兒子都難啊！

第三百零一章傳送陣開

不要肯定是氣話。

畢竟那「聖杯戰」剛好是在洛嵐府大變之前，而李洛在那個時候的確是需要一些特殊的力量來撬動局面，而三尾天狼是最好的契機。

李洛甚至在想，龐千源是不是也知曉半年後洛嵐府將會面臨的危局，所以才會拋出這麼大一個甜棗，將他拿捏得死死的。

可是，想要讓聖玄星學府奪得那所謂的龍骨聖杯，眼下來看，難度應該是極大的。

李洛愁眉苦臉的問道：「那你覺得這次聖杯戰，聖玄星學府有奪冠的可能嗎？」

姜青娥頷首，道：「奪冠的可能還是有的，而且應該也比往年更大。」

「為啥？」

姜青娥眸子中泛起一抹淺笑，道：「因為這一次聖玄星學府有我啊。」

李洛震驚的看著姜青娥，他從來沒見過這麼囂張的人，就因為你的存在，聖玄星學府奪冠的概率就更大一些嗎？

可是，這話似乎也沒什麼不對。

姜青娥這些年屢屢打破聖玄星學府的諸多記錄，不客氣的說，她正在成為聖玄星學府百年來最為出色的學員，所以有她的存在，聖玄星學府此次聖杯戰的奪冠概率，的確會比以往更高一點。

李洛神色複雜，可惡啊，被她裝到了。

「不過...」

「聖杯戰的機制頗為複雜，並非是單靠一人就能夠順利奪冠，所以即便有我，也只能說是概率更大一點而已。」姜青娥補充道。

旋即她眸光又是看向李洛，若有所思的道：「再加上你的話，或許概率又會大一點吧。」

「我也能有用？」李洛驚詫的道。

姜青娥被他逗笑，道：「原來在你的認定中，自己沒什麼作用呀？什麼時候這麼看低自己了。」

李洛無奈的道：「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我只是一星院的新生而已，跟你們這些老生的差距太大了，在這種局面下，我能有什麼用？」

他現在也就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而姜青娥已是地煞將階，甚至長公主，宮神鈞那些學府中最頂尖的學員，已是處於天罡將階。

這之間的差距，真的是太大了。

「聖杯戰沒你想的那麼簡單，我先前已經說過了，它的機制頗為複雜，每座學府四大星院的學員都會有著屬於他們的位置，畢竟，聖杯戰是為了檢閱各大學府學員的質量，難道一星院，二星院的學員，就沒有被檢閱的資格了嗎？他們才是一座學府的新鮮血液啊。」姜青娥耐心的解釋道。

「據我所知，以往的聖杯戰都分為兩個階段，第二階段暫且不說，這第一階段，是分院之戰。」

「也就是說，各大學府間相同星院的參賽學員會被分配到一起，最後經過重重篩選，留下一批最強之人，這被稱為王牌學員。」

「這些王牌學員，則都是能夠獲得奪冠積分。」

「而最終龍骨聖杯的歸屬，就屬於奪冠積分最高的學府。」

姜青娥衝著李洛微微一笑，道：「也就是說，你到時候若是能夠奪得一星院的王牌學員稱號，同樣是能夠獲得一筆重要的奪冠積分。」

李洛這才恍然，原來是分院機制的比賽，那這樣的話，他倒的確有著上場的資格。

畢竟如今的他，如果論起實力的話，整個聖玄星學府一星院中，恐怕也就只有秦逐鹿能夠與他抗衡，倒是不知道其他那些聖學府中的一星院內，是否也是會有著如秦逐鹿這般或者更兇的猛人？

大概率是存在的，不然聖玄星學府不會接連三十多年都沒能奪得龍骨聖杯了。

不過距離那聖杯戰終歸還有一些時間，倒也不急，因為在這期間，李洛還有著不少的時間繼續提升自身。

念頭轉動，李洛也就漸漸的平復下來，將這聖杯戰的事情按耐下去。

而就在此時，李洛與姜青娥突然聽見了據點內歡呼聲爆發起來，緊接著他們感覺到據點的地面微微震動，有著強大的能量波動在據點中央的位置出現。

姜青娥率先起身，道：「似乎是傳送陣開啟了。」

李洛聞言也是長鬆了一口氣，道：「終於可以離開這個鬼地方了。」

算算時間，他們在這暗窟也待了快一個月了，這一個月所承受的精神壓力簡直是非人的，特別是李洛為了給據點解圍，這幾天上躥下跳可謂是驚心動魄。

那期間只要稍微出一點差錯，不僅他人沒了，這座據點恐怕也是屍橫遍野。

而如今據點危機解除，傳送陣也再度開啟，想必學府會先清空十三號據點一段時間，而他們這些人，應該也會回到學府。

倒是可以緩上一緩。

「也不知道院長有沒有將我的需求傳達一下...」

李洛嘀咕一聲，他所說的自然就是那十萬積分，雖說此次他們在暗窟內收穫頗豐，如果他與姜青娥加起來的話，未必湊不夠十萬，但李洛顯然不想消耗姜青娥的積分，因為現在的她，同樣需要這些積分換取大量的修煉資源。

...

據點中心高塔。

隨著兩道紫袍身影自傳送陣爆發的璀璨光芒中走出時，等待在塔內的一些導師皆是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

「郗嬋導師。」

「沈金霄導師。」他們紛紛恭聲招呼。

郗嬋導師薄紗覆面，雖說看不清楚她的容顏，但那緊鎖的眉宇則是顯露出她內心的焦躁，此前她接到通知，立即退出了暗窟深處，急急的趕來支援。

畢竟李洛他們小隊就在這座據點，如果出了什麼事情，她這一門可就直接團滅了。

至於沈金霄，則是正好回到學府，然後學府那邊就派遣兩人迅速從傳送陣趕來。

郗嬋導師走出傳送陣，當她在見到這座高塔依舊尚存時，緊鎖的眉頭微微鬆了一點，因為這說明據點並沒有被徹底的攻破，這倒是讓人有些意外。

然後她就看見了石塔門口處的宮神鈞與長公主。

郗嬋導師眼中有喜色浮現，長公主與宮神鈞竟然出現在了這裡，有他們在場，想必就是大天災級異類也能夠解決。

「神鈞，鸞羽，你們在這裡，想必那大天災異類，應該已經被解決了吧？」率先出聲的，是沈金霄，他望著兩人，面龐上露出了一些放鬆之意。

長公主與宮神鈞皆是點頭。

「據點可有傷亡？」沈金霄面露擔憂的問道。

長公主道：「出現了一些傷亡，但尚在可控範圍內。」

沈金霄鬆了一口氣，道：「此次多虧你們二人趕來及時，不然恐怕會釀成大禍，你們放心，學府定會給予褒獎。」

長公主嬌媚動人的臉蛋微微一僵，旋即嘆了一口氣。

「沈師，鸞羽不敢居功，其實當我趕到的時候，這裡的麻煩已經被李洛解決了。」

而當長公主此話落下時，面前的郗嬋與沈金霄，神色恍惚了一下，而後眼睛都是不約而同的瞪圓了起來。

（edg真是牛皮啊。）

第三百零二章二師趕至

「李洛？！」

郗嬋導師與沈金霄幾乎是同時出聲，兩人的聲音中皆是帶著濃濃的不可思議，如果不是眼前的長公主在學府內口碑極好的話，想必連他們都會認為對方是在開玩笑，而眼下顯然不是一個開玩笑的好場合。

可即便知曉這些，他們還是有些沒能回過神來。

瞧得兩名紫輝導師那副難以置信的模樣，長公主心中不由升起一點惡趣味，但還是輕輕頷首，道：「兩位導師沒聽錯，這裡的麻煩，不是我們解決的，嚴格來說，是李洛。」

「我到這裡的時候，情況幾乎已經被他所控制。」

「所以如果要論功勞的話，李洛才是最大的那個人，而我們頂多算個趕路的苦功吧。」

郗嬋導師漸漸回神，但眼中依舊充斥著疑惑，她眸光又看向一旁的宮神鈞，後者苦笑道：「我比鸞羽還晚來一步，等趕來時，那頭大精獸已經被封印了。」

「大精獸？！」

郗嬋與沈金霄再次驚了，特別是後者，目光忍不住的閃爍起來，怎麼回事？不是一頭大天災級異類嗎？怎麼又變成了一頭大精獸了？這究竟是個什麼情況？！

長公主見狀，便是再度將此地所發生的事情詳細說了一遍，包括李洛如何引來了禁區三尾巨獸解圍，與大天災異類兩虎相鬥，最後他藉助院長的封鎮，將三尾巨獸封印。

隨著長公主講完，高塔內有些安靜，不僅郗嬋與沈金霄陷入了沉默，後來跟隨而來的那些救援導師，也是面面相覷。

還能這麼玩的？

那李洛怎麼能想到去把禁區那頭大精獸引出來與大天災級異類兩虎相鬥的？

他就不怕兩虎反噬嗎？

這得多大的膽魄啊。

而且，運氣也太好了一些吧，竟然能夠獲得院長封鎮的支持...這是他們以前從未想過的事情。

最恐怖的是，這最後還真的被李洛辦成了。

他幾乎是憑藉一人之力，將這場巨大的危機給化解了，如果不是他的這些計劃，恐怕現在他們趕來只會見到一座被異類攻破的據點，而且還不會有任何的倖存者。

諸多救援導師忍不住的讚嘆出聲。

郗嬋導師那緊鎖的柳眉在此時終於是徹底的舒展開來，眉宇間都帶著許些的笑意，這個結果，大大的出乎她的意料。

李洛這小子，可是給她長臉了。

沈金霄也是回神，一聲感嘆：「真是沒想到，李洛此次可是立大功了。」

「帶我們去看看那頭被封印的大精獸吧，此處畢竟是據點，還是得慎重一些。」

長公主，宮神鈞皆是認同，而後一眾人便是行出高塔，在那諸多的歡呼聲中，穿過據點，來到了據點外的封印處。

而沈金霄，郗嬋第一時間就看見到那頭三尾巨獸的石雕。

「的確是禁區那頭大精獸，三尾天狼。」

「據說這頭大精獸都已經開始探索封侯之路，如果被它探索成功，恐怕這十三號據點的範圍，學府都會選擇放棄，如今被提前封印，倒是好事。」郗嬋導師一眼就將其認了出來，顯然對其頗為的了解。

沈金霄則是目光幽深的看著三尾石雕上面的那些複雜光紋，那的確是一座封印奇陣，而且上面的力量並不陌生，浩瀚磅礴，是來自院長的力量。

沈金霄眼芒流轉，突然上前一步，身軀上有驚人的相力流轉，同時道：「這三尾天狼頗為狡詐，為了謹慎起見，我覺得還是趁這個機會將它放出來，然後你我聯手將其斬殺吧。」

沈金霄突然的舉動，讓得周圍圍觀的學員皆是大驚，然後慌忙後退。

雖說有兩位紫輝導師在此，可那三尾天狼一旦被放出，怕是難免狂暴，到時候殃及池魚就不好了。

郗嬋導師也是怔了怔，她下意識的要反對，但想想這的確是斬殺三尾天狼的機會，畢竟放這麼一個傢伙在據點附近，是讓人不怎麼放心。

想著這些，她也就沒有阻攔。

「慢著！」

不過她雖然沒出聲，但一道喝聲卻是從人群中傳來，緊接著人群分開，郗嬋就見到了李洛，姜青娥等人的身影。

而出聲的，正是李洛。

沈金霄目光轉來，掃了李洛，姜青娥一眼，淡笑道：「李洛同學，我們要提前斬殺這頭三尾巨狼，你有什麼異議嗎？」

李洛先是對著郗嬋導師一禮，旋即眼睛看向了沈金霄，露出笑容：「沈師不要這麼衝動，這座封印不能動。」

「哦？為什麼？」沈金霄笑道。

「李洛啊，我知道你此次立了大功，這座封印也算是你的傑作，只是這三尾巨獸留在這裡畢竟是個隱患，眼下有機會將它斬除，才是最妥當的方式。」

其他的學員也是點點頭，表示比較認可這種說法，畢竟三尾天狼太可怕，雖然眼下被封印，但他們光是站在這裡就感到腳跟發軟，所以如果能夠將它徹底除去的話，倒也是讓人安心。

李洛心頭暗罵一聲，這封印裡面根本就沒有三尾天狼，如果真被沈金霄打開了，那他怎麼解釋？

到時候說不定會有人猜到一些什麼，難免生出波折。

這狗東西，真是處處找麻煩，噁心到不行，以後等我有實力了，一腳踩死你。

李洛在心中怒罵，而面上卻是不顯，同時平靜的道：「因為這是院長說的，至於為什麼，我也不知道，你去問院長吧。」

他才懶得多解釋什麼，反正什麼鍋都丟給院長，這沈金霄總不至於跑去找院長印證吧，而且就算去了，想必院長也會幫忙遮掩的。

不過院長的名頭還是很好用的，至少周圍那些學員聞言也就不多說什麼了，畢竟院長在他們的心中如神人一般，李洛此前溝通了院長的封鎮，院長會給他留下什麼提醒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沈金霄眉頭微皺了一下，李洛搬出院長，這還真是讓得他有點啞口無言，畢竟比起權威性，他顯然不可能跟院長比。

只是，想不出院長這麼說的理由啊。

一旁，郗嬋導師看了李洛一眼，然後道：「既然院長都這麼說了，那就暫時先不動吧。」

雖然她也有點奇怪，但在沈金霄與李洛兩人爭辯時，她顯然還是要站自己的學生的，而且對於沈金霄，她同樣看不順眼。

見到郗嬋開口，沈金霄面色有點不太好看，不過略作思慮後，還是將情緒按耐了下去，點頭道：「隨你們吧。」

他倒也沒有想太多，只是覺得李洛年少氣盛，覺得這是他的傑作，想要將封印留在這裡讓其他的學員仰望膜拜。

「那頭大天災級異類死在哪裡？」沈金霄又是問道。

「又怎麼了？」李洛不耐的問道。

這次倒是郗嬋導師開口：「一般這種級別的異類，即便死亡了，也會留下惡念汙染，這個時候需要將其遺留惡念盡數的淨化，這裡畢竟離據點太近，所以需要徹底除淨。」

「這樣麼...」

李洛這才點點頭，指了一個位置，這倒不是他心態不好，而是不知道為何，一見到沈金霄在這裡，就忍不住的要多想。

或許是他太敏感吧。

沈金霄倒也沒理會李洛，身影直接是出現在後者所指之地，而後有驚人的相力自其體內橫掃而出，相力寸寸掠過地面，緊接著，似是有淡淡的黑霧升起。

沈金霄瞥了一眼這些黑霧，眼神幽冷，而後一口氣吹過，仿佛滾滾烈焰，直接是將這些黑霧抹除得乾乾淨淨。

後方的李洛望著這一幕，不知道為何，總有一種這個混蛋在毀屍滅跡般的感覺。

沈金霄做完這些，方才轉身而回。

李洛瞧得他的面龐，突然問道：「沈師，這頭大天災級異類莫名其妙的出現在外圍，是不是有點奇怪？」

「不知道能不能查出點什麼？比如會不會是有人暗中搞事，將它從內圍給放了出來？」

沈金霄神色淡然，他單手負於身後，不置可否的道：「年輕人不要成天胡思亂想，暗窟外圍出現大天災級異類雖然少，但也並非是沒有。」

「眼下暗窟內部麻煩很多，也沒有人有這個耐心與時間來查探這種無根由的事情。」

他目光環視四方，淡淡的聲音響起。

「這座據點所有人準備一下吧，你們此次的淨化任務暫時結束了，接下來可以隨我們回到學府休整。」

說完，他便是轉身走向了據點內。

而周圍的學員，皆是爆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

那些歡呼聲中，還夾雜著一聲聲李洛的名字。

這讓得沈金霄的眼角微微抽了抽，心中有一口鬱氣湧動，這一次，不僅目標沒達成，反而是讓得這李洛在學府內的聲望大漲了一波。

真是有點煩。

第三百一十四章邀請會

淬相院在聖玄星學府算是一個比較獨立的院系，其中的學員也以四星院級來區分，只不過淬相院的學員大多偏向一些輔助，在戰鬥方面則是要弱於相力院。

所以一般類似執行淨化暗窟的這種危險任務，淬相院都是不怎麼參與，當然如果有自願參加的，學府也不會拒絕。

不過淬相院的學員也並非就完全不需要付出，因為他們檢驗成績的指標，就是每年煉製出多少合格的靈水奇光，這些靈水奇光會被學府自己消化或者出售，用以補貼學府的消耗。

這其實是很巨大的一筆收入，甚至曾有人說，在這大夏，雖說實力雄厚的靈水奇光屋不少，但如果真要論起實力的話，聖玄星學府淬相院，才是大夏當之無愧的第一靈水奇光屋。

畢竟放眼大夏那些頂尖的靈水奇光屋中，恐怕有將近三分之一的精英淬相師，都是從淬相院走出去的。

而也正因為淬相院的強大，所以每年臨近一些淬相師畢業時，都將會引來大夏各方靈水奇光屋的垂涎，使出諸多手段，想要將其拉走。

沒有人會嫌棄自家靈水奇光屋中的淬相師少，更何況，還是這些從聖玄星學府淬相院畢業的精英淬相師。

這一場淬相院的邀請會，看似簡單，實則算是大夏各方靈水奇光屋比拼展現自身實力的一個舞臺。

也算是大夏靈水奇光界的一場盛事了。

...

淬相院居於聖玄星學府東南面，此處多湖泊，若是從高空俯視下來，可見一汪汪湖泊如明鏡般的鑲嵌於這方區域，諸多廊橋，建築則是構建於那些湖泊上空，彼此相連，這般風格與相力院那邊倒是截然不同，頗有獨特韻味。

今日的淬相院，尤為的熱鬧。

在這片區域中央位置，一座仿佛白玉所打造的廣場，矗立於一汪湖泊的中央，廣場邊緣有層層石梯延伸，皆是可以將場中一覽無遺。

自從清晨時分，各座廊橋上便是人來人往，皆是匯聚於此處。

這些人影中，除了那些身穿淬相院袍服的淬相師外，還有著其他服飾各不相同的人，那就是來自於大夏各方頂尖的靈水奇光屋的人。

李洛與姜青娥，顏靈卿也是早早趕到，而後在約定的地點接到了蔡薇以及唐隕等溪陽屋的一眾人。

唐隕這些溪陽屋的淬相師望著淬相院的景觀，眼神皆是有些豔羨，感嘆道：「不愧是淬相院啊，這可是以前我們年輕時候夢寐以求的聖地。」

李洛呵呵一笑，這就是來自差生的感嘆嗎？顯然，唐隕等人當初年輕時，並沒有考進聖玄星學府，自然也就沒進入淬相院的資格。

不過這麼一想，他又是感到心酸，不是心酸唐隕他們，是心酸溪陽屋怎麼這麼慘...放眼望去，整個溪陽屋只有顏靈卿一個人是出自淬相院？

在李洛心酸間，風情萬種的蔡薇姐款款而來，她嫵媚眸子幽怨的盯著李洛，道：「少府主，你這無底洞，究竟有多深啊？」

李洛乾笑，我這無底洞，深到說出來怕你直接辭職不幹了，所以為了大家的感情，還是不要說了吧。

「蔡薇姐，不要慌。」

李洛安撫道：「一切的投入都是值得的，今天這場邀請會，我溪陽屋必定賺得盆滿缽滿，到時候我溪陽屋就將會一飛沖天。」

蔡薇紅唇輕撇，道：「真當我對溪陽屋的家底不了解嗎？」

她好歹也是洛嵐府的大管家，掌管著洛嵐府下面的諸多產業，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溪陽屋，所以她對於溪陽屋的底細太過的了解了。

而正因為這種了解，所以她才對此次的邀請會根本沒抱多少的信心，甚至，她覺得溪陽屋來參加這次的邀請會，都不算太明智。

雖然淬相院那些即將畢業的淬相師極為的引人垂涎，但這種蛋糕，溪陽屋還真沒有來競爭的資格。

強行湊來，就怕反而引人笑話。

而不止是她對此抱著悲觀的心態，就連唐隕都是一臉的苦澀，欲言又止，最終化為一聲輕嘆。

他們同樣不太理解為何李洛要溪陽屋來參加這場邀請會。

畢竟邀請會上面來的都是什麼級別的靈水奇光屋？那起碼都是大夏前十級別啊，而溪陽屋雖說最近有壯大的跡象，但跟這些層次的靈水奇光屋相比，還是有著難以忽視的差距。

他們一個小小的溪陽屋，跑來跟這些存在同臺競技，不是搞笑的麼。

「少府主，待會要不就讓我去上臺展示吧？你畢竟還年輕，而且又在學府內修行...」唐隕遲疑了一下，說道。

在他想來，李洛雖說淬相術天賦極高，但畢竟還年少，在這種場合下如果被人遠遠的甩開，會有損其顏面。

所以這種丟人的事情，還是他這種下屬來做吧。

對於他們的沮喪與喪氣，李洛有點無語，不過他倒也沒解釋太多，只是擺了擺手，道：「沒事，交給我吧。」

而在他說話時，突然感覺到周圍氣氛有所變化，連面前的姜青娥，絕美的容顏都是變得有許些的寒意。

唐隕他們更是眼睛噴火，臉龐上的憤怒難以掩飾。

李洛若有所思，視線順著他們的目光看去，便是見到一行人從側面的廊橋走來，氣勢倒是不俗。

這一行人前面的人，並不陌生。

都澤紅蓮，都澤北軒姐弟，顯然，這是都澤府的人馬到了。

而唐隕他們憤怒的目標，倒不是都澤紅蓮姐弟，而是站在他們身旁的一位男子。

男子面貌不俗，頗有些儒雅般的氣質，一身淬相師袍服，面龐上帶著看似溫和的笑意。

看著此人，李洛第一時間就將其身份給猜了出來，想必這一位，就是他們溪陽屋上一任總會長，韓植。

畢竟能夠讓唐隕他們，甚至連姜青娥都顯露寒意的人，也就只有那位給溪陽屋帶來了巨大傷害的叛徒韓植了。

「這個狗東西！」唐隕咬牙切齒，眼神憤恨。

大澤屋的一行淬相師自廊橋而來，他們同樣是看見了前方的溪陽屋眾人，不過大多數大澤屋高層皆是眼神玩味，嘴角噙著許些嘲笑之意。

想來看見溪陽屋出現在這種場合，實在是讓人有些意外。

「嘿，這李洛還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淬相院邀請會，也是溪陽屋能參加的嗎？」都澤北軒冷笑一聲。

都澤紅蓮則是面無表情，淡淡的道：「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沒必要理會其他。」

都澤北軒皺了皺眉，若是換做以前，都澤紅蓮定然會和他一起嘲諷，可這一次卻是選擇了無視。

「姐，這洛嵐府可是我們的對頭，你可不能因為暗窟內的事情，就改變了立場。」都澤北軒提醒道。

都澤紅蓮沉默了一下，道：「你想多了，此次暗窟內，我的確算是被他們救了一次，但這不可能改變我的立場，我只是覺得此時的嘲諷並沒有什麼意義，畢竟...結果比什麼都重要。」

「而且...」

她看了都澤北軒一眼：「那個李洛有多妖，你不是沒親身體驗過，現在嘲諷得越狠，事後豈不是就越難堪？」

都澤北軒一滯，嘀咕道：「哪能次次都妖？！」

不過終歸還是安靜了下來，並且忍住了嘲笑李洛的衝動。

而後大澤屋一行人便是自廊橋走來，就要與溪陽屋眾人搽身而過。

那韓植也是面帶微笑的看了姜青娥，李洛等人一眼，然而所有人都知道這溫和笑容的傢伙究竟有多狠，不然也不至於將溪陽屋坑成那樣。

韓植倒也並未主動說什麼話，因為在他看來並沒有這個必要，溪陽屋的落魄他再清楚不過了，後者，並沒有讓他正視的資格。

不過，他這邊選擇洒然走過，李洛卻是突然上前一步，衝著韓植笑道：「韓植會長，別來無恙啊。」

隨著李洛率先開口，大澤屋那一眾人便是停下了腳步，連都澤紅蓮都是皺眉的看來。

韓植笑容依舊溫和，對著李洛點點頭，道：「李洛少府主，我現在是大澤屋的副會長，並非是溪陽屋的會長，所以少府主叫我時，可以在會長前面加個副字。」

李洛擺了擺手，道：「不礙事，以你的手段，我相信應該很快就能幹掉大澤屋的會長，直接上位。」

大澤屋一眾淬相師麵皮一抽，有人忍不住的看了韓植一眼。

韓植笑容微微收斂，淡漠道：「李洛少府主攔住我就為了說這些沒意義的話嗎？」

「不止。」

李洛搖搖頭，真誠的道：「我是來對你表達感謝的。」

韓植眼中浮現冷笑，我信你個鬼。

李洛感嘆道：「我的感謝是真心誠意的，我謝謝你這個衰貨離開了溪陽屋，不然你繼續留在這裡，我溪陽屋這段時間怎麼能蒸蒸日上？」

有人忍不住的失笑出聲。

都澤紅蓮冷冷的看了李洛一眼，道：「李洛，用本事說話吧，在這裡逞口舌並沒有什麼用，淬相院的高材生不會因為你嘴巴更厲害，就選擇溪陽屋的。」

說完，便是率先對著廣場一處而去。

大澤屋其他人也是趕緊跟上。

韓植稍微落後半步，他看了李洛一眼，笑道：「少府主，你是一個聰明人，但還是太年輕氣盛了一些...」

「淬相院邀請會這種級別的場合，其實不是溪陽屋夠資格能參與的。」

「強行湊過來，真的只是自取其辱。」

「看在兩位府主曾經對我有知遇之恩的份上，我奉勸你，還是帶著溪陽屋退場吧，莫要毀了溪陽屋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名聲。」

他一副勸誡的模樣，而後帶著笑意與李洛搽身而過。

第三百一十五章韓植

對於韓植那看似和善，實則充滿著惡意的勸誡，李洛只是笑著搖搖頭，並未有絲毫的動氣，畢竟現在跳得越歡，待得最後結果出來時，臉色也會更精彩，更值得人好好欣賞與品味。

「走吧，去我們的位置。」

他安撫了依舊還在憤怒中的唐隕等人，然後與姜青娥一道，走入人聲鼎沸的廣場中，找尋他們溪陽屋被分配好的位置。

找尋位置的途中，李洛他們還遇見了以黎碧領首的一群淬相院的學員，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屬於那種即將畢業的淬相師，這一點從他們神情中帶著的自信就能夠看得出來。

「黎碧學姐！」

顏靈卿率先對著黎碧招手打著招呼。

黎碧聽到聲音，也是停下了腳步，迎著顏靈卿笑了笑，然後目光看向李洛：「李洛學弟，你們溪陽屋還真是來參加這場邀請會了啊。」

「還得多虧了學姐指點。」李洛笑道。

黎碧無奈的一笑，她也不知道這個指點究竟是不是好事，這場邀請會來的靈水奇光屋，幾乎都是大夏頂尖級別，而溪陽屋跟他們比起來，真的是太不夠看了。

「你們打算派誰上場？靈卿嗎？」黎碧問道，據她所知，溪陽屋中現在還沒有五品淬相師，那麼最高的就是顏靈卿這種四品淬相師了。

顏靈卿遲疑了一下，然後指了指李洛，後者也是露出笑容：「黎碧學姐，這次溪陽屋會由我來上場。」

黎碧忍不住的有些睜大雙眼，她盯著李洛幾秒，然後忍不住的道：「你究竟知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她實在是有些無法理解，溪陽屋幾乎算是在場實力最弱的靈水奇光屋，就這樣還不傾盡全力，卻讓李洛一個三品淬相師上場？

這是打算成為全場的笑柄嗎？

「黎碧學姐，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還請你相信我，我不會拿溪陽屋的聲望開玩笑的。」李洛認真的道。

相信你...拿頭去相信啊！

以溪陽屋的能力，大概率是參加三品靈水奇光那一場的煉製，可別的靈水奇光屋派出來的起碼都是五品淬相師，而且人家還有高星級配方，溪陽屋唯一的亮點就是那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但此前也說了，那些頂尖的靈水奇光屋同樣是擁有著秘法源水源光。

在這種情況下，李洛一個三品淬相師拿著低星級的配方，怎麼去跟別人比？

到時候結果太差，直接就會成為全場笑柄，那還會有淬相院的學生看得上溪陽屋嗎？

黎碧眼中帶著一點失望的輕嘆一聲，道：「隨你吧。」

說完，便是直接帶著人離去了。

此前在酒樓，這李洛說得信誓旦旦，可眼下來看，終歸還是年輕氣盛。

而走得遠了，黎碧身旁的那些淬相院的學員方才好奇的道：「那就是李洛嗎？最近他在學府內可是很出名呢。」

「是啊，聽說他在暗窟中表現極為的突出，學府都要給予他褒獎呢。」其他的淬相師也是紛紛說道。

有一名模樣嬌豔的學姐笑吟吟的道：「長得也很不錯呢，其實衝著他這模樣，去了溪陽屋，起碼還有點眼福。」

她這話頓時引起一些姐妹的嬉鬧：「冰桃學姐心動了呢，不過人家旁邊站著姜青娥呢，你可別浪，小心被揍。」

那被稱為冰桃的學姐啐了一口，然後還是搖搖頭，道：「不過長得帥也不能當飯吃，溪陽屋實力太弱了，去了後前途黯淡啊。」

旋即她看向黎碧：「你前兩天好像對溪陽屋有點關注？應該是顏靈卿那妮子勸說的吧？不過這事我看還是得慎重一些。」

黎碧嘆了一口氣，冰桃也是她在學府內的好友，如今是四品淬相師，雖然比她弱一級，但也算是優秀了，所以前兩天她也跟對方透露了一點對溪陽屋的關注，只不過對方對此顯然只是嗤之以鼻，並沒有在意。

而經過先前知曉李洛將會代表溪陽屋出場的事後，她其實心中對溪陽屋也沒有再報什麼期望了。

罷了，那李洛執意如此，那她又能有什麼辦法。

而在另外一邊。

「完了，黎碧學姐好像很失望。」

顏靈卿望著黎碧那群人的身影，苦笑一聲，然後瞪了李洛一眼：「都怪你，執意要出場。」

李洛無奈，他也不好當著這麼多人說，他現在寶貝很多，請對我有信心吧？

「用結果說話吧。」

他只能如此說，然後一行人入了場，找到了溪陽屋被分配好的位置，然後他就聽見了後方看臺的方向傳來了一些熟悉的聲音。

李洛目光順著聲音看去，就見到一群熟悉的身影在那邊吆喝。

虞浪，呂清兒，趙闊還有白萌萌，辛符一眾人，顯然都是過來為他吶喊助威的。

李洛對著他們笑著招了招手。

看臺上，虞浪揮了揮手，道：「兄弟們，把招牌亮出來。」

趙闊等人聞言立即就將準備好的橫幅拉了起來，上面寫著：「洛哥勇敢飛，洛迷永相隨！」

顏靈卿忍不住的捂臉，道：「能不能讓他們不要舉啊？好丟臉啊。」

李洛則是帶著欣賞的眼光，道：「我覺得還不錯啊，可以振奮一下士氣。」

顏靈卿吐槽道：「現在這麼招搖，待會輸了怎麼辦？」

「這說明人家虞浪對我有信心，比你們好。」李洛教育道。

顏靈卿真是連吐槽的力氣都沒了。

而看臺上，呂清兒也是柳眉微蹙，道：「你們現在搞這麼招搖，待會溪陽屋表現不好怎麼辦？那豈不是讓人笑話嗎。」

虞浪則是氣定神閒，道：「我對李洛有信心！」

「而且，我也不是沒有後手。」

說完，他對著趙闊他們再次揮揮手。

然後呂清兒就見到趙闊他們對著她悄悄的展開了另外一卷早已準備好的橫幅，上面寫著：「洛哥不慌，下次再來！」

呂清兒有點目瞪口呆，旋即哭笑不得。

連下次再來都寫好了。

你對李洛有個鬼的信心啊。

第兩百零三章儀式

當李洛再度沐浴著溫暖的陽光，站在聖玄星學府時，他望著那棵龐大的相力樹，似是有種恍若隔世般的錯覺。

只有經歷了暗窟的昏暗，壓抑與步步殺機，才能夠明白，這種祥和的氣氛是多麼的讓人留戀。

不只是李洛有這般感覺，周圍許多同時從暗窟出來的學員，都是在閉著眼睛，享受著這舒緩安寧的氣氛。

「生存在大夏這片土地上面的所有人族，其實都應該感謝聖玄星學府。」李洛偏過頭，對身旁的姜青娥說道。

以前他根本不知曉聖玄星學府竟然還鎮壓著這座暗窟，而每年他們都將會付出不少鮮活生命為代價，將那些異類所清除。

從某種意義來說，聖玄星學府算得上是大夏的守護者，而大夏王庭，更像只是統治者罷了。

所以李洛覺得，聖玄星學府配得上在大夏享有的崇高地位。

姜青娥對此倒是頗為認同，不管聖玄星學府有沒有其他的原因要這麼做，但最起碼，他們願意付出如此龐大的資源以及諸多優秀的學員甚至導師去鎮壓暗窟，不讓那些扭曲可怖的異類衝到他們的世界，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大夏人銘記。

兩人說話間，周圍不斷的有著學員陸陸續續自一扇開啟的木門中走出來，其中還有著許多並非與李洛他們相同據點的學員。

顯然，其他那些據點的學員，也是逐漸的完成了淨化任務，開始退出暗窟。

廣場上熙熙攘攘的，頓時變得熱鬧起來。

不過暫時還沒有人離去，反而周圍有許多的導師在維持秩序，禁止學員離開，這是因為每次離開暗窟後，所有學員都將會接受檢測。

汙染檢測。

一些學員，有可能會在暗窟中因為長時間的異類戰鬥，不知不覺間被惡念感染，這如果不儘早的查探出來，惡念就會對其造成更深的影響，最後帶來一些嚴重的後果。

所以每次離開暗窟，汙染檢測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而伴隨著兩名紫輝導師身軀升空，下一瞬，仿佛是有著璀璨的光芒於半空中爆發，化為了漫天的能量光線，照耀下來。

這些能量光線落在身軀上，有一種冰冰涼的感覺，同時仿佛也具備著凝神的效果，這讓得許多學員緊繃的精神都是在此時漸漸的鬆緩下來。

而也就是在這種肉身精神的放鬆下，一些掩藏的東西跑了出來。

啊！

有驚叫聲響起，一些目光看去，只見得那裡就有一名學員面露掙扎，臉龐上有淡淡的黑氣浮現，令得他神色漸漸的變得扭曲，猙獰起來。

這就是被惡念所汙染了。

不過這般變故剛剛出現，便是有著導師身影如電般的射出，迅速的將那名學員制住，然後強行帶離了廣場。

這種汙染一般不會太重，只是淨化需要一些時間，想必那名學員接下來的半個月都要在淨化室渡過了。

而在第一名汙染者出現後，又是陸陸續續的發現了數名學員，不過都沒有引起什麼騷亂，盡數的被平定下來。

直到最後兩名紫輝導師從天而降，散去了能量光線，此次的檢測就算是結束了。

許多學員如釋重負。

李洛也是鬆了一口氣，不過旋即他發現姜青娥的神色仿佛是在此時變得肅穆了一些，當即問道：「還沒結束嗎？」

姜青娥微微沉默，道：「看著吧。」

而在李洛有些疑惑的目光中，那兩名紫輝導師目視全場，神色同樣是肅穆起來，沉聲道：「此次淨化任務，辛苦大家了。」

「你們能夠平安回來，我們感到很欣慰，只是...並非所有人都回來了，還有一些學員，他們永遠的埋葬在了暗窟之中。」

廣場中的喧鬧聲音在此時盡數的消失了，所有學員年輕稚嫩的臉龐都是變得沉重了起來，其中一些人更是顯露出了悲傷，因為那些消失的學員中，就有著他們所熟悉的人。

或許，一個月前，他們還在一起把酒言歡，憧憬未來。

可如今，那些面孔，卻是再也看不見了。

廣場中，有低低的泣聲響起。

氣氛瞬間變得沉重。

兩位紫輝導師聲音再度響起，而這一次，他們念出的是一個個名字，而這些名字，則是葬身於暗窟之中的學員。

「二星院，陳震。」

「二星院，柳茗兒。」

「三星院，蒙奇。」

「......」

每當一個名字念出，那兩名紫輝導師袖中便是會飛出一點毫光，那是一片翠綠的樹葉，樹葉有手掌寬，仔細看上去，上面銘刻著一個人名，正是那些葬身於暗窟的學員。

一片片樹葉飛出，最後飄向了相力樹，而相力樹上，有枝椏伸探出來，這些樹葉就落在上面，牢牢的攀附著，隨風輕揚。

而此時李洛方才明白，那一片格外翠綠的樹葉帶，竟然是代表著聖玄星學府在淨化暗窟時，所付出的一名名學員...

可以想像，這些年來，聖玄星學府為了鎮壓暗窟，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隨著最後一片樹葉飛上相力樹，兩名紫輝導師微微垂首，平靜低沉的聲音響起。

「吾心無懼。」

「吾輩長存。」

許多稚嫩的面龐也是在此時變得肅穆許多，一道道聲音此起彼伏的響起。

「吾心無懼！」

「吾輩長存！」

李洛仰頭望著相力樹那一片格外翠綠的樹葉帶，沉默了一會，對著姜青娥問道：「為什麼學府不邀請大夏的其他強者來鎮壓暗窟？這樣做的話，應該能夠減少一些損失吧？」

姜青娥平靜的道：「首先，能夠進入到聖玄星學府的學員，算是大夏年輕一代最為優秀的，他們的實力與潛力，大夏其他地方的人未必就比得上。」

「而且，這些學員雖然年少，但他們的心性相對而言要更純粹一些，雖然不能說全無惡念，但與那些歷經爾虞我詐以及殺伐的外部強者相比，他們在暗窟被汙染的概率要稍微低一點。」

「導師私下與我說過，以前聖玄星學府也在一些緊要時刻，發出了援助，請來過一些外部的強者，但這些強者實力固然比學員強一些，但在遭遇異類時，惡念反而容易被引發，從而被種下極深的惡念種子，最終引發更大的麻煩。」

「所以，學府對於邀請外部強者相助，一直都抱著謹慎的態度。」

李洛皺眉，原來還有這等秘辛，難怪學府即便寧願每年付出代價去淨化暗窟，也不找尋外部的援助。

當然，最重要的是，局面應該還在學府的掌控之中，所以沒這個必要。

至於傷亡...雖說有些殘酷，但終歸是難免的。

李洛望著一些面露悲傷的學員，輕嘆了一口氣。

「突然間，倒是很想讓聖玄星學府得到那「龍骨聖杯」了。」

有了聖杯，最起碼四年內，聖玄星學府不必再有學員傷亡，雖然從某種意義來說，那座失去了聖杯的學府會面臨學員傷亡的局面，但李洛畢竟不是聖人，他也沒能力管那麼多，他所想的，只是想讓這座聖玄星學府氣氛變好一點而已。

第三百一十六章凌照影

隨著時間的推移，廣場上氣氛越來越沸騰，甚至連許多相力院的學員都是跑來湊熱鬧，畢竟暗窟淨化任務剛剛結束一個段落，看一場靈水奇光的煉製，也有益身心放鬆。

而李洛則是在關注那些到場的各方靈水奇光屋，然後他就發現，除了他們溪陽屋外，其他的那些靈水奇光屋在大夏，都能夠進入前二十的排名...

顯然，能夠有自信來到淬相院邀請會的靈水奇光屋，都是實力雄厚。

相反，他們溪陽屋在這裡，真是有點格格不入。

畢竟在這種群強雲集的地方，一般的靈水奇光屋根本就不敢來，不然一來就被其他同行碾壓，到時候人沒吸引到，反而聲望有損。

而在打量著各方靈水奇光屋時，李洛突然感覺到場中有騷動傳來，目光投去，便是見到一支隊伍走入場內，那領頭的人，竟然是長公主。

其身後的那支隊伍中，大部分都是淬相師，這些淬相師神色中帶著一些掩飾不住的傲然。

「那是「天宮屋」，是王室的直屬，同時也是大夏實力最強的靈水奇光屋，當然，如果不算淬相院的話。」顏靈卿也是注意到了這支淬相師隊伍的入場，當即給李洛解釋道。

李洛點點頭，天宮屋他當然聽過，畢竟是大夏實力最雄厚的靈水奇光屋，而每年淬相院畢業的淬相師，幾乎都是將其當做首選，不過好在淬相院也限制了每個靈水奇光屋的招收名額，這算是某種平衡之道，不然這天宮屋怕是能一家就吃掉大半的畢業淬相師。

溪陽屋想要在這半年時間內擠入大夏前十，李洛對此還有些信心，可如果說要讓其超越天宮屋，那就真是有些遙遠了，最起碼現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隨著天宮屋進場後不久，一道清脆如金玉敲擊般的聲音突然響徹全場，而後所有的喧鬧聲都是安靜下來，一道道目光，投向了廣場右側的一座高臺上。

只見得那裡，有一群淬相院的高層步行而出，領首的，是一名身穿聖潔白袍的美婦人，其一頭金髮格外耀眼，她的臉頰上，有些歲月的痕跡，但依舊顯得風韻猶存。

「那是淬相院的院長，凌照影。」

顏靈卿看向那美婦人的眼中充斥著嚮往之色，道：「她是我們大夏唯一的一位八品淬相師。」

「同時她還有著上八品的...光明相。」

說到此處，她看向姜青娥，笑道：「就是這位院長此前一直想要青娥進入淬相院，但都被她給拒絕了。」

「八品淬相師...上八品光明相。」

李洛驚嘆不已，除了姜青娥外，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如此高品的光明相，畢竟相較於水相，光明相的確是要更為的少見，所以在靈水奇光界中，出產的靈水比奇光，往往要高一大截。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位淬相院的院長，竟然是八品淬相師。

淬相師與煉丹師有一些顯著的區別，那就是靈水奇光的單價往往比不過同品級的丹藥，因為靈水奇光的需求是大量而持續的，丹藥單價更為的昂貴，但很多丹藥都不能重複使用，畢竟嗑藥過多，也會動搖根基。

不過這種比較，只適合於七品之下的靈水奇光，而到了七品之上，這一類的靈水奇光不僅價格暴漲，而且數量也變得少見起來。

原因很簡單，七品淬相師在整個大夏內，都屈指可數。

七品都如此，更何況八品？

整個大夏國內，只有淬相院這位院長能夠煉製出來，所以可以想像，一瓶八品靈水奇光，究竟會是何等驚人的價格，而且，這還是有價無市。

能夠來購買這種級別靈水奇光的人，大概率都是一些封侯強者，他們為了求得這一瓶靈水奇光，怕是願意付出不小的代價，到了這種階段，八品淬相師的珍貴，並不遜色同品級的煉丹師了。

這也是為什麼當李洛在開啟後天之相後會選擇走淬相師這一條道路最主要的原因，最起碼未來他可以靠自己來獲取高品的靈水奇光，而不至於去尋求他人，受人拿捏。

在李洛心緒湧動時，那名為凌照影的淬相院院長走上高臺，目光環視全場，而後有著清悅的嗓音響徹起來。

「諸位都不陌生了，敘舊的話也就不必多說，我謹代表聖玄星學府淬相院歡迎諸位貴客，希望在這場邀請會上，我們這些即將畢業的學員，能夠找尋到一個好的去處。」

「至於邀請會的規矩，大家也已提前知曉，話也不多說了，直接開場吧。」

這位淬相院的院長，行事風格倒是有些雷厲風行，短短兩語就揭過了開幕，直接宣布邀請會開始。

「這位凌照影院長，很有性格啊。」李洛笑著說道。

「畢竟是八品淬相師，她在聖玄星學府中地位也很特殊的，據說當初將她請來，可是費了院長許多的心思。」姜青娥淡笑道。

李洛點點頭，這也正常，八品淬相師不管放在那裡，都絕對是被各方勢力競相爭搶，從吸引程度來說，即便是封侯強者，都遠遠不及一名八品淬相師。

在他們說話間，只見得廣場中央，有淬相院的導師主持秩序，高聲道：「邀請會第一場為三品場。」

「參與者有六座靈水奇光屋。」

「大澤屋，煉製者，副會長韓植，五品淬相師。」

「藍光屋，煉製者，副會長皇甫絮，五品淬相師。」

「北山冰雪屋，煉製者，副會長冰玲，五品淬相師。」

「墨水屋，煉製者，副會長莫泰，五品淬相師。」

「...」

而念到最後一座靈水奇光屋時，那名導師聲音明顯頓了頓，而後響起：「溪陽屋，煉製者，會長李洛，三品淬相師。」

當他聲音落下的時候，原本有些吵鬧的廣場內明顯稍微安靜了一些，不少人都是神色驚愕，仿佛感覺自己聽錯了。

這六座靈水奇光屋中，其他五座都是大夏頂尖的靈水奇光屋，名氣實力皆是不俗，可這最後怎麼冒了一個溪陽屋出來...

對於溪陽屋，他們只知道這是隸屬於洛嵐府的靈水奇光屋，但其實力在大夏內實在排不上號，遠不如洛嵐府來得廣為人知。

而且最重要的是，別的溪陽屋都是派出了五品淬相師來煉製三品靈水，因為這樣可以將他們的配方最好的展現出來，顯露自家的實力。

可這溪陽屋倒好，只是派出了三品淬相師...而且李洛的名字，最近在學府內傳揚甚廣，所以大家對其一點都不陌生。

但是...

這怎麼比？

連片的譁然聲在場中傳蕩著。

大澤屋這邊，韓植已經站起身來，他面龐上帶著淡淡的笑意，一旁的都澤北軒冷笑道：「韓植副會長，拿出你所有的本事，你表現得越好，到時候那李洛就會越難堪。」

韓植微笑道：「少府主放心，大澤屋沒有理由會輸給溪陽屋。」

都澤紅蓮神色淡淡的道：「大澤屋從未將溪陽屋當做是對手，因為他們還沒有這個資格，韓植副會長，這三品場，我大澤屋要成為最出彩的那一個，所以還希望你竭盡全力。」

韓植肅然點頭。

「大小姐說的是，是我目光短淺了。」

與此同時，在那廣場的高臺上，諸多淬相院的高層就座。

院長凌照影居中，她聽到溪陽屋的名字時，目光動了動，旋即轉頭看向了旁邊的一道身影，笑道：「這個李洛，是郗嬋你的學生吧？」

坐在院長旁邊的，正是郗嬋導師，她聞言輕輕頷首，道：「那小子跑來找我給他開個後門，我就讓他參加了。」

「雖然只是煉製三品靈水奇光，但一個三品淬相師，就敢上臺跟五品淬相師競技...」

凌照影笑眯眯的道：「這小子，難道以為他是姜青娥嗎？」

「從你的話裡，我聽出了一點怨念。」郗嬋導師淡淡的道。

凌照影撇撇嘴，道：「姜青娥那丫頭，真的是太浪費了，九品光明相啊，老娘追求了一輩子，都還沒能踏足！」

「她倒好，白白浪費了這份潛力！」

說到此處，她就忍不住的拍了拍座椅扶手，惹來一些側目。

「各有各的追求，人家不喜歡淬相師這一路，難道你還能按著頭來嗎？」郗嬋導師說道。

凌照影搖搖頭，也不在這讓她耿耿於懷多年的話題上面多說，目光轉向了溪陽屋的位置所在，然後就見到了站起身來的銀灰色頭髮的少年。

「也罷，就看看這個洛嵐府的小子，究竟憑藉什麼，竟敢跟一群五品淬相師競技吧...」

「如果這小子真當我淬相院的邀請會是用來搞笑的，那這溪陽屋以後，可別想進我淬相院的門了。」

郗嬋導師搖搖頭，她知曉這依舊只是凌照影對姜青娥的一點小小怨念，話也不必當真，不過，如果李洛真的沒什麼表現的話，那麼今日這邀請會上，溪陽屋丟臉是難免的。

所以...

她望著李洛的身影，微微蹙眉。

這小子，真的是有把握嗎？

第三百零四章拱火

隨著一系列的儀式完畢，那兩名紫輝導師方才離去，而廣場上的氣氛在低落了一會後，又是漸漸的開始恢復過來。

畢竟除了李洛他們這些新生外，其他星院的學員也不是第一次經歷這種場合，所以終歸還是有一些適應性。

諸多的喧鬧聲在廣場上擴散，學員們都在交流著此次暗窟中的見聞以及收穫。

而隨著交流的持續，漸漸的有些譁然聲響起，隱約能夠聽到十三號據點，李洛，姜青娥等等的聲音。

顯然，那是有關十三號據點此次被大天災級異類盯上的消息傳開了。

這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畢竟大天災級異類有多可怕，在場的學員都心知肚明，被這等存在盯上，整座據點都有著覆滅之危。

李洛與姜青娥幾人這邊還沒走出廣場，便是見到有人影穿過人群，急急的趕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

呂清兒眸光有些擔心的看向李洛，看樣子也是聽到了消息，所以趕緊跑過來查探。

望著呂清兒那噙著擔憂的清麗臉頰，李洛笑著擺了擺手：「這不是好好的麼。」

一旁的姜青娥看著這一幕，似是笑了笑，道：「清兒學妹很關心李洛呢。」

呂清兒迎上姜青娥的眸光，道：「關心朋友而已。」

姜青娥頷首，道：「那我就代李洛為你的關心表示感謝了。」

呂清兒露出微笑：「應該的呢。」

李洛瞧得兩女客氣相對，卻是感覺氣氛稍微有點不太對，剛欲說話，卻是見到呂清兒後面有一道散發著兇煞之氣的壯碩身影走了出來。

周圍的一些二星院的學員都是為之側目。

「李洛，你的實力提升了很多！」那道身影目光灼灼的看著李洛。

是秦逐鹿。

李洛望著他的身影，笑著點點頭，道：「稍微有點進步而已。」

他的目光在秦逐鹿身上掃了掃，眼神也是微凝，道：「你...也生紋段第三紋了？」

在他的感知中，秦逐鹿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也是比以前更為的強橫，顯然，此次暗窟中，後者也有著不小的提升。

甚至，他感覺這傢伙的第三紋，都凝實到極致，隨時有衝擊第四紋的資格。

不過這倒不奇怪，此前他還在上重花種時，秦逐鹿就已是生紋段第二紋，如今他藉助著暗靈潭的修行，強行拔升一截，這才將雙方此前的差距拉近了許多。

「在暗窟中，他天天出去找白蝕級的異類搏殺，好幾次都險些被殺死。」呂清兒將秦逐鹿的提升原因說了出來。

李洛咂舌，這傢伙還真是一個嗜戰的瘋子，連異類都不放過。

「李洛，什麼時候跟我打一場，現在的一星院，也只有你才能夠當我的對手。」秦逐鹿看著李洛的目光滿是火熱。

以前李洛雖然也很強，但在等級上面與他有著差距，他也不屑以等級壓制對方，可如今李洛與他都是第三紋，想必戰鬥起來會相當的酣暢淋漓。

他早就想要嘗試一下與雙相之力戰鬥是什麼感覺了。

對於眼前這個猛男眼中的渴望與熾熱，李洛稍微感到有些不適，只能敷衍道：「總會有機會的。」

秦逐鹿還想邀戰，不過此時後方突然有悽厲的哭喊聲響起來：「李洛！李洛！我的好兄弟！」

聽到這異常熟悉的聲音，李洛臉色就忍不住的一黑，旋即眼神不善的看著那衝出人群的虞浪，道：「你哭喪呢？」

擠出人群的虞浪目光第一時間看向李洛，快步走上來，如釋重負：「好兄弟，聽到你們遇見了大天災級異類，真是擔心死我了。」

他拍了拍李洛的手臂，然後對著李洛身旁的白萌萌露出了安撫笑容：「萌萌，你沒事吧？沒有傷到哪裡吧？需要檢查一下身體嗎？」

李洛：「……」

狗東西，你這是關心我嗎？

白萌萌看了虞浪一眼，然後也沒有說話，默默的躲在李洛身後。

虞浪還想關心一下，身後卻是有冷聲傳來：「滾開，別擋路。」

他怒視而去，就見到白豆豆站在後方，當即縮了縮脖子，趕緊讓開路，同時對著李洛小聲道：「你們真遇見大天災級異類了？」

瞧得李洛點頭，他忍不住的吞了一口口水，感嘆道：「這你都能活下來，看來姜學姐沒少費心保護你吧。」

李洛懶得理他。

「我聽人說你敲詐了不少人的「帝流漿」？你很缺這東西？要不要我借給你一瓶？不過說好回頭可是要還的，我混點積分也不容易。」虞浪想到了什麼，繼續問道。

李洛一怔，在暗靈潭那裡他倒的確是收了一些帝流漿欠條，眼下怎麼會變成敲詐了，這謠言傳得也有些離譜，不過他也沒太在意，只是笑著搖搖頭。

「你就留著自己用吧，我需要的已經湊夠了。」虞浪這小子雖然浪，不過還是很講義氣的，一瓶帝流漿五千積分，對於現在的李洛來說雖然不算什麼，可對虞浪，恐怕已經是傾盡這大半年的努力了。

十三號據點的那些被激活的淨化塔，雖然最後因為那頭大天災級異類的襲來再度被盡數的汙染，但學府卻並未就真的當做激活失敗來處理，而是按照被再次汙染前的地圖記錄，照實給分，所以即便沒有算上學府可能會給予的獎勵積分，李洛此次也算是盆滿缽滿。

兩人說話時，白豆豆已經緊張的拉住了白萌萌的小手，一陣噓寒問暖，關心她有沒有受傷，剛才她聽見十三號據點遇見大天災異類這個消息時，臉都嚇白了，因為白萌萌就在十三號據點。

「姜學姐，這次真是多謝你了。」白豆豆又是感激的看向姜青娥，在她看來，白萌萌他們最終能夠平安渡過此次的危機，大概率是因為姜青娥的保護。

白萌萌偷笑一聲，道：「姐姐，此次危機姜學姐的確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但其實最大的功勞還是我們隊長呢，最後連禁區那頭天將級的大精獸，都被他給封印了。」

白豆豆，虞浪皆是愣住，連呂清兒，秦逐鹿都是驚訝的看來。

而後白萌萌便是很驕傲的將李洛的表現詳細的說了一遍。

結果不出意料的收穫了周圍眾人震驚的眼神。

誰都沒想到，十三號據點的危機竟然是被李洛解除的...

李洛謙虛的擺了擺手，道：「其實這都是我應該做的，雖然我為此付出了性命去冒險，但為了同學們的生命，我願意付出這種代價。」

「而且我也相信，我的付出，學府都會看在眼中的。」

說完，他用力的拍了拍虞浪的肩膀，道：「你懂嗎？」

虞浪秒懂：「對於洛哥你這種精神，學府一定要給予褒獎，並且給予極其雄厚的積分獎勵，以此鼓勵學員，如果學府的獎勵讓人不滿意，連我這種路人都看不過去，一定會呼籲同學們抗議。」

「我覺得，最起碼獎勵個三萬積分吧？」

李洛輕咳一聲，道：「年輕人野心可以大一點。」

「那就...五萬？」

李洛瞟了他一眼：「保守了。」

虞浪有些驚了，胃口這麼大的嗎？訛詐學府，你不怕被開除的嗎？

「十萬？」

李洛滿意的點點頭，同時給予虞浪讚賞的目光，示意這件事情就交給你了，眼下還不知道院長究竟有沒有傳話，所以為了那十萬積分，他也只能自己燒把火，給學府高層提個醒。

不過這種事他顯然不好出面，而虞浪是個很好的拱火對象。

好兄弟，就是你了，事成後不會虧待你的。

在悄悄與虞浪商量了一些細節問題後，李洛突然聽見了一道呼喊聲，抬起頭就見到廣場邊一道倩影在對著他們招手。

那是顏靈卿。

姜青娥眸光看向他，說道：「先去找靈卿吧，有一些事情。」

「什麼事？」李洛疑惑的問道。

「你不是一直都在苦惱怎麼擴大溪陽屋麼？淬相院那邊，一些高星級的淬相師今年也快要畢業了...」姜青娥笑了笑。

李洛聞言，眼睛都是變得明亮起來，心頭有一抹激動湧出。

聖玄星學府淬相院，可是擁有著大夏國內最為優秀的淬相師，而每年這些即將離開學府的淬相師，都將會成為各大靈水奇光屋爭搶的對象，他對這份資源，可早就垂涎得不行了。

如果真能夠收攬一批高質量的淬相師，溪陽屋的崛起，就算是真正的勢不可擋了。

而溪陽屋能夠壯大，也會帶動洛嵐府的崛起，當然最重要的是，這會增強洛嵐府總部那座奇陣的「勢」...這無疑是應對半年後洛嵐府大變的必須之物。

所以這般機會，萬萬不能放過。

第三百零五章黎碧

夜幕下的聖玄星學府，涼風習習。

學府內的一座酒樓。

這般酒樓一般只會在暗窟開啟的一段時間營業，算是用來緩解發洩一些學員的緊張情緒，酒樓出售的獨特之物名為「綠蟻釀」，綠蟻是相力樹上面的一種蟻蟲，採集樹汁釀成此物，再做一些加工，倒算是成了學府的獨特之物，有靜神之效。

酒樓臨窗處，李洛，姜青娥，顏靈卿三人就座。

李洛執壺，壺嘴中有綠色的酒釀落出，為兩女斟滿，而後他自己也是端杯淺抿一口，感受著那股奇特之感，輕輕的吐了一口氣。

那在暗窟中造成的緊繃精神，也是略有緩解。

「聽說你們十三號據點此次出現了大天災級異類，先前可是擔心死我了。」顏靈卿那邊，則是拉著姜青娥的手，滿是擔憂。

姜青娥笑著安撫。

「靈卿姐，你請了淬相院哪位高材生？」李洛笑問著今夜聚會的目的。

「黎碧學姐，在如今的淬相院中，她是屈指可數的五品淬相師之一，而且她在淬相院中聲望不低，如果你能拉得她加入溪陽屋，想必會有不少人跟隨。」顏靈卿笑道。

「五品淬相師...」

李洛忍不住的咂舌，不愧是淬相院，五品淬相師都能拿出手，要知道這般等級的淬相師，不管在大夏的任何地方，都絕對是被各大靈水奇光屋全力招攬的對象。

「如果她願意來溪陽屋，我把這會長位置讓給她都行。」李洛絲毫不掩飾他對於對方的垂涎。

畢竟此前那個被大澤屋拉攏叛變的溪陽屋總會長韓植，也只是五品而已。

這般等級的淬相師，即便是在那些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中，都能夠擠入高層行列。

「就怕人家看不上溪陽屋這會長的位置。」姜青娥淺嘗了一口綠色酒釀，淡笑道。

「嗨，說實話，溪陽屋這點規模，對別人還真是沒什麼吸引力。」

顏靈卿倒是說得直白，道：「黎碧學姐也只是答應我過來聊一聊，我感覺她對溪陽屋唯一有點興趣的，可能就是咱們溪陽屋的那一道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不過這種級別的秘法源水雖然罕見，但那些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中也不是沒有，所以...」

她後面的話沒說，但李洛也聽得明白，說白了還是他們溪陽屋廟太小，能不能留下這尊大佛真是未知之數。

畢竟別人與他們非親非故，不可能冒著前途之險來留在他們溪陽屋。

而在那些頂尖的靈水奇光屋中，他們可以與等級更高的淬相師交流，提升自身，並且那裡也有著更高品級的配方，給他們更多學習的機會。

與之相比，溪陽屋的確缺乏吸引力。

「盡力而為吧。」姜青娥也只能如此說著，畢竟對方如果真的沒興趣，他們也不可能強人所難。

「都怪你。」顏靈卿對著姜青娥抱怨道。

「怪我做什麼？」姜青娥好笑道。

「你這九品光明相，如果也成為淬相師，現在說不定都是六品了，未來指定是大夏第一淬相師，那個時候，還愁溪陽屋不振興嗎？你簡直就是在浪費你的淬相天賦。」顏靈卿有些恨鐵不成鋼。

姜青娥笑了笑，倒是並未與顏靈卿爭辯，六品淬相師又能如何呢？能夠改變洛嵐府的危局嗎？而且淬相師固然有地位，但論起力量，卻還是不如自身修行。

她想要的，是絕對的力量，而不是憑藉靈水奇光去拿捏人，那不符合她的性格。

所以，即便她身懷九品光明相，但依舊毫不動搖的選擇了專注自身的修行。

李洛倒是未曾說話，因為她明白姜青娥這麼選擇的原因，如果老爹老娘沒有出事，依舊是在洛嵐府，或許姜青娥會選擇嘗試兼修淬相師，但自從他們失蹤後，洛嵐府的重擔就落在了她的肩上，畢竟那時候的李洛傳出空相，根本就扛不起這個擔子。

在那種情況下，姜青娥就更加不可能有時間與精力，再去嘗試什麼淬相師了。

他之所以會走淬相師這條路子，其實更多的原因是因為自身那特殊的後天之相，如果不是這個原因，他大概率也不會觸及淬相師的。

而在他們說話的時候，李洛突然見到樓梯處有一道高挑的身影走了上來，那是一名身穿藍色衣衫的女孩，女孩容顏秀麗，一頭短髮看上去有些幹練。

當她出現時，顏靈卿也是發現了她，當即站起身招手。

於是那藍衣女孩便是走了過來，顏靈卿笑著伸手挽住她，領著她入座。

「這位就是黎碧學姐。」

「吶，姜青娥就不必介紹了吧？這是李洛。」顏靈卿給雙方簡單的介紹了一下。

黎碧先是對著姜青娥露出笑容，點頭示意，道：「姜學妹的名字，可是如雷貫耳。」

「黎學姐客氣了。」姜青娥也是回以笑意，黎碧算是四星院的學員，比她更高一級。

黎碧這才看向李洛，微微點頭：「李洛學弟。」

態度倒是既不冷淡，也沒什麼熱情。

「黎碧學姐。」李洛倒是並不在意，露出爽朗的笑容，既然是求賢而來，態度自然是要擺好。

不提有沒有什麼效果，但終歸該做的還是得做一下。

雙方入座，有顏靈卿活躍氣氛，倒也算是和諧。

聊了一會，黎碧終於還是將話題拉了回來，她眸光看向姜青娥，李洛，問道：「聽說溪陽屋有一種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姜青娥看了李洛一眼，後者輕輕點頭，從懷中取出了一瓶秘法源水，推給了黎碧，笑道：「黎碧學姐所說屬實，這也不算是什麼秘密了。」

黎碧接過這一瓶秘法源水，將其打開，以相力包裹著一滴秘法源水，仔細的感應了片刻，旋即有些驚訝的道：「的確是達到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想必這就是溪陽屋的秘密武器吧，溪陽屋這半年時間能夠有崛起之勢，此物至關重要。」

她將瓶子放下，目光看向李洛，道：「不過溪陽屋的劣勢太明顯，沒有高品淬相師坐鎮，也缺乏高星級的靈水配方，即便有著這一道秘法源水，也很難讓溪陽屋與那些大夏排名靠前的靈水奇光屋競爭。」

「畢竟，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也並不缺，所以對於溪陽屋的未來，我其實並不太看好，而且即便我去了溪陽屋，對你們也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她說的很直白，倒也沒有什麼遮遮掩掩，而後她衝著姜青娥，顏靈卿歉意的一笑。

「我知道靈卿學妹今日的目的，只是真的很抱歉。」

她搖了搖頭。

「我應該不能加入溪陽屋。」

第三百一十七章砍死你

在那滿場的驚愕聲中，李洛也是起身。

「看來都不看好我溪陽屋啊。」感受著場中射來的諸多驚疑目光，李洛衝著姜青娥，顏靈卿她們笑了笑。

「唉。」

顏靈卿都要愁死了，唉聲嘆氣的，已經沒有搭理李洛的心思了。

姜青娥倒是對著李洛輕點螓首，道：「加油。」

她是知道李洛有著白萌萌研究出來的四星級配方，不過這只能說是拉近了與其他那些靈水奇光屋間的差距，但如果說要完全追上，還是不太可能。

畢竟，其他那些上場者，都是五品淬相師，以他們這種品級再來煉製三品靈水奇光，天生就要容易一大截，煉製出來的成品效果也會更好。

而李洛終歸只是三品，這之間的差距，又如何去彌補？

蔡薇輕搖團扇，她雖然沒說話，但看得出來也很是憂愁，畢竟如今溪陽屋好不容易有了一點名聲，情況比以前好了不少，可今日這麼一折騰，如果沒一個好結果的話，真的是貽笑大方。

但她終歸沒有說什麼，畢竟洛嵐府做主的是李洛與姜青娥，他們兩人都決意如此的話，那就無人能夠更改了。

當然最重要的是，她了解姜青娥與李洛，他們把洛嵐府以及溪陽屋看得比她更重，所以他們不可能不知曉今日這場邀請會的影響，而既然他們依舊選擇這麼做，那大概率是有一些準備。

至於是什麼...就只能說拭目以待了。

李洛自溪陽屋所在的位置走出，然後在那不少視線的關注下，走向了廣場中央的白玉高臺，在那裡，一座座煉製臺早已準備妥當。

在廣場的一處，這裡是「天宮屋」隊伍所在，而長公主也是在看著李洛的身影，她纖細雙眉輕輕一挑，這個李洛，還真是哪裡都少不了他，這暗窟剛剛逞了一番威風，現在連這淬相院的邀請會都不放過嗎？

會不會太狂妄了一點？

長公主偏頭，看著身旁的一名頭髮斑白的中年男子，問道：「龜胥大師，你覺得一個三品淬相師，能在這種場合下和一群五品淬相師競技嗎？」

那被稱為龜胥的中年男子聞言笑了笑，道：「殿下說的是這位溪陽屋的李洛會長吧？」

「很難。」

不待長公主點頭，他就搖了搖頭，道：「溪陽屋底子太薄了，跟大澤屋這些頂尖靈水奇光屋比起來，不論是底蘊還是規模，都差得太遠。」

「煉製靈水奇光三大要素，淬相師，配方以及秘法源水源光。」

「首先淬相師這一點上面，溪陽屋大大的落後，三品對五品。」

「配方這一點，溪陽屋從未達到過四星級，而反觀其他幾座靈水奇光屋，他們會參加三品場，這是因為三品靈水奇光算是他們的招牌之一，他們都擁有著四星級的配方。」

「而秘法源水源光，據說溪陽屋最近有一種上七品的秘法源水，這是他們唯一的優勢所在，因為其他五家的秘法源水源光的純度，只是在下七品，所以在這一點上面，溪陽屋能夠扳回來一分...」

「但也僅此而已了，上七品純度與下七品純度的差距，並不足以逆轉局面。」

龜胥大師笑道：「所以...這位李洛會長，應該是沒有機會的。」

長公主微微螓首，龜胥這是專業點評，算是很有份量了，不過她卻並沒有完全認同，因為她知道姜青娥與李洛應該都非常清楚這一點，這兩人都很聰明，如果是完全沒有機會的話，他們不至於會用溪陽屋的名聲來冒險。

那麼，究竟是什麼，讓得李洛有這個信心呢？

長公主的心中升起了一點好奇。

在經歷了暗窟那場大天災危機後，對於李洛，她可再沒有半點小瞧了，這個傢伙平常不顯山不露水，仿佛完全遮蔽於姜青娥的光芒之下，但出於直覺，長公主覺得，洛嵐府中，最值得鄭重對待的，未必就只有姜青娥...

這個李洛，很是有些深藏不露呢。

當李洛走上高臺的時候，剛好也碰見了上場的韓植，後者對著他露出溫和的微笑。

不過這一次，李洛倒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開口道：「韓植。」

「李洛少府主還要說什麼嗎？」韓植微笑道。

李洛漠然道：「有機會的話，我會找人砍死你，所以以後出門，叫都澤府多給你配點護衛。」

韓植臉龐上的笑容微微一僵，他倒是沒想到李洛這次如此的直白，而且也毫不遮掩對他的殺意。

而且，這也太沒規矩了吧！

韓植神色有點難看，道：「李洛少府主，你這樣壞了規矩，都澤府說不定也會採取這樣的方式回擊你們溪陽屋的淬相師。」

「當你燒了溪陽屋研究室的時候，你就已經沒有講規矩了。」

李洛淡笑一聲，而後不再廢話，直接轉身走向了提前安排好的一座煉製臺。

韓植望著他的背影，面色陰沉，最終一聲冷哼，如今的洛嵐府局勢不穩，自身都是難保，這李洛還想來威脅他，也當真是天真。

真以為他因此就會懼怕嗎？

也罷，既然你要逼我，那就別怪我了，原本以前還沒機會，但此次你主動湊了上來，那我就要把握住這個機會了。

呵呵，溪陽屋前會長碾壓現會長的戲碼，想必會有很多人感興趣，到時候溪陽屋這最近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一點名聲，也將會再次跌入谷底。

對於那韓植在想什麼，李洛並沒有太在意，不過對於此人，他的確是懷著較深的殺意，因為後者不僅是背叛了洛嵐府，而且那一把研究室的火，也是讓得李洛怒火中燒。

洛嵐府對這韓植也算是不薄，他能夠成為五品淬相師，也算是洛嵐府給予了諸多的支持，但如今一見到洛嵐府勢弱，他不僅直接轉投洛嵐府的對頭，而且為了博得都澤府歡心，更是一狠心做出了火燒研究室這種惡事來。

正如他先前所說，這一點，就已經不在規矩之內了。

此前李洛沒有過於理會此事，是因為事情太多，而且這韓植進了大澤屋後也算是低調，可沒想到這低調只是假象，這傢伙現在還敢出面來踩踏溪陽屋，既然如此，那就不能視而不見了。

所以先前李洛所說的話，可不只是單純的威脅，如果真讓他找到機會的話，他不會介意動用洛嵐府的力量將這韓植除掉。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已經來到煉製臺前，站在這裡，抬頭便是見到廣場上無數道目光注視著，倒是給人不小的壓力。

不過李洛神情倒是很平靜，他知道沒有幾個人看好他，但他需要的就是這種質疑，因為他們現在的質疑越深，待得結果出來時，他們也會更加深刻的記住溪陽屋。

他相信，這一場邀請會後，溪陽屋雖然不至於直接躋身進入大夏前十，但崛起之勢，將不可阻擋。

叮！

也就是在此時，金玉敲擊聲陡然響起，主持秩序的淬相院導師高喝聲響徹全場。

「邀請會三品場，正式開始！」

第三百一十八章與五品淬相師競技

隨著淬相導師的一聲高喝，全場的氣氛也是逐漸的高漲起來，一道道目光投向高臺上，這其中還有許多相力院過來的學員，他們對煉製靈水奇光並不熟悉，所以眼下也是想要親眼看看這些平日裡他們必不可缺的靈水奇光，究竟是如何煉製出來的。

而六座煉製室中，那五位五品淬相師神色都比較淡然從容，畢竟以他們的實力來煉製三品靈水奇光，本來就有些大材小用，如果不是自家靈水奇光屋要將產品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他們完全可以直接派一名四品淬相師出場就行了。

所以他們的出手也顯得很是行雲流水，或水相，或光明相的力量流轉而出，只見得伴隨著他們五指隨意點動，那煉製臺上的一份份材料便是直接被相力所裹挾，然後磨碎，投入到一支支水晶管中。

接著便是繁複到令人眼花繚亂的藥性融合。

不得不說，韓植這五位五品淬相師能夠代表各自的靈水奇光屋，也足以說明他們自身的實力，這一番煉製下來，看得人有一種賞心悅目的流暢之感。

不過這種流暢中，卻摻雜了一些不和諧的東西。

噗！

李洛所在的煉製臺，一支水晶管內能量湧動，陡然間變得紊亂起來，而後整支水晶管都是直接爆碎開來。

這是藥性融合間出現了失誤。

其實煉製靈水奇光出現這種情況很常見，但在眼下的場合，其他五位淬相師行雲流水般的煉製下，李洛這裡的失誤就顯得格外的引人注目。

廣場中有一些低低的譁然聲響起。

這種局面，就算是不懂靈水奇光煉製的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邊的手法比起其他五位五品淬相師，的確是要顯得生澀與稚嫩一些。

三品與五品間的差距，並不容忽視。

廣場的某處看臺上，那名為梅萱兒的女孩見到這一幕，頓時嗤笑出聲，然後目光轉向不遠處的黎碧等人，道：「黎碧，我之前給你的提醒沒錯吧？溪陽屋就是一個火坑，跳進去就爬不出來了。」

黎碧沒搭理她，其身旁那名為冰桃的女孩則是點點頭，低聲道：「這梅萱兒雖然討厭，不過她這話還是有些道理的，溪陽屋本來實力就弱，眼下還只是派出一名三品淬相師，這是嫌臉丟得不夠嗎？」

「如果他們都對自家名聲不看重，那的確不是好去處。」

黎碧聞言，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道：「我又沒有說一定會加入溪陽屋，不要再說了，先看比賽吧。」

冰桃攤了攤手，也就不再多言。

而在那邊，那梅萱兒還在喋喋不休，在她的言語中，溪陽屋定會成為此次邀請會上面的笑柄，誰若是加入其中，當真是丟了淬相院的臉了。

對於她的這種言語，一些學員雖然不喜歡聽，但還是受到了一些影響，暗暗搖頭，看來這溪陽屋，真是沒什麼希望。

不過廣場上的那些譁然聲，李洛已經聽不見了，因為此時的他已經將心神完全的投入到了這一次的煉製中，外界的一切幹擾都是被其盡數屏蔽。

他的神色依舊平靜，並沒有因為先前的失誤就有什麼慌亂，因為這種失誤是在預料之中，而且應該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畢竟失誤多不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規定時間內將三品靈水煉製出來。

他伸出手掌，指尖有相力凝聚成絲線射出，直接是纏繞住一株株材料，然後以相力揉碎，初步的凝鍊雜質，調製好劑量後，投入到一支支水晶管中。

繼續開始融合材料。

而時間，則是在這種融合下，逐漸的流逝。

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中，李洛再度出現了三次融合的失誤，不過這次不僅是他，其他幾位五品淬相師，除了韓植外，也都出現了一次失誤，導致材料損毀。

畢竟即便是五品淬相師，也不會次次都是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對於其他人的失手，李洛依舊沒有去關心，此時在他高度凝聚的心神下，他煉製的「萌蝶靈水」已經達到了三分之一的完成度。

這種完成度大大的落後其他幾人，但他卻並不著急，穩定著自身的節奏。

高臺上，那位凌照影院長，突然神色一動，她目光盯著李洛的位置，淡笑道：「這個李洛的藥性，超過了十重融合...這可不是三星級配方能夠達到的。」

「我就說，這小子也不傻，不至於以卵擊石，原來是在這裡藏了一手。」

一旁的郗嬋導師聞言，也是有點訝異的道：「這是，四星級配方？」

凌照影點點頭，道：「雖然不知道他從哪搞來的四星級配方，不過我不會看錯的。」

郗嬋導師眸光微動，凌照影乃是大夏唯一的八品淬相師，她的眼力絕對值得信賴，既然連她都說了李洛現在煉製的是四星級配方，那就不會出錯。

至於這四星級配方怎麼來的...

郗嬋導師倒是有些猜測，旋即忍不住的笑了笑，這李洛還真是討女孩子喜歡啊，白萌萌那丫頭竟然能夠為了他這麼拼的嗎？

「不過即便是有四星級配方，也很難追得上其他人啊。」凌照影託著腮，笑道。

「終歸是比之前多了一點機會，而且誰能知曉，李洛還有沒有其他的底牌？」郗嬋導師說道，她對這場比賽，倒是突然的多了一點興趣。

「哦？這麼看好你這學生？」凌照影笑道。

郗嬋導師笑而不語，從理智來說，李洛的勝算的確不高，不過這小傢伙有點妖，未必不能再次讓人大吃一驚。

而時間，在各方關注下，繼續流逝。

在場中眾多視線的注視下，臺上除了李洛之外的五位淬相師的完成度也是越來越高，而其中韓植最是惹人注意。

因為直到現在，場上就只有他至今為止未曾出現過一次的失誤。

就連一些各大靈水奇光屋中的六品淬相師都是微微點頭，這個韓植，天賦還是很不錯的，只不過早年是個野路子，在進了溪陽屋後，才有了學習的機會，一步步的爬到了會長的位置。

看臺上的都澤紅蓮與都澤北軒也是臉上有著一些笑意，顯然對韓植的表現還算是滿意。

「看來韓植想要表現的心很強烈啊，我原本以為他面對老東家會留手呢。」都澤北軒笑道。

都澤紅蓮淡淡的道：「一般來說，越是背叛者，對於以前的主子會越狠，我想，韓植想要把溪陽屋廢掉的心，可能比我們大澤屋都重。」

「姐，這次的比賽，終歸是穩了吧？」都澤北軒笑起來，神情悠閒。

「那李洛最近風頭太盛了，這次能打壓一下他，也能挫挫他的氣勢。」

都澤紅蓮聞言，微微遲疑了一下，如果是以前，她恐怕已經是冷笑出聲，但經過暗窟的事後，她覺得這個小子真的有點妖。

所以最終她糾結了一下後，聲音有些不太確定。

「應該...大概率是穩了吧？」

第三百零六章顏值要求

對於黎碧的拒絕，李洛與姜青娥其實都並不感到意外，畢竟這是人之常情，對方不可能因為他們是同學的關係，就捨棄掉前途來到實力一般的溪陽屋。

「黎碧學姐，其實溪陽屋還是很有發展潛力的，未來一定能夠成為大夏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顏靈卿還想爭取。

黎碧有些無奈的一笑，道：「或許你說的是真的，但是這個未來是多久呢？與其在這裡虛耗這麼久的時間，我為何不去那些已經是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修行？」

顏靈卿啞口無言，黎碧說的也沒錯，或許溪陽屋如她所說有潛力，但人家現在有不少已經成為大夏前十的靈水奇光屋可以選擇，為什麼要冒險來還在發展中的溪陽屋呢？

畢竟黎碧跟姜青娥的關係，又沒有她這麼的好，人家不可能願意付出這種代價的。

「真是抱歉。」

黎碧道歉，然後遲疑了一下，說道：「據我所知，五天後，淬相院邀請了一些總部在大夏城，並且實力雄厚的靈水奇光屋來學府，應該是打算讓他們與一些即將離開學府的淬相師提前接觸，做好選擇。」

「這些被邀請而來的靈水奇光屋必然不會放棄這種機會，所以想必到時候他們會好好展現自身的實力，吸引更多的淬相師。」

「我覺得你們想要壯大溪陽屋，這種機會應該也不能放過，最起碼，能吸引幾個是幾個吧。」

她雖然拒絕了溪陽屋的邀請，但還是給予了建議。

李洛聞言，神色也是一動，旋即有點無奈的道：「似乎我們溪陽屋並沒有被邀請。」

姜青娥也是頷首，道：「如果被邀請了的話，蔡薇姐會派人來送消息的。」

李洛不由得有些鬱悶，這的確是一個不錯的展示機會，但顯然，溪陽屋實力還是不行，甚至連被邀請的資格都沒獲得。

黎碧見到他們的神情就知曉溪陽屋沒有被邀請，微微沉吟，道：「溪陽屋想要被邀請，其實也不是沒辦法。」

李洛頓時看來，求教道：「黎碧學姐有什麼法子？」

黎碧笑了笑，道：「邀請哪些靈水奇光屋，是由淬相院中的一些高品導師決定的，而據我所知，郗嬋導師也有著這種資格。」

「郗嬋導師是你的相力導師吧？」

她衝著李洛笑道：「你去找她，走個後門，應該也能讓溪陽屋來湊個熱鬧。」

李洛啞然，還能這樣麼...不過為了溪陽屋的發展，去求求郗嬋導師倒也可以。

「那就多謝黎碧學姐提點了。」李洛笑道。

黎碧：「舉手之勞而已。」

她欲言又止，最終還是搖搖頭，沒有多說。

李洛卻是明白她想要說什麼，無非是即便獲得了淬相院這邊的邀請資格，可到時候如果無法展現出自身的實力，恐怕也無法吸引到什麼好的淬相師加入。

只不過對於這些，李洛心中也自有決算。

「喲，顏靈卿，又在這裡給溪陽屋拉客呢。」

而就在雙方閒談間，突然有著一道突兀的刺耳聲音帶著戲謔響起。

李洛，姜青娥眉頭皆是一皺，抬起頭來，便是見到一名綠衣女孩笑眯眯的走了過來，在她後方不遠的靠窗處，一桌人也是在看著這邊，顯然是與這綠衣女孩一起的。

「梅萱兒，不會說話就閉嘴，沒人當你是啞巴！」顏靈卿見到這女子，俏臉頓時一寒，言語間也是分外的不客氣。

這突如其來的爭吵，也是讓得李洛有些愕然，他看了一眼那叫做梅萱兒的女子，模樣倒算是尚可，只不過比起顏靈卿還是差了幾分，紅唇微薄，一看就不是個善茬。

姜青娥也是看了那梅萱兒一眼，然後嘴唇微動，有細微的聲音凝聚成線傳入李洛耳中：「這梅萱兒也是淬相院的學員，跟黎碧一樣，今年就會畢業，她本身淬相水平很強，同樣是達到五品淬相師的級別。」

「我聽靈卿說過她，兩人間有些恩怨，似乎是以前那梅萱兒喜歡過一名男學長，只不過後者對她無意，偏偏想要追求靈卿，可靈卿卻將其屢屢拒絕。」

「而後那梅萱兒就嫉恨上了靈卿，屢屢找她麻煩。」

李洛聽完有點臉黑，這麼狗血的嗎？

「呵呵，顏靈卿，你這些天一直在拉動一些同學加入溪陽屋，這是想要將大家都給拖進火坑嗎？」

那梅萱兒沒有如顏靈卿所說的閉嘴，反而愈發嘲諷起來。

「黎碧，你可莫要被這顏靈卿一通胡說騙昏了頭，以你的條件，那些大夏頂尖的靈水奇光屋足以任你挑選。」梅萱兒又是看向坐在這裡的黎碧，似笑非笑的開口說道。

黎碧眉尖微蹙，道：「這跟你沒關係，不必你多說。」

對方這般挑撥伎倆很低劣，黎碧自然不會聽她挑動，而且，如何選擇，她自己也早就有過決斷了。

對於黎碧的態度，梅萱兒也不在意，她這麼說，純粹只是為了刺激顏靈卿而已。

她看向顏靈卿，果然是見到對方臉若寒霜，當即心頭暗樂。

而後她眸光一轉，卻是投向了李洛，繼續說道：「這位想必就是洛嵐府的少府主，溪陽屋的會長，李洛學弟了吧？」

李洛眸光看了她一眼，卻是並未理會。

梅萱兒笑眯眯的道：「李洛學弟，如果你們溪陽屋真是想要找人，其實可以來找我，只要你將顏靈卿踢出溪陽屋，我說不定願意去溪陽屋。」

「要不要考慮一下？」

李洛摸了摸下巴，沉吟道：「四品換五品？似乎不虧？」

「那定然是不虧的。」梅萱兒眼中跳動著譏嘲之色，應和道。

隨即她聽到李洛嘆了一聲，道：「不好意思，其實溪陽屋招人的條件比較特殊，淬相等級在我們這裡只是次要的。」

「我們首選顏值更高的淬相師，比如靈卿姐以及黎碧學姐這樣的，梅學姐你雖然淬相實力過硬，但是顏值這一點上面跟我們溪陽屋的招收條件還有一點差距，所以很可惜，溪陽屋不能要你。」

「噗嗤。」

面前的黎碧忍不住的失笑，原本一臉寒霜的顏靈卿唇角也是輕輕一彎，神色有所緩和。

那梅萱兒臉頰上的笑容則是一僵，眼神充滿著怒火的剮向李洛，這混蛋竟然說她的長相不過關？！

「梅學姐不必沮喪，聽說有一些丹藥有著養顏之效，你可以先嘗試一下，如果有效果，再來我們溪陽屋應聘也不遲。」李洛溫和的說道。

「放你的狗屁！」

梅萱兒頓時氣炸了，真當本小姐看得上你那破爛溪陽屋嗎？我只不過是藉此嘲笑一下顏靈卿而已，真以為我會去溪陽屋？！你還真會蹬鼻子上臉！

不過，她罵聲剛剛落下，突然見到那一直未曾說話的姜青娥抬起俏臉，眸光仿佛鋒銳劍芒般的投射而來，一股寒意陡然自梅萱兒心底湧出，駭得她臉色發白，狼狽的退後數步。

「再言語不遜，那就別怪我不認什麼相力院與淬相院了。」姜青娥言語淡淡，然而任誰都能夠聽出其中所蘊含的寒氣。

梅萱兒心頭驚怒，在那後方，她那一桌同伴也是站起身來，遲疑的看著這邊，有數名男學員看了看姜青娥，最終又坐了下去。

想來還是不敢去招惹姜青娥。

梅萱兒也明白姜青娥的厲害，當即只能壓下心中的怒氣，一聲冷哼，轉身就走，同時心中暗怒，定要到處散播這溪陽屋的壞話，讓顏靈卿試圖拉人的計劃全部落空。

趕走了那梅萱兒，顏靈卿依然還是俏臉冰寒，其實倒不是生氣，而是有點沮喪，因為這段時間她為了幫溪陽屋拉人，也沒少給人賠笑臉，但最終效果都不是很好，這讓得她感到難過。

一隻嬌嫩纖細的手掌此時伸了過來，握住她的手，顏靈卿轉頭就見到姜青娥那安撫的溫柔眸光。

這才心情好受了一些，撇撇嘴，端起面前的「綠蟻釀」一飲而盡。

黎碧感覺這裡也不好多留，於是就打算起身告辭。

不過李洛卻是突然出聲：「黎碧學姐，且慢。」

黎碧疑惑的看向李洛，她已經說的很明白了，他還要挽留嗎？可是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面對著黎碧的目光，李洛微微沉吟，緩緩道：「黎碧學姐，現在的溪陽屋對於你來說，或許的確沒什麼吸引力...」

「不過我若是告訴你，接下來溪陽屋的秘法源水，其純度將會達到八品層次，你覺得，能不能勾起你的興趣？」

此話落下，不僅黎碧微微睜大了眼睛，就連顏靈卿，姜青娥，都是錯愕的看來。

第三百一十九章煉製成功

咚！

隨著日頭漸升，場中的氣氛逐漸的火熱，而特別是當一道金玉敲擊般的清脆聲音自一座煉製臺上傳出時，全場所有的目光都是匯聚而來。

因為那是煉製結束的聲音。

隨著眾多目光看來，然後他們就發現，那第一個煉製完畢的人，不出意料的正是大澤屋的韓植。

此時的後者，面帶微笑，舉起了手中的一支水晶管，其內流淌著暗灰色的液體，液體粘稠，似是粉塵於液體中飛舞出來，在晶管內飄舞，頗為絢麗。

很多對靈水奇光了解的人一眼就將其認了出來，那是大澤屋用以與大夏其他頂尖靈水奇光屋爭雄的三品靈水，褐塵靈水。

這也是大澤屋諸多三品靈水中，唯一達到四星級的配方。

場中有喝彩聲響起，這韓植的表現可謂是此次上場六位淬相師中最出彩的一人，不僅煉製中沒有出現半點差錯，而且還以最快的速度將成品給煉製了出來。

大澤屋那邊，都澤紅蓮與都澤北軒也是面現笑容，顯然對此感到極為的滿意。

韓植在結束煉製後，神色從容的搽了搽手，然後目光看了一眼李洛那邊，此時的後者神情專注，似是並沒有聽見他這邊的結束，而看其煉製的靈水，顯然距離成功還有著一段距離。

他對此洒然一笑，畢竟只是三品淬相師，即便對方天賦驚人，也不可能真的比得上他這種五品淬相師。

當然了，煉製快慢與否在這裡不重要，重要的還是看最後的成品淬鍊力。

韓植對自身今日煉製出來的這一瓶靈水頗為滿意，所以他有著信心，這三品場，他應該是最出彩的。

這倒是好交差了。

而在韓植煉製完成後不久，其他的四位五品淬相師也是陸陸續續的結束了煉製，彼此一笑，倒也是風度十足。

於是接下來，所有的目光，都是投射到了依舊未曾結束的李洛身上。

後者神色專注，有條不紊的完成著一步步的融合，絲毫不受外界的影響。

溪陽屋這邊，顏靈卿與蔡薇皆是有著難掩的緊張之色，就連姜青娥都是微微挺直了上身，金色眸子緊緊的盯著李洛的身影。

「洛哥，加油！」

看臺上，虞浪，趙闊等人皆是加油吶喊。

呂清兒，白萌萌也是雙手緊握，顯得格外緊張。

他們的吶喊聲，也漸漸的引起了一些相力院學員的支持，畢竟他們只是來看熱鬧的，而最近李洛在暗窟的事情引起了許多學員的敬佩，所以眼下倒也不介意幫忙吶喊助威。

於是這助威的聲勢就漸漸的起來了，倒是引得那些來參加邀請會的各方靈水奇光屋有些驚異，他們都沒想到李洛在聖玄星學府內竟然會有這等聲望。

李洛不是才進入聖玄星學府半年多嗎？

外界的吶喊聲，並未傳入李洛的耳中，此時他的煉製同樣已經進入到了最為關鍵的時刻，種種複雜藥性開始融合。

一支支水晶管在相力的馱負下，懸浮在其周身，他神色平靜，修長十指凌空點動，每一次的落下，都會有著一道水光相力疾射而出，落入到水晶管內，相力與諸多提煉而出的藥性逐漸的融合，同時剔除著其中的雜質。

此時的李洛，仿佛是一個演奏家，手指點下，便是有音符於那水晶管中傳出。

漸漸的，那舉手投足間，也是有了一些行雲流水之感。

而那些水晶管內的融合材料，也是在此時漸漸的變得愈發的純淨，日光照耀下來，仿佛是細碎的水晶般。

廣場高臺上，一直關注著李洛這邊煉製的凌照影眉頭突然輕挑了一下，道：「這小子的相力好像有點奇怪。」

郗嬋導師說道：「李洛擁有著雙相，相力與旁人有所不同也正常。」

凌照影遲疑了一下，有點不確定的道：「不是雙相之力...我是說，他的相力淬鍊出來的那些材料，似乎要顯得格外的純粹一些。」

「這種純粹度，其實不比場中其他幾位五品淬相師弱，這很奇怪...」

郗嬋導師聞言也是怔了怔：「這樣麼...他的第一相是水相，第二相是木相，而木相之力對煉製靈水奇光，應該沒有特殊的增幅吧？」

凌照影也感到有點奇怪，不過還是沒有多想，只是道：「這小子淬相術還是挺紮實的，雖然剛開始出現了一些失誤，但也很快調整了過來，這次的煉製，應該算是成功了。」

「不出我所料，他煉製的靈水奇光，的確是一道四星級配方。」

郗嬋導師對此也不算意外，李洛本就是三品淬相師，所以煉製三品靈水奇光剛好是在他的能力範圍，所以煉製成功也是理所應當。

只是，光煉製成功可不行。

最終還是得比拼煉製出來的靈水奇光所具備的淬鍊力，這才是驗證各自能力以及背後靈水奇光屋實力的唯一指標。

而一般來說，在彼此都是四星級配方的情況下，李洛自身只是三品淬相師，他所煉製出來的三品靈水奇光，必然會弱其他幾位五品淬相師一截。

畢竟等級間的差距，並不容忽視。

至於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其他五位五品淬相師背後的靈水奇光屋也有，所以，李洛應該怎麼來拉近這個差距？

在郗嬋導師沉吟間，時間漸漸的開始接近到煉製時間的尾聲。

而在全場越來越強烈與高漲的吶喊助威聲中，李洛體內的相力陡然大盛，只見得諸多水晶管內的融合液體陡然暴射而出，於面前交匯，形成了水漩。

相力在其中攪動，漸漸的有星光於其中爆發開來。

最後，一滴滴閃爍著星辰之光的神奇液體滴落而下，精準的落在了李洛手中的一支水晶瓶內，而水晶瓶內，還有著李洛早已經準備妥當的秘法源水。

嗤！

細微的煙霧升起，其中仿佛是有著星光升起。

萌蝶靈水，終是煉成。

全場的歡呼聲如雷鳴般響起。

李洛此時終於是從那專注狀態中回過神來，他聽著那滿場的歡呼聲，也是忍不住的一笑，學府內的同學還真是捧場啊。

「煉製成功了一道三品靈水而已。」

看臺上的梅萱兒搖了搖頭，笑道：「這聲勢，不明白的人還以為他淬鍊力超過了其他幾位五品淬相師呢。」

「結果又還沒出來，你就少說點話吧。」黎碧皺眉道，這梅萱兒一直喋喋不休，也是煩人。

「結果出不出，還有什麼意義嗎？」梅萱兒說道。

黎碧沒說話了，只是將目光轉向煉製臺上，隨著李洛煉製完畢，已經開始有導師走上臺，這是要開始最後一步了。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淬鍊力的檢測。

第三百零七章李洛的海口

「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桌上的氣氛凝滯了一瞬，片刻後，黎碧終於是回過神來，她眼神驚疑的看向李洛。

姜青娥與顏靈卿眸子中也是帶著愕然之意，顯然對於這一點，即便是她們都不知情。

她們是知道秘法源水來源的，那其實就是李洛自身的相力凝鍊所化，難道這還能改變的嗎？

姜青娥眼中掠過一絲若有所思，倒是隱約的猜到了一點。

面對著那三對驚愕目光，李洛輕輕點頭，衝著黎碧露出笑容，道：「黎碧學姐，你並沒有聽錯，以後我們溪陽屋的秘法源水將會迎來升級，純度也會提升到八品。」

黎碧感到有些不可思議，據她所知，大夏擁有著八品秘法源水的靈水奇光屋，不會超過三座。

而一個規模並不算多大的溪陽屋，卻是能夠擁有？

怎麼可能呢。

秘法源水的珍貴與稀罕，她身為一個五品淬相師，可是最為清楚的，如果溪陽屋真的有這般寶貝，早就成為大夏首屈一指的靈水奇光屋了，怎會現在這般落魄？

「李洛學弟是在跟我開玩笑嗎？不過這種玩笑可不好笑，即便使用一些手段將我誆騙進溪陽屋，可最終失信於人反而不磊落。」黎碧目光閃爍，旋即緩緩說道。

每年大夏都會有一些靈水奇光屋覬覦淬相院即將畢業的淬相師，所以施展種種手段來接洽，其中不乏一些走偏門的，反正就是不管如何，先將人騙走再說。

這是最讓得淬相院的淬相師深惡痛絕的。

如果李洛真的抱著這種打算，會讓溪陽屋進入到淬相院黑名單的。

「黎碧學姐放心，我不會做這麼蠢的事。」

李洛笑了笑，道：「我只是問，如果溪陽屋真的擁有著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你願意來嗎？」

黎碧微微沉吟，最終乾脆的點點頭。

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相當稀有，如果她平日煉製靈水奇光時能夠使用這種純度的秘法源水，對她自身也頗有裨益，同時還能夠加快她淬相師等級的提升。

雖說溪陽屋在其他的地方有缺陷，可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足以彌補一切。

而且如果李洛說的是真的，擁有著八品秘法源水的溪陽屋，很快就能夠壯大，直接衝進大夏前十的靈水奇光屋。

李洛見狀，笑道：「既然如此，那就請黎碧學姐暫時不要應了其他靈水奇光屋的邀請，五天後，淬相院那邊的邀請，溪陽屋也會參加，到時候溪陽屋也會展現一些自身的實力。」

「那時候，黎碧學姐也會看見你想要看見的。」

黎碧盯著李洛的眼睛，後者也是坦然的與她對視。

片刻後，黎碧轉開目光，手指把玩著酒杯，似是在思考。

「黎碧學姐，等幾天反正也不會有什麼損失，李洛不是說大話的人，我向你保證！」顏靈卿勸說道。

望著顏靈卿期盼的目光，黎碧無奈的笑了笑，最終點了點頭。

「好吧，李洛學弟，我等著你們溪陽屋在邀請會上面的表現。」

「如果你所說一切屬實，而溪陽屋又展現出了相應的表現，我想，不僅我會加入溪陽屋，我所認識的一些還不錯的同學，應該也會有相同的想法。」

言語間的意思，是到時候李洛所說不假，黎碧還會帶來一些人。

說完之後，黎碧沒有再多留，對著姜青娥，顏靈卿點頭示意後，便是直接起身離去。

這一層不遠處的那一桌，梅萱兒望著離去的黎碧，暗自冷笑一聲，這顯然是談崩了啊，那顏靈卿也真是天真，以為誰都如她那麼蠢，將自己陷在一個破爛溪陽屋中。

眼下，還想拉更多的人跳火坑。

之後倒是得好好宣揚一下她的心思，讓其他那些即將畢業的淬相師躲著點走。

而這邊，顏靈卿收回了目光，看向李洛，擔心的問道：「你說的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應該是真的吧？你可別瞎應承人。」

先前黎碧在，她不好質疑，只能選擇相信李洛，可現在私下裡，還是忍不住擔心的詢問。

姜青娥也是將眸光投來，顯然對此也很是關注。

李洛笑道：「我現在的確沒有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顏靈卿一急，就想要伸手捏住李洛耳朵扯，混小子，這個時候了你還真敢玩？

「不過五天後，應該就有了。」李洛見狀趕緊補充道。

「什麼意思？」顏靈卿停手問道。

李洛笑而不語，然後轉頭看向姜青娥，道：「青娥姐，幫我送信給蔡薇姐，讓她幫忙以最快的速度採購五十瓶六品的靈水奇光，送到學府。」

「五十瓶六品靈水奇光？」姜青娥微驚，她看著李洛的神色不似作假，最終略作沉吟，輕輕頷首：「我會讓人送信的，不過這五十瓶，可是一百多萬枚天量金...我想，接到信後，蔡薇姐又要揉額頭了。」

李洛失笑，豈止是揉額頭，蔡薇姐怕又會罵他敗家了，眼下的洛嵐府四處都需要資金，她為了維持各方運轉已是焦頭爛額，還得照顧他這個無底洞，光是想想，都感覺蔡薇姐是真的挺難的。

只不過沒辦法，他的確急需這一批靈水奇光。

因為隨著這一次在暗窟的修行，他開始察覺到自身的六品水光相開始有著一些進化的跡象，這自然是讓得他無比的狂喜，畢竟自從水光相達到六品後，他已經是餵了不知多少的靈水奇光，反正粗略算下去，數百萬天量金應該是有了。

可即便如此，六品水光相始終沒有進化的跡象。

這讓得李洛極為的無奈，不過他也理解，因為六品到七品，本就是一個分水嶺，七品相可稱高品相，而六品，只是中品相。

他也相信，一旦自身的水光相能夠進化到七品，那麼他的實力也將會獲得一次極大的提升。

同時水光相進化到七品，由水光相凝鍊而出的秘法源水，自然也會隨之提升一個等級，達到八品純度並不困難。

而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一出，溪陽屋定然能夠急速壯大，如果再配合著白萌萌研究的四星級配方，溪陽屋衝進大夏前十，應該不是夢。

到時候，一切投入都能夠賺回來。

「你就賣關子吧，到時候看你拿不出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你怎麼辦。」顏靈卿白了李洛一眼。

她倒是知曉秘法源水就是李洛自身凝鍊而成，但她並不知道李洛煉化靈水奇光的效率，所以也猜不到李洛要那麼多靈水奇光究竟是要做什麼。

姜青娥則是道：「其實眼下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還是要先確定溪陽屋能不能獲得邀請資格。」

她衝著李洛露出一抹笑意。

「而這件事，就只能交給你去了。」

她們與郗嬋都不熟，所以走她後門這件事情，就只能交給李洛去了。

李洛也不墨跡，直接起身準備離去，同時感嘆道：「希望郗嬋導師能夠看在這次暗窟我為她長臉的份上，給我開個後門吧。」

說罷，揚長而去。

瞧著李洛離去的背影，顏靈卿也沒了吃喝的心情，嘆了一聲，道：「咱們溪陽屋真能在邀請會上面有亮眼的表現嗎？」

溪陽屋的實力如何，她再清楚不過，淬相師水平一般，配方一般，唯一亮點是李洛那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可此次邀請會必然都是大夏中頂尖的靈水奇光屋，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雖然稀罕珍貴，可也不只僅此一家。

她相信在未來，溪陽屋應該能夠壯大，可現在，會不會還是太早了一些。

姜青娥微笑，親手給顏靈卿倒了一杯綠蟻釀，道：「放心吧，既然李洛誇了口，我感覺還是有一些把握的。」

「你此次沒進暗窟，所以不知道，他在暗窟中誇口想去做的事，可比現在更要來得不可思議。」

顏靈卿聞言，這才升起了一些興趣。

「哦？快給我說說，這小子又做什麼了？」

而後兩女便是湊在一起，品嘗著醇厚的綠蟻釀，小聲的交談了起來。

第三百二十章要搞事

隨著主持導師的上臺，全場的目光都是匯聚過來，喧譁的氣氛漸漸的變得安靜，所有人都是在等待著檢測的結果。

主持導師首先是走向韓植所在的煉製臺，後者面帶微笑的退開一步，伸手示意對方檢測。

導師則是點頭，取過韓植所煉製的那一瓶靈水，將驗淬針給插入了進去。

等待了數秒。

所有人都是安靜的等待結果。

最終，主持導師露出了讚賞的笑容，朗聲道：「大澤屋韓植，所煉製的靈水，淬鍊力...六成六。」

這聲音傳出，頓時引起了不小的譁然聲，不少懂行的人都是微微點頭，四星級的三品靈水，其淬鍊力上限應該是在七成左右，韓植能夠達到六成六這個度，那他所煉製出來的這瓶靈水，絕對算得上是極品了。

當然，韓植能夠達到這個淬鍊力，更多是因為他自身乃是五品淬相師，如果換做其他的三品淬相師來煉製，最終其淬鍊力，可能會在六成到六成三這個區間。

而這，也是大澤屋出產的「褐塵靈水」的平均水平。

畢竟即便是大澤屋，也不可能時刻派出韓植這種五品淬相師去煉製三品靈水，那性價比可並不划算。

「如果沒意外的話，我想韓植應該會是淬鍊力最高的人。」天宮屋所在的位置，那名為龜胥的中年男子笑了笑，而後對著長公主說道。

長公主國色天香般的容顏上沒有波瀾，只是微點螓首，意外這東西...可是有點說不準。

「李洛成績會如何？」她紅唇微啟，問道。

龜胥看了長公主一眼，他發現後者似乎對李洛要更關注一些，這是與對方有些關係嗎？

龜胥沉吟了一下，道：「溪陽屋底子薄，唯一的亮點就是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如果李洛煉製的是三星級配方，那麼就算他再出色，那所煉製出來的靈水也不會超過六成。」

「因為三星級配方的極限淬鍊力，就是六成左右。」

長公主眸光微閃，道：「如果李洛煉製的是四星級配方呢？」

龜胥一怔，道：「從沒聽說過溪陽屋有四星級的配方啊。」

長公主淡笑道：「以前沒有，不代表現在就沒有...李洛他能突然拿出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突然多一道四星級配方，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吧？」

龜胥有點無奈，長公主還是不太了解靈水奇光這個行業，配方這玩意價值萬金，每一道四星級配方的出現，都會在界內引起極大的關注，溪陽屋怎會突然的多出一道四星級配方？

不過既然長公主都這麼假設了，他也不好駁了其面子，只能分析道：「就算李洛現在煉製的也是一道四星級配方，但以他三品淬相師的能力，最終淬鍊力應該也就在六成到六成二這個程度。」

「這距離韓植他們這些五品淬相師，還是有不小的差距。」

「呵呵，這場比賽，其實如果李洛能夠達到六成三的淬鍊力，我覺得他就算是大勝了，因為他只是輸在淬相師等級之間的差距上面，一旦等他達到四品淬相師，那麼他在三品靈水奇光的煉製上面，就不會遜色於韓植這些五品淬相師，而能夠做到這一步的淬相師，基本都算是淬相天才了。」最後，龜胥又是補充道。

長公主點點頭，而後看向場中。

臺上，那名主持導師對著韓植笑了笑：「恭喜了。」

這名主持導師也是淬相師，所以眼力頗高，雖然他還沒有檢測其他幾位五品淬相師，但已是感覺得出來，韓植大概率會是最高的那一個。

韓植面帶微笑的致以謝意，目送著這名主持導師走向後一名五品淬相師，而後視線才投向了李洛所在。

此時的李洛，正在伸展著懶腰，似是先前的煉製並不輕鬆。

察覺到韓植的目光，李洛也是抬頭與其對碰，然後嘴巴動了動，那口型是：「砍死你！」

韓植笑容微僵，眼中有惱怒之意升起，一聲冷哼，李洛啊李洛，你口頭威風逞得再兇，也改變不了今日的結局。

場中所有的目光，也都是在隨著那名主持導師的移動而移動，接下來，他又是陸續將其他四位五品淬相師煉製而出的靈水奇光都給檢測了一遍。

「藍光屋，皇甫絮，淬鍊力：六成四。」

「北山冰雪屋，冰玲，淬鍊力：六成五。」

「墨水屋，煉製者，莫泰，淬鍊力：六成四。」

「...」

隨著其他四名五品淬相師的成績報出來，場中感嘆聲也是不斷響起，這些五品淬相師的確是本事不弱，彼此差距不算太大，而也不出眾人的猜測，五名五品淬相師中，以韓植表現最為的出彩。

六成六的淬鍊，傲視場內。

而在檢測了這五位五品淬相師後，那名主持導師就來到了李洛所在的煉製臺，而場中所有的目光，都是在此時匯聚而來。

所有人都知道，接下來的檢驗，恐怕才是這場比賽的看點所在。

這位溪陽屋的會長，究竟是真的有一些把握，還是只是單純的年輕氣盛想要上臺刷個存在感？

如果是前者，那這溪陽屋今日怕是會引起轟動，成為全場最佳，而後者的話...就只能說是貽笑大方了，畢竟分不清楚場合的胡亂上臺，並不能彰顯勇氣，反而會丟盡顏面。

「導師，請。」

李洛望著來到面前的導師，將手中的「萌蝶靈水」遞了過去。

那名導師看了李洛一眼，道：「不要有壓力，就當做體驗一下五品淬相師的能力。」

李洛笑著點點頭。

導師接過「萌蝶靈水」，他感受了一下其中升騰而起的淡淡光華，眼神就突然的有些變化，眼中有驚疑之色升起。

因為這一入手，他就感覺到這一瓶靈水有些不一樣。

那種升騰的氣味，精純而濃烈，這不是三星級配方能夠達到的程度！

主持導師迅速的將手中的驗淬針插入到這瓶靈水之中，等到了數息，便是眼睛漸漸瞪圓的見到上面迅速攀爬的刻度。

六成三...六成四...六成五！

攀漲開始變緩，但卻並未停止。

最後，刻度努力的攀爬上了六成六的位置！

這已經是與韓植相同的淬鍊力了！

怎麼可能？！

主持導師吸了一口涼氣，滿臉的駭然，他第一反應是不是驗淬針壞掉了，但理智還是讓得他將這種情緒給按了下去，因為在上臺前，他所準備的驗淬針已經經過嚴格的檢驗。

驗淬針是特製的，不可能出錯。

那也就是說，李洛這瓶靈水奇光的淬鍊，真正的達到了六成六！

這絕對不是三星級配方！

出於自身的職業水平，他第一時間就判定出了李洛煉製的靈水絕非是三星級配方，這是貨真價實的四星級配方！

李洛果然是有備而來。

但是也不對啊，就算是四星級配方，也不可能讓李洛憑藉著三品淬相師的實力，煉製出淬鍊力達到六成六的靈水啊！

這上臺的五位五品淬相師，誰不是擁有的四星級配方，可最終也就只有韓植達到了六成六，而這李洛，又是憑什麼呢？

主持導師有點懵逼，一時間處於失神狀態。

倒是李洛好心的將他叫醒，微笑道：「導師，大家都等著您公布呢。」

導師回過神，深深的看了眼前的少年一眼。

小夥子，我看出來了，你這是要搞事啊。

第三百零八章走後門

李洛直奔郗嬋導師所在小樓。

庭院中有翠綠松柏，松柏下方則是一間四面捲起竹簾的寬敞涼亭，李洛走進來的時候，則是見到郗嬋導師坐在涼亭一側的案幾後，端著一杯熱茶，聽著風兒吹過時帶起的風鈴聲。

李洛走過去，對著郗嬋導師行了一禮，這才笑嘻嘻的坐了下來。

郗嬋導師穿著黑色長裙，長發有些溼氣，似是剛剛沐浴過，薄紗覆面，眼眸間帶著一絲慵懶之意。

「有事？」郗嬋導師懶洋洋的問道。

「想請老師走個後門，讓溪陽屋能夠參加幾天後淬相院那邊的邀請會。」李洛很老實很直接，也沒有什麼遮遮掩掩。

郗嬋導師也被他這種直接搞得忍不住的失笑，道：「走後門都能這麼理直氣壯？」

李洛露出憨厚老實的笑容：「請老師幫幫忙。」

郗嬋導師纖細玉手自袖中掏出一物，拋在了李洛面前，哐當一聲，李洛看去，那是一張金葉，金葉上面，銘刻著一道徽紋，似是淬相院的院徽。

「喏，邀請會的門票。」郗嬋導師隨意的說道。

李洛愣了愣，這麼簡單的嗎？雖然他大概率覺得郗嬋導師會幫忙，但也沒想到這麼幹脆。

「淬相院那邊決定邀請目標的時候，我就給溪陽屋留了一張門票，不過沒告訴你，因為如果你沒有主動來要求的話，我也就不打算給了。」

郗嬋導師輕抿了一口熱茶，掃了李洛一眼：「你明白為什麼嗎？」

李洛遲疑了一下，道：「是老師覺得溪陽屋即便參加了這場邀請會，其實也沒有多大的意義？」

「很有自知之明嘛。」郗嬋導師笑了笑，眼角彎彎時，顯得有些明媚。

「那怎麼現在又給我了？」李洛疑惑道。

「因為你很聰明，不會做無用之功，既然你明白其中的難度，卻還未曾放棄，那就說明你是打算做些什麼。」

「雖然我也不知道你究竟要怎麼做才能夠在邀請會上達到你的目的，但既然你有這個野心與自信，身為老師，總歸還是會給你一點支持的。」郗嬋導師笑道。

李洛熱淚盈眶：「導師，您果然還是愛我的。」

然而郗嬋導師對他這番作態卻是並沒有什麼反應，她纖細手指扣著茶杯，道：「聽說你要學府獎勵你十萬學府積分？」

李洛一怔，虞浪那小子這麼快就掀起風聲了嗎？果然有效率啊。

但他肯定不能承認，當即搖頭，義正言辭的道：「沒有，雖然此次我立下了天大的功勞，但這是我身為聖玄星學府一員應盡的責任，就算學府不給予我任何獎勵，我都絕無半點怨言！」

郗嬋導師面紗抖動了一下，想必其下是一片玩味的笑容，她當然不相信李洛這種話。

「關於你獎勵的事，這兩天應該就會有結果，如果素心副院長徵求意見的話，我會幫你一把。」她說道。

「不必覺得自己是在獅子大張口，你此次拯救了一座據點上百人的性命，學府不給予足夠的表彰也說不過去。」

李洛感動得不行：「郗嬋導師，您認識我爹嗎？」

「嗯？」郗嬋導師投來疑惑的目光。

「那看來不太認識，我以為我老爹魅力太大，所以導師才會對我這麼好。」李洛鬆了一口氣，說道。

郗嬋導師沉默了數息。

「滾。」

一杯熱茶化為滾燙的水箭，劈頭蓋臉就對著李洛射去。

李洛狼狽的閃滾躲避，趕緊認錯：「導師，我錯了！」

郗嬋導師白了這個皮厚的傢伙一眼，也實在懶得搭理他。

李洛爬起來，衝著郗嬋導師憨笑一下，然後恭敬的將茶杯推回到她的面前，突然問道：「導師，您覺得這次十三號據點出現的大天災級異類會不會有什麼古怪啊？」

「什麼意思？」郗嬋導師神色頓了頓，而後柳眉微蹙。

「沒有什麼意思，只是單純的一種直覺。」

李洛笑了笑：「那大天災級異類，會不會是有人故意放過來的？」

郗嬋導師道：「你是懷疑沈金霄吧？」

「但是懷疑是沒有用的，學府也不可能因為你這點懷疑就去查探一名紫輝導師，當然最重要的是，根本查探不出什麼來。」

「所以，即便你有所懷疑，但還是將這份懷疑壓在心裏面吧，未來等你強大到有資格與他叫板的時候，證據不證據什麼的...也就不需要了。」

聽著郗嬋導師淡淡的聲音，李洛輕輕點頭，的確，即便他懷疑沈金霄，那也沒什麼用，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學府不可能去查一位紫輝導師。

等未來他強大起來，有能力鎮壓沈金霄的時候，也不需要什麼證據了，直接說你長得讓我不開心，反而更加的合適。

於是李洛起身，對著郗嬋導師揮了揮手，就離開了小樓。

涼亭中，郗嬋導師望著李洛離去的背影，將手中的茶杯放下，眸子中掠過一絲冷意。

沈金霄，真的會是你嗎？

...

離開了郗嬋導師的小樓，李洛又直往宿舍小樓而去。

五日後淬相院那場邀請會，必然會有著不少大夏頂尖的靈水奇光屋到場，在這種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溪陽屋想要吸引到淬相院那些優秀的淬相師顯然不是什麼簡單的事情。

雖說等他完成此次的進化，能夠獲得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但溪陽屋的底子比起那些頂尖靈水奇光屋還是差了太多。

最直接的就是靈水奇光配方的差距。

如今溪陽屋，沒有一道配方能夠達到四星級。

而那些能夠在大夏排進前十的靈水奇光屋，都是手握一道或者數道四星級的配方，這再配合他們所具備的秘法源水，源光，那所生產出來的靈水奇光自然是讓人望塵莫及。

所以，五日後那場邀請會，溪陽屋想要一鳴驚人，如果再來點其他的配合，那就真的是完美到極致了。

而所謂其他的什麼...當然就是四星級配方了。

「只能去催一催萌萌了，希望她能夠理解我的良苦用心。」李洛心中這般想著，走入宿舍小樓，找了一圈卻沒發現白萌萌，只看見辛符坐在樓梯的陰影處，神色專注的擦拭著手中的利刃。

「朋友，萌萌呢？」李洛問道。

辛符抬頭，有些驚疑的道：「你能找到我？」

不對啊，他剛才運轉了影壁術，自身隱藏於陰影中，這李洛怎麼一來就看見他了，他的影壁術這麼差的嗎？

「萌萌在煉製室裡，她今天回來後就直接進去了。」他同時回答道。

「多多練習，看來你還有很多不足之處。」

李洛點點頭，叮囑了一聲，轉身走向地下室，同時他雙目中的光芒漸漸的消散而去，嘴角掀起一抹冷笑。

他這明光目，專破影壁術！

讓你小子沒事就想著給我寫碑文，不給你找點事情做，真當隊長是白叫的嗎！

而後面辛符看著他的背影，則是陷入到了深深的自我懷疑之中。

李洛哼著小曲，走到地下的煉製室，隔著那透明的水晶壁，就見到其中一道嬌小的身影沉浸在靈水奇光的研究中，在其身後的記錄板上，已是寫滿了無數娟秀的文字。

望著煉製室內異常忙碌的少女，李洛沉默了一會，最終心中輕嘆一聲，沒有去打擾她，而是轉身離去。

看來他這幾天也得熬夜研究一下那「回味靈液」了。

不然若是人家真給他弄出了四星級配方，他卻還拿不出治療對方的藥物，那可就真是太尷尬了。

第三百二十一章都給我震驚

而當主持導師失神的那短暫一會，場中卻已是喧譁起來，所有人都是一臉的疑惑，不知道為何那名導師突然間失了聲。

「難道是淬鍊力太低，不好報出來嗎？」看臺上，梅萱兒笑眯眯的道。

周圍的一些淬相院學員啞然，應該也不至於差到這一步吧？

黎碧也是有些疑惑，那名導師看見了什麼，竟然會耽擱這麼久？淬相院導師的素質與能力她是很了解的，如果不是看見了什麼太驚人的事情，應該不至於會這般表現。

可看見什麼了呢？

是太差，還是太好？

黎碧知道只有這兩個選擇。

「你說會不會是李洛超常發揮了？」她問著身邊的冰桃。

冰桃遲疑了一下，道：「再超常發揮，也不能超到其他五位五品淬相師啊...那根本就不符合常理啊。」

黎碧點點頭，她自身也是五品淬相師，所以很明白，如果是在相同條件下面，她與一名三品淬相師來比賽，那麼她會將對方絕對的碾壓。

更何況...現在的李洛與其他五位五品淬相師，可不是相同的條件。

因為溪陽屋只有三星級配方，而其他五座頂尖的靈水奇光屋，都擁有著四星級配方！

本來彼此實力就有著極大的差距了，這配方眼下也被拉開了距離，這還怎麼追？

可如果不是太好，難道就是太差？不至於吧，李洛又不是吐了一管口水，導師沒必要這麼吃驚吧？

而不只是她們這裡疑惑，溪陽屋那邊，顏靈卿，蔡薇，唐隕等人同樣是緊張得連呼吸聲都壓了下來。

蔡薇玉手捏緊了團扇，抱怨道：「這位導師搞什麼啊，故意吊人胃口嗎？」

「應該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吧。」顏靈卿不確定的道。

唐隕愁苦的嘆了一口氣，他沒說話，但想來是覺得發生的事情多半不是好事...

倒是姜青娥還算是冷靜，只是靜靜的看著煉製臺上，等待著答案的揭曉。

而他們的等待也並沒有持續太久，那名導師回過神來後，便是將手中的驗淬針高高的舉起，同時複雜的聲音響徹起來。

「溪陽屋李洛，淬鍊力...六成六！」

他的聲音雖然響了起來，但換來的卻是全場鴉雀無聲。

所有的目光都是震驚的看著他，神情仿佛是在此時失去了控制能力，他們有點不敢相信自己聽見了什麼...

六成六？！

李洛煉製出來的三品靈水，竟然達到了六成六的淬鍊力？！

那豈不是與韓植持平了？！

怎麼可能呢？

怎麼可能呢！

「怎麼可能？！」

在場諸多靈水奇光屋的負責人皆是驚愕失聲，他們是懂行的人，可就是因為懂行，才明白這究竟是多麼的不可思議。

天宮屋那邊，龜胥大師也是滿臉的錯愕，他喃喃道：「是不是搞錯了？」

長公主氣質雍容的端坐於椅上，她修長玉指交叉，鳳目微眯的看著場中李洛的身影，這個結果，同樣出乎了她的意料，但不知為何，卻又是有著一種理應如此般的感覺。

李洛，果然是有備而來。

她可不覺得是那名導師搞錯了，因為身為聖玄星學府的一員，她同樣明白淬相院這些導師的水平，這種低級錯誤，斷然是不可能出現的。

其他人一副如此震撼的模樣，只不過是因為根本沒有想過李洛會取得這種成績，而她這裡，則是因為暗窟的那次大天災事件，對於李洛看得更高一些，所以接受起來也就容易點。

不過...雖說如此，但長公主還是忍不住的在心中感嘆一聲，這個李洛，真是不接觸不知道，一接觸之後，總是讓你吃驚不斷。

在他的身上，仿佛是數不盡的寶藏一般，讓你挖之不盡。

洛嵐府雖然失去了兩位府主，可留下的這兩位小當家，卻是漸漸的將這搖搖欲墜的局面給支撐起來，如果給予他們足夠時間的話，長公主感覺，未來的洛嵐府將會再現榮光。

只是時間這東西...或許是他們最缺少的。

長公主微微蹙眉，半年...雖說如今的王庭內，她那位王叔掌握著大部分的權柄與力量，但她身為長公主以及王上的親姐姐，她自然也是擁有著一些情報網，所以對於洛嵐府的情況倒是略知一些。

洛嵐府擁有著至寶，那是連封侯強者都垂涎萬分之物，而偏偏如今的洛嵐府沒有真正的封侯強者坐鎮，只能依靠那座奇陣守護總部，這難免引來諸多的覬覦。

這種覬覦之多之深，即便是她，都為之心驚。

所以對於半年後洛嵐府是何種結局，連她都是無法揣測。

...

「六成六？！開什麼玩笑！」

大澤屋所在的位置，都澤北軒險些從椅子上面跌坐下來，他面色鐵青，起身就忍不住的罵出聲來：「李洛這個混蛋作弊吧？！」

「那個導師難道是被他買...」

都澤紅蓮心中也是有瞬間的失神，但還是很快清醒過來，冷目一掃：「閉嘴！」

這個蠢弟弟，怎麼能扯到淬相院的導師身上去，這若是惹怒了淬相院，他們大澤屋往後還怎麼在這裡招收淬相師。

都澤北軒被呵斥，這才清醒，面色變幻不定的坐回椅子，咬牙道：「那李洛不過是三品淬相師，溪陽屋也沒有四星級的配方，他的淬鍊力憑什麼跟韓植比？！」

都澤紅蓮深吸一口氣，面無表情的道：「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是你最好暫時收起憤怒吧，因為那於事無補。」

「我之前就說過，這小子很妖，要時刻謹防。」

都澤北軒心頭萬分憋屈，就算妖也該有個限度吧？他一個三品淬相師，三星級配方，憑什麼跟身為五品淬相師，而且還擁有著他們大澤屋四星級配方的韓植比啊？！

這他媽真是一點邏輯都不講的嗎？

此起彼伏的譁然聲，不斷的於場內迴蕩，繼而將氣氛拱託得愈發的沸騰。

虞浪猛的起身，他一抹頭髮，然後雙手叉腰，對著全場大聲的咆哮道：「都給老子震驚起來！不要克制你們的情緒！」

場中眾人：「...」

這是個神經病吧。

那高臺上，郗嬋導師盯著場中片刻，面上薄紗似是微微抖動，然後目光看向了凌照影，笑道：「怎麼樣？有沒有出乎你的意料？」

凌照影風韻猶存的美麗臉頰上浮現出一抹笑容，緩緩出聲。

「有意思。」

「這洛嵐府，怎麼總是出妖孽？」

第三百零九章大寶貝白萌萌

然而讓李洛沒想到的是，這份尷尬來得比他想像的更快。

第二日清晨，他尚還在睡夢中，便是被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他連忙起床開門，睡眼朦朧的望著門口的少女。

那是白萌萌。

此時的她頂著一個黑眼圈，清純動人的小臉上，卻滿是激動與興奮之色，她望著開門的李洛，激動的道：「隊，隊長……我，我成功了！」

李洛一開始還沒反應過來，有些迷糊：「什麼成功了？」

「四星級的靈水奇光配方啊！」白萌萌小臉通紅。

李洛猛的一個激靈，尚還有幾分的睡意在此時被掃除得乾乾淨淨，他震驚的望著白萌萌：「成功了？！」

「嗯！」

白萌萌用力的點頭。

「等我換個衣服。」李洛狂喜，然後一把將有些措手不及的白萌萌拉進房中，順手把門給關了。

與此同時，在那陽臺處，曬著太陽的辛符雙目微眯的望著這一幕，突然間又是萌生了創作的靈感。

砰！

不過緊閉的房門很快又被拉開，只見得小臉通紅的白萌萌鑽了出來，這一次，紅色都燒到了耳根處。

她小臉滾燙，嘀咕道：「隊長真是的，換衣服拉我做什麼……」

「不過……」

「隊長身材還挺好的。」

房門再次被打開，換好了衣衫的李洛走了出來，他對著門口的白萌萌露出有些尷尬的笑容，道：「對不住，剛才太激動了。」

善解人意的少女搖搖頭，因為她同樣很激動，而李洛的激動只會比她更多。

「走，去煉製室，我們動手煉製試試。」李洛急不可耐，拉著白萌萌就對著樓下地下室快步而去，而他的目光瞟過陽臺時，見到了一直看著這邊的辛符。

辛符對著他露出溫和的笑容。

看著他這笑容，李洛就感覺到這小子有作妖的跡象，不過現在他實在是沒心思搭理他，所以只能希望這位隊友不要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李洛拉著白萌萌一路去了煉製室。

而後白萌萌取出了一張特殊材質的紙張，這種紙張水火不侵，最耐保存，而在紙張上面，仔細的記錄著許多娟秀的文字。

白萌萌將其珍重的遞給李洛，有些自豪的說道：「隊長，這是一道四星級的三品靈水配方。」

李洛小心翼翼的接過這張價值誇張的配方，目光仔細的看去，那是一種種關於諸多材料的融合過程以及反應，其中涉及到諸多細節的推演，變化。

李洛越看越是驚嘆，畢竟現在的他也是三品淬相師，接觸過的靈水奇光的配方也不少，所以他一眼就能夠看出白萌萌這一道配方的難得以及精妙之處。

而這些每一個融合過程，都需要不知道多少次的嘗試，同時也需要對那無數種材料的特性有著極為深刻的了解，才能夠剝離出它們的特性，加以多重變化的融合，最終獲得自身想要的一些產物。

「不愧是四星級配方……」

李洛感嘆，在大夏中，靈水奇光配方共分為五個星級，越是高星級的配方越是罕見與強大，而簡單來說，越是高星級的配方，其成品的淬鍊力上限，也會變得更高。

比如同為三品靈水，二星級配方產出的靈水，其淬鍊力的極限能夠達到六成的地步。

三星級配方，其淬鍊力上限就能夠達到六成五。

四星級配方，則是再度有一個提升，極限淬鍊力可達到驚人的七成！

也就是說，靈水奇光配方的等級，將會決定其成品的淬鍊力的極限。

如果是低星級的配方，就算是換作高品淬相師親自出手，再輔於純度極高的秘法源水，恐怕也很難超出它的極限值。

這就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你能力再強，秘法源水源光純度再高，可配方的等級就限制了你的發揮，那最後的結果又能有什麼變化？

這也是為什麼各大靈水奇光屋都把配方的等級看得如此重要的根本原因。

當然，一種配方的極限淬鍊力，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夠達到得，此前在溪陽屋中李洛與唐隕比試煉製鴻泥靈水，這只是一種二星級的三品靈水，其極限淬鍊力值應該在六成，但即便李洛藉助著自身的秘法源水，最終成品也只是在五成八。

雖說這也有著李洛初晉三品淬相師的緣故，但也能夠看出想要達到一種配方的極限值，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即便那只是一道二星級的配方。

「這是一道三品靈水配方，我如今正好是三品淬相師，可以煉製出來看看。」李洛有些迫不及待。

白萌萌點點頭，她的能力更多是研究配方，其實她本身的淬相術本事不算太高，所以這配方研究出來後，她也沒真正的煉製出來過。

說簡單點……配方成型只是理論性，還缺最後的實踐。

當然，一般配方到這一步，也就成功九成了。

煉製室中，存有不少的材料，都是此前白萌萌研究時所剩下，其中正好有著這道四星級靈水配方所需要的。

於是李洛直接開始煉製。

只不過這一動手，他神色也就漸漸變得凝重起來，他們溪陽屋也不是沒有三品靈水配方，可那配方的複雜程度，比起白萌萌研究出來的這一道，卻是要弱了不止一個檔次。

只能說，不愧是四星級配方。

所以在剛開始的時候，李洛不出意外的失敗了十數次。

失敗這麼多次，讓得李洛臉色也有點不好看，然後衝著一旁一直眼巴巴盯著他的白萌萌露出尷尬的笑容：「第一次接觸到這麼高星級的配方，理解一下。」

說的想哭，好歹也是洛嵐府少府主，怎麼這麼悽慘呢？

「隊長加油。」少女給予鼓勵。

李洛用力的點點頭，然後凝聚心神，壓下緊張與浮躁，繼續埋頭與這道四星級配方苦幹起來。

而這一次，終於是順利了許多。

經過了足足一個時辰的重重融合，李洛幾乎都要將煉製室中的材料給燒光了，他的煉製終於是抵達了尾聲。

在他的面前，靜靜的矗立著十八支水晶管，每一支水晶管中，都是凝鍊著數以百計的材料結晶。

李洛深吸一口氣，一聲低喝，雙掌一抬，相力鼓動。

只見得十八支水晶管中的材料飛射而出，於面前半空交匯，仿佛是形成了一個水漩。

漩渦流轉，相力浮沉。

如此約莫數分鐘後，漩渦開始消散，一滴滴閃爍著淡淡星光的液體迅速的滴落下來，落進了李洛面前的一支水晶瓶中。

隨著最後一滴液體落下，李洛一把撈起了水晶瓶，臉龐上有著掩飾不住的狂喜之色浮現出來。

「成功了！」

一旁的白萌萌也是一臉激動，然後迅速的遞過來一支驗淬針。

李洛將其插入到水晶瓶中。

兩人目光緊張無比的看來。

然後就看到那驗淬針的指針，瞬間提升到了六成的刻度。

李洛倒吸一口涼氣，這麼恐怖的嗎，只是第一次的煉製，其淬鍊力就達到了溪陽屋鴻泥靈水的極限值！

等他以後熟練了煉製，淬鍊力豈不是會更高？

這種爆炸性的結果，完全可以確定，白萌萌研究出來的這道配方，絕對是貨真價實的四星級！

「哇！我成功啦！」

白萌萌激動無比的抓住李洛的雙手，忍不住的歡呼雀躍起來，因為這也是她第一次研究出來四星級的配方。

李洛望著眼前歡喜的少女，咽了一口口水。

這可真是一個大寶貝啊！

第三百一十章萌蝶靈水

煉製室中，那第一次的煉製成果，讓得李洛與白萌萌都是陷入到了驚喜之中。

而也正如李洛所想，眼前的少女那一份在靈水奇光上面的研究天賦，絕對算得上是一個罕見的大寶貝。

這種四星級的配方，即便只是三品靈水，但其所具備的價值已經是極其的驚人，最起碼，如今的溪陽屋傾盡財力都未必能夠求得來。

半年之前的溪陽屋，在整個大夏的靈水奇光屋中幾乎算是排不上號，而隨著李洛的加入後，在那高純度的秘法源水下，溪陽屋靈水奇光的品質終於是有所提升，勉強算是有了與一些實力較強的靈水奇光屋競爭的資格。

但這並不能忽略溪陽屋那虛薄的底子，特別是隨著此前溪陽屋總部會長韓植的叛變，溪陽屋更是被重創，那一次如果不是李洛站出來力挽狂瀾，恐怕溪陽屋已經面臨倒閉了。

可李洛也明白，溪陽屋想要真正的成為大夏頂尖的靈水奇光屋，光靠他用秘法源水來強撐也不夠，高品淬相師以及高星級的配方都必不可少。

但這兩者都算是可遇而不可求，特別是後者。

只是李洛從沒想過他這麼幸運，在進入聖玄星學府後，就會被分配到一個研究靈水奇光配方的天才。

這一刻，他只想對促成這個小隊的郗嬋導師真誠的說，老師，謝謝您的愛！

同時看向白萌萌的眼神變得格外的「深情」。

而本來歡呼中的白萌萌也是察覺到他的目光，當即害羞起來，趕緊鬆開小手，小聲道：「隊長，快搽搽嘴。」

李洛聞言連忙摸了一把嘴角，他的吃相都露出來了嗎？太尷尬了吧。

不過一摸卻沒什麼，當即明白被白萌萌耍了，不由得瞪了她一眼。

白萌萌掩嘴偷笑，旋即有些疑惑的道：「隊長，你第一次煉製這道靈水，怎麼淬鍊力就這麼高？這還沒用上秘法源水呢。」

雖說她這是四星級的配方，但李洛也是第一次煉製成功，應該還有許多的瑕疵，所以她原本以為淬鍊力能夠達到五成八左右就不錯了，結果沒想到李洛竟然達到了六成。

「以後你就知道了。」

李洛笑了笑，他哪裡是沒用秘法源水啊，只是因為他自身就能夠凝鍊秘法源水，所以在煉製時自然而然就加入了進去。

「不過...」

李洛想起什麼，有些慚愧的道：「那個「回味靈水」，我還沒弄出來。」

此前他與白萌萌約定，當她做出四星級配方時，他也會為她解決味覺的問題，但他沒想到的是，白萌萌的效率竟然會這麼高。

白萌萌俏皮的笑道：「不急啦，反正這麼多年都過來了，也不缺這一時半會。」

「你放心吧，回味靈水應該也快了，我會儘快將它完成。」李洛保證道。

白萌萌點點頭，然後她將那一張配方鄭重的遞給了李洛，道：「隊長，這一道四星級配方，以後就是你的了。」

她看著那道配方的眼神顯得格外的溫柔，因為這是她這些年的心血。

李洛也是格外鄭重的接過來，然後小心翼翼的收起來，道：「萌萌，你放心吧，我不會浪費你的心血，以後這道靈水一定會在大夏的三品靈水中佔據最耀眼的位置。」

據他所知，整個大夏的三品靈水市場中，即便是那些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也只是擁有著四星級的配方。

而等他這幾天將自身水光相進化到七品，產出更強版的秘法源水，兩相結合，絕對能夠讓這一道靈水一鳴驚人。

那個時候，在三品靈水的市場中，溪陽屋也就有了與那些排名前十的靈水奇光屋競爭的資格。

白萌萌笑起來，道：「隊長，你還沒給它取個名字呢。」

李洛想了想，道：「就叫它「萌蝶靈水」吧。」

白萌萌一怔，這是取自她的名字和她的水魘蝶相的意思嗎？

她有點含羞的道：「這不太好吧？」

李洛認真的道：「這本來就是你的心血之作，我要讓大夏所有人都知道，這道靈水是由一個叫做白萌萌的女孩研製出來的。」

白萌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了李洛一會，旋即唇角含笑的輕輕點頭。

兩人再度交談了一會，而後李洛就開始整理桌面，待得他將一切收拾妥當後，突然覺得煉製室內變得安靜了許多，於是看向白萌萌，卻是愕然的發現少女坐在椅子上，趴著桌面睡著了。

青絲垂落下來，半遮半掩著那清純白皙的小臉。

李洛望著白萌萌眼睛下方的淡淡黑色眼圈，顯然昨天的連夜研究消耗了她極大的精力，這不是簡單的熬夜，因為在那種高負荷的推演下，對於其心神都是非常大的消耗。

先前也就是憑著一腔激動情緒在支撐，而如今一切塵埃落定，她自然也就撐不住了。

李洛有些感動，對方這道四星級配方，的確是幫了他很大的忙。

他上前輕輕的呼喚了兩聲，卻是發現白萌萌毫無動靜，顯然是直接進入了深層次的睡眠，而這裡也不是睡覺的地方，於是他遲疑了一下，就伸出手臂，將少女橫抱了起來，準備將她送回她的房間。

「真輕。」

感受著懷中少女那柔弱無骨般的體重，李洛說了一聲，然後就抱著她出了煉製室。

而當李洛抱著白萌萌來到一樓客廳時，房門突然被敲響了。

李洛此時手上沒空，所以就隨口叫道：「辛符，開門。」

房間內的陰影中傳出聲音：「確定？」

李洛一愣，叫你開個門，你確定個毛啊？當即沒好氣的道：「廢話。」

「好嘞！」

不知為何，李洛從辛符的聲音中聽出了一些興奮與激動。

他思索了幾秒，然後突然有點回過神來，看了一眼懷中熟睡過去的白萌萌，又看向房門處，連忙道：「我操，等等！」

咔嚓。

陰影攢動，房門直接就被拉開了。

房門處有陽光順著門縫蔓延進來，然後剛好就照在了李洛的身上，而房門處，有兩道纖細倩影亭亭玉立，眸光順著陽光投射而來。

最後就瞧見了橫抱著白萌萌的李洛。

李洛同樣是看見了兩女。

姜青娥，呂清兒...

於是氣氛仿佛是在此時有些凝滯起來。

第三百二十二章六成六

當主持的導師宣布出李洛那一瓶靈水的淬鍊力時，不出意外的引發了全場的震驚，譁然聲一波波的響起。

而在那些譁然聲中，韓植的神色在剛開始也是有些茫然，他甚至忍不住的想要開口問那名導師是不是看錯了，可能不是六成六，而是五成六。

不過或許那名導師也明白這個結果帶來的震撼性，所以不待他問出話來，便是再度神色鄭重的宣布道：「溪陽屋李洛，淬鍊力，六成六。」

「無誤！」

場中的譁然聲變得小了一些。

既然這位導師給予了再次的確認，那麼再質疑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韓植臉龐上的茫然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扭曲之色，因為在場這些人中，只有他最不能夠接受這個結果。

他無法相信，李洛一個三品淬相師，竟然能夠在三品靈水的煉製上面，達到與他相同的水平。

憑什麼呢？！

他煉製的可是四星級配方！雖然李洛有著溪陽屋的上七品秘法源水，但大澤屋給他的下七品秘法源水也不會差太多，所以憑這一點優勢，李洛是不可能達到這種程度的。

再妖孽的淬相天才，也不會這麼變態的！

雖說眼下兩人的淬鍊力相同，但誰都明白，這對於韓植而言，絕對是一個重大的挫敗，畢竟一個五品淬相師在這種局面下，煉製出來的靈水淬鍊力與一名三品淬相師相同，這再厚的臉，恐怕都說不出是個平局的話來。

不然的話，你那高兩品的實力，是修到狗身上去了嗎？

只不過，韓植的打擊還並沒有結束，因為那名主持導師繼續開口了：「此次邀請會三品場，結果已出，而最終獲勝者，是溪陽屋的李洛。」

「雖然他與大澤屋的韓植都是六成六的淬鍊力，但在驗淬針上的刻度，李洛要稍微領先一點，所以按照規則，我判李洛為本場最佳。」

在說出此話後，他取出了兩隻驗淬針，然後分別放入到了李洛與韓植煉製的靈水中，待得取出後，他將兩隻驗淬針高高的舉起。

在場許多人都相力凝聚雙目，洞察入微，最後果然是見到，雖然李洛與韓植都是處於六成六的刻度上，但李洛那邊，則是要稍微高上一點點。

這一點點其實並不明顯，若是平常時刻，大家沒人會在意這點差距，但既然今天是一場比賽，那就只能按照最精準的刻度來計算。

所以，這位導師判定李洛為本場最佳，也並非是在偏袒誰。

可他這話一說出來，那韓植簡直是氣血直往腦子裡面灌，他那溫和從容再也保持不住，面色鐵青，渾身都是在顫抖。

這輸給一個三品淬相師，他往後還有什麼顏面？

大澤屋那些淬相師本就與他有著摩擦，對他諸多的譏諷不屑，如今這一場輸了，可以想像他未來在大澤屋的日子會有多難熬。

「作弊！他一定是作弊了！」想到這些，韓植再也忍耐不住，聲音都變得尖銳起來。

「這位導師，你也是淬相師，應該也明白一個三品淬相師，怎麼可能煉製得出來六成六的三品靈水，而且最重要的是，溪陽屋只有三星級配方，三星級的配方，能到這種程度？」

韓植一步站出，厲聲連連。

場中其他幾位五品淬相師，也是點頭表示贊同，他們也不能接受自身輸給了一名三品淬相師。

那名導師神色淡淡，看向李洛，道：「你應該也有話要說吧？」

李洛費盡心機藏到現在，無非就是要讓溪陽屋在這場邀請會上面露臉，眼下這個場合，應該是最好的機會了。

李洛露出笑容，這位導師倒是善解人意，他衝著對方點頭致謝，然後在那眾多目光的注視下上前一步。

「這位背叛了溪陽屋的前會長，以前的溪陽屋的確只有三星級配方，不過因為你走之前一把火燒了溪陽屋的研究室，所以之後我溪陽屋奮發圖強，最終在貴人的幫助下，嘔心瀝血的研究出了一道四星級的三品靈水配方。」

「就是我現在煉製出來的這一瓶靈水，其名為「萌蝶靈水」。」

「所以，可不要再用老黃曆看人了。」

一旁的導師眉頭跳了跳，這個李洛還真是狠啊，直接是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將這韓植狠狠的刷了一遍，不僅將其定義成叛徒，而且還將對方火燒研究室的事情也給公布了出來。

而火燒研究室這種事，在靈水奇光界還是比較忌諱的，因為配方的研究匯聚了許多淬相師的心血，這韓植要跳槽其實沒人指責什麼，但你走就走了，還將老東家坑成這樣，手段未免就過於刻薄狠毒了。

雖說這件事情此前大夏城各方勢力都早已心知肚明，但許多淬相院的學員是不太知情的，所以李洛這話說出後，這名導師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場內有許多看向韓植的目光變得厭惡起來。

同時，又對溪陽屋生出了一些同情。

韓植面色鐵青，雙掌緊握，眼中有著一些驚怒與恐慌浮現，李洛這一手，實在是狠，這是要徹底壞了他在大夏靈水奇光界中的名聲。

而此時，場內突然傳出一道悽厲的咆哮聲：「沒想到世界上竟然會有這種心思惡毒，吃裡扒外，忘恩負義，斷子絕孫的無情之人！」

「你當真是給高貴的淬相師丟盡了臉，如果我是一名淬相師，我寧可辭去一切職務，也不願意與你這等卑賤下流之輩同處一室！」

這聲音太過的憤怒悽厲，導致不少人目光都是投射而去，然後就見到一名少年眼眶欲裂的在發出嘔血般的指責。

「不要看我，我就只是一個充滿正義感的觀眾。」面對著注視，那名少年聲音低沉的道。

附近有學員嘴角都在抽搐，你真是他媽的會睜眼說瞎話啊，你剛才不是還舉著支持李洛的橫幅嗎？

當我們集體失憶了嗎？

「媽的，這個虞浪！」

都澤北軒氣得肝疼，這傢伙後面那句話，簡直就是煽動他們大澤屋的淬相師辭職。

都澤紅蓮也是面無表情，這李洛跟虞浪一唱一和，顯然是打算將韓植徹底的搞臭，到時候連接收了韓植的大澤屋，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當真是...氣死人。

而臺上的韓植也是被氣得發抖，不過此時他只能選擇不理會場內的厭惡目光，而是一口咬死李洛作弊：「李洛，就算你這是一道四星級配方，你也不可能達到六成六的淬鍊力！你一定還有什麼東西沒說！」

場中其他四位五品淬相師也是點頭，他們都是行家了，所以同樣明白，就算是四星級配方，也不足以讓李洛取得這種成績，畢竟，他們煉製的，誰還不是個四星級配方了？

然而，面對著韓植的質疑，李洛臉龐上的笑容卻是越來越濃烈，甚至一時間看向前者的目光，都是變得柔和了一點。

這麼好的捧哏，究竟哪去找？

如果不是你這狗東西燒了研究室，我都要以為你是假投敵了。

於是，他咳嗽了一聲，對著場內眾多視線微微彎身，帥氣的臉龐上布滿著燦爛的笑容。

「那麼接下來，就由我來向大家宣布。」

「溪陽屋經過長達半年時間的休養生息與奮進後，終於是有了一點點微不足道的收穫，而現在就由我向大家隆重的推薦溪陽屋的新興產物。」

李洛掏出了一支水晶管，其內有神秘的液體沉浮，在日光的照耀下，閃爍著奇光。

所有的目光投射而去。

一些人似是猜測到什麼，面色有些變化。

「沒錯，或許已經有人猜測到了...其實也不是什麼特殊的東西，就只是一道秘法源水而已。」

「只不過這道秘法源水...」

李洛微微一笑。

「純度，八品。」

第三百一十一章尷尬時刻

宿舍小樓客廳中，即便是清晨溫暖的陽光也是無法驅散那股瞬間凝滯的氣氛，而李洛也是愣愣的看著門口的兩女，一時間稍微有點失神。

被未婚妻看見自己抱著一個熟睡的美少女，怎麼辦？

我會不會有生命危險？

胡思亂想了片刻，李洛突然回過神來，我慌個毛啊？我只是看見同伴熟睡了，而對方幫了他那麼大的忙，然後就順手幫她送回房間而已啊。

這般想著，李洛膽氣就壯了起來，率先衝著門口的兩女露出笑容：「你們怎麼來了？」

他的聲音打破了凝滯的氣氛，姜青娥與呂清兒同樣是從眼前這一幕回神，不過兩女反應有所不同，姜青娥柳眉輕輕挑了一點，唇角似是有著一抹玩味笑意浮現，而呂清兒則是貝齒咬著紅唇，有些忿忿的盯著李洛。

姜青娥率先走入客廳，她眸光看了一眼李洛懷中的白萌萌，從容的道：「睡著了？」

「先將她送到房間去吧。」

李洛點點頭，這才轉身，抱著白萌萌上了樓，樓梯上遇見辛符，後者輕輕拉了一下兜帽，低聲道：「隊長，你後背衣服有點溼。」

李洛面無表情：「閉嘴。」

這需要你提醒？

呂清兒也是走進客廳，在桌前坐下，她眸光看了一眼李洛上樓的身影，似是自語的道：「洛嵐府的房間很多嗎？」

聲音不大，剛好被邊上的姜青娥聽見。

姜青娥眼眸一閃，她當然記得這話是之前她與呂清兒碰面那一次，用來將其擊敗的虎狼之言，而眼下這小妮子是在用這句話來挑撥她？

這是打算提醒她，要管一下李洛？

姜青娥笑了笑，也是在桌前坐下，隨意的道：「一間是多，兩間也是多，似乎也沒什麼區別啊。」

呂清兒清麗的小臉青白交替，旋即咬牙道：「算你狠，姜學姐，你會後悔的！」

姜青娥手肘抵著桌面，白皙如玉的手託著臉頰，微微側頭，眸光似是有些俯視般的掠過呂清兒一眼：「我等著。」

而在兩女這片刻的交鋒中，安頓好白萌萌的李洛也是趕緊下了樓，他來到桌前坐下，笑著解釋道：「萌萌昨晚通宵在研究靈水奇光配方，所以精力消耗太大，直接在煉製室睡著了。」

姜青娥能夠從李洛的眼中看出一些未曾散去的激動與興奮之色，當即若有所思的道：「有成果？」

李洛笑著從懷中將那道四星級配方掏了出來，遞過去：「一道四星級的三品靈水配方。」

姜青娥與呂清兒聞言，皆是忍不住的有些動容，因為她們都是識貨的人，見識也極廣，所以都很清楚，一道四星級的配方在大夏究竟擁有著何等驚人的價值。

特別是對於眼下的溪陽屋來說，這簡直就是救命之藥。

「好厲害的研究能力。」姜青娥讚嘆一聲，雖然她沒有接觸過淬相術，但好歹也執掌著洛嵐府，所以對溪陽屋也有很多的關注，而溪陽屋前些年投入巨大的資金，那麼多的淬相師日夜研究，可最終都未能研究出四星級的配方，而白萌萌這個年齡，就能夠做到，可見其非凡的研究能力。

呂清兒神色也是有些複雜，道：「她就將這四星級配方給你了？」

身為金龍寶行的大小姐，她對這四星級配方的價值了解得更為清楚，真要放在外面，這恐怕是上千萬枚天量金。

李洛有些慚愧的道：「未來溪陽屋銷售出去的這道靈水，其中會有分成給予萌萌，不過嚴格來說，還是我佔了大便宜。」

至於幫白萌萌恢復味覺的事，他倒並未說，畢竟那是人家的隱私。

「有了這道四星級的配方，淬相院的邀請會上，溪陽屋倒是有一些看頭了。」呂清兒說道。

「還不夠。」李洛搖搖頭，四星級配方雖然能夠彌補溪陽屋的缺陷，但真想要溪陽屋在邀請會上面一鳴驚人，獲得那些優秀的淬相師心動加入，光憑四星級配方顯然不夠。

「青娥姐，蔡薇姐可將我所需的靈水奇光送來了？」他看向姜青娥。

姜青娥說道：「你這次可把蔡薇姐急得焦頭爛額，她前些天剛好動用了大批資金擴張洛嵐府的一些產業，你這邊突然要買這麼多的靈水奇光，短短一天她也湊不齊，如果能有三天時間，應該就比較容易了。」

李洛苦笑一聲，他這次的確要求得太急迫了，可邀請會就在眼前，他也沒太多的時間了。

「不過為了滿足你的需求，蔡薇姐還是竭盡全力了，她去了金龍寶行，打算臨時為你賒一批靈水奇光。」

姜青娥笑了笑，道：「蔡薇姐為了你，可是連臉都給放下了。」

李洛慚然，道：「去金龍寶行賒欠，這行得通嗎？他們可最講規矩了。」

「本來是不行的。」

姜青娥看了一旁靜坐如蓮般的呂清兒，道：「這不有金龍寶行大小姐幫你說情麼，魚會長頂不住她的糾纏，這才破例了一回。」

李洛聞言，對著呂清兒感謝萬分：「真是謝謝清兒了！」

呂清兒微笑著搖搖頭，然後從一旁提起了一個銀箱，道：「你要的靈水奇光都在這裡面了，我也沒幫到什麼，金龍寶行本就是賣東西的地方，洛嵐府有信譽，尾款拖欠幾日也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其實上百萬枚天量金，她自己私房錢也夠的，但她很聰明的沒有自己去幫忙補，因為她掏了錢，這性質就有些不一樣了，別人可能會因此嘲笑李洛，攻擊洛嵐府山窮水盡。

「不過我娘讓我提醒你，如果你有時間了，去一趟金龍寶行，她要與你商量接下來「金龍道場」的事情。」呂清兒還帶來了魚紅溪的話。

「金龍道場麼...」

李洛點點頭，他當然沒忘記這事，畢竟對於那傳聞中的金龍道場他也是好奇得很，如果能夠進去獲得幾分機緣，也能夠增強他的實力。

現在的他，時間不多，最需要這種修煉聖地的機緣。

「等忙完邀請會的事，我就去找魚會長。」李洛笑道。

呂清兒清麗動人的臉蛋上浮現出一抹笑顏，道：「那就再附送一個情報，據說此次淬相院的邀請會，大澤屋那邊應該會派出韓植來負責。」

韓植...

聽到這個名字，李洛眼神就是一冷，這不是溪陽屋那位叛變的會長嗎？

對於此人，李洛可謂是恨意頗深，他不介意對方跳槽，但你跳就跳，還要拉走溪陽屋那麼多淬相師，當然最重要的是，這畜生還一把火把溪陽屋的研究室給燒了，其中的資料都是溪陽屋多年的心血。

「大澤屋這是故意派他出面，殺人誅心。」姜青娥淡淡的道。

李洛點點頭，到時候韓植一露面，必然會引起熱議，而那些淬相院的高材生一聽，這不是溪陽屋以前的會長嗎？

而連溪陽屋的會長都跑去了大澤屋，那這溪陽屋還能有什麼吸引力啊？

恐怕那時候，很多對溪陽屋本就不看好的高材生們，更是會在心中將其掃進垃圾堆。

李洛吐了一口氣，看來這次的邀請會，溪陽屋想要一鳴驚人的難度，又要提升了啊。

他拍了拍裝滿著靈水奇光的箱子。

不過，也好...越是這種絕境翻盤，越是會引來矚目。

溪陽屋的崛起，就從這場邀請會開始吧。

第三百二十三章管夠

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當李洛這句話落下的時候，場內氣氛陡然一靜，各方靈水奇光屋的負責人紛紛色變，猛然有些失態的站起身來。

而那些相力院的學員，對於秘法源水則是有些不太了解，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從在場那些淬相師變色的臉龐上感到不明覺厲。

「我的天！」

顏靈卿小嘴在此時漸漸的張大，圓鼓鼓的仿佛能塞進去個拳頭，她震驚無比的望著臺上的李洛。

剛才她還在處於李洛掏出的四星級配方的震撼與狂喜之中，但誰知道這還沒完，李洛又掏出了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這一刻，顏靈卿真的是有著一種做夢的感覺。

「蔡姐，快咬我一口，看看我是不是在做夢！」顏靈卿呆呆的將小手送到了蔡薇面前。

蔡薇沒好氣的白了她一眼，只是伸出手狠狠的捏了一把她那白淨的臉蛋，用力之猛，直接是捏出了一個紅印子。

「好痛！」

顏靈卿痛得眼淚汪汪的，幽怨的看著蔡薇。

蔡薇訕訕一笑，其實她此時心情也是激蕩得厲害，對於這天下掉下來的大餡餅，她同樣是感覺到有點不可思議，所以她也想要試試究竟是不是在做夢，但是捏自己太疼了，既然顏靈卿主動湊了上來，正好用來試驗。

「青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蔡薇看著面前最為平靜的姜青娥，問道。

「好哇，你們兩人隱瞞這麼重要的消息，害得我們擔驚受怕！」顏靈卿忿忿的道。

姜青娥笑道：「其實我只知道他有一道四星級配方，但卻並不知道他還有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只不過李洛不是莽撞的性格，他會執意要求上場，我就猜到他應該是有一些準備，所以才沒有像你們這樣過於的擔憂。」

一旁的唐隕從震撼中清醒過來，狂喜道：「少府主真是天縱奇才，有了這四星級配方與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我們溪陽屋必將崛起！」

其他跟隨而來的淬相師，也是歡喜得不行，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啊，這對於他們來說，簡直是摸都沒資格摸的東西，而眼下，少府主竟然拿了出來？

那往後的話，他們豈不是也能分配到一點？就算只能分到一丁點，但那也足以讓人滿足了。

這一刻，他們無比的慶幸，此前選擇加入了溪陽屋。

看臺上，虞浪也是感嘆的搖搖頭，道：「這李洛也的確是有幾分本事，看來跟我在一起，他學了不少的東西。」

「萌蝶靈水...」

他念叨了一聲，突然皺眉喃喃道：「這個名字...怎麼跟萌萌你有點像啊？」

白萌萌看著他，清純的小臉上露出動人的笑顏：「因為這就是我研究出來的啊，然後隊長說為了感謝我，就以此命名了。」

虞浪如遭雷擊，憤恨道：「李洛狗賊！」

「嗯？」一旁的呂清兒眼神不善的看來。

白萌萌也是笑道：「虞浪同學，你可不要亂說話哦，不然我會告訴我姐姐的。」

虞浪頓時一個哆嗦，露出笑容：「冷靜點，別亂搞，會死人的。」

呂清兒輕輕撇嘴，她是知道白萌萌研究出了一道四星級配方並且還贈予了李洛，但卻沒想到李洛還用白萌萌的名字來命名這道靈水...

這個小妮子，看上去清純可愛，人畜無害，但似乎也不是一個省油的燈呢。

...

「八品純度的源水...」

大澤屋這邊，都澤紅蓮，都澤北軒已經是處於一種呆滯的狀態，顯然李洛拿出來的八品源水比先前的四星級配方還要來得讓人感到震撼。

「他怎麼會有這種純度的秘法源水？」都澤北軒聲音乾澀的道。

都澤紅蓮有些疲憊的揉了揉光潔眉心，即便是她，此時都忍不住的想要破口大罵，這李洛是有一個寶貝袋嗎？隨便一掏就是大寶貝？！

四星級配方，他們大澤屋發展這麼多年，投入了多麼巨大的資金研發，如今儲備的四星級配方也是屈指可數，而這李洛掌管溪陽屋不過半年時間而已，就直接有四星級配方了？

至於那秘法源水，更別說了...之前的上七品秘法源水就已經讓人心裡不平衡了，結果現在倒好，更是直接變成了八品純度？！

你當是路邊小販的糖水嗎？！還帶更新版本升級的？！

整個大夏這麼多靈水奇光屋，只有實力最強的天宮屋，擁有著一道下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其他靈水奇光屋，都未曾有過！

由此可見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究竟是何等的珍稀。

而這麼珍稀的東西，這李洛說經過他們半年的辛苦研究，然後搞了出來？！你唬弄鬼呢！

「難怪他能達到六成六的淬鍊力。」

都澤紅蓮嘆了一口氣，這下子總算是明白了，原來李洛不只是擁有著四星級配方，還有著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相助，這再加上他自身極為傑出的淬相天賦，要達到這個淬鍊力，的確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一次，我們大澤屋算是輸了。」

都澤紅蓮也感到有些不甘，大澤屋乃是大夏頂尖的靈水奇光屋，今日這場邀請會，算是被溪陽屋踩著上位了。

都澤北軒氣得狠狠的一拍椅子扶手，打壓溪陽屋是他們都澤府用以對付洛嵐府的戰略計劃，而這一切本來很順利的，他們花費了不小的代價，才引動了韓植的背叛，原本他們都以為溪陽屋將會就此一蹶不振甚至倒閉，可誰能想到，最終這即將倒閉的溪陽屋，竟然又被李洛硬生生的撐了起來。

這混蛋，怎麼就這麼妖呢？！

...

「怎麼樣？」

長公主偏頭，看向同樣處於一臉震驚中的龜胥大師。

龜胥大師啞然，苦笑道：「這還能說什麼？四星級配方，八品秘法源水...特別是後者，這是能夠隨便就出現的嗎？」

「咱們天宮屋那道下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價，殿下你應該最清楚不過了。」

長公主微點螓首，道：「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李洛是搞不出來的，我懷疑這或許是他爹娘暗中所留之物。」

長公主眼眸沉吟，洛嵐府那兩位府主，背景成謎，不過他們既然能夠懷有那等至寶，再拿出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也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龜胥大師點點頭，道：「不管如何，溪陽屋算是有了崛起的資本，假以時日，甚至有與我們天宮屋抗衡的資本。」

他神色動了動，小聲道：「需要...動用一些手段打壓，延緩一下溪陽屋的崛起嗎？如今的洛嵐府與溪陽屋，可是風雨飄搖。」

天宮屋的後面就是大夏王庭，其想要動用的力量與手段，都將會比都澤府更強，所以如果長公主真要有這個心，溪陽屋想要崛起也沒那麼容易。

長公主眼神幽深的掃了他一眼，淡淡的道：「本宮自有謀算，你莫要自作主張。」

龜胥大師心頭一凜，連忙點頭應是。

長公主沒有再說話，如今的她正在拉攏姜青娥，那是看中了她未來的潛力，所以在對待洛嵐府的態度上，她算是比較和善，而且最重要的是，現在的李洛能夠治療王上的先天缺陷，光是這一點，她就不能坐視李洛出事。

因為半年後那個時間點，大夏的變故太多。

那個時候，同時也是當初王叔約定好的，歸權於王。

長公主不知道她那位王叔會不會如約執行，但她也是在為此暗中做著一些準備...

...

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震撼了全場。

也震撼了韓植。

他面色慘白的望著李洛手中的秘法源水，這是他從未想到過的。

「這是兩位府主暗中留給你的嗎？」

「為什麼，如果他們早點將此物拿出來，我定然能夠帶領溪陽屋成為大夏頂尖的靈水奇光屋，我怎麼可能會選擇背叛？！」韓植顫抖的道。

他正是因為對溪陽屋的前途沒了希望，才會選擇離開，可如果早知道李洛能夠拿出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他怎會去大澤屋？！

畢竟大澤屋也沒有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啊！

這個時候，韓植心中湧動的悔意與憤怒，幾乎是讓得他面龐扭曲起來。

然而李洛卻是沒心思再理會這個叛徒，他望著全場那些淬相院的高材生，面露和煦的笑容，朗聲響起。

「諸位淬相院的學長學姐，今日我溪陽屋來這場邀請會，當然還是衝著你們來的。」

「我在這裡以溪陽屋會長的名義對你們發出邀請，我們溪陽屋雖然現在規模小，底蘊也不及在場的頂尖靈水奇光屋，但是小也有小的優勢...」

「比如...」

李洛舉起了手中的秘法源水，臉龐上的笑容宛如引誘小女孩的大灰狼。

「至少我們，秘法源水...」

「管夠。」

第三百一十二章相力的靈性

接下來的幾日時間，李洛變得極其忙碌起來。

首先是靈水奇光的煉化，因為他自身能夠感覺到六品水光相的進化變得愈發強烈，所以他開始在對靈水奇光進行最高強度的吸收，每日煉化的靈水奇光的數量，若是被外人知曉，定然是一臉的驚恐。

也就李洛那天生空相所帶來的空性能夠容納化解如此大量的雜質，不然換作其他人，恐怕這樣搞不了幾回，自身相性的進化性就會被徹底的凝滯，定型下來，再也難以進化。

進化「水光相」是邀請會的重中之重，因為李洛已經決定那場邀請會上，由他自己出手來煉製「萌蝶靈水」，雖說在溪陽屋中，還有著顏靈卿，唐隕這些四品淬相師，但李洛並不覺得他們煉製三品靈水會更強於自己。

當然最重要的是，其他的那些靈水奇光屋，定然不會派出三品淬相師來煉製三品靈水奇光，他們會選擇更高品的淬相師，這樣不僅結果更好看，也能夠顯示一下自家靈水奇光屋的底蘊。

所以李洛卻打算反其道而行，我一個三品淬相師在這種局面下如果能夠脫穎而出，那才能夠真正的讓溪陽屋一鳴驚人，成為邀請會上最大的黑馬，同時引起淬相院那些高材生的注意。

這樣的效果最好，難度也最大。

以前的李洛恐怕也沒這個自信，但四星級的「萌蝶靈水」的出現以及自身水光相即將晉入七品，這頓時讓得李洛底氣變得足了起來。

當然，這一切的前提，都還是建立在李洛能夠在這幾日時間中，真正的讓得自身的水光相完成進化，他自身也知曉這一點，所以煉化吸收靈水奇光的速度，堪稱瘋狂。

除了煉化吸收靈水奇光外，李洛剩餘的時間則是全部撲在了煉製室中，他要儘可能的在這幾天中熟悉「萌蝶靈水」的煉製步驟，畢竟四星級的配方，煉製難度比起三星級的確是要高許多。

李洛可不想到時候在邀請會上面也失敗個十數次，那樣的話，反而是讓人笑話了溪陽屋。

而在這般忙碌中，時間一天天的過去。

這些天內，那此前發生在暗窟十三號據點的大天災級異類圍城的事，也漸漸的在學府內傳開，繼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與關注。

許多學員都是在討論著此事，特別是有關於李洛冒著巨大的危險引來了禁區那頭大精獸與大天災級異類火拼的計劃，更是引來了諸多嘖嘖稱嘆。

誰都沒想到在那種絕境下，李洛能夠想出這種天方夜譚的辦法，而且最關鍵的是，他還有勇氣與膽魄去執行...

被一頭實力比大天災級異類還要強一些的大精獸追殺一天時間，對於這一點，即便是那些素來驕傲的四星院老學員們，都是神色凝重，而後搖頭說一聲當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

因為他們很清楚，放眼聖玄星學府內，即便是七星柱中，恐怕都沒人敢硬撼如此可怕的大精獸。

可偏偏李洛做到的，雖然他只是在亡命逃竄，但別忘了，他只是相師境境的實力啊。

十三號據點最終能夠守住，等待著援軍趕到...不，其實最後援軍有沒有趕到都不重要了，從在場的學員複述中，即便是那頭大精獸，最終都是被李洛藉助著院長所留下的封鎮直接給封印了。

可以說，十三號據點的學員最終能夠保得性命，李洛算是當之無愧的首功。

這可是聖玄星學府從未有過的壯舉。

眾多學員都是在為此而讚嘆，李洛在學府內的聲望，可謂是一夜暴漲，成了貨真價實的風雲人物。

在這種時候，也有聲音提議學府應該給予李洛豐厚的褒獎，畢竟如此大功，若是不給予足夠的獎勵，也實在是讓人難以信服。

這些聲音陸陸續續的，倒也是引起了一些附和聲。

最後學府金殿有話傳出，說有關褒獎方式正在商討之中，學府斷然不會虧待任何一位有功於學府的學員。

時間這般流逝，很快距離淬相院邀請會，也就剩下一日了。

但李洛的「水光相」還沒有如願的進化到七品。

而這一批靈水奇光，已經被他以近乎瘋狂的速度消耗殆盡。

顯然，六品到七品，的確算是一個分水嶺，畢竟這是中品相與高品相之間的差距。

李洛走出小樓，此時正是中午時分，陽光耀眼，落在身上帶來了陣陣暖意。

他搖了搖有些昏沉的腦袋，這幾天瘋狂煉化靈水奇光，又在煉製室熟悉「萌蝶靈水」，這顯然是讓得他狀態不是很好。

他能夠感覺到自身的「水光相」已經凝聚滿了足夠進化的力量，但那最後一步，卻始終無法突破。

仿佛是有一層薄薄的壁障在阻攔著一般。

他知曉，這恐怕就是所謂的瓶頸。

不過李洛對此倒並不感到驚慌，相反他的心此時很平靜，因為他知曉，越是這種時候，越是急迫不得。

小樓外隔著一條道路便是一汪湖泊，李洛沿著河道而行，走向湖泊中心的小島。

沿途能夠遇見一些學員，而他們看向李洛的目光皆是有些奇特，其中帶著好奇以及許些的敬佩。

李洛知曉這是因為虞浪他們最近在學府內掀起的風，看這架勢，他那十萬積分應該有不小的可能被落實。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來到了湖心島上，然後他有些詫異的見到一道黑裙身影在那島邊的亂石堆中。

郗嬋導師。

李洛遲疑了一下，走了過去。

郗嬋導師穿著黑裙，赤足踩在青石上，白皙纖嫩的腳形很是引人注目。

「導師。」李洛走上來打著招呼。

郗嬋導師轉頭看了他一眼，道：「你的第一相快要進化了？」

李洛有些驚訝的看向她，後者淡淡的道：「你體內相力蒸騰不休，那是進化的徵兆，我關注你好幾日了，怎會察覺不到？」

李洛笑道：「那導師是特意前來指點我的嗎？」

郗嬋導師於青石上優雅坐下，將纖如白玉的雙腳浸入到冰涼的湖水中，慵懶的道：「六品相到七品相，是一種質的提升，七品可稱高品相，六品卻只是中品相。」

「而高品相有一個特殊的標誌，那就是體內相力將會誕生一絲靈性。」

「莫要小瞧這一點靈性，你也與擁有著高品相的人交過手，應該明白對方的相力比起一般的六品相力要顯得更為難纏一些。」

「這就如同兩軍對戰，一方的木訥，只會一窩蜂的衝鋒，而另外一方，卻是懂得以小隊結陣，分割消滅...這兩種力量糾纏下去，如果沒有後續力量支持，失敗的大概率會是前者。」

李洛點點頭，他其實遇見的對手都是擁有著高品相，不過...他遲疑了一下，道：「不好意思，導師...」

「我跟都澤北軒，王鶴鳩他們交手時，倒沒有太清楚的感覺到他們相力中蘊含的靈性，因為我的雙相之力太霸道，一衝之下...他們那點靈性相力直接就被衝沒了。」

聲音落下時，李洛感覺到郗嬋導師那在水中輕輕晃動的白皙小腿停止了下來，當即感覺到一點不妙。

郗嬋導師緩緩的轉過頭，眼神幽深的盯著李洛，薄紗下，似是傳出一道細微的笑聲，只是笑聲中，帶著一點寒意。

轟！

湖水突然掀起巨浪，冰涼的湖水竟是化為了一頭巨虎，虎嘯聲響起，一步踏出，便是出現在了其身後，虎尾如重鞭般的錘在了李洛身軀上，直接是將其甩進了湖水之中。

李洛在湖水中哇哇大叫，郗嬋導師則是一聲冷哼。

老娘在教你相力中的靈性...

你給老娘炫耀你的雙相是吧？

我看你還是更適合去水裡冷靜一下。

第三百一十三章七品水光相

李洛在水中撲騰，冰涼的湖水讓得他打了個冷戰，他感到有點委屈，他只是實話實說啊，跟王鶴鳩，都澤北軒他們交手的時候，對方的相力雖然的確具備著一絲靈性，要比其他對手更難纏一些，可是雙相之力過於的霸道，根本不管你什麼靈性不靈性，一力降十會之下，一衝就沒了，所以什麼感覺都沒有。

「雙相之力的確霸道，不過你掌握得同樣很粗糙，而且你這雙相之力的爆發極為短暫，王鶴鳩，都澤北軒他們是實力沒比你強太多，所以擋不住你的雙相之力，可隨著往後你遇見的對手越來越強，對方未必就沒有制衡你雙相之力的手段。」

「而到那個時候，蘊含著靈性的相力，在比鬥之中，就會佔據優勢，繼而化為勝勢。」郗嬋導師在岸邊淡淡的道。

李洛老老實實的點頭，畢竟他明白郗嬋導師這是實話，他的雙相之力固然霸道，但消耗極大，持久性極短，只能作為突然的爆發。

「你的第一相已經凝聚了足夠的進化力量，但卻差之一步進化到七品，應該還是那一絲靈性未曾誕生的緣故。」

郗嬋導師沉吟道：「這稍微有點不太正常，因為一般來說，到了這一步，靈性應該誕生了才對。」

「所以只能說，你這第一相誕生靈性的難度比較高，其原因所在，或許是你雙相的原因吧...」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動，郗嬋導師只知道他擁有著雙相宮，卻不知道，他的相，還有著主副兩種屬性。

水為主，光明為輔。

而這兩道相性雖說已經相融，頗為的和諧，但這只是以前，如果隨著相力誕生一絲靈性的話，這兩者難免會出現一些摩擦，或者說，更為強大的水相會本能的對光明相進行著一些壓制，兩者形成了極為細微的對抗，所以才導致靈性誕生更為的困難。

說到底，這是因為他的相性擁有著主副兩種屬性所造成的。

如果他想要化解這種局面，就需要讓處於弱勢的光明輔相更強一些，最起碼能夠抵禦住來自水相的本能壓制，這種情況只要維持到靈性的誕生，那麼接下來就好辦了。

李洛眼中有一抹興奮之色浮現，抬頭對著郗嬋道：「導師，我知道怎麼做了。」

郗嬋導師瞥了李洛一眼，也就沒有再多說什麼，她伸出裸露玉足，踩到了湖面上，頓時有水流升騰而起，將她的身影包裹，而後水流落下時，人影已是消失不見。

李洛則是運轉水相之力，身體直接盤坐在湖面上。

他微微沉吟，光明相是輔相，天生弱於居於主相的水相一頭，平常吸收天地能量煉化為相力時，也是水相更多，光明相最弱。

想要暫時改變這種局面，就得從吸收這一步入手。

李洛手掌一抬，水相之力運轉間，只見得四周的湖水升起，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道道巴掌大小的水鏡。

鏡面抬起，頓時折射出一道道陽光落在了李洛身上。

而後李洛就感覺到周圍的光明能量也是在此時變得更為濃厚了一些。

李洛立即運轉自身所修煉的「十二段錦」能量引導術，只不過這一次吸收天地能量時，他特意壓制了水相的吸收速度，從而引得進入體內的兩股能量處於某種平衡中。

雖說平常修煉這樣做，會造成吸收效果不好，但眼下李洛要解決靈性誕生的問題，就不得不如此的選擇。

水能與光明能同時湧入到體內，隨著「十二段錦」的引導，漸漸的轉化為兩種相融的相力，與以前稍有不同的是，這一道相力，水相之力被壓製得與光明相力相差不多。

這道「水光相力」於經脈中運轉，流淌。

最後湧入到第一相宮內，直接流進了那顆水光相種之中。

也就是在這一道相力流入的那一瞬間，李洛感覺第一相宮似乎是發出了細微的震動，相力種子表面，隱約有著漣漪浮現。

相力，出現了某種極為細微的變化。

這般變化，讓得李洛心中湧起了歡喜之意，果然，他想的沒錯，此前這第一相遲遲無法進化到七品，就是因為主輔兩相彼此壓制，那種感覺，就像是在爭搶著想要率先誕生靈性，而顯然，光明輔相是爭不過水相的，所以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應該會是水相先誕生靈性，而後才能夠輪到光明相。

但這樣一來，李洛的進化就得延緩一些時間了，而現在李洛顯然最缺的，就是時間。

明天就是邀請會了，他再搞不出七品水光相，那麼這次的溪陽屋即便擁有著四星級配方，恐怕還是做不到一鳴驚人。

心中掠過這些，李洛便是穩定了心神，繼續按照這種辦法，開始不斷的吸收煉化天地能量。

體內，一道道處於相同程度的水能與光能被煉化，最後灌注到了相宮的水光種子之內。

水光種子上面的漣漪，也是開始綻放得越來越頻繁。

這般時間，持續了約莫一個時辰左右。

某一刻，李洛心動突然一動，因為他仿佛是聽見，那第一道相宮內的水光種子，似是發出了一道嗡鳴之聲。

其中猶如是充斥著雀躍。

這一瞬，相力種子之內儲存的相力，仿佛都是陡然間變得活躍與靈動了起來。

李洛睜開眼睛，在他的感知中，體內的相力倒是未曾有多少的增長，但不知為何，他在驅使相力時，卻是顯得更加的得心應手。

他伸出手指，水相之力在指尖凝聚，漸漸的形成了一枚水流短梭。

水梭之中，似是有著光點升騰，頗為的耀眼。

李洛屈指一彈，嗡的一聲，水梭陡然暴射而出，其速驚人，竟是在這湖面上都劃開了一道水痕。

李洛望著這一枚速度與力道比起此前都要強上數分的水梭，臉龐上終於是露出了笑容。

苦苦餵養大半年，期間餵養了千萬級別的天量金，各種小心呵護，總算是將他這一道水光相，餵到了七品。

真是...

比養個兒子都難啊！

第三百二十四章香餑餑的溪陽屋

李洛的聲音，在場中引起了一些低低的鬨笑聲，不過那笑聲中則是沒了半點嘲笑之意，相反，不少即將於淬相院畢業的高材生，都是有些心動。

溪陽屋規模與底蘊的確比其他那些頂尖的靈水奇光屋要弱許多，但這只是以前，而現在當有了四星級配方以及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後，溪陽屋的崛起只是時間的問題。

而且也正如李洛所說，溪陽屋規模不大，淬相師暫時不多，所以來到這裡可以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管夠。

這是最吸引人的一點。

畢竟他們這些淬相師為何喜歡去那些頂尖的靈水奇光屋？不就是因為它們實力雄厚，擁有著秘法源水，這能夠讓他們的淬相術有著更快更高的提升嘛。

可那些規模龐大的靈水奇光屋中，淬相師數量不少，你不可能一個新人進去，就能夠分配到最好的資源，新人進入這種地方，首先還是得熬一段時間。

可眼下，若是進入到溪陽屋，這個熬人的階段，顯然可以直接省略。

這如何能不讓人心動？

此時所有學員心中都明悟過來，現在的溪陽屋，可不是那個什麼都沒有的小破屋了...

呼。

黎碧長長的吐了一口氣，總算是從這一系列的震撼中清醒過來，她望著場中那個少年，眼中依舊還殘留著不可思議。

他竟然真的做到了！

此前李洛要親自上場時，她還倍感失望，覺得李洛是在用溪陽屋的名聲開玩笑，然而眼下這個結果讓得她臉頰有點火燒，原來不是李洛在開玩笑，是她眼光太短。

而在黎碧心緒複雜時，突然旁邊有一道人影直接撲了過來，一把將她抱住。

黎碧嚇了一跳，目光看去，原來是好友冰桃，此時的後者臉頰上滿是興奮與激動之色。

「幹嘛呢。」黎碧白了她一眼。

冰桃激動的抓住黎碧的手，道：「哇，阿碧，你這眼光也太好了吧？！你竟然能夠提前發現溪陽屋的潛力？！是不是那李洛把這些都告訴了你？！」

周圍一些朋友驚奇的目光也是在投來。

黎碧被他們看著，心頭有點虛，但面上卻是顯得鎮定的道：「那，那李洛學弟他來找我，肯定還是透露了一些信息的啊。」

她其實也沒說謊，李洛跟她說了，溪陽屋會擁有著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只不過...她不相信而已。

其實正常人都不會相信，畢竟整個大夏靈水奇光界，擁有著八品純度秘法源水的，就只有天宮屋，所以怎麼看，也輪不到溪陽屋啊。

「阿碧，你會加入溪陽屋的吧？」冰桃笑嘻嘻的道。

黎碧更心虛了，她之前雖然沒拒絕李洛，但也沒同意，在這場比賽之前，她還能夠待價而沽，但現在溪陽屋瞬間翻身了，雖說她是五品淬相師，但此次淬相院畢業的高材生中，也不只有她是五品，而以溪陽屋現在的條件，其他那些五品淬相師定然也會心動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她會不會加入溪陽屋，而是人家會不會要她...

雖然以她跟李洛短暫的接觸間來感受，對方大概率會接受，但這種事情沒有確定前，實在不敢誇海口，不然到時候談崩了得多尷尬啊？

「應該是吧。」黎碧只能含糊的說道。

「嘿嘿，那幫我們跟那位李洛學弟說一說，我們也有興趣加入溪陽屋呢。」冰桃抱住黎碧，笑道。

「對呀對呀！」其他一些相識的同學，也是連連點頭，眼神希冀的看著黎碧。

望著這些朋友的期盼眼神，黎碧感到有些腦殼痛，我自己這裡都還沒著落呢，哪裡管得了你們啊。

「你們也沒必要如此吧...還有那麼多好的選擇呢。」她勉力勸說道。

「嗨，哪有比溪陽屋更好的選擇啊，就算是天宮屋，雖然實力最強，但進去了還得伏低做小，被一些前輩壓榨，而溪陽屋我聽說現在最高就是四品淬相師，我們進去了，好歹不至於被欺負到頭上吧？」冰桃說道。

「咱們會把天宮屋當做首選，不就是因為它擁有著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麼，現在溪陽屋也有了，何必還要去當苦力。」

其他人紛紛點頭表示認同。

黎碧苦笑，你們之前一個個都看不上人家，現在卻要腆著臉進去，不過這也是人之常情，她相信賽前，恐怕沒有幾個人能夠猜到會是這個結果，包括她自己。

「我會幫你們問問，不過被拒了可別怪我。」她嘆了一口氣，只能如此說著。

冰桃等人也是連連點頭，他們與李洛素不相識，而黎碧好歹接觸過，並且此前還接受到了邀請，有黎碧幫忙開口，總比自己找上去好要點。

黎碧有些感嘆，這世事還真是變幻無常，誰能想到片刻前無人問津的溪陽屋，現在卻變成了香餑餑。

她看向場中那名身軀挺拔，容貌異常俊朗，笑容如陽光般燦爛的少年，忍不住的想，以後在他的手下做事，似乎也是個挺不錯的選擇。

這般想著，她又眼光瞟向了不遠處之前那一直喋喋不休在嘲諷溪陽屋的梅萱兒，此時的後者徹底的啞火，面色青白交替的坐在椅子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梅萱兒周圍的一些淬相院學員看向她的目光也是帶著古怪與笑意。

這可真的是之前嘲諷得有多厲害，現在就有多尷尬。

黎碧自問如果換做是她的話，此時心中的尷尬能讓她用腳趾在地面上扣出一座二進宅院。

不過，她對梅萱兒也沒什麼好感，對方此前雖然在嘲諷溪陽屋，但也有針對她的意思，所以眼下見到對方這般難堪，她心中也是帶著一些快意。

當真是活該。

而煉製場內，李洛在完成了對自家溪陽屋的宣傳，並且見到場內那些淬相師學員的反應後，也就明白此次邀請會的任務算是圓滿的完成。

他如釋重負，這一次宣傳效果應該是到位了，溪陽屋將會迎來一次真正的規模擴張，而且這一次的擴張，可不是之前唐隕他們加入時的效果能夠相比的。

雖然說起來有點殘忍，但跟淬相院這些高材生比起來，唐隕他們...的確算是差生了。

只不過往後，對於溪陽屋秘法源水的供給，也將會變得更為的頻繁與大量。

想到此處，李洛臉龐上的笑容就有著漸漸散去的跡象，他忍不住的伸出手扶了扶腰，年紀輕輕就要承受這麼巨大的負擔，我真的是太難了。

老爹老娘，我真是懷疑你們是故意跑出去，把這爛攤子留給我跟青娥姐的...

李洛嘆了一口氣，走下高臺。

還是得加緊時間提升實力啊，不然再這樣下去，他的身子就要跟不上溪陽屋的發展，那造成的後果，就是被榨成人幹的下場啊。

第三百二十五章姐弟

隨著三品場煉製的結束，李洛明白溪陽屋的表演就到此為止了，因為其他那些四品場，五品場就不是他們能夠參與的了。

畢竟溪陽屋的底子還是過於單薄了一些，四星級配方，也就只有白萌萌研究出來的這一道三品靈水，所以在其他品質的靈水奇光上面，溪陽屋並沒有太大的競爭力。

不過暫時來說，也夠了，只要溪陽屋將這「萌蝶靈水」作為接下來的主打產品，應該能夠搶佔三品市場中的不少份額。

這足以讓溪陽屋迅速的崛起、壯大。

李洛回到溪陽屋這邊位置時，直接是受到了英雄般接待，唐隕等人看向他的眼神充滿著狂熱與欽佩。

如果不是場合不對，他們都要敲鑼打鼓的歡迎了。

「蔡薇姐，怎麼樣？對我這無底洞，可還滿意？」李洛衝著蔡薇笑道。

蔡薇團扇半遮著嬌豔如花的臉蛋，桃花雙眸水吟吟的望著李洛，嬌聲道：「少府主好厲害呀。」

「以後溪陽屋這邊應該會需要更大量的秘法源水，到時候少府主可要全力生產才行，不然若是因為秘法源水供應不足，引發了淬相師們抗議，那可就不好了。」

她眸子帶著濃濃的戲謔之意。

李洛笑容頓時一僵，蔡薇姐真不是好惹的啊，一句話就戳中他的痛點。

不過不待他說話，顏靈卿就走了上來，一把抓住李洛胸前衣衫，故作惱怒的道：「好哇李洛，藏著這麼厲害的兩手卻不跟我們透露，害我們擔驚受怕，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們？」

李洛望著眼前顏靈卿那帶著銀質眼鏡的清麗臉頰，真誠的道：「靈卿姐你這是什麼話，溪陽屋如果沒有你的話早就倒閉了，若是連你都不相信，我還能相信誰？」

望著李洛那真誠的眼睛以及帥氣的臉龐，顏靈卿臉頰微紅了一下，哼哼道：「說得倒是好聽。」

那抓住李洛衣服的手倒是緩緩的鬆開了。

一旁的蔡薇笑道：「少府主這美男計真是越來越爐火純青了呢，連靈卿都承受不住了。」

顏靈卿啐了一口，然後舉起小拳頭捶了李洛胸膛一拳，佯裝兇狠的道：「這次就放過你，下次再敢瞞著我，看我怎麼收拾你。」

李洛連忙點頭，道：「靈卿姐說的是，不過等會還要麻煩靈卿姐你去招收一下淬相院的那些有意溪陽屋的學員，畢竟你也是淬相院的人，對他們應該更了解一些，知道誰本事與性格更適合溪陽屋。」

顏靈卿憤憤不平道：「做事的時候就知道想起我啦？」

「這可是個好差事，別人我還不交給她呢，這還不是想要靈卿姐你在同學面前揚眉吐氣一番嗎？以往她們都嘲諷你跳進了火坑，這次就得讓她們看看，究竟是誰鼠目寸光！」李洛振振有詞的道。

「比如那個叫做梅萱兒的，這個時候不踩她兩腳，什麼時候才去？」

顏靈卿眼睛亮了一下，大為意動，李洛這話可是說到心坎上去了，這段時間她為了給溪陽屋拉人，可沒少受委屈，而如今溪陽屋今非昔比，倒是該享受一下不同的感受了。

於是她冷哼一聲，道：「行吧，為了青娥，我就再幫幫你吧。」

李洛笑眯眯的豎起大拇指，對方這口不對心的傲嬌性格，倒是顯得分外的可愛。

在將招收事情安排了一遍後，李洛方才湊到了一直未曾說話的姜青娥旁邊，笑道：「怎麼樣？我這次的表現如何。」

姜青娥望著李洛那一副邀功的模樣，金色眸子中也是泛起一絲笑意，她微微頷首，道：「很完美，即便換作是我，也不可能做得比你更好。」

「李洛，我之前就說過，你不會比任何人差的，包括我。」

「這半年時間來，洛嵐府局面漸漸穩定，其實你的功勞比我更大。」

姜青娥笑了笑，道：「這些可都是我誠意滿滿的話，怎麼樣，舒坦了沒？」

李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露出陶醉的表情：「舒坦了。」

能夠讓驕傲又不屑說任何謊言的大白鵝說出這些話來，李洛感覺這些辛苦真的是都值了。

沒辦法，誰讓大白鵝太過的優秀，現在的李洛在她的面前，除了靈水奇光這上面有點優勢外，其他方面真是被碾壓。

「這就滿足了？」

姜青娥唇角微彎，道：「加油，如果半年後咱們能夠讓洛嵐府渡過這一劫，許些誇獎算什麼？」

「那不然還有什麼？」李洛追問道。

姜青娥想了想，壓低了一些聲音，免得引起場內騷亂：「當場辦婚禮都行。」

李洛一聽簡直差點氣血衝腦，他瞪著姜青娥好片刻，然後漸漸的冷靜下來，道：「不要。」

姜青娥訝異道：「為什麼呀？」

「步驟不對，我以前不是說過麼，我們得先將那份婚約解除，然後你再重新手寫一份給我，這才叫做真正的婚禮。」李洛認真的說道。

這話聽起來似乎是脫了褲子放屁，但李洛與姜青娥都是明白人，所以他們清楚這其中的區別。

也明白這個步驟代表著什麼情感。

姜青娥眸光與李洛對視，輕聲道：「真有這個必要麼？李洛，在我心中，你一定會是最重要的那個人，為了保護你，我可以連性命都不顧。」

李洛笑道：「青娥姐，我也是如此。」

兩人目光對視片刻，姜青娥有些無奈，又有點生氣，然後突然伸出手捏向了李洛耳朵。

李洛沒躲，只是有點慌，因為他記得小時候兩人打架，姜青娥就最喜歡扯著他耳朵。

不過待得耳邊傳來溫涼嬌嫩觸感時，卻並沒有力道傳來，姜青娥手指只是輕輕的捏了捏李洛耳朵，那動作顯得親暱而寵溺。

然後李洛就聽見了四周看臺上傳來了一些騷動聲。

不少如針刺般的憤怒，嫉妒目光投來。

可惡啊，早知道先前就不給這李洛助威了，眼下贏了比賽還要在他們的面前撒狗糧！

看臺一處，呂清兒也目睹了這一幕，當即便是輕咬了咬銀牙，有些忿忿，好你個姜學姐，仗著身份的便利，竟然這麼佔李洛的便宜。

一旁的白萌萌手肘撐著膝蓋，雙手託著清純小臉，笑道：「好有愛啊，隊長和姜學姐像什麼？」

呂清兒淡淡的瞥了她一眼。

「姐弟。」

第三百一十四章邀請會

淬相院在聖玄星學府算是一個比較獨立的院系，其中的學員也以四星院級來區分，只不過淬相院的學員大多偏向一些輔助，在戰鬥方面則是要弱於相力院。

所以一般類似執行淨化暗窟的這種危險任務，淬相院都是不怎麼參與，當然如果有自願參加的，學府也不會拒絕。

不過淬相院的學員也並非就完全不需要付出，因為他們檢驗成績的指標，就是每年煉製出多少合格的靈水奇光，這些靈水奇光會被學府自己消化或者出售，用以補貼學府的消耗。

這其實是很巨大的一筆收入，甚至曾有人說，在這大夏，雖說實力雄厚的靈水奇光屋不少，但如果真要論起實力的話，聖玄星學府淬相院，才是大夏當之無愧的第一靈水奇光屋。

畢竟放眼大夏那些頂尖的靈水奇光屋中，恐怕有將近三分之一的精英淬相師，都是從淬相院走出去的。

而也正因為淬相院的強大，所以每年臨近一些淬相師畢業時，都將會引來大夏各方靈水奇光屋的垂涎，使出諸多手段，想要將其拉走。

沒有人會嫌棄自家靈水奇光屋中的淬相師少，更何況，還是這些從聖玄星學府淬相院畢業的精英淬相師。

這一場淬相院的邀請會，看似簡單，實則算是大夏各方靈水奇光屋比拼展現自身實力的一個舞臺。

也算是大夏靈水奇光界的一場盛事了。

...

淬相院居於聖玄星學府東南面，此處多湖泊，若是從高空俯視下來，可見一汪汪湖泊如明鏡般的鑲嵌於這方區域，諸多廊橋，建築則是構建於那些湖泊上空，彼此相連，這般風格與相力院那邊倒是截然不同，頗有獨特韻味。

今日的淬相院，尤為的熱鬧。

在這片區域中央位置，一座仿佛白玉所打造的廣場，矗立於一汪湖泊的中央，廣場邊緣有層層石梯延伸，皆是可以將場中一覽無遺。

自從清晨時分，各座廊橋上便是人來人往，皆是匯聚於此處。

這些人影中，除了那些身穿淬相院袍服的淬相師外，還有著其他服飾各不相同的人，那就是來自於大夏各方頂尖的靈水奇光屋的人。

李洛與姜青娥，顏靈卿也是早早趕到，而後在約定的地點接到了蔡薇以及唐隕等溪陽屋的一眾人。

唐隕這些溪陽屋的淬相師望著淬相院的景觀，眼神皆是有些豔羨，感嘆道：「不愧是淬相院啊，這可是以前我們年輕時候夢寐以求的聖地。」

李洛呵呵一笑，這就是來自差生的感嘆嗎？顯然，唐隕等人當初年輕時，並沒有考進聖玄星學府，自然也就沒進入淬相院的資格。

不過這麼一想，他又是感到心酸，不是心酸唐隕他們，是心酸溪陽屋怎麼這麼慘...放眼望去，整個溪陽屋只有顏靈卿一個人是出自淬相院？

在李洛心酸間，風情萬種的蔡薇姐款款而來，她嫵媚眸子幽怨的盯著李洛，道：「少府主，你這無底洞，究竟有多深啊？」

李洛乾笑，我這無底洞，深到說出來怕你直接辭職不幹了，所以為了大家的感情，還是不要說了吧。

「蔡薇姐，不要慌。」

李洛安撫道：「一切的投入都是值得的，今天這場邀請會，我溪陽屋必定賺得盆滿缽滿，到時候我溪陽屋就將會一飛沖天。」

蔡薇紅唇輕撇，道：「真當我對溪陽屋的家底不了解嗎？」

她好歹也是洛嵐府的大管家，掌管著洛嵐府下面的諸多產業，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溪陽屋，所以她對於溪陽屋的底細太過的了解了。

而正因為這種了解，所以她才對此次的邀請會根本沒抱多少的信心，甚至，她覺得溪陽屋來參加這次的邀請會，都不算太明智。

雖然淬相院那些即將畢業的淬相師極為的引人垂涎，但這種蛋糕，溪陽屋還真沒有來競爭的資格。

強行湊來，就怕反而引人笑話。

而不止是她對此抱著悲觀的心態，就連唐隕都是一臉的苦澀，欲言又止，最終化為一聲輕嘆。

他們同樣不太理解為何李洛要溪陽屋來參加這場邀請會。

畢竟邀請會上面來的都是什麼級別的靈水奇光屋？那起碼都是大夏前十級別啊，而溪陽屋雖說最近有壯大的跡象，但跟這些層次的靈水奇光屋相比，還是有著難以忽視的差距。

他們一個小小的溪陽屋，跑來跟這些存在同臺競技，不是搞笑的麼。

「少府主，待會要不就讓我去上臺展示吧？你畢竟還年輕，而且又在學府內修行...」唐隕遲疑了一下，說道。

在他想來，李洛雖說淬相術天賦極高，但畢竟還年少，在這種場合下如果被人遠遠的甩開，會有損其顏面。

所以這種丟人的事情，還是他這種下屬來做吧。

對於他們的沮喪與喪氣，李洛有點無語，不過他倒也沒解釋太多，只是擺了擺手，道：「沒事，交給我吧。」

而在他說話時，突然感覺到周圍氣氛有所變化，連面前的姜青娥，絕美的容顏都是變得有許些的寒意。

唐隕他們更是眼睛噴火，臉龐上的憤怒難以掩飾。

李洛若有所思，視線順著他們的目光看去，便是見到一行人從側面的廊橋走來，氣勢倒是不俗。

這一行人前面的人，並不陌生。

都澤紅蓮，都澤北軒姐弟，顯然，這是都澤府的人馬到了。

而唐隕他們憤怒的目標，倒不是都澤紅蓮姐弟，而是站在他們身旁的一位男子。

男子面貌不俗，頗有些儒雅般的氣質，一身淬相師袍服，面龐上帶著看似溫和的笑意。

看著此人，李洛第一時間就將其身份給猜了出來，想必這一位，就是他們溪陽屋上一任總會長，韓植。

畢竟能夠讓唐隕他們，甚至連姜青娥都顯露寒意的人，也就只有那位給溪陽屋帶來了巨大傷害的叛徒韓植了。

「這個狗東西！」唐隕咬牙切齒，眼神憤恨。

大澤屋的一行淬相師自廊橋而來，他們同樣是看見了前方的溪陽屋眾人，不過大多數大澤屋高層皆是眼神玩味，嘴角噙著許些嘲笑之意。

想來看見溪陽屋出現在這種場合，實在是讓人有些意外。

「嘿，這李洛還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淬相院邀請會，也是溪陽屋能參加的嗎？」都澤北軒冷笑一聲。

都澤紅蓮則是面無表情，淡淡的道：「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沒必要理會其他。」

都澤北軒皺了皺眉，若是換做以前，都澤紅蓮定然會和他一起嘲諷，可這一次卻是選擇了無視。

「姐，這洛嵐府可是我們的對頭，你可不能因為暗窟內的事情，就改變了立場。」都澤北軒提醒道。

都澤紅蓮沉默了一下，道：「你想多了，此次暗窟內，我的確算是被他們救了一次，但這不可能改變我的立場，我只是覺得此時的嘲諷並沒有什麼意義，畢竟...結果比什麼都重要。」

「而且...」

她看了都澤北軒一眼：「那個李洛有多妖，你不是沒親身體驗過，現在嘲諷得越狠，事後豈不是就越難堪？」

都澤北軒一滯，嘀咕道：「哪能次次都妖？！」

不過終歸還是安靜了下來，並且忍住了嘲笑李洛的衝動。

而後大澤屋一行人便是自廊橋走來，就要與溪陽屋眾人搽身而過。

那韓植也是面帶微笑的看了姜青娥，李洛等人一眼，然而所有人都知道這溫和笑容的傢伙究竟有多狠，不然也不至於將溪陽屋坑成那樣。

韓植倒也並未主動說什麼話，因為在他看來並沒有這個必要，溪陽屋的落魄他再清楚不過了，後者，並沒有讓他正視的資格。

不過，他這邊選擇洒然走過，李洛卻是突然上前一步，衝著韓植笑道：「韓植會長，別來無恙啊。」

隨著李洛率先開口，大澤屋那一眾人便是停下了腳步，連都澤紅蓮都是皺眉的看來。

韓植笑容依舊溫和，對著李洛點點頭，道：「李洛少府主，我現在是大澤屋的副會長，並非是溪陽屋的會長，所以少府主叫我時，可以在會長前面加個副字。」

李洛擺了擺手，道：「不礙事，以你的手段，我相信應該很快就能幹掉大澤屋的會長，直接上位。」

大澤屋一眾淬相師麵皮一抽，有人忍不住的看了韓植一眼。

韓植笑容微微收斂，淡漠道：「李洛少府主攔住我就為了說這些沒意義的話嗎？」

「不止。」

李洛搖搖頭，真誠的道：「我是來對你表達感謝的。」

韓植眼中浮現冷笑，我信你個鬼。

李洛感嘆道：「我的感謝是真心誠意的，我謝謝你這個衰貨離開了溪陽屋，不然你繼續留在這裡，我溪陽屋這段時間怎麼能蒸蒸日上？」

有人忍不住的失笑出聲。

都澤紅蓮冷冷的看了李洛一眼，道：「李洛，用本事說話吧，在這裡逞口舌並沒有什麼用，淬相院的高材生不會因為你嘴巴更厲害，就選擇溪陽屋的。」

說完，便是率先對著廣場一處而去。

大澤屋其他人也是趕緊跟上。

韓植稍微落後半步，他看了李洛一眼，笑道：「少府主，你是一個聰明人，但還是太年輕氣盛了一些...」

「淬相院邀請會這種級別的場合，其實不是溪陽屋夠資格能參與的。」

「強行湊過來，真的只是自取其辱。」

「看在兩位府主曾經對我有知遇之恩的份上，我奉勸你，還是帶著溪陽屋退場吧，莫要毀了溪陽屋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名聲。」

他一副勸誡的模樣，而後帶著笑意與李洛搽身而過。

第三百二十六章慶功會

淬相院的邀請會，最終順利的結束了。

李洛作為觀賽者，觀看了一下後面的四品，五品煉製場，然後他就深刻的感覺到了溪陽屋與這些頂尖靈水奇光屋之間的差距，後者的底蘊的確不容小覷，溪陽屋想要追趕，還需要一些積累。

不過好在的是，溪陽屋的潛力已經展現了出來，有了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未來溪陽屋逐漸壯大，就能夠不斷的充實配方庫，壯大自身。

他相信要不了太久的時間，溪陽屋也將會成為大夏頂尖的靈水奇光屋。

邀請會結束，各方靈水奇光屋都有些收穫，而其中最亮眼的依舊要數溪陽屋以及天宮屋，後者不用說了，大夏最頂尖的靈水奇光屋，那所具備的吸引力一直都是淬相院邀請會上最耀眼的那一個。

溪陽屋則是一匹突然出現的黑馬，其風頭壓過了除天宮屋外的所有靈水奇光屋。

望著那些將顏靈卿包圍起來的諸多高材生，李洛笑容滿面，然後他與姜青娥就見到吸引著不少目光，對著他們所在位置款款而來的長公主。

「恭喜你們了，溪陽屋此次豔驚四座。」長公主國色天香的鵝蛋臉頰上露出淺笑，讓人感到如沐春風一般。

「殿下過譽了，只是取巧罷了，哪裡比得上天宮屋的底蘊雄厚。」姜青娥微笑道。

「李洛學弟，你最近這風頭，可當真是一時無兩呢。」長公主衝著李洛笑吟吟的道。

「情勢所迫，如果能夠安穩的當一個侯二代，誰又願意如此拋頭露面，歷經風險。」李洛感嘆道。

「侯二代？倒是貼切。」

長公主莞爾，這李洛有時候說話，倒也真是風趣。

「聽說學府金殿那邊，有關李洛學弟此次在暗窟的褒獎方案已經出來了。」長公主說道。

李洛神色一動，長公主的消息渠道顯然比他更為的敏銳，他這邊什麼風聲都還沒接到，而長公主卻是知道結果已出。

而對於那結果，其實他還是很緊張的，畢竟那關係到自身底蘊的虧損，雖說現在的他距離拜將境還有著一些距離，但這種底蘊虧損能早點解決就早點解決，因為誰也不知道拖下去會不會有什麼變故，而那種變故，他是絕對承受不起的。

「經過學府金殿的討論，李洛學弟此次十萬積分的龐大獎勵，怕是跑不了的。」而長公主也沒有賣關子，直接是將結果說出，這讓得李洛暗中大為鬆了一口氣，眼中的喜色掩飾不住的蔓延出來。

「倒是多謝殿下提前告知了。」李洛笑著感謝。

「這消息最遲明天就會放出來，我也不過只是舉手之勞而已。」

長公主微微一笑，而後鳳目轉向姜青娥，半開著玩笑的道：「青娥，明天倒是想要向你暫借李洛一用，還望批准。」

姜青娥微怔，旋即若有所思，道：「是給王上恢復的事嗎？」

長公主頷首，道：「距離上次已經過去一月時間，也該再次麻煩李洛了，只不過這次不能外出，只能請李洛去一趟王宮了。」

姜青娥淺笑道：「小事，沒問題。」

「那我明日就直接將他接去王宮了。」長公主笑道。

兩女三言兩語，便是決定了李洛明日的行程，這讓得旁邊的當事人有一種被忽視的感覺，當即想要憤怒指責一下，但最終想想也就作罷，只是心頭悲嘆，這洛嵐府究竟誰才是當家的啊？

接下來長公主繼續與兩人隨意的聊了一會，便是告辭離去。

李洛則是對著姜青娥道：「晚上應該會搞一個慶功會，把這些有意加入溪陽屋的高材生們都聚一下，算是提前聯絡下感情。」

「你要來嗎？我都已經做好準備了。」

姜青娥對這些倒是興趣不大，不過此次的慶功會對溪陽屋意義非凡，所以她還是笑著點點頭。

「連慶功會都提前準備好了，看來你事先對自己很有信心啊。」她笑道。

李洛也是笑了笑，當然有信心，四星級配方再加上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雖說他面對的是一群五品淬相師，但大家都是煉製三品靈水，對方淬相術或許比他更純熟，但他擁有著水光相，所以在淬鍊上面同樣也是有著一些增益，所以雙雙抵消下來，他是真不覺得自己會輸給他們。

而後李洛與姜青娥便是繼續等待了一些時間，便是見到一波淬相院的學員在顏靈卿的帶領下，氣勢有些浩蕩的湧來。

「這麼多人？」

李洛見到都是一驚。

「裡面還有不少是沒有畢業的淬相院學員，應該也是對溪陽屋有興趣，靈卿倒是聰明，這些人是未來的新鮮血液，提前拉攏以後能省不少的心思，而且即便沒有畢業，假期也能夠來溪陽屋做臨時工。」姜青娥輕笑了一聲，倒是看得比李洛更仔細。

李洛聞言，也是不免讚嘆一聲，靈卿姐做事的確很靠譜，而且她在淬相院待了三年，對其中一些比較優秀的學員都算是了解，所以由她去拉攏人，當真是最好的人選。

「李洛，我這任務完成得怎麼樣？」

顏靈卿帶著大波人走過來，聲音中是滿滿的得意。

李洛直接豎起大拇指，然後他看向顏靈卿身旁的黎碧，笑道：「黎碧學姐，我之前沒有說大話吧？」

黎碧臉頰有些紅，但還是落落大方的道：「之前的確是我目光短淺，沒有想到會長的手段如此驚人。」

連稱呼都直接由李洛學弟變成了會長，倒也是直接。

「往後溪陽屋的發展，也要倚仗各位了。」李洛笑道。

跟隨著顏靈卿而來的那些有意溪陽屋的淬相院學員皆是笑著應和。

「今日是我溪陽屋的大喜日子，各位若是有時間的話，接下來的慶功會，還請勿要缺席，今晚不醉不歸！」李洛爽朗一笑。

眾人皆是起鬨。

於是接下來李洛再將大功臣白萌萌，次功臣呂清兒以及氣氛組的虞浪等人皆是叫上，一群人浩浩蕩蕩而去。

這一幕，倒是引人側目。

畢竟其他的那些靈水奇光屋負責人大多都是中年人，即便眼下完成了招收任務，也放不下身段跟這些初出學府的毛頭小子打成一片，而溪陽屋那邊，身為會長的李洛現在就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自然不必顧忌這些東西。

在場中的一處，都澤紅蓮，都澤北軒望著那邊離去的聲勢，面色都有些不太好看，他們怎麼看不出來，經過這一次，溪陽屋崛起真的是勢不可擋了。

「可惡，這溪陽屋明明都要倒閉了，怎麼短短半年就要風生水起了？」都澤北軒不甘心的道。

都澤紅蓮淡淡的道：「答案你都知道，何必不承認？」

都澤北軒一滯，罵道：「我怎麼感覺李洛這混蛋比姜青娥還麻煩？」

都澤紅蓮心中也是嘆了一口氣，這種感覺不是只有都澤北軒才有，以前洛嵐府在姜青娥的掌控中，雖說維持住了局面，但在一些交鋒中，還是他們都澤府佔據主動與優勢，可自從李洛來了大夏城後，這屢次的交手，都是以洛嵐府得勢而結束。

這混蛋，是真的妖。

此時那韓植也是退了下來，面色青白交替的回到大澤屋這邊，他能夠感覺到大澤屋這邊的淬相師看向他的眼神帶著譏嘲。

「大小姐，少府主，此次大澤屋失利，都怪我無能，我願請辭。」韓植苦澀的道。

他知道經過此次的失敗，他在大澤屋內身份將會愈發的尷尬。

都澤北軒咬了咬牙，想要怒斥，但卻被都澤紅蓮揮手阻攔了下來，她看了韓植一眼，平靜的道：「韓植副會長，失敗後的請辭並不是最好選擇，大澤屋與溪陽屋的鬥爭還並未結束，我如果是你的話，會繼續等待機會。」

韓植身體一顫，雙目通紅，道：「願為大小姐與大澤屋赴死！」

都澤紅蓮淡淡點頭，而後便是轉身離去。

一個曾經背叛了原主子的人的忠誠與誓言毫無可信度，不過她對此無所謂，她不打算放韓植離去，畢竟他是曾經溪陽屋的會長，只要他在大澤屋一天，就始終會是溪陽屋的一個黑點。

所以他還有些價值，現在將其放棄不是聰明的做法。

雖然...她其實也是想要罵一句...

廢物，這都能輸？

第三百一十五章韓植

對於韓植那看似和善，實則充滿著惡意的勸誡，李洛只是笑著搖搖頭，並未有絲毫的動氣，畢竟現在跳得越歡，待得最後結果出來時，臉色也會更精彩，更值得人好好欣賞與品味。

「走吧，去我們的位置。」

他安撫了依舊還在憤怒中的唐隕等人，然後與姜青娥一道，走入人聲鼎沸的廣場中，找尋他們溪陽屋被分配好的位置。

找尋位置的途中，李洛他們還遇見了以黎碧領首的一群淬相院的學員，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屬於那種即將畢業的淬相師，這一點從他們神情中帶著的自信就能夠看得出來。

「黎碧學姐！」

顏靈卿率先對著黎碧招手打著招呼。

黎碧聽到聲音，也是停下了腳步，迎著顏靈卿笑了笑，然後目光看向李洛：「李洛學弟，你們溪陽屋還真是來參加這場邀請會了啊。」

「還得多虧了學姐指點。」李洛笑道。

黎碧無奈的一笑，她也不知道這個指點究竟是不是好事，這場邀請會來的靈水奇光屋，幾乎都是大夏頂尖級別，而溪陽屋跟他們比起來，真的是太不夠看了。

「你們打算派誰上場？靈卿嗎？」黎碧問道，據她所知，溪陽屋中現在還沒有五品淬相師，那麼最高的就是顏靈卿這種四品淬相師了。

顏靈卿遲疑了一下，然後指了指李洛，後者也是露出笑容：「黎碧學姐，這次溪陽屋會由我來上場。」

黎碧忍不住的有些睜大雙眼，她盯著李洛幾秒，然後忍不住的道：「你究竟知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她實在是有些無法理解，溪陽屋幾乎算是在場實力最弱的靈水奇光屋，就這樣還不傾盡全力，卻讓李洛一個三品淬相師上場？

這是打算成為全場的笑柄嗎？

「黎碧學姐，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還請你相信我，我不會拿溪陽屋的聲望開玩笑的。」李洛認真的道。

相信你...拿頭去相信啊！

以溪陽屋的能力，大概率是參加三品靈水奇光那一場的煉製，可別的靈水奇光屋派出來的起碼都是五品淬相師，而且人家還有高星級配方，溪陽屋唯一的亮點就是那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但此前也說了，那些頂尖的靈水奇光屋同樣是擁有著秘法源水源光。

在這種情況下，李洛一個三品淬相師拿著低星級的配方，怎麼去跟別人比？

到時候結果太差，直接就會成為全場笑柄，那還會有淬相院的學生看得上溪陽屋嗎？

黎碧眼中帶著一點失望的輕嘆一聲，道：「隨你吧。」

說完，便是直接帶著人離去了。

此前在酒樓，這李洛說得信誓旦旦，可眼下來看，終歸還是年輕氣盛。

而走得遠了，黎碧身旁的那些淬相院的學員方才好奇的道：「那就是李洛嗎？最近他在學府內可是很出名呢。」

「是啊，聽說他在暗窟中表現極為的突出，學府都要給予他褒獎呢。」其他的淬相師也是紛紛說道。

有一名模樣嬌豔的學姐笑吟吟的道：「長得也很不錯呢，其實衝著他這模樣，去了溪陽屋，起碼還有點眼福。」

她這話頓時引起一些姐妹的嬉鬧：「冰桃學姐心動了呢，不過人家旁邊站著姜青娥呢，你可別浪，小心被揍。」

那被稱為冰桃的學姐啐了一口，然後還是搖搖頭，道：「不過長得帥也不能當飯吃，溪陽屋實力太弱了，去了後前途黯淡啊。」

旋即她看向黎碧：「你前兩天好像對溪陽屋有點關注？應該是顏靈卿那妮子勸說的吧？不過這事我看還是得慎重一些。」

黎碧嘆了一口氣，冰桃也是她在學府內的好友，如今是四品淬相師，雖然比她弱一級，但也算是優秀了，所以前兩天她也跟對方透露了一點對溪陽屋的關注，只不過對方對此顯然只是嗤之以鼻，並沒有在意。

而經過先前知曉李洛將會代表溪陽屋出場的事後，她其實心中對溪陽屋也沒有再報什麼期望了。

罷了，那李洛執意如此，那她又能有什麼辦法。

而在另外一邊。

「完了，黎碧學姐好像很失望。」

顏靈卿望著黎碧那群人的身影，苦笑一聲，然後瞪了李洛一眼：「都怪你，執意要出場。」

李洛無奈，他也不好當著這麼多人說，他現在寶貝很多，請對我有信心吧？

「用結果說話吧。」

他只能如此說，然後一行人入了場，找到了溪陽屋被分配好的位置，然後他就聽見了後方看臺的方向傳來了一些熟悉的聲音。

李洛目光順著聲音看去，就見到一群熟悉的身影在那邊吆喝。

虞浪，呂清兒，趙闊還有白萌萌，辛符一眾人，顯然都是過來為他吶喊助威的。

李洛對著他們笑著招了招手。

看臺上，虞浪揮了揮手，道：「兄弟們，把招牌亮出來。」

趙闊等人聞言立即就將準備好的橫幅拉了起來，上面寫著：「洛哥勇敢飛，洛迷永相隨！」

顏靈卿忍不住的捂臉，道：「能不能讓他們不要舉啊？好丟臉啊。」

李洛則是帶著欣賞的眼光，道：「我覺得還不錯啊，可以振奮一下士氣。」

顏靈卿吐槽道：「現在這麼招搖，待會輸了怎麼辦？」

「這說明人家虞浪對我有信心，比你們好。」李洛教育道。

顏靈卿真是連吐槽的力氣都沒了。

而看臺上，呂清兒也是柳眉微蹙，道：「你們現在搞這麼招搖，待會溪陽屋表現不好怎麼辦？那豈不是讓人笑話嗎。」

虞浪則是氣定神閒，道：「我對李洛有信心！」

「而且，我也不是沒有後手。」

說完，他對著趙闊他們再次揮揮手。

然後呂清兒就見到趙闊他們對著她悄悄的展開了另外一卷早已準備好的橫幅，上面寫著：「洛哥不慌，下次再來！」

呂清兒有點目瞪口呆，旋即哭笑不得。

連下次再來都寫好了。

你對李洛有個鬼的信心啊。

第三百二十七章流氓

第二日，當李洛睜開有些沉重的眼皮時，入眼的是自己房間那熟悉的床頂，他咂了下嘴，喉嚨一片乾澀，腦袋中也是傳來陣陣的刺痛。

同時昨夜的記憶也是如潮水般的湧來。

那是慶功會太熱鬧，最終直接醉了。

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來的。

他緩緩起身，緩了下神，然後就驚訝的發現自己的衣服被換成了平日裡的睡衣，身子整潔得仿佛是被清理了一遍一般，仔細聞聞，衣服上面還帶著淡淡的香氣。

李洛有點驚訝，下床洗漱了一下，換了一身乾淨衣衫，隨著體內相力緩緩的運轉起來，腦中的刺痛也就隨之減弱。

精神也就恢復了過來。

李洛這才推門而出。

推開房門，就見到在陽臺上認真作畫的辛符，李洛想了想，走過去問道：「昨天誰給我換的衣服？」

辛符看了他一眼，沉吟道：「這就要看你問的是外衣還是裡衣了。」

「？？」李洛有點懵逼。

辛符慢慢道：「本來剛開始是呂清兒先幫你脫了外衣，但隨即就被後腳進來的姜學姐趕了出去，之後的事，都是姜學姐做的。」

「她不僅幫你搽淨了身子，還幫你換了睡衣，另外她昨晚也是在這裡休息的，跟萌萌一間屋。」

李洛愣了愣，旋即心頭微暖，果然是青娥姐麼...不過，他神色忽的一變，那豈不是說他昨晚都被看光了，也被摸光了？

這可如何是好啊？吃虧了啊！

辛符看了一眼李洛那格外複雜的神色，緩緩道：「隊長，這種事在心裏面樂就行了，千萬不要說出來，不然我怕你今天會被人用悶棍打死。」

李洛臉龐一僵，冷哼道：「未婚妻幫未婚夫搽個身子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嗎？」

而後便是揮袖轉身對著樓下而去。

辛符望著李洛那明顯輕快的腳步，撇撇嘴，呵，男人。

李洛走下樓梯，第一眼便是見到客廳臨窗處，姜青娥那纖細的倩影，今日的她倒是未曾穿平日裡顯得格外颯爽的軟甲戰裙，而是換了一身休閒的貼身衣衫以及長褲，整個人看上去顯得柔和了許多。

窗外有清晨的陽光穿透而進，照耀在她的身上，延展著玲瓏有致的曲線，那完美的側顏，更是讓人怦然心動。

李洛剛要招呼，卻發現姜青娥對面還有著一道身影，一身黑裙，氣質淡雅，竟然是郗嬋導師。

兩人對桌而坐，面前各有一杯熱茶，似是在輕聲的交談。

而似是聽見了腳步聲，兩人都是停止了聲音，目光轉來，就看見了下樓的李洛。

李洛衝著兩人露出笑容，走到茶桌前坐下，笑道：「兩位早上好啊。」

「你這昨天的風頭，連凌院長都刮目相看呢。」郗嬋導師笑了笑，說道。

「那她有沒有強烈要求我加入淬相院？」李洛好奇的問道。

郗嬋一怔，失笑道：「還沒酒醒呢？你是覺得自己臉有多大呢？」

李洛失望的道：「難道我這表現還比不過青娥姐的九品光明相來的香麼？」

郗嬋搖搖頭，道：「看來你不止臉大，而且還很無知，真正的九品光明相比你想的還要來得恐怖。」

李洛臉一垮，導師大清早的你這麼打擊學生真的好嗎？看你的樣子，恨不得大白鵝才是你的學生呢。

姜青娥也是在一旁笑了笑，她對著廚房那邊招了招手，然後李洛就見到在那邊忙活著什麼的白萌萌端著一杯熱氣騰騰的杯子走了過來。

「隊長，這是醒酒湯，你喝一點吧，會更好受一些。」白萌萌淺笑道。

姜青娥接過來，還衝著白萌萌露出笑容：「謝謝萌萌了。」

李洛也趕緊道謝。

在李洛喝著醒酒湯的時候，郗嬋導師則是話音一轉，說道：「關於你此次暗窟獎勵的事情，金殿那邊已經有了決議，最終同意給予你十萬積分作為褒獎。」

雖然昨天已經從長公主那裡知道了這個結果，但此時李洛依舊忍不住的心潮澎湃，嘴角都要咧起來，不過旋即他又想到什麼恐怖的事情，趕緊按住嘴巴，這是暗窟那笑臉魔給他帶來的心理陰影。

「謝謝導師了，這裡面一定有您的功勞。」李洛感激道。

「這份感謝我就收下了，因為我的確廢了不少的話，畢竟沈金霄對此執意反對，說褒獎超過了規則，往後不好收場。」面對著李洛的感謝，郗嬋導師倒是受了下來，

「這老狗，遲早打死他！」李洛嘀咕道。

郗嬋導師當沒聽見他這種話，從袖中取出一枚黑色的晶卡，道：「積分都在這裡面，你拿去吧。」

李洛趕緊接過來，愛不釋手的同時，心中也是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十萬積分啊，如果沒有這次暗窟的危機，他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夠湊到這麼龐大的一筆。

而且這筆積分是他自己這邊賺來的，並沒有用姜青娥那邊的，這無疑是最好的結果，畢竟年底的姜青娥將會衝擊七星柱，這個時候的修煉資源對於她而言也至關重要。

一旁的姜青娥唇角也是帶著許些的笑意，任誰都感受得出來她的心情極好，畢竟李洛那損耗的根基一直是她所擔心的事情，如今有了這十萬積分，應該是能夠兌換到足夠的帝流漿了。

這個心病總算是可以放下了。

而郗嬋導師在將積分卡給了李洛後，再度與兩人聊了一會，便是起身離去了。

李洛與姜青娥這邊也是略作收拾，跟白萌萌道了個別，就一同出了宿舍小樓，直接前往了學府內的兌換大殿。

兩人走在學府內梧桐大道上，陽光透過茂密的樹葉穿透下來，化為細碎的光斑，鋪滿腳下。

姜青娥青絲隨意的挽起，垂落自纖細腰間，她雙手插在兜裡，長腿輕邁，仿佛踩著光在行走。

沿途許多的目光都是在不經意間的打量過來。

「咳。」

李洛突然咳嗽了一聲，道：「昨晚你給我換了衣服？唉，你說你，這種事情也不經過我的同意，你這是觸犯我的隱私。」

姜青娥修長十指交叉，緩緩的舉過頭頂，伸展了一下曼妙的身子，而後目視前方，平靜的道：「李洛，想要試試你的賤氣跟我的劍氣，誰更強一點嗎？」

李洛抖了抖。

而後姜青娥微微偏頭，金色眸子掃過李洛的身體，唇角微掀。

「而且...」

「你那身子，小時候也不是沒見過，有什麼隱私？」

李洛如遭雷擊，繼而羞憤欲絕。

姜青娥，你簡直就是一個流氓！

第三百二十八章與長公主同乘

當李洛提著一個青木箱子從兌換殿中走出來的時候，後方還能夠看見許多的學員以及導師都是一副呆滯的模樣。

有這個情緒也正常，想來就算是這些導師都未曾見過會有學員直接掏出十萬積分來兌換帝流漿。

這也太豪了吧？！

現在的新生都這麼彪的嗎？

「看來又做了一件震驚學府的事情。」李洛衝著姜青娥笑道。

姜青娥與他並肩對著學府外走去，她輕聲道：「眼下你這根基缺損的問題，應該算是能夠解決了，不過你也不能放鬆，畢竟你自身的情況你最清楚。」

李洛當然知道她說的還是那五年封侯的事，而這跟他的壽命有關，所以他對此也時刻都在上心，畢竟他是真不想成為一個短命鬼。

「此前我給你設定的規劃，是你在年底的時候，必須達到化相段第二變，甚至這還只是底線，如果能夠超過這個底線，那才算是能夠讓人鬆一口氣。」姜青娥繼續說著。

李洛估算了一下，託此次暗窟那暗靈潭的福，他的實力進行了一次小跳躍的提升，跨入到了生紋段第三紋。

這一次的跳躍，無疑將會省去起碼一月的苦修，這倒是為他爭取了一些時間。

但即便如此，想要在年底的時候達到化相第二變，依舊難度非常高。

因為在最近十屆的新生中，能夠在一星院結束的時候完成生紋階段，踏入到化相段的學員都是相當少見，更何況達到化相段第二變。

至於超過...更是艱難。

「我會盡力的。」

不過李洛倒並沒有心生畏懼退意，而是認真的點點頭，因為這關係到他自身的性命，他根本就沒有退縮的理由。

好在他背靠著洛嵐府，雖說如今的洛嵐府聲勢不如以往，但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這依舊能夠給他提供大量優質的修煉資源，再加上學府這邊賺取的積分，倒是能夠支撐他的揮霍與消耗。

「此次暗窟淨化任務暫時結束，學府這邊倒是會輕鬆一段時間，接下來你還是要全力準備那「金龍道場」，這是難得的機緣，如果把握好了，應該能讓你的實力再次躍升。」姜青娥提醒道。

李洛點頭，對於那「金龍道場」他也是有些好奇，畢竟金龍寶行的實力遠超他的想像，那是一個超越了大夏所有勢力的存在，即便是聖玄星學府也不可能與金龍寶行總部相提並論。

而由金龍寶行打造而出的「金龍道場」，必然不會是尋常之物。

「你接下來打算做什麼？」李洛問著姜青娥。

「休息幾天，然後我會再申請進入暗窟。」姜青娥想了想，說道。

李洛一驚：「還去暗窟？」

那暗窟的環境他可是深有體會，時刻都讓人不敢放鬆，壓抑詭異陰冷的氣氛，更是時刻噬咬人心。

其他人每次進入暗窟都是一副視死如歸的模樣，若是有可能的話，相信很多人都對其避之不及，而如今淨化任務好不容易完成，姜青娥竟然又要主動進去？

「暗窟也是一個修行的好地方。」姜青娥對此只是輕聲回道。

李洛神色有些複雜，他如何不知道姜青娥這麼拼命的修煉究竟為的是什麼...那還是因為洛嵐府的情勢不好，特別是那半年後的大劫。

她顯然是在竭盡一切的提升自己的實力，為此甘願進入危險無比的暗窟磨礪自身。

不過最終他沒有說什麼，只是心中打定主意，之後，進那金龍道場，他也得抓住一切的機會提升自身，洛嵐府這個擔子，他不能讓姜青娥獨自來承擔。

兩人一路走出學府，然後就見到了學府大門外停靠的金黃車輦，車身上，有著尊貴的金色鸞鳥的徽紋。

那是長公主的車輦。

車輦前後，皆是有著精銳的護衛狼騎，目光森冷而銳利。

而當李洛，姜青娥走近車輦時，長公主也是自其中走出，笑著迎了上來。

「殿下，李洛就交給你了。」姜青娥說道。

長公主抿嘴淺笑，道：「青娥放心，我會把他完整的歸還回去的。」

姜青娥笑了笑，再度與長公主交談了一會，便是對著李洛揮了揮手，乾脆利落的轉身而去。

「李洛學弟，請吧。」長公主做出邀請的手勢，白皙漂亮的鵝蛋臉頰上，露出明媚的笑容。

李洛則是感覺到四周的目光有點刺眼，不少來來往往的學府學員都是眼神如刀的在看著這一幕，其中大多數都是屬於那種四星院的學員，畢竟在四星院中，長公主的聲望著實是太高了。

雖然都不認為長公主與李洛之間會有什麼，但這些年來，能被長公主邀請登上車輦的異性，似乎這李洛還是第一個？

真是讓人嫉妒。

李洛受不了那些鋒銳目光，趕緊登上車輦，車輦內異常寬敞整潔，一排書架擺放在後側，在案几上點燃著一根赤香，淡淡的香氣縈繞在車廂內。

長公主也是跟著進來，於案幾一側優雅的坐下，同時招呼著李洛：「請坐。」

李洛也不怯場，於另外一側坐下，笑道：「殿下又給我拉了一波仇恨。」

長公主失笑，道：「你身上仇恨值太多了，也不差這一點。」

她端起茶壺，還親自為李洛斟滿一杯熱茶。

李洛趕緊接過，玩笑道：「願為殿下赴死。」

長公主搖搖頭，道：「口不對心。」

她雖然喜歡收服人心，但卻明白李洛看似溫和容易接觸，但實則內心極為驕傲，想要將其收服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她從一開始也沒抱著這般打算，反而是將李洛與姜青娥當做未來可能的合作者。

長公主也沒有在這話題上面多糾纏什麼，而是想了想，道：「李洛學弟，王上那先天缺陷，半年內能夠解決嗎？」

李洛聞言，撓了撓頭，道：「這可不敢確定，殿下應該也知道，雖然我能夠治療王上的先天缺陷，但我自身的相力太過的薄弱，所以只能慢慢來。」

他看著黛眉微蹙的長公主，問道：「殿下...有些急？」

長公主眸光微閃，搖頭道：「能儘快解決自然是最好的。」

「那我盡力吧。」李洛笑道，她看得出來長公主帶著一些隱憂，不過王家之事，沒必要問太多。

而後兩人便是轉開話題，說起了學府內的事情，而長公主的親和力顯然是爆表的，在有意的引導下，兩人算得上是相談甚歡，車廂內氣氛和諧。

車輦則是一路疾馳，最終進入到了王城範圍，在那王宮門口處，雖然有嚴密的守衛，但在長公主的車輦下，則是暢通無阻。

車輦最終在一處規模宏大的寢宮前停下，李洛在長公主的引領下進入到了其中，沿途有侍衛紛紛跪拜，倒是讓得李洛體驗了一把皇家的威勢。

進入到殿內，李洛就見到那位小王上的身影。

小王上穿著明黃色的龍袍，倒是有著尊貴之氣，只不過他的面容過於的白淨秀嫩，倒是少了一些威嚴。

小王上見到長公主，頓時露出歡喜之色，而待得看見李洛時，那歡喜更濃了一分，因為他知道李洛到來，定然是為他治病的。

「姐姐！」

小王上跑過來牽住了長公主的手。

長公主溫柔的摸了摸他的腦袋，與他說了一會話，然後就對李洛說道：「我們開始吧？」

李洛笑著點頭。

接著長公主就安排小王上轉去殿後，略作準備，待得李洛再進去時，便是見到小王上已經換成了單薄的睡衣。

李洛也不客氣，於小王上身後盤坐下來，同時道：「還請王上褪去上衣。」

小王上遲疑了一下，還是聽話的脫了上衣，露出有些瘦弱的上身，而其後背處那由諸多經絡交織而成的蓮花圖紋，觸目驚心的出現在了李洛視線中。

李洛神色倒是不變，只是感覺這小王上的皮膚似乎比此前變得更加的白皙了一點。

「我要開始了。」

他提醒了一聲，便是雙目微閉，體內相力鼓動起來，開始了此次的治療。

床榻上，有相力光澤徐徐綻放。

長公主端坐於椅上，眸光則是並未離開兩人，靜靜等待著此次治療的結束。

時間緩緩流逝，轉眼便是半柱香時間過去。

而就在此時，突有侍衛走入而進，來到長公主身旁，低聲道：「殿下，攝政王前來看望王上了。」

長公主眸光一閃，輕聲道：「看著王上這裡。」

她似乎是自言自語，殿內也沒有人應答，只是仿佛有視線從陰影中投射了出來。

而後她方才揮袖起身，神色平靜的走出大殿。

第三百一十六章凌照影

隨著時間的推移，廣場上氣氛越來越沸騰，甚至連許多相力院的學員都是跑來湊熱鬧，畢竟暗窟淨化任務剛剛結束一個段落，看一場靈水奇光的煉製，也有益身心放鬆。

而李洛則是在關注那些到場的各方靈水奇光屋，然後他就發現，除了他們溪陽屋外，其他的那些靈水奇光屋在大夏，都能夠進入前二十的排名...

顯然，能夠有自信來到淬相院邀請會的靈水奇光屋，都是實力雄厚。

相反，他們溪陽屋在這裡，真是有點格格不入。

畢竟在這種群強雲集的地方，一般的靈水奇光屋根本就不敢來，不然一來就被其他同行碾壓，到時候人沒吸引到，反而聲望有損。

而在打量著各方靈水奇光屋時，李洛突然感覺到場中有騷動傳來，目光投去，便是見到一支隊伍走入場內，那領頭的人，竟然是長公主。

其身後的那支隊伍中，大部分都是淬相師，這些淬相師神色中帶著一些掩飾不住的傲然。

「那是「天宮屋」，是王室的直屬，同時也是大夏實力最強的靈水奇光屋，當然，如果不算淬相院的話。」顏靈卿也是注意到了這支淬相師隊伍的入場，當即給李洛解釋道。

李洛點點頭，天宮屋他當然聽過，畢竟是大夏實力最雄厚的靈水奇光屋，而每年淬相院畢業的淬相師，幾乎都是將其當做首選，不過好在淬相院也限制了每個靈水奇光屋的招收名額，這算是某種平衡之道，不然這天宮屋怕是能一家就吃掉大半的畢業淬相師。

溪陽屋想要在這半年時間內擠入大夏前十，李洛對此還有些信心，可如果說要讓其超越天宮屋，那就真是有些遙遠了，最起碼現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隨著天宮屋進場後不久，一道清脆如金玉敲擊般的聲音突然響徹全場，而後所有的喧鬧聲都是安靜下來，一道道目光，投向了廣場右側的一座高臺上。

只見得那裡，有一群淬相院的高層步行而出，領首的，是一名身穿聖潔白袍的美婦人，其一頭金髮格外耀眼，她的臉頰上，有些歲月的痕跡，但依舊顯得風韻猶存。

「那是淬相院的院長，凌照影。」

顏靈卿看向那美婦人的眼中充斥著嚮往之色，道：「她是我們大夏唯一的一位八品淬相師。」

「同時她還有著上八品的...光明相。」

說到此處，她看向姜青娥，笑道：「就是這位院長此前一直想要青娥進入淬相院，但都被她給拒絕了。」

「八品淬相師...上八品光明相。」

李洛驚嘆不已，除了姜青娥外，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如此高品的光明相，畢竟相較於水相，光明相的確是要更為的少見，所以在靈水奇光界中，出產的靈水比奇光，往往要高一大截。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位淬相院的院長，竟然是八品淬相師。

淬相師與煉丹師有一些顯著的區別，那就是靈水奇光的單價往往比不過同品級的丹藥，因為靈水奇光的需求是大量而持續的，丹藥單價更為的昂貴，但很多丹藥都不能重複使用，畢竟嗑藥過多，也會動搖根基。

不過這種比較，只適合於七品之下的靈水奇光，而到了七品之上，這一類的靈水奇光不僅價格暴漲，而且數量也變得少見起來。

原因很簡單，七品淬相師在整個大夏內，都屈指可數。

七品都如此，更何況八品？

整個大夏國內，只有淬相院這位院長能夠煉製出來，所以可以想像，一瓶八品靈水奇光，究竟會是何等驚人的價格，而且，這還是有價無市。

能夠來購買這種級別靈水奇光的人，大概率都是一些封侯強者，他們為了求得這一瓶靈水奇光，怕是願意付出不小的代價，到了這種階段，八品淬相師的珍貴，並不遜色同品級的煉丹師了。

這也是為什麼當李洛在開啟後天之相後會選擇走淬相師這一條道路最主要的原因，最起碼未來他可以靠自己來獲取高品的靈水奇光，而不至於去尋求他人，受人拿捏。

在李洛心緒湧動時，那名為凌照影的淬相院院長走上高臺，目光環視全場，而後有著清悅的嗓音響徹起來。

「諸位都不陌生了，敘舊的話也就不必多說，我謹代表聖玄星學府淬相院歡迎諸位貴客，希望在這場邀請會上，我們這些即將畢業的學員，能夠找尋到一個好的去處。」

「至於邀請會的規矩，大家也已提前知曉，話也不多說了，直接開場吧。」

這位淬相院的院長，行事風格倒是有些雷厲風行，短短兩語就揭過了開幕，直接宣布邀請會開始。

「這位凌照影院長，很有性格啊。」李洛笑著說道。

「畢竟是八品淬相師，她在聖玄星學府中地位也很特殊的，據說當初將她請來，可是費了院長許多的心思。」姜青娥淡笑道。

李洛點點頭，這也正常，八品淬相師不管放在那裡，都絕對是被各方勢力競相爭搶，從吸引程度來說，即便是封侯強者，都遠遠不及一名八品淬相師。

在他們說話間，只見得廣場中央，有淬相院的導師主持秩序，高聲道：「邀請會第一場為三品場。」

「參與者有六座靈水奇光屋。」

「大澤屋，煉製者，副會長韓植，五品淬相師。」

「藍光屋，煉製者，副會長皇甫絮，五品淬相師。」

「北山冰雪屋，煉製者，副會長冰玲，五品淬相師。」

「墨水屋，煉製者，副會長莫泰，五品淬相師。」

「...」

而念到最後一座靈水奇光屋時，那名導師聲音明顯頓了頓，而後響起：「溪陽屋，煉製者，會長李洛，三品淬相師。」

當他聲音落下的時候，原本有些吵鬧的廣場內明顯稍微安靜了一些，不少人都是神色驚愕，仿佛感覺自己聽錯了。

這六座靈水奇光屋中，其他五座都是大夏頂尖的靈水奇光屋，名氣實力皆是不俗，可這最後怎麼冒了一個溪陽屋出來...

對於溪陽屋，他們只知道這是隸屬於洛嵐府的靈水奇光屋，但其實力在大夏內實在排不上號，遠不如洛嵐府來得廣為人知。

而且最重要的是，別的溪陽屋都是派出了五品淬相師來煉製三品靈水，因為這樣可以將他們的配方最好的展現出來，顯露自家的實力。

可這溪陽屋倒好，只是派出了三品淬相師...而且李洛的名字，最近在學府內傳揚甚廣，所以大家對其一點都不陌生。

但是...

這怎麼比？

連片的譁然聲在場中傳蕩著。

大澤屋這邊，韓植已經站起身來，他面龐上帶著淡淡的笑意，一旁的都澤北軒冷笑道：「韓植副會長，拿出你所有的本事，你表現得越好，到時候那李洛就會越難堪。」

韓植微笑道：「少府主放心，大澤屋沒有理由會輸給溪陽屋。」

都澤紅蓮神色淡淡的道：「大澤屋從未將溪陽屋當做是對手，因為他們還沒有這個資格，韓植副會長，這三品場，我大澤屋要成為最出彩的那一個，所以還希望你竭盡全力。」

韓植肅然點頭。

「大小姐說的是，是我目光短淺了。」

與此同時，在那廣場的高臺上，諸多淬相院的高層就座。

院長凌照影居中，她聽到溪陽屋的名字時，目光動了動，旋即轉頭看向了旁邊的一道身影，笑道：「這個李洛，是郗嬋你的學生吧？」

坐在院長旁邊的，正是郗嬋導師，她聞言輕輕頷首，道：「那小子跑來找我給他開個後門，我就讓他參加了。」

「雖然只是煉製三品靈水奇光，但一個三品淬相師，就敢上臺跟五品淬相師競技...」

凌照影笑眯眯的道：「這小子，難道以為他是姜青娥嗎？」

「從你的話裡，我聽出了一點怨念。」郗嬋導師淡淡的道。

凌照影撇撇嘴，道：「姜青娥那丫頭，真的是太浪費了，九品光明相啊，老娘追求了一輩子，都還沒能踏足！」

「她倒好，白白浪費了這份潛力！」

說到此處，她就忍不住的拍了拍座椅扶手，惹來一些側目。

「各有各的追求，人家不喜歡淬相師這一路，難道你還能按著頭來嗎？」郗嬋導師說道。

凌照影搖搖頭，也不在這讓她耿耿於懷多年的話題上面多說，目光轉向了溪陽屋的位置所在，然後就見到了站起身來的銀灰色頭髮的少年。

「也罷，就看看這個洛嵐府的小子，究竟憑藉什麼，竟敢跟一群五品淬相師競技吧...」

「如果這小子真當我淬相院的邀請會是用來搞笑的，那這溪陽屋以後，可別想進我淬相院的門了。」

郗嬋導師搖搖頭，她知曉這依舊只是凌照影對姜青娥的一點小小怨念，話也不必當真，不過，如果李洛真的沒什麼表現的話，那麼今日這邀請會上，溪陽屋丟臉是難免的。

所以...

她望著李洛的身影，微微蹙眉。

這小子，真的是有把握嗎？

第三百二十九章野心

當長公主來到偏殿時，便是見到了已經來到此處的攝政王，後者身穿蟒袍，氣勢如淵，那股厚重的威嚴感，讓人望而生畏。

「見過王叔。」

長公主臉頰上浮現出笑容，迎上來行禮說道。

攝政王笑著道：「鸞羽，學府內剛結束暗窟淨化吧？可還順利？」

長公主點點頭，道：「暗窟並無大礙，畢竟有龐院長坐鎮。」

攝政王感嘆道：「龐院長的確是我大夏的定海神針啊，有他坐鎮暗窟，我大夏方才如此安寧。」

兩人又是隨意的說了一些話，然後攝政王方才道：「王上身體可還好？那李洛應該是有些作用吧？」

長公主笑容不變，似乎對於攝政王知曉李洛並不吃驚，畢竟攝政王勢力如此龐大，麾下耳目甚至勝過她，雖說她已是在竭力的隱瞞李洛的作用，但這顯然效果並沒有太大，從她兩次找到李洛這一點上面來看，攝政王就能夠猜出一些端倪來，畢竟如果沒效果的話，她不可能做這種沒意義的事情。

「嗯，之前病急亂投醫，無奈之下讓李洛嘗試了一下，但似乎有點效果，所以就打算讓他經常來試試，畢竟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長公主並沒有遮遮掩掩，反而是主動的將情形說了出來。

「這連擅長治療的封侯強者都無法做到的事情，他一個相師境怎麼會有用的？」攝政王的臉龐上難掩驚訝。

長公主搖搖頭，無奈的道：「這就真不知道了，或許是因為他身懷雙相的緣故？」

這一點，她其實也想不通。

「雙相對於相師境的確罕見，可封侯強者，哪個不是身懷雙相。」攝政王說道。

不過最終他也沒有再多說，只是笑道：「不過這世間奇人不少，或許這李洛就有些獨特的能力吧，但他實力終歸還是太低了一些，所以平常在給王上治療的時候，你也得多看著點，免得出了岔子，畢竟王上聖軀關係太大。」

「王叔說的是。」長公主頷首。

兩人又是說了一會，攝政王突然微微一笑，道：「鸞羽再有半年也將要離開學府了吧？說起來你這般年齡，也到了該有婚配的時候了，這大夏諸多名門，不知道有沒有心儀的一家？若是有的話，儘管說來，王叔去幫你解決。」

這突如其來的話，倒是讓得長公主都是一怔，不過很快她就回過神來，有些羞澀的笑道：「倒一直未曾想過這個問題，心儀者，也始終未曾遇見。」

「平日裡還是得多留心一些啊，雖然王叔知道你心高氣傲，自身也是極為的優秀，但終生大事的問題也不可不在意。」攝政王說道。

長公主笑意盈盈的點頭，而後輕聲道：「我的終生大事其實也沒王叔說的那麼重要，我若是能夠看見王上順利掌位那一天，也就能夠放心了。」

「說起來...」

她聲音頓了頓，微笑道：「王叔，半年後應該就是王上真正登臨御座的時候了，這些年王叔也真是辛苦，不過好在當初您與父王的約定，算是圓滿完成。」

「所以半年後的登基大典，還望王叔做好準備，鼎力主持。」

攝政王嘆息一聲，道：「不知不覺，小王上也到這個年齡了啊。」

他呵呵一笑，道：「鸞羽放心吧，半年後的登基大典，王叔定會辦得轟轟烈烈，讓你滿意。」

「那就多謝王叔了。」長公主歡喜拜謝。

攝政王笑著擺了擺手，再度說了幾句，方才轉身離去。

長公主帶著笑容的望著攝政王離去的身影，直到他的身影徹底消失不見後，笑容方才漸漸的變淡下來。

「這麼想要我早點確定婚事麼？」

她低低的自語一聲，旋即心中冷笑一聲，因為她知道王家的規矩，如果身為長公主的她確定了婚事，那麼她就不能久留王宮之內，而是會前往她的封郡之中。

而如今小王上年齡尚小，一旦她離開，那麼這大夏中樞就將會徹底的落入她這位王叔的掌控，到時候，父王所留下的所有力量，都將會被瓦解或被別人拉攏。

一旦到了那一步，所有權勢都將會集中於攝政王的身上，那時候，究竟誰才是大夏的王？

這些年攝政王在大夏內權勢已經愈發的強橫，諸多郡城總督，都由他所指派，若是持續下去，就算到時候王叔真是沒有什麼野心，可手下的人，也會將他推上去，黃袍加身。

而且，這位王叔，就真沒野心嗎？

長公主眼神幽深，而後又是輕輕一嘆，這些年如果不是她奮力支撐，如今局勢恐怕會更糟。

她對姜青娥始終抱有欣賞，其實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為兩人情勢頗為的相似，所以有些惺惺相惜。

如今就希望半年後那一場登基大典能夠順利，如果這位王叔願意交權，那就皆大歡喜。

如若不然，這大夏，恐怕將會迎來一場大變。

想到此處，長公主雙手也是忍不住的緊握起來，眼神冰冷。

...

而攝政王出了大殿，則是登上了等待在外的華貴車輦，車輦上有著威武的蟒徽，象徵著他的身份。

車廂內，略微有些昏暗，攝政王坐下，面龐平靜如水。

「鸞羽這小妮子是在催著本王交權了啊。」半晌後，他淡淡一笑，似是自言自語。

車廂內，似是有什麼遊動著，若有若無的聲音從黑暗中傳出：「這不是你與老王上之前的約定麼？」

攝政王道：「本王就怕小王上年齡太小，一旦掌權，威勢不足，反而有損王室。」

他眼神微微陰沉，緩緩道：「如今大夏，雖是我宮家掌控，可論起威望，那聖玄星學府卻是勝過王室一頭，也虧得龐千源這些年不出暗窟，否則這大夏，究竟誰才是權勢掌控者？只怕到時候真出了什麼變故，那龐千源一言之下，就可令我大夏改朝換代。」

「大夏是我宮家先輩所創立，我們才是這裡當之無愧的統治者，聖玄星學府在這裡，實在是有些刺眼。」

「當年先輩，就不該允許聖玄星學府在我大夏創立！」

攝政王的眼中，滿是陰沉的怒火以及一種對權勢的絕對掌控。

「本王此前曾給過聖玄星學府提議，若是能夠應諾本王擔任學府副院長一職，倒也是對雙方都有好處，但這聖玄星學府過於傲慢，竟是回拒了本王。」

攝政王眼中的怒意漸漸的收斂，最終歸於平靜。

「常人都說，這大夏有雙王，一為大夏王室，一為聖玄星學府。」

「當真滑稽，一國哪有雙王共存的道理？」

攝政王眼皮微垂：「本王這些年掌權，王室威嚴漸深，小王上畢竟年齡太小，若是此時交權，恐怕多年努力，又是白費了，我其實也是為了他們好。」

「呵，好一片「拳拳之心」，若不是知曉你做了什麼的話，我還真是被你所感動了。」

「另外，你雖是大夏攝政王，但正統歸於小王上，這大夏中，還是有不少人是擁護他的，而且那位老王上也並非是沒有留下一些力量...」

「當年你宮家先輩費盡心血，以大夏百郡做基點，打造了一座護國奇陣，而在其駕崩前，護國奇陣的掌控權應是交給了小王上，你若是生出異心，以你之力，怕是擋不住那座護國奇陣之力的。」車輦中的黑暗內，有低沉嘶啞的笑聲傳出。

「想要抗衡那座護國奇陣，唯有王級之力...」

「而你，仿佛還差之一些。」

「或許，我的提議，你可以考慮一下。」

攝政王聞言，倒是未曾再說什麼，只是眼目中掠過漠然之色，而後緩緩的閉目。

車廂內，歸於寂靜。

第三百三十章交心之言

呼。

李洛緩緩的吐了一口氣，體內鼓動的相力也是在漸漸的平息下來，他睜開眼睛，望著眼前小王上瘦弱的後背，那上面青色經絡交織而成的青蓮，似是有著一縷黑氣隨之消散。

「還真是有點效果...」

李洛嘀咕了一聲，然後對著昏昏欲睡的小王上道：「王上，結束了。」

小王上被驚醒，他看著自己光著的上身，連忙扯過一旁的衣衫慌忙的穿上，然後對著李洛有些驚奇的道：「李洛，你真厲害，每次你治療後，我都感覺輕鬆了許多。」

「你比那些封侯強者厲害多了。」

李洛忍不住的一笑，這小王上也的確還是個小孩子，如果我比封侯強者還厲害，還在這裡跟你玩？早就去學府先把沈金霄那狗東西給拍死了。

還有裴昊也不能放過，直接一腳踩死得了。

而當李洛在這邊幻想著的時候，長公主款款走進，她望著神色顯然輕鬆了許多的小王上，臉頰上也是忍不住的浮現出一抹歡喜笑意。

顯然，李洛的治療依舊起到了一些效果。

「姐姐。」小王上叫著。

長公主溫柔的幫小王上把衣衫扣好，然後對著李洛說道：「李洛學弟，真是謝謝你了。」

那聲音，竟是顯得有些柔軟，這與長公主平日裡的從容，優雅略有不同，看得出來，李洛治療小王上這一點，的確讓長公主有些觸動。

倒並非是男女之情，只是一種沙漠饑渴到絕望之人看見出現在眼前的一片綠洲時，心中由衷而生出的一些感激之情。

小王上的先天缺陷一直是長公主的心病，這讓得他平日裡狀況都不算太好，而他的身體也會影響到半年後大夏的那一場權力交接，可如果到時候有人以王上身體說事，難免會生出一些波折。

即便李洛這半年時間不能完全治療好王上，但能夠讓得他順利不出意外，其實就已是能夠讓得長公主安心不少。

「殿下客氣了。」

李洛笑了笑，道：「洛嵐府也需要殿下這樣的朋友。」

長公主微微頷首，她明白李洛的意思，做出手勢引著他出了大殿，兩人並肩而行，她微笑道：「說起來，我們與你們洛嵐府倒是有些同病相憐。」

李洛笑道：「殿下太謙虛了，我們洛嵐府那四面漏風是啥情況，你還不知道嗎？諸多虎視眈眈，讓人防不勝防。」

「我這邊的虎視眈眈就少了？」長公主笑了笑。

李洛微怔，這還是長公主第一次與他說起這些王族內的隱秘，雖說他也略微知曉一些，但這由長公主主動說起來，就證明她將雙方的關係看得更重了一些，最起碼以前，她是絕不會與外人提起這些。

「半年後，不論是對於你們洛嵐府，還是我與王上，都會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間點。」

「洛嵐府坐擁重寶，群狼環伺，一旦抵擋不住，那就是府破人亡，這大夏，將再無洛嵐府。」

長公主望著面色漸漸冷冽起來的李洛，道：「而同樣是半年後，王庭將會舉辦登基大典，王上會真正的登臨御座，掌控王庭大權。」

「按照約定，我那位王叔將會隱退，可是，誰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心甘情願，畢竟權力這東西，品嘗過它滋味的人，恐怕就不會輕易的將它捨棄。」

她眼眸幽深，聲音卻是古井無波。

李洛聽得則是有點心驚肉跳，他畢竟是外人，洛嵐府也未曾參與王庭的一些爭鬥，所以倒是沒想到王庭內部看似和諧的兩大派別，已是漸漸的走到即將對碰的一步。

他面色嚴肅起來，因為他明白，一旦真的到了那一步，大夏必將會出現劇變。

畢竟攝政王掌權多年，其勢力在大夏早已有些根深蒂固，如果到時候權力交接出現不和諧的地方，那場大變將會席捲整個大夏。

那也怪不得長公主對小王上的先天缺陷如此的焦急，畢竟一旦小王上出現什麼變故，半年後的登基大典也將會受到影響，而失去了這次名正言順的機會後，未來隨著攝政王繼續坐大，長公主這邊也將會失去所有的機會。

「李洛，我告訴你這些，並不是要你們洛嵐府站隊，因為說句不好聽的話，現在的洛嵐府連站隊的資格都沒有。」長公主衝著李洛笑了笑，說道。

李洛聞言點了點頭，這話雖然不好聽但卻很真實，在這種層次的爭鬥中，沒有封侯境強者坐鎮的勢力，在其中就只是被消耗的炮灰。

雙方會有更深的接觸，一是因為長公主看好姜青娥的潛力，二就是因為李洛突然間展現出了特殊的能力，能夠治療小王上。

所以現在長公主才會與他說這些話。

不過，雖然沒有站隊，但雙方也都心知肚明，經過這一系列的接觸，彼此都有了一些關係基礎，所以站在個人角度而言，李洛當然是更偏向於長公主一派能夠取勝。

至於那位讓人望而生畏的攝政王，李洛一直都是懷有一點忌憚，這等梟雄人物太過難纏與危險，現在的洛嵐府與其接觸，李洛懷疑可能會被吃得連骨頭都不剩。

「你們洛嵐府半年後那一場劫難，恐怕會比你想的更為艱難，雖然不知道李太玄，澹臺嵐兩位府主留了什麼後手，但洛嵐府的重寶太過吸引人，那時候你們將會面對的，或許會不止一位封侯強者。」長公主緩緩說道。

「到了那個節點，雖然你與姜青娥都是聖玄星學府內受到重視的學員，但群狼已是飢不可耐，恐怕不會輕易放棄這種攻破洛嵐府總部的機會，再加上龐院長多年未走出暗窟，聖玄星學府的威勢還是受到了一些削弱，所以你們身上的庇護會受到極大的削減。」

李洛眼神凜然，輕輕點頭。

「殿下可能猜到，到時候究竟會有哪些勢力對洛嵐府出手？」他問道。

長公主搖搖頭，道：「那就得看有多少勢力對洛嵐府的重寶動心了啊。」

李洛嘆了一口氣，這大夏五大府之外，還有諸多世家，這些世家根深蒂固，底蘊深厚，所以現在想要猜出到時候會有多少匹狼，還真是不容易。

長公主也沒有繼續說這個話題，直接話音一轉，就與李洛說起了學府中的趣事，氣氛一下子就輕鬆歡快了起來。

而後長公主親自將李洛送出了王宮，還貼心的派了車輦。

「殿下。」

李洛登上車輦前，對著長公主笑道：「雖然洛嵐府局勢很難，但這是我爹娘留下的基業，我不會讓它輕易被人毀掉的。」

長公主那美麗的臉頰上浮現出動人明媚的笑容，李洛這話，仿佛是說到她心坎上一般，讓得她看向後者的目光都是變得更柔和了一些。

她輕輕頷首。

「嗯，我也是。」

第三百一十七章砍死你

在那滿場的驚愕聲中，李洛也是起身。

「看來都不看好我溪陽屋啊。」感受著場中射來的諸多驚疑目光，李洛衝著姜青娥，顏靈卿她們笑了笑。

「唉。」

顏靈卿都要愁死了，唉聲嘆氣的，已經沒有搭理李洛的心思了。

姜青娥倒是對著李洛輕點螓首，道：「加油。」

她是知道李洛有著白萌萌研究出來的四星級配方，不過這只能說是拉近了與其他那些靈水奇光屋間的差距，但如果說要完全追上，還是不太可能。

畢竟，其他那些上場者，都是五品淬相師，以他們這種品級再來煉製三品靈水奇光，天生就要容易一大截，煉製出來的成品效果也會更好。

而李洛終歸只是三品，這之間的差距，又如何去彌補？

蔡薇輕搖團扇，她雖然沒說話，但看得出來也很是憂愁，畢竟如今溪陽屋好不容易有了一點名聲，情況比以前好了不少，可今日這麼一折騰，如果沒一個好結果的話，真的是貽笑大方。

但她終歸沒有說什麼，畢竟洛嵐府做主的是李洛與姜青娥，他們兩人都決意如此的話，那就無人能夠更改了。

當然最重要的是，她了解姜青娥與李洛，他們把洛嵐府以及溪陽屋看得比她更重，所以他們不可能不知曉今日這場邀請會的影響，而既然他們依舊選擇這麼做，那大概率是有一些準備。

至於是什麼...就只能說拭目以待了。

李洛自溪陽屋所在的位置走出，然後在那不少視線的關注下，走向了廣場中央的白玉高臺，在那裡，一座座煉製臺早已準備妥當。

在廣場的一處，這裡是「天宮屋」隊伍所在，而長公主也是在看著李洛的身影，她纖細雙眉輕輕一挑，這個李洛，還真是哪裡都少不了他，這暗窟剛剛逞了一番威風，現在連這淬相院的邀請會都不放過嗎？

會不會太狂妄了一點？

長公主偏頭，看著身旁的一名頭髮斑白的中年男子，問道：「龜胥大師，你覺得一個三品淬相師，能在這種場合下和一群五品淬相師競技嗎？」

那被稱為龜胥的中年男子聞言笑了笑，道：「殿下說的是這位溪陽屋的李洛會長吧？」

「很難。」

不待長公主點頭，他就搖了搖頭，道：「溪陽屋底子太薄了，跟大澤屋這些頂尖靈水奇光屋比起來，不論是底蘊還是規模，都差得太遠。」

「煉製靈水奇光三大要素，淬相師，配方以及秘法源水源光。」

「首先淬相師這一點上面，溪陽屋大大的落後，三品對五品。」

「配方這一點，溪陽屋從未達到過四星級，而反觀其他幾座靈水奇光屋，他們會參加三品場，這是因為三品靈水奇光算是他們的招牌之一，他們都擁有著四星級的配方。」

「而秘法源水源光，據說溪陽屋最近有一種上七品的秘法源水，這是他們唯一的優勢所在，因為其他五家的秘法源水源光的純度，只是在下七品，所以在這一點上面，溪陽屋能夠扳回來一分...」

「但也僅此而已了，上七品純度與下七品純度的差距，並不足以逆轉局面。」

龜胥大師笑道：「所以...這位李洛會長，應該是沒有機會的。」

長公主微微螓首，龜胥這是專業點評，算是很有份量了，不過她卻並沒有完全認同，因為她知道姜青娥與李洛應該都非常清楚這一點，這兩人都很聰明，如果是完全沒有機會的話，他們不至於會用溪陽屋的名聲來冒險。

那麼，究竟是什麼，讓得李洛有這個信心呢？

長公主的心中升起了一點好奇。

在經歷了暗窟那場大天災危機後，對於李洛，她可再沒有半點小瞧了，這個傢伙平常不顯山不露水，仿佛完全遮蔽於姜青娥的光芒之下，但出於直覺，長公主覺得，洛嵐府中，最值得鄭重對待的，未必就只有姜青娥...

這個李洛，很是有些深藏不露呢。

當李洛走上高臺的時候，剛好也碰見了上場的韓植，後者對著他露出溫和的微笑。

不過這一次，李洛倒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開口道：「韓植。」

「李洛少府主還要說什麼嗎？」韓植微笑道。

李洛漠然道：「有機會的話，我會找人砍死你，所以以後出門，叫都澤府多給你配點護衛。」

韓植臉龐上的笑容微微一僵，他倒是沒想到李洛這次如此的直白，而且也毫不遮掩對他的殺意。

而且，這也太沒規矩了吧！

韓植神色有點難看，道：「李洛少府主，你這樣壞了規矩，都澤府說不定也會採取這樣的方式回擊你們溪陽屋的淬相師。」

「當你燒了溪陽屋研究室的時候，你就已經沒有講規矩了。」

李洛淡笑一聲，而後不再廢話，直接轉身走向了提前安排好的一座煉製臺。

韓植望著他的背影，面色陰沉，最終一聲冷哼，如今的洛嵐府局勢不穩，自身都是難保，這李洛還想來威脅他，也當真是天真。

真以為他因此就會懼怕嗎？

也罷，既然你要逼我，那就別怪我了，原本以前還沒機會，但此次你主動湊了上來，那我就要把握住這個機會了。

呵呵，溪陽屋前會長碾壓現會長的戲碼，想必會有很多人感興趣，到時候溪陽屋這最近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一點名聲，也將會再次跌入谷底。

對於那韓植在想什麼，李洛並沒有太在意，不過對於此人，他的確是懷著較深的殺意，因為後者不僅是背叛了洛嵐府，而且那一把研究室的火，也是讓得李洛怒火中燒。

洛嵐府對這韓植也算是不薄，他能夠成為五品淬相師，也算是洛嵐府給予了諸多的支持，但如今一見到洛嵐府勢弱，他不僅直接轉投洛嵐府的對頭，而且為了博得都澤府歡心，更是一狠心做出了火燒研究室這種惡事來。

正如他先前所說，這一點，就已經不在規矩之內了。

此前李洛沒有過於理會此事，是因為事情太多，而且這韓植進了大澤屋後也算是低調，可沒想到這低調只是假象，這傢伙現在還敢出面來踩踏溪陽屋，既然如此，那就不能視而不見了。

所以先前李洛所說的話，可不只是單純的威脅，如果真讓他找到機會的話，他不會介意動用洛嵐府的力量將這韓植除掉。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已經來到煉製臺前，站在這裡，抬頭便是見到廣場上無數道目光注視著，倒是給人不小的壓力。

不過李洛神情倒是很平靜，他知道沒有幾個人看好他，但他需要的就是這種質疑，因為他們現在的質疑越深，待得結果出來時，他們也會更加深刻的記住溪陽屋。

他相信，這一場邀請會後，溪陽屋雖然不至於直接躋身進入大夏前十，但崛起之勢，將不可阻擋。

叮！

也就是在此時，金玉敲擊聲陡然響起，主持秩序的淬相院導師高喝聲響徹全場。

「邀請會三品場，正式開始！」

第三百一十八章與五品淬相師競技

隨著淬相導師的一聲高喝，全場的氣氛也是逐漸的高漲起來，一道道目光投向高臺上，這其中還有許多相力院過來的學員，他們對煉製靈水奇光並不熟悉，所以眼下也是想要親眼看看這些平日裡他們必不可缺的靈水奇光，究竟是如何煉製出來的。

而六座煉製室中，那五位五品淬相師神色都比較淡然從容，畢竟以他們的實力來煉製三品靈水奇光，本來就有些大材小用，如果不是自家靈水奇光屋要將產品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他們完全可以直接派一名四品淬相師出場就行了。

所以他們的出手也顯得很是行雲流水，或水相，或光明相的力量流轉而出，只見得伴隨著他們五指隨意點動，那煉製臺上的一份份材料便是直接被相力所裹挾，然後磨碎，投入到一支支水晶管中。

接著便是繁複到令人眼花繚亂的藥性融合。

不得不說，韓植這五位五品淬相師能夠代表各自的靈水奇光屋，也足以說明他們自身的實力，這一番煉製下來，看得人有一種賞心悅目的流暢之感。

不過這種流暢中，卻摻雜了一些不和諧的東西。

噗！

李洛所在的煉製臺，一支水晶管內能量湧動，陡然間變得紊亂起來，而後整支水晶管都是直接爆碎開來。

這是藥性融合間出現了失誤。

其實煉製靈水奇光出現這種情況很常見，但在眼下的場合，其他五位淬相師行雲流水般的煉製下，李洛這裡的失誤就顯得格外的引人注目。

廣場中有一些低低的譁然聲響起。

這種局面，就算是不懂靈水奇光煉製的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邊的手法比起其他五位五品淬相師，的確是要顯得生澀與稚嫩一些。

三品與五品間的差距，並不容忽視。

廣場的某處看臺上，那名為梅萱兒的女孩見到這一幕，頓時嗤笑出聲，然後目光轉向不遠處的黎碧等人，道：「黎碧，我之前給你的提醒沒錯吧？溪陽屋就是一個火坑，跳進去就爬不出來了。」

黎碧沒搭理她，其身旁那名為冰桃的女孩則是點點頭，低聲道：「這梅萱兒雖然討厭，不過她這話還是有些道理的，溪陽屋本來實力就弱，眼下還只是派出一名三品淬相師，這是嫌臉丟得不夠嗎？」

「如果他們都對自家名聲不看重，那的確不是好去處。」

黎碧聞言，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道：「我又沒有說一定會加入溪陽屋，不要再說了，先看比賽吧。」

冰桃攤了攤手，也就不再多言。

而在那邊，那梅萱兒還在喋喋不休，在她的言語中，溪陽屋定會成為此次邀請會上面的笑柄，誰若是加入其中，當真是丟了淬相院的臉了。

對於她的這種言語，一些學員雖然不喜歡聽，但還是受到了一些影響，暗暗搖頭，看來這溪陽屋，真是沒什麼希望。

不過廣場上的那些譁然聲，李洛已經聽不見了，因為此時的他已經將心神完全的投入到了這一次的煉製中，外界的一切幹擾都是被其盡數屏蔽。

他的神色依舊平靜，並沒有因為先前的失誤就有什麼慌亂，因為這種失誤是在預料之中，而且應該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畢竟失誤多不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規定時間內將三品靈水煉製出來。

他伸出手掌，指尖有相力凝聚成絲線射出，直接是纏繞住一株株材料，然後以相力揉碎，初步的凝鍊雜質，調製好劑量後，投入到一支支水晶管中。

繼續開始融合材料。

而時間，則是在這種融合下，逐漸的流逝。

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中，李洛再度出現了三次融合的失誤，不過這次不僅是他，其他幾位五品淬相師，除了韓植外，也都出現了一次失誤，導致材料損毀。

畢竟即便是五品淬相師，也不會次次都是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對於其他人的失手，李洛依舊沒有去關心，此時在他高度凝聚的心神下，他煉製的「萌蝶靈水」已經達到了三分之一的完成度。

這種完成度大大的落後其他幾人，但他卻並不著急，穩定著自身的節奏。

高臺上，那位凌照影院長，突然神色一動，她目光盯著李洛的位置，淡笑道：「這個李洛的藥性，超過了十重融合...這可不是三星級配方能夠達到的。」

「我就說，這小子也不傻，不至於以卵擊石，原來是在這裡藏了一手。」

一旁的郗嬋導師聞言，也是有點訝異的道：「這是，四星級配方？」

凌照影點點頭，道：「雖然不知道他從哪搞來的四星級配方，不過我不會看錯的。」

郗嬋導師眸光微動，凌照影乃是大夏唯一的八品淬相師，她的眼力絕對值得信賴，既然連她都說了李洛現在煉製的是四星級配方，那就不會出錯。

至於這四星級配方怎麼來的...

郗嬋導師倒是有些猜測，旋即忍不住的笑了笑，這李洛還真是討女孩子喜歡啊，白萌萌那丫頭竟然能夠為了他這麼拼的嗎？

「不過即便是有四星級配方，也很難追得上其他人啊。」凌照影託著腮，笑道。

「終歸是比之前多了一點機會，而且誰能知曉，李洛還有沒有其他的底牌？」郗嬋導師說道，她對這場比賽，倒是突然的多了一點興趣。

「哦？這麼看好你這學生？」凌照影笑道。

郗嬋導師笑而不語，從理智來說，李洛的勝算的確不高，不過這小傢伙有點妖，未必不能再次讓人大吃一驚。

而時間，在各方關注下，繼續流逝。

在場中眾多視線的注視下，臺上除了李洛之外的五位淬相師的完成度也是越來越高，而其中韓植最是惹人注意。

因為直到現在，場上就只有他至今為止未曾出現過一次的失誤。

就連一些各大靈水奇光屋中的六品淬相師都是微微點頭，這個韓植，天賦還是很不錯的，只不過早年是個野路子，在進了溪陽屋後，才有了學習的機會，一步步的爬到了會長的位置。

看臺上的都澤紅蓮與都澤北軒也是臉上有著一些笑意，顯然對韓植的表現還算是滿意。

「看來韓植想要表現的心很強烈啊，我原本以為他面對老東家會留手呢。」都澤北軒笑道。

都澤紅蓮淡淡的道：「一般來說，越是背叛者，對於以前的主子會越狠，我想，韓植想要把溪陽屋廢掉的心，可能比我們大澤屋都重。」

「姐，這次的比賽，終歸是穩了吧？」都澤北軒笑起來，神情悠閒。

「那李洛最近風頭太盛了，這次能打壓一下他，也能挫挫他的氣勢。」

都澤紅蓮聞言，微微遲疑了一下，如果是以前，她恐怕已經是冷笑出聲，但經過暗窟的事後，她覺得這個小子真的有點妖。

所以最終她糾結了一下後，聲音有些不太確定。

「應該...大概率是穩了吧？」

第三百三十一章犒勞

當李洛回到洛嵐府時，第一時間就找到了姜青娥，將與長公主的交談盡數告知。

「她竟然會與你說一些交心之言？」

姜青娥對此略感詫異，在她所接觸過的女性中，若是要說起城府以及難以捉摸之類的，長公主怕是能夠名列前茅，兩人平常交流中，皆是看似和善，實則都抱著一點防備，而想要長公主這類人交心相談，更是難度不小。

但此次長公主與李洛所說的這些話，顯然都超過了那個界限。

「可能是因為我能治療小王上的先天缺陷吧...」李洛笑道。

姜青娥微微頷首，道：「倒是沒想到這王庭內的爭鬥也是如此的白熱化，如此來看，這半年後，還真是一個風起雲湧的節點。」

「大夏的格局，說不得都會因此而改變。」

李洛嘆了一聲，他也有一種風雨欲來之勢，這大夏平和這麼多年，這一次還能繼續安穩下去嗎？

「那攝政王會甘願交權嗎？」李洛問道。

姜青娥眼神微凝，道：「我與他也接觸不多，不過此人是真正的梟雄，我記得曾經聽過師父師娘說起過，此人不是善類。」

「那我們跟長公主走這麼近，豈不是也會被他所記恨？而且我感覺他恐怕已經知道，我能夠治療小王上先天缺陷這件事情了。」李洛沉吟道。

「知道也無妨，在這件事上面，長公主會力保你的，而且此事名正言順，攝政王要阻礙你，反而顯露他有異心，到時候王庭內部的矛盾會更加的劇烈。」姜青娥說道。

「而且...」

姜青娥眼神微冷，道：「此前我所說過的，師父師娘抽到的生死籤如果有問題的話，真要算起來...這位攝政王恐怕就是最大嫌疑人之一。」

李洛輕輕點頭，能夠操控生死籤者，必然是在大夏極有權勢，而符合這個條件的人，的確是屈指可數。

「雖說這些年並沒有見到攝政王有明面上針對洛嵐府的舉動，但也不得不防。」姜青娥說道。

「所以如果有長公主制衡攝政王的話，對於我們來說，反而是個好消息。」

李洛點頭。

「不過外力畢竟是外力，一切還是得依靠自身，在絕對的實力面前，一切的陰謀都沒有作用。」

「不論半年後王庭的權力交接是否會順利，洛嵐府的那一場災劫，只能靠我們自己，若是守得住，洛嵐府自然能夠安穩，守不住...或許洛嵐府就真是要府破了。」姜青娥緩緩說道。

兩人對視一眼，皆是從對方眼中看見許些冷冽，他們為了保護洛嵐府都是付出了許多的心血，所以那一幕，絕對不是他們能夠允許的。

「這兩日淬相院那些學員就會陸續進入到溪陽屋，那邊雖然有靈卿在統籌，但剛開始應該會麻煩不少，還得你協助一下。」姜青娥將話題轉開，說道。

李洛應下，淬相院出來的高材生都是心氣高傲，如果溪陽屋是類似天宮屋那樣的頂尖靈水奇光屋，其中自然會有經驗老道的淬相師將這些新人壓一下，但溪陽屋顯然不是，其中等級最高的就是唐隕這些四品淬相師，憑他們顯然是不可能壓得住這些新人，所以雙方在剛開始的時候，一些摩擦是少不了的。

但他相信以顏靈卿以及蔡薇的能力，再加上他的從旁協助，應該問題不大。

「另外帝流漿我已經都交給了彪叔，他說煉製「補神膏」應該需要一些時間，讓你靜等便可。」

「行，反正暫時不急。」

「還有金龍道場的事，你也該做一些準備了。」

「曉得...呃，青娥姐，你這絮叨的樣子，似乎有點像我娘了。」

漸涼的秋日中，那灑滿了金黃色銀杏葉的走廊上，兩人若有若無的談話突然的停了下來。

李洛望著姜青娥那精緻動人的絕美臉頰上緩緩浮現起來的一抹笑容，頓時就想要轉身逃跑。

不過還沒轉身，纖細的玉手就已經搭在了其肩膀上。

「青娥姐，你要做什麼？」

「如果是師娘的話...那還缺少一個步驟呢。」

「呃，不要了吧？」

「走吧，閒著無聊，跟我去訓練場玩玩。」

高挑倩影的姜青娥拉著李洛便是硬拖而行，而後訓練室的房門被緊閉，隱約似是有著奇怪的聲音傳出來。

...

接下來的兩日中，李洛則是將更多的時間投注到了溪陽屋那邊，畢竟此次溪陽屋在招收了一些淬相院的高材生後，其規模甚至是開始恢復到了鼎盛時期，而且論起淬相師的質量，也比當初韓植在時更高不少。

溪陽屋是洛嵐府的錢袋子，也是他李洛的錢袋子，所以溪陽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而也正如李洛，姜青娥所料，這一批高質量的新人淬相師在進入到溪陽屋後也引起了一些摩擦，這是不可避免的事，不過李洛解決的方法也很簡單，直接是掏出了第一波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頓時將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過來，再也沒什麼興趣去搞什麼老人與新人間的互相爭鬥了。

短短兩日，溪陽屋就變得規整起來，士氣火熱，一副蒸蒸日上的模樣。

溪陽屋氣氛如此迅速的恢復，讓得蔡薇與顏靈卿皆是歡欣不已，而後便是一致決定夜裡犒勞一下少府主。

月色下的洛嵐府總部，靜謐涼爽。

那石亭內，李洛正坐，姜青娥，顏靈卿，蔡薇三美作陪，桌上滿是美味佳餚。

四人淺飲閒聊，氣氛融和。

「此次溪陽屋規模大漲，少府主當居首功，如果需要什麼獎賞，可以儘管提出來。」蔡薇吟吟嬌笑，聲音戲謔。

李洛望著眼前那美目含著嬌媚的大美人，精神頓時大振，道：「什麼要求都可以嗎？」

蔡薇嬌媚的道：「你可以先提提看。」

「狐狸精，當著人家未婚妻也敢調戲？」顏靈卿鄙視的道。

姜青娥淺嘗佳餚，笑而不語。

那邊李洛目光灼灼的看著嬌豔欲滴的蔡薇，舔了舔嘴唇，然後在後者仿佛帶著鼓勵的目光下，激動的道：「蔡薇姐，我想...」

「以後能不能每個月給我採購五瓶七品靈水奇光？！」

蔡薇俏臉上的嬌笑瞬間凝固，而後情緒收斂，面無表情的道：「少府主呀，其實今夜這飯，主要是辭行飯，這洛嵐府大管家太苦，我當不了啦，以後咱們大路朝天各走半邊吧。」

李洛無語，你這變臉也太快了吧。

一旁的顏靈卿則是捂著肚子，埋頭用手掌拍著桌子，壓抑的笑聲不斷的傳出來。

姜青娥也是唇角忍不住的掀起來。

「蔡薇姐，不是你說什麼要求都可以的嗎？」李洛忿忿的道。

「七品靈水奇光，價格在三十萬枚天量金一瓶左右，五瓶就是一百五十萬，一年下來就是一千多萬枚天量金。」

蔡薇忍不住的咬了咬牙，恨恨的道：「現在就算把溪陽屋今年規模大漲的利潤都給算上，那也填不夠你這深坑啊！」

「你總不能讓老娘天天去賣洛嵐府的產業吧？！」

李洛一滯，乾笑道：「也不一定每個月要五瓶，這不是可以談的嗎？」

蔡薇揉了揉光潔眉心，再也沒了調戲李洛的心情，不過她也沒真的拒絕李洛，因為她當然也明白，其實洛嵐府的產業，不就是用來供養李洛跟姜青娥這兩個小祖宗的麼，只不過她想要儘可能的讓洛嵐府更壯大一些，這才能夠更好的給予他們所需要的資源。

「七品靈水奇光的話，暫時每個月只能採購一瓶，其他的五品，六品靈水奇光還能夠提供少量。」她算了算如今洛嵐府每個月的收入，最終說道。

「等之後溪陽屋規模壯大起來了，或許能夠將七品靈水奇光提升到每個月兩瓶。」

「少府主，七品靈水奇光與六品可就完全不同了，整個大夏能夠煉製出這種級別靈水奇光的淬相師，簡直可以說是屈指可數，所以其價值以及珍稀度，遠超六品數倍。」蔡薇苦口婆心的說道。

「行，那就依蔡薇姐，先每個月一瓶七品靈水奇光。」李洛心中嘆了一口氣，果然想要將他這後天之相養到圓滿是任重而道遠的事情，這七品靈水奇光就已經如此難以得到，更往後的話，八品，九品可怎麼辦？

而到了這個時候，李洛才開始真正的體驗到，這後天之相究竟是何等的深坑，這連他自己都感到心顫，更何況蔡薇姐一個不懂情況的外人了。

看來接下來七品水光相這裡要放緩一下了，更多的靈水奇光還是投入到第二相「木土相」吧，畢竟「木土相」還只是五品，提升空間會更快一些。

如果能夠在接下來半年時間中，把「木土相」也提升到七品，那他的實力應該也能夠獲得極大的提升。

雙七品的雙相，跟單一的九品相，還是能扳扳手腕的吧？

李洛暗自感嘆，不過眼下溪陽屋這邊算是步入正軌了，明日他也得去一趟金龍寶行了，算算時間，也快到那所謂「金龍道場」開啟的時候了...

第三百一十九章煉製成功

咚！

隨著日頭漸升，場中的氣氛逐漸的火熱，而特別是當一道金玉敲擊般的清脆聲音自一座煉製臺上傳出時，全場所有的目光都是匯聚而來。

因為那是煉製結束的聲音。

隨著眾多目光看來，然後他們就發現，那第一個煉製完畢的人，不出意料的正是大澤屋的韓植。

此時的後者，面帶微笑，舉起了手中的一支水晶管，其內流淌著暗灰色的液體，液體粘稠，似是粉塵於液體中飛舞出來，在晶管內飄舞，頗為絢麗。

很多對靈水奇光了解的人一眼就將其認了出來，那是大澤屋用以與大夏其他頂尖靈水奇光屋爭雄的三品靈水，褐塵靈水。

這也是大澤屋諸多三品靈水中，唯一達到四星級的配方。

場中有喝彩聲響起，這韓植的表現可謂是此次上場六位淬相師中最出彩的一人，不僅煉製中沒有出現半點差錯，而且還以最快的速度將成品給煉製了出來。

大澤屋那邊，都澤紅蓮與都澤北軒也是面現笑容，顯然對此感到極為的滿意。

韓植在結束煉製後，神色從容的搽了搽手，然後目光看了一眼李洛那邊，此時的後者神情專注，似是並沒有聽見他這邊的結束，而看其煉製的靈水，顯然距離成功還有著一段距離。

他對此洒然一笑，畢竟只是三品淬相師，即便對方天賦驚人，也不可能真的比得上他這種五品淬相師。

當然了，煉製快慢與否在這裡不重要，重要的還是看最後的成品淬鍊力。

韓植對自身今日煉製出來的這一瓶靈水頗為滿意，所以他有著信心，這三品場，他應該是最出彩的。

這倒是好交差了。

而在韓植煉製完成後不久，其他的四位五品淬相師也是陸陸續續的結束了煉製，彼此一笑，倒也是風度十足。

於是接下來，所有的目光，都是投射到了依舊未曾結束的李洛身上。

後者神色專注，有條不紊的完成著一步步的融合，絲毫不受外界的影響。

溪陽屋這邊，顏靈卿與蔡薇皆是有著難掩的緊張之色，就連姜青娥都是微微挺直了上身，金色眸子緊緊的盯著李洛的身影。

「洛哥，加油！」

看臺上，虞浪，趙闊等人皆是加油吶喊。

呂清兒，白萌萌也是雙手緊握，顯得格外緊張。

他們的吶喊聲，也漸漸的引起了一些相力院學員的支持，畢竟他們只是來看熱鬧的，而最近李洛在暗窟的事情引起了許多學員的敬佩，所以眼下倒也不介意幫忙吶喊助威。

於是這助威的聲勢就漸漸的起來了，倒是引得那些來參加邀請會的各方靈水奇光屋有些驚異，他們都沒想到李洛在聖玄星學府內竟然會有這等聲望。

李洛不是才進入聖玄星學府半年多嗎？

外界的吶喊聲，並未傳入李洛的耳中，此時他的煉製同樣已經進入到了最為關鍵的時刻，種種複雜藥性開始融合。

一支支水晶管在相力的馱負下，懸浮在其周身，他神色平靜，修長十指凌空點動，每一次的落下，都會有著一道水光相力疾射而出，落入到水晶管內，相力與諸多提煉而出的藥性逐漸的融合，同時剔除著其中的雜質。

此時的李洛，仿佛是一個演奏家，手指點下，便是有音符於那水晶管中傳出。

漸漸的，那舉手投足間，也是有了一些行雲流水之感。

而那些水晶管內的融合材料，也是在此時漸漸的變得愈發的純淨，日光照耀下來，仿佛是細碎的水晶般。

廣場高臺上，一直關注著李洛這邊煉製的凌照影眉頭突然輕挑了一下，道：「這小子的相力好像有點奇怪。」

郗嬋導師說道：「李洛擁有著雙相，相力與旁人有所不同也正常。」

凌照影遲疑了一下，有點不確定的道：「不是雙相之力...我是說，他的相力淬鍊出來的那些材料，似乎要顯得格外的純粹一些。」

「這種純粹度，其實不比場中其他幾位五品淬相師弱，這很奇怪...」

郗嬋導師聞言也是怔了怔：「這樣麼...他的第一相是水相，第二相是木相，而木相之力對煉製靈水奇光，應該沒有特殊的增幅吧？」

凌照影也感到有點奇怪，不過還是沒有多想，只是道：「這小子淬相術還是挺紮實的，雖然剛開始出現了一些失誤，但也很快調整了過來，這次的煉製，應該算是成功了。」

「不出我所料，他煉製的靈水奇光，的確是一道四星級配方。」

郗嬋導師對此也不算意外，李洛本就是三品淬相師，所以煉製三品靈水奇光剛好是在他的能力範圍，所以煉製成功也是理所應當。

只是，光煉製成功可不行。

最終還是得比拼煉製出來的靈水奇光所具備的淬鍊力，這才是驗證各自能力以及背後靈水奇光屋實力的唯一指標。

而一般來說，在彼此都是四星級配方的情況下，李洛自身只是三品淬相師，他所煉製出來的三品靈水奇光，必然會弱其他幾位五品淬相師一截。

畢竟等級間的差距，並不容忽視。

至於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其他五位五品淬相師背後的靈水奇光屋也有，所以，李洛應該怎麼來拉近這個差距？

在郗嬋導師沉吟間，時間漸漸的開始接近到煉製時間的尾聲。

而在全場越來越強烈與高漲的吶喊助威聲中，李洛體內的相力陡然大盛，只見得諸多水晶管內的融合液體陡然暴射而出，於面前交匯，形成了水漩。

相力在其中攪動，漸漸的有星光於其中爆發開來。

最後，一滴滴閃爍著星辰之光的神奇液體滴落而下，精準的落在了李洛手中的一支水晶瓶內，而水晶瓶內，還有著李洛早已經準備妥當的秘法源水。

嗤！

細微的煙霧升起，其中仿佛是有著星光升起。

萌蝶靈水，終是煉成。

全場的歡呼聲如雷鳴般響起。

李洛此時終於是從那專注狀態中回過神來，他聽著那滿場的歡呼聲，也是忍不住的一笑，學府內的同學還真是捧場啊。

「煉製成功了一道三品靈水而已。」

看臺上的梅萱兒搖了搖頭，笑道：「這聲勢，不明白的人還以為他淬鍊力超過了其他幾位五品淬相師呢。」

「結果又還沒出來，你就少說點話吧。」黎碧皺眉道，這梅萱兒一直喋喋不休，也是煩人。

「結果出不出，還有什麼意義嗎？」梅萱兒說道。

黎碧沒說話了，只是將目光轉向煉製臺上，隨著李洛煉製完畢，已經開始有導師走上臺，這是要開始最後一步了。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淬鍊力的檢測。

第三百三十二章林梭

第二日。

當李洛來到金龍寶行的時候，一眼就見到在那人來人往的人流中顯得格外引人注意的魁梧而兇煞的身影。

秦逐鹿。

他站在那裡，仿佛是跟柱子一樣，一臉沉思的模樣。

「你幹嘛呢？」

李洛走上前去，問道。

秦逐鹿木然的眼睛終於動了一下，他看著出現的李洛，也沒說話，但緊繃的身體仿佛是鬆緩了許多。

「你來了又不進去找清兒...」李洛有點納悶。

而在此時，寶行內有一位模樣嬌俏的侍女快步而來，恭敬的道：「李洛少府主，小姐讓我在這裡等您們，若是到了，就請隨我來吧。」

同時她神色有些古怪的看了秦逐鹿一眼，小聲道：「先前這位客人先到了，可是我與他說話，他也不理我。」

李洛忍不住的笑出聲來，怪不得這傢伙跟樁子一樣的站在這裡，原來是被人家小姐姐嚇倒了。

秦逐鹿惱怒的看了李洛一眼，煞氣逼人的道：「你走我前面。」

李洛笑了笑，對著眼前的侍女點點頭，後者趕緊在前引路，他便是跟著，後面秦逐鹿也是亦步亦趨的緊緊跟隨。

走入後殿，吵雜聲便是變得安靜起來。

然後李洛發現前面也出現了兩道身影，其中一人並不陌生，正是同樣取得了進入金龍道場資格的祝煊，另外一人則是未曾見過，只是看其模樣較為削瘦，面目普通，臉龐上掛著微笑。

而當李洛在看見祝煊的時候，後者也是聽見了腳步聲，然後轉過頭，目光在李洛的身上停了停。

然後他淡笑一聲，站在原地等著李洛，秦逐鹿走了上來。

「李洛學弟最近在學府內風頭很盛呢。」祝煊笑道。

李洛謙虛的道：「過獎了，也就只是賺了十萬積分而已，我想祝煊學長在學府內奮鬥了快兩年，應該也早就賺了這麼多積分。」

滾你娘的，老子快兩年也沒見過這麼多的學府積分。

祝煊心中罵了一聲，面上卻是不顯露絲毫。

「對了，葉秋鼎學長怎麼沒來？」李洛也沒有在這個話題上面多說，目光一掃，好奇的問道。

「葉秋鼎在暗窟內被惡念汙染太重，同時身上也有比較嚴重的傷勢，所以現在還在恢復當中，這一次的金龍道場，他恐怕是來不了了。」祝煊說道。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李洛對此表示很遺憾。

祝煊則是呵呵一笑，諷刺道：「聽說葉秋鼎身上的傷，有一半恐怕都是李洛學弟你砍傷的呢。」

「祝煊學長你可不要亂說，我怎麼會無緣無故去砍葉秋鼎學長呢？我那個時候砍的是異類，不是人。」李洛認真的解釋道。

祝煊只能冷笑，但也沒辦法說什麼李洛下手狠，畢竟那時候的情況，李洛也的確佔盡了理由，葉秋鼎只能說太倒黴。

「對了，這位是？」李洛的目光轉向了祝煊身旁那位未曾見過面的青年。

見到李洛看來，那名身軀瘦弱的青年也是衝著他微微一笑。

「林梭，葉秋鼎來不了，就由他頂替。」祝煊簡單的說道。

而後他便是沒興趣再與李洛多說什麼，徑直往前走了，那林梭則是跟上他，與他同行。

李洛望著兩人的背影，更多的視線則是盯著那名為林梭的青年，因為不知道為什麼，從後者的身上他感覺到了一些危險的氣息。

「這人身上殺氣很強，應該是個狠角色。」一旁一直未曾說話的秦逐鹿突然開口。

李洛看了他一眼，秦逐鹿在那邊疆跟隨著其父親歷經殺伐，對於殺氣之類頗為的敏感，既然他都這麼說了，那麼顯然，那林梭應該不是個善類。

也不知道究竟是誰推薦來的。

李洛皺了皺眉，最終只能搖搖頭，也是跟隨著帶路的侍女一路前行，穿過走廊，最後推門進了一間富麗堂皇的廳堂。

廳堂中，祝煊，林梭也是在此。

同時李洛還見到了魚紅溪以及金龍寶行那名為寧闋的副會長。

兩人身側各自站著呂清兒和寧昭。

而呂清兒在見到來到的李洛時，美目頓時顧盼生輝起來，清麗動人的臉頰上笑容都是變得濃鬱了一些。

魚紅溪眼角餘光瞟了一眼自家女兒那副模樣，就略微的感到有點頭疼，這丫頭的模樣一看就是對李洛有意思，偏偏問起來還要嘴硬不承認。

原本此次的金龍道場她是準備安排兩個優秀的同齡人陪著呂清兒的，她想著這樣一來，或許呂清兒能夠在接觸了其他一些傑出的同齡人後，對李洛不要再有那些心思，但她怎麼都沒想到，那李洛也會通過她的考驗，還混到了一個前往金龍道場的名額。

這小子，還真是難纏啊。

心中想著這些，魚紅溪面上卻是不顯絲毫，反而是衝著走進來的李洛與秦逐鹿輕輕頷首，儀態端莊雍容。

「今日麻煩四位到寶行一趟了。」

魚紅溪微微一笑，嗓音雖然沒有少女那般的輕靈，但卻有著成熟女性獨有的魅力。

「請你們前來，正是金龍道場的事情，因為算算時間的話，再有幾日，就是道場開啟的時候了。」

「而按照金龍道場的規矩，進入其中者，要以三人成小隊，所以加上清兒，寧昭的話，你們剛好六人，可以組成兩支隊伍。」

「這兩支隊伍，需以清兒，寧昭為核心，因為金龍道場實則是給金龍寶行內部人士的一場歷練與考驗，而你們四人，則是有著助拳的性質。」

「當然，雖是助拳，但金龍道場內的機緣你們也皆可憑本事爭奪，除了那「金龍拜山貼」你們無法取得外，其餘都沒有什麼區別。」

「金龍拜山貼？那是什麼？」李洛好奇的問道。

魚紅溪看了他一眼，道：「金龍寶行總部的核心，被稱為「金龍山」，你可以將它理解成一座專屬於金龍寶行內部人員的修煉聖地，而金龍山會不定期的對著各地的金龍寶行分部發出「金龍拜山貼」，這些「拜山貼」會出現在金龍道場內，簡單來說，邀請你們來助拳，就是因為你們能夠協助清兒或者寧昭得到一份「金龍拜山貼」。」

李洛與秦逐鹿對視一眼，皆是看見了對方眼中的酸意。

這金龍寶行的內部福利，未免也太好了一點吧？！

還有這種專屬的高端修煉聖地？！

以金龍寶行的財大氣粗，不用想都知道那所謂的金龍山究竟是何等的大氣磅礴，那絕對是比聖玄星學府更高級的修行之處。

這真是一路直升保送啊。

「你們有什麼問題嗎？」魚紅溪問道。

李洛舉起手，一臉真誠。

「魚會長，我想問一下，不知道現在加入金龍寶行還來不來得及？」

（今天微信上面發了魚紅溪的圖片，魚會長很美，大家快去看。）

第三百二十章要搞事

隨著主持導師的上臺，全場的目光都是匯聚過來，喧譁的氣氛漸漸的變得安靜，所有人都是在等待著檢測的結果。

主持導師首先是走向韓植所在的煉製臺，後者面帶微笑的退開一步，伸手示意對方檢測。

導師則是點頭，取過韓植所煉製的那一瓶靈水，將驗淬針給插入了進去。

等待了數秒。

所有人都是安靜的等待結果。

最終，主持導師露出了讚賞的笑容，朗聲道：「大澤屋韓植，所煉製的靈水，淬鍊力...六成六。」

這聲音傳出，頓時引起了不小的譁然聲，不少懂行的人都是微微點頭，四星級的三品靈水，其淬鍊力上限應該是在七成左右，韓植能夠達到六成六這個度，那他所煉製出來的這瓶靈水，絕對算得上是極品了。

當然，韓植能夠達到這個淬鍊力，更多是因為他自身乃是五品淬相師，如果換做其他的三品淬相師來煉製，最終其淬鍊力，可能會在六成到六成三這個區間。

而這，也是大澤屋出產的「褐塵靈水」的平均水平。

畢竟即便是大澤屋，也不可能時刻派出韓植這種五品淬相師去煉製三品靈水，那性價比可並不划算。

「如果沒意外的話，我想韓植應該會是淬鍊力最高的人。」天宮屋所在的位置，那名為龜胥的中年男子笑了笑，而後對著長公主說道。

長公主國色天香般的容顏上沒有波瀾，只是微點螓首，意外這東西...可是有點說不準。

「李洛成績會如何？」她紅唇微啟，問道。

龜胥看了長公主一眼，他發現後者似乎對李洛要更關注一些，這是與對方有些關係嗎？

龜胥沉吟了一下，道：「溪陽屋底子薄，唯一的亮點就是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如果李洛煉製的是三星級配方，那麼就算他再出色，那所煉製出來的靈水也不會超過六成。」

「因為三星級配方的極限淬鍊力，就是六成左右。」

長公主眸光微閃，道：「如果李洛煉製的是四星級配方呢？」

龜胥一怔，道：「從沒聽說過溪陽屋有四星級的配方啊。」

長公主淡笑道：「以前沒有，不代表現在就沒有...李洛他能突然拿出上七品純度的秘法源水，突然多一道四星級配方，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吧？」

龜胥有點無奈，長公主還是不太了解靈水奇光這個行業，配方這玩意價值萬金，每一道四星級配方的出現，都會在界內引起極大的關注，溪陽屋怎會突然的多出一道四星級配方？

不過既然長公主都這麼假設了，他也不好駁了其面子，只能分析道：「就算李洛現在煉製的也是一道四星級配方，但以他三品淬相師的能力，最終淬鍊力應該也就在六成到六成二這個程度。」

「這距離韓植他們這些五品淬相師，還是有不小的差距。」

「呵呵，這場比賽，其實如果李洛能夠達到六成三的淬鍊力，我覺得他就算是大勝了，因為他只是輸在淬相師等級之間的差距上面，一旦等他達到四品淬相師，那麼他在三品靈水奇光的煉製上面，就不會遜色於韓植這些五品淬相師，而能夠做到這一步的淬相師，基本都算是淬相天才了。」最後，龜胥又是補充道。

長公主點點頭，而後看向場中。

臺上，那名主持導師對著韓植笑了笑：「恭喜了。」

這名主持導師也是淬相師，所以眼力頗高，雖然他還沒有檢測其他幾位五品淬相師，但已是感覺得出來，韓植大概率會是最高的那一個。

韓植面帶微笑的致以謝意，目送著這名主持導師走向後一名五品淬相師，而後視線才投向了李洛所在。

此時的李洛，正在伸展著懶腰，似是先前的煉製並不輕鬆。

察覺到韓植的目光，李洛也是抬頭與其對碰，然後嘴巴動了動，那口型是：「砍死你！」

韓植笑容微僵，眼中有惱怒之意升起，一聲冷哼，李洛啊李洛，你口頭威風逞得再兇，也改變不了今日的結局。

場中所有的目光，也都是在隨著那名主持導師的移動而移動，接下來，他又是陸續將其他四位五品淬相師煉製而出的靈水奇光都給檢測了一遍。

「藍光屋，皇甫絮，淬鍊力：六成四。」

「北山冰雪屋，冰玲，淬鍊力：六成五。」

「墨水屋，煉製者，莫泰，淬鍊力：六成四。」

「...」

隨著其他四名五品淬相師的成績報出來，場中感嘆聲也是不斷響起，這些五品淬相師的確是本事不弱，彼此差距不算太大，而也不出眾人的猜測，五名五品淬相師中，以韓植表現最為的出彩。

六成六的淬鍊，傲視場內。

而在檢測了這五位五品淬相師後，那名主持導師就來到了李洛所在的煉製臺，而場中所有的目光，都是在此時匯聚而來。

所有人都知道，接下來的檢驗，恐怕才是這場比賽的看點所在。

這位溪陽屋的會長，究竟是真的有一些把握，還是只是單純的年輕氣盛想要上臺刷個存在感？

如果是前者，那這溪陽屋今日怕是會引起轟動，成為全場最佳，而後者的話...就只能說是貽笑大方了，畢竟分不清楚場合的胡亂上臺，並不能彰顯勇氣，反而會丟盡顏面。

「導師，請。」

李洛望著來到面前的導師，將手中的「萌蝶靈水」遞了過去。

那名導師看了李洛一眼，道：「不要有壓力，就當做體驗一下五品淬相師的能力。」

李洛笑著點點頭。

導師接過「萌蝶靈水」，他感受了一下其中升騰而起的淡淡光華，眼神就突然的有些變化，眼中有驚疑之色升起。

因為這一入手，他就感覺到這一瓶靈水有些不一樣。

那種升騰的氣味，精純而濃烈，這不是三星級配方能夠達到的程度！

主持導師迅速的將手中的驗淬針插入到這瓶靈水之中，等到了數息，便是眼睛漸漸瞪圓的見到上面迅速攀爬的刻度。

六成三...六成四...六成五！

攀漲開始變緩，但卻並未停止。

最後，刻度努力的攀爬上了六成六的位置！

這已經是與韓植相同的淬鍊力了！

怎麼可能？！

主持導師吸了一口涼氣，滿臉的駭然，他第一反應是不是驗淬針壞掉了，但理智還是讓得他將這種情緒給按了下去，因為在上臺前，他所準備的驗淬針已經經過嚴格的檢驗。

驗淬針是特製的，不可能出錯。

那也就是說，李洛這瓶靈水奇光的淬鍊，真正的達到了六成六！

這絕對不是三星級配方！

出於自身的職業水平，他第一時間就判定出了李洛煉製的靈水絕非是三星級配方，這是貨真價實的四星級配方！

李洛果然是有備而來。

但是也不對啊，就算是四星級配方，也不可能讓李洛憑藉著三品淬相師的實力，煉製出淬鍊力達到六成六的靈水啊！

這上臺的五位五品淬相師，誰不是擁有的四星級配方，可最終也就只有韓植達到了六成六，而這李洛，又是憑什麼呢？

主持導師有點懵逼，一時間處於失神狀態。

倒是李洛好心的將他叫醒，微笑道：「導師，大家都等著您公布呢。」

導師回過神，深深的看了眼前的少年一眼。

小夥子，我看出來了，你這是要搞事啊。

第三百三十三章空間球

李洛突如其來的問題，險些讓魚紅溪如此老練的人都閃了腰。

而一旁的呂清兒更是噗嗤失笑。

魚紅溪則是沒好氣的道：「別想了，普通金龍寶行的成員也是沒資格享受這等福利的，如今這大夏金龍寶行分部，也就只有我與寧闋副會長有資格，所以才能夠讓我們的子女進入金龍道場，爭奪「拜山貼」。」

李洛對此則是表示極其遺憾。

對於那聽上去就覺得很厲害的「金龍山」，他的確是有些好奇，如果真能接觸一下，那自然也是好的。

但聽魚紅溪的話，顯然連一般的金龍寶行內部高層都沒這個資格，唯有類似魚紅溪這種級別的，才能夠享受。

原本如果能混混的話，他倒是不介意在金龍寶行掛職一下，但顯然，他想多了。

「對於四位的助拳，我們金龍寶行也心懷感激，而且不論最後是否得到了金龍拜山貼，也為你們準備了一份謝禮。」

魚紅溪抬手，頓時有著四名侍女自珠簾後走出，她們皆是捧著玉盤，玉盤上面有一個方正的銀盒。

侍女們將銀盒打開，然後李洛四人便是見到其中裝著一顆銀色的圓球，圓球仿佛寶石一般，其上有著奇特的紋路，還在散發著淡淡的光澤。

李洛望著那四顆銀色圓球，神色倒是一動，似乎是將其認了出來：「這是...空間球？」

所謂空間球，正如其名，算是一種特殊的空間寶具，其內開闢出了一片小型空間，用以存儲物品。

空間球價值不菲，一顆動輒上百萬天量金，而且此等寶具頗為少見，即便是在金龍寶行總部也不是能經常遇見。

他們洛嵐府此前倒是有數顆，但他爹娘離去時，都將這些空間球帶走了，所以如今的洛嵐府，就算是他這少府主以及姜青娥，都還沒能有著空間球。

一是空間球流通得不多，一出現就被各大勢力搶購，二就是洛嵐府此前局勢一直不太好，所以也就沒必要花費不必要的資金去採購暫時需求不大的空間球。

當然，空間球這種東西，能有的話，當然是最好，雖然它不能增強戰鬥力，但卻是能夠帶來極大的方便。

所以眼下在見到魚紅溪直接拿出四顆空間球作為謝禮，李洛心頭也不感嘆，金龍寶行當真是財大氣粗，光是見面禮，就直接是幾百萬天量金送了出來。

關鍵是，這啥都還沒做呢。

而場中除了李洛外，其他三人也是顯露出了心動，從這一點就能夠看出魚紅溪的細膩與能力，光是送個禮物，都能送得背景不算弱的幾人心頭痒痒。

隨著侍女將銀盒恭敬的送上，四人幾乎是條件反射般的伸手接了過來，然後將空間球取出來放在手中。

這些空間球還被穿在了特質的金線上，仿佛是一條手環，剛好可以帶在手腕上。

李洛直接就上手帶上，同時運轉相力，湧入到了其中，頓時就感覺到了空間球內開闢的那一小片空間。

倒也不算寬闊，勉強能塞進兩張桌子，從體積來看這應該只是普通的空間球，不過也正常，高級空間球價格更為恐怖，就算是金龍寶行恐怕也不可能隨便的送出來。

「多謝魚會長。」

四人對於這份見面禮都很滿意，紛紛感謝。

魚紅溪擺了擺手，而後笑道：「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你們把隊伍都給確定下來。」

「這事就由清兒，寧昭來挑選吧。」

說到此處，她看了呂清兒一眼，似是隨意的道：「挑選隊友是很重要的事情，有著越強的隊友，那你取得金龍拜山貼的概率就會越高，所以可不能兒戲了。」

呂清兒眸光微閃，沒有作答。

「呵呵，就由清兒先挑選吧。」一旁，那寧闋副會長笑呵呵的說道，倒是很上道的模樣。

然後呂清兒就上前了一步，眸光投向了場中四人。

魚紅溪神色平靜，端著茶盞淺飲，看不出心中情緒。

祝煊身軀微微挺直，他迎著呂清兒的目光露出溫和而自信的笑容，那名為林梭的青年，微笑而對。

李洛也是一臉笑容，而秦逐鹿則是默默的退後一步。

「我覺得既然是小隊，那當然還是默契最重要，所以我想選李洛和秦逐鹿當我的隊友。」呂清兒倒也沒有考慮太久，聲音就清脆悅耳的響起。

祝煊臉龐上的笑容微微一僵。

李洛對此並不意外，秦逐鹿則是身子微微晃了晃。

砰。

魚紅溪手中的杯蓋不輕不重的落下，發出了一道清脆的聲音，她神色平靜，道：「默契雖然重要，但實力差距也不能忽視呢，你不再考慮一下嗎？」

呂清兒搖搖頭。

魚紅溪纖細的手指握緊，又是緩緩鬆開，她輕吐了一口氣，其實對於呂清兒的選擇，她早有預料，只是當聽到的時候，還是難免有點鬱氣。

這女兒真的是一點都不省心！

明明都給她準備了更好的選擇，還是要跟著李洛那小子跑！

這可是去爭奪金龍拜山貼呢！這關係到你往後的前途呢！

不過雖然心中有些惱怒，但魚紅溪還是很會克制情緒，既然呂清兒都做了這種選擇，她也不好直接反對，不然真激起了女兒的叛逆心，反而到時候表現會更差。

「好吧，既然是你自己的選擇，那就要承受這個選擇帶來的後果。」她淡淡的道。

「呵呵，會長，這樣的話，倒是讓寧昭撿了個便宜啊。」此時那一旁的寧闋副會長笑出聲來。

四人之中，祝煊實力最強，乃是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而那林梭也是化相段第一變，反觀李洛與秦逐鹿，都只是生紋段，這與前兩人有著不小的差距。

而寧昭有他們作為隊友，在那金龍道場中取得金龍拜山貼的可能則是會更大。

魚紅溪神色淡淡，道：「既然隊伍已經確定，那寧闋副會長就帶祝煊，林梭去隔壁，與他們說說金龍道場內的規則吧。」

寧闋笑著點點頭，他也知曉此時魚紅溪怕也是一肚子火，所以不敢多招惹，起身帶著寧昭，以及有些不甘心的祝煊，林梭走了。

秦逐鹿倒是見到了祝煊不甘的眼神，他嘴唇動了動，甚至想要說如果你想的話，我其實可以給你讓個位置。

不過話還沒說出來，他就察覺到呂清兒銳利並且充滿著警告的眼神投注而來。

那目光讓他很難受，同時也明白如果他這麼做的話，以後定然會引來呂清兒的「報復」。

而兩人在學府內同屬一個小隊，接觸也算是有一段時間了，對於呂清兒的手段，秦逐鹿還是略知一二，所以在經過短暫的深思熟慮後，他理智的選擇了閉嘴。

算了，還是不要去招惹女人了吧。

第三百二十一章都給我震驚

而當主持導師失神的那短暫一會，場中卻已是喧譁起來，所有人都是一臉的疑惑，不知道為何那名導師突然間失了聲。

「難道是淬鍊力太低，不好報出來嗎？」看臺上，梅萱兒笑眯眯的道。

周圍的一些淬相院學員啞然，應該也不至於差到這一步吧？

黎碧也是有些疑惑，那名導師看見了什麼，竟然會耽擱這麼久？淬相院導師的素質與能力她是很了解的，如果不是看見了什麼太驚人的事情，應該不至於會這般表現。

可看見什麼了呢？

是太差，還是太好？

黎碧知道只有這兩個選擇。

「你說會不會是李洛超常發揮了？」她問著身邊的冰桃。

冰桃遲疑了一下，道：「再超常發揮，也不能超到其他五位五品淬相師啊...那根本就不符合常理啊。」

黎碧點點頭，她自身也是五品淬相師，所以很明白，如果是在相同條件下面，她與一名三品淬相師來比賽，那麼她會將對方絕對的碾壓。

更何況...現在的李洛與其他五位五品淬相師，可不是相同的條件。

因為溪陽屋只有三星級配方，而其他五座頂尖的靈水奇光屋，都擁有著四星級配方！

本來彼此實力就有著極大的差距了，這配方眼下也被拉開了距離，這還怎麼追？

可如果不是太好，難道就是太差？不至於吧，李洛又不是吐了一管口水，導師沒必要這麼吃驚吧？

而不只是她們這裡疑惑，溪陽屋那邊，顏靈卿，蔡薇，唐隕等人同樣是緊張得連呼吸聲都壓了下來。

蔡薇玉手捏緊了團扇，抱怨道：「這位導師搞什麼啊，故意吊人胃口嗎？」

「應該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吧。」顏靈卿不確定的道。

唐隕愁苦的嘆了一口氣，他沒說話，但想來是覺得發生的事情多半不是好事...

倒是姜青娥還算是冷靜，只是靜靜的看著煉製臺上，等待著答案的揭曉。

而他們的等待也並沒有持續太久，那名導師回過神來後，便是將手中的驗淬針高高的舉起，同時複雜的聲音響徹起來。

「溪陽屋李洛，淬鍊力...六成六！」

他的聲音雖然響了起來，但換來的卻是全場鴉雀無聲。

所有的目光都是震驚的看著他，神情仿佛是在此時失去了控制能力，他們有點不敢相信自己聽見了什麼...

六成六？！

李洛煉製出來的三品靈水，竟然達到了六成六的淬鍊力？！

那豈不是與韓植持平了？！

怎麼可能呢？

怎麼可能呢！

「怎麼可能？！」

在場諸多靈水奇光屋的負責人皆是驚愕失聲，他們是懂行的人，可就是因為懂行，才明白這究竟是多麼的不可思議。

天宮屋那邊，龜胥大師也是滿臉的錯愕，他喃喃道：「是不是搞錯了？」

長公主氣質雍容的端坐於椅上，她修長玉指交叉，鳳目微眯的看著場中李洛的身影，這個結果，同樣出乎了她的意料，但不知為何，卻又是有著一種理應如此般的感覺。

李洛，果然是有備而來。

她可不覺得是那名導師搞錯了，因為身為聖玄星學府的一員，她同樣明白淬相院這些導師的水平，這種低級錯誤，斷然是不可能出現的。

其他人一副如此震撼的模樣，只不過是因為根本沒有想過李洛會取得這種成績，而她這裡，則是因為暗窟的那次大天災事件，對於李洛看得更高一些，所以接受起來也就容易點。

不過...雖說如此，但長公主還是忍不住的在心中感嘆一聲，這個李洛，真是不接觸不知道，一接觸之後，總是讓你吃驚不斷。

在他的身上，仿佛是數不盡的寶藏一般，讓你挖之不盡。

洛嵐府雖然失去了兩位府主，可留下的這兩位小當家，卻是漸漸的將這搖搖欲墜的局面給支撐起來，如果給予他們足夠時間的話，長公主感覺，未來的洛嵐府將會再現榮光。

只是時間這東西...或許是他們最缺少的。

長公主微微蹙眉，半年...雖說如今的王庭內，她那位王叔掌握著大部分的權柄與力量，但她身為長公主以及王上的親姐姐，她自然也是擁有著一些情報網，所以對於洛嵐府的情況倒是略知一些。

洛嵐府擁有著至寶，那是連封侯強者都垂涎萬分之物，而偏偏如今的洛嵐府沒有真正的封侯強者坐鎮，只能依靠那座奇陣守護總部，這難免引來諸多的覬覦。

這種覬覦之多之深，即便是她，都為之心驚。

所以對於半年後洛嵐府是何種結局，連她都是無法揣測。

...

「六成六？！開什麼玩笑！」

大澤屋所在的位置，都澤北軒險些從椅子上面跌坐下來，他面色鐵青，起身就忍不住的罵出聲來：「李洛這個混蛋作弊吧？！」

「那個導師難道是被他買...」

都澤紅蓮心中也是有瞬間的失神，但還是很快清醒過來，冷目一掃：「閉嘴！」

這個蠢弟弟，怎麼能扯到淬相院的導師身上去，這若是惹怒了淬相院，他們大澤屋往後還怎麼在這裡招收淬相師。

都澤北軒被呵斥，這才清醒，面色變幻不定的坐回椅子，咬牙道：「那李洛不過是三品淬相師，溪陽屋也沒有四星級的配方，他的淬鍊力憑什麼跟韓植比？！」

都澤紅蓮深吸一口氣，面無表情的道：「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是你最好暫時收起憤怒吧，因為那於事無補。」

「我之前就說過，這小子很妖，要時刻謹防。」

都澤北軒心頭萬分憋屈，就算妖也該有個限度吧？他一個三品淬相師，三星級配方，憑什麼跟身為五品淬相師，而且還擁有著他們大澤屋四星級配方的韓植比啊？！

這他媽真是一點邏輯都不講的嗎？

此起彼伏的譁然聲，不斷的於場內迴蕩，繼而將氣氛拱託得愈發的沸騰。

虞浪猛的起身，他一抹頭髮，然後雙手叉腰，對著全場大聲的咆哮道：「都給老子震驚起來！不要克制你們的情緒！」

場中眾人：「...」

這是個神經病吧。

那高臺上，郗嬋導師盯著場中片刻，面上薄紗似是微微抖動，然後目光看向了凌照影，笑道：「怎麼樣？有沒有出乎你的意料？」

凌照影風韻猶存的美麗臉頰上浮現出一抹笑容，緩緩出聲。

「有意思。」

「這洛嵐府，怎麼總是出妖孽？」

第三百二十二章六成六

當主持的導師宣布出李洛那一瓶靈水的淬鍊力時，不出意外的引發了全場的震驚，譁然聲一波波的響起。

而在那些譁然聲中，韓植的神色在剛開始也是有些茫然，他甚至忍不住的想要開口問那名導師是不是看錯了，可能不是六成六，而是五成六。

不過或許那名導師也明白這個結果帶來的震撼性，所以不待他問出話來，便是再度神色鄭重的宣布道：「溪陽屋李洛，淬鍊力，六成六。」

「無誤！」

場中的譁然聲變得小了一些。

既然這位導師給予了再次的確認，那麼再質疑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韓植臉龐上的茫然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扭曲之色，因為在場這些人中，只有他最不能夠接受這個結果。

他無法相信，李洛一個三品淬相師，竟然能夠在三品靈水的煉製上面，達到與他相同的水平。

憑什麼呢？！

他煉製的可是四星級配方！雖然李洛有著溪陽屋的上七品秘法源水，但大澤屋給他的下七品秘法源水也不會差太多，所以憑這一點優勢，李洛是不可能達到這種程度的。

再妖孽的淬相天才，也不會這麼變態的！

雖說眼下兩人的淬鍊力相同，但誰都明白，這對於韓植而言，絕對是一個重大的挫敗，畢竟一個五品淬相師在這種局面下，煉製出來的靈水淬鍊力與一名三品淬相師相同，這再厚的臉，恐怕都說不出是個平局的話來。

不然的話，你那高兩品的實力，是修到狗身上去了嗎？

只不過，韓植的打擊還並沒有結束，因為那名主持導師繼續開口了：「此次邀請會三品場，結果已出，而最終獲勝者，是溪陽屋的李洛。」

「雖然他與大澤屋的韓植都是六成六的淬鍊力，但在驗淬針上的刻度，李洛要稍微領先一點，所以按照規則，我判李洛為本場最佳。」

在說出此話後，他取出了兩隻驗淬針，然後分別放入到了李洛與韓植煉製的靈水中，待得取出後，他將兩隻驗淬針高高的舉起。

在場許多人都相力凝聚雙目，洞察入微，最後果然是見到，雖然李洛與韓植都是處於六成六的刻度上，但李洛那邊，則是要稍微高上一點點。

這一點點其實並不明顯，若是平常時刻，大家沒人會在意這點差距，但既然今天是一場比賽，那就只能按照最精準的刻度來計算。

所以，這位導師判定李洛為本場最佳，也並非是在偏袒誰。

可他這話一說出來，那韓植簡直是氣血直往腦子裡面灌，他那溫和從容再也保持不住，面色鐵青，渾身都是在顫抖。

這輸給一個三品淬相師，他往後還有什麼顏面？

大澤屋那些淬相師本就與他有著摩擦，對他諸多的譏諷不屑，如今這一場輸了，可以想像他未來在大澤屋的日子會有多難熬。

「作弊！他一定是作弊了！」想到這些，韓植再也忍耐不住，聲音都變得尖銳起來。

「這位導師，你也是淬相師，應該也明白一個三品淬相師，怎麼可能煉製得出來六成六的三品靈水，而且最重要的是，溪陽屋只有三星級配方，三星級的配方，能到這種程度？」

韓植一步站出，厲聲連連。

場中其他幾位五品淬相師，也是點頭表示贊同，他們也不能接受自身輸給了一名三品淬相師。

那名導師神色淡淡，看向李洛，道：「你應該也有話要說吧？」

李洛費盡心機藏到現在，無非就是要讓溪陽屋在這場邀請會上面露臉，眼下這個場合，應該是最好的機會了。

李洛露出笑容，這位導師倒是善解人意，他衝著對方點頭致謝，然後在那眾多目光的注視下上前一步。

「這位背叛了溪陽屋的前會長，以前的溪陽屋的確只有三星級配方，不過因為你走之前一把火燒了溪陽屋的研究室，所以之後我溪陽屋奮發圖強，最終在貴人的幫助下，嘔心瀝血的研究出了一道四星級的三品靈水配方。」

「就是我現在煉製出來的這一瓶靈水，其名為「萌蝶靈水」。」

「所以，可不要再用老黃曆看人了。」

一旁的導師眉頭跳了跳，這個李洛還真是狠啊，直接是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將這韓植狠狠的刷了一遍，不僅將其定義成叛徒，而且還將對方火燒研究室的事情也給公布了出來。

而火燒研究室這種事，在靈水奇光界還是比較忌諱的，因為配方的研究匯聚了許多淬相師的心血，這韓植要跳槽其實沒人指責什麼，但你走就走了，還將老東家坑成這樣，手段未免就過於刻薄狠毒了。

雖說這件事情此前大夏城各方勢力都早已心知肚明，但許多淬相院的學員是不太知情的，所以李洛這話說出後，這名導師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場內有許多看向韓植的目光變得厭惡起來。

同時，又對溪陽屋生出了一些同情。

韓植面色鐵青，雙掌緊握，眼中有著一些驚怒與恐慌浮現，李洛這一手，實在是狠，這是要徹底壞了他在大夏靈水奇光界中的名聲。

而此時，場內突然傳出一道悽厲的咆哮聲：「沒想到世界上竟然會有這種心思惡毒，吃裡扒外，忘恩負義，斷子絕孫的無情之人！」

「你當真是給高貴的淬相師丟盡了臉，如果我是一名淬相師，我寧可辭去一切職務，也不願意與你這等卑賤下流之輩同處一室！」

這聲音太過的憤怒悽厲，導致不少人目光都是投射而去，然後就見到一名少年眼眶欲裂的在發出嘔血般的指責。

「不要看我，我就只是一個充滿正義感的觀眾。」面對著注視，那名少年聲音低沉的道。

附近有學員嘴角都在抽搐，你真是他媽的會睜眼說瞎話啊，你剛才不是還舉著支持李洛的橫幅嗎？

當我們集體失憶了嗎？

「媽的，這個虞浪！」

都澤北軒氣得肝疼，這傢伙後面那句話，簡直就是煽動他們大澤屋的淬相師辭職。

都澤紅蓮也是面無表情，這李洛跟虞浪一唱一和，顯然是打算將韓植徹底的搞臭，到時候連接收了韓植的大澤屋，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當真是...氣死人。

而臺上的韓植也是被氣得發抖，不過此時他只能選擇不理會場內的厭惡目光，而是一口咬死李洛作弊：「李洛，就算你這是一道四星級配方，你也不可能達到六成六的淬鍊力！你一定還有什麼東西沒說！」

場中其他四位五品淬相師也是點頭，他們都是行家了，所以同樣明白，就算是四星級配方，也不足以讓李洛取得這種成績，畢竟，他們煉製的，誰還不是個四星級配方了？

然而，面對著韓植的質疑，李洛臉龐上的笑容卻是越來越濃烈，甚至一時間看向前者的目光，都是變得柔和了一點。

這麼好的捧哏，究竟哪去找？

如果不是你這狗東西燒了研究室，我都要以為你是假投敵了。

於是，他咳嗽了一聲，對著場內眾多視線微微彎身，帥氣的臉龐上布滿著燦爛的笑容。

「那麼接下來，就由我來向大家宣布。」

「溪陽屋經過長達半年時間的休養生息與奮進後，終於是有了一點點微不足道的收穫，而現在就由我向大家隆重的推薦溪陽屋的新興產物。」

李洛掏出了一支水晶管，其內有神秘的液體沉浮，在日光的照耀下，閃爍著奇光。

所有的目光投射而去。

一些人似是猜測到什麼，面色有些變化。

「沒錯，或許已經有人猜測到了...其實也不是什麼特殊的東西，就只是一道秘法源水而已。」

「只不過這道秘法源水...」

李洛微微一笑。

「純度，八品。」

第三百三十四章道金與多寶池

隨著寧闋帶著祝煊，寧昭三人離去，廳內倒是變得安靜了下來，魚紅溪容顏平靜，雖然看不出喜怒，但顯然，她對於呂清兒的選擇並不算太滿意。

呂清兒也擔心魚紅溪生氣間說出什麼話來搞得氣氛尷尬，所以趕忙俯身抱住了魚紅溪雙肩，撒嬌道：「娘，雖然李洛和秦逐鹿實力比祝煊他們弱一點，但我與他們相熟，也更為信賴，我覺得同為夥伴，信任比實力更重要。」

魚紅溪白了她一眼，道：「祝煊就不值得信任了？他也沒招惹你吧。」

呂清兒道：「女兒與他畢竟不熟悉呀，沒有接觸過，談不上什麼信任吧。」

魚紅溪嘆了一聲，道：「金龍拜山貼數量極少，即便只是你們所進入的那片區域，也會遇見許多強力的競爭對手，雖說此次進入金龍道場的人有著拜將境之下以及年齡的限制，但你們三人在這上面都算是比較吃虧的。」

「一般來說，其他的隊伍最起碼會有著一位實力達到化相段第二變的隊友，而你們呢，三人都是生紋段，這怎麼去和別人爭？」

「從配置上面來看，寧昭那邊都比你奪得拜山貼的機會大。」

呂清兒聞言，則是有些不服的道：「那可不一定，李洛雖然只是生紋段的實力，但他此次在暗窟中可是有著極為完美的表現，連大天災級異類帶來的危機都解除了，最後連學府都獎勵了他十萬積分呢。」

「那祝煊再強，如果遇見了大天災級異類，不還是只有死路一條？」

魚紅溪聽到這話，也是有些驚詫的看了李洛一眼，顯然這個消息她是第一次聽說。

「魚會長不要聽清兒胡言，我那是因為各種因素所促成，光靠我自己，遇見大天災同樣只有死路一條。」李洛見狀趕緊說道。

這呂清兒也太能吹了，說得那大天災異類全是靠他才解決的一樣。

魚紅溪沉吟了一會，最終還是接受了眼前的現實，她搖搖頭，道：「既然清兒選擇了你們，那我也就不多說什麼了。」

她目光突然盯著李洛，道：「李洛，你此前還欠我一個人情，說會幫我做一件事，我也不難為你，只要你此次幫清兒奪得金龍拜山貼，那人情也就算是還了，如何？」

李洛有點傻眼，這還叫做不難為我？

雖然還不知道其他那些地區的金龍寶行會派出什麼樣的隊伍，但想來不會比祝煊他們弱，想要從這種強力隊伍中奪得拜山貼，那顯然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

呂清兒聞言，也是連忙道：「娘，你不要強人所難啊，而且那金龍山我本來就興趣不大，我覺得聖玄星學府就很好啊。」

魚紅溪瞪了她一眼，道：「金龍山是為了你未來的路做準備，聖玄星學府...並非是你的終點。」

旋即也不理會呂清兒，再度對著李洛嚴肅的道：「李洛，你能跟我保證嗎？如果你能做到，這次你不僅能還了人情，而且在未來你有麻煩的時候，或許也會得到我的援手。」

李洛神色一動，道：「不知道魚會長說的這個援手是什麼？」

魚紅溪垂下眼眸，淡淡的道：「誰知道呢。」

李洛沉默了數息，旋即神情漸漸的平復下來，認真的道：「首先魚會長沒必要讓我和你保證什麼，因為我既然會和清兒同隊，那我自然會傾盡全力去幫她得到拜山貼，清兒幫了我很多忙，所以這一次我也會努力幫她達成目標。」

「或許我的能力會有所不足，但只要我還有一絲力氣，就不會說放棄。」

「至於後面魚會長所說的幫助，我雖然也很心動，可卻沒這個必要，因為那樣的話，反而就顯得我幫助清兒是別有所求了。」

魚紅溪盯著李洛的臉龐，後者也是與她目光對視，並沒有半點的退縮。

望著那張有著一些熟悉眉眼的少年臉龐，魚紅溪想起了當年那個震撼了大夏國的男人，他的才情與天賦，引得無數豪門貴女都心有留戀，即便是包括心高氣傲的她都忍不住的有所心動。

而這個李洛，或許各方面要比李太玄弱不少，但這份骨子裡面掩藏的驕傲，倒是如出一轍。

這倒是讓得魚紅溪略微有點欣賞。

一旁的呂清兒，也是輕咬嘴唇，眸子水盈盈的凝視著李洛。

氣氛一時間有點安靜。

而邊上的秦逐鹿，則是一臉沉思，我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呢，為什麼這個什麼狗屁金龍道場不是兩人組隊呢？他這個第三者待在這裡究竟有什麼意義？

「傲氣倒是跟你爹一模一樣。」片刻後，魚紅溪淡淡的開口。

「不過好聽的話誰都會說，我們還是看結果吧。」

而後她不在這上面多說，而是道：「接下來我先與你們說一說金龍道場的規則，金龍道場極為龐大，其分為內場與外場，而你們前往的地方就處於外場的邊緣地帶。」

「因為金龍寶行分部太多，所以也不可能完全都在一起，所以一般會按照地域來分成眾多的場區。」

「每一座場區，或許會有將近百支隊伍，而每個場區所出現的『金龍拜山貼』，大概有五六道。」

李洛神色凝重，近百支隊伍爭奪只有五六道的拜山貼，這競爭相當激烈啊。

「在金龍道場內，有兩個關鍵的東西你們需要知曉，那就是『道金』與『多寶池』。」魚紅溪繼續說道。

「道金？多寶池？」李洛與秦逐鹿皆是好奇的看來。

「所謂『道金』，你們可以理解成一種特殊的『金幣』，只不過這種金幣不是以金屬打造，而是以金龍道場的規則之力所凝鍊而成。」

「在進入金龍道場時，你們會得到一截『道香』，你們若是在道場內找尋到了什麼天材地寶，珍稀靈植以及斬殺了精獸，然後就可以點燃『道香』，而金龍道場會將這些獻祭之物自動收走，最後留下等值的『道金』。」

「甚至你們打敗了其他的人，也可以點燃『道香』將他們給獻祭了，不過這些被獻祭的人不會被抹殺，而是會直接被淘汰出局。」

「那這道金有什麼作用？」李洛問道。

「這就涉及到『多寶池』了，那所謂的多寶池內，有著眾多寶具，其數之多之繁雜，就算我們大夏金龍寶行的庫房都遠遠不及，而每一個進入金龍道場的人，都有著一次進入多寶池的資格，而進入池中者，可以在其中找尋你們心儀的寶具。」

「當然，想要將寶具從多寶池中取走，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道金』。」

「品階越高的道具，所需要付出的道金也就越多，說起來，這也算是給你們這些助拳的人一點福利吧。」魚紅溪說道。

李洛聽著直接瞪大了眼睛，這金龍寶行也太豪奢了吧？直接將寶具打造成了一座座的多寶池，這究竟得多麼恐怖的底蘊啊？

寶具啊，眼下他渾身上下，除了剛剛得到的空間球，那也就只有院長給他的封印寶具了。

他那兩把短刀，都還算不上是寶具。

這金龍寶行，真的是渾身上下都散發著有錢的氣質，連一個小輩的試煉，都是如此的樸實奢華。

「道金的作用也並不只是用來在多寶池中換取寶具，當你們最後在離開金龍道場時，手中的『道金』會直接祭燃，而金龍道場會將這股力量直接灌注到你們體內，運氣的話，當場突破也不是不可能。」

魚紅溪笑了笑，道：「所以，道金還有一個稱呼，也被叫做『升級財』。」

李洛感慨道：「好想加入到金龍寶行這個大家庭當中啊。」

這心中滿滿的嫉妒是怎麼回事啊？！

這金龍道場也太厲害了吧！

「我聽明白了...」

李洛嘆息一聲，道：「這金龍道場，其實就是賺取『道金』是吧？賺了道金去多寶池換取寶具，然後武裝一番，去搶金龍拜山貼？」

魚紅溪頷首。

「還真是符合你們金龍寶行的行事作風呢。」李洛笑道。

「不過...」

「也挺有趣。」

魚紅溪起身，道：「這些就是金龍道場內的規則了，其餘的倒也沒什麼好說的，還有幾日就是道場開啟的時候了，你們這幾天都做好準備吧。」

她走到李洛面前，望著少年的臉龐。

「李洛，加油表現吧，讓我看看，你究竟繼承了李太玄幾分的本事。」

「希望，不會讓我失望吧。」

第三百三十五章存相秘術

在接下來的數日等待金龍道場的時間中，李洛卻是並未休息，相反，他將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到了修行之中。

沒辦法，想要在那金龍道場中幫助呂清兒獲得一份「金龍拜山貼」真的不是什麼簡單的事情，因為從隊伍的配置來說，他們這三人真的沒有半點的優勢。

其他那些金龍寶行分部的隊伍會如何李洛不清楚，但光是那寧昭，祝煊，林梭三人所組成的隊伍，整體實力就已是強過他們。

由此可見，想要在那眾多強隊中脫穎而出，究竟是何等困難的事情。

不過李洛顯然也不可能去怪呂清兒選擇了他，因為他能夠進入金龍道場混一份機緣，也算是有著呂清兒的原因，再加上呂清兒也的確幫了他許多的忙，如今能夠回報一下，也算是禮尚往來。

所以為了應對那金龍道場的競爭，李洛這些天瘋狂的修煉，甚至還將閒在洛嵐府的姜青娥都是請來當做陪練，提升自身實力。

...

洛嵐府總部，訓練室。

李洛身影如電般的射出，他手持雙刀，相力於身體表面流淌，而後雙刀如暴雨般的傾瀉而出，道道刀光斬向了前方手持一柄黑色木劍的姜青娥。

然而面對著他這般凌厲的攻勢，姜青娥卻是閒庭信步，手腕一抖，劍尖似是有著光點流動，輕描淡寫的就將李洛的攻勢盡數化解，那如大浪般湧來的相力衝擊，更是未能讓得姜青娥嬌軀有半點的顫動。

這般交鋒持續了數息，李洛眼神陡然凌厲，雙刀暴刺而出，其體內雙相之力瞬間完成了融合，那一瞬，仿佛是有著水浪咆哮以及大樹揮舞的聲音響起。

鐺！

雙刀暴刺在了姜青娥劍身之上，肉眼可見的相力衝擊波橫掃開來，姜青娥嬌軀微顫，而李洛的身影則是被反震得倒退出了十數步。

李洛大汗淋漓，吐槽道：「你這也太變態了吧，我傾盡全力的雙相之力，你好歹也給個面子後退一步啊？」

姜青娥微笑道：「其實我想直接用手接的，不要小瞧了地煞將的煞體境哦，我的身體強度，比你強了很多呢。」

李洛淚目，這不就是說他用盡全力都破不了姜青娥的防麼？真是玩個蛋啊。

他忿忿的在地上坐了下來。

姜青娥則是走過來，從懷中取出帶著溫熱與淡淡香氣的手帕，遞給了李洛，示意他搽搽汗水。

李洛接過，蓋在臉上搽了搽汗水，然後嗅著那細微的體香味道，陶醉的閉上了眼睛。

「說句實話，你們這小隊在金龍道場混混機緣還行，可如果要去競爭那「拜山貼」的話，難度是真的不小。」姜青娥對他這般模樣則是視而不見，而是說著很真實的話語。

「呂清兒這麼選人，其實就不是衝著拜山貼去的。」

她笑了笑，饒有興致的看了李洛一眼，道：「她這是去遊山玩水的。」

李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他其實也感覺得出來，呂清兒對那「金龍拜山貼」的確沒多大的興趣，不然如果真是想要的話，從理智來說，選擇祝煊與那個林梭才是最好的，但她最後卻選了他跟秦逐鹿，這顯然就是由著心意而來了。

也怪不得魚紅溪有些心意難平，因為呂清兒選擇的配置，真的就是觀光隊。

「不過呂清兒也是個聰慧的人，她或許也是故意讓你有這種感覺的，這樣的話，也暗示你們在金龍道場中不必太過的拼命，輕鬆的混一些機緣就好。」姜青娥又是分析道。

李洛點點頭，呂清兒素來聰慧，不排除她有這般想法，不過...

「她雖然對「拜山貼」興趣不大，但我卻不能真抱著跟她混點機緣的想法，那位魚會長已經敲打了我，如果我這麼做的話，恐怕是會惡了她，而且那樣對清兒也是不負責任。」李洛認真的道。

姜青娥笑了笑，對於李洛此話，她倒算是認同，畢竟是沾了呂清兒的光才去了金龍道場，如果只吃好處不出力的話，就顯得太沒品了一些，這也不是李洛的性格。

當然更重要的是，得罪魚紅溪也不是聰明的行為，作為如今這大夏勢力最為強大的女人之一，金龍寶行雖然素來中立，但也不能忽視其所具備的力量。

「這樣的話，那你的壓力就要大了。」她說道。

李洛點點頭，洒然道：「不是早就有過心理準備麼，而且壓力再大，我不信還能大過暗窟那大天災級異類？」

姜青娥聞言也就不再多說，而是開始為李洛考慮著關於實力的提升。

「你的雙相之力其實挺霸道的，如果是實力相差不是很大的情況下，那瞬間的爆發的確很驚人，足以逆轉局面。」

「不過這雙相之力也有比較明顯的弊端，那就是持久力不行，這倒是正常，畢竟你還只是生紋段的實力，相力算不得多麼雄厚，而雙相之力的融合，又是需要消耗大量的相力。」

李洛無奈的點點頭，沒辦法，雙相之力太高端了，那原本是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控的力量，這種力量質量高是高了，可是也需要一些底蘊作為支撐，不然施展出來持續時間太短，如果不能精準把握時機，那就有些浪費了。

而且雙相之力的三重境界，小融，合一，成靈，他如今也還只是處於最粗淺的第一重階段。

「我的相力現在比較薄弱，能不能藉助一些特殊的辦法，在這裡做一些增強呢？」李洛突然說道。

「你是說那種暫時增強相力的秘術麼？這種秘術對自身損害比較大，一般都是用來生死關頭搏命的，對於你，恐怕不是特別的適合。」姜青娥沉吟道。

李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

「不過...」

姜青娥似是想起什麼，道：「這類激發潛力爆發搏命的秘術不適合，還有一種秘術，可能更適合。」

「什麼？」李洛精神一振。

姜青娥說道：「有一種較為少見的秘術，可以在體內以特殊的方式，暫時的儲存一些相力，這一類被稱為存相秘術，你如果能夠修煉一種，倒是可以以一種方式多儲存一點相力，一旦你要運轉雙相之力爆發時，就可以動用這種儲存的相力，繼而取得最強的爆發。」

「這種秘法好處是不會損害自身底蘊潛力，沒那種激發潛力的秘術極端。」

李洛大喜，這簡直就是為他量身打造的秘術啊！

「不錯，這個好！」李洛歡喜的鼓掌。

姜青娥瞧得他這歡喜的模樣，則是有些無辜的攤了攤手。

「雖然好，但是咱們洛嵐府藏書庫裡面，沒有這種秘術啊。」

李洛傻眼，旋即忿忿的一拍地板，沒有，沒有那還說個毛啊，這不是耍我嗎！

姜青娥說道：「存相秘術比較少見，洛嵐府沒有收藏也是正常，如果你真想要，可以去金龍寶行問問，反正你最近與他們關係還尚可，可以找那位魚會長走走關係。」

李洛嘆了一口氣，又要去找魚紅溪，這位可真不是省油的燈，每次看見她，李洛都感覺到不小的壓力，這可比長公主厲害多了。

不過不去也不行啊。

「另外你也再順便問問那個新加入的林梭的來歷，之前聽你描述，此人或許不太簡單，你也得注意一些。」姜青娥又是說道。

「什麼意思？」

李洛一怔，旋即眉頭微皺的道：「你是覺得他是衝著我來的？」

姜青娥淡淡的道：「未必不可能，金龍道場並非是在大夏國內，在那裡殺人，正是個好地方。」

「至於是誰派的，我也不知道，或許是裴昊，也或許是都澤府，極炎府，反正洛嵐府對頭不少，有機會的話，先把你這正統的少府主除掉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不管如何，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李洛面色微微陰沉，難道還真是來針對他的？

沉默片刻，他無奈的起身。

算了，再去金龍寶行一趟吧。

第三百二十三章管夠

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當李洛這句話落下的時候，場內氣氛陡然一靜，各方靈水奇光屋的負責人紛紛色變，猛然有些失態的站起身來。

而那些相力院的學員，對於秘法源水則是有些不太了解，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從在場那些淬相師變色的臉龐上感到不明覺厲。

「我的天！」

顏靈卿小嘴在此時漸漸的張大，圓鼓鼓的仿佛能塞進去個拳頭，她震驚無比的望著臺上的李洛。

剛才她還在處於李洛掏出的四星級配方的震撼與狂喜之中，但誰知道這還沒完，李洛又掏出了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這一刻，顏靈卿真的是有著一種做夢的感覺。

「蔡姐，快咬我一口，看看我是不是在做夢！」顏靈卿呆呆的將小手送到了蔡薇面前。

蔡薇沒好氣的白了她一眼，只是伸出手狠狠的捏了一把她那白淨的臉蛋，用力之猛，直接是捏出了一個紅印子。

「好痛！」

顏靈卿痛得眼淚汪汪的，幽怨的看著蔡薇。

蔡薇訕訕一笑，其實她此時心情也是激蕩得厲害，對於這天下掉下來的大餡餅，她同樣是感覺到有點不可思議，所以她也想要試試究竟是不是在做夢，但是捏自己太疼了，既然顏靈卿主動湊了上來，正好用來試驗。

「青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蔡薇看著面前最為平靜的姜青娥，問道。

「好哇，你們兩人隱瞞這麼重要的消息，害得我們擔驚受怕！」顏靈卿忿忿的道。

姜青娥笑道：「其實我只知道他有一道四星級配方，但卻並不知道他還有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

「只不過李洛不是莽撞的性格，他會執意要求上場，我就猜到他應該是有一些準備，所以才沒有像你們這樣過於的擔憂。」

一旁的唐隕從震撼中清醒過來，狂喜道：「少府主真是天縱奇才，有了這四星級配方與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我們溪陽屋必將崛起！」

其他跟隨而來的淬相師，也是歡喜得不行，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啊，這對於他們來說，簡直是摸都沒資格摸的東西，而眼下，少府主竟然拿了出來？

那往後的話，他們豈不是也能分配到一點？就算只能分到一丁點，但那也足以讓人滿足了。

這一刻，他們無比的慶幸，此前選擇加入了溪陽屋。

看臺上，虞浪也是感嘆的搖搖頭，道：「這李洛也的確是有幾分本事，看來跟我在一起，他學了不少的東西。」

「萌蝶靈水...」

他念叨了一聲，突然皺眉喃喃道：「這個名字...怎麼跟萌萌你有點像啊？」

白萌萌看著他，清純的小臉上露出動人的笑顏：「因為這就是我研究出來的啊，然後隊長說為了感謝我，就以此命名了。」

虞浪如遭雷擊，憤恨道：「李洛狗賊！」

「嗯？」一旁的呂清兒眼神不善的看來。

白萌萌也是笑道：「虞浪同學，你可不要亂說話哦，不然我會告訴我姐姐的。」

虞浪頓時一個哆嗦，露出笑容：「冷靜點，別亂搞，會死人的。」

呂清兒輕輕撇嘴，她是知道白萌萌研究出了一道四星級配方並且還贈予了李洛，但卻沒想到李洛還用白萌萌的名字來命名這道靈水...

這個小妮子，看上去清純可愛，人畜無害，但似乎也不是一個省油的燈呢。

...

「八品純度的源水...」

大澤屋這邊，都澤紅蓮，都澤北軒已經是處於一種呆滯的狀態，顯然李洛拿出來的八品源水比先前的四星級配方還要來得讓人感到震撼。

「他怎麼會有這種純度的秘法源水？」都澤北軒聲音乾澀的道。

都澤紅蓮有些疲憊的揉了揉光潔眉心，即便是她，此時都忍不住的想要破口大罵，這李洛是有一個寶貝袋嗎？隨便一掏就是大寶貝？！

四星級配方，他們大澤屋發展這麼多年，投入了多麼巨大的資金研發，如今儲備的四星級配方也是屈指可數，而這李洛掌管溪陽屋不過半年時間而已，就直接有四星級配方了？

至於那秘法源水，更別說了...之前的上七品秘法源水就已經讓人心裡不平衡了，結果現在倒好，更是直接變成了八品純度？！

你當是路邊小販的糖水嗎？！還帶更新版本升級的？！

整個大夏這麼多靈水奇光屋，只有實力最強的天宮屋，擁有著一道下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其他靈水奇光屋，都未曾有過！

由此可見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究竟是何等的珍稀。

而這麼珍稀的東西，這李洛說經過他們半年的辛苦研究，然後搞了出來？！你唬弄鬼呢！

「難怪他能達到六成六的淬鍊力。」

都澤紅蓮嘆了一口氣，這下子總算是明白了，原來李洛不只是擁有著四星級配方，還有著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相助，這再加上他自身極為傑出的淬相天賦，要達到這個淬鍊力，的確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一次，我們大澤屋算是輸了。」

都澤紅蓮也感到有些不甘，大澤屋乃是大夏頂尖的靈水奇光屋，今日這場邀請會，算是被溪陽屋踩著上位了。

都澤北軒氣得狠狠的一拍椅子扶手，打壓溪陽屋是他們都澤府用以對付洛嵐府的戰略計劃，而這一切本來很順利的，他們花費了不小的代價，才引動了韓植的背叛，原本他們都以為溪陽屋將會就此一蹶不振甚至倒閉，可誰能想到，最終這即將倒閉的溪陽屋，竟然又被李洛硬生生的撐了起來。

這混蛋，怎麼就這麼妖呢？！

...

「怎麼樣？」

長公主偏頭，看向同樣處於一臉震驚中的龜胥大師。

龜胥大師啞然，苦笑道：「這還能說什麼？四星級配方，八品秘法源水...特別是後者，這是能夠隨便就出現的嗎？」

「咱們天宮屋那道下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價，殿下你應該最清楚不過了。」

長公主微點螓首，道：「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李洛是搞不出來的，我懷疑這或許是他爹娘暗中所留之物。」

長公主眼眸沉吟，洛嵐府那兩位府主，背景成謎，不過他們既然能夠懷有那等至寶，再拿出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也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龜胥大師點點頭，道：「不管如何，溪陽屋算是有了崛起的資本，假以時日，甚至有與我們天宮屋抗衡的資本。」

他神色動了動，小聲道：「需要...動用一些手段打壓，延緩一下溪陽屋的崛起嗎？如今的洛嵐府與溪陽屋，可是風雨飄搖。」

天宮屋的後面就是大夏王庭，其想要動用的力量與手段，都將會比都澤府更強，所以如果長公主真要有這個心，溪陽屋想要崛起也沒那麼容易。

長公主眼神幽深的掃了他一眼，淡淡的道：「本宮自有謀算，你莫要自作主張。」

龜胥大師心頭一凜，連忙點頭應是。

長公主沒有再說話，如今的她正在拉攏姜青娥，那是看中了她未來的潛力，所以在對待洛嵐府的態度上，她算是比較和善，而且最重要的是，現在的李洛能夠治療王上的先天缺陷，光是這一點，她就不能坐視李洛出事。

因為半年後那個時間點，大夏的變故太多。

那個時候，同時也是當初王叔約定好的，歸權於王。

長公主不知道她那位王叔會不會如約執行，但她也是在為此暗中做著一些準備...

...

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震撼了全場。

也震撼了韓植。

他面色慘白的望著李洛手中的秘法源水，這是他從未想到過的。

「這是兩位府主暗中留給你的嗎？」

「為什麼，如果他們早點將此物拿出來，我定然能夠帶領溪陽屋成為大夏頂尖的靈水奇光屋，我怎麼可能會選擇背叛？！」韓植顫抖的道。

他正是因為對溪陽屋的前途沒了希望，才會選擇離開，可如果早知道李洛能夠拿出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他怎會去大澤屋？！

畢竟大澤屋也沒有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啊！

這個時候，韓植心中湧動的悔意與憤怒，幾乎是讓得他面龐扭曲起來。

然而李洛卻是沒心思再理會這個叛徒，他望著全場那些淬相院的高材生，面露和煦的笑容，朗聲響起。

「諸位淬相院的學長學姐，今日我溪陽屋來這場邀請會，當然還是衝著你們來的。」

「我在這裡以溪陽屋會長的名義對你們發出邀請，我們溪陽屋雖然現在規模小，底蘊也不及在場的頂尖靈水奇光屋，但是小也有小的優勢...」

「比如...」

李洛舉起了手中的秘法源水，臉龐上的笑容宛如引誘小女孩的大灰狼。

「至少我們，秘法源水...」

「管夠。」

第三百三十六章相泡術

「想要存相類的秘術？」

金龍寶行，魚紅溪的辦公書房內，她望著再度來到寶行，而且直接找上她來的李洛，眉頭一挑，道：「這種秘術可是比較少見。」

李洛點點頭，道：「所以才來金龍寶行，請魚會長幫幫忙，畢竟金龍道場馬上就要開啟了，雖然臨時抱佛腳可能有點晚，但我還是想儘可能的多提升點實力。」

對於李洛這種上進的行為，魚紅溪倒是有些欣賞的輕輕頷首，畢竟自從呂清兒挑選了這個隊伍配置後，她其實對此次奪得拜山貼就沒有報多大的期望了，只能以後再想其他的辦法。

不過雖然期望沒有報太多，但能夠見到李洛如此認真的對待此次金龍道場，她還是比較滿意的，畢竟最起碼，李洛沒有心安理得的躺著享受著這次的機緣。

姜青娥招來一名侍女，吩咐了一聲後，侍女便是恭敬退下。

而後李洛等待了一會，便是見到那名侍女捧著一個盒子走了進來，盒子打開後，其中有著兩道玉制的玉卷。

「存相類秘術有些不好找，即便是我們金龍寶行這裡也只有兩卷，你先看看有沒有適合的吧。」魚紅溪說道。

李洛眼神驚喜的望著那兩道玉卷，真不愧是金龍寶行啊，這種少見的特殊秘術，竟然也能隨意取出兩道來。

他走上前，小心翼翼的將兩道玉卷打開。

這兩道存相秘術，一卷名為「內囊術」，一卷名為「相泡術」。

內囊術是配合特殊的材料修煉，於體內形成一種特殊的囊袋，而多餘的相力則是可以儲存於其中。

相泡術同樣是需要某種晶塵配合修煉，此術修成後，會在體內形成如氣泡般的東西用以儲存一些相力。

兩者各有千秋，內囊術儲存的相力會更久一些，而相泡術則是儲存量更大，但那種氣泡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自動消散，所以需要時不時的進行補充。

李洛沉吟了好半晌，最終選擇了「相泡術」，因為此術需要水相之力配合，而李洛剛好滿足，當然最重要的是，現在的李洛所需求的就是「量」，越多的相力，到時候他爆發雙相之力時，也就會更強悍。

至於要不斷的補充，其實不是問題，他擁有著兩座相宮，吸收天地能量速度本就比其他人更快，所以完全不必在意這種消耗。

「魚會長，我就選這「相泡術」吧。」李洛笑道。

魚紅溪頷首，而後露出微笑：「那就承蒙惠顧了，這卷相泡術，三百五十三萬枚天量金。」

李洛險些直接將手中的玉卷扔到魚紅溪的臉上，他瞪大了眼睛，難以置信的道：「這一道秘術，你要三百五十三萬？！」

這卷秘術，你要說它有多厲害，那也不至於，這種特殊的效果，有需求的人並不多，三百五十三萬的價格，簡直比一些龍將術還要貴了。

「物以稀為貴，價格本就是如此，童叟無欺。」魚紅溪露出迷人的笑容。

「買不起！」李洛氣呼呼的道。

他現在買一些七品靈水都要省吃儉用，哪裡還能掏出三百多萬來買個秘術啊？這若是蔡薇姐知道了，當場就得辭職不幹了。

「唉，瞧瞧李太玄，澹臺嵐都做了些什麼，兩人不著調，害得這孩子花點錢都苦兮兮的。」魚紅溪感嘆道。

李洛沒好氣的白了她一眼，道：「不要了。」

說著就要離開。

「等等。」

魚紅溪出聲讓他停下了腳步，她笑道：「小孩子就是沉不住氣。」

她纖細手指敲了敲盒子，道：「先拿去用吧，算是我為了清兒的「拜山貼」提前做一點投資，如果你能幫清兒拿到「拜山貼」，這卷秘術免費送給你都可以，可若是拿不到的話，那可不好意思，三百五十三萬枚天量金，少了一個子兒，我都要去找姜青娥討要。」

李洛轉過身，義正言辭的道：「我堂堂洛嵐府少府主，你以為我會在意這區區幾百萬嗎？」

他伸出手，把玉卷抓在手中，直接丟進空間球裡，同時道：「不過我和清兒是朋友，為了她的前途著想，我肯定會傾盡全力幫助她的。」

魚紅溪饒有興致的望著嘴上說著嚴厲的話，下手比誰都快的李洛，眼中泛起一抹笑意，這個小子，跟他爹比起來，倒是要更加的能屈能伸。

「對了，魚會長...」

解決了「存相秘術」的問題後，李洛想起了姜青娥對他的提醒，當即面色微凝的問道：「此次進入金龍道場，那個叫做林梭的人，究竟是什麼來路？」

魚紅溪何等老練的人，李洛一開口，她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當即淡笑道：「你懷疑是針對你來的？」

「沒有這個可能嗎？」李洛反問。

「我理解你的謹慎，畢竟洛嵐府被群狼環伺，適當的謹慎是必要的。」

魚紅溪對此倒是頗為的理解，而後道：「不過這林梭並非是來自其他勢力的人，他出自大夏金龍寶行天藏郡的分部，此次葉秋鼎因故缺席，所以這個名額就給了寶行內部的人。」

李洛聞言有點驚訝，那林梭原來是金龍寶行的人...那這麼看，是他想多了麼？

不過不管怎麼樣，小心一點還是應該的。

於是他也就不在這上面多問，與魚紅溪再度說了一句後，便是起身告辭，他想要趕緊回去將這「相泡術」給修成。

而在離開房間時，他望著繼續看著文件的魚紅溪，遲疑了一下，笑道：「魚會長，謝謝了。」

對方雖然一直在以「拜山貼」來說事，但實則對於他也算是多有照顧了，李洛不知道這個照顧是因為呂清兒還是他老爹的原因，可這個人情卻是不得不受下來。

雖然以對方的實力以及背景，並不需要他的什麼感激，但未來有機會的話，終歸是要還一下的。

魚紅溪埋頭翻閱著文件，沒有抬頭，只是隨意的擺了擺手。

而後待得聽見關門聲後，她方才放下了文件，抬起頭，望著關閉的書房房門，半晌後，方才有輕聲響起。

「李太玄，澹臺嵐，留下這麼大的爛攤子，你們也是真捨得。」

第三百三十七章進入

在取得了「相泡術」後，接下來的時間李洛算是將所有的時間都投注在了這上面，畢竟從時間成本來看，相泡術算是唯一能夠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將他的實力提升一些的手段了。

而好在這「相泡術」的修煉並不算太過的困難，再加上李洛在相術上面的天賦以及悟性，在經過短短一天的嘗試後，他就將其初步的修成。

洛嵐府，房間的閣樓上。

李洛盤坐於灑滿陽光的窗前，他手掌一抬，一顆藍色的玉珠於掌心出現，這是水玉珠，是修煉相泡術的必備材料。

短短兩天的時間，李洛消耗了數百顆水玉珠，才漸漸摸到「相泡術」的竅門，不過好在這水玉珠價格也不算太昂貴，不然真是損失巨大。

噗！

李洛手掌一捏，水玉珠直接是被捏碎成了一片藍色的晶塵，而後他用力一吸，這些晶塵便是被其吸入鼻息之中。

冰涼的氣息迅速的在體內擴散。

李洛則是運轉水相之力，將那些湧入體內的晶塵盡數的包裹，兩者開始以特定的軌跡於體內運轉起來。

李洛雙手合攏，神色平靜，這兩日這種步驟他已是極為的熟練，所以當下也是有條不紊的重複著。

隨著時間的推移，相力與晶塵融合，不知不覺間，就有著淡淡的氣泡，於體內凝鍊而出。

這種氣泡頗為的奇特，其上有相力光澤流轉，飄飄蕩蕩給人一種不穩定的感覺。

這就是相泡術所修煉而出的相力泡。

相力泡凝鍊出了四顆，這已經是現在李洛所能夠達到的極限，而從那「相泡術」玉卷上面記載的信息，這相泡術最高能夠凝鍊出十二顆相力泡。

李洛心念一動，便是將四顆相力泡各自分出兩顆，送入到了水光相相宮與木土相相宮之中。

而隨著這四顆相力泡落入其中，相宮內的相力種子中則是有一縷縷相力升騰起來，漸漸的將這四顆相力泡所填滿。

隨著相力的充斥，兩座相宮內的相力泡色澤也是漸漸的變得不同起來，一邊呈現閃爍著光澤的蔚藍，一邊則是碧綠蔥鬱。

那是水光相力以及木土相力。

李洛面露微笑，總算是成了。

他估算了一下，這四顆相力泡應該能夠讓他的相力在短暫的時間中加強數成，只不過一旦相力泡破碎，這些相力就會開始消散，無法再存入相力種子中，所以必須立刻將它們爆發出去，否則相力就會無功而散。

其實從實用角度來看，這相泡術略微有些雞肋，增強強度有限，存在時間也比較短，還擁有著不少的限制性。

所以一般很少人修煉這種存相術。

不過，這只是針對其他人而言，李洛卻是不同，他擁有著雙相之力，剛好可以將這些增強的相力爆發出最大的威能，其作用程度，遠勝於普通人所修煉的相泡術。

所以別人修煉此術或許用處不大，可對於他而言，卻是相得益彰。

呼。

李洛長長的吐了一口氣，目光望向陽光燦爛的窗外，如今也算是一切都準備萬全了，接下來，就是等待明日金龍道場的開啟了。

而對於這傳說中的金龍道場，他的心中，也是分外的期待。

...

第二日，李洛在與姜青娥告別後，便是直往金龍寶行而去。

到了金龍寶行，在侍女的引領下，進入到寶行內部區域，最後來到了一座由灰褐色巨巖搭建而成的廣場中。

廣場造型獨特，巨巖聳立，宛如人像般。

在廣場的中央位置，層層巨巖以某種複雜的行跡堆積，形成了一座祭壇般的高臺。

當李洛來到這裡的時候，魚紅溪，寧闋等一眾金龍寶行的高層皆已到齊。

呂清兒對著李洛招了招手，在其身旁，身軀魁梧的秦逐鹿一言不發。

一旁還站著寧昭，祝煊，林梭三人。

李洛走過來的時候，三人也是看來，那林梭還衝著李洛露出了微笑。

李洛神色不動的回以笑意，然後走到呂清兒這邊。

魚紅溪見到李洛也是到場，便是開口說道：「人也到齊了，接下來我們就會開啟空間傳送，將你們送入金龍道場。」

「記住，進入金龍道場時，你們要緊握此前獲得的「金龍秘鑰」，因為你們在進入道場時，將會遭遇到青風罡的襲擊，真正的青風罡極其的霸道，憑你們的實力根本不可能抵禦，而金龍秘鑰則是會幫你們化解道青風罡九成的力量。」

李洛神色一動，手掌抹過空間球，手中有金光淡淡的閃爍，正是此前在宴會上面贏取而來的金龍秘鑰。

原來此物不僅是進入金龍道場的憑證，也是護身符。

「不過不要因為金龍秘鑰幫你們化解了青罡風九成的力量就心懷小覷，剩下的那一成，憑你們的實力，恐怕沒人能獨自接下來。」

魚紅溪臉色凝重的提醒道:「想要穿過青罡風帶，還需要你們隊伍內的全力配合，如果到時候你們真是達到了極限，金龍秘鑰將會破碎，同時爆發最後的力量將你們送回來，但是一旦到那一步，你們也就會失去進入金龍道場的資格。」

所有人都是肅然點頭。

「多餘的話也就不再多說，準備開啟傳送吧。」魚紅溪揮手，雷厲風行。

廣場上頓時有人應下，而後整座廣場開始顫動起來，天地間的能量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對著此處匯聚而來，漸漸於廣場上方形成了能量漩渦。

而廣場上那些如石像般的巨石之上，有道道光紋變得明亮起來，而後一道道光柱猛的噴射而出。

這些光柱於廣場中央的高臺上匯聚，空間劇烈的撕裂起來，片刻後，一道能量門戶，緩緩的成形。

魚紅溪盯著那能量門戶數息，然後目光轉向了呂清兒他們，未曾說話，只是輕輕揚了揚下巴示意。

下一瞬，李洛，呂清兒，祝煊等六人身影皆是同時暴射而出。

直接是在眾多目光的注視下，投入到了那能量門戶之中。

魚紅溪望著六人消失的身影，接下來能量門戶會一直的存在，直到呂清兒，李洛他們歸來。

而至於呂清兒能不能得到金龍拜山貼，那就已經不是她能夠改變的事了，一切隨緣吧，拿不到，再想其他的辦法。

第三百二十四章香餑餑的溪陽屋

李洛的聲音，在場中引起了一些低低的鬨笑聲，不過那笑聲中則是沒了半點嘲笑之意，相反，不少即將於淬相院畢業的高材生，都是有些心動。

溪陽屋規模與底蘊的確比其他那些頂尖的靈水奇光屋要弱許多，但這只是以前，而現在當有了四星級配方以及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後，溪陽屋的崛起只是時間的問題。

而且也正如李洛所說，溪陽屋規模不大，淬相師暫時不多，所以來到這裡可以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管夠。

這是最吸引人的一點。

畢竟他們這些淬相師為何喜歡去那些頂尖的靈水奇光屋？不就是因為它們實力雄厚，擁有著秘法源水，這能夠讓他們的淬相術有著更快更高的提升嘛。

可那些規模龐大的靈水奇光屋中，淬相師數量不少，你不可能一個新人進去，就能夠分配到最好的資源，新人進入這種地方，首先還是得熬一段時間。

可眼下，若是進入到溪陽屋，這個熬人的階段，顯然可以直接省略。

這如何能不讓人心動？

此時所有學員心中都明悟過來，現在的溪陽屋，可不是那個什麼都沒有的小破屋了...

呼。

黎碧長長的吐了一口氣，總算是從這一系列的震撼中清醒過來，她望著場中那個少年，眼中依舊還殘留著不可思議。

他竟然真的做到了！

此前李洛要親自上場時，她還倍感失望，覺得李洛是在用溪陽屋的名聲開玩笑，然而眼下這個結果讓得她臉頰有點火燒，原來不是李洛在開玩笑，是她眼光太短。

而在黎碧心緒複雜時，突然旁邊有一道人影直接撲了過來，一把將她抱住。

黎碧嚇了一跳，目光看去，原來是好友冰桃，此時的後者臉頰上滿是興奮與激動之色。

「幹嘛呢。」黎碧白了她一眼。

冰桃激動的抓住黎碧的手，道：「哇，阿碧，你這眼光也太好了吧？！你竟然能夠提前發現溪陽屋的潛力？！是不是那李洛把這些都告訴了你？！」

周圍一些朋友驚奇的目光也是在投來。

黎碧被他們看著，心頭有點虛，但面上卻是顯得鎮定的道：「那，那李洛學弟他來找我，肯定還是透露了一些信息的啊。」

她其實也沒說謊，李洛跟她說了，溪陽屋會擁有著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只不過...她不相信而已。

其實正常人都不會相信，畢竟整個大夏靈水奇光界，擁有著八品純度秘法源水的，就只有天宮屋，所以怎麼看，也輪不到溪陽屋啊。

「阿碧，你會加入溪陽屋的吧？」冰桃笑嘻嘻的道。

黎碧更心虛了，她之前雖然沒拒絕李洛，但也沒同意，在這場比賽之前，她還能夠待價而沽，但現在溪陽屋瞬間翻身了，雖說她是五品淬相師，但此次淬相院畢業的高材生中，也不只有她是五品，而以溪陽屋現在的條件，其他那些五品淬相師定然也會心動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她會不會加入溪陽屋，而是人家會不會要她...

雖然以她跟李洛短暫的接觸間來感受，對方大概率會接受，但這種事情沒有確定前，實在不敢誇海口，不然到時候談崩了得多尷尬啊？

「應該是吧。」黎碧只能含糊的說道。

「嘿嘿，那幫我們跟那位李洛學弟說一說，我們也有興趣加入溪陽屋呢。」冰桃抱住黎碧，笑道。

「對呀對呀！」其他一些相識的同學，也是連連點頭，眼神希冀的看著黎碧。

望著這些朋友的期盼眼神，黎碧感到有些腦殼痛，我自己這裡都還沒著落呢，哪裡管得了你們啊。

「你們也沒必要如此吧...還有那麼多好的選擇呢。」她勉力勸說道。

「嗨，哪有比溪陽屋更好的選擇啊，就算是天宮屋，雖然實力最強，但進去了還得伏低做小，被一些前輩壓榨，而溪陽屋我聽說現在最高就是四品淬相師，我們進去了，好歹不至於被欺負到頭上吧？」冰桃說道。

「咱們會把天宮屋當做首選，不就是因為它擁有著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麼，現在溪陽屋也有了，何必還要去當苦力。」

其他人紛紛點頭表示認同。

黎碧苦笑，你們之前一個個都看不上人家，現在卻要腆著臉進去，不過這也是人之常情，她相信賽前，恐怕沒有幾個人能夠猜到會是這個結果，包括她自己。

「我會幫你們問問，不過被拒了可別怪我。」她嘆了一口氣，只能如此說著。

冰桃等人也是連連點頭，他們與李洛素不相識，而黎碧好歹接觸過，並且此前還接受到了邀請，有黎碧幫忙開口，總比自己找上去好要點。

黎碧有些感嘆，這世事還真是變幻無常，誰能想到片刻前無人問津的溪陽屋，現在卻變成了香餑餑。

她看向場中那名身軀挺拔，容貌異常俊朗，笑容如陽光般燦爛的少年，忍不住的想，以後在他的手下做事，似乎也是個挺不錯的選擇。

這般想著，她又眼光瞟向了不遠處之前那一直喋喋不休在嘲諷溪陽屋的梅萱兒，此時的後者徹底的啞火，面色青白交替的坐在椅子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梅萱兒周圍的一些淬相院學員看向她的目光也是帶著古怪與笑意。

這可真的是之前嘲諷得有多厲害，現在就有多尷尬。

黎碧自問如果換做是她的話，此時心中的尷尬能讓她用腳趾在地面上扣出一座二進宅院。

不過，她對梅萱兒也沒什麼好感，對方此前雖然在嘲諷溪陽屋，但也有針對她的意思，所以眼下見到對方這般難堪，她心中也是帶著一些快意。

當真是活該。

而煉製場內，李洛在完成了對自家溪陽屋的宣傳，並且見到場內那些淬相師學員的反應後，也就明白此次邀請會的任務算是圓滿的完成。

他如釋重負，這一次宣傳效果應該是到位了，溪陽屋將會迎來一次真正的規模擴張，而且這一次的擴張，可不是之前唐隕他們加入時的效果能夠相比的。

雖然說起來有點殘忍，但跟淬相院這些高材生比起來，唐隕他們...的確算是差生了。

只不過往後，對於溪陽屋秘法源水的供給，也將會變得更為的頻繁與大量。

想到此處，李洛臉龐上的笑容就有著漸漸散去的跡象，他忍不住的伸出手扶了扶腰，年紀輕輕就要承受這麼巨大的負擔，我真的是太難了。

老爹老娘，我真是懷疑你們是故意跑出去，把這爛攤子留給我跟青娥姐的...

李洛嘆了一口氣，走下高臺。

還是得加緊時間提升實力啊，不然再這樣下去，他的身子就要跟不上溪陽屋的發展，那造成的後果，就是被榨成人幹的下場啊。

第三百二十五章姐弟

隨著三品場煉製的結束，李洛明白溪陽屋的表演就到此為止了，因為其他那些四品場，五品場就不是他們能夠參與的了。

畢竟溪陽屋的底子還是過於單薄了一些，四星級配方，也就只有白萌萌研究出來的這一道三品靈水，所以在其他品質的靈水奇光上面，溪陽屋並沒有太大的競爭力。

不過暫時來說，也夠了，只要溪陽屋將這「萌蝶靈水」作為接下來的主打產品，應該能夠搶佔三品市場中的不少份額。

這足以讓溪陽屋迅速的崛起、壯大。

李洛回到溪陽屋這邊位置時，直接是受到了英雄般接待，唐隕等人看向他的眼神充滿著狂熱與欽佩。

如果不是場合不對，他們都要敲鑼打鼓的歡迎了。

「蔡薇姐，怎麼樣？對我這無底洞，可還滿意？」李洛衝著蔡薇笑道。

蔡薇團扇半遮著嬌豔如花的臉蛋，桃花雙眸水吟吟的望著李洛，嬌聲道：「少府主好厲害呀。」

「以後溪陽屋這邊應該會需要更大量的秘法源水，到時候少府主可要全力生產才行，不然若是因為秘法源水供應不足，引發了淬相師們抗議，那可就不好了。」

她眸子帶著濃濃的戲謔之意。

李洛笑容頓時一僵，蔡薇姐真不是好惹的啊，一句話就戳中他的痛點。

不過不待他說話，顏靈卿就走了上來，一把抓住李洛胸前衣衫，故作惱怒的道：「好哇李洛，藏著這麼厲害的兩手卻不跟我們透露，害我們擔驚受怕，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們？」

李洛望著眼前顏靈卿那帶著銀質眼鏡的清麗臉頰，真誠的道：「靈卿姐你這是什麼話，溪陽屋如果沒有你的話早就倒閉了，若是連你都不相信，我還能相信誰？」

望著李洛那真誠的眼睛以及帥氣的臉龐，顏靈卿臉頰微紅了一下，哼哼道：「說得倒是好聽。」

那抓住李洛衣服的手倒是緩緩的鬆開了。

一旁的蔡薇笑道：「少府主這美男計真是越來越爐火純青了呢，連靈卿都承受不住了。」

顏靈卿啐了一口，然後舉起小拳頭捶了李洛胸膛一拳，佯裝兇狠的道：「這次就放過你，下次再敢瞞著我，看我怎麼收拾你。」

李洛連忙點頭，道：「靈卿姐說的是，不過等會還要麻煩靈卿姐你去招收一下淬相院的那些有意溪陽屋的學員，畢竟你也是淬相院的人，對他們應該更了解一些，知道誰本事與性格更適合溪陽屋。」

顏靈卿憤憤不平道：「做事的時候就知道想起我啦？」

「這可是個好差事，別人我還不交給她呢，這還不是想要靈卿姐你在同學面前揚眉吐氣一番嗎？以往她們都嘲諷你跳進了火坑，這次就得讓她們看看，究竟是誰鼠目寸光！」李洛振振有詞的道。

「比如那個叫做梅萱兒的，這個時候不踩她兩腳，什麼時候才去？」

顏靈卿眼睛亮了一下，大為意動，李洛這話可是說到心坎上去了，這段時間她為了給溪陽屋拉人，可沒少受委屈，而如今溪陽屋今非昔比，倒是該享受一下不同的感受了。

於是她冷哼一聲，道：「行吧，為了青娥，我就再幫幫你吧。」

李洛笑眯眯的豎起大拇指，對方這口不對心的傲嬌性格，倒是顯得分外的可愛。

在將招收事情安排了一遍後，李洛方才湊到了一直未曾說話的姜青娥旁邊，笑道：「怎麼樣？我這次的表現如何。」

姜青娥望著李洛那一副邀功的模樣，金色眸子中也是泛起一絲笑意，她微微頷首，道：「很完美，即便換作是我，也不可能做得比你更好。」

「李洛，我之前就說過，你不會比任何人差的，包括我。」

「這半年時間來，洛嵐府局面漸漸穩定，其實你的功勞比我更大。」

姜青娥笑了笑，道：「這些可都是我誠意滿滿的話，怎麼樣，舒坦了沒？」

李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露出陶醉的表情：「舒坦了。」

能夠讓驕傲又不屑說任何謊言的大白鵝說出這些話來，李洛感覺這些辛苦真的是都值了。

沒辦法，誰讓大白鵝太過的優秀，現在的李洛在她的面前，除了靈水奇光這上面有點優勢外，其他方面真是被碾壓。

「這就滿足了？」

姜青娥唇角微彎，道：「加油，如果半年後咱們能夠讓洛嵐府渡過這一劫，許些誇獎算什麼？」

「那不然還有什麼？」李洛追問道。

姜青娥想了想，壓低了一些聲音，免得引起場內騷亂：「當場辦婚禮都行。」

李洛一聽簡直差點氣血衝腦，他瞪著姜青娥好片刻，然後漸漸的冷靜下來，道：「不要。」

姜青娥訝異道：「為什麼呀？」

「步驟不對，我以前不是說過麼，我們得先將那份婚約解除，然後你再重新手寫一份給我，這才叫做真正的婚禮。」李洛認真的說道。

這話聽起來似乎是脫了褲子放屁，但李洛與姜青娥都是明白人，所以他們清楚這其中的區別。

也明白這個步驟代表著什麼情感。

姜青娥眸光與李洛對視，輕聲道：「真有這個必要麼？李洛，在我心中，你一定會是最重要的那個人，為了保護你，我可以連性命都不顧。」

李洛笑道：「青娥姐，我也是如此。」

兩人目光對視片刻，姜青娥有些無奈，又有點生氣，然後突然伸出手捏向了李洛耳朵。

李洛沒躲，只是有點慌，因為他記得小時候兩人打架，姜青娥就最喜歡扯著他耳朵。

不過待得耳邊傳來溫涼嬌嫩觸感時，卻並沒有力道傳來，姜青娥手指只是輕輕的捏了捏李洛耳朵，那動作顯得親暱而寵溺。

然後李洛就聽見了四周看臺上傳來了一些騷動聲。

不少如針刺般的憤怒，嫉妒目光投來。

可惡啊，早知道先前就不給這李洛助威了，眼下贏了比賽還要在他們的面前撒狗糧！

看臺一處，呂清兒也目睹了這一幕，當即便是輕咬了咬銀牙，有些忿忿，好你個姜學姐，仗著身份的便利，竟然這麼佔李洛的便宜。

一旁的白萌萌手肘撐著膝蓋，雙手託著清純小臉，笑道：「好有愛啊，隊長和姜學姐像什麼？」

呂清兒淡淡的瞥了她一眼。

「姐弟。」

第三百三十八章金龍道場

當李洛身影衝入那能量門戶的時候，便是感覺到空間扭曲了起來，他仿佛是失去了所有的感官，這種感覺似持續了許久，又似僅僅只是一瞬。

直到某一刻，其手中的金龍秘鑰突然變得滾燙起來，有金光散發，金光猶如是形成了某種指引，化為了金光大道直刺前方虛空。

而後虛空有漣漪綻放，竟是被撕裂開來。

李洛的身影則是踏入其中，而就是在踏入的那一刻，似是有無比璀璨的金光刺入眼球，那金光之強烈，猶如是能夠光照諸天。

李洛雙目被金光照耀得通紅，許久後方才漸漸的平復，目光看向遙遠的虛空，這才見到在這座空間中，有一座大陸矗立其中。

大陸無邊遼闊，但或許是距離太過遙遠，所以李洛能夠一眼將其收入眼中。

而此時，他也發現自身被濃鬱的金光所包裹，以一種極其恐怖的速度在對著那座大陸所在的方向墜落而去。

在其身側，也有兩道金光，則是呂清兒與秦逐鹿，更遠處的三道金光，則是寧昭，祝煊，林梭。

目光遠眺，更是能夠見到數以百計的金色光流不斷的從天而降。

顯然，這些都是入場的各方金龍寶行分部的隊伍。

看上去倒是壯觀。

金光遁形的速度極快，不過眨眼間，李洛他們便是出現在了大陸上空，無盡的山脈河流映入眼中。

呼！

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天地間有風聲大作，有青風不知從何處席捲而來，直接就對著李洛颳了過來。

吱吱！

青風先是與身軀外的金光碰撞，發出了刺耳的聲音，兩者似是在不斷的消融，而後有縷縷青風穿透金光。

李洛早已運轉相力，將全身都是防護起來，可當那一縷縷青風掠進來的時候，傾盡全力做好的相力防護直接是被如同切豆腐般的撕裂開來，青風掠過，便是劃開了皮膚，留下了一道切口。

看似不太起眼的切口，直接是讓得李洛抽了一口冷氣，那種刺痛太過的強烈，仿佛直擊靈魂。

繼而越來越多的青風湧入，讓得人開始有些手忙腳亂。

李洛看了一眼其他的金光，其中的人影都是因為這突然出現的青風變得慌亂起來。

「這就是青罡風嗎？果然恐怖。」

李洛心中驚嘆，這青罡風顯然就是金龍道場的一層防護，想要進入道場中，就得扛過青罡風的洗禮。

好在有金龍秘鑰抵禦絕大部分的青罡風，不然憑他這點實力，恐怕連一波都抗不過去，直接就被吹得屍骨無存。

不過即便這樣，單獨一人硬抗，還是有些困難。

所以李洛迅速的對著呂清兒，秦逐鹿兩人打了一個手勢，而後兩人迅速的靠攏過來，金光蔓延，將三人護在了一起。

那邊寧昭三人也是匯合，然後開始合力硬抗青罡風。

這三人都是化相段的實力，聯手之下，雖然還是有些艱難，但也算是漸漸的穩住了陣腳。

而反觀李洛三人這邊，則是要顯得吃力許多，畢竟論起隊伍配置，他們這邊的確要弱不少。

這樣消耗下去，最後說不得還真是撐不到穿過青罡風帶。

「李洛，怎麼辦？」呂清兒俏臉有些凝重，雖說她對那拜山貼興趣不大，但畢竟是想要帶著李洛進入金龍道場混點機緣，可如今若是連進都進不去，那也就浪費了一次大好的機會。

李洛微微沉吟，道：「我們吃虧在相力不及他人，這風帶不知道有多長，如果三人相力消耗太多，對我們極為不利。」

「這青罡風自前方而來，我們不能跟其他人一樣選擇分擔來扛，最好以防禦最強的人在前，兩人在後輔助。」

然後兩人的目光就同時的投向了秦逐鹿。

秦逐鹿臉龐抽了抽，他擁有著上八品噬金妖虎相，肉身防禦自然是最強，所以這個肉盾，簡直就是在說他了。

不過秦逐鹿還是很能任勞任怨以及顧全大局的，所以也沒說什麼，默默的上前一步，宛如肉盾一般，擋在了前面。

「小鹿還是很靠譜的。」李洛讚嘆道。

秦逐鹿怒視而來：「不要給我亂取名字！嘶！」

剛說完，青罡風席捲而來，痛的他咧嘴抽氣。

呂清兒伸出手按在了秦逐鹿後背，寒冰相力湧出：「玄冰甲！」

頓時寒氣湧動，直接於秦逐鹿的身軀表面形成了一副冰甲，幫他削弱著青罡風所帶來的傷害。

李洛也是笑著伸手，他運轉了自身相力中治療之力，將秦逐鹿身體上的風傷迅速的恢復。

而有了兩人的輔助支持，秦逐鹿頓時精神大振，一聲咆哮，宛如雷鳴虎嘯，相力激湧，整個身軀都是膨脹了起來，身體表面有金色的虎紋若隱若現，一股煞氣撲面而來。

嗤嗤！

青罡風再度落在身上，有了冰甲以及李洛治療之力的協助，倒是漸漸的被秦逐鹿硬抗了下來。

頓時穿行的速度激增。

在那不遠處，寧昭，祝煊，林梭三人也是感覺到了李洛這邊的速度，當即投來了驚詫的眼神，原本他們以為李洛三人會在這風帶內異常的狼狽，沒想到這麼快就被他們找到了巧妙的化解之法。

虛空之上，道道金光不斷的划過，最後漸漸的穿過青罡風帶，落入到了已經變得極其遼闊浩瀚的大地各處。

李洛一行人最終也有驚無險的穿過了風帶，而後便是察覺到一股吸引力自下方傳來，手中的金龍秘鑰散發出一股牽引力，直接是引著他們急速墜落而下，空間閃爍，便是腳掌踩在了堅硬的大地上。

李洛第一時間的抬頭四望，發現他們處於一片遍布著冰雪，白雪皚皚的深山中，周圍的樹木皆是呈現冰晶狀，有寒氣散發。

「這裡就是金龍道場嗎？」三人皆是好奇的打量。

「天地能量好濃厚啊，比外界強多了。」呂清兒感受了一下四周天地間湧動的能量，驚嘆道。

李洛點點頭，他們所處的位置，還只是金龍道場的外圍，天地能量就已是如此濃厚，可見在那內圍，修煉條件還要更勝一籌。

真不愧是金龍道場傾盡全力所打造的修煉聖地。

而在此時李洛突然發現手中多了一物，攤開手掌，竟是一支金色的短香，顯然，這應該是此前魚紅溪所說的祭燃之物，在一些祭祀品前點燃此香，就能夠在這天地間換取那所謂的「道金」。

「行吧，咱們也就開始吧，一路往東，我們的目標是探尋珍稀靈植，獵殺精獸，賺取道金，然後去多寶池換取寶具！」李洛揮了揮手，說道。

呂清兒小手在嘴邊哈了兩口白氣，笑盈盈的道：「也不知道這道金好不好賺。」

她神情倒是顯得格外的輕鬆，這金龍道場跟暗窟不一樣，這裡風景優美，也沒有那些討厭的異類，如果沒有秦逐鹿的話，這可真是一次很讓人期待的旅程。

咚！

她聲音剛剛落下，突然有著什麼東西從上方掉落下來，剛好砸在她的頭頂上，讓得呂清兒哎喲一聲。

她連忙伸手接過從頭上滾落下來的東西，定睛一看，那好像是一顆雪白的果實，上面有淡淡的紋路散發著光澤，一股異香之氣就隨之散發出來。

呂清兒握住這顆掉落在頭上的異果，怔了幾秒，然後對著李洛，秦逐鹿問道：「這個算不算是珍稀靈植？」

李洛，秦逐鹿望著呂清兒手上的雪白異果，面面相覷一眼，然後道：「看起來有點像，要不試試？」

而後他們就將雪白異果擺在地上，同時將金色短香插在面前，將其點燃。

金色的煙霧嫋嫋升起，環繞在了雪白異果上。

下一刻，三人就驚奇的見到，雪白異果漸漸的變得虛化，最後竟是直接憑空消失了。

而同時面前的虛空破碎開一個口子，四枚圓滾滾的金幣，閃爍著異光的從其中掉落出來，落在了三人面前。

而李洛，呂清兒，秦逐鹿望著這四枚銘刻著金色龍紋，隱隱間散發出一種奇特韻味的特殊金幣，不由的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這道金...這麼簡單的嗎？

習慣了暗窟積分的獲取艱難，突然間來這麼容易的，好像有點不太適應啊。

第三百三十九章這麼個情況

「可能是個偶然情況，「道金」如果真的這麼容易得到的話，那也太泛濫了。」

在沉默片刻後，李洛率先慎密的分析道：「金龍寶行雖然財大氣粗，但又不是散財童子，哪能這麼白送？」

呂清兒與秦逐鹿都是表示認同，從邏輯來說，「道金」就跟學府積分一樣，獲取難度必然不小，不然太簡單的話就沒有存在意義了。

可能剛才就真的只是單純的運氣好吧。

「繼續往前走吧，這才剛開始，後面的苦日子恐怕還沒出現呢。」

李洛笑著揮了揮手，然後一行三人便是踩著皚皚白雪，於山林間漸漸的前行。

而約莫一炷香後，行走在雪地中的呂清兒突然感覺到踩到了什麼東西，於是疑惑的彎身刨開了冰雪，然後她就見到一株如冰晶般的靈芝，散發著香氣的躺在冰雪裡面。

她彎身將其撿起來，道：「這是不是也是珍稀靈植？」

李洛神情呆了一秒，搖搖頭道：「你以為是大白菜呢，路邊隨便都是？」

「祭燃試試就知道了。」秦逐鹿悶聲說道，然後麻利的取出金香點燃，經過一系列熟悉的步驟後，冰晶靈芝被煙霧包裹，繼而消失，三枚金燦燦的金幣憑空滾落，落在了雪地裡面。

沉默就持續了下來。

三人都是有些不可思議的望著那三枚道金，片刻後呂清兒才俯身將其撿起來，有些不確定的道：「感覺這金龍道場裡面的道金，似乎不是很重要啊？」

「會不會是後面所需求的道金數量很龐大，比如去那多寶池兌換寶具時，都是需要上千的道金？」秦逐鹿撓了撓頭，問道。

李洛也被搞得有點懵，喃喃道：「但這種珍稀靈植，應該也是需要時間積累才能夠生長的吧？就算是金龍道場，也不至於這麼容易就誕生出來吧？」

「難道真的是我太孤陋寡聞，根本不明白這場修煉聖地的底蘊？」

面對著李洛的自我懷疑，呂清兒與秦逐鹿都無法解答，畢竟他們也沒出過大夏國，也不知道這世間究竟有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或許，真的是他們坐井觀天吧。

抱著這般的想法，他們繼續前行，而不出意料的是，在接下來半日的趕路中，他們陸陸續續的不斷遇見一些珍稀靈植，而這半日下來他們什麼危機都沒遇見，可到手的道金，已經達到了五十多枚...

因為沒有什麼對比性，所以他們實在不清楚這五十多枚道金究竟算多還是算少。

「我們可能是剛好落進了一片靈植比較豐盛的區域。」對於這種收穫，李洛再次經過慎密的思考，得出了結論。

不過這種結論伴隨著一頭重傷的精獸突然從叢林中衝出來，可還沒等李洛三人出手，那頭精獸就在雪地上面搽出長長的痕跡直接斷氣後，三人面目都有點呆滯。

「我怎麼感覺情況有點不太對？」秦逐鹿吞了一口口水，眼前這頭精獸煞氣不弱，如果它全盛時期，三人即便聯手都要費一番苦戰，可現在卻是莫名其妙的死在了他們面前。

如果說這也是運氣的話，秦逐鹿感覺有點侮辱他的智商。

哪有這麼送的？！

「我明白了。」

聽到李洛那低沉的聲音，秦逐鹿與呂清兒皆是驚訝的看來。

李洛拍了拍眼前這頭死去的精獸，道：「這種情況，只有一個原因可以解釋，那就是...我可能就是那傳說中的天命之子。」

秦逐鹿悶聲道：「跟你有什麼關係？這一路上，你撿到過一個珍稀靈植嗎？如果要說天命之子，那也不是你...」

然後兩人的目光便是慢慢的轉向了一旁有點手足無措的呂清兒。

迎著兩人的視線，呂清兒也是瞪大了美目，纖細玉指忍不住的指了指自己：「是因為我？怎麼可能呢。」

李洛與秦逐鹿也覺得不太可能啊，但事實就是這樣啊，這一路過來，幾乎所有的靈植都是呂清兒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得來的。

還有眼前這頭自己跑過來送死的精獸。

李洛吐了一口氣，面色卻是開始變得有些凝重起來，道：「我怎麼感覺到有種不好的預感啊。」

雖說能以這麼容易以及莫名其妙的方式獲得道金，但以李洛的經驗來看，在這種歷練中，越是招搖越是會引來許多的麻煩。

「突然感覺變得越來越有趣了！」秦逐鹿突然激動起來，臉色漲紅，眼中有煞氣升起。

李洛無力吐槽，這真是一個嗜戰狂魔，但大哥你也得分清楚場合啊，這金龍道場基本都是化相段的實力，咱們三個這生紋段太高調了豈不是找不自在嗎？

呂清兒拉了拉李洛衣袖，小聲道：「要不咱們就在這片區域晃蕩，也別去其他地方了，這樣被盯上的風險就小了很多。」

她對金龍拜山貼本就沒多大的興趣，這片冰雪山脈環境不錯，如果只是在這裡遊玩，其實也挺愜意的。

順便輕鬆賺一些道金，待得結束時，也能獲得一波洗禮。

李洛聞言，無奈道：「真跟你在這裡待到結束，等回去後你娘能直接把我給撕了。」

可以想像到時候魚紅溪是何等的憤怒，老娘出錢讓你給我女兒當保鏢，結果你就帶著我女兒在金龍道場遊山玩水？

呂清兒連忙道：「我到時候會跟她解釋的，不會讓她遷怒你。」

李洛剛欲說話，神色突然一動，一旁的秦逐鹿眼神也是一凝，一柄重槍直接出現在了其手中。

李洛轉過身，看向了右側的冰雪叢林中，笑道：「別躲了，出來吧。」

呂清兒聞言一驚，旋即嬌軀上便是有著冰相之力湧動，眸光冷冽的投向了那個方向。

而在三人的注視下，那裡的冰雪突然開始流動起來，而後化為了三道人影。

三人皆是青年，他們望著李洛三人，而後那居中的一名看上去像是隊長的人笑了笑，目光奇特的道：「不小心湊近了一點，竟然就被察覺到了，你們倒是敏銳。」

「聽起來跟我們有一些時間了。」李洛平靜的道。

對面那名青衣隊長笑著點點頭，道：「的確跟了一段距離了，所以這位朋友，不知道你能不能跟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你們這一路而來，什麼都沒做，卻能夠混到數十枚道金？」

「而我們...」

他無奈的笑了笑，道：「說起來有點尷尬，我們進入這片區域也有小半天時間了，但現在，一無所獲。」

李洛同情的點點頭：「那可真是讓人遺憾。」

青衣隊長笑著點點頭，道：「所以想要來問問，你們是怎麼做到一路走，一路撿道金的？這究竟是個什麼情況？」

李洛面露沉思，道：「情況其實就這麼一個情況，但究竟是什麼情況，還得看看情況。」

氣氛稍微安靜了一點。

青衣隊長笑容更盛了：「這位朋友有點幽默呢。」

「如果你不願意說的話...」

他自腰間緩緩的抽出一柄柳葉刀，刀身纖薄鋒銳，同時有強橫的風相之力，自其體內緩緩的湧出來，捲起了腳下殘雪。

「那麼就請三位把先前得來的道金，用來救濟一下我們吧...」

第三百二十六章慶功會

淬相院的邀請會，最終順利的結束了。

李洛作為觀賽者，觀看了一下後面的四品，五品煉製場，然後他就深刻的感覺到了溪陽屋與這些頂尖靈水奇光屋之間的差距，後者的底蘊的確不容小覷，溪陽屋想要追趕，還需要一些積累。

不過好在的是，溪陽屋的潛力已經展現了出來，有了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未來溪陽屋逐漸壯大，就能夠不斷的充實配方庫，壯大自身。

他相信要不了太久的時間，溪陽屋也將會成為大夏頂尖的靈水奇光屋。

邀請會結束，各方靈水奇光屋都有些收穫，而其中最亮眼的依舊要數溪陽屋以及天宮屋，後者不用說了，大夏最頂尖的靈水奇光屋，那所具備的吸引力一直都是淬相院邀請會上最耀眼的那一個。

溪陽屋則是一匹突然出現的黑馬，其風頭壓過了除天宮屋外的所有靈水奇光屋。

望著那些將顏靈卿包圍起來的諸多高材生，李洛笑容滿面，然後他與姜青娥就見到吸引著不少目光，對著他們所在位置款款而來的長公主。

「恭喜你們了，溪陽屋此次豔驚四座。」長公主國色天香的鵝蛋臉頰上露出淺笑，讓人感到如沐春風一般。

「殿下過譽了，只是取巧罷了，哪裡比得上天宮屋的底蘊雄厚。」姜青娥微笑道。

「李洛學弟，你最近這風頭，可當真是一時無兩呢。」長公主衝著李洛笑吟吟的道。

「情勢所迫，如果能夠安穩的當一個侯二代，誰又願意如此拋頭露面，歷經風險。」李洛感嘆道。

「侯二代？倒是貼切。」

長公主莞爾，這李洛有時候說話，倒也真是風趣。

「聽說學府金殿那邊，有關李洛學弟此次在暗窟的褒獎方案已經出來了。」長公主說道。

李洛神色一動，長公主的消息渠道顯然比他更為的敏銳，他這邊什麼風聲都還沒接到，而長公主卻是知道結果已出。

而對於那結果，其實他還是很緊張的，畢竟那關係到自身底蘊的虧損，雖說現在的他距離拜將境還有著一些距離，但這種底蘊虧損能早點解決就早點解決，因為誰也不知道拖下去會不會有什麼變故，而那種變故，他是絕對承受不起的。

「經過學府金殿的討論，李洛學弟此次十萬積分的龐大獎勵，怕是跑不了的。」而長公主也沒有賣關子，直接是將結果說出，這讓得李洛暗中大為鬆了一口氣，眼中的喜色掩飾不住的蔓延出來。

「倒是多謝殿下提前告知了。」李洛笑著感謝。

「這消息最遲明天就會放出來，我也不過只是舉手之勞而已。」

長公主微微一笑，而後鳳目轉向姜青娥，半開著玩笑的道：「青娥，明天倒是想要向你暫借李洛一用，還望批准。」

姜青娥微怔，旋即若有所思，道：「是給王上恢復的事嗎？」

長公主頷首，道：「距離上次已經過去一月時間，也該再次麻煩李洛了，只不過這次不能外出，只能請李洛去一趟王宮了。」

姜青娥淺笑道：「小事，沒問題。」

「那我明日就直接將他接去王宮了。」長公主笑道。

兩女三言兩語，便是決定了李洛明日的行程，這讓得旁邊的當事人有一種被忽視的感覺，當即想要憤怒指責一下，但最終想想也就作罷，只是心頭悲嘆，這洛嵐府究竟誰才是當家的啊？

接下來長公主繼續與兩人隨意的聊了一會，便是告辭離去。

李洛則是對著姜青娥道：「晚上應該會搞一個慶功會，把這些有意加入溪陽屋的高材生們都聚一下，算是提前聯絡下感情。」

「你要來嗎？我都已經做好準備了。」

姜青娥對這些倒是興趣不大，不過此次的慶功會對溪陽屋意義非凡，所以她還是笑著點點頭。

「連慶功會都提前準備好了，看來你事先對自己很有信心啊。」她笑道。

李洛也是笑了笑，當然有信心，四星級配方再加上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雖說他面對的是一群五品淬相師，但大家都是煉製三品靈水，對方淬相術或許比他更純熟，但他擁有著水光相，所以在淬鍊上面同樣也是有著一些增益，所以雙雙抵消下來，他是真不覺得自己會輸給他們。

而後李洛與姜青娥便是繼續等待了一些時間，便是見到一波淬相院的學員在顏靈卿的帶領下，氣勢有些浩蕩的湧來。

「這麼多人？」

李洛見到都是一驚。

「裡面還有不少是沒有畢業的淬相院學員，應該也是對溪陽屋有興趣，靈卿倒是聰明，這些人是未來的新鮮血液，提前拉攏以後能省不少的心思，而且即便沒有畢業，假期也能夠來溪陽屋做臨時工。」姜青娥輕笑了一聲，倒是看得比李洛更仔細。

李洛聞言，也是不免讚嘆一聲，靈卿姐做事的確很靠譜，而且她在淬相院待了三年，對其中一些比較優秀的學員都算是了解，所以由她去拉攏人，當真是最好的人選。

「李洛，我這任務完成得怎麼樣？」

顏靈卿帶著大波人走過來，聲音中是滿滿的得意。

李洛直接豎起大拇指，然後他看向顏靈卿身旁的黎碧，笑道：「黎碧學姐，我之前沒有說大話吧？」

黎碧臉頰有些紅，但還是落落大方的道：「之前的確是我目光短淺，沒有想到會長的手段如此驚人。」

連稱呼都直接由李洛學弟變成了會長，倒也是直接。

「往後溪陽屋的發展，也要倚仗各位了。」李洛笑道。

跟隨著顏靈卿而來的那些有意溪陽屋的淬相院學員皆是笑著應和。

「今日是我溪陽屋的大喜日子，各位若是有時間的話，接下來的慶功會，還請勿要缺席，今晚不醉不歸！」李洛爽朗一笑。

眾人皆是起鬨。

於是接下來李洛再將大功臣白萌萌，次功臣呂清兒以及氣氛組的虞浪等人皆是叫上，一群人浩浩蕩蕩而去。

這一幕，倒是引人側目。

畢竟其他的那些靈水奇光屋負責人大多都是中年人，即便眼下完成了招收任務，也放不下身段跟這些初出學府的毛頭小子打成一片，而溪陽屋那邊，身為會長的李洛現在就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自然不必顧忌這些東西。

在場中的一處，都澤紅蓮，都澤北軒望著那邊離去的聲勢，面色都有些不太好看，他們怎麼看不出來，經過這一次，溪陽屋崛起真的是勢不可擋了。

「可惡，這溪陽屋明明都要倒閉了，怎麼短短半年就要風生水起了？」都澤北軒不甘心的道。

都澤紅蓮淡淡的道：「答案你都知道，何必不承認？」

都澤北軒一滯，罵道：「我怎麼感覺李洛這混蛋比姜青娥還麻煩？」

都澤紅蓮心中也是嘆了一口氣，這種感覺不是只有都澤北軒才有，以前洛嵐府在姜青娥的掌控中，雖說維持住了局面，但在一些交鋒中，還是他們都澤府佔據主動與優勢，可自從李洛來了大夏城後，這屢次的交手，都是以洛嵐府得勢而結束。

這混蛋，是真的妖。

此時那韓植也是退了下來，面色青白交替的回到大澤屋這邊，他能夠感覺到大澤屋這邊的淬相師看向他的眼神帶著譏嘲。

「大小姐，少府主，此次大澤屋失利，都怪我無能，我願請辭。」韓植苦澀的道。

他知道經過此次的失敗，他在大澤屋內身份將會愈發的尷尬。

都澤北軒咬了咬牙，想要怒斥，但卻被都澤紅蓮揮手阻攔了下來，她看了韓植一眼，平靜的道：「韓植副會長，失敗後的請辭並不是最好選擇，大澤屋與溪陽屋的鬥爭還並未結束，我如果是你的話，會繼續等待機會。」

韓植身體一顫，雙目通紅，道：「願為大小姐與大澤屋赴死！」

都澤紅蓮淡淡點頭，而後便是轉身離去。

一個曾經背叛了原主子的人的忠誠與誓言毫無可信度，不過她對此無所謂，她不打算放韓植離去，畢竟他是曾經溪陽屋的會長，只要他在大澤屋一天，就始終會是溪陽屋的一個黑點。

所以他還有些價值，現在將其放棄不是聰明的做法。

雖然...她其實也是想要罵一句...

廢物，這都能輸？

第三百二十七章流氓

第二日，當李洛睜開有些沉重的眼皮時，入眼的是自己房間那熟悉的床頂，他咂了下嘴，喉嚨一片乾澀，腦袋中也是傳來陣陣的刺痛。

同時昨夜的記憶也是如潮水般的湧來。

那是慶功會太熱鬧，最終直接醉了。

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來的。

他緩緩起身，緩了下神，然後就驚訝的發現自己的衣服被換成了平日裡的睡衣，身子整潔得仿佛是被清理了一遍一般，仔細聞聞，衣服上面還帶著淡淡的香氣。

李洛有點驚訝，下床洗漱了一下，換了一身乾淨衣衫，隨著體內相力緩緩的運轉起來，腦中的刺痛也就隨之減弱。

精神也就恢復了過來。

李洛這才推門而出。

推開房門，就見到在陽臺上認真作畫的辛符，李洛想了想，走過去問道：「昨天誰給我換的衣服？」

辛符看了他一眼，沉吟道：「這就要看你問的是外衣還是裡衣了。」

「？？」李洛有點懵逼。

辛符慢慢道：「本來剛開始是呂清兒先幫你脫了外衣，但隨即就被後腳進來的姜學姐趕了出去，之後的事，都是姜學姐做的。」

「她不僅幫你搽淨了身子，還幫你換了睡衣，另外她昨晚也是在這裡休息的，跟萌萌一間屋。」

李洛愣了愣，旋即心頭微暖，果然是青娥姐麼...不過，他神色忽的一變，那豈不是說他昨晚都被看光了，也被摸光了？

這可如何是好啊？吃虧了啊！

辛符看了一眼李洛那格外複雜的神色，緩緩道：「隊長，這種事在心裏面樂就行了，千萬不要說出來，不然我怕你今天會被人用悶棍打死。」

李洛臉龐一僵，冷哼道：「未婚妻幫未婚夫搽個身子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嗎？」

而後便是揮袖轉身對著樓下而去。

辛符望著李洛那明顯輕快的腳步，撇撇嘴，呵，男人。

李洛走下樓梯，第一眼便是見到客廳臨窗處，姜青娥那纖細的倩影，今日的她倒是未曾穿平日裡顯得格外颯爽的軟甲戰裙，而是換了一身休閒的貼身衣衫以及長褲，整個人看上去顯得柔和了許多。

窗外有清晨的陽光穿透而進，照耀在她的身上，延展著玲瓏有致的曲線，那完美的側顏，更是讓人怦然心動。

李洛剛要招呼，卻發現姜青娥對面還有著一道身影，一身黑裙，氣質淡雅，竟然是郗嬋導師。

兩人對桌而坐，面前各有一杯熱茶，似是在輕聲的交談。

而似是聽見了腳步聲，兩人都是停止了聲音，目光轉來，就看見了下樓的李洛。

李洛衝著兩人露出笑容，走到茶桌前坐下，笑道：「兩位早上好啊。」

「你這昨天的風頭，連凌院長都刮目相看呢。」郗嬋導師笑了笑，說道。

「那她有沒有強烈要求我加入淬相院？」李洛好奇的問道。

郗嬋一怔，失笑道：「還沒酒醒呢？你是覺得自己臉有多大呢？」

李洛失望的道：「難道我這表現還比不過青娥姐的九品光明相來的香麼？」

郗嬋搖搖頭，道：「看來你不止臉大，而且還很無知，真正的九品光明相比你想的還要來得恐怖。」

李洛臉一垮，導師大清早的你這麼打擊學生真的好嗎？看你的樣子，恨不得大白鵝才是你的學生呢。

姜青娥也是在一旁笑了笑，她對著廚房那邊招了招手，然後李洛就見到在那邊忙活著什麼的白萌萌端著一杯熱氣騰騰的杯子走了過來。

「隊長，這是醒酒湯，你喝一點吧，會更好受一些。」白萌萌淺笑道。

姜青娥接過來，還衝著白萌萌露出笑容：「謝謝萌萌了。」

李洛也趕緊道謝。

在李洛喝著醒酒湯的時候，郗嬋導師則是話音一轉，說道：「關於你此次暗窟獎勵的事情，金殿那邊已經有了決議，最終同意給予你十萬積分作為褒獎。」

雖然昨天已經從長公主那裡知道了這個結果，但此時李洛依舊忍不住的心潮澎湃，嘴角都要咧起來，不過旋即他又想到什麼恐怖的事情，趕緊按住嘴巴，這是暗窟那笑臉魔給他帶來的心理陰影。

「謝謝導師了，這裡面一定有您的功勞。」李洛感激道。

「這份感謝我就收下了，因為我的確廢了不少的話，畢竟沈金霄對此執意反對，說褒獎超過了規則，往後不好收場。」面對著李洛的感謝，郗嬋導師倒是受了下來，

「這老狗，遲早打死他！」李洛嘀咕道。

郗嬋導師當沒聽見他這種話，從袖中取出一枚黑色的晶卡，道：「積分都在這裡面，你拿去吧。」

李洛趕緊接過來，愛不釋手的同時，心中也是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十萬積分啊，如果沒有這次暗窟的危機，他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夠湊到這麼龐大的一筆。

而且這筆積分是他自己這邊賺來的，並沒有用姜青娥那邊的，這無疑是最好的結果，畢竟年底的姜青娥將會衝擊七星柱，這個時候的修煉資源對於她而言也至關重要。

一旁的姜青娥唇角也是帶著許些的笑意，任誰都感受得出來她的心情極好，畢竟李洛那損耗的根基一直是她所擔心的事情，如今有了這十萬積分，應該是能夠兌換到足夠的帝流漿了。

這個心病總算是可以放下了。

而郗嬋導師在將積分卡給了李洛後，再度與兩人聊了一會，便是起身離去了。

李洛與姜青娥這邊也是略作收拾，跟白萌萌道了個別，就一同出了宿舍小樓，直接前往了學府內的兌換大殿。

兩人走在學府內梧桐大道上，陽光透過茂密的樹葉穿透下來，化為細碎的光斑，鋪滿腳下。

姜青娥青絲隨意的挽起，垂落自纖細腰間，她雙手插在兜裡，長腿輕邁，仿佛踩著光在行走。

沿途許多的目光都是在不經意間的打量過來。

「咳。」

李洛突然咳嗽了一聲，道：「昨晚你給我換了衣服？唉，你說你，這種事情也不經過我的同意，你這是觸犯我的隱私。」

姜青娥修長十指交叉，緩緩的舉過頭頂，伸展了一下曼妙的身子，而後目視前方，平靜的道：「李洛，想要試試你的賤氣跟我的劍氣，誰更強一點嗎？」

李洛抖了抖。

而後姜青娥微微偏頭，金色眸子掃過李洛的身體，唇角微掀。

「而且...」

「你那身子，小時候也不是沒見過，有什麼隱私？」

李洛如遭雷擊，繼而羞憤欲絕。

姜青娥，你簡直就是一個流氓！

第三百四十章最毒的打

鏘。

隨著那名青衣隊長的話語落下時，其身旁的兩名同伴，也是抽出了武器，眼神不懷好意的投來。

面對著對方的虎視眈眈，李洛笑著搖搖頭，道：「你們的態度不好，不想救濟。」

青衣隊長搖搖頭，道：「何必自討苦吃，看你們胸前的金龍徽，你們是大夏金龍寶行的吧？大夏實力也算是不弱，怎麼你們這支隊伍實力如此弱？」

呂清兒眼神冷冽，她看了對面三人一眼，道：「你們是雪狼國金龍寶行的人？」

青衣隊長微笑點頭，道：「在下雪狼國吉隼，這兩位是我的隊友。」

「三位，其實我不想和你們動手，你們若是願意，相反我們可以聯手，當然前提是，這接下來所獲得的道金，需要分我們八成。」

「作為回報，我們也會給你們相應的保護。」

呂清兒俏臉冰寒，李洛則是感嘆道：「分八成給你們，你們這黑的，比高利貸還狠。」

「而且...」

「你們這個小隊，一個化相段第一變，兩個生紋段三紋，兄弟，你真以為比我們高多少嗎？還有臉收這麼貴的保護費。」

聽到李洛的吐槽，那名為吉隼的隊長雙目微眯，淡淡的道：「收拾你們，難道還不夠嗎？」

「夠給你爹收屍！」

而這一次李洛還沒說話，一聲暴喝便是如雷鳴爆炸響，同時一股驚人兇煞之氣轟然爆發，李洛就見到一道赤紅身影暴射而出，宛如山林間猛虎，手中重槍裹挾著極為狂暴的力量，直接對著那吉隼暴刺而去。

槍芒過處，殘雪盡數被消融。

正是秦逐鹿。

這一位顯然比李洛性格狂暴多了，根本就不說半句廢話，上來就是幹。

吼！

望著那奔襲而來的狂暴攻勢，那吉隼面龐上不由得掠過一抹驚詫之色，顯然對方那股相力之中所蘊含的煞氣，超出了他的意料。

「原來是有著八品的萬獸相，怪不得這麼狂！」

吉隼一聲冷哼，如此驚人煞氣的相力，自然不是一般的萬獸相能夠達到的，但你就算有著八品相，那也依舊只是生紋段第三紋而已！

吉隼一步踏出，手中柳葉刀嗡鳴震動，而後只見得有狂風席捲，直接於那刀刃之上纏繞上了縷縷風刃。

一刀劈斬而出，似是流風席捲，周遭樹木直接是攔腰而斷，斷裂處光滑如鏡，雪地更是被撕裂出道道深痕。

鐺！

雙方的攻擊在下一瞬硬憾在了一起，狂暴的相力橫掃，化為漫天風雪席捲。

而後雙方就見到那吉隼身軀一震，退後了兩步，而秦逐鹿那魁梧的身影也是倒射而出，腳掌一步步的踩在地面上，出現了一個個深深腳印。

顯然秦逐鹿還是吃虧了，畢竟在相力等級上，對方有著相當明顯的優勢。

不過他的眼神卻是因此變得愈發的熾熱，身體興奮的發抖，渾身升騰的煞氣也是越來越濃烈。

吉隼盯著秦逐鹿，淡笑道：「好霸道的「噬金妖虎相」，如果你能達到第五紋，恐怕我今日還真是會陰溝翻船，但第三紋...還是差了許多。」

「你，應該就是這支隊伍裡面最強的了吧？把你解決了，想必你們應該會老實聽話點吧？」

呂清兒冷哼一聲，剛要說話，一旁的李洛卻是鄭重的接話道：「你猜對了，老鹿的確是我們隊伍最強的。」

「老鹿，他就交給你了，多堅持點時間。」

秦逐鹿看了李洛一眼，看得出來，他對李洛這話很滿意，他不是滿意李洛說他是最強的，而是滿意李洛竟然將對方最強的吉隼交給了他。

雖然他大概率打不過，但是沒關係，只要有的打就行了，反正結局無非兩種，打死人或者被打死。

吼！

秦逐鹿手中重槍猛的跺地，身軀表面相力狂湧，金色的虎紋開始於皮膚表面上浮現出來，若有若無的虎嘯聲自其體內散發出來。

其眼中雙瞳，都是漸漸的化為了散發著森然兇氣的虎瞳。

那股煞氣之強，令人側目。

他一聲咆哮，身軀再度疾射而出，如猛虎般的撲向了那吉隼所在。

吉隼雙目微眯，道：「郭翔，徐靈，另外兩人交給你們，這個人我來對付。」

「哈哈，隊長沒問題，我們會儘量在你這邊結束前，將那兩個傢伙搞定的。」吉隼那兩名隊友皆是笑道。

他們兩人是第三紋的實力，而反觀李洛與呂清兒，一個第三紋，一個第一紋，雙方實力顯然還是有著差距的。

吉隼點點頭，雙方實力有著明顯差距，所以他倒並不擔心隊友這邊。

青色的風相之力於其體內湧出，風聲呼嘯，其腳尖都是有些漂浮起來，而後身影一轉，便是對著一側的空地掠去。

秦逐鹿則是狂暴的追擊而上，虎嘯聲中，槍芒如暴雨，那股驚人的力量連空氣都被震爆。

吉隼手腕一抖，風相之力呼嘯，狂風之中有風刃咆哮，直接是將那些槍芒盡數的劈斬而碎。

「趁現在還有時間，陪你玩玩。」他淡笑道。

「或者，你要跟我賭一下，看是我的同伴戰鬥結束的快，還是我們這裡更快？」

秦逐鹿渾身煞氣升騰，身軀上的金色虎紋愈發的明亮，他聽到此話，嘴角卻是緩緩的掀起一抹譏諷的笑容。

「不管你有多快，我感覺你那兩個同伴都會比你更快。」

他露出了森森白牙。

吉隼眼睛眯了一下，剛欲冷笑，秦逐鹿卻已是裹挾著煞氣撲來，悍不畏死的攻勢，銳氣逼人。

...

與此同時，那名為郭翔，徐靈的兩人也是一左一右的接近了李洛，呂清兒，兩人的目光更多都是帶著一些驚豔之色的在打量著眼前的女孩。

「老徐，這女孩就交給我來對付吧，此前你欠我那筆錢就一筆勾銷了。」名為郭翔的青年對著同伴擠眉弄眼。

雖說在這金龍道場中不敢明目張胆的做些什麼，但在交手的時候佔一些便宜卻是抓不到什麼把柄。

徐靈聞言，罵了一聲：「便宜你小子了。」

「別玩太久，早點解決，免得引來其他的人。」

「我先試試這個小子的水準。」

他有些凌冽的目光，投向了李洛，這個傢伙一臉微笑的模樣倒是引人厭煩，一個男人長這麼好看有屁用。

待會倒是要在這臉上多踩幾腳，緩解下內心的情緒。

鏘！

徐靈雙掌垂下，竟是有著鋒利的手爪自袖中彈射而出，其上流轉著森森寒芒，與此同時有相力自其體內散發出來。

那股相力帶著萬獸相特有的煞氣，同時還流轉著冰寒之氣，隱隱的，仿佛是形成白狼之影。

這是七品雪狼相。

看得出來，這徐靈實力倒也是不弱，即便是在聖玄星學府二星院中，應該也能夠算做中流水準。

他盯著李洛，倒也並未顯得過於的大意，畢竟對方也是生紋段第三紋，實力與他相仿，保持一些謹慎還是必要的。

不過他這邊即便到時候與對方僵持，只要郭翔那邊早點結束戰鬥，局勢也就徹底穩定了。

「這位朋友，拒絕我們隊長，你真的很不理智。」

徐靈淡淡一笑，而他也並未等待李洛的回答，下一瞬，風雪陡然捲起，而其身影卻是仿佛一頭白狼，直撲李洛。

手爪揮舞，仿佛是寒氣凝結。

李洛望著那道裹挾著冷冽寒氣暴射而來的白影，雙刀自其手中閃現而出，水光相力流轉，於刀刃之上形成了高速流動的水芒，震動著空氣。

他腳掌踩下，身影也是疾射而出，直接是正面迎上了那徐靈。

徐靈見狀嘴角浮現一抹笑意，水芒術嗎？真是普通而爛大街的相術啊。

他手爪之上，散發著寒氣的相力急速凝聚，化為了一層冰晶，覆蓋著鋒利的爪刃，其上甚至隱隱有淡藍之光閃爍。

「虎將術，冰狼牙！」

手爪暴刺而出，似是一頭巨狼張開血盆大嘴，鋒利獠牙噬咬而來，煞氣寒氣凝結在一起，震懾人心。

然而面對著對方如此花俏的攻勢，李洛情緒很穩定，刀芒橫斬而過，直接與那鋒利手爪鏘然相撞。

鐺！

清脆的金鐵聲響徹而起。

下一瞬，徐靈面色劇變。

因為那刀刃上傳來了相力強悍到讓他感到驚駭，而且那刀刃上流轉的水芒，為何切割力是如此的驚人，僅僅是霎那間，他手中的手爪，竟是有著裂痕出現。

這他娘的是水芒術？！

這他娘的是第三紋能夠達到的相力強度？！

從相力強度來說，說這傢伙第五紋他都相信！

心中情緒閃電般的湧現，徐靈體內氣血也是劇烈翻湧，這一瞬他明白了過來，眼前這個人，好陰！

雖然他不知道跟隊長交手的那個人有多強，但絕對不可能強過眼前這個變態！

他們這一次，似乎是被陰了！

徐靈有咆哮聲在喉嚨匯聚，就要吼出來提醒兩名隊友，但也就是在這一瞬，手爪處有摧枯拉朽般的力量衝擊而來，那由寒鐵打造而成的手爪，直接爆碎開來。

不待徐靈驚駭後退，眼前的人影已是閃電般的與他交錯而過。

兩柄短刀如遊魚般的掠過其胸膛，帶起了鮮血噴湧。

徐靈睜大了眼睛，眼中滿是駭然之色，他無法相信，他竟然只是一招，就敗給了對方。

他的身軀緩緩跪倒下去。

在其身後，李洛雙刀斜指，鮮血順著刀尖滴落到雪地中，他轉過身，來到徐靈面前蹲下來，他望著對方布滿著驚駭的眼睛。

一聲感嘆。

「這位朋友，你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

「說最狠的話，挨最毒的打。」

第三百二十八章與長公主同乘

當李洛提著一個青木箱子從兌換殿中走出來的時候，後方還能夠看見許多的學員以及導師都是一副呆滯的模樣。

有這個情緒也正常，想來就算是這些導師都未曾見過會有學員直接掏出十萬積分來兌換帝流漿。

這也太豪了吧？！

現在的新生都這麼彪的嗎？

「看來又做了一件震驚學府的事情。」李洛衝著姜青娥笑道。

姜青娥與他並肩對著學府外走去，她輕聲道：「眼下你這根基缺損的問題，應該算是能夠解決了，不過你也不能放鬆，畢竟你自身的情況你最清楚。」

李洛當然知道她說的還是那五年封侯的事，而這跟他的壽命有關，所以他對此也時刻都在上心，畢竟他是真不想成為一個短命鬼。

「此前我給你設定的規劃，是你在年底的時候，必須達到化相段第二變，甚至這還只是底線，如果能夠超過這個底線，那才算是能夠讓人鬆一口氣。」姜青娥繼續說著。

李洛估算了一下，託此次暗窟那暗靈潭的福，他的實力進行了一次小跳躍的提升，跨入到了生紋段第三紋。

這一次的跳躍，無疑將會省去起碼一月的苦修，這倒是為他爭取了一些時間。

但即便如此，想要在年底的時候達到化相第二變，依舊難度非常高。

因為在最近十屆的新生中，能夠在一星院結束的時候完成生紋階段，踏入到化相段的學員都是相當少見，更何況達到化相段第二變。

至於超過...更是艱難。

「我會盡力的。」

不過李洛倒並沒有心生畏懼退意，而是認真的點點頭，因為這關係到他自身的性命，他根本就沒有退縮的理由。

好在他背靠著洛嵐府，雖說如今的洛嵐府聲勢不如以往，但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這依舊能夠給他提供大量優質的修煉資源，再加上學府這邊賺取的積分，倒是能夠支撐他的揮霍與消耗。

「此次暗窟淨化任務暫時結束，學府這邊倒是會輕鬆一段時間，接下來你還是要全力準備那「金龍道場」，這是難得的機緣，如果把握好了，應該能讓你的實力再次躍升。」姜青娥提醒道。

李洛點頭，對於那「金龍道場」他也是有些好奇，畢竟金龍寶行的實力遠超他的想像，那是一個超越了大夏所有勢力的存在，即便是聖玄星學府也不可能與金龍寶行總部相提並論。

而由金龍寶行打造而出的「金龍道場」，必然不會是尋常之物。

「你接下來打算做什麼？」李洛問著姜青娥。

「休息幾天，然後我會再申請進入暗窟。」姜青娥想了想，說道。

李洛一驚：「還去暗窟？」

那暗窟的環境他可是深有體會，時刻都讓人不敢放鬆，壓抑詭異陰冷的氣氛，更是時刻噬咬人心。

其他人每次進入暗窟都是一副視死如歸的模樣，若是有可能的話，相信很多人都對其避之不及，而如今淨化任務好不容易完成，姜青娥竟然又要主動進去？

「暗窟也是一個修行的好地方。」姜青娥對此只是輕聲回道。

李洛神色有些複雜，他如何不知道姜青娥這麼拼命的修煉究竟為的是什麼...那還是因為洛嵐府的情勢不好，特別是那半年後的大劫。

她顯然是在竭盡一切的提升自己的實力，為此甘願進入危險無比的暗窟磨礪自身。

不過最終他沒有說什麼，只是心中打定主意，之後，進那金龍道場，他也得抓住一切的機會提升自身，洛嵐府這個擔子，他不能讓姜青娥獨自來承擔。

兩人一路走出學府，然後就見到了學府大門外停靠的金黃車輦，車身上，有著尊貴的金色鸞鳥的徽紋。

那是長公主的車輦。

車輦前後，皆是有著精銳的護衛狼騎，目光森冷而銳利。

而當李洛，姜青娥走近車輦時，長公主也是自其中走出，笑著迎了上來。

「殿下，李洛就交給你了。」姜青娥說道。

長公主抿嘴淺笑，道：「青娥放心，我會把他完整的歸還回去的。」

姜青娥笑了笑，再度與長公主交談了一會，便是對著李洛揮了揮手，乾脆利落的轉身而去。

「李洛學弟，請吧。」長公主做出邀請的手勢，白皙漂亮的鵝蛋臉頰上，露出明媚的笑容。

李洛則是感覺到四周的目光有點刺眼，不少來來往往的學府學員都是眼神如刀的在看著這一幕，其中大多數都是屬於那種四星院的學員，畢竟在四星院中，長公主的聲望著實是太高了。

雖然都不認為長公主與李洛之間會有什麼，但這些年來，能被長公主邀請登上車輦的異性，似乎這李洛還是第一個？

真是讓人嫉妒。

李洛受不了那些鋒銳目光，趕緊登上車輦，車輦內異常寬敞整潔，一排書架擺放在後側，在案几上點燃著一根赤香，淡淡的香氣縈繞在車廂內。

長公主也是跟著進來，於案幾一側優雅的坐下，同時招呼著李洛：「請坐。」

李洛也不怯場，於另外一側坐下，笑道：「殿下又給我拉了一波仇恨。」

長公主失笑，道：「你身上仇恨值太多了，也不差這一點。」

她端起茶壺，還親自為李洛斟滿一杯熱茶。

李洛趕緊接過，玩笑道：「願為殿下赴死。」

長公主搖搖頭，道：「口不對心。」

她雖然喜歡收服人心，但卻明白李洛看似溫和容易接觸，但實則內心極為驕傲，想要將其收服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她從一開始也沒抱著這般打算，反而是將李洛與姜青娥當做未來可能的合作者。

長公主也沒有在這話題上面多糾纏什麼，而是想了想，道：「李洛學弟，王上那先天缺陷，半年內能夠解決嗎？」

李洛聞言，撓了撓頭，道：「這可不敢確定，殿下應該也知道，雖然我能夠治療王上的先天缺陷，但我自身的相力太過的薄弱，所以只能慢慢來。」

他看著黛眉微蹙的長公主，問道：「殿下...有些急？」

長公主眸光微閃，搖頭道：「能儘快解決自然是最好的。」

「那我盡力吧。」李洛笑道，她看得出來長公主帶著一些隱憂，不過王家之事，沒必要問太多。

而後兩人便是轉開話題，說起了學府內的事情，而長公主的親和力顯然是爆表的，在有意的引導下，兩人算得上是相談甚歡，車廂內氣氛和諧。

車輦則是一路疾馳，最終進入到了王城範圍，在那王宮門口處，雖然有嚴密的守衛，但在長公主的車輦下，則是暢通無阻。

車輦最終在一處規模宏大的寢宮前停下，李洛在長公主的引領下進入到了其中，沿途有侍衛紛紛跪拜，倒是讓得李洛體驗了一把皇家的威勢。

進入到殿內，李洛就見到那位小王上的身影。

小王上穿著明黃色的龍袍，倒是有著尊貴之氣，只不過他的面容過於的白淨秀嫩，倒是少了一些威嚴。

小王上見到長公主，頓時露出歡喜之色，而待得看見李洛時，那歡喜更濃了一分，因為他知道李洛到來，定然是為他治病的。

「姐姐！」

小王上跑過來牽住了長公主的手。

長公主溫柔的摸了摸他的腦袋，與他說了一會話，然後就對李洛說道：「我們開始吧？」

李洛笑著點頭。

接著長公主就安排小王上轉去殿後，略作準備，待得李洛再進去時，便是見到小王上已經換成了單薄的睡衣。

李洛也不客氣，於小王上身後盤坐下來，同時道：「還請王上褪去上衣。」

小王上遲疑了一下，還是聽話的脫了上衣，露出有些瘦弱的上身，而其後背處那由諸多經絡交織而成的蓮花圖紋，觸目驚心的出現在了李洛視線中。

李洛神色倒是不變，只是感覺這小王上的皮膚似乎比此前變得更加的白皙了一點。

「我要開始了。」

他提醒了一聲，便是雙目微閉，體內相力鼓動起來，開始了此次的治療。

床榻上，有相力光澤徐徐綻放。

長公主端坐於椅上，眸光則是並未離開兩人，靜靜等待著此次治療的結束。

時間緩緩流逝，轉眼便是半柱香時間過去。

而就在此時，突有侍衛走入而進，來到長公主身旁，低聲道：「殿下，攝政王前來看望王上了。」

長公主眸光一閃，輕聲道：「看著王上這裡。」

她似乎是自言自語，殿內也沒有人應答，只是仿佛有視線從陰影中投射了出來。

而後她方才揮袖起身，神色平靜的走出大殿。

第三百四十一章情緒複雜的吉隼

徐靈敗了，他直接是被李洛重創到失去了神智。

所以面對著李洛的感嘆，他也沒辦法給予回應，不然想必少不了又是一番氣血攻心。

而他會輸得這麼幹脆，倒也不是他自己太弱，而是低估了李洛這位與他同為第三紋的對手，他可能初入社會，還不知道什麼叫做人與人之間是有著巨大差別的。

李洛看了一眼重創昏死的徐靈，在這金龍道場內是無法徹底斬殺對手的，因為各自手持的金龍秘鑰會對持有者進行瀕死的保護，這倒是符合金龍寶行的作風，和氣生財，不作沒必要的爭端殺伐，畢竟這些來助拳的人也算是有些背景身份，真死在了金龍道場也會引得一些生意受損。

而當李洛這邊以驚人的速度結束戰鬥的時候，在那另外一側，那名為郭翔的青年，剛剛走到呂清兒的前面。

他衝著後者露出了自以為比較帥氣的笑容，溫和道：「這位姑娘，你若是受不了的話，可以早點認輸，我這個人還是很會憐香惜玉的。」

呂清兒冷淡的道：「我覺得你的那名隊友，可能要先一步受不了。」

郭翔眉頭一皺，這才猛的察覺到徐靈那邊突然沒了聲息，當即心頭一驚，急忙轉頭，然後便是見到李洛手提雙刀，踩著雪地面帶笑意的漫步而來。

在其身後，是倒在血泊中的徐靈。

郭翔面龐上有呆滯之色浮現出來，一時間有點恍惚，這才幾步路的時間，徐靈怎麼就沒了？！

是眼前這小子做的？

可是他不也只是生紋段第三紋嗎？

他媽的，徐靈你是不是看不得老子跟姑娘玩耍，故意演我的吧？

而就在郭翔呆滯之時，前方突然有著冷冽的寒氣席捲而來，呂清兒一掌拍來，寒氣滾滾，引得空氣都是在凍結。

那纖細手掌直接是拍中了郭翔的胸膛，不過也就是在這一瞬，後者的身軀陡然炸裂開來，化為了漫天雪花飛舞。

「雪相？」

呂清兒柳眉一挑，這郭翔竟然是雪相，在這種冰雪場地中，倒是如虎添翼。

她立於原地，眸光四望，卻是發現郭翔的身影完全的消失，甚至連相力波動都無法感應，藉助著冰雪，這郭翔直接是躲起來了。

李洛此時也是走來，笑道：「雪相倒是有點少見。」

呂清兒冷哼一聲，道：「真以為你躲得掉嗎？別忘了，冰雪之中，也有冰。」

她體內冰相之力在此時激湧而出，於纖細指尖綻放出光芒，而後引動了四方冰雪。

「冰晶之縛！」

只見得有無數細如塵埃般的冰晶對著四方擴散，無孔不入，而數息後，李洛的目光就看向了右側的某個方向，只見得那裡有無數冰晶凝結起來，漸漸的化為了一道人影。

正是那郭翔。

此時的後者，面色有些難看的望著身體上覆蓋的冰晶，體內相力暴湧，迅速的將冰晶所消融。

不過雖然化解了冰晶的束縛，但他的身形已經暴露，李洛面帶笑容，手提雙刀陡然疾掠而至。

「我倒是要看看，你是不是真有這麼變態！」

見到殺來的李洛，那郭翔面色變幻，旋即一聲怒吼，體內相力毫無保留的爆發，雙掌揮舞，仿佛是有漫天雪花匯聚而來。

「虎將術，大雪豹！」

雪花凝聚，似是形成了一頭雪豹，裹挾著冰寒之氣，當頭就對著李洛衝擊而至。

李洛神色平淡，也沒有任何的花俏，直接一刀斬了下去，水光相力於刀刃之上形成了高速流轉的水芒。

依然是水芒術。

只不過伴隨著李洛的水光相進化到七品，他的水光相力也是變得更為的精純，而且達到七品的相力，自有靈性誕生，這就導致如今李洛的水光相力比起之前強了不止一個層次。

同樣的，這曾經的水芒術，也再次得到了增幅。

李洛將其命名為變態級水芒術！

這是他很喜歡的一道相術，雖然等級不高，但正因此有著極強的迷惑性，之前那徐靈就是因為輕視他的水芒術，結果直接一刀就被斬了。

恐怕到最後這傢伙心中都很納悶，為什麼一道最普通的水芒術，卻是能夠擁有著如此恐怖的威力。

沒有人能想到，水相與光明相力的融合，竟然能夠爆發出如此簡單而無堅不摧的力量。

刀鋒掠下，水芒於刀刃上流轉，直接與那撲來的雪豹相撞，下一瞬，雪豹破碎開來，化為了漫天雪花。

李洛一刀斬向了後方的郭翔。

不過就在刀鋒還未曾落下時，後者直接跪地抱頭，大聲的道：「大哥我信了，別砍我！」

嗡！

刀鋒在距離其還有寸許的地方停了下來，李洛也有點詫異的看著對方，這小子也是個人才啊，簡直把好漢不吃眼前虧演繹到極致。

李洛笑了笑，刀身一偏，重重的拍在了對方腦門上，直接將其拍得昏死過去。

「你這也太厲害了，一般的第三紋竟然連你一招都接不下。」呂清兒望著李洛乾脆利落的解決掉一名第三紋的對手，也是忍不住的有些驚嘆。

「兩個小嘍囉而已。」

李洛對此倒是沒什麼感覺，這徐靈與郭翔相力虛浮，顯然是晉入第三紋沒多久，自身本事也不強，相性品級也就堪堪七品，而現在的他身懷七品水光相以及五品木土相，即便未曾動用雙相之力，其戰力也足以碾壓這種對手。

「去幫幫秦逐鹿那邊吧，他那裡壓力應該不小。」

李洛說了一聲，便是身影一轉，對著不遠處冰雪森林中疾掠而去，那邊不斷的有著狂暴的相力在爆發，顯然戰鬥格外的激烈。

呂清兒也是緊跟而上。

片刻後，當兩人趕到這邊戰場的時候，正好見到場中兩道人影以一種極為激烈的姿態在交鋒，一波波的相力不斷的席捲出來，將附近的大樹不斷的掃斷。

而此時的秦逐鹿，雙目通紅，身軀上金色的虎紋宛如在吞吐著天地間的能量，其身軀變得膨脹了數圈，手中重槍裹挾著暗紅色的相力，以極端沉重之態，快如奔雷般的攻向對面的吉隼。

每一次的出擊，都引來刺耳的破空聲，風雪都被絞碎了。

然而面對著他的攻勢，那吉隼卻是顯得有些從容，其速度極快，不斷的閃避，隱約有殘影出現，避開了秦逐鹿絕大部分的攻擊，而其手中柳葉刀每一次揮出時，都是悄無聲息，伴隨著流風掠過，最後在秦逐鹿的身上劃出一道血痕。

對於這些傷痕，秦逐鹿根本不管不顧，以一種悍不畏死的攻勢不斷的反撲，也正是因為秦逐鹿這種搏命打法，讓得吉隼許多時候有點束手束腳，沒辦法以最快的速度將秦逐鹿擊潰。

不過按照這種局勢下去，隨著時間的推移，秦逐鹿大概率是會落敗的。

畢竟吉隼是貨真價實化相段第一變，論起相力強度，比秦逐鹿強了太多。

不過，局面也就到此為止了。

因為場中的秦逐鹿與吉隼都察覺到了李洛，呂清兒的趕來，秦逐鹿倒是對此早有預料，可那吉隼，卻是難掩震驚。

他身影疾退，目光凌厲的盯著李洛，緩緩道：「這位朋友可真會藏啊。」

原本他以為眼前這個隊伍最厲害的應該是這個擁有著上八品噬金妖虎相的莽貨，可眼下來看，他顯然是看錯了。

這個看上去人模狗樣的小子，才是最陰的那一個。

「大夏金龍寶行的風格，我算是領教了。」吉隼冷笑道。

然而李洛卻是不理會他這般無用的話，而是笑了笑，道：「有個事倒是想要問問你。」

吉隼冷漠的看了他一眼。

李洛沒有在意他的態度，而是若有所思的指了指呂清兒。

「你，是不是知道為什麼她這一路過來，都能夠輕易的撿到各種珍稀靈植？」

第三百四十二章圍攻

當李洛的聲音落下的時候，呂清兒，秦逐鹿都是一怔，眼露驚疑之色的看向了對面的吉隼。

而此時的後者同樣是雙目微眯，而後淡淡的道：「你什麼意思？」

李洛笑道：「單純的一種感覺而已。」

吉隼冷笑道：「憑什麼告訴你？」

「這位朋友這麼不配合...看來還是苦頭吃少了啊。」李洛遺憾的道。

吉隼嘴角也是扯出一抹譏諷的笑意：「好狂妄的小子，就算你的實力與你這同伴相當那又如何？兩個三紋，一個一紋罷了。」

雖然郭翔，徐靈這麼快被解決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但也僅此而已了，對於那兩個傢伙的水分有多少他很清楚。

而他自身是相師境第三段的實力，李洛與秦逐鹿即便在同等級中都是佼佼者，但與他還是有著不可忽略的差距。

所以在見到李洛在他面前如此狂傲，他也是忍不住的升起一些嘲笑。

他實在不明白，對方明明是一群菜雞，為何一副勝券在握的模樣，是無知，還是狂到沒邊了？

吼！

而在此時，秦逐鹿已是按耐不住噴薄的戰意，體內相力盡數爆發，金色虎紋在身體表面閃爍著明滅不定的光澤，手持重槍暴射而出，槍鋒裹挾巨力籠罩向吉隼。

吉隼見狀，一聲冷哼，道：「此前跟你玩玩，還真以為能與我抗衡？」

他倒退半步，手中柳葉刀嗡鳴震動，似是有著一道道青色風環於刀身轉動，而後陡然暴射而出，一刀斬出，地面直接是被撕裂出了一道深深的刀痕。

鐺！

刀尖與槍芒硬憾，相力激湧，附近地面的冰雪都被相力衝擊所消融。

叮叮噹噹！

而也就是在碰撞的那一瞬，吉隼刀身上那一道道風環突然互相撞擊起來，竟是有肉眼可見的音波如狂風般的席捲而出，那明明是音波，但卻散發著極為鋒利的氣息，快若閃電般的掠過了秦逐鹿的身軀。

一道道深深血痕頓時出現在了秦逐鹿身體上，他痛吼一聲，身軀有些狼狽的急急後退。

吉隼趁勝追擊，一步踏出，身影如狂風，直擊秦逐鹿。

不過一道身影卻是更快的自秦逐鹿後方閃掠而出，正面迎了上來，正是李洛。

「哼，讓我瞧瞧你又能有什麼能耐！」

吉隼見狀，冷笑一聲，那轉動著風環的柳葉刀以更為凌厲的攻勢，化出道道刀光，直接對著李洛怒斬而下。

李洛雙刀之上水芒高速流轉，同樣是有刀光湧現，在那霎那間與對方刀光硬碰在一起。

鐺鐺！

而在這接觸的瞬間，吉隼的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幻，因為他發現李洛的相力竟然也是如此的凌厲與精純，絲毫不遜色於那秦逐鹿的妖虎噬金相。

「這傢伙也是八品水相？！」

吉隼感覺有點驚愕，這支隊伍怎麼如此的奇怪，明明相力等級不高，偏偏都身懷如此高品階的相性，這兩個傢伙如果實力不是第三紋，而是第五紋的話，他感覺今天他恐怕一個都打不過。

心中情緒閃爍，吉隼手上卻是沒有半點遲緩，手掌一抹，只見得那一道道風環猛的轉動，極為凌厲的音波直接對著李洛席捲而去。

只不過這先前讓得秦逐鹿吃了虧的攻勢，卻並未再次奏效，因為李洛的身體表面，突然有著碧綠的相力湧現而出，化為了一層木甲，剛好是將這些風刃抵禦而下。

「木相之力？！」

如果說先前是驚愕的話，那麼這一次吉隼就是感到不可思議了，他震驚的望著李洛身體表面那木相之力，這傢伙怎麼會擁有著兩種相力？！！

兩種相力，那不是封侯強者的標誌嗎？

一時間，吉隼感覺自己的腦子有點糨糊。

轟！

不過糨糊持續了數息，就被一股呼嘯而來的狂暴相力所驚醒，只見得秦逐鹿咆哮而至，狀若兇神，槍鋒如龍，暗紅相力隱隱間化為奔騰的巨虎。

鐺！

吉隼急忙迎刀而上，金鐵聲響徹，這一次，有些倉促的他頓時被震退了一步，面色變得青白交替起來。

不過還不待他說話，又是感覺到一股寒氣自腳下瀰漫而來，低頭一看，竟是見到冰冷的寒氣在悄然間侵蝕而來。

他轉頭一看，就見到不遠處的呂清兒在暗自出手。

呂清兒只是生紋段第一紋，她知曉與吉隼實力差距巨大，所以也沒有正面出手，而是選擇了將冰相之力化為寒氣，遲緩吉隼擅長的速度。

吉隼急忙以相力化解這些寒氣，但那化解的速度卻並沒有他想像的快，當即明白，呂清兒的冰相品階恐怕也是達到了八品，因為對方的相力中蘊含著靈性，所以才會更為的棘手。

「什麼玩意！三個八品相性？！」

吉隼面色發青，這大夏金龍寶行的八品相性這麼多的嗎？

不過在他試圖化解寒氣侵蝕的這個片刻間，李洛與秦逐鹿已是聯手攻來，那等兇猛攻勢，讓得吉隼不敢怠慢，同時也沒了心思再想呂清兒那邊，急忙運轉體內所有相力，迎了上去。

這一次雙方的交鋒顯得異常的激烈，李洛與秦逐鹿的聯手，終於是讓得吉隼那化相段第一變的實力再沒了什麼優勢，雙方激戰，一時顯得有些僵持。

在這種僵持中，吉隼的心則是一點點沉了下去，因為現在的局勢對於他而言已經開始顯得極為的不妙。

眼前兩人，雖然相力強度弱於他，但卻都是身懷本事，秦逐鹿的噬金妖虎相狂暴兇狠並且增幅肉身力量，再加上那悍不畏死的性格，屢屢給他造成麻煩，而那個李洛更是詭異，水相之力極為的精純，而且竟然還擁有著木相之力，簡直難纏到了極點。

眼下戰鬥，他也就唯有依靠著自身的相力優勢在僵持。

可從對方反攻愈發激烈來看，局面已經脫離了他的掌控。

再加上，對方還有一個擁有著八品冰相的女孩在對他不斷的以寒氣幹擾，化解他風相所帶來的速度優勢。

腳都快麻了，人也麻了。

吉隼心中憋屈，原本以為這支菜鳥隊是上天送給他的福利，可結果沒想到這些菜雞還長著極為鋒利的爪牙。

算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先跑為妙！

心中轉過這般念頭，吉隼猛的一刀斬下，相力爆發，直接是逼開了李洛，秦逐鹿，而後猛的轉向對著另外一側暴射而出。

咻！

不過，就在他身影剛剛竄出的瞬間，一側大樹的樹枝突然如同蟒蛇般糾纏而來，直接是纏住了他的雙腳，身影不穩之下，一頭就栽了下去。

待得他掙紮起來的時候，兩柄短刀，一柄槍尖，則是默默的懸在了他的脖子處。

吉隼身體僵硬，緩緩的轉頭，望著來到他身邊的李洛與秦逐鹿。

李洛蹲下來，神情和善的摸了摸他的腦袋。

「朋友，現在可以好好說話了嗎？」

第三百二十九章野心

當長公主來到偏殿時，便是見到了已經來到此處的攝政王，後者身穿蟒袍，氣勢如淵，那股厚重的威嚴感，讓人望而生畏。

「見過王叔。」

長公主臉頰上浮現出笑容，迎上來行禮說道。

攝政王笑著道：「鸞羽，學府內剛結束暗窟淨化吧？可還順利？」

長公主點點頭，道：「暗窟並無大礙，畢竟有龐院長坐鎮。」

攝政王感嘆道：「龐院長的確是我大夏的定海神針啊，有他坐鎮暗窟，我大夏方才如此安寧。」

兩人又是隨意的說了一些話，然後攝政王方才道：「王上身體可還好？那李洛應該是有些作用吧？」

長公主笑容不變，似乎對於攝政王知曉李洛並不吃驚，畢竟攝政王勢力如此龐大，麾下耳目甚至勝過她，雖說她已是在竭力的隱瞞李洛的作用，但這顯然效果並沒有太大，從她兩次找到李洛這一點上面來看，攝政王就能夠猜出一些端倪來，畢竟如果沒效果的話，她不可能做這種沒意義的事情。

「嗯，之前病急亂投醫，無奈之下讓李洛嘗試了一下，但似乎有點效果，所以就打算讓他經常來試試，畢竟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長公主並沒有遮遮掩掩，反而是主動的將情形說了出來。

「這連擅長治療的封侯強者都無法做到的事情，他一個相師境怎麼會有用的？」攝政王的臉龐上難掩驚訝。

長公主搖搖頭，無奈的道：「這就真不知道了，或許是因為他身懷雙相的緣故？」

這一點，她其實也想不通。

「雙相對於相師境的確罕見，可封侯強者，哪個不是身懷雙相。」攝政王說道。

不過最終他也沒有再多說，只是笑道：「不過這世間奇人不少，或許這李洛就有些獨特的能力吧，但他實力終歸還是太低了一些，所以平常在給王上治療的時候，你也得多看著點，免得出了岔子，畢竟王上聖軀關係太大。」

「王叔說的是。」長公主頷首。

兩人又是說了一會，攝政王突然微微一笑，道：「鸞羽再有半年也將要離開學府了吧？說起來你這般年齡，也到了該有婚配的時候了，這大夏諸多名門，不知道有沒有心儀的一家？若是有的話，儘管說來，王叔去幫你解決。」

這突如其來的話，倒是讓得長公主都是一怔，不過很快她就回過神來，有些羞澀的笑道：「倒一直未曾想過這個問題，心儀者，也始終未曾遇見。」

「平日裡還是得多留心一些啊，雖然王叔知道你心高氣傲，自身也是極為的優秀，但終生大事的問題也不可不在意。」攝政王說道。

長公主笑意盈盈的點頭，而後輕聲道：「我的終生大事其實也沒王叔說的那麼重要，我若是能夠看見王上順利掌位那一天，也就能夠放心了。」

「說起來...」

她聲音頓了頓，微笑道：「王叔，半年後應該就是王上真正登臨御座的時候了，這些年王叔也真是辛苦，不過好在當初您與父王的約定，算是圓滿完成。」

「所以半年後的登基大典，還望王叔做好準備，鼎力主持。」

攝政王嘆息一聲，道：「不知不覺，小王上也到這個年齡了啊。」

他呵呵一笑，道：「鸞羽放心吧，半年後的登基大典，王叔定會辦得轟轟烈烈，讓你滿意。」

「那就多謝王叔了。」長公主歡喜拜謝。

攝政王笑著擺了擺手，再度說了幾句，方才轉身離去。

長公主帶著笑容的望著攝政王離去的身影，直到他的身影徹底消失不見後，笑容方才漸漸的變淡下來。

「這麼想要我早點確定婚事麼？」

她低低的自語一聲，旋即心中冷笑一聲，因為她知道王家的規矩，如果身為長公主的她確定了婚事，那麼她就不能久留王宮之內，而是會前往她的封郡之中。

而如今小王上年齡尚小，一旦她離開，那麼這大夏中樞就將會徹底的落入她這位王叔的掌控，到時候，父王所留下的所有力量，都將會被瓦解或被別人拉攏。

一旦到了那一步，所有權勢都將會集中於攝政王的身上，那時候，究竟誰才是大夏的王？

這些年攝政王在大夏內權勢已經愈發的強橫，諸多郡城總督，都由他所指派，若是持續下去，就算到時候王叔真是沒有什麼野心，可手下的人，也會將他推上去，黃袍加身。

而且，這位王叔，就真沒野心嗎？

長公主眼神幽深，而後又是輕輕一嘆，這些年如果不是她奮力支撐，如今局勢恐怕會更糟。

她對姜青娥始終抱有欣賞，其實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為兩人情勢頗為的相似，所以有些惺惺相惜。

如今就希望半年後那一場登基大典能夠順利，如果這位王叔願意交權，那就皆大歡喜。

如若不然，這大夏，恐怕將會迎來一場大變。

想到此處，長公主雙手也是忍不住的緊握起來，眼神冰冷。

...

而攝政王出了大殿，則是登上了等待在外的華貴車輦，車輦上有著威武的蟒徽，象徵著他的身份。

車廂內，略微有些昏暗，攝政王坐下，面龐平靜如水。

「鸞羽這小妮子是在催著本王交權了啊。」半晌後，他淡淡一笑，似是自言自語。

車廂內，似是有什麼遊動著，若有若無的聲音從黑暗中傳出：「這不是你與老王上之前的約定麼？」

攝政王道：「本王就怕小王上年齡太小，一旦掌權，威勢不足，反而有損王室。」

他眼神微微陰沉，緩緩道：「如今大夏，雖是我宮家掌控，可論起威望，那聖玄星學府卻是勝過王室一頭，也虧得龐千源這些年不出暗窟，否則這大夏，究竟誰才是權勢掌控者？只怕到時候真出了什麼變故，那龐千源一言之下，就可令我大夏改朝換代。」

「大夏是我宮家先輩所創立，我們才是這裡當之無愧的統治者，聖玄星學府在這裡，實在是有些刺眼。」

「當年先輩，就不該允許聖玄星學府在我大夏創立！」

攝政王的眼中，滿是陰沉的怒火以及一種對權勢的絕對掌控。

「本王此前曾給過聖玄星學府提議，若是能夠應諾本王擔任學府副院長一職，倒也是對雙方都有好處，但這聖玄星學府過於傲慢，竟是回拒了本王。」

攝政王眼中的怒意漸漸的收斂，最終歸於平靜。

「常人都說，這大夏有雙王，一為大夏王室，一為聖玄星學府。」

「當真滑稽，一國哪有雙王共存的道理？」

攝政王眼皮微垂：「本王這些年掌權，王室威嚴漸深，小王上畢竟年齡太小，若是此時交權，恐怕多年努力，又是白費了，我其實也是為了他們好。」

「呵，好一片「拳拳之心」，若不是知曉你做了什麼的話，我還真是被你所感動了。」

「另外，你雖是大夏攝政王，但正統歸於小王上，這大夏中，還是有不少人是擁護他的，而且那位老王上也並非是沒有留下一些力量...」

「當年你宮家先輩費盡心血，以大夏百郡做基點，打造了一座護國奇陣，而在其駕崩前，護國奇陣的掌控權應是交給了小王上，你若是生出異心，以你之力，怕是擋不住那座護國奇陣之力的。」車輦中的黑暗內，有低沉嘶啞的笑聲傳出。

「想要抗衡那座護國奇陣，唯有王級之力...」

「而你，仿佛還差之一些。」

「或許，我的提議，你可以考慮一下。」

攝政王聞言，倒是未曾再說什麼，只是眼目中掠過漠然之色，而後緩緩的閉目。

車廂內，歸於寂靜。

第三百三十章交心之言

呼。

李洛緩緩的吐了一口氣，體內鼓動的相力也是在漸漸的平息下來，他睜開眼睛，望著眼前小王上瘦弱的後背，那上面青色經絡交織而成的青蓮，似是有著一縷黑氣隨之消散。

「還真是有點效果...」

李洛嘀咕了一聲，然後對著昏昏欲睡的小王上道：「王上，結束了。」

小王上被驚醒，他看著自己光著的上身，連忙扯過一旁的衣衫慌忙的穿上，然後對著李洛有些驚奇的道：「李洛，你真厲害，每次你治療後，我都感覺輕鬆了許多。」

「你比那些封侯強者厲害多了。」

李洛忍不住的一笑，這小王上也的確還是個小孩子，如果我比封侯強者還厲害，還在這裡跟你玩？早就去學府先把沈金霄那狗東西給拍死了。

還有裴昊也不能放過，直接一腳踩死得了。

而當李洛在這邊幻想著的時候，長公主款款走進，她望著神色顯然輕鬆了許多的小王上，臉頰上也是忍不住的浮現出一抹歡喜笑意。

顯然，李洛的治療依舊起到了一些效果。

「姐姐。」小王上叫著。

長公主溫柔的幫小王上把衣衫扣好，然後對著李洛說道：「李洛學弟，真是謝謝你了。」

那聲音，竟是顯得有些柔軟，這與長公主平日裡的從容，優雅略有不同，看得出來，李洛治療小王上這一點，的確讓長公主有些觸動。

倒並非是男女之情，只是一種沙漠饑渴到絕望之人看見出現在眼前的一片綠洲時，心中由衷而生出的一些感激之情。

小王上的先天缺陷一直是長公主的心病，這讓得他平日裡狀況都不算太好，而他的身體也會影響到半年後大夏的那一場權力交接，可如果到時候有人以王上身體說事，難免會生出一些波折。

即便李洛這半年時間不能完全治療好王上，但能夠讓得他順利不出意外，其實就已是能夠讓得長公主安心不少。

「殿下客氣了。」

李洛笑了笑，道：「洛嵐府也需要殿下這樣的朋友。」

長公主微微頷首，她明白李洛的意思，做出手勢引著他出了大殿，兩人並肩而行，她微笑道：「說起來，我們與你們洛嵐府倒是有些同病相憐。」

李洛笑道：「殿下太謙虛了，我們洛嵐府那四面漏風是啥情況，你還不知道嗎？諸多虎視眈眈，讓人防不勝防。」

「我這邊的虎視眈眈就少了？」長公主笑了笑。

李洛微怔，這還是長公主第一次與他說起這些王族內的隱秘，雖說他也略微知曉一些，但這由長公主主動說起來，就證明她將雙方的關係看得更重了一些，最起碼以前，她是絕不會與外人提起這些。

「半年後，不論是對於你們洛嵐府，還是我與王上，都會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間點。」

「洛嵐府坐擁重寶，群狼環伺，一旦抵擋不住，那就是府破人亡，這大夏，將再無洛嵐府。」

長公主望著面色漸漸冷冽起來的李洛，道：「而同樣是半年後，王庭將會舉辦登基大典，王上會真正的登臨御座，掌控王庭大權。」

「按照約定，我那位王叔將會隱退，可是，誰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心甘情願，畢竟權力這東西，品嘗過它滋味的人，恐怕就不會輕易的將它捨棄。」

她眼眸幽深，聲音卻是古井無波。

李洛聽得則是有點心驚肉跳，他畢竟是外人，洛嵐府也未曾參與王庭的一些爭鬥，所以倒是沒想到王庭內部看似和諧的兩大派別，已是漸漸的走到即將對碰的一步。

他面色嚴肅起來，因為他明白，一旦真的到了那一步，大夏必將會出現劇變。

畢竟攝政王掌權多年，其勢力在大夏早已有些根深蒂固，如果到時候權力交接出現不和諧的地方，那場大變將會席捲整個大夏。

那也怪不得長公主對小王上的先天缺陷如此的焦急，畢竟一旦小王上出現什麼變故，半年後的登基大典也將會受到影響，而失去了這次名正言順的機會後，未來隨著攝政王繼續坐大，長公主這邊也將會失去所有的機會。

「李洛，我告訴你這些，並不是要你們洛嵐府站隊，因為說句不好聽的話，現在的洛嵐府連站隊的資格都沒有。」長公主衝著李洛笑了笑，說道。

李洛聞言點了點頭，這話雖然不好聽但卻很真實，在這種層次的爭鬥中，沒有封侯境強者坐鎮的勢力，在其中就只是被消耗的炮灰。

雙方會有更深的接觸，一是因為長公主看好姜青娥的潛力，二就是因為李洛突然間展現出了特殊的能力，能夠治療小王上。

所以現在長公主才會與他說這些話。

不過，雖然沒有站隊，但雙方也都心知肚明，經過這一系列的接觸，彼此都有了一些關係基礎，所以站在個人角度而言，李洛當然是更偏向於長公主一派能夠取勝。

至於那位讓人望而生畏的攝政王，李洛一直都是懷有一點忌憚，這等梟雄人物太過難纏與危險，現在的洛嵐府與其接觸，李洛懷疑可能會被吃得連骨頭都不剩。

「你們洛嵐府半年後那一場劫難，恐怕會比你想的更為艱難，雖然不知道李太玄，澹臺嵐兩位府主留了什麼後手，但洛嵐府的重寶太過吸引人，那時候你們將會面對的，或許會不止一位封侯強者。」長公主緩緩說道。

「到了那個節點，雖然你與姜青娥都是聖玄星學府內受到重視的學員，但群狼已是飢不可耐，恐怕不會輕易放棄這種攻破洛嵐府總部的機會，再加上龐院長多年未走出暗窟，聖玄星學府的威勢還是受到了一些削弱，所以你們身上的庇護會受到極大的削減。」

李洛眼神凜然，輕輕點頭。

「殿下可能猜到，到時候究竟會有哪些勢力對洛嵐府出手？」他問道。

長公主搖搖頭，道：「那就得看有多少勢力對洛嵐府的重寶動心了啊。」

李洛嘆了一口氣，這大夏五大府之外，還有諸多世家，這些世家根深蒂固，底蘊深厚，所以現在想要猜出到時候會有多少匹狼，還真是不容易。

長公主也沒有繼續說這個話題，直接話音一轉，就與李洛說起了學府中的趣事，氣氛一下子就輕鬆歡快了起來。

而後長公主親自將李洛送出了王宮，還貼心的派了車輦。

「殿下。」

李洛登上車輦前，對著長公主笑道：「雖然洛嵐府局勢很難，但這是我爹娘留下的基業，我不會讓它輕易被人毀掉的。」

長公主那美麗的臉頰上浮現出動人明媚的笑容，李洛這話，仿佛是說到她心坎上一般，讓得她看向後者的目光都是變得更柔和了一些。

她輕輕頷首。

「嗯，我也是。」

第三百四十三章金龍氣

被李洛摸著腦袋，那吉隼也是氣得額頭青筋急跳，他眼神陰沉的看了李洛一眼，道：「沒想到我竟然也有陰溝翻船的一天。」

李洛不樂意的道：「這哪是陰溝？明明是大河，只是你眼瞎了。」

吉隼冷笑一聲，也懶得與他爭辯，道：「你們贏了又如何，以為這就結束了嗎？我告訴你們，你們的麻煩現在才開始。」

李洛眼神微凝，道：「你果然知道一些什麼。」

「朋友，說一說？」他笑著道。

吉隼斜瞟了他一眼，道：「你算什麼東西，憑什麼告訴你？你又殺不了我。」

李洛摩挲著下巴，嘆道：「朋友沒必要搞這麼僵吧，大家和諧交流不好嗎？」

吉隼冷笑，根本就不搭理。

秦逐鹿眼神含煞，道：「先敲斷他的雙手雙腿試試。」

吉隼不屑的道：「無知之輩，只要我受到重傷，便會直接進入假死狀態，到時候雖然會被視為淘汰，但你想要傷我也不可能。」

秦逐鹿雙目噴火，這狗屁金龍道場真是麻煩，給予諸多的保護，一點都不爽利。

李洛攔住秦逐鹿，道：「不要這麼粗魯，動不動就喊打喊殺，這樣，剛才來的路上，我看見了一些春意花，你去搞點過來讓他吃下去。」

「春意花？」秦逐鹿一愣，這是一些精獸在繁衍期時喜歡吞服的草藥，有著催情之效。

一旁的呂清兒紅著臉輕啐了一口。

那吉隼也是面色劇變，厲聲道：「你想做什麼？」

李洛安慰道：「放心吧，沒事，我們不會傷害你的，到時候給你餵點春意花，就找一頭精獸把你扔過去，你放心，我儘量選一頭母的。」

吉隼臉都綠了，你他媽什麼叫做儘量選一頭母的？

「媽的，你不得好死！」吉隼破口大罵，這混蛋太陰損了。

「給你三秒時間考慮。」李洛笑著伸出手指。

「一。」

「大哥，你問。」然而二還沒說出來，吉隼便是面色一收，誠懇的說道。

秦逐鹿見狀不由得罵道：「你也是賤！」

剛才打斷骨頭都不怕，現在聽見李洛要給他餵了春意花然後丟進獸堆裡，立馬慫得連大哥都叫出來了，這也太真實了。

吉隼臉皮一抽，也沒再理會秦逐鹿了，他也想硬抗一下，但眼前這混蛋太損了，他寧願被打成重傷，也不想被這樣折騰，這真是會有心理創傷的。

李洛笑眯眯的點點頭，道：「朋友你還真是一個俊傑啊。」

「那就說說，我們同伴這個究竟是個什麼情況吧？」

呂清兒也是好奇的看過來，她同樣想知道她這究竟是什麼情況。

吉隼看了呂清兒一眼，悶聲道：「你們這支隊伍裡面，她應該才是大夏金龍寶行的人吧？」

李洛點點頭。

「那怎麼一點有關金龍道場的功課都沒做過嗎？不然應該能猜到的。」吉隼說道。

李洛也是看向呂清兒，咱們不是金龍寶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金龍道場的這些隱秘啊。

呂清兒白皙俏臉微紅，她本來就是抱著遊山玩水的心態進來的，怎麼會事先去做這些功課？這吉隼也真是討厭，哪壺不開提哪壺，真想給他嘴巴冰封起來。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她這是引發了「金龍氣」。」吉隼看著呂清兒的目光中，帶著掩飾不住的羨慕。

「金龍氣？」李洛眉頭微挑。

「簡單來說，其實就是因為她在進入金龍道場時，與這方空間形成了一些共鳴，或者說她與金龍道場契合度較高，這就會引得一絲金龍氣附體，你們可以將其當做某種玄之又玄的氣運，雖然這東西出了金龍道場就沒什麼用了，但在金龍道場內，她就相當於福星，聚寶盆一類的存在，走到哪裡，她都能夠輕易的獲得各種天材地寶。」吉隼說道。

「這種金龍氣附身的情況比較罕見，但也不是沒出現過，以往偶爾也會出現這種，只不過我也是第一次親自遇見。」

李洛，呂清兒，秦逐鹿三人面面相覷，這金龍道場還真是神奇，竟然還能有這種奇怪的東西？

簡單來說，現在的呂清兒就是福氣照頂，所以隨便走走都能被這些珍稀靈植找上門來。

李洛面露沉吟之色，倒是沒有因此感到驚喜，反而眉頭微微皺起，這金龍氣雖然能夠帶來許多的好處，但這世上有句話叫做懷璧其罪，如今他們這支隊伍的實力在這金龍道場內算不得多麼的拔尖，如果到時候真的引起了諸多覬覦，他們未必守得住。

到時候，一些強大的隊伍會將呂清兒拘起來，雖然不至於傷害她，但定會讓她到處尋寶，將其利用起來。

那種被逼迫著的行為，顯然是一場極其不好的歷練體驗。

而在李洛沉默時，呂清兒顯然也是想到了這一點，俏臉也是微微一沉。

秦逐鹿也沒說話了，雖然按照他的性格，對於這種刺激行為反而很是嚮往，但畢竟被盯上的又不是他，而是呂清兒。

「我們要不就躲在這裡一段時間吧？」呂清兒半晌後開口說道。

「只要我這金龍氣不暴露出去，應該也不至於引來麻煩。」

李洛想了想，暫時的隱忍倒也是可行，先摸清楚這所謂金龍氣的規律，之後小心一些不使其暴露，情況應該會好一些。

這般想著的時候，他突然見到吉隼的神色有些奇怪，當即想起什麼，心頭微震，緩緩道：「關於金龍氣的事，你沒有傳出去吧？」

吉隼強笑道：「沒有。」

李洛盯著他幾秒，道：「朋友看來很想吃春意花啊。」

吉隼面色一變，趕緊老實的道：「其實...在之前暗中跟著你們的時候，我為了謹慎起見，我就將金龍氣的消息以及你們三人的畫像，以我們雪狼國獨特的飛蜂傳書，傳給了我們雪狼國金龍寶行的另外一支隊伍...」

氣氛有點沉默，李洛，呂清兒皆是眼神不善起來。

李洛最後實在忍不住的罵道：「你說你這人是不是有病啊？這麼大的便宜你不想著獨佔，還傳給其他的隊伍？」

吉隼有點尷尬的道：「那支隊伍的隊長正好是我兄弟，我這不是想著，如果到時候我出了什麼意外，這肥水不流外人田麼。」

神他媽肥水不流外人田。

李洛眼神兇狠的盯著吉隼。

吉隼被他的眼神看得心頭髮寒，道：「朋友，說話得算話啊，不要連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沒有了。」

李洛咬了咬牙，最終只能憋著一肚子火的揮了揮手。

「把那兩個傢伙抬過來，給這三個混蛋祭燃送走。」

第三百四十四章運氣

第三百四十四章運氣

金煙嫋嫋，漸漸的升騰而起，然後將吉隼三人的身影包裹，虛空扭曲間，三人的身影便是直接憑空消失而去。

虛空破碎，有十枚銘刻著金龍的金幣掉落下來。

李洛彎身將這些道金撿了起來，有些惆悵的嘆了一口氣。

「接下來怎麼辦？」秦逐鹿搽拭著重槍，問道。

「還能怎麼辦...先把雪狼國另外一支隊伍給他解決掉吧，不然總是個隱患，不過有了此次的經驗，往後「金龍氣」就不要隨意的暴露了。」李洛說道。

從先前吉隼的口中，他們已經得知雪狼國另外一支隊伍的實力跟吉隼這三人差不多，所以如果準備妥當的話，應該是能夠吃下來。

那支隊伍在接到傳信後，應該會立即趕來，所以他們可以在這裡守株待兔。

呂清兒輕輕頷首，有些歉意的道：「原本以為這次會很輕鬆，結果又給你們帶來麻煩了。」

李洛擺了擺手，道：「本來就是跟著你來混機緣的，而且現在也還不算是麻煩，雪狼國的隊伍剛好在我們能夠對付的範圍內，只要將他們解決掉，接下來低調一點，就不會引來注意。」

他衝著呂清兒露出安撫的帥氣笑容。

「相信我，好看的人，運氣不會差的。」

...

轟！

山林間，有狂暴的相力驟然爆發，火紅的相力宛如火焰般橫掃，附近的樹木紛紛燃燒起來，化為焦炭。

漆黑的林地間，有兩道人影狼狽的倒地，滿身鮮血，此時的他們，正面露驚恐的望著前方那自煙霧中走出來的一道人影。

那是一名赤臂少年，此時在他那雙拳上，有深紅色的相力流淌，看上去猶如是熾熱的巖漿一般，散發著極端熾熱與霸道的氣息。

而此時，那狼狽倒地的兩人目露懼色與憤怒的望著前者，道：「趙子陽，你不要太過分了，我們明明也沒招惹你，為什麼要突然對我們出手？」

那被稱為趙子陽的少年咧嘴笑道：「可能是單純的看你們不順眼？」

這兩人聞言更為憤怒，眼前之人出自赤砂帝國，其名為趙子陽，身懷八品巖漿相，實力也達到了化相段第二變的層次，論起實力，在這片區域中絕對算得上是最頂尖的那一批。

從他們來時所獲得那些情報中，這趙子陽就是屬於那種不要招惹的存在。

所以即便心中憤怒，但這兩人還是忍耐了下去，道：「如果有什麼招惹的地方，我們願意賠禮道歉。」

趙子陽笑道：「之前聽你們趕路，說什麼好運氣，好寶貝來著？」

兩人面色頓時微不可察的一變，旋即強笑道：「你應該是聽錯了吧。」

趙子陽笑了笑，走上前來，直接一人一腳將兩人踢得昏死過去，然後伸手在他們身上摸索著，片刻後，掏出了一個小竹筒，捏碎竹筒，其中就露出了一捲紙。

他取出紙張抖了抖，目光看去，然後那雙目就緩緩的虛眯起來。

「竟然有人擁有了「金龍氣」...」

趙子陽眼中浮現出一抹饒有興致之色，而後盯著這紙張上面所寫的諸多信息，這上面有方向地址，甚至還有著那支小隊的畫像。

而在此時，右側有破風聲傳來，只見得兩道身影閃掠而來，落在了他的身側。

「追丟了，他們那隊長太會跑了。」來人有點無奈的說道。

趙子陽隨口道：「一隻小老鼠而已，不必在意，重要的信息已經得到手了。」

他將手中的紙條遞給了兩名同伴，他們接過，看了一眼，頓時面露震驚之色：「金龍氣？嚯，這可是行走的聚寶盆啊，如果我們能將她抓住，這還愁道金不夠嗎？」

趙子陽笑眯眯的點點頭。

「走吧，這個消息來得如此及時，正好搶先一步，捷足先登。」

「這兩個傢伙呢？」同伴指了指昏死過去的兩人。

「祭了吧。」

趙子陽擺了擺手，已是對著林外走去。

身後兩人應下，忙活半天后，收起掉落的幾枚道金，然後追了上去。

而隨著三人離去後不久，此處有著相力波動湧現，一道人影從天而降，落在了祭燃之處，此人面色鐵青，眼神憤怒的望著趙子陽他們離去的方向。

他正是先前被祭燃二人的小隊隊長。

同時也是吉隼傳遞消息的那支雪狼國小隊。

但是恐怕吉隼也沒想到，這支小隊會如此的倒黴，原本他們接到消息後就直接全速在對著吉隼所在的方向趕路而去，可誰都沒想到在這半路會撞見了一支煞星隊伍，那趙子陽不知怎麼隱約聽見了他們的一點談話，然後就直接出手了...

真他媽是倒黴透頂了。

如今他的隊友已經被祭燃淘汰，留下他一人也是獨木難支，想要取得什麼成績也是不太可能的了，至於那金龍氣，更是不用覬覦了。

這個情報已經被趙子陽所截獲，他如果獨自前去就是送菜。

可是，如此大便宜被這混蛋吃了，也實在是太不甘心了。

這名雪狼國的隊長目光閃爍了一會，旋即眼中有狠色浮現，狗東西，想要吃我們的東西，就算打不過你，也不會讓你舒坦的！

他已經決定，接下來將那金龍氣的情報直接擴散出去，到時候將這一片的隊伍全部都給吸引過來，他雖然奈何不了趙子陽，但這片區域其他的一些頂尖隊伍，卻未必做不到。

「趙子陽，狗東西，你給我等著！」

他惱怒的說了一聲，然後轉身離去。

...

雪山山脈。

李洛三人居於一座山頭上，藉助著白雪遮掩著身影，而他們的目光，則是藉助著地形的優勢，觀測著遠處。

他們已經在這裡守株待兔了好半天了。

就等著雪狼國那第二支隊伍過來，將其滅了後好趕緊離開此處。

「這雪狼國的隊伍也太墨跡了，這種速度，等他來了連湯都沒有一口喝的。」周圍冰冷的溫度讓得李洛不斷的哈氣，同時抱怨道。

呂清兒則是笑吟吟的，這裡的環境對於她而言其實很適應，身懷冰相的她，對於寒冷也是有著極高的抗性。

「不急，慢慢等就行了，若是實在等不來，咱們也就直接撤走。」

呂清兒安撫了一聲，然後從袖中掏出一顆散發著異香的紅色果子，遞給李洛：「剛剛撿到的，反正現在道金也不缺，你要不就吃了吧，應該也能增長一些相力。」

李洛接過來，讚嘆道：「這金龍氣還真是好使。」

他也沒矯情，直接就啃了起來，異果入口即化，同時化為暖流湧入體內，李洛運轉「十二段錦」，漸漸的將這股藥力所煉化，感受著那略微增長的相力，也是不由得笑開了花。

這金龍道場，還真是一個好地方。

吃著吃著，他發現一旁的雪地裡有一道幽怨的目光在投來，他目光一轉，就見到躲在雪地裡面的秦逐鹿盯著他手中的異果在吞咽口水。

「啊，小鹿啊，我這也就只有一顆，待會如果再撿到了就給你吃。」呂清兒連忙說道。

秦逐鹿默默的轉頭，我他媽就不該來這金龍道場。

而在此時，李洛神色突然一動，目光看向了西北方向，道：「有人來了。」

呂清兒，秦逐鹿也是連忙看去，果然是見到在那個方向，有著三道人影在疾馳而來。

「等等，不太對！」李洛眼中有相力流轉，宛如鷹隼般，他的面色微微的有些變幻，因為也就是在這同一時間，他看見了極為遙遠的地方，不斷的有著一支支隊伍在出現，而他們所來的方向，都是這邊。

呂清兒，秦逐鹿也是察覺到了這般情況，當即面色都是一變。

秦逐鹿幽幽的道：「你不是說好看的人運氣都不會差嗎？」

李洛面色青白交替，旋即破口大罵。

「他媽的，吉隼這個狗東西，太不講江湖道義了，不是說就將情報告訴了一支隊伍的嗎？」

第三百三十一章犒勞

當李洛回到洛嵐府時，第一時間就找到了姜青娥，將與長公主的交談盡數告知。

「她竟然會與你說一些交心之言？」

姜青娥對此略感詫異，在她所接觸過的女性中，若是要說起城府以及難以捉摸之類的，長公主怕是能夠名列前茅，兩人平常交流中，皆是看似和善，實則都抱著一點防備，而想要長公主這類人交心相談，更是難度不小。

但此次長公主與李洛所說的這些話，顯然都超過了那個界限。

「可能是因為我能治療小王上的先天缺陷吧...」李洛笑道。

姜青娥微微頷首，道：「倒是沒想到這王庭內的爭鬥也是如此的白熱化，如此來看，這半年後，還真是一個風起雲湧的節點。」

「大夏的格局，說不得都會因此而改變。」

李洛嘆了一聲，他也有一種風雨欲來之勢，這大夏平和這麼多年，這一次還能繼續安穩下去嗎？

「那攝政王會甘願交權嗎？」李洛問道。

姜青娥眼神微凝，道：「我與他也接觸不多，不過此人是真正的梟雄，我記得曾經聽過師父師娘說起過，此人不是善類。」

「那我們跟長公主走這麼近，豈不是也會被他所記恨？而且我感覺他恐怕已經知道，我能夠治療小王上先天缺陷這件事情了。」李洛沉吟道。

「知道也無妨，在這件事上面，長公主會力保你的，而且此事名正言順，攝政王要阻礙你，反而顯露他有異心，到時候王庭內部的矛盾會更加的劇烈。」姜青娥說道。

「而且...」

姜青娥眼神微冷，道：「此前我所說過的，師父師娘抽到的生死籤如果有問題的話，真要算起來...這位攝政王恐怕就是最大嫌疑人之一。」

李洛輕輕點頭，能夠操控生死籤者，必然是在大夏極有權勢，而符合這個條件的人，的確是屈指可數。

「雖說這些年並沒有見到攝政王有明面上針對洛嵐府的舉動，但也不得不防。」姜青娥說道。

「所以如果有長公主制衡攝政王的話，對於我們來說，反而是個好消息。」

李洛點頭。

「不過外力畢竟是外力，一切還是得依靠自身，在絕對的實力面前，一切的陰謀都沒有作用。」

「不論半年後王庭的權力交接是否會順利，洛嵐府的那一場災劫，只能靠我們自己，若是守得住，洛嵐府自然能夠安穩，守不住...或許洛嵐府就真是要府破了。」姜青娥緩緩說道。

兩人對視一眼，皆是從對方眼中看見許些冷冽，他們為了保護洛嵐府都是付出了許多的心血，所以那一幕，絕對不是他們能夠允許的。

「這兩日淬相院那些學員就會陸續進入到溪陽屋，那邊雖然有靈卿在統籌，但剛開始應該會麻煩不少，還得你協助一下。」姜青娥將話題轉開，說道。

李洛應下，淬相院出來的高材生都是心氣高傲，如果溪陽屋是類似天宮屋那樣的頂尖靈水奇光屋，其中自然會有經驗老道的淬相師將這些新人壓一下，但溪陽屋顯然不是，其中等級最高的就是唐隕這些四品淬相師，憑他們顯然是不可能壓得住這些新人，所以雙方在剛開始的時候，一些摩擦是少不了的。

但他相信以顏靈卿以及蔡薇的能力，再加上他的從旁協助，應該問題不大。

「另外帝流漿我已經都交給了彪叔，他說煉製「補神膏」應該需要一些時間，讓你靜等便可。」

「行，反正暫時不急。」

「還有金龍道場的事，你也該做一些準備了。」

「曉得...呃，青娥姐，你這絮叨的樣子，似乎有點像我娘了。」

漸涼的秋日中，那灑滿了金黃色銀杏葉的走廊上，兩人若有若無的談話突然的停了下來。

李洛望著姜青娥那精緻動人的絕美臉頰上緩緩浮現起來的一抹笑容，頓時就想要轉身逃跑。

不過還沒轉身，纖細的玉手就已經搭在了其肩膀上。

「青娥姐，你要做什麼？」

「如果是師娘的話...那還缺少一個步驟呢。」

「呃，不要了吧？」

「走吧，閒著無聊，跟我去訓練場玩玩。」

高挑倩影的姜青娥拉著李洛便是硬拖而行，而後訓練室的房門被緊閉，隱約似是有著奇怪的聲音傳出來。

...

接下來的兩日中，李洛則是將更多的時間投注到了溪陽屋那邊，畢竟此次溪陽屋在招收了一些淬相院的高材生後，其規模甚至是開始恢復到了鼎盛時期，而且論起淬相師的質量，也比當初韓植在時更高不少。

溪陽屋是洛嵐府的錢袋子，也是他李洛的錢袋子，所以溪陽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而也正如李洛，姜青娥所料，這一批高質量的新人淬相師在進入到溪陽屋後也引起了一些摩擦，這是不可避免的事，不過李洛解決的方法也很簡單，直接是掏出了第一波八品純度的秘法源水，頓時將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過來，再也沒什麼興趣去搞什麼老人與新人間的互相爭鬥了。

短短兩日，溪陽屋就變得規整起來，士氣火熱，一副蒸蒸日上的模樣。

溪陽屋氣氛如此迅速的恢復，讓得蔡薇與顏靈卿皆是歡欣不已，而後便是一致決定夜裡犒勞一下少府主。

月色下的洛嵐府總部，靜謐涼爽。

那石亭內，李洛正坐，姜青娥，顏靈卿，蔡薇三美作陪，桌上滿是美味佳餚。

四人淺飲閒聊，氣氛融和。

「此次溪陽屋規模大漲，少府主當居首功，如果需要什麼獎賞，可以儘管提出來。」蔡薇吟吟嬌笑，聲音戲謔。

李洛望著眼前那美目含著嬌媚的大美人，精神頓時大振，道：「什麼要求都可以嗎？」

蔡薇嬌媚的道：「你可以先提提看。」

「狐狸精，當著人家未婚妻也敢調戲？」顏靈卿鄙視的道。

姜青娥淺嘗佳餚，笑而不語。

那邊李洛目光灼灼的看著嬌豔欲滴的蔡薇，舔了舔嘴唇，然後在後者仿佛帶著鼓勵的目光下，激動的道：「蔡薇姐，我想...」

「以後能不能每個月給我採購五瓶七品靈水奇光？！」

蔡薇俏臉上的嬌笑瞬間凝固，而後情緒收斂，面無表情的道：「少府主呀，其實今夜這飯，主要是辭行飯，這洛嵐府大管家太苦，我當不了啦，以後咱們大路朝天各走半邊吧。」

李洛無語，你這變臉也太快了吧。

一旁的顏靈卿則是捂著肚子，埋頭用手掌拍著桌子，壓抑的笑聲不斷的傳出來。

姜青娥也是唇角忍不住的掀起來。

「蔡薇姐，不是你說什麼要求都可以的嗎？」李洛忿忿的道。

「七品靈水奇光，價格在三十萬枚天量金一瓶左右，五瓶就是一百五十萬，一年下來就是一千多萬枚天量金。」

蔡薇忍不住的咬了咬牙，恨恨的道：「現在就算把溪陽屋今年規模大漲的利潤都給算上，那也填不夠你這深坑啊！」

「你總不能讓老娘天天去賣洛嵐府的產業吧？！」

李洛一滯，乾笑道：「也不一定每個月要五瓶，這不是可以談的嗎？」

蔡薇揉了揉光潔眉心，再也沒了調戲李洛的心情，不過她也沒真的拒絕李洛，因為她當然也明白，其實洛嵐府的產業，不就是用來供養李洛跟姜青娥這兩個小祖宗的麼，只不過她想要儘可能的讓洛嵐府更壯大一些，這才能夠更好的給予他們所需要的資源。

「七品靈水奇光的話，暫時每個月只能採購一瓶，其他的五品，六品靈水奇光還能夠提供少量。」她算了算如今洛嵐府每個月的收入，最終說道。

「等之後溪陽屋規模壯大起來了，或許能夠將七品靈水奇光提升到每個月兩瓶。」

「少府主，七品靈水奇光與六品可就完全不同了，整個大夏能夠煉製出這種級別靈水奇光的淬相師，簡直可以說是屈指可數，所以其價值以及珍稀度，遠超六品數倍。」蔡薇苦口婆心的說道。

「行，那就依蔡薇姐，先每個月一瓶七品靈水奇光。」李洛心中嘆了一口氣，果然想要將他這後天之相養到圓滿是任重而道遠的事情，這七品靈水奇光就已經如此難以得到，更往後的話，八品，九品可怎麼辦？

而到了這個時候，李洛才開始真正的體驗到，這後天之相究竟是何等的深坑，這連他自己都感到心顫，更何況蔡薇姐一個不懂情況的外人了。

看來接下來七品水光相這裡要放緩一下了，更多的靈水奇光還是投入到第二相「木土相」吧，畢竟「木土相」還只是五品，提升空間會更快一些。

如果能夠在接下來半年時間中，把「木土相」也提升到七品，那他的實力應該也能夠獲得極大的提升。

雙七品的雙相，跟單一的九品相，還是能扳扳手腕的吧？

李洛暗自感嘆，不過眼下溪陽屋這邊算是步入正軌了，明日他也得去一趟金龍寶行了，算算時間，也快到那所謂「金龍道場」開啟的時候了...

第三百三十二章林梭

第二日。

當李洛來到金龍寶行的時候，一眼就見到在那人來人往的人流中顯得格外引人注意的魁梧而兇煞的身影。

秦逐鹿。

他站在那裡，仿佛是跟柱子一樣，一臉沉思的模樣。

「你幹嘛呢？」

李洛走上前去，問道。

秦逐鹿木然的眼睛終於動了一下，他看著出現的李洛，也沒說話，但緊繃的身體仿佛是鬆緩了許多。

「你來了又不進去找清兒...」李洛有點納悶。

而在此時，寶行內有一位模樣嬌俏的侍女快步而來，恭敬的道：「李洛少府主，小姐讓我在這裡等您們，若是到了，就請隨我來吧。」

同時她神色有些古怪的看了秦逐鹿一眼，小聲道：「先前這位客人先到了，可是我與他說話，他也不理我。」

李洛忍不住的笑出聲來，怪不得這傢伙跟樁子一樣的站在這裡，原來是被人家小姐姐嚇倒了。

秦逐鹿惱怒的看了李洛一眼，煞氣逼人的道：「你走我前面。」

李洛笑了笑，對著眼前的侍女點點頭，後者趕緊在前引路，他便是跟著，後面秦逐鹿也是亦步亦趨的緊緊跟隨。

走入後殿，吵雜聲便是變得安靜起來。

然後李洛發現前面也出現了兩道身影，其中一人並不陌生，正是同樣取得了進入金龍道場資格的祝煊，另外一人則是未曾見過，只是看其模樣較為削瘦，面目普通，臉龐上掛著微笑。

而當李洛在看見祝煊的時候，後者也是聽見了腳步聲，然後轉過頭，目光在李洛的身上停了停。

然後他淡笑一聲，站在原地等著李洛，秦逐鹿走了上來。

「李洛學弟最近在學府內風頭很盛呢。」祝煊笑道。

李洛謙虛的道：「過獎了，也就只是賺了十萬積分而已，我想祝煊學長在學府內奮鬥了快兩年，應該也早就賺了這麼多積分。」

滾你娘的，老子快兩年也沒見過這麼多的學府積分。

祝煊心中罵了一聲，面上卻是不顯露絲毫。

「對了，葉秋鼎學長怎麼沒來？」李洛也沒有在這個話題上面多說，目光一掃，好奇的問道。

「葉秋鼎在暗窟內被惡念汙染太重，同時身上也有比較嚴重的傷勢，所以現在還在恢復當中，這一次的金龍道場，他恐怕是來不了了。」祝煊說道。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李洛對此表示很遺憾。

祝煊則是呵呵一笑，諷刺道：「聽說葉秋鼎身上的傷，有一半恐怕都是李洛學弟你砍傷的呢。」

「祝煊學長你可不要亂說，我怎麼會無緣無故去砍葉秋鼎學長呢？我那個時候砍的是異類，不是人。」李洛認真的解釋道。

祝煊只能冷笑，但也沒辦法說什麼李洛下手狠，畢竟那時候的情況，李洛也的確佔盡了理由，葉秋鼎只能說太倒黴。

「對了，這位是？」李洛的目光轉向了祝煊身旁那位未曾見過面的青年。

見到李洛看來，那名身軀瘦弱的青年也是衝著他微微一笑。

「林梭，葉秋鼎來不了，就由他頂替。」祝煊簡單的說道。

而後他便是沒興趣再與李洛多說什麼，徑直往前走了，那林梭則是跟上他，與他同行。

李洛望著兩人的背影，更多的視線則是盯著那名為林梭的青年，因為不知道為什麼，從後者的身上他感覺到了一些危險的氣息。

「這人身上殺氣很強，應該是個狠角色。」一旁一直未曾說話的秦逐鹿突然開口。

李洛看了他一眼，秦逐鹿在那邊疆跟隨著其父親歷經殺伐，對於殺氣之類頗為的敏感，既然他都這麼說了，那麼顯然，那林梭應該不是個善類。

也不知道究竟是誰推薦來的。

李洛皺了皺眉，最終只能搖搖頭，也是跟隨著帶路的侍女一路前行，穿過走廊，最後推門進了一間富麗堂皇的廳堂。

廳堂中，祝煊，林梭也是在此。

同時李洛還見到了魚紅溪以及金龍寶行那名為寧闋的副會長。

兩人身側各自站著呂清兒和寧昭。

而呂清兒在見到來到的李洛時，美目頓時顧盼生輝起來，清麗動人的臉頰上笑容都是變得濃鬱了一些。

魚紅溪眼角餘光瞟了一眼自家女兒那副模樣，就略微的感到有點頭疼，這丫頭的模樣一看就是對李洛有意思，偏偏問起來還要嘴硬不承認。

原本此次的金龍道場她是準備安排兩個優秀的同齡人陪著呂清兒的，她想著這樣一來，或許呂清兒能夠在接觸了其他一些傑出的同齡人後，對李洛不要再有那些心思，但她怎麼都沒想到，那李洛也會通過她的考驗，還混到了一個前往金龍道場的名額。

這小子，還真是難纏啊。

心中想著這些，魚紅溪面上卻是不顯絲毫，反而是衝著走進來的李洛與秦逐鹿輕輕頷首，儀態端莊雍容。

「今日麻煩四位到寶行一趟了。」

魚紅溪微微一笑，嗓音雖然沒有少女那般的輕靈，但卻有著成熟女性獨有的魅力。

「請你們前來，正是金龍道場的事情，因為算算時間的話，再有幾日，就是道場開啟的時候了。」

「而按照金龍道場的規矩，進入其中者，要以三人成小隊，所以加上清兒，寧昭的話，你們剛好六人，可以組成兩支隊伍。」

「這兩支隊伍，需以清兒，寧昭為核心，因為金龍道場實則是給金龍寶行內部人士的一場歷練與考驗，而你們四人，則是有著助拳的性質。」

「當然，雖是助拳，但金龍道場內的機緣你們也皆可憑本事爭奪，除了那「金龍拜山貼」你們無法取得外，其餘都沒有什麼區別。」

「金龍拜山貼？那是什麼？」李洛好奇的問道。

魚紅溪看了他一眼，道：「金龍寶行總部的核心，被稱為「金龍山」，你可以將它理解成一座專屬於金龍寶行內部人員的修煉聖地，而金龍山會不定期的對著各地的金龍寶行分部發出「金龍拜山貼」，這些「拜山貼」會出現在金龍道場內，簡單來說，邀請你們來助拳，就是因為你們能夠協助清兒或者寧昭得到一份「金龍拜山貼」。」

李洛與秦逐鹿對視一眼，皆是看見了對方眼中的酸意。

這金龍寶行的內部福利，未免也太好了一點吧？！

還有這種專屬的高端修煉聖地？！

以金龍寶行的財大氣粗，不用想都知道那所謂的金龍山究竟是何等的大氣磅礴，那絕對是比聖玄星學府更高級的修行之處。

這真是一路直升保送啊。

「你們有什麼問題嗎？」魚紅溪問道。

李洛舉起手，一臉真誠。

「魚會長，我想問一下，不知道現在加入金龍寶行還來不來得及？」

（今天微信上面發了魚紅溪的圖片，魚會長很美，大家快去看。）

第三百四十五章被截

大罵完之後，李洛也是有些惆悵的嘆了一口氣，眼下這個局面他是真的沒想到，一般來說，獲得金龍氣這種情報後，不是應該嚴防死守的保密嗎？那雪狼國另外一支隊伍怎麼會搞得人盡皆知的？

這世界上還能有這麼蠢的人？

李洛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這情況怎麼辦？來的隊伍似乎太多了一些。」呂清兒柳眉微蹙的問道。

「實在不行就與他們做一場吧！」秦逐鹿眼神火熱的建議道。

李洛顯然沒有採納這個棒槌建議，他們的實力本就沒有什麼優勢，如今數量上又處於絕對的劣勢，任何正面對碰都是極其不理智的。

「走吧，先躲一躲，這局面太複雜，只能先避避風頭。」李洛最終如此決定。

呂清兒顯然是毫無異議，秦逐鹿則是有些不滿意，但在一對二的情況下，他也只能選擇聽從。

...

「趙哥，情況不對啊，似乎有其他的隊伍也在對著我們這個方向而來。」

而在李洛他們佔據高處，發現了這片山脈周圍動靜的時候，那趙子陽的隊伍中，也有一名隊員在登高時，發現了一些端倪。

趙子陽聞言，眉頭皺起，身影掠到高處盯著遠處看了一會，面色也就變得難看了一些，冷聲道：「看來是雪狼國那隻跑掉的小老鼠搞的鬼。」

「這傢伙倒也是個狠人，竟然捨得將這種消息傳播開。」

不過想想也正常，畢竟那個情報已經被他們所截獲，而雪狼國的隊伍被他們打殘，基本就沒什麼作為了，既然如此，還不如將這個情報丟出去來報復他們。

不得不說，對方這破罐子破摔的舉動，也讓得他有點難受。

因為這片區域的隊伍不少，其中也有實力不弱於他們的隊伍，如果真被他們趕來，金龍氣這塊餡餅的爭奪顯然會平添幾分難度。

「繼續前進，我們在時間上面領先他們，如果能夠搶先一步進入山脈中，將那懷有金龍氣的小隊抓獲，就能夠趁機將他們轉移。」

「不過要快，不能拖到其他隊伍趕到。」

「景治，釋放血翅飛蚊，它們會幫我們以最快的速度找到隱藏在這片山林中的那支小隊。」

聽到趙子陽此話，他的一名隊友立即點頭，而後掏出了一方陶罐，他先是咬破手指，將鮮血滴落了進去，如此這般片刻之後，將陶罐扔碎在地。

嗡嗡。

而後一團黑雲從中升起，竟是無數長著鮮紅羽翅的飛蚊，這些飛蚊對著前方山林疾馳而去，轉眼就消失了蹤跡。

「走！」

趙子陽一揮手，身影率先疾射而出，腳下深紅相力噴湧，每一次的落下，都將會在地面上形成一片灼燒的痕跡。

三人速度全開的竄進了山林中。

而在他們這支隊伍進入山林後一段時間，陸陸續續的有著隊伍開始出現了蹤影，接著這些隊伍也都各自施展出了一些追蹤的手段。

於是，這片山林就變得格外熱鬧了起來。

...

山林某處，李洛三人全速而行。

在這段時間中，他們能夠隱約的感覺到這片山林中不斷的有著一些相力衝撞的波動若隱若現的傳來。

顯然，有不少隊伍進入了這片區域，而且彼此有了一些衝突。

「李洛，按照這速度，恐怕不久後我們就會開始撞見人了，從此前那吉隼所說話語中，他將我們的畫像也是傳遞了出去，所以一旦撞見人的話，大概率會把我們認出來。」呂清兒的聲音傳來。

李洛點點頭，所以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啊。

「去往東面的那塊高地。」李洛目光微微閃爍，突然說道。

「那種顯眼的地方，不是更容易被盯上嗎？」秦逐鹿皺眉道。

「要的就是顯眼，這種局勢裡盯上我們的隊伍越多，我們反而越有操作空間。」李洛緩緩說道。

秦逐鹿表示不明白，呂清兒倒是若有所思。

如果他們是被哪一支頂尖強隊盯上，那反而會更危險，可如果被越來越多的隊伍所盯上，那麼這些隊伍間也將會形成一種制衡。

簡單來說，現在的局面，莽著頭上並不理智，需要用一些腦子。

李洛，應該是有了一些他的打算。

出於對李洛的信任，呂清兒並沒有多問，因為她相信李洛會將一切都處理好的。

而在她思緒轉動的時候，李洛眉頭突然一皺，屈指一彈，一道相力疾射而出，化為一顆水珠，水珠掠過了一片樹葉，將其洞穿。

李洛停下腳步，走到那片樹葉處，只見得相力所化的水珠中，有一隻鮮紅雙翅的飛蟻。

「我們的行跡已經被人發現了。」

李洛望著那一隻紅翅飛蟻，眉頭皺起，這進入金龍道場的隊伍果然都是高手如雲啊，連追蹤之物都是如此的奇特。

「加快速度吧。」

他揮了揮手，而後便是轉向提速，帶著呂清兒，秦逐鹿對著東面的高地疾馳而去。

三人全速而行，約莫一炷香後，前方出現了一道約莫十數米寬的深澗，而深澗的對面，就是此前所見的一片高地。

相力自三人體內湧出，而後身影便是自深澗上方掠過。

不過，也就是在這一瞬，側方樹林中突然有著一道熾熱狂暴的相力爆發而起，只見得一道赤紅身影如火焰般疾射而來，他一聲冷笑：「等你們好一會了！」

而後一拳轟出，那一霎那，仿佛是有地火噴湧，一道宛如巖漿般的赤紅拳影直接破空而出，裹挾著霸道至極的氣勢，對著三人所在籠罩而下。

突如其來的攻擊，也是令得李洛三人一驚。

從這一記巖漿拳影中，他們已經能夠察覺到對方的實力遠勝於此前交手過的吉隼。

吼！

秦逐鹿率先咆哮一聲，身軀上金色虎紋浮現出來，兇煞之氣湧動，手中重槍裹挾著全身之力呼嘯而出，與那巖漿拳影相撞。

轟！

碰撞的瞬間，秦逐鹿槍鋒之上湧動的狂暴相力便是被摧枯拉朽般的擊散，槍鋒赤紅，高溫擴散而來，令得秦逐鹿雙掌都是開始冒著白煙。

而且那股驚人之力，更是將他的身影震得倒飛了出去，狼狽的落在了深澗對面。

這一下，李洛與呂清兒就暴露在了那餘威不減的巖漿拳下。

李洛眸光閃爍，一掌拍在呂清兒纖細腰間，勁力噴湧，便是在其輕呼聲中，將其先行送到了深澗對面。

此時巖漿拳影已是撲面而來，熾熱勁風引得皮膚都是傳來了灼痛之感。

李洛神色並未驚慌，深吸一口氣，水光相力運轉，而後迅速於面前形成了一面流轉著光芒的水鏡。

「玄鏡術！」

鏡面光滑明亮，巖漿拳影於其中倒映而出，繼而下一瞬，相同的巖漿拳影竟然也是於鏡內出現，然後一拳轟出。

轟！

狂暴相力擴散開來，熱浪滾滾。

鏡面在此時破碎而開，那真正的巖漿拳影雖說被削弱了不少，但依舊在兇狠的轟擊而至。

李洛面色不變，眼神卻是凝重了許多，這初步的交鋒，就能夠感受到出手之人的強悍，這般實力比起之前的吉隼，簡直強悍了不止一籌。

對方起碼都是化相段第二變。

這比起他可謂是高了數個層次。

正面硬碰，雙方幾乎是碾壓。

不過李洛的神色倒是並未有任何的懼色，對方雖強，但僅僅只是一記並沒有後續支撐的攻擊就想要將他擊潰，倒也是沒那麼容易。

李洛身影於半空中倒射而退，雙刀於手中閃現而出。

水芒流轉，雙刀化為連綿刀光，宛如兩尾遊魚，在那瞬息間，一片片的削去拳影上面的巖漿相力。

充滿著靈性的刀法，讓人有一種賞心悅目之感。

待得李洛的身影落在了深澗對面時，他的雙刀已是顯得赤紅，煙霧於上面升騰起來，而那一記巖漿拳影，竟是被他這般盡數的化解了。

不過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手中的雙刀，在高溫之下，隱隱有著裂紋浮現。

「啪啪！」

有掌聲於對面響起，只見得那森林陰影中，三道人影緩步走出，當先一人，便是那趙子陽。

此時的他，正饒有興致的盯著李洛。

「有意思，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竟然接得下我這一拳？」

第三百三十三章空間球

李洛突如其來的問題，險些讓魚紅溪如此老練的人都閃了腰。

而一旁的呂清兒更是噗嗤失笑。

魚紅溪則是沒好氣的道：「別想了，普通金龍寶行的成員也是沒資格享受這等福利的，如今這大夏金龍寶行分部，也就只有我與寧闋副會長有資格，所以才能夠讓我們的子女進入金龍道場，爭奪「拜山貼」。」

李洛對此則是表示極其遺憾。

對於那聽上去就覺得很厲害的「金龍山」，他的確是有些好奇，如果真能接觸一下，那自然也是好的。

但聽魚紅溪的話，顯然連一般的金龍寶行內部高層都沒這個資格，唯有類似魚紅溪這種級別的，才能夠享受。

原本如果能混混的話，他倒是不介意在金龍寶行掛職一下，但顯然，他想多了。

「對於四位的助拳，我們金龍寶行也心懷感激，而且不論最後是否得到了金龍拜山貼，也為你們準備了一份謝禮。」

魚紅溪抬手，頓時有著四名侍女自珠簾後走出，她們皆是捧著玉盤，玉盤上面有一個方正的銀盒。

侍女們將銀盒打開，然後李洛四人便是見到其中裝著一顆銀色的圓球，圓球仿佛寶石一般，其上有著奇特的紋路，還在散發著淡淡的光澤。

李洛望著那四顆銀色圓球，神色倒是一動，似乎是將其認了出來：「這是...空間球？」

所謂空間球，正如其名，算是一種特殊的空間寶具，其內開闢出了一片小型空間，用以存儲物品。

空間球價值不菲，一顆動輒上百萬天量金，而且此等寶具頗為少見，即便是在金龍寶行總部也不是能經常遇見。

他們洛嵐府此前倒是有數顆，但他爹娘離去時，都將這些空間球帶走了，所以如今的洛嵐府，就算是他這少府主以及姜青娥，都還沒能有著空間球。

一是空間球流通得不多，一出現就被各大勢力搶購，二就是洛嵐府此前局勢一直不太好，所以也就沒必要花費不必要的資金去採購暫時需求不大的空間球。

當然，空間球這種東西，能有的話，當然是最好，雖然它不能增強戰鬥力，但卻是能夠帶來極大的方便。

所以眼下在見到魚紅溪直接拿出四顆空間球作為謝禮，李洛心頭也不感嘆，金龍寶行當真是財大氣粗，光是見面禮，就直接是幾百萬天量金送了出來。

關鍵是，這啥都還沒做呢。

而場中除了李洛外，其他三人也是顯露出了心動，從這一點就能夠看出魚紅溪的細膩與能力，光是送個禮物，都能送得背景不算弱的幾人心頭痒痒。

隨著侍女將銀盒恭敬的送上，四人幾乎是條件反射般的伸手接了過來，然後將空間球取出來放在手中。

這些空間球還被穿在了特質的金線上，仿佛是一條手環，剛好可以帶在手腕上。

李洛直接就上手帶上，同時運轉相力，湧入到了其中，頓時就感覺到了空間球內開闢的那一小片空間。

倒也不算寬闊，勉強能塞進兩張桌子，從體積來看這應該只是普通的空間球，不過也正常，高級空間球價格更為恐怖，就算是金龍寶行恐怕也不可能隨便的送出來。

「多謝魚會長。」

四人對於這份見面禮都很滿意，紛紛感謝。

魚紅溪擺了擺手，而後笑道：「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你們把隊伍都給確定下來。」

「這事就由清兒，寧昭來挑選吧。」

說到此處，她看了呂清兒一眼，似是隨意的道：「挑選隊友是很重要的事情，有著越強的隊友，那你取得金龍拜山貼的概率就會越高，所以可不能兒戲了。」

呂清兒眸光微閃，沒有作答。

「呵呵，就由清兒先挑選吧。」一旁，那寧闋副會長笑呵呵的說道，倒是很上道的模樣。

然後呂清兒就上前了一步，眸光投向了場中四人。

魚紅溪神色平靜，端著茶盞淺飲，看不出心中情緒。

祝煊身軀微微挺直，他迎著呂清兒的目光露出溫和而自信的笑容，那名為林梭的青年，微笑而對。

李洛也是一臉笑容，而秦逐鹿則是默默的退後一步。

「我覺得既然是小隊，那當然還是默契最重要，所以我想選李洛和秦逐鹿當我的隊友。」呂清兒倒也沒有考慮太久，聲音就清脆悅耳的響起。

祝煊臉龐上的笑容微微一僵。

李洛對此並不意外，秦逐鹿則是身子微微晃了晃。

砰。

魚紅溪手中的杯蓋不輕不重的落下，發出了一道清脆的聲音，她神色平靜，道：「默契雖然重要，但實力差距也不能忽視呢，你不再考慮一下嗎？」

呂清兒搖搖頭。

魚紅溪纖細的手指握緊，又是緩緩鬆開，她輕吐了一口氣，其實對於呂清兒的選擇，她早有預料，只是當聽到的時候，還是難免有點鬱氣。

這女兒真的是一點都不省心！

明明都給她準備了更好的選擇，還是要跟著李洛那小子跑！

這可是去爭奪金龍拜山貼呢！這關係到你往後的前途呢！

不過雖然心中有些惱怒，但魚紅溪還是很會克制情緒，既然呂清兒都做了這種選擇，她也不好直接反對，不然真激起了女兒的叛逆心，反而到時候表現會更差。

「好吧，既然是你自己的選擇，那就要承受這個選擇帶來的後果。」她淡淡的道。

「呵呵，會長，這樣的話，倒是讓寧昭撿了個便宜啊。」此時那一旁的寧闋副會長笑出聲來。

四人之中，祝煊實力最強，乃是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而那林梭也是化相段第一變，反觀李洛與秦逐鹿，都只是生紋段，這與前兩人有著不小的差距。

而寧昭有他們作為隊友，在那金龍道場中取得金龍拜山貼的可能則是會更大。

魚紅溪神色淡淡，道：「既然隊伍已經確定，那寧闋副會長就帶祝煊，林梭去隔壁，與他們說說金龍道場內的規則吧。」

寧闋笑著點點頭，他也知曉此時魚紅溪怕也是一肚子火，所以不敢多招惹，起身帶著寧昭，以及有些不甘心的祝煊，林梭走了。

秦逐鹿倒是見到了祝煊不甘的眼神，他嘴唇動了動，甚至想要說如果你想的話，我其實可以給你讓個位置。

不過話還沒說出來，他就察覺到呂清兒銳利並且充滿著警告的眼神投注而來。

那目光讓他很難受，同時也明白如果他這麼做的話，以後定然會引來呂清兒的「報復」。

而兩人在學府內同屬一個小隊，接觸也算是有一段時間了，對於呂清兒的手段，秦逐鹿還是略知一二，所以在經過短暫的深思熟慮後，他理智的選擇了閉嘴。

算了，還是不要去招惹女人了吧。

第三百三十四章道金與多寶池

隨著寧闋帶著祝煊，寧昭三人離去，廳內倒是變得安靜了下來，魚紅溪容顏平靜，雖然看不出喜怒，但顯然，她對於呂清兒的選擇並不算太滿意。

呂清兒也擔心魚紅溪生氣間說出什麼話來搞得氣氛尷尬，所以趕忙俯身抱住了魚紅溪雙肩，撒嬌道：「娘，雖然李洛和秦逐鹿實力比祝煊他們弱一點，但我與他們相熟，也更為信賴，我覺得同為夥伴，信任比實力更重要。」

魚紅溪白了她一眼，道：「祝煊就不值得信任了？他也沒招惹你吧。」

呂清兒道：「女兒與他畢竟不熟悉呀，沒有接觸過，談不上什麼信任吧。」

魚紅溪嘆了一聲，道：「金龍拜山貼數量極少，即便只是你們所進入的那片區域，也會遇見許多強力的競爭對手，雖說此次進入金龍道場的人有著拜將境之下以及年齡的限制，但你們三人在這上面都算是比較吃虧的。」

「一般來說，其他的隊伍最起碼會有著一位實力達到化相段第二變的隊友，而你們呢，三人都是生紋段，這怎麼去和別人爭？」

「從配置上面來看，寧昭那邊都比你奪得拜山貼的機會大。」

呂清兒聞言，則是有些不服的道：「那可不一定，李洛雖然只是生紋段的實力，但他此次在暗窟中可是有著極為完美的表現，連大天災級異類帶來的危機都解除了，最後連學府都獎勵了他十萬積分呢。」

「那祝煊再強，如果遇見了大天災級異類，不還是只有死路一條？」

魚紅溪聽到這話，也是有些驚詫的看了李洛一眼，顯然這個消息她是第一次聽說。

「魚會長不要聽清兒胡言，我那是因為各種因素所促成，光靠我自己，遇見大天災同樣只有死路一條。」李洛見狀趕緊說道。

這呂清兒也太能吹了，說得那大天災異類全是靠他才解決的一樣。

魚紅溪沉吟了一會，最終還是接受了眼前的現實，她搖搖頭，道：「既然清兒選擇了你們，那我也就不多說什麼了。」

她目光突然盯著李洛，道：「李洛，你此前還欠我一個人情，說會幫我做一件事，我也不難為你，只要你此次幫清兒奪得金龍拜山貼，那人情也就算是還了，如何？」

李洛有點傻眼，這還叫做不難為我？

雖然還不知道其他那些地區的金龍寶行會派出什麼樣的隊伍，但想來不會比祝煊他們弱，想要從這種強力隊伍中奪得拜山貼，那顯然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

呂清兒聞言，也是連忙道：「娘，你不要強人所難啊，而且那金龍山我本來就興趣不大，我覺得聖玄星學府就很好啊。」

魚紅溪瞪了她一眼，道：「金龍山是為了你未來的路做準備，聖玄星學府...並非是你的終點。」

旋即也不理會呂清兒，再度對著李洛嚴肅的道：「李洛，你能跟我保證嗎？如果你能做到，這次你不僅能還了人情，而且在未來你有麻煩的時候，或許也會得到我的援手。」

李洛神色一動，道：「不知道魚會長說的這個援手是什麼？」

魚紅溪垂下眼眸，淡淡的道：「誰知道呢。」

李洛沉默了數息，旋即神情漸漸的平復下來，認真的道：「首先魚會長沒必要讓我和你保證什麼，因為我既然會和清兒同隊，那我自然會傾盡全力去幫她得到拜山貼，清兒幫了我很多忙，所以這一次我也會努力幫她達成目標。」

「或許我的能力會有所不足，但只要我還有一絲力氣，就不會說放棄。」

「至於後面魚會長所說的幫助，我雖然也很心動，可卻沒這個必要，因為那樣的話，反而就顯得我幫助清兒是別有所求了。」

魚紅溪盯著李洛的臉龐，後者也是與她目光對視，並沒有半點的退縮。

望著那張有著一些熟悉眉眼的少年臉龐，魚紅溪想起了當年那個震撼了大夏國的男人，他的才情與天賦，引得無數豪門貴女都心有留戀，即便是包括心高氣傲的她都忍不住的有所心動。

而這個李洛，或許各方面要比李太玄弱不少，但這份骨子裡面掩藏的驕傲，倒是如出一轍。

這倒是讓得魚紅溪略微有點欣賞。

一旁的呂清兒，也是輕咬嘴唇，眸子水盈盈的凝視著李洛。

氣氛一時間有點安靜。

而邊上的秦逐鹿，則是一臉沉思，我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呢，為什麼這個什麼狗屁金龍道場不是兩人組隊呢？他這個第三者待在這裡究竟有什麼意義？

「傲氣倒是跟你爹一模一樣。」片刻後，魚紅溪淡淡的開口。

「不過好聽的話誰都會說，我們還是看結果吧。」

而後她不在這上面多說，而是道：「接下來我先與你們說一說金龍道場的規則，金龍道場極為龐大，其分為內場與外場，而你們前往的地方就處於外場的邊緣地帶。」

「因為金龍寶行分部太多，所以也不可能完全都在一起，所以一般會按照地域來分成眾多的場區。」

「每一座場區，或許會有將近百支隊伍，而每個場區所出現的『金龍拜山貼』，大概有五六道。」

李洛神色凝重，近百支隊伍爭奪只有五六道的拜山貼，這競爭相當激烈啊。

「在金龍道場內，有兩個關鍵的東西你們需要知曉，那就是『道金』與『多寶池』。」魚紅溪繼續說道。

「道金？多寶池？」李洛與秦逐鹿皆是好奇的看來。

「所謂『道金』，你們可以理解成一種特殊的『金幣』，只不過這種金幣不是以金屬打造，而是以金龍道場的規則之力所凝鍊而成。」

「在進入金龍道場時，你們會得到一截『道香』，你們若是在道場內找尋到了什麼天材地寶，珍稀靈植以及斬殺了精獸，然後就可以點燃『道香』，而金龍道場會將這些獻祭之物自動收走，最後留下等值的『道金』。」

「甚至你們打敗了其他的人，也可以點燃『道香』將他們給獻祭了，不過這些被獻祭的人不會被抹殺，而是會直接被淘汰出局。」

「那這道金有什麼作用？」李洛問道。

「這就涉及到『多寶池』了，那所謂的多寶池內，有著眾多寶具，其數之多之繁雜，就算我們大夏金龍寶行的庫房都遠遠不及，而每一個進入金龍道場的人，都有著一次進入多寶池的資格，而進入池中者，可以在其中找尋你們心儀的寶具。」

「當然，想要將寶具從多寶池中取走，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道金』。」

「品階越高的道具，所需要付出的道金也就越多，說起來，這也算是給你們這些助拳的人一點福利吧。」魚紅溪說道。

李洛聽著直接瞪大了眼睛，這金龍寶行也太豪奢了吧？直接將寶具打造成了一座座的多寶池，這究竟得多麼恐怖的底蘊啊？

寶具啊，眼下他渾身上下，除了剛剛得到的空間球，那也就只有院長給他的封印寶具了。

他那兩把短刀，都還算不上是寶具。

這金龍寶行，真的是渾身上下都散發著有錢的氣質，連一個小輩的試煉，都是如此的樸實奢華。

「道金的作用也並不只是用來在多寶池中換取寶具，當你們最後在離開金龍道場時，手中的『道金』會直接祭燃，而金龍道場會將這股力量直接灌注到你們體內，運氣的話，當場突破也不是不可能。」

魚紅溪笑了笑，道：「所以，道金還有一個稱呼，也被叫做『升級財』。」

李洛感慨道：「好想加入到金龍寶行這個大家庭當中啊。」

這心中滿滿的嫉妒是怎麼回事啊？！

這金龍道場也太厲害了吧！

「我聽明白了...」

李洛嘆息一聲，道：「這金龍道場，其實就是賺取『道金』是吧？賺了道金去多寶池換取寶具，然後武裝一番，去搶金龍拜山貼？」

魚紅溪頷首。

「還真是符合你們金龍寶行的行事作風呢。」李洛笑道。

「不過...」

「也挺有趣。」

魚紅溪起身，道：「這些就是金龍道場內的規則了，其餘的倒也沒什麼好說的，還有幾日就是道場開啟的時候了，你們這幾天都做好準備吧。」

她走到李洛面前，望著少年的臉龐。

「李洛，加油表現吧，讓我看看，你究竟繼承了李太玄幾分的本事。」

「希望，不會讓我失望吧。」

第三百四十六章群狼環伺

當趙子陽三人出現的時候，李洛的目光同樣是停留在了他的身上，感應著其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他的眼神也是微微一凝。

這般實力，應該就是化相段第二變了，與祝煊相差不多。

李洛估算了一下自身的力量，如果不藉助雙相之力，單憑自身兩座相宮內蘊含的相力，他可與生紋段第五紋的對手交鋒而不落下風，而雙相之力爆發，他可戰化相段第一變的對手，這之間的越級程度已經不算低了，但眼前的趙子陽，顯然有點超出這個範圍。

不過好在憑藉著此前準備的「相泡術」，真要鬥起來，李洛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還手之力。

但問題是不論雙相之力，還是「相泡術」，都無法持久，只能作為決勝之用，而眼前這傢伙，相力霸道雄渾，在先前的初次接觸中，那相力之精純與靈性，必然也是身懷八品之相。

所以嚴格來說，李洛如果與其單打獨鬥，勝率不高。

沒辦法，雙方相力等級差距過大，李洛能夠做到這種程度已經是極限了，他相信，他所能夠做到的這一步，恐怕就算是身懷上八品噬金妖虎相的秦逐鹿都未必行。

「赤砂帝國金龍寶行的隊伍麼？」

李洛看了一眼對面三人胸口的徽章，那上面的徽紋，顯示對方是來自赤砂帝國，這讓得他微微有些驚訝，畢竟赤砂帝國可比雪狼國出名多了，論起實力並不會弱於大夏。

「三位，金龍氣就在你們身上吧？」

此時那趙子陽也是笑眯眯的望著三人，目光轉動，最後停留在呂清兒的身上，道：「從情報上面來看，是這位姑娘吧？」

呂清兒俏臉冷淡，嬌軀上寒氣緩緩升騰，腳下的枯草都是浮現了寒霜。

「這位朋友會不會找錯人了？現在這片山林裡面可亂得很呢。」李洛笑道。

趙子陽笑了笑，他目光掃過三人，言語淡淡的道：「把她交給我吧，你們兩人我可以放你們安然離去。」

倒也沒有多說什麼廢話，言語間自有一股霸道之意，仿佛已是掌控了局面。

不過趙子陽也的確有這個自信，因為在先前那短暫的交手中，他已是摸清楚了對方三人的實力，三個生紋段，一個化相段都沒有...

這種可憐的陣容配置，讓得他有些難以想像為什麼金龍氣會出現在他們隊伍裡面。

難道還真是越弱的人運氣越好嗎？

不過面對著他這般霸道言語，秦逐鹿一聲冷笑，手中重槍重重的跺地，相力湧動，隱隱間似是有兇暴的虎嘯聲在傳出。

李洛也是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道：「你可真是個棒槌。」

手掌緩緩緊握了雙刀。

趙子陽見狀，臉龐上浮現一抹淡淡的笑容：「何必不識抬舉，保護同伴的勇氣固然可嘉，但也得量力而行，我又不會對她怎麼樣，只是單純的需要她幫忙而已。」

然而李洛，秦逐鹿依舊無動於衷。

趙子陽搖了搖頭，雙拳緩緩的緊握，身體上有赤紅相力流動起來，仿佛是巖漿在流淌，熾熱而霸道。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先將你們兩個礙事的傢伙解決後，再將她帶走了。」

他面色漠然的踏出一步。

「等一下。」李洛突然出聲。

趙子陽微微一笑：「想通了？」

李洛沒回答他，而是從空間球中掏出了一截信號彈，然後直接對著半空中彈射了出去，頓時一縷火尾沖天而起。

這火尾信號彈如此的顯眼，如今釋放出去，必然會引來山林中不少的關注。

李洛放了信號彈，這才對著趙子陽露出笑容，道：「好了。」

趙子陽臉龐上的笑容一點點的凝滯下來，旋即眼中有兇光浮現而出，這個混蛋，竟敢耍他？！

「想要將其他的隊伍吸引過來攪亂局勢嗎？你倒是聰明，但是可惜...恐怕你等不到那個時候了！」

趙子陽腳掌一跺，地面轟然炸裂，而其身影宛如炮彈般疾射而出，在那轟然之間，直接是掠過了深澗，落在了李洛的前方。

「你們抓住其他兩人，這個小子，我來收拾。」他裂開嘴，露出森森白牙，牙齒間仿佛是有著熱氣在升騰。

顯然，李洛先前的行為惹怒了他。

那趙子陽的兩名同伴皆是對著李洛投去了同情的目光，這小子也真的是沒眼力，都這個時候了，還要皮兩下，如今惹怒了趙子陽，怕是有苦頭要吃了。

趙子陽性格也是雷厲風行，一旦決定出手，便是毫不拖沓，赤紅相力熾熱升騰，於身軀表面流轉，而後熱浪呼嘯，直接就對著李洛氣勢洶洶的衝去。

李洛見狀，身影則是疾退。

然而趙子陽的速度爆發更為的兇猛，幾個呼吸間，便是出現在了李洛前方，而後那熾熱霸道之極的拳風便是裹挾著兇悍力量，對著李洛重重的砸去。

那股熱浪，引得李洛皮膚都在刺痛。

而面對著趙子陽兇悍的攻勢，李洛依舊是在躲避，實在避不開了，方才運轉全力，手中雙刀接招。

鐺鐺！

拳刀接觸，似是發出金鐵之聲。

短短數個回合間，李洛便是被覆蓋在了熾熱拳影之中，他的身影於方寸間騰挪，不出意外的被趙子陽全方面的壓制。

而面對著李洛的騰挪閃避，趙子陽嘴角有一抹譏誚之意浮現。

「還在拖時間嗎？」

「你的手段，無非便是想要等其他一些隊伍入場，造成彼此制衡，你很聰明，但你卻忘記了，在這種局勢下，你一個區區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真的有資格玩弄平衡嗎？」

李洛聽到此話，也是有些訝異的看了趙子陽一眼，這個看上去霸道兇橫的傢伙，心思倒也是細膩。

這一點，先前連他都未曾想到。

怪不得他已經隱隱感覺到了四周山林間有隊伍趕至，但直到現在都還沒有人出手幹擾局面。

這是因為他們這支隊伍的實力太差了，那些隊伍並沒有真的將他們看在眼中，只是將他們當做魚肉。

而這種不平等的情況，也不利於他此後的那些打算。

李洛目光微閃，他望著面前的趙子陽，眼中浮現出一抹笑意，這倒是一個很好的對手。

鐺！

一次撞擊間，李洛身影滑射而退，旋即腳掌猛的一跺，他手掌緊握雙刀，眼神也是在這一瞬間陡然變得凌厲起來。

而在前方，趙子陽步如流星，一步跨越數丈，而後一拳轟來。

這一拳，深紅相力席捲而出，仿佛是化為了一條巨蟒，張牙舞爪，將空氣炙烤得扭曲，裹挾著極端霸道之力，呼嘯而至。

「虎將術，赤蟒炎拳！」

附近地面的枯葉紛紛自燃，連土地都是變得焦黑起來，任誰都看得出來，趙子陽這一拳，不再保留。

身懷八品相的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顯露無疑。

而面對著趙子陽如此兇悍的一擊，李洛卻並未再選擇閃避，反而是在暗中一些驚愕的目光中主動得迎了上去。

雙刀抖動，挽出了兩朵刀花。

赤蟒拳影於其眼瞳中急速放大，下一瞬，李洛體內的兩座相宮發出了嗡鳴震動，滾滾相力於其兩顆相力種子之內盡數的湧出。

這還不止，兩座相宮內的四顆相力泡，也是在此時碎裂開來，滾滾相力流淌而出。

這些相力迅速於體內交融。

雙相之力！

李洛手持雙刀，刀光呼嘯而過，快如閃電一般，直接與那赤蟒拳影硬憾在了一起。

鐺！

這一次的聲響格外的嘹亮，狂暴的勁力如暴風般的肆虐開來，李洛的身影不出意料的被震得倒射而退，腳掌連退了十數步，每一步都在地面上踩出了深深的腳印，體內氣血劇烈翻湧，震蕩。

然後沒有人注意他這邊，周圍山林中，不少的目光都是帶著一些震驚的望著趙子陽那裡。

因為此時的他，同樣是身影落地，而後身軀一震，腳步退後了兩步，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他的拳頭上，出現了一道細微的血痕，有數滴鮮血，順著拳頭滴落下來。

山風呼嘯而過，四周的山林，仿佛是在此時悄然的變得安靜了。

第三百四十七章談判

寂靜的山林中。

有不少的目光帶著許些震驚之意的望著場中這一幕，誰都沒想到，趙孑陽竟然在一次正面的交鋒下，被一個生紋段第三紋的對手所擊退，甚至還被人破開了相力保護，在拳頭上面留下了一道血痕。

血痕雖然不深，但這代表著先前那一瞬，他的防禦已經被撕裂開來。

一個化相段第二變，卻被一個生紋段第三紋撕開了防禦？

這是何等的不可思議，畢竟趙孑陽可不是什麼水貨，他身懷八品巖漿相，自身相力雄厚，堪稱是同等級中的佼佼者，然而即便如此，都在這個生紋段第三紋的對手手中吃了一點小虧。

這個有著銀灰色頭髮，模樣異常俊逸的少年，似乎很是有些古怪啊。

「趙哥？」

趙孑陽另外兩個隊友本來是在圍攻秦逐鹿與呂清兒，他們兩人皆是化相段第一變的實力，所以在交鋒中取得了不小的優勢，當然最重要的是呂清兒實力最弱，而秦逐鹿幾乎是承擔了八成的壓力。

這兩人也在關注著趙孑陽那邊的戰鬥，所以當見到趙孑陽吃虧的時候，也是極為震驚。

畢竟對於趙孑陽的實力，身為隊友的他們再清楚不過了，在他們赤砂帝國中，趙孑陽在同輩中的實力，可謂是頂尖級別，以往幾乎只有他越級挑戰強敵的份，怎麼今日反而是角色倒轉了？

在那眾多震驚的目光中，趙孑陽同樣是在低頭看著拳頭上的血痕，血痕隨著相力的流轉，漸漸的恢復，但他難看陰沉的面色，卻是始終難以恢復。

這個年紀的他，也是在赤砂帝國的聖學府中修行，這些年來同輩中鮮有人能夠被他所正視，以往的他都是旁人眼中的佼佼者，學府內即便是一些相力等級比他更高一點的學長，都對他異常客氣，這自然是引得其內心高傲。

然而今天，這份高傲顯然是被重挫了一下。

「沒想到...竟然有朝一日能夠遇見未曾踏入封侯境之前的雙相之力，果然天大地大，無奇不有。」趙孑陽緩緩說道，語氣低沉。

此言一出，頓時引來了諸多驚呼聲，雙相之力？！

這個實力僅僅只是生紋段第三紋的少年，竟然擁有著雙相？這是在突破時撞見了天大的好運提前開闢了第二相宮？！

山林中，一道道震驚以及好奇，羨慕的目光紛紛投注在李洛的身上。

怪不得他能夠以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與趙孑陽略作抗衡，原來是身懷這般奇相。

面對著趙孑陽一語道破，李洛倒是並不意外，畢竟雙相之力一旦顯露就無法遮掩，這趙孑陽又不是蠢貨，怎麼會察覺不到。

他神色漠然，只是手持雙刀，刀鋒斜指，而刀身上，有若隱若現的裂紋。

這兩柄之前打造的短刀，應該是撐不了太久了。

只不過此時的他，也是有點無奈，其實這一次爆發雙相之力以及四顆相力泡應該能夠取得更大戰果的，最起碼也會讓趙孑陽受傷，而不只是劃出一道血痕。

但李洛也是第一次將力量爆發到這種程度，所以一時間還有點生澀。

如果再來一次，效果應該會更好點。

可惜...短時間內沒得來了。

四顆相力泡被消耗後，那些相力就隨之而散，所以那種程度的攻擊，現在已經沒有第二次了...再加上雙相之力的爆發，此時的他，其實反而是處於一種爆發後的虛弱期。

「相力等級差距還是有些過大了。」

李洛心中感嘆，他跟趙孑陽之間差距太大，再加上對方底蘊，相性什麼的都遠勝之前遇見的吉隼，所以即便他傾盡手段，也只是勉強能夠與其略作抗衡而已。

不過，他先前爆發力量也並非是要與這趙孑陽分個勝負，而是要給周圍的群狼展現一下自身的爪牙。

最起碼要讓這些人知道，不要真以為他們這個小隊看上去是三個生紋段，就可以肆意的欺凌。

而此時，趙孑陽緩步上前，盯著李洛，道：「你叫什麼名字？」

李洛看了他一眼，沉吟道：「我叫虞浪。」

呂清兒，秦逐鹿都是忍不住的看了他一眼。

「好，虞浪，沒想到大夏國出了一位如此厲害的人物，如果所料不錯，你應該是出自大夏聖玄星學府吧？呵，今年年底的聖杯戰，其他聖學府應該要對你多幾分關注了。」趙孑陽說道。

「我虞浪不懼風浪，有什麼招都衝著我來就好了。」李洛傲然說道。

趙孑陽沒說什麼了，不過看得出來，隨著李洛展現出自身的實力以及雙相，他此前那種倨傲與霸道的態度倒是收斂了許多，最起碼也沒有直接再讓李洛交出呂清兒了。

這也正是李洛先前直接爆發最強力量的目的之一，最起碼要展現出讓其他人有些忌憚的力量才能夠來玩制衡，不然一頭小白兔想要制衡一群狼？開什麼玩笑呢。

「虞浪，今日的事情，不是你身懷雙相就能夠過得去的，你應該明白。」趙孑陽淡淡的道。

「金龍氣很罕見，既然出現了，那我們都不想放棄，畢竟這代表著一個行走的聚寶盆，而你一個人，是守不住的。」

他揮了揮手，示意先前圍攻呂清兒，秦逐鹿的兩名隊友退回來，算是顯露自身對接下來談判的誠意。

李洛笑眯眯的看了他一眼：「那你保得下我們嗎？」

趙孑陽面無表情，這小子如今引了這麼多隊伍匯聚在這裡，即便他的實力不懼任何人，但好漢架不住人多，這種情況下，即便他再不願意也只能承認，這個獨食他恐怕吃不了。

山林中，突然有著一道道相力波動湧現，而後有著一些身影閃掠而出，落在了四周的大樹上。

「呵呵，赤砂帝國的朋友，想要獨吃，可得小心別被撐死了。」有人不懷好意的出聲，言語間充斥著警告之意。

「這金龍氣，還是得好好分配才對。」有人附和。

趙孑陽眼中掠過一抹怒意，但最終還是壓制了下來，他看向李洛：「這個局面是你引出來的，你說想怎麼辦吧？」

場中諸多的目光也是轉向了李洛，如果是之前的話，他們沒人會理會李洛，但先前李洛展現出了實力以及那罕見的雙相，這就令得他們不得不有所正視。

而且最重要的是，眼下局面複雜，總歸是需要有人來將其打破。

這個人選，他們都不適合，而身為金龍氣的小隊擁有者，這個自稱為虞浪的少年顯然是最適合的。

而在眾多目光的注視下，李洛也是笑了笑，聲音平和的道：「鬧成眼下這個模樣，我也知曉金龍氣是無法獨享的，所以我不介意拿出來分享。」

李洛嘴角的笑容，漸漸的變得玩味起來。

「只不過你們覺得，即便金龍氣是個聚寶盆，養得起這麼多人嗎？」

第三百三十五章存相秘術

在接下來的數日等待金龍道場的時間中，李洛卻是並未休息，相反，他將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到了修行之中。

沒辦法，想要在那金龍道場中幫助呂清兒獲得一份「金龍拜山貼」真的不是什麼簡單的事情，因為從隊伍的配置來說，他們這三人真的沒有半點的優勢。

其他那些金龍寶行分部的隊伍會如何李洛不清楚，但光是那寧昭，祝煊，林梭三人所組成的隊伍，整體實力就已是強過他們。

由此可見，想要在那眾多強隊中脫穎而出，究竟是何等困難的事情。

不過李洛顯然也不可能去怪呂清兒選擇了他，因為他能夠進入金龍道場混一份機緣，也算是有著呂清兒的原因，再加上呂清兒也的確幫了他許多的忙，如今能夠回報一下，也算是禮尚往來。

所以為了應對那金龍道場的競爭，李洛這些天瘋狂的修煉，甚至還將閒在洛嵐府的姜青娥都是請來當做陪練，提升自身實力。

...

洛嵐府總部，訓練室。

李洛身影如電般的射出，他手持雙刀，相力於身體表面流淌，而後雙刀如暴雨般的傾瀉而出，道道刀光斬向了前方手持一柄黑色木劍的姜青娥。

然而面對著他這般凌厲的攻勢，姜青娥卻是閒庭信步，手腕一抖，劍尖似是有著光點流動，輕描淡寫的就將李洛的攻勢盡數化解，那如大浪般湧來的相力衝擊，更是未能讓得姜青娥嬌軀有半點的顫動。

這般交鋒持續了數息，李洛眼神陡然凌厲，雙刀暴刺而出，其體內雙相之力瞬間完成了融合，那一瞬，仿佛是有著水浪咆哮以及大樹揮舞的聲音響起。

鐺！

雙刀暴刺在了姜青娥劍身之上，肉眼可見的相力衝擊波橫掃開來，姜青娥嬌軀微顫，而李洛的身影則是被反震得倒退出了十數步。

李洛大汗淋漓，吐槽道：「你這也太變態了吧，我傾盡全力的雙相之力，你好歹也給個面子後退一步啊？」

姜青娥微笑道：「其實我想直接用手接的，不要小瞧了地煞將的煞體境哦，我的身體強度，比你強了很多呢。」

李洛淚目，這不就是說他用盡全力都破不了姜青娥的防麼？真是玩個蛋啊。

他忿忿的在地上坐了下來。

姜青娥則是走過來，從懷中取出帶著溫熱與淡淡香氣的手帕，遞給了李洛，示意他搽搽汗水。

李洛接過，蓋在臉上搽了搽汗水，然後嗅著那細微的體香味道，陶醉的閉上了眼睛。

「說句實話，你們這小隊在金龍道場混混機緣還行，可如果要去競爭那「拜山貼」的話，難度是真的不小。」姜青娥對他這般模樣則是視而不見，而是說著很真實的話語。

「呂清兒這麼選人，其實就不是衝著拜山貼去的。」

她笑了笑，饒有興致的看了李洛一眼，道：「她這是去遊山玩水的。」

李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他其實也感覺得出來，呂清兒對那「金龍拜山貼」的確沒多大的興趣，不然如果真是想要的話，從理智來說，選擇祝煊與那個林梭才是最好的，但她最後卻選了他跟秦逐鹿，這顯然就是由著心意而來了。

也怪不得魚紅溪有些心意難平，因為呂清兒選擇的配置，真的就是觀光隊。

「不過呂清兒也是個聰慧的人，她或許也是故意讓你有這種感覺的，這樣的話，也暗示你們在金龍道場中不必太過的拼命，輕鬆的混一些機緣就好。」姜青娥又是分析道。

李洛點點頭，呂清兒素來聰慧，不排除她有這般想法，不過...

「她雖然對「拜山貼」興趣不大，但我卻不能真抱著跟她混點機緣的想法，那位魚會長已經敲打了我，如果我這麼做的話，恐怕是會惡了她，而且那樣對清兒也是不負責任。」李洛認真的道。

姜青娥笑了笑，對於李洛此話，她倒算是認同，畢竟是沾了呂清兒的光才去了金龍道場，如果只吃好處不出力的話，就顯得太沒品了一些，這也不是李洛的性格。

當然更重要的是，得罪魚紅溪也不是聰明的行為，作為如今這大夏勢力最為強大的女人之一，金龍寶行雖然素來中立，但也不能忽視其所具備的力量。

「這樣的話，那你的壓力就要大了。」她說道。

李洛點點頭，洒然道：「不是早就有過心理準備麼，而且壓力再大，我不信還能大過暗窟那大天災級異類？」

姜青娥聞言也就不再多說，而是開始為李洛考慮著關於實力的提升。

「你的雙相之力其實挺霸道的，如果是實力相差不是很大的情況下，那瞬間的爆發的確很驚人，足以逆轉局面。」

「不過這雙相之力也有比較明顯的弊端，那就是持久力不行，這倒是正常，畢竟你還只是生紋段的實力，相力算不得多麼雄厚，而雙相之力的融合，又是需要消耗大量的相力。」

李洛無奈的點點頭，沒辦法，雙相之力太高端了，那原本是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控的力量，這種力量質量高是高了，可是也需要一些底蘊作為支撐，不然施展出來持續時間太短，如果不能精準把握時機，那就有些浪費了。

而且雙相之力的三重境界，小融，合一，成靈，他如今也還只是處於最粗淺的第一重階段。

「我的相力現在比較薄弱，能不能藉助一些特殊的辦法，在這裡做一些增強呢？」李洛突然說道。

「你是說那種暫時增強相力的秘術麼？這種秘術對自身損害比較大，一般都是用來生死關頭搏命的，對於你，恐怕不是特別的適合。」姜青娥沉吟道。

李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

「不過...」

姜青娥似是想起什麼，道：「這類激發潛力爆發搏命的秘術不適合，還有一種秘術，可能更適合。」

「什麼？」李洛精神一振。

姜青娥說道：「有一種較為少見的秘術，可以在體內以特殊的方式，暫時的儲存一些相力，這一類被稱為存相秘術，你如果能夠修煉一種，倒是可以以一種方式多儲存一點相力，一旦你要運轉雙相之力爆發時，就可以動用這種儲存的相力，繼而取得最強的爆發。」

「這種秘法好處是不會損害自身底蘊潛力，沒那種激發潛力的秘術極端。」

李洛大喜，這簡直就是為他量身打造的秘術啊！

「不錯，這個好！」李洛歡喜的鼓掌。

姜青娥瞧得他這歡喜的模樣，則是有些無辜的攤了攤手。

「雖然好，但是咱們洛嵐府藏書庫裡面，沒有這種秘術啊。」

李洛傻眼，旋即忿忿的一拍地板，沒有，沒有那還說個毛啊，這不是耍我嗎！

姜青娥說道：「存相秘術比較少見，洛嵐府沒有收藏也是正常，如果你真想要，可以去金龍寶行問問，反正你最近與他們關係還尚可，可以找那位魚會長走走關係。」

李洛嘆了一口氣，又要去找魚紅溪，這位可真不是省油的燈，每次看見她，李洛都感覺到不小的壓力，這可比長公主厲害多了。

不過不去也不行啊。

「另外你也再順便問問那個新加入的林梭的來歷，之前聽你描述，此人或許不太簡單，你也得注意一些。」姜青娥又是說道。

「什麼意思？」

李洛一怔，旋即眉頭微皺的道：「你是覺得他是衝著我來的？」

姜青娥淡淡的道：「未必不可能，金龍道場並非是在大夏國內，在那裡殺人，正是個好地方。」

「至於是誰派的，我也不知道，或許是裴昊，也或許是都澤府，極炎府，反正洛嵐府對頭不少，有機會的話，先把你這正統的少府主除掉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不管如何，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李洛面色微微陰沉，難道還真是來針對他的？

沉默片刻，他無奈的起身。

算了，再去金龍寶行一趟吧。

第三百三十六章相泡術

「想要存相類的秘術？」

金龍寶行，魚紅溪的辦公書房內，她望著再度來到寶行，而且直接找上她來的李洛，眉頭一挑，道：「這種秘術可是比較少見。」

李洛點點頭，道：「所以才來金龍寶行，請魚會長幫幫忙，畢竟金龍道場馬上就要開啟了，雖然臨時抱佛腳可能有點晚，但我還是想儘可能的多提升點實力。」

對於李洛這種上進的行為，魚紅溪倒是有些欣賞的輕輕頷首，畢竟自從呂清兒挑選了這個隊伍配置後，她其實對此次奪得拜山貼就沒有報多大的期望了，只能以後再想其他的辦法。

不過雖然期望沒有報太多，但能夠見到李洛如此認真的對待此次金龍道場，她還是比較滿意的，畢竟最起碼，李洛沒有心安理得的躺著享受著這次的機緣。

姜青娥招來一名侍女，吩咐了一聲後，侍女便是恭敬退下。

而後李洛等待了一會，便是見到那名侍女捧著一個盒子走了進來，盒子打開後，其中有著兩道玉制的玉卷。

「存相類秘術有些不好找，即便是我們金龍寶行這裡也只有兩卷，你先看看有沒有適合的吧。」魚紅溪說道。

李洛眼神驚喜的望著那兩道玉卷，真不愧是金龍寶行啊，這種少見的特殊秘術，竟然也能隨意取出兩道來。

他走上前，小心翼翼的將兩道玉卷打開。

這兩道存相秘術，一卷名為「內囊術」，一卷名為「相泡術」。

內囊術是配合特殊的材料修煉，於體內形成一種特殊的囊袋，而多餘的相力則是可以儲存於其中。

相泡術同樣是需要某種晶塵配合修煉，此術修成後，會在體內形成如氣泡般的東西用以儲存一些相力。

兩者各有千秋，內囊術儲存的相力會更久一些，而相泡術則是儲存量更大，但那種氣泡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自動消散，所以需要時不時的進行補充。

李洛沉吟了好半晌，最終選擇了「相泡術」，因為此術需要水相之力配合，而李洛剛好滿足，當然最重要的是，現在的李洛所需求的就是「量」，越多的相力，到時候他爆發雙相之力時，也就會更強悍。

至於要不斷的補充，其實不是問題，他擁有著兩座相宮，吸收天地能量速度本就比其他人更快，所以完全不必在意這種消耗。

「魚會長，我就選這「相泡術」吧。」李洛笑道。

魚紅溪頷首，而後露出微笑：「那就承蒙惠顧了，這卷相泡術，三百五十三萬枚天量金。」

李洛險些直接將手中的玉卷扔到魚紅溪的臉上，他瞪大了眼睛，難以置信的道：「這一道秘術，你要三百五十三萬？！」

這卷秘術，你要說它有多厲害，那也不至於，這種特殊的效果，有需求的人並不多，三百五十三萬的價格，簡直比一些龍將術還要貴了。

「物以稀為貴，價格本就是如此，童叟無欺。」魚紅溪露出迷人的笑容。

「買不起！」李洛氣呼呼的道。

他現在買一些七品靈水都要省吃儉用，哪裡還能掏出三百多萬來買個秘術啊？這若是蔡薇姐知道了，當場就得辭職不幹了。

「唉，瞧瞧李太玄，澹臺嵐都做了些什麼，兩人不著調，害得這孩子花點錢都苦兮兮的。」魚紅溪感嘆道。

李洛沒好氣的白了她一眼，道：「不要了。」

說著就要離開。

「等等。」

魚紅溪出聲讓他停下了腳步，她笑道：「小孩子就是沉不住氣。」

她纖細手指敲了敲盒子，道：「先拿去用吧，算是我為了清兒的「拜山貼」提前做一點投資，如果你能幫清兒拿到「拜山貼」，這卷秘術免費送給你都可以，可若是拿不到的話，那可不好意思，三百五十三萬枚天量金，少了一個子兒，我都要去找姜青娥討要。」

李洛轉過身，義正言辭的道：「我堂堂洛嵐府少府主，你以為我會在意這區區幾百萬嗎？」

他伸出手，把玉卷抓在手中，直接丟進空間球裡，同時道：「不過我和清兒是朋友，為了她的前途著想，我肯定會傾盡全力幫助她的。」

魚紅溪饒有興致的望著嘴上說著嚴厲的話，下手比誰都快的李洛，眼中泛起一抹笑意，這個小子，跟他爹比起來，倒是要更加的能屈能伸。

「對了，魚會長...」

解決了「存相秘術」的問題後，李洛想起了姜青娥對他的提醒，當即面色微凝的問道：「此次進入金龍道場，那個叫做林梭的人，究竟是什麼來路？」

魚紅溪何等老練的人，李洛一開口，她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當即淡笑道：「你懷疑是針對你來的？」

「沒有這個可能嗎？」李洛反問。

「我理解你的謹慎，畢竟洛嵐府被群狼環伺，適當的謹慎是必要的。」

魚紅溪對此倒是頗為的理解，而後道：「不過這林梭並非是來自其他勢力的人，他出自大夏金龍寶行天藏郡的分部，此次葉秋鼎因故缺席，所以這個名額就給了寶行內部的人。」

李洛聞言有點驚訝，那林梭原來是金龍寶行的人...那這麼看，是他想多了麼？

不過不管怎麼樣，小心一點還是應該的。

於是他也就不在這上面多問，與魚紅溪再度說了一句後，便是起身告辭，他想要趕緊回去將這「相泡術」給修成。

而在離開房間時，他望著繼續看著文件的魚紅溪，遲疑了一下，笑道：「魚會長，謝謝了。」

對方雖然一直在以「拜山貼」來說事，但實則對於他也算是多有照顧了，李洛不知道這個照顧是因為呂清兒還是他老爹的原因，可這個人情卻是不得不受下來。

雖然以對方的實力以及背景，並不需要他的什麼感激，但未來有機會的話，終歸是要還一下的。

魚紅溪埋頭翻閱著文件，沒有抬頭，只是隨意的擺了擺手。

而後待得聽見關門聲後，她方才放下了文件，抬起頭，望著關閉的書房房門，半晌後，方才有輕聲響起。

「李太玄，澹臺嵐，留下這麼大的爛攤子，你們也是真捨得。」

第三百四十八章群狼廝殺

當李洛玩味的話語落下時，這片山林中，那趙孑陽以及幾名實力同樣不弱的隊長，眼睛都是在此時虛眯了一下。

如今這裡匯聚了不下二三十支隊伍，加起來將近百人，如果都來跟著金龍氣吃一口，那最終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正如李洛所說，養不起。

「你想如何？」趙孑陽緩緩道。

李洛在那眾目睽睽下，於一座巖石上面坐了下來，他伸出四根手指，道：「四支隊伍，我只願意與四支隊伍共享金龍氣，再多的話，這金龍氣還不如沒有。」

他眼神淡淡的望著山林中虎視眈眈的群狼，道：「至於怎麼選出這四支隊伍，我不管，我只要結果。」

他的聲音平平淡淡，可落在在場眾多隊伍的耳中，卻是讓得他們心中泛起了寒氣。

這小子，好狠。

他竟然想要在場這些隊伍彼此廝殺，最後決出四支隊伍來與他們共享金龍氣所帶來的收益？

「這位大夏國的朋友手段很高超呢。」

一道冷笑聲在此時響起，李洛目光看去，便是見到一道高挑修長的倩影走了出來，那是一名身材異常火辣的少女，她的皮膚略微有些古銅色，充斥著一種野性感，仿佛是山林間矯健的雌豹。

又辣又冷又兇。

她一頭短髮，容顏顯得有些冷冽，此時眼神帶著一些譏嘲李洛：「你是想要以此挑起我們之間的爭鬥，然後趁機逃脫嗎？」

「而且，即便你身懷雙相，自身也不過只是生紋段罷了，你能與趙孑陽略作抗衡，難道還真的勝得過他嗎？」

「或許，可以讓我來試試？」她腳步輕移，有雄渾的相力升騰起來，隱約間，仿佛是在她的身後形成了一頭綠色的豹影。

李洛目光看向這名短髮少女，然後停在了對方胸前的徽章上：「綠森王朝？」

「綠森王朝，顧穎。」短髮少女淡淡的道。

李洛點點頭，這名為顧穎的少女實力也很強，完全不弱於趙孑陽，以他現在的狀態，在沒有補充四顆相力泡前，如果與她交手，大概率是處於劣勢的。

「這位姑娘，如果你對我的提議沒興趣的話，可以不參加。」李洛笑道。

「魚肉有挑刀板的資格嗎？小弟弟，這裡本來就不是你們這些生紋段該來的地方。」顧穎撇撇嘴。

李洛剛欲說話，呂清兒卻是冷笑一聲，上前一步，俏臉布滿寒霜的盯著那顧穎，道：「雖然我們為魚肉，但也有魚死網破一說，雖然我們也不想捨棄金龍道場這番機緣，但如果真是被逼得沒辦法了，那我們或許也就只能主動退出了。」

她伸出手掌，冰相之力於掌心凝聚成一柄鋒利冰梭。

呂清兒眼眸冰冷。

「如果我自創受傷的話，應該能夠激活金龍秘鑰，直接退出吧？」

山林中有些騷動，趙孑陽以及那顧穎面色也是微微一變，他們大老遠辛苦的趕來，可不是為了將金龍氣逼得退場的，那不是白跑一趟麼？

他們倒是沒想到，這身懷金龍氣的冰冷少女，竟然脾氣這麼彪。

李洛也是因為呂清兒的舉動怔了怔，旋即他眉頭緩緩皺起，道：「你這是做什麼？」

呂清兒察覺到李洛聲音中有些低沉與不愉，心頭也是一緊，有些不知所措的而看著他。

「放下。」李洛平靜的說道。

「我答應過魚會長保護你，所以在我沒有倒下去之前，我不想看見你用這種方式，如果你相信我的話...」

呂清兒連忙道：「我沒有不相信你呀。」

她猶豫了一下，還是散去了手中的冰梭。

李洛則是上前一步，眼神帶著一些漠然的盯著那趙孑陽，顧穎等人，淡淡的道：「我先前所說不會有半點更改，四支隊伍，是我承受的極限，如果你們接受不了，那就不必談了，想怎麼來，我接著便是。」

他言語平靜，神色卻是有著罕見的森冷，雖說眼下局勢極為艱難，但如果真是逼得狠了，他也並非就是完全沒有應對的力量。

他緩緩抬手，衣袖滑落，露出了那猩紅的封印鐲子。

趙孑陽眼神微微變幻，對於李洛這番硬氣的話語，他倒是未曾動怒，只是有一些好奇，他好奇李洛在這種群強環伺的困境下，為何還能有這般的底氣。

是雙相之力嗎？

但這並不足以改變太多的局面，畢竟李洛自身生紋段的實力給予他太多的限制。

不過雖然不知道李洛的底氣來自何處，但對於之前呂清兒的話，他倒是頗為的認同，即便他們沒有破局的能力，但最起碼，現在他們可以魚死網破。

這就是最開始沒有將對方擒住所帶來的弊端啊。

顧穎也沒有說話了，柳眉緊鎖，目光閃爍。

整個山林間的氣氛又是變得安靜了一些，只不過這次的氣氛，漸漸的緊繃，壓抑。

一些實力較弱的隊伍眼神變得不善起來，因為一旦真如李洛所說的這樣，那麼最先倒黴的就是他們。

這個混蛋，還真是會挑事。

壓抑的氣氛持續了片刻。

突然有人率先忍不住，相力爆發，其身影直接對著呂清兒所在急射而去，這是打算先一步擒住呂清兒，然後使得其他隊伍投鼠忌器。

突如其來的變故，惹得場中不少人一驚，繼而蠢蠢欲動。

不過李洛神色始終平靜，似是並沒有要出手攔截的意思。

而也就是在這瞬息間，那道身影已是即將接近呂清兒。

那道人影面露獰笑，伸手抓來。

轟！

也就是在這個時刻，突然有著熾熱狂暴的巖漿相力從天而降，仿佛一顆巖漿巨石砸落，重重的砸在了那道人影的身軀之上。

大地震動，那道人影直接就被一腳踩進了地面，鮮血狂噴。

譁！

山林中眾多蠢蠢欲動的隊伍大驚失色，目光投去，便是見到那趙孑陽面露森然的踩在了那道偷襲者的腦袋上。

他抬起頭，深紅熾熱的相力於身體表面不斷的流轉，同時蘊含著兇氣的低沉聲音，響徹山林。

「閒雜人等，滾出這裡！」

不少隊伍勃然變色，因為他們知道，趙孑陽的出手，就代表著他選擇了李洛給出的方式。

金龍氣這塊美味的蛋糕，只有四支隊伍夠資格吃。

而想要成為那四支隊伍之一...那麼就只能看最終誰能夠留到最後了。

山林間，寂靜持續了數息，而後一道道相力波動猛然爆發，繼而整個山林都被波及了進去。

這一刻，原本的群狼環伺，變成了群狼廝殺。

第三百三十七章進入

在取得了「相泡術」後，接下來的時間李洛算是將所有的時間都投注在了這上面，畢竟從時間成本來看，相泡術算是唯一能夠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將他的實力提升一些的手段了。

而好在這「相泡術」的修煉並不算太過的困難，再加上李洛在相術上面的天賦以及悟性，在經過短短一天的嘗試後，他就將其初步的修成。

洛嵐府，房間的閣樓上。

李洛盤坐於灑滿陽光的窗前，他手掌一抬，一顆藍色的玉珠於掌心出現，這是水玉珠，是修煉相泡術的必備材料。

短短兩天的時間，李洛消耗了數百顆水玉珠，才漸漸摸到「相泡術」的竅門，不過好在這水玉珠價格也不算太昂貴，不然真是損失巨大。

噗！

李洛手掌一捏，水玉珠直接是被捏碎成了一片藍色的晶塵，而後他用力一吸，這些晶塵便是被其吸入鼻息之中。

冰涼的氣息迅速的在體內擴散。

李洛則是運轉水相之力，將那些湧入體內的晶塵盡數的包裹，兩者開始以特定的軌跡於體內運轉起來。

李洛雙手合攏，神色平靜，這兩日這種步驟他已是極為的熟練，所以當下也是有條不紊的重複著。

隨著時間的推移，相力與晶塵融合，不知不覺間，就有著淡淡的氣泡，於體內凝鍊而出。

這種氣泡頗為的奇特，其上有相力光澤流轉，飄飄蕩蕩給人一種不穩定的感覺。

這就是相泡術所修煉而出的相力泡。

相力泡凝鍊出了四顆，這已經是現在李洛所能夠達到的極限，而從那「相泡術」玉卷上面記載的信息，這相泡術最高能夠凝鍊出十二顆相力泡。

李洛心念一動，便是將四顆相力泡各自分出兩顆，送入到了水光相相宮與木土相相宮之中。

而隨著這四顆相力泡落入其中，相宮內的相力種子中則是有一縷縷相力升騰起來，漸漸的將這四顆相力泡所填滿。

隨著相力的充斥，兩座相宮內的相力泡色澤也是漸漸的變得不同起來，一邊呈現閃爍著光澤的蔚藍，一邊則是碧綠蔥鬱。

那是水光相力以及木土相力。

李洛面露微笑，總算是成了。

他估算了一下，這四顆相力泡應該能夠讓他的相力在短暫的時間中加強數成，只不過一旦相力泡破碎，這些相力就會開始消散，無法再存入相力種子中，所以必須立刻將它們爆發出去，否則相力就會無功而散。

其實從實用角度來看，這相泡術略微有些雞肋，增強強度有限，存在時間也比較短，還擁有著不少的限制性。

所以一般很少人修煉這種存相術。

不過，這只是針對其他人而言，李洛卻是不同，他擁有著雙相之力，剛好可以將這些增強的相力爆發出最大的威能，其作用程度，遠勝於普通人所修煉的相泡術。

所以別人修煉此術或許用處不大，可對於他而言，卻是相得益彰。

呼。

李洛長長的吐了一口氣，目光望向陽光燦爛的窗外，如今也算是一切都準備萬全了，接下來，就是等待明日金龍道場的開啟了。

而對於這傳說中的金龍道場，他的心中，也是分外的期待。

...

第二日，李洛在與姜青娥告別後，便是直往金龍寶行而去。

到了金龍寶行，在侍女的引領下，進入到寶行內部區域，最後來到了一座由灰褐色巨巖搭建而成的廣場中。

廣場造型獨特，巨巖聳立，宛如人像般。

在廣場的中央位置，層層巨巖以某種複雜的行跡堆積，形成了一座祭壇般的高臺。

當李洛來到這裡的時候，魚紅溪，寧闋等一眾金龍寶行的高層皆已到齊。

呂清兒對著李洛招了招手，在其身旁，身軀魁梧的秦逐鹿一言不發。

一旁還站著寧昭，祝煊，林梭三人。

李洛走過來的時候，三人也是看來，那林梭還衝著李洛露出了微笑。

李洛神色不動的回以笑意，然後走到呂清兒這邊。

魚紅溪見到李洛也是到場，便是開口說道：「人也到齊了，接下來我們就會開啟空間傳送，將你們送入金龍道場。」

「記住，進入金龍道場時，你們要緊握此前獲得的「金龍秘鑰」，因為你們在進入道場時，將會遭遇到青風罡的襲擊，真正的青風罡極其的霸道，憑你們的實力根本不可能抵禦，而金龍秘鑰則是會幫你們化解道青風罡九成的力量。」

李洛神色一動，手掌抹過空間球，手中有金光淡淡的閃爍，正是此前在宴會上面贏取而來的金龍秘鑰。

原來此物不僅是進入金龍道場的憑證，也是護身符。

「不過不要因為金龍秘鑰幫你們化解了青罡風九成的力量就心懷小覷，剩下的那一成，憑你們的實力，恐怕沒人能獨自接下來。」

魚紅溪臉色凝重的提醒道:「想要穿過青罡風帶，還需要你們隊伍內的全力配合，如果到時候你們真是達到了極限，金龍秘鑰將會破碎，同時爆發最後的力量將你們送回來，但是一旦到那一步，你們也就會失去進入金龍道場的資格。」

所有人都是肅然點頭。

「多餘的話也就不再多說，準備開啟傳送吧。」魚紅溪揮手，雷厲風行。

廣場上頓時有人應下，而後整座廣場開始顫動起來，天地間的能量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對著此處匯聚而來，漸漸於廣場上方形成了能量漩渦。

而廣場上那些如石像般的巨石之上，有道道光紋變得明亮起來，而後一道道光柱猛的噴射而出。

這些光柱於廣場中央的高臺上匯聚，空間劇烈的撕裂起來，片刻後，一道能量門戶，緩緩的成形。

魚紅溪盯著那能量門戶數息，然後目光轉向了呂清兒他們，未曾說話，只是輕輕揚了揚下巴示意。

下一瞬，李洛，呂清兒，祝煊等六人身影皆是同時暴射而出。

直接是在眾多目光的注視下，投入到了那能量門戶之中。

魚紅溪望著六人消失的身影，接下來能量門戶會一直的存在，直到呂清兒，李洛他們歸來。

而至於呂清兒能不能得到金龍拜山貼，那就已經不是她能夠改變的事了，一切隨緣吧，拿不到，再想其他的辦法。

第三百四十九章角色的轉變

山風呼嘯，帶來了激烈的廝殺聲以及血腥的味道。

一道道相力於山林間爆發，宛如絢爛的煙花，只不過這煙花過於的血腥了一點。

李洛則是神色平靜的坐在巖石上，望著這場混亂的激鬥，他的眼中沒有半點的憐憫，這些人既然一開始是想著來圍獵他們的，那麼自然也應該做好付出代價的準備。

獵人與獵物，可是會隨時出現改變的。

秦逐鹿走過來，道：「我們要不要趁亂跑掉？」

呂清兒也是眸光看來。

李洛笑著搖搖頭，道：「沒這個必要，我們真要現在露出逃跑的跡象，立刻就會成為全場針對的目標。」

「其實從金龍氣暴露的那一刻起，我們的局勢就很危險了，雖然說出來有點難堪，但我們還是得承認，憑我們的實力，是無法獨自保住金龍氣的，這金龍道場，生紋段是很難成為主角的。」

他有些無奈，如果金龍氣沒有暴露的話，他們還可以悶聲發大財，可倒黴的是在進入後不久，他們就被吉隼所跟蹤並且發現了金龍氣。

更倒黴的是，這個狗東西竟然還把消息傳給了他們雪狼國另外一支隊伍，而且傳就傳了，結果那個廢物隊伍還沒保住情報，反而被別人捷足先登，最後導致消息擴散。

「即便我們現在趁亂跑掉了，之後也會面對著許多隊伍的圍剿，所以沒必要做這種無意義的事情。」

李洛盯著山林中的激戰，微微沉吟，道：「既然金龍氣無法獨享，那找幾個背鍋俠就算是最好的結果了。」

呂清兒頷首，這是最理智的選擇，如果這種時候還想著獨吃的話，那他們可能就真的只能早早退場了。

顯然，從一開始的時候，或許李洛就已經有了這種謀算。

不過這其中也有不小的難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的隊伍配置太差，三個生紋段的實力在其他那些擁有著化相段實力的隊伍眼中，實在沒什麼威脅，人家見面首先想到的不會是談判，而是先將他們擒住。

而一旦落入了對方手中，主動性就弱了太多。

但李洛先前擋住了趙孑陽的攻擊，展現出了不弱的實力，這才震懾住了一些人，並且將局面衍變成如今的混亂。

秦逐鹿在旁邊坐下來，他看著李洛道：「你的實力竟然不知不覺間提升到這一步了。」

先前李洛獨自擋住了趙孑陽的攻擊，這一點是他難以做到的事情，按照秦逐鹿對自身的評估，現在的他即便是對上生紋段第五紋對手，他也沒多少的懼怕，但超過第五紋達到了化相段的對手，他基本就不是對手了。

而這趙孑陽，是化相段第二變。

李洛這個越級，顯然是超越了他。

而要知道，半年前剛進入聖玄星學府時，他的實力可是遠遠的超越了李洛...那時候的李洛還未曾顯露鋒芒，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雙相的優勢也終於是在漸漸的顯露。

李洛笑了笑，秦逐鹿雖然擁有著上八品的噬金妖虎相，但他如今身懷七品水光相，五品木土相，兩者加起來，純論相力雄渾程度的話，他比起對方只強不低。

現在他幾乎可以說只要不遇見九品相，同等級中他不懼任何人。

至于越級勝敵，他主要是藉助著雙相之力的驚人爆發威能，但這種力量也有著弊端，那就是持久力不行，如果不能抓住時機一擊制敵，那麼自身反而會因為相力消耗過大而陷入劣勢之中。

就比如先前，如果那趙孑陽還要繼續動手，失去了四顆相力泡的他，恐怕就要陷入極大的劣勢之中。

「說到底，還是咱們實力弱了一些，不然也不至於如今還要藉助外力。」李洛感嘆一聲，這金龍道場參加的隊伍，普遍都是化相段，他們這種生紋段在這裡，真是處處受制。

「你如果都要妄自菲薄，那我們這些人還活不活啦？」呂清兒忍不住的說道。

「這些隊伍在他們各自的聖學府中，幾乎都算是二星院中的佼佼者，如今你還能夠在他們的圍獵中遊刃有餘，這一點，就算是再來兩個秦逐鹿也是做不到的。」

秦逐鹿看了呂清兒一眼，表示為什麼要用他來當計量單位？

呂清兒振振有詞的道：「因為就算再來兩個你，你也只會直接硬著頭皮莽過去，但眼下這種局面，就算你頭再鐵，也只會被撞得頭破血流。」

秦逐鹿臉龐微微僵硬，這倒的確是他的性格，他不會搞這些花裡胡哨的算計，如果真是被人圍攻了，那大概率是直接乾脆力戰而死。

「接下來就等他們分出個結果麼？」他轉移話題。

李洛點點頭，道：「剩下的最後四個隊伍，就是咱們往後的盟友了，大家要相親相愛。」

秦逐鹿忍不住的想要吐槽，鬼的相親相愛啊，如果他們有機會的話，恐怕最想做的就是收拾李洛，畢竟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這一次算是被李洛拿捏算計了。

不過不管如何，看著這些傢伙突然間在面前表演這麼一場好戲，倒也是怪舒服的。

於是，在李洛，呂清兒，秦逐鹿那近乎看好戲的目光下，這場山林間的混亂持續了足足一個時辰，整片山林都是一片狼藉。

最終，諸多隊伍紛紛潰逃。

有四支隊伍從山林間走出，最後來到了李洛三人的前方，其中兩支隊伍便是趙孑陽，顧穎所率領的。

而此時的四支隊伍，皆是渾身散發著煞氣，其中不少人身體上都是掛了彩，有鮮血滲透出來，顯然為了驅逐其他的那些隊伍，他們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這也虧得所有隊伍都是一盤散沙，不然這些隊伍聯手對付他們，他們恐怕真是無法應付。

所以此時四支隊伍看向李洛的目光都是有些不善，其中兇光暗蘊。

而李洛仿佛是未曾看見他們那不善的目光一般，反而是滿臉笑容的起身，然後鼓掌起來，道：「恭喜你們，經過重重的篩選淘汰，成為了最後的四支隊伍。」

顧穎盯著李洛，咬了咬牙，道：「虞浪是吧，我也記住你了，如果年底的「聖杯戰」能夠遇見你的話，這次的算計我會找你討回來的。」

其他三支隊伍也是冷哼出聲，想來顧穎這話說到他們心頭去了。

李洛面不改色的道：「我虞某人行事，無須與任何人解釋，往後若是遇見，各位不必手下留情。」

旋即他笑著對著四支隊伍領頭的人伸出手來，道：「不過至少在這金龍道場中，我認定你們這些朋友了，你們放心，金龍氣所帶來的收穫，咱們都會公平分配。」

聽到此話，趙孑陽，顧穎等人雖然沒有理會李洛伸出來的手，但神色也緩和了一點，如果不是因為覬覦金龍氣帶來的收益，他們早就直接出手將李洛三人全部淘汰出局了。

「接下來咱們就算是盟友了，我們可以結伴前行，但今日這裡的事情鬧得太大，所以往後的日子裡，恐怕會有不少隊伍試圖對我們進行著狙擊，到時候，就要靠兄弟們了。」李洛也不在意他們的冷淡態度，而是充滿著熱情與幹勁的說道。

「從現在開始，金龍氣，由我們來守護！」

聽到此話，趙孑陽，顧穎等四支隊伍面色不由得變得頗為精彩起來，他們這個時候忍不住的有些精神恍惚。

他媽的事情有點不對勁啊。

我們一開始不是來搶人的嗎？

怎麼搶到最後莫名其妙的變成對方的打手了？！！

第三百三十八章金龍道場

當李洛身影衝入那能量門戶的時候，便是感覺到空間扭曲了起來，他仿佛是失去了所有的感官，這種感覺似持續了許久，又似僅僅只是一瞬。

直到某一刻，其手中的金龍秘鑰突然變得滾燙起來，有金光散發，金光猶如是形成了某種指引，化為了金光大道直刺前方虛空。

而後虛空有漣漪綻放，竟是被撕裂開來。

李洛的身影則是踏入其中，而就是在踏入的那一刻，似是有無比璀璨的金光刺入眼球，那金光之強烈，猶如是能夠光照諸天。

李洛雙目被金光照耀得通紅，許久後方才漸漸的平復，目光看向遙遠的虛空，這才見到在這座空間中，有一座大陸矗立其中。

大陸無邊遼闊，但或許是距離太過遙遠，所以李洛能夠一眼將其收入眼中。

而此時，他也發現自身被濃鬱的金光所包裹，以一種極其恐怖的速度在對著那座大陸所在的方向墜落而去。

在其身側，也有兩道金光，則是呂清兒與秦逐鹿，更遠處的三道金光，則是寧昭，祝煊，林梭。

目光遠眺，更是能夠見到數以百計的金色光流不斷的從天而降。

顯然，這些都是入場的各方金龍寶行分部的隊伍。

看上去倒是壯觀。

金光遁形的速度極快，不過眨眼間，李洛他們便是出現在了大陸上空，無盡的山脈河流映入眼中。

呼！

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天地間有風聲大作，有青風不知從何處席捲而來，直接就對著李洛颳了過來。

吱吱！

青風先是與身軀外的金光碰撞，發出了刺耳的聲音，兩者似是在不斷的消融，而後有縷縷青風穿透金光。

李洛早已運轉相力，將全身都是防護起來，可當那一縷縷青風掠進來的時候，傾盡全力做好的相力防護直接是被如同切豆腐般的撕裂開來，青風掠過，便是劃開了皮膚，留下了一道切口。

看似不太起眼的切口，直接是讓得李洛抽了一口冷氣，那種刺痛太過的強烈，仿佛直擊靈魂。

繼而越來越多的青風湧入，讓得人開始有些手忙腳亂。

李洛看了一眼其他的金光，其中的人影都是因為這突然出現的青風變得慌亂起來。

「這就是青罡風嗎？果然恐怖。」

李洛心中驚嘆，這青罡風顯然就是金龍道場的一層防護，想要進入道場中，就得扛過青罡風的洗禮。

好在有金龍秘鑰抵禦絕大部分的青罡風，不然憑他這點實力，恐怕連一波都抗不過去，直接就被吹得屍骨無存。

不過即便這樣，單獨一人硬抗，還是有些困難。

所以李洛迅速的對著呂清兒，秦逐鹿兩人打了一個手勢，而後兩人迅速的靠攏過來，金光蔓延，將三人護在了一起。

那邊寧昭三人也是匯合，然後開始合力硬抗青罡風。

這三人都是化相段的實力，聯手之下，雖然還是有些艱難，但也算是漸漸的穩住了陣腳。

而反觀李洛三人這邊，則是要顯得吃力許多，畢竟論起隊伍配置，他們這邊的確要弱不少。

這樣消耗下去，最後說不得還真是撐不到穿過青罡風帶。

「李洛，怎麼辦？」呂清兒俏臉有些凝重，雖說她對那拜山貼興趣不大，但畢竟是想要帶著李洛進入金龍道場混點機緣，可如今若是連進都進不去，那也就浪費了一次大好的機會。

李洛微微沉吟，道：「我們吃虧在相力不及他人，這風帶不知道有多長，如果三人相力消耗太多，對我們極為不利。」

「這青罡風自前方而來，我們不能跟其他人一樣選擇分擔來扛，最好以防禦最強的人在前，兩人在後輔助。」

然後兩人的目光就同時的投向了秦逐鹿。

秦逐鹿臉龐抽了抽，他擁有著上八品噬金妖虎相，肉身防禦自然是最強，所以這個肉盾，簡直就是在說他了。

不過秦逐鹿還是很能任勞任怨以及顧全大局的，所以也沒說什麼，默默的上前一步，宛如肉盾一般，擋在了前面。

「小鹿還是很靠譜的。」李洛讚嘆道。

秦逐鹿怒視而來：「不要給我亂取名字！嘶！」

剛說完，青罡風席捲而來，痛的他咧嘴抽氣。

呂清兒伸出手按在了秦逐鹿後背，寒冰相力湧出：「玄冰甲！」

頓時寒氣湧動，直接於秦逐鹿的身軀表面形成了一副冰甲，幫他削弱著青罡風所帶來的傷害。

李洛也是笑著伸手，他運轉了自身相力中治療之力，將秦逐鹿身體上的風傷迅速的恢復。

而有了兩人的輔助支持，秦逐鹿頓時精神大振，一聲咆哮，宛如雷鳴虎嘯，相力激湧，整個身軀都是膨脹了起來，身體表面有金色的虎紋若隱若現，一股煞氣撲面而來。

嗤嗤！

青罡風再度落在身上，有了冰甲以及李洛治療之力的協助，倒是漸漸的被秦逐鹿硬抗了下來。

頓時穿行的速度激增。

在那不遠處，寧昭，祝煊，林梭三人也是感覺到了李洛這邊的速度，當即投來了驚詫的眼神，原本他們以為李洛三人會在這風帶內異常的狼狽，沒想到這麼快就被他們找到了巧妙的化解之法。

虛空之上，道道金光不斷的划過，最後漸漸的穿過青罡風帶，落入到了已經變得極其遼闊浩瀚的大地各處。

李洛一行人最終也有驚無險的穿過了風帶，而後便是察覺到一股吸引力自下方傳來，手中的金龍秘鑰散發出一股牽引力，直接是引著他們急速墜落而下，空間閃爍，便是腳掌踩在了堅硬的大地上。

李洛第一時間的抬頭四望，發現他們處於一片遍布著冰雪，白雪皚皚的深山中，周圍的樹木皆是呈現冰晶狀，有寒氣散發。

「這裡就是金龍道場嗎？」三人皆是好奇的打量。

「天地能量好濃厚啊，比外界強多了。」呂清兒感受了一下四周天地間湧動的能量，驚嘆道。

李洛點點頭，他們所處的位置，還只是金龍道場的外圍，天地能量就已是如此濃厚，可見在那內圍，修煉條件還要更勝一籌。

真不愧是金龍道場傾盡全力所打造的修煉聖地。

而在此時李洛突然發現手中多了一物，攤開手掌，竟是一支金色的短香，顯然，這應該是此前魚紅溪所說的祭燃之物，在一些祭祀品前點燃此香，就能夠在這天地間換取那所謂的「道金」。

「行吧，咱們也就開始吧，一路往東，我們的目標是探尋珍稀靈植，獵殺精獸，賺取道金，然後去多寶池換取寶具！」李洛揮了揮手，說道。

呂清兒小手在嘴邊哈了兩口白氣，笑盈盈的道：「也不知道這道金好不好賺。」

她神情倒是顯得格外的輕鬆，這金龍道場跟暗窟不一樣，這裡風景優美，也沒有那些討厭的異類，如果沒有秦逐鹿的話，這可真是一次很讓人期待的旅程。

咚！

她聲音剛剛落下，突然有著什麼東西從上方掉落下來，剛好砸在她的頭頂上，讓得呂清兒哎喲一聲。

她連忙伸手接過從頭上滾落下來的東西，定睛一看，那好像是一顆雪白的果實，上面有淡淡的紋路散發著光澤，一股異香之氣就隨之散發出來。

呂清兒握住這顆掉落在頭上的異果，怔了幾秒，然後對著李洛，秦逐鹿問道：「這個算不算是珍稀靈植？」

李洛，秦逐鹿望著呂清兒手上的雪白異果，面面相覷一眼，然後道：「看起來有點像，要不試試？」

而後他們就將雪白異果擺在地上，同時將金色短香插在面前，將其點燃。

金色的煙霧嫋嫋升起，環繞在了雪白異果上。

下一刻，三人就驚奇的見到，雪白異果漸漸的變得虛化，最後竟是直接憑空消失了。

而同時面前的虛空破碎開一個口子，四枚圓滾滾的金幣，閃爍著異光的從其中掉落出來，落在了三人面前。

而李洛，呂清兒，秦逐鹿望著這四枚銘刻著金色龍紋，隱隱間散發出一種奇特韻味的特殊金幣，不由的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這道金...這麼簡單的嗎？

習慣了暗窟積分的獲取艱難，突然間來這麼容易的，好像有點不太適應啊。

第三百五十章再遇

金龍氣的守護聯盟，最終順利的進發了。

雖然聯盟內部充斥著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但班子勉強算是搭建成了，四支隊伍中，趙孑陽與顧穎實力最強，皆是達到了化相段第二變，另外兩支隊伍的隊長則是化相段第一變，實力也算是不弱了。

這般配置，聯合在一起，在這片區域中還是相當具備震懾力的。

所以在剛開始的兩天時間中，李洛一行人的進發相當的順利，其中僅僅只是零星的遇見了一些不開眼的小隊，但這些小隊所取得的作用，無非是為李洛他們增添了一些道金收穫而已。

而趙孑陽，顧穎等人也很滿意，因為呂清兒的金龍氣所帶來的聚寶盆效果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更好，一路而來，即便有著眾人分潤，但最終到手的收穫也遠比他們此前單獨前行要來得更為豐厚。

這倒是大大的提升了眾人的動力。

不過這種順利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就漸漸的有所改變，金龍氣的消息開始徹底的傳遍了這一片區域，那所引發的後果，就是開始有著源源不斷的隊伍以他們為目標的匯聚而來，開始進行著各種各樣的針對。

其中不乏一些同樣實力強悍的頂尖小隊，他們先是前來談判，試圖也成為這守護聯盟中的一員，分得一杯羹。

而面對著這種談判，李洛他們還沒說什麼，可趙孑陽，顧穎等人直接是以激烈的態度反對，為此甚至與其他那些頂尖小隊對線，畢竟在嘗到了金龍氣帶來的甜頭後，他們又怎會願意平白的再多一些利益分享者？

趙孑陽等人的反對，無疑也是激怒了其他那些隊伍，這就導致之後的行進開始變得有些艱難起來，越來越多的隊伍參與了對他們的圍剿，那諸多的針對，也是引得這初建的守護聯盟吃了不少的苦頭。

到得後來，趙孑陽等人就收斂了一些氣焰，不再明目張胆的前進，而是避開主要的路線，免得陷入到那些同樣開始集結起來的大部隊的圍攻之中。

...

「按照我們現在的速度以及路線，再有五天時間，應該就能夠抵達多寶池。」

一座深山的溪流旁，李洛一群人圍坐著篝火，那趙孑陽以木棍在地面上面勾勒著地形，然後對著眾人說道。

「五天麼...」

眾人微微沉吟，這個時間，倒還是能夠承受。

顧穎則是以繃帶在纏繞著手腕上的傷痕，有血跡滲透出來，她的臉頰上也帶著許些的疲憊，這幾天高強度的作戰，可是片刻都未曾停下過。

李洛見狀，笑道：「我幫你治療一下吧，畢竟也算是一條船上的人。」

顧穎聞言，遲疑了一下，最終還是解開繃帶，將手遞了過去：「謝了。」

李洛不在意的搖搖頭，運轉治療之力，為顧穎恢復著傷勢，同時笑眯眯的道：「我說也是你們太固執，何必將這金龍氣看得太寶貴，既然有一些強力隊伍想要加入，那就讓他們一起便是，你們那麼激烈的拒絕，不是平白樹敵嗎？」

「你倒是看得開。」那趙孑陽聞言一聲冷哼，滿臉的不爽。

原本頭疼的應該是李洛他們才對，畢竟那些人都是衝著呂清兒的金龍氣來的，但現在局面偏偏是李洛等人一副淡然模樣，而他們這些人為了保護金龍氣卻是拼得頭破血流。

雖然說到底他們也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但這麼想起來總是不爽。

「希望能儘快抵達多寶池吧，到了那裡，咱們這聯盟也就差不多該解散了，那時候就祝各位能得到心儀的寶具，然後在那拜山貼的爭奪中大放異彩。」李洛笑道。

這話倒是說到眾人心坎裡，畢竟只要到了多寶池，道金的賺取也就基本是到了頭，接下來要在意的就是金龍拜山貼的爭奪，那個時候金龍氣的效果也就不大了。

而在眾人吃著烤魚歇息的時候，突然有一道哨音自右側的方向傳來。

眾人聽到這哨音面色皆是一凝。

「又有隊伍來了。」

李洛，趙孑陽，顧穎等人對視一眼，皆是迅速滅了篝火，然後起身對著哨音傳來的方向趕去。

一行人穿過密林，很快的趕到了放哨隊員的位置，此時的後者對著他們招了招手，指向了前方，只見得在那個方向，有三道身影正疾掠而來。

「只是一支隊伍？」

李洛等人看去，皆是有些驚訝，最近被他們擊潰的隊伍不少，所以如今敢一支隊伍就來攔截他們的，可是相當罕見了。

「李洛，似乎是有點眼熟。」呂清兒看了一會，在李洛身旁輕聲說道。

李洛點點頭，相力凝聚雙目，仔細的看了片刻，終於是將那三道人影給認了出來：「是寧昭，祝煊和林梭？」

「你們認識？」趙孑陽眉頭微皺的問道。

在他的感知中，這支趕來的隊伍實力不弱，特別是其中一人，實力完全不遜色於他。

「是我們大夏金龍寶行的另外一支隊伍。」李洛笑容莫名的道。

趙孑陽與顧穎對視一眼，眉頭愈發緊皺，現在這個聯盟成分複雜，不過雖說他們一直被逼得有些不爽，但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呂清兒三人也算是在他們的監控之中，一旦情況有變故，他們可以將對方三人所掌控。

可眼下突然又趕來一支實力頂尖的大夏金龍寶行的隊伍，這局面就變得有些不太好掌握了。

這對於他們而言，不算是一個太好的消息。

而在他們心思轉動的時候，那三道人影已是對著這邊掠來，最後在眾人前方落了下來，的確是寧昭，祝煊，林梭三人。

三人一現身，那祝煊便是上前一步，目光銳利的盯著李洛，道：「這就是你們跟魚會長許諾的會保護好清兒嗎？」

「被人挾制，身不由己？」

面對著祝煊這鋒利言語，李洛神色不變，笑道：「你也太誇大其詞了，我們這是合作共贏。」

「自欺欺人。」

祝煊冷笑一聲，然後目光柔和的轉向呂清兒，道：「清兒，抱歉，我們來晚了，你沒受什麼委屈吧？」

「清兒，如果你不想待在這裡，儘管跟我說，不管多大的困難，我們都會帶你離去。」

此言一出，那趙孑陽，顧穎等人頓時眼神帶著寒意的投射而來。

這傢伙，竟然敢當著他們的面撬走金龍氣？

呂清兒先是看了李洛一眼，然後搖了搖頭，道：「一場歷練而已，沒必要看太重要，遊山玩水也挺有樂趣。」

祝煊一滯。

趙孑陽，顧穎等人驚訝的看了呂清兒一眼，然後暗自鬆了一口氣。

寧昭也是在此時開口笑道：「既然清兒你不願意走，那也沒事，不過為了你的安全，我們還是必須得跟著你的，不然你出了事，到時候我們怎麼跟會長交代？」

趙孑陽眼神一寒，道：「要跟著走，我們同意了嗎？」

又多一支隊伍，那到時候金龍氣的收益又要被分走一成，這顯然會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祝煊目光投向趙孑陽，淡淡的道：「我們同為大夏的隊伍，一起走還需要你同意嗎？」

「哦？」

趙孑陽眼中兇光閃爍，身體上有著深紅色的相力緩緩升騰起來。

「巖漿相？」

祝煊雙目微眯，身體上火紅相力同樣升起，高溫瀰漫。

這雙方瞬間就變得劍拔弩張起來。

不過這個時候，李洛站了出來，笑道：「大家沒必要這麼針鋒相對，現在還有外敵暗中覬覦，如果我們這麼鬥起來，反而是讓人撿了便宜。」

在他的勸和下，氣氛稍微平緩了一些，那祝煊也是看了李洛一眼，旋即暗自冷笑一聲，看來這李洛這段時間在這裡混得也很委屈呢，這是想要將他們當做外援引出來增強自身的話語權嗎？

不過眼下畢竟還有其他強隊虎視眈眈，所以祝煊也就沒有再說什麼，而是直接帶著寧昭，林梭走向了呂清兒那邊。

氣氛緩和下來，一行人又是對著密林深處而去。

李洛走在後面，他目光看了一眼祝煊，然後又掃了那一直未曾說話，存在感比較低的林梭一眼。

雖然同為來自大夏的隊伍，但對方，未必就是外援啊，甚至，說不得危險程度，比起趙孑陽他們還高呢...

「虞浪，你之前可沒跟我們說，還會有一支大夏的隊伍加入進來呢。」顧穎，趙孑陽走到了李洛身旁，淡淡的道。

「我可不想再分一些利益出去了。」趙孑陽冷哼道。

李洛神色苦澀的道：「其實我也不想分，不過你們也看出來了，對方才是主力，我們這支隊伍只是打下手的。」

「如果我不同意他加入的要求，之後回去，終歸是會引來一些麻煩，所以我沒辦法讓你們當著面打起來啊。」

趙孑陽眼神有些陰沉的道：「那你就還是要他們留下來了？這就是你的選擇？」

面對著趙孑陽這暗蘊著威脅的言語，李洛似是有些為難，長長一嘆。

「他們的實力比我們這支小隊強，我說的話人家也不看在眼中，所以...你們真想要做什麼，那就別當著我的面吧，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的神色掙扎，最終丟下一句話，快步而去。

趙孑陽與顧穎對視一眼，眼中方才泛起一抹滿意的笑意。

第三百五十一章好戲

寧昭，祝煊這支隊伍的加入，頓時讓得本就成分複雜的守護聯盟，變得更加的...複雜了。

第二日的趕路中，隊伍明顯氣氛都變得有些緊張許多，整個守護聯盟，直接是變成了三個派系。

一派是以趙孑陽，顧穎等人為首的外來者，一派是李洛，呂清兒，秦逐鹿為核心但看上去也是最弱的一派，而第三派便是剛剛加入的寧昭，祝煊，林梭三人。

三派顯然是趙孑陽他們實力最強，而寧昭，祝煊等人人數劣勢，不過實力倒也不弱，再加上如今還要防範外敵，所以趙孑陽他們在沒有準備萬全下，也不好肆意的樹敵。

所以暫時來說，還保持著一些克制。

當然克制歸克制，但一些矛盾還是避免不了的，而李洛則是一副和事佬的模樣，站在中間不斷的調和雙方關係。

仿佛是委屈的小媳婦一般。

守護聯盟，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對著多寶池所在的方向進發。

而這一日下來，守護聯盟依舊是受到了一些隊伍的狙擊，眾人歷經一番激戰，最終擊退了來敵，同時也算是收穫頗豐。

夜裡的時候，迎來了每日喜聞樂見的「分金環節」。

...

篝火旁，李洛將一塊炙烤成金黃色的烤肉塞進嘴中，感受著那嘴中散逸開來的美味，一臉的心滿意足。

然後他從篝火上切下一小塊，遞給了旁邊的呂清兒。

呂清兒接過，衝著李洛露出一個甜美的笑容，這才矜持而優雅的品嘗起來，紅唇沾染著油光，在篝火照射下泛著誘人的光澤。

一旁的秦逐鹿在沒有形象的狼吞虎咽，吃完後有些悶悶的道：「這金龍道場也太無聊了，這不是我想要的地方。」

他原本所期待的是一場不斷被追殺的刺激逃亡，可他怎麼都沒想到，局面莫名其妙的變成了被一群頂尖打手貼心的保護著。

這幾天雖然不斷有隊伍狙擊他們，但他與李洛都沒有出手的機會，而主要原因是李洛義正言辭的告訴他，他們最重要的任務是保護呂清兒，所以絕對不能夠離開她身旁半步。

對於這個理由，秦逐鹿沒法反駁，因為連趙孑陽他們都對此表示認可，當然他們更多的原因，或許是不想讓他們三個走出監控範圍。

但不管如何，這幾天下來，秦逐鹿沒有一次出手的機會，他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趙孑陽等人一次次的激戰，而他卻只能心癢難耐的在旁邊捅樹發洩。

面對著秦逐鹿的抱怨，李洛只能給他一個白眼，這莽貨真是不識好歹，為了促成眼下的局面，他不知道費盡多少的心血，這傢伙還覺得太悶了？

「覺得無聊就多吃點，你看清兒不就胃口挺好的嗎？這幾天感覺都養胖了一點。」李洛說道。

一旁的呂清兒一驚，連忙摸了摸清麗光潔的臉頰：「真的嗎？哪胖了？」

李洛倒是沒想到她這麼大反應，只能幹笑道：「沒有沒有，開玩笑的。」

呂清兒羞惱的剮了李洛一眼，然後捏住小拳頭捶了他一下。

李洛只能承受著，然後他又感覺到氣氛有點不對，抬頭看去，便是見到篝火旁，那趙孑陽，顧穎以及祝煊等人都是面無表情的看著這邊。

李洛能夠感受到他們散發出來的一些怨氣。

畢竟他們每天在外面拼死拼活，打得頭破血流的，現在回來舔舐一下傷口，還要受到這種暴擊？

好想翻桌子不幹了啊。

「咳...」

面對著眾人的怨氣，李洛乾咳一聲，趕緊轉移話題：「大家聊點開心的事吧，比如今天的分配。」

他直接掏出了一個布袋子，然後往面前的地上一倒，頓時一陣清脆的聲音響起，一堆金光燦爛的小可愛就滾落了出來。

正是今天所收穫的道金。

場中所有目光都是在此時火熱的投射而來。

在守護聯盟中，每天的道金收穫都是先由李洛來掌管，其實主要還是因為他們這支小隊實力最弱，大家都放心。

「這就是今天所收穫的所有道金。」

迎著眾人熾熱的目光，李洛從篝火中掏出一根木棍，然後笑容滿臉的將道金分成了各個平等的份。

「辛苦大家了，各取吧。」他說道。

「等等。」

不過此時趙孑陽突然開口了，他盯著其中的一份道金，冷冷的道：「今天多分了一份吧？」

李洛一怔，笑道：「這一份是給他們的啊。」

他指了指寧昭，祝煊那邊。

「我們可沒同意讓他們每天分與我們同等的道金。」趙孑陽冷哼道。

此言一出，那寧昭，祝煊頓時變了臉色，眼神有些陰沉的投向趙孑陽：「你什麼意思？不要沒事找事。」

「我們今天同樣是打退了敵人，憑什麼不分？」

先前李洛拿出今天所獲的道金時，他們就暗自感到震驚，因為此前他們混了好幾日的收穫，都沒有今天這一天的來得多。

此時他們才真正的感受到呂清兒那金龍氣所帶來的聚寶盆效果有多強，怪不得趙孑陽等人對於外來者的加入如此的排斥，畢竟這可是實打實的利益啊。

顧穎說道：「分給你們也不是不可以，不過沒必要一來就跟我們一樣的數額吧？最起碼也得先表現幾天再說吧？」

祝煊臉色冰冷，袖袍一揮，火紅相力掠出，直接是捲起李洛分配給他們的那一堆道金，然後收了起來。

「不要說這些廢話了，這些是我們應得的，清兒是我們大夏金龍寶行的人，我們能讓你們跟著分配這些道金，已經是很給面子了。」

「如果你們還不滿足，想要怎麼做，我們都奉陪到底，大不了最後一拍兩散。」

趙孑陽面色頓時陰沉，眼中有怒意浮現：「好大的口氣，你算什麼東西？！」

他猛的起身，深紅相力湧動，高溫瀰漫開來。

這原本還算和諧的氣氛頓時變得劍拔弩張起來。

李洛趕緊起身，一臉的焦急：「哎呀，你們這是做什麼，何必搞這麼難看，現在可不是鬧矛盾的時候，雖然今天打退了一些覬覦者，但麻煩還未完全解決，我們內亂這不是給人機會嗎？」

「大家給我一個面子，暫且忍忍吧。」

他揮了揮手，然後看向寧昭，祝煊他們，道：「你們畢竟剛加入，有時候還是需要多付出一點的，這樣吧，今晚的守夜，就交給你們了，如何？」

祝煊看了李洛一眼，他倒也的確不想在這裡跟趙孑陽他們有衝突，畢竟對方人數有優勢，於是也就淡淡的點頭。

然後徑直起身，帶著寧昭，林梭對著遠處走去。

篝火旁的氣氛，這才漸漸的平緩下來。

只不過篝火升騰間，李洛還是見到了那趙孑陽，顧穎眼中浮現的許些兇光，於是，他有些悲天憫人的嘆了一口氣。

他媽的，演了一天戲，今晚終於有好戲看了。

第三百三十九章這麼個情況

「可能是個偶然情況，「道金」如果真的這麼容易得到的話，那也太泛濫了。」

在沉默片刻後，李洛率先慎密的分析道：「金龍寶行雖然財大氣粗，但又不是散財童子，哪能這麼白送？」

呂清兒與秦逐鹿都是表示認同，從邏輯來說，「道金」就跟學府積分一樣，獲取難度必然不小，不然太簡單的話就沒有存在意義了。

可能剛才就真的只是單純的運氣好吧。

「繼續往前走吧，這才剛開始，後面的苦日子恐怕還沒出現呢。」

李洛笑著揮了揮手，然後一行三人便是踩著皚皚白雪，於山林間漸漸的前行。

而約莫一炷香後，行走在雪地中的呂清兒突然感覺到踩到了什麼東西，於是疑惑的彎身刨開了冰雪，然後她就見到一株如冰晶般的靈芝，散發著香氣的躺在冰雪裡面。

她彎身將其撿起來，道：「這是不是也是珍稀靈植？」

李洛神情呆了一秒，搖搖頭道：「你以為是大白菜呢，路邊隨便都是？」

「祭燃試試就知道了。」秦逐鹿悶聲說道，然後麻利的取出金香點燃，經過一系列熟悉的步驟後，冰晶靈芝被煙霧包裹，繼而消失，三枚金燦燦的金幣憑空滾落，落在了雪地裡面。

沉默就持續了下來。

三人都是有些不可思議的望著那三枚道金，片刻後呂清兒才俯身將其撿起來，有些不確定的道：「感覺這金龍道場裡面的道金，似乎不是很重要啊？」

「會不會是後面所需求的道金數量很龐大，比如去那多寶池兌換寶具時，都是需要上千的道金？」秦逐鹿撓了撓頭，問道。

李洛也被搞得有點懵，喃喃道：「但這種珍稀靈植，應該也是需要時間積累才能夠生長的吧？就算是金龍道場，也不至於這麼容易就誕生出來吧？」

「難道真的是我太孤陋寡聞，根本不明白這場修煉聖地的底蘊？」

面對著李洛的自我懷疑，呂清兒與秦逐鹿都無法解答，畢竟他們也沒出過大夏國，也不知道這世間究竟有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或許，真的是他們坐井觀天吧。

抱著這般的想法，他們繼續前行，而不出意料的是，在接下來半日的趕路中，他們陸陸續續的不斷遇見一些珍稀靈植，而這半日下來他們什麼危機都沒遇見，可到手的道金，已經達到了五十多枚...

因為沒有什麼對比性，所以他們實在不清楚這五十多枚道金究竟算多還是算少。

「我們可能是剛好落進了一片靈植比較豐盛的區域。」對於這種收穫，李洛再次經過慎密的思考，得出了結論。

不過這種結論伴隨著一頭重傷的精獸突然從叢林中衝出來，可還沒等李洛三人出手，那頭精獸就在雪地上面搽出長長的痕跡直接斷氣後，三人面目都有點呆滯。

「我怎麼感覺情況有點不太對？」秦逐鹿吞了一口口水，眼前這頭精獸煞氣不弱，如果它全盛時期，三人即便聯手都要費一番苦戰，可現在卻是莫名其妙的死在了他們面前。

如果說這也是運氣的話，秦逐鹿感覺有點侮辱他的智商。

哪有這麼送的？！

「我明白了。」

聽到李洛那低沉的聲音，秦逐鹿與呂清兒皆是驚訝的看來。

李洛拍了拍眼前這頭死去的精獸，道：「這種情況，只有一個原因可以解釋，那就是...我可能就是那傳說中的天命之子。」

秦逐鹿悶聲道：「跟你有什麼關係？這一路上，你撿到過一個珍稀靈植嗎？如果要說天命之子，那也不是你...」

然後兩人的目光便是慢慢的轉向了一旁有點手足無措的呂清兒。

迎著兩人的視線，呂清兒也是瞪大了美目，纖細玉指忍不住的指了指自己：「是因為我？怎麼可能呢。」

李洛與秦逐鹿也覺得不太可能啊，但事實就是這樣啊，這一路過來，幾乎所有的靈植都是呂清兒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得來的。

還有眼前這頭自己跑過來送死的精獸。

李洛吐了一口氣，面色卻是開始變得有些凝重起來，道：「我怎麼感覺到有種不好的預感啊。」

雖說能以這麼容易以及莫名其妙的方式獲得道金，但以李洛的經驗來看，在這種歷練中，越是招搖越是會引來許多的麻煩。

「突然感覺變得越來越有趣了！」秦逐鹿突然激動起來，臉色漲紅，眼中有煞氣升起。

李洛無力吐槽，這真是一個嗜戰狂魔，但大哥你也得分清楚場合啊，這金龍道場基本都是化相段的實力，咱們三個這生紋段太高調了豈不是找不自在嗎？

呂清兒拉了拉李洛衣袖，小聲道：「要不咱們就在這片區域晃蕩，也別去其他地方了，這樣被盯上的風險就小了很多。」

她對金龍拜山貼本就沒多大的興趣，這片冰雪山脈環境不錯，如果只是在這裡遊玩，其實也挺愜意的。

順便輕鬆賺一些道金，待得結束時，也能獲得一波洗禮。

李洛聞言，無奈道：「真跟你在這裡待到結束，等回去後你娘能直接把我給撕了。」

可以想像到時候魚紅溪是何等的憤怒，老娘出錢讓你給我女兒當保鏢，結果你就帶著我女兒在金龍道場遊山玩水？

呂清兒連忙道：「我到時候會跟她解釋的，不會讓她遷怒你。」

李洛剛欲說話，神色突然一動，一旁的秦逐鹿眼神也是一凝，一柄重槍直接出現在了其手中。

李洛轉過身，看向了右側的冰雪叢林中，笑道：「別躲了，出來吧。」

呂清兒聞言一驚，旋即嬌軀上便是有著冰相之力湧動，眸光冷冽的投向了那個方向。

而在三人的注視下，那裡的冰雪突然開始流動起來，而後化為了三道人影。

三人皆是青年，他們望著李洛三人，而後那居中的一名看上去像是隊長的人笑了笑，目光奇特的道：「不小心湊近了一點，竟然就被察覺到了，你們倒是敏銳。」

「聽起來跟我們有一些時間了。」李洛平靜的道。

對面那名青衣隊長笑著點點頭，道：「的確跟了一段距離了，所以這位朋友，不知道你能不能跟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你們這一路而來，什麼都沒做，卻能夠混到數十枚道金？」

「而我們...」

他無奈的笑了笑，道：「說起來有點尷尬，我們進入這片區域也有小半天時間了，但現在，一無所獲。」

李洛同情的點點頭：「那可真是讓人遺憾。」

青衣隊長笑著點點頭，道：「所以想要來問問，你們是怎麼做到一路走，一路撿道金的？這究竟是個什麼情況？」

李洛面露沉思，道：「情況其實就這麼一個情況，但究竟是什麼情況，還得看看情況。」

氣氛稍微安靜了一點。

青衣隊長笑容更盛了：「這位朋友有點幽默呢。」

「如果你不願意說的話...」

他自腰間緩緩的抽出一柄柳葉刀，刀身纖薄鋒銳，同時有強橫的風相之力，自其體內緩緩的湧出來，捲起了腳下殘雪。

「那麼就請三位把先前得來的道金，用來救濟一下我們吧...」

第三百五十二章混亂的夜

夜幕降臨，山林間有薄霧瀰漫。

篝火於林間空地升騰，周圍搭建著一些簡單的帳篷。

李洛坐在篝火旁，目光看了一眼四周，趙孑陽，顧穎的身影都消失了，不過他還是見到有四名其他隊員被他們留了下來，算是一種保護，也算是一種監控。

李洛伸了一個懶腰，然後嗅到熟悉的清香之氣，轉過頭就見到呂清兒款款而來，於身旁坐了下來。

她似是前往旁邊的山泉中沐浴過，青絲披散，帶著許些溼氣，清麗精緻的容顏在篝火照耀下帶著許些的明媚。

「還沒去休息啊？」李洛笑道。

呂清兒眸光微閃，道：「你是不是又在打什麼壞主意？」

李洛顧左右而言他，道：「什麼壞主意？打誰的？你的嗎？」

呂清兒沒好氣的看了他一眼：「少裝瘋賣傻，你是不是把祝煊他們給賣了？」

李洛乾笑一聲，呂清兒本就聰慧，想必他這兩日的作為也是被她看在眼中，自然能夠猜出來一些。

「狗咬狗麼，咱們又不吃虧。」李洛低聲道。

「你別以為寧昭，祝煊他們過來就是來保護我們的，他們多半也是聽聞了你身上的金龍氣，所以跑來覬覦。」

「我跟你說，在這裡，只有我對你是真心的，秦逐鹿那個莽貨算半個，所以你要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護你。」李洛語重心長的教育道。

呂清兒雙手捧著臉頰，笑盈盈的道：「小嘴真甜。」

「不過你放心吧，我沒有不相信你，只要你決定的，我都會全力支持你，所以就算事後那寧昭，祝煊發現你在搗鬼，回去後找我娘告狀，我也會幫你說話的。」

李洛豎起大拇指：「就喜歡你這明事理的性格。」

而在兩人說話間，只見得秦逐鹿滿身大汗的從遠處走了回來，他扛著重槍，一頭木屑，顯然又是出去找那些大樹發洩去了。

他走回來看了李洛一眼，低沉的哼了一聲，扛著槍回了帳篷。

李洛：「......」

對於秦逐鹿這一副仿佛被家長禁足不準出門玩的熊孩子般的模樣，李洛也是感到相當的無語。

他與呂清兒再度聊了一會，便是目送著少女回了帳篷。

而後李洛視線轉向夜幕中的遠處，那邊就是寧昭，祝煊他們守夜的方向，而消失的趙孑陽，顧穎應該也是帶人去了那邊...

今夜一場熱鬧倒是少不了，不過這與他無關，他只是一個老實本分待在帳篷哪裡也不去的好孩子。

...

薄霧之中。

祝煊站在一棵大樹樹幹上，雙臂抱胸，背靠著樹幹，面色淡漠，在其前面，寧昭坐在樹枝上，他伸出手掌，掌心有雷光相力跳動，一柄銀色的短梭於雷光相力中顫動，發出了嗡鳴的聲音。

兩人都是未曾交談，只是目光望著靜謐的山林，仿佛是在等待著什麼。

直到某一刻，山林間有寒風掠過。

祝煊輕輕扭了扭脖子，轉過頭，眼神帶著許些森冷的望著後方黑暗的密林間，淡淡的道：「鬼鬼祟祟的，果然上不得臺面。」

黑暗處，有腳步聲響起，然後兩道身影走了出來，正是趙孑陽與顧穎。

「祝煊，你們既然來得晚了，那自然是要守一些規矩，不該你們拿的，還是老老實實等兩天再說。」趙孑陽寒聲道。

「本來倒也沒打算對你們如何，但偏偏你要不識好歹，平白插進來分潤我們的那一份利益，既然如此，那就別怪我們不客氣了。」

祝煊笑了笑，道：「你們倒是臉皮厚，真把金龍氣當成了你們私有之物嗎？」

「沒有我們這一路保護，他們守得住金龍氣嗎？我們只是取得我們應有的那一份報酬而已。」

顧穎嬌笑一聲，而後嘲諷道：「而且你也別說得這麼大義凜然，你們不也是眼饞金龍氣帶來的收益麼？真把自己當做聖人呢？」

祝煊不置可否，道：「金龍氣在清兒身上，她是大夏金龍寶行的人，我們與她自然算是一路人，所以論起理由，比起你們總歸是要強上百倍。」

「有時候啊，這種看似是自家人吃起人來，才是不留骨頭。」顧穎笑道。

趙孑陽則是上前一步，深紅相力自身體表面流轉起來，高溫瀰漫，頓時引得這片區域溫度漸漸的升高：「廢話就不多說了，祝煊，我現在給你們一個選擇，自己滾，還是我們動手讓你們滾？」

祝煊手掌一握，一柄赤紅銅棍出現在其手中，火紅相力瀰漫而出。

「早就想要試試，你這巖漿相和我的火相誰更霸道了。」

那寧昭見狀，也是握住了銀色短梭，雷光般的相力劇烈的翻湧起來，隱約有著轟鳴之聲。

「祝煊，看來貪婪蒙蔽了你的理智，憑你們這一支小隊，怎麼跟我們鬥？」顧穎搖了搖頭，旋即她伸手輕揮。

四周的黑暗中，一道道人影走了出來，眼神不善的鎖定了祝煊他們。

趙孑陽他們一共有四支隊伍聯手，雖說還留了幾人監控李洛三人，但論起人數，依然還是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祝煊的目光，也是在望著那些走出來的人影，不過讓人驚訝的是他的臉龐上並沒有什麼驚慌之意，顯然對此早有預料。

「趙孑陽，你不會真以為我來到這裡，就沒有做過什麼準備嗎？這個世界上，聰明人可不止你一個。」他突然淡淡的笑道。

趙孑陽與顧穎聞言，眼瞳頓時微微一縮。

而此時祝煊手中赤紅銅棍緩緩的舉起，火紅相力沖天而起，仿佛是一道火柱般，在這夜幕中分外的醒目。

也就是當祝煊釋放出火柱後不久，趙孑陽，顧穎等人就聽見了有破風聲從遠處的黑暗中響起。

一道道相力光澤隨之升騰而起，於密林間閃掠而過。

粗略看去，不下十數人。

趙孑陽，顧穎面色一變，旋即眼神陰沉的看向祝煊：「看來你才是有備而來！」

祝煊笑道：「早就料到你們不會樂意我們的加入，不過好在你們不願意，有的是人願意，你們這一路而來，也得罪了不少隊伍，我稍加聯合，便是找來了不少的盟友。」

「趙孑陽，既然你們不願意我來分一杯羹，那麼不好意思，這鍋，我都要抬走了，你不識抬舉，那就連殘羹冷炙，都不給你們留了。」

「好狂的口氣，我倒是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本事！」

趙孑陽怒笑，不再等待，深紅相力爆發，一腳踏下，地面焦裂，而其身影已是裹挾著高溫，直接對著祝煊所在衝擊而去。

祝煊見狀，手持銅棍，火紅相力奔湧，仿佛火人一般撕裂空氣，同樣氣勢洶洶的迎了上來。

鐺！

當兩人激烈碰撞在一起時，那些自遠處疾掠而來的人影，也是與原本的四支小隊成員開始了交鋒。

靜謐的夜色，在此時被打破了。

第三百四十章最毒的打

鏘。

隨著那名青衣隊長的話語落下時，其身旁的兩名同伴，也是抽出了武器，眼神不懷好意的投來。

面對著對方的虎視眈眈，李洛笑著搖搖頭，道：「你們的態度不好，不想救濟。」

青衣隊長搖搖頭，道：「何必自討苦吃，看你們胸前的金龍徽，你們是大夏金龍寶行的吧？大夏實力也算是不弱，怎麼你們這支隊伍實力如此弱？」

呂清兒眼神冷冽，她看了對面三人一眼，道：「你們是雪狼國金龍寶行的人？」

青衣隊長微笑點頭，道：「在下雪狼國吉隼，這兩位是我的隊友。」

「三位，其實我不想和你們動手，你們若是願意，相反我們可以聯手，當然前提是，這接下來所獲得的道金，需要分我們八成。」

「作為回報，我們也會給你們相應的保護。」

呂清兒俏臉冰寒，李洛則是感嘆道：「分八成給你們，你們這黑的，比高利貸還狠。」

「而且...」

「你們這個小隊，一個化相段第一變，兩個生紋段三紋，兄弟，你真以為比我們高多少嗎？還有臉收這麼貴的保護費。」

聽到李洛的吐槽，那名為吉隼的隊長雙目微眯，淡淡的道：「收拾你們，難道還不夠嗎？」

「夠給你爹收屍！」

而這一次李洛還沒說話，一聲暴喝便是如雷鳴爆炸響，同時一股驚人兇煞之氣轟然爆發，李洛就見到一道赤紅身影暴射而出，宛如山林間猛虎，手中重槍裹挾著極為狂暴的力量，直接對著那吉隼暴刺而去。

槍芒過處，殘雪盡數被消融。

正是秦逐鹿。

這一位顯然比李洛性格狂暴多了，根本就不說半句廢話，上來就是幹。

吼！

望著那奔襲而來的狂暴攻勢，那吉隼面龐上不由得掠過一抹驚詫之色，顯然對方那股相力之中所蘊含的煞氣，超出了他的意料。

「原來是有著八品的萬獸相，怪不得這麼狂！」

吉隼一聲冷哼，如此驚人煞氣的相力，自然不是一般的萬獸相能夠達到的，但你就算有著八品相，那也依舊只是生紋段第三紋而已！

吉隼一步踏出，手中柳葉刀嗡鳴震動，而後只見得有狂風席捲，直接於那刀刃之上纏繞上了縷縷風刃。

一刀劈斬而出，似是流風席捲，周遭樹木直接是攔腰而斷，斷裂處光滑如鏡，雪地更是被撕裂出道道深痕。

鐺！

雙方的攻擊在下一瞬硬憾在了一起，狂暴的相力橫掃，化為漫天風雪席捲。

而後雙方就見到那吉隼身軀一震，退後了兩步，而秦逐鹿那魁梧的身影也是倒射而出，腳掌一步步的踩在地面上，出現了一個個深深腳印。

顯然秦逐鹿還是吃虧了，畢竟在相力等級上，對方有著相當明顯的優勢。

不過他的眼神卻是因此變得愈發的熾熱，身體興奮的發抖，渾身升騰的煞氣也是越來越濃烈。

吉隼盯著秦逐鹿，淡笑道：「好霸道的「噬金妖虎相」，如果你能達到第五紋，恐怕我今日還真是會陰溝翻船，但第三紋...還是差了許多。」

「你，應該就是這支隊伍裡面最強的了吧？把你解決了，想必你們應該會老實聽話點吧？」

呂清兒冷哼一聲，剛要說話，一旁的李洛卻是鄭重的接話道：「你猜對了，老鹿的確是我們隊伍最強的。」

「老鹿，他就交給你了，多堅持點時間。」

秦逐鹿看了李洛一眼，看得出來，他對李洛這話很滿意，他不是滿意李洛說他是最強的，而是滿意李洛竟然將對方最強的吉隼交給了他。

雖然他大概率打不過，但是沒關係，只要有的打就行了，反正結局無非兩種，打死人或者被打死。

吼！

秦逐鹿手中重槍猛的跺地，身軀表面相力狂湧，金色的虎紋開始於皮膚表面上浮現出來，若有若無的虎嘯聲自其體內散發出來。

其眼中雙瞳，都是漸漸的化為了散發著森然兇氣的虎瞳。

那股煞氣之強，令人側目。

他一聲咆哮，身軀再度疾射而出，如猛虎般的撲向了那吉隼所在。

吉隼雙目微眯，道：「郭翔，徐靈，另外兩人交給你們，這個人我來對付。」

「哈哈，隊長沒問題，我們會儘量在你這邊結束前，將那兩個傢伙搞定的。」吉隼那兩名隊友皆是笑道。

他們兩人是第三紋的實力，而反觀李洛與呂清兒，一個第三紋，一個第一紋，雙方實力顯然還是有著差距的。

吉隼點點頭，雙方實力有著明顯差距，所以他倒並不擔心隊友這邊。

青色的風相之力於其體內湧出，風聲呼嘯，其腳尖都是有些漂浮起來，而後身影一轉，便是對著一側的空地掠去。

秦逐鹿則是狂暴的追擊而上，虎嘯聲中，槍芒如暴雨，那股驚人的力量連空氣都被震爆。

吉隼手腕一抖，風相之力呼嘯，狂風之中有風刃咆哮，直接是將那些槍芒盡數的劈斬而碎。

「趁現在還有時間，陪你玩玩。」他淡笑道。

「或者，你要跟我賭一下，看是我的同伴戰鬥結束的快，還是我們這裡更快？」

秦逐鹿渾身煞氣升騰，身軀上的金色虎紋愈發的明亮，他聽到此話，嘴角卻是緩緩的掀起一抹譏諷的笑容。

「不管你有多快，我感覺你那兩個同伴都會比你更快。」

他露出了森森白牙。

吉隼眼睛眯了一下，剛欲冷笑，秦逐鹿卻已是裹挾著煞氣撲來，悍不畏死的攻勢，銳氣逼人。

...

與此同時，那名為郭翔，徐靈的兩人也是一左一右的接近了李洛，呂清兒，兩人的目光更多都是帶著一些驚豔之色的在打量著眼前的女孩。

「老徐，這女孩就交給我來對付吧，此前你欠我那筆錢就一筆勾銷了。」名為郭翔的青年對著同伴擠眉弄眼。

雖說在這金龍道場中不敢明目張胆的做些什麼，但在交手的時候佔一些便宜卻是抓不到什麼把柄。

徐靈聞言，罵了一聲：「便宜你小子了。」

「別玩太久，早點解決，免得引來其他的人。」

「我先試試這個小子的水準。」

他有些凌冽的目光，投向了李洛，這個傢伙一臉微笑的模樣倒是引人厭煩，一個男人長這麼好看有屁用。

待會倒是要在這臉上多踩幾腳，緩解下內心的情緒。

鏘！

徐靈雙掌垂下，竟是有著鋒利的手爪自袖中彈射而出，其上流轉著森森寒芒，與此同時有相力自其體內散發出來。

那股相力帶著萬獸相特有的煞氣，同時還流轉著冰寒之氣，隱隱的，仿佛是形成白狼之影。

這是七品雪狼相。

看得出來，這徐靈實力倒也是不弱，即便是在聖玄星學府二星院中，應該也能夠算做中流水準。

他盯著李洛，倒也並未顯得過於的大意，畢竟對方也是生紋段第三紋，實力與他相仿，保持一些謹慎還是必要的。

不過他這邊即便到時候與對方僵持，只要郭翔那邊早點結束戰鬥，局勢也就徹底穩定了。

「這位朋友，拒絕我們隊長，你真的很不理智。」

徐靈淡淡一笑，而他也並未等待李洛的回答，下一瞬，風雪陡然捲起，而其身影卻是仿佛一頭白狼，直撲李洛。

手爪揮舞，仿佛是寒氣凝結。

李洛望著那道裹挾著冷冽寒氣暴射而來的白影，雙刀自其手中閃現而出，水光相力流轉，於刀刃之上形成了高速流動的水芒，震動著空氣。

他腳掌踩下，身影也是疾射而出，直接是正面迎上了那徐靈。

徐靈見狀嘴角浮現一抹笑意，水芒術嗎？真是普通而爛大街的相術啊。

他手爪之上，散發著寒氣的相力急速凝聚，化為了一層冰晶，覆蓋著鋒利的爪刃，其上甚至隱隱有淡藍之光閃爍。

「虎將術，冰狼牙！」

手爪暴刺而出，似是一頭巨狼張開血盆大嘴，鋒利獠牙噬咬而來，煞氣寒氣凝結在一起，震懾人心。

然而面對著對方如此花俏的攻勢，李洛情緒很穩定，刀芒橫斬而過，直接與那鋒利手爪鏘然相撞。

鐺！

清脆的金鐵聲響徹而起。

下一瞬，徐靈面色劇變。

因為那刀刃上傳來了相力強悍到讓他感到驚駭，而且那刀刃上流轉的水芒，為何切割力是如此的驚人，僅僅是霎那間，他手中的手爪，竟是有著裂痕出現。

這他娘的是水芒術？！

這他娘的是第三紋能夠達到的相力強度？！

從相力強度來說，說這傢伙第五紋他都相信！

心中情緒閃電般的湧現，徐靈體內氣血也是劇烈翻湧，這一瞬他明白了過來，眼前這個人，好陰！

雖然他不知道跟隊長交手的那個人有多強，但絕對不可能強過眼前這個變態！

他們這一次，似乎是被陰了！

徐靈有咆哮聲在喉嚨匯聚，就要吼出來提醒兩名隊友，但也就是在這一瞬，手爪處有摧枯拉朽般的力量衝擊而來，那由寒鐵打造而成的手爪，直接爆碎開來。

不待徐靈驚駭後退，眼前的人影已是閃電般的與他交錯而過。

兩柄短刀如遊魚般的掠過其胸膛，帶起了鮮血噴湧。

徐靈睜大了眼睛，眼中滿是駭然之色，他無法相信，他竟然只是一招，就敗給了對方。

他的身軀緩緩跪倒下去。

在其身後，李洛雙刀斜指，鮮血順著刀尖滴落到雪地中，他轉過身，來到徐靈面前蹲下來，他望著對方布滿著驚駭的眼睛。

一聲感嘆。

「這位朋友，你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

「說最狠的話，挨最毒的打。」

第三百五十三章抽離

夜幕下。

李洛眺望著遠處，即便是隔著一段距離，他依舊是能夠見到那邊密林中升起的一道道相力光芒，那個數量，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這個祝煊，也是一肚子壞水啊。」

李洛感嘆一聲，雖說從一開始他就隱約感覺到祝煊並非是獨自帶人前來，但隨著眼前一幕出現，他才能夠確定，這祝煊的確是早有準備。

人家可能就沒打算過跟趙孑陽等人共享金龍氣帶來的收益。

從祝煊聯合的這些隊伍來看，他擺明了是想要找機會取代趙孑陽等人，然後將懷有金龍氣的呂清兒掌控在手中。

嘖嘖，這傢伙的格局也不低啊。

有野心，有魄力。

如果不是他在這邊暗搓搓的挑撥雙方，引得趙孑陽他們忍耐不住的提前出手，那麼等祝煊一切都準備好了後，恐怕就是直接發動清理的時候了。

到時趙孑陽他們被趕走，祝煊也就有了足夠的理由去「保護」呂清兒，說不得還會找藉口將他都給踢走。

畢竟那祝煊也看他不順眼許久了。

「也不知道趙孑陽他們擋不擋得住祝煊的準備...」

李洛想了想，如果趙孑陽他們翻船了的話，那他這裡也要開始想辦法去物色下一個打手，哦，不是，是下一個聯盟對象去了。

不過眼下這種混亂的局面，倒是可以先行脫身。

李洛眸光微微閃爍，旋即他突然感覺篝火附近似乎是變得極為安靜了下來，原本之前在周圍監控的人影，也是在此時沒了動靜。

李洛鼻子動了動，隱約的嗅到了一股有些奇特的味道。

這股味道傳入鼻子中，李洛面色就猛的一變。

迷毒！

有劇烈的暈眩感湧入了腦海中，不過就在這瞬間，李洛直接運轉了體內的木相之力，碧綠相力於體內迅速的流淌運轉，藉助著木相之力的化毒效果，數息後，李洛腦海中的眩暈便是迅速的散去。

但他的面色，則是在此時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

他眼神銳利的盯著四方黑暗，片刻後，鎖定了某個方向，緩緩道：「出來吧。」

黑暗中沉寂了數息，而後有著細微的腳步聲響起，一道人影從那裡慢慢的走了過來。

篝火的火光蔓延過去，那道人影也就落在了李洛的視線之中。

而當他看清楚那道人影時，瞳孔微不可察的縮了縮，因為那道人影，正是祝煊他們那個隊伍中存在感始終不強的林梭。

可就是此人，總是給李洛帶來一種若有若無的危險感覺。

「你竟然沒被羅雲煙迷倒？」林梭站在篝火火光下，有些驚訝的看著李洛，笑著問道。

「是祝煊派你來的？」

李洛眉頭微皺的盯著對方，還真是小瞧了祝煊那傢伙啊，這是算到我會趁眼下的機會悄悄溜走，所以安排了林梭來阻攔？

林梭笑而不語。

李洛眼神警惕的盯著林梭，對於此人他一直抱有戒備，而且之前他還懷疑對方是某個針對洛嵐府的勢力塞進來的殺手，而目的就是為了在金龍道場這特殊的地方中將他擊殺。

雖然魚紅溪說這林梭是金龍寶行的人，但李洛對他卻並未完全放鬆防備。

而眼下這個場合，如果林梭真是衝著他來的，恐怕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雖說這林梭表面的實力只是化相段第一變，但李洛卻隱隱的感覺到，對方恐怕沒有表面看上去那麼的簡單。

而在李洛心思閃動的這數息間，那林梭卻是沒有要多說的樣子，其身軀之上有相力湧動而出，那相力竟是呈現一種血紅的色彩，隱隱間，還帶著血腥之氣。

李洛感受著那種血紅相力，眼中驚訝更甚。

這是...血相？

倒真是少見呢。

只見得那林梭身影一閃，直接是化為一道血光對著李洛所在暴射而來。

「好快的速度！」

李洛心驚，而後雙刀於手中浮現，體內兩座相宮毫不猶豫的運轉起來，兩股相力流淌而出，覆蓋刀身。

刀光凜然斬出，在夜幕下閃爍著森冷的光澤。

然而刀光掠過那道血紅光影，竟是從中穿了過去，而血紅光影則是鬼魅般的出現在了李洛的後方。

他似乎並沒有理會李洛的阻攔，而是衝向了一座帳篷。

那是呂清兒的帳篷！

疾掠間，林梭猛的一口血光相力噴出，相力落在那座帳篷上，將其迅速的消融，然後呂清兒昏睡在其中的倩影就顯露了出來。

林梭直奔呂清兒而去。

對方這般舉動倒是讓得李洛眉頭一皺，這傢伙，難道不是別的勢力安排進來對付他的？怎麼眼下這種機會，都不把握？

不過不管對方究竟什麼目的，想要動呂清兒，那也不是他能夠容許的。

林梭身影詭異的出現在呂清兒身旁，剛欲伸手抓去，便是感覺到身後有一道極為凌厲的相力驟然爆發。

那相力之強，連他的眼中都是掠過一抹詫異。

而後他一掌反手拍出，只見血紅相力滾動，一道血紅掌影裹挾著腥氣，一掌就與李洛那劈斬而下的雙刀硬碰在一起。

鐺！

那一瞬，有金鐵般的聲音響起，然後李洛便是面色微變的感覺到一股沛然大力自前方席捲而至，雙刀之上匯聚的雙相之力，都是在此時被生生的絞滅。

這般實力，遠勝化相段第一變！

甚至，不弱於祝煊以及趙孑陽！

這林梭，果真是隱藏了許多的實力！

李洛身影被震退，眼神凌冽的盯著林梭，緩緩道：「你費盡心機的隱藏了這麼多實力，究竟是哪方勢力派來的？你這樣子，不像是衝著我來的啊。」

林梭眼神淡漠的注視著李洛：「衝著你來的？」

他笑了笑，笑聲中似是帶著一些的譏諷。

「洛嵐府的少府主，你的自我感覺未免太好了一些，我對你可沒什麼興趣，所以若是識相的話，早點滾開。」

李洛雙目微眯，這還真是有點沒想到，他一直以為這林梭潛入進來是對付他的，可現在看來，他似乎猜錯了。

「既然不是衝著我來的...那你的目標，難道是清兒？」

「你不是來自大夏金龍寶行天藏郡分部的人麼？你如今敢動清兒，也不怕魚會長找你算帳？」

「你，究竟有什麼目的？」

聽著李洛的話語，林梭眼神依舊漠然，他沒有回答，而是伸出手掌，一枚拇指大小，看上去格外精緻的黑玉葫蘆出現在了其手中。

他屈指一彈，黑玉葫蘆彈射而出，然後懸浮在了沉睡的呂清兒眉心間。

黑玉葫蘆之上，仿佛是有黑氣湧動，葫蘆嘴對著呂清兒眉心，一股奇特的吸力在此時陡然暴湧。

緊接著，李洛就有些震驚的見到，似是有著一縷縷金黃的氣息，在此時自呂清兒眉心升起，被吸入到那黑玉葫蘆之中。

那金黃氣息極為玄妙與神秘，而當其出現的時候，李洛還是第一時間的猜測出了那是什麼。

那應該就是...金龍氣？！

這林梭，竟然能夠將呂清兒體內的金龍氣給抽離出來？！！

第三百五十四章深藏不露的林梭

當呂清兒眉心間那一縷縷金黃色的氣息被黑玉葫蘆所吸走時，李洛的面色就變得極其陰沉下來，現在他終於是能夠確定，這林梭從一開始的目標就不是他，而是呂清兒。

或者說，是呂清兒所獲得的金龍氣？

可是，呂清兒是在進入金龍道場後才獲得的金龍氣，而這林梭卻是在此之前就加入了進來，他難道提前就知道這些嗎？

而且，林梭這麼做，他就不怕魚紅溪？

這如果回了大夏帝國，他還能有活路？

李洛心思急轉，隱隱的感覺到，這林梭的出手，恐怕其背後也並不簡單。

只不過此時想這些沒有什麼意義，雖然李洛不知道林梭抽取呂清兒體內的金龍氣究竟有什麼企圖，也不知道這會不會對呂清兒造成什麼損害，但他必須出手將其阻止。

體內相力再度奔湧，他的身體表面，水光相力以及木土相力涇渭分明的流動著，而後迅速的覆蓋雙刀。

腳掌一跺，其身影暴射而出，連綿刀光直接對著林梭斬去，凌厲的刀光於地面上撕裂出道道痕跡。

林梭眼神淡漠的望著疾射而來的李洛，搖了搖頭：「不知死活。」

「區區生紋段第三紋，即便你身懷雙相，那又能如何？」

他手掌一握，一柄血紅鐵鐧出現在其手中，血鐧揮舞，血紅相力噴射而出，竟是化為了一朵朵血紅梅花，梅花旋轉著掠向李洛。

李洛望著那些旋轉而來的血紅梅花，眼神微凝，他能夠隱約的感覺到上面所散發的陰煞之氣，當即不敢怠慢，毫不猶豫的將兩種相力短暫的融合在一起。

嗤！

刀光裹挾著如狂浪奔湧般的雙相之力，一刀刀的斬下，血紅梅花每一次被斬碎，都將會有一股陰煞之力爆發，不過李洛憑藉著雙相之力的霸道，倒是生生的將其抵禦，化解。

數步之後，刀光便是穿過了血紅梅花，快若奔雷般的對著林梭面門怒斬而下。

同時，體內四顆相力泡破碎，其中儲存的相力奔湧而出。

鐺！

血紅鐵鐧裹挾著血腥相力暴刺而來，與雙刀霎那間硬碰十數回合，可這般碰撞中，林梭身影紋絲不動，宛如是一堵牆般，讓得李洛難以突破。

而李洛的面色也是愈發的凝重，林梭的實力，似乎比起趙孑陽，祝煊等人還要強上一些，如今即便是面對著他的全力進攻，依舊還顯得遊刃有餘。

這個人，隱藏得太深了！

鐺！

又是一次硬碰，李洛的身影被震得倒射而退，落進了一片叢林中，而就當林梭試圖進攻時，突然一道虎嘯若隱若現的響起，一道身影如猛虎般的自不遠處的帳篷中暴射而出。

重槍橫掃，裹挾兇煞之氣，帶起刺耳的音爆聲，轟向了林梭。

是秦逐鹿！

林梭腳步一頓，眼中泛起一抹不耐，他手中血紅鐵鐧之上血光相力湧動，直接是形成了三道血環，而後鐵鐧閃電般的與那暴射而來的秦逐鹿硬憾在一起。

鐺！

狂暴的相力衝擊爆發開來，在那一瞬間，秦逐鹿原本氣勢洶洶衝來的身影直接是倒飛了出去，身體上的金色虎紋閃爍，抵禦著呼嘯而來的勁力。

砰！

他的身體將一棵大樹都是攔腰撞斷。

不過轉眼間，他又是翻身而起，他根本不理會身體上那些被血紅相力腐蝕出來的血痕，雙目通紅，悍不畏死的繼續衝殺而去。

秦逐鹿的攻勢極為的兇狠，每一招都是以命搏命，寧願自己重傷，都要給對手帶來一些傷勢，而林梭顯然並不想要以傷換傷，畢竟他才是佔據絕對優勢的一方，所以一時間倒是被秦逐鹿這般瘋狂攻勢纏住了。

咻！

而也就是在此時，李洛所退進的那片叢林中，突然有著一道流光以極為驚人的速度暴射而出，直指林梭咽喉。

林梭眼神一凝，那是一道相力所化的箭矢，那般速度，相當驚人。

林梭張嘴，嘴中血光湧動，而後一口噴出。

一道血箭直接迎上了那一道速度驚人的水矢，不過就在兩者將要碰撞時，流動著光澤的水矢突然轉向，竟是直接錯開了血箭，然後出其不意的從林梭側面掠了過去。

這一箭，直接射空了？

林梭怔了一瞬，但旋即想到什麼，面色猛的一變，急忙轉頭，然後就見到那道流光水矢在掠過他身側後，直接是刁鑽之極的射中了懸浮在呂清兒眉心的黑玉葫蘆之上。

鐺！

清脆的聲音響起，黑玉葫蘆直接是被擊飛而開，雖然並未破碎，但卻偏離了位置。

黑玉葫蘆被擊飛，呂清兒眉心散逸出來的一點金色氣息頓時沖天而起，竟是形成了一道金色光柱，其中隱約間有著龍吟聲響徹。

林梭見到這一幕，面色頓時陰沉起來。

...

與此同時，在那遠處的密林中。

混亂的激戰也是在此時因為後方突然升起的金色光柱以及若隱若現的龍吟聲停止了下來。

不論是趙孑陽還是祝煊他們，都是驚愕的看著那邊。

「那個方向是...營地那邊？！」趙孑陽面色一變。

「那個金色光柱是金龍氣？！」顧穎也是失聲。

「有人將金龍氣給釋放了出來？」

趙孑陽等人紛紛色變，旋即眼神震怒的投向祝煊，厲聲道：「祝煊，你們手段也太卑劣了，奪取呂清兒不成，你們竟然想釋放金龍氣？！」

「那呂清兒的娘是大夏金龍寶行的會長，你敢這麼做，之後她定不會放過你！」

祝煊面色難看無比，怒罵道：「你放屁，我難道不知道這裡面輕重嗎？我怎麼可能會這麼做？而且那金龍氣我根本就不了解，我有什麼能耐將它釋放？！」

「那是不是你派人過去了？！」趙孑陽怒道。

祝煊一滯，他的確派了林梭潛過去，但只是為了先將呂清兒他們控制住，畢竟李洛那個傢伙在那邊，那小子一肚子壞水，需要提前防備他帶著呂清兒偷偷溜走。

但他絕對沒有讓林梭去釋放呂清兒體內的金龍氣，而且他剛才的話的確不假，他就算有這個心，也沒那個能耐啊！

顧穎見到啞口無言的祝煊，冷笑道：「你還真是狠毒啊，我們這些外人還只是想要跟著混點道金而已，你卻是想要連鍋都給掀了！」

而此時，那些被祝煊招來的幫手也是紛紛出言：「祝煊，你們這是怎麼回事？金龍氣被釋放了的話，那我們還來做什麼？」

祝煊滿頭冷汗。

寧昭也是急忙來到他的身旁，急聲道：「什麼情況？金龍氣如果被破壞，難保不會對清兒造成傷害，到時候我們回去，魚會長可不會饒了我們！」

「我怎麼知道什麼情況！」

祝煊極為煩躁，旋即他咬牙道：「那個林梭，恐怕有古怪！」

然而此時沒人再理會他的話語，趙孑陽，顧穎等人再也顧不得其他人，急忙掉頭全速趕回營地的方向。

祝煊一咬牙，也是直接動身跟了上去，他目光望著那邊的方向，眼中布滿著陰沉的怒火。

「林梭，你這混蛋，究竟在做什麼？！」

第三百四十一章情緒複雜的吉隼

徐靈敗了，他直接是被李洛重創到失去了神智。

所以面對著李洛的感嘆，他也沒辦法給予回應，不然想必少不了又是一番氣血攻心。

而他會輸得這麼幹脆，倒也不是他自己太弱，而是低估了李洛這位與他同為第三紋的對手，他可能初入社會，還不知道什麼叫做人與人之間是有著巨大差別的。

李洛看了一眼重創昏死的徐靈，在這金龍道場內是無法徹底斬殺對手的，因為各自手持的金龍秘鑰會對持有者進行瀕死的保護，這倒是符合金龍寶行的作風，和氣生財，不作沒必要的爭端殺伐，畢竟這些來助拳的人也算是有些背景身份，真死在了金龍道場也會引得一些生意受損。

而當李洛這邊以驚人的速度結束戰鬥的時候，在那另外一側，那名為郭翔的青年，剛剛走到呂清兒的前面。

他衝著後者露出了自以為比較帥氣的笑容，溫和道：「這位姑娘，你若是受不了的話，可以早點認輸，我這個人還是很會憐香惜玉的。」

呂清兒冷淡的道：「我覺得你的那名隊友，可能要先一步受不了。」

郭翔眉頭一皺，這才猛的察覺到徐靈那邊突然沒了聲息，當即心頭一驚，急忙轉頭，然後便是見到李洛手提雙刀，踩著雪地面帶笑意的漫步而來。

在其身後，是倒在血泊中的徐靈。

郭翔面龐上有呆滯之色浮現出來，一時間有點恍惚，這才幾步路的時間，徐靈怎麼就沒了？！

是眼前這小子做的？

可是他不也只是生紋段第三紋嗎？

他媽的，徐靈你是不是看不得老子跟姑娘玩耍，故意演我的吧？

而就在郭翔呆滯之時，前方突然有著冷冽的寒氣席捲而來，呂清兒一掌拍來，寒氣滾滾，引得空氣都是在凍結。

那纖細手掌直接是拍中了郭翔的胸膛，不過也就是在這一瞬，後者的身軀陡然炸裂開來，化為了漫天雪花飛舞。

「雪相？」

呂清兒柳眉一挑，這郭翔竟然是雪相，在這種冰雪場地中，倒是如虎添翼。

她立於原地，眸光四望，卻是發現郭翔的身影完全的消失，甚至連相力波動都無法感應，藉助著冰雪，這郭翔直接是躲起來了。

李洛此時也是走來，笑道：「雪相倒是有點少見。」

呂清兒冷哼一聲，道：「真以為你躲得掉嗎？別忘了，冰雪之中，也有冰。」

她體內冰相之力在此時激湧而出，於纖細指尖綻放出光芒，而後引動了四方冰雪。

「冰晶之縛！」

只見得有無數細如塵埃般的冰晶對著四方擴散，無孔不入，而數息後，李洛的目光就看向了右側的某個方向，只見得那裡有無數冰晶凝結起來，漸漸的化為了一道人影。

正是那郭翔。

此時的後者，面色有些難看的望著身體上覆蓋的冰晶，體內相力暴湧，迅速的將冰晶所消融。

不過雖然化解了冰晶的束縛，但他的身形已經暴露，李洛面帶笑容，手提雙刀陡然疾掠而至。

「我倒是要看看，你是不是真有這麼變態！」

見到殺來的李洛，那郭翔面色變幻，旋即一聲怒吼，體內相力毫無保留的爆發，雙掌揮舞，仿佛是有漫天雪花匯聚而來。

「虎將術，大雪豹！」

雪花凝聚，似是形成了一頭雪豹，裹挾著冰寒之氣，當頭就對著李洛衝擊而至。

李洛神色平淡，也沒有任何的花俏，直接一刀斬了下去，水光相力於刀刃之上形成了高速流轉的水芒。

依然是水芒術。

只不過伴隨著李洛的水光相進化到七品，他的水光相力也是變得更為的精純，而且達到七品的相力，自有靈性誕生，這就導致如今李洛的水光相力比起之前強了不止一個層次。

同樣的，這曾經的水芒術，也再次得到了增幅。

李洛將其命名為變態級水芒術！

這是他很喜歡的一道相術，雖然等級不高，但正因此有著極強的迷惑性，之前那徐靈就是因為輕視他的水芒術，結果直接一刀就被斬了。

恐怕到最後這傢伙心中都很納悶，為什麼一道最普通的水芒術，卻是能夠擁有著如此恐怖的威力。

沒有人能想到，水相與光明相力的融合，竟然能夠爆發出如此簡單而無堅不摧的力量。

刀鋒掠下，水芒於刀刃上流轉，直接與那撲來的雪豹相撞，下一瞬，雪豹破碎開來，化為了漫天雪花。

李洛一刀斬向了後方的郭翔。

不過就在刀鋒還未曾落下時，後者直接跪地抱頭，大聲的道：「大哥我信了，別砍我！」

嗡！

刀鋒在距離其還有寸許的地方停了下來，李洛也有點詫異的看著對方，這小子也是個人才啊，簡直把好漢不吃眼前虧演繹到極致。

李洛笑了笑，刀身一偏，重重的拍在了對方腦門上，直接將其拍得昏死過去。

「你這也太厲害了，一般的第三紋竟然連你一招都接不下。」呂清兒望著李洛乾脆利落的解決掉一名第三紋的對手，也是忍不住的有些驚嘆。

「兩個小嘍囉而已。」

李洛對此倒是沒什麼感覺，這徐靈與郭翔相力虛浮，顯然是晉入第三紋沒多久，自身本事也不強，相性品級也就堪堪七品，而現在的他身懷七品水光相以及五品木土相，即便未曾動用雙相之力，其戰力也足以碾壓這種對手。

「去幫幫秦逐鹿那邊吧，他那裡壓力應該不小。」

李洛說了一聲，便是身影一轉，對著不遠處冰雪森林中疾掠而去，那邊不斷的有著狂暴的相力在爆發，顯然戰鬥格外的激烈。

呂清兒也是緊跟而上。

片刻後，當兩人趕到這邊戰場的時候，正好見到場中兩道人影以一種極為激烈的姿態在交鋒，一波波的相力不斷的席捲出來，將附近的大樹不斷的掃斷。

而此時的秦逐鹿，雙目通紅，身軀上金色的虎紋宛如在吞吐著天地間的能量，其身軀變得膨脹了數圈，手中重槍裹挾著暗紅色的相力，以極端沉重之態，快如奔雷般的攻向對面的吉隼。

每一次的出擊，都引來刺耳的破空聲，風雪都被絞碎了。

然而面對著他的攻勢，那吉隼卻是顯得有些從容，其速度極快，不斷的閃避，隱約有殘影出現，避開了秦逐鹿絕大部分的攻擊，而其手中柳葉刀每一次揮出時，都是悄無聲息，伴隨著流風掠過，最後在秦逐鹿的身上劃出一道血痕。

對於這些傷痕，秦逐鹿根本不管不顧，以一種悍不畏死的攻勢不斷的反撲，也正是因為秦逐鹿這種搏命打法，讓得吉隼許多時候有點束手束腳，沒辦法以最快的速度將秦逐鹿擊潰。

不過按照這種局勢下去，隨著時間的推移，秦逐鹿大概率是會落敗的。

畢竟吉隼是貨真價實化相段第一變，論起相力強度，比秦逐鹿強了太多。

不過，局面也就到此為止了。

因為場中的秦逐鹿與吉隼都察覺到了李洛，呂清兒的趕來，秦逐鹿倒是對此早有預料，可那吉隼，卻是難掩震驚。

他身影疾退，目光凌厲的盯著李洛，緩緩道：「這位朋友可真會藏啊。」

原本他以為眼前這個隊伍最厲害的應該是這個擁有著上八品噬金妖虎相的莽貨，可眼下來看，他顯然是看錯了。

這個看上去人模狗樣的小子，才是最陰的那一個。

「大夏金龍寶行的風格，我算是領教了。」吉隼冷笑道。

然而李洛卻是不理會他這般無用的話，而是笑了笑，道：「有個事倒是想要問問你。」

吉隼冷漠的看了他一眼。

李洛沒有在意他的態度，而是若有所思的指了指呂清兒。

「你，是不是知道為什麼她這一路過來，都能夠輕易的撿到各種珍稀靈植？」

第三百四十二章圍攻

當李洛的聲音落下的時候，呂清兒，秦逐鹿都是一怔，眼露驚疑之色的看向了對面的吉隼。

而此時的後者同樣是雙目微眯，而後淡淡的道：「你什麼意思？」

李洛笑道：「單純的一種感覺而已。」

吉隼冷笑道：「憑什麼告訴你？」

「這位朋友這麼不配合...看來還是苦頭吃少了啊。」李洛遺憾的道。

吉隼嘴角也是扯出一抹譏諷的笑意：「好狂妄的小子，就算你的實力與你這同伴相當那又如何？兩個三紋，一個一紋罷了。」

雖然郭翔，徐靈這麼快被解決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但也僅此而已了，對於那兩個傢伙的水分有多少他很清楚。

而他自身是相師境第三段的實力，李洛與秦逐鹿即便在同等級中都是佼佼者，但與他還是有著不可忽略的差距。

所以在見到李洛在他面前如此狂傲，他也是忍不住的升起一些嘲笑。

他實在不明白，對方明明是一群菜雞，為何一副勝券在握的模樣，是無知，還是狂到沒邊了？

吼！

而在此時，秦逐鹿已是按耐不住噴薄的戰意，體內相力盡數爆發，金色虎紋在身體表面閃爍著明滅不定的光澤，手持重槍暴射而出，槍鋒裹挾巨力籠罩向吉隼。

吉隼見狀，一聲冷哼，道：「此前跟你玩玩，還真以為能與我抗衡？」

他倒退半步，手中柳葉刀嗡鳴震動，似是有著一道道青色風環於刀身轉動，而後陡然暴射而出，一刀斬出，地面直接是被撕裂出了一道深深的刀痕。

鐺！

刀尖與槍芒硬憾，相力激湧，附近地面的冰雪都被相力衝擊所消融。

叮叮噹噹！

而也就是在碰撞的那一瞬，吉隼刀身上那一道道風環突然互相撞擊起來，竟是有肉眼可見的音波如狂風般的席捲而出，那明明是音波，但卻散發著極為鋒利的氣息，快若閃電般的掠過了秦逐鹿的身軀。

一道道深深血痕頓時出現在了秦逐鹿身體上，他痛吼一聲，身軀有些狼狽的急急後退。

吉隼趁勝追擊，一步踏出，身影如狂風，直擊秦逐鹿。

不過一道身影卻是更快的自秦逐鹿後方閃掠而出，正面迎了上來，正是李洛。

「哼，讓我瞧瞧你又能有什麼能耐！」

吉隼見狀，冷笑一聲，那轉動著風環的柳葉刀以更為凌厲的攻勢，化出道道刀光，直接對著李洛怒斬而下。

李洛雙刀之上水芒高速流轉，同樣是有刀光湧現，在那霎那間與對方刀光硬碰在一起。

鐺鐺！

而在這接觸的瞬間，吉隼的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幻，因為他發現李洛的相力竟然也是如此的凌厲與精純，絲毫不遜色於那秦逐鹿的妖虎噬金相。

「這傢伙也是八品水相？！」

吉隼感覺有點驚愕，這支隊伍怎麼如此的奇怪，明明相力等級不高，偏偏都身懷如此高品階的相性，這兩個傢伙如果實力不是第三紋，而是第五紋的話，他感覺今天他恐怕一個都打不過。

心中情緒閃爍，吉隼手上卻是沒有半點遲緩，手掌一抹，只見得那一道道風環猛的轉動，極為凌厲的音波直接對著李洛席捲而去。

只不過這先前讓得秦逐鹿吃了虧的攻勢，卻並未再次奏效，因為李洛的身體表面，突然有著碧綠的相力湧現而出，化為了一層木甲，剛好是將這些風刃抵禦而下。

「木相之力？！」

如果說先前是驚愕的話，那麼這一次吉隼就是感到不可思議了，他震驚的望著李洛身體表面那木相之力，這傢伙怎麼會擁有著兩種相力？！！

兩種相力，那不是封侯強者的標誌嗎？

一時間，吉隼感覺自己的腦子有點糨糊。

轟！

不過糨糊持續了數息，就被一股呼嘯而來的狂暴相力所驚醒，只見得秦逐鹿咆哮而至，狀若兇神，槍鋒如龍，暗紅相力隱隱間化為奔騰的巨虎。

鐺！

吉隼急忙迎刀而上，金鐵聲響徹，這一次，有些倉促的他頓時被震退了一步，面色變得青白交替起來。

不過還不待他說話，又是感覺到一股寒氣自腳下瀰漫而來，低頭一看，竟是見到冰冷的寒氣在悄然間侵蝕而來。

他轉頭一看，就見到不遠處的呂清兒在暗自出手。

呂清兒只是生紋段第一紋，她知曉與吉隼實力差距巨大，所以也沒有正面出手，而是選擇了將冰相之力化為寒氣，遲緩吉隼擅長的速度。

吉隼急忙以相力化解這些寒氣，但那化解的速度卻並沒有他想像的快，當即明白，呂清兒的冰相品階恐怕也是達到了八品，因為對方的相力中蘊含著靈性，所以才會更為的棘手。

「什麼玩意！三個八品相性？！」

吉隼面色發青，這大夏金龍寶行的八品相性這麼多的嗎？

不過在他試圖化解寒氣侵蝕的這個片刻間，李洛與秦逐鹿已是聯手攻來，那等兇猛攻勢，讓得吉隼不敢怠慢，同時也沒了心思再想呂清兒那邊，急忙運轉體內所有相力，迎了上去。

這一次雙方的交鋒顯得異常的激烈，李洛與秦逐鹿的聯手，終於是讓得吉隼那化相段第一變的實力再沒了什麼優勢，雙方激戰，一時顯得有些僵持。

在這種僵持中，吉隼的心則是一點點沉了下去，因為現在的局勢對於他而言已經開始顯得極為的不妙。

眼前兩人，雖然相力強度弱於他，但卻都是身懷本事，秦逐鹿的噬金妖虎相狂暴兇狠並且增幅肉身力量，再加上那悍不畏死的性格，屢屢給他造成麻煩，而那個李洛更是詭異，水相之力極為的精純，而且竟然還擁有著木相之力，簡直難纏到了極點。

眼下戰鬥，他也就唯有依靠著自身的相力優勢在僵持。

可從對方反攻愈發激烈來看，局面已經脫離了他的掌控。

再加上，對方還有一個擁有著八品冰相的女孩在對他不斷的以寒氣幹擾，化解他風相所帶來的速度優勢。

腳都快麻了，人也麻了。

吉隼心中憋屈，原本以為這支菜鳥隊是上天送給他的福利，可結果沒想到這些菜雞還長著極為鋒利的爪牙。

算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先跑為妙！

心中轉過這般念頭，吉隼猛的一刀斬下，相力爆發，直接是逼開了李洛，秦逐鹿，而後猛的轉向對著另外一側暴射而出。

咻！

不過，就在他身影剛剛竄出的瞬間，一側大樹的樹枝突然如同蟒蛇般糾纏而來，直接是纏住了他的雙腳，身影不穩之下，一頭就栽了下去。

待得他掙紮起來的時候，兩柄短刀，一柄槍尖，則是默默的懸在了他的脖子處。

吉隼身體僵硬，緩緩的轉頭，望著來到他身邊的李洛與秦逐鹿。

李洛蹲下來，神情和善的摸了摸他的腦袋。

「朋友，現在可以好好說話了嗎？」

第三百五十五章林梭遁走

當黑玉葫蘆被擊飛的時候，那林梭眼中有著惱怒之色湧現出來，旋即他立即轉身對著呂清兒那邊衝去。

吼！

不過一道虎嘯聲陡然響起，秦逐鹿身體之上金色虎紋閃爍，他的身軀在此時陡然膨脹起來，相力升騰間，仿佛是在他的身軀表面形成了一道暗金色的虎影。

一股兇煞之氣爆發開來。

秦逐鹿直衝而來，重槍呼嘯而出，同時那虎影也是伸出了鋒利兇煞的虎爪，兩者相合，直接對著林梭暴刺而去，空氣都是在此時被撕裂，發出了刺耳的聲音。

「滾開！」

林梭被阻攔，眼中殺意浮現，他反手一掌拍出，血紅相力呼嘯而出，化為一道血紅掌印拍出。

「血手印！」

轟！

血紅手印與秦逐鹿槍鋒相撞，秦逐鹿的面色瞬間一變，對方這一次的反擊，比之前的還要來得兇悍，靈力，那股相力之強，也加強了許多。

這種強度，已經達到了化相段第三變！

這是他們進入金龍道場以來，至今為止所遇見最強之人！

這林梭，竟然隱藏到了這一步？！

砰！

在這股近乎碾壓般的力量下，秦逐鹿如遭重擊，手中重槍都是被擠壓出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弧度，而後血紅相力衝擊而至，他身體上的金色虎紋猶如是被無形的大手盡數的抹去一般，瞬間消融。

噗嗤！

一口鮮血自秦逐鹿嘴中噴出，他的身影踉蹌後退，一步一個深深腳印。

林梭一聲冷笑，身影一動就要對著秦逐鹿追擊而去，將其直接淘汰出局。

咻！

不過就在他身影剛動時，那林間突然有著數道速度極快的流光暴射而出，刁鑽狠辣的直指其周身要害。

林梭眉頭微皺，鐵鐧橫掃，相力激蕩間將那些流光箭矢盡數的震碎，同時眼中有著惱怒湧現而出，這個李洛，還真是煩人，這些流光箭矢上面的力量並不算多強，但速度倒是極快，讓人防不勝防。

他思索了兩秒，最終還是決定不理會李洛的騷擾，而是打算先將秦逐鹿解決，沒了秦逐鹿的正面幹擾，那李洛就只是一個敏捷的小老鼠而已，不值一提。

林梭這般想著，也就不再理會那繼續疾射而來的流光箭矢。

可就在轉身那一瞬，他眼光餘光瞥見了又一波掠來的流光箭矢，突然心中泛起許些寒意，那些流光箭矢中，似是有一道箭矢綻放著碧綠的光澤。

不對勁。

電光火石般，林梭身軀上突然血紅相力暴湧而出，他雙指並曲，陡然點出：「虎將術，血骨指！」

那一指點出，只見得一道由相力高度凝鍊，壓縮的血紅相力光束自指尖暴射而出，直接與那數道流光箭矢相撞，撞擊的瞬間，其他流光箭矢瞬間被消融，唯有那一道青木箭矢在此時爆發出了驚人的力量。

青木箭矢之上，似是有著奇特的紋路勾勒，箭尖處，兩種相力在不斷的旋轉，釋放著驚人的穿透力。

在其他流光箭矢紛紛消融的時候，唯有這一道青木箭矢竟是穿透了血紅光束，迅速的對著林梭逼近而去。

這一幕，也是看得林梭面色微微變幻，他顯然沒想到，李洛那區區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竟然能夠施展出這般鋒銳的攻擊。

這就是雙相之力嗎？果然霸道到了極致。

真的是小瞧了這小子。

不過，就算是雙相之力，也不可能真的就忽視掉彼此間這種巨大的差距。

林梭眼神陰冷，指尖的血肉仿佛是在此時裂開，下一瞬，竟是有一截指骨陡然暴射而出，那截指骨裹挾著血紅相力暴射而出，直接是震爆了空氣，一閃之下，就與那穿透血紅相力不斷逼近的青木箭矢撞擊在一起。

砰！

撞擊的瞬間，有相力衝擊橫掃開來，周圍的地面都被撕裂得千瘡百孔。

而青木箭矢在這種程度的反擊下，終於是承受不住的破碎開來，而白色指骨帶著剩餘的力量，仿佛一道森白之光，直接射進了李洛所在的密林之中。

密林之中，有閃爍著光澤的水鏡浮現而出。

同時那裡的大樹猶如是具備了生命力一般，樹藤蔓延而來，形成了樹牆，一重重的抵禦化解下，最終森白之光被消耗殆盡。

藉助著餘光，可見那昏暗的密林中，李洛面色凝重的站在那裡，在他的面前，一截白色指骨緩緩的跌落，險些就觸碰到他的身體。

「化相段第三變...」

李洛目光凝重的盯著指骨，然後看向了密林外的林梭，如此實力，恐怕算得上是他們這片區域中的最強之人，即便是趙孑陽，祝煊他們都是差了一頭。

可大夏國內，怎麼會出現這麼厲害的同齡者？

這林梭所具備的相性，也就是七品左右，他憑什麼在這個年紀達到化相段第三變的？

畢竟論起修煉資源以及相性天賦，祝煊都不可能弱於他的。

而這林梭只是來自大夏天藏郡郡的金龍寶行分部，怎麼可能會這麼厲害的？畢竟金龍寶行雖然底蘊深厚，但憑他一個分部之人，顯然沒資格得到傾力支持的，畢竟人家呂清兒才是大夏金龍寶行大小姐。

心中諸多疑惑，李洛最終將其壓制下去，只是眼神戒備的盯著林梭。

而此時林梭也沒有再繼續動手了，因為他已經見到那些不斷趕回的身影，趙孑陽，顧穎，祝煊等人都來了。

在這種局面下，他已經不太可能繼續抽離呂清兒體內的金龍氣了。

可惜，先前只抽了一半，未能完全的完成任務。

咻！咻！

在他遺憾間，一道道身影破空而來，落在了這片狼藉的空地上。

「怎麼回事？」趙孑陽率先怒問，同時凌厲的目光掃視在場眾人，最後停在了昏睡在帳篷中的呂清兒身上。

李洛走了上來，他眼神有些森冷的盯著祝煊與寧昭，道：「林梭抽離了清兒體內的一半金龍氣，這是你們指使的？你們有想過後果嗎？」

祝煊，寧昭面色都是極為的難看，怒道：「你放屁，我們都是要回去的，我們腦子壞了才會做這麼絕的事情？」

「那這林梭怎麼解釋？」李洛沉聲道。

他其實也覺得祝煊，寧昭沒有這麼蠢，因為這種絕事一旦做出來，魚紅溪絕對不會放過他們的，而魚紅溪的怒火，不論是寧昭那身為副會長的父親，還是祝煊那位極炎府的府主，他們都承受不起。

祝煊惱怒的目光轉向了林梭，道：「林梭，你究竟什麼意思？我只是讓你來盯著他們，可沒讓你抽離清兒的金龍氣！」

面對著祝煊的質問，林梭淡淡一笑，道：「祝煊，我與你們，本就不是一路的人。」

「算了，多說無益，暫且告辭了。」

他搖了搖頭，手掌一伸，那黑玉葫蘆落回他的手中。

「想走？問過我們了嗎？！」趙孑陽厲聲道。

林梭瞥了他一眼，反而是上前一步，血紅相力噴湧而出，一股若有若無的壓迫感瀰漫出來。

察覺到這股壓迫，趙孑陽，祝煊他們紛紛色變，難以置信的盯著林梭：「化相段第三變？！」

「我無意與你們爭鬥，雖然你們人多，但我想走，你們也攔不住。」

「而且如今金龍氣已被破壞，聚寶盆的效果再難回返，你們真要為了一個沒有效果的金龍氣，來與我做對嗎？」林梭淡笑道。

趙孑陽，祝煊等人不由得一滯，面色變幻起來。

「真想要玩的話，金龍峰上，我等著你們便是。」

他話音落下，略微有些幽冷的目光瞥了李洛一眼，而後他的身影便是在這眾目睽睽之下，直接化為一道血光，以極為驚人的速度遠遁消失。

李洛望著他消失的身影，眼神幽暗，其中有凜然殺機在升騰，最終，他漸漸的將殺機按耐下來。

現在還不是動手的機會。

不過對方也逃不出這裡，後面必然會再次相遇，那個時候，做好所有的準備，來個真正的你死我活吧。

第三百五十六章剁了餵狗

隨著那林梭的離去，此處林間的氣氛也是變得有些壓抑起來，趙孑陽，顧穎，祝煊等人皆是面色陰沉，彼此間也沒了爭鬥的心情。

畢竟爭鬥的源頭就是呂清兒，而如今呂清兒體內金龍氣被抽離一半，聚寶盆的效果也就幾乎被破壞。

原本指望著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中依靠著呂清兒來獲得道金的算盤也算是落空了。

對於場中眾人複雜的情緒，李洛倒是並未理會，他只是走到呂清兒身旁，伸手握住她的纖細皓腕，運轉木相之力，將其體內的迷毒漸漸的清除。

片刻後，呂清兒細密睫毛輕顫，緩緩睜開。

「清兒，你沒事吧？」李洛將她扶起來，緊張的問道。

呂清兒柳眉微蹙，道：「心中有種莫名的空缺感...應該是金龍氣被抽離了一半的緣故，不過倒是沒有其他的症狀。」

此前她雖然中了迷毒，但卻還存在著感官，所以她也知曉了對她出手的人，就是那個林梭。

李洛聞言鬆了一口氣，人沒事就好，不然呂清兒真是出了什麼狀況，他可怎麼跟魚紅溪交代。

他先是安撫了一下呂清兒，然後轉頭看向了趙孑陽等人，道：「如今情況變成這樣，金龍氣的聚寶盆效果應該也無法維持了，你們有什麼打算？我們這邊，是一定會去找那林梭的。」

趙孑陽看了他一眼，悶聲道：「那林梭是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你們這支小隊就算三打一，也不會是他的對手，甚至莫說是你們這支隊伍，就算是換作我們這裡任何一支隊伍，都未必能夠勝過他。」

他聲音頓了頓，最終道：「所以如果你要去找那林梭，我們應該是沒辦法幫你的，畢竟我們也有任務。」

如今金龍氣被破壞，呂清兒的價值已經大為的降低，趙孑陽顯然並不想為此就去跟一個化相段第三變的強敵交惡。

李洛聞言，神色倒是頗為的平靜，並沒有因為對方的現實就動怒，畢竟這是理所應當的事情，雙方本來就是各持所需。

「既然如此，那就在這裡分道揚鑣吧。」李洛說道。

趙孑陽點點頭，遲疑了一下，還是勸道：「我建議你也別去找那林梭了，化相段第三變，絕對不是你們能夠抗衡的。」

李洛對此，則是不置可否。

趙孑陽見狀也就知曉他的話李洛並沒有採納，也就不再多勸，而是乾脆利落的轉身，帶著他的隊伍直接離去。

其他的隊伍見狀，也是帶著遺憾與可惜離開了此處。

顧穎要離去時，卻是對著李洛招了招手，等到後者來到她身邊，方才沉默了一下道：「我倒不是要勸你別去找那林梭，而是建議你無論如何，最好都要找到那傢伙，然後把那被他抽離的一半金龍氣拿回來，歸還於呂清兒。」

李洛眼神微凝，道：「什麼意思？」

顧穎看了一眼後方俏生生而立，清麗嬌豔的少女，道：「你真以為金龍氣被抽離了一半，就沒有什麼損害嗎？她恐怕只是不想告訴你罷了。」

「我曾在金龍寶行的典籍中見過這種信息，金龍氣是金龍道場對契合者的一種饋贈，也算是某種印記，身懷金龍氣者，未來若是進入金龍山，將會獲得難以言明的好處。」

「如今呂清兒體內金龍氣被破壞，這對於她的未來，將會造成極大的影響，甚至說不定連命運都會因此而改變。」

「那個林梭我不知道究竟怎麼回事...但他不僅知曉這種隱秘，而且還潛伏到了你們大夏金龍寶行的隊伍裡，我想這後面，說不得有很深的牽扯。」

「所以我對你的建議是，如果可能的話，金龍氣最好奪回來。」

顧穎攤了攤手，道：「至於怎麼奪回來，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那個林梭實力極強，連我都不是對手，至於你們...可能全看天意吧。」

「我說的就是這些了，算是回報你之前幫我療傷的情分。」

顧穎說完，便是擺了擺手，直接轉身而去。

李洛立在原地，眼神幽深，旋即輕吐了一口氣，其實顧穎所說，他之前就猜測了一點，而現在她的話，只是幫他完成了印證而已。

他轉身走向呂清兒。

「她跟你說什麼了？」呂清兒眸光微閃，問道。

「她說最好將那林梭抽離的金龍氣拿回來。」李洛盯著她，並未隱瞞，直接說道。

呂清兒一怔，旋即在李洛的眼神下眸光躲閃，吞吞吐吐的道：「其實，也沒這個必要吧...那個金龍氣本來就是無意間得來的，就算是損失了也不心疼。」

「清兒，你這是在看不起我。」李洛嚴肅道。

呂清兒一急，委屈的道：「李洛，你瞎說什麼呢，我怎麼可能會有這種想法？」

「嗨，你不就是擔心我執意要去找那林梭，最後反而不敵他嘛。」

李洛笑了笑，道：「只是，連大天災級的異類我都不怕，我為什麼要怕他？因為他比異類還長得醜嗎？」

呂清兒莞爾，旋即嘆道：「李洛，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覺得沒有必要去冒險。」

「幼稚。」

李洛斥道：「那林梭算什麼資格的險？我告訴你，我如果真的放任不管，不去盡一切給你把金龍氣奪回來，等回去後，你娘才會讓我明白，什麼叫做這世界上最兇的險！」

呂清兒沒好氣的道：「不許編排我娘。」

不過她也明白李洛所說不假，魚紅溪的性格她再清楚不過，如果她知道李洛坐視她體內的金龍氣被奪，卻沒有採取什麼行動，那麼她定然會很失望，從而對李洛的評價也降至最低。

李洛也是在此時補充道：「如果真到那一步，往後我只要敢走進金龍寶行一步，你娘恐怕就會卸我一條腿，咱們以後，怕是連面都見不到。」

呂清兒胸前輕輕起伏，眸子低垂了片刻，然後猛的抬起頭，目光極為凌冽的盯著李洛。

「李洛。」

呂清兒咬了咬銀牙，那眸子中的冰冷殺意仿佛是要形成實質般的瀰漫出來。

「幫我把那林梭...剁了餵狗！」

第三百四十三章金龍氣

被李洛摸著腦袋，那吉隼也是氣得額頭青筋急跳，他眼神陰沉的看了李洛一眼，道：「沒想到我竟然也有陰溝翻船的一天。」

李洛不樂意的道：「這哪是陰溝？明明是大河，只是你眼瞎了。」

吉隼冷笑一聲，也懶得與他爭辯，道：「你們贏了又如何，以為這就結束了嗎？我告訴你們，你們的麻煩現在才開始。」

李洛眼神微凝，道：「你果然知道一些什麼。」

「朋友，說一說？」他笑著道。

吉隼斜瞟了他一眼，道：「你算什麼東西，憑什麼告訴你？你又殺不了我。」

李洛摩挲著下巴，嘆道：「朋友沒必要搞這麼僵吧，大家和諧交流不好嗎？」

吉隼冷笑，根本就不搭理。

秦逐鹿眼神含煞，道：「先敲斷他的雙手雙腿試試。」

吉隼不屑的道：「無知之輩，只要我受到重傷，便會直接進入假死狀態，到時候雖然會被視為淘汰，但你想要傷我也不可能。」

秦逐鹿雙目噴火，這狗屁金龍道場真是麻煩，給予諸多的保護，一點都不爽利。

李洛攔住秦逐鹿，道：「不要這麼粗魯，動不動就喊打喊殺，這樣，剛才來的路上，我看見了一些春意花，你去搞點過來讓他吃下去。」

「春意花？」秦逐鹿一愣，這是一些精獸在繁衍期時喜歡吞服的草藥，有著催情之效。

一旁的呂清兒紅著臉輕啐了一口。

那吉隼也是面色劇變，厲聲道：「你想做什麼？」

李洛安慰道：「放心吧，沒事，我們不會傷害你的，到時候給你餵點春意花，就找一頭精獸把你扔過去，你放心，我儘量選一頭母的。」

吉隼臉都綠了，你他媽什麼叫做儘量選一頭母的？

「媽的，你不得好死！」吉隼破口大罵，這混蛋太陰損了。

「給你三秒時間考慮。」李洛笑著伸出手指。

「一。」

「大哥，你問。」然而二還沒說出來，吉隼便是面色一收，誠懇的說道。

秦逐鹿見狀不由得罵道：「你也是賤！」

剛才打斷骨頭都不怕，現在聽見李洛要給他餵了春意花然後丟進獸堆裡，立馬慫得連大哥都叫出來了，這也太真實了。

吉隼臉皮一抽，也沒再理會秦逐鹿了，他也想硬抗一下，但眼前這混蛋太損了，他寧願被打成重傷，也不想被這樣折騰，這真是會有心理創傷的。

李洛笑眯眯的點點頭，道：「朋友你還真是一個俊傑啊。」

「那就說說，我們同伴這個究竟是個什麼情況吧？」

呂清兒也是好奇的看過來，她同樣想知道她這究竟是什麼情況。

吉隼看了呂清兒一眼，悶聲道：「你們這支隊伍裡面，她應該才是大夏金龍寶行的人吧？」

李洛點點頭。

「那怎麼一點有關金龍道場的功課都沒做過嗎？不然應該能猜到的。」吉隼說道。

李洛也是看向呂清兒，咱們不是金龍寶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金龍道場的這些隱秘啊。

呂清兒白皙俏臉微紅，她本來就是抱著遊山玩水的心態進來的，怎麼會事先去做這些功課？這吉隼也真是討厭，哪壺不開提哪壺，真想給他嘴巴冰封起來。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她這是引發了「金龍氣」。」吉隼看著呂清兒的目光中，帶著掩飾不住的羨慕。

「金龍氣？」李洛眉頭微挑。

「簡單來說，其實就是因為她在進入金龍道場時，與這方空間形成了一些共鳴，或者說她與金龍道場契合度較高，這就會引得一絲金龍氣附體，你們可以將其當做某種玄之又玄的氣運，雖然這東西出了金龍道場就沒什麼用了，但在金龍道場內，她就相當於福星，聚寶盆一類的存在，走到哪裡，她都能夠輕易的獲得各種天材地寶。」吉隼說道。

「這種金龍氣附身的情況比較罕見，但也不是沒出現過，以往偶爾也會出現這種，只不過我也是第一次親自遇見。」

李洛，呂清兒，秦逐鹿三人面面相覷，這金龍道場還真是神奇，竟然還能有這種奇怪的東西？

簡單來說，現在的呂清兒就是福氣照頂，所以隨便走走都能被這些珍稀靈植找上門來。

李洛面露沉吟之色，倒是沒有因此感到驚喜，反而眉頭微微皺起，這金龍氣雖然能夠帶來許多的好處，但這世上有句話叫做懷璧其罪，如今他們這支隊伍的實力在這金龍道場內算不得多麼的拔尖，如果到時候真的引起了諸多覬覦，他們未必守得住。

到時候，一些強大的隊伍會將呂清兒拘起來，雖然不至於傷害她，但定會讓她到處尋寶，將其利用起來。

那種被逼迫著的行為，顯然是一場極其不好的歷練體驗。

而在李洛沉默時，呂清兒顯然也是想到了這一點，俏臉也是微微一沉。

秦逐鹿也沒說話了，雖然按照他的性格，對於這種刺激行為反而很是嚮往，但畢竟被盯上的又不是他，而是呂清兒。

「我們要不就躲在這裡一段時間吧？」呂清兒半晌後開口說道。

「只要我這金龍氣不暴露出去，應該也不至於引來麻煩。」

李洛想了想，暫時的隱忍倒也是可行，先摸清楚這所謂金龍氣的規律，之後小心一些不使其暴露，情況應該會好一些。

這般想著的時候，他突然見到吉隼的神色有些奇怪，當即想起什麼，心頭微震，緩緩道：「關於金龍氣的事，你沒有傳出去吧？」

吉隼強笑道：「沒有。」

李洛盯著他幾秒，道：「朋友看來很想吃春意花啊。」

吉隼面色一變，趕緊老實的道：「其實...在之前暗中跟著你們的時候，我為了謹慎起見，我就將金龍氣的消息以及你們三人的畫像，以我們雪狼國獨特的飛蜂傳書，傳給了我們雪狼國金龍寶行的另外一支隊伍...」

氣氛有點沉默，李洛，呂清兒皆是眼神不善起來。

李洛最後實在忍不住的罵道：「你說你這人是不是有病啊？這麼大的便宜你不想著獨佔，還傳給其他的隊伍？」

吉隼有點尷尬的道：「那支隊伍的隊長正好是我兄弟，我這不是想著，如果到時候我出了什麼意外，這肥水不流外人田麼。」

神他媽肥水不流外人田。

李洛眼神兇狠的盯著吉隼。

吉隼被他的眼神看得心頭髮寒，道：「朋友，說話得算話啊，不要連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沒有了。」

李洛咬了咬牙，最終只能憋著一肚子火的揮了揮手。

「把那兩個傢伙抬過來，給這三個混蛋祭燃送走。」

第三百五十七章計劃

對於呂清兒這突然間反差巨大的回應，李洛也是愣了兩秒，旋即慚愧的道：「在這金龍道場裡面，剁了餵狗難度還是很大的。」

呂清兒白了他一眼，道：「我只是這麼比喻。」

「不過有個事我不理解...這林梭是從大夏金龍寶行而來的，一旦道場這裡結束，他也會被傳送回去，他難道就不怕回去以後面對你娘的怒火嗎？」李洛有些疑惑的問道。

呂清兒淡淡一笑，道：「所以他才會去金龍峰，如果我所料不錯的話，他的目標就是奪得一份拜山貼。」

「只要他取得了拜山貼，那麼事先再有人於外面做好接應的準備，那麼他就會被傳送到指定地點，而並非是我們大夏金龍寶行總部。」

「顯然，這林梭潛伏在大夏金龍寶行的天藏郡分部，是蓄謀已久的事情，他...是衝著我來的，而且計劃很周全。」

李洛怔了怔，道：「能夠對金龍道場如此的了解...」

呂清兒微微頷首，道：「應該是金龍寶行內部的人，當然，這個金龍寶行，或許不是我們大夏總部，而是其他國家的總部，或者說是其他神州...」

「這麼費盡心機，就為了對付你？還是說為了對付你娘？」李洛皺眉道。

他倒不是覺得呂清兒不夠格，只是現在的她畢竟還只是一個少女，她的實力應該不至於讓人有這麼深遠的謀劃吧？

「這就不太清楚了。」

呂清兒遲疑了一下，最終如此說道，其實她的內心倒是有著一些猜測，她娘雖說執掌大夏金龍寶行，但要說太引人注目也不太可能，那林梭此次的任務顯然就是要破壞她獲得金龍氣，而這其中無疑是有著更深的牽扯。

說不得...跟她那許多年未曾見過的父親有關係。

但這事牽扯的關係有些深了，沒必要都告訴李洛，畢竟知道了也不算什麼好事。

李洛也沒有多問，而是點了點頭，道：「不管那林梭有什麼目的，但金龍氣是一定要取回來的，我答應了你娘在金龍道場保護你，如果就這樣的被人給陰了，以後真是不敢見你娘了。」

呂清兒淺笑道：「不僅要搶回金龍氣，還不能讓那傢伙取得拜山貼，我希望他能夠完完整整的傳回到大夏總部，我們金龍寶行雖然與人為善，但菩薩低眉，金剛怒目，我金龍寶行除了和氣外，也還有一些其他手段的。」

「如果林梭落在了我們手中，我想他骨頭再硬，應該也是能夠撬出一點有用信息的。」

呂清兒言語輕柔，然而其中所蘊含的冷酷之意，讓得李洛都是有點愕然的看著她。

這還是他第一次見到呂清兒展露出這一面，那個平日裡有些傲嬌清麗的少女，骨子裡面其實也是繼承了魚紅溪那在關鍵時刻的冷酷性格，只是平常時候，都未曾顯露出來罷了。

呂清兒瞧得李洛的眼神，這才驚醒過來，趕忙收斂了情緒，扭捏的道：「是那林梭先不懷好意的，我...我想弄死他也是很合理的對吧？」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乾笑著點頭應和：「其實...也比較合理了。」

呂清兒突然嘆了一聲，道：「可是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這個隊伍，就算三人一起，恐怕也不是林梭的對手吧？」

李洛點點頭，道：「自信點，你可以把恐怕去掉。」

呂清兒捶了李洛一拳，這個時候了還在皮，旋即她問道：「那是要找外援？」

李洛下巴揚了揚，示意呂清兒看向四周，後者眸光掃視，則是見到先前不少圍在這裡的隊伍，如今都已是悄然的離去。

這些隊伍本就是因為呂清兒的金龍氣方才匯聚而來，如今金龍氣被破壞，誰還願意留在這裡？至於為了他們去得罪一個化相段第三變的強敵，就算是趙孑陽，顧穎他們都不願意，更何況其他人？

畢竟彼此間也沒有什麼深厚的關係，甚至還能夠算是一種競爭關係。

在他們看著逐漸變得空曠的四周時，秦逐鹿也是拖著重槍走了過來，此時他的模樣頗為的壯烈，身體上布滿著血痕，看上去很是悽慘，但他的眼神卻是沒有半點痛苦的模樣，反而充斥著興奮與狂熱，這讓得李洛有點無語，敢情這傢伙被一通暴揍，還揍出激情了？

難道萬獸相大多數都是受虐狂？

「那寧昭，祝煊也溜了，看來並不打算協助我們去對付林梭。」秦逐鹿走來，抹去嘴角的血跡，說道。

李洛對此倒是並不感到意外，那兩個人如果有這種擔當，也不會做出派林梭來盯梢他們的事情了。

「這兩個混蛋，一切他們引起來的，如果不是他們折騰出這檔事，林梭也沒機會出手。」呂清兒咬了咬銀牙，小臉上布滿著寒霜。

本來他們這邊好好的，在李洛的操控下，已是有著趙孑陽，顧穎等四支隊伍的貼心保護，若不是祝煊他們來引起矛盾，即便林梭是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也很難得手。

「等回去後，定要我娘收拾他們！」她恨恨的說道。

「這兩衰貨就暫且別管了，他們如今三人缺失一人，恐怕也很難競爭到拜山貼，算是偷雞不成蝕把米。」李洛搖了搖頭，道。

「那怎麼辦？真的就靠我們三人去找那林梭算帳嗎？」呂清兒有些發愁的說道。

他們三人，李洛與秦逐鹿是生紋段第三紋，而她只是第一紋，不論是誰都與那林梭有著極大的差距，如果單獨遇見的話，她這裡恐怕連一回合都支撐不過，即便是李洛與秦逐鹿，都難以撐過五回合。

沒辦法，實力相差了整整一個段位。

面對著如此強敵，呂清兒真是不知道他們會有什麼勝算。

「的確很難。」秦逐鹿也是悶聲說道，雖說他不畏戰，也並不怕那林梭，但怕不怕是一回事，打不打得過是一回事。

李洛沉默了一下，道：「你們相信我嗎？」

呂清兒笑吟吟的道：「我當然相信連大天災級異類都能解決的寶藏男孩呀。」

秦逐鹿悶哼了一聲，沒有說話，只是沉重的擺了擺手，然後轉身在一旁坐下去休息了，這對話，真的讓人頭皮發麻，還好沒有女孩這麼對他說話，不然他這沙缽大的拳頭一定會捶過去的。

這李洛也真是可憐。

不過誰讓他沒事長成那副德行，也是活該。

李洛有些不滿的看著走到一旁去的秦逐鹿，你這是什麼眼神，我還沒同情你呢，你怎麼還對著我投來了憐憫的目光？

他搖搖頭，也不理會這個莽貨，呂清兒與秦逐鹿雖然反應不同，但答案都是很一致的。

而且這金龍道場中有著瀕死保護，所以怎麼浪也都無所謂了，反正死不了。

「我這幾天需要做一點準備。」

李洛手指摸了摸另外一隻手腕上的暗紅色鐲子，如果說他還有什麼底牌的話，那就是這隻鐲子裡面的三尾天狼的力量了，只不過這種力量太過危險，他必須做好一些準備才行。

「接下來我們繼續向多寶池前進，因為多寶池也是能夠提升我們整體實力很重要的一環，若是能夠在那裡獲得一些強力的寶具，這也會讓我們在對付林梭時更多一點勝算。」

李洛說著話時，看了一眼腰間的雙刀，這雙刀用了這麼久，已經即將抵達極限，所以他也急需要將其更換。

所以他希望在那多寶池中，能夠找到適合他的寶具吧，以便應對接下來的那一場跨越整整一個段位的激戰。

第三百四十四章運氣

第三百四十四章運氣

金煙嫋嫋，漸漸的升騰而起，然後將吉隼三人的身影包裹，虛空扭曲間，三人的身影便是直接憑空消失而去。

虛空破碎，有十枚銘刻著金龍的金幣掉落下來。

李洛彎身將這些道金撿了起來，有些惆悵的嘆了一口氣。

「接下來怎麼辦？」秦逐鹿搽拭著重槍，問道。

「還能怎麼辦...先把雪狼國另外一支隊伍給他解決掉吧，不然總是個隱患，不過有了此次的經驗，往後「金龍氣」就不要隨意的暴露了。」李洛說道。

從先前吉隼的口中，他們已經得知雪狼國另外一支隊伍的實力跟吉隼這三人差不多，所以如果準備妥當的話，應該是能夠吃下來。

那支隊伍在接到傳信後，應該會立即趕來，所以他們可以在這裡守株待兔。

呂清兒輕輕頷首，有些歉意的道：「原本以為這次會很輕鬆，結果又給你們帶來麻煩了。」

李洛擺了擺手，道：「本來就是跟著你來混機緣的，而且現在也還不算是麻煩，雪狼國的隊伍剛好在我們能夠對付的範圍內，只要將他們解決掉，接下來低調一點，就不會引來注意。」

他衝著呂清兒露出安撫的帥氣笑容。

「相信我，好看的人，運氣不會差的。」

...

轟！

山林間，有狂暴的相力驟然爆發，火紅的相力宛如火焰般橫掃，附近的樹木紛紛燃燒起來，化為焦炭。

漆黑的林地間，有兩道人影狼狽的倒地，滿身鮮血，此時的他們，正面露驚恐的望著前方那自煙霧中走出來的一道人影。

那是一名赤臂少年，此時在他那雙拳上，有深紅色的相力流淌，看上去猶如是熾熱的巖漿一般，散發著極端熾熱與霸道的氣息。

而此時，那狼狽倒地的兩人目露懼色與憤怒的望著前者，道：「趙子陽，你不要太過分了，我們明明也沒招惹你，為什麼要突然對我們出手？」

那被稱為趙子陽的少年咧嘴笑道：「可能是單純的看你們不順眼？」

這兩人聞言更為憤怒，眼前之人出自赤砂帝國，其名為趙子陽，身懷八品巖漿相，實力也達到了化相段第二變的層次，論起實力，在這片區域中絕對算得上是最頂尖的那一批。

從他們來時所獲得那些情報中，這趙子陽就是屬於那種不要招惹的存在。

所以即便心中憤怒，但這兩人還是忍耐了下去，道：「如果有什麼招惹的地方，我們願意賠禮道歉。」

趙子陽笑道：「之前聽你們趕路，說什麼好運氣，好寶貝來著？」

兩人面色頓時微不可察的一變，旋即強笑道：「你應該是聽錯了吧。」

趙子陽笑了笑，走上前來，直接一人一腳將兩人踢得昏死過去，然後伸手在他們身上摸索著，片刻後，掏出了一個小竹筒，捏碎竹筒，其中就露出了一捲紙。

他取出紙張抖了抖，目光看去，然後那雙目就緩緩的虛眯起來。

「竟然有人擁有了「金龍氣」...」

趙子陽眼中浮現出一抹饒有興致之色，而後盯著這紙張上面所寫的諸多信息，這上面有方向地址，甚至還有著那支小隊的畫像。

而在此時，右側有破風聲傳來，只見得兩道身影閃掠而來，落在了他的身側。

「追丟了，他們那隊長太會跑了。」來人有點無奈的說道。

趙子陽隨口道：「一隻小老鼠而已，不必在意，重要的信息已經得到手了。」

他將手中的紙條遞給了兩名同伴，他們接過，看了一眼，頓時面露震驚之色：「金龍氣？嚯，這可是行走的聚寶盆啊，如果我們能將她抓住，這還愁道金不夠嗎？」

趙子陽笑眯眯的點點頭。

「走吧，這個消息來得如此及時，正好搶先一步，捷足先登。」

「這兩個傢伙呢？」同伴指了指昏死過去的兩人。

「祭了吧。」

趙子陽擺了擺手，已是對著林外走去。

身後兩人應下，忙活半天后，收起掉落的幾枚道金，然後追了上去。

而隨著三人離去後不久，此處有著相力波動湧現，一道人影從天而降，落在了祭燃之處，此人面色鐵青，眼神憤怒的望著趙子陽他們離去的方向。

他正是先前被祭燃二人的小隊隊長。

同時也是吉隼傳遞消息的那支雪狼國小隊。

但是恐怕吉隼也沒想到，這支小隊會如此的倒黴，原本他們接到消息後就直接全速在對著吉隼所在的方向趕路而去，可誰都沒想到在這半路會撞見了一支煞星隊伍，那趙子陽不知怎麼隱約聽見了他們的一點談話，然後就直接出手了...

真他媽是倒黴透頂了。

如今他的隊友已經被祭燃淘汰，留下他一人也是獨木難支，想要取得什麼成績也是不太可能的了，至於那金龍氣，更是不用覬覦了。

這個情報已經被趙子陽所截獲，他如果獨自前去就是送菜。

可是，如此大便宜被這混蛋吃了，也實在是太不甘心了。

這名雪狼國的隊長目光閃爍了一會，旋即眼中有狠色浮現，狗東西，想要吃我們的東西，就算打不過你，也不會讓你舒坦的！

他已經決定，接下來將那金龍氣的情報直接擴散出去，到時候將這一片的隊伍全部都給吸引過來，他雖然奈何不了趙子陽，但這片區域其他的一些頂尖隊伍，卻未必做不到。

「趙子陽，狗東西，你給我等著！」

他惱怒的說了一聲，然後轉身離去。

...

雪山山脈。

李洛三人居於一座山頭上，藉助著白雪遮掩著身影，而他們的目光，則是藉助著地形的優勢，觀測著遠處。

他們已經在這裡守株待兔了好半天了。

就等著雪狼國那第二支隊伍過來，將其滅了後好趕緊離開此處。

「這雪狼國的隊伍也太墨跡了，這種速度，等他來了連湯都沒有一口喝的。」周圍冰冷的溫度讓得李洛不斷的哈氣，同時抱怨道。

呂清兒則是笑吟吟的，這裡的環境對於她而言其實很適應，身懷冰相的她，對於寒冷也是有著極高的抗性。

「不急，慢慢等就行了，若是實在等不來，咱們也就直接撤走。」

呂清兒安撫了一聲，然後從袖中掏出一顆散發著異香的紅色果子，遞給李洛：「剛剛撿到的，反正現在道金也不缺，你要不就吃了吧，應該也能增長一些相力。」

李洛接過來，讚嘆道：「這金龍氣還真是好使。」

他也沒矯情，直接就啃了起來，異果入口即化，同時化為暖流湧入體內，李洛運轉「十二段錦」，漸漸的將這股藥力所煉化，感受著那略微增長的相力，也是不由得笑開了花。

這金龍道場，還真是一個好地方。

吃著吃著，他發現一旁的雪地裡有一道幽怨的目光在投來，他目光一轉，就見到躲在雪地裡面的秦逐鹿盯著他手中的異果在吞咽口水。

「啊，小鹿啊，我這也就只有一顆，待會如果再撿到了就給你吃。」呂清兒連忙說道。

秦逐鹿默默的轉頭，我他媽就不該來這金龍道場。

而在此時，李洛神色突然一動，目光看向了西北方向，道：「有人來了。」

呂清兒，秦逐鹿也是連忙看去，果然是見到在那個方向，有著三道人影在疾馳而來。

「等等，不太對！」李洛眼中有相力流轉，宛如鷹隼般，他的面色微微的有些變幻，因為也就是在這同一時間，他看見了極為遙遠的地方，不斷的有著一支支隊伍在出現，而他們所來的方向，都是這邊。

呂清兒，秦逐鹿也是察覺到了這般情況，當即面色都是一變。

秦逐鹿幽幽的道：「你不是說好看的人運氣都不會差嗎？」

李洛面色青白交替，旋即破口大罵。

「他媽的，吉隼這個狗東西，太不講江湖道義了，不是說就將情報告訴了一支隊伍的嗎？」

第三百五十八章初步接觸

接下來的幾日，李洛，呂清兒，秦逐鹿三人繼續對著多寶池的方向前進，而這一次的行進速度比起之前一群人護衛時反而更快了一些，原因麼，很簡單，隨著金龍氣被破壞的消息傳開，也就再沒什麼隊伍有興趣繼續來狙擊他們了。

而且失去了金龍氣的聚寶盆效果後，呂清兒也的確沒能繼續邊走邊撿寶貝，自然也沒了突然從天而降的重傷的精獸跑來當散財童子。

所以這幾日的趕路，倒是變得順利清淨了不少。

只不過行程雖然順利，但李洛三人不僅沒有因此就放鬆，反而每日的修煉變得更為的緊迫了，他們都在為接下來那場狙擊林梭的大戰做著準備。

雖說這段時間內也不太可能彌補雙方巨大的差距，但能夠提升一分實力是一分，最起碼到時候能夠多纏對方一會，說不定也就會引得奇蹟的出現。

殘陽斜落，暗紅的餘暉灑遍群山。

一座高地上，李洛盤坐在崖邊，他看了一眼不遠處的山林，那裡有獸吼聲在響徹，樹林攢動，時不時的被橫推倒塌，同時也有兩道相力於那邊爆發。

那是秦逐鹿，呂清兒在聯手獵殺著精獸，在賺取道金的同時，也算是磨礪自身，提升實力。

其實這幾日下來，秦逐鹿與呂清兒的努力他也是看在眼中，雖然之前李洛曾與秦、呂說過要兩人相信他，但這兩人也不想真的就成為累贅，然後將所有的壓力都交給李洛。

雖說李洛之前有解決大天災異類的奇蹟，但那終歸是劍走偏鋒，再者奇蹟能夠被稱為奇蹟，那就是因為它的難以複製性，他們雖然不知道李洛究竟有什麼手段，但既然是隊友，那他們自然是需要盡力的去幫李洛分擔一些。

秦逐鹿是心氣高傲，絕不會容忍自身成為累贅，而呂清兒麼，可能就是單純的心疼，不想李洛為了幫她奪回金龍氣承擔那麼大的壓力。

看了一會，李洛便是將目光收了回來，笑了笑，這兩個隊友都是很值得信賴的，不過還是那句話，他們與林梭之間的差距太大了，想要越級伐敵，即便他們數量佔優，那也依舊算是極大的劣勢。

正常打難度太大了，所以...還是靠作弊吧。

李洛目光瞥了一眼手腕上的暗紅鐲子，那流轉的猩紅之光，給人一種壓抑的感覺。

「天祭咒...」

李洛低聲自語，其實從龐院長那裡得到這篇奇術後，他就一直都在鑽研修煉，只不過這道奇術相當複雜深奧，即便是以他在相術上面的天賦，都是摸索了許久後，方才漸漸的入門。

但始終未能將三尾天狼的力量抽取而出。

因為按照這「天祭咒」所說，想要抽取三尾天狼的力量，首先需要以秘法凝鍊出「天祭咒印」，而這咒印的凝鍊，就難住了李洛許久的時間，即便他經過不斷的嘗試，也始終未能將其完成。

顯然，龐院長賜予的這卷奇術，難度極高。

不過難度再高也不可能放棄，畢竟這是如今李洛手中最強的底牌。

李洛想著，也就收斂了其他的心思，他伸出手臂，刀光一閃，一道血痕出現，頓時有著鮮血自傷口處流淌出來。

這些鮮血流出，卻並未滴撒開來，而是在李洛的意念控制下，於手臂上面如同具備生命力般的緩緩流動，一道道血絲不斷的分流而出，彼此交匯，融合，漸漸的，隱隱形成了一道極為複雜的猩紅咒印雛形。

有汗水不斷的從李洛額頭上滾落下來。

凝鍊這種咒印，對相力雖然沒有多大的消耗，可對他的意念，心神卻是一種極大的負擔，這短短一會，就讓得他生出了許些疲憊感。

而且咒印依舊尚未完成。

甚至因為意念的虛弱，那半成品的咒印都在開始顫抖起來，凝聚的血液都有著散落的跡象。

李洛對此倒是並不意外，畢竟之前已經很多次都止步於此，不過這一次，他並不打算就此放棄，他知道他需要嘗試衝擊極限，不然想要跨出這一步，也不知道需要等到什麼時候。

而現在的他，顯然沒有這麼多的時間去浪費。

李洛的眼中掠過一抹狠色，而後咬牙以意念操控著那些分散的血液，一道道血絲不斷的蔓延，彼此勾勒，漸漸的，將咒印剩下的一部分凝結而成。

嗡！

而當最後一筆咒印落下時，李洛能夠明顯的感覺到手腕上的猩紅咒印猛的一顫，有奇特的波動自其中爆發而出。

嗤！

緊接著，他就見到那道猩紅咒印上面有一道血線延伸而出，而那延伸的位置，正是手腕上的暗紅鐲子！

短短瞬間，血線就在李洛死死瞪大的眼睛中，與暗紅鐲子連接到了一起。

那一瞬，李洛的精神仿佛都是出現了恍惚。

他四周的景象在此時出現了變化，山崖消失，黑暗於腳下蔓延，似是有鎖鏈劇烈掙扎的聲音傳進耳中，李洛抬起頭，便是見到在那前方的黑暗中，一頭巨獸在咆哮，掙扎。

三條巨尾於其身後飛舞，宛如巨蟒般。

正是三尾天狼！

而此時，那三尾天狼仿佛也是察覺到了李洛，頓時那猩紅殘暴的獸瞳投射而來，它奮力掙扎著，直接對著李洛撲殺而至。

巨爪撕裂虛空落下，可在距離李洛尚還有丈許距離時，卻是直接凝滯了下來，那是被四周的鎖鏈捆縛得無法動彈。

然而饒是如此，李洛也被駭得一身冷汗。

與此同時，三尾天狼體內有血紅的能量湧出來，最後順著那些纏繞的鎖鏈迅速的升起，直接對著李洛所在匯聚而來。

三尾天狼望著這一幕，突然停止了掙扎，那猩紅兇殘的獸瞳中，似是有著譏諷之意浮現出來。

血紅能量灌湧而來，黑暗破碎，山風再度撲面而來。

但李洛卻是感覺到了不對勁，因為此時一股兇暴的情緒突然如潮水般的自心中傾瀉而出，他的眼瞳都是在此時迅速的變得通紅，一股殺戮，破壞的衝動於心間爆發開來。

那是來自三尾天狼的力量！

只不過在那股力量中，還蘊含著三尾天狼的意志。

「好兇的畜生！」

李洛心頭大駭，他還是低估了三尾天狼的意志汙染強度，現在的他太弱了，即便有著「天祭咒」來抽取三尾天狼的力量，但這種意志汙染，卻是有點讓人措手不及。

緊急關頭，李洛當機立斷，一掌拍向了手腕上的「天祭咒印」，頓時咒印破碎開來，與此同時，那股如潮水般湧來的能量以及兇殘意志，也是被瞬間截斷。

噗嗤。

這來回的能量衝擊，讓得李洛一口鮮血噴出，同時有一些散逸的能量橫掃開來，直接是將附近的巨石都是紛紛掃成了碎末。

李洛抹去嘴角的血跡，他低頭看著手臂上的一片血跡，感嘆道：「不愧是即將觸及封侯境的大精獸，只是一點點的意志感染，就險些讓我失控。」

在他感嘆間，突然有著破風聲自不遠處響起，呂清兒，秦逐鹿的身影正在迅速的趕來，顯然他們察覺到了這邊突然爆發的劇烈能量波動。

「李洛，你沒事吧？」片刻後，兩人趕至，都是面露驚色的望著這片狼藉的區域。

李洛笑著搖搖頭，只是他那眼中還殘留著一些猩紅之色。

呂清兒迅速走過來，她盯著李洛的雙眼，皺眉道：「你的情緒不太對，是修煉出了岔子嗎？」

旋即她突然取下了右手的冰蠶絲手套，露出了那如白玉般纖細而完美的小手，她猶豫了一下，臉色微紅的握住了李洛的手掌，頓時有著冰寒的相力於雙手緊握處散發出來。

然後李洛就感覺到一股極寒之氣湧入體內，那股極寒仿佛是帶著一種奇特的性質，隨著寒氣的散發，李洛驚訝的發現，心中殘留的那種殺戮，破壞的情緒，竟是在漸漸的消退，他的心靈，變得宛如冰雪般剔透，殘餘的戾氣也是隨之消除。

「這是...」李洛驚訝道。

呂清兒微笑道：「這是「冰心玄氣」，能夠淨澈心靈，同時讓自身時刻保持冷靜，不受外物所感染，此前要進入暗窟，那裡汙染太過嚴重，所以我才修煉了這道相術以備不時之需，你先前應該是修煉太急迫，這才導致相力反噬。」

李洛愣了愣，旋即熱淚盈眶，用力的握住了呂清兒的小手。

「清兒，你可真是個小寶貝。」他激動的道。

呂清兒小臉頓時通紅，一旁剛剛趕來的秦逐鹿則是怒罵一聲日了狗，轉身就走。

第三百四十五章被截

大罵完之後，李洛也是有些惆悵的嘆了一口氣，眼下這個局面他是真的沒想到，一般來說，獲得金龍氣這種情報後，不是應該嚴防死守的保密嗎？那雪狼國另外一支隊伍怎麼會搞得人盡皆知的？

這世界上還能有這麼蠢的人？

李洛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這情況怎麼辦？來的隊伍似乎太多了一些。」呂清兒柳眉微蹙的問道。

「實在不行就與他們做一場吧！」秦逐鹿眼神火熱的建議道。

李洛顯然沒有採納這個棒槌建議，他們的實力本就沒有什麼優勢，如今數量上又處於絕對的劣勢，任何正面對碰都是極其不理智的。

「走吧，先躲一躲，這局面太複雜，只能先避避風頭。」李洛最終如此決定。

呂清兒顯然是毫無異議，秦逐鹿則是有些不滿意，但在一對二的情況下，他也只能選擇聽從。

...

「趙哥，情況不對啊，似乎有其他的隊伍也在對著我們這個方向而來。」

而在李洛他們佔據高處，發現了這片山脈周圍動靜的時候，那趙子陽的隊伍中，也有一名隊員在登高時，發現了一些端倪。

趙子陽聞言，眉頭皺起，身影掠到高處盯著遠處看了一會，面色也就變得難看了一些，冷聲道：「看來是雪狼國那隻跑掉的小老鼠搞的鬼。」

「這傢伙倒也是個狠人，竟然捨得將這種消息傳播開。」

不過想想也正常，畢竟那個情報已經被他們所截獲，而雪狼國的隊伍被他們打殘，基本就沒什麼作為了，既然如此，還不如將這個情報丟出去來報復他們。

不得不說，對方這破罐子破摔的舉動，也讓得他有點難受。

因為這片區域的隊伍不少，其中也有實力不弱於他們的隊伍，如果真被他們趕來，金龍氣這塊餡餅的爭奪顯然會平添幾分難度。

「繼續前進，我們在時間上面領先他們，如果能夠搶先一步進入山脈中，將那懷有金龍氣的小隊抓獲，就能夠趁機將他們轉移。」

「不過要快，不能拖到其他隊伍趕到。」

「景治，釋放血翅飛蚊，它們會幫我們以最快的速度找到隱藏在這片山林中的那支小隊。」

聽到趙子陽此話，他的一名隊友立即點頭，而後掏出了一方陶罐，他先是咬破手指，將鮮血滴落了進去，如此這般片刻之後，將陶罐扔碎在地。

嗡嗡。

而後一團黑雲從中升起，竟是無數長著鮮紅羽翅的飛蚊，這些飛蚊對著前方山林疾馳而去，轉眼就消失了蹤跡。

「走！」

趙子陽一揮手，身影率先疾射而出，腳下深紅相力噴湧，每一次的落下，都將會在地面上形成一片灼燒的痕跡。

三人速度全開的竄進了山林中。

而在他們這支隊伍進入山林後一段時間，陸陸續續的有著隊伍開始出現了蹤影，接著這些隊伍也都各自施展出了一些追蹤的手段。

於是，這片山林就變得格外熱鬧了起來。

...

山林某處，李洛三人全速而行。

在這段時間中，他們能夠隱約的感覺到這片山林中不斷的有著一些相力衝撞的波動若隱若現的傳來。

顯然，有不少隊伍進入了這片區域，而且彼此有了一些衝突。

「李洛，按照這速度，恐怕不久後我們就會開始撞見人了，從此前那吉隼所說話語中，他將我們的畫像也是傳遞了出去，所以一旦撞見人的話，大概率會把我們認出來。」呂清兒的聲音傳來。

李洛點點頭，所以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啊。

「去往東面的那塊高地。」李洛目光微微閃爍，突然說道。

「那種顯眼的地方，不是更容易被盯上嗎？」秦逐鹿皺眉道。

「要的就是顯眼，這種局勢裡盯上我們的隊伍越多，我們反而越有操作空間。」李洛緩緩說道。

秦逐鹿表示不明白，呂清兒倒是若有所思。

如果他們是被哪一支頂尖強隊盯上，那反而會更危險，可如果被越來越多的隊伍所盯上，那麼這些隊伍間也將會形成一種制衡。

簡單來說，現在的局面，莽著頭上並不理智，需要用一些腦子。

李洛，應該是有了一些他的打算。

出於對李洛的信任，呂清兒並沒有多問，因為她相信李洛會將一切都處理好的。

而在她思緒轉動的時候，李洛眉頭突然一皺，屈指一彈，一道相力疾射而出，化為一顆水珠，水珠掠過了一片樹葉，將其洞穿。

李洛停下腳步，走到那片樹葉處，只見得相力所化的水珠中，有一隻鮮紅雙翅的飛蟻。

「我們的行跡已經被人發現了。」

李洛望著那一隻紅翅飛蟻，眉頭皺起，這進入金龍道場的隊伍果然都是高手如雲啊，連追蹤之物都是如此的奇特。

「加快速度吧。」

他揮了揮手，而後便是轉向提速，帶著呂清兒，秦逐鹿對著東面的高地疾馳而去。

三人全速而行，約莫一炷香後，前方出現了一道約莫十數米寬的深澗，而深澗的對面，就是此前所見的一片高地。

相力自三人體內湧出，而後身影便是自深澗上方掠過。

不過，也就是在這一瞬，側方樹林中突然有著一道熾熱狂暴的相力爆發而起，只見得一道赤紅身影如火焰般疾射而來，他一聲冷笑：「等你們好一會了！」

而後一拳轟出，那一霎那，仿佛是有地火噴湧，一道宛如巖漿般的赤紅拳影直接破空而出，裹挾著霸道至極的氣勢，對著三人所在籠罩而下。

突如其來的攻擊，也是令得李洛三人一驚。

從這一記巖漿拳影中，他們已經能夠察覺到對方的實力遠勝於此前交手過的吉隼。

吼！

秦逐鹿率先咆哮一聲，身軀上金色虎紋浮現出來，兇煞之氣湧動，手中重槍裹挾著全身之力呼嘯而出，與那巖漿拳影相撞。

轟！

碰撞的瞬間，秦逐鹿槍鋒之上湧動的狂暴相力便是被摧枯拉朽般的擊散，槍鋒赤紅，高溫擴散而來，令得秦逐鹿雙掌都是開始冒著白煙。

而且那股驚人之力，更是將他的身影震得倒飛了出去，狼狽的落在了深澗對面。

這一下，李洛與呂清兒就暴露在了那餘威不減的巖漿拳下。

李洛眸光閃爍，一掌拍在呂清兒纖細腰間，勁力噴湧，便是在其輕呼聲中，將其先行送到了深澗對面。

此時巖漿拳影已是撲面而來，熾熱勁風引得皮膚都是傳來了灼痛之感。

李洛神色並未驚慌，深吸一口氣，水光相力運轉，而後迅速於面前形成了一面流轉著光芒的水鏡。

「玄鏡術！」

鏡面光滑明亮，巖漿拳影於其中倒映而出，繼而下一瞬，相同的巖漿拳影竟然也是於鏡內出現，然後一拳轟出。

轟！

狂暴相力擴散開來，熱浪滾滾。

鏡面在此時破碎而開，那真正的巖漿拳影雖說被削弱了不少，但依舊在兇狠的轟擊而至。

李洛面色不變，眼神卻是凝重了許多，這初步的交鋒，就能夠感受到出手之人的強悍，這般實力比起之前的吉隼，簡直強悍了不止一籌。

對方起碼都是化相段第二變。

這比起他可謂是高了數個層次。

正面硬碰，雙方幾乎是碾壓。

不過李洛的神色倒是並未有任何的懼色，對方雖強，但僅僅只是一記並沒有後續支撐的攻擊就想要將他擊潰，倒也是沒那麼容易。

李洛身影於半空中倒射而退，雙刀於手中閃現而出。

水芒流轉，雙刀化為連綿刀光，宛如兩尾遊魚，在那瞬息間，一片片的削去拳影上面的巖漿相力。

充滿著靈性的刀法，讓人有一種賞心悅目之感。

待得李洛的身影落在了深澗對面時，他的雙刀已是顯得赤紅，煙霧於上面升騰起來，而那一記巖漿拳影，竟是被他這般盡數的化解了。

不過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手中的雙刀，在高溫之下，隱隱有著裂紋浮現。

「啪啪！」

有掌聲於對面響起，只見得那森林陰影中，三道人影緩步走出，當先一人，便是那趙子陽。

此時的他，正饒有興致的盯著李洛。

「有意思，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竟然接得下我這一拳？」

第三百五十九章多寶池

呂清兒所修習的「冰心玄氣」對於此時的李洛來說，無疑是一場沛雨甘霖，那三尾天狼的能量中蘊含著汙染力極強的意志，那所具備的汙染力，簡直不弱于于一些大天災級的異類。

先前他雖然成功的勾勒出了「天祭咒印」，但卻因為三尾天狼的力量汙染太強，逼得他只能第一時間中斷了能量的供給，不然現在的他必然會被三尾天狼的力量所汙染，繼而短暫的失去理智，肆意的殺戮，破壞。

而這一次的試驗，也讓得李洛清晰的感受到了三尾天狼的力量有多兇險。

難怪連龐千源院長都告誡他在動用這股力量時要保持謹慎。

不過好在的是呂清兒這「冰心玄氣」來得及時，雖說這「冰心玄氣」也不可能完全的化解三尾天狼的意志汙染，但終歸是能夠將其汙染力削弱一些，這會減緩他的壓力。

呂清兒也是因為李洛這激動而誇張的表現羞紅了臉蛋，不過她還是矜持的將小手抽了出來，繼而將話題轉移，眼露擔憂的道：「你究竟在做什麼呀？怎麼會折騰成這個樣子？剛才的你，好危險。」

李洛情緒漸漸的平復，無奈的笑道：「只是一道秘術而已，畢竟想要越級打敗那林梭，尋常辦法可是行不通的。」

呂清兒柳眉緊蹙，認真的道：「李洛，如果你那所謂的秘術是需要冒這麼大風險的話，那我寧可不去奪回那一半的金龍氣了。」

「放心吧，我會有分寸，如果真是不可為，我也不會勉強。」李洛笑著安撫道。

呂清兒眸子盯著李洛看了一會，最終知曉無法讓他更改主意，只能輕嘆了一口氣。

「按照我們現在的速度，或許還有兩日時間，就能夠抵達多寶池了。」李洛則是將話題轉移，目光眺望著遠處。

「希望能夠在那多寶池中獲得一道稱手的武器寶具，我這雙刀，已經快要支撐不住了。」

接下來將會與林梭進行最終的決戰，如果沒有一柄好的武器，到時候交手的時候，戰鬥力無疑也會大打折扣。

「多寶池內藏寶豐富，遠超我們的想像，只要我們有著足夠的道金，不愁找不到心儀之物。」呂清兒說道。

「希望如此吧。」

李洛笑了笑，望著遠方的眼神中帶著一絲期待。

...

在接下來的兩日中，李洛三人繼續片刻不歇的趕路，終於是漸漸的接近了多寶池所在的區域，當他們登上一座高坡，目光看向前方時，只見得一汪清澈大湖宛如明鏡般的點綴於群山間，其內有萬道金光時而噴湧，絢麗華麗到了極致。

無邊無盡的寶光，看得人眼花繚亂。

「這就是多寶池嗎？真是...好大的手筆。」李洛望著那座大湖，忍不住的驚嘆出聲。

寶具價格高昂，那多寶池內所存放的寶具，如果換算成天量金的話，恐怕榨乾了整個大夏國都湊不出來，這是真正的富可敵國，而金龍寶行的實力之恐怖，由此可見一斑。

而能夠被投進多寶池內的寶貝，都是寶具級別，寶具的煉製，不論是煉製難度還是消耗，都遠非普通相具可比，據說煉製寶具的最後一環，被稱為「開眼」，簡單來說就是寶具與外界天地產生連接時將會形成一道細微的孔隙，這道孔隙有些似人目，所謂「開眼」也就是這麼來的。

一些強大的寶具在開眼時，將會顯露異象，與天地間的連接會更為的敏銳與堅實。

因此寶具中流傳著「三眼」之說。

白眼，金眼，紫眼。

三眼又分上下二品。

常見的寶具多為「白眼」，眼前這多寶池內白光眾多，顯然也是以此為主，但也莫要因此就覺得白眼寶具不值錢，因為也就是在這變態的金龍道場了，否則放到大夏金龍寶行，一件白眼寶具價格都是百萬級別的，並不算便宜。

金眼更貴，五百萬打底，極品的金眼寶具更是將近千萬。

紫眼寶具就不必說了，那是連封侯強者都會心動的東西。

「據說多寶池雖然看上去是一座湖泊，但實則是一片開闢的小空間，而金龍道場內所有的多寶池都是連接在一起的。」一旁的呂清兒眼帶驚嘆的看了一會後，說道。

李洛點點頭，他的目光轉向四周，然後發現不少身影都是在自山林間掠出，並且對著多寶池的方向趕去，那熱鬧的模樣比起之前來搶金龍氣還要更為的壯觀。

顯然，這片區域將近八成的隊伍，都是匯聚了過來。

「看見多寶池後方那座大山了嗎？」呂清兒在此時突然伸出纖細玉指，指向了遙遠的方向。

李洛，秦逐鹿皆是看去，然後眼神就是一凝，只見得在那遙遠處，有一片金色山脈盤踞，宛如金龍匍匐，而在龍首的位置，可見一座巨峰沖天而起，宛如金色龍角，氣勢恢宏。

「那裡就是金龍峰，金龍拜山貼出現的地方，也是此次歷練的終點。」呂清兒說道。

李洛輕輕點頭，那林梭必然是會去金龍峰的，到時候遇見顯然就是一場極為激烈的越級戰鬥。

「化相段第三變...」

李洛笑了笑，衝著秦逐鹿道：「如果咱們能贏，那可就真是長臉了，這種越級跨度，可不尋常呢。」

秦逐鹿舔了舔嘴唇，一臉的狂熱與期待。

「不過在此之前，咱們也得先武裝一下，把戰鬥力提升到最高。」

李洛一揮手：「走吧，去見識一下這傳說中的多寶池。」

李洛眼中泛起一絲迫不及待，寶具價格不菲，雖然以他的身份也不是買不起，但世間什麼事情是能夠比白嫖更開心的？

呂清兒與秦逐鹿也是點頭，三人便是自高坡掠下，穿過茂密山林，在那人聲鼎沸間，來到了那氣氛已經火熱到沸騰的多寶湖之前。

多寶湖宛如明鏡，鑲嵌於群山間，波光粼粼間，不斷的有光華流動。

而此時正不斷的有著隊伍滿懷期待的走入多寶池中，他們的身影在接觸到湖水的那一霎那，就會直接化為一道白光消失而去。

同時還有著一道道白光裹挾著人影從多寶池中掠出來。

這些人出現後，便是忍不住的歡呼出聲，他們的手中皆是握著一柄散發著不弱能量波動的寶具，其上隱隱有白光閃爍，仿佛一隻白色眼目。

「我們各自只有一次進入多寶池的機會，至於道金，都已經做好平分了，我們每個人有九百三十枚道金，從我得來的信息來看，多寶池內的白眼寶具的兌換價格在三百到七百道金之間，我們可以各自兌換一道，剩下的留著等最後的「道金灌頂」，所以建議大家不要一次性用光了。」呂清兒則是在此時囑咐道。

「金眼寶具呢？」李洛問道。

「多寶池內的金眼寶具極少，不提你能不能找到，即便找到了，其兌換價格最低都在兩千道金以上，這種嚴苛的條件，不是我們這種級別的歷練能夠兌換的。」呂清兒解釋道。

李洛聞言則是有些遺憾，白眼寶具雖然價格也不菲了，但真正讓他心動的還是金眼寶具，當然他也明白不能想得太美，金龍寶行財大氣粗，但也不是傻子，怎麼會將金眼寶具輕易的拿來贈予他們這些外人？

「準備進入吧。」

李洛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對著呂清兒，秦逐鹿點點頭，而後三人便是不再猶豫，身影一縱，徑直的衝進了波光粼粼的多寶池中，而後身影在白光的包裹下，憑空消失而去。

第三百六十章擇寶

當李洛踏入多寶池的那一瞬，眼前有光芒大盛，那光芒之強，令得他忍不住的閉上了眼睛，待得數息後睜開時，眼前的景象已是大變了模樣。

周遭環境仿佛是湖底，湖水晶瑩剔透，而此時的他自身仿佛是被一道水泡所覆蓋，在水泡的保護下，他能夠安然的行走於水中。

「這就是多寶池內？」

李洛眼神有些好奇，目光打量四周，然後就見到有許多散發著光芒的遊魚在歡快的穿梭，他剛開始還沒在意，可等到一條遊魚穿過他眼前的時候，他才震驚的看見，這遊魚身體略微有些透明，而在魚肚子內，隱約可見一道迷你的短劍。

短劍散發著光芒，隱隱有熾熱狂暴的能量波動瀰漫而出，在短劍劍柄處，有一道細微的白色光痕，猶如一道白色豎目般。

「這...這就是寶具？！」

「多寶池內這些魚兒，全部都是寶具所化？！」李洛眼中滿是震驚之意，雖然早就料到多寶池內寶具數量眾多，可當那眾多魚群於前方遊過的時候，還是給他帶來了極為強烈的震撼之意。

這金龍寶行，怎麼能豪到這般沒有人性？！

李洛呆滯了好片刻，方才漸漸的回過神來，一聲感嘆，跟這種級別的勢力比起來，莫說是洛嵐府，就算是聖玄星學府恐怕都是差了不止一籌。

他根本無法想像，那所謂的金龍寶行總行究竟擁有著何等恐怖的勢力。

不過這些情緒很快也就被李洛按耐了下去，金龍寶行再強，也與他沒有多大的關係，眼下最重要的，還是先找找有沒有適合自身的寶具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這般想著，李洛也就抬腳於湖中漫步起來，時而眼前有散發著白光的遊魚划過，不過他也並沒有急著出手，而是仔細的打量著這些遊魚。

在觀察了半晌後，李洛發現這些遊魚散發的白光也有強弱之分，如果所料不差的話，白光強烈的遊魚皆算是上品白眼級寶具，而白光稍弱的，就是下品白眼。

至於散發金光的遊魚...卻是一條都沒看見。

這倒是符合李洛的猜測，金眼寶具即便是在這多寶池內也不多見。

在李洛四處遊覽時，一條散發著白光的遊魚漂過他的眼前，他伸手將其握住，魚兒也未曾掙扎，靜靜的躺在手中，在魚肚內，可見一柄被縮小的青色長劍。

有淡淡的光芒於遊魚體內綻放，然後在李洛眼前交織，形成了一片簡單的文字。

「九靈劍，下品白眼，以九靈鐵木打造而成，可增幅木相之力，兌換價格，三百八十枚道金。」

李洛粗略的掃了一眼，然後便是將這一尾遊魚放開，他並不擅長劍法，還是雙刀以及大弓更適合他一點，兩者搭配，可近防可遠攻。

片刻後，又是抓住一尾遊魚。

「玄泥甲，上品白眼，以百鍛玄泥所鑄，歷經九九之火煅燒，堅不可摧，可克金鋒之力，卻懼水相之力，兌換價格，六百枚道金。」

李洛眼前一亮，竟然是一副上品白眼級的防禦寶具，有此甲在身，那防禦力必然是會大大的增強，不過可惜，現在的他急需要的並非是這種防禦之物，他手中的道金也根本不足以支撐他兌換此物，畢竟他還要留一些道金作為灌頂之用。

所以最終李洛在猶豫了一會後，只能帶著遺憾之意將其放走。

而在接下來的一些時間中，李洛又是查看了一些白眼級的寶具，其中不乏一些亮眼之物，但對於李洛而言卻並不適合，所以最終都是被其放棄。

搜尋持續，直到半柱香後。

李洛終於是遇見了一道讓他心動的寶具。

「靈螳刀，刀分兩柄，皆為下品白眼，以金靈螳雙刃為主材煉製而成，鋒利無匹，有裂金斷石之力，雙刀交錯，如靈螳絞殺，殺傷力驚人，兌換價格，五百一十枚道金。」

李洛望著面前那一尾遊魚體內的暗青色雙刀，大為意動，這就是他所需要的雙刀，只不過這雙刀的價格遠遠超過一般的下品白眼，想來是因為它看似為一體，實則有著雙刀的緣故。

他盯著這一尾遊魚躊躇了好片刻，最終一咬牙，就打算直接兌換。

不過也就在李洛剛要下手的時候，又是有著一尾遊魚漂了過來，其上有明亮的白光散發出來，一看就知曉是上品白眼品階。

李洛也是好奇的看去，然後順手接了過來。

不過目光看去，又是有些失望，因為那魚肚內並非是寶具武器，而是一顆乳白色的光珠，光珠散發著溫暖的光芒，讓得人心境都是為之平和。

有光幕於遊魚體內散發。

「聖光靜心珠，上品白眼，以聖光珍珠煉製而成，含之在口，可散發聖光屏障，庇護心靈，可化解諸多汙染，此物為消耗之物，兌換價格，六百三十枚道金。」

李洛原本有些失望的目光隨著這片光幕的出現，則是漸漸的變得有些凝重起來。

「庇護心靈，化解諸多汙染...」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這豈不是對抵禦三尾天狼的意志汙染也有用？

現在的他，最感到麻煩的，不就是三尾天狼力量中的汙染嗎？

雖說呂清兒修煉了「冰心玄氣」，但那依舊不可能完全的抵消掉三尾天狼的意志汙染，所以這幾天下來，李洛時刻都在擔心萬一到時候施展出這股力量出現了失控會怎麼辦？

而現在，這顆「聖光靜心珠」的出現，讓他終於是有了一些把握。

但麻煩又出現了，選擇了「聖光靜心珠」，他就沒有多餘的道金去選擇「靈螳刀」了。

現在的他，同樣也需要趁手的武器寶具啊。

李洛臉色變幻，眼中滿是掙扎之色，此時的他恨不得仰天怒吼，不就是道金嗎，我先賒帳不行嗎？！

但這也就是想想而已，賒帳顯然是不可能的，畢竟這是金龍道場，又不是大夏金龍寶行，還能找魚紅溪商量一下...

所以李洛在掙扎了好半晌後，終於還是下了決定。

他眼睛一閉，一把抓住那顆「聖光靜心珠」，然後再也不看漂浮在面前的「靈螳刀」，身影衝起，直接是選擇退出了這座多寶池。

算了，此刀與他無緣，還是等回去後專門找人打造一柄專屬寶具吧！

第三百四十六章群狼環伺

當趙子陽三人出現的時候，李洛的目光同樣是停留在了他的身上，感應著其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他的眼神也是微微一凝。

這般實力，應該就是化相段第二變了，與祝煊相差不多。

李洛估算了一下自身的力量，如果不藉助雙相之力，單憑自身兩座相宮內蘊含的相力，他可與生紋段第五紋的對手交鋒而不落下風，而雙相之力爆發，他可戰化相段第一變的對手，這之間的越級程度已經不算低了，但眼前的趙子陽，顯然有點超出這個範圍。

不過好在憑藉著此前準備的「相泡術」，真要鬥起來，李洛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還手之力。

但問題是不論雙相之力，還是「相泡術」，都無法持久，只能作為決勝之用，而眼前這傢伙，相力霸道雄渾，在先前的初次接觸中，那相力之精純與靈性，必然也是身懷八品之相。

所以嚴格來說，李洛如果與其單打獨鬥，勝率不高。

沒辦法，雙方相力等級差距過大，李洛能夠做到這種程度已經是極限了，他相信，他所能夠做到的這一步，恐怕就算是身懷上八品噬金妖虎相的秦逐鹿都未必行。

「赤砂帝國金龍寶行的隊伍麼？」

李洛看了一眼對面三人胸口的徽章，那上面的徽紋，顯示對方是來自赤砂帝國，這讓得他微微有些驚訝，畢竟赤砂帝國可比雪狼國出名多了，論起實力並不會弱於大夏。

「三位，金龍氣就在你們身上吧？」

此時那趙子陽也是笑眯眯的望著三人，目光轉動，最後停留在呂清兒的身上，道：「從情報上面來看，是這位姑娘吧？」

呂清兒俏臉冷淡，嬌軀上寒氣緩緩升騰，腳下的枯草都是浮現了寒霜。

「這位朋友會不會找錯人了？現在這片山林裡面可亂得很呢。」李洛笑道。

趙子陽笑了笑，他目光掃過三人，言語淡淡的道：「把她交給我吧，你們兩人我可以放你們安然離去。」

倒也沒有多說什麼廢話，言語間自有一股霸道之意，仿佛已是掌控了局面。

不過趙子陽也的確有這個自信，因為在先前那短暫的交手中，他已是摸清楚了對方三人的實力，三個生紋段，一個化相段都沒有...

這種可憐的陣容配置，讓得他有些難以想像為什麼金龍氣會出現在他們隊伍裡面。

難道還真是越弱的人運氣越好嗎？

不過面對著他這般霸道言語，秦逐鹿一聲冷笑，手中重槍重重的跺地，相力湧動，隱隱間似是有兇暴的虎嘯聲在傳出。

李洛也是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道：「你可真是個棒槌。」

手掌緩緩緊握了雙刀。

趙子陽見狀，臉龐上浮現一抹淡淡的笑容：「何必不識抬舉，保護同伴的勇氣固然可嘉，但也得量力而行，我又不會對她怎麼樣，只是單純的需要她幫忙而已。」

然而李洛，秦逐鹿依舊無動於衷。

趙子陽搖了搖頭，雙拳緩緩的緊握，身體上有赤紅相力流動起來，仿佛是巖漿在流淌，熾熱而霸道。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先將你們兩個礙事的傢伙解決後，再將她帶走了。」

他面色漠然的踏出一步。

「等一下。」李洛突然出聲。

趙子陽微微一笑：「想通了？」

李洛沒回答他，而是從空間球中掏出了一截信號彈，然後直接對著半空中彈射了出去，頓時一縷火尾沖天而起。

這火尾信號彈如此的顯眼，如今釋放出去，必然會引來山林中不少的關注。

李洛放了信號彈，這才對著趙子陽露出笑容，道：「好了。」

趙子陽臉龐上的笑容一點點的凝滯下來，旋即眼中有兇光浮現而出，這個混蛋，竟敢耍他？！

「想要將其他的隊伍吸引過來攪亂局勢嗎？你倒是聰明，但是可惜...恐怕你等不到那個時候了！」

趙子陽腳掌一跺，地面轟然炸裂，而其身影宛如炮彈般疾射而出，在那轟然之間，直接是掠過了深澗，落在了李洛的前方。

「你們抓住其他兩人，這個小子，我來收拾。」他裂開嘴，露出森森白牙，牙齒間仿佛是有著熱氣在升騰。

顯然，李洛先前的行為惹怒了他。

那趙子陽的兩名同伴皆是對著李洛投去了同情的目光，這小子也真的是沒眼力，都這個時候了，還要皮兩下，如今惹怒了趙子陽，怕是有苦頭要吃了。

趙子陽性格也是雷厲風行，一旦決定出手，便是毫不拖沓，赤紅相力熾熱升騰，於身軀表面流轉，而後熱浪呼嘯，直接就對著李洛氣勢洶洶的衝去。

李洛見狀，身影則是疾退。

然而趙子陽的速度爆發更為的兇猛，幾個呼吸間，便是出現在了李洛前方，而後那熾熱霸道之極的拳風便是裹挾著兇悍力量，對著李洛重重的砸去。

那股熱浪，引得李洛皮膚都在刺痛。

而面對著趙子陽兇悍的攻勢，李洛依舊是在躲避，實在避不開了，方才運轉全力，手中雙刀接招。

鐺鐺！

拳刀接觸，似是發出金鐵之聲。

短短數個回合間，李洛便是被覆蓋在了熾熱拳影之中，他的身影於方寸間騰挪，不出意外的被趙子陽全方面的壓制。

而面對著李洛的騰挪閃避，趙子陽嘴角有一抹譏誚之意浮現。

「還在拖時間嗎？」

「你的手段，無非便是想要等其他一些隊伍入場，造成彼此制衡，你很聰明，但你卻忘記了，在這種局勢下，你一個區區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真的有資格玩弄平衡嗎？」

李洛聽到此話，也是有些訝異的看了趙子陽一眼，這個看上去霸道兇橫的傢伙，心思倒也是細膩。

這一點，先前連他都未曾想到。

怪不得他已經隱隱感覺到了四周山林間有隊伍趕至，但直到現在都還沒有人出手幹擾局面。

這是因為他們這支隊伍的實力太差了，那些隊伍並沒有真的將他們看在眼中，只是將他們當做魚肉。

而這種不平等的情況，也不利於他此後的那些打算。

李洛目光微閃，他望著面前的趙子陽，眼中浮現出一抹笑意，這倒是一個很好的對手。

鐺！

一次撞擊間，李洛身影滑射而退，旋即腳掌猛的一跺，他手掌緊握雙刀，眼神也是在這一瞬間陡然變得凌厲起來。

而在前方，趙子陽步如流星，一步跨越數丈，而後一拳轟來。

這一拳，深紅相力席捲而出，仿佛是化為了一條巨蟒，張牙舞爪，將空氣炙烤得扭曲，裹挾著極端霸道之力，呼嘯而至。

「虎將術，赤蟒炎拳！」

附近地面的枯葉紛紛自燃，連土地都是變得焦黑起來，任誰都看得出來，趙子陽這一拳，不再保留。

身懷八品相的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顯露無疑。

而面對著趙子陽如此兇悍的一擊，李洛卻並未再選擇閃避，反而是在暗中一些驚愕的目光中主動得迎了上去。

雙刀抖動，挽出了兩朵刀花。

赤蟒拳影於其眼瞳中急速放大，下一瞬，李洛體內的兩座相宮發出了嗡鳴震動，滾滾相力於其兩顆相力種子之內盡數的湧出。

這還不止，兩座相宮內的四顆相力泡，也是在此時碎裂開來，滾滾相力流淌而出。

這些相力迅速於體內交融。

雙相之力！

李洛手持雙刀，刀光呼嘯而過，快如閃電一般，直接與那赤蟒拳影硬憾在了一起。

鐺！

這一次的聲響格外的嘹亮，狂暴的勁力如暴風般的肆虐開來，李洛的身影不出意料的被震得倒射而退，腳掌連退了十數步，每一步都在地面上踩出了深深的腳印，體內氣血劇烈翻湧，震蕩。

然後沒有人注意他這邊，周圍山林中，不少的目光都是帶著一些震驚的望著趙子陽那裡。

因為此時的他，同樣是身影落地，而後身軀一震，腳步退後了兩步，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他的拳頭上，出現了一道細微的血痕，有數滴鮮血，順著拳頭滴落下來。

山風呼嘯而過，四周的山林，仿佛是在此時悄然的變得安靜了。

第三百六十一章隱藏福利

當李洛那邊的擇寶結束時，呂清兒這邊同樣是因為寶具太多，從而挑選得眼花繚亂，一時陷入到了選擇困難症中。

「這麼多...怎麼挑選呢？」

此時的呂清兒，周身環繞著七八尾遊魚，每一條遊魚肚內都顯化著不同的白眼寶具，上下品皆有，所以這更是讓得她有些發愁。

最終在猶豫了好半晌後，她伸手抓向一尾遊魚，這是一件品階達到上品白眼的內甲寶具，具備一定的防禦力，之後他們三個如果要去圍剿林梭，她呂清兒實力最弱，此時增強一些防禦的話，倒也是會有更多的自保之力。

不過就在呂清兒抓住這尾遊魚，準備支付道金時，她突然見到不遠處似是有淡淡的金光閃過。

她怔了怔，然後就握住這尾遊魚，好奇的對著那邊走過去。

而隨著接近，方才發現那是一片湖底礁石，而幽黑的礁石山有一條小小的裂痕，裂痕很小，換個人還真是鑽不進去，也就呂清兒身子纖細，這才剛好擠了進去。

擠進礁石山裂縫，其內是個不大的空間，光線昏暗，但呂清兒卻沒注意這些，因為她發現這礁石山裂縫內，竟然有三尾遊魚在緩慢的遊動著。

有異常明亮的白光自其中散發出來，而且最令得呂清兒有些震驚的是，那明亮的白光中，仿佛隱隱有著細微的金線浮現。

呂清兒連忙靠近過去，仔細看了看，果然是發現那三尾魚肚內都藏著一道白眼寶具，而且在這三道寶具的白眼之中，一條淺淺的金線緩緩遊動。

「白眼顯金線？」

呂清兒好歹也是大夏金龍寶行的大小姐，平常裡也算是接觸了許多的寶具，所以一眼就看明白了端倪，當即美目中更是驚愕不已。

所謂的「白眼顯金線」，是指一些上品的白眼寶具在達到某個程度後，有了漸漸向金眼寶具蛻變、進化的潛力。一般來說，這種寶具算是最上品的白眼寶具，其價值也是上品白眼寶具中最為昂貴的。

雖然跟真正的金眼寶具還有不小的差距，但也超越了一般的上品白眼。

也正因此，呂清兒會如此地愕然，而且最讓得她感到不可思議的是，眼前這還不是一道，而是三道！

她再度看了看，這三道金線白眼寶具，一件是黑色的鐵甲，一件是散發著寒氣的菱形寶石，最後一件似乎是一柄有光線紋路交織的大弓。

東西倒是真的不錯...

呂清兒看了一會，又是有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從先前的經驗來看，多寶池內的上品寶具兌換價格都超過五百道金一件，而這種金線白眼道具價格必然是更為的高昂，她猜測應該都超過了一千，而這個價格，她根本兌換不起啊。

不過兌換不起，也不影響先觀摩一下。

呂清兒伸手抓向那蘊含著菱形寶石的遊魚，這寶石明顯是冰系能量，最為的適合她。

「千載玄晶珠，上品金線白眼，以地底玄晶所打造，千錘百鍊，蘊含玄晶寒意，將會大大增強冰相之力的寒氣效果，兌換價格，兩百道金。」

呂清兒看著散發的光幕，美目中有掩飾不住的喜愛，這玄晶珠簡直就是為她量身打造啊。

咦？

突然呂清兒驚咦了一聲，她終於發現了不對勁的地方，這件寶具的兌換價格，是...兩百道金？！

怎麼可能？！

呂清兒忍不住的揉了揉眼睛，認真的看去，發現那的的確確寫的是兩百道金。

「不可能啊，是寫錯了嗎？」呂清兒喃喃道，其他的上品白眼寶具價格都在五六百道金，可這比上品白眼還要更高級的金線白眼，竟然才兩百道金？

這也太離譜了吧。

呂清兒臉色變幻了數秒，然後她突然伸手抓向另外兩尾遊魚，光幕升起。

「黑耀戰甲，上品金線白眼，以黑耀玄鐵鑄造而成，防禦驚人，但戰甲沉重，對肉身力量有一定要求，兌換價格，兩百道金。」

「光隼弓，上品金線白眼，以光隼之骨鍛造，注入相力可引發光隼箭，其速如光，自帶音波衝擊，可幹擾敵人心神，兌換價格，兩百道金。」

看著這兩道金線白眼的兌換價格，呂清兒小嘴終於是忍不住的緩緩張大。

三件金線白眼，加起來才六百道金？這在剛才，可只是一件普通上品白眼的價格啊！

怎麼會這樣？難道這是隱藏的福利嗎？

而且，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這三件寶具，玄晶珠簡直是為她量身打造，黑耀戰甲對肉身力量有要求，秦逐鹿那傢伙是噬金妖虎相，力量本就驚人，再加上他那悍不畏死的性格，搭配了這戰甲，完全可以橫衝直撞，至於那光隼弓...李洛不就是擅長雙刀與弓箭嗎？

這些寶具上面，就差直接寫上他們三人的名字了。

如果這真的是巧合，呂清兒感覺有點侮辱她的智商。

呂清兒眸光閃爍，臉色略微有些古怪，不過最終她也沒有多說什麼，而是直接伸手抹過三尾遊魚，毫不猶豫的支付了六百道金，然後將它們藏進了空間球內，轉身就走。

反正不管這些寶具究竟什麼來路，既然都出現在了眼前，那當然不可能放過。

他們三個之後將會迎戰林梭，如此強敵，他們必須最大化的武裝自己，畢竟李洛為了她，都已經開始在準備那般危險的秘術了，那她當然也必須竭盡全力。

而有了這三件金線寶具，他們的把握就更大了。

此次的金龍道場之行，總是透著一種古怪感，等回了大夏，定要好好問問娘究竟是怎麼回事...

想著這些的時候，呂清兒迅速的出了多寶池，然後見到了早已出來的李洛與秦逐鹿。

秦逐鹿手持一柄黑色的重槍，愛不釋手的把玩著，顯然是新兌換的武器，而一旁的李洛則是神色有些惆悵複雜，有點高興，又有點憂愁。

「出來了嗎？找到合適的寶具沒？」而見到呂清兒出來，李洛也是笑問道。

呂清兒快步走來，拉住李洛的袖子，快步走向後方的林子裡，小聲的道：「你們都跟我來。」

李洛與秦逐鹿對視一眼，眼中滿是疑惑，但還是邁步跟了過去。

三人溜進小樹林，還不待李洛發問，呂清兒就乾脆利落的將黑耀戰甲與光隼弓都取了出來。

然後兩人就看著面前兩件寶具那一道白眼痕跡中流轉的金線，陷入到了長久的沉默中。

（ps：拍抖音被坑了，所以今天兩章，具體情況請看我的抖音帳號，哈哈哈。）

第三百四十七章談判

寂靜的山林中。

有不少的目光帶著許些震驚之意的望著場中這一幕，誰都沒想到，趙孑陽竟然在一次正面的交鋒下，被一個生紋段第三紋的對手所擊退，甚至還被人破開了相力保護，在拳頭上面留下了一道血痕。

血痕雖然不深，但這代表著先前那一瞬，他的防禦已經被撕裂開來。

一個化相段第二變，卻被一個生紋段第三紋撕開了防禦？

這是何等的不可思議，畢竟趙孑陽可不是什麼水貨，他身懷八品巖漿相，自身相力雄厚，堪稱是同等級中的佼佼者，然而即便如此，都在這個生紋段第三紋的對手手中吃了一點小虧。

這個有著銀灰色頭髮，模樣異常俊逸的少年，似乎很是有些古怪啊。

「趙哥？」

趙孑陽另外兩個隊友本來是在圍攻秦逐鹿與呂清兒，他們兩人皆是化相段第一變的實力，所以在交鋒中取得了不小的優勢，當然最重要的是呂清兒實力最弱，而秦逐鹿幾乎是承擔了八成的壓力。

這兩人也在關注著趙孑陽那邊的戰鬥，所以當見到趙孑陽吃虧的時候，也是極為震驚。

畢竟對於趙孑陽的實力，身為隊友的他們再清楚不過了，在他們赤砂帝國中，趙孑陽在同輩中的實力，可謂是頂尖級別，以往幾乎只有他越級挑戰強敵的份，怎麼今日反而是角色倒轉了？

在那眾多震驚的目光中，趙孑陽同樣是在低頭看著拳頭上的血痕，血痕隨著相力的流轉，漸漸的恢復，但他難看陰沉的面色，卻是始終難以恢復。

這個年紀的他，也是在赤砂帝國的聖學府中修行，這些年來同輩中鮮有人能夠被他所正視，以往的他都是旁人眼中的佼佼者，學府內即便是一些相力等級比他更高一點的學長，都對他異常客氣，這自然是引得其內心高傲。

然而今天，這份高傲顯然是被重挫了一下。

「沒想到...竟然有朝一日能夠遇見未曾踏入封侯境之前的雙相之力，果然天大地大，無奇不有。」趙孑陽緩緩說道，語氣低沉。

此言一出，頓時引來了諸多驚呼聲，雙相之力？！

這個實力僅僅只是生紋段第三紋的少年，竟然擁有著雙相？這是在突破時撞見了天大的好運提前開闢了第二相宮？！

山林中，一道道震驚以及好奇，羨慕的目光紛紛投注在李洛的身上。

怪不得他能夠以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與趙孑陽略作抗衡，原來是身懷這般奇相。

面對著趙孑陽一語道破，李洛倒是並不意外，畢竟雙相之力一旦顯露就無法遮掩，這趙孑陽又不是蠢貨，怎麼會察覺不到。

他神色漠然，只是手持雙刀，刀鋒斜指，而刀身上，有若隱若現的裂紋。

這兩柄之前打造的短刀，應該是撐不了太久了。

只不過此時的他，也是有點無奈，其實這一次爆發雙相之力以及四顆相力泡應該能夠取得更大戰果的，最起碼也會讓趙孑陽受傷，而不只是劃出一道血痕。

但李洛也是第一次將力量爆發到這種程度，所以一時間還有點生澀。

如果再來一次，效果應該會更好點。

可惜...短時間內沒得來了。

四顆相力泡被消耗後，那些相力就隨之而散，所以那種程度的攻擊，現在已經沒有第二次了...再加上雙相之力的爆發，此時的他，其實反而是處於一種爆發後的虛弱期。

「相力等級差距還是有些過大了。」

李洛心中感嘆，他跟趙孑陽之間差距太大，再加上對方底蘊，相性什麼的都遠勝之前遇見的吉隼，所以即便他傾盡手段，也只是勉強能夠與其略作抗衡而已。

不過，他先前爆發力量也並非是要與這趙孑陽分個勝負，而是要給周圍的群狼展現一下自身的爪牙。

最起碼要讓這些人知道，不要真以為他們這個小隊看上去是三個生紋段，就可以肆意的欺凌。

而此時，趙孑陽緩步上前，盯著李洛，道：「你叫什麼名字？」

李洛看了他一眼，沉吟道：「我叫虞浪。」

呂清兒，秦逐鹿都是忍不住的看了他一眼。

「好，虞浪，沒想到大夏國出了一位如此厲害的人物，如果所料不錯，你應該是出自大夏聖玄星學府吧？呵，今年年底的聖杯戰，其他聖學府應該要對你多幾分關注了。」趙孑陽說道。

「我虞浪不懼風浪，有什麼招都衝著我來就好了。」李洛傲然說道。

趙孑陽沒說什麼了，不過看得出來，隨著李洛展現出自身的實力以及雙相，他此前那種倨傲與霸道的態度倒是收斂了許多，最起碼也沒有直接再讓李洛交出呂清兒了。

這也正是李洛先前直接爆發最強力量的目的之一，最起碼要展現出讓其他人有些忌憚的力量才能夠來玩制衡，不然一頭小白兔想要制衡一群狼？開什麼玩笑呢。

「虞浪，今日的事情，不是你身懷雙相就能夠過得去的，你應該明白。」趙孑陽淡淡的道。

「金龍氣很罕見，既然出現了，那我們都不想放棄，畢竟這代表著一個行走的聚寶盆，而你一個人，是守不住的。」

他揮了揮手，示意先前圍攻呂清兒，秦逐鹿的兩名隊友退回來，算是顯露自身對接下來談判的誠意。

李洛笑眯眯的看了他一眼：「那你保得下我們嗎？」

趙孑陽面無表情，這小子如今引了這麼多隊伍匯聚在這裡，即便他的實力不懼任何人，但好漢架不住人多，這種情況下，即便他再不願意也只能承認，這個獨食他恐怕吃不了。

山林中，突然有著一道道相力波動湧現，而後有著一些身影閃掠而出，落在了四周的大樹上。

「呵呵，赤砂帝國的朋友，想要獨吃，可得小心別被撐死了。」有人不懷好意的出聲，言語間充斥著警告之意。

「這金龍氣，還是得好好分配才對。」有人附和。

趙孑陽眼中掠過一抹怒意，但最終還是壓制了下來，他看向李洛：「這個局面是你引出來的，你說想怎麼辦吧？」

場中諸多的目光也是轉向了李洛，如果是之前的話，他們沒人會理會李洛，但先前李洛展現出了實力以及那罕見的雙相，這就令得他們不得不有所正視。

而且最重要的是，眼下局面複雜，總歸是需要有人來將其打破。

這個人選，他們都不適合，而身為金龍氣的小隊擁有者，這個自稱為虞浪的少年顯然是最適合的。

而在眾多目光的注視下，李洛也是笑了笑，聲音平和的道：「鬧成眼下這個模樣，我也知曉金龍氣是無法獨享的，所以我不介意拿出來分享。」

李洛嘴角的笑容，漸漸的變得玩味起來。

「只不過你們覺得，即便金龍氣是個聚寶盆，養得起這麼多人嗎？」

第三百六十二章鳥槍換炮

小樹林的沉默持續了良久，李洛與秦逐鹿方才漸漸的回過神來，他們吞了一口口水。

「這是...金線白眼？！」

李洛盯著呂清兒，感嘆道：「還是清兒你厲害，竟然能夠從外面攜帶寶具進來。」

這金龍道場頗為的特殊，每個進入者似乎是不能攜帶外面的寶具進場，所以李洛他們進入時所攜帶的都只是普通的相具，並沒有人擁有著寶具。

而眼下呂清兒突然掏出兩道金線白眼寶具，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帶進來的。

呂清兒白了李洛一眼，道：「我可沒這麼大的本事，這都是我剛才從多寶池中兌換而來的。」

李洛搖搖頭，道：「清兒你這就太把我們當外人了，就算知道你是違規帶了寶具進來，我們也不可能去揭發你的。」

從多寶池中兌換而來的？開什麼玩笑，剛才他又不是沒進去過，他在多寶池中找了那麼久的時間，連上品白眼都見得不多，更何況是帶金線的白眼寶具，而且，普通的上品白眼兌換價格就已經超過五百道金了，眼下這兩道加起來起碼上千，而呂清兒那裡有多少道金，他們還不知道嗎？

這怎麼可能兌換得了？

一旁的秦逐鹿也是認同的點點頭。

呂清兒見狀，無奈的道：「我說的都是真的，這兩道寶具都是我從多寶池中兌換而來的，而且除了這兩件外，還有這個也是...它們的兌換價格是每一道兩百道金，所以我一共只花費了六百道金。」

她伸出另外一隻手，掌心躺著一顆散發著寒氣的冰珠，寒氣升騰，引得附近的溫度都是開始降低。

李洛與秦逐鹿面面相覷，呂清兒的神情太過的認真，這讓得他們清楚，以她的性格，可能還真不是在說假話。

可是...兩百道金一件的金線白眼？

這是白菜批發價嗎？

「這是個什麼情況？」李洛皺眉問道，同樣是感覺到事情有點不對勁。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在多寶池中無意間看見了一處礁石山，就在裡面找到了這三樣寶具。」呂清兒說道。

「難道是因為你那剩下一半的金龍氣的原因嗎？」秦逐鹿也問道。

呂清兒搖頭表示她也不知道。

李洛嘆了一口氣，道：「這金龍道場的歷練，真是讓我有點看不懂啊。」

這種寶貝送上門的服務，實在是太周到了一點。

「不過不管是什麼原因，既然送到了口中，也沒有吐出去的道理。」李洛也沒有繼續疑神疑鬼，管他是什麼情況，既然送來了那就收下，他們接下來要面臨一場大戰，正需要這些寶具來增強戰鬥力。

「我也是這麼想的。」呂清兒表示贊同，然後將光隼弓遞給了李洛，黑耀戰甲則是給了秦逐鹿。

「你們試試，看看適合嗎？」

李洛迫不及待的接過了光隼弓，這弓身宛如白色的晶石打造而成，上面有奇特的紋路，弓身延展而開，宛如是展翼的隼鳥，白色的弓弦緊繃，手指輕輕撫過，便是有能量在若有若無的凝聚，同時發出了細微的隼鳴之聲。

「好弓！」

李洛忍不住的讚嘆，光是握著這柄光隼弓，他就能夠感覺到弓身中所具備的驚人力量，而且手持此弓，他能夠感覺到天地間的光明相力仿佛都是在流動而來。

他體內的光明相力，也隨之變得活躍許多。

光是這一上手，就能夠清晰的感覺到自己以前那雙刀所組合的藍銀弓與前者之間的明顯差距。

相具與寶具之間，果然是鴻溝般的距離。

在李洛試著新到手的「光隼弓」時，秦逐鹿也是將黑耀戰甲穿了上去，頓時那本就魁梧的身軀更是變得宛如一座鐵塔般，黑色戰甲隨著身軀變化，其上幽光流轉，給人一種難以摧毀之感。

秦逐鹿手持先前兌換而來的黑色戰槍，再配合著這套黑色戰甲，整個人一下子就顯得壓迫感十足起來。

「好東西！」

秦逐鹿讚不絕口，這黑耀戰甲雖然沉重，但他本就擅長力量，此物簡直與他極為的契合，而有了黑耀戰甲的保護，即便那林梭是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秦逐鹿相信對方也不可能輕易的砍死他。

到時候以命搏命起來，他也能夠更加的不顧一切了。

呂清兒也是笑吟吟的將那一顆千載玄晶珠輕輕的嵌在了右手的冰蠶絲手套上面，柔韌的蠶絲將其牢牢覆蓋。

嗡！

那一瞬，有深藍色的寒氣波紋於手套上面蔓延開來，那股寒氣引得李洛都是有些側目，別看現在的呂清兒只是生紋段第一紋的實力，可這一掌凝聚而起的寒氣，如果落在他的身上，恐怕也會造成不輕的凍傷。

看來那一顆「千載玄晶珠」對她的寒氣增幅相當不小。

「我覺得以後你可以多搞幾顆這一類的「寒冰珠」來鑲嵌，這樣一來你的外號我都幫你想好了，可以叫...「寒霸」。」李洛說道。

呂清兒沒好氣的瞪了他一眼：「難聽死了。」

「或者「冰棍製造者」！」李洛再次建議。

呂清兒不搭理他的調侃，問道：「東西都還稱手嗎？」

李洛把玩著光隼弓，笑著點點頭，道：「很不錯，謝謝清兒了，等回了大夏，算算這光隼弓值多少天量金，我補給你。」

呂清兒一聽，俏臉頓時一板，道：「李洛你再胡說我可就要生氣了。」

李洛無奈的道：「金線白眼的寶具，價值太高了。」

他跟秦逐鹿這兩件金線寶具若是放在金龍寶行，總價值起碼五百萬天量金，這的確不是小數目了。

「你們拿寶具的目的，最終不也是為了我嗎？」

呂清兒直接駁斥了李洛，然後瞪了一旁欲言欲止的秦逐鹿一眼，叱道：「你也閉嘴！」

秦逐鹿很無語，這是李洛開的頭，我什麼都還沒說呢，為什麼罵我卻不罵他？

呂清兒說完後，便是不再理會他們，轉身走出小樹林了。

李洛望著少女纖細玲瓏的倩影，也是無奈的笑了笑，秦逐鹿悶聲問道：「東西收不收？」

李洛想了想，道：「既然這是清兒的心意，那就只能收了吧，回頭咱們全力幫她搶一份金龍拜山貼，算是回禮...當然如果你還是過意不去的話，你可以回頭把錢補給我，我用這些錢請清兒吃飯遊玩啥的。」

秦逐鹿看了他一眼，道：「李洛，你可做個人吧。」

李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然後收起光隼弓，秦逐鹿也將黑耀戰甲褪下，藏進空間珠裡面，這些寶貝還是要等大戰的時候再啟用，才能夠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而後兩人跟著走出小樹林，突然聽見了遠處山脈的方向傳來了如雷鳴般的響聲。

多寶池外沸騰的人聲都是因此而中斷，一道道驚愕的目光投向雷鳴聲傳來的方向，那裡正是金龍山脈所在。

而此時，在山脈最高峰的金龍峰上空，天地能量猶如是形成了巨大的漩渦，漩渦緩緩的旋轉，委實壯觀。

「這是金龍拜山貼要出現的前兆！」呂清兒望著這一幕，頓時驚訝出聲。

李洛，秦逐鹿也是好奇的看去。

多寶池外，這片區域所有人都是停下了腳步，目光熾熱的望著遠處天空上的能量漩渦，那裡的能量在不斷的凝聚，仿佛是在孕育著什麼一般。

這般孕育持續了約莫半柱香的時間。

突然有人驚呼出聲，所有人目光死死的投去，然後便是見到，那能量漩渦之中，突然有著五道金光從天而降，最後墜向了那座巍峨的金龍峰峰頂。

「金龍拜山貼出現了！」

「看來這一次是有五道！」

「走、走！」

「......」

多寶池外，氣氛瞬間沸騰，下一瞬，有一道道身影直接是動身對著金龍山脈疾馳而去。

「五道金龍拜山貼。」

李洛也是眺望著這一幕，而後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目光轉向呂清兒，秦逐鹿。

「好戲終於開場了，咱們也準備動身吧。」

「這一次只有一個目標，打爆林梭狗頭，搶一份金龍拜山貼！」

第三百六十三章登山

金龍拜山貼的出現，算是徹底引爆了這片區域的氣氛，多寶池外，眾多隊伍紛紛動身，一時間漫天都是破風聲響，所有隊伍的目標，都是那座巍峨的金龍峰。

雖說大家都明白拜山貼只有區區五道，而這裡的隊伍卻是多達上百，這必然是唯有最強的隊伍才有資格去競爭，但這並不妨礙眾人的熱情與渴望，畢竟做人都得有點夢想，萬一到時候僥倖成功了呢？

而李洛三人，也是隨著大部隊，趕向了金龍峰。

半日後，他們進入到了金龍山脈範圍，夕陽斜落時，終於是來到了金龍峰下。

此時的這裡，已是隊伍雲集。

當李洛三人剛剛抵達這裡時，他就見到不遠處有人對著他這邊招了招手，目光看去，竟然是顧穎。

李洛見狀則是走了過去，笑道：「又見面了啊。」

「沒想到你們還真敢追來。」顧穎說道。

「不是你說的麼，最好把被奪走的金龍氣拿回來。」

顧穎點點頭，道：「那你就得做好準備了，憑你們的實力，想要從一名化相段第三變的強敵手中奪回金龍氣，可並不是什麼簡單的事情。」

「另外再奉送一個情報，如果你們要找林梭的話，待會可以選擇第四峰，因為林梭已經放出了話，第四峰的拜山貼，他先預定了。」

「這倒不是他有多狂，而是正常的流程，因為這些實力頂尖的隊伍，都會提前將自己選定的目標公布出來，這樣一來其他的頂尖隊伍也就會斟酌著避開，免得彼此對上，對雙方都造成不利的影響。」

李洛看向那巍峨的金龍峰，金龍峰上有諸多分峰，而金龍拜山貼就落在這些分峰上面，顧穎所說的第四峰，便是其中之一。

「多謝了。」李洛笑著抱拳。

「舉手之勞而已，這個情報你們打聽一下就能知曉。」

顧穎擺了擺手，深深的看了李洛一眼：「希望你們能成功吧，在此前林梭已經獨自一人打敗了好幾支隊伍了，這傢伙的實力相當強，他的血相也略顯詭異，不好對付。」

說完，便是帶著隊伍對著前方而去。

「她倒是挺熱情的呢。」呂清兒望著顧穎性感高挑的倩影，掃了李洛一眼，說道。

「是個好人啊。」李洛感嘆道。

呂清兒輕輕撇嘴，道：「好人麼？你看那趙孑陽，沒了金龍氣的好處後，還搭理過你嗎？」

她輕輕一哼：「我感覺這顧穎啊，就是垂涎你的外貌。」

李洛聞言，頓時斥道：「真是膚淺，都說了無數次了，不要在意我的外貌顏值，這是我能夠改變的東西嗎？我更希望大家注意我在修行上面鍥而不捨的努力以及心中所具備的內涵！」

秦逐鹿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你要不要這麼大聲啊？周圍的人都看過來了，好丟臉啊。

呂清兒也白了李洛一眼，這人的臉皮啊，真的是比秦逐鹿穿的黑耀戰甲都要厚。

李洛咳了一聲，道：「接下來咱們會選擇第四峰，那峰頂會有一份金龍拜山貼，至於具體登峰流程，由清兒解說一下。」

呂清兒頷首，道：「首先要說的是，想要登頂金龍峰，並非是毫無阻難，而其中最不可避免的一點，就是金龍峰上的「金鷹蜂」，這是一種小型精獸，不過巴掌大小，但卻勝在數量龐大，我們要登頂，就必須穿過「金鷹蜂」所形成的攔截帶。」

「而且這個速度還必須要快，因為一旦有人率先登頂，金龍峰上就會有能量屏障開始形成，一旦屏障成形，就會隔絕峰頂，那個時候其他人就不能再進入了。」

李洛點頭，接話道：「這個「金鷹蜂」攻擊手段不多，但其爪牙異常鋒利，蟻多咬死象，如果真被困住，必然是會被淘汰，不過對於這一點我們不用太過的擔心，因為我已經想好了應對的辦法！」

秦逐鹿驚訝看來，這李洛就已經有了應對之法麼？這傢伙，有時候還是比較靠譜的。

「等我們登金龍峰時，秦逐鹿你就直接頂在前面，你防禦出眾，剛好能夠抵禦那些金鷹蜂，而我和清兒在你身後協助，想必能夠以最快的速度穿過。」李洛以振奮人心的口氣說道。

秦逐鹿臉色一僵，就這？

你直接說讓我去當肉盾不就行了嗎？！

這算個鬼的應對之法啊？

呂清兒也是安撫道：「秦逐鹿你放心吧，你一定沒事的，頂多就是金鷹蜂扎人有點疼，但以你的身體強度，完全能夠承受。」

秦逐鹿悶哼一聲，不過也算是默認了下來，畢竟三人之中論起位置的話，他的確是前排肉盾，前排沒人權，苦活累活都得幹。

「小鹿的覺悟還是很高的，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隊友。」李洛欣慰的道。

秦逐鹿才懶得搭理他，這傢伙心黑得跟蛆一樣，呂清兒都快被他帶壞了。

「接下來等山腳的能量屏障一散，我們就直接動身。」李洛看向金龍峰山腳處，那裡有著巨大的能量屏障阻擋著所有隊伍前進，這應該也是某種機制，免得有人佔據著地形優勢，捷足先登。

於是三人皆是做好準備，靜靜的等待。

這般等待持續了約莫一個時辰後，此處的人群就有些騷動起來，因為他們都是見到，那巨大的能量屏障在此時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得淡化，最後徹徹底底的消失。

轟！

當能量屏障消失的那一刻，這方山林間，一道道相力猛然爆發。

繼而破風聲響起，諸多身影直奔金龍峰而上。

李洛三人，同樣催動相力，疾掠而出。

當抵達山腳位置時，這些隊伍迅速的分流，分成了五股，而這五股人流的盡頭，便是那五座降臨了金龍拜山貼的分峰。

李洛抬頭望著他們這波人流的最前方，那裡有一道血光身影最為醒目，他的速度極快，血光閃爍間，便是將後方眾人逐漸的拋下。

林梭。

李洛盯著那道身影，眼中有森寒之意漸漸的泛起。

狗東西，這次不弄掉你，等回去後魚紅溪就會讓你明白什麼叫做被逼債的絕望！

第三百四十八章群狼廝殺

當李洛玩味的話語落下時，這片山林中，那趙孑陽以及幾名實力同樣不弱的隊長，眼睛都是在此時虛眯了一下。

如今這裡匯聚了不下二三十支隊伍，加起來將近百人，如果都來跟著金龍氣吃一口，那最終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正如李洛所說，養不起。

「你想如何？」趙孑陽緩緩道。

李洛在那眾目睽睽下，於一座巖石上面坐了下來，他伸出四根手指，道：「四支隊伍，我只願意與四支隊伍共享金龍氣，再多的話，這金龍氣還不如沒有。」

他眼神淡淡的望著山林中虎視眈眈的群狼，道：「至於怎麼選出這四支隊伍，我不管，我只要結果。」

他的聲音平平淡淡，可落在在場眾多隊伍的耳中，卻是讓得他們心中泛起了寒氣。

這小子，好狠。

他竟然想要在場這些隊伍彼此廝殺，最後決出四支隊伍來與他們共享金龍氣所帶來的收益？

「這位大夏國的朋友手段很高超呢。」

一道冷笑聲在此時響起，李洛目光看去，便是見到一道高挑修長的倩影走了出來，那是一名身材異常火辣的少女，她的皮膚略微有些古銅色，充斥著一種野性感，仿佛是山林間矯健的雌豹。

又辣又冷又兇。

她一頭短髮，容顏顯得有些冷冽，此時眼神帶著一些譏嘲李洛：「你是想要以此挑起我們之間的爭鬥，然後趁機逃脫嗎？」

「而且，即便你身懷雙相，自身也不過只是生紋段罷了，你能與趙孑陽略作抗衡，難道還真的勝得過他嗎？」

「或許，可以讓我來試試？」她腳步輕移，有雄渾的相力升騰起來，隱約間，仿佛是在她的身後形成了一頭綠色的豹影。

李洛目光看向這名短髮少女，然後停在了對方胸前的徽章上：「綠森王朝？」

「綠森王朝，顧穎。」短髮少女淡淡的道。

李洛點點頭，這名為顧穎的少女實力也很強，完全不弱於趙孑陽，以他現在的狀態，在沒有補充四顆相力泡前，如果與她交手，大概率是處於劣勢的。

「這位姑娘，如果你對我的提議沒興趣的話，可以不參加。」李洛笑道。

「魚肉有挑刀板的資格嗎？小弟弟，這裡本來就不是你們這些生紋段該來的地方。」顧穎撇撇嘴。

李洛剛欲說話，呂清兒卻是冷笑一聲，上前一步，俏臉布滿寒霜的盯著那顧穎，道：「雖然我們為魚肉，但也有魚死網破一說，雖然我們也不想捨棄金龍道場這番機緣，但如果真是被逼得沒辦法了，那我們或許也就只能主動退出了。」

她伸出手掌，冰相之力於掌心凝聚成一柄鋒利冰梭。

呂清兒眼眸冰冷。

「如果我自創受傷的話，應該能夠激活金龍秘鑰，直接退出吧？」

山林中有些騷動，趙孑陽以及那顧穎面色也是微微一變，他們大老遠辛苦的趕來，可不是為了將金龍氣逼得退場的，那不是白跑一趟麼？

他們倒是沒想到，這身懷金龍氣的冰冷少女，竟然脾氣這麼彪。

李洛也是因為呂清兒的舉動怔了怔，旋即他眉頭緩緩皺起，道：「你這是做什麼？」

呂清兒察覺到李洛聲音中有些低沉與不愉，心頭也是一緊，有些不知所措的而看著他。

「放下。」李洛平靜的說道。

「我答應過魚會長保護你，所以在我沒有倒下去之前，我不想看見你用這種方式，如果你相信我的話...」

呂清兒連忙道：「我沒有不相信你呀。」

她猶豫了一下，還是散去了手中的冰梭。

李洛則是上前一步，眼神帶著一些漠然的盯著那趙孑陽，顧穎等人，淡淡的道：「我先前所說不會有半點更改，四支隊伍，是我承受的極限，如果你們接受不了，那就不必談了，想怎麼來，我接著便是。」

他言語平靜，神色卻是有著罕見的森冷，雖說眼下局勢極為艱難，但如果真是逼得狠了，他也並非就是完全沒有應對的力量。

他緩緩抬手，衣袖滑落，露出了那猩紅的封印鐲子。

趙孑陽眼神微微變幻，對於李洛這番硬氣的話語，他倒是未曾動怒，只是有一些好奇，他好奇李洛在這種群強環伺的困境下，為何還能有這般的底氣。

是雙相之力嗎？

但這並不足以改變太多的局面，畢竟李洛自身生紋段的實力給予他太多的限制。

不過雖然不知道李洛的底氣來自何處，但對於之前呂清兒的話，他倒是頗為的認同，即便他們沒有破局的能力，但最起碼，現在他們可以魚死網破。

這就是最開始沒有將對方擒住所帶來的弊端啊。

顧穎也沒有說話了，柳眉緊鎖，目光閃爍。

整個山林間的氣氛又是變得安靜了一些，只不過這次的氣氛，漸漸的緊繃，壓抑。

一些實力較弱的隊伍眼神變得不善起來，因為一旦真如李洛所說的這樣，那麼最先倒黴的就是他們。

這個混蛋，還真是會挑事。

壓抑的氣氛持續了片刻。

突然有人率先忍不住，相力爆發，其身影直接對著呂清兒所在急射而去，這是打算先一步擒住呂清兒，然後使得其他隊伍投鼠忌器。

突如其來的變故，惹得場中不少人一驚，繼而蠢蠢欲動。

不過李洛神色始終平靜，似是並沒有要出手攔截的意思。

而也就是在這瞬息間，那道身影已是即將接近呂清兒。

那道人影面露獰笑，伸手抓來。

轟！

也就是在這個時刻，突然有著熾熱狂暴的巖漿相力從天而降，仿佛一顆巖漿巨石砸落，重重的砸在了那道人影的身軀之上。

大地震動，那道人影直接就被一腳踩進了地面，鮮血狂噴。

譁！

山林中眾多蠢蠢欲動的隊伍大驚失色，目光投去，便是見到那趙孑陽面露森然的踩在了那道偷襲者的腦袋上。

他抬起頭，深紅熾熱的相力於身體表面不斷的流轉，同時蘊含著兇氣的低沉聲音，響徹山林。

「閒雜人等，滾出這裡！」

不少隊伍勃然變色，因為他們知道，趙孑陽的出手，就代表著他選擇了李洛給出的方式。

金龍氣這塊美味的蛋糕，只有四支隊伍夠資格吃。

而想要成為那四支隊伍之一...那麼就只能看最終誰能夠留到最後了。

山林間，寂靜持續了數息，而後一道道相力波動猛然爆發，繼而整個山林都被波及了進去。

這一刻，原本的群狼環伺，變成了群狼廝殺。

第三百四十九章角色的轉變

山風呼嘯，帶來了激烈的廝殺聲以及血腥的味道。

一道道相力於山林間爆發，宛如絢爛的煙花，只不過這煙花過於的血腥了一點。

李洛則是神色平靜的坐在巖石上，望著這場混亂的激鬥，他的眼中沒有半點的憐憫，這些人既然一開始是想著來圍獵他們的，那麼自然也應該做好付出代價的準備。

獵人與獵物，可是會隨時出現改變的。

秦逐鹿走過來，道：「我們要不要趁亂跑掉？」

呂清兒也是眸光看來。

李洛笑著搖搖頭，道：「沒這個必要，我們真要現在露出逃跑的跡象，立刻就會成為全場針對的目標。」

「其實從金龍氣暴露的那一刻起，我們的局勢就很危險了，雖然說出來有點難堪，但我們還是得承認，憑我們的實力，是無法獨自保住金龍氣的，這金龍道場，生紋段是很難成為主角的。」

他有些無奈，如果金龍氣沒有暴露的話，他們還可以悶聲發大財，可倒黴的是在進入後不久，他們就被吉隼所跟蹤並且發現了金龍氣。

更倒黴的是，這個狗東西竟然還把消息傳給了他們雪狼國另外一支隊伍，而且傳就傳了，結果那個廢物隊伍還沒保住情報，反而被別人捷足先登，最後導致消息擴散。

「即便我們現在趁亂跑掉了，之後也會面對著許多隊伍的圍剿，所以沒必要做這種無意義的事情。」

李洛盯著山林中的激戰，微微沉吟，道：「既然金龍氣無法獨享，那找幾個背鍋俠就算是最好的結果了。」

呂清兒頷首，這是最理智的選擇，如果這種時候還想著獨吃的話，那他們可能就真的只能早早退場了。

顯然，從一開始的時候，或許李洛就已經有了這種謀算。

不過這其中也有不小的難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的隊伍配置太差，三個生紋段的實力在其他那些擁有著化相段實力的隊伍眼中，實在沒什麼威脅，人家見面首先想到的不會是談判，而是先將他們擒住。

而一旦落入了對方手中，主動性就弱了太多。

但李洛先前擋住了趙孑陽的攻擊，展現出了不弱的實力，這才震懾住了一些人，並且將局面衍變成如今的混亂。

秦逐鹿在旁邊坐下來，他看著李洛道：「你的實力竟然不知不覺間提升到這一步了。」

先前李洛獨自擋住了趙孑陽的攻擊，這一點是他難以做到的事情，按照秦逐鹿對自身的評估，現在的他即便是對上生紋段第五紋對手，他也沒多少的懼怕，但超過第五紋達到了化相段的對手，他基本就不是對手了。

而這趙孑陽，是化相段第二變。

李洛這個越級，顯然是超越了他。

而要知道，半年前剛進入聖玄星學府時，他的實力可是遠遠的超越了李洛...那時候的李洛還未曾顯露鋒芒，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雙相的優勢也終於是在漸漸的顯露。

李洛笑了笑，秦逐鹿雖然擁有著上八品的噬金妖虎相，但他如今身懷七品水光相，五品木土相，兩者加起來，純論相力雄渾程度的話，他比起對方只強不低。

現在他幾乎可以說只要不遇見九品相，同等級中他不懼任何人。

至于越級勝敵，他主要是藉助著雙相之力的驚人爆發威能，但這種力量也有著弊端，那就是持久力不行，如果不能抓住時機一擊制敵，那麼自身反而會因為相力消耗過大而陷入劣勢之中。

就比如先前，如果那趙孑陽還要繼續動手，失去了四顆相力泡的他，恐怕就要陷入極大的劣勢之中。

「說到底，還是咱們實力弱了一些，不然也不至於如今還要藉助外力。」李洛感嘆一聲，這金龍道場參加的隊伍，普遍都是化相段，他們這種生紋段在這裡，真是處處受制。

「你如果都要妄自菲薄，那我們這些人還活不活啦？」呂清兒忍不住的說道。

「這些隊伍在他們各自的聖學府中，幾乎都算是二星院中的佼佼者，如今你還能夠在他們的圍獵中遊刃有餘，這一點，就算是再來兩個秦逐鹿也是做不到的。」

秦逐鹿看了呂清兒一眼，表示為什麼要用他來當計量單位？

呂清兒振振有詞的道：「因為就算再來兩個你，你也只會直接硬著頭皮莽過去，但眼下這種局面，就算你頭再鐵，也只會被撞得頭破血流。」

秦逐鹿臉龐微微僵硬，這倒的確是他的性格，他不會搞這些花裡胡哨的算計，如果真是被人圍攻了，那大概率是直接乾脆力戰而死。

「接下來就等他們分出個結果麼？」他轉移話題。

李洛點點頭，道：「剩下的最後四個隊伍，就是咱們往後的盟友了，大家要相親相愛。」

秦逐鹿忍不住的想要吐槽，鬼的相親相愛啊，如果他們有機會的話，恐怕最想做的就是收拾李洛，畢竟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這一次算是被李洛拿捏算計了。

不過不管如何，看著這些傢伙突然間在面前表演這麼一場好戲，倒也是怪舒服的。

於是，在李洛，呂清兒，秦逐鹿那近乎看好戲的目光下，這場山林間的混亂持續了足足一個時辰，整片山林都是一片狼藉。

最終，諸多隊伍紛紛潰逃。

有四支隊伍從山林間走出，最後來到了李洛三人的前方，其中兩支隊伍便是趙孑陽，顧穎所率領的。

而此時的四支隊伍，皆是渾身散發著煞氣，其中不少人身體上都是掛了彩，有鮮血滲透出來，顯然為了驅逐其他的那些隊伍，他們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這也虧得所有隊伍都是一盤散沙，不然這些隊伍聯手對付他們，他們恐怕真是無法應付。

所以此時四支隊伍看向李洛的目光都是有些不善，其中兇光暗蘊。

而李洛仿佛是未曾看見他們那不善的目光一般，反而是滿臉笑容的起身，然後鼓掌起來，道：「恭喜你們，經過重重的篩選淘汰，成為了最後的四支隊伍。」

顧穎盯著李洛，咬了咬牙，道：「虞浪是吧，我也記住你了，如果年底的「聖杯戰」能夠遇見你的話，這次的算計我會找你討回來的。」

其他三支隊伍也是冷哼出聲，想來顧穎這話說到他們心頭去了。

李洛面不改色的道：「我虞某人行事，無須與任何人解釋，往後若是遇見，各位不必手下留情。」

旋即他笑著對著四支隊伍領頭的人伸出手來，道：「不過至少在這金龍道場中，我認定你們這些朋友了，你們放心，金龍氣所帶來的收穫，咱們都會公平分配。」

聽到此話，趙孑陽，顧穎等人雖然沒有理會李洛伸出來的手，但神色也緩和了一點，如果不是因為覬覦金龍氣帶來的收益，他們早就直接出手將李洛三人全部淘汰出局了。

「接下來咱們就算是盟友了，我們可以結伴前行，但今日這裡的事情鬧得太大，所以往後的日子裡，恐怕會有不少隊伍試圖對我們進行著狙擊，到時候，就要靠兄弟們了。」李洛也不在意他們的冷淡態度，而是充滿著熱情與幹勁的說道。

「從現在開始，金龍氣，由我們來守護！」

聽到此話，趙孑陽，顧穎等四支隊伍面色不由得變得頗為精彩起來，他們這個時候忍不住的有些精神恍惚。

他媽的事情有點不對勁啊。

我們一開始不是來搶人的嗎？

怎麼搶到最後莫名其妙的變成對方的打手了？！！

第三百六十四章金鷹蜂帶

山林間，一道道人影閃掠而出，其速如風，捲起滿地落葉。

沸騰的相力活躍在這座巍峨的金龍峰中，遠遠看去，仿佛是一頭巨獸身上的小小光斑。

李洛三人身影於森林間縱身而過，三人皆是未曾說話，只是運轉相力全速而行，雖說論起相力等級他們三人在這裡算是最弱的一層，但三人相性品階還算有一些優勢，秦逐鹿上八品，呂清兒下八品，而李洛更是身懷雙相，所以真要硬碰起來的話，他們三人的實力能夠在眾多隊伍中達到中上層次，而若是再加上新到手的三道金線白眼寶具，想必遇見任何隊伍，都是有著一戰的資本。

「還有大概十分鐘的時間，我們將會進入到「金鷹蜂」的攔截帶！」突然間，呂清兒的聲音傳來。

李洛與秦逐鹿眼神一凝，抬頭看向山林高處，果然是見到那裡出現了一片金色的雲帶，那片雲帶仿佛是在飄動著，可若是仔細觀看的話，則是會發現那其中是不計其數的金色鳥獸。

李洛抬手，示意隊伍做好迎接硬闖的準備。

十分鐘時間，眨眼即過。

而隨著接近，無數嘰嘰喳喳聲匯聚在一起傳來，仿佛是雷鳴般，李洛也是看清楚了那些「金鷹蜂」，後者通體金黃，生有細長口器，顯得異常的鋒利，那密密麻麻的數量看得人頭皮發麻。

「準備衝擊！」

李洛一聲大喝，而後秦逐鹿便是一步踏出，他發出低吼聲，直接是催動了噬金妖虎相，他的身軀在此時膨脹數圈，金色虎紋於身體表面浮現，肌肉虯結，顯得極有視覺衝擊力。

李洛與呂清兒則是處於其後方，三人保持陣型，一頭衝進了「金鷹蜂」所組成的攔截帶。

而在三人衝進的那一瞬，無數「金鷹蜂」尖嘯而來，那些鋒利的口器直接就對著秦逐鹿狠狠的扎刺而去。

秦逐鹿手持黑色重槍，槍芒橫掃，將成片成片的金鷹蜂搗成肉泥，李洛與呂清兒也是在出手協助，清除著接近過來的金鷹蜂。

但是金鷹蜂數量太多了，而秦逐鹿作為靶子自然也吸引了最強的火力，所以不斷的有著金鷹蜂穿透三人的防禦，鋒利口器直接就刺進了秦逐鹿的身體表面。

口器在刺進秦逐鹿身體後，這些金鷹蜂便是會在掙扎中直接死亡，但那鋒利的口器則是猶如一柄柄細長的尖針一般的留在秦逐鹿的身體上。

短短片刻，秦逐鹿的身上就插滿了尖利口器。

而他的面龐，也是隱隱的有點扭曲，這些口器雖然沒有造成太嚴重的傷害，但卻是真的...痛。

秦逐鹿一聲低吼，相力激湧，身體上的那些口器頓時被彈射了出去，一個個血印子出現，有血跡流淌出來。

「清兒，止血！」李洛立即喊道。

呂清兒一掌拍在了秦逐鹿身上，寒冰相力流淌，化為淡淡的冰霜，將那些傷口盡數的覆蓋。

李洛也是運轉自身的相力中蘊含的治療之力，湧進秦逐鹿體內，將那些傷勢迅速的恢復。

感受到那些傷勢的恢復，秦逐鹿也是暗自鬆了一口氣，這兩個輔助還是比較靠譜的，有他們的這種協助，他正面扛起來倒是能夠輕鬆許多。

於是他再度揮舞重槍，身影如巨獸般的蠻橫前衝，撞開無數金鷹蜂，直接對著峰頂的方向衝去。

李洛跟隨在後面的時候，目光也時刻在觀測四方，此時其他隊伍都是闖進了這片區域，一時間哭爹喊娘的聲音片刻不停，想來都被這些金鷹蜂折騰得不輕。

不過他的視線更多的還是在盯著前方遠處。

那裡有一道血光身影在金鷹蜂中急速的穿梭，這林梭仿佛是修煉了某種身影能夠虛化般的相術，所以那些金鷹蜂對他的攻擊能夠被免疫許多，這令得他幾乎是遙遙領先。

而且李洛能夠感覺到，林梭的速度在逐漸的提升，他這顯然是想要把其他所有人都遠遠的拋在後面，這樣的話等他抵達峰頂時就可以觸發能量屏障，到時候其他人都會被隔離在峰頂之下。

他就能夠安然而順利的取得金龍拜山貼。

李洛眉頭微皺，林梭穿過金鷹蜂帶的速度，比他想的還要更快一些。

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果然在這裡佔盡了優勢。

接下來時間流逝，李洛三人不斷的前進，秦逐鹿身上的口器尖刺拔了一茬又一茬。

四周哭爹喊娘的聲音也變弱了許多，那是因為很多人堅持不住直接被打退了。

李洛已經沒有再關注其他的隊伍了，因為他發現林梭的速度愈發的迅猛，再這樣下去，彼此間的距離就會被極大的拉開，到時候如果被林梭開啟了能量屏障，說不得他們就會被阻攔了。

於是，經過數秒的沉吟，李洛當機立斷的喝道：「秦逐鹿，披甲！」

這個時候，再隱藏已經不行了。

秦逐鹿聞言，頓時精神一振，迅速的自空間球內取出了黑耀戰甲，直接往身上一拍，戰甲就具備靈性般的纏繞在了身體上，嚴絲合縫。

幽光綻放，秦逐鹿直接是化作了一座鐵塔。

叮叮叮！

那金鷹蜂再度刺來，則是被黑耀戰甲盡數的抵禦而下，一道道細微的能量漣漪於戰甲表面浮現，雖然其上的能量在被消耗，但卻再也傷不到秦逐鹿。

而秦逐鹿則是一聲暴吼，速度暴漲。

三人疾馳而出，直追前方遠處的血色身影。

他們這邊的突然加速，動靜不小，同樣是引起了前方林梭的注意，他偏頭看了一眼，眉頭皺起：「真是陰魂不散。」

他倒是沒想到李洛三人竟然真的敢追著他來。

「是在多寶池中獲得了一件戰甲寶具麼？品級倒是不低。」林梭看了一眼秦逐鹿身上的黑色戰甲，正是因為這具戰甲的存在，他們才能夠頂住金鷹蜂的攔截。

「也罷，讓你們看看與我之間的差距。」

林梭冷笑一聲，下一瞬，他身體上血光大盛，速度陡然提升到極致，在這種速度下，短短數分鐘後，他就直接穿出了金鷹蜂的攔截帶。

而隨著林梭穿出攔截帶的那一刻，這方峰頂的天地突有能量波動綻放，只見得半空中，有能量匯聚而來，形成光幕，徐徐的墜落而下。

光幕落下的地帶，剛好是金鷹蜂的攔截帶之外。

李洛三人同樣是察覺到這一幕，旋即急忙全速衝擊。

漸漸的，他們距離穿出攔截帶，已是不遠。

林梭望著李洛三人的衝擊速度，也是有點驚訝，旋即他嘴角有冷笑浮現而出，他緩緩的抬起手指，指尖有血紅相力凝聚而來。

「血骨指！」

噗！

只見得指尖血肉裂開，一截指骨猛的暴射而出，其速驚人，仿佛炮彈般，連空氣都被撕裂開來。

他攻擊的方向，是秦逐鹿的腳掌。

他也看了出來，李洛三人的推進，就靠著秦逐鹿在前硬抗，只要把秦逐鹿打倒，李洛他們也將會陷入到金鷹蜂的海洋之中。

秦逐鹿同樣是見到了那暴射而來的血光，可此時他已是被眾多金鷹蜂所纏住，根本無力去迎擊林梭的偷襲。

而且，以林梭的實力，即便硬接了，他未必都接得住。

「不要管，繼續衝！」

身後傳來了李洛低沉的聲音。

秦逐鹿聞言，目光閃爍，旋即一咬牙，不管不顧，猛的衝出。

血光疾馳而來。

眼見就要接近三人所在的位置，而就在此時，突然有一道弓弦震動的聲音響徹而起，隱約間，仿佛是隼鳥在尖鳴。

一道異常明亮的白色光矢在此時自秦逐鹿身後暴射而出，直接是穿破空氣，與那白色骨指碰撞在一起。

轟！

相力衝擊橫掃，將附近的金鷹蜂直接是絞碎成血沫。

不過兩者碰撞，最終還是白色骨指上面的力量更勝一籌，瞬息後，擊破了光矢。

但也就是在這一瞬，又是有著白色光矢精準的射擊而來，一道又一道，重重的碰撞在白色骨指之上，最終將其射擊得破碎開來。

「準備出去了！」

秦逐鹿則是在此時爆發出一道低吼聲，旋即他體內相力轟然爆發，整個人如巨獸般的衝擊而出，最後一層的金鷹蜂帶被撕裂，前方頓時變得空曠起來。

李洛，呂清兒跟隨著他的身影，也是穿出了攔截帶。

密密麻麻的金鷹蜂處於身後，卻是未曾再追擊而來。

此時半空中，能量屏障緩緩的於李洛他們的身後落下。

而在他們的前方。

便是面帶笑意的林梭。

第三百六十五章再戰林梭

金龍峰，第四峰峰頂。

闖出了金鷹蜂帶的李洛三人，目光皆是冷冽的鎖定著前方的林梭，氣氛變得劍拔弩張起來。

「沒想到你們竟然真的敢追來...」

面對著三人不善的目光，林梭笑了笑，只是那笑容給人一種森冷的感覺。

「林梭，這麼急著來搶拜山貼做什麼？先跟我們回大夏金龍寶行玩一玩啊。」李洛發出了熱情的邀請。

林梭笑著搖搖頭：「自尋死路的事情，何必去做，你以為我也像你們三人這般蠢嗎？三個生紋段就敢來追殺我，若是在外界，你們今日必死無疑。」

「那可不一定，萬一你被我們的誠意所感動，願意隨我們回歸大夏呢。」李洛笑道。

林梭呵呵一笑，手掌一握，血紅鐵鐧閃現而出，道：「李洛，就算你再說得天花亂墜，今天你們也不可能從我這裡將金龍氣奪回去，而且我也會順利的取得拜山貼，然後遠走高飛，到時候就算是魚紅溪，又能奈我何？」

「而你，之前應諾魚紅溪會保護呂清兒，結果卻是讓她落得這副田地，你說等此次回去後，她會不會將你當做一個只會說大話的廢物？」

「你他娘才是一隻不知道從哪冒出來的廢物野狗！」

不過秦逐鹿對於這種嘴炮很是不耐煩，一聲暴喝，相力激湧，他手持黑色重槍，裹挾著兇煞之氣，道道槍芒撕破空氣，直接就對林梭發動了攻勢。

林梭眼神一寒，血紅相力呼嘯而起，這些相力猶如是粘稠的鮮血一般，於他周身飛舞，而後其一掌拍出，鮮血掌印裹挾著腥氣尖嘯而出，秦逐鹿的槍芒攻勢與之一撞，便是被盡數的消融。

這就是相力等級之間的差距。

林梭自身乃是化相段，而化相段與生紋段之間，不僅僅只是相力雄厚的差距，同時還有著一種品質的差距，因為所謂化相，乃是相性與自身的契合度上升了一個臺階，就如這林梭的血相，如今已並非是單純的相力，而是擁有了真正鮮血的特性，變得更加的具備侵蝕性與無孔不入。

而隨著自身實力不斷的提升，相性也會愈發的變得實質化，如秦逐鹿的噬金妖虎相，若是待得其能夠踏入到拜將境，那時他的相力就能夠真正顯化出獸形，威能將會變得極其的可怕。

轟！

鮮血掌印席捲而至，秦逐鹿咆哮出聲，聲音帶著低沉的虎嘯，他雙目赤紅，傾盡全力，相力匯聚槍尖，直接硬憾。

不過在秦逐鹿出手抵禦時，呂清兒也是在此時出手協助，她雙手結印，冰寒相力於掌心急速凝聚，最後化為一顆寒冰球，掌心一推，寒冰球便是裹挾著刺骨寒氣，先秦逐鹿一步與那林梭的血掌印相撞。

砰！

撞擊的瞬間，寒冰球直接破碎開來，寒氣升騰間，倒是將那血掌印之上的相力變得遲鈍了許多。

而此時秦逐鹿那兇悍槍芒呼嘯而至，精準兇狠的點在了那血掌之上。

狂暴的衝擊波肆虐開來，秦逐鹿首當其衝，身軀被衝擊得步步後退，體內氣血也是翻湧了起來，不過好在此時黑耀戰甲爆發出黑色光圈，這才將那血掌所帶來的相力衝擊所抵禦下來。

而當秦逐鹿，呂清兒動手的時候，李洛的身影同樣是從右側疾掠而出，雙刀於他手中閃爍著寒芒，而後化為刀光直接斬向了林梭。

鐺！

林梭血紅鐵鐧砸下，仿佛是有鮮血濺射出來，輕鬆的將雙刀抵擋而下，他冷笑一聲：「我們之間的差距，是你們無法想像的。」

而後他直接反攻，鐵鐧裹挾著雄渾力量，化為道道血影，砸向李洛。

李洛則是抽身而退，刀光揮舞間，將那些血影盡數的擋下，只不過每一次的碰撞，他的身影都在微微的震顫。

正如林梭所說，雙方相力的差距，不可忽視。

李洛倒退的身影，掠過數棵大樹，他掌心間有碧綠相力湧動，直接是拍進了大樹之中。

呼啦！

數棵大樹仿佛是在此時活了過來一般，樹藤如蟒蛇般的對著追擊的林梭拍擊而去，但林梭對於這種騷擾毫不在意，鮮血相力升騰間，所有拍來的樹藤都是被侵蝕消散。

唰！

與此同時，他身影突然化為血光暴射而出，直接是出現在了李洛前方，而後血紅鐵鐧重重砸下。

林梭獰笑，鐵鐧揮落，猶如是划過了一條血色洪流，氣勢兇悍。

鐺！

李洛雙刀迎擊而上，可這一次，強悍的力量傾瀉而下，他手中的雙刀終於是在此時抵達了極限，直接是在此時咔嚓一聲，破碎開來。

不過，在林梭擊碎了李洛雙刀時，他的眼神也是微微一凝，因為腳下的地面突然在此時變得極其的鬆軟，仿佛是一片泥沼一般，他雙腳瞬間就陷入了進去。

李洛腳掌上有水相之力浮現，踩在泥沼上迅速滑退，他神色凝重，雙臂處傳來了刺痛感，體內相力流轉，化為治療之力迅速的恢復著傷勢。

「清兒！」

但他沒時間在意這些傷勢，而是急喝出聲。

呂清兒閃掠而至，她雙手按在地面，寒冰相力激湧而出，直接是湧入到那泥沼內，迅速的將林梭冰凍。

這下子剛剛要掙扎而出的林梭，頓時被這化為寒冰泥沼給凍住。

李洛再度以木相之力操控周圍大樹，樹藤如蟒蛇般纏繞而來，捆住林梭雙臂。

「秦逐鹿，幹他！」他厲聲喝道。

轟轟！

地面仿佛是在此時震動，右側的大樹被猛然撞斷，只見得秦逐鹿手持黑色重槍，相力於其身下奔騰，仿佛是騎著巨獸的戰士，匯聚全力於槍尖，槍聲如雷，狠辣無比的直指林梭腦袋。

三人之間的配合，堪稱是默契。

而此時陷入寒冰泥沼中的林梭，面色也是變得扭曲起來，他倒是沒想到李洛的花招竟然會這麼多。

「給我滾開！」

望著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衝鋒重槍，林梭一聲尖嘯，相力如鮮血般的與身體表面流淌起來，寒冰泥沼瞬間被消融，與此同時，他嘴巴鼓起，一口鮮血噴出，鮮血迎風暴漲，竟是在面前化為了一道道的鮮血漩渦。

嗤！

衝鋒重槍貫穿而來，可每經過一道鮮血漩渦時，其速便是減緩一分，仿佛是變得更為的沉重。

而待得鋒利的槍尖距離林梭面龐還有半寸距離時，槍尖再也寸進不得。

任由秦逐鹿如何的催動，都是無法動彈。

「草！」

秦逐鹿雙目赤紅，直接是扔開了重槍，整個人猛的衝出，宛如一頭蠻橫巨獸，一頭就撞在了林梭臉龐之上。

砰！

驚人的力量將秦逐鹿震得倒飛了出去，在地面上搽出數十米的痕跡，狼狽之極。

而那林梭也是被撞得頭暈眼花，臉龐破碎，鮮血與牙齒自嘴中落了出來，看上去也是頗為的悽慘。

不過與臉龐上的疼痛相比，林梭心中的殺意幾乎是要化為實質般的噴薄而出。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堂堂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竟然會被三個生紋段逼得如此的狼狽。

他厲聲長嘯，鮮血相力爆發而出。

林梭的身影沖天而起，落在了一棵大樹上，一道道鮮紅相力於他的周身形成光環，不斷的擴散，氣勢驚人。

顯然，林梭被徹底的激怒，再也不打算有任何的保留。

李洛望著將自身相力盡數爆發的林梭，也是眼神凝重起來，他手掌撫過手腕上的空間球，而後一柄如隼鳥展翼般的白色大弓，出現在他的手中。

都拼到這個份上了...

那就試試誰能扛到最後吧！

第三百五十章再遇

金龍氣的守護聯盟，最終順利的進發了。

雖然聯盟內部充斥著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但班子勉強算是搭建成了，四支隊伍中，趙孑陽與顧穎實力最強，皆是達到了化相段第二變，另外兩支隊伍的隊長則是化相段第一變，實力也算是不弱了。

這般配置，聯合在一起，在這片區域中還是相當具備震懾力的。

所以在剛開始的兩天時間中，李洛一行人的進發相當的順利，其中僅僅只是零星的遇見了一些不開眼的小隊，但這些小隊所取得的作用，無非是為李洛他們增添了一些道金收穫而已。

而趙孑陽，顧穎等人也很滿意，因為呂清兒的金龍氣所帶來的聚寶盆效果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更好，一路而來，即便有著眾人分潤，但最終到手的收穫也遠比他們此前單獨前行要來得更為豐厚。

這倒是大大的提升了眾人的動力。

不過這種順利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就漸漸的有所改變，金龍氣的消息開始徹底的傳遍了這一片區域，那所引發的後果，就是開始有著源源不斷的隊伍以他們為目標的匯聚而來，開始進行著各種各樣的針對。

其中不乏一些同樣實力強悍的頂尖小隊，他們先是前來談判，試圖也成為這守護聯盟中的一員，分得一杯羹。

而面對著這種談判，李洛他們還沒說什麼，可趙孑陽，顧穎等人直接是以激烈的態度反對，為此甚至與其他那些頂尖小隊對線，畢竟在嘗到了金龍氣帶來的甜頭後，他們又怎會願意平白的再多一些利益分享者？

趙孑陽等人的反對，無疑也是激怒了其他那些隊伍，這就導致之後的行進開始變得有些艱難起來，越來越多的隊伍參與了對他們的圍剿，那諸多的針對，也是引得這初建的守護聯盟吃了不少的苦頭。

到得後來，趙孑陽等人就收斂了一些氣焰，不再明目張胆的前進，而是避開主要的路線，免得陷入到那些同樣開始集結起來的大部隊的圍攻之中。

...

「按照我們現在的速度以及路線，再有五天時間，應該就能夠抵達多寶池。」

一座深山的溪流旁，李洛一群人圍坐著篝火，那趙孑陽以木棍在地面上面勾勒著地形，然後對著眾人說道。

「五天麼...」

眾人微微沉吟，這個時間，倒還是能夠承受。

顧穎則是以繃帶在纏繞著手腕上的傷痕，有血跡滲透出來，她的臉頰上也帶著許些的疲憊，這幾天高強度的作戰，可是片刻都未曾停下過。

李洛見狀，笑道：「我幫你治療一下吧，畢竟也算是一條船上的人。」

顧穎聞言，遲疑了一下，最終還是解開繃帶，將手遞了過去：「謝了。」

李洛不在意的搖搖頭，運轉治療之力，為顧穎恢復著傷勢，同時笑眯眯的道：「我說也是你們太固執，何必將這金龍氣看得太寶貴，既然有一些強力隊伍想要加入，那就讓他們一起便是，你們那麼激烈的拒絕，不是平白樹敵嗎？」

「你倒是看得開。」那趙孑陽聞言一聲冷哼，滿臉的不爽。

原本頭疼的應該是李洛他們才對，畢竟那些人都是衝著呂清兒的金龍氣來的，但現在局面偏偏是李洛等人一副淡然模樣，而他們這些人為了保護金龍氣卻是拼得頭破血流。

雖然說到底他們也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但這麼想起來總是不爽。

「希望能儘快抵達多寶池吧，到了那裡，咱們這聯盟也就差不多該解散了，那時候就祝各位能得到心儀的寶具，然後在那拜山貼的爭奪中大放異彩。」李洛笑道。

這話倒是說到眾人心坎裡，畢竟只要到了多寶池，道金的賺取也就基本是到了頭，接下來要在意的就是金龍拜山貼的爭奪，那個時候金龍氣的效果也就不大了。

而在眾人吃著烤魚歇息的時候，突然有一道哨音自右側的方向傳來。

眾人聽到這哨音面色皆是一凝。

「又有隊伍來了。」

李洛，趙孑陽，顧穎等人對視一眼，皆是迅速滅了篝火，然後起身對著哨音傳來的方向趕去。

一行人穿過密林，很快的趕到了放哨隊員的位置，此時的後者對著他們招了招手，指向了前方，只見得在那個方向，有三道身影正疾掠而來。

「只是一支隊伍？」

李洛等人看去，皆是有些驚訝，最近被他們擊潰的隊伍不少，所以如今敢一支隊伍就來攔截他們的，可是相當罕見了。

「李洛，似乎是有點眼熟。」呂清兒看了一會，在李洛身旁輕聲說道。

李洛點點頭，相力凝聚雙目，仔細的看了片刻，終於是將那三道人影給認了出來：「是寧昭，祝煊和林梭？」

「你們認識？」趙孑陽眉頭微皺的問道。

在他的感知中，這支趕來的隊伍實力不弱，特別是其中一人，實力完全不遜色於他。

「是我們大夏金龍寶行的另外一支隊伍。」李洛笑容莫名的道。

趙孑陽與顧穎對視一眼，眉頭愈發緊皺，現在這個聯盟成分複雜，不過雖說他們一直被逼得有些不爽，但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呂清兒三人也算是在他們的監控之中，一旦情況有變故，他們可以將對方三人所掌控。

可眼下突然又趕來一支實力頂尖的大夏金龍寶行的隊伍，這局面就變得有些不太好掌握了。

這對於他們而言，不算是一個太好的消息。

而在他們心思轉動的時候，那三道人影已是對著這邊掠來，最後在眾人前方落了下來，的確是寧昭，祝煊，林梭三人。

三人一現身，那祝煊便是上前一步，目光銳利的盯著李洛，道：「這就是你們跟魚會長許諾的會保護好清兒嗎？」

「被人挾制，身不由己？」

面對著祝煊這鋒利言語，李洛神色不變，笑道：「你也太誇大其詞了，我們這是合作共贏。」

「自欺欺人。」

祝煊冷笑一聲，然後目光柔和的轉向呂清兒，道：「清兒，抱歉，我們來晚了，你沒受什麼委屈吧？」

「清兒，如果你不想待在這裡，儘管跟我說，不管多大的困難，我們都會帶你離去。」

此言一出，那趙孑陽，顧穎等人頓時眼神帶著寒意的投射而來。

這傢伙，竟然敢當著他們的面撬走金龍氣？

呂清兒先是看了李洛一眼，然後搖了搖頭，道：「一場歷練而已，沒必要看太重要，遊山玩水也挺有樂趣。」

祝煊一滯。

趙孑陽，顧穎等人驚訝的看了呂清兒一眼，然後暗自鬆了一口氣。

寧昭也是在此時開口笑道：「既然清兒你不願意走，那也沒事，不過為了你的安全，我們還是必須得跟著你的，不然你出了事，到時候我們怎麼跟會長交代？」

趙孑陽眼神一寒，道：「要跟著走，我們同意了嗎？」

又多一支隊伍，那到時候金龍氣的收益又要被分走一成，這顯然會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祝煊目光投向趙孑陽，淡淡的道：「我們同為大夏的隊伍，一起走還需要你同意嗎？」

「哦？」

趙孑陽眼中兇光閃爍，身體上有著深紅色的相力緩緩升騰起來。

「巖漿相？」

祝煊雙目微眯，身體上火紅相力同樣升起，高溫瀰漫。

這雙方瞬間就變得劍拔弩張起來。

不過這個時候，李洛站了出來，笑道：「大家沒必要這麼針鋒相對，現在還有外敵暗中覬覦，如果我們這麼鬥起來，反而是讓人撿了便宜。」

在他的勸和下，氣氛稍微平緩了一些，那祝煊也是看了李洛一眼，旋即暗自冷笑一聲，看來這李洛這段時間在這裡混得也很委屈呢，這是想要將他們當做外援引出來增強自身的話語權嗎？

不過眼下畢竟還有其他強隊虎視眈眈，所以祝煊也就沒有再說什麼，而是直接帶著寧昭，林梭走向了呂清兒那邊。

氣氛緩和下來，一行人又是對著密林深處而去。

李洛走在後面，他目光看了一眼祝煊，然後又掃了那一直未曾說話，存在感比較低的林梭一眼。

雖然同為來自大夏的隊伍，但對方，未必就是外援啊，甚至，說不得危險程度，比起趙孑陽他們還高呢...

「虞浪，你之前可沒跟我們說，還會有一支大夏的隊伍加入進來呢。」顧穎，趙孑陽走到了李洛身旁，淡淡的道。

「我可不想再分一些利益出去了。」趙孑陽冷哼道。

李洛神色苦澀的道：「其實我也不想分，不過你們也看出來了，對方才是主力，我們這支隊伍只是打下手的。」

「如果我不同意他加入的要求，之後回去，終歸是會引來一些麻煩，所以我沒辦法讓你們當著面打起來啊。」

趙孑陽眼神有些陰沉的道：「那你就還是要他們留下來了？這就是你的選擇？」

面對著趙孑陽這暗蘊著威脅的言語，李洛似是有些為難，長長一嘆。

「他們的實力比我們這支小隊強，我說的話人家也不看在眼中，所以...你們真想要做什麼，那就別當著我的面吧，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的神色掙扎，最終丟下一句話，快步而去。

趙孑陽與顧穎對視一眼，眼中方才泛起一抹滿意的笑意。

第三百六十六章默契配合

林梭立於樹頂，周身相力如血液般的流淌，形成道道血紅光環環繞，此時的他，眼神陰厲森冷的盯著李洛三人，先前措手不及下的狼狽顯然徹底的激怒了他。

被三個生紋段的人逼成這樣，這不是他所能夠忍受的。

林梭噗嗤一口將嘴中的血沫吐了出來，而後他雙手閃電般合攏，頓時周身血紅光環在此時漸漸的變化，覆蓋於其身體表面。

隱隱的，仿佛是形成了一道覆蓋全身的血紅光影。

「虎將術，血浮屠！」

伴隨著林梭的低吼聲，那道血紅光影愈發的清晰，仿佛是一道怒目血影，煞氣逼人。

而此時，林梭的氣勢節節攀升，顯然已是將自身最強的手段施展了出來。

李洛的面色也是因為林梭的氣勢提升而微微變化，迅速打了一個手勢，示意其他兩人小心，同時他的身影后退，直接拉開手中的光隼弓，頓時相力凝聚而來，一道如隼影般的相力光矢暴射而出。

光矢速度極為快，比以往李洛施展的水光箭矢都要快上一些，而這，就是光隼弓這件寶具所帶來的提升。

即便是那林梭，都僅僅只能見到眼前白光閃過，如隼影般的光矢便是直射面門，不過雖然他也為李洛這光矢的速度而驚訝，但卻並不驚慌，反而是一聲冷笑，任由那光矢射在了他身軀外的怒目血影上面。

嗤！

兩者接觸，光矢被血影所消融。

林梭身軀上血光翻騰，其身影一閃，竟是在半空中留下道道殘影，直接對著李洛追擊而去。

李洛見狀，則是毫不猶豫的抽身後退，此時的林梭戰鬥力是最為強悍的時期，憑雙方間相力的差距，硬碰的話他完全處於劣勢。

不過林梭速度極快，數個呼吸間，便是即將追上李洛。

轟！

而就在此時，一道人影如鐵塔般從側面衝撞而來，似是兇獸踐踏，狠狠的撞擊在其身軀上。

砰！

林梭身軀被撞飛十數米，但那道鐵塔身影也是被其身軀上的相力反擊，身軀飛射而退，將數棵大樹攔腰撞斷。

不過轉眼他又沒事人一樣的爬了起來，手掌抓住黑色重槍，雙目赤紅的盯著林梭，繼續悍不畏死的衝了上去。

林梭皺眉，這秦逐鹿也真是煩人，雖然對方的攻勢對他難以造成太大的威脅，可這一次次的阻擾也是讓得他無法抓住機會將最有威脅的李洛擊潰，而且偏偏這傢伙本就肉身強悍，如今再加上那黑色戰甲的保護，防禦力相當驚人，連他一時間都無法將其擊潰成重傷。

他望著再度衝來的秦逐鹿，眼中兇光閃爍，既然你要找死，那就先把你弄死吧！

林梭手掌緊握鐵鐧，道道血光揮灑，帶起刺耳的破風聲，狠狠的對著秦逐鹿砸去。

鐺鐺鐺！

雙方閃電般的交碰，每一次的接觸，秦逐鹿鐵塔般的身影都是一顫，虎口裂開，鮮血順著手掌流淌下來，但他卻是一聲不吭，雙目赤紅，發動的攻勢盡數以命搏命，槍芒直刺林梭周身要害。

但他的攻擊，都被林梭身軀上覆蓋的怒目血影所化解。

雙方差距，顯露無疑。

不過好在呂清兒也是趕來，時不時的幫忙幹擾，倒是讓得秦逐鹿稍微有點喘息的機會，但即便兩人聯手，依舊是被林梭完完全全的壓制。

而當秦逐鹿傾盡全力在阻攔林梭時，李洛的身影也是掠到一棵大樹上，他目光銳利的盯著林梭勢不可擋的身影，深吸一口氣，直接是將手中的光隼弓拉開。

體內兩座相宮內，相力種子微微震動，兩股相力在此時盡數的流淌而出。

同時四顆相力泡碎裂。

兩種相力於體內奔騰，最後宛如兩條溪流般，轟然相撞，形成匯合。

那一瞬，融合而成的雙相之力似是發出了咆哮，李洛的氣勢，也是在此時陡然變得強橫起來。

他手指緩緩的拉開了弓弦，一柄如隼鳥般的光矢迅速的成形，這是光隼弓自帶的能力，以相力凝聚出光隼箭，速度極快，同時具備音波攻擊。

自身相力越是強橫，凝聚而出的光隼箭，也會隨之變得更強更快。

眼下李洛以雙相之力凝聚光隼箭，其聲勢比起之前強橫了數倍不止，只見得弓弦上，光隼箭吞吐不定，光隼之翼延展開來，遠遠看去仿佛是即將振翅飛翔的隼鳥。

而在那箭尖的位置，則是隼鳥的尖喙，幽光流轉，散發著驚人的穿透力，顯得極為的危險。

一圈圈的光暈，自箭尖不斷的擴散。

李洛這一箭，算得上是他如今最強的攻擊。

而正在與秦逐鹿，呂清兒戰鬥的林梭同樣是感覺到李洛醞釀的攻擊，當即眼神微微一凝，李洛這一箭，已是開始讓他感覺到了一些危險的氣息。

顯然，在那寶具大弓的增幅下，現在的李洛已是開始對他具備威脅。

林梭目光閃爍，血光相力突然橫掃爆發，直接是將秦逐鹿震得狼狽後退，而也就是在此時，李洛鬆開了弓弦，那一瞬，刺耳的隼鳥音波陡然響徹而起，一道白光刺破了天空。

隼鳥音波率先而至，直接是令得林梭眉頭緊鎖起來，一種細微的眩暈感於腦子中散發出來，但很快就被他運轉相力鎮壓下去。

林梭手掌緊握鐵鐧，身軀上那道怒目血影愈發的凝鍊，血光大盛，準備硬接李洛這最強的一箭，他明白，只要將這一箭抵擋了下來，李洛三人士氣必然大挫，畢竟這是他們至今為止最強的攻擊了。

咻！

白光一閃而過。

而就在林梭準備砸向那道射來的光隼箭矢時，箭矢卻是在此時突然轉向，在林梭驚愕的目光中，射向了他的右側方向。

這是，射空了？！

在林梭驚愕的這個瞬間，光隼箭矢所射的方向，卻是呂清兒所在。

「清兒！」李洛大喝一聲。

呂清兒頷首，她縴手在面前划動，冰寒相力凝聚而來，竟是形成了一面冰鏡，光隼箭矢直接是撞在了冰鏡上面，嗡的一聲，竟是轉向而去。

咻！

光隼箭矢倒射而出，依舊是避開了林梭的方向，反而射向了李洛那個方向。

林梭被兩人這番舉動搞得有些茫然，一時間不知道他們究竟在做什麼。

但下一刻，他的茫然就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驚懼之意。

因為他見到，李洛的面前，也是有著一面光鏡凝鍊而出，其內光滑如鏡，倒映著射擊而來的光隼箭。

光隼箭射中了光鏡，頓時再度折射而回，只不過這一次，光隼箭的速度仿佛是得到了某種加持一般，其速驚人，所過之處，連空氣都被劃開了一道細微的痕跡。

唰！

即便是以林梭的實力，都僅僅只能見到一道白光閃過，再然後，一股極端銳利的波動就出現在了前方，那股穿透力之強，直接是引得他心頭有冷汗湧現而出。

好快的速度！

李洛這個混蛋，花招也太多了！

他怎麼能做到以這種鏡面折射來提升光箭速度的？！

然而這個時候，林梭也只能一聲怒吼，體內相力盡數的爆發，身軀表面那一道怒目血影也是變得愈發的鮮紅，然後血影雙掌交叉，猶如盾牌一般，抵擋在了前方。

嗤！

光隼箭矢呼嘯而至。

然後直接是在李洛三人的目光注視下，與那血影相撞。

噗嗤！

一道細微的聲音響起，血影雙掌瞬間被洞穿，而後光矢以一種驚人之速，直接是擊中了林梭胸口。

砰！

林梭的身影如遭重擊，他一口鮮血噴出，身影倒飛了出去。

呂清兒，秦逐鹿皆是在此時睜大了眼睛，那先前極為強勢的林梭，終於是在這一刻，被擊退了！

第三百六十七章八角金盾

當林梭吐血倒飛而出那一瞬，呂清兒與秦逐鹿皆是大喜，這是自從他們交手以來第一次真正的傷到對方，李洛這一道之前就與他們做過交流的攻擊，果然是取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不過秦逐鹿雖然驚喜，但卻依舊還保持著極為敏銳的戰鬥理智，他手握重槍，抓住林梭受創的機會，身影直接暴射而出，手中重槍在暗紅相力的纏繞下，撕裂的空氣，兇狠無比的對著林梭暴刺而去。

別看秦逐鹿平日裡對其他的事情反應遲鈍，可在戰鬥間，他卻仿佛是一頭野獸般，在邊疆的歷練，也令得他具備著豐富的戰鬥經驗，所以他非常清楚的明白，趁他病要他命這個道理。

嗡！

秦逐鹿暴衝而至，槍芒兇悍的刺下，帶著尖銳的破風聲。

不過，就在其槍芒即將觸及到林梭身體時，突然有著一道暗金色的光澤從後者胸前飛出，直接是迎了上來。

鐺！

清脆的金鐵聲響徹而起，似是有火花濺射，而後相力衝擊波爆發開來。

秦逐鹿手臂一震，壯碩的身影被震得連連後退。

李洛，呂清兒也是目光一凝的投來，只見得在那林梭的面前，一面金色的八角小盾懸浮著，綻放著金色的光暈，在小盾的中央，可見一道白色痕跡，仿佛眼目一般。

「上品白眼寶具？！」呂清兒咬了咬牙，道。

這倒並非是太過的意外，畢竟林梭也進了多寶池，他必然會換取一道寶物，只不過沒想到的是一道防禦性的上品白眼。

而此時，在那八角金盾上面，有一道深深的箭痕凹陷，顯然就是先前李洛那一箭所導致。

地面上，林梭的身體緩緩的爬了起來，他面龐上陰雲密布，嘴角還掛著血跡，雖說八角金盾擋下了李洛那一箭，但依舊有勁力穿透而至，險些將他心肺擊穿。

這讓得他在後怕的同時又是升起驚怒。

他沒想到李洛一個區區生紋段第三紋，竟然能夠給他造成這樣的威脅。

如果這次不是他在多寶池中兌換了一件防禦性的上品白眼，恐怕現在真的是要陰溝裡翻船。

他眼神陰翳的投向不遠處樹頂上的李洛，道：「還真是小瞧了你，雙相之力果然名不虛傳，不過剛才那種攻擊，短時間內你應該沒有第二發了吧？」

李洛心中輕嘆了一口氣，此次所醞釀的攻擊的確算是他如今所能夠催動的最強一擊，藉助光隼弓的力量，配合雙相之力以及四顆相力泡，最終再巧妙的施展出一道「折鏡術」，此術沒有其他能力，但卻能夠為蘊含著光明相力的攻擊提升一些速度，而有時候，速度也是力量。

在這多重手段的促使下，李洛爆發出了自身最強的一箭。

如果林梭沒有那一面八角金盾的上品白眼寶具，恐怕這一次出其不意的爆發攻擊就能夠結束這場戰鬥了。

真是可惜。

而在李洛心中遺憾時，那林梭已經再度將自身相力爆發，這一次，他的身影直指李洛，雖然他可以肯定，先前那種攻擊李洛短時間內無法發動第二次，而眼下的三人中，唯有李洛才有能力對他造成威脅，所以只要解決掉李洛，其餘兩人都不足為懼。

只是，他身影剛動，在那衝向李洛的路線上，秦逐鹿便是如鐵塔般的鎮守在那裡，手中黑色重槍化為槍芒暴刺而來。

「滾滾滾！」

林梭怒極，這秦逐鹿當真是煩人到了極致，明明已經被他所打傷，但那戰鬥意志依舊是極其的頑強，一次又一次的前來阻擾他。

若是沒有這秦逐鹿這般幹擾，那李洛早就被他追上擊潰。

鐺！鐺！

憤怒之下的林梭手中血紅鐵鐧仿佛是化為道道血光，裹挾著重力狠狠的砸向秦逐鹿，槍芒與血光相撞，爆發出刺耳的聲響。

秦逐鹿雙目怒瞪，眼睛赤紅，面對著一名化相段第三變的強敵憤怒進攻，他渾身的毛孔都是在滲透出血液，可他卻是完全沒有理會體內劇烈震蕩的氣血，反而以愈發兇狠的攻勢回擊。

李洛立於樹頂，眼神凌冽的注視著這一幕。

旋即他揮了揮手，呂清兒迅速的出現在他的身旁。

「清兒，來一發冰心玄氣。」李洛沉聲道。

呂清兒美目一凝，知曉李洛打算動用那極為危險的秘術，心中不免泛起一些擔憂，但她也明白現在不是優柔寡斷的時候，當即銀牙一咬，手掌拍在了李洛後背。

「冰心玄氣！」

一道極寒的氣息自後背直接湧入李洛體內，寒氣在體內散發，卻並未造成傷害，反而是讓得李洛的心境漸漸的變得宛如冰鏡一般，似是能夠屏蔽諸多的負面情緒。

「李洛，你自己小心。」

在給李洛注入了「冰心玄氣」後，呂清兒強壓著心中的擔憂提醒了一聲，然後便是縱身而下，前去幫助秦逐鹿分擔壓力了。

李洛心澈如鏡，眼無波瀾，不過他卻知曉這依舊不夠，三尾天狼的意志汙染太過的猛烈，僅憑呂清兒的「冰心玄氣」，只是能夠稍作緩解而已。

李洛手掌一握，一枚散發著淡淡聖光的珠子出現在了手中，正是此前在多寶池中兌換而來的上品白眼「聖光靜心珠」。

此物才是李洛這一次敢真正調用三尾天狼力量的倚仗所在。

他手掌一抬，直接是將「聖光靜心珠」含在嘴中，頓時有一股明淨清澈的氣息自嘴中散發開來，漸漸的瀰漫了整個心靈。

這種淨心凝神的效果，遠勝呂清兒的「冰心玄氣」。

李洛指尖掠過手腕，劃開一道血痕，鮮血流淌下來，他雙手結印，將自身心神，意念融入到血液中，頓時有血線開始勾勒，漸漸的一道複雜深奧的鮮血咒紋於手臂上成形。

天祭咒紋。

按照龐千源院長給他的「天祭咒」其中所記錄，這天祭咒紋有三個等級，被稱為三環天祭咒紋，如今李洛所勾勒的只是最初級的一環咒，二環咒尚未掌握，也不敢亂用，因為那樣會釋放出三尾天狼更為龐大的力量，以李洛現在的實力根本無法將其掌控。

至於三環咒則是在天祭咒的下篇之中，院長還沒給他呢。

之前李洛在練習時，想要構建出這道天祭咒紋往往要經過數次的失敗才能夠成功，但這一次或許是因為「冰心玄氣」以及「聖光靜心珠」的凝神作用，倒是導致他直接一次就功成。

但這並不值得放鬆，因為李洛很清楚的明白真正的難關在哪裡。

在於三尾天狼那強大的意志汙染，如果無法頂住那種汙染，不僅難以藉助到三尾天狼的力量，反而會被其力量中所蘊含的兇性殘暴意志所感染，繼而失去理智。

不過在眼下這種心如冰鏡般的狀態下，李洛並沒有過多的猶豫，指尖輕輕一划。

天祭咒紋微微顫動，一道血線沿著手臂蔓延而下，最後直接是與那暗紅色的鐲子連接到了一起。

然後下一霎，那股熟悉而殘暴的力量，如潮水般的湧來了。

第三百五十一章好戲

寧昭，祝煊這支隊伍的加入，頓時讓得本就成分複雜的守護聯盟，變得更加的...複雜了。

第二日的趕路中，隊伍明顯氣氛都變得有些緊張許多，整個守護聯盟，直接是變成了三個派系。

一派是以趙孑陽，顧穎等人為首的外來者，一派是李洛，呂清兒，秦逐鹿為核心但看上去也是最弱的一派，而第三派便是剛剛加入的寧昭，祝煊，林梭三人。

三派顯然是趙孑陽他們實力最強，而寧昭，祝煊等人人數劣勢，不過實力倒也不弱，再加上如今還要防範外敵，所以趙孑陽他們在沒有準備萬全下，也不好肆意的樹敵。

所以暫時來說，還保持著一些克制。

當然克制歸克制，但一些矛盾還是避免不了的，而李洛則是一副和事佬的模樣，站在中間不斷的調和雙方關係。

仿佛是委屈的小媳婦一般。

守護聯盟，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對著多寶池所在的方向進發。

而這一日下來，守護聯盟依舊是受到了一些隊伍的狙擊，眾人歷經一番激戰，最終擊退了來敵，同時也算是收穫頗豐。

夜裡的時候，迎來了每日喜聞樂見的「分金環節」。

...

篝火旁，李洛將一塊炙烤成金黃色的烤肉塞進嘴中，感受著那嘴中散逸開來的美味，一臉的心滿意足。

然後他從篝火上切下一小塊，遞給了旁邊的呂清兒。

呂清兒接過，衝著李洛露出一個甜美的笑容，這才矜持而優雅的品嘗起來，紅唇沾染著油光，在篝火照射下泛著誘人的光澤。

一旁的秦逐鹿在沒有形象的狼吞虎咽，吃完後有些悶悶的道：「這金龍道場也太無聊了，這不是我想要的地方。」

他原本所期待的是一場不斷被追殺的刺激逃亡，可他怎麼都沒想到，局面莫名其妙的變成了被一群頂尖打手貼心的保護著。

這幾天雖然不斷有隊伍狙擊他們，但他與李洛都沒有出手的機會，而主要原因是李洛義正言辭的告訴他，他們最重要的任務是保護呂清兒，所以絕對不能夠離開她身旁半步。

對於這個理由，秦逐鹿沒法反駁，因為連趙孑陽他們都對此表示認可，當然他們更多的原因，或許是不想讓他們三個走出監控範圍。

但不管如何，這幾天下來，秦逐鹿沒有一次出手的機會，他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趙孑陽等人一次次的激戰，而他卻只能心癢難耐的在旁邊捅樹發洩。

面對著秦逐鹿的抱怨，李洛只能給他一個白眼，這莽貨真是不識好歹，為了促成眼下的局面，他不知道費盡多少的心血，這傢伙還覺得太悶了？

「覺得無聊就多吃點，你看清兒不就胃口挺好的嗎？這幾天感覺都養胖了一點。」李洛說道。

一旁的呂清兒一驚，連忙摸了摸清麗光潔的臉頰：「真的嗎？哪胖了？」

李洛倒是沒想到她這麼大反應，只能幹笑道：「沒有沒有，開玩笑的。」

呂清兒羞惱的剮了李洛一眼，然後捏住小拳頭捶了他一下。

李洛只能承受著，然後他又感覺到氣氛有點不對，抬頭看去，便是見到篝火旁，那趙孑陽，顧穎以及祝煊等人都是面無表情的看著這邊。

李洛能夠感受到他們散發出來的一些怨氣。

畢竟他們每天在外面拼死拼活，打得頭破血流的，現在回來舔舐一下傷口，還要受到這種暴擊？

好想翻桌子不幹了啊。

「咳...」

面對著眾人的怨氣，李洛乾咳一聲，趕緊轉移話題：「大家聊點開心的事吧，比如今天的分配。」

他直接掏出了一個布袋子，然後往面前的地上一倒，頓時一陣清脆的聲音響起，一堆金光燦爛的小可愛就滾落了出來。

正是今天所收穫的道金。

場中所有目光都是在此時火熱的投射而來。

在守護聯盟中，每天的道金收穫都是先由李洛來掌管，其實主要還是因為他們這支小隊實力最弱，大家都放心。

「這就是今天所收穫的所有道金。」

迎著眾人熾熱的目光，李洛從篝火中掏出一根木棍，然後笑容滿臉的將道金分成了各個平等的份。

「辛苦大家了，各取吧。」他說道。

「等等。」

不過此時趙孑陽突然開口了，他盯著其中的一份道金，冷冷的道：「今天多分了一份吧？」

李洛一怔，笑道：「這一份是給他們的啊。」

他指了指寧昭，祝煊那邊。

「我們可沒同意讓他們每天分與我們同等的道金。」趙孑陽冷哼道。

此言一出，那寧昭，祝煊頓時變了臉色，眼神有些陰沉的投向趙孑陽：「你什麼意思？不要沒事找事。」

「我們今天同樣是打退了敵人，憑什麼不分？」

先前李洛拿出今天所獲的道金時，他們就暗自感到震驚，因為此前他們混了好幾日的收穫，都沒有今天這一天的來得多。

此時他們才真正的感受到呂清兒那金龍氣所帶來的聚寶盆效果有多強，怪不得趙孑陽等人對於外來者的加入如此的排斥，畢竟這可是實打實的利益啊。

顧穎說道：「分給你們也不是不可以，不過沒必要一來就跟我們一樣的數額吧？最起碼也得先表現幾天再說吧？」

祝煊臉色冰冷，袖袍一揮，火紅相力掠出，直接是捲起李洛分配給他們的那一堆道金，然後收了起來。

「不要說這些廢話了，這些是我們應得的，清兒是我們大夏金龍寶行的人，我們能讓你們跟著分配這些道金，已經是很給面子了。」

「如果你們還不滿足，想要怎麼做，我們都奉陪到底，大不了最後一拍兩散。」

趙孑陽面色頓時陰沉，眼中有怒意浮現：「好大的口氣，你算什麼東西？！」

他猛的起身，深紅相力湧動，高溫瀰漫開來。

這原本還算和諧的氣氛頓時變得劍拔弩張起來。

李洛趕緊起身，一臉的焦急：「哎呀，你們這是做什麼，何必搞這麼難看，現在可不是鬧矛盾的時候，雖然今天打退了一些覬覦者，但麻煩還未完全解決，我們內亂這不是給人機會嗎？」

「大家給我一個面子，暫且忍忍吧。」

他揮了揮手，然後看向寧昭，祝煊他們，道：「你們畢竟剛加入，有時候還是需要多付出一點的，這樣吧，今晚的守夜，就交給你們了，如何？」

祝煊看了李洛一眼，他倒也的確不想在這裡跟趙孑陽他們有衝突，畢竟對方人數有優勢，於是也就淡淡的點頭。

然後徑直起身，帶著寧昭，林梭對著遠處走去。

篝火旁的氣氛，這才漸漸的平緩下來。

只不過篝火升騰間，李洛還是見到了那趙孑陽，顧穎眼中浮現的許些兇光，於是，他有些悲天憫人的嘆了一口氣。

他媽的，演了一天戲，今晚終於有好戲看了。

第三百六十八章那一箭的風情

磅礴的能量如潮水般在這一瞬湧入到了李洛的體內，而也就是在同一時刻，他的雙目中，有血絲迅速的攀爬出來，臉龐在此時不受控制的抽動著，神色顯露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猙獰與兇殘。

此時的李洛，與平日裡顯然是截然不同。

一股殺戮，破壞的情緒如惡狼般在他的心中咆哮，試圖衝破一切的理智，將他化為傀儡，殺絕眼前的一切。

眼前的世界，仿佛都是被覆蓋上了淡淡的赤紅。

似是有一道莫名的低語聲在心中，耳邊響起，挑撥他去肆意殺戮。

但最終李洛還是在「聖光靜心珠」以及「冰心玄氣」的幫助下維持著最後一絲清明，他竭盡全力的壓制著心中的負面情緒，然後毫不猶豫的拉開了光隼弓。

這股力量，必須儘快釋放出去，否則將會對他造成更大的損傷。

嗡！

而隨著李洛拉開弓弦，只見得雄渾的能量急速凝聚而來，直接是在弓弦上化為了一隻振翅的光隼箭矢，而這一次，光隼栩栩如生，甚至連翎羽都可清晰看見。

而且，光隼呈現暗紅色彩，一股難掩的兇暴之氣隨之散發。

箭尖在微微的抖動，因為能量太過強盛，直接是導致箭尖處出現了一圈圈的能量光環。

這一箭，威能相當驚人。

箭矢尚未發出，李洛拉開弓弦的手指已經開始被散逸的能量生生的撕裂出一道道深可見骨的血痕，鮮血順著手掌不斷的滴落下來，他的手臂在不斷的微微震顫著，仿佛是在竭盡全力的牽引著一頭極端暴躁的兇獸。

他這邊引動的能量太過的兇暴，所以在這一刻，原本正在交戰的秦逐鹿，呂清兒以及林梭都是有所察覺，然後便是眼神驚駭的投了過來。

「好強的能量！」滿身鮮血的秦逐鹿瞪大了眼睛，難以置信的望著李洛。

他雖然知曉李洛有著一些底牌，但卻根本沒想到李洛能夠引動如此驚人的攻擊。

這種力量，絕對超過了化相段第三變！

呂清兒美目中同樣是布滿著驚喜以及一些擔憂，因為她也看見了此時李洛那有些赤紅的雙目，顯然，這股力量對他同樣造成了極大的負擔，一個不慎，便是會被反噬。

「走！」

呂清兒最為冷靜，她抓住秦逐鹿的手臂急忙向後撤，後者被她這一抓，頓時身體條件反射般的顫抖起來，就要掙扎反抗，但先前與林梭的對戰中他承擔了最大的壓力，現在早已是有些油盡燈枯，所以竟是無法掙脫，只能被呂清兒硬拖著狼狽倒退。

而林梭此時也沒有去理會秦逐鹿，呂清兒了，因為他面色正極其難看的望著拉弓的李洛。

那血紅光隼箭矢，將他牢牢的鎖定。

「草！你他媽作弊吧？！」

林梭面色鐵青，直接怒罵一聲，他怎麼都沒想到李洛能夠變態到這種程度，凝聚出這種連他都感覺到心悸的能量，這完全就不符合常理啊！

什麼秘法能夠如此可怕？

此時的林梭，內心簡直升起了無數的後悔，他後悔為什麼沒有早點將李洛給廢掉，這個小子簡直就是個妖孽！

在那複雜的心情中，林梭也並沒有站在原地，而是直接將自身速度施展到極致，開始急退，他也算是聰明，身影直接是退進密林間，想要藉助地形來化解李洛這恐怖的一箭。

李洛略顯赤紅的眼瞳盯著瘋狂逃竄的林梭，在那滿是殺戮的眼瞳深處，一絲清明竭力維持，而後他那已經被狂暴能量侵蝕得可見白骨的手指陡然一松。

「嘰！」

一道尖銳的隼鳴之聲於此時陡然響徹而起，李洛面前的空氣瞬間爆炸，仿佛是形成了一圈圈的音爆雲，一道赤光以難以想像的速度直接撕裂了空氣，追著林梭的身影而去。

轟轟！

赤光箭矢所過處，有隼鳥音波爆發，這一次的音波遠非李洛之前所施展的可比，音波擴散，那片密林內的大樹直接是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被掃成粉末。

呂清兒，秦逐鹿雖然離得較遠，但也是面露痛苦之色。

而被鎖定的林梭更慘，雙耳都是有鮮血流淌下來，那是耳膜都被音波所震碎，腦海中的眩暈感一波波的湧來，眼前發黑。

他暴退的身影猛的站定，他放棄了躲避，因為那赤隼箭矢的速度太快了，快到他根本躲不了。

這般生死關頭，林梭只能一聲咆哮，體內相力毫無保留的爆發，然後盡數的注入到了八角金盾之中，這是他如今最強的防禦。

嗡！

八角金盾綻放出金色光暈，懸浮於他的面前。

咻！

下一瞬，赤紅光矢暴射而至，那狂暴的能量爆發，八角金盾直接是在此時劇烈的顫抖起來，其上一圈圈的金色光環在此時不斷的被那赤紅的狂暴能量所消融。

短短數息時間，落在林梭的眼中，卻是如此的緩慢與難熬。

而八角金盾所釋放的金色光環，也僅僅只是堅持了這數息。

待得最後一重金色光環消融殆盡時，林梭的眼中有著絕望升起，這一瞬還不待他有任何的反應，面前的八角金盾上，此前被李洛射出一道深痕的地方，猛然間有裂痕出現。

砰！

一道血紅赤光從中穿透而出，最後一箭射中了林梭的胸膛。

赤光直接從其胸前穿透而出，然後將其整個人都帶得倒飛而出，砰砰的將一棵棵大樹生生震斷，最後嗡的一聲，將其死死的釘在了一塊巨大的山巖之上。

山巖龜裂出道道裂痕。

一箭，勝負已分。

秦逐鹿與呂清兒有些呆呆的望著那出現在林間的一道痕跡以及那直接被釘在巨巖上動彈不得的林梭，眼中皆是有著一股驚駭之色升起。

李洛這一箭，著實有些驚人。

以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爆發出如此恐怖的一箭...這是人能夠做到的嗎？

而在兩人震驚間，李洛的身影自樹頂上縱下，呂清兒剛欲上前，秦逐鹿突然伸手攔住她，面色凝重的道：「李洛似乎有點不對勁。」

呂清兒看去，果然是見到李洛面龐扭曲猙獰，眼神赤紅，那股可怕的模樣是以往她從未在李洛身上見過的。

而且，此時的李洛，連看向他們的目光中，都是顯得異常的兇狠。

「是被反噬了嗎？」秦逐鹿聲音沉重的道。

呂清兒俏臉變幻，旋即她撥開了秦逐鹿的手臂，不顧他的阻攔，而是堅定的一步步走向李洛。

李洛那赤紅的目光盯著她，面龐似是愈發的猙獰。

然而呂清兒卻是並不顧忌他那可怕的神情，而是站在了李洛面前，然後伸出小手緩緩的握住了李洛的手掌，再一次的催動了「冰心玄氣」。

「李洛，結束了。」她清澈的眸子凝視著李洛，聲音溫柔的說道。

李洛臉龐上紅光閃爍，那有些赤紅的眼中，也是有著一些掙扎之色在此時出現，旋即他閉攏雙目，深深的吸了兩口氣。

臉龐上的猙獰終於是開始消退。

待得他再度睜開眼時，臉色已是開始恢復正常，他揉了揉頭髮，望著眼前的呂清兒，露出了熟悉的燦爛笑容：「就問你剛才那一箭帥不帥？」

呂清兒失笑，那眼眸中則是有著點點水花，旋即她忍不住的伸手抱住李洛。

李洛也是被她這突如其來的擁抱驚了一跳，連忙雙手展開，道：「你這也太激動了...注意點啊，如果姜青娥在這裡看見就麻煩了。」

呂清兒捶了李洛一下，咬著牙說著最硬的話。

「我不怕她！」

李洛聞言簡直欲哭無淚，你當然不怕啊，因為到時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第三百五十二章混亂的夜

夜幕降臨，山林間有薄霧瀰漫。

篝火於林間空地升騰，周圍搭建著一些簡單的帳篷。

李洛坐在篝火旁，目光看了一眼四周，趙孑陽，顧穎的身影都消失了，不過他還是見到有四名其他隊員被他們留了下來，算是一種保護，也算是一種監控。

李洛伸了一個懶腰，然後嗅到熟悉的清香之氣，轉過頭就見到呂清兒款款而來，於身旁坐了下來。

她似是前往旁邊的山泉中沐浴過，青絲披散，帶著許些溼氣，清麗精緻的容顏在篝火照耀下帶著許些的明媚。

「還沒去休息啊？」李洛笑道。

呂清兒眸光微閃，道：「你是不是又在打什麼壞主意？」

李洛顧左右而言他，道：「什麼壞主意？打誰的？你的嗎？」

呂清兒沒好氣的看了他一眼：「少裝瘋賣傻，你是不是把祝煊他們給賣了？」

李洛乾笑一聲，呂清兒本就聰慧，想必他這兩日的作為也是被她看在眼中，自然能夠猜出來一些。

「狗咬狗麼，咱們又不吃虧。」李洛低聲道。

「你別以為寧昭，祝煊他們過來就是來保護我們的，他們多半也是聽聞了你身上的金龍氣，所以跑來覬覦。」

「我跟你說，在這裡，只有我對你是真心的，秦逐鹿那個莽貨算半個，所以你要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護你。」李洛語重心長的教育道。

呂清兒雙手捧著臉頰，笑盈盈的道：「小嘴真甜。」

「不過你放心吧，我沒有不相信你，只要你決定的，我都會全力支持你，所以就算事後那寧昭，祝煊發現你在搗鬼，回去後找我娘告狀，我也會幫你說話的。」

李洛豎起大拇指：「就喜歡你這明事理的性格。」

而在兩人說話間，只見得秦逐鹿滿身大汗的從遠處走了回來，他扛著重槍，一頭木屑，顯然又是出去找那些大樹發洩去了。

他走回來看了李洛一眼，低沉的哼了一聲，扛著槍回了帳篷。

李洛：「......」

對於秦逐鹿這一副仿佛被家長禁足不準出門玩的熊孩子般的模樣，李洛也是感到相當的無語。

他與呂清兒再度聊了一會，便是目送著少女回了帳篷。

而後李洛視線轉向夜幕中的遠處，那邊就是寧昭，祝煊他們守夜的方向，而消失的趙孑陽，顧穎應該也是帶人去了那邊...

今夜一場熱鬧倒是少不了，不過這與他無關，他只是一個老實本分待在帳篷哪裡也不去的好孩子。

...

薄霧之中。

祝煊站在一棵大樹樹幹上，雙臂抱胸，背靠著樹幹，面色淡漠，在其前面，寧昭坐在樹枝上，他伸出手掌，掌心有雷光相力跳動，一柄銀色的短梭於雷光相力中顫動，發出了嗡鳴的聲音。

兩人都是未曾交談，只是目光望著靜謐的山林，仿佛是在等待著什麼。

直到某一刻，山林間有寒風掠過。

祝煊輕輕扭了扭脖子，轉過頭，眼神帶著許些森冷的望著後方黑暗的密林間，淡淡的道：「鬼鬼祟祟的，果然上不得臺面。」

黑暗處，有腳步聲響起，然後兩道身影走了出來，正是趙孑陽與顧穎。

「祝煊，你們既然來得晚了，那自然是要守一些規矩，不該你們拿的，還是老老實實等兩天再說。」趙孑陽寒聲道。

「本來倒也沒打算對你們如何，但偏偏你要不識好歹，平白插進來分潤我們的那一份利益，既然如此，那就別怪我們不客氣了。」

祝煊笑了笑，道：「你們倒是臉皮厚，真把金龍氣當成了你們私有之物嗎？」

「沒有我們這一路保護，他們守得住金龍氣嗎？我們只是取得我們應有的那一份報酬而已。」

顧穎嬌笑一聲，而後嘲諷道：「而且你也別說得這麼大義凜然，你們不也是眼饞金龍氣帶來的收益麼？真把自己當做聖人呢？」

祝煊不置可否，道：「金龍氣在清兒身上，她是大夏金龍寶行的人，我們與她自然算是一路人，所以論起理由，比起你們總歸是要強上百倍。」

「有時候啊，這種看似是自家人吃起人來，才是不留骨頭。」顧穎笑道。

趙孑陽則是上前一步，深紅相力自身體表面流轉起來，高溫瀰漫，頓時引得這片區域溫度漸漸的升高：「廢話就不多說了，祝煊，我現在給你們一個選擇，自己滾，還是我們動手讓你們滾？」

祝煊手掌一握，一柄赤紅銅棍出現在其手中，火紅相力瀰漫而出。

「早就想要試試，你這巖漿相和我的火相誰更霸道了。」

那寧昭見狀，也是握住了銀色短梭，雷光般的相力劇烈的翻湧起來，隱約有著轟鳴之聲。

「祝煊，看來貪婪蒙蔽了你的理智，憑你們這一支小隊，怎麼跟我們鬥？」顧穎搖了搖頭，旋即她伸手輕揮。

四周的黑暗中，一道道人影走了出來，眼神不善的鎖定了祝煊他們。

趙孑陽他們一共有四支隊伍聯手，雖說還留了幾人監控李洛三人，但論起人數，依然還是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祝煊的目光，也是在望著那些走出來的人影，不過讓人驚訝的是他的臉龐上並沒有什麼驚慌之意，顯然對此早有預料。

「趙孑陽，你不會真以為我來到這裡，就沒有做過什麼準備嗎？這個世界上，聰明人可不止你一個。」他突然淡淡的笑道。

趙孑陽與顧穎聞言，眼瞳頓時微微一縮。

而此時祝煊手中赤紅銅棍緩緩的舉起，火紅相力沖天而起，仿佛是一道火柱般，在這夜幕中分外的醒目。

也就是當祝煊釋放出火柱後不久，趙孑陽，顧穎等人就聽見了有破風聲從遠處的黑暗中響起。

一道道相力光澤隨之升騰而起，於密林間閃掠而過。

粗略看去，不下十數人。

趙孑陽，顧穎面色一變，旋即眼神陰沉的看向祝煊：「看來你才是有備而來！」

祝煊笑道：「早就料到你們不會樂意我們的加入，不過好在你們不願意，有的是人願意，你們這一路而來，也得罪了不少隊伍，我稍加聯合，便是找來了不少的盟友。」

「趙孑陽，既然你們不願意我來分一杯羹，那麼不好意思，這鍋，我都要抬走了，你不識抬舉，那就連殘羹冷炙，都不給你們留了。」

「好狂的口氣，我倒是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本事！」

趙孑陽怒笑，不再等待，深紅相力爆發，一腳踏下，地面焦裂，而其身影已是裹挾著高溫，直接對著祝煊所在衝擊而去。

祝煊見狀，手持銅棍，火紅相力奔湧，仿佛火人一般撕裂空氣，同樣氣勢洶洶的迎了上來。

鐺！

當兩人激烈碰撞在一起時，那些自遠處疾掠而來的人影，也是與原本的四支小隊成員開始了交鋒。

靜謐的夜色，在此時被打破了。

第三百六十九章分配戰利品

戰鬥落幕，滿地狼藉。

李洛坐在樹下，呂清兒則是取出繃帶幫他將手掌上的傷痕仔細的包紮起來，雖說前者擁有著治療之力，但先前手掌被能量侵蝕得太厲害，想要恢復怕是需要數天的時間。

一旁的秦逐鹿坐在地上連動彈的力氣都沒有，他滿身鮮血看上去極為的悽慘，畢竟在此前的激戰中，他作為肉盾算是硬抗了林梭大部分的攻勢，而他為此也是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此時的他，簡直是徹底的油盡燈枯，滿身的傷勢。

也就是秦逐鹿戰鬥意志極為的頑強，再加上黑耀戰甲強橫的防禦力，不然他真的早就被林梭所擊潰了，畢竟生紋段第三紋與化相段第三變之間的差距，實在是太過的巨大。

而在自身受傷嚴重的情況下，秦逐鹿還要眼睜睜的看著眼前那一男一女，一時間心中五味雜陳。

倒不是羨慕，而是清晰的感覺到自己的存在究竟有多礙眼。

秦逐鹿身體緩緩的向後倒了下去，胸膛起伏，連手指頭都懶得動一下。

這場大戰對於三人而言顯然都是精疲力竭，雖說他們佔據著人數的優勢，但這種優勢根本不足以彌補他們與林梭之間的實力差距，所以眼下的三人，都是在沉默中恢復著一些力氣。

如此將近一炷香後，李洛終於是緩了一口氣，然後走到秦逐鹿這邊，手掌搭在他肩膀上。

秦逐鹿看了他一眼，有些嘲笑的道：「你這點相力還要給我治療嗎？」

「你付出這麼大，怎麼也得給你擠兩滴，擺好姿勢，好好接住！」李洛笑道，而後運轉體內所剩不多的相力，形成了治療之力，湧入到秦逐鹿體內。

秦逐鹿撇撇嘴巴，但那股治療之力所帶來的暖流，倒是讓得他舒服的呻吟了一聲。

不過舒服也就持續了十來秒，然後暖流就消失不見了。

秦逐鹿不滿的看向李洛，埋怨道：「這就沒了？」

李洛沒好氣的道：「都給你說了就剩下幾滴了。」

他站起身來，不再理會嘀咕的秦逐鹿，而是一步步的走向了那被鑲嵌在山巖之中的林梭，秦逐鹿見狀，則是咬牙站起，抓住重槍跟了上來。

李洛來到林梭身旁，此時的後者胸膛有些塌陷，他上半身的衣衫被盡數的撕裂，胸膛處可見一道猙獰的血孔，目光透過血孔甚至能夠看見其中跳動的臟腑。

林梭氣若遊絲，顯然是被真正的重創到了瀕死的程度。

但因為金龍秘鑰的保護，他依舊還殘留著一口氣。

而在神智模糊間，他也是感覺到了站在旁邊的李洛，低垂的眼目艱難的看來，那眼中的怨毒根本無法掩飾。

想來此次的陰溝翻船，讓得林梭簡直氣瘋了。

他怎麼都沒想到，自己堂堂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竟然會被李洛一個生紋段第三紋搞成這樣！

對於林梭那怨毒的目光，李洛則是不在意，反而是友善的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林兄啊，咱們一起來的肯定要一起回去，整整齊齊的多好不是？等回去後，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請你吃飯的。」

一旁的秦逐鹿忍不住的看李洛一眼，這傢伙真是黑心的蛆，等這林梭回了大夏，恐怕魚紅溪直接會讓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這，還有機會吃飯？怕是送行飯都沒機會吃一口。

李洛這傢伙，真是殺人又誅心。

噗嗤。

果然，那本就神智模糊的林梭被他這一句話直接氣得一口鮮血噴出來，直接就昏死了過去。

「這就頂不住了？」李洛見狀有些不滿，這傢伙之前那般張狂，眼下又沒要他的命，只是送他回大夏金龍寶行而已，就一副氣急攻心的模樣，心態真的是不行。

李洛伸手，直接將林梭手腕上的空間球給奪了下來。

一番搜尋，就找出了那裝盛著從呂清兒那裡奪了一半金龍氣的黑玉葫蘆。

「清兒，給。」李洛將黑玉葫蘆丟給了呂清兒。

呂清兒連忙接過，而當黑玉葫蘆入手的那一瞬，其內便是有著玄妙的金光陡然爆發出來，一縷縷金色氣息升騰而起，然後就順著呂清兒的鼻息湧入到了她的體內。

這般變化，也就僅僅持續了十數息，然後一切就寂靜下來。

黑玉葫蘆恢復平靜。

呂清兒感受了一下自身，道：「也沒什麼特殊的變化啊...」

李洛笑道：「這什麼金龍氣本就玄之又玄，其真正玄妙我們這些小小相師境又怎能感覺到。」

呂清兒頷首。

李洛則是再度將空間球翻了翻，找出了那面八角金盾，如今這金盾上面，有一道箭痕洞穿，能量黯淡，顯然是在之前的大戰中被損壞。

不過畢竟是上品白眼寶具，花費一些代價修復好依舊還是極好的防身之物。

李洛想了想，將這面八角金盾遞給了秦逐鹿，道：「這東西給你吧。」

打敗林梭，他們三人都有功勞，這些戰利品李洛也不想獨吞，呂清兒拿回了金龍氣，倒是可以不分，但秦逐鹿作為抵抗林梭最強壓力的肉盾，還是有資格獲得戰利品的。

秦逐鹿看了一眼八角金盾，卻是沒接，道：「你功勞最大，金盾你拿去吧，而且這種防禦性的寶具，你或許比我更需要，我已經有了黑耀戰甲，對它的需求不大。」

李洛撓了撓頭，道：「我打算要這空間球的。」

這林梭的空間球，他原本是想著拿回去送給姜青娥的，所以才沒選擇要八角金盾。

「都給你了，回頭補我一百萬天量金吧。」秦逐鹿擺了擺手，很是灑脫的道。

李洛感動的道：「小鹿你真是好，我對不住你，剛才給你治療時還留了幾滴，現在再給你吧？」

「滾蛋。」

秦逐鹿臉色發黑，轉身走了。

李洛笑了笑，他知道這是秦逐鹿的好意，不過他也沒有過多的矯情，畢竟八角金盾他的確還挺需要，至於空間球，價格也是在上百萬左右，秦逐鹿讓他補一百萬，也算是很合適了。

李洛心滿意足的將空間球收入袖中，然後對著呂清兒道：「接下來，你也該去拿最重要的東西了。」

他的目光看向山頂的位置，那裡一道金光沖天而起，金光內，可見一道金色的帖子靜靜的懸浮。

金龍拜山貼。

呂清兒也是俏目望著那金光內的金色帖子，縱身而上，毫無阻礙的走入到了金光之中，然後便是將那一道金色拜山貼握在了手中。

她把玩著拜山貼，上面有一條栩栩如生的金龍盤踞，金色龍鱗耀耀生輝，那金龍仿佛是活物般，時而有著低沉的龍吟若有若無的傳出。

呂清兒的眼中有些好奇以及歡喜，雖說她並非是衝著拜山貼而來的，但畢竟這是魚紅溪強烈要求的，如今拿到了此物，想必她娘也會對李洛另眼相看吧？

想到等回去後，魚紅溪那臉上的驚訝，呂清兒心中就忍不住的有點小小的得意以及驕傲之感。

讓你小看李洛，這次吃癟了吧？

第三百七十章道場落幕

當呂清兒在取得這座峰頂上面的金龍拜山貼時，那道沖天而起的金光便是漸漸的消散，這是代表著這座山峰的拜山貼之爭已是有了結果。

如今金龍峰上五座降臨了拜山貼的分峰上面，唯有這裡，最先結束戰鬥。

所以當金光消散時，也引來了諸多有些驚異的目光遠遠的投射而來。

他們都知道這座分峰，之前乃是被實力最強的林梭所預定，而對於這位實力達到了化相段第三變的強敵，所有人都是記憶猶新，畢竟此前曾有隊伍也想要仗著人多對林梭出手，但最終都是被他所擊潰。

也正因為林梭顯露了足夠的實力，其他那些頂尖小隊才會默認他有獨霸一峰的資格。

所以當很多人見到這邊分出勝負的時候，第一想法就是那林梭果然厲害。

不過隨著李洛他們這邊的爭鬥出了結果後不久，其他的四座山峰上，戰鬥同樣在逐漸的落幕。

四道金色光柱，逐一的消失。

至此，五道金龍拜山貼，徹底有主。

這一刻，五道拜山貼皆是綻放出光芒，宛如星辰般立於山峰之巔，引得萬眾矚目。

李洛眺望向其他的四座峰頂，然後在那裡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顧穎，趙孑陽...這兩人所率領的小隊都是奪得了一份拜山貼，這倒並不是很讓人意外，畢竟他們的實力本就算是頂尖級別的。

不過雖然李洛對趙孑陽，顧穎他們取得拜山貼不感到驚訝，但當後者等人發現他們三人立於這座峰頂時，卻皆是忍不住的色變，滿臉的難以置信。

「怎麼會是他們取得了拜山貼？林梭呢？！」

他們都很震驚，畢竟李洛他們所在的這座山峰，是林梭所在，而眼下李洛他們奪得了拜山貼，林梭呢？結果不言而喻...

林梭被打敗了。

「他們怎麼可能贏的？！」趙孑陽面色變幻，忍不住的失聲道。

那林梭的實力他很清楚，因為他與其交過手，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比他都要強一頭，雖說如果他藉助隊友的力量，倒是不懼對方，可真要鬥起來也只能說是兩敗俱傷的結果，所以他一直不願意與林梭為敵，即便後者壞了金龍氣，導致他們也沒辦法繼續享受聚寶盆。

可眼下，林梭竟然輸給了那個「虞浪」小隊？

這是怎麼做到的？那林梭性格隱忍狡猾，也不像是會輕敵的人啊。

顧穎這邊同樣是俏臉凝重，她可不會認為是林梭故意示弱，因為對於其他人而言，沒搶到拜山貼可能只是失去一次機緣，但對林梭來說，這可能會是丟掉一條命...那呂清兒是大夏金龍寶行的大小姐，林梭試圖毀其金龍氣，這般狠毒的手段，一旦等他回了大夏，必然會引得呂清兒的父母震怒。

所以林梭想要保命，就必須藉助拜山貼傳送到另外的地方。

如今他失去了拜山貼，就會原路被傳送回去...可以想像那等待他的會是什麼結局。

而偏偏，就是在這種前提下，林梭依舊是輸了。

這只能說，不是林梭沒用...而是對方展現出了足以擊潰他的力量。

可那呂清兒三人，明明都只是生紋段的實力而已啊。

顧穎眸光閃爍，腦海中卻是掠過了那個叫做「虞浪」，丰神如玉般的少年，在對方三人中，如果說誰最讓人捉摸不透的話，那必然是這個人了...而且她的直覺也告訴她，林梭此次失敗，這個「虞浪」恐怕作用最大。

身懷雙相...這不比九品相要多見。

「虞浪...」

顧穎，趙孑陽此時都是在低聲念叨著這個名字，同時眼中升起戒備之色。

這個虞浪是大夏聖玄星學府的人，而年底便是這片神州大陸之上，諸多頂尖學府最為重視的「聖杯戰」，雖說這虞浪還只是一星院，但卻已經初現崢嶸，以他如今展現出來的能力，到時聖杯戰上，必然會萬眾矚目，同時也將會成為他們各自學府的勁敵。

「看來此次回去後，得將這個情報告訴學府，到時聖杯戰上，若是遇見了聖玄星學府這個「虞浪」，最好先找機會將他淘汰，免得生出周折。」

此時在這金龍峰上下，許多都是出自各大學府的人，心中生出了近乎相同的想法。

可以預見，在不遠的將來，「虞浪」之名，定會在東域神州各大學府中，廣為流傳。

而也就是在不少人心中將「虞浪」這個名字定為大敵的時候，這片天地突然劇烈的震蕩起來，只見得天空上，有能量漩渦在漸漸的成形，而後一道道能量光柱開始落下。

每一道光柱內，都籠罩了一支隊伍。

「這是要將我們傳送出金龍道場了。」呂清兒揚起俏臉，然後對著李洛，秦逐鹿說道。

「最後一個步驟也要來了吧？」李洛眼中升起了濃濃的期待。

他所說的最後一個步驟，自然便是那所謂的「道金灌頂」！

在離開金龍道場那一刻，他們手中所剩下的道金將會形成一種能量，繼而對自身進行一種能量灌頂，這將會讓他們的實力更上一層樓。

可以說，這是金龍道場中除了多寶池外，最讓人期待的環節了。

李洛的腳下，還躺著昏死過去的林梭，這傢伙身上也還剩一些道金，但因為金龍道場的規則，道金無法掠奪，所以最終也只能便宜了他。

能量光柱從天而降，一股吸力也是自上方爆發，李洛，呂清兒，秦逐鹿以及昏死的林梭的身影都是在此時漸漸的升空而起。

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光柱，其內包含著諸多的人影，倒是頗為壯觀。

而隨著身影不斷的升起，李洛心神一動，只見得他空間球內，一道道金光在此時突然的飛出，正是他所獲得的那些道金。

每一枚道金，都在此時自燃起來，金色火焰升騰。

同時有一道道天地能量受到引動，聚集在這些燃燒的道金周圍，最後仿佛是一道道玄妙的火團，火團跳動，宛如螢火蟲一般，對著李洛體內呼嘯而去。

李洛見狀，沒有驚慌，反而是滿懷著期待的閉上了雙目。

金色的火團一接觸到他的身體，便是悄無聲息的融入了進去。

雄渾而精純的能量，在此時於李洛體內爆發，形成了一道璀璨的光團，將其盡數的包裹。

而此時若是在下方仰頭看去，便是能夠見到漫天都是耀眼光團，仿佛群星閃耀。

光團不斷的升起，最後沒入到了旋轉的能量漩渦之中，一切，又隨之消失而去。

短短不過半柱香的時間，此處沸騰的人聲消失，漫山遍野寂靜一片。

唯有那滿地的狼藉，證明著此處先前的喧囂與激戰。

第三百五十三章抽離

夜幕下。

李洛眺望著遠處，即便是隔著一段距離，他依舊是能夠見到那邊密林中升起的一道道相力光芒，那個數量，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這個祝煊，也是一肚子壞水啊。」

李洛感嘆一聲，雖說從一開始他就隱約感覺到祝煊並非是獨自帶人前來，但隨著眼前一幕出現，他才能夠確定，這祝煊的確是早有準備。

人家可能就沒打算過跟趙孑陽等人共享金龍氣帶來的收益。

從祝煊聯合的這些隊伍來看，他擺明了是想要找機會取代趙孑陽等人，然後將懷有金龍氣的呂清兒掌控在手中。

嘖嘖，這傢伙的格局也不低啊。

有野心，有魄力。

如果不是他在這邊暗搓搓的挑撥雙方，引得趙孑陽他們忍耐不住的提前出手，那麼等祝煊一切都準備好了後，恐怕就是直接發動清理的時候了。

到時趙孑陽他們被趕走，祝煊也就有了足夠的理由去「保護」呂清兒，說不得還會找藉口將他都給踢走。

畢竟那祝煊也看他不順眼許久了。

「也不知道趙孑陽他們擋不擋得住祝煊的準備...」

李洛想了想，如果趙孑陽他們翻船了的話，那他這裡也要開始想辦法去物色下一個打手，哦，不是，是下一個聯盟對象去了。

不過眼下這種混亂的局面，倒是可以先行脫身。

李洛眸光微微閃爍，旋即他突然感覺篝火附近似乎是變得極為安靜了下來，原本之前在周圍監控的人影，也是在此時沒了動靜。

李洛鼻子動了動，隱約的嗅到了一股有些奇特的味道。

這股味道傳入鼻子中，李洛面色就猛的一變。

迷毒！

有劇烈的暈眩感湧入了腦海中，不過就在這瞬間，李洛直接運轉了體內的木相之力，碧綠相力於體內迅速的流淌運轉，藉助著木相之力的化毒效果，數息後，李洛腦海中的眩暈便是迅速的散去。

但他的面色，則是在此時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

他眼神銳利的盯著四方黑暗，片刻後，鎖定了某個方向，緩緩道：「出來吧。」

黑暗中沉寂了數息，而後有著細微的腳步聲響起，一道人影從那裡慢慢的走了過來。

篝火的火光蔓延過去，那道人影也就落在了李洛的視線之中。

而當他看清楚那道人影時，瞳孔微不可察的縮了縮，因為那道人影，正是祝煊他們那個隊伍中存在感始終不強的林梭。

可就是此人，總是給李洛帶來一種若有若無的危險感覺。

「你竟然沒被羅雲煙迷倒？」林梭站在篝火火光下，有些驚訝的看著李洛，笑著問道。

「是祝煊派你來的？」

李洛眉頭微皺的盯著對方，還真是小瞧了祝煊那傢伙啊，這是算到我會趁眼下的機會悄悄溜走，所以安排了林梭來阻攔？

林梭笑而不語。

李洛眼神警惕的盯著林梭，對於此人他一直抱有戒備，而且之前他還懷疑對方是某個針對洛嵐府的勢力塞進來的殺手，而目的就是為了在金龍道場這特殊的地方中將他擊殺。

雖然魚紅溪說這林梭是金龍寶行的人，但李洛對他卻並未完全放鬆防備。

而眼下這個場合，如果林梭真是衝著他來的，恐怕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雖說這林梭表面的實力只是化相段第一變，但李洛卻隱隱的感覺到，對方恐怕沒有表面看上去那麼的簡單。

而在李洛心思閃動的這數息間，那林梭卻是沒有要多說的樣子，其身軀之上有相力湧動而出，那相力竟是呈現一種血紅的色彩，隱隱間，還帶著血腥之氣。

李洛感受著那種血紅相力，眼中驚訝更甚。

這是...血相？

倒真是少見呢。

只見得那林梭身影一閃，直接是化為一道血光對著李洛所在暴射而來。

「好快的速度！」

李洛心驚，而後雙刀於手中浮現，體內兩座相宮毫不猶豫的運轉起來，兩股相力流淌而出，覆蓋刀身。

刀光凜然斬出，在夜幕下閃爍著森冷的光澤。

然而刀光掠過那道血紅光影，竟是從中穿了過去，而血紅光影則是鬼魅般的出現在了李洛的後方。

他似乎並沒有理會李洛的阻攔，而是衝向了一座帳篷。

那是呂清兒的帳篷！

疾掠間，林梭猛的一口血光相力噴出，相力落在那座帳篷上，將其迅速的消融，然後呂清兒昏睡在其中的倩影就顯露了出來。

林梭直奔呂清兒而去。

對方這般舉動倒是讓得李洛眉頭一皺，這傢伙，難道不是別的勢力安排進來對付他的？怎麼眼下這種機會，都不把握？

不過不管對方究竟什麼目的，想要動呂清兒，那也不是他能夠容許的。

林梭身影詭異的出現在呂清兒身旁，剛欲伸手抓去，便是感覺到身後有一道極為凌厲的相力驟然爆發。

那相力之強，連他的眼中都是掠過一抹詫異。

而後他一掌反手拍出，只見血紅相力滾動，一道血紅掌影裹挾著腥氣，一掌就與李洛那劈斬而下的雙刀硬碰在一起。

鐺！

那一瞬，有金鐵般的聲音響起，然後李洛便是面色微變的感覺到一股沛然大力自前方席捲而至，雙刀之上匯聚的雙相之力，都是在此時被生生的絞滅。

這般實力，遠勝化相段第一變！

甚至，不弱於祝煊以及趙孑陽！

這林梭，果真是隱藏了許多的實力！

李洛身影被震退，眼神凌冽的盯著林梭，緩緩道：「你費盡心機的隱藏了這麼多實力，究竟是哪方勢力派來的？你這樣子，不像是衝著我來的啊。」

林梭眼神淡漠的注視著李洛：「衝著你來的？」

他笑了笑，笑聲中似是帶著一些的譏諷。

「洛嵐府的少府主，你的自我感覺未免太好了一些，我對你可沒什麼興趣，所以若是識相的話，早點滾開。」

李洛雙目微眯，這還真是有點沒想到，他一直以為這林梭潛入進來是對付他的，可現在看來，他似乎猜錯了。

「既然不是衝著我來的...那你的目標，難道是清兒？」

「你不是來自大夏金龍寶行天藏郡分部的人麼？你如今敢動清兒，也不怕魚會長找你算帳？」

「你，究竟有什麼目的？」

聽著李洛的話語，林梭眼神依舊漠然，他沒有回答，而是伸出手掌，一枚拇指大小，看上去格外精緻的黑玉葫蘆出現在了其手中。

他屈指一彈，黑玉葫蘆彈射而出，然後懸浮在了沉睡的呂清兒眉心間。

黑玉葫蘆之上，仿佛是有黑氣湧動，葫蘆嘴對著呂清兒眉心，一股奇特的吸力在此時陡然暴湧。

緊接著，李洛就有些震驚的見到，似是有著一縷縷金黃的氣息，在此時自呂清兒眉心升起，被吸入到那黑玉葫蘆之中。

那金黃氣息極為玄妙與神秘，而當其出現的時候，李洛還是第一時間的猜測出了那是什麼。

那應該就是...金龍氣？！

這林梭，竟然能夠將呂清兒體內的金龍氣給抽離出來？！！

第三百七十一章第五紋

當李洛再度睜開眼的時候，熟悉的場景映入眼中，正是大夏金龍寶行的後院廣場。

他第一時間感應自身，然後便是見到體內兩座相宮綻放出光彩，相宮內，兩顆相力種子浮沉不定，一圈圈的相力光暈環繞，而此時，在相力種子的表面上，五道相力光紋清晰可見。

充沛的相力不斷的湧出，宛如日冕一般。

而看見這五道相力光紋的時候，李洛震驚了。

這是...生紋段，第五紋？！

他的相力等級竟然直接從生紋段第三紋越級提升到了第五紋？！

原本他以為此次的道金灌頂，頂多也就是讓他的相力等級提升一級而已，結果沒想到，竟是整整兩級。

這道金灌頂，效果竟然能強到這種程度？

李洛歡喜不已，這兩級的提升，可是能夠省去他兩三個月的修行，這對於如今本就缺乏時間的他而言，簡直就是天降甘霖。

而且不僅自身相力提升了，他發現手掌上原本嚴重的傷勢也在此時被盡數的恢復，這讓得他嘖嘖稱嘆，這金龍道場還真是貼心，灌頂的同時還幫你把傷勢全部治癒，不愧是信奉和氣生財的勢力。

傷勢恢復了？

李洛突然頓了頓，旋即他神色猛的一變。

轟！

而也就是在這一瞬間，他身後突然有著一股強悍的相力爆發，那相力瀰漫著血腥的味道，除了那林梭之外，還能有誰？！

李洛眼角餘光掠過，只見得林梭面目猙獰，此時的他身影如閃電般的直接對著呂清兒衝去，顯然，他這是要在所有人都沒能回過神前，將呂清兒挾持！

「狗東西！」

李洛忍不住的罵出聲來，真是草率了，他真沒想到金龍道場不僅將他們三個的傷勢都恢復了，連先前瀕死的林梭，都給完好無損的給救了回來！

如此短暫的時間，就算是他，也來不及做什麼了。

呂清兒同樣是在此時發現了林梭的動作，但與李洛的變色相比，她的神色倒是顯得格外的冷靜，她也沒有要防禦的姿態，只是眼眸冰冷的盯著疾衝而來的林梭。

砰！

而就在林梭即將伸手抓向呂清兒的那一瞬，突然有一股極為恐怖的威壓從天而降，在這股威壓的驅使下，四周的天地能量閃電般的凝聚而來，猶如是一座山嶽般，直接就籠罩在了林梭的身軀上。

林梭的身體直接是在這一刻趴伏了下去，身軀重重的砸在地面上，砸出了一個深坑，一口鮮血自嘴中噴了出來，其中還夾雜著破碎的內臟。

他面目猙獰，身體上的皮膚都在此時不斷的開裂。

鮮血流淌出來，看上去極為的可怖。

李洛這才抬頭，只見得在傳送陣之外，魚紅溪帶著數名金龍寶行的高層立於那裡，而此時，魚紅溪豔美的臉頰正噙著冷漠，盯著在地面上如蟲子般蠕動的林梭，那股可怕的威壓感，正是從她的體內所散發出來。

封侯強者。

李洛眼神凝重，這還是他第一次見到魚紅溪動怒出手，而那種威壓...顯然是貨真價實的封侯強者，舉手投足間，便是能夠引動天地能量，形成恐怖之威。

難怪呂清兒毫不在意林梭的搏命之舉，原來是對魚紅溪有著絕對的信任。

「林梭？你在做什麼？！」

而此時，在魚紅溪身旁，寧闋副會長以及其他的高層也是驚愕出聲，旋即厲聲質問。

他們剛才都沒反應過來，畢竟林梭也算是金龍寶行的人，但魚紅溪卻更為的果斷，雖然她也不明白林梭想要做什麼，但看他的出手目標，顯然是對著呂清兒而去的，而身為一個母親，她當然是毫不猶豫的先出手將林梭給鎮壓了。

不管林梭有沒有不好的想法，但敢這麼對呂清兒出手，那就是無禮，即便被鎮殺了，那也是活該。

李洛，呂清兒，秦逐鹿還有神色複雜的寧昭，祝煊二人在此時走出傳送陣。

「娘。」

呂清兒率先走向魚紅溪，道：「這林梭應該有人指使，他是衝著我來的。」

而後，她便是將在金龍道場裡所發生的事情盡數的說了出來。

「金龍氣？」

在聽到呂清兒獲得了金龍氣的時候，魚紅溪，寧闋等高層皆是面露驚色，而當知曉林梭竟然破壞了呂清兒的金龍氣後，魚紅溪眼中頓時有著凜然殺機升騰起來。

「寧昭，清兒所說可是屬實？」寧闋副會長急忙問道。

寧昭遲疑了一下，最終點點頭，道：「爹，事情的確如此...這林梭心懷不軌，連我們都被他騙了，原本我們是想要去保護清兒的，但沒想到這畜生偷偷對清兒出手。」

寧闋副會長這些金龍寶行的高層頓時面色凝重起來，顯然是意識到了這事情裡面的嚴重性。

這林梭將自身隱藏得那麼好，這種隱藏的手法絕對不是他一個小小相師境能夠做到的，而他潛藏這麼多年，必然是有所圖謀，這其背後牽扯什麼，值得深思。

或許，他就一直都在等待著這個機會？

可是為何要破壞呂清兒的金龍氣？

魚紅溪面無表情，她眼神冷漠的看了一眼那被能量威壓壓製得渾身破碎的林梭，淡淡的道：「來人，將他送入『龍獄』，不惜一切手段，讓他把知道的事情都給吐出來，我要知道，究竟是誰在他的背後指使他。」

廣場上，有十數道如陰影般的身影應聲出現，有黑色鎖鏈自他們的袖中暴射而出，直接是刺入到了林梭血肉中，將其骨骼都是捆縛住，最後這些陰影拖著他騰空而去，迅速消失不見。

至始至終，那林梭連慘叫都未能發出一聲。

李洛望著他消失的方向，有些悲憫的嘆了一口氣，再見了朋友，看來送行飯你是吃不成了。

不過冤有頭債有主，我只是帶你回大夏而已，其他的跟我沒關係，你有怨氣的話，就去找魚紅溪吧。

而在李洛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他突然見到魚紅溪眸光對著他投了過來，當即心頭一寒，畢竟先前魚紅溪那冷酷的一面，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這位大夏金龍寶行的執掌者，一旦生氣，可是真的會讓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過在李洛忐忑時，魚紅溪那美豔的臉頰上卻是露出了以往從未見過的柔和笑容，那笑容之中，透著一股滿意。

「李洛，你做得很好，沒有讓我失望。」她緩緩說道。

面對著魚紅溪這鮮有的柔和聲音以及親和笑容，李洛一時間有點受寵若驚，然後小心的問道：「相力泡的天量金，可以不用給了嗎？」

第三百七十二章內情

李洛這小心的發問，讓得魚紅溪都是愣了愣，旋即她沒好氣的白了前者一眼，道：「不用了，算是送你了。」

李洛豎起大拇指：「魚會長真是豪爽，難怪大夏金龍寶行在您的執掌下風生水起，蒸蒸日上。」

「你這嘴呀。」

魚紅溪搖搖頭，這小子跟李太玄還真是有些不太一樣，後者灑脫清傲，當真是什麼都不放在眼中，想要他說一句好話，比上天還難，而這李洛，則是要更顯得接地氣一些。

不過看得出來，魚紅溪此時心情不錯，雖說這林梭的事情出人意料，但結果終歸是好的，呂清兒不僅奪回了金龍氣，而且還拿到了金龍拜山貼，這算是完美完成了她此前的所有要求。

「娘，那林梭隱藏了實力，他可是化相段第三變，我們這次能將他打敗奪回金龍氣，李洛算是絕對主力。」呂清兒挽住魚紅溪手臂，微笑道。

「怎麼樣？我之前的選擇沒錯吧？」

魚紅溪望著呂清兒那微笑所掩藏的一些細微得意，心中是好氣又好笑，這小妮子還在這上面與她槓上了？不就是想要證明她的眼光不差，選擇李洛並非是一時意氣麼。

不過對於此次李洛的表現，魚紅溪也的確感到很驚訝與滿意，畢竟正如呂清兒所說，他們三個生紋段聯手打敗了化相段第三變的林梭，這絕對算得上是一個驕人的戰績了。

雖然她並未看見那場戰鬥，但以她封侯強者的眼力，還是能夠猜得出來誰在這其中佔有最大的功勞。

這個李洛，不愧是李太玄的兒子。

即便他沒有李太玄那般的耀眼奪目，但卻依舊有著屬於他的風採。

「這一次清兒能夠保住金龍氣並且獲得金龍拜山貼，的確是要感謝你們。」魚紅溪看向李洛與秦逐鹿，並不吝嗇她的感謝。

李洛與秦逐鹿皆是搖了搖頭，前者笑道：「魚會長不必這麼客氣，我們在金龍道場內也算是收穫頗豐，說起來還要感謝你給我們這次機會。」

魚紅溪頷首，倒也沒有繼續客套，而是簡單的聊了兩句，便是帶著呂清兒將兩人送出了金龍寶行。

「此次金龍道場之行也辛苦了，眼下事情已經結束，兩位可先行歸去，往後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可以前來金龍寶行找我，力所能及之處，我定不會推辭。」魚紅溪對著兩人說道。

李洛與秦逐鹿皆是應下，然後對著呂清兒打了一個招呼後，便是各自離去，他們進入金龍道場也有將近一月的時間，雖說道場內環境比暗窟好上許多，但終歸還是有些疲累，眼下正好回家歇息一場。

呂清兒望著李洛遠去的身影，清麗臉頰上的笑容方才微微收斂，然後轉頭對著魚紅溪道：「娘，此次金龍道場內所遇的事，可是有些不尋常呢。」

魚紅溪淡淡的道：「那林梭應該是安插在我大夏金龍寶行中的死士，他的實力並非真實修煉而來，而是以某種秘法壓榨而成，只不過為此需要付出大量壽命為代價，這是我疏忽了，不然此前檢測他一下，應該能夠察覺出端倪。」

在先前出手壓制住林梭的時候，魚紅溪已是初步的探測了一番，所以知曉了一些信息。

呂清兒眼眸微冷：「誰安插的呢？」

魚紅溪沉默了一下，道：「這就說不清楚了，回頭我將天藏郡分部那邊的高層全部擼了，逐出金龍寶行。」

「他們未必就知情吧。」呂清兒說道。

「知情是罪，不知情也是罪。」魚紅溪語氣淡漠。

呂清兒也沒有在這上面多說什麼，而是繼續問道：「還有那金龍氣，怎麼會出現在我的身上？」

魚紅溪笑了笑，道：「金龍氣本就是會降臨於那些與金龍道場契合者，這又不是獨你一份，沒什麼好奇怪的吧？」

「那為何這個林梭仿佛預先就知道我會獲得金龍氣，然後來破壞的呢？」呂清兒追問。

魚紅溪搖搖頭，表示不知。

「那娘可知道，我這金龍氣被破壞後，會帶來什麼影響嗎？」

魚紅溪輕吐了一口氣，道：「會影響你未來的前途，身懷金龍氣者，未來若是進入到金龍山，自會有極大的裨益，而若是這道金龍氣被破壞了，自然也就損失了這份你難以想像的機緣。」

「所以...這是有人不想我去金龍山？」呂清兒緩緩說道。

魚紅溪淡淡的道：「可能是我的一些敵人所做的吧，畢竟坐穩大夏金龍寶行會長這個位置，也引起了許多的敵視，不論是大夏金龍寶行還是其他地區的金龍寶行...」

呂清兒笑了笑，道：「娘，雖然你是大夏金龍寶行的會長，但真要放在金龍寶行總行內，其實也沒有那麼的顯眼，我此次進入金龍道場，感覺總是有點不太對。」

「那種感覺，就仿佛有人在暗中幫我一般，而這個能力手段，我想應該不是娘你能做到的吧？另外就是最後的道金灌頂，我還有李洛，秦逐鹿三人的相力等級都提升了兩級，可據我知曉的信息，這個提升速度稍微強了一些...」

「而且，能夠培養出林梭這樣的死士並且蓄謀這麼多年，隱匿於大夏金龍寶行連您這會長都未曾察覺，我感覺娘你那些競爭對手，恐怕也未必有這個能耐。」

魚紅溪沒好氣的瞪了呂清兒一眼，這個女兒話裡話外，這是在說她這娘資格不夠？

「娘，我可沒有瞧不起您的意思，只是按照事實來推斷與分析。」呂清兒笑吟吟的道。

「那你分析出什麼了？」魚紅溪道。

呂清兒笑容微微收斂，緩緩道：「這些事，應該和我爹有關吧？」

「那指使林梭的人，是我爹的敵人嗎？」

魚紅溪眼眸微垂，她沉默了數息，最終沒有回答，而是繼續朝前走去。

只是，她的心中卻是輕輕一嘆，有低聲響起。

「為什麼，就不會是你爹的親人呢？」

第三百五十四章深藏不露的林梭

當呂清兒眉心間那一縷縷金黃色的氣息被黑玉葫蘆所吸走時，李洛的面色就變得極其陰沉下來，現在他終於是能夠確定，這林梭從一開始的目標就不是他，而是呂清兒。

或者說，是呂清兒所獲得的金龍氣？

可是，呂清兒是在進入金龍道場後才獲得的金龍氣，而這林梭卻是在此之前就加入了進來，他難道提前就知道這些嗎？

而且，林梭這麼做，他就不怕魚紅溪？

這如果回了大夏帝國，他還能有活路？

李洛心思急轉，隱隱的感覺到，這林梭的出手，恐怕其背後也並不簡單。

只不過此時想這些沒有什麼意義，雖然李洛不知道林梭抽取呂清兒體內的金龍氣究竟有什麼企圖，也不知道這會不會對呂清兒造成什麼損害，但他必須出手將其阻止。

體內相力再度奔湧，他的身體表面，水光相力以及木土相力涇渭分明的流動著，而後迅速的覆蓋雙刀。

腳掌一跺，其身影暴射而出，連綿刀光直接對著林梭斬去，凌厲的刀光於地面上撕裂出道道痕跡。

林梭眼神淡漠的望著疾射而來的李洛，搖了搖頭：「不知死活。」

「區區生紋段第三紋，即便你身懷雙相，那又能如何？」

他手掌一握，一柄血紅鐵鐧出現在其手中，血鐧揮舞，血紅相力噴射而出，竟是化為了一朵朵血紅梅花，梅花旋轉著掠向李洛。

李洛望著那些旋轉而來的血紅梅花，眼神微凝，他能夠隱約的感覺到上面所散發的陰煞之氣，當即不敢怠慢，毫不猶豫的將兩種相力短暫的融合在一起。

嗤！

刀光裹挾著如狂浪奔湧般的雙相之力，一刀刀的斬下，血紅梅花每一次被斬碎，都將會有一股陰煞之力爆發，不過李洛憑藉著雙相之力的霸道，倒是生生的將其抵禦，化解。

數步之後，刀光便是穿過了血紅梅花，快若奔雷般的對著林梭面門怒斬而下。

同時，體內四顆相力泡破碎，其中儲存的相力奔湧而出。

鐺！

血紅鐵鐧裹挾著血腥相力暴刺而來，與雙刀霎那間硬碰十數回合，可這般碰撞中，林梭身影紋絲不動，宛如是一堵牆般，讓得李洛難以突破。

而李洛的面色也是愈發的凝重，林梭的實力，似乎比起趙孑陽，祝煊等人還要強上一些，如今即便是面對著他的全力進攻，依舊還顯得遊刃有餘。

這個人，隱藏得太深了！

鐺！

又是一次硬碰，李洛的身影被震得倒射而退，落進了一片叢林中，而就當林梭試圖進攻時，突然一道虎嘯若隱若現的響起，一道身影如猛虎般的自不遠處的帳篷中暴射而出。

重槍橫掃，裹挾兇煞之氣，帶起刺耳的音爆聲，轟向了林梭。

是秦逐鹿！

林梭腳步一頓，眼中泛起一抹不耐，他手中血紅鐵鐧之上血光相力湧動，直接是形成了三道血環，而後鐵鐧閃電般的與那暴射而來的秦逐鹿硬憾在一起。

鐺！

狂暴的相力衝擊爆發開來，在那一瞬間，秦逐鹿原本氣勢洶洶衝來的身影直接是倒飛了出去，身體上的金色虎紋閃爍，抵禦著呼嘯而來的勁力。

砰！

他的身體將一棵大樹都是攔腰撞斷。

不過轉眼間，他又是翻身而起，他根本不理會身體上那些被血紅相力腐蝕出來的血痕，雙目通紅，悍不畏死的繼續衝殺而去。

秦逐鹿的攻勢極為的兇狠，每一招都是以命搏命，寧願自己重傷，都要給對手帶來一些傷勢，而林梭顯然並不想要以傷換傷，畢竟他才是佔據絕對優勢的一方，所以一時間倒是被秦逐鹿這般瘋狂攻勢纏住了。

咻！

而也就是在此時，李洛所退進的那片叢林中，突然有著一道流光以極為驚人的速度暴射而出，直指林梭咽喉。

林梭眼神一凝，那是一道相力所化的箭矢，那般速度，相當驚人。

林梭張嘴，嘴中血光湧動，而後一口噴出。

一道血箭直接迎上了那一道速度驚人的水矢，不過就在兩者將要碰撞時，流動著光澤的水矢突然轉向，竟是直接錯開了血箭，然後出其不意的從林梭側面掠了過去。

這一箭，直接射空了？

林梭怔了一瞬，但旋即想到什麼，面色猛的一變，急忙轉頭，然後就見到那道流光水矢在掠過他身側後，直接是刁鑽之極的射中了懸浮在呂清兒眉心的黑玉葫蘆之上。

鐺！

清脆的聲音響起，黑玉葫蘆直接是被擊飛而開，雖然並未破碎，但卻偏離了位置。

黑玉葫蘆被擊飛，呂清兒眉心散逸出來的一點金色氣息頓時沖天而起，竟是形成了一道金色光柱，其中隱約間有著龍吟聲響徹。

林梭見到這一幕，面色頓時陰沉起來。

...

與此同時，在那遠處的密林中。

混亂的激戰也是在此時因為後方突然升起的金色光柱以及若隱若現的龍吟聲停止了下來。

不論是趙孑陽還是祝煊他們，都是驚愕的看著那邊。

「那個方向是...營地那邊？！」趙孑陽面色一變。

「那個金色光柱是金龍氣？！」顧穎也是失聲。

「有人將金龍氣給釋放了出來？」

趙孑陽等人紛紛色變，旋即眼神震怒的投向祝煊，厲聲道：「祝煊，你們手段也太卑劣了，奪取呂清兒不成，你們竟然想釋放金龍氣？！」

「那呂清兒的娘是大夏金龍寶行的會長，你敢這麼做，之後她定不會放過你！」

祝煊面色難看無比，怒罵道：「你放屁，我難道不知道這裡面輕重嗎？我怎麼可能會這麼做？而且那金龍氣我根本就不了解，我有什麼能耐將它釋放？！」

「那是不是你派人過去了？！」趙孑陽怒道。

祝煊一滯，他的確派了林梭潛過去，但只是為了先將呂清兒他們控制住，畢竟李洛那個傢伙在那邊，那小子一肚子壞水，需要提前防備他帶著呂清兒偷偷溜走。

但他絕對沒有讓林梭去釋放呂清兒體內的金龍氣，而且他剛才的話的確不假，他就算有這個心，也沒那個能耐啊！

顧穎見到啞口無言的祝煊，冷笑道：「你還真是狠毒啊，我們這些外人還只是想要跟著混點道金而已，你卻是想要連鍋都給掀了！」

而此時，那些被祝煊招來的幫手也是紛紛出言：「祝煊，你們這是怎麼回事？金龍氣被釋放了的話，那我們還來做什麼？」

祝煊滿頭冷汗。

寧昭也是急忙來到他的身旁，急聲道：「什麼情況？金龍氣如果被破壞，難保不會對清兒造成傷害，到時候我們回去，魚會長可不會饒了我們！」

「我怎麼知道什麼情況！」

祝煊極為煩躁，旋即他咬牙道：「那個林梭，恐怕有古怪！」

然而此時沒人再理會他的話語，趙孑陽，顧穎等人再也顧不得其他人，急忙掉頭全速趕回營地的方向。

祝煊一咬牙，也是直接動身跟了上去，他目光望著那邊的方向，眼中布滿著陰沉的怒火。

「林梭，你這混蛋，究竟在做什麼？！」

第三百七十三章閒暇

接下來兩日，李洛在洛嵐府總部內閉門不出，緩解著此次道場歷練的疲累同時也是適應著剛剛獲得一次越級提升的相力。

一座庭院裡。

李洛躺著椅上，任由那暖陽落在身上，懶洋洋的不想動彈。

在一旁還坐著剛來不久的蔡薇，鮮豔的大紅裙讓得本就嬌媚動人的她顯得更為的有韻味，驚心動魄的身材顯露無疑。

她是來給李洛匯報這一個月時間溪陽屋那邊的進展，而那結果也是讓得李洛相當的歡喜，因為有了黎碧這一批淬相院的高材生加入，溪陽屋的規模以及實力可謂是暴漲，再加上秘法源水的升級以及白萌萌提供的四星級配方，這個月溪陽屋的業績幾乎是達到了有史以來最高的地步。

而且這還只是開始，隨著黎碧這些淬相師逐漸的適應溪陽屋以及溪陽屋名氣的漸漸提升，這些業績還會有著更大的提升空間。

可以說，現在的溪陽屋，潛力無限。

兩根纖細嬌嫩如白玉的手指拎著一隻剝好皮的葡萄突然放在了李洛嘴邊，他望著面前笑意盈盈，臉蛋嬌媚如花的蔡薇，受寵若驚的道：「蔡薇姐，從你這個笑容上面，我就知道你想要幹啥了。」

蔡薇將葡萄塞進李洛嘴中，溫柔的笑道：「既然知道了，那就請少府主趕緊將這個月的量交了吧。」

李洛面色發苦：「我這剛結束一場歷練呢。」

蔡薇玉手託著下巴，歪頭笑道：「乖啦，我也沒有辦法呀，溪陽屋那邊天天在催著我要秘法源水，如果你這裡一斷，整個溪陽屋的業績都會受到影響。」

然後她從身旁提起一個精緻的小箱子，將其打開，頓時有兩支琉璃瓶顯露出來，在那其中，液體仿佛是具備著生命力一般，在緩緩的流動，即便是有著瓶子的遮掩，但依舊是有著一縷縷奇異的氣息散發出來，讓人聞著就感覺到體內的相宮在發出饑渴的情緒。

李洛見狀，頓時從躺屍狀態中直起了身子，驚喜道：「七品靈水奇光？！」

蔡薇嫣然道：「少府主，有動力了嗎？」

李洛大手一揮，道：「正好前兩天晉級了，這次管夠。」

「少府主當真豪邁。」

蔡薇喜道：「如果夠的話，何不多準備一些，提高溪陽屋的產量？」

李洛面色一僵，語重心長的道：「蔡薇姐，要懂得細水長流的道理，萬一榨得太厲害，搞壞了就不太好了。」

蔡薇嬌聲道：「少府主年紀輕輕，不至於這麼扛不住吧？」

但言語間多是調侃，也未曾真的就讓李洛涸澤而漁，旋即她轉聲說道：「不過少府主，溪陽屋有如今的聲勢，幾乎八成功勞在於你的秘法源水，這算是好事，但也不算...從長遠來看，一種秘法源水對於溪陽屋而言，還是稍微有些匱乏，同時不具備抗風險性。」

李洛聞言，神色也是微正，沉吟道：「蔡薇姐這話倒是很有遠見。」

未來的事情誰也說不好，畢竟光是半年後那場事關洛嵐府存亡的大事都還未曾落定，但他們也不能因此就不去考慮溪陽屋的未來，而且，這大夏，李洛會一直留在這裡嗎？對此李洛也表示不知道。

而到時候萬一他離開，溪陽屋就會元氣大傷甚至被打回原形。

這是一個需要提前做好準備的事情。

「蔡薇姐的意思是？」李洛虛心請教。

「也沒有其他的意思，只是覺得，溪陽屋或許需要儲備一些其他的秘法源水或者秘法源光以作備用，當然高純度的秘法源水源光極為稀罕，並不是那麼容易弄到手的，但總要為此做一些準備才是。」蔡薇沉吟道。

「嗯，這件事就交給蔡薇姐了，以後多注意一點這一類的消息。」李洛笑道。

蔡薇白了李洛一眼，這還真是灑脫，又是一個包袱直接就丟了過來。

「蔡薇姐，還有事情要麻煩你一下。」

李洛則是笑嘻嘻的掏出了那面殘破的八角金盾，道：「洛嵐府也有鍛造的產業，你幫我找人修復一下此物，另外再幫我物色一物色，看看有沒有合適的雙刀寶具，品階要上品白眼，當然如果有金眼的話，那最好了！」

蔡薇接過八角金盾的小手都是抖了一下，金眼寶具？虧你真敢說，這種級別的寶具不僅數量少，而且價值極其的高昂，金眼寶具動輒數百萬，雖然如今溪陽屋蒸蒸日上，但也不是這麼個揮霍法啊。

不過雖然這般想著，但蔡薇也沒有真指責李洛大手大腳，而是幽幽嘆了一口氣，道：「金眼寶具難度比較大，雙刀類的更罕見，不過我會留心的，但我覺得大概率會是上品白眼或者金線白眼。」

李洛點點頭，面露真誠的道：「那就辛苦蔡薇姐了。」

「誰讓我就是個勞苦操心命呢。」蔡薇感嘆一聲，而後再度與李洛交代了一下秘法源水的事後，便是匆匆離去，畢竟洛嵐府內大大小小諸多事情，都需要她這個大管家做第一步的處理，而只有經過她通過的事情，才需要上報給李洛與姜青娥。

可以說，如果沒有蔡薇這位值得信任的大管家，李洛與姜青娥根本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在聖玄星學府中修行。

蔡薇離去後，李洛則是繼續躺在陽光下假寐，而後他突然感覺到陽光被遮掩，便是睜開了眼睛，然後就見到一道高挑纖細的身影立於椅前，她雙臂抱胸，長發在日光的照耀下，燁燁生輝。

絕美的容顏在陽光投射下來所造成的微暗陰影中，更是顯得精緻，立體，金色的眸子仿佛一汪金池，散發著讓人陷入進去的魔力。

「青娥姐？你回來了？」

李洛歡喜出聲，他回來這兩天並未見到姜青娥，按照她之前的說法是進入暗窟修行歷練，所以他也就沒有在意，沒想到今日她就出現在了眼前。

姜青娥眸光打量著李洛，輕笑道：「不錯嘛，竟然又有提升，這是達到生紋段第五紋了吧？看來這一趟金龍道場中得到了不少好處。」

李洛起身，他望著面前的絕美人兒，目光卻是敏銳的發現她戰裙上甲片的磨損以及上面殘留的一些暗黑色的液體，然後他就明白過來，姜青娥這應該是收到了他回來的消息，所以提前結束了暗窟的修行匆匆趕回洛嵐府。

或許在數個時辰前，她正在暗窟內與詭異可怖的異類搏殺。

望著姜青娥看似平淡的神色，李洛卻是能夠感受到她心中的那一絲擔憂，當即心頭有暖流湧動，伸出手掌握住眼前女孩那嬌嫩如玉的手。

姜青娥就只是看著他，也沒有掙脫，只是眼中帶著一絲笑。

然後她就感覺到掌心中有什麼東西滾落了下來。

姜青娥有些疑惑的看去，便是見到一顆銀白色的空間球在她的手中靜靜的躺著，閃爍著神秘的光澤。

「給你帶的禮物。」李洛笑容燦爛的道。

姜青娥微怔，她望著手中的空間球，光滑鏡面倒映著她的臉頰，旋即她那絕美的臉頰上有著笑容綻放開來，她纖細手指磨挲著空間球，明明是冰涼的觸感，但卻讓得她心中泛起陣陣暖意。

而後她金色眸子帶著許些意味深長的看向李洛：「突然這麼殷勤，還會帶禮物了，莫不是做了什麼對不起我的事情？」

李洛身軀一震，頓時面露悲憤。

「行了，知道你演技好。」

不過還不待他說話，姜青娥便是笑著將他的話全部給堵了回去，她望著李洛那鬱悶的神色，唇角彎了彎，然後上前一步，伸手抱住了他。

她將臉頰輕靠在李洛肩膀上，手掌抬起，把空間球送到眼前，金色眸子倒映在其中。

而後，有輕聲細語傳入李洛耳中。

「不過禮物，我很喜歡。」

第三百七十四章上一代的故事

庭院中，李洛拉著姜青娥閒坐，而後也是將在那金龍道場中所發生的事情詳細的說了一遍。

「沒想到那林梭的目標竟然不是你，而是呂清兒...」

聽到林梭的事情後，即便是姜青娥也不免有點意外，此前連她都覺得這突然間出現的林梭大概率是其他勢力送進來對付李洛的，但眼下來看，他們似乎是有點被迫害妄想症了。

「不過這呂清兒，還真是福緣傍身啊...你們這一次在道場中獲得的好處，過於優質了一些。」不過姜青娥還是很敏銳的察覺到一些東西。

李洛點點頭，這些事情他能夠感覺到呂清兒應該是有些隱瞞，或許她猜到了一些什麼，但她既然沒說，李洛也沒打算問，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與隱私。

他此前也打聽過，以往那些經歷了道金灌頂的人，大部分都只是稍作提升，一些倒黴的更是只是象徵性的提升點，能夠被提升一級就已經算是不多了，更何況類似他們這種直接提升兩級...

「那金龍道場應該是金龍總行在掌管，其中或許會有總行的高層在監測，他們或許不能直接出手幹預歷練，但做一些手腳還是很容易的，比如你所說的呂清兒在多寶池中取得的那三件金線白眼寶具，如果說這背後沒有一隻大手推波助瀾的話，那也太把人當傻子了。」姜青娥淡笑道。

李洛點頭，笑道：「看來清兒的背景也不簡單呢。」

「或許與她那位極少在大夏出現過的父親有關。」姜青娥說道。

「清兒的父親？倒的確是沒有見過，他不是大夏人？天蜀郡那位呂會長，不是清兒的叔伯嗎？」李洛疑惑的問道。

「當年的事，也挺複雜，我聽說的版本是那時候魚紅溪對師父也是有意，但師父與師娘已是在一起，而魚紅溪又是極為驕傲的人，便是離開了大夏，等再回到大夏時，已是帶回了尚還是女嬰的呂清兒，同時那位呂會長也是跟隨著，當時很多人都說那位呂會長可能就是呂清兒的父親，但後來這種聲音又消失了下去，因為不論是魚紅溪對呂會長的態度還是那位呂會長對魚紅溪的恭謹，都不太像是那種關係。」姜青娥解釋道。

李洛咂咂嘴，沒想到這上一代的故事也是如此的精彩，老爹的魅力很強啊，連魚紅溪這般女強人，都曾經心儀於他，不愧是傳說中的大夏名門貴女之收割者。

「你說，事情最後不會狗血到變成呂清兒是我妹妹吧？其實魚紅溪當年跑出去是跟我老爹生了一個？」李洛突然腦洞大開。

姜青娥瞥了他一眼，道：「不提沒有半點這種可能，如果真有的話，師父就危險了，他會被師娘活活打死的。」

李洛頓時打了一個寒顫，老娘太可怕了。

「以前這些事我還只是當做聽故事，不過聽你此次在金龍道場中所遇見的事，我猜測這其中或許會與呂清兒的父親有關係，她的父親有可能是金龍總行的高層，而那林梭，說不定就是她父親的某些敵人所派來，至於背後究竟有多深的謀劃與目的，這就難以揣測了，這應該是魚紅溪去考慮的問題，而不是我們。」姜青娥笑道。

「那清兒的父親為何這麼多年未曾出現過在大夏？我聽她說，連她也有好些年沒有見過她的父親了。」李洛繼續問道。

「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各有各的故事，何必理會太多？」

姜青娥微微偏頭，看著李洛，饒有興致的笑道：「還是說，你有其他的打算？」

李洛正色道：「我這是身為朋友間的關心而已。」

姜青娥一笑，也沒有多說，而是話音一轉：「我先前在外面遇見了蔡薇姐，聽她說，你想要物色雙刀類的金眼寶具？」

李洛點點頭，無奈道：「此前那雙刀在金龍道場中損毀了，如今普通相具對我已經沒什麼作用了，自然是需要寶具，而目前，金眼寶具是最完美的選擇，若是沒有，上品白眼或者金線白眼也可。」

「上品白眼以及金線白眼只要財力夠，問題倒是不大，可以好好挑選，但金眼寶具就不多了，即便是金龍寶行中，一年所出現的數量也不過雙手之數，其中雙刀這一類的更少了。」姜青娥說道。

金眼寶具即便是洛嵐府內也很少，她手中的「金闕劍」算是一柄，這是當初她進入聖玄星學府時師父師娘留給她的禮物，而等到李洛進入學府時，師父師娘已經失蹤，所以也就沒法準備了。

這麼一想，姜青娥突然也有點心疼李洛了。

「雙刀類的金眼寶具，就算是在金龍寶行中一時間恐怕都難以弄到，如果你真是想要的話，有個地方可能會讓你如願，而且最重要的是...還是白拿。」姜青娥想了想，說道。

李洛震驚的看向姜青娥，還有這種好事？誰不知道他李洛最喜歡的事就是白嫖？！

「誰家大傻子會讓我白拿金眼寶具？」李洛忍不住的問道。

姜青娥忍不住的一笑，道：「聖玄星學府的寶庫。」

李洛訕訕的道：「青娥姐你難道想讓我去搶劫聖玄星學府寶庫嗎？我恐怕是有心無力啊。」

「你可真是太看得起自己了。」姜青娥都白了李洛一眼，還搶劫聖玄星學府寶庫，這大夏誰有這個能耐？

「那學府怎麼可能會讓我白拿金眼寶具...學府也不是開慈善堂的啊。」李洛無奈道。

「正常來說的確不太可能，學府寶庫極少會對學員開放，但總有特殊的時期，還記得「聖杯戰」嗎？」

李洛點頭，聖杯戰當然記得，那位龐千源院長還給他發布了一個高難度的任務呢，而直到現在，李洛都不知道他有什麼資格去完成它。

「對於聖杯戰，學府對它的重視程度遠超你的想像。」

姜青娥微微沉吟，道：「而距離聖杯戰還有兩個多月的時間，其實在你前往金龍道場的這一個月中，學府內已經在開始加大學員的訓練，特別是你們這些紫輝小隊，更是會經歷嚴格的特訓。」

「接下來的這個月，特訓還會加劇，你最好也不要缺席了。」

「因為一個月的特訓完畢後，聖玄星學府將會邀請大夏國外臨近的一座聖學府來到我們這裡進行一場訓練賽，其目的是為了讓我們初步的體驗一下其他聖學府的學員實力，做好應對聖杯戰的準備。」

「不要小瞧這訓練賽，這其實關乎到聖玄星學府的榮譽，而且這次是別人來聖玄星學府，如果在家門口被人打敗，或者戰績不佳，那對於整個學府的名聲以及學員的士氣，都將會造成極為重大的影響。」

說到此處，姜青娥的臉色也是微微凝重。

「所以，學府為了鼓舞學員奮力修行，為學府爭光，此次的訓練賽，誰若是能夠表現突出，維護學府名聲，那麼便可進入學府寶庫，挑選一件金眼寶具作為嘉獎。」

李洛霍然起身，面色嚴肅。

「青娥姐，飯我不吃了，我要去學府特訓！」

「為學府爭光，這是吾輩學員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三百五十五章林梭遁走

當黑玉葫蘆被擊飛的時候，那林梭眼中有著惱怒之色湧現出來，旋即他立即轉身對著呂清兒那邊衝去。

吼！

不過一道虎嘯聲陡然響起，秦逐鹿身體之上金色虎紋閃爍，他的身軀在此時陡然膨脹起來，相力升騰間，仿佛是在他的身軀表面形成了一道暗金色的虎影。

一股兇煞之氣爆發開來。

秦逐鹿直衝而來，重槍呼嘯而出，同時那虎影也是伸出了鋒利兇煞的虎爪，兩者相合，直接對著林梭暴刺而去，空氣都是在此時被撕裂，發出了刺耳的聲音。

「滾開！」

林梭被阻攔，眼中殺意浮現，他反手一掌拍出，血紅相力呼嘯而出，化為一道血紅掌印拍出。

「血手印！」

轟！

血紅手印與秦逐鹿槍鋒相撞，秦逐鹿的面色瞬間一變，對方這一次的反擊，比之前的還要來得兇悍，靈力，那股相力之強，也加強了許多。

這種強度，已經達到了化相段第三變！

這是他們進入金龍道場以來，至今為止所遇見最強之人！

這林梭，竟然隱藏到了這一步？！

砰！

在這股近乎碾壓般的力量下，秦逐鹿如遭重擊，手中重槍都是被擠壓出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弧度，而後血紅相力衝擊而至，他身體上的金色虎紋猶如是被無形的大手盡數的抹去一般，瞬間消融。

噗嗤！

一口鮮血自秦逐鹿嘴中噴出，他的身影踉蹌後退，一步一個深深腳印。

林梭一聲冷笑，身影一動就要對著秦逐鹿追擊而去，將其直接淘汰出局。

咻！

不過就在他身影剛動時，那林間突然有著數道速度極快的流光暴射而出，刁鑽狠辣的直指其周身要害。

林梭眉頭微皺，鐵鐧橫掃，相力激蕩間將那些流光箭矢盡數的震碎，同時眼中有著惱怒湧現而出，這個李洛，還真是煩人，這些流光箭矢上面的力量並不算多強，但速度倒是極快，讓人防不勝防。

他思索了兩秒，最終還是決定不理會李洛的騷擾，而是打算先將秦逐鹿解決，沒了秦逐鹿的正面幹擾，那李洛就只是一個敏捷的小老鼠而已，不值一提。

林梭這般想著，也就不再理會那繼續疾射而來的流光箭矢。

可就在轉身那一瞬，他眼光餘光瞥見了又一波掠來的流光箭矢，突然心中泛起許些寒意，那些流光箭矢中，似是有一道箭矢綻放著碧綠的光澤。

不對勁。

電光火石般，林梭身軀上突然血紅相力暴湧而出，他雙指並曲，陡然點出：「虎將術，血骨指！」

那一指點出，只見得一道由相力高度凝鍊，壓縮的血紅相力光束自指尖暴射而出，直接與那數道流光箭矢相撞，撞擊的瞬間，其他流光箭矢瞬間被消融，唯有那一道青木箭矢在此時爆發出了驚人的力量。

青木箭矢之上，似是有著奇特的紋路勾勒，箭尖處，兩種相力在不斷的旋轉，釋放著驚人的穿透力。

在其他流光箭矢紛紛消融的時候，唯有這一道青木箭矢竟是穿透了血紅光束，迅速的對著林梭逼近而去。

這一幕，也是看得林梭面色微微變幻，他顯然沒想到，李洛那區區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竟然能夠施展出這般鋒銳的攻擊。

這就是雙相之力嗎？果然霸道到了極致。

真的是小瞧了這小子。

不過，就算是雙相之力，也不可能真的就忽視掉彼此間這種巨大的差距。

林梭眼神陰冷，指尖的血肉仿佛是在此時裂開，下一瞬，竟是有一截指骨陡然暴射而出，那截指骨裹挾著血紅相力暴射而出，直接是震爆了空氣，一閃之下，就與那穿透血紅相力不斷逼近的青木箭矢撞擊在一起。

砰！

撞擊的瞬間，有相力衝擊橫掃開來，周圍的地面都被撕裂得千瘡百孔。

而青木箭矢在這種程度的反擊下，終於是承受不住的破碎開來，而白色指骨帶著剩餘的力量，仿佛一道森白之光，直接射進了李洛所在的密林之中。

密林之中，有閃爍著光澤的水鏡浮現而出。

同時那裡的大樹猶如是具備了生命力一般，樹藤蔓延而來，形成了樹牆，一重重的抵禦化解下，最終森白之光被消耗殆盡。

藉助著餘光，可見那昏暗的密林中，李洛面色凝重的站在那裡，在他的面前，一截白色指骨緩緩的跌落，險些就觸碰到他的身體。

「化相段第三變...」

李洛目光凝重的盯著指骨，然後看向了密林外的林梭，如此實力，恐怕算得上是他們這片區域中的最強之人，即便是趙孑陽，祝煊他們都是差了一頭。

可大夏國內，怎麼會出現這麼厲害的同齡者？

這林梭所具備的相性，也就是七品左右，他憑什麼在這個年紀達到化相段第三變的？

畢竟論起修煉資源以及相性天賦，祝煊都不可能弱於他的。

而這林梭只是來自大夏天藏郡郡的金龍寶行分部，怎麼可能會這麼厲害的？畢竟金龍寶行雖然底蘊深厚，但憑他一個分部之人，顯然沒資格得到傾力支持的，畢竟人家呂清兒才是大夏金龍寶行大小姐。

心中諸多疑惑，李洛最終將其壓制下去，只是眼神戒備的盯著林梭。

而此時林梭也沒有再繼續動手了，因為他已經見到那些不斷趕回的身影，趙孑陽，顧穎，祝煊等人都來了。

在這種局面下，他已經不太可能繼續抽離呂清兒體內的金龍氣了。

可惜，先前只抽了一半，未能完全的完成任務。

咻！咻！

在他遺憾間，一道道身影破空而來，落在了這片狼藉的空地上。

「怎麼回事？」趙孑陽率先怒問，同時凌厲的目光掃視在場眾人，最後停在了昏睡在帳篷中的呂清兒身上。

李洛走了上來，他眼神有些森冷的盯著祝煊與寧昭，道：「林梭抽離了清兒體內的一半金龍氣，這是你們指使的？你們有想過後果嗎？」

祝煊，寧昭面色都是極為的難看，怒道：「你放屁，我們都是要回去的，我們腦子壞了才會做這麼絕的事情？」

「那這林梭怎麼解釋？」李洛沉聲道。

他其實也覺得祝煊，寧昭沒有這麼蠢，因為這種絕事一旦做出來，魚紅溪絕對不會放過他們的，而魚紅溪的怒火，不論是寧昭那身為副會長的父親，還是祝煊那位極炎府的府主，他們都承受不起。

祝煊惱怒的目光轉向了林梭，道：「林梭，你究竟什麼意思？我只是讓你來盯著他們，可沒讓你抽離清兒的金龍氣！」

面對著祝煊的質問，林梭淡淡一笑，道：「祝煊，我與你們，本就不是一路的人。」

「算了，多說無益，暫且告辭了。」

他搖了搖頭，手掌一伸，那黑玉葫蘆落回他的手中。

「想走？問過我們了嗎？！」趙孑陽厲聲道。

林梭瞥了他一眼，反而是上前一步，血紅相力噴湧而出，一股若有若無的壓迫感瀰漫出來。

察覺到這股壓迫，趙孑陽，祝煊他們紛紛色變，難以置信的盯著林梭：「化相段第三變？！」

「我無意與你們爭鬥，雖然你們人多，但我想走，你們也攔不住。」

「而且如今金龍氣已被破壞，聚寶盆的效果再難回返，你們真要為了一個沒有效果的金龍氣，來與我做對嗎？」林梭淡笑道。

趙孑陽，祝煊等人不由得一滯，面色變幻起來。

「真想要玩的話，金龍峰上，我等著你們便是。」

他話音落下，略微有些幽冷的目光瞥了李洛一眼，而後他的身影便是在這眾目睽睽之下，直接化為一道血光，以極為驚人的速度遠遁消失。

李洛望著他消失的身影，眼神幽暗，其中有凜然殺機在升騰，最終，他漸漸的將殺機按耐下來。

現在還不是動手的機會。

不過對方也逃不出這裡，後面必然會再次相遇，那個時候，做好所有的準備，來個真正的你死我活吧。

第三百七十五章給白萌萌的禮物

最終李洛還是沒有連夜趕回聖玄星學府，因為姜青娥告訴他這個時間各位導師可能已經休息了，沒有人會看見他的積極，於是李洛就從善如流的表示今晚多陪陪她。

然而吃了晚飯後，姜青娥便是獨自去訓練室去了，留下李洛望著空房長嘆一聲，只能洗洗睡了。

第二日，李洛則是與姜青娥一起回了聖玄星學府，她接下來還會繼續進入暗窟修行，那種地方固然詭異壓抑，但如果能夠承受住異類所帶來的壓力，那對於自身的提升也是相當明顯的。

所以在進入到學府後，兩人便是分別，分別前李洛本想叮囑姜青娥在暗窟中小心一些，但想想也就省了，暗窟對於他們這種新生而言的確可怕，但在姜青娥的眼中，可能也就只是一個兇險的歷練場所而已，以她的能力，應該足以勝任。

分別後，李洛便是徑直去了宿舍小樓。

推門便是見到在桌前吃著早餐的辛符，後者見到李洛的身影也是有些吃驚，聲音低沉的道：「你回來了。」

李洛點點頭：「我回來了。」

辛符緩緩道：「這一個月你缺失了太多的訓練，你根本不知道你錯失了什麼，現在的我，已經達到了第三紋，李洛，你再這麼遊手好閒下去，可能我就會將你隊長的位置，取而代之。」

李洛沉聲道：「不好意思，我已經第五紋了。」

辛符沉默了片刻，陰影相力將桌前的椅子扯開，同時露出了笑臉：「隊長吃飯了嗎？這裡還有一份。」

李洛擺了擺手，道：「客氣了，看來你這一個月還不夠努力，回頭我要跟郗嬋導師匯報一下，咱們小隊萌萌畢竟是輔助，一旦與其他強隊交戰，我們兩人需要承擔所有的壓力，所以你這裡可千萬不能拖後腿。」

「以隊長名義，限你在一個月內提升到第四紋！」

他笑眯眯的說完，然後便是去小樓地下室了。

辛符望著李洛的背影，面色沉重的摸了摸下巴，喃喃道：「竟然第五紋了...怎麼會這麼變態的？失策了，隊長不愧是隊長啊。」

在辛符自我反省的時候，李洛已經來到地下室，然後就在煉製室中找到了沉浸在靈水奇光研究狀態中的白萌萌，今日的少女穿著淺藍色的大衣，整個人顯得嬌小又纖細，清純的小臉泛著紅潤的光澤，肌膚晶瑩剔透。

而此時的她，正處在那種研究的自我催眠狀態中，眼眸宛如冰湖，有條不紊的處理著許多的材料，同時一隻小手拿著筆記錄著諸多的變化。

李洛沒有打擾她，而是在一旁坐著靜等。

這一等，便是足足一個時辰過去，某個時刻，白萌萌眼光突然掃見了李洛的身影，然後她手上的動作突然就停了下來，同時那冰湖眼眸中仿佛是波瀾漣漪湧現出來，那原本平靜得沒有什麼表情的臉頰上，開始漸漸的變得生動起來。

「隊長？你回來了！」片刻後，白萌萌驚喜的出聲。

李洛笑著點點頭，打趣道：「你這狀態的轉變還挺好玩的。」

剛才研究靈水奇光時，白萌萌心無旁騖的絕對專注，似乎一切外物都無法將她動搖，而隨著她退出那種研究狀態時，整個人就變得靈動起來。

這前後的轉變，那種氣質間的差距，真的就是兩個人。

白萌萌小臉微紅，不過也沒有說什麼，而是低頭收拾著先前的研究記錄。

李洛則是走上前來，露出神秘的笑容：「萌萌，這次回來，我給你帶了禮物。」

白萌萌手上動作不停，眸子卻是抬了起來，目光有些好奇。

李洛手掌撫過空間球，只見得一份宛如彩虹顏色般的糕點出現在了手中，他將其放在白萌萌面前，笑道：「彩虹雲糕，這是我們洛嵐府的一位大廚精心所做，味道絕對冠絕大夏城。」

白萌萌一愣，眸光盯著李洛看了兩秒。

李洛是知道她沒有味覺的，眼下卻是送她一份糕點...這是個什麼意思？是忘記了還是隨意的敷衍？

白萌萌臉頰上的笑容微微收斂，但最終沒有說什麼，只是輕輕頷首，道：「那我嘗一嘗吧。」

說著，將手伸向了糕點。

不過就在此時，李洛的手掌突然擋在了前面，然後他在白萌萌疑惑的目光中，取出了一支暗綠色的水晶管。

「吃之前，先喝了它。」李洛笑道。

白萌萌有些疑惑的拿起這支裝盛著奇怪液體的水晶管，然後她似是察覺到什麼，細密的睫毛頓時微微一顫，一時間連聲音都是變得顫抖了起來：「隊長...這，這是什麼呀？」

「喝了試試。」李洛笑著鼓勵道。

白萌萌纖細五指用力的握住了水晶管，她的眸光在閃爍，其中仿佛是有著諸多的情緒在湧動。

又期待，又有著害怕期待破滅的緊張，忐忑，不安。

但最終，她還是眼睛一閉，直接將水晶管放在嘴邊，將其盡數的傾倒了進去。

冰涼粘稠的液體滾入喉嚨間，那種奇怪的感覺，讓得白萌萌險些吐出來，但她還是咬著牙，將其盡數的吞下。

吞下液體，白萌萌感覺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變化，只是嘴中有種酥麻的感覺。

這讓得她心頭微微一沉。

李洛則是端起彩虹雲糕，遞給了白萌萌，後者遲疑了一下，直接用手指捏下一塊，然後塞進了小嘴中。

紅唇輕輕蠕動，柔軟的雲糕在嘴中嚼碎，似是有什麼東西在爆炸開來。

李洛目光同樣帶著一些緊張的望著嚼碎著雲糕的白萌萌，這管液體，就是他為後者調製出來能夠恢復味覺的藥液，這是這兩天他在洛嵐府休息中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如果他的推衍沒出錯的話，這道藥液應該能夠幫助白萌萌解開她的心病。

而在李洛的緊張注視下，白萌萌則只是靜靜無聲的嚼動著嘴中的雲糕，臉頰上竟然沒有任何的表情。

這倒是看得李洛心頭一跳，難道沒效果？

在李洛心中有些自責的時候，他見到眼前的女孩白皙臉頰上，突然有著大顆大顆的淚珠滾落，然後在煉製臺上破碎著濺射開來。

「萌萌？」李洛見狀，一時間手足無措，也不知道她究竟是難過得哭了，還是高興...

少女沒有說話，而是伸手將那彩虹雲糕一塊接一塊的全部塞進嘴中，整個腮幫子都是鼓得如同藏了食物的倉鼠一般，然後她抹著眼淚，抽抽搭搭的道：「隊長...我，我感受到它的味道了！」

「我的味覺，回來了！」她的聲音激動得在顫抖。

望著眼前哭得梨花帶雨般的少女，李洛頓時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看來他的藥劑起到效果了。

然後他望著白萌萌此時那鼓起的臉頰，忍不住的笑道：「你小心點，別噎著了。」

白萌萌小臉有些通紅，旋即她有些貪婪的將嘴中的雲糕全部都給仔仔細細的嚼碎，那種甜甜的味道，對於其他人來說簡直就再正常不過，可唯有她這種失去過味覺的人才會明白，這究竟是多麼的讓人值得珍惜。

此時的她，仿佛整個世界都變得明亮了起來。

嘴中的雲糕最終被她盡數的吞進肚子，白萌萌搽了搽通紅的眼睛，眸光亮閃閃的看著李洛，然後上前一步，伸出手臂抱了抱李洛，傾瀉著心中的激動與感激。

「隊長，謝謝你。」少女輕輕的聲音，傳入了李洛耳中。

李洛有些無奈的笑了笑，這些女孩子，怎麼都喜歡用擁抱來表達她們的感激呢，算了，念在她們情緒失控的份上，就不計較她們佔他便宜了。

第三百五十六章剁了餵狗

隨著那林梭的離去，此處林間的氣氛也是變得有些壓抑起來，趙孑陽，顧穎，祝煊等人皆是面色陰沉，彼此間也沒了爭鬥的心情。

畢竟爭鬥的源頭就是呂清兒，而如今呂清兒體內金龍氣被抽離一半，聚寶盆的效果也就幾乎被破壞。

原本指望著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中依靠著呂清兒來獲得道金的算盤也算是落空了。

對於場中眾人複雜的情緒，李洛倒是並未理會，他只是走到呂清兒身旁，伸手握住她的纖細皓腕，運轉木相之力，將其體內的迷毒漸漸的清除。

片刻後，呂清兒細密睫毛輕顫，緩緩睜開。

「清兒，你沒事吧？」李洛將她扶起來，緊張的問道。

呂清兒柳眉微蹙，道：「心中有種莫名的空缺感...應該是金龍氣被抽離了一半的緣故，不過倒是沒有其他的症狀。」

此前她雖然中了迷毒，但卻還存在著感官，所以她也知曉了對她出手的人，就是那個林梭。

李洛聞言鬆了一口氣，人沒事就好，不然呂清兒真是出了什麼狀況，他可怎麼跟魚紅溪交代。

他先是安撫了一下呂清兒，然後轉頭看向了趙孑陽等人，道：「如今情況變成這樣，金龍氣的聚寶盆效果應該也無法維持了，你們有什麼打算？我們這邊，是一定會去找那林梭的。」

趙孑陽看了他一眼，悶聲道：「那林梭是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你們這支小隊就算三打一，也不會是他的對手，甚至莫說是你們這支隊伍，就算是換作我們這裡任何一支隊伍，都未必能夠勝過他。」

他聲音頓了頓，最終道：「所以如果你要去找那林梭，我們應該是沒辦法幫你的，畢竟我們也有任務。」

如今金龍氣被破壞，呂清兒的價值已經大為的降低，趙孑陽顯然並不想為此就去跟一個化相段第三變的強敵交惡。

李洛聞言，神色倒是頗為的平靜，並沒有因為對方的現實就動怒，畢竟這是理所應當的事情，雙方本來就是各持所需。

「既然如此，那就在這裡分道揚鑣吧。」李洛說道。

趙孑陽點點頭，遲疑了一下，還是勸道：「我建議你也別去找那林梭了，化相段第三變，絕對不是你們能夠抗衡的。」

李洛對此，則是不置可否。

趙孑陽見狀也就知曉他的話李洛並沒有採納，也就不再多勸，而是乾脆利落的轉身，帶著他的隊伍直接離去。

其他的隊伍見狀，也是帶著遺憾與可惜離開了此處。

顧穎要離去時，卻是對著李洛招了招手，等到後者來到她身邊，方才沉默了一下道：「我倒不是要勸你別去找那林梭，而是建議你無論如何，最好都要找到那傢伙，然後把那被他抽離的一半金龍氣拿回來，歸還於呂清兒。」

李洛眼神微凝，道：「什麼意思？」

顧穎看了一眼後方俏生生而立，清麗嬌豔的少女，道：「你真以為金龍氣被抽離了一半，就沒有什麼損害嗎？她恐怕只是不想告訴你罷了。」

「我曾在金龍寶行的典籍中見過這種信息，金龍氣是金龍道場對契合者的一種饋贈，也算是某種印記，身懷金龍氣者，未來若是進入金龍山，將會獲得難以言明的好處。」

「如今呂清兒體內金龍氣被破壞，這對於她的未來，將會造成極大的影響，甚至說不定連命運都會因此而改變。」

「那個林梭我不知道究竟怎麼回事...但他不僅知曉這種隱秘，而且還潛伏到了你們大夏金龍寶行的隊伍裡，我想這後面，說不得有很深的牽扯。」

「所以我對你的建議是，如果可能的話，金龍氣最好奪回來。」

顧穎攤了攤手，道：「至於怎麼奪回來，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那個林梭實力極強，連我都不是對手，至於你們...可能全看天意吧。」

「我說的就是這些了，算是回報你之前幫我療傷的情分。」

顧穎說完，便是擺了擺手，直接轉身而去。

李洛立在原地，眼神幽深，旋即輕吐了一口氣，其實顧穎所說，他之前就猜測了一點，而現在她的話，只是幫他完成了印證而已。

他轉身走向呂清兒。

「她跟你說什麼了？」呂清兒眸光微閃，問道。

「她說最好將那林梭抽離的金龍氣拿回來。」李洛盯著她，並未隱瞞，直接說道。

呂清兒一怔，旋即在李洛的眼神下眸光躲閃，吞吞吐吐的道：「其實，也沒這個必要吧...那個金龍氣本來就是無意間得來的，就算是損失了也不心疼。」

「清兒，你這是在看不起我。」李洛嚴肅道。

呂清兒一急，委屈的道：「李洛，你瞎說什麼呢，我怎麼可能會有這種想法？」

「嗨，你不就是擔心我執意要去找那林梭，最後反而不敵他嘛。」

李洛笑了笑，道：「只是，連大天災級的異類我都不怕，我為什麼要怕他？因為他比異類還長得醜嗎？」

呂清兒莞爾，旋即嘆道：「李洛，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覺得沒有必要去冒險。」

「幼稚。」

李洛斥道：「那林梭算什麼資格的險？我告訴你，我如果真的放任不管，不去盡一切給你把金龍氣奪回來，等回去後，你娘才會讓我明白，什麼叫做這世界上最兇的險！」

呂清兒沒好氣的道：「不許編排我娘。」

不過她也明白李洛所說不假，魚紅溪的性格她再清楚不過，如果她知道李洛坐視她體內的金龍氣被奪，卻沒有採取什麼行動，那麼她定然會很失望，從而對李洛的評價也降至最低。

李洛也是在此時補充道：「如果真到那一步，往後我只要敢走進金龍寶行一步，你娘恐怕就會卸我一條腿，咱們以後，怕是連面都見不到。」

呂清兒胸前輕輕起伏，眸子低垂了片刻，然後猛的抬起頭，目光極為凌冽的盯著李洛。

「李洛。」

呂清兒咬了咬銀牙，那眸子中的冰冷殺意仿佛是要形成實質般的瀰漫出來。

「幫我把那林梭...剁了餵狗！」

第三百七十六章門票賽

少女的擁抱感謝很快也就停止了下來，白萌萌搽著眼淚，雙手捧著那吃完的彩虹雲糕，臉頰上滿是意猶未盡的神色。

「別急，以後有的是機會慢慢吃各種美味。」李洛笑著安慰道。

白萌萌用力的點點頭，大眼睛看向李洛，再次表達著最真誠的感激：「隊長，真的謝謝你！」

「嗨，這謝什麼，你幫了我那麼大的忙，溪陽屋這一個月的業績，你起碼有一半的功勞，而且這本來就是我答應你要做到的事情，你別怪我等了這麼久才做到就行。」李洛擺了擺手，笑道。

白萌萌搖頭，每個人心中都對不同的東西有著不同的價值認定，或許在李洛看來，幫她治療味覺不算多大的事，其價值遠比不上一份四星級靈水奇光的配方，但在她的心中，這兩者卻根本無法用來做比較。

以往她每天的進食，都只是為了維持身體的所需而已，那種如同嚼蠟般的感覺，每一次都是對她的折磨，偏偏她也不願意將這種情感顯露出來，免得引來一些異樣的目光。

「隊長，以後我研究出來的所有靈水奇光的配方，一定會優先考慮溪陽屋的！」她說道。

「這怎麼好意思，你也不用所有的...有個八九種配方就差不多了，太多了實在受之有愧。」李洛一副慚愧的模樣，然而說出的話，卻是半點沒有客氣。

白萌萌掩嘴輕笑，和隊長說話，總是讓人心情歡快。

「對了，說起來你對秘法源水，源光這一類，有沒有什麼研究啊？」李洛則是突然想起了前兩天蔡薇提起的事情，當即問道。

「我的水魘蝶相是偏向水相，所以對於秘法源水的研究我也是有一些涉獵，不過以往我重心都在研究配方上面，秘法源水這種，倒是很少去涉及。」

白萌萌看著李洛，道：「隊長你還需要秘法源水嗎？溪陽屋那個純度的秘法源水，整個大夏都找不出來幾個的。」

「那道秘法源水煉製成本極高，未來的溪陽屋，總還是需要一些其他的秘法源水來支撐。」李洛解釋道。

白萌萌微微頷首，笑道：「既然隊長需要的話，以後我有時間也可以在這上面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有點成果。」

李洛感動壞了，道：「萌萌放心，到時候我一定會給你一個滿意的收購價。」

白萌萌微笑了一下，對此倒是並不在意。

而在兩人說話間，煉製室大門突然被推開一條縫隙，辛符的聲音幽幽傳來：「郗嬋導師來了，讓你們上去。」

李洛跟白萌萌都被這神出鬼沒的傢伙嚇了一跳，旋即前者眼神不善的盯著門縫外的辛符，這小子究竟什麼時候在的？簡直就是個偷窺狂魔。

不過此時也不是計較這些的時候，他與白萌萌略作收拾，便是出了煉製室，來了一樓客廳，然後就在那臨窗的茶几處，見到了在晨光照耀下，顯得知性優雅的郗嬋導師。

「哦？果真第五紋了啊，看來在金龍道場中獲得好處不少啊。」郗嬋導師白皙手指捧著熱茶，目光看了李洛一眼，黛眉微挑，有點訝異的說道。

李洛笑著應道：「就運氣好，跟著混了混。」

「聽說秦逐鹿也第五紋了？」郗嬋導師問道。

李洛點頭。

「這麼說的話，如今我們聖玄星學府一星院中，就要屬你與秦逐鹿最強了，其次便是王鶴鳩與白豆豆，他們經過這一個月的修行，也達到了第四紋的層次。」郗嬋導師道。

「理論上來說是這樣。」李洛笑了笑，在他的水光相未曾達到七品前，如果是相同相力等級的話，他與秦逐鹿之間的戰鬥力可能是不分伯仲，可隨著如今他水光相進化到七品，產生了近乎蛻變般的提升，眼下兩人再交手，李洛應該是有著不小的優勢。

特別是他的弓箭攻勢，那種瞬間的爆發，秦逐鹿未必防得住。

當然，這些都是在不動用三尾天狼力量的前提之下。

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現在的他，完全算得上是聖玄星學府一星院中真正意義的第一人。

然而郗嬋導師卻是在此時輕輕的搖了搖頭，道：「但是這還不夠。」

白萌萌與辛符都是一驚，第五紋都還不夠嗎？

李洛也是驚訝的問道：「是不夠競爭聖杯戰嗎？」

郗嬋導師似是笑了一下，道：「李洛，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天真可愛了，就你這第五紋，還想指望著在聖杯戰上脫穎而出？我說的不夠...是指一個月後那場門票賽。」

「門票賽？不是訓練賽嗎？」李洛疑惑的道。

「說是訓練賽也可以，只不過這次訓練賽的代價相當的高昂，因為只有訓練賽獲勝者，才能夠取得參加「聖杯戰」的門票，這是此次聖杯戰的新規定，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所謂的門票賽，也算是提前拉開了聖杯戰的序幕。」郗嬋導師微微頷首，說道。

「而我們聖玄星學府此次被分配到的競爭對手是「藍淵聖學府」，這座聖學府的實力不弱，在東域神州上諸多聖學府中，也算是頗有名氣。」

李洛，辛符，白萌萌三人面面相覷，這麼說來，豈不是如果他們不能打敗那座「藍淵聖學府」，豈不是連參加聖杯戰的資格都沒有？

這可不是什麼兒戲啊。

他們都很清楚東域神州上，這些各大聖學府對於聖杯戰看得有多重，那不僅僅只是單純的名望之爭，還有著「龍骨聖杯」之爭，這道聖物能夠幫助他們鎮壓聖學府之下的暗窟，有了此物鎮壓，各大學府將會省下無數的修煉資源甚至學員的性命。

這是實實在在並且不可放棄的利益！

而眼下，這場所謂的訓練賽，卻會讓得兩座聖學府間，僅有一方能夠取得聖杯戰的門票。

這是直接要提前淘汰一方的節奏。

李洛的面色漸漸的肅然起來，這節奏瞬間就從輕鬆的訓練賽變成了血腥無比的淘汰賽了。

這就是聖杯戰開啟的徵兆嗎？

尚還未真正的開始，已是有戰火瀰漫。

「這門票賽機制是怎樣的？我們畢竟只是一星院的學員，壓力應該到不了我們這裡吧？」李洛問道。

「這你倒是想錯了，不論是門票賽還是更後面的聖杯戰，一到四星院的學員，都無法缺席，而且也各自有著各自的作用，畢竟身為學府的一員，不論院級高低，都將會參加到其中，為各自學府所助力。」

郗嬋導師將茶杯放下，道：「當然了，如果要說壓力的話，肯定會是四星院，三星院這種高星院的多一些，但這就不能說低星院的學員就沒了作用，你們的存在，同樣是很重要的一環。」

「聖杯戰暫且不說，一個月後的門票賽，屆時兩座聖學府，將會各自選出七人，這七人會來自四個院級，其中除了一星院一人外，其餘三個星院，都會派出兩人作為代表。」

「七人以對方同院級的學員為對手，七局四勝者，贏得聖杯戰門票。」

李洛若有所思，道：「這麼看，只有各自院級中最強的人，才能夠成為這個代表啊。」

「導師，我聽說若是幫助學府在這比賽上面取得門票，學府會給予重獎？」

郗嬋導師頷首，淡笑道：「若是取得了門票，學府將會開啟寶庫，其內金眼寶具任由挑選。」

李洛感嘆一聲。

「雖然我一直秉承低調的原則，但身為聖玄星學府的一員，我對學府的愛是那樣的深沉，所以這個一星院的代表，最強的我，就只能當仁不讓了。」

第三百七十七章聖木界洞

李洛「低調」的自我推薦，引得辛符，白萌萌皆是側目看來，前者翻了個白眼，後者則是捂嘴輕笑，畢竟李洛這心思簡直毫無遮掩，這哪是為了什麼愛，純粹就是奔著學府寶庫裡面的金眼寶具去的。

郗嬋導師輕呵了一聲，也沒揭穿李洛的心思，而是說道：「我先前說過，如果是第五紋的話，未必就夠。」

李洛辯駁道：「導師，不要小瞧了我，你根本不知道現在的我有多猛。」

郗嬋導師沒理會他，繼續說道：「門票賽七場戰鬥，每一場都至關重要，如果說如今我們聖玄星學府對於哪一場有必勝把握的話，那就只有三星院那邊。」

她似是笑了笑，道：「沒錯，就是姜青娥那一場。」

「她身懷九品相，而且自身修行也是極為的努力，論起天賦實力，她算是聖玄星學府百年來最為優秀者，學府對她寄以厚望，以她的能力，不要說只是此次的門票賽，即便是在那雲集著東域神州眾多聖學府的聖杯戰上面，她都是有著極大的把握去爭奪東域神州最強三星院學員的稱號。」

「所以如今來看，七場中，我聖玄星學府算是先贏一場。」

「其他的六場，未曾交手，結果不好說，藍淵聖學府雖然比起聖明王學府這些頂級的聖學府有些差距，但苦心積累資源爆發出來的潛力也不可小覷，他們或許底蘊不及我聖玄星學府，可眼下傾盡一切而來，也是足以對我們造成威脅。」

「而關於藍淵聖學府，其他院級你們無需關注，只是對方一星院的信息，你們要上心一些，從我們學府得來的情報來看，藍淵聖學府這一屆的一星院中，出現了兩位擁有上八品相性的學員。」

李洛，辛符，白萌萌三人皆是一驚，兩個上八品...這的確是有點強啊，畢竟放眼他們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也就秦逐鹿一人相性達到了這個品階，當然，這是在排除掉李洛這個奇特的雙相為前提。

這東域神州上面的其他聖學府，果然也是藏龍臥虎，不能因為名氣弱於聖玄星學府一些就心懷輕視。

「不過相性品階雖說重要，但也並非就代表著絕對的戰力，畢竟一個人的實力組成部分是多樣的，真正搏殺起來，高品階相性固然會有一些優勢，卻並非是全部。」

「相術的掌握以及運用，心性的韌度，對於時機的把握這些都不可或缺。」

郗嬋導師頓了頓，道：「現在還不確定藍淵聖學府會派哪一位上八品的一星院學員出戰，但一個月後的那場門票賽，這兩人的實力，都很有可能會達到化相段第一變的層次，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領先你們半步，不要問我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各個聖學府都擁有著自己特殊的地方，只要他們傾力培養的話，終歸是能夠養出來一些厲害學員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對抗他們，一個月後，恐怕也必須突破到化相段！」

「因為化相段與生紋段之間，有著相當大的差距，你雖說身懷雙相，但對方的上八品相，也並非完全就是擺設，憑他們自身的條件，同樣是有著越級勝敵的資本。」

李洛聞言，倒是點了點頭，此前在金龍道場的時候，他是第三紋的實力，雖說藉助著雙相之力以及相泡術的瞬間爆發，可以不懼一些化相段第一變的對手，但這種對手都只是屬於擁有著七品甚至更低品相性的那一種，如果對方是類似秦逐鹿這種擁有著上八品的化相段第一變，那么正面交鋒，他依舊會是劣勢，比如趙孑陽，對方是下八品的相性，實力是化相段第二變，李洛在與他的交手中，即便是傾盡全力，也只是在對方措手不及下撕開了對方的防禦而已，如果真是要完全的對撞起來，在不動用三尾天狼的情況下，他勝算極低。

畢竟能夠擁有著八品相性的人，在同等級中基本都是佼佼者，誰沒有一個越級勝敵的能耐呢？所以這種對手，不能等閒視之。

而且雖然李洛擊敗了實力達到化相段第三變的林梭，但林梭自身相性不過七品，可即便如此，李洛也是在藉助了三尾天狼的力量後，才將其擊潰。

至於接下來的門票賽，李洛並不打算輕易的動用這種力量，一是三尾天狼的力量具備意志汙染，即便他憑藉著「聖光靜心珠」能夠將其化解許多，可那種汙染依舊是有著殘留，李洛如果頻繁的動用難免會造成一些隱患，二便是如果連門票賽都暴露了這種底牌力量，那如何去應對更為激烈的聖杯戰？

所以，也正如郗嬋導師所說，如果他真想要成為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代表，恐怕他得突破到化相段第一變才能夠獲得認可。

「關於一星院代表這個事，我說了也不算，其他的紫輝導師都盯著這個名額，雖說如今你與秦逐鹿算是最有資格，但一切都得看這一個月的特訓中，你們這些紫輝學員中誰最先突破到化相段。」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點點頭，整個門票賽就七場戰鬥，每一場戰鬥的輸贏甚至都可能關係到聖玄星學府有沒有資格獲得聖杯戰的門票，所以學府高層對於人選自然是會極其的慎重，不會因為他的毛遂自薦就真的選擇了他。

「導師，接下來的特訓，是個什麼情況？」李洛好奇的問道。

郗嬋導師輕笑一聲，道：「說來也算是你們運氣不錯，剛進入學府不到一年，就撞見了聖杯戰的開啟，為了應對聖杯戰，學府也算是傾盡所有了，這一次，連「聖木界洞」都會為你們開啟。」

「聖木界洞？」李洛三人皆是疑惑出聲，顯然對此相當陌生。

「其實就是一座開闢於相力樹之內的小空間而已，只不過此處凝聚了相力樹的許多精華所在，在其中能夠大大的提升你們的修煉速度，而且又不至於因為拔苗助長而有損你們的根基與底蘊。」

「特別是如今你們都處於衝擊化相段的層次，而這個境界是相師境最難的一關，一旦成功化相，那麼就算是真正的達到了相師境的頂峰，同時開始為未來衝擊「拜將境」做著積累。」

「聖木界洞內的精華能量乃是相力樹長年累月凝聚而來，一般情況下是不會開放的，也就唯有遇見了聖杯戰這種對學府至關重要的比賽時，學府才會將其開啟，算是用來給參賽學員做一次精進提升。」

「而且也只有紫輝學員，才擁有著進入的資格。」郗嬋導師緩緩說道。

李洛三人皆是點頭，這世間就是如此，不會有什麼絕對的公平，學府為了培養出最頂尖的學員，一些稀缺的資源自然會堆積在天賦潛力好的學員身上，而其他的金輝，銀輝學員，則是只能按部就班。

「你們做一些準備吧，現在就隨我動身，其他的紫輝小隊也會一起，同時進入「聖木界洞」，開啟學府對你們的最後特訓。」

郗嬋導師起身，便是對著門外而去。

李洛三人聞言，眼中也不免升起了一些好奇與期待。

第三百五十七章計劃

對於呂清兒這突然間反差巨大的回應，李洛也是愣了兩秒，旋即慚愧的道：「在這金龍道場裡面，剁了餵狗難度還是很大的。」

呂清兒白了他一眼，道：「我只是這麼比喻。」

「不過有個事我不理解...這林梭是從大夏金龍寶行而來的，一旦道場這裡結束，他也會被傳送回去，他難道就不怕回去以後面對你娘的怒火嗎？」李洛有些疑惑的問道。

呂清兒淡淡一笑，道：「所以他才會去金龍峰，如果我所料不錯的話，他的目標就是奪得一份拜山貼。」

「只要他取得了拜山貼，那麼事先再有人於外面做好接應的準備，那麼他就會被傳送到指定地點，而並非是我們大夏金龍寶行總部。」

「顯然，這林梭潛伏在大夏金龍寶行的天藏郡分部，是蓄謀已久的事情，他...是衝著我來的，而且計劃很周全。」

李洛怔了怔，道：「能夠對金龍道場如此的了解...」

呂清兒微微頷首，道：「應該是金龍寶行內部的人，當然，這個金龍寶行，或許不是我們大夏總部，而是其他國家的總部，或者說是其他神州...」

「這麼費盡心機，就為了對付你？還是說為了對付你娘？」李洛皺眉道。

他倒不是覺得呂清兒不夠格，只是現在的她畢竟還只是一個少女，她的實力應該不至於讓人有這麼深遠的謀劃吧？

「這就不太清楚了。」

呂清兒遲疑了一下，最終如此說道，其實她的內心倒是有著一些猜測，她娘雖說執掌大夏金龍寶行，但要說太引人注目也不太可能，那林梭此次的任務顯然就是要破壞她獲得金龍氣，而這其中無疑是有著更深的牽扯。

說不得...跟她那許多年未曾見過的父親有關係。

但這事牽扯的關係有些深了，沒必要都告訴李洛，畢竟知道了也不算什麼好事。

李洛也沒有多問，而是點了點頭，道：「不管那林梭有什麼目的，但金龍氣是一定要取回來的，我答應了你娘在金龍道場保護你，如果就這樣的被人給陰了，以後真是不敢見你娘了。」

呂清兒淺笑道：「不僅要搶回金龍氣，還不能讓那傢伙取得拜山貼，我希望他能夠完完整整的傳回到大夏總部，我們金龍寶行雖然與人為善，但菩薩低眉，金剛怒目，我金龍寶行除了和氣外，也還有一些其他手段的。」

「如果林梭落在了我們手中，我想他骨頭再硬，應該也是能夠撬出一點有用信息的。」

呂清兒言語輕柔，然而其中所蘊含的冷酷之意，讓得李洛都是有點愕然的看著她。

這還是他第一次見到呂清兒展露出這一面，那個平日裡有些傲嬌清麗的少女，骨子裡面其實也是繼承了魚紅溪那在關鍵時刻的冷酷性格，只是平常時候，都未曾顯露出來罷了。

呂清兒瞧得李洛的眼神，這才驚醒過來，趕忙收斂了情緒，扭捏的道：「是那林梭先不懷好意的，我...我想弄死他也是很合理的對吧？」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乾笑著點頭應和：「其實...也比較合理了。」

呂清兒突然嘆了一聲，道：「可是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這個隊伍，就算三人一起，恐怕也不是林梭的對手吧？」

李洛點點頭，道：「自信點，你可以把恐怕去掉。」

呂清兒捶了李洛一拳，這個時候了還在皮，旋即她問道：「那是要找外援？」

李洛下巴揚了揚，示意呂清兒看向四周，後者眸光掃視，則是見到先前不少圍在這裡的隊伍，如今都已是悄然的離去。

這些隊伍本就是因為呂清兒的金龍氣方才匯聚而來，如今金龍氣被破壞，誰還願意留在這裡？至於為了他們去得罪一個化相段第三變的強敵，就算是趙孑陽，顧穎他們都不願意，更何況其他人？

畢竟彼此間也沒有什麼深厚的關係，甚至還能夠算是一種競爭關係。

在他們看著逐漸變得空曠的四周時，秦逐鹿也是拖著重槍走了過來，此時他的模樣頗為的壯烈，身體上布滿著血痕，看上去很是悽慘，但他的眼神卻是沒有半點痛苦的模樣，反而充斥著興奮與狂熱，這讓得李洛有點無語，敢情這傢伙被一通暴揍，還揍出激情了？

難道萬獸相大多數都是受虐狂？

「那寧昭，祝煊也溜了，看來並不打算協助我們去對付林梭。」秦逐鹿走來，抹去嘴角的血跡，說道。

李洛對此倒是並不感到意外，那兩個人如果有這種擔當，也不會做出派林梭來盯梢他們的事情了。

「這兩個混蛋，一切他們引起來的，如果不是他們折騰出這檔事，林梭也沒機會出手。」呂清兒咬了咬銀牙，小臉上布滿著寒霜。

本來他們這邊好好的，在李洛的操控下，已是有著趙孑陽，顧穎等四支隊伍的貼心保護，若不是祝煊他們來引起矛盾，即便林梭是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也很難得手。

「等回去後，定要我娘收拾他們！」她恨恨的說道。

「這兩衰貨就暫且別管了，他們如今三人缺失一人，恐怕也很難競爭到拜山貼，算是偷雞不成蝕把米。」李洛搖了搖頭，道。

「那怎麼辦？真的就靠我們三人去找那林梭算帳嗎？」呂清兒有些發愁的說道。

他們三人，李洛與秦逐鹿是生紋段第三紋，而她只是第一紋，不論是誰都與那林梭有著極大的差距，如果單獨遇見的話，她這裡恐怕連一回合都支撐不過，即便是李洛與秦逐鹿，都難以撐過五回合。

沒辦法，實力相差了整整一個段位。

面對著如此強敵，呂清兒真是不知道他們會有什麼勝算。

「的確很難。」秦逐鹿也是悶聲說道，雖說他不畏戰，也並不怕那林梭，但怕不怕是一回事，打不打得過是一回事。

李洛沉默了一下，道：「你們相信我嗎？」

呂清兒笑吟吟的道：「我當然相信連大天災級異類都能解決的寶藏男孩呀。」

秦逐鹿悶哼了一聲，沒有說話，只是沉重的擺了擺手，然後轉身在一旁坐下去休息了，這對話，真的讓人頭皮發麻，還好沒有女孩這麼對他說話，不然他這沙缽大的拳頭一定會捶過去的。

這李洛也真是可憐。

不過誰讓他沒事長成那副德行，也是活該。

李洛有些不滿的看著走到一旁去的秦逐鹿，你這是什麼眼神，我還沒同情你呢，你怎麼還對著我投來了憐憫的目光？

他搖搖頭，也不理會這個莽貨，呂清兒與秦逐鹿雖然反應不同，但答案都是很一致的。

而且這金龍道場中有著瀕死保護，所以怎麼浪也都無所謂了，反正死不了。

「我這幾天需要做一點準備。」

李洛手指摸了摸另外一隻手腕上的暗紅色鐲子，如果說他還有什麼底牌的話，那就是這隻鐲子裡面的三尾天狼的力量了，只不過這種力量太過危險，他必須做好一些準備才行。

「接下來我們繼續向多寶池前進，因為多寶池也是能夠提升我們整體實力很重要的一環，若是能夠在那裡獲得一些強力的寶具，這也會讓我們在對付林梭時更多一點勝算。」

李洛說著話時，看了一眼腰間的雙刀，這雙刀用了這麼久，已經即將抵達極限，所以他也急需要將其更換。

所以他希望在那多寶池中，能夠找到適合他的寶具吧，以便應對接下來的那一場跨越整整一個段位的激戰。

第三百七十八章被打服的虞浪

在那棵巍峨龐大，宛如一座山嶽般的相力樹下，李洛再次見到了闊別一個月的虞浪。

他仰頭望著相力樹遮天蔽日的枝葉，神色寧靜，情緒穩定，有風吹起頭髮，整個人略顯憂鬱，深沉。

「看什麼呢？」李洛走到他身邊，也是仰頭看了一會，然後問道。

虞浪沒有回答他，依舊保持著仰頭的姿勢。

李洛感覺不太對，就將他的頭掰了下來，然後就見到虞浪眼眶青腫，仿佛是被狠狠暴揍過一般，當即憤怒道：「誰敢這麼對我虞浪大兄弟？

虞浪擺了擺手，有些尷尬的道：「別這麼大聲。」

然後他偷偷看了一旁已經和白萌萌站在一起的白豆豆，道：「最近隊長覺得我的進步不明顯，所以在對我進行著充滿著關懷的鞭撻，這些都是在切磋中留下的印記。」

李洛無語道：「那你擱這裝個屁的深沉呢。」

虞浪乾咳一聲，驕傲的道：「在隊長的關懷下，我已經達到了生紋段第一紋。」

「你變了，你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驕傲的虞浪了。」李洛嘆息著搖搖頭。

虞浪眼中含淚的道：「他媽的，你一天被打三頓也會變的。」

李洛拍了拍他的肩膀，語重心長的道：「不過這樣也好，實力強一些，以後保命的能力也就強一分，你也是紫輝學員，想必聖杯戰是會出席的，到時候你就知道實力的重要性了。」

虞浪奇怪的看了李洛一眼，道：「聖杯戰關我屁事啊，我就算去參加了，也就混混而已，難道學府還指望我去爭光嗎？」

李洛則是神秘的一笑。

他這笑容讓得虞浪突然感覺到有些涼颼颼的，狐疑道：「李洛你是不是又做什麼對不起我的事了？」

李洛正色道：「我視兄弟如手足，怎麼可能做這種事？」

虞浪嘀咕道：「這話以前明明是我來說的。」

兩人說話間，白豆豆突然牽著白萌萌的手走了過來，她目光有些複雜的看著李洛，聲音柔和的道：「李洛，謝謝你。」

李洛看了眼眶微紅的白萌萌一眼，則是明白白豆豆的感謝應該是因為萌萌味覺恢復的事，當即擺了擺手，爽朗的道：「小事，萌萌也幫了我許多，這是我答應她要做到的事情而已。」

白豆豆認真的道：「不管如何，我算是欠你一個人情，往後有機會，我會還的。」

說完，也就沒有多說什麼，又拉著白萌萌走開了。

虞浪有些震驚的望著這一幕，道：「李洛你究竟做什麼了？竟然能讓這頭母老虎這麼溫柔的說話？」

李洛笑道：「只是幫萌萌解決了一個隱患而已。」

「你剛才聽見了，白豆豆說欠我個人情，我要不要讓她以後少打你幾頓？」

虞浪聞言，則是遲疑了，他糾結了一會，道：「還是算了吧，她打我也是為了我好。」

李洛神色古怪，似有所悟：「這是被打出感情了？」

虞浪立刻反駁道：「你開什麼玩笑？我虞浪是這種人嗎？整個聖玄星學府誰不知道我虞浪的骨頭是最硬的？」

李洛摸了摸下巴，道：「那你覺得我的顏值，對於白豆豆來說會不會有什麼效果？」

「李洛，你太沒有自知之明了，我承認你比我帥那麼一點點，但是這對於白豆豆而言是沒有用的，她不是那種只會看外貌的膚淺之輩。」虞浪如何不明白他的意思，當即冷笑道。

「我的內涵，我的天賦，我的努力其實也還比較值得稱嘆的。」李洛說道。

虞浪面色變幻了一下，咬了咬牙道：「好吧洛哥，我承認你的顏值稍微的有些殺傷力，這種嘗試完全沒有意義！」

李洛似笑非笑的拍了拍虞浪的肩膀，道：「虞浪，以前沒看出來啊，原來你好這一口...」

這小子，還真是被白豆豆給打出感情了。

虞浪眼神有些掙扎，喃喃的做著最後的抵抗：「沒有吧，其實我還是喜歡比較溫柔可人的那種的...」

「溫柔可人的你就別想了，白豆豆性格強勢，她現在對你雖然不排斥，但還遠遠沒到對你喜歡的地步，所以你未來算是任重而道遠，好好努力吧。」李洛說道。

虞浪猶豫了一下，道：「白豆豆再強勢還能強過姜學姐？洛哥你教教我，你是怎麼做到在有未婚妻的情況下，還在外面和其他女孩子勾搭不清的？」

李洛嘴角一抽，眼神不善的盯著虞浪，道：「朋友，東西可以亂吃，話可不能亂說，我都是正經的在交朋友。」

虞浪剛欲說話，一旁突然有著熟悉的聲音插入進來：「你們在聊什麼呢？勾搭什麼？」

李洛轉過頭，便是見到邁著輕盈步伐而來的呂清兒，她今日穿著聖玄星學府的校服，合體的衣衫勾勒著少女纖細玲瓏的身材，筆直修長的雙腿覆蓋著潔白光滑的絲襪，絲襪與短裙間顯露的白皙肌膚，在日光的照耀下，略有些醒目。

李洛衝著她笑了笑，面不改色的道：「虞浪說他想要勾搭白豆豆，請我出謀劃策呢。」

呂清兒莞爾，饒有興致的看著虞浪：「你喜歡白豆豆呀？」

虞浪神色扭捏，最終不敵呂清兒好奇的目光，敗退溜了。

「沒想到這傢伙平日裡嘴上說喜歡溫柔的，但卻偏偏被人越打越歡喜。」李洛好笑道。

呂清兒微微頷首，道：「白豆豆其實人還挺不錯的，雖然平日裡對虞浪很嚴厲，但那實際真是為了他好，虞浪應該也能感覺到的，只不過這種好，更多是出自白豆豆身為隊長的身份，至於男女間的那種好感，現在還不算太過的濃烈。」

「所以虞浪如果真喜歡的話，還得努力呢。」

李洛點頭，在一星院諸多女學員中，白豆豆如果論起容顏美貌什麼的，或許要弱呂清兒，白萌萌不少，但其實說起人氣，她並不比後兩者低，特別是在女生中，白豆豆的號召力可謂是頂尖級別的。

畢竟白豆豆性格颯爽，實力又強，很是招諸多女生喜歡。

「對了，你那邊如何了？那個林梭...」李洛目光轉向呂清兒，笑問道。

呂清兒微微一笑，道：「沒有關注呢，不過以我娘的性格，他大概率是沒有再出來的機會了。」

李洛點點頭，也沒什麼同情的想法，畢竟林梭既然對呂清兒生出了那般惡毒的心思，那最終自然是要為他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

至於林梭後面的人，也跟他沒什麼關係了，那是魚紅溪需要去考慮的問題。

而在此時，一星院的紫輝小隊盡數的抵達，李洛見到了王鶴鳩，都澤北軒，此時這兩人的目光也是有些複雜的看著他，因為他們都知道了李洛達到生紋段第五紋的消息，現在的李洛，從等級上來說，已經超過了他們。

這讓得兩人都是有些憋悶，畢竟想當初剛進入學府時，他們從相力等級上面可是完全壓制李洛的。

他們在這裡憋屈的時候，李洛也是感嘆一聲，道：「看來這一個月其他同學提升也不小啊，咱們得了金龍道場的好處，我與秦逐鹿才達到第五紋，結果白豆豆，王鶴鳩他們，也沒落後我們太多。」

「因為這個月開始進入特訓期了，在我們進入金龍道場這段時間，學府內的紫輝導師可都沒閒著，白豆豆，王鶴鳩他們作為種子學員，自然是受到了全力培養，聖玄星學府的修煉資源，可不能小覷。」

呂清兒輕笑道：「而且你這個沒落後太多其實也不怎麼準確，據我所知，即便是王鶴鳩，也就前幾天時間才凝鍊出第四紋，他們的相紋必然是沒有你與秦逐鹿來得凝鍊雄厚，因為道金灌頂，可是實打實的提升了兩個等級，如果要更為仔細區分的話，他們就是第四紋初期，而你和秦逐鹿是第五紋後期。」

李洛哭笑不得：「哪有這種區分的。」

「比喻嘛。」

呂清兒說道：「不過在這種優勢下，如果沒有意外的話，你和秦逐鹿必然會領先所有人，率先跨入化相段。」

「希望吧。」

李洛笑了笑，目光抬起，只見得那相力樹前，數道人影閃現而出，正是一星院的幾位紫輝導師。

接下來，應該就是要進入那「聖木界洞」了...對於這種聖玄星學府所謂的稀缺修煉資源，他倒是頗感好奇與期待。

第三百五十八章初步接觸

接下來的幾日，李洛，呂清兒，秦逐鹿三人繼續對著多寶池的方向前進，而這一次的行進速度比起之前一群人護衛時反而更快了一些，原因麼，很簡單，隨著金龍氣被破壞的消息傳開，也就再沒什麼隊伍有興趣繼續來狙擊他們了。

而且失去了金龍氣的聚寶盆效果後，呂清兒也的確沒能繼續邊走邊撿寶貝，自然也沒了突然從天而降的重傷的精獸跑來當散財童子。

所以這幾日的趕路，倒是變得順利清淨了不少。

只不過行程雖然順利，但李洛三人不僅沒有因此就放鬆，反而每日的修煉變得更為的緊迫了，他們都在為接下來那場狙擊林梭的大戰做著準備。

雖說這段時間內也不太可能彌補雙方巨大的差距，但能夠提升一分實力是一分，最起碼到時候能夠多纏對方一會，說不定也就會引得奇蹟的出現。

殘陽斜落，暗紅的餘暉灑遍群山。

一座高地上，李洛盤坐在崖邊，他看了一眼不遠處的山林，那裡有獸吼聲在響徹，樹林攢動，時不時的被橫推倒塌，同時也有兩道相力於那邊爆發。

那是秦逐鹿，呂清兒在聯手獵殺著精獸，在賺取道金的同時，也算是磨礪自身，提升實力。

其實這幾日下來，秦逐鹿與呂清兒的努力他也是看在眼中，雖然之前李洛曾與秦、呂說過要兩人相信他，但這兩人也不想真的就成為累贅，然後將所有的壓力都交給李洛。

雖說李洛之前有解決大天災異類的奇蹟，但那終歸是劍走偏鋒，再者奇蹟能夠被稱為奇蹟，那就是因為它的難以複製性，他們雖然不知道李洛究竟有什麼手段，但既然是隊友，那他們自然是需要盡力的去幫李洛分擔一些。

秦逐鹿是心氣高傲，絕不會容忍自身成為累贅，而呂清兒麼，可能就是單純的心疼，不想李洛為了幫她奪回金龍氣承擔那麼大的壓力。

看了一會，李洛便是將目光收了回來，笑了笑，這兩個隊友都是很值得信賴的，不過還是那句話，他們與林梭之間的差距太大了，想要越級伐敵，即便他們數量佔優，那也依舊算是極大的劣勢。

正常打難度太大了，所以...還是靠作弊吧。

李洛目光瞥了一眼手腕上的暗紅鐲子，那流轉的猩紅之光，給人一種壓抑的感覺。

「天祭咒...」

李洛低聲自語，其實從龐院長那裡得到這篇奇術後，他就一直都在鑽研修煉，只不過這道奇術相當複雜深奧，即便是以他在相術上面的天賦，都是摸索了許久後，方才漸漸的入門。

但始終未能將三尾天狼的力量抽取而出。

因為按照這「天祭咒」所說，想要抽取三尾天狼的力量，首先需要以秘法凝鍊出「天祭咒印」，而這咒印的凝鍊，就難住了李洛許久的時間，即便他經過不斷的嘗試，也始終未能將其完成。

顯然，龐院長賜予的這卷奇術，難度極高。

不過難度再高也不可能放棄，畢竟這是如今李洛手中最強的底牌。

李洛想著，也就收斂了其他的心思，他伸出手臂，刀光一閃，一道血痕出現，頓時有著鮮血自傷口處流淌出來。

這些鮮血流出，卻並未滴撒開來，而是在李洛的意念控制下，於手臂上面如同具備生命力般的緩緩流動，一道道血絲不斷的分流而出，彼此交匯，融合，漸漸的，隱隱形成了一道極為複雜的猩紅咒印雛形。

有汗水不斷的從李洛額頭上滾落下來。

凝鍊這種咒印，對相力雖然沒有多大的消耗，可對他的意念，心神卻是一種極大的負擔，這短短一會，就讓得他生出了許些疲憊感。

而且咒印依舊尚未完成。

甚至因為意念的虛弱，那半成品的咒印都在開始顫抖起來，凝聚的血液都有著散落的跡象。

李洛對此倒是並不意外，畢竟之前已經很多次都止步於此，不過這一次，他並不打算就此放棄，他知道他需要嘗試衝擊極限，不然想要跨出這一步，也不知道需要等到什麼時候。

而現在的他，顯然沒有這麼多的時間去浪費。

李洛的眼中掠過一抹狠色，而後咬牙以意念操控著那些分散的血液，一道道血絲不斷的蔓延，彼此勾勒，漸漸的，將咒印剩下的一部分凝結而成。

嗡！

而當最後一筆咒印落下時，李洛能夠明顯的感覺到手腕上的猩紅咒印猛的一顫，有奇特的波動自其中爆發而出。

嗤！

緊接著，他就見到那道猩紅咒印上面有一道血線延伸而出，而那延伸的位置，正是手腕上的暗紅鐲子！

短短瞬間，血線就在李洛死死瞪大的眼睛中，與暗紅鐲子連接到了一起。

那一瞬，李洛的精神仿佛都是出現了恍惚。

他四周的景象在此時出現了變化，山崖消失，黑暗於腳下蔓延，似是有鎖鏈劇烈掙扎的聲音傳進耳中，李洛抬起頭，便是見到在那前方的黑暗中，一頭巨獸在咆哮，掙扎。

三條巨尾於其身後飛舞，宛如巨蟒般。

正是三尾天狼！

而此時，那三尾天狼仿佛也是察覺到了李洛，頓時那猩紅殘暴的獸瞳投射而來，它奮力掙扎著，直接對著李洛撲殺而至。

巨爪撕裂虛空落下，可在距離李洛尚還有丈許距離時，卻是直接凝滯了下來，那是被四周的鎖鏈捆縛得無法動彈。

然而饒是如此，李洛也被駭得一身冷汗。

與此同時，三尾天狼體內有血紅的能量湧出來，最後順著那些纏繞的鎖鏈迅速的升起，直接對著李洛所在匯聚而來。

三尾天狼望著這一幕，突然停止了掙扎，那猩紅兇殘的獸瞳中，似是有著譏諷之意浮現出來。

血紅能量灌湧而來，黑暗破碎，山風再度撲面而來。

但李洛卻是感覺到了不對勁，因為此時一股兇暴的情緒突然如潮水般的自心中傾瀉而出，他的眼瞳都是在此時迅速的變得通紅，一股殺戮，破壞的衝動於心間爆發開來。

那是來自三尾天狼的力量！

只不過在那股力量中，還蘊含著三尾天狼的意志。

「好兇的畜生！」

李洛心頭大駭，他還是低估了三尾天狼的意志汙染強度，現在的他太弱了，即便有著「天祭咒」來抽取三尾天狼的力量，但這種意志汙染，卻是有點讓人措手不及。

緊急關頭，李洛當機立斷，一掌拍向了手腕上的「天祭咒印」，頓時咒印破碎開來，與此同時，那股如潮水般湧來的能量以及兇殘意志，也是被瞬間截斷。

噗嗤。

這來回的能量衝擊，讓得李洛一口鮮血噴出，同時有一些散逸的能量橫掃開來，直接是將附近的巨石都是紛紛掃成了碎末。

李洛抹去嘴角的血跡，他低頭看著手臂上的一片血跡，感嘆道：「不愧是即將觸及封侯境的大精獸，只是一點點的意志感染，就險些讓我失控。」

在他感嘆間，突然有著破風聲自不遠處響起，呂清兒，秦逐鹿的身影正在迅速的趕來，顯然他們察覺到了這邊突然爆發的劇烈能量波動。

「李洛，你沒事吧？」片刻後，兩人趕至，都是面露驚色的望著這片狼藉的區域。

李洛笑著搖搖頭，只是他那眼中還殘留著一些猩紅之色。

呂清兒迅速走過來，她盯著李洛的雙眼，皺眉道：「你的情緒不太對，是修煉出了岔子嗎？」

旋即她突然取下了右手的冰蠶絲手套，露出了那如白玉般纖細而完美的小手，她猶豫了一下，臉色微紅的握住了李洛的手掌，頓時有著冰寒的相力於雙手緊握處散發出來。

然後李洛就感覺到一股極寒之氣湧入體內，那股極寒仿佛是帶著一種奇特的性質，隨著寒氣的散發，李洛驚訝的發現，心中殘留的那種殺戮，破壞的情緒，竟是在漸漸的消退，他的心靈，變得宛如冰雪般剔透，殘餘的戾氣也是隨之消除。

「這是...」李洛驚訝道。

呂清兒微笑道：「這是「冰心玄氣」，能夠淨澈心靈，同時讓自身時刻保持冷靜，不受外物所感染，此前要進入暗窟，那裡汙染太過嚴重，所以我才修煉了這道相術以備不時之需，你先前應該是修煉太急迫，這才導致相力反噬。」

李洛愣了愣，旋即熱淚盈眶，用力的握住了呂清兒的小手。

「清兒，你可真是個小寶貝。」他激動的道。

呂清兒小臉頓時通紅，一旁剛剛趕來的秦逐鹿則是怒罵一聲日了狗，轉身就走。

第三百七十九章青靈能量

隨著眾位紫輝導師到場，五支紫輝小隊便是隨著他們登上了相力樹，一路往上。

沿途倒是能夠遇見不少在相力樹上修行的學員，而他們這一行人也是引來了諸多的目光，這些目光中都是帶著羨慕嚮往之色，顯然在這段時間中，學府內的紫輝小隊在進行著特訓的事情早已經傳開。

在這種特訓下，能夠享受到學府內並不會隨意開放的修煉資源，這是最讓得其他普通學員羨慕的地方。

雖說這也是讓得一些人有所不甘，但也沒辦法，聖杯戰臨近，只有最精銳的學員，才能夠受到學府的重視，並且拿出稀缺的修煉資源來培養。

在那諸多的目光下，李洛一行人不斷往上，最後來到了相力樹接近頂端的位置，這裡已是越過了雲層，目光俯覽而下，整個聖玄星學府都是倒映在眼中，視線對著遠處眺望，甚至能夠見到大夏城內綿延的建築。

最終，郗嬋導師等人的腳步停了下來。

李洛目光望去，便是見到他們停在了一座相力樹龐大樹幹所開闢而成的木臺處，在那木臺中央的位置，有一座樸實的青色木門，木門之上，銘刻著古老的符文，吞吐著天地間的能量。

郗嬋，沈金霄等眾位紫輝導師從袖中取出了一枚紫印，旋即這些紫印釋放出了紫色光線，於青色木門之上交織。

青色木門微微顫抖，而後便是伴隨著嘎吱的聲響，緩緩的開啟。

木門之後，是一片青光縈繞，無法看清楚其中景象。

「進吧。」

沈金霄伸手取回紫印，神色平淡的說了一聲，然後率先踏入了進去。

李洛，呂清兒這些紫輝學員，也是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與期待，紛紛湧入其中。

進入的瞬間，眼前青光瀰漫，似是有微微的失神，待得再度回神時，便是發現自身身處於一座青木臺上，而在他們的眼前，有一根巨大無比的青色木柱沖天而起，這根青木柱宛如一座擎天山峰，直直的矗立於這座奇特的小空間內。

青木柱之上，一層層的伸出了青色的平臺，這些平臺蜿蜒而上，直到視線不可見。

「這就是聖木界洞？」李洛望著這根巨大的青色木柱，眼露驚異。

郗嬋導師微微頷首，笑道：「想要上去試試嗎？」

而還不待李洛回話，她便是縴手一揮，無形的巨力自虛空席捲而出，直接就將李洛推了出去，最後落在了一方青色的平臺上。

李洛迅速的站穩身子，雙手垂下，兩柄短刀便是落在了手中，這兩柄短刀是臨時取來的相具，連下品白眼寶具都還算不上，不過在這裡應該也是暫時夠用了。

李洛目光警惕的望著四周，這座青色平臺上有淡淡的青色煙霧，然後突然這些煙霧開始迅速的匯聚，短短數息之後，眾人便是驚訝的見到，那些煙霧，竟是形成了數道青色人影。

唰！

青色人影手持木槍，在出現的瞬間，便是直接裹挾著青光，快若閃電般的對著李洛劈斬而來。

李洛手持雙刀，相力升騰而起，刀光閃現，直接與這些青色人影相撞。

而隨著近距離的接觸，李洛方才發現這些青色人影雖然有著人的模樣，但眼神卻是異常的空洞，仿佛是某種傀儡一般。

唰！唰！

李洛雙刀上，水芒高速流轉，身影如踏水划過，交錯的瞬間，刀光便是掠過了這些青色人影的脖子。

他收刀而立，神色倒是沒有什麼波瀾，這些青色人影實力不過生紋段第一紋左右，很難對他造成什麼威脅。

而就在這些青色人影被李洛斬殺的那一瞬，在場的眾人都是清晰的見到，這些青色人影開始變得扭曲，最後竟是化為了一縷縷神秘的青色氣流，氣流升騰而起，飛向了李洛所在。

「吸收它們。」

李洛原本是想要躲避，但郗嬋導師的聲音在此時響起，這讓得他穩住身形，微微猶豫，便是任由那些青色氣流湧來。

青色氣流一接觸到他的身體，便是迅速的融入了進去。

融入的那一瞬，李洛清晰的感覺到一股異常精純的能量在體內流淌開來，那股能量是那般的純淨與溫和，它幾乎是毫不費力的直接融入到了李洛的兩座相宮內，然後被兩顆相力種子以最快的速度吸收。

仿佛根本就不需要煉化一般！

而且，最讓得李洛心頭一震的是，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他感覺在吸收了這一道神秘的青色氣流後，他那一道「木土相」，仿佛是悄然的變得活躍與精進了一點，那種感覺，猶如是煉化吸收了一道靈水奇光一般。

這神秘氣流，不僅能夠輕易融入相力種子內，加強自身相力，而且，竟然還有著一點類似靈水奇光的效果？！

這是什麼神奇的能量？！

李洛眼中有震撼之色湧現。

「這些青色影子，你們可以稱為「青靈傀」，這是由這樁青靈木汲取相力樹的力量提煉而成，越是往上的平臺，青靈傀數量與實力都會隨之增強，你們若是能夠將它們盡數的擊潰，便是可以將它們所化的「青靈能量」吸收。」

「這些青靈能量極為精純與溫和，不會與任何屬性的相力有所衝突，所以只要將其吸收，就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將其化為自身的相力底蘊，另外這青靈能量還有許些進化自身相性的效果，從某種意義來說，算是一種另類的靈水奇光，只不過效果比靈水奇光微弱許多，算是聊勝於無吧。」郗嬋導師淡淡的聲音傳來，同時也落入了其他紫輝學員的耳中。

不出意料的引發了所有人的震驚。

所有人吸收天地間的能量，都需要一個煉化過程，煉化的效率就要取決於所修煉的能量引導術，而現在眼前這裡存在的所謂「青靈能量」竟然能夠省掉這個過程？這無疑會大大的提升修煉效率。

至於那個所謂的進化自身相性的效果，更是讓人嘆為觀止，畢竟眾所周知，只有靈水奇光才會具備這種神奇的效果，可靈水奇光價格高昂，長久的使用下來是極為龐大的消耗，雖然郗嬋導師也說了效果要比正常的靈水奇光弱許多，但畢竟是白送的，誰能不喜歡？

李洛也忍不住的感嘆，怪不得此處一般根本不對外開放，原來具備著這種效果，但也能夠想像得出來，想要凝聚出這些所謂的青靈能量，定然是需要付出不小的代價，不然學府沒必要珍藏得如此之深。

「不過青靈能量固然神奇，但你們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能量每日的份量都是有限的，而且這其中分配到我們一星院這邊使用的，份量就更少了，所以想要每天獲取到更多的青靈能量，你們各個小隊就得儘可能在最快的時間中，一層層不斷的攀登往上。」

「簡單來說，每天的青靈能量就那麼多，哪個小隊攀登得越快，那麼所得到的青靈能量自然也就更多一些，你們，都明白其中的意思吧？」沈金霄也是在此時淡淡的說道。

五支紫輝小隊心頭皆是一凜。

這意思...就是自己多吃一口，其他小隊就只能少吃一口的意思吧。

在這聖玄星學府內，果真哪裡都逃不掉這種激烈的競爭啊。

沈金霄一揮衣袖。

「多餘的也不必再說了，若是準備好了，你們的特訓，就直接開始吧。」

第三百八十章特訓開始

青色煙霧瀰漫的平臺上。

李洛手持雙刀，水芒於刀身上高速流轉，細微的嗡鳴震動聲間，連空氣仿佛都是在被悄然的切裂開來。

某一瞬，青色霧氣突然被撕裂，竟是有著十數道青色身影自其中暴射而出，其速極快，眨眼間便是出現在了李洛四方，青色木槍呼嘯而來，帶起尖銳的破風聲，直指李洛周身要害。

面對著這般凌厲攻勢，李洛步伐突然倒退了一步，有星光自身後驟然爆發，下一刻，他身軀在搖晃間竟是化為了數道影子，然後對著圍攻而來的青靈傀飛撲而去。

青靈傀並無多少靈智，面對著衝來的李洛，它們自然是分不出真假，只能迅速收槍，然後對著面前的李洛暴刺而去。

然而槍影皆是洞穿而出，李洛的身影也就隨之消散。

嗤啦！

但在另外一邊，一道李洛的身影上卻是有著雄渾相力噴薄而出，手中刀光在此時瞬間變得凌厲起來，刀光掠過，仿佛光影折射在水面上所划過的光痕。

刀光流轉，數息間，便是將兩具青靈傀斬斷。

但與此同時，也有三具青靈傀以極快的速度支援而來，青色木槍之上，碧綠相力升騰而起，仿佛是綠色火焰一般，閃電般的對著李洛周身要害刺去。

咻！

不過就在此時，李洛腳下的陰影突然攢動起來的，三道陰影光線暴射而出，仿佛是黑色鎖鏈一般，直接是將那三具青靈傀雙腿束縛。

青靈傀身軀失衡，對著前方飛了出去。

李洛腳尖一點，身影掠出，刀光掠過，在空中留下三道刀光。

待得他身影落地時，三具青靈傀便是摔倒在地，身軀破碎開來。

辛符的身影出現在李洛身後，手中短匕在黑暗中流轉著極為鋒銳的光澤，黑色的相力似是凝聚成液體一般，在刀刃上緩緩的流轉，帶著一種獨特的腐蝕味道。

短短片刻，五具青靈傀被解決，但李洛與辛符神色卻並未變得輕鬆，因為還剩下十數具青靈傀繼續悍不畏死的疾射而來，碧綠色的相力升騰，仿佛一朵朵碧綠鬼火。

「萌萌。」

李洛深吸一口氣，然後喊了一聲。

身後頓時有星光相力呼嘯而過，他們的身影在此時漸漸的變得扭曲，一道道幻影出現在了身邊，粗略看去，數量竟是比這些青靈傀還要更多。

「上！」

所有的李洛，辛符都是在此時出聲，然後聲勢浩蕩的衝了出去。

兩股洪流在平臺中碰撞，不斷的有著幻影被破碎，但李洛與辛符的本體，則是隱藏在其中，以極快的速度，有條不紊的收割著一具具的青靈傀，而待得最後一道幻影被破碎時，李洛的雙刀，辛符的短匕，則是一前一後的刺進了最後一具青靈傀的體內。

隨著所有青靈傀被斬殺，李洛與辛符也是重重的鬆了一口氣，兩人緩緩坐了下去，搽拭著額頭上的汗水，臉龐上難掩疲累之色。

白萌萌的身影縱躍至兩人身邊，有些擔憂的道：「今天要不就先到這裡吧？」

李洛搖搖頭，道：「還沒完全到極限呢，而且我們現在是第十九層，只要再上一層，就要到精英層了，這是一口肥的，我想趁今天把它給吃了，不然實在太浪費。」

這是他們在聖木界洞中修行的第四天時間了，這四天時間，他們每天都會進入到此處，傾盡全力的打通一層層的平臺，不斷的攀爬而上。

現在的他們，已經處於第十九層，這就是他們這四天時間的努力成果。

李洛看了一眼平臺右側的方向，在那邊的平臺上，正在爆發著激烈的戰鬥，其他的四支紫輝小隊也是在傾盡全力的戰鬥，試圖不斷的攀登。

在特訓剛開始的第一天，其實五支紫輝小隊，要以王鶴鳩，都澤北軒他們那支隊伍最有效率，畢竟放眼所有隊伍，只有他們那隊擁有著兩名第四紋的實力。李洛與秦逐鹿雖然達到了第五紋，但各自的隊友則是實力稍微落後一點，所以在初期的時候，反倒是王鶴鳩他們一路領先。

第一天的時間，王鶴鳩小隊突破了足足六層平臺。

而李洛，秦逐鹿這邊，卻只有五層，白豆豆，伊粒沙皆是四層。

不過這種領先只是暫時的，隨著接下來李洛，秦逐鹿漸漸的適應此處的節奏，也開始展現出第五紋的實力，這才各自帶領著隊伍反超了王鶴鳩他們。

現在的五支紫輝小隊，反而是李洛小隊，秦逐鹿小隊率先抵達第十九層，而王鶴鳩小隊十七層，白豆豆小隊，伊粒沙小隊處於十六層。

當然，李洛，秦逐鹿小隊能夠反超，身為最強的兩人無疑是承擔了極大的壓力，但眼下的修行，本就需要這種壓力來磨礪自身。

而至於李洛先前所說的「精英層」，那是每隔十層平臺就會出現的一種變化，每十層的平臺上，青靈能量會變得格外的雄厚，這些能量將會凝聚成一頭實力格外強橫的「青靈傀」，只有將其打敗，才能夠通過平臺繼續攀登，而且打敗這頭高級「青靈傀」，那所得到的青靈能量也將會格外的雄厚。

這是一次難得的饋贈。

之前在第十層的時候，李洛他們就遇見過一次了，只不過那頭青靈傀實力只是相當於化相段第一變而已，難度並不算太高。

但接下來的第二十層所出現的高級青靈傀，必然會更強。

當然最重要的是，在經過整整一日高強度的激戰後，莫說是李洛，辛符，就算是一直居於後側輔助的白萌萌，都是有些疲累。

以這種狀態去迎戰二十層的高級青靈傀，想必不會輕鬆。

但他們沒有其他的選擇，因為每天的青靈能量都是有限的，之前幾天的修行中，李洛他們每天都將最後一絲青靈能量吸乾淨後才會結束，如果今天不趁青靈能量還沒消耗殆盡前打敗吸收這頭高級青靈傀，那就只能消耗明天的量了。

而且他們這裡選擇放棄的話，秦逐鹿那邊一定會上的，對於那個傢伙好勝的性格，李洛還是很了解的，雖說彼此關係都還不錯，但眼下畢竟也算是競爭，他這裡放水的話，不僅是對自己與隊友的不尊重，想必秦逐鹿知曉也會不開心。

「今天事，今天結，趁早將其突破，明天繼續闖更高層。」李洛略作休息，便是站起身來，目光望向了平臺的前方，只見得那裡有霧氣凝結而來，猶如是形成了霧梯，而霧梯延伸，連接向了更高一層的平臺。

他揮了揮手，身影掠出，直奔第二十層而去。

白萌萌，辛符立即跟上。

而在李洛小隊直奔第二十層去的時候，在一處高臺上，郗蟬，沈金霄等五位紫輝導師也是在注視著眾人的修行。

「真是沒想到，第一個挑戰第二十層的，竟然會是李洛他們。」頭髮披散，顯得不羈的彌爾導師笑了笑，說道。

「這小子可不是剛進入學府那會了，現在的他，連秦逐鹿都未必打得過。」面龐粗獷的曹聖導師感嘆一聲。

「雙相的優勢，漸漸顯露啊。」

楚子導師點點頭，道：「一個月後，恐怕一星院的代表，就要從李洛與秦逐鹿之間選出來了。」

面對著其他紫輝導師的讚揚，郗嬋導師雖未說話，但眸光中則是有許些欣慰。

沈金霄神色淡漠，平淡的出聲道：「第一個挑戰第二十層的，未必就會是第一個通過二十層的，畢竟第二十層的難度遠非第十層可比，李洛雖是雙相，但想要一次就通過，我覺得或許還是有所不夠的。」

其他的紫輝導師對此倒也並未反駁，而郗嬋導師則是完全未曾理會沈金霄，他們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投向沿著霧氣階梯漸漸攀登上第二十層平臺的李洛三人。

畢竟夠不夠...終歸還是得試過才知道。

第三百五十九章多寶池

呂清兒所修習的「冰心玄氣」對於此時的李洛來說，無疑是一場沛雨甘霖，那三尾天狼的能量中蘊含著汙染力極強的意志，那所具備的汙染力，簡直不弱于于一些大天災級的異類。

先前他雖然成功的勾勒出了「天祭咒印」，但卻因為三尾天狼的力量汙染太強，逼得他只能第一時間中斷了能量的供給，不然現在的他必然會被三尾天狼的力量所汙染，繼而短暫的失去理智，肆意的殺戮，破壞。

而這一次的試驗，也讓得李洛清晰的感受到了三尾天狼的力量有多兇險。

難怪連龐千源院長都告誡他在動用這股力量時要保持謹慎。

不過好在的是呂清兒這「冰心玄氣」來得及時，雖說這「冰心玄氣」也不可能完全的化解三尾天狼的意志汙染，但終歸是能夠將其汙染力削弱一些，這會減緩他的壓力。

呂清兒也是因為李洛這激動而誇張的表現羞紅了臉蛋，不過她還是矜持的將小手抽了出來，繼而將話題轉移，眼露擔憂的道：「你究竟在做什麼呀？怎麼會折騰成這個樣子？剛才的你，好危險。」

李洛情緒漸漸的平復，無奈的笑道：「只是一道秘術而已，畢竟想要越級打敗那林梭，尋常辦法可是行不通的。」

呂清兒柳眉緊蹙，認真的道：「李洛，如果你那所謂的秘術是需要冒這麼大風險的話，那我寧可不去奪回那一半的金龍氣了。」

「放心吧，我會有分寸，如果真是不可為，我也不會勉強。」李洛笑著安撫道。

呂清兒眸子盯著李洛看了一會，最終知曉無法讓他更改主意，只能輕嘆了一口氣。

「按照我們現在的速度，或許還有兩日時間，就能夠抵達多寶池了。」李洛則是將話題轉移，目光眺望著遠處。

「希望能夠在那多寶池中獲得一道稱手的武器寶具，我這雙刀，已經快要支撐不住了。」

接下來將會與林梭進行最終的決戰，如果沒有一柄好的武器，到時候交手的時候，戰鬥力無疑也會大打折扣。

「多寶池內藏寶豐富，遠超我們的想像，只要我們有著足夠的道金，不愁找不到心儀之物。」呂清兒說道。

「希望如此吧。」

李洛笑了笑，望著遠方的眼神中帶著一絲期待。

...

在接下來的兩日中，李洛三人繼續片刻不歇的趕路，終於是漸漸的接近了多寶池所在的區域，當他們登上一座高坡，目光看向前方時，只見得一汪清澈大湖宛如明鏡般的點綴於群山間，其內有萬道金光時而噴湧，絢麗華麗到了極致。

無邊無盡的寶光，看得人眼花繚亂。

「這就是多寶池嗎？真是...好大的手筆。」李洛望著那座大湖，忍不住的驚嘆出聲。

寶具價格高昂，那多寶池內所存放的寶具，如果換算成天量金的話，恐怕榨乾了整個大夏國都湊不出來，這是真正的富可敵國，而金龍寶行的實力之恐怖，由此可見一斑。

而能夠被投進多寶池內的寶貝，都是寶具級別，寶具的煉製，不論是煉製難度還是消耗，都遠非普通相具可比，據說煉製寶具的最後一環，被稱為「開眼」，簡單來說就是寶具與外界天地產生連接時將會形成一道細微的孔隙，這道孔隙有些似人目，所謂「開眼」也就是這麼來的。

一些強大的寶具在開眼時，將會顯露異象，與天地間的連接會更為的敏銳與堅實。

因此寶具中流傳著「三眼」之說。

白眼，金眼，紫眼。

三眼又分上下二品。

常見的寶具多為「白眼」，眼前這多寶池內白光眾多，顯然也是以此為主，但也莫要因此就覺得白眼寶具不值錢，因為也就是在這變態的金龍道場了，否則放到大夏金龍寶行，一件白眼寶具價格都是百萬級別的，並不算便宜。

金眼更貴，五百萬打底，極品的金眼寶具更是將近千萬。

紫眼寶具就不必說了，那是連封侯強者都會心動的東西。

「據說多寶池雖然看上去是一座湖泊，但實則是一片開闢的小空間，而金龍道場內所有的多寶池都是連接在一起的。」一旁的呂清兒眼帶驚嘆的看了一會後，說道。

李洛點點頭，他的目光轉向四周，然後發現不少身影都是在自山林間掠出，並且對著多寶池的方向趕去，那熱鬧的模樣比起之前來搶金龍氣還要更為的壯觀。

顯然，這片區域將近八成的隊伍，都是匯聚了過來。

「看見多寶池後方那座大山了嗎？」呂清兒在此時突然伸出纖細玉指，指向了遙遠的方向。

李洛，秦逐鹿皆是看去，然後眼神就是一凝，只見得在那遙遠處，有一片金色山脈盤踞，宛如金龍匍匐，而在龍首的位置，可見一座巨峰沖天而起，宛如金色龍角，氣勢恢宏。

「那裡就是金龍峰，金龍拜山貼出現的地方，也是此次歷練的終點。」呂清兒說道。

李洛輕輕點頭，那林梭必然是會去金龍峰的，到時候遇見顯然就是一場極為激烈的越級戰鬥。

「化相段第三變...」

李洛笑了笑，衝著秦逐鹿道：「如果咱們能贏，那可就真是長臉了，這種越級跨度，可不尋常呢。」

秦逐鹿舔了舔嘴唇，一臉的狂熱與期待。

「不過在此之前，咱們也得先武裝一下，把戰鬥力提升到最高。」

李洛一揮手：「走吧，去見識一下這傳說中的多寶池。」

李洛眼中泛起一絲迫不及待，寶具價格不菲，雖然以他的身份也不是買不起，但世間什麼事情是能夠比白嫖更開心的？

呂清兒與秦逐鹿也是點頭，三人便是自高坡掠下，穿過茂密山林，在那人聲鼎沸間，來到了那氣氛已經火熱到沸騰的多寶湖之前。

多寶湖宛如明鏡，鑲嵌於群山間，波光粼粼間，不斷的有光華流動。

而此時正不斷的有著隊伍滿懷期待的走入多寶池中，他們的身影在接觸到湖水的那一霎那，就會直接化為一道白光消失而去。

同時還有著一道道白光裹挾著人影從多寶池中掠出來。

這些人出現後，便是忍不住的歡呼出聲，他們的手中皆是握著一柄散發著不弱能量波動的寶具，其上隱隱有白光閃爍，仿佛一隻白色眼目。

「我們各自只有一次進入多寶池的機會，至於道金，都已經做好平分了，我們每個人有九百三十枚道金，從我得來的信息來看，多寶池內的白眼寶具的兌換價格在三百到七百道金之間，我們可以各自兌換一道，剩下的留著等最後的「道金灌頂」，所以建議大家不要一次性用光了。」呂清兒則是在此時囑咐道。

「金眼寶具呢？」李洛問道。

「多寶池內的金眼寶具極少，不提你能不能找到，即便找到了，其兌換價格最低都在兩千道金以上，這種嚴苛的條件，不是我們這種級別的歷練能夠兌換的。」呂清兒解釋道。

李洛聞言則是有些遺憾，白眼寶具雖然價格也不菲了，但真正讓他心動的還是金眼寶具，當然他也明白不能想得太美，金龍寶行財大氣粗，但也不是傻子，怎麼會將金眼寶具輕易的拿來贈予他們這些外人？

「準備進入吧。」

李洛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對著呂清兒，秦逐鹿點點頭，而後三人便是不再猶豫，身影一縱，徑直的衝進了波光粼粼的多寶池中，而後身影在白光的包裹下，憑空消失而去。

第三百八十一章第二十層的難度

當李洛三人踏上第二十層平臺的時候，此處瀰漫的淡青色霧氣立即開始湧動起來，霧氣對著某個地方迅速的匯聚，約莫十數息後，一道青色人影緩緩的從那片霧氣中走了出來。

李洛三人目光看去，眼神皆是微微一凝。

那道青色人影與此前的青靈傀有所不同，在它的身體表面上，覆蓋著一層青色的木甲，有淡淡的光紋瀰漫，手中的青色木槍上，縈繞著一圈圈的碧綠光環，綠色能量流淌不休。

這具高級青靈傀一出現，就有一股淡淡的壓力在散發出來，顯然實力比起先前所遇見的那些青靈傀強悍了太多。

「應該是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

李洛盯著這具高級青靈傀，感受著其身軀上流動的能量強度，然後說道。

辛符與白萌萌臉色都是微微有所變化，雖說這個強度之前就有一些猜測，但如今將其證實，還是感覺到了一些壓力，畢竟他們現在一個生紋段第三紋，一個第二紋，與化相段之間差距實在不小。

「還好，不是化相段第三變。」

不過在他們有些緊張的時候，李洛卻是鬆了一口氣，旋即笑聲傳來，引得兩人側目看去。

「隊長，你這句話裝得到位了。」辛符說道。

「隊長總是在關鍵時刻給人很強的安全感呢。」白萌萌則是掩嘴輕笑道。

李洛謙虛的擺了擺手，這倒不是裝，而是在說實話，畢竟在金龍道場內，他所面對的對手基本都是化相段，類似趙孑陽，顧穎他們都是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並不比眼前這具高級青靈傀弱，而當時的他也只是第三紋，雖說不敢狂到說能夠打敗趙孑陽他們，但起碼是能夠稍微抗衡一下，讓對方也生出一點忌憚。

而現在，李洛已經生紋段第五紋。

伴隨著實力的增強，再次面對著化相段第二變，已經不至於再顯得那麼束手束腳。

他其實也很想試試，現在的他與化相段第二變的對手交手，又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雖說眼前的高級青靈傀只是傀儡，沒有太多的靈智，但用來練手，倒是一個很好的對象。

「隊長，如果這第二十層只有一具高級青靈傀的話，那看來今天我們要吃一口肥的了呢。」辛符也是有些振奮起來，道。

李洛剛欲點頭，他們三人如果聯手的話，對付一具化相段第二變的高級青靈傀，應該不算太難，不過也就是在此時，他突然有所感應，神色微變的看向了那尚還未曾完全散去的霧區中，只見得那裡傳出了一陣聲響，接著他就見到了數道身影邁著沉重的步伐緩緩的走了出來。

辛符臉龐上的振奮頓時凝固下來。

那又是六具青靈傀，領頭的青靈傀雖然沒有最前方那化相段第二變的高級青靈傀強橫，但所散發出來的能量波動，依舊是達到了化相段第一變，而其他五具青靈傀則是生紋段第三紋、第四紋的實力。。

「你這烏鴉嘴！」李洛狠狠的剮了辛符一眼。

辛符也是有點欲哭無淚，誰能想到這第二十層的難度竟然會平白提升這麼多，光是一具化相段第二變的高級青靈傀就已經很難對付了，結果這傢伙還帶了一群小弟。

而在他們這邊三人都是變色的時候，那高級青靈傀則是並沒有給他們更多的考慮時間，手中青色木槍猛的一跺地，碧綠能量在其身軀表面流轉湧動，它發出了低吼聲，魁梧的身影已是暴射而來。

在其後方，那具化相段第一變的青靈傀也是帶著一群小弟跟上。

鏘！

雙刀自李洛手中閃現而出，他深吸一口氣，先前的驚色已是盡數的按耐下來，沉聲道：「情況有變，按照此前制定的第二套計劃行動。」

聲音落下，他的身影迅速對著右側方向撤退，而辛符，白萌萌則是一起對著左側拉開距離。

高級青靈傀眼中有青光閃爍，面對著分開的三人，它沒有過多猶豫便是直撲李洛而去，因為在它的感知中，三人中李洛的威脅最強。

而那化相段第一變的青靈傀則是帶著其他的青靈傀對著辛符，白萌萌追擊而去。

身影暴退的李洛並沒有分心去關注辛符，白萌萌那邊，兩人實力或許稍弱一些，可憑藉著彼此的配合，展現各自相性的獨特，應該還是能夠纏住那些青靈傀一些時間，而他眼下所要做的，便是在這段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將這具高級青靈傀擊潰，不然此次的闖關，就得以失敗而告終。

雖說這次失敗了可以吸收經驗等待明天，但那樣一來的話，就損失了一天的青靈能量。

說不定，到時候衝擊化相段，就真的差這一口呢？

修行之事，本就是一點一點的積累。

在李洛心念轉動時，前方已是有能量波動呼嘯，那具高級青靈傀追擊而來，手中木槍化為一片青光，青光之中，竟是凝成了一隻只青鳥，青鳥展翼，俯衝而至。

鐺！

李洛體內兩座相宮在此時嗡鳴震動，相力如兩條溪流般的奔湧而出，雙刀之上，相力凝聚，而後刀光轉動，快若閃電般的與那高級青靈傀的青鳥槍鋒相撞。

鐺鐺鐺！

火花濺射，金鐵聲響起，一道道能量衝擊如煙花般於李洛面前綻放。

短短不過數息間，雙方硬碰了數十回合。

而這般正面硬碰中，李洛身軀雖然有所震顫，但那腳步卻是未曾退後一步，這讓得他唇角的笑意漸漸的浮現出來，這高級青靈傀的實力或許跟趙孑陽他們那種第二變中的佼佼者沒法比，但眼下的交鋒也是讓得他明白，以他如今的兩座相宮中所蘊含的相力，已是不遜色於一些普通的化相段第二變。

「這樣的話，倒是簡單了一些...」

李洛雙掌猛的緊握雙刀刀柄，下一瞬，他的相宮內由原來四顆，已經增加到七顆的相力泡突然破碎，其中所蘊含的相力仿佛是外援一般，憑空的讓得他渾身湧動的相力波動上漲一截。

鐺！

刀槍碰撞，兩股相力激蕩，這一次，高級青靈傀竟是一震，槍鋒直接是被彈射開來。

不過李洛身影卻是藉此滑退了十數步，他目光鎖定著高級青靈傀，只見得刀身之上，突然有著水芒流淌起來，而後他眼芒微垂，輕聲道：「剛掌握的一道相術，還請閣下品閱。」

他刀光驟然劃下。

譁啦啦！

那一瞬，仿佛是有著水聲流淌，伴隨著李洛這一刀斬下，只見得一道約莫數丈左右的水芒刀光，竟是如彎月般直接呼嘯而出，那水芒刀光過處，傳出了刺耳的破空聲。

那一刀，璀璨絢爛，刀光內，似是有萬千水流在尖嘯，驚人的流速帶來了驚人的殺傷力。

連高臺上的數位紫輝導師，都是眼露了一絲細微的訝異。

「這是..水芒術的進階，千流水刀術？」

第三百八十二章千流水刀術

譁啦！

絢麗的水波刀光暴掠而過，高速流轉之下帶來了驚人的殺傷力，刀光所過處，仿佛連空氣都是被撕裂，刺耳尖鳴聲響徹不斷。

數息後，水波刀光重重的飛擊在了高級青靈傀身軀上，頓時身體表面的青色木甲直接是在此時被撕裂開一道深深的裂痕，那痕跡處有明顯的切割痕跡。

高級青靈傀的木甲顯然是具備不弱的防禦性，但卻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那是因為李洛此次所施展的「千流水刀術」本就擁有著極強的破甲能力。

「不錯的攻擊力。」

李洛對於自己這一刀所取得的成績，也是讚嘆了一聲，這道「千流水刀術」便是他最近所修行的相術，算是水芒術的一種進階，以前的水芒術基本都是覆蓋於雙刀，增強刀刃的穿透以及殺傷力，但這「千流水刀術」卻是能夠將相力化為高速流轉的水流刀光離體而出，如此一來，不僅是威力還是攻擊範圍都獲得了大大的增強。

此術在虎將術中，絕對算得上是高深難修的那一種，以往的李洛早就有心嘗試，但卻始終未能成功，而此次伴隨著實力提升到生紋段第五紋，他自身的相力總算是達到了要求。

不過雖說對於此術第一次的結果還算滿意，但李洛卻感覺這道相術對於他而言，應該還有著不小的進化空間，比如以光明相力融合其中，形成光道為水相之力加速，那麼最終的穿透力以及破甲力應該都能夠獲得提升，說不得，到時候能夠有媲美「龍將術」的威能。

但這種改進需要逐步進行，畢竟「千流水刀術」算是他如今所修行的難度最高的相術，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李洛心思在轉動的時候，目光卻一直盯著那具高級青靈傀，此時的後者胸膛險些被擊穿，身體上湧動的碧綠相力也是在迅速的衰弱，但卻並未就此消散，畢竟傀儡並沒有任何痛覺，它依舊手持木槍，有些搖搖晃晃的對著李洛衝殺而來。

李洛腳尖一點，身影俯衝而出，手中雙刀划起刀光，身體上相力如水波般的流淌。

鐺！

兩道身影交錯而過，李洛左刀擋住了刺來的槍鋒，右刀則是宛如溪流擊石般揮舞而過，直接從高級青靈傀胸膛處的切割裂痕處划過，而後青靈傀頓時一分為二，倒塌而下時，化為了滿地的青色煙霧。

以最快的速度解決了這具高級青靈傀時，李洛的目光也是立即投向了白萌萌，辛符那邊，此時的辛符拖住了那具化相段第一變的青靈傀，但看得出來，他有些落入下風，畢竟他自身的相性本就不適合正面戰鬥，眼下被逼得正面決戰，一時間也是有些狼狽。

而白萌萌則是在纏著其他的那些青靈傀，她從頭到尾都沒有與對方有過半點的接觸，而是憑藉著自身相性力量的特殊，不斷的製造幻影，而青靈傀又是缺失靈智，無法分辯幻影的真假，所以一時間反倒是被她耍得團團轉。

李洛第一時間前往了辛符那邊，而有了他加入，接下來的戰鬥就沒有了任何的懸念，兩人聯手下，這具不過化相段第一變實力的青靈傀沒有堅持下一分鐘，就被兩人乾脆利落的肢解成了滿地青煙。

兩具化相段的青靈傀消失，最後的威脅消失，隨著李洛，辛符趕到白萌萌那邊幫她將其他的青靈傀盡數解決，至此這第二十層就被清理得乾乾淨淨。

三人如釋重負，不顧形象的坐在了地上，他們的臉上雖然布滿著疲憊，但眼中的興奮卻是遮掩不住。

第二十層平臺上，青光在此時湧動，而後有三道青色能量分化而出，最後直接是從天而降，落在了李洛三人身上。

感受著那股精純溫和的能量湧來，三人都是陶醉的閉上了眼睛，享受著這辛苦而來的成果。

而當李洛他們這邊在吸收著這股青靈能量時，此時其他平臺上面的幾個隊伍，卻是發現他們所在平臺上面瀰漫的青色煙霧在漸漸的變得消散。

這種情況他們這幾天已經經常看見了，這是今天的青靈能量被消耗殆盡的表現。

顯然，李洛他們第一個打通了第二十層平臺，所以他們直接吸收了今天最後的份量...

「可惜，被李洛搶先了一步。」秦逐鹿站在第二十層平臺上，看著眼前那些開始消散的青靈傀，有些惋惜的說道。

原本他們這支小隊也將要開始挑戰第二十層的，但還是慢了一步，今天最後一口被李洛他們先吃了。

「這李洛現在怎麼突然變得這麼厲害了。」隊伍中，那名為殷月的少女有些驚嘆的說道。

以前的李洛雖然也表現極為不錯，但在很多一星院學員的心中，一星院最強的還是要屬秦逐鹿，但此次的特訓中，李洛展現出來的實力，甚至隱隱要超過秦逐鹿一線。

「看來此次聖杯戰的門票賽，一星院的代表，應該就是在你們兩人之間了。」呂清兒凝視著遠處平臺上青光中的那道人影，而後對著秦逐鹿笑道。

秦逐鹿眼中有熾熱與期待之色湧現出來。

「代表什麼的我倒是不在意，但我早就想要跟他傾盡全力的打一場了。」

...

「這傢伙去了一趟金龍道場後，真是猛的不行啊。」虞浪也是在眺望著那邊的平臺，然後感嘆道。

一旁的白豆豆瞥了他一眼，訓道：「李洛跟你一樣都是從南風學府出來的，看看現在別人領先你多少段位了，這一個月的特訓，你可別想有一點的偷懶。」

虞浪簡直欲哭無淚，誰告訴你都是從南風學府走出來的就要跟人家一樣啊？姜青娥也是南風學府出來的啊，難道你還要我去跟她比嗎？這女人有時候真是蠻不講理。

只不過之前許多慘痛的經驗告訴虞浪，現在他所需要做的就是點頭應是，不然過多的情感表露，只會引來更多猛烈的抨擊。

...

「雙相果然厲害啊，那第二十層平臺的高級青靈傀，恐怕實力都達到了化相段第二變了吧？能夠完成這樣的越級，這李洛真是越來越讓人看不透了。」伊粒沙笑道。

「門票賽代表，大概率就是李洛了，現在的秦逐鹿，未必壓得過他，我倒是很好奇，如果在那聖杯戰上，李洛他有沒有可能成為東域神州最強的一星院學員？這可是我們聖玄星學府創立以來，從未獲得過的殊榮。」千葉說道。

伊粒沙聞言，不由得一怔，道：「東域神州最強的一星院學員...你這想法有點野。」

千葉笑道：「你覺得沒可能嗎？」

伊粒沙遲疑了一下，道：「難度非常大，李洛固然有著雙相的優勢，可也不要小瞧了其他那些頂尖聖學府的底蘊，為了此次的聖杯戰，誰不是做好了充足的準備？」

「說實話，在那聖杯戰出現任何的妖孽，我都不會感到奇怪的。」

「那就到時候看看吧。」

一旁的司秋穎聽著兩名隊友的交談，也是微微的有些恍惚，她猶自還記得大半年前那個從天蜀郡來到大夏城的少年，那時候的他還那般的不起眼，而現在，竟然都開始有著資格讓人考慮他有沒有可能成為整個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了？

這傢伙，不知不覺間，都到這一步了嗎？

...

與其他幾個隊伍間的感嘆相比，王鶴鳩，都澤北軒這邊則是氣氛要沉重，壓抑一些。

兩人都是面色有些不好看的望著那邊，其實他們是最不想見到這一幕的人，畢竟他們都與李洛或多或少有一些恩怨，再加上沈金霄的原因，自然對李洛是充滿著惡感。

當然最重要的是在初進學府時，他們誰都未曾真的將李洛當做是一個對手，他們對他都抱著俯視的心態。

可如今那個被他們所俯視的人，卻是超越了他們一步，這實在是讓人難以接受。

但李洛比他們更強已是事實，想要追趕，談何容易？

沉默了片刻，王鶴鳩聲音低沉的道：「看來要想個辦法了，不然此次的特訓，我們恐怕是追不上李洛了，失去了此次的機會，說不得就沒什麼反超的機會了。」

都澤北軒眼神動了動，旋即點點頭。

第三百六十章擇寶

當李洛踏入多寶池的那一瞬，眼前有光芒大盛，那光芒之強，令得他忍不住的閉上了眼睛，待得數息後睜開時，眼前的景象已是大變了模樣。

周遭環境仿佛是湖底，湖水晶瑩剔透，而此時的他自身仿佛是被一道水泡所覆蓋，在水泡的保護下，他能夠安然的行走於水中。

「這就是多寶池內？」

李洛眼神有些好奇，目光打量四周，然後就見到有許多散發著光芒的遊魚在歡快的穿梭，他剛開始還沒在意，可等到一條遊魚穿過他眼前的時候，他才震驚的看見，這遊魚身體略微有些透明，而在魚肚子內，隱約可見一道迷你的短劍。

短劍散發著光芒，隱隱有熾熱狂暴的能量波動瀰漫而出，在短劍劍柄處，有一道細微的白色光痕，猶如一道白色豎目般。

「這...這就是寶具？！」

「多寶池內這些魚兒，全部都是寶具所化？！」李洛眼中滿是震驚之意，雖然早就料到多寶池內寶具數量眾多，可當那眾多魚群於前方遊過的時候，還是給他帶來了極為強烈的震撼之意。

這金龍寶行，怎麼能豪到這般沒有人性？！

李洛呆滯了好片刻，方才漸漸的回過神來，一聲感嘆，跟這種級別的勢力比起來，莫說是洛嵐府，就算是聖玄星學府恐怕都是差了不止一籌。

他根本無法想像，那所謂的金龍寶行總行究竟擁有著何等恐怖的勢力。

不過這些情緒很快也就被李洛按耐了下去，金龍寶行再強，也與他沒有多大的關係，眼下最重要的，還是先找找有沒有適合自身的寶具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這般想著，李洛也就抬腳於湖中漫步起來，時而眼前有散發著白光的遊魚划過，不過他也並沒有急著出手，而是仔細的打量著這些遊魚。

在觀察了半晌後，李洛發現這些遊魚散發的白光也有強弱之分，如果所料不差的話，白光強烈的遊魚皆算是上品白眼級寶具，而白光稍弱的，就是下品白眼。

至於散發金光的遊魚...卻是一條都沒看見。

這倒是符合李洛的猜測，金眼寶具即便是在這多寶池內也不多見。

在李洛四處遊覽時，一條散發著白光的遊魚漂過他的眼前，他伸手將其握住，魚兒也未曾掙扎，靜靜的躺在手中，在魚肚內，可見一柄被縮小的青色長劍。

有淡淡的光芒於遊魚體內綻放，然後在李洛眼前交織，形成了一片簡單的文字。

「九靈劍，下品白眼，以九靈鐵木打造而成，可增幅木相之力，兌換價格，三百八十枚道金。」

李洛粗略的掃了一眼，然後便是將這一尾遊魚放開，他並不擅長劍法，還是雙刀以及大弓更適合他一點，兩者搭配，可近防可遠攻。

片刻後，又是抓住一尾遊魚。

「玄泥甲，上品白眼，以百鍛玄泥所鑄，歷經九九之火煅燒，堅不可摧，可克金鋒之力，卻懼水相之力，兌換價格，六百枚道金。」

李洛眼前一亮，竟然是一副上品白眼級的防禦寶具，有此甲在身，那防禦力必然是會大大的增強，不過可惜，現在的他急需要的並非是這種防禦之物，他手中的道金也根本不足以支撐他兌換此物，畢竟他還要留一些道金作為灌頂之用。

所以最終李洛在猶豫了一會後，只能帶著遺憾之意將其放走。

而在接下來的一些時間中，李洛又是查看了一些白眼級的寶具，其中不乏一些亮眼之物，但對於李洛而言卻並不適合，所以最終都是被其放棄。

搜尋持續，直到半柱香後。

李洛終於是遇見了一道讓他心動的寶具。

「靈螳刀，刀分兩柄，皆為下品白眼，以金靈螳雙刃為主材煉製而成，鋒利無匹，有裂金斷石之力，雙刀交錯，如靈螳絞殺，殺傷力驚人，兌換價格，五百一十枚道金。」

李洛望著面前那一尾遊魚體內的暗青色雙刀，大為意動，這就是他所需要的雙刀，只不過這雙刀的價格遠遠超過一般的下品白眼，想來是因為它看似為一體，實則有著雙刀的緣故。

他盯著這一尾遊魚躊躇了好片刻，最終一咬牙，就打算直接兌換。

不過也就在李洛剛要下手的時候，又是有著一尾遊魚漂了過來，其上有明亮的白光散發出來，一看就知曉是上品白眼品階。

李洛也是好奇的看去，然後順手接了過來。

不過目光看去，又是有些失望，因為那魚肚內並非是寶具武器，而是一顆乳白色的光珠，光珠散發著溫暖的光芒，讓得人心境都是為之平和。

有光幕於遊魚體內散發。

「聖光靜心珠，上品白眼，以聖光珍珠煉製而成，含之在口，可散發聖光屏障，庇護心靈，可化解諸多汙染，此物為消耗之物，兌換價格，六百三十枚道金。」

李洛原本有些失望的目光隨著這片光幕的出現，則是漸漸的變得有些凝重起來。

「庇護心靈，化解諸多汙染...」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這豈不是對抵禦三尾天狼的意志汙染也有用？

現在的他，最感到麻煩的，不就是三尾天狼力量中的汙染嗎？

雖說呂清兒修煉了「冰心玄氣」，但那依舊不可能完全的抵消掉三尾天狼的意志汙染，所以這幾天下來，李洛時刻都在擔心萬一到時候施展出這股力量出現了失控會怎麼辦？

而現在，這顆「聖光靜心珠」的出現，讓他終於是有了一些把握。

但麻煩又出現了，選擇了「聖光靜心珠」，他就沒有多餘的道金去選擇「靈螳刀」了。

現在的他，同樣也需要趁手的武器寶具啊。

李洛臉色變幻，眼中滿是掙扎之色，此時的他恨不得仰天怒吼，不就是道金嗎，我先賒帳不行嗎？！

但這也就是想想而已，賒帳顯然是不可能的，畢竟這是金龍道場，又不是大夏金龍寶行，還能找魚紅溪商量一下...

所以李洛在掙扎了好半晌後，終於還是下了決定。

他眼睛一閉，一把抓住那顆「聖光靜心珠」，然後再也不看漂浮在面前的「靈螳刀」，身影衝起，直接是選擇退出了這座多寶池。

算了，此刀與他無緣，還是等回去後專門找人打造一柄專屬寶具吧！

第三百八十三章李洛的瓶頸

特訓的時間宛如流水，不知不覺，便是大半個月過去。

在這半個月中，有關於聖杯戰門票賽的消息已經在學府內傳遍，這無疑是引得無數學員熱情的關注，畢竟門票賽關係到能否參與年底的聖杯戰，這相當於一座學府的榮譽，而身為其中的學員，這兩者間顯然是一榮俱榮的。

所有學員都是以身為聖玄星學府的一員而自豪，因此在這半個月中，幾乎所有人都是同仇敵愾，期待著在接下來的這場門票賽中，聖玄星學府能夠打響這場象徵著聖杯戰開啟的第一戰。

而有關門票賽的賽制，也早已公布出去，有關於最終的七個代表人選，也是成為了這段時間聖玄星學府內最為熱門的話題。

當學府內因為人選的事情討論得火熱的時候，李洛等人則依舊每日都在「聖木界洞」內苦修，一次次的衝擊著更高的平臺，經歷著那源源不斷的青靈傀的捶打。

而半個月下來，如今的李洛所率領的正義小隊，已經抵達了第三十三層。

在抵達第三十層後，其實突破的難度就變得極高起來了，二十多層的時候，李洛他們一天還能突破數層，可隨著進入到三十層，幾乎每天都只能突破一層，然後便是精疲力竭，再無突破的力量。

三十層後，不論是青靈傀的實力還是數量，都足以給李洛他們造成巨大的壓力。

其中有一次，甚至險些突破失敗，如果不是三人合作默契，恐怕一天的努力都得白費。

顯然，隨著層數的不斷提高，李洛他們的實力極限也就開始漸漸的體現出來，這也是正常的事情，細數「聖木界洞」開啟的歷史中，所有進來過的一星院隊伍，基本也就止步於三十多層。

而這半個月的修行下來，所有進入的紫輝小隊成員的實力都獲得了相當明顯的提升。

白豆豆，王鶴鳩，都澤北軒更上一層樓，直接是踏入到了生紋段第五紋，辛符達到了第四紋，白萌萌第三紋，即便是連虞浪，都是提升到了第二紋。

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還是要屬秦逐鹿，在三天前，他完成了生紋段最為艱難以及重要的突破，直接完成了生紋段與化相段的轉變，一躍進入到了化相段，實力暴漲。

至此，秦逐鹿成為了這一屆一星院中的第一位化相段！

隨著秦逐鹿突破的消息在學府內傳開，那門票賽一星院的代表人選，他立即就超越李洛，成為了最熱門，而為此學府內一些分別支持李洛與秦逐鹿的學員還為此爆發了許多的熱議與爭執。

「秦逐鹿身懷上八品「噬金妖虎相」，戰力驚人，如今他突破到化相段，絕對足以代表一星院迎戰「藍淵聖學府」，畢竟聽說對方的一星院中，也會派出上八品的學員。」

「李洛的雙相也不簡單，這大半年來，他以弱勝強的次數還少了？」

「但他還未突破到化相段，這是硬傷。」

「距離門票賽不是還有十天時間麼？李洛一定能完成突破的。」

「不過說來也奇怪，李洛此前進入第五紋似乎與秦逐鹿相差不多，而且聽說在那「聖木界洞」中，他們小隊的層數也比秦逐鹿他們更高一點，怎麼眼下反而是秦逐鹿先突破？」

「這誰知道，可能是因為雙相的緣故吧？」

類似的聲音，在學府內幾乎整日不休，畢竟此次的門票賽，一星院雖說只有一個出戰名額，但這一個名額，同樣顯得格外重要，所以眾多學員對人選的關注也是顯得尤為的熱情。

李洛這裡突然的停滯，不僅諸多學員很是關注，就連一星院的幾位紫輝導師也是對此感到有點疑惑。

聖木界洞的一座高臺上，曹聖導師望著一座平臺上的激戰，而後道：「這李洛，今天似乎依舊沒有突破的徵兆啊。」

彌爾導師點頭，隨著秦逐鹿的突破後，他們也一直在關注李洛這邊的進展，但現在是秦逐鹿突破後的第六天了，李洛這裡還是沒有動靜。

郗嬋導師柳眉微蹙，道：「化相段是相師境變化最大的一個境界，到了這個層次，體內的相力種子將會開始對著相性的本源衍變，李洛身懷雙相，別人只需要進行一次的衍變，而他這裡卻是需要兩次，在這種同時的衍變中，的確會有些難以掌控。」

楚子導師笑道：「不過這也說明一旦完成衍變的話，他實力的提升也會比其他的單相更強許多。」

沈金霄淡淡一笑，道：「但如今特訓快要結束了，門票賽也將要開始，他的時間可不多了，如果他那個時候還只是生紋段第五紋的話，我建議一星院的代表就由秦逐鹿來吧。」

曹聖導師笑道：「誰代表都無所謂，只要能夠維持住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顏面就好，而且秦逐鹿一直視李洛為最強對手，以他的性格，恐怕是很想要等到李洛踏入化相段後，與他真正的一決高下。」

沈金霄搖搖頭，嘆道：「不管雙相有多獨特，如果李洛無法達到化相段的話，由他擔任一星院的代表，我是無法認同的，在這上面我並無私心，純粹是為了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名聲著想。」

郗嬋導師冷冷的看來：「你一個人的認同，並不重要，到時候自會有投票決定。」

沈金霄哂笑，道：「郗嬋導師不必動怒，我只是表達我自身的想法，到時候究竟選誰，自然會由我們幾人投票決定，但我想，為了一星院的名聲，其他的導師或許也不會選擇一個第五紋來代表聖玄星學府一星院，即便他的戰鬥力遠勝一般的第五紋，畢竟總不能跟別的聖學府說，我們聖玄星學府一星院最強的，就只是一個第五紋吧？那多不好聽。」

郗嬋導師眼無波瀾，道：「第五紋又如何？難道你不知道，此前李洛在金龍道場中，僅僅第三紋的實力，卻擊敗了化相段第三變的強敵嗎？」

「此事倒是有所耳聞，不過那並非李洛一人的功勞，其中還有著秦逐鹿與呂清兒，另外那所謂的化相段第三變強敵，也只是一個依靠秘法強行提升的第三變而已，其真實戰鬥力，未必就比一名擁有八品相性的化相段第二變強多少。」沈金霄淡笑道。

「如今連白豆豆，王鶴鳩，都澤北軒他們都已進入第五紋，如果李洛再停滯下去，說不得排名還得落後。」

郗嬋導師眼神冷淡的掃了沈金霄一眼，搖搖頭不再與其爭辯，畢竟說這些都沒有用，一切，還是得等李洛的突破，雖說雙相會在這種突破中帶來一些阻礙，但她相信李洛能夠將其克服。

而且，就算到時候真未能及時突破，以李洛特殊的戰鬥力，也未必不能與秦逐鹿爭一爭。

在郗嬋導師與沈金霄在這邊爭鋒的時候，身為話題主角的李洛，卻是摒棄雜念，沒有受到任何幹擾，依舊是在全力的衝擊更高層次的平臺。

其實對於他自身此次突破變得艱難的原因他心中比所有人都更清楚。

別人以為他是雙相衍變困難，但實則並不是...因為真要仔細說起來，他體內其實存在著四種相性...

水相與光明相。

木相與土相。

各為一主一輔。

別人只需要觀想一種相性然後衍變其真實，可他這裡，卻是需要衍變四種...這能不慢不難嗎？

想到這一點，李洛心中就有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只能暫時將這種煩悶壓制下去，因為現在的他遇見了更現實的問題...

他發現以他們的實力，開始有些難以推進了。

第三百六十一章隱藏福利

當李洛那邊的擇寶結束時，呂清兒這邊同樣是因為寶具太多，從而挑選得眼花繚亂，一時陷入到了選擇困難症中。

「這麼多...怎麼挑選呢？」

此時的呂清兒，周身環繞著七八尾遊魚，每一條遊魚肚內都顯化著不同的白眼寶具，上下品皆有，所以這更是讓得她有些發愁。

最終在猶豫了好半晌後，她伸手抓向一尾遊魚，這是一件品階達到上品白眼的內甲寶具，具備一定的防禦力，之後他們三個如果要去圍剿林梭，她呂清兒實力最弱，此時增強一些防禦的話，倒也是會有更多的自保之力。

不過就在呂清兒抓住這尾遊魚，準備支付道金時，她突然見到不遠處似是有淡淡的金光閃過。

她怔了怔，然後就握住這尾遊魚，好奇的對著那邊走過去。

而隨著接近，方才發現那是一片湖底礁石，而幽黑的礁石山有一條小小的裂痕，裂痕很小，換個人還真是鑽不進去，也就呂清兒身子纖細，這才剛好擠了進去。

擠進礁石山裂縫，其內是個不大的空間，光線昏暗，但呂清兒卻沒注意這些，因為她發現這礁石山裂縫內，竟然有三尾遊魚在緩慢的遊動著。

有異常明亮的白光自其中散發出來，而且最令得呂清兒有些震驚的是，那明亮的白光中，仿佛隱隱有著細微的金線浮現。

呂清兒連忙靠近過去，仔細看了看，果然是發現那三尾魚肚內都藏著一道白眼寶具，而且在這三道寶具的白眼之中，一條淺淺的金線緩緩遊動。

「白眼顯金線？」

呂清兒好歹也是大夏金龍寶行的大小姐，平常裡也算是接觸了許多的寶具，所以一眼就看明白了端倪，當即美目中更是驚愕不已。

所謂的「白眼顯金線」，是指一些上品的白眼寶具在達到某個程度後，有了漸漸向金眼寶具蛻變、進化的潛力。一般來說，這種寶具算是最上品的白眼寶具，其價值也是上品白眼寶具中最為昂貴的。

雖然跟真正的金眼寶具還有不小的差距，但也超越了一般的上品白眼。

也正因此，呂清兒會如此地愕然，而且最讓得她感到不可思議的是，眼前這還不是一道，而是三道！

她再度看了看，這三道金線白眼寶具，一件是黑色的鐵甲，一件是散發著寒氣的菱形寶石，最後一件似乎是一柄有光線紋路交織的大弓。

東西倒是真的不錯...

呂清兒看了一會，又是有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從先前的經驗來看，多寶池內的上品寶具兌換價格都超過五百道金一件，而這種金線白眼道具價格必然是更為的高昂，她猜測應該都超過了一千，而這個價格，她根本兌換不起啊。

不過兌換不起，也不影響先觀摩一下。

呂清兒伸手抓向那蘊含著菱形寶石的遊魚，這寶石明顯是冰系能量，最為的適合她。

「千載玄晶珠，上品金線白眼，以地底玄晶所打造，千錘百鍊，蘊含玄晶寒意，將會大大增強冰相之力的寒氣效果，兌換價格，兩百道金。」

呂清兒看著散發的光幕，美目中有掩飾不住的喜愛，這玄晶珠簡直就是為她量身打造啊。

咦？

突然呂清兒驚咦了一聲，她終於發現了不對勁的地方，這件寶具的兌換價格，是...兩百道金？！

怎麼可能？！

呂清兒忍不住的揉了揉眼睛，認真的看去，發現那的的確確寫的是兩百道金。

「不可能啊，是寫錯了嗎？」呂清兒喃喃道，其他的上品白眼寶具價格都在五六百道金，可這比上品白眼還要更高級的金線白眼，竟然才兩百道金？

這也太離譜了吧。

呂清兒臉色變幻了數秒，然後她突然伸手抓向另外兩尾遊魚，光幕升起。

「黑耀戰甲，上品金線白眼，以黑耀玄鐵鑄造而成，防禦驚人，但戰甲沉重，對肉身力量有一定要求，兌換價格，兩百道金。」

「光隼弓，上品金線白眼，以光隼之骨鍛造，注入相力可引發光隼箭，其速如光，自帶音波衝擊，可幹擾敵人心神，兌換價格，兩百道金。」

看著這兩道金線白眼的兌換價格，呂清兒小嘴終於是忍不住的緩緩張大。

三件金線白眼，加起來才六百道金？這在剛才，可只是一件普通上品白眼的價格啊！

怎麼會這樣？難道這是隱藏的福利嗎？

而且，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這三件寶具，玄晶珠簡直是為她量身打造，黑耀戰甲對肉身力量有要求，秦逐鹿那傢伙是噬金妖虎相，力量本就驚人，再加上他那悍不畏死的性格，搭配了這戰甲，完全可以橫衝直撞，至於那光隼弓...李洛不就是擅長雙刀與弓箭嗎？

這些寶具上面，就差直接寫上他們三人的名字了。

如果這真的是巧合，呂清兒感覺有點侮辱她的智商。

呂清兒眸光閃爍，臉色略微有些古怪，不過最終她也沒有多說什麼，而是直接伸手抹過三尾遊魚，毫不猶豫的支付了六百道金，然後將它們藏進了空間球內，轉身就走。

反正不管這些寶具究竟什麼來路，既然都出現在了眼前，那當然不可能放過。

他們三個之後將會迎戰林梭，如此強敵，他們必須最大化的武裝自己，畢竟李洛為了她，都已經開始在準備那般危險的秘術了，那她當然也必須竭盡全力。

而有了這三件金線寶具，他們的把握就更大了。

此次的金龍道場之行，總是透著一種古怪感，等回了大夏，定要好好問問娘究竟是怎麼回事...

想著這些的時候，呂清兒迅速的出了多寶池，然後見到了早已出來的李洛與秦逐鹿。

秦逐鹿手持一柄黑色的重槍，愛不釋手的把玩著，顯然是新兌換的武器，而一旁的李洛則是神色有些惆悵複雜，有點高興，又有點憂愁。

「出來了嗎？找到合適的寶具沒？」而見到呂清兒出來，李洛也是笑問道。

呂清兒快步走來，拉住李洛的袖子，快步走向後方的林子裡，小聲的道：「你們都跟我來。」

李洛與秦逐鹿對視一眼，眼中滿是疑惑，但還是邁步跟了過去。

三人溜進小樹林，還不待李洛發問，呂清兒就乾脆利落的將黑耀戰甲與光隼弓都取了出來。

然後兩人就看著面前兩件寶具那一道白眼痕跡中流轉的金線，陷入到了長久的沉默中。

（ps：拍抖音被坑了，所以今天兩章，具體情況請看我的抖音帳號，哈哈哈。）

第三百八十四章合作

李洛小隊在「聖木界洞」中的攀登，停滯到了第三十六層。

這一層，徹底的阻攔下了李洛三人的腳步。

「太難了，這怎麼可能打得過？！」辛符的哀嘆聲，在三十六層的平臺上響起。

李洛揉了揉眉心，他望著前方的目光也是帶著點無奈，因為在那裡，有數十具青靈傀整齊的矗立，沉默間帶來了極大的壓力，在最前方，有四具身披青色木甲的高級青靈傀，那所散發的能量波動，皆是處於化相段第二變。

在四具第二變的青靈傀後面，還有三個化相段第一變。

更後面，則是多達數十具實力在生紋段第三紋到第五紋之間的青靈傀。

嚴格來說，這簡直已經算是一支悍不畏死的小型衛隊了。

這個陣容，比起第三十五層更為的艱難，而李洛他們之前為了打通第三十五層，可謂是傾盡全力，最後方才險險通過，所以他們知道，以他們小隊的力量，很難突破這第三十六層。

這已經是小隊實力的極限所在了。

經過這段時間的修行，李洛雖說還未能突破到化相段，但自身的相力依舊是增強了不少，所以以他的實力，要同時對付兩具化相段第二變的高級青靈傀並不算難，可如果是四具的話...那可就有點麻煩了。

而且最關鍵的是，即便他真的攔住了四具最強的第二變青靈傀，但辛符，白萌萌兩人，也不太可能牽扯得住其他的那些青靈傀啊。

一旦辛符，白萌萌那裡潰敗，接下來李洛也將會陷入到青靈傀的人海中，結果不言而喻。

李洛有些苦惱，而後他抬起頭望著更高層的一些平臺，那裡傳出了一些激烈的能量波動，顯然是在爆發著戰鬥，不過那些並不是他們一星院的紫輝小隊，而是二星院的紫輝小隊。

顯然，二星院的紫輝小隊這段時間也是在聖木界洞內特訓修行，只不過此前雙方距離頗遠，所以未曾察覺而已。

「以我們的實力，這三十六層難度太高，大概率是過不去的，如果實在不行的話，我們就繼續回頭刷三十五層吧。」辛符想了想，最終說道。

「第二次刷的平臺，青靈能量減弱了太多。」李洛嘆了一口氣。

如今的他還需要大量的青靈能量來助他突破，如果選擇重複刷下面的平臺，真不知道最後這不到十天的時間，能夠達到目標嗎？

辛符撓了撓頭，他也知道李洛最近一直都在苦惱未能突破到化相段這件事，畢竟秦逐鹿那邊已經率先突破，而王鶴鳩，白豆豆等人也是踏入到了第五紋，並且在飛速的追趕而來。

可憑他們的實力，的確沒辦法打通這第三十六層啊。

而在兩人無言間，一旁的白萌萌突然小聲道：「單憑我們小隊的實力或許無法打通第三十六層，但是我們可以找其他的小隊合作啊，雖然這樣一來最後會被瓜分一部分青靈能量，但如果我們效率足夠高的話，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彌補的。」

李洛一愣，旋即忍不住的一拍掌，這一點雖然簡單，但之前竟然沒想到，這也真怪不得他，畢竟如果是前面那些平臺的話，找幫手絕對是虧本的行為，但既然眼下單獨隊伍已經無法推進，若是能夠找一個強力隊伍合作的話，那效率自然會更好。

這是雙贏的局面。

「還是萌萌聰明。」李洛對著白萌萌豎起大拇指，讚揚道。

白萌萌輕笑道：「這其實只是弱者思維而已，隊長你太強了，所以總是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這才沒有往這方面去想。」

李洛感嘆一聲，多好的姑娘啊，竟然還能這麼別出心裁的安慰人。

「我去找秦逐鹿他們商量一下吧，他們已經抵達三十五層，說起來也快要跟上我們的進度了。」旋即李洛也沒有多耽誤，跟兩人說了一聲後，便是扭身對著右側遠處的一座平臺上面掠去。

而等李洛來到秦逐鹿他們這邊的平臺時，剛好是見到狂暴的相力餘波在散去，最後一具青靈傀被秦逐鹿重槍直接捅穿，摔成了滿地青煙。

不得不說，此時的秦逐鹿氣勢極盛，在其身體表面，相力流轉，隱隱的在其身後形成了一頭暗金色的巨虎虛影，一股驚人的兇煞之氣釋放出來，給人造成了極大的壓迫感。

顯然，隨著晉入到化相段，秦逐鹿那上八品的噬金妖虎相也是開始愈發的強勢。

李洛的到來，第一時間被呂清兒所察覺，她當即就淺笑著迎了上來，道：「是不是被第三十六層攔住了？」

李洛驚訝的看向她：「這也知道？」

呂清兒攤了攤手，道：「我們層數極為的接近，當然清楚你們的壓力，我們這裡打這第三十五層打了好幾次才通過，所以按照我的推測，我們應該也沒能力獨自打通第三十六層，所以即便你不過來找我們，我也打算去找你們商量一下合作的事情。」

李洛點點頭，將第三十六層的青靈傀陣容給說了一遍。

「四具化相段第二變的高級青靈傀。」呂清兒咂舌，這個陣容的確比第三十五層強許多，憑藉他們單一的隊伍，很難將其突破。

「我的意思是兩個隊伍合作，彼此幫對方通關，這樣雙方都能獲得不菲的收穫。」李洛笑道。

呂清兒頷首，嫣然笑道：「行啊，我沒意見。」

然後她看了一眼那邊開始閉目吸收青靈能量的秦逐鹿，道：「你放心，這個隊裡面，我說話才算數。」

李洛莞爾，旋即笑著點點頭。

呂清兒眸光流轉，遲疑了一下，有些擔心的道：「另外，你這裡沒事吧？可不要受到了學府內那些言論的影響。」

她所說的，自然就是李洛這大半個月下來未能突破到化相段的事情。

李洛笑了笑，安撫道：「放心，我都有數，一個化相段而已，還攔不住我。」

望著李洛的笑容，呂清兒也是放心了下來，握緊小拳頭。

「加油，李洛，你一定可以的！」

...

李洛小隊與秦逐鹿小隊選擇合作衝擊第三十六層平臺的這個舉動，也是引起了其他三支紫輝小隊的震動，此時他們也反應了過來，隨著後面的推進變得艱難，他們也應該改變一些此前的推進方式了。

白豆豆小隊在經過考慮後，先是去找了王鶴鳩小隊，畢竟從實力來說，如今的王鶴鳩小隊的確算是除了李洛，秦逐鹿他們之外最強的選擇了。

只不過，讓人意外的是，王鶴鳩小隊拒絕了白豆豆他們的合作邀請。

白豆豆也是心氣高傲的主，一聽見拒絕，直接掉頭就走。

「為什麼要拒絕白豆豆？」望著白豆豆離去的身影，都澤北軒有些不解的望著王鶴鳩。

王鶴鳩淡淡一笑，道：「因為白豆豆他們小隊不符合我的要求，即便跟他們合作了，也不可能追得上李洛，秦逐鹿。」

「那難不成你要去找伊粒沙他們？他們更加不可能啊。」都澤北軒皺眉道。

王鶴鳩笑道：「難道這裡除了他們，就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了嗎？」

都澤北軒沒好氣的道：「你不是說廢話嗎？這裡就我們一星院五個紫輝小隊...」

說到此處，他突然頓了頓，然後想到了什麼，難以置信的目光投向了更高處的平臺，然後對著王鶴鳩道：「你...難道你要去找二星院的那些紫輝小隊合作？！」

「你這麼搞，會讓一星院的人說我們吃裡扒外的！」

王鶴鳩冷笑一聲，道：「許些流言，算得了什麼？只要我們找一個二星院的紫輝小隊合作，說不定連突破到四十層都有可能，到時候我們將會創造一星院的歷史，難道你想要讓李洛他們吃了最大頭的青靈能量嗎？我可不願意成為他的陪襯！」

都澤北軒面色變幻，最終沉默了下來。

第三百六十二章鳥槍換炮

小樹林的沉默持續了良久，李洛與秦逐鹿方才漸漸的回過神來，他們吞了一口口水。

「這是...金線白眼？！」

李洛盯著呂清兒，感嘆道：「還是清兒你厲害，竟然能夠從外面攜帶寶具進來。」

這金龍道場頗為的特殊，每個進入者似乎是不能攜帶外面的寶具進場，所以李洛他們進入時所攜帶的都只是普通的相具，並沒有人擁有著寶具。

而眼下呂清兒突然掏出兩道金線白眼寶具，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帶進來的。

呂清兒白了李洛一眼，道：「我可沒這麼大的本事，這都是我剛才從多寶池中兌換而來的。」

李洛搖搖頭，道：「清兒你這就太把我們當外人了，就算知道你是違規帶了寶具進來，我們也不可能去揭發你的。」

從多寶池中兌換而來的？開什麼玩笑，剛才他又不是沒進去過，他在多寶池中找了那麼久的時間，連上品白眼都見得不多，更何況是帶金線的白眼寶具，而且，普通的上品白眼兌換價格就已經超過五百道金了，眼下這兩道加起來起碼上千，而呂清兒那裡有多少道金，他們還不知道嗎？

這怎麼可能兌換得了？

一旁的秦逐鹿也是認同的點點頭。

呂清兒見狀，無奈的道：「我說的都是真的，這兩道寶具都是我從多寶池中兌換而來的，而且除了這兩件外，還有這個也是...它們的兌換價格是每一道兩百道金，所以我一共只花費了六百道金。」

她伸出另外一隻手，掌心躺著一顆散發著寒氣的冰珠，寒氣升騰，引得附近的溫度都是開始降低。

李洛與秦逐鹿面面相覷，呂清兒的神情太過的認真，這讓得他們清楚，以她的性格，可能還真不是在說假話。

可是...兩百道金一件的金線白眼？

這是白菜批發價嗎？

「這是個什麼情況？」李洛皺眉問道，同樣是感覺到事情有點不對勁。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在多寶池中無意間看見了一處礁石山，就在裡面找到了這三樣寶具。」呂清兒說道。

「難道是因為你那剩下一半的金龍氣的原因嗎？」秦逐鹿也問道。

呂清兒搖頭表示她也不知道。

李洛嘆了一口氣，道：「這金龍道場的歷練，真是讓我有點看不懂啊。」

這種寶貝送上門的服務，實在是太周到了一點。

「不過不管是什麼原因，既然送到了口中，也沒有吐出去的道理。」李洛也沒有繼續疑神疑鬼，管他是什麼情況，既然送來了那就收下，他們接下來要面臨一場大戰，正需要這些寶具來增強戰鬥力。

「我也是這麼想的。」呂清兒表示贊同，然後將光隼弓遞給了李洛，黑耀戰甲則是給了秦逐鹿。

「你們試試，看看適合嗎？」

李洛迫不及待的接過了光隼弓，這弓身宛如白色的晶石打造而成，上面有奇特的紋路，弓身延展而開，宛如是展翼的隼鳥，白色的弓弦緊繃，手指輕輕撫過，便是有能量在若有若無的凝聚，同時發出了細微的隼鳴之聲。

「好弓！」

李洛忍不住的讚嘆，光是握著這柄光隼弓，他就能夠感覺到弓身中所具備的驚人力量，而且手持此弓，他能夠感覺到天地間的光明相力仿佛都是在流動而來。

他體內的光明相力，也隨之變得活躍許多。

光是這一上手，就能夠清晰的感覺到自己以前那雙刀所組合的藍銀弓與前者之間的明顯差距。

相具與寶具之間，果然是鴻溝般的距離。

在李洛試著新到手的「光隼弓」時，秦逐鹿也是將黑耀戰甲穿了上去，頓時那本就魁梧的身軀更是變得宛如一座鐵塔般，黑色戰甲隨著身軀變化，其上幽光流轉，給人一種難以摧毀之感。

秦逐鹿手持先前兌換而來的黑色戰槍，再配合著這套黑色戰甲，整個人一下子就顯得壓迫感十足起來。

「好東西！」

秦逐鹿讚不絕口，這黑耀戰甲雖然沉重，但他本就擅長力量，此物簡直與他極為的契合，而有了黑耀戰甲的保護，即便那林梭是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秦逐鹿相信對方也不可能輕易的砍死他。

到時候以命搏命起來，他也能夠更加的不顧一切了。

呂清兒也是笑吟吟的將那一顆千載玄晶珠輕輕的嵌在了右手的冰蠶絲手套上面，柔韌的蠶絲將其牢牢覆蓋。

嗡！

那一瞬，有深藍色的寒氣波紋於手套上面蔓延開來，那股寒氣引得李洛都是有些側目，別看現在的呂清兒只是生紋段第一紋的實力，可這一掌凝聚而起的寒氣，如果落在他的身上，恐怕也會造成不輕的凍傷。

看來那一顆「千載玄晶珠」對她的寒氣增幅相當不小。

「我覺得以後你可以多搞幾顆這一類的「寒冰珠」來鑲嵌，這樣一來你的外號我都幫你想好了，可以叫...「寒霸」。」李洛說道。

呂清兒沒好氣的瞪了他一眼：「難聽死了。」

「或者「冰棍製造者」！」李洛再次建議。

呂清兒不搭理他的調侃，問道：「東西都還稱手嗎？」

李洛把玩著光隼弓，笑著點點頭，道：「很不錯，謝謝清兒了，等回了大夏，算算這光隼弓值多少天量金，我補給你。」

呂清兒一聽，俏臉頓時一板，道：「李洛你再胡說我可就要生氣了。」

李洛無奈的道：「金線白眼的寶具，價值太高了。」

他跟秦逐鹿這兩件金線寶具若是放在金龍寶行，總價值起碼五百萬天量金，這的確不是小數目了。

「你們拿寶具的目的，最終不也是為了我嗎？」

呂清兒直接駁斥了李洛，然後瞪了一旁欲言欲止的秦逐鹿一眼，叱道：「你也閉嘴！」

秦逐鹿很無語，這是李洛開的頭，我什麼都還沒說呢，為什麼罵我卻不罵他？

呂清兒說完後，便是不再理會他們，轉身走出小樹林了。

李洛望著少女纖細玲瓏的倩影，也是無奈的笑了笑，秦逐鹿悶聲問道：「東西收不收？」

李洛想了想，道：「既然這是清兒的心意，那就只能收了吧，回頭咱們全力幫她搶一份金龍拜山貼，算是回禮...當然如果你還是過意不去的話，你可以回頭把錢補給我，我用這些錢請清兒吃飯遊玩啥的。」

秦逐鹿看了他一眼，道：「李洛，你可做個人吧。」

李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然後收起光隼弓，秦逐鹿也將黑耀戰甲褪下，藏進空間珠裡面，這些寶貝還是要等大戰的時候再啟用，才能夠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而後兩人跟著走出小樹林，突然聽見了遠處山脈的方向傳來了如雷鳴般的響聲。

多寶池外沸騰的人聲都是因此而中斷，一道道驚愕的目光投向雷鳴聲傳來的方向，那裡正是金龍山脈所在。

而此時，在山脈最高峰的金龍峰上空，天地能量猶如是形成了巨大的漩渦，漩渦緩緩的旋轉，委實壯觀。

「這是金龍拜山貼要出現的前兆！」呂清兒望著這一幕，頓時驚訝出聲。

李洛，秦逐鹿也是好奇的看去。

多寶池外，這片區域所有人都是停下了腳步，目光熾熱的望著遠處天空上的能量漩渦，那裡的能量在不斷的凝聚，仿佛是在孕育著什麼一般。

這般孕育持續了約莫半柱香的時間。

突然有人驚呼出聲，所有人目光死死的投去，然後便是見到，那能量漩渦之中，突然有著五道金光從天而降，最後墜向了那座巍峨的金龍峰峰頂。

「金龍拜山貼出現了！」

「看來這一次是有五道！」

「走、走！」

「......」

多寶池外，氣氛瞬間沸騰，下一瞬，有一道道身影直接是動身對著金龍山脈疾馳而去。

「五道金龍拜山貼。」

李洛也是眺望著這一幕，而後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目光轉向呂清兒，秦逐鹿。

「好戲終於開場了，咱們也準備動身吧。」

「這一次只有一個目標，打爆林梭狗頭，搶一份金龍拜山貼！」

第三百八十五章王鶴鳩的選擇

當李洛小隊與秦逐鹿小隊以合作的形式開始衝擊第三十六層平臺時，整個局面終於開始出現了扭轉。

李洛與秦逐鹿二人直接是硬抗住了四具化相段第二變的高級青靈傀，而辛符，白萌萌，呂清兒，殷月四人則是憑藉著聯合的戰術，將其他的所有青靈傀暫時的分割困住。

而李洛，秦逐鹿那邊的戰鬥只是持續了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兩人便是以一種摧枯拉朽般的姿態，硬生生的將四具化相段第二變的高級青靈傀盡數的擊潰。

解決了這四具高級青靈傀，其他的問題也就變得簡單了起來，李洛與秦逐鹿繼續聯手，將那些分割開來的青靈傀一波一波的摧毀，於是，這原本讓得李洛三人難以寸進的第三十六層平臺，便是這樣被盡數的打通。

當那一股龐大的青靈能量從天而降，湧入體內的時候，在場的眾人皆是忍不住的歡欣雀躍起來。

他們這一次的合作，算是改變了接下來的特訓方式。

短短一天的時間中，李洛，秦逐鹿小隊互相幫忙，將對方的三十六層首通盡數的攻克，而且這還未曾停止，他們開始繼續朝著三十七層衝擊。

如此速度，自然是引得其他小隊紛紛效仿。

白豆豆小隊與伊粒沙小隊開始合作，同樣取得了進展。

而讓人意外的是王鶴鳩小隊則依舊是在慢吞吞的獨自攀爬，所以很快他們就被其他四支小隊都給拋在了身後，這倒是讓人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在想著什麼...

不過，眾人的疑惑，第二天就被解開了。

因為王鶴鳩小隊一日穿四關！

原本李洛，秦逐鹿兩支小隊已經開始在衝擊三十八層，王鶴鳩小隊只是位於第三十四層，可是短短一日內，王鶴鳩小隊如同吃藥一般，直接連穿四層，追平了李洛，秦逐鹿這支聯合小隊。

而這種效率，也直接是引得所有人震驚側目。

王鶴鳩他們，怎麼突然變得這麼猛了？這根本不可能啊！

於是懷著這般震撼的心情，他們的目光投向了王鶴鳩等人所在的平臺，然後就在那裡見到了一支並不屬於一星院的隊伍...那是，二星院以葉秋鼎為首的一支紫輝小隊！

王鶴鳩他們，竟然選擇了那些同樣深處聖木界洞中的二星院紫輝小隊來合作！

「他媽的，這狗東西難道不算違規嗎？！」虞浪第一時間破口大罵。

其他人也是面色有些不好看，畢竟在這聖木界洞內，青靈能量的分配是按照各院而來，比如整個一星院每天就分配到十個點的青靈能量，他們五支紫輝小隊彼此競爭也就罷了，好歹算是都在一星院的餐盤裡，可現在這王鶴鳩他們突然將二星院的葉秋鼎他們給找來，那豈不是就變成了六支小隊來瓜分這十個點的青靈能量了嗎？

這簡直就是把屬於一星院的東西拱手相讓！

李洛眉頭也是緊皺，王鶴鳩他們這個舉動，顯然是有點破壞規則。

他能夠猜到王鶴鳩的心思，無非就是藉助更強的二星院紫輝小隊，然後打通更多的平臺，以此來掠奪更多的青靈能量，至於那些被葉秋鼎小隊分走的青靈能量根本就不在王鶴鳩的考慮範圍，或許在他看來，與其便宜他們，還不如便宜葉秋鼎小隊。

畢竟同為一星院的紫輝小隊，他們之間還算是有著一些競爭關係，更何況，此前還有一些私人恩怨。

而有了葉秋鼎小隊的加入，王鶴鳩他們的實力可謂是成倍的膨脹，這樣一來，他們將會掠奪最多的青靈能量，這樣下去...說不定會影響到李洛計劃中的突破。

「他們這樣做太過分了。」呂清兒臉若冰霜，有些生氣的道。

「既然他們這麼不仁義，要不隊長你去找姜學姐來當外援吧。」辛符摸了摸下巴，給出了建議。

白萌萌提醒道：「三星院並沒有進入聖木界洞特訓，所以我們是沒辦法找姜學姐當外援的。」

「那現在怎麼辦？」辛符無奈的道。

李洛沉默了數息，道：「其實嚴格意義來說，他們雖然做的過分，但不算是違規，至於他們這事究竟如何判定，我們說了都不算，暫且等等吧，此時五位紫輝導師們應該在討論了，看最後的結果再做打算吧。」

其他人聞言，也是點頭，眼下也的確只能如此了。

而李洛想的也的確沒錯，當王鶴鳩與葉秋鼎小隊一穿四的情況出現後，一星院的紫輝導師也是陷入到了一場爭執之中。

「沈金霄，你教出來的學員就是如此的不擇手段嗎？為了獲得更多的青靈能量，連這種損人利己的事情都能做出來？或者還是說，他們此舉，是你暗中示意？」郗嬋導師率先發難，言辭犀利，直指沈金霄。

沈金霄面無波瀾，淡淡的道：「郗嬋導師，他們所做，可是違規了？」

「沈金霄，不必用這些言辭來敷衍，規則只是道德的最底限，他們身為一星院的學員，自然應該維護一星院的利益，如今這種將一星院利益讓於外人的行為，也足以說明其心性。」郗嬋導師冷聲道。

「看來在郗嬋導師眼中，二星院的學員就不是我聖玄星學府的人了？」沈金霄反駁道。

「強詞奪理。」郗嬋導師柳眉微豎。

兩人爭吵不斷，其他的紫輝導師也是皺緊眉頭，因為他們都明白，這件事情根本就扯不清楚，王鶴鳩他們做的的確過分，但聖木界洞的規則並未禁止這種行為，所以他們可以說王鶴鳩等人為了掠奪青靈能量不擇手段，但卻不能以違規將他們驅逐出去。

所以，最終在經過好一會的爭吵後，曹聖導師沉聲道：「此事先上報學府金殿，交由素心副院長評定吧。」

其他紫輝導師點點頭，郗嬋導師也是冷哼一聲，不再言語，這個結果她從一開始就知道，但心中那口不滿之氣總歸是要衝著沈金霄發出來。

只不過此事搞出來，固然其他紫輝導師沒辦法說什麼，但看得出來，他們對於沈金霄也都是有些不滿，這種事情，搞得太過難堪，傳出去難免讓其他院級的導師笑話他們一星院內鬥太盛。

李洛，秦逐鹿他們等待了半天，卻沒有等來任何的導師的聲音，然後他們就明白了結果。

沒有聲音，就相當於是默認了。

王鶴鳩他們抓住規則的破綻，讓得幾位紫輝導師也不能剝奪他們在聖木界洞中修行的權利，當然不用想也知道，這其中必然有沈金霄的大力支持。

「這狗東西。」

李洛心中罵了一聲，然後目光轉向秦逐鹿他們，道：「有沒有勇氣跟二星院的紫輝小隊競爭一下？」

秦逐鹿聞言，則是咧嘴笑了起來，那眼中的亢奮與激動幾乎是化為實質般的湧了出來。

「求之不得！」

第三百八十六章最後一場特訓

王鶴鳩邀請二星院的葉秋鼎小隊來作為外援，無疑是引起了一星院紫輝小隊的眾怒，畢竟此前大家雖然都在競爭，但好歹算是內部競爭，而現在你突然間把二星院的隊伍引了進來，這不就是引狼入室嗎？

每天的青靈能量就那麼多，葉秋鼎小隊吞了一部分，那損失的不就是其他的紫輝小隊麼？

可憤怒歸憤怒，但連幾位紫輝導師都沒有叫停王鶴鳩他們的行為，那麼顯然也就是默認了下來，畢竟這些規則的確沒有被明令禁止，但或許連各位導師都沒想到過，竟然會有人真的寧願被眾多一星院的學員口誅筆伐，也要一意孤行吧。

憤怒無濟於事，於是其他四支紫輝小隊也是開始拼盡全力的衝擊更高層的平臺，最起碼，能夠多打通一層，那麼被葉秋鼎小隊瓜分走的青靈能量就會少上一分。

而這其中，顯然又要以李洛，秦逐鹿兩支小隊效率最高。

作為一星院中最強的兩支小隊，在這強強聯手下，他們經過一天的努力，已經打通了第三十八層，開始衝刺第三十九層。

三十九層的難度較之三十八層要更高許多，李洛與秦逐鹿能夠清晰感覺到那大漲的壓力，但他們沒有半點退縮之意，反而是奮力向前，兩人肩負著超過七成的壓力，帶領著兩支隊伍在這第三十九層上展開了激戰。

他們必須爭分奪秒，因為他們已經見到王鶴鳩，葉秋鼎他們也已經衝擊到了第三十九層。

而距離特訓結束，也只有明天最後一天的時間了。

王鶴鳩他們的目標很明確，他們想要抓住這最後的時間，成為第一個衝擊到四十層平臺的一星院小隊，因為那一口青靈能量，顯然將會超出想像的肥。

王鶴鳩的野心很大，他想要藉此看看能不能衝刺一下化相段。

如果真的成了，那麼他就會是一星院中繼秦逐鹿之後，第二個突破到化相段的人，那時候，李洛也將會被他再次的踩在腳下。

「葉隊長，李洛他們已經在那邊的三十九層上面動手了。」在李洛他們衝擊三十九層平臺時，王鶴鳩他們同樣是來到了同一層臺，然後他目光對著右側遠處的平臺平移而去，那邊正是李洛他們所在的平臺。

葉秋鼎也是遠遠的瞥了一眼，神色平淡的道：「放心吧，李洛與秦逐鹿雖然有些本事，但想要通過第四十層沒那麼容易的，那一層當初就連祝煊的小隊，都是在進入二星院後才通過的。」

王鶴鳩微微一笑，道：「還是得謹慎一些，那李洛實在是有點妖，最近他在學府內可是風雲人物，特別是在經過暗窟那件事後...」

聽到王鶴鳩此話，葉秋鼎眼中頓時掠過一抹陰霾之意，暗窟的事情，成就了李洛，卻是讓得他葉秋鼎成為了一個笑話。

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李洛搶了他的位置所導致，畢竟如果沒有李洛，那姜青娥大概率會繼續選擇他來合作，那麼結局，自然也就不會是那樣了。

這種遷怒有些牽強，但其實也是葉秋鼎內心的嫉妒以及忌憚在作祟，因為隨著李洛漸漸的在聖玄星學府內嶄露頭角，所有人都明白過來，這位以往不顯山不露水的洛嵐府少府主，的確是有著他的過人之處。

以前所有人都為姜青娥感到惋惜，畢竟與她的璀璨相比，李洛這位洛嵐府少府主實在是過於的黯淡，兩人之間，簡直就是明珠暗投的典範，那些傾慕於姜青娥這顆明珠的年輕天驕憤怒的捶胸頓足，那李洛何德何能，不過就是仗著身份的便利以及父母對姜青娥的恩情，這才近水樓臺得了月，實在是讓人不甘。

而葉秋鼎，就是最不甘心的那種人。

他原本自詡任何一點都超過李洛，後者也就出身比他更好一些而已，他原本以為自己能夠與李洛競爭，可最終發現不過是一場笑話。

「準備動手吧，既然你請了我們來，那自然結果會讓你滿意。」葉秋鼎深吸一口氣，壓抑下心中翻湧的嫉妒，而後衝著王鶴鳩淡淡的道。

王鶴鳩笑著點點頭，他如何感覺不到葉秋鼎對李洛的那些怨氣，但這正是他所需要的，雙方有共同的目標，才能夠全力而為，其實他本來是想要找祝煊的，但祝煊如今也是在加緊衝擊更高平臺，實在沒有時間來他們這邊幫忙，所以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找了葉秋鼎，不過好在葉秋鼎實力雖然比祝煊差一些，可對李洛的怨氣，仿佛不比祝煊弱。

而後兩支小隊做好準備，一道道相力陡然爆發，直接是衝進了第三十九層平臺中，與其中那眾多青靈傀爆發了激戰。

一天激戰下來。

不出意料，李洛小隊，秦逐鹿小隊還有王鶴鳩這邊，都是先後突破了第三十九層。

這一日所剩下的青靈能量，直接是被瓜分得乾乾淨淨。

然而所有人都知道，三十九層只是前戲，真正的壓軸是在明天的第四十層。

李洛與王鶴鳩，哪邊先一步打通第四十層，那麼就將會獲得那最後一口雄厚的青靈能量。

白豆豆小隊與伊粒沙小隊直接是選擇放棄了繼續衝擊，因為他們已經沒有機會追趕上李洛，王鶴鳩他們，索性也就不必再做無用之功，反而開始作為現場觀眾，等待著明日的這場熱鬧。

而特訓最後一日，也是如約而至。

當李洛他們再度來到相力樹前時，卻是愕然的發現這裡聚集了許多一星院的學員。

「李洛，秦逐鹿加油，打死王鶴鳩這個叛徒！」

「王鶴鳩，吃裡扒外的東西，竟然找二星院的人當幫手！」

「一院奸！」

「......」

那些一星院學員爆發出來的呼喊聲，讓得李洛嘴角微抽，然後他目光掃了一眼後方的王鶴鳩等人，見到他與都澤北軒皆是滿臉鐵青。

見到李洛的目光，王鶴鳩快步走上來，冷笑道：「李洛，這是你搞的鬼吧？」

李洛搖搖頭，道：「這倒是跟我沒關係，不過不管是誰做的，我都要給他點個讚。」

王鶴鳩淡淡的道：「所謂名聲，我一點都不在意，只要今天我們率先突破第四十層，那就算是創造了歷史，而且說不定我今日還能夠趁勢突破到化相段，那個時候，被潑點汙水又能如何？」

李洛笑道：「那可不一定，萬一你們又挨罵又沒撈到好處呢？」

王鶴鳩冷笑一聲，拂袖而去。

李洛望著他的背影，摸了摸下巴，然後對著後面的虞浪招了招手，後者笑眯眯的湊了上來。

「是你搞的？這風格太熟悉了。」李洛笑道。

虞浪擺了擺手，謙虛道：「既然他敢做，我就幫他宣揚一下，雖說這小子可能不在意，但能噁心一下也是好的。」

李洛笑了笑，豎起大拇指，點讚。

在那一路歡呼簇擁中，李洛一行人也是再度進入到了聖木界洞。

沒有裁判，沒有吆喝。

兩邊的隊伍直接是邁上了第四十層平臺，迎接這最後一場特訓。

第三百六十三章登山

金龍拜山貼的出現，算是徹底引爆了這片區域的氣氛，多寶池外，眾多隊伍紛紛動身，一時間漫天都是破風聲響，所有隊伍的目標，都是那座巍峨的金龍峰。

雖說大家都明白拜山貼只有區區五道，而這裡的隊伍卻是多達上百，這必然是唯有最強的隊伍才有資格去競爭，但這並不妨礙眾人的熱情與渴望，畢竟做人都得有點夢想，萬一到時候僥倖成功了呢？

而李洛三人，也是隨著大部隊，趕向了金龍峰。

半日後，他們進入到了金龍山脈範圍，夕陽斜落時，終於是來到了金龍峰下。

此時的這裡，已是隊伍雲集。

當李洛三人剛剛抵達這裡時，他就見到不遠處有人對著他這邊招了招手，目光看去，竟然是顧穎。

李洛見狀則是走了過去，笑道：「又見面了啊。」

「沒想到你們還真敢追來。」顧穎說道。

「不是你說的麼，最好把被奪走的金龍氣拿回來。」

顧穎點點頭，道：「那你就得做好準備了，憑你們的實力，想要從一名化相段第三變的強敵手中奪回金龍氣，可並不是什麼簡單的事情。」

「另外再奉送一個情報，如果你們要找林梭的話，待會可以選擇第四峰，因為林梭已經放出了話，第四峰的拜山貼，他先預定了。」

「這倒不是他有多狂，而是正常的流程，因為這些實力頂尖的隊伍，都會提前將自己選定的目標公布出來，這樣一來其他的頂尖隊伍也就會斟酌著避開，免得彼此對上，對雙方都造成不利的影響。」

李洛看向那巍峨的金龍峰，金龍峰上有諸多分峰，而金龍拜山貼就落在這些分峰上面，顧穎所說的第四峰，便是其中之一。

「多謝了。」李洛笑著抱拳。

「舉手之勞而已，這個情報你們打聽一下就能知曉。」

顧穎擺了擺手，深深的看了李洛一眼：「希望你們能成功吧，在此前林梭已經獨自一人打敗了好幾支隊伍了，這傢伙的實力相當強，他的血相也略顯詭異，不好對付。」

說完，便是帶著隊伍對著前方而去。

「她倒是挺熱情的呢。」呂清兒望著顧穎性感高挑的倩影，掃了李洛一眼，說道。

「是個好人啊。」李洛感嘆道。

呂清兒輕輕撇嘴，道：「好人麼？你看那趙孑陽，沒了金龍氣的好處後，還搭理過你嗎？」

她輕輕一哼：「我感覺這顧穎啊，就是垂涎你的外貌。」

李洛聞言，頓時斥道：「真是膚淺，都說了無數次了，不要在意我的外貌顏值，這是我能夠改變的東西嗎？我更希望大家注意我在修行上面鍥而不捨的努力以及心中所具備的內涵！」

秦逐鹿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你要不要這麼大聲啊？周圍的人都看過來了，好丟臉啊。

呂清兒也白了李洛一眼，這人的臉皮啊，真的是比秦逐鹿穿的黑耀戰甲都要厚。

李洛咳了一聲，道：「接下來咱們會選擇第四峰，那峰頂會有一份金龍拜山貼，至於具體登峰流程，由清兒解說一下。」

呂清兒頷首，道：「首先要說的是，想要登頂金龍峰，並非是毫無阻難，而其中最不可避免的一點，就是金龍峰上的「金鷹蜂」，這是一種小型精獸，不過巴掌大小，但卻勝在數量龐大，我們要登頂，就必須穿過「金鷹蜂」所形成的攔截帶。」

「而且這個速度還必須要快，因為一旦有人率先登頂，金龍峰上就會有能量屏障開始形成，一旦屏障成形，就會隔絕峰頂，那個時候其他人就不能再進入了。」

李洛點頭，接話道：「這個「金鷹蜂」攻擊手段不多，但其爪牙異常鋒利，蟻多咬死象，如果真被困住，必然是會被淘汰，不過對於這一點我們不用太過的擔心，因為我已經想好了應對的辦法！」

秦逐鹿驚訝看來，這李洛就已經有了應對之法麼？這傢伙，有時候還是比較靠譜的。

「等我們登金龍峰時，秦逐鹿你就直接頂在前面，你防禦出眾，剛好能夠抵禦那些金鷹蜂，而我和清兒在你身後協助，想必能夠以最快的速度穿過。」李洛以振奮人心的口氣說道。

秦逐鹿臉色一僵，就這？

你直接說讓我去當肉盾不就行了嗎？！

這算個鬼的應對之法啊？

呂清兒也是安撫道：「秦逐鹿你放心吧，你一定沒事的，頂多就是金鷹蜂扎人有點疼，但以你的身體強度，完全能夠承受。」

秦逐鹿悶哼一聲，不過也算是默認了下來，畢竟三人之中論起位置的話，他的確是前排肉盾，前排沒人權，苦活累活都得幹。

「小鹿的覺悟還是很高的，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隊友。」李洛欣慰的道。

秦逐鹿才懶得搭理他，這傢伙心黑得跟蛆一樣，呂清兒都快被他帶壞了。

「接下來等山腳的能量屏障一散，我們就直接動身。」李洛看向金龍峰山腳處，那裡有著巨大的能量屏障阻擋著所有隊伍前進，這應該也是某種機制，免得有人佔據著地形優勢，捷足先登。

於是三人皆是做好準備，靜靜的等待。

這般等待持續了約莫一個時辰後，此處的人群就有些騷動起來，因為他們都是見到，那巨大的能量屏障在此時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得淡化，最後徹徹底底的消失。

轟！

當能量屏障消失的那一刻，這方山林間，一道道相力猛然爆發。

繼而破風聲響起，諸多身影直奔金龍峰而上。

李洛三人，同樣催動相力，疾掠而出。

當抵達山腳位置時，這些隊伍迅速的分流，分成了五股，而這五股人流的盡頭，便是那五座降臨了金龍拜山貼的分峰。

李洛抬頭望著他們這波人流的最前方，那裡有一道血光身影最為醒目，他的速度極快，血光閃爍間，便是將後方眾人逐漸的拋下。

林梭。

李洛盯著那道身影，眼中有森寒之意漸漸的泛起。

狗東西，這次不弄掉你，等回去後魚紅溪就會讓你明白什麼叫做被逼債的絕望！

第三百八十七章四十層之爭

鏘！

第四十層平臺上，李洛手持雙刀而立，在其身側，站著握住重槍的秦逐鹿，後面一點便是兩隊的四名隊員。

此時他們的目光都是緊緊的望著前方，四十層平臺顯得尤為的寬敞，濃鬱的青色霧氣在劇烈的翻湧，而待得霧氣緩緩消退時，三具青色身影出現在了視野中。

三具青靈傀身上穿著青色的戰甲，身軀魁梧，腳邊有一柄青色的巨斧。

一股若有若無的壓迫感，隨之散發出來。

不過李洛望著這三具高級青靈傀，卻是悄悄的鬆了一口氣，因為這三具青靈傀雖然比之前遇見的任何一具都要顯得更強，但它們卻並未達到化相段第四變。

從它們身上散發出來的能量強度來看，應該算是第三變頂尖級別。

每一具光從能量強度來看，都要比在金龍道場遇見的林梭更強一分。

不過傀儡也有著傀儡的弊端，那就是能量足夠，但卻缺乏靈智，它們的戰鬥手段相對匱乏，這對於他們而言，算是最容易針對的點。

「竟然有三具這種級別的高級青靈傀。」

秦逐鹿手掌緊握重槍，他舔了舔嘴唇，然後對著李洛道：「我只能攔住一個。」

李洛有點詫異的看了他一眼，笑道：「小鹿有點飄啊，忘記在金龍道場被林梭追著打的慘樣了？」

秦逐鹿面色發黑，怒道：「在金龍道場的時候我才第三紋，現在我已經是化相段第一變了，如果再遇見那林梭，就算單打獨鬥，他也未必能在我手裡討到好處！」

「可惜，你恐怕很難遇見了。」

李洛笑了笑，然後道：「那你搞定一個吧。」

秦逐鹿嘴巴動了動，他剛才說的只是能夠攔住一個，可沒有說直接搞定一個...不過眼下也不可能在李洛面前認慫，於是只能硬著頭皮道：「沒問題。」

反正無所謂了，再慘也不可能比當日對付林梭時候更慘了，畢竟如今他的實力大漲，隨著他突破到化相段後，自身「噬金妖虎相」也是漸漸的有了蛻變之態，他的力量與防禦都是成倍的增長。

「那另外兩個呢？」秦逐鹿問道。

「我會對付一個，剩下的一個，交給辛符，清兒，萌萌他們四個人吧，他們聯手的話，應該是能夠拖住一些時間的。」李洛思慮了一下，做好了分配。

「你可以？」秦逐鹿看了看李洛。

這次特訓的結果很出人意料，所有人的實力都在大幅度的提升，可唯有原本處於領先階段的李洛還未能突破到化相段，所以秦逐鹿倒不是小覷李洛，而是在給他做好一些提醒。

畢竟這次的高級青靈傀，實力比之前遇見的林梭要強！

面對著秦逐鹿有些擔憂的提醒，李洛斜瞥了他一眼，道：「看來你是忘記了誰才是打敗林梭的主力。」

秦逐鹿也就沒有再多說什麼了，經過這麼多次的合作，他也知道李洛不是逞強以及魯莽的人，既然他這麼安排了，那就按照他所說的來做吧。

「安排是這麼安排的，不過現在有個難點，辛符他們即便聯手，大概率是只能拖延一些時間，而在這個時間內，如果我們兩人這邊沒有人能夠騰出手來的話，他們那邊可能就會面臨崩盤。」

「而且...就算他們拖延了更久的時間，可我們如果通關的速度比王鶴鳩，葉秋鼎他們慢的話，其實也沒有多大的意義。」

李洛沉默了兩秒，道：「所以這次能否通關，關鍵還在我們這裡。」

他神色肅然的盯著秦逐鹿：「一星院的榮耀，將由我們守護！」

秦逐鹿神色也是漸漸的熾熱起來，眼中戰意高昂，顯然心中滿是興奮與激動。

「戰了！」

秦逐鹿身軀上狂暴的相力陡然升騰起來，而後他一聲咆哮，腳掌一跺，身形如野獸般的衝了出去。

李洛望著戰意昂揚的秦逐鹿，也是面露欣慰的點點頭，這個傻大個還是比較好忽悠的。

他轉過頭，看向辛符，呂清兒他們，而不待他說話，辛符就神色嚴肅的道：「隊長，沒用的雞血就不用給我們打了，我們能多抗一分鐘是一分鐘，不過如果你搞不定了，那就招呼一聲，咱們一起跑。」

李洛惆悵的嘆了一口氣，這種聰明的隊友一點卵用都沒有，只會抬槓，還是秦逐鹿那個憨憨好，隨便鼓舞一下就會用力的向前衝。

「你們自己小心。」

惆悵中，李洛再次提醒了他們一聲，然後便是手握雙刀，身影陡然暴射而出，直指第二具高級青靈傀。

辛符四人也是毫不猶豫的轉移位置，繞向了最後一具。

而當李洛他們這邊開始行動的時候，王鶴鳩那邊，同樣已經做好了分配。

葉秋鼎實力最強，已經達到了化相段第二變，以他的諸多手段，即便此次的青靈傀實力相當於頂尖的化相段第三變，但他依舊是能夠對付，只不過同樣是需要一些時間。

而葉秋鼎的另外兩名隊友則是對付另外一具，王鶴鳩，都澤北軒小隊三人則是迎上了最後一具。

從陣容搭配以及實力上來說，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王鶴鳩，葉秋鼎這邊佔據著很大的優勢，特別是一旦當葉秋鼎解決掉一具青靈傀後，整個局面就算是被徹底的破解。

所以不論從哪方面來看，這第四十層的首次通關，李洛他們，勝算都很低。

高臺上，五位紫輝導師都是沉默的注視著下方兩座平臺上面的戰鬥。

郗嬋導師面沉如水，眸光冰冷，其他幾位紫輝導師未曾說話表態。

沈金霄則是面含歉意，他今日還帶來了珍藏的美酒，斟滿酒杯，屈指一彈，酒杯便是漂浮而起，輕輕的落在其他紫輝導師面前。

面對著沈金霄這般歉意作態，其他幾位紫輝導師也不好鬧得太難看，只能笑著接下。

唯有郗嬋導師眼神冷淡的伸手一抹，整個酒杯都被她直接按成了粉末，酒水更是被憑空蒸發，而後冷聲道：「惺惺作態。」

沈金霄唾面自乾，也不理會郗嬋導師的譏諷，自斟自飲，那偶爾掠過下方兩座平臺的目光中，則是有著一抹淡淡的笑意浮現出來。

第三百六十四章金鷹蜂帶

山林間，一道道人影閃掠而出，其速如風，捲起滿地落葉。

沸騰的相力活躍在這座巍峨的金龍峰中，遠遠看去，仿佛是一頭巨獸身上的小小光斑。

李洛三人身影於森林間縱身而過，三人皆是未曾說話，只是運轉相力全速而行，雖說論起相力等級他們三人在這裡算是最弱的一層，但三人相性品階還算有一些優勢，秦逐鹿上八品，呂清兒下八品，而李洛更是身懷雙相，所以真要硬碰起來的話，他們三人的實力能夠在眾多隊伍中達到中上層次，而若是再加上新到手的三道金線白眼寶具，想必遇見任何隊伍，都是有著一戰的資本。

「還有大概十分鐘的時間，我們將會進入到「金鷹蜂」的攔截帶！」突然間，呂清兒的聲音傳來。

李洛與秦逐鹿眼神一凝，抬頭看向山林高處，果然是見到那裡出現了一片金色的雲帶，那片雲帶仿佛是在飄動著，可若是仔細觀看的話，則是會發現那其中是不計其數的金色鳥獸。

李洛抬手，示意隊伍做好迎接硬闖的準備。

十分鐘時間，眨眼即過。

而隨著接近，無數嘰嘰喳喳聲匯聚在一起傳來，仿佛是雷鳴般，李洛也是看清楚了那些「金鷹蜂」，後者通體金黃，生有細長口器，顯得異常的鋒利，那密密麻麻的數量看得人頭皮發麻。

「準備衝擊！」

李洛一聲大喝，而後秦逐鹿便是一步踏出，他發出低吼聲，直接是催動了噬金妖虎相，他的身軀在此時膨脹數圈，金色虎紋於身體表面浮現，肌肉虯結，顯得極有視覺衝擊力。

李洛與呂清兒則是處於其後方，三人保持陣型，一頭衝進了「金鷹蜂」所組成的攔截帶。

而在三人衝進的那一瞬，無數「金鷹蜂」尖嘯而來，那些鋒利的口器直接就對著秦逐鹿狠狠的扎刺而去。

秦逐鹿手持黑色重槍，槍芒橫掃，將成片成片的金鷹蜂搗成肉泥，李洛與呂清兒也是在出手協助，清除著接近過來的金鷹蜂。

但是金鷹蜂數量太多了，而秦逐鹿作為靶子自然也吸引了最強的火力，所以不斷的有著金鷹蜂穿透三人的防禦，鋒利口器直接就刺進了秦逐鹿的身體表面。

口器在刺進秦逐鹿身體後，這些金鷹蜂便是會在掙扎中直接死亡，但那鋒利的口器則是猶如一柄柄細長的尖針一般的留在秦逐鹿的身體上。

短短片刻，秦逐鹿的身上就插滿了尖利口器。

而他的面龐，也是隱隱的有點扭曲，這些口器雖然沒有造成太嚴重的傷害，但卻是真的...痛。

秦逐鹿一聲低吼，相力激湧，身體上的那些口器頓時被彈射了出去，一個個血印子出現，有血跡流淌出來。

「清兒，止血！」李洛立即喊道。

呂清兒一掌拍在了秦逐鹿身上，寒冰相力流淌，化為淡淡的冰霜，將那些傷口盡數的覆蓋。

李洛也是運轉自身的相力中蘊含的治療之力，湧進秦逐鹿體內，將那些傷勢迅速的恢復。

感受到那些傷勢的恢復，秦逐鹿也是暗自鬆了一口氣，這兩個輔助還是比較靠譜的，有他們的這種協助，他正面扛起來倒是能夠輕鬆許多。

於是他再度揮舞重槍，身影如巨獸般的蠻橫前衝，撞開無數金鷹蜂，直接對著峰頂的方向衝去。

李洛跟隨在後面的時候，目光也時刻在觀測四方，此時其他隊伍都是闖進了這片區域，一時間哭爹喊娘的聲音片刻不停，想來都被這些金鷹蜂折騰得不輕。

不過他的視線更多的還是在盯著前方遠處。

那裡有一道血光身影在金鷹蜂中急速的穿梭，這林梭仿佛是修煉了某種身影能夠虛化般的相術，所以那些金鷹蜂對他的攻擊能夠被免疫許多，這令得他幾乎是遙遙領先。

而且李洛能夠感覺到，林梭的速度在逐漸的提升，他這顯然是想要把其他所有人都遠遠的拋在後面，這樣的話等他抵達峰頂時就可以觸發能量屏障，到時候其他人都會被隔離在峰頂之下。

他就能夠安然而順利的取得金龍拜山貼。

李洛眉頭微皺，林梭穿過金鷹蜂帶的速度，比他想的還要更快一些。

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果然在這裡佔盡了優勢。

接下來時間流逝，李洛三人不斷的前進，秦逐鹿身上的口器尖刺拔了一茬又一茬。

四周哭爹喊娘的聲音也變弱了許多，那是因為很多人堅持不住直接被打退了。

李洛已經沒有再關注其他的隊伍了，因為他發現林梭的速度愈發的迅猛，再這樣下去，彼此間的距離就會被極大的拉開，到時候如果被林梭開啟了能量屏障，說不得他們就會被阻攔了。

於是，經過數秒的沉吟，李洛當機立斷的喝道：「秦逐鹿，披甲！」

這個時候，再隱藏已經不行了。

秦逐鹿聞言，頓時精神一振，迅速的自空間球內取出了黑耀戰甲，直接往身上一拍，戰甲就具備靈性般的纏繞在了身體上，嚴絲合縫。

幽光綻放，秦逐鹿直接是化作了一座鐵塔。

叮叮叮！

那金鷹蜂再度刺來，則是被黑耀戰甲盡數的抵禦而下，一道道細微的能量漣漪於戰甲表面浮現，雖然其上的能量在被消耗，但卻再也傷不到秦逐鹿。

而秦逐鹿則是一聲暴吼，速度暴漲。

三人疾馳而出，直追前方遠處的血色身影。

他們這邊的突然加速，動靜不小，同樣是引起了前方林梭的注意，他偏頭看了一眼，眉頭皺起：「真是陰魂不散。」

他倒是沒想到李洛三人竟然真的敢追著他來。

「是在多寶池中獲得了一件戰甲寶具麼？品級倒是不低。」林梭看了一眼秦逐鹿身上的黑色戰甲，正是因為這具戰甲的存在，他們才能夠頂住金鷹蜂的攔截。

「也罷，讓你們看看與我之間的差距。」

林梭冷笑一聲，下一瞬，他身體上血光大盛，速度陡然提升到極致，在這種速度下，短短數分鐘後，他就直接穿出了金鷹蜂的攔截帶。

而隨著林梭穿出攔截帶的那一刻，這方峰頂的天地突有能量波動綻放，只見得半空中，有能量匯聚而來，形成光幕，徐徐的墜落而下。

光幕落下的地帶，剛好是金鷹蜂的攔截帶之外。

李洛三人同樣是察覺到這一幕，旋即急忙全速衝擊。

漸漸的，他們距離穿出攔截帶，已是不遠。

林梭望著李洛三人的衝擊速度，也是有點驚訝，旋即他嘴角有冷笑浮現而出，他緩緩的抬起手指，指尖有血紅相力凝聚而來。

「血骨指！」

噗！

只見得指尖血肉裂開，一截指骨猛的暴射而出，其速驚人，仿佛炮彈般，連空氣都被撕裂開來。

他攻擊的方向，是秦逐鹿的腳掌。

他也看了出來，李洛三人的推進，就靠著秦逐鹿在前硬抗，只要把秦逐鹿打倒，李洛他們也將會陷入到金鷹蜂的海洋之中。

秦逐鹿同樣是見到了那暴射而來的血光，可此時他已是被眾多金鷹蜂所纏住，根本無力去迎擊林梭的偷襲。

而且，以林梭的實力，即便硬接了，他未必都接得住。

「不要管，繼續衝！」

身後傳來了李洛低沉的聲音。

秦逐鹿聞言，目光閃爍，旋即一咬牙，不管不顧，猛的衝出。

血光疾馳而來。

眼見就要接近三人所在的位置，而就在此時，突然有一道弓弦震動的聲音響徹而起，隱約間，仿佛是隼鳥在尖鳴。

一道異常明亮的白色光矢在此時自秦逐鹿身後暴射而出，直接是穿破空氣，與那白色骨指碰撞在一起。

轟！

相力衝擊橫掃，將附近的金鷹蜂直接是絞碎成血沫。

不過兩者碰撞，最終還是白色骨指上面的力量更勝一籌，瞬息後，擊破了光矢。

但也就是在這一瞬，又是有著白色光矢精準的射擊而來，一道又一道，重重的碰撞在白色骨指之上，最終將其射擊得破碎開來。

「準備出去了！」

秦逐鹿則是在此時爆發出一道低吼聲，旋即他體內相力轟然爆發，整個人如巨獸般的衝擊而出，最後一層的金鷹蜂帶被撕裂，前方頓時變得空曠起來。

李洛，呂清兒跟隨著他的身影，也是穿出了攔截帶。

密密麻麻的金鷹蜂處於身後，卻是未曾再追擊而來。

此時半空中，能量屏障緩緩的於李洛他們的身後落下。

而在他們的前方。

便是面帶笑意的林梭。

第三百八十八章激戰

狂暴的相力於第四十層平臺上爆發，能量衝擊波如同煙花般的綻放。

李洛身影如電般的射出，他的眼神緊緊的鎖定前方那具手持青色巨斧的高級青靈傀，其他戰圈的戰鬥聲已被他盡數的屏蔽，他現在唯一的任務，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將這具實力比林梭還要強上一些的高級青靈傀擊敗。

否則今日這場第四十層平臺之爭，他們就將會失去先機，那麼一切，也就沒了什麼意義。

李洛手持雙刀，雙刀之上水芒流轉，刀光凌冽。

隨著接近，他腳尖陡然一點，身影如飛燕般掠出，體內相力爆發，雙刀劃出道道刀光，直接以一種凌厲的姿態狠狠的劈斬向那具巨斧青靈傀。

然而面對著他這般攻擊，青靈傀手中巨斧豎起，仿佛是盾牌一般，將這些刀光盡數的接下，火花濺射間，它那魁梧的身影猶如磐石般，紋絲不動。

而後巨斧陡然揮下，狂暴至極的青光當頭便是對著李洛所在的位置劈斬而下。

李洛身影敏捷的閃避，一道約莫數丈的青光自身側飛射而出，掠過時那兇悍的能量波動，依舊是讓得他的皮膚發出了陣陣刺痛。

一招無果，高級青靈傀直接撲殺而至，道道斧光化為殘影，帶著一股令人窒息的壓迫感籠罩而來。

斧光之下，空氣直接被壓爆，刺耳的音爆聲連綿不斷的響起。

李洛眼神凜然，體內兩座相宮內的相力迅速運轉起來，而後如同兩股溪流般交匯於一起，迅速融合間，雄渾的能量波動疊疊增強。

雙刀陡然斬下，一道湛藍色的水流刀光猛然自刀尖飛射而出，那水流刀光顯露出極為驚人的穿透力，所過之處，直接是在虛空中留下了淡淡的水痕。

千流水刀術！

面對著這具比林梭更強的高級青靈傀，李洛毫不猶豫的以雙相之力，催動了千流水刀術這道自身的最強攻勢之一。

嗡！

水流刀光飛掠而過，與高級青靈傀那怒斬而下的斧光能量硬憾在一起，頓時刺耳的金鐵聲響起，狂暴的能量衝擊波橫掃開來。

李洛身影直接是被震飛，那具高級青靈傀也是被震退了兩步，但它自身的防禦力太過的驚人，而且自身沒有任何恐懼的情緒，穩住身影后，便是抓起巨斧對著李洛追殺而去。

李洛身影於半空中飄退，他體內氣血有些翻湧，先前的硬碰，也給他造成了不小的衝擊，這具青靈傀的實力，的確強悍。

此前在金龍道場對付林梭時，還有著秦逐鹿那個肉盾硬抗分擔壓力，而這一次，李洛卻完全只能憑藉自身的能力來與其抗衡，也好在這段時間他的相力同樣有所精進，雖說還未能突破到化相段，但比起進入聖木界洞前依舊是有著不小的提升，不然光是先前的硬碰，就能夠讓他出現一些內傷。

身影於半空而退，李洛望著疾追而來的青靈傀，雙刀反手插入腰間刀鞘，手掌抹過手腕上面的空間球，頓時一張散發著聖光的銀白色大弓閃現而出，而此弓一出現，就散發出來極強的能量波動，四周天地間的能量波動皆是在對著大弓匯聚而來。

正是光隼弓。

此弓一出，那原本追擊而來的青靈傀步伐微微停滯了一下，顯然是察覺到了一些威脅，不過旋即它身軀表面青光愈發的濃鬱，那所披的青色戰甲上面，青色的能量漩渦不斷的成形。

這是加強了戰甲防禦的表現。

雖說這些傀儡缺乏靈智，但卻能夠憑藉著對方給予的威脅程度，來調整自身的攻守。

唳！

李洛迅速的拉開了光隼弓，伴隨著其手指勾動弓弦，幾乎是瞬間便是有著十數道光矢陡然暴射而出，光矢發出了隼鳥尖鳴的聲音，以一種極其驚人的速度，狠狠的射中了青靈傀身軀各處要害。

然而每一次的射擊，都僅僅只是讓得青靈傀身軀一顫，戰甲之上不斷湧現的能量漩渦，將這些光矢不斷的化解。

即便偶爾有著光矢穿透了能量漩渦，也未能對其造成重損，而傀儡並無痛覺，所以它幾乎是頂著李洛的箭雨迅速的接近。

李洛眼神凝重的望著那迅速對著他追擊而來的青靈傀，同時眼角餘光掃過這片平臺的其他戰圈，秦逐鹿那邊幾乎是在被壓著打，不過如今他的實力的確是提升了太多，所以雖說局勢沒有優勢，但也算是將那一具青靈傀纏得完全脫不了身，至於辛符，呂清兒那邊，情況就更糟糕一些，他們雖然有著人數的優勢，但反而是被青靈傀逼得節節敗退，看這樣子，應該是堅持不了太久的時間。

李洛的目光又趁這瞬息間，掠過遠處那邊的平臺，他沒有細看太多的地方，只關注了葉秋鼎那裡。

只見得那處戰圈中，兩道人影激烈的交鋒，與他這邊且戰且退不同，葉秋鼎完全是正面抗衡住了那具高級青靈傀，雙方打得有來有往，可謂是精彩，不過這也正常，葉秋鼎如今是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再加上各種手段，戰鬥力並不會弱於這具處於化相段第三變中的頂級青靈傀。

而且，葉秋鼎明顯漸漸的在將僵持的局面轉化為上風。

時間不多了啊。

李洛心思轉動，下手卻是毫不停滯，藉助著光隼弓的增幅，一道道光矢不斷的破空而出，宛如一場異常凌厲的光雨，鋪天蓋地的射向青靈傀。

而青靈傀身軀上則是不斷的湧現出能量漩渦，抵禦著光矢。

這般消耗並非是沒有意義，因為伴隨著那一次次能量漩渦的湧現，李洛也敏銳的發現了青靈傀那層堅實防禦的一些弱點所在，其實也不能算是弱點，只是某些地方的能量漩渦湧現速度，明顯是有些凝滯。

「右腰腹的位置...」

李洛目光一閃，最終確認了青靈傀的防禦破綻所在，旋即他也明白，他的動手機會已經來了，而且時間也不允許他繼續拖延下去了，因為再拖的話，葉秋鼎恐怕就要取勝了。

呼。

李洛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眼神在此時陡然變得凌厲起來。

他的出手機會只有這一次。

轟！

而就在此時，地面突然一震，只見得那已經接近過來的青靈傀一聲低吼，手中的巨斧突然脫手而出，宛如是捲起了青色的龍捲風，直接對著李洛那正在飄退的身影暴斬而至。

李洛急忙一抬手，相力運轉，只見得水相之力呼嘯而出，宛如是化為了重重相力漩渦。

「水漩屏障。」

譁啦啦！

巨斧龍捲直接是摧枯拉朽般的將那些相力漩渦盡數的斬碎，而後對著李洛所在劈下，而他此時手中光隼弓翻轉，相力運轉間，與那斧光相撞。

砰！

巨力湧來，李洛直接是被震得倒飛而出，手臂上的衣袖都是在此時被狂暴的勁力直接撕碎成粉末，一道道血痕於手臂上撕裂開來，頓時鮮血就將整個手臂都染紅。

但李洛卻是毫不在意，反而藉助著身影被震飛的瞬間，直接拉弓。

體內雙相之力爆發！

七顆相力泡破碎！

嗡！

李洛體內，雄渾的相力節節攀升，手中的光隼弓弓弦上，相力飛速的凝聚，壓縮，數息後，一道光隼箭矢便是凝聚成形，光隼栩栩如生，展翅欲飛。

李洛神色肅然，手指松下。

光隼暴射而出，刺耳的隼鳴響徹整個平臺，那一瞬，即便是高臺上的數位紫輝導師，都是微微側目看來。

李洛這一箭的威力，遠遠的超出了他的相力等級。

不過，以他們封侯強者的眼力，一眼就看得出來...即便是李洛這超出自身實力的一箭，依然還不夠。

第三百八十九章長臉了

咻！

刺眼奪目的光隼箭矢劃破長空，直指高級青靈傀。

光隼箭速度太快，在場的除了那些觀戰的紫輝導師外，所有人都只能見到一抹流光掠過眼球，而那具青靈傀更是遲滯，還不待它做出應對，璀璨光芒便已是呼嘯而至。

然後直接是擊中了其腰腹位置。

在青靈傀腰腹處有能量漩渦湧現，試圖抵禦此次的攻擊。

但光隼箭之上所蘊含的力量也是達到了相當驚人的程度，那一層層能量漩渦在短短數息間被不斷的消融，而後能量漩渦消失，光隼箭擊中了青靈傀的身軀。

那一瞬，龐大的力量直接是將青靈傀震得倒飛出去，其腰腹處所在的戰甲，也是出現了一道道的裂紋，但卻始終未曾破碎開來。

那些裂紋處，綠色的能量光絲蔓延著，將它們牢牢的纏在一起，令得其始終不曾破碎。

李洛也是察覺到這般情況，當即眉頭微皺，這防禦力，也太具備韌性了，竟然連他這傾盡全力的一箭，都未能將其洞穿。

「還差一點。」

電光火石間，李洛已是果斷的收起了光隼弓，抽出雙刀，其身影急射而出，體內相力再度高速運轉起來，然後蔓延到了刀身之上。

刀刃處，波光粼粼。

李洛刀尖斜抬，而後陡然的斬出。

「千流水刀術！」

一道絢爛的水波刀光伴隨著刀刃的斬下飛射而出，其內水光流轉，仿佛是一抹飛瀑，然而就是這看似柔和的飛瀑，卻是蘊含著極端驚人的穿透力。

五位紫輝導師望著李洛這一記補刀，微微搖頭，這一刀雖然漂亮，但還是有點不夠，青靈傀的戰甲格外堅韌，李洛這兩板斧的爆發如果無法將其擊潰的話，戰甲會逐漸的修復，到時候李洛的速戰，就會被拖成纏鬥。

「可惜，就差一點了...」曹聖導師搖搖頭。

「咦...」

彌爾導師突然輕咦出聲，道：「這一次的「千流水刀術」，似乎流速變得更快了。」

幾位紫輝導師聞言這才注意到李洛這一次的「千流水刀術」，其內水相之力的流動，似乎的確變得更快了一些，而這道相術的特殊之點就是以流速帶動相力，形成極為霸道的切割，穿透。

所以流速的增強，也將會增強這道相術的威力。

可是，想要將「千流水刀術」提升到這一步，不僅對自身相力有著嚴苛的要求，而且還需要對這道相術有著格外高深的理解，而李洛，接觸這道相術也沒多長的時間吧？

在紫輝導師們疑惑時，李洛卻是神色平靜，「千流水刀術」的流速以及威力的提升，自然是因為他以光明相力融入其中作了一些細微修整，他的水光相，在此時再度展現出了作用。

這也是身懷雙相的優勢之一，任何相術在他的手中，只要能夠完美的做好一些微調，自然能夠將其威能提升，這一個月的特訓，李洛並非是白過，他在經過無數次的嘗試後，已是成功的將「千流水刀術」改進。

所以，現在這一刀，應該是夠了。

嗡！

水波刀光掠過虛空，下一瞬直接自高級青靈傀腰腹處掠過，鋒銳的能量綻放開來，而後又是迅速的湮滅。

李洛望著那手持巨斧，一步步對著他走來的青靈傀，眼神平靜。

數步後，當青靈傀來到面前時，它手中的巨斧脫落，然後整個身子自腰腹處，一分為二，緩緩倒塌。

這具青靈傀倒塌而下時，也是瞬間引起了幾乎在場所有人的注意。

秦逐鹿忍不住的眼露震驚之意，他這邊還在陷入苦戰，李洛那邊竟然就結束了戰鬥？這究竟誰才是化相段的啊？

這變態的戰鬥力，簡直把秦逐鹿給搞得有點不會了，原本他以為此次隨著他率先突破到化相段，他與李洛之前的差距應該足夠彌補了，但沒想到...還是天真了。

而辛符，呂清兒，白萌萌等人則是忍不住的面露驚喜之色，李洛率先擊潰青靈傀，這下子原本僵持的局面瞬間就要被盤活了。

另外一座平臺上，王鶴鳩最先發現這一幕，因為他一直都在暗中關注李洛那邊，所以當他在見到青靈傀被李洛擊敗時，步伐都是一個踉蹌，險些被面前的青靈傀一斧子劈中。

「王鶴鳩，你在幹什麼？！」都澤北軒怒斥道，他們雖然人數有著優勢，但實則也被這青靈傀逼得格外的兇險，結果王鶴鳩還在這裡划水。

王鶴鳩面色陰沉，道：「李洛打敗一具青靈傀了。」

都澤北軒劍光猛的一抖，眼中湧起一抹驚駭，也是忍不住眼角餘光對著遠處的方向瞟去，果然是見到李洛腳下倒塌下來的青靈傀。

「怎麼可能？！他不過跟我們一樣，只是第五紋的實力！」都澤北軒嘴角都在抽搐，他們這裡三人合力，都只能勉力支撐，可李洛卻是單對單的打敗了一具青靈傀？

這個效率，比葉秋鼎都高！

身懷雙相，就這麼妖孽嗎？！相力等級的規則在他的身上難道就完全失效了嗎？！

「葉隊長，請你快一點，李洛已經領先了！」王鶴鳩沉聲大喝道。

葉秋鼎此時正與青靈傀鬥得異常激烈，而且局勢在逐漸的偏移，再給他一點時間，勝利是穩穩的。

但王鶴鳩這突如其來的聲音，頓時在他的心中翻起驚濤駭浪，不過好在他還算是有些城府，沒有因此而進退失據，而是咬了咬牙，開始加快攻勢。

不過攻勢之間，還是難免有了一分急躁，顯然李洛那邊的戰績，依舊是給他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可對於他們這邊的變化，李洛卻是沒有心情關注，在解決掉這具青靈傀後，他略作停頓，而後身影便是如電般的掠出，這次他所選擇的目標，正是秦逐鹿那邊。

秦逐鹿雖說落入了下風，但他與李洛聯手的話，應該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取勝。

李洛的加入，讓得秦逐鹿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速戰速決，沒有時間拖延了。」李洛沉聲提醒，他的雙相融合之力並不能持續太久，一旦時間拖下去，他的狀態會持續的減弱。

秦逐鹿點頭，旋即直接是將自身相力催動到極致，低沉的虎嘯聲響起，而後正面衝上，悍不畏死的與那青靈傀碰撞起來。

接下來的戰鬥，便是時間的賽跑。

李洛與秦逐鹿的聯手，開始迅速的取得效果，當葉秋鼎那邊終於是將一具青靈傀擊潰時，李洛他們這邊第二具青靈傀，也已經開始潰敗。

數分鐘後，第二具青靈傀崩潰。

然後兩人片刻不肯停歇，直撲辛符，呂清兒那邊，而此時的這處戰圈，白萌萌與殷月已經受傷退場，只剩下辛符，呂清兒二人在咬牙苦苦堅持。

他們的堅持最終迎來了回報。

李洛，秦逐鹿這兩個生力軍的到來，讓得他們壓力徹底緩解，於是接下來的局勢，也就變得有驚無險了下來。

高臺上，五名紫輝導師都是帶著複雜情緒的望著下方兩座平臺上，戰鬥持續到這個程度，其實勝負已經開始有了結果...雖然王鶴鳩，葉秋鼎那邊現在發瘋一般的進攻，但一步慢，步步慢。

沈金霄自斟自飲的閒趣不知何時已經停了下來，他面無表情的看著下方，手掌握著酒杯。

曹聖等紫輝導師則是面色有點古怪，眼中帶著許些笑意，這個結果，同樣是有點出乎他們的意料。

這王鶴鳩拉了二星院的隊伍來作為外援，竟然最終還落後了...此事傳出去，一星院可就真是有點的長臉了。

李洛這個小子，還真是讓人捉摸不透。

與其他導師的克制相比，郗嬋導師則是輕輕一笑，薄紗輕顫，可以想像此時薄紗下面的臉頰已是布滿了笑意，她凝視著李洛他們那座平臺，待得那第三具青靈傀終於被擊潰時，她微微挺直的纖細上身，也是鬆緩了下來。

而後她目光看向沈金霄，道：「沈金霄導師，你為了幫我們一星院的招牌，可真是費盡了心思，我就先在這裡，代一星院的所有學員對你表示感謝了。」

沈金霄面無表情，沒有說話，只是那握在手中的酒杯，其內的酒水，不知不覺間已經被悄然的蒸發。

第三百六十五章再戰林梭

金龍峰，第四峰峰頂。

闖出了金鷹蜂帶的李洛三人，目光皆是冷冽的鎖定著前方的林梭，氣氛變得劍拔弩張起來。

「沒想到你們竟然真的敢追來...」

面對著三人不善的目光，林梭笑了笑，只是那笑容給人一種森冷的感覺。

「林梭，這麼急著來搶拜山貼做什麼？先跟我們回大夏金龍寶行玩一玩啊。」李洛發出了熱情的邀請。

林梭笑著搖搖頭：「自尋死路的事情，何必去做，你以為我也像你們三人這般蠢嗎？三個生紋段就敢來追殺我，若是在外界，你們今日必死無疑。」

「那可不一定，萬一你被我們的誠意所感動，願意隨我們回歸大夏呢。」李洛笑道。

林梭呵呵一笑，手掌一握，血紅鐵鐧閃現而出，道：「李洛，就算你再說得天花亂墜，今天你們也不可能從我這裡將金龍氣奪回去，而且我也會順利的取得拜山貼，然後遠走高飛，到時候就算是魚紅溪，又能奈我何？」

「而你，之前應諾魚紅溪會保護呂清兒，結果卻是讓她落得這副田地，你說等此次回去後，她會不會將你當做一個只會說大話的廢物？」

「你他娘才是一隻不知道從哪冒出來的廢物野狗！」

不過秦逐鹿對於這種嘴炮很是不耐煩，一聲暴喝，相力激湧，他手持黑色重槍，裹挾著兇煞之氣，道道槍芒撕破空氣，直接就對林梭發動了攻勢。

林梭眼神一寒，血紅相力呼嘯而起，這些相力猶如是粘稠的鮮血一般，於他周身飛舞，而後其一掌拍出，鮮血掌印裹挾著腥氣尖嘯而出，秦逐鹿的槍芒攻勢與之一撞，便是被盡數的消融。

這就是相力等級之間的差距。

林梭自身乃是化相段，而化相段與生紋段之間，不僅僅只是相力雄厚的差距，同時還有著一種品質的差距，因為所謂化相，乃是相性與自身的契合度上升了一個臺階，就如這林梭的血相，如今已並非是單純的相力，而是擁有了真正鮮血的特性，變得更加的具備侵蝕性與無孔不入。

而隨著自身實力不斷的提升，相性也會愈發的變得實質化，如秦逐鹿的噬金妖虎相，若是待得其能夠踏入到拜將境，那時他的相力就能夠真正顯化出獸形，威能將會變得極其的可怕。

轟！

鮮血掌印席捲而至，秦逐鹿咆哮出聲，聲音帶著低沉的虎嘯，他雙目赤紅，傾盡全力，相力匯聚槍尖，直接硬憾。

不過在秦逐鹿出手抵禦時，呂清兒也是在此時出手協助，她雙手結印，冰寒相力於掌心急速凝聚，最後化為一顆寒冰球，掌心一推，寒冰球便是裹挾著刺骨寒氣，先秦逐鹿一步與那林梭的血掌印相撞。

砰！

撞擊的瞬間，寒冰球直接破碎開來，寒氣升騰間，倒是將那血掌印之上的相力變得遲鈍了許多。

而此時秦逐鹿那兇悍槍芒呼嘯而至，精準兇狠的點在了那血掌之上。

狂暴的衝擊波肆虐開來，秦逐鹿首當其衝，身軀被衝擊得步步後退，體內氣血也是翻湧了起來，不過好在此時黑耀戰甲爆發出黑色光圈，這才將那血掌所帶來的相力衝擊所抵禦下來。

而當秦逐鹿，呂清兒動手的時候，李洛的身影同樣是從右側疾掠而出，雙刀於他手中閃爍著寒芒，而後化為刀光直接斬向了林梭。

鐺！

林梭血紅鐵鐧砸下，仿佛是有鮮血濺射出來，輕鬆的將雙刀抵擋而下，他冷笑一聲：「我們之間的差距，是你們無法想像的。」

而後他直接反攻，鐵鐧裹挾著雄渾力量，化為道道血影，砸向李洛。

李洛則是抽身而退，刀光揮舞間，將那些血影盡數的擋下，只不過每一次的碰撞，他的身影都在微微的震顫。

正如林梭所說，雙方相力的差距，不可忽視。

李洛倒退的身影，掠過數棵大樹，他掌心間有碧綠相力湧動，直接是拍進了大樹之中。

呼啦！

數棵大樹仿佛是在此時活了過來一般，樹藤如蟒蛇般的對著追擊的林梭拍擊而去，但林梭對於這種騷擾毫不在意，鮮血相力升騰間，所有拍來的樹藤都是被侵蝕消散。

唰！

與此同時，他身影突然化為血光暴射而出，直接是出現在了李洛前方，而後血紅鐵鐧重重砸下。

林梭獰笑，鐵鐧揮落，猶如是划過了一條血色洪流，氣勢兇悍。

鐺！

李洛雙刀迎擊而上，可這一次，強悍的力量傾瀉而下，他手中的雙刀終於是在此時抵達了極限，直接是在此時咔嚓一聲，破碎開來。

不過，在林梭擊碎了李洛雙刀時，他的眼神也是微微一凝，因為腳下的地面突然在此時變得極其的鬆軟，仿佛是一片泥沼一般，他雙腳瞬間就陷入了進去。

李洛腳掌上有水相之力浮現，踩在泥沼上迅速滑退，他神色凝重，雙臂處傳來了刺痛感，體內相力流轉，化為治療之力迅速的恢復著傷勢。

「清兒！」

但他沒時間在意這些傷勢，而是急喝出聲。

呂清兒閃掠而至，她雙手按在地面，寒冰相力激湧而出，直接是湧入到那泥沼內，迅速的將林梭冰凍。

這下子剛剛要掙扎而出的林梭，頓時被這化為寒冰泥沼給凍住。

李洛再度以木相之力操控周圍大樹，樹藤如蟒蛇般纏繞而來，捆住林梭雙臂。

「秦逐鹿，幹他！」他厲聲喝道。

轟轟！

地面仿佛是在此時震動，右側的大樹被猛然撞斷，只見得秦逐鹿手持黑色重槍，相力於其身下奔騰，仿佛是騎著巨獸的戰士，匯聚全力於槍尖，槍聲如雷，狠辣無比的直指林梭腦袋。

三人之間的配合，堪稱是默契。

而此時陷入寒冰泥沼中的林梭，面色也是變得扭曲起來，他倒是沒想到李洛的花招竟然會這麼多。

「給我滾開！」

望著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衝鋒重槍，林梭一聲尖嘯，相力如鮮血般的與身體表面流淌起來，寒冰泥沼瞬間被消融，與此同時，他嘴巴鼓起，一口鮮血噴出，鮮血迎風暴漲，竟是在面前化為了一道道的鮮血漩渦。

嗤！

衝鋒重槍貫穿而來，可每經過一道鮮血漩渦時，其速便是減緩一分，仿佛是變得更為的沉重。

而待得鋒利的槍尖距離林梭面龐還有半寸距離時，槍尖再也寸進不得。

任由秦逐鹿如何的催動，都是無法動彈。

「草！」

秦逐鹿雙目赤紅，直接是扔開了重槍，整個人猛的衝出，宛如一頭蠻橫巨獸，一頭就撞在了林梭臉龐之上。

砰！

驚人的力量將秦逐鹿震得倒飛了出去，在地面上搽出數十米的痕跡，狼狽之極。

而那林梭也是被撞得頭暈眼花，臉龐破碎，鮮血與牙齒自嘴中落了出來，看上去也是頗為的悽慘。

不過與臉龐上的疼痛相比，林梭心中的殺意幾乎是要化為實質般的噴薄而出。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堂堂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竟然會被三個生紋段逼得如此的狼狽。

他厲聲長嘯，鮮血相力爆發而出。

林梭的身影沖天而起，落在了一棵大樹上，一道道鮮紅相力於他的周身形成光環，不斷的擴散，氣勢驚人。

顯然，林梭被徹底的激怒，再也不打算有任何的保留。

李洛望著將自身相力盡數爆發的林梭，也是眼神凝重起來，他手掌撫過手腕上的空間球，而後一柄如隼鳥展翼般的白色大弓，出現在他的手中。

都拼到這個份上了...

那就試試誰能扛到最後吧！

第三百九十章木土進化

當第三具青靈傀化為滿地青煙時，李洛，秦逐鹿，呂清兒，辛符四人皆是精疲力竭的原地坐了下來，不過雖說疲憊異常，但他們的臉龐上，卻皆是充斥著興奮與激動之色。

誰都沒想到，他們竟然能夠搶先一步打穿第四十層！

這般戰績，簡直驚豔到讓人眼瞎。

可以想像，這個結果若是傳出去的話，他們一星院在這聖玄星學府內，將會大大的長臉，以往那些二星院的學員在面對著他們時，總會不可避免的顯露一些學長般的俯視，可經此之後，恐怕二星院的學員將會把這種情緒給收斂起來了。

而就在李洛他們這邊戰局結束後不過短短一分鐘的時間，王鶴鳩那邊的戰鬥同樣是結束了。

只不過王鶴鳩，葉秋鼎等人的面色都是極為的難看，半點沒有通關的喜悅，因為他們都清楚，他們失敗了。

李洛他們搶先一步打通第四十層，作為第一個通關的一星院隊伍，他們將會得到遠超第二名的饋贈。

王鶴鳩，都澤北軒咬著牙，眼神灰暗而不甘，他們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甚至甘願頂著一星院眾多學員的唾罵，請來了葉秋鼎小隊來作為外援，所為的就是搶先打通第四十層，奪取掉那份豐厚的青靈能量的饋贈，可現在，罵也挨了，可好處卻是半點沒撈到。

這是真的偷雞不成蝕把米。

他們這裡開心不起來，葉秋鼎那邊同樣心情糟糕得厲害，他們在這裡失敗雖然沒有太大的損失，但此次的失敗將會有損二星院的顏面，到時候其他那些二星院的學員必然會對他們指指點點，覺得他們既然沒有這個能力，那就少去摻和別院的事，如今反而敗在了李洛他們的手中，這豈不是讓二星院成為了笑柄？

「草！」

想到這一點，葉秋鼎便是忍不住的罵出了聲，之前因為暗窟的事，本就有不少人在看他的笑話，而可以想像經過此次的事情後，他在二星院中的聲望將會受到極大的影響。

這個李洛，真他媽的妖！

當場中眾人心態皆是各不相同時，李洛等人卻是開始迎來了萬分期待的饋贈。

只見得隨著三具高級青靈傀身軀消散，開始有著濃鬱的青靈能量從天而降，這些能量直接是形成了一道道耀眼的光柱，將李洛，秦逐鹿等人盡數的籠罩在其中。

李洛等人精神一振，立即盤坐起來，然後運轉各自的能量引導術，將這些如潮水般湧入體內的青靈能量盡數的吸收。

此次的青靈能量，即便是兩個小隊在分攤，可依然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來的雄厚。

短短片刻間，所有人體內湧動的相力波動都是在節節攀升。

李洛同樣是屏蔽外界所有的幹擾，專注心神的吸收著那些湧入體內的雄渾青靈能量，那些能量如同源源不斷的溪流般，一波波的湧入到兩座相宮內，令得其中的兩顆相力種子愈發的飽滿，明亮。

相力種子表面，五道相力光紋已經是明亮到了極致。

種子綻放出玄光，仿佛是要衍變出什麼來，但最終還是未能成形。

李洛依然還沒能突破。

不過他也沒有過於的急躁，而是開始採取另外的方式，之前他是將青靈能量平分給兩座相宮，因為他想的是希望兩顆相力種子能夠同時的開始衍變真實，然後完美的踏入化相段。

但顯然，他低估了想要同時衍變兩顆相力種子所需要的龐大能量。

如今門票賽即將臨近，如果他需要成為一星院代表的話，最好還是要踏入到化相段，不然即便他戰績顯赫，但想要少費唇舌，還是自身相力等級最有說服力。

所以，這一次，還是需要先突破。

想到此處，李洛便是不再猶豫，心念一動，那湧入體內的青靈能量開始不再流向「水光相」相宮，而是全部的湧進了「木土相」相宮內。

沒錯，現在的李洛打算先集中所有的能量，先將木土相衍變成功，因為木土相的品階相對低一點，所以突破時所需要的能量，也會更低一些。

而只要木土相衍變成功，他就能夠先踏入化相段，只不過這種突破還不算完整，但之後他再積累一下，應該就能夠將「水光相」也衍變而成。

滾滾的青靈能量不斷的湧入。

那一顆翠綠中夾雜著褐色光澤的相力種子也是在以驚人的速度變得圓潤明亮起來，種子表面的五道相力光紋耀眼得仿佛星河一般。

李洛甚至能夠開始感覺到相力種子內蘊含的相力開始達到了一種上限。

但他並未停止，依舊催動著青靈能量大量的灌注。

隨著時間的推移，木土相力種子開始劇烈的震蕩起來，一圈圈相力波紋不斷的擴散開來。

仿佛即將噴發的火山。

李洛心有所感，知曉極限已經到來。

咔嚓！

而也就是在這一瞬間，仿佛是有著什麼破裂的聲音響起，李洛感知而去，便是見到那一顆木土相力種子的表面，竟是裂開了一道縫隙。

但他並未驚慌，反而泛起了欣喜之意。

因為這就是衍變的開始。

隨著相力種子表面裂縫越來越多，突然有著碧青色的相力噴薄而出，這些相力緩緩的交織，凝聚。

漸漸的，相力化為了一株青翠欲滴的小樹。

小樹的根莖將相力種子環繞，最終將其覆蓋。

一顆相力所凝聚，衍變而成的青色小樹，取代了相力種子，靜靜的矗立在了相宮之內。

這就是相性的衍變，由原本的單純相力，漸漸的衍變成相性的真實。

基本所有的木相衍變都是如出一轍，據說那些封侯強者的相宮內，若是木相的話，簡直能夠衍變出遼闊的森林以及無盡滄桑的古木，散發著滔天的木相之力。

李洛注視著這株青色小樹，然後還發現，在這株相力樹的根部位置，竟然還存在著一片褐色的泥土。

泥土同樣閃爍著光澤，仿佛具備著靈性。

李洛心中明白，相力樹是木相的衍變，而泥土，則是土相的衍變。

他的木土相，果然最終的衍變也是有些與眾不同，可不要小瞧了這一片泥土，它的存在，可以讓得木相衍變的小樹更為的堅韌以及挺拔。

相宮內，青翠小樹輕輕搖擺，似是發出了一種極為歡愉的情緒。

而隨著它的搖擺，滾滾相力也是隨之散發而出，那種相力的強度...甚至是超越了品階比它更高的水光相。

這就是化相段。

當然，嚴格來說，是木土相率先踏入到了化相段...

李洛心中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果然還是得靠這第四十層雄厚的青靈能量，不然想要一口氣將木土相衍變成功，恐怕還得花費不少的功夫。

這雙相雖然給予他帶來了戰鬥力的增幅，但這進階，也是遠比其他的單相要顯得更為的麻煩。

不過好在，總算是熬了過來。

第三百六十六章默契配合

林梭立於樹頂，周身相力如血液般的流淌，形成道道血紅光環環繞，此時的他，眼神陰厲森冷的盯著李洛三人，先前措手不及下的狼狽顯然徹底的激怒了他。

被三個生紋段的人逼成這樣，這不是他所能夠忍受的。

林梭噗嗤一口將嘴中的血沫吐了出來，而後他雙手閃電般合攏，頓時周身血紅光環在此時漸漸的變化，覆蓋於其身體表面。

隱隱的，仿佛是形成了一道覆蓋全身的血紅光影。

「虎將術，血浮屠！」

伴隨著林梭的低吼聲，那道血紅光影愈發的清晰，仿佛是一道怒目血影，煞氣逼人。

而此時，林梭的氣勢節節攀升，顯然已是將自身最強的手段施展了出來。

李洛的面色也是因為林梭的氣勢提升而微微變化，迅速打了一個手勢，示意其他兩人小心，同時他的身影后退，直接拉開手中的光隼弓，頓時相力凝聚而來，一道如隼影般的相力光矢暴射而出。

光矢速度極為快，比以往李洛施展的水光箭矢都要快上一些，而這，就是光隼弓這件寶具所帶來的提升。

即便是那林梭，都僅僅只能見到眼前白光閃過，如隼影般的光矢便是直射面門，不過雖然他也為李洛這光矢的速度而驚訝，但卻並不驚慌，反而是一聲冷笑，任由那光矢射在了他身軀外的怒目血影上面。

嗤！

兩者接觸，光矢被血影所消融。

林梭身軀上血光翻騰，其身影一閃，竟是在半空中留下道道殘影，直接對著李洛追擊而去。

李洛見狀，則是毫不猶豫的抽身後退，此時的林梭戰鬥力是最為強悍的時期，憑雙方間相力的差距，硬碰的話他完全處於劣勢。

不過林梭速度極快，數個呼吸間，便是即將追上李洛。

轟！

而就在此時，一道人影如鐵塔般從側面衝撞而來，似是兇獸踐踏，狠狠的撞擊在其身軀上。

砰！

林梭身軀被撞飛十數米，但那道鐵塔身影也是被其身軀上的相力反擊，身軀飛射而退，將數棵大樹攔腰撞斷。

不過轉眼他又沒事人一樣的爬了起來，手掌抓住黑色重槍，雙目赤紅的盯著林梭，繼續悍不畏死的衝了上去。

林梭皺眉，這秦逐鹿也真是煩人，雖然對方的攻勢對他難以造成太大的威脅，可這一次次的阻擾也是讓得他無法抓住機會將最有威脅的李洛擊潰，而且偏偏這傢伙本就肉身強悍，如今再加上那黑色戰甲的保護，防禦力相當驚人，連他一時間都無法將其擊潰成重傷。

他望著再度衝來的秦逐鹿，眼中兇光閃爍，既然你要找死，那就先把你弄死吧！

林梭手掌緊握鐵鐧，道道血光揮灑，帶起刺耳的破風聲，狠狠的對著秦逐鹿砸去。

鐺鐺鐺！

雙方閃電般的交碰，每一次的接觸，秦逐鹿鐵塔般的身影都是一顫，虎口裂開，鮮血順著手掌流淌下來，但他卻是一聲不吭，雙目赤紅，發動的攻勢盡數以命搏命，槍芒直刺林梭周身要害。

但他的攻擊，都被林梭身軀上覆蓋的怒目血影所化解。

雙方差距，顯露無疑。

不過好在呂清兒也是趕來，時不時的幫忙幹擾，倒是讓得秦逐鹿稍微有點喘息的機會，但即便兩人聯手，依舊是被林梭完完全全的壓制。

而當秦逐鹿傾盡全力在阻攔林梭時，李洛的身影也是掠到一棵大樹上，他目光銳利的盯著林梭勢不可擋的身影，深吸一口氣，直接是將手中的光隼弓拉開。

體內兩座相宮內，相力種子微微震動，兩股相力在此時盡數的流淌而出。

同時四顆相力泡碎裂。

兩種相力於體內奔騰，最後宛如兩條溪流般，轟然相撞，形成匯合。

那一瞬，融合而成的雙相之力似是發出了咆哮，李洛的氣勢，也是在此時陡然變得強橫起來。

他手指緩緩的拉開了弓弦，一柄如隼鳥般的光矢迅速的成形，這是光隼弓自帶的能力，以相力凝聚出光隼箭，速度極快，同時具備音波攻擊。

自身相力越是強橫，凝聚而出的光隼箭，也會隨之變得更強更快。

眼下李洛以雙相之力凝聚光隼箭，其聲勢比起之前強橫了數倍不止，只見得弓弦上，光隼箭吞吐不定，光隼之翼延展開來，遠遠看去仿佛是即將振翅飛翔的隼鳥。

而在那箭尖的位置，則是隼鳥的尖喙，幽光流轉，散發著驚人的穿透力，顯得極為的危險。

一圈圈的光暈，自箭尖不斷的擴散。

李洛這一箭，算得上是他如今最強的攻擊。

而正在與秦逐鹿，呂清兒戰鬥的林梭同樣是感覺到李洛醞釀的攻擊，當即眼神微微一凝，李洛這一箭，已是開始讓他感覺到了一些危險的氣息。

顯然，在那寶具大弓的增幅下，現在的李洛已是開始對他具備威脅。

林梭目光閃爍，血光相力突然橫掃爆發，直接是將秦逐鹿震得狼狽後退，而也就是在此時，李洛鬆開了弓弦，那一瞬，刺耳的隼鳥音波陡然響徹而起，一道白光刺破了天空。

隼鳥音波率先而至，直接是令得林梭眉頭緊鎖起來，一種細微的眩暈感於腦子中散發出來，但很快就被他運轉相力鎮壓下去。

林梭手掌緊握鐵鐧，身軀上那道怒目血影愈發的凝鍊，血光大盛，準備硬接李洛這最強的一箭，他明白，只要將這一箭抵擋了下來，李洛三人士氣必然大挫，畢竟這是他們至今為止最強的攻擊了。

咻！

白光一閃而過。

而就在林梭準備砸向那道射來的光隼箭矢時，箭矢卻是在此時突然轉向，在林梭驚愕的目光中，射向了他的右側方向。

這是，射空了？！

在林梭驚愕的這個瞬間，光隼箭矢所射的方向，卻是呂清兒所在。

「清兒！」李洛大喝一聲。

呂清兒頷首，她縴手在面前划動，冰寒相力凝聚而來，竟是形成了一面冰鏡，光隼箭矢直接是撞在了冰鏡上面，嗡的一聲，竟是轉向而去。

咻！

光隼箭矢倒射而出，依舊是避開了林梭的方向，反而射向了李洛那個方向。

林梭被兩人這番舉動搞得有些茫然，一時間不知道他們究竟在做什麼。

但下一刻，他的茫然就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驚懼之意。

因為他見到，李洛的面前，也是有著一面光鏡凝鍊而出，其內光滑如鏡，倒映著射擊而來的光隼箭。

光隼箭射中了光鏡，頓時再度折射而回，只不過這一次，光隼箭的速度仿佛是得到了某種加持一般，其速驚人，所過之處，連空氣都被劃開了一道細微的痕跡。

唰！

即便是以林梭的實力，都僅僅只能見到一道白光閃過，再然後，一股極端銳利的波動就出現在了前方，那股穿透力之強，直接是引得他心頭有冷汗湧現而出。

好快的速度！

李洛這個混蛋，花招也太多了！

他怎麼能做到以這種鏡面折射來提升光箭速度的？！

然而這個時候，林梭也只能一聲怒吼，體內相力盡數的爆發，身軀表面那一道怒目血影也是變得愈發的鮮紅，然後血影雙掌交叉，猶如盾牌一般，抵擋在了前方。

嗤！

光隼箭矢呼嘯而至。

然後直接是在李洛三人的目光注視下，與那血影相撞。

噗嗤！

一道細微的聲音響起，血影雙掌瞬間被洞穿，而後光矢以一種驚人之速，直接是擊中了林梭胸口。

砰！

林梭的身影如遭重擊，他一口鮮血噴出，身影倒飛了出去。

呂清兒，秦逐鹿皆是在此時睜大了眼睛，那先前極為強勢的林梭，終於是在這一刻，被擊退了！

第三百九十一章特訓結束

當李洛睜開眼睛的時候，發現秦逐鹿，呂清兒，白萌萌他們都已經結束，此時正圍在四周好奇的看著他。

「隊長，你成功突破了嗎？」白萌萌驚喜的問道。

在先前的時候，他們清晰的感覺到李洛體內的相力波動在急速的攀升，而且其身軀表面流淌的相力，也變得更為的凝鍊。

這種程度的相力，已經不是生紋段所能夠達到了。

李洛迎著他們的目光，笑著點點頭，現在的他，的確算是踏入到了化相段的層次，只不過嚴格說的話，只是「木土相」這邊完成了突破，而「水光相」那裡，依然還只是處於生紋段第五紋的層次。

只不過這倒是不急，隨著「木土相」的成功突破，之後每日修煉而來的天地能量，都會優先供給「水光相」，那時候，後者突破也就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而且到時候隨著「水光相」的突破，他的相力還會迎來一次大漲，可以說，隨著相力等級不斷的提升，雙相的優勢也將會變得越來越大。

「太好了。」白萌萌清純動人的小臉上露出了歡喜的笑容，她也知曉最近這段時間李洛因為遲遲未能突破到化相段的事情，受到了學府內的一些非議，如今他完成突破，這些流言蜚語總算是能夠消停了。

「隊長你這一次可算是給我們一星院長臉了。」辛符感嘆一聲，言語間帶著一些由衷的佩服，因為他們都很清楚，此次他們能夠取勝，幾乎全是因為李洛以一己之力撬動了全局，這才快了王鶴鳩，葉秋鼎他們一步。

「大家的功勞也不可忽視。」李洛笑著搖搖頭。

「李洛，你現在變得更強了，雖然我感覺又被你超越了，但如果你想要成為一星院的代表迎戰藍淵聖學府，那還是得跟我打一場才行。」

秦逐鹿眼神熾熱的盯著李洛，迫不及待的道：「要不現在吧！」

剛說完，一旁的呂清兒便是冷目看來，道：「李洛剛才為了追求極限速度，幾乎是耗盡了所有力量與心神，你現在跟他打，你覺得公平嗎？」

白萌萌也細聲細語的道：「秦隊長，趁人之危可是不好的哦。」

「呃...」

秦逐鹿興奮的神色頓時一僵，他其實想說，雖然之前李洛的確是拼到了極限，但現在的他經過突破後顯然狀態也回升了許多，所以怎麼樣也不可能扯到公平或者趁人之危上面去吧...

秦逐鹿嘴巴蠕動了一下，最終沒有說出辯駁的話來，只能默默一嘆，女人真是可怕。

李洛擺了擺手，笑道：「這裡的確不是切磋的地方，至於門票賽的事情，先看各位紫輝導師怎麼說吧。」

秦逐鹿聞言，也就點點頭，他不在乎門票賽，他只是想要跟李洛酣暢淋漓的戰鬥一場，試試如今的自己與他之間究竟還有多少的差距。

當他們這邊結束修煉的時候，五位紫輝導師的身影出現在了半空中，目光投向兩邊的人員。

「今天的修行就到此結束吧，另外這也是特訓的最後一天，明天開始，聖木界洞將會關閉。」郗嬋導師的聲音響起。

眾人皆是點頭，李洛神色有些惆悵與不舍，畢竟這聖木界洞真的是一個修煉的好地方，短短一個月間，就讓他完成了生紋段到化相段之間的跨越，從某種意義來說，這裡的修煉效果比在金龍道場外圍還要更好一些。

如果能夠一直在這裡修行到年底，李洛感覺...化相段第四變應該也是有一些可能。

但顯然，他想得太美好了一些，聖木界洞之內的青靈能量極為的珍稀寶貴，每一次開啟後都需要積蓄許久的時間，不可能讓他肆無忌憚的揮霍享用。

「這一個月的特訓，也辛苦大家了，你們今日先好生休息。」

郗嬋導師聲音頓了頓，繼續道：「另外，還有三天時間，藍淵聖學府的代表團就會抵達聖玄星學府，到時候，門票賽也就將會正式的拉開。」

此言一出，在場眾人神色皆是一凝。

所有人都知道門票賽的重要，只有取得了門票，他們才能夠有資格參加聖杯戰，這是東域神州上面所有頂尖學府最為重視的大賽，因為這關係到的也不是什麼所謂的榮譽，而是真正的利益。

那份利益，其中包含著每年數以百計甚至更多的學員生命。

暗窟是各大學府創立的根本，但同樣也給各大學府帶來了難以磨滅的傷痛，各大學府所鎮壓的暗窟中，不知埋葬了多少年輕身骨，但這是他們無法避免的責任，既然成為了聖學府的一員，那麼就需要為此而付出。

而如果能夠得到「龍骨聖杯」，那麼數年之內，暗窟都將會難起波瀾，這對於一座聖學府而言，不僅是能夠節省無數的資源，還能夠避免許多年輕學員的殞命。

所以，每座聖學府，在面對著「聖杯戰」時，都將會傾盡全力甚至不惜手段！

因為那份利益，無法捨棄。

「門票賽的機制你們也已經知曉，七場戰鬥中，有我們一星院的一場，別的院級如何我們管不著，但我們希望一星院這一場，我們勢必要拿下。」

「至於一星院出賽的代表人選，這兩日我們會作出決定。」

「另外有關於藍淵聖學府代表團的情報資料，接下來也會發給你們，你們可以多研究一下，雖說我聖玄星學府論起實力與底蘊，都要勝過藍淵聖學府，但之前我也說過，不要小瞧了任何一座聖學府，當他們鐵了心不顧代價的要培養一群天驕出來的話，還是能夠做到的。」

聽著郗嬋導師所說，在場眾人皆是肅然點頭。

而後郗嬋導師便是揮了揮手，代表著此次的特訓，徹底結束。

李洛等人便是紛紛的動身離開了聖木界洞。

出了聖木界洞，站在恢弘雄偉的相力樹上，李洛目光俯瞰著聖玄星學府，然後眺望向了遙遠地平線的那座大夏城。

將近一年的時間，他從空相踏入到了化相段。

不過這些都並不值得得意與放鬆，因為李洛很清楚，真正的命運之戰，是在那場已經開始接近的洛嵐府「府祭」，為了這一場大戰，他與姜青娥都在竭盡全力的去提升自己，做好一切的準備。

但不管如何，洛嵐府是他爹娘的基業與心血，他不會讓任何人輕易的將它毀掉。

第三百六十七章八角金盾

當林梭吐血倒飛而出那一瞬，呂清兒與秦逐鹿皆是大喜，這是自從他們交手以來第一次真正的傷到對方，李洛這一道之前就與他們做過交流的攻擊，果然是取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不過秦逐鹿雖然驚喜，但卻依舊還保持著極為敏銳的戰鬥理智，他手握重槍，抓住林梭受創的機會，身影直接暴射而出，手中重槍在暗紅相力的纏繞下，撕裂的空氣，兇狠無比的對著林梭暴刺而去。

別看秦逐鹿平日裡對其他的事情反應遲鈍，可在戰鬥間，他卻仿佛是一頭野獸般，在邊疆的歷練，也令得他具備著豐富的戰鬥經驗，所以他非常清楚的明白，趁他病要他命這個道理。

嗡！

秦逐鹿暴衝而至，槍芒兇悍的刺下，帶著尖銳的破風聲。

不過，就在其槍芒即將觸及到林梭身體時，突然有著一道暗金色的光澤從後者胸前飛出，直接是迎了上來。

鐺！

清脆的金鐵聲響徹而起，似是有火花濺射，而後相力衝擊波爆發開來。

秦逐鹿手臂一震，壯碩的身影被震得連連後退。

李洛，呂清兒也是目光一凝的投來，只見得在那林梭的面前，一面金色的八角小盾懸浮著，綻放著金色的光暈，在小盾的中央，可見一道白色痕跡，仿佛眼目一般。

「上品白眼寶具？！」呂清兒咬了咬牙，道。

這倒並非是太過的意外，畢竟林梭也進了多寶池，他必然會換取一道寶物，只不過沒想到的是一道防禦性的上品白眼。

而此時，在那八角金盾上面，有一道深深的箭痕凹陷，顯然就是先前李洛那一箭所導致。

地面上，林梭的身體緩緩的爬了起來，他面龐上陰雲密布，嘴角還掛著血跡，雖說八角金盾擋下了李洛那一箭，但依舊有勁力穿透而至，險些將他心肺擊穿。

這讓得他在後怕的同時又是升起驚怒。

他沒想到李洛一個區區生紋段第三紋，竟然能夠給他造成這樣的威脅。

如果這次不是他在多寶池中兌換了一件防禦性的上品白眼，恐怕現在真的是要陰溝裡翻船。

他眼神陰翳的投向不遠處樹頂上的李洛，道：「還真是小瞧了你，雙相之力果然名不虛傳，不過剛才那種攻擊，短時間內你應該沒有第二發了吧？」

李洛心中輕嘆了一口氣，此次所醞釀的攻擊的確算是他如今所能夠催動的最強一擊，藉助光隼弓的力量，配合雙相之力以及四顆相力泡，最終再巧妙的施展出一道「折鏡術」，此術沒有其他能力，但卻能夠為蘊含著光明相力的攻擊提升一些速度，而有時候，速度也是力量。

在這多重手段的促使下，李洛爆發出了自身最強的一箭。

如果林梭沒有那一面八角金盾的上品白眼寶具，恐怕這一次出其不意的爆發攻擊就能夠結束這場戰鬥了。

真是可惜。

而在李洛心中遺憾時，那林梭已經再度將自身相力爆發，這一次，他的身影直指李洛，雖然他可以肯定，先前那種攻擊李洛短時間內無法發動第二次，而眼下的三人中，唯有李洛才有能力對他造成威脅，所以只要解決掉李洛，其餘兩人都不足為懼。

只是，他身影剛動，在那衝向李洛的路線上，秦逐鹿便是如鐵塔般的鎮守在那裡，手中黑色重槍化為槍芒暴刺而來。

「滾滾滾！」

林梭怒極，這秦逐鹿當真是煩人到了極致，明明已經被他所打傷，但那戰鬥意志依舊是極其的頑強，一次又一次的前來阻擾他。

若是沒有這秦逐鹿這般幹擾，那李洛早就被他追上擊潰。

鐺！鐺！

憤怒之下的林梭手中血紅鐵鐧仿佛是化為道道血光，裹挾著重力狠狠的砸向秦逐鹿，槍芒與血光相撞，爆發出刺耳的聲響。

秦逐鹿雙目怒瞪，眼睛赤紅，面對著一名化相段第三變的強敵憤怒進攻，他渾身的毛孔都是在滲透出血液，可他卻是完全沒有理會體內劇烈震蕩的氣血，反而以愈發兇狠的攻勢回擊。

李洛立於樹頂，眼神凌冽的注視著這一幕。

旋即他揮了揮手，呂清兒迅速的出現在他的身旁。

「清兒，來一發冰心玄氣。」李洛沉聲道。

呂清兒美目一凝，知曉李洛打算動用那極為危險的秘術，心中不免泛起一些擔憂，但她也明白現在不是優柔寡斷的時候，當即銀牙一咬，手掌拍在了李洛後背。

「冰心玄氣！」

一道極寒的氣息自後背直接湧入李洛體內，寒氣在體內散發，卻並未造成傷害，反而是讓得李洛的心境漸漸的變得宛如冰鏡一般，似是能夠屏蔽諸多的負面情緒。

「李洛，你自己小心。」

在給李洛注入了「冰心玄氣」後，呂清兒強壓著心中的擔憂提醒了一聲，然後便是縱身而下，前去幫助秦逐鹿分擔壓力了。

李洛心澈如鏡，眼無波瀾，不過他卻知曉這依舊不夠，三尾天狼的意志汙染太過的猛烈，僅憑呂清兒的「冰心玄氣」，只是能夠稍作緩解而已。

李洛手掌一握，一枚散發著淡淡聖光的珠子出現在了手中，正是此前在多寶池中兌換而來的上品白眼「聖光靜心珠」。

此物才是李洛這一次敢真正調用三尾天狼力量的倚仗所在。

他手掌一抬，直接是將「聖光靜心珠」含在嘴中，頓時有一股明淨清澈的氣息自嘴中散發開來，漸漸的瀰漫了整個心靈。

這種淨心凝神的效果，遠勝呂清兒的「冰心玄氣」。

李洛指尖掠過手腕，劃開一道血痕，鮮血流淌下來，他雙手結印，將自身心神，意念融入到血液中，頓時有血線開始勾勒，漸漸的一道複雜深奧的鮮血咒紋於手臂上成形。

天祭咒紋。

按照龐千源院長給他的「天祭咒」其中所記錄，這天祭咒紋有三個等級，被稱為三環天祭咒紋，如今李洛所勾勒的只是最初級的一環咒，二環咒尚未掌握，也不敢亂用，因為那樣會釋放出三尾天狼更為龐大的力量，以李洛現在的實力根本無法將其掌控。

至於三環咒則是在天祭咒的下篇之中，院長還沒給他呢。

之前李洛在練習時，想要構建出這道天祭咒紋往往要經過數次的失敗才能夠成功，但這一次或許是因為「冰心玄氣」以及「聖光靜心珠」的凝神作用，倒是導致他直接一次就功成。

但這並不值得放鬆，因為李洛很清楚的明白真正的難關在哪裡。

在於三尾天狼那強大的意志汙染，如果無法頂住那種汙染，不僅難以藉助到三尾天狼的力量，反而會被其力量中所蘊含的兇性殘暴意志所感染，繼而失去理智。

不過在眼下這種心如冰鏡般的狀態下，李洛並沒有過多的猶豫，指尖輕輕一划。

天祭咒紋微微顫動，一道血線沿著手臂蔓延而下，最後直接是與那暗紅色的鐲子連接到了一起。

然後下一霎，那股熟悉而殘暴的力量，如潮水般的湧來了。

第三百九十二章情報

當聖木界洞的特訓結束後不久，有關的消息就飛一般的傳遍了整個聖玄星學府。

那個結果，可謂是讓得無數學員瞠目結舌，一臉的難以置信。

誰都沒想到，在有著二星院葉秋鼎小隊的加入下，王鶴鳩他們竟然依舊沒能搶到聖木界洞第四十層的首通，反而是被李洛，秦逐鹿兩支小隊搶先拿到。

這讓很多沒有親眼看見那場爭鬥的其他院級的學員感到不可思議，他們無法明白，葉秋鼎他們身為二星院中頂尖的紫輝小隊，怎麼會連一群一星院的學員都爭不過的？這領先的一年時間，是修到狗身上去了嗎？

有很多人認為或許是因為身具上八品噬金妖虎相的秦逐鹿太過兇悍，憑藉著相性的優勢拉近了雙方的距離。

但隨著更多有關那場戰鬥的消息傳出後，更多的目光終於是開始匯聚於此前因為遲遲不能突破而有些被忽視的李洛身上...誰都沒想到，李洛以第五紋的實力，竟然能夠爆發出那種驚人的力量。

許多高星院的優秀學員，心中都是開始在嚴肅的評估著如今李洛的實力以及潛力。

生紋段第五紋的實力，就能夠如此的變態，現如今他突破到化相段，豈不是真有追趕葉秋鼎，祝煊這些二星院頂尖學員的可能？

以低星院的身份，具備高星院的實力。

如此殊榮以及顯赫戰績，最近這些年來，聖玄星學府中，只有姜青娥一個人做到過。

難道如今，又要多一個李洛不成？

...

宿舍小樓陽臺。

李洛悠閒的躺在椅上，眼睛微閉的曬著暖洋洋的陽光。

身旁突然傳來了細微的聲音，同時伴隨著淡淡的清香，李洛睜開眼睛，便是見到白萌萌出現在了眼前，後者清純動人的小臉上衝著他露出淺淺的笑容，然後將一壺泡好的香茗放下，又是遞過來一疊文件。

「這是我從郗嬋導師那邊拿過來的資料。」白萌萌說道。

李洛眼神一動，突然坐起：「藍淵聖學府代表團的資料？」

白萌萌頷首。

李洛連忙接過來，這兩天他可一直在等著這份資料情報，如今總算是送過來了。

「謝謝萌萌了。」李洛不忘笑著感謝。

白萌萌只是一笑，也不打擾他，便是轉身離去。

李洛則是趕緊將這份文件打開，然後面色鄭重的閱讀起來，雖說在接下來的門票賽中，他們一星院只有一場戰鬥，但七場戰鬥每一場都至關重要，其他院級他管不著，但一星院這邊，還是要儘可能的把握住。

畢竟一星院代表，很大概率就是他了。

翻開文件，最先印入眼中的是藍淵聖學府兩名四星院的代表，這應該是對面最強的兩人。

「藍淵聖學府，中南，四星院代表，身具上八品巖相，實力已至天罡將階，號稱藍淵聖學府最強之盾，危險度：五星。」

在其後面，還附帶著清晰的畫像，那是一名面容稍顯平凡的年輕男子，雙眉略顯黑粗，皮膚略微有些灰白色彩，身軀厚實，給人一種難言的壓迫感。

「上八品巖相，天罡將階的實力...」

李洛眼神微凝，果然其他的聖學府也不可小覷啊，這中南的實力即便是在聖玄星學府，都絕對是七星柱的級別，而資料上面給予的五顆星評價，也算是最高的那種了。

他繼續看下去。

「梁馗，四星院代表，下八品雷相，實力已至天罡將階，號稱藍淵聖學府最強之矛，危險度：四點五星。」

此人畫像是一個面目有些兇惡甚至醜陋的男子，其眉頭時刻緊鎖，面龐上散發的兇氣讓人一看就有些望而生畏，不敢接近。

李洛目光閃爍，這兩人應該就是藍淵聖學府最強的實力了，而他們聖玄星學府這邊，四星院中大概率會有宮神鈞，畢竟他是最強的七星柱，而宮神鈞之外的第二名人選，有可能會是長公主或者其他的一位七星柱。

因為對宮神鈞，長公主的確切實力他都不太了解，所以也不好評價這種最頂尖的戰鬥究竟會是什麼結果。

而對於四星院這邊的代表人選，他也不是很在意，所以目光立即滑下，看向了藍淵聖學府三星院那邊，這才是他關注的資料。

因為這裡面將會有姜青娥的對手。

隨著他目光的滑下，首先是一張畫像映入眼中，倒是讓得李洛稍微的驚訝了一下，因為那也是一名顏值氣質相當不俗的女孩，女孩身材玲瓏有致，臉若桃花，肌膚如雪，紅唇輕輕掀起，若有若無的笑意有點撩人心魄。

「趙徽音，三星院代表，上八品金相，地煞將第二段煞體境，疑似已至琉璃煞體，此女被稱為藍淵之狐，狡猾難纏，危險度：五星。」

李洛目光在這趙徽音的資料上面停了片刻，心中有些驚訝，因為這趙徽音的危險度，竟然比那梁馗還要高一點，當然，這種危險度並非單純指的是實力，而是對應同等級的院級對手而言，畢竟梁馗實力再強，也不會跟三星院的學員交手。

而且這趙徽音的上八品金相也讓他有點意外，畢竟從面貌來看，這趙徽音仿佛並沒有那種金相的鋒銳以及咄咄逼人感。

李洛的手指輕輕敲了敲畫像，他感覺，這個趙徽音，可能就是姜青娥此次在門票賽上面的對手了。

看起來不太簡單，不過他對姜青娥有絕對的信心，當然，或許不止是他，整個聖玄星學府應該都是如此，畢竟，姜青娥可是有資格競爭整個東域神州最強三星院學員稱號的人。

他目光繼續劃下。

「閻泰，三星院代表，下八品火相，地煞將第二段煞體境，金煞體層次，危險度：四星。」

「傅修，二星院代表，下八品音相，化相段第三變，危險度：四星。」

「範凡，二星院代表，下八品骨相，化相段第三變，危險度：四星。」

這些情報沒有過多停留，李洛的目光看向了最後一頁，如果他是聖玄星學府這邊一星院的代表，那麼這裡所出現的大概率會成為他的對手。

第三百六十八章那一箭的風情

磅礴的能量如潮水般在這一瞬湧入到了李洛的體內，而也就是在同一時刻，他的雙目中，有血絲迅速的攀爬出來，臉龐在此時不受控制的抽動著，神色顯露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猙獰與兇殘。

此時的李洛，與平日裡顯然是截然不同。

一股殺戮，破壞的情緒如惡狼般在他的心中咆哮，試圖衝破一切的理智，將他化為傀儡，殺絕眼前的一切。

眼前的世界，仿佛都是被覆蓋上了淡淡的赤紅。

似是有一道莫名的低語聲在心中，耳邊響起，挑撥他去肆意殺戮。

但最終李洛還是在「聖光靜心珠」以及「冰心玄氣」的幫助下維持著最後一絲清明，他竭盡全力的壓制著心中的負面情緒，然後毫不猶豫的拉開了光隼弓。

這股力量，必須儘快釋放出去，否則將會對他造成更大的損傷。

嗡！

而隨著李洛拉開弓弦，只見得雄渾的能量急速凝聚而來，直接是在弓弦上化為了一隻振翅的光隼箭矢，而這一次，光隼栩栩如生，甚至連翎羽都可清晰看見。

而且，光隼呈現暗紅色彩，一股難掩的兇暴之氣隨之散發。

箭尖在微微的抖動，因為能量太過強盛，直接是導致箭尖處出現了一圈圈的能量光環。

這一箭，威能相當驚人。

箭矢尚未發出，李洛拉開弓弦的手指已經開始被散逸的能量生生的撕裂出一道道深可見骨的血痕，鮮血順著手掌不斷的滴落下來，他的手臂在不斷的微微震顫著，仿佛是在竭盡全力的牽引著一頭極端暴躁的兇獸。

他這邊引動的能量太過的兇暴，所以在這一刻，原本正在交戰的秦逐鹿，呂清兒以及林梭都是有所察覺，然後便是眼神驚駭的投了過來。

「好強的能量！」滿身鮮血的秦逐鹿瞪大了眼睛，難以置信的望著李洛。

他雖然知曉李洛有著一些底牌，但卻根本沒想到李洛能夠引動如此驚人的攻擊。

這種力量，絕對超過了化相段第三變！

呂清兒美目中同樣是布滿著驚喜以及一些擔憂，因為她也看見了此時李洛那有些赤紅的雙目，顯然，這股力量對他同樣造成了極大的負擔，一個不慎，便是會被反噬。

「走！」

呂清兒最為冷靜，她抓住秦逐鹿的手臂急忙向後撤，後者被她這一抓，頓時身體條件反射般的顫抖起來，就要掙扎反抗，但先前與林梭的對戰中他承擔了最大的壓力，現在早已是有些油盡燈枯，所以竟是無法掙脫，只能被呂清兒硬拖著狼狽倒退。

而林梭此時也沒有去理會秦逐鹿，呂清兒了，因為他面色正極其難看的望著拉弓的李洛。

那血紅光隼箭矢，將他牢牢的鎖定。

「草！你他媽作弊吧？！」

林梭面色鐵青，直接怒罵一聲，他怎麼都沒想到李洛能夠變態到這種程度，凝聚出這種連他都感覺到心悸的能量，這完全就不符合常理啊！

什麼秘法能夠如此可怕？

此時的林梭，內心簡直升起了無數的後悔，他後悔為什麼沒有早點將李洛給廢掉，這個小子簡直就是個妖孽！

在那複雜的心情中，林梭也並沒有站在原地，而是直接將自身速度施展到極致，開始急退，他也算是聰明，身影直接是退進密林間，想要藉助地形來化解李洛這恐怖的一箭。

李洛略顯赤紅的眼瞳盯著瘋狂逃竄的林梭，在那滿是殺戮的眼瞳深處，一絲清明竭力維持，而後他那已經被狂暴能量侵蝕得可見白骨的手指陡然一松。

「嘰！」

一道尖銳的隼鳴之聲於此時陡然響徹而起，李洛面前的空氣瞬間爆炸，仿佛是形成了一圈圈的音爆雲，一道赤光以難以想像的速度直接撕裂了空氣，追著林梭的身影而去。

轟轟！

赤光箭矢所過處，有隼鳥音波爆發，這一次的音波遠非李洛之前所施展的可比，音波擴散，那片密林內的大樹直接是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被掃成粉末。

呂清兒，秦逐鹿雖然離得較遠，但也是面露痛苦之色。

而被鎖定的林梭更慘，雙耳都是有鮮血流淌下來，那是耳膜都被音波所震碎，腦海中的眩暈感一波波的湧來，眼前發黑。

他暴退的身影猛的站定，他放棄了躲避，因為那赤隼箭矢的速度太快了，快到他根本躲不了。

這般生死關頭，林梭只能一聲咆哮，體內相力毫無保留的爆發，然後盡數的注入到了八角金盾之中，這是他如今最強的防禦。

嗡！

八角金盾綻放出金色光暈，懸浮於他的面前。

咻！

下一瞬，赤紅光矢暴射而至，那狂暴的能量爆發，八角金盾直接是在此時劇烈的顫抖起來，其上一圈圈的金色光環在此時不斷的被那赤紅的狂暴能量所消融。

短短數息時間，落在林梭的眼中，卻是如此的緩慢與難熬。

而八角金盾所釋放的金色光環，也僅僅只是堅持了這數息。

待得最後一重金色光環消融殆盡時，林梭的眼中有著絕望升起，這一瞬還不待他有任何的反應，面前的八角金盾上，此前被李洛射出一道深痕的地方，猛然間有裂痕出現。

砰！

一道血紅赤光從中穿透而出，最後一箭射中了林梭的胸膛。

赤光直接從其胸前穿透而出，然後將其整個人都帶得倒飛而出，砰砰的將一棵棵大樹生生震斷，最後嗡的一聲，將其死死的釘在了一塊巨大的山巖之上。

山巖龜裂出道道裂痕。

一箭，勝負已分。

秦逐鹿與呂清兒有些呆呆的望著那出現在林間的一道痕跡以及那直接被釘在巨巖上動彈不得的林梭，眼中皆是有著一股驚駭之色升起。

李洛這一箭，著實有些驚人。

以生紋段第三紋的實力，爆發出如此恐怖的一箭...這是人能夠做到的嗎？

而在兩人震驚間，李洛的身影自樹頂上縱下，呂清兒剛欲上前，秦逐鹿突然伸手攔住她，面色凝重的道：「李洛似乎有點不對勁。」

呂清兒看去，果然是見到李洛面龐扭曲猙獰，眼神赤紅，那股可怕的模樣是以往她從未在李洛身上見過的。

而且，此時的李洛，連看向他們的目光中，都是顯得異常的兇狠。

「是被反噬了嗎？」秦逐鹿聲音沉重的道。

呂清兒俏臉變幻，旋即她撥開了秦逐鹿的手臂，不顧他的阻攔，而是堅定的一步步走向李洛。

李洛那赤紅的目光盯著她，面龐似是愈發的猙獰。

然而呂清兒卻是並不顧忌他那可怕的神情，而是站在了李洛面前，然後伸出小手緩緩的握住了李洛的手掌，再一次的催動了「冰心玄氣」。

「李洛，結束了。」她清澈的眸子凝視著李洛，聲音溫柔的說道。

李洛臉龐上紅光閃爍，那有些赤紅的眼中，也是有著一些掙扎之色在此時出現，旋即他閉攏雙目，深深的吸了兩口氣。

臉龐上的猙獰終於是開始消退。

待得他再度睜開眼時，臉色已是開始恢復正常，他揉了揉頭髮，望著眼前的呂清兒，露出了熟悉的燦爛笑容：「就問你剛才那一箭帥不帥？」

呂清兒失笑，那眼眸中則是有著點點水花，旋即她忍不住的伸手抱住李洛。

李洛也是被她這突如其來的擁抱驚了一跳，連忙雙手展開，道：「你這也太激動了...注意點啊，如果姜青娥在這裡看見就麻煩了。」

呂清兒捶了李洛一下，咬著牙說著最硬的話。

「我不怕她！」

李洛聞言簡直欲哭無淚，你當然不怕啊，因為到時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第三百九十三章陸蒼與陸藏

當李洛翻開最後一頁文件時，頓時有著兩張清晰的畫像映入眼帘，畫像下面，則是諸多詳細的資料。

「陸蒼，一星院代表，上八品天陽蟒相，化相段第一變，藍淵聖學府對其格外重視，將其視為此次聖杯戰的重要角色，危險度：五星。」

「陸藏，一星院代表，上八品玄陰蟒相，化相段第一變，其與陸蒼乃是同胞兄弟，兩人天生相性契合，聯手實力暴漲，據情報所說，兩人在生紋段第五紋時曾聯手擊敗了一名化相段第三變的強敵，危險度：五星。」

李洛望著這兩段資料，面色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這世界果真是無奇不有，他身懷後天雙相，而眼下這陸蒼，陸藏卻是天生雙相契合，這兩人若是分開倒還好，可若是聯手的話，當真是有些棘手。

不過此次一星院的代表名額只有一位，想必這陸蒼與陸藏應該是只能上一人，這樣一來，他們所具備的威脅倒是小了一些。

李洛端起旁邊白萌萌送來的茶壺斟了一杯，淺吟數口，目光卻始終停留在那兩張畫像上。

上面是兩名模樣幾乎完全相同的少年，一人白衣，一人黑衣，一人面帶溫暖笑容，一人陰沉冷漠，這種強烈的反差感，更是讓人感覺到一些淡淡的寒意。

李洛的直覺告訴他，這將會是兩個相當棘手的對手。

「其他的聖學府果然不可小覷，這僅僅只是聖杯戰的一場門票賽而已，結果就能夠遇見如此棘手的強敵...」李洛感嘆一聲。

據說還有兩天的時間藍淵聖學府的代表團就會抵達聖玄星學府，如今莫說是學府內，幾乎整個大夏各方勢力，都在對此投來關注，甚至在那大夏城中，都已經有了諸多賭坊開出了各個盤口。

無數大夏人在為聖玄星學府助威，畢竟雖說這只是兩座聖學府間的爭鬥，但以聖玄星學府在大夏中的特殊地位，它與大夏人早就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果真讓得那藍淵聖學府在眼皮底下搶走了聖杯戰的門票，那簡直就是一場恥辱。

李洛將茶杯放了下來，他倒是沒有想太多，他只是想著龐千源院長給他的任務，先不提那「龍骨聖杯」有沒有可能，但如果連門票都拿不到的話，談什麼「聖杯」簡直就是在搞笑。

不過門票賽七場戰鬥，一星院只有一場，所以就算他被選為了一星院代表，也只能決定一場的勝負而已。

但做好自己這邊的事情也足夠了，其他的問題，應該是學府高層去考慮的事情。

這般想著，李洛便是將資料丟在了一旁，繼續閉目享受著這難得的片刻悠閒時間。

...

第二日的時候，李洛被通知前往了一座訓練場。

在那裡他不僅見到了包括郗嬋導師在內的所有一星院紫輝導師，甚至還見到了難得露面的素心副院長。

同時還有著秦逐鹿。

顯然，今天學府將會從他與秦逐鹿之間選擇出誰來作為一星院的代表。

隨著李洛的到來，素心副院長與其他幾位的一星院的紫輝導師做了一些交談，然後溫和的眸光便是投向了場中的李洛與秦逐鹿：「你們兩人都是這一屆一星院中最為優秀的學員，而明日藍淵聖學府的代表團將會抵達我們聖玄星學府，等他們休整一日後，聖杯戰門票賽就會正式開啟。」

「你們都很清楚聖杯戰對於我們聖玄星學府有多重要，這場門票賽，我們聖玄星學府是絕對不允許失敗的。」

「一星院雖然只有一場戰鬥，但這一場也至關重要，所以我希望不論你們誰成為了一星院代表，都務必全力以赴。」

李洛與秦逐鹿皆是鄭重的點頭應下，他們兩個人也是身為聖玄星學府的一員，維護學府的榮譽與聲望，也是他們的責任。

「挑選代表的方式也很簡單，勝者為選，這是一星院幾位紫輝導師經過共同商議後的結果，所以...」

素心副院長微笑道：「今日你們這場比試的勝者，將會成為一星院代表。」

對於這個方式，李洛並不感到意外，畢竟這是最公平的一種。

兩人點頭應下，便是走入場中。

秦逐鹿的神情從剛才開始就顯得極其的亢奮，他雙目中的戰意幾乎是要滿溢出來，他火熱的看著李洛：「李洛，這一天我終於等到了。」

李洛笑道：「其實在剛進入學府那段時間，你有很多機會可以打敗我。」

那時候的他，的確是要落後於秦逐鹿的，那時候雙方若是交手，李洛自詡勝算不會高。

秦逐鹿搖搖頭，道：「我不在乎勝敗，我更想要一個可以讓我酣暢淋漓打一場的對手。」

「那時候的你，不行。」

秦逐鹿盯著李洛的眼神愈發熾熱：「而現在的你，可以！」

對於如今李洛的實力有多強，其實與他多次聯手的秦逐鹿自然是很清楚，甚至他自己都知道，這場比試，他或許並沒有太多的勝算，但他並不在意，他在意的是一場與李洛之間真正毫不留手的戰鬥。

李洛微微一笑，他手掌抹過空間球，雙刀自手中閃現而出，他挽出了兩朵刀花，神色漸漸的變得鄭重：「來吧，秦逐鹿，今天我會讓你知道什麼叫做滿足的。」

秦逐鹿咧嘴笑起來，雙目漸漸的赤紅，身軀上有著金色虎紋開始蔓延，一股兇煞之氣，陡然爆發。

轟！

下一瞬，有兩道狂暴雄厚的相力於訓練場中轟然爆發。

半個時辰後。

訓練場的大門緩緩的開啟。

訓練場外早已等待了不少聞風而來的學員，他們皆是翹首以盼，因為他們都知道，一星院的代表人選，將會在今日決出。

而在那些好奇的目光下，兩道身影自場中緩步走了出來。

當先一人，便是那異常出彩醒目的李洛，銀灰色的頭髮配著那帥氣的容顏總是讓人第一時間將他鎖定，而此時的李洛，身軀上的衣衫有些破碎，但這並不能遮掩住那眉宇間的奕奕神採。

李洛身後，便是身軀魁梧的秦逐鹿，他看上去比李洛要狼狽不少，身軀上甚至出現了一道道的血痕，不過他的神情，同樣沒有什麼挫敗，反而是有著一種從未有過的滿足感。

在那眾目睽睽下，秦逐鹿取出了一枚暗青色的戒指，戒指似是青木所制，其上銘刻著聖玄星學府的徽紋。

譁！

當看見這枚暗青色的戒指時，場外便是爆發出了一些譁然聲，因為他們都認出了此物，這正是門票賽代表資格的憑證，據說此前姜青娥，祝煊那些人都已經拿到了。

顯然，這是一個儀式。

在那諸多目光下，秦逐鹿將戒指遞給了李洛。

李洛則是接過，將其戴在了一根手指上，然後將手臂舉了起來。

陽光下，暗青色的戒指閃爍著光澤，引人注目。

而場外，經過一些遲滯後，便是有著如雷鳴般的歡呼聲響徹起來。

至此，聖玄星學府最後一名門票賽代表，也算是徹底落定。

一星院代表，李洛。

第三百六十九章分配戰利品

戰鬥落幕，滿地狼藉。

李洛坐在樹下，呂清兒則是取出繃帶幫他將手掌上的傷痕仔細的包紮起來，雖說前者擁有著治療之力，但先前手掌被能量侵蝕得太厲害，想要恢復怕是需要數天的時間。

一旁的秦逐鹿坐在地上連動彈的力氣都沒有，他滿身鮮血看上去極為的悽慘，畢竟在此前的激戰中，他作為肉盾算是硬抗了林梭大部分的攻勢，而他為此也是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此時的他，簡直是徹底的油盡燈枯，滿身的傷勢。

也就是秦逐鹿戰鬥意志極為的頑強，再加上黑耀戰甲強橫的防禦力，不然他真的早就被林梭所擊潰了，畢竟生紋段第三紋與化相段第三變之間的差距，實在是太過的巨大。

而在自身受傷嚴重的情況下，秦逐鹿還要眼睜睜的看著眼前那一男一女，一時間心中五味雜陳。

倒不是羨慕，而是清晰的感覺到自己的存在究竟有多礙眼。

秦逐鹿身體緩緩的向後倒了下去，胸膛起伏，連手指頭都懶得動一下。

這場大戰對於三人而言顯然都是精疲力竭，雖說他們佔據著人數的優勢，但這種優勢根本不足以彌補他們與林梭之間的實力差距，所以眼下的三人，都是在沉默中恢復著一些力氣。

如此將近一炷香後，李洛終於是緩了一口氣，然後走到秦逐鹿這邊，手掌搭在他肩膀上。

秦逐鹿看了他一眼，有些嘲笑的道：「你這點相力還要給我治療嗎？」

「你付出這麼大，怎麼也得給你擠兩滴，擺好姿勢，好好接住！」李洛笑道，而後運轉體內所剩不多的相力，形成了治療之力，湧入到秦逐鹿體內。

秦逐鹿撇撇嘴巴，但那股治療之力所帶來的暖流，倒是讓得他舒服的呻吟了一聲。

不過舒服也就持續了十來秒，然後暖流就消失不見了。

秦逐鹿不滿的看向李洛，埋怨道：「這就沒了？」

李洛沒好氣的道：「都給你說了就剩下幾滴了。」

他站起身來，不再理會嘀咕的秦逐鹿，而是一步步的走向了那被鑲嵌在山巖之中的林梭，秦逐鹿見狀，則是咬牙站起，抓住重槍跟了上來。

李洛來到林梭身旁，此時的後者胸膛有些塌陷，他上半身的衣衫被盡數的撕裂，胸膛處可見一道猙獰的血孔，目光透過血孔甚至能夠看見其中跳動的臟腑。

林梭氣若遊絲，顯然是被真正的重創到了瀕死的程度。

但因為金龍秘鑰的保護，他依舊還殘留著一口氣。

而在神智模糊間，他也是感覺到了站在旁邊的李洛，低垂的眼目艱難的看來，那眼中的怨毒根本無法掩飾。

想來此次的陰溝翻船，讓得林梭簡直氣瘋了。

他怎麼都沒想到，自己堂堂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竟然會被李洛一個生紋段第三紋搞成這樣！

對於林梭那怨毒的目光，李洛則是不在意，反而是友善的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林兄啊，咱們一起來的肯定要一起回去，整整齊齊的多好不是？等回去後，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請你吃飯的。」

一旁的秦逐鹿忍不住的看李洛一眼，這傢伙真是黑心的蛆，等這林梭回了大夏，恐怕魚紅溪直接會讓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這，還有機會吃飯？怕是送行飯都沒機會吃一口。

李洛這傢伙，真是殺人又誅心。

噗嗤。

果然，那本就神智模糊的林梭被他這一句話直接氣得一口鮮血噴出來，直接就昏死了過去。

「這就頂不住了？」李洛見狀有些不滿，這傢伙之前那般張狂，眼下又沒要他的命，只是送他回大夏金龍寶行而已，就一副氣急攻心的模樣，心態真的是不行。

李洛伸手，直接將林梭手腕上的空間球給奪了下來。

一番搜尋，就找出了那裝盛著從呂清兒那裡奪了一半金龍氣的黑玉葫蘆。

「清兒，給。」李洛將黑玉葫蘆丟給了呂清兒。

呂清兒連忙接過，而當黑玉葫蘆入手的那一瞬，其內便是有著玄妙的金光陡然爆發出來，一縷縷金色氣息升騰而起，然後就順著呂清兒的鼻息湧入到了她的體內。

這般變化，也就僅僅持續了十數息，然後一切就寂靜下來。

黑玉葫蘆恢復平靜。

呂清兒感受了一下自身，道：「也沒什麼特殊的變化啊...」

李洛笑道：「這什麼金龍氣本就玄之又玄，其真正玄妙我們這些小小相師境又怎能感覺到。」

呂清兒頷首。

李洛則是再度將空間球翻了翻，找出了那面八角金盾，如今這金盾上面，有一道箭痕洞穿，能量黯淡，顯然是在之前的大戰中被損壞。

不過畢竟是上品白眼寶具，花費一些代價修復好依舊還是極好的防身之物。

李洛想了想，將這面八角金盾遞給了秦逐鹿，道：「這東西給你吧。」

打敗林梭，他們三人都有功勞，這些戰利品李洛也不想獨吞，呂清兒拿回了金龍氣，倒是可以不分，但秦逐鹿作為抵抗林梭最強壓力的肉盾，還是有資格獲得戰利品的。

秦逐鹿看了一眼八角金盾，卻是沒接，道：「你功勞最大，金盾你拿去吧，而且這種防禦性的寶具，你或許比我更需要，我已經有了黑耀戰甲，對它的需求不大。」

李洛撓了撓頭，道：「我打算要這空間球的。」

這林梭的空間球，他原本是想著拿回去送給姜青娥的，所以才沒選擇要八角金盾。

「都給你了，回頭補我一百萬天量金吧。」秦逐鹿擺了擺手，很是灑脫的道。

李洛感動的道：「小鹿你真是好，我對不住你，剛才給你治療時還留了幾滴，現在再給你吧？」

「滾蛋。」

秦逐鹿臉色發黑，轉身走了。

李洛笑了笑，他知道這是秦逐鹿的好意，不過他也沒有過多的矯情，畢竟八角金盾他的確還挺需要，至於空間球，價格也是在上百萬左右，秦逐鹿讓他補一百萬，也算是很合適了。

李洛心滿意足的將空間球收入袖中，然後對著呂清兒道：「接下來，你也該去拿最重要的東西了。」

他的目光看向山頂的位置，那裡一道金光沖天而起，金光內，可見一道金色的帖子靜靜的懸浮。

金龍拜山貼。

呂清兒也是俏目望著那金光內的金色帖子，縱身而上，毫無阻礙的走入到了金光之中，然後便是將那一道金色拜山貼握在了手中。

她把玩著拜山貼，上面有一條栩栩如生的金龍盤踞，金色龍鱗耀耀生輝，那金龍仿佛是活物般，時而有著低沉的龍吟若有若無的傳出。

呂清兒的眼中有些好奇以及歡喜，雖說她並非是衝著拜山貼而來的，但畢竟這是魚紅溪強烈要求的，如今拿到了此物，想必她娘也會對李洛另眼相看吧？

想到等回去後，魚紅溪那臉上的驚訝，呂清兒心中就忍不住的有點小小的得意以及驕傲之感。

讓你小看李洛，這次吃癟了吧？

第三百九十四章趙徽音

第二日的聖玄星學府異常的熱鬧與沸騰。

因為藍淵聖學府的代表團正式抵達。

學府這邊做了相應的迎接，甚至連大夏城內的一些頂尖勢力都是紛紛出面前來捧場，無數學員也都是帶著好奇的前來圍觀，畢竟這種其他聖學府大規模來訪的情況相當的少見。

沸騰的喧譁聲，傳遍整個學府。

不過李洛卻並沒有去湊這個熱鬧，藍淵聖學府代表團的資料情報他都已經看過了，也就沒必要浪費時間再去看本人了，也看不出什麼來，而此時的他正在宿舍小樓對面的湖心島深處的一座內湖上。

李洛立於湖面上，此時的他眼目微閉，淡藍色的水相之力自其體內湧出，不斷的在身體表面泛起波瀾，這些水相之力以一種特有的節奏凝聚，流動著，仿佛是要在身體表面形成一層水甲一般。

在李洛的面前，郗嬋導師負手而立，湖面的微風吹拂得薄紗輕輕飄動，她淡淡的聲音響起：「你身懷雙相，又手持那金線白眼等級的光隼弓，你的攻擊力在同等級的人中算是極為的出色，不過你自身也略有缺陷，那就是防禦不足，所以我為你挑選了這道「重水紗衣」的虎將術。」

「此術的要點便是壓縮自身水相之力，形成重水，再以特定的規律流轉，仿佛是在身軀表面形成一層不易察覺的水紗衣，此術護身，能夠為你削弱致命偷襲，提供一分安全的保障。」

在郗嬋導師說話的時候，李洛身體表面的水相之力色澤變得愈發的深沉，薄薄的水幕覆蓋了身軀。

郗嬋導師看了一眼，突然伸出纖細玉指直接點向了李洛右胸的位置，她那一指也並沒有覆蓋什麼相力，但就是這麼輕輕的一戳，那被李洛竭盡全力凝鍊出來的水紗便是如泡沫般的破碎開來。

「此處重水流轉不足，牽一髮動全身，重來。」她平淡的說道。

李洛沒洩氣，也沒說什麼，而是繼續開始嘗試凝鍊。

半晌後，郗嬋導師又是伸指一戳：「重水壓縮度不夠，造成的結果就是你這水紗衣毫無作用，平白浪費相力罷了。」

接下來郗嬋導師不斷的出手，戳戳戳。

「重水需三疊，你這滿身覆蓋倒是覆蓋了，但疊加度不夠，空有形而無實，繼續。」

「重水太厚了，你是想要成為移動緩慢的靶子嗎？」

繼續戳戳戳。

時間就這麼不知不覺間的流逝，待得李洛精疲力竭的回過神來時，天際夕陽都是斜落，暗紅色的殘輝傾灑下來，連湖面都泛著微紅光澤。

「導師，相力消耗光了。」李洛苦著臉道。

郗嬋導師似是笑了笑，道：「雖然缺陷還比較多，但能夠在短短幾日間將「重水紗衣」修煉到這一步，你的相術天賦的確很優秀，門票賽後天開啟，明日你繼續來此修煉吧。」

「此術若是修成，對你自身實力也有著極大的補全。」

李洛點點頭，道：「多謝導師指點。」

郗嬋導師擺了擺手，淡笑道：「身為你的導師，這是我的責任罷了，如果你能夠在門票賽上面取勝，我也是顏面有光。」

而後便是不再多說，轉身踏水而去，纖細身影微晃間，便是宛如瞬移般的消失在了湖面上。

李洛也是掠至岸邊，稍微收拾了一下，便是抬起有些疲乏的腳步出了湖心島，沿著石橋對著宿舍小樓而去。

此時經過一天的時間後，學府內的沸騰與熱鬧的氣氛顯然是降落了下去，只不過偶爾來往的學員的交談中，顯然話題的中心還是那藍淵聖學府的代表團。

李洛對此並未在意，而是沉浸在自身對「重水紗衣」的感悟中。

這般走了半晌，前面突然有著一道人影也是迎面走來，然後便是猝不及防的撞在了李洛身上。

突如其來的碰撞，讓得李洛怔了怔，條件反射般的伸手將那人影扶住，手掌所觸，身軀嬌柔，一股幽香傳來，同時還伴隨著一聲嬌吟，讓人瞬間就忍不住的有些心猿意馬。

李洛有點尷尬，竟然是個女孩。

而且他這一伸手，幾乎是將女孩給攬在了懷中，後者似也是措手不及間，抓住了他的胸前。

李洛不敢亂動，只能訕笑道：「同學，你沒事吧？」

此時懷中的女孩也是羞紅了臉頰的抬起頭，頓時露出了一張宜嗔宜喜，宛如桃花般嬌美的臉頰。

望著這張臉頰，李洛忍不住的怔了怔，倒不是因為對方的容貌驚人，畢竟常年對著姜青娥那種顏值，對於女人的容顏，他自詡還是很有抵抗力的，他吃驚的原因是因為這張臉頰，他昨天看見過...

藍淵聖學府三星院的代表，趙徽音。

他倒是沒想到，兩人會在這裡以這種方式碰撞一下。

然後他感覺到周圍那些來往的人流都是停下了腳步，一道道好奇，羨慕的目光在不斷的投射而來。

從那些竊竊私語聲中，顯然不少人都是認出了趙徽音，畢竟在藍淵聖學府的代表團中，她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一個，與實力什麼的無關，純粹只是因為她長得很漂亮。

一些聖玄星學府的男學員都是眼露豔羨，這李洛還真是桃花運很旺盛啊，走個路都能跟這麼一個漂亮的女孩來一場邂逅？

在那些目光中，趙徽音俏臉通紅，她站起身來，有些不好意思的道：「對不起，是我看著這裡的風景沒注意你。」

李洛順勢將攬住她身子的手臂給收了回來，和善的點點頭。

「趙學姐倒是個雅致人。」李洛笑道。

「你認識我？」趙徽音驚訝的道。

「趙學姐的資料我看過，這麼漂亮的女孩的確是讓人過目難忘，而且我想，趙學姐可能也認識我吧？」李洛點了點頭，倒不是他自誇，而是現在的他身為一星院的代表，藍淵聖學府那邊必然也會準備一些他的情報，畢竟門票賽也就兩座學府間的對決，情報的搜集相對而言會容易一些。

趙徽音仔細的看了看他，驚訝更甚：「你是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李洛？」

李洛笑著點頭，而後他感覺兩人站得太近了一些，這麼近的距離，他甚至能夠嗅到對方身上傳來的陣陣幽香，於是打算退後一步。

只是他這裡剛退，趙徽音卻是抓住了他的手臂，貝齒咬著紅唇道：「扭到腳了，對不起，讓我緩一緩，可以嗎？」

周圍有些細微的騷動聲，一些男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充滿了嫉妒。

這桃花運，過於變態了點。

為什麼不是他們撞到這趙徽音呢？

李洛盯著趙徽音看了兩秒，卻是隱隱的感覺到一點不對勁，而他這種不對勁的感覺也並沒有持續太久，然後他就察覺到四周的氣氛開始變得有些凝滯，於是他就抬起頭，順著人群古怪的目光看向了石橋的另外一頭。

然後就看見了站在那裡的姜青娥。

第三百七十章道場落幕

當呂清兒在取得這座峰頂上面的金龍拜山貼時，那道沖天而起的金光便是漸漸的消散，這是代表著這座山峰的拜山貼之爭已是有了結果。

如今金龍峰上五座降臨了拜山貼的分峰上面，唯有這裡，最先結束戰鬥。

所以當金光消散時，也引來了諸多有些驚異的目光遠遠的投射而來。

他們都知道這座分峰，之前乃是被實力最強的林梭所預定，而對於這位實力達到了化相段第三變的強敵，所有人都是記憶猶新，畢竟此前曾有隊伍也想要仗著人多對林梭出手，但最終都是被他所擊潰。

也正因為林梭顯露了足夠的實力，其他那些頂尖小隊才會默認他有獨霸一峰的資格。

所以當很多人見到這邊分出勝負的時候，第一想法就是那林梭果然厲害。

不過隨著李洛他們這邊的爭鬥出了結果後不久，其他的四座山峰上，戰鬥同樣在逐漸的落幕。

四道金色光柱，逐一的消失。

至此，五道金龍拜山貼，徹底有主。

這一刻，五道拜山貼皆是綻放出光芒，宛如星辰般立於山峰之巔，引得萬眾矚目。

李洛眺望向其他的四座峰頂，然後在那裡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顧穎，趙孑陽...這兩人所率領的小隊都是奪得了一份拜山貼，這倒並不是很讓人意外，畢竟他們的實力本就算是頂尖級別的。

不過雖然李洛對趙孑陽，顧穎他們取得拜山貼不感到驚訝，但當後者等人發現他們三人立於這座峰頂時，卻皆是忍不住的色變，滿臉的難以置信。

「怎麼會是他們取得了拜山貼？林梭呢？！」

他們都很震驚，畢竟李洛他們所在的這座山峰，是林梭所在，而眼下李洛他們奪得了拜山貼，林梭呢？結果不言而喻...

林梭被打敗了。

「他們怎麼可能贏的？！」趙孑陽面色變幻，忍不住的失聲道。

那林梭的實力他很清楚，因為他與其交過手，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比他都要強一頭，雖說如果他藉助隊友的力量，倒是不懼對方，可真要鬥起來也只能說是兩敗俱傷的結果，所以他一直不願意與林梭為敵，即便後者壞了金龍氣，導致他們也沒辦法繼續享受聚寶盆。

可眼下，林梭竟然輸給了那個「虞浪」小隊？

這是怎麼做到的？那林梭性格隱忍狡猾，也不像是會輕敵的人啊。

顧穎這邊同樣是俏臉凝重，她可不會認為是林梭故意示弱，因為對於其他人而言，沒搶到拜山貼可能只是失去一次機緣，但對林梭來說，這可能會是丟掉一條命...那呂清兒是大夏金龍寶行的大小姐，林梭試圖毀其金龍氣，這般狠毒的手段，一旦等他回了大夏，必然會引得呂清兒的父母震怒。

所以林梭想要保命，就必須藉助拜山貼傳送到另外的地方。

如今他失去了拜山貼，就會原路被傳送回去...可以想像那等待他的會是什麼結局。

而偏偏，就是在這種前提下，林梭依舊是輸了。

這只能說，不是林梭沒用...而是對方展現出了足以擊潰他的力量。

可那呂清兒三人，明明都只是生紋段的實力而已啊。

顧穎眸光閃爍，腦海中卻是掠過了那個叫做「虞浪」，丰神如玉般的少年，在對方三人中，如果說誰最讓人捉摸不透的話，那必然是這個人了...而且她的直覺也告訴她，林梭此次失敗，這個「虞浪」恐怕作用最大。

身懷雙相...這不比九品相要多見。

「虞浪...」

顧穎，趙孑陽此時都是在低聲念叨著這個名字，同時眼中升起戒備之色。

這個虞浪是大夏聖玄星學府的人，而年底便是這片神州大陸之上，諸多頂尖學府最為重視的「聖杯戰」，雖說這虞浪還只是一星院，但卻已經初現崢嶸，以他如今展現出來的能力，到時聖杯戰上，必然會萬眾矚目，同時也將會成為他們各自學府的勁敵。

「看來此次回去後，得將這個情報告訴學府，到時聖杯戰上，若是遇見了聖玄星學府這個「虞浪」，最好先找機會將他淘汰，免得生出周折。」

此時在這金龍峰上下，許多都是出自各大學府的人，心中生出了近乎相同的想法。

可以預見，在不遠的將來，「虞浪」之名，定會在東域神州各大學府中，廣為流傳。

而也就是在不少人心中將「虞浪」這個名字定為大敵的時候，這片天地突然劇烈的震蕩起來，只見得天空上，有能量漩渦在漸漸的成形，而後一道道能量光柱開始落下。

每一道光柱內，都籠罩了一支隊伍。

「這是要將我們傳送出金龍道場了。」呂清兒揚起俏臉，然後對著李洛，秦逐鹿說道。

「最後一個步驟也要來了吧？」李洛眼中升起了濃濃的期待。

他所說的最後一個步驟，自然便是那所謂的「道金灌頂」！

在離開金龍道場那一刻，他們手中所剩下的道金將會形成一種能量，繼而對自身進行一種能量灌頂，這將會讓他們的實力更上一層樓。

可以說，這是金龍道場中除了多寶池外，最讓人期待的環節了。

李洛的腳下，還躺著昏死過去的林梭，這傢伙身上也還剩一些道金，但因為金龍道場的規則，道金無法掠奪，所以最終也只能便宜了他。

能量光柱從天而降，一股吸力也是自上方爆發，李洛，呂清兒，秦逐鹿以及昏死的林梭的身影都是在此時漸漸的升空而起。

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光柱，其內包含著諸多的人影，倒是頗為壯觀。

而隨著身影不斷的升起，李洛心神一動，只見得他空間球內，一道道金光在此時突然的飛出，正是他所獲得的那些道金。

每一枚道金，都在此時自燃起來，金色火焰升騰。

同時有一道道天地能量受到引動，聚集在這些燃燒的道金周圍，最後仿佛是一道道玄妙的火團，火團跳動，宛如螢火蟲一般，對著李洛體內呼嘯而去。

李洛見狀，沒有驚慌，反而是滿懷著期待的閉上了雙目。

金色的火團一接觸到他的身體，便是悄無聲息的融入了進去。

雄渾而精純的能量，在此時於李洛體內爆發，形成了一道璀璨的光團，將其盡數的包裹。

而此時若是在下方仰頭看去，便是能夠見到漫天都是耀眼光團，仿佛群星閃耀。

光團不斷的升起，最後沒入到了旋轉的能量漩渦之中，一切，又隨之消失而去。

短短不過半柱香的時間，此處沸騰的人聲消失，漫山遍野寂靜一片。

唯有那滿地的狼藉，證明著此處先前的喧囂與激戰。

第三百九十五章心計

當李洛見到出現在橋頭的姜青娥時，也是怔了一下，這麼巧的麼？

姜青娥的眸光在看向這邊，顯然他與趙徽音在這裡的拉拉扯扯也是看在眼中，她那絕美的容顏倒是頗為的平靜，依舊是如常的讓人看不出喜怒。

只不過，她也是駐步在那裡，沒有走過來。

李洛想要對著她招手打招呼，卻是發現那近在眼前的趙徽音突然貼近了過來，那瞬間兩人的姿勢變得相當的親密。

然後李洛就見到姜青娥轉身走了。

李洛眉頭微皺，再顧不得男女之別，直接是伸手將趙徽音用力的推開，他這份力量用得很足，但趙徽音卻只是嬌軀微微一顫，而後上身後仰了一下。

李洛則是藉此退後了兩步，眼神淡淡的注視著眼前那容顏氣質皆是上佳，但卻又帶著一股魅惑味道的趙徽音。

趙徽音紅唇露出微微笑意，道：「李洛學弟，這就是聖玄星學府的待客之道嗎？似乎不怎麼紳士呢。」

李洛淡淡的道：「這位趙學姐，你究竟是想要做什麼？」

趙徽音無辜的眨了眨修長的睫毛，道：「李洛學弟，你在說什麼呢？」

「剛才的碰撞，是你故意的吧？真不愧是藍淵之狐啊，這才剛來聖玄星學府半天時間，就搞出了一地雞毛，我知道你的目標應該不是我，而是姜青娥。」李洛平靜的說道。

「讓我想想你想要做什麼...你是知道我和姜青娥的關係，所以就玩了這麼一出，你的目的，是激怒姜青娥吧？」

「你知道姜青娥的實力，而你在門票賽上大概率會碰上她，所以你為了增強一點勝率，就以我為翹板，試圖藉此激怒姜青娥，而憤怒的人，在對戰時總是會受到一點影響，這或許就是你所想要的。」

李洛搖搖頭，感嘆一聲：「趙學姐，你真的是很能搞事啊。」

趙徽音唇角帶著細微笑意的盯著李洛說話，微微偏頭，道：「李洛學弟的聰明，不輸你的帥氣呢。」

「對於姜青娥的情報，我已經看過很多遍了，她幾乎是一個無懈可擊的人，但她似乎偏偏對你會顯得極為的看重,你們兩人間的那份婚約,看起來比很多人想像的都要堅固牢實。」

「其實之前我對此是有些不相信的,畢竟以姜青娥那般優秀的女孩，我很難相信她會對一個異性另眼相看，但看剛才她的反應,好像我還真是低估了你們間的感情呢。」

「不過這樣也說明，我的這點小手段,也不是完全沒有作用的嘛。」她笑嘻嘻的道。

李洛盯著趙徽音姣好白皙的容顏看了一會,卻是有些古怪的笑了笑,道：「趙學姐，激怒姜青娥,可真的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

「相信我，你後天可能會因此而後悔的。」

趙徽音不置可否的一笑，道：「真的嗎？那到時候真是要試試看了呢。」

「而且相比於我,我感覺李洛學弟還是要擔心一下自己吧,我們學府一星院那陸蒼,陸藏,不論誰上場，恐怕你這裡都不好應對呢。」

李洛聞言笑了笑,也沒有再與這趙徽音多說什麼，擺了擺手，便是與她錯身而過。

趙徽音望著他離去的背影,饒有興致的笑了笑，而後雙手插在兜裡,開始欣賞著這裡的湖光山色。

半晌後，有兩道人影走了過來,站在她的兩側。

兩人一人白衣，一人黑衣,若是李洛在此的話，則是能夠將其認出來，正是那藍淵聖學府一星院的陸蒼與陸藏。

「學姐的計謀有效果嗎？」白衣陸蒼笑著問道。

趙徽音隨意的道：「這哪算得上是什麼計謀，一點偶然為之的小手段罷了，其實我只是好奇姜青娥與李洛那份婚約究竟是不是名義上的而已，畢竟對於姜青娥，我其實還是很重視甚至嚮往的,如果她是我們藍淵聖學府的人就好了，我會愛上她的。」

她直接語出驚人，完全不顧旁人在場。

不過白衣陸蒼卻對此顯得並不意外，因為藍淵聖學府中,所有人都知道他們這位趙學姐性取向比較特殊。

「但從剛才的試探中，我發現姜青娥與李洛之間，似乎還真是有一些感情，雖然不知道這種感情是屬於哪一種，但他們之間，並非是虛假的。」

趙徽音一笑，道：「當然，也不排除是姜青娥故意為之，就是讓我覺得已經激怒了她，如此一來等到時候交手時，我會因此出現一些誤判。」

陸蒼啞然。

「那個李洛，你們剛才也暗中觀察了吧？」趙徽音轉頭問道。

陸蒼點點頭，道：「從情報上來看，他應該擁有著雙相，水相與木相...這可真是少見，不過，我的勝算，應該會比他更高一些。」

趙徽音眺望著聖玄星學府內的山水，道：「可不要因此就小覷了呢，聖玄星學府底蘊比我們藍淵聖學府強多了，我們學府為了此次的門票賽，可是醞釀了好些年才能夠湊出一支還不錯的陣容，但誰能想到，聖玄星學府不僅出了一個姜青娥，還出了一個雙相李洛。」

「結局如何，還是得打過才知道。」陸蒼笑道，言語間也自有一份淡淡傲氣。

趙徽音輕輕頷首，也就不再說什麼，轉身而走。

「走吧，準備去吃飯咯，嘗嘗這聖玄星學府的美食。」

...

李洛離開了石橋，則是一路走回到宿舍小樓中，而待得他推門而進時，便是見到在那客廳臨窗的位置，姜青娥與白萌萌對坐在茶桌前，正在輕笑的交談著什麼，氣氛相當和諧。

見到李洛回來，姜青娥抬眸掃了他一眼，便是收回目光。

白萌萌則是起身，道：「隊長你修煉回來了嗎？我幫你泡杯茶吧。」

李洛笑著致謝，然後來到茶桌前，在靠近姜青娥這邊坐下，手掌託著臉龐，笑望著姜青娥那光潔如玉的絕美臉頰，笑道：「你不會是真的生氣了吧？你這麼聰明，不可能看不出那趙徽音的一些小把戲吧。」

姜青娥纖細玉指捧著茶杯，淺飲了一口，淡笑一聲。

「這就要多謝呂清兒學妹了，在她的鍛鍊下，那趙徽音這點尺度也想氣到我？」

第三百七十一章第五紋

當李洛再度睜開眼的時候，熟悉的場景映入眼中，正是大夏金龍寶行的後院廣場。

他第一時間感應自身，然後便是見到體內兩座相宮綻放出光彩，相宮內，兩顆相力種子浮沉不定，一圈圈的相力光暈環繞，而此時，在相力種子的表面上，五道相力光紋清晰可見。

充沛的相力不斷的湧出，宛如日冕一般。

而看見這五道相力光紋的時候，李洛震驚了。

這是...生紋段，第五紋？！

他的相力等級竟然直接從生紋段第三紋越級提升到了第五紋？！

原本他以為此次的道金灌頂，頂多也就是讓他的相力等級提升一級而已，結果沒想到，竟是整整兩級。

這道金灌頂，效果竟然能強到這種程度？

李洛歡喜不已，這兩級的提升，可是能夠省去他兩三個月的修行，這對於如今本就缺乏時間的他而言，簡直就是天降甘霖。

而且不僅自身相力提升了，他發現手掌上原本嚴重的傷勢也在此時被盡數的恢復，這讓得他嘖嘖稱嘆，這金龍道場還真是貼心，灌頂的同時還幫你把傷勢全部治癒，不愧是信奉和氣生財的勢力。

傷勢恢復了？

李洛突然頓了頓，旋即他神色猛的一變。

轟！

而也就是在這一瞬間，他身後突然有著一股強悍的相力爆發，那相力瀰漫著血腥的味道，除了那林梭之外，還能有誰？！

李洛眼角餘光掠過，只見得林梭面目猙獰，此時的他身影如閃電般的直接對著呂清兒衝去，顯然，他這是要在所有人都沒能回過神前，將呂清兒挾持！

「狗東西！」

李洛忍不住的罵出聲來，真是草率了，他真沒想到金龍道場不僅將他們三個的傷勢都恢復了，連先前瀕死的林梭，都給完好無損的給救了回來！

如此短暫的時間，就算是他，也來不及做什麼了。

呂清兒同樣是在此時發現了林梭的動作，但與李洛的變色相比，她的神色倒是顯得格外的冷靜，她也沒有要防禦的姿態，只是眼眸冰冷的盯著疾衝而來的林梭。

砰！

而就在林梭即將伸手抓向呂清兒的那一瞬，突然有一股極為恐怖的威壓從天而降，在這股威壓的驅使下，四周的天地能量閃電般的凝聚而來，猶如是一座山嶽般，直接就籠罩在了林梭的身軀上。

林梭的身體直接是在這一刻趴伏了下去，身軀重重的砸在地面上，砸出了一個深坑，一口鮮血自嘴中噴了出來，其中還夾雜著破碎的內臟。

他面目猙獰，身體上的皮膚都在此時不斷的開裂。

鮮血流淌出來，看上去極為的可怖。

李洛這才抬頭，只見得在傳送陣之外，魚紅溪帶著數名金龍寶行的高層立於那裡，而此時，魚紅溪豔美的臉頰正噙著冷漠，盯著在地面上如蟲子般蠕動的林梭，那股可怕的威壓感，正是從她的體內所散發出來。

封侯強者。

李洛眼神凝重，這還是他第一次見到魚紅溪動怒出手，而那種威壓...顯然是貨真價實的封侯強者，舉手投足間，便是能夠引動天地能量，形成恐怖之威。

難怪呂清兒毫不在意林梭的搏命之舉，原來是對魚紅溪有著絕對的信任。

「林梭？你在做什麼？！」

而此時，在魚紅溪身旁，寧闋副會長以及其他的高層也是驚愕出聲，旋即厲聲質問。

他們剛才都沒反應過來，畢竟林梭也算是金龍寶行的人，但魚紅溪卻更為的果斷，雖然她也不明白林梭想要做什麼，但看他的出手目標，顯然是對著呂清兒而去的，而身為一個母親，她當然是毫不猶豫的先出手將林梭給鎮壓了。

不管林梭有沒有不好的想法，但敢這麼對呂清兒出手，那就是無禮，即便被鎮殺了，那也是活該。

李洛，呂清兒，秦逐鹿還有神色複雜的寧昭，祝煊二人在此時走出傳送陣。

「娘。」

呂清兒率先走向魚紅溪，道：「這林梭應該有人指使，他是衝著我來的。」

而後，她便是將在金龍道場裡所發生的事情盡數的說了出來。

「金龍氣？」

在聽到呂清兒獲得了金龍氣的時候，魚紅溪，寧闋等高層皆是面露驚色，而當知曉林梭竟然破壞了呂清兒的金龍氣後，魚紅溪眼中頓時有著凜然殺機升騰起來。

「寧昭，清兒所說可是屬實？」寧闋副會長急忙問道。

寧昭遲疑了一下，最終點點頭，道：「爹，事情的確如此...這林梭心懷不軌，連我們都被他騙了，原本我們是想要去保護清兒的，但沒想到這畜生偷偷對清兒出手。」

寧闋副會長這些金龍寶行的高層頓時面色凝重起來，顯然是意識到了這事情裡面的嚴重性。

這林梭將自身隱藏得那麼好，這種隱藏的手法絕對不是他一個小小相師境能夠做到的，而他潛藏這麼多年，必然是有所圖謀，這其背後牽扯什麼，值得深思。

或許，他就一直都在等待著這個機會？

可是為何要破壞呂清兒的金龍氣？

魚紅溪面無表情，她眼神冷漠的看了一眼那被能量威壓壓製得渾身破碎的林梭，淡淡的道：「來人，將他送入『龍獄』，不惜一切手段，讓他把知道的事情都給吐出來，我要知道，究竟是誰在他的背後指使他。」

廣場上，有十數道如陰影般的身影應聲出現，有黑色鎖鏈自他們的袖中暴射而出，直接是刺入到了林梭血肉中，將其骨骼都是捆縛住，最後這些陰影拖著他騰空而去，迅速消失不見。

至始至終，那林梭連慘叫都未能發出一聲。

李洛望著他消失的方向，有些悲憫的嘆了一口氣，再見了朋友，看來送行飯你是吃不成了。

不過冤有頭債有主，我只是帶你回大夏而已，其他的跟我沒關係，你有怨氣的話，就去找魚紅溪吧。

而在李洛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他突然見到魚紅溪眸光對著他投了過來，當即心頭一寒，畢竟先前魚紅溪那冷酷的一面，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這位大夏金龍寶行的執掌者，一旦生氣，可是真的會讓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過在李洛忐忑時，魚紅溪那美豔的臉頰上卻是露出了以往從未見過的柔和笑容，那笑容之中，透著一股滿意。

「李洛，你做得很好，沒有讓我失望。」她緩緩說道。

面對著魚紅溪這鮮有的柔和聲音以及親和笑容，李洛一時間有點受寵若驚，然後小心的問道：「相力泡的天量金，可以不用給了嗎？」

第三百七十二章內情

李洛這小心的發問，讓得魚紅溪都是愣了愣，旋即她沒好氣的白了前者一眼，道：「不用了，算是送你了。」

李洛豎起大拇指：「魚會長真是豪爽，難怪大夏金龍寶行在您的執掌下風生水起，蒸蒸日上。」

「你這嘴呀。」

魚紅溪搖搖頭，這小子跟李太玄還真是有些不太一樣，後者灑脫清傲，當真是什麼都不放在眼中，想要他說一句好話，比上天還難，而這李洛，則是要更顯得接地氣一些。

不過看得出來，魚紅溪此時心情不錯，雖說這林梭的事情出人意料，但結果終歸是好的，呂清兒不僅奪回了金龍氣，而且還拿到了金龍拜山貼，這算是完美完成了她此前的所有要求。

「娘，那林梭隱藏了實力，他可是化相段第三變，我們這次能將他打敗奪回金龍氣，李洛算是絕對主力。」呂清兒挽住魚紅溪手臂，微笑道。

「怎麼樣？我之前的選擇沒錯吧？」

魚紅溪望著呂清兒那微笑所掩藏的一些細微得意，心中是好氣又好笑，這小妮子還在這上面與她槓上了？不就是想要證明她的眼光不差，選擇李洛並非是一時意氣麼。

不過對於此次李洛的表現，魚紅溪也的確感到很驚訝與滿意，畢竟正如呂清兒所說，他們三個生紋段聯手打敗了化相段第三變的林梭，這絕對算得上是一個驕人的戰績了。

雖然她並未看見那場戰鬥，但以她封侯強者的眼力，還是能夠猜得出來誰在這其中佔有最大的功勞。

這個李洛，不愧是李太玄的兒子。

即便他沒有李太玄那般的耀眼奪目，但卻依舊有著屬於他的風採。

「這一次清兒能夠保住金龍氣並且獲得金龍拜山貼，的確是要感謝你們。」魚紅溪看向李洛與秦逐鹿，並不吝嗇她的感謝。

李洛與秦逐鹿皆是搖了搖頭，前者笑道：「魚會長不必這麼客氣，我們在金龍道場內也算是收穫頗豐，說起來還要感謝你給我們這次機會。」

魚紅溪頷首，倒也沒有繼續客套，而是簡單的聊了兩句，便是帶著呂清兒將兩人送出了金龍寶行。

「此次金龍道場之行也辛苦了，眼下事情已經結束，兩位可先行歸去，往後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可以前來金龍寶行找我，力所能及之處，我定不會推辭。」魚紅溪對著兩人說道。

李洛與秦逐鹿皆是應下，然後對著呂清兒打了一個招呼後，便是各自離去，他們進入金龍道場也有將近一月的時間，雖說道場內環境比暗窟好上許多，但終歸還是有些疲累，眼下正好回家歇息一場。

呂清兒望著李洛遠去的身影，清麗臉頰上的笑容方才微微收斂，然後轉頭對著魚紅溪道：「娘，此次金龍道場內所遇的事，可是有些不尋常呢。」

魚紅溪淡淡的道：「那林梭應該是安插在我大夏金龍寶行中的死士，他的實力並非真實修煉而來，而是以某種秘法壓榨而成，只不過為此需要付出大量壽命為代價，這是我疏忽了，不然此前檢測他一下，應該能夠察覺出端倪。」

在先前出手壓制住林梭的時候，魚紅溪已是初步的探測了一番，所以知曉了一些信息。

呂清兒眼眸微冷：「誰安插的呢？」

魚紅溪沉默了一下，道：「這就說不清楚了，回頭我將天藏郡分部那邊的高層全部擼了，逐出金龍寶行。」

「他們未必就知情吧。」呂清兒說道。

「知情是罪，不知情也是罪。」魚紅溪語氣淡漠。

呂清兒也沒有在這上面多說什麼，而是繼續問道：「還有那金龍氣，怎麼會出現在我的身上？」

魚紅溪笑了笑，道：「金龍氣本就是會降臨於那些與金龍道場契合者，這又不是獨你一份，沒什麼好奇怪的吧？」

「那為何這個林梭仿佛預先就知道我會獲得金龍氣，然後來破壞的呢？」呂清兒追問。

魚紅溪搖搖頭，表示不知。

「那娘可知道，我這金龍氣被破壞後，會帶來什麼影響嗎？」

魚紅溪輕吐了一口氣，道：「會影響你未來的前途，身懷金龍氣者，未來若是進入到金龍山，自會有極大的裨益，而若是這道金龍氣被破壞了，自然也就損失了這份你難以想像的機緣。」

「所以...這是有人不想我去金龍山？」呂清兒緩緩說道。

魚紅溪淡淡的道：「可能是我的一些敵人所做的吧，畢竟坐穩大夏金龍寶行會長這個位置，也引起了許多的敵視，不論是大夏金龍寶行還是其他地區的金龍寶行...」

呂清兒笑了笑，道：「娘，雖然你是大夏金龍寶行的會長，但真要放在金龍寶行總行內，其實也沒有那麼的顯眼，我此次進入金龍道場，感覺總是有點不太對。」

「那種感覺，就仿佛有人在暗中幫我一般，而這個能力手段，我想應該不是娘你能做到的吧？另外就是最後的道金灌頂，我還有李洛，秦逐鹿三人的相力等級都提升了兩級，可據我知曉的信息，這個提升速度稍微強了一些...」

「而且，能夠培養出林梭這樣的死士並且蓄謀這麼多年，隱匿於大夏金龍寶行連您這會長都未曾察覺，我感覺娘你那些競爭對手，恐怕也未必有這個能耐。」

魚紅溪沒好氣的瞪了呂清兒一眼，這個女兒話裡話外，這是在說她這娘資格不夠？

「娘，我可沒有瞧不起您的意思，只是按照事實來推斷與分析。」呂清兒笑吟吟的道。

「那你分析出什麼了？」魚紅溪道。

呂清兒笑容微微收斂，緩緩道：「這些事，應該和我爹有關吧？」

「那指使林梭的人，是我爹的敵人嗎？」

魚紅溪眼眸微垂，她沉默了數息，最終沒有回答，而是繼續朝前走去。

只是，她的心中卻是輕輕一嘆，有低聲響起。

「為什麼，就不會是你爹的親人呢？」

第三百九十六章獎勵

李洛險些被姜青娥這句話給嗆到。

「這倒不至於吧？呂清兒也沒做什麼啊。」李洛撓頭說道。

姜青娥心頭輕呵了一聲，還沒做什麼，那呂清兒此前都明目張胆的來要求她解除跟李洛的婚約了，雖說呂清兒的理由是認為她與李洛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愛情」，這份婚約對雙方都是負擔，但敢當著她的面來開這個口，也是相當的囂張了。

跟這相比起來，趙徽音今日的這點小手段又算得了什麼？

不過這些話以姜青娥那高傲的性子當然也不可能跟李洛說，而真有問題，她會自己妥善的解決掉。

「我知道那趙徽音的目的，所以我樂意讓她感覺到她的目的達到了，等之後的門票賽上，如果她因此就要耍一些手段，我也不妨將計就計跟她玩玩，看看到時候究竟是誰會吃虧。」姜青娥將茶杯放下，說道。

李洛有點無語，敢情他直接是成為了兩女的博弈點了？

「以你的實力，還需玩這一套嗎。」李洛無奈的道。

那趙徽音或許很強，但對於姜青娥，李洛有著絕對的信心。

「獅子搏兔亦使全力，能省點功夫自然是好，那趙徽音很聰明，如果能夠讓她聰明反被聰明誤，也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姜青娥輕笑了一聲，道：「不過此女異常狡猾，我先前的表現未必就真能騙得了她，不過也無所謂了，只是場外的一點小小博弈而已，真正的勝負，還是得靠自身的實力。」

「我倒是希望她不要太讓我失望，在聖玄星學府三星院中，都澤紅蓮早就被我壓得沒半點脾氣，只能偶爾做點小事來凸顯下存在感，一點意思都沒有。」

望著姜青娥那有些百無聊賴的神情，李洛忍不住的伸起大拇指，這是我一直追求的味道，無敵是多少寂寞。

「這次的門票賽，青娥姐覺得我們勝算如何？」李洛笑問道。

姜青娥纖細玉指點了一滴茶水，然後在桌面上划過，光明相力落入其中，就形成了淡淡的光字。

「門票賽七場，先說四星院那邊,代表已經確定,宮神鈞與長公主,這兩人算是如今七星柱中最強的，你覺得他們會取得兩勝嗎？」她反問道。

李洛遲疑了一下，道：「應該可以吧。」

他從未見過宮神鈞出手,但長公主的實力他還是粗略見過的，相當的雄厚,而宮神鈞比長公主還強一分,這兩人出馬,藍淵聖學府那邊的兩位四星院代表，未必能阻擋吧？

姜青娥卻是搖搖頭,道：「那你倒是小瞧了藍淵聖學府那位叫做中南的代表了。」

「我研究過中南的戰績，你知道麼，至從他進入藍淵聖學府後,歷經大戰無數,卻從未取得過一敗。」

李洛聞言頓時一驚,道：「從未一敗,這麼強？」

姜青娥笑了笑，道：「因為他的戰鬥,大部分都是以平局結束，迄今為此，他所遇見過的同等級對手,沒有人能夠攻破他的防禦，最終都是被耗得相力枯竭,即便是我們聖玄星學府七星柱中的那位王朝，在防禦這上面都沒他強。」

李洛神色不由得凝重起來,七星柱中那位叫做王朝的學長，號稱聖玄星學府最強防禦,竟然還比不過那中南？

「如果是宮神鈞遇見了中南，有四成概率被拖成平局，如果是長公主遇見的話，平局的概率可能有六成，所以四星院兩場，最好的結果，就是一勝一平。」姜青娥分析道。

「至於三星院這邊的兩場,我這裡取勝一場應該在九成的概率，都澤紅蓮麼，不太穩定，但好在藍淵聖學府三星院中除了那趙徽音外也沒有太過厲害的人,所以都澤紅蓮那裡只能說是五五開。」

「二星院兩邊算是比爛，就看誰更爛了，看點不多。」

「一星院這邊...」

姜青娥聲音頓了頓，眸光轉向了李洛，笑道：「你覺得呢？」

李洛鄭重的道：「從顏值上面來說，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碾壓取勝。」

姜青娥沒好氣的看了他一眼，長得好看很得意嗎？我如果也像你這樣，直接就宣布舉世無敵了。

李洛笑了笑，不再開玩笑，而是認真的想了想，道：「藍淵聖學府那邊的陸蒼與陸藏，我雖然沒接觸，但總是隱隱的有點異樣的感覺，所以我真不敢盲目自信，只能到時候全力而為。」

而對於他這般謹慎，姜青娥則是露出了贊同之色，道：「你這樣想我就放心了，這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你能身懷雙相，未必就沒有其他的古怪人士，那陸蒼與陸藏，略微有些詭異，說不得他們才是藍淵聖學府真正的殺手鐧。」

「一星院的殺手鐧，這麼拼的嗎？」李洛愕然道。

「正是因為旁人難以猜測，才有可能會成為奇招，你要知道，為了聖杯戰，藍淵聖學府已經籌備了多年，他們實力底蘊本就弱於我們聖玄星學府一頭，如果沒有點奇招，想要取勝也挺難。」姜青娥說道。

李洛微微點頭，道：「我會小心的。」

而後兩人再度隨意的聊了一會天，不知不覺便是天色漸晚，姜青娥見狀就起身離去。

李洛將她送到宿舍小樓前，此時月光傾灑而下，照耀在眼前有著修長身姿的女孩身上，那精緻絕美的容顏反射著點點光澤，淡淡的月光下，她仿佛是一株盛開的夜蓮。

李洛一時間看得微微有點發呆。

被他這般看著，姜青娥倒也不惱，反而是笑道：「漂亮嗎？跟那趙徽音比呢？」

「如果說雲泥之別那的確是誇張了一些，但有青娥姐你在這裡，她那點美人計恐怕是永遠沒效果的。」李洛感嘆一聲，說道。

姜青娥紅唇微掀，道：「倒是會說話。」

然後擺擺手，就要離去。

不過李洛突然伸手拉住了她的手腕，姜青娥一怔，也沒有掙脫，只是微微偏頭有些疑惑的看著他。

「還有什麼事嗎？」

李洛輕咳了一聲，道：「我成為了一星院的代表人選。」

「我知道呀。」姜青娥眸子中散發著一點疑惑。

「我前兩天打敗了秦逐鹿。」李洛又說道。

「聽說了。」姜青娥眸光微閃了一下，點頭道。

李洛瞪了姜青娥一眼，道：「所以我現在是聖玄星學府一星院貨真價實的第一人了，姜青娥，你還記得之前給我的承諾嗎？」

「你說如果我能夠成為聖玄星學府第一人，可是要給我獎勵的！」

「現在我做到了，你的獎勵呢？！」

姜青娥愣住，眸光有點閃爍。

李洛望著呆住的姜青娥，頓時似是有些失望的嘆了一口氣，道：「算了，我就知道你隨便說著玩玩的，沒事了，你走吧。」

聽著李洛這包含哀怨的話語，姜青娥也是沒好氣的白了他一眼，道：「這還真是沒想好，那你想要什麼獎勵？」

李洛磨挲著下巴，目光打量著姜青娥白皙如玉的臉頰，作出一副浪蕩的模樣。

姜青娥對於他的目光倒是並不在意，反而任由他打量著，兩人間的關係太過的深刻，她對李洛從始至終就沒有半點的抗拒，所以即便李洛真要有一些很親密的舉動，她也會接受。

只不過，對於她這般平靜的姿態，李洛反而是嘆了一聲，臉龐上的浪蕩神情也是收斂了起來。

「又怎麼了？」姜青娥疑惑的道。

李洛無奈的道：「青娥姐，你這樣讓我很沒成就感啊。」

姜青娥道：「那我還得反抗一下嗎？我這不是擔心稍微反抗一下會不小心把你重傷了麼。」

李洛心口仿佛被插了一刀，他揉了揉胸膛，苦笑一聲，道：「青娥姐，我知道我們這麼多年的感情極其的複雜，但你應該明白我想要的是什麼，包括我一直想要努力做到的解除婚約。」

姜青娥凝視著李洛的臉龐，她當然一直都知道李洛的目的，所謂的解除婚約也不是真的要解除，而是想要改變其中的意義。

回想這將近一年的時間下來，李洛的確在以驚人的速度成長著，那個天蜀郡的空相少年，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了大夏國年輕一輩中最優秀的人。

他一直都在努力，努力的想要追趕上她的腳步，最起碼，現在的他，已經沒有人能夠質疑他的潛力，也不會有人在聽見兩人的婚約時，第一反應就是不配兩個字。

「青娥姐，其實我也不需要什麼獎勵，我只是希望我在努力的顛覆我們間那種複雜情感的時候，你也能夠稍稍的脫離一下我們這麼多年的情感桎梏，比如說，把我當成一個對你有意的普通追求者。」李洛說道。

「你想一想，如果是一個對你有意的追求者，剛才對你露出那樣的神態，你是什麼反應？」

姜青娥微微想了想，認真的道：「那麼他現在已經死了。」

李洛一愣，乾笑道：「不至於吧。」

姜青娥輕笑一聲，輕聲道：「李洛，我知道你想要說什麼，你這將近一年時間的提升，連我都為你感到驚嘆，我以前就說過，你不會比任何人遜色，包括我。」

「不過你說的把你當做一個普通的追求者，這一點卻真的是做不到。」

而不待李洛憤怒，她便是慢悠悠的道：「不管你要做什麼，以我們的感情，如果你要去做那追求者，那也一定是最有機會以及實力的那一個。」

同時她在心中還補充了一句：「也是唯一的那一個。」

李洛心花怒放，同時悲嘆一聲，真屬實是被拿捏明白了。

小樓前的月光下，姜青娥金色的眸子中有著波瀾在流動，她注視著李洛，道：「李洛，其實你說的很對，我們的感情太過複雜與深厚，所以我的確很難走出這個桎梏，不過我會儘量嘗試一下...」

「而且我也可以給你一個很明確的承諾。」

「什麼？」李洛心頭一跳。

姜青娥微微一笑，笑容在月光下驚豔到讓人窒息。

「等你實力超過我的那一天，我們就解除掉的那一份婚約。」

（最近快要過年了，瑣事很多，存稿用完了，今天一更…）

第三百七十三章閒暇

接下來兩日，李洛在洛嵐府總部內閉門不出，緩解著此次道場歷練的疲累同時也是適應著剛剛獲得一次越級提升的相力。

一座庭院裡。

李洛躺著椅上，任由那暖陽落在身上，懶洋洋的不想動彈。

在一旁還坐著剛來不久的蔡薇，鮮豔的大紅裙讓得本就嬌媚動人的她顯得更為的有韻味，驚心動魄的身材顯露無疑。

她是來給李洛匯報這一個月時間溪陽屋那邊的進展，而那結果也是讓得李洛相當的歡喜，因為有了黎碧這一批淬相院的高材生加入，溪陽屋的規模以及實力可謂是暴漲，再加上秘法源水的升級以及白萌萌提供的四星級配方，這個月溪陽屋的業績幾乎是達到了有史以來最高的地步。

而且這還只是開始，隨著黎碧這些淬相師逐漸的適應溪陽屋以及溪陽屋名氣的漸漸提升，這些業績還會有著更大的提升空間。

可以說，現在的溪陽屋，潛力無限。

兩根纖細嬌嫩如白玉的手指拎著一隻剝好皮的葡萄突然放在了李洛嘴邊，他望著面前笑意盈盈，臉蛋嬌媚如花的蔡薇，受寵若驚的道：「蔡薇姐，從你這個笑容上面，我就知道你想要幹啥了。」

蔡薇將葡萄塞進李洛嘴中，溫柔的笑道：「既然知道了，那就請少府主趕緊將這個月的量交了吧。」

李洛面色發苦：「我這剛結束一場歷練呢。」

蔡薇玉手託著下巴，歪頭笑道：「乖啦，我也沒有辦法呀，溪陽屋那邊天天在催著我要秘法源水，如果你這裡一斷，整個溪陽屋的業績都會受到影響。」

然後她從身旁提起一個精緻的小箱子，將其打開，頓時有兩支琉璃瓶顯露出來，在那其中，液體仿佛是具備著生命力一般，在緩緩的流動，即便是有著瓶子的遮掩，但依舊是有著一縷縷奇異的氣息散發出來，讓人聞著就感覺到體內的相宮在發出饑渴的情緒。

李洛見狀，頓時從躺屍狀態中直起了身子，驚喜道：「七品靈水奇光？！」

蔡薇嫣然道：「少府主，有動力了嗎？」

李洛大手一揮，道：「正好前兩天晉級了，這次管夠。」

「少府主當真豪邁。」

蔡薇喜道：「如果夠的話，何不多準備一些，提高溪陽屋的產量？」

李洛面色一僵，語重心長的道：「蔡薇姐，要懂得細水長流的道理，萬一榨得太厲害，搞壞了就不太好了。」

蔡薇嬌聲道：「少府主年紀輕輕，不至於這麼扛不住吧？」

但言語間多是調侃，也未曾真的就讓李洛涸澤而漁，旋即她轉聲說道：「不過少府主，溪陽屋有如今的聲勢，幾乎八成功勞在於你的秘法源水，這算是好事，但也不算...從長遠來看，一種秘法源水對於溪陽屋而言，還是稍微有些匱乏，同時不具備抗風險性。」

李洛聞言，神色也是微正，沉吟道：「蔡薇姐這話倒是很有遠見。」

未來的事情誰也說不好，畢竟光是半年後那場事關洛嵐府存亡的大事都還未曾落定，但他們也不能因此就不去考慮溪陽屋的未來，而且，這大夏，李洛會一直留在這裡嗎？對此李洛也表示不知道。

而到時候萬一他離開，溪陽屋就會元氣大傷甚至被打回原形。

這是一個需要提前做好準備的事情。

「蔡薇姐的意思是？」李洛虛心請教。

「也沒有其他的意思，只是覺得，溪陽屋或許需要儲備一些其他的秘法源水或者秘法源光以作備用，當然高純度的秘法源水源光極為稀罕，並不是那麼容易弄到手的，但總要為此做一些準備才是。」蔡薇沉吟道。

「嗯，這件事就交給蔡薇姐了，以後多注意一點這一類的消息。」李洛笑道。

蔡薇白了李洛一眼，這還真是灑脫，又是一個包袱直接就丟了過來。

「蔡薇姐，還有事情要麻煩你一下。」

李洛則是笑嘻嘻的掏出了那面殘破的八角金盾，道：「洛嵐府也有鍛造的產業，你幫我找人修復一下此物，另外再幫我物色一物色，看看有沒有合適的雙刀寶具，品階要上品白眼，當然如果有金眼的話，那最好了！」

蔡薇接過八角金盾的小手都是抖了一下，金眼寶具？虧你真敢說，這種級別的寶具不僅數量少，而且價值極其的高昂，金眼寶具動輒數百萬，雖然如今溪陽屋蒸蒸日上，但也不是這麼個揮霍法啊。

不過雖然這般想著，但蔡薇也沒有真指責李洛大手大腳，而是幽幽嘆了一口氣，道：「金眼寶具難度比較大，雙刀類的更罕見，不過我會留心的，但我覺得大概率會是上品白眼或者金線白眼。」

李洛點點頭，面露真誠的道：「那就辛苦蔡薇姐了。」

「誰讓我就是個勞苦操心命呢。」蔡薇感嘆一聲，而後再度與李洛交代了一下秘法源水的事後，便是匆匆離去，畢竟洛嵐府內大大小小諸多事情，都需要她這個大管家做第一步的處理，而只有經過她通過的事情，才需要上報給李洛與姜青娥。

可以說，如果沒有蔡薇這位值得信任的大管家，李洛與姜青娥根本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在聖玄星學府中修行。

蔡薇離去後，李洛則是繼續躺在陽光下假寐，而後他突然感覺到陽光被遮掩，便是睜開了眼睛，然後就見到一道高挑纖細的身影立於椅前，她雙臂抱胸，長發在日光的照耀下，燁燁生輝。

絕美的容顏在陽光投射下來所造成的微暗陰影中，更是顯得精緻，立體，金色的眸子仿佛一汪金池，散發著讓人陷入進去的魔力。

「青娥姐？你回來了？」

李洛歡喜出聲，他回來這兩天並未見到姜青娥，按照她之前的說法是進入暗窟修行歷練，所以他也就沒有在意，沒想到今日她就出現在了眼前。

姜青娥眸光打量著李洛，輕笑道：「不錯嘛，竟然又有提升，這是達到生紋段第五紋了吧？看來這一趟金龍道場中得到了不少好處。」

李洛起身，他望著面前的絕美人兒，目光卻是敏銳的發現她戰裙上甲片的磨損以及上面殘留的一些暗黑色的液體，然後他就明白過來，姜青娥這應該是收到了他回來的消息，所以提前結束了暗窟的修行匆匆趕回洛嵐府。

或許在數個時辰前，她正在暗窟內與詭異可怖的異類搏殺。

望著姜青娥看似平淡的神色，李洛卻是能夠感受到她心中的那一絲擔憂，當即心頭有暖流湧動，伸出手掌握住眼前女孩那嬌嫩如玉的手。

姜青娥就只是看著他，也沒有掙脫，只是眼中帶著一絲笑。

然後她就感覺到掌心中有什麼東西滾落了下來。

姜青娥有些疑惑的看去，便是見到一顆銀白色的空間球在她的手中靜靜的躺著，閃爍著神秘的光澤。

「給你帶的禮物。」李洛笑容燦爛的道。

姜青娥微怔，她望著手中的空間球，光滑鏡面倒映著她的臉頰，旋即她那絕美的臉頰上有著笑容綻放開來，她纖細手指磨挲著空間球，明明是冰涼的觸感，但卻讓得她心中泛起陣陣暖意。

而後她金色眸子帶著許些意味深長的看向李洛：「突然這麼殷勤，還會帶禮物了，莫不是做了什麼對不起我的事情？」

李洛身軀一震，頓時面露悲憤。

「行了，知道你演技好。」

不過還不待他說話，姜青娥便是笑著將他的話全部給堵了回去，她望著李洛那鬱悶的神色，唇角彎了彎，然後上前一步，伸手抱住了他。

她將臉頰輕靠在李洛肩膀上，手掌抬起，把空間球送到眼前，金色眸子倒映在其中。

而後，有輕聲細語傳入李洛耳中。

「不過禮物，我很喜歡。」

第三百九十七章大佬雲集

萬眾期待的門票賽如約而至。

這一日的聖玄星學府幾乎是成為了整個大夏的關注熱點，大夏城內諸多勢力紛紛出動，憑藉著各種關係獲得了觀戰位置，而大夏國內的其他勢力，無法來到現場，則是只能在一些城市中的特定地點處，藉助著相具投影，才能夠看見一些聖玄星學府內的戰況。

可以說，這場門票賽，此時無數大夏人都在翹首以待，如此影響力，實屬罕見。

而學府內的氣氛早在第一縷晨輝刺破雲層傾灑下來時就直接沸騰起來，喧囂活躍的聲浪一波波的擴散，直衝雲霄。

門票賽的地點定在了學府後山，此處群山聳立，而無數看臺的位置則是開闢於山崖上，一層層的石梯對著上下延展開來，目光俯視下去，便是能夠見到群山下的那片戰場。

沒有特定的擂臺，而是各種不同的地形，有山林，也有湖泊，還有著泥沼地之類。

當李洛，白萌萌，辛符三人來到此處時，只見得那一層層的看臺上早已是人聲鼎沸，無數的人影匯聚在其中，沸騰聲將這平日裡顯得寧靜的山脈盡數的籠罩。

「李洛！」

入口的地方，李洛突然聽見了熟悉的聲音，順著聲音看去，便是見到呂清兒俏麗的身影，後者正對著他招手，而在她的身旁，竟然還站著魚紅溪，一身紅裙明豔動人，充滿著風韻。

不過讓李洛意外的倒不是魚紅溪，而是除了這母女外，他們周圍還站著一群氣勢不俗的身影。

魚紅溪右側，是之前見過的極炎府府主祝青火,他身後就是祝煊。

都澤紅蓮姐弟也在,只不過讓李洛在意的是他們身前的一名中年男子,其一身黑衣，面色有些冷漠，略顯陰翳的眼神讓人有些不適,他負手而立，自有一股若有若無的厚重壓迫感散發出來。

李洛此前雖然未曾見過此人,但卻瞬間將他的身份給認了出來。

都澤府府主,都澤閻。

司秋穎的身影也在人群中,在她身前是一名金袍男子，其年歲跟都澤閻等人相差不多,但模樣卻是要顯得儒雅許多，此人李洛倒是有點印象，應該就是金雀府的府主,司擎。

嚯,眼前一群人,都是大夏中頂尖勢力的大佬,五大府中，出來了三位府主,可見此次聖玄星學府的門票賽有多引人注目。

原本這些大佬都是在互相交談，而呂清兒的招呼聲，也是讓得他們聲音一頓,然後各有些不同的目光，就投向了那對著這邊走來的少年。

迎著這些各方大佬的視線,李洛也沒有顯露什麼懼色，畢竟好歹他也是洛嵐府的少府主,雖說實力跟對方沒法比，但在府主缺席的情況下,他就是代府主，所以怎麼也不能給洛嵐府丟臉。

而望著面色如常而來的李洛，在場的三位府主眼神都是有著一點細微的變化，因為眼前少年的模樣，能夠清晰的看出那兩人的影子。

一想到那兩個人...他們的眼瞳都是忍不住的微縮了一下。

當初那李太玄與澹臺嵐在時，整個大夏的封侯境仿佛都是在他們的壓制之下。

「魚會長，三位府主。」在他們細微的失神間,李洛已是走上來，而後面露笑容的打著招呼。

極炎府府主祝青火注視著李洛，笑道：「李洛侄兒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就成為了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第一人,看來要不了多久，洛嵐府便又是要一龍一鳳齊聚了，呵呵，這讓我想起了當年的李太玄與澹臺嵐，洛嵐府真是氣運雄厚啊。」

他這話說出來，讓得都澤府的都澤閻眼神微微一寒，洛嵐府的衰敗他們其他幾府算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他們恐怕是最不樂意見到洛嵐府再度的崛起，如果到時候洛嵐府真的再出了一個李太玄與澹臺嵐，難不成又繼續被壓制多年嗎？

李洛也是看了祝青火一眼，他如何察覺不出對方言語間蘊含的惡意，這顯然是要將洛嵐府架上去烤，雖說洛嵐府已經被各方盯上，但祝青火這話無疑是想要再加一把火。

真是個陰險的老狗。

「祝青火你倒是想得真遠，現在李洛才只是相師境，我看你是當年被李太玄打出心理陰影了吧？」而此時司秋穎身前的司擎府主笑著開口說道。

祝青火聞言，面色變了變，冷笑道：「說得你沒被澹臺嵐打一樣。」

「技不如人也沒辦法。」司擎笑道。

李洛神色平靜，既沒有因為祝青火的挑撥而動怒，也沒有因為司擎的出聲援助而感動，五大府間的關係複雜，洛嵐府如今的境地，其他幾府都算是摻和過一腳，金雀府的關係的確要更友好一點，但更多也只是因為利益，金雀府需要一個洛嵐府來吸引極炎府與都澤府的火力。

如果因此就對金雀府心懷感激那也實在太幼稚了一些。

「行了，李太玄和澹臺嵐可未必就死了呢。」此時，魚紅溪淡淡的開口，制止了三位府主間的暗流湧動。

而她這個句話的殺傷力實在不小，當即氣氛就出現了片刻的凝滯，祝青火，都澤閻眼神明顯的變幻了一下，最終也就沒了什麼興趣，因為所有人都很明白，洛嵐府能夠在這些年苟延殘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這一點。

那兩人的可怕他們最清楚不過了，王侯戰場固然恐怖，可若是這兩人能夠走出來，那麼大夏必然會迎來一場巨大的震動。

另外，他們對魚紅溪的出言解圍也感到有些詫異，以前的魚紅溪對洛嵐府可是相當的冷淡，雙方也並沒有多少的來往，怎麼自從這李洛來到大夏城後，雙方的走動就變得多了一些呢？

是因為呂清兒嗎？

不過魚紅溪開了口，他們自然也就不便多說，然後也沒了停留此處的興致，紛紛對著場內而去。

等他們都走了，魚紅溪方才看向李洛，道：「李洛，你的成長很驚人，不過想要保護洛嵐府，這還不夠。」

李洛點點頭，笑道：「我知道，不過我會努力的。」

魚紅溪淡淡的道：「跟李太玄比起來，你就是太內斂了一些，或許這是因為你當初空相的原因，所以喜歡收斂鋒芒，但當你到了大夏城的那一刻，你就躲不了了，而既然躲不了，那就還是將你的鋒芒全部顯露出來吧。」

「另外，姜青娥雖然天賦驚人，但我卻覺得你並不弱於她，所以努把力吧，你洛嵐府總是女強男弱，好歹在你這裡也換個位吧？」

說完，她也是徑直離去。

呂清兒對著李洛露出鼓勵笑容：「李洛，今天加油！」

然後追上魚紅溪去了。

李洛望著魚紅溪離去的方向，面色有點古怪。

這魚紅溪，像是在幫他，怎麼感覺又像是在挑撥他跟姜青娥的關係呢。

這女人啊，真是複雜。

第三百七十四章上一代的故事

庭院中，李洛拉著姜青娥閒坐，而後也是將在那金龍道場中所發生的事情詳細的說了一遍。

「沒想到那林梭的目標竟然不是你，而是呂清兒...」

聽到林梭的事情後，即便是姜青娥也不免有點意外，此前連她都覺得這突然間出現的林梭大概率是其他勢力送進來對付李洛的，但眼下來看，他們似乎是有點被迫害妄想症了。

「不過這呂清兒，還真是福緣傍身啊...你們這一次在道場中獲得的好處，過於優質了一些。」不過姜青娥還是很敏銳的察覺到一些東西。

李洛點點頭，這些事情他能夠感覺到呂清兒應該是有些隱瞞，或許她猜到了一些什麼，但她既然沒說，李洛也沒打算問，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與隱私。

他此前也打聽過，以往那些經歷了道金灌頂的人，大部分都只是稍作提升，一些倒黴的更是只是象徵性的提升點，能夠被提升一級就已經算是不多了，更何況類似他們這種直接提升兩級...

「那金龍道場應該是金龍總行在掌管，其中或許會有總行的高層在監測，他們或許不能直接出手幹預歷練，但做一些手腳還是很容易的，比如你所說的呂清兒在多寶池中取得的那三件金線白眼寶具，如果說這背後沒有一隻大手推波助瀾的話，那也太把人當傻子了。」姜青娥淡笑道。

李洛點頭，笑道：「看來清兒的背景也不簡單呢。」

「或許與她那位極少在大夏出現過的父親有關。」姜青娥說道。

「清兒的父親？倒的確是沒有見過，他不是大夏人？天蜀郡那位呂會長，不是清兒的叔伯嗎？」李洛疑惑的問道。

「當年的事，也挺複雜，我聽說的版本是那時候魚紅溪對師父也是有意，但師父與師娘已是在一起，而魚紅溪又是極為驕傲的人，便是離開了大夏，等再回到大夏時，已是帶回了尚還是女嬰的呂清兒，同時那位呂會長也是跟隨著，當時很多人都說那位呂會長可能就是呂清兒的父親，但後來這種聲音又消失了下去，因為不論是魚紅溪對呂會長的態度還是那位呂會長對魚紅溪的恭謹，都不太像是那種關係。」姜青娥解釋道。

李洛咂咂嘴，沒想到這上一代的故事也是如此的精彩，老爹的魅力很強啊，連魚紅溪這般女強人，都曾經心儀於他，不愧是傳說中的大夏名門貴女之收割者。

「你說，事情最後不會狗血到變成呂清兒是我妹妹吧？其實魚紅溪當年跑出去是跟我老爹生了一個？」李洛突然腦洞大開。

姜青娥瞥了他一眼，道：「不提沒有半點這種可能，如果真有的話，師父就危險了，他會被師娘活活打死的。」

李洛頓時打了一個寒顫，老娘太可怕了。

「以前這些事我還只是當做聽故事，不過聽你此次在金龍道場中所遇見的事，我猜測這其中或許會與呂清兒的父親有關係，她的父親有可能是金龍總行的高層，而那林梭，說不定就是她父親的某些敵人所派來，至於背後究竟有多深的謀劃與目的，這就難以揣測了，這應該是魚紅溪去考慮的問題，而不是我們。」姜青娥笑道。

「那清兒的父親為何這麼多年未曾出現過在大夏？我聽她說，連她也有好些年沒有見過她的父親了。」李洛繼續問道。

「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各有各的故事，何必理會太多？」

姜青娥微微偏頭，看著李洛，饒有興致的笑道：「還是說，你有其他的打算？」

李洛正色道：「我這是身為朋友間的關心而已。」

姜青娥一笑，也沒有多說，而是話音一轉：「我先前在外面遇見了蔡薇姐，聽她說，你想要物色雙刀類的金眼寶具？」

李洛點點頭，無奈道：「此前那雙刀在金龍道場中損毀了，如今普通相具對我已經沒什麼作用了，自然是需要寶具，而目前，金眼寶具是最完美的選擇，若是沒有，上品白眼或者金線白眼也可。」

「上品白眼以及金線白眼只要財力夠，問題倒是不大，可以好好挑選，但金眼寶具就不多了，即便是金龍寶行中，一年所出現的數量也不過雙手之數，其中雙刀這一類的更少了。」姜青娥說道。

金眼寶具即便是洛嵐府內也很少，她手中的「金闕劍」算是一柄，這是當初她進入聖玄星學府時師父師娘留給她的禮物，而等到李洛進入學府時，師父師娘已經失蹤，所以也就沒法準備了。

這麼一想，姜青娥突然也有點心疼李洛了。

「雙刀類的金眼寶具，就算是在金龍寶行中一時間恐怕都難以弄到，如果你真是想要的話，有個地方可能會讓你如願，而且最重要的是...還是白拿。」姜青娥想了想，說道。

李洛震驚的看向姜青娥，還有這種好事？誰不知道他李洛最喜歡的事就是白嫖？！

「誰家大傻子會讓我白拿金眼寶具？」李洛忍不住的問道。

姜青娥忍不住的一笑，道：「聖玄星學府的寶庫。」

李洛訕訕的道：「青娥姐你難道想讓我去搶劫聖玄星學府寶庫嗎？我恐怕是有心無力啊。」

「你可真是太看得起自己了。」姜青娥都白了李洛一眼，還搶劫聖玄星學府寶庫，這大夏誰有這個能耐？

「那學府怎麼可能會讓我白拿金眼寶具...學府也不是開慈善堂的啊。」李洛無奈道。

「正常來說的確不太可能，學府寶庫極少會對學員開放，但總有特殊的時期，還記得「聖杯戰」嗎？」

李洛點頭，聖杯戰當然記得，那位龐千源院長還給他發布了一個高難度的任務呢，而直到現在，李洛都不知道他有什麼資格去完成它。

「對於聖杯戰，學府對它的重視程度遠超你的想像。」

姜青娥微微沉吟，道：「而距離聖杯戰還有兩個多月的時間，其實在你前往金龍道場的這一個月中，學府內已經在開始加大學員的訓練，特別是你們這些紫輝小隊，更是會經歷嚴格的特訓。」

「接下來的這個月，特訓還會加劇，你最好也不要缺席了。」

「因為一個月的特訓完畢後，聖玄星學府將會邀請大夏國外臨近的一座聖學府來到我們這裡進行一場訓練賽，其目的是為了讓我們初步的體驗一下其他聖學府的學員實力，做好應對聖杯戰的準備。」

「不要小瞧這訓練賽，這其實關乎到聖玄星學府的榮譽，而且這次是別人來聖玄星學府，如果在家門口被人打敗，或者戰績不佳，那對於整個學府的名聲以及學員的士氣，都將會造成極為重大的影響。」

說到此處，姜青娥的臉色也是微微凝重。

「所以，學府為了鼓舞學員奮力修行，為學府爭光，此次的訓練賽，誰若是能夠表現突出，維護學府名聲，那麼便可進入學府寶庫，挑選一件金眼寶具作為嘉獎。」

李洛霍然起身，面色嚴肅。

「青娥姐，飯我不吃了，我要去學府特訓！」

「為學府爭光，這是吾輩學員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三百九十八章門票賽開啟

在一星院的看臺處，李洛一行人入座，周圍儘是歡呼喝彩聲。

「洛哥，加油！」

「洛哥，打出我們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風採！」

「洛哥好帥！」

「......」

不斷的歡呼聲，顯示著如今李洛在一星院這邊的聲望，從前些天他與秦逐鹿的比試結束後，他已經是一星院中當之無愧的第一人。

而一星院這邊的動靜不小，也引得臨近的二星院那邊的看臺上不少學員側目看來，而他們的目光望著李洛時，皆是有些複雜，如果說以前的他們在面對著一星院的學弟學妹時，還有些心理優勢，可自從那聖木界洞中連葉秋鼎小隊都在闖關中落後了李洛他們一步後，二星院的學員就明白，這一次的一星院，似乎不是以前他們那一屆了。

如今的李洛，雖是化相段第一變的實力，可如果真要交手，一般的化相段第三變都未必是他的對手。

放眼整個二星院，恐怕也就只有祝煊才能夠將其壓制。

如此剽悍的戰績，這些年來，聖玄星學府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人能夠做到，而其中無一不是學府中的風雲人物。

所以不論他們如何的心情複雜，都不得不承認，李洛他們這一屆的一星院，比他們曾經時要強太多。

不過說起來他們一星院的時候，姜青娥正好是二星院，這簡直就是被壓制到塵埃裡去了好吧，哪裡還敢生出與其爭鋒的想法？祝煊也沒這能耐與勇氣啊。

「隊長，咱們聖玄星學府這次，應該是能贏的吧？」白萌萌坐在李洛身旁，有些好奇的問道。

李洛笑道：「結果沒有出來前還真是不敢妄言，藍淵聖學府雖說底蘊不及我們聖玄星學府，但也絕對不是省油的燈，此次他們有備而來，必然是有一些底牌的。」

「當然，我們也不用妄自菲薄，咱們此次的陣容，其實也很豪華。」

「所以結果如何，還是得打過才知道。」

放眼如今的聖玄星學府,除了二星院稍微拉胯點外,其他每一個院級都有著重量級別的人坐鎮,四星院是宮神鈞，三星院是姜青娥，而一星院自然就是他李洛當仁不讓。

說著話的時候,李洛的目光投向了左側略遠一點的一座看臺上，與其他看臺的人山人海不同,那裡卻是顯得格外的空曠,唯有著數十道人影立於其中,而在其中，李洛看見了趙徽音的倩影。

顯然,那就是藍淵聖學府代表團所在的位置。

而當李洛看著趙徽音時，後者仿佛是有著感應一般的偏過頭來，兩人視線交匯了一下,而後趙徽音嬌媚的臉蛋上露出了嬌羞笑意,看得不少偷偷瞧著她的聖玄星學府男學員陡然間目光直直的。

同時也有人在起鬨,難道這兩邊還沒開始動手,李洛就已經憑藉著自身的魅力將對方的一員主力給俘虜了嗎？

「隊長，你這是想要不戰而屈人之兵嗎？真是令人羨慕啊。」辛符一聲感嘆,隊長的境界竟然不知不覺已經達到這種程度了麼。

李洛翻了個白眼，一旁的白萌萌則是若有所思，旋即細聲細語的道：「這位趙學姐段位可高著呢,聖玄星學府內，我感覺可能也就只有姜學姐或者長公主能跟她扳手腕。」

李洛對著她豎起大拇指：「萌萌的眼力還是很到位的,這趙徽音不是個善茬，若是因為一些她顯露的表面就對她輕易下定論的話,恐怕會被她吃得連骨頭都不剩。」

白萌萌淺笑道：「那她也要有能吃到的機會才行呢，隊長聰明絕頂,早就看穿了她的把戲。」

李洛一聲感嘆，這萌萌說話真是太好聽了。

而在他們這邊閒扯的時候，突然有著鐘鼓聲於群山間迴蕩響起。

場中沸騰的喧囂聲頓時減弱了許多，一道道目光投向了一層層看臺最高處，那裡位於山巔的方向，而此時，正有著一道道紫袍身影依次走出,然後落座其中。

這些都是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導師。

然後就是一些大夏的大人物，比如魚紅溪，各大府主，同時李洛還見到了小皇帝的身影,小皇帝旁邊，便是那位攝政王。

最後是素心副院長的出場，她並非單獨一人，而是還有一名藍袍老者，那是來自藍淵聖學府的副院長，據說名叫丘機子。

而身為院長的龐千源，依舊沒有出現。

這讓得很多心慕院長威名的學員都是有點失望，畢竟門票賽這等事情對於聖玄星學府而言已經算是極其重要了，可沒想到即便如此，依然見不到那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院長大人。

攝政王聽著場中的一些失望聲音，微微遲疑，還是問道：「素心副院長，龐院長依然還沒有出關嗎？」

周圍一些大夏國的大佬，包括魚紅溪，都是微微側目投來，顯示出對這個問題的在意，畢竟不論如何，龐千源算是大夏的最強者。

素心副院長搖頭，有些歉意的道：「院長閉關數年，的確難以現身。」

攝政王道：「那真是可惜，我也有好幾年未曾見到龐院長的風姿了。」

素心副院長笑道：「沒事，院長應該很快就能出關了。」

攝政王笑著點頭：「那就好，我大夏就只有龐院長一位王級強者，說來我也一直想要找院長請教那王之路的。」

素心副院長笑著應對兩句，然後便是站起身來，嗓音響徹全場，先是說了一些歡迎藍淵聖學府遠道而來之類的客氣話語，最後話音便是一轉。

「此次門票賽，關乎我們聖玄星學府能否參加聖杯戰，所以此戰之重，無需多言，還望我聖玄星學府的七位代表，能夠將你們最強的實力展現出來，這也是對遠道而來的客人最高的尊重。」

群山間有無數學員爆發出鼓掌歡呼聲。

「時辰也差不多了，多餘的話也就不再述說，在此我宣布，此次聖杯戰門票賽，現在開始！」

「按照規則，出戰順序由高至低，所以第一場出戰者，是雙方的四星院代表。」

當素心副院長的聲音落下時，那一層層的看臺上頓時爆發出震耳欲聾般的歡呼聲。

「宮神鈞！」

「宮鸞羽！」

作為如今聖玄星學府內最強的兩人，他們在學府內所擁有的聲望，絕對是要比李洛這種新人強上太多太多，所以此時此刻，那萬眾歡呼，可謂是異常鼎沸。

而在這等沸騰聲浪中，兩道身影沖天而起，最後落在了一處石臺上。

正是宮神鈞以及長公主。

隨著兩人出場後，另外的方向也是有著兩道光影閃掠而至，出現在了宮神鈞，長公主二人的右側方向。

藍淵聖學府，中南，梁馗。

雙方碰面，皆是點頭致意。

接下來將會是雙方的抽籤儀式，以此來判定對手。

雙方已是知曉流程，然後便是在各自這邊的石箱內抓出了一枚完好無損的丹丸，捏碎丹丸，便是露出紙條，四人皆是高高舉起。

無數道視線隨之投射而來。

長公主手中的紙條清晰的寫著「一」字，而藍淵聖學府那邊，取得「一」字字跡者...

中南！

聖玄星學府中，一些四星院的老學員神色都是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這第一場，竟然是由長公主對戰那位藍淵聖學府的最強之盾...

也不知道以長公主的實力，究竟能否擊穿那中南的最強防禦。

若是不然，這第一場，說不得就是一場平局之戰。

第三百七十五章給白萌萌的禮物

最終李洛還是沒有連夜趕回聖玄星學府，因為姜青娥告訴他這個時間各位導師可能已經休息了，沒有人會看見他的積極，於是李洛就從善如流的表示今晚多陪陪她。

然而吃了晚飯後，姜青娥便是獨自去訓練室去了，留下李洛望著空房長嘆一聲，只能洗洗睡了。

第二日，李洛則是與姜青娥一起回了聖玄星學府，她接下來還會繼續進入暗窟修行，那種地方固然詭異壓抑，但如果能夠承受住異類所帶來的壓力，那對於自身的提升也是相當明顯的。

所以在進入到學府後，兩人便是分別，分別前李洛本想叮囑姜青娥在暗窟中小心一些，但想想也就省了，暗窟對於他們這種新生而言的確可怕，但在姜青娥的眼中，可能也就只是一個兇險的歷練場所而已，以她的能力，應該足以勝任。

分別後，李洛便是徑直去了宿舍小樓。

推門便是見到在桌前吃著早餐的辛符，後者見到李洛的身影也是有些吃驚，聲音低沉的道：「你回來了。」

李洛點點頭：「我回來了。」

辛符緩緩道：「這一個月你缺失了太多的訓練，你根本不知道你錯失了什麼，現在的我，已經達到了第三紋，李洛，你再這麼遊手好閒下去，可能我就會將你隊長的位置，取而代之。」

李洛沉聲道：「不好意思，我已經第五紋了。」

辛符沉默了片刻，陰影相力將桌前的椅子扯開，同時露出了笑臉：「隊長吃飯了嗎？這裡還有一份。」

李洛擺了擺手，道：「客氣了，看來你這一個月還不夠努力，回頭我要跟郗嬋導師匯報一下，咱們小隊萌萌畢竟是輔助，一旦與其他強隊交戰，我們兩人需要承擔所有的壓力，所以你這裡可千萬不能拖後腿。」

「以隊長名義，限你在一個月內提升到第四紋！」

他笑眯眯的說完，然後便是去小樓地下室了。

辛符望著李洛的背影，面色沉重的摸了摸下巴，喃喃道：「竟然第五紋了...怎麼會這麼變態的？失策了，隊長不愧是隊長啊。」

在辛符自我反省的時候，李洛已經來到地下室，然後就在煉製室中找到了沉浸在靈水奇光研究狀態中的白萌萌，今日的少女穿著淺藍色的大衣，整個人顯得嬌小又纖細，清純的小臉泛著紅潤的光澤，肌膚晶瑩剔透。

而此時的她，正處在那種研究的自我催眠狀態中，眼眸宛如冰湖，有條不紊的處理著許多的材料，同時一隻小手拿著筆記錄著諸多的變化。

李洛沒有打擾她，而是在一旁坐著靜等。

這一等，便是足足一個時辰過去，某個時刻，白萌萌眼光突然掃見了李洛的身影，然後她手上的動作突然就停了下來，同時那冰湖眼眸中仿佛是波瀾漣漪湧現出來，那原本平靜得沒有什麼表情的臉頰上，開始漸漸的變得生動起來。

「隊長？你回來了！」片刻後，白萌萌驚喜的出聲。

李洛笑著點點頭，打趣道：「你這狀態的轉變還挺好玩的。」

剛才研究靈水奇光時，白萌萌心無旁騖的絕對專注，似乎一切外物都無法將她動搖，而隨著她退出那種研究狀態時，整個人就變得靈動起來。

這前後的轉變，那種氣質間的差距，真的就是兩個人。

白萌萌小臉微紅，不過也沒有說什麼，而是低頭收拾著先前的研究記錄。

李洛則是走上前來，露出神秘的笑容：「萌萌，這次回來，我給你帶了禮物。」

白萌萌手上動作不停，眸子卻是抬了起來，目光有些好奇。

李洛手掌撫過空間球，只見得一份宛如彩虹顏色般的糕點出現在了手中，他將其放在白萌萌面前，笑道：「彩虹雲糕，這是我們洛嵐府的一位大廚精心所做，味道絕對冠絕大夏城。」

白萌萌一愣，眸光盯著李洛看了兩秒。

李洛是知道她沒有味覺的，眼下卻是送她一份糕點...這是個什麼意思？是忘記了還是隨意的敷衍？

白萌萌臉頰上的笑容微微收斂，但最終沒有說什麼，只是輕輕頷首，道：「那我嘗一嘗吧。」

說著，將手伸向了糕點。

不過就在此時，李洛的手掌突然擋在了前面，然後他在白萌萌疑惑的目光中，取出了一支暗綠色的水晶管。

「吃之前，先喝了它。」李洛笑道。

白萌萌有些疑惑的拿起這支裝盛著奇怪液體的水晶管，然後她似是察覺到什麼，細密的睫毛頓時微微一顫，一時間連聲音都是變得顫抖了起來：「隊長...這，這是什麼呀？」

「喝了試試。」李洛笑著鼓勵道。

白萌萌纖細五指用力的握住了水晶管，她的眸光在閃爍，其中仿佛是有著諸多的情緒在湧動。

又期待，又有著害怕期待破滅的緊張，忐忑，不安。

但最終，她還是眼睛一閉，直接將水晶管放在嘴邊，將其盡數的傾倒了進去。

冰涼粘稠的液體滾入喉嚨間，那種奇怪的感覺，讓得白萌萌險些吐出來，但她還是咬著牙，將其盡數的吞下。

吞下液體，白萌萌感覺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變化，只是嘴中有種酥麻的感覺。

這讓得她心頭微微一沉。

李洛則是端起彩虹雲糕，遞給了白萌萌，後者遲疑了一下，直接用手指捏下一塊，然後塞進了小嘴中。

紅唇輕輕蠕動，柔軟的雲糕在嘴中嚼碎，似是有什麼東西在爆炸開來。

李洛目光同樣帶著一些緊張的望著嚼碎著雲糕的白萌萌，這管液體，就是他為後者調製出來能夠恢復味覺的藥液，這是這兩天他在洛嵐府休息中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如果他的推衍沒出錯的話，這道藥液應該能夠幫助白萌萌解開她的心病。

而在李洛的緊張注視下，白萌萌則只是靜靜無聲的嚼動著嘴中的雲糕，臉頰上竟然沒有任何的表情。

這倒是看得李洛心頭一跳，難道沒效果？

在李洛心中有些自責的時候，他見到眼前的女孩白皙臉頰上，突然有著大顆大顆的淚珠滾落，然後在煉製臺上破碎著濺射開來。

「萌萌？」李洛見狀，一時間手足無措，也不知道她究竟是難過得哭了，還是高興...

少女沒有說話，而是伸手將那彩虹雲糕一塊接一塊的全部塞進嘴中，整個腮幫子都是鼓得如同藏了食物的倉鼠一般，然後她抹著眼淚，抽抽搭搭的道：「隊長...我，我感受到它的味道了！」

「我的味覺，回來了！」她的聲音激動得在顫抖。

望著眼前哭得梨花帶雨般的少女，李洛頓時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看來他的藥劑起到效果了。

然後他望著白萌萌此時那鼓起的臉頰，忍不住的笑道：「你小心點，別噎著了。」

白萌萌小臉有些通紅，旋即她有些貪婪的將嘴中的雲糕全部都給仔仔細細的嚼碎，那種甜甜的味道，對於其他人來說簡直就再正常不過，可唯有她這種失去過味覺的人才會明白，這究竟是多麼的讓人值得珍惜。

此時的她，仿佛整個世界都變得明亮了起來。

嘴中的雲糕最終被她盡數的吞進肚子，白萌萌搽了搽通紅的眼睛，眸光亮閃閃的看著李洛，然後上前一步，伸出手臂抱了抱李洛，傾瀉著心中的激動與感激。

「隊長，謝謝你。」少女輕輕的聲音，傳入了李洛耳中。

李洛有些無奈的笑了笑，這些女孩子，怎麼都喜歡用擁抱來表達她們的感激呢，算了，念在她們情緒失控的份上，就不計較她們佔他便宜了。

第三百九十九章長公主VS中南

當長公主與中南的對戰排序出來後，層層看臺上，許多學員都是面露鄭重，不過很快的，排山倒海般的加油喝彩聲便是響徹起來。

「長公主必勝！」

「長公主威武！」

「揚我聖玄星之威！」

在那抽籤臺上，長公主面帶溫和笑容的迎著那無數喝彩聲，今日的她並未盛裝，而是一身紫衣，只不過她自身的優勢太強，即便是簡單的衣衫，也遮掩不住那高挑修長的身材以及豐滿玲瓏的曲線，國色天香般的鵝蛋臉頰光潔如玉，整個人都散發著尊貴的氣度。

往日盤起的髮髻，今日也是被束成了長長的馬尾，罕見的髮型反而是讓得很多人眼前一亮，有種驚豔的感覺，畢竟現在的她，仿佛不像是擁有著尊貴身份長公主，而僅是聖玄星學府的一員。

不得不說，長公主的容顏氣質，光是露面，就讓得無數學員為之心儀，難怪在姜青娥未曾出現前，她就是聖玄星學府中無數男學員心中當之無愧的女神。

「長公主真是又漂亮又有氣質呀。」連白萌萌一個女孩子，都為長公主所折服，而且後者那高挑豐滿的身材，也讓得她很是羨慕。

李洛深有同感的點點頭，不論從哪一個方面來看，長公主都是那種極其出色的女人，明明出身尊貴，但在聖玄星學府內卻是待人極為的平易近人，口碑極好，而不提這其中有沒有故意為之拉攏人心的因素，但只要她能夠將其長久的保持下來，那就是她的能耐與城府。

不過這次的抽籤結果，其實不算是最好的。

站在聖玄星學府的角度來說，最好還是宮神鈞遇見中南，因為宮神鈞打破後者的防禦可能性會更高一點，當然，也只是高一點而已...更多的可能是不論長公主還是宮神鈞面對著中南，最終都只是平局結束。

藍淵聖學府之盾，可並非是虛名。

不過即便如此，也可以想像接下來的這場戰鬥必然激烈至極，而他則是可以好好觀摩一下天罡將階之間的戰鬥，這對於他未來也算是有著不小的好處。

而在那沸騰的加油聲中,長公主鳳目也是轉向了右側那名面目平凡,皮膚灰白的年輕男子,微笑道：「中南兄，接下來就請賜教了。」

名為中南的男子有些不善言辭，他只是點點頭,聲音沉穩：「長公主客氣了，此戰關係我藍淵聖學府之未來,我會全力以赴的。」

長公主頷首：「我也是。」

咚！

一聲鐘鼓聲響起,迴蕩山林。

那是戰鬥開始的序幕。

中南與長公主自石臺上走出,凌空而立，然後身影徐徐的落向了下方群山間的戰場。

伴隨著實力踏入到天罡將階,自身與天地相連更為的密切，已是能夠直接凌空而行，而這也算是天罡將階與地煞將階之間的區別之一,畢竟地煞將階,只能短暫滯空,卻無法做到像天罡將階這樣自由的凌空而渡。

在那萬眾矚目間,兩道人影從天而降，落在了一片遼闊的林海之上。

沒有多餘的話,長公主纖細玉手輕抬，頓時這天地間的能量就躁動了起來，只見得一道道能量如洪流般的席捲而至,漸漸的在她的身後形成了一道約莫百丈左右的青鸞光影。

光影栩栩如生，宛如實質,其雙翼展動，狂風肆虐席捲,一片片的林海瞬間被狂風所壓斷。

一股驚人的能量威壓，瀰漫開來。

如此動靜,看得李洛眼皮子急跳，這就是天罡將階強者的實力麼？跟這種舉手投足間摧山斷河般的力量相比，他們這相師境的確是有著難以想像的差距。

「唳！」

巨大的青鸞光影發出了嘹亮的清鳴聲，而後伴隨著長公主屈指輕點，青鸞陡然伸出光翼，狠狠斬下。

轟！

伴隨著這光翼的斬下，天地間能量都是激湧起來,下一瞬，一道磅礴青光宛如天劍般的暴射而出，青光約莫數十丈，所過之處,下方的林海直接是被撕裂開一道巨大的溝壑，甚至連地面都出現了深深的裂痕。

這一擊，足以將一座山峰攔腰劈斷。

如此威能，看得無數學員頭皮發麻，這是他們嚮往的力量。

青光充斥天地般的斬來，那中南卻是神色不變，他立於一棵樹頂上，緩緩的伸出手掌，下一瞬，有一股極其強大的相力自其體內猛然爆發。

灰白色的相力迅速的蔓延，短短數息，便是化為了一面百丈巖牆，矗立於前方。

轟！

磅礴青光狠狠的斬至而來的，巖牆不斷的破碎，但卻始終頑固的屹立，最終當巖牆僅剩下最後一層時，磅礴青光消耗殆盡。

長公主的第一次試探攻擊，不出意外的被防住了。

但長公主卻並沒有任何的失望，如果中南連這種攻擊都防守不住，那這藍淵聖學府最強之盾的名號水分也太大了。

雙方的戰鬥，這才剛剛開始。

長公主修長纖細的嬌軀緩緩的升空，而青鸞光影則是騰飛虛空，雙翼扇動間，只見得無數道青色風刃鋪天蓋地的覆蓋而下，以一種壯觀之勢的對著中南所在的方向覆蓋而去。

而面對著這等攻勢，中南依舊不動如山，灰白色相力如狼煙般升騰，仿佛遮蔽了半壁天際，灰白色相力不斷的垂落而下，化為一面面堅不可摧的巖牆，將那些青光風刃盡數的抵擋而下。

雙方這般出手，短短片刻，便是令得戰場上一片狼藉，連綿遼闊的林海不斷的被摧毀。

破壞力可謂驚人。

長公主立於半空，她望著中南那固若金湯的防禦，也明白這種攻勢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心念一動間，青鸞光影停止了進攻，她鳳目微閉，下一瞬，所有人都是感受到了一股強悍無匹的相力如洪流般於其體內爆發開來。

一波波的能量威壓形成了實質，不斷的擴散出來。

與此同時，在長公主身後，突然有著一顆顆光球凝現而出。

那些光球之內，似是蘊含著一顆顆青色的光珠，光珠散發著極其恐怖的相力波動，那種能量強度，讓得無數學員側目震撼。

青色光珠共有七顆，成豎環之狀，於長公主身後緩緩的旋轉。

看臺上，所有的目光都是聚焦於長公主身後的七顆青色光珠，這一刻，即便是那些封侯強者，都是眼露讚嘆之色。

七顆天珠，這位長公主的天賦，也果真是如其容顏氣質般，不可忽視啊。

第三百七十六章門票賽

少女的擁抱感謝很快也就停止了下來，白萌萌搽著眼淚，雙手捧著那吃完的彩虹雲糕，臉頰上滿是意猶未盡的神色。

「別急，以後有的是機會慢慢吃各種美味。」李洛笑著安慰道。

白萌萌用力的點點頭，大眼睛看向李洛，再次表達著最真誠的感激：「隊長，真的謝謝你！」

「嗨，這謝什麼，你幫了我那麼大的忙，溪陽屋這一個月的業績，你起碼有一半的功勞，而且這本來就是我答應你要做到的事情，你別怪我等了這麼久才做到就行。」李洛擺了擺手，笑道。

白萌萌搖頭，每個人心中都對不同的東西有著不同的價值認定，或許在李洛看來，幫她治療味覺不算多大的事，其價值遠比不上一份四星級靈水奇光的配方，但在她的心中，這兩者卻根本無法用來做比較。

以往她每天的進食，都只是為了維持身體的所需而已，那種如同嚼蠟般的感覺，每一次都是對她的折磨，偏偏她也不願意將這種情感顯露出來，免得引來一些異樣的目光。

「隊長，以後我研究出來的所有靈水奇光的配方，一定會優先考慮溪陽屋的！」她說道。

「這怎麼好意思，你也不用所有的...有個八九種配方就差不多了，太多了實在受之有愧。」李洛一副慚愧的模樣，然而說出的話，卻是半點沒有客氣。

白萌萌掩嘴輕笑，和隊長說話，總是讓人心情歡快。

「對了，說起來你對秘法源水，源光這一類，有沒有什麼研究啊？」李洛則是突然想起了前兩天蔡薇提起的事情，當即問道。

「我的水魘蝶相是偏向水相，所以對於秘法源水的研究我也是有一些涉獵，不過以往我重心都在研究配方上面，秘法源水這種，倒是很少去涉及。」

白萌萌看著李洛，道：「隊長你還需要秘法源水嗎？溪陽屋那個純度的秘法源水，整個大夏都找不出來幾個的。」

「那道秘法源水煉製成本極高，未來的溪陽屋，總還是需要一些其他的秘法源水來支撐。」李洛解釋道。

白萌萌微微頷首，笑道：「既然隊長需要的話，以後我有時間也可以在這上面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有點成果。」

李洛感動壞了，道：「萌萌放心，到時候我一定會給你一個滿意的收購價。」

白萌萌微笑了一下，對此倒是並不在意。

而在兩人說話間，煉製室大門突然被推開一條縫隙，辛符的聲音幽幽傳來：「郗嬋導師來了，讓你們上去。」

李洛跟白萌萌都被這神出鬼沒的傢伙嚇了一跳，旋即前者眼神不善的盯著門縫外的辛符，這小子究竟什麼時候在的？簡直就是個偷窺狂魔。

不過此時也不是計較這些的時候，他與白萌萌略作收拾，便是出了煉製室，來了一樓客廳，然後就在那臨窗的茶几處，見到了在晨光照耀下，顯得知性優雅的郗嬋導師。

「哦？果真第五紋了啊，看來在金龍道場中獲得好處不少啊。」郗嬋導師白皙手指捧著熱茶，目光看了李洛一眼，黛眉微挑，有點訝異的說道。

李洛笑著應道：「就運氣好，跟著混了混。」

「聽說秦逐鹿也第五紋了？」郗嬋導師問道。

李洛點頭。

「這麼說的話，如今我們聖玄星學府一星院中，就要屬你與秦逐鹿最強了，其次便是王鶴鳩與白豆豆，他們經過這一個月的修行，也達到了第四紋的層次。」郗嬋導師道。

「理論上來說是這樣。」李洛笑了笑，在他的水光相未曾達到七品前，如果是相同相力等級的話，他與秦逐鹿之間的戰鬥力可能是不分伯仲，可隨著如今他水光相進化到七品，產生了近乎蛻變般的提升，眼下兩人再交手，李洛應該是有著不小的優勢。

特別是他的弓箭攻勢，那種瞬間的爆發，秦逐鹿未必防得住。

當然，這些都是在不動用三尾天狼力量的前提之下。

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現在的他，完全算得上是聖玄星學府一星院中真正意義的第一人。

然而郗嬋導師卻是在此時輕輕的搖了搖頭，道：「但是這還不夠。」

白萌萌與辛符都是一驚，第五紋都還不夠嗎？

李洛也是驚訝的問道：「是不夠競爭聖杯戰嗎？」

郗嬋導師似是笑了一下，道：「李洛，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天真可愛了，就你這第五紋，還想指望著在聖杯戰上脫穎而出？我說的不夠...是指一個月後那場門票賽。」

「門票賽？不是訓練賽嗎？」李洛疑惑的道。

「說是訓練賽也可以，只不過這次訓練賽的代價相當的高昂，因為只有訓練賽獲勝者，才能夠取得參加「聖杯戰」的門票，這是此次聖杯戰的新規定，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所謂的門票賽，也算是提前拉開了聖杯戰的序幕。」郗嬋導師微微頷首，說道。

「而我們聖玄星學府此次被分配到的競爭對手是「藍淵聖學府」，這座聖學府的實力不弱，在東域神州上諸多聖學府中，也算是頗有名氣。」

李洛，辛符，白萌萌三人面面相覷，這麼說來，豈不是如果他們不能打敗那座「藍淵聖學府」，豈不是連參加聖杯戰的資格都沒有？

這可不是什麼兒戲啊。

他們都很清楚東域神州上，這些各大聖學府對於聖杯戰看得有多重，那不僅僅只是單純的名望之爭，還有著「龍骨聖杯」之爭，這道聖物能夠幫助他們鎮壓聖學府之下的暗窟，有了此物鎮壓，各大學府將會省下無數的修煉資源甚至學員的性命。

這是實實在在並且不可放棄的利益！

而眼下，這場所謂的訓練賽，卻會讓得兩座聖學府間，僅有一方能夠取得聖杯戰的門票。

這是直接要提前淘汰一方的節奏。

李洛的面色漸漸的肅然起來，這節奏瞬間就從輕鬆的訓練賽變成了血腥無比的淘汰賽了。

這就是聖杯戰開啟的徵兆嗎？

尚還未真正的開始，已是有戰火瀰漫。

「這門票賽機制是怎樣的？我們畢竟只是一星院的學員，壓力應該到不了我們這裡吧？」李洛問道。

「這你倒是想錯了，不論是門票賽還是更後面的聖杯戰，一到四星院的學員，都無法缺席，而且也各自有著各自的作用，畢竟身為學府的一員，不論院級高低，都將會參加到其中，為各自學府所助力。」

郗嬋導師將茶杯放下，道：「當然了，如果要說壓力的話，肯定會是四星院，三星院這種高星院的多一些，但這就不能說低星院的學員就沒了作用，你們的存在，同樣是很重要的一環。」

「聖杯戰暫且不說，一個月後的門票賽，屆時兩座聖學府，將會各自選出七人，這七人會來自四個院級，其中除了一星院一人外，其餘三個星院，都會派出兩人作為代表。」

「七人以對方同院級的學員為對手，七局四勝者，贏得聖杯戰門票。」

李洛若有所思，道：「這麼看，只有各自院級中最強的人，才能夠成為這個代表啊。」

「導師，我聽說若是幫助學府在這比賽上面取得門票，學府會給予重獎？」

郗嬋導師頷首，淡笑道：「若是取得了門票，學府將會開啟寶庫，其內金眼寶具任由挑選。」

李洛感嘆一聲。

「雖然我一直秉承低調的原則，但身為聖玄星學府的一員，我對學府的愛是那樣的深沉，所以這個一星院的代表，最強的我，就只能當仁不讓了。」

第三百七十七章聖木界洞

李洛「低調」的自我推薦，引得辛符，白萌萌皆是側目看來，前者翻了個白眼，後者則是捂嘴輕笑，畢竟李洛這心思簡直毫無遮掩，這哪是為了什麼愛，純粹就是奔著學府寶庫裡面的金眼寶具去的。

郗嬋導師輕呵了一聲，也沒揭穿李洛的心思，而是說道：「我先前說過，如果是第五紋的話，未必就夠。」

李洛辯駁道：「導師，不要小瞧了我，你根本不知道現在的我有多猛。」

郗嬋導師沒理會他，繼續說道：「門票賽七場戰鬥，每一場都至關重要，如果說如今我們聖玄星學府對於哪一場有必勝把握的話，那就只有三星院那邊。」

她似是笑了笑，道：「沒錯，就是姜青娥那一場。」

「她身懷九品相，而且自身修行也是極為的努力，論起天賦實力，她算是聖玄星學府百年來最為優秀者，學府對她寄以厚望，以她的能力，不要說只是此次的門票賽，即便是在那雲集著東域神州眾多聖學府的聖杯戰上面，她都是有著極大的把握去爭奪東域神州最強三星院學員的稱號。」

「所以如今來看，七場中，我聖玄星學府算是先贏一場。」

「其他的六場，未曾交手，結果不好說，藍淵聖學府雖然比起聖明王學府這些頂級的聖學府有些差距，但苦心積累資源爆發出來的潛力也不可小覷，他們或許底蘊不及我聖玄星學府，可眼下傾盡一切而來，也是足以對我們造成威脅。」

「而關於藍淵聖學府，其他院級你們無需關注，只是對方一星院的信息，你們要上心一些，從我們學府得來的情報來看，藍淵聖學府這一屆的一星院中，出現了兩位擁有上八品相性的學員。」

李洛，辛符，白萌萌三人皆是一驚，兩個上八品...這的確是有點強啊，畢竟放眼他們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也就秦逐鹿一人相性達到了這個品階，當然，這是在排除掉李洛這個奇特的雙相為前提。

這東域神州上面的其他聖學府，果然也是藏龍臥虎，不能因為名氣弱於聖玄星學府一些就心懷輕視。

「不過相性品階雖說重要，但也並非就代表著絕對的戰力，畢竟一個人的實力組成部分是多樣的，真正搏殺起來，高品階相性固然會有一些優勢，卻並非是全部。」

「相術的掌握以及運用，心性的韌度，對於時機的把握這些都不可或缺。」

郗嬋導師頓了頓，道：「現在還不確定藍淵聖學府會派哪一位上八品的一星院學員出戰，但一個月後的那場門票賽，這兩人的實力，都很有可能會達到化相段第一變的層次，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領先你們半步，不要問我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各個聖學府都擁有著自己特殊的地方，只要他們傾力培養的話，終歸是能夠養出來一些厲害學員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對抗他們，一個月後，恐怕也必須突破到化相段！」

「因為化相段與生紋段之間，有著相當大的差距，你雖說身懷雙相，但對方的上八品相，也並非完全就是擺設，憑他們自身的條件，同樣是有著越級勝敵的資本。」

李洛聞言，倒是點了點頭，此前在金龍道場的時候，他是第三紋的實力，雖說藉助著雙相之力以及相泡術的瞬間爆發，可以不懼一些化相段第一變的對手，但這種對手都只是屬於擁有著七品甚至更低品相性的那一種，如果對方是類似秦逐鹿這種擁有著上八品的化相段第一變，那么正面交鋒，他依舊會是劣勢，比如趙孑陽，對方是下八品的相性，實力是化相段第二變，李洛在與他的交手中，即便是傾盡全力，也只是在對方措手不及下撕開了對方的防禦而已，如果真是要完全的對撞起來，在不動用三尾天狼的情況下，他勝算極低。

畢竟能夠擁有著八品相性的人，在同等級中基本都是佼佼者，誰沒有一個越級勝敵的能耐呢？所以這種對手，不能等閒視之。

而且雖然李洛擊敗了實力達到化相段第三變的林梭，但林梭自身相性不過七品，可即便如此，李洛也是在藉助了三尾天狼的力量後，才將其擊潰。

至於接下來的門票賽，李洛並不打算輕易的動用這種力量，一是三尾天狼的力量具備意志汙染，即便他憑藉著「聖光靜心珠」能夠將其化解許多，可那種汙染依舊是有著殘留，李洛如果頻繁的動用難免會造成一些隱患，二便是如果連門票賽都暴露了這種底牌力量，那如何去應對更為激烈的聖杯戰？

所以，也正如郗嬋導師所說，如果他真想要成為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代表，恐怕他得突破到化相段第一變才能夠獲得認可。

「關於一星院代表這個事，我說了也不算，其他的紫輝導師都盯著這個名額，雖說如今你與秦逐鹿算是最有資格，但一切都得看這一個月的特訓中，你們這些紫輝學員中誰最先突破到化相段。」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點點頭，整個門票賽就七場戰鬥，每一場戰鬥的輸贏甚至都可能關係到聖玄星學府有沒有資格獲得聖杯戰的門票，所以學府高層對於人選自然是會極其的慎重，不會因為他的毛遂自薦就真的選擇了他。

「導師，接下來的特訓，是個什麼情況？」李洛好奇的問道。

郗嬋導師輕笑一聲，道：「說來也算是你們運氣不錯，剛進入學府不到一年，就撞見了聖杯戰的開啟，為了應對聖杯戰，學府也算是傾盡所有了，這一次，連「聖木界洞」都會為你們開啟。」

「聖木界洞？」李洛三人皆是疑惑出聲，顯然對此相當陌生。

「其實就是一座開闢於相力樹之內的小空間而已，只不過此處凝聚了相力樹的許多精華所在，在其中能夠大大的提升你們的修煉速度，而且又不至於因為拔苗助長而有損你們的根基與底蘊。」

「特別是如今你們都處於衝擊化相段的層次，而這個境界是相師境最難的一關，一旦成功化相，那麼就算是真正的達到了相師境的頂峰，同時開始為未來衝擊「拜將境」做著積累。」

「聖木界洞內的精華能量乃是相力樹長年累月凝聚而來，一般情況下是不會開放的，也就唯有遇見了聖杯戰這種對學府至關重要的比賽時，學府才會將其開啟，算是用來給參賽學員做一次精進提升。」

「而且也只有紫輝學員，才擁有著進入的資格。」郗嬋導師緩緩說道。

李洛三人皆是點頭，這世間就是如此，不會有什麼絕對的公平，學府為了培養出最頂尖的學員，一些稀缺的資源自然會堆積在天賦潛力好的學員身上，而其他的金輝，銀輝學員，則是只能按部就班。

「你們做一些準備吧，現在就隨我動身，其他的紫輝小隊也會一起，同時進入「聖木界洞」，開啟學府對你們的最後特訓。」

郗嬋導師起身，便是對著門外而去。

李洛三人聞言，眼中也不免升起了一些好奇與期待。

第四百章七星天珠

「七顆天珠...長公主的天賦，根基也很堅實啊。」

在那無數人為長公主身後那七顆緩緩的旋轉的青色光珠讚嘆時，李洛的眼中同樣是有著驚嘆之色浮現出來。

天罡將階，有兩層境界。

天珠境。

天相境。

所謂天珠境，是因為當踏入天罡將階後，自身相力會逐漸的壓縮，凝聚，形成一顆如丹丸狀的能量壓縮體，此物便被稱為天珠，天珠極為的奇特，相力經由其轉變，將會變得更為的凌厲與強悍。

而且天珠一旦凝鍊成形，因為其自身乃是極度壓縮的能量體，所以其對天地能量的引動也將會變得更為的清晰與強力，戰鬥時，一經催動，可謂是戰力大漲。

據說天珠境內，有九星天珠之說，意思是說如果修煉到極致，可凝鍊出九顆天珠，不過能夠到這一步的人太過的罕見，因為每一顆天珠的凝鍊，不僅對自身天賦，潛力有著極為嚴苛的要求，也需要極其龐大的修煉資源，所以絕大部分天罡將階的人，當自身的天珠凝鍊到五顆左右時，就會選擇開始突破到天相境，而唯有一些有真正底氣與實力的人，才會選擇不斷的凝鍊天珠，當自身達到某種極限後，才會去選擇突破。

這種達到極限後的突破，不論底蘊還是未來的成就，都將會勝於那些五顆天珠者。

可以說，天珠境，是一個積累底蘊的境界。

這也是為何眾人看見長公主身具七顆天珠時會如此的驚嘆,因為從這裡就可以看出長公主對更高層境界的期望以及野心。

而眼下,長公主將自身七顆天珠顯露,顯然也就代表著雙方的戰鬥直接是火力全開了。

轟轟！

伴隨著長公主身後七顆天珠不斷的轉動，這方天地間的能量都是在此時沸騰了起來，所有人都是能夠清晰的見到天地能量仿佛是化為了一道道龍捲,然後不斷的對著那七顆天珠所在的位置匯聚而去。

七顆天珠間光芒跳動，彼此連接,猶如是光環般,而光環內部,可怕的能量在凝聚，引得那裡所處的虛空都是變得有些扭曲起來。

天珠顯現,長公主神色也是變得冷肅了一些，她沒有多說一句話，纖細雙指並曲,然後緩緩的伸出,遙遙的指向了下方的中南。

在其身後,七顆天珠震動起來,極端驚人的能量如洪流般的湧入到了長公主體內。

其指尖，青光璀璨。

長公主紅唇微啟：「風鸞靈光。」

那一瞬,似是有鸞鳥清鳴聲於天地間響徹，只見得一道細長的青色流光猛然間自長公主指尖噴射而出，那道流光之上,似是有狂風流動，散發著一種極為驚人的鋒利以及穿透力。

顯然,長公主也是知曉中南防禦強大，所以也為此準備了一種專破防禦的強橫相術。

長公主這一出手,下方的中南神色也是變得極其凝重起來，他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也是在此時毫無保留的爆發，只見得一顆顆光珠於其身後成形，粗略數數，竟然也是足足七顆！

只不過那第七顆光珠的璀璨程度，要比其他六顆稍微弱上一點。

他一腳跺地，相力爆發，低沉喝聲響起：「九重天石門！」

轟轟！

大地在此時劇烈的震動起來,只見得灰白相力自大地中沖天而起，旋即直接是在中南的前方形成了一座又一座的古老石門，石門厚重滄桑，其上似是有無數奇特的光紋,給人一種如山嶽般的堅實感。

咻！

青色流光瞬間掠至，直接與那古老石門相撞，頓時有巨大的能量衝擊波爆發開來，將這片林海都是生生的割裂一角。

三重石門瞬間蹦碎。

可依舊還有六重穩穩矗立。

但這卻並未結束，因為當煙塵尚未消散時，又是三道青色流光洞穿虛空而來，伴隨著轟隆隆的巨響聲，餘下六重石門頓時被洞穿，而三道青光卻還剩下一道，以閃電之速，直接射向中南身軀。

青光掠過眼球，中南終於是一步踏出，那一腳仿佛重若千斤，連地面都是劇烈的一震。

其雙臂交叉於身前，灰白相力升騰間，雙臂猶如是化為了古老巖石。

砰！

青光直接射在了其雙臂上，那一瞬，能量衝擊波爆發，中南周圍的地面開始不斷的龜裂，而他的身影更是被那股巨力震得飛速的滑退出了數百米，雙腳在那地面上犁出了兩道深深的痕跡。

最終中南穩住了身影，他面色依舊沉穩，雙臂上出現了一片龜裂，但隨著灰白相力的流動，那些龜裂也是在漸漸的消散。

嘶！

一層層的看臺上，響起了連片吸冷氣的聲音，誰都沒想到，這中南的防禦竟然變態到這種程度，即便以肉身硬抗了長公主一記攻勢，依舊是完好無損。

藍淵聖學府最強之盾，名不虛傳。

而且任誰都看得出來，中南至今為止沒有反攻過一次，顯然，他的所有能力都在防禦端，而他的目標也很明確，他不指望著能夠打敗長公主，但他卻是能夠拖到時間結束。

無數學員忍不住的看了一眼某處的高臺上，那裡有一座銅鼎，而鼎內插著一根半米長的大香，而大香燃盡時，若是還沒有勝負分出，那就是平局。

在諸多學員擔憂時，立於半空的長公主神色卻是沒有什麼變化，她鳳目凝視著下方的中南，對於這種結局她其實也早有一些預料，因為她知道的情報更多，甚至還研究過一些中南的戰鬥資料，對方那種變態級的防禦，的確非常讓人頭疼。

只不過，她對此也做了一些準備，接下來就試試，究竟誰能堅持到最後吧。

她可不是一個會輕易服輸的人。

一念到此，長公主眼眸微垂，只見得青鸞光影再度出現在了其腳下，而後其背後的七顆天珠則是在此時徐徐的落下，一顆顆的落進了青鸞光影體內。

唳！

隨著七顆天珠的落入，那青鸞光影頓時爆發出清鳴聲，原本有些虛幻的身軀竟然是在此時漸漸的變得凝實起來，遠遠看去，仿佛是一頭真正的青鸞鳥振翅飛翔。

一股驚人的兇威，散發出來。

長公主長身立於青鸞頭頂上，而後紅唇微啟，有輕聲於這群山間響起。

「青鸞秘技，青鸞火。」

第四百零一章青火焚龜

唳！

伴隨著長公主聲音落下，其腳下的青鸞突然仰天長鳴，音波仿佛是颶風般的橫掃，而後只見得有青色火焰從其鳥嘴處噴射而出，鋪天蓋地的對著中南所在的區域滾滾而去。

那般青火極為的奇特，其內仿佛是蘊含著風一般，風火相疊，剛一出現，便是以驚人的速度變得狂暴起來，而火焰一落地，連綿的林海頓時開始被不斷的焚滅。

整個群山間的溫度節節攀升。

而中南則是瞬間處於青色火海之中。

他的面色同樣是在此時變得極其凝重起來，因為他能夠感覺到那青色火焰的霸道與厲害，顯然，這是長公主專門為了克制他而準備的一道秘術，火焰焚燒，若是速度快的人還能伺機躲避，而他擅長防禦，就只能硬抗，可這種硬抗需要極為頑強的意志。

只是...

頑強的意志，他並不缺。

中南雙手合攏，眼目緩緩的閉上，下一瞬，只見得有一道灰白色的相力光圈自其腳下的陡然擴散開來，而光圈所過處，一切的物質都是迅速的化為了灰白色彩，樹木，枯葉，盡數被巖化。

以中南為中心，附近數百米內的區域，仿佛盡數的形成了一片巖區。

轟轟！

此時有青火從天而降，猶如是青色隕石般，砸向中南所在。

中南立於原地不動，嘴唇微微蠕動，似是有低聲傳出。

「不動玄武。」

那從他體內散發而出灰白光圈愈發的明亮，而後周圍那些被巖化的物質竟是在此時開始粉碎，無數灰白的巖粉升騰而起並且開始匯聚。

短短十數息後，所有人都是看見，一頭約莫數十米長高的灰白巨龜於中南身軀之外凝聚成形。

巨龜靜默匍匐，龜目垂下，龜殼斑駁，滄桑而古老。

青火從天而降，重重的砸在了龜身上，頓時大地震動,青火將灰白巨龜團團環繞,恐怖的高溫散發出來,連地面都開始枯裂。

而灰白巨龜則是匍匐於火海間，紋絲不動，任由那霸道火焰不斷的炙烤,侵蝕。

看臺上，諸多學員皆是面露震撼的望著這一幕,此時那一片遼闊的林海已被點燃,直接是化為一片青色火海,而在那火海中央，一座灰白巨龜匍匐不動,那這一幕，委實得是有著不小的衝擊力。

李洛同樣算是震撼中的一員。

「這就是天罡將階的實力嗎？」他面色凝重，不論是長公主那舉手投足間的漫天火海,還是中南那灰白巨龜,這其中所展現出來的力量讓得此時的他當真是望塵莫及。

這遠不是身為相師境的他所能夠觸及的層次。

不過他也並未妄自菲薄,天罡將階雖然還有些遠,但對自身有著自信，三年時間,天將起步。

因為三年時間他達不到天罡將階，那他基本就涼了。

「隊長，那中南能承受得住嗎？」白萌萌小聲的問道,她的目光緊緊的望著下方的火海，即便是隔著如此遠的距離,那股高溫依舊是在蔓延而來，讓得人感到分外的不適。

她的言語間,竟是有著一點同情中南，這倒並非是她投敵了,而是眼前這一幕，實在是有點衝擊力。

火海洶湧，巨龜匍匐。

而能夠承受如此烈火炙烤，那個中南不論是實力還是意志，都相當的令人讚嘆。

這是一個值得敬重的對手。

李洛盯著火海中看了片刻，道：「如果這是一場生死戰的話，最後的勝負我不好說,但這是一場有時間限制的比賽，長公主的青火的確霸道，但中南的防禦也並非浪得虛名...長公主以火海來制衡中南的防禦，更多的其實是試圖摧毀他的意志,而一旦中南的意志出現怯意，那他那完美的防禦就會出現破綻，最終長公主就能夠順勢取勝。」

「但是...」

他頓了頓，緩緩道：「你覺得，這歷經了眾多戰鬥，而從無一敗績的中南的意志，會被輕易的摧毀嗎？」

白萌萌俏臉凝重的搖搖頭。

與此同時，層層看臺上，所有的目光都是在看著下方的火海，原本的喧譁聲，反而是在此時漸漸的消失了下去，許多的目光都是盯著那處於火海中的灰白巨龜，這個時候，即便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都忍不住的對那位名叫中南的人生出了許些敬佩。

身處火海，巍然不動，光是這份意志與氣魄，藍淵聖學府最強防禦，名不虛傳。

「藍淵聖學府出了一位驕子。」即便是素心副院長，都是在此時偏頭對著藍淵聖學府那位丘機子副院長說道，給予了中南頗高的評價。

丘機子院長笑道：「此子論起聰慧，遠不及趙徽音，可他未來的成就，卻反而是我們院內諸多紫輝導師最看好的。」

素心副院長微微螓首，對此倒是認同。

而在看臺上一片安靜的凝視下，時間也是在迅速的流逝。

青色火海依舊是在熾熱的燃燒，而在青火的炙烤下，那座灰白色的巨龜身上，灰色的龜甲依舊開始在漸漸的剝落，龜甲落下，便是化為灰白色的粉末在青火中化為虛無。

越來越多的裂痕自巨龜之上蔓延開來。

外界的視線透過裂縫，隱約可見其中靜靜站立，宛如一座石像般紋絲不動的中南。

只是青火雖烈，但在場的一些頂尖強者卻已是能夠看出，這種旺盛只是表面而已，青火的能量，同樣已然不多了，它不可能一直保持這種強度燃燒下去。

這場戰鬥的結局，從一開始其實就已經註定。

時間流淌。

巨龜愈發的破損，直到某一刻，其終於是抵達了極限，然後陡然崩塌下來，化為灰白色的粉末。

而中南的身影便是暴露在了燎原的青火中。

有許多學員鬆了一口氣，同時又為中南感到可惜。

但中南神色中卻不見任何的沮喪，他面龐依然沉穩平靜，他望著湧來的青火，終於是在此時向前邁出了這場戰鬥的第一步。

他一腳踏入到了青火中。

然後無數道視線便是驚愕的見到，隨著他這一腳的下，那熊熊燃燒的青色火海，竟是在此時以一種驚人的速度，以中南的落腳處為源點，對著四方陡然熄滅。

短短數息。

青色火海消失殆盡，留下滿地焦黑灰燼。

而中南便是立於灰燼中，抬頭望著半空中的長公主，聲音平穩的道：「承讓了。」

長公主有些無奈的笑了笑，她鳳目掠過高臺銅鼎，其中那一支大香，在此時已經燃燒殆盡。

戰鬥結果已顯。

咚！

鐘鼓聲，迴蕩全場。

門票賽第一戰。

平局。

第三百七十八章被打服的虞浪

在那棵巍峨龐大，宛如一座山嶽般的相力樹下，李洛再次見到了闊別一個月的虞浪。

他仰頭望著相力樹遮天蔽日的枝葉，神色寧靜，情緒穩定，有風吹起頭髮，整個人略顯憂鬱，深沉。

「看什麼呢？」李洛走到他身邊，也是仰頭看了一會，然後問道。

虞浪沒有回答他，依舊保持著仰頭的姿勢。

李洛感覺不太對，就將他的頭掰了下來，然後就見到虞浪眼眶青腫，仿佛是被狠狠暴揍過一般，當即憤怒道：「誰敢這麼對我虞浪大兄弟？

虞浪擺了擺手，有些尷尬的道：「別這麼大聲。」

然後他偷偷看了一旁已經和白萌萌站在一起的白豆豆，道：「最近隊長覺得我的進步不明顯，所以在對我進行著充滿著關懷的鞭撻，這些都是在切磋中留下的印記。」

李洛無語道：「那你擱這裝個屁的深沉呢。」

虞浪乾咳一聲，驕傲的道：「在隊長的關懷下，我已經達到了生紋段第一紋。」

「你變了，你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驕傲的虞浪了。」李洛嘆息著搖搖頭。

虞浪眼中含淚的道：「他媽的，你一天被打三頓也會變的。」

李洛拍了拍他的肩膀，語重心長的道：「不過這樣也好，實力強一些，以後保命的能力也就強一分，你也是紫輝學員，想必聖杯戰是會出席的，到時候你就知道實力的重要性了。」

虞浪奇怪的看了李洛一眼，道：「聖杯戰關我屁事啊，我就算去參加了，也就混混而已，難道學府還指望我去爭光嗎？」

李洛則是神秘的一笑。

他這笑容讓得虞浪突然感覺到有些涼颼颼的，狐疑道：「李洛你是不是又做什麼對不起我的事了？」

李洛正色道：「我視兄弟如手足，怎麼可能做這種事？」

虞浪嘀咕道：「這話以前明明是我來說的。」

兩人說話間，白豆豆突然牽著白萌萌的手走了過來，她目光有些複雜的看著李洛，聲音柔和的道：「李洛，謝謝你。」

李洛看了眼眶微紅的白萌萌一眼，則是明白白豆豆的感謝應該是因為萌萌味覺恢復的事，當即擺了擺手，爽朗的道：「小事，萌萌也幫了我許多，這是我答應她要做到的事情而已。」

白豆豆認真的道：「不管如何，我算是欠你一個人情，往後有機會，我會還的。」

說完，也就沒有多說什麼，又拉著白萌萌走開了。

虞浪有些震驚的望著這一幕，道：「李洛你究竟做什麼了？竟然能讓這頭母老虎這麼溫柔的說話？」

李洛笑道：「只是幫萌萌解決了一個隱患而已。」

「你剛才聽見了，白豆豆說欠我個人情，我要不要讓她以後少打你幾頓？」

虞浪聞言，則是遲疑了，他糾結了一會，道：「還是算了吧，她打我也是為了我好。」

李洛神色古怪，似有所悟：「這是被打出感情了？」

虞浪立刻反駁道：「你開什麼玩笑？我虞浪是這種人嗎？整個聖玄星學府誰不知道我虞浪的骨頭是最硬的？」

李洛摸了摸下巴，道：「那你覺得我的顏值，對於白豆豆來說會不會有什麼效果？」

「李洛，你太沒有自知之明了，我承認你比我帥那麼一點點，但是這對於白豆豆而言是沒有用的，她不是那種只會看外貌的膚淺之輩。」虞浪如何不明白他的意思，當即冷笑道。

「我的內涵，我的天賦，我的努力其實也還比較值得稱嘆的。」李洛說道。

虞浪面色變幻了一下，咬了咬牙道：「好吧洛哥，我承認你的顏值稍微的有些殺傷力，這種嘗試完全沒有意義！」

李洛似笑非笑的拍了拍虞浪的肩膀，道：「虞浪，以前沒看出來啊，原來你好這一口...」

這小子，還真是被白豆豆給打出感情了。

虞浪眼神有些掙扎，喃喃的做著最後的抵抗：「沒有吧，其實我還是喜歡比較溫柔可人的那種的...」

「溫柔可人的你就別想了，白豆豆性格強勢，她現在對你雖然不排斥，但還遠遠沒到對你喜歡的地步，所以你未來算是任重而道遠，好好努力吧。」李洛說道。

虞浪猶豫了一下，道：「白豆豆再強勢還能強過姜學姐？洛哥你教教我，你是怎麼做到在有未婚妻的情況下，還在外面和其他女孩子勾搭不清的？」

李洛嘴角一抽，眼神不善的盯著虞浪，道：「朋友，東西可以亂吃，話可不能亂說，我都是正經的在交朋友。」

虞浪剛欲說話，一旁突然有著熟悉的聲音插入進來：「你們在聊什麼呢？勾搭什麼？」

李洛轉過頭，便是見到邁著輕盈步伐而來的呂清兒，她今日穿著聖玄星學府的校服，合體的衣衫勾勒著少女纖細玲瓏的身材，筆直修長的雙腿覆蓋著潔白光滑的絲襪，絲襪與短裙間顯露的白皙肌膚，在日光的照耀下，略有些醒目。

李洛衝著她笑了笑，面不改色的道：「虞浪說他想要勾搭白豆豆，請我出謀劃策呢。」

呂清兒莞爾，饒有興致的看著虞浪：「你喜歡白豆豆呀？」

虞浪神色扭捏，最終不敵呂清兒好奇的目光，敗退溜了。

「沒想到這傢伙平日裡嘴上說喜歡溫柔的，但卻偏偏被人越打越歡喜。」李洛好笑道。

呂清兒微微頷首，道：「白豆豆其實人還挺不錯的，雖然平日裡對虞浪很嚴厲，但那實際真是為了他好，虞浪應該也能感覺到的，只不過這種好，更多是出自白豆豆身為隊長的身份，至於男女間的那種好感，現在還不算太過的濃烈。」

「所以虞浪如果真喜歡的話，還得努力呢。」

李洛點頭，在一星院諸多女學員中，白豆豆如果論起容顏美貌什麼的，或許要弱呂清兒，白萌萌不少，但其實說起人氣，她並不比後兩者低，特別是在女生中，白豆豆的號召力可謂是頂尖級別的。

畢竟白豆豆性格颯爽，實力又強，很是招諸多女生喜歡。

「對了，你那邊如何了？那個林梭...」李洛目光轉向呂清兒，笑問道。

呂清兒微微一笑，道：「沒有關注呢，不過以我娘的性格，他大概率是沒有再出來的機會了。」

李洛點點頭，也沒什麼同情的想法，畢竟林梭既然對呂清兒生出了那般惡毒的心思，那最終自然是要為他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

至於林梭後面的人，也跟他沒什麼關係了，那是魚紅溪需要去考慮的問題。

而在此時，一星院的紫輝小隊盡數的抵達，李洛見到了王鶴鳩，都澤北軒，此時這兩人的目光也是有些複雜的看著他，因為他們都知道了李洛達到生紋段第五紋的消息，現在的李洛，從等級上來說，已經超過了他們。

這讓得兩人都是有些憋悶，畢竟想當初剛進入學府時，他們從相力等級上面可是完全壓制李洛的。

他們在這裡憋屈的時候，李洛也是感嘆一聲，道：「看來這一個月其他同學提升也不小啊，咱們得了金龍道場的好處，我與秦逐鹿才達到第五紋，結果白豆豆，王鶴鳩他們，也沒落後我們太多。」

「因為這個月開始進入特訓期了，在我們進入金龍道場這段時間，學府內的紫輝導師可都沒閒著，白豆豆，王鶴鳩他們作為種子學員，自然是受到了全力培養，聖玄星學府的修煉資源，可不能小覷。」

呂清兒輕笑道：「而且你這個沒落後太多其實也不怎麼準確，據我所知，即便是王鶴鳩，也就前幾天時間才凝鍊出第四紋，他們的相紋必然是沒有你與秦逐鹿來得凝鍊雄厚，因為道金灌頂，可是實打實的提升了兩個等級，如果要更為仔細區分的話，他們就是第四紋初期，而你和秦逐鹿是第五紋後期。」

李洛哭笑不得：「哪有這種區分的。」

「比喻嘛。」

呂清兒說道：「不過在這種優勢下，如果沒有意外的話，你和秦逐鹿必然會領先所有人，率先跨入化相段。」

「希望吧。」

李洛笑了笑，目光抬起，只見得那相力樹前，數道人影閃現而出，正是一星院的幾位紫輝導師。

接下來，應該就是要進入那「聖木界洞」了...對於這種聖玄星學府所謂的稀缺修煉資源，他倒是頗感好奇與期待。

第四百零二章第二場

當長公主與中南的戰鬥落幕時，那層層看臺上一片安靜，而安靜持續了好半晌後，方才開始有喝彩鼓掌聲響起，繼而響聲在短短片刻間，便是如雷鳴般的響徹在了群山間。

所有人都在為雙方代表這出色的表現而喝彩。

雖說結果只是一場平局，但任誰都挑不出雙方的一點毛病，他們已經傾盡全力，施展出了自身最強的手段，為所有人貢獻了一場精彩的對決。

「天罡將級別的戰鬥的確令人嘆為觀止啊。」

李洛感嘆一聲，這場戰鬥的結果其實並沒有什麼意外，中南的最強防禦即便是長公主也未能完全的擊穿，雖說如果換做生死鬥的話，雙方有沒有其他後手還不好說，但最起碼，這場比試上面，雙方誰也奈何不了誰。

這場戰鬥，中南繼續維護了自己藍淵聖學府最強之盾的名號，而長公主同樣也顯露出了不俗的實力，讓人為之感到驚豔，並沒有辱沒聖玄星學府的顏面。

而在李洛心中感嘆間，看臺上的喝彩聲突然的停下，取而代之的又是一片歡呼聲，而其中還伴隨著如雷鳴般的「宮神鈞」的名字。

李洛目光看去，然後便是見到宮神鈞的身影自一處看臺上徐徐的落下，落在了下方群山間的那片被燒焦的地面上。

宮神鈞一身白衣，丰神如玉，面目英俊，氣度不凡，再配著他自身那強大的實力以及聖玄星學府最強七星柱的名號，這一出場，整個聖玄星學府無數學員都為之沸騰，更多女學員更是眼含秋波。

如此英武，莫說是尋常學員，即便是最高看臺上的那些大夏各方大佬，都是微微點頭，表示讚嘆。

「大王有此子，當真令人豔羨。」極炎府的祝青火微微一笑，對著一側的攝政王說道。

都澤閻也是點頭,道：「大夏年輕一輩,宮神鈞殿下的確是當之無愧的翹楚,大王可謂是後繼有人。」

攝政王一臉溫和的笑意，他擺了擺手，謙虛道：「諸位過獎了,這都是聖玄星學府的功勞，如果不是學府的培養,神鈞怎能有如此成就？」

素心副院長笑道：「這才是攝政王過謙了,宮神鈞的天賦與勤奮,學府內所有導師與學員都看在眼中，有此成就,並不意外。」

這雙方間互捧一番，倒是小皇帝皺了皺眉頭，道：「我姐姐也很出色。」

其他人莞爾,皆是紛紛點頭。

「王上所說當然不假,長公主之優秀,也是有目共睹,誰能否認？」

而當他們說話間，場中再度有聲音響起,那是藍淵聖學府的梁馗出場了。

那梁馗一身黑衣，他身軀高壯，但與宮神鈞的英武相比,他在外貌上面簡直就是完敗，因為他的模樣不僅不能說是正常,反而是顯得有些醜陋，如今再被宮神鈞這麼一襯託,更是顯得極為的明顯。

這種對比讓得不少聖玄星學府的女學員有點不忍直視。

只不過梁馗對於這些目光仿佛早已習慣，他面無表情,沒有因此有任何的波瀾，一對陰深的眼目只是鎖定著前方的宮神鈞，他顯然沒有任何與宮神鈞交流的意思，手掌一握，一柄黑色的長矛閃現而出。

長矛之上，散發著強大的能量波動，在那矛身上,隱約可見一道金色的痕跡，仿佛金色豎目般。

赫然是一柄金眼寶具。

轟！

緊接著有如巨雷般的聲音響徹，只見得璀璨的雷光於梁馗體內暴湧而出，雷光之中,其頭髮都是漸漸的飄舞起來，與此同時，在其身後，六顆璀璨的天珠緩緩的成型，將天地能量盡數的匯聚而來。

如此一來，更是令得他氣勢節節攀升，這再配著他那醜陋兇狠的面龐，宛如雷鬼一般。

這梁馗顯然是直接火力全開，沒有半點要試探的打算，因為他很清楚，宮神鈞的實力要勝他一頭，如果他不一開始就全力以赴，恐怕會直接陷入到壓制之中。

面對著將自身實力盡數爆發的梁馗，宮神鈞則是微微一笑，手掌一握，一柄璀璨銀槍閃現而出。

銀槍一出現，便是有天地能量匯聚而來，槍鋒震動間，虛空都是在微微的震顫。

這同樣是一柄金眼寶具。

同時有銀白色的相力開始從宮神鈞其體內流淌而出，旋即迅速的壯大，宛如百丈狼煙般的沖天而起，而在那相力狼煙中，所有人都是隱約可見一條巨大的銀蛟於其中浮現。

銀蛟通體遍布銀鱗，爪牙猙獰，蛟目之中似是散發著凌冽兇光，一股驚人的威壓緩緩的散發出來。

李洛望著那相力光柱中若隱若現的銀蛟，面色也是有些凝重，顯然，這就是宮神鈞的相性。

上八品相，銀蛟相。

這還是李洛進入到聖玄星學府這麼久以來，第一次見到宮神鈞展現自身相性。

展現相性後，宮神鈞並未停止，因為那從他體內散發出來的能量威壓開始變得越來越強大，旋即在其身後，突有銀光閃現，旋即有七顆閃爍著銀光的天珠凝現而出。

那七顆天珠，明顯要比長公主的七顆還要更為的璀璨一些。

李洛盯著宮神鈞身後的七顆璀璨天珠，雖說七顆天珠的確已經極其的驚人了，但不知為何，他卻感覺這可能並非是宮神鈞的完全實力，這位聖玄星學府第一人，說不得還有些隱藏。

如果真是有所隱藏的話，那就只能說這傢伙還真是厲害，在面對著梁馗如此強敵，還能夠有這般自信。

而在李洛心中猜測這宮神鈞究竟隱藏了幾分力量時，後者卻是在那無數道敬仰的目光中微微一笑，他手中銀槍斜指，目光看向對面的梁馗，雖說對方顯然不太想搭理他，但他還是頷首致意，顯露出自身氣度。

「聖玄星學府，宮神鈞，還請藍淵聖學府的朋友指教。」

梁馗望著氣勢逼人，顯然比他更甚一籌的宮神鈞，略顯醜陋的臉龐上卻是沒有絲毫的懼怕，反而是漸漸的握緊了手中黑色長矛，而後有低沉沙啞的聲音傳出：「一招。」

「嗯？」宮神鈞微帶疑惑的看來。

梁馗淡漠的道：「接得下我一招，我認輸。」

宮神鈞目光一閃，笑道：「是一招搏命之術吧？你想要憑此與我繼續拼個平局？你們藍淵聖學府此次，似乎很想要維持多平之局？」

梁馗沒有說話，只是眼神漠然的盯著宮神鈞。

宮神鈞面帶微笑，五指緩緩的握緊銀槍，聲音溫和，氣態自信而從容。

「遠來是客，客人想要怎麼玩，我身為大夏國的主人家，定然是會奉陪到底的。」

「所以，朋友...」

「請出手吧。」

第三百七十九章青靈能量

隨著眾位紫輝導師到場，五支紫輝小隊便是隨著他們登上了相力樹，一路往上。

沿途倒是能夠遇見不少在相力樹上修行的學員，而他們這一行人也是引來了諸多的目光，這些目光中都是帶著羨慕嚮往之色，顯然在這段時間中，學府內的紫輝小隊在進行著特訓的事情早已經傳開。

在這種特訓下，能夠享受到學府內並不會隨意開放的修煉資源，這是最讓得其他普通學員羨慕的地方。

雖說這也是讓得一些人有所不甘，但也沒辦法，聖杯戰臨近，只有最精銳的學員，才能夠受到學府的重視，並且拿出稀缺的修煉資源來培養。

在那諸多的目光下，李洛一行人不斷往上，最後來到了相力樹接近頂端的位置，這裡已是越過了雲層，目光俯覽而下，整個聖玄星學府都是倒映在眼中，視線對著遠處眺望，甚至能夠見到大夏城內綿延的建築。

最終，郗嬋導師等人的腳步停了下來。

李洛目光望去，便是見到他們停在了一座相力樹龐大樹幹所開闢而成的木臺處，在那木臺中央的位置，有一座樸實的青色木門，木門之上，銘刻著古老的符文，吞吐著天地間的能量。

郗嬋，沈金霄等眾位紫輝導師從袖中取出了一枚紫印，旋即這些紫印釋放出了紫色光線，於青色木門之上交織。

青色木門微微顫抖，而後便是伴隨著嘎吱的聲響，緩緩的開啟。

木門之後，是一片青光縈繞，無法看清楚其中景象。

「進吧。」

沈金霄伸手取回紫印，神色平淡的說了一聲，然後率先踏入了進去。

李洛，呂清兒這些紫輝學員，也是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與期待，紛紛湧入其中。

進入的瞬間，眼前青光瀰漫，似是有微微的失神，待得再度回神時，便是發現自身身處於一座青木臺上，而在他們的眼前，有一根巨大無比的青色木柱沖天而起，這根青木柱宛如一座擎天山峰，直直的矗立於這座奇特的小空間內。

青木柱之上，一層層的伸出了青色的平臺，這些平臺蜿蜒而上，直到視線不可見。

「這就是聖木界洞？」李洛望著這根巨大的青色木柱，眼露驚異。

郗嬋導師微微頷首，笑道：「想要上去試試嗎？」

而還不待李洛回話，她便是縴手一揮，無形的巨力自虛空席捲而出，直接就將李洛推了出去，最後落在了一方青色的平臺上。

李洛迅速的站穩身子，雙手垂下，兩柄短刀便是落在了手中，這兩柄短刀是臨時取來的相具，連下品白眼寶具都還算不上，不過在這裡應該也是暫時夠用了。

李洛目光警惕的望著四周，這座青色平臺上有淡淡的青色煙霧，然後突然這些煙霧開始迅速的匯聚，短短數息之後，眾人便是驚訝的見到，那些煙霧，竟是形成了數道青色人影。

唰！

青色人影手持木槍，在出現的瞬間，便是直接裹挾著青光，快若閃電般的對著李洛劈斬而來。

李洛手持雙刀，相力升騰而起，刀光閃現，直接與這些青色人影相撞。

而隨著近距離的接觸，李洛方才發現這些青色人影雖然有著人的模樣，但眼神卻是異常的空洞，仿佛是某種傀儡一般。

唰！唰！

李洛雙刀上，水芒高速流轉，身影如踏水划過，交錯的瞬間，刀光便是掠過了這些青色人影的脖子。

他收刀而立，神色倒是沒有什麼波瀾，這些青色人影實力不過生紋段第一紋左右，很難對他造成什麼威脅。

而就在這些青色人影被李洛斬殺的那一瞬，在場的眾人都是清晰的見到，這些青色人影開始變得扭曲，最後竟是化為了一縷縷神秘的青色氣流，氣流升騰而起，飛向了李洛所在。

「吸收它們。」

李洛原本是想要躲避，但郗嬋導師的聲音在此時響起，這讓得他穩住身形，微微猶豫，便是任由那些青色氣流湧來。

青色氣流一接觸到他的身體，便是迅速的融入了進去。

融入的那一瞬，李洛清晰的感覺到一股異常精純的能量在體內流淌開來，那股能量是那般的純淨與溫和，它幾乎是毫不費力的直接融入到了李洛的兩座相宮內，然後被兩顆相力種子以最快的速度吸收。

仿佛根本就不需要煉化一般！

而且，最讓得李洛心頭一震的是，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他感覺在吸收了這一道神秘的青色氣流後，他那一道「木土相」，仿佛是悄然的變得活躍與精進了一點，那種感覺，猶如是煉化吸收了一道靈水奇光一般。

這神秘氣流，不僅能夠輕易融入相力種子內，加強自身相力，而且，竟然還有著一點類似靈水奇光的效果？！

這是什麼神奇的能量？！

李洛眼中有震撼之色湧現。

「這些青色影子，你們可以稱為「青靈傀」，這是由這樁青靈木汲取相力樹的力量提煉而成，越是往上的平臺，青靈傀數量與實力都會隨之增強，你們若是能夠將它們盡數的擊潰，便是可以將它們所化的「青靈能量」吸收。」

「這些青靈能量極為精純與溫和，不會與任何屬性的相力有所衝突，所以只要將其吸收，就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將其化為自身的相力底蘊，另外這青靈能量還有許些進化自身相性的效果，從某種意義來說，算是一種另類的靈水奇光，只不過效果比靈水奇光微弱許多，算是聊勝於無吧。」郗嬋導師淡淡的聲音傳來，同時也落入了其他紫輝學員的耳中。

不出意料的引發了所有人的震驚。

所有人吸收天地間的能量，都需要一個煉化過程，煉化的效率就要取決於所修煉的能量引導術，而現在眼前這裡存在的所謂「青靈能量」竟然能夠省掉這個過程？這無疑會大大的提升修煉效率。

至於那個所謂的進化自身相性的效果，更是讓人嘆為觀止，畢竟眾所周知，只有靈水奇光才會具備這種神奇的效果，可靈水奇光價格高昂，長久的使用下來是極為龐大的消耗，雖然郗嬋導師也說了效果要比正常的靈水奇光弱許多，但畢竟是白送的，誰能不喜歡？

李洛也忍不住的感嘆，怪不得此處一般根本不對外開放，原來具備著這種效果，但也能夠想像得出來，想要凝聚出這些所謂的青靈能量，定然是需要付出不小的代價，不然學府沒必要珍藏得如此之深。

「不過青靈能量固然神奇，但你們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能量每日的份量都是有限的，而且這其中分配到我們一星院這邊使用的，份量就更少了，所以想要每天獲取到更多的青靈能量，你們各個小隊就得儘可能在最快的時間中，一層層不斷的攀登往上。」

「簡單來說，每天的青靈能量就那麼多，哪個小隊攀登得越快，那麼所得到的青靈能量自然也就更多一些，你們，都明白其中的意思吧？」沈金霄也是在此時淡淡的說道。

五支紫輝小隊心頭皆是一凜。

這意思...就是自己多吃一口，其他小隊就只能少吃一口的意思吧。

在這聖玄星學府內，果真哪裡都逃不掉這種激烈的競爭啊。

沈金霄一揮衣袖。

「多餘的也不必再說了，若是準備好了，你們的特訓，就直接開始吧。」

第四百零三章雷鬼之矛

轟！

當宮神鈞那一句話剛剛落下時，只見得狂暴璀璨的雷光相力陡然自梁馗體內轟然爆發，天地間雷能量的匯聚，更是引得天空上出現了層層烏雲，其中雷光跳躍。

而後一道道雷光突然從天而降，但卻並非是劈向了宮神鈞，而是落向了梁馗所在。

轟轟！

在那一道道雷光的劈中下，梁馗身後的六顆天珠卻是變得愈發的璀璨，緩緩旋轉間，可怕的狂暴雷光相力橫掃出來，化為一條條雷光巨蟒四處跳躍。

梁馗手持黑矛，眼瞳中有雷光閃爍，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旋即面龐陡然變得猙獰起來。

磅礴的雷光相力在此時瘋狂的湧向手中黑矛，甚至連背後六顆天珠都是徐徐的落下，最後仿佛是鑲嵌在了黑矛之上，這一瞬，黑矛之上所凝聚的力量，引得那裡的虛空都在微微的震顫，給人扭曲之感。

看臺上，無數人面龐凝重，任誰都能夠看得出來，梁馗正在積蓄一次極為可怕的攻擊。

而對面的宮神鈞，也並未發動攻擊阻止，反而是給予了梁馗準備的時間，這般行為，雖然看上去仿佛有點迂腐，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似乎也是因為對自身充滿了絕對的自信。

如果宮神鈞最終能夠取勝，他不僅能夠收穫勝利，還能夠贏得無數的讚嘆，即便是藍淵聖學府那邊，都會心服口服。

所以在李洛看來，這宮神鈞的野心，還是不小的。

轟隆！

短短片刻間，梁馗那邊的力量已經是凝聚到了極為可怕的程度，雷光瘋狂跳躍間，已是將他所處的區域盡數的覆蓋，刺目的雷光令得看臺上許多人都不敢直視。

面對著梁馗這般恐怖的一擊，莫說是普通學員，就算是聖玄星學府其他的一些在場的七星柱，面色都變得凝重了起來。

這一擊,即便是他們,都唯有避其鋒芒。

嗤！

一團白氣自梁馗牙縫間噴射了出來,他手中的黑矛已是在此時重若千斤，黑矛在劇烈的顫抖著，有雷光漸漸的交織,隱隱的，竟是在梁馗身後形成了一道雷光虛影。

那道雷光虛影約莫十數丈,其生有四臂,面目雖然有些模糊,但卻散發著無盡的兇惡，仿佛惡鬼。

「這一矛,名為..雷鬼之矛。」

「不過我知曉，即便是這樣的力量，依然不足以對你造成太大的威脅。」

「所以...」

梁馗沙啞的聲音響起,同時他的眼中掠過一抹狠色,下一瞬,他那握住黑矛的五根手指突然在此時直接爆碎開來,血肉直接在瞬間磨碎，而後融入到了手中黑矛上,於是黑矛在此時化為了鮮紅血矛。

其上面升騰的雷光相力，也是在此時漸漸的被染紅。

頓時一股驚人兇煞之氣升騰而起。

那股突然變得狂暴，兇惡的力量,讓得無數學員面露驚恐，即便是其他幾位七星柱成員,都是紛紛色變。

不過雖說五指破碎，但黑矛並未墜落,因為梁馗身後的雷鬼伸出了巨臂，抓住了黑矛,而後雷鬼緩緩的做出了投擲的姿勢。

此處的空氣仿佛是在此時凝滯。

轟！

凝滯僅僅持續了霎那，緊接而來，是這片區域那瞬間爆炸的空氣，刺耳的聲響如炸雷般迴蕩群山間，所有人都是只能見到一道血光在這一瞬破空而出。

血光的速度快得難以想像，在場除了少數人能夠清晰看見其軌跡外，其餘人都只能見到一閃而過的血光以及陡然間被撕裂的大地。

焦黑的戰場,幾乎是被那一道深深的裂痕一分為二。

狂暴的雷光相力肆虐，將前方的一切都是摧毀得乾乾淨淨，梁馗這搏命一擊所具備的力量，的確是極其的驚人。

宮神鈞依舊立於原地,他的眼瞳中倒映著那一道仿佛穿破空氣而來的血矛，其上面蘊含著的能量，終於是讓得他變得正色了一些，他輕聲自語道：「如此一擊，也不愧是藍淵聖學府的最強之矛了。」

「只不過...」

「依然還不夠。」

當聲音落下的那一瞬，宮神鈞的眼瞳漸漸的浮現出銀光，他的瞳孔，竟是在此時化為了銀色蛟目，而他手中那一柄銀槍則是變得柔軟起來，猶如是化為了一條銀色小蛟，環繞著他的手臂流動，最後化為了銀色槍紋落在了皮膚上。

槍尖正好與其指尖對應。

宮神鈞抬起了手指，指尖有銀光綻放。

「龍魂指。」

吼！

那一瞬，似是有龍吟咆哮聲響徹群山，只見得一道銀光自宮神鈞指尖暴射而出，銀光轉眼化為了一條張牙舞爪的銀色蛟龍，蛟龍栩栩如生，通體銀鱗，挪騰之間，散發著極為驚人的壓迫。

龍魂破空而出，直接是與那暴射而來的血矛轟然相撞。

轟轟！

撞擊的那一刻，巨大的能量衝擊波開始橫掃出來，這片本就飽受摧殘的戰場再度被生生的犁了一遍，一道道深深的裂痕被撕裂開來，如蜘蛛網一般的蔓延。

衝擊波甚至都波及到了看臺的區域，但很快就被學府內督戰的紫輝導師出手，將其盡數的壓制，化解。

所有的目光，都是緊張的盯著那碰撞之處。

那裡的能量在瘋狂的肆虐，侵蝕，片刻後，銀色龍魂似是率先抵達極致，突然的破碎開來。

這一幕頓時讓得的聖玄星學府內無數學員驚呼出聲，面露擔憂。

難道宮神鈞未能擋住這一擊嗎？

血矛破開銀色龍魂後，直指宮神鈞而去，然而宮神鈞望著那暴射而來的血矛，嘴角卻是浮現出一抹淡淡笑意。

他靜立原地，並未出手，而是任由那血矛飛射而至。

然而隨著接近，血矛之上的能量卻是在迅速的消退，待得其接近宮神鈞丈許範圍時，其上湧動的能量，已是徹底的消耗殆盡，血矛褪去，化為了正常的黑色。

不過雖然能量消散，但黑矛依舊是在順勢飛出，最後射中了宮神鈞的眉心。

鐺！

金鐵聲響起，宮神鈞的眉心出現了一個細微的白點，而黑矛則是緩緩的跌落下來。

宮神鈞伸手握住了黑矛，屈指一彈，黑矛倒射而回，插在了梁馗的面前。

他微微頷首。

「承讓了。」

第三百八十章特訓開始

青色煙霧瀰漫的平臺上。

李洛手持雙刀，水芒於刀身上高速流轉，細微的嗡鳴震動聲間，連空氣仿佛都是在被悄然的切裂開來。

某一瞬，青色霧氣突然被撕裂，竟是有著十數道青色身影自其中暴射而出，其速極快，眨眼間便是出現在了李洛四方，青色木槍呼嘯而來，帶起尖銳的破風聲，直指李洛周身要害。

面對著這般凌厲攻勢，李洛步伐突然倒退了一步，有星光自身後驟然爆發，下一刻，他身軀在搖晃間竟是化為了數道影子，然後對著圍攻而來的青靈傀飛撲而去。

青靈傀並無多少靈智，面對著衝來的李洛，它們自然是分不出真假，只能迅速收槍，然後對著面前的李洛暴刺而去。

然而槍影皆是洞穿而出，李洛的身影也就隨之消散。

嗤啦！

但在另外一邊，一道李洛的身影上卻是有著雄渾相力噴薄而出，手中刀光在此時瞬間變得凌厲起來，刀光掠過，仿佛光影折射在水面上所划過的光痕。

刀光流轉，數息間，便是將兩具青靈傀斬斷。

但與此同時，也有三具青靈傀以極快的速度支援而來，青色木槍之上，碧綠相力升騰而起，仿佛是綠色火焰一般，閃電般的對著李洛周身要害刺去。

咻！

不過就在此時，李洛腳下的陰影突然攢動起來的，三道陰影光線暴射而出，仿佛是黑色鎖鏈一般，直接是將那三具青靈傀雙腿束縛。

青靈傀身軀失衡，對著前方飛了出去。

李洛腳尖一點，身影掠出，刀光掠過，在空中留下三道刀光。

待得他身影落地時，三具青靈傀便是摔倒在地，身軀破碎開來。

辛符的身影出現在李洛身後，手中短匕在黑暗中流轉著極為鋒銳的光澤，黑色的相力似是凝聚成液體一般，在刀刃上緩緩的流轉，帶著一種獨特的腐蝕味道。

短短片刻，五具青靈傀被解決，但李洛與辛符神色卻並未變得輕鬆，因為還剩下十數具青靈傀繼續悍不畏死的疾射而來，碧綠色的相力升騰，仿佛一朵朵碧綠鬼火。

「萌萌。」

李洛深吸一口氣，然後喊了一聲。

身後頓時有星光相力呼嘯而過，他們的身影在此時漸漸的變得扭曲，一道道幻影出現在了身邊，粗略看去，數量竟是比這些青靈傀還要更多。

「上！」

所有的李洛，辛符都是在此時出聲，然後聲勢浩蕩的衝了出去。

兩股洪流在平臺中碰撞，不斷的有著幻影被破碎，但李洛與辛符的本體，則是隱藏在其中，以極快的速度，有條不紊的收割著一具具的青靈傀，而待得最後一道幻影被破碎時，李洛的雙刀，辛符的短匕，則是一前一後的刺進了最後一具青靈傀的體內。

隨著所有青靈傀被斬殺，李洛與辛符也是重重的鬆了一口氣，兩人緩緩坐了下去，搽拭著額頭上的汗水，臉龐上難掩疲累之色。

白萌萌的身影縱躍至兩人身邊，有些擔憂的道：「今天要不就先到這裡吧？」

李洛搖搖頭，道：「還沒完全到極限呢，而且我們現在是第十九層，只要再上一層，就要到精英層了，這是一口肥的，我想趁今天把它給吃了，不然實在太浪費。」

這是他們在聖木界洞中修行的第四天時間了，這四天時間，他們每天都會進入到此處，傾盡全力的打通一層層的平臺，不斷的攀爬而上。

現在的他們，已經處於第十九層，這就是他們這四天時間的努力成果。

李洛看了一眼平臺右側的方向，在那邊的平臺上，正在爆發著激烈的戰鬥，其他的四支紫輝小隊也是在傾盡全力的戰鬥，試圖不斷的攀登。

在特訓剛開始的第一天，其實五支紫輝小隊，要以王鶴鳩，都澤北軒他們那支隊伍最有效率，畢竟放眼所有隊伍，只有他們那隊擁有著兩名第四紋的實力。李洛與秦逐鹿雖然達到了第五紋，但各自的隊友則是實力稍微落後一點，所以在初期的時候，反倒是王鶴鳩他們一路領先。

第一天的時間，王鶴鳩小隊突破了足足六層平臺。

而李洛，秦逐鹿這邊，卻只有五層，白豆豆，伊粒沙皆是四層。

不過這種領先只是暫時的，隨著接下來李洛，秦逐鹿漸漸的適應此處的節奏，也開始展現出第五紋的實力，這才各自帶領著隊伍反超了王鶴鳩他們。

現在的五支紫輝小隊，反而是李洛小隊，秦逐鹿小隊率先抵達第十九層，而王鶴鳩小隊十七層，白豆豆小隊，伊粒沙小隊處於十六層。

當然，李洛，秦逐鹿小隊能夠反超，身為最強的兩人無疑是承擔了極大的壓力，但眼下的修行，本就需要這種壓力來磨礪自身。

而至於李洛先前所說的「精英層」，那是每隔十層平臺就會出現的一種變化，每十層的平臺上，青靈能量會變得格外的雄厚，這些能量將會凝聚成一頭實力格外強橫的「青靈傀」，只有將其打敗，才能夠通過平臺繼續攀登，而且打敗這頭高級「青靈傀」，那所得到的青靈能量也將會格外的雄厚。

這是一次難得的饋贈。

之前在第十層的時候，李洛他們就遇見過一次了，只不過那頭青靈傀實力只是相當於化相段第一變而已，難度並不算太高。

但接下來的第二十層所出現的高級青靈傀，必然會更強。

當然最重要的是，在經過整整一日高強度的激戰後，莫說是李洛，辛符，就算是一直居於後側輔助的白萌萌，都是有些疲累。

以這種狀態去迎戰二十層的高級青靈傀，想必不會輕鬆。

但他們沒有其他的選擇，因為每天的青靈能量都是有限的，之前幾天的修行中，李洛他們每天都將最後一絲青靈能量吸乾淨後才會結束，如果今天不趁青靈能量還沒消耗殆盡前打敗吸收這頭高級青靈傀，那就只能消耗明天的量了。

而且他們這裡選擇放棄的話，秦逐鹿那邊一定會上的，對於那個傢伙好勝的性格，李洛還是很了解的，雖說彼此關係都還不錯，但眼下畢竟也算是競爭，他這裡放水的話，不僅是對自己與隊友的不尊重，想必秦逐鹿知曉也會不開心。

「今天事，今天結，趁早將其突破，明天繼續闖更高層。」李洛略作休息，便是站起身來，目光望向了平臺的前方，只見得那裡有霧氣凝結而來，猶如是形成了霧梯，而霧梯延伸，連接向了更高一層的平臺。

他揮了揮手，身影掠出，直奔第二十層而去。

白萌萌，辛符立即跟上。

而在李洛小隊直奔第二十層去的時候，在一處高臺上，郗蟬，沈金霄等五位紫輝導師也是在注視著眾人的修行。

「真是沒想到，第一個挑戰第二十層的，竟然會是李洛他們。」頭髮披散，顯得不羈的彌爾導師笑了笑，說道。

「這小子可不是剛進入學府那會了，現在的他，連秦逐鹿都未必打得過。」面龐粗獷的曹聖導師感嘆一聲。

「雙相的優勢，漸漸顯露啊。」

楚子導師點點頭，道：「一個月後，恐怕一星院的代表，就要從李洛與秦逐鹿之間選出來了。」

面對著其他紫輝導師的讚揚，郗嬋導師雖未說話，但眸光中則是有許些欣慰。

沈金霄神色淡漠，平淡的出聲道：「第一個挑戰第二十層的，未必就會是第一個通過二十層的，畢竟第二十層的難度遠非第十層可比，李洛雖是雙相，但想要一次就通過，我覺得或許還是有所不夠的。」

其他的紫輝導師對此倒也並未反駁，而郗嬋導師則是完全未曾理會沈金霄，他們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投向沿著霧氣階梯漸漸攀登上第二十層平臺的李洛三人。

畢竟夠不夠...終歸還是得試過才知道。

第三百八十一章第二十層的難度

當李洛三人踏上第二十層平臺的時候，此處瀰漫的淡青色霧氣立即開始湧動起來，霧氣對著某個地方迅速的匯聚，約莫十數息後，一道青色人影緩緩的從那片霧氣中走了出來。

李洛三人目光看去，眼神皆是微微一凝。

那道青色人影與此前的青靈傀有所不同，在它的身體表面上，覆蓋著一層青色的木甲，有淡淡的光紋瀰漫，手中的青色木槍上，縈繞著一圈圈的碧綠光環，綠色能量流淌不休。

這具高級青靈傀一出現，就有一股淡淡的壓力在散發出來，顯然實力比起先前所遇見的那些青靈傀強悍了太多。

「應該是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

李洛盯著這具高級青靈傀，感受著其身軀上流動的能量強度，然後說道。

辛符與白萌萌臉色都是微微有所變化，雖說這個強度之前就有一些猜測，但如今將其證實，還是感覺到了一些壓力，畢竟他們現在一個生紋段第三紋，一個第二紋，與化相段之間差距實在不小。

「還好，不是化相段第三變。」

不過在他們有些緊張的時候，李洛卻是鬆了一口氣，旋即笑聲傳來，引得兩人側目看去。

「隊長，你這句話裝得到位了。」辛符說道。

「隊長總是在關鍵時刻給人很強的安全感呢。」白萌萌則是掩嘴輕笑道。

李洛謙虛的擺了擺手，這倒不是裝，而是在說實話，畢竟在金龍道場內，他所面對的對手基本都是化相段，類似趙孑陽，顧穎他們都是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並不比眼前這具高級青靈傀弱，而當時的他也只是第三紋，雖說不敢狂到說能夠打敗趙孑陽他們，但起碼是能夠稍微抗衡一下，讓對方也生出一點忌憚。

而現在，李洛已經生紋段第五紋。

伴隨著實力的增強，再次面對著化相段第二變，已經不至於再顯得那麼束手束腳。

他其實也很想試試，現在的他與化相段第二變的對手交手，又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雖說眼前的高級青靈傀只是傀儡，沒有太多的靈智，但用來練手，倒是一個很好的對象。

「隊長，如果這第二十層只有一具高級青靈傀的話，那看來今天我們要吃一口肥的了呢。」辛符也是有些振奮起來，道。

李洛剛欲點頭，他們三人如果聯手的話，對付一具化相段第二變的高級青靈傀，應該不算太難，不過也就是在此時，他突然有所感應，神色微變的看向了那尚還未曾完全散去的霧區中，只見得那裡傳出了一陣聲響，接著他就見到了數道身影邁著沉重的步伐緩緩的走了出來。

辛符臉龐上的振奮頓時凝固下來。

那又是六具青靈傀，領頭的青靈傀雖然沒有最前方那化相段第二變的高級青靈傀強橫，但所散發出來的能量波動，依舊是達到了化相段第一變，而其他五具青靈傀則是生紋段第三紋、第四紋的實力。。

「你這烏鴉嘴！」李洛狠狠的剮了辛符一眼。

辛符也是有點欲哭無淚，誰能想到這第二十層的難度竟然會平白提升這麼多，光是一具化相段第二變的高級青靈傀就已經很難對付了，結果這傢伙還帶了一群小弟。

而在他們這邊三人都是變色的時候，那高級青靈傀則是並沒有給他們更多的考慮時間，手中青色木槍猛的一跺地，碧綠能量在其身軀表面流轉湧動，它發出了低吼聲，魁梧的身影已是暴射而來。

在其後方，那具化相段第一變的青靈傀也是帶著一群小弟跟上。

鏘！

雙刀自李洛手中閃現而出，他深吸一口氣，先前的驚色已是盡數的按耐下來，沉聲道：「情況有變，按照此前制定的第二套計劃行動。」

聲音落下，他的身影迅速對著右側方向撤退，而辛符，白萌萌則是一起對著左側拉開距離。

高級青靈傀眼中有青光閃爍，面對著分開的三人，它沒有過多猶豫便是直撲李洛而去，因為在它的感知中，三人中李洛的威脅最強。

而那化相段第一變的青靈傀則是帶著其他的青靈傀對著辛符，白萌萌追擊而去。

身影暴退的李洛並沒有分心去關注辛符，白萌萌那邊，兩人實力或許稍弱一些，可憑藉著彼此的配合，展現各自相性的獨特，應該還是能夠纏住那些青靈傀一些時間，而他眼下所要做的，便是在這段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將這具高級青靈傀擊潰，不然此次的闖關，就得以失敗而告終。

雖說這次失敗了可以吸收經驗等待明天，但那樣一來的話，就損失了一天的青靈能量。

說不定，到時候衝擊化相段，就真的差這一口呢？

修行之事，本就是一點一點的積累。

在李洛心念轉動時，前方已是有能量波動呼嘯，那具高級青靈傀追擊而來，手中木槍化為一片青光，青光之中，竟是凝成了一隻只青鳥，青鳥展翼，俯衝而至。

鐺！

李洛體內兩座相宮在此時嗡鳴震動，相力如兩條溪流般的奔湧而出，雙刀之上，相力凝聚，而後刀光轉動，快若閃電般的與那高級青靈傀的青鳥槍鋒相撞。

鐺鐺鐺！

火花濺射，金鐵聲響起，一道道能量衝擊如煙花般於李洛面前綻放。

短短不過數息間，雙方硬碰了數十回合。

而這般正面硬碰中，李洛身軀雖然有所震顫，但那腳步卻是未曾退後一步，這讓得他唇角的笑意漸漸的浮現出來，這高級青靈傀的實力或許跟趙孑陽他們那種第二變中的佼佼者沒法比，但眼下的交鋒也是讓得他明白，以他如今的兩座相宮中所蘊含的相力，已是不遜色於一些普通的化相段第二變。

「這樣的話，倒是簡單了一些...」

李洛雙掌猛的緊握雙刀刀柄，下一瞬，他的相宮內由原來四顆，已經增加到七顆的相力泡突然破碎，其中所蘊含的相力仿佛是外援一般，憑空的讓得他渾身湧動的相力波動上漲一截。

鐺！

刀槍碰撞，兩股相力激蕩，這一次，高級青靈傀竟是一震，槍鋒直接是被彈射開來。

不過李洛身影卻是藉此滑退了十數步，他目光鎖定著高級青靈傀，只見得刀身之上，突然有著水芒流淌起來，而後他眼芒微垂，輕聲道：「剛掌握的一道相術，還請閣下品閱。」

他刀光驟然劃下。

譁啦啦！

那一瞬，仿佛是有著水聲流淌，伴隨著李洛這一刀斬下，只見得一道約莫數丈左右的水芒刀光，竟是如彎月般直接呼嘯而出，那水芒刀光過處，傳出了刺耳的破空聲。

那一刀，璀璨絢爛，刀光內，似是有萬千水流在尖嘯，驚人的流速帶來了驚人的殺傷力。

連高臺上的數位紫輝導師，都是眼露了一絲細微的訝異。

「這是..水芒術的進階，千流水刀術？」

第四百零四章三星院開戰

梁馗最終不出意料的輸了。

對於這個結果，在場眾多聖玄星學府的學員稍微的鬆了一口氣，雖說這算是預料之中，但先前梁馗的搏命一擊的確過於的兇悍，他們還真是擔心宮神鈞太過的託大導致失手，那樣的話，聖玄星學府將會迎來一次慘敗。

但好在的是，宮神鈞這位聖玄星學府最強學員，還是相當可靠的。

如雷鳴般的歡呼聲響徹於群山間，所有的聖玄星學府學員都在慶祝這門票賽的第一場勝利。

李洛也是在看著宮神鈞的身影，這一場比試，後者贏得可謂是漂亮至極，不僅顯露了氣度，也展現了自身強大的實力，這一波人氣以及聲望收割效果真的是沒話說。

與他這一場相比，長公主那一場無疑還是要遜色一些，雖說大家都知道中南比梁馗更難對付，但有時候結果的確比過程更加的重要。

長公主平了，宮神鈞贏了。

就這麼簡單。

雖然沒人會說長公主實力不濟，但卻會有人說宮神鈞不愧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

「宮學長的實力真強呢。」

連白萌萌都是這樣感嘆了一聲，然後眸光看向李洛，道：「接下來應該就是姜學姐上場了吧，好期待呀，其實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見過姜學姐真正的與人戰鬥過呢。」

李洛卻是惆悵的道：「其實我見過不少次，只不過每次我都是被打的那個。」

白萌萌忍不住的捂嘴偷笑，看來在家裡面隊長沒少被姜學姐切磋呢。

「隊長，三星院的抽籤怎麼看？」一旁的辛符問道。

李洛想了想，道：「四星院的抽籤結果，其實算是有利於藍淵聖學府的，因為他們的最強之盾如果撞見了宮神鈞，宮神鈞還是有不小的可能突破他的防禦，那樣一來，只要長公主打敗了梁馗，那麼我們就能夠取得兩勝，兩勝一定，基本門票就拿到一半了。」

「而接下來的三星院抽籤，從我們聖玄星學府的角度來看，最好是姜青娥抽趙徽音，都澤紅蓮抽閻泰，這樣一來我們兩場都會有不小的勝算，可若是姜青娥抽了閻泰,都澤紅蓮遇見了趙徽音,那大概就是一勝一敗的結果了。」

那個趙徽音李洛雖然沒跟她交手,但之前的稍微接觸中就知曉其不簡單，這個狡猾的女人只能靠姜青娥才能對付，都澤紅蓮如果遇上了,絕對沒好果子吃。

白萌萌點點頭，笑道：「那我倒是期待姜學姐能夠碰見那個趙徽音了,因為一定會很精彩。」

李洛笑著表示認同,他同樣是想要看看,趙徽音那個小狐狸遇見了姜青娥這隻雄赳赳氣昂昂的大白鵝，究竟能翻出多大的浪花。

「隊長,你這排到最後，會不會撈不到出場的機會啊？」這時候，那邊上的辛符再度出聲,稍微有點煞風景。

李洛沒好氣的道：「我們一星院被排到最後,本來就是重量級別不高的原因,因為很有可能到我們這裡的時候,門票賽的勝負就已經出現了，所以你這個猜測雖然有些欠揍,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辛符感嘆道：「那真是太可惜了，我還等著看隊長你震撼全場呢。」

李洛翻了個白眼，你這黑心腸的蛆,信你才有鬼了。

而在李洛他們這邊閒聊的時候，那藍淵聖學府所在的看臺上,一身鮮紅衣裙顯得極其明豔嬌媚的趙徽音也是自座位上站起身來，笑吟吟的道：「一平一負,算是預料之中的結果了，還好不算是最差。」

「趙學姐,接下來就看你們三星院的了。」在那一旁，陸蒼露出笑容，說道。

趙徽音笑道：「那你就祈禱學姐我抽到那都澤紅蓮吧，不然對上了姜青娥，可就真的是有大麻煩了。」

「就算是姜青娥，我想學姐也不是沒有一戰之力。」陸蒼說道。

趙徽音小嘴一撇，道：「站著說話不腰疼,那可是九品光明相，而且還是真九品！不是虛九品！」

說著話的時候，她已經向前走去，同時有一名面龐清瘦,面帶笑容的青年也是站起身，來到了她的身後，想來應該就是三星院那名為閻泰的代表。

而後兩人身形一縱，便是在那無數道目光的注視下，落到了抽籤臺上。

姜青娥，都澤紅蓮則是早已等待在此。

「嗨，姜青娥，你好呀。」

趙徽音落在臺上，嬌媚的眸光立即投向了姜青娥，旋即走上前來，毫不畏懼打著招呼。

姜青娥看了趙徽音一眼，神色平靜的頷首。

「姜青娥同學，你也太冷淡了，是因為前兩天我和你的未婚夫走得比較親密的原因嗎？其實那是一場誤會，你不要怪他，當時我真的是想要找他問路的。」趙徽音眨了眨美目，似是有些歉意的解釋道。

一旁的都澤紅蓮聞言都忍不住的看了過來，美目微微瞪大，這是什麼意思？未婚夫是說的李洛嗎？這李洛竟然前兩天還去跟趙徽音接觸了？這傢伙狗膽這麼大的嗎？

眼前的趙徽音容顏氣質也絕對算是上佳，而且那股嬌媚的氣質更是很惹人心動，那李洛風流成性，若是遇見了說不得真會心猿意馬的去招惹一下。

不過這趙徽音也不簡單啊，這種事還敢來當面跟姜青娥說？這是挑釁嗎？

呵，真是有意思。

都澤紅蓮心中冷笑，選擇冷眼旁觀。

不過面對著趙徽音的話語，姜青娥絕美容顏上卻是沒有絲毫的波瀾，只是淡淡的道：「如果趙同學真的對我家李洛有興趣的話也不是不可以，只不過我洛嵐府規矩森嚴，你想要進門的話，需要先從婢女做起，往後若是表現好的話，或者有可能升個妾室。」

趙徽音忍不住的一怔，讓我給那李洛當個婢女？老娘揍不死他！

不過心中冷笑，但趙徽音面色卻是絲毫不顯，反而有些嬌羞的道：「我真的可以嗎？李洛性格其實真的很好，而且也很有潛力，未來一定能夠成為大夏國頂尖的人物，前兩天的時候他就與我說過，男人三妻四妾都很尋常，如果我能留在大夏國的話，說不得也會在洛嵐府為我留下一間房呢。」

姜青娥輕笑了一聲，道：「柴房也是房呢，而且想要住什麼房，還是得看看本事。」

趙徽音嫣然笑道：「姜同學的意思是接下來如果我們遇見的話，那就是決定正房與偏房的戰鬥嗎？」

「不是，是決定你進了洛嵐府後是住柴房還是偏房。」姜青娥搖搖頭，解釋道。

趙徽音似是有些生氣的道：「姜同學，我覺得在洛嵐府，還是要看少府主李洛的意思吧，難不成在洛嵐府中，李洛就只是一個傀儡嗎？你這樣可一點都不尊重他。」

姜青娥金色眸子淡淡的看著趙徽音，卻是沒有再與她多說這些沒有意義的話，而是直接上前，伸手在石箱內抓出了一枚密封的蠟丸，將其捏碎，取出紙條，上面便是一個「一」字。

趙徽音同時也取出了蠟丸，捏碎一看，杏目微微虛眯了一下，然後也是舉了起來。

上面一個「一」字，頓時引發了漫山遍野的騷動聲。

三星院第一場，不出所料，姜青娥與趙徽音遇上了。

而此時姜青娥方才目光平靜的看過來，同時有聲音響起。

「趙徽音，準備好挨打了嗎？」

第四百零五章姜青娥對戰趙徽音

三星院第一場戰鬥。

姜青娥對戰趙徽音。

這個對戰序列一出來，直接是引起了漫山遍野的轟動，那層層看臺上的學員皆是雷鳴歡呼，所有人都是精神大振，那般迫切期待的模樣，甚至是要勝過此前四星院的兩場。

無他，只是因為對戰的雙方都是兩座學府中最耀眼的明珠。

雖說在實力層級上面，兩女或許要弱於長公主，宮神鈞，中南等人，但這些差距在雙方那等容顏氣質下，足以被輕鬆的彌補。

甚至於連最高層的看臺上，那些大夏內的各方大佬，都是在此時微微凝神，他們的目光更多的是投向姜青娥的身影，雖然從名義上面來說，李洛才算是洛嵐府的少府主，但任誰都知曉，自從李太玄，澹臺嵐失蹤這些年來，姜青娥才是洛嵐府的主心骨。

而她的本事也的確如她的容顏一般的出眾，當初風雨飄搖的洛嵐府硬生生的被她扛了下來，不然還不等這李洛有機會進入大夏城，恐怕洛嵐府就已經分崩離析了。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此等品階的相性在大夏可謂是百年難遇，所有人都知曉她的潛力，如果真再給予她幾年的時間，說不得當年李太玄的封侯記錄都會被她所打破，那個時候的洛嵐府，必然將會再度崛起。

而且，洛嵐府除了姜青娥外，如今又冒出一個身懷雙相的李洛，這兩個年輕人，已經開始將洛嵐府的局勢穩住，甚至在某些方面，都開始超越了李太玄，澹臺嵐所在時。

洛嵐府的蒸蒸日上，任誰都看在眼裡。

而這...對於在座的某些大佬而言，卻並不算什麼好的消息。

「李太玄,澹臺嵐真是讓人豔羨,有這般弟子與兒子,洛嵐府壯大真是指日可待，而萬一未來他們兩人真的歸來，嘖嘖,這洛嵐府怕是要無人能制了。」祝青火眼神幽深，以一副複雜的口吻緩緩說道。

沒有人回應他這話,其他大佬都是神色漠然,似是沒聽見祝青火這蘊含著深意的言語一般。

唯有素心副院長看來,聲音溫和的道：「今日是我聖玄星學府的盛事，外事不談,還望祝府主遵守一點規矩。」

祝青火連忙笑著道歉：「是我冒失了，副院長可莫怪。」

素心副院長含笑頷首，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她如何不知曉在場這些大夏的大佬們對洛嵐府虎視眈眈,而一力將洛嵐府扛住並且自身還擁有著極深潛力的姜青娥更是被視為眼中刺,這些年如果不是聖玄星學府極其重視姜青娥,將其視為聖杯戰的種子選手，恐怕早就有人忍不住的要暗中對她出手了。

畢竟誰都不願意等待一名身懷九品相的潛在敵人不斷的成長。

但對於那些外界的勢力紛爭,聖玄星學府素來保持中立，只要姜青娥還在聖玄星學府一天，這些忌憚她的勢力就不能以暗殺的方式來對付她,否則，聖玄星學府的怒火也並非是什麼人都可以承受的。

雖然聖玄星學府也不可能真的會對所有學員都給予這種保護,可類似姜青娥這種縱觀學府創建的歷史中都未曾出現過幾個的天驕，學府定然是會保護的,因為從某種意義來說，這也算是一種投資。

未來的姜青娥即便是脫離了學府,她的步伐甚至跳出了大夏以及東域神州，成為了這世界層面上的某種強者，那時候她難道還會對聖玄星學府少了饋贈嗎？

所以如果不是學府有學府的規矩，聖玄星學府恐怕早就放言出來要將姜青娥保到底了。

而當這些大夏的大佬們心思各異間，在那沸騰的喝彩聲中，姜青娥身影已是自高臺上掠下，而後落在了一片遍布山巖的地帶間,今日的她依舊是往日的打扮，青絲被束起，顯得幹練颯爽，那件常年不離身的湛藍短披風隨風輕揚,戰裙下的雙腿白皙修長，光是隨意的一瞥，便是讓人怦然心動。

然而真正的大殺器還是那一張容顏，精緻的五官仿佛是窯洞中經過烈火打磨，最終由上天調色的完美瓷器般，那如遠山般的纖細眉線，清澈靈動的眼眸，高挑的瓊鼻，明亮的紅唇，當這一切組合起來時，再搭配著她那冷靜從容的氣質，當真是不論男女，都會忍不住的為之而沉醉。

「姜青娥！」

「姜青娥！」

當她進入戰場時，四周看臺上已是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歡呼聲，其魅力與聲望之強，可見一斑。

在姜青娥的前方，一道紅衣也是徐徐的掠下。

正是趙徽音。

其實趙徽音也是一個容顏氣質極其出眾的女孩，想來在藍淵聖學府，她定然是豔壓群芳的存在，一身紅裙飄飄，小蠻腰處束著腰帶，更是令得腰肢纖細如柳，讓人有一種忍不住要將其攬入懷中的衝動。

趙徽音赤足踩在了巨巖上，她笑吟吟的看著對面的姜青娥，有些嬌羞的道：「青娥，我怕疼，你待會打我的時候，可要輕一點哦。」

「進了我洛嵐府後，這樣的流程終歸是少不了，早點習慣也是好的。」姜青娥隨意的說道。

趙徽音輕咬紅唇，哼道：「其實我可看不上那李洛，如果你是洛嵐府的府主，我真投了洛嵐府又有何妨？」

姜青娥唇角浮現一抹笑意：「但是我可答應了李洛，會在這場比試上面先好好收拾你一次的。」

趙徽音嬌笑出聲，下一瞬，只見得極端鋒利的金光相力陡然自其纖細的嬌軀中爆發開來，金光肆虐間，周圍的巨巖頃刻間千瘡百孔，一道道光滑如鏡的裂痕遍布了地面。

「青娥，想要收拾我，還得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才行呢。」

趙徽音纖細玉手一抬，只見得金光呼嘯間，直接於她的身後形成了漫天金色刀劍。

與此同時，她的肌膚也是在此時漸漸的開始有所變化，變得更加的剔透，仿佛是一種琉璃所鑄一般，而當其身軀變化時，這天地間的能量也是受到了引動，開始源源不斷的呼嘯而來，流入她的體內。

此時的趙徽音，倒是少了一點嬌媚，多了一點寶相莊嚴之感。

譁！

而周圍的看臺上，也爆發出了一些驚呼聲。

因為他們都是看了出來，趙徽音身軀上的琉璃色彩，那代表著如今的她已是真正的踏入到了地煞將階第二階段的煞體境，而且，還是煞體境中最為厲害的琉璃煞體。

這趙徽音，有膽子來挑釁姜青娥，果真還是有著一些底氣的。

第三百八十二章千流水刀術

譁啦！

絢麗的水波刀光暴掠而過，高速流轉之下帶來了驚人的殺傷力，刀光所過處，仿佛連空氣都是被撕裂，刺耳尖鳴聲響徹不斷。

數息後，水波刀光重重的飛擊在了高級青靈傀身軀上，頓時身體表面的青色木甲直接是在此時被撕裂開一道深深的裂痕，那痕跡處有明顯的切割痕跡。

高級青靈傀的木甲顯然是具備不弱的防禦性，但卻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那是因為李洛此次所施展的「千流水刀術」本就擁有著極強的破甲能力。

「不錯的攻擊力。」

李洛對於自己這一刀所取得的成績，也是讚嘆了一聲，這道「千流水刀術」便是他最近所修行的相術，算是水芒術的一種進階，以前的水芒術基本都是覆蓋於雙刀，增強刀刃的穿透以及殺傷力，但這「千流水刀術」卻是能夠將相力化為高速流轉的水流刀光離體而出，如此一來，不僅是威力還是攻擊範圍都獲得了大大的增強。

此術在虎將術中，絕對算得上是高深難修的那一種，以往的李洛早就有心嘗試，但卻始終未能成功，而此次伴隨著實力提升到生紋段第五紋，他自身的相力總算是達到了要求。

不過雖說對於此術第一次的結果還算滿意，但李洛卻感覺這道相術對於他而言，應該還有著不小的進化空間，比如以光明相力融合其中，形成光道為水相之力加速，那麼最終的穿透力以及破甲力應該都能夠獲得提升，說不得，到時候能夠有媲美「龍將術」的威能。

但這種改進需要逐步進行，畢竟「千流水刀術」算是他如今所修行的難度最高的相術，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李洛心思在轉動的時候，目光卻一直盯著那具高級青靈傀，此時的後者胸膛險些被擊穿，身體上湧動的碧綠相力也是在迅速的衰弱，但卻並未就此消散，畢竟傀儡並沒有任何痛覺，它依舊手持木槍，有些搖搖晃晃的對著李洛衝殺而來。

李洛腳尖一點，身影俯衝而出，手中雙刀划起刀光，身體上相力如水波般的流淌。

鐺！

兩道身影交錯而過，李洛左刀擋住了刺來的槍鋒，右刀則是宛如溪流擊石般揮舞而過，直接從高級青靈傀胸膛處的切割裂痕處划過，而後青靈傀頓時一分為二，倒塌而下時，化為了滿地的青色煙霧。

以最快的速度解決了這具高級青靈傀時，李洛的目光也是立即投向了白萌萌，辛符那邊，此時的辛符拖住了那具化相段第一變的青靈傀，但看得出來，他有些落入下風，畢竟他自身的相性本就不適合正面戰鬥，眼下被逼得正面決戰，一時間也是有些狼狽。

而白萌萌則是在纏著其他的那些青靈傀，她從頭到尾都沒有與對方有過半點的接觸，而是憑藉著自身相性力量的特殊，不斷的製造幻影，而青靈傀又是缺失靈智，無法分辯幻影的真假，所以一時間反倒是被她耍得團團轉。

李洛第一時間前往了辛符那邊，而有了他加入，接下來的戰鬥就沒有了任何的懸念，兩人聯手下，這具不過化相段第一變實力的青靈傀沒有堅持下一分鐘，就被兩人乾脆利落的肢解成了滿地青煙。

兩具化相段的青靈傀消失，最後的威脅消失，隨著李洛，辛符趕到白萌萌那邊幫她將其他的青靈傀盡數解決，至此這第二十層就被清理得乾乾淨淨。

三人如釋重負，不顧形象的坐在了地上，他們的臉上雖然布滿著疲憊，但眼中的興奮卻是遮掩不住。

第二十層平臺上，青光在此時湧動，而後有三道青色能量分化而出，最後直接是從天而降，落在了李洛三人身上。

感受著那股精純溫和的能量湧來，三人都是陶醉的閉上了眼睛，享受著這辛苦而來的成果。

而當李洛他們這邊在吸收著這股青靈能量時，此時其他平臺上面的幾個隊伍，卻是發現他們所在平臺上面瀰漫的青色煙霧在漸漸的變得消散。

這種情況他們這幾天已經經常看見了，這是今天的青靈能量被消耗殆盡的表現。

顯然，李洛他們第一個打通了第二十層平臺，所以他們直接吸收了今天最後的份量...

「可惜，被李洛搶先了一步。」秦逐鹿站在第二十層平臺上，看著眼前那些開始消散的青靈傀，有些惋惜的說道。

原本他們這支小隊也將要開始挑戰第二十層的，但還是慢了一步，今天最後一口被李洛他們先吃了。

「這李洛現在怎麼突然變得這麼厲害了。」隊伍中，那名為殷月的少女有些驚嘆的說道。

以前的李洛雖然也表現極為不錯，但在很多一星院學員的心中，一星院最強的還是要屬秦逐鹿，但此次的特訓中，李洛展現出來的實力，甚至隱隱要超過秦逐鹿一線。

「看來此次聖杯戰的門票賽，一星院的代表，應該就是在你們兩人之間了。」呂清兒凝視著遠處平臺上青光中的那道人影，而後對著秦逐鹿笑道。

秦逐鹿眼中有熾熱與期待之色湧現出來。

「代表什麼的我倒是不在意，但我早就想要跟他傾盡全力的打一場了。」

...

「這傢伙去了一趟金龍道場後，真是猛的不行啊。」虞浪也是在眺望著那邊的平臺，然後感嘆道。

一旁的白豆豆瞥了他一眼，訓道：「李洛跟你一樣都是從南風學府出來的，看看現在別人領先你多少段位了，這一個月的特訓，你可別想有一點的偷懶。」

虞浪簡直欲哭無淚，誰告訴你都是從南風學府走出來的就要跟人家一樣啊？姜青娥也是南風學府出來的啊，難道你還要我去跟她比嗎？這女人有時候真是蠻不講理。

只不過之前許多慘痛的經驗告訴虞浪，現在他所需要做的就是點頭應是，不然過多的情感表露，只會引來更多猛烈的抨擊。

...

「雙相果然厲害啊，那第二十層平臺的高級青靈傀，恐怕實力都達到了化相段第二變了吧？能夠完成這樣的越級，這李洛真是越來越讓人看不透了。」伊粒沙笑道。

「門票賽代表，大概率就是李洛了，現在的秦逐鹿，未必壓得過他，我倒是很好奇，如果在那聖杯戰上，李洛他有沒有可能成為東域神州最強的一星院學員？這可是我們聖玄星學府創立以來，從未獲得過的殊榮。」千葉說道。

伊粒沙聞言，不由得一怔，道：「東域神州最強的一星院學員...你這想法有點野。」

千葉笑道：「你覺得沒可能嗎？」

伊粒沙遲疑了一下，道：「難度非常大，李洛固然有著雙相的優勢，可也不要小瞧了其他那些頂尖聖學府的底蘊，為了此次的聖杯戰，誰不是做好了充足的準備？」

「說實話，在那聖杯戰出現任何的妖孽，我都不會感到奇怪的。」

「那就到時候看看吧。」

一旁的司秋穎聽著兩名隊友的交談，也是微微的有些恍惚，她猶自還記得大半年前那個從天蜀郡來到大夏城的少年，那時候的他還那般的不起眼，而現在，竟然都開始有著資格讓人考慮他有沒有可能成為整個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了？

這傢伙，不知不覺間，都到這一步了嗎？

...

與其他幾個隊伍間的感嘆相比，王鶴鳩，都澤北軒這邊則是氣氛要沉重，壓抑一些。

兩人都是面色有些不好看的望著那邊，其實他們是最不想見到這一幕的人，畢竟他們都與李洛或多或少有一些恩怨，再加上沈金霄的原因，自然對李洛是充滿著惡感。

當然最重要的是在初進學府時，他們誰都未曾真的將李洛當做是一個對手，他們對他都抱著俯視的心態。

可如今那個被他們所俯視的人，卻是超越了他們一步，這實在是讓人難以接受。

但李洛比他們更強已是事實，想要追趕，談何容易？

沉默了片刻，王鶴鳩聲音低沉的道：「看來要想個辦法了，不然此次的特訓，我們恐怕是追不上李洛了，失去了此次的機會，說不得就沒什麼反超的機會了。」

都澤北軒眼神動了動，旋即點點頭。

第四百零六章光明與金

地煞將階，有三大階段。

煞宮境。

煞體境。

極煞境。

而一般當相師自身的修煉突破到地煞將階時，自身對天地能量的感應將會變得更為的敏銳與清晰，此時他們能夠感受到一種游離於天地間的特殊能量，這種能量被稱為地煞能量。

將地煞能量煉化吸收，將會獲得極大的提升與蛻變，不僅自身相宮將會變得更為的寬闊與堅韌，而且其所能夠容納相力的上限也會隨之大漲。

所謂的煞宮境就是對相宮的一種進化。

而當相宮完成強化後，地煞能量將會外溢，開始錘鍊肉身，而這個階段，就被稱為煞體境。

煞體境被分為三個級別，以顏色來區分，被稱為銀煞體，金煞體以及琉璃煞體。

一般絕大多數人都是止步於金煞體，因為想要將肉身錘鍊到琉璃煞體需要相當嚴苛的要求，放眼如今的聖玄星學府學員中，能夠在煞體境時達到琉璃煞體的人，屈指可數。

這也是當趙徽音顯露出自身的琉璃煞體時會引來這麼多驚嘆的原因所在。

而煞體境後，便是極煞境，這是地煞將階最後一個境界，也是顯露真正力量的境界，因為當自身突破到極煞境時，體內將會誕生一種名為「煞罡」的特殊力量，這才是地煞將階最明顯的標誌。

「姜青娥，聽說你也是琉璃煞體，也讓我瞧瞧九品光明相的琉璃煞體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唄。」

趙徽音笑吟吟的出聲，而後纖細玉指輕輕一彎，只見得其身後那漫天金色刀劍頓時爆發出極端鋒銳的光芒，而後無數破風聲響起，直接是鋪天蓋地的對著姜青娥的身影覆蓋而去。

萬劍齊發，那一幕，委實有點壯觀。

姜青娥抬起臉頰，金色眼眸中倒映著那由金相之力所化的漫天刀劍，那上面流淌的鋒銳之力，足以洞穿山石，如今這萬劍覆蓋而來，聲勢的確很強，這趙徽音，還是有些本事的。

只不過，光憑這點，恐怕還難以對她造成什麼威脅。

姜青娥豎起玉手，雙指並曲,輕輕揮下。

轟！

只見得一道光幕直接從天而降,光幕之上,可見無數璀璨的相力不斷的垂落，其速之快，讓人目不暇接。

砰！砰！

無數金光刀劍直接與光幕相撞,然後便是如同飛鳥撞擊在山崖上一般，紛紛的爆碎開來。

光幕則是巍然不動。

趙徽音見到這一幕,眼眸也是微微一凝,好精純霸道的光明相力,如此品質的相力，的確比她的金相之力還要更勝一籌,九品光明相，當真是得天獨厚。

而在她心中閃過這般想法的時候，突然光幕之後有光芒大放,下一瞬,只見得無數道光點宛如炮彈般的呼嘯而出。

光彈的速度太快了,快到令人措不及防。

但趙徽音顯然是早有準備,她伸出玉手，金色相力直接是在面前凝聚成了一面金盾,而金盾剛剛浮現，兇狠的打擊便是呼嘯而來，無數光彈狠狠的重擊在金盾上,嗡嗡的刺耳聲音不斷的響起。

隨著轟擊的加劇，趙徽音腳步被一步步的震退,手中的金盾也是在漸漸的出現裂痕。

數息後，金盾陡然破碎。

破碎的瞬間,趙徽音嬌軀飄然而退。

只不過她身影剛退，前方似是有流光掠過,姜青娥的身影猶如瞬移般的出現在了前方，而後雙指並曲，光明相力於指尖綻放，直接對著趙徽音胸前點下。

好快的速度！

無數觀戰者面色驚變，這般速度，當真是讓人難以防禦。

光明指光疾刺而來，趙徽音眸光也是微變,而後一聲嬌笑：「青娥，你的攻擊位置，是在嫉妒我嗎？」

對此，姜青娥似是不屑的輕笑了一聲,下手更快，指尖划過，空氣都被刺爆。

不過趙徽音也是雙指並曲，金光縈繞，纖細雙指仿佛是鎏金所化，裹挾著一種極其鋒利的氣息，與姜青娥那光明雙指硬碰。

砰！

肉眼可見的能量衝擊波以兩女為中心，猛然爆發。

周圍的山巖瞬間被橫掃，震爆，煙塵瀰漫。

地面都被撕裂開來。

而姜青娥與趙徽音皆是沒有半點退後，兩女全速出手，竟是化為了道道殘影，以一種極為兇狠的姿態，閃電般的對著對方周身要害攻去。

光明指光與金色指光在極為接近的距離中閃電般的，碰撞，交錯。

地面上不斷的出現幽黑的孔洞，深不見底。

這一幕看得無數人屏氣凝神，因為他們都很清楚此等近距離相搏是何等的兇險。

這兩人雖是女孩，可這下手起來，那般兇氣卻是半點不輸男子。

砰！

又是一次兇悍的碰撞，相力劇烈震蕩，兩人所在的地面都是猛的龜裂開來，裂縫如蜘蛛網般的急速蔓延。

趙徽音悶哼一聲，身形被震退數步，顯然在先前的硬碰中她依舊還是吃虧了，她的右手之上此時瀰漫了一片光斑，那是被對方光明相力侵蝕所導致，一種極端霸道的熾熱在掌心蔓延，帶來了劇烈的刺痛。

反觀姜青娥那邊，後者的手上同樣有金光在不斷的湧動，那是趙徽音的金相之力，但面對著這種侵蝕入體的相力，姜青娥卻是在迅速的將其化解。

九品光明相所修煉而出的相力，明顯佔據著絕對的優勢。

片刻後，姜青娥率先化解了手中的金相之力，她望著對面臉色變幻的趙徽音，道：「看來還是我的光明相力更勝一籌。」

她邁步走向了趙徽音，纖細玉手上光明相力急速的凝聚而來，璀璨如大日。

望著步步走來的姜青娥，趙徽音的臉頰上掠過一抹焦急之色，身影急退。

可姜青娥的速度太快，看似閒庭信步的步伐，卻仿佛是移形換影一般，數息之下，就出現在了趙徽音前方，而後那蘊含著極強光明相力的一掌便是直接拍下。

而就在姜青娥一掌拍下的那一瞬，趙徽音臉頰上的焦急突然散去，取而代之的狡黠的笑意。

她紅唇微張，粉嫩香舌間有金光吞吐，一股鋒銳到極致的金光物質猛的自其唇舌間激射而出。

「舌金錐！」

第三百八十三章李洛的瓶頸

特訓的時間宛如流水，不知不覺，便是大半個月過去。

在這半個月中，有關於聖杯戰門票賽的消息已經在學府內傳遍，這無疑是引得無數學員熱情的關注，畢竟門票賽關係到能否參與年底的聖杯戰，這相當於一座學府的榮譽，而身為其中的學員，這兩者間顯然是一榮俱榮的。

所有學員都是以身為聖玄星學府的一員而自豪，因此在這半個月中，幾乎所有人都是同仇敵愾，期待著在接下來的這場門票賽中，聖玄星學府能夠打響這場象徵著聖杯戰開啟的第一戰。

而有關門票賽的賽制，也早已公布出去，有關於最終的七個代表人選，也是成為了這段時間聖玄星學府內最為熱門的話題。

當學府內因為人選的事情討論得火熱的時候，李洛等人則依舊每日都在「聖木界洞」內苦修，一次次的衝擊著更高的平臺，經歷著那源源不斷的青靈傀的捶打。

而半個月下來，如今的李洛所率領的正義小隊，已經抵達了第三十三層。

在抵達第三十層後，其實突破的難度就變得極高起來了，二十多層的時候，李洛他們一天還能突破數層，可隨著進入到三十層，幾乎每天都只能突破一層，然後便是精疲力竭，再無突破的力量。

三十層後，不論是青靈傀的實力還是數量，都足以給李洛他們造成巨大的壓力。

其中有一次，甚至險些突破失敗，如果不是三人合作默契，恐怕一天的努力都得白費。

顯然，隨著層數的不斷提高，李洛他們的實力極限也就開始漸漸的體現出來，這也是正常的事情，細數「聖木界洞」開啟的歷史中，所有進來過的一星院隊伍，基本也就止步於三十多層。

而這半個月的修行下來，所有進入的紫輝小隊成員的實力都獲得了相當明顯的提升。

白豆豆，王鶴鳩，都澤北軒更上一層樓，直接是踏入到了生紋段第五紋，辛符達到了第四紋，白萌萌第三紋，即便是連虞浪，都是提升到了第二紋。

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還是要屬秦逐鹿，在三天前，他完成了生紋段最為艱難以及重要的突破，直接完成了生紋段與化相段的轉變，一躍進入到了化相段，實力暴漲。

至此，秦逐鹿成為了這一屆一星院中的第一位化相段！

隨著秦逐鹿突破的消息在學府內傳開，那門票賽一星院的代表人選，他立即就超越李洛，成為了最熱門，而為此學府內一些分別支持李洛與秦逐鹿的學員還為此爆發了許多的熱議與爭執。

「秦逐鹿身懷上八品「噬金妖虎相」，戰力驚人，如今他突破到化相段，絕對足以代表一星院迎戰「藍淵聖學府」，畢竟聽說對方的一星院中，也會派出上八品的學員。」

「李洛的雙相也不簡單，這大半年來，他以弱勝強的次數還少了？」

「但他還未突破到化相段，這是硬傷。」

「距離門票賽不是還有十天時間麼？李洛一定能完成突破的。」

「不過說來也奇怪，李洛此前進入第五紋似乎與秦逐鹿相差不多，而且聽說在那「聖木界洞」中，他們小隊的層數也比秦逐鹿他們更高一點，怎麼眼下反而是秦逐鹿先突破？」

「這誰知道，可能是因為雙相的緣故吧？」

類似的聲音，在學府內幾乎整日不休，畢竟此次的門票賽，一星院雖說只有一個出戰名額，但這一個名額，同樣顯得格外重要，所以眾多學員對人選的關注也是顯得尤為的熱情。

李洛這裡突然的停滯，不僅諸多學員很是關注，就連一星院的幾位紫輝導師也是對此感到有點疑惑。

聖木界洞的一座高臺上，曹聖導師望著一座平臺上的激戰，而後道：「這李洛，今天似乎依舊沒有突破的徵兆啊。」

彌爾導師點頭，隨著秦逐鹿的突破後，他們也一直在關注李洛這邊的進展，但現在是秦逐鹿突破後的第六天了，李洛這裡還是沒有動靜。

郗嬋導師柳眉微蹙，道：「化相段是相師境變化最大的一個境界，到了這個層次，體內的相力種子將會開始對著相性的本源衍變，李洛身懷雙相，別人只需要進行一次的衍變，而他這裡卻是需要兩次，在這種同時的衍變中，的確會有些難以掌控。」

楚子導師笑道：「不過這也說明一旦完成衍變的話，他實力的提升也會比其他的單相更強許多。」

沈金霄淡淡一笑，道：「但如今特訓快要結束了，門票賽也將要開始，他的時間可不多了，如果他那個時候還只是生紋段第五紋的話，我建議一星院的代表就由秦逐鹿來吧。」

曹聖導師笑道：「誰代表都無所謂，只要能夠維持住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顏面就好，而且秦逐鹿一直視李洛為最強對手，以他的性格，恐怕是很想要等到李洛踏入化相段後，與他真正的一決高下。」

沈金霄搖搖頭，嘆道：「不管雙相有多獨特，如果李洛無法達到化相段的話，由他擔任一星院的代表，我是無法認同的，在這上面我並無私心，純粹是為了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名聲著想。」

郗嬋導師冷冷的看來：「你一個人的認同，並不重要，到時候自會有投票決定。」

沈金霄哂笑，道：「郗嬋導師不必動怒，我只是表達我自身的想法，到時候究竟選誰，自然會由我們幾人投票決定，但我想，為了一星院的名聲，其他的導師或許也不會選擇一個第五紋來代表聖玄星學府一星院，即便他的戰鬥力遠勝一般的第五紋，畢竟總不能跟別的聖學府說，我們聖玄星學府一星院最強的，就只是一個第五紋吧？那多不好聽。」

郗嬋導師眼無波瀾，道：「第五紋又如何？難道你不知道，此前李洛在金龍道場中，僅僅第三紋的實力，卻擊敗了化相段第三變的強敵嗎？」

「此事倒是有所耳聞，不過那並非李洛一人的功勞，其中還有著秦逐鹿與呂清兒，另外那所謂的化相段第三變強敵，也只是一個依靠秘法強行提升的第三變而已，其真實戰鬥力，未必就比一名擁有八品相性的化相段第二變強多少。」沈金霄淡笑道。

「如今連白豆豆，王鶴鳩，都澤北軒他們都已進入第五紋，如果李洛再停滯下去，說不得排名還得落後。」

郗嬋導師眼神冷淡的掃了沈金霄一眼，搖搖頭不再與其爭辯，畢竟說這些都沒有用，一切，還是得等李洛的突破，雖說雙相會在這種突破中帶來一些阻礙，但她相信李洛能夠將其克服。

而且，就算到時候真未能及時突破，以李洛特殊的戰鬥力，也未必不能與秦逐鹿爭一爭。

在郗嬋導師與沈金霄在這邊爭鋒的時候，身為話題主角的李洛，卻是摒棄雜念，沒有受到任何幹擾，依舊是在全力的衝擊更高層次的平臺。

其實對於他自身此次突破變得艱難的原因他心中比所有人都更清楚。

別人以為他是雙相衍變困難，但實則並不是...因為真要仔細說起來，他體內其實存在著四種相性...

水相與光明相。

木相與土相。

各為一主一輔。

別人只需要觀想一種相性然後衍變其真實，可他這裡，卻是需要衍變四種...這能不慢不難嗎？

想到這一點，李洛心中就有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只能暫時將這種煩悶壓制下去，因為現在的他遇見了更現實的問題...

他發現以他們的實力，開始有些難以推進了。

第三百八十四章合作

李洛小隊在「聖木界洞」中的攀登，停滯到了第三十六層。

這一層，徹底的阻攔下了李洛三人的腳步。

「太難了，這怎麼可能打得過？！」辛符的哀嘆聲，在三十六層的平臺上響起。

李洛揉了揉眉心，他望著前方的目光也是帶著點無奈，因為在那裡，有數十具青靈傀整齊的矗立，沉默間帶來了極大的壓力，在最前方，有四具身披青色木甲的高級青靈傀，那所散發的能量波動，皆是處於化相段第二變。

在四具第二變的青靈傀後面，還有三個化相段第一變。

更後面，則是多達數十具實力在生紋段第三紋到第五紋之間的青靈傀。

嚴格來說，這簡直已經算是一支悍不畏死的小型衛隊了。

這個陣容，比起第三十五層更為的艱難，而李洛他們之前為了打通第三十五層，可謂是傾盡全力，最後方才險險通過，所以他們知道，以他們小隊的力量，很難突破這第三十六層。

這已經是小隊實力的極限所在了。

經過這段時間的修行，李洛雖說還未能突破到化相段，但自身的相力依舊是增強了不少，所以以他的實力，要同時對付兩具化相段第二變的高級青靈傀並不算難，可如果是四具的話...那可就有點麻煩了。

而且最關鍵的是，即便他真的攔住了四具最強的第二變青靈傀，但辛符，白萌萌兩人，也不太可能牽扯得住其他的那些青靈傀啊。

一旦辛符，白萌萌那裡潰敗，接下來李洛也將會陷入到青靈傀的人海中，結果不言而喻。

李洛有些苦惱，而後他抬起頭望著更高層的一些平臺，那裡傳出了一些激烈的能量波動，顯然是在爆發著戰鬥，不過那些並不是他們一星院的紫輝小隊，而是二星院的紫輝小隊。

顯然，二星院的紫輝小隊這段時間也是在聖木界洞內特訓修行，只不過此前雙方距離頗遠，所以未曾察覺而已。

「以我們的實力，這三十六層難度太高，大概率是過不去的，如果實在不行的話，我們就繼續回頭刷三十五層吧。」辛符想了想，最終說道。

「第二次刷的平臺，青靈能量減弱了太多。」李洛嘆了一口氣。

如今的他還需要大量的青靈能量來助他突破，如果選擇重複刷下面的平臺，真不知道最後這不到十天的時間，能夠達到目標嗎？

辛符撓了撓頭，他也知道李洛最近一直都在苦惱未能突破到化相段這件事，畢竟秦逐鹿那邊已經率先突破，而王鶴鳩，白豆豆等人也是踏入到了第五紋，並且在飛速的追趕而來。

可憑他們的實力，的確沒辦法打通這第三十六層啊。

而在兩人無言間，一旁的白萌萌突然小聲道：「單憑我們小隊的實力或許無法打通第三十六層，但是我們可以找其他的小隊合作啊，雖然這樣一來最後會被瓜分一部分青靈能量，但如果我們效率足夠高的話，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彌補的。」

李洛一愣，旋即忍不住的一拍掌，這一點雖然簡單，但之前竟然沒想到，這也真怪不得他，畢竟如果是前面那些平臺的話，找幫手絕對是虧本的行為，但既然眼下單獨隊伍已經無法推進，若是能夠找一個強力隊伍合作的話，那效率自然會更好。

這是雙贏的局面。

「還是萌萌聰明。」李洛對著白萌萌豎起大拇指，讚揚道。

白萌萌輕笑道：「這其實只是弱者思維而已，隊長你太強了，所以總是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這才沒有往這方面去想。」

李洛感嘆一聲，多好的姑娘啊，竟然還能這麼別出心裁的安慰人。

「我去找秦逐鹿他們商量一下吧，他們已經抵達三十五層，說起來也快要跟上我們的進度了。」旋即李洛也沒有多耽誤，跟兩人說了一聲後，便是扭身對著右側遠處的一座平臺上面掠去。

而等李洛來到秦逐鹿他們這邊的平臺時，剛好是見到狂暴的相力餘波在散去，最後一具青靈傀被秦逐鹿重槍直接捅穿，摔成了滿地青煙。

不得不說，此時的秦逐鹿氣勢極盛，在其身體表面，相力流轉，隱隱的在其身後形成了一頭暗金色的巨虎虛影，一股驚人的兇煞之氣釋放出來，給人造成了極大的壓迫感。

顯然，隨著晉入到化相段，秦逐鹿那上八品的噬金妖虎相也是開始愈發的強勢。

李洛的到來，第一時間被呂清兒所察覺，她當即就淺笑著迎了上來，道：「是不是被第三十六層攔住了？」

李洛驚訝的看向她：「這也知道？」

呂清兒攤了攤手，道：「我們層數極為的接近，當然清楚你們的壓力，我們這裡打這第三十五層打了好幾次才通過，所以按照我的推測，我們應該也沒能力獨自打通第三十六層，所以即便你不過來找我們，我也打算去找你們商量一下合作的事情。」

李洛點點頭，將第三十六層的青靈傀陣容給說了一遍。

「四具化相段第二變的高級青靈傀。」呂清兒咂舌，這個陣容的確比第三十五層強許多，憑藉他們單一的隊伍，很難將其突破。

「我的意思是兩個隊伍合作，彼此幫對方通關，這樣雙方都能獲得不菲的收穫。」李洛笑道。

呂清兒頷首，嫣然笑道：「行啊，我沒意見。」

然後她看了一眼那邊開始閉目吸收青靈能量的秦逐鹿，道：「你放心，這個隊裡面，我說話才算數。」

李洛莞爾，旋即笑著點點頭。

呂清兒眸光流轉，遲疑了一下，有些擔心的道：「另外，你這裡沒事吧？可不要受到了學府內那些言論的影響。」

她所說的，自然就是李洛這大半個月下來未能突破到化相段的事情。

李洛笑了笑，安撫道：「放心，我都有數，一個化相段而已，還攔不住我。」

望著李洛的笑容，呂清兒也是放心了下來，握緊小拳頭。

「加油，李洛，你一定可以的！」

...

李洛小隊與秦逐鹿小隊選擇合作衝擊第三十六層平臺的這個舉動，也是引起了其他三支紫輝小隊的震動，此時他們也反應了過來，隨著後面的推進變得艱難，他們也應該改變一些此前的推進方式了。

白豆豆小隊在經過考慮後，先是去找了王鶴鳩小隊，畢竟從實力來說，如今的王鶴鳩小隊的確算是除了李洛，秦逐鹿他們之外最強的選擇了。

只不過，讓人意外的是，王鶴鳩小隊拒絕了白豆豆他們的合作邀請。

白豆豆也是心氣高傲的主，一聽見拒絕，直接掉頭就走。

「為什麼要拒絕白豆豆？」望著白豆豆離去的身影，都澤北軒有些不解的望著王鶴鳩。

王鶴鳩淡淡一笑，道：「因為白豆豆他們小隊不符合我的要求，即便跟他們合作了，也不可能追得上李洛，秦逐鹿。」

「那難不成你要去找伊粒沙他們？他們更加不可能啊。」都澤北軒皺眉道。

王鶴鳩笑道：「難道這裡除了他們，就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了嗎？」

都澤北軒沒好氣的道：「你不是說廢話嗎？這裡就我們一星院五個紫輝小隊...」

說到此處，他突然頓了頓，然後想到了什麼，難以置信的目光投向了更高處的平臺，然後對著王鶴鳩道：「你...難道你要去找二星院的那些紫輝小隊合作？！」

「你這麼搞，會讓一星院的人說我們吃裡扒外的！」

王鶴鳩冷笑一聲，道：「許些流言，算得了什麼？只要我們找一個二星院的紫輝小隊合作，說不定連突破到四十層都有可能，到時候我們將會創造一星院的歷史，難道你想要讓李洛他們吃了最大頭的青靈能量嗎？我可不願意成為他的陪襯！」

都澤北軒面色變幻，最終沉默了下來。

第四百零七章金羅剎

嗤！

金光物質疾射而出，虛空都被劃出了一道淡淡的痕跡，而且那金光物質吞吐不定，散發著一種難以形容的鋒銳感，而且如此近距離的突襲，足以讓人措不及防。

誰都沒想到，趙徽音看似被姜青娥的光明相力所侵蝕，實則是在醞釀著一記極其兇狠的突襲，面對著這種突然襲擊，換作任何實力相等的人在此處恐怕都會被驚出一身冷汗。

層層看臺上，更是在此時爆發出了驚呼聲。

而也就是在這瞬息間，如錐形般的金光物質已至姜青娥面前，她的瞳孔中倒映著金光，然後突然微微偏頭。

嗤！

金光物質竟是在她這微微偏頭間，直接從其耳畔掠過，狂暴的氣浪捲起青絲飛舞，而後射進了姜青娥後方的一片森林中，頓時一棵棵參天大樹震動，樹葉紛紛飄落。

諸多視線投去，只見得一道孔洞出現在了樹身上。

目光順著孔洞看去，可見無數排樹木的樹身上，都是被洞穿，甚至連森林後方的一座山壁上，都是出現在了一個深不見底的孔洞。

趙徽音這記攻擊的穿透力，是真正的足以穿山！

這若是落在身體上，恐怕就算是修成了煞體的地煞將階強者，也會受到重創。

但是，更讓得人震驚的是，趙徽音如此突襲，竟然還是被姜青娥在那千鈞一髮之際閃避開了！

「呼。」

看臺上的李洛也是悄悄的鬆了一口氣，剛才那趙徽音突襲發動的時候，連他都是為姜青娥捏了一把冷汗，畢竟此次的突襲實在讓人有些意料不到，誰都沒想到趙徽音如此的狡猾，看似是被光明相力所侵蝕，實則早就做好了藉此突襲的準備。

而且，那記金光，穿透力也太霸道了！

從樹幹的孔洞來看，金光物質力量沒有絲毫的外溢，完全集中於一點，在這種穿透下，恐怕就算是一般的防禦型金眼寶具都難以抵擋。

當看臺上響起許多鬆氣聲音的時候,趙徽音也是因為此次突襲的落空稍微的有點愕然,旋即她緊抿紅唇,笑道：「不愧是姜青娥呢。」

「偷襲對我並沒有任何的效果。」姜青娥神色平淡的道。

「光明相擁有著不遜色風，雷等相的速度，的確是很難偷襲。」趙徽音嘆了一聲,光明相的特性便是如光一般的迅捷，這是諸相之中速度最快的那一類,這一點她原本也知曉,所以才試圖藉助突襲來爆發「舌金錐」這一記殺招,這在以往，不少強敵都是敗在了她這一招上面。

但顯然,她還是低估了姜青娥的敏銳感知以及速度。

在那短短數個呼吸間，旁人看來「舌金錐」快得難以躲避，可在姜青娥的眼中,這記突襲恐怕並沒有多大的意義。

心中遺憾間,趙徽音身影陡然飄退。

她知道,姜青娥將要反擊了。

望著趙徽音閃退的身影,姜青娥纖細玉指結印，只見得有磅礴的光明相力凝聚而來,最後在其指尖凝聚成了一枚極其璀璨的光點，光點徐徐升起，懸浮在了她的頭頂之上。

而後光點開始延展,數息後，形成了一枚有著無數鏡面的光明鏡。

天地間的光明能量仿佛是受到了某種引動,開始化為無數光點呼嘯而來，宛如是飛鳥投巢一般盡數的湧入到那面光明鏡內。

下一瞬,光明鏡劇烈閃爍，仿佛一顆小太陽一般的出現於群山間。

「陽鏡炎。」姜青娥唇間有輕聲響起。

咻！

如太陽般的明鏡之上,只見得一道光束陡然暴射而出，那光束之奪目，讓得看臺上無數人都是虛眯了眼睛，眼中傳來了陣陣刺痛感。

而且他們還嗅到了空氣中燃燒的氣息。

那道光束之上，跳動著火焰。

只不過那火焰並非赤紅，而是一種神聖的光澤。

那是光明之焰。

「好快！」

貫穿長空的光焰光束，令得趙徽音瞳孔微微一縮,這光焰的照射，比她的「舌金錐」速度更快！

快到連她都無法躲避！

趙徽音紅唇微啟，金光於嘴中若隱若現，而後疾射而出。

「舌金錐！」

錐形的金光相力壓縮到極致,形成驚人的穿透力，而後化為一道金光與那照耀而來的光焰光柱碰撞在一起。

嗤！

兩者接觸，頓時兩股強大的相力開始對衝，但短短數息後，金錐便是以驚人的速度開始融化，上面凝聚的金相之力，竟然在那光焰的炙燒下開始化為虛無。

這光明之焰，竟然連相力都能燃燒！

這一幕落在在場諸多大佬的眼中，都是神色微凝，他們也不是沒見過光明相，光明相的確能夠凝聚光明焰，這是其標誌性的力量，但他們卻沒見過連對方相力都能夠燃燒的光明焰，畢竟要知道，那趙徽音的金相之力也並不普通，那可是上八品金相凝鍊而成的相力！

可即便如此，依舊未能抵擋住光明之焰的燃燒。

由此可見姜青娥那九品光明相究竟是何等的霸道。

趙徽音同樣是見到了被燃燒的金錐，俏臉終於是開始變得凝重起來，在這短暫的交手間，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姜青娥所帶來的壓迫感，她費盡心機的諸多攻勢，並沒有對後者造成多大的威脅。

咻！

燃燒著光焰的光柱徹底融化了金錐，然後直接對著趙徽音暴射而至。

趙徽音身影急退，同時指尖有金光爆發，只見得一滴金色的液體飄飛而起，那明明是液體，但卻散發著一種難以形容的鋒銳之氣。

不得不說，這趙徽音也不簡單，金相之力明明是至剛至強，但她卻是能夠將其凝鍊成液體之形，這顯然需要對金相之力有著極高的造詣才能夠做到。

「天金之液！」

趙徽音屈指一彈，金色液體猛然暴射而出，液體滾動間，瞬間化為了金色巨浪，巨浪內仿佛是有著無數道金光在穿梭，然後與那光焰相撞。

轟轟！

這一次，光焰終於是被阻擋下來。

但還不待趙徽音鬆一口氣，只見得姜青娥頭頂的光鏡開始劇烈的閃爍，下一瞬，十數道光焰光柱貫穿天際，以一種璀璨以及壓迫的姿態，狠狠的轟至。

趙徽音纖細玉手一合，只見得一滴滴金色液體不斷的自指尖升起，而後直接化為了一顆金色液體般的球狀，將其庇護於其中。

液體光球表面，一縷縷金光高速流動，周圍的地面上不斷的被切割出一道道光滑的裂痕。

轟！

光焰呼嘯而至，頓時燃起了白色的烈焰，將趙徽音所在之地盡數的覆蓋。

大火燃燒，但地面竟然並未出現被燃燒的焦黑痕跡，那是因為光明之焰並非尋常之火，其不傷各種物質，但若是落在肉身上，卻是宛如白磷一般，沾之即燃，難以清除，直至血肉，骨骼被焚滅。

特別是此火可藉助被燒者體內相力為燃料，不斷的增強，可謂棘手至極。

光焰熊熊燃燒，將趙徽音所處盡數籠罩，看臺上，無數道視線緊張的投射而來，勝負，應該已經開始出現了吧？

姜青娥金色眸子盯著那團火焰，眼眸微微虛眯。

嗡！

下方突然有著一道約莫百丈的金光猛的自光焰中暴射而出，金光蘊含著一種極其霸道的力量，一斬之下，竟是連那團光明之焰都是被生生的一分為二。

一道纖細身影自其中縱躍而出。

待得落地時，全場目光都是聚焦而來。

然後他們便是見到此時的趙徽音原本挽起的長髮披散垂落下來，有金色的光紋於她那閃爍著琉璃之色的肌膚上緩緩的蔓延，而最讓人驚訝的是，此時她的手中，握著一柄金色的偃月刀。

長刀斜指地面，她身軀上升騰著極其驚人的相力。

而且趙徽音那原本有些嬌媚的雙眸，卻是在此時變得極其的冷厲起來，隱隱間，還有著一種冰冷的煞氣流淌出來。

與之前相比，此時的趙徽音，仿佛變了一個人一般。

同時，也變得更加的危險了。

藍淵聖學府的看臺上，陸蒼等人見到這一幕，頓時輕輕的鬆了一口氣。

「終於顯露出來了啊...」

「趙學姐的真正底牌，曾在藍淵海造成了一場殺災的...」

「金羅剎。」

第三百八十五章王鶴鳩的選擇

當李洛小隊與秦逐鹿小隊以合作的形式開始衝擊第三十六層平臺時，整個局面終於開始出現了扭轉。

李洛與秦逐鹿二人直接是硬抗住了四具化相段第二變的高級青靈傀，而辛符，白萌萌，呂清兒，殷月四人則是憑藉著聯合的戰術，將其他的所有青靈傀暫時的分割困住。

而李洛，秦逐鹿那邊的戰鬥只是持續了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兩人便是以一種摧枯拉朽般的姿態，硬生生的將四具化相段第二變的高級青靈傀盡數的擊潰。

解決了這四具高級青靈傀，其他的問題也就變得簡單了起來，李洛與秦逐鹿繼續聯手，將那些分割開來的青靈傀一波一波的摧毀，於是，這原本讓得李洛三人難以寸進的第三十六層平臺，便是這樣被盡數的打通。

當那一股龐大的青靈能量從天而降，湧入體內的時候，在場的眾人皆是忍不住的歡欣雀躍起來。

他們這一次的合作，算是改變了接下來的特訓方式。

短短一天的時間中，李洛，秦逐鹿小隊互相幫忙，將對方的三十六層首通盡數的攻克，而且這還未曾停止，他們開始繼續朝著三十七層衝擊。

如此速度，自然是引得其他小隊紛紛效仿。

白豆豆小隊與伊粒沙小隊開始合作，同樣取得了進展。

而讓人意外的是王鶴鳩小隊則依舊是在慢吞吞的獨自攀爬，所以很快他們就被其他四支小隊都給拋在了身後，這倒是讓人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在想著什麼...

不過，眾人的疑惑，第二天就被解開了。

因為王鶴鳩小隊一日穿四關！

原本李洛，秦逐鹿兩支小隊已經開始在衝擊三十八層，王鶴鳩小隊只是位於第三十四層，可是短短一日內，王鶴鳩小隊如同吃藥一般，直接連穿四層，追平了李洛，秦逐鹿這支聯合小隊。

而這種效率，也直接是引得所有人震驚側目。

王鶴鳩他們，怎麼突然變得這麼猛了？這根本不可能啊！

於是懷著這般震撼的心情，他們的目光投向了王鶴鳩等人所在的平臺，然後就在那裡見到了一支並不屬於一星院的隊伍...那是，二星院以葉秋鼎為首的一支紫輝小隊！

王鶴鳩他們，竟然選擇了那些同樣深處聖木界洞中的二星院紫輝小隊來合作！

「他媽的，這狗東西難道不算違規嗎？！」虞浪第一時間破口大罵。

其他人也是面色有些不好看，畢竟在這聖木界洞內，青靈能量的分配是按照各院而來，比如整個一星院每天就分配到十個點的青靈能量，他們五支紫輝小隊彼此競爭也就罷了，好歹算是都在一星院的餐盤裡，可現在這王鶴鳩他們突然將二星院的葉秋鼎他們給找來，那豈不是就變成了六支小隊來瓜分這十個點的青靈能量了嗎？

這簡直就是把屬於一星院的東西拱手相讓！

李洛眉頭也是緊皺，王鶴鳩他們這個舉動，顯然是有點破壞規則。

他能夠猜到王鶴鳩的心思，無非就是藉助更強的二星院紫輝小隊，然後打通更多的平臺，以此來掠奪更多的青靈能量，至於那些被葉秋鼎小隊分走的青靈能量根本就不在王鶴鳩的考慮範圍，或許在他看來，與其便宜他們，還不如便宜葉秋鼎小隊。

畢竟同為一星院的紫輝小隊，他們之間還算是有著一些競爭關係，更何況，此前還有一些私人恩怨。

而有了葉秋鼎小隊的加入，王鶴鳩他們的實力可謂是成倍的膨脹，這樣一來，他們將會掠奪最多的青靈能量，這樣下去...說不定會影響到李洛計劃中的突破。

「他們這樣做太過分了。」呂清兒臉若冰霜，有些生氣的道。

「既然他們這麼不仁義，要不隊長你去找姜學姐來當外援吧。」辛符摸了摸下巴，給出了建議。

白萌萌提醒道：「三星院並沒有進入聖木界洞特訓，所以我們是沒辦法找姜學姐當外援的。」

「那現在怎麼辦？」辛符無奈的道。

李洛沉默了數息，道：「其實嚴格意義來說，他們雖然做的過分，但不算是違規，至於他們這事究竟如何判定，我們說了都不算，暫且等等吧，此時五位紫輝導師們應該在討論了，看最後的結果再做打算吧。」

其他人聞言，也是點頭，眼下也的確只能如此了。

而李洛想的也的確沒錯，當王鶴鳩與葉秋鼎小隊一穿四的情況出現後，一星院的紫輝導師也是陷入到了一場爭執之中。

「沈金霄，你教出來的學員就是如此的不擇手段嗎？為了獲得更多的青靈能量，連這種損人利己的事情都能做出來？或者還是說，他們此舉，是你暗中示意？」郗嬋導師率先發難，言辭犀利，直指沈金霄。

沈金霄面無波瀾，淡淡的道：「郗嬋導師，他們所做，可是違規了？」

「沈金霄，不必用這些言辭來敷衍，規則只是道德的最底限，他們身為一星院的學員，自然應該維護一星院的利益，如今這種將一星院利益讓於外人的行為，也足以說明其心性。」郗嬋導師冷聲道。

「看來在郗嬋導師眼中，二星院的學員就不是我聖玄星學府的人了？」沈金霄反駁道。

「強詞奪理。」郗嬋導師柳眉微豎。

兩人爭吵不斷，其他的紫輝導師也是皺緊眉頭，因為他們都明白，這件事情根本就扯不清楚，王鶴鳩他們做的的確過分，但聖木界洞的規則並未禁止這種行為，所以他們可以說王鶴鳩等人為了掠奪青靈能量不擇手段，但卻不能以違規將他們驅逐出去。

所以，最終在經過好一會的爭吵後，曹聖導師沉聲道：「此事先上報學府金殿，交由素心副院長評定吧。」

其他紫輝導師點點頭，郗嬋導師也是冷哼一聲，不再言語，這個結果她從一開始就知道，但心中那口不滿之氣總歸是要衝著沈金霄發出來。

只不過此事搞出來，固然其他紫輝導師沒辦法說什麼，但看得出來，他們對於沈金霄也都是有些不滿，這種事情，搞得太過難堪，傳出去難免讓其他院級的導師笑話他們一星院內鬥太盛。

李洛，秦逐鹿他們等待了半天，卻沒有等來任何的導師的聲音，然後他們就明白了結果。

沒有聲音，就相當於是默認了。

王鶴鳩他們抓住規則的破綻，讓得幾位紫輝導師也不能剝奪他們在聖木界洞中修行的權利，當然不用想也知道，這其中必然有沈金霄的大力支持。

「這狗東西。」

李洛心中罵了一聲，然後目光轉向秦逐鹿他們，道：「有沒有勇氣跟二星院的紫輝小隊競爭一下？」

秦逐鹿聞言，則是咧嘴笑了起來，那眼中的亢奮與激動幾乎是化為實質般的湧了出來。

「求之不得！」

第四百零八章我就是極煞

當趙徽音手持金色偃月刀縱躍而出時，全場的目光都是匯聚在了她的身上，而後便是引發了許多驚疑的譁然聲。

「怎麼回事？她的相力似乎是變得更加的凌厲了！」

「而且眼神也不太對啊...」

「這是她的底牌殺招吧，看來被姜姐壓得不得不暴露了。」

「不管她有什麼底牌，但我對姜姐的信心毫不動搖！」

「那是當然，姜姐進入學府後，至今可未曾失敗過一次！」

「......」

聖玄星學府的學員們在竊竊私語，不過雖說都被趙徽音這般變化驚了一下，但出於對姜青娥過往那戰無不勝的戰績的信任，他們依然對姜青娥充滿著信心。

「隊長，她怎麼感覺換了一個人一樣，有點像是我平常研究靈水奇光時的狀態轉變。」白萌萌也是在看著趙徽音的身影，若有所思的道。

「的確挺像。」

李洛點點頭，沉吟道：「我猜測應該是她所修煉的某種秘術所導致，此時她的眼神中情感淡化，應該是以秘術封印了情緒，然後令得自身進入到某種極致的狀態，如此一來，自身的實力也會得到一種增幅。」

「姜學姐能應對嗎？」白萌萌擔憂的問道。

此時的趙徽音氣勢過於的懾人，容不得白萌萌不擔心。

李洛目光轉向姜青娥的身影，後者也是在注視著氣勢變化極大的趙徽音，那張絕美的容顏上並沒有任何的懼色，反而是帶著一點細微的驚訝以及躍躍欲試。

這種狀態下的趙徽音，終於是引起了她的一點興趣。

「姜青娥的實力，連我都不知道藏了多少，同等級的人想要打敗她...恐怕這東域神州內都找不出幾個來。」李洛笑了笑，雖說有時候會因為局面的變化而不由自主的出現一點擔心，但若說姜青娥會被打敗，他卻覺得有點不太可能。

無他，只是因為他非常清楚這個從小一起長到大的女孩，究竟擁有著多恐怖的潛力。

即便如今的李洛身懷雙相，並且已經在傾盡全力的去追趕，但有時候依然還是會感覺到一點無力。

這個女孩，太過變態。

有時候真懷疑老爹老娘是不是故意找這麼一個出色的人回來打擊他的。

而在看臺上譁然聲不斷時，姜青娥則是並未受到幹擾，她的眸光只是盯著眼前的趙徽音，纖細玉指輕輕一彎。

頭頂上璀璨的光鏡頓時再度暴射出一道火焰光柱，射向了趙徽音。

火焰光柱呼嘯而至，趙徽音足尖輕點地面，嬌軀陡然射出,同時手握金色偃月刀,臉色冷漠的一刀斬下,頓時一道數十丈龐大的金色彎月刀光暴射而出，劃破長空，與那火焰光柱相撞。

轟！

狂暴的相力互相衝擊,而後仿佛是化為了一團璀璨的煙花，相力衝擊波橫掃開來。

這一次,趙徽音擋住了光焰照射。

然後趙徽音身影半點不停,直接出現在了姜青娥前方,偃月刀刀鋒裹挾著極其凌厲的金相之力，霎那間化為連綿刀光,鋪天蓋地的對著姜青娥周身要害劈斬而下。

刀光斬下，姜青娥玉手一握，一柄重劍於掌心閃現而出。

而後刀光席捲,光明大放。

直接正面迎上。

鐺！鐺！

短短霎那間,雙方刀鋒以一種極其兇悍的姿態硬碰了數十回合,雙方身影紋絲不動,但那洩溢的刀光卻是引得這片區域的天地能量都是在劇烈的沸騰，周圍的地面上更是被那凌厲霸道的刀光撕裂得千瘡百孔。

那趙徽音原本正面是不敵姜青娥,但此次憑藉著特殊的狀態，竟是有些不落下風的意思了。

而後兩道倩影疾馳而動，一道道殘影閃現而出,兩股強橫至極的能量不斷的彼此硬憾。

所過之處，一切阻攔之物都被摧毀。

看臺上,無數學員看得目不轉睛，大氣都不敢出一聲,眼前兩女的大戰，算得上是此次門票賽最為激烈的一場,畢竟此前兩場雖然等級更高，但長公主與中南的戰鬥完全就是一邊進攻一邊防守，激情不足，而宮神鈞那一場則是實力碾壓對面，也沒多大的看點。

而這一場原本趙徽音是被盡數壓制的，但沒想到她還有一道特殊的底牌，憑這把底牌,現在的她終於是能夠與姜青娥鬥得不分上下了。

「這趙徽音現在的實力，已經很接近於地煞將階第三階段的極煞境了。」最高看臺上，各方大佬也是在點評著。

「藍淵聖學府也很有底蘊啊，如此優秀的年輕人,未來前途不可限量。」

「不過姜青娥的應對也是遊刃有餘，不論那趙徽音爆發出何等猛烈的攻勢，依舊被她盡數的接下，這種舉重若輕之感，讓人摸不透。」

「她給人的感覺，更像是在享受趙徽音給她帶來的一點戰鬥快感與興趣。」

「姜青娥...恐怕有所隱藏。」

「不過這種局面應該持續不了多久了，比試的時間快到了，姜青娥應該不會允許趙徽音拖成平局。」

當看臺上的各方大佬交流時，場中的戰鬥變得愈發的激烈，兩道強悍的相力狼煙升騰，攪動風雲，整片山巖地帶直接是在此時被盡數的絞碎，滿地的碎石。

鐺！

又是一次極為強硬的衝撞。

姜青娥重劍劈斬而下，大地瞬間被撕裂，趙徽音手中金色偃月刀劇烈的一顫，纖細的身影飄飛而退，冷漠的眼眸中有金光漣漪泛動。

「時間快到了，這就是你的極限嗎？」姜青娥那素來平靜的絕美俏臉上，罕見的浮現出一抹細微的笑意，先前的戰鬥，倒算是這段時間內少有的酣暢了。

若是剛開始的狀態，此時趙徽音定然會嬌笑著說一些戲謔的話，然而現在，她卻是冷漠不語，但玉手卻是緩緩的緊握了刀柄。

她伸出一根纖細的手指，指尖有鮮血滴落下來，落在了金色的刀刃上。

在那刀刃上，有一道深金色的豎痕，仿佛金色眼目一般。

顯然，趙徽音手中的金色偃月刀，也是一柄等級相當高的金眼寶具，難怪散發而出的刀氣是那般的凌厲，霸道。

鮮血落入到了金色豎痕中，金色偃月刀頓時劇烈的震動起來，有淡淡的血紋於其中蔓延出來，漸漸的瀰漫到了刀刃各處。

天地間的能量在此時開始沸騰，下一瞬，仿佛是受到了某種引動，開始滾滾的對著趙徽音手中的偃月刀匯聚而來，片刻後，刀光大盛，竟是在趙徽音的身後虛空，折射成了一柄約莫百丈巨大的金色刀影。

金色刀影凌空，巍然不動間，卻是有滔天的刀氣肆虐，甚至連那天際白雲，都是在此時出現了被撕裂的跡象。

刀氣衝雲霄。

看臺上，一些實力達到了地煞將階的四星院老生，都是開始色變，他們之中有極少數的人實力達到了第三階段的極煞境，說起來他們在學府內也是處於最頂尖的層次，除了七星柱外，便是以他們為首。

但即便是他們，這一刻都是感覺到了一種巨大的危機。

這個趙徽音，明明只是煞體境，但卻能讓他們這些極煞境都生出驚懼之意，當真可怕！

在那無數道震動的目光注視下，趙徽音檀口微張，一團金色的氣息緩緩的吐出。

她眼眸中的金光幾乎是在此時強盛到了極致。

而後，她雙手握刀，猛然的斬下，同時有冷漠的聲音隨之響起。

「姜青娥，我這一刀，可斬極煞。」

嗡！

當趙徽音這一刀斬下時，其身後虛空那一道百丈刀影，也是同時的揮了下來。

那一瞬，天地間有尖嘯聲在響起，只見得這方天地間充斥的能量，都是在此時滾動起來，仿佛是被那一道凌厲到極致的刀光生生的劈斬開來一般。

大地上，更是瞬間出現了一道巨大的刀痕，幾乎是將這片戰場貫穿。

巨大的刀光從天而降，直接斬向姜青娥所在。

而姜青娥則是抬頭注視著那道刀光，金色的眼眸中有著一抹欣賞之色浮現，趙徽音這一刀，的確是將其自身實力盡數的顯露無疑，這一刀，如她所說，就算是一般的極煞境，可能都會被她所斬殺。

越級殺敵，稱之天驕並不過分。

只不過...

也就是如此了。

姜青娥緩緩的緊握手中重劍，紅唇輕輕的掀起。

「可斬極煞...」

「我就是極煞...可你，斬不了。」

這一瞬間，有璀璨光明相力爆發，姜青娥手持重劍，猛然劈下。

咻！

一道足足百丈，燃燒著光焰的劍光暴射而出，這道劍光一出，天地似是都被一分為二！

全場的目光被吸引而來，繼而有一道道驚駭之色浮現出來，甚至連最高臺上的那些各方大佬，面色都是微微的變得凝重了一些。

因為他們都能夠感受到，姜青娥這一劍，並不簡單。

在那道劍光上，竟是流轉著青色異光，那是一縷縷玄之又玄的光彩，當其出現時，仿佛虛空都被割裂了。

那是...

煞罡！

原來，姜青娥，已入極煞！

第三百八十六章最後一場特訓

王鶴鳩邀請二星院的葉秋鼎小隊來作為外援，無疑是引起了一星院紫輝小隊的眾怒，畢竟此前大家雖然都在競爭，但好歹算是內部競爭，而現在你突然間把二星院的隊伍引了進來，這不就是引狼入室嗎？

每天的青靈能量就那麼多，葉秋鼎小隊吞了一部分，那損失的不就是其他的紫輝小隊麼？

可憤怒歸憤怒，但連幾位紫輝導師都沒有叫停王鶴鳩他們的行為，那麼顯然也就是默認了下來，畢竟這些規則的確沒有被明令禁止，但或許連各位導師都沒想到過，竟然會有人真的寧願被眾多一星院的學員口誅筆伐，也要一意孤行吧。

憤怒無濟於事，於是其他四支紫輝小隊也是開始拼盡全力的衝擊更高層的平臺，最起碼，能夠多打通一層，那麼被葉秋鼎小隊瓜分走的青靈能量就會少上一分。

而這其中，顯然又要以李洛，秦逐鹿兩支小隊效率最高。

作為一星院中最強的兩支小隊，在這強強聯手下，他們經過一天的努力，已經打通了第三十八層，開始衝刺第三十九層。

三十九層的難度較之三十八層要更高許多，李洛與秦逐鹿能夠清晰感覺到那大漲的壓力，但他們沒有半點退縮之意，反而是奮力向前，兩人肩負著超過七成的壓力，帶領著兩支隊伍在這第三十九層上展開了激戰。

他們必須爭分奪秒，因為他們已經見到王鶴鳩，葉秋鼎他們也已經衝擊到了第三十九層。

而距離特訓結束，也只有明天最後一天的時間了。

王鶴鳩他們的目標很明確，他們想要抓住這最後的時間，成為第一個衝擊到四十層平臺的一星院小隊，因為那一口青靈能量，顯然將會超出想像的肥。

王鶴鳩的野心很大，他想要藉此看看能不能衝刺一下化相段。

如果真的成了，那麼他就會是一星院中繼秦逐鹿之後，第二個突破到化相段的人，那時候，李洛也將會被他再次的踩在腳下。

「葉隊長，李洛他們已經在那邊的三十九層上面動手了。」在李洛他們衝擊三十九層平臺時，王鶴鳩他們同樣是來到了同一層臺，然後他目光對著右側遠處的平臺平移而去，那邊正是李洛他們所在的平臺。

葉秋鼎也是遠遠的瞥了一眼，神色平淡的道：「放心吧，李洛與秦逐鹿雖然有些本事，但想要通過第四十層沒那麼容易的，那一層當初就連祝煊的小隊，都是在進入二星院後才通過的。」

王鶴鳩微微一笑，道：「還是得謹慎一些，那李洛實在是有點妖，最近他在學府內可是風雲人物，特別是在經過暗窟那件事後...」

聽到王鶴鳩此話，葉秋鼎眼中頓時掠過一抹陰霾之意，暗窟的事情，成就了李洛，卻是讓得他葉秋鼎成為了一個笑話。

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李洛搶了他的位置所導致，畢竟如果沒有李洛，那姜青娥大概率會繼續選擇他來合作，那麼結局，自然也就不會是那樣了。

這種遷怒有些牽強，但其實也是葉秋鼎內心的嫉妒以及忌憚在作祟，因為隨著李洛漸漸的在聖玄星學府內嶄露頭角，所有人都明白過來，這位以往不顯山不露水的洛嵐府少府主，的確是有著他的過人之處。

以前所有人都為姜青娥感到惋惜，畢竟與她的璀璨相比，李洛這位洛嵐府少府主實在是過於的黯淡，兩人之間，簡直就是明珠暗投的典範，那些傾慕於姜青娥這顆明珠的年輕天驕憤怒的捶胸頓足，那李洛何德何能，不過就是仗著身份的便利以及父母對姜青娥的恩情，這才近水樓臺得了月，實在是讓人不甘。

而葉秋鼎，就是最不甘心的那種人。

他原本自詡任何一點都超過李洛，後者也就出身比他更好一些而已，他原本以為自己能夠與李洛競爭，可最終發現不過是一場笑話。

「準備動手吧，既然你請了我們來，那自然結果會讓你滿意。」葉秋鼎深吸一口氣，壓抑下心中翻湧的嫉妒，而後衝著王鶴鳩淡淡的道。

王鶴鳩笑著點點頭，他如何感覺不到葉秋鼎對李洛的那些怨氣，但這正是他所需要的，雙方有共同的目標，才能夠全力而為，其實他本來是想要找祝煊的，但祝煊如今也是在加緊衝擊更高平臺，實在沒有時間來他們這邊幫忙，所以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找了葉秋鼎，不過好在葉秋鼎實力雖然比祝煊差一些，可對李洛的怨氣，仿佛不比祝煊弱。

而後兩支小隊做好準備，一道道相力陡然爆發，直接是衝進了第三十九層平臺中，與其中那眾多青靈傀爆發了激戰。

一天激戰下來。

不出意料，李洛小隊，秦逐鹿小隊還有王鶴鳩這邊，都是先後突破了第三十九層。

這一日所剩下的青靈能量，直接是被瓜分得乾乾淨淨。

然而所有人都知道，三十九層只是前戲，真正的壓軸是在明天的第四十層。

李洛與王鶴鳩，哪邊先一步打通第四十層，那麼就將會獲得那最後一口雄厚的青靈能量。

白豆豆小隊與伊粒沙小隊直接是選擇放棄了繼續衝擊，因為他們已經沒有機會追趕上李洛，王鶴鳩他們，索性也就不必再做無用之功，反而開始作為現場觀眾，等待著明日的這場熱鬧。

而特訓最後一日，也是如約而至。

當李洛他們再度來到相力樹前時，卻是愕然的發現這裡聚集了許多一星院的學員。

「李洛，秦逐鹿加油，打死王鶴鳩這個叛徒！」

「王鶴鳩，吃裡扒外的東西，竟然找二星院的人當幫手！」

「一院奸！」

「......」

那些一星院學員爆發出來的呼喊聲，讓得李洛嘴角微抽，然後他目光掃了一眼後方的王鶴鳩等人，見到他與都澤北軒皆是滿臉鐵青。

見到李洛的目光，王鶴鳩快步走上來，冷笑道：「李洛，這是你搞的鬼吧？」

李洛搖搖頭，道：「這倒是跟我沒關係，不過不管是誰做的，我都要給他點個讚。」

王鶴鳩淡淡的道：「所謂名聲，我一點都不在意，只要今天我們率先突破第四十層，那就算是創造了歷史，而且說不定我今日還能夠趁勢突破到化相段，那個時候，被潑點汙水又能如何？」

李洛笑道：「那可不一定，萬一你們又挨罵又沒撈到好處呢？」

王鶴鳩冷笑一聲，拂袖而去。

李洛望著他的背影，摸了摸下巴，然後對著後面的虞浪招了招手，後者笑眯眯的湊了上來。

「是你搞的？這風格太熟悉了。」李洛笑道。

虞浪擺了擺手，謙虛道：「既然他敢做，我就幫他宣揚一下，雖說這小子可能不在意，但能噁心一下也是好的。」

李洛笑了笑，豎起大拇指，點讚。

在那一路歡呼簇擁中，李洛一行人也是再度進入到了聖木界洞。

沒有裁判，沒有吆喝。

兩邊的隊伍直接是邁上了第四十層平臺，迎接這最後一場特訓。

第三百八十七章四十層之爭

鏘！

第四十層平臺上，李洛手持雙刀而立，在其身側，站著握住重槍的秦逐鹿，後面一點便是兩隊的四名隊員。

此時他們的目光都是緊緊的望著前方，四十層平臺顯得尤為的寬敞，濃鬱的青色霧氣在劇烈的翻湧，而待得霧氣緩緩消退時，三具青色身影出現在了視野中。

三具青靈傀身上穿著青色的戰甲，身軀魁梧，腳邊有一柄青色的巨斧。

一股若有若無的壓迫感，隨之散發出來。

不過李洛望著這三具高級青靈傀，卻是悄悄的鬆了一口氣，因為這三具青靈傀雖然比之前遇見的任何一具都要顯得更強，但它們卻並未達到化相段第四變。

從它們身上散發出來的能量強度來看，應該算是第三變頂尖級別。

每一具光從能量強度來看，都要比在金龍道場遇見的林梭更強一分。

不過傀儡也有著傀儡的弊端，那就是能量足夠，但卻缺乏靈智，它們的戰鬥手段相對匱乏，這對於他們而言，算是最容易針對的點。

「竟然有三具這種級別的高級青靈傀。」

秦逐鹿手掌緊握重槍，他舔了舔嘴唇，然後對著李洛道：「我只能攔住一個。」

李洛有點詫異的看了他一眼，笑道：「小鹿有點飄啊，忘記在金龍道場被林梭追著打的慘樣了？」

秦逐鹿面色發黑，怒道：「在金龍道場的時候我才第三紋，現在我已經是化相段第一變了，如果再遇見那林梭，就算單打獨鬥，他也未必能在我手裡討到好處！」

「可惜，你恐怕很難遇見了。」

李洛笑了笑，然後道：「那你搞定一個吧。」

秦逐鹿嘴巴動了動，他剛才說的只是能夠攔住一個，可沒有說直接搞定一個...不過眼下也不可能在李洛面前認慫，於是只能硬著頭皮道：「沒問題。」

反正無所謂了，再慘也不可能比當日對付林梭時候更慘了，畢竟如今他的實力大漲，隨著他突破到化相段後，自身「噬金妖虎相」也是漸漸的有了蛻變之態，他的力量與防禦都是成倍的增長。

「那另外兩個呢？」秦逐鹿問道。

「我會對付一個，剩下的一個，交給辛符，清兒，萌萌他們四個人吧，他們聯手的話，應該是能夠拖住一些時間的。」李洛思慮了一下，做好了分配。

「你可以？」秦逐鹿看了看李洛。

這次特訓的結果很出人意料，所有人的實力都在大幅度的提升，可唯有原本處於領先階段的李洛還未能突破到化相段，所以秦逐鹿倒不是小覷李洛，而是在給他做好一些提醒。

畢竟這次的高級青靈傀，實力比之前遇見的林梭要強！

面對著秦逐鹿有些擔憂的提醒，李洛斜瞥了他一眼，道：「看來你是忘記了誰才是打敗林梭的主力。」

秦逐鹿也就沒有再多說什麼了，經過這麼多次的合作，他也知道李洛不是逞強以及魯莽的人，既然他這麼安排了，那就按照他所說的來做吧。

「安排是這麼安排的，不過現在有個難點，辛符他們即便聯手，大概率是只能拖延一些時間，而在這個時間內，如果我們兩人這邊沒有人能夠騰出手來的話，他們那邊可能就會面臨崩盤。」

「而且...就算他們拖延了更久的時間，可我們如果通關的速度比王鶴鳩，葉秋鼎他們慢的話，其實也沒有多大的意義。」

李洛沉默了兩秒，道：「所以這次能否通關，關鍵還在我們這裡。」

他神色肅然的盯著秦逐鹿：「一星院的榮耀，將由我們守護！」

秦逐鹿神色也是漸漸的熾熱起來，眼中戰意高昂，顯然心中滿是興奮與激動。

「戰了！」

秦逐鹿身軀上狂暴的相力陡然升騰起來，而後他一聲咆哮，腳掌一跺，身形如野獸般的衝了出去。

李洛望著戰意昂揚的秦逐鹿，也是面露欣慰的點點頭，這個傻大個還是比較好忽悠的。

他轉過頭，看向辛符，呂清兒他們，而不待他說話，辛符就神色嚴肅的道：「隊長，沒用的雞血就不用給我們打了，我們能多抗一分鐘是一分鐘，不過如果你搞不定了，那就招呼一聲，咱們一起跑。」

李洛惆悵的嘆了一口氣，這種聰明的隊友一點卵用都沒有，只會抬槓，還是秦逐鹿那個憨憨好，隨便鼓舞一下就會用力的向前衝。

「你們自己小心。」

惆悵中，李洛再次提醒了他們一聲，然後便是手握雙刀，身影陡然暴射而出，直指第二具高級青靈傀。

辛符四人也是毫不猶豫的轉移位置，繞向了最後一具。

而當李洛他們這邊開始行動的時候，王鶴鳩那邊，同樣已經做好了分配。

葉秋鼎實力最強，已經達到了化相段第二變，以他的諸多手段，即便此次的青靈傀實力相當於頂尖的化相段第三變，但他依舊是能夠對付，只不過同樣是需要一些時間。

而葉秋鼎的另外兩名隊友則是對付另外一具，王鶴鳩，都澤北軒小隊三人則是迎上了最後一具。

從陣容搭配以及實力上來說，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王鶴鳩，葉秋鼎這邊佔據著很大的優勢，特別是一旦當葉秋鼎解決掉一具青靈傀後，整個局面就算是被徹底的破解。

所以不論從哪方面來看，這第四十層的首次通關，李洛他們，勝算都很低。

高臺上，五位紫輝導師都是沉默的注視著下方兩座平臺上面的戰鬥。

郗嬋導師面沉如水，眸光冰冷，其他幾位紫輝導師未曾說話表態。

沈金霄則是面含歉意，他今日還帶來了珍藏的美酒，斟滿酒杯，屈指一彈，酒杯便是漂浮而起，輕輕的落在其他紫輝導師面前。

面對著沈金霄這般歉意作態，其他幾位紫輝導師也不好鬧得太難看，只能笑著接下。

唯有郗嬋導師眼神冷淡的伸手一抹，整個酒杯都被她直接按成了粉末，酒水更是被憑空蒸發，而後冷聲道：「惺惺作態。」

沈金霄唾面自乾，也不理會郗嬋導師的譏諷，自斟自飲，那偶爾掠過下方兩座平臺的目光中，則是有著一抹淡淡的笑意浮現出來。

第四百零九章無敵姜姐

兩道強悍到極致的刀光劍芒掠過天際，然後在下一刻轟然相撞。

無數視線匯聚而來，所有人都是屏氣凝神，因為他們都知道，勝負就在這一刻。

趙徽音先前那一刀已是驚天地，可誰都沒想到，姜青娥的反擊更為的凌厲與兇悍，她直接是將自身的一些真正實力顯露出來。

極煞境！

那蘊含著煞罡的一劍，連天地仿佛都被劈開。

趙徽音那一刀，說是能夠斬殺極煞，可那也只是一些實力普通的極煞而已，但顯然，姜青娥並不在這個行列之中。

轟！

而在無數學員心中驚嘆間，雙方攻勢已是碰撞，劇烈的轟鳴聲響徹而起，狂暴至極的相力衝擊波裹挾著凌厲無匹的刀光劍芒橫掃開來，所過之處，一切都被摧毀。

甚至連看臺的範圍都被波及，無數學員紛紛變色躲避。。

不過此時有著紫輝導師出手，迅速的布下了層層防禦，將那些席捲而來的相力衝擊以及刀光盡數的抵禦。

更多的目光，則是不受影響的死死盯著戰場的半空處。

那裡兩道凌厲強大的刀光劍芒在吞吐著驚人的力量，虛空都在這種侵蝕下變得扭曲起來。

但這種僵持僅僅只是短暫的，因為那流轉著青色煞罡的光明相力劍光明顯更為的強悍凌厲，數息後，來自趙徽音的那一道龐大刀光已是開始變得搖搖欲墜，其上隱隱有裂紋浮現。

姜青娥眸光微垂。

她知道，戰鬥到此結束了。

砰！

金色刀光發出了哀鳴之聲，而後轟然破碎。

咻！

蘊含著青色煞罡的劍光威勢則是並未減少，直接是斬破蒼穹，以一種凌厲無匹的姿態，狠狠的斬向了趙徽音。

趙徽音嬌小的身子在那龐大的劍光之下顯得那般的渺小與無助。

劍芒帶起的狂風將她的髮絲吹拂得亂舞，她眼眸中的冷漠與金光在迅速的消退。

她望著劈面斬來的劍光，貝齒咬著紅唇，竟是顯露了一些無助之色。

砰！

不過，就當劍罡即將斬下時，姜青娥突然玉手一握，只見得那兇悍到足以劈斬開一座山嶽的劍光，竟是直接突兀的破碎開來，狂暴的相力四溢，形成衝擊,將趙徽音嬌軀震得倒飛而出。

她驚呼一聲,但沒飛出幾步,便是感覺到手臂被抓住。

趙徽音抬頭一看，只見得姜青娥出現在了前方，伸出一隻手抓住她的手腕。

「你...」趙徽音眼神有些複雜,倒是沒想到姜青娥會出手救她。

姜青娥鬆手，任由趙徽音落下,淡淡的道：「你輸了。」

趙徽音有些幽怨的道：「你已經是極煞境就早點說啊,若是我知道你這般實力,何苦還來挨一頓打，真是浪費感情。」

姜青娥道：「你還不錯,比我們學府的都澤紅蓮好一點，起碼能給我帶來一點戰鬥的興趣。」

趙徽音無語，感情這純粹只是把她當做一個熱身切磋的對象而已,雙方的差距,實在是不小,對方剛才根本就沒出全力的在陪她玩耍。

她嘆了一聲,旋即眼神複雜的看著姜青娥，道：「如果你是我們藍淵聖學府的人多好呀。」

趙徽音湊近兩步,聲音嬌媚的道：「姜青娥，你可真是讓我心動，你要不要把李洛給踹了,然後謀奪了洛嵐府，如果你成了洛嵐府的府主,等我從藍淵聖學府畢業了，就來投奔你呢！」

姜青娥看了趙徽音一眼,道：「你這是還沒被打夠？」

趙徽音嘟著嘴道：「真是兇呀，我這次可沒開玩笑,李洛那小子，配不上你呢，癩蛤蟆吃天鵝肉，總是一件煞風景的事。」

「我跟你打賭，他一定贏不了我們藍淵聖學府的陸蒼。」

姜青娥淡淡的道：「小覷李洛的人，你不是第一個，坑裡埋的人,你應該能找到不少共情的。」

趙徽音聳聳肩，道：「不信就等著瞧咯。」

姜青娥則是沒興趣在這上面與她多費唇舌，而是轉身看向了高臺督戰的紫輝導師。

而此時那名督戰導師在辨認了場中局勢，明白趙徽音已無再戰之力後,便是點點頭，朗聲響徹全場：「三星院第一場，勝者，聖玄星學府，姜青娥！」

「哇哦！」

「姜姐威武！」

「姜姐無敵！」

層層看臺上，爆發出了驚天動地般的歡呼喝彩聲，無數學員眼露驚嘆，崇拜的望著姜青娥的身影，這一場戰鬥，委實精彩，而且姜青娥那無敵之姿，真的是讓人愛得欲罷不能。

此戰之後，姜青娥在學府內的聲望，怕是要不遜色於長公主與宮神鈞了。

看臺一處，宮神鈞，長公主等人也是在凝視著戰場內。

「姜學妹當真是厲害。」

宮神鈞目光注視著那道絕代風華的倩影，忍不住的感嘆道：「按照她這速度，恐怕年底的時候還真是有可能突破到天罡將階，那時候，也不知道哪個倒黴的七星柱會被她給盯上。」

長公主微微一笑，道：「青娥應該是有能力競爭東域神州最強三星院學員的稱號，如果她真的在聖杯戰上將其奪得，可算是我們聖玄星學府破天荒的頭一回了。」

宮神鈞沉吟了一下，道：「聽聞其他聖學府此次聖杯戰也是有備而來，九品相雖說罕見，但整個東域神州未必就只此一家，不過不管怎麼說，姜學妹應該都算是最有實力的競爭者之一。」

長公主頷首，鳳目盯著姜青娥的身影，眸子中流轉著滿滿的欣賞之色。

如此人物，只要再過得幾年，必然會是大夏中極為驚豔的人物，不，如果機緣得當的話，這個大夏，說不得都束縛不了她的腳步。

雖說相性的品階也不能完全代表未來的成就，但姜青娥可不只是擁有著品階的優勢，她的心性以及自身的努力，這些年所有人都看在眼中，當初洛嵐府岌岌可危，風雨飄搖，也是她一力將其扛起，與此同時她也並未耽擱自身的修煉，所以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姜青娥真的是讓長公主無比的欣賞。

「青鸞你最近與姜學妹走得可是極近。」宮神鈞突然微笑道。

長公主笑道：「我當然是想要和青娥成為朋友。」

旋即她眸光投過來，眼神頗有深意的道：「皇兄，你莫非還對青娥有著念想嗎？」

雖說宮神鈞對此一直頗為含蓄，並沒有任何越線的行為，但長公主還是知曉這位皇兄心中之意。

宮神鈞笑了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人之常情吧？」

「姜學妹如此優秀，我身為一個男性，對她有所傾心，也不奇怪。」

長公主淡笑道：「你應該也觀察李洛大半年了吧，他與姜青娥間的關係與感情可是超乎想像的深厚。」

宮神鈞微微沉默，手掌輕輕的拍打著面前的欄杆，眼中有異光流轉。

他也不得不承認，他低估了李洛與姜青娥之間的情感，在最開始的時候，他也以為雙方的那份婚約並沒有多大的意義，但隨著這大半年的關注下來，他發現姜青娥跟李洛間的情感與羈絆遠超意料。

姜青娥平常的時候看上去也比較容易接觸，冷靜從容，但所有人能夠感覺到接觸時的那種不遠不近的距離感，你可以和她交流，但想要更進一步，卻是一種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特別是異性。

至今為止，不乏各種優秀的學員以各種方式試圖對姜青娥展開追求，但那最終的結果是，原本還能夠算是泛泛之交，可之後卻是連最簡單的朋友都做不成。

這也是導致宮神鈞大半年都沒有什麼動靜的主要原因，只能在學府偶爾遇見時，做一些簡單的交談，難以促進關係。

而這一切，顯然都是因為李洛的到來。

姜青娥很注重他的感受。

「這位李洛學弟，真的是讓人很羨慕啊。」宮神鈞緩緩的說道。

長公主對此倒是極為的認同，道：「的確，他的洛嵐府倒是不值得羨慕，可有這麼一個未婚妻，當真是讓人羨慕到眼紅。」

她頓了頓，衝著宮神鈞笑道：「皇兄，青娥這邊，你怕是沒什麼指望了，還是趁早收心，另覓紅顏吧。」

宮神鈞笑了笑，沒有說話。

長公主鳳目中流轉著饒有深意之色，對一個男性如此的勸導，其實作用不大，反而會激起其好勝之心，而宮神鈞這般的優秀，又有如此的身份，這種好勝心其實會更強，所以你若是讓他適可而止，或許反而會有反作用。

但若是如此，長公主則是更樂意見到。

因為宮神鈞如果真的表現激進了一點，那麼以姜青娥的性格，大概率會直接與他割裂關係，那樣一來，對她而言，可是一個好事。

畢竟，她可不想看見姜青娥與攝政王一系有所接近。

當然，宮神鈞城府也是極深，她這般言語未必有用，但三言兩語，又不費力，長公主不介意隨手一刀。

長公主收回心神，注視著場中，門票賽到了這一步，聖玄星學府已經有了先機，不過接下來，聖玄星學府的優勢期則是要下滑，所以就得看後面的代表選手能不能穩住了，如果能夠穩下來，此次的門票賽，聖玄星學府應該就是穩了。

第四百一十章轉變

姜青娥與趙徽音的一戰，算是將此次門票賽的氣氛直接拉到了高潮，看臺上氣氛高漲，無數歡呼喝彩聲響徹不休。

「這門票賽前三場，是我們學府的強勢期，有此結果並不意外，但真正的難點不在這裡，反而是在接下來的幾場。」看臺上，李洛對接下來的局勢做著點評，周圍那些一星院學員皆是做傾聽狀。

「不算我們一星院的那一場，接下來還有三場，分別是都澤紅蓮，祝煊，葉秋鼎，這三人的戰鬥至關重要，只要他們能夠取得一勝一平的戰績，那麼此次的門票就非我們莫屬了。」

呂清兒也是坐了過來，與白萌萌坐在一起，作為一星院的兩個牌面，兩女一個清麗冰潔，一個清純可愛，如今兩張俏臉湊在一起，引得一星院不少男學員都是心癢難耐的打量著。

「那樣的話，豈不是就輪不到你出場了嗎。」呂清兒說道，如果接下來的三場聖玄星學府這邊真能取得一勝一平，那麼結果基本就算是確定了，而李洛這一場，也就變得無關緊要了。。

李洛擺了擺手，笑道：「輪不輪得到我不重要，只要門票到手就行，畢竟這也不算是重頭戲，真正的大戰，是在那聖杯戰上面。」

呂清兒頷首，嫣然笑道：「我倒是覺得如果是那樣挺可惜的，你的實力毋庸置疑，應該讓外人看看，聖玄星學府不僅三星院有無敵者，咱們一星院，也有不遜色於姜學姐的人物。」

周圍一星院的學員面色略顯古怪，雖然李洛的戰績的確也算是很不錯，但如果要跟姜青娥那般無敵之姿比起來，顯然還是要差一截的，呂清兒這話倒是有點抬高李洛了。

但李洛跟姜青娥的關係又極為的特殊，這導致他們連反駁的話都不知道從哪裡說起，於是只能幹笑著附和。

對於旁人敷衍的配合,呂清兒倒是並不在意,因為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並沒有過於的抬高李洛，而是打心底的這樣認為著。

姜青娥的確很優秀，但是李洛未必就比她差了。

特別是在經歷了金龍道場之後,呂清兒更是能夠看見李洛的能力。

李洛笑了笑，倒沒有在這上面繼續多說什麼,而是將目光投向了群山間的戰場,因為此時,都澤紅蓮也出場了。

作為三星院中僅次於姜青娥的人，都澤紅蓮其實也算得上是優秀了,只不過因為姜青娥實在是太過的耀眼璀璨，將她的光芒盡數的遮掩了。

說起來，都澤紅蓮與姜青娥同一院級,也算是有點倒黴了。

落入戰場中的都澤紅蓮,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目光,今日的她一身黑色勁裝,手持一柄赤鱗長劍，她的身材略顯高挑,凹凸有致的曲線相當的具備視覺衝擊力，再配上那冷豔的模樣，放在任何地方都能夠算做一朵金花。

藍淵聖學府那位三星院的閻泰也是入場,他手提一根赤紅長棍，面龐上帶著笑眯眯的神色。

雙方照面,倒也沒有多餘的寒暄，直接相力爆發。

比較有趣的是,不論是都澤紅蓮還是閻泰，兩人皆是火相,如今相力催動，頓時火紅的相力瀰漫全場，高溫散發，引得空氣都是漸漸的變得扭曲。

伴隨著鐘鼓聲響起，火光陡然於群山間沖天而起。

雙方的戰鬥，比想像的更為激烈。

因為都澤紅蓮與閻泰的實力算是這幾場戰鬥中最為接近的，雙方都是金煞體的境界,不論實力，還是相性品階都相差不多，所以眼下鬥起來，幾乎是底牌齊出,攻伐之間傾盡全力，毫不留情。

短短片刻時間，雙方就已出現了傷勢。

但不論是都澤紅蓮還是閻泰，他們都沒有半點的退縮之意，反而是爆發出頑強的鬥志，全力搏殺。

烈火燎原，瀰漫了戰場。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看臺上不少人面色都是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因為戰場中的兩人，身體上的傷勢都開始逐漸的累積變重，即便雙方都是達到了金煞體的層次，但那身軀上，依舊是被撕裂開了一道道血痕。

那種慘烈之狀，比之前任何一次戰鬥都要強。

戰鬥到這種程度，已經是意志的比拼了。

層層看臺上，聖玄星學府的學員已經在開始高聲為都澤紅蓮吶喊助威。

李洛同樣是為戰局的慘烈而有些動容，那都澤紅蓮此次的表現倒真是讓他有點意外，以前沒看出來，她的戰鬥意志竟然也是如此的頑強。

「看來姜學姐給了她很大的壓力。」一旁的呂清兒一針見血。

李洛若有所思的點點頭，都澤紅蓮也是一個很要強的人，先前姜青娥贏得那麼漂亮，可謂是滿場喝彩，而她這一場如果輸了，對於她而言是難以接受的。

她不想輸給姜青娥太多。

所以就算她無法為聖玄星學府贏一場，也不想帶來一場輸局。

「閻泰與她的實力極為的接近，想要分出勝負太難，這樣激鬥下去，只有一個結果，兩敗俱傷的平局。」李洛緩緩說道。

「這位都澤紅蓮學姐也很堅強呢。」白萌萌感嘆一聲，說道。

李洛點頭，雖說以往與都澤紅蓮有些不和睦，但眼下對方的表現值得每一個聖玄星學府的成員為她加油喝彩。

與此同時，在藍淵聖學府那邊。

趙徽音，中南等人也是在注視著戰場內慘烈的對決。

「那個都澤紅蓮，比想像的還要難對付一些。」

趙徽音有些遺憾的嘆道：「可惜了，原本以為閻泰能稍微勝一籌的。」

中南聲音沉穩的道：「都澤紅蓮名氣雖然沒有姜青娥那麼大，但那是因為姜青娥的光芒太耀眼，她本身的實力與底蘊還是不可小覷的。」

趙徽音點點頭，道：「不過眼下的局勢還並沒有脫離最開始的預料，我們還有機會。」

旋即她偏過頭，看向身後的陸蒼，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我們算是竭盡全力的把路鋪平了，最後結果如何，就得看你這裡了。」

陸蒼微微一笑，道：「趙學姐放心。」

「如果我那一場真是能夠拖成決戰，我不會讓你們失望的。」

時間不斷的流逝，戰場中的激戰愈發的慘烈。

到得後來，許多人都是不忍的閉上了眼睛。

但戰鬥終歸是結束了。

當都澤紅蓮的一劍捅穿了閻泰腹部，後者的赤棍狠狠的砸在其後背的那一霎那，雙方皆是口噴鮮血的倒飛了出去，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結果不出意料。

一場兩敗俱傷的平局。

有人入場，將雙方都是抬了出來。

層層看臺上，響起了雷鳴般的鼓掌聲。

這場平局，雙方都值得尊重。

接下來，比賽在繼續。

只不過，如果說之前的比賽，聖玄星學府的學員還覺得穩操勝券的話，可接下來的兩場，卻是讓得全場的氣氛瞬間降至冰點。

因為...

二星院的兩位代表，祝煊與葉秋鼎，都失敗了。

第三百八十八章激戰

狂暴的相力於第四十層平臺上爆發，能量衝擊波如同煙花般的綻放。

李洛身影如電般的射出，他的眼神緊緊的鎖定前方那具手持青色巨斧的高級青靈傀，其他戰圈的戰鬥聲已被他盡數的屏蔽，他現在唯一的任務，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將這具實力比林梭還要強上一些的高級青靈傀擊敗。

否則今日這場第四十層平臺之爭，他們就將會失去先機，那麼一切，也就沒了什麼意義。

李洛手持雙刀，雙刀之上水芒流轉，刀光凌冽。

隨著接近，他腳尖陡然一點，身影如飛燕般掠出，體內相力爆發，雙刀劃出道道刀光，直接以一種凌厲的姿態狠狠的劈斬向那具巨斧青靈傀。

然而面對著他這般攻擊，青靈傀手中巨斧豎起，仿佛是盾牌一般，將這些刀光盡數的接下，火花濺射間，它那魁梧的身影猶如磐石般，紋絲不動。

而後巨斧陡然揮下，狂暴至極的青光當頭便是對著李洛所在的位置劈斬而下。

李洛身影敏捷的閃避，一道約莫數丈的青光自身側飛射而出，掠過時那兇悍的能量波動，依舊是讓得他的皮膚發出了陣陣刺痛。

一招無果，高級青靈傀直接撲殺而至，道道斧光化為殘影，帶著一股令人窒息的壓迫感籠罩而來。

斧光之下，空氣直接被壓爆，刺耳的音爆聲連綿不斷的響起。

李洛眼神凜然，體內兩座相宮內的相力迅速運轉起來，而後如同兩股溪流般交匯於一起，迅速融合間，雄渾的能量波動疊疊增強。

雙刀陡然斬下，一道湛藍色的水流刀光猛然自刀尖飛射而出，那水流刀光顯露出極為驚人的穿透力，所過之處，直接是在虛空中留下了淡淡的水痕。

千流水刀術！

面對著這具比林梭更強的高級青靈傀，李洛毫不猶豫的以雙相之力，催動了千流水刀術這道自身的最強攻勢之一。

嗡！

水流刀光飛掠而過，與高級青靈傀那怒斬而下的斧光能量硬憾在一起，頓時刺耳的金鐵聲響起，狂暴的能量衝擊波橫掃開來。

李洛身影直接是被震飛，那具高級青靈傀也是被震退了兩步，但它自身的防禦力太過的驚人，而且自身沒有任何恐懼的情緒，穩住身影后，便是抓起巨斧對著李洛追殺而去。

李洛身影於半空中飄退，他體內氣血有些翻湧，先前的硬碰，也給他造成了不小的衝擊，這具青靈傀的實力，的確強悍。

此前在金龍道場對付林梭時，還有著秦逐鹿那個肉盾硬抗分擔壓力，而這一次，李洛卻完全只能憑藉自身的能力來與其抗衡，也好在這段時間他的相力同樣有所精進，雖說還未能突破到化相段，但比起進入聖木界洞前依舊是有著不小的提升，不然光是先前的硬碰，就能夠讓他出現一些內傷。

身影於半空而退，李洛望著疾追而來的青靈傀，雙刀反手插入腰間刀鞘，手掌抹過手腕上面的空間球，頓時一張散發著聖光的銀白色大弓閃現而出，而此弓一出現，就散發出來極強的能量波動，四周天地間的能量波動皆是在對著大弓匯聚而來。

正是光隼弓。

此弓一出，那原本追擊而來的青靈傀步伐微微停滯了一下，顯然是察覺到了一些威脅，不過旋即它身軀表面青光愈發的濃鬱，那所披的青色戰甲上面，青色的能量漩渦不斷的成形。

這是加強了戰甲防禦的表現。

雖說這些傀儡缺乏靈智，但卻能夠憑藉著對方給予的威脅程度，來調整自身的攻守。

唳！

李洛迅速的拉開了光隼弓，伴隨著其手指勾動弓弦，幾乎是瞬間便是有著十數道光矢陡然暴射而出，光矢發出了隼鳥尖鳴的聲音，以一種極其驚人的速度，狠狠的射中了青靈傀身軀各處要害。

然而每一次的射擊，都僅僅只是讓得青靈傀身軀一顫，戰甲之上不斷湧現的能量漩渦，將這些光矢不斷的化解。

即便偶爾有著光矢穿透了能量漩渦，也未能對其造成重損，而傀儡並無痛覺，所以它幾乎是頂著李洛的箭雨迅速的接近。

李洛眼神凝重的望著那迅速對著他追擊而來的青靈傀，同時眼角餘光掃過這片平臺的其他戰圈，秦逐鹿那邊幾乎是在被壓著打，不過如今他的實力的確是提升了太多，所以雖說局勢沒有優勢，但也算是將那一具青靈傀纏得完全脫不了身，至於辛符，呂清兒那邊，情況就更糟糕一些，他們雖然有著人數的優勢，但反而是被青靈傀逼得節節敗退，看這樣子，應該是堅持不了太久的時間。

李洛的目光又趁這瞬息間，掠過遠處那邊的平臺，他沒有細看太多的地方，只關注了葉秋鼎那裡。

只見得那處戰圈中，兩道人影激烈的交鋒，與他這邊且戰且退不同，葉秋鼎完全是正面抗衡住了那具高級青靈傀，雙方打得有來有往，可謂是精彩，不過這也正常，葉秋鼎如今是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再加上各種手段，戰鬥力並不會弱於這具處於化相段第三變中的頂級青靈傀。

而且，葉秋鼎明顯漸漸的在將僵持的局面轉化為上風。

時間不多了啊。

李洛心思轉動，下手卻是毫不停滯，藉助著光隼弓的增幅，一道道光矢不斷的破空而出，宛如一場異常凌厲的光雨，鋪天蓋地的射向青靈傀。

而青靈傀身軀上則是不斷的湧現出能量漩渦，抵禦著光矢。

這般消耗並非是沒有意義，因為伴隨著那一次次能量漩渦的湧現，李洛也敏銳的發現了青靈傀那層堅實防禦的一些弱點所在，其實也不能算是弱點，只是某些地方的能量漩渦湧現速度，明顯是有些凝滯。

「右腰腹的位置...」

李洛目光一閃，最終確認了青靈傀的防禦破綻所在，旋即他也明白，他的動手機會已經來了，而且時間也不允許他繼續拖延下去了，因為再拖的話，葉秋鼎恐怕就要取勝了。

呼。

李洛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眼神在此時陡然變得凌厲起來。

他的出手機會只有這一次。

轟！

而就在此時，地面突然一震，只見得那已經接近過來的青靈傀一聲低吼，手中的巨斧突然脫手而出，宛如是捲起了青色的龍捲風，直接對著李洛那正在飄退的身影暴斬而至。

李洛急忙一抬手，相力運轉，只見得水相之力呼嘯而出，宛如是化為了重重相力漩渦。

「水漩屏障。」

譁啦啦！

巨斧龍捲直接是摧枯拉朽般的將那些相力漩渦盡數的斬碎，而後對著李洛所在劈下，而他此時手中光隼弓翻轉，相力運轉間，與那斧光相撞。

砰！

巨力湧來，李洛直接是被震得倒飛而出，手臂上的衣袖都是在此時被狂暴的勁力直接撕碎成粉末，一道道血痕於手臂上撕裂開來，頓時鮮血就將整個手臂都染紅。

但李洛卻是毫不在意，反而藉助著身影被震飛的瞬間，直接拉弓。

體內雙相之力爆發！

七顆相力泡破碎！

嗡！

李洛體內，雄渾的相力節節攀升，手中的光隼弓弓弦上，相力飛速的凝聚，壓縮，數息後，一道光隼箭矢便是凝聚成形，光隼栩栩如生，展翅欲飛。

李洛神色肅然，手指松下。

光隼暴射而出，刺耳的隼鳴響徹整個平臺，那一瞬，即便是高臺上的數位紫輝導師，都是微微側目看來。

李洛這一箭的威力，遠遠的超出了他的相力等級。

不過，以他們封侯強者的眼力，一眼就看得出來...即便是李洛這超出自身實力的一箭，依然還不夠。

第四百一十一章決勝局

祝煊，葉秋鼎的失利，給聖玄星學府高漲的士氣潑了一頭的冷水。

原本充斥著喧譁的層層看臺上，如今鴉雀無聲，許多學員都是面色驚愕，這突如其來的連續失敗，實在是讓人難以接受。

畢竟按照之前的局面，聖玄星學府這邊已經取得了兩勝兩平的戰績，只要接下來二星院的兩場中能夠勝出一場，就算一星院的那一場不需要再出戰，那麼聖杯戰的門票依舊會穩穩的落到他們聖玄星學府的手中。

但是，誰都沒想到，二星院卻是會接連輸掉兩場比賽。

雖說縱觀聖玄星學府四個院級，二星院的優秀程度的確要弱一些，畢竟四星院那邊從規則來說是包攬了七星柱在內的，所以四星院算是底蘊最深，實力最厚的，而三星院則是因為出了姜青娥這麼一個妖孽，直接是將這一屆的三星院拔高到了一個上限。

一星院這邊過於的年輕，可也出了一個身懷雙相的李洛，算是較為特殊。

跟這三個院級比起來，二星院就要顯得暗淡一些，只能說是正常程度。。

但同樣的，藍淵聖學府那邊的二星院實力也並沒有強到哪裡去，所以在很多學員看來，二星院的兩場，就算祝煊和葉秋鼎贏下一場，不，就算他們兩人都打個平局，最終勝利也是屬於他們聖玄星學府的啊。

可現實卻給了他們當頭一棒。

如此一來，雙方都各自取了兩場勝利，兩場平局，兩場負局，比分瞬間就拉到了同一起跑線。

聖玄星學府辛苦營造的優勢，此時此刻蕩然無存。

譁！

看臺上的安靜持續了半晌後，終於還是爆發出了一些忿怒的聲音，而二星院的學員則都是面色羞慚，只能將那些指責的聲音盡數的承受下來,畢竟祝煊,葉秋鼎這兩場失敗真的讓人難以遮掩。

他們的失敗,也斷送了之前四星院，三星院那邊的努力。

混亂吵雜的聲音中，開始有許多的目光,投向了一星院那邊。

或者說，投向了坐在一星院看臺上的李洛身上。

隨著局面被拉平,那原本只有一場出戰機會的一星院,頓時從一開始的可有可無,變成了決勝局。

「沒想到門票賽的決定局，竟然落到了一星院那邊。」長公主縴手扶著欄杆,神色有點無奈，局面突然變成這個樣子，倒是讓她有些始料未及。

她也沒想到,二星院會如此的拉胯。

這裡的看臺上,都是學府內的風雲人物,七星柱個個在場,此時的他們也神色各異的望著一星院那邊，顯然這個結果同樣超出了他們的意料。

「這下子壓力全到那個李洛的身上去了,他承受得住嗎？」一名身軀魁梧的青年緩緩開口，其名為王朝，同樣是七星柱的一員。

「決戰局,贏了就有大名聲，輸了則是會被口誅筆伐,萬眾唾罵...真不知道這位李洛學弟會是哪種結果？」身為七星柱的鐘太丘也是笑眯眯的說道，眼神停留在遠處的李洛身上。

其他人皆是點頭,這是人之常態，畢竟這麼重要的比賽如果輸了,很多人的情緒都需要發洩，即便從整個局面來看，反而是祝煊，葉秋鼎最應該挨罵，但李洛同樣是逃不了的。

長公主淡淡一笑，道：「你們也不要太小瞧咱們這位小學弟了。」

「倒不是小瞧，只是如今這個局面,恐怕是藍淵聖學府從一開始就在推動的，現在局面終於到了他們所期待的地步，最後一局，還真是難以意料。」宮神鈞負手而立,面色有些鄭重的道。

長公主神色一動，道：「你是說藍淵聖學府將寶壓在了他們一星院那一場？這麼極限的嗎？」

宮神鈞頷首，道：「先前祝煊，葉秋鼎那兩場戰鬥，其實也怪不得他們，雖然雙方的實力嚴格來說相差不多，但對方那兩名代表明顯是懷著決然死心而來的，他們的殺招是在自身付出了極大代價的情況下爆發，所以別看他們勝利了，但定然是有後遺症的。」

「能夠讓兩名優秀的學員捨得付出這種代價...必然是藍淵聖學府給予了他們一些承諾與保障，不然常人是不會如此搏命的。」

「畢竟榮譽再重要，也不至於讓他們付出未來的前途吧。」

「所以從一開始，或許藍淵聖學府就盯上了二星院這兩場比試，如果之前的比試落入了劣勢，他們就可以藉此扳回，而若是局勢對他們有利，豈不是更遂他們之意？」

「而能夠讓藍淵聖學府給予如此重視，他們那邊一星院將要出場的代表，看來是有很大能耐的，李洛雖說身懷雙相，戰績也是驕人，但最後結果如何，還是得看看再說。」

聽著宮神鈞有條不紊的分析，即便是長公主都是輕輕點頭，而後柳眉微蹙的投向了一星院那邊，她望著李洛的身影，不知不覺間，李洛這原本有些無關緊要的一場，反而成為了全場的焦點所在。

也不知道李洛能不能扛下來，畢竟這或許是藍淵聖學府蓄謀已久的一局。

看臺最高層，素心副院長注視著吵雜混亂的場中，然後偏頭看向了那位藍淵聖學府的副院長，笑道：「丘副院長，你們藍淵聖學府可真是費盡心機啊。」

名為丘機子的副院長淡笑道：「素心副院長莫要諷刺了，我們藍淵聖學府底蘊本就不及你們聖玄星學府，想要以下克上，總得出點奇招。」

「就怕這奇招也不太管用吧。」素心副院長說道。

「那就要試試看了。」丘機子笑呵呵的道。

素心副院長也就不再多言，她也明白這種諷刺沒什麼意義，雙方都很想要取得聖杯戰的門票，所以自然是會手段盡出，只是原本勝券在握的局面突然被扭轉成這樣，難免會有點鬱氣。

這層看臺上其他的那些大佬也是稍微的有點詫異，而在搞清楚情況後，他們各異的目光也是忍不住的投向了一星院中那道年輕的身影。

「呵呵，看來洛嵐府今天是要大出風頭啊。」金雀府的司擎府主笑眯眯的說道。

祝青火面色有些陰沉，眼中閃爍著惱怒之意，因為祝煊的那一場失敗他也是看在眼中，這簡直就是在給極炎府丟臉！

一旁的都澤閻則是面無表情，淡淡的道：「風頭太盛，就怕李洛太年輕扛不住。」

魚紅溪端著茶杯淺飲一口，笑盈盈的道：「年輕人受點打擊也不是壞事，不過李洛性子堅韌，他的經歷也遠勝尋常少年，雖說這決勝戰壓力不小，但未必就扛不下來。」

聽到魚紅溪開口，其他幾位府主都是目光微閃，而後也就不再說話。

倒是在那一旁的小皇帝用力的握緊拳頭，目光緊緊的盯著李洛的身影，心中為其打氣加油。

而也就是在這全場關注下，一星院看臺上，萬眾矚目的李洛站了起來。

第三百八十九章長臉了

咻！

刺眼奪目的光隼箭矢劃破長空，直指高級青靈傀。

光隼箭速度太快，在場的除了那些觀戰的紫輝導師外，所有人都只能見到一抹流光掠過眼球，而那具青靈傀更是遲滯，還不待它做出應對，璀璨光芒便已是呼嘯而至。

然後直接是擊中了其腰腹位置。

在青靈傀腰腹處有能量漩渦湧現，試圖抵禦此次的攻擊。

但光隼箭之上所蘊含的力量也是達到了相當驚人的程度，那一層層能量漩渦在短短數息間被不斷的消融，而後能量漩渦消失，光隼箭擊中了青靈傀的身軀。

那一瞬，龐大的力量直接是將青靈傀震得倒飛出去，其腰腹處所在的戰甲，也是出現了一道道的裂紋，但卻始終未曾破碎開來。

那些裂紋處，綠色的能量光絲蔓延著，將它們牢牢的纏在一起，令得其始終不曾破碎。

李洛也是察覺到這般情況，當即眉頭微皺，這防禦力，也太具備韌性了，竟然連他這傾盡全力的一箭，都未能將其洞穿。

「還差一點。」

電光火石間，李洛已是果斷的收起了光隼弓，抽出雙刀，其身影急射而出，體內相力再度高速運轉起來，然後蔓延到了刀身之上。

刀刃處，波光粼粼。

李洛刀尖斜抬，而後陡然的斬出。

「千流水刀術！」

一道絢爛的水波刀光伴隨著刀刃的斬下飛射而出，其內水光流轉，仿佛是一抹飛瀑，然而就是這看似柔和的飛瀑，卻是蘊含著極端驚人的穿透力。

五位紫輝導師望著李洛這一記補刀，微微搖頭，這一刀雖然漂亮，但還是有點不夠，青靈傀的戰甲格外堅韌，李洛這兩板斧的爆發如果無法將其擊潰的話，戰甲會逐漸的修復，到時候李洛的速戰，就會被拖成纏鬥。

「可惜，就差一點了...」曹聖導師搖搖頭。

「咦...」

彌爾導師突然輕咦出聲，道：「這一次的「千流水刀術」，似乎流速變得更快了。」

幾位紫輝導師聞言這才注意到李洛這一次的「千流水刀術」，其內水相之力的流動，似乎的確變得更快了一些，而這道相術的特殊之點就是以流速帶動相力，形成極為霸道的切割，穿透。

所以流速的增強，也將會增強這道相術的威力。

可是，想要將「千流水刀術」提升到這一步，不僅對自身相力有著嚴苛的要求，而且還需要對這道相術有著格外高深的理解，而李洛，接觸這道相術也沒多長的時間吧？

在紫輝導師們疑惑時，李洛卻是神色平靜，「千流水刀術」的流速以及威力的提升，自然是因為他以光明相力融入其中作了一些細微修整，他的水光相，在此時再度展現出了作用。

這也是身懷雙相的優勢之一，任何相術在他的手中，只要能夠完美的做好一些微調，自然能夠將其威能提升，這一個月的特訓，李洛並非是白過，他在經過無數次的嘗試後，已是成功的將「千流水刀術」改進。

所以，現在這一刀，應該是夠了。

嗡！

水波刀光掠過虛空，下一瞬直接自高級青靈傀腰腹處掠過，鋒銳的能量綻放開來，而後又是迅速的湮滅。

李洛望著那手持巨斧，一步步對著他走來的青靈傀，眼神平靜。

數步後，當青靈傀來到面前時，它手中的巨斧脫落，然後整個身子自腰腹處，一分為二，緩緩倒塌。

這具青靈傀倒塌而下時，也是瞬間引起了幾乎在場所有人的注意。

秦逐鹿忍不住的眼露震驚之意，他這邊還在陷入苦戰，李洛那邊竟然就結束了戰鬥？這究竟誰才是化相段的啊？

這變態的戰鬥力，簡直把秦逐鹿給搞得有點不會了，原本他以為此次隨著他率先突破到化相段，他與李洛之前的差距應該足夠彌補了，但沒想到...還是天真了。

而辛符，呂清兒，白萌萌等人則是忍不住的面露驚喜之色，李洛率先擊潰青靈傀，這下子原本僵持的局面瞬間就要被盤活了。

另外一座平臺上，王鶴鳩最先發現這一幕，因為他一直都在暗中關注李洛那邊，所以當他在見到青靈傀被李洛擊敗時，步伐都是一個踉蹌，險些被面前的青靈傀一斧子劈中。

「王鶴鳩，你在幹什麼？！」都澤北軒怒斥道，他們雖然人數有著優勢，但實則也被這青靈傀逼得格外的兇險，結果王鶴鳩還在這裡划水。

王鶴鳩面色陰沉，道：「李洛打敗一具青靈傀了。」

都澤北軒劍光猛的一抖，眼中湧起一抹驚駭，也是忍不住眼角餘光對著遠處的方向瞟去，果然是見到李洛腳下倒塌下來的青靈傀。

「怎麼可能？！他不過跟我們一樣，只是第五紋的實力！」都澤北軒嘴角都在抽搐，他們這裡三人合力，都只能勉力支撐，可李洛卻是單對單的打敗了一具青靈傀？

這個效率，比葉秋鼎都高！

身懷雙相，就這麼妖孽嗎？！相力等級的規則在他的身上難道就完全失效了嗎？！

「葉隊長，請你快一點，李洛已經領先了！」王鶴鳩沉聲大喝道。

葉秋鼎此時正與青靈傀鬥得異常激烈，而且局勢在逐漸的偏移，再給他一點時間，勝利是穩穩的。

但王鶴鳩這突如其來的聲音，頓時在他的心中翻起驚濤駭浪，不過好在他還算是有些城府，沒有因此而進退失據，而是咬了咬牙，開始加快攻勢。

不過攻勢之間，還是難免有了一分急躁，顯然李洛那邊的戰績，依舊是給他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可對於他們這邊的變化，李洛卻是沒有心情關注，在解決掉這具青靈傀後，他略作停頓，而後身影便是如電般的掠出，這次他所選擇的目標，正是秦逐鹿那邊。

秦逐鹿雖說落入了下風，但他與李洛聯手的話，應該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取勝。

李洛的加入，讓得秦逐鹿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速戰速決，沒有時間拖延了。」李洛沉聲提醒，他的雙相融合之力並不能持續太久，一旦時間拖下去，他的狀態會持續的減弱。

秦逐鹿點頭，旋即直接是將自身相力催動到極致，低沉的虎嘯聲響起，而後正面衝上，悍不畏死的與那青靈傀碰撞起來。

接下來的戰鬥，便是時間的賽跑。

李洛與秦逐鹿的聯手，開始迅速的取得效果，當葉秋鼎那邊終於是將一具青靈傀擊潰時，李洛他們這邊第二具青靈傀，也已經開始潰敗。

數分鐘後，第二具青靈傀崩潰。

然後兩人片刻不肯停歇，直撲辛符，呂清兒那邊，而此時的這處戰圈，白萌萌與殷月已經受傷退場，只剩下辛符，呂清兒二人在咬牙苦苦堅持。

他們的堅持最終迎來了回報。

李洛，秦逐鹿這兩個生力軍的到來，讓得他們壓力徹底緩解，於是接下來的局勢，也就變得有驚無險了下來。

高臺上，五名紫輝導師都是帶著複雜情緒的望著下方兩座平臺上，戰鬥持續到這個程度，其實勝負已經開始有了結果...雖然王鶴鳩，葉秋鼎那邊現在發瘋一般的進攻，但一步慢，步步慢。

沈金霄自斟自飲的閒趣不知何時已經停了下來，他面無表情的看著下方，手掌握著酒杯。

曹聖等紫輝導師則是面色有點古怪，眼中帶著許些笑意，這個結果，同樣是有點出乎他們的意料。

這王鶴鳩拉了二星院的隊伍來作為外援，竟然最終還落後了...此事傳出去，一星院可就真是有點的長臉了。

李洛這個小子，還真是讓人捉摸不透。

與其他導師的克制相比，郗嬋導師則是輕輕一笑，薄紗輕顫，可以想像此時薄紗下面的臉頰已是布滿了笑意，她凝視著李洛他們那座平臺，待得那第三具青靈傀終於被擊潰時，她微微挺直的纖細上身，也是鬆緩了下來。

而後她目光看向沈金霄，道：「沈金霄導師，你為了幫我們一星院的招牌，可真是費盡了心思，我就先在這裡，代一星院的所有學員對你表示感謝了。」

沈金霄面無表情，沒有說話，只是那握在手中的酒杯，其內的酒水，不知不覺間已經被悄然的蒸發。

第四百一十二章主角待遇

「這就是真正的主角待遇嗎？原本一場無關緊要的比賽，也能最後變成萬眾矚目的大決戰。」

李洛站起身的時候，心中還在忍不住的感嘆，因為這個局面的確是他未曾想到的，他雖然也知道二星院的實力沒有其他院級那麼出眾，但祝煊好歹也算是二星院的扛鼎者，他想著，就算葉秋鼎輸了，那最起碼祝煊這裡能搞一個平局吧？

可最後這兩個倒黴孩子全給輸了。

他都已經做好了這次打個醬油的準備了。

結果搞來搞去，他這一場，卻成了關鍵賽。

而看臺上那些一星院的學員早就在此時沸騰了，聲嘶力竭的吶喊聲刺耳的響起來。

「洛哥勇敢飛！」

「洛哥鎮壓世間敵！」

「洛哥揚我聖玄星之威！」

「......」

所有的一星院學員都是亢奮無比，因為他們都感受到了此時那從全場投射而來的關注目光，誰能想到，他們作為新生的一星院，竟然會在如此重要的比賽上扮演這麼關鍵的角色。

雖說那只是李洛一個人，但整個一星院都與有榮焉。。

如果李洛最終取勝，那麼往後他們這一屆的一星院，必然是有史以來最有牌面的！

「現在叫得這麼歡，待會如果輸了，怕直接是變成千古罪人了。」聽著那些亢奮的歡呼聲，李洛無奈的撇撇嘴，他如何不知曉這決勝局贏了固然能夠獲得直逼姜青娥，長公主這些風雲人物的名聲，可若是輸了，同樣會引得輿論反噬。

其實對於這個局面，李洛並不算是特別想要看見，他寧願祝煊他們取勝一場，然後他這裡再稍微混混，只要讓得門票落在他們聖玄星學府手中就可以了，畢竟門票賽又不是聖杯戰，沒必要傾盡全力打得慘烈，那只是平白暴露自身實力與底牌罷了，他會參與門票賽，更多還是因為取勝後學府給予的獎勵罷了。

可現在的躺平局變成了生死局，藍淵聖學府那邊必然是要拼命的，而聖玄星學府也對門票志在必得，所以這一局，只能傾力一戰，不然如果門票都沒拿到，就別指望寶庫內的獎勵了,學府不直接給個耳刮子就算是好了。

「李洛,不要給我們一星院丟臉！」秦逐鹿振奮激昂的聲音從後面傳來。

李洛偏過頭,便是見到秦逐鹿，呂清兒，虞浪等人皆是圍了上來。

虞浪神色沉重的道：「沒想到這一局果然來了,此前我就有著莫名的感應，咱們一星院這一場不會簡單,沒想到如今真是應驗了,這是主角才會有的待遇,李洛，可能你是被我所連累。」

李洛瞥了他一眼,道：「好好的一個龍套，成天演什麼主角，你可要當心戲太上頭了。」

虞浪頓時不滿的道：「什麼龍套能夠以六品相成為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學員？同時還成為紫輝小隊中的主力幹將？」

李洛搖搖頭,感嘆道：「臉皮能夠代表實力的話,你虞浪何止紫輝學員,七星柱都應該有你一席之地。」

呂清兒,白萌萌等人頓時忍不住的失笑。

虞浪則是忿忿不平，嘟囔著什麼話語。

不過被虞浪這貨這麼一打岔,倒是讓得李洛心情也變得輕鬆了許多，他迎著呂清兒那帶著鼓勵以及擔憂的眸光，笑道：「放心吧,雖然決勝局壓力很大，但我這些年的抗壓能力可不是白練的。」

呂清兒微微頷首,雖然決賽局可以給李洛帶來巨大的聲望，但她也擔心這種比賽需要承受的壓力太大,導致李洛心態不穩定。

而且她雖然對李洛有信心，但也沒有盲目的就輕視藍淵聖學府的那位一星院代表,她也是聰慧的人，隱隱的感覺到了藍淵聖學府似乎對那位一星院代表寄以厚望，這說明對方絕非是尋常角色。

李洛這邊，還是需要調整好心態，以最完美的狀態的去迎敵。

在他們這裡交談間，突然李洛察覺到一星院看臺這邊有著騷動聲傳來，當即有所察覺的轉過頭,然後就見到邁下臺階一路吸睛無數走來的姜青娥。

「姜學姐！」

一星院這邊許多學員皆是激動的出聲。

經歷了此前與趙徽音的那場大戰後，姜青娥在學府內的聲望顯然再度上升了一個臺階。

面對著那些激動，尊崇目光，姜青娥微微頷首,便是直接對著李洛這邊走來。

而秦逐鹿，白萌萌等人見狀皆是衝著後者點頭示意，然後紛紛退開。

呂清兒眸光在姜青娥身上停頓了數秒，也是退開數步，後者來到此處顯然是與李洛有話要說。

姜青娥徑直來到李洛身旁，道：「恭喜你，終於等到了揚名立萬的好時機。」

對於她這帶著調侃語氣的話語，李洛翻了個白眼，道：「二星院那兩個笨蛋真是讓人失望。」

「這是藍淵聖學府蓄謀已久的手段，那祝煊與葉秋鼎的實力脫離不了他們的算計，所以有此結果不算太意外。」姜青娥望著群山間狼藉的戰場，說道。

「不過他們竟然會把寶壓在一星院這一場，藍淵聖學府還真是讓我有點意外。」李洛道。

「他們有此計劃，應該還是因為那個陸蒼或者陸藏。」

姜青娥轉頭看向李洛，道：「他們對這兩兄弟似乎很有信心。」

李洛笑了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放心吧，我不會小瞧對方的，而我也想要看看，那陸蒼究竟有什麼本事，能夠讓藍淵聖學府為他們量身定製這種需要其他院級學員傾力配合的計劃。」

姜青娥頷首，然後她伸手握住了李洛的手掌，無視於周圍看臺上因此陡然爆發的轟然聲，道：「不必有所保留，將你最強的實力展現出來吧，我知道你素來喜歡韜光養晦，同時掩藏著自身不使那些洛嵐府的敵人注意到你，但光示敵以弱可沒有什麼作用，有時候，顯露你自身的鋒芒，反而才讓人忌憚。」

李洛怔了怔，旋即握了握姜青娥的玉手，將其鬆開。

旁邊的呂清兒見到這一幕，輕輕的鼓了鼓嘴，姜學姐段位果然很高呢，這是直接來到一星院這邊宣示了李洛的主權嗎？如此行為，倒是一如她的戰鬥風格，強勢而霸道。

不過我可不會輕易折服的！

那份沒有愛情的婚約，不論是李洛還是對於姜學姐你都不公平。

我會幫你們都解脫的！

而當呂清兒這邊心緒萬千的時候，這群山間已是有著嘹亮的鐘鼓聲響起。

那是最後一場戰鬥開啟的預兆。

李洛轉身，衝著眾人揮了揮手，然後便是在那無數道緊張，期待的目光注視下，自看臺上一躍而下。

姜青娥注視著如大鳥般掠下高臺，直落戰場而去的那道身影，唇角也是泛起一抹細微的笑意，李洛，今天就在這萬眾矚目之下，讓所有人都知道，洛嵐府不僅有雛鳳，還有真正的潛龍吧。

第三百九十章木土進化

當第三具青靈傀化為滿地青煙時，李洛，秦逐鹿，呂清兒，辛符四人皆是精疲力竭的原地坐了下來，不過雖說疲憊異常，但他們的臉龐上，卻皆是充斥著興奮與激動之色。

誰都沒想到，他們竟然能夠搶先一步打穿第四十層！

這般戰績，簡直驚豔到讓人眼瞎。

可以想像，這個結果若是傳出去的話，他們一星院在這聖玄星學府內，將會大大的長臉，以往那些二星院的學員在面對著他們時，總會不可避免的顯露一些學長般的俯視，可經此之後，恐怕二星院的學員將會把這種情緒給收斂起來了。

而就在李洛他們這邊戰局結束後不過短短一分鐘的時間，王鶴鳩那邊的戰鬥同樣是結束了。

只不過王鶴鳩，葉秋鼎等人的面色都是極為的難看，半點沒有通關的喜悅，因為他們都清楚，他們失敗了。

李洛他們搶先一步打通第四十層，作為第一個通關的一星院隊伍，他們將會得到遠超第二名的饋贈。

王鶴鳩，都澤北軒咬著牙，眼神灰暗而不甘，他們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甚至甘願頂著一星院眾多學員的唾罵，請來了葉秋鼎小隊來作為外援，所為的就是搶先打通第四十層，奪取掉那份豐厚的青靈能量的饋贈，可現在，罵也挨了，可好處卻是半點沒撈到。

這是真的偷雞不成蝕把米。

他們這裡開心不起來，葉秋鼎那邊同樣心情糟糕得厲害，他們在這裡失敗雖然沒有太大的損失，但此次的失敗將會有損二星院的顏面，到時候其他那些二星院的學員必然會對他們指指點點，覺得他們既然沒有這個能力，那就少去摻和別院的事，如今反而敗在了李洛他們的手中，這豈不是讓二星院成為了笑柄？

「草！」

想到這一點，葉秋鼎便是忍不住的罵出了聲，之前因為暗窟的事，本就有不少人在看他的笑話，而可以想像經過此次的事情後，他在二星院中的聲望將會受到極大的影響。

這個李洛，真他媽的妖！

當場中眾人心態皆是各不相同時，李洛等人卻是開始迎來了萬分期待的饋贈。

只見得隨著三具高級青靈傀身軀消散，開始有著濃鬱的青靈能量從天而降，這些能量直接是形成了一道道耀眼的光柱，將李洛，秦逐鹿等人盡數的籠罩在其中。

李洛等人精神一振，立即盤坐起來，然後運轉各自的能量引導術，將這些如潮水般湧入體內的青靈能量盡數的吸收。

此次的青靈能量，即便是兩個小隊在分攤，可依然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來的雄厚。

短短片刻間，所有人體內湧動的相力波動都是在節節攀升。

李洛同樣是屏蔽外界所有的幹擾，專注心神的吸收著那些湧入體內的雄渾青靈能量，那些能量如同源源不斷的溪流般，一波波的湧入到兩座相宮內，令得其中的兩顆相力種子愈發的飽滿，明亮。

相力種子表面，五道相力光紋已經是明亮到了極致。

種子綻放出玄光，仿佛是要衍變出什麼來，但最終還是未能成形。

李洛依然還沒能突破。

不過他也沒有過於的急躁，而是開始採取另外的方式，之前他是將青靈能量平分給兩座相宮，因為他想的是希望兩顆相力種子能夠同時的開始衍變真實，然後完美的踏入化相段。

但顯然，他低估了想要同時衍變兩顆相力種子所需要的龐大能量。

如今門票賽即將臨近，如果他需要成為一星院代表的話，最好還是要踏入到化相段，不然即便他戰績顯赫，但想要少費唇舌，還是自身相力等級最有說服力。

所以，這一次，還是需要先突破。

想到此處，李洛便是不再猶豫，心念一動，那湧入體內的青靈能量開始不再流向「水光相」相宮，而是全部的湧進了「木土相」相宮內。

沒錯，現在的李洛打算先集中所有的能量，先將木土相衍變成功，因為木土相的品階相對低一點，所以突破時所需要的能量，也會更低一些。

而只要木土相衍變成功，他就能夠先踏入化相段，只不過這種突破還不算完整，但之後他再積累一下，應該就能夠將「水光相」也衍變而成。

滾滾的青靈能量不斷的湧入。

那一顆翠綠中夾雜著褐色光澤的相力種子也是在以驚人的速度變得圓潤明亮起來，種子表面的五道相力光紋耀眼得仿佛星河一般。

李洛甚至能夠開始感覺到相力種子內蘊含的相力開始達到了一種上限。

但他並未停止，依舊催動著青靈能量大量的灌注。

隨著時間的推移，木土相力種子開始劇烈的震蕩起來，一圈圈相力波紋不斷的擴散開來。

仿佛即將噴發的火山。

李洛心有所感，知曉極限已經到來。

咔嚓！

而也就是在這一瞬間，仿佛是有著什麼破裂的聲音響起，李洛感知而去，便是見到那一顆木土相力種子的表面，竟是裂開了一道縫隙。

但他並未驚慌，反而泛起了欣喜之意。

因為這就是衍變的開始。

隨著相力種子表面裂縫越來越多，突然有著碧青色的相力噴薄而出，這些相力緩緩的交織，凝聚。

漸漸的，相力化為了一株青翠欲滴的小樹。

小樹的根莖將相力種子環繞，最終將其覆蓋。

一顆相力所凝聚，衍變而成的青色小樹，取代了相力種子，靜靜的矗立在了相宮之內。

這就是相性的衍變，由原本的單純相力，漸漸的衍變成相性的真實。

基本所有的木相衍變都是如出一轍，據說那些封侯強者的相宮內，若是木相的話，簡直能夠衍變出遼闊的森林以及無盡滄桑的古木，散發著滔天的木相之力。

李洛注視著這株青色小樹，然後還發現，在這株相力樹的根部位置，竟然還存在著一片褐色的泥土。

泥土同樣閃爍著光澤，仿佛具備著靈性。

李洛心中明白，相力樹是木相的衍變，而泥土，則是土相的衍變。

他的木土相，果然最終的衍變也是有些與眾不同，可不要小瞧了這一片泥土，它的存在，可以讓得木相衍變的小樹更為的堅韌以及挺拔。

相宮內，青翠小樹輕輕搖擺，似是發出了一種極為歡愉的情緒。

而隨著它的搖擺，滾滾相力也是隨之散發而出，那種相力的強度...甚至是超越了品階比它更高的水光相。

這就是化相段。

當然，嚴格來說，是木土相率先踏入到了化相段...

李洛心中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果然還是得靠這第四十層雄厚的青靈能量，不然想要一口氣將木土相衍變成功，恐怕還得花費不少的功夫。

這雙相雖然給予他帶來了戰鬥力的增幅，但這進階，也是遠比其他的單相要顯得更為的麻煩。

不過好在，總算是熬了過來。

第三百九十一章特訓結束

當李洛睜開眼睛的時候，發現秦逐鹿，呂清兒，白萌萌他們都已經結束，此時正圍在四周好奇的看著他。

「隊長，你成功突破了嗎？」白萌萌驚喜的問道。

在先前的時候，他們清晰的感覺到李洛體內的相力波動在急速的攀升，而且其身軀表面流淌的相力，也變得更為的凝鍊。

這種程度的相力，已經不是生紋段所能夠達到了。

李洛迎著他們的目光，笑著點點頭，現在的他，的確算是踏入到了化相段的層次，只不過嚴格說的話，只是「木土相」這邊完成了突破，而「水光相」那裡，依然還只是處於生紋段第五紋的層次。

只不過這倒是不急，隨著「木土相」的成功突破，之後每日修煉而來的天地能量，都會優先供給「水光相」，那時候，後者突破也就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而且到時候隨著「水光相」的突破，他的相力還會迎來一次大漲，可以說，隨著相力等級不斷的提升，雙相的優勢也將會變得越來越大。

「太好了。」白萌萌清純動人的小臉上露出了歡喜的笑容，她也知曉最近這段時間李洛因為遲遲未能突破到化相段的事情，受到了學府內的一些非議，如今他完成突破，這些流言蜚語總算是能夠消停了。

「隊長你這一次可算是給我們一星院長臉了。」辛符感嘆一聲，言語間帶著一些由衷的佩服，因為他們都很清楚，此次他們能夠取勝，幾乎全是因為李洛以一己之力撬動了全局，這才快了王鶴鳩，葉秋鼎他們一步。

「大家的功勞也不可忽視。」李洛笑著搖搖頭。

「李洛，你現在變得更強了，雖然我感覺又被你超越了，但如果你想要成為一星院的代表迎戰藍淵聖學府，那還是得跟我打一場才行。」

秦逐鹿眼神熾熱的盯著李洛，迫不及待的道：「要不現在吧！」

剛說完，一旁的呂清兒便是冷目看來，道：「李洛剛才為了追求極限速度，幾乎是耗盡了所有力量與心神，你現在跟他打，你覺得公平嗎？」

白萌萌也細聲細語的道：「秦隊長，趁人之危可是不好的哦。」

「呃...」

秦逐鹿興奮的神色頓時一僵，他其實想說，雖然之前李洛的確是拼到了極限，但現在的他經過突破後顯然狀態也回升了許多，所以怎麼樣也不可能扯到公平或者趁人之危上面去吧...

秦逐鹿嘴巴蠕動了一下，最終沒有說出辯駁的話來，只能默默一嘆，女人真是可怕。

李洛擺了擺手，笑道：「這裡的確不是切磋的地方，至於門票賽的事情，先看各位紫輝導師怎麼說吧。」

秦逐鹿聞言，也就點點頭，他不在乎門票賽，他只是想要跟李洛酣暢淋漓的戰鬥一場，試試如今的自己與他之間究竟還有多少的差距。

當他們這邊結束修煉的時候，五位紫輝導師的身影出現在了半空中，目光投向兩邊的人員。

「今天的修行就到此結束吧，另外這也是特訓的最後一天，明天開始，聖木界洞將會關閉。」郗嬋導師的聲音響起。

眾人皆是點頭，李洛神色有些惆悵與不舍，畢竟這聖木界洞真的是一個修煉的好地方，短短一個月間，就讓他完成了生紋段到化相段之間的跨越，從某種意義來說，這裡的修煉效果比在金龍道場外圍還要更好一些。

如果能夠一直在這裡修行到年底，李洛感覺...化相段第四變應該也是有一些可能。

但顯然，他想得太美好了一些，聖木界洞之內的青靈能量極為的珍稀寶貴，每一次開啟後都需要積蓄許久的時間，不可能讓他肆無忌憚的揮霍享用。

「這一個月的特訓，也辛苦大家了，你們今日先好生休息。」

郗嬋導師聲音頓了頓，繼續道：「另外，還有三天時間，藍淵聖學府的代表團就會抵達聖玄星學府，到時候，門票賽也就將會正式的拉開。」

此言一出，在場眾人神色皆是一凝。

所有人都知道門票賽的重要，只有取得了門票，他們才能夠有資格參加聖杯戰，這是東域神州上面所有頂尖學府最為重視的大賽，因為這關係到的也不是什麼所謂的榮譽，而是真正的利益。

那份利益，其中包含著每年數以百計甚至更多的學員生命。

暗窟是各大學府創立的根本，但同樣也給各大學府帶來了難以磨滅的傷痛，各大學府所鎮壓的暗窟中，不知埋葬了多少年輕身骨，但這是他們無法避免的責任，既然成為了聖學府的一員，那麼就需要為此而付出。

而如果能夠得到「龍骨聖杯」，那麼數年之內，暗窟都將會難起波瀾，這對於一座聖學府而言，不僅是能夠節省無數的資源，還能夠避免許多年輕學員的殞命。

所以，每座聖學府，在面對著「聖杯戰」時，都將會傾盡全力甚至不惜手段！

因為那份利益，無法捨棄。

「門票賽的機制你們也已經知曉，七場戰鬥中，有我們一星院的一場，別的院級如何我們管不著，但我們希望一星院這一場，我們勢必要拿下。」

「至於一星院出賽的代表人選，這兩日我們會作出決定。」

「另外有關於藍淵聖學府代表團的情報資料，接下來也會發給你們，你們可以多研究一下，雖說我聖玄星學府論起實力與底蘊，都要勝過藍淵聖學府，但之前我也說過，不要小瞧了任何一座聖學府，當他們鐵了心不顧代價的要培養一群天驕出來的話，還是能夠做到的。」

聽著郗嬋導師所說，在場眾人皆是肅然點頭。

而後郗嬋導師便是揮了揮手，代表著此次的特訓，徹底結束。

李洛等人便是紛紛的動身離開了聖木界洞。

出了聖木界洞，站在恢弘雄偉的相力樹上，李洛目光俯瞰著聖玄星學府，然後眺望向了遙遠地平線的那座大夏城。

將近一年的時間，他從空相踏入到了化相段。

不過這些都並不值得得意與放鬆，因為李洛很清楚，真正的命運之戰，是在那場已經開始接近的洛嵐府「府祭」，為了這一場大戰，他與姜青娥都在竭盡全力的去提升自己，做好一切的準備。

但不管如何，洛嵐府是他爹娘的基業與心血，他不會讓任何人輕易的將它毀掉。

第四百一十三章李洛出場

李洛的身影如大鳥般的掠下，身處半空時，腳下有相力噴發，令得他的身影短暫滯空，而後身影落在了茂密的參天大樹之上，身形躍過一片樹林，便是落向了一片遼闊的湖泊。

湖泊碧綠，其中還有著古樹從湖底生長而出，水與樹的倒影交相呼應，倒是頗有意境。

李洛踩著湖面，腳下有水波蕩漾。

他扶著腰間的雙刀，面容平靜，他兩道相性以水木為主，所以這個湖泊場地對於他而言分外的有利，而按照門票賽的規矩，上一場戰敗的一方有優先挑選戰鬥場地的權利，李洛雖說並不懼對方，但這種送上門的有利條件，他如果不要的話，那也顯得太迂腐以及傲慢了，同時這也不符合他李洛喜歡白嫖的性格。

群山間，無數目光匯聚而來。

同時有一道身影從天而降，宛如炮彈般的落在了湖面上，頓時有相力衝擊爆發開來，捲起了水浪，對著四面八方呼嘯而去。

而浪潮在距離李洛尚還有半丈距離時，悄然的平息下來，水浪融入了湖水。。

李洛的目光望著前方湖面上那道人影，來者一身白衣，模樣也算是俊朗，此時的他，同時是在盯著李洛，笑眯眯的模樣似乎是顯得格外和善。

「陸蒼？」李洛問道。

白衣青年笑著點點頭，道：「我是陸蒼，李洛同學，聽聞你是傳說中的雙相？」

李洛一笑：「雙相雖然少見,但遠遠算不得什麼傳說。」

陸蒼含笑道：「我也覺得傳聞過於誇大了一些,李洛同學的雙相品階應該都不算高,那麼以此融合出來的雙相之力，怕也不會強到哪裡去。」

李洛面容平靜，點頭認同：「你說的對。」

陸蒼則是繼續笑呵呵的道：「若是如此的話,李洛同學何不主動將這場勝利讓於我，免得還要浪費時間交手。」

李洛目光盯著陸蒼,旋即笑了笑,道：「你這手段倒是與那趙徽音很相似,是想要故意以言語激怒我麼？這難道是你們藍淵聖學府一脈相承的手段？」

陸蒼聳了聳肩：「看來李洛同學很冷靜呢。」

「這場戰鬥於我們雙方都是沒有退路，所以多餘的廢話也就不必說了,直接手下見真章吧，若是實力不足，光靠這些嘴皮子的手段,反而是惹人恥笑。」李洛扶著雙刀的雙手一握,伴隨著鏘聲,刀鋒便是出鞘。

他雙刀斜指水面,身體上已是有雄渾的相力升騰起來。

腳下的湖面，有漣漪一圈圈的蕩漾。

陸蒼見狀,笑眯眯的點點頭，手掌抹過手腕上面佩戴的空間球，頓時有一根青色長棍出現在其手中,同時有相力自其身體表面緩緩的升起，他的相力呈現淡淡的赤紅色彩,升騰間仿佛是在周身環繞著一頭煞氣逼人的赤紅巨蟒。

如此兇煞的氣息，絲毫不弱於秦逐鹿的噬金妖虎相。

而且對方的實力,也如情報上面所說，處於化相段第一變。

砰！

陸蒼身影率先暴射而出,手中長棍化為一道熾熱狂暴的青光將前方的湖水撕裂，然後對著李洛面門如疾風般的轟去。

李洛並未退避，雙刀直接迎上，層層刀光如碧波蕩漾，直接是將陸蒼這迎門重擊正面抵擋，火花四濺間，有相力震蕩,捲起重重浪花。

雙方的相力接觸，頓時彼此侵蝕。

李洛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有一股熾熱，兇戾的相力順著雙刀湧來，那相力如同惡蟒一般,若是侵入體內，血肉都會被啃食，倒是霸道陰毒。

上八品相性修煉而出的相力，靈性更強，想要化解也更為的棘手麻煩，這一點李洛此前與秦逐鹿交手時已經深有體會。

所以此時他也沒有半點的猶豫，體內兩座相宮直接震動起來，兩股相力如溪流般呼嘯而出，轟撞在一起。

雙相之力！

陡然間沸騰澎湃的相力如火山噴湧，驚人的相力波動直接是從李洛體內爆發而出。

鐺！

刀棍驟然相撞，狂暴的相力橫掃，湖面掀起丈許浪潮。

陸蒼的神色在此時微微變幻，這一次青蟒棍上傳來的那一股強悍相力，比起之前，可謂是強橫了太多，而且那股相力之中摻雜著兩種相力，彼此融合疊加，威能驚人。

在這種相力的衝擊下，即便是他那素來引以為傲的上八品相力，竟然都是被逼退了回來。

「這就是雙相之力嗎？果然是有點意思！」

不過面對著如此強敵，陸蒼眼神反而是愈發的明亮熾熱起來，他的眼中有著赤紅之色浮現，眼瞳也是在此時出現了細微的變化，竟是隱隱的化為了蟒蛇的豎瞳，給人一種冰冷兇戾之感。

轟！

赤紅相力爆發，陸蒼速度力量在此時驟然提升，手中青蟒棍化為漫天青蛇，直接對著李洛周身要害噬咬而去。

「青玉纏手！」

李洛身影倒退數步，雙袖一抖，青光自其中噴湧而出，同樣是如同條條綠蟒般迎了上去，霎那之間雙方交擊上百次，相力衝擊波震得水波蕩漾。

下一瞬，陸蒼的身影自那相力震蕩處疾射而出，此時他的身軀上瀰漫著赤紅之色，仔細看去，那竟是一些紅色的蛇鱗，蛇鱗如鱗甲般的覆蓋於一些皮膚上面，令得此時的陸蒼仿佛是蛇人一般。

但李洛卻是知曉，這是因為對方與自身相性的融合達到了頗高的層次。

陸蒼速度極快，直撲李洛。

煞氣逼人。

李洛腳步於水面上滑退，同時指尖成印，化為道道光點落入四周水面之下。

「萬樹之縛！」

頓時湖泊中的那些古木在此時猶如甦醒了一般，無數道樹枝如蔓藤般的對著陸蒼纏繞而去。

此時陸蒼的敏捷比李洛更強，所以李洛需要想辦法限制對方的速度。

「嘶嘶！」

陸蒼咧嘴，有些尖長的舌頭伸出來，發出如同蛇嘶的聲音，他手中青蟒棍揮動，漫天青光掠出，直接是將那些纏繞而來的樹枝蔓藤盡數的轟碎。

「這些伎倆，可拖不住我！」陸蒼譏笑。

李洛未曾理會，屈指一彈，有一些深藍色的光芒液體射出，落入到了那些蔓藤之上。

「重水術！」

頓時蔓藤變得極其的沉重，揮舞之間，刺耳的破風聲響起。

砰砰！

突然間力量劇增的蔓藤攻勢，頓時讓得陸蒼面色微微一變，下一瞬，終於是有一條蔓藤突破了他的攻勢，直接自刁鑽處襲來，重重的砸在了其後背之上。

陸蒼身影頓時飛了出去，在那水面上狼狽的滾出了數十米。

然而其身影剛剛穩住，還不待有所反應，腳下的湖水突然暴湧而起。

「水流剝離術！」

湖水仿佛是形成了水牢直接是將陸蒼籠罩，而後水流在其中暴動起來，旋轉之間爆發出撕扯的力量，試圖將其中之物直接絞碎。

「水流矢！」

李洛屈指一彈，指尖有一道道水相之力所化的流矢直接射進了那旋轉的水球之中，頓時將那攪動的力量變得更強了一些，水球中，有殷紅的鮮血漸漸的散發出來。

群山間的看臺上，有一波波的驚嘆的聲音在此時不斷的響起。

「好精妙的相術配合。」

長公主讚嘆開口，道：「水相與木相的相術彼此配合，即便只是一些不算太厲害的相術，卻依舊能夠爆發出不容小覷的威能，李洛在相術上面的天賦，很是讓人驚豔呢。」

宮神鈞也是微微點頭，道：「這就是雙相的優勢，李洛很懂得如何將其發揮出來，不過眼下雖說略佔上風，但勝負如何依舊不好說，畢竟如果這就是陸蒼的所有能力，那藍淵聖學府費盡心機促成的決勝局也未免太讓人失望了。」

「他們必然還有足以扭轉局面的底牌。」

其他的七星柱皆是點頭，目光緊緊的注視著場中那顆旋轉的水球。

嘶！

在那諸多驚嘆間，水球中突然有著兇戾的嘶鳴聲響起，同時有一股赤紅相力如烈焰般的爆發開來，整個水球都是在這一瞬間被蒸發，一道赤光沖天而起，而後重重的落下，掀起巨浪翻湧。

此時的陸蒼，面色陰沉，身軀上出現了一些血痕，雖說只是輕傷，但無疑也顯露了在先前的交鋒中，他被李洛那精妙的相術配合所壓制。

李洛盯著陸蒼，神色倒是從容平靜。

經過剛才的交鋒，他已經試探出了對方的實力，這陸蒼的實力與秦逐鹿應該處於相同的層次，或許比起秦逐鹿更強一點，但也只是強得有限，這在同齡人中算是很不錯了，但這還不夠，因為他能夠打敗秦逐鹿，那麼自然也能夠打敗這個陸蒼。

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把你們的底牌亮出來吧，這種程度的試探已經沒有意義。」李洛緩緩說道。

他不相信藍淵聖學府會如此自信的將決戰交給這種程度的陸蒼，倒不是說陸蒼不強，只是說，這種強度，撐不起決定門票歸屬的決戰。

陸蒼赤紅的豎瞳陰冷的盯著李洛，他也沒有說任何針鋒相對的廢話，而是緩緩的閉上了眼睛。

與此同時，在藍淵聖學府的看臺上，那名為陸藏的一星院代表，也是雙目閉合。

第三百九十二章情報

當聖木界洞的特訓結束後不久，有關的消息就飛一般的傳遍了整個聖玄星學府。

那個結果，可謂是讓得無數學員瞠目結舌，一臉的難以置信。

誰都沒想到，在有著二星院葉秋鼎小隊的加入下，王鶴鳩他們竟然依舊沒能搶到聖木界洞第四十層的首通，反而是被李洛，秦逐鹿兩支小隊搶先拿到。

這讓很多沒有親眼看見那場爭鬥的其他院級的學員感到不可思議，他們無法明白，葉秋鼎他們身為二星院中頂尖的紫輝小隊，怎麼會連一群一星院的學員都爭不過的？這領先的一年時間，是修到狗身上去了嗎？

有很多人認為或許是因為身具上八品噬金妖虎相的秦逐鹿太過兇悍，憑藉著相性的優勢拉近了雙方的距離。

但隨著更多有關那場戰鬥的消息傳出後，更多的目光終於是開始匯聚於此前因為遲遲不能突破而有些被忽視的李洛身上...誰都沒想到，李洛以第五紋的實力，竟然能夠爆發出那種驚人的力量。

許多高星院的優秀學員，心中都是開始在嚴肅的評估著如今李洛的實力以及潛力。

生紋段第五紋的實力，就能夠如此的變態，現如今他突破到化相段，豈不是真有追趕葉秋鼎，祝煊這些二星院頂尖學員的可能？

以低星院的身份，具備高星院的實力。

如此殊榮以及顯赫戰績，最近這些年來，聖玄星學府中，只有姜青娥一個人做到過。

難道如今，又要多一個李洛不成？

...

宿舍小樓陽臺。

李洛悠閒的躺在椅上，眼睛微閉的曬著暖洋洋的陽光。

身旁突然傳來了細微的聲音，同時伴隨著淡淡的清香，李洛睜開眼睛，便是見到白萌萌出現在了眼前，後者清純動人的小臉上衝著他露出淺淺的笑容，然後將一壺泡好的香茗放下，又是遞過來一疊文件。

「這是我從郗嬋導師那邊拿過來的資料。」白萌萌說道。

李洛眼神一動，突然坐起：「藍淵聖學府代表團的資料？」

白萌萌頷首。

李洛連忙接過來，這兩天他可一直在等著這份資料情報，如今總算是送過來了。

「謝謝萌萌了。」李洛不忘笑著感謝。

白萌萌只是一笑，也不打擾他，便是轉身離去。

李洛則是趕緊將這份文件打開，然後面色鄭重的閱讀起來，雖說在接下來的門票賽中，他們一星院只有一場戰鬥，但七場戰鬥每一場都至關重要，其他院級他管不著，但一星院這邊，還是要儘可能的把握住。

畢竟一星院代表，很大概率就是他了。

翻開文件，最先印入眼中的是藍淵聖學府兩名四星院的代表，這應該是對面最強的兩人。

「藍淵聖學府，中南，四星院代表，身具上八品巖相，實力已至天罡將階，號稱藍淵聖學府最強之盾，危險度：五星。」

在其後面，還附帶著清晰的畫像，那是一名面容稍顯平凡的年輕男子，雙眉略顯黑粗，皮膚略微有些灰白色彩，身軀厚實，給人一種難言的壓迫感。

「上八品巖相，天罡將階的實力...」

李洛眼神微凝，果然其他的聖學府也不可小覷啊，這中南的實力即便是在聖玄星學府，都絕對是七星柱的級別，而資料上面給予的五顆星評價，也算是最高的那種了。

他繼續看下去。

「梁馗，四星院代表，下八品雷相，實力已至天罡將階，號稱藍淵聖學府最強之矛，危險度：四點五星。」

此人畫像是一個面目有些兇惡甚至醜陋的男子，其眉頭時刻緊鎖，面龐上散發的兇氣讓人一看就有些望而生畏，不敢接近。

李洛目光閃爍，這兩人應該就是藍淵聖學府最強的實力了，而他們聖玄星學府這邊，四星院中大概率會有宮神鈞，畢竟他是最強的七星柱，而宮神鈞之外的第二名人選，有可能會是長公主或者其他的一位七星柱。

因為對宮神鈞，長公主的確切實力他都不太了解，所以也不好評價這種最頂尖的戰鬥究竟會是什麼結果。

而對於四星院這邊的代表人選，他也不是很在意，所以目光立即滑下，看向了藍淵聖學府三星院那邊，這才是他關注的資料。

因為這裡面將會有姜青娥的對手。

隨著他目光的滑下，首先是一張畫像映入眼中，倒是讓得李洛稍微的驚訝了一下，因為那也是一名顏值氣質相當不俗的女孩，女孩身材玲瓏有致，臉若桃花，肌膚如雪，紅唇輕輕掀起，若有若無的笑意有點撩人心魄。

「趙徽音，三星院代表，上八品金相，地煞將第二段煞體境，疑似已至琉璃煞體，此女被稱為藍淵之狐，狡猾難纏，危險度：五星。」

李洛目光在這趙徽音的資料上面停了片刻，心中有些驚訝，因為這趙徽音的危險度，竟然比那梁馗還要高一點，當然，這種危險度並非單純指的是實力，而是對應同等級的院級對手而言，畢竟梁馗實力再強，也不會跟三星院的學員交手。

而且這趙徽音的上八品金相也讓他有點意外，畢竟從面貌來看，這趙徽音仿佛並沒有那種金相的鋒銳以及咄咄逼人感。

李洛的手指輕輕敲了敲畫像，他感覺，這個趙徽音，可能就是姜青娥此次在門票賽上面的對手了。

看起來不太簡單，不過他對姜青娥有絕對的信心，當然，或許不止是他，整個聖玄星學府應該都是如此，畢竟，姜青娥可是有資格競爭整個東域神州最強三星院學員稱號的人。

他目光繼續劃下。

「閻泰，三星院代表，下八品火相，地煞將第二段煞體境，金煞體層次，危險度：四星。」

「傅修，二星院代表，下八品音相，化相段第三變，危險度：四星。」

「範凡，二星院代表，下八品骨相，化相段第三變，危險度：四星。」

這些情報沒有過多停留，李洛的目光看向了最後一頁，如果他是聖玄星學府這邊一星院的代表，那麼這裡所出現的大概率會成為他的對手。

第三百九十三章陸蒼與陸藏

當李洛翻開最後一頁文件時，頓時有著兩張清晰的畫像映入眼帘，畫像下面，則是諸多詳細的資料。

「陸蒼，一星院代表，上八品天陽蟒相，化相段第一變，藍淵聖學府對其格外重視，將其視為此次聖杯戰的重要角色，危險度：五星。」

「陸藏，一星院代表，上八品玄陰蟒相，化相段第一變，其與陸蒼乃是同胞兄弟，兩人天生相性契合，聯手實力暴漲，據情報所說，兩人在生紋段第五紋時曾聯手擊敗了一名化相段第三變的強敵，危險度：五星。」

李洛望著這兩段資料，面色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這世界果真是無奇不有，他身懷後天雙相，而眼下這陸蒼，陸藏卻是天生雙相契合，這兩人若是分開倒還好，可若是聯手的話，當真是有些棘手。

不過此次一星院的代表名額只有一位，想必這陸蒼與陸藏應該是只能上一人，這樣一來，他們所具備的威脅倒是小了一些。

李洛端起旁邊白萌萌送來的茶壺斟了一杯，淺吟數口，目光卻始終停留在那兩張畫像上。

上面是兩名模樣幾乎完全相同的少年，一人白衣，一人黑衣，一人面帶溫暖笑容，一人陰沉冷漠，這種強烈的反差感，更是讓人感覺到一些淡淡的寒意。

李洛的直覺告訴他，這將會是兩個相當棘手的對手。

「其他的聖學府果然不可小覷，這僅僅只是聖杯戰的一場門票賽而已，結果就能夠遇見如此棘手的強敵...」李洛感嘆一聲。

據說還有兩天的時間藍淵聖學府的代表團就會抵達聖玄星學府，如今莫說是學府內，幾乎整個大夏各方勢力，都在對此投來關注，甚至在那大夏城中，都已經有了諸多賭坊開出了各個盤口。

無數大夏人在為聖玄星學府助威，畢竟雖說這只是兩座聖學府間的爭鬥，但以聖玄星學府在大夏中的特殊地位，它與大夏人早就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果真讓得那藍淵聖學府在眼皮底下搶走了聖杯戰的門票，那簡直就是一場恥辱。

李洛將茶杯放了下來，他倒是沒有想太多，他只是想著龐千源院長給他的任務，先不提那「龍骨聖杯」有沒有可能，但如果連門票都拿不到的話，談什麼「聖杯」簡直就是在搞笑。

不過門票賽七場戰鬥，一星院只有一場，所以就算他被選為了一星院代表，也只能決定一場的勝負而已。

但做好自己這邊的事情也足夠了，其他的問題，應該是學府高層去考慮的事情。

這般想著，李洛便是將資料丟在了一旁，繼續閉目享受著這難得的片刻悠閒時間。

...

第二日的時候，李洛被通知前往了一座訓練場。

在那裡他不僅見到了包括郗嬋導師在內的所有一星院紫輝導師，甚至還見到了難得露面的素心副院長。

同時還有著秦逐鹿。

顯然，今天學府將會從他與秦逐鹿之間選擇出誰來作為一星院的代表。

隨著李洛的到來，素心副院長與其他幾位的一星院的紫輝導師做了一些交談，然後溫和的眸光便是投向了場中的李洛與秦逐鹿：「你們兩人都是這一屆一星院中最為優秀的學員，而明日藍淵聖學府的代表團將會抵達我們聖玄星學府，等他們休整一日後，聖杯戰門票賽就會正式開啟。」

「你們都很清楚聖杯戰對於我們聖玄星學府有多重要，這場門票賽，我們聖玄星學府是絕對不允許失敗的。」

「一星院雖然只有一場戰鬥，但這一場也至關重要，所以我希望不論你們誰成為了一星院代表，都務必全力以赴。」

李洛與秦逐鹿皆是鄭重的點頭應下，他們兩個人也是身為聖玄星學府的一員，維護學府的榮譽與聲望，也是他們的責任。

「挑選代表的方式也很簡單，勝者為選，這是一星院幾位紫輝導師經過共同商議後的結果，所以...」

素心副院長微笑道：「今日你們這場比試的勝者，將會成為一星院代表。」

對於這個方式，李洛並不感到意外，畢竟這是最公平的一種。

兩人點頭應下，便是走入場中。

秦逐鹿的神情從剛才開始就顯得極其的亢奮，他雙目中的戰意幾乎是要滿溢出來，他火熱的看著李洛：「李洛，這一天我終於等到了。」

李洛笑道：「其實在剛進入學府那段時間，你有很多機會可以打敗我。」

那時候的他，的確是要落後於秦逐鹿的，那時候雙方若是交手，李洛自詡勝算不會高。

秦逐鹿搖搖頭，道：「我不在乎勝敗，我更想要一個可以讓我酣暢淋漓打一場的對手。」

「那時候的你，不行。」

秦逐鹿盯著李洛的眼神愈發熾熱：「而現在的你，可以！」

對於如今李洛的實力有多強，其實與他多次聯手的秦逐鹿自然是很清楚，甚至他自己都知道，這場比試，他或許並沒有太多的勝算，但他並不在意，他在意的是一場與李洛之間真正毫不留手的戰鬥。

李洛微微一笑，他手掌抹過空間球，雙刀自手中閃現而出，他挽出了兩朵刀花，神色漸漸的變得鄭重：「來吧，秦逐鹿，今天我會讓你知道什麼叫做滿足的。」

秦逐鹿咧嘴笑起來，雙目漸漸的赤紅，身軀上有著金色虎紋開始蔓延，一股兇煞之氣，陡然爆發。

轟！

下一瞬，有兩道狂暴雄厚的相力於訓練場中轟然爆發。

半個時辰後。

訓練場的大門緩緩的開啟。

訓練場外早已等待了不少聞風而來的學員，他們皆是翹首以盼，因為他們都知道，一星院的代表人選，將會在今日決出。

而在那些好奇的目光下，兩道身影自場中緩步走了出來。

當先一人，便是那異常出彩醒目的李洛，銀灰色的頭髮配著那帥氣的容顏總是讓人第一時間將他鎖定，而此時的李洛，身軀上的衣衫有些破碎，但這並不能遮掩住那眉宇間的奕奕神採。

李洛身後，便是身軀魁梧的秦逐鹿，他看上去比李洛要狼狽不少，身軀上甚至出現了一道道的血痕，不過他的神情，同樣沒有什麼挫敗，反而是有著一種從未有過的滿足感。

在那眾目睽睽下，秦逐鹿取出了一枚暗青色的戒指，戒指似是青木所制，其上銘刻著聖玄星學府的徽紋。

譁！

當看見這枚暗青色的戒指時，場外便是爆發出了一些譁然聲，因為他們都認出了此物，這正是門票賽代表資格的憑證，據說此前姜青娥，祝煊那些人都已經拿到了。

顯然，這是一個儀式。

在那諸多目光下，秦逐鹿將戒指遞給了李洛。

李洛則是接過，將其戴在了一根手指上，然後將手臂舉了起來。

陽光下，暗青色的戒指閃爍著光澤，引人注目。

而場外，經過一些遲滯後，便是有著如雷鳴般的歡呼聲響徹起來。

至此，聖玄星學府最後一名門票賽代表，也算是徹底落定。

一星院代表，李洛。

第四百一十四章嫁接

湖面上，當陸蒼閉目的時候，李洛頓時察覺到一股異樣的波動，那股波動自陸蒼的體內傳出，讓得他嗅到了危險的味道。

於是他毫不猶豫的一刀斬出，刀光劃破湖面，直接對著陸蒼面門斬了下去。

也沒人規定他要在這裡傻乎乎的等著對方將底牌盡數的施展出來，所以現在出手將其打斷，也是一個很合情合理的事情。

只不過這道刀光在距離陸蒼尚還有半丈距離時，便是被一層憑空浮現的相力光幕抵禦了下來。

顯然，陸蒼也不是笨蛋，早就做好了一些防護。

李洛出手不停，連綿刀光不斷斬出，帶起尖銳的破風聲，不斷的轟擊在那相力光幕上，而在他這般急速的攻擊下，相力光幕迅速的變得搖搖欲墜起來，十數息後，光幕陡然破碎。

一道凌厲刀光直接削向了陸蒼面門。。

轟！

而就在這一瞬，緊閉眼目的陸蒼突然一拳轟出，直接與那刀光相撞，一拳之下，刀光破碎開來。

陸蒼的拳頭，毫髮無損。

李洛眼神微凝，因為他見到陸蒼的頭髮在此時漸漸的變長起來，垂散在了身後，而且他的頭髮有一半化為了白色，黑白交替，顯得有些詭異感。

當然變化的不僅僅只是頭髮，而是陸蒼體內那以驚人的速度攀升起來的相力波動。

那種程度，已經遠遠的超越了之前的化相段第一變。

那股相力之強，甚至都捲動了周遭的湖水，不斷的在陸蒼四周形成翻湧不停的浪潮。

李洛眉頭都是在此時緊皺了起來，對方突然暴漲這麼多的相力，委實有些不可思議，畢竟即便是他自身所修煉的相泡術，那也不過只是多儲存數分相力而已，哪能如陸蒼這般，幾乎是成倍的翻漲？

現在的陸蒼,從相力強度來看的話,應該是提升了一個級別,達到了化相段第二變，而且恐怕還是第二變中的巔峰。

另外他這個化相段第二變，也不是那些普通的化相段第二變能夠相比,以他的本事，足以將這種相力化為更高級別的戰鬥力,畢竟能夠越級勝敵的,可不止他李洛一人。

按照李洛的估計,這個狀態下的陸蒼，真實戰鬥力恐怕已經超越了葉秋鼎,直逼祝煊了。

如此提升，不可謂不驚人。

在李洛驚疑間，陸蒼閉攏的雙目已是在此時緩緩的睜開,他的雙瞳同樣有些變化,變成了一赤一黑的豎瞳,豎瞳冰冷,同時蘊含著兇戾。

層層看臺上，那些投向此處的目光皆是略微的有點變化,顯然都察覺到了這個狀態下的陸蒼相當危險。

「他的相力怎麼能夠提升這麼多的？」呂清兒輕咬紅唇，放在欄杆上的雙手都是忍不住的緊握起來。

「有點不對勁。」秦逐鹿沉聲說道，他也是上八品的萬獸相,但卻無法做到陸蒼這種程度，莫名的將自身實力提升暴漲一倍。

「不僅僅是相力的提升,那個陸蒼體內的相力波動，也憑空的多出了一種性質,他此前的天陽蟒相熾熱霸道，而如今卻多了一種陰詭之氣...」一旁的姜青娥平靜的開口。

而後她的眸光投向藍淵聖學府的看臺上,遠遠的能夠看見那名為陸藏的青年。

「那種多出來的相力以及性質，反而很像是屬於那個擁有著「玄陰蟒相」的陸藏。」

聽到姜青娥此話，呂清兒，秦逐鹿等人皆是感到有點不可思議：「姜學姐的意思是，那個陸藏，竟然能夠將自身的相力以及相性隔空轉嫁到陸蒼的身上？」

姜青娥頷首：「那個陸藏此時已經進入到了一種假寐的狀態，周身相力全失,如果所料不差的話，這就是藍淵聖學府的殺手鐧，這兩兄弟同胞而生，有這種匪夷所思的玄妙之處,也不足為怪。」

「從某種意義來說，現在的陸蒼，也算是身懷雙相了，而且相性的品階，比起李洛還要更高一些。」

白萌萌秀眉緊鎖：「那隊長豈不是就要危險了？」

雙相之力是李洛賴以成名的手段，如果對方也是如此，那對於李洛而言顯然不是好消息。

「不一樣的。」

姜青娥搖搖頭，道：「李洛身懷雙相宮，有相宮庇護的相性，才能真正發揮其力，而陸蒼雖說能夠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將陸藏的相性以及相力都嫁接過來，但終歸是沒有獨立的相宮，所以無法形成真正的雙相之力，充其量只是兩股力量罷了。」

「而且沒有相宮提供支持，那股嫁接而來的力量與相性就如同無根浮萍，持續不了太久就會逐漸變弱，直至退散。」

「當然，不能否認此時的陸蒼戰鬥力極其的強橫，一般的化相段第三變，恐怕都不是他的對手，難怪藍淵聖學府會將其視為扭轉戰局的殺手鐧，他的這份能力，別說是在門票賽了，就算是放眼東域神州各大聖學府的一星院中，都能夠排的上號，說起來算是個天驕了。」

「李洛想要勝了這一局，就得看他平日裡藏了幾分本事了。」

聽著姜青娥的分析，呂清兒，秦逐鹿等人皆是眉頭緊皺起來，眼中開始有擔憂之色浮現，果然，這場決戰，比想像的還要更為的艱難，也不知道李洛那裡，究竟能不能擋得住。

其他的看臺上，聖玄星學府的各院學員也是察覺到了陸蒼的變化，頓時眼神都變得緊張起來。

原本此前因為李洛佔據一些優勢而帶來的雀躍聲音，也盡數的消失了下去。

此時他們才明白，先前的優勢，不過只是雙方的試探而已。

在那群山間無數道目光的匯聚下，陸蒼緩緩的扭動了一下脖子，骨骼間發出了清脆的聲響，他那一赤一黑的豎瞳盯著李洛，臉龐上雖然帶著笑，但卻只是讓人感覺到滲人的寒意。

「李洛，我這份底牌，你還滿意嗎？」他笑眯眯的道。

李洛微微點頭，道：「遠超我的意料，我是真沒想到，你們兩兄弟還能這麼玩。」

陸蒼道：「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你能有雙相，別人自然也有其他的神異。」

「這話也有道理。」李洛笑著認同。

陸蒼則是緩緩的將手中的青蟒棍抬了起來，指著李洛，笑眯眯的道：「那麼接下來，也就該我來說一聲了，李洛，如果你沒有其他的底牌，那麼我想，這場決勝局，你就可以退場了。」

李洛聞言，剛要說話，眼神卻是陡然一凝。

因為那陸蒼在聲落的瞬間，直接是發動了極其凌厲的攻勢，只見其腳掌一跺，腳下的湖水頓時炸裂開來，水浪沖天而起，化為暴雨傾盆而下。

暴雨傾瀉間，赤黑相力自李洛眼瞳中急速的放大，空氣被撕裂，似是一條赤黑雙首巨蟒飛撲而至，煞氣滾滾，似是要吞天噬地。

李洛體內雙相之力毫不猶豫的爆發，雙刀凜然斬下。

鐺！

兩者正面衝撞。

狂暴的相力掀起波濤，而李洛緊握雙刀的手掌猛然一震，那股異常狂暴的相力裹挾著磅礴力量衝擊而至，頓時將其虎口震裂，而後其身影倒飛而出，腳掌在水面上滑退出了足足數十米，方才漸漸的穩住。

這一波碰撞，局面頓時逆轉。

群山間，有譁然聲響起。

陸蒼踏水而出，他手持青蟒棍，笑眯眯的望著被震退的李洛，而後歪頭問道。

「李洛，你應該是第一次感受到被同層次的人壓制的味道吧？」

「這個滋味，爽嗎？」

第三百九十四章趙徽音

第二日的聖玄星學府異常的熱鬧與沸騰。

因為藍淵聖學府的代表團正式抵達。

學府這邊做了相應的迎接，甚至連大夏城內的一些頂尖勢力都是紛紛出面前來捧場，無數學員也都是帶著好奇的前來圍觀，畢竟這種其他聖學府大規模來訪的情況相當的少見。

沸騰的喧譁聲，傳遍整個學府。

不過李洛卻並沒有去湊這個熱鬧，藍淵聖學府代表團的資料情報他都已經看過了，也就沒必要浪費時間再去看本人了，也看不出什麼來，而此時的他正在宿舍小樓對面的湖心島深處的一座內湖上。

李洛立於湖面上，此時的他眼目微閉，淡藍色的水相之力自其體內湧出，不斷的在身體表面泛起波瀾，這些水相之力以一種特有的節奏凝聚，流動著，仿佛是要在身體表面形成一層水甲一般。

在李洛的面前，郗嬋導師負手而立，湖面的微風吹拂得薄紗輕輕飄動，她淡淡的聲音響起：「你身懷雙相，又手持那金線白眼等級的光隼弓，你的攻擊力在同等級的人中算是極為的出色，不過你自身也略有缺陷，那就是防禦不足，所以我為你挑選了這道「重水紗衣」的虎將術。」

「此術的要點便是壓縮自身水相之力，形成重水，再以特定的規律流轉，仿佛是在身軀表面形成一層不易察覺的水紗衣，此術護身，能夠為你削弱致命偷襲，提供一分安全的保障。」

在郗嬋導師說話的時候，李洛身體表面的水相之力色澤變得愈發的深沉，薄薄的水幕覆蓋了身軀。

郗嬋導師看了一眼，突然伸出纖細玉指直接點向了李洛右胸的位置，她那一指也並沒有覆蓋什麼相力，但就是這麼輕輕的一戳，那被李洛竭盡全力凝鍊出來的水紗便是如泡沫般的破碎開來。

「此處重水流轉不足，牽一髮動全身，重來。」她平淡的說道。

李洛沒洩氣，也沒說什麼，而是繼續開始嘗試凝鍊。

半晌後，郗嬋導師又是伸指一戳：「重水壓縮度不夠，造成的結果就是你這水紗衣毫無作用，平白浪費相力罷了。」

接下來郗嬋導師不斷的出手，戳戳戳。

「重水需三疊，你這滿身覆蓋倒是覆蓋了，但疊加度不夠，空有形而無實，繼續。」

「重水太厚了，你是想要成為移動緩慢的靶子嗎？」

繼續戳戳戳。

時間就這麼不知不覺間的流逝，待得李洛精疲力竭的回過神來時，天際夕陽都是斜落，暗紅色的殘輝傾灑下來，連湖面都泛著微紅光澤。

「導師，相力消耗光了。」李洛苦著臉道。

郗嬋導師似是笑了笑，道：「雖然缺陷還比較多，但能夠在短短幾日間將「重水紗衣」修煉到這一步，你的相術天賦的確很優秀，門票賽後天開啟，明日你繼續來此修煉吧。」

「此術若是修成，對你自身實力也有著極大的補全。」

李洛點點頭，道：「多謝導師指點。」

郗嬋導師擺了擺手，淡笑道：「身為你的導師，這是我的責任罷了，如果你能夠在門票賽上面取勝，我也是顏面有光。」

而後便是不再多說，轉身踏水而去，纖細身影微晃間，便是宛如瞬移般的消失在了湖面上。

李洛也是掠至岸邊，稍微收拾了一下，便是抬起有些疲乏的腳步出了湖心島，沿著石橋對著宿舍小樓而去。

此時經過一天的時間後，學府內的沸騰與熱鬧的氣氛顯然是降落了下去，只不過偶爾來往的學員的交談中，顯然話題的中心還是那藍淵聖學府的代表團。

李洛對此並未在意，而是沉浸在自身對「重水紗衣」的感悟中。

這般走了半晌，前面突然有著一道人影也是迎面走來，然後便是猝不及防的撞在了李洛身上。

突如其來的碰撞，讓得李洛怔了怔，條件反射般的伸手將那人影扶住，手掌所觸，身軀嬌柔，一股幽香傳來，同時還伴隨著一聲嬌吟，讓人瞬間就忍不住的有些心猿意馬。

李洛有點尷尬，竟然是個女孩。

而且他這一伸手，幾乎是將女孩給攬在了懷中，後者似也是措手不及間，抓住了他的胸前。

李洛不敢亂動，只能訕笑道：「同學，你沒事吧？」

此時懷中的女孩也是羞紅了臉頰的抬起頭，頓時露出了一張宜嗔宜喜，宛如桃花般嬌美的臉頰。

望著這張臉頰，李洛忍不住的怔了怔，倒不是因為對方的容貌驚人，畢竟常年對著姜青娥那種顏值，對於女人的容顏，他自詡還是很有抵抗力的，他吃驚的原因是因為這張臉頰，他昨天看見過...

藍淵聖學府三星院的代表，趙徽音。

他倒是沒想到，兩人會在這裡以這種方式碰撞一下。

然後他感覺到周圍那些來往的人流都是停下了腳步，一道道好奇，羨慕的目光在不斷的投射而來。

從那些竊竊私語聲中，顯然不少人都是認出了趙徽音，畢竟在藍淵聖學府的代表團中，她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一個，與實力什麼的無關，純粹只是因為她長得很漂亮。

一些聖玄星學府的男學員都是眼露豔羨，這李洛還真是桃花運很旺盛啊，走個路都能跟這麼一個漂亮的女孩來一場邂逅？

在那些目光中，趙徽音俏臉通紅，她站起身來，有些不好意思的道：「對不起，是我看著這裡的風景沒注意你。」

李洛順勢將攬住她身子的手臂給收了回來，和善的點點頭。

「趙學姐倒是個雅致人。」李洛笑道。

「你認識我？」趙徽音驚訝的道。

「趙學姐的資料我看過，這麼漂亮的女孩的確是讓人過目難忘，而且我想，趙學姐可能也認識我吧？」李洛點了點頭，倒不是他自誇，而是現在的他身為一星院的代表，藍淵聖學府那邊必然也會準備一些他的情報，畢竟門票賽也就兩座學府間的對決，情報的搜集相對而言會容易一些。

趙徽音仔細的看了看他，驚訝更甚：「你是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李洛？」

李洛笑著點頭，而後他感覺兩人站得太近了一些，這麼近的距離，他甚至能夠嗅到對方身上傳來的陣陣幽香，於是打算退後一步。

只是他這裡剛退，趙徽音卻是抓住了他的手臂，貝齒咬著紅唇道：「扭到腳了，對不起，讓我緩一緩，可以嗎？」

周圍有些細微的騷動聲，一些男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充滿了嫉妒。

這桃花運，過於變態了點。

為什麼不是他們撞到這趙徽音呢？

李洛盯著趙徽音看了兩秒，卻是隱隱的感覺到一點不對勁，而他這種不對勁的感覺也並沒有持續太久，然後他就察覺到四周的氣氛開始變得有些凝滯，於是他就抬起頭，順著人群古怪的目光看向了石橋的另外一頭。

然後就看見了站在那裡的姜青娥。

第四百一十五章一星院的巔峰戰

面對著陸蒼那充滿著挑釁與譏嘲的話語，李洛倒是並未動怒，因為他明白對方無非是想要挑動他的怒火，好讓得他在戰鬥中失去冷靜而已。

他體內水相，木相之力同時運轉，有濃鬱的治療之力散發出來，手掌處的傷口頓時迅速的恢復過來。

「不愧是藍淵聖學府的殺手鐧。」

李洛笑了一聲，倒沒有說什麼無非是藉助了你兄弟力量，然後以二打一這種沒有意義的話語，因為對方的行為雖然討巧，但卻並不算違規，否則此時早就有聖玄星學府的督戰導師喝停了比試。

而眼下比試在繼續，也就說明陸蒼所為符合規矩。

所以現在他要做的，不是講那些無用話語，而是需要以真刀真槍，將對方氣焰打壓下去。

不過，難度當真不小呢。。

眼前的陸蒼，的確算得上是至今為止他所遇見的同齡人中，最為麻煩與棘手的強敵，這一手兄弟相力相性轉嫁之術，讓人匪夷所思間又嘆為觀止。

即便是李洛也不得不承認，如果只是以相力的強度來說，現在的陸蒼是要強過他的。

不過這樣，才能夠真正算得上是一場重要比賽的決勝局。

李洛笑了笑，雙目之中，終於是有了一些興趣以及戰意。

轟！

而陸蒼同樣未曾繼續以言語挑動怒火，直接是引動體內愈發澎湃的相力，只見得赤黑兩股驚人的相力自其體內爆發，宛如是兩頭互相纏繞的巨蟒般沖天而起，狂暴的相力捲起浪潮，仿佛孽龍於大湖中興風作浪。

雖說有了此前四星院，三星院那些天罡將階，地煞將階的珠玉在前，他們這種相師境的修為看上去沒有那麼的磅礴壯烈，但這並不妨礙看臺上許多聖玄星學府的學員面色凝重，因為陸蒼的氣勢，太強了。

而能夠在一星院時就具備如此實力，這個陸蒼，不愧是藍淵聖學府的殺手鐧。

原本他們對李洛還算是頗有信心，可如今陸蒼這麼一搞,也讓得人不免有些忐忑起來,如果這一場真是輸了,那麼聖玄星學府豈不是連聖杯戰的門票都拿不到？這對於學府的聲望以及士氣都將會是重創。

陸蒼手握青蟒棍，棍影猛然對著湖面砸下。

呼啦啦！

一棍之下，湖面頓時被撕裂開來,赤黑相力咆哮而出，裹挾著湖水,竟是化為了一條十數丈長的赤黑雙頭巨蟒,然後對著李洛所在閃電般的襲擊而來,氣勢驚人。

李洛身影滑退，體內木土相宮中,那一株由相力衍變而成的相力光樹搖動，無數碧綠光點呼嘯而出，化為滾滾碧青相力於相宮內席捲。

「萬樹之縛！」

「重水術！」

又是兩道熟練的相術幾乎是同時間的施展出來,只見得湖中蔓藤飛舞,迅速匯聚而來宛如是一條虯結的木龍般,同時重水術覆蓋而來,令得其更為堅固，沉重。

砰！

兩者轟然相撞,頓時木屑橫飛。

無數蔓藤瞬間炸裂，赤黑水蟒咆哮而出，直接重重的轟在了身影暴退的李洛身軀之上,頓時濺起重重巨浪。

只不過這般重擊下，李洛的身影卻是漸漸的化為虛無。

水影術。

數十丈外的湖面上,李洛的身影閃現而出，只不過也就是在這同一瞬間,前方的湖水猛然炸裂，一道赤黑光影閃現,只見得陸蒼破水而出，手中青蟒棍裹挾著極為驚人的相力，刺爆空氣，閃電般的對著李洛胸膛轟來。

那一棍上，還有煞氣滾滾，仿佛毒蟒突襲。

這陸蒼竟是洞穿了李洛的水影術，而後如影隨形般的追擊而來。

這一幕落在看臺上無數學員的眼中,頓時引起驚呼。

「李洛，你躲不了！」陸蒼冷笑。

棍影在李洛的眼瞳中急速的放大，然而李洛的神色卻是頗為的平靜，他手掌緊握雙刀,眼神在這一瞬間陡然變得凌厲。

體內，在這段時間中再度有所提升，已經達到九顆的相力泡，破碎開來。

滾滾相力流淌，於體內奔湧。

雙相之力再度爆發。

李洛雙刀猛然斬下。

異常璀璨的刀光仿佛是一抹水線般掠過，然後直接與陸蒼那兇狠異常的青蟒棍影轟在了一起。

砰！

巨聲響徹，只見一波波的相力衝擊以兩人為源頭瘋狂的爆發，捲起一重重巨浪席捲，對著四周岸邊湧去。

看臺上，無數目光穿過水浪，望著碰撞的源頭，然後就有著一些驚咦聲響起。

因為他們發現，這一次的碰撞中，李洛竟然並沒有落入太多的下風，反而是與對方旗鼓相當。

「你果然還有留手！」

陸蒼同樣是察覺到了李洛那突然間有所變強的相力，當即咧嘴一笑，笑容森寒。

李洛未曾言語，而是袖袍一抖，數顆光球突然暴射而出，於兩人之間爆炸開來，頓時有極其璀璨的強光橫掃。

水光球！

李洛眼球上早有水相之力所化的薄膜形成，遮蔽了強光，同時雙刀化為凌厲刀光，直接對著陸蒼斬去。

鐺鐺鐺！

不過刀光掠出，卻是有道道棍影呼嘯而來，直接將刀光盡數的轟碎。

而且隨後更多狂暴的棍影對著李洛轟來，那陸蒼，竟然並沒有受到半點強光的影響。

霎那之間，雙方刀光棍影皆是凌厲的朝著對方招呼而去，破風聲響個不停。

不過李洛的刀光穿透棍影攻勢落在陸蒼身體上時，卻是有火花濺射，後者身體表面浮現的赤黑蛇鱗仿佛是一層鎧甲般，將李洛的攻擊抵禦下來。

但陸蒼那些落在李洛身上的攻擊，也沒有取得太過明顯的效果，因為李洛的身體表面似是有一層薄薄的水衣，棍影落在上面引發了漣漪綻放，而後力量便是會迅速的化解。

那是，重水紗衣。

雙方攻勢猛烈兇狠，但最終所帶來的效果仿佛都不太明顯。

一時間，可謂是不分伯仲。

鐺！

又是一次兇狠的碰撞，李洛與陸蒼皆是倒射而退。

「李洛，你那股突然增強的相力，似乎衰弱得很快呢。」陸蒼重重的吐了一口氣，手中青蟒棍一揮，腳下湖面被撕裂，他不懷好意的說道。

「你這種狀態應該也不能持續太久吧？」李洛笑道。

「至少比你久。」陸蒼反擊道。

李洛目光瞥向了高臺上代表比賽時間的大香，道：「但是我堅持到比賽時間結束還是能夠做到的，而一旦這場比賽被拖成了平局，你知道最後會怎麼樣嗎？」

「按照規矩，會進行加賽，加賽的雙方，則是選擇兩座學府代表中實力最強的人，所以大概率會是宮神鈞對中南。」

陸蒼冷笑一聲：「就算是宮神鈞，也未必能打破中南學長的防禦。」

「那就繼續平局...加時賽延長，那麼就會拖到三星院了。」李洛慢悠悠的道。

這次陸蒼面色終於是變得陰沉了一點，如果又拖到三星院再開一局，那真是沒什麼勝算了，因為姜青娥太無敵，他們這邊根本無人能擋，即便是趙徽音，也不過只是勉強與她交鋒一下而已，想要取勝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陸蒼赤黑的豎瞳中有著森冷的光澤浮現，言語冰冷的道：「你真覺得我會讓你把局面拖到那一步嗎？」

他緩緩的踏出一步，上身衣衫直接是在此時被震碎，露出了赤裸的上身。

然後李洛就見到，有赤黑的咒紋宛如蛇一般的從陸蒼血肉中鑽出來，漸漸的在其皮膚表面，凝結成了兩條糾纏在一起的赤黑巨蟒，巨蟒咒紋一路延伸到陸蒼的臉龐上。

臉龐兩側，正好是赤黑巨蟒張開了猙獰的獠牙巨口。

如此詭異一幕，頓時讓得陸蒼的面目變得可怖起來，令人不寒而慄。

遠遠看去，仿佛一條赤黑雙頭巨蟒盤踞於湖面上，散發著滔天兇戾與陰冷。

這一瞬，李洛感覺到了巨大的危險。

轟！

然而還不待他有什麼動作，他就見到，陸蒼所立的那片湖面，仿佛是在此時突然間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硬生生的掀翻了起來，百丈巨浪翻湧，裹挾著巨大的陰影直接對著李洛所在的方向，籠罩了下來。

看臺上，無數震驚的聲音響徹而起。

而巨浪尚未呼嘯而下，李洛便是感覺到眼前一花，兇煞之氣撲面而來，陸蒼的身影，出現在前方半空，而後，便是那陡然間砸下的青蟒棍影，那一棍呼嘯而下，李洛腳下的水面，都被生生的撕裂開來。

那一瞬，李洛仿佛是看見一條百丈巨蟒於虛空間，重重的甩尾碾壓而下。

砰！

李洛雙刀迎上，刀光璀璨。

然而僅僅是瞬間，他手中的雙刀便是爆碎開來，而他的身體更是如遭重創，砰的一聲，湖面塌陷，整個人都是被陸蒼這極其恐怖的一擊，硬生生的轟進了湖底。

此時，巨浪方才落下，發出了震耳欲聾般的轟鳴聲。

除此之外，群山間，鴉雀無聲。

第三百九十五章心計

當李洛見到出現在橋頭的姜青娥時，也是怔了一下，這麼巧的麼？

姜青娥的眸光在看向這邊，顯然他與趙徽音在這裡的拉拉扯扯也是看在眼中，她那絕美的容顏倒是頗為的平靜，依舊是如常的讓人看不出喜怒。

只不過，她也是駐步在那裡，沒有走過來。

李洛想要對著她招手打招呼，卻是發現那近在眼前的趙徽音突然貼近了過來，那瞬間兩人的姿勢變得相當的親密。

然後李洛就見到姜青娥轉身走了。

李洛眉頭微皺，再顧不得男女之別，直接是伸手將趙徽音用力的推開，他這份力量用得很足，但趙徽音卻只是嬌軀微微一顫，而後上身後仰了一下。

李洛則是藉此退後了兩步，眼神淡淡的注視著眼前那容顏氣質皆是上佳，但卻又帶著一股魅惑味道的趙徽音。

趙徽音紅唇露出微微笑意，道：「李洛學弟，這就是聖玄星學府的待客之道嗎？似乎不怎麼紳士呢。」

李洛淡淡的道：「這位趙學姐，你究竟是想要做什麼？」

趙徽音無辜的眨了眨修長的睫毛，道：「李洛學弟，你在說什麼呢？」

「剛才的碰撞，是你故意的吧？真不愧是藍淵之狐啊，這才剛來聖玄星學府半天時間，就搞出了一地雞毛，我知道你的目標應該不是我，而是姜青娥。」李洛平靜的說道。

「讓我想想你想要做什麼...你是知道我和姜青娥的關係，所以就玩了這麼一出，你的目的，是激怒姜青娥吧？」

「你知道姜青娥的實力，而你在門票賽上大概率會碰上她，所以你為了增強一點勝率，就以我為翹板，試圖藉此激怒姜青娥，而憤怒的人，在對戰時總是會受到一點影響，這或許就是你所想要的。」

李洛搖搖頭，感嘆一聲：「趙學姐，你真的是很能搞事啊。」

趙徽音唇角帶著細微笑意的盯著李洛說話，微微偏頭，道：「李洛學弟的聰明，不輸你的帥氣呢。」

「對於姜青娥的情報，我已經看過很多遍了，她幾乎是一個無懈可擊的人，但她似乎偏偏對你會顯得極為的看重,你們兩人間的那份婚約,看起來比很多人想像的都要堅固牢實。」

「其實之前我對此是有些不相信的,畢竟以姜青娥那般優秀的女孩，我很難相信她會對一個異性另眼相看，但看剛才她的反應,好像我還真是低估了你們間的感情呢。」

「不過這樣也說明，我的這點小手段,也不是完全沒有作用的嘛。」她笑嘻嘻的道。

李洛盯著趙徽音姣好白皙的容顏看了一會,卻是有些古怪的笑了笑,道：「趙學姐，激怒姜青娥,可真的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

「相信我，你後天可能會因此而後悔的。」

趙徽音不置可否的一笑，道：「真的嗎？那到時候真是要試試看了呢。」

「而且相比於我,我感覺李洛學弟還是要擔心一下自己吧,我們學府一星院那陸蒼,陸藏,不論誰上場，恐怕你這裡都不好應對呢。」

李洛聞言笑了笑,也沒有再與這趙徽音多說什麼，擺了擺手，便是與她錯身而過。

趙徽音望著他離去的背影,饒有興致的笑了笑，而後雙手插在兜裡,開始欣賞著這裡的湖光山色。

半晌後，有兩道人影走了過來,站在她的兩側。

兩人一人白衣，一人黑衣,若是李洛在此的話，則是能夠將其認出來，正是那藍淵聖學府一星院的陸蒼與陸藏。

「學姐的計謀有效果嗎？」白衣陸蒼笑著問道。

趙徽音隨意的道：「這哪算得上是什麼計謀，一點偶然為之的小手段罷了，其實我只是好奇姜青娥與李洛那份婚約究竟是不是名義上的而已，畢竟對於姜青娥，我其實還是很重視甚至嚮往的,如果她是我們藍淵聖學府的人就好了，我會愛上她的。」

她直接語出驚人，完全不顧旁人在場。

不過白衣陸蒼卻對此顯得並不意外，因為藍淵聖學府中,所有人都知道他們這位趙學姐性取向比較特殊。

「但從剛才的試探中，我發現姜青娥與李洛之間，似乎還真是有一些感情，雖然不知道這種感情是屬於哪一種，但他們之間，並非是虛假的。」

趙徽音一笑，道：「當然，也不排除是姜青娥故意為之，就是讓我覺得已經激怒了她，如此一來等到時候交手時，我會因此出現一些誤判。」

陸蒼啞然。

「那個李洛，你們剛才也暗中觀察了吧？」趙徽音轉頭問道。

陸蒼點點頭，道：「從情報上來看，他應該擁有著雙相，水相與木相...這可真是少見，不過，我的勝算，應該會比他更高一些。」

趙徽音眺望著聖玄星學府內的山水，道：「可不要因此就小覷了呢，聖玄星學府底蘊比我們藍淵聖學府強多了，我們學府為了此次的門票賽，可是醞釀了好些年才能夠湊出一支還不錯的陣容，但誰能想到，聖玄星學府不僅出了一個姜青娥，還出了一個雙相李洛。」

「結局如何，還是得打過才知道。」陸蒼笑道，言語間也自有一份淡淡傲氣。

趙徽音輕輕頷首，也就不再說什麼，轉身而走。

「走吧，準備去吃飯咯，嘗嘗這聖玄星學府的美食。」

...

李洛離開了石橋，則是一路走回到宿舍小樓中，而待得他推門而進時，便是見到在那客廳臨窗的位置，姜青娥與白萌萌對坐在茶桌前，正在輕笑的交談著什麼，氣氛相當和諧。

見到李洛回來，姜青娥抬眸掃了他一眼，便是收回目光。

白萌萌則是起身，道：「隊長你修煉回來了嗎？我幫你泡杯茶吧。」

李洛笑著致謝，然後來到茶桌前，在靠近姜青娥這邊坐下，手掌託著臉龐，笑望著姜青娥那光潔如玉的絕美臉頰，笑道：「你不會是真的生氣了吧？你這麼聰明，不可能看不出那趙徽音的一些小把戲吧。」

姜青娥纖細玉指捧著茶杯，淺飲了一口，淡笑一聲。

「這就要多謝呂清兒學妹了，在她的鍛鍊下，那趙徽音這點尺度也想氣到我？」

第四百一十六章李洛的目的

巨浪轟鳴，無數湖水倒卷而下，猶如是一場傾盆暴雨。

群山間的層層看臺上，無數學員霍然起身，面色難看的望著龐大湖泊中的動靜，誰都沒料到那陸蒼突然爆發出如此驚人的攻擊，幾乎是瞬息間就將李洛壓制，轟進了湖底。

如此力量，簡直看得一些實力處於化相段第四變的學員都是面色凝重。

而且所有人都看得出來，陸蒼這是爆發了所有的力量，他顯然是想要在大香燃盡之前，將這場決勝戰結束。

「當陸蒼施展出「雙蟒咒」時，這場決勝局就進入倒計時了。」

藍淵聖學府的看臺上，趙徽音等人望著仿佛一頭兇蟒盤踞於湖中的陸蒼，卻皆是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因為以他們對陸蒼的了解，「雙蟒咒」是陸蒼體內兩股力量的燃燒狀態，這會為陸蒼提供極為狂暴可怕的力量，但持續時間很短，所以一旦陸蒼進入這種狀態，那麼就說明戰鬥將要結束。

沒有同等級的對手能夠扛得住陸蒼的這種狀態。。

「李洛的雙相的確厲害，不過可惜此次遇見了陸蒼兩兄弟，他們憑藉血脈，互相嫁接相力，相性，從某種意義來說，現在的陸蒼也算是身懷雙相，雖說沒有獨立的相宮支撐，無法持續太久，但在短時間內的戰鬥力，絕對是要勝過李洛的雙相。」趙徽音嬌媚的臉蛋上露出了笑容，悠悠說道。

「此次的聖杯戰的這一張門票，看來是要落在我們藍淵聖學府的手中了。」

在其身旁，藍淵聖學府的其他代表，也是露出了勝券在握的笑容，雖然此次門票賽前半段他們幾乎被聖玄星學府完全的壓制，但好在天無絕人之路，他們最終又是將局面拉扯了回來，如今，勝利的天平已經傾斜了過來。

此次若能取勝，藍淵聖學府的名聲必將在整個東域神州之上傳開,這將會有利於學府排名的提升。

長公主,宮神鈞這些學府中的頂尖學員,神色也是在此時微微肅然，他們銳利的目光似是穿透了湖水，看見了那一道被驚人力量轟進了湖底的身影。

陸蒼爆發出來的力量,連他們都為之驚訝，而李洛,又該如何來應對？

這一刻,即便是對李洛還算有些信心的長公主,都開始不免有點動搖了。

他們所有人，都小瞧了藍淵聖學府的這個陸蒼。

「隊長！」一星院這邊,白萌萌緊張到伸手捂住了小嘴，那水靈靈的大眼睛中滿是驚慌。

「草，藍淵聖學府這狗東xz得可真深！」虞浪更是直接破口大罵了出來。

「這個陸蒼,好強！如果剛才那可怕的一擊是衝著我而來的話,現在的我必然已經重傷到失去戰鬥力。」秦逐鹿面色凝重,聲音低沉的道。

呂清兒未曾說話,可那緊握的雙手，同樣是顯露了心中的擔憂。

而後她忍不住的看向姜青娥,後者那絕美的玉顏倒是一片平靜，並沒有任何的驚慌，這讓得呂清兒不由自主的暗自鬆了一口氣,遲疑了一下，問道：「姜學姐,李洛他不會有事吧？」

姜青娥金色的眸子注視著那掀起巨浪的湖泊，平靜道：「這個陸蒼的實力,即便是放眼這東域神州各大學府的一星院中，恐怕都是頂尖的那一層,藍淵聖學府能夠出這麼一個怪胎，也算是厲害了。」

她轉頭看了呂清兒一眼，道：「不過即便現在的陸蒼實力很驚人，但卻不代表他就真的能夠取勝了。」

「雖然我不清楚李洛究竟有沒有什麼底牌，但我卻能夠感覺到，他並沒有躲避陸蒼所帶來的壓力，相反,他似乎在期待這種壓力...甚至，陸蒼的攻擊，李洛仿佛是主動迎上去的。」

呂清兒一怔：「什麼意思？」

「一種直覺罷了。」姜青娥搖搖頭。

呂清兒無奈，不過也沒有再多問,姜青娥的這番話，倒是讓得她緊張擔憂的心情緩解了一些，而且，在場的這些人中，除了姜青娥外，或許也就要屬她對李洛更為的相信了。

雖然陸蒼很強，但作為與李洛經歷了許多的同行人，呂清兒也能夠隱隱的感覺到那個少年體內所蘊含的洶湧波濤。

陸蒼固然出人意料，可誰能確定，李洛所展現的，就是他的全部呢？

...

湖底，湖水激湧。

李洛的身軀於水中緩緩的墜落，他能夠感受到雙臂處傳來的劇痛，有血痕撕裂開來，鮮血不斷的湧出，在其體內，更是有一股狂暴至極的相力在肆意衝撞，同時啃食血肉。

那是來自陸蒼的相力。

先前那狂暴的一擊，顯然也給李洛帶來了不小的傷勢。

身體上劇痛湧來，不過李洛的臉龐，卻是出人意料的平靜，那雙瞳之中不僅沒有驚慌，反而是跳動著莫名的神採。

這種處境，真是許久未曾遇見了。

這個陸蒼，是一個很合格以及值得傾盡全力來重視的對手呢。

李洛的唇角，微微的掀起一抹笑意。

他抬起頭，目光透過洶湧的湖水，看見了那立於湖面之上的陸蒼，此時的後者，那赤黑豎瞳同樣是鎖定了他。

兩人的目光對碰。

陸蒼面色陰沉，緩緩的握緊了手中的青蟒棍，因為在李洛的目光中，他仿佛是看見了一些鼓勵之色，這讓得他有些惱怒，這個傢伙，都已經被壓製成這幅模樣了，還要裝腔作勢嗎？

這種局面，你還能怎麼翻？！

既然你不想認輸，那就只能打到你認輸了！

轟！

這一瞬，只見得赤黑相力再度自陸蒼體內爆發出來，那相力仿佛是形成了某種粘稠的物質，於陸蒼身軀表面流淌，最後匯聚於手中的青蟒棍下。

赤黑粘稠的能量物質，於青蟒棍上不斷的滴落，而當其落在湖水中時，只見得那片湖水頓時變得烏黑起來，仿佛是被某種劇毒所汙染。

在那無數道複雜的目光中，陸蒼一腳跺下。

譁啦啦！

湖面仿佛是在此時直接被分裂而開，下一刻，陸蒼長嘯出聲，赤黑相力席捲，其身影宛如赤黑巨蟒般，直接是破水而下，棍影掃過，湖水都被分開。

那一棍，直指湖底的李洛。

整個湖泊，仿佛都是在此時因為那激蕩的相力而沸騰起來。

無數人屏息靜氣，甚至連督戰的紫輝導師都是暗自醞釀，準備在那最後關頭將比試終結，因為陸蒼這一擊太過的強悍，若是一個不慎，李洛說不得會有性命之危。

湖底的李洛，同樣是看見了那道破水而下，宛如赤黑巨蟒嘶嘯而來的陸蒼，那青蟒棍之上凝聚的力量，連湖水都是被生生的撕裂，湖底的淤泥，都被攪動起來。

強悍的壓迫感籠罩而來。

李洛甚至感覺到了一股死亡般的氣息。

這種感覺，比在那金龍道場中面對林梭時，還要強盛數倍！

在那種死亡氣息般的壓迫下，李洛突然感覺到天地都變得安靜了下來，湖水的流動，相力的轟鳴，一切的聲音都消失了，唯有心臟，還在激烈的跳動。

渾身的鮮血，開始加速的流淌。

李洛嘴角的笑意，漸漸的擴散。

就是這種感覺。

他竟然是在此時，緩緩的閉上了眼目。

心神沉入到了水光相的相宮中。

在這裡，水光相力種子大放光明，其上的相力光紋已是璀璨到了極致。

此前在聖木界洞中特訓時，李洛在最後一天完成了「木土相」的衍變，將自身真正的踏入到了化相段，可變化的，只是木土相，至於自身最強的「水光相」，卻至今還未能完成那一步。

經過一次次的嘗試，李洛感覺到，「水光相」的衍變應該是因為品階遠勝於「木土相」，所以難度極高，想要完成這步衍變，需要一些水磨工夫。

原本李洛也以為如此，但現在，或許可以省掉這一步。

這也是李洛真正的目的。

他要藉助陸蒼帶來的壓力，幫他完成「水光相」的衍變！

第三百九十六章獎勵

李洛險些被姜青娥這句話給嗆到。

「這倒不至於吧？呂清兒也沒做什麼啊。」李洛撓頭說道。

姜青娥心頭輕呵了一聲，還沒做什麼，那呂清兒此前都明目張胆的來要求她解除跟李洛的婚約了，雖說呂清兒的理由是認為她與李洛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愛情」，這份婚約對雙方都是負擔，但敢當著她的面來開這個口，也是相當的囂張了。

跟這相比起來，趙徽音今日的這點小手段又算得了什麼？

不過這些話以姜青娥那高傲的性子當然也不可能跟李洛說，而真有問題，她會自己妥善的解決掉。

「我知道那趙徽音的目的，所以我樂意讓她感覺到她的目的達到了，等之後的門票賽上，如果她因此就要耍一些手段，我也不妨將計就計跟她玩玩，看看到時候究竟是誰會吃虧。」姜青娥將茶杯放下，說道。

李洛有點無語，敢情他直接是成為了兩女的博弈點了？

「以你的實力，還需玩這一套嗎。」李洛無奈的道。

那趙徽音或許很強，但對於姜青娥，李洛有著絕對的信心。

「獅子搏兔亦使全力，能省點功夫自然是好，那趙徽音很聰明，如果能夠讓她聰明反被聰明誤，也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姜青娥輕笑了一聲，道：「不過此女異常狡猾，我先前的表現未必就真能騙得了她，不過也無所謂了，只是場外的一點小小博弈而已，真正的勝負，還是得靠自身的實力。」

「我倒是希望她不要太讓我失望，在聖玄星學府三星院中，都澤紅蓮早就被我壓得沒半點脾氣，只能偶爾做點小事來凸顯下存在感，一點意思都沒有。」

望著姜青娥那有些百無聊賴的神情，李洛忍不住的伸起大拇指，這是我一直追求的味道，無敵是多少寂寞。

「這次的門票賽，青娥姐覺得我們勝算如何？」李洛笑問道。

姜青娥纖細玉指點了一滴茶水，然後在桌面上划過，光明相力落入其中，就形成了淡淡的光字。

「門票賽七場，先說四星院那邊,代表已經確定,宮神鈞與長公主,這兩人算是如今七星柱中最強的，你覺得他們會取得兩勝嗎？」她反問道。

李洛遲疑了一下，道：「應該可以吧。」

他從未見過宮神鈞出手,但長公主的實力他還是粗略見過的，相當的雄厚,而宮神鈞比長公主還強一分,這兩人出馬,藍淵聖學府那邊的兩位四星院代表，未必能阻擋吧？

姜青娥卻是搖搖頭,道：「那你倒是小瞧了藍淵聖學府那位叫做中南的代表了。」

「我研究過中南的戰績，你知道麼，至從他進入藍淵聖學府後,歷經大戰無數,卻從未取得過一敗。」

李洛聞言頓時一驚,道：「從未一敗,這麼強？」

姜青娥笑了笑，道：「因為他的戰鬥,大部分都是以平局結束，迄今為此，他所遇見過的同等級對手,沒有人能夠攻破他的防禦，最終都是被耗得相力枯竭,即便是我們聖玄星學府七星柱中的那位王朝，在防禦這上面都沒他強。」

李洛神色不由得凝重起來,七星柱中那位叫做王朝的學長，號稱聖玄星學府最強防禦,竟然還比不過那中南？

「如果是宮神鈞遇見了中南，有四成概率被拖成平局，如果是長公主遇見的話，平局的概率可能有六成，所以四星院兩場，最好的結果，就是一勝一平。」姜青娥分析道。

「至於三星院這邊的兩場,我這裡取勝一場應該在九成的概率，都澤紅蓮麼，不太穩定，但好在藍淵聖學府三星院中除了那趙徽音外也沒有太過厲害的人,所以都澤紅蓮那裡只能說是五五開。」

「二星院兩邊算是比爛，就看誰更爛了，看點不多。」

「一星院這邊...」

姜青娥聲音頓了頓，眸光轉向了李洛，笑道：「你覺得呢？」

李洛鄭重的道：「從顏值上面來說，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碾壓取勝。」

姜青娥沒好氣的看了他一眼，長得好看很得意嗎？我如果也像你這樣，直接就宣布舉世無敵了。

李洛笑了笑，不再開玩笑，而是認真的想了想，道：「藍淵聖學府那邊的陸蒼與陸藏，我雖然沒接觸，但總是隱隱的有點異樣的感覺，所以我真不敢盲目自信，只能到時候全力而為。」

而對於他這般謹慎，姜青娥則是露出了贊同之色，道：「你這樣想我就放心了，這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你能身懷雙相，未必就沒有其他的古怪人士，那陸蒼與陸藏，略微有些詭異，說不得他們才是藍淵聖學府真正的殺手鐧。」

「一星院的殺手鐧，這麼拼的嗎？」李洛愕然道。

「正是因為旁人難以猜測，才有可能會成為奇招，你要知道，為了聖杯戰，藍淵聖學府已經籌備了多年，他們實力底蘊本就弱於我們聖玄星學府一頭，如果沒有點奇招，想要取勝也挺難。」姜青娥說道。

李洛微微點頭，道：「我會小心的。」

而後兩人再度隨意的聊了一會天，不知不覺便是天色漸晚，姜青娥見狀就起身離去。

李洛將她送到宿舍小樓前，此時月光傾灑而下，照耀在眼前有著修長身姿的女孩身上，那精緻絕美的容顏反射著點點光澤，淡淡的月光下，她仿佛是一株盛開的夜蓮。

李洛一時間看得微微有點發呆。

被他這般看著，姜青娥倒也不惱，反而是笑道：「漂亮嗎？跟那趙徽音比呢？」

「如果說雲泥之別那的確是誇張了一些，但有青娥姐你在這裡，她那點美人計恐怕是永遠沒效果的。」李洛感嘆一聲，說道。

姜青娥紅唇微掀，道：「倒是會說話。」

然後擺擺手，就要離去。

不過李洛突然伸手拉住了她的手腕，姜青娥一怔，也沒有掙脫，只是微微偏頭有些疑惑的看著他。

「還有什麼事嗎？」

李洛輕咳了一聲，道：「我成為了一星院的代表人選。」

「我知道呀。」姜青娥眸子中散發著一點疑惑。

「我前兩天打敗了秦逐鹿。」李洛又說道。

「聽說了。」姜青娥眸光微閃了一下，點頭道。

李洛瞪了姜青娥一眼，道：「所以我現在是聖玄星學府一星院貨真價實的第一人了，姜青娥，你還記得之前給我的承諾嗎？」

「你說如果我能夠成為聖玄星學府第一人，可是要給我獎勵的！」

「現在我做到了，你的獎勵呢？！」

姜青娥愣住，眸光有點閃爍。

李洛望著呆住的姜青娥，頓時似是有些失望的嘆了一口氣，道：「算了，我就知道你隨便說著玩玩的，沒事了，你走吧。」

聽著李洛這包含哀怨的話語，姜青娥也是沒好氣的白了他一眼，道：「這還真是沒想好，那你想要什麼獎勵？」

李洛磨挲著下巴，目光打量著姜青娥白皙如玉的臉頰，作出一副浪蕩的模樣。

姜青娥對於他的目光倒是並不在意，反而任由他打量著，兩人間的關係太過的深刻，她對李洛從始至終就沒有半點的抗拒，所以即便李洛真要有一些很親密的舉動，她也會接受。

只不過，對於她這般平靜的姿態，李洛反而是嘆了一聲，臉龐上的浪蕩神情也是收斂了起來。

「又怎麼了？」姜青娥疑惑的道。

李洛無奈的道：「青娥姐，你這樣讓我很沒成就感啊。」

姜青娥道：「那我還得反抗一下嗎？我這不是擔心稍微反抗一下會不小心把你重傷了麼。」

李洛心口仿佛被插了一刀，他揉了揉胸膛，苦笑一聲，道：「青娥姐，我知道我們這麼多年的感情極其的複雜，但你應該明白我想要的是什麼，包括我一直想要努力做到的解除婚約。」

姜青娥凝視著李洛的臉龐，她當然一直都知道李洛的目的，所謂的解除婚約也不是真的要解除，而是想要改變其中的意義。

回想這將近一年的時間下來，李洛的確在以驚人的速度成長著，那個天蜀郡的空相少年，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了大夏國年輕一輩中最優秀的人。

他一直都在努力，努力的想要追趕上她的腳步，最起碼，現在的他，已經沒有人能夠質疑他的潛力，也不會有人在聽見兩人的婚約時，第一反應就是不配兩個字。

「青娥姐，其實我也不需要什麼獎勵，我只是希望我在努力的顛覆我們間那種複雜情感的時候，你也能夠稍稍的脫離一下我們這麼多年的情感桎梏，比如說，把我當成一個對你有意的普通追求者。」李洛說道。

「你想一想，如果是一個對你有意的追求者，剛才對你露出那樣的神態，你是什麼反應？」

姜青娥微微想了想，認真的道：「那麼他現在已經死了。」

李洛一愣，乾笑道：「不至於吧。」

姜青娥輕笑一聲，輕聲道：「李洛，我知道你想要說什麼，你這將近一年時間的提升，連我都為你感到驚嘆，我以前就說過，你不會比任何人遜色，包括我。」

「不過你說的把你當做一個普通的追求者，這一點卻真的是做不到。」

而不待李洛憤怒，她便是慢悠悠的道：「不管你要做什麼，以我們的感情，如果你要去做那追求者，那也一定是最有機會以及實力的那一個。」

同時她在心中還補充了一句：「也是唯一的那一個。」

李洛心花怒放，同時悲嘆一聲，真屬實是被拿捏明白了。

小樓前的月光下，姜青娥金色的眸子中有著波瀾在流動，她注視著李洛，道：「李洛，其實你說的很對，我們的感情太過複雜與深厚，所以我的確很難走出這個桎梏，不過我會儘量嘗試一下...」

「而且我也可以給你一個很明確的承諾。」

「什麼？」李洛心頭一跳。

姜青娥微微一笑，笑容在月光下驚豔到讓人窒息。

「等你實力超過我的那一天，我們就解除掉的那一份婚約。」

（最近快要過年了，瑣事很多，存稿用完了，今天一更…）

第四百一十七章水光相的衍變

譁啦啦！

四周的湖水在沉重的壓迫而來，但那種沉重感並非來自湖水，而是來自陸蒼那裹挾著驚人力量的一棍。

死亡氣息瀰漫而來，然而李洛的心神卻愈發的寧靜。

因為在那「水光相」的相宮內，散發著耀眼光芒的相力種子仿佛在如同一顆心臟般緩緩的跳動著，其內凝聚的相力已經達到了某種極限。

咚咚！

萬物寂靜，唯有心臟跳動的聲音不斷迴蕩。

在那湖底，陸蒼的棍影已是襲殺而來，不過短短十數丈。

棍影上所散發的狂暴力量，攪起了湖底淤泥，清澈的湖水都在此時變得烏黑起來。

咔嚓！

寂靜的心靈中，李洛突然聽見了一道細微的破碎聲，然後他的心神一動，就注視到了在那「水光相」相宮內，水光種子之上，竟是裂開了一道道的縫隙，下一瞬，光芒暴射，這一顆相力種子生生的爆碎開來。。

漫天的光雨從天而降。

這些光雨很快於相宮中匯聚，漸漸的，竟是形成了一汪清澈的水池。

水池散發著玄妙的氣息，那是由李洛辛苦修煉而來的相力所凝聚衍變。

而且，若是注視著水池內，則是會發現，在那水池中，仿佛是倒映著一顆璀璨神聖的光球，光球的光芒與水池融合在一起，令得這一汪水池也變得有些神聖起來。

李洛的心中，有歡欣之意湧現。

因為在這一刻，他終於是完成了水光相的衍變。

李洛心念一動，只見得有無數呈現淡淡湛藍色彩的水珠自水池中升騰而起，這些水珠其內皆是蘊含著一點異光，明亮異常。

每一顆水珠，都是水光相力所化。

而且那種相力強度，比起之前的相力種子，顯然是強盛了太多。

感受著相力的變化，李洛的心中，響起了一道滿意的輕笑聲。

湖底，李洛緊閉的雙目陡然睜開，眼瞳中似是有著刺目光芒暴射而出，他望著那轟擊而至的棍影，體內兩座相宮震動嗡鳴，而後兩股雄渾的相力如洪流般的奔湧而出，轟然相撞。

雙相之力！

澎湃的力量如怒龍般於體內奔騰，他的身軀仿佛是化為了一座熔爐。

這股雙相之力,比此前任何一次,都要強大！

李洛這邊的動靜,第一時間被陸蒼所察覺，他的眼瞳微微一縮，因為他也感覺到了李洛周身突然間異常活躍起來的相力波動。

不過陸蒼轉瞬就壓制下了心中的驚疑,這個時刻，做什麼都來不及了！

「李洛,你輸定了！」

陸蒼厲吼,手中棍影如毒蟒突襲,暴轟而去。

李洛面容不變，五指緊握成拳,下一瞬，一拳轟出，沒有任何花俏的相術,唯有著那一股澎湃狂暴的雙相之力於此時毫無保留的爆發,於他的手腕處,竟是形成了兩道淡淡的光環。

在李洛自身都沒有察覺間,其體內的雙相之力，顯然達到了一種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緊密與完美的融合。

轟！

面前的湖水,瞬間被震散，形成了真空地帶。

而後李洛這一拳，直接於與陸蒼那呼嘯而來的青蟒棍影,悍然相撞。

鐺！

巨聲於湖底響徹，聲波裹挾著相力衝擊爆發,只見得李洛與陸蒼四周十數米內的湖水，直接是被盡數的震退。

而陸蒼的面色,直接於此時劇變。

「草！」

他忍不住的一聲怒罵，因為李洛這一拳的力量,超出他想像的驚人，這一刻，他手中的青蟒棍都是在劇烈的震顫，其上凝聚的那些粘稠物質，紛紛開始潰散消融。

「怎麼可能？！」

他心頭駭然，要知道現在他可是處於自身最強的狀態，就算是一般化相段第四變的對手,面對此時的他都必須全力以赴，這李洛剛才被他一棍轟爆了手中雙刀，甚至被打進了湖底，可謂是被壓製得徹徹底底,但怎麼轉眼間，又是爆發出了足以反超他的力量？！

鐺！鐺！

在陸蒼駭然間，李洛又是兩拳轟來，與那劇烈震顫的青蟒棍相撞。

砰！砰！

狂暴的相力刺耳的爆發，於這湖底掀起波濤。

這一次，那股如巨浪般咆哮而來的力量，終於是衝毀了陸蒼所有的防禦，他緊握青蟒棍的手掌虎口直接破裂，鮮血直流，十指上的血肉都被剮去了一層，狂暴驚人的相力蠻橫的衝進了他的體內。

咻！

陸蒼再也抓不住青蟒棍，棍身脫手，而後便是化為一道青影在哀鳴中倒射而出。

陸蒼心中驚駭，試圖急退。

但此時的李洛比他更快，一步踏出，便是出現在了他的面前。

「不好意思，用你當了一次磨刀石，不過效果...還不錯。」

李洛的笑聲傳入了陸蒼耳中，同時他重拳已是轟出，那環繞著兩道相力光圈的拳頭，直接轟向了陸蒼胸膛。

那一拳，快若閃電，重若千斤。

陸蒼一聲咆哮，面龐上的雙蟒紋路仿佛也是在此時發出了嘶嘯聲，令得其看上去愈發的猙獰，他此時同樣爆發了全力，重拳迎上。

轟！

兩人重拳相撞，所有的力量都仿佛是在這一瞬傾瀉而出，相力狂暴的橫掃，直接於那湖面之上爆發出巨浪。

群山間所有人都是能夠清晰的聽見湖底傳出的巨聲。

一道道目光緊張的投射而來。

咻！

而就在此時，他們見到了一道青光自湖底暴射而出，洞穿了岸邊一株株參天大樹，最後轟的一聲，刺在了一座山壁之上。

待得煙塵散去時，頓時有諸多目光浮現驚愕之色。

因為那山壁上的，竟然是青蟒棍！

棍身插進山壁，還在嗡鳴做響。

有譁然聲爆發。

怎麼回事？陸蒼的青蟒棍怎麼被打飛了？

藍淵聖學府的看臺上，原本帶著笑容的趙徽音，笑容也是在此時一點點的收斂起來，她目光銳利的盯著湖泊中，可此時那裡淤泥黑霧瀰漫，幾乎是遮擋了所有的視線。

那裡，發生了什麼？！

陸蒼不是佔據絕對優勢的嗎？怎麼青蟒棍會脫手？！

情況，似乎是發生了一點變化。

群山間一片安靜，所有人都是目光死死的盯著那掀起巨浪的湖泊，他們感覺，恐怕這一場門票賽的決勝局，將會出現結果了。

可是，究竟是誰贏呢？

應該是陸蒼吧？畢竟剛才他的力量所有人都看見了，李洛在他的手下似乎處於完全的劣勢。

安靜持續了好半晌。

突然間湖水有些波瀾泛起，然後無數道目光便是見到，一道人影自湖水中遊了上來，然後腳掌踩在了湖面上。

那道人影一出現，就仰起臉，對著群山間那些看臺上露出了笑容。

那是...李洛！

而此時他們才注意到，在李洛的一隻手上，還拖著一道人影。

那是陸蒼。

但是此時的他，雙目緊閉，氣若遊絲，已是陷入到了昏迷狀態之中。

這一刻，所有人都知道結果了。

望著站在湖面上，面龐微微有點蒼白，但笑容卻異常燦爛的李洛，一時間全場寂靜無聲。

而也就是在這寂靜間，一星院的看臺上，一道不合時宜的激動咆哮聲陡然的響起。

「愣個毛，掌聲在哪裡？！」

第四百一十八章逆轉

突如其來的激動咆哮聲，讓得看臺上那些處於驚愕的學員們都是忍不住的想笑，不過好歹此時終於是回過神來，他們也沒理會那咆哮聲的來源，而是目光散發著奇特光彩的注視著湖泊中所站著的少年。

李洛，竟然贏了？！

所有人都是略微的有點恍惚，局面怎麼突然扭轉成這樣了？

在那湖底，究竟發生了怎麼樣的碰撞，為何原本佔據上風的陸蒼，卻是落敗了？

看他那昏迷的模樣，顯然是在剛才那劇烈的碰撞中受到了極重的創傷。

不過心中雖然疑惑與好奇，但卻並不妨礙群山間開始有著越來越多興奮而激動的歡呼聲響徹起來。

「李洛！」

「李洛！」

所有聖玄星學府的學員都是激動異常，畢竟這場戰鬥還是有些跌宕起伏的，先前陸蒼太過的強勢，強到連他們都開始感覺到不安，一些悲觀者甚至已經覺得門票將會從聖玄星學府手中溜走。

但誰都沒想到，片刻之後，局面卻是突變。

這一場戰鬥，聲勢上面或許沒有宮神鈞，姜青娥他們那樣的磅礴，但其中的精彩以及緊張程度，並不亞於前者。

而且最關鍵的是，李洛在這危急關頭，終歸還是挺身而出，頂住壓力，力挽狂瀾，阻止了藍淵聖學府試圖從聖玄星學府手中奪走聖杯戰門票的計劃。。

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得所有人給李洛在這一場的決勝局的表現打上完美的標籤。

全場沸騰間，督戰的紫輝導師也是開口，聲音響徹群山間：「此戰，聖玄星學府，李洛勝！」

「至此，門票賽七局結束，聖玄星學府三勝，二平，二敗,藍淵聖學府二勝,二平,三敗！」

「因此最終比賽結果為...聖玄星學府獲勝！」

轟！

隨著督戰導師的聲音落下，群山間的沸騰瞬間加劇，震耳欲聾的歡呼聲直衝雲霄,整個山脈都是在為之震顫。

所有的學員都是在歡呼慶祝，因為他們都明白,聖杯戰是東域神州上面所有學府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盛典,每一座學府多年來都是在為此而謀劃，儲備著力量,甚至可以說，對於各大學府來說，有兩件事情是他們永遠視為重中之重的,其一是暗窟,其二便是每四年一次的聖杯戰。

而聖杯戰,也的確有著足夠的魅力與吸引力。

那「龍骨聖杯」就不必多說了,那是最致命的誘惑，有了這等聖物,即便是暗窟都能被鎮壓，那將會讓得一座學府在四年之內少折損多少天驕學員？而且除此之外，聖杯戰上的排名,也會上傳到「學府聯盟」，而學府聯盟將會以此為評價標準,賜予不可或缺的諸多資源。

而來自學府聯盟的資源，是各大聖學府能夠如此壯大的底氣之一。

「竟然贏了...」

長公主,宮神鈞等人也是略顯錯愕的盯著湖泊上的身影，這個結果,連他們都稍感意外。

「這個李洛，藏了不少本事。」七星柱之一的王朝饒有興致的笑了笑，說道。

其他人頷首，片刻之前李洛還處於被壓制的狀態，可湖底的一番激鬥，結果卻是逆轉，這只能說李洛藏了一些誰都沒想到的手段。

長公主鳳目凝視著李洛,眸中有異色浮現，因為她發現這個李洛，真的總是在不經意間，給你展現出一些讓人感到意外的奇蹟。

說實話,以此次那陸蒼展現出來的實力與底牌，即便李洛真輸在了他的手上，恐怕也沒人能夠指責李洛無用，因為這個狀態的陸蒼的確很強，後者的實力，即便是在群雄雲集的聖杯戰上，都絕對是屬於驚豔的那一種。

李洛輸給他，不冤。

可誰都沒想到，李洛最終依然是取得了決勝局的勝利，同時將藍淵聖學府的謀劃生生的扼殺。

長公主修長嬌軀斜靠著欄杆，雙臂抱胸，不經意間的動作，更是顯得身體曲線曼妙動人，她紅唇微掀，不得不說此時她對李洛有了一點好奇，當然，這點好奇不是說對李洛有什麼青睞，只是單純的想要知道這個跟姜青娥截然不同的少年，究竟還藏了多少東西。

「你們說，他有沒有可能在聖杯戰上面，奪一個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的稱號？」她笑吟吟的說道。

一旁的眾人面面相覷。

「這個要求，未免高了一些吧？」

宮神鈞率先一笑，分析道：「粗略評測，那個陸蒼的實力，或許能夠排進東域神州一星院前十，李洛能夠將他打敗，混個前八甚至前五應該是有可能，可至於那個最強一星院的稱號，難度可不是一般的高。」

「你應該也清楚，聖杯戰上，究竟會出多少各種妖孽變態。」

「即便是雙相，也不見得就只有李洛一人。」

長公主頷首，這話倒也不差，雙相雖然罕見，但聖杯戰的參與者，是整個東域神州上面最優秀的年輕一輩，在那裡出現什麼人物都不奇怪，畢竟難道放眼這東域神州，就李洛一個雙相麼？

「不過就算拿不到最強稱號，此次的聖杯戰上，李洛應該也會是極為亮眼的那一個。」

對於長公主這話，眾人倒是頗為的認可，畢竟眼下這場戰鬥從激烈程度來說，已經算得上是聖杯戰的高水平了，李洛能夠取勝，足以說明他的實力。

...

一星院這邊的歡騰，算是諸多看臺上最為激烈，所有一星院學員都是面色漲紅，情緒異常的激動，李洛畢竟是一星院的代表，他勝得如此的漂亮，讓得整個一星院都與有榮焉。

看臺上，許多一星院的學員在鬼哭狼嚎，發出刺耳的聲音。

呂清兒與白萌萌都是悄悄的鬆了一口氣，一直緊繃的身體終於是在此時漸漸的放鬆下來。

「隊長真厲害呢。」白萌萌淺笑道，有些崇拜的樣子。

呂清兒清麗的俏臉上也是帶著歡快的笑容，她看著那站在湖面上的少年，他笑容燦爛，臉龐依舊是那般的好看，如一汪醇厚的酒，越品越香，而且跟曾經在南風學府時相比起來，現在的李洛，無疑是更為的自信以及耀眼。

而呂清兒從一開始就覺得，憑李洛的本事，他本就應該如此的奪目。

他的優秀，不比任何人差。

包括姜青娥。

想著，她就看了一眼旁邊的姜青娥。

而此時的後者，青絲飄揚，她察覺到了呂清兒的目光，於是轉過頭來，金色眸子饒有深意的看著呂清兒，微微一笑。

「你覺得我這未婚夫的表現如何？」

第三百九十七章大佬雲集

萬眾期待的門票賽如約而至。

這一日的聖玄星學府幾乎是成為了整個大夏的關注熱點，大夏城內諸多勢力紛紛出動，憑藉著各種關係獲得了觀戰位置，而大夏國內的其他勢力，無法來到現場，則是只能在一些城市中的特定地點處，藉助著相具投影，才能夠看見一些聖玄星學府內的戰況。

可以說，這場門票賽，此時無數大夏人都在翹首以待，如此影響力，實屬罕見。

而學府內的氣氛早在第一縷晨輝刺破雲層傾灑下來時就直接沸騰起來，喧囂活躍的聲浪一波波的擴散，直衝雲霄。

門票賽的地點定在了學府後山，此處群山聳立，而無數看臺的位置則是開闢於山崖上，一層層的石梯對著上下延展開來，目光俯視下去，便是能夠見到群山下的那片戰場。

沒有特定的擂臺，而是各種不同的地形，有山林，也有湖泊，還有著泥沼地之類。

當李洛，白萌萌，辛符三人來到此處時，只見得那一層層的看臺上早已是人聲鼎沸，無數的人影匯聚在其中，沸騰聲將這平日裡顯得寧靜的山脈盡數的籠罩。

「李洛！」

入口的地方，李洛突然聽見了熟悉的聲音，順著聲音看去，便是見到呂清兒俏麗的身影，後者正對著他招手，而在她的身旁，竟然還站著魚紅溪，一身紅裙明豔動人，充滿著風韻。

不過讓李洛意外的倒不是魚紅溪，而是除了這母女外，他們周圍還站著一群氣勢不俗的身影。

魚紅溪右側，是之前見過的極炎府府主祝青火,他身後就是祝煊。

都澤紅蓮姐弟也在,只不過讓李洛在意的是他們身前的一名中年男子,其一身黑衣，面色有些冷漠，略顯陰翳的眼神讓人有些不適,他負手而立，自有一股若有若無的厚重壓迫感散發出來。

李洛此前雖然未曾見過此人,但卻瞬間將他的身份給認了出來。

都澤府府主,都澤閻。

司秋穎的身影也在人群中,在她身前是一名金袍男子，其年歲跟都澤閻等人相差不多,但模樣卻是要顯得儒雅許多，此人李洛倒是有點印象，應該就是金雀府的府主,司擎。

嚯,眼前一群人,都是大夏中頂尖勢力的大佬,五大府中，出來了三位府主,可見此次聖玄星學府的門票賽有多引人注目。

原本這些大佬都是在互相交談，而呂清兒的招呼聲，也是讓得他們聲音一頓,然後各有些不同的目光，就投向了那對著這邊走來的少年。

迎著這些各方大佬的視線,李洛也沒有顯露什麼懼色，畢竟好歹他也是洛嵐府的少府主,雖說實力跟對方沒法比，但在府主缺席的情況下,他就是代府主，所以怎麼也不能給洛嵐府丟臉。

而望著面色如常而來的李洛，在場的三位府主眼神都是有著一點細微的變化，因為眼前少年的模樣，能夠清晰的看出那兩人的影子。

一想到那兩個人...他們的眼瞳都是忍不住的微縮了一下。

當初那李太玄與澹臺嵐在時，整個大夏的封侯境仿佛都是在他們的壓制之下。

「魚會長，三位府主。」在他們細微的失神間,李洛已是走上來，而後面露笑容的打著招呼。

極炎府府主祝青火注視著李洛，笑道：「李洛侄兒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就成為了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第一人,看來要不了多久，洛嵐府便又是要一龍一鳳齊聚了，呵呵，這讓我想起了當年的李太玄與澹臺嵐，洛嵐府真是氣運雄厚啊。」

他這話說出來，讓得都澤府的都澤閻眼神微微一寒，洛嵐府的衰敗他們其他幾府算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他們恐怕是最不樂意見到洛嵐府再度的崛起，如果到時候洛嵐府真的再出了一個李太玄與澹臺嵐，難不成又繼續被壓制多年嗎？

李洛也是看了祝青火一眼，他如何察覺不出對方言語間蘊含的惡意，這顯然是要將洛嵐府架上去烤，雖說洛嵐府已經被各方盯上，但祝青火這話無疑是想要再加一把火。

真是個陰險的老狗。

「祝青火你倒是想得真遠，現在李洛才只是相師境，我看你是當年被李太玄打出心理陰影了吧？」而此時司秋穎身前的司擎府主笑著開口說道。

祝青火聞言，面色變了變，冷笑道：「說得你沒被澹臺嵐打一樣。」

「技不如人也沒辦法。」司擎笑道。

李洛神色平靜，既沒有因為祝青火的挑撥而動怒，也沒有因為司擎的出聲援助而感動，五大府間的關係複雜，洛嵐府如今的境地，其他幾府都算是摻和過一腳，金雀府的關係的確要更友好一點，但更多也只是因為利益，金雀府需要一個洛嵐府來吸引極炎府與都澤府的火力。

如果因此就對金雀府心懷感激那也實在太幼稚了一些。

「行了，李太玄和澹臺嵐可未必就死了呢。」此時，魚紅溪淡淡的開口，制止了三位府主間的暗流湧動。

而她這個句話的殺傷力實在不小，當即氣氛就出現了片刻的凝滯，祝青火，都澤閻眼神明顯的變幻了一下，最終也就沒了什麼興趣，因為所有人都很明白，洛嵐府能夠在這些年苟延殘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這一點。

那兩人的可怕他們最清楚不過了，王侯戰場固然恐怖，可若是這兩人能夠走出來，那麼大夏必然會迎來一場巨大的震動。

另外，他們對魚紅溪的出言解圍也感到有些詫異，以前的魚紅溪對洛嵐府可是相當的冷淡，雙方也並沒有多少的來往，怎麼自從這李洛來到大夏城後，雙方的走動就變得多了一些呢？

是因為呂清兒嗎？

不過魚紅溪開了口，他們自然也就不便多說，然後也沒了停留此處的興致，紛紛對著場內而去。

等他們都走了，魚紅溪方才看向李洛，道：「李洛，你的成長很驚人，不過想要保護洛嵐府，這還不夠。」

李洛點點頭，笑道：「我知道，不過我會努力的。」

魚紅溪淡淡的道：「跟李太玄比起來，你就是太內斂了一些，或許這是因為你當初空相的原因，所以喜歡收斂鋒芒，但當你到了大夏城的那一刻，你就躲不了了，而既然躲不了，那就還是將你的鋒芒全部顯露出來吧。」

「另外，姜青娥雖然天賦驚人，但我卻覺得你並不弱於她，所以努把力吧，你洛嵐府總是女強男弱，好歹在你這裡也換個位吧？」

說完，她也是徑直離去。

呂清兒對著李洛露出鼓勵笑容：「李洛，今天加油！」

然後追上魚紅溪去了。

李洛望著魚紅溪離去的方向，面色有點古怪。

這魚紅溪，像是在幫他，怎麼感覺又像是在挑撥他跟姜青娥的關係呢。

這女人啊，真是複雜。

第四百一十九章結束

姜青娥這突然的問話，令得呂清兒俏臉微微僵了一下，旋即沒好氣的撇撇嘴，用得著故意提起這一點嘛？在她的眼中，可從來不覺得李洛與姜青娥間的那份婚約有什麼實際效果，相反，如果真有一天兩人間的這份婚約不存在了，她才會警醒一點，但現在以她的直覺來看，姜青娥與李洛間的感情雖然的確極其的深厚，但那卻並非是真正的情侶關係。

你要說他們親密，那其實是很親密的，他們互相間的信任度無人能及，但姜青娥在對待李洛的許多細微之處，還是有點像是姐姐在照顧弟弟。

這也是呂清兒一直覺得兩人的那份婚約不應該存在的主要原因。

若是沒那份婚約，她早就開始光明正大的追求李洛了，說不定如今早就已經得手了，嗯，那個時候，就可以名正言順的跟姜青娥這位姐姐好好的較量一下了。

心中思緒散發著，但呂清兒很快就恢復了無可挑剔的笑容，對著姜青娥道：「李洛的表現很好，真羨慕姜學姐，能有這麼完美的弟弟。」

姜青娥唇角的笑意始終未曾散去，看得出來此時她的心情也是極好，所以面對著呂清兒充滿著勇氣的挑釁她沒有置若罔聞，反而是頷首道：「不必羨慕，你畢竟也算是李洛的好朋友。」

好朋友三個字，咬得稍微有點重。。

呂清兒含笑。

兩女說話不算大聲，不過一旁的白萌萌剛好能夠清晰的聽見，少女清純的小臉上掛著笑眯眯的神色，同時心中對呂清兒的勇氣點了一個贊，畢竟敢勇於直面姜學姐威壓的女孩，在這學府內可真是不多，不過可惜挑釁烈度還不太夠，如果可以加點火就好了,這樣清兒就可以探探姜學姐的底了。

她們這邊在歡欣中進行著一些充滿「友誼」氣氛的切磋,而藍淵聖學府那邊,則是氣氛凝滯。

包括趙徽音在內的所有代表，都是沉默的望著湖泊上，先前眼中的期待在此時早已消散殆盡。

這個結果,同樣也出乎他們的意料。

「該死！」

趙徽音眼神變幻，最終一咬牙,忍不住的一巴掌拍在了欄杆上,嬌媚的臉蛋上滿是不解：「怎麼會輸掉呢？！」

一旁的中南嘆了一口氣,道：「那個李洛，比我們想像的還要不簡單。」

趙徽音沒好氣的道：「已經很重視了好吧！」

陸蒼已經算是他們藍淵聖學府藏著的殺手鐧了,而且剛才陸蒼也將自身手段用盡了，可最終還是輸了，這還能有什麼招？

中南苦笑一聲,這就真沒辦法了,技不如人,還能說什麼。

「聖玄星學府的底蘊實力本就強於我們藍淵聖學府,如果不是他們這一屆的二星院有些拉胯的話，我們都未必能夠撐到最後一局。」中南說道。

趙徽音咬著嘴唇,眼中滿是不甘心，明明都已經做到最好了，明明勝利都在眼前了。

她明眸盯著湖面上那道身影,略微的有些惱怒，這個李洛,還真是，真是...心中情緒翻湧著,最後趙徽音只能幽幽一嘆，李洛這是在維護他們聖玄星學府的榮耀,雙方本就是對立，人家也沒什麼錯。

只是這傢伙，還真是讓人意外啊。

她想起之前跟姜青娥交談時所說的話，她說陸蒼一定會打敗李洛的，那時候的姜青娥則是說在李洛這條溝裡面，已經埋了許多小覷他的人，而現在,這個溝裡面，要多她一個趙徽音了。

「能夠成為姜青娥的未婚夫，果然不是個繡花枕頭呢。」趙徽音心中這般的想著。

此前的接觸中，她感覺李洛雖然也算是有些本事,但跟姜青娥比起來還是差得太遠，雙方從很多方面來看都是有些不匹配，除了那李洛長得還算好看外。

可隨著眼前這場大戰的結束，趙徽音不得不將這種看法扭轉過來。

不論在那湖底爆發了何種激烈的對碰，但李洛都用事實證明了他的實力。

而且這些也都不重要了，此次的門票賽，他們藍淵聖學府，終歸還是輸了。

趙徽音慵懶的舒展了一下曼妙的身子，算了，輸就輸了吧，其實也早就有一些預料，李洛是吧，我記住你了，以後我也會關注聖杯戰的，到時候倒是想要看看，你究竟能在聖杯戰上面走多遠。

...

在群山間氣氛沸騰的時候，在那最高處的看臺上，氣氛倒是陷入了一段時間的安靜。

那些大夏各方勢力的大佬們目光皆是銳利的盯著湖面上那道少年的身影，此時的少年，笑容燦爛自信，在那張臉龐上，他們看見了兩道熟悉的影子。

兩道曾經讓得他們心顫的影子。

那兩道影子，在那些年，簡直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

祝青火，都澤閻等人皆是面沉如水，眼中的情緒看不清楚喜怒。

最終，金雀府的司擎府主幽幽感嘆一聲，道：「當真是虎父無犬子啊，洛嵐府這位少府主，以前所有人都看岔眼了。」

這次，沒有人反駁，即便是祝青火，都澤閻都不得不承認，以前他們對這位不起眼的少府主太過的忽視了，但這真的怪不得他們，因為姜青娥太過的耀眼了，有她的存在，誰還會去關注一個曾經空相的少府主？

但如今等到他們回過神來的時候，卻是發現，這個被忽視的少府主，其實也是一條潛龍。

或許其光芒不及姜青娥，但也絕對不容小覷。

「李太玄，澹臺嵐還真是幸運。」

祝青火再次淡淡的說著這種話：「洛嵐府後繼有人啊。」

都澤閻面色漠然，眼皮微垂，未曾答話。

魚紅溪神色平靜，似是未曾感受到這些大夏大佬們心中湧動的情緒，她並不打算參與其中，畢竟金龍寶行的中立立場，從來不會改變。

「啪啪！」

倒是這個時候，突然有鼓掌聲響起，眾人目光看去，只見得小皇帝在拍掌，後者瞧得眾人看來，不由笑道：「聖玄星學府畢竟代表著我們大夏國，李洛今日力挽狂瀾，也算是我們大夏的英雄了。」

祝青火嘴角抽了一下，乾笑一聲。

攝政王也是在此時笑眯眯的道：「王上所言不差，這李洛的確是我大夏的少年英才，未來等他與姜青娥成長起來，我大夏說不得又將會多出兩位封侯強者。」

在場各大佬聞言都是笑著點頭，只是神色略顯複雜。

因為洛嵐府再出兩位封侯強者，可未必就是他們所樂意見到的事情。

而他們這邊說話間，素心副院長已是站起身來，她首先看向身旁面色有些晦暗的丘機子副院長，含笑道：「丘副院長，此次真是不好意思了。」

丘機子乾澀的道：「素心副院長客氣了，我藍淵聖學府技不如人，怪不得旁人。」

素心副院長頷首，再次客套了幾句，然後便是來到了看臺最前方，目視全場，柔和的聲音，響徹在了所有人的耳邊。

「首先辛苦七位聖玄星學府的代表，感謝他們為我們聖玄星學府守護了榮譽，同時也感謝藍淵聖學府的七位代表為我們帶來了七場精彩的比賽，我們將會帶著他們的希望，於那聖杯戰上走得更遠。」

素心副院長微笑著注視全場，目光在湖面上那少年的身上多停留了一會。

「至此我宣布，聖杯戰門票賽，到此結束。」

第三百九十八章門票賽開啟

在一星院的看臺處，李洛一行人入座，周圍儘是歡呼喝彩聲。

「洛哥，加油！」

「洛哥，打出我們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風採！」

「洛哥好帥！」

「......」

不斷的歡呼聲，顯示著如今李洛在一星院這邊的聲望，從前些天他與秦逐鹿的比試結束後，他已經是一星院中當之無愧的第一人。

而一星院這邊的動靜不小，也引得臨近的二星院那邊的看臺上不少學員側目看來，而他們的目光望著李洛時，皆是有些複雜，如果說以前的他們在面對著一星院的學弟學妹時，還有些心理優勢，可自從那聖木界洞中連葉秋鼎小隊都在闖關中落後了李洛他們一步後，二星院的學員就明白，這一次的一星院，似乎不是以前他們那一屆了。

如今的李洛，雖是化相段第一變的實力，可如果真要交手，一般的化相段第三變都未必是他的對手。

放眼整個二星院，恐怕也就只有祝煊才能夠將其壓制。

如此剽悍的戰績，這些年來，聖玄星學府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人能夠做到，而其中無一不是學府中的風雲人物。

所以不論他們如何的心情複雜，都不得不承認，李洛他們這一屆的一星院，比他們曾經時要強太多。

不過說起來他們一星院的時候，姜青娥正好是二星院，這簡直就是被壓制到塵埃裡去了好吧，哪裡還敢生出與其爭鋒的想法？祝煊也沒這能耐與勇氣啊。

「隊長，咱們聖玄星學府這次，應該是能贏的吧？」白萌萌坐在李洛身旁，有些好奇的問道。

李洛笑道：「結果沒有出來前還真是不敢妄言，藍淵聖學府雖說底蘊不及我們聖玄星學府，但也絕對不是省油的燈，此次他們有備而來，必然是有一些底牌的。」

「當然，我們也不用妄自菲薄，咱們此次的陣容，其實也很豪華。」

「所以結果如何，還是得打過才知道。」

放眼如今的聖玄星學府,除了二星院稍微拉胯點外,其他每一個院級都有著重量級別的人坐鎮,四星院是宮神鈞，三星院是姜青娥，而一星院自然就是他李洛當仁不讓。

說著話的時候,李洛的目光投向了左側略遠一點的一座看臺上，與其他看臺的人山人海不同,那裡卻是顯得格外的空曠,唯有著數十道人影立於其中,而在其中，李洛看見了趙徽音的倩影。

顯然,那就是藍淵聖學府代表團所在的位置。

而當李洛看著趙徽音時，後者仿佛是有著感應一般的偏過頭來，兩人視線交匯了一下,而後趙徽音嬌媚的臉蛋上露出了嬌羞笑意,看得不少偷偷瞧著她的聖玄星學府男學員陡然間目光直直的。

同時也有人在起鬨,難道這兩邊還沒開始動手,李洛就已經憑藉著自身的魅力將對方的一員主力給俘虜了嗎？

「隊長，你這是想要不戰而屈人之兵嗎？真是令人羨慕啊。」辛符一聲感嘆,隊長的境界竟然不知不覺已經達到這種程度了麼。

李洛翻了個白眼，一旁的白萌萌則是若有所思，旋即細聲細語的道：「這位趙學姐段位可高著呢,聖玄星學府內，我感覺可能也就只有姜學姐或者長公主能跟她扳手腕。」

李洛對著她豎起大拇指：「萌萌的眼力還是很到位的,這趙徽音不是個善茬，若是因為一些她顯露的表面就對她輕易下定論的話,恐怕會被她吃得連骨頭都不剩。」

白萌萌淺笑道：「那她也要有能吃到的機會才行呢，隊長聰明絕頂,早就看穿了她的把戲。」

李洛一聲感嘆，這萌萌說話真是太好聽了。

而在他們這邊閒扯的時候，突然有著鐘鼓聲於群山間迴蕩響起。

場中沸騰的喧囂聲頓時減弱了許多，一道道目光投向了一層層看臺最高處，那裡位於山巔的方向，而此時，正有著一道道紫袍身影依次走出,然後落座其中。

這些都是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導師。

然後就是一些大夏的大人物，比如魚紅溪，各大府主，同時李洛還見到了小皇帝的身影,小皇帝旁邊，便是那位攝政王。

最後是素心副院長的出場，她並非單獨一人，而是還有一名藍袍老者，那是來自藍淵聖學府的副院長，據說名叫丘機子。

而身為院長的龐千源，依舊沒有出現。

這讓得很多心慕院長威名的學員都是有點失望，畢竟門票賽這等事情對於聖玄星學府而言已經算是極其重要了，可沒想到即便如此，依然見不到那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院長大人。

攝政王聽著場中的一些失望聲音，微微遲疑，還是問道：「素心副院長，龐院長依然還沒有出關嗎？」

周圍一些大夏國的大佬，包括魚紅溪，都是微微側目投來，顯示出對這個問題的在意，畢竟不論如何，龐千源算是大夏的最強者。

素心副院長搖頭，有些歉意的道：「院長閉關數年，的確難以現身。」

攝政王道：「那真是可惜，我也有好幾年未曾見到龐院長的風姿了。」

素心副院長笑道：「沒事，院長應該很快就能出關了。」

攝政王笑著點頭：「那就好，我大夏就只有龐院長一位王級強者，說來我也一直想要找院長請教那王之路的。」

素心副院長笑著應對兩句，然後便是站起身來，嗓音響徹全場，先是說了一些歡迎藍淵聖學府遠道而來之類的客氣話語，最後話音便是一轉。

「此次門票賽，關乎我們聖玄星學府能否參加聖杯戰，所以此戰之重，無需多言，還望我聖玄星學府的七位代表，能夠將你們最強的實力展現出來，這也是對遠道而來的客人最高的尊重。」

群山間有無數學員爆發出鼓掌歡呼聲。

「時辰也差不多了，多餘的話也就不再述說，在此我宣布，此次聖杯戰門票賽，現在開始！」

「按照規則，出戰順序由高至低，所以第一場出戰者，是雙方的四星院代表。」

當素心副院長的聲音落下時，那一層層的看臺上頓時爆發出震耳欲聾般的歡呼聲。

「宮神鈞！」

「宮鸞羽！」

作為如今聖玄星學府內最強的兩人，他們在學府內所擁有的聲望，絕對是要比李洛這種新人強上太多太多，所以此時此刻，那萬眾歡呼，可謂是異常鼎沸。

而在這等沸騰聲浪中，兩道身影沖天而起，最後落在了一處石臺上。

正是宮神鈞以及長公主。

隨著兩人出場後，另外的方向也是有著兩道光影閃掠而至，出現在了宮神鈞，長公主二人的右側方向。

藍淵聖學府，中南，梁馗。

雙方碰面，皆是點頭致意。

接下來將會是雙方的抽籤儀式，以此來判定對手。

雙方已是知曉流程，然後便是在各自這邊的石箱內抓出了一枚完好無損的丹丸，捏碎丹丸，便是露出紙條，四人皆是高高舉起。

無數道視線隨之投射而來。

長公主手中的紙條清晰的寫著「一」字，而藍淵聖學府那邊，取得「一」字字跡者...

中南！

聖玄星學府中，一些四星院的老學員神色都是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這第一場，竟然是由長公主對戰那位藍淵聖學府的最強之盾...

也不知道以長公主的實力，究竟能否擊穿那中南的最強防禦。

若是不然，這第一場，說不得就是一場平局之戰。

第三百九十九章長公主VS中南

當長公主與中南的對戰排序出來後，層層看臺上，許多學員都是面露鄭重，不過很快的，排山倒海般的加油喝彩聲便是響徹起來。

「長公主必勝！」

「長公主威武！」

「揚我聖玄星之威！」

在那抽籤臺上，長公主面帶溫和笑容的迎著那無數喝彩聲，今日的她並未盛裝，而是一身紫衣，只不過她自身的優勢太強，即便是簡單的衣衫，也遮掩不住那高挑修長的身材以及豐滿玲瓏的曲線，國色天香般的鵝蛋臉頰光潔如玉，整個人都散發著尊貴的氣度。

往日盤起的髮髻，今日也是被束成了長長的馬尾，罕見的髮型反而是讓得很多人眼前一亮，有種驚豔的感覺，畢竟現在的她，仿佛不像是擁有著尊貴身份長公主，而僅是聖玄星學府的一員。

不得不說，長公主的容顏氣質，光是露面，就讓得無數學員為之心儀，難怪在姜青娥未曾出現前，她就是聖玄星學府中無數男學員心中當之無愧的女神。

「長公主真是又漂亮又有氣質呀。」連白萌萌一個女孩子，都為長公主所折服，而且後者那高挑豐滿的身材，也讓得她很是羨慕。

李洛深有同感的點點頭，不論從哪一個方面來看，長公主都是那種極其出色的女人，明明出身尊貴，但在聖玄星學府內卻是待人極為的平易近人，口碑極好，而不提這其中有沒有故意為之拉攏人心的因素，但只要她能夠將其長久的保持下來，那就是她的能耐與城府。

不過這次的抽籤結果，其實不算是最好的。

站在聖玄星學府的角度來說，最好還是宮神鈞遇見中南，因為宮神鈞打破後者的防禦可能性會更高一點，當然，也只是高一點而已...更多的可能是不論長公主還是宮神鈞面對著中南，最終都只是平局結束。

藍淵聖學府之盾，可並非是虛名。

不過即便如此，也可以想像接下來的這場戰鬥必然激烈至極，而他則是可以好好觀摩一下天罡將階之間的戰鬥，這對於他未來也算是有著不小的好處。

而在那沸騰的加油聲中,長公主鳳目也是轉向了右側那名面目平凡,皮膚灰白的年輕男子,微笑道：「中南兄，接下來就請賜教了。」

名為中南的男子有些不善言辭，他只是點點頭,聲音沉穩：「長公主客氣了，此戰關係我藍淵聖學府之未來,我會全力以赴的。」

長公主頷首：「我也是。」

咚！

一聲鐘鼓聲響起,迴蕩山林。

那是戰鬥開始的序幕。

中南與長公主自石臺上走出,凌空而立，然後身影徐徐的落向了下方群山間的戰場。

伴隨著實力踏入到天罡將階,自身與天地相連更為的密切，已是能夠直接凌空而行，而這也算是天罡將階與地煞將階之間的區別之一,畢竟地煞將階,只能短暫滯空,卻無法做到像天罡將階這樣自由的凌空而渡。

在那萬眾矚目間,兩道人影從天而降，落在了一片遼闊的林海之上。

沒有多餘的話,長公主纖細玉手輕抬，頓時這天地間的能量就躁動了起來，只見得一道道能量如洪流般的席捲而至,漸漸的在她的身後形成了一道約莫百丈左右的青鸞光影。

光影栩栩如生，宛如實質,其雙翼展動，狂風肆虐席捲,一片片的林海瞬間被狂風所壓斷。

一股驚人的能量威壓，瀰漫開來。

如此動靜,看得李洛眼皮子急跳，這就是天罡將階強者的實力麼？跟這種舉手投足間摧山斷河般的力量相比，他們這相師境的確是有著難以想像的差距。

「唳！」

巨大的青鸞光影發出了嘹亮的清鳴聲，而後伴隨著長公主屈指輕點，青鸞陡然伸出光翼，狠狠斬下。

轟！

伴隨著這光翼的斬下，天地間能量都是激湧起來,下一瞬，一道磅礴青光宛如天劍般的暴射而出，青光約莫數十丈，所過之處,下方的林海直接是被撕裂開一道巨大的溝壑，甚至連地面都出現了深深的裂痕。

這一擊，足以將一座山峰攔腰劈斷。

如此威能，看得無數學員頭皮發麻，這是他們嚮往的力量。

青光充斥天地般的斬來，那中南卻是神色不變，他立於一棵樹頂上，緩緩的伸出手掌，下一瞬，有一股極其強大的相力自其體內猛然爆發。

灰白色的相力迅速的蔓延，短短數息，便是化為了一面百丈巖牆，矗立於前方。

轟！

磅礴青光狠狠的斬至而來的，巖牆不斷的破碎，但卻始終頑固的屹立，最終當巖牆僅剩下最後一層時，磅礴青光消耗殆盡。

長公主的第一次試探攻擊，不出意外的被防住了。

但長公主卻並沒有任何的失望，如果中南連這種攻擊都防守不住，那這藍淵聖學府最強之盾的名號水分也太大了。

雙方的戰鬥，這才剛剛開始。

長公主修長纖細的嬌軀緩緩的升空，而青鸞光影則是騰飛虛空，雙翼扇動間，只見得無數道青色風刃鋪天蓋地的覆蓋而下，以一種壯觀之勢的對著中南所在的方向覆蓋而去。

而面對著這等攻勢，中南依舊不動如山，灰白色相力如狼煙般升騰，仿佛遮蔽了半壁天際，灰白色相力不斷的垂落而下，化為一面面堅不可摧的巖牆，將那些青光風刃盡數的抵擋而下。

雙方這般出手，短短片刻，便是令得戰場上一片狼藉，連綿遼闊的林海不斷的被摧毀。

破壞力可謂驚人。

長公主立於半空，她望著中南那固若金湯的防禦，也明白這種攻勢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心念一動間，青鸞光影停止了進攻，她鳳目微閉，下一瞬，所有人都是感受到了一股強悍無匹的相力如洪流般於其體內爆發開來。

一波波的能量威壓形成了實質，不斷的擴散出來。

與此同時，在長公主身後，突然有著一顆顆光球凝現而出。

那些光球之內，似是蘊含著一顆顆青色的光珠，光珠散發著極其恐怖的相力波動，那種能量強度，讓得無數學員側目震撼。

青色光珠共有七顆，成豎環之狀，於長公主身後緩緩的旋轉。

看臺上，所有的目光都是聚焦於長公主身後的七顆青色光珠，這一刻，即便是那些封侯強者，都是眼露讚嘆之色。

七顆天珠，這位長公主的天賦，也果真是如其容顏氣質般，不可忽視啊。

第四百二十章餘韻

轟轟烈烈，驚心動魄的門票賽終於是落幕了。

然而接下來的數日，整個學府內依舊是沉浸在那天大戰所帶來的餘韻之中，各種議論爭執片刻不停，而在這其中，不出意料的要以李洛那一場熱度最高，雖說從實力等級來說，一星院這一場最低，但那激烈以及驚險程度，卻是當屬七場之最。

這也就引得現在的李洛，徹底的成為了聖玄星學府中聲望足以媲美長公主，宮神鈞，姜青娥這些頂尖學員的風雲人物。

而能夠在一星院時就達到如此的成就，放眼學府這些年來，恐怕也就只有姜青娥做到過。

另外這種影響力與聲望也並不僅僅是限於學府內，因為此次門票賽在大夏國內同樣引來了極為巨大的關注，所以有關比賽的所有細節，最終都是在第一時間傳遍了大夏國。

這就讓得沒落許久的洛嵐府，再度出現在了無數人的視野中。

在李太玄，澹臺嵐失蹤的這些年，洛嵐府風雨飄搖，雖然如今還名列五大府之一，但實際上很多人都已經明白，洛嵐府的實力已經不足以立於此，只不過因為種種原因，當然最重要的是，那兩位府主畢竟還只是渺無音訊，並非真就完全確定了死亡，所以洛嵐府的這個五大府之一的牌子始終未曾被摘除。。

這幾年姜青娥獨立支撐洛嵐府，她自身所顯露的優秀與潛力，倒是讓得很多人知曉洛嵐府還有一隻雛鳳在積蓄力量，等待著有朝一日的一鳴驚人。

而至於李洛這位少府主，說實在的，存在感太低，如果不是一些有心人在注意，大夏國內很多人都自動的將其遺忘了，畢竟有姜青娥在那裡，那等璀璨光芒足以遮掩一切。

偶爾有人提起這位少府主時，更多還是因為與姜青娥的那一份婚約。

可此次門票賽後，大夏內無數人方才恍然想起這位少府主，而且最讓得人感到驚訝的是,這位在傳聞中很普通的少府主,竟然貢獻了如此令人感到驚豔的一場比賽。

他在比賽中展現出來的實力以及潛力,讓人不可小覷。

至此，方才有人回味過來，這位少府主之前那般籍籍無名,恐怕是在藏拙。

果然，擁有著李太玄,澹臺嵐那般優秀的父母,其自身又怎麼可能是個普通人,而洛嵐府有這潛龍雛鳳，看來未來可期。

這般大戰下來,倒是引得洛嵐府名氣大漲，府下諸多產業的生意都是變得更好了幾分，特別是溪陽屋,作為如今洛嵐府的重點產業,更是受益最大。

...

門票賽後的兩三天,李洛倒是處於休息的狀態,那場與陸蒼的大戰，算是他憑藉自身實力所經歷過最為驚險的一場,至於金龍道場與林梭那一次，更多還是因為三尾天狼的力量。

所以大戰後即便是李洛，都是有些精疲力竭,足足緩了好幾天才緩過神來。

休息的第三天，姜青娥倒是忙完了一些事情找上門來看他。

小樓前的沿湖碎石小道上,兩人並肩走著，偶爾閒談,氣氛悠閒而放鬆，沿途遇見許多學員時,都是在對著兩人投來注目，而在以前，這些目光更多都是在關注姜青娥，李洛屬於附帶那一種。

可這一次，那些看向李洛的目光，也是變得有些友善以及欽佩了。

不過兩人散步沒有持續多久，便是見到了前方的兩道人影。

兩人站在前方,顯然是在等著他們。

那是趙徽音以及陸蒼。

在門票賽結束後，藍淵聖學府的代表團並沒有立即離開，而是留下來遊玩了幾日。

趙徽音望著兩人，嬌媚的臉蛋上浮現出笑容,對著他們大大方方的揮了揮手。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也就走了上去。

「你們還沒走嗎？」李洛有些訝異的問道。

「這麼不歡迎我們啊？」趙徽音笑吟吟的說了一聲，然後補充道：「今天就會開始動身離開了。」

「歡迎畢業以後來大夏。」姜青娥說道。

趙徽音嬌笑道：「我不是說過嘛，你把李洛給踹了當洛嵐府府主，以後我就來大夏投奔你。」

李洛一臉黑線。

然後他看向陸蒼，後者一直盯著他，顯然是想要與他說話，而姜青娥也看得出來，於是便與趙徽音走到一旁去交談了。

「怎麼？比賽輸得不服氣嗎？」李洛靠著湖邊的石欄，笑道。

陸蒼搖搖頭，道：「其實嚴格說來，我才算是作弊的一方，畢竟不論如何，我那是借用了另外一人的力量，而你，是在進行著一打二。」

李洛笑了笑，這陸蒼倒也是實在。

「倒也算不上是作弊，那本來就是你們特殊的能力。」

陸蒼遲疑了一下，道：「其實我只是想要知道，你最後打敗我的那股力量，為什麼會那麼強。」

李洛一怔，他回想起當日湖底他的那一拳，那股力量雖說是因為他衍變了「水光相」，但最終能夠強到那一步，其實是因為那一霎那間他對雙相之力的一種領悟。

雙相之力有三個境界，小融，合一，成靈。

以往他的雙相之力一直都只是第一層小融的境界，可湖底那一拳，或許是心境過於的空明，那一瞬他雙相之力的境界，短暫的達到了「合一」。

那兩道雙相光環就是明證。

而在大戰之後的這兩天，他也繼續施展過雙相之力，但那雙相光環卻並未再次凝現，顯然那一拳，只是曇花一現，並非是他完全真正的掌握了。

不過這依舊是一個極好的消息，因為這說明他對雙相之力的掌控在逐漸的提升，此次只是偶然情況，但隨著他不斷的修行，想必等不了太久，他就能夠真正的達到「合一」境。

「那是真正雙相之力，合一境的雙相之力。」

李洛笑了笑，也沒有遮遮掩掩，而是直接說了出來。

「合一境的雙相之力。」

陸蒼念叨了一聲，惆悵的嘆了一口氣，道：「這才是真正的雙相，我雖然能夠借用我兄弟的力量與相性，將自身也是變成雙相，但這其實只是兩種相性，並非是雙相，所以我無法將它們融合，形成雙相之力。」

李洛點點頭，在與陸蒼交手的時候他就感受了出來，陸蒼在嫁接了陸藏的力量後，其相力的確變得很強，但那只是兩股很強的相力，兩者並沒有如同他的雙相之力一般，能夠融合在一起。

無法融合，自然就難以形成真正的雙相之力。

那只是兩條巨蟒，而難以成為真龍。

「不過你也很厲害了，未來可期。」李洛對著陸蒼豎起大拇指，真心的讚嘆，給予了這個對手足夠的尊重。

陸蒼笑了笑，道：「此次的聖杯戰我們藍淵聖學府應該就要缺席了，不過我會時刻關注你的，加油吧，我希望你能夠在聖杯戰上有更出色的表現，在那裡你所遇見的對手，遠比我更強。」

他頓了頓，道：「另外送你一個情報，此次聖杯戰一星院區，擁有真正雙相的人，並非你一個。」

「所以你這一次，你恐怕將會遇見與你一樣，真正會使用「雙相之力」的強敵。」

李洛有些訝異，但對此又並沒有感到太過的意外，於是他笑著點點頭。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倒是讓我有點期待了。」

第四百章七星天珠

「七顆天珠...長公主的天賦，根基也很堅實啊。」

在那無數人為長公主身後那七顆緩緩的旋轉的青色光珠讚嘆時，李洛的眼中同樣是有著驚嘆之色浮現出來。

天罡將階，有兩層境界。

天珠境。

天相境。

所謂天珠境，是因為當踏入天罡將階後，自身相力會逐漸的壓縮，凝聚，形成一顆如丹丸狀的能量壓縮體，此物便被稱為天珠，天珠極為的奇特，相力經由其轉變，將會變得更為的凌厲與強悍。

而且天珠一旦凝鍊成形，因為其自身乃是極度壓縮的能量體，所以其對天地能量的引動也將會變得更為的清晰與強力，戰鬥時，一經催動，可謂是戰力大漲。

據說天珠境內，有九星天珠之說，意思是說如果修煉到極致，可凝鍊出九顆天珠，不過能夠到這一步的人太過的罕見，因為每一顆天珠的凝鍊，不僅對自身天賦，潛力有著極為嚴苛的要求，也需要極其龐大的修煉資源，所以絕大部分天罡將階的人，當自身的天珠凝鍊到五顆左右時，就會選擇開始突破到天相境，而唯有一些有真正底氣與實力的人，才會選擇不斷的凝鍊天珠，當自身達到某種極限後，才會去選擇突破。

這種達到極限後的突破，不論底蘊還是未來的成就，都將會勝於那些五顆天珠者。

可以說，天珠境，是一個積累底蘊的境界。

這也是為何眾人看見長公主身具七顆天珠時會如此的驚嘆,因為從這裡就可以看出長公主對更高層境界的期望以及野心。

而眼下,長公主將自身七顆天珠顯露,顯然也就代表著雙方的戰鬥直接是火力全開了。

轟轟！

伴隨著長公主身後七顆天珠不斷的轉動，這方天地間的能量都是在此時沸騰了起來，所有人都是能夠清晰的見到天地能量仿佛是化為了一道道龍捲,然後不斷的對著那七顆天珠所在的位置匯聚而去。

七顆天珠間光芒跳動，彼此連接,猶如是光環般,而光環內部,可怕的能量在凝聚，引得那裡所處的虛空都是變得有些扭曲起來。

天珠顯現,長公主神色也是變得冷肅了一些，她沒有多說一句話，纖細雙指並曲,然後緩緩的伸出,遙遙的指向了下方的中南。

在其身後,七顆天珠震動起來,極端驚人的能量如洪流般的湧入到了長公主體內。

其指尖，青光璀璨。

長公主紅唇微啟：「風鸞靈光。」

那一瞬,似是有鸞鳥清鳴聲於天地間響徹，只見得一道細長的青色流光猛然間自長公主指尖噴射而出，那道流光之上,似是有狂風流動，散發著一種極為驚人的鋒利以及穿透力。

顯然,長公主也是知曉中南防禦強大，所以也為此準備了一種專破防禦的強橫相術。

長公主這一出手,下方的中南神色也是變得極其凝重起來，他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也是在此時毫無保留的爆發，只見得一顆顆光珠於其身後成形，粗略數數，竟然也是足足七顆！

只不過那第七顆光珠的璀璨程度，要比其他六顆稍微弱上一點。

他一腳跺地，相力爆發，低沉喝聲響起：「九重天石門！」

轟轟！

大地在此時劇烈的震動起來,只見得灰白相力自大地中沖天而起，旋即直接是在中南的前方形成了一座又一座的古老石門，石門厚重滄桑，其上似是有無數奇特的光紋,給人一種如山嶽般的堅實感。

咻！

青色流光瞬間掠至，直接與那古老石門相撞，頓時有巨大的能量衝擊波爆發開來，將這片林海都是生生的割裂一角。

三重石門瞬間蹦碎。

可依舊還有六重穩穩矗立。

但這卻並未結束，因為當煙塵尚未消散時，又是三道青色流光洞穿虛空而來，伴隨著轟隆隆的巨響聲，餘下六重石門頓時被洞穿，而三道青光卻還剩下一道，以閃電之速，直接射向中南身軀。

青光掠過眼球，中南終於是一步踏出，那一腳仿佛重若千斤，連地面都是劇烈的一震。

其雙臂交叉於身前，灰白相力升騰間，雙臂猶如是化為了古老巖石。

砰！

青光直接射在了其雙臂上，那一瞬，能量衝擊波爆發，中南周圍的地面開始不斷的龜裂，而他的身影更是被那股巨力震得飛速的滑退出了數百米，雙腳在那地面上犁出了兩道深深的痕跡。

最終中南穩住了身影，他面色依舊沉穩，雙臂上出現了一片龜裂，但隨著灰白相力的流動，那些龜裂也是在漸漸的消散。

嘶！

一層層的看臺上，響起了連片吸冷氣的聲音，誰都沒想到，這中南的防禦竟然變態到這種程度，即便以肉身硬抗了長公主一記攻勢，依舊是完好無損。

藍淵聖學府最強之盾，名不虛傳。

而且任誰都看得出來，中南至今為止沒有反攻過一次，顯然，他的所有能力都在防禦端，而他的目標也很明確，他不指望著能夠打敗長公主，但他卻是能夠拖到時間結束。

無數學員忍不住的看了一眼某處的高臺上，那裡有一座銅鼎，而鼎內插著一根半米長的大香，而大香燃盡時，若是還沒有勝負分出，那就是平局。

在諸多學員擔憂時，立於半空的長公主神色卻是沒有什麼變化，她鳳目凝視著下方的中南，對於這種結局她其實也早有一些預料，因為她知道的情報更多，甚至還研究過一些中南的戰鬥資料，對方那種變態級的防禦，的確非常讓人頭疼。

只不過，她對此也做了一些準備，接下來就試試，究竟誰能堅持到最後吧。

她可不是一個會輕易服輸的人。

一念到此，長公主眼眸微垂，只見得青鸞光影再度出現在了其腳下，而後其背後的七顆天珠則是在此時徐徐的落下，一顆顆的落進了青鸞光影體內。

唳！

隨著七顆天珠的落入，那青鸞光影頓時爆發出清鳴聲，原本有些虛幻的身軀竟然是在此時漸漸的變得凝實起來，遠遠看去，仿佛是一頭真正的青鸞鳥振翅飛翔。

一股驚人的兇威，散發出來。

長公主長身立於青鸞頭頂上，而後紅唇微啟，有輕聲於這群山間響起。

「青鸞秘技，青鸞火。」

第四百二十一章學府的嘉獎

在門票賽落幕後的第五天，李洛終於是等來了他最期待的環節。

那就是來自學府的嘉獎。

雖說此次的門票賽讓得李洛在學府內的聲望暴漲，但這可從來就不是李洛想要的東西，以他務實的性格，更看重的還是學府的寶庫。

而且從一開始，他就是衝著學府可能將會賜予的金眼寶具而去的。

他現在最想要的，就是得到一道雙刀類的金眼寶具，因為此前用來湊合用的雙刀相具，在與陸蒼的激戰中，再一次的被摧毀了，而且隨著往後所遇見的對手實力越來越強，寶具的力量也將會變得愈發的重要，特別是當寶具達到金眼層次後，那對於持有者的戰鬥力的提升，將會是極其明顯的，所以現在的李洛最需要的，就是趕緊得到一件真正的金眼寶具。

畢竟，他也總不能掏出「光隼弓」來與人近身激戰，光隼弓雖然算是金線白眼級別的寶具，弓身還算是堅固，可其弓弦始終是弱點所在，萬一被傷及，光隼弓基本也就報廢了，只能費時費力的將其修復。

所以如果李洛不想要在那聖杯戰上戰鬥時束手束腳，那麼他就必須在大戰來臨之前，將近戰武器完美的解決。。

而對此李洛也做好了兩手準備，洛嵐府那邊他已經安排了蔡薇姐幫他物色，不過雙刀類的金眼寶具比較特殊，一時半會想要找到合適的難度不小，而且即便找到了，那價格恐怕也會極其高昂，雖說如今洛嵐府財政狀況變得良好了一些，但那麼大一筆支出，恐怕也是個麻煩事，因此李洛更加看好學府寶庫這邊，那裡收藏豐富不亞於金龍寶行，而且還是白嫖，簡直完美。

學府內的林蔭大道上，李洛興致高昂的跟隨著郗嬋導師一路前行，直往學府寶庫而去。

郗嬋導師單手負於身後,衣袂翩翩,氣質依舊是那般的知性冷靜,不過李洛感覺得出來，這幾天郗嬋導師的心情都很不錯。

「導師，我這次是不是給你長臉了？」他笑起來,很是大言不慚的道。

郗嬋導師一怔，旋即沒好氣的看了他一眼,道：「你這臉皮還真是厚,有這麼自誇的嗎？」

「只是實話實說而已啊。」李洛振振有詞的道。

郗嬋導師眼眸中掠過一抹笑意,不過她倒也沒有否認李洛的功勞，微微頷首,道：「嗯，你在門票賽上面的確表現還不錯，沒有辜負導師那麼辛苦的教導。」

「不過我心情還不錯更多的原因,還是因為沈金霄這幾天心情挺差。」

李洛頓時樂了,能夠讓沈金霄導師心情不愉快,那可真是一個好消息。

於是兩人就在這個話題上面深入的交流溝通了一下,最後雙方皆是愉悅的一笑。

在這種愉悅的氣氛下，李洛跟隨著郗嬋導師來到了學府寶庫之前。

學府寶庫是一座宛如巨龜般的建築,巨龜張開嘴巴，牙齒如銅門般緊閉。

在巨龜建築上面，可見無數道光紋若隱若現,隱隱間有著一股令人心悸的壓迫感在散發出來，那種感覺,就仿佛眼前的巨龜建築乃是活物一般。

在寶庫之前，已有一行人等待在此,李洛目光掃去，就見到了姜青娥,長公主，宮神鈞等人。

包括他在內，剛好七人，正是參與了門票賽的代表。

「怎麼連祝煊，葉秋鼎也在？」李洛嘀咕了一聲，這兩個傢伙在門票賽上面雙敗，險些讓門票從他們學府手中溜走,更是給李洛那最後一場帶來了不小的心理壓力。

所以這種嘉獎，怎麼會有他們的？

「還是那個原因，聖杯戰在即，學府也會儘可能把學員的實力提升一些,而給予寶具無疑是最簡單粗暴的方式，當然，學府也有學府的規則，不可能真的胡亂賜予，否則打破了規則對於學府而言也不是好事，同時也會被其他的學府所指責。」

「當然，祝煊與葉秋鼎在門票賽上面表現一般，學府也不會真給予他們金眼寶具，所以他們此次應該只是能夠獲得金線白眼級的寶具，其實說到底還是因為你奪得了門票，不然沒了那張門票，學府也就沒必要幫他們提升了。」郗嬋導師若有若無的聲音傳來。

李洛聳聳肩，感情這倆傢伙能來混嘉獎，還是因為我自己發揮得太好？

「呵呵，我們的門票賽英雄終於來了。」

當李洛到場的時候，氣質優雅矜持的長公主率先看來，她光潔的鵝蛋臉頰上露出戲謔的笑容，開口說道。

其他人的目光也是投來，眼神各異。

「殿下可別給我拉仇恨，如果不是各位學長學姐在前面打下基礎，我那一場根本無關緊要。」李洛連忙否認英雄的稱號，因為這簡直就是把他架到火上烤。

一旁的姜青娥金色眸子掃過李洛，輕笑道：「殿下可別欺負他。」

長公主失笑，挽住姜青娥的手臂，道：「青娥你這是在護夫嗎？」

「這不是理所應當的事嗎？」姜青娥倒是落落大方，沒有顯得有什麼嬌羞。

一旁的都澤紅蓮撇撇紅唇。

宮神鈞則是面帶微笑，注視著眾人。

倒是臺階上的素心副院長此時輕輕咳嗽一聲，將眼前的年輕男女們目光拉了回來，她笑容溫和，目光掃來，令人感覺到一種莫名的安心感。

「今天將大家招來的目的，想必你們也都知曉了，所以多餘的話我便不多說了，希望你們能夠在寶庫中挑選到心儀的寶具。」

素心副院長簡單的說了一句話後，便是轉身，只見得有璀璨相力於她掌心凝聚，片刻後，一枚極其複雜的光印從她掌心緩緩的升起，飄向了前方緊閉的銅門。

光印與銅門接觸，頓時化為璀璨的光線於銅門上蔓延開來。

數息之後，這座如巨龜般的建築物似乎是劇烈的抖動了一下，那一瞬，這座建築仿佛是發出了低沉的龜吟之聲。

轟隆！

銅門緩緩的開啟。

素心副院長一馬當先，徑直走入，而李洛，姜青娥等人對視一眼，也是懷著一份期待，迅速的跟了上去。

進入寶庫，則是一條走廊，走廊的兩側是一些有著透明水晶的石室，石室內則是懸浮著琳琅滿目的諸多寶具奇珍，只不過這裡的寶具，基本都是白眼級，並不算出眾。

只不過這種數量，還是相當的驚人。

但是李洛還算是比較淡定，畢竟他在那金龍道場內，已經見過這樣壯觀的一幕，所以還算是有些抵抗力。

一行人走過走廊，伴隨著素心副院長推開了一扇石門，而後一座寬敞的大殿出現在了眼前。

李洛他們走進大殿，第一時間就看向了石殿內，那裡有十根石柱，他們的目光順著石柱往上，然後就呼吸微微粗重的見到，在那石柱頂端，皆是有一道璀璨的光團靜靜的懸浮。

有驚人的能量波動從中不斷的散發出來，仿佛是在周圍形成了能量颶風。

光團內，有耀眼的金光閃爍，仿佛十隻金色的眼睛，散發著驚心動魄的吸引力。

李洛在此時忍不住的吞了一口口水。

十道金眼寶具...

真的是，好想全部搶走啊。

第四百零一章青火焚龜

唳！

伴隨著長公主聲音落下，其腳下的青鸞突然仰天長鳴，音波仿佛是颶風般的橫掃，而後只見得有青色火焰從其鳥嘴處噴射而出，鋪天蓋地的對著中南所在的區域滾滾而去。

那般青火極為的奇特，其內仿佛是蘊含著風一般，風火相疊，剛一出現，便是以驚人的速度變得狂暴起來，而火焰一落地，連綿的林海頓時開始被不斷的焚滅。

整個群山間的溫度節節攀升。

而中南則是瞬間處於青色火海之中。

他的面色同樣是在此時變得極其凝重起來，因為他能夠感覺到那青色火焰的霸道與厲害，顯然，這是長公主專門為了克制他而準備的一道秘術，火焰焚燒，若是速度快的人還能伺機躲避，而他擅長防禦，就只能硬抗，可這種硬抗需要極為頑強的意志。

只是...

頑強的意志，他並不缺。

中南雙手合攏，眼目緩緩的閉上，下一瞬，只見得有一道灰白色的相力光圈自其腳下的陡然擴散開來，而光圈所過處，一切的物質都是迅速的化為了灰白色彩，樹木，枯葉，盡數被巖化。

以中南為中心，附近數百米內的區域，仿佛盡數的形成了一片巖區。

轟轟！

此時有青火從天而降，猶如是青色隕石般，砸向中南所在。

中南立於原地不動，嘴唇微微蠕動，似是有低聲傳出。

「不動玄武。」

那從他體內散發而出灰白光圈愈發的明亮，而後周圍那些被巖化的物質竟是在此時開始粉碎，無數灰白的巖粉升騰而起並且開始匯聚。

短短十數息後，所有人都是看見，一頭約莫數十米長高的灰白巨龜於中南身軀之外凝聚成形。

巨龜靜默匍匐，龜目垂下，龜殼斑駁，滄桑而古老。

青火從天而降，重重的砸在了龜身上，頓時大地震動,青火將灰白巨龜團團環繞,恐怖的高溫散發出來,連地面都開始枯裂。

而灰白巨龜則是匍匐於火海間，紋絲不動，任由那霸道火焰不斷的炙烤,侵蝕。

看臺上，諸多學員皆是面露震撼的望著這一幕,此時那一片遼闊的林海已被點燃,直接是化為一片青色火海,而在那火海中央，一座灰白巨龜匍匐不動,那這一幕，委實得是有著不小的衝擊力。

李洛同樣算是震撼中的一員。

「這就是天罡將階的實力嗎？」他面色凝重，不論是長公主那舉手投足間的漫天火海,還是中南那灰白巨龜,這其中所展現出來的力量讓得此時的他當真是望塵莫及。

這遠不是身為相師境的他所能夠觸及的層次。

不過他也並未妄自菲薄,天罡將階雖然還有些遠,但對自身有著自信，三年時間,天將起步。

因為三年時間他達不到天罡將階，那他基本就涼了。

「隊長，那中南能承受得住嗎？」白萌萌小聲的問道,她的目光緊緊的望著下方的火海，即便是隔著如此遠的距離,那股高溫依舊是在蔓延而來，讓得人感到分外的不適。

她的言語間,竟是有著一點同情中南，這倒並非是她投敵了,而是眼前這一幕，實在是有點衝擊力。

火海洶湧，巨龜匍匐。

而能夠承受如此烈火炙烤，那個中南不論是實力還是意志，都相當的令人讚嘆。

這是一個值得敬重的對手。

李洛盯著火海中看了片刻，道：「如果這是一場生死戰的話，最後的勝負我不好說,但這是一場有時間限制的比賽，長公主的青火的確霸道，但中南的防禦也並非浪得虛名...長公主以火海來制衡中南的防禦，更多的其實是試圖摧毀他的意志,而一旦中南的意志出現怯意，那他那完美的防禦就會出現破綻，最終長公主就能夠順勢取勝。」

「但是...」

他頓了頓，緩緩道：「你覺得，這歷經了眾多戰鬥，而從無一敗績的中南的意志，會被輕易的摧毀嗎？」

白萌萌俏臉凝重的搖搖頭。

與此同時，層層看臺上，所有的目光都是在看著下方的火海，原本的喧譁聲，反而是在此時漸漸的消失了下去，許多的目光都是盯著那處於火海中的灰白巨龜，這個時候，即便是聖玄星學府的學員，都忍不住的對那位名叫中南的人生出了許些敬佩。

身處火海，巍然不動，光是這份意志與氣魄，藍淵聖學府最強防禦，名不虛傳。

「藍淵聖學府出了一位驕子。」即便是素心副院長，都是在此時偏頭對著藍淵聖學府那位丘機子副院長說道，給予了中南頗高的評價。

丘機子院長笑道：「此子論起聰慧，遠不及趙徽音，可他未來的成就，卻反而是我們院內諸多紫輝導師最看好的。」

素心副院長微微螓首，對此倒是認同。

而在看臺上一片安靜的凝視下，時間也是在迅速的流逝。

青色火海依舊是在熾熱的燃燒，而在青火的炙烤下，那座灰白色的巨龜身上，灰色的龜甲依舊開始在漸漸的剝落，龜甲落下，便是化為灰白色的粉末在青火中化為虛無。

越來越多的裂痕自巨龜之上蔓延開來。

外界的視線透過裂縫，隱約可見其中靜靜站立，宛如一座石像般紋絲不動的中南。

只是青火雖烈，但在場的一些頂尖強者卻已是能夠看出，這種旺盛只是表面而已，青火的能量，同樣已然不多了，它不可能一直保持這種強度燃燒下去。

這場戰鬥的結局，從一開始其實就已經註定。

時間流淌。

巨龜愈發的破損，直到某一刻，其終於是抵達了極限，然後陡然崩塌下來，化為灰白色的粉末。

而中南的身影便是暴露在了燎原的青火中。

有許多學員鬆了一口氣，同時又為中南感到可惜。

但中南神色中卻不見任何的沮喪，他面龐依然沉穩平靜，他望著湧來的青火，終於是在此時向前邁出了這場戰鬥的第一步。

他一腳踏入到了青火中。

然後無數道視線便是驚愕的見到，隨著他這一腳的下，那熊熊燃燒的青色火海，竟是在此時以一種驚人的速度，以中南的落腳處為源點，對著四方陡然熄滅。

短短數息。

青色火海消失殆盡，留下滿地焦黑灰燼。

而中南便是立於灰燼中，抬頭望著半空中的長公主，聲音平穩的道：「承讓了。」

長公主有些無奈的笑了笑，她鳳目掠過高臺銅鼎，其中那一支大香，在此時已經燃燒殆盡。

戰鬥結果已顯。

咚！

鐘鼓聲，迴蕩全場。

門票賽第一戰。

平局。

第四百二十二章挑選

十根石柱矗立於大殿內，石柱頂端的光團耀眼璀璨，各自引動著天地能量於周圍不斷的凝聚，形成各種各樣的能量奇景。

李洛灼熱的目光一個個的掃過去，那十個光團內，光芒吞吐不定，隱約可見其中之物，或刀劍，或甲冑，或各種奇特之物，但每一件都散發著極端強橫的能量波動。

「這就是真正的金眼寶具麼。」

李洛心中喃喃自語，眼前這十件金眼寶具所散發的能量波動，遠遠超過他之前獲得的「光隼弓」，而且他還能夠隱約的感覺到這些金眼寶具具備著一種靈性，它們仿佛是有著一些自主意識一般，它們會自主的自天地間吸收天地能量來淬鍊自身，那能量吞吐間，猶如一呼一吸。

從某種意義來說，金眼寶具已是某種活物。

在場眾人中，也就唯有長公主，宮神鈞最為的平靜，畢竟兩人身份最為尊貴，有著王室做支撐，金眼寶具雖說罕見，但他們也不至於表現得如李洛這窮孩子一般。

連姜青娥都沒有完全無動於衷，雖說她的「金闋劍」也是金眼寶具，但身上也就僅此一件了，如果能夠再獲得一件其他類型的金眼寶具，她自然是很樂意的。。

其他人更是在火熱的打量著，唯有著祝煊，葉秋鼎兩人面色晦澀，因為他們沒有資格選擇金眼寶具，只能等李洛他們選擇完了，再由學府賜予金線白眼級的寶具。

雖說如果能夠獲得金線白眼級的寶具也算是不錯的結果，但有了眼前金眼寶具的對比，他們總歸是有點不太平衡。

但不平衡也沒用,他們心知肚明,如果不是這次門票最終還落在學府的手中,不然以他們那兩場敗績，恐怕連寶庫的門都沒資格進。

此次能夠進來混個金線白眼寶具，還是因為李洛的力挽狂瀾。

當然,以兩人的性格，想要他們因此心懷感激,那顯然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至於這兩人有沒有感激,李洛真是半點關注的興趣都沒有,此時他的目光已經一個個的掃過了十件金眼寶具，他的目標很明確,成套的雙刀類金眼寶具，但是很可惜，十件之中都沒有。

這也正常,雙刀實則是兩柄,這相當於兩件金眼寶具,如果是天生鍛造就成套的,那不論是價格還是稀罕程度，都將會成倍的提升。

以前李洛的雙刀,都不過只是普通的相具，連白眼級都算不上，所以自然好尋,可如今當級別提升到金眼級後，想要再輕易找到,那就是有點異想天開了。

所以李洛在沒有見到成套的雙刀類金眼寶具後，也就立即放下了奢望,退而求其次的找尋單刀類金眼寶具。

這倒是好找了許多。

十件金眼寶具中，有兩柄刀形金眼寶具。

而在石柱上面,有光芒若隱若現，形成文字介紹著兩柄刀形寶具。

「寒冥刀，金眼寶具，以萬載寒石鍛造而成，刀氣極寒，以冰相之力催動，兩者疊加,刀芒過處，皆為冰屑。」這是一柄通體深藍色的長刀，刀身散發著凜然的寒氣，它靜靜的懸浮於光團中,四周的空氣在不斷的凝結成冰晶。

「墨鱗刀，金眼寶具，東海深域有魚為墨鱗，長尺許，通體幽黑，其形如刀，身披黑鱗，墨鱗魚喜群聚，少則數百，多則上千，遊行之時，似是滔天刀芒隨水而動，所過之處，即便是封侯強者，也唯有退避。」墨鱗刀是一柄漆黑短刀，刀身略顯削薄，刀刃幽黑，散發著一種極其鋒利的氣息，偶爾刀刃上有一抹流光緩緩的流過，光芒折射間，面前的虛空就隱隱的出現了一道淡淡的撕裂痕跡。

李洛看著著兩柄刀形寶具，寒冥刀只是一掃而過便不太在意，因為其與他並不匹配，他身懷多種相力，但卻並沒有冰相之力，所以此刀在他的手中倒是發揮不出最大的威力，反而是那柄墨鱗刀，讓得他有些動心。

這柄短刀刀刃上流轉著的黑光，光是看著，就讓得他感覺到眼睛微微的刺痛。

如此鋒利以及霸道的刀氣，遠超他之前的那些雙刀。

李洛看得心動不已。

「想要這兩柄刀嗎？」姜青娥的聲音突然從旁邊傳來。

「如果想要的話，我們可以一人拿一柄。」姜青娥金色眸子帶著問詢的衝著李洛眨了眨眼，讓得後者心臟都是劇烈的跳動了兩下。

李洛一怔，旋即連忙搖頭：「不用，這裡也有你需要的金眼寶具，沒必要浪費這兩柄刀上。」

「你不是更喜歡雙刀一些麼。」姜青娥說道。

李洛心頭微暖，解釋道：「以我現在的實力，除非是一體同源的成套品，否則真給我兩柄金眼寶具武器，我也未必能夠展現其威能，與其如此，還不如暫時專一一點。」

姜青娥想了想，這才點點頭，李洛說得倒也沒錯，金眼寶具固然威能強大，但對於相力的消耗也是不小，現在的李洛只是化相段，不可能肆無忌憚的催動金眼寶具，所以未必就是拿得越多就越厲害。

「好吧，其實一直都想要為你弄一把金眼寶具，畢竟家裡這一把，是師父師娘為我打造的，你都沒有呢。」姜青娥抿著紅唇笑了一下。

「怎麼感覺你話語中有點炫耀的意思。」李洛望著眼前女孩那絕美的容顏，面色有點古怪的道。

「有嗎？」

姜青娥微微睜大清澈的金色眸子，露出與平常那種從容冷靜不相符的無辜之色。

李洛翻了個白眼，好你個黑心腸的大白鵝。

「你有看中的嗎？」李洛岔開話題，問道。

姜青娥頷首，伸出纖細手指指向了一根石柱，李洛目光看去，只見得那石柱頂端的光團內，有一方三角石盤，而石盤之中，鑲嵌著三顆金珠，三顆金珠中心的位置皆是有一道細微的豎痕，一眼看去，猶如是三隻緊閉的眼目。

李洛看向石柱上面的文字。

三眼金珠，金眼寶具，以相力催動，可爆發寂滅之光，此光可消融相力，一旦侵入人體，中者體內相力將會被迅速的消融，寂滅之光有三色，一目一色，三色玄光齊出，中招者短時間內幾成廢人。

李洛眼中有著驚嘆之色浮現，姜青娥看中的這件金眼寶具顯然也是不凡，那霸道的寂滅之光，足以讓得許多強敵都忌憚。

看得出來，此次學府給予的嘉獎也是份量十足，沒有隨意的敷衍，而這一切的緣由，無疑都是為了後面的聖杯戰做鋪墊。

在李洛與姜青娥都各自有著心動之物的時候，素心副院長則是看向了宮神鈞與長公主，笑道：「你們兩人雖然不缺金眼寶具，但畢竟這是學府的嘉獎，你們就在此處隨意的挑選一物吧。」

宮神鈞聞言，突然露出了莫名的笑容：「素心副院長，此處的東西都可以挑選嗎？」

長公主鳳目微挑，未曾言語。

素心副院長一怔，而後笑著道：「皆可。」

宮神鈞笑了起來，英武的面龐在此時更加的生動：「既然副院長都這樣開口了，那可就不要怪學生貪婪了哦。」

素心副院長眸光微閃，似是明白了什麼，但還是點點頭。

他們這邊的對話，也並未遮掩，所以連李洛，姜青娥，都澤紅蓮等人都是將疑惑的目光投過來，他們不太明白宮神鈞這究竟是什麼意思，眼前這十道金眼寶具雖然少有，但應該不至於讓宮神鈞這位攝政王之子說出貪婪二字吧？

在他們疑惑的視線下，宮神鈞則是大步走出，不過讓得他們驚訝的是，他並未走向面前的十根石柱，而是直接走向了大殿最後方的位置，李洛他們順著望去，然後便是見到在那裡的牆壁上，有一個什麼東西凸了出來。

那似乎是一個長柄，灰不溜秋，讓人根本難以察覺，想必如果不是宮神鈞特意走向這邊，李洛他們都難以發現這裡有這麼一個東西。

而宮神鈞，明顯是衝著它而來。

李洛皺眉望著那個長柄，數息後，心頭突然一動。

那個長柄...似乎是一個劍柄或者說刀柄...

李洛轉頭與姜青娥對視一眼，都是從對方眼中看見了一抹恍然之色。

那是一柄插在牆壁中的刀或劍！

第四百零二章第二場

當長公主與中南的戰鬥落幕時，那層層看臺上一片安靜，而安靜持續了好半晌後，方才開始有喝彩鼓掌聲響起，繼而響聲在短短片刻間，便是如雷鳴般的響徹在了群山間。

所有人都在為雙方代表這出色的表現而喝彩。

雖說結果只是一場平局，但任誰都挑不出雙方的一點毛病，他們已經傾盡全力，施展出了自身最強的手段，為所有人貢獻了一場精彩的對決。

「天罡將級別的戰鬥的確令人嘆為觀止啊。」

李洛感嘆一聲，這場戰鬥的結果其實並沒有什麼意外，中南的最強防禦即便是長公主也未能完全的擊穿，雖說如果換做生死鬥的話，雙方有沒有其他後手還不好說，但最起碼，這場比試上面，雙方誰也奈何不了誰。

這場戰鬥，中南繼續維護了自己藍淵聖學府最強之盾的名號，而長公主同樣也顯露出了不俗的實力，讓人為之感到驚豔，並沒有辱沒聖玄星學府的顏面。

而在李洛心中感嘆間，看臺上的喝彩聲突然的停下，取而代之的又是一片歡呼聲，而其中還伴隨著如雷鳴般的「宮神鈞」的名字。

李洛目光看去，然後便是見到宮神鈞的身影自一處看臺上徐徐的落下，落在了下方群山間的那片被燒焦的地面上。

宮神鈞一身白衣，丰神如玉，面目英俊，氣度不凡，再配著他自身那強大的實力以及聖玄星學府最強七星柱的名號，這一出場，整個聖玄星學府無數學員都為之沸騰，更多女學員更是眼含秋波。

如此英武，莫說是尋常學員，即便是最高看臺上的那些大夏各方大佬，都是微微點頭，表示讚嘆。

「大王有此子，當真令人豔羨。」極炎府的祝青火微微一笑，對著一側的攝政王說道。

都澤閻也是點頭,道：「大夏年輕一輩,宮神鈞殿下的確是當之無愧的翹楚,大王可謂是後繼有人。」

攝政王一臉溫和的笑意，他擺了擺手，謙虛道：「諸位過獎了,這都是聖玄星學府的功勞，如果不是學府的培養,神鈞怎能有如此成就？」

素心副院長笑道：「這才是攝政王過謙了,宮神鈞的天賦與勤奮,學府內所有導師與學員都看在眼中，有此成就,並不意外。」

這雙方間互捧一番，倒是小皇帝皺了皺眉頭，道：「我姐姐也很出色。」

其他人莞爾,皆是紛紛點頭。

「王上所說當然不假,長公主之優秀,也是有目共睹,誰能否認？」

而當他們說話間，場中再度有聲音響起,那是藍淵聖學府的梁馗出場了。

那梁馗一身黑衣，他身軀高壯，但與宮神鈞的英武相比,他在外貌上面簡直就是完敗，因為他的模樣不僅不能說是正常,反而是顯得有些醜陋，如今再被宮神鈞這麼一襯託,更是顯得極為的明顯。

這種對比讓得不少聖玄星學府的女學員有點不忍直視。

只不過梁馗對於這些目光仿佛早已習慣，他面無表情,沒有因此有任何的波瀾，一對陰深的眼目只是鎖定著前方的宮神鈞，他顯然沒有任何與宮神鈞交流的意思，手掌一握，一柄黑色的長矛閃現而出。

長矛之上，散發著強大的能量波動，在那矛身上,隱約可見一道金色的痕跡，仿佛金色豎目般。

赫然是一柄金眼寶具。

轟！

緊接著有如巨雷般的聲音響徹，只見得璀璨的雷光於梁馗體內暴湧而出，雷光之中,其頭髮都是漸漸的飄舞起來，與此同時，在其身後，六顆璀璨的天珠緩緩的成型，將天地能量盡數的匯聚而來。

如此一來，更是令得他氣勢節節攀升，這再配著他那醜陋兇狠的面龐，宛如雷鬼一般。

這梁馗顯然是直接火力全開，沒有半點要試探的打算，因為他很清楚，宮神鈞的實力要勝他一頭，如果他不一開始就全力以赴，恐怕會直接陷入到壓制之中。

面對著將自身實力盡數爆發的梁馗，宮神鈞則是微微一笑，手掌一握，一柄璀璨銀槍閃現而出。

銀槍一出現，便是有天地能量匯聚而來，槍鋒震動間，虛空都是在微微的震顫。

這同樣是一柄金眼寶具。

同時有銀白色的相力開始從宮神鈞其體內流淌而出，旋即迅速的壯大，宛如百丈狼煙般的沖天而起，而在那相力狼煙中，所有人都是隱約可見一條巨大的銀蛟於其中浮現。

銀蛟通體遍布銀鱗，爪牙猙獰，蛟目之中似是散發著凌冽兇光，一股驚人的威壓緩緩的散發出來。

李洛望著那相力光柱中若隱若現的銀蛟，面色也是有些凝重，顯然，這就是宮神鈞的相性。

上八品相，銀蛟相。

這還是李洛進入到聖玄星學府這麼久以來，第一次見到宮神鈞展現自身相性。

展現相性後，宮神鈞並未停止，因為那從他體內散發出來的能量威壓開始變得越來越強大，旋即在其身後，突有銀光閃現，旋即有七顆閃爍著銀光的天珠凝現而出。

那七顆天珠，明顯要比長公主的七顆還要更為的璀璨一些。

李洛盯著宮神鈞身後的七顆璀璨天珠，雖說七顆天珠的確已經極其的驚人了，但不知為何，他卻感覺這可能並非是宮神鈞的完全實力，這位聖玄星學府第一人，說不得還有些隱藏。

如果真是有所隱藏的話，那就只能說這傢伙還真是厲害，在面對著梁馗如此強敵，還能夠有這般自信。

而在李洛心中猜測這宮神鈞究竟隱藏了幾分力量時，後者卻是在那無數道敬仰的目光中微微一笑，他手中銀槍斜指，目光看向對面的梁馗，雖說對方顯然不太想搭理他，但他還是頷首致意，顯露出自身氣度。

「聖玄星學府，宮神鈞，還請藍淵聖學府的朋友指教。」

梁馗望著氣勢逼人，顯然比他更甚一籌的宮神鈞，略顯醜陋的臉龐上卻是沒有絲毫的懼怕，反而是漸漸的握緊了手中黑色長矛，而後有低沉沙啞的聲音傳出：「一招。」

「嗯？」宮神鈞微帶疑惑的看來。

梁馗淡漠的道：「接得下我一招，我認輸。」

宮神鈞目光一閃，笑道：「是一招搏命之術吧？你想要憑此與我繼續拼個平局？你們藍淵聖學府此次，似乎很想要維持多平之局？」

梁馗沒有說話，只是眼神漠然的盯著宮神鈞。

宮神鈞面帶微笑，五指緩緩的握緊銀槍，聲音溫和，氣態自信而從容。

「遠來是客，客人想要怎麼玩，我身為大夏國的主人家，定然是會奉陪到底的。」

「所以，朋友...」

「請出手吧。」

第四百二十三章金玉玄象刀

在殿內眾人驚疑的目光中，宮神鈞的腳步果然是停在了那面厚重牆壁之前，目光饒有興致的盯著牆壁上面那一道長柄之物。

「那是什麼？」都澤紅蓮驚訝的道。

姜青娥與李洛聞言也無法回答，但此時隨著仔細的看去，他們才隱隱的感覺到那長柄似是有些不凡，其上雖然落滿了灰塵，卻隱約有著一縷暗金光芒若隱若現，而且雖說那上面沒有任何的能量波動散發出來，但不知為何，他們卻是感覺到了一些莫名的危險氣息。

顯然，這插入寶庫牆壁的神秘刀劍恐怕是有些不凡。

「如果所料不差的話，那應該是「金玉玄象刀」，一柄以金玉玄象象角所煉製而成的金眼寶具，據說手持此刀，可平增一道神力，宛如玄象衝擊，足以一刀裂山。」在眾人都暗自疑惑間，一旁的長公主突然微笑著出聲，為他們解惑。

「金眼寶具，金玉玄象刀？」李洛一怔，喃喃一聲。。

對於這個答案，李洛略微有點失望，這把刀這麼神秘的藏在那裡，他還以為是一件紫眼寶具呢，最不濟也應該是紫線金眼吧？結果還是金眼寶具。

這倒不是他過於膨脹連金眼寶具都覺得低了，只是先前宮神鈞那麼大的反應，不由得把他的期待值給拉高了起來。

畢竟宮神鈞好歹也算是攝政王之子，眼界相當之高，金眼寶具雖說價值不菲，但也不至於讓他有如此表現。

「這柄金玉玄象刀有什麼特殊的來歷嗎？」倒是姜青娥更為細心一些，微微沉吟，便是問道。

長公主輕笑一聲，不過此次她還未曾說話，那負手在旁的素心副院長便是笑著道：「這柄刀，是院長曾經的佩刀。」

此言一出，李洛等人頓時睜大了眼睛，這刀，竟然是院長佩刀？！

一名王級強者曾經使用過的武器？！

這一次，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變得熾熱起來，即便是姜青娥都是面露心動之意。

「這柄金玉玄象刀陪伴了院長最長時間,見證了院長的成長,後來院長踏入王級,這柄刀的作用就不大了，於是就被他封存於此。」素心副院長微笑道。

「從等級來說，這柄刀的確只是金眼寶具,不過跟隨著院長久了，自然靈性更足,院長將其封存在寶庫中,也有著藉助此處諸多寶具為其蘊養的心思。」

「而且王級強者之物,或多或少會殘留一些王級強者的氣息或者說「王氣」，若是能夠長期持有它,對於自身未來的道路也會有著裨益。」

隨著素心副院長悠悠的聲音落下，殿內眾人眼中的熱切就變得更加濃鬱了。

原來，這柄刀還有這種神效！怪不得連宮神鈞都會為之心動。

「有關於金玉玄象刀的消息,也算是隱秘,看來還是沒瞞過你們兩人。」素心副院長看向長公主,輕笑了一聲,從宮神鈞先前的反應來看，他顯然一開始的目標就不是眼前十根石柱上面的金眼寶具,而是那隱藏在寶庫牆壁上面的「金玉玄象刀」。

「看來副院長是真的願意讓我們將這柄刀取走了？」長公主說道。

「我說過，此處的東西你們都可以挑選，既然你們能發現「金玉玄象刀」,它自然也算是在其中了，所以我不會阻攔。」素心副院長笑了笑。

不過她的聲音頓了頓,悠然道：「我不會阻攔，但這個前提是,你們真的能夠把它從牆壁裡面拔出來。」

此言一出，眾人皆是一驚。

聽這話的意思,想要拔出這柄刀，還不是什麼容易的事？

「我說過，此刀具備遠超金眼寶具的靈性，而且其上有「王氣」殘留，再加上它插在此處多年，已經與寶庫連接極深，想要將它直接拔出來,難度恐怕不小。」

素心副院長聲音溫和的道：「如果你們對它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試試，誰拔了出來，那就可以帶走它。」

「那我就來先試試吧。」

素心副院長聲音落下,宮神鈞便是一笑，而眾人對此也沒反對，畢竟這還是宮神鈞率先發現的，他的確有權利第一個嘗試。

李洛咂咂嘴，對於那「金玉玄象刀」他自然也是心動，不過他感覺自己應該沒戲，畢竟連宮神鈞都出手了，他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學員，他的出手，大概率是能夠成功的，而且如果連宮神鈞都失敗了，他又有什麼理由能夠成功？

轟！

當李洛想著這些的時候，宮神鈞已經出手，只見得極端驚人的相力在此時宛如萬千玄光般於其體內暴射而出，這些玄光於其身後迅速的凝聚，化為了一顆顆璀璨天珠。

宮神鈞身影一縱，掠上牆壁，袖袍一揮，勁風席捲，將那刀柄之上的塵埃盡數的震飛，而後那刀柄便是顯露出了原本的暗金色彩，其上似是有神秘紋路若隱若現。

在殿內眾人眨也不眨的目光下，宮神鈞毫不猶豫的伸出手掌，緩緩的緊握住了刀柄。

他能夠感覺到握住的那一瞬，那自刀柄上傳來了一股抗拒力，隱隱間，似是有刀嘯聲響起。

但宮神鈞面色絲毫不變，伴隨著他一聲低喝，只見得其握住刀柄的手臂上，竟是有著蛟龍鱗片浮現出來，青筋聳動，肌肉震動間，連虛空都是在微微的震蕩。

與此同時，在其身後的一顆顆天珠呼嘯而來，化為光點落在手臂上，宛如星辰點綴。

這一刻，所有人都是能夠感覺到宮神鈞那右手臂上凝聚了多麼恐怖的力量。

那一拳下去，當真是有斷江河，劈山嶽的威勢。

如此力量，會拔不出這柄牆中刀？！

轟轟！

宮神鈞強勢拔刀，一波波巨大的相力光環不斷的震蕩擴散出來，於這大殿內捲起颶風，引得大殿都是在微微的顫抖。

磅礴的相力不斷的從宮神鈞體內爆發，在其身軀表面，似是盤踞著一條巨蛟，然而不論人蛟如何的傾盡全力，催動足以掀翻山嶽的力量，但那插在牆壁上的刀柄，卻始終都是紋絲不動。

而寶庫的牆壁顯然也是特殊材料所製造，其上布滿著玄妙的光紋，不然恐怕也承受不了宮神鈞如此的力量。

殿內眾人看得目不轉睛，同時面色也是開始變得有點凝重起來。

轟！

又是一次極其磅礴的相力爆發，那股相力衝擊宛如百丈巨浪般的對著李洛他們所在的地方傾瀉而來，不過伴隨著素心副院長手一抬，那股相力衝擊便是消散於無形。

宮神鈞鼓脹的衣服以及飄散的頭髮也是在此時緩緩的落了下去，那股磅礴相力也是隨之減弱。

他的身影徐徐的落下，神色有些複雜的轉過身來，有些無奈的苦笑一聲：「難怪副院長會任由我們嘗試，看來我是高估了自己的本事。」

「現在這情況，我該說什麼才合適？」他攤了攤手，雖說失敗了，但卻並不顯得沮喪，這顯露的心態倒是讓得素心副院長微微頷首，而那都澤紅蓮更是美目中滿是欣賞。

在眾人無言間，李洛則是遲疑了一下，提供了建議。

「可以說...對不起，打擾了？」

第四百零三章雷鬼之矛

轟！

當宮神鈞那一句話剛剛落下時，只見得狂暴璀璨的雷光相力陡然自梁馗體內轟然爆發，天地間雷能量的匯聚，更是引得天空上出現了層層烏雲，其中雷光跳躍。

而後一道道雷光突然從天而降，但卻並非是劈向了宮神鈞，而是落向了梁馗所在。

轟轟！

在那一道道雷光的劈中下，梁馗身後的六顆天珠卻是變得愈發的璀璨，緩緩旋轉間，可怕的狂暴雷光相力橫掃出來，化為一條條雷光巨蟒四處跳躍。

梁馗手持黑矛，眼瞳中有雷光閃爍，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旋即面龐陡然變得猙獰起來。

磅礴的雷光相力在此時瘋狂的湧向手中黑矛，甚至連背後六顆天珠都是徐徐的落下，最後仿佛是鑲嵌在了黑矛之上，這一瞬，黑矛之上所凝聚的力量，引得那裡的虛空都在微微的震顫，給人扭曲之感。

看臺上，無數人面龐凝重，任誰都能夠看得出來，梁馗正在積蓄一次極為可怕的攻擊。

而對面的宮神鈞，也並未發動攻擊阻止，反而是給予了梁馗準備的時間，這般行為，雖然看上去仿佛有點迂腐，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似乎也是因為對自身充滿了絕對的自信。

如果宮神鈞最終能夠取勝，他不僅能夠收穫勝利，還能夠贏得無數的讚嘆，即便是藍淵聖學府那邊，都會心服口服。

所以在李洛看來，這宮神鈞的野心，還是不小的。

轟隆！

短短片刻間，梁馗那邊的力量已經是凝聚到了極為可怕的程度，雷光瘋狂跳躍間，已是將他所處的區域盡數的覆蓋，刺目的雷光令得看臺上許多人都不敢直視。

面對著梁馗這般恐怖的一擊，莫說是普通學員，就算是聖玄星學府其他的一些在場的七星柱，面色都變得凝重了起來。

這一擊,即便是他們,都唯有避其鋒芒。

嗤！

一團白氣自梁馗牙縫間噴射了出來,他手中的黑矛已是在此時重若千斤，黑矛在劇烈的顫抖著，有雷光漸漸的交織,隱隱的，竟是在梁馗身後形成了一道雷光虛影。

那道雷光虛影約莫十數丈,其生有四臂,面目雖然有些模糊,但卻散發著無盡的兇惡，仿佛惡鬼。

「這一矛,名為..雷鬼之矛。」

「不過我知曉，即便是這樣的力量，依然不足以對你造成太大的威脅。」

「所以...」

梁馗沙啞的聲音響起,同時他的眼中掠過一抹狠色,下一瞬,他那握住黑矛的五根手指突然在此時直接爆碎開來,血肉直接在瞬間磨碎，而後融入到了手中黑矛上,於是黑矛在此時化為了鮮紅血矛。

其上面升騰的雷光相力，也是在此時漸漸的被染紅。

頓時一股驚人兇煞之氣升騰而起。

那股突然變得狂暴，兇惡的力量,讓得無數學員面露驚恐，即便是其他幾位七星柱成員,都是紛紛色變。

不過雖說五指破碎，但黑矛並未墜落,因為梁馗身後的雷鬼伸出了巨臂，抓住了黑矛,而後雷鬼緩緩的做出了投擲的姿勢。

此處的空氣仿佛是在此時凝滯。

轟！

凝滯僅僅持續了霎那，緊接而來，是這片區域那瞬間爆炸的空氣，刺耳的聲響如炸雷般迴蕩群山間，所有人都是只能見到一道血光在這一瞬破空而出。

血光的速度快得難以想像，在場除了少數人能夠清晰看見其軌跡外，其餘人都只能見到一閃而過的血光以及陡然間被撕裂的大地。

焦黑的戰場,幾乎是被那一道深深的裂痕一分為二。

狂暴的雷光相力肆虐，將前方的一切都是摧毀得乾乾淨淨，梁馗這搏命一擊所具備的力量，的確是極其的驚人。

宮神鈞依舊立於原地,他的眼瞳中倒映著那一道仿佛穿破空氣而來的血矛，其上面蘊含著的能量，終於是讓得他變得正色了一些，他輕聲自語道：「如此一擊，也不愧是藍淵聖學府的最強之矛了。」

「只不過...」

「依然還不夠。」

當聲音落下的那一瞬，宮神鈞的眼瞳漸漸的浮現出銀光，他的瞳孔，竟是在此時化為了銀色蛟目，而他手中那一柄銀槍則是變得柔軟起來，猶如是化為了一條銀色小蛟，環繞著他的手臂流動，最後化為了銀色槍紋落在了皮膚上。

槍尖正好與其指尖對應。

宮神鈞抬起了手指，指尖有銀光綻放。

「龍魂指。」

吼！

那一瞬，似是有龍吟咆哮聲響徹群山，只見得一道銀光自宮神鈞指尖暴射而出，銀光轉眼化為了一條張牙舞爪的銀色蛟龍，蛟龍栩栩如生，通體銀鱗，挪騰之間，散發著極為驚人的壓迫。

龍魂破空而出，直接是與那暴射而來的血矛轟然相撞。

轟轟！

撞擊的那一刻，巨大的能量衝擊波開始橫掃出來，這片本就飽受摧殘的戰場再度被生生的犁了一遍，一道道深深的裂痕被撕裂開來，如蜘蛛網一般的蔓延。

衝擊波甚至都波及到了看臺的區域，但很快就被學府內督戰的紫輝導師出手，將其盡數的壓制，化解。

所有的目光，都是緊張的盯著那碰撞之處。

那裡的能量在瘋狂的肆虐，侵蝕，片刻後，銀色龍魂似是率先抵達極致，突然的破碎開來。

這一幕頓時讓得的聖玄星學府內無數學員驚呼出聲，面露擔憂。

難道宮神鈞未能擋住這一擊嗎？

血矛破開銀色龍魂後，直指宮神鈞而去，然而宮神鈞望著那暴射而來的血矛，嘴角卻是浮現出一抹淡淡笑意。

他靜立原地，並未出手，而是任由那血矛飛射而至。

然而隨著接近，血矛之上的能量卻是在迅速的消退，待得其接近宮神鈞丈許範圍時，其上湧動的能量，已是徹底的消耗殆盡，血矛褪去，化為了正常的黑色。

不過雖然能量消散，但黑矛依舊是在順勢飛出，最後射中了宮神鈞的眉心。

鐺！

金鐵聲響起，宮神鈞的眉心出現了一個細微的白點，而黑矛則是緩緩的跌落下來。

宮神鈞伸手握住了黑矛，屈指一彈，黑矛倒射而回，插在了梁馗的面前。

他微微頷首。

「承讓了。」

第四百二十四章刀來

李洛的建議讓得殿內氣氛稍微安靜了數息，其他人都是眼神有點古怪，人家就是客氣一下找個臺階，你還真是不客氣呢。

神特麼的打擾了。

宮神鈞也是愣了一下，旋即無奈的笑道：「李洛學弟還真是幽默。」

旋即他看向素心副院長，道：「副院長，看來我與這「金玉玄象刀」是無緣了。」

他也還算是灑脫，最起碼錶面看起來如此，當然，現在的他也只能如此，不然難道還能直接硬搶嗎？

素心副院長頷首，她對此倒是並不感到意外，金玉玄象刀插在這裡也有好些年了，以前來到這裡的學員，當然也不會就只有宮神鈞等人，但至今無人能夠將這把刀給拔出來。

具體原因她倒是很清楚，那是因為金玉玄象刀跟隨院長多年，靈性極強，所以也是擁有著傲氣，畢竟在體驗了王級強者的力量後，又怎麼還會認同其他人？

再加上金玉玄象刀在寶庫多年，也算是與寶庫有了一些特殊的連接，所以如果是想要憑藉蠻力將其硬拔出來，那無疑是在以一人之力抗衡整座寶庫，而這座寶庫，可是學府重地，其中所凝聚的力量，就算是一般的封侯強者也未必能夠強行破壞。

所以，即便宮神鈞算是如今學府內最強的學員，但想要拔出玄象刀，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還有其他人想要試試嗎？」素心副院長又是看向了其他人，畢竟宮神鈞都已經出手過了，其他人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儘管嘗試，這樣才會公平。

聽到素心副院長此話，長公主便是立即走上前一步，笑靨如花的道：「雖然我感覺自己也沒有什麼機會，但這麼好玩的事情，嘗試一下應該也不吃虧。」

素心副院長笑著點點頭。

而後長公主便是在眾人好奇的注視下也是飄身而上，伸出玉手握住了刀柄，下一瞬，有強大的相力爆發，直接是在她的身後形成了一道青鸞光影。

青鸞振翅，吞吐天地能量。

長公主白皙嬌嫩的手背上,有青筋微微凸顯,貝齒間青氣湧出,她也是催動了全力。

只不過，正如她所說，似乎沒什麼作用。

刀柄依然是紋絲不動。

長公主見狀,倒是沒有什麼可惜，直接是果斷的掠下身來,衝著眾人搖搖頭,道：「看來我也與它無緣。」

宮神鈞與長公主皆是折戟,直接是讓得李洛，都澤紅蓮等人心頭一涼,連這兩人都不行，看來這柄刀留在寶庫這麼多年無人能取，的確是有一些原因的。

想到此處,他們對那柄金玉玄象刀的興趣也減弱了許多,這刀厲害是厲害,但拔不出來就只是一個擺設了。

不過姜青娥倒並未因此就折損鬥志,相反，宮神鈞與長公主的失敗,反而激起了她的興趣，她那仿佛蘊含著神秘般的金色眸子中，少有的流露出了灼熱與戰意。

「青娥,想要試試嗎？我們學府可未曾出現過九品光明相，說不得連院長這柄佩刀,都會為你放下傲氣呢。」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看向了姜青娥，聲音溫和的問道。

所有人都聽得出來,素心副院長似乎還有點期待姜青娥的嘗試，可能是真的覺得她或許會有一些機會。

李洛也是咂咂嘴,九品光明相就這麼吃香嗎，真是羨慕。

姜青娥聞言，微微頷首應下，然後衝著一旁的李洛道：「我試試能不能拔出來，拔出來了就送給你。」

這話說出來，頓時讓得周圍眾人都是神色各異的看來。

長公主似笑非笑。

都澤紅蓮撇嘴不屑，那祝煊,葉秋鼎都是滿眼酸溜溜的，這該死的李洛，天天吃軟飯。

而面對著眾人的目光，李洛則是神色坦然,這口飯吃了這麼多年，還是這麼的香，旁人的譏嘲就如過眼雲煙，完全不需要在意，因為那純粹只是嫉妒。

「青娥姐，加油！」他還大喊一聲，為姜青娥打氣。

姜青娥飄身而上，纖細玉手一把握住刀柄，體內九品光明相光芒大放，長發飄揚，有金色的光紋於其白皙肌膚上迅速的蔓延而出。

嗡！

然後在場的眾人便是心頭一震的見到，那在宮神鈞，長公主等人全力之下紋絲不動的金玉玄象刀，竟是在此時發出了細微的嗡鳴聲，而後他們就神色極其複雜的見到，伴隨著姜青娥的用力扯出，那深深插入牆壁的刀身，竟是緩緩的出來了一截。

竟然真的有用！

而在眾人那震動的目光中，刀身自牆壁中拖出了半寸，隱約可見暗金光芒流轉，同時有刀嘯之音若有若無的響起，那刀嘯，宛如古老巨象在嘶嘯長鳴。

在場眾人甚至能夠聽出那刀嘯中，似乎是蘊含著一種心動又遲疑的情緒。

而姜青娥則是在此時，感覺到了一股阻力，手中的刀柄似乎是再度變得宛如磐石一般，無論她如何運轉相力，都是再無法扯出來。

「還是不願麼？」

姜青娥輕語一聲，這柄金玉玄象刀的確靈性很強，它在眷戀著曾經的主人，有了那位院長作為此前的主人，它並不願意再落入其他人的手中。

九品光明相的確讓其遲疑，但最終它還是未能選擇。

「那就隨你吧。」

姜青娥倒是並不在意，直接果斷的鬆開了手掌，任由那柄玄象刀再度插進牆壁，只是露出一截刀柄。

她落下身來，衝著素心副院長搖頭道：「副院長，此刀過於念主，有院長珠玉在前，恐怕沒什麼第二任主人能夠被它認同。」

素心副院長也是無奈一笑，道：「這脾性，倒是與院長如出一轍。」

其他人見到連姜青娥都是無法讓這柄刀歸順，頓時徹底死了心，比如都澤紅蓮根本連嘗試的興趣都沒了。

其他人也是收回目光，帶著遺憾的去從那十件金眼寶具中做挑選了。

李洛雖然對其頗為眼熱，但在見到之前那三人的失敗後，他也明白拔出此刀的難度太大，所以連他都是收斂了一些妄想，嘆息一聲，目光轉回了那柄「墨鱗刀」。

或許今天，他只能選擇它了。

而在李洛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他突然察覺到手腕處傳來了一些灼熱感，當即怔了怔，手掌摸了過去，那是一隻暗紅色的鐲子...

鐲子裡面，封印著三尾天狼。

這是什麼情況？

嗡！

與此同時，李洛似是聽見了一道極為細微的刀嘯聲，傳入耳中。

李洛目光一閃，然後緩緩的轉過頭，看向了那牆壁上面的刀柄，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他似乎看見刀柄微微顫動了一下...

看錯了吧？

他這般想著。

然後他就感覺到手腕上面的暗紅鐲子愈發的熾熱，滾燙。

李洛心中有靈光一閃。

暗紅鐲子是院長留給他的...而眼前的金玉玄象刀，又是極其的戀主，莫非這是兩者間有了一些感應？

這刀，莫不是把他認成了院長？

想到此處，李洛就忍不住的想要失笑，沒這麼荒繆吧？

他想了想，抬起了手掌，遙遙的對著那插在牆壁上面的刀柄。

姜青娥，長公主，都澤紅蓮都是有所察覺，然後古怪的目光就投了過來。

這傢伙，在這裡擺什麼姿勢呢？

他們的目光讓得李洛臉色也有點發燙，但此時只能硬著頭皮，一聲如雷大喝。

「刀來！」

第四百零四章三星院開戰

梁馗最終不出意料的輸了。

對於這個結果，在場眾多聖玄星學府的學員稍微的鬆了一口氣，雖說這算是預料之中，但先前梁馗的搏命一擊的確過於的兇悍，他們還真是擔心宮神鈞太過的託大導致失手，那樣的話，聖玄星學府將會迎來一次慘敗。

但好在的是，宮神鈞這位聖玄星學府最強學員，還是相當可靠的。

如雷鳴般的歡呼聲響徹於群山間，所有的聖玄星學府學員都在慶祝這門票賽的第一場勝利。

李洛也是在看著宮神鈞的身影，這一場比試，後者贏得可謂是漂亮至極，不僅顯露了氣度，也展現了自身強大的實力，這一波人氣以及聲望收割效果真的是沒話說。

與他這一場相比，長公主那一場無疑還是要遜色一些，雖說大家都知道中南比梁馗更難對付，但有時候結果的確比過程更加的重要。

長公主平了，宮神鈞贏了。

就這麼簡單。

雖然沒人會說長公主實力不濟，但卻會有人說宮神鈞不愧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

「宮學長的實力真強呢。」

連白萌萌都是這樣感嘆了一聲，然後眸光看向李洛，道：「接下來應該就是姜學姐上場了吧，好期待呀，其實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見過姜學姐真正的與人戰鬥過呢。」

李洛卻是惆悵的道：「其實我見過不少次，只不過每次我都是被打的那個。」

白萌萌忍不住的捂嘴偷笑，看來在家裡面隊長沒少被姜學姐切磋呢。

「隊長，三星院的抽籤怎麼看？」一旁的辛符問道。

李洛想了想，道：「四星院的抽籤結果，其實算是有利於藍淵聖學府的，因為他們的最強之盾如果撞見了宮神鈞，宮神鈞還是有不小的可能突破他的防禦，那樣一來，只要長公主打敗了梁馗，那麼我們就能夠取得兩勝，兩勝一定，基本門票就拿到一半了。」

「而接下來的三星院抽籤，從我們聖玄星學府的角度來看，最好是姜青娥抽趙徽音，都澤紅蓮抽閻泰，這樣一來我們兩場都會有不小的勝算，可若是姜青娥抽了閻泰,都澤紅蓮遇見了趙徽音,那大概就是一勝一敗的結果了。」

那個趙徽音李洛雖然沒跟她交手,但之前的稍微接觸中就知曉其不簡單，這個狡猾的女人只能靠姜青娥才能對付，都澤紅蓮如果遇上了,絕對沒好果子吃。

白萌萌點點頭，笑道：「那我倒是期待姜學姐能夠碰見那個趙徽音了,因為一定會很精彩。」

李洛笑著表示認同,他同樣是想要看看,趙徽音那個小狐狸遇見了姜青娥這隻雄赳赳氣昂昂的大白鵝，究竟能翻出多大的浪花。

「隊長,你這排到最後，會不會撈不到出場的機會啊？」這時候，那邊上的辛符再度出聲,稍微有點煞風景。

李洛沒好氣的道：「我們一星院被排到最後,本來就是重量級別不高的原因,因為很有可能到我們這裡的時候,門票賽的勝負就已經出現了，所以你這個猜測雖然有些欠揍,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辛符感嘆道：「那真是太可惜了，我還等著看隊長你震撼全場呢。」

李洛翻了個白眼，你這黑心腸的蛆,信你才有鬼了。

而在李洛他們這邊閒聊的時候，那藍淵聖學府所在的看臺上,一身鮮紅衣裙顯得極其明豔嬌媚的趙徽音也是自座位上站起身來，笑吟吟的道：「一平一負,算是預料之中的結果了，還好不算是最差。」

「趙學姐,接下來就看你們三星院的了。」在那一旁，陸蒼露出笑容，說道。

趙徽音笑道：「那你就祈禱學姐我抽到那都澤紅蓮吧，不然對上了姜青娥，可就真的是有大麻煩了。」

「就算是姜青娥，我想學姐也不是沒有一戰之力。」陸蒼說道。

趙徽音小嘴一撇，道：「站著說話不腰疼,那可是九品光明相，而且還是真九品！不是虛九品！」

說著話的時候，她已經向前走去，同時有一名面龐清瘦,面帶笑容的青年也是站起身，來到了她的身後，想來應該就是三星院那名為閻泰的代表。

而後兩人身形一縱，便是在那無數道目光的注視下，落到了抽籤臺上。

姜青娥，都澤紅蓮則是早已等待在此。

「嗨，姜青娥，你好呀。」

趙徽音落在臺上，嬌媚的眸光立即投向了姜青娥，旋即走上前來，毫不畏懼打著招呼。

姜青娥看了趙徽音一眼，神色平靜的頷首。

「姜青娥同學，你也太冷淡了，是因為前兩天我和你的未婚夫走得比較親密的原因嗎？其實那是一場誤會，你不要怪他，當時我真的是想要找他問路的。」趙徽音眨了眨美目，似是有些歉意的解釋道。

一旁的都澤紅蓮聞言都忍不住的看了過來，美目微微瞪大，這是什麼意思？未婚夫是說的李洛嗎？這李洛竟然前兩天還去跟趙徽音接觸了？這傢伙狗膽這麼大的嗎？

眼前的趙徽音容顏氣質也絕對算是上佳，而且那股嬌媚的氣質更是很惹人心動，那李洛風流成性，若是遇見了說不得真會心猿意馬的去招惹一下。

不過這趙徽音也不簡單啊，這種事還敢來當面跟姜青娥說？這是挑釁嗎？

呵，真是有意思。

都澤紅蓮心中冷笑，選擇冷眼旁觀。

不過面對著趙徽音的話語，姜青娥絕美容顏上卻是沒有絲毫的波瀾，只是淡淡的道：「如果趙同學真的對我家李洛有興趣的話也不是不可以，只不過我洛嵐府規矩森嚴，你想要進門的話，需要先從婢女做起，往後若是表現好的話，或者有可能升個妾室。」

趙徽音忍不住的一怔，讓我給那李洛當個婢女？老娘揍不死他！

不過心中冷笑，但趙徽音面色卻是絲毫不顯，反而有些嬌羞的道：「我真的可以嗎？李洛性格其實真的很好，而且也很有潛力，未來一定能夠成為大夏國頂尖的人物，前兩天的時候他就與我說過，男人三妻四妾都很尋常，如果我能留在大夏國的話，說不得也會在洛嵐府為我留下一間房呢。」

姜青娥輕笑了一聲，道：「柴房也是房呢，而且想要住什麼房，還是得看看本事。」

趙徽音嫣然笑道：「姜同學的意思是接下來如果我們遇見的話，那就是決定正房與偏房的戰鬥嗎？」

「不是，是決定你進了洛嵐府後是住柴房還是偏房。」姜青娥搖搖頭，解釋道。

趙徽音似是有些生氣的道：「姜同學，我覺得在洛嵐府，還是要看少府主李洛的意思吧，難不成在洛嵐府中，李洛就只是一個傀儡嗎？你這樣可一點都不尊重他。」

姜青娥金色眸子淡淡的看著趙徽音，卻是沒有再與她多說這些沒有意義的話，而是直接上前，伸手在石箱內抓出了一枚密封的蠟丸，將其捏碎，取出紙條，上面便是一個「一」字。

趙徽音同時也取出了蠟丸，捏碎一看，杏目微微虛眯了一下，然後也是舉了起來。

上面一個「一」字，頓時引發了漫山遍野的騷動聲。

三星院第一場，不出所料，姜青娥與趙徽音遇上了。

而此時姜青娥方才目光平靜的看過來，同時有聲音響起。

「趙徽音，準備好挨打了嗎？」

第四百二十五章刀來了

大殿內，李洛這突如其來的一聲大喝，頓時讓得所有目光都帶著驚愕的投射在了他的身上，而特別是當眾人看見他手掌遙遙對著牆壁上面的刀柄時，更是忍不住的嘴角一抽。

「李洛，你這是發病了麼？」

身後的祝煊忍不住的失笑出聲，這李洛腦子突然壞掉了嗎？他以為他擺好姿勢然後大吼一聲，那金玉玄象刀就會主動破牆來投嗎？

真以為你是主角，王八之氣能夠亂放的嗎？

其他人也是神色略有些古怪，唯有姜青娥若有所思的盯著李洛的面龐，道：「難道你與這金玉玄象刀產生共鳴了？」

旁人會覺得李洛此時純粹是在惡作劇，畢竟連宮神鈞，長公主都拿這柄刀沒有辦法，一個化相段的李洛又憑什麼？但姜青娥卻從未覺得李洛會比兩人弱，連她剛才都能引得金玉玄象刀遲疑，那麼李洛能夠與其產生共鳴，那也不是什麼匪夷所思的事情吧。

「姜青娥，你再盲目，也該有個度吧？」不過這話被一旁的都澤紅蓮聽見，則是忍不住的皺眉，這姜青娥平日裡也是極其的冷靜理智，怎麼在這李洛身上時，就總是會犯傻呢？

不過對於都澤紅蓮的話，姜青娥並未理會，眸光只是停留在李洛的身上。

而李洛同樣未曾答話，因為就在他喊出「刀來」兩個字的時候，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手腕上面的暗紅鐲子變得愈發的滾燙，強烈的灼痛傳來，甚至讓他懷疑那裡的皮膚已經被燒傷。

與此同時，那傳入耳中的刀嘯聲，變得愈發的歡喜與迫切。

這種刀嘯，姜青娥，宮神鈞他們都未能察覺，唯有負手而立的素心副院長，眼神在此時突然微微一凝，眼中有著驚疑之色浮現。

鏘！

不過還不待她有什麼反應，下一瞬，那刀嘯聲，便是由無形化為有形,猛然間嘹亮的於殿內震蕩而起。。

所有人眼中都有震驚之色浮現。

咻！

因為他們見到那插在牆壁上,不論此前宮神鈞他們如何傾盡全力都如磐石般紋絲不動的刀柄,竟是在此時劇烈的顫抖起來，而後伴隨著一道鏘聲響起，一抹耀眼刀光於大殿內爆發而起。

那抹刀光明亮耀眼,仿佛是一頭古老巨象破空而來，那巨象的象牙呈現金玉之色,宛如天刀,足以撕裂虛空。

刀光一閃而逝。

待得眾人再度回神時,眼瞳驟然緊縮。

因為牆壁上面的刀柄已是消失不見。

所有人包括宮神鈞，長公主都是在此時緩緩的轉過頭,看向了李洛的位置，然後他們便是見到，原本李洛伸出的手掌上,此時已經憑空多了一把刀。

一把古樸的直刀。

刀身呈現金玉之色,其上遍布著斑駁的紋路,猶如古老巨象粗糙厚重的皮膚,足以承受天崩之力，刀刃處,金玉之光流轉不停，只不過這柄刀似乎並沒有過於明顯的鋒銳感，相反,它更偏重的仿佛是一種沉重以及力量。

李洛雖然握著時沒有什麼沉重感，但刀身懸空時,那裡的虛空分明是出現了細微的扭曲，仿佛是在承受著山嶽重壓一般。

寂靜的大殿內,李洛低頭注視著手中的直刀，眼中的熾熱幾乎是要化為火焰湧出來。

他的心臟跳動得猶如捶鼓一般,一種巨大的幸福感簡直讓他腦子裡面傳來了眩暈感。

他真的沒想到，他這一伸手一大喝，這連宮神鈞，長公主他們都求而不得的玄象刀，竟然會主動來投！

這隨意的嘗試，顯然得到了難以想像的收穫。

李洛手指緩緩的緊握住刀柄，這一瞬,他有一種感覺，他的力量獲得了增強，這股力量不是相力，而是單純的肉身巨力...

果然,這柄玄象刀，能夠賦予持有者神奇的巨力。

真是奇特。

李洛咧嘴一笑，不愧是院長大人曾經的佩刀，雖然同為金眼寶具，但顯然這柄玄象刀，遠比他所看中的墨鱗刀更為的厲害。

他的手掌自刀身上撫過，粗糙冰涼的觸感仿佛是在撫摸著一頭遠古玄象，而玄象刀也並沒有任何的反抗，這讓得李洛悄悄的鬆了一口氣。

他可是心中清楚，玄象刀會與他共鳴，可不是因為他自身的原因，而是因為在他的手腕上，帶著由院長煉製而成的封印手鐲，這上面有院長的力量，所以玄象刀才會將他誤認為是院長，主動來投。

玄象刀雖說具備靈性，但終歸沒有真正的靈智，所以倒也沒有出現發現被騙後直接砍了李洛的事情，不然現在的李洛就得躲到副院長身後求保護了。

李洛心滿意足，這才抬頭看向大殿內的眾人，此時的他們都沉默的望著他手中的玄象刀，那副表情，相當的複雜與難過。

特別是宮神鈞，素來從容英武的面龐在此時稍微的有點呆滯。

他無法明白，為什麼他求而不得的東西，卻是會被李洛招手即來。

你不是院長大人曾經的佩刀嗎？你剛才的驕傲呢？！

我真是...頂你個肺。

這種情況，連有著良好素養以及城府的宮神鈞，都是忍不住的在心中爆了一句粗口，然後深深的吐了一口氣，有點受挫的將目光從玄象刀上面轉開。

一旁的長公主國色天香的鵝蛋俏臉上同樣是布滿著錯愕之色，不過她倒沒有宮神鈞那麼大的反應，畢竟玄象刀本就不適合她，但她同樣無法理解，為何這驕傲的玄象刀，會去主動選擇李洛。

這小子，有這麼優秀？可是再優秀，你能比得過姜青娥嗎？

連姜青娥剛才都失敗了，李洛怎麼可能成功？

這一刻，冷靜的長公主也是滿腦子的茫然。

「李洛，你究竟做了什麼？」倒是那都澤紅蓮忍不住的出聲，一臉見鬼的表情。

李洛語氣沉穩：「緣分二字，妙不可言，或許是這玄象刀感應到了未來的我有稱王之姿，所以主動來投。」

「你就鬼扯吧！」都澤紅蓮咬著銀牙，還稱王之姿，如果比的是臉皮厚度，可能你還有點機會。

「那我怎麼知道是啥情況！」

李洛翻了個白眼，嘟囔道：「我就搞著玩玩，它自己飛了過來，說不定是因為它拒絕的人數有限制，剛才剛好達到了某個極限，所以我伸手它就來了，不過說起來剛才下一個嘗試的人本來應該是你的，但你自己放棄了。」

「或許剛才就算是換作你伸手召喚它，它也會主動來投。」

都澤紅蓮一怔，美豔的臉頰有些變幻不定，這種鬼話應該不可能的吧？但這種理由，似乎要比李洛有稱王之姿要更加的有可信度？

剛才換作她去嘗試的話，說不定真就把玄象刀給拔出來了？

一想到此，都澤紅蓮突然有點懊惱到胸口痛。

「調皮的小傢伙，可別亂說。」

此時素心副院長笑著搖搖頭，道：「你會引動院長的佩刀，必然是它看中了你，雖然我對此也感到有點奇怪，但不管如何，還是要先恭喜你，你是金玉玄象刀的第二任主人了。」

她那溫潤的目光始終停留在李洛的身上，似是在細微的打量著，因為從一開始，她還真沒想到這個結果。

原本她以為姜青娥最有機會來著。

這個李洛，還真是屢屢給人一些驚奇呢。

而李洛聽到素心副院長此話，臉龐上則是有著掩飾不住的歡喜以及激動浮現出來，他道：「我真的可以帶走它？」

原本他的目標是墨鱗刀，但顯然，這柄玄象刀是更加完美的選擇。

素心副院長露出令人如沐春風般的笑容，道：「我說過，只要你能夠來到這裡，不論你使用什麼方式，只要你能拔出玄象刀，那它就將會屬於你。」

「再往後不久，便是真正的聖杯戰了，李洛，我希望你能夠手持此刀，在那聖杯戰上，為我們聖玄星學府贏取榮耀。」

她聲音頓了頓，看向李洛的目光饒有深意。

畢竟...你可是院長選中的人。

第四百零五章姜青娥對戰趙徽音

三星院第一場戰鬥。

姜青娥對戰趙徽音。

這個對戰序列一出來，直接是引起了漫山遍野的轟動，那層層看臺上的學員皆是雷鳴歡呼，所有人都是精神大振，那般迫切期待的模樣，甚至是要勝過此前四星院的兩場。

無他，只是因為對戰的雙方都是兩座學府中最耀眼的明珠。

雖說在實力層級上面，兩女或許要弱於長公主，宮神鈞，中南等人，但這些差距在雙方那等容顏氣質下，足以被輕鬆的彌補。

甚至於連最高層的看臺上，那些大夏內的各方大佬，都是在此時微微凝神，他們的目光更多的是投向姜青娥的身影，雖然從名義上面來說，李洛才算是洛嵐府的少府主，但任誰都知曉，自從李太玄，澹臺嵐失蹤這些年來，姜青娥才是洛嵐府的主心骨。

而她的本事也的確如她的容顏一般的出眾，當初風雨飄搖的洛嵐府硬生生的被她扛了下來，不然還不等這李洛有機會進入大夏城，恐怕洛嵐府就已經分崩離析了。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此等品階的相性在大夏可謂是百年難遇，所有人都知曉她的潛力，如果真再給予她幾年的時間，說不得當年李太玄的封侯記錄都會被她所打破，那個時候的洛嵐府，必然將會再度崛起。

而且，洛嵐府除了姜青娥外，如今又冒出一個身懷雙相的李洛，這兩個年輕人，已經開始將洛嵐府的局勢穩住，甚至在某些方面，都開始超越了李太玄，澹臺嵐所在時。

洛嵐府的蒸蒸日上，任誰都看在眼裡。

而這...對於在座的某些大佬而言，卻並不算什麼好的消息。

「李太玄,澹臺嵐真是讓人豔羨,有這般弟子與兒子,洛嵐府壯大真是指日可待，而萬一未來他們兩人真的歸來，嘖嘖,這洛嵐府怕是要無人能制了。」祝青火眼神幽深，以一副複雜的口吻緩緩說道。

沒有人回應他這話,其他大佬都是神色漠然,似是沒聽見祝青火這蘊含著深意的言語一般。

唯有素心副院長看來,聲音溫和的道：「今日是我聖玄星學府的盛事，外事不談,還望祝府主遵守一點規矩。」

祝青火連忙笑著道歉：「是我冒失了，副院長可莫怪。」

素心副院長含笑頷首，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她如何不知曉在場這些大夏的大佬們對洛嵐府虎視眈眈,而一力將洛嵐府扛住並且自身還擁有著極深潛力的姜青娥更是被視為眼中刺,這些年如果不是聖玄星學府極其重視姜青娥,將其視為聖杯戰的種子選手，恐怕早就有人忍不住的要暗中對她出手了。

畢竟誰都不願意等待一名身懷九品相的潛在敵人不斷的成長。

但對於那些外界的勢力紛爭,聖玄星學府素來保持中立，只要姜青娥還在聖玄星學府一天，這些忌憚她的勢力就不能以暗殺的方式來對付她,否則，聖玄星學府的怒火也並非是什麼人都可以承受的。

雖然聖玄星學府也不可能真的會對所有學員都給予這種保護,可類似姜青娥這種縱觀學府創建的歷史中都未曾出現過幾個的天驕，學府定然是會保護的,因為從某種意義來說，這也算是一種投資。

未來的姜青娥即便是脫離了學府,她的步伐甚至跳出了大夏以及東域神州，成為了這世界層面上的某種強者，那時候她難道還會對聖玄星學府少了饋贈嗎？

所以如果不是學府有學府的規矩，聖玄星學府恐怕早就放言出來要將姜青娥保到底了。

而當這些大夏的大佬們心思各異間，在那沸騰的喝彩聲中，姜青娥身影已是自高臺上掠下，而後落在了一片遍布山巖的地帶間,今日的她依舊是往日的打扮，青絲被束起，顯得幹練颯爽，那件常年不離身的湛藍短披風隨風輕揚,戰裙下的雙腿白皙修長，光是隨意的一瞥，便是讓人怦然心動。

然而真正的大殺器還是那一張容顏，精緻的五官仿佛是窯洞中經過烈火打磨，最終由上天調色的完美瓷器般，那如遠山般的纖細眉線，清澈靈動的眼眸，高挑的瓊鼻，明亮的紅唇，當這一切組合起來時，再搭配著她那冷靜從容的氣質，當真是不論男女，都會忍不住的為之而沉醉。

「姜青娥！」

「姜青娥！」

當她進入戰場時，四周看臺上已是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歡呼聲，其魅力與聲望之強，可見一斑。

在姜青娥的前方，一道紅衣也是徐徐的掠下。

正是趙徽音。

其實趙徽音也是一個容顏氣質極其出眾的女孩，想來在藍淵聖學府，她定然是豔壓群芳的存在，一身紅裙飄飄，小蠻腰處束著腰帶，更是令得腰肢纖細如柳，讓人有一種忍不住要將其攬入懷中的衝動。

趙徽音赤足踩在了巨巖上，她笑吟吟的看著對面的姜青娥，有些嬌羞的道：「青娥，我怕疼，你待會打我的時候，可要輕一點哦。」

「進了我洛嵐府後，這樣的流程終歸是少不了，早點習慣也是好的。」姜青娥隨意的說道。

趙徽音輕咬紅唇，哼道：「其實我可看不上那李洛，如果你是洛嵐府的府主，我真投了洛嵐府又有何妨？」

姜青娥唇角浮現一抹笑意：「但是我可答應了李洛，會在這場比試上面先好好收拾你一次的。」

趙徽音嬌笑出聲，下一瞬，只見得極端鋒利的金光相力陡然自其纖細的嬌軀中爆發開來，金光肆虐間，周圍的巨巖頃刻間千瘡百孔，一道道光滑如鏡的裂痕遍布了地面。

「青娥，想要收拾我，還得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才行呢。」

趙徽音纖細玉手一抬，只見得金光呼嘯間，直接於她的身後形成了漫天金色刀劍。

與此同時，她的肌膚也是在此時漸漸的開始有所變化，變得更加的剔透，仿佛是一種琉璃所鑄一般，而當其身軀變化時，這天地間的能量也是受到了引動，開始源源不斷的呼嘯而來，流入她的體內。

此時的趙徽音，倒是少了一點嬌媚，多了一點寶相莊嚴之感。

譁！

而周圍的看臺上，也爆發出了一些驚呼聲。

因為他們都是看了出來，趙徽音身軀上的琉璃色彩，那代表著如今的她已是真正的踏入到了地煞將階第二階段的煞體境，而且，還是煞體境中最為厲害的琉璃煞體。

這趙徽音，有膽子來挑釁姜青娥，果真還是有著一些底氣的。

第四百二十六章王侯烙紋

學府的嘉獎最終順利的結束了，而李洛不出意外的成為了全場最亮的崽。

「此次的選寶就到此結束了，我要再次代表學府感謝你們在門票賽上面的優異表現。」

寶庫之前，素心副院長面帶溫和笑容的注視著眼前的一群年輕人，聲音宛如泉流般，令人莫名的感到心中寧靜：「不過你們應該也清楚，門票賽並非是結束，而只是開始。」

「我們學府真正的目標，也不是一張門票，而是聖杯戰上最終的獎勵，那一座...龍骨聖杯。」

聽到這四個字，宮神鈞，長公主，姜青娥等人神色都是顯得凝重了一些，因為他們很明白那龍骨聖杯所蘊含的意義以及重量，當然，還有著壓力。

整個東域神州，所有的聖學府以及一些實力同樣強大但因為資歷等原因尚未被冠於聖字的頂尖學府，都對那座龍骨聖杯虎視眈眈，因為那代表著東域神州最強學府的榮耀，同時它所具備的威能，也讓各學府垂涎萬分。

此次門票賽的戰鬥已經算是激烈，但他們都清楚，這與聖杯戰上面將要面對的戰鬥比起來，還差了不少。。

李洛心頭也暗自嘆了一口氣，他想起了院長大人交給他的任務，可他一個一星院的學員，在那種級別的競爭中，又能取到多大的作用呢？

「院長，您也真是太看得起我了。」

李洛暗自嘀咕一聲，同時苦惱的撓了撓頭，如果到時候拿不到龍骨聖杯的話，他就拿不到完整的「天祭咒」，那樣他自然也難以完全將「三尾天狼」所掌控，可這股力量，是他用來應對「府祭」時的一張大底牌。

而缺失這張底牌的話，在「府祭」那種戰鬥中，他恐怕連參與的資格都沒有。

那樣一來，壓力豈不是又完全的落在了姜青娥的身上？

這是李洛不願意見到的。

所以，他最好還是要盡全力的協助學府將龍骨聖杯給奪回來。

「副院長，那聖杯戰的機制是怎樣的？」李洛想了想，舉手發出了詢問。

「按照以往的慣例，聖杯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院級戰,四個院級分別競爭,在這裡將會誕生出四個院級最強,也就是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二星院學員之類的，這也算是東域神州上面所有學員最高級的榮耀了。」

素心副院長微笑道：「這個稱號,可比咱們聖玄星學府的七星柱厲害多了，而讓人高興的是,咱們學府這一次,或許有概率獲得一個最強三星院學員的稱號。」

說到此處的時候,她的眸光投向了姜青娥。

身懷九品光明相的姜青娥，算是這些年來聖玄星學府最為優秀的學員,以她如今的實力，即便是在那囊括了東域神州無數年輕天驕的聖杯戰上面，必然也是耀眼無比。

「青娥,如果你能夠奪得最強三星院學員的稱號,那麼咱們聖玄星學府此次,就算是有爭奪龍骨聖杯的可能了。」素心副院長看著姜青娥的眼神中,帶著一些期盼。

姜青娥白皙精緻的臉頰上一片平靜，頷首道：「我會盡全力去爭取。」

「獲得了那個最強學員稱號,有什麼獎勵嗎？」

李洛眨了眨眼睛，人畜無害的笑道：「總不能真的就純粹只是一個無聊的稱號吧？」

「這個稱號可一點都不無聊哦。」

素心副院長微笑道：「整個東域神州，無數年輕一輩,都將其視為至高的榮譽與追求。」

李洛認同的點點頭：「副院長說的沒錯，這個榮譽肯定是很夠勁的,我只是在想...除了這個榮譽外，還有沒有其他一點什麼實際的東西？」

素心副院長沒好氣的看著眼前這個有著好看模樣的少年,道：「你還挺現實。」

都澤紅蓮忍不住的冷哼道：「問這麼多幹什麼，那最強學員的稱號跟你又沒什麼關係。」

李洛振振有詞的道：「跟青娥姐有關係就行了啊,我跟她之間，難道還分什麼你我嗎？」

都澤紅蓮撇嘴，這傢伙的臉皮，真是厚到沒邊了。

素心副院長有點好笑，但還是說道：「東域神州雖然只是一座外神州，論起實力，規模什麼的確遠遠比不上那些得天獨厚,宛如聖地般的內神州，但聖杯戰好歹是有學府聯盟作為支持，所以最後的獎勵自然也不會小氣。」

「比如這最強學員的稱號獲得者，其中的獎勵之一,便是「王侯烙紋」。」

「王侯烙紋？這是什麼？」李洛繼續好奇的問道。

「簡單來說，就是一種烙印在身體表面的紋身。」素心副院長微笑道。

「有什麼作用？」李洛倒是沒有直接就失望，因為他相信能夠被素心副院長鄭重說出來的東西，必然不會簡單，他沒聽過，只是代表他層次不夠，比較無知而已。

「所謂的王侯烙紋，乃是以封侯強者的精血為主要材料，再輔以諸多珍稀材料而煉製出來的一種奇特之物，王侯烙紋有諸多種類，各種妙用，比如往年聖杯戰中所賜予的「九寶靈樹紋」，此紋若是烙印在身，可加速天地能量的吸收與煉化，而且還是無時無刻的那一種，堪稱是修煉利器。」

「嘶！」

李洛狂吸冷氣，這王侯烙紋也太霸道了吧，光是材料都需要封侯強者的精血？這究竟是什麼高端東西啊，以前聽都沒聽過！

而且，那「九寶靈樹紋」的功能也太讓人眼饞了，有此紋在身，修煉豈不是事半功倍？

「九寶靈樹紋更多還是輔助修煉，還有一些王侯烙紋更是具備攻伐，防禦，保命之能，從某種意義來說，算得上是一種特殊類的寶具，只不過這種是隨身的，無法被掠奪，但王侯烙紋也有弊端，那就是絕大多數都屬於消耗類，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中材料漸漸損耗，烙紋也就失去了效果。」

「在那些內神州中，王侯烙紋出現的頻率高一些，東域神州這邊則是很少見。」素心副院長說道。

李洛咂舌，從這一點就能夠看出那些內神州底蘊有多恐怖，封侯強者在大夏就是一方巨擘，他們怎麼可能會願意將自身精血取出來煉製這種對他們來說比較雞肋的王侯烙紋，也只有在內神州那種地方，才會出現這種東西。

這種高端之物，他們這種窮鄉僻壤的人，真的是玩不起。

不僅是他這般想法，一旁的都澤紅蓮等人也是有些感嘆，因為他們同樣沒見過。

「那最後如果取得了龍骨聖杯，可以獲得什麼獎勵？」李洛舔了舔嘴唇，問道。

對於李洛這充滿著野心的詢問，素心副院長沒有嘲笑，反而是面露欣賞之色。

「龍骨聖杯就是最好的獎勵，不過那是對於學府而言，而為學府取回聖杯的你們，想要什麼？」

「紫眼寶具？八品還是九品靈水奇光？或者秘法源水源光？還是封侯術？」

望著微微有點呆滯的李洛，素心副院長唇角泛起了笑意。

「只要你們真能把龍骨聖杯給搬回來，只要學府有的，想要什麼，那就給你們什麼。」

第四百二十七章宮神鈞的條件

素心副院長在拋出了讓得眾人目眩神迷的獎勵後，便是施施然的離去。

「嘖嘖，不愧是聖玄星學府，底蘊真是雄厚。」

李洛則是不斷的感嘆，先前素心副院長所說的那些，不論哪一種都絕對算是頂級之物，莫說是他這落魄的洛嵐府少府主，想必就算是宮神鈞以及長公主兩人，都會為之心動。

顯然，為了獲得龍骨聖杯，學府也是願意大放血的。

「李洛，恭喜你啊，成為了此次選寶的大贏家。」李洛感嘆時，一旁的長公主款款而來，光潔白皙的鵝蛋臉頰上露出調侃的笑容。

李洛謙虛的道：「僥倖僥倖，而且說起來還多虧了長公主和宮神鈞學長，如果不是你們點出「金玉玄象刀」的話，我哪能有這份機緣？」

長公主笑容微滯，道：「你這話，挺欠揍的。。」

她與宮神鈞一開始還真是衝著那隱藏的「金玉玄象刀」而來的，只不過恐怕兩人一開始都沒想到，最後刀沒落到他們任何一人身上，反而會被李洛一個相師境拔得頭籌。

雖說她原本也就是抱著嘗試的心態而來，對於成敗並不算太過的在意，但李洛這傢伙這句話，可就真有點氣人了。

李洛聞言，趕緊把一旁的姜青娥拉過來擋住。

「你家這人，也該管管了。」長公主衝著姜青娥無奈的嗔道。

姜青娥微笑道：「長公主若是想打的話儘管出手，我保證不插手。」

長公主輕撇嘴角，道：「我可不信，誰不知道你姜青娥最護著這小子了，真要動了他，你不得跟我翻臉？」

姜青娥素來平靜的絕美臉頰上難得的浮現出一抹微紅之意，眸光一掃，就見到身後李洛那笑眯眯的得意之色，當即手肘便是往後猛的一頂。

李洛笑容頓時僵住，捂著胸口，幽怨的望著突然對他出手的姜青娥。

長公主笑吟吟的望著打鬧的兩人，心中則是對兩人間的感情與關係再度有了一些了解，姜青娥的心性她已是知曉，堅韌又有主見，自身又是聰慧靈敏,再加上其自身的修煉天賦,如此人兒,即便是素來自傲的她，都是為之嘆服，所以才會屢屢與其接近關係。

在學府內,姜青娥的名聲也是極好，雖然不是如她這般特意的製造出溫和以及平易近人的人設,但與人交流時,也沒有半點恃才傲物,只不過長公主明白，姜青娥始終在與人保持著不遠不近,點到即止的關係，這也包括了她。

可唯有在面對著李洛的時候，長公主才能夠感覺到,姜青娥那副波瀾不驚的心境下的另外一面。

不過兩人的打鬧很快的停了下來,因為李洛見到宮神鈞走了過來。

宮神鈞走來,先是衝著三人露出和煦的笑容,然後也沒有多說廢話，目光投向李洛,直奔主題：「李洛學弟，過來找你，主要是有件事比較冒昧,不知道能不能提。」

他言語誠懇，倒是態度相當不錯。

李洛幽幽的道：「宮神鈞學長既然都說冒昧了...那何不就不說了？」

宮神鈞滯了滯,想來是沒想到李洛還挺乾脆，直接就讓他別說了。

不過他還是笑道：「看來李洛學弟也猜到了...我的確是衝著「金玉玄象刀」來的,我想問一問，不知道李洛學弟願不願意與我做一個交換,你擅長雙刀，我可以用一道成套類的雙刀金眼寶具交換你手中的金玉玄象刀。」

「成套類的雙刀金眼寶具。」

李洛不可否認的稍微心動了一下，這宮神鈞開出的條件還是相當誘人的，因為這的確是他最想要的東西。

李洛看了一眼姜青娥，後者倒是沒有說話，顯然是將決定交給了自己。

李洛沉吟了數秒，笑道：「宮神鈞學長為何這麼執著於這把刀？」

宮神鈞無奈的道：「因為它是院長大人曾經的佩刀,王級強者之物，若是能夠持有，說不得能有一些感悟。」

李洛目光閃爍，片刻後緩緩搖頭,道：「抱歉了，宮神鈞學長，雙刀類的金眼寶具我的確很想要，但這柄刀主動選擇了我，我如果將它交換出去實在有些寒了它的「刀心」，我不能做出這麼殘忍的事情！」

一旁的長公主與姜青娥有點忍不住的想笑，寒了它的刀心？

對於李洛的拒絕，宮神鈞沉默了一下，道：「李洛學弟不再考慮一下嗎？如果雙刀類金眼寶具不夠的話，我還能夠加一些其他的條件。」

李洛搖頭，表現得很堅定。

「好吧，那算我冒昧了。」

宮神鈞見狀笑了笑，也沒有繼續多費唇舌，與姜青娥，長公主打了一個招呼後，便是轉身離去。

李洛望著宮神鈞離去的背影，道：「我拒絕了宮神鈞學長，會不會被報復啊？」

長公主嫣然一笑，道：「放心吧，我這位皇兄城府可深著呢，你佔著比金玉玄象刀更重要的東西，也沒見他暗中做什麼吧？」

「比金玉玄象刀更重要的東西？」李洛有點疑惑。

然後他就見到長公主將笑吟吟的視線投向了姜青娥。

李洛頓時乾笑一聲，解釋道：「殿下搞錯了，其實是我被佔有了。」

「隨便咯。」

長公主笑道：「所以你倒是不必擔心宮神鈞，他在學府內維持這麼多年的名聲，不會因為你就沾染上一些汙點的，畢竟強迫人交出所得到的寶具，也不是什麼好聽的事情。」

李洛點點頭。

「對了，如果接下來兩日你有時間的話，就隨我再去王宮一趟吧。」三人再度聊了一會，長公主對著李洛說道。

去王宮自然就是治療小王上了。

李洛點頭應下，門票賽暫時落幕，接下來他們還有大半個月的休整時間，以調整狀態應對那一場對於東域神州所有學府而言的盛宴。

另外李洛，也是想到了一些其他很重要的東西。

那就是如今的他已經是踏入到了化相段，這是相師境的最後一個境界，所以，距離拜將境，他不算遠了。

這個時候，他終於是需要開始考慮，他那第三相的問題了。

第四百零六章光明與金

地煞將階，有三大階段。

煞宮境。

煞體境。

極煞境。

而一般當相師自身的修煉突破到地煞將階時，自身對天地能量的感應將會變得更為的敏銳與清晰，此時他們能夠感受到一種游離於天地間的特殊能量，這種能量被稱為地煞能量。

將地煞能量煉化吸收，將會獲得極大的提升與蛻變，不僅自身相宮將會變得更為的寬闊與堅韌，而且其所能夠容納相力的上限也會隨之大漲。

所謂的煞宮境就是對相宮的一種進化。

而當相宮完成強化後，地煞能量將會外溢，開始錘鍊肉身，而這個階段，就被稱為煞體境。

煞體境被分為三個級別，以顏色來區分，被稱為銀煞體，金煞體以及琉璃煞體。

一般絕大多數人都是止步於金煞體，因為想要將肉身錘鍊到琉璃煞體需要相當嚴苛的要求，放眼如今的聖玄星學府學員中，能夠在煞體境時達到琉璃煞體的人，屈指可數。

這也是當趙徽音顯露出自身的琉璃煞體時會引來這麼多驚嘆的原因所在。

而煞體境後，便是極煞境，這是地煞將階最後一個境界，也是顯露真正力量的境界，因為當自身突破到極煞境時，體內將會誕生一種名為「煞罡」的特殊力量，這才是地煞將階最明顯的標誌。

「姜青娥，聽說你也是琉璃煞體，也讓我瞧瞧九品光明相的琉璃煞體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唄。」

趙徽音笑吟吟的出聲，而後纖細玉指輕輕一彎，只見得其身後那漫天金色刀劍頓時爆發出極端鋒銳的光芒，而後無數破風聲響起，直接是鋪天蓋地的對著姜青娥的身影覆蓋而去。

萬劍齊發，那一幕，委實有點壯觀。

姜青娥抬起臉頰，金色眼眸中倒映著那由金相之力所化的漫天刀劍，那上面流淌的鋒銳之力，足以洞穿山石，如今這萬劍覆蓋而來，聲勢的確很強，這趙徽音，還是有些本事的。

只不過，光憑這點，恐怕還難以對她造成什麼威脅。

姜青娥豎起玉手，雙指並曲,輕輕揮下。

轟！

只見得一道光幕直接從天而降,光幕之上,可見無數璀璨的相力不斷的垂落，其速之快，讓人目不暇接。

砰！砰！

無數金光刀劍直接與光幕相撞,然後便是如同飛鳥撞擊在山崖上一般，紛紛的爆碎開來。

光幕則是巍然不動。

趙徽音見到這一幕,眼眸也是微微一凝,好精純霸道的光明相力,如此品質的相力，的確比她的金相之力還要更勝一籌,九品光明相，當真是得天獨厚。

而在她心中閃過這般想法的時候，突然光幕之後有光芒大放,下一瞬,只見得無數道光點宛如炮彈般的呼嘯而出。

光彈的速度太快了,快到令人措不及防。

但趙徽音顯然是早有準備,她伸出玉手，金色相力直接是在面前凝聚成了一面金盾,而金盾剛剛浮現，兇狠的打擊便是呼嘯而來，無數光彈狠狠的重擊在金盾上,嗡嗡的刺耳聲音不斷的響起。

隨著轟擊的加劇，趙徽音腳步被一步步的震退,手中的金盾也是在漸漸的出現裂痕。

數息後，金盾陡然破碎。

破碎的瞬間,趙徽音嬌軀飄然而退。

只不過她身影剛退，前方似是有流光掠過,姜青娥的身影猶如瞬移般的出現在了前方，而後雙指並曲，光明相力於指尖綻放，直接對著趙徽音胸前點下。

好快的速度！

無數觀戰者面色驚變，這般速度，當真是讓人難以防禦。

光明指光疾刺而來，趙徽音眸光也是微變,而後一聲嬌笑：「青娥，你的攻擊位置，是在嫉妒我嗎？」

對此，姜青娥似是不屑的輕笑了一聲,下手更快，指尖划過，空氣都被刺爆。

不過趙徽音也是雙指並曲，金光縈繞，纖細雙指仿佛是鎏金所化，裹挾著一種極其鋒利的氣息，與姜青娥那光明雙指硬碰。

砰！

肉眼可見的能量衝擊波以兩女為中心，猛然爆發。

周圍的山巖瞬間被橫掃，震爆，煙塵瀰漫。

地面都被撕裂開來。

而姜青娥與趙徽音皆是沒有半點退後，兩女全速出手，竟是化為了道道殘影，以一種極為兇狠的姿態，閃電般的對著對方周身要害攻去。

光明指光與金色指光在極為接近的距離中閃電般的，碰撞，交錯。

地面上不斷的出現幽黑的孔洞，深不見底。

這一幕看得無數人屏氣凝神，因為他們都很清楚此等近距離相搏是何等的兇險。

這兩人雖是女孩，可這下手起來，那般兇氣卻是半點不輸男子。

砰！

又是一次兇悍的碰撞，相力劇烈震蕩，兩人所在的地面都是猛的龜裂開來，裂縫如蜘蛛網般的急速蔓延。

趙徽音悶哼一聲，身形被震退數步，顯然在先前的硬碰中她依舊還是吃虧了，她的右手之上此時瀰漫了一片光斑，那是被對方光明相力侵蝕所導致，一種極端霸道的熾熱在掌心蔓延，帶來了劇烈的刺痛。

反觀姜青娥那邊，後者的手上同樣有金光在不斷的湧動，那是趙徽音的金相之力，但面對著這種侵蝕入體的相力，姜青娥卻是在迅速的將其化解。

九品光明相所修煉而出的相力，明顯佔據著絕對的優勢。

片刻後，姜青娥率先化解了手中的金相之力，她望著對面臉色變幻的趙徽音，道：「看來還是我的光明相力更勝一籌。」

她邁步走向了趙徽音，纖細玉手上光明相力急速的凝聚而來，璀璨如大日。

望著步步走來的姜青娥，趙徽音的臉頰上掠過一抹焦急之色，身影急退。

可姜青娥的速度太快，看似閒庭信步的步伐，卻仿佛是移形換影一般，數息之下，就出現在了趙徽音前方，而後那蘊含著極強光明相力的一掌便是直接拍下。

而就在姜青娥一掌拍下的那一瞬，趙徽音臉頰上的焦急突然散去，取而代之的狡黠的笑意。

她紅唇微張，粉嫩香舌間有金光吞吐，一股鋒銳到極致的金光物質猛的自其唇舌間激射而出。

「舌金錐！」

第四百二十八章王府

大夏城中心的位置，鄰近王宮的一片區域，有一座氣勢恢宏的府邸莊園，府邸森嚴，有衛隊來回巡視，有許多銳利的目光，自黑暗中投射而出，形成天羅地網，將這座王府所覆蓋籠罩。

此處正是攝政王府，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座王府所代表的權力，在眼下的時候，甚至是要超過不遠處那座王宮。

宮神鈞自王府外下了車輦，然後徑直進入王府，沿途過處，來往之人紛紛於路邊彎身恭迎。

「殿下。」

「恭迎殿下。」

對於沿途的恭迎聲，宮神鈞早已習慣，他面容平靜，穿過王府內交錯縱橫的走廊，庭院，最後來到了一間臨湖的書房，書房簡樸，並無奢華之意，書房四周看似沒有半個人影護衛，但宮神鈞卻知道，整個王府內，就要屬此處守衛之力最強。

在這裡，一般的封侯強者都未必能夠接近那座書房。。

不過宮神鈞倒是毫無阻礙的來到了書房前，不待他敲門，房門便是自動開啟，他走入其中，就見到在那書桌前翻閱典籍，做著什麼記錄的攝政王。

攝政王一身便服，他抬頭看了宮神鈞一眼，後者恭敬行禮：「父王。」

攝政王笑著擺了擺手：「在家裡就不要折騰這些了。」

「這次的門票賽，你的表現倒是不錯。」他將書籍放下，面露讚賞。

宮神鈞則是搖搖頭，道：「我所遇見的對手並不強，那個梁馗跟中南比起來，差距不小，而中南的防禦，是我見過同輩中最強的人,即便是我們學府內的王朝,也比不過他。」

「如果是我遇見中南的話,恐怕也未必能在限定的時間內打破他的防禦。」

攝政王笑道：「畢竟只是比試，不是生死之戰，如果換個場合,所謂的最強防禦，也只是靶子而已,並不構成多大的威脅。」

他招了招手,讓宮神鈞來到身旁,然後將手中的一份資料丟在了桌上。

宮神鈞看了一眼，看見了醒目的洛嵐府三個字。

「此次的門票賽,讓人意外的不是姜青娥，反而是那個以前不怎麼在意的李洛。」

攝政王拍了拍面前的那一份資料，笑道：「這兩天我看了洛嵐府最近大半年的情報,這個李洛可不簡單呢,原本局勢岌岌可危的洛嵐府,隨著他在南風城中顯露出了雙相之後,竟是在一點點的扭轉，特別是當他來到大夏城後,洛嵐府的局勢幾乎算是徹底的穩住，如今旗下的溪陽屋大肆發展，規模已經開始超越了李太玄,澹臺嵐在時了。」

「而這些，都是李洛所為。」

攝政王微笑道：「以前所有人都看著洛嵐府的那隻耀眼的雛鳳,但卻忽略了李洛這條潛龍，不過想想也對,李太玄，澹臺嵐何等的人物,他們的兒子，如果真把他當做廢物的話，那才是最蠢的。」

「但以前所有人都是這樣認為的。」宮神鈞認真的道。

攝政王啞然，旋即失笑，倒也的確如此，畢竟一個「空相」，就足以斷絕李洛所有的前途了。

至於李洛突然鹹魚翻身,真是所有人都沒想到的。

「這個李洛，你怎麼看？」攝政王問道。

宮神鈞沉吟了一下，緩緩道：「很有潛力，而且他和姜青娥以及他的父母都不一樣,他喜歡隱藏自己，如果不是那些諸多巧合將他給推了出來，恐怕到現在我也很難相信他能如此的優秀。」

「洛嵐府有他和姜青娥，我感覺恢復巔峰只是時間的問題。」

攝政王頷首，略有深意的道：「不過洛嵐府最缺的就是時間。」

他頓了頓，笑道：「你似乎很喜歡姜青娥吧？父王也說過，只要你真有本事將她帶回來，我就允許你的婚事。」

宮神鈞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道：「自從李洛出現後，我本就渺茫的機會更加變得不可能了，我們所有人都低估了李洛與姜青娥之間的羈絆與情感，他們的那份婚約，可不是擺設。」

「而且，我原本以為李洛只是一個普通人，我與他越多接觸，自然能夠讓他感到自慚形穢，而姜青娥也應該能夠明白我的優秀。」

這話旁人說出來恐怕就是自賣自誇，但宮神鈞這麼說出來，卻是有著一種自然的感覺，因為他的確很優秀，不論身份，還是修煉天賦或者城府這些，他都遠超同齡人。

他是如今大夏年輕一輩中最頂尖的人。

「不過可惜，李洛這大半年的表現，讓我感覺到稍微有點難堪。」

宮神鈞聳聳肩，道：「所以我可能是沒機會了。」

攝政王笑道：「這就承認失敗了？這可不像是你的性格。」

「事實總得面對，而且我雖然承認失敗，但也沒有說就完全放棄了呢。」宮神鈞說道。

攝政王手掌輕輕拍著那份洛嵐府的資料，微笑道：「那你需要父王的幫助麼？姜青娥的確潛力非凡，這隻雛鳳如果能夠落在咱們王府裡，父王也會很高興的。」

宮神鈞聞言笑了笑，道：「我還是想要先試試能不能真的得到她的心。」

「年輕人終歸還是喜歡幻想。」

攝政王不置可否，但也沒有在這個話題上面多說，而是話音一轉：「金玉玄象刀沒有到手嗎？」

宮神鈞無奈的點點頭。

攝政王對此仿佛是早有意料，感嘆道：「雖然這柄刀只是龐千源早年的佩刀，但終歸是見證了他的稱王之路，其靈性強盛，即便是你，也難以將其收服，也罷，那就先繼續讓它插在學府寶庫裡面當個擺設吧。」

「但是它被李洛拔了出來。」

攝政王抬頭，眼神盯在了宮神鈞英武的臉龐上，緩緩道：「李洛將它拔了出來？」

「雖然有點不可思議，但事實的確如此。」

攝政王手指有節奏的在桌面上彈動，好半晌後，方才笑道：「這個李洛，還真是有點意思。」

最終他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揮了揮手，而宮神鈞便是退出了書房。

書房歸於寂靜。

攝政王眼目微閉，好半晌後，方才平靜的道：「看來佩刀是拿不到了。」

書房仿佛是在此時變得黑暗了下來，陰影中有人睜開了幽深的眼睛，同時有飄忽不定，似遠似近的聲音響起：「一個小小的相師境而已。」

意有所指。

「李洛當然不值一提。」

攝政王搖搖頭，道：「但距離聖杯戰不遠了，李洛如今是聖玄星學府重點關注的學員，他這個時候出了事，學府不會坐視不管的，到時候大肆調查之下，難免生出周折，破壞我們原本的計劃。」

攝政王目光望著黑暗中幽深的眼目，有壓迫的聲音響起。

「以往你總是說我們的計劃完美無缺，總不至於缺了一柄佩刀就會有多大的影響吧？」

黑暗中的人影似是如燭火般的飄動了一下，旋即有沙啞的笑聲響起：「也罷，本就是一時興起，想要多下一招棋，有與沒有，的確影響不大。」

「倒是你...」

黑暗中的人似是有微笑聲傳來。

「這麼多年了，還沒有下定決心加入我們嗎？」

攝政王的面龐在燈火下有些晦暗，他端起茶壺，斟了兩杯茶，一杯放在了旁邊，自己一口一口的淺飲起來，目光明滅不定，卻是長久的沉默了下來。

黑暗中，有一隻手伸了出來，端起茶杯，那隻手的一根手指上，佩戴著一枚暗紅色的古樸戒指，戒面上，銘刻著一隻眼睛，只不過這隻眼睛的眼白是黑色，眼瞳卻是白色，注視久了，仿佛那隻詭異眼睛在緩緩的合攏，最後黑白歸一，宛如陰陽湮滅。

同時，似是有莫名的低低呢喃聲，於黑暗中響起。

「光暗同源，善惡歸一。」

第四百零七章金羅剎

嗤！

金光物質疾射而出，虛空都被劃出了一道淡淡的痕跡，而且那金光物質吞吐不定，散發著一種難以形容的鋒銳感，而且如此近距離的突襲，足以讓人措不及防。

誰都沒想到，趙徽音看似被姜青娥的光明相力所侵蝕，實則是在醞釀著一記極其兇狠的突襲，面對著這種突然襲擊，換作任何實力相等的人在此處恐怕都會被驚出一身冷汗。

層層看臺上，更是在此時爆發出了驚呼聲。

而也就是在這瞬息間，如錐形般的金光物質已至姜青娥面前，她的瞳孔中倒映著金光，然後突然微微偏頭。

嗤！

金光物質竟是在她這微微偏頭間，直接從其耳畔掠過，狂暴的氣浪捲起青絲飛舞，而後射進了姜青娥後方的一片森林中，頓時一棵棵參天大樹震動，樹葉紛紛飄落。

諸多視線投去，只見得一道孔洞出現在了樹身上。

目光順著孔洞看去，可見無數排樹木的樹身上，都是被洞穿，甚至連森林後方的一座山壁上，都是出現在了一個深不見底的孔洞。

趙徽音這記攻擊的穿透力，是真正的足以穿山！

這若是落在身體上，恐怕就算是修成了煞體的地煞將階強者，也會受到重創。

但是，更讓得人震驚的是，趙徽音如此突襲，竟然還是被姜青娥在那千鈞一髮之際閃避開了！

「呼。」

看臺上的李洛也是悄悄的鬆了一口氣，剛才那趙徽音突襲發動的時候，連他都是為姜青娥捏了一把冷汗，畢竟此次的突襲實在讓人有些意料不到，誰都沒想到趙徽音如此的狡猾，看似是被光明相力所侵蝕，實則早就做好了藉此突襲的準備。

而且，那記金光，穿透力也太霸道了！

從樹幹的孔洞來看，金光物質力量沒有絲毫的外溢，完全集中於一點，在這種穿透下，恐怕就算是一般的防禦型金眼寶具都難以抵擋。

當看臺上響起許多鬆氣聲音的時候,趙徽音也是因為此次突襲的落空稍微的有點愕然,旋即她緊抿紅唇,笑道：「不愧是姜青娥呢。」

「偷襲對我並沒有任何的效果。」姜青娥神色平淡的道。

「光明相擁有著不遜色風，雷等相的速度，的確是很難偷襲。」趙徽音嘆了一聲,光明相的特性便是如光一般的迅捷，這是諸相之中速度最快的那一類,這一點她原本也知曉,所以才試圖藉助突襲來爆發「舌金錐」這一記殺招,這在以往，不少強敵都是敗在了她這一招上面。

但顯然,她還是低估了姜青娥的敏銳感知以及速度。

在那短短數個呼吸間，旁人看來「舌金錐」快得難以躲避，可在姜青娥的眼中,這記突襲恐怕並沒有多大的意義。

心中遺憾間,趙徽音身影陡然飄退。

她知道,姜青娥將要反擊了。

望著趙徽音閃退的身影,姜青娥纖細玉指結印，只見得有磅礴的光明相力凝聚而來,最後在其指尖凝聚成了一枚極其璀璨的光點，光點徐徐升起，懸浮在了她的頭頂之上。

而後光點開始延展,數息後，形成了一枚有著無數鏡面的光明鏡。

天地間的光明能量仿佛是受到了某種引動,開始化為無數光點呼嘯而來，宛如是飛鳥投巢一般盡數的湧入到那面光明鏡內。

下一瞬,光明鏡劇烈閃爍，仿佛一顆小太陽一般的出現於群山間。

「陽鏡炎。」姜青娥唇間有輕聲響起。

咻！

如太陽般的明鏡之上,只見得一道光束陡然暴射而出，那光束之奪目，讓得看臺上無數人都是虛眯了眼睛，眼中傳來了陣陣刺痛感。

而且他們還嗅到了空氣中燃燒的氣息。

那道光束之上，跳動著火焰。

只不過那火焰並非赤紅，而是一種神聖的光澤。

那是光明之焰。

「好快！」

貫穿長空的光焰光束，令得趙徽音瞳孔微微一縮,這光焰的照射，比她的「舌金錐」速度更快！

快到連她都無法躲避！

趙徽音紅唇微啟，金光於嘴中若隱若現，而後疾射而出。

「舌金錐！」

錐形的金光相力壓縮到極致,形成驚人的穿透力，而後化為一道金光與那照耀而來的光焰光柱碰撞在一起。

嗤！

兩者接觸，頓時兩股強大的相力開始對衝，但短短數息後，金錐便是以驚人的速度開始融化，上面凝聚的金相之力，竟然在那光焰的炙燒下開始化為虛無。

這光明之焰，竟然連相力都能燃燒！

這一幕落在在場諸多大佬的眼中，都是神色微凝，他們也不是沒見過光明相，光明相的確能夠凝聚光明焰，這是其標誌性的力量，但他們卻沒見過連對方相力都能夠燃燒的光明焰，畢竟要知道，那趙徽音的金相之力也並不普通，那可是上八品金相凝鍊而成的相力！

可即便如此，依舊未能抵擋住光明之焰的燃燒。

由此可見姜青娥那九品光明相究竟是何等的霸道。

趙徽音同樣是見到了被燃燒的金錐，俏臉終於是開始變得凝重起來，在這短暫的交手間，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姜青娥所帶來的壓迫感，她費盡心機的諸多攻勢，並沒有對後者造成多大的威脅。

咻！

燃燒著光焰的光柱徹底融化了金錐，然後直接對著趙徽音暴射而至。

趙徽音身影急退，同時指尖有金光爆發，只見得一滴金色的液體飄飛而起，那明明是液體，但卻散發著一種難以形容的鋒銳之氣。

不得不說，這趙徽音也不簡單，金相之力明明是至剛至強，但她卻是能夠將其凝鍊成液體之形，這顯然需要對金相之力有著極高的造詣才能夠做到。

「天金之液！」

趙徽音屈指一彈，金色液體猛然暴射而出，液體滾動間，瞬間化為了金色巨浪，巨浪內仿佛是有著無數道金光在穿梭，然後與那光焰相撞。

轟轟！

這一次，光焰終於是被阻擋下來。

但還不待趙徽音鬆一口氣，只見得姜青娥頭頂的光鏡開始劇烈的閃爍，下一瞬，十數道光焰光柱貫穿天際，以一種璀璨以及壓迫的姿態，狠狠的轟至。

趙徽音纖細玉手一合，只見得一滴滴金色液體不斷的自指尖升起，而後直接化為了一顆金色液體般的球狀，將其庇護於其中。

液體光球表面，一縷縷金光高速流動，周圍的地面上不斷的被切割出一道道光滑的裂痕。

轟！

光焰呼嘯而至，頓時燃起了白色的烈焰，將趙徽音所在之地盡數的覆蓋。

大火燃燒，但地面竟然並未出現被燃燒的焦黑痕跡，那是因為光明之焰並非尋常之火，其不傷各種物質，但若是落在肉身上，卻是宛如白磷一般，沾之即燃，難以清除，直至血肉，骨骼被焚滅。

特別是此火可藉助被燒者體內相力為燃料，不斷的增強，可謂棘手至極。

光焰熊熊燃燒，將趙徽音所處盡數籠罩，看臺上，無數道視線緊張的投射而來，勝負，應該已經開始出現了吧？

姜青娥金色眸子盯著那團火焰，眼眸微微虛眯。

嗡！

下方突然有著一道約莫百丈的金光猛的自光焰中暴射而出，金光蘊含著一種極其霸道的力量，一斬之下，竟是連那團光明之焰都是被生生的一分為二。

一道纖細身影自其中縱躍而出。

待得落地時，全場目光都是聚焦而來。

然後他們便是見到此時的趙徽音原本挽起的長髮披散垂落下來，有金色的光紋於她那閃爍著琉璃之色的肌膚上緩緩的蔓延，而最讓人驚訝的是，此時她的手中，握著一柄金色的偃月刀。

長刀斜指地面，她身軀上升騰著極其驚人的相力。

而且趙徽音那原本有些嬌媚的雙眸，卻是在此時變得極其的冷厲起來，隱隱間，還有著一種冰冷的煞氣流淌出來。

與之前相比，此時的趙徽音，仿佛變了一個人一般。

同時，也變得更加的危險了。

藍淵聖學府的看臺上，陸蒼等人見到這一幕，頓時輕輕的鬆了一口氣。

「終於顯露出來了啊...」

「趙學姐的真正底牌，曾在藍淵海造成了一場殺災的...」

「金羅剎。」

第四百二十九章袁青

洛嵐府，波光粼粼的湖泊上。

轟！

有雄渾相力陡然爆發，捲起浪潮，譁啦啦的對著四面的假山拍擊而去。

兩道身影於湖面上交錯，相力激湧。

正是李洛與姜青娥。

兩人正在切磋比試。

不過前提是姜青娥將自身相力壓制在了化相段第一變的層次，但即便如此，兩人的戰鬥能夠明顯的看出來，李洛被壓製得節節敗退，不論他如何的藉助相術反.攻，都被姜青娥以輕描淡寫的姿態盡數化解。

在這場切磋中，李洛感受到了什麼叫做全方面的壓制。。

砰！

水花濺射，李洛的身影破水而出，體內雙相之力陡然爆發，一拳對著姜青娥臉頰轟去，拳頭之上的相力升騰如狼煙，連空氣都是被盡數的震散，刺耳破風聲響起。

不過面對著李洛的兇狠攻勢，姜青娥纖細玉指伸出，指尖的光明相力凝聚而來，令得其本就剔透的手指變得宛如光明玉石一般。

砰！

兩者相撞，姜青娥身影紋絲不動，李洛卻是被反震出了十數步，腳掌在湖面上踏起了水花。

「一星院最強學員，似乎有點不太行呢。」姜青娥紅唇微翹，悠悠說道。

「不行？！」

李洛憤怒了，你怎麼能夠跟一個男人說他不行？！

鏘！

他手掌一握，一柄刀身斑駁如象皮般的直刀出現在了手中，此刀一出，李洛四周的湖面仿佛是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硬生生的壓低了數分。

李洛的面龐在此時變得異常的肅然。

姜青娥望著李洛掏出這柄金玉玄象刀，纖細的柳眉也是輕輕的一挑。

「金玉玄象刀，一重象神力！」

李洛五指緊握刀柄，心中有低沉的聲音響起。

嗡！

玄象刀在此時發出了細微的刀鳴之聲，宛如是古老巨象自遠古踏破時空而來，這一瞬，一股難以形容的巨力如洪流般的自刀身中對著李洛雙臂中湧來。

四周的湖面，被硬生生的壓成了一個水坑。

轟！

李洛腳掌一踏，水面都在此時猛然炸裂開來，而其身影宛如一道淡淡的水光於湖面上掠過，下一瞬,刀鋒已是裹挾著極為驚人的力量對著姜青娥重斬而下。

刀鋒揮下,刀光席捲間,似是有巨象衝撞而來。

這一刀，尚未落下，那股驚人的力量已經將湖面撕裂出了一道十數丈長的裂痕。

姜青娥金色眸子中似是有一抹光彩綻放,而後她不退反進，依舊是一拳揮出,她的肌膚仿佛是散發著琉璃之色,看似嬌嫩的一拳,卻是如一輪烈日升起，光照天地,霸道絕倫。

鐺！

刀光與光明之拳相撞。

狂暴的衝擊波橫掃，浪潮一波波的呼嘯，將附近的一座座假山盡數的摧毀。

而在這種衝擊下,李洛的身影直接被震得倒射而退,但同時,姜青娥也未曾再如之前一般穩如磐石,她嬌軀微晃間，最終還是退出了兩步。

「我贏了！」

李洛收刀而立,面色肅然的宣布。

姜青娥沒好氣的道：「你贏什麼啊？」

李洛振振有詞的道：「我把你打退了兩步，還不算贏？你以為把相力壓制到化相段我們間就沒差距了？你剛才明明是運用了琉璃煞體！所以這場切磋是我贏了。」

姜青娥無辜的道：「那只是純粹的肉身本能，所以我就算是站在這裡讓你砍,你也破不了我的防。」

李洛有點牙痒痒，姜青娥說的還真是沒錯,她渡過了煞體境，所以她的肉身已經達到了一種非常強悍的程度,那遠遠不是他這個小小化相段能夠媲美的，甚至雙方之間,即便姜青娥不動用相力，光憑這具肉身所具備的力量，就能夠將他錘爆。

這等級壓制太明顯了。

姜青娥踏水而來，輕笑道：「不過這金玉玄象刀的象神力的確還挺驚人，你現在只是初步掌握，就已經能夠將我擊退，可見其威力不凡。」

「這幾天我一直在溫養此刀,從我的感應中，玄象刀的象神力應該有三重，但我僅僅只能開啟到一重。」

提起金玉玄象刀，李洛的眼中充斥著滿意,這是他第一次拿到如此威力的金眼寶具，這的確比他的光隼弓更為的兇悍。

「不過...」

而旋即李洛又是有點無奈，他撩起了衣袖，只見得他兩條手臂上竟是出現了一道道的血痕，那是肌肉被撕裂的表現。

「象神力太霸道了，剛才還只是初步的運用，就險些將我雙臂肌肉撕裂。」

姜青娥伸手握住李洛的手臂，那冰涼嬌嫩的觸感，讓得李洛心頭微蕩，忍不住的用手指勾了勾姜青娥白嫩的手背。

對於李洛的使壞，姜青娥則是不客氣的用手指戳了一下那撕裂的傷痕，頓時讓得他齜牙咧嘴起來。

「這是因為你肉身不夠強，所以難以承受象神力的灌注，看你這架勢，如果你將象神力催動到二重，恐怕雙臂血肉會盡數的爆碎。」姜青娥看了看血痕撕裂的程度，說道。

「這麼看...金玉玄象刀在你手中，的確是有點浪費。」她評價道。

李洛有點悻悻，抱怨道：「我只是化相段，肉身怎麼能跟你比。」

姜青娥託著尖俏白皙的下巴，微微沉吟，道：「肉身的錘鍊的確不是相師境考慮的，如果你沒有辦法短時間提升肉身強度的話，那就試試提升肉身的恢復速度，這應該是你所擅長的，畢竟你擁有著水相與木相，這兩種相力都能夠加速傷勢的恢復。」

李洛聞言，心頭倒是一動，這其實是最簡單的水相與木相之力的運用，以前他也嘗試過，能夠提升肉身的承受力，當時還將其命名為「堅體」。

只不過那種提升，想要用來承受象神力，還是遠遠不足。

「象神力的灌注，主要是匯聚於你的雙臂，所以你其實可以專注於提升雙臂的恢復力，我記得水相，木相裡面應該有一些類似的相術，你可以查閱一下。」姜青娥想了想，給了建議。

李洛眼前一亮，姜青娥這想法倒是很不錯，將恢復力集中於一點，那提升強度也會增高，到時候說不得就能夠承受更強的象神力灌注。

「不愧是東域神州最強的三星院學員。」李洛咧嘴一笑，豎起大拇指。

對於這個尚還未曾得到的稱號，姜青娥只是淡笑一聲，她剛欲說話，神色忽然一動，轉頭看向了湖邊，那裡有一道人影在翹首看向這邊。

姜青娥對著李洛示意了一下，而後兩人踏水而去，落向了岸邊。

「少府主，小姐。」

岸邊的人影身軀魁梧，正是守衛洛嵐府總部的雷彰閣主。

「出什麼事了？」姜青娥發現雷彰的面色有點凝重，不由得凝聲問道。

「稟告小姐，是袁青供奉回總部了。」

「袁青供奉？」

李洛目光一閃，記起了這個名字，正是洛嵐府三大供奉之一，而且他也是三位供奉中唯一一位對洛嵐府忠心耿耿，未曾倒向裴昊的人。

在這個時候，這位實力達到了天罡將階的大供奉能夠回到總部，無疑是能夠加強總部這邊的力量。

姜青娥聞言，神色也是浮現了細微的喜意，不過旋即她又察覺到雷彰神色不太對，當即問道：「還有其他的情況？」

雷彰點點頭。

「袁青供奉在路上遭遇了襲殺，他本人雖然沒有大礙，但他唯一的弟子，卻是被一種異毒所傷，應該是...裴昊那邊做的。」

「裴昊，在以此威脅袁青供奉，脫離洛嵐府。」

第四百零八章我就是極煞

當趙徽音手持金色偃月刀縱躍而出時，全場的目光都是匯聚在了她的身上，而後便是引發了許多驚疑的譁然聲。

「怎麼回事？她的相力似乎是變得更加的凌厲了！」

「而且眼神也不太對啊...」

「這是她的底牌殺招吧，看來被姜姐壓得不得不暴露了。」

「不管她有什麼底牌，但我對姜姐的信心毫不動搖！」

「那是當然，姜姐進入學府後，至今可未曾失敗過一次！」

「......」

聖玄星學府的學員們在竊竊私語，不過雖說都被趙徽音這般變化驚了一下，但出於對姜青娥過往那戰無不勝的戰績的信任，他們依然對姜青娥充滿著信心。

「隊長，她怎麼感覺換了一個人一樣，有點像是我平常研究靈水奇光時的狀態轉變。」白萌萌也是在看著趙徽音的身影，若有所思的道。

「的確挺像。」

李洛點點頭，沉吟道：「我猜測應該是她所修煉的某種秘術所導致，此時她的眼神中情感淡化，應該是以秘術封印了情緒，然後令得自身進入到某種極致的狀態，如此一來，自身的實力也會得到一種增幅。」

「姜學姐能應對嗎？」白萌萌擔憂的問道。

此時的趙徽音氣勢過於的懾人，容不得白萌萌不擔心。

李洛目光轉向姜青娥的身影，後者也是在注視著氣勢變化極大的趙徽音，那張絕美的容顏上並沒有任何的懼色，反而是帶著一點細微的驚訝以及躍躍欲試。

這種狀態下的趙徽音，終於是引起了她的一點興趣。

「姜青娥的實力，連我都不知道藏了多少，同等級的人想要打敗她...恐怕這東域神州內都找不出幾個來。」李洛笑了笑，雖說有時候會因為局面的變化而不由自主的出現一點擔心，但若說姜青娥會被打敗，他卻覺得有點不太可能。

無他，只是因為他非常清楚這個從小一起長到大的女孩，究竟擁有著多恐怖的潛力。

即便如今的李洛身懷雙相，並且已經在傾盡全力的去追趕，但有時候依然還是會感覺到一點無力。

這個女孩，太過變態。

有時候真懷疑老爹老娘是不是故意找這麼一個出色的人回來打擊他的。

而在看臺上譁然聲不斷時，姜青娥則是並未受到幹擾，她的眸光只是盯著眼前的趙徽音，纖細玉指輕輕一彎。

頭頂上璀璨的光鏡頓時再度暴射出一道火焰光柱，射向了趙徽音。

火焰光柱呼嘯而至，趙徽音足尖輕點地面，嬌軀陡然射出,同時手握金色偃月刀,臉色冷漠的一刀斬下,頓時一道數十丈龐大的金色彎月刀光暴射而出，劃破長空，與那火焰光柱相撞。

轟！

狂暴的相力互相衝擊,而後仿佛是化為了一團璀璨的煙花，相力衝擊波橫掃開來。

這一次,趙徽音擋住了光焰照射。

然後趙徽音身影半點不停,直接出現在了姜青娥前方,偃月刀刀鋒裹挾著極其凌厲的金相之力，霎那間化為連綿刀光,鋪天蓋地的對著姜青娥周身要害劈斬而下。

刀光斬下，姜青娥玉手一握，一柄重劍於掌心閃現而出。

而後刀光席捲,光明大放。

直接正面迎上。

鐺！鐺！

短短霎那間,雙方刀鋒以一種極其兇悍的姿態硬碰了數十回合,雙方身影紋絲不動,但那洩溢的刀光卻是引得這片區域的天地能量都是在劇烈的沸騰，周圍的地面上更是被那凌厲霸道的刀光撕裂得千瘡百孔。

那趙徽音原本正面是不敵姜青娥,但此次憑藉著特殊的狀態，竟是有些不落下風的意思了。

而後兩道倩影疾馳而動，一道道殘影閃現而出,兩股強橫至極的能量不斷的彼此硬憾。

所過之處，一切阻攔之物都被摧毀。

看臺上,無數學員看得目不轉睛，大氣都不敢出一聲,眼前兩女的大戰，算得上是此次門票賽最為激烈的一場,畢竟此前兩場雖然等級更高，但長公主與中南的戰鬥完全就是一邊進攻一邊防守，激情不足，而宮神鈞那一場則是實力碾壓對面，也沒多大的看點。

而這一場原本趙徽音是被盡數壓制的，但沒想到她還有一道特殊的底牌，憑這把底牌,現在的她終於是能夠與姜青娥鬥得不分上下了。

「這趙徽音現在的實力，已經很接近於地煞將階第三階段的極煞境了。」最高看臺上，各方大佬也是在點評著。

「藍淵聖學府也很有底蘊啊，如此優秀的年輕人,未來前途不可限量。」

「不過姜青娥的應對也是遊刃有餘，不論那趙徽音爆發出何等猛烈的攻勢，依舊被她盡數的接下，這種舉重若輕之感，讓人摸不透。」

「她給人的感覺，更像是在享受趙徽音給她帶來的一點戰鬥快感與興趣。」

「姜青娥...恐怕有所隱藏。」

「不過這種局面應該持續不了多久了，比試的時間快到了，姜青娥應該不會允許趙徽音拖成平局。」

當看臺上的各方大佬交流時，場中的戰鬥變得愈發的激烈，兩道強悍的相力狼煙升騰，攪動風雲，整片山巖地帶直接是在此時被盡數的絞碎，滿地的碎石。

鐺！

又是一次極為強硬的衝撞。

姜青娥重劍劈斬而下，大地瞬間被撕裂，趙徽音手中金色偃月刀劇烈的一顫，纖細的身影飄飛而退，冷漠的眼眸中有金光漣漪泛動。

「時間快到了，這就是你的極限嗎？」姜青娥那素來平靜的絕美俏臉上，罕見的浮現出一抹細微的笑意，先前的戰鬥，倒算是這段時間內少有的酣暢了。

若是剛開始的狀態，此時趙徽音定然會嬌笑著說一些戲謔的話，然而現在，她卻是冷漠不語，但玉手卻是緩緩的緊握了刀柄。

她伸出一根纖細的手指，指尖有鮮血滴落下來，落在了金色的刀刃上。

在那刀刃上，有一道深金色的豎痕，仿佛金色眼目一般。

顯然，趙徽音手中的金色偃月刀，也是一柄等級相當高的金眼寶具，難怪散發而出的刀氣是那般的凌厲，霸道。

鮮血落入到了金色豎痕中，金色偃月刀頓時劇烈的震動起來，有淡淡的血紋於其中蔓延出來，漸漸的瀰漫到了刀刃各處。

天地間的能量在此時開始沸騰，下一瞬，仿佛是受到了某種引動，開始滾滾的對著趙徽音手中的偃月刀匯聚而來，片刻後，刀光大盛，竟是在趙徽音的身後虛空，折射成了一柄約莫百丈巨大的金色刀影。

金色刀影凌空，巍然不動間，卻是有滔天的刀氣肆虐，甚至連那天際白雲，都是在此時出現了被撕裂的跡象。

刀氣衝雲霄。

看臺上，一些實力達到了地煞將階的四星院老生，都是開始色變，他們之中有極少數的人實力達到了第三階段的極煞境，說起來他們在學府內也是處於最頂尖的層次，除了七星柱外，便是以他們為首。

但即便是他們，這一刻都是感覺到了一種巨大的危機。

這個趙徽音，明明只是煞體境，但卻能讓他們這些極煞境都生出驚懼之意，當真可怕！

在那無數道震動的目光注視下，趙徽音檀口微張，一團金色的氣息緩緩的吐出。

她眼眸中的金光幾乎是在此時強盛到了極致。

而後，她雙手握刀，猛然的斬下，同時有冷漠的聲音隨之響起。

「姜青娥，我這一刀，可斬極煞。」

嗡！

當趙徽音這一刀斬下時，其身後虛空那一道百丈刀影，也是同時的揮了下來。

那一瞬，天地間有尖嘯聲在響起，只見得這方天地間充斥的能量，都是在此時滾動起來，仿佛是被那一道凌厲到極致的刀光生生的劈斬開來一般。

大地上，更是瞬間出現了一道巨大的刀痕，幾乎是將這片戰場貫穿。

巨大的刀光從天而降，直接斬向姜青娥所在。

而姜青娥則是抬頭注視著那道刀光，金色的眼眸中有著一抹欣賞之色浮現，趙徽音這一刀，的確是將其自身實力盡數的顯露無疑，這一刀，如她所說，就算是一般的極煞境，可能都會被她所斬殺。

越級殺敵，稱之天驕並不過分。

只不過...

也就是如此了。

姜青娥緩緩的緊握手中重劍，紅唇輕輕的掀起。

「可斬極煞...」

「我就是極煞...可你，斬不了。」

這一瞬間，有璀璨光明相力爆發，姜青娥手持重劍，猛然劈下。

咻！

一道足足百丈，燃燒著光焰的劍光暴射而出，這道劍光一出，天地似是都被一分為二！

全場的目光被吸引而來，繼而有一道道驚駭之色浮現出來，甚至連最高臺上的那些各方大佬，面色都是微微的變得凝重了一些。

因為他們都能夠感受到，姜青娥這一劍，並不簡單。

在那道劍光上，竟是流轉著青色異光，那是一縷縷玄之又玄的光彩，當其出現時，仿佛虛空都被割裂了。

那是...

煞罡！

原來，姜青娥，已入極煞！

第四百三十章真正的目標

洛嵐府的一間客廳中。

李洛與姜青娥走入其中，然後一眼就見到了坐在廳中的一名中年男子，其身軀壯碩，頭髮束成大辮，一身簡樸的衣衫，堅毅的面龐布滿著風霜，他眼神凌厲，靜靜的坐在那裡時宛如一頭雄獅，散發著極強的壓迫力。

天罡將階的強者。

顯然，這中年男子，便是如今洛嵐府中唯一一位還效忠於李洛，姜青娥的天罡將階強者，三大供奉之一的袁青。

而當兩人走入時，端坐客廳的袁青也是第一時間的抬頭將凌厲的目光投來，而當他在見到走在最前方的李洛時，神色微微恍惚，眼中的凌厲瞬間消散而去，在那張還有些青澀的臉龐上，他依稀看見了那兩道令得他無比敬重的影子。

「袁青見過少府主。」

袁青起身，對著李洛鄭重的抱拳行禮，甚至還微微的彎身。。

李洛見狀也是一驚，顯然是沒想到對方竟然還會給他如此鄭重行禮，當即趕緊上前：「袁叔可是我洛嵐府的老人了，可別這麼見外，我年齡小受不起這種大禮。」

袁青布滿風霜的臉龐上露出一抹笑容，他打量著李洛，道：「多年不見，少府主已經長大了。」

而後他才看向一旁的姜青娥，笑道：「小姐也愈發出眾了，我即便是遠在萬裡之外，也時常能夠聽見小姐的威名。」

姜青娥搖搖頭，道：「一些誇大的名聲，袁叔倒是過獎了。」

袁青歉然道：「說來是我不好，前些年一直在外，未能早點回到總部，不然也不會讓裴昊那狼子野心的狗東西這麼猖獗。」

說起裴昊時，袁青眼中的殺意幾乎化為實質般的瀰漫出來。

「袁叔在回來的時候遭遇了裴昊的襲擊？」李洛面色微沉的問道。

袁青神色陰沉的點點頭，道：「還有墨辰也參與了，這老鬼狼心狗肺，當年如果不是兩位府主指點並且賜予諸多修煉資源，他怎麼可能踏入天罡將階,如今兩位府主失蹤,他就忘卻了一切恩義,還幫裴昊來分裂洛嵐府，當真該殺！」

墨辰，就是那位最支持裴昊的大供奉。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皆是看見對方眼中的殺機。

「他們的襲殺並沒有傷到我，但他們的目標並不是我,而是我的弟子。」

袁青眼神陰翳,道：「他們趁我被纏住時,打傷了我的弟子，並且將一種異毒種入她的體內。」

袁青轉過頭,看向客廳角落的椅上，只見得那裡坐著一名年輕的短髮女孩，女孩容顏秀麗,看上去也有些颯爽的氣質,但此時的她,卻是面色蒼白的坐在那裡,白皙的肌膚上，時不時有著一縷黑氣遊動,仿佛是黑蟲一般，略顯詭異。

袁青快步走去，短髮女孩抬頭看了他一眼,臉頰上掠過痛苦之色，聲音沙啞的道：「師,師父，我沒事。」

李洛與姜青娥也是走了過來。

「這是我的弟子,郭苓。」袁青對著兩人介紹道，看向短髮女孩的眼中滿是心疼與寵溺。

「見過少,少府主...小姐。」郭苓聲音微弱的道。

李洛擺了擺手，道：「用毒，的確是裴昊那白眼狼喜歡的手段，這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溪陽屋那一次，也是裴昊暗中下了毒，把唐隕等人當做毒包送進了溪陽屋，試圖毀掉溪陽屋的聲譽。

「狗雜碎,以後有機會，我要把他渾身骨頭一截截的捏碎！」袁青臉龐鐵青，心中的殺意令得其體內的相力都是劇烈的波動起來。

「裴昊給出了條件，要袁青供奉脫離洛嵐府,離開大夏城，然後他就會給予解藥。」一旁的雷彰說道。

袁青深吸一口氣，陰沉的道：「不是所有人都跟他一樣忘恩負義的。」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這裴昊還真是會挑時候，還有半個月的時間就是聖杯戰了，到時候他們兩人必然都會暫時的離開大夏城，而一旦他們離開，洛嵐府這邊總是得有人坐鎮，本來牛彪彪是最好的選擇，但他因為要給李洛煉製補神膏，這段時間都難以分神，再加上他無法離開總部範圍，所以有諸多的限制。

而這個時候袁青的回歸，則是會讓得洛嵐府力量大增，到時候李洛與姜青娥才能夠放心的離去。

裴昊顯然也是猜到了這一點,所以想盡辦法的試圖阻擾袁青的歸來。

「這白眼狼真是條隱藏在暗處的毒蛇啊，時刻在盯著我們的破綻。」

李洛緩緩說了一聲,然後衝著袁青說道：「袁叔不必過於擔心，郭苓身上的毒,可以交給我來嘗試一下,此前裴昊也做過類似的手段，最後被我所化解。」

這幾個月中，他在為小皇帝治療的過程中，對於解毒這一類的知識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從某種意義來說，現在的他算得上是一個解毒行家，雖然他更多的完全是倚仗自身水相，木相之中所蘊含的解毒之力。

袁青聞言，也是有些驚訝的看向李洛：「少府主還會解毒？」

「略有涉獵。」李洛謙虛的道。

袁青看向姜青娥，後者也是衝著他微微頷首，於是他就不再遲疑，笑道：「那就麻煩少府主試試吧。」

「將她扶到臥室。」

李洛吩咐了一聲，有侍女上前將郭苓攙扶到了一間客房臥室中。

郭苓躺在床上，她看著李洛，突然用微弱的聲音道：「少府主，如果化解不了，請你悄悄跟我說一聲，我會自我了斷，不使得他們藉此威脅我師父，因為我知道，師父不會背叛洛嵐府。」

李洛一怔，旋即露出溫柔的笑容。

「放心，我會幫你的。」

...

與此同時，大夏城內的某處房間內。

裴昊望著窗外的風景，悠然自得的給自己斟茶，在他的面前，坐著一名黑衣老者，正是那名為墨辰的洛嵐府大供奉。

「你把「黑魔蟲」這麼珍貴的奇毒用在了那麼一個小丫頭身上，未免太浪費了吧？這種奇毒價值高昂，就算是用來對付袁青都能讓他元氣大傷。」墨辰開口問道。

裴昊輕笑一聲，道：「袁青也配？」

「袁青不配，難道一個小丫頭就配了？」墨辰皺眉問道。

裴昊嘴角露出神秘的笑容。

「我的目標，從一開始就不是袁青以及他的弟子。」

「你不是想要用袁青的弟子威脅他離開洛嵐府嗎？」

裴昊端起茶杯，淺飲了一口，道：「袁青雖然算是個麻煩，但也沒到讓我忌憚的地步，畢竟他的那一份戰力，早就被計算在內了。」

他看向墨辰，嘴角的笑容漸漸的變得陰冷起來。

「李洛他不是喜歡解毒麼...」

「那就再讓他來試試吧。」

第四百三十一章雙重異毒

「郭苓所中的毒，應該是一種名為「黑魔蟲」的罕見異毒，此毒極其兇狠，毒氣會凝結成蟲，於血肉之間流動，漸漸的將血肉所吞食，繼而壯大自身，而且這種毒氣對相力有著極大的腐蝕性，所以以普通相力化解它的話，作用也不大。」

「這種異毒，即便是天罡將階的強者中了，都會頗為麻煩，那裴昊此次為了逼走袁叔，倒是下了血本。」

房間內，經過大半天對郭苓體內毒血的解析，李洛也得到了不少的信息，但他的面色則是因此變得更為的凝重。

郭苓所中的毒，比他想像的更為麻煩與棘手，上一次唐隕他們所中的毒跟此次比起來，當真是小巫見大巫。

這「黑魔蟲」兇名極盛，製作起來也是極其的困難，所需要的各種材料異常嚴苛，這種異毒，世面上很少能夠看見，就連李洛，也只是這幾個月中在看一些解毒書籍上面提起過，說句不好聽的話，此毒用來對付郭苓，實在是有點大材小用。

在李洛身後，袁青聽到李洛的話，忍不住的緊握了拳頭，眼中有著一抹灰暗以及憤怒之色，這該死的裴昊！

袁青在外多年，未曾回到洛嵐府總部，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他所看中的這個弟子，只是前些年郭苓還年幼，所以他未曾帶她一起回到洛嵐府，可他沒想到的是，如今時機到了，卻是令得這個弟子直接落入到了絕境之中。

這讓得袁青心中極為的自責。。

若是早知如此，就應該先行獨自回來。

「能有化解的辦法嗎？」姜青娥在一旁凝聲問道。

李洛沉默了一下,道：「化解的難度很大,不過我可以暫時幫她將毒氣阻擾一下,緩解毒氣侵蝕擴散，這樣一來我們就有更多的時間找尋化解的方法。」

「我先前吩咐的那些解毒材料都備好了嗎？」

「少府主放心，你所需要的那些解毒材料我已經一個不落的讓人採購回來了,數量也足夠。」一道酥柔的聲音從房外傳來，只見得蔡薇款款而進,成熟嬌媚的臉蛋有些擔憂的看著這邊,同時還吩咐著人將材料送進來。

「麻煩蔡薇姐了。」

李洛笑著點頭,蔡薇姐做事總是這樣的讓人放心。

接下來他也沒有耽誤，直接是開始動手製作解毒藥劑,這期間經過了數次的失敗，最終在兩個時辰後，他成功的將解毒藥劑煉製了出來。

不過說是解毒藥劑,其實根本不可能化解得了郭苓體內的「黑魔蟲」,頂多只是將其擴散的趨勢稍微的阻攔一下。

此時的郭苓已經是陷入到了昏迷之中,李洛捏起她的嘴,將解毒藥劑硬灌了進去。

而後他面色凝重的伸出手掌，握住了郭苓有些冰涼的小手,接下來，才是最危險的一步，他需要將自身水相,木相之力侵入到郭苓的體內，以他那獨特的雙相解毒之力,緩解「黑魔蟲」。

在袁青，姜青娥他們有點緊張的注視下,李洛閉攏雙目，體內的水相,木相之力運轉而起，然後順著他與郭苓相握的手掌，湧入了後者體內。

郭苓的肌膚上，肉眼可見的有著藍碧兩色的淡淡光澤蔓延。

然後很快就與那宛如遊動的黑蟲般的毒氣接觸到了一起。

初步接觸時，李洛的水相，木相之力所散發的解毒效果倒是相當的不錯，黑魔蟲試圖對著郭苓心臟位置擴散的方向被阻攔,擴散的速度也是有所減緩，但也正如李洛所料，即便他擁有著水木雙相的雙重解毒效果，但也依然難以直接將這極其厲害的「黑魔蟲」化解。

倒真不愧是連天罡將階的強者都需要小心的奇毒。

不過好在李洛也沒有指望一下子將此毒解決,而是只需要將它擴散的速度延緩，從這一點來說，他的目的已經算是達到了。

但也就是在李洛心中似是鬆了一口氣的時候，突然「黑魔蟲」在此時劇烈的顫動了起來，然後李洛就感應到，那凝聚在一起的「黑魔蟲」仿佛是在此時直接被撕裂開來，下一瞬，原本的黑色開始蛻變，迅速的形成了一種暗紅色彩。

在李洛的感知視野中，那些毒氣，仿佛是在此時從一隻「黑魔蟲」蛻變成了一隻暗紅色的「蝴蝶」。

這種蛻變，讓得李洛心頭一震，心中瞬間明白了什麼。

這是雙重異毒。

所謂的「黑魔蟲」內，還藏了一道名為「血魔毒蝶」的異毒，兩者混合疊加，這種毒，連天罡將階的強者中了的話都可能會被重創。

用這種可以威脅天罡將階強者的異毒來對付一個相師境的郭苓？裴昊是錢多到沒地方花嗎？這種異毒，李洛敢打賭，即便是裴昊,也必然是花費了極大的代價才到手的。

可不是用來對付郭苓的,那又是衝著誰來的呢？

李洛心思急轉，然後他閃電般的將湧入郭苓體內的相力迅速的收回。

但也就在他相力撤退的那一瞬，那暗紅色的蝴蝶毒氣仿佛是受到了某種引動與驅使，竟是直接對著他的相力驟然追擊而來。

至於郭苓體內，這些毒氣完全是留都不想留。

李洛相力退得已是相當的果斷，但他還是低估了蝴蝶毒氣追擊的速度，就在他的相力即將退出的那一瞬，蝴蝶毒氣觸及到了他的相力。

那一瞬，李洛的精神出現了瞬間的恍惚，耳畔仿佛是傳來了蝴蝶扇動翅膀的聲音。

李洛雙目猛然睜開。

「發生什麼事情了？」一旁的姜青娥第一時間察覺到李洛臉色的變幻，當即凝聲問道。

袁青看看李洛，又看看床上竟然開始恢復血色的郭苓，有些難以置信的道：「少府主你將毒氣化解了？」

李洛神色複雜的搖搖頭，道：「不是化解了...是轉接了。」

他緩緩的掀起了自己的衣袖，然後房間內的姜青娥，袁青，蔡薇他們頓時面色劇變的見到，在李洛的手臂上，竟然出現了一隻暗紅色的蝴蝶斑。

那蝴蝶仿佛是活物一般，還在緩緩的扇動著翅膀，一股令人不安的氣息，從中散發出來。

李洛同樣是在盯著那隻暗紅色的蝴蝶，聲音都變得有些複雜起來。

「果然...裴昊這狗東西，這一次其實是衝著我來的，還真是會算計。」

「這麼奢侈的異毒，連天罡將階的強者都為之生懼。」

「這傢伙，還真是看得起我。」

第四百零九章無敵姜姐

兩道強悍到極致的刀光劍芒掠過天際，然後在下一刻轟然相撞。

無數視線匯聚而來，所有人都是屏氣凝神，因為他們都知道，勝負就在這一刻。

趙徽音先前那一刀已是驚天地，可誰都沒想到，姜青娥的反擊更為的凌厲與兇悍，她直接是將自身的一些真正實力顯露出來。

極煞境！

那蘊含著煞罡的一劍，連天地仿佛都被劈開。

趙徽音那一刀，說是能夠斬殺極煞，可那也只是一些實力普通的極煞而已，但顯然，姜青娥並不在這個行列之中。

轟！

而在無數學員心中驚嘆間，雙方攻勢已是碰撞，劇烈的轟鳴聲響徹而起，狂暴至極的相力衝擊波裹挾著凌厲無匹的刀光劍芒橫掃開來，所過之處，一切都被摧毀。

甚至連看臺的範圍都被波及，無數學員紛紛變色躲避。。

不過此時有著紫輝導師出手，迅速的布下了層層防禦，將那些席捲而來的相力衝擊以及刀光盡數的抵禦。

更多的目光，則是不受影響的死死盯著戰場的半空處。

那裡兩道凌厲強大的刀光劍芒在吞吐著驚人的力量，虛空都在這種侵蝕下變得扭曲起來。

但這種僵持僅僅只是短暫的，因為那流轉著青色煞罡的光明相力劍光明顯更為的強悍凌厲，數息後，來自趙徽音的那一道龐大刀光已是開始變得搖搖欲墜，其上隱隱有裂紋浮現。

姜青娥眸光微垂。

她知道，戰鬥到此結束了。

砰！

金色刀光發出了哀鳴之聲，而後轟然破碎。

咻！

蘊含著青色煞罡的劍光威勢則是並未減少，直接是斬破蒼穹，以一種凌厲無匹的姿態，狠狠的斬向了趙徽音。

趙徽音嬌小的身子在那龐大的劍光之下顯得那般的渺小與無助。

劍芒帶起的狂風將她的髮絲吹拂得亂舞，她眼眸中的冷漠與金光在迅速的消退。

她望著劈面斬來的劍光，貝齒咬著紅唇，竟是顯露了一些無助之色。

砰！

不過，就當劍罡即將斬下時，姜青娥突然玉手一握，只見得那兇悍到足以劈斬開一座山嶽的劍光，竟是直接突兀的破碎開來，狂暴的相力四溢，形成衝擊,將趙徽音嬌軀震得倒飛而出。

她驚呼一聲,但沒飛出幾步,便是感覺到手臂被抓住。

趙徽音抬頭一看，只見得姜青娥出現在了前方，伸出一隻手抓住她的手腕。

「你...」趙徽音眼神有些複雜,倒是沒想到姜青娥會出手救她。

姜青娥鬆手，任由趙徽音落下,淡淡的道：「你輸了。」

趙徽音有些幽怨的道：「你已經是極煞境就早點說啊,若是我知道你這般實力,何苦還來挨一頓打，真是浪費感情。」

姜青娥道：「你還不錯,比我們學府的都澤紅蓮好一點，起碼能給我帶來一點戰鬥的興趣。」

趙徽音無語，感情這純粹只是把她當做一個熱身切磋的對象而已,雙方的差距,實在是不小,對方剛才根本就沒出全力的在陪她玩耍。

她嘆了一聲,旋即眼神複雜的看著姜青娥，道：「如果你是我們藍淵聖學府的人多好呀。」

趙徽音湊近兩步,聲音嬌媚的道：「姜青娥，你可真是讓我心動，你要不要把李洛給踹了,然後謀奪了洛嵐府，如果你成了洛嵐府的府主,等我從藍淵聖學府畢業了，就來投奔你呢！」

姜青娥看了趙徽音一眼,道：「你這是還沒被打夠？」

趙徽音嘟著嘴道：「真是兇呀，我這次可沒開玩笑,李洛那小子，配不上你呢，癩蛤蟆吃天鵝肉，總是一件煞風景的事。」

「我跟你打賭，他一定贏不了我們藍淵聖學府的陸蒼。」

姜青娥淡淡的道：「小覷李洛的人，你不是第一個，坑裡埋的人,你應該能找到不少共情的。」

趙徽音聳聳肩，道：「不信就等著瞧咯。」

姜青娥則是沒興趣在這上面與她多費唇舌，而是轉身看向了高臺督戰的紫輝導師。

而此時那名督戰導師在辨認了場中局勢，明白趙徽音已無再戰之力後,便是點點頭，朗聲響徹全場：「三星院第一場，勝者，聖玄星學府，姜青娥！」

「哇哦！」

「姜姐威武！」

「姜姐無敵！」

層層看臺上，爆發出了驚天動地般的歡呼喝彩聲，無數學員眼露驚嘆，崇拜的望著姜青娥的身影，這一場戰鬥，委實精彩，而且姜青娥那無敵之姿，真的是讓人愛得欲罷不能。

此戰之後，姜青娥在學府內的聲望，怕是要不遜色於長公主與宮神鈞了。

看臺一處，宮神鈞，長公主等人也是在凝視著戰場內。

「姜學妹當真是厲害。」

宮神鈞目光注視著那道絕代風華的倩影，忍不住的感嘆道：「按照她這速度，恐怕年底的時候還真是有可能突破到天罡將階，那時候，也不知道哪個倒黴的七星柱會被她給盯上。」

長公主微微一笑，道：「青娥應該是有能力競爭東域神州最強三星院學員的稱號，如果她真的在聖杯戰上將其奪得，可算是我們聖玄星學府破天荒的頭一回了。」

宮神鈞沉吟了一下，道：「聽聞其他聖學府此次聖杯戰也是有備而來，九品相雖說罕見，但整個東域神州未必就只此一家，不過不管怎麼說，姜學妹應該都算是最有實力的競爭者之一。」

長公主頷首，鳳目盯著姜青娥的身影，眸子中流轉著滿滿的欣賞之色。

如此人物，只要再過得幾年，必然會是大夏中極為驚豔的人物，不，如果機緣得當的話，這個大夏，說不得都束縛不了她的腳步。

雖說相性的品階也不能完全代表未來的成就，但姜青娥可不只是擁有著品階的優勢，她的心性以及自身的努力，這些年所有人都看在眼中，當初洛嵐府岌岌可危，風雨飄搖，也是她一力將其扛起，與此同時她也並未耽擱自身的修煉，所以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姜青娥真的是讓長公主無比的欣賞。

「青鸞你最近與姜學妹走得可是極近。」宮神鈞突然微笑道。

長公主笑道：「我當然是想要和青娥成為朋友。」

旋即她眸光投過來，眼神頗有深意的道：「皇兄，你莫非還對青娥有著念想嗎？」

雖說宮神鈞對此一直頗為含蓄，並沒有任何越線的行為，但長公主還是知曉這位皇兄心中之意。

宮神鈞笑了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人之常情吧？」

「姜學妹如此優秀，我身為一個男性，對她有所傾心，也不奇怪。」

長公主淡笑道：「你應該也觀察李洛大半年了吧，他與姜青娥間的關係與感情可是超乎想像的深厚。」

宮神鈞微微沉默，手掌輕輕的拍打著面前的欄杆，眼中有異光流轉。

他也不得不承認，他低估了李洛與姜青娥之間的情感，在最開始的時候，他也以為雙方的那份婚約並沒有多大的意義，但隨著這大半年的關注下來，他發現姜青娥跟李洛間的情感與羈絆遠超意料。

姜青娥平常的時候看上去也比較容易接觸，冷靜從容，但所有人能夠感覺到接觸時的那種不遠不近的距離感，你可以和她交流，但想要更進一步，卻是一種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特別是異性。

至今為止，不乏各種優秀的學員以各種方式試圖對姜青娥展開追求，但那最終的結果是，原本還能夠算是泛泛之交，可之後卻是連最簡單的朋友都做不成。

這也是導致宮神鈞大半年都沒有什麼動靜的主要原因，只能在學府偶爾遇見時，做一些簡單的交談，難以促進關係。

而這一切，顯然都是因為李洛的到來。

姜青娥很注重他的感受。

「這位李洛學弟，真的是讓人很羨慕啊。」宮神鈞緩緩的說道。

長公主對此倒是極為的認同，道：「的確，他的洛嵐府倒是不值得羨慕，可有這麼一個未婚妻，當真是讓人羨慕到眼紅。」

她頓了頓，衝著宮神鈞笑道：「皇兄，青娥這邊，你怕是沒什麼指望了，還是趁早收心，另覓紅顏吧。」

宮神鈞笑了笑，沒有說話。

長公主鳳目中流轉著饒有深意之色，對一個男性如此的勸導，其實作用不大，反而會激起其好勝之心，而宮神鈞這般的優秀，又有如此的身份，這種好勝心其實會更強，所以你若是讓他適可而止，或許反而會有反作用。

但若是如此，長公主則是更樂意見到。

因為宮神鈞如果真的表現激進了一點，那麼以姜青娥的性格，大概率會直接與他割裂關係，那樣一來，對她而言，可是一個好事。

畢竟，她可不想看見姜青娥與攝政王一系有所接近。

當然，宮神鈞城府也是極深，她這般言語未必有用，但三言兩語，又不費力，長公主不介意隨手一刀。

長公主收回心神，注視著場中，門票賽到了這一步，聖玄星學府已經有了先機，不過接下來，聖玄星學府的優勢期則是要下滑，所以就得看後面的代表選手能不能穩住了，如果能夠穩下來，此次的門票賽，聖玄星學府應該就是穩了。

第四百三十二章化為己用

當李洛撩開衣袖，露出手臂上那緩緩扇動翅膀的暗紅色蝴蝶毒斑時，房間內的姜青娥，袁青紛紛色變。

姜青娥更是一步上前，抓住李洛的手臂，素來從容平靜的俏臉在此時變得冷若冰霜，金色眸子中湧動的憤怒以及殺意幾乎是要噴湧而出，這直接是導致她身體表面有光明相力在躁動起來，猶如是要化為火焰升起。

「青娥姐，冷靜！」

李洛連忙握住姜青娥的手掌，安撫道。

姜青娥胸前微微起伏，眼睛閉攏了兩秒，再次睜開時，眼神就漸漸的歸於平靜，但那眼眸深處依舊流淌著徹骨寒意。

「少府主...」

一旁袁青的面色在此時變得極其灰暗起來，他怎麼都沒想到，那種在郭苓體內的異毒，竟然是一個陷阱，而其真正的目的，是衝著李洛而來。

顯然，那裴昊早就算計到了李洛的解毒能力。

也算計到了李洛大概率會嘗試為郭苓解毒。。

而現在，裴昊的毒計得逞了。

郭苓體內的異毒不僅變得更為的兇狠，而且還轉移到了李洛的體內。

這種結果，讓得袁青心中自責到了極致。

一名天罡將階的強者在此時變得萎靡，他呆立在原地，一時間竟然不知道說出什麼話來，整個人渾噩得如同失去了所有的理智。

「袁叔不必自責，裴昊一直隱藏在大夏城中找尋著一切的機會對付我們，即便沒有你的到來，他應該也會有其他的方式，所以結果都是一樣的。」李洛察覺到了袁青的萎靡，當即笑道。

袁青好歹算是如今洛嵐府總部中除了牛彪彪之外的最強戰力了，所以李洛還是必須要給予他足夠的重視與關懷。

面對李洛的安慰，袁青露出苦澀的笑容。

「走，我帶你去找長公主，王室擁有著頂尖的治療師，應該有辦法化解你體內的異毒。」姜青娥深吸一口氣，果斷的說道。

李洛聞言，卻是搖了搖頭，道：「其實，也未必完全就是壞事。」

姜青娥，袁青，蔡薇他們都是驚愕的看來。

李洛手臂上那暗紅蝴蝶毒斑散發的氣息，連袁青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都感覺到忌憚,而李洛現在還只是相師境,如果真讓得這毒氣擴散爆發,他怎麼可能還有活路？這還不是壞事？

李洛目光盯著手臂上扇動著翅膀的蝴蝶毒斑，道：「這種雙重異毒威力很強，對於它,我其實也算是比較眼饞。」

「我在想，有沒有可能將它化為己用。」

「這種級別的異毒,可是極其罕見呢,就算是在金龍寶行總部,恐怕都是很難找尋，也不知道裴昊這傢伙從哪弄來的。」

袁青聞言,頓時眉頭緊鎖的沉聲道：「少府主，你不要亂來，這種毒太可怕,必須儘快將其化解驅逐,你如果想要將它掌控,根本就是在玩火！小姐,你快勸勸少府主！」

姜青娥紅唇微抿，道：「我也不太贊成你這種危險的作法,不過我知道你做事都有分寸，所以你覺得自己有成功的把握？」

袁青張了張嘴，他不明白姜青娥怎麼會認為李洛一個相師境是有資格來掌控這種恐怖異毒的,這兩人的信任，也太盲目了吧。

然而李洛的嘴角卻是浮現出了一抹笑意,道：「我覺得其實可以試一試。」

袁青頭都大了，這也太任性了吧,這雙重異毒可不是什麼人畜無害的玩具啊，一旦引得其爆發,就真是死無葬身之地了。

而李洛做了決定，也就沒有再多說，徑直起身離去，袁青則是被他吩咐留在這裡照顧郭苓。

姜青娥跟在了李洛身旁。

「我在一本毒籍上面看見過這「黑魔蟲」與「血魔毒蝶」融合而成的雙重異毒，這種毒極為的詭異，因為它們具備著吞食水相與木相之中蘊含的治療之力的能力，所以很多治療師對這種奇毒都顯得束手無策。」

行走在走廊中,李洛也是在跟姜青娥解釋著他體內那種異毒的信息。

「為了緩解這道奇毒侵入心臟，直接斷絕生機，中毒者只能不斷的提供水相，木相相力中蘊含的治療之力來餵食,可這只是飲鴆止渴，因為這道奇毒會在吞食這些能量後不斷的壯大，當其壯大到某個極限時就會爆發，那個時候才是真正的絕命之時，神仙難救。」

姜青娥聽著，柳眉頓時緊蹙起來，道：「這完全是針對你而來的。」

李洛擁有著水相，木相雙相的消息已經不是什麼秘密，而眼下這雙重異毒，剛好克制他所具備的雙相治療之力，顯然，裴昊為此，費盡了心機。

「如果這一道雙重異毒真是如你所說的這麼可怕，我覺得有必要把閉關為你煉製補神膏的彪叔請出來了。」姜青娥凝聲說道。

自從此前李洛帶回來了足夠的「帝流漿」後，牛彪彪便是開始閉關為他煉製「補神膏」，直到如今都還未曾出來。

姜青娥也不想去打擾牛彪彪,畢竟補神膏對於李洛而言同樣極其的重要,可如果這道雙重異毒無法遏制的話，她也只能將見多識廣的牛彪彪請出來，看看他有沒有什麼法子了。

「不急。」

李洛擺了擺手，雖然明知道這雙重異毒極其的危險與可怕,但他卻並沒有顯露出恐慌之色，反而是微笑道：「裴昊此次的確準備得極其充分，先是襲殺袁叔，然後將異毒種在了其唯一的弟子郭苓體內，同時還以此來要挾袁叔脫離洛嵐府，他知道在眼下的局面中我會極其的重視袁叔，所以我大概率是會親自出手查探郭苓體內的異毒，而這，就給他創造了轉移異毒的機會。」

「連我的雙相，都被他算計在了其中，想必為了得到「黑魔蟲」與「血魔毒蝶」這兩種罕見的異毒，他是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其實一切都算是在他的預料之中，但可惜...有些東西，他依然沒辦法算計到。」

李洛說到此處，微微頓了頓，嘴角的笑意也是變得濃鬱起來。

他掀起衣袖，露出手臂上那暗紅色蝴蝶毒斑，伴隨著其心念一動，就連姜青娥都是能夠見到，兩道相力凝成了一顆光球，直接投向了蝴蝶毒斑。

面對著這送上門的美食，那蝴蝶毒斑蠕動著一口就將其吞了下去。

姜青娥眸光緊緊的盯著那一道蝴蝶毒斑，按理說，在吞食了一道蘊含著治療效果的水相，木相之力後，這毒斑應該會有所膨脹才對，但讓她有些意外的是，毒斑不僅沒有增強，反而是在這一瞬間出現了許些的震蕩。

然後姜青娥就見到，似是有著一縷細微的暗紅色氣息脫離了蝴蝶毒斑，然後消散不見。

蝴蝶毒斑則是因此而變得微弱了一分。

雖然這微弱的幅度不大，但卻的確削減了。

「怎麼會這樣？」這下子連姜青娥都感到有些驚疑了，她不明白為何這雙重異毒在吞食了李洛的兩道相力後，不僅沒有增強，反而減弱了一點點。

望著極為難得顯露出這番神態的姜青娥，李洛也是不免的有點小小的成就感。

不過還不待他賣關子，姜青娥的手中已是默默的出現了一柄重劍。

李洛嚇了一跳，趕緊道：「因為我的相力中，不僅僅只是擁有著水相與木相的力量。」

說著話的時候，他的掌心中有一團水光相的相力凝聚出來。

「你把你的手伸進去感知一下。」李洛笑道。

姜青娥金色眸子注視著那一團相力，那其中波光粼粼，一看就知道是水相之力，但是，這道水相之力，卻又給人一種異常明亮的感覺。

其實，她以前就注意到了，李洛的水相之力，似乎要比其他人更加的精純，明亮一些。

她纖細手指伸出，輕輕的戳進了李洛那一團沒有任何意識遮蔽的相力光團內。

數息後，她那金色眸子，便是忍不住的驟然一縮。

因為在那之中，她感知到了一股極其熟悉的力量，那是...光明相力？！

不會有錯的，雖然那股光明相力相對於水相之力要格外的微弱，但的的確確存在著！

李洛的體內，怎麼會出現光明相力的？！

這一刻，即便是素來冷靜從容的姜青娥，都是感覺腦袋裡面充斥了茫然。

第四百一十章轉變

姜青娥與趙徽音的一戰，算是將此次門票賽的氣氛直接拉到了高潮，看臺上氣氛高漲，無數歡呼喝彩聲響徹不休。

「這門票賽前三場，是我們學府的強勢期，有此結果並不意外，但真正的難點不在這裡，反而是在接下來的幾場。」看臺上，李洛對接下來的局勢做著點評，周圍那些一星院學員皆是做傾聽狀。

「不算我們一星院的那一場，接下來還有三場，分別是都澤紅蓮，祝煊，葉秋鼎，這三人的戰鬥至關重要，只要他們能夠取得一勝一平的戰績，那麼此次的門票就非我們莫屬了。」

呂清兒也是坐了過來，與白萌萌坐在一起，作為一星院的兩個牌面，兩女一個清麗冰潔，一個清純可愛，如今兩張俏臉湊在一起，引得一星院不少男學員都是心癢難耐的打量著。

「那樣的話，豈不是就輪不到你出場了嗎。」呂清兒說道，如果接下來的三場聖玄星學府這邊真能取得一勝一平，那麼結果基本就算是確定了，而李洛這一場，也就變得無關緊要了。。

李洛擺了擺手，笑道：「輪不輪得到我不重要，只要門票到手就行，畢竟這也不算是重頭戲，真正的大戰，是在那聖杯戰上面。」

呂清兒頷首，嫣然笑道：「我倒是覺得如果是那樣挺可惜的，你的實力毋庸置疑，應該讓外人看看，聖玄星學府不僅三星院有無敵者，咱們一星院，也有不遜色於姜學姐的人物。」

周圍一星院的學員面色略顯古怪，雖然李洛的戰績的確也算是很不錯，但如果要跟姜青娥那般無敵之姿比起來，顯然還是要差一截的，呂清兒這話倒是有點抬高李洛了。

但李洛跟姜青娥的關係又極為的特殊，這導致他們連反駁的話都不知道從哪裡說起，於是只能幹笑著附和。

對於旁人敷衍的配合,呂清兒倒是並不在意,因為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並沒有過於的抬高李洛，而是打心底的這樣認為著。

姜青娥的確很優秀，但是李洛未必就比她差了。

特別是在經歷了金龍道場之後,呂清兒更是能夠看見李洛的能力。

李洛笑了笑，倒沒有在這上面繼續多說什麼,而是將目光投向了群山間的戰場,因為此時,都澤紅蓮也出場了。

作為三星院中僅次於姜青娥的人，都澤紅蓮其實也算得上是優秀了,只不過因為姜青娥實在是太過的耀眼璀璨，將她的光芒盡數的遮掩了。

說起來，都澤紅蓮與姜青娥同一院級,也算是有點倒黴了。

落入戰場中的都澤紅蓮,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目光,今日的她一身黑色勁裝,手持一柄赤鱗長劍，她的身材略顯高挑,凹凸有致的曲線相當的具備視覺衝擊力，再配上那冷豔的模樣，放在任何地方都能夠算做一朵金花。

藍淵聖學府那位三星院的閻泰也是入場,他手提一根赤紅長棍，面龐上帶著笑眯眯的神色。

雙方照面,倒也沒有多餘的寒暄，直接相力爆發。

比較有趣的是,不論是都澤紅蓮還是閻泰，兩人皆是火相,如今相力催動，頓時火紅的相力瀰漫全場，高溫散發，引得空氣都是漸漸的變得扭曲。

伴隨著鐘鼓聲響起，火光陡然於群山間沖天而起。

雙方的戰鬥，比想像的更為激烈。

因為都澤紅蓮與閻泰的實力算是這幾場戰鬥中最為接近的，雙方都是金煞體的境界,不論實力，還是相性品階都相差不多，所以眼下鬥起來，幾乎是底牌齊出,攻伐之間傾盡全力，毫不留情。

短短片刻時間，雙方就已出現了傷勢。

但不論是都澤紅蓮還是閻泰，他們都沒有半點的退縮之意，反而是爆發出頑強的鬥志，全力搏殺。

烈火燎原，瀰漫了戰場。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看臺上不少人面色都是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因為戰場中的兩人，身體上的傷勢都開始逐漸的累積變重，即便雙方都是達到了金煞體的層次，但那身軀上，依舊是被撕裂開了一道道血痕。

那種慘烈之狀，比之前任何一次戰鬥都要強。

戰鬥到這種程度，已經是意志的比拼了。

層層看臺上，聖玄星學府的學員已經在開始高聲為都澤紅蓮吶喊助威。

李洛同樣是為戰局的慘烈而有些動容，那都澤紅蓮此次的表現倒真是讓他有點意外，以前沒看出來，她的戰鬥意志竟然也是如此的頑強。

「看來姜學姐給了她很大的壓力。」一旁的呂清兒一針見血。

李洛若有所思的點點頭，都澤紅蓮也是一個很要強的人，先前姜青娥贏得那麼漂亮，可謂是滿場喝彩，而她這一場如果輸了，對於她而言是難以接受的。

她不想輸給姜青娥太多。

所以就算她無法為聖玄星學府贏一場，也不想帶來一場輸局。

「閻泰與她的實力極為的接近，想要分出勝負太難，這樣激鬥下去，只有一個結果，兩敗俱傷的平局。」李洛緩緩說道。

「這位都澤紅蓮學姐也很堅強呢。」白萌萌感嘆一聲，說道。

李洛點頭，雖說以往與都澤紅蓮有些不和睦，但眼下對方的表現值得每一個聖玄星學府的成員為她加油喝彩。

與此同時，在藍淵聖學府那邊。

趙徽音，中南等人也是在注視著戰場內慘烈的對決。

「那個都澤紅蓮，比想像的還要難對付一些。」

趙徽音有些遺憾的嘆道：「可惜了，原本以為閻泰能稍微勝一籌的。」

中南聲音沉穩的道：「都澤紅蓮名氣雖然沒有姜青娥那麼大，但那是因為姜青娥的光芒太耀眼，她本身的實力與底蘊還是不可小覷的。」

趙徽音點點頭，道：「不過眼下的局勢還並沒有脫離最開始的預料，我們還有機會。」

旋即她偏過頭，看向身後的陸蒼，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我們算是竭盡全力的把路鋪平了，最後結果如何，就得看你這裡了。」

陸蒼微微一笑，道：「趙學姐放心。」

「如果我那一場真是能夠拖成決戰，我不會讓你們失望的。」

時間不斷的流逝，戰場中的激戰愈發的慘烈。

到得後來，許多人都是不忍的閉上了眼睛。

但戰鬥終歸是結束了。

當都澤紅蓮的一劍捅穿了閻泰腹部，後者的赤棍狠狠的砸在其後背的那一霎那，雙方皆是口噴鮮血的倒飛了出去，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結果不出意料。

一場兩敗俱傷的平局。

有人入場，將雙方都是抬了出來。

層層看臺上，響起了雷鳴般的鼓掌聲。

這場平局，雙方都值得尊重。

接下來，比賽在繼續。

只不過，如果說之前的比賽，聖玄星學府的學員還覺得穩操勝券的話，可接下來的兩場，卻是讓得全場的氣氛瞬間降至冰點。

因為...

二星院的兩位代表，祝煊與葉秋鼎，都失敗了。

第四百三十三章差點玩脫

灑滿細碎光斑的走廊上，姜青娥眼眸微微瞪圓，露出了一副極為罕見的失態模樣，可見從李洛的相力中發現光明相力究竟給她帶來了多大的震動。

對於姜青娥這副模樣，李洛感到很是滿意，而後又露出一抹壞笑，他伸出另外一隻手，木土相力凝聚而來，化為一道光團。

「你再感知一下這邊。」

姜青娥看了李洛一眼，又是將手指伸入到了這一道木土相力光團中。

以往的李洛在施展出兩道相力時，都會用意識將光明相力以及土相進行一些遮蔽，以此來做到隱藏，畢竟這兩道輔相雖然力量完全沒辦法與主相相比，但卻是能夠對主相的力量以及相術進行著增幅，他的很多對手都是在這上面吃了大虧，直接陰溝翻船。

不過現在的李洛撤去了相力之中的意識遮蔽，所以當姜青娥伸手進來感知時，也就很快發現了隱藏在木相之力深處的那一道相對而言比較微弱的...土相之力。

「土相相力？」

姜青娥細密的睫毛眨了眨，她深吸一口氣，原本有些震驚的臉頰反而是漸漸的變得平靜下來。。

「你的雙相...還各自擁有著一道輔相屬性？」

李洛笑著點點頭。

「難怪，難怪你施展的一些水相，木相的相術，威力會格外的強橫，而且也會有一些特殊的衍變，以往旁人都以為是雙相之力的緣故，但實際上是因為你還擁有著兩道輔相屬性的相力。」姜青娥若有所思的道。

「水與光，木與土...彼此增幅，嘖嘖，李洛，你這隱藏得還真是挺深呢。」

李洛嘿嘿一笑，道：「這個秘密可只有青娥姐你知道。」

姜青娥唇角也是泛起一抹笑意，對於李洛擁有著如此奇特的相性，她也為後者感到欣慰與高興，她從一開始就相信李洛的不凡，即便是當初李洛陷入「空相」的窘境中時，她恐怕也是極少數相信李洛不會就此平庸的人。

「厲害不？」李洛笑嘻嘻的炫耀道。

雙輔相一直是他所隱藏的秘密，不過這種秘密在合適的時候他並不打算對姜青娥隱瞞，畢竟雙方間的關係與情感，從某種意義而言的確是遠遠的超出了尋常有著婚約的男女。

「輔相屬性這種情況的確少見，不過實際上它們也只能取到錦上添花的作用,畢竟論起相力的雄厚程度,它們遠遠不能與你的兩道主相相比。」面對著李洛的得意與炫耀,姜青娥覺得還是有必要給他潑點冷水。

不過對於姜青娥此話，李洛倒是極為的認同，如果將相宮內的相力分成十成來計算的話,他的主相相力幾乎佔據了七八成，而輔相,僅僅只有兩三成,從某種意義來說,輔相相力的確只是一種輔助。

比如李洛施展的相術，大多還是以水相,木相屬性為主，光明相與土相的相力則是從中給予增持。

可如果讓李洛以光明相，土相的相力來施展相術,那麼其威力,則會被削弱極多。

「而且輔相這種情況,雖然也是很少見,但論起稀罕程度，還不如你的雙相宮...因為這世間據說有一些頂尖級別的天材地寶,如果煉化吸收，也會讓人誕生出對應的輔相，大夏畢竟太小,未來的話你應該也會遇見類似的人。」

「誒誒，行了行了,我知道，我不會得意忘形的。」

李洛翻著白眼,就得意了這麼一小會，姜青娥就想要使勁的打壓他,當然他也明白，姜青娥這是提醒他不要因此就生出膨脹的心思。

姜青娥笑了笑，道：「所以你剛才餵給雙重異毒的那一道水相，木相的相力中，應該是潛藏了一縷光明相力吧？」

在知曉了李洛所擁有的輔相秘密後，姜青娥也就很快明白了先前為何那蝴蝶毒斑在吞食了李洛的相力後，不僅沒有增強,反而是受到了一些分裂與削弱。

「嗯，光明相力擁有著淨化的效果，不過如果用光明相力正面去淨化蝴蝶毒斑，則會激起它的激烈反抗,到時候毒氣散逸，反而會引起更大的麻煩，但我擁有著光明輔相，卻是能夠很完美的將一縷光明相力潛藏在水相，木相相力之中，所以當毒斑將這道相力吞食下去後，我的那一縷光明相力幾乎就相當於進入到了它的肚子裡面，雖說那一縷光明相力微弱，可從內部爆發的話，依然可以給它造成一些麻煩，最起碼，遏制了它想要藉此不斷壯大的勢頭。」李洛笑道。

姜青娥微微頷首，旋即想到什麼，問道：「先前這蝴蝶毒斑在震蕩時，似乎是有一縷毒氣分散了出來？毒氣去哪了？你應該知道這毒氣的可怕,即便是一絲一縷，若是侵入體內,依然會給你帶來極大的傷害。」

李洛伸出手,握住了姜青娥那嬌嫩如暖玉般的小手,後者看了他一眼,倒沒有掙扎,而是心有所感的釋放出一道細微的光明相力，湧入到了李洛的體內，然後在後者一道相力的牽引下，看見了李洛體內的十顆相力泡。

十顆相力泡猶如星辰般閃耀，其中儲存著李洛用以增幅所用的相力。

但在這十顆相力泡中，有一顆顯得極為的特殊。

它沒有耀眼光芒散發，反而是呈現了暗紅色彩，一股令人不安的氣息，從中瀰漫出來。

暗紅色的相力泡中，似是有著蝴蝶飛舞，也有著毒蟲在蠕動。

原來，那從暗紅毒斑中分裂出來的毒氣，被李洛收進了相力泡中。

姜青娥睜開眼睛，忍不住的搖搖頭，道：「真虧你能想到這種辦法。」

在見到那收了毒氣的相力泡後，姜青娥就明白了李洛的打算，他是想要藉助這「雙重異毒」的毒氣，為他增添一道陰險而強力的手段，之後與強敵交手，這一道毒氣，或許會取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你恐怕一開始就發現了這「雙重異毒」是衝著你來的吧？」姜青娥灼灼的盯著李洛，因為李洛的一切應對方法，都顯然是有所準備，並非是魯莽行動。

「其實這雙重異毒剛剛侵入我體內的時候，我也有點驚慌，畢竟這毒，的確挺可怕...但後來想了想，我好像也不是完全沒有應對的方法。」

「當然，最重要的是...這雙重異毒的確讓我有點眼饞。」

李洛咧嘴一笑，這道雙重異毒擁有著威脅天罡將階強者的力量，而現在的他，無疑是急切需要這種。

「李洛，你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狠，洛嵐府還有我。」姜青娥輕聲說道，心思聰慧的她如何不知道李洛冒這麼大的風險將這「雙重異毒」收入體內的原因何在。

李洛轉頭望著姜青娥那散發著特殊韻味的金色眸子，道：「青娥姐，我不會讓你獨自面對那些壓力的，因為洛嵐府，是我們的。」

望著李洛眼神之中的執著與認真，姜青娥最終沒有再繼續勸導，而是頷首微笑。

「好吧，到時候也的確是應該讓這大夏的人看看，咱們洛嵐府的少府主，究竟能夠帶來多大的震撼。」

李洛從容微笑。

「不過還有個事還請青娥姐幫個忙。」

「嗯？」

「相力泡有點薄弱，好像封不住毒氣，我力量也弱了點，所以你能不能用你的光明相力進入我的體內，幫我在相力泡上面加持一層光明薄膜？不然按照這個速度下去，可能一天後，相力泡就會被毒氣腐蝕破碎，到時候毒氣擴散，我可能會涼。」

「......」姜青娥望著笑容漸漸變得尷尬的李洛，忍不住的伸出纖細的手指，輕輕的捏住了李洛的耳朵。

「所以，搞到最後，你還是差點玩脫了是吧？」

第四百一十一章決勝局

祝煊，葉秋鼎的失利，給聖玄星學府高漲的士氣潑了一頭的冷水。

原本充斥著喧譁的層層看臺上，如今鴉雀無聲，許多學員都是面色驚愕，這突如其來的連續失敗，實在是讓人難以接受。

畢竟按照之前的局面，聖玄星學府這邊已經取得了兩勝兩平的戰績，只要接下來二星院的兩場中能夠勝出一場，就算一星院的那一場不需要再出戰，那麼聖杯戰的門票依舊會穩穩的落到他們聖玄星學府的手中。

但是，誰都沒想到，二星院卻是會接連輸掉兩場比賽。

雖說縱觀聖玄星學府四個院級，二星院的優秀程度的確要弱一些，畢竟四星院那邊從規則來說是包攬了七星柱在內的，所以四星院算是底蘊最深，實力最厚的，而三星院則是因為出了姜青娥這麼一個妖孽，直接是將這一屆的三星院拔高到了一個上限。

一星院這邊過於的年輕，可也出了一個身懷雙相的李洛，算是較為特殊。

跟這三個院級比起來，二星院就要顯得暗淡一些，只能說是正常程度。。

但同樣的，藍淵聖學府那邊的二星院實力也並沒有強到哪裡去，所以在很多學員看來，二星院的兩場，就算祝煊和葉秋鼎贏下一場，不，就算他們兩人都打個平局，最終勝利也是屬於他們聖玄星學府的啊。

可現實卻給了他們當頭一棒。

如此一來，雙方都各自取了兩場勝利，兩場平局，兩場負局，比分瞬間就拉到了同一起跑線。

聖玄星學府辛苦營造的優勢，此時此刻蕩然無存。

譁！

看臺上的安靜持續了半晌後，終於還是爆發出了一些忿怒的聲音，而二星院的學員則都是面色羞慚，只能將那些指責的聲音盡數的承受下來,畢竟祝煊,葉秋鼎這兩場失敗真的讓人難以遮掩。

他們的失敗,也斷送了之前四星院，三星院那邊的努力。

混亂吵雜的聲音中，開始有許多的目光,投向了一星院那邊。

或者說，投向了坐在一星院看臺上的李洛身上。

隨著局面被拉平,那原本只有一場出戰機會的一星院,頓時從一開始的可有可無,變成了決勝局。

「沒想到門票賽的決定局，竟然落到了一星院那邊。」長公主縴手扶著欄杆,神色有點無奈，局面突然變成這個樣子，倒是讓她有些始料未及。

她也沒想到,二星院會如此的拉胯。

這裡的看臺上,都是學府內的風雲人物,七星柱個個在場,此時的他們也神色各異的望著一星院那邊，顯然這個結果同樣超出了他們的意料。

「這下子壓力全到那個李洛的身上去了,他承受得住嗎？」一名身軀魁梧的青年緩緩開口，其名為王朝，同樣是七星柱的一員。

「決戰局,贏了就有大名聲，輸了則是會被口誅筆伐,萬眾唾罵...真不知道這位李洛學弟會是哪種結果？」身為七星柱的鐘太丘也是笑眯眯的說道，眼神停留在遠處的李洛身上。

其他人皆是點頭,這是人之常態，畢竟這麼重要的比賽如果輸了,很多人的情緒都需要發洩，即便從整個局面來看，反而是祝煊，葉秋鼎最應該挨罵，但李洛同樣是逃不了的。

長公主淡淡一笑，道：「你們也不要太小瞧咱們這位小學弟了。」

「倒不是小瞧，只是如今這個局面,恐怕是藍淵聖學府從一開始就在推動的，現在局面終於到了他們所期待的地步，最後一局，還真是難以意料。」宮神鈞負手而立,面色有些鄭重的道。

長公主神色一動，道：「你是說藍淵聖學府將寶壓在了他們一星院那一場？這麼極限的嗎？」

宮神鈞頷首，道：「先前祝煊，葉秋鼎那兩場戰鬥，其實也怪不得他們，雖然雙方的實力嚴格來說相差不多，但對方那兩名代表明顯是懷著決然死心而來的，他們的殺招是在自身付出了極大代價的情況下爆發，所以別看他們勝利了，但定然是有後遺症的。」

「能夠讓兩名優秀的學員捨得付出這種代價...必然是藍淵聖學府給予了他們一些承諾與保障，不然常人是不會如此搏命的。」

「畢竟榮譽再重要，也不至於讓他們付出未來的前途吧。」

「所以從一開始，或許藍淵聖學府就盯上了二星院這兩場比試，如果之前的比試落入了劣勢，他們就可以藉此扳回，而若是局勢對他們有利，豈不是更遂他們之意？」

「而能夠讓藍淵聖學府給予如此重視，他們那邊一星院將要出場的代表，看來是有很大能耐的，李洛雖說身懷雙相，戰績也是驕人，但最後結果如何，還是得看看再說。」

聽著宮神鈞有條不紊的分析，即便是長公主都是輕輕點頭，而後柳眉微蹙的投向了一星院那邊，她望著李洛的身影，不知不覺間，李洛這原本有些無關緊要的一場，反而成為了全場的焦點所在。

也不知道李洛能不能扛下來，畢竟這或許是藍淵聖學府蓄謀已久的一局。

看臺最高層，素心副院長注視著吵雜混亂的場中，然後偏頭看向了那位藍淵聖學府的副院長，笑道：「丘副院長，你們藍淵聖學府可真是費盡心機啊。」

名為丘機子的副院長淡笑道：「素心副院長莫要諷刺了，我們藍淵聖學府底蘊本就不及你們聖玄星學府，想要以下克上，總得出點奇招。」

「就怕這奇招也不太管用吧。」素心副院長說道。

「那就要試試看了。」丘機子笑呵呵的道。

素心副院長也就不再多言，她也明白這種諷刺沒什麼意義，雙方都很想要取得聖杯戰的門票，所以自然是會手段盡出，只是原本勝券在握的局面突然被扭轉成這樣，難免會有點鬱氣。

這層看臺上其他的那些大佬也是稍微的有點詫異，而在搞清楚情況後，他們各異的目光也是忍不住的投向了一星院中那道年輕的身影。

「呵呵，看來洛嵐府今天是要大出風頭啊。」金雀府的司擎府主笑眯眯的說道。

祝青火面色有些陰沉，眼中閃爍著惱怒之意，因為祝煊的那一場失敗他也是看在眼中，這簡直就是在給極炎府丟臉！

一旁的都澤閻則是面無表情，淡淡的道：「風頭太盛，就怕李洛太年輕扛不住。」

魚紅溪端著茶杯淺飲一口，笑盈盈的道：「年輕人受點打擊也不是壞事，不過李洛性子堅韌，他的經歷也遠勝尋常少年，雖說這決勝戰壓力不小，但未必就扛不下來。」

聽到魚紅溪開口，其他幾位府主都是目光微閃，而後也就不再說話。

倒是在那一旁的小皇帝用力的握緊拳頭，目光緊緊的盯著李洛的身影，心中為其打氣加油。

而也就是在這全場關注下，一星院看臺上，萬眾矚目的李洛站了起來。

第四百三十四章肉痛的裴昊

「好了，我在你那一顆毒氣泡之外覆蓋了好幾層光明相力薄膜，我旳相力中所蘊含的淨化之力會抵消掉毒氣的侵蝕，所以安全問題應該是可以保障的。」

李洛的臥室中，姜青娥拍了拍手，有些如釋重負。

畢竟這所謂的光明薄膜覆蓋可不是嘴巴上說說這麼簡單的，因為這不是在她自己的體內，而是要將光明相力侵入到李洛的體內，然後在那其實算是比較脆弱的相力泡表面上精心的覆蓋上一層層的光明薄膜。

這需要一種對相力極為精妙的掌控。

畢竟李洛那顆相力泡內所蘊含的，可是雙重異毒的毒氣，萬一相力泡搞碎了，毒氣就會散逸，那將會對李洛造成極重的創傷。

所以為了這幾層光明薄膜，姜青娥花費了一整夜的時間。

「辛苦青娥姐了。」

李洛笑道，其實讓別人的相力進入到自己的體內留下印記是一件極其令人忌諱的事情，比如姜青娥的這些光明相力，只要她心念一動，這些光明相力就會在他體內直接炸開，給他造成難以想像的重創。

所以一般來說，不可能會有人願意讓別人的相力侵入到自身身體的內部。

但偏偏李洛與姜青娥兩人，誰都沒有覺得這件事情有什麼危險。

李洛這麼說了，姜青娥也就這麼做了。

「另外...我知道你把這雙重異毒毒氣收集起來是想要做什麼，不過你應該明白，這是一把雙刃劍，你沒辦法真的將這些毒氣化為己用，所以當你在使用它們的時候，你自身也會因此受到反噬。」姜青娥白皙精緻的俏臉在此時帶著一些凝重的告誡著。

她明白李洛是眼饞這「雙重異毒」的威力，但這種暴虐的雙重異毒可不是能夠輕易馴養的寵物，它是冷血的毒蛇，在將其釋放出來的時候，它很大的可能會反噬。

李洛聞言，也是肅然的點點頭。

「青娥姐放心，我有分寸，我對自己的小命還是很看重的。」

姜青娥頷首，也就不再多說，捂著小嘴打了一個哈欠,道：「困了,我先補個覺吧。」

而後便是躺在了床上,微微側身，扯過薄被蓋住身子。

李洛一愣，望著床上那在薄被的覆蓋下依舊顯露出來的窈窕玲瓏曲線：「呃...這是我的床啊。」

「我不嫌棄。」被子中傳來了姜青娥慵懶的聲音。

李洛爬上床,語氣疲憊的道：「那我也來睡一下吧，我也累了。」

啪嗒。

剛爬上去,一柄暗金色的重劍便是出現在了床上,一截劍鋒出鞘,隱隱有著劍氣在嘶嘯。

李洛身子頓時一僵，停下來爬過去的動作,忿忿的道：「你也太霸道了，這是我的房間，我的床。」

然而姜青娥並沒有搭理他,裹著被子便是閉目休息去了。

李洛見狀,只能悻悻的爬下床：「那我去一趟金龍寶行。」

「哦？在這裡受挫了,要去找呂清兒嗎？」姜青娥似笑非笑的聲音從被子中傳出來。

李洛翻了個白眼,他決定今天就去金龍寶行，看看老爹老娘給他留下的東西,畢竟關於第三相的諸多準備，他也需要開始接觸了。

「你先休息吧。」

他整理了一下，然後就推門而出。

關門的時候,聽見了姜青娥的聲音傳來。

「出門把袁叔帶上，免得裴昊狗急跳牆。」

...

洛嵐府總部之外,臨街的一座酒樓。

裴昊目光盯著總部的大門，面露微笑的道：「雙重異毒已經轉移了,這位少府主果然如我所料，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袁青面前拉個人情,將其徹底穩固住。」

他伸了一個懶腰。

「這位少府主，暫時算是廢了。」

「那雙重異毒就算是天罡將階的強者中了，都會麻煩萬分，李洛雖然身懷水木雙相，擁有著優異的自我解毒能力，但我找來的這雙重異毒剛好克制他，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中,他都將會在異毒的折磨下痛不欲生，但他偏偏沒有其他的辦法，只能不斷的以水木相力去化解雙重異毒，但越是如此,他距離死亡也就越近。」

「這是無解的。」

「我想，聖玄星學府的那聖杯戰，恐怕李洛是沒有機會去參加了。」

「到時候姜青娥必然會去，他們兩人一旦分開，或許也是我們的機會。」

在裴昊對面，墨辰有些陰翳的面龐上也是露出了笑容，這一次裴昊的設計，的確是相當的完美，袁青，李洛，都如同其手中的棋子一般，任由其擺弄。

「裴昊，難怪貴人會選擇你，你的確是很好的人選。」墨辰笑道。

「還得多虧墨辰供奉的鼎力支持。」裴昊端起酒杯，微笑道。

「都是貴人吩咐。」墨辰乾枯的臉皮微微抖動，露出難看的笑容。

「府祭已然不遠，那個時候,你就是洛嵐府新一任府主。」

聽到此話，裴昊的嘴角笑容愈發的濃鬱，他雙目微閉,那是他夢寐以求的東西,其實，在剛進入洛嵐府的那些年，他是有著守護這個地方的想法的，他對於那兩位府主也是有著發自內心的尊崇。

他甚至將他們視為父母般的尊重。

然而他的心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轉變的呢？

是李洛出生的時候。

他能夠記得那個夜裡，當他看見李太玄，澹臺嵐懷抱著剛出生的那個嬰兒時，臉龐上所出現的那種喜悅。

然後他就感覺到了一種無法言語的嫉妒。

他嫉妒那個一生下來就擁有著一切的李洛。

同時也有著怒火。

裴昊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在他眼中重如山嶽的洛嵐府，可在李太玄，澹臺嵐的眼中，恐怕連那個嬰兒的一根頭髮都比不上。

我如此珍視的地方，在別人的眼中，卻是如此的微渺嗎？

於是，裴昊感覺自己開始有點扭曲了。

呼。

裴昊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眼眸深處掠過一抹陰霾。

如果你們不在意這裡，那就別怪我將它奪走了。

「咦？」而也就是在此時，裴昊突然聽見了面前的墨辰發出了驚疑的聲音。

於是他眉頭一皺，轉過頭，目光順著裴昊的視線望去。

然後他就見到那背著雙手，以一副散步姿態從洛嵐府總部內走出來的李洛。

李洛身旁，還跟著袁青。

裴昊眼睛死死的盯著李洛，後者的腳步輕快，嘴角散發出來的笑意仿佛是平白撿了一個餡餅一般，他的氣色也是紅潤平和，似乎並沒有被毒氣纏繞的痛苦模樣，整個人...好像比昨天還精神了一點。

桌子上陷入了一陣詭異的沉默。

好半晌後，墨辰方才緩緩問道：「這是怎麼回事？他不像是有什麼痛苦的樣子。」

裴昊嘴角微微扯了一下，道：「難道是強裝的？」

墨辰搖搖頭：「不像。」

兩人對視一眼，面色都變得陰翳了起來，雖然眼前這一幕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但他們也不可能自己欺騙自己，那個李洛，看上去真的跟沒事人一樣。

「是不是轉移錯誤了？」墨辰問道。

裴昊搖搖頭，道：「那雙重異毒中莪找人做過手腳的，唯有遇見水木兩種相力同時出現時，才會反噬，而洛嵐府內，只有李洛符合這個條件。」

這麼珍貴的異毒，他不可能用來對付一些無關緊要的人，而且在他的算計中，就算李洛最終沒有幫郭苓解毒，那麼他就能夠退而求其次，依舊選擇用郭苓來威脅袁青，這樣也算是勉強有些收穫。

但現在的問題是，雙重異毒已經從郭苓體內轉移了過去，但偏偏應該被轉移的李洛卻是氣色良好。

這一刻，連裴昊都忍不住的想要大罵，真他媽見鬼了！

墨辰眼神陰冷，道：「要不要直接對李洛出手？」

裴昊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恢復冷靜，道：「在這個時間點直接出手襲殺李洛，恐怕會引起聖玄星學府的反制，雖然他們素來中立，但聖杯戰對於他們太過重要，而現在的李洛，很受他們的重視。」

「我們襲殺袁青，給郭苓下毒還好說，畢竟也不算是直接針對李洛，他如果最後被異毒所感染，那也只能說他自己蠢。」

「但如果我們在大夏城內明目張胆的對他出手，那性質就有些不一樣了。」

裴昊嘆了一口氣。

「說到底還是當初大意了，誰都沒想到這個空相的廢物少府主，竟然會在聖玄星學府如此的耀眼，連學府都對他看重了起來。」

最終裴昊擺了擺手。

「算了，本來也就只是一次試探，看來這李洛還是有點好運的，不過也就如此了，府祭已經不遠了...」

「到時候，一切都會隨之終結。」

只是，這樣說著的裴昊，難免心中還有些刺痛。

因為，那雙重異毒，真的他媽太貴了！

第四百一十二章主角待遇

「這就是真正的主角待遇嗎？原本一場無關緊要的比賽，也能最後變成萬眾矚目的大決戰。」

李洛站起身的時候，心中還在忍不住的感嘆，因為這個局面的確是他未曾想到的，他雖然也知道二星院的實力沒有其他院級那麼出眾，但祝煊好歹也算是二星院的扛鼎者，他想著，就算葉秋鼎輸了，那最起碼祝煊這裡能搞一個平局吧？

可最後這兩個倒黴孩子全給輸了。

他都已經做好了這次打個醬油的準備了。

結果搞來搞去，他這一場，卻成了關鍵賽。

而看臺上那些一星院的學員早就在此時沸騰了，聲嘶力竭的吶喊聲刺耳的響起來。

「洛哥勇敢飛！」

「洛哥鎮壓世間敵！」

「洛哥揚我聖玄星之威！」

「......」

所有的一星院學員都是亢奮無比，因為他們都感受到了此時那從全場投射而來的關注目光，誰能想到，他們作為新生的一星院，竟然會在如此重要的比賽上扮演這麼關鍵的角色。

雖說那只是李洛一個人，但整個一星院都與有榮焉。。

如果李洛最終取勝，那麼往後他們這一屆的一星院，必然是有史以來最有牌面的！

「現在叫得這麼歡，待會如果輸了，怕直接是變成千古罪人了。」聽著那些亢奮的歡呼聲，李洛無奈的撇撇嘴，他如何不知曉這決勝局贏了固然能夠獲得直逼姜青娥，長公主這些風雲人物的名聲，可若是輸了，同樣會引得輿論反噬。

其實對於這個局面，李洛並不算是特別想要看見，他寧願祝煊他們取勝一場，然後他這裡再稍微混混，只要讓得門票落在他們聖玄星學府手中就可以了，畢竟門票賽又不是聖杯戰，沒必要傾盡全力打得慘烈，那只是平白暴露自身實力與底牌罷了，他會參與門票賽，更多還是因為取勝後學府給予的獎勵罷了。

可現在的躺平局變成了生死局，藍淵聖學府那邊必然是要拼命的，而聖玄星學府也對門票志在必得，所以這一局，只能傾力一戰，不然如果門票都沒拿到，就別指望寶庫內的獎勵了,學府不直接給個耳刮子就算是好了。

「李洛,不要給我們一星院丟臉！」秦逐鹿振奮激昂的聲音從後面傳來。

李洛偏過頭,便是見到秦逐鹿，呂清兒，虞浪等人皆是圍了上來。

虞浪神色沉重的道：「沒想到這一局果然來了,此前我就有著莫名的感應，咱們一星院這一場不會簡單,沒想到如今真是應驗了,這是主角才會有的待遇,李洛，可能你是被我所連累。」

李洛瞥了他一眼,道：「好好的一個龍套，成天演什麼主角，你可要當心戲太上頭了。」

虞浪頓時不滿的道：「什麼龍套能夠以六品相成為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學員？同時還成為紫輝小隊中的主力幹將？」

李洛搖搖頭,感嘆道：「臉皮能夠代表實力的話,你虞浪何止紫輝學員,七星柱都應該有你一席之地。」

呂清兒,白萌萌等人頓時忍不住的失笑。

虞浪則是忿忿不平，嘟囔著什麼話語。

不過被虞浪這貨這麼一打岔,倒是讓得李洛心情也變得輕鬆了許多，他迎著呂清兒那帶著鼓勵以及擔憂的眸光，笑道：「放心吧,雖然決勝局壓力很大，但我這些年的抗壓能力可不是白練的。」

呂清兒微微頷首,雖然決賽局可以給李洛帶來巨大的聲望，但她也擔心這種比賽需要承受的壓力太大,導致李洛心態不穩定。

而且她雖然對李洛有信心，但也沒有盲目的就輕視藍淵聖學府的那位一星院代表,她也是聰慧的人，隱隱的感覺到了藍淵聖學府似乎對那位一星院代表寄以厚望，這說明對方絕非是尋常角色。

李洛這邊，還是需要調整好心態，以最完美的狀態的去迎敵。

在他們這裡交談間，突然李洛察覺到一星院看臺這邊有著騷動聲傳來，當即有所察覺的轉過頭,然後就見到邁下臺階一路吸睛無數走來的姜青娥。

「姜學姐！」

一星院這邊許多學員皆是激動的出聲。

經歷了此前與趙徽音的那場大戰後，姜青娥在學府內的聲望顯然再度上升了一個臺階。

面對著那些激動，尊崇目光，姜青娥微微頷首,便是直接對著李洛這邊走來。

而秦逐鹿，白萌萌等人見狀皆是衝著後者點頭示意，然後紛紛退開。

呂清兒眸光在姜青娥身上停頓了數秒，也是退開數步，後者來到此處顯然是與李洛有話要說。

姜青娥徑直來到李洛身旁，道：「恭喜你，終於等到了揚名立萬的好時機。」

對於她這帶著調侃語氣的話語，李洛翻了個白眼，道：「二星院那兩個笨蛋真是讓人失望。」

「這是藍淵聖學府蓄謀已久的手段，那祝煊與葉秋鼎的實力脫離不了他們的算計，所以有此結果不算太意外。」姜青娥望著群山間狼藉的戰場，說道。

「不過他們竟然會把寶壓在一星院這一場，藍淵聖學府還真是讓我有點意外。」李洛道。

「他們有此計劃，應該還是因為那個陸蒼或者陸藏。」

姜青娥轉頭看向李洛，道：「他們對這兩兄弟似乎很有信心。」

李洛笑了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放心吧，我不會小瞧對方的，而我也想要看看，那陸蒼究竟有什麼本事，能夠讓藍淵聖學府為他們量身定製這種需要其他院級學員傾力配合的計劃。」

姜青娥頷首，然後她伸手握住了李洛的手掌，無視於周圍看臺上因此陡然爆發的轟然聲，道：「不必有所保留，將你最強的實力展現出來吧，我知道你素來喜歡韜光養晦，同時掩藏著自身不使那些洛嵐府的敵人注意到你，但光示敵以弱可沒有什麼作用，有時候，顯露你自身的鋒芒，反而才讓人忌憚。」

李洛怔了怔，旋即握了握姜青娥的玉手，將其鬆開。

旁邊的呂清兒見到這一幕，輕輕的鼓了鼓嘴，姜學姐段位果然很高呢，這是直接來到一星院這邊宣示了李洛的主權嗎？如此行為，倒是一如她的戰鬥風格，強勢而霸道。

不過我可不會輕易折服的！

那份沒有愛情的婚約，不論是李洛還是對於姜學姐你都不公平。

我會幫你們都解脫的！

而當呂清兒這邊心緒萬千的時候，這群山間已是有著嘹亮的鐘鼓聲響起。

那是最後一場戰鬥開啟的預兆。

李洛轉身，衝著眾人揮了揮手，然後便是在那無數道緊張，期待的目光注視下，自看臺上一躍而下。

姜青娥注視著如大鳥般掠下高臺，直落戰場而去的那道身影，唇角也是泛起一抹細微的笑意，李洛，今天就在這萬眾矚目之下，讓所有人都知道，洛嵐府不僅有雛鳳，還有真正的潛龍吧。

第四百三十五章取物

李洛很順利旳到達了金龍寶行，倒是並沒有遭遇到任何的襲擊，不過對此他倒是並不意外，如今他也算是聖玄星學府所重視的學員，莫說是裴昊，就算是極炎府，都澤府在這種時候，恐怕也不敢明目張胆的對他搞一些刺殺行動。

至於此次的中毒，完全是裴昊那白眼狼太陰毒，竟然想出了一個間接下毒的方式。

這種事情，即便是學府知曉了也沒辦法說什麼，畢竟不管如何，學府終歸還是中立性的，所以不可能因為看重李洛，就會出手幫他解決洛嵐府所面臨的危險與麻煩。

如果他們真願意這麼做的話，早在姜青娥顯露出九品光明相的時候，他們就直接放話庇護洛嵐府了，而以學府的底蘊與實力，如果他們開口說了庇護洛嵐府，在這大夏內，恐怕沒有任何勢力敢再對洛嵐府生出覬覦之心。

但學府並沒有這麼做，那是因為學府創立時的規則就是中立，所以就算是九品光明相的姜青娥，也不可能讓它們改變自身的原則。

因為一旦學府真的這麼做了，那麼它的性質以及存在的意義也會發生重大的變化，那個時候所引發的連鎖反應，恐怕任誰都是難以意料。

不過不論是李洛還是姜青娥，也從未想過藉助學府的力量來庇護洛嵐府。

他們只是在規則內，展現自身的潛力，以此獲得學府的重視，如此一來，至少為他們贏得了成長的時間。

李洛到了寶行後，徑直去了魚紅溪的辦公房間。

「什麼風把洛嵐府的少府主給吹來了？最近少府主在大夏內的名聲倒是響亮得很。」辦公桌後的魚紅溪依舊是一身鮮豔的紅裙，身材修長豐腴，臉蛋上布滿著成熟女人的風情。

她先是揮手將屋內的工作人員遣退，而後坐在椅子上,修長十指交叉,神色戲謔的望著李洛。

李洛誠摯的道：「我這點微薄虛名,光是在魚會長面前提起，就讓我自慚形穢。」

魚紅溪失笑，搖頭道：「李洛啊,你這小嘴，比你爹真是強了一萬倍不止。」

「那麼...你這次來我金龍寶行,還專門來找我,是有什麼大事？」

她輕輕拍了拍辦公桌上成堆的文件,道：「我可是很忙的，而且我也不喜歡被小事情打擾,因為這會讓我覺得下面養那麼多人都是廢物。」

李洛遲疑了一下，然後說道：「魚會長，我爹娘在金龍寶行總部保管了一些東西吧？」

魚紅溪輕拍著文件資料的手在此時停了下來,她臉頰上戲謔的笑意也是在此時漸漸的收斂,她目光盯著李洛的臉龐,點了點頭,道：「這是寶行內的絕密信息，整個大夏金龍寶行除了我之外,沒有任何人知曉，不過你是李太玄，澹臺嵐唯一的血脈,所以我會按照規矩如實回答你。」

「李太玄，澹臺嵐的確是有東西保管存放於金龍寶行總部。」

「我現在要取走它們。」李洛說道。

魚紅溪沉默了一下,道：「這是你的權利。」

旋即她打了一個響指，有一道相力波動自其體內橫掃而出,這道相力波動掠過房間，李洛能夠清晰的見到,在那房間的四處，有無數光紋攀爬出來，猶如是鎖鏈一般，將房間盡數的封鎖。

整個房間變得異常的安靜，似乎任何的聲音都是無法傳遞進來。

魚紅溪則是起身，她的手中出現了一顆約莫拳頭大小的金色圓球，圓球不知是何材質,光滑圓潤，看不見任何的縫隙銜接，只是偶爾間，會有著一縷神秘的光紋自金球表面浮現。

魚紅溪來到李洛面前,手託金色圓球。

「雖然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就是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但必要的流程還是需要走一下的。」

「把你的鮮血滴到上面，它會完成你的身份認證，只有通過了這一層認證，你才有資格取走他們保管在金龍寶行的東西。」魚紅溪說道。

李洛沒有覺得魚紅溪這番行為有些多此一舉，反而暗贊對方的心思謹慎細膩，畢竟這世間多的是辦法改頭換面，她身為金龍寶行的執掌人，自然必須慎之又慎。

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了冒領存物的事情，這對於魚紅溪這個會長來說，算是極大的失誤。

於是他依言的伸出手指，有一滴鮮血自指尖滴落下來，落在了金球上。

嗡！

鮮血滴落，頓時化為了一道道細小的血紋蔓延開來，似是在金球表面形成了一道極為神秘的紋路，十數息後,金球微微震動，細微的裂痕終於是浮現出來，然後猶如綻放的花骨朵一般，緩緩的盛放開來。

金球之內，靜靜的躺著一枚黑色的鑰匙。

「恭喜你通過檢測，你的確是李太玄和澹臺嵐的親生兒子。」魚紅溪笑道。

「......」

李洛有點無語：「我該鬆一口氣嗎？」

魚紅溪唇角微掀，同時示意他拿起金球中的鑰匙，而後她轉身走向了後方的牆壁，伸出手掌按在了牆壁某處，同時將相力輸入了進去。

下一刻，牆壁之上有無數光紋匯聚而來，漸漸的形成了一道金光門戶。

門戶之內，幽黑一片，不知通往何處。

「隨我來吧。」

魚紅溪說了一聲，便是率先邁入了門戶內，金光湧動間，將她的身影吞沒而進。

李洛倒是沒有遲疑，畢竟他並不擔心魚紅溪會對他如何，即便不相信魚紅溪的為人，他也得相信金龍寶行的行事風格，他老爹老娘既然花費巨資在金龍寶行購買了存放業務，那麼不管是放了什麼東西，金龍寶行都會給予絕對的保護。

於是他也是走了上去，邁入光芒門戶。

光芒門戶之後，是一道極為幽深的走廊，走廊四周光滑如鏡，隱約有著細微的光紋在遊動，顯得異常神秘。

這條走廊，讓李洛感覺到了一種極強的壓抑感，因為在這裡，他沒有感覺到一絲一毫的天地能量存在。

甚至連體內的兩座相宮，都仿佛與自身的聯繫變得微弱了許多。

這讓得李洛略有點心慌，一時間，他有種回到了曾經空相時的那種感覺。

「這是禁相走廊，不僅天地能量被隔絕，連自身的相力都會隔絕許多的聯繫，這座走廊是每一個地區的金龍寶行總部才能夠修建，如果沒有指引就闖入到這裡，就算是封侯強者，也會被困住。」在此時，前方傳來了魚紅溪淡淡的聲音。

「好可怕的走廊。」

李洛忍不住的感嘆一聲，這就是金龍寶行的底蘊嗎？果真可怕啊。

「只有在我們金龍寶行最為頂級的客戶，才能在這裡儲存東西。」

魚紅溪的腳步突然停了下來，她望著左側的牆壁，牆壁光滑如鏡，倒映著她的影子。

「是這裡嗎？」李洛來到她的身旁，也是看向了此處牆壁。

魚紅溪頷首，旋即淡聲道：「李太玄，澹臺嵐應該在裡面給你留下了很重要的東西，因為我一直記得，當初他們存放東西時，你娘第一次拉著我的手，帶著一絲請求的跟我說，這裡的東西，由你來打開。」

「能讓這兩個堪稱是整個大夏最驕傲的人低頭，我想這大夏也就我一個人吧。」

「其實他們用不著如此，不管他們與莪以往有什麼恩怨糾葛，但只要我是金龍寶行的會長，那麼自然就會將金龍寶行的規則維護到底，這裡的東西，除了你，就算是聖玄星學府的龐院長，除非他將金龍寶行抹除得乾乾淨淨，否則也拿不走不屬於他的東西。」

「他們是我今生所見最為璀璨的人，特別是你娘，有時候那驕傲的眼神仿佛天底下就只有她一個天驕一般，你爹看著好相處，但實則也是眼高於頂，但為了你，他們卻依舊能夠收起那驕傲到近乎跋扈般的性子。」

魚紅溪偏頭看著微微有些失神的李洛。

「說這些，只是想要告訴你，你的爹娘，很愛你。」

第四百三十六章第三篇神鍛術

魚紅溪旳聲音落入耳中，也是讓得李洛鼻尖微微一酸，他想起了澹臺嵐，那個平日裡喜歡將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裡，臉頰上帶著優雅笑容的女人，他很清楚自家這個老娘內心有多驕傲。

很多次洛嵐府迎來一些大夏有頭有臉的客人時，澹臺嵐人前優雅相伴，等來人走了後，她就會捧著臉嘆一口氣，對著尚還年幼的他抱怨道：「跟這些笨蛋打交道，一定會耽擱我的前程的。」

當時已經開始懂事的李洛卻是知道，那些客人已經算是大夏國中的一些大人物了。

而這個時候李太玄就會走上來擁住澹臺嵐，大度的道：「老婆不要跟凡人一般見識。」

然後澹臺嵐就會白他一眼：「你以為你好到哪裡去？」

最後李太玄就只能哭喪著臉找正在院子裡面互毆的李洛和姜青娥求安慰。

然而，就是這麼視大夏諸多大人物於無物般的兩個人，在這一次存放東西的時候，竟然會對魚紅溪抱有一絲懇求，特別是澹臺嵐，她與魚紅溪之間的別苗頭必然是存在了許多年的，可即便如此，她依舊是能夠放下心中的那份驕傲。

李洛明白這之中的意義，那是因為這份東西，是留給他的。

以魚紅溪的身份以及性格，即便他們不這般請求，她都會盡職盡責，但他們還是願意為了這沒必要的叮囑在魚紅溪面前放下那些驕傲。

感受著心中流淌的暖意，李洛看著魚紅溪，笑道：「我也很愛他們，雖然他們這些年沒有音訊，但我知道，他們遲早有一天會回來的。」

魚紅溪頷首，不再多說：「把先前你拿到的鑰匙，插入到牆壁內。」

李洛依言取出那柄散發著寒意的黑色鑰匙，然後輕輕的與面前光滑如鏡的牆壁接觸在一起。

接觸的瞬間，堅硬的牆壁仿佛是在此時變成了液體一般，黑色鑰匙插入其中，被液體般的牆壁所包裹,而後有黑色的紋路以鑰匙為源頭蔓延開來,最後如同蜘蛛網般的密布了面前這丈許左右的液體牆壁。

「去吧,這裡只有手持鑰匙的你，才能夠進去。」魚紅溪說道。

「多謝魚會長。」李洛感激的道。

魚紅溪擺了擺手，淡淡的道：「收錢做事而已,進去吧。」

李洛點點頭，而後深吸一口氣,沒有猶豫,握住黑色鑰匙,一步邁向了那化為黑色液體般的牆壁，接觸的瞬間,並沒有任何碰撞，黑色液體直接是覆蓋了李洛的身體，同時散發出了一股吸力,竟是硬生生將他的身影扯了進去。

這股吸扯的力量也就僅僅持續了約莫十數秒的時間,然後粘稠的觸感便是盡數的脫離,李洛眼前的模糊開始退散。

他定神看去。

目光所及處,是一間幽黑寬敞的石室，在石室的牆壁上,鑲嵌著夜光石，散發著淡淡的光芒，令得石室不至於過於的黑暗。

李洛的視線,很快的停留在了石室中央的位置，那裡有一根丈許左右的石柱,而在石柱上面，懸浮著一顆仿佛某種金屬所打造而出的黑色圓球。

這石室內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東西，所以李洛直接是來到了石柱之前。

「東西應該是在這裡面吧？」

李洛打量著這顆黑色圓球,他對此倒是不算陌生，在南風城的金龍寶行中，他接觸過相似的東西，於是他直接是伸出手掌，按在了上面。

原本異常堅硬的黑色圓球隨著李洛的手掌伸來，竟是如先前的牆壁一般變成了液體狀，液體覆蓋李洛的手掌,同時有什麼尖銳的東西伸出來，刺破了他的手指，汲取了一滴鮮血。

再之後，光芒從黑色圓球中爆發了出來。

光芒蔓延,只見得這座石室竟然開始出現了變化，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靜謐的莊園，這座莊園李洛太過的熟悉了，因為這正是洛嵐府在南風城的那座老宅。

李洛有點恍惚，仿佛是在此時回到了南風城。

他沿著青石小道邁步走出，片刻後，他在庭院的臺階上，看見了兩道身影站在那裡，正笑眯眯的注視著他。

一男一女。

男子一身白衣，容貌異常的英俊，他負手於身後，氣勢如淵渟嶽峙般，讓人不可小覷，女子穿著紫色的大衣，盤著長發,雙手插在口袋裡，端莊優雅的臉頰上，帶著溫柔的笑意。

李太玄，澹臺嵐。

望著這兩道身影,李洛忍不住的揉了揉鼻子，不過他沒有失態的撲過去，因為他知道這只是兩人的一道留影而已。

「小洛，當你來到這裡的時候，想必現在的你應該距離拜將境不遠了，我想現在的你，應該已經是聖玄星學府這一屆最出色的學員了吧？」李太玄笑眯眯的開口說道。

「瞎說什麼呢，區區一個聖玄星學府怎麼可能束縛住小洛？他一定是東域神州內所有聖學府同屆中最出色的那一個。」一旁的澹臺嵐白了李太玄一眼。

「老婆說得對！是我目光狹隘了！畢竟小洛有這麼一個驚才絕豔的娘親，他怎麼可能普通？」李太玄連連點頭，握住澹臺嵐的手，眼神飽含深情。

「......」

李洛則是嘴角微微抽搐的望著這兩人，真是熟悉的畫風啊，這一幕以前真的是每天都在上演，而且老娘雖然每天都在打壓老爹，但兩人間那股濃濃的愛意簡直能把看著這一幕的他以及姜青娥給膩得牙酸。

現在的李洛依然為此感到牙酸，不至於吧，每次給兒子留個影，你們都要抓緊時間秀一把？過分了啊。

「快給小洛說正事！」

不過好在還是澹臺嵐這個娘更看重自家兒子一些，所以很快甩開了李太玄的手，催促道。

「咳。」

李太玄輕咳一聲，道：「也沒啥太重要的事情吧...哦，記起來了，小洛你要開始準備第三道後天之相了吧？嘖嘖，三相宮終於是要顯露出崢嶸了嗎？真是期待呢。」

「要鍛造第三道後天之相，最重要的就是「小無相神輪」，此前我們給你留下的神輪應該破碎了吧？畢竟此物是一次性的，所以如今你最需要做的，就是將「小無相神輪」煉製出來。」

「而這，就需要第三篇的「小無相神鍛術」了。」

李太玄伸出手指，凌空點下，有一道毫光破空而出，直接是射進了李洛眉心間，然後後者就感覺大量的信息於腦海中湧現，一時間讓得他腦袋有些脹痛，他稍微粗略的翻閱了一下，確定了這些信息就是他夢寐以求的第三篇「小無相神鍛術」。

他心中升起濃濃的欣喜，有了這第三篇的「小無相神鍛術」，他就終於可以開啟他的第三相準備之路了。

「老爹靠譜。」李洛讚嘆一聲。

「這第三篇「小無相神鍛術」裡面就有煉製「小無相神輪」的方法，不過有個問題是，只有實力達到封侯境，才能夠煉製出「小無相神輪」呢。」李太玄摸著下巴說道。

李洛臉龐上的笑容直接是在此時僵硬了。

第四百一十三章李洛出場

李洛的身影如大鳥般的掠下，身處半空時，腳下有相力噴發，令得他的身影短暫滯空，而後身影落在了茂密的參天大樹之上，身形躍過一片樹林，便是落向了一片遼闊的湖泊。

湖泊碧綠，其中還有著古樹從湖底生長而出，水與樹的倒影交相呼應，倒是頗有意境。

李洛踩著湖面，腳下有水波蕩漾。

他扶著腰間的雙刀，面容平靜，他兩道相性以水木為主，所以這個湖泊場地對於他而言分外的有利，而按照門票賽的規矩，上一場戰敗的一方有優先挑選戰鬥場地的權利，李洛雖說並不懼對方，但這種送上門的有利條件，他如果不要的話，那也顯得太迂腐以及傲慢了，同時這也不符合他李洛喜歡白嫖的性格。

群山間，無數目光匯聚而來。

同時有一道身影從天而降，宛如炮彈般的落在了湖面上，頓時有相力衝擊爆發開來，捲起了水浪，對著四面八方呼嘯而去。

而浪潮在距離李洛尚還有半丈距離時，悄然的平息下來，水浪融入了湖水。。

李洛的目光望著前方湖面上那道人影，來者一身白衣，模樣也算是俊朗，此時的他，同時是在盯著李洛，笑眯眯的模樣似乎是顯得格外和善。

「陸蒼？」李洛問道。

白衣青年笑著點點頭，道：「我是陸蒼，李洛同學，聽聞你是傳說中的雙相？」

李洛一笑：「雙相雖然少見,但遠遠算不得什麼傳說。」

陸蒼含笑道：「我也覺得傳聞過於誇大了一些,李洛同學的雙相品階應該都不算高,那麼以此融合出來的雙相之力，怕也不會強到哪裡去。」

李洛面容平靜，點頭認同：「你說的對。」

陸蒼則是繼續笑呵呵的道：「若是如此的話,李洛同學何不主動將這場勝利讓於我，免得還要浪費時間交手。」

李洛目光盯著陸蒼,旋即笑了笑,道：「你這手段倒是與那趙徽音很相似,是想要故意以言語激怒我麼？這難道是你們藍淵聖學府一脈相承的手段？」

陸蒼聳了聳肩：「看來李洛同學很冷靜呢。」

「這場戰鬥於我們雙方都是沒有退路，所以多餘的廢話也就不必說了,直接手下見真章吧，若是實力不足，光靠這些嘴皮子的手段,反而是惹人恥笑。」李洛扶著雙刀的雙手一握,伴隨著鏘聲,刀鋒便是出鞘。

他雙刀斜指水面,身體上已是有雄渾的相力升騰起來。

腳下的湖面，有漣漪一圈圈的蕩漾。

陸蒼見狀,笑眯眯的點點頭，手掌抹過手腕上面佩戴的空間球，頓時有一根青色長棍出現在其手中,同時有相力自其身體表面緩緩的升起，他的相力呈現淡淡的赤紅色彩,升騰間仿佛是在周身環繞著一頭煞氣逼人的赤紅巨蟒。

如此兇煞的氣息，絲毫不弱於秦逐鹿的噬金妖虎相。

而且對方的實力,也如情報上面所說，處於化相段第一變。

砰！

陸蒼身影率先暴射而出,手中長棍化為一道熾熱狂暴的青光將前方的湖水撕裂，然後對著李洛面門如疾風般的轟去。

李洛並未退避，雙刀直接迎上，層層刀光如碧波蕩漾，直接是將陸蒼這迎門重擊正面抵擋，火花四濺間，有相力震蕩,捲起重重浪花。

雙方的相力接觸，頓時彼此侵蝕。

李洛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有一股熾熱，兇戾的相力順著雙刀湧來，那相力如同惡蟒一般,若是侵入體內，血肉都會被啃食，倒是霸道陰毒。

上八品相性修煉而出的相力，靈性更強，想要化解也更為的棘手麻煩，這一點李洛此前與秦逐鹿交手時已經深有體會。

所以此時他也沒有半點的猶豫，體內兩座相宮直接震動起來，兩股相力如溪流般呼嘯而出，轟撞在一起。

雙相之力！

陡然間沸騰澎湃的相力如火山噴湧，驚人的相力波動直接是從李洛體內爆發而出。

鐺！

刀棍驟然相撞，狂暴的相力橫掃，湖面掀起丈許浪潮。

陸蒼的神色在此時微微變幻，這一次青蟒棍上傳來的那一股強悍相力，比起之前，可謂是強橫了太多，而且那股相力之中摻雜著兩種相力，彼此融合疊加，威能驚人。

在這種相力的衝擊下，即便是他那素來引以為傲的上八品相力，竟然都是被逼退了回來。

「這就是雙相之力嗎？果然是有點意思！」

不過面對著如此強敵，陸蒼眼神反而是愈發的明亮熾熱起來，他的眼中有著赤紅之色浮現，眼瞳也是在此時出現了細微的變化，竟是隱隱的化為了蟒蛇的豎瞳，給人一種冰冷兇戾之感。

轟！

赤紅相力爆發，陸蒼速度力量在此時驟然提升，手中青蟒棍化為漫天青蛇，直接對著李洛周身要害噬咬而去。

「青玉纏手！」

李洛身影倒退數步，雙袖一抖，青光自其中噴湧而出，同樣是如同條條綠蟒般迎了上去，霎那之間雙方交擊上百次，相力衝擊波震得水波蕩漾。

下一瞬，陸蒼的身影自那相力震蕩處疾射而出，此時他的身軀上瀰漫著赤紅之色，仔細看去，那竟是一些紅色的蛇鱗，蛇鱗如鱗甲般的覆蓋於一些皮膚上面，令得此時的陸蒼仿佛是蛇人一般。

但李洛卻是知曉，這是因為對方與自身相性的融合達到了頗高的層次。

陸蒼速度極快，直撲李洛。

煞氣逼人。

李洛腳步於水面上滑退，同時指尖成印，化為道道光點落入四周水面之下。

「萬樹之縛！」

頓時湖泊中的那些古木在此時猶如甦醒了一般，無數道樹枝如蔓藤般的對著陸蒼纏繞而去。

此時陸蒼的敏捷比李洛更強，所以李洛需要想辦法限制對方的速度。

「嘶嘶！」

陸蒼咧嘴，有些尖長的舌頭伸出來，發出如同蛇嘶的聲音，他手中青蟒棍揮動，漫天青光掠出，直接是將那些纏繞而來的樹枝蔓藤盡數的轟碎。

「這些伎倆，可拖不住我！」陸蒼譏笑。

李洛未曾理會，屈指一彈，有一些深藍色的光芒液體射出，落入到了那些蔓藤之上。

「重水術！」

頓時蔓藤變得極其的沉重，揮舞之間，刺耳的破風聲響起。

砰砰！

突然間力量劇增的蔓藤攻勢，頓時讓得陸蒼面色微微一變，下一瞬，終於是有一條蔓藤突破了他的攻勢，直接自刁鑽處襲來，重重的砸在了其後背之上。

陸蒼身影頓時飛了出去，在那水面上狼狽的滾出了數十米。

然而其身影剛剛穩住，還不待有所反應，腳下的湖水突然暴湧而起。

「水流剝離術！」

湖水仿佛是形成了水牢直接是將陸蒼籠罩，而後水流在其中暴動起來，旋轉之間爆發出撕扯的力量，試圖將其中之物直接絞碎。

「水流矢！」

李洛屈指一彈，指尖有一道道水相之力所化的流矢直接射進了那旋轉的水球之中，頓時將那攪動的力量變得更強了一些，水球中，有殷紅的鮮血漸漸的散發出來。

群山間的看臺上，有一波波的驚嘆的聲音在此時不斷的響起。

「好精妙的相術配合。」

長公主讚嘆開口，道：「水相與木相的相術彼此配合，即便只是一些不算太厲害的相術，卻依舊能夠爆發出不容小覷的威能，李洛在相術上面的天賦，很是讓人驚豔呢。」

宮神鈞也是微微點頭，道：「這就是雙相的優勢，李洛很懂得如何將其發揮出來，不過眼下雖說略佔上風，但勝負如何依舊不好說，畢竟如果這就是陸蒼的所有能力，那藍淵聖學府費盡心機促成的決勝局也未免太讓人失望了。」

「他們必然還有足以扭轉局面的底牌。」

其他的七星柱皆是點頭，目光緊緊的注視著場中那顆旋轉的水球。

嘶！

在那諸多驚嘆間，水球中突然有著兇戾的嘶鳴聲響起，同時有一股赤紅相力如烈焰般的爆發開來，整個水球都是在這一瞬間被蒸發，一道赤光沖天而起，而後重重的落下，掀起巨浪翻湧。

此時的陸蒼，面色陰沉，身軀上出現了一些血痕，雖說只是輕傷，但無疑也顯露了在先前的交鋒中，他被李洛那精妙的相術配合所壓制。

李洛盯著陸蒼，神色倒是從容平靜。

經過剛才的交鋒，他已經試探出了對方的實力，這陸蒼的實力與秦逐鹿應該處於相同的層次，或許比起秦逐鹿更強一點，但也只是強得有限，這在同齡人中算是很不錯了，但這還不夠，因為他能夠打敗秦逐鹿，那麼自然也能夠打敗這個陸蒼。

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把你們的底牌亮出來吧，這種程度的試探已經沒有意義。」李洛緩緩說道。

他不相信藍淵聖學府會如此自信的將決戰交給這種程度的陸蒼，倒不是說陸蒼不強，只是說，這種強度，撐不起決定門票歸屬的決戰。

陸蒼赤紅的豎瞳陰冷的盯著李洛，他也沒有說任何針鋒相對的廢話，而是緩緩的閉上了眼睛。

與此同時，在藍淵聖學府的看臺上，那名為陸藏的一星院代表，也是雙目閉合。

第四百三十七章王髓與黑牌

「封侯境才能夠煉製出小無相神輪？！」

李洛傻了。

不是吧，老爹，有你這麼耍兒子旳嗎？！

我要是有封侯境的實力，還擱這跟你廢話呢？

算了，累了，要不老爹你直接掏個棺材出來送給我吧。

而在李洛似是有些生無可戀的時候，只見得澹臺嵐忍不住的伸出手擰住了李太玄的耳朵，生氣的道：「李太玄你找死是吧，這個時候了還敢跟小洛開玩笑？！」

「哎喲哎喲。」

李太玄連忙道歉：「老婆克制一點，克制一點！」

李洛面無表情的看著，心中則是念著：「狠狠的打，狠狠的打！」

澹臺嵐最終鬆開了手，對著李太玄揮了下拳頭：「給我好好的說，你不說就一邊呆著去，不要耽擱我跟小洛說話。」

李太玄連連點頭，然後衝著李洛尷尬的一笑，道：「咳，其實爹沒有騙你，煉製小無相神輪的確是需要封侯境的實力，不過你放心，老爹老娘是何等聰明？怎麼可能會沒想到現在的小洛肯定沒有達到封侯境這一點？」

「老爹，不要說廢話行不行！直接說解決的重點！」即便明知道眼前只是留影，但李洛還是忍不住的咬了咬牙。

似是聽見了李洛的催促，也或許是一旁澹臺嵐都開始不耐，李太玄連忙一抬手，有一道光影從他的袖中飛出，然後懸浮在了李洛的面前。

那是一卷金色的捲軸。

捲軸之上，遍布著古老的符文，一縷縷的光暈流轉著，顯得頗為的神秘。

「我與你娘為你做好了一切的準備，這捲軸內封印著一座「奇陣」，它的作用是能夠將外來的力量暫時的轉化為「小無相火」，助你煉製出小無相神輪。」

「所以按照我的估計，你只需要在打開這座奇陣時，再找來兩名封侯強者為你提供力量，你就能夠把小無相神輪給煉製出來了。」李太玄面露笑容,一副事情搞定的模樣。

然而李洛卻是痛苦的捂住了額頭。

找來兩名封侯強者為我提供力量？老爹,你當封侯強者是我能夠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小弟嗎？

他現在唯一能夠指望的封侯強者,可能就只有家裡的牛彪彪了，但彪叔的狀態真的可以嗎？

「牛彪彪的話，應該不能算,他的狀態不太好，所以還是儘量不要去麻煩他。」仿佛知道李洛心中這時候想什麼一般,李太玄笑著開口說道。

李洛無奈了,那他還能找個屁的封侯強者啊。

以洛嵐府如今的局面,大夏那些封侯強者不落井下石就已經燒高香了，還想去找人家幫忙？而且就算對方真敢來幫忙,李洛也未必就敢相信啊。

「小洛不必苦惱，封侯強者人選的話，其實眼下應該就有一個合適的。」而在李洛無奈間,澹臺嵐則是笑著開口安慰道。

李洛聞言一愣,旋即似是想到了什麼,轉頭看向石室之外的方向,自語道：「魚會長？」

他目光轉向澹臺嵐，此時的後者笑眯眯的道：「魚紅溪這個人還挺好玩,這大夏內，也就她能稍微入點我的眼，我想如果我沒來這大夏的話,她應該算是這裡最耀眼的女人，但可惜...」

李洛有點無語,娘，自誇太多稍微有點膩了啊。

而且,煉製「小無相神輪」並非是簡單的事情，這一點從老爹老娘的提醒中就能夠察覺得出來,而魚紅溪，真的就會幫他做這種事情？李洛感覺未必，因為魚紅溪這個人很有原則，金龍寶行素來中立，她大概率不會參與到有關於他或者洛嵐府的爭端之中。

「小洛是擔心魚紅溪不會同意幫忙嗎？你的擔心還是有些道理的，魚紅溪這個女人雖然精明，但有時候也很固執。」

澹臺嵐微笑道：「不過爹娘都幫你想好了這些。」

她偏頭對著李太玄輕揚下巴,後者袖中有兩道金光掠出，落在了李洛面前。

那是兩枚晶瑩剔透的玉葫蘆，葫蘆不過拇指大小，而在玉葫蘆裡面,有一種金色的物質，那物質仿佛是活物，在其中緩緩的流動，李洛盯著那流動的金色物質，心底深處不由自主的湧現出一種渴望的感覺，只不過在渴望之下，他又本能的感覺到一種巨大的危險氣息。

「這是什麼？」李洛驚疑的自語。

「這是「王髓」，王級強者才能夠凝鍊而出的天地精粹，它對於封侯強者而言擁有著致命的吸引力，你如果要找魚紅溪幫忙，將一枚玉葫蘆給她，我相信她不會拒絕這種誘惑。」澹臺嵐唇角微微掀起。

「王髓？」

李洛眨了眨眼睛，好高端的東西，完全沒聽過也不理解。

不過他還是小心翼翼的接過面前的兩枚玉葫蘆，不理解也無所謂,只要能夠讓魚紅溪幫他出手煉製小無相神輪就好。

「如果魚紅溪同意的話，你可以再去找尋一名封侯強者,人選的話我們也不知道，不過以小洛你的聰明以及能力,想來是會找到合適並且值得信賴的人選。」

李洛微微沉思，第二名封侯強者的話，郗嬋導師無疑是最好的選擇，雖說身為學府的導師也必須保持中立，不摻和大夏各方勢力間的爭鬥，但請她幫忙煉製一個東西，應該還是符合規矩的。

而且這所謂的「王髓」如果真的如老爹老娘所說那麼厲害的話，這也算是各取所需，他也不算是白嫖。

李洛暗自鬆了一口氣，老爹老娘雖然搞得他一驚一乍，但最終還是安排得妥妥帖帖。

「好了，小無相神輪的事情應該就算是解決了，小洛，洛嵐府現在還好吧？雖然我們走了後會給你們帶來一點小小的麻煩，但我想以你和青娥的聰明，一定不會讓洛嵐府直接沒了吧？」澹臺嵐笑道。

李洛翻了個白眼，你們還有臉說洛嵐府，這麼大的爛攤子丟給他跟姜青娥兩個人，真的是太不負責任了。

不過他也知道這只是澹臺嵐的調笑，而且他望著眼前的兩道人影，心中也滿是思念，所以他倒是寧願此時的兩人多說一些不著調的話，畢竟，他真的有好些年沒見到他們了。

也不知道如今的他們，在那王侯戰場中，究竟是什麼情況了。

但眼前的只是兩道留影，他也沒辦法與他們做溝通。

「對了小洛，還有個東西要給你。」

這個時候，李太玄突然說話了，他手掌一抬，有一道暗黑色的流光掠出，懸浮在了李洛的面前。

那是一面約莫巴掌大小的黑色牌子。

牌子材質有些特殊，似金非金，似木非木，李洛伸手接過時，一股莫名的寒意湧來，令得他頓時打了個哆嗦，而且在這一瞬，他的耳旁仿佛是響起了一道龍吟之聲。

那是真正的龍吟，散發著極其強大與恐怖的龍威，這一瞬，李洛仿佛感覺到自身靈魂都在開始崩潰。

不過也就是在此時，李洛感覺到體內的鮮血似乎是沸騰起來，有一種連他自身都未曾察覺的波動湧現出來，最後與掌心的黑色牌子接觸在一起。

冰涼與恐怖的龍威頓時消散而去。

先前的一切，仿佛是幻覺。

但李洛額頭上依舊存在的冷汗讓他明白，剛才那種比封侯強者還要可怕的威壓，的的確確的存在著...

他低頭看著手中的黑色牌子，牌子古樸，只是在那中央的位置，銘刻著一個「李」字。

這個「李」字，散發著神秘深邃之感，李洛無法形容它所具備的神韻，但看著它時，仿佛有種天地被其凌駕之感，可同時，他又有著一種莫名的親切。

「李」字之下，有一些紋路勾勒，猶如是一條巨龍匍匐。

瞧著這個黑牌，李洛卻是想起了在暗窟中龐千源院長對他所說的信息...

李天王一脈。

黑牌與此，應該是有些關聯嗎？

老爹和他，都屬於這一脈嗎？

難道那李天王一脈所在，才算是他真正的祖地？

「小洛，我知道你會有許多的疑惑，不過沒辦法，你爹我就是有這麼多的秘密，而有秘密的男人無疑才是最具備魅力的，你現在不用多問，等時候到了，自然就知道了，這個令牌你先好好保管，以後你就明白，洛嵐府這個爛攤子算什麼？你爹我，可能還給你留了更大的爛攤子！」李太玄面露燦爛的笑容，發出了振奮人心的吶喊。

李洛目瞪口呆，下意識的直接就把手中的牌子給扔了。

但這牌子仿佛就有靈性一般，流光一閃，就直接鑽進了李洛的空間球內。

「還甩不掉了？」李洛驚了，但最終只能無可奈何的接受了這個殘酷的現實，有一個這麼能坑兒子的老爹，真的是讓人慾哭無淚。

「走開，不要嚇我兒子！」

不過此時澹臺嵐終於看不過去了，柳眉倒豎，一拳對著李太玄砸了過去，李太玄見到自家老婆那小拳頭，卻是面色一變，急忙閃避開來。

轟！

有巨聲傳來，李洛隱約的看見有一條巨大的裂痕險些將老宅貫穿，當即太陽穴忍不住的跳動了一下，老娘這力量...好恐怖啊。

將李太玄鎮壓下去後，澹臺嵐目光轉向李洛的方向，那眼神頓時就變得溫柔了下來，她笑道：「小洛，不要擔心爹娘，你只需要將自己身上的問題照顧好，那就是對爹娘最大的幫助，知道嗎？」

李洛沉默了一下，他知道澹臺嵐所說的，應該就是他自身壽命的問題。

「娘，放心吧。」他輕聲說道。

澹臺嵐彎身下，伸出手，輕輕的摸到了李洛的臉龐上，雖然是直接從後者臉上穿透了過去，但李洛仿佛是感受到了她掌心的溫暖。

「小洛，時間不多了，多餘的話娘也就不說了，我相信你和青娥會好好的。」

「嗯，另外還有就是關於青娥...」

「你要對青娥好一些，不要總惹她生氣，她是很好的女孩，如果你對她不好，娘可是會揍你的，因為...」

「你和娘，其實都有些欠她。」

聽到這最後的話，李洛有些驚愕，當他忍不住的想要說什麼的時候，面前的光芒卻是開始消退，李太玄與澹臺嵐的身影皆是漸漸的消失，光芒散去時，四周再度變成了漆黑而冰涼的石室。

李洛微微皺眉。

娘最後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第四百一十四章嫁接

湖面上，當陸蒼閉目的時候，李洛頓時察覺到一股異樣的波動，那股波動自陸蒼的體內傳出，讓得他嗅到了危險的味道。

於是他毫不猶豫的一刀斬出，刀光劃破湖面，直接對著陸蒼面門斬了下去。

也沒人規定他要在這裡傻乎乎的等著對方將底牌盡數的施展出來，所以現在出手將其打斷，也是一個很合情合理的事情。

只不過這道刀光在距離陸蒼尚還有半丈距離時，便是被一層憑空浮現的相力光幕抵禦了下來。

顯然，陸蒼也不是笨蛋，早就做好了一些防護。

李洛出手不停，連綿刀光不斷斬出，帶起尖銳的破風聲，不斷的轟擊在那相力光幕上，而在他這般急速的攻擊下，相力光幕迅速的變得搖搖欲墜起來，十數息後，光幕陡然破碎。

一道凌厲刀光直接削向了陸蒼面門。。

轟！

而就在這一瞬，緊閉眼目的陸蒼突然一拳轟出，直接與那刀光相撞，一拳之下，刀光破碎開來。

陸蒼的拳頭，毫髮無損。

李洛眼神微凝，因為他見到陸蒼的頭髮在此時漸漸的變長起來，垂散在了身後，而且他的頭髮有一半化為了白色，黑白交替，顯得有些詭異感。

當然變化的不僅僅只是頭髮，而是陸蒼體內那以驚人的速度攀升起來的相力波動。

那種程度，已經遠遠的超越了之前的化相段第一變。

那股相力之強，甚至都捲動了周遭的湖水，不斷的在陸蒼四周形成翻湧不停的浪潮。

李洛眉頭都是在此時緊皺了起來，對方突然暴漲這麼多的相力，委實有些不可思議，畢竟即便是他自身所修煉的相泡術，那也不過只是多儲存數分相力而已，哪能如陸蒼這般，幾乎是成倍的翻漲？

現在的陸蒼,從相力強度來看的話,應該是提升了一個級別,達到了化相段第二變，而且恐怕還是第二變中的巔峰。

另外他這個化相段第二變，也不是那些普通的化相段第二變能夠相比,以他的本事，足以將這種相力化為更高級別的戰鬥力,畢竟能夠越級勝敵的,可不止他李洛一人。

按照李洛的估計,這個狀態下的陸蒼，真實戰鬥力恐怕已經超越了葉秋鼎,直逼祝煊了。

如此提升，不可謂不驚人。

在李洛驚疑間，陸蒼閉攏的雙目已是在此時緩緩的睜開,他的雙瞳同樣有些變化,變成了一赤一黑的豎瞳,豎瞳冰冷,同時蘊含著兇戾。

層層看臺上，那些投向此處的目光皆是略微的有點變化,顯然都察覺到了這個狀態下的陸蒼相當危險。

「他的相力怎麼能夠提升這麼多的？」呂清兒輕咬紅唇，放在欄杆上的雙手都是忍不住的緊握起來。

「有點不對勁。」秦逐鹿沉聲說道，他也是上八品的萬獸相,但卻無法做到陸蒼這種程度，莫名的將自身實力提升暴漲一倍。

「不僅僅是相力的提升,那個陸蒼體內的相力波動，也憑空的多出了一種性質,他此前的天陽蟒相熾熱霸道，而如今卻多了一種陰詭之氣...」一旁的姜青娥平靜的開口。

而後她的眸光投向藍淵聖學府的看臺上,遠遠的能夠看見那名為陸藏的青年。

「那種多出來的相力以及性質，反而很像是屬於那個擁有著「玄陰蟒相」的陸藏。」

聽到姜青娥此話，呂清兒，秦逐鹿等人皆是感到有點不可思議：「姜學姐的意思是，那個陸藏，竟然能夠將自身的相力以及相性隔空轉嫁到陸蒼的身上？」

姜青娥頷首：「那個陸藏此時已經進入到了一種假寐的狀態，周身相力全失,如果所料不差的話，這就是藍淵聖學府的殺手鐧，這兩兄弟同胞而生，有這種匪夷所思的玄妙之處,也不足為怪。」

「從某種意義來說，現在的陸蒼，也算是身懷雙相了，而且相性的品階，比起李洛還要更高一些。」

白萌萌秀眉緊鎖：「那隊長豈不是就要危險了？」

雙相之力是李洛賴以成名的手段，如果對方也是如此，那對於李洛而言顯然不是好消息。

「不一樣的。」

姜青娥搖搖頭，道：「李洛身懷雙相宮，有相宮庇護的相性，才能真正發揮其力，而陸蒼雖說能夠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將陸藏的相性以及相力都嫁接過來，但終歸是沒有獨立的相宮，所以無法形成真正的雙相之力，充其量只是兩股力量罷了。」

「而且沒有相宮提供支持，那股嫁接而來的力量與相性就如同無根浮萍，持續不了太久就會逐漸變弱，直至退散。」

「當然，不能否認此時的陸蒼戰鬥力極其的強橫，一般的化相段第三變，恐怕都不是他的對手，難怪藍淵聖學府會將其視為扭轉戰局的殺手鐧，他的這份能力，別說是在門票賽了，就算是放眼東域神州各大聖學府的一星院中，都能夠排的上號，說起來算是個天驕了。」

「李洛想要勝了這一局，就得看他平日裡藏了幾分本事了。」

聽著姜青娥的分析，呂清兒，秦逐鹿等人皆是眉頭緊皺起來，眼中開始有擔憂之色浮現，果然，這場決戰，比想像的還要更為的艱難，也不知道李洛那裡，究竟能不能擋得住。

其他的看臺上，聖玄星學府的各院學員也是察覺到了陸蒼的變化，頓時眼神都變得緊張起來。

原本此前因為李洛佔據一些優勢而帶來的雀躍聲音，也盡數的消失了下去。

此時他們才明白，先前的優勢，不過只是雙方的試探而已。

在那群山間無數道目光的匯聚下，陸蒼緩緩的扭動了一下脖子，骨骼間發出了清脆的聲響，他那一赤一黑的豎瞳盯著李洛，臉龐上雖然帶著笑，但卻只是讓人感覺到滲人的寒意。

「李洛，我這份底牌，你還滿意嗎？」他笑眯眯的道。

李洛微微點頭，道：「遠超我的意料，我是真沒想到，你們兩兄弟還能這麼玩。」

陸蒼道：「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你能有雙相，別人自然也有其他的神異。」

「這話也有道理。」李洛笑著認同。

陸蒼則是緩緩的將手中的青蟒棍抬了起來，指著李洛，笑眯眯的道：「那麼接下來，也就該我來說一聲了，李洛，如果你沒有其他的底牌，那麼我想，這場決勝局，你就可以退場了。」

李洛聞言，剛要說話，眼神卻是陡然一凝。

因為那陸蒼在聲落的瞬間，直接是發動了極其凌厲的攻勢，只見其腳掌一跺，腳下的湖水頓時炸裂開來，水浪沖天而起，化為暴雨傾盆而下。

暴雨傾瀉間，赤黑相力自李洛眼瞳中急速的放大，空氣被撕裂，似是一條赤黑雙首巨蟒飛撲而至，煞氣滾滾，似是要吞天噬地。

李洛體內雙相之力毫不猶豫的爆發，雙刀凜然斬下。

鐺！

兩者正面衝撞。

狂暴的相力掀起波濤，而李洛緊握雙刀的手掌猛然一震，那股異常狂暴的相力裹挾著磅礴力量衝擊而至，頓時將其虎口震裂，而後其身影倒飛而出，腳掌在水面上滑退出了足足數十米，方才漸漸的穩住。

這一波碰撞，局面頓時逆轉。

群山間，有譁然聲響起。

陸蒼踏水而出，他手持青蟒棍，笑眯眯的望著被震退的李洛，而後歪頭問道。

「李洛，你應該是第一次感受到被同層次的人壓制的味道吧？」

「這個滋味，爽嗎？」

第四百三十八章敲定幫手

李洛走出石室旳時候，魚紅溪依舊等待著這裡，她靠著牆壁，神色有些莫名的悵然，不過在隨著李洛走出來，她便是收斂了這些情緒。

「東西拿到了？」魚紅溪問道。

李洛點點頭。

魚紅溪見狀也就不再多說，帶著李洛對著來時的路走去。

「魚會長。」李洛則是兩步跟上來，與魚紅溪並肩而行，微微遲疑，道：「有個事情想要請您幫忙。」

魚紅溪腳步不停，淡淡的道：「如果是生意上面的事情，公事公辦即可，不過你之前在金龍道場幫了清兒，所以我也會給予你諸多的優惠，但如果是一些會干擾我們金龍道場立場的事情，你就不必開口了。」

「我需要煉製一個東西，需要封侯強者全力相助。」李洛也沒有遮掩，直接說道。

魚紅溪眸子中掠過一抹訝異，這小子要煉製什麼？竟然還要封侯強者相助...

「幫不了，需要封侯強者出手，你煉製的東西必然非同小可，如果此事傳出去，會影響大夏各方勢力對金龍寶行立場的質疑。」魚紅溪並沒有輕易的答應，而是有些冷淡的說道。

對於魚紅溪的回答李洛並不感到意外，雖然他能夠感覺到她的拒絕並不是特別的堅定，但李洛也並不打算一點點的試探，而是直接明了的說道：「魚會長是生意人，如果我有足夠的報酬，不知道魚會長是否會答應？」

「報酬？這是想要僱傭我？」

魚紅溪紅唇一撇，玩味的道：「老娘很貴的，你洛嵐府請得動嗎？」

面對著魚紅溪的彪悍自稱，李洛也不在意，他伸出手掌，掌心中有一枚玉葫蘆，其內的金色物質猶如活物般緩緩的流淌。

魚紅溪目光原本是漫不經心的望著那玉葫蘆，可當她在看見其中那金色物質的時候,目光便是陡然一凝,原本對著前面走動的腳步都是驟然停下來,同時眼神變得異常的灼熱。

「魚會長，你應該知道這是什麼吧？不知道這份報酬夠不夠請您幫忙？」李洛面露真誠的問道。

說著話的時候，他還將玉葫蘆慢慢的給收了回來,而魚紅溪的目光就不斷的追逐著他移動的手掌。

「如果這都不夠的話，那我就只能另請他人了。」見到魚紅溪沒有回答,李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作勢就要將玉葫蘆收起來。

只不過還不待他握住玉葫蘆,魚紅溪便是伸手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腕，然後伸出手指將那一枚玉葫蘆拎了起來。

「好小子,還會拿捏老娘了？」魚紅溪冷笑一聲。

「這的確是好東西，但如果你真要隨隨便便在其他封侯強者面前顯露出來，只不過平白為你們洛嵐府再招惹一些餓狼罷了。」

李洛乖巧的道：「這不是因為相信魚會長你不是那些沒有原則的餓狼,我才會拿出來的嗎？」

這話倒是讓得魚紅溪神色變得溫和了一些,她把玩著玉葫蘆,道：「李太玄,澹臺嵐倒是給你留了一些好東西。」

顯然，她也是猜到了這應該是李洛剛才從石室中取到的東西。

李洛期盼的道：「魚會長是答應了嗎？」

魚紅溪沉吟了數秒,微微頷首：「雖然不知道你究竟要煉製什麼，不過這份報酬我的確很心動，你也說了,我是生意人，你既然拿出了足夠的報酬,那我自然沒有拒絕的道理。」

「那就多謝魚會長了。」

李洛大喜，而後他又從懷中掏出一張清單,笑道：「既然魚會長願意相助，那就再勞煩您一件小事,這上面的材料希望魚會長能夠幫我湊集。」

這些材料都是煉製小無相神輪所需要，其中材料需求繁雜瑣碎，讓他自己來湊的話又得浪費不少的時間，交給魚紅溪倒是再好不過。

魚紅溪接過來看了一眼，道：「要的東西倒是挺奇特，也不知道你究竟要煉製什麼，這些材料的價格也不菲,加起來應該要七八百萬天量金左右，不過這個錢你就不用出了，我會幫你解決的。」

李洛感動的道：「魚會長當真慷慨。」

同時他的心中感嘆，什麼是大富婆,這才是啊，輕輕一動嘴，就免去了幾百萬。

「這點材料錢跟你的「王髓」比起來，不值一提，我不想佔一個晚輩的便宜，不然清兒知道了，能在我耳邊嘮叨一整天。」魚紅溪隨意的說道。

「對了，什麼時候開始煉製？」她問道。

李洛道：「十天之後吧。」

十天後，聖杯戰就會開啟，到時候他也會離開大夏，所以他需要在離開之前，將小無相神輪成功的煉製出來。

「地點呢？」

李洛想了想，如果是要請魚紅溪和郗嬋導師幫忙的話，那煉製地點必然是不能在洛嵐府總部的，因為總部有奇陣，封侯強者進去了會被壓制實力,但煉製小無相神輪對他極為的重要,所以他也必須找尋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

「煉製地點在聖玄星學府中吧。」李洛笑道,如果整個大夏，要說安全的話，恐怕沒有比學府更好的地方了。

「學府裡？」魚紅溪一怔,旋即點頭道：「那裡的確算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我此次的煉製，一共需要兩位封侯強者相助，所以除了魚會長外，我還會找一位。」李洛提醒道。

魚紅溪聞言，柳眉微蹙，道：「李洛，我先前提醒過你，王髓對於封侯強者很有吸引力，你不要胡亂用此物去引誘，雖然洛嵐府已經是債多不愁，但能少招惹人還是少招惹一點好。」

李洛知道魚紅溪這是善意的告誡，所以也是乖巧點頭，道：「魚會長放心，我懂這些，另外一名封侯強者我打算邀請我的導師郗嬋，她為人莪是信得過的，而且身為聖玄星學府的導師，她與金龍寶行都是中立立場。」

「郗嬋麼...」

魚紅溪聽到這個名字，倒是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想來她對於郗嬋也是知曉一些，這的確算是一個比較好的人選了。

「這幾天我會幫你將材料盡數備好，等約定時間到了，我就去學府找你。」

李洛點點頭，心中則是悄悄的鬆了一口氣，還好有老爹老娘留下的王髓，不然如何找兩名封侯強者來幫忙，還真是能讓得他焦頭爛額，畢竟不論是魚紅溪還是郗嬋導師，她們都是有著中立的身份，沒有足夠的報酬，光靠刷臉的話，反而是平白消耗情感。

如今魚紅溪這邊敲定，接下來就看郗嬋導師那邊了，所以，這小無相神輪的煉製問題，算是搞定一半了。

第四百一十五章一星院的巔峰戰

面對著陸蒼那充滿著挑釁與譏嘲的話語，李洛倒是並未動怒，因為他明白對方無非是想要挑動他的怒火，好讓得他在戰鬥中失去冷靜而已。

他體內水相，木相之力同時運轉，有濃鬱的治療之力散發出來，手掌處的傷口頓時迅速的恢復過來。

「不愧是藍淵聖學府的殺手鐧。」

李洛笑了一聲，倒沒有說什麼無非是藉助了你兄弟力量，然後以二打一這種沒有意義的話語，因為對方的行為雖然討巧，但卻並不算違規，否則此時早就有聖玄星學府的督戰導師喝停了比試。

而眼下比試在繼續，也就說明陸蒼所為符合規矩。

所以現在他要做的，不是講那些無用話語，而是需要以真刀真槍，將對方氣焰打壓下去。

不過，難度當真不小呢。。

眼前的陸蒼，的確算得上是至今為止他所遇見的同齡人中，最為麻煩與棘手的強敵，這一手兄弟相力相性轉嫁之術，讓人匪夷所思間又嘆為觀止。

即便是李洛也不得不承認，如果只是以相力的強度來說，現在的陸蒼是要強過他的。

不過這樣，才能夠真正算得上是一場重要比賽的決勝局。

李洛笑了笑，雙目之中，終於是有了一些興趣以及戰意。

轟！

而陸蒼同樣未曾繼續以言語挑動怒火，直接是引動體內愈發澎湃的相力，只見得赤黑兩股驚人的相力自其體內爆發，宛如是兩頭互相纏繞的巨蟒般沖天而起，狂暴的相力捲起浪潮，仿佛孽龍於大湖中興風作浪。

雖說有了此前四星院，三星院那些天罡將階，地煞將階的珠玉在前，他們這種相師境的修為看上去沒有那麼的磅礴壯烈，但這並不妨礙看臺上許多聖玄星學府的學員面色凝重，因為陸蒼的氣勢，太強了。

而能夠在一星院時就具備如此實力，這個陸蒼，不愧是藍淵聖學府的殺手鐧。

原本他們對李洛還算是頗有信心，可如今陸蒼這麼一搞,也讓得人不免有些忐忑起來,如果這一場真是輸了,那麼聖玄星學府豈不是連聖杯戰的門票都拿不到？這對於學府的聲望以及士氣都將會是重創。

陸蒼手握青蟒棍，棍影猛然對著湖面砸下。

呼啦啦！

一棍之下，湖面頓時被撕裂開來,赤黑相力咆哮而出，裹挾著湖水,竟是化為了一條十數丈長的赤黑雙頭巨蟒,然後對著李洛所在閃電般的襲擊而來,氣勢驚人。

李洛身影滑退，體內木土相宮中,那一株由相力衍變而成的相力光樹搖動，無數碧綠光點呼嘯而出，化為滾滾碧青相力於相宮內席捲。

「萬樹之縛！」

「重水術！」

又是兩道熟練的相術幾乎是同時間的施展出來,只見得湖中蔓藤飛舞,迅速匯聚而來宛如是一條虯結的木龍般,同時重水術覆蓋而來,令得其更為堅固，沉重。

砰！

兩者轟然相撞,頓時木屑橫飛。

無數蔓藤瞬間炸裂，赤黑水蟒咆哮而出，直接重重的轟在了身影暴退的李洛身軀之上,頓時濺起重重巨浪。

只不過這般重擊下，李洛的身影卻是漸漸的化為虛無。

水影術。

數十丈外的湖面上,李洛的身影閃現而出，只不過也就是在這同一瞬間,前方的湖水猛然炸裂，一道赤黑光影閃現,只見得陸蒼破水而出，手中青蟒棍裹挾著極為驚人的相力，刺爆空氣，閃電般的對著李洛胸膛轟來。

那一棍上，還有煞氣滾滾，仿佛毒蟒突襲。

這陸蒼竟是洞穿了李洛的水影術，而後如影隨形般的追擊而來。

這一幕落在看臺上無數學員的眼中,頓時引起驚呼。

「李洛，你躲不了！」陸蒼冷笑。

棍影在李洛的眼瞳中急速的放大，然而李洛的神色卻是頗為的平靜，他手掌緊握雙刀,眼神在這一瞬間陡然變得凌厲。

體內，在這段時間中再度有所提升，已經達到九顆的相力泡，破碎開來。

滾滾相力流淌，於體內奔湧。

雙相之力再度爆發。

李洛雙刀猛然斬下。

異常璀璨的刀光仿佛是一抹水線般掠過，然後直接與陸蒼那兇狠異常的青蟒棍影轟在了一起。

砰！

巨聲響徹，只見一波波的相力衝擊以兩人為源頭瘋狂的爆發，捲起一重重巨浪席捲，對著四周岸邊湧去。

看臺上，無數目光穿過水浪，望著碰撞的源頭，然後就有著一些驚咦聲響起。

因為他們發現，這一次的碰撞中，李洛竟然並沒有落入太多的下風，反而是與對方旗鼓相當。

「你果然還有留手！」

陸蒼同樣是察覺到了李洛那突然間有所變強的相力，當即咧嘴一笑，笑容森寒。

李洛未曾言語，而是袖袍一抖，數顆光球突然暴射而出，於兩人之間爆炸開來，頓時有極其璀璨的強光橫掃。

水光球！

李洛眼球上早有水相之力所化的薄膜形成，遮蔽了強光，同時雙刀化為凌厲刀光，直接對著陸蒼斬去。

鐺鐺鐺！

不過刀光掠出，卻是有道道棍影呼嘯而來，直接將刀光盡數的轟碎。

而且隨後更多狂暴的棍影對著李洛轟來，那陸蒼，竟然並沒有受到半點強光的影響。

霎那之間，雙方刀光棍影皆是凌厲的朝著對方招呼而去，破風聲響個不停。

不過李洛的刀光穿透棍影攻勢落在陸蒼身體上時，卻是有火花濺射，後者身體表面浮現的赤黑蛇鱗仿佛是一層鎧甲般，將李洛的攻擊抵禦下來。

但陸蒼那些落在李洛身上的攻擊，也沒有取得太過明顯的效果，因為李洛的身體表面似是有一層薄薄的水衣，棍影落在上面引發了漣漪綻放，而後力量便是會迅速的化解。

那是，重水紗衣。

雙方攻勢猛烈兇狠，但最終所帶來的效果仿佛都不太明顯。

一時間，可謂是不分伯仲。

鐺！

又是一次兇狠的碰撞，李洛與陸蒼皆是倒射而退。

「李洛，你那股突然增強的相力，似乎衰弱得很快呢。」陸蒼重重的吐了一口氣，手中青蟒棍一揮，腳下湖面被撕裂，他不懷好意的說道。

「你這種狀態應該也不能持續太久吧？」李洛笑道。

「至少比你久。」陸蒼反擊道。

李洛目光瞥向了高臺上代表比賽時間的大香，道：「但是我堅持到比賽時間結束還是能夠做到的，而一旦這場比賽被拖成了平局，你知道最後會怎麼樣嗎？」

「按照規矩，會進行加賽，加賽的雙方，則是選擇兩座學府代表中實力最強的人，所以大概率會是宮神鈞對中南。」

陸蒼冷笑一聲：「就算是宮神鈞，也未必能打破中南學長的防禦。」

「那就繼續平局...加時賽延長，那麼就會拖到三星院了。」李洛慢悠悠的道。

這次陸蒼面色終於是變得陰沉了一點，如果又拖到三星院再開一局，那真是沒什麼勝算了，因為姜青娥太無敵，他們這邊根本無人能擋，即便是趙徽音，也不過只是勉強與她交鋒一下而已，想要取勝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陸蒼赤黑的豎瞳中有著森冷的光澤浮現，言語冰冷的道：「你真覺得我會讓你把局面拖到那一步嗎？」

他緩緩的踏出一步，上身衣衫直接是在此時被震碎，露出了赤裸的上身。

然後李洛就見到，有赤黑的咒紋宛如蛇一般的從陸蒼血肉中鑽出來，漸漸的在其皮膚表面，凝結成了兩條糾纏在一起的赤黑巨蟒，巨蟒咒紋一路延伸到陸蒼的臉龐上。

臉龐兩側，正好是赤黑巨蟒張開了猙獰的獠牙巨口。

如此詭異一幕，頓時讓得陸蒼的面目變得可怖起來，令人不寒而慄。

遠遠看去，仿佛一條赤黑雙頭巨蟒盤踞於湖面上，散發著滔天兇戾與陰冷。

這一瞬，李洛感覺到了巨大的危險。

轟！

然而還不待他有什麼動作，他就見到，陸蒼所立的那片湖面，仿佛是在此時突然間被一股恐怖的力量硬生生的掀翻了起來，百丈巨浪翻湧，裹挾著巨大的陰影直接對著李洛所在的方向，籠罩了下來。

看臺上，無數震驚的聲音響徹而起。

而巨浪尚未呼嘯而下，李洛便是感覺到眼前一花，兇煞之氣撲面而來，陸蒼的身影，出現在前方半空，而後，便是那陡然間砸下的青蟒棍影，那一棍呼嘯而下，李洛腳下的水面，都被生生的撕裂開來。

那一瞬，李洛仿佛是看見一條百丈巨蟒於虛空間，重重的甩尾碾壓而下。

砰！

李洛雙刀迎上，刀光璀璨。

然而僅僅是瞬間，他手中的雙刀便是爆碎開來，而他的身體更是如遭重創，砰的一聲，湖面塌陷，整個人都是被陸蒼這極其恐怖的一擊，硬生生的轟進了湖底。

此時，巨浪方才落下，發出了震耳欲聾般的轟鳴聲。

除此之外，群山間，鴉雀無聲。

第四百三十九章三大奪冠熱門人選

李洛第二日與姜青娥打了招呼後，便是回了聖玄星學府。

距離聖杯戰還有將近半個月旳時間，如今學府內所有需要參加聖杯戰的學員，都在緊鑼密鼓的加緊訓練，他這邊在家裡休息了幾天後，也需要迅速的加入進去。

到了學府，李洛直奔郗嬋導師的住所。

然後在院子內的涼亭中，找到了悠閒品茶的郗嬋導師。

「脫鞋，不要踩髒了我的蓆子。」

郗嬋導師瞥了一眼迫不及待而來的李洛，淡淡的提醒道。

李洛連忙收腳，然後露出憨厚的笑容，迅速的脫掉鞋子，爬進涼亭內，在郗嬋導師面前乖乖坐下。

「這麼急迫是想要做什麼？」郗嬋導師有些奇怪的看了李洛一眼，平日裡的李洛還算是從容，但現在後者，顯然是有些躁動。

「有件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請導師能夠幫忙。」李洛鄭重，誠懇的說道。

郗嬋導師細眉輕挑了一下，薄紗微動：「不會是讓我出手幫你們洛嵐府對付某個大敵吧？這種事情，即便我願意，學府也不會同意的。」

「導師雖然對學生厚愛，但我又怎麼會這麼不知好歹？」

李洛連忙搖頭，道：「我是希望導師能夠幫我煉製一個東西，此物的煉製需要兩名封侯強者協助，而另外一位我請來了金龍寶行的魚紅溪會長。」

「魚紅溪？」

郗嬋導師有些驚訝，笑道：「金龍寶行跟我們聖玄星學府一樣，素來在大夏保持中立，她竟然會願意幫你？」

不過她也沒有多問，稍微想了想，道：「雖然不知道你煉製什麼東西竟然會需要這麼大的陣仗，但在不違反學府規則的情況下，我倒是能夠幫你一下，也算是獎勵你之前在門票賽上面的優異表現吧。」

李洛聞言，則是忍不住的一怔：「導師這麼容易就答應了嗎？」

「還嫌我答應得太快？」郗嬋導師笑道。

李洛連忙道：「只是沒想到導師比魚紅溪會長還要乾脆...」

「我可不能跟魚會長比，她掌管著那麼龐大的金龍寶行,一舉一動,都要比我受關注得多,所以她會選擇幫你，才更讓我意外。」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點點頭，感嘆道：「雖然導師願意好心幫我,不過我也不能讓導師白忙。」

郗嬋導師有些好笑的看著他，道：「你這是還想付我報酬？李洛,你可能是對封侯境這三個字稍微有點誤解,雖然你背後有著一個洛嵐府,但未必就付得起請動一位封侯強者的價錢。」

「我會幫你，只是單純的看在你算是我的學生的份上,你如果要講報酬，那可就不好算了。」

郗嬋導師顯然還帶著封侯強者的矜持與高傲。

李洛露出靦腆的笑容，然後掏出了一枚玉葫蘆,輕輕的放在了茶桌上。

郗嬋導師的目光,同樣是停留在了那枚玉葫蘆上面,其中流動的金色物質倒映在她的眼瞳中。

她先是有點疑惑的微微偏頭,不過很快的，她的眼眸便是陡然間睜大。

她終於是發現此物是什麼了！

然後空氣仿佛是在這一刻凝固了。

十數息後,郗嬋導師默默的伸出手，將那一枚拇指大小的玉葫蘆直接抓在了手中。

「時間，地點。」她平靜的說道。

「十天後,我想就在學府內煉製，所以還希望導師到時候能為莪安排一個方便的地方。」李洛溫和的說道。

「嗯。」

郗嬋導師微微頷首。

只是李洛卻看見郗嬋導師握住玉葫蘆的手有點用力,白皙的手背上面似是有青色的脈絡浮現。

不過郗嬋導師很快發現他的目光，當即衣袖滑落而下,將手背遮掩。

李洛迅速的掃過郗嬋導師的臉頰，那裡雖然有薄紗覆面,但隱約能夠看見一些緋紅之意，他心頭忍不住的暗笑一聲，看來這「王髓」的確對封侯強者誘惑力很大，連素來從容的郗嬋導師都是失態了。

不過他也不敢將心中的情緒表露出來，免得導師惱羞成怒。

於是他趕緊主動將話題轉移開來：「導師，此次聖杯戰上面的一星院場，你覺得我有沒有登頂之姿？」

饒是此時的郗嬋導師心頭情緒複雜,但在聽到李洛這問題後，依舊忍不住眼神古怪的看著他：「如果是比臉皮厚度的話，我覺得你很有登頂的可能。」

李洛聞言，頓時不滿的道：「導師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郗嬋導師沒好氣的道：「你打贏了一個藍淵聖學府的陸蒼,難道就已經飄到覺得自己是整個東域神州上面最厲害的一星院學員了嗎？」

「陸蒼也不能算是一般的對手吧？」李洛嘟囔道。

「陸蒼的確是個強敵，按照我的估算，放眼東域神州眾多學府的一星院中，他有著躋身前十的概率，你能打敗他，說明你也算是處於第一序列的層次，但是，如果你覺得憑此就能夠登頂獲得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稱號的話，那恐怕還是有點小覷了其他那些頂尖學府的底蘊。」郗嬋導師說道。

「有那些排名靠前的學員的具體情報嗎？」李洛問道。

郗嬋導師搖搖頭，道：「這次跟藍淵聖學府比試不同，你們在門票賽開始前會得到藍淵聖學府那麼精準詳細的情報，那是因為兩座聖學府在經過討論後互相給予的，但即便如此，雙方都是有所隱藏，比如那個陸蒼，陸藏的情報。」

「連門票賽大家都藏著掖著,何況更加重要的聖杯戰？各大學府都是將各自種子學員的情報隱藏得死死的。」

「所以如果想知道詳細而準確的情報,可能就只有等聖杯戰真正開打，你自己親身去體驗了。」

李洛面露遺憾。

郗嬋導師見狀，卻是笑道：「不過詳細的情報雖然沒有，但終歸還是能夠打探到一些粗略的，比如說此次一星院級中獲得廣泛認可的三大奪冠人選。」

「但這三個人選裡面，似乎並沒有你李洛。」

李洛好奇起來：「哪三個？」

郗嬋導師悠悠的聲音響起。

「明王的槍，聖山的獸，火中的風雷。」

第四百一十六章李洛的目的

巨浪轟鳴，無數湖水倒卷而下，猶如是一場傾盆暴雨。

群山間的層層看臺上，無數學員霍然起身，面色難看的望著龐大湖泊中的動靜，誰都沒料到那陸蒼突然爆發出如此驚人的攻擊，幾乎是瞬息間就將李洛壓制，轟進了湖底。

如此力量，簡直看得一些實力處於化相段第四變的學員都是面色凝重。

而且所有人都看得出來，陸蒼這是爆發了所有的力量，他顯然是想要在大香燃盡之前，將這場決勝戰結束。

「當陸蒼施展出「雙蟒咒」時，這場決勝局就進入倒計時了。」

藍淵聖學府的看臺上，趙徽音等人望著仿佛一頭兇蟒盤踞於湖中的陸蒼，卻皆是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因為以他們對陸蒼的了解，「雙蟒咒」是陸蒼體內兩股力量的燃燒狀態，這會為陸蒼提供極為狂暴可怕的力量，但持續時間很短，所以一旦陸蒼進入這種狀態，那麼就說明戰鬥將要結束。

沒有同等級的對手能夠扛得住陸蒼的這種狀態。。

「李洛的雙相的確厲害，不過可惜此次遇見了陸蒼兩兄弟，他們憑藉血脈，互相嫁接相力，相性，從某種意義來說，現在的陸蒼也算是身懷雙相，雖說沒有獨立的相宮支撐，無法持續太久，但在短時間內的戰鬥力，絕對是要勝過李洛的雙相。」趙徽音嬌媚的臉蛋上露出了笑容，悠悠說道。

「此次的聖杯戰的這一張門票，看來是要落在我們藍淵聖學府的手中了。」

在其身旁，藍淵聖學府的其他代表，也是露出了勝券在握的笑容，雖然此次門票賽前半段他們幾乎被聖玄星學府完全的壓制，但好在天無絕人之路，他們最終又是將局面拉扯了回來，如今，勝利的天平已經傾斜了過來。

此次若能取勝，藍淵聖學府的名聲必將在整個東域神州之上傳開,這將會有利於學府排名的提升。

長公主,宮神鈞這些學府中的頂尖學員,神色也是在此時微微肅然，他們銳利的目光似是穿透了湖水，看見了那一道被驚人力量轟進了湖底的身影。

陸蒼爆發出來的力量,連他們都為之驚訝，而李洛,又該如何來應對？

這一刻,即便是對李洛還算有些信心的長公主,都開始不免有點動搖了。

他們所有人，都小瞧了藍淵聖學府的這個陸蒼。

「隊長！」一星院這邊,白萌萌緊張到伸手捂住了小嘴，那水靈靈的大眼睛中滿是驚慌。

「草，藍淵聖學府這狗東xz得可真深！」虞浪更是直接破口大罵了出來。

「這個陸蒼,好強！如果剛才那可怕的一擊是衝著我而來的話,現在的我必然已經重傷到失去戰鬥力。」秦逐鹿面色凝重,聲音低沉的道。

呂清兒未曾說話,可那緊握的雙手，同樣是顯露了心中的擔憂。

而後她忍不住的看向姜青娥,後者那絕美的玉顏倒是一片平靜，並沒有任何的驚慌，這讓得呂清兒不由自主的暗自鬆了一口氣,遲疑了一下，問道：「姜學姐,李洛他不會有事吧？」

姜青娥金色的眸子注視著那掀起巨浪的湖泊，平靜道：「這個陸蒼的實力,即便是放眼這東域神州各大學府的一星院中，恐怕都是頂尖的那一層,藍淵聖學府能夠出這麼一個怪胎，也算是厲害了。」

她轉頭看了呂清兒一眼，道：「不過即便現在的陸蒼實力很驚人，但卻不代表他就真的能夠取勝了。」

「雖然我不清楚李洛究竟有沒有什麼底牌，但我卻能夠感覺到，他並沒有躲避陸蒼所帶來的壓力，相反,他似乎在期待這種壓力...甚至，陸蒼的攻擊，李洛仿佛是主動迎上去的。」

呂清兒一怔：「什麼意思？」

「一種直覺罷了。」姜青娥搖搖頭。

呂清兒無奈，不過也沒有再多問,姜青娥的這番話，倒是讓得她緊張擔憂的心情緩解了一些，而且，在場的這些人中，除了姜青娥外，或許也就要屬她對李洛更為的相信了。

雖然陸蒼很強，但作為與李洛經歷了許多的同行人，呂清兒也能夠隱隱的感覺到那個少年體內所蘊含的洶湧波濤。

陸蒼固然出人意料，可誰能確定，李洛所展現的，就是他的全部呢？

...

湖底，湖水激湧。

李洛的身軀於水中緩緩的墜落，他能夠感受到雙臂處傳來的劇痛，有血痕撕裂開來，鮮血不斷的湧出，在其體內，更是有一股狂暴至極的相力在肆意衝撞，同時啃食血肉。

那是來自陸蒼的相力。

先前那狂暴的一擊，顯然也給李洛帶來了不小的傷勢。

身體上劇痛湧來，不過李洛的臉龐，卻是出人意料的平靜，那雙瞳之中不僅沒有驚慌，反而是跳動著莫名的神採。

這種處境，真是許久未曾遇見了。

這個陸蒼，是一個很合格以及值得傾盡全力來重視的對手呢。

李洛的唇角，微微的掀起一抹笑意。

他抬起頭，目光透過洶湧的湖水，看見了那立於湖面之上的陸蒼，此時的後者，那赤黑豎瞳同樣是鎖定了他。

兩人的目光對碰。

陸蒼面色陰沉，緩緩的握緊了手中的青蟒棍，因為在李洛的目光中，他仿佛是看見了一些鼓勵之色，這讓得他有些惱怒，這個傢伙，都已經被壓製成這幅模樣了，還要裝腔作勢嗎？

這種局面，你還能怎麼翻？！

既然你不想認輸，那就只能打到你認輸了！

轟！

這一瞬，只見得赤黑相力再度自陸蒼體內爆發出來，那相力仿佛是形成了某種粘稠的物質，於陸蒼身軀表面流淌，最後匯聚於手中的青蟒棍下。

赤黑粘稠的能量物質，於青蟒棍上不斷的滴落，而當其落在湖水中時，只見得那片湖水頓時變得烏黑起來，仿佛是被某種劇毒所汙染。

在那無數道複雜的目光中，陸蒼一腳跺下。

譁啦啦！

湖面仿佛是在此時直接被分裂而開，下一刻，陸蒼長嘯出聲，赤黑相力席捲，其身影宛如赤黑巨蟒般，直接是破水而下，棍影掃過，湖水都被分開。

那一棍，直指湖底的李洛。

整個湖泊，仿佛都是在此時因為那激蕩的相力而沸騰起來。

無數人屏息靜氣，甚至連督戰的紫輝導師都是暗自醞釀，準備在那最後關頭將比試終結，因為陸蒼這一擊太過的強悍，若是一個不慎，李洛說不得會有性命之危。

湖底的李洛，同樣是看見了那道破水而下，宛如赤黑巨蟒嘶嘯而來的陸蒼，那青蟒棍之上凝聚的力量，連湖水都是被生生的撕裂，湖底的淤泥，都被攪動起來。

強悍的壓迫感籠罩而來。

李洛甚至感覺到了一股死亡般的氣息。

這種感覺，比在那金龍道場中面對林梭時，還要強盛數倍！

在那種死亡氣息般的壓迫下，李洛突然感覺到天地都變得安靜了下來，湖水的流動，相力的轟鳴，一切的聲音都消失了，唯有心臟，還在激烈的跳動。

渾身的鮮血，開始加速的流淌。

李洛嘴角的笑意，漸漸的擴散。

就是這種感覺。

他竟然是在此時，緩緩的閉上了眼目。

心神沉入到了水光相的相宮中。

在這裡，水光相力種子大放光明，其上的相力光紋已是璀璨到了極致。

此前在聖木界洞中特訓時，李洛在最後一天完成了「木土相」的衍變，將自身真正的踏入到了化相段，可變化的，只是木土相，至於自身最強的「水光相」，卻至今還未能完成那一步。

經過一次次的嘗試，李洛感覺到，「水光相」的衍變應該是因為品階遠勝於「木土相」，所以難度極高，想要完成這步衍變，需要一些水磨工夫。

原本李洛也以為如此，但現在，或許可以省掉這一步。

這也是李洛真正的目的。

他要藉助陸蒼帶來的壓力，幫他完成「水光相」的衍變！

第四百四十章虛九，封侯術，雙相者

「明王旳槍，聖山的獸，火中的幻雷？」

李洛念叨著這句聽上去很有逼格的話，然後虛心求教道：「這指的是什麼啊？」

郗嬋導師纖細手指有節奏的敲著桌面，發出清脆的咄咄聲音，同時笑道：「明王的槍，應該就是指的聖明王學府那一位，聖明王學府你知道吧？這是上一屆聖杯戰的冠軍，他們因此獲得了龐大的修煉資源以及諸多好處，這幾年積累下來，算得上是如今東域神州明面上底蘊最強的聖學府了。」

「那代號為槍的一星院學員，名為景太虛，據說身懷風相，品階是...虛九品。」

「虛九品？」

李洛一怔，訝異道：「還有所謂的虛九品一說？」

郗嬋導師頷首，道：「你可能跟姜青娥關係太接近，所以有點不太清楚九品相的強大與罕見，這也正常，常人怕猛虎，可若是時刻與猛虎相伴，也就忘記了它的可怕之處。」

李洛無語，導師你這個比喻是在暗示姜青娥是母老虎？

「上八品與九品之間，看似僅有一階之差，但這兩者間實則相差萬裡，怎麼說呢...自從姜青娥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後，沒有人見到她真正的將自身所有實力與潛力展現出來，即便之前門票賽上與趙徽音的一戰，她恐怕也只是在體驗那份不可多得的樂趣，趙徽音，沒有逼出她的全部實力以及底牌。」

「正如現在的你在打聽其他聖學府強力對手一般，恐怕現在其他那些聖學府所有三星院中的佼佼者，都在費盡一切的打探著姜青娥的情報，因為他們所有人都明白，姜青娥是他們的攔路虎。」

「你這裡還能夠找出三個最熱門的奪冠人選，可三星院那邊...所有人得到的結果可能都只有一個，那就是,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

李洛眨巴了下眼睛,說實在的,他還真沒感覺到姜青娥有這麼可怕，可能真的是兩人相處時間太多了，但沒想到,不知不覺間，姜青娥的名氣,已經傳遍了東域神州的各大學府。

「正因為八品與九品之間的差距過大,所以才衍生出了所謂的虛九品...這相當於是介於八品與九品之間的一個品級,不過不管如何，只要是帶了這個九字,就足以說明其恐怖，此次聖杯戰一星院的最強學員爭奪，這個景太虛,算是最熱門的。」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面有感嘆,這九品果真是無數人夢寐以求的品階,即便是這虛九品,也依舊讓人望塵莫及。

「那聖山的獸呢？」他問道。

「聖山的獸，指的是聖山學府,這座聖學府有點特殊，因為他們最出名的，就是他們學府的萬獸系...放眼東域神州眾多聖學府,他們擁有著最多的萬獸相，而這所謂的獸,便說的是他們一星院的一名學員。」

「那人名叫孫大聖，身懷上八品的石猿相。」

「孫大聖？好狂的名字。」

李洛笑了笑,旋即又是有點訝異的道：「不過上八品雖然也算是難得，但憑此就能夠成為最熱門的人選,想必應該是有些特殊吧？」

郗嬋導師頷首，道：「你倒是敏銳，這孫大聖的確有些特殊，據說某些原因，他修成了一種封侯術。」

「封侯術？！」

李洛震驚的瞪大了眼睛，顧名思義，所謂的封侯術就是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握的相術,那種相術的威能極其的驚人，這種力量，莫說只是一個相師境，就算是地煞將階的強者,都不可能將其修成。

這孫大聖，是怎麼做到的？

「這世界浩瀚遼闊，總會有一些奇特的事情，沒必要太過的大驚小怪。」郗嬋導師閱歷非凡，對此倒是並沒有多少的驚訝。

李洛聞言，想想也對，他自己就是屬於奇特的一種，天生三座相宮，從某種意義來說，稀罕程度應該比起那孫大聖只強不弱，而他能有特殊之處，這世界那麼大，有機緣的又不止是他一個。

「雖然那個孫大聖掌握著一種封侯術，但畢竟自身底蘊相力有著限制，所以我想真施展出來，威能也不見得會太恐怖,不然的話,他早就超越那個景太虛成為最熱門的奪冠人選了。」郗嬋導師分析道。

李洛點點頭。

「明王的槍，聖山的獸都已經解釋了,那你能猜到最後那句火中的幻雷，又是什麼嗎？」郗嬋導師笑著問道。

李洛微微遲疑，思索了片刻後，道：「莫非...是一個雙相者？」

他想起了此前那陸蒼給他透露的消息，說聖杯戰上，一星院中恐怕不止他一人擁有著雙相。

對於李洛的回答，郗嬋導師輕笑一聲，道：「倒是敏銳...你猜得沒錯，這第三人，跟你一樣，也是身懷雙相。」

「她出自天火聖學府，名叫鹿鳴，身懷幻雷雙相，皆是七品。」

「幻雷雙相...」

李洛眼神微凝，幻相？還真是挺少見的相性，這應該是跟白萌萌那夢魘蝶相差不多的效果吧？雖說這種相性攻擊力不算特別強，但在應對時卻格外的棘手，有時候他在跟白萌萌一同行動時，這一點深有體會。

而幻相與雷相結合起來，又是個什麼光景？

李洛心中一聲感嘆，不愧是聖杯戰，當真是藏龍臥虎。

虛九品，封侯術，雙相者。

難怪郗嬋導師告誡他不要太飄了。

「李洛，你如今的實力，即便是在聖杯戰中，應該都足以排進第一序列，不過如果你的目標是奔著那最強一星院學員去的話，我想勝算恐怕不會太高。」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面色肅然，倒沒有覺得郗嬋導師是在看低他，因為至少這三個奪冠熱門，每一個人，都絕對是遠超陸蒼的強敵。

「不過，你也並非就是完全沒有希望。」郗嬋導師目光投來。

「還請導師教我。」李洛態度很端正的求教。

郗嬋導師指節輕扣桌面。

「雙相之力，合一境。」

「距離聖杯戰還有將近半個月的時間，這半個月，我會親自指點你，如果你真的能夠將雙相之力的境界穩固在合一境，那麼這三大奪冠人選，應該就會變成四大了。」

...

而當李洛在學府內與郗嬋導師交流的時候，在那洛嵐府內，蔡薇突然找上了正在庭院中練劍的姜青娥。

「蔡薇姐，有什麼事嗎？」姜青娥收劍而立，金色眸子望著走來的蔡薇，露出微笑。

蔡薇款款而來，手中的花團蒲扇遮掩著紅唇，有笑聲傳來：「倒也沒什麼大事，只是先前在書房整理時，發現了一個好玩的東西。」

「哦？」

蔡薇取出了一張摺疊起來的信紙，面帶促狹的遞過來。

姜青娥疑惑的接過來，將其打開，細細閱讀起來，而看著看著，她纖細柳眉便是輕輕的挑了起來。

這封信，是寫給李太玄的。

不過讓人意外的是寫信的並非是大夏內的勢力，而是來自神陽王朝，那是東域神州上面相當遙遠的國家，姜青娥會對這個國家有印象是因為她記得那座聖明王學府，就坐落於神陽王朝之內。

而信的內容，是來自神陽王朝內的一個底蘊悠久的古老家族。

景家。

這位景家的家主，顯然與李太玄有著一些交情。

而信內，竟然是那位景家家主發出的聯姻意願，信中說，他們景家有一麒麟兒，名太虛，而聯姻的對象，竟然是她？

姜青娥面無波瀾的看著，而看到最後的時候，唇角就忍不住的浮現出一抹笑意。

因為在信的最後，竟然有人寫了批覆，那個字跡她很熟悉，顯然就是李太玄親自寫的。

批覆就兩個字。

滾蛋。

不過這封信顯然最終並沒有送回去，而是被李太玄隨意的丟在了書架裡面，今天剛好被蔡薇整理時找了出來。

「嘖嘖，青娥啊，看來你的名聲，好些年前就已經傳出去了呢。」蔡薇笑吟吟的說道。

姜青娥搖搖頭。

「這景家倒是無聊。」

她將信遞給了蔡薇，擺了擺手。

「拿去燒了吧，別讓李洛看見了。」

第四百四十一章鼎中苦修

茂密的山林間，參天巨樹林立，遮天蔽日，山林深處時不時的有著精獸咆哮聲此起彼伏的響起，危機四伏。

此處位於聖玄星學府後山，已是進入到了古昆大山脈之中。

李洛於山林間疾馳，不斷的搽著額頭上的汗水，然而不管他如何催動相力全速而行，但郗嬋導師的身影依舊不急不緩的吊在前方數十米的位置，難以接近。

這段時間這片山脈中頗為的熱鬧，因為隨著時間逐漸的接近聖杯戰，所有的紫輝小隊都是在各自導師的帶領下進入到了古昆大山脈內，在這裡與諸多精獸搏殺，錘鍊自身。

在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李洛見到前面郗嬋導師的身影突然停了下來，他當即連忙跟了上去。

此時郗嬋導師目光望著下方的山林，那裡有兩道人影正在被一群精獸圍攻，相力波動爆發，不斷有精獸被斬殺，發出悽厲的嚎叫聲。

那兩道人影李洛很熟悉，竟然是辛符和白萌萌。

這片山林就是郗嬋導師為他們安排的鍛鍊區域，這段時間中，兩人則是聯手扛過了一波又一波的精獸襲擊。

不過顯然作用很是不小。

即便是隔著一些距離，李洛都能夠感覺到如今的辛符與白萌萌的氣勢變得冷冽了許多，而且他們的相力，也是獲得了不小的增強。

所有人都是在抓緊一切時間的提升自己。

「我也在這裡修煉嗎？」李洛看向郗嬋導師，問道。

「你不需要這種修煉，對於現在的你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提升雙相之力的境界。」郗嬋導師繼續向前而去，李洛目光順著她的路線看去，然後就見到了遠處的一座火山口，有白色的煙霧不斷的從中湧出來，高溫引得空氣都是出現了扭曲。

郗嬋導師身影一動，飄掠而出，落向了火山口，而李洛則是運轉相力,身影於樹林間縱躍,片刻後也是落在了火山口。

站在那裡看下去,就能夠見到那火山口內，赤紅的巖漿在翻湧，時不時的鼓起一個巨大的巖漿泡。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小心翼翼的道：「導師，您不會讓我跳下去在巖漿裡面修煉吧？我的肉身,恐怕承受不住這種溫度。」

「怎麼會呢。」郗嬋導師似是笑了笑。

李洛聞言頓時鬆了一口氣。

不過他這口氣還沒完全的吐出來,只見得郗嬋導師突然伸出纖細手掌,對著那翻湧的巖漿一握。

然後李洛就見到巖漿開始升空而起，在半空中不斷的匯聚,凝結。

短短片刻的時間，那些巖漿竟然就凝固成了一座斑駁的黑色大鼎。

然而雖說赤紅褪去，但那座大鼎依舊在散發著滾滾煙霧,高溫瀰漫出來,即便是隔著數十丈的李洛都是能夠隱隱的感受到。

「我需要你進入這座大鼎內修煉。」郗嬋導師指著大鼎說道。

李洛面色都綠了,那座大鼎以巖漿所化,再加上空間密閉，簡直就是一個烤爐,這進去修煉，豈不是直接就給烤熟了？

「以你如今的相力強度，進入其中,應該能夠堅持十分鐘的時間，十分鐘後,相力枯竭，無法庇護肉身,那時候你就面臨被烤熟的局面。」郗嬋導師隨意的說道。

「想要破局，那你就需要在十分鐘內打破鼎爐,但鼎爐中蘊含著我的一絲雙相之力，雖然不強，但對於你來說恐怕很難以蠻力打破，你唯一的機會，就是以真正的雙相之力化解雙相之力...」

「只要你能夠將雙相之力維持在合一境，那就能夠化解我那一絲雙相之力。」

李洛面露苦澀，這段時間他已經在竭盡全力的嘗試感悟合一境,但卻始終難以真正的做到，此前門票賽那一次的成功，仿佛只是曇花一現。

不過他也沒有抗拒郗嬋導師給他打造的嚴酷修煉方式，因為他知道,這種生死間的修行，最是能夠讓自身抓住那霎那間的靈光，完成極限的突破。

「李洛，雙相之力的修行的確艱難，因為嚴格意義來說，這本就不是你這種相師境就能夠接觸的力量，雙相之力，是封侯強者的特權，而能夠在這個境界時就體驗這種力量，這對於任何人而言都是難得的機緣。」

「把握住它，你就能夠稱雄於同境界之間。」

郗嬋導師繼續道：「當踏入封侯境時，封侯強者會自然而然的掌握雙相之力，而且還是你夢寐以求的第三層境界「成靈境」，但你不是封侯境，所以沒辦法讓體內的相力按照你的意志來融合。」

「你沒辦法以強力馴服烈馬,那麼就只能順其而行。」

「簡單來說，你沒資格對體內的相力來硬的,那就只能來軟的。」

「靜心感悟兩種相性的意境,隨波逐流，任其自然相融。」

聽到郗嬋導師最後一句話時,李洛心頭微動，繼而若有所思。

「李洛，你的悟性很好，雖說雙相之力對於現在的你而言是兩匹桀驁不馴的烈馬，可如果真當你將其完全駕御時，你自然會體會到它給你帶來的妙處，同時這對於未來的你，也會有著極大的裨益。」

「如果你真想要在聖杯戰中脫穎而出，戰勝另外那三大熱門選手，那麼「合一境」這一關，你必須踏過去。」

「李洛，我相信你能夠做到。」

聽著郗嬋導師那充滿著鼓勵的話語，李洛情緒也是忍不住的激動起來，他迎著郗嬋導師期盼的目光，重重的點頭。

「導師您放心吧，我不會讓您失望的！」

郗嬋導師頷首。

「那就開始吧。」

李洛滿腔熱血，然後一咬牙，身影縱躍而出，在那半空中划過一道弧線，最後便是穩穩的落進了那冒著白氣的懸空鼎爐之中。

下一瞬間。

一道悽厲的慘叫聲響徹而起，驚起林間飛鳥。

火山口下的山林中。

終於是將附近精獸清理完畢的辛符與白萌萌精疲力竭的坐在樹下休息。

白萌萌輕輕搽拭著臉頰上的汗水，旋即神色一動，道：「你聽見什麼聲音了嗎？有點耳熟呢。」

辛符斜靠著樹幹，身體如爛泥般動都懶得動彈一下，他聽著白萌萌的話，懶懶的搖了搖頭。

「沒有呢，不過你聞到什麼香味沒？好香啊，哪個缺心眼的東西在這附近烤東西吃嗎？」

「真沒道德，也不知道分點來吃。」

第四百一十七章水光相的衍變

譁啦啦！

四周的湖水在沉重的壓迫而來，但那種沉重感並非來自湖水，而是來自陸蒼那裹挾著驚人力量的一棍。

死亡氣息瀰漫而來，然而李洛的心神卻愈發的寧靜。

因為在那「水光相」的相宮內，散發著耀眼光芒的相力種子仿佛在如同一顆心臟般緩緩的跳動著，其內凝聚的相力已經達到了某種極限。

咚咚！

萬物寂靜，唯有心臟跳動的聲音不斷迴蕩。

在那湖底，陸蒼的棍影已是襲殺而來，不過短短十數丈。

棍影上所散發的狂暴力量，攪起了湖底淤泥，清澈的湖水都在此時變得烏黑起來。

咔嚓！

寂靜的心靈中，李洛突然聽見了一道細微的破碎聲，然後他的心神一動，就注視到了在那「水光相」相宮內，水光種子之上，竟是裂開了一道道的縫隙，下一瞬，光芒暴射，這一顆相力種子生生的爆碎開來。。

漫天的光雨從天而降。

這些光雨很快於相宮中匯聚，漸漸的，竟是形成了一汪清澈的水池。

水池散發著玄妙的氣息，那是由李洛辛苦修煉而來的相力所凝聚衍變。

而且，若是注視著水池內，則是會發現，在那水池中，仿佛是倒映著一顆璀璨神聖的光球，光球的光芒與水池融合在一起，令得這一汪水池也變得有些神聖起來。

李洛的心中，有歡欣之意湧現。

因為在這一刻，他終於是完成了水光相的衍變。

李洛心念一動，只見得有無數呈現淡淡湛藍色彩的水珠自水池中升騰而起，這些水珠其內皆是蘊含著一點異光，明亮異常。

每一顆水珠，都是水光相力所化。

而且那種相力強度，比起之前的相力種子，顯然是強盛了太多。

感受著相力的變化，李洛的心中，響起了一道滿意的輕笑聲。

湖底，李洛緊閉的雙目陡然睜開，眼瞳中似是有著刺目光芒暴射而出，他望著那轟擊而至的棍影，體內兩座相宮震動嗡鳴，而後兩股雄渾的相力如洪流般的奔湧而出，轟然相撞。

雙相之力！

澎湃的力量如怒龍般於體內奔騰，他的身軀仿佛是化為了一座熔爐。

這股雙相之力,比此前任何一次,都要強大！

李洛這邊的動靜,第一時間被陸蒼所察覺，他的眼瞳微微一縮，因為他也感覺到了李洛周身突然間異常活躍起來的相力波動。

不過陸蒼轉瞬就壓制下了心中的驚疑,這個時刻，做什麼都來不及了！

「李洛,你輸定了！」

陸蒼厲吼,手中棍影如毒蟒突襲,暴轟而去。

李洛面容不變，五指緊握成拳,下一瞬，一拳轟出，沒有任何花俏的相術,唯有著那一股澎湃狂暴的雙相之力於此時毫無保留的爆發,於他的手腕處,竟是形成了兩道淡淡的光環。

在李洛自身都沒有察覺間,其體內的雙相之力，顯然達到了一種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緊密與完美的融合。

轟！

面前的湖水,瞬間被震散，形成了真空地帶。

而後李洛這一拳，直接於與陸蒼那呼嘯而來的青蟒棍影,悍然相撞。

鐺！

巨聲於湖底響徹，聲波裹挾著相力衝擊爆發,只見得李洛與陸蒼四周十數米內的湖水，直接是被盡數的震退。

而陸蒼的面色,直接於此時劇變。

「草！」

他忍不住的一聲怒罵，因為李洛這一拳的力量,超出他想像的驚人，這一刻，他手中的青蟒棍都是在劇烈的震顫，其上凝聚的那些粘稠物質，紛紛開始潰散消融。

「怎麼可能？！」

他心頭駭然，要知道現在他可是處於自身最強的狀態，就算是一般化相段第四變的對手,面對此時的他都必須全力以赴，這李洛剛才被他一棍轟爆了手中雙刀，甚至被打進了湖底，可謂是被壓製得徹徹底底,但怎麼轉眼間，又是爆發出了足以反超他的力量？！

鐺！鐺！

在陸蒼駭然間，李洛又是兩拳轟來，與那劇烈震顫的青蟒棍相撞。

砰！砰！

狂暴的相力刺耳的爆發，於這湖底掀起波濤。

這一次，那股如巨浪般咆哮而來的力量，終於是衝毀了陸蒼所有的防禦，他緊握青蟒棍的手掌虎口直接破裂，鮮血直流，十指上的血肉都被剮去了一層，狂暴驚人的相力蠻橫的衝進了他的體內。

咻！

陸蒼再也抓不住青蟒棍，棍身脫手，而後便是化為一道青影在哀鳴中倒射而出。

陸蒼心中驚駭，試圖急退。

但此時的李洛比他更快，一步踏出，便是出現在了他的面前。

「不好意思，用你當了一次磨刀石，不過效果...還不錯。」

李洛的笑聲傳入了陸蒼耳中，同時他重拳已是轟出，那環繞著兩道相力光圈的拳頭，直接轟向了陸蒼胸膛。

那一拳，快若閃電，重若千斤。

陸蒼一聲咆哮，面龐上的雙蟒紋路仿佛也是在此時發出了嘶嘯聲，令得其看上去愈發的猙獰，他此時同樣爆發了全力，重拳迎上。

轟！

兩人重拳相撞，所有的力量都仿佛是在這一瞬傾瀉而出，相力狂暴的橫掃，直接於那湖面之上爆發出巨浪。

群山間所有人都是能夠清晰的聽見湖底傳出的巨聲。

一道道目光緊張的投射而來。

咻！

而就在此時，他們見到了一道青光自湖底暴射而出，洞穿了岸邊一株株參天大樹，最後轟的一聲，刺在了一座山壁之上。

待得煙塵散去時，頓時有諸多目光浮現驚愕之色。

因為那山壁上的，竟然是青蟒棍！

棍身插進山壁，還在嗡鳴做響。

有譁然聲爆發。

怎麼回事？陸蒼的青蟒棍怎麼被打飛了？

藍淵聖學府的看臺上，原本帶著笑容的趙徽音，笑容也是在此時一點點的收斂起來，她目光銳利的盯著湖泊中，可此時那裡淤泥黑霧瀰漫，幾乎是遮擋了所有的視線。

那裡，發生了什麼？！

陸蒼不是佔據絕對優勢的嗎？怎麼青蟒棍會脫手？！

情況，似乎是發生了一點變化。

群山間一片安靜，所有人都是目光死死的盯著那掀起巨浪的湖泊，他們感覺，恐怕這一場門票賽的決勝局，將會出現結果了。

可是，究竟是誰贏呢？

應該是陸蒼吧？畢竟剛才他的力量所有人都看見了，李洛在他的手下似乎處於完全的劣勢。

安靜持續了好半晌。

突然間湖水有些波瀾泛起，然後無數道目光便是見到，一道人影自湖水中遊了上來，然後腳掌踩在了湖面上。

那道人影一出現，就仰起臉，對著群山間那些看臺上露出了笑容。

那是...李洛！

而此時他們才注意到，在李洛的一隻手上，還拖著一道人影。

那是陸蒼。

但是此時的他，雙目緊閉，氣若遊絲，已是陷入到了昏迷狀態之中。

這一刻，所有人都知道結果了。

望著站在湖面上，面龐微微有點蒼白，但笑容卻異常燦爛的李洛，一時間全場寂靜無聲。

而也就是在這寂靜間，一星院的看臺上，一道不合時宜的激動咆哮聲陡然的響起。

「愣個毛，掌聲在哪裡？！」

第四百四十二章李洛的困擾

李洛此次的修煉堪稱是地獄式的。

整整一周的時間中，李洛悽厲的慘叫聲都不斷的在火山口中響起。

而在火山口周圍的山林中修行的辛符與白萌萌，也終於被驚動，然後兩人爬上了火山口，他們看見了在山頂擺著茶桌品茶的郗嬋導師，也看見了那被投入到巖漿鼎爐中的李洛。

以及那一聲聲慘絕人寰的悽厲慘叫。

那一刻兩人對視一眼，也不敢跟郗嬋導師打招呼，趕緊轉身跑了。

之前他們還覺得最近的修煉太苦了，可當他們在看見李洛的慘景後，瞬間覺得郗嬋導師對他們還是很善良的。

隊長，希望你不要真的被烤熟了吧。

...

李洛再一次被藍色的水泡包裹著，自鼎爐中緩緩升起，落在火山口的峭壁上。

此時的他，渾身赤紅，如同煮熟的大蝦，而且他的皮膚大片大片的潰爛，甚至隱隱有著焦黑之色，那血肉模糊的樣子看上去格外的悽慘，不過此時包裹著他的水泡中正散發著強大的治療之力，迅速的將他被炙燒破壞的皮膚修復。

那是來自郗嬋導師的水相之力。

一名封侯強者的水相之力所具備的恢復效果，顯然遠遠的超越了李洛的水光相。

所以僅僅數分鐘的時間，血肉模糊的李洛便是恢復了原本的模樣。

但他沒有立即爬起身來，而是仰天躺著，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雖然這一周的時間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他的雙相之力始終未曾達到合一境。

不知為何，他的雙相之力距離那種程度的融合，總是差著點什麼。

「導師，這究竟是什麼情況？」他轉頭，目光看向火山口邊的郗嬋導師，後者悠然品茶，迎著山風，觀覽著群山之景。

郗嬋導師聽到李洛的疑問，將手中的茶杯放下，道：「過來。」

李洛忍著全身的酸痛，爬過來在小茶桌前坐下。

「先把衣服穿上。」郗嬋導師有點無奈的說道。

此時的李洛上身的衣服早就在鼎爐中被燒掉了,褲子倒是準備的耐高溫材質,但即便如此,光著上身的樣子也不太雅觀，雖說李洛的身材也還不錯，雖然並沒有虯結的肌肉塊,但卻有著充滿著力量感的線條。

李洛乾笑一聲，從空間球內取出衣服披上。

郗嬋導師伸出纖細白皙的手掌：「手給我。」

李洛聞言,也就伸出手,放在郗嬋的掌心,觸感略顯冰涼。

「運轉相力。」

李洛依言將自身的相力湧出，那是一團水相,木相匯聚而成的相力。

郗嬋導師看了一眼，眼神似笑非笑的道：「還給我藏著掖著呢？」

李洛一怔，旋即訕訕的笑了起來：「導師發現了？」

「以前就有一些懷疑,畢竟你的一些相術威力比正常而言要更強一些,同時也多了一些變化的性質,這幾天你在我煉製而成的鼎爐內修煉,所以我對你的情況也就感應得更清楚了。」郗嬋導師淡淡的道。

李洛無奈的一笑，心念一動,掌心中的那團相力中就再度多出了兩道相力，正是體內的光明相以及土相。

「你隱藏得倒是挺深，不僅是雙相,而且還極為罕見的擁有著主輔兩種屬性。」

郗嬋導師注視著那團相力，雖然有些驚嘆,但卻還遠遠達不到震驚的程度：「其實一些特殊的頂尖天材地寶，也會讓人體內誕生一種輔相,所以你這個情況並非是獨此一家，倒也沒必要覺得自己是特例。」

李洛乾笑道：「倒沒有這樣認為,我只是習慣性的隱藏一下，這樣與人交手時能夠取到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

郗嬋導師搖搖頭：「真是個陰險狡詐的小傢伙。」

不過她其實知道這並非是李洛完全的想法，他這樣隱藏，也有著洛嵐府的原因，畢竟他身為洛嵐府的少府主，而如今的洛嵐府在大夏內群狼環伺，可府內的姜青娥已經是耀眼無比了,如果再曝出他這少府主不僅是雙相，而且還是雙輔相的雙相，那必然會引來無數的目光，雖說聖玄星學府會對他有許多的庇護,但真有人搞個魚死網破，以命換命也是極其不划算的事情。

郗嬋導師沒有在這個問題上面過多的在意，而是轉回了眼下的正題：「雙輔相的存在，的確是讓你得到了不小的增幅以及靈活的性質變化，但同樣的，也給你帶來了一些麻煩。」

「以前你的雙相之力只是最為粗淺的階段，所以並不需要太過精妙的融合，但「合一境」不同，這種雙相之力的融合變得更為的深入以及細微，這個時候，你體內輔相的存在，反而成為了你的一些阻礙。」

李洛心頭一動，道：「導師的意思是，我雙相實力始終無法真正的達到「合一境」，是因為我兩道相力在融合的時候，被光明相或者土相的相力幹擾了？」

郗嬋導師頷首。

「可是我在融合兩道相力的時候，已經將光明相與土相的相力都分離了出去啊。」李洛說道。

「雖然你已經有意識的讓其他兩種相性的力量分離，但卻並不徹底，畢竟你的主輔雙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憑你一個相師境的意識,怎麼能分離得乾淨？」郗嬋導師說道。

「那怎麼辦？」李洛苦著臉說道。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難，只要你能夠踏入到拜將境，這都不是什麼麻煩。」郗嬋導師笑道。

「當然我知道現在的你達不到這個條件，所以自身無法做到的話，那就藉助一些外力吧。」

「什麼外力？」李洛驚訝的問道。

郗嬋導師想了想，道：「水流剝離術這道相術，你應該修煉過吧？」

「水流剝離術？」

李洛眨了眨眼睛，然後點點頭，這道相術他當然修煉過，之前在暗窟遇見那人皮異類以及血肉異類的時候，他就靠這道相術把它們從融合狀態中給撕裂了出來。

「何不試試在體內凝聚一道「水流剝離術」，藉助其力，將你的水相，木相的相力進行一次洗鍊，令其變得更為的純澈，這樣的話，或許你會更容易進入「合一境」。」郗嬋導師給予了建議。

李洛聞言，眼睛頓時一亮。

「還能這麼做？」

郗嬋導師頷首，道：「不過你在體內施展「水流剝離術」的時候要小心點，別到時候把五臟六腑給剝沒了，不然就算以我的水相恢復力，都未必能幫你恢復回來。」

李洛：「...」

「不過這樣的話，豈不是我的輔相相力，不僅沒有什麼作用，反而變成了累贅？難道我就不能藉助這些輔相的力量，將我的雙相之力進行加持與提升嗎？」李洛又是有點不甘心。

郗嬋導師淡淡的道：「我們現在學的是什麼？」

「雙相之力啊。」

「雙相之力是什麼意思？」

「呃，兩種相力的融合？」

郗嬋導師面無表情的道：「那你還想把第三種相力也融合進去，那叫做什麼？不好意思，那個叫做三相之力，那種程度的力量連我都還沒掌握，你在這裡可惜個什麼？你好高騖遠也該有個限度吧？而且你的輔相相力相比兩道主相的力量過於的微弱，也不太可能形成平衡的融合，繼而誕生出真正的三相之力。」

「雙相之力的融合是深度以及細微的，這就如同兩種不穩定的劇烈物質在嘗試接洽，如果你在這種情況下，貿然將第三種相力也注入進去，那三種力量失控，將會變得極其的暴。亂。」

李洛眼睛亮了亮：「那也就是說就算融合失敗，也會產生一股強大的暴。亂力量？」

郗嬋導師的眼神變得有些危險起來：「我說的重點是這個嗎？想死的話，現在直接跳進巖漿裡豈不是更乾脆。」

李洛面色訕訕，道：「那我先試試「水流剝離術」，我感覺「合一境」有頭緒了！」

說完他就閉目進入修煉狀態，開始恢復之前枯竭的相力了。

郗嬋導師見狀，這才輕輕的吐了一口氣，繼而微微有點頭疼。

這李洛很聰明，可讓這麼聰明的傢伙體內存在那麼多危險的東西，就跟小兒玩火藥一般，讓人擔驚受怕。

第四百一十八章逆轉

突如其來的激動咆哮聲，讓得看臺上那些處於驚愕的學員們都是忍不住的想笑，不過好歹此時終於是回過神來，他們也沒理會那咆哮聲的來源，而是目光散發著奇特光彩的注視著湖泊中所站著的少年。

李洛，竟然贏了？！

所有人都是略微的有點恍惚，局面怎麼突然扭轉成這樣了？

在那湖底，究竟發生了怎麼樣的碰撞，為何原本佔據上風的陸蒼，卻是落敗了？

看他那昏迷的模樣，顯然是在剛才那劇烈的碰撞中受到了極重的創傷。

不過心中雖然疑惑與好奇，但卻並不妨礙群山間開始有著越來越多興奮而激動的歡呼聲響徹起來。

「李洛！」

「李洛！」

所有聖玄星學府的學員都是激動異常，畢竟這場戰鬥還是有些跌宕起伏的，先前陸蒼太過的強勢，強到連他們都開始感覺到不安，一些悲觀者甚至已經覺得門票將會從聖玄星學府手中溜走。

但誰都沒想到，片刻之後，局面卻是突變。

這一場戰鬥，聲勢上面或許沒有宮神鈞，姜青娥他們那樣的磅礴，但其中的精彩以及緊張程度，並不亞於前者。

而且最關鍵的是，李洛在這危急關頭，終歸還是挺身而出，頂住壓力，力挽狂瀾，阻止了藍淵聖學府試圖從聖玄星學府手中奪走聖杯戰門票的計劃。。

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得所有人給李洛在這一場的決勝局的表現打上完美的標籤。

全場沸騰間，督戰的紫輝導師也是開口，聲音響徹群山間：「此戰，聖玄星學府，李洛勝！」

「至此，門票賽七局結束，聖玄星學府三勝，二平，二敗,藍淵聖學府二勝,二平,三敗！」

「因此最終比賽結果為...聖玄星學府獲勝！」

轟！

隨著督戰導師的聲音落下，群山間的沸騰瞬間加劇，震耳欲聾的歡呼聲直衝雲霄,整個山脈都是在為之震顫。

所有的學員都是在歡呼慶祝，因為他們都明白,聖杯戰是東域神州上面所有學府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盛典,每一座學府多年來都是在為此而謀劃，儲備著力量,甚至可以說，對於各大學府來說，有兩件事情是他們永遠視為重中之重的,其一是暗窟,其二便是每四年一次的聖杯戰。

而聖杯戰,也的確有著足夠的魅力與吸引力。

那「龍骨聖杯」就不必多說了,那是最致命的誘惑，有了這等聖物,即便是暗窟都能被鎮壓，那將會讓得一座學府在四年之內少折損多少天驕學員？而且除此之外，聖杯戰上的排名,也會上傳到「學府聯盟」，而學府聯盟將會以此為評價標準,賜予不可或缺的諸多資源。

而來自學府聯盟的資源，是各大聖學府能夠如此壯大的底氣之一。

「竟然贏了...」

長公主,宮神鈞等人也是略顯錯愕的盯著湖泊上的身影，這個結果,連他們都稍感意外。

「這個李洛，藏了不少本事。」七星柱之一的王朝饒有興致的笑了笑，說道。

其他人頷首，片刻之前李洛還處於被壓制的狀態，可湖底的一番激鬥，結果卻是逆轉，這只能說李洛藏了一些誰都沒想到的手段。

長公主鳳目凝視著李洛,眸中有異色浮現，因為她發現這個李洛，真的總是在不經意間，給你展現出一些讓人感到意外的奇蹟。

說實話,以此次那陸蒼展現出來的實力與底牌，即便李洛真輸在了他的手上，恐怕也沒人能夠指責李洛無用，因為這個狀態的陸蒼的確很強，後者的實力，即便是在群雄雲集的聖杯戰上，都絕對是屬於驚豔的那一種。

李洛輸給他，不冤。

可誰都沒想到，李洛最終依然是取得了決勝局的勝利，同時將藍淵聖學府的謀劃生生的扼殺。

長公主修長嬌軀斜靠著欄杆，雙臂抱胸，不經意間的動作，更是顯得身體曲線曼妙動人，她紅唇微掀，不得不說此時她對李洛有了一點好奇，當然，這點好奇不是說對李洛有什麼青睞，只是單純的想要知道這個跟姜青娥截然不同的少年，究竟還藏了多少東西。

「你們說，他有沒有可能在聖杯戰上面，奪一個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的稱號？」她笑吟吟的說道。

一旁的眾人面面相覷。

「這個要求，未免高了一些吧？」

宮神鈞率先一笑，分析道：「粗略評測，那個陸蒼的實力，或許能夠排進東域神州一星院前十，李洛能夠將他打敗，混個前八甚至前五應該是有可能，可至於那個最強一星院的稱號，難度可不是一般的高。」

「你應該也清楚，聖杯戰上，究竟會出多少各種妖孽變態。」

「即便是雙相，也不見得就只有李洛一人。」

長公主頷首，這話倒也不差，雙相雖然罕見，但聖杯戰的參與者，是整個東域神州上面最優秀的年輕一輩，在那裡出現什麼人物都不奇怪，畢竟難道放眼這東域神州，就李洛一個雙相麼？

「不過就算拿不到最強稱號，此次的聖杯戰上，李洛應該也會是極為亮眼的那一個。」

對於長公主這話，眾人倒是頗為的認可，畢竟眼下這場戰鬥從激烈程度來說，已經算得上是聖杯戰的高水平了，李洛能夠取勝，足以說明他的實力。

...

一星院這邊的歡騰，算是諸多看臺上最為激烈，所有一星院學員都是面色漲紅，情緒異常的激動，李洛畢竟是一星院的代表，他勝得如此的漂亮，讓得整個一星院都與有榮焉。

看臺上，許多一星院的學員在鬼哭狼嚎，發出刺耳的聲音。

呂清兒與白萌萌都是悄悄的鬆了一口氣，一直緊繃的身體終於是在此時漸漸的放鬆下來。

「隊長真厲害呢。」白萌萌淺笑道，有些崇拜的樣子。

呂清兒清麗的俏臉上也是帶著歡快的笑容，她看著那站在湖面上的少年，他笑容燦爛，臉龐依舊是那般的好看，如一汪醇厚的酒，越品越香，而且跟曾經在南風學府時相比起來，現在的李洛，無疑是更為的自信以及耀眼。

而呂清兒從一開始就覺得，憑李洛的本事，他本就應該如此的奪目。

他的優秀，不比任何人差。

包括姜青娥。

想著，她就看了一眼旁邊的姜青娥。

而此時的後者，青絲飄揚，她察覺到了呂清兒的目光，於是轉過頭來，金色眸子饒有深意的看著呂清兒，微微一笑。

「你覺得我這未婚夫的表現如何？」

第四百四十三章底層

不得不說，郗嬋導師的指點可謂是精準以及一針見血，李洛在採用了她所給予的以「水流剝離術」提煉，分離體內相力的辦法不久後，他就感覺到「合一境」的修煉開始變得順利起來。

他僅僅只是用了一天旳時間來適應「水流剝離術」在體內出現所帶來的不良反應後，便掌握了力道，能夠在不影響自身的情況下，將體內的兩道相力進行洗鍊以及分離。

於是，待得他來到火山口中修煉的第九天時，他終於是領悟了「合一境」。

轟！

火山口內，那座巖漿鼎爐內，突然有著巨聲響徹而起，只見得一道道裂紋自上面飛快的蔓延出來，下一瞬，堅硬的鼎爐終於是承受不住那股力量，轟然爆碎。

碎石急射，落在下方的巖漿中，濺起赤紅熱浪。

李洛的身影掠空而出，穩穩的落在了火山口峭壁上，此時的他臉龐上滿是驚喜之色，水，木兩股相力於其身軀表面流轉，在他的手腕處，赫然是有一道呈現藍碧雙色的相力光環環繞。

這就是雙相之力「合一境」的體現！

經過這麼久的苦修，李洛終於是將自身雙相之力的境界，提升到了合一境！

李洛雙拳緊握，他能夠感受到體內湧動的雙相之力，雖然現在的他依然還只是化相段第一變，可他卻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雙相之力比起以前，變得更為的雄渾與澎湃。

如果現在再讓他跟那陸蒼打一場的話，李洛相信，戰鬥不會那樣的膠著。

「啪啪啪。」

在李洛沉浸於體內雙相之力的增強時，一旁有著清脆的掌聲響了起來。

李洛目光看去，卻是見到白萌萌跟辛符站在郗嬋導師身邊，而鼓掌的正是白萌萌。。

李洛衝著兩人露出笑容，然後走了過來,對著郗嬋導師有些興奮的道：「導師,我成功了！」

郗嬋導師倒是很平靜,道：「還算有點悟性，再領悟不出來，我也就不打算陪你在這裡繼續烤火了。」

「隊長,你這幾天的慘叫聲，已經成為了這一片區域的景點了,每天都有不少人過來觀摩傾聽。」辛符衝著李洛露出了笑容,然後給他送達了一個不太美妙的消息。

李洛臉龐上的笑容頓時一滯。

「隊長,不要聽他瞎說，其實大家都很敬佩你的魄力,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承受如此嚴酷的修煉。」白萌萌則是連忙說道。

但李洛心頭還是有點沉重，如果早知道會有這種影響，他就儘量忍耐了,好在所有人面前營造一副堅不可摧的鐵漢形象,可惜了...

「導師,這種修煉方式相當有效果,能夠培養堅韌的性格，我覺得老師你不能厚此薄彼,辛符是一個很有潛力的人，我強烈建議給他來一發療程。」李洛情感真摯的給出了建議。

辛符聞言，面色頓時一變,這隊長的報復來得也太快了，果然心眼一如既往的小。

「沒有這個必要吧,我也不是能去競爭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的人吶。」辛符連忙推脫。

對於眼前這副隊友間的「謙遜友愛」，郗嬋導師倒是沒有搭理,道：「這段時間你們的修行也差不多了，先回學府休整吧。」

說完便是對著聖玄星學府的方向走去。

在其身後,少年少女也是趕緊跟了上來。

一行人回到學府後，郗嬋導師示意李洛留下，辛符與白萌萌則是先回了宿舍小樓。

「你今晚先好好休息，明天的話，應該就要開始你的煉製了，地點我已經為你安排好了，是學府內唯有紫輝導師才能夠借用的修煉閣,雖然不知道你究竟要煉製什麼東西，但修煉閣有著奇陣遮蔽，能夠遮掩許多動靜。」郗嬋導師說道。

「還是導師想得周到。」李洛笑道，顯然對郗嬋導師的安排極為滿意。

雖然他是第一次煉製「小無相神輪」,但這東西需要兩名封侯強者的力量，想必不會太簡單，學府內雖說安全，可若是能夠遮蔽動靜的話，那當然是最好不過。

「你給了那麼好的報酬，我當然也得努力做事。」郗嬋導師薄紗微動，似是笑了笑。

「先去休息吧，另外...」

「恭喜你，躋身成為了此次聖杯戰最強一星院學員的四大奪冠人選，我很期待你在聖杯戰上面的表現。」

...

第二日下午，李洛將準備工作盡數妥善做好後，他聽見了敲門的聲音。

打開房門，率先有兩道明豔的身影印入眼帘中，居左的是呂清兒，少女嬌軀修長,她穿著聖玄星學府的校服，短裙下的雙腿在光潔的白色絲襪包裹下更加顯得纖細筆直,少女的臉頰白皙精緻,眼波流轉間散發著青春活力。

居右的身影,自然便是魚紅溪了，她依舊是一襲紅裙，氣質成熟，她站在呂清兒身旁，母女容顏有七分相似，倒是如同姐妹一般。

此時的呂清兒正挽著魚紅溪的手臂，她望著開門的李洛，清麗的臉頰上頓時有著明媚的笑容綻放開來。

「魚會長真是守時。」

李洛有些訝異魚紅溪是跟呂清兒一起來的，不過想想也對，為了不太過招人注意，她來到聖玄星學府看望女兒無疑是最好的理由。

魚紅溪手掌抹過手腕上佩戴的空間球，頓時一個銀色的箱子出現在其手中，她遞了過去：「這是你所需要的材料，全部都給你準備好了。」

李洛驚喜的接過來，豎起大拇指：「魚會長辦事真是妥帖！」

這些材料是他之前最擔心的事情，畢竟兩名封侯強者都找到了，如果到時候材料不齊，那可就真是有點頭大了，但好在魚紅溪的辦事能力比他想像的還要更利索。

「一場交易而已。」魚紅溪淡笑道，語氣很是公事公辦。

一旁的呂清兒則是有些不滿魚紅溪的語氣，忍不住的捏了捏後者的手臂。

魚紅溪眼神有點無奈，道：「你就打算讓我們在門口站著嗎？」

李洛趕緊讓開，將兩人迎進來。

不過就在魚紅溪，呂清兒走進時，他這才發現，在兩人身後，竟然還跟著一人。

還比較熟悉...那是，曹聖導師？

只不過今日的曹聖導師顯然沒有往日的那種狂放不羈，整個人縮在後面，雙手不斷的搓來搓去，有種街邊流浪漢的既視感。

「曹聖導師，您這是？」李洛忍不住的問道。

「呵呵，我本來是今日來找郗嬋導師談事情的，結果路上正巧遇見了清兒和魚會長。」曹聖導師乾笑道。

說著話的時候，他的目光，卻是在繞開李洛的身影，看向走進屋的魚紅溪。

李洛也是發現了這一情況，當即有點發蒙，看這模樣，曹聖導師顯然衝著魚紅溪來的啊，這是以前的陳年舊事嗎？而以前的魚紅溪，似乎喜歡他老爹？那麼從某種意義來說，老爹還是曹聖導師的情敵？

不，恐怕曹聖導師是沒資格當情敵的，因為老爹對待魚紅溪，一直都只是普通的朋友。

當然最重要的是，從眼下魚紅溪的態度以及她已婚生女的情況來看，她對曹聖顯然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情感。

所以...曹聖應該是單相思吧？

而且還是求而不得的那種。

一時間，李洛看向曹聖導師的眼神有些同情了起來。

在上一輩那複雜的情感糾葛中，這一位，敢情是處於最底層的那一種。

第四百四十四章白嫖一個護法

在李洛同情的目光中，曹聖導師有些拘束的進了屋，往日的狂放不羈在此時消失的乾乾淨淨，這模樣看得李洛心頭暗嘆，愛情這東西，當真是容易讓人卑微。

還好我太優秀了，實在沒辦法體驗曹聖導師的心路歷程。

一樓客廳，魚紅溪與呂清兒進屋，正好結束修行的白萌萌則是來幫忙招待，端茶送水，笑容清純可愛。

魚紅溪衝著白萌萌頷首感謝，然而那眸光卻是有點打量的味道，待得白萌萌轉身離開後，方才對著呂清兒漫不經心的道：「李洛這小子，豔福倒是不淺，每日與這麼漂亮可愛的小姑娘同處一室。」

言語間有點上眼藥的意思，她當然知道自家女兒對李洛充滿著好感，雖說對於李洛的優秀，魚紅溪也算是認可，但不管如何，這小子都算是有婚約在身，不提那個婚約究竟是形式還是真情感，魚紅溪都不太樂意讓這小子來招惹呂清兒。

但少女總是叛逆的，所以魚紅溪明白她如果直接反對的話，不僅沒有作用，反而會起到反效果。

所以魚紅溪也就只能平日裡在不經意間敲打提醒一下呂清兒。

魚紅溪這麼聰明，身為她的女兒自然也是心思聰慧敏銳，當下就明白她的意思，不過呂清兒的神色卻並沒有什麼變化，只是用同樣小聲的聲音回道：「娘你想多了，選擇什麼隊友，也不是李洛能夠決定的。」

魚紅溪道：「看得出來這個白萌萌對李洛應該也有一點好感的。。」

「娘，學府內對李洛有好感的女孩子可多去了。」

「那這李洛有成為花心大蘿蔔的潛質。」

「娘，你這是污衊，誹謗。」

「呵。」

在母女倆低聲說話的時候，李洛也將曹聖導師迎了進來,在魚紅溪對面坐下。

「導師。」呂清兒露出笑臉。

曹聖連忙笑著點頭。

魚紅溪也是在此時看向曹聖,而在她的目光下,曹聖明顯挺直了腰杆，只是目光遊移不定竟不敢跟魚紅溪對視。

「曹聖導師，這段時間倒是多謝你對清兒的照顧了,此前一直想要拜訪，卻是沒有時間。」魚紅溪露出微笑。

「不礙事不礙事,清兒天賦卓越,倒是有你的風採。」曹聖趕緊擺手。

李洛與呂清兒悄悄的對視一眼,都是看到對方眼中的古怪神色，想來他們也是第一次見到曹聖導師露出這般緊張的模樣。

「曹聖導師,要喝點酒嗎？」李洛想要緩解一下氣氛，問道。

曹聖一怔，乾咳一聲,道：「李洛,我不太愛喝酒,給我來一杯熱茶就好了。」

臥槽？

李洛有點懵,曹聖導師你說這話良心都不會痛嗎？學府內誰不知道你嗜酒如命，現在擱這裡給我裝滴酒不沾？你搞笑呢。

不過這話他當然不會直接說出來,不然曹聖導師到時候恐怕得惱羞成怒的記他一筆，所以他只能神色複雜的讓白萌萌也給曹聖導師上了一杯茶。

呂清兒也是稍微有點尷尬，畢竟她是知曉曹聖導師的脾性和愛好的,對方直接當著她的面滿嘴否認她又能說什麼？難道還直接揭穿嗎？那未免也太殘忍了。

她怎麼看不出來，曹聖導師完全就是衝著她娘來的,恐怕魚紅溪剛進學府，曹聖就收到了消息,然後就製造了一場看似巧合的偶遇。

只不過，那種生硬的巧合,連呂清兒都覺得尷尬。

畢竟對於魚紅溪的手腕以及精明，呂清兒再清楚不過了，這種俗套的偶遇情節在魚紅溪看來，恐怕就跟看小孩子玩鬧一般的幼稚。

不過好在看在她的份上，魚紅溪並沒有真的直接就無視掉曹聖，還是與他稍微的做了一些交談，但那種言語間的平淡,連呂清兒都能感受自家老娘對曹聖導師真的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可偏偏曹聖導師還一臉滿足的模樣。

有時候呂清兒都忍不住的想要告訴他，導師，勉強真的是沒有結果的，不要在她娘這棵樹上面吊死了,因為你真的吊死了，她也懶得多看一眼。

「你什麼時候開始？」

也正如呂清兒所料，魚紅溪根本沒在意曹聖究竟愛不愛喝酒，而是目光轉向李洛，直接問道。

「呃...」

李洛一怔，看了曹聖導師一眼，有點不知道在他面前說這個事情合不合適。

「你煉製的事我已經給曹聖導師說過了，到時候我和郗嬋導師因為協助你的原因，大概率是無瑕他顧，雖說學府算是安全的地方，但這種煉製還是需要謹慎一些，免得被人幹擾。」

「所以曹聖導師自告奮勇，說願意幫你在外護法。」魚紅溪說道。

李洛再次懵逼，封侯強者的護法，這麼容易就能白嫖的嗎？

他為了能找來郗嬋導師和魚紅溪的協助,可是付出了兩份「王髓」為代價，而現在這位反而平常沒什麼交往的曹聖導師,就直接自告奮勇來了嗎？

這種從天而降的餡餅,一時間把李洛砸得有點暈乎乎的。

好片刻後，李洛方才將複雜的目光投向曹聖導師,道：「曹聖導師,您真是個好人。」

曹聖導師露出爽朗的笑容，擺了擺手，道：「一點小事，李洛同學不用這麼客氣，這種事情你早點跟我說就行了，我難道還會不幫你嗎？」

李洛露出了感動的笑容，心中則是異常的感嘆，曹聖導師，這種睜眼瞎話你都說得出來，你平日裡什麼性格真當我不了解嗎？以前那沈金霄跟我這邊屢屢對碰，也沒見你真的就出來站臺子啊。

他也不是沒想過跟其他的紫輝導師拉近點關係，但根本就沒人給這個機會啊。

不過李洛對此也沒什麼怨念，畢竟是封侯強者嘛，放眼整個大夏國都是頂尖的存在，他這洛嵐府少府主的身份，恐怕根本入不得對方的眼，再加上雙方非親非故的，沒那個道理就要幫助你。

現在的曹聖導師這麼好說話，完全是因為魚紅溪攜帶了針對性的降智光環。

但不管如何，白嫖一個封侯強者的護法，那麼今天的煉製無疑就會變得更加的順利許多，所以現在的李洛心情很不錯。

而後他陪同著魚紅溪再次聊了一會，待得天色漸暗時，郗嬋導師也終於是現身了。

郗嬋導師對於曹聖導師出現在這裡卻並沒有半點的驚訝，看樣子是早有這種意料，但她也不是喜歡八卦的性格，所以也只是跟魚紅溪，曹聖簡單的打了一個招呼。

「既然人都到齊了，那就動身吧。」

李洛見狀，終於是起身。

小無相神輪的煉製，總算是要開始了。

第四百一十九章結束

姜青娥這突然的問話，令得呂清兒俏臉微微僵了一下，旋即沒好氣的撇撇嘴，用得著故意提起這一點嘛？在她的眼中，可從來不覺得李洛與姜青娥間的那份婚約有什麼實際效果，相反，如果真有一天兩人間的這份婚約不存在了，她才會警醒一點，但現在以她的直覺來看，姜青娥與李洛間的感情雖然的確極其的深厚，但那卻並非是真正的情侶關係。

你要說他們親密，那其實是很親密的，他們互相間的信任度無人能及，但姜青娥在對待李洛的許多細微之處，還是有點像是姐姐在照顧弟弟。

這也是呂清兒一直覺得兩人的那份婚約不應該存在的主要原因。

若是沒那份婚約，她早就開始光明正大的追求李洛了，說不定如今早就已經得手了，嗯，那個時候，就可以名正言順的跟姜青娥這位姐姐好好的較量一下了。

心中思緒散發著，但呂清兒很快就恢復了無可挑剔的笑容，對著姜青娥道：「李洛的表現很好，真羨慕姜學姐，能有這麼完美的弟弟。」

姜青娥唇角的笑意始終未曾散去，看得出來此時她的心情也是極好，所以面對著呂清兒充滿著勇氣的挑釁她沒有置若罔聞，反而是頷首道：「不必羨慕，你畢竟也算是李洛的好朋友。」

好朋友三個字，咬得稍微有點重。。

呂清兒含笑。

兩女說話不算大聲，不過一旁的白萌萌剛好能夠清晰的聽見，少女清純的小臉上掛著笑眯眯的神色，同時心中對呂清兒的勇氣點了一個贊，畢竟敢勇於直面姜學姐威壓的女孩，在這學府內可真是不多，不過可惜挑釁烈度還不太夠，如果可以加點火就好了,這樣清兒就可以探探姜學姐的底了。

她們這邊在歡欣中進行著一些充滿「友誼」氣氛的切磋,而藍淵聖學府那邊,則是氣氛凝滯。

包括趙徽音在內的所有代表，都是沉默的望著湖泊上，先前眼中的期待在此時早已消散殆盡。

這個結果,同樣也出乎他們的意料。

「該死！」

趙徽音眼神變幻，最終一咬牙,忍不住的一巴掌拍在了欄杆上,嬌媚的臉蛋上滿是不解：「怎麼會輸掉呢？！」

一旁的中南嘆了一口氣,道：「那個李洛，比我們想像的還要不簡單。」

趙徽音沒好氣的道：「已經很重視了好吧！」

陸蒼已經算是他們藍淵聖學府藏著的殺手鐧了,而且剛才陸蒼也將自身手段用盡了，可最終還是輸了，這還能有什麼招？

中南苦笑一聲,這就真沒辦法了,技不如人,還能說什麼。

「聖玄星學府的底蘊實力本就強於我們藍淵聖學府,如果不是他們這一屆的二星院有些拉胯的話，我們都未必能夠撐到最後一局。」中南說道。

趙徽音咬著嘴唇,眼中滿是不甘心，明明都已經做到最好了，明明勝利都在眼前了。

她明眸盯著湖面上那道身影,略微的有些惱怒，這個李洛,還真是，真是...心中情緒翻湧著,最後趙徽音只能幽幽一嘆，李洛這是在維護他們聖玄星學府的榮耀,雙方本就是對立，人家也沒什麼錯。

只是這傢伙，還真是讓人意外啊。

她想起之前跟姜青娥交談時所說的話，她說陸蒼一定會打敗李洛的，那時候的姜青娥則是說在李洛這條溝裡面，已經埋了許多小覷他的人，而現在,這個溝裡面，要多她一個趙徽音了。

「能夠成為姜青娥的未婚夫，果然不是個繡花枕頭呢。」趙徽音心中這般的想著。

此前的接觸中，她感覺李洛雖然也算是有些本事,但跟姜青娥比起來還是差得太遠，雙方從很多方面來看都是有些不匹配，除了那李洛長得還算好看外。

可隨著眼前這場大戰的結束，趙徽音不得不將這種看法扭轉過來。

不論在那湖底爆發了何種激烈的對碰，但李洛都用事實證明了他的實力。

而且這些也都不重要了，此次的門票賽，他們藍淵聖學府，終歸還是輸了。

趙徽音慵懶的舒展了一下曼妙的身子，算了，輸就輸了吧，其實也早就有一些預料，李洛是吧，我記住你了，以後我也會關注聖杯戰的，到時候倒是想要看看，你究竟能在聖杯戰上面走多遠。

...

在群山間氣氛沸騰的時候，在那最高處的看臺上，氣氛倒是陷入了一段時間的安靜。

那些大夏各方勢力的大佬們目光皆是銳利的盯著湖面上那道少年的身影，此時的少年，笑容燦爛自信，在那張臉龐上，他們看見了兩道熟悉的影子。

兩道曾經讓得他們心顫的影子。

那兩道影子，在那些年，簡直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

祝青火，都澤閻等人皆是面沉如水，眼中的情緒看不清楚喜怒。

最終，金雀府的司擎府主幽幽感嘆一聲，道：「當真是虎父無犬子啊，洛嵐府這位少府主，以前所有人都看岔眼了。」

這次，沒有人反駁，即便是祝青火，都澤閻都不得不承認，以前他們對這位不起眼的少府主太過的忽視了，但這真的怪不得他們，因為姜青娥太過的耀眼了，有她的存在，誰還會去關注一個曾經空相的少府主？

但如今等到他們回過神來的時候，卻是發現，這個被忽視的少府主，其實也是一條潛龍。

或許其光芒不及姜青娥，但也絕對不容小覷。

「李太玄，澹臺嵐還真是幸運。」

祝青火再次淡淡的說著這種話：「洛嵐府後繼有人啊。」

都澤閻面色漠然，眼皮微垂，未曾答話。

魚紅溪神色平靜，似是未曾感受到這些大夏大佬們心中湧動的情緒，她並不打算參與其中，畢竟金龍寶行的中立立場，從來不會改變。

「啪啪！」

倒是這個時候，突然有鼓掌聲響起，眾人目光看去，只見得小皇帝在拍掌，後者瞧得眾人看來，不由笑道：「聖玄星學府畢竟代表著我們大夏國，李洛今日力挽狂瀾，也算是我們大夏的英雄了。」

祝青火嘴角抽了一下，乾笑一聲。

攝政王也是在此時笑眯眯的道：「王上所言不差，這李洛的確是我大夏的少年英才，未來等他與姜青娥成長起來，我大夏說不得又將會多出兩位封侯強者。」

在場各大佬聞言都是笑著點頭，只是神色略顯複雜。

因為洛嵐府再出兩位封侯強者，可未必就是他們所樂意見到的事情。

而他們這邊說話間，素心副院長已是站起身來，她首先看向身旁面色有些晦暗的丘機子副院長，含笑道：「丘副院長，此次真是不好意思了。」

丘機子乾澀的道：「素心副院長客氣了，我藍淵聖學府技不如人，怪不得旁人。」

素心副院長頷首，再次客套了幾句，然後便是來到了看臺最前方，目視全場，柔和的聲音，響徹在了所有人的耳邊。

「首先辛苦七位聖玄星學府的代表，感謝他們為我們聖玄星學府守護了榮譽，同時也感謝藍淵聖學府的七位代表為我們帶來了七場精彩的比賽，我們將會帶著他們的希望，於那聖杯戰上走得更遠。」

素心副院長微笑著注視全場，目光在湖面上那少年的身上多停留了一會。

「至此我宣布，聖杯戰門票賽，到此結束。」

第四百二十章餘韻

轟轟烈烈，驚心動魄的門票賽終於是落幕了。

然而接下來的數日，整個學府內依舊是沉浸在那天大戰所帶來的餘韻之中，各種議論爭執片刻不停，而在這其中，不出意料的要以李洛那一場熱度最高，雖說從實力等級來說，一星院這一場最低，但那激烈以及驚險程度，卻是當屬七場之最。

這也就引得現在的李洛，徹底的成為了聖玄星學府中聲望足以媲美長公主，宮神鈞，姜青娥這些頂尖學員的風雲人物。

而能夠在一星院時就達到如此的成就，放眼學府這些年來，恐怕也就只有姜青娥做到過。

另外這種影響力與聲望也並不僅僅是限於學府內，因為此次門票賽在大夏國內同樣引來了極為巨大的關注，所以有關比賽的所有細節，最終都是在第一時間傳遍了大夏國。

這就讓得沒落許久的洛嵐府，再度出現在了無數人的視野中。

在李太玄，澹臺嵐失蹤的這些年，洛嵐府風雨飄搖，雖然如今還名列五大府之一，但實際上很多人都已經明白，洛嵐府的實力已經不足以立於此，只不過因為種種原因，當然最重要的是，那兩位府主畢竟還只是渺無音訊，並非真就完全確定了死亡，所以洛嵐府的這個五大府之一的牌子始終未曾被摘除。。

這幾年姜青娥獨立支撐洛嵐府，她自身所顯露的優秀與潛力，倒是讓得很多人知曉洛嵐府還有一隻雛鳳在積蓄力量，等待著有朝一日的一鳴驚人。

而至於李洛這位少府主，說實在的，存在感太低，如果不是一些有心人在注意，大夏國內很多人都自動的將其遺忘了，畢竟有姜青娥在那裡，那等璀璨光芒足以遮掩一切。

偶爾有人提起這位少府主時，更多還是因為與姜青娥的那一份婚約。

可此次門票賽後，大夏內無數人方才恍然想起這位少府主，而且最讓得人感到驚訝的是,這位在傳聞中很普通的少府主,竟然貢獻了如此令人感到驚豔的一場比賽。

他在比賽中展現出來的實力以及潛力,讓人不可小覷。

至此，方才有人回味過來，這位少府主之前那般籍籍無名,恐怕是在藏拙。

果然，擁有著李太玄,澹臺嵐那般優秀的父母,其自身又怎麼可能是個普通人,而洛嵐府有這潛龍雛鳳，看來未來可期。

這般大戰下來,倒是引得洛嵐府名氣大漲，府下諸多產業的生意都是變得更好了幾分，特別是溪陽屋,作為如今洛嵐府的重點產業,更是受益最大。

...

門票賽後的兩三天,李洛倒是處於休息的狀態,那場與陸蒼的大戰，算是他憑藉自身實力所經歷過最為驚險的一場,至於金龍道場與林梭那一次，更多還是因為三尾天狼的力量。

所以大戰後即便是李洛，都是有些精疲力竭,足足緩了好幾天才緩過神來。

休息的第三天，姜青娥倒是忙完了一些事情找上門來看他。

小樓前的沿湖碎石小道上,兩人並肩走著，偶爾閒談,氣氛悠閒而放鬆，沿途遇見許多學員時,都是在對著兩人投來注目，而在以前，這些目光更多都是在關注姜青娥，李洛屬於附帶那一種。

可這一次，那些看向李洛的目光，也是變得有些友善以及欽佩了。

不過兩人散步沒有持續多久，便是見到了前方的兩道人影。

兩人站在前方,顯然是在等著他們。

那是趙徽音以及陸蒼。

在門票賽結束後，藍淵聖學府的代表團並沒有立即離開，而是留下來遊玩了幾日。

趙徽音望著兩人，嬌媚的臉蛋上浮現出笑容,對著他們大大方方的揮了揮手。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也就走了上去。

「你們還沒走嗎？」李洛有些訝異的問道。

「這麼不歡迎我們啊？」趙徽音笑吟吟的說了一聲，然後補充道：「今天就會開始動身離開了。」

「歡迎畢業以後來大夏。」姜青娥說道。

趙徽音嬌笑道：「我不是說過嘛，你把李洛給踹了當洛嵐府府主，以後我就來大夏投奔你。」

李洛一臉黑線。

然後他看向陸蒼，後者一直盯著他，顯然是想要與他說話，而姜青娥也看得出來，於是便與趙徽音走到一旁去交談了。

「怎麼？比賽輸得不服氣嗎？」李洛靠著湖邊的石欄，笑道。

陸蒼搖搖頭，道：「其實嚴格說來，我才算是作弊的一方，畢竟不論如何，我那是借用了另外一人的力量，而你，是在進行著一打二。」

李洛笑了笑，這陸蒼倒也是實在。

「倒也算不上是作弊，那本來就是你們特殊的能力。」

陸蒼遲疑了一下，道：「其實我只是想要知道，你最後打敗我的那股力量，為什麼會那麼強。」

李洛一怔，他回想起當日湖底他的那一拳，那股力量雖說是因為他衍變了「水光相」，但最終能夠強到那一步，其實是因為那一霎那間他對雙相之力的一種領悟。

雙相之力有三個境界，小融，合一，成靈。

以往他的雙相之力一直都只是第一層小融的境界，可湖底那一拳，或許是心境過於的空明，那一瞬他雙相之力的境界，短暫的達到了「合一」。

那兩道雙相光環就是明證。

而在大戰之後的這兩天，他也繼續施展過雙相之力，但那雙相光環卻並未再次凝現，顯然那一拳，只是曇花一現，並非是他完全真正的掌握了。

不過這依舊是一個極好的消息，因為這說明他對雙相之力的掌控在逐漸的提升，此次只是偶然情況，但隨著他不斷的修行，想必等不了太久，他就能夠真正的達到「合一」境。

「那是真正雙相之力，合一境的雙相之力。」

李洛笑了笑，也沒有遮遮掩掩，而是直接說了出來。

「合一境的雙相之力。」

陸蒼念叨了一聲，惆悵的嘆了一口氣，道：「這才是真正的雙相，我雖然能夠借用我兄弟的力量與相性，將自身也是變成雙相，但這其實只是兩種相性，並非是雙相，所以我無法將它們融合，形成雙相之力。」

李洛點點頭，在與陸蒼交手的時候他就感受了出來，陸蒼在嫁接了陸藏的力量後，其相力的確變得很強，但那只是兩股很強的相力，兩者並沒有如同他的雙相之力一般，能夠融合在一起。

無法融合，自然就難以形成真正的雙相之力。

那只是兩條巨蟒，而難以成為真龍。

「不過你也很厲害了，未來可期。」李洛對著陸蒼豎起大拇指，真心的讚嘆，給予了這個對手足夠的尊重。

陸蒼笑了笑，道：「此次的聖杯戰我們藍淵聖學府應該就要缺席了，不過我會時刻關注你的，加油吧，我希望你能夠在聖杯戰上有更出色的表現，在那裡你所遇見的對手，遠比我更強。」

他頓了頓，道：「另外送你一個情報，此次聖杯戰一星院區，擁有真正雙相的人，並非你一個。」

「所以你這一次，你恐怕將會遇見與你一樣，真正會使用「雙相之力」的強敵。」

李洛有些訝異，但對此又並沒有感到太過的意外，於是他笑著點點頭。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倒是讓我有點期待了。」

第四百四十五章她的心

聖玄星學府西南角。

一片綠蔭間有一座座紅磚尖角樓閣聳立而起，此處對於學府內的學員來說稍微的有些陌生，因為那些尖角樓閣是唯有紫輝導師才有資格租用的修煉點，所以一般學員也很少會來到這邊。

在郗嬋導師的帶領下，李洛一行人倒是暢通無阻的來到了一座修煉閣前。

推開修煉閣厚重的石門，入眼的修煉場異常寬敞，場地以白色的晶石所鋪就，晶石中似是還流轉著淡淡的金光，而在最中央的位置，有一座丈許的石臺矗立。

修煉場內瀰漫著極其驚人的天地能量，伴隨著石門的推開，如同洪流般的湧來。

郗嬋導師，魚紅溪皆是封侯強者，這股能量於她們而言宛如清風撲面，可李洛措不及防下，卻是宛如不勝酒力的人掉進了酒缸裡面一般，神智都變得模糊了一些，暈乎乎的差點倒下去。

但郗嬋導師仿佛早有預料，提前伸出手拉住了他的手臂。

一股溫涼而磅礴的相力湧來，將李洛自那昏沉的狀態中喚醒了回來。

「好，好龐大的天地能量。。」

回過神的李洛忍不住的吞了一口口水，不愧是封侯強者專屬的修煉場，這裡的天地能量簡直比在相力樹上面還要濃厚。

「這是龍血金晶吧？」

魚紅溪走進修煉場，細長的高跟輕輕的踩了踩腳下那些流轉著金光的白色晶石，發出了清脆的聲音，她輕笑一聲，道：「聖玄星學府的確底蘊深厚呢，這種龍血金晶價格極其高昂，以這種材質打造的修煉室，不僅能夠匯聚天地能量，而且能量在經過時，還會沾染上一絲龍血之韻，即便是封侯強者吸收煉化了，也會對自身相力起到增益之效。」

郗嬋導師微笑道：「魚會長倒是謙虛，整個大夏，如果說要比財力,誰又能跟金龍寶行比？」

「金龍寶行一身銅臭,聖玄星學府才不屑於如此。」魚紅溪說道。

「如果魚會長覺得不喜歡這個味道的話,我倒是不介意把洛嵐府的庫房借給你們。」李洛翻了個白眼，說道。

魚紅溪紅唇一撇，道：「你洛嵐府那點地方,能放多少？」

李洛頓時感覺到被暴擊了，魚會長,你這話就太侮辱了吧！有錢了不起嗎？！你以為有錢就能快樂嗎？！

想到這裡,李洛突然惆悵的嘆了一口氣,如果他有足夠錢的話，現在恐怕水光相都已經八品了吧？木土相說不得也七品了,這麼看的話，有錢還真的能帶來很大的快樂。

可惜，這些不是我的錢。

在李洛面露苦澀的時候,魚紅溪則是轉頭對著站在大門外的曹聖說道：「曹聖導師,今夜的護法就麻煩你了。」

曹聖導師連忙擺手,笑道：「魚會長放心,我不會讓人來搗亂的，不過學府內極其安全,應該也不會有什麼事情的。」

「防備一下總是好的。」

魚紅溪微微頷首，然後眸光轉向李洛：「如果沒什麼其他的問題，那就直接開始吧。」

她的行事風格,還是一如既往的乾脆以及雷厲風行。

李洛自然樂得如此，點頭應下。

郗嬋導師雲袖輕揮,厚重的石門便是在轟隆隆的低沉聲響中，緩緩關閉。

曹聖導師望著關閉的大門,則是靠著一旁的石墩一屁股坐了下來，他摸了摸粗獷的臉龐,露出一些笑容，他已經很多年沒有與魚紅溪這麼近的交談過了，其實他明白，並不是魚紅溪在躲他，而是他自己不敢出現在她的面前。

在感情這方面，他的確是個懦夫。

當年的他，連與魚紅溪表白心跡的勇氣都沒有,因為他知道，那所迎來的必然是魚紅溪的拒絕，因為魚紅溪清楚的告訴了他，她喜歡李太玄。

在那之後,他就離開了金龍寶行，進入到了聖玄星學府，雖說都依舊是在大夏城的範圍，可他沒有再去找過魚紅溪，而魚紅溪又是何等驕傲的人，恐怕心中對他這種行為是分外的不屑，所以也幾乎再未與他有過聯繫。

曹聖明白，他這是因為自卑。

魚紅溪在他的心中太過的完美，他根本不敢對她有絲毫的妄想。

可悲劇的是，他還是對她產生了感情，不過那也正常，畢竟魚紅溪那麼優秀，是個男人都會喜歡。

曹聖嘆了一口氣，他眼目微閉，那在時間的衝刷下已經漸漸泛黃的記憶畫面，卻依舊是清晰的烙印在腦海最深處。

那時候的他尚是少年，家鄉遭災,逃難到了大夏城,衣不遮體，食不果腹。

他餓倒在城外,而就在他以為自己就將會這麼餓死的時候，一個溫熱的饅頭丟在了他的臉上，那香氣猶如是勾動著靈魂，讓得他用盡餘力狼吞虎咽。

等到他將這救命的饅頭舔得乾乾淨淨的時候，他這才有力氣抬起頭，望著站在他面前的人。

那是一個穿著紅衣的少女，少女很漂亮，同時也很驕傲，她目光居高臨下的打量著他。

「傻大個，想吃飯，就給我當苦力吧。」

說完，她便是徑直轉身走了，也並不在意他的回答與反應。

他在原地呆了幾秒，最後連滾帶爬的跟了上去。

後來的他，能夠展現天賦，漸漸的走入修煉的世界，最終成為這大夏的頂尖強者，其實一切，都是魚紅溪為他所帶來的。

曹聖撓了撓頭髮，粗獷的臉龐上露出笑容。

這些年他沒有出現在魚紅溪面前，其實更多的也是不想打擾她的生活而已，但在他的心中，他的命，早就被她用一個饅頭永遠的買下了。

這麼多年，她也從未讓他做過什麼，仿佛那種能夠讓一個封侯強者付出生命的恩情都已經被她所遺忘了一般。

如今好不容易她終於開口讓他做事了。

雖然只是守個門，但他覺得他應該表現得好一點。

曹聖拍拍膝蓋，他抬頭望著漸漸籠罩學府的夜幕，然後視線轉向了右側的方向，笑道：「我說老金啊，今天這裡，就當給我個面子，別來搞事了吧？」

在曹聖的目光注視下，夜色中有能量波動浮現，一道人影從空氣中緩緩的走了出來。

月光傾灑而下，不出意外的露出了沈金霄的臉龐。

「倒是沒想到素來狂放桀驁的曹聖導師，竟然也願意為人守門。」沈金霄微笑道。

曹聖導師嘆道：「守個門算什麼，只要她開口，繼續讓我去當苦力我都願意。」

「真是感人而卑微的愛情。」

沈金霄笑了笑，道：「曹聖導師，現在的你是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導師，整個大夏數得上號的封侯強者，你的地位不比魚會長弱多少，你完全有資格去追求她，而不是如此的妄自菲薄。」

「不敢吶，她太完美了。」曹聖導師苦笑道。

「這是你的執念。」沈金霄說道。

曹聖導師點點頭，他看著沈金霄，道：「那你的執念，是李洛？或者說，是姜青娥？」

沈金霄笑而不語。

「沈金霄導師，我不想跟你動手，所以你也別讓我為難，以前你跟李洛，郗嬋那邊的爭鬥我可以不管，但今天晚上，如果你要搞事，那可就別怪我不顧往日的一點交情了。」曹聖導師聲音變得平靜下來，那凌亂的頭髮下，眼神漸漸的變得異常的冷厲以及霸道了起來。

在沒有了魚紅溪針對性的降智光環後，這位曹聖導師也終於是顯露出了封侯強者的真正氣勢。

沈金霄擺了擺手。

「我不會動手的。」

「哦？那你跑過來是來看我守門的？」曹聖眉頭挑了挑。

沈金霄笑笑，他走上來，在曹聖旁邊的石梯坐下。

望著沈金霄這奇怪的舉動，曹聖眉頭微微皺了皺，但他也沒有理由將什麼都沒做的沈金霄強行趕走，只能心中提起一些戒備，同時說道：「沈金霄導師，其實我一直覺得，你對李洛的針對，似乎有點過於的沒有理由。」

「所以你，究竟是想要什麼？」

沈金霄依舊沒有回答，他只是抬起頭，望著天上的明月。

明月中，仿佛是倒映著姜青娥的身影。

可他的目光，並不是停留在姜青娥的臉頰上，而是帶著詭異之色的盯著姜青娥的心臟位置，然後舔了舔嘴角。

我想要，她的心。

第四百四十六章魚紅溪的相

閉攏的修煉場內。

李洛徑直在中央的那修煉臺上坐下，郗嬋導師與魚紅溪則是於修煉場兩側的蒲團上面盤坐下來。

「郗嬋導師，魚會長，我要開始了。」李洛看向兩人，提醒了一聲。

兩人皆是頷首，不過看得出來，她們的目光中都帶著一點好奇，畢竟她們也想知道李洛搞出這麼大的陣仗，究竟是想要做什麼。

李洛沒有在意她們的目光，手掌抹過手腕上佩戴的空間球，金色的捲軸自手中閃現而出。

捲軸略顯斑駁，也不知道究竟是何材質，一道道極為複雜古老的光紋時不時的顯現出來，散發著玄妙的韻味。

李洛盯著這卷捲軸，微微遲疑，便是咬破指尖，有鮮血滴落下來，落在了捲軸上面。

這捲軸乃是李太玄與澹臺嵐合力所煉製，而開啟的方法很簡單，就是需要李洛的精血為引，顯然，這是為了防止捲軸落到旁人手中。。

鮮血落在金色捲軸上，迅速的融入了進去，數息後，璀璨的金光猛然爆發,將這修煉場內照耀得猶如白晝，同時無數道光線交織,短短數分鐘後,一座龐大而複雜的六角金芒奇陣,直接是於半空中構建而成。

奇陣之中，無數金色的符文如精靈般的飛舞。

李洛望著這絢麗的一幕,倒是咂了咂嘴，老爹老娘搞的這東西，賣相倒是挺好看。

不過當他在這裡感嘆這座奇陣的賣相好看的時候,魚紅溪與郗嬋導師的面色卻是在此時漸漸的變得異常凝重起來，李洛畢竟只是相師境，所以無法感受到這座六角金芒奇陣的複雜與精妙，可她們身為封侯強者,又怎會那般的眼拙？

眼前這座奇陣，在她們所見過的諸多奇陣中，也必然算得上是極為高深的那一種。

「這是李太玄，澹臺嵐留下來的奇陣捲軸麼？想要煉製出這種級別的奇陣捲軸,可見兩人在奇陣上面的造詣之深。」郗嬋導師眼中掠過驚嘆之色。

魚紅溪那邊眼神同樣是有些複雜,她掌管著大夏金龍寶行，而背靠著寶行這棵大樹,她的眼光從某種程度來說,甚至是要比郗嬋導師更為的敏銳與老辣,所以她更是清楚的明白，眼前這座奇陣,一般的封侯強者都難以煉製出來。

如果這是李太玄,澹臺嵐親自煉製出來的，那只能說,這兩人，比她想像的還要厲害以及深不可測。

李洛所在的位置，便是奇陣的核心區域,只見得金光在他的前方凝聚,竟是化為了一座金色的鼎爐，一道道金色光線環繞在李洛的身軀上,這一瞬,他感覺這座奇陣的每一處都能夠任由它指揮,掌控。

同時有大量的信息湧入其腦海中,那是關於這座奇陣的諸多妙用。

他仔細的品味了半晌，旋即暗自鬆了一口氣，他此前最擔心的事情是他根本無法引導兩名封侯強者的力量來煉製小無相神輪，畢竟那種力量對於他而言太過的浩瀚磅礴，那種感覺，有點像是一條小魚在引動兩條大河的流水走向。

不過隨著接收了這座奇陣的諸多信息，他的擔心方才放了下來。

因為他發現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這座奇陣幾乎算是完全的自動化，他的作用只是在煉製的時候運轉「小無相神鍛術」，而奇陣會協助他將魚紅溪,郗嬋導師的力量轉化為小無相火，然後開啟小無相神輪的煉製。

這個過程，他的作用就相當於一個轉化器。

顯然,李太玄,澹臺嵐在煉製這道捲軸的時候，就已經將李洛的實力強弱也給考慮了進去。

「老爹老娘也有不坑兒子的時候啊。」李洛心中一聲感嘆。

「魚會長，郗嬋導師,你們只需要將自身相力不斷的灌注進入奇陣即可。」他收回心神，衝著盤坐於奇陣兩側的魚紅溪，郗嬋導師說道。

此時魚紅溪，郗嬋導師也是收回了打量這座奇陣的複雜目光，她們頷首應下，下一瞬，有兩道極其驚人的相力自她們的體內緩緩的升騰而起，那股相力之強，引得她們附近的空間都是漸漸的扭曲，繼而顯露出了異象。

郗嬋導師身後空間有無盡水波蕩漾，仿佛是一片浩瀚海域，而海域中，有低沉的虎嘯聲若有若無的傳出。

那是因為郗嬋導師第一相是水相，第二相是玉脂虎相。

魚紅溪那邊相力映射虛空,則是讓得李洛忍不住的多看了兩眼，因為那仿佛是一片赤紅的花海,花海中央,有一株妖豔而巨大的花朵搖曳生姿，花朵異常的豔麗，其上有紫金色的紋路，這些紋路似是展翅的鳳凰。

「鳳血薔薇花...」

李洛倒是將那株巨大的奇花給辨認了出來，那是花相的一種，據說這種奇花誕生於鳳血灑落之處，一旦成形，便可誕生靈智，尋常時候也以吞\*\*獸為生。

他倒是沒想到，魚紅溪的第一相，竟然會是這個。

而且在那花海中，隱隱有熾熱氣息升騰，本就血紅的鳳血薔薇花更是顯得豔麗熾熱，所以魚紅溪的第二相，怕是與火相有關。

轟！

當李洛在打量著郗嬋導師與魚紅溪顯露的相性時，她們已是捲起了磅礴相力，宛如兩股滔天洪流，帶著驚天動地般的氣勢，直接對著修煉場半空中那座六角金芒奇陣灌輸了進去。

轟隆隆！

仿佛是有雷鳴於虛空中不斷的炸響，修煉場內直接是形成了兩個巨大的能量漩渦。

不過雖說魚紅溪，郗嬋導師帶來的動靜極大，但李洛身處奇陣內，倒是未受到半點的影響，顯然這是來自奇陣的庇護。

他取出之前魚紅溪帶來的材料箱子，直接是將材料盡數的傾倒而出，而後一股相力將它們裹挾，落進奇陣中心的那座金色鼎爐之中。

而伴隨著魚紅溪，郗嬋導師兩人龐大的相力灌注，這座奇陣之上，一處處節點開始爆發出璀璨的光芒，宛如被點亮的星辰一般。

李洛內心平靜，他在此時運轉了「小無相神鍛術」。

一縷不過拇指大小的火苗，於他的面前顫動著凝鍊了出來。

望著這一縷小無相神火，李洛心中略微有點尷尬，如果靠他這點火力，莫說煉製小無相神輪了，恐怕連這些材料都很難熔化...

不過好在，藉助外力而來的力量，如潮水般的湧來。

一道道金色光圈，宛如光鏡般的出現在了李洛四周，兩股龐大的相力被這些金色光圈所吸收，下一刻，金色光圈顫抖著，一縷縷奇異金光傾灑而下，落在了火苗上面。

熊！

僅僅數息的時間，拇指大小的火苗猛的膨脹千百倍，一道約莫百丈龐大的火龍咆哮而出，在李洛那震動的目光中，徑直鑽進了奇陣中央的那座金色鼎爐之內。

大火燃燒，煉製開始了。

第四百二十一章學府的嘉獎

在門票賽落幕後的第五天，李洛終於是等來了他最期待的環節。

那就是來自學府的嘉獎。

雖說此次的門票賽讓得李洛在學府內的聲望暴漲，但這可從來就不是李洛想要的東西，以他務實的性格，更看重的還是學府的寶庫。

而且從一開始，他就是衝著學府可能將會賜予的金眼寶具而去的。

他現在最想要的，就是得到一道雙刀類的金眼寶具，因為此前用來湊合用的雙刀相具，在與陸蒼的激戰中，再一次的被摧毀了，而且隨著往後所遇見的對手實力越來越強，寶具的力量也將會變得愈發的重要，特別是當寶具達到金眼層次後，那對於持有者的戰鬥力的提升，將會是極其明顯的，所以現在的李洛最需要的，就是趕緊得到一件真正的金眼寶具。

畢竟，他也總不能掏出「光隼弓」來與人近身激戰，光隼弓雖然算是金線白眼級別的寶具，弓身還算是堅固，可其弓弦始終是弱點所在，萬一被傷及，光隼弓基本也就報廢了，只能費時費力的將其修復。

所以如果李洛不想要在那聖杯戰上戰鬥時束手束腳，那麼他就必須在大戰來臨之前，將近戰武器完美的解決。。

而對此李洛也做好了兩手準備，洛嵐府那邊他已經安排了蔡薇姐幫他物色，不過雙刀類的金眼寶具比較特殊，一時半會想要找到合適的難度不小，而且即便找到了，那價格恐怕也會極其高昂，雖說如今洛嵐府財政狀況變得良好了一些，但那麼大一筆支出，恐怕也是個麻煩事，因此李洛更加看好學府寶庫這邊，那裡收藏豐富不亞於金龍寶行，而且還是白嫖，簡直完美。

學府內的林蔭大道上，李洛興致高昂的跟隨著郗嬋導師一路前行，直往學府寶庫而去。

郗嬋導師單手負於身後,衣袂翩翩,氣質依舊是那般的知性冷靜,不過李洛感覺得出來，這幾天郗嬋導師的心情都很不錯。

「導師，我這次是不是給你長臉了？」他笑起來,很是大言不慚的道。

郗嬋導師一怔，旋即沒好氣的看了他一眼,道：「你這臉皮還真是厚,有這麼自誇的嗎？」

「只是實話實說而已啊。」李洛振振有詞的道。

郗嬋導師眼眸中掠過一抹笑意,不過她倒也沒有否認李洛的功勞，微微頷首,道：「嗯，你在門票賽上面的確表現還不錯，沒有辜負導師那麼辛苦的教導。」

「不過我心情還不錯更多的原因,還是因為沈金霄這幾天心情挺差。」

李洛頓時樂了,能夠讓沈金霄導師心情不愉快,那可真是一個好消息。

於是兩人就在這個話題上面深入的交流溝通了一下,最後雙方皆是愉悅的一笑。

在這種愉悅的氣氛下，李洛跟隨著郗嬋導師來到了學府寶庫之前。

學府寶庫是一座宛如巨龜般的建築,巨龜張開嘴巴，牙齒如銅門般緊閉。

在巨龜建築上面，可見無數道光紋若隱若現,隱隱間有著一股令人心悸的壓迫感在散發出來，那種感覺,就仿佛眼前的巨龜建築乃是活物一般。

在寶庫之前，已有一行人等待在此,李洛目光掃去，就見到了姜青娥,長公主，宮神鈞等人。

包括他在內，剛好七人，正是參與了門票賽的代表。

「怎麼連祝煊，葉秋鼎也在？」李洛嘀咕了一聲，這兩個傢伙在門票賽上面雙敗，險些讓門票從他們學府手中溜走,更是給李洛那最後一場帶來了不小的心理壓力。

所以這種嘉獎，怎麼會有他們的？

「還是那個原因，聖杯戰在即，學府也會儘可能把學員的實力提升一些,而給予寶具無疑是最簡單粗暴的方式，當然，學府也有學府的規則，不可能真的胡亂賜予，否則打破了規則對於學府而言也不是好事，同時也會被其他的學府所指責。」

「當然，祝煊與葉秋鼎在門票賽上面表現一般，學府也不會真給予他們金眼寶具，所以他們此次應該只是能夠獲得金線白眼級的寶具，其實說到底還是因為你奪得了門票，不然沒了那張門票，學府也就沒必要幫他們提升了。」郗嬋導師若有若無的聲音傳來。

李洛聳聳肩，感情這倆傢伙能來混嘉獎，還是因為我自己發揮得太好？

「呵呵，我們的門票賽英雄終於來了。」

當李洛到場的時候，氣質優雅矜持的長公主率先看來，她光潔的鵝蛋臉頰上露出戲謔的笑容，開口說道。

其他人的目光也是投來，眼神各異。

「殿下可別給我拉仇恨，如果不是各位學長學姐在前面打下基礎，我那一場根本無關緊要。」李洛連忙否認英雄的稱號，因為這簡直就是把他架到火上烤。

一旁的姜青娥金色眸子掃過李洛，輕笑道：「殿下可別欺負他。」

長公主失笑，挽住姜青娥的手臂，道：「青娥你這是在護夫嗎？」

「這不是理所應當的事嗎？」姜青娥倒是落落大方，沒有顯得有什麼嬌羞。

一旁的都澤紅蓮撇撇紅唇。

宮神鈞則是面帶微笑，注視著眾人。

倒是臺階上的素心副院長此時輕輕咳嗽一聲，將眼前的年輕男女們目光拉了回來，她笑容溫和，目光掃來，令人感覺到一種莫名的安心感。

「今天將大家招來的目的，想必你們也都知曉了，所以多餘的話我便不多說了，希望你們能夠在寶庫中挑選到心儀的寶具。」

素心副院長簡單的說了一句話後，便是轉身，只見得有璀璨相力於她掌心凝聚，片刻後，一枚極其複雜的光印從她掌心緩緩的升起，飄向了前方緊閉的銅門。

光印與銅門接觸，頓時化為璀璨的光線於銅門上蔓延開來。

數息之後，這座如巨龜般的建築物似乎是劇烈的抖動了一下，那一瞬，這座建築仿佛是發出了低沉的龜吟之聲。

轟隆！

銅門緩緩的開啟。

素心副院長一馬當先，徑直走入，而李洛，姜青娥等人對視一眼，也是懷著一份期待，迅速的跟了上去。

進入寶庫，則是一條走廊，走廊的兩側是一些有著透明水晶的石室，石室內則是懸浮著琳琅滿目的諸多寶具奇珍，只不過這裡的寶具，基本都是白眼級，並不算出眾。

只不過這種數量，還是相當的驚人。

但是李洛還算是比較淡定，畢竟他在那金龍道場內，已經見過這樣壯觀的一幕，所以還算是有些抵抗力。

一行人走過走廊，伴隨著素心副院長推開了一扇石門，而後一座寬敞的大殿出現在了眼前。

李洛他們走進大殿，第一時間就看向了石殿內，那裡有十根石柱，他們的目光順著石柱往上，然後就呼吸微微粗重的見到，在那石柱頂端，皆是有一道璀璨的光團靜靜的懸浮。

有驚人的能量波動從中不斷的散發出來，仿佛是在周圍形成了能量颶風。

光團內，有耀眼的金光閃爍，仿佛十隻金色的眼睛，散發著驚心動魄的吸引力。

李洛在此時忍不住的吞了一口口水。

十道金眼寶具...

真的是，好想全部搶走啊。

第四百二十二章挑選

十根石柱矗立於大殿內，石柱頂端的光團耀眼璀璨，各自引動著天地能量於周圍不斷的凝聚，形成各種各樣的能量奇景。

李洛灼熱的目光一個個的掃過去，那十個光團內，光芒吞吐不定，隱約可見其中之物，或刀劍，或甲冑，或各種奇特之物，但每一件都散發著極端強橫的能量波動。

「這就是真正的金眼寶具麼。」

李洛心中喃喃自語，眼前這十件金眼寶具所散發的能量波動，遠遠超過他之前獲得的「光隼弓」，而且他還能夠隱約的感覺到這些金眼寶具具備著一種靈性，它們仿佛是有著一些自主意識一般，它們會自主的自天地間吸收天地能量來淬鍊自身，那能量吞吐間，猶如一呼一吸。

從某種意義來說，金眼寶具已是某種活物。

在場眾人中，也就唯有長公主，宮神鈞最為的平靜，畢竟兩人身份最為尊貴，有著王室做支撐，金眼寶具雖說罕見，但他們也不至於表現得如李洛這窮孩子一般。

連姜青娥都沒有完全無動於衷，雖說她的「金闋劍」也是金眼寶具，但身上也就僅此一件了，如果能夠再獲得一件其他類型的金眼寶具，她自然是很樂意的。。

其他人更是在火熱的打量著，唯有著祝煊，葉秋鼎兩人面色晦澀，因為他們沒有資格選擇金眼寶具，只能等李洛他們選擇完了，再由學府賜予金線白眼級的寶具。

雖說如果能夠獲得金線白眼級的寶具也算是不錯的結果，但有了眼前金眼寶具的對比，他們總歸是有點不太平衡。

但不平衡也沒用,他們心知肚明,如果不是這次門票最終還落在學府的手中,不然以他們那兩場敗績，恐怕連寶庫的門都沒資格進。

此次能夠進來混個金線白眼寶具，還是因為李洛的力挽狂瀾。

當然,以兩人的性格，想要他們因此心懷感激,那顯然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至於這兩人有沒有感激,李洛真是半點關注的興趣都沒有,此時他的目光已經一個個的掃過了十件金眼寶具，他的目標很明確,成套的雙刀類金眼寶具，但是很可惜，十件之中都沒有。

這也正常,雙刀實則是兩柄,這相當於兩件金眼寶具,如果是天生鍛造就成套的,那不論是價格還是稀罕程度，都將會成倍的提升。

以前李洛的雙刀,都不過只是普通的相具，連白眼級都算不上，所以自然好尋,可如今當級別提升到金眼級後，想要再輕易找到,那就是有點異想天開了。

所以李洛在沒有見到成套的雙刀類金眼寶具後，也就立即放下了奢望,退而求其次的找尋單刀類金眼寶具。

這倒是好找了許多。

十件金眼寶具中，有兩柄刀形金眼寶具。

而在石柱上面,有光芒若隱若現，形成文字介紹著兩柄刀形寶具。

「寒冥刀，金眼寶具，以萬載寒石鍛造而成，刀氣極寒，以冰相之力催動，兩者疊加,刀芒過處，皆為冰屑。」這是一柄通體深藍色的長刀，刀身散發著凜然的寒氣，它靜靜的懸浮於光團中,四周的空氣在不斷的凝結成冰晶。

「墨鱗刀，金眼寶具，東海深域有魚為墨鱗，長尺許，通體幽黑，其形如刀，身披黑鱗，墨鱗魚喜群聚，少則數百，多則上千，遊行之時，似是滔天刀芒隨水而動，所過之處，即便是封侯強者，也唯有退避。」墨鱗刀是一柄漆黑短刀，刀身略顯削薄，刀刃幽黑，散發著一種極其鋒利的氣息，偶爾刀刃上有一抹流光緩緩的流過，光芒折射間，面前的虛空就隱隱的出現了一道淡淡的撕裂痕跡。

李洛看著著兩柄刀形寶具，寒冥刀只是一掃而過便不太在意，因為其與他並不匹配，他身懷多種相力，但卻並沒有冰相之力，所以此刀在他的手中倒是發揮不出最大的威力，反而是那柄墨鱗刀，讓得他有些動心。

這柄短刀刀刃上流轉著的黑光，光是看著，就讓得他感覺到眼睛微微的刺痛。

如此鋒利以及霸道的刀氣，遠超他之前的那些雙刀。

李洛看得心動不已。

「想要這兩柄刀嗎？」姜青娥的聲音突然從旁邊傳來。

「如果想要的話，我們可以一人拿一柄。」姜青娥金色眸子帶著問詢的衝著李洛眨了眨眼，讓得後者心臟都是劇烈的跳動了兩下。

李洛一怔，旋即連忙搖頭：「不用，這裡也有你需要的金眼寶具，沒必要浪費這兩柄刀上。」

「你不是更喜歡雙刀一些麼。」姜青娥說道。

李洛心頭微暖，解釋道：「以我現在的實力，除非是一體同源的成套品，否則真給我兩柄金眼寶具武器，我也未必能夠展現其威能，與其如此，還不如暫時專一一點。」

姜青娥想了想，這才點點頭，李洛說得倒也沒錯，金眼寶具固然威能強大，但對於相力的消耗也是不小，現在的李洛只是化相段，不可能肆無忌憚的催動金眼寶具，所以未必就是拿得越多就越厲害。

「好吧，其實一直都想要為你弄一把金眼寶具，畢竟家裡這一把，是師父師娘為我打造的，你都沒有呢。」姜青娥抿著紅唇笑了一下。

「怎麼感覺你話語中有點炫耀的意思。」李洛望著眼前女孩那絕美的容顏，面色有點古怪的道。

「有嗎？」

姜青娥微微睜大清澈的金色眸子，露出與平常那種從容冷靜不相符的無辜之色。

李洛翻了個白眼，好你個黑心腸的大白鵝。

「你有看中的嗎？」李洛岔開話題，問道。

姜青娥頷首，伸出纖細手指指向了一根石柱，李洛目光看去，只見得那石柱頂端的光團內，有一方三角石盤，而石盤之中，鑲嵌著三顆金珠，三顆金珠中心的位置皆是有一道細微的豎痕，一眼看去，猶如是三隻緊閉的眼目。

李洛看向石柱上面的文字。

三眼金珠，金眼寶具，以相力催動，可爆發寂滅之光，此光可消融相力，一旦侵入人體，中者體內相力將會被迅速的消融，寂滅之光有三色，一目一色，三色玄光齊出，中招者短時間內幾成廢人。

李洛眼中有著驚嘆之色浮現，姜青娥看中的這件金眼寶具顯然也是不凡，那霸道的寂滅之光，足以讓得許多強敵都忌憚。

看得出來，此次學府給予的嘉獎也是份量十足，沒有隨意的敷衍，而這一切的緣由，無疑都是為了後面的聖杯戰做鋪墊。

在李洛與姜青娥都各自有著心動之物的時候，素心副院長則是看向了宮神鈞與長公主，笑道：「你們兩人雖然不缺金眼寶具，但畢竟這是學府的嘉獎，你們就在此處隨意的挑選一物吧。」

宮神鈞聞言，突然露出了莫名的笑容：「素心副院長，此處的東西都可以挑選嗎？」

長公主鳳目微挑，未曾言語。

素心副院長一怔，而後笑著道：「皆可。」

宮神鈞笑了起來，英武的面龐在此時更加的生動：「既然副院長都這樣開口了，那可就不要怪學生貪婪了哦。」

素心副院長眸光微閃，似是明白了什麼，但還是點點頭。

他們這邊的對話，也並未遮掩，所以連李洛，姜青娥，都澤紅蓮等人都是將疑惑的目光投過來，他們不太明白宮神鈞這究竟是什麼意思，眼前這十道金眼寶具雖然少有，但應該不至於讓宮神鈞這位攝政王之子說出貪婪二字吧？

在他們疑惑的視線下，宮神鈞則是大步走出，不過讓得他們驚訝的是，他並未走向面前的十根石柱，而是直接走向了大殿最後方的位置，李洛他們順著望去，然後便是見到在那裡的牆壁上，有一個什麼東西凸了出來。

那似乎是一個長柄，灰不溜秋，讓人根本難以察覺，想必如果不是宮神鈞特意走向這邊，李洛他們都難以發現這裡有這麼一個東西。

而宮神鈞，明顯是衝著它而來。

李洛皺眉望著那個長柄，數息後，心頭突然一動。

那個長柄...似乎是一個劍柄或者說刀柄...

李洛轉頭與姜青娥對視一眼，都是從對方眼中看見了一抹恍然之色。

那是一柄插在牆壁中的刀或劍！

第四百四十七章突如其來的變故

煉製比李洛想像的還要更加的容易。

甚至一時間，還有點想要打瞌睡。

因為李洛發現他老爹老娘留下的這座煉製奇陣實在是過於的自動化，他在其中存在的作用，就僅僅只是單純的運轉小無相神鍛術凝鍊出一縷小無相火而已。

而奇陣則是會將魚紅溪，郗嬋導師兩名封侯強者所提供的相力化為某種特殊的燃料，以此來將李洛那一縷小無相火壯大，然後投入那座中樞所在的那座金色鼎爐內。

金色鼎爐內的諸多材料則是在熊熊火焰內翻滾，開始不斷的融合。

那些材料的融合，同樣不是李洛在操縱，這座奇陣宛如是一座早就設定好的精密機器，那些煉製的步驟也如同烙印在其中一般，有條不紊的進行著。

只是如此一來，對於李洛而言，就實在顯得太過的輕鬆與無聊。

而李洛這副昏昏欲睡般的模樣，自然也是落入到了魚紅溪的眼中，同時她的眼神也是變得更為的凝重，因為她同樣是看了出來，這座奇陣在自動的進行著一種煉製。

「這是...奇陣生「靈」？」

李洛目光短淺，看不明白這座奇陣的特殊之處，而魚紅溪卻是封侯強者，所以她才能夠更加清晰的知道，煉製出這座奇陣的李太玄，澹臺嵐究竟有多高深的手段。。

這讓得她不得不在心中暗自一嘆。

那兩人，的確是讓人不得不服。

當年他們尚在大夏時，真的是那一代的強者都被他們遮掩了光芒,沒有人敢在他們兩人面前自稱天驕，因為那簡直就是一個笑話。

如今他們已經離去數年,魚紅溪原本是有些漸漸的遺忘他們曾經的耀眼,可如今這座奇陣的出現,再次讓得她回憶起了那幾乎被他們所支配的恐懼。

魚紅溪神色複雜，旋即收斂了情緒,專注的灌注著自身磅礴的相力。

修煉場的另外一側，郗嬋導師同樣是在為眼前的奇陣而驚嘆。

「此次的煉製，應該是沒什麼問題了。」她自言自語的說道,眼神間也是漸漸的放得輕鬆下來。

雖說洛嵐府有不少的敵人，但這裡畢竟是在聖玄星學府內，應該沒人能夠潛入得進來，唯一還算麻煩的就是沈金霄,但如今曹聖導師守在外面，他也不至於會強行闖進來搗亂。

說著話時，愈發磅礴的相力自郗嬋導師體內席捲而出，然後對著那座奇陣滾滾湧去。

不過,也就是在這一瞬,郗嬋導師體內湧動的相力，突然出現了劇烈的紊亂波動。

郗嬋導師眼神陡然一變。

她突然伸出手掌,用力的捂住了有著薄紗遮掩的臉頰,眼中有著痛苦以及驚駭之色湧現出來。

「怎,怎麼會？！」她聲音都在此時變得嘶啞了許多。

已經安靜多年的麻煩，怎麼會在此時突然的出現異動？！

郗嬋喉嚨間,發出了有些痛苦的呻吟聲。

與此同時,在那薄紗下，有黑色的紋路在迅速的蔓延出來,然後猶如一條條黑色小魚一般，直接鑽進了她的一隻眼瞳內，霎那間,郗嬋導師的右眼瞳便是陡然化為了漆黑色彩。

一股詭異,不安的氣息，隨之散發出來。

可她的左眼瞳卻是很正常,其中閃爍著混亂與掙扎之色,仿佛是在爭奪著什麼。

這直接是導致郗嬋導師體內的磅礴相力在此時開始出現了劇烈的震蕩,引得四周空間在不斷的破碎。

她眼中的混亂之色越來越濃烈。

「李,李洛，小心！」她用盡最後的力氣，發出了一道叱喝聲。

轟！

就在她聲音落下的那一瞬，她的相力徹底失控，指尖有一道相力洪流暴射而出，相力仿佛是化為了滾滾洪水，碾碎虛空，直接對著李洛所在碾壓而下。

這突如其來的攻擊，讓得李洛措不及防。

面對著那來自封侯強者的攻擊，他一時間連閃避的能力都失去了。

不過就當那相力洪水即將籠罩下來的時候,半空中突然有紅色的相力爆發而出，直接是化為了一面巨大的花瓣，花瓣如同一堵巨牆,不僅擋下了那道磅礴相力,甚至還將那股相力迅速的吸收了進去。

「郗嬋導師？！」

另外一側的魚紅溪站起身來，臉色有些凝重的盯著郗嬋那邊，顯然先前正是她的及時出手,化解了郗嬋突然對李洛的攻擊。

「魚會長，郗嬋導師怎麼了？！」李洛鬆了一口氣，急忙問道。

「她有些失控了。」

魚紅溪盯著郗嬋導師那眼瞳中閃爍的混亂與掙扎，柳眉緊鎖，道：「這股氣息，是異類的汙染，她曾經被異類汙染過？」

李洛心頭一震，有些難以置信的望著郗嬋導師。

郗嬋導師，竟然也被異類汙染過？！什麼異類，連封侯強者都能汙染？

對了，郗嬋導師一直都帶著面紗，這是在遮掩一些什麼嗎？

轟轟！

而在他們說話間，郗嬋導師無風自動,那漆黑眼瞳愈發詭異,她這一次的目光鎖定了魚紅溪，玉手一揚,只見得一道磅礴相力如長河般的湧現，下一瞬,一頭藍色巨虎自其中跳躍而出。

巨虎身軀上，還有著黑色的紋路在蠕動，那股兇煞滔天的氣勢，引得李洛頭皮發麻。

吼！

巨虎咆哮，虎爪對著魚紅溪拍下，虛空直接是被那股恐怖的力量撕開了一道道的裂紋。

魚紅溪仰首，她玉指迅速結印，而後化為掌印，神色肅穆的推出。

「赤花印！」

只見得赤紅相力滔天席捲，竟是化為了一道巨大的手印，而手印的中央，有一朵似是在燃燒的妖豔之花，驚人的相力波動隨之散發，震蕩虛空。

砰！

巨虎與花掌印相撞，狂暴的颶風於修煉閣內爆發，橫掃四方，不過好在修煉閣本就是封侯強者專用，防護能力做得極其的到位，所以倒是將這戰鬥的餘波給承受了下來。

巨虎被震退十數步，但旋即又是咆哮著衝出。

魚紅溪眉頭緊鎖，此時的郗嬋顯然狀態混亂，她不可能真的下死手，只能不斷的抵擋對方的攻勢，同時還得小心郗嬋混亂之下對李洛發動攻擊，在兩名封侯強者面前，相師境的李洛無疑跟螻蟻一般，一點戰鬥餘波就能將他抹滅。

而且她們的目的原本是幫助李洛煉製，如今她跟郗嬋打了起來，自然也就沒有餘力再給李洛提供相力來進行煉製，所以這局面持續下去，今天的目的也就泡湯了。

李洛這座奇陣也不可能一直的運轉下去，一旦隨著其核心力量消散，奇陣也會消失，到時候李洛顯然不可能再弄出一道相同等級的奇陣來煉製。

所以，這局面一下子就變得麻煩了起來。

魚紅溪心思急轉，如果實在不行，就只能將曹聖叫進來了，但到時候人多眼雜，難免多生波折。

而就在魚紅溪這般躊躇的時候，位於奇陣之中的李洛突然神色微微的有些變化，那是自奇陣中傳來了一些信息，顯然，魚紅溪與郗嬋導師的戰鬥餘波，也影響到了奇陣，繼而激發了奇陣的一些守衛能力。

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這座奇陣，功能還真是挺齊全。

這讓得李洛分外的感動，顯然兩人當初在煉製這座奇陣時，當真是傾盡了心血，將一切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因素都是計算在了其中。

於是李洛思索了一下，最後迅速的對著魚紅溪高聲喊道：「魚會長，把你的相力給我，我來制服郗嬋導師！」

魚紅溪聞言，怔了怔，這小子倒是好狂的口氣...

不過她也是果斷之人，在這種時候並沒有過多的猶豫，屈指一點，便是有著磅礴的相力呼嘯而出，灌入了那座奇陣之中。

也罷，倒是要看看，你這小子能做出什麼來。

第四百四十八章黑魚

隨著魚紅溪龐大的相力灌入奇陣，這座奇陣頓時發出了劇烈的轟鳴聲。

只見得一道道金色光圈於李洛的身前成形，宛如一座大炮管口般，直接對準了郗嬋導師。

而此時郗嬋導師眼瞳中的混亂依舊是在持續，她似是察覺到了危險的氣息，混亂的目光頓時投向李洛所在，屈指點下，斑斕的藍色巨虎已是踏碎虛空，對著李洛撲殺而去。

「小心！」魚紅溪連忙提醒，那好歹是封侯強者，舉手投足間就能斷裂山河，李洛那小身板，真是搽著就死。

此時的李洛，神色凝重，但出奇的他並沒有感受到那巨虎撲殺所帶來的危險氣息，他明白這應該是奇陣的原因，否則憑他那相師境的實力，現在早就被郗嬋導師那封侯強者的相力威壓鎮壓得動都動不了絲毫，更別提還想正面抗衡了。

他心如止水，心念一動，下達了這座奇陣的某個指令。

熊熊！

那一瞬，小無相火以魚紅溪提供的龐大相力為燃料，突然變得洶湧起來，而後火焰咆哮而出，自那一道道金色光圈中穿梭而過。

那金色光圈仿佛是具備著某種特殊的效果，看似浩瀚磅礴的火焰掠過後，卻是在不斷的縮小，數息後，待得熊熊烈火衝出最後一道光圈時，竟是變得只剩下拳頭大小。

那縷火焰呈現璀璨的金色，蜿蜒流動，隱隱看去仿佛是一條細小的火龍。

嗤！

金色的細小火龍與斑斕的巨虎相撞，那一瞬，斑斕巨虎瞬間被消融，而後直撲郗嬋導師。

郗嬋導師雖說此時處於混亂狀態，但封侯強者敏銳的直覺卻是讓得她條件反射般的運轉相力,磅礴相力於指尖繼續凝聚,壓縮,最後形成了一枚深藍色的水滴。

那水滴剛一出現，四周的虛空便是呈現一種塌陷的跡象，那模樣,仿佛水滴內蘊含著黑洞一般。

咻！

深藍色的水滴暴射而出，再度與那撲來的金色火線相撞。。

嗤！

然而即便是郗嬋導師已經施展出自身相當拿手的手段,可所取得的效果依舊不大,金色火線掠過,神秘如黑洞般的水滴再度消融。

下一瞬，金色火線直接是射在了郗嬋導師臉頰上。

面紗在此時瞬間化為虛無。

面紗之後,是一張極為漂亮的臉蛋，或許是因為自身水相的緣故，郗嬋導師的肌膚泛著水嫩的光澤,瓊鼻挺翹,紅唇緊抿,略微有點冷美人的氣質。

只不過更讓得人在意的是,在郗嬋導師的右側臉頰上，竟是紋著一條黑色的小魚紋身。

那條小魚的紋身格外的詭異,仿佛是具備著生命一般，魚尾時不時的輕輕擺動，黑魚的眼瞳泛著白光,隱隱有著極端邪惡，混亂,詭異的不祥氣息散發出來，光是看著,就容易讓人心神搖曳，生出種種負面情緒。

白皙潔淨的臉蛋上,生出一尾黑色小魚，倒是莫名的令得郗嬋導師有了一點妖豔的感覺。

而此時，那黑色小魚身上流淌出道道黑水，黑水往上遊動，不斷的鑽進郗嬋導師的右眼之中。

顯然，這條黑色小魚，就是郗嬋導師混亂的源頭。

「好強烈的異毒汙染！」

魚紅溪望著郗嬋導師臉頰上那詭異的黑色小魚，臉色頓時一變，因為那條黑色小魚，連她都是感覺到了一種強烈的危險氣息，她難以想像，這黑色小魚的汙染，究竟是什麼級別的異類留下來的。

谷嶖

難道是異類王嗎？！郗嬋遇見過異類王？！

不過更讓得魚紅溪在意的是，此時黑色小魚之外，突然出現了一道金色的光圈，如果仔細看去的話，那道細細的光圈仿佛是一條燃燒著火苗的火龍以口銜尾之勢形成了一個圓形。

淡淡的金色光圈環繞在了黑色小魚外，猶如是形成了一種封印般，漸漸的將黑色小魚散逸的黑色氣息盡數的封閉了起來。

那道光圈，顯然就是先前李洛以奇陣所爆發出來的金色火線。

郗嬋導師右眼中的混亂也是在此時開始迅速的消退，十數息後，她的雙目再度恢復了如水般的清明。

恢復的那一瞬，她第一時間抬起手掌，捂住了臉頰右側的那條黑色小魚紋身，白皙臉色陰晴不定。

魚紅溪的身影出現在了郗嬋導師前方，她盯著後者,問道：「郗嬋導師，你沒事吧？」

她的身體上並未散去湧動的相力，顯然還對其保持著一些戒備。

郗嬋導師如何察覺不到魚紅溪的防備，當即苦笑一聲，有些黯然的搖搖頭，然後看向奇陣中的李洛，道：「李洛，對不起，險些壞了你的事。」

李洛連忙搖頭，道：「導師不必介意，您也是因為幫我才導致身體出了問題。」

郗嬋導師沉默了一下，取出新的面紗將臉頰覆蓋，道：「你剛才的出手，似乎是將它暫時的封印了，這道封印倒是挺特殊，想來會讓它安靜一段時間。」

「我們還繼續嗎？」她問道。

魚紅溪看了李洛一眼，郗嬋導師顯然並不太想解釋她臉頰上那尾「黑魚」，想來這其中應該是有一些故事，不過既然她本人不願意說，他們顯然也不可能多問。

至於安全問題，想來學府高層應該是對此知曉的，這種異類汙染雖然有隱患，但郗嬋導師畢竟是封侯強者，正常情況下還是能夠對它造成壓制的。

「郗嬋導師沒問題的話，那就繼續吧。」李洛笑道。

魚紅溪見狀，也就不再多說，繼續回到原位。

郗嬋導師眼帘微垂，看得出來，經過先前的變故，她的情緒也是變得低落了許多，但此時為了李洛的煉製，她還是強行打起精神，運轉自身相力，再度開始了之前的灌輸。

煉製，則是在經過一場有驚無險的變故後，繼續開始了。

而接下來的煉製過程就乏善可陳了，過程很簡單以及無聊，李洛完全作為一個擺設，安靜的看著這座奇陣完成了整場的表演。

不過對此他沒有任何的意見，畢竟這是老爹老娘的心意，身為兒子，就只能乖乖的享受了。

所以，當一縷晨輝撕裂雲層，投射到這座龐大的學府中時。

煉製，終於是結束了。

龐大的奇陣光芒開始迅速的消失，李洛前方的那座金色鼎爐也是在消散，一縷金光從中徐徐的飛出，最後落在了李洛的面前。

那是一個金色的三角狀之物，其上遍布著晦澀古老的紋路，彼此交織，光是看去都讓人感覺到一種神秘之感。

李洛沒有細看，而是第一時間將其收起，丟進空間球內，然後站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

只是他的外表看上去平靜如水，可唯有他自己能夠知道此時他心中情緒是何等的激動。

小無相神輪成功煉製，那麼他距離自己的第三相，也就算是跨近一大步了。

第四百二十三章金玉玄象刀

在殿內眾人驚疑的目光中，宮神鈞的腳步果然是停在了那面厚重牆壁之前，目光饒有興致的盯著牆壁上面那一道長柄之物。

「那是什麼？」都澤紅蓮驚訝的道。

姜青娥與李洛聞言也無法回答，但此時隨著仔細的看去，他們才隱隱的感覺到那長柄似是有些不凡，其上雖然落滿了灰塵，卻隱約有著一縷暗金光芒若隱若現，而且雖說那上面沒有任何的能量波動散發出來，但不知為何，他們卻是感覺到了一些莫名的危險氣息。

顯然，這插入寶庫牆壁的神秘刀劍恐怕是有些不凡。

「如果所料不差的話，那應該是「金玉玄象刀」，一柄以金玉玄象象角所煉製而成的金眼寶具，據說手持此刀，可平增一道神力，宛如玄象衝擊，足以一刀裂山。」在眾人都暗自疑惑間，一旁的長公主突然微笑著出聲，為他們解惑。

「金眼寶具，金玉玄象刀？」李洛一怔，喃喃一聲。。

對於這個答案，李洛略微有點失望，這把刀這麼神秘的藏在那裡，他還以為是一件紫眼寶具呢，最不濟也應該是紫線金眼吧？結果還是金眼寶具。

這倒不是他過於膨脹連金眼寶具都覺得低了，只是先前宮神鈞那麼大的反應，不由得把他的期待值給拉高了起來。

畢竟宮神鈞好歹也算是攝政王之子，眼界相當之高，金眼寶具雖說價值不菲，但也不至於讓他有如此表現。

「這柄金玉玄象刀有什麼特殊的來歷嗎？」倒是姜青娥更為細心一些，微微沉吟，便是問道。

長公主輕笑一聲，不過此次她還未曾說話，那負手在旁的素心副院長便是笑著道：「這柄刀，是院長曾經的佩刀。」

此言一出，李洛等人頓時睜大了眼睛，這刀，竟然是院長佩刀？！

一名王級強者曾經使用過的武器？！

這一次，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變得熾熱起來，即便是姜青娥都是面露心動之意。

「這柄金玉玄象刀陪伴了院長最長時間,見證了院長的成長,後來院長踏入王級,這柄刀的作用就不大了，於是就被他封存於此。」素心副院長微笑道。

「從等級來說，這柄刀的確只是金眼寶具,不過跟隨著院長久了，自然靈性更足,院長將其封存在寶庫中,也有著藉助此處諸多寶具為其蘊養的心思。」

「而且王級強者之物,或多或少會殘留一些王級強者的氣息或者說「王氣」，若是能夠長期持有它,對於自身未來的道路也會有著裨益。」

隨著素心副院長悠悠的聲音落下，殿內眾人眼中的熱切就變得更加濃鬱了。

原來，這柄刀還有這種神效！怪不得連宮神鈞都會為之心動。

「有關於金玉玄象刀的消息,也算是隱秘,看來還是沒瞞過你們兩人。」素心副院長看向長公主,輕笑了一聲,從宮神鈞先前的反應來看，他顯然一開始的目標就不是眼前十根石柱上面的金眼寶具,而是那隱藏在寶庫牆壁上面的「金玉玄象刀」。

「看來副院長是真的願意讓我們將這柄刀取走了？」長公主說道。

「我說過，此處的東西你們都可以挑選，既然你們能發現「金玉玄象刀」,它自然也算是在其中了，所以我不會阻攔。」素心副院長笑了笑。

不過她的聲音頓了頓,悠然道：「我不會阻攔，但這個前提是,你們真的能夠把它從牆壁裡面拔出來。」

此言一出，眾人皆是一驚。

聽這話的意思,想要拔出這柄刀，還不是什麼容易的事？

「我說過，此刀具備遠超金眼寶具的靈性，而且其上有「王氣」殘留，再加上它插在此處多年，已經與寶庫連接極深，想要將它直接拔出來,難度恐怕不小。」

素心副院長聲音溫和的道：「如果你們對它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試試，誰拔了出來，那就可以帶走它。」

「那我就來先試試吧。」

素心副院長聲音落下,宮神鈞便是一笑，而眾人對此也沒反對，畢竟這還是宮神鈞率先發現的，他的確有權利第一個嘗試。

李洛咂咂嘴，對於那「金玉玄象刀」他自然也是心動，不過他感覺自己應該沒戲，畢竟連宮神鈞都出手了，他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學員，他的出手，大概率是能夠成功的，而且如果連宮神鈞都失敗了，他又有什麼理由能夠成功？

轟！

當李洛想著這些的時候，宮神鈞已經出手，只見得極端驚人的相力在此時宛如萬千玄光般於其體內暴射而出，這些玄光於其身後迅速的凝聚，化為了一顆顆璀璨天珠。

宮神鈞身影一縱，掠上牆壁，袖袍一揮，勁風席捲，將那刀柄之上的塵埃盡數的震飛，而後那刀柄便是顯露出了原本的暗金色彩，其上似是有神秘紋路若隱若現。

在殿內眾人眨也不眨的目光下，宮神鈞毫不猶豫的伸出手掌，緩緩的緊握住了刀柄。

他能夠感覺到握住的那一瞬，那自刀柄上傳來了一股抗拒力，隱隱間，似是有刀嘯聲響起。

但宮神鈞面色絲毫不變，伴隨著他一聲低喝，只見得其握住刀柄的手臂上，竟是有著蛟龍鱗片浮現出來，青筋聳動，肌肉震動間，連虛空都是在微微的震蕩。

與此同時，在其身後的一顆顆天珠呼嘯而來，化為光點落在手臂上，宛如星辰點綴。

這一刻，所有人都是能夠感覺到宮神鈞那右手臂上凝聚了多麼恐怖的力量。

那一拳下去，當真是有斷江河，劈山嶽的威勢。

如此力量，會拔不出這柄牆中刀？！

轟轟！

宮神鈞強勢拔刀，一波波巨大的相力光環不斷的震蕩擴散出來，於這大殿內捲起颶風，引得大殿都是在微微的顫抖。

磅礴的相力不斷的從宮神鈞體內爆發，在其身軀表面，似是盤踞著一條巨蛟，然而不論人蛟如何的傾盡全力，催動足以掀翻山嶽的力量，但那插在牆壁上的刀柄，卻始終都是紋絲不動。

而寶庫的牆壁顯然也是特殊材料所製造，其上布滿著玄妙的光紋，不然恐怕也承受不了宮神鈞如此的力量。

殿內眾人看得目不轉睛，同時面色也是開始變得有點凝重起來。

轟！

又是一次極其磅礴的相力爆發，那股相力衝擊宛如百丈巨浪般的對著李洛他們所在的地方傾瀉而來，不過伴隨著素心副院長手一抬，那股相力衝擊便是消散於無形。

宮神鈞鼓脹的衣服以及飄散的頭髮也是在此時緩緩的落了下去，那股磅礴相力也是隨之減弱。

他的身影徐徐的落下，神色有些複雜的轉過身來，有些無奈的苦笑一聲：「難怪副院長會任由我們嘗試，看來我是高估了自己的本事。」

「現在這情況，我該說什麼才合適？」他攤了攤手，雖說失敗了，但卻並不顯得沮喪，這顯露的心態倒是讓得素心副院長微微頷首，而那都澤紅蓮更是美目中滿是欣賞。

在眾人無言間，李洛則是遲疑了一下，提供了建議。

「可以說...對不起，打擾了？」

第四百四十九章魚魔咒

修煉閣的大門被打開。

李洛，魚紅溪，郗嬋導師三人也是走了出來，然後他們就見到門口的曹聖以及沈金霄。

曹聖連忙站起身來，衝著魚紅溪露出笑容：「煉製結束了嗎？都還順利吧。」

不過剛說完，他就感覺氣氛有點不太對，那是因為郗嬋導師異常冰冷的目光越過了他，投向了後面的沈金霄。

「沈金霄，是你搗的鬼吧！」郗嬋導師周身磅礴的相力在此時湧動起來，她直接是一步踏出，纖細玉手猛的一握，只見得沈金霄四周的虛空頓時有著裂痕浮現，藍色相力如洪水般的湧出，化為一片水罩，將沈金霄籠罩在其中。

恐怖的巨力自水中散發出來，瘋狂的對著沈金霄擠壓而去。

那裡的空間，都是被巨力擠壓得扭曲起來。

不過面對著郗嬋導師的憤怒出手，沈金霄神色卻是頗為的平靜，他的身軀上有赤紅的相力升騰起來，高溫瀰漫，瞬間就將籠罩而來的藍色相力蒸發，那赤紅相力升騰間，似是在其身後形成了一道暗紅色的赤影。

赤影生有四臂，兇氣瀰漫。

李洛見狀，眼神微微一凝，這還是他第一次見到沈金霄顯露他的相性，這是...炎魔相？

這種相性屬於火相的一種衍變，頗有些少見，但比起正常的火相，平添了幾分兇暴之氣。

沈金霄背後四臂炎魔伸出巨臂，對著面前虛空狠狠的一撕，那由郗嬋導師相力所化的相力囚牢便是被其生生的撕碎開來，沈金霄一步踏出，出現在了數十步之外。

「郗嬋導師，你這是要對我出手嗎？這可不符合學府的規矩。」沈金霄淡笑道。。

郗嬋導師眼神冰寒。

曹聖導師對於雙方的出手也是有些驚疑，但還是問道：「郗嬋導師,是出什麼事情了嗎？」

魚紅溪看了他一眼,道：「先前煉製時,郗嬋導師出了點問題，看來她懷疑是沈金霄導師的原因。」

曹聖導師眼神微凝，遲疑了一下,道：「是，是「魚魔咒」爆發了？」

魚紅溪眸光一閃,魚魔咒？就是郗嬋導師臉頰上的那條黑魚嗎？看來在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導師中,這並不是什麼秘密。

不過曹聖導師沒有過多的解釋,因為魚紅溪畢竟不是學府的人，有些事情他也不好隨意的透露,不然就算是違反了學府的規矩。

但魚紅溪同樣不是那種好奇心旺盛的人，所以並未追問。

倒是郗嬋導師怒意難平，一擊不中,便是爆發出驚人相力,又要出手。

但這一次她周身的相力剛剛湧現,便是被一股突然降臨的強大力量硬生生的壓了回去,與此同時，空間泛起波瀾,一道人影直接是出現在了場中。

「郗嬋導師，怎麼回事？」

現身的人，竟然是素心副院長,此時的她臉色嚴肅的盯著郗嬋導師等人，想來是感應到了此處爆發的相力波動,這才現身趕來。

曹聖導師見到素心副院長現身，倒是主動上前,將這裡發生的事情詳細的說了一遍。

「魚魔咒爆發了？」素心副院長聞言，眼神頓時一凝,迅速來到郗嬋導師身旁，不顧後者無奈的目光，雙手捧著她的臉蛋，強行摘下了面紗。

「咦？」

然後素心副院長就看見了郗嬋導師臉頰上那一尾黑魚之外的金色光圈。

「被封鎮下來了？好特殊的封印，莫非這是金龍寶行的秘術嗎？」素心副院長驚訝的出聲，然後看向了一旁的魚紅溪。

以往郗嬋導師的「魚魔咒」爆發時，都是她來幫忙封鎮，而這一次郗嬋導師臉頰上那一道神秘金環，封鎮力量比她出手時還要更強。

谷襗

魚紅溪聞言，剛欲說話，卻是聽到李洛輕輕咳嗽了一聲，於是她立即心領神會，輕笑道：「正巧我隨身帶了一道金龍寶行收藏的「封鎮捲軸」，先前情況緊急，也就只能用上了。」

「多謝魚會長了。」素心副院長感謝道。

魚紅溪笑著擺了擺手。

郗嬋導師將面紗戴上，冷聲道：「我懷疑是沈金霄暗中施展了手段，令我的「魚魔咒」爆發，我覺得有必要對他進行徹查！」

沈金霄聞言，笑道：「曹聖導師可是看了我一個晚上，我想我應該沒那個本事在曹聖導師眼皮底下搞出什麼事情吧？」

曹聖導師遲疑了一下，還是說道：「我一晚上的確在防備著他，但他並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舉動。」

沈金霄微笑的看向郗嬋，道：「郗嬋導師，我知道這些年你一直都對我心懷怨憤，但當年的事情真的是一場失誤，我為此也向你屢屢道歉，但你卻從未接受。」

「不過你的「魚魔咒」是誰種下的，你應該最清楚不過，所以也希望你不要以此來含血噴人，這個罪名,我可擔當不起。」

郗嬋導師眼中的寒意幾乎是要凝結成冰,雙手緊握。

一旁的李洛則是在此時開口問道：「那不知道為何沈金霄導師你會出現在這裡？而且還等了一個晚上？本來情況好好的，結果你一來就出了變故，如果說你沒有一點嫌疑，似乎也不太可能吧？」

沈金霄平靜的道：「我來這裡，的確是想要看看你在搞什麼東西，畢竟一個小小相師境，卻是請來了兩名封侯強者協助，我不得不懷疑你是不是有著想要將什麼麻煩帶進學府，繼而影響學府立場的目的。」

「或者，你現在可以當著副院長的面，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你在煉製什麼嗎？或者你煉製的東西究竟有什麼作用？」

李洛盯著沈金霄的臉龐，笑著搖搖頭：「無可奉告。」

沈金霄道：「所以為什麼不是因為你煉製的某些東西，導致了郗嬋導師失控呢？說不定，你才是罪魁禍首呢？」

郗嬋導師目光冷冽的投來：「沈金霄，閉嘴。」

沈金霄淡淡一笑，也並未多說什麼，而是直接轉身離去。

素心副院長眸光看向曹聖，道：「曹聖導師，先麻煩你送魚會長離開學府吧。」

曹聖連忙點頭。

魚紅溪則是笑了笑，今天的事情顯然是學府內部的一些問題，她身為金龍寶行的人的確不適合留在這裡，所以在衝著李洛頷首示意後，便是款款而去。

曹聖導師屁顛顛的跟了上去，但是又不敢靠得太近。

隨著他們離去後，素心副院長方才拉著郗嬋導師走到一旁，做了一些交流，這才離去，而走時她只是看了李洛一眼，也並沒有審問他今夜找了兩名封侯強者究竟是在煉製什麼。

隨著眾人皆是離去，場中也就只剩下郗嬋導師跟李洛了。

李洛誠懇的道：「導師，對不起，給你帶來了一些麻煩。」

雖然他也不清楚郗嬋導師那失控究竟是什麼原因，但如果他不找郗嬋導師幫忙的話，那種事情應該大概率就不會出現了。

「與你無關。」

郗嬋導師搖搖頭，而後她邁開腳步，沿著青石小道對著外面走去。

李洛猶豫了一下，也是跟在她的身後。

兩人安靜的行走於清晨的林間小道上，如此好半晌後，李洛聽見了郗嬋導師幽幽的聲音傳來。

「李洛，你知道我為何會被異毒汙染嗎？」

第四百二十四章刀來

李洛的建議讓得殿內氣氛稍微安靜了數息，其他人都是眼神有點古怪，人家就是客氣一下找個臺階，你還真是不客氣呢。

神特麼的打擾了。

宮神鈞也是愣了一下，旋即無奈的笑道：「李洛學弟還真是幽默。」

旋即他看向素心副院長，道：「副院長，看來我與這「金玉玄象刀」是無緣了。」

他也還算是灑脫，最起碼錶面看起來如此，當然，現在的他也只能如此，不然難道還能直接硬搶嗎？

素心副院長頷首，她對此倒是並不感到意外，金玉玄象刀插在這裡也有好些年了，以前來到這裡的學員，當然也不會就只有宮神鈞等人，但至今無人能夠將這把刀給拔出來。

具體原因她倒是很清楚，那是因為金玉玄象刀跟隨院長多年，靈性極強，所以也是擁有著傲氣，畢竟在體驗了王級強者的力量後，又怎麼還會認同其他人？

再加上金玉玄象刀在寶庫多年，也算是與寶庫有了一些特殊的連接，所以如果是想要憑藉蠻力將其硬拔出來，那無疑是在以一人之力抗衡整座寶庫，而這座寶庫，可是學府重地，其中所凝聚的力量，就算是一般的封侯強者也未必能夠強行破壞。

所以，即便宮神鈞算是如今學府內最強的學員，但想要拔出玄象刀，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還有其他人想要試試嗎？」素心副院長又是看向了其他人，畢竟宮神鈞都已經出手過了，其他人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儘管嘗試，這樣才會公平。

聽到素心副院長此話，長公主便是立即走上前一步，笑靨如花的道：「雖然我感覺自己也沒有什麼機會，但這麼好玩的事情，嘗試一下應該也不吃虧。」

素心副院長笑著點點頭。

而後長公主便是在眾人好奇的注視下也是飄身而上，伸出玉手握住了刀柄，下一瞬，有強大的相力爆發，直接是在她的身後形成了一道青鸞光影。

青鸞振翅，吞吐天地能量。

長公主白皙嬌嫩的手背上,有青筋微微凸顯,貝齒間青氣湧出,她也是催動了全力。

只不過，正如她所說，似乎沒什麼作用。

刀柄依然是紋絲不動。

長公主見狀,倒是沒有什麼可惜，直接是果斷的掠下身來,衝著眾人搖搖頭,道：「看來我也與它無緣。」

宮神鈞與長公主皆是折戟,直接是讓得李洛，都澤紅蓮等人心頭一涼,連這兩人都不行，看來這柄刀留在寶庫這麼多年無人能取，的確是有一些原因的。

想到此處,他們對那柄金玉玄象刀的興趣也減弱了許多,這刀厲害是厲害,但拔不出來就只是一個擺設了。

不過姜青娥倒並未因此就折損鬥志,相反，宮神鈞與長公主的失敗,反而激起了她的興趣，她那仿佛蘊含著神秘般的金色眸子中，少有的流露出了灼熱與戰意。

「青娥,想要試試嗎？我們學府可未曾出現過九品光明相，說不得連院長這柄佩刀,都會為你放下傲氣呢。」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看向了姜青娥，聲音溫和的問道。

所有人都聽得出來,素心副院長似乎還有點期待姜青娥的嘗試，可能是真的覺得她或許會有一些機會。

李洛也是咂咂嘴,九品光明相就這麼吃香嗎，真是羨慕。

姜青娥聞言，微微頷首應下，然後衝著一旁的李洛道：「我試試能不能拔出來，拔出來了就送給你。」

這話說出來，頓時讓得周圍眾人都是神色各異的看來。

長公主似笑非笑。

都澤紅蓮撇嘴不屑，那祝煊,葉秋鼎都是滿眼酸溜溜的，這該死的李洛，天天吃軟飯。

而面對著眾人的目光，李洛則是神色坦然,這口飯吃了這麼多年，還是這麼的香，旁人的譏嘲就如過眼雲煙，完全不需要在意，因為那純粹只是嫉妒。

「青娥姐，加油！」他還大喊一聲，為姜青娥打氣。

姜青娥飄身而上，纖細玉手一把握住刀柄，體內九品光明相光芒大放，長發飄揚，有金色的光紋於其白皙肌膚上迅速的蔓延而出。

嗡！

然後在場的眾人便是心頭一震的見到，那在宮神鈞，長公主等人全力之下紋絲不動的金玉玄象刀，竟是在此時發出了細微的嗡鳴聲，而後他們就神色極其複雜的見到，伴隨著姜青娥的用力扯出，那深深插入牆壁的刀身，竟是緩緩的出來了一截。

竟然真的有用！

而在眾人那震動的目光中，刀身自牆壁中拖出了半寸，隱約可見暗金光芒流轉，同時有刀嘯之音若有若無的響起，那刀嘯，宛如古老巨象在嘶嘯長鳴。

在場眾人甚至能夠聽出那刀嘯中，似乎是蘊含著一種心動又遲疑的情緒。

而姜青娥則是在此時，感覺到了一股阻力，手中的刀柄似乎是再度變得宛如磐石一般，無論她如何運轉相力，都是再無法扯出來。

「還是不願麼？」

姜青娥輕語一聲，這柄金玉玄象刀的確靈性很強，它在眷戀著曾經的主人，有了那位院長作為此前的主人，它並不願意再落入其他人的手中。

九品光明相的確讓其遲疑，但最終它還是未能選擇。

「那就隨你吧。」

姜青娥倒是並不在意，直接果斷的鬆開了手掌，任由那柄玄象刀再度插進牆壁，只是露出一截刀柄。

她落下身來，衝著素心副院長搖頭道：「副院長，此刀過於念主，有院長珠玉在前，恐怕沒什麼第二任主人能夠被它認同。」

素心副院長也是無奈一笑，道：「這脾性，倒是與院長如出一轍。」

其他人見到連姜青娥都是無法讓這柄刀歸順，頓時徹底死了心，比如都澤紅蓮根本連嘗試的興趣都沒了。

其他人也是收回目光，帶著遺憾的去從那十件金眼寶具中做挑選了。

李洛雖然對其頗為眼熱，但在見到之前那三人的失敗後，他也明白拔出此刀的難度太大，所以連他都是收斂了一些妄想，嘆息一聲，目光轉回了那柄「墨鱗刀」。

或許今天，他只能選擇它了。

而在李洛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他突然察覺到手腕處傳來了一些灼熱感，當即怔了怔，手掌摸了過去，那是一隻暗紅色的鐲子...

鐲子裡面，封印著三尾天狼。

這是什麼情況？

嗡！

與此同時，李洛似是聽見了一道極為細微的刀嘯聲，傳入耳中。

李洛目光一閃，然後緩緩的轉過頭，看向了那牆壁上面的刀柄，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他似乎看見刀柄微微顫動了一下...

看錯了吧？

他這般想著。

然後他就感覺到手腕上面的暗紅鐲子愈發的熾熱，滾燙。

李洛心中有靈光一閃。

暗紅鐲子是院長留給他的...而眼前的金玉玄象刀，又是極其的戀主，莫非這是兩者間有了一些感應？

這刀，莫不是把他認成了院長？

想到此處，李洛就忍不住的想要失笑，沒這麼荒繆吧？

他想了想，抬起了手掌，遙遙的對著那插在牆壁上面的刀柄。

姜青娥，長公主，都澤紅蓮都是有所察覺，然後古怪的目光就投了過來。

這傢伙，在這裡擺什麼姿勢呢？

他們的目光讓得李洛臉色也有點發燙，但此時只能硬著頭皮，一聲如雷大喝。

「刀來！」

第四百五十章魚魑王

對於郗嬋導師為何會身中異類汙染這件事，李洛心中的確是非常的在意，所以當前者這話說出來後，他立即就露出了傾聽模樣。

「你應該知道在我們學府鎮壓的那座暗窟深處，有著一個極其可怕的異類的存在吧，龐院長這些年不敢離開暗窟，親自坐鎮最深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防備這個存在。」

「那是一位異類王。」

「你可以將其稱為「魚魑王」。」郗嬋導師提起這個名字時，眼眸中有著陰霾與懼意浮現。

「魚魑王？」

李洛喃喃一聲，異類王啊...那可是堪比王級強者的恐怖存在，一旦讓這種級別的異類王出現在他們的世界上，恐怕整個大夏都將會化為死亡之地，如今眼前這些繁華生機都將會破滅，那是真正的生靈塗炭。

「當年魚魑王曾試圖打破暗窟，走向大夏，而學府自然是不可能將這個禍害放出來，於是雙方展開過極為激烈的戰鬥。」

「雙方博弈多次，後來學府組織了一場大圍剿。」

「那場大圍剿，不僅學府紫輝導師盡數參與，甚至還特意邀請了大夏其他的封侯強者，這其中，就有著你的爹娘。」郗嬋導師看了一眼李洛。

李洛聞言，臉龐上頓時浮現出驚愕之色，想來他是沒想到連他老爹老娘都參與過那次的行動。

「只不過那次的大圍剿，最終還是以失敗而告終，而也就是那次的行動後，學府定了一個規矩，如果不是真到萬不得已時，不再邀請外界強者進入暗窟。」郗嬋導師緩緩說道。。

「這是為什麼？」李洛很是不解，雖說聖玄星學府底蘊雄厚，實力超群，但能有幫手總歸是好的吧？

「因為在針對異類的時候，有時候人多，不見得就是好事，反而會變成禍事。」郗嬋導師平靜的說道。

「異類是由無數負面情緒凝聚而成，它能夠勾動人心深處的負面情緒,特別是異類王...它們的汙染太過的強大,而外界的強者實力固然強橫,但內心陰暗者也不在少數，這些人，很有可能會在與異類王的接觸中,被悄無聲息的感染。」

「所以，鎮壓暗窟這種事,有時候反而是學府裡面這些年輕的學員們,會比外面那些歷經無數爾虞我詐的人更加的適合...畢竟,心性終歸是要純粹一點。」

「當初那場大圍剿，到了最後的時候,那些被汙染的強者反戈一擊，反而是讓我們損失極大。」

「當時那種混亂下，「魚魑王」險些打破暗窟,但好在最終被龐院長抵擋了下來,當然,不得不說,你爹娘也給予了很大的助力，他們的確很厲害,這一點連龐院長都是親自認可了的。」

李洛心緒湧動，沒想到當年在暗窟中竟然還爆發了如此驚天動地的大戰，而他的一些疑惑也是在此時被解開,比如為何學府每年在鎮壓暗窟這上面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甚至許許多多的學員性命，但他們都未曾向大夏其他的勢力發出過求援。

原來是曾經被拖累過一次。

「而我臉上的這道「魚魔咒」,就是在那個時候，被異類王「魚魑王」所留。」

郗嬋導師深吸一口氣,道：「當時「魚魑王」被龐院長以及你的父母聯手所阻，它最終分出九道化身而逃,而我與沈金霄一組，聯手追上了一道化身，我二人本是啟動了封鎮之術，試圖將這道魚魑王化身鎮壓封印。」

「但或許是魚魑王其他的化身也是遭遇了阻擊，於是這道化身開始轉變為真身。」

「其實此時「魚魑王」也已受創，即便是真身降臨，憑藉著封鎮之術依舊是能夠困住它一時半會，這個時間大概率是能夠拖到院長他們趕來的。」

「但是...沈金霄對魚魑王心生懼意，導致封鎮被破，而後他趁我與魚魑王交手時獨自後撤...憑我一人，自然不可能是「魚魑王」的對手，如果不是關鍵時刻院長趕來，我或許早已殞命暗窟之中。」

「可即便最後保下了性命，卻也被魚魑王種下了「魚魔咒」，這是它最為擅長的手段，即便是封侯強者也會被汙染，若不是當時院長全力出手幫我封鎮，恐怕要不了太久，我就會徹底被汙染。」

「從此以後，我就帶上了面紗，不敢讓人看見臉上的「魚魔咒」。」

李洛神情複雜的聽著郗嬋導師說著這段往事，雖然導師的聲音很平靜，但他依舊是能夠感覺到其中的兇險以及被汙染後的憤怒與絕望。

谷呌

「這沈金霄，真是個狗東西！」

李洛咬牙罵道，顯然這就是郗嬋導師與沈金霄的恩怨來由了，難怪郗嬋導師對沈金霄有諸多的針對，原來當年也是被沈金霄給坑了一把,這個仇,不可謂不深。

想來如果不是因為學府的規矩，郗嬋導師恐怕早就與沈金霄決一死戰了。

「事後他的辯解是他當時已經發過撤退的信號,只是我執意要留下，這才導致雙方出現了分歧，未能聯手抗敵。」

「豬狗不如！」

李洛怒斥，雖然表現誇張了點，但心中的確是抱著不少的怒意，這沈金霄真是個畜生，明明坑了郗嬋導師，還在這裡強詞奪理，指責是郗嬋導師未能與他同時撤退。

「學府應該把這個敗類驅逐！」他忿忿不平的道。

郗嬋導師淡淡一笑，道：「這種事情本就是爛帳，很難說得清楚，畢竟當時就我二人在那裡...所以就算是學府，也不知道如何處理這種事情，最後經過諸多討論，只是斥責了沈金霄。」

「太便宜他了！龐院長老眼昏花！」

郗嬋導師搖搖頭，道：「此事學府有學府的立場，不過我也說過了，未來時機到了，我自己會來解決這個恩怨，而到時候只希望學府不要幹預就好。」

李洛微微沉默，誠摯的道：「導師，未來有這個機會的話，一定要加上我，經過您這事後，我對沈金霄的厭惡以及仇恨已經再度加深了！」

「這麼好打不平？」郗嬋導師輕笑一聲。

李洛搖搖頭，憤怒的道：「主要是這畜生害得郗嬋導師這麼漂亮的臉蛋，現在每天帶一個面紗來教導我，這讓我損失了多大的眼福？」

「......」

郗嬋導師美眸虛眯的盯著李洛：「李洛，你這膽子是真的大，連導師都敢調戲？」

李洛痛心疾首的道：「這都是學生的肺腑之言，導師這麼漂亮，帶著面紗實在暴殄天物。」

對於他這種誇張模樣，郗嬋導師眸子中也是忍不住的浮現出許些笑意，她如何不知曉，李洛這樣只是想要讓她低落的情緒好受一些。

「行了。」

她伸出手，揉了揉李洛的頭髮。

「真想要幫我，這次聖杯戰就拿一個最強一星院學員回來吧，因為這會算做是我的成績，到時候我就能夠藉此向學府申請一些東西...」

「有了那些東西，我或許就可以找機會跟沈金霄了斷一下了。」

「可以嗎？」

望著郗嬋導師那清澈剪水雙瞳中帶著的一絲絲請求，李洛也是收斂了笑意，然後緩緩的點了點頭。

「但我也希望導師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

「最後一刀，讓我來捅。」

第四百二十五章刀來了

大殿內，李洛這突如其來的一聲大喝，頓時讓得所有目光都帶著驚愕的投射在了他的身上，而特別是當眾人看見他手掌遙遙對著牆壁上面的刀柄時，更是忍不住的嘴角一抽。

「李洛，你這是發病了麼？」

身後的祝煊忍不住的失笑出聲，這李洛腦子突然壞掉了嗎？他以為他擺好姿勢然後大吼一聲，那金玉玄象刀就會主動破牆來投嗎？

真以為你是主角，王八之氣能夠亂放的嗎？

其他人也是神色略有些古怪，唯有姜青娥若有所思的盯著李洛的面龐，道：「難道你與這金玉玄象刀產生共鳴了？」

旁人會覺得李洛此時純粹是在惡作劇，畢竟連宮神鈞，長公主都拿這柄刀沒有辦法，一個化相段的李洛又憑什麼？但姜青娥卻從未覺得李洛會比兩人弱，連她剛才都能引得金玉玄象刀遲疑，那麼李洛能夠與其產生共鳴，那也不是什麼匪夷所思的事情吧。

「姜青娥，你再盲目，也該有個度吧？」不過這話被一旁的都澤紅蓮聽見，則是忍不住的皺眉，這姜青娥平日裡也是極其的冷靜理智，怎麼在這李洛身上時，就總是會犯傻呢？

不過對於都澤紅蓮的話，姜青娥並未理會，眸光只是停留在李洛的身上。

而李洛同樣未曾答話，因為就在他喊出「刀來」兩個字的時候，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手腕上面的暗紅鐲子變得愈發的滾燙，強烈的灼痛傳來，甚至讓他懷疑那裡的皮膚已經被燒傷。

與此同時，那傳入耳中的刀嘯聲，變得愈發的歡喜與迫切。

這種刀嘯，姜青娥，宮神鈞他們都未能察覺，唯有負手而立的素心副院長，眼神在此時突然微微一凝，眼中有著驚疑之色浮現。

鏘！

不過還不待她有什麼反應，下一瞬，那刀嘯聲，便是由無形化為有形,猛然間嘹亮的於殿內震蕩而起。。

所有人眼中都有震驚之色浮現。

咻！

因為他們見到那插在牆壁上,不論此前宮神鈞他們如何傾盡全力都如磐石般紋絲不動的刀柄,竟是在此時劇烈的顫抖起來，而後伴隨著一道鏘聲響起，一抹耀眼刀光於大殿內爆發而起。

那抹刀光明亮耀眼,仿佛是一頭古老巨象破空而來，那巨象的象牙呈現金玉之色,宛如天刀,足以撕裂虛空。

刀光一閃而逝。

待得眾人再度回神時,眼瞳驟然緊縮。

因為牆壁上面的刀柄已是消失不見。

所有人包括宮神鈞，長公主都是在此時緩緩的轉過頭,看向了李洛的位置，然後他們便是見到，原本李洛伸出的手掌上,此時已經憑空多了一把刀。

一把古樸的直刀。

刀身呈現金玉之色,其上遍布著斑駁的紋路,猶如古老巨象粗糙厚重的皮膚,足以承受天崩之力，刀刃處,金玉之光流轉不停，只不過這柄刀似乎並沒有過於明顯的鋒銳感，相反,它更偏重的仿佛是一種沉重以及力量。

李洛雖然握著時沒有什麼沉重感，但刀身懸空時,那裡的虛空分明是出現了細微的扭曲，仿佛是在承受著山嶽重壓一般。

寂靜的大殿內,李洛低頭注視著手中的直刀，眼中的熾熱幾乎是要化為火焰湧出來。

他的心臟跳動得猶如捶鼓一般,一種巨大的幸福感簡直讓他腦子裡面傳來了眩暈感。

他真的沒想到，他這一伸手一大喝，這連宮神鈞，長公主他們都求而不得的玄象刀，竟然會主動來投！

這隨意的嘗試，顯然得到了難以想像的收穫。

李洛手指緩緩的緊握住刀柄，這一瞬,他有一種感覺，他的力量獲得了增強，這股力量不是相力，而是單純的肉身巨力...

果然,這柄玄象刀，能夠賦予持有者神奇的巨力。

真是奇特。

李洛咧嘴一笑，不愧是院長大人曾經的佩刀，雖然同為金眼寶具，但顯然這柄玄象刀，遠比他所看中的墨鱗刀更為的厲害。

他的手掌自刀身上撫過，粗糙冰涼的觸感仿佛是在撫摸著一頭遠古玄象，而玄象刀也並沒有任何的反抗，這讓得李洛悄悄的鬆了一口氣。

他可是心中清楚，玄象刀會與他共鳴，可不是因為他自身的原因，而是因為在他的手腕上，帶著由院長煉製而成的封印手鐲，這上面有院長的力量，所以玄象刀才會將他誤認為是院長，主動來投。

玄象刀雖說具備靈性，但終歸沒有真正的靈智，所以倒也沒有出現發現被騙後直接砍了李洛的事情，不然現在的李洛就得躲到副院長身後求保護了。

李洛心滿意足，這才抬頭看向大殿內的眾人，此時的他們都沉默的望著他手中的玄象刀，那副表情，相當的複雜與難過。

特別是宮神鈞，素來從容英武的面龐在此時稍微的有點呆滯。

他無法明白，為什麼他求而不得的東西，卻是會被李洛招手即來。

你不是院長大人曾經的佩刀嗎？你剛才的驕傲呢？！

我真是...頂你個肺。

這種情況，連有著良好素養以及城府的宮神鈞，都是忍不住的在心中爆了一句粗口，然後深深的吐了一口氣，有點受挫的將目光從玄象刀上面轉開。

一旁的長公主國色天香的鵝蛋俏臉上同樣是布滿著錯愕之色，不過她倒沒有宮神鈞那麼大的反應，畢竟玄象刀本就不適合她，但她同樣無法理解，為何這驕傲的玄象刀，會去主動選擇李洛。

這小子，有這麼優秀？可是再優秀，你能比得過姜青娥嗎？

連姜青娥剛才都失敗了，李洛怎麼可能成功？

這一刻，冷靜的長公主也是滿腦子的茫然。

「李洛，你究竟做了什麼？」倒是那都澤紅蓮忍不住的出聲，一臉見鬼的表情。

李洛語氣沉穩：「緣分二字，妙不可言，或許是這玄象刀感應到了未來的我有稱王之姿，所以主動來投。」

「你就鬼扯吧！」都澤紅蓮咬著銀牙，還稱王之姿，如果比的是臉皮厚度，可能你還有點機會。

「那我怎麼知道是啥情況！」

李洛翻了個白眼，嘟囔道：「我就搞著玩玩，它自己飛了過來，說不定是因為它拒絕的人數有限制，剛才剛好達到了某個極限，所以我伸手它就來了，不過說起來剛才下一個嘗試的人本來應該是你的，但你自己放棄了。」

「或許剛才就算是換作你伸手召喚它，它也會主動來投。」

都澤紅蓮一怔，美豔的臉頰有些變幻不定，這種鬼話應該不可能的吧？但這種理由，似乎要比李洛有稱王之姿要更加的有可信度？

剛才換作她去嘗試的話，說不定真就把玄象刀給拔出來了？

一想到此，都澤紅蓮突然有點懊惱到胸口痛。

「調皮的小傢伙，可別亂說。」

此時素心副院長笑著搖搖頭，道：「你會引動院長的佩刀，必然是它看中了你，雖然我對此也感到有點奇怪，但不管如何，還是要先恭喜你，你是金玉玄象刀的第二任主人了。」

她那溫潤的目光始終停留在李洛的身上，似是在細微的打量著，因為從一開始，她還真沒想到這個結果。

原本她以為姜青娥最有機會來著。

這個李洛，還真是屢屢給人一些驚奇呢。

而李洛聽到素心副院長此話，臉龐上則是有著掩飾不住的歡喜以及激動浮現出來，他道：「我真的可以帶走它？」

原本他的目標是墨鱗刀，但顯然，這柄玄象刀是更加完美的選擇。

素心副院長露出令人如沐春風般的笑容，道：「我說過，只要你能夠來到這裡，不論你使用什麼方式，只要你能拔出玄象刀，那它就將會屬於你。」

「再往後不久，便是真正的聖杯戰了，李洛，我希望你能夠手持此刀，在那聖杯戰上，為我們聖玄星學府贏取榮耀。」

她聲音頓了頓，看向李洛的目光饒有深意。

畢竟...你可是院長選中的人。

第四百五十一章出發之前

當李洛回到宿舍房間後，他第一時間便是取出了「小無相神輪」，此前在修煉閣內畢竟有郗嬋導師與魚紅溪在場，他不好過多的觀摩，雖說對於兩人他已經有了一些信任基礎,但有關於他這第三道後天之相的隱秘，還是儘可能少讓外人知道為好。

此次煉製而出的「小無相神輪」外形有點呈現三角狀，其上遍布著極為複雜古老的淡淡紋路，這些紋路仿佛是形成了某種神秘的陣勢一般，將神輪所覆蓋。

不過以前的小無相神輪上有多達上百的孔竅，用以放置諸多材料,但這一次的神輪上面卻沒有那麼繁瑣，而是僅僅只有兩道被諸多神秘紋路環繞的六角凹槽。

顯然，兩道凹槽，應該就是需要放置一主一輔的兩種相性材料。

只不過，這材料比起以往的那些，就要顯得更為的珍稀與昂貴了。

如果說之前那一次煉製後天之相的材料走的是數量，那麼這一次，就得走高品質的質量了。

按照李洛此時對神輪的感應，怕是得需要封侯級的材料。

「封侯級的材料...」

李洛面露沉吟之色，而後有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這種級別的材料想必就算是在大夏金龍寶行總部裡面都很難找尋，而且其價格，必然是天價。

但好在的是，他只需要兩道，不然如果真如同上一次煉製後天之相時需要上百的數量，恐怕真是把洛嵐府賣了都搞不齊。

可就算是兩道,也不是一時半會能夠搞定的事情啊。

不過此事倒也不算是特別緊迫,畢竟第三相需要拜將境的實力,他現在雖然已經邁入到了相師境最後一個階段，但距離突破到拜將境,依舊還有一段距離。

李洛手掌撫摸著神輪，片刻後揮手將其收入空間球內，而這段時間，他正好需要好好想一想，這第三相究竟應該如何配置。

李洛取出紙筆，在上面畫了三個圈，第一個圈裡寫上了「水光」二字，第二個圈裡寫上了「木土」二字。。

這就是他如今體內的雙相。

從某種角度來說，李洛這雙相，其實都有點偏向輔助以及控制類，雖說他憑藉著主輔的特殊性，能夠將自身施展的相術威力增強，但有時候李洛也得承認，如果光論起攻擊性的話，水光，木土確是要稍微差一點。

當然，從其他的角度，它們足以將這種差距彌補便是。

如果一開始他能夠自由選擇的話，他大概率是不會選擇這些相性的，可沒辦法，水木二相，都是為了他的身體著想，因為這能夠最大限度的減少後天之相入體所帶來的那些後遺症。

不過以前那是因為李洛底蘊太弱，所以只能以這種法子來化解後遺症，但等到他能夠將第三道相宮填上時，他應該已經踏入到了拜將境，這個境界，怎麼說也算是登堂入室了。

所以這第三相的選擇，李洛就能夠自由許多。

李洛敲了敲桌子，那些偏向輔助類的相，恐怕接下來就不必再考慮了。

於是他握住筆，在那第三個圈內寫上了兩個字。

「攻伐。」

這將會是他第三相打算走的方向，不論是火相，金相還是雷相，或者一些萬獸相，都在他的選擇範圍中。

至於最後如何選擇，就看究竟能夠搞到什麼對應的材料吧。

或許，那聖杯戰上，會有一些很不錯的獎勵呢。

...

谷恧

第二日，姜青娥也是到了學府，並且上門找來。

「你的煉製還順利嗎？」

兩人散步於湖邊，姜青娥身姿欣長，戰裙下的長腿白皙得亮眼，一邊走路時她還在詢問著昨日的煉製，李洛之前邀請魚紅溪，郗嬋導師時，也曾與她說過。

李洛目光掃過湖水，清澈的湖水倒映著姜青娥的大長腿，然後他又看了看身旁的實物，在心中做著哪邊更白更長的判斷時，嘴上卻是沒有停頓的直接將昨天發生的事情盡數說了一遍。

包括郗嬋導師所中的「魚魔咒」，雖說這種信息算是隱秘，但對於姜青娥，李洛相信她會守口如瓶。

「我感覺是沈金霄搞的鬼，雖然我沒有證據。」李洛聳了聳肩。

「他那個時候出現在那裡，終歸是會有些嫌疑的。」對於沈金霄，姜青娥也並不掩飾她的厭惡。

「倒是沒想到當年暗窟竟然還爆發過那種大圍剿...而且連師父師娘也參與了。」

不過很快她的注意力轉向了另外的地方，道：「郗嬋導師跟沈金霄有這麼深的恩怨，對我們而言倒是好事，未來送他上路時，也能夠多一個幫手。」

李洛笑著點點頭，也虧得沒人偷聽兩人的講話，不然怕是臉都能嚇白，這兩人路子也太野了，直接在學府裡商量未來怎麼送一位紫輝導師上路...

姜青娥從空間球中取出一個箱子，遞給李洛：「這是蔡薇姐幫你採購的一批靈水奇光，七品，五品都有。」

李洛趕緊接過來，這批靈水奇光倒是來得及時，有了這些靈水奇光，這段時間他的水光相倒是提升不大，依舊是下七品的層次，距離上七品還有一些距離，但五品的木土相卻是進展迅速，按照他的估計，或許在聖杯戰開始前，木土相就能夠進化到六品，這無疑會讓得他的實力再度獲得一些提升。

「明天學府應該就要組織參賽人員動身了，據說是通過相力樹來進行傳送，所以我們會離開大夏一段時間，洛嵐府那邊的諸多事宜我都安排好了，有蔡薇姐在，應該不用擔心，至於安全問題，袁青供奉回來後，那裴昊也會老實一段時間。」姜青娥說道。

李洛點點頭，有姜青娥在，洛嵐府那邊真是能夠省他無數的心思。

「李洛...」

李洛轉過頭，發現姜青娥眸光在眺望著如明鏡般的湖泊，金色的眸子倒映著水光。

「等聖杯戰過去，你就來到聖玄星學府將近一年時間了...」

「嗯。」李洛點頭。

「時間要到了。」

姜青娥微微偏頭，眸光注視著李洛，唇角泛起一抹笑意。

「你做好準備了嗎？」

李洛明白她說的是什麼，聖杯戰結束，待得明年年初...就是洛嵐府的府祭了。

那個時候，一切壓抑許久的火星，都將會在那時候徹徹底底的爆發。

洛嵐府也將會迎來決定命運般的一刻。

迎著姜青娥的眸光，李洛臉龐上也是浮現出一抹笑容，他緩緩的點了點頭。

「不管誰想要毀了洛嵐府，我都要...」

「弄死他。」

第四百二十六章王侯烙紋

學府的嘉獎最終順利的結束了，而李洛不出意外的成為了全場最亮的崽。

「此次的選寶就到此結束了，我要再次代表學府感謝你們在門票賽上面的優異表現。」

寶庫之前，素心副院長面帶溫和笑容的注視著眼前的一群年輕人，聲音宛如泉流般，令人莫名的感到心中寧靜：「不過你們應該也清楚，門票賽並非是結束，而只是開始。」

「我們學府真正的目標，也不是一張門票，而是聖杯戰上最終的獎勵，那一座...龍骨聖杯。」

聽到這四個字，宮神鈞，長公主，姜青娥等人神色都是顯得凝重了一些，因為他們很明白那龍骨聖杯所蘊含的意義以及重量，當然，還有著壓力。

整個東域神州，所有的聖學府以及一些實力同樣強大但因為資歷等原因尚未被冠於聖字的頂尖學府，都對那座龍骨聖杯虎視眈眈，因為那代表著東域神州最強學府的榮耀，同時它所具備的威能，也讓各學府垂涎萬分。

此次門票賽的戰鬥已經算是激烈，但他們都清楚，這與聖杯戰上面將要面對的戰鬥比起來，還差了不少。。

李洛心頭也暗自嘆了一口氣，他想起了院長大人交給他的任務，可他一個一星院的學員，在那種級別的競爭中，又能取到多大的作用呢？

「院長，您也真是太看得起我了。」

李洛暗自嘀咕一聲，同時苦惱的撓了撓頭，如果到時候拿不到龍骨聖杯的話，他就拿不到完整的「天祭咒」，那樣他自然也難以完全將「三尾天狼」所掌控，可這股力量，是他用來應對「府祭」時的一張大底牌。

而缺失這張底牌的話，在「府祭」那種戰鬥中，他恐怕連參與的資格都沒有。

那樣一來，壓力豈不是又完全的落在了姜青娥的身上？

這是李洛不願意見到的。

所以，他最好還是要盡全力的協助學府將龍骨聖杯給奪回來。

「副院長，那聖杯戰的機制是怎樣的？」李洛想了想，舉手發出了詢問。

「按照以往的慣例，聖杯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院級戰,四個院級分別競爭,在這裡將會誕生出四個院級最強,也就是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二星院學員之類的，這也算是東域神州上面所有學員最高級的榮耀了。」

素心副院長微笑道：「這個稱號,可比咱們聖玄星學府的七星柱厲害多了，而讓人高興的是,咱們學府這一次,或許有概率獲得一個最強三星院學員的稱號。」

說到此處的時候,她的眸光投向了姜青娥。

身懷九品光明相的姜青娥，算是這些年來聖玄星學府最為優秀的學員,以她如今的實力，即便是在那囊括了東域神州無數年輕天驕的聖杯戰上面，必然也是耀眼無比。

「青娥,如果你能夠奪得最強三星院學員的稱號,那麼咱們聖玄星學府此次,就算是有爭奪龍骨聖杯的可能了。」素心副院長看著姜青娥的眼神中,帶著一些期盼。

姜青娥白皙精緻的臉頰上一片平靜，頷首道：「我會盡全力去爭取。」

「獲得了那個最強學員稱號,有什麼獎勵嗎？」

李洛眨了眨眼睛，人畜無害的笑道：「總不能真的就純粹只是一個無聊的稱號吧？」

「這個稱號可一點都不無聊哦。」

素心副院長微笑道：「整個東域神州，無數年輕一輩,都將其視為至高的榮譽與追求。」

李洛認同的點點頭：「副院長說的沒錯，這個榮譽肯定是很夠勁的,我只是在想...除了這個榮譽外，還有沒有其他一點什麼實際的東西？」

素心副院長沒好氣的看著眼前這個有著好看模樣的少年,道：「你還挺現實。」

都澤紅蓮忍不住的冷哼道：「問這麼多幹什麼，那最強學員的稱號跟你又沒什麼關係。」

李洛振振有詞的道：「跟青娥姐有關係就行了啊,我跟她之間，難道還分什麼你我嗎？」

都澤紅蓮撇嘴，這傢伙的臉皮，真是厚到沒邊了。

素心副院長有點好笑，但還是說道：「東域神州雖然只是一座外神州，論起實力，規模什麼的確遠遠比不上那些得天獨厚,宛如聖地般的內神州，但聖杯戰好歹是有學府聯盟作為支持，所以最後的獎勵自然也不會小氣。」

「比如這最強學員的稱號獲得者，其中的獎勵之一,便是「王侯烙紋」。」

「王侯烙紋？這是什麼？」李洛繼續好奇的問道。

「簡單來說，就是一種烙印在身體表面的紋身。」素心副院長微笑道。

「有什麼作用？」李洛倒是沒有直接就失望，因為他相信能夠被素心副院長鄭重說出來的東西，必然不會簡單，他沒聽過，只是代表他層次不夠，比較無知而已。

「所謂的王侯烙紋，乃是以封侯強者的精血為主要材料，再輔以諸多珍稀材料而煉製出來的一種奇特之物，王侯烙紋有諸多種類，各種妙用，比如往年聖杯戰中所賜予的「九寶靈樹紋」，此紋若是烙印在身，可加速天地能量的吸收與煉化，而且還是無時無刻的那一種，堪稱是修煉利器。」

「嘶！」

李洛狂吸冷氣，這王侯烙紋也太霸道了吧，光是材料都需要封侯強者的精血？這究竟是什麼高端東西啊，以前聽都沒聽過！

而且，那「九寶靈樹紋」的功能也太讓人眼饞了，有此紋在身，修煉豈不是事半功倍？

「九寶靈樹紋更多還是輔助修煉，還有一些王侯烙紋更是具備攻伐，防禦，保命之能，從某種意義來說，算得上是一種特殊類的寶具，只不過這種是隨身的，無法被掠奪，但王侯烙紋也有弊端，那就是絕大多數都屬於消耗類，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中材料漸漸損耗，烙紋也就失去了效果。」

「在那些內神州中，王侯烙紋出現的頻率高一些，東域神州這邊則是很少見。」素心副院長說道。

李洛咂舌，從這一點就能夠看出那些內神州底蘊有多恐怖，封侯強者在大夏就是一方巨擘，他們怎麼可能會願意將自身精血取出來煉製這種對他們來說比較雞肋的王侯烙紋，也只有在內神州那種地方，才會出現這種東西。

這種高端之物，他們這種窮鄉僻壤的人，真的是玩不起。

不僅是他這般想法，一旁的都澤紅蓮等人也是有些感嘆，因為他們同樣沒見過。

「那最後如果取得了龍骨聖杯，可以獲得什麼獎勵？」李洛舔了舔嘴唇，問道。

對於李洛這充滿著野心的詢問，素心副院長沒有嘲笑，反而是面露欣賞之色。

「龍骨聖杯就是最好的獎勵，不過那是對於學府而言，而為學府取回聖杯的你們，想要什麼？」

「紫眼寶具？八品還是九品靈水奇光？或者秘法源水源光？還是封侯術？」

望著微微有點呆滯的李洛，素心副院長唇角泛起了笑意。

「只要你們真能把龍骨聖杯給搬回來，只要學府有的，想要什麼，那就給你們什麼。」

第四百二十七章宮神鈞的條件

素心副院長在拋出了讓得眾人目眩神迷的獎勵後，便是施施然的離去。

「嘖嘖，不愧是聖玄星學府，底蘊真是雄厚。」

李洛則是不斷的感嘆，先前素心副院長所說的那些，不論哪一種都絕對算是頂級之物，莫說是他這落魄的洛嵐府少府主，想必就算是宮神鈞以及長公主兩人，都會為之心動。

顯然，為了獲得龍骨聖杯，學府也是願意大放血的。

「李洛，恭喜你啊，成為了此次選寶的大贏家。」李洛感嘆時，一旁的長公主款款而來，光潔白皙的鵝蛋臉頰上露出調侃的笑容。

李洛謙虛的道：「僥倖僥倖，而且說起來還多虧了長公主和宮神鈞學長，如果不是你們點出「金玉玄象刀」的話，我哪能有這份機緣？」

長公主笑容微滯，道：「你這話，挺欠揍的。。」

她與宮神鈞一開始還真是衝著那隱藏的「金玉玄象刀」而來的，只不過恐怕兩人一開始都沒想到，最後刀沒落到他們任何一人身上，反而會被李洛一個相師境拔得頭籌。

雖說她原本也就是抱著嘗試的心態而來，對於成敗並不算太過的在意，但李洛這傢伙這句話，可就真有點氣人了。

李洛聞言，趕緊把一旁的姜青娥拉過來擋住。

「你家這人，也該管管了。」長公主衝著姜青娥無奈的嗔道。

姜青娥微笑道：「長公主若是想打的話儘管出手，我保證不插手。」

長公主輕撇嘴角，道：「我可不信，誰不知道你姜青娥最護著這小子了，真要動了他，你不得跟我翻臉？」

姜青娥素來平靜的絕美臉頰上難得的浮現出一抹微紅之意，眸光一掃，就見到身後李洛那笑眯眯的得意之色，當即手肘便是往後猛的一頂。

李洛笑容頓時僵住，捂著胸口，幽怨的望著突然對他出手的姜青娥。

長公主笑吟吟的望著打鬧的兩人，心中則是對兩人間的感情與關係再度有了一些了解，姜青娥的心性她已是知曉，堅韌又有主見，自身又是聰慧靈敏,再加上其自身的修煉天賦,如此人兒,即便是素來自傲的她，都是為之嘆服，所以才會屢屢與其接近關係。

在學府內,姜青娥的名聲也是極好，雖然不是如她這般特意的製造出溫和以及平易近人的人設,但與人交流時,也沒有半點恃才傲物,只不過長公主明白，姜青娥始終在與人保持著不遠不近,點到即止的關係，這也包括了她。

可唯有在面對著李洛的時候，長公主才能夠感覺到,姜青娥那副波瀾不驚的心境下的另外一面。

不過兩人的打鬧很快的停了下來,因為李洛見到宮神鈞走了過來。

宮神鈞走來,先是衝著三人露出和煦的笑容,然後也沒有多說廢話，目光投向李洛,直奔主題：「李洛學弟，過來找你，主要是有件事比較冒昧,不知道能不能提。」

他言語誠懇，倒是態度相當不錯。

李洛幽幽的道：「宮神鈞學長既然都說冒昧了...那何不就不說了？」

宮神鈞滯了滯,想來是沒想到李洛還挺乾脆，直接就讓他別說了。

不過他還是笑道：「看來李洛學弟也猜到了...我的確是衝著「金玉玄象刀」來的,我想問一問，不知道李洛學弟願不願意與我做一個交換,你擅長雙刀，我可以用一道成套類的雙刀金眼寶具交換你手中的金玉玄象刀。」

「成套類的雙刀金眼寶具。」

李洛不可否認的稍微心動了一下，這宮神鈞開出的條件還是相當誘人的，因為這的確是他最想要的東西。

李洛看了一眼姜青娥，後者倒是沒有說話，顯然是將決定交給了自己。

李洛沉吟了數秒，笑道：「宮神鈞學長為何這麼執著於這把刀？」

宮神鈞無奈的道：「因為它是院長大人曾經的佩刀,王級強者之物，若是能夠持有，說不得能有一些感悟。」

李洛目光閃爍，片刻後緩緩搖頭,道：「抱歉了，宮神鈞學長，雙刀類的金眼寶具我的確很想要，但這柄刀主動選擇了我，我如果將它交換出去實在有些寒了它的「刀心」，我不能做出這麼殘忍的事情！」

一旁的長公主與姜青娥有點忍不住的想笑，寒了它的刀心？

對於李洛的拒絕，宮神鈞沉默了一下，道：「李洛學弟不再考慮一下嗎？如果雙刀類金眼寶具不夠的話，我還能夠加一些其他的條件。」

李洛搖頭，表現得很堅定。

「好吧，那算我冒昧了。」

宮神鈞見狀笑了笑，也沒有繼續多費唇舌，與姜青娥，長公主打了一個招呼後，便是轉身離去。

李洛望著宮神鈞離去的背影，道：「我拒絕了宮神鈞學長，會不會被報復啊？」

長公主嫣然一笑，道：「放心吧，我這位皇兄城府可深著呢，你佔著比金玉玄象刀更重要的東西，也沒見他暗中做什麼吧？」

「比金玉玄象刀更重要的東西？」李洛有點疑惑。

然後他就見到長公主將笑吟吟的視線投向了姜青娥。

李洛頓時乾笑一聲，解釋道：「殿下搞錯了，其實是我被佔有了。」

「隨便咯。」

長公主笑道：「所以你倒是不必擔心宮神鈞，他在學府內維持這麼多年的名聲，不會因為你就沾染上一些汙點的，畢竟強迫人交出所得到的寶具，也不是什麼好聽的事情。」

李洛點點頭。

「對了，如果接下來兩日你有時間的話，就隨我再去王宮一趟吧。」三人再度聊了一會，長公主對著李洛說道。

去王宮自然就是治療小王上了。

李洛點頭應下，門票賽暫時落幕，接下來他們還有大半個月的休整時間，以調整狀態應對那一場對於東域神州所有學府而言的盛宴。

另外李洛，也是想到了一些其他很重要的東西。

那就是如今的他已經是踏入到了化相段，這是相師境的最後一個境界，所以，距離拜將境，他不算遠了。

這個時候，他終於是需要開始考慮，他那第三相的問題了。

第四百五十二章沉重的送行

翌日的聖玄星學府，氣氛異常的隆重。

學府中央的位置的相力樹下，人海湧動，幾乎所有學員都是匯聚於此，沸騰聲直衝雲霄。

一道道火熱的目光都是投向了最前方的位置,在那裡，有一批精神抖擻的學員氣勢昂揚，整裝待發。

正是此次將會參加聖杯戰的聖玄星學府代表團。

代表團自四個院級中選出，幾乎都是每個院級中的紫輝學員。

李洛站在一星院的隊伍裡，他望著廣場上黑壓壓看不見盡頭的人群,也是忍不住的有些感慨，在這種氛圍下，的確是讓人忍不住的熱血沸騰。

「我感覺我的人生將要開始起飛了。」

在李洛心潮湧動的時候，他的旁邊傳來了一道感嘆的聲音。

李洛斜瞟過去，便是見到虞浪面色潮紅，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樣。

「幾個菜啊，喝成這樣？」李洛笑了笑，道。

虞浪冷哼一聲，道：「李洛，你不要得意，我感覺等聖杯戰結束，我就會成為聖玄星學府一星院那個最靚的仔,到時候會有無數漂亮的女同學，學姐感受到我虞浪的魅力。」

「她們一定會在這裡歡呼著英雄的歸來！」

「你從我這裡奪走的最受學府女生歡迎的稱號，我一定會親自再拿回來！」

李洛剛要說話,突然想到什麼，於是摸了摸下巴,道：「英雄都是需要慘烈來襯託的，你確定你接受得了？」

虞浪毫不猶豫的道：「不管將要面對什麼，我虞浪都毫無畏懼！李洛，你根本不知道,經過這將近一年的錘鍊，我已經是什麼樣的鐵漢，所以不管多大的風暴，我都能夠承受！」

李洛豎起了大拇指：「虞浪，你終於成長了，我相信你在此次的聖杯戰上，一定會璀璨亮眼的！」

面對著李洛這突然的鼓勵以及誇獎，虞浪卻是有點狐疑的看來：「怎麼感覺你又想坑我？」

李洛皺眉沉聲道：「你這樣說話讓我很寒心。」

虞浪撇撇嘴，你這黑心腸的蛆，信你才怪。。

當兩人這邊有一搭沒一搭說著廢話的時候，場中的氣氛固然變得高漲起來，李洛他們抬頭，原來是素心副院長以及一眾學府的高層盡數的現身了。

這一次高層的現身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齊，可見學府對於聖杯戰究竟是何等的重視。

在那高臺上，素心副院長上前一步，目光掃視全場，而此時場中的沸騰聲音也是漸漸的安靜下來。

「諸位聖玄星學府的學員，今天我們學府的代表團將會啟程參加聖杯戰，這是東域神州上面所有學府中最高級別的盛典，至於它有多重要...我想，或許我們需要請一個人來為大家做說明。」素心副院長溫潤清澈的聲音，響徹在每一個人的耳邊。

所有學員都是疑惑的看來，繼而有些竊竊私語響起，在這種場合，還有人比素心副院長更有資格嗎？

在那一道道疑惑的目光中，素心副院長手中有一顆水晶珠子緩緩的升起，數息後，水晶珠迅速的擴張，化為了一道水晶鏡面，鏡面流轉，漸漸的趨於黑暗無光之色。

李洛注視著那水晶鏡內的黑暗，心頭卻是微微一動。

然後他就見到黑暗在漸漸的消退，似是有光芒在其中湧現，一道盤膝而坐的人影，於黑暗中浮現，同時也出現在了水晶鏡中，被所有學員看得清楚。

青衫，白眉，中年男子。

他盤坐黑暗之間，仿佛是一座擎天山嶽，即便是天地崩塌，依舊會被他支撐起來。

赫然是李洛在暗窟中見到過的龐千源院長！

「果然...」李洛忍不住的一笑，在這聖玄星學府，能夠讓素心副院長都保持著恭敬的，除了這位還能有誰。

不過因為龐千源院長已經有好些年沒有於學府中出現，所以當他的身影出現在水晶鏡中時，很多學員都是面露疑惑，不過他們又能夠隱隱的感覺到那道人影身上散發出來的一股恐怖氣勢，所以也不敢擅自討論。

而此時，素心副院長的聲音，響了起來：「諸位學員，看起來需要我為大家介紹一下...這一位，便是我們聖玄星學府的院長，龐千源。」

這話一出，無數學員瞬間面露震撼。

轟！

下一刻，震耳欲聾的驚呼聲於廣場上響徹起來。

所有學員徹底的騷動與沸騰了，他們目光震撼而敬畏的望著那水晶鏡中出現的青衫中年，在聖玄星學府內，這位院長大人，就是一個傳說，特別是對於最近幾年才進入到聖玄星學府的學員來說...

這些年龐千源從未出現在學府內，這就導致很多學員對他的認知都只存在於諸多的口口相傳之間。

據說這位院長大人，是整個大夏唯一的一位王級強者！

王級啊，這在諸多年輕的學員眼中，簡直就是傳說中的境界，而聖玄星學府能夠在大夏有如此特殊的地位，也完全是這位院長大人一手鑄就！

谷辧

只不過讓很多學員遺憾的是，他們至今，都未能親眼見到過院長。

然而誰能想到，在今日...龐千源竟然出現了！

雖然是鏡面投影，但那是貨真價實的院長啊！

「院長！」

「院長！」

無數排山倒海般的歡呼聲，響徹了起來。

其實不止是這些學員情緒難以控制，就連學府的許多金輝，銀輝級別的導師，都是帶著一些激動的望著水晶鏡中的那個青衫中年。

沒辦法，在聖玄星學府，這位院長就是信仰。

水晶鏡中，青衫中年望著那些年輕而激動的面龐，飽經風霜的臉上也是有著一抹笑容浮現出來，而後他伸出手掌輕輕虛壓一下，頓時廣場上的騷動便是在頃刻間消失。

所有人都是目光灼灼的望著他。

「很遺憾我只能以這個形式來出現在大家面前，我這個院長，的確是很不負責任，希望小傢伙們不要在意。」

水晶鏡中，龐千源的笑聲傳出，那聲音中似是有著天塌不驚的沉穩，令人莫名的安心。

「不知不覺又是四年了，又到了聖杯戰開啟的時候。」

「如果是一般的情況，或許我依舊不會現身，因為我所處的境況需要我時刻保持全部的警惕，但聖杯戰不一樣，它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一天。」

「你們想要知道為什麼嗎？」

龐千源的眼神在此時漸漸的變得幽深起來。

「因為我需要龍骨聖杯，聖玄星學府，也需要龍骨聖杯。」

「當然我明白，不止是我們聖玄星學府需要，東域神州上面的每一座學府都需要它...」

「但是我沒有那個能力去管其他的學府，我只知道，每年聖玄星學府中，都會有年輕的學員殞命在暗窟之中，他們明明還有著那麼好的年華，可卻永遠的埋葬在了陰冷昏暗的暗窟之中。」

「你們知道，這麼多年來，聖玄星學府的暗窟中，究竟埋葬了多少學員嗎？」

龐千源緩緩的閉目。

這一刻，廣場上無數學員聽見了樹葉扇動的聲音，他們抬起頭，看向了那棵遮天蔽日的相力樹西南的一角，那裡的樹葉在譁啦啦的抖動著，他們能夠看見，在那每一片樹葉上面，都銘刻著一張年輕的臉龐以及名字。

那些，是犧牲在暗窟中的學員。

這一年年下來，那裡每增加一片樹葉，都代表著聖玄星學府少了一名學員。

廣場上的氣氛，不知不覺變得沉重了起來。

此前他們一些人還只是覺得聖杯戰爭奪的或許是有關於學府的榮譽，可此時龐千源直接是將血淋淋的真實掀開在了他們的眼前，他們爭奪的不是榮譽，是接下來四年學府內可以減少的學員損失。

那是一條條與他們一樣的鮮活生命。

甚至，說不得就在下一次暗窟的開啟中，他們中的一些人，就會再也無法走出暗窟。

而這場聖杯戰，決定著龍骨聖杯的歸屬，從某種意義而言，這還決定著接下來幾年他們的命運。

沉重的氣氛中，許多的目光開始轉向高臺上的代表團。

李洛則是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這些目光中，有著許許多多的希冀與感激在湧現出來。

在這種氣氛下，就連虞浪都保持不了嬉皮笑臉，漸漸的收斂了笑容。

他沉默著看向李洛，問道：「我們能夠拿到龍骨聖杯嗎？」

「誰知道呢。」李洛嘆了一口氣。

虞浪抿了抿嘴巴。

「李洛。」

「嗯？」

「如果在那聖杯戰上，你覺得我有什麼作用能夠幫到你的話，不用在意有什麼後果，就算是把我當做誘餌拋出去，我都會接受的！」

李洛眨了眨眼，笑容稍微的有點尷尬，他連忙打著哈哈。

「你這話說得，我會這麼對好兄弟嗎？！」

第四百二十八章王府

大夏城中心的位置，鄰近王宮的一片區域，有一座氣勢恢宏的府邸莊園，府邸森嚴，有衛隊來回巡視，有許多銳利的目光，自黑暗中投射而出，形成天羅地網，將這座王府所覆蓋籠罩。

此處正是攝政王府，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座王府所代表的權力，在眼下的時候，甚至是要超過不遠處那座王宮。

宮神鈞自王府外下了車輦，然後徑直進入王府，沿途過處，來往之人紛紛於路邊彎身恭迎。

「殿下。」

「恭迎殿下。」

對於沿途的恭迎聲，宮神鈞早已習慣，他面容平靜，穿過王府內交錯縱橫的走廊，庭院，最後來到了一間臨湖的書房，書房簡樸，並無奢華之意，書房四周看似沒有半個人影護衛，但宮神鈞卻知道，整個王府內，就要屬此處守衛之力最強。

在這裡，一般的封侯強者都未必能夠接近那座書房。。

不過宮神鈞倒是毫無阻礙的來到了書房前，不待他敲門，房門便是自動開啟，他走入其中，就見到在那書桌前翻閱典籍，做著什麼記錄的攝政王。

攝政王一身便服，他抬頭看了宮神鈞一眼，後者恭敬行禮：「父王。」

攝政王笑著擺了擺手：「在家裡就不要折騰這些了。」

「這次的門票賽，你的表現倒是不錯。」他將書籍放下，面露讚賞。

宮神鈞則是搖搖頭，道：「我所遇見的對手並不強，那個梁馗跟中南比起來，差距不小，而中南的防禦，是我見過同輩中最強的人,即便是我們學府內的王朝,也比不過他。」

「如果是我遇見中南的話,恐怕也未必能在限定的時間內打破他的防禦。」

攝政王笑道：「畢竟只是比試，不是生死之戰，如果換個場合,所謂的最強防禦，也只是靶子而已,並不構成多大的威脅。」

他招了招手,讓宮神鈞來到身旁,然後將手中的一份資料丟在了桌上。

宮神鈞看了一眼，看見了醒目的洛嵐府三個字。

「此次的門票賽,讓人意外的不是姜青娥，反而是那個以前不怎麼在意的李洛。」

攝政王拍了拍面前的那一份資料，笑道：「這兩天我看了洛嵐府最近大半年的情報,這個李洛可不簡單呢,原本局勢岌岌可危的洛嵐府,隨著他在南風城中顯露出了雙相之後,竟是在一點點的扭轉，特別是當他來到大夏城後,洛嵐府的局勢幾乎算是徹底的穩住，如今旗下的溪陽屋大肆發展，規模已經開始超越了李太玄,澹臺嵐在時了。」

「而這些，都是李洛所為。」

攝政王微笑道：「以前所有人都看著洛嵐府的那隻耀眼的雛鳳,但卻忽略了李洛這條潛龍，不過想想也對,李太玄，澹臺嵐何等的人物,他們的兒子，如果真把他當做廢物的話，那才是最蠢的。」

「但以前所有人都是這樣認為的。」宮神鈞認真的道。

攝政王啞然，旋即失笑，倒也的確如此，畢竟一個「空相」，就足以斷絕李洛所有的前途了。

至於李洛突然鹹魚翻身,真是所有人都沒想到的。

「這個李洛，你怎麼看？」攝政王問道。

宮神鈞沉吟了一下，緩緩道：「很有潛力，而且他和姜青娥以及他的父母都不一樣,他喜歡隱藏自己，如果不是那些諸多巧合將他給推了出來，恐怕到現在我也很難相信他能如此的優秀。」

「洛嵐府有他和姜青娥，我感覺恢復巔峰只是時間的問題。」

攝政王頷首，略有深意的道：「不過洛嵐府最缺的就是時間。」

他頓了頓，笑道：「你似乎很喜歡姜青娥吧？父王也說過，只要你真有本事將她帶回來，我就允許你的婚事。」

宮神鈞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道：「自從李洛出現後，我本就渺茫的機會更加變得不可能了，我們所有人都低估了李洛與姜青娥之間的羈絆與情感，他們的那份婚約，可不是擺設。」

「而且，我原本以為李洛只是一個普通人，我與他越多接觸，自然能夠讓他感到自慚形穢，而姜青娥也應該能夠明白我的優秀。」

這話旁人說出來恐怕就是自賣自誇，但宮神鈞這麼說出來，卻是有著一種自然的感覺，因為他的確很優秀，不論身份，還是修煉天賦或者城府這些，他都遠超同齡人。

他是如今大夏年輕一輩中最頂尖的人。

「不過可惜，李洛這大半年的表現，讓我感覺到稍微有點難堪。」

宮神鈞聳聳肩，道：「所以我可能是沒機會了。」

攝政王笑道：「這就承認失敗了？這可不像是你的性格。」

「事實總得面對，而且我雖然承認失敗，但也沒有說就完全放棄了呢。」宮神鈞說道。

攝政王手掌輕輕拍著那份洛嵐府的資料，微笑道：「那你需要父王的幫助麼？姜青娥的確潛力非凡，這隻雛鳳如果能夠落在咱們王府裡，父王也會很高興的。」

宮神鈞聞言笑了笑，道：「我還是想要先試試能不能真的得到她的心。」

「年輕人終歸還是喜歡幻想。」

攝政王不置可否，但也沒有在這個話題上面多說，而是話音一轉：「金玉玄象刀沒有到手嗎？」

宮神鈞無奈的點點頭。

攝政王對此仿佛是早有意料，感嘆道：「雖然這柄刀只是龐千源早年的佩刀，但終歸是見證了他的稱王之路，其靈性強盛，即便是你，也難以將其收服，也罷，那就先繼續讓它插在學府寶庫裡面當個擺設吧。」

「但是它被李洛拔了出來。」

攝政王抬頭，眼神盯在了宮神鈞英武的臉龐上，緩緩道：「李洛將它拔了出來？」

「雖然有點不可思議，但事實的確如此。」

攝政王手指有節奏的在桌面上彈動，好半晌後，方才笑道：「這個李洛，還真是有點意思。」

最終他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揮了揮手，而宮神鈞便是退出了書房。

書房歸於寂靜。

攝政王眼目微閉，好半晌後，方才平靜的道：「看來佩刀是拿不到了。」

書房仿佛是在此時變得黑暗了下來，陰影中有人睜開了幽深的眼睛，同時有飄忽不定，似遠似近的聲音響起：「一個小小的相師境而已。」

意有所指。

「李洛當然不值一提。」

攝政王搖搖頭，道：「但距離聖杯戰不遠了，李洛如今是聖玄星學府重點關注的學員，他這個時候出了事，學府不會坐視不管的，到時候大肆調查之下，難免生出周折，破壞我們原本的計劃。」

攝政王目光望著黑暗中幽深的眼目，有壓迫的聲音響起。

「以往你總是說我們的計劃完美無缺，總不至於缺了一柄佩刀就會有多大的影響吧？」

黑暗中的人影似是如燭火般的飄動了一下，旋即有沙啞的笑聲響起：「也罷，本就是一時興起，想要多下一招棋，有與沒有，的確影響不大。」

「倒是你...」

黑暗中的人似是有微笑聲傳來。

「這麼多年了，還沒有下定決心加入我們嗎？」

攝政王的面龐在燈火下有些晦暗，他端起茶壺，斟了兩杯茶，一杯放在了旁邊，自己一口一口的淺飲起來，目光明滅不定，卻是長久的沉默了下來。

黑暗中，有一隻手伸了出來，端起茶杯，那隻手的一根手指上，佩戴著一枚暗紅色的古樸戒指，戒面上，銘刻著一隻眼睛，只不過這隻眼睛的眼白是黑色，眼瞳卻是白色，注視久了，仿佛那隻詭異眼睛在緩緩的合攏，最後黑白歸一，宛如陰陽湮滅。

同時，似是有莫名的低低呢喃聲，於黑暗中響起。

「光暗同源，善惡歸一。」

第四百五十三章出發

李洛也沒想到原本是一場歡喜的送行，結果這位龐院長一出來後頓時就變得沉重了起來。

不過他也明白，龐院長並沒有任何的誇大，他只是將所有的事實都擺了出來，即便這些事實或許也有不少人是知道的,但有時候不到關鍵時刻，或許很多人會選擇忽視，畢竟人對於殘酷的東西總是會不由自主的去迴避。

寂靜的廣場上，有風拂過，但卻無法將那沉重壓抑的氣氛吹散。

水晶鏡中，龐千源注視著寂靜的廣場中，緩緩道：「我原本不想在這種時候說這些話，因為這會給我們參戰聖杯戰的學員帶來壓力，但是，我只能如此，我需要你們背負著聖玄星學府的未來去進行這一次的徵戰。」

「這不是一場比賽，而是一場帶著殘酷的戰爭。」

李洛凝視著龐千源的身影，他隱隱的感覺到，這位龐千源院長如今帶著一點的急迫感，這是因為什麼？是暗窟深處的局勢在不斷的惡化嗎？如果他們帶不回龍骨聖杯，未來的聖玄星學府，又會如何？

他的心中輕輕一嘆,可龍骨聖杯的競爭並非易事,他們也只能竭盡全力的去爭奪。

「其他的話,我也不多說了,我只有一個要求，或者說是請求...」

他的目光轉動,投向了高臺上的李洛他們所在的位置，他們，將會代表聖玄星學府出戰。

龐千源的神色變得肅然起來，他對著他們，微微的彎身，垂首。

「盡你們一切的能力，把龍骨聖杯帶回來，你們，將會是學府的英雄！」

「聖玄星學府的院碑上，將會永久的銘刻著你們的名字。」

「當然，最重要的是...我會替那些未來可能會埋葬在暗窟之內的學員們，感謝你們。」

當那最後一句話落下的時候，水晶鏡突然劇烈的波動起來，而後歸於黑暗，龐千源院長的身影也是徹徹底底的消失而去，唯有他的聲音，還在廣場中迴蕩。

廣場中,依舊寂靜無聲。

所有人都是沉默了下來，氣氛沉重壓抑。。

素心副院長抬手，水晶珠落回她的手中，她望著場中這氣氛，也是有點無奈，果然，指望院長調節氣氛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行事素來簡單粗暴，直接是將這巨大的壓力拋了出來，壓在這些將會代表聖玄星學府參戰的學員身上。

不過好在這些學員本就是學府中最精銳的，他們應該是能夠承受得了這種壓力。

素心副院長緩緩道：「多餘的話，我也便不多說了，唯有一句。」

她的目光，看向了李洛他們所在的方向。

「望諸君，凱旋。」

廣場上，無數學員的臉龐在此時漸漸的有著情緒匯聚而來，他們的眼睛不知不覺變得通紅了一些，下一刻，震耳欲聾的吶喊聲，響徹整個學府。

「凱旋！」

「凱旋！」

素心副院長指尖結印，一道相力光柱爆發，融入到了後方龐大的相力樹之內，而後所有人都是見到有一截粗壯如巨蟒般的樹枝垂落下來，樹枝閃爍著奇光並且還在此時迅速的蠕動。

短短片刻間，就化為了一面青木門戶。

伴隨著嘎吱的聲響，門戶緩緩的開啟，其內光芒湧動，不知通往何處。

「從這裡進去，你們就會進入到聖杯戰的場地，當然，我也會全程陪同你們。」素心副院長指了指打開的青木門戶，然後又是一笑，她輕輕一揮手，那相力樹上一面面約莫十數丈左右的碧綠樹葉緩緩的展開，其上晶光湧動，猶如是形成了一面面綠色光鏡。

「不要擔心學府的大家會看不見你們的精彩表現，這些靈葉鏡會將你們在聖杯戰中的行跡都投影出來，所以，把你們的所有本事都施展出來，讓我們學府從現在開始，一直都處於歡呼之中吧。」

聽著素心副院長那帶著蠱惑般的聲音，代表團所有人都是忍不住的笑了笑。

「如果都準備好了，那就出發吧。」

素心副院長倒也沒有繼續多說，她率先走出，徑直的踏入到了那青木門戶內，頓時能量光芒湧現，將她的身影所吞沒。

谷醁

而後，便是四星院以宮神鈞，長公主為首的隊伍。

三星院的姜青娥，都澤紅蓮等人。

二星院的祝煊，葉秋鼎等人。

以及處於最後的李洛，秦逐鹿等人。

在踏入門戶那一刻，李洛轉頭看了一眼後方，異常寬敞的廣場上，無數學員的眼神帶著濃濃的希冀，同時那震耳欲聾的凱旋之聲，久久不息的傳來。

「院長，你可真是會給人壓力。」

他嘀咕了一聲，也是走進了青木門戶之內。

...

而當聖玄星學府的代表團出發時。

暗窟最深處。

虛空中仿佛是有著地風水火所形成的狂暴能量翻湧不定，龐千源盤坐虛空，那些暴動的天地能量在距離他身軀尚有丈許距離時，便是會自動消融。

在這裡，還有著無數詭異的低低呢喃聲無孔不入的傳來，這些呢喃聲散發著極為強大的汙染力量，即便是封侯強者在這裡，都是難以堅持太久。

但龐千源卻是面色古井無波。

他深邃的眼目望著遠處空間，那裡的空間呈現劇烈的扭曲之狀，猶如兩個世界在碰撞。

一道裂痕從那裡被撕裂開來。

空間裂痕之後，可見一條黑色的大河在流淌，那黑河散發著難以形容的邪惡與詭異，仿佛凝聚著世間的一切不祥與負面情緒。

黑色浪潮捲動，黑河中，突然出現了一道看不見盡頭的巨大陰影。

似乎是一條黑色的巨魚，它的每一片魚鱗上面，似乎都浮現著一張猙獰而痛苦的人臉，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

黑魚在黑河中遊動，它的眼瞳呈現森白之色，它的視線穿透空間的阻礙，鎖定在了龐千源的身上。

「龐千源，你已經只能寄希望於那些小東西身上了嗎？」

虛空中，有溼冷陰暗的聲音不知從何處傳來。

龐千源淡漠的注視著黑河中的黑魚，卻是並沒有與它交談的意思，因為異類本就擅長勾動人心陰暗，這些年來他與這魚魑王打了太多交道，知道它是何等的詭異與難纏。

「龐千源，黑河在不斷的壯大，你抵擋不住的，當黑河湧入暗窟，你們這座學府以及所在的這片大地，都將會化為我們的食糧。」

黑魚巨尾拍下，濺起了萬丈黑浪。

它發出輕笑聲，而後漸漸的沉入黑河深處。

龐千源望著消失的黑魚，眉頭方才微微的皺起，心中輕嘆一聲。

他的腦海中掠過一張年輕的臉龐，那是...李洛。

在聖玄星學府的代表團中，精英輩出，甚至還有著姜青娥這幾乎算是穩拿三星院最強學員稱號的妖孽存在，但他卻對這個僅僅只是一星院的李洛頗為的看好。

說不得，這會是一步意想不到的妙棋。

畢竟，好歹是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兒子。

而且，還是那李天王一脈。

希望，不會讓我失望吧。

第四百二十九章袁青

洛嵐府，波光粼粼的湖泊上。

轟！

有雄渾相力陡然爆發，捲起浪潮，譁啦啦的對著四面的假山拍擊而去。

兩道身影於湖面上交錯，相力激湧。

正是李洛與姜青娥。

兩人正在切磋比試。

不過前提是姜青娥將自身相力壓制在了化相段第一變的層次，但即便如此，兩人的戰鬥能夠明顯的看出來，李洛被壓製得節節敗退，不論他如何的藉助相術反.攻，都被姜青娥以輕描淡寫的姿態盡數化解。

在這場切磋中，李洛感受到了什麼叫做全方面的壓制。。

砰！

水花濺射，李洛的身影破水而出，體內雙相之力陡然爆發，一拳對著姜青娥臉頰轟去，拳頭之上的相力升騰如狼煙，連空氣都是被盡數的震散，刺耳破風聲響起。

不過面對著李洛的兇狠攻勢，姜青娥纖細玉指伸出，指尖的光明相力凝聚而來，令得其本就剔透的手指變得宛如光明玉石一般。

砰！

兩者相撞，姜青娥身影紋絲不動，李洛卻是被反震出了十數步，腳掌在湖面上踏起了水花。

「一星院最強學員，似乎有點不太行呢。」姜青娥紅唇微翹，悠悠說道。

「不行？！」

李洛憤怒了，你怎麼能夠跟一個男人說他不行？！

鏘！

他手掌一握，一柄刀身斑駁如象皮般的直刀出現在了手中，此刀一出，李洛四周的湖面仿佛是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硬生生的壓低了數分。

李洛的面龐在此時變得異常的肅然。

姜青娥望著李洛掏出這柄金玉玄象刀，纖細的柳眉也是輕輕的一挑。

「金玉玄象刀，一重象神力！」

李洛五指緊握刀柄，心中有低沉的聲音響起。

嗡！

玄象刀在此時發出了細微的刀鳴之聲，宛如是古老巨象自遠古踏破時空而來，這一瞬，一股難以形容的巨力如洪流般的自刀身中對著李洛雙臂中湧來。

四周的湖面，被硬生生的壓成了一個水坑。

轟！

李洛腳掌一踏，水面都在此時猛然炸裂開來，而其身影宛如一道淡淡的水光於湖面上掠過，下一瞬,刀鋒已是裹挾著極為驚人的力量對著姜青娥重斬而下。

刀鋒揮下,刀光席捲間,似是有巨象衝撞而來。

這一刀，尚未落下，那股驚人的力量已經將湖面撕裂出了一道十數丈長的裂痕。

姜青娥金色眸子中似是有一抹光彩綻放,而後她不退反進，依舊是一拳揮出,她的肌膚仿佛是散發著琉璃之色,看似嬌嫩的一拳,卻是如一輪烈日升起，光照天地,霸道絕倫。

鐺！

刀光與光明之拳相撞。

狂暴的衝擊波橫掃，浪潮一波波的呼嘯，將附近的一座座假山盡數的摧毀。

而在這種衝擊下,李洛的身影直接被震得倒射而退,但同時,姜青娥也未曾再如之前一般穩如磐石,她嬌軀微晃間，最終還是退出了兩步。

「我贏了！」

李洛收刀而立,面色肅然的宣布。

姜青娥沒好氣的道：「你贏什麼啊？」

李洛振振有詞的道：「我把你打退了兩步，還不算贏？你以為把相力壓制到化相段我們間就沒差距了？你剛才明明是運用了琉璃煞體！所以這場切磋是我贏了。」

姜青娥無辜的道：「那只是純粹的肉身本能，所以我就算是站在這裡讓你砍,你也破不了我的防。」

李洛有點牙痒痒，姜青娥說的還真是沒錯,她渡過了煞體境，所以她的肉身已經達到了一種非常強悍的程度,那遠遠不是他這個小小化相段能夠媲美的，甚至雙方之間,即便姜青娥不動用相力，光憑這具肉身所具備的力量，就能夠將他錘爆。

這等級壓制太明顯了。

姜青娥踏水而來，輕笑道：「不過這金玉玄象刀的象神力的確還挺驚人，你現在只是初步掌握，就已經能夠將我擊退，可見其威力不凡。」

「這幾天我一直在溫養此刀,從我的感應中，玄象刀的象神力應該有三重，但我僅僅只能開啟到一重。」

提起金玉玄象刀，李洛的眼中充斥著滿意,這是他第一次拿到如此威力的金眼寶具，這的確比他的光隼弓更為的兇悍。

「不過...」

而旋即李洛又是有點無奈，他撩起了衣袖，只見得他兩條手臂上竟是出現了一道道的血痕，那是肌肉被撕裂的表現。

「象神力太霸道了，剛才還只是初步的運用，就險些將我雙臂肌肉撕裂。」

姜青娥伸手握住李洛的手臂，那冰涼嬌嫩的觸感，讓得李洛心頭微蕩，忍不住的用手指勾了勾姜青娥白嫩的手背。

對於李洛的使壞，姜青娥則是不客氣的用手指戳了一下那撕裂的傷痕，頓時讓得他齜牙咧嘴起來。

「這是因為你肉身不夠強，所以難以承受象神力的灌注，看你這架勢，如果你將象神力催動到二重，恐怕雙臂血肉會盡數的爆碎。」姜青娥看了看血痕撕裂的程度，說道。

「這麼看...金玉玄象刀在你手中，的確是有點浪費。」她評價道。

李洛有點悻悻，抱怨道：「我只是化相段，肉身怎麼能跟你比。」

姜青娥託著尖俏白皙的下巴，微微沉吟，道：「肉身的錘鍊的確不是相師境考慮的，如果你沒有辦法短時間提升肉身強度的話，那就試試提升肉身的恢復速度，這應該是你所擅長的，畢竟你擁有著水相與木相，這兩種相力都能夠加速傷勢的恢復。」

李洛聞言，心頭倒是一動，這其實是最簡單的水相與木相之力的運用，以前他也嘗試過，能夠提升肉身的承受力，當時還將其命名為「堅體」。

只不過那種提升，想要用來承受象神力，還是遠遠不足。

「象神力的灌注，主要是匯聚於你的雙臂，所以你其實可以專注於提升雙臂的恢復力，我記得水相，木相裡面應該有一些類似的相術，你可以查閱一下。」姜青娥想了想，給了建議。

李洛眼前一亮，姜青娥這想法倒是很不錯，將恢復力集中於一點，那提升強度也會增高，到時候說不得就能夠承受更強的象神力灌注。

「不愧是東域神州最強的三星院學員。」李洛咧嘴一笑，豎起大拇指。

對於這個尚還未曾得到的稱號，姜青娥只是淡笑一聲，她剛欲說話，神色忽然一動，轉頭看向了湖邊，那裡有一道人影在翹首看向這邊。

姜青娥對著李洛示意了一下，而後兩人踏水而去，落向了岸邊。

「少府主，小姐。」

岸邊的人影身軀魁梧，正是守衛洛嵐府總部的雷彰閣主。

「出什麼事了？」姜青娥發現雷彰的面色有點凝重，不由得凝聲問道。

「稟告小姐，是袁青供奉回總部了。」

「袁青供奉？」

李洛目光一閃，記起了這個名字，正是洛嵐府三大供奉之一，而且他也是三位供奉中唯一一位對洛嵐府忠心耿耿，未曾倒向裴昊的人。

在這個時候，這位實力達到了天罡將階的大供奉能夠回到總部，無疑是能夠加強總部這邊的力量。

姜青娥聞言，神色也是浮現了細微的喜意，不過旋即她又察覺到雷彰神色不太對，當即問道：「還有其他的情況？」

雷彰點點頭。

「袁青供奉在路上遭遇了襲殺，他本人雖然沒有大礙，但他唯一的弟子，卻是被一種異毒所傷，應該是...裴昊那邊做的。」

「裴昊，在以此威脅袁青供奉，脫離洛嵐府。」

第四百五十四章小空間

這一次的傳送時間比李洛想像的還要更久，在那空間通道內，磅礴浩瀚的碧綠能量仿佛是化為奔湧的大河，不斷的對著前方呼嘯,而李洛等人則是猶如踏浪而行。

只不過因為空間通道內的能量太過的狂暴，李洛他們幾乎是在進入後不久就陷入到了一種假寐休眠中，隊伍中唯有素心副院長不受絲毫影響，其他的人，就只有宮神鈞，長公主,姜青娥等少數人在微蹙著眉頭抵禦著四周狂暴能量的擠壓與侵蝕。

但好在再長的旅途都終歸有著盡頭。

當素心副院長望著前方突然間出現的白光,她明白傳送即將結束。

於是她屈指一點，一道道相力光點自指尖湧現,然後落在了後方假寐狀態中的李洛等人身上。

等到他們自假寐狀態中脫離而出時，隊伍已是衝出了空間通道。

於是，當李洛眼睛睜開，第一時間就見到了出現在前方的一座青色塔樓，塔樓應該是木製，散發著許些的滄桑古老之感。

此處所在仿佛是一座特殊的空間之內，天無日月，但卻有光芒自虛空中散發，四周有雲霧繚繞，倒是有點仙境般的感覺。

目光對著四方眺望，則是會發現在遠處的雲霧間，有一座座如眼前一般的青色塔樓拔地而起。

隱約間，仿佛是能夠聽見一些吵雜的聲音從遠處傳來。

素心副院長領著好奇的眾人徑直走向前方的青色塔樓,而隨著接近,李洛他們又看見了塔樓前方似乎是有著一座水池，只不過水池內沒有水,反而是有著磅礴的天地能量匯聚，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能量漩渦。

「這個能量漩渦,就是你們比試的場地。」

「等聖杯戰真正開始的時候，你們會從這裡跳下去，然後就抵達了各自的比試地。。」素心副院長解釋道。

眾人聞言，眼中好奇更勝的打量著這水池中的能量漩渦。

「你們知道這座空間是在哪裡嗎？」素心副院長突然轉過頭看向眾人，別有深意的問道。

眾人面面相覷，這如何能知道？

倒是姜青娥微微遲疑了一下，道：「似乎是一座獨立的小空間，應該是某種極其罕見的空間寶具吧？難道是...龍骨聖杯？」

眾人頓時面露吃驚之色，龍骨聖杯？！他們現在所處的地方，竟然是在龍骨聖杯之內？

素心副院長的臉頰上同樣是流露出了驚訝之色，笑道：「青娥同學真是聰慧呢，竟然連這都能猜到。」

「能夠讓素心副院長這麼著重的提醒，想來應該是跟我們有關的東西...而想來想去，也就只有那傳說中的龍骨聖杯比較有提醒的意義了。」姜青娥說道。

素心副院長頷首，道：「沒錯，我們所處的空間，就是在龍骨聖杯內，看見其他的那些塔樓了嗎？每一座塔樓都是一座學府的落腳地，如你們所見，我們聖玄星學府的宿舍就是眼前的塔樓。」

李洛嘖嘖稱奇，原來這龍骨聖杯還有如此妙用，自成空間的寶具，難怪有著鎮壓暗窟的神力。

說話間，眾人已是來到青色塔樓前，然後他們就見到在塔樓的一根柱子上面掛著牌子，牌子上寫著聖玄星學府。

谷慠

素心副院長推門而入，道：「現在給大家十分鐘時間，各自挑選好休息的房間，然後到一樓大廳集合，我需要為你們說明接下來聖杯戰的規則。」

眾人轟然散開，亂糟糟的在這塔樓內掀起各種的動靜，不過好在十分鐘後，都是準時的匯聚在了一樓大廳。

素心副院長盤坐在蒲團上，她示意眾人在前方的蒲團上坐下，道：「各位同學，距離聖杯戰真正開始，應該還有十二個小時，時間比較緊迫，所以現在做一些分配，各院級都挑選出一名學員外出搜集情報，現在東域神州上眾多學府的代表團都齊聚這裡，正好是搜集一些情報的時候。」

她聲音一落，四個院級中頓時悉悉索索的一陣討論，然後就各自派了一人出去。

而一星院這邊，就是虞浪被推了出去。

因為這傢伙的實力在一星院紫輝學員中的確是墊底，而且他的性格也很適合打探情報這種事情。

不過虞浪對此則是很不滿意，磨磨蹭蹭的道：「要不叫萌萌同學跟我一起？」

白豆豆聞言，杏目一瞪：「想屁吃，滾。」

虞浪脖子一縮，再不敢廢話，趕緊出門。

待得四個院級都安排好了，素心副院長的臉色也是變得嚴肅了一些，道：「首先要說的事情，是這聖杯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的院級戰，是四個院級的各自爭鬥，在這裡將會決出四個最強學員稱號。」

「院級戰開始的時候，你們會被投入到各自院級所在的特殊區域內，而你們進入這片區域後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用給你們配置的「靈葫」去搜集一種名為「天靈露」的材料。」

「所謂「天靈露」，是由龍骨聖杯內的特殊能量所凝聚而成的特殊物質，它的作用...是能夠保護你們穿過核心區域的「龍血火域」。」

素心副院長屈指一彈，只見得相力光芒升騰起來，在她的面前化為了一片熊熊火海，只不過這火海呈現血紅色，給人一種極其危險的感覺。

「龍血火域極為的特殊，封侯強者以下，沒有人能夠在裡面堅持十秒，所以這個時候，你們就需要足夠的「天靈露」，按照以往的信息，九十九滴天靈露能夠護住一人通過火域。」

「而穿過龍血火域，你們就抵達了最核心的地帶，龍骨島...在這裡，各院級將會爆發出最後的決戰，而誰最後坐在了那座「龍骨椅」上，那他就將會獲得最強學員稱號。」

「這就是院級戰。」

「嚴格來說，院級戰前部分是屬於集體戰，你們每一個院級都必須團結合力，因為沒有人會在這裡單打獨鬥，你們的目標是相同的，那就是凝聚成一根繩，不斷的搜集，奪取「天靈露」，然後將天靈露集中起來，儘可能的將更多實力強橫的同伴送進龍骨島，因為你們進去的人更多，那麼至少在人數上面就會佔據一些優勢。」

「所以...」

素心副院長目光嚴肅的看著眾人。

「同學們，不管你們平日裡有什麼恩怨或者間隙，但至少在這裡，你們需要的是摒棄一切前嫌，將其他人當做是真正的同伴。」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走到最後的話。」

隨著素心副院長聲音的落下，大廳內的眾人也是漸漸的變得沉默了下來。

第四百三十章真正的目標

洛嵐府的一間客廳中。

李洛與姜青娥走入其中，然後一眼就見到了坐在廳中的一名中年男子，其身軀壯碩，頭髮束成大辮，一身簡樸的衣衫，堅毅的面龐布滿著風霜，他眼神凌厲，靜靜的坐在那裡時宛如一頭雄獅，散發著極強的壓迫力。

天罡將階的強者。

顯然，這中年男子，便是如今洛嵐府中唯一一位還效忠於李洛，姜青娥的天罡將階強者，三大供奉之一的袁青。

而當兩人走入時，端坐客廳的袁青也是第一時間的抬頭將凌厲的目光投來，而當他在見到走在最前方的李洛時，神色微微恍惚，眼中的凌厲瞬間消散而去，在那張還有些青澀的臉龐上，他依稀看見了那兩道令得他無比敬重的影子。

「袁青見過少府主。」

袁青起身，對著李洛鄭重的抱拳行禮，甚至還微微的彎身。。

李洛見狀也是一驚，顯然是沒想到對方竟然還會給他如此鄭重行禮，當即趕緊上前：「袁叔可是我洛嵐府的老人了，可別這麼見外，我年齡小受不起這種大禮。」

袁青布滿風霜的臉龐上露出一抹笑容，他打量著李洛，道：「多年不見，少府主已經長大了。」

而後他才看向一旁的姜青娥，笑道：「小姐也愈發出眾了，我即便是遠在萬裡之外，也時常能夠聽見小姐的威名。」

姜青娥搖搖頭，道：「一些誇大的名聲，袁叔倒是過獎了。」

袁青歉然道：「說來是我不好，前些年一直在外，未能早點回到總部，不然也不會讓裴昊那狼子野心的狗東西這麼猖獗。」

說起裴昊時，袁青眼中的殺意幾乎化為實質般的瀰漫出來。

「袁叔在回來的時候遭遇了裴昊的襲擊？」李洛面色微沉的問道。

袁青神色陰沉的點點頭，道：「還有墨辰也參與了，這老鬼狼心狗肺，當年如果不是兩位府主指點並且賜予諸多修煉資源，他怎麼可能踏入天罡將階,如今兩位府主失蹤,他就忘卻了一切恩義,還幫裴昊來分裂洛嵐府，當真該殺！」

墨辰，就是那位最支持裴昊的大供奉。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皆是看見對方眼中的殺機。

「他們的襲殺並沒有傷到我，但他們的目標並不是我,而是我的弟子。」

袁青眼神陰翳,道：「他們趁我被纏住時,打傷了我的弟子，並且將一種異毒種入她的體內。」

袁青轉過頭,看向客廳角落的椅上，只見得那裡坐著一名年輕的短髮女孩，女孩容顏秀麗,看上去也有些颯爽的氣質,但此時的她,卻是面色蒼白的坐在那裡,白皙的肌膚上，時不時有著一縷黑氣遊動,仿佛是黑蟲一般，略顯詭異。

袁青快步走去，短髮女孩抬頭看了他一眼,臉頰上掠過痛苦之色，聲音沙啞的道：「師,師父，我沒事。」

李洛與姜青娥也是走了過來。

「這是我的弟子,郭苓。」袁青對著兩人介紹道，看向短髮女孩的眼中滿是心疼與寵溺。

「見過少,少府主...小姐。」郭苓聲音微弱的道。

李洛擺了擺手，道：「用毒，的確是裴昊那白眼狼喜歡的手段，這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溪陽屋那一次，也是裴昊暗中下了毒，把唐隕等人當做毒包送進了溪陽屋，試圖毀掉溪陽屋的聲譽。

「狗雜碎,以後有機會，我要把他渾身骨頭一截截的捏碎！」袁青臉龐鐵青，心中的殺意令得其體內的相力都是劇烈的波動起來。

「裴昊給出了條件，要袁青供奉脫離洛嵐府,離開大夏城，然後他就會給予解藥。」一旁的雷彰說道。

袁青深吸一口氣，陰沉的道：「不是所有人都跟他一樣忘恩負義的。」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這裴昊還真是會挑時候，還有半個月的時間就是聖杯戰了，到時候他們兩人必然都會暫時的離開大夏城，而一旦他們離開，洛嵐府這邊總是得有人坐鎮，本來牛彪彪是最好的選擇，但他因為要給李洛煉製補神膏，這段時間都難以分神，再加上他無法離開總部範圍，所以有諸多的限制。

而這個時候袁青的回歸，則是會讓得洛嵐府力量大增，到時候李洛與姜青娥才能夠放心的離去。

裴昊顯然也是猜到了這一點,所以想盡辦法的試圖阻擾袁青的歸來。

「這白眼狼真是條隱藏在暗處的毒蛇啊，時刻在盯著我們的破綻。」

李洛緩緩說了一聲,然後衝著袁青說道：「袁叔不必過於擔心，郭苓身上的毒,可以交給我來嘗試一下,此前裴昊也做過類似的手段，最後被我所化解。」

這幾個月中，他在為小皇帝治療的過程中，對於解毒這一類的知識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從某種意義來說，現在的他算得上是一個解毒行家，雖然他更多的完全是倚仗自身水相，木相之中所蘊含的解毒之力。

袁青聞言，也是有些驚訝的看向李洛：「少府主還會解毒？」

「略有涉獵。」李洛謙虛的道。

袁青看向姜青娥，後者也是衝著他微微頷首，於是他就不再遲疑，笑道：「那就麻煩少府主試試吧。」

「將她扶到臥室。」

李洛吩咐了一聲，有侍女上前將郭苓攙扶到了一間客房臥室中。

郭苓躺在床上，她看著李洛，突然用微弱的聲音道：「少府主，如果化解不了，請你悄悄跟我說一聲，我會自我了斷，不使得他們藉此威脅我師父，因為我知道，師父不會背叛洛嵐府。」

李洛一怔，旋即露出溫柔的笑容。

「放心，我會幫你的。」

...

與此同時，大夏城內的某處房間內。

裴昊望著窗外的風景，悠然自得的給自己斟茶，在他的面前，坐著一名黑衣老者，正是那名為墨辰的洛嵐府大供奉。

「你把「黑魔蟲」這麼珍貴的奇毒用在了那麼一個小丫頭身上，未免太浪費了吧？這種奇毒價值高昂，就算是用來對付袁青都能讓他元氣大傷。」墨辰開口問道。

裴昊輕笑一聲，道：「袁青也配？」

「袁青不配，難道一個小丫頭就配了？」墨辰皺眉問道。

裴昊嘴角露出神秘的笑容。

「我的目標，從一開始就不是袁青以及他的弟子。」

「你不是想要用袁青的弟子威脅他離開洛嵐府嗎？」

裴昊端起茶杯，淺飲了一口，道：「袁青雖然算是個麻煩，但也沒到讓我忌憚的地步，畢竟他的那一份戰力，早就被計算在內了。」

他看向墨辰，嘴角的笑容漸漸的變得陰冷起來。

「李洛他不是喜歡解毒麼...」

「那就再讓他來試試吧。」

第四百五十五章最嚴厲的警告

院級戰的前半部分，有些出乎李洛的意料。

他原本以為頂多是小隊形式的聯合，可如今看來他還是格局小了點，這竟然是需要整個院級的合作。

不過仔細想想也正常,學府聯盟搞出來的聖杯戰雖然有著強烈的競爭性，但其本質還是為了錘鍊學員，而學員間的團結性，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因為有時候集體的力量，終歸是要比個人更強的。

雖說天地間不乏那種實力強大到已經超越了集體桎梏的存在，但最起碼李洛他們距這一步還很遠。

與其他的紫輝小隊團結合作，基本沒有太大的問題,除了...

王鶴鳩,都澤北軒這兩根攪屎棍。

想到這裡，李洛的目光就投向了王鶴鳩，都澤北軒兩人，此時的他們也是皺著眉頭，兩人察覺到李洛的目光，面色都變得有些不太自然起來。

往日在學府，彼此間可謂是沒少摩擦，關係更是算不得友好。

一般來說，在這種競爭環境中能夠忍住不給對方使絆子就已經算是好的了，結果現在還要他們精誠合作？這不是搞笑嗎。

「各位同學，在這裡我依舊還要再重複一次，此次的聖杯戰對於我們聖玄星學府而言極其的重要,所以我需要你們顧全大局，放下一切的私心,而如果在院級賽中,有那種阻擾的惡劣行動,等回了學府，我必定會給予最嚴厲的懲罰，甚至學府往後，不會再收取任何與你們有關係的學員。」在李洛等人心中各自轉動著念頭的時候，素心副院長再度平淡的開口說道。

而她這話一說出來，在場許多學員都是面色發白了一下，眼中有著濃濃的懼色浮現出來，誰都沒想到，向來溫柔平易近人的素心副院長竟然會說出這麼狠的話以及這麼狠決的懲罰。

這簡直就是株連了。

連李洛都是忍不住的吞了口口水，學府是大夏國最頂尖的修煉場，如果學府真的禁止某個家族或者勢力的人進入其中修行，那絕對是一種極其可怕的打擊。。

所以這一次，就連那王鶴鳩都是面色蒼白的收起了所有的心思，他所在的王氏家族在大夏底蘊很強，而王家每年有許多的子弟進入學府，如果因為他的原因導致學府不再收取王家的子弟，恐怕他爹會親手將他給斃了。

而此時，王鶴鳩也察覺到素心副院長平淡的目光掃過他的臉龐，當即心頭一寒，看來這位往日在學府中風評極好的副院長其實也是知道他往日與李洛間的那些恩怨。

現在，這是在敲打他。

畢竟李洛如今也被視為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學員的競爭者，如果被他拖了後腿，那必然是學府所不能容忍的。

想到這裡，王鶴鳩也只能壓下心中的委屈，強笑著表態：「副院長放心，我跟李洛以前那些爭鬥都是鬧著玩的，眼下的場合我肯定分得清楚的，到時候我一定會跟其他的小隊好好團結合作。」

都澤北軒有點抹不開面子不想說話，卻是感覺到一道異常凌厲的目光從旁邊投射而來。

那是他的姐姐都澤紅蓮。

都澤紅蓮的眼神有點可怕，這讓得都澤北軒心頭一抖，他這個姐姐性子也很兇悍，如果真惹急了她，恐怕會當著這麼多人的面直接揍得他鼻青臉腫，於是他只能趕緊點頭，道：「我也會全力配合。」

谷鑼

都澤紅蓮這才收回目光，她先前也是擔心都澤北軒年輕氣盛，放不下心中那口傲氣，可現在素心副院長已經把話說得這麼明白了，誰敢在院級賽上面拖後腿，那就要直接被學府拉清單，這是很嚴重的後果。

即便是都澤府，也承受不起。

「看來紅蓮同學還是很識大體的呢。」在那一旁，姜青娥的隊員田恬悄悄的笑道。

都澤紅蓮沒有理這個在三星院裡面最雄偉的女生，目光平靜的看向姜青娥，道：「院級賽上面，我自會全力配合，姜青娥，拿出你所有的本事，去把東域神州三星院最強學員的稱號奪下吧。」

「我從未見過你真正認真展現過自身的實力，這一次，倒是希望有機會能夠看一看。」

姜青娥眼眸看了都澤紅蓮一眼，微微頷首，道：「我會盡力的，另外你也很強，有你的幫助，我會輕鬆許多。」

這話說出來，讓得都澤紅蓮都忍不住的睜大了一些美目，繼而就是鼻尖一酸，她真是難以相信，有一天姜青娥竟然會說，她都澤紅蓮的幫助對她姜青娥也很重要。

兩女自從進入聖玄星學府那一天，都澤紅蓮就將姜青娥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但這三年下來，雙方的差距卻是越來越大，如果不是心中一口倔強之氣在強撐著，都澤紅蓮真是要感到絕望了。

但競爭歸競爭，可都澤紅蓮的內心深處對於姜青娥的實力極其的認可，甚至她有時候都有點搞不清楚，她這麼竭力的跟姜青娥競爭，是不是就是為了她能夠更多的看重她一些？

不過很快都澤紅蓮就強行將情緒壓制了下去，同時暗惱：「都澤紅蓮啊都澤紅蓮，你也太沒出息了，人家一句話就能讓你感動成這樣，簡直可笑！」

相比於一星院，三星院這邊，四星院那邊就要平和許多，因為這些年來，四星院基本就分為兩個派別，宮神鈞一派，長公主一派，兩人都是擁有著大量的追隨者，而兩人都是極為理智的那一種，平日裡關係也算是頗為和善，最起碼錶面是如此。

所以他們很快就能夠取得共識。

而二星院這邊，怎麼說呢...稍微的有點被忽視。

祝煊與葉秋鼎能夠很清晰的感覺到素心副院長的目光沒有在他們這邊過多的停留，也沒有那種專門的警告。

這讓得他們情緒很複雜。

因為這說明素心副院長對二星院並沒有寄予什麼期望，不過也正常，相比於其他的三個院級，聖玄星學府這一屆的二星院的確比較普通，之前門票賽的時候甚至險些讓學府丟失了重要的門票。

這樣的情況下，誰能指望二星院在聖杯戰上面有什麼表現？

恐怕在素心副院長的心中，二星院就是來湊人數的。

祝煊與葉秋鼎對視一眼，皆是看見對方眼中的苦澀，心有戚戚。

這就是差生的待遇嗎？

真他媽的...難受啊。

第四百三十一章雙重異毒

「郭苓所中的毒，應該是一種名為「黑魔蟲」的罕見異毒，此毒極其兇狠，毒氣會凝結成蟲，於血肉之間流動，漸漸的將血肉所吞食，繼而壯大自身，而且這種毒氣對相力有著極大的腐蝕性，所以以普通相力化解它的話，作用也不大。」

「這種異毒，即便是天罡將階的強者中了，都會頗為麻煩，那裴昊此次為了逼走袁叔，倒是下了血本。」

房間內，經過大半天對郭苓體內毒血的解析，李洛也得到了不少的信息，但他的面色則是因此變得更為的凝重。

郭苓所中的毒，比他想像的更為麻煩與棘手，上一次唐隕他們所中的毒跟此次比起來，當真是小巫見大巫。

這「黑魔蟲」兇名極盛，製作起來也是極其的困難，所需要的各種材料異常嚴苛，這種異毒，世面上很少能夠看見，就連李洛，也只是這幾個月中在看一些解毒書籍上面提起過，說句不好聽的話，此毒用來對付郭苓，實在是有點大材小用。

在李洛身後，袁青聽到李洛的話，忍不住的緊握了拳頭，眼中有著一抹灰暗以及憤怒之色，這該死的裴昊！

袁青在外多年，未曾回到洛嵐府總部，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他所看中的這個弟子，只是前些年郭苓還年幼，所以他未曾帶她一起回到洛嵐府，可他沒想到的是，如今時機到了，卻是令得這個弟子直接落入到了絕境之中。

這讓得袁青心中極為的自責。。

若是早知如此，就應該先行獨自回來。

「能有化解的辦法嗎？」姜青娥在一旁凝聲問道。

李洛沉默了一下,道：「化解的難度很大,不過我可以暫時幫她將毒氣阻擾一下,緩解毒氣侵蝕擴散，這樣一來我們就有更多的時間找尋化解的方法。」

「我先前吩咐的那些解毒材料都備好了嗎？」

「少府主放心，你所需要的那些解毒材料我已經一個不落的讓人採購回來了,數量也足夠。」一道酥柔的聲音從房外傳來，只見得蔡薇款款而進,成熟嬌媚的臉蛋有些擔憂的看著這邊,同時還吩咐著人將材料送進來。

「麻煩蔡薇姐了。」

李洛笑著點頭,蔡薇姐做事總是這樣的讓人放心。

接下來他也沒有耽誤，直接是開始動手製作解毒藥劑,這期間經過了數次的失敗，最終在兩個時辰後，他成功的將解毒藥劑煉製了出來。

不過說是解毒藥劑,其實根本不可能化解得了郭苓體內的「黑魔蟲」,頂多只是將其擴散的趨勢稍微的阻攔一下。

此時的郭苓已經是陷入到了昏迷之中,李洛捏起她的嘴,將解毒藥劑硬灌了進去。

而後他面色凝重的伸出手掌，握住了郭苓有些冰涼的小手,接下來，才是最危險的一步，他需要將自身水相,木相之力侵入到郭苓的體內，以他那獨特的雙相解毒之力,緩解「黑魔蟲」。

在袁青，姜青娥他們有點緊張的注視下,李洛閉攏雙目，體內的水相,木相之力運轉而起，然後順著他與郭苓相握的手掌，湧入了後者體內。

郭苓的肌膚上，肉眼可見的有著藍碧兩色的淡淡光澤蔓延。

然後很快就與那宛如遊動的黑蟲般的毒氣接觸到了一起。

初步接觸時，李洛的水相，木相之力所散發的解毒效果倒是相當的不錯，黑魔蟲試圖對著郭苓心臟位置擴散的方向被阻攔,擴散的速度也是有所減緩，但也正如李洛所料，即便他擁有著水木雙相的雙重解毒效果，但也依然難以直接將這極其厲害的「黑魔蟲」化解。

倒真不愧是連天罡將階的強者都需要小心的奇毒。

不過好在李洛也沒有指望一下子將此毒解決,而是只需要將它擴散的速度延緩，從這一點來說，他的目的已經算是達到了。

但也就是在李洛心中似是鬆了一口氣的時候，突然「黑魔蟲」在此時劇烈的顫動了起來，然後李洛就感應到，那凝聚在一起的「黑魔蟲」仿佛是在此時直接被撕裂開來，下一瞬，原本的黑色開始蛻變，迅速的形成了一種暗紅色彩。

在李洛的感知視野中，那些毒氣，仿佛是在此時從一隻「黑魔蟲」蛻變成了一隻暗紅色的「蝴蝶」。

這種蛻變，讓得李洛心頭一震，心中瞬間明白了什麼。

這是雙重異毒。

所謂的「黑魔蟲」內，還藏了一道名為「血魔毒蝶」的異毒，兩者混合疊加，這種毒，連天罡將階的強者中了的話都可能會被重創。

用這種可以威脅天罡將階強者的異毒來對付一個相師境的郭苓？裴昊是錢多到沒地方花嗎？這種異毒，李洛敢打賭，即便是裴昊,也必然是花費了極大的代價才到手的。

可不是用來對付郭苓的,那又是衝著誰來的呢？

李洛心思急轉，然後他閃電般的將湧入郭苓體內的相力迅速的收回。

但也就在他相力撤退的那一瞬，那暗紅色的蝴蝶毒氣仿佛是受到了某種引動與驅使，竟是直接對著他的相力驟然追擊而來。

至於郭苓體內，這些毒氣完全是留都不想留。

李洛相力退得已是相當的果斷，但他還是低估了蝴蝶毒氣追擊的速度，就在他的相力即將退出的那一瞬，蝴蝶毒氣觸及到了他的相力。

那一瞬，李洛的精神出現了瞬間的恍惚，耳畔仿佛是傳來了蝴蝶扇動翅膀的聲音。

李洛雙目猛然睜開。

「發生什麼事情了？」一旁的姜青娥第一時間察覺到李洛臉色的變幻，當即凝聲問道。

袁青看看李洛，又看看床上竟然開始恢復血色的郭苓，有些難以置信的道：「少府主你將毒氣化解了？」

李洛神色複雜的搖搖頭，道：「不是化解了...是轉接了。」

他緩緩的掀起了自己的衣袖，然後房間內的姜青娥，袁青，蔡薇他們頓時面色劇變的見到，在李洛的手臂上，竟然出現了一隻暗紅色的蝴蝶斑。

那蝴蝶仿佛是活物一般，還在緩緩的扇動著翅膀，一股令人不安的氣息，從中散發出來。

李洛同樣是在盯著那隻暗紅色的蝴蝶，聲音都變得有些複雜起來。

「果然...裴昊這狗東西，這一次其實是衝著我來的，還真是會算計。」

「這麼奢侈的異毒，連天罡將階的強者都為之生懼。」

「這傢伙，還真是看得起我。」

第四百五十六章神樹金徽

在以最為嚴厲的警告強行將這些年輕學員間的一些存在的恩怨以及摩擦給鎮壓下去後，素心副院長的眼神方才漸漸的變得柔和下來，又恢復了許多學員心中最溫柔的副院長形象。

「還有要說的一點，那就是聖杯戰最終的奪冠機制。」

「首先是第一部分的「院級戰」,在這一場比賽中，將會誕生出四個獲利者，也就是四個院級中的最強稱號學員。」

「這四名最強學員，將會獲得一枚「神樹金徽」。」

在說著話時，素心副院長掌心有相力光芒交織，然後形成了一道虛影，眾人好奇的看去,發現那是一枚約莫半個巴掌大小的金色徽章，徽章不知是何材質所打造,其上流動著神妙的光輝，而在徽章上，雕刻著一棵參天大樹，那棵大樹仿佛連接著天地，散發著一種難以言明的古老以及滄桑。

「而「神樹金徽」的擁有數量，則是用來判定哪一個學府最後將會成為冠軍。」

素心副院長臉頰上帶著一絲笑意的看向了姜青娥：「雖然現在說這話未免有些自得，但我想，這四枚「神樹金徽」中，最起碼我們已經有一枚是有極大概率能夠到手的。」

眾人都沒覺得素心副院長高興得太早，因為姜青娥的確是此次三星院中最有實力奪得最強稱號的人,其他學府，都是將她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如果連她都沒有說這種大話的資格，其他人也就更不配了。

「不過第一部分的「院級賽」的結果只能說是可以奠定一些優勢,而真正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還是要第二部分的「混級賽」。」

「所謂的「混級賽」,是需要各個學府的四個院級，各自搭配三人小隊，而小隊的要求是每個人都只能屬於不同的院級，比如說四三二級，四三一級之類。」

聽到這裡，眾人頓時有些騷動。

李洛也是一怔，原來第二部分是這樣的機制模式麼...於是他第一時間就看向了姜青娥，然後他就見到姜青娥若無其事的眸光也是投了過來，兩人目光交匯了一下，都是看見了對方眼中的一抹笑意。

好吧，預定了。。

不管到時候那第三人是誰，反正他跟姜青娥是綁定的，誰要拉走都得一帶一。

也不對，現在的李洛，可不是之前在暗窟中了，現在的他，真要比起實力以及作用，未必就比二星院那拉胯二人組弱了。

「這第二部分的「混級賽」，最終會有一個隊伍勝出，那個隊伍，將會獲得三枚「神樹金徽」。」

素心副院長微微一笑，道：「所以說，最重要的比賽是第二場，一般來說，只要不會有學府在第一場院級賽的時候直接奪得了三個最強學員稱號，獲得了三枚「神樹金徽」，那麼誰獲得第二場「混級賽」的勝利，那麼就將會成為總冠軍，奪得「龍骨聖杯」。」

李洛咂舌，奪得三個最強學員的稱號，這個難度太高了，而且，哪個學府如果真擁有這種碾壓級別的實力，那這第二場混級賽還需要玩嗎？這三個最強學員組合在一起，其他學府哪個混級小隊打得過？

所以一般能夠完成這個前提條件的學府，至今為止應該還沒在東域神州上面出現過吧。

他們聖玄星學府敢視三星院最強學員的稱號為囊中之物，那是因為擁有著姜青娥這麼一個身懷九品光明相的妖孽，而歷史上，東域神州上面哪個聖學府能夠同時擁有著三個這種級別的妖孽嗎？

谷晵

不現實。

「另外這「神樹金徽」也是極其特殊的寶具，這是學府聯盟專門打造出來為了嘉獎優異的學員的，其神效諸多，其中最特別的一種效果，就是在佩戴時能夠釋放出「神樹之力」，這種力量能夠不停的淬鍊提升自身的相性，從某種意義來說，算是日夜不停的在服用著靈水奇光，而且這種提升效果或許沒有靈水奇光那麼明顯與激烈，但卻是潤物無聲，從長遠角度來看，能夠為你們省略掉極其龐大的一筆開銷。」素心副院長笑著補充道。

這話說出來，莫說是一般學員，就連宮神鈞與長公主，眼睛都是掠過一道亮光，因為他們明白這種效果才是真正的寶貴。

當然最激動的還是要屬李洛了，他的呼吸都是在此時變得粗重起來，因為在場中如果誰消耗的靈水奇光最多的話，那他一定是能夠驕傲的站起來，畢竟他那無底洞可是連蔡薇姐能夠填哭的。

而且他是多相，這種能夠滋潤相性的寶具，在他的身上能夠將效果發揮到最大。

這種特殊的寶具對於他而言，怕是比一些紫眼寶具都要來得更加的具備吸引力。

李洛舔了舔嘴角，不錯，有目標了，第二場混級賽先不管，但如果有可能的話，這第一場院級賽中，他還是需要儘可能的搶一下的。

畢竟混級賽變數太多，到時候他加入到小隊裡面，大概率也是偏向於從旁協助的那一種，畢竟有姜青娥以及四星院的人在場，他感覺憑他一個小小的相師境，恐怕是沒實力影響大局的，這一點他還是有些自知之明。

所以如果說他想要得到一枚「神樹金徽」的話，那麼第一場院級賽是他最大的機會。

「對了，如果有人能夠得到兩枚「神樹金徽」的話，可以申請將這兩枚徽章進行融合，到時候將會形成新的徽章，這種徽章被稱為「神樹紫徽」，對應的是各個聖學府中的金輝，紫輝學員的品階...」

「「神樹紫徽」的各種神效，都會比金徽更強，所以如果有這個條件去完成這種苛刻條件的同學，可要好好的把握機會，這可是極為難得的榮耀，這麼多屆的聖杯戰中，取得神樹金徽的學員已是極為稀少了，至於更苛刻的神樹紫徽，那就更是屈指可數了。」

素心副院長笑眯眯的目光看了姜青娥一眼，想要取得兩枚屬於自身的「神樹金徽」，那麼不僅要在院級賽中成為最強學員，而且還得在之後的混級賽中也成為最後的勝利者，這樣才會達成這個苛刻的條件。

而眾人中，顯然姜青娥最有可能達到這一點。

畢竟第二場混級賽結果如何現在不好說，可至少第一場的院級賽，姜青娥已經有了不小的把握。

不過對於這一點，姜青娥自身倒是還算平靜，因為相性品階的提升對於其他人可能極為的珍貴，但對於她這種已經身懷九品光明相的人...其實效果不算太大。

而姜青娥雖然很平靜，可那另外一旁的李洛卻是忍不住的抬起頭，那是因為他害怕自己的口水忍不住的從嘴角滴出來。

他望著樓閣穹頂，輕輕的搖了搖頭。

素心副院長，您可真是一個魔鬼啊。

你成功的將一個善良的少年心中的野火勾動了起來。

這火，只有神樹紫徽能救了。

第四百三十二章化為己用

當李洛撩開衣袖，露出手臂上那緩緩扇動翅膀的暗紅色蝴蝶毒斑時，房間內的姜青娥，袁青紛紛色變。

姜青娥更是一步上前，抓住李洛的手臂，素來從容平靜的俏臉在此時變得冷若冰霜，金色眸子中湧動的憤怒以及殺意幾乎是要噴湧而出，這直接是導致她身體表面有光明相力在躁動起來，猶如是要化為火焰升起。

「青娥姐，冷靜！」

李洛連忙握住姜青娥的手掌，安撫道。

姜青娥胸前微微起伏，眼睛閉攏了兩秒，再次睜開時，眼神就漸漸的歸於平靜，但那眼眸深處依舊流淌著徹骨寒意。

「少府主...」

一旁袁青的面色在此時變得極其灰暗起來，他怎麼都沒想到，那種在郭苓體內的異毒，竟然是一個陷阱，而其真正的目的，是衝著李洛而來。

顯然，那裴昊早就算計到了李洛的解毒能力。

也算計到了李洛大概率會嘗試為郭苓解毒。。

而現在，裴昊的毒計得逞了。

郭苓體內的異毒不僅變得更為的兇狠，而且還轉移到了李洛的體內。

這種結果，讓得袁青心中自責到了極致。

一名天罡將階的強者在此時變得萎靡，他呆立在原地，一時間竟然不知道說出什麼話來，整個人渾噩得如同失去了所有的理智。

「袁叔不必自責，裴昊一直隱藏在大夏城中找尋著一切的機會對付我們，即便沒有你的到來，他應該也會有其他的方式，所以結果都是一樣的。」李洛察覺到了袁青的萎靡，當即笑道。

袁青好歹算是如今洛嵐府總部中除了牛彪彪之外的最強戰力了，所以李洛還是必須要給予他足夠的重視與關懷。

面對李洛的安慰，袁青露出苦澀的笑容。

「走，我帶你去找長公主，王室擁有著頂尖的治療師，應該有辦法化解你體內的異毒。」姜青娥深吸一口氣，果斷的說道。

李洛聞言，卻是搖了搖頭，道：「其實，也未必完全就是壞事。」

姜青娥，袁青，蔡薇他們都是驚愕的看來。

李洛手臂上那暗紅蝴蝶毒斑散發的氣息，連袁青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都感覺到忌憚,而李洛現在還只是相師境,如果真讓得這毒氣擴散爆發,他怎麼可能還有活路？這還不是壞事？

李洛目光盯著手臂上扇動著翅膀的蝴蝶毒斑，道：「這種雙重異毒威力很強，對於它,我其實也算是比較眼饞。」

「我在想，有沒有可能將它化為己用。」

「這種級別的異毒,可是極其罕見呢,就算是在金龍寶行總部,恐怕都是很難找尋，也不知道裴昊這傢伙從哪弄來的。」

袁青聞言,頓時眉頭緊鎖的沉聲道：「少府主，你不要亂來，這種毒太可怕,必須儘快將其化解驅逐,你如果想要將它掌控,根本就是在玩火！小姐,你快勸勸少府主！」

姜青娥紅唇微抿，道：「我也不太贊成你這種危險的作法,不過我知道你做事都有分寸，所以你覺得自己有成功的把握？」

袁青張了張嘴，他不明白姜青娥怎麼會認為李洛一個相師境是有資格來掌控這種恐怖異毒的,這兩人的信任，也太盲目了吧。

然而李洛的嘴角卻是浮現出了一抹笑意,道：「我覺得其實可以試一試。」

袁青頭都大了，這也太任性了吧,這雙重異毒可不是什麼人畜無害的玩具啊，一旦引得其爆發,就真是死無葬身之地了。

而李洛做了決定，也就沒有再多說，徑直起身離去，袁青則是被他吩咐留在這裡照顧郭苓。

姜青娥跟在了李洛身旁。

「我在一本毒籍上面看見過這「黑魔蟲」與「血魔毒蝶」融合而成的雙重異毒，這種毒極為的詭異，因為它們具備著吞食水相與木相之中蘊含的治療之力的能力，所以很多治療師對這種奇毒都顯得束手無策。」

行走在走廊中,李洛也是在跟姜青娥解釋著他體內那種異毒的信息。

「為了緩解這道奇毒侵入心臟，直接斷絕生機，中毒者只能不斷的提供水相，木相相力中蘊含的治療之力來餵食,可這只是飲鴆止渴，因為這道奇毒會在吞食這些能量後不斷的壯大，當其壯大到某個極限時就會爆發，那個時候才是真正的絕命之時，神仙難救。」

姜青娥聽著，柳眉頓時緊蹙起來，道：「這完全是針對你而來的。」

李洛擁有著水相，木相雙相的消息已經不是什麼秘密，而眼下這雙重異毒，剛好克制他所具備的雙相治療之力，顯然，裴昊為此，費盡了心機。

「如果這一道雙重異毒真是如你所說的這麼可怕，我覺得有必要把閉關為你煉製補神膏的彪叔請出來了。」姜青娥凝聲說道。

自從此前李洛帶回來了足夠的「帝流漿」後，牛彪彪便是開始閉關為他煉製「補神膏」，直到如今都還未曾出來。

姜青娥也不想去打擾牛彪彪,畢竟補神膏對於李洛而言同樣極其的重要,可如果這道雙重異毒無法遏制的話，她也只能將見多識廣的牛彪彪請出來，看看他有沒有什麼法子了。

「不急。」

李洛擺了擺手，雖然明知道這雙重異毒極其的危險與可怕,但他卻並沒有顯露出恐慌之色，反而是微笑道：「裴昊此次的確準備得極其充分，先是襲殺袁叔，然後將異毒種在了其唯一的弟子郭苓體內，同時還以此來要挾袁叔脫離洛嵐府，他知道在眼下的局面中我會極其的重視袁叔，所以我大概率是會親自出手查探郭苓體內的異毒，而這，就給他創造了轉移異毒的機會。」

「連我的雙相，都被他算計在了其中，想必為了得到「黑魔蟲」與「血魔毒蝶」這兩種罕見的異毒，他是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其實一切都算是在他的預料之中，但可惜...有些東西，他依然沒辦法算計到。」

李洛說到此處，微微頓了頓，嘴角的笑意也是變得濃鬱起來。

他掀起衣袖，露出手臂上那暗紅色蝴蝶毒斑，伴隨著其心念一動，就連姜青娥都是能夠見到，兩道相力凝成了一顆光球，直接投向了蝴蝶毒斑。

面對著這送上門的美食，那蝴蝶毒斑蠕動著一口就將其吞了下去。

姜青娥眸光緊緊的盯著那一道蝴蝶毒斑，按理說，在吞食了一道蘊含著治療效果的水相，木相之力後，這毒斑應該會有所膨脹才對，但讓她有些意外的是，毒斑不僅沒有增強，反而是在這一瞬間出現了許些的震蕩。

然後姜青娥就見到，似是有著一縷細微的暗紅色氣息脫離了蝴蝶毒斑，然後消散不見。

蝴蝶毒斑則是因此而變得微弱了一分。

雖然這微弱的幅度不大，但卻的確削減了。

「怎麼會這樣？」這下子連姜青娥都感到有些驚疑了，她不明白為何這雙重異毒在吞食了李洛的兩道相力後，不僅沒有增強，反而減弱了一點點。

望著極為難得顯露出這番神態的姜青娥，李洛也是不免的有點小小的成就感。

不過還不待他賣關子，姜青娥的手中已是默默的出現了一柄重劍。

李洛嚇了一跳，趕緊道：「因為我的相力中，不僅僅只是擁有著水相與木相的力量。」

說著話的時候，他的掌心中有一團水光相的相力凝聚出來。

「你把你的手伸進去感知一下。」李洛笑道。

姜青娥金色眸子注視著那一團相力，那其中波光粼粼，一看就知道是水相之力，但是，這道水相之力，卻又給人一種異常明亮的感覺。

其實，她以前就注意到了，李洛的水相之力，似乎要比其他人更加的精純，明亮一些。

她纖細手指伸出，輕輕的戳進了李洛那一團沒有任何意識遮蔽的相力光團內。

數息後，她那金色眸子，便是忍不住的驟然一縮。

因為在那之中，她感知到了一股極其熟悉的力量，那是...光明相力？！

不會有錯的，雖然那股光明相力相對於水相之力要格外的微弱，但的的確確存在著！

李洛的體內，怎麼會出現光明相力的？！

這一刻，即便是素來冷靜從容的姜青娥，都是感覺腦袋裡面充斥了茫然。

第四百三十三章差點玩脫

灑滿細碎光斑的走廊上，姜青娥眼眸微微瞪圓，露出了一副極為罕見的失態模樣，可見從李洛的相力中發現光明相力究竟給她帶來了多大的震動。

對於姜青娥這副模樣，李洛感到很是滿意，而後又露出一抹壞笑，他伸出另外一隻手，木土相力凝聚而來，化為一道光團。

「你再感知一下這邊。」

姜青娥看了李洛一眼，又是將手指伸入到了這一道木土相力光團中。

以往的李洛在施展出兩道相力時，都會用意識將光明相力以及土相進行一些遮蔽，以此來做到隱藏，畢竟這兩道輔相雖然力量完全沒辦法與主相相比，但卻是能夠對主相的力量以及相術進行著增幅，他的很多對手都是在這上面吃了大虧，直接陰溝翻船。

不過現在的李洛撤去了相力之中的意識遮蔽，所以當姜青娥伸手進來感知時，也就很快發現了隱藏在木相之力深處的那一道相對而言比較微弱的...土相之力。

「土相相力？」

姜青娥細密的睫毛眨了眨，她深吸一口氣，原本有些震驚的臉頰反而是漸漸的變得平靜下來。。

「你的雙相...還各自擁有著一道輔相屬性？」

李洛笑著點點頭。

「難怪，難怪你施展的一些水相，木相的相術，威力會格外的強橫，而且也會有一些特殊的衍變，以往旁人都以為是雙相之力的緣故，但實際上是因為你還擁有著兩道輔相屬性的相力。」姜青娥若有所思的道。

「水與光，木與土...彼此增幅，嘖嘖，李洛，你這隱藏得還真是挺深呢。」

李洛嘿嘿一笑，道：「這個秘密可只有青娥姐你知道。」

姜青娥唇角也是泛起一抹笑意，對於李洛擁有著如此奇特的相性，她也為後者感到欣慰與高興，她從一開始就相信李洛的不凡，即便是當初李洛陷入「空相」的窘境中時，她恐怕也是極少數相信李洛不會就此平庸的人。

「厲害不？」李洛笑嘻嘻的炫耀道。

雙輔相一直是他所隱藏的秘密，不過這種秘密在合適的時候他並不打算對姜青娥隱瞞，畢竟雙方間的關係與情感，從某種意義而言的確是遠遠的超出了尋常有著婚約的男女。

「輔相屬性這種情況的確少見，不過實際上它們也只能取到錦上添花的作用,畢竟論起相力的雄厚程度,它們遠遠不能與你的兩道主相相比。」面對著李洛的得意與炫耀,姜青娥覺得還是有必要給他潑點冷水。

不過對於姜青娥此話，李洛倒是極為的認同，如果將相宮內的相力分成十成來計算的話,他的主相相力幾乎佔據了七八成，而輔相,僅僅只有兩三成,從某種意義來說,輔相相力的確只是一種輔助。

比如李洛施展的相術，大多還是以水相,木相屬性為主，光明相與土相的相力則是從中給予增持。

可如果讓李洛以光明相，土相的相力來施展相術,那麼其威力,則會被削弱極多。

「而且輔相這種情況,雖然也是很少見,但論起稀罕程度，還不如你的雙相宮...因為這世間據說有一些頂尖級別的天材地寶,如果煉化吸收，也會讓人誕生出對應的輔相，大夏畢竟太小,未來的話你應該也會遇見類似的人。」

「誒誒，行了行了,我知道，我不會得意忘形的。」

李洛翻著白眼,就得意了這麼一小會，姜青娥就想要使勁的打壓他,當然他也明白，姜青娥這是提醒他不要因此就生出膨脹的心思。

姜青娥笑了笑，道：「所以你剛才餵給雙重異毒的那一道水相，木相的相力中，應該是潛藏了一縷光明相力吧？」

在知曉了李洛所擁有的輔相秘密後，姜青娥也就很快明白了先前為何那蝴蝶毒斑在吞食了李洛的相力後，不僅沒有增強,反而是受到了一些分裂與削弱。

「嗯，光明相力擁有著淨化的效果，不過如果用光明相力正面去淨化蝴蝶毒斑，則會激起它的激烈反抗,到時候毒氣散逸，反而會引起更大的麻煩，但我擁有著光明輔相，卻是能夠很完美的將一縷光明相力潛藏在水相，木相相力之中，所以當毒斑將這道相力吞食下去後，我的那一縷光明相力幾乎就相當於進入到了它的肚子裡面，雖說那一縷光明相力微弱，可從內部爆發的話，依然可以給它造成一些麻煩，最起碼，遏制了它想要藉此不斷壯大的勢頭。」李洛笑道。

姜青娥微微頷首，旋即想到什麼，問道：「先前這蝴蝶毒斑在震蕩時，似乎是有一縷毒氣分散了出來？毒氣去哪了？你應該知道這毒氣的可怕,即便是一絲一縷，若是侵入體內,依然會給你帶來極大的傷害。」

李洛伸出手,握住了姜青娥那嬌嫩如暖玉般的小手,後者看了他一眼,倒沒有掙扎,而是心有所感的釋放出一道細微的光明相力，湧入到了李洛的體內，然後在後者一道相力的牽引下，看見了李洛體內的十顆相力泡。

十顆相力泡猶如星辰般閃耀，其中儲存著李洛用以增幅所用的相力。

但在這十顆相力泡中，有一顆顯得極為的特殊。

它沒有耀眼光芒散發，反而是呈現了暗紅色彩，一股令人不安的氣息，從中瀰漫出來。

暗紅色的相力泡中，似是有著蝴蝶飛舞，也有著毒蟲在蠕動。

原來，那從暗紅毒斑中分裂出來的毒氣，被李洛收進了相力泡中。

姜青娥睜開眼睛，忍不住的搖搖頭，道：「真虧你能想到這種辦法。」

在見到那收了毒氣的相力泡後，姜青娥就明白了李洛的打算，他是想要藉助這「雙重異毒」的毒氣，為他增添一道陰險而強力的手段，之後與強敵交手，這一道毒氣，或許會取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你恐怕一開始就發現了這「雙重異毒」是衝著你來的吧？」姜青娥灼灼的盯著李洛，因為李洛的一切應對方法，都顯然是有所準備，並非是魯莽行動。

「其實這雙重異毒剛剛侵入我體內的時候，我也有點驚慌，畢竟這毒，的確挺可怕...但後來想了想，我好像也不是完全沒有應對的方法。」

「當然，最重要的是...這雙重異毒的確讓我有點眼饞。」

李洛咧嘴一笑，這道雙重異毒擁有著威脅天罡將階強者的力量，而現在的他，無疑是急切需要這種。

「李洛，你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狠，洛嵐府還有我。」姜青娥輕聲說道，心思聰慧的她如何不知道李洛冒這麼大的風險將這「雙重異毒」收入體內的原因何在。

李洛轉頭望著姜青娥那散發著特殊韻味的金色眸子，道：「青娥姐，我不會讓你獨自面對那些壓力的，因為洛嵐府，是我們的。」

望著李洛眼神之中的執著與認真，姜青娥最終沒有再繼續勸導，而是頷首微笑。

「好吧，到時候也的確是應該讓這大夏的人看看，咱們洛嵐府的少府主，究竟能夠帶來多大的震撼。」

李洛從容微笑。

「不過還有個事還請青娥姐幫個忙。」

「嗯？」

「相力泡有點薄弱，好像封不住毒氣，我力量也弱了點，所以你能不能用你的光明相力進入我的體內，幫我在相力泡上面加持一層光明薄膜？不然按照這個速度下去，可能一天後，相力泡就會被毒氣腐蝕破碎，到時候毒氣擴散，我可能會涼。」

「......」姜青娥望著笑容漸漸變得尷尬的李洛，忍不住的伸出纖細的手指，輕輕的捏住了李洛的耳朵。

「所以，搞到最後，你還是差點玩脫了是吧？」

第四百五十七章聖明王學府的野心

當聖玄星學府這邊在為即將到來的「院級賽」做著討論與準備時，此處這座空間內其他塔樓內，各大學府同樣是在緊鑼密鼓的敲定著諸多的計劃。

某座塔樓，塔樓前掛著牌子,牌子上面寫著「聖明王學府」。

與其他學府的長途傳送抵達不同，聖明王學府早就完成了安頓，因為他們是上一次聖杯戰的冠軍，而龍骨聖杯也就落在了聖明王學府的手中，所以他們的進入要顯得更為的輕鬆許多。

而此時，在塔樓的頂層,五道人影盤坐在茶桌前,同時俯瞰著這片開始變得沸騰起來的區域。

「關於各院的計劃，在來時我們就做好了安排,你們四人是我們聖明王學府這一屆四院的天驕，而我們能否將龍骨聖杯繼續的留在學府內，你們的表現至關重要。」

說話的，是一名穿著白袍的男子，男子一頭白髮，面龐卻是細膩光滑，宛如嬰孩，他的雙目幽深，給人一種深不可測之感。

他正是此次聖明王學府的領頭人，學府的副院長，郭九鳳。

「景太虛同學,一星院級這邊,你現在應該算是奪冠最熱門的人選,不過也不能心懷小覷,各大學府這些年也不是白過,為了龍骨聖杯，他們定然也會拼盡一切的培養天驕。」

「不過你身懷虛九品的風相，自身優勢還是很大,所以你需要儘可能的奪下一星院的最強學員。」

郭九鳳的目光先是看向左手第一人，那是一名青衣少年，少年面龐英朗，身軀挺拔如槍，嘴角噙著一抹若有若無的笑意，他的指尖盤旋著一縷青色相力，相力化為風旋，在指尖不斷靈活的跳躍。

此人，正是這一屆聖杯戰一星院最大的奪冠熱門，聖明王學府的景太虛。

「副院長放心，我曉得。」

景太虛含笑點頭，道：「聖山學府的孫大聖還有天火聖學府的鹿鳴都不簡單，真對上他們還是得費很大一番手腳的，而且其他學府也不知道藏著什麼底牌，畢竟情報太少了，只能到時候謹慎一些。。」

郭九鳳點點頭，景太虛這邊他還是很放心的，畢竟後者自從進入學府後，至今未嘗一敗，戰績顯赫，雖說其他學府的一星院中也不乏驕子，但想來不管遇見任何對手，景太虛都會有著一些優勢。

「袁搬山同學，你們二星院這邊則是要更為的謹慎一些，我們聖明王學府是上一屆的冠軍，所以行事張狂的話難免會引來針對，你們要儘量避免這種情況出現。」

郭九鳳又是看向了一名身軀魁梧的青年，青年面龐粗獷，裸在外面的手臂上有著青筋聳動，鼓脹之間散發著驚人的力量感。

此人名為袁搬山，是如今他們二星院中的扛鼎者，只不過跟景太虛這種在一星院級中的學員比起來，袁搬山卻是有所差距，不過總體來說，他的實力也絕對算是眾多學府中的頂尖層次。

其身懷上八品的山嶽相，其實算是土相的一種衍變。

「據我們得來的情報，東域神州諸多學府內的二星院中，或許要以北海聖學府那位名為敖白的種子選手為最，此人，比你走得更快一步，他的煞宮或許已經快要成形了，若是遇見，你要小心。」

袁搬山聞言，眼神也是忍不住的一凝，如今的他正介於相師境頂峰與拜將境之間，這個階段是地煞將階第一階段「煞宮境」的雛形期，所以嚴格來說，他們這種層次也被稱為「虛將」。

而按照郭九鳳所說，那敖白的煞宮竟然要成形了？那豈不是就要真正的跨入地煞將階？

這的確是領先他一步了。

「我會注意的。」袁搬山沉聲道。

郭九鳳點頭，其實他也是有點遺憾，他們聖明王學府四個院級中，二星院雖然不至於拉胯，但卻沒有其他三個院級那麼拔尖，所以此次二星院級這邊，只能看運氣能夠走到哪裡去了。

這般想著，他的目光看向了居中的一名青年，青年面容比起景太虛顯然是要普通許多，不過他的頭髮倒是特別，淡藍的顏色，正如他自身所擁有的水相一般。

谷齲

青年的頭髮稍長，所以束成了一條髮辮垂落在腦後，他笑起來的時候，眼睛猶如是眯成了一條縫，很符合眯眯眼高手的特色。

「藍瀾，你這邊我就不多說了，各大聖學府中，四星院中擁有著最成熟的驕子，你當年進入學府時，正好也是學府奪得龍骨聖杯的時候，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四個院級中，你們四星院的人是享受了最多的修煉資源，而你，也完全配得上這些資源。」

「所以四星院級這邊，學府希望你能夠奪下最強學員，將一枚神樹金徽拿到手。」郭九鳳看著藍發青年，說道。

名為藍瀾的青年聞言，倒是未曾多說什麼，只是神態平靜的微微頷首。

郭九鳳道：「對於此次的聖杯戰，學府也算是做了好幾年的準備，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是上一屆的冠軍，所以得到了龍骨聖杯以及學府聯盟給予的龐大資源，這為我們現在的陣容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這一點上，我們聖明王學府是有優勢的。」

「所以學府這邊給予你們最大的期望，是希望能夠在第一輪的院級賽中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

「而如今的三枚神樹金徽中，一星院與四星院我們的把握最大，二星院...或許還差一些火候，所以，我們想要達成這個目標，可能要在三星院這邊做一些突破。」

說著，他的目光投向了最後一人，那是一名銀袍青年，他名為陸金瓷，是三星院的代表，如今實力已經踏入極煞境。

這陸金瓷聽到此話，忍不住的撓了撓頭，無奈的道：「副院長，你搞錯了吧，你難道不知道這一屆的三星院比賽，號稱歷屆聖杯戰最難的一次嗎？那個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可是九品光明相，我們想要從她這裡找突破？這不是找最硬的山去撞嗎？」

郭九鳳聞言笑了笑，好整以暇的道：「正是因為那個姜青娥太強，所以才有機會。」

「什麼意思？」陸金瓷愣了愣。

那藍瀾目光一閃，道：「副院長的意思...是要聯合其他學府圍獵姜青娥？」

「其實也不算是聯合吧，而是一種心照不宣。」

郭九鳳淡笑一聲，道：「她既然這麼強，強到沒有哪個學府能夠單獨對抗，那麼其他學府的學員在最後的時刻選擇先聯手將她淘汰，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只不過這其中...稍微的需要一點推波助瀾而已。」

陸金瓷遲疑道：「聯手對付她，會不會有點勝之不武？」

郭九鳳掃了他一眼，道：「看來有龍骨聖杯坐鎮學府這幾年，已經和平到讓你們忘記了以往學府每年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去鎮壓那座暗窟了，我希望你們記住，你們這些年的平靜修煉，是建立在此前那些學員以性命為你們打拼出來的。」

「現在你告訴我，究竟是學府每年付出那麼多學員的性命重要，還是所謂的勝之不武？」

陸金瓷沉默下來，而後肅然道：「學生知道了，一切聽學府的吩咐。」

郭九鳳頷首，道：「能夠讓其他學府摒棄前嫌的聯合對付，從某種層面來說，也算是體現出這個姜青娥的厲害了，真羨慕聖玄星學府啊，竟然能夠出一個這種妖孽。」

「這姜青娥，莫說是在東域神州，我想就算是在學府聯盟內，她都是當之無愧的天驕。」

「而關於如何對付她，我們同樣是有一個計劃...」

郭九鳳微微一笑，他手指沾了一滴茶水，而後在桌面上寫出了四個字。

在場四人看去。

「獵鵝計劃。」

簡簡單單的四個字，卻是有一股殺氣騰騰的氣勢升起來。

第四百五十八章傳單

獵鵝計劃。

有些搞笑的名字，但卻沒人笑出來，即便是那即將參與到這份計劃中的陸金瓷，都是神色凝重,因為他知道這個聽上去很可愛的「大白鵝」究竟有多厲害。

雖然他並未真正的與其交過手，但九品光明相，足以鎮壓一切不服。

「在這份計劃中，我們需要做一件事。」

郭九鳳手指輕輕的敲了敲桌面，笑道：「我想讓我們聖明王學府成為姜青娥的一個優先想要的打擊目標，唔，簡單的說，就是我想要她在進入核心圈後,看見陸金瓷，就想先過來把他淘汰掉。」

「因為這樣的話，有些計劃更好實施。」

陸金瓷聞言，滿臉的無奈，他有這麼招人討嫌嗎？

「副院長，我沒招她惹她，她幹嘛這麼針對我。」

郭九鳳輕笑一聲，道：「沒招惹，那就招惹一下唄。」

陸金瓷露出為難之色：「我不擅長這個啊，而且人家未必會搭理我，說不得連面都見不到。」

郭九鳳笑道：「這倒是沒指望你。」

旋即他看向了一旁的景太虛，道：「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了吧？」

景太虛似有點無奈的笑著點點頭，道：「既然是學府布置下來的任務，我就接過來試試吧，不過說起來，我倒是真的想要見見她。」

「盡力而為吧，反正就只是為了讓計劃更容易實施,能成自然好,不能成也有其他的路子。」

「時間緊迫，現在就去吧。。」

「對了，把陸金瓷也帶上，畢竟他還得認個臉。」郭九鳳揮了揮手。

於是景太虛，陸金瓷二人皆是領命，然後自塔樓頂層走下。

「景學弟，我們要做什麼？」下樓的時候，陸金瓷有些疑惑的問道。

景太虛笑了笑，然後道：「等一會你隨我一起去聖玄星學府塔樓那邊，直接找姜青娥。」

「她會理我們？」陸金瓷問道。

「所以我打算先煽把火。」

景太虛似是早有準備，直接從空間球中取出了一疊紙，然後遞了一頁給陸金瓷，後者接過來一看，頓時瞠目結舌。

紙頁最上方，寫著極為醒目的紅字。

「驚天大爆料！」

「據傳聖明王學府景太虛，曾與聖玄星學府姜青娥頗有淵源，其父輩早年，曾有意二人聯姻！」

陸金瓷望著這上面的信息，無語的道：「景學弟你這寫得未免太不切實際了吧。」

「本就只是為了吸引眼球，引起一些波瀾而已，現在這外面眾多學府的探子云集，什麼假消息都有，而且我可不是完全在亂說，此次參加聖杯戰之前，我父親的確與我說過，當年他曾與大夏的李太玄相識，然後在知曉他有一個極為優秀的女弟子後，還寫過聯姻意願的信過去，但後來人家完全沒回信，顯然這事是泡湯了。」景太虛笑眯眯的道。

「你想將這些消息散播出去？」陸金瓷問道。

景太虛點點頭，道：「那姜青娥必然會收到這些謠言的，到時候我再帶你去聖玄星學府那邊約她見一下，我想，這樣的情況下，她應該會見見我們的，而只要她記住了我們聖明王學府，我們的任務就算是完成了。」

陸金瓷看了他一眼，道：「我怎麼感覺是你想要見她？」

景太虛一怔，旋即坦然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姜青娥那般優秀的女孩，而且還與我有這般淵源，我想見見也不足為怪吧。」

「但你這個見面，似乎不太討人喜歡。」陸金瓷說道。

「沒辦法，學府的任務麼...而且有時候不太友好的第一次見面，未必就是壞事，最起碼她會牢牢的記住我，這樣的話，未來還有機會。」景太虛含笑說道。

陸金瓷感嘆道：「真是經驗豐富，不愧是進入學府才一年，就折騰出了十個女朋友的風流情聖。」

「過獎了。」

景太虛謙虛的擺了擺手，然後招來一名一星院的學員，把手中的這些紙遞給了他，同時塞過去五張十萬面額的金龍票，吩咐道：「悄悄出去，掩蓋住身份，把這些東西找幾個不相干的人散播出去。」

谷鉽

「你這是掩耳盜鈴吧。」陸金瓷無語道。

「表面功夫還是得做足的。」景太虛笑道。

那名一星院的男學員聞言，趕緊領命而去。

「好了，接下來就等著消息傳播到姜青娥耳朵裡，我們再動身前往吧。」景太虛說道。

陸金瓷也就只能點點頭。

...

那名接到任務的聖明王學府的男學員第一時間從塔樓後門鑽出去，取出鬥篷，將自身盡數的遮掩，一看上去就是那種鬼鬼祟祟之人。

他徑直去了這座小空間內人員最密集的區域，那是一座巨大的環形廣場，如今各大學府都派出了學員出來打聽情報，而這裡，就是消息最為集中的地方。

雖然這裡傳出去的情報究竟真假有多少，誰也不清楚。

聖明王學府的這名男學員在廣場上轉悠了一會，左看看右看看，這種找人散播消息的事，不能找那些看起來太聰明的人，免得被發現端倪。

於是他在物色了十幾分鐘後，終於找到了合適的目標。

那是一個坐在水池臺階上發呆的年輕人，他那劉海下的眼睛似是充斥著茫然以及對未來的困惑，身上衣服比較普通，想來家境一般，這應該是一個對金錢比較有追求的人。

於是，這名男學員鬥篷下的臉龐露出了笑容，他緩緩走了過去，然後悄悄的道：「兄弟，接活不？」

這個時候，因為早上沒怎麼吃飯導致現在餓得有點沒力氣的虞浪疑惑的抬起頭，望著眼前這個全身包裹在黑袍以及鬥笠下，一看就不是好東西的人。

而就在他打算不耐煩的揮手時，對方直接遞出了一疊紙單，而紙單最上面，是一張十萬面額的金龍票。

「兄弟，把這個傳開，十萬天量金就是你的了。」

聽到對方這話，虞浪頓時精神了起來，他露出了笑容，閃電般的接過來：「兄弟，你看人真準，一眼就從人海中相中了我，這種事情我懂。」

聖明王學府的男學員也沒興趣多說，轉身就走。

而虞浪先是收起那張金龍票，然後看了一眼這疊傳單。

當他看見上面寫的醒目驚天大爆料以及後面的文字時，臉色頓時一變。

「狗東西，這是想要搞我李洛兄弟啊。」

他眼神變幻，看了一眼那要溜走的黑袍人，連忙追了上去，一把抓住他。

「你幹什麼？！」那黑袍學員立即警覺的道。

「兄弟，這種好活能不能直接都交給我？我肯定給你安排得妥妥噹噹！」虞浪露出貪婪的模樣。

黑袍學員皺眉道：「你倒是貪心，先把你這些做好再說吧。」

虞浪目光一閃，露出肉痛之色，低聲道：「我懂你的意思，這樣吧，給你一半回扣，這些髒活我幫你幹！」

黑袍學員頓時愣了，還能吃回扣？！事情還能這麼操作的？我純潔的心靈受到了衝擊。

黑袍學員神色有些緩和起來，反正景太虛給他的任務是讓他將傳單找個人代發，至於幾個人也沒說，那麼給眼前這看起來很貪心的傢伙也是可以的，畢竟對方竟然還這麼的上道。

於是他在遲疑了一下後，將所有傳單都遞給了虞浪，同時再附加了一張十萬面額的金龍票。

嗯，五十萬，他吃三十，會這麼做主要是因為眼前的虞浪為他打開了一個新的思路。

「兄弟，好好幹。」

他鼓勵的拍了拍虞浪的肩膀，輕鬆的走了。

虞浪撇撇嘴，然後跑到一個角落裡，掏出筆先是模仿了一會傳單上面的字跡後，這才施施然的在每一張傳單後面，繼續添加了一些東西。

「第二道血腥大爆料！」

「此事後來未成，據傳是因為景家發現，景太虛從小腎虛！！」

第四百三十四章肉痛的裴昊

「好了，我在你那一顆毒氣泡之外覆蓋了好幾層光明相力薄膜，我旳相力中所蘊含的淨化之力會抵消掉毒氣的侵蝕，所以安全問題應該是可以保障的。」

李洛的臥室中，姜青娥拍了拍手，有些如釋重負。

畢竟這所謂的光明薄膜覆蓋可不是嘴巴上說說這麼簡單的，因為這不是在她自己的體內，而是要將光明相力侵入到李洛的體內，然後在那其實算是比較脆弱的相力泡表面上精心的覆蓋上一層層的光明薄膜。

這需要一種對相力極為精妙的掌控。

畢竟李洛那顆相力泡內所蘊含的，可是雙重異毒的毒氣，萬一相力泡搞碎了，毒氣就會散逸，那將會對李洛造成極重的創傷。

所以為了這幾層光明薄膜，姜青娥花費了一整夜的時間。

「辛苦青娥姐了。」

李洛笑道，其實讓別人的相力進入到自己的體內留下印記是一件極其令人忌諱的事情，比如姜青娥的這些光明相力，只要她心念一動，這些光明相力就會在他體內直接炸開，給他造成難以想像的重創。

所以一般來說，不可能會有人願意讓別人的相力侵入到自身身體的內部。

但偏偏李洛與姜青娥兩人，誰都沒有覺得這件事情有什麼危險。

李洛這麼說了，姜青娥也就這麼做了。

「另外...我知道你把這雙重異毒毒氣收集起來是想要做什麼，不過你應該明白，這是一把雙刃劍，你沒辦法真的將這些毒氣化為己用，所以當你在使用它們的時候，你自身也會因此受到反噬。」姜青娥白皙精緻的俏臉在此時帶著一些凝重的告誡著。

她明白李洛是眼饞這「雙重異毒」的威力，但這種暴虐的雙重異毒可不是能夠輕易馴養的寵物，它是冷血的毒蛇，在將其釋放出來的時候，它很大的可能會反噬。

李洛聞言，也是肅然的點點頭。

「青娥姐放心，我有分寸，我對自己的小命還是很看重的。」

姜青娥頷首，也就不再多說，捂著小嘴打了一個哈欠,道：「困了,我先補個覺吧。」

而後便是躺在了床上,微微側身，扯過薄被蓋住身子。

李洛一愣，望著床上那在薄被的覆蓋下依舊顯露出來的窈窕玲瓏曲線：「呃...這是我的床啊。」

「我不嫌棄。」被子中傳來了姜青娥慵懶的聲音。

李洛爬上床,語氣疲憊的道：「那我也來睡一下吧，我也累了。」

啪嗒。

剛爬上去,一柄暗金色的重劍便是出現在了床上,一截劍鋒出鞘,隱隱有著劍氣在嘶嘯。

李洛身子頓時一僵，停下來爬過去的動作,忿忿的道：「你也太霸道了，這是我的房間，我的床。」

然而姜青娥並沒有搭理他,裹著被子便是閉目休息去了。

李洛見狀,只能悻悻的爬下床：「那我去一趟金龍寶行。」

「哦？在這裡受挫了,要去找呂清兒嗎？」姜青娥似笑非笑的聲音從被子中傳出來。

李洛翻了個白眼,他決定今天就去金龍寶行，看看老爹老娘給他留下的東西,畢竟關於第三相的諸多準備，他也需要開始接觸了。

「你先休息吧。」

他整理了一下，然後就推門而出。

關門的時候,聽見了姜青娥的聲音傳來。

「出門把袁叔帶上，免得裴昊狗急跳牆。」

...

洛嵐府總部之外,臨街的一座酒樓。

裴昊目光盯著總部的大門，面露微笑的道：「雙重異毒已經轉移了,這位少府主果然如我所料，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袁青面前拉個人情,將其徹底穩固住。」

他伸了一個懶腰。

「這位少府主，暫時算是廢了。」

「那雙重異毒就算是天罡將階的強者中了，都會麻煩萬分，李洛雖然身懷水木雙相，擁有著優異的自我解毒能力，但我找來的這雙重異毒剛好克制他，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中,他都將會在異毒的折磨下痛不欲生，但他偏偏沒有其他的辦法，只能不斷的以水木相力去化解雙重異毒，但越是如此,他距離死亡也就越近。」

「這是無解的。」

「我想，聖玄星學府的那聖杯戰，恐怕李洛是沒有機會去參加了。」

「到時候姜青娥必然會去，他們兩人一旦分開，或許也是我們的機會。」

在裴昊對面，墨辰有些陰翳的面龐上也是露出了笑容，這一次裴昊的設計，的確是相當的完美，袁青，李洛，都如同其手中的棋子一般，任由其擺弄。

「裴昊，難怪貴人會選擇你，你的確是很好的人選。」墨辰笑道。

「還得多虧墨辰供奉的鼎力支持。」裴昊端起酒杯，微笑道。

「都是貴人吩咐。」墨辰乾枯的臉皮微微抖動，露出難看的笑容。

「府祭已然不遠，那個時候,你就是洛嵐府新一任府主。」

聽到此話，裴昊的嘴角笑容愈發的濃鬱，他雙目微閉,那是他夢寐以求的東西,其實，在剛進入洛嵐府的那些年，他是有著守護這個地方的想法的，他對於那兩位府主也是有著發自內心的尊崇。

他甚至將他們視為父母般的尊重。

然而他的心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轉變的呢？

是李洛出生的時候。

他能夠記得那個夜裡，當他看見李太玄，澹臺嵐懷抱著剛出生的那個嬰兒時，臉龐上所出現的那種喜悅。

然後他就感覺到了一種無法言語的嫉妒。

他嫉妒那個一生下來就擁有著一切的李洛。

同時也有著怒火。

裴昊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在他眼中重如山嶽的洛嵐府，可在李太玄，澹臺嵐的眼中，恐怕連那個嬰兒的一根頭髮都比不上。

我如此珍視的地方，在別人的眼中，卻是如此的微渺嗎？

於是，裴昊感覺自己開始有點扭曲了。

呼。

裴昊重重的吐了一口氣，眼眸深處掠過一抹陰霾。

如果你們不在意這裡，那就別怪我將它奪走了。

「咦？」而也就是在此時，裴昊突然聽見了面前的墨辰發出了驚疑的聲音。

於是他眉頭一皺，轉過頭，目光順著裴昊的視線望去。

然後他就見到那背著雙手，以一副散步姿態從洛嵐府總部內走出來的李洛。

李洛身旁，還跟著袁青。

裴昊眼睛死死的盯著李洛，後者的腳步輕快，嘴角散發出來的笑意仿佛是平白撿了一個餡餅一般，他的氣色也是紅潤平和，似乎並沒有被毒氣纏繞的痛苦模樣，整個人...好像比昨天還精神了一點。

桌子上陷入了一陣詭異的沉默。

好半晌後，墨辰方才緩緩問道：「這是怎麼回事？他不像是有什麼痛苦的樣子。」

裴昊嘴角微微扯了一下，道：「難道是強裝的？」

墨辰搖搖頭：「不像。」

兩人對視一眼，面色都變得陰翳了起來，雖然眼前這一幕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但他們也不可能自己欺騙自己，那個李洛，看上去真的跟沒事人一樣。

「是不是轉移錯誤了？」墨辰問道。

裴昊搖搖頭，道：「那雙重異毒中莪找人做過手腳的，唯有遇見水木兩種相力同時出現時，才會反噬，而洛嵐府內，只有李洛符合這個條件。」

這麼珍貴的異毒，他不可能用來對付一些無關緊要的人，而且在他的算計中，就算李洛最終沒有幫郭苓解毒，那麼他就能夠退而求其次，依舊選擇用郭苓來威脅袁青，這樣也算是勉強有些收穫。

但現在的問題是，雙重異毒已經從郭苓體內轉移了過去，但偏偏應該被轉移的李洛卻是氣色良好。

這一刻，連裴昊都忍不住的想要大罵，真他媽見鬼了！

墨辰眼神陰冷，道：「要不要直接對李洛出手？」

裴昊深吸一口氣，強迫自己恢復冷靜，道：「在這個時間點直接出手襲殺李洛，恐怕會引起聖玄星學府的反制，雖然他們素來中立，但聖杯戰對於他們太過重要，而現在的李洛，很受他們的重視。」

「我們襲殺袁青，給郭苓下毒還好說，畢竟也不算是直接針對李洛，他如果最後被異毒所感染，那也只能說他自己蠢。」

「但如果我們在大夏城內明目張胆的對他出手，那性質就有些不一樣了。」

裴昊嘆了一口氣。

「說到底還是當初大意了，誰都沒想到這個空相的廢物少府主，竟然會在聖玄星學府如此的耀眼，連學府都對他看重了起來。」

最終裴昊擺了擺手。

「算了，本來也就只是一次試探，看來這李洛還是有點好運的，不過也就如此了，府祭已經不遠了...」

「到時候，一切都會隨之終結。」

只是，這樣說著的裴昊，難免心中還有些刺痛。

因為，那雙重異毒，真的他媽太貴了！

第四百五十九章暴躁的景太虛

景太虛在聖明王學府的塔樓中等了約莫有一個小時的時間，然後就直接叫上陸金瓷出門了，因為他覺得有這些時間，他想要的火候應該已經足夠了。

他想要散播的消息,想必已經是進入姜青娥的耳中了。

兩人出了塔樓，徑直往聖玄星學府的塔樓而去。

作為東道主，他們顯然是能夠提前知曉所有學府所在位置的。

「陸學長，你覺得副院長說的那個計劃，最後真的能夠有效果嗎？」兩人並肩行走，景太虛望著四周來往的諸多學府的學員，然後隨口問道。

陸金瓷微微沉吟,道：「不知道,我沒跟擁有著九品相的對手交過手，所以對於九品相只能存在於猜測中，倒是你，你也算是虛九品，你覺得姜青娥會如何？」

景太虛聞言，則是沉默了幾秒，旋即笑道：「如果從我自己來推斷的話，我感覺陸學長你們...可能會經歷一場很慘烈的戰鬥。」

言語間，自有一些傲氣，雖然佔了一個虛字，但終歸是九品，所以他明白這其中的意義。

「慘烈是必然的,就看誰能夠站到最後了。」陸金瓷點點頭，對於這一點他倒是沒有否認，雖然暫時還不清楚到時候會有幾位其他學府的頂尖學員加入這場圍剿中,但不管結果如何，過程必然會相當的慘烈。

「我也算是倒黴,東域神州三星院出了這種級別的妖孽,偏偏學府還想從她這裡找突破。」

景太虛微微一笑,剛欲說話，他神色突然一動，目光掃過四周，他發現那些來往的其他學府學員的目光，似乎總是若有若無的在對著他飄來。

這種矚目的視線，景太虛其實並不陌生，畢竟在聖明王學府以及神陽王朝中，他都是年輕一輩中的焦點。

但是...

為何這些人的目光，帶著一些古怪的笑意？

「陸學長，有沒有察覺到這些人的目光，有點奇怪啊？」他忍不住的想要諮詢陸金瓷的感覺。。

陸金瓷被他這麼一提醒，也是察覺到點不對勁，當即點點頭，莫名其妙的道：「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景太虛眉頭皺了皺，然後突然快走數步，攔住了一名女學員，俊朗的臉龐上露出令人沉醉的笑容，溫柔問道：「這位同學，可以告訴我一下，我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那名女學員看著景太虛俊朗的面容，臉頰微紅，然後心中又是有些遺憾與惋惜。

這景太虛天賦容貌皆是上佳，可是怎麼會有這種缺陷呀...好可憐。

她支支吾吾，然後取出一張傳單遞過去，人卻飛快的溜走了。

景太虛疑惑的拿起傳單，第一眼看去就發現是之前他做的傳單，沒什麼問題啊...這般想著的時候，他的目光下移，就看見了那多出來的一行字。

那一瞬間，景太虛的瞳孔仿佛是劇烈的地震起來，即便是以他的心性，都是直接倒吸一口冷氣。

「我他媽的！」

這位神陽王朝景氏家族的少族長，直接是在此時被破防了，竟然爆起了粗口。

甚至於額頭上都有青筋在跳動。

「怎麼了？」陸金瓷一臉錯愕，不明白素來自信從容的景太虛怎麼突然間這麼暴躁。

景太虛臉龐抽搐著，最終還是將傳單給遞了過去。

谷楻

陸金瓷疑惑的接過，看了一眼。

「我操？！」陸金瓷也震驚了。

「這，這不是你搞的傳單嗎？」

景太虛深吸一口氣，咬牙道：「是我搞的，但是後面那一條顯然是被人惡意添加的！」

「看樣子，這個傳單已經擴散出去了...而且從這個規模來看，應該你那些傳單都被篡改過了，怎麼會這樣？你不是派人暗中散出去的嗎？難道還有人故意跟隨著嗎？」陸金瓷有些茫然的說道。

景太虛眼神變幻，最終道：「可能是做這個事的那個蠢貨把傳單都交給了一個人，然後偏偏那個人...還對我心懷惡意。」

他的聲音中充滿著鬱悶，誰能想到突然間被人潑了這麼一盆臭水。

怪不得剛才的女學員看他的目光中充滿著同情！

「呃...」

陸金瓷有點不知道說什麼好了，同時看向景太虛的目光也帶著一點同情，他不是同情景太虛究竟是不是腎虛，而是同情他被這種汙水蓋了上來，因為這種事情景太虛又能怎麼去證明？總不至於當眾大展雄風吧？那真是瘋了。

「篡改傳單這傢伙，是個狠人。」

陸金瓷如實的評價，那傢伙很明白什麼樣的謠言最讓人有興趣，原本景太虛寫的大爆料已經很吸引人眼球了，可誰知道後面這傢伙更能把握人心，隨意一句話添加下來，就讓人把整個謠言的核心轉移到了景太虛的頭上。

再加上如今的景太虛是一星院級這邊的奪冠熱門，能夠看到他出醜，那是很讓人喜聞樂見的事情。

「需要闢謠一下嗎？比如再重新發一部分。」陸金瓷揚了揚傳單。

「沒有用的。」

景太虛面色發青，道：「你覺得別人真的在意我是不是腎虛嗎？」

陸金瓷啞然，誰都知道如今這裡的假消息到處飛，很多聰明人也都明白這個消息多半是假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看笑話。

聽聽，那聖明王學府一星院的天驕，最有可能成為此次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學員的景太虛，他竟然是個腎虛！！

這多吸引人眼球。

「他媽的，不知道是誰做的，也真的是個人才。」景太虛無奈的搖搖頭，這次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大概率是聖玄星學府的人做的吧，我想應該是你派出去散傳單的人，剛好倒黴的把傳單送到了對面的人手中。」陸金瓷說道。

景太虛抿了抿嘴巴，真是有種把那個散傳單的人錘死的衝動，能夠從茫茫人海中一眼就精準找到聖玄星學府的人，也不知道該說是太蠢還是運氣太壞。

「算了，不管這個了。」

他嘆了一口氣，道：「如果是聖玄星學府的人做的話，想必此時姜青娥也會知道的，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也算是達成目標了。」

「走吧，先去聖玄星學府那邊，不管如何，姜青娥還是要先見一見的。」

陸金瓷點點頭，而後兩人只能頂著沿路那些古怪的目光，對著聖玄星學府塔樓那邊而去。

第四百三十五章取物

李洛很順利旳到達了金龍寶行，倒是並沒有遭遇到任何的襲擊，不過對此他倒是並不意外，如今他也算是聖玄星學府所重視的學員，莫說是裴昊，就算是極炎府，都澤府在這種時候，恐怕也不敢明目張胆的對他搞一些刺殺行動。

至於此次的中毒，完全是裴昊那白眼狼太陰毒，竟然想出了一個間接下毒的方式。

這種事情，即便是學府知曉了也沒辦法說什麼，畢竟不管如何，學府終歸還是中立性的，所以不可能因為看重李洛，就會出手幫他解決洛嵐府所面臨的危險與麻煩。

如果他們真願意這麼做的話，早在姜青娥顯露出九品光明相的時候，他們就直接放話庇護洛嵐府了，而以學府的底蘊與實力，如果他們開口說了庇護洛嵐府，在這大夏內，恐怕沒有任何勢力敢再對洛嵐府生出覬覦之心。

但學府並沒有這麼做，那是因為學府創立時的規則就是中立，所以就算是九品光明相的姜青娥，也不可能讓它們改變自身的原則。

因為一旦學府真的這麼做了，那麼它的性質以及存在的意義也會發生重大的變化，那個時候所引發的連鎖反應，恐怕任誰都是難以意料。

不過不論是李洛還是姜青娥，也從未想過藉助學府的力量來庇護洛嵐府。

他們只是在規則內，展現自身的潛力，以此獲得學府的重視，如此一來，至少為他們贏得了成長的時間。

李洛到了寶行後，徑直去了魚紅溪的辦公房間。

「什麼風把洛嵐府的少府主給吹來了？最近少府主在大夏內的名聲倒是響亮得很。」辦公桌後的魚紅溪依舊是一身鮮豔的紅裙，身材修長豐腴，臉蛋上布滿著成熟女人的風情。

她先是揮手將屋內的工作人員遣退，而後坐在椅子上,修長十指交叉,神色戲謔的望著李洛。

李洛誠摯的道：「我這點微薄虛名,光是在魚會長面前提起，就讓我自慚形穢。」

魚紅溪失笑，搖頭道：「李洛啊,你這小嘴，比你爹真是強了一萬倍不止。」

「那麼...你這次來我金龍寶行,還專門來找我,是有什麼大事？」

她輕輕拍了拍辦公桌上成堆的文件,道：「我可是很忙的，而且我也不喜歡被小事情打擾,因為這會讓我覺得下面養那麼多人都是廢物。」

李洛遲疑了一下，然後說道：「魚會長，我爹娘在金龍寶行總部保管了一些東西吧？」

魚紅溪輕拍著文件資料的手在此時停了下來,她臉頰上戲謔的笑意也是在此時漸漸的收斂,她目光盯著李洛的臉龐,點了點頭,道：「這是寶行內的絕密信息，整個大夏金龍寶行除了我之外,沒有任何人知曉，不過你是李太玄，澹臺嵐唯一的血脈,所以我會按照規矩如實回答你。」

「李太玄，澹臺嵐的確是有東西保管存放於金龍寶行總部。」

「我現在要取走它們。」李洛說道。

魚紅溪沉默了一下,道：「這是你的權利。」

旋即她打了一個響指，有一道相力波動自其體內橫掃而出,這道相力波動掠過房間，李洛能夠清晰的見到,在那房間的四處，有無數光紋攀爬出來，猶如是鎖鏈一般，將房間盡數的封鎖。

整個房間變得異常的安靜，似乎任何的聲音都是無法傳遞進來。

魚紅溪則是起身，她的手中出現了一顆約莫拳頭大小的金色圓球，圓球不知是何材質,光滑圓潤，看不見任何的縫隙銜接，只是偶爾間，會有著一縷神秘的光紋自金球表面浮現。

魚紅溪來到李洛面前,手託金色圓球。

「雖然我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就是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但必要的流程還是需要走一下的。」

「把你的鮮血滴到上面，它會完成你的身份認證，只有通過了這一層認證，你才有資格取走他們保管在金龍寶行的東西。」魚紅溪說道。

李洛沒有覺得魚紅溪這番行為有些多此一舉，反而暗贊對方的心思謹慎細膩，畢竟這世間多的是辦法改頭換面，她身為金龍寶行的執掌人，自然必須慎之又慎。

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了冒領存物的事情，這對於魚紅溪這個會長來說，算是極大的失誤。

於是他依言的伸出手指，有一滴鮮血自指尖滴落下來，落在了金球上。

嗡！

鮮血滴落，頓時化為了一道道細小的血紋蔓延開來，似是在金球表面形成了一道極為神秘的紋路，十數息後,金球微微震動，細微的裂痕終於是浮現出來，然後猶如綻放的花骨朵一般，緩緩的盛放開來。

金球之內，靜靜的躺著一枚黑色的鑰匙。

「恭喜你通過檢測，你的確是李太玄和澹臺嵐的親生兒子。」魚紅溪笑道。

「......」

李洛有點無語：「我該鬆一口氣嗎？」

魚紅溪唇角微掀，同時示意他拿起金球中的鑰匙，而後她轉身走向了後方的牆壁，伸出手掌按在了牆壁某處，同時將相力輸入了進去。

下一刻，牆壁之上有無數光紋匯聚而來，漸漸的形成了一道金光門戶。

門戶之內，幽黑一片，不知通往何處。

「隨我來吧。」

魚紅溪說了一聲，便是率先邁入了門戶內，金光湧動間，將她的身影吞沒而進。

李洛倒是沒有遲疑，畢竟他並不擔心魚紅溪會對他如何，即便不相信魚紅溪的為人，他也得相信金龍寶行的行事風格，他老爹老娘既然花費巨資在金龍寶行購買了存放業務，那麼不管是放了什麼東西，金龍寶行都會給予絕對的保護。

於是他也是走了上去，邁入光芒門戶。

光芒門戶之後，是一道極為幽深的走廊，走廊四周光滑如鏡，隱約有著細微的光紋在遊動，顯得異常神秘。

這條走廊，讓李洛感覺到了一種極強的壓抑感，因為在這裡，他沒有感覺到一絲一毫的天地能量存在。

甚至連體內的兩座相宮，都仿佛與自身的聯繫變得微弱了許多。

這讓得李洛略有點心慌，一時間，他有種回到了曾經空相時的那種感覺。

「這是禁相走廊，不僅天地能量被隔絕，連自身的相力都會隔絕許多的聯繫，這座走廊是每一個地區的金龍寶行總部才能夠修建，如果沒有指引就闖入到這裡，就算是封侯強者，也會被困住。」在此時，前方傳來了魚紅溪淡淡的聲音。

「好可怕的走廊。」

李洛忍不住的感嘆一聲，這就是金龍寶行的底蘊嗎？果真可怕啊。

「只有在我們金龍寶行最為頂級的客戶，才能在這裡儲存東西。」

魚紅溪的腳步突然停了下來，她望著左側的牆壁，牆壁光滑如鏡，倒映著她的影子。

「是這裡嗎？」李洛來到她的身旁，也是看向了此處牆壁。

魚紅溪頷首，旋即淡聲道：「李太玄，澹臺嵐應該在裡面給你留下了很重要的東西，因為我一直記得，當初他們存放東西時，你娘第一次拉著我的手，帶著一絲請求的跟我說，這裡的東西，由你來打開。」

「能讓這兩個堪稱是整個大夏最驕傲的人低頭，我想這大夏也就我一個人吧。」

「其實他們用不著如此，不管他們與莪以往有什麼恩怨糾葛，但只要我是金龍寶行的會長，那麼自然就會將金龍寶行的規則維護到底，這裡的東西，除了你，就算是聖玄星學府的龐院長，除非他將金龍寶行抹除得乾乾淨淨，否則也拿不走不屬於他的東西。」

「他們是我今生所見最為璀璨的人，特別是你娘，有時候那驕傲的眼神仿佛天底下就只有她一個天驕一般，你爹看著好相處，但實則也是眼高於頂，但為了你，他們卻依舊能夠收起那驕傲到近乎跋扈般的性子。」

魚紅溪偏頭看著微微有些失神的李洛。

「說這些，只是想要告訴你，你的爹娘，很愛你。」

第四百六十章梁子

當景太虛因為那傳單上面多出來的一段話處於風中凌亂的狀態時，聖玄星學府塔樓這邊，李洛與姜青娥正在塔樓一層欄杆處眺望著這座空間，同時隨意的聊著天。

然後他就注意到轉角處探出來的腦袋。

那是虞浪。

後者看著他跟姜青娥在一起,倒是沒直接走過來，反而是鬼鬼祟祟的對著他招了招手。

李洛有些疑惑，但還是走了過去，道：「不是叫你出去打探情報了麼，怎麼又溜回來了？」

「搞到一個驚天大情報。」

虞浪頓了頓，道：「不過你看了後可能會有點生氣。」

然後他將一份未曾篡改的傳單遞了過去。

李洛接過來，目光一掃，然後臉龐上的笑容就是漸漸的收斂了起來，他的自制力向來還不錯,但此時眼眸中也不免升起了一絲怒意。

雖然這種傳單的謠言不可信，但這事卻涉及到了姜青娥，而他與姜青娥之間又是擁有著婚約的，所以這份謠言不論對於他還是姜青娥，都算是一種抹黑。

「要給姜學姐看嗎？」虞浪問道。

「沒什麼好隱瞞的。」

李洛想了想，也就轉過身去，走到姜青娥身旁，將傳單遞給她。

姜青娥金色眸子掃過上面，精緻如白瓷般的臉頰上並沒有泛起什麼波瀾，只不過李洛卻是注意到她目光停留的時間稍微長了幾秒。。

「如今這片區域內假消息到處都是，倒沒必要太在意。」李洛笑道。

「這個倒也不能完全說是假消息。」

姜青娥道：「這個神陽王朝的景氏家族，以前的確發來過一封有意聯姻的信,但師父並沒有理會，直接將其擱置了，所以這上面所說的消息，倒也不算是完全不屬實。」

「但是...這其中隱含的惡意倒是真的。」

姜青娥這話，令得李洛臉龐上浮現出驚愕之色：「還有這事？我怎麼不知道！」

「本就是很無聊的事，並且也是陳年往事,所以就沒跟你說過，結果沒想到竟然還會有人記得。」

姜青娥纖細指尖輕輕彈了彈傳單，聲音平淡的道：「這個事情，只有極少數的人知道，如今會被人爆出來，那麼始作俑者是誰倒是不難猜。」

「是這個景太虛？」李洛緩緩說道。

姜青娥頷首：「連我都是前些時候才看見那封信，所以恐怕也只有這個景太虛，才會知道這種事。」

「那他這是個什麼用意？平白無故的得罪我們？」李洛雙目微眯，以兩人的立場，這份謠言一發出來，幾乎就是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

那個景太虛，是腦子有問題嗎？

虛九品，就能這麼囂張？

「可能，是個傻子吧。」姜青娥隨意的說著。

「姜學姐不要生氣，我已經替你狠狠的教訓了這個蠢貨了！」一旁的虞浪咧嘴一笑，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樣。

「哦？」姜青娥訝異的看向虞浪。

然後虞浪就掏出另外一份傳單，這傳單正是被他篡改過的：「他們派人出來散傳單，結果全被我截胡了，所以現在散播出去的傳單，都是被我修改過的。」

姜青娥接過傳單看了一眼，頓時一怔，旋即她的唇角邊也是忍不住浮現出一抹笑意。

李洛探過頭來看了看，同樣是愣住，而後眼神變得古怪起來。

「虞浪，你是個人才，我以前低估了你。」李洛認真的說道。

虞浪這一條添加，不僅將這份謠言的重點轉移了，而且還給那景太虛潑了一臉的糞，現在的景太虛恐怕深刻的體驗到什麼叫做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李洛伸手拍了拍虞浪的肩膀：「謝了。」

其實對於這份謠言，李洛的心中是很生氣的，因為他不希望任何人對姜青娥有指指點點的負面的評論，他更不希望姜青娥成為這些無謂謠言的中心。

而虞浪的及時出手，顯然是將這場謠言風波降到了最低，並且還把謠言的傷害轉向了景太虛。

所以即便雙方關係已是深厚，但他還是真誠的感激。

虞浪對此則是撇撇嘴，道：「姜學姐是我們學府的王牌，我怎麼可能允許他們肆意抹黑，我這只是在維護我們學府的聲譽。」

姜青娥望著虞浪，絕美的臉頰上也是浮現出一抹溫和的笑容。

「謝謝。」她也是跟隨著李洛道謝。

而面對著姜青娥的感謝，虞浪則是有點受寵若驚，雖然平日在學府裡姜青娥算不得上是高冷，但或許因為其自身太過的優秀，很多人對她都是有著一種距離感。

所以此時當她放下姿態，真誠的感謝時，連虞浪這種大條的性格都是感覺到不好意思。

就在他們這裡說話的時候，突然有一名學府學員從轉角處快步而來，道：「姜學姐，塔樓前有人說想要見你，他說他是聖明王學府的景太虛。」

李洛與姜青娥聞言，眼中皆是有著一縷冰冷之意浮現。

這個景太虛，在散出了這些消息後，還敢主動找上門來？

「見一見？」李洛目光看向姜青娥。

他是想要看看，這個景太虛，究竟是想要搞什麼名堂。

姜青娥點點頭，她沒有說話，但那如白瓷般的臉頰上覆蓋著的點點寒霜，也透露著她此時的心情。

而後一行人走下塔樓，出了門，便是在那右側一棵大樹下，見到兩道站在那裡的身影。

谷瘄

正是景太虛與陸金瓷。

兩人同樣是見到走來的李洛與姜青娥。

景太虛的目光，第一時間停留在了姜青娥的身上，雖說在來時已經做好了一些心理準備，但當真人出現在眼前的時候，景太虛的眼中還是有著濃烈的驚豔之色浮現出來。

對於識女無數的景太虛來說，眼前的女孩，真的算是他所遇見之最。

難怪當初連老頭子都會覥下臉去找人家聯姻，好吧，真是錯怪他了。

而此時李洛兩人也是走近過來，李洛的目光第一時間的看向了景太虛，雖然未曾見過，但不知為何他看見此人，就不由自主的升起一種厭惡感，於是他露出笑容，道：「你好，你就是那個...景腎虛？」

景太虛俊朗臉龐上的笑容微微一凝，旋即糾正道：「是景太虛。」

「看來那份傳單的確是你們的人篡改的。」

李洛點點頭，道：「改得不是挺好的嗎？」

「無中生有的事，有點不太禮貌，而我所說的事，卻並非虛假，而是確有其事。」景太虛說道。

「類似你們景家這樣的信，這些年我們洛嵐府收了幾箱子，所以閣下不要太上心。」李洛笑了笑。

景太虛的目光盯著眼前這個竟然比他都要更為帥氣的挺拔少年，眉頭微微一挑，道：「你是？」

「聖玄星學府的李洛，李太玄的兒子...另外，也是姜青娥的未婚夫。」他伸出手，拉住了一旁始終未曾說話的姜青娥纖細小手，那嬌嫩的觸感，宛如羊脂暖玉。

「所以這位聖明王學府的朋友，你傳的謠言，讓我很生氣。」

姜青娥看了李洛一眼，紅唇泛起一抹笑意，倒也未曾掙脫，反而與李洛手指叩攏。

「未婚夫？」

景太虛終於是面色有點變化了，他倒是沒想到兩人竟然會是這樣的關係，而且看姜青娥的反應，也並沒有任何的抗拒。

「李洛少府主，可真是令人羨慕，這份近水樓臺，福分太大了。」景太虛感嘆道。

「姜學姐，先前我是不知曉此事，所以冒昧了，我只是來時聽父親提起過你以及曾經的那段往事，所以才想要與你見一見，如果給你造成了什麼不好的影響，我可以當眾向你道歉。」他又看向了姜青娥，神色誠懇的表達著歉意。

姜青娥金色眸子帶著一些淡漠的盯著景太虛，終於是開口說道：「蒼蠅是用來拍死的，不是用來道歉的。」

景太虛眼瞳微縮，因為這一刻，他真的是從姜青娥的聲音中察覺到了一縷殺機。

陸金瓷上前半步，擋住了景太虛半個身子，身軀緊繃，眼神戒備的盯著姜青娥。

雖說此處空間禁止爭鬥，但就怕這姜青娥怒上心頭，直接雷霆出手將景太虛給滅了，那可真是一換一。

「景腎虛...不是，景太虛同學。」

李洛望著景太虛，笑道：「我們，院級賽上見。」

景太虛迎著李洛的目光笑了笑，他如何聽不出後者這話語間蘊含的意思，當即含蓄的笑道：「李洛同學，我很期待。」

而後雙方都是沒有了繼續說下去的興趣，景太虛與陸金瓷便是直接轉身離去。

走了一段路後，陸金瓷方才問道：「我們的目的好像達到了。」

他能夠感覺到，姜青娥看他們的目光有點冷。

景太虛點點頭。

「怎麼有種用力過猛的感覺？那姜青娥，讓我心頭有點發毛。」陸金瓷道。

景太虛依舊沒說話。

陸金瓷忍不住的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你在想什麼呢？」

景太虛幽幽嘆道：「想那一抹心動的感覺。」

陸金瓷翻了個白眼，道：「你進入學府一年，心動了十次。」

「這次不一樣。」景太虛辯解道。

「人家是有未婚夫的...而且，你這次搞的事情，應該跟那個李洛結下梁子了。」陸金瓷提醒道。

景太虛聞言倒是笑了笑。

「我雖然羨慕這位李洛同學的福氣，但卻並不懼怕他的實力，我倒不是在小覷他，而是...」

他露出燦爛的笑容：「東域神州一星院中，我，的確不怕誰。」

陸金瓷對此倒是沒什麼異議，畢竟是一星院最大的奪冠熱門，景太虛的確是有說這話的本錢與資格。

而在另外一邊，李洛，姜青娥望著兩人遠去的身影。

「李洛。」姜青娥突然開口。

「嗯？」

「交給你一個任務。」她說道。

「一星院級賽上，淘汰掉他。」

「有獎勵嗎？」李洛期待的問道。

姜青娥笑了笑，揚起兩人牽在一起的手。

「不好意思，你已經預支了。」

第四百三十六章第三篇神鍛術

魚紅溪旳聲音落入耳中，也是讓得李洛鼻尖微微一酸，他想起了澹臺嵐，那個平日裡喜歡將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裡，臉頰上帶著優雅笑容的女人，他很清楚自家這個老娘內心有多驕傲。

很多次洛嵐府迎來一些大夏有頭有臉的客人時，澹臺嵐人前優雅相伴，等來人走了後，她就會捧著臉嘆一口氣，對著尚還年幼的他抱怨道：「跟這些笨蛋打交道，一定會耽擱我的前程的。」

當時已經開始懂事的李洛卻是知道，那些客人已經算是大夏國中的一些大人物了。

而這個時候李太玄就會走上來擁住澹臺嵐，大度的道：「老婆不要跟凡人一般見識。」

然後澹臺嵐就會白他一眼：「你以為你好到哪裡去？」

最後李太玄就只能哭喪著臉找正在院子裡面互毆的李洛和姜青娥求安慰。

然而，就是這麼視大夏諸多大人物於無物般的兩個人，在這一次存放東西的時候，竟然會對魚紅溪抱有一絲懇求，特別是澹臺嵐，她與魚紅溪之間的別苗頭必然是存在了許多年的，可即便如此，她依舊是能夠放下心中的那份驕傲。

李洛明白這之中的意義，那是因為這份東西，是留給他的。

以魚紅溪的身份以及性格，即便他們不這般請求，她都會盡職盡責，但他們還是願意為了這沒必要的叮囑在魚紅溪面前放下那些驕傲。

感受著心中流淌的暖意，李洛看著魚紅溪，笑道：「我也很愛他們，雖然他們這些年沒有音訊，但我知道，他們遲早有一天會回來的。」

魚紅溪頷首，不再多說：「把先前你拿到的鑰匙，插入到牆壁內。」

李洛依言取出那柄散發著寒意的黑色鑰匙，然後輕輕的與面前光滑如鏡的牆壁接觸在一起。

接觸的瞬間，堅硬的牆壁仿佛是在此時變成了液體一般，黑色鑰匙插入其中，被液體般的牆壁所包裹,而後有黑色的紋路以鑰匙為源頭蔓延開來,最後如同蜘蛛網般的密布了面前這丈許左右的液體牆壁。

「去吧,這裡只有手持鑰匙的你，才能夠進去。」魚紅溪說道。

「多謝魚會長。」李洛感激的道。

魚紅溪擺了擺手，淡淡的道：「收錢做事而已,進去吧。」

李洛點點頭，而後深吸一口氣,沒有猶豫,握住黑色鑰匙,一步邁向了那化為黑色液體般的牆壁，接觸的瞬間,並沒有任何碰撞，黑色液體直接是覆蓋了李洛的身體，同時散發出了一股吸力,竟是硬生生將他的身影扯了進去。

這股吸扯的力量也就僅僅持續了約莫十數秒的時間,然後粘稠的觸感便是盡數的脫離,李洛眼前的模糊開始退散。

他定神看去。

目光所及處,是一間幽黑寬敞的石室，在石室的牆壁上,鑲嵌著夜光石，散發著淡淡的光芒，令得石室不至於過於的黑暗。

李洛的視線,很快的停留在了石室中央的位置，那裡有一根丈許左右的石柱,而在石柱上面，懸浮著一顆仿佛某種金屬所打造而出的黑色圓球。

這石室內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東西，所以李洛直接是來到了石柱之前。

「東西應該是在這裡面吧？」

李洛打量著這顆黑色圓球,他對此倒是不算陌生，在南風城的金龍寶行中，他接觸過相似的東西，於是他直接是伸出手掌，按在了上面。

原本異常堅硬的黑色圓球隨著李洛的手掌伸來，竟是如先前的牆壁一般變成了液體狀，液體覆蓋李洛的手掌,同時有什麼尖銳的東西伸出來，刺破了他的手指，汲取了一滴鮮血。

再之後，光芒從黑色圓球中爆發了出來。

光芒蔓延,只見得這座石室竟然開始出現了變化，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靜謐的莊園，這座莊園李洛太過的熟悉了，因為這正是洛嵐府在南風城的那座老宅。

李洛有點恍惚，仿佛是在此時回到了南風城。

他沿著青石小道邁步走出，片刻後，他在庭院的臺階上，看見了兩道身影站在那裡，正笑眯眯的注視著他。

一男一女。

男子一身白衣，容貌異常的英俊，他負手於身後，氣勢如淵渟嶽峙般，讓人不可小覷，女子穿著紫色的大衣，盤著長發,雙手插在口袋裡，端莊優雅的臉頰上，帶著溫柔的笑意。

李太玄，澹臺嵐。

望著這兩道身影,李洛忍不住的揉了揉鼻子，不過他沒有失態的撲過去，因為他知道這只是兩人的一道留影而已。

「小洛，當你來到這裡的時候，想必現在的你應該距離拜將境不遠了，我想現在的你，應該已經是聖玄星學府這一屆最出色的學員了吧？」李太玄笑眯眯的開口說道。

「瞎說什麼呢，區區一個聖玄星學府怎麼可能束縛住小洛？他一定是東域神州內所有聖學府同屆中最出色的那一個。」一旁的澹臺嵐白了李太玄一眼。

「老婆說得對！是我目光狹隘了！畢竟小洛有這麼一個驚才絕豔的娘親，他怎麼可能普通？」李太玄連連點頭，握住澹臺嵐的手，眼神飽含深情。

「......」

李洛則是嘴角微微抽搐的望著這兩人，真是熟悉的畫風啊，這一幕以前真的是每天都在上演，而且老娘雖然每天都在打壓老爹，但兩人間那股濃濃的愛意簡直能把看著這一幕的他以及姜青娥給膩得牙酸。

現在的李洛依然為此感到牙酸，不至於吧，每次給兒子留個影，你們都要抓緊時間秀一把？過分了啊。

「快給小洛說正事！」

不過好在還是澹臺嵐這個娘更看重自家兒子一些，所以很快甩開了李太玄的手，催促道。

「咳。」

李太玄輕咳一聲，道：「也沒啥太重要的事情吧...哦，記起來了，小洛你要開始準備第三道後天之相了吧？嘖嘖，三相宮終於是要顯露出崢嶸了嗎？真是期待呢。」

「要鍛造第三道後天之相，最重要的就是「小無相神輪」，此前我們給你留下的神輪應該破碎了吧？畢竟此物是一次性的，所以如今你最需要做的，就是將「小無相神輪」煉製出來。」

「而這，就需要第三篇的「小無相神鍛術」了。」

李太玄伸出手指，凌空點下，有一道毫光破空而出，直接是射進了李洛眉心間，然後後者就感覺大量的信息於腦海中湧現，一時間讓得他腦袋有些脹痛，他稍微粗略的翻閱了一下，確定了這些信息就是他夢寐以求的第三篇「小無相神鍛術」。

他心中升起濃濃的欣喜，有了這第三篇的「小無相神鍛術」，他就終於可以開啟他的第三相準備之路了。

「老爹靠譜。」李洛讚嘆一聲。

「這第三篇「小無相神鍛術」裡面就有煉製「小無相神輪」的方法，不過有個問題是，只有實力達到封侯境，才能夠煉製出「小無相神輪」呢。」李太玄摸著下巴說道。

李洛臉龐上的笑容直接是在此時僵硬了。

第四百六十一章正式開始

當離院級賽正式開始還有一個小時的時候，在素心副院長的指示下，所有人再次匯聚在一起，做著最後情報的總結。

一星院這邊眾人圍在一起。

所有人都看著虞浪,畢竟作為情報收集員，所有的情報都在他的手中，同時其他院級的情報員剛剛也與他完成了情報互換。

「咳。」

首次被如此的矚目，虞浪略微的有些自得，乾咳了一聲，想要說點什麼開場白,白豆豆已是皺眉看來，催促道：「不要廢話，直接說重點。」

虞浪很委屈,辛辛苦苦大半年竟然還要被吆喝，這白豆豆真是太難伺候了。

不過最終他還是乖乖的認慫，從懷中取出一疊紙條，道：「情報倒是搜集了不少，而大家最關心的，應該還是其他聖學府一星院中究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頂尖學員。」

「雖然情報真真假假，但有三個奪冠熱門是取得共識的，這三人需要格外注意。」

呂清兒好奇的問道：「這三人中有李洛嗎？」

虞浪撇撇嘴，道：「沒有李洛，所以李洛同學，希望你好好反省下自身的不足。」

白萌萌微笑道：「那只是隊長隱藏得好而已。」

見到這些好看的妹紙都在維護李洛，虞浪有點心累，只能繼續道：「這三人分別是聖明王學府的景太虛,聖山學府的孫大聖，天火聖學府的鹿鳴，按照猜測，他們三人有可能已經達到了化相段第三變的層次。」

「這三人算是獨一檔,如果我們在院級賽上單獨的遇見,最聰明的方法是立即逃離，不要被單獨擊破。」

李洛聞言，雙目倒是虛眯了一下。。

這三人，已經化相段第三變了麼，果真是領先所有人，包括他。

現在的李洛，正處於化相段第二變，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第二相「木土相」，在進入這座空間的前一天，正好完成了進化，順利的晉升到了六品。

所以如今他是下七品「水光相」，六品「木土相」。

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應該是處於整個東域神州一星院的一流層次，而景太虛三人，則是要更加的高一檔，顯然，這是他們所在的學府為他們傾斜了極大的修煉資源，當然，以他們的天賦也的確值得這種投資。

這讓得李洛不由得有些感嘆，果然，在聖杯戰的刺激下，各座學府都是很捨得下血本。

這種龐大修煉資源的投入，就導致東域神州這一屆的學員實力水平，遠超以往的三屆。

「除了這三人外，我整理了下情報，最終選出出現頻率最高的八人，這八人，應該也能夠算做是熱門人選，當然這只是暴露出來的一部分，真實達到這個層次的人會更多...」

「聖寶學府，臧玫，身懷上八品火相，實力可能在化相段第二變。」

「綠森聖學府，陸青木，身懷上八品木相。」

「聖狼學府，奧飛，身懷下八品雷狼相。」

「...」

虞浪一張張紙條的念下去，很快就到了最後一張，他拿起這一張紙條，面色變得有些複雜起來。

「聖玄星學府...」

聽到這熟悉的開頭，呂清兒，白萌萌等人頓時精神一振，果然來了。

在她們笑吟吟的目光中，虞浪硬著頭皮念下去：「聖玄星學府，虞浪。」

噗。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白豆豆更是翻了個白眼：「虞浪，這個時候不要玩了！」

虞浪哭喪著臉：「我他媽的沒玩啊，這些情報上面真的這麼寫的，哪個孫子這麼坑我啊？」

他將紙條遞了出去，眾人一看，頓時也有點蒙，上面的的確確是寫著聖玄星學府，虞浪。

可是，虞浪算是他們這一星院最墊底的人，有何資格跟前面這些猛男排在一起？

眾人面面相覷，感到十分的無語。

如果不是這些情報是由四個院級的情報員最終匯總而成，他們都要懷疑是虞浪在故意搞怪了，但是，搞這種怪有什麼意義，畢竟這些情報他們能搞到，其他的學府必然也能搜集到，到時候進入院級賽後，這些人指不定都會被針對。

谷領

有實力被針對也就罷了，可虞浪這點實力，稍微被針對，豈不就是拉胯了。

他們甚至都想像出了虞浪在院級賽上面被一群人追殺得哭爹喊娘的模樣了。

在眾人茫然間，李洛眼觀鼻，鼻觀心，同時還體貼的拍了拍虞浪的肩膀，真誠的道：「好兄弟你放心，我會保護你的。」

對於他真誠的語氣，虞浪一時間有點感動。

好兄弟果然還是能夠依靠的。

咚！

而也就是在此時，突然有一道嘹亮的鐘吟聲於天地間響徹而起，直接傳入了眾人耳中。

所有的討論停下下來。

素心副院長站起身，她的臉色肅然：「這是比賽開始的鐘聲，所有學員，立即準備。」

五分鐘後，塔樓之前的能量漩渦池外，李洛等人已是齊聚。

四個院級的隊伍依次排好。

素心副院長立於眾人之前，道：「各位同學，有關這場「院級賽」的信息，我也基本和你們說得很清楚了，請你們再次記住，院級賽的前半場是需要依靠集體的力量，一個人的單打獨鬥只會被其他學府圍剿，我想，就算是聖明王學府的景太虛，一旦陷入到兩三支紫輝小隊的包圍中，那他的結果也只能是被淘汰。」

「所以，收起所有的個人英雄主義，將這份心，放到「龍骨島」上去，那裡會有你們表演的舞臺。」

素心副院長的聲音有些嚴厲，可見對此的慎重。

「另外，四個院級的隊伍，各設立一名總隊長指揮全局，其餘隊伍，都需要聽從總隊長的指揮。」

「李洛，祝煊，姜青娥，宮神鈞。」

「你們四人，各自負責各自院級的隊伍。」

站在四支隊伍最前方的四人，皆是點頭應下。

素心副院長手掌一抬，只見得一道道流光自其袖中飛出，然後飄向眾人。

李洛好奇的看著眼前的兩個光團，一個光團內是白色的葫蘆，葫蘆上面銘刻著奇特的紋路，綻放著微光，另外一個則是圓形的水晶羅盤。

「靈葫的作用，是用以搜集天靈露，而水晶羅盤則是一個感應器，同院級的隊員都將會在上面形成一個光點，而你們可以憑此確定彼此的方位，然後迅速的匯合。」

素心副院長等著眾人將道具盡數的收好，然後她望著眼前那一張張朝氣蓬勃的年輕臉龐，臉上也是有著溫柔的笑容浮現出來。

「多餘的話，我也就不再多說，各位同學...」

「我很期待你們的表現。」

咚！咚！

當素心副院長此話落下的時候，這方空間內，再度有著兩道嘹亮鐘吟聲同時的響徹起來。

這是宣布比賽正式開始的鐘聲。

「所有學員，以各自小隊為一組，分批自能量漩渦進入場域，記住，所有隊伍在進入後，要以匯合為第一目的。」

「動身吧！」

伴隨著素心副院長一聲輕喝，四個院級的總隊長皆是同時上前一步，李洛偏頭，目光越過祝煊，與姜青娥對視了一眼，兩人皆是從對方的眼中看出了鼓舞的笑意。

而後李洛縱身躍出，直接是跳進了那洶湧的能量漩渦之中。

在其身後，作為與他一隊的辛符與白萌萌也是立即跟上。

與此同時，在那一座座的塔樓之前，無數學員縱身躍進能量漩渦，頓時有道道光輝沖天而起，將這座空間都是照耀得絢麗璀璨。

聖杯戰，至此，終於是真正的拉開了序幕。

...

第四百六十二章聚靈壇

當李洛睜開眼睛時，發現自己身處一座紅土山坡上，放眼望去，樹木成林。

轉過頭,就見到不遠處的白萌萌與辛符，兩人迅速的清醒過來，然後就對著李洛所在的方向縱躍而來。

李洛對著他們點頭示意，取出了水晶羅盤，羅盤光幕上，散布著一顆顆細小的光點，光點顏色還有些不同，能夠以此來區分光點究竟代表著哪支小隊。

「看樣子被傳送得有些散亂啊。」辛符在一旁說著。

李洛點點頭，笑道：「不過好在不算太遠，他們落地後會立即趕來匯合，我們先將這片山林搜尋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點天靈露。」

「希望我們直接落到了一座聚靈壇裡。」白萌萌輕笑道。

李洛啞然，這倒是想得很美好。

在之前的十個小時中他們已經惡補了這片場地的所有信息，而所謂的「聚靈壇」，其實是指某些區域的天地能量格外濃厚，所以將會誕生大量的「天靈露」，這種區域，就被稱為「聚靈壇」。

在這場院級賽的前半部分中，「聚靈壇」是極其重要的戰略要地，如果能夠找尋到一座「聚靈壇」並且等待著「天靈露」誕生再將其收割，那麼他們將會得到很大一筆收穫，這可比到處無目的的找尋要來得有效率得多。

只不過「聚靈壇」並不好找，而且最重要的是,「聚靈壇」一旦被發覺,就會綻放出耀眼的霞光，這無疑會吸引其他學府的注意，那時候爭鬥起來，真是狗腦子都會打出來。

這顯然也是院級賽的一種機制。。

「聚靈壇」是所有學府夢寐以求的資源地，也是他們前期的主要目標，所以白萌萌指望他們一落下來就出現在一座聚靈壇裡，實在是想得太過的美好。

三人於山林間寸寸搜尋，然而一個小時後，卻是毫無收穫。

三人累得夠嗆，同時也更加明白這天靈露的難尋，這讓得李洛暗自憂慮，這麼來看，想要湊齊九十九滴天靈露還真不是什麼輕鬆的事情，可別到時候連這個數都湊不齊，他們豈不是連一個人都沒法送進龍骨島？

三人不肯放棄，繼續搜尋。

在他們繼續搜尋的時間中，伊粒沙小隊倒是因為距離最近，率先匯合而來，然後一起加入到搜尋大隊中。

於是這前前後後折騰了兩三個小時的時間，他們終於是在兩座大山的夾縫溝谷中發現了一座水池，水池中長滿了荷葉，最重要的是，在最中央的一株荷葉上面，有一滴呈現淡淡金色的液體，宛如具備著靈性一般，於荷葉之上緩緩的流轉。

一股奇特的氣息自其中散發出來。

李洛他們一眼就將其認了出來，這正是他們苦苦找尋的天靈露。

李洛上前，取出靈葫，靠近那一滴天靈露，後者便是如同受到了某種驅使一般，直接是鑽進了靈葫內。

收取倒是很容易，但找起來太耗時耗力了，他們兩個小隊折騰了幾個小時，就只收穫了這麼一滴。

谷亊

李洛將靈葫收起，看向辛符，伊粒沙等人，無奈的道：「這種大海撈針的找尋方式恐怕不太對，我們必須找「聚靈壇」，不然想要湊齊足夠的天靈露不知道需要多久的時間。」

只有聚靈壇才能夠一次性收割一波大的。

伊粒沙依舊是穿著他的夾腳拖，他聞言笑道：「走聚靈壇的路子，就得準備大規模的團戰了，那激烈程度，可就不是這種悠閒尋寶模式了。」

「避免不了的，院級賽走的就是淘汰模式，想要一路撿天靈露撿到核心區，恐怕很難。」李洛說道。

伊粒沙點點頭，雙手插在兜裡，笑眯眯的道：「嗯，你是總隊長，一切都聽你指揮。」

在伊粒沙身旁，司秋穎未曾說話，她能夠聽得出來自家隊長對於李洛的認可或者說一些尊重...那不是因為李洛的身份，而是因為這將近一年來李洛所取得的耀眼戰績，特別是之前的門票賽，李洛的表現徵服了一星院所有的人，即便是伊粒沙這些紫輝小隊的隊長，都徹底的認可了李洛的實力，將他視為一星院中當之無愧的領袖。

而很難想像，當初剛剛進入學府時，根本沒幾個人看好這個剛剛從天蜀郡歸來的洛嵐府少府主...包括她。

現在的李洛，已經是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當之無愧的第一人，但是...這就是巔峰麼？

有了前車之鑑，司秋穎已經不敢再妄自評價，一切，都得看這場盛大的聖杯戰了。

而就在李洛與伊粒沙說話間，白萌萌突然驚呼出聲：「隊長，有隊伍發出求救信號！」

李洛，伊粒沙聞言面色皆是一變，急忙取出水晶羅盤，此次的院級賽是團體制，他們必須儘可能的保持隊伍的完整性，如果真有隊伍提前被淘汰，那對整體力量將會是極大的損失。

水晶羅盤上，那光幕中有三個小小的光點已經變成了紅色，並且不斷的發出道道紅色光圈。

正是求援的信號。

而且最讓得李洛心頭一震的是，他發現這支求援的小隊，竟然是秦逐鹿、呂清兒、殷月三人！

「看來秦逐鹿遇見大的麻煩了。」伊粒沙面色凝重，秦逐鹿是他們一星院中實力僅次於李洛的人，以他的實力，放眼整個東域神州的一星院中，那也絕對算是一流的層次，然而現在連他都發出了求援信號，這是遭遇了什麼強敵？還是說被圍攻了？

「走！」

李洛當機立斷，一聲輕喝，身影率先縱躍而出，相力於其身軀表面升騰而起，縱躍間，迅速對著山林之外而去。

與此同時，他還以總隊長的權限，將水晶羅盤上的匯聚地點直接更改成了秦逐鹿他們所在的區域。

而在他更改完成的一刻，正處於其他區域的各個小隊也是立即收到指令，於是一支支小隊，開始改變方向，皆是全速的對著秦逐鹿他們所在的區域急速趕去。

顯然，聖杯戰的激烈，比他們想像的來得還要更快。

第四百三十七章王髓與黑牌

「封侯境才能夠煉製出小無相神輪？！」

李洛傻了。

不是吧，老爹，有你這麼耍兒子旳嗎？！

我要是有封侯境的實力，還擱這跟你廢話呢？

算了，累了，要不老爹你直接掏個棺材出來送給我吧。

而在李洛似是有些生無可戀的時候，只見得澹臺嵐忍不住的伸出手擰住了李太玄的耳朵，生氣的道：「李太玄你找死是吧，這個時候了還敢跟小洛開玩笑？！」

「哎喲哎喲。」

李太玄連忙道歉：「老婆克制一點，克制一點！」

李洛面無表情的看著，心中則是念著：「狠狠的打，狠狠的打！」

澹臺嵐最終鬆開了手，對著李太玄揮了下拳頭：「給我好好的說，你不說就一邊呆著去，不要耽擱我跟小洛說話。」

李太玄連連點頭，然後衝著李洛尷尬的一笑，道：「咳，其實爹沒有騙你，煉製小無相神輪的確是需要封侯境的實力，不過你放心，老爹老娘是何等聰明？怎麼可能會沒想到現在的小洛肯定沒有達到封侯境這一點？」

「老爹，不要說廢話行不行！直接說解決的重點！」即便明知道眼前只是留影，但李洛還是忍不住的咬了咬牙。

似是聽見了李洛的催促，也或許是一旁澹臺嵐都開始不耐，李太玄連忙一抬手，有一道光影從他的袖中飛出，然後懸浮在了李洛的面前。

那是一卷金色的捲軸。

捲軸之上，遍布著古老的符文，一縷縷的光暈流轉著，顯得頗為的神秘。

「我與你娘為你做好了一切的準備，這捲軸內封印著一座「奇陣」，它的作用是能夠將外來的力量暫時的轉化為「小無相火」，助你煉製出小無相神輪。」

「所以按照我的估計，你只需要在打開這座奇陣時，再找來兩名封侯強者為你提供力量，你就能夠把小無相神輪給煉製出來了。」李太玄面露笑容,一副事情搞定的模樣。

然而李洛卻是痛苦的捂住了額頭。

找來兩名封侯強者為我提供力量？老爹,你當封侯強者是我能夠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小弟嗎？

他現在唯一能夠指望的封侯強者,可能就只有家裡的牛彪彪了，但彪叔的狀態真的可以嗎？

「牛彪彪的話，應該不能算,他的狀態不太好，所以還是儘量不要去麻煩他。」仿佛知道李洛心中這時候想什麼一般,李太玄笑著開口說道。

李洛無奈了,那他還能找個屁的封侯強者啊。

以洛嵐府如今的局面,大夏那些封侯強者不落井下石就已經燒高香了，還想去找人家幫忙？而且就算對方真敢來幫忙,李洛也未必就敢相信啊。

「小洛不必苦惱，封侯強者人選的話，其實眼下應該就有一個合適的。」而在李洛無奈間,澹臺嵐則是笑著開口安慰道。

李洛聞言一愣,旋即似是想到了什麼,轉頭看向石室之外的方向,自語道：「魚會長？」

他目光轉向澹臺嵐，此時的後者笑眯眯的道：「魚紅溪這個人還挺好玩,這大夏內，也就她能稍微入點我的眼，我想如果我沒來這大夏的話,她應該算是這裡最耀眼的女人，但可惜...」

李洛有點無語,娘，自誇太多稍微有點膩了啊。

而且,煉製「小無相神輪」並非是簡單的事情，這一點從老爹老娘的提醒中就能夠察覺得出來,而魚紅溪，真的就會幫他做這種事情？李洛感覺未必，因為魚紅溪這個人很有原則，金龍寶行素來中立，她大概率不會參與到有關於他或者洛嵐府的爭端之中。

「小洛是擔心魚紅溪不會同意幫忙嗎？你的擔心還是有些道理的，魚紅溪這個女人雖然精明，但有時候也很固執。」

澹臺嵐微笑道：「不過爹娘都幫你想好了這些。」

她偏頭對著李太玄輕揚下巴,後者袖中有兩道金光掠出，落在了李洛面前。

那是兩枚晶瑩剔透的玉葫蘆，葫蘆不過拇指大小，而在玉葫蘆裡面,有一種金色的物質，那物質仿佛是活物，在其中緩緩的流動，李洛盯著那流動的金色物質，心底深處不由自主的湧現出一種渴望的感覺，只不過在渴望之下，他又本能的感覺到一種巨大的危險氣息。

「這是什麼？」李洛驚疑的自語。

「這是「王髓」，王級強者才能夠凝鍊而出的天地精粹，它對於封侯強者而言擁有著致命的吸引力，你如果要找魚紅溪幫忙，將一枚玉葫蘆給她，我相信她不會拒絕這種誘惑。」澹臺嵐唇角微微掀起。

「王髓？」

李洛眨了眨眼睛，好高端的東西，完全沒聽過也不理解。

不過他還是小心翼翼的接過面前的兩枚玉葫蘆，不理解也無所謂,只要能夠讓魚紅溪幫他出手煉製小無相神輪就好。

「如果魚紅溪同意的話，你可以再去找尋一名封侯強者,人選的話我們也不知道，不過以小洛你的聰明以及能力,想來是會找到合適並且值得信賴的人選。」

李洛微微沉思，第二名封侯強者的話，郗嬋導師無疑是最好的選擇，雖說身為學府的導師也必須保持中立，不摻和大夏各方勢力間的爭鬥，但請她幫忙煉製一個東西，應該還是符合規矩的。

而且這所謂的「王髓」如果真的如老爹老娘所說那麼厲害的話，這也算是各取所需，他也不算是白嫖。

李洛暗自鬆了一口氣，老爹老娘雖然搞得他一驚一乍，但最終還是安排得妥妥帖帖。

「好了，小無相神輪的事情應該就算是解決了，小洛，洛嵐府現在還好吧？雖然我們走了後會給你們帶來一點小小的麻煩，但我想以你和青娥的聰明，一定不會讓洛嵐府直接沒了吧？」澹臺嵐笑道。

李洛翻了個白眼，你們還有臉說洛嵐府，這麼大的爛攤子丟給他跟姜青娥兩個人，真的是太不負責任了。

不過他也知道這只是澹臺嵐的調笑，而且他望著眼前的兩道人影，心中也滿是思念，所以他倒是寧願此時的兩人多說一些不著調的話，畢竟，他真的有好些年沒見到他們了。

也不知道如今的他們，在那王侯戰場中，究竟是什麼情況了。

但眼前的只是兩道留影，他也沒辦法與他們做溝通。

「對了小洛，還有個東西要給你。」

這個時候，李太玄突然說話了，他手掌一抬，有一道暗黑色的流光掠出，懸浮在了李洛的面前。

那是一面約莫巴掌大小的黑色牌子。

牌子材質有些特殊，似金非金，似木非木，李洛伸手接過時，一股莫名的寒意湧來，令得他頓時打了個哆嗦，而且在這一瞬，他的耳旁仿佛是響起了一道龍吟之聲。

那是真正的龍吟，散發著極其強大與恐怖的龍威，這一瞬，李洛仿佛感覺到自身靈魂都在開始崩潰。

不過也就是在此時，李洛感覺到體內的鮮血似乎是沸騰起來，有一種連他自身都未曾察覺的波動湧現出來，最後與掌心的黑色牌子接觸在一起。

冰涼與恐怖的龍威頓時消散而去。

先前的一切，仿佛是幻覺。

但李洛額頭上依舊存在的冷汗讓他明白，剛才那種比封侯強者還要可怕的威壓，的的確確的存在著...

他低頭看著手中的黑色牌子，牌子古樸，只是在那中央的位置，銘刻著一個「李」字。

這個「李」字，散發著神秘深邃之感，李洛無法形容它所具備的神韻，但看著它時，仿佛有種天地被其凌駕之感，可同時，他又有著一種莫名的親切。

「李」字之下，有一些紋路勾勒，猶如是一條巨龍匍匐。

瞧著這個黑牌，李洛卻是想起了在暗窟中龐千源院長對他所說的信息...

李天王一脈。

黑牌與此，應該是有些關聯嗎？

老爹和他，都屬於這一脈嗎？

難道那李天王一脈所在，才算是他真正的祖地？

「小洛，我知道你會有許多的疑惑，不過沒辦法，你爹我就是有這麼多的秘密，而有秘密的男人無疑才是最具備魅力的，你現在不用多問，等時候到了，自然就知道了，這個令牌你先好好保管，以後你就明白，洛嵐府這個爛攤子算什麼？你爹我，可能還給你留了更大的爛攤子！」李太玄面露燦爛的笑容，發出了振奮人心的吶喊。

李洛目瞪口呆，下意識的直接就把手中的牌子給扔了。

但這牌子仿佛就有靈性一般，流光一閃，就直接鑽進了李洛的空間球內。

「還甩不掉了？」李洛驚了，但最終只能無可奈何的接受了這個殘酷的現實，有一個這麼能坑兒子的老爹，真的是讓人慾哭無淚。

「走開，不要嚇我兒子！」

不過此時澹臺嵐終於看不過去了，柳眉倒豎，一拳對著李太玄砸了過去，李太玄見到自家老婆那小拳頭，卻是面色一變，急忙閃避開來。

轟！

有巨聲傳來，李洛隱約的看見有一條巨大的裂痕險些將老宅貫穿，當即太陽穴忍不住的跳動了一下，老娘這力量...好恐怖啊。

將李太玄鎮壓下去後，澹臺嵐目光轉向李洛的方向，那眼神頓時就變得溫柔了下來，她笑道：「小洛，不要擔心爹娘，你只需要將自己身上的問題照顧好，那就是對爹娘最大的幫助，知道嗎？」

李洛沉默了一下，他知道澹臺嵐所說的，應該就是他自身壽命的問題。

「娘，放心吧。」他輕聲說道。

澹臺嵐彎身下，伸出手，輕輕的摸到了李洛的臉龐上，雖然是直接從後者臉上穿透了過去，但李洛仿佛是感受到了她掌心的溫暖。

「小洛，時間不多了，多餘的話娘也就不說了，我相信你和青娥會好好的。」

「嗯，另外還有就是關於青娥...」

「你要對青娥好一些，不要總惹她生氣，她是很好的女孩，如果你對她不好，娘可是會揍你的，因為...」

「你和娘，其實都有些欠她。」

聽到這最後的話，李洛有些驚愕，當他忍不住的想要說什麼的時候，面前的光芒卻是開始消退，李太玄與澹臺嵐的身影皆是漸漸的消失，光芒散去時，四周再度變成了漆黑而冰涼的石室。

李洛微微皺眉。

娘最後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第四百三十八章敲定幫手

李洛走出石室旳時候，魚紅溪依舊等待著這裡，她靠著牆壁，神色有些莫名的悵然，不過在隨著李洛走出來，她便是收斂了這些情緒。

「東西拿到了？」魚紅溪問道。

李洛點點頭。

魚紅溪見狀也就不再多說，帶著李洛對著來時的路走去。

「魚會長。」李洛則是兩步跟上來，與魚紅溪並肩而行，微微遲疑，道：「有個事情想要請您幫忙。」

魚紅溪腳步不停，淡淡的道：「如果是生意上面的事情，公事公辦即可，不過你之前在金龍道場幫了清兒，所以我也會給予你諸多的優惠，但如果是一些會干擾我們金龍道場立場的事情，你就不必開口了。」

「我需要煉製一個東西，需要封侯強者全力相助。」李洛也沒有遮掩，直接說道。

魚紅溪眸子中掠過一抹訝異，這小子要煉製什麼？竟然還要封侯強者相助...

「幫不了，需要封侯強者出手，你煉製的東西必然非同小可，如果此事傳出去，會影響大夏各方勢力對金龍寶行立場的質疑。」魚紅溪並沒有輕易的答應，而是有些冷淡的說道。

對於魚紅溪的回答李洛並不感到意外，雖然他能夠感覺到她的拒絕並不是特別的堅定，但李洛也並不打算一點點的試探，而是直接明了的說道：「魚會長是生意人，如果我有足夠的報酬，不知道魚會長是否會答應？」

「報酬？這是想要僱傭我？」

魚紅溪紅唇一撇，玩味的道：「老娘很貴的，你洛嵐府請得動嗎？」

面對著魚紅溪的彪悍自稱，李洛也不在意，他伸出手掌，掌心中有一枚玉葫蘆，其內的金色物質猶如活物般緩緩的流淌。

魚紅溪目光原本是漫不經心的望著那玉葫蘆，可當她在看見其中那金色物質的時候,目光便是陡然一凝,原本對著前面走動的腳步都是驟然停下來,同時眼神變得異常的灼熱。

「魚會長，你應該知道這是什麼吧？不知道這份報酬夠不夠請您幫忙？」李洛面露真誠的問道。

說著話的時候，他還將玉葫蘆慢慢的給收了回來,而魚紅溪的目光就不斷的追逐著他移動的手掌。

「如果這都不夠的話，那我就只能另請他人了。」見到魚紅溪沒有回答,李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作勢就要將玉葫蘆收起來。

只不過還不待他握住玉葫蘆,魚紅溪便是伸手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腕，然後伸出手指將那一枚玉葫蘆拎了起來。

「好小子,還會拿捏老娘了？」魚紅溪冷笑一聲。

「這的確是好東西，但如果你真要隨隨便便在其他封侯強者面前顯露出來，只不過平白為你們洛嵐府再招惹一些餓狼罷了。」

李洛乖巧的道：「這不是因為相信魚會長你不是那些沒有原則的餓狼,我才會拿出來的嗎？」

這話倒是讓得魚紅溪神色變得溫和了一些,她把玩著玉葫蘆,道：「李太玄,澹臺嵐倒是給你留了一些好東西。」

顯然，她也是猜到了這應該是李洛剛才從石室中取到的東西。

李洛期盼的道：「魚會長是答應了嗎？」

魚紅溪沉吟了數秒,微微頷首：「雖然不知道你究竟要煉製什麼，不過這份報酬我的確很心動，你也說了,我是生意人，你既然拿出了足夠的報酬,那我自然沒有拒絕的道理。」

「那就多謝魚會長了。」

李洛大喜，而後他又從懷中掏出一張清單,笑道：「既然魚會長願意相助，那就再勞煩您一件小事,這上面的材料希望魚會長能夠幫我湊集。」

這些材料都是煉製小無相神輪所需要，其中材料需求繁雜瑣碎，讓他自己來湊的話又得浪費不少的時間，交給魚紅溪倒是再好不過。

魚紅溪接過來看了一眼，道：「要的東西倒是挺奇特，也不知道你究竟要煉製什麼，這些材料的價格也不菲,加起來應該要七八百萬天量金左右，不過這個錢你就不用出了，我會幫你解決的。」

李洛感動的道：「魚會長當真慷慨。」

同時他的心中感嘆，什麼是大富婆,這才是啊，輕輕一動嘴，就免去了幾百萬。

「這點材料錢跟你的「王髓」比起來，不值一提，我不想佔一個晚輩的便宜，不然清兒知道了，能在我耳邊嘮叨一整天。」魚紅溪隨意的說道。

「對了，什麼時候開始煉製？」她問道。

李洛道：「十天之後吧。」

十天後，聖杯戰就會開啟，到時候他也會離開大夏，所以他需要在離開之前，將小無相神輪成功的煉製出來。

「地點呢？」

李洛想了想，如果是要請魚紅溪和郗嬋導師幫忙的話，那煉製地點必然是不能在洛嵐府總部的，因為總部有奇陣，封侯強者進去了會被壓制實力,但煉製小無相神輪對他極為的重要,所以他也必須找尋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

「煉製地點在聖玄星學府中吧。」李洛笑道,如果整個大夏，要說安全的話，恐怕沒有比學府更好的地方了。

「學府裡？」魚紅溪一怔,旋即點頭道：「那裡的確算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我此次的煉製，一共需要兩位封侯強者相助，所以除了魚會長外，我還會找一位。」李洛提醒道。

魚紅溪聞言，柳眉微蹙，道：「李洛，我先前提醒過你，王髓對於封侯強者很有吸引力，你不要胡亂用此物去引誘，雖然洛嵐府已經是債多不愁，但能少招惹人還是少招惹一點好。」

李洛知道魚紅溪這是善意的告誡，所以也是乖巧點頭，道：「魚會長放心，我懂這些，另外一名封侯強者我打算邀請我的導師郗嬋，她為人莪是信得過的，而且身為聖玄星學府的導師，她與金龍寶行都是中立立場。」

「郗嬋麼...」

魚紅溪聽到這個名字，倒是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想來她對於郗嬋也是知曉一些，這的確算是一個比較好的人選了。

「這幾天我會幫你將材料盡數備好，等約定時間到了，我就去學府找你。」

李洛點點頭，心中則是悄悄的鬆了一口氣，還好有老爹老娘留下的王髓，不然如何找兩名封侯強者來幫忙，還真是能讓得他焦頭爛額，畢竟不論是魚紅溪還是郗嬋導師，她們都是有著中立的身份，沒有足夠的報酬，光靠刷臉的話，反而是平白消耗情感。

如今魚紅溪這邊敲定，接下來就看郗嬋導師那邊了，所以，這小無相神輪的煉製問題，算是搞定一半了。

第四百六十三章秦逐鹿大戰孫大聖

某處山林。

轟！

有極其狂暴的相力波動於其中轟然爆發，一棵棵大樹被連根拔起，大地被撕裂出道道痕跡。

一座山坡上，呂清兒,殷月臉色皆是凝重的望著山林間的戰鬥，那裡的兩道人影散發著驚人的兇煞之氣，宛如兩頭遠古兇獸一般在展開著極為狂暴與兇狠的交鋒。

在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內，唯有如今開始展現出雙相玄妙的李洛才能夠壓住秦逐鹿一籌，可眼前的這場戰鬥，卻是讓得呂清兒，殷月都忍不住的動容。

因為他們發現，這場戰鬥從一開始，秦逐鹿就在被對方所壓制。

甚至,秦逐鹿引以為傲的兇煞之氣，似乎都是弱對方一頭。

呂清兒的眸光盯著秦逐鹿的對面，此時那裡有灰白色的相力如狼煙般的升騰，而在滾滾相力內，可見一道壯碩程度絲毫不遜色秦逐鹿的身影，那是一名面龐粗獷甚至略顯醜陋的青年，他手持金棍，棍風掃動間，刺耳的破風尖嘯聲幾乎迴蕩在整個山林內。

而此時，這金棍青年的臉龐上帶著狂熱的戰意，雙目中充斥著桀驁以及兇悍。

「如果我猜的不錯的話，那個人，恐怕是聖山學府的孫大聖。」呂清兒柳眉緊蹙，沉聲說道。

殷月臉色一變,對於孫大聖的名字她當然聽過,此人名列三大奪冠熱門,名聲可謂是響徹各大學府。

「怎麼會這麼倒黴。」她苦笑道,他們在落地後不久就與對方撞在了一起,那孫大聖極其的桀驁，而且性格嗜戰，這一點，簡直就跟秦逐鹿不謀而合，當這兩個人碰面的時候，那結果是什麼根本不用說。。

你瞅啥？

我瞅你。

想打架？

就是想打架。

所以直接開打了。

雖然對方是奪冠大熱門，但只要能打架，秦逐鹿才不會管你是誰，無非就是朝死裡幹。

所以這兩人只是眼神交匯了一瞬，甚至連名字都沒交換，戰鬥就開始了。

呂清兒與殷月也沒辦法去幫忙，因為孫大聖的隊員同樣是在不遠處盯著她們，甚至還不止一支隊伍...但對方並沒有對她們出手，顯然是在等孫大聖打個痛快再來收拾她們。

對方應該會猜到她們會呼叫救援，但他們似乎沒有多少的忌憚。

這倒是正常，畢竟有孫大聖這種強力戰鬥人員，想必諸多學府中，只要不是遇見聖明王學府，他們都有著硬碰的信心。

「希望李洛趕緊過來吧，有他在的話，想必那孫大聖也不敢這麼桀驁了。」呂清兒嘆道。

殷月沒有說話，只是眼中還帶著一點憂慮，李洛雖然也很強，但這孫大聖可是三大奪冠熱門啊。

他來的話，真能制衡孫大聖嗎？

而在兩女說話間，不遠處的山坡上，兩支聖山學府的小隊匯聚在這裡，他們的目光鎖定著兩女。

「魯隊長，真的不先去將她們淘汰嗎？」有一名聖山學府的隊員說道。

眾人領頭的是一名身軀幹瘦的青年，他有些無奈的道：「老大的性格你們又不是不知道，一切都先打爽再說，不過對方那個傢伙也挺厲害，竟然能激起老大的一些戰意，換作常人，老大怕是沒興趣動手的。」

「既然現在老大動了手，就等他結束吧，免得到時候抱怨我們插手，又少不了一頓罵。」

其他人聞言，也只能無奈的點點頭，對於自家這位兇悍的總隊長的脾性，他們太清楚了。

萬般皆下品，唯有打架爽。

轟！

山林間，兩道身影如兇獸般的撞擊，重槍與金棍化為漫天殘影，裹挾著尖嘯的兇風，不斷的以最為兇悍的姿態一次次的硬碰。

完全沒有半點的退縮。

只不過在這種極為硬漢的碰撞下，顯然金棍這邊有著不小的優勢，每一次的交擊，秦逐鹿的身影都是會被硬生生的震得後退一步，那握住重槍的手掌上，有血跡浮現。

但秦逐鹿卻並沒有露出半點的懼色，眼中的狂熱反而是變得越來越盛，他魁梧的身軀表面，金色的虎紋變得越來越明亮，雙目也是變得赤紅起來。

每一次的出手，都是伴隨著遠古虎嘯，震人心魄。

眼前的強敵，幾乎是他以往從未遇見，但也給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酣暢淋漓，這種感覺甚至比跟李洛打時還要更痛快，因為即便是李洛，也不會跟他比拼瘋勁。

秦逐鹿一直以為他已經夠兇了，可現在才知道，果然是山外有山，眼前這人，比他更兇！

谷瑑

真是好爽！

秦逐鹿雙目赤紅，手掌猛的緊握重槍，有鮮血飛灑而出，落在了槍尖上，頓時重槍變得猩紅起來，他體內的相力在此時毫無保留的爆發，直接是於其身後，形成了一道猛虎光影，滔天的兇氣席捲。

「虎魔！」

秦逐鹿狂笑，一槍揮出，身後的妖虎光影化為流光融入重槍，頓時那一槍仿佛是變得重如千斤，連虛空都是在微微的震蕩，腳下的大地，更是開始龜裂出了道道裂痕。

在秦逐鹿對面，那孫大聖察覺到秦逐鹿這一槍所爆發出來的力量，頓時眼睛一亮，咧嘴笑道：「不錯不錯，好強的一槍！」

而後他一步踏出，腳下地面破裂開來。

灰白色的相力自其體內呼嘯而出，同樣是在其身後形成了一頭灰白巨猿光影，那巨猿同樣是無比的暴戾，兇氣絲毫不弱於秦逐鹿的噬金妖虎相。

上八品，石猿相！

「猿王三棍，搬山棍！」

孫大聖大笑，手中金棍呼嘯而出，那一瞬，相力噴薄，似是有光影若隱若現，那仿佛是一頭萬丈巨猿，肩扛著巨棍，而巨棍的一頭，竟是挑著一座山嶽。

轟！

金棍呼嘯，與秦逐鹿那兇悍無匹的虎魔重槍悍然相撞。

有極其狂暴的相力衝擊波肆虐開來，山林間直接是形成了一片空地，那片範圍內的所有東西，都是被摧毀得乾乾淨淨。

衝擊波爆發時，秦逐鹿的身影也是倒飛了出去，然後在地面上搽出了一道長長的痕跡。

此時的他，滿身鮮血，但他的手掌始終緊握重槍，他喘著粗氣，即便傷勢頗重，他的眼中依舊保持著狂熱戰意，並且還一點點的站了起來，對著孫大聖的方向大笑道：「再來！」

孫大聖搽了搽手掌的血跡，望著戰意旺盛的秦逐鹿，也是有些驚詫，道：「再打下去，你就頂不住了。」

雖然他也有點受創，但顯然比秦逐鹿輕了太多。

「婆婆媽媽。」秦逐鹿吐了一口血沫。

孫大聖咧嘴一笑，道：「好，那就成全你，這位朋友，你的實力獲得了我的認可，你應該就是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最強者吧。」

秦逐鹿撇嘴道：「不好意思讓你失望了，我並不是最強。」

孫大聖一怔：「聖玄星學府還有人比你更強？不能吧。」

眼前的秦逐鹿雖然在與他的交手中落入下風，但對方的戰鬥力不容小覷，如果不是他這邊相力強度領先一籌的話，真要打起來，他即便是能贏也定然會付出極大的代價。

可聽這秦逐鹿的意思，聖玄星學府一星院還有人比他更強？

那豈不是都能與他孫大聖相媲美了？

可是沒聽過聖玄星學府出了一個這麼強的人啊。

心中疑惑，但孫大聖也懶得再多想，他手掌緊握金棍，時間也差不多了，還是先將眼前的人淘汰掉，開始真正的任務吧。

灰白相力再度爆發。

不過，就當孫大聖將要再度發動攻擊的那一瞬，他眼瞳突然一縮，他抬起頭，只見得不遠處的山林間，突然有一道散發著極其凌厲氣息的刀光劃破長空，快若驚雷般的對著他所在的位置怒斬而下。

孫大聖手中金棍猛然揮出，與那一道凌厲刀光硬憾。

鐺！

碰撞的瞬間，孫大聖面色微微一變，因為這一道刀光之中所蘊含的相力之強，竟是比先前的秦逐鹿還要更盛，而且最奇怪的是，這刀光散發著強悍的穿透力，他措手不及下，險些被這刀光穿透自身相力。

不過好在最終還是憑藉著強悍的實力將其盡數的化解。

然後孫大聖就面色肅然的看向了刀光傳來的方向，只見得那裡有一道道人影自山林間縱躍而出，迅速的對著這個方向落來。

十數息後，一道身軀修長的身影便是落在了前方。

「這位朋友，這麼想打架的話，讓我來陪你玩玩，如何？」

李洛望著眼前那手握金棍的魁梧之人，再瞧瞧有些受創的秦逐鹿，心中自然是知曉了對方的身份，而後他微微一笑，不急不緩的語氣中，並未帶有半分的懼意。

孫大聖桀驁的目光盯著李洛，視線在其臉龐上停了一秒，皺起了眉頭。

「長得這麼好看，你真的能打嗎？」

第四百三十九章三大奪冠熱門人選

李洛第二日與姜青娥打了招呼後，便是回了聖玄星學府。

距離聖杯戰還有將近半個月旳時間，如今學府內所有需要參加聖杯戰的學員，都在緊鑼密鼓的加緊訓練，他這邊在家裡休息了幾天後，也需要迅速的加入進去。

到了學府，李洛直奔郗嬋導師的住所。

然後在院子內的涼亭中，找到了悠閒品茶的郗嬋導師。

「脫鞋，不要踩髒了我的蓆子。」

郗嬋導師瞥了一眼迫不及待而來的李洛，淡淡的提醒道。

李洛連忙收腳，然後露出憨厚的笑容，迅速的脫掉鞋子，爬進涼亭內，在郗嬋導師面前乖乖坐下。

「這麼急迫是想要做什麼？」郗嬋導師有些奇怪的看了李洛一眼，平日裡的李洛還算是從容，但現在後者，顯然是有些躁動。

「有件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請導師能夠幫忙。」李洛鄭重，誠懇的說道。

郗嬋導師細眉輕挑了一下，薄紗微動：「不會是讓我出手幫你們洛嵐府對付某個大敵吧？這種事情，即便我願意，學府也不會同意的。」

「導師雖然對學生厚愛，但我又怎麼會這麼不知好歹？」

李洛連忙搖頭，道：「我是希望導師能夠幫我煉製一個東西，此物的煉製需要兩名封侯強者協助，而另外一位我請來了金龍寶行的魚紅溪會長。」

「魚紅溪？」

郗嬋導師有些驚訝，笑道：「金龍寶行跟我們聖玄星學府一樣，素來在大夏保持中立，她竟然會願意幫你？」

不過她也沒有多問，稍微想了想，道：「雖然不知道你煉製什麼東西竟然會需要這麼大的陣仗，但在不違反學府規則的情況下，我倒是能夠幫你一下，也算是獎勵你之前在門票賽上面的優異表現吧。」

李洛聞言，則是忍不住的一怔：「導師這麼容易就答應了嗎？」

「還嫌我答應得太快？」郗嬋導師笑道。

李洛連忙道：「只是沒想到導師比魚紅溪會長還要乾脆...」

「我可不能跟魚會長比，她掌管著那麼龐大的金龍寶行,一舉一動,都要比我受關注得多,所以她會選擇幫你，才更讓我意外。」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點點頭，感嘆道：「雖然導師願意好心幫我,不過我也不能讓導師白忙。」

郗嬋導師有些好笑的看著他，道：「你這是還想付我報酬？李洛,你可能是對封侯境這三個字稍微有點誤解,雖然你背後有著一個洛嵐府,但未必就付得起請動一位封侯強者的價錢。」

「我會幫你，只是單純的看在你算是我的學生的份上,你如果要講報酬，那可就不好算了。」

郗嬋導師顯然還帶著封侯強者的矜持與高傲。

李洛露出靦腆的笑容，然後掏出了一枚玉葫蘆,輕輕的放在了茶桌上。

郗嬋導師的目光,同樣是停留在了那枚玉葫蘆上面,其中流動的金色物質倒映在她的眼瞳中。

她先是有點疑惑的微微偏頭,不過很快的，她的眼眸便是陡然間睜大。

她終於是發現此物是什麼了！

然後空氣仿佛是在這一刻凝固了。

十數息後,郗嬋導師默默的伸出手，將那一枚拇指大小的玉葫蘆直接抓在了手中。

「時間，地點。」她平靜的說道。

「十天後,我想就在學府內煉製，所以還希望導師到時候能為莪安排一個方便的地方。」李洛溫和的說道。

「嗯。」

郗嬋導師微微頷首。

只是李洛卻看見郗嬋導師握住玉葫蘆的手有點用力,白皙的手背上面似是有青色的脈絡浮現。

不過郗嬋導師很快發現他的目光，當即衣袖滑落而下,將手背遮掩。

李洛迅速的掃過郗嬋導師的臉頰，那裡雖然有薄紗覆面,但隱約能夠看見一些緋紅之意，他心頭忍不住的暗笑一聲，看來這「王髓」的確對封侯強者誘惑力很大，連素來從容的郗嬋導師都是失態了。

不過他也不敢將心中的情緒表露出來，免得導師惱羞成怒。

於是他趕緊主動將話題轉移開來：「導師，此次聖杯戰上面的一星院場，你覺得我有沒有登頂之姿？」

饒是此時的郗嬋導師心頭情緒複雜,但在聽到李洛這問題後，依舊忍不住眼神古怪的看著他：「如果是比臉皮厚度的話，我覺得你很有登頂的可能。」

李洛聞言，頓時不滿的道：「導師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郗嬋導師沒好氣的道：「你打贏了一個藍淵聖學府的陸蒼,難道就已經飄到覺得自己是整個東域神州上面最厲害的一星院學員了嗎？」

「陸蒼也不能算是一般的對手吧？」李洛嘟囔道。

「陸蒼的確是個強敵，按照我的估算，放眼東域神州眾多學府的一星院中，他有著躋身前十的概率，你能打敗他，說明你也算是處於第一序列的層次，但是，如果你覺得憑此就能夠登頂獲得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稱號的話，那恐怕還是有點小覷了其他那些頂尖學府的底蘊。」郗嬋導師說道。

「有那些排名靠前的學員的具體情報嗎？」李洛問道。

郗嬋導師搖搖頭，道：「這次跟藍淵聖學府比試不同，你們在門票賽開始前會得到藍淵聖學府那麼精準詳細的情報，那是因為兩座聖學府在經過討論後互相給予的，但即便如此，雙方都是有所隱藏，比如那個陸蒼，陸藏的情報。」

「連門票賽大家都藏著掖著,何況更加重要的聖杯戰？各大學府都是將各自種子學員的情報隱藏得死死的。」

「所以如果想知道詳細而準確的情報,可能就只有等聖杯戰真正開打，你自己親身去體驗了。」

李洛面露遺憾。

郗嬋導師見狀，卻是笑道：「不過詳細的情報雖然沒有，但終歸還是能夠打探到一些粗略的，比如說此次一星院級中獲得廣泛認可的三大奪冠人選。」

「但這三個人選裡面，似乎並沒有你李洛。」

李洛好奇起來：「哪三個？」

郗嬋導師悠悠的聲音響起。

「明王的槍，聖山的獸，火中的風雷。」

第四百六十四章試探

咻！

一道道身影掠出山林，然後落在了山坡上的呂清兒，殷月身旁。

「清兒同學，你們沒事吧？」白萌萌率先看向呂清兒,問道。

呂清兒望著來人，原本緊張的心情頓時鬆緩了下來，因為除了白萌萌他們外，還有著伊粒沙小隊，王鶴鳩小隊都同時趕來了，顯然這是他們之前在來時的路上遇見的。

現在聖玄星學府一星院這邊除了白豆豆小隊,就算是齊聚了。

戰鬥力一下子就提升起來了。

「沒事，我們遭遇了聖山學府的隊伍,那個人應該就是孫大聖。」呂清兒簡潔明了的說道。

伊粒沙,王鶴鳩聞言，面色也是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聖山學府的孫大聖？那個三大奪冠熱門？」

他們的目光投向那已經是一片狼藉的山林中，只見得那魁梧身影手持金棍，面龐散發著桀驁兇悍的氣息，此人光是看著，就給人一種極其危險，不好招惹的感覺。

「原來是那個孫大聖，怪不得能夠把秦逐鹿逼成這樣。」伊粒沙凝重的說道。

秦逐鹿的實力，在聖玄星學府一星院中僅次於李洛，而且這傢伙戰鬥風格極其的彪悍，一旦動手就是悍不畏死,所以他的戰鬥力毋庸置疑,然而眼下他卻是被這個孫大聖如此壓制，可見這三大奪冠熱門真不是浪得虛名。

「李洛一個人去，能擋得住孫大聖？這個時候了，還耍什麼帥。」都澤北軒皺眉，有些不滿的說道。。

雖說他們也知曉李洛實力極強，但那個孫大聖畢竟名聲太強了，如果李洛上去也被孫大聖給解決了，那他們這邊才是士氣大跌。

「隊長可是很務實的人，他這麼做必然有他的打算，而且你沒看見聖山學府的隊伍也在那邊嗎？我們必須盯著他們。」辛符說道。

聽到此話，其他人目光也是轉向了不遠處的山坡上，那裡也有著幾支聖山學府的隊伍，後者等人的目光，也是在鎖定他們。

雙方一下子就是對峙了起來。

不過雙方也都沒有擅自出手，而是在等待著山林那兩道人影的招呼。

山林間。

孫大聖桀驁的目光掃過李洛的臉龐，然後衝著後面的秦逐鹿問道：「難道他就是你說的聖玄星學府中，比你更強的那個人？」

秦逐鹿揉了揉酸痛的手臂，點了點頭。

孫大聖顯然是有點訝異：「還真是看不出來，長成這樣，竟然還挺能打？」

李洛笑了笑，道：「其實長得又醜又能打的，才是少數。」

孫大聖眼睛一瞪：「你說我醜？」

李洛擺了擺手，道：「算不上算不上，只能說是長得比較有特色。」

孫大聖肩膀扛著金棍，睥睨的打量著李洛：「我也懶得和你耍嘴皮子，你想把人帶走？那可得問問我手裡的棍子同不同意。」

李洛笑道：「我不僅想要把人帶走，我覺得你把我的同伴打成這樣，還得給他道個歉才行。」

孫大聖眼睛瞪圓了起來，他眼神古怪的盯著李洛，譏笑道：「長這麼好看，原來是個傻子。」

「老子長這麼大，還沒跟人道過歉呢。」

「你想讓老子道歉？行啊，接得下老子兩棍，老子就道歉。」他咧嘴笑道。

李洛聞言，手掌一握，一柄古樸的直刀出現在手中，刀身呈現金玉之色，正是金玉玄象刀。

「行啊，那就來兩棍試試。」他微笑道。

谷委

然後李洛轉頭對著秦逐鹿道：「你先去其他人那邊，恢復一下。」

秦逐鹿點點頭，他也聽見了李洛提出的那種條件，顯然這是李洛故意的，因為以孫大聖狂傲的性格，怎麼可能同意道歉。

李洛這是想要跟孫大聖真正的動手。

是因為想要試探一下三大熱門奪冠學員的真實實力嗎？

「小心點，這猴子不好對付。」他提醒了一聲，便是抓起重槍縱躍而出。

隨著秦逐鹿的離去，那孫大聖的面色頓時開始變得冷肅起來，他手掌緊握金棍，灰白相力如狼煙般自體內猛然爆發，狼煙中，似是有一道巨猿光影若隱若現，散發著滔天兇氣。

這孫大聖雖然對李洛的皮囊很不感冒，可這一旦進入戰鬥狀態，卻是沒有打算有半點的留手。

「化相段第三變...上八品石猿相。」

感受著孫大聖那狂暴的相力，李洛的眼神也是浮現出一縷凝重，果然不能小覷了其他學府的天才，這孫大聖帶來的壓迫感，的確比門票賽上面遇見的陸蒼還要更強橫。

也好，這正是他的目的所在。

他需要試試這所謂三大奪冠熱門真正的實力。

畢竟姜青娥已經給他下達了任務，而且最大的攔路虎應該就是那個景太虛，這傢伙之前的所作所為也惹怒了他，所以最終如果遇見，必然是一場傾盡全力的大戰。

在此之前，如果能夠和這個孫大聖略作交手，倒是能夠藉此猜測一下景太虛的底。

李洛手掌緊握金玉玄象刀，化相段第三變的等級，的確比他略高一級，但這並不代表對方的相力雄厚程度能夠勝過他，畢竟不管如何，他都擁有著雙相，而且還是一主一輔的雙相，他相宮內的相性衍變所帶來的相力增幅疊加起來，足以彌補這一級所帶來的相力差距。

他面容平靜，體內兩座相宮在此時震動起來，兩股雄渾的相力緩緩的流淌而出。

在那山坡上，聖山學府的人望著那再度湧動起來狂暴的相力，皆是忍不住的搖搖頭。

「那人難道是聖玄星學府的總隊長嗎？倒是有些脾氣，竟然還敢跟老大硬剛。」一名聖山學府的學員戲謔的笑道。

「畢竟他們的人剛被老大教訓了，他總得出手挽回點顏面，不然也太損士氣了。」另外的學員分析道。

「還是毒打挨少了啊，他難道不知道如果連他也被揍一頓，那顏面豈不是更難看。」

「正常，畢竟以前在各自學府都是風雲人物，怎麼會輕易的咽下這口氣。」

「......」

那被稱為魯隊長的學員倒是沒參與眾人的討論，他的目光只是盯著王鶴鳩那邊，道：「都做好準備，如果待會老大解決了那個人後，聖玄星學府的隊伍有異動的話，那就直接動手。」

其他人聞言，皆是點頭應下，暗自戒備。

在他們說話間，山林中，灰白相力陡然狂暴而動，只見得那孫大聖一聲長嘯，身影已是暴射而出，手中金棍揮舞，捲起風雲。

「猿王三棍，搬山棍！」

孫大聖出手，毫無試探之意。

一出手，便是全力施為，而秦逐鹿先前，就是敗於這一棍之下！

金棍呼嘯，音爆刺耳，一棍之下，仿佛馱著山嶽。

不遠處的伊粒沙，王鶴鳩等人皆是面色有些變化，這孫大聖一出手，就顯露出了極其霸道的實力，難怪連秦逐鹿也不是他的對手，這種狂暴的攻擊，李洛，真的接得住嗎？

（今日一更）

第四百四十章虛九，封侯術，雙相者

「明王旳槍，聖山的獸，火中的幻雷？」

李洛念叨著這句聽上去很有逼格的話，然後虛心求教道：「這指的是什麼啊？」

郗嬋導師纖細手指有節奏的敲著桌面，發出清脆的咄咄聲音，同時笑道：「明王的槍，應該就是指的聖明王學府那一位，聖明王學府你知道吧？這是上一屆聖杯戰的冠軍，他們因此獲得了龐大的修煉資源以及諸多好處，這幾年積累下來，算得上是如今東域神州明面上底蘊最強的聖學府了。」

「那代號為槍的一星院學員，名為景太虛，據說身懷風相，品階是...虛九品。」

「虛九品？」

李洛一怔，訝異道：「還有所謂的虛九品一說？」

郗嬋導師頷首，道：「你可能跟姜青娥關係太接近，所以有點不太清楚九品相的強大與罕見，這也正常，常人怕猛虎，可若是時刻與猛虎相伴，也就忘記了它的可怕之處。」

李洛無語，導師你這個比喻是在暗示姜青娥是母老虎？

「上八品與九品之間，看似僅有一階之差，但這兩者間實則相差萬裡，怎麼說呢...自從姜青娥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後，沒有人見到她真正的將自身所有實力與潛力展現出來，即便之前門票賽上與趙徽音的一戰，她恐怕也只是在體驗那份不可多得的樂趣，趙徽音，沒有逼出她的全部實力以及底牌。」

「正如現在的你在打聽其他聖學府強力對手一般，恐怕現在其他那些聖學府所有三星院中的佼佼者，都在費盡一切的打探著姜青娥的情報，因為他們所有人都明白，姜青娥是他們的攔路虎。」

「你這裡還能夠找出三個最熱門的奪冠人選，可三星院那邊...所有人得到的結果可能都只有一個，那就是,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

李洛眨巴了下眼睛,說實在的,他還真沒感覺到姜青娥有這麼可怕，可能真的是兩人相處時間太多了，但沒想到,不知不覺間，姜青娥的名氣,已經傳遍了東域神州的各大學府。

「正因為八品與九品之間的差距過大,所以才衍生出了所謂的虛九品...這相當於是介於八品與九品之間的一個品級,不過不管如何，只要是帶了這個九字,就足以說明其恐怖，此次聖杯戰一星院的最強學員爭奪，這個景太虛,算是最熱門的。」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面有感嘆,這九品果真是無數人夢寐以求的品階,即便是這虛九品,也依舊讓人望塵莫及。

「那聖山的獸呢？」他問道。

「聖山的獸，指的是聖山學府,這座聖學府有點特殊，因為他們最出名的，就是他們學府的萬獸系...放眼東域神州眾多聖學府,他們擁有著最多的萬獸相，而這所謂的獸,便說的是他們一星院的一名學員。」

「那人名叫孫大聖，身懷上八品的石猿相。」

「孫大聖？好狂的名字。」

李洛笑了笑,旋即又是有點訝異的道：「不過上八品雖然也算是難得，但憑此就能夠成為最熱門的人選,想必應該是有些特殊吧？」

郗嬋導師頷首，道：「你倒是敏銳，這孫大聖的確有些特殊，據說某些原因，他修成了一種封侯術。」

「封侯術？！」

李洛震驚的瞪大了眼睛，顧名思義，所謂的封侯術就是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握的相術,那種相術的威能極其的驚人，這種力量，莫說只是一個相師境，就算是地煞將階的強者,都不可能將其修成。

這孫大聖，是怎麼做到的？

「這世界浩瀚遼闊，總會有一些奇特的事情，沒必要太過的大驚小怪。」郗嬋導師閱歷非凡，對此倒是並沒有多少的驚訝。

李洛聞言，想想也對，他自己就是屬於奇特的一種，天生三座相宮，從某種意義來說，稀罕程度應該比起那孫大聖只強不弱，而他能有特殊之處，這世界那麼大，有機緣的又不止是他一個。

「雖然那個孫大聖掌握著一種封侯術，但畢竟自身底蘊相力有著限制，所以我想真施展出來，威能也不見得會太恐怖,不然的話,他早就超越那個景太虛成為最熱門的奪冠人選了。」郗嬋導師分析道。

李洛點點頭。

「明王的槍，聖山的獸都已經解釋了,那你能猜到最後那句火中的幻雷，又是什麼嗎？」郗嬋導師笑著問道。

李洛微微遲疑，思索了片刻後，道：「莫非...是一個雙相者？」

他想起了此前那陸蒼給他透露的消息，說聖杯戰上，一星院中恐怕不止他一人擁有著雙相。

對於李洛的回答，郗嬋導師輕笑一聲，道：「倒是敏銳...你猜得沒錯，這第三人，跟你一樣，也是身懷雙相。」

「她出自天火聖學府，名叫鹿鳴，身懷幻雷雙相，皆是七品。」

「幻雷雙相...」

李洛眼神微凝，幻相？還真是挺少見的相性，這應該是跟白萌萌那夢魘蝶相差不多的效果吧？雖說這種相性攻擊力不算特別強，但在應對時卻格外的棘手，有時候他在跟白萌萌一同行動時，這一點深有體會。

而幻相與雷相結合起來，又是個什麼光景？

李洛心中一聲感嘆，不愧是聖杯戰，當真是藏龍臥虎。

虛九品，封侯術，雙相者。

難怪郗嬋導師告誡他不要太飄了。

「李洛，你如今的實力，即便是在聖杯戰中，應該都足以排進第一序列，不過如果你的目標是奔著那最強一星院學員去的話，我想勝算恐怕不會太高。」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面色肅然，倒沒有覺得郗嬋導師是在看低他，因為至少這三個奪冠熱門，每一個人，都絕對是遠超陸蒼的強敵。

「不過，你也並非就是完全沒有希望。」郗嬋導師目光投來。

「還請導師教我。」李洛態度很端正的求教。

郗嬋導師指節輕扣桌面。

「雙相之力，合一境。」

「距離聖杯戰還有將近半個月的時間，這半個月，我會親自指點你，如果你真的能夠將雙相之力的境界穩固在合一境，那麼這三大奪冠人選，應該就會變成四大了。」

...

而當李洛在學府內與郗嬋導師交流的時候，在那洛嵐府內，蔡薇突然找上了正在庭院中練劍的姜青娥。

「蔡薇姐，有什麼事嗎？」姜青娥收劍而立，金色眸子望著走來的蔡薇，露出微笑。

蔡薇款款而來，手中的花團蒲扇遮掩著紅唇，有笑聲傳來：「倒也沒什麼大事，只是先前在書房整理時，發現了一個好玩的東西。」

「哦？」

蔡薇取出了一張摺疊起來的信紙，面帶促狹的遞過來。

姜青娥疑惑的接過來，將其打開，細細閱讀起來，而看著看著，她纖細柳眉便是輕輕的挑了起來。

這封信，是寫給李太玄的。

不過讓人意外的是寫信的並非是大夏內的勢力，而是來自神陽王朝，那是東域神州上面相當遙遠的國家，姜青娥會對這個國家有印象是因為她記得那座聖明王學府，就坐落於神陽王朝之內。

而信的內容，是來自神陽王朝內的一個底蘊悠久的古老家族。

景家。

這位景家的家主，顯然與李太玄有著一些交情。

而信內，竟然是那位景家家主發出的聯姻意願，信中說，他們景家有一麒麟兒，名太虛，而聯姻的對象，竟然是她？

姜青娥面無波瀾的看著，而看到最後的時候，唇角就忍不住的浮現出一抹笑意。

因為在信的最後，竟然有人寫了批覆，那個字跡她很熟悉，顯然就是李太玄親自寫的。

批覆就兩個字。

滾蛋。

不過這封信顯然最終並沒有送回去，而是被李太玄隨意的丟在了書架裡面，今天剛好被蔡薇整理時找了出來。

「嘖嘖，青娥啊，看來你的名聲，好些年前就已經傳出去了呢。」蔡薇笑吟吟的說道。

姜青娥搖搖頭。

「這景家倒是無聊。」

她將信遞給了蔡薇，擺了擺手。

「拿去燒了吧，別讓李洛看見了。」

第四百四十一章鼎中苦修

茂密的山林間，參天巨樹林立，遮天蔽日，山林深處時不時的有著精獸咆哮聲此起彼伏的響起，危機四伏。

此處位於聖玄星學府後山，已是進入到了古昆大山脈之中。

李洛於山林間疾馳，不斷的搽著額頭上的汗水，然而不管他如何催動相力全速而行，但郗嬋導師的身影依舊不急不緩的吊在前方數十米的位置，難以接近。

這段時間這片山脈中頗為的熱鬧，因為隨著時間逐漸的接近聖杯戰，所有的紫輝小隊都是在各自導師的帶領下進入到了古昆大山脈內，在這裡與諸多精獸搏殺，錘鍊自身。

在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李洛見到前面郗嬋導師的身影突然停了下來，他當即連忙跟了上去。

此時郗嬋導師目光望著下方的山林，那裡有兩道人影正在被一群精獸圍攻，相力波動爆發，不斷有精獸被斬殺，發出悽厲的嚎叫聲。

那兩道人影李洛很熟悉，竟然是辛符和白萌萌。

這片山林就是郗嬋導師為他們安排的鍛鍊區域，這段時間中，兩人則是聯手扛過了一波又一波的精獸襲擊。

不過顯然作用很是不小。

即便是隔著一些距離，李洛都能夠感覺到如今的辛符與白萌萌的氣勢變得冷冽了許多，而且他們的相力，也是獲得了不小的增強。

所有人都是在抓緊一切時間的提升自己。

「我也在這裡修煉嗎？」李洛看向郗嬋導師，問道。

「你不需要這種修煉，對於現在的你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提升雙相之力的境界。」郗嬋導師繼續向前而去，李洛目光順著她的路線看去，然後就見到了遠處的一座火山口，有白色的煙霧不斷的從中湧出來，高溫引得空氣都是出現了扭曲。

郗嬋導師身影一動，飄掠而出，落向了火山口，而李洛則是運轉相力,身影於樹林間縱躍,片刻後也是落在了火山口。

站在那裡看下去,就能夠見到那火山口內，赤紅的巖漿在翻湧，時不時的鼓起一個巨大的巖漿泡。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小心翼翼的道：「導師，您不會讓我跳下去在巖漿裡面修煉吧？我的肉身,恐怕承受不住這種溫度。」

「怎麼會呢。」郗嬋導師似是笑了笑。

李洛聞言頓時鬆了一口氣。

不過他這口氣還沒完全的吐出來,只見得郗嬋導師突然伸出纖細手掌,對著那翻湧的巖漿一握。

然後李洛就見到巖漿開始升空而起，在半空中不斷的匯聚,凝結。

短短片刻的時間，那些巖漿竟然就凝固成了一座斑駁的黑色大鼎。

然而雖說赤紅褪去，但那座大鼎依舊在散發著滾滾煙霧,高溫瀰漫出來,即便是隔著數十丈的李洛都是能夠隱隱的感受到。

「我需要你進入這座大鼎內修煉。」郗嬋導師指著大鼎說道。

李洛面色都綠了,那座大鼎以巖漿所化,再加上空間密閉，簡直就是一個烤爐,這進去修煉，豈不是直接就給烤熟了？

「以你如今的相力強度，進入其中,應該能夠堅持十分鐘的時間，十分鐘後,相力枯竭，無法庇護肉身,那時候你就面臨被烤熟的局面。」郗嬋導師隨意的說道。

「想要破局，那你就需要在十分鐘內打破鼎爐,但鼎爐中蘊含著我的一絲雙相之力，雖然不強，但對於你來說恐怕很難以蠻力打破，你唯一的機會，就是以真正的雙相之力化解雙相之力...」

「只要你能夠將雙相之力維持在合一境，那就能夠化解我那一絲雙相之力。」

李洛面露苦澀，這段時間他已經在竭盡全力的嘗試感悟合一境,但卻始終難以真正的做到，此前門票賽那一次的成功，仿佛只是曇花一現。

不過他也沒有抗拒郗嬋導師給他打造的嚴酷修煉方式，因為他知道,這種生死間的修行，最是能夠讓自身抓住那霎那間的靈光，完成極限的突破。

「李洛，雙相之力的修行的確艱難，因為嚴格意義來說，這本就不是你這種相師境就能夠接觸的力量，雙相之力，是封侯強者的特權，而能夠在這個境界時就體驗這種力量，這對於任何人而言都是難得的機緣。」

「把握住它，你就能夠稱雄於同境界之間。」

郗嬋導師繼續道：「當踏入封侯境時，封侯強者會自然而然的掌握雙相之力，而且還是你夢寐以求的第三層境界「成靈境」，但你不是封侯境，所以沒辦法讓體內的相力按照你的意志來融合。」

「你沒辦法以強力馴服烈馬,那麼就只能順其而行。」

「簡單來說，你沒資格對體內的相力來硬的,那就只能來軟的。」

「靜心感悟兩種相性的意境,隨波逐流，任其自然相融。」

聽到郗嬋導師最後一句話時,李洛心頭微動，繼而若有所思。

「李洛，你的悟性很好，雖說雙相之力對於現在的你而言是兩匹桀驁不馴的烈馬，可如果真當你將其完全駕御時，你自然會體會到它給你帶來的妙處，同時這對於未來的你，也會有著極大的裨益。」

「如果你真想要在聖杯戰中脫穎而出，戰勝另外那三大熱門選手，那麼「合一境」這一關，你必須踏過去。」

「李洛，我相信你能夠做到。」

聽著郗嬋導師那充滿著鼓勵的話語，李洛情緒也是忍不住的激動起來，他迎著郗嬋導師期盼的目光，重重的點頭。

「導師您放心吧，我不會讓您失望的！」

郗嬋導師頷首。

「那就開始吧。」

李洛滿腔熱血，然後一咬牙，身影縱躍而出，在那半空中划過一道弧線，最後便是穩穩的落進了那冒著白氣的懸空鼎爐之中。

下一瞬間。

一道悽厲的慘叫聲響徹而起，驚起林間飛鳥。

火山口下的山林中。

終於是將附近精獸清理完畢的辛符與白萌萌精疲力竭的坐在樹下休息。

白萌萌輕輕搽拭著臉頰上的汗水，旋即神色一動，道：「你聽見什麼聲音了嗎？有點耳熟呢。」

辛符斜靠著樹幹，身體如爛泥般動都懶得動彈一下，他聽著白萌萌的話，懶懶的搖了搖頭。

「沒有呢，不過你聞到什麼香味沒？好香啊，哪個缺心眼的東西在這附近烤東西吃嗎？」

「真沒道德，也不知道分點來吃。」

第四百六十五章兩棍

轟！

馱山金棍裹挾著驚人聲勢破空而至，然而李洛仰首望著那仿佛覆蓋視野的驚天一棍，卻是神色古井無波，只是手掌扶著刀柄,五指緩緩的緊握。

體內的兩股相力流淌，而後於體內交匯，融合。

雙相之力！

只不過此次融合出來的雙相之力，卻僅僅只是「小融境」，並非是「合一境」，因為眼前孫大聖這一棍雖強,但卻並未強到需要他動用合一境雙相之力的地步。

而在成功掌握了「合一境」的雙相之力後,李洛已是能夠自如的在兩種境界中切換。

雙相之力流淌而出，直接是將金玉玄象刀所覆蓋，而後李洛一步踏出，手中直刀直接猛然斬下。

「千流水刀術！」

嗡！

那一瞬，仿佛是有著刀鳴聲響徹而起，只見得一道十數丈左右的刀光伴隨著李洛刀刃斬下，驟然暴射而出。

那刀芒波光粼粼，猶如是萬千水流在其中激流湧蕩，釋放著極其驚人的洞穿力。

刀芒破空，發出了刺耳的尖嘯之聲。

僅僅只是瞬息間，那一道刀光已是以極其驚人之速，與那呼嘯而下的驚天金棍悍然相撞。

鐺！

金鐵之聲陡然響徹而起。

下一瞬，狂暴的相力衝擊波於半空中肆虐開來，本就狼藉的四周遭受到了更為嚴重的摧殘,大地上一道道溝壑被撕裂開來，四周的大樹更是無一倖免。

然而讓得所有人都眼皮子一跳的是，當衝擊波散去時,棍影與刀光竟然是盡數的消失。

李洛的身影立於原地，手持古樸直刀，身影紋絲未動。。

有山風呼嘯，捲動他的衣衫。

那觀戰的雙方隊員，面色都是微微有些變化，孫大聖如此驚人的一擊，竟然未能取得效果？！

「怎麼可能?！」

「他怎麼這麼輕鬆的接下了老大這一棍？」

聖山學府那邊的人對此更加的難以置信，他們直接是失聲驚呼，即便是那魯隊長，臉皮都是忍不住的抽搐了一下，繼而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

這個聖玄星學府的小子，不簡單吶。

山林間，孫大聖同樣是有些錯愕，他目光盯著李洛，旋即眼中的錯愕散去，取而代之的是熾熱的戰意。

「沒想到此次聖杯戰，除了那鹿鳴外，竟然還有其他人身懷雙相，真是讓我意外。」他緩緩的說道。

在先前的交手中，他終於是清晰的感覺到了李洛相力的奇特之處，那其中不僅僅蘊含著一種相性的變化！

顯然，眼前之人，身懷雙相！

李洛笑了笑，道：「還有一棍呢？」

「哈哈哈，有意思！」

孫大聖大笑起來，眼中掩飾不住的歡喜雀躍之色，誰能想到這原本不太在意的對手，轉眼一變，竟是達到了足以讓他重視的程度，這對於嗜戰如命的他而言，無疑是有著偶然間發現寶藏的意外之喜。

「看來我還真是小看了東域神州其他一星院的天才！」

孫大聖面色因為激動而顯得有些漲紅，他緊握住金棍的粗壯手臂上有青筋跳動，身體上升騰起來的灰白色相力開始變得愈發的狂暴，在其身後，似是有著一頭灰白巨猿光影變得愈發的清晰起來。

「你叫什麼名字？」孫大聖問道。

如此對手，值得他知道其名。

「聖玄星學府，李洛。」李洛笑道。

「好，李洛。」

孫大聖點點頭，道：「你值得我重視，不過你雖然身懷雙相，但比起鹿鳴，還是差了不少，如果你的雙相之力只是這個程度，我這第二棍，你未必就接的下。」

李洛心頭微動，聽他言語間的意思，竟然還和那個鹿鳴交過手麼？

不過不待他多想，他已是感覺到一股危險的氣息開始自孫大聖體內散發出來，此時的後者緊握手中金棍，而後金棍緩緩舉起，他的雙目中，似是有煞氣在漸漸的凝結。

「猿王三棍，翻海棍！」

轟！

灰白相力轟然爆發，仿佛是化為灰白海浪，而其手中的金棍直接是脫手而出，猶如一條金色的怒蛟破浪而出，裹挾著滔天煞氣，直接對著李洛所在的位置轟然而去。

這一棍所過之處，地面直接是被撕裂開來。

似金虹貫日。

谷棎

金虹於李洛眼瞳中急速的放大，他雙掌緊握刀柄，面容平靜，不過體內的相力卻是如同兩條怒蟒般咆哮而動，再度交匯，相融。

一股比起之前更為龐大，強悍的雙相之力，湧現而出。

李洛感應著那股奔騰的全新力量，唇角也是泛起了一抹笑意，這股力量，真的是讓人感覺到了十足的安全感呢。

他緊握刀柄，一步踏出，而後斜斬而下。

刀光未現，面前的大地已是被一道凌厲無匹的刀氣切割出了一道深不見底的痕跡。

鐺！

直刀斬下，與那貫穿長空而來的金虹棍影硬撼在一起，刺耳的金鐵聲在整個山林間迴蕩，捲起狂風呼嘯。

李洛所在的那片地面，開始寸寸龜裂，而後塌陷下了足足半米，形成了一個凹陷的大坑。

煙塵瀰漫。

山林間，一道道目光緊張的盯著那裡的煙塵，孫大聖這第二棍，顯然是更加的霸道與蠻橫，如此力量，簡直讓人心驚。

那李洛，還能接得下嗎？

在眾人心思轉動時，那裡的煙塵也是在漸漸的散去，再然後，他們就見到一道人影自其中緩緩的走了出來。

那是李洛。

李洛手提著直刀，身上並沒有任何的傷痕，他迎著孫大聖微微變色的眼神，抬起手中的直刀，露出一抹笑容：「你說的那個鹿鳴的雙相之力，是這樣的嗎？」

只見得在他手中的金玉玄象刀上，相力流淌，波光粼粼，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刀身上所出現的一道奇特光環。

光環環繞刀身，仿佛是水光所化，而其中有沾染著翠綠之色，散發著旺盛的生機。

孫大聖盯著李洛手中直刀上面的光環，面色一點點的變得凝重起來，聲音都低沉了許多：「合一境的雙相之力。」

他果然是知曉雙相之力的三重境界。

「真是沒想到，這一次的院級賽上，竟然還藏著你這般人物。」孫大聖舔了舔嘴唇，看著李洛的目光中充斥著極其昂揚與渴望的戰意，這樣的對手，才值得他真正的全力以赴。

李洛笑道：「你也很強，三大奪冠熱門，名不虛傳。」

他的心中此時其實也充滿著凝重，先前短暫的交鋒，他雖然擋住了孫大聖的兩棍，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方這驚天兩棍同樣是給他帶來了不小的壓力，甚至這第二棍，連他合一境的雙相之力都逼了出來。

由此可見這孫大聖真正的實力，而且，從情報來看，這孫大聖還有著最強的底牌沒有施展。

那所謂的...封侯術。

一旦這般強悍驚人的底牌施展出來，那最終結果會是如何？

而孫大聖就已是如此強橫，那奪冠呼聲更高的景太虛，恐怕還會更強。

嘖，青娥姐交代下來的任務，看來難度不小呢。

在李洛心中在借孫大聖的實力猜測景太虛的深淺時，那孫大聖渾身翻湧的灰白相力卻是在此時漸漸的收斂了起來，他手掌一握，金棍倒射而出，他扛在肩膀上，擺了擺手：「不打了。」

李洛聞言，有些疑惑的看去，這孫大聖顯然是個戰鬥狂魔，眼下遇見強力對手，怎麼反而還打算罷手了？

「雖然我很想在這裡跟你真正的分個勝負，但條件不太允許。」

孫大聖也是有點無奈，道：「你實力不錯，就算我要贏你，恐怕也會付出一些代價，而眼下我們又沒有利益之爭，所以在這裡平白的打一場這種程度的戰鬥，有點對隊友不太負責。」

李洛笑了笑，這孫大聖倒也還存有幾分理智，竟然會選擇主動罷手，也好，這同樣符合他的想法，畢竟試探的目的也已經達到。

孫大聖說完，縱身一躍，便是來到了聖山學府隊伍這邊，他衝著眾人擺了擺手，然後目光看向不遠處的秦逐鹿，道：「這位聖玄星學府的朋友，你叫什麼？」

「秦逐鹿。」秦逐鹿淡淡的回道。

「哈哈，秦逐鹿，你實力很不錯，如果我不是佔了一級相力等級的優勢，我想要打敗你恐怕並不容易，你們聖玄星學府隱藏得很深，看來後面在那龍骨島上，有好戲看了。」孫大聖大笑道。

孫大聖身旁的那些隊友有些驚詫，他們沒想到素來桀驁的前者竟然這麼好說話。

倒是那個魯隊長目光看了一眼李洛的方向，這是因為李洛真的接下了孫大聖兩棍，而老大拉不下顏面真的道歉，眼下對秦逐鹿的認可，算是他的一個低頭方式了。

而秦逐鹿那邊則是目光絲毫不讓的盯著孫大聖：「以後有機會，我會親自打敗你。」

「好，我等著！」

孫大聖滿不在乎的一笑，然後他的目光投向李洛那邊：「希望在龍骨島上能遇見你，那時候，我想試試你能不能接得住我的第三棍。」

而後不待李洛回答，他便是一揮手，直接轉頭縱身離去。

聖山學府的學員紛紛跟上。

王鶴鳩，都澤北軒等人望著聖山學府等人遠去的身影，皆是暗自鬆了一口氣，同時心頭也不免更為的複雜了一些。

因為誰都看得出來，孫大聖的罷手，是因為忌憚李洛顯露出來的實力。

顯然，李洛的實力，比起門票賽時，變得更加的精進了。

現在的他，已經到了能夠讓孫大聖這種三大奪冠熱門都鄭重以待的地步。

第四百四十二章李洛的困擾

李洛此次的修煉堪稱是地獄式的。

整整一周的時間中，李洛悽厲的慘叫聲都不斷的在火山口中響起。

而在火山口周圍的山林中修行的辛符與白萌萌，也終於被驚動，然後兩人爬上了火山口，他們看見了在山頂擺著茶桌品茶的郗嬋導師，也看見了那被投入到巖漿鼎爐中的李洛。

以及那一聲聲慘絕人寰的悽厲慘叫。

那一刻兩人對視一眼，也不敢跟郗嬋導師打招呼，趕緊轉身跑了。

之前他們還覺得最近的修煉太苦了，可當他們在看見李洛的慘景後，瞬間覺得郗嬋導師對他們還是很善良的。

隊長，希望你不要真的被烤熟了吧。

...

李洛再一次被藍色的水泡包裹著，自鼎爐中緩緩升起，落在火山口的峭壁上。

此時的他，渾身赤紅，如同煮熟的大蝦，而且他的皮膚大片大片的潰爛，甚至隱隱有著焦黑之色，那血肉模糊的樣子看上去格外的悽慘，不過此時包裹著他的水泡中正散發著強大的治療之力，迅速的將他被炙燒破壞的皮膚修復。

那是來自郗嬋導師的水相之力。

一名封侯強者的水相之力所具備的恢復效果，顯然遠遠的超越了李洛的水光相。

所以僅僅數分鐘的時間，血肉模糊的李洛便是恢復了原本的模樣。

但他沒有立即爬起身來，而是仰天躺著，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雖然這一周的時間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他的雙相之力始終未曾達到合一境。

不知為何，他的雙相之力距離那種程度的融合，總是差著點什麼。

「導師，這究竟是什麼情況？」他轉頭，目光看向火山口邊的郗嬋導師，後者悠然品茶，迎著山風，觀覽著群山之景。

郗嬋導師聽到李洛的疑問，將手中的茶杯放下，道：「過來。」

李洛忍著全身的酸痛，爬過來在小茶桌前坐下。

「先把衣服穿上。」郗嬋導師有點無奈的說道。

此時的李洛上身的衣服早就在鼎爐中被燒掉了,褲子倒是準備的耐高溫材質,但即便如此,光著上身的樣子也不太雅觀，雖說李洛的身材也還不錯，雖然並沒有虯結的肌肉塊,但卻有著充滿著力量感的線條。

李洛乾笑一聲，從空間球內取出衣服披上。

郗嬋導師伸出纖細白皙的手掌：「手給我。」

李洛聞言,也就伸出手,放在郗嬋的掌心,觸感略顯冰涼。

「運轉相力。」

李洛依言將自身的相力湧出，那是一團水相,木相匯聚而成的相力。

郗嬋導師看了一眼，眼神似笑非笑的道：「還給我藏著掖著呢？」

李洛一怔，旋即訕訕的笑了起來：「導師發現了？」

「以前就有一些懷疑,畢竟你的一些相術威力比正常而言要更強一些,同時也多了一些變化的性質,這幾天你在我煉製而成的鼎爐內修煉,所以我對你的情況也就感應得更清楚了。」郗嬋導師淡淡的道。

李洛無奈的一笑，心念一動,掌心中的那團相力中就再度多出了兩道相力，正是體內的光明相以及土相。

「你隱藏得倒是挺深，不僅是雙相,而且還極為罕見的擁有著主輔兩種屬性。」

郗嬋導師注視著那團相力，雖然有些驚嘆,但卻還遠遠達不到震驚的程度：「其實一些特殊的頂尖天材地寶，也會讓人體內誕生一種輔相,所以你這個情況並非是獨此一家，倒也沒必要覺得自己是特例。」

李洛乾笑道：「倒沒有這樣認為,我只是習慣性的隱藏一下，這樣與人交手時能夠取到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

郗嬋導師搖搖頭：「真是個陰險狡詐的小傢伙。」

不過她其實知道這並非是李洛完全的想法，他這樣隱藏，也有著洛嵐府的原因，畢竟他身為洛嵐府的少府主，而如今的洛嵐府在大夏內群狼環伺，可府內的姜青娥已經是耀眼無比了,如果再曝出他這少府主不僅是雙相，而且還是雙輔相的雙相，那必然會引來無數的目光，雖說聖玄星學府會對他有許多的庇護,但真有人搞個魚死網破，以命換命也是極其不划算的事情。

郗嬋導師沒有在這個問題上面過多的在意，而是轉回了眼下的正題：「雙輔相的存在，的確是讓你得到了不小的增幅以及靈活的性質變化，但同樣的，也給你帶來了一些麻煩。」

「以前你的雙相之力只是最為粗淺的階段，所以並不需要太過精妙的融合，但「合一境」不同，這種雙相之力的融合變得更為的深入以及細微，這個時候，你體內輔相的存在，反而成為了你的一些阻礙。」

李洛心頭一動，道：「導師的意思是，我雙相實力始終無法真正的達到「合一境」，是因為我兩道相力在融合的時候，被光明相或者土相的相力幹擾了？」

郗嬋導師頷首。

「可是我在融合兩道相力的時候，已經將光明相與土相的相力都分離了出去啊。」李洛說道。

「雖然你已經有意識的讓其他兩種相性的力量分離，但卻並不徹底，畢竟你的主輔雙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憑你一個相師境的意識,怎麼能分離得乾淨？」郗嬋導師說道。

「那怎麼辦？」李洛苦著臉說道。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難，只要你能夠踏入到拜將境，這都不是什麼麻煩。」郗嬋導師笑道。

「當然我知道現在的你達不到這個條件，所以自身無法做到的話，那就藉助一些外力吧。」

「什麼外力？」李洛驚訝的問道。

郗嬋導師想了想，道：「水流剝離術這道相術，你應該修煉過吧？」

「水流剝離術？」

李洛眨了眨眼睛，然後點點頭，這道相術他當然修煉過，之前在暗窟遇見那人皮異類以及血肉異類的時候，他就靠這道相術把它們從融合狀態中給撕裂了出來。

「何不試試在體內凝聚一道「水流剝離術」，藉助其力，將你的水相，木相的相力進行一次洗鍊，令其變得更為的純澈，這樣的話，或許你會更容易進入「合一境」。」郗嬋導師給予了建議。

李洛聞言，眼睛頓時一亮。

「還能這麼做？」

郗嬋導師頷首，道：「不過你在體內施展「水流剝離術」的時候要小心點，別到時候把五臟六腑給剝沒了，不然就算以我的水相恢復力，都未必能幫你恢復回來。」

李洛：「...」

「不過這樣的話，豈不是我的輔相相力，不僅沒有什麼作用，反而變成了累贅？難道我就不能藉助這些輔相的力量，將我的雙相之力進行加持與提升嗎？」李洛又是有點不甘心。

郗嬋導師淡淡的道：「我們現在學的是什麼？」

「雙相之力啊。」

「雙相之力是什麼意思？」

「呃，兩種相力的融合？」

郗嬋導師面無表情的道：「那你還想把第三種相力也融合進去，那叫做什麼？不好意思，那個叫做三相之力，那種程度的力量連我都還沒掌握，你在這裡可惜個什麼？你好高騖遠也該有個限度吧？而且你的輔相相力相比兩道主相的力量過於的微弱，也不太可能形成平衡的融合，繼而誕生出真正的三相之力。」

「雙相之力的融合是深度以及細微的，這就如同兩種不穩定的劇烈物質在嘗試接洽，如果你在這種情況下，貿然將第三種相力也注入進去，那三種力量失控，將會變得極其的暴。亂。」

李洛眼睛亮了亮：「那也就是說就算融合失敗，也會產生一股強大的暴。亂力量？」

郗嬋導師的眼神變得有些危險起來：「我說的重點是這個嗎？想死的話，現在直接跳進巖漿裡豈不是更乾脆。」

李洛面色訕訕，道：「那我先試試「水流剝離術」，我感覺「合一境」有頭緒了！」

說完他就閉目進入修煉狀態，開始恢復之前枯竭的相力了。

郗嬋導師見狀，這才輕輕的吐了一口氣，繼而微微有點頭疼。

這李洛很聰明，可讓這麼聰明的傢伙體內存在那麼多危險的東西，就跟小兒玩火藥一般，讓人擔驚受怕。

第四百六十六章王牌小隊

在聖山學府等人離開後，李洛也是縱身掠至秦逐鹿，王鶴鳩等人身旁，他看向秦逐鹿,笑道：「傷勢還好嗎？」

秦逐鹿搖搖頭，道：「一點小傷而已，不礙事，不過這傢伙是真的挺強。」

他望著孫大聖離去的方向，眼中充斥著渴望以及火熱的戰意，這種能夠給他帶來酣暢淋漓激戰的強敵才是他所渴望的,如果不是現在是在比賽中，他甚至都想要纏上孫大聖了。

「如果我是你的父親,我或許會希望你這種眼神能夠投射向學府裡面那些漂亮的女同學,而不是去痴纏一個如此醜陋的男人，因為那沒有好結果。」李洛以一副告誡的口吻說道，他從秦逐鹿的眼神中看出了他的想法。

一旁的呂清兒，白萌萌等女生都是偷笑起來。

秦逐鹿面色發青，沒好氣的道：「滾蛋，不要佔我便宜。」

呂清兒則是笑吟吟的注視著李洛：「李洛總隊長，咱們接下來怎麼行動呀？」

其他人也都看向李洛，從眾人的眼神中，能夠看出一些振奮之意，這是因為先前李洛與孫大聖短暫交手所帶來的士氣提升，雖說他們都知道這場交鋒只是點到即止，雙方都沒有真正的將底牌施展出來,但李洛的表現，依舊是讓他們感到驚豔。

畢竟那孫大聖可不是尋常人，三大奪冠熱門也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夠選出來的。

而李洛能夠與孫大聖交手而不落下風,這足以說明他們這位總隊長，也已經算是此次一星院中最頂尖的那一批了。

跟著他,或許聖玄星學府真能取得一個亮眼的成績。

即便是素來與李洛不太對付的王鶴鳩與都澤北軒，都是沒有說任何分歧之言，顯然是徹底認同了李洛領頭的地位。

「先去找白豆豆，虞浪他們吧。」

迎著眾人的目光，李洛倒是沒有猶豫，直接笑道。

呂清兒這才發現，眼下這裡的眾人中，唯獨缺了白豆豆，虞浪，邱落小隊。

李洛取出水晶羅盤，道：「他們小隊並沒有過來集合，而是在某個區域一直停留，我讓萌萌留意了一下，發現他們小隊每隔一個小時就會發出一次信號，信號並不急促，應該不是緊急求援，我猜測，他們可能是發現了什麼。」

「不過不管如何，既然他們來不了,那我們就直接全部集合去找他們。」

李洛手指輕輕的敲擊著水晶羅盤，白豆豆,虞浪他們那邊的情況他在來時就察覺到了，但因為秦逐鹿這邊更為緊急，所以暫時也就沒有管那邊，而現在秦逐鹿小隊無恙，那麼自然就得趕去白豆豆，虞浪那邊了。

「難不成虞浪那傢伙直接發現了一處聚靈壇嗎？如果是這樣，那他可真是福星。」呂清兒有些好奇的說道。

「誰知道呢。」

李洛聳聳肩，虞浪那傢伙跟神經刀一樣，經常搞出一些讓人難以言喻的事情。

「準備出發吧。」

他揮了揮手，然後身影率先掠出，而那個方向，正是白豆豆，虞浪他們所在的方位。

...

某處山脈，白雪皚皚，覆蓋山林。

一處叢林內。

三道人影正在盤坐休息，正是白豆豆，虞浪，邱落三人。

虞浪從旁邊摘下野果子，用雪搽了搽，然後諂媚的遞給白豆豆：「隊長，吃點東西。」

白豆豆沒好氣的接過來，咬了一口：「你這傢伙，有時候真不知道是幸運還是倒黴。」

她是真的有點頭疼，因為就在他們進入這片區域後不久，虞浪這傢伙就在無意間發現了一處聚靈壇，可就在他興衝衝的跑來匯報的時候，卻偏偏被人盜聽了這一消息，於是他們就不出意料的引來了附近幾支隊伍的追逐。

對方是想要從虞浪這裡知曉那座聚靈壇的確切位置，不然這片山脈如此遼闊，想要在其中找尋出那座聚靈壇必然會花費不小的時間與精力。

谷芄

「這真不怪我啊，誰知道那個狗東西那麼陰險，竟然能夠操縱雪蛇，那些東西躲在雪地裡面到處遊動形成他的耳目，這才剛好聽見了我所說的聚靈壇。」虞浪很是委屈。

邱落皺眉道：「你就不能悄悄的說嗎，咋咋呼呼的恨不得所有人都聽見？」

「算了。」

白豆豆將邱落的指責制止了下來：「不管如何，虞浪找到了一處聚靈壇，這其實對於我們而言始終是大功一件，而後面的事情太過湊巧，畢竟連我也沒發現那些隱藏的雪蛇。」

「現在儘量拖一下，只要等李洛他們趕來，我們就不怕他們了。」

邱落見到白豆豆維護虞浪，也就只好不再多說，皺眉道：「不過也是奇怪，後面那些傢伙已經匯聚了好幾支隊伍了，甚至好幾次都追蹤上了我們，但他們卻始終沒有真的出手。」

「感覺像是在忌憚什麼一樣。」

白豆豆也是秀眉緊鎖，她其實也有這樣的感覺，在之前的圍堵中，對方明明能堵住他們，但不知為何偏偏謹慎的沒有動手。

不過這應該只會是暫時的，隨著對方匯聚而來的隊伍越來越多，遲早會動手的。

畢竟吊在後面的，不止一座學府的隊伍。

「算了，不管他們，我們儘量多拖時間吧，看水晶羅盤，李洛他們已經在趕來了。」白豆豆說道。

虞浪與邱落聞言，皆是點頭。

而在他們這裡討論的時候，距離他們不遠的一座叢林裡，數支隊伍也是匯聚在這裡。

「柳嘯，你究竟什麼意思？我們人數有著優勢，現在就應該早點上去把那支聖玄星學府的隊伍困住，然後逼他們把聚靈壇的位置說出來。」數支隊伍裡，一名身軀壯實的青年臉龐上滿是不耐煩，此時正對面前的一人發難。

「他們就一支隊伍，難道還怕了他們不成？你一直說等援軍過來，何必如此？再等下去，說不定他們的支援都要到了。」

被他質疑的，是一名面龐削瘦的青年，也就是那名為柳嘯的隊長。

「你不懂。」

柳嘯淡淡一笑，道：「這支隊伍不簡單。」

「你在說什麼呢？」

「如果我所料不差，這支小隊或許是聖玄星學府的王牌小隊。」柳嘯平靜的說道。

其他人頓時嗤之以鼻：「你怎麼知道的？」

「那個小隊裡面，有個人叫做虞浪。」

「那又如何？」

「你們沒有搜集情報嗎？這個虞浪的名字在一些情報裡面可經常出現。」

「那些情報能信？」

柳嘯微微一笑，道：「有些情報的確不能信，不過有些情報你不得不信。」

「別人不知道這個虞浪的本事，但不湊巧的是，我們赤砂聖學府，對他卻很了解，因為我們有一位趙孑陽學長，之前參加過金龍道場的歷練，而在其中，他就剛好遇見過這個虞浪。」

「而此次比賽前，他也鄭重的提醒過我們，要小心這個叫做虞浪的人。」

「這個人，可能是除了天火聖學府那個鹿鳴之外...」

「第二個身懷雙相的人。」

聽到這話，其他兩支隊伍的隊長，終於是變色。

第四百四十三章底層

不得不說，郗嬋導師的指點可謂是精準以及一針見血，李洛在採用了她所給予的以「水流剝離術」提煉，分離體內相力的辦法不久後，他就感覺到「合一境」的修煉開始變得順利起來。

他僅僅只是用了一天旳時間來適應「水流剝離術」在體內出現所帶來的不良反應後，便掌握了力道，能夠在不影響自身的情況下，將體內的兩道相力進行洗鍊以及分離。

於是，待得他來到火山口中修煉的第九天時，他終於是領悟了「合一境」。

轟！

火山口內，那座巖漿鼎爐內，突然有著巨聲響徹而起，只見得一道道裂紋自上面飛快的蔓延出來，下一瞬，堅硬的鼎爐終於是承受不住那股力量，轟然爆碎。

碎石急射，落在下方的巖漿中，濺起赤紅熱浪。

李洛的身影掠空而出，穩穩的落在了火山口峭壁上，此時的他臉龐上滿是驚喜之色，水，木兩股相力於其身軀表面流轉，在他的手腕處，赫然是有一道呈現藍碧雙色的相力光環環繞。

這就是雙相之力「合一境」的體現！

經過這麼久的苦修，李洛終於是將自身雙相之力的境界，提升到了合一境！

李洛雙拳緊握，他能夠感受到體內湧動的雙相之力，雖然現在的他依然還只是化相段第一變，可他卻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雙相之力比起以前，變得更為的雄渾與澎湃。

如果現在再讓他跟那陸蒼打一場的話，李洛相信，戰鬥不會那樣的膠著。

「啪啪啪。」

在李洛沉浸於體內雙相之力的增強時，一旁有著清脆的掌聲響了起來。

李洛目光看去，卻是見到白萌萌跟辛符站在郗嬋導師身邊，而鼓掌的正是白萌萌。。

李洛衝著兩人露出笑容，然後走了過來,對著郗嬋導師有些興奮的道：「導師,我成功了！」

郗嬋導師倒是很平靜,道：「還算有點悟性，再領悟不出來，我也就不打算陪你在這裡繼續烤火了。」

「隊長,你這幾天的慘叫聲，已經成為了這一片區域的景點了,每天都有不少人過來觀摩傾聽。」辛符衝著李洛露出了笑容,然後給他送達了一個不太美妙的消息。

李洛臉龐上的笑容頓時一滯。

「隊長,不要聽他瞎說，其實大家都很敬佩你的魄力,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承受如此嚴酷的修煉。」白萌萌則是連忙說道。

但李洛心頭還是有點沉重，如果早知道會有這種影響，他就儘量忍耐了,好在所有人面前營造一副堅不可摧的鐵漢形象,可惜了...

「導師,這種修煉方式相當有效果,能夠培養堅韌的性格，我覺得老師你不能厚此薄彼,辛符是一個很有潛力的人，我強烈建議給他來一發療程。」李洛情感真摯的給出了建議。

辛符聞言，面色頓時一變,這隊長的報復來得也太快了，果然心眼一如既往的小。

「沒有這個必要吧,我也不是能去競爭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的人吶。」辛符連忙推脫。

對於眼前這副隊友間的「謙遜友愛」，郗嬋導師倒是沒有搭理,道：「這段時間你們的修行也差不多了，先回學府休整吧。」

說完便是對著聖玄星學府的方向走去。

在其身後,少年少女也是趕緊跟了上來。

一行人回到學府後，郗嬋導師示意李洛留下，辛符與白萌萌則是先回了宿舍小樓。

「你今晚先好好休息，明天的話，應該就要開始你的煉製了，地點我已經為你安排好了，是學府內唯有紫輝導師才能夠借用的修煉閣,雖然不知道你究竟要煉製什麼東西，但修煉閣有著奇陣遮蔽，能夠遮掩許多動靜。」郗嬋導師說道。

「還是導師想得周到。」李洛笑道，顯然對郗嬋導師的安排極為滿意。

雖然他是第一次煉製「小無相神輪」,但這東西需要兩名封侯強者的力量，想必不會太簡單，學府內雖說安全，可若是能夠遮蔽動靜的話，那當然是最好不過。

「你給了那麼好的報酬，我當然也得努力做事。」郗嬋導師薄紗微動，似是笑了笑。

「先去休息吧，另外...」

「恭喜你，躋身成為了此次聖杯戰最強一星院學員的四大奪冠人選，我很期待你在聖杯戰上面的表現。」

...

第二日下午，李洛將準備工作盡數妥善做好後，他聽見了敲門的聲音。

打開房門，率先有兩道明豔的身影印入眼帘中，居左的是呂清兒，少女嬌軀修長,她穿著聖玄星學府的校服，短裙下的雙腿在光潔的白色絲襪包裹下更加顯得纖細筆直,少女的臉頰白皙精緻,眼波流轉間散發著青春活力。

居右的身影,自然便是魚紅溪了，她依舊是一襲紅裙，氣質成熟，她站在呂清兒身旁，母女容顏有七分相似，倒是如同姐妹一般。

此時的呂清兒正挽著魚紅溪的手臂，她望著開門的李洛，清麗的臉頰上頓時有著明媚的笑容綻放開來。

「魚會長真是守時。」

李洛有些訝異魚紅溪是跟呂清兒一起來的，不過想想也對，為了不太過招人注意，她來到聖玄星學府看望女兒無疑是最好的理由。

魚紅溪手掌抹過手腕上佩戴的空間球，頓時一個銀色的箱子出現在其手中，她遞了過去：「這是你所需要的材料，全部都給你準備好了。」

李洛驚喜的接過來，豎起大拇指：「魚會長辦事真是妥帖！」

這些材料是他之前最擔心的事情，畢竟兩名封侯強者都找到了，如果到時候材料不齊，那可就真是有點頭大了，但好在魚紅溪的辦事能力比他想像的還要更利索。

「一場交易而已。」魚紅溪淡笑道，語氣很是公事公辦。

一旁的呂清兒則是有些不滿魚紅溪的語氣，忍不住的捏了捏後者的手臂。

魚紅溪眼神有點無奈，道：「你就打算讓我們在門口站著嗎？」

李洛趕緊讓開，將兩人迎進來。

不過就在魚紅溪，呂清兒走進時，他這才發現，在兩人身後，竟然還跟著一人。

還比較熟悉...那是，曹聖導師？

只不過今日的曹聖導師顯然沒有往日的那種狂放不羈，整個人縮在後面，雙手不斷的搓來搓去，有種街邊流浪漢的既視感。

「曹聖導師，您這是？」李洛忍不住的問道。

「呵呵，我本來是今日來找郗嬋導師談事情的，結果路上正巧遇見了清兒和魚會長。」曹聖導師乾笑道。

說著話的時候，他的目光，卻是在繞開李洛的身影，看向走進屋的魚紅溪。

李洛也是發現了這一情況，當即有點發蒙，看這模樣，曹聖導師顯然衝著魚紅溪來的啊，這是以前的陳年舊事嗎？而以前的魚紅溪，似乎喜歡他老爹？那麼從某種意義來說，老爹還是曹聖導師的情敵？

不，恐怕曹聖導師是沒資格當情敵的，因為老爹對待魚紅溪，一直都只是普通的朋友。

當然最重要的是，從眼下魚紅溪的態度以及她已婚生女的情況來看，她對曹聖顯然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情感。

所以...曹聖應該是單相思吧？

而且還是求而不得的那種。

一時間，李洛看向曹聖導師的眼神有些同情了起來。

在上一輩那複雜的情感糾葛中，這一位，敢情是處於最底層的那一種。

第四百四十四章白嫖一個護法

在李洛同情的目光中，曹聖導師有些拘束的進了屋，往日的狂放不羈在此時消失的乾乾淨淨，這模樣看得李洛心頭暗嘆，愛情這東西，當真是容易讓人卑微。

還好我太優秀了，實在沒辦法體驗曹聖導師的心路歷程。

一樓客廳，魚紅溪與呂清兒進屋，正好結束修行的白萌萌則是來幫忙招待，端茶送水，笑容清純可愛。

魚紅溪衝著白萌萌頷首感謝，然而那眸光卻是有點打量的味道，待得白萌萌轉身離開後，方才對著呂清兒漫不經心的道：「李洛這小子，豔福倒是不淺，每日與這麼漂亮可愛的小姑娘同處一室。」

言語間有點上眼藥的意思，她當然知道自家女兒對李洛充滿著好感，雖說對於李洛的優秀，魚紅溪也算是認可，但不管如何，這小子都算是有婚約在身，不提那個婚約究竟是形式還是真情感，魚紅溪都不太樂意讓這小子來招惹呂清兒。

但少女總是叛逆的，所以魚紅溪明白她如果直接反對的話，不僅沒有作用，反而會起到反效果。

所以魚紅溪也就只能平日裡在不經意間敲打提醒一下呂清兒。

魚紅溪這麼聰明，身為她的女兒自然也是心思聰慧敏銳，當下就明白她的意思，不過呂清兒的神色卻並沒有什麼變化，只是用同樣小聲的聲音回道：「娘你想多了，選擇什麼隊友，也不是李洛能夠決定的。」

魚紅溪道：「看得出來這個白萌萌對李洛應該也有一點好感的。。」

「娘，學府內對李洛有好感的女孩子可多去了。」

「那這李洛有成為花心大蘿蔔的潛質。」

「娘，你這是污衊，誹謗。」

「呵。」

在母女倆低聲說話的時候，李洛也將曹聖導師迎了進來,在魚紅溪對面坐下。

「導師。」呂清兒露出笑臉。

曹聖連忙笑著點頭。

魚紅溪也是在此時看向曹聖,而在她的目光下,曹聖明顯挺直了腰杆，只是目光遊移不定竟不敢跟魚紅溪對視。

「曹聖導師，這段時間倒是多謝你對清兒的照顧了,此前一直想要拜訪，卻是沒有時間。」魚紅溪露出微笑。

「不礙事不礙事,清兒天賦卓越,倒是有你的風採。」曹聖趕緊擺手。

李洛與呂清兒悄悄的對視一眼,都是看到對方眼中的古怪神色，想來他們也是第一次見到曹聖導師露出這般緊張的模樣。

「曹聖導師,要喝點酒嗎？」李洛想要緩解一下氣氛，問道。

曹聖一怔，乾咳一聲,道：「李洛,我不太愛喝酒,給我來一杯熱茶就好了。」

臥槽？

李洛有點懵,曹聖導師你說這話良心都不會痛嗎？學府內誰不知道你嗜酒如命，現在擱這裡給我裝滴酒不沾？你搞笑呢。

不過這話他當然不會直接說出來,不然曹聖導師到時候恐怕得惱羞成怒的記他一筆，所以他只能神色複雜的讓白萌萌也給曹聖導師上了一杯茶。

呂清兒也是稍微有點尷尬，畢竟她是知曉曹聖導師的脾性和愛好的,對方直接當著她的面滿嘴否認她又能說什麼？難道還直接揭穿嗎？那未免也太殘忍了。

她怎麼看不出來，曹聖導師完全就是衝著她娘來的,恐怕魚紅溪剛進學府，曹聖就收到了消息,然後就製造了一場看似巧合的偶遇。

只不過，那種生硬的巧合,連呂清兒都覺得尷尬。

畢竟對於魚紅溪的手腕以及精明，呂清兒再清楚不過了，這種俗套的偶遇情節在魚紅溪看來，恐怕就跟看小孩子玩鬧一般的幼稚。

不過好在看在她的份上，魚紅溪並沒有真的直接就無視掉曹聖，還是與他稍微的做了一些交談，但那種言語間的平淡,連呂清兒都能感受自家老娘對曹聖導師真的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可偏偏曹聖導師還一臉滿足的模樣。

有時候呂清兒都忍不住的想要告訴他，導師，勉強真的是沒有結果的，不要在她娘這棵樹上面吊死了,因為你真的吊死了，她也懶得多看一眼。

「你什麼時候開始？」

也正如呂清兒所料，魚紅溪根本沒在意曹聖究竟愛不愛喝酒，而是目光轉向李洛，直接問道。

「呃...」

李洛一怔，看了曹聖導師一眼，有點不知道在他面前說這個事情合不合適。

「你煉製的事我已經給曹聖導師說過了，到時候我和郗嬋導師因為協助你的原因，大概率是無瑕他顧，雖說學府算是安全的地方，但這種煉製還是需要謹慎一些，免得被人幹擾。」

「所以曹聖導師自告奮勇，說願意幫你在外護法。」魚紅溪說道。

李洛再次懵逼，封侯強者的護法，這麼容易就能白嫖的嗎？

他為了能找來郗嬋導師和魚紅溪的協助,可是付出了兩份「王髓」為代價，而現在這位反而平常沒什麼交往的曹聖導師,就直接自告奮勇來了嗎？

這種從天而降的餡餅,一時間把李洛砸得有點暈乎乎的。

好片刻後，李洛方才將複雜的目光投向曹聖導師,道：「曹聖導師,您真是個好人。」

曹聖導師露出爽朗的笑容，擺了擺手，道：「一點小事，李洛同學不用這麼客氣，這種事情你早點跟我說就行了，我難道還會不幫你嗎？」

李洛露出了感動的笑容，心中則是異常的感嘆，曹聖導師，這種睜眼瞎話你都說得出來，你平日裡什麼性格真當我不了解嗎？以前那沈金霄跟我這邊屢屢對碰，也沒見你真的就出來站臺子啊。

他也不是沒想過跟其他的紫輝導師拉近點關係，但根本就沒人給這個機會啊。

不過李洛對此也沒什麼怨念，畢竟是封侯強者嘛，放眼整個大夏國都是頂尖的存在，他這洛嵐府少府主的身份，恐怕根本入不得對方的眼，再加上雙方非親非故的，沒那個道理就要幫助你。

現在的曹聖導師這麼好說話，完全是因為魚紅溪攜帶了針對性的降智光環。

但不管如何，白嫖一個封侯強者的護法，那麼今天的煉製無疑就會變得更加的順利許多，所以現在的李洛心情很不錯。

而後他陪同著魚紅溪再次聊了一會，待得天色漸暗時，郗嬋導師也終於是現身了。

郗嬋導師對於曹聖導師出現在這裡卻並沒有半點的驚訝，看樣子是早有這種意料，但她也不是喜歡八卦的性格，所以也只是跟魚紅溪，曹聖簡單的打了一個招呼。

「既然人都到齊了，那就動身吧。」

李洛見狀，終於是起身。

小無相神輪的煉製，總算是要開始了。

第四百六十七章「雙相」虞浪

「雙相？！」

當名為柳嘯的隊長說出這話的時候，其他兩支小隊的隊長皆是變色失聲。

其他隊員也是面色變幻不定，雙相啊...據說東域神州一星院那一位名為鹿鳴的雙相，可是此次三大奪冠熱門,其實力已是達到化相段第三變，這般實力，足以一個人幹掉一支滿編紫輝小隊。

雖說他們這裡有三支小隊，可真要拼上去，他們必然也會付出慘重的代價，說不得還會倒黴的重傷被淘汰,畢竟對方也不是一個人,還有著兩名隊員。

「你這消息是真的？」一名隊長忍不住的問道。

「千真萬確，而且我也沒必要在這種一接觸就能夠戳穿的事情上面說謊吧？那得多愚蠢？」柳嘯笑道。

其他人點點頭，的確沒必要，畢竟那虞浪是不是雙相，一交手就知道了。

「難怪你之前遇見那個虞浪時，總是吊著一些距離，不敢與其接觸，原來這傢伙是頭藏起來的猛虎。」一名隊長感嘆道，總算是明白為何此前圍捕時，這柳嘯束手束腳的原因所在了。

柳嘯點點頭，道：「對付猛虎，還是得謹慎一些，畢竟我們誰都不想被他拼命換掉幾個隊伍，那對於各自學府都是損失。」

「我們的人很快就會趕來，等人數再多一些就可以合攏包圍了，那個虞浪,我們到時候直接派三個隊伍圍剿他,在這個數量下,就算是雙相，只要沒到那個鹿鳴那一步,應該都能對付他。」

其他人聞言，皆是贊同點頭。

「柳嘯同學這是老成謹慎之言，可行。」

「好，那就再等等，等我們的人更多一點，再實行抓捕。」

在虞浪所帶來的威脅下，眾人很快就達成了一致。

繼續保持圍而不抓。

...

「這些混蛋究竟想要做什麼啊？」

又過了一陣，叢林中的虞浪看向不遠處，那裡隱約可見一道道人影在盯著這邊，但讓得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些傢伙明明都已經追上來了，就是不動手。

雖然這樣拖下去對他們是好事情，畢竟現在他們要做的就是等待李洛他們趕來。

可對方這麼配合，實在讓虞浪有點惴惴不安。

而不僅虞浪不安，連白豆豆都是滿頭霧水，她秀眉緊蹙，冷聲道：「這些混蛋難道是想要羞辱我們不成？一直追著又不動手，這究竟想做什麼？」

邱落遲疑道：「難道還要等人？」

白豆豆道：「雖然說起來可能有點不好聽，但光憑我們這支隊伍的實力，恐怕不至於讓他們這麼小心謹慎吧？他們人已經夠多了！」

邱落啞然,一時間無言以對。

「繼續等吧，希望李洛他們能夠先一步趕到。」

最終白豆豆只能嘆了一聲，這麼說著。

不過，白豆豆所期望的這一點，並沒有如願。

時間繼續拖延了兩個小時後，他們就面色大變的見到了又有兩支隊伍從遠處趕來，而那顯然不是他們聖玄星學府的隊伍。

所以那只能是對方的支援。

這樣一來，對方匯聚了五支隊伍。

而隨著這兩支隊伍的趕來，對方終於是開始有了動靜。

一道道身影自叢林間疾掠而出，迅速對著被圍困在山頂樹林中的白豆豆，虞浪，邱落三人逼近而去。

白豆豆臉色冰寒，手掌一握，長槍閃現而出，青色的風相之力升騰而起，她立於最前方，目光凌厲的盯著那一道道疾掠而來的身影。

「你們各自小心，我會儘量多拖一點人。」

白豆豆提醒了一聲，雖然她也明白，在這種人數優勢下，她也難以支撐太久。

但沒辦法，她是三人中實力最強的人，對方應該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一定會集中力量先來對付她。

虞浪悲壯的道：「隊長放心，就算他們把我抓住嚴刑拷打，我也不會告訴他們那座聚靈壇的位置在哪裡！」

邱落神色鬱郁的嘆了一口氣。

谷碌

倒黴，這比賽才剛剛開始，他們就要被淘汰了嗎？

真是一日遊啊。

邱落看了虞浪一眼，眼神極其的複雜，這傢伙你要說他衰，他去尿一下都能發現聚靈壇，可你要說他運氣好，結果轉眼就被人圍剿追殺，驚喜是他帶來的，驚恐也是他帶來的。

真他媽是個神人。

而在邱落心中五味雜陳時，只見得那林間，已是有一道道人影衝了出來，雄渾的相力升騰而起，直撲他們而來。

白豆豆臉色冷冽，也不多說，緊握長槍，直接身影疾衝而出，正面迎上。

即便對方人多，可她依舊毫無懼色，短髮輕揚，英姿颯爽。

十數息後，雙方接觸。

不過就在白豆豆將要迎敵時，那衝來的一道道人影卻是並沒有直接對她出手，反而只是分派出了兩人來纏住她，然後其他的人竟然是越過了她。

足足十人，其中還有著三名隊長。

他們竟然繞過了白豆豆，然後如飛鷹般的撲向後方的...虞浪！

那手握長刀，原本打算躲在暗處補刀的虞浪也是目瞪口呆的望著這一幕。

足足十人直奔他而來？連白豆豆都不管了嗎？

而且這些人的眼神為何還如此的凝重。

這一瞬間，虞浪有一種你們是不是覺得我是李洛的錯覺。

錯覺持續了霎那，虞浪就反應了過來，然後直接頭皮發麻的掉頭就跑，同時他的心中在咆哮：「我去你媽，你們都有病吧！」

他一個打醬油的，你們犯得著用這種陣仗來對付嗎？！

那邱落原本離虞浪不遠，但一見到這個陣仗，頓時嚇得連忙退開，雖然他也不知道眼下這究竟是哪一出，但以他的實力，即便上去了，也只是送菜而已。

白豆豆倒是想要來援助，但面前突然猛攻而來的攻擊，也讓得她只能暫時的停步。

這種局面，虞浪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山林間，虞浪瘋狂奔跑，身後相力激湧，道道身影急追而來。

咻！

突然間，一道相力攻擊突然破空而來，直接就轟在了虞浪後背上。

噗嗤。

虞浪如遭重擊，身影朝前撲了出去，就地滾出十幾米。

這一幕落在後方追擊的柳嘯等人眼中，頓時一愣，怎麼這麼輕易的擊中了？

柳嘯眉頭緊鎖，沉聲道：「小心點，事出反常必有妖，這虞浪可能有古怪。」

其他人也是遲疑著點點頭，可能真是如此，不然一個身懷雙相的人，不可能會如此輕易被他們打得吐血。

這種演技，著實過於浮誇了。

這般想著，追擊的速度，稍微緩了緩，不敢靠得太近。

虞浪本來已經準備束手就擒了，但卻發現那些追擊的人停了下來，他愣了愣，咬牙爬起來，繼續逃竄。

後面的人這才跟上。

虞浪突然恍然大悟，他終於明白這些傢伙想要幹什麼了。

他們是在戲耍他！

貓追老鼠嗎？

他們在享受這種追殺的快感！

虞浪悲憤不已，這些王八蛋究竟是哪個學府的啊？究竟是什麼學府，才能夠培養出心態如此扭曲的學員啊？！

我要舉報，我要投訴！

第四百四十五章她的心

聖玄星學府西南角。

一片綠蔭間有一座座紅磚尖角樓閣聳立而起，此處對於學府內的學員來說稍微的有些陌生，因為那些尖角樓閣是唯有紫輝導師才有資格租用的修煉點，所以一般學員也很少會來到這邊。

在郗嬋導師的帶領下，李洛一行人倒是暢通無阻的來到了一座修煉閣前。

推開修煉閣厚重的石門，入眼的修煉場異常寬敞，場地以白色的晶石所鋪就，晶石中似是還流轉著淡淡的金光，而在最中央的位置，有一座丈許的石臺矗立。

修煉場內瀰漫著極其驚人的天地能量，伴隨著石門的推開，如同洪流般的湧來。

郗嬋導師，魚紅溪皆是封侯強者，這股能量於她們而言宛如清風撲面，可李洛措不及防下，卻是宛如不勝酒力的人掉進了酒缸裡面一般，神智都變得模糊了一些，暈乎乎的差點倒下去。

但郗嬋導師仿佛早有預料，提前伸出手拉住了他的手臂。

一股溫涼而磅礴的相力湧來，將李洛自那昏沉的狀態中喚醒了回來。

「好，好龐大的天地能量。。」

回過神的李洛忍不住的吞了一口口水，不愧是封侯強者專屬的修煉場，這裡的天地能量簡直比在相力樹上面還要濃厚。

「這是龍血金晶吧？」

魚紅溪走進修煉場，細長的高跟輕輕的踩了踩腳下那些流轉著金光的白色晶石，發出了清脆的聲音，她輕笑一聲，道：「聖玄星學府的確底蘊深厚呢，這種龍血金晶價格極其高昂，以這種材質打造的修煉室，不僅能夠匯聚天地能量，而且能量在經過時，還會沾染上一絲龍血之韻，即便是封侯強者吸收煉化了，也會對自身相力起到增益之效。」

郗嬋導師微笑道：「魚會長倒是謙虛，整個大夏，如果說要比財力,誰又能跟金龍寶行比？」

「金龍寶行一身銅臭,聖玄星學府才不屑於如此。」魚紅溪說道。

「如果魚會長覺得不喜歡這個味道的話,我倒是不介意把洛嵐府的庫房借給你們。」李洛翻了個白眼，說道。

魚紅溪紅唇一撇，道：「你洛嵐府那點地方,能放多少？」

李洛頓時感覺到被暴擊了，魚會長,你這話就太侮辱了吧！有錢了不起嗎？！你以為有錢就能快樂嗎？！

想到這裡,李洛突然惆悵的嘆了一口氣,如果他有足夠錢的話，現在恐怕水光相都已經八品了吧？木土相說不得也七品了,這麼看的話，有錢還真的能帶來很大的快樂。

可惜，這些不是我的錢。

在李洛面露苦澀的時候,魚紅溪則是轉頭對著站在大門外的曹聖說道：「曹聖導師,今夜的護法就麻煩你了。」

曹聖導師連忙擺手,笑道：「魚會長放心,我不會讓人來搗亂的，不過學府內極其安全,應該也不會有什麼事情的。」

「防備一下總是好的。」

魚紅溪微微頷首，然後眸光轉向李洛：「如果沒什麼其他的問題，那就直接開始吧。」

她的行事風格,還是一如既往的乾脆以及雷厲風行。

李洛自然樂得如此，點頭應下。

郗嬋導師雲袖輕揮,厚重的石門便是在轟隆隆的低沉聲響中，緩緩關閉。

曹聖導師望著關閉的大門,則是靠著一旁的石墩一屁股坐了下來，他摸了摸粗獷的臉龐,露出一些笑容，他已經很多年沒有與魚紅溪這麼近的交談過了，其實他明白，並不是魚紅溪在躲他，而是他自己不敢出現在她的面前。

在感情這方面，他的確是個懦夫。

當年的他，連與魚紅溪表白心跡的勇氣都沒有,因為他知道，那所迎來的必然是魚紅溪的拒絕，因為魚紅溪清楚的告訴了他，她喜歡李太玄。

在那之後,他就離開了金龍寶行，進入到了聖玄星學府，雖說都依舊是在大夏城的範圍，可他沒有再去找過魚紅溪，而魚紅溪又是何等驕傲的人，恐怕心中對他這種行為是分外的不屑，所以也幾乎再未與他有過聯繫。

曹聖明白，他這是因為自卑。

魚紅溪在他的心中太過的完美，他根本不敢對她有絲毫的妄想。

可悲劇的是，他還是對她產生了感情，不過那也正常，畢竟魚紅溪那麼優秀，是個男人都會喜歡。

曹聖嘆了一口氣，他眼目微閉，那在時間的衝刷下已經漸漸泛黃的記憶畫面，卻依舊是清晰的烙印在腦海最深處。

那時候的他尚是少年，家鄉遭災,逃難到了大夏城,衣不遮體，食不果腹。

他餓倒在城外,而就在他以為自己就將會這麼餓死的時候，一個溫熱的饅頭丟在了他的臉上，那香氣猶如是勾動著靈魂，讓得他用盡餘力狼吞虎咽。

等到他將這救命的饅頭舔得乾乾淨淨的時候，他這才有力氣抬起頭，望著站在他面前的人。

那是一個穿著紅衣的少女，少女很漂亮，同時也很驕傲，她目光居高臨下的打量著他。

「傻大個，想吃飯，就給我當苦力吧。」

說完，她便是徑直轉身走了，也並不在意他的回答與反應。

他在原地呆了幾秒，最後連滾帶爬的跟了上去。

後來的他，能夠展現天賦，漸漸的走入修煉的世界，最終成為這大夏的頂尖強者，其實一切，都是魚紅溪為他所帶來的。

曹聖撓了撓頭髮，粗獷的臉龐上露出笑容。

這些年他沒有出現在魚紅溪面前，其實更多的也是不想打擾她的生活而已，但在他的心中，他的命，早就被她用一個饅頭永遠的買下了。

這麼多年，她也從未讓他做過什麼，仿佛那種能夠讓一個封侯強者付出生命的恩情都已經被她所遺忘了一般。

如今好不容易她終於開口讓他做事了。

雖然只是守個門，但他覺得他應該表現得好一點。

曹聖拍拍膝蓋，他抬頭望著漸漸籠罩學府的夜幕，然後視線轉向了右側的方向，笑道：「我說老金啊，今天這裡，就當給我個面子，別來搞事了吧？」

在曹聖的目光注視下，夜色中有能量波動浮現，一道人影從空氣中緩緩的走了出來。

月光傾灑而下，不出意外的露出了沈金霄的臉龐。

「倒是沒想到素來狂放桀驁的曹聖導師，竟然也願意為人守門。」沈金霄微笑道。

曹聖導師嘆道：「守個門算什麼，只要她開口，繼續讓我去當苦力我都願意。」

「真是感人而卑微的愛情。」

沈金霄笑了笑，道：「曹聖導師，現在的你是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導師，整個大夏數得上號的封侯強者，你的地位不比魚會長弱多少，你完全有資格去追求她，而不是如此的妄自菲薄。」

「不敢吶，她太完美了。」曹聖導師苦笑道。

「這是你的執念。」沈金霄說道。

曹聖導師點點頭，他看著沈金霄，道：「那你的執念，是李洛？或者說，是姜青娥？」

沈金霄笑而不語。

「沈金霄導師，我不想跟你動手，所以你也別讓我為難，以前你跟李洛，郗嬋那邊的爭鬥我可以不管，但今天晚上，如果你要搞事，那可就別怪我不顧往日的一點交情了。」曹聖導師聲音變得平靜下來，那凌亂的頭髮下，眼神漸漸的變得異常的冷厲以及霸道了起來。

在沒有了魚紅溪針對性的降智光環後，這位曹聖導師也終於是顯露出了封侯強者的真正氣勢。

沈金霄擺了擺手。

「我不會動手的。」

「哦？那你跑過來是來看我守門的？」曹聖眉頭挑了挑。

沈金霄笑笑，他走上來，在曹聖旁邊的石梯坐下。

望著沈金霄這奇怪的舉動，曹聖眉頭微微皺了皺，但他也沒有理由將什麼都沒做的沈金霄強行趕走，只能心中提起一些戒備，同時說道：「沈金霄導師，其實我一直覺得，你對李洛的針對，似乎有點過於的沒有理由。」

「所以你，究竟是想要什麼？」

沈金霄依舊沒有回答，他只是抬起頭，望著天上的明月。

明月中，仿佛是倒映著姜青娥的身影。

可他的目光，並不是停留在姜青娥的臉頰上，而是帶著詭異之色的盯著姜青娥的心臟位置，然後舔了舔嘴角。

我想要，她的心。

第四百六十八章誰是騙子

<!--go-->林間的追殺在持續。

虞浪身影如靈猴般於茂密的叢林間跳躍，穿梭，不過他雖然靈活，但追擊的人實在是太多了,他們緊緊的吊在後面，而且還在不斷的縮緊包圍圈。

對方將所有主力都是投入到了對虞浪的圍堵中。

只不過因為對方太過忌憚虞浪的「雙相」，擔心他走投無路下拼個魚死網破，所以追擊間稍微有點束手束腳，再加上虞浪的速度的確是他的長項，所以即便面對著對方這般人數的追擊，他竟然都硬生生的拖了下來。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那柳嘯等人也開始有點不耐煩了。

拖得太久了。

遲則生變。

「不管了,收網吧！」柳嘯一咬牙，喝道。

旋即他身影率先疾射而出，手掌拍出，只見得白色相力呼嘯，捲起漫天雪花，竟是形成了一條十數丈左右的雪蟒，雪蟒尖嘯，蛇尾如巨錘般甩動，帶起破風聲直接對著前方奔逃的虞浪後背砸了下去。

這一擊迅猛異常,即便虞浪有所察覺，然後拼命加速,但依舊是被半截蛇尾所甩中。

砰！

一聲悶響，虞浪喉嚨一甜，忍不住的噴了一口鮮血，身形如滾地葫蘆般的連滾了十多米。

後方的柳嘯等人見到這一幕，面色頓時變得極其的精彩起來。

「有點不太對啊。」一名隊長忍不住的說道。

「他,好弱。」另外一名隊長也是有點遲疑。

柳嘯眼神也是有些驚疑不定，先前虞浪第一次被擊中，還能說是故意為之,可第二次也是如此，未免就有點沒腦子了，而且先前擊中虞浪身軀的瞬間，他能夠隱約的感受到後者身體表面湧動的相力並沒有他想像的那麼強大。

甚至，有點像是生紋段的實力。

身懷雙相，卻只是生紋段？

不太可能吧！

「柳嘯，你的情報是不是有誤？」一名隊長眼神有點不善的看向柳嘯，現在這個情況，那個虞浪顯然並沒有柳嘯說的那麼可怕，所謂的雙相，更是沒見他施展過。

「柳嘯，你不會故意如此，想要獨吞聚靈壇吧？」

瞧得其他幾人有些懷疑的目光，柳嘯面色發青，連忙辯解道：「我沒騙你們，我們那位學長的確是親口告訴我們，聖玄星學府有一個叫做虞浪的人身懷雙相，極其棘手。」

「他現在的樣子,像是棘手？」一人冷笑道。

柳嘯啞口無言，他的心中同樣充滿著憋屈與疑惑。

「算了，多說無益，先將這傢伙抓住，問出聚靈壇的位置。」不過終歸還是有人出口說道。

眾人聞言都是點頭，也顧不得柳嘯這邊的緣由，開始一步步的對著虞浪的位置逼近，包圍。

虞浪全身酸痛的爬起身來，抹去嘴角的血跡，面露憤怒的盯著這些人，破口大罵道：「你們這些王八蛋究竟是哪個學府的？怎麼這麼不講武德？！」

柳嘯冷眼盯著：「虞浪，你究竟在搞什麼名堂？」

虞浪一頭霧水，氣得不行，這群王八蛋十個人裡面有三個化相段，其他的都是比他還高的生紋段，這麼多人打他一個，還有臉問他在搞什麼名堂？

「把你真正的實力展現出來吧，這也算是對我們的尊重。」柳嘯冷冷的說道。

他盯著虞浪的眼神深處，還帶著一絲期盼，他現在反而很想看見虞浪展現出驚人的實力，這樣最起碼能夠證明他所言不虛，反正他們人多，就算虞浪真有雙相，他們也不見得就會怕。

而如果虞浪真的就跟剛才表現的那樣弱雞，他柳嘯真的是有點百口莫辯。

虞浪：「......」

他突然有點心累，跟這群神經病交流是真的累，技不如人，要殺要剮都隨便了，何必還要羞辱他。

我他媽吃奶的力氣都用出來了，還讓他怎麼展現？

現在的局面感覺是這樣。

柳嘯：你很強！

虞浪：我真的不強！

柳嘯：不要再隱藏了！

虞浪：真沒隱藏！

所以虞浪能怎麼辦，他只能兩手一攤，算了，不抵抗了，愛咋咋地吧。

而見到虞浪這幅模樣，柳嘯頓時氣得咬牙切齒，這虞浪當真狠毒，寧願束手就擒，也不想洗刷他柳嘯的冤屈嗎？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有如此惡毒之人！

谷悔

聖玄星學府的教學理念真是讓他長見識了。

柳嘯咬牙寒聲道：「既然你不識抬舉，那也就別怪我了，等會把你抓住，先扒光了吊起來。」

虞浪：「......」

媽的，這就過分了啊，士可殺不可辱，你們這樣羞辱人是違規的啊。

這人真的腦子有問題嗎，兔子急了還咬人呢！

「行行，你.他媽要見識是吧，那就讓你見識一下！」

虞浪憤怒的道，手掌緊握手中長刀，眼神變得兇狠起來。

而見到他這般模樣，眾人頓時戒備起來，一道道相力於林間升騰起來，覆蓋全身，同時捲動滿地風雪。

這個聖玄星學府隱藏的雙相高手，終於要顯露真本事了嗎？

青色的風相之力於虞浪身軀表面升騰起來，他的實力，如今還只是處於生紋段第四紋，雖說比不了那些踏入化相段的頂尖學員，但也逐步的跟上了一些普通的紫輝學員的腳步。

但是，放在眼下的場合，這點力量，顯然改變不了什麼。

可他別無選擇，只能傾力一搏。

「亂披風斬！」

虞浪一步踏出，暴喝之中，長刀斬下，三道青色風刃頓時疾射而出，直接對著柳嘯面門怒斬而下。

柳嘯手持長劍，也是鼓動自身所有相力，劍鋒呼嘯，有驚人的寒氣瀰漫。

而後狠狠的斬向那三道風刃。

嗤嗤嗤！

劍光斬下，三道青色風刃僅僅只是堅持了一息，便是盡數的破碎開來。

柳嘯的眼中有著濃濃的失望與憤怒浮現出來，為什麼，這個虞浪會這麼弱？這不可能啊！

而就在他心中憤怒湧動時，突然那三道破碎的風刃之後，又是有著一道流光疾射而來，那道流光波光粼粼，在雜亂的林間顯得極為的刺目。

柳嘯渾身汗毛突然倒豎起來。

他手中劍光一轉，相力噴薄而出，冰寒的相力宛如是化為一條白蟒，帶著嘶嘯聲，與那一道波光粼粼的流光相撞。

砰！

一道巨聲響起。

碰撞的那一瞬間，柳嘯清晰的感覺到了一股驚人的力量如洪流般的傾瀉而至，他那白蟒劍光幾乎是在霎那間破碎，那道流光重重的轟在了他的身軀上。

噗嗤！

一口鮮血從柳嘯嘴中噴出，他的身影直接倒飛了出去，重重的撞在一棵大樹上。

不過此時的柳嘯卻顧不得體內的傷勢，反而是一臉狂喜：「看見沒有？看見沒有！我沒說謊，這股力量，就是雙相！」

虞浪見到這一幕，也是有些愣神，低頭看著自己的長刀，現在的他已經強到這種程度了嗎？竟然能夠把一名化相段第一變的頂尖學員打敗？

難道我真的是隱藏著自己都不知道的力量？！

想到這一點，虞浪嘴角就忍不住的拉起了狂喜的笑容。

但他突然見到對面那些人面色開始有些變幻，而他們的目光，是在害怕他嗎？

不對。

他們是在看他的身後。

虞浪忍不住的轉過頭，然後就見到了一群人不知何時出現在了後方的那片叢林中。

領頭的，玉樹臨風，俊朗絕世，不是李洛，又是何人？

瞧得李洛，虞浪頓時熱淚盈眶。

李洛摩挲著下巴，望著那圍著虞浪的十來人，他一眼就看出了對方好幾位化相段的實力，當即有點納悶，笑道：「虞浪，伱究竟幹什麼天怒人怨的事情了？怎麼會引來這麼多人搞你。」

虞浪抹著眼淚，欲哭無淚。

為什麼？

我他媽的也想知道，為什麼這些人會這麼扭曲啊。<!--over-->

第四百四十六章魚紅溪的相

閉攏的修煉場內。

李洛徑直在中央的那修煉臺上坐下，郗嬋導師與魚紅溪則是於修煉場兩側的蒲團上面盤坐下來。

「郗嬋導師，魚會長，我要開始了。」李洛看向兩人，提醒了一聲。

兩人皆是頷首，不過看得出來，她們的目光中都帶著一點好奇，畢竟她們也想知道李洛搞出這麼大的陣仗，究竟是想要做什麼。

李洛沒有在意她們的目光，手掌抹過手腕上佩戴的空間球，金色的捲軸自手中閃現而出。

捲軸略顯斑駁，也不知道究竟是何材質，一道道極為複雜古老的光紋時不時的顯現出來，散發著玄妙的韻味。

李洛盯著這卷捲軸，微微遲疑，便是咬破指尖，有鮮血滴落下來，落在了捲軸上面。

這捲軸乃是李太玄與澹臺嵐合力所煉製，而開啟的方法很簡單，就是需要李洛的精血為引，顯然，這是為了防止捲軸落到旁人手中。。

鮮血落在金色捲軸上，迅速的融入了進去，數息後，璀璨的金光猛然爆發,將這修煉場內照耀得猶如白晝，同時無數道光線交織,短短數分鐘後,一座龐大而複雜的六角金芒奇陣,直接是於半空中構建而成。

奇陣之中，無數金色的符文如精靈般的飛舞。

李洛望著這絢麗的一幕,倒是咂了咂嘴，老爹老娘搞的這東西，賣相倒是挺好看。

不過當他在這裡感嘆這座奇陣的賣相好看的時候,魚紅溪與郗嬋導師的面色卻是在此時漸漸的變得異常凝重起來，李洛畢竟只是相師境，所以無法感受到這座六角金芒奇陣的複雜與精妙，可她們身為封侯強者,又怎會那般的眼拙？

眼前這座奇陣，在她們所見過的諸多奇陣中，也必然算得上是極為高深的那一種。

「這是李太玄，澹臺嵐留下來的奇陣捲軸麼？想要煉製出這種級別的奇陣捲軸,可見兩人在奇陣上面的造詣之深。」郗嬋導師眼中掠過驚嘆之色。

魚紅溪那邊眼神同樣是有些複雜,她掌管著大夏金龍寶行，而背靠著寶行這棵大樹,她的眼光從某種程度來說,甚至是要比郗嬋導師更為的敏銳與老辣,所以她更是清楚的明白，眼前這座奇陣,一般的封侯強者都難以煉製出來。

如果這是李太玄,澹臺嵐親自煉製出來的，那只能說,這兩人，比她想像的還要厲害以及深不可測。

李洛所在的位置，便是奇陣的核心區域,只見得金光在他的前方凝聚,竟是化為了一座金色的鼎爐，一道道金色光線環繞在李洛的身軀上,這一瞬,他感覺這座奇陣的每一處都能夠任由它指揮,掌控。

同時有大量的信息湧入其腦海中,那是關於這座奇陣的諸多妙用。

他仔細的品味了半晌，旋即暗自鬆了一口氣，他此前最擔心的事情是他根本無法引導兩名封侯強者的力量來煉製小無相神輪，畢竟那種力量對於他而言太過的浩瀚磅礴，那種感覺，有點像是一條小魚在引動兩條大河的流水走向。

不過隨著接收了這座奇陣的諸多信息，他的擔心方才放了下來。

因為他發現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這座奇陣幾乎算是完全的自動化，他的作用只是在煉製的時候運轉「小無相神鍛術」，而奇陣會協助他將魚紅溪,郗嬋導師的力量轉化為小無相火，然後開啟小無相神輪的煉製。

這個過程，他的作用就相當於一個轉化器。

顯然,李太玄,澹臺嵐在煉製這道捲軸的時候，就已經將李洛的實力強弱也給考慮了進去。

「老爹老娘也有不坑兒子的時候啊。」李洛心中一聲感嘆。

「魚會長，郗嬋導師,你們只需要將自身相力不斷的灌注進入奇陣即可。」他收回心神，衝著盤坐於奇陣兩側的魚紅溪，郗嬋導師說道。

此時魚紅溪，郗嬋導師也是收回了打量這座奇陣的複雜目光，她們頷首應下，下一瞬，有兩道極其驚人的相力自她們的體內緩緩的升騰而起，那股相力之強，引得她們附近的空間都是漸漸的扭曲，繼而顯露出了異象。

郗嬋導師身後空間有無盡水波蕩漾，仿佛是一片浩瀚海域，而海域中，有低沉的虎嘯聲若有若無的傳出。

那是因為郗嬋導師第一相是水相，第二相是玉脂虎相。

魚紅溪那邊相力映射虛空,則是讓得李洛忍不住的多看了兩眼，因為那仿佛是一片赤紅的花海,花海中央,有一株妖豔而巨大的花朵搖曳生姿，花朵異常的豔麗，其上有紫金色的紋路，這些紋路似是展翅的鳳凰。

「鳳血薔薇花...」

李洛倒是將那株巨大的奇花給辨認了出來，那是花相的一種，據說這種奇花誕生於鳳血灑落之處，一旦成形，便可誕生靈智，尋常時候也以吞\*\*獸為生。

他倒是沒想到，魚紅溪的第一相，竟然會是這個。

而且在那花海中，隱隱有熾熱氣息升騰，本就血紅的鳳血薔薇花更是顯得豔麗熾熱，所以魚紅溪的第二相，怕是與火相有關。

轟！

當李洛在打量著郗嬋導師與魚紅溪顯露的相性時，她們已是捲起了磅礴相力，宛如兩股滔天洪流，帶著驚天動地般的氣勢，直接對著修煉場半空中那座六角金芒奇陣灌輸了進去。

轟隆隆！

仿佛是有雷鳴於虛空中不斷的炸響，修煉場內直接是形成了兩個巨大的能量漩渦。

不過雖說魚紅溪，郗嬋導師帶來的動靜極大，但李洛身處奇陣內，倒是未受到半點的影響，顯然這是來自奇陣的庇護。

他取出之前魚紅溪帶來的材料箱子，直接是將材料盡數的傾倒而出，而後一股相力將它們裹挾，落進奇陣中心的那座金色鼎爐之中。

而伴隨著魚紅溪，郗嬋導師兩人龐大的相力灌注，這座奇陣之上，一處處節點開始爆發出璀璨的光芒，宛如被點亮的星辰一般。

李洛內心平靜，他在此時運轉了「小無相神鍛術」。

一縷不過拇指大小的火苗，於他的面前顫動著凝鍊了出來。

望著這一縷小無相神火，李洛心中略微有點尷尬，如果靠他這點火力，莫說煉製小無相神輪了，恐怕連這些材料都很難熔化...

不過好在，藉助外力而來的力量，如潮水般的湧來。

一道道金色光圈，宛如光鏡般的出現在了李洛四周，兩股龐大的相力被這些金色光圈所吸收，下一刻，金色光圈顫抖著，一縷縷奇異金光傾灑而下，落在了火苗上面。

熊！

僅僅數息的時間，拇指大小的火苗猛的膨脹千百倍，一道約莫百丈龐大的火龍咆哮而出，在李洛那震動的目光中，徑直鑽進了奇陣中央的那座金色鼎爐之內。

大火燃燒，煉製開始了。

第四百六十九章兩個雙相

李洛等人的及時出現，讓得虞浪激動得眼淚都險些掉下來。

而對面的柳嘯等人則是面色難看，他們這裡拖得太久了，果然還是讓虞浪把聖玄星學府的救兵給等來了。

「各位,你們這麼對待我們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靈魂人物，實在有點說不過去啊。」李洛上前兩步，笑眯眯的注視著對面的十人，眼神則是有些不善。

柳嘯掙扎著從地上爬起來，目光卻是狠狠的盯著虞浪。

這個混蛋，果然是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王牌學員！

沒看見連他們自己學府的人都承認了嗎？

之前那麼遮遮掩掩，就是為了針對他嗎？

虞浪倒是被李洛這通誇獎搞得有些不好意思，謙虛的道：「什麼靈魂人物啊，談不上談不上。」

柳嘯咬牙道：「你們聖玄星學府的人都來了那又如何,只要你們激發那座聚靈壇，到時候位置必然會暴露，你以為你們能夠獨自吃得下？」

「如果你們夠聰明，就應該選擇和我們合作。」

李洛等人皆是一驚，然後有點震撼的看向虞浪：「你們還真發現了一座聚靈壇？！」

虞浪擺了擺手，淡淡的道：「不必驚訝，常規操作罷了。」

眼中的得意與自得卻幾乎是要漫出來了。

李洛忍不住的拍了拍虞浪的肩膀，道：「浪哥你就是我們的福星，這次一定要記你一個大功！」

他們這一路而來，真是毛都沒見到一根，結果虞浪這邊就已經找到了一座聚靈壇，這個運氣，不可謂不強。

至於後面的這些遭遇，無需關注。

然後李洛目光轉向柳嘯等人，笑眯眯的道：「剛才誰打了我們浪哥,都給我站出來挨打。」

一座聚靈壇產出的天靈露相當豐厚,雖說爆發的時候會引來其他學府的注意，但在絕對的利益驅使下，一些風險又算得了什麼，所以他並不打算與其他的學府共享。

「就是那個人，打我打得最狠。」

虞浪有了李洛撐腰，膽氣瞬間足了起來，他指著柳嘯，咬牙道：「這混蛋，打就打唄，還屢屢羞辱我的實力。」

他悲憤萬分：「我知道自己實力弱，但也沒必要這麼反諷我吧？」

李洛愣了愣，似是想到什麼，對著那柳嘯問道：「你是哪個學府的？」

柳嘯冷哼一聲：「我來自赤砂聖學府。」

赤砂聖學府...赤砂帝國。

李洛目光一閃，想起了金龍道場的事，當即面色略微有點古怪。

柳嘯怒視虞浪，道：「虞浪，你好歹也是「雙相者」，把你的本事拿出來看一看又怎麼了？」

「雙相者？」虞浪有點錯愕，這哥們傻了吧？

而就在虞浪剛要破口大罵的時候,李洛突然淡淡的開口：「伱說的沒錯，虞浪他的確是「雙相者」，不過你們還不知道的是，聖玄星學府，不止他一個「雙相」。」

話音落下時，他的身體上，已是有著強橫的相力升騰起來，兩股相力流淌，直接是將他的雙相所顯露。

「另外，我也是雙相。」李洛微笑道。

柳嘯以及其他周圍所有人都是驚呆了，他們面色發白的盯著李洛身軀上流淌的雙相之力，腦子都是嗡嗡的作響。

兩個雙相者？！

谷眐

聖玄星學府竟然有兩個雙相？！

怎麼可能！

其他學府能出一個雙相都是燒高香了，而聖玄星學府，竟然有兩個？！

這種驚天大消息，為何外界從未傳開過？

虞浪也是目瞪口呆的看著李洛，顯然是被他這一套操作搞得有點蒙，不過旋即他見到李洛對著他使了一個眼色，當即似乎是明白了一些什麼，李洛這是想要故意釋放一些煙霧彈消息出去嗎？

如此別的一些學府在覬覦他們的時候，就會心生諸多的考量，說不定會為此定製一些情報錯誤的計劃，最終給他們創造許多的機會。

嗯，不愧是總隊長，李洛的考慮還是很有大局觀的。

也罷，為了最終的勝利，我承受一點壓力也就無所謂了。

虞浪這般想著的時候，眼神就變得淡漠起來，渾身的氣勢都是在此時發生了改變，他望著柳嘯，淡笑道：「你這傢伙倒是有些眼力勁，我隱藏得這麼深，還是被你發現了。」

「這是我們聖玄星學府最大的秘密！」

一旁的呂清兒，白萌萌等人神色複雜的望著一本正經說著這話，仿佛連自己都信了的虞浪，此時的後者，眼神是那般的自信。

柳嘯等人則是面色變幻不定，眼神驚疑。

他們有點搞不明白李洛的話究竟是真是假。

但是李洛現在的確是實打實的雙相，畢竟那兩種屬性的相力做不得假，而虞浪雖然沒有顯露，可一開始的情報，就精準的指向了他...

難道，聖玄星學府還真是有兩位雙相者？

如果是這樣...

這個情報可得送回去。

柳嘯等人眼神閃爍間，下一刻，突然有一顆顆彈丸自他們袖中暴射而出，彈丸爆發出漫天的黑霧，瀰漫林間。

「動手，抓住他們！」

李洛的喝聲也是在此時響起。

周圍的呂清兒，辛符等人，皆是在此時運轉相力疾射而出。

虞浪望著山林間的混亂，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然後他想起什麼，連忙道：「快去幫下隊長那邊！她也被圍攻了！」

李洛笑道：「不用你提醒，秦逐鹿，王鶴鳩他們已經先行過去了。」

虞浪這才放鬆下來，旋即嘟囔道：「這次我真是太倒黴了，也不知道這些傢伙發什麼神經，好像覺得我才是隊伍裡面最強的人一樣，直接派出好多主力圍剿我，如果不是我機靈，恐怕真是堅持不到你們趕來。」

李洛神色不變，道：「不，你要記住，從現在開始，你就是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第二位雙相者！」

「有關你找到的那個聚靈壇的消息，現在恐怕已經傳了出去，所以我也需要將你這個「雙相者」的身份也給傳遞出去，這樣對於我們接下來守住聚靈壇也會有著不小的幫助。」

「畢竟，兩個雙相者，終歸會讓人更忌憚一些。」

「雖然這可能會給你帶來更多的麻煩與壓力，但是為了學府，我相信你一定能夠做到的，是不是？！」

望著李洛那期待的眼神，虞浪頓時振奮起來，他拍了拍胸膛。

「小瞧人了不是，我虞浪什麼壓力沒承受過？」

「他們十個人打我一個，我怕了嗎？」

李洛欣慰至極，同時心中暗自鬆了一口氣，還好，這個坑總算填過去了。

第四百四十七章突如其來的變故

煉製比李洛想像的還要更加的容易。

甚至一時間，還有點想要打瞌睡。

因為李洛發現他老爹老娘留下的這座煉製奇陣實在是過於的自動化，他在其中存在的作用，就僅僅只是單純的運轉小無相神鍛術凝鍊出一縷小無相火而已。

而奇陣則是會將魚紅溪，郗嬋導師兩名封侯強者所提供的相力化為某種特殊的燃料，以此來將李洛那一縷小無相火壯大，然後投入那座中樞所在的那座金色鼎爐內。

金色鼎爐內的諸多材料則是在熊熊火焰內翻滾，開始不斷的融合。

那些材料的融合，同樣不是李洛在操縱，這座奇陣宛如是一座早就設定好的精密機器，那些煉製的步驟也如同烙印在其中一般，有條不紊的進行著。

只是如此一來，對於李洛而言，就實在顯得太過的輕鬆與無聊。

而李洛這副昏昏欲睡般的模樣，自然也是落入到了魚紅溪的眼中，同時她的眼神也是變得更為的凝重，因為她同樣是看了出來，這座奇陣在自動的進行著一種煉製。

「這是...奇陣生「靈」？」

李洛目光短淺，看不明白這座奇陣的特殊之處，而魚紅溪卻是封侯強者，所以她才能夠更加清晰的知道，煉製出這座奇陣的李太玄，澹臺嵐究竟有多高深的手段。。

這讓得她不得不在心中暗自一嘆。

那兩人，的確是讓人不得不服。

當年他們尚在大夏時，真的是那一代的強者都被他們遮掩了光芒,沒有人敢在他們兩人面前自稱天驕，因為那簡直就是一個笑話。

如今他們已經離去數年,魚紅溪原本是有些漸漸的遺忘他們曾經的耀眼,可如今這座奇陣的出現,再次讓得她回憶起了那幾乎被他們所支配的恐懼。

魚紅溪神色複雜，旋即收斂了情緒,專注的灌注著自身磅礴的相力。

修煉場的另外一側，郗嬋導師同樣是在為眼前的奇陣而驚嘆。

「此次的煉製，應該是沒什麼問題了。」她自言自語的說道,眼神間也是漸漸的放得輕鬆下來。

雖說洛嵐府有不少的敵人，但這裡畢竟是在聖玄星學府內，應該沒人能夠潛入得進來，唯一還算麻煩的就是沈金霄,但如今曹聖導師守在外面，他也不至於會強行闖進來搗亂。

說著話時，愈發磅礴的相力自郗嬋導師體內席捲而出，然後對著那座奇陣滾滾湧去。

不過,也就是在這一瞬,郗嬋導師體內湧動的相力，突然出現了劇烈的紊亂波動。

郗嬋導師眼神陡然一變。

她突然伸出手掌,用力的捂住了有著薄紗遮掩的臉頰,眼中有著痛苦以及驚駭之色湧現出來。

「怎,怎麼會？！」她聲音都在此時變得嘶啞了許多。

已經安靜多年的麻煩，怎麼會在此時突然的出現異動？！

郗嬋喉嚨間,發出了有些痛苦的呻吟聲。

與此同時,在那薄紗下，有黑色的紋路在迅速的蔓延出來,然後猶如一條條黑色小魚一般，直接鑽進了她的一隻眼瞳內，霎那間,郗嬋導師的右眼瞳便是陡然化為了漆黑色彩。

一股詭異,不安的氣息，隨之散發出來。

可她的左眼瞳卻是很正常,其中閃爍著混亂與掙扎之色,仿佛是在爭奪著什麼。

這直接是導致郗嬋導師體內的磅礴相力在此時開始出現了劇烈的震蕩,引得四周空間在不斷的破碎。

她眼中的混亂之色越來越濃烈。

「李,李洛，小心！」她用盡最後的力氣，發出了一道叱喝聲。

轟！

就在她聲音落下的那一瞬，她的相力徹底失控，指尖有一道相力洪流暴射而出，相力仿佛是化為了滾滾洪水，碾碎虛空，直接對著李洛所在碾壓而下。

這突如其來的攻擊，讓得李洛措不及防。

面對著那來自封侯強者的攻擊，他一時間連閃避的能力都失去了。

不過就當那相力洪水即將籠罩下來的時候,半空中突然有紅色的相力爆發而出，直接是化為了一面巨大的花瓣，花瓣如同一堵巨牆,不僅擋下了那道磅礴相力,甚至還將那股相力迅速的吸收了進去。

「郗嬋導師？！」

另外一側的魚紅溪站起身來，臉色有些凝重的盯著郗嬋那邊，顯然先前正是她的及時出手,化解了郗嬋突然對李洛的攻擊。

「魚會長，郗嬋導師怎麼了？！」李洛鬆了一口氣，急忙問道。

「她有些失控了。」

魚紅溪盯著郗嬋導師那眼瞳中閃爍的混亂與掙扎，柳眉緊鎖，道：「這股氣息，是異類的汙染，她曾經被異類汙染過？」

李洛心頭一震，有些難以置信的望著郗嬋導師。

郗嬋導師，竟然也被異類汙染過？！什麼異類，連封侯強者都能汙染？

對了，郗嬋導師一直都帶著面紗，這是在遮掩一些什麼嗎？

轟轟！

而在他們說話間，郗嬋導師無風自動,那漆黑眼瞳愈發詭異,她這一次的目光鎖定了魚紅溪，玉手一揚,只見得一道磅礴相力如長河般的湧現，下一瞬,一頭藍色巨虎自其中跳躍而出。

巨虎身軀上，還有著黑色的紋路在蠕動，那股兇煞滔天的氣勢，引得李洛頭皮發麻。

吼！

巨虎咆哮，虎爪對著魚紅溪拍下，虛空直接是被那股恐怖的力量撕開了一道道的裂紋。

魚紅溪仰首，她玉指迅速結印，而後化為掌印，神色肅穆的推出。

「赤花印！」

只見得赤紅相力滔天席捲，竟是化為了一道巨大的手印，而手印的中央，有一朵似是在燃燒的妖豔之花，驚人的相力波動隨之散發，震蕩虛空。

砰！

巨虎與花掌印相撞，狂暴的颶風於修煉閣內爆發，橫掃四方，不過好在修煉閣本就是封侯強者專用，防護能力做得極其的到位，所以倒是將這戰鬥的餘波給承受了下來。

巨虎被震退十數步，但旋即又是咆哮著衝出。

魚紅溪眉頭緊鎖，此時的郗嬋顯然狀態混亂，她不可能真的下死手，只能不斷的抵擋對方的攻勢，同時還得小心郗嬋混亂之下對李洛發動攻擊，在兩名封侯強者面前，相師境的李洛無疑跟螻蟻一般，一點戰鬥餘波就能將他抹滅。

而且她們的目的原本是幫助李洛煉製，如今她跟郗嬋打了起來，自然也就沒有餘力再給李洛提供相力來進行煉製，所以這局面持續下去，今天的目的也就泡湯了。

李洛這座奇陣也不可能一直的運轉下去，一旦隨著其核心力量消散，奇陣也會消失，到時候李洛顯然不可能再弄出一道相同等級的奇陣來煉製。

所以，這局面一下子就變得麻煩了起來。

魚紅溪心思急轉，如果實在不行，就只能將曹聖叫進來了，但到時候人多眼雜，難免多生波折。

而就在魚紅溪這般躊躇的時候，位於奇陣之中的李洛突然神色微微的有些變化，那是自奇陣中傳來了一些信息，顯然，魚紅溪與郗嬋導師的戰鬥餘波，也影響到了奇陣，繼而激發了奇陣的一些守衛能力。

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這座奇陣，功能還真是挺齊全。

這讓得李洛分外的感動，顯然兩人當初在煉製這座奇陣時，當真是傾盡了心血，將一切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因素都是計算在了其中。

於是李洛思索了一下，最後迅速的對著魚紅溪高聲喊道：「魚會長，把你的相力給我，我來制服郗嬋導師！」

魚紅溪聞言，怔了怔，這小子倒是好狂的口氣...

不過她也是果斷之人，在這種時候並沒有過多的猶豫，屈指一點，便是有著磅礴的相力呼嘯而出，灌入了那座奇陣之中。

也罷，倒是要看看，你這小子能做出什麼來。

第四百七十章中型聚靈壇

戰鬥結束的比想像的更快。

對方五支隊伍並不屬於同一座學府，彼此間也是勾心鬥角，大順風的情況下還能夠維持，可一旦局勢變幻,就直接成了一盤散沙，各自逃散。

所以不過短短十數分鐘的時間。

五支隊伍盡數潰逃。

其中有一部分人直接被淘汰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院級賽中，淘汰的方式有兩種，一是自身陷入無法戰鬥的重傷狀態，此時自身所攜帶的靈葫會直接激發出一道能量，將重傷者捲走,退出院級場。

而第二個就是自身所攜帶的靈葫被打碎,靈葫一碎,也就代表著失去了繼續參賽的資格。

所以在這院級賽中，靈葫不僅是用來收取天靈露的唯一道具，也是參賽的憑證。

山林間，隨著李洛他們這邊順利解決後，秦逐鹿，白豆豆，王鶴鳩等人也是自不遠處疾掠而來。

白豆豆到了這邊，先是看向虞浪，道：「你沒事吧？」

這傢伙剛才被對方十人圍追，那架勢連她都嚇了一跳，現在虞浪還安穩的站在這裡,倒是讓得她稍微的有點不可思議。

虞浪感動的道：「隊長你真好，這麼關心我。」

白豆豆沒好氣的道：「你這傢伙究竟幹什麼事情了？他們怎麼會那麼針對你？」

虞浪也很無語,道：「他們好像把我當成雙相者來對付了。」

「你？」

白豆豆一怔,旋即她眸光掃了一眼旁邊一臉沉痛的李洛，出於某種直覺,她感覺這種事情會不會跟他有點關係？

「姐姐,你還好吧？」

而當她在這裡想著的時候,白萌萌走了上來，抱住白豆豆的手臂，關切的問道。

白豆豆笑著搖搖頭，擁著妹妹，開始低聲交談起來。

李洛面色平靜，不過他感覺白萌萌在與白豆豆說話的時候，眼睛餘光似是瞟了他一眼，眼神似笑非笑。

李洛當即心頭一凜，這些女孩子一個個第六感都這麼敏銳的嗎？

剛想到這些，他就感覺到呂清兒也是靠近他，少女清麗動人的俏臉上帶著笑意，用僅有兩人的聲音說道：「這事情，是你在金龍道場裡面搞的鬼吧？」

李洛面龐略微有點僵硬，這也能猜到？是因為剛才那個傢伙是出自赤砂聖學府的原因嗎？

這些女孩子太聰明了，比虞浪難糊弄多了。

不過好在呂清兒笑吟吟的也沒有多問，話音一轉，對著虞浪問道：「快帶我們去那座聚靈壇看看吧。」

頓時在場眾人的目光都是不約而同的看向了虞浪,眼中帶著濃濃的好奇與期待,畢竟進入場地這麼久,他們還沒見到過一座聚靈壇呢。

「走著。」

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虞浪頓時精神抖擻起來，他抹了抹頭髮，揮手說道。

於是一行人於山林間迅速的出發，他們跟隨著虞浪在這片山脈裡面穿來穿去，即便他們全速而行，但依舊是約莫用了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才抵達虞浪所說的地方。

那是一道爬滿了綠藤的山體裂縫。

裂縫也就剛好容許一人穿過，再加上綠藤的遮掩，真的是讓人半點都注意不到。

「此前我剛路過此處時，就感覺到一點異樣，於是我仔細探索，感應，最終發現，在這山體裂縫之後，竟然就隱藏著一座聚靈壇！」虞浪眉飛色舞的說道。

李洛走上前，瞥了一眼山體裂縫前，那裡的泥土殘留著許些的尿騷氣，同時還有一些被衝斷的綠藤，正是這些綠藤的斷裂，才露出了其後的山體裂縫。

「你這力道挺厲害的。」李洛有點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虞浪發現聚靈壇的過程顯然並不是他所說的什麼膽大心細，而是這傢伙無意間在這裡尿了一泡，然後剛好衝斷了這些綠藤而已。

「過獎過獎。」虞浪乾笑一聲。

谷箮

李洛嫌棄的撇撇嘴，然後率先擠入山體裂縫，沿著那狹窄的小道往前走去，約莫走了百來步，他就從山體裂縫中走了出去，然後眼前的景象就令得他眼睛陡然一亮。

裂縫之後，是一座山谷，山谷內綠茵蔥鬱，而在山谷中央的位置，有著一方約莫十數丈寬的水潭，水潭極其的清澈，有淡淡的霧氣從中升騰而起，水潭內生長著一株株白色的異花，異香從中散發而出。

水潭內升起的淡淡霧氣，則是順著這些異花匯聚而來，最後在花瓣上面凝聚成溼氣。

當這些能量溼氣凝聚在一起時，就會誕生出天靈露。

「哇！」

此時白萌萌，呂清兒等人也是擠了進來，她們望著眼前這一幕，頓時驚喜出聲。

「好漂亮呀。」

「好濃鬱的天地能量。」

白豆豆則是數著水潭中的那些異花，最後驚訝的道：「一共有二十三株天靈露載體，這座聚靈壇，應該達到中型級別了。」

所謂的天靈露載體，就是指這些異花，因為只有經過它們的轉化，才能夠凝聚出天靈露，所以也被稱為天靈露載體，眼下這裡有二十三株載體，那就說明最終成形的天靈露，將會達到二十三滴。

而聚靈壇也有分級，被簡單的分為小型，中型，大型三個級別，越是級別高的聚靈壇，所產出的天靈露自然也會更多。

二十三滴天靈露的產量，已經邁入到了中型的等級。

秦逐鹿，王鶴鳩，伊粒沙等人也是面露喜色，他們這一路而來，已知曉天靈露找尋的困難，他們全隊人努力了大半天，也就才找到三滴，而現在在這座聚靈壇內，他們就能夠收穫二十三滴，可見其豐厚程度。

「不錯不錯。」

李洛也是讚不絕口，對著虞浪豎起大拇指：「你這次立了大功。」

中型聚靈壇，絕對算得上是難尋了。

虞浪謙虛的擺了擺手：「守護學府的榮譽，是吾輩義不容辭的責任。」

李洛滿臉笑意，看得出來心情是真的很愉悅，他抬起頭，在這座山谷的上方，有淡淡的能量霧氣凝結，仿佛是形成了一種肉眼不可見的薄膜，這也就令得人就算從高處俯瞰這座山谷，也很難發現其中的異象。

難怪這麼難找。

「不過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呂清兒突然微微蹙眉，道：「聚靈壇要被人以能量注入後，才會開始激活，繼而加快天靈露的誕生，這個時間將會持續一整夜，所以就算我們從現在開始激活，恐怕也得等到明天早上，才能夠收穫到天靈露。」

「而聚靈壇被激活後，將會散發異光，到時候這個位置就會被暴露。」

呂清兒盯著李洛，道：「雖然不知道到時候會有多少學府的隊伍被吸引過來，但不管如何，都必然是一場大戰。」

其他的人，面色也是漸漸的肅然起來。

「這不就是院級賽的機制嗎...以聚靈壇為誘餌，吸引各個學府間的隊伍展開戰鬥。」

李洛神色倒是平靜，顯然對這個結果早就有所準備，他望著眾人，笑了笑：「天靈露找尋太難，如果想要將更多的人送進龍骨島，我們只能依靠聚靈壇，如今眼下好不容易找到一座，這必然是沒有放棄的道理，另外，我也不打算跟其他的學府合作，繼而與他們共享。」

「我，要獨吞這裡的二十三滴天靈露。」

他平靜的聲音中，卻是有著一絲霸道之意。

「我贊同！」秦逐鹿咧嘴笑出聲來，他完全贊同由他們聖玄星學府獨佔此處，至於和人共享？那先嘗嘗他的拳頭夠不夠硬吧！

「你是總隊長，你說了算。」白豆豆也是頷首。

伊粒沙笑著點點頭。

王鶴鳩面無表情，雖然沒有說話，但顯然也是默認了。

見到眾人取得共識，李洛笑容愈發的燦爛，他拍了拍手。

「既然如此...那大家就做好準備，開始迎接第一次的聚靈壇守衛戰吧。」

「希望這一戰，能夠打出我們聖玄星學府的威風！」

第四百四十八章黑魚

隨著魚紅溪龐大的相力灌入奇陣，這座奇陣頓時發出了劇烈的轟鳴聲。

只見得一道道金色光圈於李洛的身前成形，宛如一座大炮管口般，直接對準了郗嬋導師。

而此時郗嬋導師眼瞳中的混亂依舊是在持續，她似是察覺到了危險的氣息，混亂的目光頓時投向李洛所在，屈指點下，斑斕的藍色巨虎已是踏碎虛空，對著李洛撲殺而去。

「小心！」魚紅溪連忙提醒，那好歹是封侯強者，舉手投足間就能斷裂山河，李洛那小身板，真是搽著就死。

此時的李洛，神色凝重，但出奇的他並沒有感受到那巨虎撲殺所帶來的危險氣息，他明白這應該是奇陣的原因，否則憑他那相師境的實力，現在早就被郗嬋導師那封侯強者的相力威壓鎮壓得動都動不了絲毫，更別提還想正面抗衡了。

他心如止水，心念一動，下達了這座奇陣的某個指令。

熊熊！

那一瞬，小無相火以魚紅溪提供的龐大相力為燃料，突然變得洶湧起來，而後火焰咆哮而出，自那一道道金色光圈中穿梭而過。

那金色光圈仿佛是具備著某種特殊的效果，看似浩瀚磅礴的火焰掠過後，卻是在不斷的縮小，數息後，待得熊熊烈火衝出最後一道光圈時，竟是變得只剩下拳頭大小。

那縷火焰呈現璀璨的金色，蜿蜒流動，隱隱看去仿佛是一條細小的火龍。

嗤！

金色的細小火龍與斑斕的巨虎相撞，那一瞬，斑斕巨虎瞬間被消融，而後直撲郗嬋導師。

郗嬋導師雖說此時處於混亂狀態，但封侯強者敏銳的直覺卻是讓得她條件反射般的運轉相力,磅礴相力於指尖繼續凝聚,壓縮,最後形成了一枚深藍色的水滴。

那水滴剛一出現，四周的虛空便是呈現一種塌陷的跡象，那模樣,仿佛水滴內蘊含著黑洞一般。

咻！

深藍色的水滴暴射而出，再度與那撲來的金色火線相撞。。

嗤！

然而即便是郗嬋導師已經施展出自身相當拿手的手段,可所取得的效果依舊不大,金色火線掠過,神秘如黑洞般的水滴再度消融。

下一瞬，金色火線直接是射在了郗嬋導師臉頰上。

面紗在此時瞬間化為虛無。

面紗之後,是一張極為漂亮的臉蛋，或許是因為自身水相的緣故，郗嬋導師的肌膚泛著水嫩的光澤,瓊鼻挺翹,紅唇緊抿,略微有點冷美人的氣質。

只不過更讓得人在意的是,在郗嬋導師的右側臉頰上，竟是紋著一條黑色的小魚紋身。

那條小魚的紋身格外的詭異,仿佛是具備著生命一般，魚尾時不時的輕輕擺動，黑魚的眼瞳泛著白光,隱隱有著極端邪惡，混亂,詭異的不祥氣息散發出來，光是看著,就容易讓人心神搖曳，生出種種負面情緒。

白皙潔淨的臉蛋上,生出一尾黑色小魚，倒是莫名的令得郗嬋導師有了一點妖豔的感覺。

而此時，那黑色小魚身上流淌出道道黑水，黑水往上遊動，不斷的鑽進郗嬋導師的右眼之中。

顯然，這條黑色小魚，就是郗嬋導師混亂的源頭。

「好強烈的異毒汙染！」

魚紅溪望著郗嬋導師臉頰上那詭異的黑色小魚，臉色頓時一變，因為那條黑色小魚，連她都是感覺到了一種強烈的危險氣息，她難以想像，這黑色小魚的汙染，究竟是什麼級別的異類留下來的。

谷嶖

難道是異類王嗎？！郗嬋遇見過異類王？！

不過更讓得魚紅溪在意的是，此時黑色小魚之外，突然出現了一道金色的光圈，如果仔細看去的話，那道細細的光圈仿佛是一條燃燒著火苗的火龍以口銜尾之勢形成了一個圓形。

淡淡的金色光圈環繞在了黑色小魚外，猶如是形成了一種封印般，漸漸的將黑色小魚散逸的黑色氣息盡數的封閉了起來。

那道光圈，顯然就是先前李洛以奇陣所爆發出來的金色火線。

郗嬋導師右眼中的混亂也是在此時開始迅速的消退，十數息後，她的雙目再度恢復了如水般的清明。

恢復的那一瞬，她第一時間抬起手掌，捂住了臉頰右側的那條黑色小魚紋身，白皙臉色陰晴不定。

魚紅溪的身影出現在了郗嬋導師前方，她盯著後者,問道：「郗嬋導師，你沒事吧？」

她的身體上並未散去湧動的相力，顯然還對其保持著一些戒備。

郗嬋導師如何察覺不到魚紅溪的防備，當即苦笑一聲，有些黯然的搖搖頭，然後看向奇陣中的李洛，道：「李洛，對不起，險些壞了你的事。」

李洛連忙搖頭，道：「導師不必介意，您也是因為幫我才導致身體出了問題。」

郗嬋導師沉默了一下，取出新的面紗將臉頰覆蓋，道：「你剛才的出手，似乎是將它暫時的封印了，這道封印倒是挺特殊，想來會讓它安靜一段時間。」

「我們還繼續嗎？」她問道。

魚紅溪看了李洛一眼，郗嬋導師顯然並不太想解釋她臉頰上那尾「黑魚」，想來這其中應該是有一些故事，不過既然她本人不願意說，他們顯然也不可能多問。

至於安全問題，想來學府高層應該是對此知曉的，這種異類汙染雖然有隱患，但郗嬋導師畢竟是封侯強者，正常情況下還是能夠對它造成壓制的。

「郗嬋導師沒問題的話，那就繼續吧。」李洛笑道。

魚紅溪見狀，也就不再多說，繼續回到原位。

郗嬋導師眼帘微垂，看得出來，經過先前的變故，她的情緒也是變得低落了許多，但此時為了李洛的煉製，她還是強行打起精神，運轉自身相力，再度開始了之前的灌輸。

煉製，則是在經過一場有驚無險的變故後，繼續開始了。

而接下來的煉製過程就乏善可陳了，過程很簡單以及無聊，李洛完全作為一個擺設，安靜的看著這座奇陣完成了整場的表演。

不過對此他沒有任何的意見，畢竟這是老爹老娘的心意，身為兒子，就只能乖乖的享受了。

所以，當一縷晨輝撕裂雲層，投射到這座龐大的學府中時。

煉製，終於是結束了。

龐大的奇陣光芒開始迅速的消失，李洛前方的那座金色鼎爐也是在消散，一縷金光從中徐徐的飛出，最後落在了李洛的面前。

那是一個金色的三角狀之物，其上遍布著晦澀古老的紋路，彼此交織，光是看去都讓人感覺到一種神秘之感。

李洛沒有細看，而是第一時間將其收起，丟進空間球內，然後站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

只是他的外表看上去平靜如水，可唯有他自己能夠知道此時他心中情緒是何等的激動。

小無相神輪成功煉製，那麼他距離自己的第三相，也就算是跨近一大步了。

第四百七十一章守衛戰

在決定了接下來的行動方針後，李洛等人也並沒有繼續拖下去，而是選擇直接激活這座聚靈壇。

激活的人選是白萌萌，因為激活者需要維持不動,源源不斷的將自身的相力注入到聚靈壇內，以此來攪動其中蘊含的天地能量，從而取到一種催化劑的作用。

而眾人中，白萌萌的實力的確算是最弱的，畢竟她本就不是戰鬥型的人員，更多還是偏向輔助,所以由她來負責激活聚靈壇算是最好不過，因為其他的人員，都需要在外面戰鬥，阻攔其他學府的人。

在眾人的注視下，白萌萌嬌軀如蝴蝶般輕盈的躍至水潭中心，裙擺如花團般的落將下來，漂浮在水面上，她本人也是於水面盤坐。

「開始吧。」李洛衝著她點點頭。

白萌萌雪白嬌俏的下巴輕點，而後便是有如星光般的相力自她的體內散發出來，湧入到了這座聚靈壇內。

隨著她的相力湧入，這座聚靈壇立即就有了極為激烈的反應，只見得五光十色般的天地能量綻放出光彩，古井無波的水面也是開始泛起道道漣漪，有一道道能量霧氣不斷的從水潭深處鑽出來,然後被那二十三株異花所吸收。

在那花瓣上面,點點溼氣愈發的明顯。

這是天靈露凝聚的徵兆。

不過眾人倒是沒有注意這個，而是目光都是投向了這座山谷的上方,因為伴隨著聚靈壇的被激活,那些絢麗的光彩也是投射而出,然後穿透了山谷上方的能量薄膜,映照在了天空上。

這下子,方圓百裡都能夠清晰看見這裡的動靜。

「真是動靜不小啊。」李洛感嘆一聲。

「這狗屁機制真是恨不得各個學府把狗腦子都給打出來啊。」虞浪罵罵咧咧的道。

「聖杯戰本來就是為了決出最強的學員與學府，當然不可能讓我們輕鬆了。」白豆豆倒是並沒感到有什麼過分的地方。

李洛笑著點點頭，道：「各位，聚靈壇已經激活，接下來就會到最麻煩的時候了，這種動靜，想必會吸引不少學府的隊伍匯聚過來，我們必然會陷入到以少打多的局面。」

「除非我們願意找一個合作者，共享天靈露，但我之前也說過，現在並非是共享的時候，因為這是我們院級賽的第一場大戰，這個時候一旦示弱，往後的路將會更難走，別人也不會畏懼我們。」

「所以，此次的艱難戰鬥，是為了以後搶佔聚靈壇時，別的學府會對我們更多一些忌憚。」

「我想,真正想要走到最後的學府,應該都是這樣的想法。」

眾人皆是點頭，如今院級賽上群雄薈聚，想要證明你是一頭雄獅，而不是平庸的群狼，那當然只能展現絕對的實力，從狼群中生生的殺出來。

李洛，顯然是想要成為別人敬畏的雄獅，這樣之後的路才會更順利。

「我們的任務，是使用任何手段，將那些覬覦這座聚靈壇的敵人拖住，只要能夠拖到明天凌晨，天靈露就會誕生，到時候萌萌立即將它們收起，而天靈露一旦被裝入靈葫，那麼就不會被掠奪，這個時候其他學府的隊伍自然會退走。」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院級賽上，天靈露一旦被人取走收入靈葫，那麼就無法被搶奪，也就是說，天靈露先取先得，只要入了你的袋，那麼就算是把你淘汰了，也無法搶得一滴天靈露。

不過想想也正常，畢竟聖杯戰存在的意義是為了磨練學員，同時激勵各大學府培養出更優秀的學員，這裡不是外界歷練，需要為了奪得寶貝而不惜手段。

學府間，終歸還是保留了一分溫和的。

至於彼此間的磨練，聚靈壇的機制已經算是做到了。

畢竟如果一座學府能夠在這種情況下守住一整夜而沒有被人突破，那麼他們自然是有資格享受這座聚靈壇所帶來的收益。

「萌萌，取得天靈露後，就發信號。」李洛對著水潭中央的少女說道。

「好的，另外也辛苦大家了，我就在這裡小小的偷懶一會啦。」白萌萌清純的小臉上露出甜美的笑容。

虞浪見狀，頓時眼睛放光，好觸動人心的笑容啊。

一旁的白豆豆則是在此時眼神凌厲的看來，道：「再敢對著我妹妹露出這種痴漢笑容，我殺了你。」

虞浪臉龐上的笑意頓時僵硬下來。

谷緩

「好了，各位，我們出去吧，接下來也要準備布防了。」

李洛拍了拍手，然後便是轉身，對著山谷之外而去。

其他人迅速的跟上。

...

而當山谷中的霞光沖天而起時，在這片山林的某處，一些匯聚而來的隊伍都是抬起了頭。

「霞光外溢，果然是一座聚靈壇，看這璀璨程度，說不得是一座中型聚靈壇。」人群中，一名身穿黃色衣衫的青年抬起頭，目光火熱的望著山林深處那沖天而起的漫天霞光。

在他身旁，其他人也是眼中充滿著貪婪與渴望。

「柳嘯，看來你們的情報的確沒錯。」

黃衣青年視線轉向一名面色蒼白的人影，正是柳嘯。

在此前的混亂戰鬥中，柳嘯倒是機敏的逃掉了，不過看樣子也受了不輕的傷。

而眼前的黃衣青年，則是他們赤砂聖學府此次一星院中的總隊長，其名為趙星影，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也算是處於整個一星院的頂尖那一批了。

「雖然一座中型聚靈壇收益很高，但如今那裡已經被聖玄星學府佔據了，情報我剛才也已經說了，他們可能擁有著兩位「雙相者」。」柳嘯聲音有些沙啞的道。

趙星影雙目微眯了一下，道：「一座學府四個院級中能夠出現兩個雙相者就已經是相當罕見了，如今這聖玄星學府光是一星院就出了兩個？說實在的，我對此抱有一些懷疑。」

「我也有些懷疑。」

柳嘯點點頭，道：「那個虞浪我不太清楚底細，可那個叫做李洛的人，的的確確是雙相，實力很強。」

趙星影目露思索之色，最起碼有一個雙相者麼...一個其實已經挺難對付了，如果那個李洛的雙相境界修煉到了天火聖學府那個鹿鳴的層次，那的確是很棘手的強敵。

憑他一人，未必有把握。

況且，還有一個不知真假的第二個雙相者。

「總隊長，這座聚靈壇，我們要搶嗎？」柳嘯有些忐忑的問道。

趙星影淡笑道：「既然遇都遇見了，怎麼可能就此輕易放棄。」

「不管他聖玄星學府的雙相者情報是真是假，但我們同樣有優勢，那就是我們可以找援軍。」

說著話時，他抬頭望向另外的方向，只見得那裡的山林間，有一道道人影縱躍疾掠，最後迅速的落向了他們這邊的方向。

「這邊的朋友，可是赤砂聖學府？在下聖瓏御學府，總隊長鄭復興。」那些人影中，一人挺身而出，是一名身軀魁梧如鐵塔的青年。

「在下天通聖學府，總隊長丁熾。」還有一名頭髮火紅的青年，也是笑著走出，衝著趙星影這邊拱手。

先前李洛他們擊潰的隊伍中，就有著這兩座學府的人，所以他們趕來最快。

趙星影望著來人，面龐上也是露出了燦爛的笑容。

他拱了拱手。

「在下赤砂聖學府總隊長趙星影，兩邊的朋友，可願意來談一談這座中型聚靈壇的歸屬問題？」

那兩名總隊長聞言，頓時笑了起來。

「樂意至極。」

第四百七十二章戰鬥部署

「通往山谷的方向，主要有三條道，我居中鎮守，儘量吸引對方的總隊長。」

「秦逐鹿,伊粒沙，你們兩支小隊負責左道。」

「白豆豆，王鶴鳩兩支小隊負責右道，你們這邊或許會更麻煩一些，因為我們之前放出了虞浪也是雙相的煙霧彈情報，對方大概率會加重對付你們這邊的力量，不過若是如此,對我們而言反而算是好消息，因為這能夠分散對方的力量。」

「當然麻煩的是,你們需要頂住更大的壓力。」

山谷之外，李洛在做著接下來的作戰部署。

「初步猜測可能會有兩三座聖學府參與對我們的圍攻，雖說人數上面我們有劣勢，但論起質量的話，我相信還是我們這邊更佔上風。」

他們這邊不提他這個頂尖戰力，秦逐鹿同樣很強，以他的實力換到其他的學府，足以擔任總隊長，而就算是在聖玄星學府，如果不是這一屆出了他這個異類，秦逐鹿依然能夠成為一星院的最強者。

而其他人,白豆豆，王鶴鳩這種,同樣已經達到了化相段第一變的頂峰。

如今的三路布置,拋除李洛這裡不算的話，秦逐鹿那邊的壓力可能會最小,而白豆豆,虞浪,王鶴鳩這邊，或許會承擔極大的壓力。

「要不要讓虞浪來我這邊？」秦逐鹿則是在此時說著。

他這邊更強，如果虞浪來的話，他還能夠為其分擔壓力。

李洛沉思了一會，搖搖頭，道：「你這邊有著優勢，就是需要你鎮守左道，如果你那邊能夠儘早打退敵人的話，才是最好的。」

「虞浪他們這邊，本來就是用來抗壓的，不用心疼他。」

虞浪翻了個白眼，敢情我就是個沙包。

不過他也明白眼下情況特殊，他們處於人少的劣勢，之前李洛放出的煙霧彈情報正需要他站出來分散對方的力量。

「各位，這是我們的第一戰，還望打出我們聖玄星學府的威風。」

做好安排，李洛微微一笑,衝著眾人拱了拱手。

眾人也都是一笑,然後便是不再多說，各自散去，前往所負責的區域。

呂清兒走在最後，美目水盈盈的盯著李洛，小聲的道：「李洛，你這邊沒問題吧？」

她其實知道，李洛作為已經顯露的雙相者，才是對方真正針對的目標，因為只要李洛這裡一旦出現問題，不僅對他們這邊士氣會造成極大的打擊，也會直接導致防線破碎。

李洛聞言，頓時道：「千萬別對一個男人說你有問題！」

「需要我留下幫你嗎？」呂清兒笑道。

李洛嚴肅的道：「呂清兒同學，請服從總隊長的指揮，不然就算你長得漂亮，我也會懲罰你的！」

「嘴貧。」

少女白了李洛一眼，這才雙手背在身後，充滿著青春活力的輕蹦著對著隊友那邊而去，留下那纖細窈窕的背影。

李洛欣賞了一會少女的背影，然後腳尖一點，相力迸發，身影則是掠上了一棵大樹的樹頂，在這裡，可見四周一片林海，這是他所選擇的戰場，能夠俯瞰這片山林的所有戰場。

他的目光投向了不遠處的山林，因為那裡開始有著一道道身影的出現。

人倒是不少。

李洛雙目微眯，看樣子，應該有三座聖學府的隊伍參與了此次的圍攻。

而在李洛注意到那些隊伍的時候，後者等人同樣是發現了立於林海之上，目光俯瞰而來的他。

諸多人影中傳出了一些騷動，而後一道黃衣身影突然沖天而起，他躍於林海之上，腳踏樹頂，迅速的接近了李洛這邊。

最後在距離李洛還有二十多米的位置停了下來。

谷晌

「這位想必就是聖玄星學府的李洛總隊長了吧？在下赤砂聖學府，趙星影。」黃衣青年面露微笑，拱了拱手。

李洛笑著點點頭，算是打過招呼了。

「沒想到李洛總隊長隱藏得這麼深，之前交流的情報中，可沒發現過伱身懷雙相。」趙星影說道。

李洛笑道：「我們學府已經暴露一個雙相了，總不能全部都暴露出來吧？」

「那位虞浪？」

趙星影輕笑道：「他真的是雙相嗎？」

「誰知道呢。」李洛笑起來。

「李洛總隊長，我也不與你說這些沒有意義的話...我只是想問，你們真的打算獨吞這座中型聚靈壇嗎？」趙星影問道。

李洛點了點頭。

「李洛總隊長胃口有些太大了啊。」趙星影皺眉道。

「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李洛笑道。

「我們這裡匯聚了三座聖學府，你覺得你們聖玄星學府吃得下？」

「總得試試。」

趙星影沉默了一下，道：「李洛總隊長，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赤砂聖學府可以選擇跟你們合作，我們聯手，其他兩座聖學府應該會知難而退。」

「這麼快就把盟友給賣了？」李洛有些驚訝。

「談不上盟友，本來就是為了聚靈壇湊起來的，如果和李洛總隊長合作也能夠獲得的話，那何必選擇他們？」趙星影倒是直接。

「就不怕我把這話告訴他們嗎？」

「他們又不會相信的，我也不會承認的，李洛總隊長不至於這麼天真吧。」

「想要多少？」李洛道。

「一半。」

李洛笑起來，道：「你的胃口也不小，看來是沒法談。」

趙星影無奈的道：「看來李洛總隊長對自己很有信心呢。」

「要不這樣...你們三位總隊長跟我交手一場，若是你們能贏，聚靈壇拱手相讓，若是輸了，那就乖乖退走，如何？」李洛淡淡的道。

趙星影眼中掠過一抹訝異：「你想要一打三？李洛總隊長，你真的很狂啊。」

「挑戰一下極限嘛。」李洛笑道。

「很讓人心動的方式，不過我選擇拒絕。」趙星影微微一笑，道：「我們明明有更大的人數優勢，為什麼要和你在這裡拼這個？」

「那可真是遺憾。」李洛說道，心中則是嘆了一口氣，對方也不傻啊。

「既然談不攏，那就算了，李洛總隊長，我代表赤砂聖學府，聖瓏御學府，天通聖學府，從現在開始，對你們聖玄星學府宣戰。」

趙星影盯著李洛，眼神漸漸的銳利起來。

「不過為了表示對你的尊重，我們三位總隊長，會如你所願，共同聯手對付你。」

話音落下，他輕輕揮了揮手。

頓時後方山林間，一道道相力，猛然爆發。

第四百四十九章魚魔咒

修煉閣的大門被打開。

李洛，魚紅溪，郗嬋導師三人也是走了出來，然後他們就見到門口的曹聖以及沈金霄。

曹聖連忙站起身來，衝著魚紅溪露出笑容：「煉製結束了嗎？都還順利吧。」

不過剛說完，他就感覺氣氛有點不太對，那是因為郗嬋導師異常冰冷的目光越過了他，投向了後面的沈金霄。

「沈金霄，是你搗的鬼吧！」郗嬋導師周身磅礴的相力在此時湧動起來，她直接是一步踏出，纖細玉手猛的一握，只見得沈金霄四周的虛空頓時有著裂痕浮現，藍色相力如洪水般的湧出，化為一片水罩，將沈金霄籠罩在其中。

恐怖的巨力自水中散發出來，瘋狂的對著沈金霄擠壓而去。

那裡的空間，都是被巨力擠壓得扭曲起來。

不過面對著郗嬋導師的憤怒出手，沈金霄神色卻是頗為的平靜，他的身軀上有赤紅的相力升騰起來，高溫瀰漫，瞬間就將籠罩而來的藍色相力蒸發，那赤紅相力升騰間，似是在其身後形成了一道暗紅色的赤影。

赤影生有四臂，兇氣瀰漫。

李洛見狀，眼神微微一凝，這還是他第一次見到沈金霄顯露他的相性，這是...炎魔相？

這種相性屬於火相的一種衍變，頗有些少見，但比起正常的火相，平添了幾分兇暴之氣。

沈金霄背後四臂炎魔伸出巨臂，對著面前虛空狠狠的一撕，那由郗嬋導師相力所化的相力囚牢便是被其生生的撕碎開來，沈金霄一步踏出，出現在了數十步之外。

「郗嬋導師，你這是要對我出手嗎？這可不符合學府的規矩。」沈金霄淡笑道。。

郗嬋導師眼神冰寒。

曹聖導師對於雙方的出手也是有些驚疑，但還是問道：「郗嬋導師,是出什麼事情了嗎？」

魚紅溪看了他一眼,道：「先前煉製時,郗嬋導師出了點問題，看來她懷疑是沈金霄導師的原因。」

曹聖導師眼神微凝，遲疑了一下,道：「是，是「魚魔咒」爆發了？」

魚紅溪眸光一閃,魚魔咒？就是郗嬋導師臉頰上的那條黑魚嗎？看來在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導師中,這並不是什麼秘密。

不過曹聖導師沒有過多的解釋,因為魚紅溪畢竟不是學府的人，有些事情他也不好隨意的透露,不然就算是違反了學府的規矩。

但魚紅溪同樣不是那種好奇心旺盛的人，所以並未追問。

倒是郗嬋導師怒意難平，一擊不中,便是爆發出驚人相力,又要出手。

但這一次她周身的相力剛剛湧現,便是被一股突然降臨的強大力量硬生生的壓了回去,與此同時，空間泛起波瀾,一道人影直接是出現在了場中。

「郗嬋導師，怎麼回事？」

現身的人，竟然是素心副院長,此時的她臉色嚴肅的盯著郗嬋導師等人，想來是感應到了此處爆發的相力波動,這才現身趕來。

曹聖導師見到素心副院長現身，倒是主動上前,將這裡發生的事情詳細的說了一遍。

「魚魔咒爆發了？」素心副院長聞言，眼神頓時一凝,迅速來到郗嬋導師身旁，不顧後者無奈的目光，雙手捧著她的臉蛋，強行摘下了面紗。

「咦？」

然後素心副院長就看見了郗嬋導師臉頰上那一尾黑魚之外的金色光圈。

「被封鎮下來了？好特殊的封印，莫非這是金龍寶行的秘術嗎？」素心副院長驚訝的出聲，然後看向了一旁的魚紅溪。

以往郗嬋導師的「魚魔咒」爆發時，都是她來幫忙封鎮，而這一次郗嬋導師臉頰上那一道神秘金環，封鎮力量比她出手時還要更強。

谷襗

魚紅溪聞言，剛欲說話，卻是聽到李洛輕輕咳嗽了一聲，於是她立即心領神會，輕笑道：「正巧我隨身帶了一道金龍寶行收藏的「封鎮捲軸」，先前情況緊急，也就只能用上了。」

「多謝魚會長了。」素心副院長感謝道。

魚紅溪笑著擺了擺手。

郗嬋導師將面紗戴上，冷聲道：「我懷疑是沈金霄暗中施展了手段，令我的「魚魔咒」爆發，我覺得有必要對他進行徹查！」

沈金霄聞言，笑道：「曹聖導師可是看了我一個晚上，我想我應該沒那個本事在曹聖導師眼皮底下搞出什麼事情吧？」

曹聖導師遲疑了一下，還是說道：「我一晚上的確在防備著他，但他並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舉動。」

沈金霄微笑的看向郗嬋，道：「郗嬋導師，我知道這些年你一直都對我心懷怨憤，但當年的事情真的是一場失誤，我為此也向你屢屢道歉，但你卻從未接受。」

「不過你的「魚魔咒」是誰種下的，你應該最清楚不過，所以也希望你不要以此來含血噴人，這個罪名,我可擔當不起。」

郗嬋導師眼中的寒意幾乎是要凝結成冰,雙手緊握。

一旁的李洛則是在此時開口問道：「那不知道為何沈金霄導師你會出現在這裡？而且還等了一個晚上？本來情況好好的，結果你一來就出了變故，如果說你沒有一點嫌疑，似乎也不太可能吧？」

沈金霄平靜的道：「我來這裡，的確是想要看看你在搞什麼東西，畢竟一個小小相師境，卻是請來了兩名封侯強者協助，我不得不懷疑你是不是有著想要將什麼麻煩帶進學府，繼而影響學府立場的目的。」

「或者，你現在可以當著副院長的面，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你在煉製什麼嗎？或者你煉製的東西究竟有什麼作用？」

李洛盯著沈金霄的臉龐，笑著搖搖頭：「無可奉告。」

沈金霄道：「所以為什麼不是因為你煉製的某些東西，導致了郗嬋導師失控呢？說不定，你才是罪魁禍首呢？」

郗嬋導師目光冷冽的投來：「沈金霄，閉嘴。」

沈金霄淡淡一笑，也並未多說什麼，而是直接轉身離去。

素心副院長眸光看向曹聖，道：「曹聖導師，先麻煩你送魚會長離開學府吧。」

曹聖連忙點頭。

魚紅溪則是笑了笑，今天的事情顯然是學府內部的一些問題，她身為金龍寶行的人的確不適合留在這裡，所以在衝著李洛頷首示意後，便是款款而去。

曹聖導師屁顛顛的跟了上去，但是又不敢靠得太近。

隨著他們離去後，素心副院長方才拉著郗嬋導師走到一旁，做了一些交流，這才離去，而走時她只是看了李洛一眼，也並沒有審問他今夜找了兩名封侯強者究竟是在煉製什麼。

隨著眾人皆是離去，場中也就只剩下郗嬋導師跟李洛了。

李洛誠懇的道：「導師，對不起，給你帶來了一些麻煩。」

雖然他也不清楚郗嬋導師那失控究竟是什麼原因，但如果他不找郗嬋導師幫忙的話，那種事情應該大概率就不會出現了。

「與你無關。」

郗嬋導師搖搖頭，而後她邁開腳步，沿著青石小道對著外面走去。

李洛猶豫了一下，也是跟在她的身後。

兩人安靜的行走於清晨的林間小道上，如此好半晌後，李洛聽見了郗嬋導師幽幽的聲音傳來。

「李洛，你知道我為何會被異毒汙染嗎？」

第四百五十章魚魑王

對於郗嬋導師為何會身中異類汙染這件事，李洛心中的確是非常的在意，所以當前者這話說出來後，他立即就露出了傾聽模樣。

「你應該知道在我們學府鎮壓的那座暗窟深處，有著一個極其可怕的異類的存在吧，龐院長這些年不敢離開暗窟，親自坐鎮最深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防備這個存在。」

「那是一位異類王。」

「你可以將其稱為「魚魑王」。」郗嬋導師提起這個名字時，眼眸中有著陰霾與懼意浮現。

「魚魑王？」

李洛喃喃一聲，異類王啊...那可是堪比王級強者的恐怖存在，一旦讓這種級別的異類王出現在他們的世界上，恐怕整個大夏都將會化為死亡之地，如今眼前這些繁華生機都將會破滅，那是真正的生靈塗炭。

「當年魚魑王曾試圖打破暗窟，走向大夏，而學府自然是不可能將這個禍害放出來，於是雙方展開過極為激烈的戰鬥。」

「雙方博弈多次，後來學府組織了一場大圍剿。」

「那場大圍剿，不僅學府紫輝導師盡數參與，甚至還特意邀請了大夏其他的封侯強者，這其中，就有著你的爹娘。」郗嬋導師看了一眼李洛。

李洛聞言，臉龐上頓時浮現出驚愕之色，想來他是沒想到連他老爹老娘都參與過那次的行動。

「只不過那次的大圍剿，最終還是以失敗而告終，而也就是那次的行動後，學府定了一個規矩，如果不是真到萬不得已時，不再邀請外界強者進入暗窟。」郗嬋導師緩緩說道。。

「這是為什麼？」李洛很是不解，雖說聖玄星學府底蘊雄厚，實力超群，但能有幫手總歸是好的吧？

「因為在針對異類的時候，有時候人多，不見得就是好事，反而會變成禍事。」郗嬋導師平靜的說道。

「異類是由無數負面情緒凝聚而成，它能夠勾動人心深處的負面情緒,特別是異類王...它們的汙染太過的強大,而外界的強者實力固然強橫,但內心陰暗者也不在少數，這些人，很有可能會在與異類王的接觸中,被悄無聲息的感染。」

「所以，鎮壓暗窟這種事,有時候反而是學府裡面這些年輕的學員們,會比外面那些歷經無數爾虞我詐的人更加的適合...畢竟,心性終歸是要純粹一點。」

「當初那場大圍剿，到了最後的時候,那些被汙染的強者反戈一擊，反而是讓我們損失極大。」

「當時那種混亂下，「魚魑王」險些打破暗窟,但好在最終被龐院長抵擋了下來,當然,不得不說,你爹娘也給予了很大的助力，他們的確很厲害,這一點連龐院長都是親自認可了的。」

李洛心緒湧動，沒想到當年在暗窟中竟然還爆發了如此驚天動地的大戰，而他的一些疑惑也是在此時被解開,比如為何學府每年在鎮壓暗窟這上面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甚至許許多多的學員性命，但他們都未曾向大夏其他的勢力發出過求援。

原來是曾經被拖累過一次。

「而我臉上的這道「魚魔咒」,就是在那個時候，被異類王「魚魑王」所留。」

郗嬋導師深吸一口氣,道：「當時「魚魑王」被龐院長以及你的父母聯手所阻，它最終分出九道化身而逃,而我與沈金霄一組，聯手追上了一道化身，我二人本是啟動了封鎮之術，試圖將這道魚魑王化身鎮壓封印。」

「但或許是魚魑王其他的化身也是遭遇了阻擊，於是這道化身開始轉變為真身。」

「其實此時「魚魑王」也已受創，即便是真身降臨，憑藉著封鎮之術依舊是能夠困住它一時半會，這個時間大概率是能夠拖到院長他們趕來的。」

「但是...沈金霄對魚魑王心生懼意，導致封鎮被破，而後他趁我與魚魑王交手時獨自後撤...憑我一人，自然不可能是「魚魑王」的對手，如果不是關鍵時刻院長趕來，我或許早已殞命暗窟之中。」

「可即便最後保下了性命，卻也被魚魑王種下了「魚魔咒」，這是它最為擅長的手段，即便是封侯強者也會被汙染，若不是當時院長全力出手幫我封鎮，恐怕要不了太久，我就會徹底被汙染。」

「從此以後，我就帶上了面紗，不敢讓人看見臉上的「魚魔咒」。」

李洛神情複雜的聽著郗嬋導師說著這段往事，雖然導師的聲音很平靜，但他依舊是能夠感覺到其中的兇險以及被汙染後的憤怒與絕望。

谷呌

「這沈金霄，真是個狗東西！」

李洛咬牙罵道，顯然這就是郗嬋導師與沈金霄的恩怨來由了，難怪郗嬋導師對沈金霄有諸多的針對，原來當年也是被沈金霄給坑了一把,這個仇,不可謂不深。

想來如果不是因為學府的規矩，郗嬋導師恐怕早就與沈金霄決一死戰了。

「事後他的辯解是他當時已經發過撤退的信號,只是我執意要留下，這才導致雙方出現了分歧，未能聯手抗敵。」

「豬狗不如！」

李洛怒斥，雖然表現誇張了點，但心中的確是抱著不少的怒意，這沈金霄真是個畜生，明明坑了郗嬋導師，還在這裡強詞奪理，指責是郗嬋導師未能與他同時撤退。

「學府應該把這個敗類驅逐！」他忿忿不平的道。

郗嬋導師淡淡一笑，道：「這種事情本就是爛帳，很難說得清楚，畢竟當時就我二人在那裡...所以就算是學府，也不知道如何處理這種事情，最後經過諸多討論，只是斥責了沈金霄。」

「太便宜他了！龐院長老眼昏花！」

郗嬋導師搖搖頭，道：「此事學府有學府的立場，不過我也說過了，未來時機到了，我自己會來解決這個恩怨，而到時候只希望學府不要幹預就好。」

李洛微微沉默，誠摯的道：「導師，未來有這個機會的話，一定要加上我，經過您這事後，我對沈金霄的厭惡以及仇恨已經再度加深了！」

「這麼好打不平？」郗嬋導師輕笑一聲。

李洛搖搖頭，憤怒的道：「主要是這畜生害得郗嬋導師這麼漂亮的臉蛋，現在每天帶一個面紗來教導我，這讓我損失了多大的眼福？」

「......」

郗嬋導師美眸虛眯的盯著李洛：「李洛，你這膽子是真的大，連導師都敢調戲？」

李洛痛心疾首的道：「這都是學生的肺腑之言，導師這麼漂亮，帶著面紗實在暴殄天物。」

對於他這種誇張模樣，郗嬋導師眸子中也是忍不住的浮現出許些笑意，她如何不知曉，李洛這樣只是想要讓她低落的情緒好受一些。

「行了。」

她伸出手，揉了揉李洛的頭髮。

「真想要幫我，這次聖杯戰就拿一個最強一星院學員回來吧，因為這會算做是我的成績，到時候我就能夠藉此向學府申請一些東西...」

「有了那些東西，我或許就可以找機會跟沈金霄了斷一下了。」

「可以嗎？」

望著郗嬋導師那清澈剪水雙瞳中帶著的一絲絲請求，李洛也是收斂了笑意，然後緩緩的點了點頭。

「但我也希望導師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

「最後一刀，讓我來捅。」

第四百七十三章混戰起

當不遠處山林間諸多相力爆發時，這場聚靈壇守衛戰，也就正式的拉開了。

李洛的神色倒是頗為的平靜，並沒有因為對方的人數優勢就有所變色,畢竟這早就在預料之中。

他的目光只是盯著前方，伴隨著那些相力爆發時，三道人影已是掠上林海，他們身上所散發出來的相力，皆是已經達到了化相段第二變的層次。

趙星影也在其中。

顯然，這三人，就是此次來攻的三座聖學府的總隊長。

實力倒的確算得上是強橫了。

不過也並不意外，好歹也是其他聖學府一星院中的扛鼎者，他們自身的天賦本就不弱，再加上學府給予的修煉資源，所以如果要說有誰是庸人的話，那也太小看其他那些屹立各國的聖學府了。

而如今這三人聯手，倒是不可小覷。

在李洛的注視下，三道人影迅速縱躍而來，最後出現在了十數米開外。

趙星影面帶微笑的注視著李洛，然後指著身旁魁梧的青年說道：「李洛總隊長，這位是聖瓏御學府的鄭復興總隊長。」

「這位是天通聖學府的總隊長丁熾。」

李洛平靜頷首，他當然知道趙星影這是故意想要給他製造壓力。

三名總隊長，皆是實力不弱。

「李洛總隊長,其他的話我也不多說了,只問一句,你們是真的想要獨佔這座聚靈壇嗎？」那名為鄭復興的魁梧青年聲音低沉的說道。

李洛點了點頭。

「李洛總隊長，這裡的動靜會吸引越來越多的學府注意,他們或許不會主動出手，可一旦你們這邊的防線出現問題，必然就會引動他們，到時候局面將會變得更為的混亂,你確定你鎮得住場子？」天通聖學府的總隊長丁熾說道。

李洛笑道：「所以我需要一些進展來立威。」

趙星影笑了起來：「李洛總隊長的意思，不會是想要拿我們三人來立威震懾其他學府吧？」

「不行嗎？」李洛反問道。

丁熾諷刺的道：「李洛總隊長以為自己是景太虛還是孫大聖，或者鹿鳴呢？你真有這麼強，三大奪冠熱門怎麼沒你的名字？」

「可能從今天之後，就有了。」李洛認真的回道。

三人皆是啞然，而後便是不再說話，三道雄渾強悍的相力已經是從他們的身軀上升騰起來，滾滾相力，仿佛狼煙湧動。

趙星影的相力呈現暗金色彩，相力之中，隱隱有著金色的藤蔓光影如巨蟒般的揮舞，那藤蔓閃爍著金屬般的光澤，顯得無比堅硬，那是金藤相。

鄭復興的相力呈現黑色，有牛魔低吼，爆發出刺耳音波，那是大力牛魔相。

丁熾相力火紅，釋放著霸道高溫，腳下的樹木直接是被點燃,那是火相。

三大總隊長直接是在此時將自身相力盡數的爆發，然後三人幾乎是同時暴射而出。

他們並沒有傻乎乎的選擇一個人上去試探李洛的深淺，因為那沒有必要，不管李洛究竟是真的很強還是強裝聲勢，他們的目的都只有一個，將他擊潰，搶奪聚靈壇！

而李洛是聖玄星學府的總隊長，只要他這裡一敗，聖玄星學府的隊伍自然士氣大跌。

索！

趙星影率先發動攻勢，只見得暗金相力自其掌心噴湧而出，竟是化為一條條如巨蟒般的金色蔓藤，閃電般的對著李洛咆哮而去。

尖銳的破風聲響起。

李洛見狀，腳掌一跺，木相之力運轉而起。

「萬樹之縛！」

腳下的大樹頓時仿佛是在此時復活了一般，樹藤飛快延伸，直接與那金色蔓藤相撞。

頓時間金光，木屑漫天飛舞，煞是好看。

此時一道黑光裹挾著煞氣撲近，只見得那鄭復興大手中有一柄黑色巨斧閃現而出，嘴中爆發出刺耳咆哮聲，一斧斬下，驚人的力量在此時爆發，連虛空都是在此時被震得微微扭曲。

李洛身影不動，手掌一握，金玉玄象刀閃現，刀光一閃，便是與那鄭復興手中的巨斧相撞。

鐺！

谷釋

金鐵聲響徹，狂暴的相力衝擊波爆發開來，四周的樹林紛紛斷裂。

「火炎珠！」

側方突然有著熾熱的相力波動襲來，只見得一團赤紅的火球相力裹挾著滾滾高溫，直接對著李洛面龐撲來。

噗！

李洛嘴中有水相之力凝聚，繼而化為一道水矢噴射而出，與那熾熱火球相撞，頓時兩者紛紛湮滅。

短短不過數息，雙方便是兇悍交鋒，你來我往皆是毫不留情。

而面對著三人的圍攻，李洛卻是並沒有半點退避，反而是選擇了一種最為霸道的硬碰硬。

任何攻來的攻勢，都是被他強硬的化解。

體內的水光相宮內，那一汪水相相性所化的水池在此時掀起波瀾，水池內，那一輪大日也是在綻放著光明。

木土相宮，一株立於一片褐土中的青翠欲滴的相力樹輕輕搖動，有綻放著光亮的樹葉脫落，而後升空而起。

兩座相宮內的相性之根，皆是為李洛提供著源源不斷的相力。

鐺！

玄象刀刀鋒又是將一記重斧劈斬擋下，李洛望著那左右兩側再度攻來的趙星影與丁熾，手掌突然緊握刀柄，只見得刀身上有相力高速流轉，形成了鋒利異常的水芒。

體內的兩道相力，融合在一起。

雙相之力爆發！

嗡！

只見得一道宛如彎月般的水芒刀光於虛空間劃出，水芒術在李洛水光相力的增幅下，本就擁有著極為強悍的切割力，如今再藉助著玄象刀的鋒銳，刀鋒過處，虛空都是留下了一道淡淡的痕跡。

這一刀，異常兇猛。

而趙星影三人同樣是有所察覺，當即眼神皆是一凝，但他們同樣是身經百戰之人，知曉此時無法退避，所以一聲暴喝，相力盡數爆發，三人直接合力發動攻勢，與那刀光相撞。

鐺！

狂暴的衝擊波爆發。

李洛身影震蕩，而反觀那趙星影三人，皆是在此時被震退了十數步。

三人的面色徹徹底底的變得凝重起來。

「水相，木相...好霸道的雙相之力，原來李洛總隊長還真是身懷雙相。」趙星影聲音低沉的道。

他們四人皆是處於化相段第二變的層次，但在先前的交鋒中，李洛的相力之強，明顯是壓制了他們所有人一頭，這一點，也就只有擁有著雙相的人能夠做到。

畢竟兩座相宮，那所能夠容納的相力，也比他們更強。

如果不是三人聯手，而是單獨對戰，剛才的交手中，他們必然已經有人開始受傷。

聽著趙星影的話，李洛則是並未回答，只是面露微笑，手中刀鋒緩緩的抬起，對著三人輕輕一抖。

趙星影道：「李洛總隊長，你的確很強，單打獨鬥我們都不是你的對手，可現在的局面，光是你強，恐怕也沒多大的作用。」

「我們的隊伍在另外兩路突進，只要到時候他們取得成果，依然能夠進入到聚靈壇內，而你這裡，我們雖然打敗你有些難度，可拖住伱，恐怕並不算太難。」

「而且你應該也能感覺到，這附近開始有其他學府的隊伍在出現，他們都在看我們爭鬥，你就不怕兩敗俱傷後，便宜了別人？」

「所以這個時候，你還不願意讓利出來嗎？」

面對著趙星影這番帶著威脅的話語，李洛眼神依舊平靜。

「我相信我的同伴，你們想要闖過他們的阻攔，未必會比我這裡容易。」

「而且...我說了，那些看戲的無關緊要，只要我將你們三人擊潰，這座聚靈壇，再無人敢染指。」

聽到李洛此話，趙星影三人的面色也是徹底的變冷了下來。

「那我們今日倒是要看看，究竟是你李洛的雙相之力更強，還是你這嘴巴更硬了！」

第四百五十一章出發之前

當李洛回到宿舍房間後，他第一時間便是取出了「小無相神輪」，此前在修煉閣內畢竟有郗嬋導師與魚紅溪在場，他不好過多的觀摩，雖說對於兩人他已經有了一些信任基礎,但有關於他這第三道後天之相的隱秘，還是儘可能少讓外人知道為好。

此次煉製而出的「小無相神輪」外形有點呈現三角狀，其上遍布著極為複雜古老的淡淡紋路，這些紋路仿佛是形成了某種神秘的陣勢一般，將神輪所覆蓋。

不過以前的小無相神輪上有多達上百的孔竅，用以放置諸多材料,但這一次的神輪上面卻沒有那麼繁瑣，而是僅僅只有兩道被諸多神秘紋路環繞的六角凹槽。

顯然，兩道凹槽，應該就是需要放置一主一輔的兩種相性材料。

只不過，這材料比起以往的那些，就要顯得更為的珍稀與昂貴了。

如果說之前那一次煉製後天之相的材料走的是數量，那麼這一次，就得走高品質的質量了。

按照李洛此時對神輪的感應，怕是得需要封侯級的材料。

「封侯級的材料...」

李洛面露沉吟之色，而後有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這種級別的材料想必就算是在大夏金龍寶行總部裡面都很難找尋，而且其價格，必然是天價。

但好在的是，他只需要兩道，不然如果真如同上一次煉製後天之相時需要上百的數量，恐怕真是把洛嵐府賣了都搞不齊。

可就算是兩道,也不是一時半會能夠搞定的事情啊。

不過此事倒也不算是特別緊迫,畢竟第三相需要拜將境的實力,他現在雖然已經邁入到了相師境最後一個階段，但距離突破到拜將境,依舊還有一段距離。

李洛手掌撫摸著神輪，片刻後揮手將其收入空間球內，而這段時間，他正好需要好好想一想，這第三相究竟應該如何配置。

李洛取出紙筆，在上面畫了三個圈，第一個圈裡寫上了「水光」二字，第二個圈裡寫上了「木土」二字。。

這就是他如今體內的雙相。

從某種角度來說，李洛這雙相，其實都有點偏向輔助以及控制類，雖說他憑藉著主輔的特殊性，能夠將自身施展的相術威力增強，但有時候李洛也得承認，如果光論起攻擊性的話，水光，木土確是要稍微差一點。

當然，從其他的角度，它們足以將這種差距彌補便是。

如果一開始他能夠自由選擇的話，他大概率是不會選擇這些相性的，可沒辦法，水木二相，都是為了他的身體著想，因為這能夠最大限度的減少後天之相入體所帶來的那些後遺症。

不過以前那是因為李洛底蘊太弱，所以只能以這種法子來化解後遺症，但等到他能夠將第三道相宮填上時，他應該已經踏入到了拜將境，這個境界，怎麼說也算是登堂入室了。

所以這第三相的選擇，李洛就能夠自由許多。

李洛敲了敲桌子，那些偏向輔助類的相，恐怕接下來就不必再考慮了。

於是他握住筆，在那第三個圈內寫上了兩個字。

「攻伐。」

這將會是他第三相打算走的方向，不論是火相，金相還是雷相，或者一些萬獸相，都在他的選擇範圍中。

至於最後如何選擇，就看究竟能夠搞到什麼對應的材料吧。

或許，那聖杯戰上，會有一些很不錯的獎勵呢。

...

谷恧

第二日，姜青娥也是到了學府，並且上門找來。

「你的煉製還順利嗎？」

兩人散步於湖邊，姜青娥身姿欣長，戰裙下的長腿白皙得亮眼，一邊走路時她還在詢問著昨日的煉製，李洛之前邀請魚紅溪，郗嬋導師時，也曾與她說過。

李洛目光掃過湖水，清澈的湖水倒映著姜青娥的大長腿，然後他又看了看身旁的實物，在心中做著哪邊更白更長的判斷時，嘴上卻是沒有停頓的直接將昨天發生的事情盡數說了一遍。

包括郗嬋導師所中的「魚魔咒」，雖說這種信息算是隱秘，但對於姜青娥，李洛相信她會守口如瓶。

「我感覺是沈金霄搞的鬼，雖然我沒有證據。」李洛聳了聳肩。

「他那個時候出現在那裡，終歸是會有些嫌疑的。」對於沈金霄，姜青娥也並不掩飾她的厭惡。

「倒是沒想到當年暗窟竟然還爆發過那種大圍剿...而且連師父師娘也參與了。」

不過很快她的注意力轉向了另外的地方，道：「郗嬋導師跟沈金霄有這麼深的恩怨，對我們而言倒是好事，未來送他上路時，也能夠多一個幫手。」

李洛笑著點點頭，也虧得沒人偷聽兩人的講話，不然怕是臉都能嚇白，這兩人路子也太野了，直接在學府裡商量未來怎麼送一位紫輝導師上路...

姜青娥從空間球中取出一個箱子，遞給李洛：「這是蔡薇姐幫你採購的一批靈水奇光，七品，五品都有。」

李洛趕緊接過來，這批靈水奇光倒是來得及時，有了這些靈水奇光，這段時間他的水光相倒是提升不大，依舊是下七品的層次，距離上七品還有一些距離，但五品的木土相卻是進展迅速，按照他的估計，或許在聖杯戰開始前，木土相就能夠進化到六品，這無疑會讓得他的實力再度獲得一些提升。

「明天學府應該就要組織參賽人員動身了，據說是通過相力樹來進行傳送，所以我們會離開大夏一段時間，洛嵐府那邊的諸多事宜我都安排好了，有蔡薇姐在，應該不用擔心，至於安全問題，袁青供奉回來後，那裴昊也會老實一段時間。」姜青娥說道。

李洛點點頭，有姜青娥在，洛嵐府那邊真是能夠省他無數的心思。

「李洛...」

李洛轉過頭，發現姜青娥眸光在眺望著如明鏡般的湖泊，金色的眸子倒映著水光。

「等聖杯戰過去，你就來到聖玄星學府將近一年時間了...」

「嗯。」李洛點頭。

「時間要到了。」

姜青娥微微偏頭，眸光注視著李洛，唇角泛起一抹笑意。

「你做好準備了嗎？」

李洛明白她說的是什麼，聖杯戰結束，待得明年年初...就是洛嵐府的府祭了。

那個時候，一切壓抑許久的火星，都將會在那時候徹徹底底的爆發。

洛嵐府也將會迎來決定命運般的一刻。

迎著姜青娥的眸光，李洛臉龐上也是浮現出一抹笑容，他緩緩的點了點頭。

「不管誰想要毀了洛嵐府，我都要...」

「弄死他。」

第四百七十四章兩路

<!--go-->當李洛與趙星影三人激戰在一起的同時，這片山林的其他兩條通往山谷的主要方向，同樣是在爆發著激烈的戰鬥。

林間空地上，兇悍狂暴的相力自秦逐鹿體內轟然爆發,若有若無的虎嘯聲從他的體內傳出，相力升騰間，有著一頭遠古兇虎的光影浮現。

他手持重槍，宛如猛虎下山，攻勢極其兇悍的與三名對手激鬥在一起。

那三名對手，皆是化相段第一變的實力,不過雖然他們人數佔據著上風，可在與秦逐鹿的交手間,卻是被逼得節節敗退。

秦逐鹿的實力毋庸置疑，若是單打獨鬥，就算是那趙星影也未必是他的對手，如今這三座學府的總隊長都是去圍攻了李洛，自然也就造成了無人鉗制秦逐鹿的局面。

所以在交鋒後不久，三座學府就只能聚集了三名最強的學員來聯手對付秦逐鹿。

可是，效果也並不算是特別的好。

這秦逐鹿本就兇悍異常，相力雄厚，戰鬥風格霸道，而且在他的身上，還覆蓋著一層寒冰甲，那層寒冰甲散發著格外精純的寒氣,不僅令得秦逐鹿防禦大增,而且有時候他們的攻勢落在上面,皆是會被寒氣所阻擾。

這無疑是令得秦逐鹿如虎添翼。

這層煩人的寒冰甲,是秦逐鹿小隊中的一個漂亮女孩所施加的，從這寒冰甲散發的精純寒氣,就可以看出她必然是擁有著高品冰相。

如今的三人，也只能咬牙堅持,儘可能的拖住秦逐鹿，以期盼其他的地方能夠出現突破點。

只不過，這個突破點在這個方向，似乎有點難。

伊粒沙小隊早已是主動出擊，他們阻截了對方數人，再加上秦逐鹿小隊這邊殷月給予的支援，倒是將對方堵得不能動彈。

值得一提的是呂清兒這裡，因為秦逐鹿獨自迎敵，殷月也是協助伊粒沙那邊，所以她是一人迎上了對方五人，只不過這五人之中都並沒有各自的隊長，因為他們的隊長都已經被秦逐鹿一力阻攔。

所以這五人的實力，都未曾達到化相段。

但呂清兒，自從她的冰相提升到下八品後，她的修行速度也是與日俱增，再加上她那金龍寶行大小姐的身份，各種學府內外的修煉支援加持下，如今她的等級已經追上了除了秦逐鹿之外的其他紫輝小隊隊長，達到了化相段第一變的實力。

空地林間。

呂清兒周身寒氣縈繞,腳下枯葉有冰霜瀰漫,她清麗的臉頰此時充斥著冷淡，那覆蓋著冰蠶絲的纖細雙手上，冰晶在不斷的凝結。

在其對面，五道人影面露忌憚。

但呂清兒卻是沒與他們磨蹭，雪白寒氣相力突然從其體內爆發，玉指結印，直接凝結成漫天鋒利冰梭，然後便是鋪天蓋地的對著前方五人覆蓋而去。

同時紅唇微啟，竟是吐出了滾滾寒霧，霧氣於這片林間瀰漫開來，不僅遮掩了對方的視線，同時寒氣侵蝕間，也令得對方速度減緩。

一時間，五人明明人數佔據優勢，卻是被她逼得只能狼狽防禦。

所以整體而言，秦逐鹿他們這一路，局勢佔優。

但是，白豆豆，王鶴鳩，虞浪他們那邊，卻沒有這種好運氣了。

因為虞浪那所謂「雙相者」的身份，三大學府派出了更多的隊伍去對付他們。

「一，二，三...六支小隊？」

山林間，虞浪望著那迅速對著他們這邊疾掠而來的身影，稍微數了一下，就發現對方來了六支小隊，當即臉色難看：「完犢子了，我們才兩個小隊，怎麼擋得住這麼多人？」

「你怕了？」白豆豆斜瞥了他一眼。

虞浪連忙搖頭，道：「開玩笑，我怎麼會怕？我是在想應該怎麼辦，畢竟對方人數有著絕對的優勢，我們這點人未必擋得住，如果真讓他們衝過去，進到山谷裡面，那我們就功虧一簣了。」

谷葻

白豆豆秀眉微蹙，道：「沒辦法，只能儘量拖著。」

虞浪思索了一下，道：「我的意思是，正面抗衡人數差距太大，我們還是儘量要避免這一點劣勢。」

白豆豆一怔，道：「你有什麼辦法？」

這虞浪實力雖然算是墊底，但有時候腦袋瓜子還是很機靈的。

虞浪咧嘴笑起來：「正面不好打，那就用其他的方法。」

「比如說...」

他的目光看向了一旁面無表情的王鶴鳩，道：「關門放毒！」

王鶴鳩嘴角抽搐了一下，怒道：「不會用詞就別說話！」

「不要在意這些細節。」

虞浪連忙說道：「你的毒相，其實很適合眼下的局勢與環境，對方雖然人多，但如果將你的毒氣運用好的話，應該可以將他們的人數削減一些。」

王鶴鳩皺眉道：「我的毒氣並沒有霸道到可以肆意將他們毒倒的程度，而且如果他們之中有身懷木相，水相這些解毒相力的人，也能夠很快將侵入體內的毒氣所化解。」

「另外毒氣也需要在一種封閉的區域，才能夠效果最大化。」

虞浪說道：「特殊的環境可以人為製造。」

「我只想知道，如果能夠將他們引入到一片封閉區域，你的毒，能讓他們減員嗎？」

王鶴鳩微微沉吟，最終道：「我有秘法可以短時間增強毒氣中的毒性，如果真能有一個封閉的環境，雖然不至於讓他們撲街，但必然也會讓他們付出代價。」

「那就好。」

一旁的白豆豆杏目看向虞浪，道：「你要出去當誘餌？」

虞浪感慨道：「對方已經將我誤認為是第二位雙相者，所以也只有我才能夠有這個誘惑力讓他們來追擊我。」

「到時候我將他們引入指定位置，你們也不用顧忌我，直接放毒，不然機會稍縱即逝。」他提醒了一下。

王鶴鳩看了他一眼，皺眉道：「我的毒不是開玩笑的，你的實力本來就弱，到時候毒氣蝕體，恐怕會吃不小的苦頭。」

虞浪撓了撓頭，有點無奈的道：「那也沒辦法啊，一旦對方有所察覺，那就功虧一簣了。」

王鶴鳩望著這個往日裡從未被他放在眼中的虞浪，眼神略微有點觸動，這傢伙雖然平日裡吊兒郎當不靠譜，但關鍵時刻，竟還有這種奉獻精神。

白豆豆看向虞浪的目光也是有點柔軟，聲音都變得緩和了許多，道：「你自己小心點。」

她倒沒有阻攔，因為這個時候的確是需要有人挺身而出，而虞浪，是最適合的人選。

虞浪瀟灑的擺了擺手，他站起身來，迎著眾人那罕見的有點敬仰的目光，這一刻他感覺自己是那麼的偉岸。

不過他忍了一下後，還是認真的對著王鶴鳩問道：「我覺得你以前看我有點不太順眼，所以你確定你的毒不會把我毒死掉嗎？」

王鶴鳩面色一黑，狠狠的瞪了虞浪一眼：「老子還不想被素心副院長株連拉清單。」

虞浪這才放心的鬆了一口氣，而後身影縱躍而出。

「我去了。」<!--over-->

第四百七十五章關門放毒

「呔，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從此過,留下買路財！」

山林間，正當柳嘯等人不斷縱躍前行時，虞浪的身影出現在了前方的土坡上，一聲暴喝如雷，眼神睥睨。

如此氣勢，頓時讓得那柳嘯一驚,急忙讓眾人放緩速度，提醒道：「小心,他就是虞浪，有可能是聖玄星學府第二位雙相者！」

聽到此話，其他眾人神色也是有些變化，他們這裡能夠清晰看見遠處林海上雙方總隊長的激烈交鋒，那個李洛顯露出來的實力讓所有人都心驚，因為連他們三位總隊長聯手，都未能佔得半點的上風，可見這雙相之強。

如果眼前的虞浪也是跟那個李洛相同的實力，即便他們人多，恐怕都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但他們也並未真被虞浪嚇得就不敢上前，畢竟來時他們就已經做好了這種準備，所以當即只是放緩速度，然後呈包圍狀對著虞浪圍攏而去。

只要將其包圍住，就算他真是雙相者,在這麼多人圍攻下,也會露出疲態。

不過他們剛動,那虞浪卻是飄身而退，同時傳來譏嘲聲：「真當小爺傻嗎？」

「另外我奉勸你們，此路不通，如果你們執意從這條路走，那就別怪我手下無情了。」

柳嘯冷笑道：「虞浪，如果你真是雙相的話，為何不顯露實力，讓我們開開眼，你這麼躲來躲去，難道是個假貨？」

虞浪洒然一笑，道：「還真被你猜對了。」

「警告我已經給了，聽不聽就看你們自己了。」

他運轉相力，身影飄忽不定，踏風而行，倒是很有一些高手的氣勢。

柳嘯臉色變幻不定，最後還是一咬牙，道：「追上去，我們不可能撤走的，不過都保持一點謹慎，他肯定還有隊友。」

其他人皆是點頭,而後身影便是縱躍而出。

這般追逐持續了一會,柳嘯終於是忍耐不住，開始下令發動相力攻勢。

於是一道道相力攻擊猛然破空而出,如暴雨般的對著前方的虞浪傾瀉而去。

面對著如此攻勢，虞浪也是頭皮發麻，不過他明白此時不能露半點怯，於是精神高度集中，風相之力盡數的爆發，身影飄忽，如風中柳葉，將那一道道相力攻勢盡數的躲避。

如此身法，倒是顯得異常的敏捷。

而在不遠處，密林中躲起來的王鶴鳩，都澤北軒等人見到這一幕，倒是有些驚訝：「這傢伙的身法還挺厲害的。」

「那是彌爾導師教的「御風術」，在這一道相術的修行上，虞浪是我們小隊中進展最快的人。」白豆豆說道。

王鶴鳩，都澤北軒略微有些無語，這傢伙究竟是有多怕死，才會這麼認真的修煉這種保命的相術。

「他們要進入預定區域了。」在那旁邊一直沒有什麼存在感的辛符突然提醒道。

所有人都是身體緊繃起來。

而在不遠處，虞浪又是險之又險的避開了一波相力攻勢，腳掌凌空踏出，仿佛是有這一縷微風馱著他的身軀，讓得他飄飛出了十數米，落入到了一片有些凹陷的密林中。

後方柳嘯等人直接是撲了進去。

就在他們衝進的那一瞬間，叢林中的戚蘿子突然出手，只見得她相力盡數爆發，化為無數蔓藤暴射而出，然後將那些茂密樹枝盡數的纏繞，短短片刻間，這片林間就被密封了起來。

而王鶴鳩站在密林的高處，他立即爆發自身相力，頓時形成了滾滾毒霧。

毒霧略顯刺鼻，一經湧出，四周的樹葉就開始出現腐蝕枯萎的跡象。

王鶴鳩身後，白豆豆，邱落同時出手，風相之力爆發，化為狂風，狂風席捲，捲起毒氣，對著那座凹陷的密林中瘋狂的灌了進去。

毒氣湧來，虞浪首當其衝，當即腦袋就泛起了陣陣眩暈。

同時後方的柳嘯等人也察覺到不對，急忙喊道：「有詐，快破開四周的密林！」

但此時措不及防下，陣型已是變得有些混亂起來。

不過也不是所有人都被毒氣影響，在這些人中，不乏水相、木相這一類擁有著解毒效果相性的學員，他們立即運轉相力，化解毒氣，同時開始破壞四周的密封。

谷嚀

這一幕，也被白豆豆他們看在眼中，當即急道：「王鶴鳩，你這毒氣毒力不夠啊！」

王鶴鳩面色發黑，道：「這種隔空發散毒氣，本來毒性就弱許多！」

一旁的辛符插嘴道：「我曾見過擁有毒相的封侯強者，毒氣散發，可瀰漫一座城市，所有生機為之斷絕，你這也太弱了一些。」

王鶴鳩煩躁的道：「你也知道那是封侯強者！我一個相師境的毒相，能做到這種程度已經是極限了！」

不過他也知道此時他這裡最為的關鍵，於是在遲疑了幾秒後，突然一咬牙，取出匕首，忍著痛在他的身體表面割了幾刀，頓時有鮮血滲透出來。

他雙手結印，鮮血化為血霧升起來，竟是與那些毒氣形成了融合。

頓時毒氣變得更為的粘稠與暗沉。

毒氣在狂風的裹挾下，繼續湧向下方密封的密林中。

虞浪繼續首當其衝，頓時暈眩感愈發的濃鬱，四肢也變得有些無力起來，不過他明白自己是因為相力最弱，所以被毒氣侵蝕更為厲害，而後面其他的那些人，未必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這小毒鳥有點不太行啊。」他嘀嘀咕咕的道。

「還是不夠！」

而在山坡上方，白豆豆看了幾秒，皺眉說道。

王鶴鳩有些不耐，剛欲說話，突然眼角餘光見到白豆豆抽出了一柄小刀，頓時汗毛倒豎，喊道：「白豆豆，你想幹什麼？！」

「你早說放血能夠增強毒性不就行了？你瞧瞧伱，放這麼一點血出來，餵蚊子嗎？婆婆媽媽，還是不是男人？！」白豆豆柳眉倒豎，問道。

「你下不了手，我來幫你！」

她聲音一落，直接一刀就砍在了王鶴鳩的後背上，頓時間鮮血如水流般的流淌了出來。

「啊，我操！白豆豆你瘋了？！」

王鶴鳩面龐痛得扭曲起來，竟是連風度都不顧了，破口大罵。

「都澤北軒，快攔住她！」他急忙道。

一旁的都澤北軒面色有點尷尬，他也被白豆豆這果決兇狠的下手驚了一身冷汗，但現在的情況比較特殊，他也不能真的阻攔白豆豆，所以只能當做沒聽見。

「別說話了，不要浪費你的血！」辛符好心的提醒道。

王鶴鳩簡直有種吐血的衝動，但好在也明白現在不是指責的時候，急忙運轉相力，將血液蒸發，然後與毒氣相融。

這一次毒氣就變得格外狂暴起來。

滾滾毒氣翻騰，仿佛是毒龍在咆哮，在狂風的席捲下，灌入了下方封閉的密林中。

這一波毒氣，格外兇狠，位於最前方的虞浪搖搖晃晃，直接是一頭栽倒了下去，同時心中大罵：「這狗日的小毒鳥不會真的把我給毒死了吧？」

而好在倒下的不只是虞浪，後方那些追擊的隊伍中，同樣有人承受不住，開始紛紛倒下。

而唯有柳嘯等一些相力較強的人扛了下來，並且將四周的密封盡數的破壞，然後紛紛退出這片毒圈。

但此時他們的人數已經是銳減。

山坡上，白豆豆手握長槍，英姿颯爽，風相之力湧動，衣袍獵獵作響。

她先是看了一眼倒下去的虞浪，似乎他還在爬動著，於是放下心來。

「各位，該我們動手了。」她語氣微寒的說道。

都澤北軒，辛符，邱落等人聞言，相力也皆是在此時爆發。

而後，她一馬當先，仿佛御風鐵騎，以一種凌厲的姿態，對著柳嘯等人發起了衝鋒。

第四百五十二章沉重的送行

翌日的聖玄星學府，氣氛異常的隆重。

學府中央的位置的相力樹下，人海湧動，幾乎所有學員都是匯聚於此，沸騰聲直衝雲霄。

一道道火熱的目光都是投向了最前方的位置,在那裡，有一批精神抖擻的學員氣勢昂揚，整裝待發。

正是此次將會參加聖杯戰的聖玄星學府代表團。

代表團自四個院級中選出，幾乎都是每個院級中的紫輝學員。

李洛站在一星院的隊伍裡，他望著廣場上黑壓壓看不見盡頭的人群,也是忍不住的有些感慨，在這種氛圍下，的確是讓人忍不住的熱血沸騰。

「我感覺我的人生將要開始起飛了。」

在李洛心潮湧動的時候，他的旁邊傳來了一道感嘆的聲音。

李洛斜瞟過去，便是見到虞浪面色潮紅，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樣。

「幾個菜啊，喝成這樣？」李洛笑了笑，道。

虞浪冷哼一聲，道：「李洛，你不要得意，我感覺等聖杯戰結束，我就會成為聖玄星學府一星院那個最靚的仔,到時候會有無數漂亮的女同學，學姐感受到我虞浪的魅力。」

「她們一定會在這裡歡呼著英雄的歸來！」

「你從我這裡奪走的最受學府女生歡迎的稱號，我一定會親自再拿回來！」

李洛剛要說話,突然想到什麼，於是摸了摸下巴,道：「英雄都是需要慘烈來襯託的，你確定你接受得了？」

虞浪毫不猶豫的道：「不管將要面對什麼，我虞浪都毫無畏懼！李洛，你根本不知道,經過這將近一年的錘鍊，我已經是什麼樣的鐵漢，所以不管多大的風暴，我都能夠承受！」

李洛豎起了大拇指：「虞浪，你終於成長了，我相信你在此次的聖杯戰上，一定會璀璨亮眼的！」

面對著李洛這突然的鼓勵以及誇獎，虞浪卻是有點狐疑的看來：「怎麼感覺你又想坑我？」

李洛皺眉沉聲道：「你這樣說話讓我很寒心。」

虞浪撇撇嘴，你這黑心腸的蛆，信你才怪。。

當兩人這邊有一搭沒一搭說著廢話的時候，場中的氣氛固然變得高漲起來，李洛他們抬頭，原來是素心副院長以及一眾學府的高層盡數的現身了。

這一次高層的現身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齊，可見學府對於聖杯戰究竟是何等的重視。

在那高臺上，素心副院長上前一步，目光掃視全場，而此時場中的沸騰聲音也是漸漸的安靜下來。

「諸位聖玄星學府的學員，今天我們學府的代表團將會啟程參加聖杯戰，這是東域神州上面所有學府中最高級別的盛典，至於它有多重要...我想，或許我們需要請一個人來為大家做說明。」素心副院長溫潤清澈的聲音，響徹在每一個人的耳邊。

所有學員都是疑惑的看來，繼而有些竊竊私語響起，在這種場合，還有人比素心副院長更有資格嗎？

在那一道道疑惑的目光中，素心副院長手中有一顆水晶珠子緩緩的升起，數息後，水晶珠迅速的擴張，化為了一道水晶鏡面，鏡面流轉，漸漸的趨於黑暗無光之色。

李洛注視著那水晶鏡內的黑暗，心頭卻是微微一動。

然後他就見到黑暗在漸漸的消退，似是有光芒在其中湧現，一道盤膝而坐的人影，於黑暗中浮現，同時也出現在了水晶鏡中，被所有學員看得清楚。

青衫，白眉，中年男子。

他盤坐黑暗之間，仿佛是一座擎天山嶽，即便是天地崩塌，依舊會被他支撐起來。

赫然是李洛在暗窟中見到過的龐千源院長！

「果然...」李洛忍不住的一笑，在這聖玄星學府，能夠讓素心副院長都保持著恭敬的，除了這位還能有誰。

不過因為龐千源院長已經有好些年沒有於學府中出現，所以當他的身影出現在水晶鏡中時，很多學員都是面露疑惑，不過他們又能夠隱隱的感覺到那道人影身上散發出來的一股恐怖氣勢，所以也不敢擅自討論。

而此時，素心副院長的聲音，響了起來：「諸位學員，看起來需要我為大家介紹一下...這一位，便是我們聖玄星學府的院長，龐千源。」

這話一出，無數學員瞬間面露震撼。

轟！

下一刻，震耳欲聾的驚呼聲於廣場上響徹起來。

所有學員徹底的騷動與沸騰了，他們目光震撼而敬畏的望著那水晶鏡中出現的青衫中年，在聖玄星學府內，這位院長大人，就是一個傳說，特別是對於最近幾年才進入到聖玄星學府的學員來說...

這些年龐千源從未出現在學府內，這就導致很多學員對他的認知都只存在於諸多的口口相傳之間。

據說這位院長大人，是整個大夏唯一的一位王級強者！

王級啊，這在諸多年輕的學員眼中，簡直就是傳說中的境界，而聖玄星學府能夠在大夏有如此特殊的地位，也完全是這位院長大人一手鑄就！

谷辧

只不過讓很多學員遺憾的是，他們至今，都未能親眼見到過院長。

然而誰能想到，在今日...龐千源竟然出現了！

雖然是鏡面投影，但那是貨真價實的院長啊！

「院長！」

「院長！」

無數排山倒海般的歡呼聲，響徹了起來。

其實不止是這些學員情緒難以控制，就連學府的許多金輝，銀輝級別的導師，都是帶著一些激動的望著水晶鏡中的那個青衫中年。

沒辦法，在聖玄星學府，這位院長就是信仰。

水晶鏡中，青衫中年望著那些年輕而激動的面龐，飽經風霜的臉上也是有著一抹笑容浮現出來，而後他伸出手掌輕輕虛壓一下，頓時廣場上的騷動便是在頃刻間消失。

所有人都是目光灼灼的望著他。

「很遺憾我只能以這個形式來出現在大家面前，我這個院長，的確是很不負責任，希望小傢伙們不要在意。」

水晶鏡中，龐千源的笑聲傳出，那聲音中似是有著天塌不驚的沉穩，令人莫名的安心。

「不知不覺又是四年了，又到了聖杯戰開啟的時候。」

「如果是一般的情況，或許我依舊不會現身，因為我所處的境況需要我時刻保持全部的警惕，但聖杯戰不一樣，它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一天。」

「你們想要知道為什麼嗎？」

龐千源的眼神在此時漸漸的變得幽深起來。

「因為我需要龍骨聖杯，聖玄星學府，也需要龍骨聖杯。」

「當然我明白，不止是我們聖玄星學府需要，東域神州上面的每一座學府都需要它...」

「但是我沒有那個能力去管其他的學府，我只知道，每年聖玄星學府中，都會有年輕的學員殞命在暗窟之中，他們明明還有著那麼好的年華，可卻永遠的埋葬在了陰冷昏暗的暗窟之中。」

「你們知道，這麼多年來，聖玄星學府的暗窟中，究竟埋葬了多少學員嗎？」

龐千源緩緩的閉目。

這一刻，廣場上無數學員聽見了樹葉扇動的聲音，他們抬起頭，看向了那棵遮天蔽日的相力樹西南的一角，那裡的樹葉在譁啦啦的抖動著，他們能夠看見，在那每一片樹葉上面，都銘刻著一張年輕的臉龐以及名字。

那些，是犧牲在暗窟中的學員。

這一年年下來，那裡每增加一片樹葉，都代表著聖玄星學府少了一名學員。

廣場上的氣氛，不知不覺變得沉重了起來。

此前他們一些人還只是覺得聖杯戰爭奪的或許是有關於學府的榮譽，可此時龐千源直接是將血淋淋的真實掀開在了他們的眼前，他們爭奪的不是榮譽，是接下來四年學府內可以減少的學員損失。

那是一條條與他們一樣的鮮活生命。

甚至，說不得就在下一次暗窟的開啟中，他們中的一些人，就會再也無法走出暗窟。

而這場聖杯戰，決定著龍骨聖杯的歸屬，從某種意義而言，這還決定著接下來幾年他們的命運。

沉重的氣氛中，許多的目光開始轉向高臺上的代表團。

李洛則是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這些目光中，有著許許多多的希冀與感激在湧現出來。

在這種氣氛下，就連虞浪都保持不了嬉皮笑臉，漸漸的收斂了笑容。

他沉默著看向李洛，問道：「我們能夠拿到龍骨聖杯嗎？」

「誰知道呢。」李洛嘆了一口氣。

虞浪抿了抿嘴巴。

「李洛。」

「嗯？」

「如果在那聖杯戰上，你覺得我有什麼作用能夠幫到你的話，不用在意有什麼後果，就算是把我當做誘餌拋出去，我都會接受的！」

李洛眨了眨眼，笑容稍微的有點尷尬，他連忙打著哈哈。

「你這話說得，我會這麼對好兄弟嗎？！」

第四百七十六章一刀

山林間，戰火四起，激烈而混亂。

三條通往聚靈壇的路途都在爆發出極其狂暴的相力波動。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也終於有著其他學府的隊伍開始出現在這片區域,他們先是眼神火熱的看了一眼這片山脈深處綻放的漫天霞光，然後視線就投向了那些戰鬥爆發地點。

他們並沒有立即就參與到這種爭鬥中。

一是趕來得太倉促，隊伍還沒有完全的集結，二就是這個時候插手容易導致那戰鬥的雙方停手，反手針對他們，所以聰明的人現在都是按耐不動，靜等局勢發展。

最好的結果是那雙方兩敗俱傷，這樣他們就能夠撿果子吃。

而更多的目光，還是匯聚向那一片林海上，因為那裡最醒目，同時大家也能夠清晰的看出，那才是主戰場，特別是那個聖玄星學府的總隊長所顯露出來的...雙相。

這讓得他們都是暗暗心驚，此前誰都不知道，這聖玄星學府竟然還藏著這麼一張王牌。

以一敵三，沒有落半點下風，如此戰鬥力，簡直驚人。

不過隨著眼下被吸引而來的其他學府隊伍越來越多，這種拖下去的局勢，對於聖玄星學府而言並不算有利。

唯有快刀斬亂麻，顯露出足夠震懾人心的力量，才能夠斷絕其他學府隊伍的貪念。

但是,聖玄星學府，真的有這樣的力量嗎？

蔥鬱林海上，山風席捲而過,刮動樹林，猶如是形成碧綠色的浪潮滾動。

四道人影腳踏綠浪,裹挾著雄渾相力，刺耳的破風聲宛如悶雷般於山林間迴蕩，每一次相力的爆發，都將一些大樹樹頂直接盡數削斷。

伴隨著戰鬥的持續，這片遼闊的林海，都被削出了一些空洞區域。

「金藤拳印！」

趙星影面色凌厲，一拳轟出，只見得金光呼嘯間，道道金藤咆哮而出，迅速凝結在一起，形成一道約莫數丈的拳印，裹挾著雄渾巨力，一拳轟向李洛。

然而面對著趙星影的攻擊，李洛則是神色平靜，手持玄象刀，划起波光粼粼的刀光，一刀劈斬而下。

嗤啦。

金藤拳印直接是被一分為二，化為漫天金色光點消散。

趙星影見狀，嘴角微微抽了抽,盯著李洛手中那柄有些斑駁的直刀時，眼中顯露出惱怒與忌憚。

他的金藤相本就有著堅不可摧的特性，可先前的屢屢攻勢，皆是被李洛藉助刀鋒之力盡數的斬碎，那柄刀，自帶某種神力，李洛看似輕飄飄一揮，卻依然是爆發出了相當驚人的力量。

顯然，李洛手中那柄刀必是金眼寶具，而且還是其中的上品！

李洛身懷雙相本就棘手，如今再手持如此神兵，更是麻煩得很。

鄭復興，丁熾的身影出現在了趙星影左右兩側，此時的他們，面色也是布滿著凝重，經過先前的交鋒，他們已經是深刻的體驗到了眼前李洛的厲害。

他們三人即便是聯手，也未能取得半點的優勢。

無論他們施展何等狂暴的聯手攻勢，都被李洛盡數的化解。

而且，他們也能夠感覺得出來，李洛在找尋機會想要對他們逐個擊破，因為單獨對碰的話，他們沒有一個人是李洛的對手，唯有三人聯手，才能夠將李洛的攻勢所緩解。

好在三人雖然是第一次聯手，但都是具備著豐富的戰鬥經驗，所以很快就形成了初步的默契，才讓得李洛的想法始終沒有實現。

但三人也明白，憑他們三人的力量，恐怕還真是無法擊潰李洛。

趙星影眼目閃爍，他突然掃了一眼四方山林，在那些地方，能夠看見一些其他學府的隊伍在觀望，他微微沉吟，突然喝道：「其他學府的朋友，如果你們對這座中型聚靈壇有興趣的話，可以此時選擇與我們合作，事後可按貢獻分配！」

既然他們三人無法打敗李洛的話，那就將局勢再攪混一些。

此時只要再加入一些學府，他相信即便是李洛，也扛不住。

趙星影的大喝聲在山林間迴蕩，倒是引得一些隊伍隱隱有些騷動，此前他們不敢隨意的插手，害怕這兩方突然掉頭對付他們，而如今趙星影主動邀請，倒是一個不錯的契機。

谷蠢

只不過他們也並沒有立即就做決定，顯然還是在遲疑之中。

李洛同樣沒料到這趙星影如此的乾脆，也是忍不住的一笑，道：「再找幫手，你們可就分潤不了幾滴天靈露了。」

「總比沒有好。」趙星影淡淡的道。

「李洛總隊長，現在越來越多隊伍趕到此處，局勢已經很混亂了，你真的不打算考慮一下我之前的提議嗎？只要你願意將這座聚靈壇分潤我們一些，我們聯手，自當無憂。」他問道。

李洛笑著搖搖頭。

「差不多了。」他突然說著。

趙星影眼神微冷的看來，道：「什麼差不多了？」

「人差不多夠多了。」李洛指著那些觀戰的隊伍。

「什麼意思？」趙星影緩緩說道。

李洛認真的回答道：「先前人不多，就算打敗了你們靠口耳相傳恐怕震懾力也不夠，所以我覺得等人多一點，效果會更好一些。」

趙星影忍不住的怒笑出來：「李洛總隊長的意思，是剛才在陪我們玩耍了？」

「那倒不是，你也太妄自菲薄了，玩耍談不上，但是可以說是熱身。」李洛解釋道。

而後，他也不再理會三人眼中升騰而起的怒意，面色反而是漸漸變得愈發的平靜，五指緩緩的緊握住玄象刀略顯粗糙的刀柄。

在他的體內，相力泡已經修煉到能夠凝聚出十一顆的境界，距離最高層次也就僅有一顆之遙。

只不過這十一顆相力泡中，有兩顆是毒氣泡，並不敢隨意的動用。

而其他的九顆相力泡，則是在此時瞬間破碎了七顆。

滾滾相力自其中呼嘯而出，同時李洛兩座相宮內，同樣是升騰起了雄渾相力。

兩道相力迅速的相撞，融合。

雙相之力！

李洛目光如水，突然有一股極其強大的相力從其體內爆發，相力流轉，漸漸的覆蓋了手中的玄象刀，刀身之上，相力如水波般的流動，又帶著昂揚的生機。

金玉玄象刀在此時發出了細微的嗡鳴聲。

仿佛是一種淡淡的滿足。

而刀身在震動的時候，有一道藍翠相間的相力光環，凝鍊而出，環繞刀身。

「合一境？！」

這一道相力光環剛出現，趙星影三人便是猛然變色，顯然也是有眼力勁的。

「接得下這一刀，聚靈壇讓給你們，又有何妨？」

但李洛沒有給他們過多震撼的時間，他言語平淡，緊握刀柄，而後一刀斬下。

「千流水刀術。」

平靜的聲音響起，仿佛不帶一絲一毫的波瀾。

可伴隨著這一道平靜聲音落下時，天地間卻是有了波瀾綻放，那一瞬，仿佛是一道光線於雲層中湧現，刺目璀璨。

那是一道約莫十數丈左右的水流刀光。

刀光掠出，林海瞬間被抹平。

這一霎，那諸多觀戰的人眼中，皆是有一抹驚駭之色升騰而起。

第四百五十三章出發

李洛也沒想到原本是一場歡喜的送行，結果這位龐院長一出來後頓時就變得沉重了起來。

不過他也明白，龐院長並沒有任何的誇大，他只是將所有的事實都擺了出來，即便這些事實或許也有不少人是知道的,但有時候不到關鍵時刻，或許很多人會選擇忽視，畢竟人對於殘酷的東西總是會不由自主的去迴避。

寂靜的廣場上，有風拂過，但卻無法將那沉重壓抑的氣氛吹散。

水晶鏡中，龐千源注視著寂靜的廣場中，緩緩道：「我原本不想在這種時候說這些話，因為這會給我們參戰聖杯戰的學員帶來壓力，但是，我只能如此，我需要你們背負著聖玄星學府的未來去進行這一次的徵戰。」

「這不是一場比賽，而是一場帶著殘酷的戰爭。」

李洛凝視著龐千源的身影，他隱隱的感覺到，這位龐千源院長如今帶著一點的急迫感，這是因為什麼？是暗窟深處的局勢在不斷的惡化嗎？如果他們帶不回龍骨聖杯，未來的聖玄星學府，又會如何？

他的心中輕輕一嘆,可龍骨聖杯的競爭並非易事,他們也只能竭盡全力的去爭奪。

「其他的話,我也不多說了,我只有一個要求，或者說是請求...」

他的目光轉動,投向了高臺上的李洛他們所在的位置，他們，將會代表聖玄星學府出戰。

龐千源的神色變得肅然起來，他對著他們，微微的彎身，垂首。

「盡你們一切的能力，把龍骨聖杯帶回來，你們，將會是學府的英雄！」

「聖玄星學府的院碑上，將會永久的銘刻著你們的名字。」

「當然，最重要的是...我會替那些未來可能會埋葬在暗窟之內的學員們，感謝你們。」

當那最後一句話落下的時候，水晶鏡突然劇烈的波動起來，而後歸於黑暗，龐千源院長的身影也是徹徹底底的消失而去，唯有他的聲音，還在廣場中迴蕩。

廣場中,依舊寂靜無聲。

所有人都是沉默了下來，氣氛沉重壓抑。。

素心副院長抬手，水晶珠落回她的手中，她望著場中這氣氛，也是有點無奈，果然，指望院長調節氣氛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行事素來簡單粗暴，直接是將這巨大的壓力拋了出來，壓在這些將會代表聖玄星學府參戰的學員身上。

不過好在這些學員本就是學府中最精銳的，他們應該是能夠承受得了這種壓力。

素心副院長緩緩道：「多餘的話，我也便不多說了，唯有一句。」

她的目光，看向了李洛他們所在的方向。

「望諸君，凱旋。」

廣場上，無數學員的臉龐在此時漸漸的有著情緒匯聚而來，他們的眼睛不知不覺變得通紅了一些，下一刻，震耳欲聾的吶喊聲，響徹整個學府。

「凱旋！」

「凱旋！」

素心副院長指尖結印，一道相力光柱爆發，融入到了後方龐大的相力樹之內，而後所有人都是見到有一截粗壯如巨蟒般的樹枝垂落下來，樹枝閃爍著奇光並且還在此時迅速的蠕動。

短短片刻間，就化為了一面青木門戶。

伴隨著嘎吱的聲響，門戶緩緩的開啟，其內光芒湧動，不知通往何處。

「從這裡進去，你們就會進入到聖杯戰的場地，當然，我也會全程陪同你們。」素心副院長指了指打開的青木門戶，然後又是一笑，她輕輕一揮手，那相力樹上一面面約莫十數丈左右的碧綠樹葉緩緩的展開，其上晶光湧動，猶如是形成了一面面綠色光鏡。

「不要擔心學府的大家會看不見你們的精彩表現，這些靈葉鏡會將你們在聖杯戰中的行跡都投影出來，所以，把你們的所有本事都施展出來，讓我們學府從現在開始，一直都處於歡呼之中吧。」

聽著素心副院長那帶著蠱惑般的聲音，代表團所有人都是忍不住的笑了笑。

「如果都準備好了，那就出發吧。」

素心副院長倒也沒有繼續多說，她率先走出，徑直的踏入到了那青木門戶內，頓時能量光芒湧現，將她的身影所吞沒。

谷醁

而後，便是四星院以宮神鈞，長公主為首的隊伍。

三星院的姜青娥，都澤紅蓮等人。

二星院的祝煊，葉秋鼎等人。

以及處於最後的李洛，秦逐鹿等人。

在踏入門戶那一刻，李洛轉頭看了一眼後方，異常寬敞的廣場上，無數學員的眼神帶著濃濃的希冀，同時那震耳欲聾的凱旋之聲，久久不息的傳來。

「院長，你可真是會給人壓力。」

他嘀咕了一聲，也是走進了青木門戶之內。

...

而當聖玄星學府的代表團出發時。

暗窟最深處。

虛空中仿佛是有著地風水火所形成的狂暴能量翻湧不定，龐千源盤坐虛空，那些暴動的天地能量在距離他身軀尚有丈許距離時，便是會自動消融。

在這裡，還有著無數詭異的低低呢喃聲無孔不入的傳來，這些呢喃聲散發著極為強大的汙染力量，即便是封侯強者在這裡，都是難以堅持太久。

但龐千源卻是面色古井無波。

他深邃的眼目望著遠處空間，那裡的空間呈現劇烈的扭曲之狀，猶如兩個世界在碰撞。

一道裂痕從那裡被撕裂開來。

空間裂痕之後，可見一條黑色的大河在流淌，那黑河散發著難以形容的邪惡與詭異，仿佛凝聚著世間的一切不祥與負面情緒。

黑色浪潮捲動，黑河中，突然出現了一道看不見盡頭的巨大陰影。

似乎是一條黑色的巨魚，它的每一片魚鱗上面，似乎都浮現著一張猙獰而痛苦的人臉，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

黑魚在黑河中遊動，它的眼瞳呈現森白之色，它的視線穿透空間的阻礙，鎖定在了龐千源的身上。

「龐千源，你已經只能寄希望於那些小東西身上了嗎？」

虛空中，有溼冷陰暗的聲音不知從何處傳來。

龐千源淡漠的注視著黑河中的黑魚，卻是並沒有與它交談的意思，因為異類本就擅長勾動人心陰暗，這些年來他與這魚魑王打了太多交道，知道它是何等的詭異與難纏。

「龐千源，黑河在不斷的壯大，你抵擋不住的，當黑河湧入暗窟，你們這座學府以及所在的這片大地，都將會化為我們的食糧。」

黑魚巨尾拍下，濺起了萬丈黑浪。

它發出輕笑聲，而後漸漸的沉入黑河深處。

龐千源望著消失的黑魚，眉頭方才微微的皺起，心中輕嘆一聲。

他的腦海中掠過一張年輕的臉龐，那是...李洛。

在聖玄星學府的代表團中，精英輩出，甚至還有著姜青娥這幾乎算是穩拿三星院最強學員稱號的妖孽存在，但他卻對這個僅僅只是一星院的李洛頗為的看好。

說不得，這會是一步意想不到的妙棋。

畢竟，好歹是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兒子。

而且，還是那李天王一脈。

希望，不會讓我失望吧。

第四百七十七章霸氣

一道十數丈長的刀光劃破天際，波光粼粼仿佛是水浪流過，然而那所爆發出來的驚人氣勢，卻是讓得正面的趙星影,鄭復興，丁熾三人面色驟然大變。

這一刻，三人感覺到一股刺骨寒意。

李洛這一刀，強到令人心生恐懼。

這就是雙相者真正的力量嗎？

明明雙方都是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而且他們同樣也擁有著高品相，說起來也能夠算做是各自學府中的驕子,然而這一刻,他們的驕傲在這凜然一刀下盡數的破碎。

「聯手！」

「擋下這一刀，他就黔驢技窮了！」

「這麼多學府的隊伍在看著，我們代表的是各自的學府，所以不要給我們的學府丟臉！」

不過趙星影終歸還是心性更為堅韌一些，即便是面對著如此凌厲的刀光，他還是率先回神，旋即一聲厲喝，同時主動踏出一步，雙手合攏，金色相力從其體內盡數的爆發。

「金藤蟒！」

金色相力化為了無數道金色的蔓藤，蔓藤閃爍著金屬光澤，然後在此時迅速的凝結，短短數息,便是化為了一條巨大的金色藤蟒，藤蟒似是發出嘶嘯聲,直接迎上了那呼嘯而來的凌厲刀光。

受到趙星影的鼓舞，鄭復興，丁熾也是一咬牙,收斂心中懼意，傾盡全力。

「牛魔劈山！」

鄭復興手持巨斧，仰天咆哮，強悍的相力升騰而起，在其身後形成了一道數丈左右的牛魔光影，牛魔雙目赤紅，散發著滾滾兇煞之氣，牛魔奔騰而過，直接是化為黑光撞進了鄭復興手中巨斧。

霎那間，巨斧爆發出濃鬱的黑光，一斧直接劈下。

丁熾雙手環於嘴邊，臉頰高高的鼓起，顯露出赤紅之色，只見得赤紅相力如火焰般的呼嘯而出，火紅相力之中，竟是有一柄火劍熊熊燃燒。

他口吐火劍，火劍發出嗡鳴，裹挾著滾滾高溫，貫穿天空。

三人皆是傾盡了力量，爆發出自身最強的攻擊。

四道凌厲的攻勢於林海之上掠過,絞碎了無數大樹冠林。

山林四周，也有著不少凝重的目光投射而來。

這是雙方總隊長的決勝交鋒。

轟！

四道凌冽攻勢直接於林海之上碰撞，那一瞬，狂暴的相力衝擊波如浪潮般一波波的爆發，即便是山中呼嘯的山風，都是在這一刻被相力衝擊所阻攔，然後倒轉方向滾滾而去，吹得山林間的樹木劇烈的搖擺。

而在衝擊波的源頭處，更是直接出現了一個數十丈的空洞區域，那裡的大樹被連根拔起。

李洛手持直刀的身影同樣是被震得退後出了十數步，他的身體表面有水光浮現，仿佛是形成了一層紗衣，將那些衝擊而來的力量盡數的吸收，化解。

那是重水紗衣。

他穩住身影，目光望著前方的空洞區域，隨著那裡相力衝擊波的消散，趙星影三人的身影也是漸漸的顯露出來。

此時的三人，頗為的狼狽，趙星影的身軀外出現了一具暗灰色的戰甲，戰甲顯然是一件防禦力驚人的寶具，而如今戰甲上，有一道深深的切痕。

鄭復興手持巨斧的雙掌，不斷的滴落鮮血，虎口崩裂。

丁熾則是捂著嘴巴，鮮血噴灑。

三人身體上湧動的相力，都是變得有些紊亂起來，顯然是在先前的交鋒中受創了。

雙方對拼的結果，已經不言而喻。

群山間，那些其他學府試圖當漁翁的隊伍，也是眼中有著濃濃的忌憚湧現出來，李洛顯露出來的戰鬥力，比他們想像的還要強悍。

谷洖

以一人之力，抗衡三名總隊長，反而是佔據著絕對的上風！

這是何等強悍的實力？！

這怕是能夠與景太虛，鹿鳴，孫大聖那三人相比了吧？

誰都沒想到，這聖玄星學府，竟然還藏著如此一張王牌！

「三位，再打下去，可能就要有人淘汰了。」李洛望著趙星影三人，微微笑道。

趙星影三人沉默，看得出來，他們的氣勢一下子變得低落了許多，他們原本以為憑藉著三人聯手，總歸是能夠將李洛拖住，可現在來看，還是低估了李洛，高估了他們自己。

「這就是雙相之力...」

趙星影眼中還有些不甘，明明都是化相段第二變，但為何差距這麼大。

鄭復興，丁熾也是神色複雜，他們都明白，經此一役，李洛的名聲將會在這院級賽中大漲，看來還真是如他先前所說，今天之後，那三大奪冠熱門，可能就要變成四大了。

「我還能再打！」趙星影咬著牙道。

鄭復興卻是嘆了一口氣，道：「其他的兩路，局勢也不太妙。」

趙星影一驚，看向那左右兩路，藉助著地勢的優勢，他們這裡剛好能夠看見那邊的戰況。

左路那邊的劣勢最大，聖玄星學府那邊的兩支隊伍顯露出了相當驚人的實力，特別是那身軀魁梧的青年，那所爆發的實力，絲毫不比他們三人弱，這就導致根本無人能夠與其抗衡，只能被他逐漸的擊破。

右路那邊原本是他們投入了最多的隊伍，可現在看去，隊伍莫名其妙減員了大半，雖說現在還憑藉著人數的優勢與對方打得有來有往，但顯然也不可能突破對方的防守，進入到聚靈壇中。

趙星影怔怔的看著，終於是頹喪了下來。

三路被阻，他們試圖染指這座聚靈壇的計劃算是徹底破滅了。

繼續打下去，難免造成損傷，到時候肉沒吃到，損兵折將，還如何去爭奪其他的聚靈壇？

三人對視一眼，然後各自取出哨子，發出了信號聲音。

隨著這信號聲音在山林間響起，那左右兩路頓時傳出了騷動，因為這是撤退的哨音。

三座學府的隊伍有些不甘，可當他們抬頭望著林海上各自受創的三位總隊長，再看看對面那持刀而立的李洛時，皆是面色陰晴不定，最後化為一聲暗嘆。

這聖玄星學府的李洛，竟然猛到這種程度嗎？

在哨音中，三大學府的隊伍拉起受傷的隊友，開始後撤。

聖玄星學府的隊伍也並未追擊，因為此時的他們，同樣是頗為疲憊，而且三大學府雖退，但還有其他學府的隊伍在暗中窺探，他們必須保護聚靈壇。

趙星影三人遣退了各自的隊伍，然後也沒有與李洛再做什麼交談，而是直接果斷的選擇轉身離去。

輸都輸了，也沒必要再放什麼狠話了。

三打一都沒能闖過去，說狠話也只是丟人而已。

李洛同樣沒說話，只是目視著三人的離去，然後他對著秦逐鹿，白豆豆那邊揮了揮手，示意他們立即休整。

而他本人，則依舊是立於樹頂之上，手持直刀，環視群山間那些窺視的目光，朗聲於山林間響起。

「這座聚靈壇，我聖玄星學府要了，誰有意見？！」

山風吹拂，吹得李洛衣袍獵獵作響，同時也捲起他的聲音迴蕩在這片山林所有人的耳中。

霸氣十足。

然而，在三大學府灰溜溜撤退的背景下，李洛這一言，只是引得群山寂靜，無人敢應！

群山間那些各個學府的隊伍望著立於樹頂持刀的銀髮青年，心中皆是明白，此戰之後，李洛的名氣必然會傳遍院級賽，那奪冠熱門，必將再添一人。

第四百五十四章小空間

這一次的傳送時間比李洛想像的還要更久，在那空間通道內，磅礴浩瀚的碧綠能量仿佛是化為奔湧的大河，不斷的對著前方呼嘯,而李洛等人則是猶如踏浪而行。

只不過因為空間通道內的能量太過的狂暴，李洛他們幾乎是在進入後不久就陷入到了一種假寐休眠中，隊伍中唯有素心副院長不受絲毫影響，其他的人，就只有宮神鈞，長公主,姜青娥等少數人在微蹙著眉頭抵禦著四周狂暴能量的擠壓與侵蝕。

但好在再長的旅途都終歸有著盡頭。

當素心副院長望著前方突然間出現的白光,她明白傳送即將結束。

於是她屈指一點，一道道相力光點自指尖湧現,然後落在了後方假寐狀態中的李洛等人身上。

等到他們自假寐狀態中脫離而出時，隊伍已是衝出了空間通道。

於是，當李洛眼睛睜開，第一時間就見到了出現在前方的一座青色塔樓，塔樓應該是木製，散發著許些的滄桑古老之感。

此處所在仿佛是一座特殊的空間之內，天無日月，但卻有光芒自虛空中散發，四周有雲霧繚繞，倒是有點仙境般的感覺。

目光對著四方眺望，則是會發現在遠處的雲霧間，有一座座如眼前一般的青色塔樓拔地而起。

隱約間，仿佛是能夠聽見一些吵雜的聲音從遠處傳來。

素心副院長領著好奇的眾人徑直走向前方的青色塔樓,而隨著接近,李洛他們又看見了塔樓前方似乎是有著一座水池，只不過水池內沒有水,反而是有著磅礴的天地能量匯聚，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能量漩渦。

「這個能量漩渦,就是你們比試的場地。」

「等聖杯戰真正開始的時候，你們會從這裡跳下去，然後就抵達了各自的比試地。。」素心副院長解釋道。

眾人聞言，眼中好奇更勝的打量著這水池中的能量漩渦。

「你們知道這座空間是在哪裡嗎？」素心副院長突然轉過頭看向眾人，別有深意的問道。

眾人面面相覷，這如何能知道？

倒是姜青娥微微遲疑了一下，道：「似乎是一座獨立的小空間，應該是某種極其罕見的空間寶具吧？難道是...龍骨聖杯？」

眾人頓時面露吃驚之色，龍骨聖杯？！他們現在所處的地方，竟然是在龍骨聖杯之內？

素心副院長的臉頰上同樣是流露出了驚訝之色，笑道：「青娥同學真是聰慧呢，竟然連這都能猜到。」

「能夠讓素心副院長這麼著重的提醒，想來應該是跟我們有關的東西...而想來想去，也就只有那傳說中的龍骨聖杯比較有提醒的意義了。」姜青娥說道。

素心副院長頷首，道：「沒錯，我們所處的空間，就是在龍骨聖杯內，看見其他的那些塔樓了嗎？每一座塔樓都是一座學府的落腳地，如你們所見，我們聖玄星學府的宿舍就是眼前的塔樓。」

李洛嘖嘖稱奇，原來這龍骨聖杯還有如此妙用，自成空間的寶具，難怪有著鎮壓暗窟的神力。

說話間，眾人已是來到青色塔樓前，然後他們就見到在塔樓的一根柱子上面掛著牌子，牌子上寫著聖玄星學府。

谷慠

素心副院長推門而入，道：「現在給大家十分鐘時間，各自挑選好休息的房間，然後到一樓大廳集合，我需要為你們說明接下來聖杯戰的規則。」

眾人轟然散開，亂糟糟的在這塔樓內掀起各種的動靜，不過好在十分鐘後，都是準時的匯聚在了一樓大廳。

素心副院長盤坐在蒲團上，她示意眾人在前方的蒲團上坐下，道：「各位同學，距離聖杯戰真正開始，應該還有十二個小時，時間比較緊迫，所以現在做一些分配，各院級都挑選出一名學員外出搜集情報，現在東域神州上眾多學府的代表團都齊聚這裡，正好是搜集一些情報的時候。」

她聲音一落，四個院級中頓時悉悉索索的一陣討論，然後就各自派了一人出去。

而一星院這邊，就是虞浪被推了出去。

因為這傢伙的實力在一星院紫輝學員中的確是墊底，而且他的性格也很適合打探情報這種事情。

不過虞浪對此則是很不滿意，磨磨蹭蹭的道：「要不叫萌萌同學跟我一起？」

白豆豆聞言，杏目一瞪：「想屁吃，滾。」

虞浪脖子一縮，再不敢廢話，趕緊出門。

待得四個院級都安排好了，素心副院長的臉色也是變得嚴肅了一些，道：「首先要說的事情，是這聖杯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的院級戰，是四個院級的各自爭鬥，在這裡將會決出四個最強學員稱號。」

「院級戰開始的時候，你們會被投入到各自院級所在的特殊區域內，而你們進入這片區域後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用給你們配置的「靈葫」去搜集一種名為「天靈露」的材料。」

「所謂「天靈露」，是由龍骨聖杯內的特殊能量所凝聚而成的特殊物質，它的作用...是能夠保護你們穿過核心區域的「龍血火域」。」

素心副院長屈指一彈，只見得相力光芒升騰起來，在她的面前化為了一片熊熊火海，只不過這火海呈現血紅色，給人一種極其危險的感覺。

「龍血火域極為的特殊，封侯強者以下，沒有人能夠在裡面堅持十秒，所以這個時候，你們就需要足夠的「天靈露」，按照以往的信息，九十九滴天靈露能夠護住一人通過火域。」

「而穿過龍血火域，你們就抵達了最核心的地帶，龍骨島...在這裡，各院級將會爆發出最後的決戰，而誰最後坐在了那座「龍骨椅」上，那他就將會獲得最強學員稱號。」

「這就是院級戰。」

「嚴格來說，院級戰前部分是屬於集體戰，你們每一個院級都必須團結合力，因為沒有人會在這裡單打獨鬥，你們的目標是相同的，那就是凝聚成一根繩，不斷的搜集，奪取「天靈露」，然後將天靈露集中起來，儘可能的將更多實力強橫的同伴送進龍骨島，因為你們進去的人更多，那麼至少在人數上面就會佔據一些優勢。」

「所以...」

素心副院長目光嚴肅的看著眾人。

「同學們，不管你們平日裡有什麼恩怨或者間隙，但至少在這裡，你們需要的是摒棄一切前嫌，將其他人當做是真正的同伴。」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走到最後的話。」

隨著素心副院長聲音的落下，大廳內的眾人也是漸漸的變得沉默了下來。

第四百七十八章夜聊

大戰後的山林間，歸於平靜。

李洛立於參天大樹的樹頂上，雙掌柱刀，靜默而立。

在其身後的山谷中,不斷的綻放出漫天的霞光，霎是吸人眼球。

但現在卻無人再被勾動貪婪之心。

畢竟聚靈壇雖好，也得量力而行，為此付出團滅的代價並不值得。

眼前的聖玄星學府已經顯露出了強大的實力，這種實力，必然算是此次院級賽頂層那一批層次的，一般的聖學府,已是無力與其爭搶。

隨著時間的流逝，夜色降臨,覆蓋群山。

黑暗中，唯有那片山谷絢麗異常。

左路山林，秦逐鹿閉目盤坐休息，其他人低聲閒聊。

呂清兒，司秋穎兩個女孩子坐在一起，輕聲交談，兩女此前關係不深，不過經過剛才的並肩作戰，關係倒是拉近了一些，此時空閒下來，也就有一搭沒一搭的聊了起來，打發時間。

不過聊天的時候,呂清兒的眸光更多還是在看向那立於遠處大樹樹頂上，柱刀而立的李洛。

她的眼中閃過一絲心疼之意,此前李洛大戰對方三位總隊長,如今戰鬥停歇，他也並未休息，依舊是站在高處震懾四方虎視眈眈的群狼。

司秋穎自然也是發現了呂清兒的目光以及聊天時的心不在焉,少女心思敏銳，隱隱察覺到什麼，當即試探的問道：「清兒你...跟李洛關係似乎很好呢？」

「我與李洛認識多年，以前在南風學府時就是同學，關係當然很好。」呂清兒倒是坦然的承認。

但司秋穎顯然並不是指的這種關係，她斟酌了一下言語，最終小心翼翼的說道：「你，難道喜歡李洛嗎？」

呂清兒怔了一下，濃密如刷般的睫毛輕輕眨動，片刻後她笑道：「怎麼？不可以嗎？」

如果是魚紅溪問她，她肯定不會承認的，畢竟她很清楚魚紅溪會反對，所以不太敢顯露少女情懷。

司秋穎有些震動，呂清兒在一星院中也是名氣極大，而她不論是身份還是自身的容顏氣質，都絕對算得上是頂尖層次，據她所知,不僅一星院中許多男學員對呂清兒傾慕，甚至連高星院的那些學長們,都在暗地裡打聽著呂清兒的許多消息。

可這將近一年下來,從未聽說有人能夠與呂清兒建立什麼比較明顯的進展，這導致許多學長都覺得這個漂亮的小學妹是座難以接近的冰山，可如今司秋穎才知道，原來這座別人眼中的冰山，其實心中早已有心儀之人。

「可，可李洛有婚約了啊。」司秋穎忍不住的說道。

呂清兒微微頷首，道：「我知道啊。」

然後她盯著司秋穎，認真的問道：「你覺得，姜學姐真的喜歡李洛嗎？我指的喜歡，是男女之間的那一種。」

司秋穎啞然，她和姜青娥關係還算是不錯，而在她的眼中，姜青娥耀眼得猶如星辰一般，她司秋穎從某種程度來說，也算是很優秀了，家世天賦在這大夏也能夠算是一流，可就算是驕傲如她，每次看見姜青娥時都感到自慚形穢。

也正是因此，當初在李洛剛來到大夏城時，她才會忍耐不住心中的那口氣，跑去城外堵住他，想要給這個從天蜀郡來的廢物少府主來個下馬威。

而這件事，也是如今司秋穎最為羞慚的回憶。

但至於姜青娥對李洛有沒有那種男女之間的情感，司秋穎也難以作答，雖然現在的李洛也算是極其的優秀，但她實在是無法想像出，如姜青娥那般的女孩，會真的對哪個異性動情。

不過雖然這樣想著，但她覺得還是需要維護一下姜青娥：「李洛和青娥姐之間的感情是絕對毋庸置疑的，青娥姐曾和我說過，李洛是她心中最重要的人。」

呂清兒輕聲道：「我並不否認姜學姐與李洛之間的感情，畢竟他們從小一起長到大，他們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實際上感情比親姐弟還要更深厚。」

司秋穎眼神有點古怪，這直接就打上姐弟的標籤了嗎？

不過，司秋穎也不得不承認，連她也有點看不懂姜青娥與李洛之間那複雜的情感，在李洛為此來到大夏城之前，很多人包括她都以為姜青娥對這份婚約很抗拒，這份婚約只是名存實亡，可隨著漸漸的了解下去，她就發現，姜青娥與李洛間的情感與羈絆，比他們所有人想像的都要更深。

甚至，他們原本的情感，早就超越了那一份紙面婚約。

但是...這深厚的情感裡面，究竟有多少是屬於那種男女之情，這就真的讓人摸不透了。

谷槼

「這份婚約，不論是對李洛還是姜學姐，其實都不太公平。」

呂清兒平靜的道：「這句話，我也當面跟姜學姐說過。」

司秋穎目瞪口呆，她結結巴巴的道：「你，你還跟姜學姐說過這件事？？」

這種事情，當面和當事人談？這呂清兒平常看起來冷靜從容的模樣，怎麼能夠做出這麼生猛的事情啊？那可是姜青娥啊，一般人看見她連說話都不敢的，呂清兒卻敢當面說這種事？

「那份婚約對他們都是桎梏，為何不能說？」呂清兒說道。

司秋穎揉了揉額頭，心中對呂清兒膽量與勇氣也是格外的欽佩，整個學府內，敢這麼去挑釁姜青娥，可能也就她一個人了。

「那，那青娥姐怎麼回答的？」她又是忍不住好奇的問道。

她很想知道，面對著這種挑釁，姜青娥是如何回應的。

呂清兒聞言，卻是沒有回答了，因為她想起了當日姜青娥那般帶著強大衝擊力的反擊，這讓得現在的她，臉頰都是忍不住的微微發紅。

同時忍不住的暗嘆，不愧是姜青娥，這個對手的實力，實在是太過強大。

不過即便是這般強敵，想要她呂清兒知難而退，卻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為錯誤的事情需要糾正。

呂清兒美眸望著那立於樹頂上的身影，眼神堅定起來，李洛，我一定會將你從那份桎梏的婚約中解救出來的。

夜色漫漫，終是迎來了黎明。

當第一縷晨輝撕裂雲層投射向這片山林間時，突然山谷中散發出來的漫天霞光陡然間強盛起來，隱約間，還有著異香自其中散發而出。

立於樹頂的李洛第一時間睜開了眼目，手掌緊握刀柄，凌厲的目光看向四周山林。

那些地方有一些騷動傳來，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是天靈露誕生的徵兆。

左右兩路，休息了一夜的秦逐鹿，白豆豆，王鶴鳩等人皆是再度戒備起來。

只不過好在昨日的大戰所帶來的震懾依舊尚存，所以雖然有很多視線充滿著貪婪的投來，但卻並沒有人敢輕舉妄動。

如此持續了約莫十數分鐘後。

漫天霞光突然的消失。

緊接著，白萌萌纖細的身影自山體裂縫中小跑了出來，然後對著李洛所在的方向揮了揮手，那清純甜美的小臉上，滿是掩飾不住的歡喜之色。

顯然，這座聚靈壇的天靈露，已是被她收取。

李洛的臉龐上，也終於是有著一抹如釋重負的笑容浮現出來，進入到院級賽以來，第一座聚靈壇，總算是有驚無險的被收入囊中。

二十六滴天靈露了。

而九十九滴，才能夠將一人保送進龍骨島。

所以他們還需要繼續的找尋下去。

李洛揮了揮手，秦逐鹿等人皆是撤退到白萌萌那邊，然後一道道身影縱躍而出，直接對著山林之外而去。

李洛落在最後，他對著四方抱了抱拳，然後一聲長嘯，身影如大鷹般的縱掠而出。

第一次的聚靈壇守衛戰終是結束，但所有人都明白，這還只是開始而已。

伴隨著更多的學府挺進，越來越多的激烈競爭將會不斷的爆發。

為了那個最強學員的稱號以及那一枚「神樹金徽」。

第四百五十五章最嚴厲的警告

院級戰的前半部分，有些出乎李洛的意料。

他原本以為頂多是小隊形式的聯合，可如今看來他還是格局小了點，這竟然是需要整個院級的合作。

不過仔細想想也正常,學府聯盟搞出來的聖杯戰雖然有著強烈的競爭性，但其本質還是為了錘鍊學員，而學員間的團結性，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因為有時候集體的力量，終歸是要比個人更強的。

雖說天地間不乏那種實力強大到已經超越了集體桎梏的存在，但最起碼李洛他們距這一步還很遠。

與其他的紫輝小隊團結合作，基本沒有太大的問題,除了...

王鶴鳩,都澤北軒這兩根攪屎棍。

想到這裡，李洛的目光就投向了王鶴鳩，都澤北軒兩人，此時的他們也是皺著眉頭，兩人察覺到李洛的目光，面色都變得有些不太自然起來。

往日在學府，彼此間可謂是沒少摩擦，關係更是算不得友好。

一般來說，在這種競爭環境中能夠忍住不給對方使絆子就已經算是好的了，結果現在還要他們精誠合作？這不是搞笑嗎。

「各位同學，在這裡我依舊還要再重複一次，此次的聖杯戰對於我們聖玄星學府而言極其的重要,所以我需要你們顧全大局，放下一切的私心,而如果在院級賽中,有那種阻擾的惡劣行動,等回了學府，我必定會給予最嚴厲的懲罰，甚至學府往後，不會再收取任何與你們有關係的學員。」在李洛等人心中各自轉動著念頭的時候，素心副院長再度平淡的開口說道。

而她這話一說出來，在場許多學員都是面色發白了一下，眼中有著濃濃的懼色浮現出來，誰都沒想到，向來溫柔平易近人的素心副院長竟然會說出這麼狠的話以及這麼狠決的懲罰。

這簡直就是株連了。

連李洛都是忍不住的吞了口口水，學府是大夏國最頂尖的修煉場，如果學府真的禁止某個家族或者勢力的人進入其中修行，那絕對是一種極其可怕的打擊。。

所以這一次，就連那王鶴鳩都是面色蒼白的收起了所有的心思，他所在的王氏家族在大夏底蘊很強，而王家每年有許多的子弟進入學府，如果因為他的原因導致學府不再收取王家的子弟，恐怕他爹會親手將他給斃了。

而此時，王鶴鳩也察覺到素心副院長平淡的目光掃過他的臉龐，當即心頭一寒，看來這位往日在學府中風評極好的副院長其實也是知道他往日與李洛間的那些恩怨。

現在，這是在敲打他。

畢竟李洛如今也被視為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學員的競爭者，如果被他拖了後腿，那必然是學府所不能容忍的。

想到這裡，王鶴鳩也只能壓下心中的委屈，強笑著表態：「副院長放心，我跟李洛以前那些爭鬥都是鬧著玩的，眼下的場合我肯定分得清楚的，到時候我一定會跟其他的小隊好好團結合作。」

都澤北軒有點抹不開面子不想說話，卻是感覺到一道異常凌厲的目光從旁邊投射而來。

那是他的姐姐都澤紅蓮。

都澤紅蓮的眼神有點可怕，這讓得都澤北軒心頭一抖，他這個姐姐性子也很兇悍，如果真惹急了她，恐怕會當著這麼多人的面直接揍得他鼻青臉腫，於是他只能趕緊點頭，道：「我也會全力配合。」

谷鑼

都澤紅蓮這才收回目光，她先前也是擔心都澤北軒年輕氣盛，放不下心中那口傲氣，可現在素心副院長已經把話說得這麼明白了，誰敢在院級賽上面拖後腿，那就要直接被學府拉清單，這是很嚴重的後果。

即便是都澤府，也承受不起。

「看來紅蓮同學還是很識大體的呢。」在那一旁，姜青娥的隊員田恬悄悄的笑道。

都澤紅蓮沒有理這個在三星院裡面最雄偉的女生，目光平靜的看向姜青娥，道：「院級賽上面，我自會全力配合，姜青娥，拿出你所有的本事，去把東域神州三星院最強學員的稱號奪下吧。」

「我從未見過你真正認真展現過自身的實力，這一次，倒是希望有機會能夠看一看。」

姜青娥眼眸看了都澤紅蓮一眼，微微頷首，道：「我會盡力的，另外你也很強，有你的幫助，我會輕鬆許多。」

這話說出來，讓得都澤紅蓮都忍不住的睜大了一些美目，繼而就是鼻尖一酸，她真是難以相信，有一天姜青娥竟然會說，她都澤紅蓮的幫助對她姜青娥也很重要。

兩女自從進入聖玄星學府那一天，都澤紅蓮就將姜青娥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但這三年下來，雙方的差距卻是越來越大，如果不是心中一口倔強之氣在強撐著，都澤紅蓮真是要感到絕望了。

但競爭歸競爭，可都澤紅蓮的內心深處對於姜青娥的實力極其的認可，甚至她有時候都有點搞不清楚，她這麼竭力的跟姜青娥競爭，是不是就是為了她能夠更多的看重她一些？

不過很快都澤紅蓮就強行將情緒壓制了下去，同時暗惱：「都澤紅蓮啊都澤紅蓮，你也太沒出息了，人家一句話就能讓你感動成這樣，簡直可笑！」

相比於一星院，三星院這邊，四星院那邊就要平和許多，因為這些年來，四星院基本就分為兩個派別，宮神鈞一派，長公主一派，兩人都是擁有著大量的追隨者，而兩人都是極為理智的那一種，平日裡關係也算是頗為和善，最起碼錶面是如此。

所以他們很快就能夠取得共識。

而二星院這邊，怎麼說呢...稍微的有點被忽視。

祝煊與葉秋鼎能夠很清晰的感覺到素心副院長的目光沒有在他們這邊過多的停留，也沒有那種專門的警告。

這讓得他們情緒很複雜。

因為這說明素心副院長對二星院並沒有寄予什麼期望，不過也正常，相比於其他的三個院級，聖玄星學府這一屆的二星院的確比較普通，之前門票賽的時候甚至險些讓學府丟失了重要的門票。

這樣的情況下，誰能指望二星院在聖杯戰上面有什麼表現？

恐怕在素心副院長的心中，二星院就是來湊人數的。

祝煊與葉秋鼎對視一眼，皆是看見對方眼中的苦澀，心有戚戚。

這就是差生的待遇嗎？

真他媽的...難受啊。

第四百七十九章聚靈壇群

院級賽依舊是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著。

不知不覺間，已是過去了足足一周的時間。

在這一周的時間中，院級賽中爆發了不知多少場的爭鬥，每一座聚靈壇的出現,都將會引來諸多學府窺探，繼而又是一場大戰。

在這種不斷的戰鬥下，越來越多實力強橫的學員開始脫穎而出，繼而名動院級賽，引得各方注意。

而這其中，又要以聖玄星學府雙相者李洛最為的耀眼璀璨。

有好事者稱其為此次一星院院級賽的第四位奪冠熱門。

不過李洛對於這些名聲卻並不是太在乎,因為他要的可不是一個什麼第四位的奪冠熱門,他的目標，是那個一星院最強學員的稱號。

原因很簡單,他眼饞那個神樹金徽。

當然，還有著青娥姐給的任務。

而且那個景太虛，終歸還是需要教育一下的。

這關係到洛嵐府少府主的面子問題。

而在這一周的時間中，李洛他們也沒閒著，他們一共找到了四座小型聚靈壇，一座中型聚靈壇，在這些聚靈壇的幫助下，他們手中的天靈露終於是順利的填滿了一個靈葫，達到了九十九滴的量。

這說明聖玄星學府一星院這邊，最起碼是能夠護送一個人通過火海，進入到龍骨島了。

但這顯然還不夠，因為李洛的目標是要將他們一星院這邊起碼保送三到四個人進入龍骨島。

他畢竟是一星院的總隊長,不可能因為自己有了保障就不管其他人,而且越多的人進入龍骨島,也能夠給他提供更多的協助，畢竟此次的院級賽需要集體的力量,所以就算進了龍骨島,有著秦逐鹿,白豆豆等人的協助，他也會變得輕鬆許多。

不過聚靈壇的找尋並不容易，他們光是湊齊這第一批九十九滴，就已經花費了一周的時間，按照這種進展下去，就算是花費一個月，恐怕都不一定能夠湊齊保送三四人份的天靈露。

而院級賽的持續時間，並不會那麼久。

顯然，這種按部就班找尋的方法有點行不通。

想要一步登天，唯有高級聚靈壇方可達到。

但可惜的是，高級聚靈壇極為難尋，李洛他們努力一周下來，都沒有得到半點有關高級聚靈壇的消息，不過好在對此李洛也並不著急，因為他知道隨著愈發的挺進院級賽場的深處，高級聚靈壇必然會出現的。

而事實也正如他所料，隨著院級賽持續到第九天時,他們終於是收到了一個極其勁爆的情報。

...

「聚靈壇群終於出現了？」

一條奔騰大河的沙灘邊,李洛望著那喘著氣跑來的虞浪,特別是在聽完他氣喘籲籲說完的情報後,頓時忍不住的站起身來，其他歇息的眾人，也是驚訝的抬起頭，眼中充滿著驚喜。

所謂的聚靈壇群，正如其名，指的不是一座聚靈壇，而是連片的聚靈壇出現在同一個區域。

一般聚靈壇群中，都會誕生出高級聚靈壇，甚至還不止一座。

聚靈壇群只會出現在院級賽深處，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也是學府聯盟操控的結果，因為一旦聚靈壇群開始出現，也就說明他們已經接近了龍骨島這種核心區域。

院級賽的前半場，將會迎來一次最熱鬧的聚集。

谷訵

恐怕所有收到風聲的學府，都將會全速趕往聚靈壇群出現的位置。

而這，也是李洛最近這些天一直都在等待的消息，當然，或許不止是他，所有的學府都在等待。

他想要多保送幾人進入龍骨島，那麼聚靈壇群是唯一的機會。

虞浪點點頭，道：「我們在前方遇見了一支學府的隊伍，互相交流了情報，然後從他們口中得知了這個情報，這應該不是假消息，因為這種消息很快就會傳遞開來，而且聚靈壇群出現引發的動靜極大，不可能遮掩。」

「按照他們提供的方向，距離我們也不算太遠，應該也就一天的路程。」

眾人聞言皆是面露喜色。

李洛喜笑顏開：「大席總算是等來了。」

跟這聚靈壇群比起來，就算是他們吃的中型聚靈壇，都只不過是一場開胃菜而已。

「不過聽說聚靈壇群極為的特殊，也不知道這一屆會是個什麼挑戰機制？」白豆豆在一旁說道。

李洛搖搖頭，笑道：「到了就知道了。」

「各位，休息好了的話，那就動身吧。」

眾人聞言，皆是點頭，而後一行人略作收拾，便是對著那聚靈壇群所出現的方向全速而行。

而當他們在啟程趕路不久，便是見到了不少其他學府的隊伍身影，看那模樣，與他們是相同的方向，顯然他們的目標，也是聚靈壇群。

諸多學府的隊伍各自趕路，井水不犯河水。

或許是因為院級賽上的天靈露在裝進靈葫後就不能搶奪的規則，所以在沒有爭奪聚靈壇的時候，各個學府隊伍之間還是比較和善的，並不會動不動就生出異心，畢竟在沒有利益驅動的情況下，誰也不想平白開啟大戰，消耗自身實力。

這一點倒是與在外界有著明顯的不同。

不過院級賽開啟這些天來，聖玄星學府經歷了一場場的大戰，如今名氣顯然是真正的闖了出來，特別是李洛這位總隊長，更是名氣響亮，所以這一路而行，當其他的學府隊伍在認出他們後，都是紛紛對著李洛投來好奇的目光。

自然更是無人會不開眼的前來招惹。

於是在這一路通暢下，第二日上午時分，李洛他們終於抵達了聚靈壇群所出現的區域。

那是一片極其遼闊的湖澤，一座座小島如棋盤上的棋子般的點綴其中，而此時，一座座小島上面立著一桿杆旗幟，旗幟上面是各個學府的院徽，湖水吹拂而過，一座座旗幟飄舞，獵獵作響。

沸騰的人聲匯聚起來，響徹四周。

時不時的還有著更多的隊伍自四面八方縱躍而來，落向一座座的小島，熱鬧非凡。

李洛的目光眺望向湖澤的深處，只見得那裡的天地間繚繞著濃霧，濃霧中，隱約可見一座座仿佛殿宇般的建築，凌空矗立，磅礴雄渾的天地能量一波波的自其中散發出來，充斥著這座湖澤。

特別是核心區域的四座大殿建築，那散發出來的能量更是驚人，按照李洛之前探測過的聚靈壇來推測，這四座大殿，必然是屬於高級聚靈壇。

這一幕，看得李洛忍不住的搽了搽嘴巴，眼中的渴望遮都遮不住。

他們這一路而來，高級聚靈壇可是一座都未曾找到過，然而現在這裡，卻是直接出現了四座...

這才是院級賽上最大的一塊蛋糕。

如果能夠在這裡咬上一口的話，那麼所有的目標，都將會達到。

第四百八十章雲梯

李洛一行人在抵達後，也是迅速找了一座無人的小島佔了起來，然後將聖玄星學府的院旗給立起，表示此地有主。

而當他們插下院旗的那一瞬,他們所有人都是感覺到手中的水晶羅盤震動了一下，接著便是有一道信息憑空的出現在了腦海中，那些信息，正是有關於此次的聚靈壇群。

眾人趕緊接收那道信息。

幾分鐘後，所有人都皺起了眉頭。

「真是麻煩呢。」呂清兒蹙眉輕聲道。

李洛深有同感的點點頭，他抬起頭望著湖泊深處半空雲霧中的那些建築,從這道傳遞而來的信息中，眼前這些聚靈壇群嚴格來說,可以分成四片,每一片聚靈壇群，都以一座高級聚靈壇為核心，而在這座高級聚靈壇周圍，還伴生著諸多中級聚靈壇。

從資源的豐厚程度來說，真的是讓人眼饞到流口水。

畢竟李洛他們此前辛苦一周的時間，也才找到了一座中級聚靈壇，數座低級聚靈壇而已。

但是，想要得到這些聚靈壇，卻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首先最麻煩的，就是「登雲梯」。

所謂的「登雲梯」，就是四座高級聚靈壇之前那以雲霧形成的階梯，階梯一路延展而下，形成登天之梯。

這也是唯一能夠進入高級聚靈壇的路子。

唯有通過「登雲梯」,一路走到大殿前，敲響大殿前的聚靈鍾，這才能夠將這片聚靈壇群開啟,繼而收割天靈露。

但想要通過「登雲梯」，卻並不簡單。

因為這片聚靈壇群凝聚著極其龐大的天地能量，這些天地能量將會形成能量威壓，如同洪流般一波波的沿著登雲梯衝刷下來，任何抵擋不住能量衝擊的人都將會衝下去。

而且，登雲梯只能上一個人，也就是說，這個人必然是需要極強的實力，能夠抵禦住能量衝擊方可。

不過雖說登雲梯只能上一個人，可如果真的就只靠一個人去的話，就算是景太虛，都只會被高級聚靈壇那恐怖的能量衝擊衝成一個傻子。

所以，還需要有人分擔。

而且還不是一個人，因為不夠，遠遠不夠...這個計數，不是以一人來論，而是以學府數量來論。

從傳遞而來的情報來看，登雲梯四周，有四座石臺懸浮，每一座石臺,都需要有一座學府的人來鎮守，而要知道,一座學府的隊伍人數加起來多達十數人，這四座平臺再加起來，豈不是總人數需要五六十人？

這麼多人幫忙分擔能量衝擊，可見那高級聚靈壇的能量衝擊有多恐怖。

簡單來說，想要開啟一片聚靈壇群，需要滿足兩個條件。

第一，一個實力強大到能夠承受一波波能量衝擊，最終敲響聚靈鐘的人選。

第二，除了自己所在的學府外，還得再找三個學府的隊伍來分擔能量衝擊。

兩個條件中，第一條件無疑是最為困難，因為雖說有著那麼多人幫忙分擔，但登梯的人難免會承受最多能量衝擊，而且最重要的是，登梯人是第一個上去的，只有當這個人真正的站在了雲梯上，挑戰才算是被激活，其他的協助者才能夠紛紛登上四座平臺，幫忙分擔壓力。

而這第一個登梯的人，自然就需要在沒有人幫忙的情況下，先獨自承受第一波能量衝擊，雖說這第一波衝擊最弱，可同樣的，這個時候也沒有人幫忙分擔。

谷垽

所以就算是最弱的一波能量衝擊，都絕對不是尋常人能夠扛下來的。

第二條件無非就是靠人，而現在的這裡匯聚了這麼多學府的隊伍，最不缺的，反而就是人了。

所以只要能夠滿足第一個條件，那麼第二個條件反而簡單了。

「現在的問題是，那個登梯人的實力，究竟需要強到什麼程度？」白豆豆沉吟著說道。

眾人皆是搖搖頭，這也沒有詳細說明，不過倒也不急，因為在他們討論的時候，這片湖澤上，已是有許多的學府在蠢蠢欲動，一些自詡實力還不弱的總隊長躍躍欲試，最後終於是有人率先沖天而起，直撲一座雲梯而去。

「那是黑耀聖學府的總隊長，錢一鳴，此人實力強橫，聽聞此前擊敗了好幾位其他學府的總隊長。」

群島上，有諸多的聲音響起，倒是將這個試圖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給認了出來。

而在那眾多目光的關注下，那名為錢一鳴的總隊長如大鵬般的沖天而起，然後直接就落向了一座雲梯。

轟！

當他落的那一瞬間，所有人都是聽見了一道嘹亮的轟鳴聲於那雲梯上響起，再然後，他們便是見到一道呈現絢麗色彩的洪流，宛如洪水般的沿著雲梯呼嘯而下。

那洪流之中，蘊含著狂暴的天地能量，衝擊時與空氣摩擦，不斷的發出轟鳴爆炸聲。

砰！

僅僅數息之後，那第一波能量衝擊洪流就與錢一鳴相撞，後者在咆哮聲中，也是將自身相力毫無保留的爆發。

然而僅僅只是堅持了幾個呼吸的時間，錢一鳴便是爆發出慘叫聲，一口鮮血噴出，整個人直接被從雲梯上橫掃下來，一頭栽進了湖澤中，濺起十數米的浪花。

無數道目光看得目瞪口呆。

登雲梯的能量洪流衝擊，這麼可怕的嗎？

連錢一鳴都沒撐住第一波？而撐不住第一波，那就沒辦法將聚靈壇激活，那其他協助者自然也就無法上去幫忙分擔，這簡直就是死循環。

湖澤群島上，氣氛稍微的安靜了一些，原本的火熱氛圍頓時受挫。

這片聚靈壇群雖然誘人，但顯然不是什麼人都能夠品嘗到的啊。

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因為突然有著騷動聲在群島中傳開，一道道目光投向騷動傳來的方向，然後他們便是見到，一道人影似是踏風而行，逐步登空。

衣袂飄飄，異常瀟灑。

當這道人影出現的時候，湖澤上頓時沸騰了起來，一道道火熱的目光投射而去。

甚至連李洛他們，都是凝神望去。

因為這一次，那登空落向登雲梯的人是...

景太虛！

第四百五十六章神樹金徽

在以最為嚴厲的警告強行將這些年輕學員間的一些存在的恩怨以及摩擦給鎮壓下去後，素心副院長的眼神方才漸漸的變得柔和下來，又恢復了許多學員心中最溫柔的副院長形象。

「還有要說的一點，那就是聖杯戰最終的奪冠機制。」

「首先是第一部分的「院級戰」,在這一場比賽中，將會誕生出四個獲利者，也就是四個院級中的最強稱號學員。」

「這四名最強學員，將會獲得一枚「神樹金徽」。」

在說著話時，素心副院長掌心有相力光芒交織，然後形成了一道虛影，眾人好奇的看去,發現那是一枚約莫半個巴掌大小的金色徽章，徽章不知是何材質所打造,其上流動著神妙的光輝，而在徽章上，雕刻著一棵參天大樹，那棵大樹仿佛連接著天地，散發著一種難以言明的古老以及滄桑。

「而「神樹金徽」的擁有數量，則是用來判定哪一個學府最後將會成為冠軍。」

素心副院長臉頰上帶著一絲笑意的看向了姜青娥：「雖然現在說這話未免有些自得，但我想，這四枚「神樹金徽」中，最起碼我們已經有一枚是有極大概率能夠到手的。」

眾人都沒覺得素心副院長高興得太早，因為姜青娥的確是此次三星院中最有實力奪得最強稱號的人,其他學府，都是將她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如果連她都沒有說這種大話的資格，其他人也就更不配了。

「不過第一部分的「院級賽」的結果只能說是可以奠定一些優勢,而真正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還是要第二部分的「混級賽」。」

「所謂的「混級賽」,是需要各個學府的四個院級，各自搭配三人小隊，而小隊的要求是每個人都只能屬於不同的院級，比如說四三二級，四三一級之類。」

聽到這裡，眾人頓時有些騷動。

李洛也是一怔，原來第二部分是這樣的機制模式麼...於是他第一時間就看向了姜青娥，然後他就見到姜青娥若無其事的眸光也是投了過來，兩人目光交匯了一下，都是看見了對方眼中的一抹笑意。

好吧，預定了。。

不管到時候那第三人是誰，反正他跟姜青娥是綁定的，誰要拉走都得一帶一。

也不對，現在的李洛，可不是之前在暗窟中了，現在的他，真要比起實力以及作用，未必就比二星院那拉胯二人組弱了。

「這第二部分的「混級賽」，最終會有一個隊伍勝出，那個隊伍，將會獲得三枚「神樹金徽」。」

素心副院長微微一笑，道：「所以說，最重要的比賽是第二場，一般來說，只要不會有學府在第一場院級賽的時候直接奪得了三個最強學員稱號，獲得了三枚「神樹金徽」，那麼誰獲得第二場「混級賽」的勝利，那麼就將會成為總冠軍，奪得「龍骨聖杯」。」

李洛咂舌，奪得三個最強學員的稱號，這個難度太高了，而且，哪個學府如果真擁有這種碾壓級別的實力，那這第二場混級賽還需要玩嗎？這三個最強學員組合在一起，其他學府哪個混級小隊打得過？

所以一般能夠完成這個前提條件的學府，至今為止應該還沒在東域神州上面出現過吧。

他們聖玄星學府敢視三星院最強學員的稱號為囊中之物，那是因為擁有著姜青娥這麼一個身懷九品光明相的妖孽，而歷史上，東域神州上面哪個聖學府能夠同時擁有著三個這種級別的妖孽嗎？

谷晵

不現實。

「另外這「神樹金徽」也是極其特殊的寶具，這是學府聯盟專門打造出來為了嘉獎優異的學員的，其神效諸多，其中最特別的一種效果，就是在佩戴時能夠釋放出「神樹之力」，這種力量能夠不停的淬鍊提升自身的相性，從某種意義來說，算是日夜不停的在服用著靈水奇光，而且這種提升效果或許沒有靈水奇光那麼明顯與激烈，但卻是潤物無聲，從長遠角度來看，能夠為你們省略掉極其龐大的一筆開銷。」素心副院長笑著補充道。

這話說出來，莫說是一般學員，就連宮神鈞與長公主，眼睛都是掠過一道亮光，因為他們明白這種效果才是真正的寶貴。

當然最激動的還是要屬李洛了，他的呼吸都是在此時變得粗重起來，因為在場中如果誰消耗的靈水奇光最多的話，那他一定是能夠驕傲的站起來，畢竟他那無底洞可是連蔡薇姐能夠填哭的。

而且他是多相，這種能夠滋潤相性的寶具，在他的身上能夠將效果發揮到最大。

這種特殊的寶具對於他而言，怕是比一些紫眼寶具都要來得更加的具備吸引力。

李洛舔了舔嘴角，不錯，有目標了，第二場混級賽先不管，但如果有可能的話，這第一場院級賽中，他還是需要儘可能的搶一下的。

畢竟混級賽變數太多，到時候他加入到小隊裡面，大概率也是偏向於從旁協助的那一種，畢竟有姜青娥以及四星院的人在場，他感覺憑他一個小小的相師境，恐怕是沒實力影響大局的，這一點他還是有些自知之明。

所以如果說他想要得到一枚「神樹金徽」的話，那麼第一場院級賽是他最大的機會。

「對了，如果有人能夠得到兩枚「神樹金徽」的話，可以申請將這兩枚徽章進行融合，到時候將會形成新的徽章，這種徽章被稱為「神樹紫徽」，對應的是各個聖學府中的金輝，紫輝學員的品階...」

「「神樹紫徽」的各種神效，都會比金徽更強，所以如果有這個條件去完成這種苛刻條件的同學，可要好好的把握機會，這可是極為難得的榮耀，這麼多屆的聖杯戰中，取得神樹金徽的學員已是極為稀少了，至於更苛刻的神樹紫徽，那就更是屈指可數了。」

素心副院長笑眯眯的目光看了姜青娥一眼，想要取得兩枚屬於自身的「神樹金徽」，那麼不僅要在院級賽中成為最強學員，而且還得在之後的混級賽中也成為最後的勝利者，這樣才會達成這個苛刻的條件。

而眾人中，顯然姜青娥最有可能達到這一點。

畢竟第二場混級賽結果如何現在不好說，可至少第一場的院級賽，姜青娥已經有了不小的把握。

不過對於這一點，姜青娥自身倒是還算平靜，因為相性品階的提升對於其他人可能極為的珍貴，但對於她這種已經身懷九品光明相的人...其實效果不算太大。

而姜青娥雖然很平靜，可那另外一旁的李洛卻是忍不住的抬起頭，那是因為他害怕自己的口水忍不住的從嘴角滴出來。

他望著樓閣穹頂，輕輕的搖了搖頭。

素心副院長，您可真是一個魔鬼啊。

你成功的將一個善良的少年心中的野火勾動了起來。

這火，只有神樹紫徽能救了。

第四百五十七章聖明王學府的野心

當聖玄星學府這邊在為即將到來的「院級賽」做著討論與準備時，此處這座空間內其他塔樓內，各大學府同樣是在緊鑼密鼓的敲定著諸多的計劃。

某座塔樓，塔樓前掛著牌子,牌子上面寫著「聖明王學府」。

與其他學府的長途傳送抵達不同，聖明王學府早就完成了安頓，因為他們是上一次聖杯戰的冠軍，而龍骨聖杯也就落在了聖明王學府的手中，所以他們的進入要顯得更為的輕鬆許多。

而此時，在塔樓的頂層,五道人影盤坐在茶桌前,同時俯瞰著這片開始變得沸騰起來的區域。

「關於各院的計劃，在來時我們就做好了安排,你們四人是我們聖明王學府這一屆四院的天驕，而我們能否將龍骨聖杯繼續的留在學府內，你們的表現至關重要。」

說話的，是一名穿著白袍的男子，男子一頭白髮，面龐卻是細膩光滑，宛如嬰孩，他的雙目幽深，給人一種深不可測之感。

他正是此次聖明王學府的領頭人，學府的副院長，郭九鳳。

「景太虛同學,一星院級這邊,你現在應該算是奪冠最熱門的人選,不過也不能心懷小覷,各大學府這些年也不是白過,為了龍骨聖杯，他們定然也會拼盡一切的培養天驕。」

「不過你身懷虛九品的風相，自身優勢還是很大,所以你需要儘可能的奪下一星院的最強學員。」

郭九鳳的目光先是看向左手第一人，那是一名青衣少年，少年面龐英朗，身軀挺拔如槍，嘴角噙著一抹若有若無的笑意，他的指尖盤旋著一縷青色相力，相力化為風旋，在指尖不斷靈活的跳躍。

此人，正是這一屆聖杯戰一星院最大的奪冠熱門，聖明王學府的景太虛。

「副院長放心，我曉得。」

景太虛含笑點頭，道：「聖山學府的孫大聖還有天火聖學府的鹿鳴都不簡單，真對上他們還是得費很大一番手腳的，而且其他學府也不知道藏著什麼底牌，畢竟情報太少了，只能到時候謹慎一些。。」

郭九鳳點點頭，景太虛這邊他還是很放心的，畢竟後者自從進入學府後，至今未嘗一敗，戰績顯赫，雖說其他學府的一星院中也不乏驕子，但想來不管遇見任何對手，景太虛都會有著一些優勢。

「袁搬山同學，你們二星院這邊則是要更為的謹慎一些，我們聖明王學府是上一屆的冠軍，所以行事張狂的話難免會引來針對，你們要儘量避免這種情況出現。」

郭九鳳又是看向了一名身軀魁梧的青年，青年面龐粗獷，裸在外面的手臂上有著青筋聳動，鼓脹之間散發著驚人的力量感。

此人名為袁搬山，是如今他們二星院中的扛鼎者，只不過跟景太虛這種在一星院級中的學員比起來，袁搬山卻是有所差距，不過總體來說，他的實力也絕對算是眾多學府中的頂尖層次。

其身懷上八品的山嶽相，其實算是土相的一種衍變。

「據我們得來的情報，東域神州諸多學府內的二星院中，或許要以北海聖學府那位名為敖白的種子選手為最，此人，比你走得更快一步，他的煞宮或許已經快要成形了，若是遇見，你要小心。」

袁搬山聞言，眼神也是忍不住的一凝，如今的他正介於相師境頂峰與拜將境之間，這個階段是地煞將階第一階段「煞宮境」的雛形期，所以嚴格來說，他們這種層次也被稱為「虛將」。

而按照郭九鳳所說，那敖白的煞宮竟然要成形了？那豈不是就要真正的跨入地煞將階？

這的確是領先他一步了。

「我會注意的。」袁搬山沉聲道。

郭九鳳點頭，其實他也是有點遺憾，他們聖明王學府四個院級中，二星院雖然不至於拉胯，但卻沒有其他三個院級那麼拔尖，所以此次二星院級這邊，只能看運氣能夠走到哪裡去了。

這般想著，他的目光看向了居中的一名青年，青年面容比起景太虛顯然是要普通許多，不過他的頭髮倒是特別，淡藍的顏色，正如他自身所擁有的水相一般。

谷齲

青年的頭髮稍長，所以束成了一條髮辮垂落在腦後，他笑起來的時候，眼睛猶如是眯成了一條縫，很符合眯眯眼高手的特色。

「藍瀾，你這邊我就不多說了，各大聖學府中，四星院中擁有著最成熟的驕子，你當年進入學府時，正好也是學府奪得龍骨聖杯的時候，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四個院級中，你們四星院的人是享受了最多的修煉資源，而你，也完全配得上這些資源。」

「所以四星院級這邊，學府希望你能夠奪下最強學員，將一枚神樹金徽拿到手。」郭九鳳看著藍發青年，說道。

名為藍瀾的青年聞言，倒是未曾多說什麼，只是神態平靜的微微頷首。

郭九鳳道：「對於此次的聖杯戰，學府也算是做了好幾年的準備，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是上一屆的冠軍，所以得到了龍骨聖杯以及學府聯盟給予的龐大資源，這為我們現在的陣容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這一點上，我們聖明王學府是有優勢的。」

「所以學府這邊給予你們最大的期望，是希望能夠在第一輪的院級賽中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

「而如今的三枚神樹金徽中，一星院與四星院我們的把握最大，二星院...或許還差一些火候，所以，我們想要達成這個目標，可能要在三星院這邊做一些突破。」

說著，他的目光投向了最後一人，那是一名銀袍青年，他名為陸金瓷，是三星院的代表，如今實力已經踏入極煞境。

這陸金瓷聽到此話，忍不住的撓了撓頭，無奈的道：「副院長，你搞錯了吧，你難道不知道這一屆的三星院比賽，號稱歷屆聖杯戰最難的一次嗎？那個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可是九品光明相，我們想要從她這裡找突破？這不是找最硬的山去撞嗎？」

郭九鳳聞言笑了笑，好整以暇的道：「正是因為那個姜青娥太強，所以才有機會。」

「什麼意思？」陸金瓷愣了愣。

那藍瀾目光一閃，道：「副院長的意思...是要聯合其他學府圍獵姜青娥？」

「其實也不算是聯合吧，而是一種心照不宣。」

郭九鳳淡笑一聲，道：「她既然這麼強，強到沒有哪個學府能夠單獨對抗，那麼其他學府的學員在最後的時刻選擇先聯手將她淘汰，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只不過這其中...稍微的需要一點推波助瀾而已。」

陸金瓷遲疑道：「聯手對付她，會不會有點勝之不武？」

郭九鳳掃了他一眼，道：「看來有龍骨聖杯坐鎮學府這幾年，已經和平到讓你們忘記了以往學府每年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去鎮壓那座暗窟了，我希望你們記住，你們這些年的平靜修煉，是建立在此前那些學員以性命為你們打拼出來的。」

「現在你告訴我，究竟是學府每年付出那麼多學員的性命重要，還是所謂的勝之不武？」

陸金瓷沉默下來，而後肅然道：「學生知道了，一切聽學府的吩咐。」

郭九鳳頷首，道：「能夠讓其他學府摒棄前嫌的聯合對付，從某種層面來說，也算是體現出這個姜青娥的厲害了，真羨慕聖玄星學府啊，竟然能夠出一個這種妖孽。」

「這姜青娥，莫說是在東域神州，我想就算是在學府聯盟內，她都是當之無愧的天驕。」

「而關於如何對付她，我們同樣是有一個計劃...」

郭九鳳微微一笑，他手指沾了一滴茶水，而後在桌面上寫出了四個字。

在場四人看去。

「獵鵝計劃。」

簡簡單單的四個字，卻是有一股殺氣騰騰的氣勢升起來。

第四百八十一章善意？

當景太虛現身的那一刻，湖澤群島上皆是有騷動聲傳出，一道道目光投射向那道御風升空的身影，眼中帶著一些希冀之色。

李洛同樣是在看著,他雙目微眯，景太虛周身相力流動，化為微風，馱負著他的身軀，這就是風相的好處，在其他相師境都還不具備御空能力的時候，他們就已經能夠短暫的凌空飛行。

「他的風相之力，靈性好強。」一旁的白豆豆忍不住的出聲，有些羨慕。

她自身也是風相，而且還是達到了下八品的品階，但這與眼前的景太虛比起來時，還是有著極其明顯的差距。

虛九品，名不虛傳。

「這小子還挺會耍帥。」虞浪撇撇嘴，有些酸酸的說道。

不得不說此時景太虛極其吸人眼球，其模樣本就俊朗，又在萬眾矚目下御風而上，的確是有一種玉樹臨風，飄然若仙之感，看得不少女學員都是眼睛亮晶晶的。

不過其他人倒是未曾在意這一點，他們更多的，還是在等待景太虛能否承受住聚靈壇第一波的能量洪流衝擊。

而在那眾多目光的關注下，十數息後，景太虛的身影便是落在了雲梯上。

轟！

落下的那一瞬,天地間有轟鳴巨聲響徹,只見得那雲梯之上,絢麗的能量洪流直接呼嘯而下，宛如是一頭沿著雲梯咆哮而下的怒龍般,光是那般氣勢，就能夠將常人駭得面如土色。

但景太虛顯然不在此列。

他不僅沒有退縮，反而是在此時直接催動起雄渾的相力，只見得青色相力湧動，在其指尖急速的凝聚，壓縮。

「青風炮。」

景太虛嘴角帶起笑意，淡淡出聲。

轟！

轟鳴陡然炸響，其指尖的青色相力經過重重壓縮，在此時猶如一枚炮彈般的轟然暴射而出，青色風團與空氣擠壓，發出刺耳的音爆聲，連虛空都是微微的震蕩起來。

砰！

那一枚風炮的速度快得驚人，很多人都僅僅見到眼前青光一閃，那枚青風炮便是衝了出去，與那呼嘯而下的能量洪流相撞。

轟隆隆！

宛如是連綿悶雷，不斷於天空上炸響。

兩者衝撞，那勢不可擋的能量洪流也是被阻了數息,而後洪流湧動，將那風炮吞沒了下去,隨後繼續呼嘯而下,也是將景太虛的身影淹沒了進去。

但此時景太虛渾身青光湧動，若是仔細看去，仿佛是一面面青色的風盾，同時以一種巧妙的方式，將衝擊而來的能量洪流大部分卸開。

如此，當那股洪流最終消散時，他依舊是立於雲梯上，僅僅只是退後了一步而已。

顯然，他成功的將這第一波的能量洪流衝擊抵擋了下來。

譁！

這一幕也落入了湖澤群島上眾多學員的眼中，頓時引起了沸騰的譁然聲。

一道道目光帶著忌憚與敬畏的投向景太虛的身影，後者光是這一手，就顯露出了不俗的實力，果然不愧是此次院級賽一星院最大的奪冠熱門。

景太虛成功擋住了第一波的能量洪流，那麼這座聚靈壇自然就被他激活了，雖說到時候享受大頭的依舊是他所在的學府，可能量洪流傾瀉而下後，依舊會有能量殘留落到湖澤中，到時候這裡同樣會有一些天靈露出現，所以其他人也算是能夠吃到一點湯水了。

所以對於景太虛成功激活聚靈壇群，其他人也算是喜聞樂見。

景太虛在成功激活了這座聚靈壇群後，便是轉身自雲梯上落下，同時目光環視群島，朗聲響徹：「各位其他學府的朋友，這座聚靈壇群已被我激活，不過我還需要三座學府為我分擔能量威壓，所以若是哪三座學府有這個能力的話，可以前來尋我合作商量。」

聲音落下，他已是落向了聖明王學府所在的小島。

而他的話，也立即在群島上引起了騷動，許多學府的總隊長都是有些心動，如果能夠成為景太虛的合作者，那麼到時候自然也能夠分一杯羹，畢竟那片聚靈壇群太過的豐厚，就算只是一口，那都比他們之前一周的收穫要更多。

只不過，雖然景太虛說的還算是客氣，但其實所有人都明白，與其說是合作者，其實還是依附著景太虛吃一口罷了。

畢竟現在這裡可不缺人，那所謂的幫忙分擔，實在是有太多的選擇。

所以雙方間的高低一眼可知，真去吃這一口，難免要放下傲氣，放低姿態。

不過很多人為了天靈露，也只能忍一忍了。

群島上，諸多學府在經過短暫的躊躇後，終於是有人忍不住率先動身，落向聖明王學府所在的小島，而隨著有人開頭，其他人頓時也怕三個名額被搶光，一時間紛紛掠出，場面顯得混亂至極。

而聖明王學府的學員，則是面帶笑意的望著這一幕，眼中帶著掩飾不住的傲然與得意。

不過他們的得意倒也沒有持續太久，因為很快就有著兩道身影突然破空而起，直撲另外兩座聚靈壇群，這立即引得群島中許多的目光投射而去，繼而沸騰。

「是聖山學府的孫大聖！」

「還有天火聖學府的鹿鳴！」

「他們也要出手了嗎？」

「......」

谷骱

當那兩道身影出現時，李洛等人的目光同樣是投射而去，不過他更多的是在看向其中一道纖細修長的倩影。

鹿鳴，就是那幻雷雙相的擁有者嗎？

這還是李洛第一次遇見其他的雙相者，所以頗為的上心。

名為鹿鳴的女孩，肌膚異常的白皙，在淡淡的陽光下折射著晶瑩的光澤，她的五官精緻，儼然是個美人相，只不過臉上沒有太多的表情，冷冷淡淡，有一種拒人千裡的冷傲感。

在她的身體表面，隱隱的似是有著雷光在流轉。

在眾多注視下，鹿鳴與孫大聖各自掠向了一座聚靈壇群，而後他們便是直接爆發出了雄渾的相力。

那相力的等級一眼可見，皆是化相段第三變。

當他們落在雲梯上時，能量洪流衝擊則是立即爆發，呼嘯而下。

「哈哈哈，來，景太虛過得了，我就不信，我孫大聖不行！」孫大聖仰天狂笑，手掌緊握金棍，而後直接一棍呼嘯而出，金光震爆了空氣，裹挾著巨力，直接砸向了那呼嘯而至的能量洪流。

鹿鳴那邊則是動靜沒這麼驚人，她只是伸出纖細玉手，相力流淌間，直接是在她的皓腕處形成了一道閃爍著雷光，又有點透明般的相力光環。

李洛見到這道熟悉的相力光環，雙目就是虛眯了一下。

這是合一境的雙相之力。

這鹿鳴施展出來，倒是顯得異常的輕鬆。

鹿鳴一掌拍出，掌心間似是有雷光閃爍，一道蜿蜒雷蟒便是爆發而出，與那能量洪流相撞。

轟轟！

兩座雲梯之上，轟鳴聲不斷，能量洪流不斷的傾瀉開來。

最終，孫大聖與鹿鳴身體皆是一震，退後了兩步，但終歸是將這第一波能量承受了下來。

這個結果，倒是並不出意外。

畢竟孫大聖與鹿鳴，皆是與景太虛一樣，名列三大奪冠熱門，誰都知道，這三人，是這一屆聖杯戰一星院中的最強者，景太虛能夠扛住，他們沒道理會不行。

而孫大聖與鹿鳴在見到這個結果後，倒也沒有顯得太過的驚奇，很平靜的轉身而下，落回各自學府所在的島嶼。

緊接著，便是有著許多學府的總隊長對著這兩座島嶼匯聚而起，熱鬧非凡。

「咱們怎麼辦？」

聖玄星學府這邊，虞浪望著那被圍得水洩不通的三座島嶼，然後撓了撓頭，問道。

李洛聞言，剛欲說話，突然神色一動，望著不遠處，那裡有一道人影踏水而來，同時引得許多目光都是在驚異的看來。

因為那人是景太虛。

在那一道道目光注視下，景太虛直接是來了李洛他們所在的小島。

「你來做什麼？」李洛望著景太虛，有些奇怪的問道。

景太虛笑了笑，道：「李洛同學，有興趣合作嗎？」

李洛笑道：「你還缺合作者？」

景太虛道：「實力越強的合作者，自然也會讓我走得更輕鬆，你最近的戰績我有所耳聞，若是你願意幫我，最後你們所收割的那些聚靈壇，留。四成給我就行。」

「李洛同學不要覺得是我心黑，其他的那些合作者，最終是需要交出六成的。」

李洛訝異道：「這麼好心？」

景太虛坦然道：「只是想要和李洛同學緩解一下關係而已，此前有關姜學姐那份情報的事情，的確是我做的不太好，我覺得，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冰釋前嫌，做個朋友，如何？」

他面帶笑容，對著李洛伸出手掌。

李洛饒有興致的盯著景太虛。

一旁的虞浪用不大但卻能夠讓所有人聽見的聲音嘀咕道：「怎麼感覺這小子是想用李洛當跳板去接近姜學姐啊？」

景太虛神色不變，只是看著李洛。

但等了片刻，李洛都未曾伸手接受他的這份善意，於是他只能搖搖頭，將手給了收了回來。

「看來李洛同學對我之前的作為比較在意。」景太虛笑了笑。

李洛倒是沒興趣與他在這裡搞這些勾心鬥角，他指了指半空中。

「只是覺得我們沒有什麼合作的空間，因為我的胃口也很大，畢竟那裡，還剩下一片聚靈壇群。」

景太虛抬頭，看向那最後一片還沒有人涉足的聚靈壇群，明白了李洛的意思，當即忍不住的笑了笑。

「明白了，李洛同學野心不小，那就希望你能成功吧。」

話音落下，他便是徑直轉身離去。

第四百五十八章傳單

獵鵝計劃。

有些搞笑的名字，但卻沒人笑出來，即便是那即將參與到這份計劃中的陸金瓷，都是神色凝重,因為他知道這個聽上去很可愛的「大白鵝」究竟有多厲害。

雖然他並未真正的與其交過手，但九品光明相，足以鎮壓一切不服。

「在這份計劃中，我們需要做一件事。」

郭九鳳手指輕輕的敲了敲桌面，笑道：「我想讓我們聖明王學府成為姜青娥的一個優先想要的打擊目標，唔，簡單的說，就是我想要她在進入核心圈後,看見陸金瓷，就想先過來把他淘汰掉。」

「因為這樣的話，有些計劃更好實施。」

陸金瓷聞言，滿臉的無奈，他有這麼招人討嫌嗎？

「副院長，我沒招她惹她，她幹嘛這麼針對我。」

郭九鳳輕笑一聲，道：「沒招惹，那就招惹一下唄。」

陸金瓷露出為難之色：「我不擅長這個啊，而且人家未必會搭理我，說不得連面都見不到。」

郭九鳳笑道：「這倒是沒指望你。」

旋即他看向了一旁的景太虛，道：「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了吧？」

景太虛似有點無奈的笑著點點頭，道：「既然是學府布置下來的任務，我就接過來試試吧，不過說起來，我倒是真的想要見見她。」

「盡力而為吧，反正就只是為了讓計劃更容易實施,能成自然好,不能成也有其他的路子。」

「時間緊迫，現在就去吧。。」

「對了，把陸金瓷也帶上，畢竟他還得認個臉。」郭九鳳揮了揮手。

於是景太虛，陸金瓷二人皆是領命，然後自塔樓頂層走下。

「景學弟，我們要做什麼？」下樓的時候，陸金瓷有些疑惑的問道。

景太虛笑了笑，然後道：「等一會你隨我一起去聖玄星學府塔樓那邊，直接找姜青娥。」

「她會理我們？」陸金瓷問道。

「所以我打算先煽把火。」

景太虛似是早有準備，直接從空間球中取出了一疊紙，然後遞了一頁給陸金瓷，後者接過來一看，頓時瞠目結舌。

紙頁最上方，寫著極為醒目的紅字。

「驚天大爆料！」

「據傳聖明王學府景太虛，曾與聖玄星學府姜青娥頗有淵源，其父輩早年，曾有意二人聯姻！」

陸金瓷望著這上面的信息，無語的道：「景學弟你這寫得未免太不切實際了吧。」

「本就只是為了吸引眼球，引起一些波瀾而已，現在這外面眾多學府的探子云集，什麼假消息都有，而且我可不是完全在亂說，此次參加聖杯戰之前，我父親的確與我說過，當年他曾與大夏的李太玄相識，然後在知曉他有一個極為優秀的女弟子後，還寫過聯姻意願的信過去，但後來人家完全沒回信，顯然這事是泡湯了。」景太虛笑眯眯的道。

「你想將這些消息散播出去？」陸金瓷問道。

景太虛點點頭，道：「那姜青娥必然會收到這些謠言的，到時候我再帶你去聖玄星學府那邊約她見一下，我想，這樣的情況下，她應該會見見我們的，而只要她記住了我們聖明王學府，我們的任務就算是完成了。」

陸金瓷看了他一眼，道：「我怎麼感覺是你想要見她？」

景太虛一怔，旋即坦然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姜青娥那般優秀的女孩，而且還與我有這般淵源，我想見見也不足為怪吧。」

「但你這個見面，似乎不太討人喜歡。」陸金瓷說道。

「沒辦法，學府的任務麼...而且有時候不太友好的第一次見面，未必就是壞事，最起碼她會牢牢的記住我，這樣的話，未來還有機會。」景太虛含笑說道。

陸金瓷感嘆道：「真是經驗豐富，不愧是進入學府才一年，就折騰出了十個女朋友的風流情聖。」

「過獎了。」

景太虛謙虛的擺了擺手，然後招來一名一星院的學員，把手中的這些紙遞給了他，同時塞過去五張十萬面額的金龍票，吩咐道：「悄悄出去，掩蓋住身份，把這些東西找幾個不相干的人散播出去。」

谷鉽

「你這是掩耳盜鈴吧。」陸金瓷無語道。

「表面功夫還是得做足的。」景太虛笑道。

那名一星院的男學員聞言，趕緊領命而去。

「好了，接下來就等著消息傳播到姜青娥耳朵裡，我們再動身前往吧。」景太虛說道。

陸金瓷也就只能點點頭。

...

那名接到任務的聖明王學府的男學員第一時間從塔樓後門鑽出去，取出鬥篷，將自身盡數的遮掩，一看上去就是那種鬼鬼祟祟之人。

他徑直去了這座小空間內人員最密集的區域，那是一座巨大的環形廣場，如今各大學府都派出了學員出來打聽情報，而這裡，就是消息最為集中的地方。

雖然這裡傳出去的情報究竟真假有多少，誰也不清楚。

聖明王學府的這名男學員在廣場上轉悠了一會，左看看右看看，這種找人散播消息的事，不能找那些看起來太聰明的人，免得被發現端倪。

於是他在物色了十幾分鐘後，終於找到了合適的目標。

那是一個坐在水池臺階上發呆的年輕人，他那劉海下的眼睛似是充斥著茫然以及對未來的困惑，身上衣服比較普通，想來家境一般，這應該是一個對金錢比較有追求的人。

於是，這名男學員鬥篷下的臉龐露出了笑容，他緩緩走了過去，然後悄悄的道：「兄弟，接活不？」

這個時候，因為早上沒怎麼吃飯導致現在餓得有點沒力氣的虞浪疑惑的抬起頭，望著眼前這個全身包裹在黑袍以及鬥笠下，一看就不是好東西的人。

而就在他打算不耐煩的揮手時，對方直接遞出了一疊紙單，而紙單最上面，是一張十萬面額的金龍票。

「兄弟，把這個傳開，十萬天量金就是你的了。」

聽到對方這話，虞浪頓時精神了起來，他露出了笑容，閃電般的接過來：「兄弟，你看人真準，一眼就從人海中相中了我，這種事情我懂。」

聖明王學府的男學員也沒興趣多說，轉身就走。

而虞浪先是收起那張金龍票，然後看了一眼這疊傳單。

當他看見上面寫的醒目驚天大爆料以及後面的文字時，臉色頓時一變。

「狗東西，這是想要搞我李洛兄弟啊。」

他眼神變幻，看了一眼那要溜走的黑袍人，連忙追了上去，一把抓住他。

「你幹什麼？！」那黑袍學員立即警覺的道。

「兄弟，這種好活能不能直接都交給我？我肯定給你安排得妥妥噹噹！」虞浪露出貪婪的模樣。

黑袍學員皺眉道：「你倒是貪心，先把你這些做好再說吧。」

虞浪目光一閃，露出肉痛之色，低聲道：「我懂你的意思，這樣吧，給你一半回扣，這些髒活我幫你幹！」

黑袍學員頓時愣了，還能吃回扣？！事情還能這麼操作的？我純潔的心靈受到了衝擊。

黑袍學員神色有些緩和起來，反正景太虛給他的任務是讓他將傳單找個人代發，至於幾個人也沒說，那麼給眼前這看起來很貪心的傢伙也是可以的，畢竟對方竟然還這麼的上道。

於是他在遲疑了一下後，將所有傳單都遞給了虞浪，同時再附加了一張十萬面額的金龍票。

嗯，五十萬，他吃三十，會這麼做主要是因為眼前的虞浪為他打開了一個新的思路。

「兄弟，好好幹。」

他鼓勵的拍了拍虞浪的肩膀，輕鬆的走了。

虞浪撇撇嘴，然後跑到一個角落裡，掏出筆先是模仿了一會傳單上面的字跡後，這才施施然的在每一張傳單後面，繼續添加了一些東西。

「第二道血腥大爆料！」

「此事後來未成，據傳是因為景家發現，景太虛從小腎虛！！」

第四百五十九章暴躁的景太虛

景太虛在聖明王學府的塔樓中等了約莫有一個小時的時間，然後就直接叫上陸金瓷出門了，因為他覺得有這些時間，他想要的火候應該已經足夠了。

他想要散播的消息,想必已經是進入姜青娥的耳中了。

兩人出了塔樓，徑直往聖玄星學府的塔樓而去。

作為東道主，他們顯然是能夠提前知曉所有學府所在位置的。

「陸學長，你覺得副院長說的那個計劃，最後真的能夠有效果嗎？」兩人並肩行走，景太虛望著四周來往的諸多學府的學員，然後隨口問道。

陸金瓷微微沉吟,道：「不知道,我沒跟擁有著九品相的對手交過手，所以對於九品相只能存在於猜測中，倒是你，你也算是虛九品，你覺得姜青娥會如何？」

景太虛聞言，則是沉默了幾秒，旋即笑道：「如果從我自己來推斷的話，我感覺陸學長你們...可能會經歷一場很慘烈的戰鬥。」

言語間，自有一些傲氣，雖然佔了一個虛字，但終歸是九品，所以他明白這其中的意義。

「慘烈是必然的,就看誰能夠站到最後了。」陸金瓷點點頭，對於這一點他倒是沒有否認，雖然暫時還不清楚到時候會有幾位其他學府的頂尖學員加入這場圍剿中,但不管結果如何，過程必然會相當的慘烈。

「我也算是倒黴,東域神州三星院出了這種級別的妖孽,偏偏學府還想從她這裡找突破。」

景太虛微微一笑,剛欲說話，他神色突然一動，目光掃過四周，他發現那些來往的其他學府學員的目光，似乎總是若有若無的在對著他飄來。

這種矚目的視線，景太虛其實並不陌生，畢竟在聖明王學府以及神陽王朝中，他都是年輕一輩中的焦點。

但是...

為何這些人的目光，帶著一些古怪的笑意？

「陸學長，有沒有察覺到這些人的目光，有點奇怪啊？」他忍不住的想要諮詢陸金瓷的感覺。。

陸金瓷被他這麼一提醒，也是察覺到點不對勁，當即點點頭，莫名其妙的道：「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景太虛眉頭皺了皺，然後突然快走數步，攔住了一名女學員，俊朗的臉龐上露出令人沉醉的笑容，溫柔問道：「這位同學，可以告訴我一下，我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那名女學員看著景太虛俊朗的面容，臉頰微紅，然後心中又是有些遺憾與惋惜。

這景太虛天賦容貌皆是上佳，可是怎麼會有這種缺陷呀...好可憐。

她支支吾吾，然後取出一張傳單遞過去，人卻飛快的溜走了。

景太虛疑惑的拿起傳單，第一眼看去就發現是之前他做的傳單，沒什麼問題啊...這般想著的時候，他的目光下移，就看見了那多出來的一行字。

那一瞬間，景太虛的瞳孔仿佛是劇烈的地震起來，即便是以他的心性，都是直接倒吸一口冷氣。

「我他媽的！」

這位神陽王朝景氏家族的少族長，直接是在此時被破防了，竟然爆起了粗口。

甚至於額頭上都有青筋在跳動。

「怎麼了？」陸金瓷一臉錯愕，不明白素來自信從容的景太虛怎麼突然間這麼暴躁。

景太虛臉龐抽搐著，最終還是將傳單給遞了過去。

谷楻

陸金瓷疑惑的接過，看了一眼。

「我操？！」陸金瓷也震驚了。

「這，這不是你搞的傳單嗎？」

景太虛深吸一口氣，咬牙道：「是我搞的，但是後面那一條顯然是被人惡意添加的！」

「看樣子，這個傳單已經擴散出去了...而且從這個規模來看，應該你那些傳單都被篡改過了，怎麼會這樣？你不是派人暗中散出去的嗎？難道還有人故意跟隨著嗎？」陸金瓷有些茫然的說道。

景太虛眼神變幻，最終道：「可能是做這個事的那個蠢貨把傳單都交給了一個人，然後偏偏那個人...還對我心懷惡意。」

他的聲音中充滿著鬱悶，誰能想到突然間被人潑了這麼一盆臭水。

怪不得剛才的女學員看他的目光中充滿著同情！

「呃...」

陸金瓷有點不知道說什麼好了，同時看向景太虛的目光也帶著一點同情，他不是同情景太虛究竟是不是腎虛，而是同情他被這種汙水蓋了上來，因為這種事情景太虛又能怎麼去證明？總不至於當眾大展雄風吧？那真是瘋了。

「篡改傳單這傢伙，是個狠人。」

陸金瓷如實的評價，那傢伙很明白什麼樣的謠言最讓人有興趣，原本景太虛寫的大爆料已經很吸引人眼球了，可誰知道後面這傢伙更能把握人心，隨意一句話添加下來，就讓人把整個謠言的核心轉移到了景太虛的頭上。

再加上如今的景太虛是一星院級這邊的奪冠熱門，能夠看到他出醜，那是很讓人喜聞樂見的事情。

「需要闢謠一下嗎？比如再重新發一部分。」陸金瓷揚了揚傳單。

「沒有用的。」

景太虛面色發青，道：「你覺得別人真的在意我是不是腎虛嗎？」

陸金瓷啞然，誰都知道如今這裡的假消息到處飛，很多聰明人也都明白這個消息多半是假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看笑話。

聽聽，那聖明王學府一星院的天驕，最有可能成為此次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學員的景太虛，他竟然是個腎虛！！

這多吸引人眼球。

「他媽的，不知道是誰做的，也真的是個人才。」景太虛無奈的搖搖頭，這次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大概率是聖玄星學府的人做的吧，我想應該是你派出去散傳單的人，剛好倒黴的把傳單送到了對面的人手中。」陸金瓷說道。

景太虛抿了抿嘴巴，真是有種把那個散傳單的人錘死的衝動，能夠從茫茫人海中一眼就精準找到聖玄星學府的人，也不知道該說是太蠢還是運氣太壞。

「算了，不管這個了。」

他嘆了一口氣，道：「如果是聖玄星學府的人做的話，想必此時姜青娥也會知道的，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也算是達成目標了。」

「走吧，先去聖玄星學府那邊，不管如何，姜青娥還是要先見一見的。」

陸金瓷點點頭，而後兩人只能頂著沿路那些古怪的目光，對著聖玄星學府塔樓那邊而去。

第四百八十二章李洛的野心

待得景太虛在那眾目睽睽下離去後，呂清兒方才有些驚訝的看著李洛：「你也想要嘗試一下能不能依靠你的能力激活一座聚靈壇群？」

先前李洛話語中的意思，顯然是不打算成為景太虛等人的附庸。

「想要分更多一些蛋糕，最好的辦法就是成為分蛋糕的人。」

李洛迎著眾人笑道：「這可是一片聚靈壇群,如果拿下的話，我們應該就能夠準備進入龍骨島了。」

白豆豆頷首，道：「如果真能拿下，那當然是最好的結果，只是...」

「從剛才景太虛他們的出手來看，想要抵擋下第一波能量衝擊,將聚靈壇群激活,恐怕是需要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

後面的話她倒是沒說了，但李洛明白她的意思，雖說這一路而來，李洛的戰績相當顯赫，如今甚至被稱為第四位最大奪冠熱門，可至少從相力等級上來看，現在的李洛依舊還只是化相段第二變，這與景太虛，鹿鳴，孫大聖三人還是有著差距。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就算李洛真的擋住了第一波能量洪流衝擊，可最終就能夠穿過雲梯，敲響聚靈鍾，開啟這片聚靈壇群嗎？

到時候若是失敗的話,怕是會引來鬨笑，而且,那時他們連依附其他人的機會都沒了。

這片聚靈壇群，恐怕也就只能錯過了。

「我覺得試試倒是無妨,雖說會承擔一些風險,但如果成功了,收益也將會達到極致，從收益比來看，這個風險是完全值得的。」

呂清兒美眸看向李洛，嫣然笑道：「而且我也不覺得李洛就比他們三人差了，他們能成功，李洛為何不行？」

王鶴鳩瞧得呂清兒俏臉上的笑顏，便是忍不住悶聲道：「我覺得凡事還是需要理智一些，不能盲目。」

對於呂清兒，王鶴鳩始終都是抱著一些念想，雖說這將近一年下來不僅是毫無進展，反而是惹得對方很不待見他，但在見到呂清兒對李洛如此盲目，他還是忍不住的心中五味雜陳。

但對於他的言語，呂清兒卻並未理會，仿佛是將他當做空氣。

「我也覺得可以試試。」白萌萌贊同道。

秦逐鹿道：「既然要拿，當然是要拿最多的，跟著別人當附庸也太丟臉了,我吃不下這嗟來之食。」

「都說了是合作者。」都澤北軒翻了個白眼。

秦逐鹿冷笑道：「連最後的收穫都要上繳六成,這是對待合作者的態度？何必自欺欺人。」

都澤北軒啞口無言，悻悻閉嘴。

"李洛你如果有興趣的話，那就先試試，如果你覺得承受第一波能量洪流衝擊尚有餘力，對之後登雲梯有一點把握的話，那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挑戰一下的。"一旁的伊粒沙笑著說道。

眾人你一句我一句，更多的還是贊同李洛的嘗試。

李洛見狀，也是笑著點了點頭：「那就先試試吧。」

景太虛拋來的橄欖枝，不管其背後有什麼深意，但李洛都不會有接受的可能。

至於對方是不是想要冰釋前嫌，那都不重要，因為李洛的目標是院級賽的最強學員，所以最後大概率還是會對上的。

有了決定，李洛也沒有半點的猶豫，他目光投向那最後一座還未曾被激活的聚靈壇群，相力湧動，身影已是拔地而起，宛如大鵬展翅般，直掠向那自雲霧中延伸而下的雲梯。

而他這一動，立即就吸引來了無數目光。

「又有人要登梯了！」

「誰這麼狂妄？」

「那是...聖玄星學府的總隊長李洛。」

「哦？那個最近聲名鵲起的李洛？聽聞此人也是雙相！此前以一敵三，擊敗了三名總隊長！」

「聽說他算是第四位奪冠熱門了。」

谷嶲

「以訛傳訛罷了，景太虛三人的名聲，可不是一朝一夕打出來的，李洛雖然藏得挺深，但與這三人相比，應該還是差距不小。」、

「不過這李洛倒是挺傲氣，先前景太虛親自去找他，據說是想要與其合作，但李洛拒絕了，現在來看，他是想要自己掌控一片聚靈壇群。」

「就怕到時候失敗了，會顏面掃地呢。」

「...」

在群島上諸多學府因為李洛的舉動討論時，在那另外的三座島嶼上，也有人在望著登空而起的李洛。

孫大聖扛著金棍，盤坐在大石上，他虛眯著眼睛望著李洛的身影，對於後者，他還算是記憶深刻，畢竟能夠以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就接下他兩棍的人，著實不多。

他其實很想跟李洛真正的打一場，但之前一直在忙著找聚靈壇，也沒機會再碰見一起。

「也不知道這傢伙的雙相之力厲害，還是鹿鳴那冷女人？」他磨挲著下巴，嘀咕道。

另外的一座島嶼上，鹿鳴仰著光潔白皙的俏臉，同樣是在看著李洛的身影。

「鹿姐，這個傢伙就是最近傳得沸沸揚揚的雙相者李洛麼？長得倒是真好看。」在鹿鳴身旁，一名清秀的女學員好奇的問著。

鹿鳴頷首，道：「從他周身流動的相力來看，應該是水相，木相，不過觀其相力精純程度以及靈性的散發，頂多是一個七品相以及六品相。」

而鹿鳴自身的雙相，卻皆是七品相。

從相性的品階來看，要比李洛更勝一籌。

「那他能成功嗎？」

鹿鳴臉若冰霜，顯然李洛的外貌優勢對她並沒有造成任何的影響，依舊淡淡的道：「那就得看他將雙相之力修煉到什麼程度了，而且他只是化相段第二變，在相力這一點上面，還是有劣勢的。」

「而且就算通過這一波又能如何，真正的難點是之後的登雲梯，現在的激活，不過是開胃菜而已。」

女學員點頭認同。

聖明王學府所在的島嶼上，景太虛負手而立，面容波瀾不驚的注視著李洛騰空而起的身影，在此前他剛剛收到李洛竟然是雙相者的情報時，也是感到有些驚訝，這位洛嵐府的少府主，倒的確是有點特殊。

此前倒是稍微的有些忽視了。

不過這倒是與他之前想要給李洛釋放善意沒什麼關係。

畢竟雙相者雖說罕見，但對於他而言，倒也並不算是多麼的稀奇，他自身的虛九品，不見得比什麼雙相弱了。

他連鹿鳴都不懼，自然更加不會懼一個僅僅只是化相段第二變的李洛。

先前打算接近那李洛，緩和點關係，真正原因還是被那插嘴的聖玄星學府小子所點破。

他的目標是姜青娥。

那個讓他感到驚豔的女孩。

而且對方險些與他聯姻，這更是讓得他心中有著特殊的感覺。

當然最重要的是，九品與九品，才能夠相配吧？

那姜青娥此次大概率能夠奪得三星院最強學員的稱號，雖說他們學府有著狙擊計劃，但景太虛感覺可能用處不大，所以...他這邊，這一次最好還是得要拿一個最強學員的稱號。

不然女方太耀眼，他這邊卻毫無收穫，似乎也有點丟面子。

他看似在盯著李洛的身影，然而腦中的思緒，卻是散發了開來。

也是在此時，李洛的身影，在那眾多注視下，落在了雲梯第一層上。

第四百八十三章激活第四座

當李洛的身影落在第一道雲梯之上時，嘹亮的轟鳴聲便是不出意外的於雲梯的盡頭響徹而起，緊接著能量洪流直接是傾瀉而下，宛如怒蟒沿著雲梯衝擊下來。

沿途的空氣被能量洪流擠壓得發出低沉的音爆聲。

李洛立於雲梯上,目光凌厲的盯著那呼嘯而下的能量洪流，只有當自己親自站在這裡的時候，才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能量洪流是何等的狂暴。

恐怖的壓力排山倒海般的湧來，讓人皮膚上面都有著雞皮疙瘩冒出來。

而在湖澤群島上，無數道目光也是在此時緊緊的盯著李洛的身影。

所有人都想知道，這個最近才竄起來的所謂第四位奪冠熱門,究竟是真的有那麼厲害，還是徒有虛名？

而呂清兒，白萌萌她們，更是在此時屏住了呼吸，雙手緊握，臉頰上布滿著緊張之意。

轟轟！

絢麗的能量洪流倒映在李洛的眼瞳中，他手掌一握，金玉玄象刀於手中閃現而出，斑駁古樸的直刀一出現，便是引得虛空微微一震，一股力量憑空湧入李洛的手臂，那是金玉玄象刀自帶的神力特效。

李洛面色凝重，體內兩座相宮於此時發出轟鳴，滾滾相力毫無保留的呼嘯而出。

而後兩股相力形成融合。

有雄渾而璀璨的相力於李洛體內爆發，宛如狼煙般的沖天而起,藍碧兩種色彩的相力彼此相融,顯得極為的融洽契合。

刀身之上,一道藍碧兩色的相力光環緩緩的浮現出來。

這道相力光環一出現，便是在群島中引起了驚呼聲。

連那鹿鳴，都是在此時輕眯了一下狹長的美目，因為這相力光環她太熟悉了，這是唯有合一境的雙相之力才能夠凝現而出的標誌，看來這個李洛，倒的確是有些真本事。

不過想想也正常，如果他沒有掌握到合一境的雙相之力，恐怕也不太可能以一己之力打敗三位同等級的總隊長。

只是...不知為何，鹿鳴感覺李洛的相力有一點奇怪的感覺。

似乎，他的相力流轉更為的快速。

而在她心中略微奇怪時，李洛已是出手。

只見得雄渾相力流淌而出，覆蓋刀身，相力波光粼粼，刀刃之上，有水芒以高速流轉，發出了嗡鳴之聲，切割著空氣。

「千流水刀術。」

李洛一刀斬出，只見得一道異常耀眼璀璨的刀光猛然破空而出，刀光仿佛是那海面上呼嘯而過的一線水浪，所過之處，一切皆被抹平。

水流刀光散發著極其驚人的鋒利以及穿透力,直接是與那絢麗的能量洪流衝擊相撞。

吱吱！

兩者相撞，兩股能量激烈的侵蝕起來，發出了刺耳的尖銳聲響。

絢麗的能量洪流被不斷的切割開來，但洪流仿佛是無窮無盡，伴隨著水流刀光的不斷推進，刀光反而是愈發的黯淡，最終伴隨著能量洪流的一個猛撲，便是化為了光點破碎開來。

而餘下的能量洪流，咆哮而至，直接將李洛吞沒了進去。

但李洛對此倒是未曾驚慌，因為之前景太虛他們三人出手，都未能一次就擊破能量洪流，先前的攻擊，只是想要削弱能量洪流的衝擊勢頭，為接下來的硬抗做一些緩衝而已。

雄渾相力自其體內盡數的湧出，於面前形成了一層層的相力屏障，同時他的身體表面水光流動，似是形成了一層水光紗衣。

「重水紗衣。」

谷具

砰！

當李洛做好這些防禦的時候，能量洪流衝擊而至，那一層層相力屏障幾乎是頃刻間的破碎，數息後，洪流與他的身軀相撞，那一瞬間，李洛感覺自身仿佛是被一頭遠古巨獸正面撞擊了一般。

身體表面的重水紗衣泛起了極其劇烈的漣漪，顯然是在化解著可怕的衝擊力。

但重水紗衣顯然是不可能將其盡數的化解，依舊是有著巨力穿透重水紗衣，轟擊在了李洛的身軀上。

他身軀劇烈的一震，而後步伐便是被震得連連後退。

顯然，在這種以相力硬抗上面，李洛的化相段第二變，終歸是要不及景太虛三人的化相段第三變。

特別是景太虛，他在以相力硬抗時，自身僅僅退後一步，由此可見其自身相力之精純雄厚。

李洛一步步的退後，而就在那雲梯最後一步時，他的身影終於是穩了下來，算是徹徹底底的將這能量洪流衝擊給抵擋了下來。

不過他倒未曾歡喜，反而眼神若有所思。

群島上，則是有些騷動，李洛雖然最後抵擋的時候有些驚險，但他依舊還是在雲梯上站穩了，並未被衝下來，這就說明他也算是成功了，這第四座聚靈壇群，已被他所激活。

這讓得不少人嘖嘖稱奇，這李洛果真是有些本事，竟然能夠以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將聚靈壇群激活。

在那諸多譁然中，李洛轉身下了雲梯，落回聖玄星學府所在的島嶼上，緊接著群島上便是有許多隊伍也是派出了人緊隨前往，既然李洛能夠激活這座聚靈壇群，那麼自然也還需要三座學府的人員協助幫忙。

一時間，原本還算是冷清的小島上，頓時變得熱鬧混亂起來。

景太虛遠遠的望著這邊的熱鬧，倒是淡淡的笑了笑。

「景哥，難怪這李洛連你的好意都不接受，原來是真想要獨自吃一座啊，不過他的實力的確很強，明明只是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但卻能扛住那種程度的能量洪流。」景太虛身後，一名眉毛花白的青年輕笑著說道。

「合一境的雙相之力，能夠擋下並不奇怪。」景太虛笑道。

「他雖然只是化相段第二變，但論起相力雄厚程度，其實一般的化相段第三變都比不過他。」

眉毛花白的青年有些羨慕的點點頭，道：「畢竟雙相擁有著兩座相宮，這是天然的優勢，再加上雙相之力的加持，恐怕也只有景哥你這種九品相才能夠將其壓制。」

景太虛微微一笑，倒也沒有故作謙虛：「所以我說的是一般的化相段第三變，而顯然，我與鹿鳴，孫大聖三人，並不在此列。」

「那聖玄星學府那邊？景哥你之前特意拋去橄欖枝，但那李洛卻不接受，看來是對你心有芥蒂，如今他又展現出了不俗的實力...」

景太虛擺了擺手。

「無妨。」

「他雖然擋下了第一波的能量洪流，但也帶著幾分驚險之意，而登雲梯時能量洪流將會更為的強盛，到時候他未必撐得下去...在這院級賽上，能讓我真正的忌憚的人。」

他唇角浮現出一抹笑容。

「其實沒有。」

眉毛花白的青年聞言，也是笑著點點頭。

而後時間繼續推移，群島中的騷動最終平息下來，因為那激活了四座聚靈壇群的學府，都是各自選出了合作者，畢竟現在這裡學府這麼多，最不缺的就是這種附庸型的合作者。

李洛他們這邊，同樣是很快的做出了挑選，只不過他們的挑選很隨便，只是讓那些前來競爭的學府抽籤，最終選了三個運氣不錯的學府。

其他的那些未曾選上的學府，則是只能滿臉遺憾，不過他們並未離去，因為隨著聚靈壇群被開啟，依舊會有天地能量湧入這片湖澤，到時候他們也會獲得一些好處，雖然只能說是殘羹冷炙，可有總比沒有好。

於是，在那無數道羨慕的目光中，此次聚靈壇群的開啟，總算是真正的開始了。

第四百八十四章李洛的爆發

當群島之中上百道身影突然間同時沖天而起時，這裡的氣氛也就徹底的沸騰了起來。

這場院級賽前期最為轟動的集體大戲，就此拉開。

而所有人都清楚，這裡或許就是院級賽集體的終點,再往後，恐怕就是屬於那些各個學府中最頂尖的學員的舞臺了。

在那沸騰的氣氛中，李洛帶頭落向了先前他激活的那一片聚靈壇群，他的目標是雲梯，而秦逐鹿，白豆豆等人則是落向了雲梯右側漂浮的石臺。

這種石臺共有四座，分布於雲梯兩側。

按照規則，每一座石臺都需要有一座學府的隊伍鎮守,其目的是為了分擔雲梯之上席捲而下的能量洪流,否則登雲梯越到後面，能量洪流越強，而憑李洛一人是絕對不可能承受得下來的。

不只是李洛，想必就算是景太虛，也不可能做到。

這是學府聯盟故意設定的機制與規則，想來是不打算讓哪一座學府獨享，而是要懂得合作共贏。

所以，當李洛再度落在雲梯上時，由於聚靈壇被激活，所以秦逐鹿等人以及其他三座學府的人，都是同時落上了平臺。

他們也沒有什麼遲疑，立刻於石臺上盤坐下來,實力最強的居於最前方，而後依次排列，因為最強的人待會承受的能量洪流衝擊顯然會更猛一些。

隨著李洛等人再度踏上第一層雲梯,那雲梯盡頭便是立即有著狂暴磅礴的能量洪流凝聚而成,也沒給什麼提醒,然後就蠻橫的呼嘯而下。

只不過這一次，當能量洪流衝下時，卻是有著四個缺口出現，有一些能量洪流從缺口的地方分散出去，剛好是湧入到了雲梯兩側的四座石臺上。

秦逐鹿，白豆豆等人則是第一次迎來了來自聚靈壇的能量洪流。

而當洪流呼嘯而至時，他們的面色頓時忍不住的變化，因為那股恐怖的壓力宛如是山嶽般的鎮壓在身軀上，那一瞬，他們幾乎是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原來此前李洛，承受的壓力如此巨大嗎？

一道道相力自他們的身軀上升騰起來，所有人都在竭盡全力的抵抗著這股能量洪流，他們支撐得越久，李洛那邊，也將會變得更輕鬆一些。

而與他們這邊初次承受的艱難相比，李洛這一次卻是顯得頗為的輕鬆，在有人分擔的情況下，顯然比此前第一次獨自承受要好受得多，當然，李洛明白,這是因為才剛剛開始。

隨著不斷的接近聚靈壇，那股能量洪流也將會變得愈發的強橫。

李洛邁出步伐，開始登梯而上。

他手持古樸直刀，身軀上相力不斷流淌，步伐緩慢而沉重。

與此同時，其他的三座登雲梯上，景太虛，孫大聖，鹿鳴三人皆是有所動作，他們的速度明顯比李洛更快，道道相力攻勢爆發，將源源不斷湧來的能量洪流抵擋，同時步履如飛。

三人中，景太虛明顯最為的輕鬆，一路領先，而孫大聖與鹿鳴則是不分上下，緊追不捨。

唯有李洛，落在最後。

這一幕倒是讓得群島上各方學員暗暗搖頭，此時李洛化相段第二變的劣勢就顯露了出來，他此前激活聚靈壇群時也顯得頗為的勉強，看這樣子，未必能夠堅持到登頂開啟聚靈壇群。

如果到時候中途就扛不住導致整體被衝下來，那可就真的好玩了。

有人忍不住的幸災樂禍，畢竟他們沒資格享受聚靈壇群，自然也樂意見到別人如他們一般的處境。

對於外面那眾多看好戲的目光，李洛卻是猶若未聞，他當然是看見了景太虛三人的飛快挺進，他也明白，這是對方佔據相力雄厚的優勢，不過他並不著急，因為他並非是沒有準備。

李洛不斷邁步而上，手中玄象刀時而劈斬，刀光凌冽的撕裂一些咆哮而來的能量洪流。

同時在他的另外一隻手掌上，有水光相力在不斷的凝聚而來，伴隨著其印結的變化，似是隱隱有水光在閃現。

而經過一陣時間的試探後，李洛算是明白了這登雲梯的機制，每一次的能量洪流將會持續約莫三十梯左右，而三十梯之後，將會再有一股更強的能量洪流席捲而來，如此一直持續到登頂。

目測登雲梯有數百梯，所以能量洪流，整體來說會有著十來波。

李洛眸光閃爍，腳步一抬，登上了第三十梯。

前方仿佛是有著怒龍咆哮，一股絢麗的能量洪流充斥眼球，以一種極其蠻橫的姿態衝擊而來。

然而面對著這一股比先前更可怕的能量洪流衝擊，李洛手中的直刀卻並未揮下去斬緩其勢頭，反而是腳掌一跺，身影猛的直衝而上。

然後他就與那股絢麗的能量洪流正面相撞。

那一幕，宛如幼獅對著河道中衝來的河流在嘶吼咆哮。

不少目光注意到這一幕，頓時驚呼出聲，這李洛是瘋了不成，竟然敢直接硬撼能量洪流？要知道就算是景太虛他們，都是必須先以攻擊削弱能量洪流勢頭，再選擇硬抗，而李洛，竟然省略了這一步？

李洛抬起了手掌，掌心間有水光大盛，下一瞬間，只見得數面異常明亮透徹的水鏡出現在了面前，水鏡之上，有流光轉動。

這些水鏡彼此連接，仿佛是一面約莫數丈左右的水鏡之盾一般。

「水光魔鏡陣。」

伴隨著李洛的低語聲，能量洪流咆哮而下，直接就與那一面折射著光明的大型水鏡撞擊在一起，撞擊的瞬間，水鏡中倒映出了能量洪流，而在水鏡破碎的那一瞬，有一股極其驚人的力量從水鏡中反彈而出，然後與那能量洪流悍然相撞。

那種感覺，就如同兩條河流經過河道，與那中央匯聚，陡然碰撞。

驚天動地。

轟！

驚雷般的巨聲，猛的從雲梯上炸響，整座雲梯，仿佛都是在此時劇烈的震動起來。

那無數道視線驚駭欲絕的望著這邊，因為他們見到，那原本蠻橫衝擊下來的能量洪流，竟然是在這一刻，仿佛是被一股突如其來的巨力生生的撕裂開來，一條空蕩蕩的口子，從洪流內部出現。

就在那條口子出現的瞬間，李洛手提直刀，腳尖一點，身影疾掠而出。

一步之下，便是跨越五梯。

在這空蕩蕩的口子中，能量洪流一時被衝散，短時間內未曾凝聚，這就給了他最好的機會。

所以短短不過數息的時間，他接連跨越二十多梯。

直接就超越了孫大聖，鹿鳴，直追景太虛。

他這般衝刺速度，直接是看得無數人目瞪口呆，他們一時間甚至都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那李洛怎麼就能夠無視能量洪流，直奔而上？

先前那股將能量洪流都撕裂的力量，究竟從何而來？

那是一個相師境能夠爆發的力量嗎？！

而震驚的不僅是他們，即便是其他三座雲梯上，正全神登梯的景太虛，鹿鳴，孫大聖三人，都是忍不住的投來了目光，然後第一次的動容了。

剛才，究竟發生了什麼？！

第四百六十章梁子

當景太虛因為那傳單上面多出來的一段話處於風中凌亂的狀態時，聖玄星學府塔樓這邊，李洛與姜青娥正在塔樓一層欄杆處眺望著這座空間，同時隨意的聊著天。

然後他就注意到轉角處探出來的腦袋。

那是虞浪。

後者看著他跟姜青娥在一起,倒是沒直接走過來，反而是鬼鬼祟祟的對著他招了招手。

李洛有些疑惑，但還是走了過去，道：「不是叫你出去打探情報了麼，怎麼又溜回來了？」

「搞到一個驚天大情報。」

虞浪頓了頓，道：「不過你看了後可能會有點生氣。」

然後他將一份未曾篡改的傳單遞了過去。

李洛接過來，目光一掃，然後臉龐上的笑容就是漸漸的收斂了起來，他的自制力向來還不錯,但此時眼眸中也不免升起了一絲怒意。

雖然這種傳單的謠言不可信，但這事卻涉及到了姜青娥，而他與姜青娥之間又是擁有著婚約的，所以這份謠言不論對於他還是姜青娥，都算是一種抹黑。

「要給姜學姐看嗎？」虞浪問道。

「沒什麼好隱瞞的。」

李洛想了想，也就轉過身去，走到姜青娥身旁，將傳單遞給她。

姜青娥金色眸子掃過上面，精緻如白瓷般的臉頰上並沒有泛起什麼波瀾，只不過李洛卻是注意到她目光停留的時間稍微長了幾秒。。

「如今這片區域內假消息到處都是，倒沒必要太在意。」李洛笑道。

「這個倒也不能完全說是假消息。」

姜青娥道：「這個神陽王朝的景氏家族，以前的確發來過一封有意聯姻的信,但師父並沒有理會，直接將其擱置了，所以這上面所說的消息，倒也不算是完全不屬實。」

「但是...這其中隱含的惡意倒是真的。」

姜青娥這話，令得李洛臉龐上浮現出驚愕之色：「還有這事？我怎麼不知道！」

「本就是很無聊的事，並且也是陳年往事,所以就沒跟你說過，結果沒想到竟然還會有人記得。」

姜青娥纖細指尖輕輕彈了彈傳單，聲音平淡的道：「這個事情，只有極少數的人知道，如今會被人爆出來，那麼始作俑者是誰倒是不難猜。」

「是這個景太虛？」李洛緩緩說道。

姜青娥頷首：「連我都是前些時候才看見那封信，所以恐怕也只有這個景太虛，才會知道這種事。」

「那他這是個什麼用意？平白無故的得罪我們？」李洛雙目微眯，以兩人的立場，這份謠言一發出來，幾乎就是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

那個景太虛，是腦子有問題嗎？

虛九品，就能這麼囂張？

「可能，是個傻子吧。」姜青娥隨意的說著。

「姜學姐不要生氣，我已經替你狠狠的教訓了這個蠢貨了！」一旁的虞浪咧嘴一笑，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樣。

「哦？」姜青娥訝異的看向虞浪。

然後虞浪就掏出另外一份傳單，這傳單正是被他篡改過的：「他們派人出來散傳單，結果全被我截胡了，所以現在散播出去的傳單，都是被我修改過的。」

姜青娥接過傳單看了一眼，頓時一怔，旋即她的唇角邊也是忍不住浮現出一抹笑意。

李洛探過頭來看了看，同樣是愣住，而後眼神變得古怪起來。

「虞浪，你是個人才，我以前低估了你。」李洛認真的說道。

虞浪這一條添加，不僅將這份謠言的重點轉移了，而且還給那景太虛潑了一臉的糞，現在的景太虛恐怕深刻的體驗到什麼叫做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李洛伸手拍了拍虞浪的肩膀：「謝了。」

其實對於這份謠言，李洛的心中是很生氣的，因為他不希望任何人對姜青娥有指指點點的負面的評論，他更不希望姜青娥成為這些無謂謠言的中心。

而虞浪的及時出手，顯然是將這場謠言風波降到了最低，並且還把謠言的傷害轉向了景太虛。

所以即便雙方關係已是深厚，但他還是真誠的感激。

虞浪對此則是撇撇嘴，道：「姜學姐是我們學府的王牌，我怎麼可能允許他們肆意抹黑，我這只是在維護我們學府的聲譽。」

姜青娥望著虞浪，絕美的臉頰上也是浮現出一抹溫和的笑容。

「謝謝。」她也是跟隨著李洛道謝。

而面對著姜青娥的感謝，虞浪則是有點受寵若驚，雖然平日在學府裡姜青娥算不得上是高冷，但或許因為其自身太過的優秀，很多人對她都是有著一種距離感。

所以此時當她放下姿態，真誠的感謝時，連虞浪這種大條的性格都是感覺到不好意思。

就在他們這裡說話的時候，突然有一名學府學員從轉角處快步而來，道：「姜學姐，塔樓前有人說想要見你，他說他是聖明王學府的景太虛。」

李洛與姜青娥聞言，眼中皆是有著一縷冰冷之意浮現。

這個景太虛，在散出了這些消息後，還敢主動找上門來？

「見一見？」李洛目光看向姜青娥。

他是想要看看，這個景太虛，究竟是想要搞什麼名堂。

姜青娥點點頭，她沒有說話，但那如白瓷般的臉頰上覆蓋著的點點寒霜，也透露著她此時的心情。

而後一行人走下塔樓，出了門，便是在那右側一棵大樹下，見到兩道站在那裡的身影。

谷瘄

正是景太虛與陸金瓷。

兩人同樣是見到走來的李洛與姜青娥。

景太虛的目光，第一時間停留在了姜青娥的身上，雖說在來時已經做好了一些心理準備，但當真人出現在眼前的時候，景太虛的眼中還是有著濃烈的驚豔之色浮現出來。

對於識女無數的景太虛來說，眼前的女孩，真的算是他所遇見之最。

難怪當初連老頭子都會覥下臉去找人家聯姻，好吧，真是錯怪他了。

而此時李洛兩人也是走近過來，李洛的目光第一時間的看向了景太虛，雖然未曾見過，但不知為何他看見此人，就不由自主的升起一種厭惡感，於是他露出笑容，道：「你好，你就是那個...景腎虛？」

景太虛俊朗臉龐上的笑容微微一凝，旋即糾正道：「是景太虛。」

「看來那份傳單的確是你們的人篡改的。」

李洛點點頭，道：「改得不是挺好的嗎？」

「無中生有的事，有點不太禮貌，而我所說的事，卻並非虛假，而是確有其事。」景太虛說道。

「類似你們景家這樣的信，這些年我們洛嵐府收了幾箱子，所以閣下不要太上心。」李洛笑了笑。

景太虛的目光盯著眼前這個竟然比他都要更為帥氣的挺拔少年，眉頭微微一挑，道：「你是？」

「聖玄星學府的李洛，李太玄的兒子...另外，也是姜青娥的未婚夫。」他伸出手，拉住了一旁始終未曾說話的姜青娥纖細小手，那嬌嫩的觸感，宛如羊脂暖玉。

「所以這位聖明王學府的朋友，你傳的謠言，讓我很生氣。」

姜青娥看了李洛一眼，紅唇泛起一抹笑意，倒也未曾掙脫，反而與李洛手指叩攏。

「未婚夫？」

景太虛終於是面色有點變化了，他倒是沒想到兩人竟然會是這樣的關係，而且看姜青娥的反應，也並沒有任何的抗拒。

「李洛少府主，可真是令人羨慕，這份近水樓臺，福分太大了。」景太虛感嘆道。

「姜學姐，先前我是不知曉此事，所以冒昧了，我只是來時聽父親提起過你以及曾經的那段往事，所以才想要與你見一見，如果給你造成了什麼不好的影響，我可以當眾向你道歉。」他又看向了姜青娥，神色誠懇的表達著歉意。

姜青娥金色眸子帶著一些淡漠的盯著景太虛，終於是開口說道：「蒼蠅是用來拍死的，不是用來道歉的。」

景太虛眼瞳微縮，因為這一刻，他真的是從姜青娥的聲音中察覺到了一縷殺機。

陸金瓷上前半步，擋住了景太虛半個身子，身軀緊繃，眼神戒備的盯著姜青娥。

雖說此處空間禁止爭鬥，但就怕這姜青娥怒上心頭，直接雷霆出手將景太虛給滅了，那可真是一換一。

「景腎虛...不是，景太虛同學。」

李洛望著景太虛，笑道：「我們，院級賽上見。」

景太虛迎著李洛的目光笑了笑，他如何聽不出後者這話語間蘊含的意思，當即含蓄的笑道：「李洛同學，我很期待。」

而後雙方都是沒有了繼續說下去的興趣，景太虛與陸金瓷便是直接轉身離去。

走了一段路後，陸金瓷方才問道：「我們的目的好像達到了。」

他能夠感覺到，姜青娥看他們的目光有點冷。

景太虛點點頭。

「怎麼有種用力過猛的感覺？那姜青娥，讓我心頭有點發毛。」陸金瓷道。

景太虛依舊沒說話。

陸金瓷忍不住的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你在想什麼呢？」

景太虛幽幽嘆道：「想那一抹心動的感覺。」

陸金瓷翻了個白眼，道：「你進入學府一年，心動了十次。」

「這次不一樣。」景太虛辯解道。

「人家是有未婚夫的...而且，你這次搞的事情，應該跟那個李洛結下梁子了。」陸金瓷提醒道。

景太虛聞言倒是笑了笑。

「我雖然羨慕這位李洛同學的福氣，但卻並不懼怕他的實力，我倒不是在小覷他，而是...」

他露出燦爛的笑容：「東域神州一星院中，我，的確不怕誰。」

陸金瓷對此倒是沒什麼異議，畢竟是一星院最大的奪冠熱門，景太虛的確是有說這話的本錢與資格。

而在另外一邊，李洛，姜青娥望著兩人遠去的身影。

「李洛。」姜青娥突然開口。

「嗯？」

「交給你一個任務。」她說道。

「一星院級賽上，淘汰掉他。」

「有獎勵嗎？」李洛期待的問道。

姜青娥笑了笑，揚起兩人牽在一起的手。

「不好意思，你已經預支了。」

第四百八十五章別苗頭

群島間，沸騰譁然直衝雲霄。

無數道難以置信的目光，都是望著那在雲梯上面狂奔的李洛，誰都沒想到,片刻前在落在最後面的李洛，竟是在此時突然加速，直接超過了孫大聖，鹿鳴。

這究竟是什麼情況？

所有人都是滿頭霧水。

就連秦逐鹿，白豆豆他們，都是一臉的愕然。

他們這邊另外三個前來助戰的學府隊伍，也是目瞪口呆,其實他們對聖玄星學府能夠開啟這座聚靈壇群一直抱著一些悲觀的心態,因為李洛此前激活聚靈壇時,顯得略微有些勉強。

所以對於此次的合作，他們更多還是抱著嘗試的心態，可這眼下突然間的變故，倒是讓得他們心頭陡然振奮了起來。

這個李洛，真的有點東西啊？！

而在那群情沸騰間，李洛神色卻是頗為平靜，其實先前他那一手並不算有多麼的奇特，簡單來說，無非就是依靠「水光魔鏡」的折射，在那一瞬間將衝擊而來的能量洪流進行了一些反彈，「水光魔鏡」是一種遇強則強,遇弱則弱的特殊相術，在李洛以光明相力為其加持改變後,更是令得它具備了不俗的折射效果。

先前李洛所施展的,也不是普通的「水光魔鏡」相術,而是一種經過他繼續改良後的大型「水光魔鏡陣」。

在經過一些精妙的配合後,「水光魔鏡陣」的反彈折射效果，也獲得了增強。

雲梯上衝擊而來的能量洪流極其的恐怖，但也正因為它太過恐怖，所以當「水光魔鏡陣」在運轉反彈力的時候，才會爆發出那麼可怕的力量，正是這股反彈力量，直接把能量洪流撕裂開了口子，讓得李洛趁勢狂奔。

李洛目光望著前方，那裡原本被撕裂的能量洪流正在漸漸的恢復，不過那種強度比起剛開始的時候顯然弱了許多，於是他直接抬起玄象刀，波光粼粼的刀光呼嘯而出，將那些能量洪流斬碎，而他步伐不停，一躍而上，便是再次越過了三十梯。

他的眼睛餘光掠過遠處，這個位置...

剛好與景太虛持平了。

兩人幾乎是同時處於了一個層次的臺階。

無數人瞪大了眼睛。

又是一波更加狂暴磅礴的能量洪流自上而下呼嘯而來。

景太虛沒有看向李洛那邊，但他卻知道對方已經與他持平，他的神色除了一開始的時候稍微有些動容外,現在已經是變得平靜下來。

這個李洛，雖然相力稍微弱了點，但手段的確是層出不窮,小瞧不得。

而雖說這雲梯上面彼此並沒有直接性的競爭，畢竟也不存在你登頂，我就不能登頂的情況，但景太虛在微微遲疑了一秒後，他還是選擇不論如何，他要成為第一個登頂開啟聚靈壇群的人。

雖然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好處，甚至如果換做是鹿鳴，孫大聖的話，他要暫讓一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可這個人卻是李洛。

唔，他是姜青娥的未婚夫...那麼光是這個理由，景太虛就覺得，他不能在任何地方落後李洛，即便是這無意義的登雲梯。

不然往後，還如何去與姜青娥接觸呢。

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景太虛唇角浮現出淡淡的笑意，抱歉了李洛，誰讓姜學姐那麼的驚豔呢？

景太虛抬頭，目光凝聚著那咆哮而至的能量洪流，他雙手陡然合攏，下一瞬，其體內的風相之力猛然爆發，狂風嗚嘯，青色的風仿佛是在他的雙掌間以極其驚人的速度匯聚而來。

數息後，景太虛雙掌微曲，似是成了一個口子，他放在嘴邊，猛的一吹。

風魔錐！

嗚！

一道深青色的風錐暴射而出，而後迎風暴漲，轉眼間化為了丈許左右。

風錐速度太快，直接是在天地間引發了刺耳的音爆聲，那股劇烈的震蕩，引得無數人為之變色，他們眼睜睜的看著那一枚蘊含著極其強大力量的風錐與雲梯上呼嘯而下的能量洪流相撞。

轟！

風錐在那一瞬間爆裂開來，似是有無數壓縮的颶風橫掃開來，那股力量極其的霸道，連虛空都是被撕裂出了道道痕跡。

而那迎面衝擊而來的能量洪流，則是被這颶風亂流生生的攪亂，一時間能量洪流有四散的跡象。

景太虛則是趁此身影疾掠而上，迅速的掠過層層階梯。

如此強勢的手段，倒是引得諸多驚嘆。

轟轟！

而也就是在這同時間，李洛所在的雲梯上再度傳來了轟鳴爆炸聲，待得眾人看去時，便是見到那能量洪流再度被一股極其恐怖的力量撕裂開一個口子，而李洛也是直衝而上，速度絲毫不慢於景太虛。

無數道目光望著那兩道急速向上的身影，一時間隱隱明白過來，這兩人，似乎是有點別苗頭的味道。

只是，李洛的表現真的是讓他們極為的驚詫，畢竟能夠將景太虛都逼得開始認真對待的人，在這院級賽上，真的算是屈指可數。

不過最為無語的人，恐怕要數是孫大聖與鹿鳴。

他們望著遙遙領先的兩道身影，一時間有點不知道說什麼好。

「原來是依靠玄水鏡的反彈之力嗎？倒是聰明，不過他這玄水鏡的反彈力量，似乎過強了一些。」

鹿鳴盯著李洛的身影，在先前的注意下，她看見了李洛施展出來的水鏡，這種相術並不獨特，但不知為何，李洛的水鏡威力有些變態。

鹿鳴與孫大聖都明白，李洛是取了巧，他並沒有依靠自身的力量來化解能量洪流，反而是借力打力，如此效果不僅最好，而且還省時省力。

但這並不違反規則。

只能說李洛很聰明。

而眼下這模樣，李洛與景太虛成為了領先者，鹿鳴與孫大聖倒是落在了後面，但兩人倒也不急，反而還放慢了節奏，慢慢的推進，因為先到晚到都是一樣的，沒必要去爭這種無謂的高低。

相反，他們對於景太虛突然間暴露一些手段都要追擊李洛倒是感到有點奇怪，因為他們與景太虛也算是打過一些交道，後者不是這麼不務實的人。

那為何對李洛的爆發反應這麼大？

在他們心中疑惑間，那兩座雲梯上，李洛與景太虛的身影，正在不斷的疾掠而上。

一波波能量洪流被他們以最快的速度破開。

無數人瞪大了眼睛。

這兩人，竟然是在比誰能搶先登頂開啟聚靈壇嗎？

第四百六十一章正式開始

當離院級賽正式開始還有一個小時的時候，在素心副院長的指示下，所有人再次匯聚在一起，做著最後情報的總結。

一星院這邊眾人圍在一起。

所有人都看著虞浪,畢竟作為情報收集員，所有的情報都在他的手中，同時其他院級的情報員剛剛也與他完成了情報互換。

「咳。」

首次被如此的矚目，虞浪略微的有些自得，乾咳了一聲，想要說點什麼開場白,白豆豆已是皺眉看來，催促道：「不要廢話，直接說重點。」

虞浪很委屈,辛辛苦苦大半年竟然還要被吆喝，這白豆豆真是太難伺候了。

不過最終他還是乖乖的認慫，從懷中取出一疊紙條，道：「情報倒是搜集了不少，而大家最關心的，應該還是其他聖學府一星院中究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頂尖學員。」

「雖然情報真真假假，但有三個奪冠熱門是取得共識的，這三人需要格外注意。」

呂清兒好奇的問道：「這三人中有李洛嗎？」

虞浪撇撇嘴，道：「沒有李洛，所以李洛同學，希望你好好反省下自身的不足。」

白萌萌微笑道：「那只是隊長隱藏得好而已。」

見到這些好看的妹紙都在維護李洛，虞浪有點心累，只能繼續道：「這三人分別是聖明王學府的景太虛,聖山學府的孫大聖，天火聖學府的鹿鳴，按照猜測，他們三人有可能已經達到了化相段第三變的層次。」

「這三人算是獨一檔,如果我們在院級賽上單獨的遇見,最聰明的方法是立即逃離，不要被單獨擊破。」

李洛聞言，雙目倒是虛眯了一下。。

這三人，已經化相段第三變了麼，果真是領先所有人，包括他。

現在的李洛，正處於化相段第二變，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第二相「木土相」，在進入這座空間的前一天，正好完成了進化，順利的晉升到了六品。

所以如今他是下七品「水光相」，六品「木土相」。

化相段第二變的實力，應該是處於整個東域神州一星院的一流層次，而景太虛三人，則是要更加的高一檔，顯然，這是他們所在的學府為他們傾斜了極大的修煉資源，當然，以他們的天賦也的確值得這種投資。

這讓得李洛不由得有些感嘆，果然，在聖杯戰的刺激下，各座學府都是很捨得下血本。

這種龐大修煉資源的投入，就導致東域神州這一屆的學員實力水平，遠超以往的三屆。

「除了這三人外，我整理了下情報，最終選出出現頻率最高的八人，這八人，應該也能夠算做是熱門人選，當然這只是暴露出來的一部分，真實達到這個層次的人會更多...」

「聖寶學府，臧玫，身懷上八品火相，實力可能在化相段第二變。」

「綠森聖學府，陸青木，身懷上八品木相。」

「聖狼學府，奧飛，身懷下八品雷狼相。」

「...」

虞浪一張張紙條的念下去，很快就到了最後一張，他拿起這一張紙條，面色變得有些複雜起來。

「聖玄星學府...」

聽到這熟悉的開頭，呂清兒，白萌萌等人頓時精神一振，果然來了。

在她們笑吟吟的目光中，虞浪硬著頭皮念下去：「聖玄星學府，虞浪。」

噗。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白豆豆更是翻了個白眼：「虞浪，這個時候不要玩了！」

虞浪哭喪著臉：「我他媽的沒玩啊，這些情報上面真的這麼寫的，哪個孫子這麼坑我啊？」

他將紙條遞了出去，眾人一看，頓時也有點蒙，上面的的確確是寫著聖玄星學府，虞浪。

可是，虞浪算是他們這一星院最墊底的人，有何資格跟前面這些猛男排在一起？

眾人面面相覷，感到十分的無語。

如果不是這些情報是由四個院級的情報員最終匯總而成，他們都要懷疑是虞浪在故意搞怪了，但是，搞這種怪有什麼意義，畢竟這些情報他們能搞到，其他的學府必然也能搜集到，到時候進入院級賽後，這些人指不定都會被針對。

谷領

有實力被針對也就罷了，可虞浪這點實力，稍微被針對，豈不就是拉胯了。

他們甚至都想像出了虞浪在院級賽上面被一群人追殺得哭爹喊娘的模樣了。

在眾人茫然間，李洛眼觀鼻，鼻觀心，同時還體貼的拍了拍虞浪的肩膀，真誠的道：「好兄弟你放心，我會保護你的。」

對於他真誠的語氣，虞浪一時間有點感動。

好兄弟果然還是能夠依靠的。

咚！

而也就是在此時，突然有一道嘹亮的鐘吟聲於天地間響徹而起，直接傳入了眾人耳中。

所有的討論停下下來。

素心副院長站起身，她的臉色肅然：「這是比賽開始的鐘聲，所有學員，立即準備。」

五分鐘後，塔樓之前的能量漩渦池外，李洛等人已是齊聚。

四個院級的隊伍依次排好。

素心副院長立於眾人之前，道：「各位同學，有關這場「院級賽」的信息，我也基本和你們說得很清楚了，請你們再次記住，院級賽的前半場是需要依靠集體的力量，一個人的單打獨鬥只會被其他學府圍剿，我想，就算是聖明王學府的景太虛，一旦陷入到兩三支紫輝小隊的包圍中，那他的結果也只能是被淘汰。」

「所以，收起所有的個人英雄主義，將這份心，放到「龍骨島」上去，那裡會有你們表演的舞臺。」

素心副院長的聲音有些嚴厲，可見對此的慎重。

「另外，四個院級的隊伍，各設立一名總隊長指揮全局，其餘隊伍，都需要聽從總隊長的指揮。」

「李洛，祝煊，姜青娥，宮神鈞。」

「你們四人，各自負責各自院級的隊伍。」

站在四支隊伍最前方的四人，皆是點頭應下。

素心副院長手掌一抬，只見得一道道流光自其袖中飛出，然後飄向眾人。

李洛好奇的看著眼前的兩個光團，一個光團內是白色的葫蘆，葫蘆上面銘刻著奇特的紋路，綻放著微光，另外一個則是圓形的水晶羅盤。

「靈葫的作用，是用以搜集天靈露，而水晶羅盤則是一個感應器，同院級的隊員都將會在上面形成一個光點，而你們可以憑此確定彼此的方位，然後迅速的匯合。」

素心副院長等著眾人將道具盡數的收好，然後她望著眼前那一張張朝氣蓬勃的年輕臉龐，臉上也是有著溫柔的笑容浮現出來。

「多餘的話，我也就不再多說，各位同學...」

「我很期待你們的表現。」

咚！咚！

當素心副院長此話落下的時候，這方空間內，再度有著兩道嘹亮鐘吟聲同時的響徹起來。

這是宣布比賽正式開始的鐘聲。

「所有學員，以各自小隊為一組，分批自能量漩渦進入場域，記住，所有隊伍在進入後，要以匯合為第一目的。」

「動身吧！」

伴隨著素心副院長一聲輕喝，四個院級的總隊長皆是同時上前一步，李洛偏頭，目光越過祝煊，與姜青娥對視了一眼，兩人皆是從對方的眼中看出了鼓舞的笑意。

而後李洛縱身躍出，直接是跳進了那洶湧的能量漩渦之中。

在其身後，作為與他一隊的辛符與白萌萌也是立即跟上。

與此同時，在那一座座的塔樓之前，無數學員縱身躍進能量漩渦，頓時有道道光輝沖天而起，將這座空間都是照耀得絢麗璀璨。

聖杯戰，至此，終於是真正的拉開了序幕。

...

第四百六十二章聚靈壇

當李洛睜開眼睛時，發現自己身處一座紅土山坡上，放眼望去，樹木成林。

轉過頭,就見到不遠處的白萌萌與辛符，兩人迅速的清醒過來，然後就對著李洛所在的方向縱躍而來。

李洛對著他們點頭示意，取出了水晶羅盤，羅盤光幕上，散布著一顆顆細小的光點，光點顏色還有些不同，能夠以此來區分光點究竟代表著哪支小隊。

「看樣子被傳送得有些散亂啊。」辛符在一旁說著。

李洛點點頭，笑道：「不過好在不算太遠，他們落地後會立即趕來匯合，我們先將這片山林搜尋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點天靈露。」

「希望我們直接落到了一座聚靈壇裡。」白萌萌輕笑道。

李洛啞然，這倒是想得很美好。

在之前的十個小時中他們已經惡補了這片場地的所有信息，而所謂的「聚靈壇」，其實是指某些區域的天地能量格外濃厚，所以將會誕生大量的「天靈露」，這種區域，就被稱為「聚靈壇」。

在這場院級賽的前半部分中，「聚靈壇」是極其重要的戰略要地，如果能夠找尋到一座「聚靈壇」並且等待著「天靈露」誕生再將其收割，那麼他們將會得到很大一筆收穫，這可比到處無目的的找尋要來得有效率得多。

只不過「聚靈壇」並不好找，而且最重要的是,「聚靈壇」一旦被發覺,就會綻放出耀眼的霞光，這無疑會吸引其他學府的注意，那時候爭鬥起來，真是狗腦子都會打出來。

這顯然也是院級賽的一種機制。。

「聚靈壇」是所有學府夢寐以求的資源地，也是他們前期的主要目標，所以白萌萌指望他們一落下來就出現在一座聚靈壇裡，實在是想得太過的美好。

三人於山林間寸寸搜尋，然而一個小時後，卻是毫無收穫。

三人累得夠嗆，同時也更加明白這天靈露的難尋，這讓得李洛暗自憂慮，這麼來看，想要湊齊九十九滴天靈露還真不是什麼輕鬆的事情，可別到時候連這個數都湊不齊，他們豈不是連一個人都沒法送進龍骨島？

三人不肯放棄，繼續搜尋。

在他們繼續搜尋的時間中，伊粒沙小隊倒是因為距離最近，率先匯合而來，然後一起加入到搜尋大隊中。

於是這前前後後折騰了兩三個小時的時間，他們終於是在兩座大山的夾縫溝谷中發現了一座水池，水池中長滿了荷葉，最重要的是，在最中央的一株荷葉上面，有一滴呈現淡淡金色的液體，宛如具備著靈性一般，於荷葉之上緩緩的流轉。

一股奇特的氣息自其中散發出來。

李洛他們一眼就將其認了出來，這正是他們苦苦找尋的天靈露。

李洛上前，取出靈葫，靠近那一滴天靈露，後者便是如同受到了某種驅使一般，直接是鑽進了靈葫內。

收取倒是很容易，但找起來太耗時耗力了，他們兩個小隊折騰了幾個小時，就只收穫了這麼一滴。

谷亊

李洛將靈葫收起，看向辛符，伊粒沙等人，無奈的道：「這種大海撈針的找尋方式恐怕不太對，我們必須找「聚靈壇」，不然想要湊齊足夠的天靈露不知道需要多久的時間。」

只有聚靈壇才能夠一次性收割一波大的。

伊粒沙依舊是穿著他的夾腳拖，他聞言笑道：「走聚靈壇的路子，就得準備大規模的團戰了，那激烈程度，可就不是這種悠閒尋寶模式了。」

「避免不了的，院級賽走的就是淘汰模式，想要一路撿天靈露撿到核心區，恐怕很難。」李洛說道。

伊粒沙點點頭，雙手插在兜裡，笑眯眯的道：「嗯，你是總隊長，一切都聽你指揮。」

在伊粒沙身旁，司秋穎未曾說話，她能夠聽得出來自家隊長對於李洛的認可或者說一些尊重...那不是因為李洛的身份，而是因為這將近一年來李洛所取得的耀眼戰績，特別是之前的門票賽，李洛的表現徵服了一星院所有的人，即便是伊粒沙這些紫輝小隊的隊長，都徹底的認可了李洛的實力，將他視為一星院中當之無愧的領袖。

而很難想像，當初剛剛進入學府時，根本沒幾個人看好這個剛剛從天蜀郡歸來的洛嵐府少府主...包括她。

現在的李洛，已經是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當之無愧的第一人，但是...這就是巔峰麼？

有了前車之鑑，司秋穎已經不敢再妄自評價，一切，都得看這場盛大的聖杯戰了。

而就在李洛與伊粒沙說話間，白萌萌突然驚呼出聲：「隊長，有隊伍發出求救信號！」

李洛，伊粒沙聞言面色皆是一變，急忙取出水晶羅盤，此次的院級賽是團體制，他們必須儘可能的保持隊伍的完整性，如果真有隊伍提前被淘汰，那對整體力量將會是極大的損失。

水晶羅盤上，那光幕中有三個小小的光點已經變成了紅色，並且不斷的發出道道紅色光圈。

正是求援的信號。

而且最讓得李洛心頭一震的是，他發現這支求援的小隊，竟然是秦逐鹿、呂清兒、殷月三人！

「看來秦逐鹿遇見大的麻煩了。」伊粒沙面色凝重，秦逐鹿是他們一星院中實力僅次於李洛的人，以他的實力，放眼整個東域神州的一星院中，那也絕對算是一流的層次，然而現在連他都發出了求援信號，這是遭遇了什麼強敵？還是說被圍攻了？

「走！」

李洛當機立斷，一聲輕喝，身影率先縱躍而出，相力於其身軀表面升騰而起，縱躍間，迅速對著山林之外而去。

與此同時，他還以總隊長的權限，將水晶羅盤上的匯聚地點直接更改成了秦逐鹿他們所在的區域。

而在他更改完成的一刻，正處於其他區域的各個小隊也是立即收到指令，於是一支支小隊，開始改變方向，皆是全速的對著秦逐鹿他們所在的區域急速趕去。

顯然，聖杯戰的激烈，比他們想像的來得還要更快。

第四百八十六章敲響聚靈鍾

轟轟！

狂暴的雷鳴聲不斷的於兩座雲梯上炸響，而此時群島上所有的目光都是匯聚在那兩道急速向上的身影之上。

正常來說，在這種源源不斷的能量洪流衝擊下，那看似簡單的三十梯應該是相當的艱難與沉重,可現在的兩人，仿佛無視了能量洪流的阻礙。

這倒不是能量洪流的威力減弱了，而是這兩人將真正的力量以及手段都是爆發了出來。

每當他們越過三十梯，那新的一波能量洪流呼嘯而至時，他們便是會以最快的速度將能量洪流抵消，然後極速而上。

如此短短不過數分鐘的時間,兩人已是遙遙領先,距離雲梯之頂，已是近在咫尺。

而最讓得許多人面色忍不住凝重起來的是,李洛與景太虛的步伐，幾乎平行。

到得後來，處於另外兩座雲梯上的孫大聖與鹿鳴皆是放慢了速度，目光饒有興致的盯著爭鋒的兩人，他們倒也想要看看，拼得這麼上頭，最後誰能率先登頂？

而且他們也明白，最後那一波能量洪流，將會達到最強。

這一頭攔路虎，或許會讓得兩人在這雲梯上面分出高低。

「李洛...」

鹿鳴俏臉冷漠，目光卻是在注視著李洛的身影,李洛能夠在這雲梯上面跟景太虛拼到這種程度，說實在的有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這一切都要歸功於他那奇特的水鏡反彈之力，這水鏡相術運用在這裡,真的是讓人有種嘆為觀止的精妙。

可經過這段時間的觀測,鹿鳴也是看了出來的,李洛那「水鏡術」的反彈效果也是有著上限的，因為隨著那一波波能量洪流不斷的增強，每一次能量洪流被反彈之力撕開的口子也是變得越來越小。

這就說明，在最後一波能量洪流的衝擊下，李洛的「水鏡術」效果也會減弱許多，那個時候他的速度必然會受到影響，如此一來，他就無法跟上景太虛的速度。

這場爭鬥，終歸還是景太虛更勝一籌。

不過這也無所謂了，這種雲梯先後並沒有多大的意義，李洛能夠將景太虛逼得這麼認真的來對待，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已經是贏了。

最起碼，現在的鹿鳴在看向李洛時，眼神已是多了一分凝重。

此前有傳言說這李洛是第四位奪冠熱門，她對此倒是未曾在意，可如今見了一場李洛與景太虛的登梯比試，她也不得不承認，那個傳言還是有可信度的。

轟！

而就在鹿鳴心思轉動的時候,突然那兩道雲梯盡頭,有著極其嘹亮的炸聲響起，她眸光一抬，便是見到在那雲梯的盡頭，一股磅礴的絢麗能量洪流席捲而下。

那能量洪流之洶湧，遠勝之前。

最後一波能量洪流，終於是來了。

景太虛的眼瞳中倒映著衝擊而下的能量洪流，他的神色一如既往的平靜，即便眼前那磅礴的能量洪流是如此的可怕。

他單手結印，有雄渾而精純的青色相力匯聚而來，竟是在他的手中凝聚成了一柄青色的光扇，他手握青扇，猛然扇下。

「大靈風切！」

伴隨著他那低沉喝聲響起，只見得一道約莫十數丈龐大的青色風刃暴射而出，那風刃的速度快到很多人僅僅只能見到青光一閃，而後有極其刺耳的破風聲於天地間響起。

僅僅是一個眨眼間，青色風刃便是與那呼嘯而下的能量洪流相撞。

嗤啦。

仿佛是撕裂般的聲音於此時響起，無數人面色劇變，因為他們見到，這一刻，甚至連那座雲梯，竟然都被這一道風刃，生生的撕裂開了一道深深的痕跡。

而前方的能量洪流，更是被一分為二。

如此恐怖的破壞力！

能量洪流被切開，而景太虛一步跨出，腳掌仿佛是踩著風一般疾掠而出，直奔雲梯盡頭那座矗立在高級聚靈壇之前的聚靈鍾而去。

譁。

群島間有諸多驚嘆的譁然聲響起，景太虛這一手，直接就顯露出了其自身實力的恐怖。

而也就是在景太虛撕裂開能量洪流的同一時刻，也有人在關注著李洛那邊。

砰！

當能量洪流來襲時，李洛依舊是不出意外的施展出了先前的「水鏡術」，碩大的水鏡與能量洪流相撞，水鏡在頃刻間破碎，化為漫天水光，但那股反彈的力量，卻是及時的爆發了出來。

能量洪流劇烈震蕩，再度被撕裂開了一個口子。

但正如鹿鳴所想，那道口子，並沒有完全的被打通，顯然這一次能量洪流過於強大，甚至超過了水鏡反彈的極限，所以這就導致那能量洪流還有餘力。

然而李洛的步伐並沒有絲毫的凝滯，他身影衝進那撕裂的口子中，幾步之下，便是與那能量洪流的餘勢相碰。

他面色不起波瀾，手掌緊握手中玄象刀。

體內的雙相之力毫不猶豫的爆發。

相力光環環繞刀身。

凌厲而明亮的刀光於刀刃之上吞吐不定。

但李洛知道，這還不夠。

於是他心念一動，手中金玉玄象刀在此時陡然發出了嗡鳴震動，斑駁的刀身上，有淡淡的光紋開始綻放出了光明。

金玉玄象刀，第一重象神力！

驚人的神力直接是在此時湧入李洛的雙臂，手臂上的皮膚頓時被撕裂，青筋如蛇般的鼓脹起來，令得此時的李洛雙臂看上去很是有些駭人。

但那股澎湃到足以斬碎一座山頭的力量，卻是讓得李洛咧嘴笑了起來。

他直接是將手中的玄象刀投擲而出，只見得直刀化為一道耀眼的刀光，以一種無可阻擋之勢，直接將那能量洪流最後一部分硬生生的劈斬開來，同時去勢不減，直衝雲梯之頂。

另外一座雲梯，景太虛已是先一步登頂，他的身影出現在了那座聚靈鍾之前，然後毫不猶豫的一掌拍下。

同時他的嘴角泛起了一抹笑意。

這個李洛，的確是有些本事，竟然讓他難得的有了一些激情之意。

不過終歸還是差了一步。

他掌風呼嘯而下，然而就在即將拍響聚靈鐘的那一瞬，這天地間，一道嘹亮的鐘吟聲，便是率先的響徹了起來。

景太虛瞳孔微微一縮。

眼角的餘光掠過另外一座雲梯，只見得此時在那雲梯盡頭的聚靈鐘上，一柄古樸的直刀，直接是插進了鐘體之中，鐘體劇烈的搖晃著，同時發出震耳欲聾般的聲響。

而此時，景太虛的手掌，方才落在聚靈鐘上，帶起了巨聲。

但他嘴角的笑意，卻是漸漸的收斂了下來。

群島中，寂靜無聲，所有人都是沉默的望著這一幕。

孫大聖，鹿鳴二人更是停下腳步，眼中有著濃濃的驚訝湧現出來。

他們望著那座雲梯盡頭處，只見得那裡的李洛正在緩慢的登上最後幾梯，然後走到聚靈鍾前，將那柄直刀拔了出來。

他也未曾轉身，只是搽拭著手中的長刀，同時有著一道嘟囔的聲音，順著高處傳了下來。

「真是...」

「無聊。」

第四百八十七章誰更可怕

李洛的嘟囔聲，倒也並未遮掩，順著風聲傳下，倒是引得不少人面色有些古怪。

這聲無聊,不知道是在說他自己，還是在說那景太虛？

大家隱約感覺是後者。

畢竟這場登梯之爭，其實沒必要這麼拼盡全力的，看看孫大聖與鹿鳴，不是在後面很悠哉麼？

在那另外一座雲梯頂，景太虛的面色在經過剛開始的變幻後,也是漸漸的平復了下來,他也不知道有沒有聽見李洛的嘟囔聲，但他並沒有什麼反應，面色平靜得猶如剛才那一場激烈競爭並沒有發生一般。

嗡！

而此時李洛與景太虛所處的這兩座聚靈壇群，那緊閉的大門，則是在此時緩緩的開啟，頓時間有極其磅礴的天地能量湧現出來，這些能量就顯得溫和許多，不再如同之前的那般狂暴以及充斥著攻擊性。

這些天地能量湧出來，有的散逸到下方的湖澤中，頓時湖中有金光湧現，只見得一朵朵金蓮憑空綻放出來，蓮花之上，有天靈露在漸漸的凝聚。

群島頓時沸騰。

繼而變得一片混亂，各方學府為了搶奪霸佔金蓮開始怒罵交鋒。

道道相力波動爆發而起。

而在湖面上一片混亂的時候，秦逐鹿,白豆豆等人也是從先前的驚愕中清醒過來,他們望著那立於聚靈壇前的李洛，面面相覷一眼,皆是看見對方眼中的震動之意。

李洛竟然比景太虛先一步敲響了聚靈鍾,率先打開了他們這邊的聚靈壇群。

「嘖嘖,李洛這次裝大了。」

虞浪抹著先前因為抵抗能量威壓而出現的滿頭汗水，然後得意洋洋的道：「那個景腎虛，還敢跟我李洛兄弟搶風頭，也不去打聽一下，我李洛兄弟這些年但凡有出風頭的地方，什麼時候不是那個全場最靚的仔？」

白豆豆白了他一眼，道：「只是一場登梯較量而已，不要得意忘形，李洛終歸還是有些取巧的，如果是真實對戰的話，對方未必會如同那些沒有靈智的能量洪流一樣，任由他輕鬆的借力打力。」

王鶴鳩也是點點頭，道：「那景太虛的實力還是很強的，而且此次李洛與他鬥成這樣，恐怕是要被記恨上了，之後要多小心一些。」

虞浪撇撇嘴巴，道：「如果那個景太虛能聽我一聲勸,這個時候主動來給我李洛兄弟道個歉，我看他此次院級賽還能稍微留點顏面，不然等我李洛兄弟火力全開，到時候他就只能成為踏腳石了。」

對於他這種不要臉皮的吹噓，所有人都只能當做沒聽見，這個傢伙真是狂到沒邊了。

秦逐鹿倒是懶得廢話，直接是邁步而上，此時雲梯上的能量威壓已經散去，所以他們很是輕鬆的登頂而上，來到李洛這邊。

另外三座學府的隊伍，也是有些暈乎乎的走了上來。

其實他們原本對於李洛能不能登頂開啟聚靈壇群是抱著一些悲觀心態的，畢竟李洛剛開始的時候顯得頗為的勉強，誰也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撐到最後。

可誰能想到，李洛不僅登頂開啟了聚靈壇，甚至還先景太虛一步！

他們這簡直就是平白撿了個大便宜。

三座學府的總隊長皆是對著李洛客氣的表達著感謝，眼中有著尊重之意。

李洛倒是笑容溫和的擺了擺手，道：「大家各取所需而已，如果沒有你們幫忙分擔能量洪流，光憑我們一座學府的人，也支撐不下來，如今這片聚靈壇群已被開啟，你們可以先進去探測一下歸屬你們的區域，然後算好天靈露的產量，之後按照此前說好的比例分配。」

「呵呵，諸位莫要覺得我佔了便宜就好。」

在此前找來這三座學府合作的時候，李洛自然與他們是談好了分成比例，比如核心那一座高級聚靈壇的產出，這是獨屬於聖玄星學府的，不會用來分配，而其他的那些中級，低級的聚靈壇，這些三座學府會負責，但在最終收割時候，會有五成的比例是要上繳給聖玄星學府的。

這倒不能說是李洛太黑心，畢竟這是所有人的共識。

能夠開啟聚靈壇群，從貢獻程度而言，李洛是最大的功勞，而三座學府雖然幫忙分擔了能量洪流，但這卻並非是必要的。

「李洛總隊長說的什麼話，這一點我們還是有數的，而且您這裡只收五成，已經算是客氣了，其他三位那邊，可是要收割六成的。」面對著李洛的話，三座學府的總隊長皆是連忙笑道。

李洛笑著點點頭，而後他低頭看了一眼下方湖面上爆發的混亂，咂了咂嘴巴，便是轉身對著那開啟的大門走進，他倒是想要看看，這座高級聚靈壇，究竟能夠有多豪華？

至於景太虛那邊，他則是再未曾去看過，雖然他能夠感覺到那邊有一道目光一直在盯著他。

景太虛神色平淡的望著走入高級聚靈壇內的李洛，面龐平靜得讓人感到有種壓抑感。

聖明王學府這邊，那名眉毛花白的青年走近過來，小心翼翼的道：「景哥，你沒事吧？你沒必要將那個李洛太放在心上，他這一次不過只是取巧罷了，如果是真刀真槍的比試，他決然不可能是你的對手。」

景太虛聞言，臉龐上浮現出一抹淡笑，道：「盧辰，你可不能小瞧了這個李洛。」

「如果你真的以為他這次能夠勝我一步只是因為取巧的話，那麼之後恐怕將會付出更加慘痛的代價。」

「我有著一種預感，此次院級賽，這個李洛給我帶來的威脅，恐怕會比孫大聖，鹿鳴還要更強。」

那被稱為盧辰的青年微微一驚，景太虛竟然這麼高看那個李洛？

景太虛視線漸漸的收回，眼眸微垂，淡淡的聲音中，卻是有著一種寒意在流淌。

「所以，為了表達我對他的重視，我覺得有必要做一些準備了。」

話音落下，他便是直接轉身，然後也是進入到那座高級聚靈壇內。

盧辰望著景太虛的背影，暗自打了一個冷顫，他在為那個李洛默哀，因為他很清楚景太虛的性格，那個李洛此次，似乎有點將他惹毛了...

而從這些年的經驗來看，凡是惹毛景太虛的人，沒一個有什麼好下場。

如果那個李洛有預知能力的話，現在跑過來跟景太虛低頭道歉，或許才是最好的結果。

但是可惜...

盧辰搖搖頭。

李洛，你根本不知道景哥的怒火會有多可怕。

第四百六十三章秦逐鹿大戰孫大聖

某處山林。

轟！

有極其狂暴的相力波動於其中轟然爆發，一棵棵大樹被連根拔起，大地被撕裂出道道痕跡。

一座山坡上，呂清兒,殷月臉色皆是凝重的望著山林間的戰鬥，那裡的兩道人影散發著驚人的兇煞之氣，宛如兩頭遠古兇獸一般在展開著極為狂暴與兇狠的交鋒。

在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內，唯有如今開始展現出雙相玄妙的李洛才能夠壓住秦逐鹿一籌，可眼前的這場戰鬥，卻是讓得呂清兒，殷月都忍不住的動容。

因為他們發現，這場戰鬥從一開始，秦逐鹿就在被對方所壓制。

甚至,秦逐鹿引以為傲的兇煞之氣，似乎都是弱對方一頭。

呂清兒的眸光盯著秦逐鹿的對面，此時那裡有灰白色的相力如狼煙般的升騰，而在滾滾相力內，可見一道壯碩程度絲毫不遜色秦逐鹿的身影，那是一名面龐粗獷甚至略顯醜陋的青年，他手持金棍，棍風掃動間，刺耳的破風尖嘯聲幾乎迴蕩在整個山林內。

而此時，這金棍青年的臉龐上帶著狂熱的戰意，雙目中充斥著桀驁以及兇悍。

「如果我猜的不錯的話，那個人，恐怕是聖山學府的孫大聖。」呂清兒柳眉緊蹙，沉聲說道。

殷月臉色一變,對於孫大聖的名字她當然聽過,此人名列三大奪冠熱門,名聲可謂是響徹各大學府。

「怎麼會這麼倒黴。」她苦笑道,他們在落地後不久就與對方撞在了一起,那孫大聖極其的桀驁，而且性格嗜戰，這一點，簡直就跟秦逐鹿不謀而合，當這兩個人碰面的時候，那結果是什麼根本不用說。。

你瞅啥？

我瞅你。

想打架？

就是想打架。

所以直接開打了。

雖然對方是奪冠大熱門，但只要能打架，秦逐鹿才不會管你是誰，無非就是朝死裡幹。

所以這兩人只是眼神交匯了一瞬，甚至連名字都沒交換，戰鬥就開始了。

呂清兒與殷月也沒辦法去幫忙，因為孫大聖的隊員同樣是在不遠處盯著她們，甚至還不止一支隊伍...但對方並沒有對她們出手，顯然是在等孫大聖打個痛快再來收拾她們。

對方應該會猜到她們會呼叫救援，但他們似乎沒有多少的忌憚。

這倒是正常，畢竟有孫大聖這種強力戰鬥人員，想必諸多學府中，只要不是遇見聖明王學府，他們都有著硬碰的信心。

「希望李洛趕緊過來吧，有他在的話，想必那孫大聖也不敢這麼桀驁了。」呂清兒嘆道。

殷月沒有說話，只是眼中還帶著一點憂慮，李洛雖然也很強，但這孫大聖可是三大奪冠熱門啊。

他來的話，真能制衡孫大聖嗎？

而在兩女說話間，不遠處的山坡上，兩支聖山學府的小隊匯聚在這裡，他們的目光鎖定著兩女。

「魯隊長，真的不先去將她們淘汰嗎？」有一名聖山學府的隊員說道。

眾人領頭的是一名身軀幹瘦的青年，他有些無奈的道：「老大的性格你們又不是不知道，一切都先打爽再說，不過對方那個傢伙也挺厲害，竟然能激起老大的一些戰意，換作常人，老大怕是沒興趣動手的。」

「既然現在老大動了手，就等他結束吧，免得到時候抱怨我們插手，又少不了一頓罵。」

其他人聞言，也只能無奈的點點頭，對於自家這位兇悍的總隊長的脾性，他們太清楚了。

萬般皆下品，唯有打架爽。

轟！

山林間，兩道身影如兇獸般的撞擊，重槍與金棍化為漫天殘影，裹挾著尖嘯的兇風，不斷的以最為兇悍的姿態一次次的硬碰。

完全沒有半點的退縮。

只不過在這種極為硬漢的碰撞下，顯然金棍這邊有著不小的優勢，每一次的交擊，秦逐鹿的身影都是會被硬生生的震得後退一步，那握住重槍的手掌上，有血跡浮現。

但秦逐鹿卻並沒有露出半點的懼色，眼中的狂熱反而是變得越來越盛，他魁梧的身軀表面，金色的虎紋變得越來越明亮，雙目也是變得赤紅起來。

每一次的出手，都是伴隨著遠古虎嘯，震人心魄。

眼前的強敵，幾乎是他以往從未遇見，但也給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酣暢淋漓，這種感覺甚至比跟李洛打時還要更痛快，因為即便是李洛，也不會跟他比拼瘋勁。

秦逐鹿一直以為他已經夠兇了，可現在才知道，果然是山外有山，眼前這人，比他更兇！

谷瑑

真是好爽！

秦逐鹿雙目赤紅，手掌猛的緊握重槍，有鮮血飛灑而出，落在了槍尖上，頓時重槍變得猩紅起來，他體內的相力在此時毫無保留的爆發，直接是於其身後，形成了一道猛虎光影，滔天的兇氣席捲。

「虎魔！」

秦逐鹿狂笑，一槍揮出，身後的妖虎光影化為流光融入重槍，頓時那一槍仿佛是變得重如千斤，連虛空都是在微微的震蕩，腳下的大地，更是開始龜裂出了道道裂痕。

在秦逐鹿對面，那孫大聖察覺到秦逐鹿這一槍所爆發出來的力量，頓時眼睛一亮，咧嘴笑道：「不錯不錯，好強的一槍！」

而後他一步踏出，腳下地面破裂開來。

灰白色的相力自其體內呼嘯而出，同樣是在其身後形成了一頭灰白巨猿光影，那巨猿同樣是無比的暴戾，兇氣絲毫不弱於秦逐鹿的噬金妖虎相。

上八品，石猿相！

「猿王三棍，搬山棍！」

孫大聖大笑，手中金棍呼嘯而出，那一瞬，相力噴薄，似是有光影若隱若現，那仿佛是一頭萬丈巨猿，肩扛著巨棍，而巨棍的一頭，竟是挑著一座山嶽。

轟！

金棍呼嘯，與秦逐鹿那兇悍無匹的虎魔重槍悍然相撞。

有極其狂暴的相力衝擊波肆虐開來，山林間直接是形成了一片空地，那片範圍內的所有東西，都是被摧毀得乾乾淨淨。

衝擊波爆發時，秦逐鹿的身影也是倒飛了出去，然後在地面上搽出了一道長長的痕跡。

此時的他，滿身鮮血，但他的手掌始終緊握重槍，他喘著粗氣，即便傷勢頗重，他的眼中依舊保持著狂熱戰意，並且還一點點的站了起來，對著孫大聖的方向大笑道：「再來！」

孫大聖搽了搽手掌的血跡，望著戰意旺盛的秦逐鹿，也是有些驚詫，道：「再打下去，你就頂不住了。」

雖然他也有點受創，但顯然比秦逐鹿輕了太多。

「婆婆媽媽。」秦逐鹿吐了一口血沫。

孫大聖咧嘴一笑，道：「好，那就成全你，這位朋友，你的實力獲得了我的認可，你應該就是聖玄星學府一星院的最強者吧。」

秦逐鹿撇嘴道：「不好意思讓你失望了，我並不是最強。」

孫大聖一怔：「聖玄星學府還有人比你更強？不能吧。」

眼前的秦逐鹿雖然在與他的交手中落入下風，但對方的戰鬥力不容小覷，如果不是他這邊相力強度領先一籌的話，真要打起來，他即便是能贏也定然會付出極大的代價。

可聽這秦逐鹿的意思，聖玄星學府一星院還有人比他更強？

那豈不是都能與他孫大聖相媲美了？

可是沒聽過聖玄星學府出了一個這麼強的人啊。

心中疑惑，但孫大聖也懶得再多想，他手掌緊握金棍，時間也差不多了，還是先將眼前的人淘汰掉，開始真正的任務吧。

灰白相力再度爆發。

不過，就當孫大聖將要再度發動攻擊的那一瞬，他眼瞳突然一縮，他抬起頭，只見得不遠處的山林間，突然有一道散發著極其凌厲氣息的刀光劃破長空，快若驚雷般的對著他所在的位置怒斬而下。

孫大聖手中金棍猛然揮出，與那一道凌厲刀光硬憾。

鐺！

碰撞的瞬間，孫大聖面色微微一變，因為這一道刀光之中所蘊含的相力之強，竟是比先前的秦逐鹿還要更盛，而且最奇怪的是，這刀光散發著強悍的穿透力，他措手不及下，險些被這刀光穿透自身相力。

不過好在最終還是憑藉著強悍的實力將其盡數的化解。

然後孫大聖就面色肅然的看向了刀光傳來的方向，只見得那裡有一道道人影自山林間縱躍而出，迅速的對著這個方向落來。

十數息後，一道身軀修長的身影便是落在了前方。

「這位朋友，這麼想打架的話，讓我來陪你玩玩，如何？」

李洛望著眼前那手握金棍的魁梧之人，再瞧瞧有些受創的秦逐鹿，心中自然是知曉了對方的身份，而後他微微一笑，不急不緩的語氣中，並未帶有半分的懼意。

孫大聖桀驁的目光盯著李洛，視線在其臉龐上停了一秒，皺起了眉頭。

「長得這麼好看，你真的能打嗎？」

第四百八十八章景太虛的謀劃

當李洛進入到這座高級聚靈壇內時，即便是以他的定力，都是忍不住的呆立在原地。

此時他的面前是一片蔥鬱的林園，林園內的天地能量濃厚到幾乎是化為了淡淡的霧氣,而讓得李洛震撼的，則是林園中央位置的三棵赤紅色的大樹，大樹遠遠看去仿佛是三團燃燒的火焰，散發著奇特的高溫。

而在大樹上，光禿禿的不見什麼樹葉，但在樹枝上，卻是掛著一瓣瓣閃爍著赤光的嫩芽,這些嫩芽在以極快的速度吸收著此處的天地能量，繼而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膨脹起來的。

嫩芽上面,有溼氣縈繞。

顯然，這些赤樹上面的嫩芽，都是能夠承載天靈露誕生的載體。

只是，這數量，未免也太多了。

他們此前找尋的那些中級聚靈壇，頂多也就只有二十三株天靈露載體，可現在這三棵赤樹上面的赤紅嫩芽，粗略一掃，便不下於兩百之數。

這是十倍於中級聚靈壇的數量。

這還只是這一座高級聚靈壇的收穫，而在周圍，還有著一些中級，低級聚靈壇,這些聚靈壇加起來,最後定然也不是什麼小數目了。

「這道大菜，比我想像的還要奢華。」

李洛喜形於色，照這麼算下來，吃完這一波，他們恐怕真的是有可能湊滿五枚靈葫，如此一來，最起碼五個紫輝小隊的隊長，是能夠送進龍骨島了。

這已經算是最圓滿的完成了院級賽前期的目標。

吃了這裡，他們就可以準備進龍血火域，登上龍骨島了。

此時秦逐鹿，白豆豆等人也是跟了進來，然後不出意料的就又是一片倒吸冷氣的聲音，繼而所有人都是面露狂喜之色，甚至忍不住的歡呼了起來。

李洛望著歡喜的眾人，笑道：「清兒，你清點一下此處天靈露的產量，萌萌你去其他三座學府那邊，把其他那些中級，低級聚靈壇的產量都統計起來。」

呂清兒與白萌萌立即應下。

望著兩女各自而去的倩影，李洛的身體也是鬆緩了下來，這院級賽前半截應該算是接近尾聲，而接下來他們要做的，就是靜心的等待。

等待一波大豐收。

...

而當李洛在滿心歡喜的等待著大豐收時，某個偏僻的島嶼上。

景太虛蹲在岸邊,長籲短嘆。

「怎麼？登雲梯輸給了李洛，跑這裡來散心嗎？」而此時在其身後，突然有著一道聲音響起，景太虛轉過頭，就見到鹿鳴站在不遠處，神色冷淡的看著他。

景太虛站起身來，笑道：「倒不是因為雲梯上被他搶先了一步，只是頭疼此次院級賽又出了一個猛人。」

他咂咂嘴巴，道：「這雙相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容易了嗎？此次院級賽上，竟然能出現兩個？」

鹿鳴淡淡的道：「別人會怕雙相，你景太虛的虛九品，可一點都不怕。」

景太虛笑道：「那可不一樣，如果是鹿鳴你的雙相，那我還是很忌憚的。」

鹿鳴臉頰沒有任何的情緒，道：「你找人送消息過來，邀我一聚，就是為了說這些廢話的嗎？」

景太虛臉龐上的笑容微微收斂，緩緩道：「我想跟你合作一次。」

鹿鳴冰冷的眸子中掠過一抹驚訝，她打量著景太虛，道：「你竟然會主動來找我合作？這可不符合你景太虛的傲氣。」

「合作的目標，難道是那個李洛？」

景太虛笑著點點頭。

「景太虛，登雲梯上面的比試毫無意義，你就因為輸給了李洛半步，就將他忌憚到這個地步？」鹿鳴柳眉微蹙，感到有些驚疑。

以景太虛的實力，真要對付李洛的話，鹿鳴覺得根本就沒必要來藉助她的力量。

景太虛沉默了一下，道：「如果我說這個人很危險的話，你可能會嘲笑我驚弓之鳥，但我的直覺一向挺準，所以我覺得既然感覺李洛是個最大威脅的話，那就還是早點將這個威脅化解掉最好。」

鹿鳴微微搖頭，她的確不理解景太虛的心態，但她還是冷笑道：「不管你是什麼理由，我憑什麼要幫你？說起來此次院級賽上，伱算是我最大的威脅。」

「我並不是打算讓你直接出手幫我對付李洛，李洛那邊，自然會有我們聖明王學府來解決。」

「我只需要你幫忙在龍血火域中布置一道幻陣，我知道，這是你的拿手好戲。」景太虛說道。

鹿鳴眼瞳微縮，道：「你竟然想要在龍血火域中就動手？那裡極其的危險，稍有不慎，便是全軍覆沒。」

「這就是我想要的結果。」

景太虛坦然道：「既然我要出手，那當然是得把聖玄星學府的人清除得乾乾淨淨。」

「鹿鳴，其實我們聖明王學府和聖玄星學府打起來，對你們也是好事，畢竟這算是為你們清除了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兩虎相爭，你們坐山觀虎鬥，何樂而不為？」

鹿鳴眸光微閃，不屑道：「景太虛，這種話還是騙小孩去吧。」

「或者，你可以去找孫大聖試試。」

景太虛無奈的道：「孫大聖的性格，不適合商量這些陰謀，他大概率會直接開打。」

鹿鳴淡淡的道：「我對此也沒有太大的興趣。」

景太虛見狀，略作沉吟，道：「我可以答應你，龍骨島上，我會在你到場的情況下，先與孫大聖決勝負，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可以給你一個當漁翁當到底的機會，如果你對自己還算有自信的話，我想當我與孫大聖勝負出來的時候，你將會具備很大的優勢。」

鹿鳴終於怔了怔，景太虛這話，是如果到了最後那裡，他們三人在進行最後的決勝時，他會先與孫大聖大戰，而後再以疲憊之軀來迎戰全盛的她？

如果真是這樣，她的確會有很大的優勢。

因為他們三人就是此次聖杯戰一星院中最大的奪冠熱門，景太虛的確很強，但她與孫大聖兩人的實力，不見得就比他弱，景太虛與孫大聖血拼起來，即便能贏，那也必然不會輕鬆。

或者說...景太虛有著某種信心，連挑兩名強敵？

鹿鳴眸光微微閃爍。

景太虛見狀，則是誠懇的道：「鹿鳴，布置一道幻陣對於你來說不過只是舉手之勞，而此舉卻能夠換來極大的收穫，這說不定就會奠定你奪冠的優勢，我希望你能夠相信我的誠意。」

鹿鳴依舊沉默，不過景太虛也沒有繼續再多說，而是等待了數分鐘後，終於是見到鹿鳴輕輕頷首。

「既然你想要送我一場機會，那我也沒必要拒絕。」

聽到鹿鳴此話，景太虛頓時咧嘴笑了起來。

「我就知道你會同意的。」

景太虛嘆了一聲。

而後兩人再度作了一些細談，景太虛這才滿意的轉身離去。

鹿鳴則是望著他離去的背影，俏臉冷漠，眸光輕輕閃爍。

第四百六十四章試探

咻！

一道道身影掠出山林，然後落在了山坡上的呂清兒，殷月身旁。

「清兒同學，你們沒事吧？」白萌萌率先看向呂清兒,問道。

呂清兒望著來人，原本緊張的心情頓時鬆緩了下來，因為除了白萌萌他們外，還有著伊粒沙小隊，王鶴鳩小隊都同時趕來了，顯然這是他們之前在來時的路上遇見的。

現在聖玄星學府一星院這邊除了白豆豆小隊,就算是齊聚了。

戰鬥力一下子就提升起來了。

「沒事，我們遭遇了聖山學府的隊伍,那個人應該就是孫大聖。」呂清兒簡潔明了的說道。

伊粒沙,王鶴鳩聞言，面色也是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聖山學府的孫大聖？那個三大奪冠熱門？」

他們的目光投向那已經是一片狼藉的山林中，只見得那魁梧身影手持金棍，面龐散發著桀驁兇悍的氣息，此人光是看著，就給人一種極其危險，不好招惹的感覺。

「原來是那個孫大聖，怪不得能夠把秦逐鹿逼成這樣。」伊粒沙凝重的說道。

秦逐鹿的實力，在聖玄星學府一星院中僅次於李洛，而且這傢伙戰鬥風格極其的彪悍，一旦動手就是悍不畏死,所以他的戰鬥力毋庸置疑,然而眼下他卻是被這個孫大聖如此壓制，可見這三大奪冠熱門真不是浪得虛名。

「李洛一個人去，能擋得住孫大聖？這個時候了，還耍什麼帥。」都澤北軒皺眉，有些不滿的說道。。

雖說他們也知曉李洛實力極強，但那個孫大聖畢竟名聲太強了，如果李洛上去也被孫大聖給解決了，那他們這邊才是士氣大跌。

「隊長可是很務實的人，他這麼做必然有他的打算，而且你沒看見聖山學府的隊伍也在那邊嗎？我們必須盯著他們。」辛符說道。

聽到此話，其他人目光也是轉向了不遠處的山坡上，那裡也有著幾支聖山學府的隊伍，後者等人的目光，也是在鎖定他們。

雙方一下子就是對峙了起來。

不過雙方也都沒有擅自出手，而是在等待著山林那兩道人影的招呼。

山林間。

孫大聖桀驁的目光掃過李洛的臉龐，然後衝著後面的秦逐鹿問道：「難道他就是你說的聖玄星學府中，比你更強的那個人？」

秦逐鹿揉了揉酸痛的手臂，點了點頭。

孫大聖顯然是有點訝異：「還真是看不出來，長成這樣，竟然還挺能打？」

李洛笑了笑，道：「其實長得又醜又能打的，才是少數。」

孫大聖眼睛一瞪：「你說我醜？」

李洛擺了擺手，道：「算不上算不上，只能說是長得比較有特色。」

孫大聖肩膀扛著金棍，睥睨的打量著李洛：「我也懶得和你耍嘴皮子，你想把人帶走？那可得問問我手裡的棍子同不同意。」

李洛笑道：「我不僅想要把人帶走，我覺得你把我的同伴打成這樣，還得給他道個歉才行。」

孫大聖眼睛瞪圓了起來，他眼神古怪的盯著李洛，譏笑道：「長這麼好看，原來是個傻子。」

「老子長這麼大，還沒跟人道過歉呢。」

「你想讓老子道歉？行啊，接得下老子兩棍，老子就道歉。」他咧嘴笑道。

李洛聞言，手掌一握，一柄古樸的直刀出現在手中，刀身呈現金玉之色，正是金玉玄象刀。

「行啊，那就來兩棍試試。」他微笑道。

谷委

然後李洛轉頭對著秦逐鹿道：「你先去其他人那邊，恢復一下。」

秦逐鹿點點頭，他也聽見了李洛提出的那種條件，顯然這是李洛故意的，因為以孫大聖狂傲的性格，怎麼可能同意道歉。

李洛這是想要跟孫大聖真正的動手。

是因為想要試探一下三大熱門奪冠學員的真實實力嗎？

「小心點，這猴子不好對付。」他提醒了一聲，便是抓起重槍縱躍而出。

隨著秦逐鹿的離去，那孫大聖的面色頓時開始變得冷肅起來，他手掌緊握金棍，灰白相力如狼煙般自體內猛然爆發，狼煙中，似是有一道巨猿光影若隱若現，散發著滔天兇氣。

這孫大聖雖然對李洛的皮囊很不感冒，可這一旦進入戰鬥狀態，卻是沒有打算有半點的留手。

「化相段第三變...上八品石猿相。」

感受著孫大聖那狂暴的相力，李洛的眼神也是浮現出一縷凝重，果然不能小覷了其他學府的天才，這孫大聖帶來的壓迫感，的確比門票賽上面遇見的陸蒼還要更強橫。

也好，這正是他的目的所在。

他需要試試這所謂三大奪冠熱門真正的實力。

畢竟姜青娥已經給他下達了任務，而且最大的攔路虎應該就是那個景太虛，這傢伙之前的所作所為也惹怒了他，所以最終如果遇見，必然是一場傾盡全力的大戰。

在此之前，如果能夠和這個孫大聖略作交手，倒是能夠藉此猜測一下景太虛的底。

李洛手掌緊握金玉玄象刀，化相段第三變的等級，的確比他略高一級，但這並不代表對方的相力雄厚程度能夠勝過他，畢竟不管如何，他都擁有著雙相，而且還是一主一輔的雙相，他相宮內的相性衍變所帶來的相力增幅疊加起來，足以彌補這一級所帶來的相力差距。

他面容平靜，體內兩座相宮在此時震動起來，兩股雄渾的相力緩緩的流淌而出。

在那山坡上，聖山學府的人望著那再度湧動起來狂暴的相力，皆是忍不住的搖搖頭。

「那人難道是聖玄星學府的總隊長嗎？倒是有些脾氣，竟然還敢跟老大硬剛。」一名聖山學府的學員戲謔的笑道。

「畢竟他們的人剛被老大教訓了，他總得出手挽回點顏面，不然也太損士氣了。」另外的學員分析道。

「還是毒打挨少了啊，他難道不知道如果連他也被揍一頓，那顏面豈不是更難看。」

「正常，畢竟以前在各自學府都是風雲人物，怎麼會輕易的咽下這口氣。」

「......」

那被稱為魯隊長的學員倒是沒參與眾人的討論，他的目光只是盯著王鶴鳩那邊，道：「都做好準備，如果待會老大解決了那個人後，聖玄星學府的隊伍有異動的話，那就直接動手。」

其他人聞言，皆是點頭應下，暗自戒備。

在他們說話間，山林中，灰白相力陡然狂暴而動，只見得那孫大聖一聲長嘯，身影已是暴射而出，手中金棍揮舞，捲起風雲。

「猿王三棍，搬山棍！」

孫大聖出手，毫無試探之意。

一出手，便是全力施為，而秦逐鹿先前，就是敗於這一棍之下！

金棍呼嘯，音爆刺耳，一棍之下，仿佛馱著山嶽。

不遠處的伊粒沙，王鶴鳩等人皆是面色有些變化，這孫大聖一出手，就顯露出了極其霸道的實力，難怪連秦逐鹿也不是他的對手，這種狂暴的攻擊，李洛，真的接得住嗎？

（今日一更）

第四百八十九章六人名額

等待收割的過程是快樂的。

待得第二日清晨來臨的時候，群島上空，那四座聚靈壇群中突然爆發出了漫天的霞光，濃鬱的異香之氣散發出來,引得下方群島上無數視線眼神熾熱的看來。

他們都知道，那是四座聚靈壇群中的天靈露誕生了。

雖說這段時間中那四座聚靈壇群中也不斷的有著天地能量散逸下來，在湖澤中誕生出天靈露，但這與那四座聚靈壇群內的收穫相比，不過只是一點殘羹冷炙罷了。

但再眼熱也沒辦法，畢竟誰讓他們沒有能夠登上雲梯的本事呢。

「李洛，這座高級聚靈壇,我們一共獲得了兩百九十五滴天靈露！」

當天靈露誕生的第一時間，早已經準備收割的呂清兒等人便是毫不猶豫的出手，以靈葫將那三株赤紅大樹上面出現的天靈露盡數的收起來，而後在經過統計後，對著李洛歡喜匯報。

坐在臺階上的李洛，秦逐鹿，虞浪等人聞言，即便早就有所預料，但依舊忍不住的咂嘴。

「兩百九十五滴...這是中級聚靈壇的十倍之多了，高級聚靈壇太厲害了。」虞浪眼睛瞪得圓滾滾的。

李洛也是點點頭，高級聚靈壇與中級之間，雖是一級之差，可結果卻是天差地別,但高級聚靈壇屈指可數，甚至可能整個場地內就這麼四座，這麼一想，有這種收穫倒也不算是不可思議。

這是真的一波肥,省去了他們接下來繼續去奔波勞累。

「如果我們能夠湊滿五個靈葫,我們就可以開始籌備進入龍血火域,前往龍骨島進行院級賽後半場的爭鬥,如果湊不滿的話，可能還要再耽擱幾天時間。」李洛笑道：「反正我們的目標是儘可能送五人進入龍骨島。」

在院級賽剛開始的時候，李洛的初始目標其實是送三人進入龍骨島，可此次聚靈壇群的收穫太過的豐厚，這就讓得他將目標提高了一些。

五人的話，人選應該就是五個紫輝小隊的隊長，畢竟從實力來說這是最佳的選擇。

「排除掉景太虛，孫大聖，鹿鳴他們三人所在的學府外，其他的學府，頂多就能夠送一到兩人進入龍骨島，如果我們能送進去五個，那就算是初步奠定優勢了。」

聽著李洛此話，秦逐鹿，王鶴鳩他們也是點點頭，有了人數的優勢，他們幾乎能夠順利的推進到龍骨島那座冠軍骨椅之前，其他的學府學員應該無人敢於阻攔。

而這些優勢，都是因為李洛此次大膽的搶下了這片聚靈壇群所奠定的。

所以此時，即便是素來與李洛不對付的王鶴鳩,都對李洛變得客氣了許多，畢竟不管如何，李洛這個總隊長，此次表現的確是無可挑剔。

在他們說話的時候，白豆豆，白萌萌則是迅速從另外一個方向快步而來。

「李洛，其他的那些低級，中級聚靈壇，我們最終收取了一百八十滴天靈露。」兩姐妹的臉頰上，皆是布滿著歡喜之色，想來這個收穫也是讓得她們極其的驚喜。

「一百八十滴...」

李洛輕笑一聲，這樣一來，他們在這片聚靈壇群中，總共能夠收穫四百多滴天靈露，而在此前，他們努力了將近一周的時間，也才獲得了一百滴左右。

這種收穫，只能說還好他沒有選擇跟著景太虛吃一點湯湯水水。

「各位。」

李洛目光環視眾人，笑道：「很高興的告訴大家，我們的目標已經算是達成，我們現在手中的天靈露，足夠送五人通過龍血火域，登上龍骨島進行最後的決戰。」

眾人臉龐上也是有著笑容洋溢。

「另外我統計了一下我們手中的天靈露，護送五人渡過龍血火域不僅足夠，而且還多出了八十多滴，這個數目有點出乎我之前的意料，我的想法是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在趕往龍血火域的途中，看看能不能再找到一點天靈露，再湊齊一壺靈葫，這樣，我們則是能夠再護送一人進入龍骨島。」李洛再度說道。

「這個主意好！」

李洛這話一落，那都澤北軒頓時振奮起來，原本如果他們這邊有五個進入龍骨島名額的話，那基本是屬於五位紫輝隊長的，畢竟從實力來說他們的確是最好的人選。

可若是再多一個名額，那他豈不是就有可能了？

其他人對於李洛的提議自無不可，多一個人當然也是好事，這樣一來自己這邊的人數優勢就會更大。

見到眾人並無異議，李洛笑道：「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這個額外的名額，應該給誰？」

都澤北軒毫不猶豫的道：「除了我還有誰更適合嗎？」

論起實力，他雖然要比幾位紫輝隊長弱一點，但比起紫輝小隊的其他人，他自詡還是不會比誰弱的。

「那可不一定，而且實力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畢竟你又沒有強到可以一錘定音的程度，所以我覺得選腦子更好用的人或許會更好？」虞浪笑嘻嘻的出聲，他對那個名額倒是沒啥想法，只是單純的看不慣都澤北軒這副囂張的模樣。

「你說誰沒腦子呢？」都澤北軒怒視虞浪。

而此時一直未曾說話的呂清兒也是聲音清冷的道：「就算比實力，也不見得就會輪到你吧。」

眾人看來，看樣子呂清兒也對這個名額有想法，不過如今的她冰相已經進化到下八品，她又是金龍寶行大小姐，家底可能比場中任何一人都厚實，所以她的手段底牌不容小覷。

李洛見狀則是笑了笑，道：「還有其他人對這個名額有興趣嗎？」

白萌萌，辛符，邱落等人聞言，倒是搖了搖頭，既然已經有人在競爭了，那他們也就沒必要去摻和了。

李洛點點頭，道：「既然如此，那就抽籤吧，這樣最公平。」

眾人對此都表示贊同，唯有都澤北軒嘟嘟囔囔，但最終也只能接受。

李洛從一旁取來一截樹枝，分成三段，握在手中：「抽中最長樹枝的人，得第六個名額，沒問題吧？」

三人點頭，然後幾乎同時伸手，迅速的從李洛手中將三截樹枝抽出來，然後放在一起比對了一下。

「看來這個名額是我的。」呂清兒眸光在她那一截最長的樹枝上面停留了一下，清麗動人的臉頰上露出了輕笑。

其實她對能不能進入龍骨島並沒有太大的興趣，畢竟她也明白，以她的實力不可能造成決定性的結果，她會選擇這個額外的名額，只是想要跟在李洛身邊，多幫他一點忙而已。

都澤北軒臉色難看，但也只能接受。

虞浪倒是無所謂的模樣，就算真的被他抽中了，他也打算轉送給呂清兒，因為他才不想去龍骨島，以他的實力，去了純粹是找虐。

而此次的院級賽，他已經被莫名其妙的虐得足夠了。

第六個名額的問題解決，李洛笑道：「既然都已經準備妥當，那就動身吧。」

眾人應下，紛紛散去，準備離開。

眾人散開後，李洛轉身，卻是見到呂清兒笑吟吟的站在身後，雙手背在身後，清澈的眸子帶著許些嬌媚的看著他。

「幹嘛？」李洛被少女看得有點不自在。

「謝謝你哦。」呂清兒輕笑一聲，她伸出手掌，掌心躺著一截樹枝，正是她剛才那一截。

「你在說什麼？」李洛義正言辭的道。

呂清兒笑眯眯的道：「這截樹枝尾部色澤有點不太一樣，是被你剛才在瞬間以木相之力催生了吧？」

李洛神色凝重的道：「呂清兒同學，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我為人正直，這是聖玄星學府上下公認的，如果你這麼污衊我，我會向素心副院長舉報你的。」

說完，便是趕緊溜了。

呂清兒紅唇微翹的望著李洛灰溜溜的背影，眼眸之中，卻滿是歡欣。

第四百九十章進入龍血火域

當四座聚靈壇群天靈露誕生後，這片熱鬧的區域便是開始散場，各大學府的隊伍紛紛退場，他們現在還急著繼續去搜尋其他的聚靈壇，看看能不能在最後的一段時間中搜集到更多的天靈露，以便能夠將更多的隊員護送進入龍骨島。

所以短短不到半日的時間，氣氛沸騰火熱的湖澤上，便是變得空曠了許多。

李洛他們在收割完了天靈露後，也是沒有停留，直接動身離開。

他們朝著龍血火域的方向而去，龍血火域位於院級賽場域的最深處，其範圍遼闊，將那座龍骨島包圍得嚴嚴實實，而想要登島，龍血火域是必經之路。

不過李洛他們倒也並未急著直接就趕往龍血火域，因為他們還差一點天靈露的數額沒有完成。

所以接下來的兩天時間，他們遊蕩於深處，四處探尋。

在經過了聚靈壇群的暴富以及收割之迅猛後，突然間這麼苦逼兮兮的找尋讓得眾人都有些難以適應，但好在他們所需要的天靈露也不算多，所以在兩天時間的大力搜尋下，總算是湊滿了第六枚靈葫。

而後隊伍便是不再停歇，直奔龍血火域的方向而去。

沿途時還能夠遇見其他的一些學府隊伍，對方在認出李洛之後，神s&egrave;皆是變得忌憚客氣起來，然後帶著隊伍匆匆離去。

李洛倒是未曾在意這些，只是帶著隊伍全速趕路。

如此約莫花費了大半日的時間後，李洛突然感覺到空氣中的溫度開始迅速的提高，莫名的燥熱，充斥天地間。

一行人翻過一座山頭，頓時眼前的視野大變，熊熊赤紅之s&egrave;無邊無盡的充斥眼球，那似乎是一片呈現火紅s&egrave;彩的海域，而紅s&egrave;的火焰從海水中不斷的升騰起來，炙烤虛空，引得虛空都是在劇烈的扭曲。

而且火海中充斥著一種莫名的威壓，那股威壓是那般的古老與浩瀚，隱隱間還伴隨著龍吟聲響起。

「這就是龍血火域嗎？好可怕的感覺。」虞浪面s&egrave;有點發白的說道。

李洛神s&egrave;也是極其凝重的點點頭，他能夠感覺到這火海中蘊含的恐怖力量，那絕對不是他們這種相師境能夠承受的，他感覺，如果他們就這麼毫無防備的走進去，恐怕堅持不到半分鐘，就會被燒得連骨灰都沒有。

「這天靈露真的能保護我們嗎？」王鶴鳩吞了一口口水，眼神略微有點驚懼，他是真怕這東西沒

有足夠的保護力，到時候直接讓得他們葬身火海裡。

「你怕什麼，就算天靈露失去保護，只要你身體重傷的話，靈葫自然會送你離場，如今外面那麼多學府的副院長們都在盯著，還有學府聯盟的使者也在，怎麼可能會出現學員大量死亡的事情？」白豆豆不屑的道。

「就算能夠保得半條命，怕也是得吃盡苦頭。」王鶴鳩說道。

「那你就別去。」白豆豆道。

王鶴鳩撇撇嘴。

「各位，人選的問題，之前已經確定了，所以也就不多說了。」

李洛拍了拍手，打斷他們的爭吵，他目光凝重的望著眾人，道：「再往前走，就是院級賽的後半場了，而想必距離決勝階段也不遠了，加油打氣的話，也說得夠多了，我只是在這裡和大家說一句。」

眾人的目光，皆是盯著李洛，經過這段時間的聯合行動，對於李洛的能力，就算是與其不對付的王鶴鳩與都澤北軒，雖然嘴上不說，但心中也是漸漸的認可。

「聖玄星學府內，所有的人都在等著我們的凱旋。」

「而我們身為聖玄星學府的一員，也有這個義務去為我們的學府拼盡全力的爭奪這份榮譽，所以不管之後將會遇見多大的艱難困阻，也沒有人能夠阻擋我的腳步。」

李洛迎著眾人的目光，他的臉龐上浮現出淡淡的笑容，少年從容不迫，有一股自信散發出來，令得此時的他有著一種格外強烈的魅力，這讓得在場的少女的目光都是忍不住的在他的臉龐上多停留了一會。

秦逐鹿等人，則是默默的點頭。

「好了，各自拿好靈葫，檢查天靈露，準備進入龍血火域。」做了簡單的士氣鼓舞，李洛便是說道。

秦逐鹿，白豆豆，王鶴鳩，伊粒沙，呂清兒皆是將靈葫取出，做好最後的檢查。

片刻後，待得所有人檢查完畢，李洛衝著虞浪，白萌萌，辛符等人笑道：「我們可能就要在這裡先分道揚鑣了，前半場，謝謝大家的努力。」

虞浪鬆了一口氣，道：「後面的事情，就交給你們了，我們在塔樓等著你們的好消息。」

白萌萌的臉頰上綻放出如花骨朵般清純動人的笑容，她對著李洛握緊小拳頭，柔聲道：「隊長，加油，我相信你一定能夠獲得一星院最強學員的稱號！」

李洛也是衝著她笑著點點頭，然後不再多說，直接轉身，率先對著遠處的龍血火域快步而去。

在其身後，秦逐鹿，白豆豆，呂清兒等人盡數的跟上。

而隨著他們漸漸的走遠，再度回頭時，只見得有一道道光芒從虞浪，白萌萌他們的身上散發出來，這些光芒將他們的身影裹挾，漸漸的沖天而起。

在其他的地方，同樣是有著這些光柱出現。

那些都是其他學府不能進入龍血火域的學員，他們在隊伍分離後，直接就捏碎靈葫，然後選擇了退場。

因為接下來的比賽，是屬於這些進入龍血火域的人的舞臺了。

李洛收回目光，轉頭望著出現在眼前的赤紅海域，海面聲湧動的赤紅火焰，狂暴到讓人心懼，即便此時還未曾踏入其中，但那火焰嘶吼的聲音，已是開始傳來。

李洛盯著那赤紅如血的海水，隱約其中還能夠見到淡淡的金光。

龍血火域。

這片火域，莫非是以真正的龍血所化嗎？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手中取出了靈葫，然後將其中的天靈露全部傾倒在了身體上。

天靈露則是緩緩的流淌，猶如是化為了一層淡淡的水膜，水膜將身體每一個部位都是覆蓋在其內，頓時一種難以言喻的清涼感湧上心頭，那因為龍血火域所帶來的燥熱感，瞬間消退不見。

李洛好奇的低頭望著覆蓋手掌的水膜，這層水膜並沒有影響體內相力的流轉，但卻將來自龍血火域的影響盡數隔絕。

他細細的感應了一下，道：「這層天靈露所化的水膜雖然能夠隔絕龍血火域的影響，但它自身也是在被火海所消融，我們需要在它被消融之前登上龍骨島。」

「而且水膜自身防護能力頗為的薄弱，一旦被外力襲擊，很有可能破碎，所以等我們進入龍血火域後，儘量避免與人交鋒。」

呂清兒道：「應該不會有人願意在龍血火域戰鬥吧？」

李洛沉吟道：「小心一點總歸是好的，為了取勝，任何的yin謀詭計都不足為奇。」

眾人皆是點頭。

李洛則是一揮手，身影一動，率先掠出，一馬當先的衝進了升騰著血紅火焰的龍血火域之中。

第四百六十五章兩棍

轟！

馱山金棍裹挾著驚人聲勢破空而至，然而李洛仰首望著那仿佛覆蓋視野的驚天一棍，卻是神色古井無波，只是手掌扶著刀柄,五指緩緩的緊握。

體內的兩股相力流淌，而後於體內交匯，融合。

雙相之力！

只不過此次融合出來的雙相之力，卻僅僅只是「小融境」，並非是「合一境」，因為眼前孫大聖這一棍雖強,但卻並未強到需要他動用合一境雙相之力的地步。

而在成功掌握了「合一境」的雙相之力後,李洛已是能夠自如的在兩種境界中切換。

雙相之力流淌而出，直接是將金玉玄象刀所覆蓋，而後李洛一步踏出，手中直刀直接猛然斬下。

「千流水刀術！」

嗡！

那一瞬，仿佛是有著刀鳴聲響徹而起，只見得一道十數丈左右的刀光伴隨著李洛刀刃斬下，驟然暴射而出。

那刀芒波光粼粼，猶如是萬千水流在其中激流湧蕩，釋放著極其驚人的洞穿力。

刀芒破空，發出了刺耳的尖嘯之聲。

僅僅只是瞬息間，那一道刀光已是以極其驚人之速，與那呼嘯而下的驚天金棍悍然相撞。

鐺！

金鐵之聲陡然響徹而起。

下一瞬，狂暴的相力衝擊波於半空中肆虐開來，本就狼藉的四周遭受到了更為嚴重的摧殘,大地上一道道溝壑被撕裂開來，四周的大樹更是無一倖免。

然而讓得所有人都眼皮子一跳的是，當衝擊波散去時,棍影與刀光竟然是盡數的消失。

李洛的身影立於原地，手持古樸直刀，身影紋絲未動。。

有山風呼嘯，捲動他的衣衫。

那觀戰的雙方隊員，面色都是微微有些變化，孫大聖如此驚人的一擊，竟然未能取得效果？！

「怎麼可能?！」

「他怎麼這麼輕鬆的接下了老大這一棍？」

聖山學府那邊的人對此更加的難以置信，他們直接是失聲驚呼，即便是那魯隊長，臉皮都是忍不住的抽搐了一下，繼而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

這個聖玄星學府的小子，不簡單吶。

山林間，孫大聖同樣是有些錯愕，他目光盯著李洛，旋即眼中的錯愕散去，取而代之的是熾熱的戰意。

「沒想到此次聖杯戰，除了那鹿鳴外，竟然還有其他人身懷雙相，真是讓我意外。」他緩緩的說道。

在先前的交手中，他終於是清晰的感覺到了李洛相力的奇特之處，那其中不僅僅蘊含著一種相性的變化！

顯然，眼前之人，身懷雙相！

李洛笑了笑，道：「還有一棍呢？」

「哈哈哈，有意思！」

孫大聖大笑起來，眼中掩飾不住的歡喜雀躍之色，誰能想到這原本不太在意的對手，轉眼一變，竟是達到了足以讓他重視的程度，這對於嗜戰如命的他而言，無疑是有著偶然間發現寶藏的意外之喜。

「看來我還真是小看了東域神州其他一星院的天才！」

孫大聖面色因為激動而顯得有些漲紅，他緊握住金棍的粗壯手臂上有青筋跳動，身體上升騰起來的灰白色相力開始變得愈發的狂暴，在其身後，似是有著一頭灰白巨猿光影變得愈發的清晰起來。

「你叫什麼名字？」孫大聖問道。

如此對手，值得他知道其名。

「聖玄星學府，李洛。」李洛笑道。

「好，李洛。」

孫大聖點點頭，道：「你值得我重視，不過你雖然身懷雙相，但比起鹿鳴，還是差了不少，如果你的雙相之力只是這個程度，我這第二棍，你未必就接的下。」

李洛心頭微動，聽他言語間的意思，竟然還和那個鹿鳴交過手麼？

不過不待他多想，他已是感覺到一股危險的氣息開始自孫大聖體內散發出來，此時的後者緊握手中金棍，而後金棍緩緩舉起，他的雙目中，似是有煞氣在漸漸的凝結。

「猿王三棍，翻海棍！」

轟！

灰白相力轟然爆發，仿佛是化為灰白海浪，而其手中的金棍直接是脫手而出，猶如一條金色的怒蛟破浪而出，裹挾著滔天煞氣，直接對著李洛所在的位置轟然而去。

這一棍所過之處，地面直接是被撕裂開來。

似金虹貫日。

谷棎

金虹於李洛眼瞳中急速的放大，他雙掌緊握刀柄，面容平靜，不過體內的相力卻是如同兩條怒蟒般咆哮而動，再度交匯，相融。

一股比起之前更為龐大，強悍的雙相之力，湧現而出。

李洛感應著那股奔騰的全新力量，唇角也是泛起了一抹笑意，這股力量，真的是讓人感覺到了十足的安全感呢。

他緊握刀柄，一步踏出，而後斜斬而下。

刀光未現，面前的大地已是被一道凌厲無匹的刀氣切割出了一道深不見底的痕跡。

鐺！

直刀斬下，與那貫穿長空而來的金虹棍影硬撼在一起，刺耳的金鐵聲在整個山林間迴蕩，捲起狂風呼嘯。

李洛所在的那片地面，開始寸寸龜裂，而後塌陷下了足足半米，形成了一個凹陷的大坑。

煙塵瀰漫。

山林間，一道道目光緊張的盯著那裡的煙塵，孫大聖這第二棍，顯然是更加的霸道與蠻橫，如此力量，簡直讓人心驚。

那李洛，還能接得下嗎？

在眾人心思轉動時，那裡的煙塵也是在漸漸的散去，再然後，他們就見到一道人影自其中緩緩的走了出來。

那是李洛。

李洛手提著直刀，身上並沒有任何的傷痕，他迎著孫大聖微微變色的眼神，抬起手中的直刀，露出一抹笑容：「你說的那個鹿鳴的雙相之力，是這樣的嗎？」

只見得在他手中的金玉玄象刀上，相力流淌，波光粼粼，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刀身上所出現的一道奇特光環。

光環環繞刀身，仿佛是水光所化，而其中有沾染著翠綠之色，散發著旺盛的生機。

孫大聖盯著李洛手中直刀上面的光環，面色一點點的變得凝重起來，聲音都低沉了許多：「合一境的雙相之力。」

他果然是知曉雙相之力的三重境界。

「真是沒想到，這一次的院級賽上，竟然還藏著你這般人物。」孫大聖舔了舔嘴唇，看著李洛的目光中充斥著極其昂揚與渴望的戰意，這樣的對手，才值得他真正的全力以赴。

李洛笑道：「你也很強，三大奪冠熱門，名不虛傳。」

他的心中此時其實也充滿著凝重，先前短暫的交鋒，他雖然擋住了孫大聖的兩棍，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方這驚天兩棍同樣是給他帶來了不小的壓力，甚至這第二棍，連他合一境的雙相之力都逼了出來。

由此可見這孫大聖真正的實力，而且，從情報來看，這孫大聖還有著最強的底牌沒有施展。

那所謂的...封侯術。

一旦這般強悍驚人的底牌施展出來，那最終結果會是如何？

而孫大聖就已是如此強橫，那奪冠呼聲更高的景太虛，恐怕還會更強。

嘖，青娥姐交代下來的任務，看來難度不小呢。

在李洛心中在借孫大聖的實力猜測景太虛的深淺時，那孫大聖渾身翻湧的灰白相力卻是在此時漸漸的收斂了起來，他手掌一握，金棍倒射而出，他扛在肩膀上，擺了擺手：「不打了。」

李洛聞言，有些疑惑的看去，這孫大聖顯然是個戰鬥狂魔，眼下遇見強力對手，怎麼反而還打算罷手了？

「雖然我很想在這裡跟你真正的分個勝負，但條件不太允許。」

孫大聖也是有點無奈，道：「你實力不錯，就算我要贏你，恐怕也會付出一些代價，而眼下我們又沒有利益之爭，所以在這裡平白的打一場這種程度的戰鬥，有點對隊友不太負責。」

李洛笑了笑，這孫大聖倒也還存有幾分理智，竟然會選擇主動罷手，也好，這同樣符合他的想法，畢竟試探的目的也已經達到。

孫大聖說完，縱身一躍，便是來到了聖山學府隊伍這邊，他衝著眾人擺了擺手，然後目光看向不遠處的秦逐鹿，道：「這位聖玄星學府的朋友，你叫什麼？」

「秦逐鹿。」秦逐鹿淡淡的回道。

「哈哈，秦逐鹿，你實力很不錯，如果我不是佔了一級相力等級的優勢，我想要打敗你恐怕並不容易，你們聖玄星學府隱藏得很深，看來後面在那龍骨島上，有好戲看了。」孫大聖大笑道。

孫大聖身旁的那些隊友有些驚詫，他們沒想到素來桀驁的前者竟然這麼好說話。

倒是那個魯隊長目光看了一眼李洛的方向，這是因為李洛真的接下了孫大聖兩棍，而老大拉不下顏面真的道歉，眼下對秦逐鹿的認可，算是他的一個低頭方式了。

而秦逐鹿那邊則是目光絲毫不讓的盯著孫大聖：「以後有機會，我會親自打敗你。」

「好，我等著！」

孫大聖滿不在乎的一笑，然後他的目光投向李洛那邊：「希望在龍骨島上能遇見你，那時候，我想試試你能不能接得住我的第三棍。」

而後不待李洛回答，他便是一揮手，直接轉頭縱身離去。

聖山學府的學員紛紛跟上。

王鶴鳩，都澤北軒等人望著聖山學府等人遠去的身影，皆是暗自鬆了一口氣，同時心頭也不免更為的複雜了一些。

因為誰都看得出來，孫大聖的罷手，是因為忌憚李洛顯露出來的實力。

顯然，李洛的實力，比起門票賽時，變得更加的精進了。

現在的他，已經到了能夠讓孫大聖這種三大奪冠熱門都鄭重以待的地步。

第四百九十一章幻陣

赤紅海域之上，李洛一行人踏水極速而行。

李洛位於隊伍的最前方，他的目光時刻帶著戒備的掃視著四周，身軀上也有著相力在流淌,隨時應對任何的突發狀況。

其他人同樣是處於警戒狀態。

噗。

海面上，偶爾會有著赤紅的火柱噴發出來，這個時候李洛他們都是選擇避讓，雖說天靈露能夠隔絕龍血火域中的火焰對他們的影響，但天靈露所形成的水膜也是在這種行進中不斷的被消融。

為了減緩這種消融速度，他們就得儘量避免自身直面這些赤紅火焰。

隊伍中眾人沒有交談,氣氛略顯緊繃與壓抑。

在行進的路途上,偶爾會遇見其他一些學府的學員，只不過這些人幾乎都是以一二人居多，對方一見到他們這邊六人成行，幾乎都是有些色變，然後紛紛遠離，顯然是生怕李洛對他們出手。

所以李洛這一路前行，倒是頗為的順利。

不知不覺間，他們進入龍血火域已是有了三個時辰的時間。

按照此前得來的信息,他們應該算是抵達了龍血火域的中部區域,算算時間,再有五個時辰，或許就能夠走出龍血火域,登上龍骨島。

心中估算著時間,李洛倒是稍微的鬆了一口氣。

而在此時,位於後方的呂清兒突然加速，倩影帶著香風來到了李洛身旁,柳眉微蹙的道：「李洛,好像有點異常。」

李洛聞言，心頭頓時一驚,沉聲道：「什麼異常？」

呂清兒低頭望著嬌軀上覆蓋的水膜,遲疑了一下，道：「我感覺天靈露水膜消融的速度，比起之前好像變得更快了一點。」

李洛有些愕然，道：「這也能發現？」

他當然知道行走在火域中，他們身軀上的水膜會緩慢消融，但消融的速度，卻是沒有過於的關注。

呂清兒認真的道：「我們剛進入的火域時，每過八十息，水膜就會進行一次極為細微的消融，但是就在十分鐘前，這種消融的速度，變成了四十息，提升了一倍。」

李洛有點張大嘴巴，道：「你連這都留心計算了？」

呂清兒被李洛那震驚的目光看得有點不好意思，白皙臉頰微紅的道：「我也幫不了太多的忙，只能在這些細節上面多留意一點，我只是感覺稍微有點古怪,畢竟我們周圍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變化，為什麼水膜的消融速度會突然劇增？」

李洛點點頭，他連忙伸手打了一個手勢。

隊伍的前行立即停止了下來,秦逐鹿等人的目光疑惑的投來。

李洛則是暫時沒有回應，而是低頭盯著身軀上的天靈露水膜，心中默數著，而當四十息迅速閃過時，他便是眼瞳微縮的見到，水膜泛起了一絲細微的波動，有一縷難以察覺的水霧隨之升起，消散。

李洛心頭一震，面色漸漸的變得冷肅起來。

「李洛，怎麼回事？」白豆豆在旁邊驚詫的問道。

李洛目光銳利的看向四周，道：「情況有點不對勁，天靈露消耗的速度加劇了，但我們四周沒有看見任何異象出現，這是不正常的，天靈露不會無緣無故加大消耗。」

秦逐鹿，白豆豆他們神色一變：「天靈露消耗加劇了？」

而後呂清兒便是將她先前的話再次重複了一遍，秦逐鹿他們也趕緊檢查，片刻後，神色都不由得變得難看了起來，顯然，他們也發現了這一情況。

「會不會是正常現象？」王鶴鳩遲疑著問道。

「不排除這個可能，但是如果不是呢？」李洛平靜的道。

王鶴鳩面色也是變得凝重起來，如果不是正常現象，那就是有古怪了，李洛的謹慎是有道理的，畢竟在這種危險的環境中，任何的變故都有可能將他們全部淘汰。

誰都不想之前那麼多的辛苦，卻是莫名其妙的栽在這裡。

「但是四周的確沒有任何的異樣，天靈露幫我們隔絕了火域對我們的影響，但也隔絕了我們對外界的許多感知。」白豆豆緊鎖眉頭，說道。

可他們也不可能將天靈露水膜散開啊，那樣的話，他們直接就被淘汰了。

秦逐鹿悶聲道：「我也莫名的感覺到有點不安...會不會，有什麼危險其實是我們看不見的？」

李洛聞言，心頭頓時微微一震。

「眼前所見，未必就是真。」他心中掠過一道靈光，緩緩開口說道。

「你是說...幻境？」一旁的伊粒沙目光一閃，問道。

李洛結印，水相之力於指尖迅速的凝聚而來，最後化為了一滴深藍色的液體。

李洛手指沾著這液體迅速的抹過雙目。

「水相之術，水靈目！」

這是一種並不算高級的相術，也沒其他的作用，但卻能夠用來窺探一些虛實。

冰涼的感覺自李洛雙目中散發開來，眼前的世界仿佛變得透徹了起來，李洛視線望向四周，而這一次，他的面色驟然大變，眼神陰沉而可怕。

一旁的白豆豆，秦逐鹿等人見狀，心頭頓時一沉。

然而還不待他們發問，李洛屈指一彈，數滴深藍色的液體直接彈向眾人的眼睛。

眾人也未曾躲避，任由那一滴液體落入眼中，而後眼前的一幕，也是被他們看的清清楚楚。

那一瞬，他們的面色立即變得蒼白起來。

因為那原本視野中平平無奇的海面，此時卻是有著熊熊烈火不斷的從海水中升騰起來，將這一片海面，真正的化為了火海。

雖說有著天靈露的保護，可如此狂暴的火焰席捲，那所散發出來的恐怖威勢，依舊是讓得眾人感到心顫。

他們很清楚這種火焰的威力，如果此時不是有著天靈露的保護，他們早就化為了灰燼。

而且，他們也總算是明白，為何天靈露水膜消融的速度劇增，原來他們在不知不覺間，竟然走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可是，他們怎麼會走進來的呢？

之前怎麼一點感覺都沒有？

是幻境嗎？

那又是誰布置的幻境？

目的又是什麼？

眾人眼神劇烈的變幻，而李洛神色卻是在此時平靜了下來，淡淡的道：「這已經不是幻境了，而是一座幻陣...能夠將幻術掌握到這種程度，連我之前都是毫無感應的就直接闖了進來，放眼這院級賽中，恐怕只有一個人能夠做到。」

白豆豆咬了咬牙：「鹿鳴？」

那鹿鳴擁有著「幻雷」雙相，據說最為擅長的就是製造幻境，迷惑人心。

呂清兒柳眉緊蹙，道：「她為何要對我們出手？」

李洛目光抬起，望向了前方，眼中充斥著冰冷：「景太虛，這就是你的手段？」

聽到他的聲音，白豆豆，呂清兒她們皆是一驚，急忙抬頭看向前方，緊接著，他們就見到那裡的空氣仿佛是扭曲了起來，然後有著一道道人影，緩緩的走了出來。

當先一人，正是景太虛！

第四百九十二章險境

當景太虛的身影出現在視線中時，白豆豆他們也終於是明白了一切緣由。

顯然，他們被針對了。

而且還是被上一屆的冠軍學府所針對。

李洛望著景太虛，笑道：「看來景太虛同學對雲梯上的一步之差很是在意啊。」

景太虛認真的道：「準確的說,是李洛同學在雲梯上面的表現，讓我感覺到了一些威脅，所以才會這麼認真的為你準備一場陷阱，因為我感覺不這麼做的話，說不得此次院級賽會出現什麼意外。」

「那還真是榮幸了。」

李洛隨口說道，同時他的目光看了一眼周圍的幻陣，道：「鹿鳴呢？能夠讓兩位奪冠大熱門聯手來設計,我好像還挺有排面。」

景太虛笑道：「那倒沒有，她只是幫忙布置了一道幻陣而已,對於我們在這裡相鬥，她或許是很樂意看見的事情。」

李洛雙目微眯，道：「被人坐山觀虎鬥還這麼開心？景太虛你沒這麼蠢吧？」

「沒辦法，在我看來，你的危險程度比她還要更強。」景太虛搖了搖頭。

「在這種地方伏擊...看來你是想要將我聖玄星學府的隊伍一網打盡了，不過你也不怕最後魚死網破？」李洛淡淡的道。

「有心算無心，你覺得我會給你們搏命的機會嗎？」

景太虛指著李洛他們身處的火海，然後他上前一步，面帶微笑：「李洛同學，不要怪我手段狠,畢竟都是為了各自學府而戰。」

他手掌一握，一柄碩大的青色芭蕉扇出現在了其手中,那芭蕉扇之上流淌著光澤,在那扇葉之上,有一縷金色光線流動,仿佛一隻金色的眼目。

顯然，這是一道金眼寶具。

「雖然我很想與你在龍骨島上真正的比試一場,但為了學府的大局，我還是只能藉助這裡的地勢先將你淘汰，不過你放心吧，我會帶著你的期盼，親自去取得一星院最強學員的稱號。」

景太虛輕輕一笑，下一瞬，有雄渾相力陡然自其體內爆發。

其手中的青色芭蕉扇青光大盛，然後猛的對著前方狠狠扇下。

嗚嗚。

隨著景太虛這芭蕉扇的扇下，這天地間頓時有狂風湧現而出，青色的颶風憑空成形，然後化為一道百丈巨大的龍捲風，龍捲風對著李洛他們所在的位置迅速的呼嘯而去。

而最可怕的是，龍捲風暴攪動了此處瀰漫的龍血之火，頓時有火焰被吸入那風暴中，於是龍捲風暴就化為了火焰風暴。

天地間的溫度瞬間提升到了一個極其可怕的程度。

腳下的海水，仿佛都是在此時開始鼓起了水泡。

而李洛等人更是面色變得異常難看起來，因為他們發現在這種環境下，他們身軀上的天靈露水膜竟然開始在以極快的速度被消融,顯然,這就是景太虛的目的。

他並不打算直接動手與他們血拼一場,而是想要藉助龍血火域中的地勢,將他們全部淘汰。

這個時候，他們最好的應對策略是離開這片區域，但周圍幻陣的存在讓得他們根本無法脫離，胡亂闖動的話，說不定下一刻反而直接就衝進那火焰龍捲內，瞬間被淘汰。

但坐以待斃，顯然也是死路。

可面對著那攪動著龍血之火的龍捲風暴，他們又能如何阻攔？

那已經算是一種小型天災了。

「我來！」

而這個時候，白豆豆站了出來，她短髮輕揚，顯得英姿颯爽，此時的她臉色冷冽的望著那迅速呼嘯而來的龍捲風暴，她明白，那景太虛是藉助風相的力量，催動了龍捲風暴對著他們絞殺，而他們這邊唯有她是風相，如果她能夠將龍捲風暴改變方向，倒是能夠避免全軍覆沒的結局。

白豆豆行事雷厲風行，她也並未等待李洛的回答，聲音落下時，她已經手握著紅纓槍掠了出去，青色的風相之力於她的身軀上爆發而起。

「風起！」

伴隨著白豆豆叱喝聲響起，手中紅纓槍猛然劈出，下一瞬，同樣是有著一道青色龍捲風暴凝聚成形，只不過這道風暴與景太虛那一道相比，在規模上便是弱了不止一個檔次。

畢竟景太虛不僅實力更強，而且身懷虛九品風相，另外更重要的是，他那一柄青色芭蕉扇，顯然不是尋常之物。

白豆豆風相之力引動的龍捲風暴對著前方席捲而去，同樣是攪動了龍血之火，最後與那一道更龐大的火紅龍捲風暴相撞。

轟轟！

巨聲如雷鳴般的響徹起來。

兩道龍捲風暴互相撕扯，卻是引動得一道道赤紅火焰不斷的飛濺而出，宛如漫天流星般的墜落。

於是這方海域中龍血之火的肆虐變得更加的激烈了。

甚至於那景太虛等人都是退後了一些距離，不敢過於的接近，生怕也陷入到火海的包圍中。

不過這種風暴撕扯並未持續太久，白豆豆的實力終歸不及景太虛，所以她風相之力所化的那道風暴，在持續了數分鐘後，終於是被那更為龐大的風暴撕扯得支離破碎。

白豆豆悶哼一聲，臉色泛白的退後數步。

可她性格倔強，咬著牙還想再上。

但李洛攔住了她，衝著她搖頭道：「不要勉強，而且這樣只會讓我們的環境變得更糟糕。」

他指了指身軀外的天靈露水膜，在白豆豆先前出手後，四周的溫度伴隨著兩道龍捲風暴的撕扯變得更為的狂暴了，這也導致天靈露水膜消融速度再度加快。

「那怎麼辦？難道就坐以待斃嗎？」白豆豆有些不甘心的道。

李洛面沉如水，眼中含著一些煞氣，眼前這座幻陣並沒有什麼攻擊性，但它的作用是困人，如果是在尋常時候，只要給予足夠的時間，要破解這座幻陣並不難，但現在那龍血火焰風暴正在咆哮而來，四周不斷升高的溫度在迅速的消融著他們身上的天靈露水膜，所以時間，反而是現在最奢侈的東西。

「硬抗吧。」李洛聲音低沉的道。

「這火焰風暴肆虐，也會對幻陣造成破壞，只要我們能堅持多一點的時間，一旦幻陣破碎，我們就可脫離。」

「我是總隊長，我先來！」

話音落下，他便是一步踏出，雄渾相力升騰起來，準備率先與那火焰風暴接觸。

但他一步尚未踏出，一道魁梧的身影便是先他一步，站在了他的身前。

那是秦逐鹿。

秦逐鹿迎著李洛有些錯愕的目光，咧嘴一笑，道：「李洛，這個時候你需要做的，是儘可能的留在最後，因為只有伱，才有可能打敗景太虛，奪得院級賽那個最強學員的稱號。」

「所以你要記住，你不是炮灰。」

「如果真的需要炮灰的話，那也應該是我們。」

「而你，只需要承載著我們的意志，奪下那個最強稱號就行了。」

白豆豆也是站了出來，輕描淡寫的道：「反正又死不了。」

伊粒沙笑著道：「哎喲，李洛，沒想到竟然還有要靠我們來保護你的一天？是不是挺感動？」

呂清兒輕笑一聲，邁步而出。

最後是王鶴鳩，他面無表情的看向李洛。

「李洛，不要讓我們失望。」

李洛怔怔的望著站在自己前方的幾道身影，心中有著一道暖意流淌而過，他笑著搖搖頭，手掌一握，玄象刀閃現而出，然後他硬生生的擠了上去，站在秦逐鹿身旁。

「也別搞什麼先後了，一起吧。」

他笑著，目光穿透前方那龐大的火焰龍捲風暴，看向了那裡的景太虛，素來充斥著笑意的眼中，如今卻是帶著凜然的殺機與寒意。

轟轟！

火焰風暴呼嘯而至，李洛等人同時爆發出了雄渾相力，然後傾盡全力的迎了上去。

第五百一十二章狼狽退場

轟！

當撞擊的那一霎那，狂暴的能量衝擊波直接於山巔上炸裂開來，山峰震動，山石盡碎，一道道裂痕蔓延開來，不斷的將山壁震落。

而李洛與景太虛幾乎是首當其衝。

兩人身軀上的相力防禦瞬間被摧毀，然後身軀狼狽的倒飛了出去，重重的砸在了山巖上，忍不住的口吐鮮血。

手中的金玉玄象刀與青sè芭蕉扇皆是脫手而出，遠遠的栽落。

聖杯空間內，所有目光都是望著煙塵瀰漫的山巔上，神sè都是變得有些緊張起來，這雙方最後底牌的大碰撞，竟然是個兩敗俱傷的結局。

現在，或許就得看誰更能夠堅持住那一口氣了吧？

在眾多目光的聚焦下，山巔的煙塵漸漸的消散。

然後他們便是見到，那景太虛的身影，搖搖晃晃的從山巖上掙扎了下來，此時的他衣衫破損，皮開肉綻的模樣再沒了此前的從容，顯得異常的狼狽。

不過他此時沒心思注意自身的形象，眼睛死死的盯著前方李洛的身影。

這個傢伙，應該已經被重傷到沒有力氣爬起來了吧？

還真是厲害啊，竟然連他那最後的手段都未能直接將其擊潰，反而被他拖成了兩敗俱傷。

景太虛看了一眼前方地面上一道約莫數十米左右的刀痕，刀痕險些將這座山頂一分為二，那是先前李洛的反擊所導致，那股力量，異常的可怕。

顯然，這也是李洛的底牌。

不過好在的是，笑到最後的，依然是他。

景太虛的嘴角有一抹笑容艱難的扯起。

但還不待這笑容擴散開來，他就見到不遠處李洛的身影扭動了一下，然後也是緩緩的爬了起來，頓時他笑容就為之一僵。

此時的李洛，同樣極為狼狽，周身相力萎靡到了極致。

特別是其雙臂，不斷的滴落鮮血。

「這都沒倒？！」

景太虛緊咬著牙，心頭有怒氣升起，這李洛，也太堅挺了吧！

李洛擦了搽臉龐上的血跡，抬頭望著景太虛，聲音有氣無力的道：「你以為你贏了嗎？」

景太虛聲音嘶啞的道：「你現在的情況，恐怕連走一步的力氣都沒有了吧？」

「你不也一樣麼。」

李洛盯著景太虛，嘴角有著一抹古怪的笑意浮現起來：「現在的我們，都已經是油盡燈枯，連抬手的力氣都沒有，不過景太虛，我覺得你要完蛋了。」

景太虛聞言，頓時露出冷笑，他卻沒有搭理李洛，而且瘋狂的運轉自身所修煉的能量引導術，現在最緊要的事情就是趕緊恢復一些相力，哪怕能夠移動身體也好，到時候直接過去給李洛補一刀，那麼

他就算是徹底的勝利了。

「景太虛，你的虛九品風相的確很難纏，速度身法讓人極為頭疼，但你覺得，現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你的風相好用，還是我的水相與木相好用？」李洛露出森森白牙，笑容帶著寒氣。

景太虛先是一怔，然後面sè頓時變得鐵青起來。

他竟然忘了這一茬！

水相，木相論起速度當然遠遠不及風相，可它們也有著自身的優勢，那就是水相綿長，木相堅韌，而且兩者都是極其的擅長恢復效果，所以如果要比起療傷或者相力的恢復速度，必然是後兩者取勝。

景太虛眼中忍不住的掠過一抹慌亂，不至於吧？他扛過了刀山火海，不至於要輸在這一點上面吧？

於是景太虛開始瘋狂的運轉能量引導術，試圖加快相力的恢復。

數分鐘的時間眨眼即過。

景太虛感覺到了僵硬的身體有了活動的跡象，體內乾枯的相宮中，也開始漸漸的有著一縷相力誕生。

這讓得他狂喜起來。

不過當他抬頭看向李洛那邊時，卻是發現李洛已經在緩緩的扭動著身體，看這模樣，現在開始具備了一點行動能力。

當即景太虛心頭就是一寒。

「不必驚慌，他也不過只是強弩之末，只要他敢接近過來，我就可以用這最後一點相力結束他！」景太虛在心中安慰著自己。

但當他的安慰在見到李洛從空間球中掏出了一柄銀白sè的大弓時，頭皮就驟然間發麻了起來。

「你…媽…的...」

景太虛吸了一口氣，忍不住的罵出了聲。

這也太無賴了吧？！

然而李洛卻是笑眯眯的模樣，他伸出手指，忍著撕裂的劇痛，一點點的將光隼弓給拉了起來，體內極為稀薄的相力匯聚而來，在弓弦上形成了一支極為細長的箭矢。

李洛手臂狀態極差，這導致握住弓身的手掌都是在微微的顫抖。

咻！

他手指一松，光矢猛的射出，其速不算太快，如果景太虛是全盛時期，輕易的就能夠將其躲開，但現在，卻是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光矢呼嘯而來。

然後景太虛感覺到胯下一涼，光矢從他胯下要害位置飛了出去。

差之一點！

景太虛滿腦袋的冷汗，面sè都是在此時有些煞白起來，他面龐扭曲的盯著李洛，咬牙切齒的道：「李洛，你什麼意思？！」

你這混蛋往哪射呢？！

「狀態不好，你見諒。」李洛歉然說道，他也沒辦法，手臂都裂成這個樣子了，能拉弓就不錯了，準頭就沒必要在乎了。

「你站好，讓我多射幾次，不

要亂動，不然射沒了什麼東西，我也沒辦法。」

李洛好心的提醒了一聲，然後繼續拉弓射箭。

咻咻！

又是兩支細小的光矢射過來，這玩意殺傷力其實不大，如果景太虛沒受傷的話，這玩意根本破不了他的防，但讓得他憤怒的是，李洛這王八蛋總是對著他胯下要害部位狂射。

雖然準頭很差，但這卻簡直就是一個折磨。

景太虛感覺，李洛這混蛋是故意的。

太賤了吧？！

「再忍忍，我的相力開始恢復一點了。」景太虛咬了咬牙，準備硬著頭皮頂一下。

咻！

一根光矢射來，筆直的插中了他的小腹。

一股刺痛自下腹處散發出來。

景太虛嘴角微微的抽搐，面sè慘白。

「唉，差一點。」

李洛嘆了一口氣，再度拉弓，認真的道：「最後一次，這一次一定能射中。」

弓弦拉滿，光矢成形。

然而這一次，還不待李洛射出去，景太虛卻是面無表情的將靈葫抓在手中，然後一把捏碎。

有光柱從天而降，直接將他籠罩了進去。

李洛見到這一幕，不由得一愣，旋即遺憾的將手中的光隼弓給收了起來。

「景太虛，你這心理承受能力有待提高啊。」他搖了搖頭，感嘆道。

景太虛盯著李洛的眼中充斥著怒火，今天這場決賽，可算是將他憋屈到了極致，他怎麼都沒想到，他不是在驚天動地的大戰中失敗的，而是被李洛這王八蛋用這種羞辱的方式嚇得主動退場的。

「李洛，你給我記著！」

可這種時候，他也只能摞下一句狠話，然後身影便是被光柱裹挾著沖天而起。

直接有些滑稽的淘汰離場了。

而就在景太虛離場那一刻，天地間再度有一道光柱從天而降，落在了李洛的身上，光柱內散發著極為精純的天地能量，這一瞬，李洛就感覺到身體上的傷勢被盡數的治療了。

甚至連相宮內枯竭的相力，都是開始變得充盈起來。

顯然，這是身為最後勝利者的待遇。

感受著力量的恢復，李洛手掌一握，玄象刀飛來，落入手中。

然後他抬頭，望著山巔中央的位置，那裡有山巖緩緩的升起，山巖形成了階梯，而在階梯的盡頭，可見一座赤紅王座，靜靜的矗立。

龍骨王座。

李洛笑了起來，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

第一枚神樹金徽，總算是到手了。

<ahref="/s/"target="\_blank">

第四百九十三章誰是獵人？

「這麼團結一心的場面，倒是真的讓人有些感動。」

當李洛等人選擇與那火焰龍捲風暴相撞時，景太虛則是微微一笑，他也沒有在這裡繼續停留的打算,因為此處天地間的溫度在急速的增強，他們留在這裡，身軀外的天靈露水膜同樣是在被消融。

「撤退吧，都跟著我的腳步，不要走錯了。」景太虛說了一聲，便是直接轉身走去。

他一步步的於水面上行走,步伐顯然是具備著某種規律,這是此前鹿鳴交給他的出陣之法。

在其身後,他的那些隊友則是小心翼翼跟隨著，不敢走錯半步，在這幻陣內，一旦走錯，再次出現時，說不得就進了李洛他們所在的那片火海範圍內。

到時候哭的恐怕就是他們了。

而對於景太虛等人的離去，李洛已經沒有餘力再去理會，雖然此時的他恨不得將景太虛宰了，但眼下最重要的，還是要讓隊伍在這龍血火焰風暴的肆虐下存活下來。

眾人皆是爆發出全力，一道道相力攻勢連綿不斷的轟擊在火焰風暴之上，試圖將其減緩。

但現在的火焰風暴已經不是那麼容易驅散的了，雖說風暴是景太虛所引動,可到了現在，隨著龍血之火的湧入,風暴已經連景太虛自己都無法掌控。

不過李洛依然沒有放棄,因為他明白，一旦放棄,就真的是再無轉機。

眼下幻陣已經開始出現一些紊亂,那是因為火焰風暴肆虐所導致，只要他們繼續堅持下去，未必不能撐到幻陣自動破碎。

「左三...後一...」

幻陣中，景太虛帶著人行走穿梭，四周的景象在不斷的變化，令得人眼花繚亂，但隨著一步步的走下去，那些幻象也是在逐漸的消退，這說明他們在逐漸的離開幻陣。

數分鐘後，景太虛突然的停下了腳步。

他剛剛抬起的步伐，也是緩緩的放了下去，目光微微閃爍。

按照鹿鳴給予的出陣之法，現在這是最後一步。

往左一步，即可出陣。

此前那些出陣路線倒是很正常，並沒有任何的錯誤，按理說景太虛不應該懷疑，但是...如果他是鹿鳴的話,真的會將正確的出陣之法給他們嗎？

要知道他景太虛,或許才會是鹿鳴最大的競爭者。

如今他好不容易自己進了陣,而且還主動創造了這麼好的環境，鹿鳴真的會願意放棄這種好機會？

而若是他要設計的話，會放在哪一步？

毫無疑問，會是最後一步。

因為經過前面的那些路線正確，正常的人都會不知不覺的放鬆警惕，而這個時候，最後一步，說不得就會給你來一個大驚喜。

所以，之前的那些順利，反而讓得景太虛在這最後一步前有些遲疑了。

這最後一步，唯有兩個選擇。

左，還是右？

而就在景太虛短暫的遲疑間，有一道冷淡的聲音從四周傳來：「景太虛，你在猶豫個什麼？」

景太虛抬頭，他望著面前的虛空，笑道：「鹿鳴，這最後一步，真的是向左嗎？」

「哦？你懷疑我給了你假的出陣之法？」鹿鳴冷冷的聲音響起。

「難道不是嗎？」景太虛平靜的道。

「信不信隨便你。」鹿鳴冷笑一聲，而後聲音便是消失不見。

景太虛眸子閃爍，似是自語般的道：「鹿鳴，你太急了點，如果你不主動出聲的話，我還會有些遲疑，但你的出聲，就這麼想要我如你所想的踏出這一步嗎？」

鹿鳴沒有回答。

景太虛見狀，沉默了幾秒，旋即曬然一笑，他本就不是優柔寡斷之人，既然如今心中已經對鹿鳴有了一些懷疑，當然不可能再按照她規劃的路線走下去。

於是他不再有半點猶豫，直接抬腳，然後對著右邊邁了下去。

「轟！」

就在這一腳踏下的那一瞬間，景太虛頓時感覺到眼前的景象在閃電般的變幻，他這一腳，仿佛是跨越了千百米一般，然後下一刻，有巨大的轟鳴聲傳入他的耳中。

狂暴的赤紅之色充斥眼球。

景太虛面色瞬間大變。

因為他見到在他的前方，火焰龍捲風暴咆哮而來。

那龍捲風暴很是眼熟...

一秒後，景太虛將其認了出來，這不就是剛才他造就出來的嗎？

景太虛猛的轉頭，然後就見到了在他的身後，李洛等人正滿臉驚愕的望著突然出現的他。

在他的身旁，空氣不斷的波動著，一道道人影緊隨著出現，正是聖明王學府其他的學員。

他們一出現，也發現了近在咫尺的火焰龍捲風暴，一時間個個面色慘白。

「鹿鳴！」

景太虛咬了咬牙，面色終於是變得鐵青起來，他沒想到這一步，他竟然選擇錯了！

鹿鳴給他的出陣之法居然是對的！

這個狡猾的女人！

「呵，景太虛，你還真是一個「聰明人」，不過聰明人總是喜歡自作聰明，給了你正確的不要，偏要自作聰明地去猜測，你有這般結果，可怪不得我，是伱自找的。」四周的空氣中，有鹿鳴冰冷的聲音響起，其中帶著濃濃的嘲諷之意。

景太虛聲音中壓抑著怒意：「你剛才是故意在演戲？！」

顯然，先前鹿鳴表現出來的一絲急迫是她故意為之，所為的，就是讓景太虛心存疑慮。

這個女人，或許當他找上她的時候，就在設計。

他想要團滅李洛，而鹿鳴，又何嘗不想將他與李洛一起淘汰？

不過景太虛也很快就將心中的怒意壓制了下來，因為他知道這毫無作用，而且對於鹿鳴的設計，他也並非就完全沒有做一些防備。

只是...

景太虛轉過頭，看向了李洛，道：「李洛，我有辦法破開她的幻陣，暫時合作，如何？」

李洛面色有些古怪的盯著景太虛，淡淡的道：「景太虛，我說你...一天到晚是不是閒的？」

景太虛嘴角抽搐了一下，他當然知道現在的他看起來是多麼的智，障，但沒辦法，鹿鳴的算計，讓得他現在也落入到了自己設計好的絕境中。

「你先破吧。」

李洛最終沒有多說什麼，因為他同樣需要離開幻陣，不然他們的天靈露水膜將會劇烈被消融。

至於景太虛這狗東西，先脫困後再好好算帳。

景太虛見狀，暗自鬆了一口氣，他其實也知曉李洛不會在這個時候含怒出手，因為那並不是聰明人所為，他心中再憤怒，也得等離開這裡再說。

所以景太虛輕輕揮手。

他的那些隊友立即點頭，皆是雙手迅速結印，相力於他們的掌心間凝聚，而後化為一顆顆相力光球，光球散發著一圈圈的光暈，仿佛是在引動著什麼。

轟轟！

忽有轟鳴聲響起，李洛他們便是見到，竟是有著一道道相力光束突然不知道從何處射來，最後如飛鳥投林般的落進那些相力光球內。

而相力光束在呼嘯間，彼此相撞，內外合擊，則是迅速的將這座幻陣撕裂開了一道道口子。

「景太虛，看來你也並不是很相信我呢。」

幻陣中，有鹿鳴冰冷的聲音響起。

「彼此彼此。」景太虛眼神有些陰沉，雖然將幻陣撕開了口子，可李洛他們同樣也就避免了覆滅之局，所以他此次的計劃，也被徹底破壞了。

「哼。」

鹿鳴冷哼聲響起：「景太虛，既然你找上了我，又怎麼好意思讓你空手而回呢？」

轟！

隨著她聲音落下，突然幻陣的空氣一陣扭曲，下一瞬，仿佛是有雷霆炸響，只見得一顆碩大的雷霆光球突然劃破空氣呼嘯而下，但雷霆光球並不是衝著景太虛以及李洛他們而去，而是在景太虛猛然色變的目光中，投入到了那火焰龍捲風暴之中。

「快退！她要引爆風暴！」

景太虛厲喝一聲，身影猛然暴退。

而同一時間，李洛也是面色難看的帶著眾人急退。

轟轟！

但雷霆光球的爆炸來的更快，只見得轟鳴聲自風暴內部傳出，下一瞬，那道火焰龍捲風暴終於從內部爆炸開來，緊接著，無數道龍血之火便是如同隕石墜落一般，對著四面八方橫掃而開。

所有人，都是在此時被覆蓋了進去。

第五百一十三章一星院最靚的仔

當一星院最終的勝負出現的時候，聖杯空間內，無數觀戰的人面sè都是忍不住的變得古怪起來。

誰都沒想到，轟轟烈烈的決戰最終會是以這麼一個滑稽的方式落幕。

那個景太虛，被李洛硬生生的嚇得選擇放棄了。

當然，其實他們也都明白，景太虛選擇放棄的原因也並非完全是因為李洛的那些獨特手段，而是因為他看不見取勝的希望了。

雙方都已經是拼得油盡燈枯，算是強弩之末。

但在這種時候，李洛的水木雙相卻是凸顯出了極大的優勢，在這雙相的雙重恢復效果下，他不論是肉身的傷勢還是相力的恢復，其速度都會比景太虛更快一步。

景太虛或許也清楚的明白這一點。

別看李洛現在只是隨便射兩箭，可再等幾分鐘下去，恢復一點相力的李洛，必然會直接發動決定性的一擊。

這一道攻擊如果是在平常時候，恐怕根本傷不了他絲毫，但在現在的這種局面下，卻是足以分出勝負。

景太虛不想輸成那個樣子。

所以他乾脆選擇主動淘汰。

聖杯空間內，鬨笑聲不斷的從各座塔樓前響起。

「最後竟然是李洛贏了。」

鹿鳴也是在看著一星院那邊的光幕，俏臉上布滿著驚詫之意，這個結果，恐怕此前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預料到。

畢竟景太虛是名副其實的第一奪冠熱門，而李洛，是在進入到院級賽後，才異軍突起的黑馬。

可最終，這匹黑馬掀翻了景太虛。

在鹿鳴周圍，其他的那些學員也是一副見鬼的模樣，之前他們還覺得李洛能夠打敗鹿鳴，只是因為取巧下毒而已，可如今連景太虛都輸了，那他們如果還覺得李洛沒本事運氣好，那就真的是太愚不可及了。

鹿鳴眼神也是有些複雜，她望著光幕中那最終坐在了龍骨椅上的少年，這個傢伙，藏得可真深。

「景太虛這傢伙，直覺還真是比女人還敏銳呢。」

鹿鳴莫名的想笑，因為她記得之前景太虛找她合作先淘汰李洛的事情，當時她還不理解為什麼他會對一個李洛如此的上心，可現在從結果來看，景太虛的直覺竟然相當的精準。

可是，就算有這般直

覺做準備，但最終他還是輸給了李洛。

可見光有直覺也沒什麼作用。

而且李洛這傢伙，倒也真是惡趣味，因為她感覺李洛最後射箭來逼走景太虛，完全是想要羞辱一下的意思，她可不信這傢伙準頭真的會差成那樣，即便他的狀態再差...

鹿鳴暗暗搖頭，不過這是兩人間的恩怨，她也沒興趣多理會。

在鹿鳴這邊感嘆結果的時候，孫大聖也是滿臉的驚愕，其實他算是三人中第一個跟李洛交手的，雖說當時李洛顯露的實力讓他有點驚訝，但也就僅止於此了。

然而誰能想到，最後連景太虛都輸給了他。

「看來這東域神州同輩中還真是藏龍臥虎，此次是我過於輕敵了，如果我能努力一把也是踏入化相段第四變的話，不論是景太虛還是李洛，我都有著很大的取勝可能。」

「不急，雖然院級賽輸了，但聖杯戰還並沒有完全的結束。」

「在後面的混級賽中，我依然還有表現的機會。」

孫大聖眼中有著許些的傲然與自信，他並沒有因為與景太虛的交手失敗就變得沮喪，依舊是充滿著鬥志。

如果說其他的區域，眾人都是看一場熱鬧的心態的話，那麼聖明王學府那邊的氣氛，則是在此時變得格外的壓抑與沉默。

所有人都是一副難以置信的模樣。

畢竟放眼聖明王學府四個院級，一星院與四星院皆是被視為種子學員，景太虛被學府上上下下都賦予厚望，所有人都覺得他有很大的可能奪得一星院的最強稱號。

可是...現在希望破滅了。

景太虛倒在了龍骨王座之前。

而取勝的人，卻是此前那個名聲並不出眾的李洛！

這一刻，聖明王學府的學員心都變涼了。

甚至連那位素來從容的郭九鳳副院長，面sè都是在此時變得格外的難看，他目光死死的盯著一星院的光幕，光幕中的李洛，坐在了那象徵著最強的龍骨王座上面。

「景太虛怎麼會輸的？」在郭九鳳身旁，那名紫輝導師也是感到不可思議。

「李洛手中的刀...」

郭九鳳深吸一口氣，面sèyin沉的道：「如果我沒看錯的話，那是龐千源曾經的佩刀，金玉玄象

刀...此刀雖說只是金眼寶具，卻具備神力，但催動這般神力需要對肉身有極高的要求，那個李洛的肉身強度，應該不可能扛得住才對。」

紫輝導師嘆了一聲，現在說這些也沒用了，畢竟決戰已經結束了。

而在這裡的氣氛壓抑時，一道流光從能量漩渦中射出，景太虛的身影出現在了眾人的視線中。

景太虛面sè還有些蒼白，而他一出現時，就感覺到了氣氛的不對勁，周圍那些複雜的目光令得他極其的難受。

這是他這些年來，第一次受到這種挫折。

不過景太虛心性終歸還算是不錯，在這些複雜目光中，他並沒有逃避，而是主動走向了郭九鳳，聲音嘶啞的道：「副院長，我辜負了學府的信任。」

郭九鳳望著面前的景太虛，面龐有點僵硬，但最終還是深吸一口氣，放緩了語氣道：「你已經盡力了，不必自責，聖杯戰還並未結束，希望你在後面的混級賽上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雖然一星院的結果讓人失望，但身為副院長，郭九鳳也不可能蠢到直接在這裡指責景太虛，因為這只會讓所有人寒心，所以即便心情不好，也還是按耐著情緒安撫人心。

景太虛點點頭，沒有再多說什麼，而是直接轉身進了塔樓中，顯然是不想在這個氣氛中多呆。

郭九鳳面沉如水，目光投向了四星院那邊的光幕。

如今的四個院級中，他們聖明王學府已經只剩下藍瀾這一根獨苗了。

這與他們聖明王學府賽前的野心相比，可謂是天差地別。

因為在最開始的預想中，他們是想要在院級賽這裡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當然，這是最完美的情況，如果實在不行，那就取得一星院與四星院的兩個最強稱號。

這樣一來也能彰顯他們上一屆冠軍的實力。

而這個野心，現在徹底破碎了。

反倒是賽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一下子取得了一星院，三星院的最強稱號，直接成為了全場最靚的仔，風頭大盛。

郭九鳳眼神變幻，最終還是平靜了下來。

雖然開局劣勢了一點，但聖杯戰並未結束，他們依舊還有著希望。

而且最起碼，四星院這邊的這一枚神樹金徽，他還是有著足夠信心的。

<ahref="/s/"target="\_blank">

第四百九十四章血脈相術

轟！

狂暴的龍血之火宛如隕石般對著四面八方飛射而出，同時也是在這片海域上面掀起了巨大的赤浪，浪潮呼嘯，巨聲響徹不停。

李洛的身影狼狽的倒射出去,身體在水面上滑退出了上百米，體內的氣血都是被那股狂暴的爆炸震得翻騰不休，但他卻來不及關心自身傷勢，而是第一時間看向身體表面的天靈露水膜。

這一眼看去，就令得他心頭陡然一沉。

原本明亮的天靈露水膜，如今不僅變得黯淡了許多，而且仿佛是被削弱了好幾層一般，變得愈發的虛薄。

顯然,剛才那一波爆炸，讓得他們的天靈露水膜受到了極大的重創。

李洛有些惱怒的暗罵了一聲，然後急忙看向其他人，秦逐鹿，白豆豆，呂清兒他們同樣是被震退，不過好在距離不遠，此時也是第一時間的對著李洛匯聚過來。

但所有人的面色都異常的難看，因為他們身上的天靈露水膜損耗程度，甚至比李洛還要更高。

「完蛋了，我們的天靈露水膜，恐怕連支撐我們抵達龍骨島都做不到了。」伊粒沙苦笑著說道。

「該死！」

秦逐鹿極其的憤怒,眼中滿是不甘心。

白豆豆也是嘆了一口氣,誰都沒想到局面會變成這個樣子，原本他們以為在龍血火域這種極其危險的地方，應該不至於有人會開啟爭端,畢竟這太喪心病狂了一些。

但偏偏景太虛來了。

這人也是一個瘋子。

就因為覺得李洛會是他的威脅，就甘願冒險來襲。

而現在,景太虛也為此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

她看向百來米開外的位置，那裡聖明王學府的人員也聚集在了一起，這些人的狼狽不比他們少，即便是景太虛，也是面色極其的陰沉。

從他們身上天靈露水膜的明亮程度來看，同樣是受到了極大的損耗。

對方與他們一樣，恐怕已經堅持不到龍骨島了。

對於這個滑稽的結果，白豆豆一時間都有一種無法言語的情緒，敢情玩到最後，兩個最有可能爭奪最強學員稱號的學府，在還沒抵達龍骨島之前，直接就被淘汰了？

李洛在此時深吸了一口氣，眼神陰沉的盯著景太虛，他眼中跳動的殺機幾乎不加掩飾。

而對於李洛的目光，那景太虛倒是收斂了怒意，笑道：「李洛同學，看來這次我有些失算了啊。」

「你的確挺蠢。」李洛淡淡的道。

「或許吧。」

景太虛聳聳肩膀，道：「不過對於我而言,局面也還未曾到達絕望那一步。」

「你這大損的天靈露水膜，恐怕也支撐不到抵達龍骨島了。」白豆豆冷笑道。

景太虛笑了笑，道：「那倒也未必。」

見到他這副不置可否的模樣,秦逐鹿等人都是皺起眉頭，這傢伙，還有什麼手段嗎？

「天靈露水膜應該還能堅持一些時間，而只要我的速度夠快，應該趕得上...畢竟，我最擅長的，也是速度。」

景太虛輕笑一聲，他望著李洛，道：「抱歉了，雖然局面比我想的糟糕許多，但其實，我還有著翻盤的機會。」

「其實我挺想和你真正傾盡全力打一場的，我也想要看看我的預感是不是準確的，當然，或許結果也會讓我有些失望，不過不重要了...」

景太虛搖搖頭，沒有再對李洛他們說什麼，而是轉頭看向了自己的那些隊友，道：「盧辰，看來我要先走一步了。」

作為聖明王學府一星院中僅次於景太虛的學員，盧辰無奈的道：「我們沒有你那種速度，恐怕是去不了龍骨島了，所以登島後，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希望你能夠拿一個最強學員稱號回來。」

景太虛微微頷首，嘆道：「放心吧，另外鹿鳴那邊，我會與她好好算這一筆帳的。」

話音落下，他沒有再遲疑，也沒有再對李洛放什麼話，青色相力猛然爆發，竟是在其身後，形成了一對青色的光翼，光翼扇動間，他的身影直接沖天而起，然後帶起破風之上，化為一道青光對著遠處破空而去。

那般速度，快若風雷。

秦逐鹿，王鶴鳩等人見到這一幕，面色便是不由得變得極其難看起來，原來這個景太虛還留著這一手。

在這種速度之下，即便他的天靈露水膜損耗極大，但還是很有可能在水膜徹底消失前抵達龍骨島。

「可惡！」

白豆豆忍不住的怒叱，旋即頹然下來。

這景太虛是害他們落得眼下地步的罪魁禍首，然而現在，這傢伙卻是能夠脫身而去，留下他們在這裡等著被淘汰。

李洛也是在望著景太虛消失的身影，面沉如水。

「李洛，你也趕緊自己先走吧，我們天靈露水膜損耗太多，但你比我們好一點，如果全速趕路的話，說不定也會有機會。」白豆豆深吸一口氣，看向李洛，冷靜的說道。

秦逐鹿，伊粒沙也是點點頭，道：「總不能真的所有人都栽在這裡吧？」

王鶴鳩悶聲道：「沒用的，李洛的速度不可能比景太虛更快的。」

對於此話，秦逐鹿等人也是無法反駁，景太虛乃是風相虛九品，他的速度的確無人能及，再加上其自身相力等級處於化相段第三變，李洛想要追趕，恐怕真是趕不上。

「總不能就這樣白白放棄！」白豆豆柳眉倒豎。

李洛擺了擺手，制止了他們的爭吵，王鶴鳩雖然說喪氣話，但他所說的確是有著道理的，如果要比速度的話，李洛知道他是比不過景太虛的，但想要在最短的時間中進入龍骨島，他也並非真的就是毫無辦法。

李洛手掌摸了摸手腕上的赤紅手鐲，如果藉助三尾天狼的力量，他的速度與相力都將會極大的增強，想必憑此他是能夠及時進入龍骨島的。

但是...

這種力量用在這裡，真的是太虧了。

這是他最後的底牌。

甚至於在這場院級賽上，他都不想將這張底牌暴露。

可現在的情況...恐怕再不想動用，也只能拿出來了，不然以他現在的狀態，無法保證在天靈露水膜被損耗前抵達龍骨島。

呼。

李洛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心中已是有了決斷。

他心念一動，就打算運轉「天祭咒」，釋放三尾天狼的力量。

"倒也不是完全就沒了辦法。"

而也就是在此時，一旁，突然有著聲音傳來。

包括李洛在內的所有人都是一怔，然後轉過頭，就見到了臉頰露出沉思之色的呂清兒。

而被眾人這麼看著，呂清兒微微遲疑，旋即認真的道：「李洛，你相信我嗎？」

李洛笑道：「當然。」

呂清兒清麗嬌豔的臉頰上頓時浮現出一抹笑顏，她道：「我有一道相術，或許可以為你加持一層冰甲，這層冰甲，可以延緩天靈露水膜的消耗速度，有它的加持，你說不得能夠在天靈露水膜消耗前，登上龍骨島。」

此話一出，所有人都是瞪大了眼睛，驚愕無比的盯著呂清兒。

「清兒同學，這可不能開玩笑...你應該知道這裡的龍血之火有多厲害，我們這點相力，怎麼可能對其有用？」白豆豆提醒道。

呂清兒的實力算是他們之間最弱的一個，雖說他們知道呂清兒的冰相已經進化到下八品，但他們這裡的眾人，誰不是八品相呢？

「試試也無妨。」

李洛倒是有些好奇的笑了笑，呂清兒雖說只是下八品相，但自從他與其經過金龍道場後的事，他卻是感覺呂清兒似乎並不簡單，其身後背景，說不得也是有一些其他超出大夏甚至東域神州的牽扯。

這樣的背景，有一些特殊的手段，並不算奇怪。

呂清兒聞言，伸出手來：「把手給我。」

李洛則是乖乖的伸出手。

呂清兒脫下冰蠶絲手套，露出了那完美纖細宛如玉石雕琢而出的雙手，她微微遲疑了一下，然後臉頰泛起一絲紅意的伸出一隻手，握住了李洛的手掌。

而李洛則是在雙手接觸的瞬間，感覺到一股寒氣湧來，呂清兒的雙手，簡直自帶冷庫效果，想必在炎熱的夏日將這雙小手捧入懷中的話，那應該是很愜意的一件事情。

呂清兒強忍著兩人手掌接觸時帶來的那種異樣敏感觸覺，她咬破了自己一根手指，指尖帶著血，迅速的落在李洛掌心，勾勒出一道奇特的咒紋。

咒紋散發著極寒之氣，將血液都是化為湛藍色彩。

待得咒紋成形，呂清兒眼眸微閉，有低喃聲在心中響起。

「血脈相術，永恆冰魘甲。」

第五百一十四章鑄就傳說

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

第四百九十五章令牌的異動

當呂清兒心中的低喃聲響起時，李洛掌心的冰藍色咒紋突然間爆發出璀璨的光芒，只見得一縷縷冰藍色的光線以其掌心為源頭，陡然席捲而出。

冰藍色的光線很快的覆蓋了李洛的身軀,漸漸的化為了一具冰藍色的戰甲。

戰甲之上，勾勒著奇特的暗紅色紋路，同時有一種極致的冰寒之意散發出來，這種寒氣一出現，所有人都感覺到四周那狂躁的溫度仿佛都是漸漸的受到了一些壓制。

不過這種壓制只是極其短暫的，很快燥熱之氣席捲而來，李洛身軀上的那冰藍色戰甲,就開始有了一點融化的跡象。

但眾人卻是發現,雖然冰藍色戰甲在融化,但戰甲下面所覆蓋的天靈露水膜消融的速度，卻是在此時有所減緩。

秦逐鹿，白豆豆等人皆是瞪大了眼睛。

竟然還真的有用？

呂清兒這是什麼相術？竟然承受得住這裡的龍血之火的侵蝕？

這怎麼可能呢？！

而在他們震驚的目光中，呂清兒俏臉上的血色卻是在此時消退殆盡，她嬌軀微微搖晃，然後被白豆豆趕緊扶住。

「李洛，我只能做到這種程度了，這具「冰魘甲」能夠幫你緩解龍血之火對天靈露水膜的消融，想來這可以為你爭取一些時間，但至於能不能支撐到龍骨島，我也不太確定。」呂清兒好聽的嗓音都是在此時變得虛弱了許多。

李洛怔怔的看著身體上的奇特冰甲，他是真沒想到呂清兒還有這般手段。

他能夠感受得出來，這所謂的冰魘甲，絕非是普通的相術。

他怔了數息，便是迅速回過神,衝著呂清兒露出驚嘆的笑容：「你這一手,真是來得太及時了！」

他的心中的確滿是驚喜,有了呂清兒的出手,他那三尾天狼的底牌就可以繼續藏下去，以作奇招之用。

這可真是意外的收穫。

望著驚喜的李洛，呂清兒唇角也是泛起一抹笑意，這道獨特的相術，是她修煉了許久才成功的，而之前對於她選擇這道相術，魚紅溪其實是有些不解與不滿的，因為以呂清兒如今的實力，修行一道血脈相術就已經是極限了，所以她原本可以選擇其他對她的修行更加有利的血脈相術。

只是呂清兒執意，最終魚紅溪也就只能依了她。

而如今，她所準備的這道相術，則是起到了她想要的結果。

所以此時的呂清兒，心中也是頗為的滿足。

「不過我現在的相力，施展這麼一道相術就已經是極限了，無法再給其他人也加持。」呂清兒有些歉意的看向其他人。

秦逐鹿他們倒是搖了搖頭，道：「現在這局面,能把李洛送進去，就已經算是最好的結果了。」

「李洛，你趕緊走吧，不要浪費時間了。」

白豆豆則是催促道，這「冰魘甲」顯然也是無法持續太久，只能取得稍作緩解的作用，所以李洛必須抓緊一切的時間立即趕路，否則到時候功虧一簣，這才是讓人難受的事情。

王鶴鳩一臉的鬱悶，原以為好不容易湊齊了天靈露，他能夠去龍骨島上大顯身手露個臉，結果在這半途就要被淘汰，只能眼看著李洛一個人去進行最後的決戰。

「李洛，加油，希望你能夠打敗那個景太虛給我們出口氣。」伊粒沙笑道。

李洛也明白如今時間緊迫，所以面對著眾人期盼的目光，他深吸一口氣，點了點頭。

「我會的。」

聲音落下，有相力自他的體內爆發而起，旋即他的身影直接轉身掠出，腳掌踩在水面上時，水相之力引動浪潮，猶如是彈簧一般，猛的一彈，就令得他的身影縱躍了出去。

一躍之下，便是上百米，如此速度雖然不及景太虛的飛天，但也算是極其的迅速了。

身影掠出了半晌，李洛轉過頭看了一眼遠處的後方，卻是見到呂清兒，秦逐鹿，白豆豆他們的身影漸漸的被火焰所覆蓋，而後有一道道流光沖天而起，那是被淘汰的標誌。

李洛凝視了數秒，然後轉過頭，俊朗的面龐沒有波瀾，而那一對眼眸之中，卻是有著許些煞氣在流轉。

景太虛。

不，還有鹿鳴。

雖然景太虛是主謀，但既然鹿鳴幫忙出了手，不管她的目的究竟是什麼，那也算是結了一個梁子，此後遇見，也就不必再多說什麼，這個場子是必須得找回來的。

不然真是對不住被淘汰的幾個同伴了。

李洛身影急速前行，身體上那一層「冰魘甲」也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開始漸漸的融化，不過在其未完全融化之前，其內的天靈露水膜的損耗速度，卻是被降到了最低。

「從冰魘甲消融的速度來看，應該能夠堅持一個時辰。」

一個時辰後，天靈露水膜則是會繼續損耗。

一旦在此之前，他無法進入到龍骨島的話，此處的龍血之火，依舊會將他淘汰。

「希望能夠趕得上吧。」

李洛自語，繼續加速前行。

在那趕路的沿途上，還能夠遇見其他學府的學員，而當他們見到火急火燎的李洛後，都是一愣，然後他們就發現了李洛身體外處於黯淡狀態的天靈露水膜，當即眼中便是有著幸災樂禍之色湧現出來。

這李洛原來是不知道怎麼把天靈露水膜搞壞了麼，怪不得這麼急，如果到時候這傢伙趕不上，豈不是就要率先被淘汰了？

對此，其他學府的人都是樂見其成，畢竟李洛也算是奪冠大熱門，他在龍血火域中被淘汰，他們也會少一個有力的競爭對手。

而對於沿途的那些視線，李洛卻是毫不理會，只是全速趕路。

如此直到一個時辰後。

冰魘甲徹底消融。

天靈露水膜的消融速度開始加快。

李洛眼神微凝，不過這也是在意料之中，所以他並未驚慌，體內兩座相宮中，相力如洪流般的流淌出來，他的速度催動到了極致。

「應該可以！」

「李洛，你不能放棄！」

李洛心跳如捶鼓，精神高度的集中，他也不想這麼窩囊的被淘汰。

轟！

而就在他凝聚心神的全速衝擊時，腳下的海面突有火浪突然的衝出，李洛身影一閃，靈活的將其避開，但卻見到有一道龍血之火對著手腕處衝了過去，仿佛是被什麼引動了一般。

李洛頓時一驚，那裡是空間球！

這寶貝可別被搞壞了，不然裡面儲存的東西都得掉出來。

但此時已是來不及反應，他只能眼睜睜的見到一道龍血之火撞擊上了手腕上佩戴的空間球。

而就在李洛做著空間球破碎的準備時，他卻是驚訝的發現，空間球完好無損，那擊中空間球的龍血之火，則是直接詭異的消失了。

李洛身影不停，但面龐上卻布滿著驚愕之意。

因為他感應到，空間球內有細微的震動傳出來。

有什麼東西，把那龍血之火給吸收了。

李洛微微遲疑，然後伸手抹過空間球，頓時有一物出現在了他的手中。

那是一枚黑色的令牌。

令牌上面，那個古老的「李」字，正在閃爍著神秘的光澤。

第四百九十六章龍血之珠

「這是什麼情況？！」

李洛有些震驚的望著手中的黑色令牌，令牌散發著一些冰涼的氣息，這令牌，正是他老爹老娘留下來的東西。

關於那所謂的「李天王一脈」。

而現在,這枚黑色令牌，似乎是將一縷龍血之火給吸收了？

這般變故，讓得李洛都是出現了瞬息的愣神，旋即他仔細的看去，黑色令牌倒是沒有什麼特殊的變化，不對...李洛的目光，突然凝聚在了令牌中央那個「李」字的下方。

在「李」字之下，有一道淡淡的龍影紋路盤踞。

那道龍影很是模糊,看不清楚模樣,但李洛卻是能夠感受到那道模糊龍影所散發出來的一種特殊的氣息，這股氣息是那般的蒼茫，古老與浩瀚。

他無法理解為何僅僅只是一道模糊不清的龍紋，就能夠讓他生出這種感覺。

而現在，正是這道模糊不清的龍紋龍首的位置，那應該是龍嘴吧？龍嘴中，有一道極其微弱的紅點若隱若現。

紅點太過的細微，如果不是李洛有心查探，根本就無法察覺。

但他記得很清楚，此前他在拿到令牌的時候，曾經仔仔細細的檢查過,那時候這龍紋龍嘴處，絕對是沒有這微弱紅點的。

那麼...

是剛才出現的？

李洛心頭一震，難道剛才那龍血之火,是被令牌上面這道模糊龍紋所吸收了不成？

這是個什麼情況？

李洛滿頭霧水，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一時間把他搞得有點茫然。

而也就是在他心中茫然的時候，他突然發現又是出現了變化,因為隨著他手握著黑色令牌，四周海水中突然不斷的有著龍血之火對著他湧來，初始李洛被嚇了一大跳，這麼多的龍血之火，一旦沾染上，恐怕瞬間就會將他身上的天靈露水膜融化。

但他的緊張僅僅持續了瞬間便是消除而去，取而代之的，是濃濃的驚愕。

因為他見到，那些湧來的龍血之火竟然在此時如飛鳥投林一般，盡數的對著他手中的黑色令牌湧去。

李洛終於是忍不住的停下了腳步，面露震驚的望著這一幕。

而且隨著越來越多的龍血之火湧入到黑色令牌中，李洛則是發現那一道模糊龍影嘴中的紅點在變得越來越明顯與清晰。

看上去隱隱像是巨龍含珠一般。

李洛目光閃爍，眼中掠過沉思之色，從眼下的情況來看，手中的黑色令牌似乎對龍血火域中的龍血之火很感興趣，令牌中的龍紋，有點像是將這些龍血之火當成了某種食糧？

那龍嘴中凝聚而成的紅點,又是有什麼作用？

這讓得他略微有點猶豫，現在究竟是要先進龍骨島呢,還是先停留一些時間，讓得龍紋吸收足夠的龍血之火？

他隱隱的有著一種感覺，當龍嘴中凝聚的紅點徹底成型的話，或許會有著不小的好處。

這種猶豫倒也並未持續太久，李洛很快就有了決定。

暫緩登島，先以黑色令牌吸收龍血之火。

現在的龍骨島上必然是極其的混亂與激烈，各個學府的頂尖學員都登了上去，這必會爆發極其慘烈的淘汰戰。

李洛雖然不懼這種激烈競爭，但如果能夠避免的話，他當然不會魯莽的去逞強，畢竟以逸待勞才是上策。

如果可以避開龍骨島上最為慘烈的時期，同時又能夠讓令牌吸收足夠的龍血之火，那對於他而言，才是真正的兩全其美。

當然，這麼做還需要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呂清兒給他加持的「冰魘甲」以及自身的天靈露水膜能夠在龍血火域中堅持足夠令牌吸滿的時間。

這個前提之前有點不太好滿足，畢竟「冰魘甲」雖然特殊，但受限呂清兒自身的相力，顯然也不可能真的完全抵禦下龍血之火的侵蝕，所以它的消融速度並不慢，李洛之前甚至還擔心它能不能堅持到龍骨島。

可現在有點不一樣了。

因為「冰魘甲」的消融速度變緩了。

這並非是李洛的錯覺，畢竟「冰魘甲」的消融速度是他重點關注的。

原本他以為伴隨著周圍那麼多龍血之火湧來，應該會對冰魘甲造成更大的消融，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冰魘甲的消融反而減弱了。

「是因為黑色令牌吸收了龍血之火，所以冰魘甲受到的影響變低了？」

李洛若有所思，不過這個結果對於他而言無疑是好消息，冰魘甲能夠支撐更多的時間，他那兩全其美的計劃才能夠實施。

「清兒這「冰魘甲」倒是立了大功。」

李洛笑著鬆了一口氣，如果沒有「冰魘甲」的保護，憑他那已經殘破的天靈露水膜，就算有著黑色令牌幫忙吸收龍血之火，那也必然不能持久，那個時候他真的只能放棄此次的機緣了。

「不過為了穩妥，我還是需要先前往距離龍骨島近一些的區域，到時候吸收完畢，就直接登島。」

李洛這般想著，他已是身影一動，開始對著前方而去。

只不過這一次的速度，卻是變得從容不迫了許多。

而在李洛這般不急不緩的前行下，沿途越來越多的龍血之火被吸入黑色令牌，這也是令得令牌上面龍紋嘴中的紅點越來越明亮。

時間不知不覺的流逝。

龍骨島的輪廓已經出現在了視野中，

但那黑色令牌仿佛是無底洞一般，怎麼也填不滿。

李洛眉頭也是漸漸的皺起來，他身體表面的「冰魘甲」已經只剩下極為虛薄的一層了，而一旦「冰魘甲」消融殆盡，那麼以他那僅剩的天靈露水膜，恐怕只能堅持最多十分鐘的時間。

「最後五分鐘！」

李洛果斷的給自己定好了最後的底線，如果五分鐘後黑色令牌依舊無法吸滿，那麼他就只能選擇放棄了。

畢竟再不登島，他就將會面臨淘汰。

時間如流沙，五分鐘時間幾乎眨眼即過。

黑色令牌依舊沒有動靜。

李洛有些無奈的吐了一口氣，雖然心中滿是遺憾，但卻沒有半點的猶豫，身影一動，直接是對著龍骨島的方向疾掠而去。

在他的身體表面，冰魘甲徹底消融殆盡，而沒了冰魘甲的保護，殘破的天靈露水膜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得虛薄。

甚至李洛都開始隱隱的感受到一股極端恐怖的燥熱之氣在侵蝕而來。

但他沒有驚慌，極速前行。

數分鐘後，他腳下赤紅的水浪彈起，他的身影也是借力沖天而起，最後衝出了龍血火域，落在了龍骨島上的一座礁石之上。

終於進入龍骨島了。

李洛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然後看著手中的令牌，痛心疾首的道：「你真是太讓我失望了！」

平白為你浪費半天的時間。

而就在李洛打算將黑色令牌收起時，這一瞬，令牌陡然間震動了起來。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李洛一驚，急忙凝神看去，然後他就驚訝的見到令牌上面那道龍紋的龍嘴處，赤紅的光點變得愈發的奪目，隱隱看去，仿佛是一團火球般，同時散發著一股極端狂暴的波動。

「完成了嗎？」

李洛又驚又喜，此時那紅點真的是像龍嘴中的一顆龍珠般耀眼，但是，有什麼作用呢？

而就在李洛為此撓頭的時候，手中的黑色令牌猶如是知曉其心中所想一般，突然間散發出了一道道光暈，然後李洛就見到，令牌中央的那個古老「李」字仿佛是在此時微微的震動起來。

有一種莫名的神韻悄然的擴散。

然後李洛就驚奇的發現，在黑色令牌上，此時突然的出現了一枚赤紅色的珠體，珠體暗紅，異常的深邃，其內仿佛是有著火苗在湧動。

而龍紋龍嘴中的赤紅光點則是在此時消失了。

「這就是龍紋剛才吸收的龍血之火所化？」李洛神色震動。

這神秘的黑色令牌還真是神奇，竟然能夠把那些龍血之火吸收然後凝聚成此物？

可是有什麼用呢？

李洛猶豫了一下，伸手將這枚赤紅的龍血之珠給握在了手中，而在握住的那一瞬，他的耳中有悠長古老的龍吟聲陡然的響起。

他心頭頓時一動。

眼神也是在此時陡然變得明亮起來。

他知道這東西有什麼用了...

這不就是用來煉製第三道後天之相的主材嗎？

這是...龍相？

第五百一十五章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

第四百九十七章直入決賽圈

龍族，神秘而強大。

這是位於精獸世界食物鏈最頂層那一批的存在。

而龍相，自然也是屬於萬獸相的一種。

據說高品龍相擁有者，將會自帶一種名為「龍威」的特殊能力,這種龍威對於其他的一些萬獸相將會擁有著一種壓制與削弱的效果，當然，面對著元素相時，龍威的效果就會受到一些減弱。

但這依然能夠看出所謂龍相的特殊與強橫。

這顯然比一些普通的萬獸相更加的霸道。

此前李洛在考慮第三道後天之相的時候，自然也是想到過這種特殊而強大的萬獸相，但想要煉製出龍相這種後天之相,那就需要龍精之物,所謂的龍精，簡單來說就是龍之精華的凝聚體。

龍精之物極為的罕見，李洛曾經查探過這些年金龍寶行所出現過的奇珍異寶，卻是毫無所獲，由此可見其珍稀性。

所以李洛很快就放棄了，畢竟沒必要在這種不見希望的事情上面吊死。

但讓得他有些沒想到的是，在此次的院級賽上，他會得到一道「龍精之物」。

沒錯，就是現在他手中所拿的這一枚「龍珠」。

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這一枚仿佛燃燒著火焰的赤紅珠子內蘊含的神秘威壓，這必然是真正的「龍精之物」。

有了此物，他完全可以嘗試煉製一道後天龍相。

如果成功，他的第三相主相,就是「龍相」。

不過龍相也分很多種類,同時有高有低，具體會誕生哪一種，可能就得煉製出來後才能知曉了。

李洛握住赤紅龍珠,龍珠中蘊含著澎湃的能量，這股能量，倒是還有其他的妙用。

他的目光看著手中的黑色令牌,「龍精之物」異常罕見,想要凝聚而成也是有著諸多苛刻的條件，可這一次，雖說是因為藉助了龍血之火來作為提煉材料，但從常理來說，還是不太應該能夠凝聚得出來的。

所以按照李洛的猜測，這其中，最大的功勞可能是屬於這塊黑色令牌。

「李天王一脈...」

李洛磨挲著令牌中央那個古老的李字，神情稍微的有些恍惚，這李天王一脈究竟是個什麼存在？

思慮最終無果，李洛將令牌與那赤紅龍珠都是小心翼翼的收了起來。

說起來，此次還真是意外之喜，他完全沒想到在這龍血火域中竟然還會有這種收穫，一道「龍精之物」，其價值極其高昂，特別是對於他這種需要此物煉製後天之相的人來說，更是無可估量。

李洛感覺，光是得到此物，此次聖杯戰,就已經算是不虛此行了。

而到了這個時候,李洛方才抬起頭來,看向這座龍骨島。

這座島嶼色澤略顯暗紅，造形卻是格外的獨特，一株株赤紅的參天巨樹沖天而起，這些巨樹光禿禿的沒有一點枝葉，看上去仿佛是赤紅的巨骨破地而出一般，更遠處則是一座座山峰如獠牙般交錯，這裡的山峰格外的險峻，散發著一種莫名的森寒之氣。

「這就是決戰之地麼...」

李洛喃喃一聲，只不過他目光所及處，卻是發現島內異常的安靜，對此他倒並不感到意外，畢竟他在龍血火域中逗留了那麼久的時間，而在這段時間中，島內恐怕已經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淘汰了。

現在的安靜，是因為前期的風暴已過。

按照李洛的估計，之前登島的學員，現在已經十不存一。

這倒是挺好，省了他許多的時間。

「我應該算是進決賽圈最輕鬆的人吧？」

李洛自語笑道，他這一次如果不是有著呂清兒的「冰魘甲」加持，再加上黑色令牌吸收大部分龍血之火的影響，他也不可能在龍血火域中停留那麼久，而連他都是如此，更何況其他人？

畢竟即便是強如景太虛，在天靈露水膜破損後，也只能極速逃離龍血火域，不敢有片刻的逗留。

這般想著，李洛略作休整，便是邁步對著龍骨島中走去。

他的步伐不急不緩，而隨著逐漸的深入龍骨島，放眼望去，一片狼藉，顯然是經過了諸多慘烈的戰鬥。

李洛則是還有閒暇的駐步觀察一下這些戰鬥場地，分析一下戰鬥的人數以及等級實力等等，最後方才滿意而去。

甚至走到後面時，李洛還能看見一些重傷的學員，這些學員即將被淘汰，但卻並未主動捏碎靈葫，或許是想要在這座島上多停留一些時間，而當這些人看著施施然自遠處走來，並且繼續對著龍骨島深處走去的李洛時，一個個跟見鬼了一樣。

他們不明白，為何李洛會在這個時候出現在這裡。

是故意躲起來的？

但是龍骨島也不算太大，這麼多人湧入進來，想藏都沒地方藏，可李洛這個悠閒的樣子，完全不像是經歷過大戰的人啊。

而對於這些人的目瞪口呆，李洛則是衝著他們露出溫和的笑容，順便停下來問一些問題，比如看見景太虛了嗎？鹿鳴去了哪？

可惜這些人都是翻個白眼，一些人甚至捏碎靈葫選擇淘汰了，畢竟他們在這裡都搏得悽慘無比了，偏偏這李洛還跟剛剛參賽一樣走進來，實在是讓人心中不平衡。

李洛對此也不在意，繼續深入龍骨島。

如此約莫一個時辰後。

李洛不出意料的進入到了決賽圈。

他感覺或許他會是這麼多屆院級賽中，唯一一個在龍骨島沒有經歷一場戰鬥就進入到決賽圈的人。

所謂的決賽圈，其實是一座異常陡峭的大山，大山筆直如刀尖，似利齒，拔地而起，直插雲霄。

山前有兩條山道，蜿蜒而上。

李洛目光順著山道看去，他明白，那座象徵著冠軍的「龍骨椅」，就在山頂，誰能夠毫無阻礙的坐在那裡，那麼此次的院級賽的最強學員就誕生了。

景太虛應該已經上去了。

雖然聖明王學府的人跟他們一樣在龍血火域中損失慘重，但以景太虛的能力，李洛覺得他就算是獨自一人，也必然是能夠進入決賽圈的。

那他應該走哪條路？

李洛望著兩條山道，稍微想了幾秒，然後掏出一枚天量金，輕輕一彈。

金幣翻滾著落在了他的掌心。

李洛看了一眼，然後便是將其收起，面帶笑意的登上了居左的那條山道。

這條山道，他喜歡。

因為在先前那一刻，他隱約的聽見了若有若無的雷鳴聲，從這邊傳出。

第四百九十八章再遇鹿鳴

山道沿著陡峭的山峰蜿蜒而上，李洛漫步而行，有陽光落下來，被那密集的赤紅樹木切割開來,化為細碎的光斑落在了布滿著青苔的山道上。

山道異常的寂靜。

然而沿途所見，卻皆是戰鬥所留下的狼藉。

可以想像在之前，這條山道上面究竟爆發過多少場激烈的戰鬥。

李洛一路往上，順利到猶如是在爬山野遊一般。

直到他越過半山腰，走入了一片密林，密林中，時不時可以看見焦黑的痕跡，其上還殘留著狂暴的雷相之力。

在前方的地上，還躺著三道人影。

三人渾身焦黑,皮開肉綻，此時還躺著地上痛苦的呻吟著。

李洛瞥了三人一眼，腳步依然不停，對著前方密林而去。

「李，李洛？」此時，那三人中，竟是有一人艱難的出聲，掙扎著爬起來。

李洛目光看去，頓時一笑，這不是此前在第一座中型聚靈壇處交過手的趙星影嗎？沒想到這哥們也闖到了這裡,倒是不容易。

「看來你要被淘汰了啊。」李洛笑道。

趙星影面龐焦黑，沒好氣的道：「雖然不知道你怎麼這個時候才到這裡，不過你以為你等會的結果能好到哪裡去嗎？」

李洛望著前方的密林，道：「是鹿鳴？」

能夠將趙星影三人聯手都擊潰成這個樣子，而且還是運用的雷相之力，放眼整個院級賽中，也就只有那個擁有著幻雷雙相的鹿鳴能夠做到了。

趙星影痛苦的咧咧嘴巴，然後點點頭。

「景太虛沒在這條路？」李洛又問道。

趙星影道：「景太虛和孫大聖都不在...據說他們在另外一條山道上遇見了。」

「嘖嘖。」

李洛咂咂嘴巴,景太虛遇見了孫大聖，這可真是隕石相撞啊，也不知道是孫大聖那所謂的「封侯術」強，還是景太虛的虛九品更勝一籌？

不過倒也沒必要感嘆那一邊，因為他這裡，論起吸引眼球的程度，恐怕並不弱於對方。

雙相者對雙相者。

看點同樣十足呢。

李洛微微一笑，不再與趙星影多說，而是直接邁步對著密林深處而去。

此前在那龍血火域上面，他也算是被鹿鳴算計了一手，雖然嚴格來說景太虛才是罪魁禍首，但鹿鳴終歸也算是幫兇。

鹿鳴最後那一手，把他們坑得近乎全軍覆沒。

如果不是呂清兒有一手「冰魘甲」之術，就連他都未必能夠走到這裡來。

而雖然他最後運氣不錯的挺了過來，但之前他們做的那些努力幾乎算是白費了，那麼多的天靈露搜集，也算是做了無用之功,這想想都讓人感覺到有些憋屈。

所以這口氣,終歸還是得出一下。

原本李洛還擔心遇不見,如今在這裡碰見，正是再好不過了。

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李洛已是走入深處，一片林間空地出現在了眼前，他的腳步緩緩的停了下來，目光卻是帶著幾分平靜與漠然的望著前方。

在那一棵大樹的樹枝上，一道倩影斜坐，背靠著樹幹，一對冷淡的美眸正居高臨下的投射下來。

正是鹿鳴。

「李洛...沒想到你竟然走出了龍血火域？」鹿鳴眸光盯著李洛，俏臉上顯露出了一分驚訝。

「託你的福。」

李洛笑了笑，道：「我那些被淘汰的隊友跟我說，讓我一定要來到龍骨島，把你打一頓為他們出口氣。」

鹿鳴不置可否，淡淡的道：「那我覺得你可能會讓他們失望了。」

倒是一個很冷傲的性格。

李洛面帶笑容，手掌一握，玄象刀閃現而出，古樸的直刀之上相力流淌起來，細微的嗡鳴聲響起，刀鋒震動，將空氣都是悄然的切割開來，留下了淡淡的痕跡，宛如被劃開的水面一般。

鹿鳴神色平淡，但心中卻是有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其實龍血火域中的設計本是極為的完美，聖玄星學府與聖明王學府隊伍幾乎全滅，她這邊則是能夠帶著隊友進入龍骨島，從人數上面來說，她已經具備了優勢。

但可惜，好運沒有一直眷顧她。

在進入龍骨島後不久，她就遇見了孫大聖所率領的隊伍，雙方自然就開始了一波血拼。

雙方都是出現了損傷，好在最後彼此妥協退讓了一步。

但雙方的力量已經出現了損耗，之後她帶著隊伍一路闖進決賽圈，面對著其他學府有意無意的圍攻，她這邊的人員也是在開始被不斷的淘汰，直到如今，她也就只剩下了一人。

不過從某種意義來說，她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因為孫大聖與景太虛撞在了一起，這兩人最後必然有一人會被淘汰，而不論是誰，她都能夠繼續坐收漁翁之利，畢竟她這邊已經沒有了大敵。

可讓她有些沒想到的是，姍姍來遲的李洛在此時出現了。

這也就是說，她之前在龍血火域上面的謀劃，還是讓景太虛與李洛這兩條大魚跑出來了。

不過她很快也就將這種心態收斂了起來，畢竟眼下的局面，對她依然有利。

在景太虛，孫大聖，李洛這三個強敵中選擇的話，她當然更傾向於李洛，畢竟李洛雖然也是雙相，但他自身只是化相段第二變，而且他所擁有的雙相品階皆是不及她。

所以從各個層面來說，她都在壓制李洛。

這場戰鬥，她沒有輸的道理。

也罷，那就先用這個李洛來熱個身吧。

說起來，這也是她第一次遇見同為雙相者的對手呢。

希望，會更有趣一點吧。

鹿鳴俏臉冷淡，她伸出手，緩緩的將頭髮上的一支金色髮簪取了下來，髮簪之上流淌著金光，隱約可見淡淡的雷紋浮現，時不時的會有著雷光閃爍，她手持著金色髮簪，相力催動，頓時手中的髮簪延展伸長，最後竟是變成了一柄細長的金色長劍。

不過與其說是一柄細劍，似乎說是一根極長的金針更形象一些。

而取下了髮簪，鹿鳴的長髮也是如瀑般的垂落下來，隨風輕揚。

她自樹枝上一躍而下，嬌軀輕盈的落在了李洛前方，雄渾的相力自她的體內爆發出來，鹿鳴的相力呈現一種銀色，其中有雷光在狂暴的跳躍，但隱隱的又給人一種不太真實的感覺。

幻雷雙相。

鹿鳴顯然並沒有保留的意思，隨著相力爆發，她那細長的金針髮簪之上，已是有著銀色的相力光環浮現出來，散發著驚人的能量波動。

雙相之力，合一境。

竟然一上來就將自身的雙相之力展現了出來。

一股壓迫感油然而生，蔓延開來。

「李洛，把你的合一境亮出來吧，我不想在這裡浪費更多的時間。」鹿鳴淡淡的道，手中金色細劍，跳躍著雷光的指向了李洛。

李洛聞言，倒是未曾說話，體內雙相之力湧動，刀身震動間，同樣是有一道相力光環浮現出來。

他抬頭，望著鹿鳴露出笑容，只不過笑容剛現，目光卻是猛的跳向了鹿鳴身後，臉龐上有著震驚之色浮現出來。

「景太虛？！」

鹿鳴聞言，心頭也是陡然一震，旋即就忍不住的側頭對著身後看去。

然而一眼看去，卻是空空如也，並沒有出現景太虛的身影。

嗡！

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凌厲的相力波動猛然自面前爆發而起，異常鋒利的刀光似是裹挾著水浪流淌的聲音，毫不留情的對著她面門狠狠的斬了下來。

鹿鳴眸光中掠過一絲惱怒。

這個李洛，長得倒是很好看，但沒想到竟然這麼奸猾以及沒有風度。

連女孩子都騙？

刀光如風雷般迅猛，一閃之下，便是直接毫不留情的劈斬到了鹿鳴那雪白修長的脖頸上。

好一副辣手摧花的光景。

第五百一十六章四星院的決戰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

第四百九十九章雙相者之間的戰鬥

嗡！

波光粼粼的刀光裹挾著凌冽的寒氣，直接斬過了鹿鳴修長的脖頸，但就在刀光掠過的那一瞬，李洛的面色,卻是微微一變。

因為刀鋒並沒有擊中實物的觸感。

「幻象？！」

李洛心頭一凜，眼角餘光掃過，便是見到那鹿鳴的身影正在漸漸的消散，顯然，這並非是她的真身。

這個女人，還真是狡猾。

轟！

而就在李洛一刀落空的那一瞬間，他的右側突有雷鳴聲陡然炸響，一抹雷光閃現而出,那是一柄跳躍著雷霆的金色細劍，細劍速度比李洛先前的偷襲還要來得更快。

雷光轟鳴間，已是極其兇狠的對著李洛腦袋刺了過來。

雷相的速度，極其迅猛。

不過就在那柄金色細劍即將刺中李洛腦袋時，在他的右側，突然有一面閃爍著金光的八角盾牌閃現而出，然後與細劍相撞。

叮！

金鐵之聲響起，同時還有著狂暴的相力衝擊爆發。

李洛身影驟退，手掌一招，八角金盾落回他的手中，他瞥了一眼，心頭就是一寒,只見得那盾牌上面，竟是出現了一個深深的痕跡,險些將盾牌直接刺穿。

而這面八角金盾，雖然只是白眼寶具，但其防禦力卻是頗為的不錯,此前李洛在金龍道場中得到後，就一直在將其修復，沒想到如今這剛一出場，就差點又被鹿鳴一劍給廢掉。

這女人，好生兇悍！

也好棘手難纏。

一手幻相神出鬼沒，一手雷相攻勢迅猛，這從攻擊性來說，顯然比他的水相，木相要更霸道一些，如果不是他還有兩道輔相加持，還真是被對方全面的壓制。

李洛抬頭，目光盯著渾身散發著強橫相力的鹿鳴，笑道：「鹿鳴同學，你這待人就有點不夠真誠了吧，一露面就以幻象來騙人，實在是不厚道。」

鹿鳴冷笑一聲，你這滿口謊言，動不動就偷襲的人還有臉跟我講真誠？

她才懶得跟李洛說這些廢話，青絲陡然揚起，而其身影已是疾掠而出，手中金色細劍纏繞著雷光,雷聲轟鳴間，已是對著李洛周身要害籠罩而去。

李洛望著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雷光劍影，眼神也是變得凝重了許多，鹿鳴的攻擊速度太快，快到連他都只能看見模糊的劍影。

鐺！

李洛手掌緊握玄象刀，刀身一側，一道纏繞著雷光的劍影便是暴刺而至，點在了刀身之上。

刺耳的金鐵聲響起，兩股相力轟然爆發。

腳下的地面直接龜裂開來。

一邊的地面呈現焦黑之色，另外一邊，則是變得溼潤起來。

李洛握住玄象刀，神色微凝，他能夠感覺到一股極其狂暴的相力順著刀身傳遞而來，這股相力宛如雷霆般，侵入體內時，竟是會讓得人生出麻痺的感覺，手中的玄象刀都仿佛要握不住掉落下去。

而他的腳步，更是被那股狂暴的力量震得連退了數步。

腳掌踩在地上，泥水四濺。

顯然，這一次單純的相力比拼上，鹿鳴是佔據了絕對的上風，不過也正常，她畢竟是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並且同樣身懷雙相，雖說李洛的雙相乃是主輔屬性，但對方好歹也有著相性品階的優勢，所以第一次真正的交鋒，李洛不出意料的被她壓制了。

而李洛對此則是並無波瀾，身影退後時，體內的雙相之力如洪流般的湧動，迅速的對著侵入體內的那股陌生而狂暴的雙相之力湧去。

水光相力，木土相力在此時不斷的分割，化解著侵入體內的相力。

在這種外敵侵入的情況下，他的兩道相力顯得異常堅韌。

十數息後，終是將侵入體內的雙相之力盡數的化解。

李洛穩住腳步，眼神肅然。

「咦？」

鹿鳴則是在此時驚咦一聲，她能夠感覺到侵入李洛體內的雙相之力被化解了，這個化解的速度，出乎她意料的快。

「你的相力...有點古怪。」她目光緊緊的盯著李洛，緩緩說道。

雖然雙方都是雙相之力，而且她的雙相之力無疑是更為的雄厚，可李洛的雙相之力，不知為何，給她帶來一種異樣感。

更為的連綿雄厚，也更為的難纏。

不過鹿鳴顯然並不指望著李洛的回答，因為她直接再度發動了攻勢，只見得雷光轟鳴，她的身影猶如是化為一抹閃電般，再度對著李洛疾掠而去。

李洛面無表情，身影后退，同時手掌結印。

譁啦啦！

前方潮溼的地面中，突然在此時化為了一隻只泥水之手，然後對著鹿鳴的腳裸抓去。

這鹿鳴的速度太快，需要給予限制。

但面對著這些抓來的泥水之手，鹿鳴則是不屑的一笑，她腳尖一點，仿佛是有雷光於腳下猛然爆發開來，璀璨奪目。

「虎將術，雷影步。」

那一瞬，仿佛是有一道道雷光殘影掠過半空，僅僅數息，她的身影已是如鬼魅般的出現在了李洛的前方，她居高臨下，眸光俯視李洛，玉手緊握著金色細劍，其上的雷光瘋狂跳躍。

劍尖處，雷光吞吐不定。

一股極端危險的相力波動，散發而出。

鹿鳴手捏劍印，長發舞動，雷光澎湃而動，令得此時的她宛如雷霆將軍一般，凌厲颯爽，散發著強悍的壓迫。

顯然，她想要以閃電戰的速度，直接擊潰李洛。

「虎將術，金雷玄劍！」

伴隨著她那冰冷的叱喝聲響徹而起，天地間雷聲大作，其手中的細劍暴射而出，猶如是化為了一道十數丈龐大的金雷，以一種無可阻擋之勢，直接是浩浩蕩蕩的轟向了李洛所在的位置。

地面之上，一道深深的焦黑痕跡被撕裂而出。

金雷呼嘯而至，李洛的面色也是在此時變得極其的凝重，他能夠感受到鹿鳴這一擊的強悍，就算是一些同樣踏入化相段第三變的人，面對著她這一擊，硬碰之下，都必然被擊潰。

看來鹿鳴沒心思與他纏鬥，而是打算速戰速決，然後去準備最後的決戰。

「倒是被小看了呢。」

李洛眼眸微垂，手掌緩緩握緊玄象刀。

這一瞬，體內的相力泡，除了那兩顆被毒氣灌滿的相力泡，餘者，皆是悄然破碎。

大量的相力如洪水般的衝了出來。

這還並沒有結束。

李洛毫不猶豫的催動了手中的金玉玄象刀。

第一重，象神力。

李洛的雙臂在此時瞬間膨脹了一圈，青筋如小蛇般在皮膚下攢動，一股磅礴巨力自玄象刀內衝進了雙臂，頓時雙臂皮膚被撕裂，鮮血順著手臂流淌而下。

感受著體內那在此時暴漲的力量，李洛咧嘴一笑，他望著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金雷劍芒，身軀微伏，宛如即將撲食的獅虎，下一瞬，腳掌一跺，地面崩裂。

手中古樸的直刀，劃破空氣，帶起刺耳的音爆聲。

直接與那金雷劍芒，悍然硬撞在了一起！

第五百一十七章明王三拜

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

第五百章鹿鳴的幻陣

轟！

異常狂暴兇悍的相力衝擊波於空曠的林間爆發開來，周圍那些赤紅色的大樹直接是在此時被攔腰截斷，繼而在相力洪流下被絞得粉碎。

鹿鳴的身影於半空中閃掠而退，落在了一棵大樹樹頂上,她冷冽的眸光盯著下方那衝擊波爆發的源頭處，在那片地面上出現了一道極深的劍痕，劍痕四周焦黑一片，仿佛是被天雷轟擊，而劍痕對著前方蔓延，直到沒入到那煙塵瀰漫之中。

先前那一劍，她沒有半點的留手。

她不僅催動了自身合一境的雙相之力,甚至還施展出了那如雷霆般的一劍，這一劍的威能她很清楚,就算是一些化相段第三變的人都接不下。

而李洛卻選擇了硬接。

正常來說，這一劍應該是能夠分出勝負。

但鹿鳴卻並沒有放鬆警惕，眸光依舊銳利的盯著那漸漸散去的煙塵，數息後，她眸子微微一凝，因為她見到一道身影緩緩的從煙塵中走了出來。

那是李洛。

此時的李洛手提古樸直刀，雙臂似是粗壯了一圈，雙臂上的皮膚撕裂，有鮮血流淌下來，順著刀身滴落，但鹿鳴卻並未見到他的身上有雷霆劍痕。

顯然，先前她那迅猛的一擊,被李洛硬生生的接了下來。

「你果然有些古怪。」鹿鳴緩緩說道。

李洛的相力雄厚程度，有點超出她的意料。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雙相化相段第二變所能夠擁有的相力。

「是修煉了某種存相術嗎？」她思索著，倒是很快的猜測到了一些端倪，這種相術頗為的罕見,能夠存儲一些相力臨時的增強戰鬥力，但據她所知，存相術提供的相力也是有著一些限制的，但李洛的相力雄厚程度，有點超出這個界限。

而在鹿鳴思索的時候，李洛卻是沒有多說什麼廢話，他伸出掌心，直接是對著鹿鳴所在的位置猛的一握。

「萬樹之縛！」

轟！

頓時鹿鳴腳下的大樹震動起來，那些樹幹猶如是具備了生命力一般，化為大蟒迅速的對著鹿鳴雙腳纏繞而去。

然而對於這些席捲而來的樹幹，鹿鳴嬌軀上雷光閃爍，腳尖一點。

轟！

仿佛是驚雷劈下，整棵大樹都是在此時瞬間焦黑，那些樹幹也是化為黑色的灰燼簌簌的飄落而下。

李洛目光一閃，繼續施展木相之力，催動著四周的樹木對著鹿鳴纏繞而去，同時水相之力也是施展出了另外的相術：「重水術！」

伴隨著重水術的施展，只見得那些延伸向鹿鳴的樹幹上面，頓時有著一層深藍色的水膜浮現，同時其力量也是得到了提升，揮舞間帶著破風聲，狠狠的砸向鹿鳴。

鹿鳴纖細指尖有雷光跳躍,十數道雷光噴射而出，試圖將這些樹幹摧毀。

嗤！

不過這一次的碰撞，雷霆之力卻並未再取得先前的效果，一些樹幹徑直的穿過了雷光，出現在了鹿鳴面前，並且如同觸手般對著她四肢射去。

顯然，李洛還是想要限制鹿鳴的速度，畢竟她的雷相速度太快，這也會給李洛帶來極大的威脅。

「水木相術的配合倒是熟練。」

鹿鳴見狀，贊了一聲，而後她腳下雷光閃爍，道道殘影於半空中浮現，直接是避開了所有樹枝的束縛，嬌軀一躍，便是宛如瞬移般的出現在了李洛前方。

手中金色細劍之上雷光跳躍，劍身震動間，竟是在李洛驚訝的目光中，分化出了數道雷光劍影，劍影划起刁鑽的角度，直刺李洛周身要害。

這些雷光劍影，虛虛實實，讓人防不勝防。

顯然，這也是鹿鳴以幻相之力和雷相之力的配合。

這反擊，倒是來得相當的快。

李洛也分辨不出來對方的雷霆劍光哪道是真，哪道是假，所以他乾脆全然不顧，手掌緊握玄象刀，雙相之力以及象神力同時催動，一刀斬下。

那一刀的力量之強，直接是連虛空都是被斬出了淡淡的痕跡。

刺耳的音爆炸響。

砰！

刀芒斬下，一道道雷光劍影不斷的破碎，最終與那一道真實雷光轟然相撞，雷霆滾滾間，兩人身影皆是一震。

下一瞬，他們爆發出了極為迅猛的攻勢。

只見得劍光刀芒瘋狂的爆發，幾乎是將兩人的身影盡數的覆蓋起來，周圍的地面不斷的被撕裂開深深的痕跡，這兩人仿佛是變成了龍捲風暴，所過之處，一切皆毀。

短短數分鐘的時間，兩人直接是硬拼了數百回合。

如此高強度的碰撞，令得兩人的喘息都是加重了起來。

鐺！

待得最後一次碰撞，鹿鳴嬌軀卻是率先飄掠而退，她此時的眼眸已是充斥著凝重，她那握著金色細劍的手掌，也是在微微的顫動著。

李洛的力量，強得可怕。

「是因為他手中那柄刀嗎？」

鹿鳴眸光掃了李洛手中的玄象刀一眼，在先前每一次刀劍接觸的瞬間，她都能夠感覺到那柄刀上湧來的一股巨力，那股力量之兇悍，讓她有種在與兇獸角力的感覺。

「李洛，你真的挺厲害。」鹿鳴認真的說道。

而在鹿鳴對面，李洛持刀而立，神色淡漠，只不過他的頭髮此時根根倒豎，那是因為剛才的交手時，被鹿鳴那雷相之力給電得酥酥麻麻的。

他張嘴一笑，道：「我也這樣認為的。」

然後有一股黑煙從他的嘴中冒出來，他趕緊閉上嘴巴，心中惱怒，這鹿鳴的雷相之力真是麻煩。

望著李洛這副狼狽的模樣，鹿鳴唇角微掀，旋即淡淡的道：「不過這場戰鬥，我不會輸給你的。」

「哦？是嗎？」李洛雙目微眯。

鹿鳴展顏一笑，素來高冷的她露出這般笑容，倒是讓人感到有點驚豔，但李洛卻從她的笑容中感覺到了一些危險的氣息。

但還不待他有什麼動作，鹿鳴卻是緩緩的退後了一步。

這一步踩下，李洛就驚訝的發現，鹿鳴的身影直接從他的眼中消失了。

「李洛，這原本是對付景太虛的手段，但現在，卻是要先用在你的身上了。」鹿鳴的聲音，從四面八方的傳來。

與此同時，李洛發現四周的環境開始出現了變化。

空曠的林間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看不見盡頭的花海，花海蔓延開來，而他，則是身處花海中央。

李洛神色一凜。

「幻陣？」

這所謂的花海，必然是幻象，也就是說，現在的他，又落入到了鹿鳴的幻陣之中。

轟轟。

而隨著花海的出現，李洛的上空，開始有烏雲迅速的匯聚而來，漸漸的覆蓋了這片天際。

烏雲中，雷光吞吐，轟隆的巨聲響徹起來。

李洛面色愈發的凝重了。

這一次的幻陣，還加入了雷霆的力量。

幻相之力與雷相之力的結合，最終形成了一座幻雷之陣？

這個鹿鳴，真是超乎想像的棘手啊。

第五百零一章三星院的圍殺

「李洛被拉進鹿鳴的幻陣了。」

當李洛身處花海幻陣中時，在塔樓之前，秦逐鹿，白豆豆,呂清兒等人皆是在抬頭望著那從前方能量池子中射出來的一道光幕，光幕之中，正是李洛被拉進幻陣內的一幕。

「鹿鳴動真格了，這才是她真正厲害的手段，幻相與雷相的結合，組合成一座既能夠迷惑人心又能夠開啟進攻的攻擊型幻陣。」白豆豆臉色凝重的道。

秦逐鹿,呂清兒，虞浪他們也是面露一絲擔憂,他們在龍血火域的時候就見識過那個鹿鳴的幻陣有多棘手了,而且那時候的幻陣還並沒有真正的攻擊性，但顯然現在鹿鳴布置出來的這道幻陣不一樣了。

也不知道李洛能不能頂得住。

在這片塔樓之前，除了秦逐鹿，呂清兒他們之外，還有著其他院級的人，只不過此時出現在這裡，說明他們都已經被淘汰了。

此時的他們，正看著能量池中射出來的幾道光幕，光幕上不僅有李洛的場景，還有著其他三個院級此時的情況。

不,嚴格來說,應該是兩個院級。

三星院與四星院。

因為二星院這邊，已經被全部淘汰了。

就在一分鐘前,面色蒼白的祝煊與葉秋鼎，被能量池拋了出來。

二星院院級賽已經進入到了最後的決賽圈，而祝煊與葉秋鼎皆是遇見了強敵，經過一番血戰後，兩人不出意料的戰敗了。

至此,聖玄星學府二星院院級賽，盡數被淘汰。

所有二星院的紫輝學員此時都站在一起，他們的神色充滿著沮喪與低落，畢竟此時其他三個院級的紫輝學員的目光也是在時不時的看來，那些眼神雖然沒有什麼嘲笑的意思，但依舊讓得二星院的紫輝學員們感到頗為的難堪。

畢竟其他院級都還有扛鼎者在堅持，就唯有他們二星院淘汰得最快。

這豈不是說在聖玄星學府這一屆中，就要屬他們二星院最拉胯嗎？

雖然...這一點從此前的門票賽上面就已經顯露了出來，但也沒必要一次次的打臉吧？

唉，別的院級都有頂梁柱撐著顏面，一星院的李洛，三星院的姜青娥，四星院更是高手如雲，宮神鈞，長公主都是深不可測，唯有他們二星院...

二星院一些紫輝學員的目光，若有若無的掃過面前面色蒼白的祝煊與葉秋鼎。

根本不太頂用啊，要不乾脆考慮下留級吧？不然這剩下的兩年學府生活,似乎是有點抬不起頭啊。

雖然他們的目光比較隱晦，但此時的祝煊與葉秋鼎正是最為敏感的時候，自然還是察覺到了往日這些以他們為中心的隊友們那有些奇怪的眼神，當即心頭皆是有著羞憤之意升起。

但他們只能當做未曾感覺，抬著頭，目光忍不住的看向一星院院級賽的那片光幕。

那裡面，是李洛與那個雙相者鹿鳴的交手吧？

如果這傢伙也輸了，那他們也就不至於這麼難堪了吧？

雖說這樣的想法很是有些陰暗與自私，但這個時候，誰還顧忌這些。

而在他們這邊心中轉動著這般自私的念頭時，突然塔樓前傳來了一陣騷動，繼而有驚呼聲爆發：「糟了，姜姐陷入圍剿了！這些傢伙也太卑鄙了，竟然想要四打一！」

眾人聞言，心頭皆是一驚，然後目光就急忙投射向三星院那片的光幕。

就連素心副院長都是將目光投去，而後眼神便是微微一凝。

三星院院級賽，某處決賽圈的山林。

「動手！」

陸金瓷神色凝重，他望著山林溪流邊那一道俯身似是在清洗著雙手的絕美倩影，眼中有果決之色閃過，下一瞬，有極端強悍的相力於其體內轟然爆發。

相力如洪流般於山林間衝洩開來。

而就在陸金瓷爆發相力的同一瞬間，在其他的三個方向，同樣是有三道強悍相力沖天而起，引得虛空震蕩。

「轟！」

沒有任何的試探，陸金瓷四人直接是在這一霎爆發出自身最強的殺招，因為他們明白他們圍剿的姜青娥有多強大，自從院級賽開始以來，姜青娥一路橫掃，鋒芒強盛得無人敢阻，不過也正是因為姜青娥太過的強勢，最終陸金瓷才更加順利的找來了這些實力不遜色於他的強力合作者。

他們的目的一致，就是為了將最強的姜青娥淘汰。

誰都明白，只有姜青娥淘汰了，他們才有資格去爭搶那最強的稱號。

而為了此次的襲殺，他們已經隱忍了許久，而且原本是有五人的，但那第五位援手，此時正被那個聖玄星學府的都澤紅蓮纏住。

這些人，每一位都是各自學府中的佼佼者，論起實力，不會弱於此前門票賽上面的趙徽音，如今四人全力出手，那等聲勢更是浩浩蕩蕩，仿佛群山都是在此時顫抖哀鳴。

四道滔天虹光裹挾著殺機貫穿天際，在那瞬息之間，就轟中了溪流邊那道纖細的倩影身上。

轟！

巨聲響徹，山嶽震動，這一擊，半座大山都被硬生生轟得塌陷了下去。

「成功了？！」

陸金瓷眼中有著狂喜之色浮現，他們的攻擊必然是擊中了目標，而在這種程度的聯手攻擊下，想必就算是姜青娥，也會付出極重的代價吧？

四人的身影自半空中閃現而出，目光則是死死的盯著那崩塌的大山處。

那裡的煙塵漸漸的消散。

陸金瓷的瞳孔猛的一縮。

四人皆是變色。

因為他們見到，在那煙塵中，有一對數丈左右的光明羽翼，緩緩的伸展開來，羽翼之上的光明，似是能夠穿透無盡的黑暗，照亮天地。

每伴隨著光明羽翼的輕輕扇動，天地間的能量就在隨之翻滾。

姜青娥倩影緩緩的升空，光明羽翼在其身後輕輕扇動，她纖細玉手握著金色的重劍，那絕美無瑕的臉頰，在此時沒有半點的情緒波動，平靜而冷漠。

只是那金色的眼瞳中，金光變得比以往任何的時候都要奪目。

此時的她，仿佛是光明天使，散發著光潔與神聖，同時還有著那仿佛能夠審判天地般的無窮神威。

陸金瓷四人望著姜青娥這種從未出現過的狀態，眼中皆是有著驚駭之色湧現出來，因為他們此時此刻，從姜青娥的身上，感覺到了一種強烈到極致的危險氣息。

而在四人驚駭間，姜青娥漠然的金色眸子，已是投注在了他們的身上，同時有著蘊含著冰冷，殺機的聲音，空靈的於這方天地間響徹起來。

「一群老鼠，終於出來了嗎？」

第五百零二章李洛的防守

當姜青娥陷入圍攻的時候，李洛也是落入到了鹿鳴的幻境中，只不過比起姜青娥那邊驚天動地的聲勢，他這邊則是顯得平淡了許多。

絢爛的花海中，李洛眉頭微皺的望著天空上不斷匯聚的烏雲，他能夠感覺到其中似乎是有著極其狂暴的力量在凝聚，那是雷相之力。

顯然，鹿鳴在藉助著幻陣的掩護，正在醞釀著極強的殺招。

李洛倒也並沒有坐以待斃，他手持玄象刀，一刀斬出，道道刀光憑空出現，裹挾著凌厲至極的力量，直衝而起，斬向了那些匯聚的烏雲。

咻！

刀光掠過烏雲，卻是直接穿透了過去，並沒有造成任何的影響。

「是幻象。」

李洛眉頭皺起，天空上這看似鋪天蓋地的烏雲，實則大部分是幻象，這是鹿鳴故意用來混淆他的視線，讓得他根本分不出真正的雷雲在哪。

「真是棘手。」

李洛忍不住的感嘆一聲，這鹿鳴的幻雷雙相，真的是運用得爐火純青，這一手幻陣，足以讓很多人都是束手無策。

而在李洛停手的時候，天空上的雷雲也是變得愈發的狂躁，轟隆隆的雷鳴聲響徹不休。

「要來了。」李洛目光一閃，有所感應。

轟隆！

而就在他心中的念頭剛剛落下時，天空上的一片雷雲便是猛的一震，下一瞬，一道雷光從天而降，直接精準無比的對著李洛狠狠的劈下。

雷霆划過虛空，仿佛連空氣都變得焦臭了起來。

李洛不敢輕視，身體的水相之力運轉而起，迅速的化為了一層水衣，將他盡數的覆蓋。

重水紗衣。

與此同時，他手持直刀，水芒於刀身上高速的流轉，體內相力爆發，一道兇悍刀光沖天而起，猶如海面上湧動的一條波濤，直接與那雷霆相撞。

然而撞擊的瞬間，刀光又是穿透出去。

李洛眼神一凝，又是幻象，鹿鳴這是想要用這種幻象來將他的相力消耗乾淨？

轟轟轟！

而此時，三道雷霆同時的暴射而出，在李洛的眼瞳中急速的放大。

這三道雷霆，也是幻象嗎？

李洛難以分辨，但他卻不敢忽視，畢竟這三道雷霆中只要有一道

是真的，這轟在了他的身體上，恐怕會相當的不好受。

這鹿鳴，真是將虛虛實實演繹得淋漓盡致。

李洛屈指一彈，八角金盾閃現而出，迎上了三道雷霆。

轟轟！

三道雷霆轟在了金盾上，剛開始的兩道並沒有對金盾造成任何的損傷，而是在接觸的瞬間就自動消散，顯然，這是幻象所化，可隨著第三道雷霆的落下，金盾之上散發的能量光芒瞬間被擊潰，金盾之上出現了大片的焦黑之sè，隨後冒騰著黑煙，墜落在了李洛腳邊。

李洛迅速的將能量耗盡的八角金盾收起，畢竟只是白眼寶具，沒辦法支撐太久。

但他也徹底明白了鹿鳴的心思，身處這幻陣之中，一切的攻勢皆是虛虛實實，讓你防不勝防，一旦你心生鬆懈，那麼可能就會迎來致命一擊。

可若是時刻緊繃心神，那麼對自身也是極大的消耗，隨著時間持續下去，狀態也會迅速的下滑，那個時候鹿鳴就可以以逸待勞，輕鬆的將自己收拾。

李洛望著天空吞吐著雷霆的雷雲，眼中掠過思索之sè。

這個局，可真是不好破。

除非以絕對的實力，硬生生的破陣而出，而李洛想要做到這一點，除非是藉助三尾天狼的力量，但還是那句話，如果連在這裡都要動用這種力量，往後的路還怎麼走？

李洛凝視著漫天的雷雲，突然一笑，道：「要比拼消耗的話，其實你未必就比得過我。」

鹿鳴是幻雷雙相，但可別忘了，他李洛明面上顯露的可是水相與木相，或許從相性的攻擊性來說，水木二相比雷相之類要差一些，但水相與木相的優勢，同樣也是雷相所不具備的。

那就是水相的連綿，木相的恢復。

李洛直接於花海中盤膝而坐，他運轉體內的木相之力，然後將手掌伸入地面。

「古樹之庇。」他低聲自語。

下一瞬，大地上，有一株樹苗破地而出。

隨著木相之力的灌注，那一株樹苗迅速的成長起來，短短不過十數息的時間，便是化為了一株茂密的大樹，而且其生長速度還未停止。

而對於李洛的舉動，幻陣中的鹿鳴顯然也是有所察覺，當即直接引發雷霆轟下，想要將李洛催生而出的大樹轟滅。

但李洛此時手中的玄象刀脫手而出，化為一道流光碟旋上方，將那些轟來的雷

霆盡數的接下。

只不過隨著雷霆的加劇，玄象刀上面覆蓋的相力也是在迅速的消退。

李洛神sè不變，他體內的水光相力，木土相力全部湧入到了這一棵大樹之內，水相之力加速大樹的成長，而水相之力中還蘊含著一些光明相力，這更是讓得這棵大樹以驚人的速度變得偉岸起來。

而樹木需要土地的加持，才能夠更為的穩固，不懼風暴。

所以那些土相之力的存在，讓得這棵大樹愈發的堅挺。

短短不過數分鐘的時間，一棵參天大樹憑空而生，李洛盤坐於樹下，巨大的樹冠蔓延開來，將他庇護在其下，而大樹的樹葉皆是閃爍著能量光澤，若是從高空俯視下來，仿佛是巨大的傘蓋，保護住了李洛。

幻陣中，當鹿鳴發現李洛直接催生出了一棵大樹來作為防禦手段時，也是不免感到驚愕，旋即她柳眉就緊蹙了起來，這個李洛，還真是不好對付呢。

原本是打算將他拖入幻陣消耗，可現在這傢伙竟然以不變應萬變，直接以木相之力催生大樹為防禦，擺明是要硬抗她的所有雷擊，如此一來，她那虛虛實實的雷霆攻勢也就沒了什麼作用。

可這樣，不就變成了彼此相力間的消耗了嗎？

鹿鳴一開始可只是想消耗李洛，卻並不想被對方所消耗。

畢竟，李洛身懷水相，持久力本就是他所擅長的。

鹿鳴眸光閃爍，旋即俏臉微冷。

既然如此，那就放棄消耗戰，直接凝聚力量，以短暫而狂暴的攻勢，將李洛這棵引以為屏障的大樹摧毀。

同為雙相者，她還是雙七品相，相力又比李洛更高一級，她就不信，李洛再怎麼持久，難道還能扛得住不成？

心中這般想著，鹿鳴再不猶豫，纖細雙手閃電般的結印。

轟轟！

天空上的雷雲迅速出現了變化，雷雲開始收縮，同時變得更為的暗沉，在那雷雲之中，能夠清晰的感覺到越來越狂暴的力量在散發出來。

李洛同樣是有所感應，他抬起頭，望著那層層雷雲，雙目微眯了一下。

「不搞虛虛實實的把戲了嗎？」

他笑了笑，卻是臨危不懼。

「那就來試試，你這雷霆，能不能劈開我這棵大樹了。」

第五百一十八章宮神鈞的選擇

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

第五百零三章李洛的破局

轟隆！

當天空上層層雷雲不斷的湧動時，最終有一顆巨大的雷霆光球成形，那顆雷霆光球從層層雷雲中被緩緩的擠壓而出，宛如是一顆雷霆隕石般的從天而降，狠狠的砸向了李洛所在的那棵參天大樹。

李洛盤坐樹下，抬起頭，雷霆光球倒映在他的眼瞳中。

他的神色頗為的平靜，並沒有任何的驚慌，但體內的兩座相宮在此時劇烈的震蕩起來，相力如洪流般的傾瀉而出，最終盡數的湧入到身後的大樹之中。

頓時大樹變得愈發的挺拔茁壯。

這棵大樹，嚴格來說，就是李洛體內木相相性所衍變而成，只不過其中還有著水光相以及土相之力的加持。

在這多方力量的助益下，它方才能夠有眼下的程度。

轟！

雷霆光球呼嘯而下，最終狠狠的轟中了參天大樹那散發著耀眼光暈，宛如華蓋般的樹冠之上。

噼裡啪啦！

那一瞬，無數樹葉，樹枝瞬間化為枯黑之色，龐大的樹冠，此時有十分之一的區域化為了焦黑色彩，那是被雷霆力量所侵蝕。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雷霆光球最終黯淡，那是因為力量被消耗殆盡。

力量消耗後，雷霆光球隨之消散，此時留下的參天大樹異常慘烈，焦黑瀰漫了將近半片區域，整個大樹仿佛都是有些搖搖欲墜起來。

幻陣中的鹿鳴見狀，頓時鬆了一口氣。

可還不待她這口氣完全的吐出來，她就震驚的見到，那棵大樹焦黑的區域在迅速的消散，仿佛是有著一股充滿著生機的力量再度從大樹中湧了出來，然後焦黑開始褪去，原本被摧毀的區域，再度煥發了生機，變得翠綠起來。

樹枝，樹葉，都是在堅定的繼續生長出來，凸顯出極為堅韌的生機。

鹿鳴俏臉冰冷了起來，心中卻是有些難以置信。

因為這棵李洛以自身木相相性所衍變的大樹所具備的恢復力以及堅挺程度，有點超乎想像。

李洛這般手段，她不是沒有遇見過，以前她也和擁有木相的人交過手，然而對方的木相相性所衍變的防護，幾乎是在她的雷霆下瞬間支離破碎，所謂木相的恢復力在絕對的力量面前，毫無作用。

但李洛這棵大樹，卻是異常的頑強。

「是因為水相的加持嗎？」

鹿鳴秀眉緊鎖，但光是水相之力，也未必能有如此變態的恢復力吧？

「不過我看你究竟能夠擋得住幾波攻擊！」

鹿鳴目光閃爍，最終化為決然，眼下雙方已經形成了對峙，她只有強行摧毀李洛那棵木相大樹這一條路，而這，也是李洛最後的防禦。

只要劈開大樹，這一場鬥法也就有了結果。

（本章未完，請翻頁）

於是鹿鳴伸出了纖細手指，指尖有雷光跳躍，雷光伴隨著其指尖的落下，仿佛是化為了一道雷紋一般。

雷紋沖天而起，融入到了層層雷雲中。

轟轟！

雷雲頓時再度劇烈的翻湧起來，十數息後，如巨蟒般的雷霆，竟是鋪天蓋地的呼嘯而下，轟鳴聲，響徹天地。

砰砰砰！

下方的巨樹則是在此時開始承受起這如風暴般狂亂的攻擊。

巨大的樹冠不斷的被摧毀，一切皆是化為焦黑。

但在那漫天雷霆風暴中，巨樹安靜的紮根於大地上，承受著雷霆風暴的洗禮，不論那等攻勢是何等的猛烈，它都是紋絲不動，顯露出了驚人的堅韌性。

這一幕，落在了塔樓前所有人的注視中。

秦逐鹿，呂清兒他們皆是面色凝重，他們顯然是沒想到李洛竟然會選擇這種方式來應對鹿鳴的狂轟猛炸。

這是雙方相性的角力。

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注視著這邊，她的眼眸中掠過一抹讚嘆之色，李洛的應對很理智，鹿鳴的幻陣厲害就厲害在變幻莫測，一旦陷入其中，自然就落入了她的掌控中。

但李洛落入其中，卻並沒有慌亂，而是採取了不變的措施，在他這種靜止不動般的防禦下，鹿鳴的幻陣其實已經被他所克制。

不過，這樣一來的話，李洛依然還是處於被動的防禦中，畢竟他這種情況也沒辦法破陣而出。

而只要無法破陣，鹿鳴終歸還是有一些優勢的。

但沒辦法，鹿鳴也是雙相，而且還是化相段第三變，這本就領先於李洛，李洛能夠將局面變成這樣，或許已經是很好了。

而此時，不僅是聖玄星學府這邊的學員，在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塔樓前，所有被淘汰的人，同樣是在盯著這場激烈的對峙。

他們都想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最終勝出的人，又會是誰？

轟隆隆！

狂暴的雷鳴聲響徹不休。

花海早已被摧殘成了滿地狼藉。

這片幻陣中，唯有那一棵大樹所在的範圍還未曾焦黑。

李洛仰頭，面色凝重的望著那漫天閃爍的雷霆，木相大樹在這種轟擊下不斷的破碎，又不斷的展現出頑強以及堅韌，迅速的生長出新的枝葉，抵禦著雷擊。

他能夠感覺到體內相力在迅速的被消耗。

但想來鹿鳴也是差不多。

於是他輕笑一聲，道：「鹿鳴，現在的局面，有些脫離你的預料吧？」

幻陣中，很快有著鹿鳴冷哼聲響起：「李洛，你的確讓我有些意外，不過你也沒必要得意，你根本破不了我的幻陣，在這裡，你遲早還是輸。」

（本章未完，請翻頁）

「現在的你，主動認輸，還能有點體面。」

李洛笑道：「輸都輸了，還要什麼體面？」

「強行掙扎有什麼意義？」鹿鳴冷聲道。

「看來你覺得自己是勝券在握？」李洛說道。

「現在雖然你還能堅持，但你身處幻陣之中，主動權在我，而你卻無法尋我真身，持續下去，雖然會消耗許多的時間，但勝利的必然會是我。」鹿鳴說道。

李洛笑了笑：「是嗎？但是我卻不這樣覺得。」

鹿鳴冷笑，只當李洛這是最後的嘴硬。

李洛則是抬頭望著那漫天雷霆，藉助三尾天狼的力量，要強行破陣倒是不難，但這並非是在他的選擇中。

他還有另外的手段。

而且，也已經成功的實施了。

「鹿鳴，我想，我應該是要贏了。」他突然一笑，說道。

「李洛，靠做夢可是贏不了的。」鹿鳴不屑的道。

李洛抬起頭，他的目光望向了木相大樹，大樹經過雷霆無數次的轟擊，早已有些殘破，但依舊還在不斷的恢復著，而李洛的視線，則是看向了樹冠的某處。

在那裡的樹枝上，掛著一顆黑色的果實。

果實已經在此前的雷霆轟擊下破碎開來，不知不覺間，有嫋嫋黑氣升起，散在了這片幻陣之中。

李洛手掌抓著玄象刀，抬起了另外一條手臂，只見得在手臂上，黑色的毒氣不知何時已經蔓延開來，半條手臂的血肉都被毒氣所侵蝕，變得漆黑一片。

李洛手中玄象刀直接划起刀光削過。

然後李洛手臂上大片黑色血肉被生生的剮了下來，甚至露出了白森森的骨頭。

李洛悶哼一聲，立即催動體內相力化為治療之力，頓時手臂上的血肉蠕動起來，開始漸漸的恢復。

「你瘋了？」

李洛這自殘的一幕落到幻陣中鹿鳴的眼中，頓時忍不住驚愕出聲。

然而，她此次的聲音剛剛落下，她就感覺到了體內突然傳來了劇烈的刺痛感，甚至連體內的相力，都是在此時開始紊亂起來。

「怎麼回事？」

鹿鳴大驚失色，她急忙抬起手，只見得掌心中，竟是有著一抹黑色的毒斑在漸漸的擴散。

那毒氣異常的霸道，所過之處，連她自身的相力都是在紛紛潰散。

「中毒了？！」

鹿鳴心頭有無盡寒意升起來。

但是讓得她驚駭的是，她究竟是什麼時候中的毒？！

是李洛做的？！

他怎麼做到的？！

（本章完）

7017k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一十九章慶祝會

回了閣樓，所有的學員都是不約而同的各自回房，看得出來，此次院級賽對於所有人都是一場極大的消耗，不論是精神還是體力，都是熬到了極限。

同樣是精疲力竭的李洛也是徑直回了房，倒頭就忍不住的呼呼大睡。

待得再度醒來時，已是大半日時間過去。

窗外的天空變得黑暗下來，似是有星辰點綴，在這聖杯空間內，仿佛自成一方天地。

此時有房門被敲響的聲音傳來。

李洛舒展了一下身子，下床開了門，便是見到白萌萌立於房門前。

少女一襲合身的純白衣衫，細腰雪膚，不施粉黛的小臉極為俏麗，水汪汪的眼眸令得其看上去更是清純無比。

「隊長休息好了嗎？」見到開門的李洛，白萌萌臉頰上頓時露出如花兒般的笑容，輕柔的嗓音如香風撲面。

「素心副院長很高興咱們學府此次在院級賽上面取得的成績，所以先前說此次不管最後聖杯戰能不能取得冠軍，咱們這些參與的學員，每個人都能獲得三萬學府積分。」

「大家都很高興，正在二樓聚餐呢，而你身為主角，可不能缺席哦。」

李洛聞言，也是有些驚訝，笑道：「素心副院長還真是慷慨，這手筆不小啊。」

每人三萬學府積分，這可不是小數目，以學府內的那些修煉資源的價格，這些積分足以讓很多學員好好的揮霍一段時間了。

「多虧了隊長還有姜學姐大發神威，我們才能跟著沾光。」白萌萌抿著小嘴輕柔的笑道，少女亮晶晶的星眸看著眼前的李洛，聲音中帶著的小小的崇拜，足以讓得許多異性都忍不住的心頭平添幾分自傲之氣。

不過李洛倒還算平靜，只是笑道：「這個最強稱號，也有你們的功勞在裡面，可不是我一人的。」

「走吧，正好也餓了。」

而後他走出房門，隨著白萌萌一同前往二樓，這場院級賽太過的激烈，他雖然最終僥倖脫穎而出，但對其心神，體力也是極大的消耗，而素心副院長搞個聚餐，想來也是為了讓他們能夠放鬆一下。

畢竟之後，還有更為兇險與激烈的混級賽在等著他們。

兩人一路交談，來到了二樓。

掀開帘子，入眼的是寬敞的廳堂，此時其內卻是人聲鼎沸，熱鬧非凡。

所有學員都是聚集在這裡，各自形成一個個

的小圈子，歡笑聲不斷。

李洛的到來頓時讓得許多的目光投射了過來，即便是一些高星院的學員，都是對著他含笑點頭，同時還舉起了手中的酒杯釋放善意。

以前在聖玄星學府中，李洛雖說名氣也不小，但那基本都是止於一星院內，而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特別是三星院，四星院這種的老學員，在看待李洛這種新生時，難免還是有點矜持的優越心態。

他們會關注李洛，更多還是因為姜青娥的關係。

但這種心態，隨著院級賽的結束，算是被徹徹底底的打破了。

現在的李洛，算得上是東域神州最強的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可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夠拿到的，待得聖杯戰結束，李洛的名聲恐怕不止是在大夏，就算是在這浩瀚遼闊的東域神州中，都會被傳開。

以前所有人的視線都只是在看著洛嵐府的姜青娥，因為她的光芒實在是太過的耀眼，可誰都沒想到，那個曾經被所有人忽視的洛嵐府少府主，竟然也是在不知不覺間將他自身的光芒散發出來，雖說跟姜青娥的耀眼相比還有一些距離，但已經沒有人再敢將這個少府主視為無物。

未來的他，同樣不可限量。

而面對著那些善意目光，李洛也是回以點頭。

然後他跟著白萌萌去往了一星院學員那邊。

「喲，我們的大金主到了。」

一星院眾人這邊，當李洛走過來的時候，呂清兒明眸便是投來，語帶調侃。

李洛看向呂清兒，此時的少女顯然是經過精心的打扮，清麗的容顏似白璧無瑕，她嬌軀纖細玲瓏，玉手套著冰蠶絲手套，然而即便是這雪白的冰蠶絲手套，都未能遮掩住那如雪的肌膚，在她的身上，倒是很完美的闡釋著什麼叫做冰肌玉骨。

裙下的雙腿在潔白絲襪的包裹下，更是顯得修長筆直。

呂清兒端著酒杯，雙臂抱在身前，曲線挺拔，唇角含笑的注視著李洛。

周圍明顯有許多的目光在若有若無的投射而來，其中不乏那些高星院的異性視線，畢竟以呂清兒的氣質容顏，即便是在這燈光明亮的廳堂內，都是那樣的耀眼，讓人一眼掃過，便是再難移開。

只不過當他們在見到呂清兒迎著李洛時那清麗的臉蛋上浮現出來的明媚笑容時，便是忍不住的搖搖頭，同時投向李洛的目光中就多了一些不甘心。

這小子，明明都與姜學姐有婚約了，竟然還到處沾花惹

草，姜學姐怎麼不把這小子腿給打斷？

李洛倒是沒有發現那些射來的目光變得複雜了一些，而是接過呂清兒遞過來的一杯果酒。

「李洛，聽說後面的混級賽，每個學府只能組織兩個隊伍參加，真是遺憾，看來我們是沒有什麼機會了。」秦逐鹿走過來，對著李洛嘆道。

「只能兩個隊伍參加？」李洛聞言也是有點驚訝。

「嗯，先前素心副院長已經透露過一些信息了。」呂清兒頷首。

李洛面露沉吟，每次聖杯戰的混級賽似乎都是有些變化，所以他也不清楚此次混級賽會是怎樣的機制與內容，但如果只是限制兩個隊伍參加的話，那麼說明此次的混級賽難度會拔高許多。

混級賽中，他和姜青娥必然是會在一起的。

當然，以他現在展現出來的實力，放在二星院中雖然不敢說是頂尖級別，但應該也能達到一流層次，而能讓他忌憚的二星院學員，放眼此次的二星院院級賽中，幾乎是屈指可數。

如此一來，他與姜青娥就只需要一位四星院的學員。

其實選擇也不多，如果只有兩個隊伍，那麼四星院中，也就只有那兩人有資格參與。

宮神鈞與長公主。

這兩人，應該選誰？

而在李洛沉吟間，突然察覺到身旁有腳步聲傳來，當即抬頭一看，就見到宮神鈞端著酒杯靠近過來，後者英俊的面龐上帶著溫和的笑容，深邃的眼神凸顯著自身不俗的魅力。

「李洛學弟，此次院級賽一鳴驚人，待得聖杯戰結束後，恐怕大夏所有人都會感慨洛嵐府少府主真會韜光養晦。」宮神鈞微笑道。

李洛笑道：「有青娥姐在，哪輪得到我來大放光明。」

宮神鈞笑了笑，倒是沒有拐彎抹角，而是盯著李洛，很坦率的問道：「李洛學弟，我來找你，是想向你發出邀請，我希望你能夠在混級賽中加入我的隊伍，我相信在我們的聯手下，一定能夠在混級賽中取得優異的成績，不知你意下如何？」

李洛微微一怔，這宮神鈞的坦率倒是有點出乎他的意料。

這是，直接要來拉他入夥嗎？

雖說從實力上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選擇，但是...真的要和這總是讓人摸不透的傢伙一起合作嗎？

一時間，李洛微微的有些遲疑起來。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二十章宮神鈞的邀請

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

第五百零四章鹿鳴淘汰

當鹿鳴看著白皙掌心那一抹刺眼的黑色毒斑時，整個人都是茫然與驚悚的。

她無法理解這一幕。

要知她整個人隱藏在幻陣中，根本就沒有與李洛有接觸，可為何還是會被毒氣侵入體內？

「混蛋！」

不過很快,鹿鳴還是清醒過來，冷豔的俏臉頗為難看，急忙運轉體內的相力對著掌心的毒斑湧去，試圖將毒氣化解，驅散。

但馬上她就明白此舉是多餘的了，因為當她體內的相力與那毒斑接觸時,毒氣卻是顯露出了極為驚人的毒性,一時間,連她體內的相力都有著被汙染的跡象。

鹿鳴頓時被嚇出了一身冷汗，好恐怖的毒氣！竟然連相力都能夠侵蝕？

鹿鳴只能以相力形成封鎖，以免毒氣在體內肆意的擴散，但如此一來，她就再無法維持幻陣，於是她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苦心營造的幻陣在此時開始劇烈的紊亂起來。

花海開始退散，漫天的雷雲也是隨之消散。

李洛望著四周的環境再度化為此前的林間空地，然後側頭望著出現在不遠處的那道倩影，笑道：「鹿鳴，看來你的幻陣，不攻自破了。」

鹿鳴俏臉陰晴不定,道：「李洛，我什麼時候中的毒？！」

李洛笑了笑，伸出手指指向了樹頂，鹿鳴眸光投去，便是見到那一顆破碎的黑色······

書友們個個都是人才！快來「起%點讀書」一起討論吧

當鹿鳴看著白皙掌心那一抹刺眼的黑色毒斑時,整個人都是茫然與驚悚的。

她無法理解這一幕。

要知她整個人隱藏在幻陣中，根本就沒有與李洛有接觸,可為何還是會被毒氣侵入體內？

「混蛋！」

不過很快,鹿鳴還是清醒過來，冷豔的俏臉頗為難看，急忙運轉體內的相力對著掌心的毒斑湧去，試圖將毒氣化解，驅散。

但馬上她就明白此舉是多餘的了，因為當她體內的相力與那毒斑接觸時，毒氣卻是顯露出了極為驚人的毒性，一時間，連她體內的相力都有著被汙染的跡象。

鹿鳴頓時被嚇出了一身冷汗，好恐怖的毒氣！竟然連相力都能夠侵蝕？

鹿鳴只能以相力形成封鎖，以免毒氣在體內肆意的擴散，但如此一來，她就再無法維持幻陣，於是她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苦心營造的幻陣在此時開始劇烈的紊亂起來。

花海開始退散，漫天的雷雲也是隨之消散。

李洛望著四周的環境再度化為此前的林間空地，然後側頭望著出現在不遠處的那道倩影，笑道：「鹿鳴，看來你的幻陣，不攻自破了。」

鹿鳴俏臉陰晴不定,道：「李洛，我什麼時候中的毒？！」

李洛笑了笑，伸出手指指向了樹頂，鹿鳴眸光投去，便是見到那一顆破碎的黑色當鹿鳴看著白皙掌心那一抹刺眼的黑色毒斑時，整個人都是茫然與驚悚的。

她無法理解這一幕。

要知她整個人隱藏在幻陣中，根本就沒有與李洛有接觸，可為何還是會被毒氣侵入體內？

「混蛋！」

不過很快，鹿鳴還是清醒過來，冷豔的俏臉頗為難看，急忙運轉體內的相力對著掌心的毒斑湧去，試圖將毒氣化解，驅散。

但馬上她就明白此舉是多餘的了，因為當她體內的相力與那毒斑接觸時，毒氣卻是顯露出了極為驚人的毒性，一時間，連她體內的相力都有著被汙染的跡象。

鹿鳴頓時被嚇出了一身冷汗，好恐怖的毒氣！竟然連相力都能夠侵蝕？

鹿鳴只能以相力形成封鎖，以免毒氣在體內肆意的擴散，但如此一來，她就再無法維持幻陣，於是她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苦心營造的幻陣在此時開始劇烈的紊亂起來。

花海開始退散，漫天的雷雲也是隨之消散。

李洛望著四周的環境再度化為此前的林間空地，然後側頭望著出現在不遠處的那道倩影，笑道：「鹿鳴，看來你的幻陣，不攻自破了。」

鹿鳴俏臉陰晴不定，道：「李洛，我什麼時候中的毒？！」

李洛笑了笑，伸出手指指向了樹頂，鹿鳴眸光投去，便是見到那一顆破碎的黑色當鹿鳴看著白皙掌心那一抹刺眼的黑色毒斑時，整個人都是茫然與驚悚的。

她無法理解這一幕。

要知她整個人隱藏在幻陣中，根本就沒有與李洛有接觸，可為何還是會被毒氣侵入體內？

「混蛋！」

不過很快，鹿鳴還是清醒過來，冷豔的俏臉頗為難看，急忙運轉體內的相力對著掌心的毒斑湧去，試圖將毒氣化解，驅散。

但馬上她就明白此舉是多餘的了，因為當她體內的相力與那毒斑接觸時，毒氣卻是顯露出了極為驚人的毒性，一時間，連她體內的相力都有著被汙染的跡象。

鹿鳴頓時被嚇出了一身冷汗，好恐怖的毒氣！竟然連相力都能夠侵蝕？

鹿鳴只能以相力形成封鎖，以免毒氣在體內肆意的擴散，但如此一來，她就再無法維持幻陣，於是她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苦心營造的幻陣在此時開始劇烈的紊亂起來。

花海開始退散，漫天的雷雲也是隨之消散。

李洛望著四周的環境再度化為此前的林間空地，然後側頭望著出現在不遠處的那道倩影，笑道：「鹿鳴，看來你的幻陣，不攻自破了。」

鹿鳴俏臉陰晴不定，道：「李洛，我什麼時候中的毒？！」

李洛笑了笑，伸出手指指向了樹頂，鹿鳴眸光投去，便是見到那一顆破碎的黑色當鹿鳴看著白皙掌心那一抹刺眼的黑色毒斑時，整個人都是茫然與驚悚的。

她無法理解這一幕。

要知她整個人隱藏在幻陣中，根本就沒有與李洛有接觸，可為何還是會被毒氣侵入體內？

「混蛋！」

不過很快，鹿鳴還是清醒過來，冷豔的俏臉頗為難看，急忙運轉體內的相力對著掌心的毒斑湧去，試圖將毒氣化解，驅散。

但馬上她就明白此舉是多餘的了，因為當她體內的相力與那毒斑接觸時，毒氣卻是顯露出了極為驚人的毒性，一時間，連她體內的相力都有著被汙染的跡象。

鹿鳴頓時被嚇出了一身冷汗，好恐怖的毒氣！竟然連相力都能夠侵蝕？

鹿鳴只能以相力形成封鎖，以免毒氣在體內肆意的擴散，但如此一來，她就再無法維持幻陣，於是她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苦心營造的幻陣在此時開始劇烈的紊亂起來。

花海開始退散，漫天的雷雲也是隨之消散。

李洛望著四周的環境再度化為此前的林間空地，然後側頭望著出現在不遠處的那道倩影，笑道：「鹿鳴，看來你的幻陣，不攻自破了。」

鹿鳴俏臉陰晴不定，道：「李洛，我什麼時候中的毒？！」

李洛笑了笑，伸出手指指向了樹頂，鹿鳴眸光投去，便是見到那一顆破碎的黑色當鹿鳴看著白皙掌心那一抹刺眼的黑色毒斑時，整個人都是茫然與驚悚的。

她無法理解這一幕。

要知她整個人隱藏在幻陣中，根本就沒有與李洛有接觸，可為何還是會被毒氣侵入體內？

「混蛋！」

不過很快，鹿鳴還是清醒過來，冷豔的俏臉頗為難看，急忙運轉體內的相力對著掌心的毒斑湧去，試圖將毒氣化解，驅散。

但馬上她就明白此舉是多餘的了，因為當她體內的相力與那毒斑接觸時，毒氣卻是顯露出了極為驚人的毒性，一時間，連她體內的相力都有著被汙染的跡象。

鹿鳴頓時被嚇出了一身冷汗，好恐怖的毒氣！竟然連相力都能夠侵蝕？

鹿鳴只能以相力形成封鎖，以免毒氣在體內肆意的擴散，但如此一來，她就再無法維持幻陣，於是她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苦心營造的幻陣在此時開始劇烈的紊亂起來。

花海開始退散，漫天的雷雲也是隨之消散。

李洛望著四周的環境再度化為此前的林間空地，然後側頭望著出現在不遠處的那道倩影，笑道：「鹿鳴，看來你的幻陣，不攻自破了。」

鹿鳴俏臉陰晴不定，道：「李洛，我什麼時候中的毒？！」

李洛笑了笑，伸出手指指向了樹頂，鹿鳴眸光投去，便是見到那一顆破碎的黑色當鹿鳴看著白皙掌心那一抹刺眼的黑色毒斑時，整個人都是茫然與驚悚的。

她無法理解這一幕。

要知她整個人隱藏在幻陣中，根本就沒有與李洛有接觸，可為何還是會被毒氣侵入體內？

「混蛋！」

不過很快，鹿鳴還是清醒過來，冷豔的俏臉頗為難看，急忙運轉體內的相力對著掌心的毒斑湧去，試圖將毒氣化解，驅散。

但馬上她就明白此舉是多餘的了，因為當她體內的相力與那毒斑接觸時，毒氣卻是顯露出了極為驚人的毒性，一時間，連她體內的相力都有著被汙染的跡象。

鹿鳴頓時被嚇出了一身冷汗，好恐怖的毒氣！竟然連相力都能夠侵蝕？

鹿鳴只能以相力形成封鎖，以免毒氣在體內肆意的擴散，但如此一來，她就再無法維持幻陣，於是她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苦心營造的幻陣在此時開始劇烈的紊亂起來。

花海開始退散，漫天的雷雲也是隨之消散。

李洛望著四周的環境再度化為此前的林間空地，然後側頭望著出現在不遠處的那道倩影，笑道：「鹿鳴，看來你的幻陣，不攻自破了。」

鹿鳴俏臉陰晴不定，道：「李洛，我什麼時候中的毒？！」

李洛笑了笑，伸出手指指向了樹頂，鹿鳴眸光投去，便是見到那一顆破碎的黑色當鹿鳴看著白皙掌心那一抹刺眼的黑色毒斑時，整個人都是茫然與驚悚的。

她無法理解這一幕。

要知她整個人隱藏在幻陣中，根本就沒有與李洛有接觸，可為何還是會被毒氣侵入體內？

「混蛋！」

不過很快，鹿鳴還是清醒過來，冷豔的俏臉頗為難看，急忙運轉體內的相力對著掌心的毒斑湧去，試圖將毒氣化解，驅散。

但馬上她就明白此舉是多餘的了，因為當她體內的相力與那毒斑接觸時，毒氣卻是顯露出了極為驚人的毒性，一時間，連她體內的相力都有著被汙染的跡象。

鹿鳴頓時被嚇出了一身冷汗，好恐怖的毒氣！竟然連相力都能夠侵蝕？

鹿鳴只能以相力形成封鎖，以免毒氣在體內肆意的擴散，但如此一來，她就再無法維持幻陣，於是她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苦心營造的幻陣在此時開始劇烈的紊亂起來。

花海開始退散，漫天的雷雲也是隨之消散。

李洛望著四周的環境再度化為此前的林間空地，然後側頭望著出現在不遠處的那道倩影，笑道：「鹿鳴，看來你的幻陣，不攻自破了。」

鹿鳴俏臉陰晴不定，道：「李洛，我什麼時候中的毒？！」

李洛笑了笑，伸出手指指向了樹頂，鹿鳴眸光投去，便是見到那一顆破碎的黑色當鹿鳴看著白皙掌心那一抹刺眼的黑色毒斑時，整個人都是茫然與驚悚的。

她無法理解這一幕。

要知她整個人隱藏在幻陣中，根本就沒有與李洛有接觸，可為何還是會被毒氣侵入體內？

「混蛋！」

不過很快，鹿鳴還是清醒過來，冷豔的俏臉頗為難看，急忙運轉體內的相力對著掌心的毒斑湧去，試圖將毒氣化解，驅散。

但馬上她就明白此舉是多餘的了，因為當她體內的相力與那毒斑接觸時，毒氣卻是顯露出了極為驚人的毒性，一時間，連她體內的相力都有著被汙染的跡象。

鹿鳴頓時被嚇出了一身冷汗，好恐怖的毒氣！竟然連相力都能夠侵蝕？

鹿鳴只能以相力形成封鎖，以免毒氣在體內肆意的擴散，但如此一來，她就再無法維持幻陣，於是她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苦心營造的幻陣在此時開始劇烈的紊亂起來。

花海開始退散，漫天的雷雲也是隨之消散。

李洛望著四周的環境再度化為此前的林間空地，然後側頭望著出現在不遠處的那道倩影，笑道：「鹿鳴，看來你的幻陣，不攻自破了。」

鹿鳴俏臉陰晴不定，道：「李洛，我什麼時候中的毒？！」

李洛笑了笑，伸出手指指向了樹頂，鹿鳴眸光投去，便是見到那一顆破碎的黑色

第五百二十一章香豔的獎勵

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

第五百零五章各展底牌

雲霧繚繞的峰頂上，當李洛看見景太虛的身影時，後者同樣是有所察覺，然後緩緩的轉過身來,望著李洛。

「李洛，你果然沒有在龍血火域上面被淘汰。」景太虛看著李洛，好像並沒有太多的驚訝，反而是輕笑一聲，說道。

「不過你能夠走到這裡，正說明我的預感是對的，你才是此次院級賽上面對我威脅最大的人。」

李洛盯著景太虛，此時的後者衣衫略微有點破損，顯然之前與孫大聖也是經歷了一場極為激烈的大戰。

「看來孫大聖沒攔住你。」李洛緩緩的道。

他此前也與孫大聖交過手,知曉對方的強悍，而且據說孫大聖身懷「封侯術」，那可是極其恐怖的底牌，而景太虛能夠打敗孫大聖來到峰頂，顯然這是承受住了孫大聖的「封侯術」。

這一點，就有點可怕了。

景太虛微笑道：「你也不必把孫大聖的「封侯術」想的太可怕，而且從嚴格意義來說，他那也並非是真正的「封侯術」，只是一種取巧，大家對他的傳言有所誇大了。」

「當然，即便是一種取巧的殘缺「封侯術」,那威力也超乎我的想像，如果不是我也有些底牌的話,恐怕還真是會被他所淘汰，畢竟,那可是唯有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控的相術。」

他言語謙遜,實則帶著許些的自傲······

書友們個個都是人才！快來「起%點讀書」一起討論吧

雲霧繚繞的峰頂上,當李洛看見景太虛的身影時，後者同樣是有所察覺，然後緩緩的轉過身來，望著李洛。

「李洛，你果然沒有在龍血火域上面被淘汰。」景太虛看著李洛，好像並沒有太多的驚訝，反而是輕笑一聲，說道。

「不過你能夠走到這裡，正說明我的預感是對的，你才是此次院級賽上面對我威脅最大的人。」

李洛盯著景太虛，此時的後者衣衫略微有點破損，顯然之前與孫大聖也是經歷了一場極為激烈的大戰。

「看來孫大聖沒攔住你。」李洛緩緩的道。

他此前也與孫大聖交過手，知曉對方的強悍，而且據說孫大聖身懷「封侯術」，那可是極其恐怖的底牌，而景太虛能夠打敗孫大聖來到峰頂，顯然這是承受住了孫大聖的「封侯術」。

這一點，就有點可怕了。

景太虛微笑道：「你也不必把孫大聖的「封侯術」想的太可怕,而且從嚴格意義來說，他那也並非是真正的「封侯術」,只是一種取巧,大家對他的傳言有所誇大了。」

「當然，即便是一種取巧的殘缺「封侯術」，那威力也超乎我的想像，如果不是我也有些底牌的話，恐怕還真是會被他所淘汰，畢竟，那可是唯有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控的相術。」

他言語謙遜，實則帶著許些的自傲雲霧繚繞的峰頂上，當李洛看見景太虛的身影時，後者同樣是有所察覺，然後緩緩的轉過身來，望著李洛。

「李洛，你果然沒有在龍血火域上面被淘汰。」景太虛看著李洛，好像並沒有太多的驚訝，反而是輕笑一聲，說道。

「不過你能夠走到這裡，正說明我的預感是對的，你才是此次院級賽上面對我威脅最大的人。」

李洛盯著景太虛，此時的後者衣衫略微有點破損，顯然之前與孫大聖也是經歷了一場極為激烈的大戰。

「看來孫大聖沒攔住你。」李洛緩緩的道。

他此前也與孫大聖交過手，知曉對方的強悍，而且據說孫大聖身懷「封侯術」，那可是極其恐怖的底牌，而景太虛能夠打敗孫大聖來到峰頂，顯然這是承受住了孫大聖的「封侯術」。

這一點，就有點可怕了。

景太虛微笑道：「你也不必把孫大聖的「封侯術」想的太可怕，而且從嚴格意義來說，他那也並非是真正的「封侯術」，只是一種取巧，大家對他的傳言有所誇大了。」

「當然，即便是一種取巧的殘缺「封侯術」，那威力也超乎我的想像，如果不是我也有些底牌的話，恐怕還真是會被他所淘汰，畢竟，那可是唯有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控的相術。」

他言語謙遜，實則帶著許些的自傲雲霧繚繞的峰頂上，當李洛看見景太虛的身影時，後者同樣是有所察覺，然後緩緩的轉過身來，望著李洛。

「李洛，你果然沒有在龍血火域上面被淘汰。」景太虛看著李洛，好像並沒有太多的驚訝，反而是輕笑一聲，說道。

「不過你能夠走到這裡，正說明我的預感是對的，你才是此次院級賽上面對我威脅最大的人。」

李洛盯著景太虛，此時的後者衣衫略微有點破損，顯然之前與孫大聖也是經歷了一場極為激烈的大戰。

「看來孫大聖沒攔住你。」李洛緩緩的道。

他此前也與孫大聖交過手，知曉對方的強悍，而且據說孫大聖身懷「封侯術」，那可是極其恐怖的底牌，而景太虛能夠打敗孫大聖來到峰頂，顯然這是承受住了孫大聖的「封侯術」。

這一點，就有點可怕了。

景太虛微笑道：「你也不必把孫大聖的「封侯術」想的太可怕，而且從嚴格意義來說，他那也並非是真正的「封侯術」，只是一種取巧，大家對他的傳言有所誇大了。」

「當然，即便是一種取巧的殘缺「封侯術」，那威力也超乎我的想像，如果不是我也有些底牌的話，恐怕還真是會被他所淘汰，畢竟，那可是唯有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控的相術。」

他言語謙遜，實則帶著許些的自傲雲霧繚繞的峰頂上，當李洛看見景太虛的身影時，後者同樣是有所察覺，然後緩緩的轉過身來，望著李洛。

「李洛，你果然沒有在龍血火域上面被淘汰。」景太虛看著李洛，好像並沒有太多的驚訝，反而是輕笑一聲，說道。

「不過你能夠走到這裡，正說明我的預感是對的，你才是此次院級賽上面對我威脅最大的人。」

李洛盯著景太虛，此時的後者衣衫略微有點破損，顯然之前與孫大聖也是經歷了一場極為激烈的大戰。

「看來孫大聖沒攔住你。」李洛緩緩的道。

他此前也與孫大聖交過手，知曉對方的強悍，而且據說孫大聖身懷「封侯術」，那可是極其恐怖的底牌，而景太虛能夠打敗孫大聖來到峰頂，顯然這是承受住了孫大聖的「封侯術」。

這一點，就有點可怕了。

景太虛微笑道：「你也不必把孫大聖的「封侯術」想的太可怕，而且從嚴格意義來說，他那也並非是真正的「封侯術」，只是一種取巧，大家對他的傳言有所誇大了。」

「當然，即便是一種取巧的殘缺「封侯術」，那威力也超乎我的想像，如果不是我也有些底牌的話，恐怕還真是會被他所淘汰，畢竟，那可是唯有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控的相術。」

他言語謙遜，實則帶著許些的自傲雲霧繚繞的峰頂上，當李洛看見景太虛的身影時，後者同樣是有所察覺，然後緩緩的轉過身來，望著李洛。

「李洛，你果然沒有在龍血火域上面被淘汰。」景太虛看著李洛，好像並沒有太多的驚訝，反而是輕笑一聲，說道。

「不過你能夠走到這裡，正說明我的預感是對的，你才是此次院級賽上面對我威脅最大的人。」

李洛盯著景太虛，此時的後者衣衫略微有點破損，顯然之前與孫大聖也是經歷了一場極為激烈的大戰。

「看來孫大聖沒攔住你。」李洛緩緩的道。

他此前也與孫大聖交過手，知曉對方的強悍，而且據說孫大聖身懷「封侯術」，那可是極其恐怖的底牌，而景太虛能夠打敗孫大聖來到峰頂，顯然這是承受住了孫大聖的「封侯術」。

這一點，就有點可怕了。

景太虛微笑道：「你也不必把孫大聖的「封侯術」想的太可怕，而且從嚴格意義來說，他那也並非是真正的「封侯術」，只是一種取巧，大家對他的傳言有所誇大了。」

「當然，即便是一種取巧的殘缺「封侯術」，那威力也超乎我的想像，如果不是我也有些底牌的話，恐怕還真是會被他所淘汰，畢竟，那可是唯有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控的相術。」

他言語謙遜，實則帶著許些的自傲雲霧繚繞的峰頂上，當李洛看見景太虛的身影時，後者同樣是有所察覺，然後緩緩的轉過身來，望著李洛。

「李洛，你果然沒有在龍血火域上面被淘汰。」景太虛看著李洛，好像並沒有太多的驚訝，反而是輕笑一聲，說道。

「不過你能夠走到這裡，正說明我的預感是對的，你才是此次院級賽上面對我威脅最大的人。」

李洛盯著景太虛，此時的後者衣衫略微有點破損，顯然之前與孫大聖也是經歷了一場極為激烈的大戰。

「看來孫大聖沒攔住你。」李洛緩緩的道。

他此前也與孫大聖交過手，知曉對方的強悍，而且據說孫大聖身懷「封侯術」，那可是極其恐怖的底牌，而景太虛能夠打敗孫大聖來到峰頂，顯然這是承受住了孫大聖的「封侯術」。

這一點，就有點可怕了。

景太虛微笑道：「你也不必把孫大聖的「封侯術」想的太可怕，而且從嚴格意義來說，他那也並非是真正的「封侯術」，只是一種取巧，大家對他的傳言有所誇大了。」

「當然，即便是一種取巧的殘缺「封侯術」，那威力也超乎我的想像，如果不是我也有些底牌的話，恐怕還真是會被他所淘汰，畢竟，那可是唯有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控的相術。」

他言語謙遜，實則帶著許些的自傲雲霧繚繞的峰頂上，當李洛看見景太虛的身影時，後者同樣是有所察覺，然後緩緩的轉過身來，望著李洛。

「李洛，你果然沒有在龍血火域上面被淘汰。」景太虛看著李洛，好像並沒有太多的驚訝，反而是輕笑一聲，說道。

「不過你能夠走到這裡，正說明我的預感是對的，你才是此次院級賽上面對我威脅最大的人。」

李洛盯著景太虛，此時的後者衣衫略微有點破損，顯然之前與孫大聖也是經歷了一場極為激烈的大戰。

「看來孫大聖沒攔住你。」李洛緩緩的道。

他此前也與孫大聖交過手，知曉對方的強悍，而且據說孫大聖身懷「封侯術」，那可是極其恐怖的底牌，而景太虛能夠打敗孫大聖來到峰頂，顯然這是承受住了孫大聖的「封侯術」。

這一點，就有點可怕了。

景太虛微笑道：「你也不必把孫大聖的「封侯術」想的太可怕，而且從嚴格意義來說，他那也並非是真正的「封侯術」，只是一種取巧，大家對他的傳言有所誇大了。」

「當然，即便是一種取巧的殘缺「封侯術」，那威力也超乎我的想像，如果不是我也有些底牌的話，恐怕還真是會被他所淘汰，畢竟，那可是唯有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控的相術。」

他言語謙遜，實則帶著許些的自傲雲霧繚繞的峰頂上，當李洛看見景太虛的身影時，後者同樣是有所察覺，然後緩緩的轉過身來，望著李洛。

「李洛，你果然沒有在龍血火域上面被淘汰。」景太虛看著李洛，好像並沒有太多的驚訝，反而是輕笑一聲，說道。

「不過你能夠走到這裡，正說明我的預感是對的，你才是此次院級賽上面對我威脅最大的人。」

李洛盯著景太虛，此時的後者衣衫略微有點破損，顯然之前與孫大聖也是經歷了一場極為激烈的大戰。

「看來孫大聖沒攔住你。」李洛緩緩的道。

他此前也與孫大聖交過手，知曉對方的強悍，而且據說孫大聖身懷「封侯術」，那可是極其恐怖的底牌，而景太虛能夠打敗孫大聖來到峰頂，顯然這是承受住了孫大聖的「封侯術」。

這一點，就有點可怕了。

景太虛微笑道：「你也不必把孫大聖的「封侯術」想的太可怕，而且從嚴格意義來說，他那也並非是真正的「封侯術」，只是一種取巧，大家對他的傳言有所誇大了。」

「當然，即便是一種取巧的殘缺「封侯術」，那威力也超乎我的想像，如果不是我也有些底牌的話，恐怕還真是會被他所淘汰，畢竟，那可是唯有封侯強者才能夠掌控的相術。」

他言語謙遜，實則帶著許些的自傲

第五百零六章九品靈使

「我靠，李洛有點猛啊，難道他也達到化相段第四變了嗎？！」

聖玄星學府塔樓前，虞浪望著那片光幕中李洛暴漲的相力波動，雖然他沒辦法親身體驗感受李洛所散發的相力威壓，但從那股聲勢來看，顯然已經是開始在與景太虛不相上下。

「不，嚴格意義來說，李洛的相力等級應該是化相段第三變，此時他的相力暴漲這麼多，是因為他吞服了那一顆赤紅珠子的原因。」白豆豆仔細的看了一會，說道。

「這種提升應該只是暫時的，不過用來應對這場決戰想必是夠了。」

「這樣才算得上是真正東域神州一星院中最強的戰鬥。」秦逐鹿咧嘴笑道，他的眼神中充滿著熾熱戰意以及嚮往，這種戰鬥才是他所期盼的，但是可惜，他不得不承認，現在的他已經被李洛，景太虛甩到了身後。

不過他相信這只是暫時的，等此次聖杯戰結束後，他將要申請常駐暗窟，只有在那種時刻都有著生命之危的險地中，才能夠將一個人的潛力完全的爆發出來。

他的修煉，還不夠狠。

「也不知道李洛能不能打得贏景太虛，這可是最後一步了，如果取勝的話，這一屆最強一星院的稱號，就將落到我們聖玄星學府手中。」伊粒沙感嘆道。

呂清兒也是仰起修長白皙的脖頸，水靈眼眸凝視著光幕中對峙的兩道身影，道：「李洛一定會贏的。」

「那可不一定，景太虛太強了。」一旁的王鶴鳩有點酸酸的說道。

呂清兒淡淡一笑，道：「在剛進入聖玄星學府時，你們也覺得李洛不可能成為一星院第一人，但現在呢？」

王鶴鳩啞然，悻悻的道：「你也太盲目了，李洛這次遇見的可是景太虛，那是我們這些人能比的嗎？」

「景太虛又如何？不過是虛九品罷了，他不會是李洛所遇見的最強敵人，只是他不斷攀登路上的一個磨練者而已，打敗他，李洛就將會走得更遠。」

「我親眼看見了他從那幾乎絕境的「空相」中爬起來，景太虛再強，還能比「空相」帶來的絕望更強嗎？」

「李洛能夠打敗「空相」的絕境，為何又會怕一個景太虛？而且景太虛如今能夠領先李洛半步，不過也是因為李洛當初被空相耽擱了一些時間而已。」呂清兒聲音清冷，然而那其中卻是蘊含著對李洛極為強烈的信心。

這些信心並非是憑空而來，而是她親眼見證著

李洛從那南風學府的空相絕境中一步步的走出，最後來到了聖玄星學府，甚至還成為了新生中的第一人。

這樣的人，在呂清兒心中的優秀，無人可比。

這下子，所有人都沒話說了，連王鶴鳩，都澤北軒都是沉默了下來，因為呂清兒說的很對，李洛見證過真正的絕境，那個所謂的空相，足以讓任何人喪失希望，但他卻是生生的從那絕境中爬了起來。

或許，也正是他的這種心性，才能夠讓得他在新生中脫穎而出。

他們往日裡只是見到李洛溫和笑容上的隨性，但卻沒能見到那笑容下的少年所擁有的韌性。

...

當呂清兒他們在爭執的時候，李洛卻是在感受著體內流動的雄渾相力，那股相力比起片刻之前，強悍了數倍不止。

自身化相段第三變的提升。

以及赤紅龍珠提供的能量增幅，這是額外的收穫，原本李洛以為它只是單純的後天之相的煉製材料，但在獲得後，他進行了一些探索，從而發現了赤紅龍珠另外的一重功效，只不過這種提升終歸是藉助外力，所以有著時間的限制，一旦等他將龍珠取出來後，增幅也就會隨之消失。

不過不管如何，現在的他，從相力雄厚的角度，恐怕並不弱於景太虛這真正的化相段第四變。

這場決戰，算是真正的來到了相同的起跑線。

倒是配得上決戰的氛圍了。

嗡。

李洛手掌緊握玄象刀，體內相力流淌而出，刀身嗡鳴震動間，一道明亮的相力光環便是於刀身上浮現出來，他這是直接催動了合一境的雙相之力。

顯然，面對著景太虛這種強敵，李洛並不打算有任何的試探，那是毫無意義的事情。

咻。

刀尖處，刀光水芒吞吐著浮現，刀光隨意的划過，地面直接被切割出光滑如鏡的痕跡，顯然，伴隨著李洛此次實力的提升，他這水芒術也是顯得愈發的霸道。

切割力，穿透力皆是殺傷力十足。

李洛抬頭，投向景太虛的眼神，在此時變得極其的冷冽以及冰寒。

轟！

下一瞬，他的身影直接是暴射而出，刺眼的刀光猶如海面滾動的波浪，裹挾著逼人的寒氣以及殺機，毫不留情的對著景太虛當

頭劈斬而下。

刀光未落，腳下的地面已經開始迅速的裂開。

而面對著李洛的進攻，景太虛臉龐上則是帶著淡淡的笑意，他顯然並沒有任何退縮的道理，他手掌緊握那柄青sè芭蕉扇，芭蕉扇上面流動著狂風，嗚嗚風聲不聽，而在扇柄的位置，有一道淡淡的金眼浮現。

顯然，這青sè芭蕉扇就是景太虛的武器，同時也是一柄金眼寶具。

只是讓得李洛意外的是，這傢伙不是號稱聖明王的槍麼？拿個芭蕉扇是怎麼回事。

「李洛，你的雙相之力我已經見識過了。」

「我覺得，或許也該讓你見識一下，九品相性的威能吧？」

景太虛笑了笑，風相之力在他的周身狂湧，狂風攪動雲層，直接是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龍捲風暴，而這一刻，天地間的風能量也是在以景太虛為源頭，急速的湧來。

甚至，在景太虛的身上，似是出現了一道淡淡虛影，虛影極為神妙，其上流轉著青光，那是極端純粹的風相之力。

李洛還是第一次見到如此純粹的風相之力。

而當那道虛影出現時，李洛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天地間對著景太虛湧去的風能量變得愈發的磅礴了。

這一切，都是因為那道神秘虛影的影響。

「這是...九品風相方才能夠具備的神秘特性，風靈使？」李洛眼神變得凝重起來。

所謂九品特性，據說是唯有九品相才能夠誕生與具備的特性，這種特性能夠增強相力之中所蘊含的靈性，同時加大其主人與天地間能量的感知，助其能夠更輕易的引動天地能量。

而且，在風靈使的加持下，景太虛施展的任何風屬性相術，威力都將會獲得一定程度的增強。

所以這種特性，也被稱為九品靈使，這是獨屬於九品相性的能力，就如同雙相者的雙相之力一般。

對於這種特殊的特性，李洛不算太陌生，因為他在姜青娥的身上見過，只不過姜青娥的光明靈使，比這景太虛耀眼璀璨太多。

只是讓得李洛有點沒想到的是，他以為九品靈使需要真九品相性才能夠誕生，結果...這傢伙的虛九品，竟然也有嗎？

這下子，倒是更有意思了。

雙相之力與九品靈使間的對決嗎？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二十二章試探長公主

第二日，當姜青娥神採奕奕的自李洛房間走出後好一會，後者方才看上去有些虛弱的扶門而出，同時以幽怨的眼神看向離去的姜青娥。

這一夜，可真不好受。

獨守書房的滋味，實在令人坐立難安。

「姜青娥，你這個小妖精。」李洛嘟囔了一聲。

「李洛！」

而此時，李洛身後突然有著散發著寒氣的聲音響起，他轉過頭，便是見到呂清兒站在樓道邊，一對星眸正盯著他這裡，她的神sè顯得極其的複雜，看上去又生氣又委屈的樣子。

「清兒啊。」

李洛笑著打招呼。

呂清兒走上來，輕咬著銀牙道：「姜學姐昨夜竟然在你房間休息的？」

李洛乾笑著點點頭。

呂清兒小手頓時忍不住的緊握起來，俏目怒視，胸前深深起伏，不過好歹沒有發作出來，先前她躲在外面偷偷窺探了走出來的姜青娥，後者腳步輕盈，氣血也是圓潤無缺，以她修行中的某種異術感知，顯然姜青娥與李洛昨夜並沒有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只不過，姜青娥這般作為，也太不為李洛的名聲著想了吧！

孤男寡女，共處一室，還一夜未出，這如何能不讓人胡思亂想？

可是，轉念一想，這兩人有著婚約在身，本就是名正言順的未婚夫妻，莫說沒有發生什麼，就算真的發生了什麼，那又能如何呢？

一想到這裡，呂清兒心中不免鬱氣升起。

「姜學姐真是太不講規矩了！」呂清兒忿忿不平的道。

然後她又看向李洛，語重心長的道：「李洛，你年齡還小，有些事情可要懂得克制，不然這對你的修行也是有害無益，另外就算你是男孩子，那也要懂得好好保護自己，若是變得不乾淨了，可沒人要你！」

李洛一臉懵逼。

呂清兒說完後，將手中的一袋東西塞給了他，哼道：「這是我一大早幫你領的早餐，沒良心的東西。」

聲音落下，她已是悶悶的轉身離去。

李洛接過袋子，裡面的早餐還熱氣騰騰的，他連忙對著呂清兒倩影喊道：「謝謝啊，清兒。」

望著呂清兒的離去的身影，李洛這才依靠著樓道的欄杆，取出早餐糕點狼吞虎咽起來，樓道上時不時的有著其他學員走過這裡，而每當一些高星院的男學員走過時，看他的眼神都是極其的不善，那其中的嫉妒之情簡直就是要化為實質般的滿溢出來。

這些視線讓得李洛如芒在背，但也只能無奈的撇撇嘴。

顯然，姜青娥昨夜在他房間過夜的事情，早就傳開了。

不過還是那句話，兩人的關係名正言順，真要發生了什麼，旁人也只能嫉妒得發狂。

而當李洛吃完早餐後，塔樓內，所有人的耳邊都突然響起了素心副院長的聲音。

「所有人，一樓大廳集合。」

李洛將手中的糕點盡數的塞進嘴中，然後拍了拍手中的殘渣，轉身就對著一樓快步而去，素心副院長應該是要說關於混級賽的信息了，這倒是讓得他有些好奇。

不知道此次的混級賽，又將會是怎樣的內容與機制呢？

而當李洛轉過樓角的時候，卻是驚訝的發現剛好同樣下樓的長公主。

或許是因為在聖杯戰比賽的階段，長公主倒是並沒有穿著過於的華麗，然而即便只是簡單的合身紫衣長褲穿在她的身上，依舊是顯露著尊貴之氣，她烏髮蟬鬢，明眸流盼，朱唇皓齒，顯得明豔典雅。

她的身材高挑而修長，特別是那驚心動魄的弧度曲線，在這下樓時總是讓得人心都跟著顫動。

兩人碰在一起，先是一愣，然後李洛連忙退後一步，笑道：「殿下先走。」

長公主鳳目掃了李洛一眼，似笑非笑的道：「李洛，聽說昨夜青娥是在你房間休息的？」

李洛有些無奈，道：「青娥姐在我房間內休息，我被罰在書房待了一夜。」

長公主莞爾，調侃道：「怎麼會罰你的？你不是取得這麼好的成績嗎？青娥也沒犒勞犒勞你？」

李洛苦著臉道：「殿下就不要取笑我了。」

「一起吧。」

長公主掩唇一笑，說道。

李洛聞言，也就不矯情，與她肩並肩下樓，同時嘴中還隨意的聊著天。

聊了一會，李洛目光看了一眼四周，然後突然對著長公主這邊靠近了一些。

長公主察覺到李洛的舉動，鳳目一閃，卻並未躲避，而是笑吟吟的注視著他，道：「是有什麼要問的嗎？」

李洛正sè道：「想要問問，長公主對聖杯戰冠軍有沒有什麼興趣？」

長公主微微一怔，旋即笑道：「若是沒有興趣的話，我何必出現在這裡？」

其實對於聖杯戰的獎勵什麼的她倒不是很在意，她更看重的，是取得了冠軍後，將會獲得學府這邊的一些人情，對於她的身份來說，這些人情未來或許會有大作用。

畢竟聖玄星學府雖然素來中立，但不論如何，它都是大夏國內舉足輕重的力量。

但長公主接著又是輕嘆了一口氣，有些無奈的道：「但是有興趣也沒辦法，聖杯戰上強敵太多了，我在院級賽中都沒有取得最好的成績，又如何去覬覦聖杯戰冠軍呢？」

李洛笑道：「光靠一人的力量不行，那還可以找靠譜的隊友啊。」

長公主有點低落的道：「此次的混級賽，每個學府僅有兩個隊伍參與，但每個學府的頂尖學員是有限的，而我們聖玄星學府也只可能組建出一支實力最強的冠軍隊。」

長公主掃了李洛一眼：「你和姜青娥，必然是這支冠軍隊的一員，可我這裡麼，卻未必了。」

她雖然有些不甘心，但還是說道：「宮神鈞在院

級賽上的表現，比我更好一點。」

「你們三人如果組隊，那是眾望所歸。」

沒有了李洛與姜青娥，長公主就只能挑選其他的隊友，可無論是誰，都不可能跟他們兩人相比。

李洛聞言，沉默了數息，輕聲道：「那如果，我和青娥姐，想要跟長公主你合作一次呢？」

長公主下樓的腳步猛的一頓，突然間的剎車，讓得她的身體不由自主的對著前方傾斜了下去，然後她迅速反應過來，又是強行拉回了身子，這嬌軀一來一回，頓時震蕩得波濤洶湧，委實壯觀。

李洛目不斜視，不敢多看。

而長公主則是未曾在意這些，那國sè天香的鵝蛋臉頰上，帶著一些錯愕的看向李洛。

「你和青娥，打算和我組隊？」她驚訝的道。

「不行嗎？」李洛說道。

「不是...你怎麼會選擇我的？畢竟照理說，宮神鈞才應該是你們的選擇。」

「因為長公主你人美心善，我感覺組隊的話會更加舒服一些。」

長公主白了他一眼，道：「李洛，這事情可不能開玩笑。」

李洛笑起來，道：「殿下，你覺得我會用這種事情來逗你玩嗎？你也別問我為什麼，因為這是青娥姐交代我的，或許相比起宮神鈞，她更信任你？」

長公主一愣，旋即貝齒輕咬紅唇，典雅明豔的臉頰上浮現了一抹細微的紅意：「青娥，真的這麼覺得嗎？」

李洛看著長公主，道：「或者還是殿下覺得，我們選擇你作為隊友是個錯誤，你跟宮神鈞學長比起來，有很大的差距？」

長公主輕哼一聲，道：「怎麼可能！他雖然藏得比較深，但我也並不覺得我會差他多少，如果我有青娥相助的話，混級賽上，我並不忌憚任何人，包括宮神鈞，也包括那個藍瀾！」

李洛笑著點點頭。

長公主則是鳳目明亮的看著他，道：「不過你說的是真的嗎？混級賽青娥會選擇和我組隊？」

這個驚喜來得太過的突然，導致連她的性子，都是忍不住的囉唆重複起來。

李洛聞言則是有些忿忿，不要總是說青娥姐好不好，還有我這個一星院的最強者也要參與進來的啊，你怎麼就完全給無視了？咱們是三人行，不是兩人好不好。

「等著看吧。」

不忿的李洛生氣了，眼見著到了一樓大廳，他甩甩手就先跑了。

長公主條件反射的想要伸手抓住李洛的手臂，卻是抓了一個空，當即只能望著他溜走的背影，當即忍不住的咬了咬銀牙，眼神惱怒。

這個臭小子，把人興趣撩撥起來就跑。

妥妥的渣男！

而她這邊的舉動，很快引來了四周一些驚奇的目光，長公主見狀，也就收了追趕李洛的心思，連忙收整儀態，步入大廳。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零七章決戰鬥法

當那神秘的「風靈使」出現在景太虛身軀之上，天地間的風能量頓時以驚人的速度對著他所在之地匯聚而來，同時他的目光望著拔刀當面斬來的李洛，手中青sè芭蕉扇，猛的一扇。

譁啦啦！

這一扇之下，似是有無邊狂風呼嘯，腳下的地面都是被生生的捲起了一層，同時無數巨石也被狂風所裹挾，頓時飛沙走石，宛如形成一道亂石洪流，直接對著李洛狠狠的砸了過去。

嗡！

李洛一刀斬下，刀光如虹，面前的虛空都被這一刀留下了淡淡的痕跡，刺耳的音爆聲，更是幾乎壓過了風嘯聲。

兩者對碰，頓時捲起狂暴相力波動，巨聲於山巔迴蕩。

然而李洛與景太虛皆是面sè絲毫不變，攻勢再起。

景太虛臉龐上掛著淡淡的笑意，芭蕉扇再度扇下。

「風鳥。」

嘰嘰。

李洛周身呼嘯的狂風中，突然有著無數道青sè影子暴射而出，這些青sè影子竟是一隻只青sè的小鳥，小鳥乃是純粹的風相之力所化，它們的鳥嘴異常的尖銳，其上流動著青光，青鳥馭風掠過，宛如萬劍破空而至。

這些風鳥密密麻麻，以一種極端凌厲的姿態，如暴雨般的對著李洛覆蓋而下。

李洛的目光只是鎖定著景太虛的身影，他腳掌重重跺地。

相力噴湧。

「水壁術！」

李洛腳下的地面裂開，竟是有一面面水壁爆發而起，水壁之內，流動的是水相之力，宛如一層層牆壁。

不過光憑此術顯然不可能擋得住景太虛這一招，因為他的風鳥術顯然是得到了「風靈使」的加持，不僅速度更快，威力也更強。

但對方有「風靈使」這種加持，他同樣有自己的優勢。

那就是不同屬性相性的配合。

因此，李洛的體內，有一股土相之力湧入了腳下的大地。

「碎沙術！」

水壁的顏sè在此時頓時出現了一些變化，若是仔細觀測的話則是會發現，在那水壁內流動的水相之力中，竟是出現了無數略顯尖銳的砂石。

這些砂石在水壁內高速的流動，不僅將水壁的防護力變得更強，同時還具備了殺傷力。

噗噗噗！

無數風鳥投射而來，撞入水壁內，頓時被生生的絞碎，化為一朵朵綻放的青sè煙花。

「咦？」

景太虛眼神在此時微微一動，有些驚訝，李洛那一道水相術，似乎並非是與木相術的結合？怎麼看起來，反而像是與土相之術的配合？

不過李洛卻並沒有給景太虛疑惑的時間，他的身影疾掠而出，直撲景太虛，手中的玄象刀嗡鳴震動，仿佛是在渴望著一場大戰與殺戮。

景太虛見狀，身影則是化為輕風而退，飄渺難尋。

「萬樹之縛！」

李洛早有準備，一聲低喝，只見得四周有著無數青木蔓藤急速的湧來，試圖將景太虛捆縛。

這景太虛身懷虛九品風相，速度簡直比鹿鳴的雷相還快，而如果要單純的比拼速度的話，李洛連鹿鳴都追不上，更何況景太虛？

所以還是要限制他的速度與身法的優勢。

不過景太虛顯然也知道這一點，所以面對著那些急速湧來的樹藤，他只是淡淡一笑，身軀一震，一對青sè羽翼便是出現在其背後。

羽翼流轉著青光，纏繞著狂風，每一根羽翼都是如刀刃般鋒利，雙翼震動，化為無數刀光，直接是將那些纏來的樹藤盡數的絞碎。

他身影飄掠而退，腳尖離地尺許，猶如是御風而行，身形如鬼魅。

景太虛顯然明白李洛的意圖，而他也並沒有託大的放棄自身這極大的優勢，所以很快就拉開了與李洛之間的距離，同時單手結印。

雄渾的風相之力急速湧來。

景太虛袖袍在此時變得鼓鼓脹脹，下一瞬，只見得數道青光噴薄而出，竟是化為了一根根風相之力凝聚而成的青矛，青矛洞穿虛空，直接對著李洛呼嘯而去。

李洛手持玄象刀，刀光凌冽斬下，第一重象神力直接在此時催動起來，手臂頓時變得粗壯許多，青筋聳動，皮膚有撕裂的跡象。

唰唰！

兩刀斬下，地面直接被劈出深深的裂痕，那暴射而來的青矛也是被劈斬裂開。

但在這阻攔間，景太虛的身影已是退開。

雙方這閃電般的交鋒，皆是未曾留手，這一幕，落入了無數觀戰者的眼中，無數人大呼精彩。

在那天火聖學府的塔樓前，鹿鳴雙臂環胸，柳眉微蹙的盯著光幕中鬥法的兩人。

「這李洛在速度身法上面完全被壓制啊，景太虛有速度的優勢，李洛很難對他造成太大的威脅。」在鹿鳴的身旁，有其他人在交談著。

「嘖，這個李洛先前打敗鹿姐，不過只是取巧下毒而已，看來他真正的本事不怎麼樣。」有親近鹿鳴的人嘲諷出聲，畢竟李洛打敗了鹿鳴，而且還是用了毒氣這種手段，雖說這是在規則允許範圍內，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為了討鹿鳴歡心，從而藉此來批判李洛。

鹿鳴聞言，則是皺眉道：「輸了就是輸了，沒必要找什麼理由，李洛現在展現出來的實力，足以正面擊敗我，他會使用毒氣那一招，只是想要在最小的消耗下取勝，這很正常，畢竟他後面還有一場決勝戰。」

旁邊的人拍馬屁拍到馬腿上，頓時只能尷尬的笑了笑。

「鹿姐，你覺得他們誰的贏面更大啊？」其他人趕緊岔開話題。

鹿鳴微微沉吟，道：「景太虛有著速度的優勢，他的風相太飄渺，李洛很難對他發動致命攻擊，而景太虛卻是能夠伺機而動，一旦李洛露出破綻，或許就會被他瞬間重創。」

「所以從現在的局面來看，景太虛有優勢。」

「李洛應該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在想辦法限制景太虛的速度優勢，但這一點，似乎挺難的。」

其他人聞言皆是點頭，嘆道：「看來這一次一星院的最強稱號，最終還是要落在景太虛的手中。」

鹿鳴沒有回答，她清冷的眸子只是盯著光幕中李洛的身影，雖說這個局面的確如她先前所說，

但是，這個李洛，總是讓她感覺有點特殊。

這個特殊不是說他的人，而是說這傢伙的相力。

明明是雙相，但似乎相力有種另類的特殊感。

這傢伙，應該也是有些隱藏的東西。

所以這場決戰誰會贏，恐怕得看到最後才能有分曉。

與此同時，聖山學府塔樓前。

孫大聖蹲坐在樓前的臺階上，他的面sè有些蒼白，但那眼中卻是跳動著不安分之sè，他的目光盯著光幕中的戰鬥，一副心癢難耐的模樣，似乎是恨不得跳進去摻和一下。

但可惜，他已經被淘汰了。

所以他只能焦躁的撓了撓臉龐，不甘心的道：「景太虛這王八蛋，真的是太yin險了，竟然實力已經提升到了化相段第四變，真是就差一點...」

「如果我再強一點，景太虛未必扛得住我的「魔猿極意」。」

孫大聖很不甘心，可惜，他的「魔猿極意」只能持續十數息的時間，他當時看得出來，景太虛也被他逼迫到了極限，如果他能堅持更久一點，恐怕落敗的就會是景太虛。

但沒辦法，輸了就是輸了。

景太虛擁有著風靈使的加持，再加上第四變的提升，這的確比他更強一些。

「李洛，就看你的了。」

「不過，如果你限制不了景太虛的身法與速度，恐怕你也難以取勝。」

...

「李洛，我的速度，你限制不了。」

在那無數道目光匯聚的山巔上，景太虛身影飄渺，他仿佛是御風而行一般，面露淡笑的望著試圖以各種手段接近他，但最終都是被他逼退的李洛身上。

同時他手中青sè芭蕉扇揮出了無盡青風，青風如漫天刀刃，連綿不斷的消耗著李洛。

然而面對著他這種攻勢，李洛卻是半句話也不說，只是提刀追擊，極其凌厲霸道的刀光不斷爆發，可刀光掠向景太虛時，卻是會被他那如馭風般的身影輕易的避開。

「李洛，你急了。」景太虛露出了微笑。

李洛刀光突然一頓。

「是嗎？」他的臉龐上露出一抹笑意。

景太虛雙目微眯了一下。

突然間，他感覺到空氣中仿佛是有什麼冰涼的東西落到了他的手臂上。

景太虛低頭，那是一滴有些褐sè的水滴。

然而就是這麼一滴不起眼的水滴，卻是讓得他感覺到身體突然變得沉了一點。

就在他錯愕的這瞬間，越來越多的褐sè水滴順風而來，直接落在他的身上。

身軀愈發的沉重。

李洛望著面sè突變的景太虛，嘴角的笑意愈發濃鬱。

速度快很了不起麼...

戰鬥，是需要用腦子的。

水相之術，重水術。

土相之術，不化泥。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二十三章混級賽的內容

一樓大廳，人聲鼎沸，四個院級的學員都是匯聚於此。

李洛擠進人群，來到一星院學員這邊。

「洛哥。」

而當他剛走過來時，虞浪就冒出來，他激動的握住了李洛的手掌，道：「洛哥啊，以前我一直覺得你很平凡普通，除了比我帥上那麼微乎其微的一點外，其他的都與我相差不多，但這一次，你真是讓我刮目相看。」

旋即他擠眉弄眼，一副男人都懂的模樣。

李洛面無表情的看了他一眼，冷笑一聲，卻是懶得理會這個毫無逼數的傢伙。

虞浪還想再問點細節問題，一旁的白豆豆已是冷目看來：「閉嘴，再露出這麼猥瑣的模樣討論姜學姐，我把你舌頭割掉！」

虞浪笑容一僵，縮了縮脖子，對著白豆豆投去哀怨的目光。

我家隊長真的太兇了！

「隊長，你吃過早餐了嗎？我這裡還有一些。」一旁，白萌萌則是衝著李洛露出輕柔的笑容，然後將纖細玉指上面勾著的袋子舉了起來。

李洛笑著道：「吃過了，剛才清兒給我送了點。」

虞浪聞言，那看向李洛的目光簡直驚為天人，這是什麼人生贏家？姜學姐昨夜在他的房間過夜，早上又有呂清兒為他送早餐補充營養，這簡直就是巔峰人生啊。

白萌萌笑著點點頭，就將袋子收了起來。

同時她挺翹鼻子輕輕嗅了嗅，她敏銳的發現，李洛身上並沒有絲毫其他的香氣，當即眸光一閃，看來昨天夜裡，李洛與姜學姐並沒有發生什麼，不然耳鬢廝磨間，總會殘留淡淡的體香。

隊長竟然這麼克制的嗎？

面對著姜學姐那般絕sè人兒，都能一夜坐懷不亂？

想到此處，即便是白萌萌，都是忍不住的對李洛升起了一點佩服之情。

真不愧是隊長呢。

而當他們這邊在各自胡思亂想的時候，大廳內喧鬧的氣氛突然一靜，只見得素心副院長的身影走了出來，然後來到了一處臺階上，居高臨下的望著眾人。

她面帶溫和的笑容，輕輕拍了拍手，將眾人的視線吸引過來：「各位，關於此次聖杯戰的混級賽，確切消息已經傳來。」

在場的學員聞言，頓時好奇的看來。

「此次的混級賽，每個學府，只有兩支隊伍能夠參加。」

當素心副院長再度將這種人人已經知曉的情報說出來的時候，雖然眾人早有心理準備，但依舊難掩面上的失望之sè，畢竟對於他們這些年輕人而言，聖杯戰是最好的揚名之處，而且四年一屆，可遇而不可求，雖說他們不見得就有資格從中脫穎而出，可若是能夠參加長長見識，那也是不虛此行了。

可如今這隻有兩個隊伍的名額，簡直就是將九成九的人給卡死了。

「副院長，為何這一屆的混級賽參與的隊伍如此之少？往屆好歹也有四五支隊伍。」有人忍不住的問道。

素心副院長淡笑道：「自然是因為這一屆的混級賽會更為的危險。」

眾人聞言，頓時驚疑不定，此次的混級賽，會很危險？

素心副院長也並沒有賣關子，而是直接道：「此次的混級賽，不同以往，因為這不再是以競技的形式，而且，比賽的地方，也並非是在聖杯空間內。」

眾人面面相覷，不在聖杯空間內比賽嗎？

「而且，此次的混級賽...」

素心副院長淡淡的道：「與異類有關。」

異類兩個字一說出來，場內的氣氛就是為之寂靜，不少學員臉龐上都是划過驚懼之sè，在場的人都是進入過暗窟的，也與異類交過手，自然是知曉這些詭異的東西是何等的讓人毛骨悚然。

而此次的混級賽，怎會與異類有關？

素心副院長指尖有一點靈光升起，然後迅速的擴大，化為了一面遼闊的地圖。

李洛看向那地圖，卻是感覺極為的陌生，顯然這並非是大夏的疆域。

「此處為黑風帝國，位於東域神州極北處，其地域遼闊，不下我們大夏國，而其國力也頗為強橫，在這東域神州算是有些名氣，但就在三年前，黑風帝國遭遇到了滅頂之災，整個帝國隨之崩壞，自此滅國。」

「而造成這一切的，是因為黑風帝國內的黑風聖學府，準確的說，是黑風聖學府鎮壓的那座暗窟。」

「暗窟不知因何緣由，封鎮出現了裂痕，而黑風聖學府一時失察，導致暗窟衝破了封印，其內異類，湧入了黑風帝國，一場異災，由此而生。」

「如今的黑風帝國已經不復存在，這片疆域中，異類橫行，所過之處，眾生皆亡，可謂是萬裡屍骨，不見生機。」

隨著素心副院長那淡淡的聲音落下，在場的所有人都是感覺到一股寒氣自心底升騰而起。

黑風帝國的聖學府封印的暗窟，竟然現世了...

他們都是接觸過異類的學府精英，自然很明白那些異類的恐怖，如果真讓得它們在世間肆虐，那真的是生靈塗炭。

一個如此遼闊的帝國，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中被傾覆。

他們難以想像，如今那片大地上，究竟是何等的混亂與絕望。

「黑風的「異災」爆發後，周邊的王朝等勢力也是紛紛出手，抵禦異類，而那邊的各大聖學府也是在幫忙淨化，但想要清除如此之多的異類談何容易，所以只能慢慢的推進。」

「副

院長的意思，難道是要我們去這黑風帝國內淨化異類？」有一道聲音響起，眾人看去，正是面sè凝重的宮神鈞。

其他人都是吞了一口口水，他們總算是明白為何此次參加混級賽的隊伍只有兩隊了，因為這場混級賽太危險了！

面對著那些驚懼的目光，素心副院長緩緩的點了點頭。

「沒錯。」

「此次的混級賽，就是要進入黑風帝國去淨化異類。」素心副院長也並沒有否認。

這下子，所有人都有點變sè了。

那黑風帝國內異類橫行，如此險境內，連封侯強者都不敢說能夠在其中來去自如，他們這些學員去了，又能頂什麼用？這不是送死嗎？

「副院長，我們所去的區域，應該是經過篩選的吧？」李洛沉吟著問道。

黑風帝國已成異類國度，有些地方根本不是他們這些學員能夠去的，而他也相信學府聯盟不會讓他們去送死，所以就只有一個可能，他們的混級賽區域，是經過篩選的。

素心副院長頷首，然後手指指向了那黑風帝國內的某一處，道：「此為「紅砂郡」，是黑風帝國的一郡之地，也是你們此次混級賽的比賽之處，這裡已經經過探測，其中一些頂尖的異類，應該是處於小天災級別。」

「小天災級別。」

李洛等人聞言，心頭稍微的鬆了一口氣，小天災級，對應的就是天罡將階的天珠境，而宮神鈞，長公主都是這個境界中的佼佼者，所以這種級別的異類，如果是組隊形式的話，應該是有著解決的能力。

「比賽開始後，你們參賽的隊伍，都會被傳送到紅砂郡四方，你們將會拿到紅砂郡的詳細地圖，而此次混級賽的比賽內容，便是斬殺紅砂郡中的異類，淨化其內的城鎮。」

「這之間自有積分計算。」

「其實這個流程你們應該並不陌生，因為學府每次前往暗窟時，也是與此相差不多。」

「而你們最終的目的地，是紅砂郡的郡城，赤石城。」

素心副院長指向了那紅砂郡最中央的位置，那裡有一顆骷髏頭的標誌。

「只要你們將赤石城淨化，那麼就代表著混級賽的結束。」

素心副院長目光投向宮神鈞，李洛等人，緩緩道：「不過需要提前提醒你們，赤石城是紅砂郡汙染最重的地方，那裡，說不得已經誕生出了大天災級的異類，這，也將會是你們最大的阻礙與危險。」

此言一出，即便是宮神鈞，長公主，都是眼瞳驟然一縮。

大天災級異類。

相當於天相境實力。

此次的混級賽，果真棘手！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零八章光明靈使

褐sè的水滴不斷的落在景太虛的身軀以及其背後的青sè風翼上，而在此時，景太虛的面sè也是變得有些驚疑不定起來，因為他發現自己的身軀在此時變得越來越沉重。

飄渺如風的身法頓時受到了影響。

「這是...重水術？」景太虛也是經驗豐富，很快就有所察覺，重水術乃是水相之力高度凝聚而化，擁有著相當古怪的重量，這種相術一般都是用來增幅攻擊時的力度，但他沒想到的是，李洛竟然另闢蹊徑，用此術來克制他的身法速度。

不過重水術雖然具備著另類的重量，但也很容易就被震開化解。

所以景太虛幾乎是頃刻間運轉了體內的相力，試圖將那些落在身軀上的重水盡數的震散。

但很快讓得他錯愕的一幕出現了，隨著他相力的震動與驅散，他發現那褐sè的水滴依舊是牢牢的吸附在他的身體上，他的相力驅散效果，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好。

「怎麼會？！」

景太虛異常的愕然。

這重水術，似乎有些不一般！竟然很難驅散？！

嗡！

而在景太虛試圖儘快化解身體上的褐sè水滴時，李洛卻是並沒有給他這個機會，他身影疾掠而出，終於是趁著景太虛身法速度被他限制的片刻間，接近了過去。

他眼神凌冽，手掌緊握玄象刀。

相力光環於刀身上浮現出來。

第一重象神力！

「虎將術，千流水刀術！」

可惜體內的相力泡儲存的相力此前在與鹿鳴交手時盡數的消耗，而這些短暫的時間中又無法補滿，不然現在的李洛的攻勢應該還能夠更強橫一分。

不過這也無所謂了，隨著如今他踏入化相段第三變，再加上赤紅龍珠的增幅，他的相力已經並不弱於景太虛的化相段第四變。

這一刀，璀璨耀眼。

吼！

一刀斬出，水光仿佛是劈開了虛空。

有著若有若無的虎嘯聲響徹，這是虎將術的標誌，不過這並非是真正的虎嘯，而是因為這道相術帶動了天地能量的碰撞，彼此撞擊，摩擦所發出的聲響。

這般聲音有點類似虎嘯之音，所以這一類的相術，方才被冠以虎將術之名。

波光粼粼的刀光仿佛是浪潮滾滾而來，在景太虛的眼瞳中急速的放大，而他明白，這一次李洛的攻擊，他已經是無法避開了。

不過，景太虛倒也並未顯露驚慌之sè，他那英俊的面龐，依舊平靜。

先前以身法避開李洛的攻擊，只不過想要消耗後者的相力，同時逼得

後者出現破綻而已。

正面碰撞，他並不忌憚李洛。

呼。

景太虛深吸一口氣，手掌緊握青sè芭蕉扇，扇面之上有光紋若隱若現，而天地間的風能量也是在此時受到了引動，急速的匯聚而來。

風靈使所化的神秘光影，也猶如是風之精靈一般，盤踞在芭蕉扇上，吞吐著龐大的風能量。

顯然，景太虛也並不敢小覷李洛這驚人一刀，所以將自身手段也皆是祭了出來。

「虎將術，大風掌印！」

伴隨著景太虛芭蕉扇的扇下，頓時風聲大作，其中還夾雜著模糊不清的虎嘯之聲，下一瞬，一道巨大的青光掌印爆發而出，那青光掌印內似是包裹著風暴，任何被吸入其中的物質都被生生的絞碎。

嗡！

青光掌印與李洛那一記如波浪般的水線刀光悍然相撞。

轟轟！

極其驚人的能量風暴於山巔炸開，這一刻，連山巔之外的雲霧都是受到了波及，滾滾退散。

山巔那些巨石，紛紛化為碎石，激射而開。

而在能量衝擊波爆發時，李洛身體之上有水相之力流淌，仿佛是化為了一層紗衣。

虎將術，重水紗衣。

重水紗衣流淌，將那些爆發而來的相力衝擊盡數吸收，而李洛則是握著玄象刀，身影再度掠出，直接是欺近了景太虛，刀光帶起森寒的氣息以及極為霸道的力量，連綿不斷的斬去。

鐺！鐺！

而身法速度受到重水術幹擾的景太虛無法避開，於是他便是手持著青sè芭蕉扇，也是捲起了如刀鋒般凌厲的狂風，毫不退縮的與李洛對砍了起來。

短短不過十數息的時間，雙方便是你來我來的互攻了數十回合。

招招兇險狠辣。

李洛身體表面的重水紗衣漸漸的被撕裂。

而景太虛背後的青sè風翼，也是被斬得七零八落。

雙方眼神都是露出兇狠之意，沒有半點退縮，只是以攻對攻，彼此體內的相力都是在此時催動到了極致，相力碰撞間，宛如是引得驚雷陣陣。

而在場外，各個塔樓前，無數道目光都是在盯著兩人的交鋒。

雖說論起相力磅礴程度，李洛與景太虛這兩個一星院的學員遠遠比不上其他三個院級，但這之中的兇險與激烈，卻是並不遜sè。

能夠在這個場合進行著最後的決戰，足以說明李洛與景太虛的優秀。

甚至說他們是東域神州上面最出sè的年輕人也並不為過。

所以他們之間的爭鬥，絕對算得上是精彩。

只是這兩人間的勝負如何，還猶未可知。

聖明王學府塔樓前。

一身白袍，白髮飄揚的郭九鳳負手而立，他那深邃如淵的目光望著一星院的光幕中，有些訝異的道：「這個聖玄星學府的李洛倒是有點出人意料，竟然能夠將景太虛逼到這一步。」

在郭九鳳身旁，還有著聖明王學府的其他紫輝導師，身為東道主，他們能夠進入聖杯空間的人數顯然也比其他學府更多。

此時一名紫輝導師道：「這個李洛也是雙相，能夠走到這裡倒是不足為奇，不過他能做到這一步也算是極限了，他想要打敗景太虛，可能性不高。」

「畢竟...景太虛那一手，恐怕化相段第四變中，沒有幾個人能夠接得下來。」

郭九鳳點點頭，他同樣知曉景太虛的底牌殺招，所以對景太虛這邊倒是沒有太多的擔心。

他的目光不由轉向了三星院光幕那邊，有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道：「這個姜青娥...竟然強到了這種程度，我們所有人都低估了她。」

一旁的紫輝導師聞言也是苦笑一聲，他的視線投向那邊的光幕，那邊的動靜，比起李洛，景太虛這邊可謂是強盛了太多太多，磅礴相力滾滾席捲，一座座山嶽在那等能量衝擊下不斷的崩塌。

整片大地，滿目瘡痍。

而恐怖衝擊波的源頭，便是源於那一場四對一的圍攻。

可即便是四打一，但現在的局面是陸金瓷四人根本就沒有取得半點的優勢。

面對著四人傾盡全力的圍攻，那道絕美的倩影揮灑著聖光，滾滾聖炎鋪天蓋地的席捲而過，每當那重劍揮下時，天空仿佛都是被割裂了。

無數道視線帶著濃濃的驚豔，望著那道令人目眩神迷的天使身影。

這是整個院級賽中，為數不多最令人記憶深刻的一幕。

所有人都為姜青娥展現出來的驚人實力而悚然，甚至連一些四星院中的佼佼者，都是面露凝重，眼中散發著深深的忌憚。

同時還有更多的目光投向姜青娥的身後，那裡有一道光影，只不過光影極為的清晰，光影背生四翼，神聖光潔，其模樣與姜青娥完全相似，看似虛幻，卻清晰得栩栩如生。

天地間的能量被攪動，最後被那道四翼光影盡數的吸收，而後又化為滾滾光明相力，源源不斷的湧入姜青娥的體內。

正是這道四翼光影的存在，姜青娥方才能夠憑藉一人之力，將陸金瓷這四人壓製得毫無脾氣。

因為那是...

真正的九品光明靈使。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二十四章選擇

大廳內，寂靜無聲。

不少學員都是面露懼sè，大天災級異類顯然是嚇住了他們。

而此時，他們方才明白為何此次的混級賽，每個學府只能派遣兩個隊伍，因為在這種危險的地方，尋常的隊伍與學員去了，存活率頗為堪憂。

雖說學府或許會給予一些保護，但異類太過詭異，萬一到時候不小心被汙染並且種下汙染種子，那可就真是生不如死。

其實不止是他們，就連李洛，此時也滿臉的凝重，大天災級異類...這讓他想起了在暗窟中遇見的「笑臉魔」，那就是一頭大天災級別的異類，而那頭異類造成的破壞，險些將學府那一座據點拔除，那時候，強如姜青娥，藉助著擁有著極強淨化之力的九品光明相的搏命一擊，都僅僅只是因為後者措不及防下才將其造成了一點傷勢，而姜青娥為此還付出了重傷的代價。

最後如果不是他引來了更強的三尾天狼，恐怕那座據點的所有學員都將會死在那頭笑臉魔的手中。

而雖說最終笑臉魔被清除，但在那之後的好久時間內，每次李洛看見有人露出笑容的時候，就忍不住的緊繃起來，顯然這是被留下了一些心理yin影。

由此可見，天災級的異類，究竟有多可怕。

而此次聖杯戰混級賽，內容竟然是要讓他們這些學員去清除一郡之地的異類...這各大學府，是人手不足嗎？

李洛輕輕一嘆，不過好在隊伍中將會有兩根大腿，在這種級別的異類清除中，顯然她們才會是絕對的主力，而他這個小小的相師境，可能就是個跑腿的作用。

當然...他也不是全然就沒有抗衡的手段。

李洛手掌忍不住的摸了摸手腕上猩紅sè的鐲子，在這其中，封印著那頭打敗了笑臉魔的三尾天狼。

按照龐院長的說法，這頭三尾天狼可不一般，它已經算是天將階的頂峰，如果算做相力修行等級的話，那應該就是天罡將階的天相境...當日在暗窟，雖說長公主最後及時趕來，但如果不是李洛手中有著院長大人賜予的封鎮，他感覺恐怕連長公主都得栽在這頭三尾天狼手中。

在眾人沉默間，素心副院長平靜的道：「雖說此次的混級賽有些危險，但身為聖學府的一員，清除異類本就是我們的責任，大家也不必多想，就當此次是一次下暗窟的任務吧。」

「而我們聖玄星學府的兩支小隊，隊長是宮神鈞與宮鸞羽。」

聽到素心副院長點名，宮神鈞與長公主皆是走上前來，兩人的神sè還算是平靜，畢竟身為學府最強的兩位學員，天災級異類固然也讓他們忌憚，但卻不至於令得他們生出懼怕之意。

畢

竟說起來這四年在聖玄星學府內，他們在暗窟中也算是多次與天災級異類交手了。

「接下來兩支小隊各自還需要兩名隊員，按照規則，兩名隊員皆不能屬於同一院級。」素心副院長面帶微笑的看向了姜青娥，李洛，這個規則對於兩人而言簡直就是量身搭配。

「姜青娥，李洛，你們兩人，想必是不會分開的吧？」她帶著一絲調侃的問道。

人群中傳來了一些鬨笑，只不過這笑聲中，帶著掩飾不住的羨慕嫉妒，而這種情緒，更多的顯然是投向李洛。

雖然如今的李洛已經顯露了不凡，更是成為了東域神州最強的一星院學員，但在他們看來，憑此就想要配得上跟姜學姐這份婚約的話，還是差點火候。

可悲哀的是，他們的看法毫無卵用。

而此時，宮神鈞的視線也是轉向了姜青娥與李洛，他英俊的面龐上露出溫和的笑容，再次發出了邀請：「姜學妹，李洛學弟，如果你們能夠來到我的隊伍中，我想我們三人應該有很大的機會去衝擊冠軍。」

對於宮神鈞的邀請，所有人都不意外，而且他們也都知道，其實這種邀請，更多的還是衝著姜青娥而去的，畢竟縱觀此次聖杯戰，姜青娥是僅次於四星院的最強者。

從隊伍的配置來看，姜青娥是最優勢的一環。

而李洛這裡，稍微要差點意思，雖說他獲得了一星院最強稱號，但從隊伍的配置方式來看，其實還是有著二星院可以做一些選擇的。

比如祝煊。

他雖說在二星院的院級賽中表現一般，但不管怎麼說，他自身都是貨真價實的化相段第四變，而李洛這邊，則是還處於第三變的等級，當然，眾人也都明白，他有著手段讓自身在短暫的時間中提升到第四變，所以從戰鬥力來說，他也不見得就會比祝煊弱。

但不管如何，李洛並非是如同姜青娥那樣的唯一性。

只是...

誰不知道李洛跟姜青娥是綁定在一起的，他們如果要加入哪支小隊，必然就是一起的。

素心副院長也是看向姜青娥與李洛，從實力層面來說，如果兩人與宮神鈞組建最強小隊的話，那的確是能夠提升奪冠的成功率，畢竟此次混級賽，他們不僅需要和其他學府的隊伍競爭，也還要小心異類的侵蝕。

不過她也沒有出言幹涉，因為選隊是隊員的權利，她即便是副院長，也不好強硬的安排。

長公主明豔典雅的鵝蛋臉頰上沒有波瀾，但那一對鳳目，卻是帶了一絲緊張，因為她也不確定先前在樓梯時李洛所說的話究竟靠不靠譜。

畢竟從組

建最強小隊的方式來看，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選擇。

在那諸多目光的注視下，姜青娥與李洛對視了一眼，而後李洛笑了笑，對著宮神鈞露出了一個遺憾的笑容，誠懇的道：「宮學長，不好意思了，我和青娥姐不能加入你的小隊。」

「我們得加入長公主殿下的隊伍。」

當李洛的聲音落下時，場中顯然是有些錯愕的譁然聲響起。

李洛的選擇，有點出乎他們的意料。

宮神鈞的神sè也是在此時微微一凝，臉sè有點變化，其實在昨天晚上李洛迴避了他的邀請時，他就隱約察覺到什麼，但此時當李洛挑明後，他的心中還是泛起了一些劇烈的情緒。

李洛與姜青娥選擇了長公主...

這只是一次簡單的選擇嗎？

還是說，他們，或者說是洛嵐府，投靠了長公主？

「宮學長，雖然其實你才是最好的選擇，但沒辦法，其實在聖杯戰之前，我們就接受了長公主的邀請，所以...」

李洛帶著歉意的說了一聲，然後目光投向稍微有些失神的長公主，笑道：「長公主？」

長公主迅速的回神，旋即面不改sè的道：「王兄，凡事可要有個先來後到，我此前下了多大的功夫才邀得青娥組隊，你這臨時就想挖人，哪有這樣的好事。」

宮神鈞無奈的笑道：「鸞羽，現在可不是先後的問題，而是奪得冠軍，維護學府聲望與榮譽的問題。」

長公主微笑道：「王兄是覺得我太弱，沒有資格去競爭冠軍嗎？」

「這倒是不敢。」

宮神鈞連忙笑著搖搖頭，而後他目光轉向姜青娥，目露誠懇的道：「姜學妹，雖然鸞羽提前和你們有過約定，但混級賽關係到最後龍骨聖杯的歸屬，此事關係極大，所以真的希望你能夠多考慮一下，我當然知道鸞羽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是我也覺得，如果選擇我這邊的話，勝算總歸是能夠多一點的。」

他言語誠懇坦率，倒是讓得旁邊不少學員點頭。

拋開其他的不談，如果只是說隊伍豪華度的話，姜青娥與宮神鈞在一起，才是最強的。

姜青娥如洛神般的絕美容顏頗為的平靜，面對著宮神鈞這般誠懇之語，她眸子中毫無波瀾，只是待得宮神鈞說完後，方才紅唇微啟。

「我們家李洛做主，既然他已經說了此次與長公主合作，那我自然不敢駁他的面子，所以抱歉了，宮學長，只能下次再合作了。」

她這般話說出來，直接是讓得場中不少學員呆若木雞起來。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零九章霸道至極的姜青娥

磅礴雄渾的光明相力自天際席捲而過，那相力之中充斥著神聖的氣息，所過之處，仿佛一切黑暗之物皆是被其所抹除。

光明相力擁有著極強的淨化效果。

而且還是無差別的淨化。

轟轟！

光明相力衝刷天地，不過此時卻是有著四道同樣強悍相力沖天而起，然後竭力與那如洪流般的光明相力抗衡。

每一次相力的衝撞，都是引得這方天地間驚雷聲不斷，空間都是在劇烈的震顫。

下方一座座山嶽，更是在這種戰鬥餘波下不斷的崩塌。

論起戰鬥破壞力，顯然是遠遠的超越了李洛，景太虛那邊。

陸金瓷四人面sè極其凝重的抗衡著那無邊無際的光明相力洪流，在他們的感知中，遠處姜青娥的身影耀眼得猶如一顆大日般，光是看著，就讓人雙目刺痛。

九品光明相的相力，竟然能夠霸道到這種程度。

要知道他們四人絕對算是東域神州中地煞將階中的佼佼者，可即便如此，他們聯手之下，依舊還是隱隱的被壓制。

那是因為姜青娥的光明相力太過強悍了。

他們的學府搜集過姜青娥的所有情報，包括此前聖玄星學府那場門票賽上，姜青娥與趙徽音的戰鬥，而在那場戰鬥上，姜青娥的表現雖然也算是優異，但跟現在相比，卻還是有著極大的差距。

顯然，姜青娥故意隱藏了真正的實力。

果然，這個姜青娥，正如情報上所說，自從她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後，沒有人知道她真正的實力，因為...沒有對手。

陸金瓷手持一柄金sè尺子，他目光緊緊的鎖定著姜青娥的身影，咬了咬牙，道：「你們阻攔她一會，我有一道底牌，說不定能對她造成傷害！」

其他三人聞言，微微遲疑，但很快就點頭應了下來，眼下的局面必須儘快打破，如果陸金瓷真是有這般手段的話，那當然是最好。

這般想著，三人直接是凌空踏出一步，頓時三道雄渾相力爆發，宛如滾滾洪流席捲，拼盡全力的對著前方呼嘯而來的光明相力阻攔而去。

而陸金瓷則是迅速的後退，他雙掌閃電般的結印，旋即掌心光芒凝聚，有一張血紅的符紙緩緩的升起。

這血紅符紙一出現，便是引得四周天地能量躁動起來，一股莫名的壓迫感隨之散發。

其他三人感應到這血紅符紙的威能，皆是精神一振。

不過，就在此時，姜青娥仿佛也是感應到了什麼，當即有清澈冷冽的聲音於天地間響起：「龍將術，光耀之界。」

咻！

伴隨著聲音的落下，只見得天地間光明大盛，那光明仿佛是充斥於每一個角落，

帶著若有若無的龍吟聲，將這方世界都化為了光明之界。

陸金瓷四人頓時感覺到身軀在此時變得沉重起來，同時面sè劇變。

因為他們發現天地間的能量在此時竟然開始被同化，原本天地間充斥著各種屬性的能量，可此時，光明照耀處，這些其他屬性的能量開始被同化成光明能量。

這樣一來，陸金瓷他們所擁有的相性，就很難從天地間吸取能量了。

這無疑是被極大的壓制了。

「好霸道的相術，這應該是一道中階龍將術了，再加上她九品光明靈使的增幅，怕是有不遜sè高階龍將術之威。」那三名其他學府的頂尖學員面sè難看。

龍將術乃是最為強大的將階相術，一般來說只要擁有著踏入地煞將階的實力，就都有著資格開始真正的接觸這種級別的龍將術，但絕大部分都只是在低階龍將術的層次，因為越是高級的龍將術修煉條件就愈發的苛刻與艱難，同時還需要極為龐大的相力支撐。

類似他們幾人，已經算是地煞將階中的頂尖層次了，所以自然也掌握著一兩道中階龍將術作為殺手鐧，可現在姜青娥施展出來的這道龍將術，已經有些高階龍將術的威能了。

九品光明相，當真是讓人羨慕到眼紅。

「小心，她要進攻了！」陸金瓷低吼道。

姜青娥突然施展出這種壓制性的場域類型的龍將術，顯然就是要開始主動進攻了。

而就在他的吼聲剛剛落下的瞬間，那充斥著光明的天空上，突然有三道燃燒著神聖火焰的光柱從天而降，直接對著除了陸金瓷之外的三人落下。

光柱內充斥著光明火焰，這火焰擁有著淨化之力，一旦被侵入體內，其自身所擁有的相力就會被其迅速的淨化，端的是霸道兇悍。

所以那三位其他學府的頂尖學員不敢輕視，皆是大喝出聲，不同屬性的相力轟然爆發，浩浩蕩蕩，聲勢滔天。

嗡！

可就在這三人被光明火焰光柱纏住的瞬息間，天地間似是有一道光明流光以一種難以想像之速洞穿而過，流光之內，赫然是一柄金sè重劍。

那是姜青娥的佩劍。

陸金瓷渾身汗毛倒豎，身影暴退，喝道：「她是衝著我來的！」

「青冥裂金尺！」

與此同時，他手中金sè長尺脫手而出，凌空劈下，一道百丈金芒直接憑空閃現而出，頓時這方天空仿佛都是被一分為二，金光直接斬向了那柄光明重劍。

「嗤！」

然而當兩者接觸時，看似聲勢磅礴的百丈金光，卻是在頃刻間被光明重劍生生的洞穿而去。

鐺！

金sè尺子也被重劍擊中，頓時爆發出一道哀鳴聲，倒飛而出

。

陸金瓷看得頭皮發麻，僅僅是一個碰面，他就被完全的壓制，這姜青娥的實力，恐怕已經極其的接近天罡將階了吧？

太變態了！

唰！

而在他驚駭間，他突然見到那光明重劍之上，似是有光影閃爍，下一瞬，姜青娥的身影猶如是穿透了空間的阻礙，直接是出現在了重劍之上。

她腳尖一點，身影扭曲，如瞬移般的出現在了陸金瓷面前。

陸金瓷瞳孔驟縮的望著出現在面前的姜青娥，後者的容顏是那般的完美無瑕，白皙的肌膚猶如是玉石般，散發著一種驚豔之感，可此時陸金瓷卻沒有半點欣賞的心情，反而是滿心寒意。

「之前就是你們散播的謠言吧？」

姜青娥冷冷的目光注視著陸金瓷。

感受著姜青娥那似乎蘊含著一絲殺機的目光，陸金瓷心臟仿佛都是被拳頭攥緊了一般。

「媽的，景太虛這混蛋，把我害死了！」

陸金瓷心中怒罵，姜青娥顯然是對之前的謠言耿耿於懷，所以現在出手全部都是在針對他。

「姜青娥，我知道你很厲害，但是你敢不敢接我一招？！」陸金瓷目光閃爍，咬著牙沉聲道。

他的掌心，那血紅的符紙正在迅速的鑽出來。

顯然，這就是他最大的底牌。

然而，面對著他的激將法，姜青娥那熠熠生輝令人感到莫名壓力的金sè眼瞳中卻是沒有半點波瀾，然後她直接一掌拍出。

掌心間，光明大放，仿佛是有一座光明山嶽若隱若現。

龍將術，光明山！

轟！

虛空震蕩，光明照耀天地。

待得那三名頂級學員化解掉火焰光柱時，轉過頭，便是見到一座光明山嶽從天而降，然後重重的砸落在大地上。

而在山嶽之下，陸金瓷狂噴鮮血，頭破血流，狼狽到了極致。

但這還沒結束，只見得天空上的姜青娥玉手一握，有兩枚燃燒著光明火焰的光釘凝聚而成。

龍將術，極日封魔釘。

下一瞬，火焰光釘從天而將，直接是狠狠的射進了陸金瓷雙掌之上，頓時他整個人都被死死的釘在了地面上。

光明火焰灼燒。

陸金瓷悽厲的慘叫聲響徹起來。

而那三名其他學府的頂尖學員見到這一幕，頓時遍體生寒，眼皮狂跳。

這只是學員間的競技啊，又不是生死之鬥。

這姜青娥...也太狠了吧？！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一十章三星院的勝負

陸金瓷被鎮壓的那一幕，同樣也在這一刻落入到了無數觀戰者的眼中。

當即所有人都是吞了一口口水，眼神有點驚懼的望著光幕中那一道絕美的倩影，誰都沒想到，姜青娥下手如此的果決與狠辣。

也好在的是比賽中所有的學員都處於靈葫的保護下，不然他們真是覺得，恐怕陸金瓷會死在姜青娥的手中。

不過陸金瓷他們畢竟是在圍攻姜青娥，姜青娥為了自保取勝，選擇這種狠辣的手段也是無可厚非，畢竟對於很多觀戰者來說，場中的勝負對他們已經沒有了意義，所以如果要選一個立場來站的話，他們當然更願意支持姜青娥。

無他，只是單純的因為姜青娥太漂亮了。

不支持她，難道還去支持那四個糙漢嗎？

但聖明王學府那邊，那名為郭九鳳的副院長，面sè卻是微微一沉，別人不知道，他卻明白，姜青娥這是在因為此前的謠言在報復。

「這小女娃，倒是手狠。」一旁的紫輝導師也是苦笑一聲，道。

「陸金瓷應該是沒戲了，他馬上就會被淘汰，而他這裡一旦被淘汰，其他三人更加不是姜青娥的對手了。」

這名紫輝導師看向郭九鳳，道：「三星院這邊，我們是沒機會了。」

郭九鳳面無表情，不過看得出來他的心情不太好，畢竟三星院這邊輸了的話，他們最開始設想的取勝三場的美好局面就相當於破碎了。

「副院長，沒必要執著院級賽，畢竟這只是第一部分，我們還有機會。」聖明王學府的紫輝導師也明白郭九鳳的心情，當即勸說道。

郭九鳳點點頭，他當然明白這個道理，可聖杯戰的第二部分會更加的複雜，雖說他對聖明王學府的學員有信心，但到時候會有其他的什麼變故誰也猜不到。

不過現在糾結這些已經於事無補，他們都小覷了那個姜青娥的實力。

「陸金瓷這裡雖然被收拾得有些難堪，不過我們還有兩處優勢，一星院那邊景太虛勝算不小，而四星院那邊，藍瀾則是把聖玄星學府的一個女孩淘汰了，那個女孩也很厲害，從情報來看，據說是大夏王朝的長公主。」那名紫輝導師目光轉向了一塊光幕，然後說道。

「藍瀾那裡我倒是不擔心，他是最近百年來學府內唯

一一位修成了「明王經」的學員，單打獨鬥，其他學府中應該沒有人會是他的對手。」

郭九鳳說了一聲，然後目光卻是轉向了一星院那邊：「其實這個李洛...」

「反而是讓我感覺到一些不安，不過看樣子景太虛也該動用最後的手段了，勝負，應該也要出現了。」

「如果景太虛能把李洛淘汰了，倒是能夠找回一點場子。」

...

而當聖明王學府這邊因為陸金瓷被鎮壓而情緒不太好時，聖玄星學府塔樓前卻是爆發出了歡呼聲。

所有人都是面露震撼與狂喜的望著三星院那邊的光幕。

「嗚嗚，姜姐太厲害了，我跪了！」

「姜姐不愧是我們聖玄星學府三星院的牌面，人多又怎麼樣？還不是被姜姐打成了死狗？！」

「看來這一屆聖杯戰，三星院最強稱號必然是屬於姜姐的了。」

「......」

所有人都在歡喜驚嘆，因為姜青娥展現出來的戰鬥力實在太令人震撼了，誰都沒想到，在以一對四的情況下，她還能如此迅速的將一名強敵鎮壓。

素心副院長也是忍不住的笑容滿面，姜青娥的表現的確是給聖玄星學府長臉了，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三星院這邊的最強學員稱號，他們應該是穩了。

不愧是他們聖玄星學府的種子學員。

而在眾人歡喜時，那能量漩渦中，突然有一道流光掠出，最後化為一道高挑豐腴的倩影落在了塔樓前。

那是，長公主宮鸞羽。

此時的她，國sè天香般的鵝蛋臉略微有些蒼白，顯然此前是經歷了一場竭盡全力的大戰。

「鸞羽，你還好吧？」素心副院長邁步走來，關切的問道。

長公主搖搖頭，有些慚愧的道：「抱歉，副院長，我被淘汰了。」

素心副院長拍了拍長公主的手臂，安慰道：「不必道歉，你剛才的戰鬥我看見了，你也算是盡力了，那個藍瀾是聖明王學府傾盡全力培養出來的種子學員，你能將他逼到施展出最後的底牌，也已經很不錯了。」

長公主微微頷首，但那

狹長的鳳目中顯然還是帶著一點沮喪，畢竟她也是極為驕傲的性格，如今在這裡輸了，難免有點情緒低落。

不過好在她也是極其理智的人，很快就將低落的情緒壓制了下去，打起精神，也是看向了前方的那些光幕。

「青娥這邊看來是要取勝了呢。」

「真是厲害，以一敵四，竟然還能佔得上風，青娥這是終於不打算隱藏真正的實力了嗎？」而當長公主看見姜青娥那邊的情況時，頓時忍不住的讚嘆出聲。

她鳳目緊緊的盯著姜青娥的身影，眼中的欣賞之意濃烈至極。

素心副院長笑著點點頭，她對於姜青娥的表現同樣極其的滿意。

「看來我們聖玄星學府拿到一枚「神樹金徽」算是沒有什麼問題了。」長公主鳳目轉動，又是看向了一星院那邊，然後美眸微微一凝。

「李洛也進入到決賽了嗎？這倒是稍微讓人有點意外呢。」

此次一星院院級賽那邊，強敵不少，在賽前他們雖然覺得李洛或許能夠擠入奪冠熱門，但卻沒想到他能夠進入決賽。

「這兩人...倒是成為了我們聖玄星學府此次最耀眼的兩人了。」

長公主饒有興致的笑道：「如果李洛最終能夠取勝的話，那這一對夫妻檔，似乎會成為聖杯戰上面的一個傳說。」

以前倒也不是沒有出現過一個學府獨霸兩枚神樹金徽的事，但一對擁有著婚約的人同時取得這個成就的事，卻還真是沒有發生過。

畢竟，光是這個年齡已經有了婚約就已經算是比較少見的事情了，更何況，還得要求這兩人皆是不同院級的頂尖天驕？

素心副院長聞言，也是忍不住的一笑，旋即她搖了搖頭，道：「李洛這邊，情況還不能完全的確定，那個景太虛同樣是聖明王學府此次聖杯戰的種子選手，在他的身上，他們可是投注了極大的期望。」

「所以，如果李洛想要將其戰勝，成為一星院最後的贏家，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長公主微微頷首，剛欲說話，那看向一星院光幕中的目光突然一凝，俏臉也是變得凝重了起來。

「那個景太虛...」

「似乎要打算決定勝負了。」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二十五章跟長公主混

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

第五百一十一章景太虛的龍將術

轟！

兩股狂暴的相力如洪流般的衝擊在一起，古樸的直刀與青色芭蕉扇劈斬一起，火花濺射，虛空都是泛起了許些的漣漪。

巨大的反震令得李洛與景太虛的身影皆是倒射而退，每一步的落下，腳下堅硬的石面便是出現一個半指腳印，可見此時的雙方是將自身的力量催動到了極致。

砰。

景太虛腳掌猛的一跺，腳下的石面龜裂，此時他的面龐上已是沒了之前的那些從容笑容，反而是變得有些面無表情起來，同時眼瞳中還跳動著許些的煞氣。

這同樣是打出了火氣。

李洛的頑強，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先前雙方幾乎是將絕大部分的手段都是施展了出來，而且下手也是毫不留情，皆是兇狠異常，但這種互攻雖然對雙方都造成了一些傷勢，卻並不足以決定勝負。

所以景太虛明白，他必須打破僵局了。

不然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的相力也會開始大量的消耗，到時候他的這一手殺招的威力也將會開始減弱了。

「李洛，你很厲害。」

景太虛沾染著血跡的手掌緩緩的緊握芭蕉扇扇柄，他的聲音變得冷漠起來：「不過這場決戰，取勝的一定會是我。」

李洛沒有回答，因為沒有意義，最後的勝負依靠的不是嘴巴。

不過他能夠感覺到，景太虛體內的相力在此時劇烈的躁動了起來，這令得他明白，景太虛應該是要施展真正的底牌了。

於是他緊握住了玄象刀，體內相力流轉而起，身軀也是隨之緊繃。

景太虛也沒有說過多的廢話，他伸出手指，有一縷風刃掠過，頓時指尖有鮮血滴落下來。

他手指迅速在手中的青色芭蕉扇上划過，血光浮現，只見得似是有一道血紅的紋路於扇面上浮現出來。

嗚嗚！

天地間有狂風大作。

山巔的山石都是在此時被捲起。

而景太虛身軀上所浮現的那道淡淡的風靈使虛影，也是化為了一縷青色的煙霧落下來，盤踞在了青色芭蕉扇之上。

頓時景太虛手中的芭蕉扇仿佛是變得宛如翠玉一般。

他握住芭蕉扇的手微微的顫抖著，仿佛是在承受著什麼極為沉重的重量一般。

但最終，他握著芭蕉扇，重重的扇下。

嗚！

天地間的風能量化為狂風席捲而來，而芭蕉扇上有青光噴薄而出，捲起了滾滾風能量，然後迅速的壓縮，凝聚。

十數息後，青光沖天而起，這一瞬，竟是有著若有若無的龍吟聲響徹，整個天空仿佛都是在此時劇烈的震蕩起來。

而李洛的眼瞳也是在此時陡然緊縮。

那道龍吟聲...竟然是一

（本章未完，請翻頁）

道龍將術？！

這景太虛，居然能夠施展出龍將術？！

李洛的眼中掠過一抹凝重之意，龍將術，那可是唯有踏入將階的實力才能夠開始觸及的，將階之下，想要修成龍將術極其的艱難，畢竟光是龍將術所需要的那種相力消耗就不是相師境能夠承受的。

但現在，這景太虛，卻是將其施展了出來。

雖說這其中有著他那「風靈使」以及手中青色芭蕉扇的加持，可這也絕對足以讓無數人感到震撼了。

嗡！

青光於半空不斷的震蕩著。

而在那青光之內，是一柄青色的重槍，重槍懸浮虛空，每一次的震蕩，都將會引得虛空中蕩漾出一圈能量漣漪，一股莫名的沉重威壓，隨之散發出來。

李洛望著那柄青色的古樸重槍，也總算是明白，為何景太虛會被稱為「明王的槍」了，想來..就是因為這一記最強的殺招吧。

以相師境的實力，催動唯有將階實力才能夠施展的龍將術，雖然從那能量強度來看，應該只是一道低階龍將術，但不管如何，龍將術就是龍將術，那等威能，遠非虎將術可比。

李洛在相術上面擁有著極高的天賦，然而即便是他，如今也未曾修成一道真正的龍將術。

由此可見，想要在相師境時修成龍將術，究竟是何等的困難。

當然，那個孫大聖所謂的殘缺「封侯術」算是個特例，而且沒有足夠的相力作為底蘊，所謂的「封侯術」怕也是不足真正威能的百分之一。

「李洛，孫大聖就敗在我這一招上面，你若是接得下來，這一星院的神樹金徽讓給你又何妨？」

景太虛面色冷肅，而後他手中青色芭蕉扇猛然扇下。

「低階龍將術，天照風魔槍！」

「去!」

伴隨著景太虛厲喝出聲，那半空中綻放著光暈的青色重槍頓時暴射而出，虛空被撕裂出一道青色的痕跡，一道極其驚人的波動沖天而起。

刺耳的音爆，響徹天際。

李洛望著那氣勢驚天的青色光虹，身影也是立即暴退。

他的面龐布滿著凝重，景太虛這一道攻勢，讓他感覺到了極其危險的氣息。

尋常手段，恐怕是擋不住的。

不過好在，他也並非就完全沒有抗衡的力量。

李洛身影暴退的同時，目光看了一眼手中的玄象刀，然後眼中掠過果決之色，五指陡然緊握刀柄，同時體內相力毫無保留的灌注於刀身之內。

「金玉玄象刀，第二重象神力！」

金玉玄象刀自帶三重象神力，然而這種力量卻是極其的霸道，李洛之前催動第一重象神力時，雙臂皮膚與肌肉就處於撕裂的狀態，那是因為他的肉身無法完全承受金玉玄象刀的力量。

（本章未完，請翻頁）

而第一重象神力都如此的霸道，第二重又會造成何等的破壞？

李洛沒有嘗試過，但他卻為此做好了準備。

哞！

就在李洛將金玉玄象刀第二重象神力催動的那一瞬間，仿佛是有著古老的象吟聲在他的體內響徹起來，緊接著，他的面色就猛然劇變。

因為他感受到一股極其恐怖的巨力，在此時自玄象刀內，瘋狂的湧入他的雙臂。

撕裂的劇痛頃刻間爆發。

那種感覺，仿佛是有著一頭頭古老的巨象在順著他手臂內的經脈奔騰一般，沿途所過，連血肉都是被生生的踏碎。

李洛低頭，他能夠見到此時雙臂的血肉在開始崩裂。

鮮血傾灑下來，看上去極為的可怖。

這就是第二重象神力的蠻橫，以李洛如今的肉體強度，根本承受不住，如果持續下去，他雙臂都將會爆碎成一團血沫。

望著手臂上的慘狀，李洛面色一片凝重，但卻並沒有驚慌失措。

因為這本就是在預料之中。

他沒辦法在短時間內增強肉身的強度，但他卻是有著另外的手段。

嘶。

李洛深吸一口帶著血腥味道的空氣，然後早就準備好的相術在此時迅速的施展出來。

「木相術，靈木絲紋。」

「光明相術，小光明恢復術。」

「水相術，靈水術。」

三道相術被李洛一口氣的施展了出來，相術的等級不算太高，但它們有著共同的點，那就是有著恢復的作用。

這就是李洛用來制衡第二重象神力對肉身衝擊的辦法。

既然肉身扛不住，那就增強恢復力，只要恢復得夠快，雙臂自然能夠承受。

李洛低頭望著雙臂，只見得此時血肉中有無數道如絲線般的青色相力蔓延開來，這些青色相力穿透了血肉，將即將崩碎的血肉生生的連接在了一起。

與此同時，靈水術，小光明恢復術所帶來的恢復效果，開始迅速的修復著肌肉間的撕裂。

三種相術等級雖然不高，但在它們彼此不同的效果配合下，李洛那本是鮮血淋漓即將破碎的雙臂，竟是開始硬生生的穩固了下來。

只不過看上去還是有點悽慘，如同一個被粗糙手法縫起來的布娃娃一般。

但這已經是李洛所能夠做到的極限了。

而且，這已經是最好的結果了，因為他可以揮刀了。

李洛抬頭，他望著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青色槍虹，面無表情的舉起了手中沾染鮮血的古樸直刀，然後猛然斬下。

你有龍將術，我有象神力。

那就看看，誰能站到最後吧！

（本章完）

7017k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二十六章靈禹長老

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

第五百一十二章狼狽退場

轟！

當撞擊的那一霎那，狂暴的能量衝擊波直接於山巔上炸裂開來，山峰震動，山石盡碎，一道道裂痕蔓延開來，不斷的將山壁震落。

而李洛與景太虛幾乎是首當其衝。

兩人身軀上的相力防禦瞬間被摧毀，然後身軀狼狽的倒飛了出去，重重的砸在了山巖上，忍不住的口吐鮮血。

手中的金玉玄象刀與青sè芭蕉扇皆是脫手而出，遠遠的栽落。

聖杯空間內，所有目光都是望著煙塵瀰漫的山巔上，神sè都是變得有些緊張起來，這雙方最後底牌的大碰撞，竟然是個兩敗俱傷的結局。

現在，或許就得看誰更能夠堅持住那一口氣了吧？

在眾多目光的聚焦下，山巔的煙塵漸漸的消散。

然後他們便是見到，那景太虛的身影，搖搖晃晃的從山巖上掙扎了下來，此時的他衣衫破損，皮開肉綻的模樣再沒了此前的從容，顯得異常的狼狽。

不過他此時沒心思注意自身的形象，眼睛死死的盯著前方李洛的身影。

這個傢伙，應該已經被重傷到沒有力氣爬起來了吧？

還真是厲害啊，竟然連他那最後的手段都未能直接將其擊潰，反而被他拖成了兩敗俱傷。

景太虛看了一眼前方地面上一道約莫數十米左右的刀痕，刀痕險些將這座山頂一分為二，那是先前李洛的反擊所導致，那股力量，異常的可怕。

顯然，這也是李洛的底牌。

不過好在的是，笑到最後的，依然是他。

景太虛的嘴角有一抹笑容艱難的扯起。

但還不待這笑容擴散開來，他就見到不遠處李洛的身影扭動了一下，然後也是緩緩的爬了起來，頓時他笑容就為之一僵。

此時的李洛，同樣極為狼狽，周身相力萎靡到了極致。

特別是其雙臂，不斷的滴落鮮血。

「這都沒倒？！」

景太虛緊咬著牙，心頭有怒氣升起，這李洛，也太堅挺了吧！

李洛擦了搽臉龐上的血跡，抬頭望著景太虛，聲音有氣無力的道：「你以為你贏了嗎？」

景太虛聲音嘶啞的道：「你現在的情況，恐怕連走一步的力氣都沒有了吧？」

「你不也一樣麼。」

李洛盯著景太虛，嘴角有著一抹古怪的笑意浮現起來：「現在的我們，都已經是油盡燈枯，連抬手的力氣都沒有，不過景太虛，我覺得你要完蛋了。」

景太虛聞言，頓時露出冷笑，他卻沒有搭理李洛，而且瘋狂的運轉自身所修煉的能量引導術，現在最緊要的事情就是趕緊恢復一些相力，哪怕能夠移動身體也好，到時候直接過去給李洛補一刀，那麼

他就算是徹底的勝利了。

「景太虛，你的虛九品風相的確很難纏，速度身法讓人極為頭疼，但你覺得，現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你的風相好用，還是我的水相與木相好用？」李洛露出森森白牙，笑容帶著寒氣。

景太虛先是一怔，然後面sè頓時變得鐵青起來。

他竟然忘了這一茬！

水相，木相論起速度當然遠遠不及風相，可它們也有著自身的優勢，那就是水相綿長，木相堅韌，而且兩者都是極其的擅長恢復效果，所以如果要比起療傷或者相力的恢復速度，必然是後兩者取勝。

景太虛眼中忍不住的掠過一抹慌亂，不至於吧？他扛過了刀山火海，不至於要輸在這一點上面吧？

於是景太虛開始瘋狂的運轉能量引導術，試圖加快相力的恢復。

數分鐘的時間眨眼即過。

景太虛感覺到了僵硬的身體有了活動的跡象，體內乾枯的相宮中，也開始漸漸的有著一縷相力誕生。

這讓得他狂喜起來。

不過當他抬頭看向李洛那邊時，卻是發現李洛已經在緩緩的扭動著身體，看這模樣，現在開始具備了一點行動能力。

當即景太虛心頭就是一寒。

「不必驚慌，他也不過只是強弩之末，只要他敢接近過來，我就可以用這最後一點相力結束他！」景太虛在心中安慰著自己。

但當他的安慰在見到李洛從空間球中掏出了一柄銀白sè的大弓時，頭皮就驟然間發麻了起來。

「你…媽…的...」

景太虛吸了一口氣，忍不住的罵出了聲。

這也太無賴了吧？！

然而李洛卻是笑眯眯的模樣，他伸出手指，忍著撕裂的劇痛，一點點的將光隼弓給拉了起來，體內極為稀薄的相力匯聚而來，在弓弦上形成了一支極為細長的箭矢。

李洛手臂狀態極差，這導致握住弓身的手掌都是在微微的顫抖。

咻！

他手指一松，光矢猛的射出，其速不算太快，如果景太虛是全盛時期，輕易的就能夠將其躲開，但現在，卻是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光矢呼嘯而來。

然後景太虛感覺到胯下一涼，光矢從他胯下要害位置飛了出去。

差之一點！

景太虛滿腦袋的冷汗，面sè都是在此時有些煞白起來，他面龐扭曲的盯著李洛，咬牙切齒的道：「李洛，你什麼意思？！」

你這混蛋往哪射呢？！

「狀態不好，你見諒。」李洛歉然說道，他也沒辦法，手臂都裂成這個樣子了，能拉弓就不錯了，準頭就沒必要在乎了。

「你站好，讓我多射幾次，不

要亂動，不然射沒了什麼東西，我也沒辦法。」

李洛好心的提醒了一聲，然後繼續拉弓射箭。

咻咻！

又是兩支細小的光矢射過來，這玩意殺傷力其實不大，如果景太虛沒受傷的話，這玩意根本破不了他的防，但讓得他憤怒的是，李洛這王八蛋總是對著他胯下要害部位狂射。

雖然準頭很差，但這卻簡直就是一個折磨。

景太虛感覺，李洛這混蛋是故意的。

太賤了吧？！

「再忍忍，我的相力開始恢復一點了。」景太虛咬了咬牙，準備硬著頭皮頂一下。

咻！

一根光矢射來，筆直的插中了他的小腹。

一股刺痛自下腹處散發出來。

景太虛嘴角微微的抽搐，面sè慘白。

「唉，差一點。」

李洛嘆了一口氣，再度拉弓，認真的道：「最後一次，這一次一定能射中。」

弓弦拉滿，光矢成形。

然而這一次，還不待李洛射出去，景太虛卻是面無表情的將靈葫抓在手中，然後一把捏碎。

有光柱從天而降，直接將他籠罩了進去。

李洛見到這一幕，不由得一愣，旋即遺憾的將手中的光隼弓給收了起來。

「景太虛，你這心理承受能力有待提高啊。」他搖了搖頭，感嘆道。

景太虛盯著李洛的眼中充斥著怒火，今天這場決賽，可算是將他憋屈到了極致，他怎麼都沒想到，他不是在驚天動地的大戰中失敗的，而是被李洛這王八蛋用這種羞辱的方式嚇得主動退場的。

「李洛，你給我記著！」

可這種時候，他也只能摞下一句狠話，然後身影便是被光柱裹挾著沖天而起。

直接有些滑稽的淘汰離場了。

而就在景太虛離場那一刻，天地間再度有一道光柱從天而降，落在了李洛的身上，光柱內散發著極為精純的天地能量，這一瞬，李洛就感覺到身體上的傷勢被盡數的治療了。

甚至連相宮內枯竭的相力，都是開始變得充盈起來。

顯然，這是身為最後勝利者的待遇。

感受著力量的恢復，李洛手掌一握，玄象刀飛來，落入手中。

然後他抬頭，望著山巔中央的位置，那裡有山巖緩緩的升起，山巖形成了階梯，而在階梯的盡頭，可見一座赤紅王座，靜靜的矗立。

龍骨王座。

李洛笑了起來，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

第一枚神樹金徽，總算是到手了。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二十七章變得嚴重起來的混級賽

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

第五百一十三章一星院最靚的仔

當一星院最終的勝負出現的時候，聖杯空間內，無數觀戰的人面sè都是忍不住的變得古怪起來。

誰都沒想到，轟轟烈烈的決戰最終會是以這麼一個滑稽的方式落幕。

那個景太虛，被李洛硬生生的嚇得選擇放棄了。

當然，其實他們也都明白，景太虛選擇放棄的原因也並非完全是因為李洛的那些獨特手段，而是因為他看不見取勝的希望了。

雙方都已經是拼得油盡燈枯，算是強弩之末。

但在這種時候，李洛的水木雙相卻是凸顯出了極大的優勢，在這雙相的雙重恢復效果下，他不論是肉身的傷勢還是相力的恢復，其速度都會比景太虛更快一步。

景太虛或許也清楚的明白這一點。

別看李洛現在只是隨便射兩箭，可再等幾分鐘下去，恢復一點相力的李洛，必然會直接發動決定性的一擊。

這一道攻擊如果是在平常時候，恐怕根本傷不了他絲毫，但在現在的這種局面下，卻是足以分出勝負。

景太虛不想輸成那個樣子。

所以他乾脆選擇主動淘汰。

聖杯空間內，鬨笑聲不斷的從各座塔樓前響起。

「最後竟然是李洛贏了。」

鹿鳴也是在看著一星院那邊的光幕，俏臉上布滿著驚詫之意，這個結果，恐怕此前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預料到。

畢竟景太虛是名副其實的第一奪冠熱門，而李洛，是在進入到院級賽後，才異軍突起的黑馬。

可最終，這匹黑馬掀翻了景太虛。

在鹿鳴周圍，其他的那些學員也是一副見鬼的模樣，之前他們還覺得李洛能夠打敗鹿鳴，只是因為取巧下毒而已，可如今連景太虛都輸了，那他們如果還覺得李洛沒本事運氣好，那就真的是太愚不可及了。

鹿鳴眼神也是有些複雜，她望著光幕中那最終坐在了龍骨椅上的少年，這個傢伙，藏得可真深。

「景太虛這傢伙，直覺還真是比女人還敏銳呢。」

鹿鳴莫名的想笑，因為她記得之前景太虛找她合作先淘汰李洛的事情，當時她還不理解為什麼他會對一個李洛如此的上心，可現在從結果來看，景太虛的直覺竟然相當的精準。

可是，就算有這般直

覺做準備，但最終他還是輸給了李洛。

可見光有直覺也沒什麼作用。

而且李洛這傢伙，倒也真是惡趣味，因為她感覺李洛最後射箭來逼走景太虛，完全是想要羞辱一下的意思，她可不信這傢伙準頭真的會差成那樣，即便他的狀態再差...

鹿鳴暗暗搖頭，不過這是兩人間的恩怨，她也沒興趣多理會。

在鹿鳴這邊感嘆結果的時候，孫大聖也是滿臉的驚愕，其實他算是三人中第一個跟李洛交手的，雖說當時李洛顯露的實力讓他有點驚訝，但也就僅止於此了。

然而誰能想到，最後連景太虛都輸給了他。

「看來這東域神州同輩中還真是藏龍臥虎，此次是我過於輕敵了，如果我能努力一把也是踏入化相段第四變的話，不論是景太虛還是李洛，我都有著很大的取勝可能。」

「不急，雖然院級賽輸了，但聖杯戰還並沒有完全的結束。」

「在後面的混級賽中，我依然還有表現的機會。」

孫大聖眼中有著許些的傲然與自信，他並沒有因為與景太虛的交手失敗就變得沮喪，依舊是充滿著鬥志。

如果說其他的區域，眾人都是看一場熱鬧的心態的話，那麼聖明王學府那邊的氣氛，則是在此時變得格外的壓抑與沉默。

所有人都是一副難以置信的模樣。

畢竟放眼聖明王學府四個院級，一星院與四星院皆是被視為種子學員，景太虛被學府上上下下都賦予厚望，所有人都覺得他有很大的可能奪得一星院的最強稱號。

可是...現在希望破滅了。

景太虛倒在了龍骨王座之前。

而取勝的人，卻是此前那個名聲並不出眾的李洛！

這一刻，聖明王學府的學員心都變涼了。

甚至連那位素來從容的郭九鳳副院長，面sè都是在此時變得格外的難看，他目光死死的盯著一星院的光幕，光幕中的李洛，坐在了那象徵著最強的龍骨王座上面。

「景太虛怎麼會輸的？」在郭九鳳身旁，那名紫輝導師也是感到不可思議。

「李洛手中的刀...」

郭九鳳深吸一口氣，面sèyin沉的道：「如果我沒看錯的話，那是龐千源曾經的佩刀，金玉玄象

刀...此刀雖說只是金眼寶具，卻具備神力，但催動這般神力需要對肉身有極高的要求，那個李洛的肉身強度，應該不可能扛得住才對。」

紫輝導師嘆了一聲，現在說這些也沒用了，畢竟決戰已經結束了。

而在這裡的氣氛壓抑時，一道流光從能量漩渦中射出，景太虛的身影出現在了眾人的視線中。

景太虛面sè還有些蒼白，而他一出現時，就感覺到了氣氛的不對勁，周圍那些複雜的目光令得他極其的難受。

這是他這些年來，第一次受到這種挫折。

不過景太虛心性終歸還算是不錯，在這些複雜目光中，他並沒有逃避，而是主動走向了郭九鳳，聲音嘶啞的道：「副院長，我辜負了學府的信任。」

郭九鳳望著面前的景太虛，面龐有點僵硬，但最終還是深吸一口氣，放緩了語氣道：「你已經盡力了，不必自責，聖杯戰還並未結束，希望你在後面的混級賽上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雖然一星院的結果讓人失望，但身為副院長，郭九鳳也不可能蠢到直接在這裡指責景太虛，因為這只會讓所有人寒心，所以即便心情不好，也還是按耐著情緒安撫人心。

景太虛點點頭，沒有再多說什麼，而是直接轉身進了塔樓中，顯然是不想在這個氣氛中多呆。

郭九鳳面沉如水，目光投向了四星院那邊的光幕。

如今的四個院級中，他們聖明王學府已經只剩下藍瀾這一根獨苗了。

這與他們聖明王學府賽前的野心相比，可謂是天差地別。

因為在最開始的預想中，他們是想要在院級賽這裡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當然，這是最完美的情況，如果實在不行，那就取得一星院與四星院的兩個最強稱號。

這樣一來也能彰顯他們上一屆冠軍的實力。

而這個野心，現在徹底破碎了。

反倒是賽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一下子取得了一星院，三星院的最強稱號，直接成為了全場最靚的仔，風頭大盛。

郭九鳳眼神變幻，最終還是平靜了下來。

雖然開局劣勢了一點，但聖杯戰並未結束，他們依舊還有著希望。

而且最起碼，四星院這邊的這一枚神樹金徽，他還是有著足夠信心的。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二十八章紅砂郡

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

第五百二十九章小鎮

哇！

青黑色的霧氣於小鎮城牆之外粘稠的翻滾著，霧氣中，一道道詭異的影子慢慢的鑽出來，那是一隻只看上去如同狼一般的生物,但讓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這些生物的頭顱處，皆是長著一張猙獰扭曲的人臉。

而且它們的四肢，也是如同人一般的手掌。

人面的眼瞳，帶著無盡的暴戾與兇殘。

此時，這些異類在城牆外徘徊，在那城牆上方,有一道淡淡的金光散發出來，宛如護罩一般,金光的源頭，是一枚懸空的金色虎符，金光顯得極其的鋒銳，宛如萬千金刀流轉一般。

時不時的會有著異類發出如嬰兒般的聲響，然後撲上去。

金光轉動間，直接是將其絞碎成了一灘黑色的爛肉。

爛肉還在蠕動著，看上去極其的噁心。

而在此時，後方的霧氣突然有了波動，眾多人面狼紛紛退避，下一刻，一頭格外高壯的人面狼從中走了出來,那頭人面狼,擁有著兩張面孔！

「雙面人狼！」

城牆上,有些驚恐的聲音響起。

「統領，這次麻煩了！金虎符恐怕擋不住了！」城牆上有數十道人影，此時一人看向居中的位置，那是一名身軀壯碩的中年男子，此時後者冷硬的面龐,也是顯得格外的陰沉。

「擋不住也得擋！」

那被稱為統領的中年男子咬牙道：「我們這裡擋不住，鎮子裡面所有人都得死！我不想我老娘被這些東西給吃了，你們的家人也在裡面，你們應該也不想吧？」

城牆上，其他人影聞言，漸漸的握緊手中的武器，身體上有相力湧動起來。

見到眾人士氣又被提了起來，那中年男子心中方才鬆了一口氣，繼而眉頭緊鎖的望著前方，拳頭緊握。

中年男子名為黃樓，自身乃是地煞將階煞宮境的實力，數年前，當黑風帝國尚存時，他高居一城的城衛統領，也算是頗有地位，可這一切，隨著那一場恐怖的「異災」的爆發,就徹底的煙消雲散了。

整個帝國的秩序在霎那間崩塌。

所有有底蘊的勢力,都是在瘋狂的撤逃黑風帝國。

他也是離開了所任職的城市,帶著一些兄弟逃到了這個出生的小鎮，這裡算是黑風帝國極其偏遠的城鎮了，可即便如此，異災也漸漸的肆虐，擴散了過來。

此前那些異類的侵蝕，他憑藉著自身煞宮境的實力以及這一枚當初逃離時，從城主府偷來的「金虎符」，倒是將小鎮庇護了下來。

但這種時間也沒有持續太久，異類的實力顯然是在不斷的增強。

如今，更是出現了雙面人狼。

從那頭雙面人狼的身上，他感受到了極為強烈的危險氣息。

這一次，憑藉著這下品金眼寶具「金虎符」，他們還能夠擋得住嗎？

而就在黃樓心情沉重時，那城牆外，雙面人狼突然發出了刺耳的嬰兒叫聲，隨著它叫聲的傳出，只見得其他那些人面狼頓時如潮水般的對著城牆衝擊而來。

鋪天蓋地的青黑之氣滾滾而至，泛著令人作嘔的味道。

黃樓見狀，毫不猶豫的催動金虎符。

吼！

金光爆發，只見得一頭金色光虎自虎符中跳躍而出，直接爆發出震耳欲聾的虎嘯之聲，虎嘯音波宛如實質一般，將那些撲來的人面狼盡數的絞碎。

但人面狼卻是沒有任何的畏懼之心，它們只是單純的殺戮怪物罷了，所以此時繼續前僕後繼的衝上去。

而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面狼湧上來，金色光虎所發出的虎嘯聲，明顯在漸漸的減弱，畢竟它的能量也不是無窮無盡的。

而且，就在金色光虎開始露出疲態的時候，那頭雙面人狼突然暴射而出，它的那兩張人面同時張嘴，噗的一口，一團漆黑粘稠腥臭的黑霧如箭矢般的破空而出，剛好是趁著金色光虎威能減弱的那一瞬，穿透金光，擊中了那頭金色光虎。

嗚！

金色光虎發出了哀鳴聲，金光急速的黯淡，最後化為一縷光線縮回了金色虎符中。

而金色虎符上面，則是多了一塊黑色的斑紋，腥臭隨之散發。

仿佛是被汙染了一般。

「該死！」

黃樓見到這一幕，面色頓時大變，急忙將金虎符收起，眼中滿是心疼之意。

而隨著黃樓將金虎符收起，沒有了金色光罩的庇護，那頭雙面人狼已是率先奔馳而出，滴落著漆黑涎水的獠牙大嘴中，發出了刺耳的嬰兒叫聲。

「迎敵！」

黃樓抽出大刀，冷硬的臉龐上殺意爆發，厲聲喝道。

他們是小鎮中最後的防衛力量，如果他們這裡被突破，小鎮也將會被異類盡數的屠戮。

「殺！」

城牆上，數十道人影暴吼，他們的眼中還帶著一些恐懼，畢竟異類的恐怖之處他們已經深刻的體驗過了，他們許多的弟兄，都是在與異類交手後被汙染，他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活生生的人，漸漸的扭曲，再也記不得任何的情感，成為了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

在那城牆後方，還隱約可見許多人影在恐懼，絕望的望著這邊，那些都是小鎮中的人，他們都明白，一旦城牆那邊被突破，他們所有人，都將難逃一死。

不，相比被異類汙染，死反而成為了一種輕鬆的事情。

轟！

黃樓目光死死的鎖定著那頭雙面人狼，強橫的相力在此時猛然爆發而出，他的相力呈現灰白之色，相力流轉間，他渾身的肌肉仿佛都是變得宛如巖石一般的堅硬。

顯然，他身懷石相。

砰！

黃樓身軀率先暴射而出，他身影短暫滯空，手中大刀裹挾著雄渾相力，一刀斬下，一道十數丈的凌冽刀光帶起寒氣，直接斬向了那頭雙面人狼。

而面對著黃樓的怒斬，那雙面人狼發出刺耳的嬰兒叫聲，如同人手的爪子兇狠的抓出，其上黑氣縈繞，還滴落著腥臭的液體。

鐺！

刀光斬在雙面人狼的爪子上，竟是爆發出金鐵之聲，火花四濺。

黃樓的面色出現了變化，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人爪上面出來的驚人巨力，他身懷石相，力量本就是他所擅長的，但此時，他能夠感覺到自己被完全的壓制了。

砰！

刀爪碰撞處，恐怖的力量爆發，仿佛是帶起了音爆之聲。

黃樓身軀直接是被轟得倒飛而出，身體撞在了城牆上，頓時城牆都龜裂出了一道道的裂紋。

一聲悶哼，黃樓嘴角有一絲血跡浮現。

「統領！」

城牆上，其他人發出驚呼聲。

黃樓面色陰沉，手掌緊握長刀，初步接觸，這頭雙面人狼應該是地災級的異類，從其具備的力量來看，怕是相當於煞體境的強者。

「這次麻煩了。」

黃樓眼中掠過一抹灰暗之色，他自身僅僅只是煞宮境，想要將其阻攔，恐怕唯有搏命一試，但不論最終勝負如何，他這裡，必然是會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

說不定，就是最後一戰了。

他倒是不懼生死，可小鎮中，還有他那已經無法遠行的老娘。

「生於此，死於此，也算是落葉歸根了。」

最終，黃樓一聲長嘆，抹去嘴角的血跡，他抓住長刀，盯著那雙面人狼的眼神漸漸赤紅起來，身體表面的毛孔中，也是開始有些血滴滲透出來。

而也就是當他即將拼命與那雙面人狼相鬥時，他的眼中，突然見到了一抹刺眼而璀璨的光芒自天邊亮起。

那一抹光芒，猶如是撕開黑夜的晨輝，給人一種充滿著希望的感覺。

與此同時，伴隨著光明而來的，還有著一道凌冽而清冷的聲音。

「光耀之界。」

第五百一十四章鑄就傳說

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當李洛出現在聖玄星學府塔樓前時，迎接他的是無數歡呼之聲。

一星院的眾人，皆是眼神火熱的看著李洛，現在的後者，是當之無愧的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含金量十足，可比什麼學府內的第一人來得重要太多。

而這無疑也會拔高他們這一屆一星院學員的知名度，畢竟縱觀學府的歷史中，能夠取得聖杯戰最強一星院稱號的次數，實在是屈指可數。

這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的榮譽碑上。

往後別人只要一提起聖玄星學府的一星院，必然會記起，唯有他們這一屆，才是質量最高的。

其他院級的學員，也是面露歡喜與感嘆之色，即便是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看向李洛的目光都變得鄭重許多，其中甚至還有了一絲尊敬之意。

因為李洛在決戰上面的表現，值得他們這一份尊重。

或許現在的李洛因為修煉時間的原因在實力上面還落後於他們，但假以時日，李洛必然也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最強的那一批學員，甚至說不定，還會創造一些紀錄。

畢竟一個取得了最強稱號的學員，沒有人再敢對他有絲毫的小覷。

「李洛，你做的很好，不枉費我辛辛苦苦將你送到龍血火域，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虞浪一臉欣慰的看著李洛，語氣猶如是看著光耀門

第五百三十章強勢鎮壓

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

總是一個人靜悄悄地看小說，沒有人一起討論很無趣？快來起▅點讀書,和書友們一起暢所欲言

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

第五百一十五章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如果說李洛奪得第一也算是贏得全場喝彩的話，那麼當姜青娥從能量池中出來的時候，那所引發的動靜，直接是引得這座聖杯空間內都是微微的震顫。

無數驚嘆歡呼的聲音，自那一座座塔樓之前爆發而起，直衝雲霄。

那些聲音，帶著發自內心的嘆服。

因為姜青娥的取勝實在是太過的摧枯拉朽。

在三星院這場決戰上，所有人都明白了四個字...無敵之姿！

這四個字，顯然不是什麼人都配得上的，即便是李洛這邊。

畢竟他雖然逆轉局面，掀翻了景太虛這最熱門的奪冠種子，也為所有人獻上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所有人都看得出來，李洛這一戰，算是苦戰。

他與景太虛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而與他這邊的苦戰相比，三星院這邊，卻無疑是要刺激太多。

姜青娥以一敵四，她的對手皆是其他學府中的頂尖學員，這些人在各自學府誰不是風雲人物？可如今在這場決戰中，卻是成為了姜青娥的陪襯，同時也為她那耀眼的戰績上加上了恢弘的一筆。

姜青娥先前展現的實力，徵服了所有人。

甚至就連聖明王學府那邊，恐怕也很難對這場戰鬥生出什麼質疑來。

姜青娥的實力，即便是放眼東域神州聖杯戰創建以來的所有三星

第五百三十一章四臂魔目蛇

「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

總是一個人靜悄悄地看小說，沒有人一起討論很無趣？快來?起◎點讀書，和書友們一起暢所欲言

「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

第五百一十六章四星院的決戰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當李洛，姜青娥的目光投向那四星院的光幕時，這座聖杯空間內其他的視線，同樣是在聚焦而來。

因為也開始有著許多學府回過神來，他們發現，原來這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聖玄星學府，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取得了兩枚神樹金徽。

如果再讓他們取得一枚，豈不是就要奠定勝局了？

畢竟就算是聖杯戰的下半場，那也只是獲勝者取得三枚神樹金徽而已。

所以一旦聖玄星學府在院級賽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他們就已經算是立於不敗之地。

「這聖玄星學府也不愧是東域神州頂尖的聖學府，如此底蘊，不可小覷。」

「之前還以為在院級賽中，那聖明王學府可能會取得兩枚神樹金徽，沒想到最終卻是聖玄星學府。」

「而且現在聖玄星學府在四星院院級賽中還未曾完全被淘汰，我記得他們最強的四星院學員，應該是那個叫做宮神鈞的學員，此人是大夏皇室之人，據說實力，天賦皆是超絕。」

「嗯，他這一路而來，也是戰績彪悍，未曾一敗，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恐怕四星院院級賽，就要在他與聖明王學府的藍瀾之間誕生了。」

「倒是希望是藍瀾取勝，不然此次的聖杯戰，就要提前出現結果了，而我們這些學府，也就徹底沒了機會。」

「..

第五百三十二章鎮江城

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

總是一個人靜悄悄地看小說，沒有人一起討論很無趣？快來起▌點┅讀書，和書友們一起暢所欲言

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

第五百一十七章明王三拜

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當藍瀾的身後出現那道神秘的巨影時，不僅宮神鈞面色凝重，眼有躊躇之色，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道視線也是浮現出了敬畏之色。

即便是隔著光幕觀看，但在場的人仿佛都依稀能夠感受到此時此刻那方天地間湧動的恐怖威壓。

「這才是真正的封侯術。」

孫大聖望著這一幕，也是面色複雜的感嘆了一聲，他所掌握的那一道封侯術並不完整，再加上他自身的實力不過只是相師境，這與藍瀾這種天罡將階的強者差距太大，所以後者此時所施展的這道「封侯術」，與他之間，可謂是天差地別。

不過孫大聖倒也並未沮喪，眼中依舊充滿著鬥志，因為他知道，藍瀾只是實力比他更強一些而已，如果當他也是達到天罡將階，他的實力未必就會比現在的藍瀾弱。

「以藍瀾的實力，施展出這一道「明王經」，恐怕就算是天相境的強者，都需得暫避鋒芒。」

聖玄星學府這邊，長公主臉蛋布滿著凝重，道：「我此前遇見他，他施展的「明王影」還沒有現在這麼清晰。」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藍瀾身後的那道神秘巨影，天罡將階的對決，這在平日裡可不多見，畢竟這種級別的強者，放在大夏任何地方都絕對算得上是一流人物。

比如他們洛嵐府，也就唯有三大供奉擁有著

第五百三十三章圈養

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

總是一個人靜悄悄地看小說，沒有人一起討論很無趣？快來?起┅點?讀書，和書友們一起暢所欲言

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

第五百三十四章計劃

「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

總是一個人靜悄悄地看小說,沒有人一起討論很無趣？快來起?點讀書,和書友們一起暢所欲言

「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

第五百一十八章宮神鈞的選擇

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當宮神鈞的身影化為光芒沖天而起，消失於院級賽場地中時，在那聖杯空間內，無數人也是為之譁然。

宮神鈞竟然是選擇了不戰而退。

他捏碎靈葫，這是自我淘汰了。

而隨著宮神鈞的淘汰，那麼這四星院院級賽的最強稱號，自然也就落到了藍瀾的頭上。

這般結果，倒是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

許多人感到有點失望，畢竟他們還指望著看見一場真正的龍爭虎鬥呢，畢竟宮神鈞與藍瀾的實力，算是所有學員中最拔尖的，他們的交手，必然是極其的驚心動魄，遠非其他三院可比。

然而讓得他們沒想到的是，隨著藍瀾擺出了決戰之勢後，那位宮神鈞，卻是選擇了罷手不戰。

這結果，讓得期待萬分的眾人極其的失望。

而在失望之餘，自然就少不了諸多的嘲笑之言。

「這聖玄星學府的最強之人，似乎有點慫呢。」

「都這個關頭了，就算前面是一名封侯強者，終歸也得上一下，這直接放棄算個什麼事？」

「讓人失望。」

「不過也好，他這樣放棄了，聖玄星學府也就沒機會直接在院級賽這一輪就取得三枚神樹金徽了。」

「......」

類似的聲音，在聖杯空間內不斷的響起。

而聖玄星學府塔樓前，

第五百三十五章黑甲人

李洛的身影於遍布殘垣斷壁的城市內疾馳。

在其後方遠處，驚天的能量碰撞在爆發，那所擴散出來的能量衝擊波，即便是隔著這麼遠,李洛都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種強烈的壓迫感。

那是長公主與四臂魔目蛇的戰鬥。

從這種激烈程度來看，雙方的實力應該不相上下，長公主短時間內顯然是不可能擊敗對方，而且異類生命力極為的頑強，真要拖下去，誰能支撐得更久還真是不一定的事情。

所以想要徹底解決問題，還是需要姜青娥出手援助長公主。

而姜青娥能不能騰出手,又取決他這邊...

李洛的心思在閃電般的轉動著，而他的速度也是催動到極致,沿途偶爾還能遇見那種等級達到地災級的怪蛇異類，只不過這些怪蛇異類此時被一道道光明光環困住，動彈不得絲毫。

而此地距離姜青娥頗近，因此的一些低等級的異類在剛才「光耀之界」爆發的時候就被消融，這就讓得李洛幾乎是暢通無阻。

短短不過片刻的時間，他就抵達了特定的位置。

他迅速的掏出一枚淨化靈珠，然後將相力流入進去，將其以特定的手法激活，手臂一抖，淨化靈珠化為一道流光飛射而出，直接是鑲嵌在了一座高聳建築物的頂部位置。

做完這些,他頭也不回的繼續疾掠而出。

長公主與姜青娥爭取而來的時間,他必須抓緊了。

接下來的十分鐘時間內,李洛火力全開,奔馳於城內的各個點位，將淨化靈珠一顆顆的鑲嵌於特定的位置。

漸漸的，有著一枚枚光點於城內綻放起來。

不過隨著李洛漸漸的遠離姜青娥所在的位置，那「光耀之界」的鎮壓力度顯然也就隨之減弱了一些,所以一些蝕級的異類開始率先脫離影響，而這就讓得李洛的速度變慢了一些。

他有時候，不得不停下腳步，先清理這些湧來的異類。

不過好在現在的他比起當初在暗窟時已經變強了太多，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已經讓得他不懼任何蝕級的異類，所以憑藉著手中一柄玄象刀，他也算是一路橫衝直撞，所向披靡。

而在他這一路衝殺下，越來越多的淨化靈珠被他激活。

城內那些璀璨光點變得越來越多。

「還剩下三顆。」

李洛估算了一下激活的淨化靈珠，再有三顆，淨化結界就能夠被成功的布置出來，到時候姜青娥就能夠騰出手來，與長公主聯手斬殺四臂魔目蛇。

倒是還算順利。

不過雖然眼見即將功成，李洛依舊沒有放鬆警惕，反而更加的謹慎起來，他可不想在臨近成功的時候突然翻船。

又是一路持刀斬殺。

李洛再度將兩顆淨化靈珠激活。

還剩下最後一顆。

李洛看向街道盡頭的一座石塔，石塔之頂,就是最後的點位所在,而這裡已經抵達光耀之界的邊緣，那耀眼的光芒都變得黯淡了許多，但好在的是，這裡並沒有怪蛇異類的存在。

李洛身影小心的掠出，十數息後，來到了高塔之下，他手扣淨化靈珠，將其激活，然後手腕一抖，就要將其射出。

而變故，也終於是在這最後一刻突然的爆發。

轟！

在李洛右側一座殘破的商鋪中，窗戶突然炸裂開來，一股極其兇悍的攻擊轟然而至，連空氣都是被這道攻擊所蘊含的力量擠壓得爆炸開來，發出了刺耳的音爆聲。

整座商鋪，也是被力量餘波衝擊，轟然破碎。

此次的襲擊，來得太過的迅猛。

而且剛好是在李洛即將丟出淨化靈珠的那最後一刻。

此時，即便是警惕了一路的李洛，都將戒備放鬆了一些。

但好在的是，李洛終歸沒有完全大意。

這突如其來的襲擊雖然驚得他後背寒氣升起，但他的反應也極快，第一時間放棄了射出淨化靈珠，而是反手一揚，只見得一抹流光射出，直接是在其後方形成了一面八角盾牌。

正是他手中那一道白眼寶具。

轟！

然而這一道防禦性的白眼寶具，面對著那恐怖的一擊，卻僅僅只是堅持了一瞬，便是轟然間爆碎開來，徹徹底底的報廢，連修復都不可能了。

但這好歹為李洛贏取到了一點時間。

他身影暴退，同時體內相力激湧，手中玄象刀毫不猶豫的斬出。

「虎將術，千流水刀術！」

高速流轉的水光刀芒帶著嗡鳴聲呼嘯而出，地面直接是被切割開一道深深的痕跡。

砰！

然而這傾盡李洛全力的水光刀芒，與那道沛然大力的攻擊相撞時，卻依然是被生生的震碎開來，化為漫天光點。

但李洛身影已經退出了其攻擊範圍，那道驚人的力量洪流，在街道上轟出一條溝壑後，便是消散。

李洛面色陰沉的盯著那座倒塌的商鋪，先前那種力量，絕對不是相師境能夠擁有的，而且那種攻擊，似乎也不太像是來自異類...

「你是誰？！為何要襲擊我？」李洛沉聲問道。

隨著李洛聲音的落下，倒塌的商鋪中，有泥石被推開，然後他就見到，一具全身遮掩在黑色戰甲下的人影緩緩的站了起來，面甲下有冰冷森然的目光投射出來。

果然不是異類！

李洛見到這道人影，面色更是一變，在這座鎮江城內，竟然還有除了他們之外的其他人存在？

而且這傢伙既然是人，為何要阻攔他布置淨化結界？！

「這位朋友，我們的目的是清除異類，你阻攔我們，有什麼好處？」李洛緩緩說道，這具身披黑色戰甲的人影實力極強，應該是地煞將階的高手，他這裡單打獨鬥不可能是其對手。

這讓得他有些惱火，眼看就要成功了，卻突然被這麼個東西阻攔了。

然而面對著李洛的質問，那道黑甲人影卻是沒有任何要回應的跡象，手掌一握，一柄黑色重槍出現在他的手中，然後腳掌一跺，地面崩裂，身影宛如鐵騎般的衝出，裹挾著極端凌厲霸道的攻勢，直接對著李洛衝擊而去。

而伴隨著他的衝擊，整條街道的風聲仿佛都被撕裂，街道兩側的商鋪不斷的崩塌。

如此攻勢，簡直駭人。

李洛面色陰沉，這黑甲人影顯然早就埋伏好了，他所選擇的位置也極其的刁鑽，這裡剛好是姜青娥「光耀之界」的邊緣處，所以他潛伏此處，連姜青娥都無法感知。

而他的目的，明顯是想要阻止他將淨化結界布成。

可他為何要這麼做？清除異類應該是他們的一致目標才對啊？

或者說，他不想看見異類被清除？

想到此處，李洛眼瞳猛的一縮。

他想起了在混級賽開始前，那位學府聯盟的長老所說的話...

黑風帝國的異災，或許是人為。

那麼，眼前的黑甲人影，難道就是其中的一員嗎？！

第五百三十六章好強

而當李洛的心中泛起驚濤駭浪的時候，街道兩側商鋪倒塌的聲音不斷響起，黑甲人裹挾著極其恐怖的攻勢呼嘯而過，猶如一條巨蟒穿梭於街道上。

那種程度的攻勢,看得李洛眼皮子急跳。

這是真正的地煞將階的高手。

這種差距，根本不可能抵擋。

李洛面色陰沉，手掌緊握玄象刀，一聲咆哮，體內相力盡數爆發，同時一步踏出，怒斬而下。

轟！

相力激湧間,一道璀璨的刀光猛然斬出,猶如波光粼粼的水流，散發著極其驚人的穿透力。

然而面對著李洛這螳臂擋車般的攻擊，那黑甲人面甲下的眼睛中掠過一抹譏嘲，區區相師境，在他的面前猶如螞蟻一般的可笑。

如果不是忌憚那個身懷光明相的女孩，他早就能夠出手將李洛按死，也不必隱忍到這最後一刻。

不過無所謂了，解決了這小子，對方的謀劃也就不攻自破，到時候等到其他怪蛇異類甦醒,全城異類暴動,那兩個女孩也逃不了。

心中這般想著，他也就任由李洛的刀光斬來，然後結果也是不出意料，對方的刀光與他的攻勢碰撞在一起，猶如螢火之光一般,幾乎沒有讓得他的身軀退上半步,就直接被衝得破碎開來。

區區相師境...

黑甲人冷笑,可下一瞬,那破碎的刀光之後，卻是出現了數顆小小的光球，這些光球在霎那間爆發，璀璨耀眼的強光自黑甲人眼瞳中綻放。

刺目至極。

面對著這突如其來的強光攻擊，即便是黑甲人心頭都是一驚，旋即惱羞成怒，這小子倒是狡猾，但這又能有多大的作用？

黑甲人顯然也是戰鬥經驗頗為豐富，即便眼前視線略微有點模糊，但他的衝勢絲毫不停，手中的重槍甚至毫無抖動。

只要一槍衝過，那小子就會被他碾碎，一切都會隨之結束。

同時黑甲人體內相力流轉，雙目的刺痛迅速的化解，視線也是在迅速的恢復。

而就在他視線恢復過來時，卻是見到眼前少年手中的古樸直刀，換成了一柄銀白色的大弓，此時他正拉滿弓弦,眼神冰冷的將自己鎖定。

咻！

一箭射出,光矢如流光，而且在飛射而出的那一霎那，光矢竟是分化成了五支，箭尾搖曳，如毒蛇般的刁鑽而來。

這小子，實力雖然不怎麼樣，小手段倒是不少。

黑甲人微微皺眉，不過經歷了先前李洛釋放的光彈，他此時倒是多了一分謹慎，沒有再任由這些光矢筆直射來，而是手中重槍一抖，頓時化為數道槍芒，直接是將那正面而來的數道光矢瞬間擊破。

倒是有一道光矢沒有被他擊破，因為那道光矢失去了準頭，從距離他還有數丈的位置時偏移了過去。

可就在這道光矢穿過時，黑甲人似乎是見到了對面街道盡頭持弓而立的少年嘴角輕輕一挑。

黑甲人心頭頓時掠過一抹不安之色，緊接著，他眼角餘光就瞥見了一抹異樣光芒，當即急忙轉頭一看，頓時暴怒。

只見得那道飛過的光矢箭頭上，竟然有一顆淨化靈珠在閃爍光芒，而那枚光矢的去處，便是那座高塔之頂。

顯然，先前那些光矢不過是幹擾之用，這支光矢上面的淨化靈珠才是目的，對方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與他硬碰，而是想要率先完成淨化結界。

可是，剛才他分明沒有看見光矢上面有淨化靈珠啊？！

不對，有是有，只不過是被對方遮掩了，應該是光明相力所催動的光影術吧？一個並不起眼的低級相術，卻是在這匆忙間，連他都沒有過於的注意。

光矢速度極快，甚至連這黑甲人都是追之不及，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其精準的射在了高塔之頂，同時將淨化靈珠鑲嵌在了一面石壁上面。

嗡！

隨著這最後一顆淨化靈珠的到位，只見得城內突然有著一道道光芒綻放起來，無數道璀璨光線迅速的交織，短短數息，就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淨化結界。

強大的淨化之力隨之爆發。

黑甲人望著那擴散的淨化之力，暴怒情緒更甚，他沒想到，面對著一個小小的相師境，他竟然失手了！

對方在他的眼皮底下，大搖大擺的將這淨化結界給布置了出來。

黑甲人眼中殺意暴漲，此時他也根本不顧其他了，手中重槍猛的一抖，直接是脫手而出，仿佛是怒龍出洞，連前方的虛空都是劇烈的扭曲起來，尖銳的破風聲，響徹全城。

此時黑甲人的含怒出手，顯然殺機瀰漫。

重槍咆哮而至，在李洛的瞳孔中急速的放大，如此速度，根本就無法躲避，但李洛神色依舊平靜，只是手掌摸上了手腕上的赤紅手鐲。

而就在他即將催動三尾天狼的力量時，他的眼瞳中，突然見到了一抹熟悉的光明綻放。

於是緊繃的身體就鬆緩了下來。

嗡！

重槍如黑龍般的咆哮而來，而就在距離李洛尚還有尺許距離的時候，突然有一面光壁於李洛面前浮現出來，重槍重重的衝擊在光壁上，可卻僅僅只是震蕩出了一圈圈的漣漪，根本無法將其穿透。

那道光壁上面蘊含的強大相力，極其的驚人。

黑甲人瞳孔一縮，是那個身懷光明相的女孩。

她騰出手了！

黑甲人毫不猶豫的暴射而退，身軀撞進了那些廢墟中，如今計劃失敗，那就只能逃離脫身了。

「想走？」

李洛的身前，一道熟悉的倩影閃現而出，姜青娥金色眸子冰冷至極的盯著那道急速逃離的身影，眸子中殺意流動。

此前李洛這裡在動手的時候，她就察覺到了不妙，但當時她根本無法脫離，而就在她遲疑是否要放棄鎮壓其他異類前去救援李洛的時候，淨化結界就成功了。

所以她第一時間的趕來。

姜青娥伸出纖細玉手，握住面前的重槍，璀璨的光明相力呼嘯而出，這柄重槍頓時變得神聖起來，同時上面還有著光明之炎燃燒起來。

「你的槍，還給你！」

姜青娥一掌拍出，光明重槍頓時暴射而出，虛空直接是在此時被瞬間洞穿，李洛甚至只能夠見到虛空中有著氣浪炸開，再然後前方的諸多建築在此時陡然破碎。

那道逃竄的黑甲人影，驚駭回頭時，光明重槍已是裹挾著無可匹敵的霸道力量，轟然而至。

轟！

氣浪炸裂。

黑甲人直接被光明重槍所洞穿，而其餘力不減，轟然一聲，就將其釘在了一座石壁之上，頓時巨石不斷的滾落，將其掩埋了下去。

「好強！」

巨石砸落下來，遮掩視線前，黑甲人的心中，掠過這般驚駭的想法

第五百一十九章慶祝會

回了閣樓，所有的學員都是不約而同的各自回房，看得出來，此次院級賽對於所有人都是一場極大的消耗，不論是精神還是體力，都是熬到了極限。

同樣是精疲力竭的李洛也是徑直回了房，倒頭就忍不住的呼呼大睡。

待得再度醒來時，已是大半日時間過去。

窗外的天空變得黑暗下來，似是有星辰點綴，在這聖杯空間內，仿佛自成一方天地。

此時有房門被敲響的聲音傳來。

李洛舒展了一下身子，下床開了門，便是見到白萌萌立於房門前。

少女一襲合身的純白衣衫，細腰雪膚，不施粉黛的小臉極為俏麗，水汪汪的眼眸令得其看上去更是清純無比。

「隊長休息好了嗎？」見到開門的李洛，白萌萌臉頰上頓時露出如花兒般的笑容，輕柔的嗓音如香風撲面。

「素心副院長很高興咱們學府此次在院級賽上面取得的成績，所以先前說此次不管最後聖杯戰能不能取得冠軍，咱們這些參與的學員，每個人都能獲得三萬學府積分。」

「大家都很高興，正在二樓聚餐呢，而你身為主角，可不能缺席哦。」

李洛聞言，也是有些驚訝，笑道：「素心副院長還真是慷慨，這手筆不小啊。」

每人三萬學府積分，這可不是小數目，以學府內的那些修煉資源的價格，這些積分足以讓很多學員好好的揮霍一段時間了。

「多虧了隊長還有姜學姐大發神威，我們才能跟著沾光。」白萌萌抿著小嘴輕柔的笑道，少女亮晶晶的星眸看著眼前的李洛，聲音中帶著的小小的崇拜，足以讓得許多異性都忍不住的心頭平添幾分自傲之氣。

不過李洛倒還算平靜，只是笑道：「這個最強稱號，也有你們的功勞在裡面，可不是我一人的。」

「走吧，正好也餓了。」

而後他走出房門，隨著白萌萌一同前往二樓，這場院級賽太過的激烈，他雖然最終僥倖脫穎而出，但對其心神，體力也是極大的消耗，而素心副院長搞個聚餐，想來也是為了讓他們能夠放鬆一下。

畢竟之後，還有更為兇險與激烈的混級賽在等著他們。

兩人一路交談，來到了二樓。

掀開帘子，入眼的是寬敞的廳堂，此時其內卻是人聲鼎沸，熱鬧非凡。

所有學員都是聚集在這裡，各自形成一個個

的小圈子，歡笑聲不斷。

李洛的到來頓時讓得許多的目光投射了過來，即便是一些高星院的學員，都是對著他含笑點頭，同時還舉起了手中的酒杯釋放善意。

以前在聖玄星學府中，李洛雖說名氣也不小，但那基本都是止於一星院內，而那些高星院的學員，特別是三星院，四星院這種的老學員，在看待李洛這種新生時，難免還是有點矜持的優越心態。

他們會關注李洛，更多還是因為姜青娥的關係。

但這種心態，隨著院級賽的結束，算是被徹徹底底的打破了。

現在的李洛，算得上是東域神州最強的一星院學員，這個稱號可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夠拿到的，待得聖杯戰結束，李洛的名聲恐怕不止是在大夏，就算是在這浩瀚遼闊的東域神州中，都會被傳開。

以前所有人的視線都只是在看著洛嵐府的姜青娥，因為她的光芒實在是太過的耀眼，可誰都沒想到，那個曾經被所有人忽視的洛嵐府少府主，竟然也是在不知不覺間將他自身的光芒散發出來，雖說跟姜青娥的耀眼相比還有一些距離，但已經沒有人再敢將這個少府主視為無物。

未來的他，同樣不可限量。

而面對著那些善意目光，李洛也是回以點頭。

然後他跟著白萌萌去往了一星院學員那邊。

「喲，我們的大金主到了。」

一星院眾人這邊，當李洛走過來的時候，呂清兒明眸便是投來，語帶調侃。

李洛看向呂清兒，此時的少女顯然是經過精心的打扮，清麗的容顏似白璧無瑕，她嬌軀纖細玲瓏，玉手套著冰蠶絲手套，然而即便是這雪白的冰蠶絲手套，都未能遮掩住那如雪的肌膚，在她的身上，倒是很完美的闡釋著什麼叫做冰肌玉骨。

裙下的雙腿在潔白絲襪的包裹下，更是顯得修長筆直。

呂清兒端著酒杯，雙臂抱在身前，曲線挺拔，唇角含笑的注視著李洛。

周圍明顯有許多的目光在若有若無的投射而來，其中不乏那些高星院的異性視線，畢竟以呂清兒的氣質容顏，即便是在這燈光明亮的廳堂內，都是那樣的耀眼，讓人一眼掃過，便是再難移開。

只不過當他們在見到呂清兒迎著李洛時那清麗的臉蛋上浮現出來的明媚笑容時，便是忍不住的搖搖頭，同時投向李洛的目光中就多了一些不甘心。

這小子，明明都與姜學姐有婚約了，竟然還到處沾花惹

草，姜學姐怎麼不把這小子腿給打斷？

李洛倒是沒有發現那些射來的目光變得複雜了一些，而是接過呂清兒遞過來的一杯果酒。

「李洛，聽說後面的混級賽，每個學府只能組織兩個隊伍參加，真是遺憾，看來我們是沒有什麼機會了。」秦逐鹿走過來，對著李洛嘆道。

「只能兩個隊伍參加？」李洛聞言也是有點驚訝。

「嗯，先前素心副院長已經透露過一些信息了。」呂清兒頷首。

李洛面露沉吟，每次聖杯戰的混級賽似乎都是有些變化，所以他也不清楚此次混級賽會是怎樣的機制與內容，但如果只是限制兩個隊伍參加的話，那麼說明此次的混級賽難度會拔高許多。

混級賽中，他和姜青娥必然是會在一起的。

當然，以他現在展現出來的實力，放在二星院中雖然不敢說是頂尖級別，但應該也能達到一流層次，而能讓他忌憚的二星院學員，放眼此次的二星院院級賽中，幾乎是屈指可數。

如此一來，他與姜青娥就只需要一位四星院的學員。

其實選擇也不多，如果只有兩個隊伍，那麼四星院中，也就只有那兩人有資格參與。

宮神鈞與長公主。

這兩人，應該選誰？

而在李洛沉吟間，突然察覺到身旁有腳步聲傳來，當即抬頭一看，就見到宮神鈞端著酒杯靠近過來，後者英俊的面龐上帶著溫和的笑容，深邃的眼神凸顯著自身不俗的魅力。

「李洛學弟，此次院級賽一鳴驚人，待得聖杯戰結束後，恐怕大夏所有人都會感慨洛嵐府少府主真會韜光養晦。」宮神鈞微笑道。

李洛笑道：「有青娥姐在，哪輪得到我來大放光明。」

宮神鈞笑了笑，倒是沒有拐彎抹角，而是盯著李洛，很坦率的問道：「李洛學弟，我來找你，是想向你發出邀請，我希望你能夠在混級賽中加入我的隊伍，我相信在我們的聯手下，一定能夠在混級賽中取得優異的成績，不知你意下如何？」

李洛微微一怔，這宮神鈞的坦率倒是有點出乎他的意料。

這是，直接要來拉他入夥嗎？

雖說從實力上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選擇，但是...真的要和這總是讓人摸不透的傢伙一起合作嗎？

一時間，李洛微微的有些遲疑起來。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三十七章兩女聯手

廢墟巨石不斷的滾落，煙塵瀰漫。

李洛望著前方那一路的溝壑，忍不住的吞了一口口水，姜青娥剛才那一擊,可著實是太兇悍了，那名實力疑似煞宮境的黑甲人幾乎是連半點反抗都沒做到，就直接被摧枯拉朽般的擊潰了。

而在李洛驚嘆間，姜青娥周身湧動的璀璨相力減弱了一些，她那金色眸子帶著一絲擔憂的看向他，問道：「你沒事吧？」

李洛笑著搖搖頭,頗有些餘悸的道：「差點就有事了,這傢伙太陰險了,竟然躲在這裡陰我。」

被一名煞宮境的高手埋伏，李洛是真的嚇了一跳，也好在他冷靜，沒有因此驚慌失措。

「是我們大意了，沒有估算到在這城內，竟然還有著其他人的存在。」姜青娥柳眉微蹙的道。

「不過你做的很好，面對著煞宮境高手的偷襲，竟然還能將淨化結界布置出來。」

姜青娥的聲音中有著一絲讚嘆，其實李洛這邊的情況她一直在關注，面對著那名煞宮境高手的偷襲，李洛的應對可謂是異常的完美。

那種情況下，他沒有想著先行逃竄，反而是迎難而上,藉助對方的小覷心理，以一手障眼法將最後一顆淨化靈珠激活。

李洛笑了笑,然後看向廢墟中，神色卻是變得凝重了許多：「其實我更關心，這傢伙究竟是屬於什麼勢力的,他為什麼要阻攔我？」

姜青娥微微頷首,這同樣也是她最關心的一點。

當即她玉手一抬，雄渾的光明相力席捲而出，猶如洪流一般，直接是將那眾多巨石盡數的掃除，不過隨著巨石的清理，她與李洛眼神皆是一凝。

因為在那巨石之下，他們僅僅只是看見了半具殘破的黑甲，而黑甲人，卻是不見了蹤跡。

「金蟬脫殼？」李洛一驚。

姜青娥身影出現在廢墟中，以重劍將那半具殘破的黑甲挑起，黑甲上面有奇特的光紋流轉，仿佛是形成了一些頗為詭異的符文。

「的確跑了，這副黑甲內銘刻著一種特殊的脫身相術，他應該是藉此在被掩埋的那一瞬間脫離的，不過想必現在他也逃不了多遠。」她眼神漸漸的凌厲，開始掃向四周。

「算了，現在沒時間跟他糾纏,任務要緊。」李洛卻是攔住了她，對方太滑溜，與其糾纏不知道要花費多少的時間,而現在他們最重要的，還是那頭四臂魔目蛇。

姜青娥聞言，微微遲疑，但還是點了點頭，李洛說的也沒錯，淨化結界雖然能夠暫時的鎮壓住城內的異類，但那時間頗為的有限，如果他們不趁這個時間將最麻煩的四臂魔目蛇解決，一旦等其他異類甦醒，必然會被四臂魔目蛇招引而來，到時候麻煩的就是他們了。

至於那個黑甲人，先前他雖然脫身了，但她相信自己那一擊必然已經將其重創，那個傢伙，此時應該也是驚弓之鳥，不敢輕易出現。

至於那個傢伙會不會躲起來破壞淨化結界，倒是暫時不必多慮，學府聯盟精心準備的東西，如果能夠這麼容易就被破壞，那也太小瞧了他們的手筆。

「那我先去幫長公主了，你自己小心一點。」

姜青娥也沒有猶豫，她對著李洛提醒了一聲，身影便是化為一道流光沖天而起，而後有光明照耀天地，她直接是裹挾著浩浩蕩蕩的光明相力，衝進了城中心那片鬥得不可開交的戰場之中。

李洛躍上高塔，在警惕著四周的同時，也是在注視著那片戰場。

畢竟，長公主與姜青娥聯手的場面，可不多見。

這可是聖玄星學府這一屆最為出彩的兩個女孩了。

城中心的戰場，隨著姜青娥的加入，那四臂魔目蛇顯然也是察覺到了一些威脅，當即妖豔的臉頰上爆發出猙獰，扭曲之色，眉心的魔目有猩紅的血光若隱若現。

「青娥，你來啦！」長公主對於姜青娥的趕來，倒是頗為的歡喜。

姜青娥微微頷首，道：「殿下，我幫你將它進行一些壓制，但主力還是得靠你。」

長公主聞言，鳳目頓時一亮，贊道：「青娥你還真是厲害。」

要知道現在的姜青娥畢竟還只是地煞將階的實力，從等級上面來說，這要比長公主與四臂魔目蛇弱上不少，但她卻是能夠放言將後者進行一些壓制，此等手段，如果不是知曉姜青娥的性格不屑於說謊，恐怕就連長公主都會有點不信。

姜青娥一笑，倒是沒有多說，而是纖細玉手迅速的結印。

「光耀之界！」

只見得此前鎮壓全城的這一道控場相術再度被她施展出來，只不過這一次施展出來的光耀之界，卻並沒有呈現擴散之勢，反而是在迅速的收縮。

短短不過十數息的時間，便是從數百丈範圍，縮小成了十數丈。

遠遠看去，猶如是一道從天而降的光環。

而光環的中央，便是那頭四臂魔目蛇。

在這道光環內，光明相力濃烈到極致，甚至都開始凝結成了光明液體，宛如一場聖潔的光明之雨，傾灑而下，淨化世間一切不潔。

而身處這種範圍之中的四臂魔目蛇，頓時爆發出悽厲的嘶嘯聲，隨著那些光明之雨的落下，它身軀上洶湧的惡念之氣也是劇烈的翻滾起來，猶如油鍋中被潑了一盆冷水一般。

「好一道「光耀之界」。」

遠處的李洛見到這一幕，也是忍不住的讚嘆出聲。

光耀之界，雖是中階卻可媲美高階的強大龍將術。

李洛記得，這還是當初老爹為青娥姐找尋而來的，為此也是花費了不小的代價，畢竟龍將術的價值已是不低，更何況是這種可以媲美高階龍將術的相術，就算是在他們洛嵐府的藏書庫中都算是頂級的那一種，數量極少。

這些年姜青娥苦修此術，當真算得上是將其修到相當高深的程度了。

這再加上其自身身懷的「九品光明靈使」增幅，那威力，更是讓人嘆為觀止了。

也難怪她敢以極煞境的實力，對那小天災級的四臂魔目蛇進行壓制與削弱了，雖說這其中有著光明相力克制對方的緣故，但也足以說明其手段之驚人。

讚嘆的不只是李洛，此時的長公主同樣是鳳目綻放欣喜，姜青娥的壓制比她想像的還要更有效果，這令得她對姜青娥喜愛與欣賞之意變得更為濃鬱了。

「青娥，多謝了，接下來，就交給我吧。」

長公主嬌笑一聲，她的實力本就不弱於四臂魔目蛇，如今後者被姜青娥進行了削弱，那麼也就到了該她表現的時候了。

長公主手握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耀眼的天珠緩緩的轉動，天地間的能量仿佛是化為洪流般的呼嘯而來，被七顆天珠盡數的汲取，最後轉化成磅礴的相力，盡數的灌注進長公主體內。

一股極其驚人的能量威壓自她的體內散發出來。

整個鎮江城，仿佛都是在此時顫抖起來。

在見識了姜青娥的表現後，長公主顯然也是不打算留手了。

她單手結印，另外一手持著青玉權杖，似是以杖為筆，在那虛空中勾勒出一道道相力痕跡，這些痕跡猶如是某種符文般，憑空銘刻於虛空上。

磅礴的相力再灌注其內。

下一瞬，青光綻放，照耀天際。

只見得那些符文仿佛是復活了一般，彼此交纏，最後竟是形成了兩條青色的光蛟，光蛟尾部相交，化為了一柄巨大的青蛟光剪。

有震耳欲聾的龍吟聲隨之響起。

同時響起的，還有著長公主那清澈的叱喝之聲。

「高階龍將術，青蛟剪。」

青蛟光剪嗡鳴震動，呼嘯而下，虛空破碎間，已是將那四臂魔目蛇覆蓋，然後裹挾著滔天殺機，轟然剪下。

第五百三十八章雙嬌斬魔

嗡！

巨大的青光蛟剪呼嘯而下，青光掠過，仿佛是連虛空都被那青光所剪破，而下方的城市中央,一座座殘破的建築更是在此時一分為二，一道光滑的痕跡憑空而現。

那一剪之威，仿佛是能夠將任何的防禦都生生的劈開。

而四臂魔目蛇，首當其衝。

雖然它已是察覺到危機，仰天尖嘯，眉心猩紅的詭異眼目中有著粘稠赤紅的光柱暴射而出,這赤紅之色具備著極強的汙染之力，但這一次，卻是遇見了剋星。

因為姜青娥光耀之界的存在，極其濃鬱的光明相力升騰間，不斷的削弱，消融著那一道極其陰寒的赤光。

所以那四臂魔目蛇的赤目之光剛剛出現時，就被光明相力進行了一層削弱。

此時青蛟剪掠下，寒光掠過。

赤目之光直接是一分為二。

當空爆碎開來。

而青光餘勢不減，落向了四臂魔目蛇。

後者倒也是機敏，危急關頭將身軀扭曲，竟是避開了剪向頭顱的青光。

但青光依舊是自其右側身軀掠了過去。

嘶！

悽厲的嘶嘯聲響徹而起，只見得四臂魔目蛇小半個右側身軀在此時被切割開來,兩條詭異的手臂,也是離體墜落,黑色的血跡噴灑而出。

它那妖豔的臉頰在此時變得極其的扭曲，恐怖。

四臂魔目蛇龐大的蛇尾狠狠的甩動,將一片一片的建築房屋盡數的掃成平地，它的眼神在此時變得暴戾,瘋狂起來，只見得它身體上黑色的液體開始燃燒,而附近這方天地間瀰漫的惡念之氣，仿佛是受到了某種驅使，開始急速的湧來。

伴隨著惡念之氣的湧入，四臂魔目蛇的身軀迅速的膨脹。

那股氣勢也是節節攀升，變得極為的可怕。

「青娥小心，它要拼命了！」

長公主見狀，鳳目一凝，叱喝道。

與此同時，她再度催動青蛟剪化為兩抹青光，對著四臂魔目蛇絞殺而去。

但這一次，效果卻是沒此前那麼好了，只見得四臂魔目蛇一條手臂開始扭曲，黑色的血肉翻滾出來，猶如是形成了一層層的肉甲，其上黑色的經絡如巨蛇般的聳動著。

嗤啦！

青光掠過，一條深可見骨的傷痕被切割出來，可卻並未將四臂魔目蛇所斬斷。

顯然，此時的四臂魔目蛇，在吸取了天地間的惡念之氣為燃料後,實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它的眼瞳中，布滿著猙獰與怨毒，眉心猩紅眼目一閃，又是一道赤光貫穿天際，瞬間就抵達了長公主前方。

長公主青玉權杖一抬，磅礴相力激湧，在天地間捲起狂風，於身前形成了一道由青色翎羽所化的青光之盾。

嗤！

兩者接觸，頓時爆發出驚天的能量衝擊，肉眼可見的衝擊波於虛空上肆虐開來，絞碎雲層。

長公主嬌軀被震飛了數百丈，面前青色翎羽所化的青光之盾破碎，有細碎的赤光散落在她嬌軀上，但卻被身上的青色戰甲所阻攔，頓時戰甲上面留下了腐蝕痕跡。

「好個孽畜！」

長公主柳眉倒豎，此時這四臂魔目蛇的絕地反擊，倒是出乎意料的強悍。

不過她也明白，四臂魔目蛇這種狀態持續不了多久，只要拖延一些時間，避其鋒芒，對方的燃燒狀態自然會不攻自破，那時候要收拾它就簡單了。

「青娥...」

而就在長公主打算通知姜青娥避其鋒芒的時候，姜青娥卻是先一步的出手，只見得其雙手結印，極其純淨的光明相力於其身前凝聚，下一瞬，五枚燃燒著神聖火焰的光釘破空而出。

中階龍將術，極日封魔釘。

此術若是大成，可凝鍊七枚封魔釘，具備封印之力，一旦被七釘打入體內，一身相力皆會被削弱。

這道相術與光耀之界，是姜青娥格外擅長的龍將術。

一攻一防，可謂是完美。

咻！咻！

五枚火焰光釘宛如流星般的墜落而下，直接是划過刁鑽的弧度，狠狠的將四臂魔目蛇粗壯的蛇尾插進了地面中。

光釘之上神聖火焰燃燒，灼燒得那四臂魔目蛇瘋狂的掙紮起來，但光釘將其蛇尾死死的釘在大地上，所以在這般撕扯中，大地都開始裂開縫隙，而蛇尾更是被扯得血肉橫飛。

「青娥，你可真是...」

長公主見到這一幕，頓時無奈的搖搖頭，姜青娥的剽悍，她可真是親眼見識到了。

明明只是極煞境的實力，可即便是面對著一頭小天災級的異類也半點不虛，反而下手比她還要更狠。

雖說這有四臂魔目蛇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她身上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認姜青娥兩次的出手都對這孽畜造成了極大的削弱與傷害。

這大概率還是要歸功於姜青娥的九品光明相，畢竟光明相力本來就克制異類，更何況還是罕見的九品光明相。

心中閃過諸多的想法，但長公主此時也明白姜青娥想要速戰速決的意思，後者應該是擔心拖得越久，城內的那些怪蛇異類會擺脫淨化結界的壓制，那時候...遠處那個看戲的李洛，就會遭受一些危險了。

「真是護夫呢。」

她輕笑著，而後纖細玉指結印，在其身後，七顆天珠爆發出璀璨光芒，磅礴的相力如洪流般盡數的灌注進青蛟剪內，頓時那青蛟剪刀刃之上，仿佛是有著淡淡的鱗片浮現，其上幽光流轉，令得青蛟剪的威能陡然提升。

長公主玉指點出，青蛟剪直接剪破了虛空，如瞬移般的出現在了四臂魔目蛇前方，那一瞬，似是有青蛟掠過虛空。

方圓數百丈內的房屋建築，高樓亭閣，皆是在此時被生生的削去了頂部。

斷裂處，光滑如鏡。

而四臂魔目蛇的劇烈掙扎也是在這一霎那陡然的凝滯了，因為它的脖頸處，有青色光線浮現，黑色的血液噴灑而出，那妖豔而猙獰的頭顱，緩緩的滑落。

砰。

頭顱落地，爆碎成了滿地黑色的血汙。

它那龐大的身軀上，黑氣滾滾升騰，然後碎裂開來，化為滿地的碎肉，這些碎肉中，有眾多黑色的小蛇鑽出來，瘋狂的對著四處逃散。

「青娥，全部淨化！別讓這些東西跑了，不然它很快又能藉助惡念之氣重生！」長公主見狀，急忙喊道。

姜青娥頷首，印法一變，光耀之界再度爆發，而且迅速的擴張，而其所過之處，那些黑色小蛇紛紛消融，化為一縷縷的黑氣憑空散去。

短短不過十數息間，那滿地黑色小蛇就被清除得乾乾淨淨。

至此，這頭霸佔鎮江城數年之久的四臂魔目蛇，總算是被徹底清除。

長公主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鳳目帶著笑意微微彎起，顯然心中也是異常的歡喜。

而此時，那在遠處觀戰的李洛，方才敢靠近過來，然後他對著兩女豎起大拇指，道：「好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大戰，也是小弟畫功不行，不然怎麼也得做一副「雙嬌斬魔圖」留念。」

長公主坐在一根斷裂的石柱上，聞言白了他一眼：「貧嘴的小子。」

姜青娥則是一笑，眸光掃向李洛，問道：「我們積分有變化嗎？」

李洛連忙掏出靈鏡一看，頓時眉開眼笑起來。

「託兩位大姐頭的福...現在的咱們，終於暫時第一了。」

第五百二十章宮神鈞的邀請

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面對著宮神鈞的邀請，李洛顯然是有些遲疑了。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之前姜青娥與他的交流，她說她感覺宮神鈞似乎不想贏。

宮神鈞為何不想贏？這一點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最起碼連素心副院長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未曾有過這般的懷疑。

李洛也從沒往這個方向去想過，因為如果幫助聖玄星學府獲得龍骨聖杯，那麼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事情，畢竟學府所鎮壓的暗窟是大夏之內最大的隱患，暗窟出了事，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

更別說，宮神鈞還是皇族之人。

但偏偏，姜青娥有這樣的感覺。

而或許別人會對姜青娥的感覺一笑置之，但出於對她的信任，李洛卻覺得這恐怕並非是空穴來風。

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人心的確是有著敏銳的感知。

或許，她是感應到了什麼嗎？

李洛的心中思緒轉動，一時間對於要不要拒絕宮神鈞也有點拿不定主意，畢竟如果是光從實力上面來說，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人選，能與他合作，再加上姜青娥的話，這個陣容還是很拉風耀眼的。

而就在李洛遲疑間，一道清澈冷淡的熟悉嗓音，自身後響了起來。

「宮學長，一切還是等素心副院長公布了混級賽的內容與機制後，再來做決定

第五百三十九章積分第一

「我們在鎮江城成功布置了淨化裝置，獲得了五萬積分，再加上這座城是必須任務，所以額外加了四萬積分,另外這頭小天災級異類，也是價值五萬積分，算上此前所獲得的，現在剛好二十萬積分左右。」

李洛拿著靈鏡，笑得很是燦爛，他們的積分第一次迎來了暴漲，而且還反超了其他所有的隊伍,即便是聖明王學府的藍瀾小隊，此時都遠遠的落後他們。

「看來我們是第一個完成學府聯盟給予的重要任務的小隊。」姜青娥說道。

李洛點點頭,此時其他的隊伍都還沒有進行積分暴漲，這說明他們還並沒有完成學府交予的重要任務，而且他們顯然也還沒有成功的斬殺天災級的異類。

「不過應該也快了。」

長公主說道：「以藍瀾這些人的實力，如果只是小天災級的異類，未必擋得住他們，此時他們只是速度稍微落後我們一點而已。」

李洛對此也是認同，那藍瀾的實力有目共睹，而且其他的隊伍也都是各自學府中最精銳的學員，他不可能對他們心懷小覷。

「對了。」

姜青娥突然說道：「剛才李洛在布置淨化結界的時候，遭遇到了一個黑甲人的偷襲，他的實力在地煞將階左右。」

「黑甲人？不是異類？」長公主聞言,俏臉頓時微微一變。

李洛搖搖頭，道：「不是異類,是真正的人。」

長公主臉色漸漸的凝重，道：「看來靈禹長老此前的提醒並非是空穴來風，這黑風帝國的崩壞,說不得是有人為的因素。」

那個黑甲人,很有可能就是屬於其中的一員，不然沒有理由來阻攔李洛。

「不過你竟然能夠在一名地煞將階高手的阻攔下把淨化結界布置成功，還真是讓人驚訝。」長公主想起什麼，又有點後怕，這個黑甲人顯然是出乎了他們所有人的意料，如果當時李洛被他阻攔了下來，未能將淨化結界布置出來，那麼今日的結局恐怕就是另外一種了。

雖說他們不至於被狙殺於此，但最起碼此次的任務是要失手了。

所以李洛此次，顯然是立了大功。

於是長公主看向李洛的目光就有點驚奇了。

如果那黑甲人一直隱藏著等待機會的話，那必然是盯上了李洛，而後者不僅安然無恙，還能夠在對方的眼皮底下成功布置出淨化結界，這可不是尋常相師境能夠做到的。

「只是對方大意了而已。」

李洛倒是比較謙虛，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好得意的。

長公主笑了笑，被一名有備而來的地煞將階高手盯住，這可不是光大意就能夠解釋的，李洛這傢伙，雖然看上去似乎就只是一個相師境,但不知為何,總是讓人感覺他藏著一些連她都會忌憚的底牌一樣。

「我剛才感應了一下城內，並沒有察覺到那黑甲人的蹤跡。」姜青娥此時開口說道。

「應該是逃了，他只是地煞將階的實力，不敢真的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更何況現在四臂魔目蛇被清除，他更不敢現身了。」長公主對此倒是並不意外。

姜青娥頷首，而後目光轉向開始有些騷動的城內，道：「那些怪蛇異類在甦醒了。」

淨化結界能夠取到的壓制時間頗為的有限，所以此時那些實力達到地災級的怪蛇異類已是在陸陸續續的甦醒，不過隨著四臂魔目蛇被斬除，這些怪蛇異類的威脅也是大大的降低了。

「我們先出手將城內清理乾淨吧，畢竟好歹也算是一些積分。」長公主笑道。

「嗯，怪蛇異類由我與殿下對付，李洛你儘量清理那些蝕級異類，不要離我們太遠，免得再遇見偷襲。」姜青娥道。

李洛點點頭，雖然聽上去要人保護有點丟面子，但經歷過先前那黑甲人的偷襲後，所謂的面子似乎可以暫時的放下。

而後三人就分布好位置，開始在城內大肆的清理。

在沒有四臂魔目蛇的隱患後，再加上淨化結界的壓製作用，城內的清理就顯得極其順利起來，僅僅只是半日的時間，這城內絕大部分的異類就被清除得乾乾淨淨。

此時，瀰漫鎮江城的惡念之氣，也終於是隨之消散，原本昏暗的天空，都是變得明亮了起來。

殘陽西掛，晚霞如火。

忙了一個夠嗆的三人再度匯聚在一起，好生歇息了一會，取出食物隨意填著肚子。

「又入帳了六萬多分。」李洛掏出靈鏡，笑道。

城內的地災級異類數量不少，所以在清理乾淨後，他們又是收穫了一筆。

「藍瀾他們追上來了。」姜青娥瞥了一眼靈鏡上面的積分排名，發現藍瀾小隊此時也是積分暴漲，達到了二十三萬左右，只比他們略微低三萬，位居第二。

同時他們在第四的位置上面，見到了宮神鈞小隊。

「二十萬以上積分的隊伍，出現了五支。」長公主鳳目一掃，道：「看來他們都完成了各自的任務。」

李洛點點頭，只有完成了類似他們鎮江城這樣的重要任務，才會有著額外的積分獎勵，所以積分的差異在這裡很快就會開始體現出來，唯有足夠強的小隊，才能夠在最快的時間中，將積分達到二十萬左右，同時擠上第一梯隊的列車。

不過包括他們才只有五支小隊獨立完成學府聯盟給予的任務，這數量倒是比李洛想像的要少一些。

但想一想也正常，他們這邊是因為有著姜青娥與長公主，兩女聯手之下，即便是強如那四臂魔目蛇，也未能支撐多久就被她們所斬殺，從某種程度來說，如果要說是不同院級的兩人聯手的話，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組合，應該算是混級賽中最強的。

至於他麼...一個打醬油的也沒必要計算了。

「鎮江城的任務完成後，我們的路線就能夠自由許多了，你們對接下來的路線有什麼建議嗎？」長公主玉指點了點靈鏡，將地圖激活出來，問道。

李洛搖搖頭。

而姜青娥纖細手指將手中的饅頭撕下一縷，放進紅潤小嘴中慢條斯理的咀嚼著，而後微微沉吟，道：「我想去那雷鳴山看看，那裡應該算是紅砂郡中的一處機緣所在，對於那所謂的雷鳴果，我也有點興趣。」

長公主一笑，道：「雷鳴山麼？倒是距離鎮江城不算遠，據說那雷鳴果催生而出的雷鳴體，乃是黑風帝國皇室的標誌，以往此處被皇室獨佔，視為禁臠，外人不可接近，如今有這麼一個機會，放棄了的確是可惜。」

李洛聞言，也是升起了一些好奇，笑道：「這皇室還真是霸道，什麼好東西都被他們給佔了。」

「咳。」

一旁的長公主輕輕咳嗽了一聲，然後笑吟吟的看著李洛，道：「李洛學弟，看來你對皇室的意見很大啊？」

李洛笑容一僵，連忙道：「我這是針對黑風帝國，殿下您不同，誰不知道殿下您愛民如子，我大夏子民對你無比愛戴，恨不得為你馬前卒，任你驅使。」

長公主莞爾輕笑，對李洛此話也是不甚在意。

「既然都沒異議的話，那我們就往那雷鳴山去一趟吧。」

姜青娥將饅頭吃了一半，然後拍了拍依舊平坦的小腹，將剩下一半的饅頭強行塞進李洛手中，後者迫於淫威，只能幽怨的啃了起來。

姜青娥則是長身而起，金色眸子突然變得沉重了一些。

「不過在離開前，還是先將那莊園內的人都給放出來吧。」

長公主與李洛聞言，先是一怔，最終也是默默的點頭，神情變得沉重了起來。

這個事，終歸還是躲不開。

第五百四十章臨時任務

<!--go-->第541章臨時任務

鎮江城，一座龐大的莊園內。

李洛，姜青娥，長公主三人立於高牆上，他們面色複雜的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的人影，隨著淨化結界的布置而成，淨化之力逐漸的覆蓋全城，這些原本處於麻木狀態的人們，也是漸漸的開始甦醒了一些心智。

只不過當心智甦醒後，他們卻並沒有為之而歡喜，反而是發出了悽厲的哭泣聲。

雖然此時他們已經極其的虛弱，但依舊是忍耐不住情緒，撕心裂肺的哭著。

因為在這漫長的時間中，他們經歷了猶如地獄般的殘酷景象。

他們親眼看見自己的親人孩子，被那四臂魔目蛇種下血蛇，吞食全身血肉，最後吞掉眼球鑽出，化為乾枯的人皮，那殘忍的一幕，將深深的烙印在他們的內心最深處，永遠都無法忘懷。

對於他們而言，此時被救，或許還不如沉淪在那絕望中，直至死亡。

對此，李洛他們沒辦法給予什麼安慰，這種傷痛，只有靠時間來治癒。

「這異類，真是人族大敵。」李洛有些沉重的說道。

這是他第一次看見如此殘酷的一幕，暗窟中所遇見的那些異類固然可怕，但卻因為學府的鎮壓，並沒有造成如此駭人聽聞的慘狀，所以他們也無法了解到異類所帶來的破壞與惡劣影響。

也難怪會有那麼多封侯強者，不論是自願還是被動，都會以抽籤的方式前往那王侯戰場。

他們的目的，無非也是將異類阻隔在他們的世界之外。

畢竟，阻隔異類，不論是對於整個人族，還是自己家人而言，都是一種守護。

所以在李洛看來，所有進入王侯戰場的強者，不論是否自願，都值得尊重。

長公主的神色要更為平靜一些，身為大夏國的長公主，她自然知曉更多的信息，所以或許對於異類的可怕她也知道得更清楚。

眼前這殘酷一幕，她是有一些心理準備的。

「等紅砂郡的淨化節點都被布置成功後，據說會有周邊的一些國家或者勢力來接管這裡，到時候秩序也會逐漸的恢復，他們應該會好過一點。」長公主看向李洛，說道。

「走吧。」

李洛點點頭，倒也沒有繼續沉浸在這種心態中，而是對著兩人說了一聲，然後果斷轉身而去。

姜青娥與長公主再度看了一眼如地獄般的莊園內，同樣是轉身跟上。

三人離開鎮江城，取出地圖，找到了雷鳴山所在的方向，然後三人便是全速趕路。

雷鳴山距離鎮江城約莫數百裡，這般速度若是正常時候，李洛他們一兩個時辰就能夠抵達，但如今的紅砂郡中，惡念之氣瀰漫，遍布異類，雖說跟盤踞鎮江城的四臂魔目蛇這一類的天災級異類不能比，但卻勝在數量不少，這讓得李洛三人也只能延緩速度，逐步的推進。

所以，當他們開始抵達雷鳴山所在的區域時，已是第二日了。

站在一座山坡上，雷鳴山已是視野之中。

三人眺望而去，旋即眼中都是有著一抹震動之色浮現。

只見得遠處的山脈間，有一座大山巍峨而立，猶如是巨人般的矗立於天地間，山脈的上空，雷雲瀰漫，轟隆隆的雷鳴聲狂暴響徹，時不時的會有著雷霆呼嘯而下。

而在那座巍峨大山的山巔處，可見一棵銀色的巨樹，巨樹即便是隔著如此遠的距離，依舊可見其規模，龐大的樹蔭蔓延開來，宛如將那座大山的山巔都給覆蓋了進去。

雷雲中，似是不斷的有著雷霆對著巨樹落下，然後被其吸收。

這一幕，倒是頗為的壯觀。

「那就是雷鳴樹嗎？倒是快趕上咱們學府的那棵相力樹了。」李洛驚嘆道。

「難怪會被黑風帝國的皇室視為禁臠，的確是個寶貝。」長公主也是頷首說道。

姜青娥剛欲說話，其神色突然一動，取出靈鏡，有些訝異的道：「似乎接到了一個臨時的任務？」

李洛與長公主也是有點錯愕，紛紛取出靈鏡，果然是見到有文字於上面浮現出來，那應該是學府那邊發布而來的任務。

「好像是有一支隊伍在這個區域失蹤了...找到這支隊伍，可以獲得五萬積分獎勵。」

李洛皺了皺眉，道：「我們是來到這裡才收到這個任務提醒，看來是個區域性的臨時任務。」

「不過隊伍失蹤...每個人手中都有著靈鏡，所以就算真的遇見了致命危險，只要捏碎靈鏡，就能夠及時脫身，有這種保命之物，怎麼還會失蹤的？」長公主有些疑惑的道。

姜青娥與李洛對視一眼，皆是搖搖頭。

「看來這雷鳴山附近，也不安全。」姜青娥緩緩說道。

李洛看著遠處瀰漫在雷雲中的山脈，原本這裡因為天地間雷霆能量太過雄厚的緣故，導致一眼看去，似乎連惡念之氣都未能侵蝕過來，所以剛才他們一時間還有種仿佛看見了一方淨土的感覺，可如今這臨時任務的突然出現，倒是讓得他生出了一些警惕之意。

這片山脈，可能也沒想像的那麼乾淨。

「不管如何，先去看看再說吧。」長公主微微沉吟，說道。

雖然明知道這座山脈中或許會有危險，但她卻並未懼怕，顯然也是有些藝高人膽大。

李洛與姜青娥皆是點頭，好歹來都來了，總歸還是要探測一下的，畢竟在來時，他們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在這紅砂郡內，可沒什麼真的安全之地。

大不了，遇見強敵，又是做過一場便是。

以他們的陣容，只要不是遇見大天災級的異類，應該都是有著應對的把握。

三人有了決定，便是再度動身，直撲那片被雷雲所籠罩的山脈。

而當他們在剛要進山的時候，長公主與姜青娥忽然有所感應的停下腳步，看向了右方。

「有人來了。」

「應該是其他的小隊。」

兩女對著李洛說道。

「看來有其他的小隊也在這個區域接到了這個臨時的任務。」李洛心頭一動。

他也是看向了右邊的天空，然後很快的，就見到有數道人影從那邊疾掠而來。

六個人，看來是兩支小隊。

李洛目光掃過那兩支小隊，然後微微一怔，因為在其中他看見了一個熟人。

那是，鹿鳴？

<!--over-->

第五百二十一章香豔的獎勵

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譁啦啦。

李洛坐在房間內，心不在焉的翻看著桌上的書籍，因為那隔壁浴室中傳來的清脆水流聲實在是太過的撓動人心。

姜青娥還真是在裡面洗澡！

李洛面色古怪，雖然兩人從小一起長大，小時候同浴的事情也是做過，但那畢竟是懵懂的孩童時期了，而自從知曉男女有別後，就再沒出現過這種事情，而今日姜青娥竟然跑到他房間來洗澡，這如此香豔的一幕，連李洛的定力都忍不住心頭亂跳。

這姜青娥搞什麼呢。

真是亂人清淨。

李洛抱怨著，只能眼觀鼻，鼻觀心，壓制著躁動的心猿意馬。

浴室內的流水聲在持續了半個小時後，終於是停歇了下來。

然後浴室的房門被輕輕的推開。

李洛忍不住的抬目看去，然後目光就再也移不開了。

只見得姜青娥長發披散，嬌軀上還有著溼氣縈繞，她穿著一件白色的寬鬆睡衣，那睡衣李洛看得很眼熟，然後就認了出來，這分明就是他放在浴室內的那件，結果就被姜青娥穿在了身上。

不過即便是如此寬鬆的睡衣，穿在姜青娥的身上，依舊是遮不住那纖細與玲瓏有致的體態。

當然最震撼的是因為睡衣過長，直接是垂到了大腿處，所以姜青娥那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便是暴露在了空氣中

第五百四十一章秦嶽，趙北離

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

想要第一時間捕捉作者大大蹤跡？快來起─點?讀書評論區

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

第五百二十二章試探長公主

第二日，當姜青娥神採奕奕的自李洛房間走出後好一會，後者方才看上去有些虛弱的扶門而出，同時以幽怨的眼神看向離去的姜青娥。

這一夜，可真不好受。

獨守書房的滋味，實在令人坐立難安。

「姜青娥，你這個小妖精。」李洛嘟囔了一聲。

「李洛！」

而此時，李洛身後突然有著散發著寒氣的聲音響起，他轉過頭，便是見到呂清兒站在樓道邊，一對星眸正盯著他這裡，她的神sè顯得極其的複雜，看上去又生氣又委屈的樣子。

「清兒啊。」

李洛笑著打招呼。

呂清兒走上來，輕咬著銀牙道：「姜學姐昨夜竟然在你房間休息的？」

李洛乾笑著點點頭。

呂清兒小手頓時忍不住的緊握起來，俏目怒視，胸前深深起伏，不過好歹沒有發作出來，先前她躲在外面偷偷窺探了走出來的姜青娥，後者腳步輕盈，氣血也是圓潤無缺，以她修行中的某種異術感知，顯然姜青娥與李洛昨夜並沒有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只不過，姜青娥這般作為，也太不為李洛的名聲著想了吧！

孤男寡女，共處一室，還一夜未出，這如何能不讓人胡思亂想？

可是，轉念一想，這兩人有著婚約在身，本就是名正言順的未婚夫妻，莫說沒有發生什麼，就算真的發生了什麼，那又能如何呢？

一想到這裡，呂清兒心中不免鬱氣升起。

「姜學姐真是太不講規矩了！」呂清兒忿忿不平的道。

然後她又看向李洛，語重心長的道：「李洛，你年齡還小，有些事情可要懂得克制，不然這對你的修行也是有害無益，另外就算你是男孩子，那也要懂得好好保護自己，若是變得不乾淨了，可沒人要你！」

李洛一臉懵逼。

呂清兒說完後，將手中的一袋東西塞給了他，哼道：「這是我一大早幫你領的早餐，沒良心的東西。」

聲音落下，她已是悶悶的轉身離去。

李洛接過袋子，裡面的早餐還熱氣騰騰的，他連忙對著呂清兒倩影喊道：「謝謝啊，清兒。」

望著呂清兒的離去的身影，李洛這才依靠著樓道的欄杆，取出早餐糕點狼吞虎咽起來，樓道上時不時的有著其他學員走過這裡，而每當一些高星院的男學員走過時，看他的眼神都是極其的不善，那其中的嫉妒之情簡直就是要化為實質般的滿溢出來。

這些視線讓得李洛如芒在背，但也只能無奈的撇撇嘴。

顯然，姜青娥昨夜在他房間過夜的事情，早就傳開了。

不過還是那句話，兩人的關係名正言順，真要發生了什麼，旁人也只能嫉妒得發狂。

而當李洛吃完早餐後，塔樓內，所有人的耳邊都突然響起了素心副院長的聲音。

「所有人，一樓大廳集合。」

李洛將手中的糕點盡數的塞進嘴中，然後拍了拍手中的殘渣，轉身就對著一樓快步而去，素心副院長應該是要說關於混級賽的信息了，這倒是讓得他有些好奇。

不知道此次的混級賽，又將會是怎樣的內容與機制呢？

而當李洛轉過樓角的時候，卻是驚訝的發現剛好同樣下樓的長公主。

或許是因為在聖杯戰比賽的階段，長公主倒是並沒有穿著過於的華麗，然而即便只是簡單的合身紫衣長褲穿在她的身上，依舊是顯露著尊貴之氣，她烏髮蟬鬢，明眸流盼，朱唇皓齒，顯得明豔典雅。

她的身材高挑而修長，特別是那驚心動魄的弧度曲線，在這下樓時總是讓得人心都跟著顫動。

兩人碰在一起，先是一愣，然後李洛連忙退後一步，笑道：「殿下先走。」

長公主鳳目掃了李洛一眼，似笑非笑的道：「李洛，聽說昨夜青娥是在你房間休息的？」

李洛有些無奈，道：「青娥姐在我房間內休息，我被罰在書房待了一夜。」

長公主莞爾，調侃道：「怎麼會罰你的？你不是取得這麼好的成績嗎？青娥也沒犒勞犒勞你？」

李洛苦著臉道：「殿下就不要取笑我了。」

「一起吧。」

長公主掩唇一笑，說道。

李洛聞言，也就不矯情，與她肩並肩下樓，同時嘴中還隨意的聊著天。

聊了一會，李洛目光看了一眼四周，然後突然對著長公主這邊靠近了一些。

長公主察覺到李洛的舉動，鳳目一閃，卻並未躲避，而是笑吟吟的注視著他，道：「是有什麼要問的嗎？」

李洛正sè道：「想要問問，長公主對聖杯戰冠軍有沒有什麼興趣？」

長公主微微一怔，旋即笑道：「若是沒有興趣的話，我何必出現在這裡？」

其實對於聖杯戰的獎勵什麼的她倒不是很在意，她更看重的，是取得了冠軍後，將會獲得學府這邊的一些人情，對於她的身份來說，這些人情未來或許會有大作用。

畢竟聖玄星學府雖然素來中立，但不論如何，它都是大夏國內舉足輕重的力量。

但長公主接著又是輕嘆了一口氣，有些無奈的道：「但是有興趣也沒辦法，聖杯戰上強敵太多了，我在院級賽中都沒有取得最好的成績，又如何去覬覦聖杯戰冠軍呢？」

李洛笑道：「光靠一人的力量不行，那還可以找靠譜的隊友啊。」

長公主有點低落的道：「此次的混級賽，每個學府僅有兩個隊伍參與，但每個學府的頂尖學員是有限的，而我們聖玄星學府也只可能組建出一支實力最強的冠軍隊。」

長公主掃了李洛一眼：「你和姜青娥，必然是這支冠軍隊的一員，可我這裡麼，卻未必了。」

她雖然有些不甘心，但還是說道：「宮神鈞在院

級賽上的表現，比我更好一點。」

「你們三人如果組隊，那是眾望所歸。」

沒有了李洛與姜青娥，長公主就只能挑選其他的隊友，可無論是誰，都不可能跟他們兩人相比。

李洛聞言，沉默了數息，輕聲道：「那如果，我和青娥姐，想要跟長公主你合作一次呢？」

長公主下樓的腳步猛的一頓，突然間的剎車，讓得她的身體不由自主的對著前方傾斜了下去，然後她迅速反應過來，又是強行拉回了身子，這嬌軀一來一回，頓時震蕩得波濤洶湧，委實壯觀。

李洛目不斜視，不敢多看。

而長公主則是未曾在意這些，那國sè天香的鵝蛋臉頰上，帶著一些錯愕的看向李洛。

「你和青娥，打算和我組隊？」她驚訝的道。

「不行嗎？」李洛說道。

「不是...你怎麼會選擇我的？畢竟照理說，宮神鈞才應該是你們的選擇。」

「因為長公主你人美心善，我感覺組隊的話會更加舒服一些。」

長公主白了他一眼，道：「李洛，這事情可不能開玩笑。」

李洛笑起來，道：「殿下，你覺得我會用這種事情來逗你玩嗎？你也別問我為什麼，因為這是青娥姐交代我的，或許相比起宮神鈞，她更信任你？」

長公主一愣，旋即貝齒輕咬紅唇，典雅明豔的臉頰上浮現了一抹細微的紅意：「青娥，真的這麼覺得嗎？」

李洛看著長公主，道：「或者還是殿下覺得，我們選擇你作為隊友是個錯誤，你跟宮神鈞學長比起來，有很大的差距？」

長公主輕哼一聲，道：「怎麼可能！他雖然藏得比較深，但我也並不覺得我會差他多少，如果我有青娥相助的話，混級賽上，我並不忌憚任何人，包括宮神鈞，也包括那個藍瀾！」

李洛笑著點點頭。

長公主則是鳳目明亮的看著他，道：「不過你說的是真的嗎？混級賽青娥會選擇和我組隊？」

這個驚喜來得太過的突然，導致連她的性子，都是忍不住的囉唆重複起來。

李洛聞言則是有些忿忿，不要總是說青娥姐好不好，還有我這個一星院的最強者也要參與進來的啊，你怎麼就完全給無視了？咱們是三人行，不是兩人好不好。

「等著看吧。」

不忿的李洛生氣了，眼見著到了一樓大廳，他甩甩手就先跑了。

長公主條件反射的想要伸手抓住李洛的手臂，卻是抓了一個空，當即只能望著他溜走的背影，當即忍不住的咬了咬銀牙，眼神惱怒。

這個臭小子，把人興趣撩撥起來就跑。

妥妥的渣男！

而她這邊的舉動，很快引來了四周一些驚奇的目光，長公主見狀，也就收了追趕李洛的心思，連忙收整儀態，步入大廳。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四十二章雷鳴果

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

想要第一時間捕捉作者大大蹤跡？快來?起?點讀書評論區

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

第五百二十三章混級賽的內容

一樓大廳，人聲鼎沸，四個院級的學員都是匯聚於此。

李洛擠進人群，來到一星院學員這邊。

「洛哥。」

而當他剛走過來時，虞浪就冒出來，他激動的握住了李洛的手掌，道：「洛哥啊，以前我一直覺得你很平凡普通，除了比我帥上那麼微乎其微的一點外，其他的都與我相差不多，但這一次，你真是讓我刮目相看。」

旋即他擠眉弄眼，一副男人都懂的模樣。

李洛面無表情的看了他一眼，冷笑一聲，卻是懶得理會這個毫無逼數的傢伙。

虞浪還想再問點細節問題，一旁的白豆豆已是冷目看來：「閉嘴，再露出這麼猥瑣的模樣討論姜學姐，我把你舌頭割掉！」

虞浪笑容一僵，縮了縮脖子，對著白豆豆投去哀怨的目光。

我家隊長真的太兇了！

「隊長，你吃過早餐了嗎？我這裡還有一些。」一旁，白萌萌則是衝著李洛露出輕柔的笑容，然後將纖細玉指上面勾著的袋子舉了起來。

李洛笑著道：「吃過了，剛才清兒給我送了點。」

虞浪聞言，那看向李洛的目光簡直驚為天人，這是什麼人生贏家？姜學姐昨夜在他的房間過夜，早上又有呂清兒為他送早餐補充營養，這簡直就是巔峰人生啊。

白萌萌笑著點點頭，就將袋子收了起來。

同時她挺翹鼻子輕輕嗅了嗅，她敏銳的發現，李洛身上並沒有絲毫其他的香氣，當即眸光一閃，看來昨天夜裡，李洛與姜學姐並沒有發生什麼，不然耳鬢廝磨間，總會殘留淡淡的體香。

隊長竟然這麼克制的嗎？

面對著姜學姐那般絕sè人兒，都能一夜坐懷不亂？

想到此處，即便是白萌萌，都是忍不住的對李洛升起了一點佩服之情。

真不愧是隊長呢。

而當他們這邊在各自胡思亂想的時候，大廳內喧鬧的氣氛突然一靜，只見得素心副院長的身影走了出來，然後來到了一處臺階上，居高臨下的望著眾人。

她面帶溫和的笑容，輕輕拍了拍手，將眾人的視線吸引過來：「各位，關於此次聖杯戰的混級賽，確切消息已經傳來。」

在場的學員聞言，頓時好奇的看來。

「此次的混級賽，每個學府，只有兩支隊伍能夠參加。」

當素心副院長再度將這種人人已經知曉的情報說出來的時候，雖然眾人早有心理準備，但依舊難掩面上的失望之sè，畢竟對於他們這些年輕人而言，聖杯戰是最好的揚名之處，而且四年一屆，可遇而不可求，雖說他們不見得就有資格從中脫穎而出，可若是能夠參加長長見識，那也是不虛此行了。

可如今這隻有兩個隊伍的名額，簡直就是將九成九的人給卡死了。

「副院長，為何這一屆的混級賽參與的隊伍如此之少？往屆好歹也有四五支隊伍。」有人忍不住的問道。

素心副院長淡笑道：「自然是因為這一屆的混級賽會更為的危險。」

眾人聞言，頓時驚疑不定，此次的混級賽，會很危險？

素心副院長也並沒有賣關子，而是直接道：「此次的混級賽，不同以往，因為這不再是以競技的形式，而且，比賽的地方，也並非是在聖杯空間內。」

眾人面面相覷，不在聖杯空間內比賽嗎？

「而且，此次的混級賽...」

素心副院長淡淡的道：「與異類有關。」

異類兩個字一說出來，場內的氣氛就是為之寂靜，不少學員臉龐上都是划過驚懼之sè，在場的人都是進入過暗窟的，也與異類交過手，自然是知曉這些詭異的東西是何等的讓人毛骨悚然。

而此次的混級賽，怎會與異類有關？

素心副院長指尖有一點靈光升起，然後迅速的擴大，化為了一面遼闊的地圖。

李洛看向那地圖，卻是感覺極為的陌生，顯然這並非是大夏的疆域。

「此處為黑風帝國，位於東域神州極北處，其地域遼闊，不下我們大夏國，而其國力也頗為強橫，在這東域神州算是有些名氣，但就在三年前，黑風帝國遭遇到了滅頂之災，整個帝國隨之崩壞，自此滅國。」

「而造成這一切的，是因為黑風帝國內的黑風聖學府，準確的說，是黑風聖學府鎮壓的那座暗窟。」

「暗窟不知因何緣由，封鎮出現了裂痕，而黑風聖學府一時失察，導致暗窟衝破了封印，其內異類，湧入了黑風帝國，一場異災，由此而生。」

「如今的黑風帝國已經不復存在，這片疆域中，異類橫行，所過之處，眾生皆亡，可謂是萬裡屍骨，不見生機。」

隨著素心副院長那淡淡的聲音落下，在場的所有人都是感覺到一股寒氣自心底升騰而起。

黑風帝國的聖學府封印的暗窟，竟然現世了...

他們都是接觸過異類的學府精英，自然很明白那些異類的恐怖，如果真讓得它們在世間肆虐，那真的是生靈塗炭。

一個如此遼闊的帝國，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中被傾覆。

他們難以想像，如今那片大地上，究竟是何等的混亂與絕望。

「黑風的「異災」爆發後，周邊的王朝等勢力也是紛紛出手，抵禦異類，而那邊的各大聖學府也是在幫忙淨化，但想要清除如此之多的異類談何容易，所以只能慢慢的推進。」

「副

院長的意思，難道是要我們去這黑風帝國內淨化異類？」有一道聲音響起，眾人看去，正是面sè凝重的宮神鈞。

其他人都是吞了一口口水，他們總算是明白為何此次參加混級賽的隊伍只有兩隊了，因為這場混級賽太危險了！

面對著那些驚懼的目光，素心副院長緩緩的點了點頭。

「沒錯。」

「此次的混級賽，就是要進入黑風帝國去淨化異類。」素心副院長也並沒有否認。

這下子，所有人都有點變sè了。

那黑風帝國內異類橫行，如此險境內，連封侯強者都不敢說能夠在其中來去自如，他們這些學員去了，又能頂什麼用？這不是送死嗎？

「副院長，我們所去的區域，應該是經過篩選的吧？」李洛沉吟著問道。

黑風帝國已成異類國度，有些地方根本不是他們這些學員能夠去的，而他也相信學府聯盟不會讓他們去送死，所以就只有一個可能，他們的混級賽區域，是經過篩選的。

素心副院長頷首，然後手指指向了那黑風帝國內的某一處，道：「此為「紅砂郡」，是黑風帝國的一郡之地，也是你們此次混級賽的比賽之處，這裡已經經過探測，其中一些頂尖的異類，應該是處於小天災級別。」

「小天災級別。」

李洛等人聞言，心頭稍微的鬆了一口氣，小天災級，對應的就是天罡將階的天珠境，而宮神鈞，長公主都是這個境界中的佼佼者，所以這種級別的異類，如果是組隊形式的話，應該是有著解決的能力。

「比賽開始後，你們參賽的隊伍，都會被傳送到紅砂郡四方，你們將會拿到紅砂郡的詳細地圖，而此次混級賽的比賽內容，便是斬殺紅砂郡中的異類，淨化其內的城鎮。」

「這之間自有積分計算。」

「其實這個流程你們應該並不陌生，因為學府每次前往暗窟時，也是與此相差不多。」

「而你們最終的目的地，是紅砂郡的郡城，赤石城。」

素心副院長指向了那紅砂郡最中央的位置，那裡有一顆骷髏頭的標誌。

「只要你們將赤石城淨化，那麼就代表著混級賽的結束。」

素心副院長目光投向宮神鈞，李洛等人，緩緩道：「不過需要提前提醒你們，赤石城是紅砂郡汙染最重的地方，那裡，說不得已經誕生出了大天災級的異類，這，也將會是你們最大的阻礙與危險。」

此言一出，即便是宮神鈞，長公主，都是眼瞳驟然一縮。

大天災級異類。

相當於天相境實力。

此次的混級賽，果真棘手！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四十三章雷鳴樹的攻擊

巨大的雷鳴樹下，眾人望著那被捏碎的雷鳴果內散發著邪惡，不祥的惡念種子，皆是滿心的寒氣。

誰都沒想到,這看著無比誘人的雷鳴果內，卻是隱藏著如此恐怖的兇險。

如果他們真的將此物吞服吸收，那必然就會被這惡念種子於體內汙染，到時候不僅得不到什麼雷鳴體，還會被汙染神智。

「好，陰險！」秦嶽臉皮抖了抖,旋即咬牙切齒的道。

他們剛開始還以為此處的惡毒只是在雷鳴果的數量，然而卻沒想到這不過只是第一層罷了,如果他們真的因此內訌起來,那最後取勝的兩人，反而是悲劇的開始。

而且，以雷鳴果的珍貴，恐怕不是所有人都有姜青娥這般魄力，直接將其捏碎報廢。

所以，雷鳴果到了他們的手上，他們大概率會中招。

長公主典雅嬌豔的臉頰也是在此時變得凝重肅然起來，這一重暗算，真的是連她都沒有想到過，因為這雷鳴果乃是雷鳴樹所誕生,如果說雷鳴果出了問題,那麼是不是也說明，眼前這棵壯觀的雷鳴樹，其實也沒有表面看上去那麼簡單與平靜？

這雷鳴山，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可明明這片山脈中的惡念之氣是如此的稀少..

「這雷鳴樹,恐怕有古怪。」鹿鳴嬌軀上，有相力升騰,腳步緩緩的退後。

顯然，她也察覺到長公主所想的這一點。

眾人面色皆是凝重，再度看向眼前這株巨大的參天古樹時，此前的那種壯觀巍峨之氣仿佛都是消散了許多，銀色的樹身，似乎是開始多了一些詭異陰冷之氣。

「這片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這株雷鳴樹怎麼會出問題的？」趙北離皺眉，有些疑惑。

姜青娥金色眸子凝視著銀色巨樹，淡淡的道：「如果說...那些惡念之氣，其實都是被這株雷鳴樹吸收了呢？」

這話一出，氣氛凝滯了數息，旋即所有人都是瞬間退開腳步，想要遠離這株雷鳴樹。

因為他們發現，如果姜青娥這個猜測屬實的話，那麼眼前的雷鳴樹，恐怕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更危險。

李洛也是舔了舔嘴唇，果然，這一路的平靜都不過只是假象而已。

「各位,那現在怎麼辦？」

說話的,是北海聖學府的那位敖白,這位此次聖杯戰二星院的最強者,一路而來都很低調，想來也是明白以他那「虛將」級別的實力，在這種陣容裡面並沒有多少的說話份量。

不過眼下局面變得撲朔迷離起來，他還是得問清楚接下來眾人的打算。

姜青娥看了一眼四周，平靜的道：「現在不是我們想要怎麼辦了...你們沒發現嗎？山巔的雷霆能量在此時開始變得狂暴起來了。」

眾人一驚，抬起頭來，果然是見到天空上的雷雲在此時劇烈的翻湧起來，一道道粗大的雷霆不斷的砸落下來，那一幕，委實顯得聲勢嚇人。

「雷鳴樹也有動靜了！」

長公主也是在此時發現，隨著天地間雷霆能量的狂暴，前方那一株巨大的雷鳴樹竟然在此時有了一些異動，只見得無數銀色的枝葉鋪天蓋地的蔓延，垂落...遠遠看去，仿佛是要形成一座囚牢一般，將這山巔的一切都覆蓋。

「它要將我們困住！」趙北離厲聲道。

「退！」

長公主當機立斷，一聲輕喝，便是率先急退。

轟！

可就在眾人打算逃出這雷鳴樹的籠罩範圍時，雷鳴樹上突然有著刺眼之極的雷光綻放，下一瞬，只見得一道道粗壯如巨蟒般的蔓藤呼嘯而下，銀色的蔓藤上，有極為強悍的雷霆能量流淌。

嗤啦！

雷霆蔓藤砸落，虛空都是在微微的震蕩。

那密密麻麻的攻勢，連長公主，秦嶽，趙北離這三位天珠境的大高手，面色都是微微一變。

「一星院，二星院的退後！」

長公主叱喝出聲，這雷鳴樹凝聚的能量，簡直比鎮江城那四臂魔目蛇還驚人，這種攻勢，絕對不是李洛他們這些低星院的學員能夠抗衡的。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位天珠境高手瞬間爆發出磅礴相力，一顆顆璀璨的天珠於他們的身後憑空出現，吞吐著天地能量，而後三人同時出手，相力洪流奔騰而出，將那無數雷霆蔓藤的攻勢抵禦而下。

姜青娥防守於側面，她手持重劍，身後光影凝聚，化為栩栩如生的九品光明靈使，磅礴雄厚的光明相力將其周身數丈的空間照耀得宛如白晝，神光光潔。

大戰來得極其的突然，也極其的狂暴。

三名天珠境強者的聯手不可謂不驚天動地，磅礴的相力洪流呼嘯虛空，仿佛是腳下這座巍峨大山都是引起了細微的震動。

那無數雷霆蔓藤被三人所阻，漫天都是飄落著銀色的木屑。

但雖說三人聯手阻擋了雷鳴樹的攻擊，可在這片刻間，在那雷鳴樹樹蔭籠罩的邊緣處，無數樹枝蔓藤已是垂落下來，一層層的覆蓋著，仿佛是化為了雷光囚牢，將這雷鳴山山巔都是籠罩了進去。

鹿鳴與李洛站在最後方，他們這些低星院的人倒是被保護的不錯，雖說那雷鳴樹攻勢狂暴，但幾乎都被長公主，姜青娥他們攔住了大部分，所以他們這裡反而還算是安穩。

而此時，鹿鳴看著遠處那由雷鳴樹蔓藤所形成的遮蔽，秀眉緊蹙，說道：「我們被困住了。」

「沒想到這一路的平靜，是在為這裡做鋪墊。」李洛也是面色肅然的說道。

「這樣下去恐怕不太妙，雖然我們有三位天珠境，但此處的環境對我們極其不利，雷鳴樹可以不斷的藉助天空上雷雲中蘊含的雷霆之力，如果真要持續的消耗下去，就算是三位天珠境，未必得耗得過它。」

「而一旦我們這邊相力所消耗過多，局面恐怕就會出現一些變故了。」鹿鳴冷靜的道。

李洛微微點頭，不過這一點長公主她們應該也是知曉，如今纏鬥或許是在試探雷鳴樹的力量，如果到時候真的發現無法擊潰的話，或許就只能聯手破開囚牢退走了。

至於那失蹤的小隊，暫時也就只能放棄了。

而就在李洛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他突然見到腳下的土地，似乎是蠕動了一下。

他微微一怔，旋即瞳孔猛的一縮，厲聲道：「小心腳下！」

轟！

就在他聲音落下的那一瞬，地面炸裂，只見得一根雷霆蔓藤暴射而出，裹挾著狂暴的力量，狠狠的對著他們這群低星院的學員橫掃而來。

這般攻勢來得太過的刁鑽與突然，李洛，鹿鳴眼瞳中倒映著呼嘯的雷霆蔓藤，那般速度，太過的迅猛。

在那緊要關頭，李洛一掌拍到距離他最近的鹿鳴肩上，一人受傷，終歸還是好過兩人倒黴。

李洛一掌之下，將鹿鳴纖細身影震退而去，同時他另外一隻手掌之上相力爆發，只來得主動伸出，拍向那如雷光般呼嘯而來的蔓藤。

砰！

低沉之聲響起。

李洛身影直接是被轟得倒飛了出去，狂暴的雷霆能量將他頭髮電得根根豎起，冒著白煙，一口鮮血忍不住的噴出，將雙手染紅。

雖然遭受重創，但李洛卻是死死的抓住那根雷霆蔓藤，令得它無法再度發動攻勢。

「李洛！」

此時被震退的鹿鳴才回過神，她望著被掃飛出去的李洛，頓時驚呼出聲。

咻！

而她聲音剛落，一道異常凌厲霸道的劍光便是破空而至，劍光之上凝聚著極其雄渾的光明相力，劍光斬下，將李洛面前那雷霆蔓藤一斬而斷。

是姜青娥出手了。

與此同時，地面之下，越來越多的雷霆蔓藤咆哮而出。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布滿寒霜，她倒是沒想到這雷鳴樹如此的狡詐，竟然還能從地底發動突襲，這出乎了他們所有人的意料。

不過此時場面混亂，她也顧不得李洛情況如何，重劍揮動，化為漫天光明劍光，清除抵禦著那些雷霆蔓藤。

鹿鳴則是趁此急忙躍至李洛這裡，將頭髮冒著煙霧的李洛扶起來，急聲問道：「你沒事吧？」

李洛擺了擺手，抹去嘴角的血跡，道：「還好長公主他們吸引了雷鳴樹大多的力量，不然這次怕是要丟掉半條命。」

「剛才，謝謝你啊。」鹿鳴遲疑了一下，認真的道謝。

剛才如果不是李洛緊急關頭將她一掌拍開，現在的她恐怕也很不好受。

李洛聞言笑了笑，道：「讓一個這麼漂亮的女孩子落得我這麼難看的模樣，那可是罪過。」

鹿鳴看了一眼李洛那倒立的頭髮以及發黑的臉龐，也是忍不住的想要笑，但好歹最後緊抿著小嘴強忍了下來。

「上次交手的時候，倒是沒看出來，會對女孩子下毒的你，還會有紳士的一面。」鹿鳴說道。

「那時候你是對手，當然要不擇手段。」李洛辯解道。

「跟你開玩笑呢，你先稍微恢復一下，我幫你守著。」

鹿鳴笑了笑，但玉手卻是握住了腰間細劍的劍柄，警惕的盯著四周，防止再度有突襲襲來。

李洛點點頭，然後低頭盯著手中那截斷裂的蔓藤，此時上面的雷霆能量已經消散，但是，他的眼中卻是掠過一抹異色。

因為在先前他沾滿著鮮血的手掌握住蔓藤的時候。

他隱隱的感覺到一股微弱而模糊的信息從中傳了出來。

那股信息...

仿佛是一種特殊的求救信號一般。

第五百二十四章選擇

大廳內，寂靜無聲。

不少學員都是面露懼sè，大天災級異類顯然是嚇住了他們。

而此時，他們方才明白為何此次的混級賽，每個學府只能派遣兩個隊伍，因為在這種危險的地方，尋常的隊伍與學員去了，存活率頗為堪憂。

雖說學府或許會給予一些保護，但異類太過詭異，萬一到時候不小心被汙染並且種下汙染種子，那可就真是生不如死。

其實不止是他們，就連李洛，此時也滿臉的凝重，大天災級異類...這讓他想起了在暗窟中遇見的「笑臉魔」，那就是一頭大天災級別的異類，而那頭異類造成的破壞，險些將學府那一座據點拔除，那時候，強如姜青娥，藉助著擁有著極強淨化之力的九品光明相的搏命一擊，都僅僅只是因為後者措不及防下才將其造成了一點傷勢，而姜青娥為此還付出了重傷的代價。

最後如果不是他引來了更強的三尾天狼，恐怕那座據點的所有學員都將會死在那頭笑臉魔的手中。

而雖說最終笑臉魔被清除，但在那之後的好久時間內，每次李洛看見有人露出笑容的時候，就忍不住的緊繃起來，顯然這是被留下了一些心理yin影。

由此可見，天災級的異類，究竟有多可怕。

而此次聖杯戰混級賽，內容竟然是要讓他們這些學員去清除一郡之地的異類...這各大學府，是人手不足嗎？

李洛輕輕一嘆，不過好在隊伍中將會有兩根大腿，在這種級別的異類清除中，顯然她們才會是絕對的主力，而他這個小小的相師境，可能就是個跑腿的作用。

當然...他也不是全然就沒有抗衡的手段。

李洛手掌忍不住的摸了摸手腕上猩紅sè的鐲子，在這其中，封印著那頭打敗了笑臉魔的三尾天狼。

按照龐院長的說法，這頭三尾天狼可不一般，它已經算是天將階的頂峰，如果算做相力修行等級的話，那應該就是天罡將階的天相境...當日在暗窟，雖說長公主最後及時趕來，但如果不是李洛手中有著院長大人賜予的封鎮，他感覺恐怕連長公主都得栽在這頭三尾天狼手中。

在眾人沉默間，素心副院長平靜的道：「雖說此次的混級賽有些危險，但身為聖學府的一員，清除異類本就是我們的責任，大家也不必多想，就當此次是一次下暗窟的任務吧。」

「而我們聖玄星學府的兩支小隊，隊長是宮神鈞與宮鸞羽。」

聽到素心副院長點名，宮神鈞與長公主皆是走上前來，兩人的神sè還算是平靜，畢竟身為學府最強的兩位學員，天災級異類固然也讓他們忌憚，但卻不至於令得他們生出懼怕之意。

畢

竟說起來這四年在聖玄星學府內，他們在暗窟中也算是多次與天災級異類交手了。

「接下來兩支小隊各自還需要兩名隊員，按照規則，兩名隊員皆不能屬於同一院級。」素心副院長面帶微笑的看向了姜青娥，李洛，這個規則對於兩人而言簡直就是量身搭配。

「姜青娥，李洛，你們兩人，想必是不會分開的吧？」她帶著一絲調侃的問道。

人群中傳來了一些鬨笑，只不過這笑聲中，帶著掩飾不住的羨慕嫉妒，而這種情緒，更多的顯然是投向李洛。

雖然如今的李洛已經顯露了不凡，更是成為了東域神州最強的一星院學員，但在他們看來，憑此就想要配得上跟姜學姐這份婚約的話，還是差點火候。

可悲哀的是，他們的看法毫無卵用。

而此時，宮神鈞的視線也是轉向了姜青娥與李洛，他英俊的面龐上露出溫和的笑容，再次發出了邀請：「姜學妹，李洛學弟，如果你們能夠來到我的隊伍中，我想我們三人應該有很大的機會去衝擊冠軍。」

對於宮神鈞的邀請，所有人都不意外，而且他們也都知道，其實這種邀請，更多的還是衝著姜青娥而去的，畢竟縱觀此次聖杯戰，姜青娥是僅次於四星院的最強者。

從隊伍的配置來看，姜青娥是最優勢的一環。

而李洛這裡，稍微要差點意思，雖說他獲得了一星院最強稱號，但從隊伍的配置方式來看，其實還是有著二星院可以做一些選擇的。

比如祝煊。

他雖說在二星院的院級賽中表現一般，但不管怎麼說，他自身都是貨真價實的化相段第四變，而李洛這邊，則是還處於第三變的等級，當然，眾人也都明白，他有著手段讓自身在短暫的時間中提升到第四變，所以從戰鬥力來說，他也不見得就會比祝煊弱。

但不管如何，李洛並非是如同姜青娥那樣的唯一性。

只是...

誰不知道李洛跟姜青娥是綁定在一起的，他們如果要加入哪支小隊，必然就是一起的。

素心副院長也是看向姜青娥與李洛，從實力層面來說，如果兩人與宮神鈞組建最強小隊的話，那的確是能夠提升奪冠的成功率，畢竟此次混級賽，他們不僅需要和其他學府的隊伍競爭，也還要小心異類的侵蝕。

不過她也沒有出言幹涉，因為選隊是隊員的權利，她即便是副院長，也不好強硬的安排。

長公主明豔典雅的鵝蛋臉頰上沒有波瀾，但那一對鳳目，卻是帶了一絲緊張，因為她也不確定先前在樓梯時李洛所說的話究竟靠不靠譜。

畢竟從組

建最強小隊的方式來看，宮神鈞的確是最好的選擇。

在那諸多目光的注視下，姜青娥與李洛對視了一眼，而後李洛笑了笑，對著宮神鈞露出了一個遺憾的笑容，誠懇的道：「宮學長，不好意思了，我和青娥姐不能加入你的小隊。」

「我們得加入長公主殿下的隊伍。」

當李洛的聲音落下時，場中顯然是有些錯愕的譁然聲響起。

李洛的選擇，有點出乎他們的意料。

宮神鈞的神sè也是在此時微微一凝，臉sè有點變化，其實在昨天晚上李洛迴避了他的邀請時，他就隱約察覺到什麼，但此時當李洛挑明後，他的心中還是泛起了一些劇烈的情緒。

李洛與姜青娥選擇了長公主...

這只是一次簡單的選擇嗎？

還是說，他們，或者說是洛嵐府，投靠了長公主？

「宮學長，雖然其實你才是最好的選擇，但沒辦法，其實在聖杯戰之前，我們就接受了長公主的邀請，所以...」

李洛帶著歉意的說了一聲，然後目光投向稍微有些失神的長公主，笑道：「長公主？」

長公主迅速的回神，旋即面不改sè的道：「王兄，凡事可要有個先來後到，我此前下了多大的功夫才邀得青娥組隊，你這臨時就想挖人，哪有這樣的好事。」

宮神鈞無奈的笑道：「鸞羽，現在可不是先後的問題，而是奪得冠軍，維護學府聲望與榮譽的問題。」

長公主微笑道：「王兄是覺得我太弱，沒有資格去競爭冠軍嗎？」

「這倒是不敢。」

宮神鈞連忙笑著搖搖頭，而後他目光轉向姜青娥，目露誠懇的道：「姜學妹，雖然鸞羽提前和你們有過約定，但混級賽關係到最後龍骨聖杯的歸屬，此事關係極大，所以真的希望你能夠多考慮一下，我當然知道鸞羽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是我也覺得，如果選擇我這邊的話，勝算總歸是能夠多一點的。」

他言語誠懇坦率，倒是讓得旁邊不少學員點頭。

拋開其他的不談，如果只是說隊伍豪華度的話，姜青娥與宮神鈞在一起，才是最強的。

姜青娥如洛神般的絕美容顏頗為的平靜，面對著宮神鈞這般誠懇之語，她眸子中毫無波瀾，只是待得宮神鈞說完後，方才紅唇微啟。

「我們家李洛做主，既然他已經說了此次與長公主合作，那我自然不敢駁他的面子，所以抱歉了，宮學長，只能下次再合作了。」

她這般話說出來，直接是讓得場中不少學員呆若木雞起來。

<ahref="/s/"target="\_blank">

第五百四十四章特殊的信號

雷鳴山山巔，大戰在持續。

磅礴的相力洪流貫穿虛空，每一次與那無數道雷霆蔓藤相撞時，都是引得巨聲響徹,狂暴至極的能量衝擊波如颶風般的橫掃，將這山巔上無數參天大樹生生的連根拔起。

這些都是長公主三位天珠境大高手出手所引起的動靜。

他們分擔了雷鳴樹絕大部分的攻勢。

而姜青娥以及另外兩位三星院的學員則是從旁協助，同時還負責清理從地底不斷刁鑽襲來的雷霆蔓藤，那個局面，只能用一個亂字來形容。

李洛，鹿鳴,敖白這些低星院的學員也是三三兩兩的湊成小圈子,保持著警惕,防止剛才那種突襲。

李洛在經過片刻的恢復後，身軀上的那種酥麻感覺倒是漸漸的消退，雖然模樣還是很狼狽，但好歹體內的相力恢復了高速流轉，這令得他暗自鬆了一口氣。

「恢復好了嗎？」一旁，鹿鳴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去，此時鹿鳴那素來高冷的俏臉上帶著一點關切的望著他。

李洛笑著點點頭。

鹿鳴眸子看了一眼他那根根倒立的髮型以及發黑的臉龐，一時間又有點忍俊不禁，但對方這是因為救她才這副模樣，所以她最終還是趕緊壓制住了這種情緒，俏臉恢復往日的高冷，道：「那接下來你可要打起精神了,那些從地底鑽出來的雷霆蔓藤越來越多了。」

李洛再度點頭,目光卻是低頭望著腳下那斷裂的銀色蔓藤,眉頭微皺起來。

剛才那種特殊的信號...是錯覺嗎？

那究竟是什麼意思？

李洛對此有些在意,因為他感覺這或許會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信息。

但如果是真的,為何就他一人感受到了？

長公主，姜青娥她們都在戰鬥，不知道撕碎了多少雷霆蔓藤，但看她們的模樣，似乎並沒有接收到半點這種信息，不然不會置若罔聞。

李洛眼中有著思索之色浮現，他望著在場的眾人，他們的身體上都升騰著雄渾的相力，色澤不同的相力交織，倒是顯得格外的絢麗，而在這突然間，李洛心頭似乎掠過一道靈光。

對了，是相性。

木相！

在場這些人，除了他之外，似乎都並不具備著木相。

而木相之力，本就對於天地間的樹木植物有著一些特殊的感應，這雷鳴樹雖然與眾不同，但也不能逃脫這種規律，如果說，是因為他身懷木相的話，有那種獨特的感應,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洛眼神一動,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剛才那道特殊的信號...是來自眼前的雷鳴樹？

想到此處，他感覺到有點匪夷所思，可仔細想想，又的確是有這種可能性，眼前的雷鳴樹顯然也是一種天地奇珍，它凝聚著龐大的能量，而且還能夠藉助雷霆之力，如果說它具備著一些靈智的話，其實也很正常。

那麼，那種信號，難道是雷鳴樹在向他求救嗎？

「李洛，你在發什麼呆呢？是傷勢有變嗎？」

而當李洛陷入沉思的時候，一旁的鹿鳴發現他神色有點不太對，連忙用手中的劍鞘戳了他一下。

李洛連忙搖頭，笑道：「沒事...鹿鳴，你能幫我個忙嗎？」

鹿鳴有些奇怪的道：「這種時候，我能幫你什麼？」

李洛遲疑了一下，還是說道：「我想引一根雷霆蔓藤來攻擊我，不過那雷霆蔓藤上面的能量太強，我一個人有點扛不住，所以我想讓你跟我聯手抵禦，幫我分擔一下雷霆蔓藤上面的力量。」

鹿鳴秀眉緊蹙起來，不解的道：「引一根雷霆蔓藤攻擊你？你在想什麼呢，剛才那一擊差點把你打得半死，那痛苦你還想再來第二次？」

說到此處，她臉色變得有點古怪：「李洛，你這是喜歡被雷劈的那種感覺嗎？」

鹿鳴自身乃是幻雷雙相，所以她知道雷霆相力有時候會給人帶來一種痛苦又酥麻的奇特感覺，據說某些擁有著怪異癖好的人，極其貪戀這種感覺，難道，眼前的李洛也是這樣？

望著鹿鳴那古怪的神色，李洛嘴角忍不住的抽搐了一下，咬牙道：「我不喜歡被雷劈！」

「我是有一些發現，或許會有助於我們此次的破局！」

「是嗎？」鹿鳴半信半疑，但最終還是相信了李洛，畢竟現在這場合，就算是有獨特的癖好恐怕也不太適合展示，於是她點點頭，道：「如果真的是如你所說的話，我會全力配合你的。」

「我說的當然是真的！」

李洛沒好氣的回了一聲，然後他目光投向姜青娥所在的方向，此時所有從地底鑽出來的雷霆蔓藤，都被姜青娥阻攔了大半，他想要引一條雷霆蔓藤過來，還得經過姜青娥。

「青娥姐，放一條弱點的雷霆蔓藤過來！」

不過對於姜青娥這邊，李洛就不必做過多的解釋，因為雙方的信任已經不需要這些流程。

果然，姜青娥聽見李洛的喊聲，雖然微怔了一下，但那揮出的光明劍光卻是突然收了力道，一條雷霆蔓藤被其劍光斜拍而中，頓時地面撕裂，而那條跳動著雷光的雷霆蔓藤，卻是被拍得暈乎乎的飛向了李洛所在的位置。

雷霆蔓藤胡亂揮舞，它才不理會為何會被拍過來，下一瞬，直接就帶著噼裡啪啦的雷霆光芒，狠狠的對著李洛與鹿鳴呼嘯而來。

雷霆能量咆哮著，猶如是怒龍般，連空氣都被灼燒得散發出高溫的味道。

鹿鳴望著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雷霆蔓藤，別看先前姜青娥隨手一拍，就將這雷霆蔓藤拍得毫無還手之力，但那是因為姜青娥自身強悍的實力，可她卻不同，她現在還只是相師境的實力，這與姜青娥之間的差距宛如鴻溝。

所以她不敢有絲毫的怠慢，玉手緊握劍柄，下一瞬，體內的雙相之力毫無保留的爆發。

嗡嗡！

細劍裹挾著雷光暴射而出，同時在那一瞬間化為連綿不斷的雷光，短短一個呼吸間，似是有數百道雷光劍影刁鑽狠辣的疾刺在了那雷霆蔓藤之上，能量碰撞間，頓時爆發出轟鳴之聲。

腳下的地面，直接是被跳動的雷霆光弧撕裂出了一道道烏黑的溝壑。

但鹿鳴的攻勢，也就堅持了數息，那道道雷光劍影就被雷霆蔓藤上面狂暴的力量盡數的撕裂，而鹿鳴倩影也是被震退十數步，手中細劍，都變得赤紅起來，高溫瀰漫。

「李洛，小心點！」她急忙提醒道。

她全力出手都未能將雷霆蔓藤斬斷，只能將上面蘊含的雷霆能量抵消，削弱了一些。

李洛點頭，他望著那如電蟒般暴射而來的雷霆蔓藤，深吸一口氣，體內雙相之力奔騰流動，最後盡數的於雙掌處凝聚而來。

他伸出雙掌，直接抓向了雷霆蔓藤。

嗤啦！

雷霆能量如洪流般的對著李洛傾瀉而來，那一瞬間，頓時令得李洛再次感受到了那極度刺痛的酸麻感覺，他齜牙咧嘴，手掌卻是死死的抓住蔓藤，想要截取更多的信息。

只是手中的雷霆蔓藤如同巨蟒般，瘋狂的掙扎，同時雷霆能量升騰著，將李洛的雙掌都是炙烤得皮開肉綻起來。

然而依然沒有得到之前那樣特殊的信號感應。

這令得李洛心頭一沉，難道剛才真的只是錯覺嗎？

他不甘心，手掌死抓著雷霆蔓藤，不顧雙掌上的皮膚與血肉都開始焦黑起來。

而就在李洛感覺雙掌開始難以抓住雷霆蔓藤的時候，突然有一雙纏繞著雷光的冰涼小手從旁邊疾探而出，迅速的覆蓋在他的兩隻手掌上，頓時那雷霆蔓藤上面的雷霆能量就有一半湧向了那兩隻小手。

「李洛，伱瘋了嗎？你不想要這兩隻手了嗎？」與此同時，李洛聽見了鹿鳴有些驚怒的聲音傳入耳中。

他偏過頭，就見到鹿鳴衝到了身旁，此時正幫他抓住蔓藤，同時分擔著雷霆能量的衝擊與灼燒。

「謝謝了。」

李洛吐了一口氣，目光卻是充滿著堅毅：「再堅持一下！」

鹿鳴輕咬了咬銀牙，最終點點頭。

而在兩人的分擔下，雷霆蔓藤上面的雷霆能量終於是漸漸的開始消散，而也就是在那股能量退散的時候，李洛再度接受到了那個特殊的信號。

這一瞬，他的腦海中似是閃過了奇怪的畫面。

那是一片粘稠陰冷的黑暗中。

有銀色的巨樹根莖紮根，可此時，在那巨樹的根部四周的黑淵上，有無數扭曲的身影跳躍而下，然後啪嘰一聲，身軀摔碎成了一灘黑色的黏液，黏液宛如具備著詭異的生命力，一點點蠕動著覆蓋在銀色的根莖上，最後將銀色，轉化為深沉陰暗的如墨色彩...

隱約間，李洛仿佛是聽見那銀色的巨樹根莖發出了哀鳴之聲。

李洛猛的睜開眼睛，眼前視線迅速的恢復，他的面色也是在此時變得陰沉起來。

怪不得這雷鳴山脈中看不見一頭異類，原來這些異類，都鑽進地底，然後以某種特殊的方式，從根部的位置，將雷鳴樹給汙染了。

第五百二十五章跟長公主混

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當姜青娥的話說出來後，場中所有人的神色都不免有點古怪。

雖說在洛嵐府中，李洛才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但外人誰不知道這些年姜青娥在府內的聲望與威勢皆是遠遠超過李洛，雖說這短短一年中，李洛已是讓得府內各方人馬驚訝萬分，但想要追上姜青娥的重量，依舊還差些火候。

所以說，在他們家，誰當家做主，其實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姜青娥此言，不過是照顧李洛的面子而已。

但就是這樣，反而令人心中酸澀。

而面對著姜青娥這般理由，宮神鈞面色依舊沒有喜怒，只是眸光深處掠過一抹深沉，而後露出遺憾的笑容：「那可真是可惜，原本還想藉助姜學妹的力量衝擊一下冠軍的。」

眾人見此，也就明白，姜青娥與李洛是不會加入到宮神鈞的小隊了。

而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開口說道：「李洛，姜青娥，你們已經確定選擇宮鸞羽為隊長了嗎？」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平靜點頭。

素心副院長目光微閃，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選擇隊伍是他們的自由，即便是她也不能干涉，而且宮鸞羽雖說比宮神鈞稍微弱一點，但也依舊不可小覷，所以總體而言，對於隊伍的強度影響也不算是太大。

宮鸞羽與姜青娥聯手，應該並不懼任何

第五百四十五章引誘鹿鳴

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

書友們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最新劇情，快來~~起#點-讀-書-，一起參與進來吧！

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

第五百二十六章靈禹長老

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兩日時間，眨眼即過。

聖杯空間，一座白玉石打造的圓形廣場處。

廣場四周，人聲鼎沸，所有參加聖杯戰的學員皆是齊聚於此，這些學員放在各自學府必然算是精英，而此時的他們，在這裡卻是只能淪為一場看客，因為接下來混級賽的主角，並非是他們。

白玉廣場上，不斷的有著一支支小隊走入，而每當這些小隊出現時，都是會引來四周的一些歡呼喝彩聲。

「看來這是一個傳送奇陣。」

李洛看著腳下白玉地面上若隱若現的光紋，這些光紋極其的複雜，同時又具備著某種規律，站在這裡，他能夠感覺到腳下石板中有一股細微的能量在流動。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微微頷首。

兩女站在一起，無疑是場中最為亮眼的一角，畢竟姜青娥的名聲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三星院的無敵者，所以她的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更何況，除了實力之外，姜青娥的容顏氣質，同樣堪稱絕世。

長公主也是國色天香般的人兒，氣質尊貴典雅，如今兩人在一起，無疑是引得許多目光不斷的打量而來。

「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竟然沒有和那個宮神鈞一個隊嗎？」

「嗯，似乎是有點奇怪，畢竟宮神鈞才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人吧？他們兩人聯手，怕是無人能制衡。

第五百四十六章銀色樹心

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

書友們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最新劇情,快來~~起#點-讀-書-，一起參與進來吧！

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

第五百二十七章變得嚴重起來的混級賽

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為那位靈禹長老所說的話而驚駭，暗窟是何等兇險之處，其中那些異類更是所有人類的死敵，一旦將其放出，無疑是比任何天災都要可怕的災劫。

寂靜壓抑的氣氛中，靈禹長老方才再度緩緩開口，道：「當然，黑風帝國暗窟破碎是否有人為因素，這一點暫時還只是猜測，但既然不排除這個可能，那你們去往紅砂郡後，就應該多保持一分警惕。」

「黑風帝國如今已是異類肆虐成災，其內蘊含的惡念汙染在不斷的加深，膨脹，所以在那片地域深處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連我們都未能探知。」

「不過老夫推測，從黑風帝國那不斷增強的惡念汙染來看，其內說不定都已是形成了「異巢之門」。」

李洛聽到這裡，心頭微微一寒，當初剛進聖玄星學府時，他就從郗嬋導師那裡知道了這所謂的「異巢之門」，這就是連接暗世界的門戶，一旦這門戶成形，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異類從中湧出，難以想像，此時那黑風帝國深處，究竟已是何等恐怖模樣。

「當黑風帝國「異災」爆發後，其周邊的王朝國家以及勢力也曾經派遣了封侯強者打探，但最終皆是重創而回，按照他們的遭遇，或許黑風帝國深處，已是有著異類王的存在。」靈禹長老繼續釋放著猛料。

而在場的

第五百四十七章解毒

「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

書友們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最新劇情,快來~~起#點-讀-書-，一起參與進來吧！

「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

第五百四十八章黑甲人再現

嗡！

裹挾著磅礴相力的重槍宛如怒蛟般洞穿李洛的身軀，而後重重的轟在了對面的樹壁上，頓時堅硬無比的銀色樹壁，龜裂開了道道裂痕。

「咦？」

一擊得手，那黑甲人卻是驚咦出聲，他的目光望著李洛的身影，那道身影，正在漸漸的消散。

「幻影？」

黑甲人倒是有些意外，沒想到他這露面的雷霆一擊，竟然落了一個空。

「真是好生狡猾的小老鼠。」

他面甲下傳出森冷的笑聲，而後直接咆哮出聲，嘯聲如雷，仿佛是音波風暴，於這片樹壁區域之內炸響。

砰！

音波擴散，眼前的景象仿佛是出現了變化，而後兩道身影狼狽的倒射而出，撞在了樹壁上，發出悶哼之聲。

正是李洛與鹿鳴二人。

李洛抹去嘴角血跡，眼神略微有些餘悸之意，這黑甲人來得太過的突然，而且此人也是狡詐狠辣，一露面便是下殺手，那一槍之勢，宛如風雷，根本就無法躲避，如果不是先前他做了一些準備，提前讓鹿鳴催動了幻相之力做了誤導，恐怕現在他真已被那一槍所洞穿。

「多謝了。」他對著鹿鳴說了一聲。

鹿鳴玉手緊握細長長劍，眸光冰寒的注視著前方的黑甲人，咬著銀牙道：「別說這些沒用的了，這人是怎麼回事？這裡怎麼會有其他的人？」

「此前那位靈禹長老不是說過麼，黑風帝國的「異災」說不定有人為的因素，如果猜測沒錯的話，這黑甲人就是其中的一員，甚至說不定，雷鳴樹的變故，就是出自他們的手。」李洛面色陰沉的道。

鹿鳴面色微變，不可思議的道：「他們催動異類成災，這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她也是見過那些異類肆虐對這片大地造成的損害，那可真是殘忍到難以忍受的程度。

「你問我，我問誰去？」李洛嘆了一口氣。

「又是你這個小老鼠，此前在鎮江城沒能殺了你，你卻自己送上門來了。」黑甲人手掌一握，此前洞穿李洛幻影那柄重槍倒射而回，被他一把抓住，面甲下有充斥著殺機的目光，鎖定李洛。

「果然是你。」

李洛眼神也是頗為的冰冷，先前後者動手時，他就感覺到了一股似曾相識的波動，如今再聽對方所說，顯然，這黑甲人與鎮江城那位是同一個。

「上一次有人救你，這一次，你恐怕就沒這麼好的運氣了。」黑甲人嘶啞的聲音中瀰漫著殺意。

而後他也不再多說廢話，驚人磅礴的相力如風暴般的席捲，那股強大的威壓如同巨浪一般，一波波的對著李洛，鹿鳴二人衝擊而去，在那等威壓下，兩人就已經感覺到身體異常的沉重。

他們與對方之間的差距，實在

太大了。

「唉，李洛，就知道跟著你沒好事。」鹿鳴嘆了一聲，纖細玉手已經摸向了靈鏡，隨時準備將其捏碎逃離。

面對著一名真正地煞將階的高手，他們兩名相師境，根本不可能阻擋。

「不要急。」

李洛神色卻還算是鎮定，眼中有冷冽之色湧動，眼前的黑甲人，實力應該是在煞宮境左右，這種程度的敵人的確很棘手，但卻並非就真的是完全無法匹敵了。

他瞥了一眼手腕上的猩紅鐲子，如果真到了不得已的時候，這張底牌也就該拿出來用用了。

鹿鳴見到他這副還算從容的模樣，倒是有些驚疑，難道李洛還有能夠對抗地煞將階高手的手段嗎？

「裝神弄鬼。」

黑甲人對此李洛的平靜卻是嗤笑出聲，而後不再廢話，手中重槍一抖，下一瞬，相力洪流伴隨著槍鋒咆哮而出，似是怒龍破空，以一種水銀瀉地般的姿態，直接對著李洛二人傾瀉而去。

槍鋒洪流過處，虛空仿佛都是在震動，那聲音宛如哀鳴一般。

在如此攻勢下，李洛，鹿鳴二人仿佛立於山嶽之下的行人，一股沉重的壓迫感，覆蓋而來。

根本無法匹敵。

鹿鳴銀牙緊咬，捏住靈鏡的玉指緩緩的用力。

李洛手掌覆蓋了猩紅鐲子，掌心相力噴發。

轟！

而就在李洛即將引動三尾天狼力量的那一瞬，突然有極其尖銳的雷光樹刺，自其身後的樹壁處暴射而出，直接與那重槍槍芒相撞，頓時狂暴的衝擊波橫掃開來，將李洛與鹿鳴皆是震得倒射而退。

兩人迅速的穩住身影，然後眼神就有些驚疑的望著前方。

那裡的槍芒洪流被強勢的抵禦了下來，與此同時，四周的樹壁不斷的有樹刺生長出來，遙遙的對準了黑甲人。

「這是...」鹿鳴睜大了美眸。

「是雷鳴樹的力量。」

李洛也是怔了一瞬，然後他的目光看向了那顆銀色的樹心，笑道：「看來先前的解毒雖然沒有完成，但好歹是讓它稍微的掌控了一些力量。」

他覆蓋住猩紅鐲子的手掌倒是緩緩的收了回來。

雷鳴樹的出手，倒是一個意外之喜。

嗡！

而此時，四周那些布滿著雷光的樹刺直接對著黑甲人暴射而去，低沉的奔雷聲響起，快若閃電。

黑甲人見狀，厲聲暴喝，手中重槍揮動，只見得滾滾相力席捲，宛如是在其周身形成了巨大的相力漩渦，漩渦轉動，爆發著極為可怖的撕扯之力，而那些纏繞著雷光的樹刺一被吸入其中，就迅速化為粉末。

「哼，雷鳴樹，你也別在我這裡逞強了，如果你能夠完

全掌控力量，那我自然不敢留在此處，不過你想憑這點殘餘力量就擊潰我，那也太天真了。」黑甲人冷笑出聲。

他重槍每一次的揮動，都仿佛是裹挾著山嶽般的力量，攪動著漩渦，令得相力漩渦愈發的狂暴。

「雷鳴樹，你現在所能夠動用的力量極其有限，你支撐不了多久的，等你力量耗盡，我照樣可以輕易的將那兩個小老鼠捏死。」

「你想要逃離大人的掌控，不過是做夢。」

黑甲人陰森的聲音，於這樹壁區域內不斷的響起。

銀色的樹心也是在此時劇烈的震動起來，它似乎是試圖動用更多的力量，但此時那插在其上面的漆黑毒刺，卻是緩緩的深入，開始對其進行著壓制。

「李洛，它堅持不了多久時間的，我們要幫忙嗎？」鹿鳴見狀，頓時柳眉緊蹙。

「黑甲人他並沒有被完全的拖住，他還留了力量在等著我們，我們如果輕易的接近，怕是反而如他所願。」李洛謹慎的說道。

他想了想，手中光芒一閃，將銀隼弓給掏了出來。

然後他拉開弓弦，相力灌注，頓時一道宛如光隼般的光矢以極快的速度暴射而出，直指黑甲人。

鐺！

然而光矢被黑甲人身軀外的黑甲所阻攔，清脆聲響徹，光矢直接是爆碎開來，化為光點飛散。

而黑甲上，卻是連箭痕都未曾留下一個。

李洛有點尷尬。

這傢伙實力本就強橫，周身相力雄渾，而這黑甲顯然也不是凡物，防禦力極其的驚人，有此甲在身，這黑甲人可謂是如虎添翼。

可也正如先前這黑甲人所說，雷鳴樹能夠動用的力量極其有限，而且這股力量隨著時間的推移，還在迅速的減弱。

所以雷鳴樹是支撐不了多久時間的。

一旦雷鳴樹力量消耗殆盡，他們依舊要落入險境。

而就在李洛思考著怎麼才能趁這個時間對那黑甲人造成威脅的時候，他與鹿鳴突然驚訝的見到身側的樹壁在此時緩緩的裂開，有一截銀色的樹枝從中伸了出來，然後樹枝從中央處分裂，一根尺許長，看上去顯得格外粗糙的銀色尖頭木箭出現在了他們的注視下。

銀色木箭很是古樸，其上沒有任何的紋路浮現，但那銀色卻是異常的純粹，隱隱間，李洛甚至有一種感覺，仿佛眼前的木箭，其實是雷霆所凝聚而成的一般。

「這裡面，壓縮凝聚著極其驚人的雷霆力量。」鹿鳴美眸亮起，她擁有著雷相，自然對此感應要敏銳一些，這支銀色木箭，乃是極度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

李洛也是眼露驚奇之色，顯然，雷鳴樹將這支不似凡物的雷霆箭矢交給他，是想要他用這一箭，來幹掉眼前的黑甲人。

嘖，這雷鳴樹，還真是成精了啊。

第五百二十八章紅砂郡

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

想找個人一起聊角色侃劇情？那就來-起@點-讀書呀，懂你的人正在那裡等你~

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當傳送的眩暈感逐漸的從腦海中消除時，李洛也是睜開了眼睛，然後面色就忍不住的有些變化起來。

眼前的天地，呈現一種黑青色彩，淡淡的黑青霧氣瀰漫，帶來了一種陰冷，詭異的氣息，而且，如果仔細傾聽的話，還能夠聽見一些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莫名低語聲，讓得人心中升起許些的煩躁壓抑等諸多的負面情緒。

這一瞬間，李洛有一種到了暗窟的錯覺。

「這裡就是紅砂郡了嗎？」

身後有姜青娥的聲音傳來，她正打量著四周。

長公主倒是並不顧忌的抓起一把沙土，其中有許些的淡紅色彩，她頷首道：「應該沒錯了，從情報來看，紅砂郡盛產紅砂礦，這是一種特殊的金屬，有吸引雷霆淬鍊之效，而紅砂郡也是因此為名。」

「因為紅砂礦特殊的特性，所以這紅砂郡常年有雷霆轟鳴，也算是這黑風帝國一大特色了。」

李洛笑道：「隊長，咱們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能被一星院最強的學員喊做隊長，倒真是我的榮幸。」

長公主微微一笑，然後她取出靈鏡，將相力輸入進去，頓時靈鏡綻放出光芒，繼而這些光芒在光鏡上方交織形成了一幅地圖，地圖之上，點綴著許許多多的赤紅光點。

這正是紅砂郡的地圖，而那些赤紅光點便是代表著

第五百二十九章小鎮

哇！

青黑色的霧氣於小鎮城牆之外粘稠的翻滾著，霧氣中，一道道詭異的影子慢慢的鑽出來，那是一隻只看上去如同狼一般的生物,但讓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這些生物的頭顱處，皆是長著一張猙獰扭曲的人臉。

而且它們的四肢，也是如同人一般的手掌。

人面的眼瞳，帶著無盡的暴戾與兇殘。

此時，這些異類在城牆外徘徊，在那城牆上方,有一道淡淡的金光散發出來，宛如護罩一般,金光的源頭，是一枚懸空的金色虎符，金光顯得極其的鋒銳，宛如萬千金刀流轉一般。

時不時的會有著異類發出如嬰兒般的聲響，然後撲上去。

金光轉動間，直接是將其絞碎成了一灘黑色的爛肉。

爛肉還在蠕動著，看上去極其的噁心。

而在此時，後方的霧氣突然有了波動，眾多人面狼紛紛退避，下一刻，一頭格外高壯的人面狼從中走了出來,那頭人面狼,擁有著兩張面孔！

「雙面人狼！」

城牆上,有些驚恐的聲音響起。

「統領，這次麻煩了！金虎符恐怕擋不住了！」城牆上有數十道人影，此時一人看向居中的位置，那是一名身軀壯碩的中年男子，此時後者冷硬的面龐,也是顯得格外的陰沉。

「擋不住也得擋！」

那被稱為統領的中年男子咬牙道：「我們這裡擋不住，鎮子裡面所有人都得死！我不想我老娘被這些東西給吃了，你們的家人也在裡面，你們應該也不想吧？」

城牆上，其他人影聞言，漸漸的握緊手中的武器，身體上有相力湧動起來。

見到眾人士氣又被提了起來，那中年男子心中方才鬆了一口氣，繼而眉頭緊鎖的望著前方，拳頭緊握。

中年男子名為黃樓，自身乃是地煞將階煞宮境的實力，數年前，當黑風帝國尚存時，他高居一城的城衛統領，也算是頗有地位，可這一切，隨著那一場恐怖的「異災」的爆發,就徹底的煙消雲散了。

整個帝國的秩序在霎那間崩塌。

所有有底蘊的勢力,都是在瘋狂的撤逃黑風帝國。

他也是離開了所任職的城市,帶著一些兄弟逃到了這個出生的小鎮，這裡算是黑風帝國極其偏遠的城鎮了，可即便如此，異災也漸漸的肆虐，擴散了過來。

此前那些異類的侵蝕，他憑藉著自身煞宮境的實力以及這一枚當初逃離時，從城主府偷來的「金虎符」，倒是將小鎮庇護了下來。

但這種時間也沒有持續太久，異類的實力顯然是在不斷的增強。

如今，更是出現了雙面人狼。

從那頭雙面人狼的身上，他感受到了極為強烈的危險氣息。

這一次，憑藉著這下品金眼寶具「金虎符」，他們還能夠擋得住嗎？

而就在黃樓心情沉重時，那城牆外，雙面人狼突然發出了刺耳的嬰兒叫聲，隨著它叫聲的傳出，只見得其他那些人面狼頓時如潮水般的對著城牆衝擊而來。

鋪天蓋地的青黑之氣滾滾而至，泛著令人作嘔的味道。

黃樓見狀，毫不猶豫的催動金虎符。

吼！

金光爆發，只見得一頭金色光虎自虎符中跳躍而出，直接爆發出震耳欲聾的虎嘯之聲，虎嘯音波宛如實質一般，將那些撲來的人面狼盡數的絞碎。

但人面狼卻是沒有任何的畏懼之心，它們只是單純的殺戮怪物罷了，所以此時繼續前僕後繼的衝上去。

而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面狼湧上來，金色光虎所發出的虎嘯聲，明顯在漸漸的減弱，畢竟它的能量也不是無窮無盡的。

而且，就在金色光虎開始露出疲態的時候，那頭雙面人狼突然暴射而出，它的那兩張人面同時張嘴，噗的一口，一團漆黑粘稠腥臭的黑霧如箭矢般的破空而出，剛好是趁著金色光虎威能減弱的那一瞬，穿透金光，擊中了那頭金色光虎。

嗚！

金色光虎發出了哀鳴聲，金光急速的黯淡，最後化為一縷光線縮回了金色虎符中。

而金色虎符上面，則是多了一塊黑色的斑紋，腥臭隨之散發。

仿佛是被汙染了一般。

「該死！」

黃樓見到這一幕，面色頓時大變，急忙將金虎符收起，眼中滿是心疼之意。

而隨著黃樓將金虎符收起，沒有了金色光罩的庇護，那頭雙面人狼已是率先奔馳而出，滴落著漆黑涎水的獠牙大嘴中，發出了刺耳的嬰兒叫聲。

「迎敵！」

黃樓抽出大刀，冷硬的臉龐上殺意爆發，厲聲喝道。

他們是小鎮中最後的防衛力量，如果他們這裡被突破，小鎮也將會被異類盡數的屠戮。

「殺！」

城牆上，數十道人影暴吼，他們的眼中還帶著一些恐懼，畢竟異類的恐怖之處他們已經深刻的體驗過了，他們許多的弟兄，都是在與異類交手後被汙染，他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活生生的人，漸漸的扭曲，再也記不得任何的情感，成為了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

在那城牆後方，還隱約可見許多人影在恐懼，絕望的望著這邊，那些都是小鎮中的人，他們都明白，一旦城牆那邊被突破，他們所有人，都將難逃一死。

不，相比被異類汙染，死反而成為了一種輕鬆的事情。

轟！

黃樓目光死死的鎖定著那頭雙面人狼，強橫的相力在此時猛然爆發而出，他的相力呈現灰白之色，相力流轉間，他渾身的肌肉仿佛都是變得宛如巖石一般的堅硬。

顯然，他身懷石相。

砰！

黃樓身軀率先暴射而出，他身影短暫滯空，手中大刀裹挾著雄渾相力，一刀斬下，一道十數丈的凌冽刀光帶起寒氣，直接斬向了那頭雙面人狼。

而面對著黃樓的怒斬，那雙面人狼發出刺耳的嬰兒叫聲，如同人手的爪子兇狠的抓出，其上黑氣縈繞，還滴落著腥臭的液體。

鐺！

刀光斬在雙面人狼的爪子上，竟是爆發出金鐵之聲，火花四濺。

黃樓的面色出現了變化，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人爪上面出來的驚人巨力，他身懷石相，力量本就是他所擅長的，但此時，他能夠感覺到自己被完全的壓制了。

砰！

刀爪碰撞處，恐怖的力量爆發，仿佛是帶起了音爆之聲。

黃樓身軀直接是被轟得倒飛而出，身體撞在了城牆上，頓時城牆都龜裂出了一道道的裂紋。

一聲悶哼，黃樓嘴角有一絲血跡浮現。

「統領！」

城牆上，其他人發出驚呼聲。

黃樓面色陰沉，手掌緊握長刀，初步接觸，這頭雙面人狼應該是地災級的異類，從其具備的力量來看，怕是相當於煞體境的強者。

「這次麻煩了。」

黃樓眼中掠過一抹灰暗之色，他自身僅僅只是煞宮境，想要將其阻攔，恐怕唯有搏命一試，但不論最終勝負如何，他這裡，必然是會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

說不定，就是最後一戰了。

他倒是不懼生死，可小鎮中，還有他那已經無法遠行的老娘。

「生於此，死於此，也算是落葉歸根了。」

最終，黃樓一聲長嘆，抹去嘴角的血跡，他抓住長刀，盯著那雙面人狼的眼神漸漸赤紅起來，身體表面的毛孔中，也是開始有些血滴滲透出來。

而也就是當他即將拼命與那雙面人狼相鬥時，他的眼中，突然見到了一抹刺眼而璀璨的光芒自天邊亮起。

那一抹光芒，猶如是撕開黑夜的晨輝，給人一種充滿著希望的感覺。

與此同時，伴隨著光明而來的，還有著一道凌冽而清冷的聲音。

「光耀之界。」

第五百四十九章身份

「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

書友們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最新劇情，快來~~起#點-讀-書-,一起參與進來吧！

「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

第五百三十章強勢鎮壓

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

總是一個人靜悄悄地看小說，沒有人一起討論很無趣？快來起▅點讀書,和書友們一起暢所欲言

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光明自天邊席捲而來，所過之處，小鎮之外瀰漫的青黑惡念之氣頓時劇烈的翻滾起來，然後開始迅速的消退。

那無邊光明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淨化之力。

那些普通的人面狼更是爆發出悽厲的叫聲，身軀竟是在此時直接開始消融起來。

連那頭雙面人狼，身軀上都開始滴落著黑色的腥臭液體，猶如要融化一般。

哇！

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充滿著暴戾與殺戮的眼瞳，投向後方的天邊，光明的源頭，就來自那裡。

咻！

不過就在此時，天空之上，有兩道耀眼的流光破空而來，兩道流光似是燃燒著神聖的火焰，其速極快，與空氣摩擦時，甚至連空氣都被燃燒起來，仿佛兩枚流星。

兩道流光從天而降，直奔那頭雙面人狼。

那黃樓虛眯雙目，可見到那兩道流光中，似是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那光釘之上凝聚的相力，強悍到連他都感到頭皮發麻。

不過更多的，還是驚喜。

這是光明相力！

顯然，出手援助的人，乃是一名身懷光明相的大高手！

他們有救了！

而那雙面人狼也是從那兩枚燃燒著火焰的光釘上面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人面之上的嘴巴張開，只見得腥臭的黑色煙霧從中鑽出來，竟是化為了兩隻黑煙大

第五百三十一章四臂魔目蛇

「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

總是一個人靜悄悄地看小說，沒有人一起討論很無趣？快來?起◎點讀書，和書友們一起暢所欲言

「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天災級異類？」

當黃樓此話說出時，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眼神皆是一凝，而李洛也是面色凝重的看來，問道：「可以詳細說一說嗎？那個天災級異類，究竟是什麼模樣與實力？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個情報，可是分外的重要，畢竟一個天災級的異類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不得會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

「其實說來也巧，在黑風帝國未曾崩壞前，我位居城衛統領的位置，而我護衛的城市，就是你們說的鎮江城。」黃樓苦笑一聲，道。

「原來還是一位城衛統領大人。」長公主微笑道。

「不敢。」

黃樓連忙搖頭，眼前這位國色天香的女孩，雖然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但他卻是能夠感覺到對方那種尊貴的氣質，這讓得他想起了以前他所看見的那些皇家之人。

「鎮江城算是附近地域的一個大城了，當年異災爆發的時候，那裡也首當其衝，被無數異類所衝擊，而當時鎮江城的城牆，就是被一頭天災級異類所衝破的，那頭異類，被我們稱為四臂魔目蛇。」

「此蛇有四臂，有拔山之力，最可怕的是其生有一隻魔目，凡是被其魔目所注視者，就會被剝離神智，化為死屍。」

「當時鎮江城的城主，乃是三星天珠境的實力，可為了拖住它給城民爭取逃離的時

第五百五十章黃樓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

書友們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最新劇情,快來~~起#點-讀-書-,一起參與進來吧！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第五百三十二章鎮江城

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

總是一個人靜悄悄地看小說，沒有人一起討論很無趣？快來起▌點┅讀書，和書友們一起暢所欲言

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離開小鎮後，李洛三人沿著通往鎮江城的路線，全速趕路。

昏暗的天地，瀰漫著粘稠的青黑色霧氣，霧氣之中充滿著無數的負面情緒，莫名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湧入內心最深處，挑動著每一個人心中所隱藏的惡念。

行走在這種環境中，如果自身不時刻緊繃精神，保持著一種戒備，恐怕不知不覺間，整個人的心智就會出現一些變化，最終衍變得徹底失控，化為失去理智的行屍。

不過好在三人都是經歷過暗窟的磨練，長公主實力強橫，心智堅定自然不必多說，這些惡念汙染很難真的對她造成影響，而姜青娥更加強悍，九品光明相的存在，令得她所過處，四周的惡念之氣幾乎是如同遇見烈陽的殘雪般，不斷的消融。

光明相力所蘊含的淨化之力，的確極為的克制這些充滿著無數負面情緒的惡念之氣。

李洛實力最弱，最容易遭受惡念之氣的侵蝕，所以他提出要求，希望姜青娥一直牽著他的手趕路，這樣有她的光明相力庇護，這些惡念之氣自然無法影響到他。

對於他這種要求，姜青娥原本是不想搭理，因為她可是知道，李洛的體內其實也存在著光明相力，這傢伙，藏了一道光明輔相，雖說這些光明相力相對於他的水相，木相會顯得微弱許多，但護持自身靈智不被這些惡念

第五百五十一章破局的李洛

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

書友們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最新劇情，快來~~起#點-讀-書-，一起參與進來吧！

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

第五百三十三章圈養

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

總是一個人靜悄悄地看小說，沒有人一起討論很無趣？快來?起┅點?讀書，和書友們一起暢所欲言

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鎮江城內，黑霧瀰漫，這黑霧極其的厚重粘稠，仿佛是連風都難以將其吹散，詭異的低語聲，不斷的從中傳出，令人心煩意亂。

李洛三人行走於破碎的街道上，兩側的房屋建築也是呈現殘破的姿態，殘垣斷壁，顯得極為的荒涼。

難以想像，曾經的這裡，卻是人流不息，繁華沸騰。

在斂氣符的遮蔽下，李洛三人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波動傳出，他們悄無聲息的於城內穿梭，宛如幽靈一般。

嗤。

而當他們在穿過一條街道的時候，突然腳步一停，因為在前方的一棟建築內，他們見到許多紅色的東西迅速的遊動了出來，目光一掃，那似乎是滿地的紅蛇。

可如果看得仔細了，就會發現，那些紅蛇並沒有蛇鱗，而是由血淋淋的血肉所組成，這令得它們看上去宛如一條條血紅的肉.蟲。

這些血紅肉蛇沒有眼目，唯有一張布滿著獠牙利齒的可怖大嘴。

顯然，這是異類。

等級倒是不高，應該也就勉強達到白蝕級。

李洛三人駐步，沒有滅殺這些異類，而是任由它們自眼前遊蕩而過，因為隨著這些血紅肉蛇的湧出，那座殘破的建築內，突然傳出來了奇怪的聲音，地面也是在此時微微有些抖動。

十數息後，有一條約莫十數米的怪蛇，從殘破房屋的

第五百五十二章雷王潭

李洛與鹿鳴順著階梯而行，如此不知道走過多少梯，那昏暗的前方終於是出現了光亮，兩人對視一眼,加快腳步，自那光亮處走進。

眼前的視野瞬間開闊起來。

兩人的視線幾乎是不約而同的看向了下方十數米的位置處，那裡，有著一座銀色的水潭。

不，或許不應該說是水潭。

因為那裡面的並非是普通的水，而是一種銀色的雷漿,無數雷光從中跳躍出來，化為雷弧，噼裡啪啦的作響。

「這是雷王潭！」

鹿鳴望著銀色水潭，忍不住的失聲，漂亮的眼眸中滿是驚喜之色。

「雷王潭？」李洛神色一動。

鹿鳴有些激動的點點頭，道：「我研究過黑風帝國的雷鳴樹，據說雷王潭才是雷鳴樹最大的好處，這裡的雷漿，是雷鳴樹汲取天地間的雷霆能量日積月累而成，在這黑風帝國，雷鳴山為皇族所有，可普通的皇家子弟，即便立下再大的功勞,也頂多只是獲得雷鳴果而已,唯有能夠登上皇位的那個人，才有資格打開雷鳴樹,進入雷王潭中淬鍊修行。」

「你知道的還不少呢。」李洛驚訝的道。

「因為我自身擁有雷相,自然對於這些與雷霆能量有關的奇特之處都有過了解,而黑風帝國的雷鳴樹就是其中之一，只不過以往黑風帝國從不允許外人進入雷鳴山,所以我也就只能從一些諸國雜談上面看過。」

「據說這雷王潭不僅能夠淬鍊肉身,而且進入其中者，必定能夠煉成雷鳴體！」

李洛聞言，也是忍不住的怦然心動，然後他對著四周拱了拱手，笑道：「多謝樹哥饋贈了。」

顯然，雷鳴樹可沒有人類那般複雜的情感，在它看來，李洛兩人拯救了它，那麼它自然是要盡最大的努力來回報。

李洛與鹿鳴也並沒有墨跡，身影一躍，便是落到了雷王潭之外。

李洛蹲下身子，手掌小心翼翼的摸了摸雷漿，頓時手掌處傳來了酥麻刺痛感，同時他清晰的感覺到手掌處的血肉都是變得活躍起來，仿佛是在歡呼雀躍。

「真是好東西。」李洛驚嘆，僅僅只是摸了一下，自身血肉就能夠有如此劇烈的反應，可見這雷漿對於肉身的錘鍊有多明顯。

「如果在這裡好生淬鍊一番，恐怕下一次再施展第二重象神力時，我的雙臂應該就不至於撕裂成那個樣了。」李洛心中滿是期待,這玄象刀的象神力的確霸道，但對肉身強度要求也很高，如果不是他自身擁有著水相，光明相，木相這三種自帶治療的相力，恐怕他的雙臂早就保不住了。

但這種以治療的方式來抗衡象神力對肉身帶來的負荷終歸不是長久之道，所以

增強肉身，本就是李洛一直迫切想要做到的。

而雷王潭，則是極其契合他的要求。

「李洛，此次倒是多謝你了。」一旁，鹿鳴的眸光終於從雷王潭上收了回來，她視線轉向李洛，有些微微不太自然的表達著感謝。

鹿鳴心知肚明，此次跟隨李洛進入到雷鳴山深處，算是讓她平白的混了一個大機緣，畢竟「雷王潭」對於她這種自身擁有著雷相的人來說，意義或許比李洛要強烈許多。

所以她感覺自己欠了一個人情。

但她自身性格又是屬於那種比較冷的一種，這種當面道謝，還是讓得她有些難以啟齒。

面對著鹿鳴的感謝，李洛卻是擺了擺手，笑道：「不必覺得自己虧欠我，你也幫了我，如果不是你，我說不定也栽了，咱們只是互相合作而已。」

「如果你實在覺得有點感激，那就不要再記恨我之前下毒的事情就行了。」

鹿鳴臉頰微紅，也就不再多說什麼。

「那我要下去了。」她說著。

「等等。」

聽到李洛的話，鹿鳴疑惑的看來。

李洛認真的問道：「不用脫衣服吧？這感覺像是在泡澡一樣。」

鹿鳴白皙的臉頰一紅，沒好氣的撇嘴道：「做你的美夢呢。」

而後便是率先邁開長腿，直接是走入到雷王潭中，尋了一處，盤坐下來。

隨著鹿鳴的入池，她所在的那片區域的雷漿也是湧動起來，仿佛是黏液一般，一點點的將她纖細的嬌軀所覆蓋，其上雷光瘋狂的跳躍，發出噼裡啪啦的聲響。

但鹿鳴的神色卻是頗為的平靜，仿佛對此並沒有什麼感受。

李洛見狀，這才放心的走到另外一片區域，直接跳了進去。

噗通。

雷漿濺射，李洛的身子頓時被雷漿盡數的淹沒。

然後他就感受到一股狂暴的雷霆能量此時直接自其周身無數毛孔蜂擁而進，那一瞬間，李洛頭髮瞬間豎起，一種極端刺痛的感覺從周身爆發開來，直接是令得措手不及的他慘叫了一聲。

雷霆能量瘋狂的在血肉中跳動，那種滾燙，灼熱而狂暴的感覺，雖然令得血肉也是在激烈的回應著，可那種痛苦，也倍感酸爽。

「被耍了！」

李洛齜牙咧嘴，明明這雷王潭中分外痛苦，但鹿鳴剛才還裝出一副平靜的模樣，這顯然是誤導了他。

而李洛這邊的動靜，也是令得鹿鳴睜開眸子看了一眼，她的眼神有點疑惑，這傢伙怎麼一副掉進油鍋的模樣？明明她這邊僅僅只是感受到一點酸麻的感覺而已啊？

但看李洛的痛苦，似乎也不是裝出來的。

於是鹿鳴掃了一眼這雷王潭，或許是因為自身擁有著雷相的原因，她發現似乎許多雷霆能量在如電蟒般的湧動，而湧去的方向，就是李洛所在的位置。

一道道雷蟒在李洛所在的位置匯聚，變得異常的璀璨奪目，而李洛，則是被這些雷光盡數的覆蓋，籠罩。

見到這一幕，她頓時明白了什麼。

當即眸子有些羨慕的看了慘嚎中的李洛一眼。

「這雷鳴樹，還真是賞罰分明呢。」

湧向李洛那邊的雷霆能量無疑更為的雄厚，而在這裡，能夠操控雷王潭能量的，只有雷鳴樹，顯然，雷鳴樹也知曉，此次的救援，李洛的作用比鹿鳴更強，所以給予的饋贈也更為的豐厚。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傢伙。」

鹿鳴嘀咕了一聲，雖然此時的李洛可能遭受的痛苦更強一些，但那最後所得到的好處，無疑也將會遠超她這邊，如果雙方可以交換的話，鹿鳴會毫不猶豫的去承受那種雷霆淬體的痛苦。

但顯然，這份痛苦不是誰想要就能有的。

所以鹿鳴也就不再多想，而是閉攏眼眸，開始享受自身即將得到的饋贈。

...

第五百五十三章雷霆熔爐

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

有話想對作者說？來⊙起?點讀書評論區，作者大大等著你！

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

第五百三十四章計劃

「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

總是一個人靜悄悄地看小說,沒有人一起討論很無趣？快來起?點讀書,和書友們一起暢所欲言

「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這個畜生。」

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卻宛如行屍走肉一般的人影，這些人即便是眼睜睜的看著如此恐怖的一幕發生在眼前，但他們的神情依舊是那樣的麻木，顯然對此早已經司空見慣。

他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不再反抗，只是靜靜的等待著那恐怖的一幕降臨在他們的身上。

李洛面色陰沉，咬著牙發出了一聲怒罵。

先前所見，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而這也是他第一次親眼看見，這些所謂的異類是何等的兇殘以及暴虐。

人族於它們，其實就宛如口糧一般。

一旁的姜青娥與長公主神色也不太好看，即便兩女心性皆是極為堅韌，可這一幕帶來的衝擊委實太強了一些，她們雖然在暗窟中與許多異類都進行過交手，但暗窟中，可看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情形。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胸前輕輕起伏，她壓制下心中的情緒，冷靜的道：「剛才我一直在暗中感應那四臂魔目蛇的實力，它的確是比那個黃樓統領提供的情報要更強一些，按照我的估計，現在的它，恐怕有媲美七星天珠境的實力，這與我相差不多，若是單對單的話，我可以將它纏住，但想要將其鎮壓，恐怕需要一番苦戰。」

李洛眉頭微皺，道：「但現在的問題是城內還有著不少地災級的怪

第五百三十五章黑甲人

李洛的身影於遍布殘垣斷壁的城市內疾馳。

在其後方遠處，驚天的能量碰撞在爆發，那所擴散出來的能量衝擊波，即便是隔著這麼遠,李洛都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種強烈的壓迫感。

那是長公主與四臂魔目蛇的戰鬥。

從這種激烈程度來看，雙方的實力應該不相上下，長公主短時間內顯然是不可能擊敗對方，而且異類生命力極為的頑強，真要拖下去，誰能支撐得更久還真是不一定的事情。

所以想要徹底解決問題，還是需要姜青娥出手援助長公主。

而姜青娥能不能騰出手,又取決他這邊...

李洛的心思在閃電般的轉動著，而他的速度也是催動到極致,沿途偶爾還能遇見那種等級達到地災級的怪蛇異類，只不過這些怪蛇異類此時被一道道光明光環困住，動彈不得絲毫。

而此地距離姜青娥頗近，因此的一些低等級的異類在剛才「光耀之界」爆發的時候就被消融，這就讓得李洛幾乎是暢通無阻。

短短不過片刻的時間，他就抵達了特定的位置。

他迅速的掏出一枚淨化靈珠，然後將相力流入進去，將其以特定的手法激活，手臂一抖，淨化靈珠化為一道流光飛射而出，直接是鑲嵌在了一座高聳建築物的頂部位置。

做完這些,他頭也不回的繼續疾掠而出。

長公主與姜青娥爭取而來的時間,他必須抓緊了。

接下來的十分鐘時間內,李洛火力全開,奔馳於城內的各個點位，將淨化靈珠一顆顆的鑲嵌於特定的位置。

漸漸的，有著一枚枚光點於城內綻放起來。

不過隨著李洛漸漸的遠離姜青娥所在的位置，那「光耀之界」的鎮壓力度顯然也就隨之減弱了一些,所以一些蝕級的異類開始率先脫離影響，而這就讓得李洛的速度變慢了一些。

他有時候，不得不停下腳步，先清理這些湧來的異類。

不過好在現在的他比起當初在暗窟時已經變強了太多，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已經讓得他不懼任何蝕級的異類，所以憑藉著手中一柄玄象刀，他也算是一路橫衝直撞，所向披靡。

而在他這一路衝殺下，越來越多的淨化靈珠被他激活。

城內那些璀璨光點變得越來越多。

「還剩下三顆。」

李洛估算了一下激活的淨化靈珠，再有三顆，淨化結界就能夠被成功的布置出來，到時候姜青娥就能夠騰出手來，與長公主聯手斬殺四臂魔目蛇。

倒是還算順利。

不過雖然眼見即將功成，李洛依舊沒有放鬆警惕，反而更加的謹慎起來，他可不想在臨近成功的時候突然翻船。

又是一路持刀斬殺。

李洛再度將兩顆淨化靈珠激活。

還剩下最後一顆。

李洛看向街道盡頭的一座石塔，石塔之頂,就是最後的點位所在,而這裡已經抵達光耀之界的邊緣，那耀眼的光芒都變得黯淡了許多，但好在的是，這裡並沒有怪蛇異類的存在。

李洛身影小心的掠出，十數息後，來到了高塔之下，他手扣淨化靈珠，將其激活，然後手腕一抖，就要將其射出。

而變故，也終於是在這最後一刻突然的爆發。

轟！

在李洛右側一座殘破的商鋪中，窗戶突然炸裂開來，一股極其兇悍的攻擊轟然而至，連空氣都是被這道攻擊所蘊含的力量擠壓得爆炸開來，發出了刺耳的音爆聲。

整座商鋪，也是被力量餘波衝擊，轟然破碎。

此次的襲擊，來得太過的迅猛。

而且剛好是在李洛即將丟出淨化靈珠的那最後一刻。

此時，即便是警惕了一路的李洛，都將戒備放鬆了一些。

但好在的是，李洛終歸沒有完全大意。

這突如其來的襲擊雖然驚得他後背寒氣升起，但他的反應也極快，第一時間放棄了射出淨化靈珠，而是反手一揚，只見得一抹流光射出，直接是在其後方形成了一面八角盾牌。

正是他手中那一道白眼寶具。

轟！

然而這一道防禦性的白眼寶具，面對著那恐怖的一擊，卻僅僅只是堅持了一瞬，便是轟然間爆碎開來，徹徹底底的報廢，連修復都不可能了。

但這好歹為李洛贏取到了一點時間。

他身影暴退，同時體內相力激湧，手中玄象刀毫不猶豫的斬出。

「虎將術，千流水刀術！」

高速流轉的水光刀芒帶著嗡鳴聲呼嘯而出，地面直接是被切割開一道深深的痕跡。

砰！

然而這傾盡李洛全力的水光刀芒，與那道沛然大力的攻擊相撞時，卻依然是被生生的震碎開來，化為漫天光點。

但李洛身影已經退出了其攻擊範圍，那道驚人的力量洪流，在街道上轟出一條溝壑後，便是消散。

李洛面色陰沉的盯著那座倒塌的商鋪，先前那種力量，絕對不是相師境能夠擁有的，而且那種攻擊，似乎也不太像是來自異類...

「你是誰？！為何要襲擊我？」李洛沉聲問道。

隨著李洛聲音的落下，倒塌的商鋪中，有泥石被推開，然後他就見到，一具全身遮掩在黑色戰甲下的人影緩緩的站了起來，面甲下有冰冷森然的目光投射出來。

果然不是異類！

李洛見到這道人影，面色更是一變，在這座鎮江城內，竟然還有除了他們之外的其他人存在？

而且這傢伙既然是人，為何要阻攔他布置淨化結界？！

「這位朋友，我們的目的是清除異類，你阻攔我們，有什麼好處？」李洛緩緩說道，這具身披黑色戰甲的人影實力極強，應該是地煞將階的高手，他這裡單打獨鬥不可能是其對手。

這讓得他有些惱火，眼看就要成功了，卻突然被這麼個東西阻攔了。

然而面對著李洛的質問，那道黑甲人影卻是沒有任何要回應的跡象，手掌一握，一柄黑色重槍出現在他的手中，然後腳掌一跺，地面崩裂，身影宛如鐵騎般的衝出，裹挾著極端凌厲霸道的攻勢，直接對著李洛衝擊而去。

而伴隨著他的衝擊，整條街道的風聲仿佛都被撕裂，街道兩側的商鋪不斷的崩塌。

如此攻勢，簡直駭人。

李洛面色陰沉，這黑甲人影顯然早就埋伏好了，他所選擇的位置也極其的刁鑽，這裡剛好是姜青娥「光耀之界」的邊緣處，所以他潛伏此處，連姜青娥都無法感知。

而他的目的，明顯是想要阻止他將淨化結界布成。

可他為何要這麼做？清除異類應該是他們的一致目標才對啊？

或者說，他不想看見異類被清除？

想到此處，李洛眼瞳猛的一縮。

他想起了在混級賽開始前，那位學府聯盟的長老所說的話...

黑風帝國的異災，或許是人為。

那麼，眼前的黑甲人影，難道就是其中的一員嗎？！

第五百五十四章圓滿任務

雷鳴山山巔，大戰早已歸於平靜。

姜青娥，長公主，秦嶽，趙北離等人聚於一起，做著休整，同時也是等待著李洛與鹿鳴的出來。

眾人的情緒都挺高漲，主要原因是因為此時每個人的手中，都握著一枚銀色的果實，正是雷鳴果。

這是先前大戰結束後，那雷鳴樹突然以樹枝捲起了數枚雷鳴果，然後贈予了他們。

這是雷鳴樹在釋放善意，或許是在對先前的所作所為進行道歉。

眾人對此自然是欣然接受，畢竟雷鳴果本就是他們來到雷鳴山的目標之一。

不過在經過之前雷鳴果內蘊藏著的惡念種子一事後，他們對此還是留了一個心眼，所以此時都沒人敢輕易的吞食煉化，而是將目光都是投向姜青娥。

「姜學妹，你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惡念之氣感知最為敏銳...」秦嶽對著姜青娥露出笑容，客氣的說道。

姜青娥知曉他的意思，她握著手中的雷鳴果，感應了一下，搖搖頭道：「這些雷鳴果沒問題。」

眾人聞言，頓時鬆了一口氣，笑容更勝，愛不釋手的把玩著手中的雷鳴果。

姜青娥倒是沒在意他們，清澈純淨的金色眸子只是不斷的投向雷鳴樹，纖細柳眉微蹙，李洛到現在，都還沒出來，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了？

「青娥，不必擔心，看雷鳴樹的反應，李洛他們應該沒什麼事，此時未曾出來，多半是得到了什麼好處。」長公主鳳目看向姜青娥，她知曉對方在擔心什麼，當即安慰道。

「畢竟連我們都能混到一枚雷鳴果，而李洛又是破局的大功臣，想來這雷鳴樹是不會虧待他的。」

其他人聽見此話，眼神也是動了動，其實直到現在，他們都還未能想通李洛跟鹿鳴兩人究竟是做了什麼，竟然能夠將被汙染的雷鳴樹都給救回來。

面對著長公主的安慰，姜青娥也是微點螓首，剛欲說話，她突然看向雷鳴樹，只見得那裡有著銀光綻放，而後兩道光影仿佛是自雷鳴樹內走出一般，徑直出現在了她的視線之中。

正是李洛與鹿鳴二人。

兩人的出現，也立即成為了眾人關注的焦點，幾乎所有人都是起身迅速的圍攏了過來。

「鹿鳴，你們沒事吧？」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看著鹿鳴，關切的問道。

面對著學長的關心，鹿鳴只是神色淡淡的搖了搖頭。

「李洛...你的實力，似乎是有一些提升呢？」長公主鳳目打量著李洛，敏銳的察覺到了他周身的相力波動顯得有些起伏不定，而且比起此前，也變得更為的強橫了一些。

顯然，這是有所突破。

李洛聞言，笑著點點頭，道：「運氣不錯，實力有一點提升，達到了化相段第四變。」

此言一出，眾人的眼中皆是有著一抹驚訝之色浮現出來，此前聖杯戰中，一星院中唯有景太虛一人達到了化相段第四變，而李洛那時候的第四變，則是藉助了外力才達到的。

可現在，李洛的相力等級也追了上來。

這下子，那景太虛恐怕是要被他真正的甩到身後了。

看來在這雷鳴山中，李洛撈到了一份機緣。

姜青娥眸光在李洛身上掃了掃，在並未見到什麼嚴重的傷勢後，方才問道：「你們在下面遇見了什麼？」

其他人也是好奇的看來。

李洛與鹿鳴對視了一眼，倒是未曾隱瞞，將先前所遭遇的事情詳細說了一遍。

「什麼？黑甲人？鎮江城那黑甲人也在雷鳴山中？」

「你把他擊殺了？！那可是煞宮境的高手！」

當聽見黑甲人的消息時，即便是長公主，都是鳳目一瞪，忍不住的失聲起來。

其他人也是紛紛變色，目光驚疑的望著李洛，特別是那北海聖學府的敖白，他自身乃是虛將境的層次，實力還比不上真正的煞宮境，然而現在，李洛一個化相段的相師境，竟然擊殺了一名煞宮境，這如何能不讓人震驚。

「這跟我其實沒多大的關係，是雷鳴樹給予了一支雷霆之箭，我藉助於此，才能夠將那黑甲人擊殺。」李洛解釋道。

「即便這樣...也很了不得了。」秦嶽感嘆了一聲，看向李洛的眼神有些複雜，這般戰績，雖說外力是主因，可如果說這其中沒有李洛半分功勞的話，那也未免太自欺欺人了。

他們都很清楚，化相段與煞宮境之間究竟是有多麼巨大的差距。

長公主美目流轉，帶著驚奇的目光打量著李洛，然後挽著一旁姜青娥的手臂，笑道：「青娥，你們洛嵐府這頭雛龍，光彩可是越來越耀眼了，我看要不了多久，真要追上你了呢。」

姜青娥紅唇微翹，精緻絕美的臉頰上在此時流露出了一抹讓得一旁秦嶽，趙北離等人都感到驚豔至極的笑容，這一路而來，他們還是第一次見到姜青娥露出這般神情。

誰都看得出來，此時的姜青娥，心情很不錯。

這種心態，是望夫成龍嗎？

李洛輕咳一聲，笑道：「青娥姐，殿下，那個黑甲人的身份，你們能猜到嗎？」

姜青娥與長公主皆是一怔，而後眸光閃爍，她們沉思了短暫的時間，試探的道：「莫非是此前鎮子上面遇見的黃樓？」

李洛一驚：「這

也能猜到？」

長公主輕輕一笑，鳳目流轉間，典雅嬌豔的臉頰顯得有些嬌媚：「能讓你用這副口氣說出來，那黑甲人顯然應該是讓我們比較意外的人，而自從來到紅砂郡後，我們所見過的地煞將階的人，其實只有一個。」

姜青娥微微頷首，道：「只是還真讓人有些意外，那個黃樓竟然就是黑甲人。」

「此前看他那般拼命的保護鎮子上的人，為何還會去助紂為虐？他應該知道黑風帝國有今日的境地，他背後的勢力，就是罪魁禍首。」

李洛嘆息一聲，搖搖頭，這同樣也是他想要知道的。

不過黃樓已死，也沒什麼好探究的了。

「對了，你想要雷鳴果嗎？先前這雷鳴樹送了我們一些，你的功勞最大，其實最有資格享受此物。」姜青娥也沒有過多的在意那黃樓之死，而是將手中的雷鳴果遞給李洛。

一旁的長公主見狀，頓時忍不住的道：「喂，青娥，你對這傢伙好點沒問題，但也不要太寵他了吧，這雷鳴果對你也有作用的！」

那秦嶽，趙北離等人則是一臉複雜，這姜青娥與李洛間的感情，好到這種程度嗎？

對於眾人那古怪的目光，李洛無奈的笑了笑，將雷鳴果推了回去，柔聲道：「青娥姐，我在下面獲得的好處，可遠比一顆雷鳴果強多了，這一顆你就留著用吧。」

姜青娥聞言，也就不再多說，將雷鳴果收了起來。

「對了，還有這一次的任務。」

李洛想起什麼，突然轉過身，伸手拍了拍雷鳴樹樹幹。

而後眾人便是見到雷鳴樹上有雷光綻放，有樹枝不知從何處伸了過來，樹葉重重包裹，仿佛是形成了三個大繭，而隨著雷鳴樹將樹葉抽回，三道昏迷的人影就落入了李洛他們的眼中。

「他們就是此前失蹤的小隊，他們吞服了那些被汙染的雷鳴果，所以現在皆是處於汙染狀態中。」李洛說道。

「無礙，直接將他們送走吧。」

「至於汙染的問題，學府高層那邊應該會想辦法解決的，這就跟我們沒什麼關係了。」長公主上前，從三人身上掏出了靈鏡，然後直接一把捏碎，頓時靈鏡化為光柱將三人包裹了進去，霎那間，隨著光柱的消散，三道人影也是消失了蹤跡。

而就在這三人被送走的那一瞬，李洛等人同時掏出了靈鏡，目光一掃，然後都是露出了笑容。

任務積分，到帳了。

李洛如釋重負拍了拍靈鏡，一臉的舒暢，這雷鳴山的任務，總算是圓滿完成了。

而這一次的收穫，他只能說，非常的滿意。

第五百五十五章分別

雷鳴山脈外圍的一座高坡上。

三支小隊在回首眺望，而隨著他們離開雷鳴山，此時能夠見到那座巍峨山巔處，有無數狂暴的雷霆自雷雲中傾瀉而下，仿佛是形成了極為恐怖的雷幕，將雷鳴山以及山巔的雷鳴樹都遮掩了進去。

「看來往後這雷鳴山要成為一方禁地了。」秦嶽望著這一幕，感嘆出聲。

那雷幕藉助了雷雲的力量，而且這種力量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發的狂暴，在這種層次的力量下，恐怕唯有封侯強者才能夠撕裂雷幕走入其中。

顯然，這是雷鳴樹故意為之，所為的就是以後不會再有人輕易的踏足其中，幹擾它的存在。

所以在雷鳴樹沒有完全將惡念汙染盡數的化解之前，這雷鳴山，怕是不會再歡迎外人進入了。

李洛收回眺望的目光，也是有些感嘆，雷鳴樹這種天地奇樹，擁有著一些簡單的靈智，而其生命力極為的悠長，或許千百年後，依舊還是屹立於此，靜靜的看著人世間的滄桑變幻。

也不知道等未來他有朝一日再來到此處時，那時候又是一番何等的光景？

希望那時候的黑風帝國，已經開始恢復了曾經的繁榮吧。

「各位，我們就在這裡分別吧，此次合作，很愉快。」長公主鳳目望向秦嶽，趙北離等人，微笑著說道。

如今任務完成，三支隊伍自然也就沒必要繼續再走下去，畢竟他們都還有著爭奪積分的任務，走在一起，反而會因為積分的分配出現問題。

而且，長公主的目標是混級賽第一，所以她也不可能會選擇與其他的小隊平分積分，那會拖累他們的速度。

對於長公主此話，那秦嶽與趙北離倒是表示理解。

「合作愉快，不過我想等之後到了赤石城，我們還能遇見的話，說不定還有合作的機會。」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抱拳笑道。

那赤石城就是紅砂郡的郡城，也是此次混級賽的終點，他們所有人都知道那裡蘊含著極大的危機以及實力恐怖的強敵，面對著這種地獄難度，恐怕沒有哪一支隊

伍能夠單獨吃下，所以到時候大概率還是需要做一些合作的。

而有關那神秘的赤甲將的情報，此前李洛與鹿鳴也是沒有保留，將其公布了出來，所以他們明白赤石城的危險程度，又是上升了一個臺階。

秦嶽倒是稍微有點不舍，他看向長公主的目光，倒是有著一些不加掩飾的情感，這顯然也是他故意流露出來的，不過也正常，秦嶽自身條件也不差，如今面對著長公主這般優秀的異性，會有所心動也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不過他也明白，現在不是兒女情長的時候，所以只能笑道：「那就希望在赤石城，再與宮殿下合作了。」

面對著他那留戀的目光，長公主典雅嬌豔的臉蛋上則是保持著淺淡的笑容，輕輕頷首。

李洛也是趁此對著鹿鳴擺了擺手，算是告別，而後者見狀，對著他露出一絲笑容，紅唇間貝齒很白，高冷的氣質稍微的有點解凍。

「我們先走了。」

那趙北離見狀，眉頭頓時跳了跳，眼神警惕戒備的看了李洛一眼，這小子，真是一個威脅，竟然這麼快就能夠讓他們天火聖學府的高冷之花對他露出笑容，而這才多久的時間？如果真讓得他們相處久了，趙北離感覺可能就沒他什麼事情了。

所以他立即跟長公主抱拳告辭，然後轉身就帶著鹿鳴二人迅速離去。

秦嶽見狀，也只能帶著人告辭而去。

「殿下這魅力真是不一般，再待下去，那秦嶽怕是要忍不住帶著北海聖學府的人直接跟著我們走了。」李洛望著秦嶽離去的方向，笑眯眯的打趣道。

長公主聞言，笑吟吟的道：「李洛少府主魅力也不小，那天火聖學府的鹿鳴對你態度挺好的，是不是在雷鳴山中冒險的時候感情升溫很快？」

李洛一驚，趕緊辯解道：「殿下莫要害我，我跟鹿鳴清清白白。」

長公主輕笑道：「那個叫做鹿鳴的女孩天賦極好，而且也是身懷雙相，未來前途不可限量，你真能把她拐到洛嵐府，說不得青娥不僅不生氣，還會誇你有能耐。」

李

洛看向姜青娥，後者倒是未曾插嘴兩人間的爭鬥，只是神色有些似笑非笑。

李洛頭大，趕緊求饒：「殿下我錯了，我不該調侃你。」

長公主露出嬌媚的笑容，伸手拍了拍李洛的肩膀，溫柔的道：「知錯能改，還是個好孩子。」

狹長嫵媚的鳳目中，掠過細微的得意之色，你這小東西，還敢主動招惹本殿下，我在朝堂上跟那些老狐狸爾虞我詐的時候，你還在學府裡面騙那些無知的小姑娘呢。

「我們現在的積分，還是處於第一。」

姜青娥倒是沒理會兩人，而是取出了靈鏡。

此次雷鳴山之行，為他們帶來了五萬積分的收入，所以現在他們的總積分已經達到了三十一萬，這讓得他們的位置依舊保持在第一，但這個領先極其的微小，因為第二名的藍瀾小隊，也已經達到了三十萬積分。

與他們之間，僅僅只有一萬分的差距了。

「這傢伙追得倒是挺緊。」長公主也是湊過來看了一眼。

李洛取出靈鏡，將地圖光影映照了出來，此時這張地圖上面，已經有許多城市所代表的光點被點亮，這些都是已經被淨化的標誌，顯然，在這段時間中，其他的那些隊伍也沒有閒著，而是在全速的推進著。

「如果我們選擇這個路線往前推進，在抵達赤石城之前，我們應該可以收攬三座三級城，五座二級城以及一些不太重要的一級城，這是收益最高的路線，當然難度肯定也會隨之增加。」李洛指著地圖中的一條路線，然後往前點動，而兩女的目光也是順著他的手指看去，皆是贊同點頭。

「嗯，李洛選的這條路線算是積分最大化的。」長公主說道。

「那就按照這個路線全速推進吧。」姜青娥更是雷厲風行，難度什麼的她們並不在意，以她們的實力，只要不是遇見大天災級異類，基本是可以橫推。

作為隊長的長公主伸手一揮，長發飄揚，意氣風發下達了命令。

「出發吧！」

「為了我們的第一。」

第五百三十六章好強

而當李洛的心中泛起驚濤駭浪的時候，街道兩側商鋪倒塌的聲音不斷響起，黑甲人裹挾著極其恐怖的攻勢呼嘯而過，猶如一條巨蟒穿梭於街道上。

那種程度的攻勢,看得李洛眼皮子急跳。

這是真正的地煞將階的高手。

這種差距，根本不可能抵擋。

李洛面色陰沉，手掌緊握玄象刀，一聲咆哮，體內相力盡數爆發，同時一步踏出，怒斬而下。

轟！

相力激湧間,一道璀璨的刀光猛然斬出,猶如波光粼粼的水流，散發著極其驚人的穿透力。

然而面對著李洛這螳臂擋車般的攻擊，那黑甲人面甲下的眼睛中掠過一抹譏嘲，區區相師境，在他的面前猶如螞蟻一般的可笑。

如果不是忌憚那個身懷光明相的女孩，他早就能夠出手將李洛按死，也不必隱忍到這最後一刻。

不過無所謂了，解決了這小子，對方的謀劃也就不攻自破，到時候等到其他怪蛇異類甦醒,全城異類暴動,那兩個女孩也逃不了。

心中這般想著，他也就任由李洛的刀光斬來，然後結果也是不出意料，對方的刀光與他的攻勢碰撞在一起，猶如螢火之光一般,幾乎沒有讓得他的身軀退上半步,就直接被衝得破碎開來。

區區相師境...

黑甲人冷笑,可下一瞬,那破碎的刀光之後，卻是出現了數顆小小的光球，這些光球在霎那間爆發，璀璨耀眼的強光自黑甲人眼瞳中綻放。

刺目至極。

面對著這突如其來的強光攻擊，即便是黑甲人心頭都是一驚，旋即惱羞成怒，這小子倒是狡猾，但這又能有多大的作用？

黑甲人顯然也是戰鬥經驗頗為豐富，即便眼前視線略微有點模糊，但他的衝勢絲毫不停，手中的重槍甚至毫無抖動。

只要一槍衝過，那小子就會被他碾碎，一切都會隨之結束。

同時黑甲人體內相力流轉，雙目的刺痛迅速的化解，視線也是在迅速的恢復。

而就在他視線恢復過來時，卻是見到眼前少年手中的古樸直刀，換成了一柄銀白色的大弓，此時他正拉滿弓弦,眼神冰冷的將自己鎖定。

咻！

一箭射出,光矢如流光，而且在飛射而出的那一霎那，光矢竟是分化成了五支，箭尾搖曳，如毒蛇般的刁鑽而來。

這小子，實力雖然不怎麼樣，小手段倒是不少。

黑甲人微微皺眉，不過經歷了先前李洛釋放的光彈，他此時倒是多了一分謹慎，沒有再任由這些光矢筆直射來，而是手中重槍一抖，頓時化為數道槍芒，直接是將那正面而來的數道光矢瞬間擊破。

倒是有一道光矢沒有被他擊破，因為那道光矢失去了準頭，從距離他還有數丈的位置時偏移了過去。

可就在這道光矢穿過時，黑甲人似乎是見到了對面街道盡頭持弓而立的少年嘴角輕輕一挑。

黑甲人心頭頓時掠過一抹不安之色，緊接著，他眼角餘光就瞥見了一抹異樣光芒，當即急忙轉頭一看，頓時暴怒。

只見得那道飛過的光矢箭頭上，竟然有一顆淨化靈珠在閃爍光芒，而那枚光矢的去處，便是那座高塔之頂。

顯然，先前那些光矢不過是幹擾之用，這支光矢上面的淨化靈珠才是目的，對方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與他硬碰，而是想要率先完成淨化結界。

可是，剛才他分明沒有看見光矢上面有淨化靈珠啊？！

不對，有是有，只不過是被對方遮掩了，應該是光明相力所催動的光影術吧？一個並不起眼的低級相術，卻是在這匆忙間，連他都沒有過於的注意。

光矢速度極快，甚至連這黑甲人都是追之不及，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其精準的射在了高塔之頂，同時將淨化靈珠鑲嵌在了一面石壁上面。

嗡！

隨著這最後一顆淨化靈珠的到位，只見得城內突然有著一道道光芒綻放起來，無數道璀璨光線迅速的交織，短短數息，就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淨化結界。

強大的淨化之力隨之爆發。

黑甲人望著那擴散的淨化之力，暴怒情緒更甚，他沒想到，面對著一個小小的相師境，他竟然失手了！

對方在他的眼皮底下，大搖大擺的將這淨化結界給布置了出來。

黑甲人眼中殺意暴漲，此時他也根本不顧其他了，手中重槍猛的一抖，直接是脫手而出，仿佛是怒龍出洞，連前方的虛空都是劇烈的扭曲起來，尖銳的破風聲，響徹全城。

此時黑甲人的含怒出手，顯然殺機瀰漫。

重槍咆哮而至，在李洛的瞳孔中急速的放大，如此速度，根本就無法躲避，但李洛神色依舊平靜，只是手掌摸上了手腕上的赤紅手鐲。

而就在他即將催動三尾天狼的力量時，他的眼瞳中，突然見到了一抹熟悉的光明綻放。

於是緊繃的身體就鬆緩了下來。

嗡！

重槍如黑龍般的咆哮而來，而就在距離李洛尚還有尺許距離的時候，突然有一面光壁於李洛面前浮現出來，重槍重重的衝擊在光壁上，可卻僅僅只是震蕩出了一圈圈的漣漪，根本無法將其穿透。

那道光壁上面蘊含的強大相力，極其的驚人。

黑甲人瞳孔一縮，是那個身懷光明相的女孩。

她騰出手了！

黑甲人毫不猶豫的暴射而退，身軀撞進了那些廢墟中，如今計劃失敗，那就只能逃離脫身了。

「想走？」

李洛的身前，一道熟悉的倩影閃現而出，姜青娥金色眸子冰冷至極的盯著那道急速逃離的身影，眸子中殺意流動。

此前李洛這裡在動手的時候，她就察覺到了不妙，但當時她根本無法脫離，而就在她遲疑是否要放棄鎮壓其他異類前去救援李洛的時候，淨化結界就成功了。

所以她第一時間的趕來。

姜青娥伸出纖細玉手，握住面前的重槍，璀璨的光明相力呼嘯而出，這柄重槍頓時變得神聖起來，同時上面還有著光明之炎燃燒起來。

「你的槍，還給你！」

姜青娥一掌拍出，光明重槍頓時暴射而出，虛空直接是在此時被瞬間洞穿，李洛甚至只能夠見到虛空中有著氣浪炸開，再然後前方的諸多建築在此時陡然破碎。

那道逃竄的黑甲人影，驚駭回頭時，光明重槍已是裹挾著無可匹敵的霸道力量，轟然而至。

轟！

氣浪炸裂。

黑甲人直接被光明重槍所洞穿，而其餘力不減，轟然一聲，就將其釘在了一座石壁之上，頓時巨石不斷的滾落，將其掩埋了下去。

「好強！」

巨石砸落下來，遮掩視線前，黑甲人的心中，掠過這般驚駭的想法

第五百五十六章赤甲將

這是一處昏暗陰冷之處，昏暗中，有一座似祭壇般的建築矗立，而在祭壇的最頂部，一道人影靜靜的盤坐。

那道人影，身披赤甲，赤甲顏色猩紅，猶如是鮮血侵染而成，無形之間散發著一種令人心悸的煞氣，他僅僅只是盤坐在那裡，就有一股驚人的威壓瀰漫出來，引得他所處之地的虛空，都是在不斷的扭曲著。

赤甲下，突然有一雙森冷陰翳的目光睜開。

眼中有著一抹暴怒湧現。

「廢物！」

蘊含著濃烈殺機的低沉聲音，於這片陰暗中傳開，引得天地能量都是有些震動，沸騰起來。

「我數年謀劃，可恨！該死的學府聯盟！」赤甲將面甲下傳出震怒的言語，因為在先前那一刻，他感應到了在雷鳴樹中的布置突然消失了，顯然，這是因為雷鳴樹恢復了靈智所導致。

而他之前費盡心機，施展了諸多手段，好不容易先是以毒陣削弱壓制了雷鳴樹的靈智，再藉助惡念之氣的侵染，令得雷鳴樹失去控制。

原本一切都是好好的，結果卻是在此時被盡數的破壞了。

這一刻，即便是赤甲將那深沉的城府，都是感到一股憤怒情緒在心中衝蕩，恨不得此時就出關，將那些來自各大學府的小崽子們全部殺光。

但最終，他還是忍耐了下來。

因為現在還不是時候，而且，那些小崽子們，最終必然也會來到這裡。

「這學府聯盟當真陰險，竟然將這紅砂郡設置成那聖杯戰的試煉場地，他們是想要藉助這些學員的力量，將紅砂郡蕩除？」赤甲將眼芒閃爍，陰冷之色不斷的湧現。

「不過他們只能派出這些學員，也能夠看出各大學府根本無力支援黑風帝國，這裡的局勢，可不是來幾位普通封侯強者就能夠解決的，除非是王級強者。」

「哼，可王級強者又怎能輕易動彈？在這東域神州，即便是各大聖學府中，這般強者都是屈指可數，他們自身皆是身負重任，哪還管得了其他地方？」

「好，既然想要將這些各大學

府的頂尖天才派出來送死，那本將此次就成全你們，讓你們知道什麼叫做心痛。」

一番瀰漫著殺機的聲音響起，最後赤甲將站起身來，身影一動，再度出現時，已是在一扇房門之前，然後他推門而出。

有光線照耀進來，赤甲將邁步走出，此時所在，似乎是在一座高塔之上，而高塔之外，則是無數連綿到視線盡頭的建築房屋，那城市規模之龐大，遠勝鎮江城。

而在這紅砂郡內，能夠如此規模的城市，只有一座，那就是紅砂郡的郡城，赤石城。

只不過讓人驚訝的是，與被破壞得一片狼藉的鎮江城不同，這赤石城竟然保持得極其的完好，視線眺望，可見赤紅的城牆如巨人般的護衛著城市。

當然，保持完好的城市還只是讓人感到驚訝，更為震撼的是，在這赤甲將的視野之中，這赤石城內竟是人聲鼎沸，只見得無數人影於城市中流動，那等繁華之景，一如曾經。

赤甲將冷眼望著這一幕，淡淡的自語道：「真是可怕的幻境，竟然能夠如此的栩栩如生，若是陷入其中，就算是地煞將階的實力，都將會逐漸的喪失自我。」

作為同樣無比熟悉此處的他而言，眼前的景象雖然極其的真實，但他卻明白，這只是一個幻境，眼前那無數的人影，不過只是幻境所幻化，所謂的繁華，更是透著一種難言的詭異。

而眼前的幻境，顯然就是出自那位的手筆。

赤甲將冷厲的視線投向城中心的位置，在他的視線中，那裡的虛空瀰漫著血紅的色彩，血紅扭曲著空間，遮蔽著探知，但他卻是能夠穿透那種血光，看見其中。

在那濃烈的血光深處，有一道妖嬈的人影靜靜的趴伏著，仿佛是狐狸假寐著一般，她的容顏異常的嬌媚動人，即便此時未曾睜開眼瞳，卻依舊散發著妖豔至極的風採，這般人兒，光是看著，就讓人心頭有著一股燥熱之氣升起，同時有無數慾念如蛇般的在體內竄動。

但赤甲將卻是不為所動，他的目光盯著那妖嬈女子身後，那裡有一條異常粗大的血紅尾巴如同毒龍般緩緩的於虛空中擺動。

如果仔細看去的話，會發現那條血紅尾巴似乎是在不斷的流淌著鮮血，尾上的紅毛時而柔軟，隨風而動，時而又是宛如鋼針，滑動時連虛空都被割裂出了一些淡淡的痕跡。

隱隱的，血紅尾巴內猶如是傳出了無數悽厲的叫聲。

赤甲將盯著那血紅尾巴看了好半晌，因為他可是很清楚，那條尾巴上面的每一根紅毛，都是這赤石城的一條人命所轉化，當年此物來時，可是費了不少時間，才將這城內百萬之人盡數的煉化。

可謂是兇殘到了極致。

不過面對著這足以讓人生惡的血紅尾巴，赤甲將的眼中，反而是浮現出了一抹痴迷之色，旋即面甲下發出了低低的笑聲，笑聲略顯詭異。

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他的作品了。

「不錯，等了這些年，總算是要養成了。」

「不過異類果真是天地兇物，這兩年它竟然也開始對我有所覬覦了，呵...」

「此次學府聯盟插手紅砂郡，倒也是個機會。」

赤甲將的眼中閃現過陰沉之色，那些學府的頂尖學員最終的目標必然是赤石城，而等他們來到此處，必然會清除它，到時雙方死戰，而他則是可以坐收漁翁之利。

「種下的果實，也總算是到了收穫的時候。」

「只是可惜了雷鳴樹，原本那是為我之後的謀劃做的準備...不過不急，只要將此次學府聯盟的插手挫敗，往後有的是時間與手段去對付它。」

赤甲將沙啞的笑起來，然後他再度看了一眼遠處血紅的虛空，雙手合成了一道詭異的印法，手指處，顯露出了一枚戒指，戒指呈現暗紅色彩，在那戒面上，銘刻著一隻眼睛，眼睛眼白為黑，眼瞳卻是白色，強烈的反差帶來了一種詭異之感。

「光暗同源，善惡歸一。」赤甲將低低自語。

而後，他又是輕笑出聲，笑聲中，帶著某種詭異的痴迷與期待。

「歸一之際，真我降臨。」

第五百三十七章兩女聯手

廢墟巨石不斷的滾落，煙塵瀰漫。

李洛望著前方那一路的溝壑，忍不住的吞了一口口水，姜青娥剛才那一擊,可著實是太兇悍了，那名實力疑似煞宮境的黑甲人幾乎是連半點反抗都沒做到，就直接被摧枯拉朽般的擊潰了。

而在李洛驚嘆間，姜青娥周身湧動的璀璨相力減弱了一些，她那金色眸子帶著一絲擔憂的看向他，問道：「你沒事吧？」

李洛笑著搖搖頭,頗有些餘悸的道：「差點就有事了,這傢伙太陰險了,竟然躲在這裡陰我。」

被一名煞宮境的高手埋伏，李洛是真的嚇了一跳，也好在他冷靜，沒有因此驚慌失措。

「是我們大意了，沒有估算到在這城內，竟然還有著其他人的存在。」姜青娥柳眉微蹙的道。

「不過你做的很好，面對著煞宮境高手的偷襲，竟然還能將淨化結界布置出來。」

姜青娥的聲音中有著一絲讚嘆，其實李洛這邊的情況她一直在關注，面對著那名煞宮境高手的偷襲，李洛的應對可謂是異常的完美。

那種情況下，他沒有想著先行逃竄，反而是迎難而上,藉助對方的小覷心理，以一手障眼法將最後一顆淨化靈珠激活。

李洛笑了笑,然後看向廢墟中，神色卻是變得凝重了許多：「其實我更關心，這傢伙究竟是屬於什麼勢力的,他為什麼要阻攔我？」

姜青娥微微頷首,這同樣也是她最關心的一點。

當即她玉手一抬，雄渾的光明相力席捲而出，猶如洪流一般，直接是將那眾多巨石盡數的掃除，不過隨著巨石的清理，她與李洛眼神皆是一凝。

因為在那巨石之下，他們僅僅只是看見了半具殘破的黑甲，而黑甲人，卻是不見了蹤跡。

「金蟬脫殼？」李洛一驚。

姜青娥身影出現在廢墟中，以重劍將那半具殘破的黑甲挑起，黑甲上面有奇特的光紋流轉，仿佛是形成了一些頗為詭異的符文。

「的確跑了，這副黑甲內銘刻著一種特殊的脫身相術，他應該是藉此在被掩埋的那一瞬間脫離的，不過想必現在他也逃不了多遠。」她眼神漸漸的凌厲，開始掃向四周。

「算了，現在沒時間跟他糾纏,任務要緊。」李洛卻是攔住了她，對方太滑溜，與其糾纏不知道要花費多少的時間,而現在他們最重要的，還是那頭四臂魔目蛇。

姜青娥聞言，微微遲疑，但還是點了點頭，李洛說的也沒錯，淨化結界雖然能夠暫時的鎮壓住城內的異類，但那時間頗為的有限，如果他們不趁這個時間將最麻煩的四臂魔目蛇解決，一旦等其他異類甦醒，必然會被四臂魔目蛇招引而來，到時候麻煩的就是他們了。

至於那個黑甲人，先前他雖然脫身了，但她相信自己那一擊必然已經將其重創，那個傢伙，此時應該也是驚弓之鳥，不敢輕易出現。

至於那個傢伙會不會躲起來破壞淨化結界，倒是暫時不必多慮，學府聯盟精心準備的東西，如果能夠這麼容易就被破壞，那也太小瞧了他們的手筆。

「那我先去幫長公主了，你自己小心一點。」

姜青娥也沒有猶豫，她對著李洛提醒了一聲，身影便是化為一道流光沖天而起，而後有光明照耀天地，她直接是裹挾著浩浩蕩蕩的光明相力，衝進了城中心那片鬥得不可開交的戰場之中。

李洛躍上高塔，在警惕著四周的同時，也是在注視著那片戰場。

畢竟，長公主與姜青娥聯手的場面，可不多見。

這可是聖玄星學府這一屆最為出彩的兩個女孩了。

城中心的戰場，隨著姜青娥的加入，那四臂魔目蛇顯然也是察覺到了一些威脅，當即妖豔的臉頰上爆發出猙獰，扭曲之色，眉心的魔目有猩紅的血光若隱若現。

「青娥，你來啦！」長公主對於姜青娥的趕來，倒是頗為的歡喜。

姜青娥微微頷首，道：「殿下，我幫你將它進行一些壓制，但主力還是得靠你。」

長公主聞言，鳳目頓時一亮，贊道：「青娥你還真是厲害。」

要知道現在的姜青娥畢竟還只是地煞將階的實力，從等級上面來說，這要比長公主與四臂魔目蛇弱上不少，但她卻是能夠放言將後者進行一些壓制，此等手段，如果不是知曉姜青娥的性格不屑於說謊，恐怕就連長公主都會有點不信。

姜青娥一笑，倒是沒有多說，而是纖細玉手迅速的結印。

「光耀之界！」

只見得此前鎮壓全城的這一道控場相術再度被她施展出來，只不過這一次施展出來的光耀之界，卻並沒有呈現擴散之勢，反而是在迅速的收縮。

短短不過十數息的時間，便是從數百丈範圍，縮小成了十數丈。

遠遠看去，猶如是一道從天而降的光環。

而光環的中央，便是那頭四臂魔目蛇。

在這道光環內，光明相力濃烈到極致，甚至都開始凝結成了光明液體，宛如一場聖潔的光明之雨，傾灑而下，淨化世間一切不潔。

而身處這種範圍之中的四臂魔目蛇，頓時爆發出悽厲的嘶嘯聲，隨著那些光明之雨的落下，它身軀上洶湧的惡念之氣也是劇烈的翻滾起來，猶如油鍋中被潑了一盆冷水一般。

「好一道「光耀之界」。」

遠處的李洛見到這一幕，也是忍不住的讚嘆出聲。

光耀之界，雖是中階卻可媲美高階的強大龍將術。

李洛記得，這還是當初老爹為青娥姐找尋而來的，為此也是花費了不小的代價，畢竟龍將術的價值已是不低，更何況是這種可以媲美高階龍將術的相術，就算是在他們洛嵐府的藏書庫中都算是頂級的那一種，數量極少。

這些年姜青娥苦修此術，當真算得上是將其修到相當高深的程度了。

這再加上其自身身懷的「九品光明靈使」增幅，那威力，更是讓人嘆為觀止了。

也難怪她敢以極煞境的實力，對那小天災級的四臂魔目蛇進行壓制與削弱了，雖說這其中有著光明相力克制對方的緣故，但也足以說明其手段之驚人。

讚嘆的不只是李洛，此時的長公主同樣是鳳目綻放欣喜，姜青娥的壓制比她想像的還要更有效果，這令得她對姜青娥喜愛與欣賞之意變得更為濃鬱了。

「青娥，多謝了，接下來，就交給我吧。」

長公主嬌笑一聲，她的實力本就不弱於四臂魔目蛇，如今後者被姜青娥進行了削弱，那麼也就到了該她表現的時候了。

長公主手握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耀眼的天珠緩緩的轉動，天地間的能量仿佛是化為洪流般的呼嘯而來，被七顆天珠盡數的汲取，最後轉化成磅礴的相力，盡數的灌注進長公主體內。

一股極其驚人的能量威壓自她的體內散發出來。

整個鎮江城，仿佛都是在此時顫抖起來。

在見識了姜青娥的表現後，長公主顯然也是不打算留手了。

她單手結印，另外一手持著青玉權杖，似是以杖為筆，在那虛空中勾勒出一道道相力痕跡，這些痕跡猶如是某種符文般，憑空銘刻於虛空上。

磅礴的相力再灌注其內。

下一瞬，青光綻放，照耀天際。

只見得那些符文仿佛是復活了一般，彼此交纏，最後竟是形成了兩條青色的光蛟，光蛟尾部相交，化為了一柄巨大的青蛟光剪。

有震耳欲聾的龍吟聲隨之響起。

同時響起的，還有著長公主那清澈的叱喝之聲。

「高階龍將術，青蛟剪。」

青蛟光剪嗡鳴震動，呼嘯而下，虛空破碎間，已是將那四臂魔目蛇覆蓋，然後裹挾著滔天殺機，轟然剪下。

第五百三十八章雙嬌斬魔

嗡！

巨大的青光蛟剪呼嘯而下，青光掠過，仿佛是連虛空都被那青光所剪破，而下方的城市中央,一座座殘破的建築更是在此時一分為二，一道光滑的痕跡憑空而現。

那一剪之威，仿佛是能夠將任何的防禦都生生的劈開。

而四臂魔目蛇，首當其衝。

雖然它已是察覺到危機，仰天尖嘯，眉心猩紅的詭異眼目中有著粘稠赤紅的光柱暴射而出,這赤紅之色具備著極強的汙染之力，但這一次，卻是遇見了剋星。

因為姜青娥光耀之界的存在，極其濃鬱的光明相力升騰間，不斷的削弱，消融著那一道極其陰寒的赤光。

所以那四臂魔目蛇的赤目之光剛剛出現時，就被光明相力進行了一層削弱。

此時青蛟剪掠下，寒光掠過。

赤目之光直接是一分為二。

當空爆碎開來。

而青光餘勢不減，落向了四臂魔目蛇。

後者倒也是機敏，危急關頭將身軀扭曲，竟是避開了剪向頭顱的青光。

但青光依舊是自其右側身軀掠了過去。

嘶！

悽厲的嘶嘯聲響徹而起，只見得四臂魔目蛇小半個右側身軀在此時被切割開來,兩條詭異的手臂,也是離體墜落,黑色的血跡噴灑而出。

它那妖豔的臉頰在此時變得極其的扭曲，恐怖。

四臂魔目蛇龐大的蛇尾狠狠的甩動,將一片一片的建築房屋盡數的掃成平地，它的眼神在此時變得暴戾,瘋狂起來，只見得它身體上黑色的液體開始燃燒,而附近這方天地間瀰漫的惡念之氣，仿佛是受到了某種驅使，開始急速的湧來。

伴隨著惡念之氣的湧入，四臂魔目蛇的身軀迅速的膨脹。

那股氣勢也是節節攀升，變得極為的可怕。

「青娥小心，它要拼命了！」

長公主見狀，鳳目一凝，叱喝道。

與此同時，她再度催動青蛟剪化為兩抹青光，對著四臂魔目蛇絞殺而去。

但這一次，效果卻是沒此前那麼好了，只見得四臂魔目蛇一條手臂開始扭曲，黑色的血肉翻滾出來，猶如是形成了一層層的肉甲，其上黑色的經絡如巨蛇般的聳動著。

嗤啦！

青光掠過，一條深可見骨的傷痕被切割出來，可卻並未將四臂魔目蛇所斬斷。

顯然，此時的四臂魔目蛇，在吸取了天地間的惡念之氣為燃料後,實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它的眼瞳中，布滿著猙獰與怨毒，眉心猩紅眼目一閃，又是一道赤光貫穿天際，瞬間就抵達了長公主前方。

長公主青玉權杖一抬，磅礴相力激湧，在天地間捲起狂風，於身前形成了一道由青色翎羽所化的青光之盾。

嗤！

兩者接觸，頓時爆發出驚天的能量衝擊，肉眼可見的衝擊波於虛空上肆虐開來，絞碎雲層。

長公主嬌軀被震飛了數百丈，面前青色翎羽所化的青光之盾破碎，有細碎的赤光散落在她嬌軀上，但卻被身上的青色戰甲所阻攔，頓時戰甲上面留下了腐蝕痕跡。

「好個孽畜！」

長公主柳眉倒豎，此時這四臂魔目蛇的絕地反擊，倒是出乎意料的強悍。

不過她也明白，四臂魔目蛇這種狀態持續不了多久，只要拖延一些時間，避其鋒芒，對方的燃燒狀態自然會不攻自破，那時候要收拾它就簡單了。

「青娥...」

而就在長公主打算通知姜青娥避其鋒芒的時候，姜青娥卻是先一步的出手，只見得其雙手結印，極其純淨的光明相力於其身前凝聚，下一瞬，五枚燃燒著神聖火焰的光釘破空而出。

中階龍將術，極日封魔釘。

此術若是大成，可凝鍊七枚封魔釘，具備封印之力，一旦被七釘打入體內，一身相力皆會被削弱。

這道相術與光耀之界，是姜青娥格外擅長的龍將術。

一攻一防，可謂是完美。

咻！咻！

五枚火焰光釘宛如流星般的墜落而下，直接是划過刁鑽的弧度，狠狠的將四臂魔目蛇粗壯的蛇尾插進了地面中。

光釘之上神聖火焰燃燒，灼燒得那四臂魔目蛇瘋狂的掙紮起來，但光釘將其蛇尾死死的釘在大地上，所以在這般撕扯中，大地都開始裂開縫隙，而蛇尾更是被扯得血肉橫飛。

「青娥，你可真是...」

長公主見到這一幕，頓時無奈的搖搖頭，姜青娥的剽悍，她可真是親眼見識到了。

明明只是極煞境的實力，可即便是面對著一頭小天災級的異類也半點不虛，反而下手比她還要更狠。

雖說這有四臂魔目蛇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她身上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認姜青娥兩次的出手都對這孽畜造成了極大的削弱與傷害。

這大概率還是要歸功於姜青娥的九品光明相，畢竟光明相力本來就克制異類，更何況還是罕見的九品光明相。

心中閃過諸多的想法，但長公主此時也明白姜青娥想要速戰速決的意思，後者應該是擔心拖得越久，城內的那些怪蛇異類會擺脫淨化結界的壓制，那時候...遠處那個看戲的李洛，就會遭受一些危險了。

「真是護夫呢。」

她輕笑著，而後纖細玉指結印，在其身後，七顆天珠爆發出璀璨光芒，磅礴的相力如洪流般盡數的灌注進青蛟剪內，頓時那青蛟剪刀刃之上，仿佛是有著淡淡的鱗片浮現，其上幽光流轉，令得青蛟剪的威能陡然提升。

長公主玉指點出，青蛟剪直接剪破了虛空，如瞬移般的出現在了四臂魔目蛇前方，那一瞬，似是有青蛟掠過虛空。

方圓數百丈內的房屋建築，高樓亭閣，皆是在此時被生生的削去了頂部。

斷裂處，光滑如鏡。

而四臂魔目蛇的劇烈掙扎也是在這一霎那陡然的凝滯了，因為它的脖頸處，有青色光線浮現，黑色的血液噴灑而出，那妖豔而猙獰的頭顱，緩緩的滑落。

砰。

頭顱落地，爆碎成了滿地黑色的血汙。

它那龐大的身軀上，黑氣滾滾升騰，然後碎裂開來，化為滿地的碎肉，這些碎肉中，有眾多黑色的小蛇鑽出來，瘋狂的對著四處逃散。

「青娥，全部淨化！別讓這些東西跑了，不然它很快又能藉助惡念之氣重生！」長公主見狀，急忙喊道。

姜青娥頷首，印法一變，光耀之界再度爆發，而且迅速的擴張，而其所過之處，那些黑色小蛇紛紛消融，化為一縷縷的黑氣憑空散去。

短短不過十數息間，那滿地黑色小蛇就被清除得乾乾淨淨。

至此，這頭霸佔鎮江城數年之久的四臂魔目蛇，總算是被徹底清除。

長公主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鳳目帶著笑意微微彎起，顯然心中也是異常的歡喜。

而此時，那在遠處觀戰的李洛，方才敢靠近過來，然後他對著兩女豎起大拇指，道：「好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大戰，也是小弟畫功不行，不然怎麼也得做一副「雙嬌斬魔圖」留念。」

長公主坐在一根斷裂的石柱上，聞言白了他一眼：「貧嘴的小子。」

姜青娥則是一笑，眸光掃向李洛，問道：「我們積分有變化嗎？」

李洛連忙掏出靈鏡一看，頓時眉開眼笑起來。

「託兩位大姐頭的福...現在的咱們，終於暫時第一了。」

第五百三十九章積分第一

「我們在鎮江城成功布置了淨化裝置，獲得了五萬積分，再加上這座城是必須任務，所以額外加了四萬積分,另外這頭小天災級異類，也是價值五萬積分，算上此前所獲得的，現在剛好二十萬積分左右。」

李洛拿著靈鏡，笑得很是燦爛，他們的積分第一次迎來了暴漲，而且還反超了其他所有的隊伍,即便是聖明王學府的藍瀾小隊，此時都遠遠的落後他們。

「看來我們是第一個完成學府聯盟給予的重要任務的小隊。」姜青娥說道。

李洛點點頭,此時其他的隊伍都還沒有進行積分暴漲，這說明他們還並沒有完成學府交予的重要任務，而且他們顯然也還沒有成功的斬殺天災級的異類。

「不過應該也快了。」

長公主說道：「以藍瀾這些人的實力，如果只是小天災級的異類，未必擋得住他們，此時他們只是速度稍微落後我們一點而已。」

李洛對此也是認同，那藍瀾的實力有目共睹，而且其他的隊伍也都是各自學府中最精銳的學員，他不可能對他們心懷小覷。

「對了。」

姜青娥突然說道：「剛才李洛在布置淨化結界的時候，遭遇到了一個黑甲人的偷襲，他的實力在地煞將階左右。」

「黑甲人？不是異類？」長公主聞言,俏臉頓時微微一變。

李洛搖搖頭，道：「不是異類,是真正的人。」

長公主臉色漸漸的凝重，道：「看來靈禹長老此前的提醒並非是空穴來風，這黑風帝國的崩壞,說不得是有人為的因素。」

那個黑甲人,很有可能就是屬於其中的一員，不然沒有理由來阻攔李洛。

「不過你竟然能夠在一名地煞將階高手的阻攔下把淨化結界布置成功，還真是讓人驚訝。」長公主想起什麼，又有點後怕，這個黑甲人顯然是出乎了他們所有人的意料，如果當時李洛被他阻攔了下來，未能將淨化結界布置出來，那麼今日的結局恐怕就是另外一種了。

雖說他們不至於被狙殺於此，但最起碼此次的任務是要失手了。

所以李洛此次，顯然是立了大功。

於是長公主看向李洛的目光就有點驚奇了。

如果那黑甲人一直隱藏著等待機會的話，那必然是盯上了李洛，而後者不僅安然無恙，還能夠在對方的眼皮底下成功布置出淨化結界，這可不是尋常相師境能夠做到的。

「只是對方大意了而已。」

李洛倒是比較謙虛，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好得意的。

長公主笑了笑，被一名有備而來的地煞將階高手盯住，這可不是光大意就能夠解釋的，李洛這傢伙，雖然看上去似乎就只是一個相師境,但不知為何,總是讓人感覺他藏著一些連她都會忌憚的底牌一樣。

「我剛才感應了一下城內，並沒有察覺到那黑甲人的蹤跡。」姜青娥此時開口說道。

「應該是逃了，他只是地煞將階的實力，不敢真的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更何況現在四臂魔目蛇被清除，他更不敢現身了。」長公主對此倒是並不意外。

姜青娥頷首，而後目光轉向開始有些騷動的城內，道：「那些怪蛇異類在甦醒了。」

淨化結界能夠取到的壓制時間頗為的有限，所以此時那些實力達到地災級的怪蛇異類已是在陸陸續續的甦醒，不過隨著四臂魔目蛇被斬除，這些怪蛇異類的威脅也是大大的降低了。

「我們先出手將城內清理乾淨吧，畢竟好歹也算是一些積分。」長公主笑道。

「嗯，怪蛇異類由我與殿下對付，李洛你儘量清理那些蝕級異類，不要離我們太遠，免得再遇見偷襲。」姜青娥道。

李洛點點頭，雖然聽上去要人保護有點丟面子，但經歷過先前那黑甲人的偷襲後，所謂的面子似乎可以暫時的放下。

而後三人就分布好位置，開始在城內大肆的清理。

在沒有四臂魔目蛇的隱患後，再加上淨化結界的壓製作用，城內的清理就顯得極其順利起來，僅僅只是半日的時間，這城內絕大部分的異類就被清除得乾乾淨淨。

此時，瀰漫鎮江城的惡念之氣，也終於是隨之消散，原本昏暗的天空，都是變得明亮了起來。

殘陽西掛，晚霞如火。

忙了一個夠嗆的三人再度匯聚在一起，好生歇息了一會，取出食物隨意填著肚子。

「又入帳了六萬多分。」李洛掏出靈鏡，笑道。

城內的地災級異類數量不少，所以在清理乾淨後，他們又是收穫了一筆。

「藍瀾他們追上來了。」姜青娥瞥了一眼靈鏡上面的積分排名，發現藍瀾小隊此時也是積分暴漲，達到了二十三萬左右，只比他們略微低三萬，位居第二。

同時他們在第四的位置上面，見到了宮神鈞小隊。

「二十萬以上積分的隊伍，出現了五支。」長公主鳳目一掃，道：「看來他們都完成了各自的任務。」

李洛點點頭，只有完成了類似他們鎮江城這樣的重要任務，才會有著額外的積分獎勵，所以積分的差異在這裡很快就會開始體現出來，唯有足夠強的小隊，才能夠在最快的時間中，將積分達到二十萬左右，同時擠上第一梯隊的列車。

不過包括他們才只有五支小隊獨立完成學府聯盟給予的任務，這數量倒是比李洛想像的要少一些。

但想一想也正常，他們這邊是因為有著姜青娥與長公主，兩女聯手之下，即便是強如那四臂魔目蛇，也未能支撐多久就被她們所斬殺，從某種程度來說，如果要說是不同院級的兩人聯手的話，長公主與姜青娥的組合，應該算是混級賽中最強的。

至於他麼...一個打醬油的也沒必要計算了。

「鎮江城的任務完成後，我們的路線就能夠自由許多了，你們對接下來的路線有什麼建議嗎？」長公主玉指點了點靈鏡，將地圖激活出來，問道。

李洛搖搖頭。

而姜青娥纖細手指將手中的饅頭撕下一縷，放進紅潤小嘴中慢條斯理的咀嚼著，而後微微沉吟，道：「我想去那雷鳴山看看，那裡應該算是紅砂郡中的一處機緣所在，對於那所謂的雷鳴果，我也有點興趣。」

長公主一笑，道：「雷鳴山麼？倒是距離鎮江城不算遠，據說那雷鳴果催生而出的雷鳴體，乃是黑風帝國皇室的標誌，以往此處被皇室獨佔，視為禁臠，外人不可接近，如今有這麼一個機會，放棄了的確是可惜。」

李洛聞言，也是升起了一些好奇，笑道：「這皇室還真是霸道，什麼好東西都被他們給佔了。」

「咳。」

一旁的長公主輕輕咳嗽了一聲，然後笑吟吟的看著李洛，道：「李洛學弟，看來你對皇室的意見很大啊？」

李洛笑容一僵，連忙道：「我這是針對黑風帝國，殿下您不同，誰不知道殿下您愛民如子，我大夏子民對你無比愛戴，恨不得為你馬前卒，任你驅使。」

長公主莞爾輕笑，對李洛此話也是不甚在意。

「既然都沒異議的話，那我們就往那雷鳴山去一趟吧。」

姜青娥將饅頭吃了一半，然後拍了拍依舊平坦的小腹，將剩下一半的饅頭強行塞進李洛手中，後者迫於淫威，只能幽怨的啃了起來。

姜青娥則是長身而起，金色眸子突然變得沉重了一些。

「不過在離開前，還是先將那莊園內的人都給放出來吧。」

長公主與李洛聞言，先是一怔，最終也是默默的點頭，神情變得沉重了起來。

這個事，終歸還是躲不開。

第五百五十七章相撞藍瀾

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

有話想對作者說？來★起?點◣讀書評論區，作者大大等著你！

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

第五百五十八章巔峰對碰

瀰漫著惡念之氣的殘破城市城門之外，藍瀾小隊落下身來，而他們的目光，同樣是第一時間的投向了不遠處的長公主,姜青娥，李洛三人。

然後三人的面色也是有些變化。

即便是素來從容的藍瀾，都是忍不住的微眯了一下眼睛，令得雙目間的縫隙變得更小了。

兩支隊伍隔著破損的大道，目光對望。

混級賽上積分排名最為靠前的兩支小隊，終於是撞在了一起。

這氣氛瞬間就變得有些凝重了起來。

「三位,似乎是我們更先一步到這座城市呢。」緊繃的氣氛中，長公主嫣然一笑，率先開口。

藍瀾臉龐上露出無奈的笑容,道：「宮同學，混級賽上，可不興先來後到。」

「這麼野蠻的嗎？」長公主嘆了一聲，顯得有些柔弱的說道。

她本就是嬌媚動人，此時裝出這般罕見的柔弱模樣，頓時散發出一股讓人憐惜的氣質，若是心智不堅定者，恐怕直接就要淪陷了。

但顯然，能夠修煉成「明王經」的藍瀾，絕對不算是這種人,所以他笑容平靜的道：「宮同學,你們如今積分還領先我們一些，我看要不就將這座城市讓給我們吧。」

長公主臉頰上的柔弱之色瞬間消散,淡笑道：「臉還挺大,當真以為仗著「明王經」,你就能橫著走嗎？」

藍瀾搖了搖頭,道：「只是為了學府榮譽，不可退步而已，否則若是在其他地方，宮同學若是想要的話，我定然退讓。」

「話倒是說的好聽，算了，既然你我都不肯退讓，還是按照規矩來吧。」長公主淡淡的道。

所謂規矩，自然就是戰過再說。

「此處這裡，抵達的或許不止我們兩個小隊，這些狡猾的傢伙可都在等著呢。」藍瀾看了一眼城外的群山間，他能夠隱隱的感受到，一些強大的能量波動若隱若現，顯然，其他學府的隊伍同樣是趕來了，只不過他們並沒有現身的意思，顯然是故意要等他們這兩支如今積分最高的隊伍先對碰一下。

「那正好，我們需要一場戰鬥來震懾他們的覬覦。」長公主說道。

藍瀾笑道：「宮同學的信心這麼強嗎？院級賽中，我們可是交過手的。」

長公主同樣是微微一笑,道：「伱知道的，現在不一樣了。」

「你的「明王經」的確很強，不過我要阻攔你一些時間還是能夠做到的，而在這段時間中，我的兩名隊友，應該可以解決掉你那邊的隊友，到時候，我想你應該知道怎麼做選擇的。」

藍瀾道：「你的阻攔，是「明王經」醞釀而成之前的時間吧這麼短的時間，雖說姜學妹三星院無敵，但陸金瓷如果執意要拖時間的話，應該還是能夠拖一些的，至於李洛學弟，他此前與景太虛拼得兩敗俱傷，方才險勝，所以想要迅速取勝以此來做威脅，更是可能性不大。」

「我感覺，最後說不得還是我的「明王經」先拜下來，到時候，宮同學你就得付出一些代價了。」

他平淡的言語間，已是有了一些威脅之意。

然而，長公主卻是淡淡一笑，玉手緊握青玉權杖，下一瞬，磅礴強悍的相力沖天而起，在其身後，七顆璀璨天珠吞吐著天地能量，令得此時的長公主散發出凜然威壓。

她一出手，便是沒有半點的猶豫，下一瞬，青玉權杖點下，虛空猛然炸裂。

磅礴的青光相力直接是化為了一道巨大的青鸞光影，然後暴射而出，震碎層層虛空，以追星趕月之勢，直接鎖定了藍瀾。

藍瀾輕嘆，手掌抬起，淡藍色的水相之力仿佛是自虛空中瀰漫出來，似是一片汪洋大海，大海之中，有一隻巨大無比的水相巨手升起，直接抓向了那青鸞光影。

轟！

兩者相撞，狂暴的能量衝擊肆虐開來，連這片天地間的惡念之氣都被衝散許多。

與此同時，姜青娥倩影化為一道流光掠出，璀璨光明大放，直指陸金瓷。

而陸金瓷見狀，面色一變，毫不猶豫的將自身相力盡數催動，然後掉頭就跑。

李洛手持玄象刀，腳尖一點，身影縱躍，落到了景太虛的前方。

「又要交手了啊。」李洛望著景太虛，笑眯眯的道。

景太虛神色複雜的看了一眼李洛，此前院級賽的失敗，讓他一口鬱氣持續到現在，因為那場戰鬥，只要他能夠再持久一點，那麼失敗的就將會是李洛。

一星院最強稱號，也將會落在他景太虛的頭上。

「李洛，不要浪費力氣了，這次的交戰時間不會長的，現在主要的看點是姜學姐能不能在藍瀾學長成功催動出「明王三拜」之前抓住陸金瓷學長，至於我們這裡，還是老老實實看著吧。」景太虛淡淡的道。

李洛聞言，微微一怔，然後說道：「你覺得有沒有一種可能，比如說，是我先動手把你抓住，然後威脅藍瀾認輸呢？」

景太虛眼角抽了抽，冷笑道：「看來院級賽的勝利讓你有些得意忘形了吧？」

李洛笑著，手中玄象刀緩緩的抬起，指向了景太虛。

景太虛見狀，眼中怒意閃過，冷聲道：「好啊，那我倒是想要看看，你究竟有什麼資格敢這麼與我說話！」

他手掌一握，青色芭蕉扇閃現而出，頓時天地間狂風大作。

而當兩支積分排名第一第二的小隊在城前開啟一場大戰的時候，周圍的群山中，一些目光，也是在遠遠的眺望著。

宮神鈞小隊，正好在其中。

「宮學長，我們不去幫忙嗎？你和宮學姐聯手的話，一定能勝過藍瀾！」都澤紅蓮望著遠處的交鋒，忍不住的說道。

「藍瀾小隊是我們學府的大敵，我們絕對不能讓這座三級城市的積分落在他們的手中啊，不然他們就將會超過宮學姐小隊了。」

雖說各自屬於不同的小隊，但在都澤紅蓮看來，他們終歸來自聖玄星學府，在這種時刻，還是需要攜手對外的。

宮神鈞聞言，微微搖頭，道：「動不了的，我能夠感覺到有其他小隊鎖定了我們的位置，一旦我出手，也必將會引來其他的小隊，因為他們樂於見到這兩支小隊在這裡動手，如果我出手幹預，將會把局面變得更為的麻煩。」

都澤紅蓮一怔，旋即沮喪的低下頭。

「你也不必太過的擔憂，鸞羽她們未必就會輸，她只要能夠拖一些時間，一旦姜學妹抓住陸金瓷，對方自然會投鼠忌器。」宮神鈞微笑著安慰道。

都澤紅蓮眺望著混亂的場中，最終也只能嘆了一口氣。

「希望如此吧。」

第五百四十章臨時任務

<!--go-->第541章臨時任務

鎮江城，一座龐大的莊園內。

李洛，姜青娥，長公主三人立於高牆上，他們面色複雜的望著莊園內那密密麻麻的人影，隨著淨化結界的布置而成，淨化之力逐漸的覆蓋全城，這些原本處於麻木狀態的人們，也是漸漸的開始甦醒了一些心智。

只不過當心智甦醒後，他們卻並沒有為之而歡喜，反而是發出了悽厲的哭泣聲。

雖然此時他們已經極其的虛弱，但依舊是忍耐不住情緒，撕心裂肺的哭著。

因為在這漫長的時間中，他們經歷了猶如地獄般的殘酷景象。

他們親眼看見自己的親人孩子，被那四臂魔目蛇種下血蛇，吞食全身血肉，最後吞掉眼球鑽出，化為乾枯的人皮，那殘忍的一幕，將深深的烙印在他們的內心最深處，永遠都無法忘懷。

對於他們而言，此時被救，或許還不如沉淪在那絕望中，直至死亡。

對此，李洛他們沒辦法給予什麼安慰，這種傷痛，只有靠時間來治癒。

「這異類，真是人族大敵。」李洛有些沉重的說道。

這是他第一次看見如此殘酷的一幕，暗窟中所遇見的那些異類固然可怕，但卻因為學府的鎮壓，並沒有造成如此駭人聽聞的慘狀，所以他們也無法了解到異類所帶來的破壞與惡劣影響。

也難怪會有那麼多封侯強者，不論是自願還是被動，都會以抽籤的方式前往那王侯戰場。

他們的目的，無非也是將異類阻隔在他們的世界之外。

畢竟，阻隔異類，不論是對於整個人族，還是自己家人而言，都是一種守護。

所以在李洛看來，所有進入王侯戰場的強者，不論是否自願，都值得尊重。

長公主的神色要更為平靜一些，身為大夏國的長公主，她自然知曉更多的信息，所以或許對於異類的可怕她也知道得更清楚。

眼前這殘酷一幕，她是有一些心理準備的。

「等紅砂郡的淨化節點都被布置成功後，據說會有周邊的一些國家或者勢力來接管這裡，到時候秩序也會逐漸的恢復，他們應該會好過一點。」長公主看向李洛，說道。

「走吧。」

李洛點點頭，倒也沒有繼續沉浸在這種心態中，而是對著兩人說了一聲，然後果斷轉身而去。

姜青娥與長公主再度看了一眼如地獄般的莊園內，同樣是轉身跟上。

三人離開鎮江城，取出地圖，找到了雷鳴山所在的方向，然後三人便是全速趕路。

雷鳴山距離鎮江城約莫數百裡，這般速度若是正常時候，李洛他們一兩個時辰就能夠抵達，但如今的紅砂郡中，惡念之氣瀰漫，遍布異類，雖說跟盤踞鎮江城的四臂魔目蛇這一類的天災級異類不能比，但卻勝在數量不少，這讓得李洛三人也只能延緩速度，逐步的推進。

所以，當他們開始抵達雷鳴山所在的區域時，已是第二日了。

站在一座山坡上，雷鳴山已是視野之中。

三人眺望而去，旋即眼中都是有著一抹震動之色浮現。

只見得遠處的山脈間，有一座大山巍峨而立，猶如是巨人般的矗立於天地間，山脈的上空，雷雲瀰漫，轟隆隆的雷鳴聲狂暴響徹，時不時的會有著雷霆呼嘯而下。

而在那座巍峨大山的山巔處，可見一棵銀色的巨樹，巨樹即便是隔著如此遠的距離，依舊可見其規模，龐大的樹蔭蔓延開來，宛如將那座大山的山巔都給覆蓋了進去。

雷雲中，似是不斷的有著雷霆對著巨樹落下，然後被其吸收。

這一幕，倒是頗為的壯觀。

「那就是雷鳴樹嗎？倒是快趕上咱們學府的那棵相力樹了。」李洛驚嘆道。

「難怪會被黑風帝國的皇室視為禁臠，的確是個寶貝。」長公主也是頷首說道。

姜青娥剛欲說話，其神色突然一動，取出靈鏡，有些訝異的道：「似乎接到了一個臨時的任務？」

李洛與長公主也是有點錯愕，紛紛取出靈鏡，果然是見到有文字於上面浮現出來，那應該是學府那邊發布而來的任務。

「好像是有一支隊伍在這個區域失蹤了...找到這支隊伍，可以獲得五萬積分獎勵。」

李洛皺了皺眉，道：「我們是來到這裡才收到這個任務提醒，看來是個區域性的臨時任務。」

「不過隊伍失蹤...每個人手中都有著靈鏡，所以就算真的遇見了致命危險，只要捏碎靈鏡，就能夠及時脫身，有這種保命之物，怎麼還會失蹤的？」長公主有些疑惑的道。

姜青娥與李洛對視一眼，皆是搖搖頭。

「看來這雷鳴山附近，也不安全。」姜青娥緩緩說道。

李洛看著遠處瀰漫在雷雲中的山脈，原本這裡因為天地間雷霆能量太過雄厚的緣故，導致一眼看去，似乎連惡念之氣都未能侵蝕過來，所以剛才他們一時間還有種仿佛看見了一方淨土的感覺，可如今這臨時任務的突然出現，倒是讓得他生出了一些警惕之意。

這片山脈，可能也沒想像的那麼乾淨。

「不管如何，先去看看再說吧。」長公主微微沉吟，說道。

雖然明知道這座山脈中或許會有危險，但她卻並未懼怕，顯然也是有些藝高人膽大。

李洛與姜青娥皆是點頭，好歹來都來了，總歸還是要探測一下的，畢竟在來時，他們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在這紅砂郡內，可沒什麼真的安全之地。

大不了，遇見強敵，又是做過一場便是。

以他們的陣容，只要不是遇見大天災級的異類，應該都是有著應對的把握。

三人有了決定，便是再度動身，直撲那片被雷雲所籠罩的山脈。

而當他們在剛要進山的時候，長公主與姜青娥忽然有所感應的停下腳步，看向了右方。

「有人來了。」

「應該是其他的小隊。」

兩女對著李洛說道。

「看來有其他的小隊也在這個區域接到了這個臨時的任務。」李洛心頭一動。

他也是看向了右邊的天空，然後很快的，就見到有數道人影從那邊疾掠而來。

六個人，看來是兩支小隊。

李洛目光掃過那兩支小隊，然後微微一怔，因為在其中他看見了一個熟人。

那是，鹿鳴？

<!--over-->

第五百五十九章與景太虛的第二次交手

戰鬥爆發得極其的迅猛。

殘破城市之外，當一道道磅礴強悍的相力波動沖天而起時，這片區域瞬間就被分割成了三處戰場。

最為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長公主與藍瀾的交鋒,兩人都是七星天珠境的實力，此時一接觸便是毫不猶豫的火力全開，磅礴相力宛如道道洪流般的貫穿天際，每一次的對碰，都將會引得這方天地能量為之震蕩。

而雖說藍瀾此前在院級賽上勝過長公主一次，但他絕對不會因此就對其心懷小覷，因為雙方的實力其實相差不多，只不過他擁有著一手「明王經」作為殺手鐧而已。

藍瀾也明白,想要分出勝負,他唯有依靠「明王經」。

所以在與長公主交手時，他也是毫不猶豫的催動了這般殺招，只是這般封侯術需要一些時間的醞釀。

群山間，一些銳利的目光轉向了姜青娥與陸金瓷的戰場，所有人都明白，長公主拖住藍瀾的目的,就是為了給姜青娥拖延時間,只要姜青娥能夠在這個時間內將陸金瓷抓住，那麼自然就能夠令藍瀾投鼠忌器。

因為按照混級賽的規則,一旦小隊中有人被淘汰退場，那麼隊伍所獲得的積分,也會相應的被扣除。

不過對於長公主的企圖,那陸金瓷顯然也是心知肚明，而且他非常清楚自己與姜青娥之間的差距，此前院級賽上，他聯合數位頂尖三星院學員圍攻姜青娥,都被第一時間秒殺,如果此時再敢正面接觸的話,恐怕他在姜青娥的手中堅持不了十秒。

所以，他從一開始就直接選擇抱頭鼠竄。

陸金瓷相力盡數爆發，然後根本就不管姜青娥的攻勢，直接瘋狂而逃。

顯然是打算將時間拖下去。

而姜青娥則是迅速追趕，兩人之間的距離在迅速的縮短，但想要追上去，顯然也還需要點時間，畢竟陸金瓷自身也是極煞境的實力，打不過光逃的話，想必就算是姜青娥，一時半會也不太容易將對方收拾。

山林間，有一些窺探此處的目光暗暗搖頭，因為他們已經見到，藍瀾身後，一道巨大的模糊身影已經開始漸漸的浮現，同時帶來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壓迫感。

時間，似乎更站在藍瀾這邊一點。

嗡！

而當所有人的視線都匯聚於兩支小隊的頂尖戰場時,倒是無人注意,在那磅礴相力覆蓋下的某處戰場，兩個小小相師境之間的碰撞。

景太虛手中芭蕉扇呼嘯,無數道青色風刃席捲而出，在其身後，虛九品風靈使若隱若現，令得他所施展出來的風刃殺傷力更為的驚人。

然而這些風刃呼嘯而過，卻是被一道高速震動的刀光硬生生的盡數斬碎。

這一接觸，景太虛的瞳孔就是微微一縮。

「你已經化相段第四變了？！」他失聲道。

此前在院級賽上，李洛是依靠著某種外力才令得自身短暫的達到了化相段第四變，可現在的接觸中，景太虛卻是發現李洛的相力變得凝聚而雄厚，顯然，這是他自身完成了突破！

面對著景太虛的驚聲，李洛神色卻是極為的平靜，他盯著前者，淡淡的道：「我想試試，現在的你，是否還有資格與我兩敗俱傷？」

他雙掌緊握玄象刀。

第一重象神力！

李洛雙臂震動，有一股蠻橫的力量湧入雙臂，以前的李洛施展第一重象神力時，雖然能夠承受，但雙臂皮膚依然會出現撕裂的傷口，但這一次，他的雙臂，完好無損。

第一重象神力，被他完美的承受了下來。

顯然，這是因為此前在那「雷王潭」中所獲得的好處。

他的肉身強度，提升了。

感受著那於雙臂之中如蠻象般奔騰的力量，李洛嘴角浮現出一抹笑意，然後他心念一動，體內的那座「雷霆熔爐」在此時突然劇烈的震動起來。

轟！

雷鳴轟鳴聲在體內炸響，李洛清晰的感覺到，那「雷霆熔爐」內，有一道玄妙的雷鳴音波擴散開來。

雷鳴音波所過之處，血肉，經絡，骨骼都是在此時猶如被某種奇特的力量所喚醒了一般，開始變得異常的活躍與沸騰。

而這種反應落在李洛的身軀之外，便是他的皮膚上，仿佛蕩漾著淡淡的雷光，特別是他的一對眼瞳內，竟是有著雷霆在閃爍。

這一刻，李洛感覺到他的肉身，似乎是得到了極強的增幅。

於是，李洛嘴角微微掀起，毫不猶豫的將玄象刀第二重象神力激活。

轟！

玄象刀震動起來，一股極其驚人的狂暴力量，仿佛是帶著古老的象吟之聲，邁著地動山搖的步伐，衝進了李洛雙臂。

他的雙臂在此時瞬間膨脹了足足數圈。

其上有青筋如蚯蚓般聳動著，每一次的顫動，都在吞吐著恐怖的力量。

有血珠從雙臂的毛孔中滲透出來，雙臂上的皮膚與血肉仿佛是被撐到了某種即將破碎的極限一般。

雙臂依舊是有著劇痛傳來，但李洛嘴角的笑容卻是漸漸的擴大了。

因為這一次，雙臂血肉竟然沒有被撕裂！

藉助著雷鳴體對肉身的增幅，李洛終於是硬生生的將第二重象神力給抗了下來，再也不用如同此前，還需要藉助相力的恢復效果來延遲。

他抬起頭，森寒的目光，鎖定景太虛。

而此時的景太虛，早已被他這一系列的操作驚得變了臉色，因為他能夠清晰的感受到，此時的李洛給他帶來了一股極其強烈的危險氣息。

那股危險，遠超此前院級賽。

「這傢伙，最近這段時間究竟經歷了什麼？竟然變得這麼強了！」

景太虛心中驚悸，然後他身影暴退，同時再不敢保留，面色冰寒，手中青色芭蕉扇一震，青色相力如風暴般的席捲而出，芭蕉扇呼嘯而下，同時似是有著一道淡淡的龍吟聲響起。

「龍將術，天照風魔槍！」

伴隨著景太虛芭蕉扇扇落，漫天風能量呼嘯而來，直接是在其上方形成了一柄青黑色的能量重槍，重槍微微震蕩，連虛空都在扭曲。

顯然，面對著李洛帶來的危險氣息，景太虛毫不猶豫的催動了最強殺招。

這一招，在此前的院級賽上，險些擊潰李洛。

青黑重槍貫穿虛空，連空氣都被撕裂開來，傳出了刺耳的音爆之聲。

李洛望著那在眼瞳之中急速放大的槍影，面色平靜，手掌緊握玄象刀，刀身之上，水芒高速流轉，而後他一步踏出，直接就是一刀對著重槍怒斬而下。

嗡！

一刀斬下，恐怖的力量連面前的虛空仿佛都是斬出了一道細微的痕跡，同時前方的大地，直接是憑空出現了一道數十丈長的光滑刀痕。

這一刀的威能，超出了以往李洛任何一次依靠自身而發出的攻擊。

鐺！

而後，刀光落下，與重槍相撞。

清脆嘹亮的金鐵之聲，如炸雷般的響徹於這座殘破的城市之外。

第五百六十章比誰更快

長公主與藍瀾的交鋒，以一種超出所有人想像的速度直接進入白熱化，雙方之前就已經交過手，所以現在根本沒有半點的試探，出手之間，皆是殺招，毫不留情。

「高階龍將術，青鸞劍訣。」

長公主率先發動自身最強殺招，只見得在其叱喝聲中，有青光於天地間席捲而出，隱約間，似是有一隻千丈龐大的青鸞成形，青鸞振翅，其上有九道青光翎羽抖落而下。

九道青光轉眼間化為了九道劍光，那每一道劍光，都是散發著滔天的鋒利，森寒之氣，劍光每一次的轉動，都令得虛空被割裂。

群山間，一些窺探的目光都是感覺到了刺痛感。

長公主的實力，的確是不容忽視，即便是在聖杯戰諸多的四星院學員中，她都絕對算得上是頂尖的那一批。

藍瀾同樣不曾輕視長公主，眼見到對方將這般底牌都施展了出來，他的面色也是變得凝重了許多，雙手閃電般的結印，化為一道道殘影浮現。

在其身後，那模糊而巨大的神秘影子，開始愈發的明顯。

「青鸞劍蓮！」

長公主鳳目冰冷，手中青玉權杖頂端有一道青色符文飛出，符文旋轉，繼而九道青色劍光被吸引而至，以符文為中心，轉瞬間就是形成了一朵徐徐旋轉的青色劍蓮。

這朵青色劍蓮釋放出恐怖的威能，旋轉之間，仿佛是將這方天地的能量盡數吞吐而進，它所在處，虛空都在不斷的裂開。

下一瞬，青色劍蓮直接洞穿虛空而出，對著藍瀾所在投射而去。

青色劍蓮速度極快，一閃之下，似就與藍瀾的身影撞擊在了一起。

山林間的那些目光，也是緊張的看來。

轟！

撞擊的那一瞬間，有萬千道青色劍光席捲而出，這片大地瞬間就被撕裂出了無數道深深的孔洞，藍瀾所在的半空處，更是呈現一種虛空塌陷般的跡象。

青色劍光，遮蔽了半壁天際。

長公主鳳目也是冷冽的盯著那崩塌的虛空處，如此約莫十數息後，她臉色忽然微微一變。

因為隨著虛空的恢復，藍瀾所在的位置，突然有著一股莫名的力量橫掃開來，那股力量宛如深淵般的神秘與浩大，其所過之處，漫天青色劍光紛紛消散。

短短片刻，青色劍蓮所化的劍光被盡數的化解，而藍瀾的身影立於半空

，在其身後，那道巨大神秘的影子，已經完全顯露了出來。

一股滔天之威，隨之散發。

山林間那些窺探的目光，也是隨之變得充滿著忌憚。

這藍瀾的明王經，終於還是成功的施展了出來。

「宮學長，那藍瀾已經將明王經施展出來，如果我們再不出手幫忙，長公主恐怕會被淘汰啊！」都澤紅蓮也是在此時面色變得凝重緊張起來，忍不住再次說道。

宮神鈞神色肅然的盯著場中，道：「我說過，我一旦出手，局面會變得更加的麻煩，現在與其指望我，還不如希望姜學妹能夠在藍瀾發動之前，將那陸金瓷擒住，以此威脅。」

都澤紅蓮聞言，眸光不由得隨著許多目光一同，投向了姜青娥那邊。

砰！

陸金瓷的身影在此時被一道光明相力攻勢搽中，頓時其身軀如遭重擊的倒飛了出去，直接是將道路旁的一片巨石撞成粉碎。

但他卻是絲毫不顧傷勢，手掌一撐地面，相力爆發，身軀便是化為道道殘影繼續逃竄。

而他身影剛動，一枚光束從天而降，狠狠的刺中了他先前所在的地方。

陸金瓷眼角一瞟，那道光束之內，正是一枚燃燒著光明之炎的封魔釘，而此前的院級賽上，陸金瓷可是吃足了此物的苦頭，所以他知道，一旦被這東西釘中，他體內的相力就將會被逐步的封印。

在這種情況下相力被封印，即便只是一部分，那也足以分出勝負了。

「藍學長，快動手，我頂不住了！」陸金瓷滿頭冷汗，急忙吼道。

藍瀾也聽見了陸金瓷的聲音，當即明白情況緊急，所以他的神色也是變得冷厲起來，目光鎖定長公主，聲音淡漠的道：「既然你們還不肯退去，那就怪不得我了。」

他雙手印法一變，身後那巨大的神秘影子便是開始有了動作。

一股恐怖的威壓，從天而降，將長公主覆蓋了進去。

長公主嬌軀一沉，在那股威壓下，即便是她，都是難以遏制的生出了一絲驚懼之意，但她卻並沒有認輸，而是緊咬銀牙，手握青玉權杖，將自身相力催動到極致。

身後七顆天珠，也是在此時爆發出了極度璀璨的光彩。

顯然這是打算跟對方抗到最後了。

長公主雖是女子，可這關鍵時刻的狠勁，卻是比一

般男子還要更強幾分。

藍瀾深吸一口氣，不再猶豫，巨大的身影便是泛起層層漣漪波瀾，天地間的能量也是在這一刻瘋狂的躁動起來。

可就在他將要催動明王身影拜下那一瞬間，一道聲音卻是突兀的響了起來：「藍學長，暫且停手，我手頭有人！」

這聲音來得太過的突然，乃至於藍瀾都是愣了一下，目光就順著聲音投射而去，然後他的瞳孔便是猛的一縮。

只見得在那遠處的亂石堆間，李洛長身而立，此時的他，手持玄象刀，而刀刃，卻是落在了面前跪倒在地的景太虛胸膛處，在那裡，懸掛著一枚靈鏡。

這一幕，饒是以藍瀾的心性，都是有著霎那的失神。

景太虛，竟然敗了？

而且還是這麼快就敗在了李洛的手中？！

怎會如此？此前院級賽上，李洛雖然勝了景太虛，但那也是拼得兩敗俱傷方才險勝一分，然而現在，李洛那模樣，可半點沒有苦戰的樣子。

那他怎麼贏的？！

藍瀾望著景太虛，此時的後者，也是一臉的蒼白，眼神有些恍惚。

山林間，有一些驚呼聲響起。

顯然他們都是見到了李洛這邊突然的取勝。

他們其實也都明白李洛與景太虛實力相仿，想要分出勝負需要一場苦戰，所以一開始他們根本就沒有關注兩人，他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長公主，藍瀾以及姜青娥與陸金瓷那邊。

可誰能想到，在姜青娥還未能抓住陸金瓷的時候，李洛這裡，卻已經結束了戰鬥。

而且，還搶在了藍瀾發動大招前，將其逼停了下來。

山林間的都澤紅蓮他們同樣是看見了這邊的情況，當即她臉頰上就有著震驚之色忍不住的浮現出來，一旁的祝煊更是睜大了眼睛，一臉的難以置信。

「他怎麼能這麼快打敗景太虛的？」祝煊忍不住的道。

都澤紅蓮倒是鬆了一口氣，雖然她也不明白李洛究竟是怎麼做到的，但如今李洛率先擒住景太虛，那麼藍瀾還想要動手的話，就得考慮一下積分的得失了。

一旁的宮神鈞英武的臉龐上也是在此時浮現出一抹訝異之色，他認真的盯著李洛的身影，而後露出笑容。

「咱們這位李洛學弟，還真是屢屢讓人意外呢。」

第五百四十一章秦嶽，趙北離

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

想要第一時間捕捉作者大大蹤跡？快來起─點?讀書評論區

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在李洛三人的注視中，兩支隊伍迅速的對著他們所在的位置疾掠而來，最後在前方落下了身影。

「沒想到竟然會在這裡撞見積分第一的小隊，真是榮幸。」

隨著兩支小隊接近過來，當先有一道笑聲傳來，那是一名身軀挺拔的青年，他手持長槍，倒是有幾分英武之氣，如今目光望著李洛三人，當然，著重的還是在看著長公主與姜青娥。

李洛看了這人胸口的學府徽章一眼。

北海聖學府。

這令得他心頭一動，目光一轉，果然是在這名青年身側見到了一道身穿白衣，顯得瀟灑儒雅的人影，正是此前院級賽上，取得了二星院最強稱號的敖白。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視線，那敖白則是衝著他露出微笑，點頭示意。

「原來是北海聖學府的秦嶽兄。」長公主望著那先前說話的英武青年，國色天香的臉頰上也是露出一絲微笑，開口說道。

說話之人名為秦嶽，乃是北海聖學府四星院最出類拔萃者，此前在院級賽上時，長公主也與其有過交手，此人的實力，處於五星天珠境左右，雖說與她有一些差距，但也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了。

「這位，應該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趙兄吧？」

長公主鳳目一轉，又是看向了鹿鳴所在的那支小隊，她衝著三人居中的那一名

第五百六十一章逼退藍瀾小隊

驚天的大戰，仿佛是在這一瞬間被按下了的暫停鍵，藍瀾身後那神秘的巨大身影也是在此時伴隨著其心意的轉動停下了動作，雖說並未散去，但原本醞釀的攻勢，也不得不停了下來。

因為景太虛落在了李洛的手中。

如果景太虛被淘汰的話，按照規則，他們小隊現在的積分也將會被削減一部分，而以他們現在的積分數量，那被削減的一部分，絕對會比眼前這座三級城市來得更多。

所以若只是以積分來判定的話，就算接下來他們奪得了這座三級城市，但那損失的積分也難以找補回來。

這一刻，即便是藍瀾的心性，都忍不住的惱火，這聖杯戰的規則怎麼如此的煩人。

呼。

但心中惱火歸惱火，素來冷靜的藍瀾還是深吸一口氣，平息下心中的情緒，眼目有些冷冽的掃向壞他好事的李洛。

他是真的沒想到景太虛這邊會輸得這麼快。

如果現在是陸金瓷被姜青娥抓住，那他反而還不會如此的驚詫，但景太虛這邊...這李洛究竟是怎麼做到的？兩人之前的實力，分明沒有這麼大的差距啊。

「李洛，做的好！」

而此時的長公主，那嬌豔的臉蛋上，卻是有著濃濃的驚喜浮現出來，她同樣沒想到，率先取勝的，竟然會是李洛這邊。

她原本還以為此次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來硬抗藍瀾的「明王三拜」，結果李洛卻是突然給了她這麼大的驚喜。

這份取勝來得如此的及時，景太虛在手，足以讓藍瀾投鼠忌器，開始考慮積分的得失問題。

「藍瀾，此次我們兩支隊伍競爭，看來還是我這邊更勝一籌。」長公主盯著藍瀾，國色天香的臉蛋上浮現出嬌豔如花般的笑顏。

「如今局面，你應該也清楚，我們只是為了積分而競爭，真正的大敵，還是異類。」她言語間有著勸退之意，畢竟藍瀾生猛，她也不願真的與他撕破臉皮的廝殺起來。

藍瀾神色平靜的道：「不過宮同學的小隊畢竟算是我最大的競爭對手，若是在這裡能夠將宮同學淘汰，或許也不算是一個壞消息。」

他身後的神秘影子並沒有就此散去，而是隱而不發，顯然，他的確是真的在考慮這個問題。

而面對著藍瀾此話，長公主一聲冷哼，俏臉也是冰寒下來，玉手緊握權杖，冷聲道：「那你就拜下來，看看最終結果會如何，我不否認你這殺招的厲害，但如果我不能讓你也付出一些慘重的代價，那這混級賽，我還有什麼參與的必要！」

兩人言語間針鋒相對，皆是沒有退讓之意。

藍瀾雙目虛眯，指尖虛扣。

其

（本章未完，請翻頁）

身後那神秘影子散發出來的威壓開始變得愈發的恐怖。

轟！

而就在氣氛越來越緊繃的時候，突然有巨聲於不遠處響起，一道狼狽的身影被一股可怕的力量裹挾著倒飛了出去，然後在那地面上犁出了一道上百丈長的溝壑。

將眼前這原本寬敞的官道，都是撕裂成了兩段。

藍瀾一看，眼睛就是一跳，只見得一道人影躺在那泥堆裡，跟一坨爛肉一樣動也不動，不是陸金瓷又是何人？

咻！

此時還有一道燃燒著光明火焰的封魔釘從天而降，直接是插在了陸金瓷一條手臂上，頓時將其灼燒得發出慘叫聲，抬起頭，露出悽慘的面目：「藍學長，你要拜就趕緊拜，不拜就趕緊走啊！」

姜青娥的倩影出現在了他的身旁，手中重劍指了過來，壓在了他的頭上，頓時陸金瓷就閉上了缺門牙的嘴巴，一臉的絕望。

他真是被姜青娥打怕了。

一次聖杯戰，被活活的打兩頓，而且這姜青娥對他似乎頗為厭惡，每次動手都下狠的，這封魔釘威力大，連異類都扛不住，更何況他。

藍瀾望著這一幕，也是無奈的嘆了一口氣。

兩個隊友都被對方抓住了，如果他們都被淘汰，那他這邊的積分也會被扣除大半，那才是真正的傷筋動骨，想要問鼎第一更是沒有可能。

如果只是為了一座三級城的五萬積分去付出這種代價，實在是得不償失，所以現在再不顧一切的對長公主發動攻勢，已經是很不划算了。

於是，藍瀾很冷靜的做了決定，他身後的神秘影子在此時漸漸的消散，同時那股瀰漫天地的恐怖威壓也是隨之退去。

「宮同學，你們贏了，你有兩個好隊友。」他無奈的說道。

「承讓了。」長公主微微一笑，道：「不過此時的積分說明不了什麼，真正的賽點還在那赤石城中，到時候，說不得我們還會有一些合作。」

赤石城內大概率存在著大天災級的異類，那可是相當於天相境的存在，如果要單打獨鬥的話，恐怕在場沒有任何小隊能夠靠一己之力將其吃下，而且，從此前在雷鳴山得來的情報中，那神秘的"赤甲將"也是一個隱患，所以他們必須對此保持一些戒備。

「或許吧。」

藍瀾搖搖頭，目光看向李洛與姜青娥：「兩位，可以先將我的兩位隊友放了嗎？」

姜青娥收劍而立，同時屈指一彈，那陸金瓷手臂上的封魔釘也是隨之消散，後者渾身顫抖的爬起身來，哭喪著臉道：「姜姐，我服你了，下次能不能別用這釘子打我了？」

姜青娥瞥了他一眼，淡淡的道：「你我本就是敵人

（本章未完，請翻頁）

，我為何要留手？」

陸金瓷苦笑道：「姜姐，不至於啊，其實你沒必要遷怒我，之前那些破事，都是學府那邊還有景太虛那混小子做的，你有怒氣，下次找機會把景太虛打個半死就行了。」

姜青娥搖搖頭，道：「他還不配我出手。」

說完便是不再理會陸金瓷，轉身離去。

而在那另外一邊，李洛也是笑眯眯的將玄象刀收起，他望著眼前神色還有些恍惚的景太虛，顯然後者還沒能從剛才的那閃電交鋒中清醒過來，當然，或許也是他不願意清醒。

畢竟，在景太虛的心中，李洛之前能夠勝他，還有著幾分運氣的成分，可現在，卻是被李洛一刀擊潰，這巨大的反差，如何讓得素來自傲的景太虛能夠接受？

「你不必太在意，剛才那一刀還不算是我巔峰之力，其實我們之間的差距，比你想的還要更大一些。」李洛「安慰」道。

面對著李洛這殺人誅心之言，景太虛的眼皮跳了跳，總算是回過神來，咬了咬牙說道：「這次不過只是我沒想到你竟然能夠在短時間內提升這麼大而已，下次，我不會給你這種機會了。」

「那就加油哦。」李洛笑眯眯的說了一聲，然後便是不再理會嘴硬的景太虛，轉身回到了長公主那邊。

這個曾經眼中的大敵，如今已是被他完全的超越。

景太虛見狀，心中愈發的憋屈，只能怒哼一聲，悻悻的走回收斂了相力的藍瀾身後。

藍瀾對於兩位失敗的隊友倒也沒有苛責，而是嘆了一口氣後，對著長公主拱拱手，倒也沒有拖泥帶水，直接就轉身離去，顯然是放棄了眼前這座三級城市的爭奪。

長公主望著藍瀾的離去，暗自鬆了一口氣，這個大敵，總算是被逼退了。

不過逼退了藍瀾後，長公主卻並未直接就進入這座三級城市，而是鳳目望向了城外的山林間，她能夠感覺到那些暗處的窺探目光。

先前被藍瀾纏住，她無法震懾這些傢伙，如今騰出手來了，自然是要看看他們究竟是想要做什麼。

如果也想要爭搶這座三級城市，那就得跳出來鬥上一鬥。

但在藍瀾小隊都選擇退去的局面下，這些窺探的小隊，顯然也是沒有自信來與長公主小隊爭搶，所以面對著長公主的目光，那些山林中的小隊紛紛退散。

宮神鈞也沒有選擇現身，而是帶著隊伍轉身離去，這片區域還有其他的一些未曾淨化的城市，雖然等級沒有眼前這座那麼高，但也聊勝於無。

而在將這些殘餘的城市淨化後，他們也就算是打通了前往赤石城的路。

一切的勝負，都將會在那裡出現結果。

（本章完）

第五百六十二章空城

隨著山林間諸多窺探盡數的退走，長公主這才收回視線，然後鳳目看向李洛，笑吟吟的讚嘆道：「李洛你這次可算是立了大功。」

「如果不是你及時抓住景太虛來威脅的話,恐怕我今天就得與藍瀾硬憾一次了，那結果會如何，恐怕很是難料。」

李洛有些無奈的道：「你也太剛了，實在不行的話，其實我們也可以後退一步，你是隊長，如果你在這裡折損了,那咱們可就一點機會都沒了。」

先前長公主與藍瀾的交鋒，她顯然是抱著硬剛藍瀾「明王三拜」的想法,而這種對碰可不是兒戲，一旦出事，那必然就是淘汰。

而如果連身為隊長的長公主都被淘汰了，他們手頭的那些積分，其實也就沒什麼作用了。

長公主聞言，卻是鳳目瞪了李洛一眼，冷哼道：「明王三拜又如何，真當本宮是泥捏的嗎？他藍瀾如果敢有這種魄力，那本宮陪他兩敗俱傷又如何？」

面對著傲嬌起來的長公主,李洛也是無話可說。

「走吧，進城了。」姜青娥則是在一旁說道。

長公主視線轉向眼前這座殘破的三級城市，道：「只要將這座城市淨化，紅砂郡基本就只剩下最後的「赤石城」了。」

「那裡才是決定勝負的地方。」

李洛也是感嘆一聲，別看現在的他們積分高達數十萬,可要知道，光是赤石城的淨化積分，就達到了五十萬,這筆巨額分數，誰如果吃了下去，必然直接登頂積分第一。

不過，從此也足以看出赤石城所具備的危險，或許，沒有一個小隊能夠單獨的吃下這一筆巨額積分。

懷著這般感嘆，小隊進入到了這座瀰漫著惡念之氣的殘破城市。

而在他們進入這座城市後不久，三人就發現了一些不對勁。

因為城市內空空如也，竟然沒有一隻異類的存在。

這個現象讓三人有些驚愕，於是分散開來探測，如此半個小時後，三人於城中心匯合，依然毫無所獲。

「我那麼大個異類呢？」李洛驚疑不定的問道。

長公主與姜青娥也是感到有些奇怪，後者說道：「難道是先前感應到了我們的戰鬥，所以跑了？」

長公主搖搖頭，道：「先前的時候，倒是沒感覺到這城裡面有什麼異動。」

姜青娥柳眉微蹙，道：「可這裡瀰漫的惡念之氣如此濃烈，說明此前這裡必然存在著不少的異類,而且我們所站的這裡，連地面以及建築都有被腐蝕的跡象，這說明此處曾經盤踞著一隻相當強大的異類。」

「那這些異類現在跑哪去了？」李洛臉上滿是疑惑，誰想到好不容易搶下一座三級城，卻是一座空城。

姜青娥搖搖頭，表示這個情況她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算了，沒有異類就沒有吧，反正布置淨化裝置才是積分的大頭。」長公主想了想，有些無奈的說道。

李洛與姜青娥皆是無異議，這些異類為何會離奇消失現在也不好深究，畢竟他們來到這裡最主要的目的是布置淨化裝置，這些異類消失了，正好可以讓他們順利的取得一座三級城市。

而後三人再次分頭行動，將那一顆顆「淨化光珠」安置於城內的各處，如此約莫一個時辰後，便是有著一道道淨化光柱於城內升起。

這些光柱化為無數道光線交織，漸漸的將整個城市都是覆蓋了進去。

頓時那瀰漫的惡念之氣開始消融，城市內也開始變得明亮起來。

如此順利的一幕，讓得一路歷經艱辛而來的李洛三人都是有片刻的愣神。

李洛掏出靈鏡，看了一眼，道：「積分到帳了...就這樣完成了一座三級城的任務嗎？」

他猶自還有點不可思議，此前的那些三級城，每一座都是需要經歷一番苦戰，因為其中必然存在著小天災級的異類，這種實力的異類，就算是長公主也需要竭盡全力的苦戰，有時候甚至還需要姜青娥給予援手才能最終將其斬滅。

可這一次，他們幾乎是相當於白撿了五萬積分。

「再等兩個時辰，如果沒有變故的話，我們就直接動身離去，前往赤石城。」長公主想了想，說道。

姜青娥與李洛點點頭，這個情況也只能如此了。

接著三人便是於城內等待了兩個時辰，這段時間中，城內的惡念之氣不斷的消散，異類的蹤跡依舊未曾出現。

於是三人對視一眼，果斷的不再停留，直接動身離開了這座三級城，開始全速趕向紅砂郡的郡城，赤石城。

而當長公主三人對著最終的決賽地點全速挺進時，他們卻是並不知曉，在周圍地帶的其他一些城市中，闖入其中的各個小隊，都是遇見了跟他們一般的情況。

城內空空如也，半隻異類的痕跡都未曾發現。

最終，這些小隊在布置好了淨化裝置後，也就離開了這些空城，開始如同李洛他們一般，直接全速趕向了最後的目的地。

數日之後。

當長公主，姜青娥，李洛三人站在一座高坡上，望著出現在視線範圍內的那座由赤紅色的巨巖所搭建而成的雄偉城牆時，神色都是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

因為在這座城市的上空，他們並沒有看見絲毫惡念之氣存在的痕跡。

那種純淨程度，猶如眼前這座赤石城，根本就未曾遭遇過「異災」一樣。

但是，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們這一路而來，能夠感受到惡念之氣的擴散源頭，就是來自於這座紅砂郡的郡城，赤石城。

所謂反常必有妖，眼前看上去異常平靜的赤石城，必定是有古怪的。

「這座城，很危險。」站在高坡上，姜青娥盯著那高聳的赤紅城牆，嘴唇微抿，憑藉著九品光明相賦予她的敏銳感知，她能夠感覺到，眼前這看似祥和平靜的城市，卻是給她帶來了一種巨大的危機。

那種感覺，仿佛是一頭黑暗的巨獸匍匐在那裡，張開著獠牙巨口，等待著他們的進入。

「怎麼說？要進城嗎？」李洛望著兩位大姐頭，徵詢著意見。

連姜青娥都表現得如此的慎重，可見這座城市具備的危機是多麼的兇險，這種情況下，他這個小小的相師境，還是老實一點最好。

長公主與姜青娥對視一眼，而後沉吟道：「赤石城跟之前那些城市不一樣，這裡的危機，恐怕比被汙染的雷鳴樹還要更強，所以我不建議我們單獨進入其中。」

「我的想法是，在這裡暫且等待，等其他的小隊趕來做一些商議，看看能否聯手進入城內。」

「我感覺，這座城市內存在的異類，恐怕不會比當初你們在暗窟中遇見的笑臉魔弱。」

李洛與姜青娥聞言，點了點頭，表示認同。

在不清楚這座城市內有著什麼危機之前，的確還是應該保持謹慎，如果這個時候為了積分就想要去搶奪先機，恐怕只能將自己栽在城內。

見到兩人沒有異議，長公主就掏出了靈鏡，屈指一點，以相力灌注，而後便是有著一道光柱徐徐的升空而起，這道光柱以靈鏡為媒介，唯有手持靈鏡者，方才能夠感知。

做完這些，三人就盤坐下來，開始靜等。

這般靜等，持續了約莫小半日的時間。

某一刻，長公主，姜青娥便是突然的抬起頭，看向了後方山林間。

只見得那裡，有著一道道破風聲響起，諸多人影，自山林間縱躍而出，最後徑直的落向了李洛他們這邊。

第五百四十二章雷鳴果

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

想要第一時間捕捉作者大大蹤跡？快來?起?點讀書評論區

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轟隆隆。

雷鳴聲響徹不停的山脈間，三支小隊組成的陣型疾馳而過。

雖說這雷鳴山脈的區域惡念之氣稀少，但三支小隊卻並未因此就放鬆警惕，反而因為那支小隊莫名的失蹤，令得他們更加的警戒起來，畢竟在場的學員都不是蠢人，他們來自各個學府，而且還是其中最為頂尖的學員，他們不論是誰，放在各自的國家中，都絕對屬於那種前途無量的年輕俊傑。

所以他們都明白，在這種危險的地方，任何的鬆懈都是大忌。

三位實力達到天珠境的隊長，長公主位於隊伍最前方，秦嶽於空中飛掠，觀測四方動靜，那位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則是居於隊伍最後，如此一來，自然是將隊伍全方位的保護起來。

隊伍自山林間縱躍，速度極快。

不過一路而來，隨著逐漸的深入山脈，李洛他們所有人都意外的發現，他們竟然沒有遭遇到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類的蹤跡。

這片雷鳴山脈，仿佛真的是這紅砂郡中唯一的一處淨土一般。

眾人對此皆是驚疑不定，只能繼續謹慎前行。

而當李洛一行人小心的挺進山脈深處時，此時，在山脈的某處黑暗之中。

此處一片黑暗，四周翻滾著極其粘稠厚重的惡念之氣，那股惡念之氣之濃厚，甚至是要超過鎮

第五百六十三章合作

破風聲響起，道道人影自山林間縱躍而出。

在那諸多人影中，李洛一眼就看見了一些熟悉的身影。

藍瀾小隊，宮神鈞小隊,還有此前在雷鳴山合作過的秦嶽，趙北離，鹿鳴等人。

甚至李洛還看見了孫大聖的身影。

這些小隊都是積分排名靠前的隊伍，實力強悍，所以才能夠在這個差不多的時間點來到赤石城外。

這些隊伍自然是被長公主釋放出來的靈鏡光柱所吸引而來，他們掠至高坡，紛紛落下身來。

「宮同學，又見面了。」

藍瀾臉龐上浮現出一抹笑容,他先是看了長公主三人一眼，然後目光就轉向了遠處那座被赤紅城牆所遮擋的龐大城市，眼瞳微微一凝，而後說道：「好乾淨的赤石城，怪不得宮同學你們先來此處，卻未曾進城。」

其他的小隊也是在第一時間打量著眼前這座最終的目標城市，能夠走到這裡的隊伍，幾乎算是此次聖杯戰中最精銳的小隊了，他們的實力毋庸置疑，所以當他們在見到眼前這座乾淨得竟然不見絲毫惡念之氣的赤石城時，第一念頭不是驚喜,而是升起了濃濃的忌憚與不安。

長公主鳳目看向眾多小隊,坦然道：「這座赤石城危險程度很高，我們應該沒有一個小隊能夠單獨吃下，所以我覺得我們有必要暫時的摒棄成見,進行一些合作。」

對於長公主此言,在場的小隊皆是露出沉思之色,並沒有直接就反對，畢竟他們都明白,作為紅砂郡的郡城，赤石城存在的異類必然等級最高，實力最強，其中的異類大概率會達到大天災級，那是相當於天相境的實力...而縱觀在場的這些四星院學員，不論是藍瀾還是宮鸞羽以及宮神鈞，都只是天珠境而已。

藍瀾微微沉吟，突然道：「我們此前接連路過了一些小型城鎮，發現了一個奇怪的事情，那就是裡面的異類似乎全部都離奇的消失了。」

此言一出，在場眾人臉上頓時浮現出驚疑之色。

「你們所路過的城鎮異類也消失了？」長公主俏臉微變，肅然道：「我們先前爭到的那座三級城，也是一座空城，裡面沒有任何異類的存在。」

「我們也是相同的情況。」宮神鈞也是在此時緩緩開口。

其他的隊長此起彼伏的開口，而得出的結果讓得所有人都是有些驚悚，原來以這赤石城為中心，方圓數百裡內的異類,都消失了蹤跡。

「那些消失的異類...會不會都來到了赤石城？」李洛遲疑了一下，突然說出一個可能。

眾人頓時為之一靜,再度看向那座寂靜而乾淨的赤石城時，就不由得的感覺到了一種莫名的寒意，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現在這赤石城，可就真是一座魔窟了。

長公主肅然道：「倒不是沒有這個可能，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只能說明赤石城內存在著一隻極為強大的異類，而赤石城數百裡內的異類，都是受到了它的驅使，這才離開了盤踞之地，匯聚到了這裡。」

姜青娥金色眸子微凝，道：「這也就是說，那異類，其實已經知曉我們的存在了，它這是在聚集力量為了對付我們。」

眾人眼瞳皆是一縮，這異類的謹慎與狡詐程度，簡直不遜色於人啊。

「另外還有一個情報，不知道各位此前在淨化紅砂郡的那些城市的時候，有沒有遇見那種黑甲人的阻攔？」長公主問道。

「黑甲人嗎？我們倒是遇見了一個。」

說話的，是一名身材極其魁梧的青年，他名為廉鬃，與孫大聖皆是來自聖山學府，他們這一隊裡面，三個如鐵塔般的彪形大漢，一眼看去極為的醒目。

而聖山學府，最為出名的就是他們的萬獸相。

「那黑甲人實力在地煞將階左右，試圖引動異類襲殺我們，但被我所發現，一拳頭打爆了他的頭。」廉鬃咧嘴一笑，露出白森森的牙齒，滿臉的橫肉看上去如同暴徒一般，兇狠至極。

不過除了廉鬃他們外，其他的小隊，卻未曾遇見這種黑甲人。

「我們此前與宮同學在雷鳴山的時候，的確遇見過這種黑甲人。」那秦嶽，趙北離也是在此時開口，為長公主證明著黑甲人的存在。

宮神鈞見狀，沉吟道：「你的意思是，紅砂郡內，的確是存在著一個神秘勢力試圖阻擾我們？」

長公主微微頷首，道：「黑甲人實力基本都是在地煞將階，威脅倒不算太大，但我們偶然間得到一個情報，在這黑甲人之上，還存在著一個「赤甲將」，他應該是這些黑甲人的上首，其實力如何，尚且不知，不過我猜測必然是天罡將階的實力，但至於是天珠境還是天相境...這就不知道了。」

「赤甲將？」

在場眾人的眉頭都是緊鎖了起來，如果這個情報屬實，那眼前的赤石城可能就將會變得更加的棘手了，單一小隊，的確不可能有能力獨自解決掉。

「或許學府那邊，最終也是打算讓各個小隊進行一些合作，因為此次混級賽的諸多規則，都沒有讓各個小隊間有太過尖銳的對抗。」那秦嶽笑了笑，說道。

此話倒是引得不少人點點頭，此次的混級賽，除了在此前那些三級城時會有著一些競爭外，其實各個學府的隊伍間反而是合作居多，比如此前雷鳴山一行，也是三個學府的隊伍進行了合作。

而如果學府是想要看見這些隊伍彼此進行更激進對抗的話，只需要允許小隊間的積分可以搶奪，那就足以將彼此間仇恨值拉滿了。

但各大學府那邊並沒有這麼做，顯然就是有意在避免這一點。

畢竟此次的混級賽不是單純的比賽，而是在解決黑風帝國的異災，各大隊伍的最大敵人，也不是彼此，而是盤踞紅砂郡的這些強大異類。

「合作的話，我倒是沒有意見，畢竟如果不能淨化掉赤石城，那混級賽也就算是失敗了。」藍瀾微微一笑，聲音柔和的說道。

其他小隊的隊長沉吟了一下，最終也是不出意外的點頭表示接受合作。

在明知道這座赤石城已經危險到這種程度的情況下，如果還執意獨自闖蕩的話，那就不是勇，而是送死了。

李洛見狀，倒是鬆了一口氣，這麼多頂尖的小隊如果真的能夠合作的話，那股力量也是相當的驚人，在這些隊長的聯手下，想必就算是真遇見了大天災級異類，也不是沒有一戰之力。

他的目光掃過，數了數，在場的小隊一共有八支小隊，這八支小隊中，他們聖玄星學府與聖明王學府各自佔了兩隊，餘下的便是鹿鳴所在的天火聖學府，孫大聖所在的聖山學府，那二星院最強學員獲得者敖白所在的北海聖學府，還有最後一支小隊比較特殊，那是一座名為「玄冰學府」的頂尖學府，這座學府並非是聖學府，而是如今東域神州上面異軍突起的一座學府，據說有著問鼎聖學府的潛力。

玄冰學府的那支小隊頗為的低調，三人渾身有冰寒之氣散發，顯然皆是身懷冰相，據說他們掌握著某種合擊之術，威力不俗。

眼下的八支小隊，算是東域神州年輕一輩中的翹楚了。

而眾人有了決議，也沒有再墨跡，而是開始保持著隊形，以謹慎的姿態對著赤石城而去。

接近赤石城時，鹿鳴走向李洛，有些驚訝的問道：「聽說你一招打敗了景太虛？」

李洛露出含蓄而謙遜的笑容：「我畢竟是一星院最強，有此戰績，不足為奇。」

鹿鳴白了他一眼，她哪能猜不出，李洛在雷鳴山中實力大漲，那景太虛肯定沒料到這一茬，所以在第二次的交手中直接措手不及，被一招擊潰。

兩人聲音雖然不大，不過如今眾人聚焦在一起，所以那十幾步之外的景太虛面色頓時一黑。

而與此同時，孫大聖邁著步伐走到他身旁，大大咧咧的問道：「景太虛，你怎麼這麼沒用，連李洛一招都接不下，你這麼廢，會顯得被你打敗的我也很沒用啊。」

景太虛眼角一跳，有冰冷的聲音從牙縫中蹦出來。

「滾！」

第五百四十三章雷鳴樹的攻擊

巨大的雷鳴樹下，眾人望著那被捏碎的雷鳴果內散發著邪惡，不祥的惡念種子，皆是滿心的寒氣。

誰都沒想到,這看著無比誘人的雷鳴果內，卻是隱藏著如此恐怖的兇險。

如果他們真的將此物吞服吸收，那必然就會被這惡念種子於體內汙染，到時候不僅得不到什麼雷鳴體，還會被汙染神智。

「好，陰險！」秦嶽臉皮抖了抖,旋即咬牙切齒的道。

他們剛開始還以為此處的惡毒只是在雷鳴果的數量，然而卻沒想到這不過只是第一層罷了,如果他們真的因此內訌起來,那最後取勝的兩人，反而是悲劇的開始。

而且，以雷鳴果的珍貴，恐怕不是所有人都有姜青娥這般魄力，直接將其捏碎報廢。

所以，雷鳴果到了他們的手上，他們大概率會中招。

長公主典雅嬌豔的臉頰也是在此時變得凝重肅然起來，這一重暗算，真的是連她都沒有想到過，因為這雷鳴果乃是雷鳴樹所誕生,如果說雷鳴果出了問題,那麼是不是也說明，眼前這棵壯觀的雷鳴樹，其實也沒有表面看上去那麼簡單與平靜？

這雷鳴山，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可明明這片山脈中的惡念之氣是如此的稀少..

「這雷鳴樹,恐怕有古怪。」鹿鳴嬌軀上，有相力升騰,腳步緩緩的退後。

顯然，她也察覺到長公主所想的這一點。

眾人面色皆是凝重，再度看向眼前這株巨大的參天古樹時，此前的那種壯觀巍峨之氣仿佛都是消散了許多，銀色的樹身，似乎是開始多了一些詭異陰冷之氣。

「這片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這株雷鳴樹怎麼會出問題的？」趙北離皺眉，有些疑惑。

姜青娥金色眸子凝視著銀色巨樹，淡淡的道：「如果說...那些惡念之氣，其實都是被這株雷鳴樹吸收了呢？」

這話一出，氣氛凝滯了數息，旋即所有人都是瞬間退開腳步，想要遠離這株雷鳴樹。

因為他們發現，如果姜青娥這個猜測屬實的話，那麼眼前的雷鳴樹，恐怕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更危險。

李洛也是舔了舔嘴唇，果然，這一路的平靜都不過只是假象而已。

「各位,那現在怎麼辦？」

說話的,是北海聖學府的那位敖白,這位此次聖杯戰二星院的最強者,一路而來都很低調，想來也是明白以他那「虛將」級別的實力，在這種陣容裡面並沒有多少的說話份量。

不過眼下局面變得撲朔迷離起來，他還是得問清楚接下來眾人的打算。

姜青娥看了一眼四周，平靜的道：「現在不是我們想要怎麼辦了...你們沒發現嗎？山巔的雷霆能量在此時開始變得狂暴起來了。」

眾人一驚，抬起頭來，果然是見到天空上的雷雲在此時劇烈的翻湧起來，一道道粗大的雷霆不斷的砸落下來，那一幕，委實顯得聲勢嚇人。

「雷鳴樹也有動靜了！」

長公主也是在此時發現，隨著天地間雷霆能量的狂暴，前方那一株巨大的雷鳴樹竟然在此時有了一些異動，只見得無數銀色的枝葉鋪天蓋地的蔓延，垂落...遠遠看去，仿佛是要形成一座囚牢一般，將這山巔的一切都覆蓋。

「它要將我們困住！」趙北離厲聲道。

「退！」

長公主當機立斷，一聲輕喝，便是率先急退。

轟！

可就在眾人打算逃出這雷鳴樹的籠罩範圍時，雷鳴樹上突然有著刺眼之極的雷光綻放，下一瞬，只見得一道道粗壯如巨蟒般的蔓藤呼嘯而下，銀色的蔓藤上，有極為強悍的雷霆能量流淌。

嗤啦！

雷霆蔓藤砸落，虛空都是在微微的震蕩。

那密密麻麻的攻勢，連長公主，秦嶽，趙北離這三位天珠境的大高手，面色都是微微一變。

「一星院，二星院的退後！」

長公主叱喝出聲，這雷鳴樹凝聚的能量，簡直比鎮江城那四臂魔目蛇還驚人，這種攻勢，絕對不是李洛他們這些低星院的學員能夠抗衡的。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位天珠境高手瞬間爆發出磅礴相力，一顆顆璀璨的天珠於他們的身後憑空出現，吞吐著天地能量，而後三人同時出手，相力洪流奔騰而出，將那無數雷霆蔓藤的攻勢抵禦而下。

姜青娥防守於側面，她手持重劍，身後光影凝聚，化為栩栩如生的九品光明靈使，磅礴雄厚的光明相力將其周身數丈的空間照耀得宛如白晝，神光光潔。

大戰來得極其的突然，也極其的狂暴。

三名天珠境強者的聯手不可謂不驚天動地，磅礴的相力洪流呼嘯虛空，仿佛是腳下這座巍峨大山都是引起了細微的震動。

那無數雷霆蔓藤被三人所阻，漫天都是飄落著銀色的木屑。

但雖說三人聯手阻擋了雷鳴樹的攻擊，可在這片刻間，在那雷鳴樹樹蔭籠罩的邊緣處，無數樹枝蔓藤已是垂落下來，一層層的覆蓋著，仿佛是化為了雷光囚牢，將這雷鳴山山巔都是籠罩了進去。

鹿鳴與李洛站在最後方，他們這些低星院的人倒是被保護的不錯，雖說那雷鳴樹攻勢狂暴，但幾乎都被長公主，姜青娥他們攔住了大部分，所以他們這裡反而還算是安穩。

而此時，鹿鳴看著遠處那由雷鳴樹蔓藤所形成的遮蔽，秀眉緊蹙，說道：「我們被困住了。」

「沒想到這一路的平靜，是在為這裡做鋪墊。」李洛也是面色肅然的說道。

「這樣下去恐怕不太妙，雖然我們有三位天珠境，但此處的環境對我們極其不利，雷鳴樹可以不斷的藉助天空上雷雲中蘊含的雷霆之力，如果真要持續的消耗下去，就算是三位天珠境，未必得耗得過它。」

「而一旦我們這邊相力所消耗過多，局面恐怕就會出現一些變故了。」鹿鳴冷靜的道。

李洛微微點頭，不過這一點長公主她們應該也是知曉，如今纏鬥或許是在試探雷鳴樹的力量，如果到時候真的發現無法擊潰的話，或許就只能聯手破開囚牢退走了。

至於那失蹤的小隊，暫時也就只能放棄了。

而就在李洛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他突然見到腳下的土地，似乎是蠕動了一下。

他微微一怔，旋即瞳孔猛的一縮，厲聲道：「小心腳下！」

轟！

就在他聲音落下的那一瞬，地面炸裂，只見得一根雷霆蔓藤暴射而出，裹挾著狂暴的力量，狠狠的對著他們這群低星院的學員橫掃而來。

這般攻勢來得太過的刁鑽與突然，李洛，鹿鳴眼瞳中倒映著呼嘯的雷霆蔓藤，那般速度，太過的迅猛。

在那緊要關頭，李洛一掌拍到距離他最近的鹿鳴肩上，一人受傷，終歸還是好過兩人倒黴。

李洛一掌之下，將鹿鳴纖細身影震退而去，同時他另外一隻手掌之上相力爆發，只來得主動伸出，拍向那如雷光般呼嘯而來的蔓藤。

砰！

低沉之聲響起。

李洛身影直接是被轟得倒飛了出去，狂暴的雷霆能量將他頭髮電得根根豎起，冒著白煙，一口鮮血忍不住的噴出，將雙手染紅。

雖然遭受重創，但李洛卻是死死的抓住那根雷霆蔓藤，令得它無法再度發動攻勢。

「李洛！」

此時被震退的鹿鳴才回過神，她望著被掃飛出去的李洛，頓時驚呼出聲。

咻！

而她聲音剛落，一道異常凌厲霸道的劍光便是破空而至，劍光之上凝聚著極其雄渾的光明相力，劍光斬下，將李洛面前那雷霆蔓藤一斬而斷。

是姜青娥出手了。

與此同時，地面之下，越來越多的雷霆蔓藤咆哮而出。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布滿寒霜，她倒是沒想到這雷鳴樹如此的狡詐，竟然還能從地底發動突襲，這出乎了他們所有人的意料。

不過此時場面混亂，她也顧不得李洛情況如何，重劍揮動，化為漫天光明劍光，清除抵禦著那些雷霆蔓藤。

鹿鳴則是趁此急忙躍至李洛這裡，將頭髮冒著煙霧的李洛扶起來，急聲問道：「你沒事吧？」

李洛擺了擺手，抹去嘴角的血跡，道：「還好長公主他們吸引了雷鳴樹大多的力量，不然這次怕是要丟掉半條命。」

「剛才，謝謝你啊。」鹿鳴遲疑了一下，認真的道謝。

剛才如果不是李洛緊急關頭將她一掌拍開，現在的她恐怕也很不好受。

李洛聞言笑了笑，道：「讓一個這麼漂亮的女孩子落得我這麼難看的模樣，那可是罪過。」

鹿鳴看了一眼李洛那倒立的頭髮以及發黑的臉龐，也是忍不住的想要笑，但好歹最後緊抿著小嘴強忍了下來。

「上次交手的時候，倒是沒看出來，會對女孩子下毒的你，還會有紳士的一面。」鹿鳴說道。

「那時候你是對手，當然要不擇手段。」李洛辯解道。

「跟你開玩笑呢，你先稍微恢復一下，我幫你守著。」

鹿鳴笑了笑，但玉手卻是握住了腰間細劍的劍柄，警惕的盯著四周，防止再度有突襲襲來。

李洛點點頭，然後低頭盯著手中那截斷裂的蔓藤，此時上面的雷霆能量已經消散，但是，他的眼中卻是掠過一抹異色。

因為在先前他沾滿著鮮血的手掌握住蔓藤的時候。

他隱隱的感覺到一股微弱而模糊的信息從中傳了出來。

那股信息...

仿佛是一種特殊的求救信號一般。

第五百六十四章幻境

八支隊伍結伴而行，一路小心翼翼的抵達了赤石城的城門外。

而此時城門大開，暗紅色的城門給人一種壓抑的感覺，城門後是黑洞洞的走廊，那裡光線昏暗，讓人目光無法穿透。

眾人皆是在這裡停下腳步，目露謹慎的盯著城門內的黑暗。

他們明白，一旦踏入其中，或許就沒有後退的餘地了。

不過雖說對這座城市懷有極深的忌憚，但在場的眾人也算是各個學府中最為頂尖的翹楚了，他們的心性毋庸置疑，所以臨陣脫逃的事情，是斷然不會出現在他們的身上。

眾人目光交匯了一下，下一刻，便是不再猶豫，以長公主，藍瀾，宮神鈞這些天珠境的大高手為前陣，直接是邁步走入了城門。

進入城門的黑暗地帶，眾人就感覺到一股寒意籠罩而來，令得人心中都開始變得壓抑起來。

昏暗的光線中，沒有人說話，城門走廊內，唯有細碎的腳步聲。

不過好在這昏暗光線並未持續多久，眼前的昏暗突然被撕裂，眾人徑直走出。

而就在走出城門洞的那一瞬，所有人的面色都是陡然凝固，眼神帶著一些驚駭之意的望著前方，因為此時，在他們的眼前，竟是出現了川流不息的沸騰一幕。

只見得無數道人影，吵吵鬧鬧的於街道上行走，在那街道的兩側，是無數小販以及商鋪。

那副熱鬧的景象，一如這座赤石城曾經的繁華。

可如此人氣沸騰的一幕，落在此時的李洛等人眼中，卻是讓得他們遍體生寒。

眼前這座赤石城，仿佛是未曾遭遇過異災的肆虐一般。

但是，這可能嗎？

當紅砂郡其他的地方都被異災禍害時，這紅砂郡的郡城，又怎會如同沒有受到半點影響一樣。

長公主俏臉冷肅，好半晌後，方才緩緩道：「這是...幻境？」

眾人中，鹿鳴也是臉頰布滿著凝重與驚懼，她自身就是玩幻術的，所以她很明白，如果眼前這是幻境的話，那究竟是需要何等的力量，才能夠製造出如此龐大以及栩栩如生的幻境？

而且，這些行人，喜笑哀怒都是極其活靈活現，其中一些人還在與攤販爭執著貨物的價格。

這一切，都是如此的真實。

但心中的理智又讓眾人明白，這不可能是真實的一幕。

「看來赤石城的那隻異類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棘手與麻煩。」藍瀾神色凝重的說道。

「咦？」

此時鹿鳴突然驚疑出聲，將眾人的目光都是立刻吸引了過來。

「怎麼了？」趙北離關切的問道。

「是發現了什麼嗎？」李洛同樣是出聲問道，不過卻沒搞那些沒用的關心，他們這些人中，只有鹿鳴是精通幻術，此時突然出聲，必然是有一些其他的發現。

鹿鳴頷首，美眸有些緊張，她指了指衣衫的一角，眾人目光順著看去，第一眼沒感覺有什麼不對，但隨著仔細觀察的話，就會發現，那裡的一截衣衫，似乎是變得有些虛幻了起來。

仿佛是莫名的消失了一般。

「這座幻境，應該是擁有著一種可怕的同化能力，我們在這裡停留越久的話，就會被漸漸的同化成幻境的一部分，雖然我不知道到時候究竟會發生什麼，但絕對不是什麼好事。」鹿鳴的聲音中，充滿著忌憚。

眾人面色皆是一變，然後審視自身，類似長公主，宮神鈞，藍瀾他們這種天珠境的高手身上倒是沒什麼異樣，但李洛，景太虛，祝煊這些尚還處於相師境的人，身上的衣服則是有著一點點的虛化感。

「看來實力越弱的人，被幻境同化得越快。」長公主柳眉緊蹙的說道。

這可不是一個好消息，畢竟除了北海聖學府的小隊中沒有相師境，他們其他的小隊中，都帶著一個。

如果李洛這些相師境在這裡出了問題或者折損，那對於他們而言，不論是從積分還是其他角度，都是不可接受的損失。

「看來現在的問題，是需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將這座幻境破除。」宮神鈞沉吟著說道。

「這座幻境雖然特殊，但其實要破解也不是沒有辦法，最簡單的法子，就是在赤石城內將「淨化節點」布置成功，此處是紅砂郡的總節點，一旦成功，那麼就會連通之前我們所布置下來的那些淨化裝置，到時候整個紅砂郡都將會被覆蓋。」藍瀾也是在此時開口了。

「一旦淨化大陣成形，破除這座幻境應該不在話下。」

其他人皆是點頭，這一點同樣是他們所想的。

「不過想要在那大天災級異類的眼皮底下把淨化節點布置成功，或許也不是什麼容易的事。」長公主說道。

「其實那大天災級異類真要直接殺出來，那反而簡單了一些，咱們聯手，就算是大天災也未必不能抗衡，想必將它解決了，這幻境同樣不攻自破。」藍瀾倒不愧是在院級賽上獲得最強學員稱號的人，言語間對於那大天災級異類，也並沒有過於的畏懼，或許他也明白，所謂的畏懼在這裡並沒有什麼作用，畢竟那大天災異類也不會因為他們的懼怕就放過他們的性命。

最後終歸還是要以命搏上一場。

「藍兄倒是說的不錯，反正不管怎麼說，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完成淨化節點。」宮神鈞微微一笑，對此倒是贊同。

長公主點頭，沉吟道：「完成淨化節點的確是最重要的事情，不過這座幻境頗為詭異，暗含殺機，所以我們不能太分散，我建議兵分兩路，四支隊伍為一組，然後迅速安置淨化靈珠。」

李洛聞言也是點點頭，這是謹慎之言，四支小隊走在一起，這個陣容絕對不俗了，有四名天珠境的高手領頭，想必遇見任何的變故都是能夠應對。

「宮殿下說的不錯，這種時候可不能單獨隊伍去完成任務，每一支隊伍的損失，對於我們而言都不可承受。」那秦嶽第一時間出言支持。

其他人也表示認同，畢竟就算是再狂的人，也不會在此時作死的輕視這座幻境以及那可能隱藏起來的大天災級異類。

「至於如何分組，還是抽籤來分配吧，這樣或許更公平一些。」

長公主從空間球中取出八枚玉針，道：「八枚玉針，四長四短。」

其他七位隊長對此並無異議，於是紛紛走上，隨意的抽取一根，然後亮了出來。

李洛目光掃去，長公主手中剩下的是一枚長籤，而其他三根長籤，則是出現在宮神鈞，趙北離，廉鬃三位隊長的手中。

於是他笑了笑，看向一旁的鹿鳴與孫大聖，道：「又分到一起了，看咱們再次大展身手！」

鹿鳴輕輕撇嘴，道：「這種地方，哪有我們這些相師境大展身手的資格，能夠保住小命不給其他人拖後腿就算是很好了。」

孫大聖聞言頓時不滿的道：「相師境怎麼了？你一個弱女子不要在這裡信口雌黃，之後遇見危險，你且躲後邊，我得讓你看看相師境是怎麼表現的。」

「弱女子？」

鹿鳴氣樂了，眼神不善的盯著孫大聖：「你這蠢猴子是不是欠揍？」

孫大聖大咧咧的道：「我不跟女人打架，如果換做是李洛還差不多。」

「你連景太虛都打不過，還想跟李洛打？」鹿鳴譏諷道。

「那也得打過才知道。」孫大聖不甘示弱的道。

兩人在這裡針鋒相對，其他的隊長則是完成了分配，然後再次一番叮囑兩個小組要守望相助後，便是開始迅速的行動起來。

「走了。」

李洛望著分開的兩個小組，揮手打斷鹿鳴與孫大聖的爭吵，然後走入到隊形居中的位置，這裡最安全，適合他們這些相師境。

鹿鳴與孫大聖也是停了下來，然後跟上李洛。

長公主在將小組的隊形安排好了後，鳳目掃視一圈，國色天香的嬌俏臉蛋，卻是在此時顯得極為的凝重。

不過她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廢話，只是與其他三位隊長點點頭。

「行動！」

伴隨著輕喝落下，八支隊伍分成的兩個小組，毫不猶豫的分離而開，然後迅速的匯入到了那沸沸揚揚顯得異常繁華的人流之中。

第五百六十五章兇險大街

人流洶湧的街道上。

李洛一行人保持著隊形謹慎的前行，他們望著四周那些吵鬧的人群，眼中皆是帶著忌憚與戒備之意，畢竟這些人再如何的栩栩如生,那也絕對不是真的，誰也不知道這裡面會不會隱藏著一些可怕的異類。

長公主，廉鬃兩位天珠境位於隊伍的最前方，而宮神鈞與趙北離則是在隊伍的最尾端，這兩個位置最為危險，自然也是需要隊伍中最強的人來戒備。

李洛,鹿鳴,孫大聖,祝煊這些相師境，則是位於隊伍中央。

「這些人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啊？好想抓一個人來試試。」孫大聖扛著棍子，目光直直的看著周圍那些來來往往的人群。

聽到此話，李洛頓時嚇了一跳，趕緊阻攔道：「別搞事！」

這還真是一個鐵頭莽貨，這種情況下，還敢主動去招惹。

「想死自己走一邊去，別拖累我們。」鹿鳴也是沒好氣的說道。

祝煊面色不自在的離開了孫大聖兩步，這人似乎腦子不太清醒，離他遠點免得被害死。

孫大聖辯解道：「我這是投石問路,如果這些人真的有問題的話，也好提前解決掉。」

眾人對此只能幹笑,然後防備的看著他，隨時準備阻攔他做一些莽撞的事情。

而在他們這裡說話間，那人來人往的街道上,突然有著一道瘦弱的身影被擠了出來，一下子倒在了隊伍右側姜青娥的面前,那是一名衣衫破爛的小乞兒，他面黃肌瘦，裸露的皮膚上有著流膿的傷口，看上去極其的悽慘，此時的他，端著破邊的碗，眼神驚懼的看著姜青娥，但還是鼓起勇氣，怯生生的端起碗。

「姐姐，賞口飯吃吧，我好餓。」他聲音顫抖的說道。

行進的隊伍停了下來，眾人目光投來，皆是帶著戒備。

姜青娥金色眸子注視著眼前那令人心生憐憫的小乞兒，輕聲道：「很餓嗎？」

她伸出纖細玉手，也並不在意小乞兒那髒亂的頭髮，落在了他的頭上。

小乞兒睜大了眼睛，眼中流露出期盼的光芒。

然而下一刻，有璀璨的光明綻放，只見得姜青娥五指緊握成拳,光明相力化為燃燒的光明之焰,直接是一拳如流星般重重的轟在了小乞兒的面龐之上。

轟！

小乞兒被一拳轟飛,整個人將沿街的攤販盡數的撞翻，最後砸進了一座房屋之中，房屋倒塌下來，將他掩埋了下去。

突如其來的變故，頓時令得街道上人群混亂起來，開始四處逃竄。

隊伍裡的人也是沉默了一瞬，看向姜青娥的目光中帶著一點驚愕，顯然她這果斷的雷霆出手，讓人很是意料不到。

看她剛才摸著小乞兒那溫柔的模樣，他們還在擔心要不要出言提醒一下，在這個時候不要隨意的散發好心腸呢，敢情是他們想多了。

「李洛，你這未婚妻真勇啊，出手殺伐果斷，是個狠人。」孫大聖對著李洛感嘆道。

李洛倒是沒理他，而是看向街道前方那倒塌的房屋，下一刻，他眼神忽的一凝，只見得那裡的房屋瞬間炸裂開來，一道刺耳的尖嘯聲爆發而起，滾滾惡念之氣升騰起來，廢墟瞬間就被融化。

眾人看去，只見得那廢墟所在處，濃重的惡念之氣中，那渾身扭曲的小乞兒開始膨脹起來，轉瞬間，就化為了一隻人身蜘蛛狀的異類，血肉模糊的蜘蛛上半身，正是那一個扭曲的小乞兒。

小乞兒嘴角裂開，到了耳根處，滿嘴都是黑色的獠牙，滴落著腥臭的涎水。

它目光怨毒猙獰的盯著姜青娥。

然而姜青娥卻是怡然不懼，只是淡淡的道：「現在還餓嗎？」

小乞兒稚嫩的臉龐上布滿著怨毒，身下扭動的蜘蛛身軀血肉模糊，它猛的張開猙獰大嘴，發出了扭曲的尖嘯聲。

轟！

這片街道突然劇烈的震動起來，四周的房屋突然倒塌，一道道強悍的惡念之氣沖天而起，一頭頭強大的異類，開始從其中鑽了出來，其中甚至不乏小天災級的異類。

如此陣仗，頓時惡念之氣滾滾湧動，遮天蔽日。

「赤石城數百裡之內的異類，果然都被引到這裡來了。」長公主見狀，俏臉微凝，縴手緊握住了青玉權杖，而後嬌軀上有強大的相力爆發，七顆璀璨的天珠於身後浮現出來，吞吐天地能量。

「廉鬃同學，這裡就交給你們了，如何？」長公主鳳目看向廉鬃，迅速的分配了幾名隊友給他。

「沒問題，你們儘管前進去布置淨化靈珠。」

廉鬃咧嘴笑起來，然後他一步踏出，手掌一握，一柄巨錘出現在了手中，而他本就魁梧的身軀更是在此時膨脹起來，在其身後，磅礴湧動的相力中，隱隱間似是有著一道巨牛般光影浮現出來。

他腳掌落下，地面頓時龜裂開來，那股恐怖的力量，看得李洛都是眼皮一跳。

而後廉鬃便是率領著三名隊友，直接迎上了周圍那些出現的異類。

在廉鬃他們阻攔著異類的時候，長公主的聲音響起：「快走，先去第一處布置點，廉鬃他們解決了這裡會跟上來的。」

說完，她便是一馬當先，沿著街道直衝而出。

其後眾人紛紛跟隨。

那小乞兒異類怨毒的目光一直鎖定姜青娥，此時見到她要脫身，頓時尖嘯聲破空而來。

轟！

但它尚未接近，一柄巨錘便是砸碎虛空狠狠的落下，一錘子砸在了其頭顱上，頓時頭顱裂開了道道縫隙，有黑色的漿液從中流淌出來，同時也是將其轟飛出數百米，撞碎了一棟棟的房屋建築。

「垃圾玩意，老子陪你玩。」

廉鬃伸手接住倒飛回來的巨錘，抖了抖上面的黑色漿液，獰笑道。

小乞兒異類咆哮出聲，下一瞬，張嘴便是吐出滾滾黑色洪流，其內有無數悽厲的嘶鳴聲，宛如黑河，對著廉鬃席捲而去。

廉鬃巨錘砸下，虛空震顫，恐怖的力量將這條街道都是掀翻了過去。

大戰爆發。

而與此同時，李洛等人則是緊緊的跟隨著長公主他們，迅速的對著淨化靈珠的布置位置挺進。

他們能夠感覺到，在這座城市的其他區域，也是傳來了劇烈的能量波動，顯然，另外一組隊伍，應該也是遭遇到了異類的襲擊。

顯然，為了迎接他們，赤石城內的那大天災異類，早就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但此時他們也顧不了另外那邊了，因為隨著他們不斷的前行，沿途開始有著越來越多的異類冒出來，這些異類數量與實力皆是不俗，所以他們這邊隊伍裡面的高手只能不斷的被牽扯下來。

短短不過十分鐘的時間，隊伍裡面，就只剩下長公主，姜青娥以及李洛這四個小小的相師境了。

「再轉過一條街道，應該就到位置了。」長公主估算了一下方位，然後對著其他人鄭重的說道。

她的腳步突然在此時減緩了下來。

有些凌厲的鳳目望著街道的盡頭，只見得那裡的青石板上面，盤坐著一道人影，那是一名身軀壯碩的男子，他臉龐上沒有任何的表情，眼瞳中也不見絲毫人類的情緒。

他抬起頭，也是看向了長公主。

然後他的眉心處，有一道血線延伸下來，緊接著，血線處的血肉，竟是生長出無數尖銳細密的牙齒，互相啃食著另外一半的血肉，看上去極為的怪異與可怖。

兩半身軀在啃食了一會其血肉後，便是分裂開來，那斷裂處，有慘白的手掌從血肉中鑽了出來。

竟然直接變成了兩隻異類！

在它們身後，湧動著滔天的惡念之氣。

長公主感知著這兩隻一體而生的異類，黛眉緊蹙起來，顯然是察覺到對方的棘手。

這頭異類，非常強橫。

「青娥，我這裡可能需要你的幫忙了。」她偏過頭，對著姜青娥說道。

姜青娥猶豫了一下，點點頭，然後眸光看向李洛，鹿鳴四人，道：「前面的街道就可以布置淨化靈珠了，沿途的強大異類都被我們阻攔了下來，你們應該可以過去，不過還是得小心一些。」

李洛面色凝重，這一路過來實在是太過的兇險了，小天災級的異類都層出不窮，他們這種相師境在這裡，真的是挺慘的。

不過這種情況下，再難也只能硬著頭皮衝下去了。

所以他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點點頭，然後對著鹿鳴，孫大聖他們揮了揮手。

「走！」

一聲輕喝，他一馬當先，直接衝出。

而長公主與姜青娥則是先他們一步出手，相力洪流破空而出，裹挾著凜然殺機，直接是轟向了那一分為二的詭異異類。

能量風暴於大街上肆虐，絞碎了兩側的房屋建築。

李洛四人，則是趁此衝了出去，然後頭也不敢回的衝向了那條能夠布置淨化靈珠的街道之中。

第五百四十四章特殊的信號

雷鳴山山巔，大戰在持續。

磅礴的相力洪流貫穿虛空，每一次與那無數道雷霆蔓藤相撞時，都是引得巨聲響徹,狂暴至極的能量衝擊波如颶風般的橫掃，將這山巔上無數參天大樹生生的連根拔起。

這些都是長公主三位天珠境大高手出手所引起的動靜。

他們分擔了雷鳴樹絕大部分的攻勢。

而姜青娥以及另外兩位三星院的學員則是從旁協助，同時還負責清理從地底不斷刁鑽襲來的雷霆蔓藤，那個局面，只能用一個亂字來形容。

李洛，鹿鳴,敖白這些低星院的學員也是三三兩兩的湊成小圈子,保持著警惕,防止剛才那種突襲。

李洛在經過片刻的恢復後，身軀上的那種酥麻感覺倒是漸漸的消退，雖然模樣還是很狼狽，但好歹體內的相力恢復了高速流轉，這令得他暗自鬆了一口氣。

「恢復好了嗎？」一旁，鹿鳴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去，此時鹿鳴那素來高冷的俏臉上帶著一點關切的望著他。

李洛笑著點點頭。

鹿鳴眸子看了一眼他那根根倒立的髮型以及發黑的臉龐，一時間又有點忍俊不禁，但對方這是因為救她才這副模樣，所以她最終還是趕緊壓制住了這種情緒，俏臉恢復往日的高冷，道：「那接下來你可要打起精神了,那些從地底鑽出來的雷霆蔓藤越來越多了。」

李洛再度點頭,目光卻是低頭望著腳下那斷裂的銀色蔓藤,眉頭微皺起來。

剛才那種特殊的信號...是錯覺嗎？

那究竟是什麼意思？

李洛對此有些在意,因為他感覺這或許會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信息。

但如果是真的,為何就他一人感受到了？

長公主，姜青娥她們都在戰鬥，不知道撕碎了多少雷霆蔓藤，但看她們的模樣，似乎並沒有接收到半點這種信息，不然不會置若罔聞。

李洛眼中有著思索之色浮現，他望著在場的眾人，他們的身體上都升騰著雄渾的相力，色澤不同的相力交織，倒是顯得格外的絢麗，而在這突然間，李洛心頭似乎掠過一道靈光。

對了，是相性。

木相！

在場這些人，除了他之外，似乎都並不具備著木相。

而木相之力，本就對於天地間的樹木植物有著一些特殊的感應，這雷鳴樹雖然與眾不同，但也不能逃脫這種規律，如果說，是因為他身懷木相的話，有那種獨特的感應,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洛眼神一動,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剛才那道特殊的信號...是來自眼前的雷鳴樹？

想到此處，他感覺到有點匪夷所思，可仔細想想，又的確是有這種可能性，眼前的雷鳴樹顯然也是一種天地奇珍，它凝聚著龐大的能量，而且還能夠藉助雷霆之力，如果說它具備著一些靈智的話，其實也很正常。

那麼，那種信號，難道是雷鳴樹在向他求救嗎？

「李洛，你在發什麼呆呢？是傷勢有變嗎？」

而當李洛陷入沉思的時候，一旁的鹿鳴發現他神色有點不太對，連忙用手中的劍鞘戳了他一下。

李洛連忙搖頭，笑道：「沒事...鹿鳴，你能幫我個忙嗎？」

鹿鳴有些奇怪的道：「這種時候，我能幫你什麼？」

李洛遲疑了一下，還是說道：「我想引一根雷霆蔓藤來攻擊我，不過那雷霆蔓藤上面的能量太強，我一個人有點扛不住，所以我想讓你跟我聯手抵禦，幫我分擔一下雷霆蔓藤上面的力量。」

鹿鳴秀眉緊蹙起來，不解的道：「引一根雷霆蔓藤攻擊你？你在想什麼呢，剛才那一擊差點把你打得半死，那痛苦你還想再來第二次？」

說到此處，她臉色變得有點古怪：「李洛，你這是喜歡被雷劈的那種感覺嗎？」

鹿鳴自身乃是幻雷雙相，所以她知道雷霆相力有時候會給人帶來一種痛苦又酥麻的奇特感覺，據說某些擁有著怪異癖好的人，極其貪戀這種感覺，難道，眼前的李洛也是這樣？

望著鹿鳴那古怪的神色，李洛嘴角忍不住的抽搐了一下，咬牙道：「我不喜歡被雷劈！」

「我是有一些發現，或許會有助於我們此次的破局！」

「是嗎？」鹿鳴半信半疑，但最終還是相信了李洛，畢竟現在這場合，就算是有獨特的癖好恐怕也不太適合展示，於是她點點頭，道：「如果真的是如你所說的話，我會全力配合你的。」

「我說的當然是真的！」

李洛沒好氣的回了一聲，然後他目光投向姜青娥所在的方向，此時所有從地底鑽出來的雷霆蔓藤，都被姜青娥阻攔了大半，他想要引一條雷霆蔓藤過來，還得經過姜青娥。

「青娥姐，放一條弱點的雷霆蔓藤過來！」

不過對於姜青娥這邊，李洛就不必做過多的解釋，因為雙方的信任已經不需要這些流程。

果然，姜青娥聽見李洛的喊聲，雖然微怔了一下，但那揮出的光明劍光卻是突然收了力道，一條雷霆蔓藤被其劍光斜拍而中，頓時地面撕裂，而那條跳動著雷光的雷霆蔓藤，卻是被拍得暈乎乎的飛向了李洛所在的位置。

雷霆蔓藤胡亂揮舞，它才不理會為何會被拍過來，下一瞬，直接就帶著噼裡啪啦的雷霆光芒，狠狠的對著李洛與鹿鳴呼嘯而來。

雷霆能量咆哮著，猶如是怒龍般，連空氣都被灼燒得散發出高溫的味道。

鹿鳴望著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雷霆蔓藤，別看先前姜青娥隨手一拍，就將這雷霆蔓藤拍得毫無還手之力，但那是因為姜青娥自身強悍的實力，可她卻不同，她現在還只是相師境的實力，這與姜青娥之間的差距宛如鴻溝。

所以她不敢有絲毫的怠慢，玉手緊握劍柄，下一瞬，體內的雙相之力毫無保留的爆發。

嗡嗡！

細劍裹挾著雷光暴射而出，同時在那一瞬間化為連綿不斷的雷光，短短一個呼吸間，似是有數百道雷光劍影刁鑽狠辣的疾刺在了那雷霆蔓藤之上，能量碰撞間，頓時爆發出轟鳴之聲。

腳下的地面，直接是被跳動的雷霆光弧撕裂出了一道道烏黑的溝壑。

但鹿鳴的攻勢，也就堅持了數息，那道道雷光劍影就被雷霆蔓藤上面狂暴的力量盡數的撕裂，而鹿鳴倩影也是被震退十數步，手中細劍，都變得赤紅起來，高溫瀰漫。

「李洛，小心點！」她急忙提醒道。

她全力出手都未能將雷霆蔓藤斬斷，只能將上面蘊含的雷霆能量抵消，削弱了一些。

李洛點頭，他望著那如電蟒般暴射而來的雷霆蔓藤，深吸一口氣，體內雙相之力奔騰流動，最後盡數的於雙掌處凝聚而來。

他伸出雙掌，直接抓向了雷霆蔓藤。

嗤啦！

雷霆能量如洪流般的對著李洛傾瀉而來，那一瞬間，頓時令得李洛再次感受到了那極度刺痛的酸麻感覺，他齜牙咧嘴，手掌卻是死死的抓住蔓藤，想要截取更多的信息。

只是手中的雷霆蔓藤如同巨蟒般，瘋狂的掙扎，同時雷霆能量升騰著，將李洛的雙掌都是炙烤得皮開肉綻起來。

然而依然沒有得到之前那樣特殊的信號感應。

這令得李洛心頭一沉，難道剛才真的只是錯覺嗎？

他不甘心，手掌死抓著雷霆蔓藤，不顧雙掌上的皮膚與血肉都開始焦黑起來。

而就在李洛感覺雙掌開始難以抓住雷霆蔓藤的時候，突然有一雙纏繞著雷光的冰涼小手從旁邊疾探而出，迅速的覆蓋在他的兩隻手掌上，頓時那雷霆蔓藤上面的雷霆能量就有一半湧向了那兩隻小手。

「李洛，伱瘋了嗎？你不想要這兩隻手了嗎？」與此同時，李洛聽見了鹿鳴有些驚怒的聲音傳入耳中。

他偏過頭，就見到鹿鳴衝到了身旁，此時正幫他抓住蔓藤，同時分擔著雷霆能量的衝擊與灼燒。

「謝謝了。」

李洛吐了一口氣，目光卻是充滿著堅毅：「再堅持一下！」

鹿鳴輕咬了咬銀牙，最終點點頭。

而在兩人的分擔下，雷霆蔓藤上面的雷霆能量終於是漸漸的開始消散，而也就是在那股能量退散的時候，李洛再度接受到了那個特殊的信號。

這一瞬，他的腦海中似是閃過了奇怪的畫面。

那是一片粘稠陰冷的黑暗中。

有銀色的巨樹根莖紮根，可此時，在那巨樹的根部四周的黑淵上，有無數扭曲的身影跳躍而下，然後啪嘰一聲，身軀摔碎成了一灘黑色的黏液，黏液宛如具備著詭異的生命力，一點點蠕動著覆蓋在銀色的根莖上，最後將銀色，轉化為深沉陰暗的如墨色彩...

隱約間，李洛仿佛是聽見那銀色的巨樹根莖發出了哀鳴之聲。

李洛猛的睜開眼睛，眼前視線迅速的恢復，他的面色也是在此時變得陰沉起來。

怪不得這雷鳴山脈中看不見一頭異類，原來這些異類，都鑽進地底，然後以某種特殊的方式，從根部的位置，將雷鳴樹給汙染了。

第五百六十六章冰糖葫蘆

依舊是人流洶湧而沸騰的街道上。

李洛，鹿鳴，孫大聖，祝煊四人急速前行。

在他們後方的那些街道上,劇烈的大戰在爆發，狂暴的能量波動將一座座房屋建築直接夷為平地，然而有些詭異的是，後面那些地方爆發出了那種戰鬥，可李洛他們轉入的街道中，那些來來往往的人群與攤販依舊是神色如常的在交談著，那種祥和的平靜與後方的戰鬥動靜格格不入，明明是一副喧囂熱鬧的跡象,卻是讓李洛四人感覺到詭異的寒意。

不過他們也顧不得這些了,因為這條街道的盡頭處，就是淨化靈珠的布置點。

只要他們抵達那裡，就能夠將第一枚淨化靈珠布置成功，而靈珠一旦落位，自會散發出淨化之力，雖說尚未完整成形，但卻能夠將這數條街道給覆蓋進去，到時候其他人的壓力也會減弱許多。

「這赤石城也太兇險了,這麼多人衝下來，結果就剩下我們四個。」鹿鳴皺著柳眉，先前那一個個不斷冒出來的強大異類,顯然還是讓她有些心驚。

還好此次是四支隊伍分成了一個小組，不然如果是一個小隊的話,恐怕連一條街道都衝不過來。

「強大的異類都被各個隊長們吸引過去了,我們這裡應該還算是安全吧？」祝煊說道。

孫大聖揮舞著鐵棍，眼中滿是狂熱的戰意：「出來了更好,看我一棍子把它砸得稀巴爛！」

李洛嘴角一抽，這孫大聖跟秦逐鹿一個樣,都是滿腦子就知道戰鬥，難道萬獸相都是這個衰樣嗎？這讓得他有些憂慮，因為他第三相的龍相，也將會是歸屬於萬獸相一類。

希望到時候他不會變成這種滿腦子肌肉的衰貨吧。

在李洛心中想著這些擔憂的時候，突然，他神色一凝。

「賣冰糖葫蘆咯，好吃又好看的冰糖葫蘆。」

吵鬧的街道上，突然有著一道叫賣聲響起，這叫賣聲來的極其的突兀，街道上明明人來人往甚是喧囂，但這叫賣聲，卻是如附骨之疽一般，精準的在李洛的耳邊響起。

他立即看向鹿鳴三人，發現三人神色也是驚疑起來，顯然都是聽見了這突兀的叫賣聲。

「小心點！」李洛提醒道。

四人腳步不停，而那叫賣聲則是一聲聲不斷的傳來，某一刻,面前的人群被撥開，似是有著一道佝僂的人影扶著一根插滿了冰糖葫蘆的杆子,出現在了李洛四人的面前。

那是一個面色慘白的老婆婆，她望著李洛四人，張開滿是黑牙的嘴，露出詭異的笑容：「賣冰糖葫蘆咯，好吃又好看的冰糖葫蘆。」

李洛四人神色一變，毫不猶豫的就催動了相力，就要對著眼前這詭異的老太婆攻擊而去。

但就在他們攻擊的那一瞬，那叫賣聲再度的傳入耳中，李洛四人的眼神竟是在此時漸漸的變得茫然起來，手中的攻擊，也是隨之消散。

他們的眼神，有些麻木的移動向了眼前老太婆手持杆子上面插滿的冰糖葫蘆，似乎是受到了某種侵蝕與影響，竟然是緩緩的點了點頭。

老婆婆詭異的笑著，伸手取下了四根鮮紅欲滴的冰糖葫蘆，遞給了他們。

李洛緩緩的伸手接過一根，他的神色有些古怪，似是變得掙扎了起來，可心中莫名的情緒卻是讓得他對眼前的冰糖葫蘆生出了一種難以遏制的渴望，此時的他，很想將這冰糖葫蘆吞到肚子裡面去。

可內心最深處，又讓他對此生出了一點抗拒。

而在這般矛盾的情緒下，冰糖葫蘆緩緩的遞到了嘴邊。

可就在他將要咬下去的時候，他的手腕處，卻是突然傳來了一陣異常冰涼的氣息，那股氣息迅速的湧入體內，頓時讓得李洛有些失控的神智恢復了霎那間的清明。

那是此前在雷鳴山時，姜青娥給他的一顆光明石。

正是此物此時破碎，傳遞了一道精純的光明相力，讓得他從那神智被控制的狀態下恢復了過來。

而清醒過來的這一刻，李洛看向了手中的冰糖葫蘆，頓時瞳孔驟然一縮。

那哪是什麼冰糖葫蘆，只見得那漆黑的木籤上面，插著一顆顆乾癟的眼球，此時那眼球上面還滴落著黑色的液體，散發著濃烈的腥臭之味。

李洛手一抖，手中的「冰糖葫蘆」被他急忙丟開。

但旋即他想起什麼，猛的轉頭看向鹿鳴與孫大聖他們，只見得此時的他們，也是神色茫然，眼神空洞，手握著那「冰糖葫蘆」，正要往嘴巴裡面塞去。

「醒來！」

李洛暴喝出聲，聲音中相力充斥，宛如雷鳴一般的轟然響徹在鹿鳴與孫大聖的耳中。

突如其來的相力音波，頓時讓得鹿鳴，孫大聖回過神來，他們的眼神先是茫然了一瞬，然後就看見了手中的「冰糖葫蘆」。

那上面，一顆顆乾癟的眼球仿佛是散發著怨毒與痛苦的在盯著他們。

而此時，第一顆乾癟的眼球，已經將要塞進嘴中。

嘔！

鹿鳴臉色瞬間慘白，一聲尖叫，急忙將手中的冰糖葫蘆丟了出去，嬌軀發抖，驚怒到了極致，同時還不斷的乾嘔出聲，想來是被噁心得不輕。

「他媽的，真是噁心。」

連孫大聖都是一臉心有餘悸的破口大罵，將「冰糖葫蘆」扔在腳下，一腳踩碎。

然後他眼中升騰起殺意，手中鐵棍已是裹挾著兇悍至極的相力，撕裂空氣，帶著尖銳的破風聲，狠狠的砸在了前方那賣糖葫蘆的老婆婆胸膛之上。

砰！

後者身軀被震退，胸膛都是塌陷了下去，但它臉龐上的詭異笑容，卻是遮掩不住。

「冰糖葫蘆，好吃麼？」它張開漆黑的嘴巴，再次發出詭異的聲響。

李洛，鹿鳴，孫大聖嚴正以待，神色陰沉，體內相力瘋狂的運轉起來，保持戒備。

咔嚓。

而也就是在此時，他們突然聽見了細微的咀嚼聲。

三人的身體都是猛的一僵，他們似是呆愣了一瞬，然後下一刻，三人幾乎是同時的猛然轉頭。

他們看向了身後幾米位置。

只見得祝煊站在那裡，此時的他，面色茫然，眼神空洞的握著黑色的木籤，然後將一顆「冰糖葫蘆」塞進了嘴中，牙齒咬下去，黑色的汁水在嘴中爆裂了開來。

第五百六十七章古怪的惑心異類

當祝煊嚼碎了那一顆「冰糖葫蘆」的時候，李洛，鹿鳴，孫大聖三人皆是渾身汗毛倒豎起來,噁心的同時又分外的驚懼。

「祝煊！」

李洛暴喝如雷，試圖將祝煊從這種神智被控的狀態下喚醒過來。

但此時的祝煊，已經很難用這種方法喚醒，因為他雙目中的眼白在迅速的消失，漆黑之色瀰漫出來，雙瞳變得陰森黑暗起來。

同時在他的身上,有濃烈的惡念之氣散發而出。

這是被汙染了。

「這倒黴孩子,還是二星院的學長呢,李洛，你們聖玄星學府的二星院似乎很拉胯啊。」孫大聖面色難看，忍不住的說道。

這祝煊被汙染，必然會對他們造成不小的麻煩。

「這位祝煊學長看來心性不太過關。」鹿鳴柳眉緊鎖，說道。

先前那異類應該是有著一種惑心的能力，猝不及防下，他們所有人都是中了招，不過好在李洛清醒得快，及時的將他們喝醒，可這祝煊雖然也聽見了李洛的喝聲，但卻未能完全的掙脫迷惑，這才中了招。

祝煊是化相變第四變的實力，比起此時的鹿鳴與孫大聖都要高上一級，結果偏偏就他吃下了「冰糖葫蘆」。

顯然，這已經不是實力的緣故了,而是心性不夠堅韌,被那異類鑽了空子。

李洛也無奈的嘆了一口氣，他也沒想到四人之中，第一個中招的不是他們這三個一星院的，反而是祝煊這一個二星院的學長。

真是丟臉啊。

「那隻異類呢？」鹿鳴美目戒備的看向四周，先前那賣糖葫蘆的詭異老人已經消失而去。

「應該是潛藏在暗處。」李洛面色有些陰沉，道：「不過這隻異類等級不會太高，應該還沒達到真正的災級，不然它沒必要玩這些手段。」

「我覺得，現在的麻煩，可能是咱們這位二星院的學長。」孫大聖手掌緊握鐵棍，視線緊緊的盯著祝煊。

因為此時的祝煊，皮膚表面開始有著如蚯蚓般的東西在鑽動著，這令得他看上去更為的可怖，而且他那漆黑的眼瞳，也開始投向了三人。

下一瞬，他直接是化為一道黑光對著最近的鹿鳴撲了過去。

黑光中有腥風湧動。

不過好在鹿鳴早就有所戒備，身軀表面有雷霆相力閃爍，而後她那纖細的身影就出現了十數米外，避開了祝煊的攻擊。

「這位學長，可不要怪我下手重了啊！」

孫大聖一聲怒吼,體內相力爆發,在其身後隱隱間形成了嘶吼的猿猴光影，而他手中的鐵棍也是裹挾著異常狂暴的力量，撕裂空氣，狠狠的對著祝煊腦袋怒砸了下去。

祝煊抬起了漆黑的手掌，他的指甲都是在此時變得尖銳暗沉了下來，然後硬生生的一拳與孫大聖的棍影相撞。

轟！

低沉聲響起，祝煊身影紋絲不動，而孫大聖卻是雙臂劇烈震動，身影急急的被震退了十數步，雙掌發麻，當即色變道：「他的肉身變強了好多。」

顯然，在被汙染後，祝煊的實力有所增強。

祝煊擊退孫大聖，漆黑的眼瞳鎖定後者，揮舞著尖銳的指甲，對著其撲殺而去。

咻！

鹿鳴也是在此時出手了，只見得她倩影掠過，仿佛是化為了三道幻影，而後雷光閃爍，三道雷光劍影劃破空氣，帶著轟鳴聲，極為刁鑽的刺向祝煊周身要害。

嗤！

然而如此凌厲的攻勢，落在祝煊的身上，僅僅只是穿透皮膜，那裡流出來的血跡，都是帶著點點黑斑。

孫大聖也是怒吼著再度撲上。

「猿王三棍，搬山棍！」

兩人火力全開，對著祝煊發動了極為迅猛而狂暴的攻勢，他們雖然現在只是化相段第三變，比起祝煊要弱上一級，可兩人都不是尋常人物，越級而戰對他們來說是家常便飯，所以兩人聯手，即便祝煊是處於被汙染的狀態，此時也被兩人的攻勢所纏住。

李洛並沒有參與進去，他的目光不斷的掃視四周，因為相比於被汙染的祝煊，先前那隻擁有著迷惑人心的惑心異類，危險程度無疑會更高。

祝煊這裡，難以突破鹿鳴與孫大聖的聯手，他相信那隻異類必然會再次出現。

而李洛的猜測並沒有出錯，隨著祝煊那邊被鹿鳴二人封鎖，那隻異類很快就開始出現了蹤影。

它出現在了人群中，手持著那糖葫蘆杆子，漆黑陰冷的眼瞳，注視著李洛。

然後，它拔下了一串「糖葫蘆」，猛的一抖。

上面的「糖葫蘆」飛射而出，而這一次，這些「糖葫蘆」竟然是射向了這條街道上那些來來往往的行人，這些行人原本是在自顧自的於大街上行走，至於李洛他們的戰鬥，即便有時候他們被波及到了，也是毫不理會。

那一幕仿佛李洛一行人於他們的認知中並不存在一般。

可這種情況，隨著那些「糖葫蘆」射出來後，頓時出現了變化。

李洛清晰的感覺到那些行人突然停下了腳步，他們的眼睛死死的盯著那些飛射而來的「糖葫蘆」，眼中迸射出了一種火熱的垂涎與渴望。

下一刻，有人抓住了「糖葫蘆」，一把塞進嘴中。

隨著「糖葫蘆」被吃下，只見得那些行人的身軀上，開始有著濃烈的惡念之氣升騰起來，他們的面龐漸漸的變得詭異扭曲，身體發出了咔嚓咔嚓的聲響，漆黑陰毒的目光，直接鎖定了李洛。

然後，一道道人影尖嘯著衝出來，直撲李洛。

李洛面色冰冷，手持玄象刀，體內兩座相宮在此時震動起來，雙相之力爆發。

刀光划過，似是化為連綿水幕傾灑而出，地面都是在此時變得潮溼起來。

而後李洛腳掌一跺，土相之力散發而出，頓時周圍的地方出現了一道道的泥坑，那些撲來的汙染者一腳踩進去，然後就被泥坑吸扯住，雙腿都是迅速的陷了進去。

李洛面無表情，玄象刀揮出，波光粼粼的刀光橫掃，將這些汙染者攔腰斬斷。

然而即便身軀被斬斷，這些汙染者仿佛依舊還存活著一般，劇烈的掙扎著，片刻後，方才漸漸的倒塌下去，化為黑氣消散。

不過李洛雖然斬得快，可那異類製造汙染者的速度更快，一顆顆「眼球糖葫蘆」不斷的飛出去，將街道上的行人迅速的轉化為汙染者，源源不斷的對著李洛衝殺而去。

這種人海攻勢，讓得李洛眉頭也是皺了起來，眼前的惑心異類正面戰鬥力或許不強，可這般手段，實在是麻煩，這樣持續下去，如果他不找機會破局，說不得還真是會被其耗盡相力。

而鹿鳴，孫大聖那邊，也沒辦法給他援助，他們能夠拖住祝煊，已經是極限了。

「擒賊先擒王，那「惑心異類」才是源頭，只有將它斬殺了，才能夠化解眼下的局面，不然越是拖下去越是不利。」李洛心中念頭急轉，當即在應對著「汙染者」的衝殺時，目光也不斷的掃視四周，開始找機會鎖定那「惑心異類」。

而李洛的等待並未持續多久，他就再次見到了「惑心異類」那如幽靈般的身影出現在了街道的人群中。

這一瞬，李洛知道，機會來了。

轟！

他的體內，雷霆轟鳴聲陡然響徹。

雷鳴音波於體內閃電般的擴散，他的肉身在此時得到了極強的增幅。

李洛一步踏出，腳下石板直接爆碎龜裂，有衝擊波爆發開來，將附近的汙染者都是生生的震飛，下一瞬，他的身影仿佛是化為一道閃電暴射而出。

數步之下，便是出現在了那「惑心異類」之前。

李洛眼中殺機湧動，手中玄象刀划起刀光，而後身影與那「惑心異類」交錯而過。

一道光滑如鏡的裂痕出現在了街道上。

同時留下的，還有著那「惑心異類」自額頭上劃下來的刀痕。

第五百四十五章引誘鹿鳴

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

書友們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最新劇情，快來~~起#點-讀-書-，一起參與進來吧！

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當腦海中的畫面以及一些信息掠過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眼前的視線也是迅速的恢復了過來。

「李洛，你沒事吧？」身旁有鹿鳴擔心的聲音傳來。

李洛轉頭看向站在身旁的鹿鳴，然後衝她笑著搖搖頭，同時也將手中那因為雷霆能量消散，漸漸的失去靈性的蔓藤扔了開去。

「你神神叨叨的究竟在做些什麼？」鹿鳴秀眉皺著，忍不住的問道。

「不是說了嘛，在找破局的辦法。」李洛笑道。

「那找到了沒？」鹿鳴顯然還是有些不太相信。

「找到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何這雷鳴樹會攻擊我們了。」李洛認真的說道。

鹿鳴愣了愣，李洛這話讓她感到有點荒唐，但面對著他那極其認真的面龐，她一時間也說不出什麼質疑的話來，最終她將嘴中的話咽了下去，問道：「為什麼？」

「因為雷鳴樹被惡念之氣汙染了。」李洛說出來的話，倒並沒有讓鹿鳴過於的意外，畢竟先前那雷鳴果內的惡念之氣，已經證明了雷鳴樹不太正常。

她心中疑惑的是，這雷鳴山脈的惡念之氣如此稀薄，也沒有異類的蹤跡，雷鳴樹自身也算是天地奇樹，具備著不俗的力量，它怎麼會輕易被汙染的呢？

「惡念之氣稀薄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裡沒有，而是因為都聚焦到了這下面

第五百六十八章真正的本體

李洛的身影出現於「惑心異類」的後方，他手中的玄象刀上，有著漆黑的液體沾染，這些液體有著汙染的效果，但玄象刀並非凡品，其上刀芒吞吐間，就將黑色液體所震散。

「好凌厲的一刀！」

不遠處正在纏著祝煊的孫大聖眼睛一亮，驚喜的大叫一聲。

李洛這一刀宛如奔雷，氣勢凌厲，一刀直接是從那「惑心異類」額頭處劈下，想來這一刀足以將其斬殺。

不過，在孫大聖的驚喜聲中，李洛眉頭卻是微微的皺起，因為先前砍中異類的瞬間，那莫名的觸感，讓他有點不安。

「再補一刀！」

李洛的心中閃過這般念頭，然後就毫不猶豫的轉身試圖再斬。

但就在他轉身的那一瞬，那被他劈中的「惑心異類」卻是傳出了詭異的聲音，只見得它身軀上那道被劈開的裂痕處，似乎是生出了無數漆黑的稻草，那些稻草彼此纏住，又是迅速的將裂痕合攏了。

那一道刀痕，也是直接消失不見。

「惑心異類」手持的糖葫蘆杆子上，又是飛射出一支支糖葫蘆，催生出一片片的汙染者，咆哮著對著李洛湧去。

數十頭汙染者，幾乎是將李洛淹沒進去。

嗡！

不過下一瞬，一道波光粼粼的刀光暴射而出，將一半的汙染者都是絞碎而去。

李洛躍出包圍圈，目光一掃，只見得那「惑心異類」又催生出了更多的汙染者，而且其中一些還開始對著孫大聖，鹿鳴那邊湧去，令得兩人一時間有些手忙腳亂起來。

李洛眉頭緊鎖，這「惑心異類」正面戰鬥力不強，但這能力，倒真是讓人心煩。

他緊握玄象刀，剛要繼續追殺「惑心異類」，但身子突然僵硬了一瞬，這一刻，他感覺內心深處仿佛是有著莫名的低語聲響起，令得他心智恍惚了一下。

而在這瞬間的恍惚時，又是有著汙染者湧了上來。

李洛面色冷厲，不斷的斬殺。

可隨著越來越多的汙染者被他所斬殺，李洛的神情越來越不對，因為他發現心中的低語聲開始加強，甚至引得他的神智都開始受到影響。

當即李洛心頭一凜，隱約間明白了什麼。

「你們兩人小心，這些汙染者殺得越多，我們自身也會受到侵蝕！」李洛面色難看的厲聲喝道。

這話一出，正在砍殺汙染者的鹿鳴與孫大聖頓時大吃一驚，他們看著面前將要被斬殺的汙染者，急忙改變攻勢，相力爆發，只是將其震飛而退。

可那祝煊此時又是趁機撲來，反而是將兩人逼得有點狼狽起來。

「李洛，快想想辦法！這樣下去我們都會陷在這裡！」鹿鳴急聲道。

這情況越來越糟糕了，他們此前還沒在意這些「汙染者」，畢竟就算是經過汙染後的強化，這些汙染者實力依舊不算強，威脅不大，可如今他們才明白，感情那「惑心異類」就是故意將這些「汙染者」送給他們殺的。

因為殺得越多，他們自身也會受到侵蝕。

等侵蝕積累起來後，即便他們沒有吃下「糖葫蘆」，那也會被其迷惑心智控制住。

李洛面龐陰沉，這一刻，他是真的明白了這些異類的詭異與可怕，但眼下的破局之法，唯有將那源頭的「惑心異類」斬殺，可先前那一刀...明明已經是他全力而為，可為何沒有將其斬滅？

李洛心中閃過這般念頭，眼角餘光，卻是再次找到了於諸多異類間若隱若現的「惑心異類」。

而後他故技重施，藉助著雷鳴體突然間的爆發，速度陡然暴漲。

他如同蠻牛般，將沿途的汙染者撞飛，迅速的出現在了「惑心異類」之前，這一次，他直接是斬向了「惑心異類」的脖子。

他刀光掠過，「惑心異類」的脖子緩緩的離體，可就在即將掉落時，它的脖子處迅速生長出黑色的稻草，然後將乾枯的腦袋又是生生的拉了回來，並且以驚人的速度修復。

又是完好無損！

李洛瞳孔一縮，硬生生的扭轉身形，霎那間化為連綿刀芒，將「惑心異類」的身軀盡數的籠罩。

在那短短不過數息的時間，刀光就將"惑心異類"切割得千瘡百孔。

可如此傷勢，似乎對那「惑心異類」依然沒有任何的作用，它咧嘴笑著，露出黑色的牙齒，仿佛是在嘲笑著李洛的攻擊，那皮膚下面，黑色的稻草蠕動著，將傷勢盡數的恢復。

如此頑強的生命力，足以讓人心生無力。

而待得李洛攻勢暫停時，「惑心異類」手中的糖葫蘆杆子一抖，一串糖葫蘆化為一抹黑光，帶著腥臭之氣，撕裂虛空，對著李洛眉心暴刺而去。

李洛刀身擋在了身前，與那一串糖葫蘆相撞，頓時發出了清脆的聲響。

其上的力量，將他震得連退數步。

四周的汙染者，一擁而上，用手臂爪牙將他的身軀纏住。

李洛身軀上有雷霆之光遊動，體內轟鳴聲響起。

轟！

直接是將這些汙染者震散而開。

旋即他身影遊走退避，不使這些汙染者將他困住。

「這是什麼狗屁異類，怎麼這麼麻煩！」孫大聖那邊此時叫罵著，因為他也看見了李洛與「惑心異類」的戰鬥，明明李洛已經砍中了對方那麼多次，可這「惑心異類」卻跟沒事人一樣。

眼前這異類，也太詭異了吧！

鹿鳴俏臉滿是寒霜，她沒有說話，只是全力糾纏著祝煊，但那美目中，卻是有著一抹擔憂之色閃過。

眼前的局勢，越來越不妙了啊。

而對於他們這邊的擔憂，李洛沒有時間理會，他心中念頭急轉，這個「惑心異類」很古怪，他那些攻勢，就算是一頭小地災級的異類硬生生吃了那麼多下，也必然會受一些創傷，可偏偏這「惑心異類」就跟完全免疫了一樣。

這明顯不符合常理。

或許會有些異類的確是很難殺死，可那也絕對不是眼前這連災級都沒達到的「惑心異類」。

所以他的攻擊沒有對「惑心異類」造成致命傷勢，必然是其間有什麼古怪之處。

李洛目光閃爍，他注視著那於街道上時而閃現出來的「惑心異類」，心頭突然一動，他的攻擊不可能會完全的無用，先前落在「惑心異類」身上沒有造成任何的效果，會不會是他根本就沒打中它的本體？

但他明明打中它的本體了啊。

不對。

想到此處，李洛突然一驚。

以正常的視角來看，他的確是砍中了眼前「惑心異類」的本體。

但是...異類這種詭異的東西，誰規定眼前的老嫗身軀，就是它的本體了呢？

可如果這老嫗的身軀不是「惑心異類」的本體，那什麼才是它的本體？

李洛心頭在此時猛的一跳。

他的目光，緩緩的從「惑心異類」那佝僂的身軀上面轉移而上，最後...他的視線，投向了老嫗手中緊緊抓著的黑色稻草所包裹而成的糖葫蘆杆子。

李洛沉默了一息。

轟！

下一瞬，他的身影已是暴射而出。

目光凌冽的鎖定「惑心異類」。

這一次，「惑心異類」竟然沒有躲避，或許是因為此前李洛的攻擊讓得它感覺對方對它是沒有什麼威脅，它那乾枯的臉龐，甚至還浮現出了一抹譏笑。

身軀上跳動著雷光的李洛，閃現而出。

他無視了「惑心異類」那仿佛嘲笑的目光，面無表情的緊握玄象刀，體內雙相之力轟然爆發。

凌厲的刀光划起，波光粼粼。

刀光對著老嫗怒斬而下，它那臉龐上的嘲笑，似乎變得更濃鬱了。

可就在刀光將要落下的那一瞬，李洛手臂一震，刀光陡然轉向，竟是由豎斬變為橫切，直接狠狠的對著老嫗手持的糖葫蘆杆子，怒劈了下去。

刀光撕裂了空氣。

「惑心異類」臉龐上的嘲笑仿佛是在此時凝固。

它渾身劇烈的顫抖起來，試圖逃離。

但李洛的刀光，速度比它更快。

刀光呼嘯，寒氣逼人。

那「惑心異類」手中的糖葫蘆杆子在此時劇烈的顫抖起來，下一刻，黑色的稻草崩裂開一角，其中有一隻猩紅的眼球，自裡面冒了出來。

第五百六十九章斬殺

當那一顆猩紅詭異的眼球從糖葫蘆杆子上面冒出來的時候，李洛就知道，他猜對了。

這隻「惑心異類」的本體，根本就不是眼前的老嫗,而是它手中所握，以黑色稻草紮成的糖葫蘆杆子。

嗡！

李洛眼神凌冽，刀光迅猛，狠狠的斬向了那顆突然冒出來的猩紅眼球。

而這一次，老嫗臉龐上浮現出了怨毒的神色，下一瞬，那猩紅眼球中有無數血絲湧現而出,這些血絲鑽出眼球，竟是凝結成了一隻血肉模糊的手掌,一把抓向劈斬而來的刀光。

嗤！

兩者相撞，刀鋒深入血肉模糊的手掌，但那手掌卻是顯得異常的堅韌，其內有黑色的稻草如蛇般的攢動，不斷的阻隔著刀鋒的力量。

竟然沒有一刀斬斷！

顯然，這「惑心異類」也是察覺到了危機，所以不敢任由李洛再肆意的斬下。

「我還以為你一點都不怕呢！」

李洛冷笑，下一刻，他五指緊握刀柄。

「象神力第一重！」

他的雙臂瞬間膨脹一圈,其上青筋聳動,肌肉顫動間，釋放著驚人的力量。

「雷鳴體！」

這還並未結束，緊接著李洛再度催動了雷鳴體,響亮的雷鳴聲在他的體內爆發開來,雷鳴音波過處,血肉，經絡，骨骼都是在震顫中增強起來。

「象神力第二重！」

李洛心中低吼出聲，雙臂劇烈的震動起來，皮膚隱隱有撕裂的跡象，有可怕的力量如古老的蠻象在其雙臂血肉中奔騰行走。

「給我破！」

感受著雙臂之中那股雄渾無比的力量，李洛刀鋒一轉，力量如洪水般的傾瀉而出。

咔嚓！

伴隨著一道清脆的聲響，那卡住刀鋒的血掌瞬間被切斷，其內黑色的稻草也是被切割開來，斷裂處光滑如鏡。

裹挾著如蠻象衝撞般磅礴巨力的刀光，直接是砍向了隱藏在黑色稻草之內正瘋狂轉動的猩紅眼球。

刀光凌冽，如水波蕩漾，明亮而森冷。

刀光一閃而過。

斷裂的黑色稻草四下飛舞。

嘰！

有極其悽厲難聽的聲音，突然在此時爆發而起。

但那聲音，卻並非是老嫗所發，而是從那裂開的糖葫蘆杆子中傳出來。

只見得黑色稻草在此時破碎開來，那糖葫蘆杆子隨之解體，而稻草之下的景象，也是暴露了出來。

一團猩紅的血肉顯露而出,那血肉蠕動著，隱約可見手腳的雛形,而在血肉模糊的中央位置，一枚布滿著血絲的眼球在瘋狂的轉動著。

嘰！

隨著這團詭異的眼球血肉暴露出來，只見得一旁手持著杆子的老嫗身軀頓時融化開來，迅速的化為一灘黑色的液體。

顯然，這團眼球血肉，才是「惑心異類」真正的本體。

看得出來，這「惑心異類」的本體並不具備著強大的力量，一旦真正的暴露，它的實力，或許也就相當於普通的赤蝕級異類。

所以當暴露之後，「惑心異類」只能對李洛投去怨毒至極的目光，然後它竟是從杆子上面跳了下來，化為一道血光，自大街上穿梭而過，竟是打算逃竄了。

「想走？」

李洛冷笑，反手掏出了「光隼弓」，弓弦拉滿，下一瞬，一道光流帶著尖銳的破風聲撕裂了長街上的空氣，一閃之下，便是將那團血肉死死的釘在了地板上。

嘰嘰！

「惑心異類」爆發出悽厲的叫聲，瘋狂的掙扎。

然後李洛卻是不為所動，繼續拉弓，一支支流光箭矢不斷的暴射而出，將那「惑心異類」插成了刺蝟，而伴隨著一支支光矢的射來，這隻「惑心異類」終於是承受不住，最終噗的一聲，爆碎開來，化為滿地腥臭的黑色漿液。

就當「惑心異類」爆碎的那一瞬，這大街上那些原本兇神惡煞衝來的汙染者頓時猶如凝滯了一般，就這樣凝固在街道上，動也不動，如同一座座人形雕像，看上去頗為詭異。

祝煊的身影，也停了下來。

鹿鳴與孫大聖頓時鬆了一口氣，皆是對著李洛投去了驚異的目光。

「李洛，你怎麼知道「惑心異類」的本體不是老嫗，而是藏在糖葫蘆杆子裡面？」鹿鳴美目睜大，很是驚訝的問道。

先前李洛那一系列的操作，顯然也被他們收入眼中。

「不過只是一隻赤蝕級的異類而已，連災級都沒達到，哪有本事吃我那麼多刀還毫髮無損？所以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砍錯了地方。」李洛收起光隼弓，隨意的笑道。

「而真正的本體，必然不可能遠離這操控體，所以想來想去，也就只有這糖葫蘆杆子很顯眼了。」

聽到李洛的分析，鹿鳴與孫大聖皆是有些讚嘆，這說起來簡單，但在那種兇險的戰鬥中還能夠做出縝密的分析，找出「惑心異類」的破綻，果斷破局，這份心性，即便是他們兩人，都不得不有些佩服。

「這該死的東西，等級雖然沒達到災級，但棘手程度，卻不下於一些小地災級的異類。」孫大聖罵罵咧咧的道。

鹿鳴也是點頭，雖然這「惑心異類」被發現本體後似乎不堪一擊，可它那特殊的能力，卻是相當的麻煩，如果不是此次李洛洞察得早，恐怕他們還真不一定能夠闖出去。

「這赤石城，真是危機四伏。」鹿鳴感嘆一聲，明明那些強大的異類已經被其他的隊友們拖住了，但他們還是險些中招，顯然，此時的赤石城對於他們這些相師境而言，的確是堪稱禁地。

嘔！

而在他們說話間，身後突然傳出了劇烈的嘔吐聲，轉過頭，就見到那祝煊趴在地上，瘋狂的嘔吐著，有黑色的液體從他的嘴中吐出來，腥臭無比。

李洛三人頓時退後兩步，戒備的看著祝煊。

祝煊吐得簡直險些昏厥過去，好半晌後，他方才抬起慘白的臉龐，空洞的眼神木然的看著三人。

「祝煊，你恢復過來了嗎？」

李洛握著玄象刀，眼神打量著祝煊，旋即慢條斯理的道：「如果你沒恢復的話，要不咱們就送你上路吧？畢竟這也算是救你。」

鹿鳴與孫大聖看了李洛一眼，看樣子，這個祝煊，跟李洛的關係並不好啊。

祝煊臉龐一抽，咬著牙道：「我現在沒事！」

李洛聞言，頓時有點失望的嘆了一口氣。

祝煊見狀，額頭青筋都在跳，你這傢伙就這麼想我被汙染了，然後趁機砍死我嗎？！

「祝煊啊，你這次表現很差勁啊，你知不知道，你剛才吃了一顆"糖葫蘆"，然後被汙染了，這可給我們造成了很大的麻煩。」李洛嚴肅的說道。

「你還記得那顆「糖葫蘆」嗎？其實是一顆乾癟的眼球，咬下去還有黑水，可能是屍水吧...還帶爆漿效果，滋味怎麼樣？會不會有點苦？」

嘔！

祝煊臉色青白交替，然後轉頭狂嘔，險些將五臟六腑都給吐了出來。

鹿鳴也是無語的看著李洛，這傢伙也真是討厭，還要把那種噁心的事情說一遍。

孫大聖對祝煊投去同情的目光，此次的事情，恐怕是要在這傢伙心中留下很深的心理陰影了。

李洛則是笑眯眯的模樣，祝煊這小子，此前在學府總是給他添堵，現在有機會了，他當然得趁機把場子找回來。

不過他也沒有過多的刺激祝煊，免得他突然又被汙染了，所以此時也就轉身，說道：「快走吧，我們位置差不多要到了，趕緊把第一顆淨化靈珠布置下去。」

說完，他拔腿就跑。

鹿鳴，孫大聖趕緊跟上，那祝煊也是艱難的爬起身來，面色鐵青的跟著。

四人疾掠過街道，不過這一次倒是沒有再遇見阻攔，數分鐘後，他們就抵達了指定的位置。

李洛翻身躍上屋頂，目光眺望了一下後方，在那遠處的街道上，有著驚天的能量波動在爆發，仿佛是狂風暴雨一般席捲著，那種動靜，可比他們這邊大太多了。

李洛沒有遲疑，自空間珠內掏出一顆淨化靈珠，然後以特定的印法將其激活，頓時淨化靈珠緩緩的升起，下一瞬，有一道淨化光幕，以此處為源頭，開始迅速的擴張起來。

而隨著淨化光幕的擴張，李洛發現他們這裡四周的景象也是開始出現變化。

街道上沸騰喧譁的人流直接被抹去。

完好無損的建築街道也是逐漸的變成了滿地的廢墟以及荒涼的殘垣斷壁。

顯然，這，才是如今赤石城真正的模樣。

第五百四十六章銀色樹心

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

書友們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最新劇情,快來~~起#點-讀-書-，一起參與進來吧！

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見到鹿鳴終於點頭，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起來，他倒不是故意想要拖著鹿鳴跟他去冒險，而是因為在這種未知的情況下，兩個人的確會更加保險一些，如果到時候真的出現什麼意外，只要不是兩個人一起中招，那麼誰都有著捏碎靈鏡的能力，那就能夠將兩人都直接帶出險境。

靈鏡的保護，有連帶的效果。

不過要進行這般計劃之前，還是得先跟姜青娥他們溝通一下。

李洛倒是不墨跡，對著姜青娥打了一個手勢，後者見狀，則是趁著另外兩支小隊的三星院學員掃除著雷霆蔓藤時，迅速的靠近過來。

李洛則是將他的這些發現以及接下來的計劃都快速而詳細的告知。

「原來如此...」

「你們想要去雷鳴山深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麼...」

「有些冒險呢。」

姜青娥聽完李洛所說，絕美的容顏也是微微的有些變幻，聽李洛所說，那雷鳴山深處應該是存在著諸多的異類，李洛他們這兩個相師境去了，真的能夠應付嗎？

「倒也不是要依靠我們去對付那些異類，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雷鳴樹給我傳遞了不少的信息，從這些信息上來看，如果我能夠助雷鳴樹一把的話，它應該是有著自我淨化的能力。」李洛知曉姜青娥的擔憂，當即說道。

姜青

第五百七十章第一顆淨化靈珠

淨化光罩在蔓延到約莫兩條街道的範圍時，就停了下來，顯然這已經是極限了，想要更擴大化,就只能等更多的淨化靈珠形成節點，然後彼此相連，才能夠將整個赤石城都覆蓋，繼而破掉這座幻境。

而且李洛在看著淨化光罩邊緣的位置，那裡不斷的有黑色的煙霧在升騰，仿佛是在抵抗著淨化光罩的力量，繼而不斷的進行著侵蝕。

「淨化光罩在一點點的被侵蝕呢，按照這速度持續下去的話,恐怕要不了太久淨化光罩就會被這座幻境抹除掉。」鹿鳴也是發現了淨化光罩邊緣的變化,當即俏臉凝重的說道。

李洛點點頭，道：「這座幻境很奇特，仿佛是活物一般，我們在這裡構建了淨化光罩，或許就如同在它的體內扎了一根刺，它自然是會想辦法把這根刺拔掉，不過現在只是一枚淨化靈珠，等之後淨化靈珠布置得越來越多，想必這座幻境也就沒辦法再侵蝕了。」

「不過能夠成功埋下第一顆釘子，也算是一個好開頭了。」孫大聖咧嘴笑道。

「接下來怎麼辦？」祝煊陰沉著臉,悶聲問道。

李洛看了一眼後方遠處驚天動地的戰場，道：「等著吧,等各個隊長解決掉阻攔的異類趕過來，然後我們才能夠繼續推進。」

鹿鳴則是轉頭看向赤石城更深處，在那些地方，並沒有任何惡念之氣的湧動,大街上人來人往顯得喧囂而祥和，然而就是這樣祥和的一幕，卻是讓得他們根本不敢踏足其中，因為誰也不知道，究竟還有什麼可怕的異類隱藏在其中。

先前他們四人只是遇見一隻還不算是災級的「惑心異類」就被逼得頗為的狼狽，如果繼續單獨前進下去，誰也不知道會遇見什麼。

這種地方，對於他們這種相師境而言，實在是過於的兇險。

所以他們最起碼也是要等待一些強力幫手來護持著他們繼續前行，才能夠趕往下一個淨化靈珠的布置點。

於是四人就立於一處斷壁上進行著等待。

不過也就是在他們這種等待的持續下，李洛突然感覺到了一些危險的氣息，當即陡然轉頭，然後就面色微變的見到，在那淨化光罩之外，突然有著一些濃烈的惡念之氣不知從何處瀰漫而來，緊接著，那些惡念之氣中，出現了兩隻異類。

這兩隻異類散發著強大的惡念之氣，一眼看去就知曉這是兩隻災級異類。

這兩隻災級異類一出現,就試圖對著淨化光罩內鑽來,只不過淨化之力對它們傷害不小，每當它們觸及時，身軀上的惡念之氣就猶如被蒸發一般，給它們造成了極大的痛苦。

它們畏畏縮縮，但又仿佛是受到了某種驅使，只能頂著淨化之力的照耀，邁入淨化光罩，並且開始對著李洛他們所在的位置而來。

「不好，它們想要來破壞淨化靈珠？！」鹿鳴見到這一幕，頓時驚聲道。

孫大聖皺眉道：「這裡的淨化光罩對惡念之氣有著極強的針對性，一般來說，這些異類都不會主動的踏入這個範圍，即便是災級異類，也會儘量避開。」

李洛點點頭，道：「除非它們是受到了某種不可抗拒的驅使。」

眾人心頭皆是一沉，在這赤石城內，能夠將災級異類如此驅使的話，恐怕除了那隱藏在暗中的大天災級異類之外，不會再有其他的存在了。

顯然，他們這裡布置下的第一顆淨化靈珠，已經被注意到了。

「怎麼辦？要不要退走？那可是兩隻災級異類，根本不是我們能夠阻擋的。」祝煊忍不住的說道，顯然是打起了退堂鼓，不過也是人之常情，畢竟兩隻災級異類，的確不是他們這些相師境可以對付的。

「好不容易才布置下一顆淨化靈珠，怎麼可以就這麼退走？那我們之前不就白費功夫了嗎？」孫大聖則是不願意。

鹿鳴微微沉吟，道：「雖然是兩隻災級異類，但它們在淨化光罩內都會受到一些削弱，我們如果盡力糾纏的話，應該能拖一點時間，只要等到時候有隊友過來支援，就能夠將淨化靈珠守住。」

雖然她也明白拖延兩隻災級異類頗為兇險，但也不太願意就這樣放棄好不容易種下的淨化靈珠。

李洛沉默了數息，道：「都準備好戰鬥吧，不要正面抗衡，儘量迂迴拖延，只要別讓它們將淨化靈珠破壞就好。」

聽到李洛此話，鹿鳴與孫大聖皆是用力點頭，表示贊同。

祝煊有些不滿，這裡明明他才是二星院的學長，結果卻沒人在意他的建議，這些一星院的新生，真的是一點都不懂得尊重學長。

但不滿也沒辦法，他總不能脫離隊伍一個人離去，那樣的話反而更加的危險，於是他只能不爽的運轉起相力。

四人此時身軀上相力升騰，目光皆是戒備的盯著那兩隻頂著淨化之力照耀，然後不斷接近過來的災級異類。

李洛手掌緊握玄象刀，體內兩座相宮震動轟鳴，相力如溪流般的流淌出來，撞擊的同時迸發出更為強大的雙相之力。

兩隻異類開始迅速的接近。

李洛四人已經能夠清晰的看見那兩隻異類身軀上流動的血肉，古怪而扭曲的肢體從血肉中不斷的伸展出來，一隻只猩紅的眼瞳中，充滿著無邊的惡念。

四人的身體都是緊繃起來。

嘶！

兩隻災級異類爆發出尖銳的嘶鳴聲，惡念之氣如洪流般的爆發開來，造成了巨大的威壓，在這種威壓下，李洛四人都是感覺到了極強的壓力，仿佛深處沼澤之中一般。

咻！

而後兩隻災級異類陡然加速，直接對著四人暴射而來。

腥臭之氣隨著狂風呼嘯而至。

而就在李洛四人打算閃避開這兩隻威壓驚人的災級異類時，突然天空上有尖銳的破風聲響起，而後只見得有兩枚燃燒著光明火焰的光釘從天而降，直接是重重的插在了這兩隻異類的身軀上，然後將它們死死的釘在了地面上。

嘰嘰！

兩隻災級異類瘋狂的掙紮起來，發出嘶鳴聲，然而不論它們如何掙扎，都是無法擺脫那兩枚火焰光釘，而且光釘似乎具備著極強的殺傷力，火焰升騰間，這兩隻災級異類就直接是被迅速的融化成了一片黑霧。

短短不過十數息的時間，兩隻災級異類，就這樣的被抹殺了。

李洛四人看得眼睛有點發直。

數息後，一道纖細高挑的身影從天而降，落在了他們的身邊。

四人看去，只見得那光明湧動間，有絕美精緻的容顏顯露出來，如白玉般的肌膚，在光明的流動下，更是顯得有一種聖潔之感，如瀑般的長髮隨意的挽起，再加上身後隨風而動的披風，眼前的女孩，無疑是耀眼到連同為女孩子的鹿鳴都感覺到了一種驚豔。

「青娥姐！」

李洛歡喜出聲。

這及時出手趕來相助的，自然便是姜青娥。

姜青娥轉過頭，金色眸子在李洛的身上停了停，見到他並沒有什麼傷勢後，唇角掀起一抹微小的弧度，微微頷首：「做的不錯。」

她所指的，自然便是李洛他們這邊成功布置下的淨化靈珠。

「都是隊友們的功勞，特別是祝煊學長，以身飼虎，為我們試驗了一下被汙染後會造成什麼變化。」李洛笑道。

祝煊聞言，臉龐頓時一黑。

「姜學姐，其他隊長那邊如何了？」鹿鳴則是問道。

「問題不大，再等一些時間，應該就能夠匯聚過來。」姜青娥說道。

「如果能夠這樣不斷推進的話，雖然速度慢了點，但要把淨化節點布置成功，應該還是可以做到的。」李洛說道。

而一旦淨化節點成功，那麼這座幻境就將會被攻破。

姜青娥頷首，旋即柳眉微蹙的道：「不過讓我有些奇怪的是，那頭大天災異類，竟然並沒有趁這個時候出現，配合這些異類對我們進行圍剿。」

李洛點點頭，他對此也是感到有些不解，畢竟如果那大天災異類趁這個時候出現的話，無疑會讓他們的處境更為艱難一些。

不過不管如何，能夠如此順利，對於他們而言，終歸也是好事。

於是接下來五人繼續在此等待，而有了姜青娥趕來護持後，眾人的安全感頓時增強了起來，之後的時間中，又是出現了一些異類前來幹擾，試圖破怪淨化靈珠，但無一例外都是被姜青娥抹殺得乾乾淨淨。

如此約莫半個小時後。

其他的隊員也是解決了阻攔的異類，陸陸續續的趕來匯合。

至此，他們這淨化節點的第一步，就算是順利的完成了。

接下來只需要保持這種節奏逐步的推進，想必這座幻境也終將會被破壞。

...

而當眾人開始繼續推進的時候，他們卻並不知曉，在那城中某處的高塔上，有一道赤甲身影負手而立，他的目光，穿透重重幻境，默默的注視著他們。

然後他的視線，又轉向了赤石城最中央的位置。

他注視著那猩紅光柱內的身影，微微一笑。

「學府聯盟的小子們，我給你們創造了極好的機會，希望你們可不要讓我失望才是。」

第五百四十七章解毒

「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

書友們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最新劇情,快來~~起#點-讀-書-，一起參與進來吧！

「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你說它會給你單獨傳信，是想找你幫它解毒？」

當鹿鳴聽見李洛說出這個猜測的時候，臉頰上也不由得浮現出一些驚訝之色，旋即她打量著眼前那顆碩大的銀色樹心上面所插著的黑色樹刺，那上面所散發的毒氣顯然極其的可怕，即便她隔著一些距離，但依舊是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機。

「李洛，不是我貶低你，但這種級別的劇毒，你確定是你能夠接觸的？」她忍不住的問道。

這雷鳴樹所具備的力量相當不俗，可即便如此，也被這種特殊的樹刺劇毒所削弱與壓制，可見其毒性之強烈，李洛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想要去淨化這種毒氣，那無疑是在以身犯險，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李洛邁著步子，左右看了看銀色樹心上面的毒刺，沉吟道：「這種毒氣的確很可怕，以我的能力想要化解，那簡直就是在痴人說夢。」

「而且，這些毒刺似乎是形成某種特定的毒陣，如此一來，就能夠將毒氣完全的封閉，壓制在這樹心之中，對它進行著蠶食與侵蝕，這是很精妙的手法。」

「不過我想，雷鳴樹應該也沒真指望我能夠幫它將毒氣完全的化解。」

「它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為它將這嚴密的毒陣，松一個口子。」

隨著李洛自言自語的將這些話說出來，眼

第五百七十一章天災現

當李洛他們這邊第一顆淨化靈珠種下後不久，在赤石城另外的方向，同樣是有一顆淨化光珠升起，然後將淨化光芒傾灑下來,光芒所過處，幻境所造成的熱鬧沸騰景象也是隨之消除。

顯然，那是藍瀾他們那邊也是取得了進展。

李洛收回眺望的目光，轉向後方，此時那邊正有著一道道光影破空而來，然後陸陸續續的落下身來。

那領先的兩道身影,正是長公主，宮神鈞。

同時其他的隊員,也是紛紛歸隊。

此前襲來的強大異類,看樣子是被滅除或者逼退了。

不過看得出來所有人都是經歷了一番大戰，即便是長公主與宮神鈞，周身的相力都是有些劇烈的沸騰，散發著一股強橫的威壓感，而其他的幾名三星院的學長，更是身體上帶著一點傷勢。

「李洛，此次你們立了大功。」

長公主並不吝嗇對李洛四人的表揚，畢竟他們四人能夠以相師境的實力穿過危險的街道，最終將第一顆淨化靈珠布置成功,這絕非是易事。

不過眼下情況緊急，她也沒有過多的說什麼，而是雷厲風行的道：「諸位，我們沒有休息的時間，必須趁現在急速推進,這座幻境的同化之力在加強,我們只有不斷的將淨化靈珠布置下來,藉助靈珠的淨化之力來切割與削弱幻境,不然等到時候那大天災異類出現，它在幻境內必然會獲得實力的增幅，這對我們而言絕非好消息。」

對此，沒有人反對，即便是宮神鈞都是表示認同。

現在的赤石城可是極為兇險之地，哪能有時間讓他們好生休息。

見到眾人皆是贊同，長公主再度看向李洛，道：「此次第一顆淨化靈珠是我們小隊提供，下一次淨化靈珠，可由其他小隊提供。」

李洛點頭表示知曉了，這淨化靈珠的提供可不是小事，反而是大有文章，因為哪個小隊提供的淨化靈珠，那麼之後節點形成後，自會論功行賞，而積分的分配，也取決於這些淨化靈珠的來自哪個小隊。

長公主這樣說，顯然是打算各個小隊平分這座赤石城的積分,這是公平之舉，不然如果他們試圖獨吞的話,反而會惹來其他小隊的不滿,到時候還沒遇見大天災異類，說不得他們的聯合就得分崩離析了。

「行動吧，接下來我們怕是有得辛苦了。」

做好了提醒，長公主便是直接動身，倩影裹挾著磅礴相力，直接是衝向了赤石城更深處。

其他人紛紛跟隨，一時間強悍的相力滾滾而動，氣勢也是異常宏大。

於是，在接下來的大半日時間中，李洛等人片刻不停，開始了不停的推進。

推進的過程，自然是異常兇險，一隻只詭異而強大的異類接連現身，驚天的大戰不斷的爆發。

莫說是長公主，宮神鈞，姜青娥他們這些高手，就算是打醬油的李洛四個小小相師境，在這一次次的推進中，都是不斷的遇險，李洛，鹿鳴，孫大聖都是有所受傷，當然最倒黴的還是祝煊這個蠢蛋，不知道他是不是被「惑心異類」汙染過一次的原因，在之後數次的推進中，這傢伙又被汙染了兩次，汙染狀況一次比一次悽慘與噁心。

所以到得後來，李洛三人經過商量，直接是給他套上了鐵鏈，纏得嚴嚴實實的，這樣一來就算他被汙染了，他們也能迅速的將他制住，免得給他們添麻煩。

當然他們這般艱辛的推進，也是取得了極為喜人的成果。

短短半日的時間中，一顆顆淨化光珠不斷的於赤石城內升騰而起，這些淨化光珠形成了淨化光幕，分割著這座龐大的幻境，漸漸的將其力量也是開始削弱下來。

此時若是再看向這座幻境，則是會發現赤石城內顯得極為的奇異，一些區域人來人往，沸騰喧囂，而一些被淨化之力覆蓋的區域，則是殘垣斷壁，枯骨叢生，然而對於李洛等人來說，前者的繁華沸騰反而令人心寒，而後面那種悽涼之景，才更讓人心安一點。

畢竟，再美麗的幻境，也是假象。

嗡！

當又一枚淨化靈珠緩緩的升起，同時將淨化光幕如巨傘般撐開時，李洛等人也是暫時的停下了腳步。

沒辦法，這一路推進過來，實在是疲憊。

即便是長公主這般天珠境的高手，白皙額頭上都是有著許些的汗水浮現出來。

「殿下，暫時休整一下吧。」姜青娥眸子看來，建議道。

此前大戰太過的兇險與頻繁，此時幾乎人人都帶著點傷，繼續不間歇推進的話，反而有損效率。

「青娥，能麻煩你再施展一道光明回復術嗎？」長公主問道。

光明相力本就有著治療恢復的能力，而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這種效果更是厲害，他們這一路不間斷的推進，就是因為有著姜青娥時不時的為他們進行恢復。

姜青娥聞言，倒是沒有拒絕，畢竟這都是為了完成最後的任務，於是她纖細玉手結印，很快就將一道相術施展而出。

「虎將術，光明靈雨。」

只見得光明相力瀰漫，繼而漸漸的化為細密的雨滴憑空降落下來，而這些蘊含著光明相力的雨滴落在眾人身上時，所有人都是舒暢的吐了一口氣，感覺渾身都是暖洋洋的，此前的那種疲憊感頓時削弱了許多，身體上的一些被異類造成的傷勢也是在迅速的恢復。

「九品光明相，當真得天獨厚。」

趙北離忍不住的讚嘆出聲，「光明靈雨術」他不是沒享受過，但卻第一次遇見效果這麼好的，顯然，這是因為姜青娥身懷的九品光明相的緣故。

「這一路，倒真是多虧了姜學妹。」宮神鈞也是露出溫和的笑容，說道。

姜青娥平靜的道：「宮學長過譽了。」

李洛也是在伸手接著飄落的光明雨滴，他感受著其中瀰漫的雄渾而精純的光明相力，忍不住的感嘆一聲，他自身也能夠施展恢復類的光明相術，可與姜青娥這邊比較起來，真的是雲泥之別。

長公主笑吟吟的挽著姜青娥纖細玉臂，道：「青娥的確是此次最大的功臣。」

面對著長公主親暱的舉止，姜青娥眸子動了動，卻沒有拒絕，然後她纖細月眉投向赤石城深處，道：「現在我們已經算是接近赤石城內城區了，但為何那大天災異類依然沒有出現？」

對於她的疑問，在場所有人都是啞然，因為這同樣是他們一路都在疑惑的點。

這座幻境是那大天災異類精心營造，可如今它卻坐視他們任意的破壞，這怎麼看都顯得有點不正常。

難道是它故意要放他們深入到城內嗎？

可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它，所以此舉實在是有點多餘，反而平白廢了一座龐大的幻境。

「算了，不管它究竟想要做什麼，我們終歸是要找到它，與它決戰一場的。」長公主倒是灑脫，既然想不通對方的目的，那就先將這幻境徹底破壞，而幻境一消失，那大天災異類自然也就會被暴露出來。

姜青娥輕輕點頭，剛欲說話，她神色突然一動，眸光投向了赤石城最深處的方向。

因為在先前那一瞬，她敏銳的感覺到，在那個方向，似乎是有這一股極其恐怖的惡念波動湧現出來。

那股惡念波動，帶來了極大的壓迫感。

而也就是在她有所察覺後數息，長公主，宮神鈞也是猛的抬頭，面色漸漸的肅然。

轟！

赤石城最深處，突然有赤紅的光柱沖天而起，那光柱之內瀰漫著無盡惡念之氣，這些惡念之氣之濃烈，仿佛是化為了無數猙獰怨毒的面孔於其中若隱若現。

而在光柱中央的位置，李洛他們看見了一條巨大的血紅尾巴在緩緩的擺動。

一股恐怖的威壓，猛然席捲全城。

在那股威壓下，李洛的眼中忍不住的浮現出一抹驚悸之意。

城內某座高塔上，赤甲人影望著這一幕，忍不住的笑道：「哎呀，壓制不住了呢，都怪這些小子太狠了，把幻境拆成這樣，把它氣著了。」

「也罷，也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是好戲開演的時候了。」

赤甲人影伸出手掌，輕輕一拍。

而隨著他手掌拍下的那一瞬，在那赤紅光柱深處，那道趴伏在虛空，雙目緊閉，背後搖曳著滴落著鮮血的巨大尾巴的妖嬈人兒身上，有一道血紅的符文，悄然的燃燒起來，然後迅速的化為虛無。

就當那道血紅符文消失的時候，那有著妖嬈面龐的倩影，陡然睜開雙瞳。

雙目之內，瀰漫著赤紅，宛如兩汪鮮血凝聚而成的血潭，令人不寒而慄。

第五百四十八章黑甲人再現

嗡！

裹挾著磅礴相力的重槍宛如怒蛟般洞穿李洛的身軀，而後重重的轟在了對面的樹壁上，頓時堅硬無比的銀色樹壁，龜裂開了道道裂痕。

「咦？」

一擊得手，那黑甲人卻是驚咦出聲，他的目光望著李洛的身影，那道身影，正在漸漸的消散。

「幻影？」

黑甲人倒是有些意外，沒想到他這露面的雷霆一擊，竟然落了一個空。

「真是好生狡猾的小老鼠。」

他面甲下傳出森冷的笑聲，而後直接咆哮出聲，嘯聲如雷，仿佛是音波風暴，於這片樹壁區域之內炸響。

砰！

音波擴散，眼前的景象仿佛是出現了變化，而後兩道身影狼狽的倒射而出，撞在了樹壁上，發出悶哼之聲。

正是李洛與鹿鳴二人。

李洛抹去嘴角血跡，眼神略微有些餘悸之意，這黑甲人來得太過的突然，而且此人也是狡詐狠辣，一露面便是下殺手，那一槍之勢，宛如風雷，根本就無法躲避，如果不是先前他做了一些準備，提前讓鹿鳴催動了幻相之力做了誤導，恐怕現在他真已被那一槍所洞穿。

「多謝了。」他對著鹿鳴說了一聲。

鹿鳴玉手緊握細長長劍，眸光冰寒的注視著前方的黑甲人，咬著銀牙道：「別說這些沒用的了，這人是怎麼回事？這裡怎麼會有其他的人？」

「此前那位靈禹長老不是說過麼，黑風帝國的「異災」說不定有人為的因素，如果猜測沒錯的話，這黑甲人就是其中的一員，甚至說不定，雷鳴樹的變故，就是出自他們的手。」李洛面色陰沉的道。

鹿鳴面色微變，不可思議的道：「他們催動異類成災，這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她也是見過那些異類肆虐對這片大地造成的損害，那可真是殘忍到難以忍受的程度。

「你問我，我問誰去？」李洛嘆了一口氣。

「又是你這個小老鼠，此前在鎮江城沒能殺了你，你卻自己送上門來了。」黑甲人手掌一握，此前洞穿李洛幻影那柄重槍倒射而回，被他一把抓住，面甲下有充斥著殺機的目光，鎖定李洛。

「果然是你。」

李洛眼神也是頗為的冰冷，先前後者動手時，他就感覺到了一股似曾相識的波動，如今再聽對方所說，顯然，這黑甲人與鎮江城那位是同一個。

「上一次有人救你，這一次，你恐怕就沒這麼好的運氣了。」黑甲人嘶啞的聲音中瀰漫著殺意。

而後他也不再多說廢話，驚人磅礴的相力如風暴般的席捲，那股強大的威壓如同巨浪一般，一波波的對著李洛，鹿鳴二人衝擊而去，在那等威壓下，兩人就已經感覺到身體異常的沉重。

他們與對方之間的差距，實在

太大了。

「唉，李洛，就知道跟著你沒好事。」鹿鳴嘆了一聲，纖細玉手已經摸向了靈鏡，隨時準備將其捏碎逃離。

面對著一名真正地煞將階的高手，他們兩名相師境，根本不可能阻擋。

「不要急。」

李洛神色卻還算是鎮定，眼中有冷冽之色湧動，眼前的黑甲人，實力應該是在煞宮境左右，這種程度的敵人的確很棘手，但卻並非就真的是完全無法匹敵了。

他瞥了一眼手腕上的猩紅鐲子，如果真到了不得已的時候，這張底牌也就該拿出來用用了。

鹿鳴見到他這副還算從容的模樣，倒是有些驚疑，難道李洛還有能夠對抗地煞將階高手的手段嗎？

「裝神弄鬼。」

黑甲人對此李洛的平靜卻是嗤笑出聲，而後不再廢話，手中重槍一抖，下一瞬，相力洪流伴隨著槍鋒咆哮而出，似是怒龍破空，以一種水銀瀉地般的姿態，直接對著李洛二人傾瀉而去。

槍鋒洪流過處，虛空仿佛都是在震動，那聲音宛如哀鳴一般。

在如此攻勢下，李洛，鹿鳴二人仿佛立於山嶽之下的行人，一股沉重的壓迫感，覆蓋而來。

根本無法匹敵。

鹿鳴銀牙緊咬，捏住靈鏡的玉指緩緩的用力。

李洛手掌覆蓋了猩紅鐲子，掌心相力噴發。

轟！

而就在李洛即將引動三尾天狼力量的那一瞬，突然有極其尖銳的雷光樹刺，自其身後的樹壁處暴射而出，直接與那重槍槍芒相撞，頓時狂暴的衝擊波橫掃開來，將李洛與鹿鳴皆是震得倒射而退。

兩人迅速的穩住身影，然後眼神就有些驚疑的望著前方。

那裡的槍芒洪流被強勢的抵禦了下來，與此同時，四周的樹壁不斷的有樹刺生長出來，遙遙的對準了黑甲人。

「這是...」鹿鳴睜大了美眸。

「是雷鳴樹的力量。」

李洛也是怔了一瞬，然後他的目光看向了那顆銀色的樹心，笑道：「看來先前的解毒雖然沒有完成，但好歹是讓它稍微的掌控了一些力量。」

他覆蓋住猩紅鐲子的手掌倒是緩緩的收了回來。

雷鳴樹的出手，倒是一個意外之喜。

嗡！

而此時，四周那些布滿著雷光的樹刺直接對著黑甲人暴射而去，低沉的奔雷聲響起，快若閃電。

黑甲人見狀，厲聲暴喝，手中重槍揮動，只見得滾滾相力席捲，宛如是在其周身形成了巨大的相力漩渦，漩渦轉動，爆發著極為可怖的撕扯之力，而那些纏繞著雷光的樹刺一被吸入其中，就迅速化為粉末。

「哼，雷鳴樹，你也別在我這裡逞強了，如果你能夠完

全掌控力量，那我自然不敢留在此處，不過你想憑這點殘餘力量就擊潰我，那也太天真了。」黑甲人冷笑出聲。

他重槍每一次的揮動，都仿佛是裹挾著山嶽般的力量，攪動著漩渦，令得相力漩渦愈發的狂暴。

「雷鳴樹，你現在所能夠動用的力量極其有限，你支撐不了多久的，等你力量耗盡，我照樣可以輕易的將那兩個小老鼠捏死。」

「你想要逃離大人的掌控，不過是做夢。」

黑甲人陰森的聲音，於這樹壁區域內不斷的響起。

銀色的樹心也是在此時劇烈的震動起來，它似乎是試圖動用更多的力量，但此時那插在其上面的漆黑毒刺，卻是緩緩的深入，開始對其進行著壓制。

「李洛，它堅持不了多久時間的，我們要幫忙嗎？」鹿鳴見狀，頓時柳眉緊蹙。

「黑甲人他並沒有被完全的拖住，他還留了力量在等著我們，我們如果輕易的接近，怕是反而如他所願。」李洛謹慎的說道。

他想了想，手中光芒一閃，將銀隼弓給掏了出來。

然後他拉開弓弦，相力灌注，頓時一道宛如光隼般的光矢以極快的速度暴射而出，直指黑甲人。

鐺！

然而光矢被黑甲人身軀外的黑甲所阻攔，清脆聲響徹，光矢直接是爆碎開來，化為光點飛散。

而黑甲上，卻是連箭痕都未曾留下一個。

李洛有點尷尬。

這傢伙實力本就強橫，周身相力雄渾，而這黑甲顯然也不是凡物，防禦力極其的驚人，有此甲在身，這黑甲人可謂是如虎添翼。

可也正如先前這黑甲人所說，雷鳴樹能夠動用的力量極其有限，而且這股力量隨著時間的推移，還在迅速的減弱。

所以雷鳴樹是支撐不了多久時間的。

一旦雷鳴樹力量消耗殆盡，他們依舊要落入險境。

而就在李洛思考著怎麼才能趁這個時間對那黑甲人造成威脅的時候，他與鹿鳴突然驚訝的見到身側的樹壁在此時緩緩的裂開，有一截銀色的樹枝從中伸了出來，然後樹枝從中央處分裂，一根尺許長，看上去顯得格外粗糙的銀色尖頭木箭出現在了他們的注視下。

銀色木箭很是古樸，其上沒有任何的紋路浮現，但那銀色卻是異常的純粹，隱隱間，李洛甚至有一種感覺，仿佛眼前的木箭，其實是雷霆所凝聚而成的一般。

「這裡面，壓縮凝聚著極其驚人的雷霆力量。」鹿鳴美眸亮起，她擁有著雷相，自然對此感應要敏銳一些，這支銀色木箭，乃是極度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

李洛也是眼露驚奇之色，顯然，雷鳴樹將這支不似凡物的雷霆箭矢交給他，是想要他用這一箭，來幹掉眼前的黑甲人。

嘖，這雷鳴樹，還真是成精了啊。

第五百七十二章混級賽的決戰

轟！

當血紅光柱中那道身影睜開血瞳的時候，有滔天般的惡念之氣沖天而起，頓時這赤石城上空惡念之氣瀰漫，仿佛是形成了層層粘稠腥臭的黑雲,無數恐怖的詭異低語聲開始響起來，並且對著在場眾人心中無孔不入的鑽去。

長公主，宮神鈞，姜青娥等人皆是面色凝重，眼中充斥著濃濃的忌憚之色。

如此威勢...這赤石城中，果真是存在著一隻大天災級的異類。

那可是相當於天相境的實力啊。

而縱觀他們這裡的人，最強的,也只是天珠境，比起天相境有不小的差距。

但好在的是，他們人數佔據著優勢，而且如同藍瀾，宮神鈞，長公主這些人，皆算是同階中的精英，擁有著超常的戰鬥力。

所以即便是面對著一隻大天災級的異類，他們也並非就沒有勝算。

而當那大天災顯露的時候，另外一個方向突然有著一道道光影疾掠而來，正是察覺到異狀急忙趕來的藍瀾等人。

「果然是一隻大天災。」

藍瀾現身，面龐也是變得凝重起來，眉頭緊鎖。

「看來此次真是要拼命了。」那秦嶽也是嘆了一口氣，與一頭大天災相鬥，這可是以前他從未有過之事。

「各位，接下來可有什麼計劃？」一名隊長問道。

長公主俏臉露出思索之色，而後率先說道：「這赤石城內，除了這大天災異類外，還有一些其他的異類尚存，這些異類也不可不防,所以我建議由我們八位隊長聯手對付大天災異類，其他三星院的學員防備其他異類出現攪局，當然，青娥你這裡還請能夠多留意一下，如果有機會的話，倒是可以幫我們分擔一點壓力。」

在場的天珠境隊長聞言，都是神色動了動，目光也是看了姜青娥一眼。

雖說姜青娥如今只是地煞將階的極煞境，這與他們這些天珠境還差了一個境界，但沒有人會真的小看於她，九品光明相的存在，足以讓她擁有著越階勝敵的能力，而且光明相本就對異類有一些克制效果，所以如果姜青娥能夠找到機會出手的話，說不得會對那大天災級異類造成不小的威脅，而這，則是能夠緩解他們的壓力,從而增加最終的勝算。

對於長公主的話，姜青娥也是輕輕頷首,眼下的大天災異類是大敵，如果有機會的話，她自然會出手。

長公主見狀，俏臉上浮現出一抹明豔的笑容，而後又看向了李洛他們這些一星院，二星院的小拖油瓶們，道：「在我們與大天災異類交手的時候，你們的任務也很重要，那就是趁這個時間，把剩下的淨化靈珠都布置出來，而一旦到時候淨化節點完全成形，不僅會盡數掃除幻境，而且那所形成的淨化之力也會對赤石城內所有的異類造成壓制與消融，甚至就算是那大天災級異類，也會受到削弱。」

「所以此事至關重要，希望你們能夠完成。」

說到最後，長公主神色也是變得有些肅然起來，給人一種壓迫感。

李洛等人趕緊點頭，畢竟大戰當前，他們身為隊伍中的一員，也的確必須有所付出，不能真的完全去當累贅。

而長公主的這番布置很是妥當，所以其他的幾名隊長皆是點頭，表示認同。

轟！

也就是在這邊做好安排的時候，那城中央的滔天血光陡然爆發，下一瞬，所有人都見到了一隻血淋淋的巨大尾巴，於虛空中緩緩的搖動。

那血紅尾巴異常的詭異，其上的每一根猩紅的毛髮，都是在散發出一種悽厲的叫喊聲，那聲音之中蘊含著無邊的痛苦與怨恨，這令得尾巴擺動時，整個天地間都充斥著那種悽厲的聲音，令得人不寒而慄。

目光順著血淋淋的尾巴轉下去，便是見到一個面容妖嬈，身段玲瓏有致的女子。

女子臉頰上掛著柔媚的笑意，然而那一對血紅的瞳孔，卻是讓得在場的眾人都是心頭一寒。

眼前的大天災異類，除了身後的血紅尾巴過於詭異，其他的模樣，倒真是與人族沒什麼區別了。

而眾人明白，越是似人的異類，那麼其實力也就越是強大。

「嘻嘻。」

當那血尾異類出現的時候，天地間頓時有著柔媚的嬌笑聲響起，那笑聲帶著一種莫名的魔力，落在人的耳中，就令得在場除了八位隊長外的其他人心中生出了諸多的欲望，繼而漸漸身體發熱，滾燙起來。

「都凝神靜心，不要被其引誘，它能夠勾動人心欲望，而欲望強盛起來，便是引火燒身。」姜青娥單手結印，有光明相力綻放出來，而在那光明相力的覆蓋下，眾人皆是感覺到內心一抹清明浮現，當即急忙屏蔽雙耳，不敢再聽那誘人的嬌笑聲。

「嘻嘻。」

血尾異類搖曳著血淋淋的尾巴，玉足一點，數息後，便是直接出現在了眾人的前方。

它血紅的眼瞳掃過眾人，妖嬈的臉頰上雖然帶著柔媚的笑意，但那眼中蘊含的兇殘與陰森，卻是怎麼都遮掩不住。

這血尾異類雖然有一副與人族完全相同的皮囊，但其內在，卻依舊是異類之形，所以它也沒有任何要交流的想法，意念一動，這赤石城各處就有著其他的惡念之氣爆發而起，顯然其他的異類也被它催動而來了。

望著那一頭頭從四面八方而來的強橫異類，長公主，藍瀾等人神情微凝，然後揮了揮手。

頓時其他的三星院隊員，直接是在姜青娥的率領下，開始攔截那些試圖參與進來的異類。

而後八位隊長身影升空，一道道磅礴強悍的相力光虹沖天而起，在他們的身後，皆是有著璀璨天珠成形，吞吐著天地間的能量，一股股強橫威猛的氣勢，不斷的擴散出來。

八位隊長聯手，這般威勢，倒是將那血尾異類的威壓抵擋了下來。

「嘻嘻。」

血尾異類陰森的血瞳打量著面色凝重的八人，紅唇中發出嬌媚的笑聲，下一瞬，只見天空上那由惡念之氣所形成的重重黑雲之內，突然有刺耳之聲響起，而後眾人便是見到有八條血淋淋的鎖鏈自那黑雲中暴射而出，宛如八條血龍，直接對著藍瀾，長公主，宮神鈞等八位隊長破空襲殺而去。www.Χqqxs8.℃om

這一刻，虛空都是在劇烈的震顫起來。

「迎敵！」

藍瀾面色凝重，周身水相之力如洪流般的流淌，仿佛是化為了浩瀚大澤，他聲音如雷，已是率先一步踏出。

長公主，宮神鈞等人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所有力量，正面迎上了來自血尾異類的恐怖攻勢。

轟隆隆！

恐怖的能量風暴，於赤石城上空，驟然席捲。

混級賽最後的決戰，終於是在此時拉開了序幕。

第五百七十三章話語權的轉移

恐怖的大戰來得比所有人想像的都要更快以及更猛烈。

血尾異類的出手，瀰漫著凜然殺機，八條血淋淋的鎖鏈如血龍般的咆哮而動，裹挾著滔天惡念之氣攻向了藍瀾,長公主，宮神鈞等八位隊長。

轟！

八位隊長不敢有絲毫的保留，磅礴雄渾的相力沖天而起，身後璀璨的天珠在此時瘋狂的旋轉起來，吞吐著天地能量。

下一瞬，八位隊長皆是施展出了強大的相術,頓時天地間不斷的有龍吟聲響起。

一道道威力驚人的龍將術宛如隕石墜落般，各自轟向了對著他們攻來的如龍鎖鏈。

然而碰撞的瞬間，八人的面色都是忍不住的出現了變化,因為他們所施展的相術在這一刻，幾乎是輕易的被那血淋淋的鎖鏈直接洞穿，那鎖鏈之上流淌的詭異鮮血，似乎是具備著某種極為可怕的侵蝕能力。

諸多相術，瞬間就被擊破。

八位隊長一時間有些手忙腳亂，急忙掏出自身一道道金眼寶具，藉助寶具之力，這才險險的將血淋淋鎖鏈抵擋而下。

「好恐怖的大天災異類。」

李洛等人望著這一照面下就現出一分狼狽的八位隊長，皆是有些變色，眼中有驚駭之色湧起。

眼下這八位隊長，可是此次聖杯戰中實力最強的八位學員了。

然而即便是八人聯手，一時間也被這血尾異類壓制住了。

由此可見大天災異類究竟是何等的恐怖。

「我們也別發呆了，趕緊行動吧，趁八位隊長纏住大天災異類，我們必須儘快把淨化節點布置成功,到時候淨化光罩籠罩下來,也能夠削弱這大天災的實力。」鹿鳴深吸一口氣,提醒道。

「如今學長學姐們都各自有任務，淨化靈珠的布置就只能靠我們了。」

李洛笑了笑，然後他的目光看向了八人中那一身白衫，顯得瀟灑出塵的敖白，道：「敖白學長是虛將境，是我們之中最強的實力，所以接下來的行動，或許還需要仰仗學長了。」

其他人也是紛紛點頭，即便是景太虛那驕傲的性子，看向敖白時都顯得客氣許多，畢竟人家好歹是聖杯戰二星院最強稱號的獲得者。

雖說虛將境還不算是真正的邁入地煞將階，但總歸比他們這些化相段第四變要更強一籌。

敖白聞言，謙虛笑道：「李洛學弟客氣了，這赤石城兇險萬分，我這虛將境算得了什麼，想要完成學長學姐們交予的任務，還是得靠咱們齊心協力。」

敖白的姿態，倒是讓人如沐春風，即便是高冷的鹿鳴，都是俏臉露出一絲笑顏，多看了這位雖然取得了二星院最強學員稱號,但一直都頗為低調的學長兩眼。

「敖白兄不愧是咱們二星院扛鼎者，此次布置淨化靈珠，我等一定以你馬首是瞻，你若是有什麼指令，儘管吩咐便是。」祝煊在此時突然笑眯眯的開口說道。

說話的時候，目光不著痕跡的掠過了李洛。

在此前敖白沒有在場時，他們這邊的鹿鳴，孫大聖都是以李洛為首，這一路而來，他感覺自己實在是有點被針對，更過分的是李洛這傢伙後面竟然還用鐵鏈將他纏著走，雖然他被汙染的次數有點多，但也沒必要如此折騰他吧？這傢伙，擺明是因為此前的一些罅隙在針對他。

所以對於敖白的出現，祝煊最是歡喜，有了敖白這位虛將高手，在這個隊伍裡面，李洛的話語權無疑就遭到了極大的削弱。

祝煊的話雖然說得隱晦，但李洛還是敏銳的察覺了出來，只不過他並未在意，只是淡淡的笑了笑，畢竟所謂的隊伍話語權實在是過於的幼稚，又沒什麼實質的好處，這有什麼好在乎與爭的。

他還巴不得敖白能夠站出來，帶領他們把剩下的淨化靈珠布置完成，這樣還能夠省心點。

祝煊的話，倒是引起了其他人的贊同，畢竟論起實力的話，敖白不僅是二星院的學長，而且還是在場最強者。

面對著眾人的眾星捧月，敖白面現無奈，笑道：「馬首是瞻之類的話就別說了，大家都是為了完成任務，反正之後推進，我們同心協力就行了。」

他這態度，又是引得眾人點頭稱是。

「不要磨磨唧唧了，趕緊動身吧。」孫大聖則是不耐煩的說道，上面打得驚天動地的，他們還在這裡說這些沒用的廢話，也是讓人煩躁。

敖白笑著點點頭，而後也不再多說，轉身就一馬當先的對著下一個淨化靈珠的布置點疾馳而去，在其身後，一行人趕緊跟上。

李洛吊在隊伍後面，速度不緊不慢。

突然他感覺到一道幽香靠近過來，眸光一抬，就見到鹿鳴來到他身邊，低聲偷笑道：「李洛，你的位置被頂替了呢。」

李洛白了她一眼：「無聊。」

鹿鳴輕笑道：「放心，我還是支持你的，因為我感覺你比那個敖白更靠譜一些。」

「我要你的支持做什麼，咱們一群打醬油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趁現在其他異類都被吸引，把淨化靈珠布置好，然後我們就可以坐下來看戲了，這些隊長打得過那大天災倒好說，打不過，那就抓緊時間捏碎靈鏡早點跑路。」李洛撇撇嘴巴，說道。

「倒也是有道理。」鹿鳴笑了一聲，然後美目看了一眼高空上恐怖的戰鬥，眸子中掠過一抹擔憂，道：「也不知道八位隊長能不能打過這大天災，而且...你還記得那個神秘的赤甲將嗎？直到現在，他都未曾現身。」

「如果他不是在赤石城那倒是好，可若是他潛藏在暗中，說不定是一個比大天災級異類更可怕的威脅。」

李洛沉默了一下，那個神秘的赤甲將，他又如何會忽略，畢竟說不得其所在的神秘勢力，就是顛覆黑風帝國的罪魁禍首。

「我們現在可沒有那個多餘的力量去管赤甲將，他一直不出現也是好事，最好能夠拖到等我們解決掉大天災...當然，最好的結果是此人懼怕學府聯盟，早已經逃之夭夭了，畢竟學府聯盟此次奇襲紅砂郡，他應該也是未曾料想到的。」李洛說道。

「希望吧。」鹿鳴輕嘆一聲，如果那神秘的赤甲將跑了，對於他們而言的確算是最好的消息，不然此次的混級賽，當真是地獄難度了。

在兩人說話間，隊伍卻是在迅速的行進，而得益於高空上的大戰，再加上姜青娥率領的三星院學員吸引了大多數異類注意的緣故，李洛他們這邊，倒是很順利的穿過了幾條街道。

然後抵達一處布置點，迅速的將淨化靈珠布置下去。

而後隊伍沒有停留，繼續馬不停蹄的奔赴下一個位置。

接下來的十數分鐘時間內，李洛他們的成果倒是頗為的豐厚，三顆淨化靈珠成功布置，淨化光芒瀰漫，倒是將這幻境分割撕裂得更為厲害。

這期間也遇見了一些麻煩，但在一行人的聯手下，倒是有驚無險的通過。

而連李洛也不得不承認，有了敖白的加入後，他們推進的速度提升了不少。

虛將境的實力，的確比化相段第四變要強上許多。

如果能夠這樣順利的把淨化靈珠全部都給布置下去，李洛其實也很樂意誠心的恭維敖白兩句，同時以他馬首是瞻，畢竟說好話又不要錢。

而當八支隊伍各有分工的時候，在城內某處的高塔上，那道赤甲身影，也是時刻在窺探著城內的動靜。

他最多的注意力，還是放在高空上長公主，藍瀾等人與血尾異類的交手上面。

「這八個小傢伙，倒的確不愧是各大學府的頂尖精英。」

赤甲將微笑著評價著，八人明明只是天珠境的實力，但個個天賦不弱，戰鬥力也是遠超尋常同階，這般人物，不論放在那裡，都絕對是人中翹楚，如今他們八人聯手，雖說剛開始有些狼狽，可漸漸的開始配合起來的時候，倒也是真的將血尾異類給限制了起來。

最起碼，能夠把局面僵持住。

而對於這個僵持的局面，赤甲將是最樂於所見，因為他就是需要兩邊鬥得油盡燈枯。

「不過這些相師境的小東西，手腳倒是挺快的。」

突然赤甲將的目光，看向了城內的某處，那裡不斷的有著一顆顆淨化靈珠升起，這些淨化靈珠乃是學府聯盟打造而成，專門用來針對惡念之氣，效果極強。

他當然也看得出來，一旦這些淨化靈珠盡數布置出來，就會形成一座淨化節點。

到時候淨化之力瀰漫下，這座幻境自會被消除，而且最重要的是，血尾異類也將會被壓制與削弱。

以赤甲將的眼光，自然知曉，那八位天珠境的小子，一直在等待著這個時機。

淨化節點成形時，就將會是他們反撲的時刻。Μ

赤甲將面具下的目光，微微閃爍，輕聲自語道：「好不容易讓這兩邊鬥得不可開交，所以可不能讓你們這些小老鼠把大好局面給破壞了。」

他的視線，似是穿透重重幻境，投向了那在他眼中宛如一群小老鼠的小小相師境們，最後，他的目光定格在了隊伍最前方那一道白衫瀟灑身影上面。

第五百七十四章變故

恐怖的大戰，於赤石城內不斷的爆發。

高空上那一處頂尖的戰場最為引人注目，一波波巨大的能量風暴時不時的橫掃開來，連天際上的雲層都是被蠻橫的撕裂,下方龐大的城市都是在這種交手下不斷的震顫，也虧得如今這座城市早就是死城，不然光是這種交手的餘波，便是會造成不小的傷亡。

藍瀾，長公主，宮神鈞等八位天珠境的頂尖學員，此時正傾盡全力的聯手纏住血尾異類。

天空上，時不時的有著血尾異類那嫵媚的嬉笑聲響起，只是那般笑聲落在下方正不斷挺進的李洛等人耳中,卻是帶來了無邊的寒意。

大天災異類，著實恐怖。

即便是面對著八位天珠境學員的圍攻，依舊是佔盡上風。

而除了頂尖的戰場外，城內其他的方向，還有著不可小覷的戰鬥，那是姜青娥所率領的三星院學員與其他那些異類的戰場,雖說此前那些小天災級異類都被解決掉,但餘下來的這些災級異類實力依舊不可小覷,但好在有姜青娥這定海神針鎮守，光是她一人之力，就拖住了五隻災級異類,殺得它們節節敗退，大漲士氣。

所以三星院學員組成的防線,倒還算是穩固，不會讓得這些異類闖進最中心的戰場,繼而對長公主他們造成幹擾。

接下來就是李洛他們這邊。

論起實力,他們這一組,自然是三組人員裡面最弱的，隊伍裡面實力最強的就是敖白以及聖明王學府二星院的袁搬山，後者在院級賽的時候敗給了敖白，但自身實力也要比祝煊這些化相段第四變的二星院學員強橫許多。

他們這半個時辰下來，全速挺進，接連布置下了六顆淨化靈珠，這般效率，算是不低了。

當然，這主要也是因為姜青娥他們那邊動靜太大，將諸多強橫的災級異類都吸引了過去的緣故。

嗡！

當又一顆淨化靈珠緩緩升起，擴散出一片令人心安的淨化光幕時，李洛等人皆是不由自主的鬆了一口氣。

「再有三顆淨化靈珠，節點就能成形了！」隊伍最前方，敖白的聲音傳來，讓得所有人臉龐上都是浮現出了一抹喜色。

只要淨化節點一成，到時候就能夠徹底破掉這座幻境，而且淨化之力爆發下，就連那大天災異類都會受到壓制,那時局面必然就會出現偏移,他們的勝算則會大大的增加。

「走，加快速度！」

敖白一聲令下,而後率先對著另外的街道衝去。

其他人則是紛紛跟隨，就連落在後面一點位置的李洛也是立即跟上。

對於敖白成為隊伍的核心，他的確並沒有什麼好在意的，他跟在後面能夠稍微划水一下，反而更輕鬆點，雖然大多數的異類都被姜青娥他們吸引走了，但時不時還是有著殘餘的異類出現，而敖白這個隊伍核心，自然會吸引更多的火力。

他倒是巴不得敖白頂住所有的壓力，讓他們能夠順順利利的完成任務。

在李洛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隊伍已是自殘破的街道上疾馳而過，半分鐘後，就轉入了另外的街道。

而就在他們闖入這條街道的那一瞬間，突然有一股怪風不知從何時捲起，直接就對著眾人呼嘯而至。

那怪風頗為詭異，雖然眾人周身時刻有相力湧動保護自身，可在這一瞬，卻是被那怪風盡數的消融，頓時所有人都是遍體冰寒起來。

「小心，可能是異類來襲！」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李洛一驚，急忙厲聲大喝。

所有人頓時驚慌起來，體內相宮劇烈的震動起來，相力盡數湧動，驅逐著身體上的冰寒，同時目光戒備的盯著四周。

但是讓人驚疑的是，那怪風席捲而過後，卻並沒有見到任何異類的蹤跡，街道上，寂靜無聲。

「什麼情況？」孫大聖眉頭緊鎖，嘀嘀咕咕的道。

其他人也是面面相覷。

這般詭異的寂靜持續了一分鐘，有人忍不住的問道：「敖白學長，現在怎麼辦？」

聽到此話，李洛眼神倒是一動，他看向隊伍最前方，只見得敖白修長的身影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同時也並沒有回應其他人的問話。

李洛眼神微凝，感覺到有點不對勁。

而在敖白身後，那袁搬山也是感到有些奇怪，他伸出手掌抓向前者的肩膀，擔憂的道：「敖兄，你怎麼了？」

轟！

就在袁搬山手掌落在敖白肩膀上的那一瞬，突然有一股驚人的相力猛然間自後者體內爆發而起，同時敖白五指成拳，反手便是一拳如奔雷般的轟到了滿臉錯愕的袁搬山胸膛之上。

噗嗤！

這突如其來的襲擊，讓得袁搬山毫無防備，當即一口鮮血狂噴而出，壯碩的身體倒飛了出去，在那地面上搽出數十米的痕跡，直接當場被轟成了重傷。

這般變故，直接把眾人給嚇傻了。

誰都沒想到，敖白會突然間對袁搬山出手！

而且，也因為他們這瞬間的呆滯，那敖白又是趁此閃電般的出手，兩道掌影浮現，裹挾著異常雄厚霸道的相力，宛如重重巨浪翻滾，迅速的對著距離他最近的兩人狠狠拍去。

尖銳的破風聲炸響。

兩人之中，就包括了一直跟著敖白，試圖與他拉近關係的祝煊。

此時的他面色慘白，面容驚駭的道：「敖兄，你瘋了？！」

雖然他與敖白一樣都是二星院的學員，可雙方的實力差距，卻是相當之大，如今敖白全力一掌拍來，他只能傾盡全力的鼓動相力，倉促迎上。

轟！

可撞擊的瞬間，他就更加的明白了雙方的差距，敖白的相力宛如巨浪翻湧，瞬間就將他自身的相力摧毀，而後巨力如山洪般的傾瀉而至，將他胸膛都是拍得塌陷了下去，鮮血狂噴的倒飛出去。

短短這不過數息的時間，那距離敖白最近的三人，包括袁搬山，皆是被重創。

造成這般結果，主要還是因為敖白的襲擊太過的讓人意想不到。

不過好在袁搬山，祝煊他們的遭遇，給了後面一點的李洛等人回神的時間，他們皆是滿臉驚駭，身影急忙的暴退，拉開了與敖白的距離。

「敖白學長，你究竟怎麼回事？！」景太虛滿臉鐵青，厲聲道。

孫大聖，鹿鳴也是滿臉的駭然與驚疑。

這變故來得太過的詭異與突然，誰都沒想到，作為他們這支隊伍之首的敖白，突然會對其他的人動手。

李洛面色陰晴不定，他目光死死的盯著垂頭的敖白，道：「恐怕這位敖白學長，已經是有些身不由己了吧？」

景太虛，孫大聖，鹿鳴三人聞言頓時眼瞳一縮。

「你的意思是...他被控制了？」鹿鳴咬了咬銀牙，低聲道。

李洛沒回答，因為此時的敖白，緩緩的抬起了頭，然後在場的四人，便是悚然一驚。

敖白的模樣，面無表情，再無了此前那令人如沐春風的笑容，而且最詭異的是，在他的雙瞳中，竟是有一隻生有暗紅雙翼的詭異飛蛾。

血紅飛蛾緩緩的扇動著雙翼，似是不斷的分泌出血紅的花粉，那些花粉將敖白雙瞳染成血紅，同時還不斷的從眼角流淌出血紅之物。

宛如是血淚一般，令人毛骨悚然。

第五百四十九章身份

「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

書友們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最新劇情，快來~~起#點-讀-書-,一起參與進來吧！

「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這是打算讓我用這支箭來幹掉黑甲人嗎...」

這支箭顯然具備著不俗的威能，乃是屬於雷鳴樹的真正私藏。

此時雷鳴樹將這奇特的雷霆之箭主動的拿出來，其目的不言而喻。

雷鳴樹也明白，現在的它處於生死關頭，李洛是它唯一的希望，如果再在這裡錯過，恐怕它那殘餘的靈智也會被汙染。

所以，什麼私藏貨都藏不住了。

而對此，李洛當然也是樂得所見，畢竟他們與雷鳴樹算是同一條船，眼前的黑甲人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如果能夠藉助雷鳴樹的力量將他幹掉，那當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伸手，抓住那支銀色的雷霆之箭，用力一提。

然後他臉龐一僵，沒提動。

尷尬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激湧，雙相之力爆發，而後灌注雙臂。

這一次，李洛倒是勉強的將它提動了，但那股沉重的力量讓得他面色變得有些難看，手中看似輕飄飄的銀色木箭，幾乎如同一座山嶽般，根本就提不起來。

一旁的鹿鳴倒是看明白了，提醒道：「這支銀色木箭乃是以極其純粹的雷霆能量所化，你自身並不具備著雷霆相力，所以想要將其拿起，需要非常強橫的相力或者肉身力量才能夠辦到。」

李洛眉頭緊皺，他終歸只

第五百七十五章四英戰敖白

李洛，景太虛四人望著敖白眼瞳中那詭異的飛蛾，心頭都是猛的一沉，看這個模樣,他們如何不知曉，眼前的敖白，明顯是被那詭異的飛蛾給控制住了。

「那飛蛾是異類嗎？」鹿鳴俏臉分外難看，咬著銀牙問道。

李洛苦笑一聲：「這就不知道了。」

不過能夠猜得出來，那詭異飛蛾應該就是先前那一陣怪風所引起，而敖白又是位於隊伍的最前方，自然首當其衝,於是就被那詭異飛蛾侵入體內直接當成傀儡般的控制住了。

這一幕,讓得李洛心頭驚懼的時候,又有些慶幸。

雖然眼下這種時候生出這種情緒似乎不太妥當，可李洛明白，如果這一次依然是他來做這個領頭人，那麼敖白的位置就是他的...然後現在被詭異飛蛾操控的，也將會是他李洛。

連敖白這種虛將境實力的人，連半點反抗都沒做到就被操控住了，李洛可不敢狂妄的說他就能夠避免這一災劫。

所以可以說...他李洛這一次算是僥倖的避開了一劫。

「果然，低調才是王道。」

李洛悄悄的抹了一把冷汗,這一刻，他突然的有點感謝祝煊這個倒黴蛋了，如果不是這傢伙之前出言力挺敖白的話,或許後者也不打算做什麼領頭人。

結果,沒過半個時辰，直接變成了被操控的傀儡。

完犢子。

而在李洛這邊慶幸的時候，只見得那敖白那有血紅飛蛾扇動翼翅的雙瞳，已是緩緩的抬起，眼神冷漠無情的盯著他們這邊還尚存的四人，此前臉龐上掛著的和善笑容，在此時早就消失得乾乾淨淨。

在其周身，強橫的相力漸漸的升騰起來，隱隱的似是在身後形成了一道頭有龍角的銀蟒光影。

上八品，銀角龍蟒相。

敖白的手中，一柄銀鱗三叉戟也是閃現了出來，有寒芒於戟尖流轉。

「麻煩了啊，他可是虛將境的實力，體內煞宮已經接近成形，相力雄厚程度，遠比我們幾個強悍。」孫大聖緊握著鐵棍，沉聲說道。

李洛也是眉頭緊鎖，敖白的實力毋庸置疑，人家好歹也是二星院的最強稱號獲得者，虛將境的實力，比起祝煊這些二星院的人強了不知道多少。

「可惜，如果袁學長還有戰鬥力的話，那就容易許多了。」景太虛無奈的說道。

李洛看了一眼不遠處重傷倒地昏迷過去的袁搬山,心中同樣是布滿著無奈，袁搬山的實力僅次於敖白，如果他沒有受傷的話，再加上他們幾個人的協助，要制服敖白應該不成問題。

但先前敖白被控制那一瞬，第一時間就是對袁搬山下了重手，直接將其戰力廢掉了。

如此刁鑽狠辣的出手，也不知道是無意還是經過精心策劃的？

「三位，看來接下來我們要聯手了，如果不將敖白學長擊潰的話，布置淨化靈珠的任務，可能就要完不成了。」李洛手掌一握，古樸的直刀出現在手中，他鎖定敖白的目光，也是漸漸的變得銳利起來。

雖然虛將境的敖白對於他們來說相當的棘手，但如今除了將其擊潰，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哈哈，有意思，原本以為在這赤石城中沒有我們出手的機會了，結果竟然還能和一位二星院的最強學員交手，真是讓人喜出望外。」孫大聖的眼中有熾熱的戰意升騰起來，手中鐵棍重重跺地，地板頓時龜裂開來。

「少誇海口了，我寧願順順利利，不要出這種么蛾子。」鹿鳴白了這個戰鬥瘋子一眼，沒好氣的說道。

景太虛面沉如水，雖說跟李洛不太對付，但他也明白，現在的他們必須齊心協力，不然只會被敖白逐個擊破，到時候若是耽誤了淨化靈珠的布置，恐怕將會影響此次混級賽的成敗。

所以他手掌一握，青色芭蕉扇閃現而出。

「李洛，一起吧，你我皆是化相段第四變，我們兩人聯手，正面攔截敖白學長，鹿鳴與孫大聖從旁襲擊，如何？」景太虛沉聲說道。

李洛手持玄象刀，瞥了景太虛一眼，笑眯眯的提醒道：「那你可要拿出全力，不要想著坑我。」

景太虛冷哼道：「小人之心。」

說話間，他已是直接出手，只見得手中青色芭蕉扇猛然扇下，青色相力席捲而出，化為數百道青色風刃，帶起尖銳的破風聲，對著敖白周身要害斬去。

然而面對著他的出手，敖白卻是面無表情，銀色相力如巨浪般自其體內爆發開來，那相力橫掃，瞬間就將那些青色風刃盡數的抹滅。

景太虛見狀，眼神微凝，這敖白的相力，的確比他這種化相段第四變強橫了不止一籌，若是單打獨鬥的話，即便他身懷虛九品風相，恐怕也很難在對方的手中堅持太久的時間。

「試探的招數就不必施展了，平白浪費相力而已。」李洛望著景太虛的試探，淡淡說道。

說著，他手掌緊握玄象刀，體內的兩座相宮震動起來，兩股相力滾滾而出，而後彼此相撞，直接是化為了雙相之力。

雄渾的相力於其身軀表面升騰而起。

同時他毫不猶豫的將雷鳴體催動。

轟隆！

伴隨著雷音在體內飛速的擴散，李洛體內的血肉，骨骼，經絡頓時得到了加強，他的皮膚表面，雷光流轉，身軀仿佛都是在此時拔高了一點。

「第一重象神力！」

李洛雙臂震動，青筋如蚯蚓般的聳動著，雙臂間有巨力湧現。

一股壓迫感隨之而發。

感受著李洛身上傳來的那種壓迫感，景太虛的臉龐抖了抖，此前兩人就已經交過手，所以他明白，現在的李洛，論起戰鬥力，已經強他一籌。

雖然景太虛不想承認，但這卻是事實。

「此次聖杯戰結束後，我就該全力衝擊地煞將階了，憑我的虛九品風相，一定能夠先李洛一步踏入！」景太虛心中憋了一口氣。

不過對於他這邊的想法，此時的李洛卻是沒空去理會了，此時的他自身戰力全開，一步踏出，身影便是宛如風雷般的對著敖白衝刺而去。

手中玄象刀隔空怒斬，刀光浮現，森寒之氣湧動，這條街道瞬間就被撕裂開光滑的刀痕。

而當李洛出手時，景太虛則是掠空而上，虛九品風靈使形成的玄妙光影浮現其身後，手中芭蕉扇揮動，只見得青色相力如暴風般的凝聚而來，最後化為一道數丈左右的青色掌印，當頭對著敖白重重的拍下。

「猿王三棍，翻海棍！」

另外的方向，孫大聖暴吼如雷，只見得一道巨大的棍影仿佛是掀翻了海浪，裹挾著沉重之力，狠狠的砸向敖白。

敖白後方，雷鳴響起。

鹿鳴纖細的身影閃現而出，此時在她那玲瓏有致的嬌軀上，同樣是流轉著與李洛一般的雷光，隱約間有雷鳴聲傳出，顯然，她也是催動了此前修成的雷鳴體。

於是力量，速度皆是獲得提升。

「金雷玄劍！」

鹿鳴冷喝出聲，一道纏繞著雷霆的劍光，快若奔雷般的轟向了敖白後背。

在這短短片刻間，此次聖杯戰中最為出彩的四名一星院學員，便是對著那位二星院最強的學員，形成了圍殺之局。

第五百五十章黃樓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

書友們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最新劇情,快來~~起#點-讀-書-,一起參與進來吧！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轟！

雷龍咆哮，宛如迅雷之勢，轟擊在了黑甲人腰腹的位置，而後者身軀外的黑甲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濃鬱的黑光，黑光似是在拼命的抵禦著雷龍的衝擊。

只不過此時的抵禦太過的倉促。

再加上數息前黑甲人心緒的震蕩，此時的他，正好被李洛抓住了破綻。

雷光愈發的耀眼，黑光則是開始敗退，最終在黑甲人面甲下那驚駭欲絕的眼神中，雷光轟然洞穿了黑光防禦，無比堅硬的黑甲也是在此時開始破碎開裂痕。

轟隆！

雷光怒龍撕裂開黑甲，直接是在下一瞬間，洞穿了黑甲人的腰腹，將其整個人轟在了樹壁上，震裂出深深的裂痕。

噗嗤。

黑甲人鮮血狂噴，自面甲上滲透出來，面甲下的眼神充滿著憤怒與不甘。

他怎麼都沒想到，他竟然會在這裡栽了。

他堂堂地煞將階的高手，居然被一個相師境給暗算了！

黑甲人嘶吼著，鼓蕩起最後的相力，試圖逃離。

咻！

但此時樹壁之上，一根尖銳的樹刺如閃電般的暴射而出，直接異常刁鑽狠辣的將其胸膛穿透。

黑甲人的掙扎戛然而止。

身體也是緩緩的跪倒了下去。

身體上強橫的相力開始迅速的消散。

樹洞內的動靜變得安靜起來。

第五百七十六章破綻

面對著突然被莫名飛蛾所操控的敖白，李洛，景太虛四人幾乎是頃刻間就形成了圍殺之局，四人沒有半點的留手，一出手，就是殺招。

毫不留情。

因為他們明白，敖白自身乃是虛將境的實力，論起相力雄厚程度，遠超他們任何人，雖然他們四人也都算是一星院中的佼佼者，但這之間的差距，依舊沒那麼容易彌補。

所以出手之間，皆是全力施為。

四人雖是第一次聯手，但憑藉著各自過人的戰鬥經驗，那所形成的聯合攻勢，倒也算是頗為的默契。

四道氣勢洶洶的攻勢，徑直斬向敖白周身要害。

而面對著四人頃刻間的圍殺，敖白的面龐沒有絲毫的波瀾，唯有眼瞳中詭異的血紅飛蛾緩緩的扇動雙翼，不斷的分泌出血紅的物質，令得其眼瞳更為的空洞與木然。

「龍鱗真甲！」

有漠然空洞的聲音，在此時突然從敖白的嘴中傳出。

下一瞬，他的身軀表面突然有相力爆發，相力凝聚間，竟是形成了一具銀色的鱗甲，鱗甲覆蓋其身軀每一個部位，其上似是銘刻著奇特的龍紋，隱隱間散發著一股莫名的威壓。

轟！

四人的攻勢重重的斬擊在了敖白身軀外那具銀色的鱗甲上。

頓時有金鐵之聲爆發，火花濺射。

四人的面色皆是一變。

李洛眼神凝重的盯著敖白身軀外的銀色鱗甲，即便他手持玄象刀斬下，雖說斬碎了許多的鱗片，但卻並未真的將鱗甲砍穿，由此可見，這層鱗甲究竟是具備著何等驚人的防禦力。

「我看過敖白的情報，這是他最為擅長的防禦相術，乃是一道低階龍將術！小心，它這道防禦相術，還具備反彈之效。」景太虛迅速的說道。

而景太虛的聲音剛落，敖白手中的印法突然一變。

嗡！

伴隨著其印法的變化，只見得其身軀上的銀色鱗甲突然有流光轉動，仔細看去，仿佛是一條龍影在轉動，而後龍影巨尾猛然橫掃一拍。

轟！

一道狂暴的力量頓時如山洪爆發般傾瀉而出，四周地面直接被撕裂。

而李洛四人也是面色一變，那股反撲而來的力量裹挾著敖白自身的相力，可謂是如百重巨浪拍擊，那碰撞的瞬間，四人身軀皆是一震，然後就被震得急急後退了十數步。

體內氣血都是在此時有些翻湧起來。

「好強的防禦。」

李洛眉頭緊鎖，這敖白以虛將境實力施展而出的龍將術，防禦力不可謂不驚人，先前他們四人聯手，竟然都未能將其打破。

「他所修煉的「龍鱗真甲」據說分為兩層境界，銀龍鱗與金龍鱗，所幸現在看來他這道相術還未能修到「金龍鱗」的層次，不然今日就算我們四人聯手，恐怕也沒有一成的勝算。」景太虛陰沉沉的說道。

看這樣子，他對敖白的情報倒是知曉得很是清楚。

「龍將術的威能，果然遠超虎將術。」

李洛暗自感嘆一聲，看來等聖杯戰結束後，他也應該開始修煉合適的龍將術了，因為隨著如

今所遭遇的對手越來越厲害，虎將術的威能已經開始有些滿足不了他的需求。

只是龍將術的施展對於相力的雄厚程度要求頗高，此前他也不是沒有考慮過，但聖杯戰之前他不過才剛進入化相段沒多久，相力還並不算雄厚，再加上龍將術的價值遠超虎將術，即便是在他們洛嵐府的藏書庫中，龍將術也算是少見，所以想要找尋一部適合他的龍將術，也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眼下他們這四人中，除開有些特殊的孫大聖外，也就只有景太虛修成了一道低階龍將術，但他那道龍將術更多是因為虛九品風靈使吞吐天地能量給予的加持，這才能夠施展出來。

「不過我如今距離拜將階不過一步之遙，等聖杯戰結束後，倒是有資本修行龍將術了，為了日後的「府祭」之變，我必須準備更多的底牌才行。」

在李洛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那前方的敖白，卻是開始了反擊。

只見得其周身銀光湧動，一步踏出，便是如怒蛟般的奔掠而至，手中三叉戟揮舞，裹挾著凌厲至極的相力玄芒，直接就對著正面的李洛與景太虛呼嘯而來。

兇悍的勁風撲面而至，李洛與景太虛面色皆是變得異常凝重。

面對著一名虛將境的正面攻勢，即便兩人能夠聯手，依舊倍感壓力。

但兩人心性皆算是不錯，所以此時倒沒有顯露驚慌，反而是運轉相力，全力迎上。

鐺！鐺！

玄象刀與青色芭蕉扇裹挾著相力，在那片刻之間，與敖白手中的三叉戟交擊，頓時引得相力激蕩，四周的空氣都在這般餘波下紛紛的被撕裂開來，傳出了刺耳的聲響。

三人奮力交戰。

在這種正面交鋒下，李洛與景太虛的面色皆是開始變化，因為他們此時才能夠清晰的感受到了眼前這位虛將境學長所帶來的壓力有多強，那每一次三叉戟的揮下，都仿佛是裹挾著巨浪之力，他們兩人沒擋幾次，就感覺到了雙臂刺痛發麻。

李洛藉助著雷鳴體的增幅，倒是能夠勉強將這種震蕩之力硬抗下來，可景太虛那邊，此時卻已是虎口崩裂，鮮血自雙掌流淌而下，顯得頗為狼狽。

化相段第四變與虛將境之間的差距，在此時一覽無遺。

「猿王三棍，擎天棍！」

而就在此時，一道暴吼如雷般的炸響，只見得孫大聖一躍而起，此時他面目猙獰，手中鐵棍重重砸下，那一瞬，相力光芒湧動，仿佛是化為一根擎天巨棍，裹挾著磅礴煞氣，狠狠的砸向敖白天靈蓋。

頭頂襲來的攻勢，倒是讓得敖白身影一頓，而後其手中三叉戟化為一道銀光呼嘯而下，銀光撕裂空氣，猶如是蛟龍張牙舞爪的撲去。

砰！

巨聲響徹，相力滾滾。

孫大聖一口鮮血噴出，身軀狼狽的倒射而出，手中的鐵棍都險些脫手飛出，但卻被他死死的抓住。

他自身還只是化相段第三變，比李洛與景太虛都要弱一籌，如此硬碰，自然是討不了什麼好處。

敖白空洞漠然的目光，鎖定孫大聖，準備先將其斬殺。

轟！

可就在此時，忽有雷鳴聲炸響，一道奇特的相力波動瀰漫而出，只見得在場

的孫大聖，李洛，景太虛等人突然變得扭曲起來，而後憑空的多出了一道道的幻影。

雷鳴聲迴蕩在敖白的耳中，他的身形仿佛是變得凝滯了一瞬，眼瞳中詭異的飛蛾扇動的翼翅也是變緩了一點，顯然，這些虛虛實實的幻影，讓得它有些無法分辯。

不過這種凝滯也就持續了一息，而後敖白便是揮動著三叉戟呼嘯而下，在它那狂暴的攻勢下，不管是幻影還是什麼，皆是支離破碎。

但這瞬息的變化，卻依舊是被細心的鹿鳴所察覺。

於是鹿鳴倩影出現在了李洛，景太虛身側。

「我發現那詭異飛蛾似乎有些懼怕雷霆相力，如果我能夠將一道雷霆相力侵入敖白學長體內，或許可以將那詭異飛蛾震出來，從而令他脫離傀儡狀態。」鹿鳴迅速的說著此前她的發現。

李洛與景太虛聞言，頓時有些驚訝。

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不過現在有個問題，敖白學長的「龍鱗真甲」一直庇護著他的身軀，如果不將這層「鱗甲」打破，我的雷相之力根本侵入不了他的體內。」緊接著，鹿鳴又是有些無奈的補充道。

他們四個人都只是化相段，面對著一位虛將高手施展的防禦性龍將術，還真是有點頭疼。

「敖白學長的這道「龍鱗真甲」相術防禦力的確很強，但也不是真沒辦法擊破。」

李洛微微沉吟，道：「敖白學長被那詭異飛蛾操控，雖然能夠施展相術，可流暢程度還是不及正常狀態，比如眼下鹿鳴施展的幻影，那詭異飛蛾並沒有辨別的能力，所以我猜這飛蛾的靈智怕是不算高。」

「我建議由我們三人施展最強之術，趁其被幻影迷惑的瞬間，同時攻擊一處，以點破面，擊潰龍鱗真甲。」

孫大聖咧嘴笑道：「我可以施展「魔猿極意」，這是我最強的攻擊，不過此術我只能堅持十秒。」

李洛眼神一動，這所謂的「魔猿極意」，應該就是孫大聖所掌握的那一道殘缺的「封侯術」了，其實從某種意義來說，或許這種狀態下的孫大聖比他與景太虛都要強上一籌，只不過因為這短暫的十秒時間被限制得太狠。

「我也有一道龍將術。」景太虛瞥了李洛一眼，他那道龍將術，自然就是在院級賽上與李洛拼到最後的「天照風魔槍」。

「李洛，你呢？你好像還沒修成龍將術吧？」景太虛微微有點得意的問道。

李洛淡淡一笑，道：「還沒修成龍將術，你就已經不是我的對手了，如果修成了，那這差距也太大了。」

景太虛輕哼一聲，道：「龍將術可不是你想修成就能修成的。」

李洛卻是不與他爭辯，微笑道：「你不必管我，你們儘管將自身最強之術施展出來，最後的破防，交給我來便是。」

景太虛狐疑的看了一眼，但終歸沒有再說面對著突然被莫名飛蛾所操控的敖白，李洛，景太虛四人幾乎是頃刻間就形成了圍殺之局，四人沒有半點的留手，一出手，就是殺招。

毫不留情。

因為他們明白，敖白自身乃是虛將境的實力，論起相力雄厚程度，遠超他們任何人，雖然他們四人也都算是一星院中的佼佼者，但這之間的差距，依舊沒那麼容易彌補。

所以出手之間，皆是全力施為。

四人雖是第一次聯手，但憑藉著各自過人的戰鬥經驗，那所形成的聯合攻勢，倒也算是頗為的默契。

四道氣勢洶洶的攻勢，徑直斬向敖白周身要害。

而面對著四人頃刻間的圍殺，敖白的面龐沒有絲毫的波瀾，唯有眼瞳中詭異的血紅飛蛾緩緩的扇動雙翼，不斷的分泌出血紅的物質，令得其眼瞳更為的空洞與木然。

「龍鱗真甲！」

有漠然空洞的聲音，在此時突然從敖白的嘴中傳出。

下一瞬，他的身軀表面突然有相力爆發，相力凝聚間，竟是形成了一具銀色的鱗甲，鱗甲覆蓋其身軀每一個部位，其上似是銘刻著奇特的龍紋，隱隱間散發著一股莫名的威壓。

轟！

四人的攻勢重重的斬擊在了敖白身軀外那具銀色的鱗甲上。

頓時有金鐵之聲爆發，火花濺射。

四人的面色皆是一變。

李洛眼神凝重的盯著敖白身軀外的銀色鱗甲，即便他手持玄象刀斬下，雖說斬碎了許多的鱗片，但卻並未真的將鱗甲砍穿，由此可見，這層鱗甲究竟是具備著何等驚人的防禦力。

「我看過敖白的情報，這是他最為擅長的防禦相術，乃是一道低階龍將術！小心，它這道防禦相術，還具備反彈之效。」景太虛迅速的說道。

而景太虛的聲音剛落，敖白手中的印法突然一變。

嗡！

伴隨著其印法的變化，只見得其身軀上的銀色鱗甲突然有流光轉動，仔細看去，仿佛是一條龍影在轉動，而後龍影巨尾猛然橫掃一拍。

轟！

一道狂暴的力量頓時如山洪爆發般傾瀉而出，四周地面直接被撕裂。

而李洛四人也是面色一變，那股反撲而來的力量裹挾著敖白自身的相力，可謂是如百重巨浪拍擊，那碰撞的瞬間，四人身軀皆是一震，然後就被震得急急後退了十數步。

體內氣血都是在此時有些翻湧起來。

「好強的防禦。」

李洛眉頭緊鎖，這敖白以虛將境實力施展而出的龍將術，防禦力不可謂不驚人，先前他們四人聯手，竟然都未能將其打破。

「他所修煉的「龍鱗真甲」據說分為兩層境界，銀龍鱗與金龍鱗，所幸現在看來他這道相術還未能修到「金龍鱗」的層次，不然今日就算我們四人聯手，恐怕也沒有一成的勝算。」景太虛陰沉沉的說道。

看這樣子，他對敖白的情報倒是知曉得很是清楚。

「龍將術的威能，果然遠超虎將術。」

李洛暗自感嘆一聲，看來等聖杯戰結束後，他也應該開始修煉合適的龍將術了，因為隨著如

今所遭遇的對手越來越厲害，虎將術的威能已經開始有些滿足不了他的需求。

只是龍將術的施展對於相力的雄厚程度要求頗高，此前他也不是沒有考慮過，但聖杯戰之前他不過才剛進入化相段沒多久，相力還並不算雄厚，再加上龍將術的價值遠超虎將術，即便是在他們洛嵐府的藏書庫中，龍將術也算是少見，所以想要找尋一部適合他的龍將術，也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眼下他們這四人中，除開有些特殊的孫大聖外，也就只有景太虛修成了一道低階龍將術，但他那道龍將術更多是因為虛九品風靈使吞吐天地能量給予的加持，這才能夠施展出來。

「不過我如今距離拜將階不過一步之遙，等聖杯戰結束後，倒是有資本修行龍將術了，為了日後的「府祭」之變，我必須準備更多的底牌才行。」

在李洛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那前方的敖白，卻是開始了反擊。

只見得其周身銀光湧動，一步踏出，便是如怒蛟般的奔掠而至，手中三叉戟揮舞，裹挾著凌厲至極的相力玄芒，直接就對著正面的李洛與景太虛呼嘯而來。

兇悍的勁風撲面而至，李洛與景太虛面色皆是變得異常凝重。

面對著一名虛將境的正面攻勢，即便兩人能夠聯手，依舊倍感壓力。

但兩人心性皆算是不錯，所以此時倒沒有顯露驚慌，反而是運轉相力，全力迎上。

鐺！鐺！

玄象刀與青色芭蕉扇裹挾著相力，在那片刻之間，與敖白手中的三叉戟交擊，頓時引得相力激蕩，四周的空氣都在這般餘波下紛紛的被撕裂開來，傳出了刺耳的聲響。

三人奮力交戰。

在這種正面交鋒下，李洛與景太虛的面色皆是開始變化，因為他們此時才能夠清晰的感受到了眼前這位虛將境學長所帶來的壓力有多強，那每一次三叉戟的揮下，都仿佛是裹挾著巨浪之力，他們兩人沒擋幾次，就感覺到了雙臂刺痛發麻。

李洛藉助著雷鳴體的增幅，倒是能夠勉強將這種震蕩之力硬抗下來，可景太虛那邊，此時卻已是虎口崩裂，鮮血自雙掌流淌而下，顯得頗為狼狽。

化相段第四變與虛將境之間的差距，在此時一覽無遺。

「猿王三棍，擎天棍！」

而就在此時，一道暴吼如雷般的炸響，只見得孫大聖一躍而起，此時他面目猙獰，手中鐵棍重重砸下，那一瞬，相力光芒湧動，仿佛是化為一根擎天巨棍，裹挾著磅礴煞氣，狠狠的砸向敖白天靈蓋。

頭頂襲來的攻勢，倒是讓得敖白身影一頓，而後其手中三叉戟化為一道銀光呼嘯而下，銀光撕裂空氣，猶如是蛟龍張牙舞爪的撲去。

砰！

巨聲響徹，相力滾滾。

孫大聖一口鮮血噴出，身軀狼狽的倒射而出，手中的鐵棍都險些脫手飛出，但卻被他死死的抓住。

他自身還只是化相段第三變，比李洛與景太虛都要弱一籌，如此硬碰，自然是討不了什麼好處。

敖白空洞漠然的目光，鎖定孫大聖，準備先將其斬殺。

轟！

可就在此時，忽有雷鳴聲炸響，一道奇特的相力波動瀰漫而出，只見得在場

的孫大聖，李洛，景太虛等人突然變得扭曲起來，而後憑空的多出了一道道的幻影。

雷鳴聲迴蕩在敖白的耳中，他的身形仿佛是變得凝滯了一瞬，眼瞳中詭異的飛蛾扇動的翼翅也是變緩了一點，顯然，這些虛虛實實的幻影，讓得它有些無法分辯。

不過這種凝滯也就持續了一息，而後敖白便是揮動著三叉戟呼嘯而下，在它那狂暴的攻勢下，不管是幻影還是什麼，皆是支離破碎。

但這瞬息的變化，卻依舊是被細心的鹿鳴所察覺。

於是鹿鳴倩影出現在了李洛，景太虛身側。

「我發現那詭異飛蛾似乎有些懼怕雷霆相力，如果我能夠將一道雷霆相力侵入敖白學長體內，或許可以將那詭異飛蛾震出來，從而令他脫離傀儡狀態。」鹿鳴迅速的說著此前她的發現。

李洛與景太虛聞言，頓時有些驚訝。

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不過現在有個問題，敖白學長的「龍鱗真甲」一直庇護著他的身軀，如果不將這層「鱗甲」打破，我的雷相之力根本侵入不了他的體內。」緊接著，鹿鳴又是有些無奈的補充道。

他們四個人都只是化相段，面對著一位虛將高手施展的防禦性龍將術，還真是有點頭疼。

「敖白學長的這道「龍鱗真甲」相術防禦力的確很強，但也不是真沒辦法擊破。」

李洛微微沉吟，道：「敖白學長被那詭異飛蛾操控，雖然能夠施展相術，可流暢程度還是不及正常狀態，比如眼下鹿鳴施展的幻影，那詭異飛蛾並沒有辨別的能力，所以我猜這飛蛾的靈智怕是不算高。」

「我建議由我們三人施展最強之術，趁其被幻影迷惑的瞬間，同時攻擊一處，以點破面，擊潰龍鱗真甲。」

孫大聖咧嘴笑道：「我可以施展「魔猿極意」，這是我最強的攻擊，不過此術我只能堅持十秒。」

李洛眼神一動，這所謂的「魔猿極意」，應該就是孫大聖所掌握的那一道殘缺的「封侯術」了，其實從某種意義來說，或許這種狀態下的孫大聖比他與景太虛都要強上一籌，只不過因為這短暫的十秒時間被限制得太狠。

「我也有一道龍將術。」景太虛瞥了李洛一眼，他那道龍將術，自然就是在院級賽上與李洛拼到最後的「天照風魔槍」。

「李洛，你呢？你好像還沒修成龍將術吧？」景太虛微微有點得意的問道。

李洛淡淡一笑，道：「還沒修成龍將術，你就已經不是我的對手了，如果修成了，那這差距也太大了。」

景太虛輕哼一聲，道：「龍將術可不是你想修成就能修成的。」

李洛卻是不與他爭辯，微笑道：「你不必管我，你們儘管將自身最強之術施展出來，最後的破防，交給我來便是。」

景太虛狐疑的看了一眼，但終歸沒有再說什麼。

「最後一道幻影消失時，就開始動手。」

李洛看了一眼前方，鹿鳴製造出來的幻影，已經在敖白的戟影呼嘯下，即將盡數消失。

而就當最後一道幻影消失的那一瞬，李洛三人眼神陡然凌厲下來。

成與不成，就看這一次了。

麼。

「最後一道幻影消失時，就開始動手。」

李洛看了一眼前方，鹿鳴製造出來的幻影，已經在敖白的戟影呼嘯下，即將盡數消失。

而就當最後一道幻影消失的那一瞬，李洛三人眼神陡然凌厲下來。

成與不成，就看這一次了。

第五百七十七章改良相術

「魔猿極意！」

當最後一道幻影被敖白的戟光撕裂的那一瞬，孫大聖率先發動了醞釀許久的最強殺招，只見得他的身軀在此時瞬間膨脹起來，漆黑的光澤自皮膚上面擴散開來,看上去宛如是黑色金屬一般。

他體內的鮮血在此時沸騰起來，血液與相力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凝結起來，繼而開始在他的皮膚表面，形成了一道道散發著莽荒之氣的咒紋。

咒紋呈現暗紅色彩，透著無邊的兇煞之氣。

而且，還有幽黑的光澤在其身後凝集延伸,竟是形成了一條漆黑的光尾,宛如猿猴之尾。

孫大聖的雙目,在此時盡數的赤紅，其內有令人心悸的狂暴之意升騰而起。

現在的他，活脫脫的就是一頭遠古兇猿。

那由其體內所散發而出的兇煞之氣，就連一旁的李洛都是忍不住的有些色變。

孫大聖雖然只是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比他要弱上一級，可面對著此時的孫大聖，即便是李洛，都由衷的有一種心悸之感。

「你在院級賽上，是怎麼打敗他的？」李洛看向景太虛，驚訝的問道。

按照他的感應，此時孫大聖的力量，恐怕比他都要更強一籌，而具備這種力量的孫大聖，怎麼會在院級賽上輸給景太虛的？

景太虛聞言，淡淡的道：「他的封侯術並不完整,一旦施展出此術，其自身神智將會被煞氣淹沒,現在的他,就如同一頭沒有智慧的兇猿罷了,只要避其鋒芒，十秒之後，他自然就會從這種狀態脫離出來，然後自身陷入虛弱。」

李洛啞然，道：「我還以為你是正面擊潰他的。」

景太虛嘴角一抽，道：「有更輕鬆的方式，我為什麼要選擇最蠢的一種？」

轟！

而在兩人說話間，孫大聖那赤紅的眼瞳，卻是直接鎖定了前方的敖白，而後他一步踏出，腳下的地面瞬間崩塌，石板直接被其一腳踩得粉碎。

煞風呼嘯，其身影如蠻牛般的衝向了敖白，他也沒有施展任何的相術，只是握著鐵棍，直接就對著敖白胸膛重重的砸了過去。

刺耳的破風聲炸響。

這一棍之下，整條街道都開始崩裂。

一條丈許寬的溝壑,直接將街道一分為二。

孫大聖這一棍之威，看得李洛為之動容，因為他感覺,就算是換作他，若是選擇正面硬接的話，都可能會被孫大聖這一棍所擊傷。

封侯術，果真名不虛傳，即便孫大聖這一道封侯術還並不完整，但其威能，依舊是遠超任何龍將術了。

轟！

不過李洛，景太虛在面對著孫大聖這一棍時或許會選擇避其鋒芒，但此時被詭異飛蛾所操控的敖白，卻並沒有這份理智，他沒有半點的後退，手中三叉戟裹挾著雄渾狂暴的相力，銀光划過半空，似巨龍甩尾，下一瞬直接與孫大聖這驚天一棍，硬憾在了一起。

宛如隕石相撞。

極其狂暴的相力衝擊波以兩人為源頭，驟然橫掃開來。

一道道裂痕，似蜘蛛網一般，對著四周飛快的蔓延。

鐺！

而兩者的衝擊僅僅持續了數息，孫大聖那壯碩如鐵塔般的身軀便是猛的倒飛而出，同時他的身軀開始迅速的縮小，原本狂暴驚人的相力波動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削弱。

那是「魔猿極意」的時間到了。

孫大聖身軀狼狽的倒飛出數十米，撞在了一截斷壁上，一口鮮血噴出。

「交給你們了！」他用盡最後的力氣，咆哮道。

李洛與景太虛沒有時間關注孫大聖的傷勢，因為他們的目光死死的盯著前方的敖白，孫大聖先前那一棍並非是沒有建樹，那道棍影捅穿了敖白的戟光，然後落在了其胸膛上。

所以敖白也是被震退了十數米，在其胸膛處，那銀色的龍鱗破碎了大半。

而且最重要的是，敖白眼瞳中的詭異飛蛾，似乎也是在此時被那股力量震得有些失神，一時間雙翼的扇動都是變緩了下來。

「低階龍將術，天照風魔槍！」

景太虛沒有任何的廢話，手中青色芭蕉扇扇動，一柄能量重槍迅速的凝聚而成，然後伴隨著狂風席捲，帶起刺耳的呼嘯破空聲，趁著此時那詭異飛蛾還處於失神狀態中，快若奔雷般的對著敖白的胸膛位置轟擊而去。

「李洛！」

與此同時，景太虛暴喝一聲，這是在催促李洛也立即施展攻勢，與他的攻勢前後呼應，因為憑藉他一人的攻擊，不可能擊破那層「龍鱗真甲」。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在此時毫無保留的運轉而起，他的手掌緊握玄象刀，刀刃之上似是有玄芒吞吐不定，下一刻，有波光粼粼的刀光凝聚而成。仟仟尛說

景太虛見狀，眉頭就是一皺，忍不住有些失望的道：「千流水刀術？你果然沒修成龍將術！」

先前李洛那般自信，景太虛還以為他藏了一道龍將術，但眼下看這模樣，李洛所施展的還是那一道他見過許多次的「千流水刀術」。

這一道相術威力固然不錯，但是終歸只是虎將術罷了。

雖說李洛自身實力出眾，在其雙相之力以及肉身力量的加持下，即便是這道虎將術，也能夠爆發出極為驚人的威能，但眼下他們面對的對手，可不是同階之人，而是此次聖杯戰二星院中的最強稱號獲得者。

對於景太虛的失望，李洛猶如未聞，他盯著那在刀刃之上迅速凝鍊而出的刀光，刀光波光粼粼，猶如浪潮划過海面時所帶起的一縷水線。

千流水刀術是一道高階虎將術。

也算是如今李洛所修煉得最為爐火純青的相術，而且他這一道「千流水刀術」的威力，因為光明相力的融合，這使得其內的水相之力的流動速度更快，從而加強了其切割力。

而隨著李洛對於「千流水刀術」的感悟加深，他一直都在嘗試繼續的改造這道相術。

若是旁人知曉他一個小小的相師境竟然抱著改造相術的野心，怕是忍不住要嗤笑，但李洛卻並不在意，他在相術上面的天賦，就算是姜青娥都為之讚嘆過的，當年初進南風學府，眾人相宮皆是未開時，他便是憑藉著相術天賦，成為了學府最耀眼之人。

「千流水刀術是以水相之力的流動來形成的切割力，其內流速越快，力量就越強...」

「然而直線刀芒形態，卻並非是流動的極致。」

「改變刀芒形態極為困難，但此術中我融合了光明相力，光明相力無形而變化多端，所以我完全可以藉助光明相力來形成其內的無數通道，改變刀芒形態。」

李洛的眼芒在此時瘋狂的閃爍著，同時心中冒出了無數此前早就有所推衍的想法。

最終，他眼神一凝，不再猶豫。

體內的光明相力在此時盡數的流淌而出，灌注進了刀身上漸漸凝聚的刀芒之中，同時他心念一動，這些光明相力開始在刀芒內形成了無數孔洞的通道。

這一步，他已經經過許多次的試驗了，所以也算是順利。

接下來，便是改變刀芒形態。

李洛五指伸出，猛然握攏。

只見得那一道如直線般的水流刀芒，竟然是在此時開始緩緩的彎曲，彎曲的弧度越來越大，最後那首尾，直接硬生生的連接在了一起。

直線的水流刀芒，在這一刻，扭曲成了一道...圓形的刀輪！

當連接的那一瞬，其內的光明通道也是直接連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個圓滿的循環，頓時其內水相之力的流動開始變得生生不息，那一瞬，眼前的刀輪，猛然間爆發出了嗡鳴之聲。

一道道刀光環繞四周，瘋狂的的轉動，那所形成的切割之力，竟是連虛空都是被刮出了細微的痕跡。

那一旁親眼注視著這一幕變化的景太虛，頓時滿眼的駭然。

因為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李洛此時那一道刀輪的威力，突然間暴漲了。

這，這還是千流水刀術嗎？！

那刀光轉動的嗡鳴聲，他仿佛是隱隱聽見了若有若無的龍吟聲？！

「我的確還沒修煉龍將術。」

李洛迎著景太虛駭然的眼神，淡淡一笑。

「不過我這改良的虎將術，似乎也不遜色於真正的龍將術吧？」

景太虛心頭震顫，滿眼的不可思議，李洛這傢伙，竟然開始改良自創相術了？這是相師境做的事嗎？

然而，李洛卻沒有時間在意他的驚駭，他手掌緊握玄象刀，那一輪刀輪於刀尖高速的轉動，下一瞬，李洛一步踏出，手持玄象刀猛然斬下。

嗡！

虛空震蕩。

刀輪破空而出，腳下的大地瞬間被切割撕裂開了一道深不見底的光滑痕跡。

刀輪映照在李洛的眼瞳，他面露微笑。

「敖白學長，試試我這新相術，我把它叫做...」

「千流水刀輪。」

第五百五十一章破局的李洛

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

書友們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最新劇情，快來~~起#點-讀-書-，一起參與進來吧！

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轟隆隆！

雷鳴山山巔，狂暴的雷霆能量肆虐著，一道道雷霆巨蟒裹挾著兇悍氣勢，連綿不斷的對著高空的三道人影轟擊而去。

連虛空都是被轟得扭曲起來。

長公主，秦嶽，趙北離三人傾盡全力的抵禦著，他們的面色有些凝重，雖說雷鳴樹的攻擊並沒有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威脅，但對方藉助著雷雲中的雷霆能量，卻是將他們死死的纏住。

面對著雷鳴樹這種攻勢，他們也只能不斷的防守著，根本沒有反撲的餘力。

「兩位，先前青娥給我傳音，李洛似乎是找到了破局之法，我們儘量多拖延一些時間。」長公主手持青玉權杖，在其身後，七顆璀璨的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磅礴的能量，她衣袂飄飄，如綢緞般的長髮隨風而動，顯得有些颯爽。

此時的她，也正在與秦嶽，趙北離二人傳遞著信息。

「李洛？」

聽到此話，秦嶽，趙北離皆是一愣：「那個一星院的李洛？」

第一時間，他們心頭就升起一些荒繆的感覺，眼下的局面連他們三位天珠境都感到棘手，這一個小小相師境，又能如何？

對於兩人的驚愕，長公主也略微有點尷尬，因為她在收到姜青娥傳信時，也是感到錯愕，這倒不是看不起李洛，而是因為眼下的局面對於一個相師境而言，的確是難

第五百五十二章雷王潭

李洛與鹿鳴順著階梯而行，如此不知道走過多少梯，那昏暗的前方終於是出現了光亮，兩人對視一眼,加快腳步，自那光亮處走進。

眼前的視野瞬間開闊起來。

兩人的視線幾乎是不約而同的看向了下方十數米的位置處，那裡，有著一座銀色的水潭。

不，或許不應該說是水潭。

因為那裡面的並非是普通的水，而是一種銀色的雷漿,無數雷光從中跳躍出來，化為雷弧，噼裡啪啦的作響。

「這是雷王潭！」

鹿鳴望著銀色水潭，忍不住的失聲，漂亮的眼眸中滿是驚喜之色。

「雷王潭？」李洛神色一動。

鹿鳴有些激動的點點頭，道：「我研究過黑風帝國的雷鳴樹，據說雷王潭才是雷鳴樹最大的好處，這裡的雷漿，是雷鳴樹汲取天地間的雷霆能量日積月累而成，在這黑風帝國，雷鳴山為皇族所有，可普通的皇家子弟，即便立下再大的功勞,也頂多只是獲得雷鳴果而已,唯有能夠登上皇位的那個人，才有資格打開雷鳴樹,進入雷王潭中淬鍊修行。」

「你知道的還不少呢。」李洛驚訝的道。

「因為我自身擁有雷相,自然對於這些與雷霆能量有關的奇特之處都有過了解,而黑風帝國的雷鳴樹就是其中之一，只不過以往黑風帝國從不允許外人進入雷鳴山,所以我也就只能從一些諸國雜談上面看過。」

「據說這雷王潭不僅能夠淬鍊肉身,而且進入其中者，必定能夠煉成雷鳴體！」

李洛聞言，也是忍不住的怦然心動，然後他對著四周拱了拱手，笑道：「多謝樹哥饋贈了。」

顯然，雷鳴樹可沒有人類那般複雜的情感，在它看來，李洛兩人拯救了它，那麼它自然是要盡最大的努力來回報。

李洛與鹿鳴也並沒有墨跡，身影一躍，便是落到了雷王潭之外。

李洛蹲下身子，手掌小心翼翼的摸了摸雷漿，頓時手掌處傳來了酥麻刺痛感，同時他清晰的感覺到手掌處的血肉都是變得活躍起來，仿佛是在歡呼雀躍。

「真是好東西。」李洛驚嘆，僅僅只是摸了一下，自身血肉就能夠有如此劇烈的反應，可見這雷漿對於肉身的錘鍊有多明顯。

「如果在這裡好生淬鍊一番，恐怕下一次再施展第二重象神力時，我的雙臂應該就不至於撕裂成那個樣了。」李洛心中滿是期待,這玄象刀的象神力的確霸道，但對肉身強度要求也很高，如果不是他自身擁有著水相，光明相，木相這三種自帶治療的相力，恐怕他的雙臂早就保不住了。

但這種以治療的方式來抗衡象神力對肉身帶來的負荷終歸不是長久之道，所以

增強肉身，本就是李洛一直迫切想要做到的。

而雷王潭，則是極其契合他的要求。

「李洛，此次倒是多謝你了。」一旁，鹿鳴的眸光終於從雷王潭上收了回來，她視線轉向李洛，有些微微不太自然的表達著感謝。

鹿鳴心知肚明，此次跟隨李洛進入到雷鳴山深處，算是讓她平白的混了一個大機緣，畢竟「雷王潭」對於她這種自身擁有著雷相的人來說，意義或許比李洛要強烈許多。

所以她感覺自己欠了一個人情。

但她自身性格又是屬於那種比較冷的一種，這種當面道謝，還是讓得她有些難以啟齒。

面對著鹿鳴的感謝，李洛卻是擺了擺手，笑道：「不必覺得自己虧欠我，你也幫了我，如果不是你，我說不定也栽了，咱們只是互相合作而已。」

「如果你實在覺得有點感激，那就不要再記恨我之前下毒的事情就行了。」

鹿鳴臉頰微紅，也就不再多說什麼。

「那我要下去了。」她說著。

「等等。」

聽到李洛的話，鹿鳴疑惑的看來。

李洛認真的問道：「不用脫衣服吧？這感覺像是在泡澡一樣。」

鹿鳴白皙的臉頰一紅，沒好氣的撇嘴道：「做你的美夢呢。」

而後便是率先邁開長腿，直接是走入到雷王潭中，尋了一處，盤坐下來。

隨著鹿鳴的入池，她所在的那片區域的雷漿也是湧動起來，仿佛是黏液一般，一點點的將她纖細的嬌軀所覆蓋，其上雷光瘋狂的跳躍，發出噼裡啪啦的聲響。

但鹿鳴的神色卻是頗為的平靜，仿佛對此並沒有什麼感受。

李洛見狀，這才放心的走到另外一片區域，直接跳了進去。

噗通。

雷漿濺射，李洛的身子頓時被雷漿盡數的淹沒。

然後他就感受到一股狂暴的雷霆能量此時直接自其周身無數毛孔蜂擁而進，那一瞬間，李洛頭髮瞬間豎起，一種極端刺痛的感覺從周身爆發開來，直接是令得措手不及的他慘叫了一聲。

雷霆能量瘋狂的在血肉中跳動，那種滾燙，灼熱而狂暴的感覺，雖然令得血肉也是在激烈的回應著，可那種痛苦，也倍感酸爽。

「被耍了！」

李洛齜牙咧嘴，明明這雷王潭中分外痛苦，但鹿鳴剛才還裝出一副平靜的模樣，這顯然是誤導了他。

而李洛這邊的動靜，也是令得鹿鳴睜開眸子看了一眼，她的眼神有點疑惑，這傢伙怎麼一副掉進油鍋的模樣？明明她這邊僅僅只是感受到一點酸麻的感覺而已啊？

但看李洛的痛苦，似乎也不是裝出來的。

於是鹿鳴掃了一眼這雷王潭，或許是因為自身擁有著雷相的原因，她發現似乎許多雷霆能量在如電蟒般的湧動，而湧去的方向，就是李洛所在的位置。

一道道雷蟒在李洛所在的位置匯聚，變得異常的璀璨奪目，而李洛，則是被這些雷光盡數的覆蓋，籠罩。

見到這一幕，她頓時明白了什麼。

當即眸子有些羨慕的看了慘嚎中的李洛一眼。

「這雷鳴樹，還真是賞罰分明呢。」

湧向李洛那邊的雷霆能量無疑更為的雄厚，而在這裡，能夠操控雷王潭能量的，只有雷鳴樹，顯然，雷鳴樹也知曉，此次的救援，李洛的作用比鹿鳴更強，所以給予的饋贈也更為的豐厚。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傢伙。」

鹿鳴嘀咕了一聲，雖然此時的李洛可能遭受的痛苦更強一些，但那最後所得到的好處，無疑也將會遠超她這邊，如果雙方可以交換的話，鹿鳴會毫不猶豫的去承受那種雷霆淬體的痛苦。

但顯然，這份痛苦不是誰想要就能有的。

所以鹿鳴也就不再多想，而是閉攏眼眸，開始享受自身即將得到的饋贈。

...

第五百七十八章聯手制敵

嗡！

幽黑的槍影貫穿虛空，帶起尖銳刺耳的破風聲，沿途音爆不斷，一層層的氣浪於其後不斷的湧現。

正是景太虛所施展的「天照風魔槍」。

趁著敖白眼瞳中那詭異飛蛾被先前孫大聖狂暴一棍轟得有些遲滯的破綻,槍影瞬息而至，直接是精準的轟擊在了敖白胸膛處。

那裡的銀色龍鱗已是被孫大聖驚天一棍打碎了一些。

而天照風魔槍則是將這種破壞程度更加的擴大化，只見得一片片由相力凝聚而成的銀色龍鱗紛紛破碎，但龍鱗之下，依舊是有銀光閃爍，仿佛是一道道銀色絲線交織，顯露出極強的韌性。

敖白以虛將境的實力施展出來的防禦性龍將術，對於李洛，景太虛他們這種化相段第四變的人來說,的確是麻煩至極。

不過，也就是在此時，李洛的攻勢，呼嘯而至。

那是一道划過虛空的刀輪。

刀輪波光粼粼，宛如是流水所化，但卻顯得極為的璀璨與奪目，仿佛是其內蘊含著星辰大日一般。

刀輪釋放出了極為驚人的凌厲刀光，在刀輪高速的旋轉下,那種刀光的切割力更是達到了一個相當驚人的層次，此時這刀輪的威力，怕是不遜色於任何低階龍將術！

刀輪的速度也極快，一閃之下，便是撕裂長空,然後狠狠的斬在了敖白胸膛之處。

吱吱！

刺耳的聲音與火花同時的出現。

只見得敖白胸膛處的銀色龍鱗瞬間被切割開來,龍鱗破碎,其下的那些銀色相力所形成的絲線，也是在那驚人的切割力下紛紛的斷裂。

如此驚人的攻勢,也讓得敖白自身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一聲咆哮，只見得其身軀上銀光流動，周身的銀色龍鱗紛紛化為銀色光線對著胸膛處匯聚而來，試圖將波光粼粼的刀輪阻擋而下。

兩股力量兇狠的碰撞，一波波相力震蕩，引得那裡的虛空都是出現了許些的扭曲之狀。

「鹿鳴！」

李洛見到這一幕，卻是神色一喜，他已經將那保護著敖白周身的銀色龍鱗全部逼到了一起，而此時的敖白身軀其他位置，則是失去了銀色龍鱗的保護，這顯然就是他們所等待的機會。

而李洛的低喝聲剛剛落下，只見得敖白不遠處的陰影中，一道雷光猛的閃現。

鹿鳴顯然早就對此做好了準備，只不過之前她對於李洛三人打破敖白的「龍鱗真甲」其實並沒有抱太大的期望，畢竟她很清楚他們與敖白之間的差距，虛將境的實力論起相力雄厚程度，跟李洛這種化相段第四變比起來，真的強了太多。

即便三人都是東域神州一星院中最為出類拔萃之人，但人家敖白，同樣也是二星院的最強稱號獲得者。

但最後的結果,有些出乎她的意料。

李洛那最後一擊，比他之前任何一次的出手，都要來得更為的強悍！

「這個傢伙，竟然能夠改良相術...真是好驚人的相術天賦。」

鹿鳴心思轉動，其實改良相術她並不陌生，因為她自身也是雙相者，所以明白一種相術中如果有兩種相輔相成的相力配合的話，的確是能夠將這道相術的威力提升數成，但李洛這一次的改良，卻是幅度相當之大，他甚至都改變了相術的形態。

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已經勉強算是一種全新的相術了。

鹿鳴心緒流動，但她的出手卻是沒有半點的遲緩，當李洛的刀輪逼得敖白周身的銀色鱗甲匯聚一處時，她的倩影已是出現在了敖白右側。

而後其纖細雙指並曲，指尖有雷光纏繞，猶如是雷霆指印一般，直接對著敖白咽喉右側的位置暴刺而去。

這一指若是落下，定然能夠截斷那詭異飛蛾對敖白的控制。

但是，就在此時，敖白眼瞳中的詭異飛蛾猶如受到了什麼刺激，突然劇烈的扇動起雙翼，而後有一縷血光流轉而出，從敖白的眼角射出來，直接與鹿鳴的雷霆指光相撞。

嗤！

碰撞的瞬間，血光顯露出了不俗的威力，竟是瞬間就將鹿鳴的攻勢化解，同時血光仿佛具備著強烈的腐蝕性，然後傾灑到了鹿鳴身軀上。

詭異飛蛾的突襲，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這一幕，也令得不遠處的李洛與景太虛面色大變，如果鹿鳴被重傷，那麼他們此次的計劃，也就算是徹底失敗了。

嗤嗤！

血光沾染上了鹿鳴的嬌軀，然而下一瞬，她的身影突然變得虛幻起來，直接憑空的消失。

竟然是一道幻影！

李洛與景太虛心頭皆是一震。

鹿鳴這是虛晃一槍，騙過了飛蛾最後的防護手段！

轟！

與此同時，敖白的左側，一道倩影纏繞著雷光閃現而出，她雙指並曲，這一次，卻是趁飛蛾無法回神的瞬間，那雷光雙指，直接點在了敖白太陽穴之處。

轟隆！

指尖有雷光暴閃，雷鳴聲大振。

雷霆相力自敖白太陽穴處直接滲透進其雙目之中，下一刻，敖白的眼瞳中傳出了悽厲的嘶鳴聲，李洛與景太虛能夠清晰的看見，那其中存在的詭異飛蛾在此時瘋狂的震顫起來，一縷縷的雷光纏繞在其身上。

這詭異飛蛾雖然有著操控之力，但其自身顯然頗為的脆弱，一旦被力量波及其本體，它也只能坐以待斃。

於是，數息之後，詭異飛蛾再也承受不住那一縷雷霆相力的轟擊，直接是憑空的破碎開來，化為了血色的粉末。

這些粉末順著敖白的眼角流淌下來，化為滲人的血淚。

鹿鳴飄身後退，美眸緊張與戒備的盯著突然間停滯起來的敖白。

李洛與景太虛也是保持著警惕。

在幾人戒備的注視中，敖白眼中的血紅粉末倒是盡數的流淌了出來，下一刻，他突然一口鮮血狂噴而出，面色瞬間變得慘白起來。

「幾位，給你們添麻煩了。」

而後有沙啞的聲音，從他的嘴中傳出來。

李洛四人望著敖白那漸漸恢復清明之色的眼睛，倒是忍不住的鬆了一口氣，看樣子敖白似乎是恢復了過來。

不過李洛還是保持著謹慎，笑道：「敖白學長，此事與你無關，那飛蛾太過的詭異，誰也避免不了，不過為了保險起見，我建議敖白學長暫時不要動，停在那裡休養就好。」

敖白聞言，苦澀的一笑，道：「李洛學弟的謹慎是有必要的，放心吧，我現在相力消耗嚴重，也動彈不了。」

先前他雖然是被操控狀態，但也能夠看見李洛他們的戰鬥，為了將他制服，李洛四人顯然也是傾盡了全力，這才險險得手。

景太虛，孫大聖，鹿鳴三人也沒有說話，顯然對於李洛的謹慎他們都很贊同。

「接下來還有三顆淨化靈珠，此事就要麻煩四位了。」敖白就地坐下來，三叉戟也被他收起。

「敖白學長等我們的好消息就行。」

李洛笑道，然後對著三人使了一個眼色，於是四人便是繞開了敖白，沒有過多的停留，皆是趕緊對著下一個淨化靈珠的布置點疾馳而去。

...

「咦？」

高塔上，一直關注血尾異類那邊的赤甲身影突然發出了一道驚咦聲，而後他的目光投向了城中的某處，那面甲下的眼中掠過驚訝之色。

「鬼蛾被滅了？」

「那四個相師境的小子，竟然解決了一名虛將境？」

赤甲人影嘖嘖說道：「不愧是各大學府中的頂尖精英呢，還真是潛力不小。」

不過他也沒有過多的動作了，因為他自身並不能離開高塔，他需要在這裡為之後的謀劃做好準備。

所以他只是漠然的一笑，收回了目光。

「也罷，拖延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再持續下去，那八個天珠境的小子，恐怕也快頂不住了。」

第五百七十九章反撲時刻

赤石城的上空，一波波驚天動地的能量風暴不斷的橫掃開來，在那種級別的風暴下，整個城市仿佛都是在顫抖。

高空的大戰,極其的激烈。

八位天珠境的頂尖學員傾盡全力的在阻攔著那血尾異類，在他們的身後，璀璨的天珠耀眼異常，吞吐著天地能量，氣勢驚人，然而即便如此,任誰都看得出來,在雙方的交戰中，血尾異類處於絕對的上風。

此時的八人中，類似藍瀾，長公主，宮神鈞這般實力最強的倒是還好說，可類似秦嶽，趙北離等人，身上卻是開始出現了傷勢。

秦嶽最慘，一條血淋淋的傷口撕裂了衣衫，從右肩拉扯到小腹的位置,這傷口異常的猙獰，而且在那傷口處，仿佛可見詭異的血紅毛髮在蠕動著，這是來自血尾異類那條詭異的血淋淋尾巴,這些血紅毛髮在阻攔著秦嶽傷勢的自愈，同時也給他帶來了極大的痛苦,此時的他,面色蒼白，滿頭的冷汗。

但為了不拖後腿，他則是咬牙硬撐。

而長公主等人也是明白他的處境，所以倒是主動的為他遮蔽了許多的攻勢，以免他這邊被血尾異類當做突破點，如今他們八人聯手本就處於劣勢，如果有人被重傷出局，其他人無疑將會面臨更大的壓力。

高空中，長公主嬌豔的臉蛋布滿著凝重，她手持青玉權杖，道道青光匹練不斷的呼嘯而出，青光內，有青鸞光影成形，裹挾著驚人氣勢，不斷的對著血尾異類攻去。

然而她的這些攻勢，皆是被那血淋淋的尾巴一掃即散。

望著血尾異類那不斷傾灑著鮮血的巨大尾巴，長公主的眼中閃過濃濃的忌憚之色，那血尾似乎就是血尾異類的力量源泉，其上流淌的鮮血充滿著極其霸道陰毒的力量，若是被侵入體內，連肉身都會被侵蝕,難以化解。

每一次當那血尾掃過時,他們八人皆是會狼狽的躲避。

「這種局面，可不能持續太久了...」

長公主秀眉緊鎖，眼下他們八人基本都是處於防守的局勢，這倒不是說他們無力進攻，只是他們在等待一個時機。

那個時機，就是淨化節點的形成。

那時，血尾異類將會被淨化節點所壓制與削弱，那就是他們最好的反撲機會。

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須抓住機會果斷的斬殺血尾異類。

不然越是拖下去，局面對他們越是不利。

長公主在繼續發動攻勢的同時，眸光則是掃過城內的一些方向，當她在見到那一顆顆冉冉升起的淨化靈珠時，狹長鳳目中有著一抹欣慰之色浮現。

「李洛這小子，倒真是讓人放心。」她紅唇微挑，輕輕一笑，臉蛋嬌豔明媚。

此前敖白的變故，早就被他們這些隊長所察覺，剛開始時他們都有些驚怒，畢竟誰都沒想到身為二星院中最強的人，竟然會莫名其妙的被操控，而身為虛將境的敖白，對於李洛四人來說，無疑是攔路虎。

若是李洛他們在那裡被阻攔太久，甚至會影響到他們這邊的戰局。

可他們都被血尾異類死死纏住，自顧不暇，自然也沒有餘力去幫助李洛四人，所以只能祈禱他們自求多福，可誰一開始又能想到，最終的結果，竟然是敖白被李洛四個一星院的學員給解決掉了。

雖說這之間有種種限制的緣故，但李洛四人無疑是給了他們一個極大的驚喜。

按照現在他們的進度，淨化節點應該很快就能夠成形了。

嘻嘻！

而就在長公主心中為此而欣喜的時候，突然高空上，那血尾異類紅唇中發出了柔媚的嬉笑聲，這嬉笑落入人耳是那樣的動聽，可在場的眾人，卻是聞之色變，一個個都是身軀緊繃起來，周身相力瘋狂湧動。

因為從先前的交手中他們已經是摸清了這血尾異類的規律，每當她發出這樣的嬉笑聲時，就是其力量爆發的時刻。

「小心，它察覺到了淨化節點的成形，可能要試圖衝破我們的阻攔了！」藍瀾疾聲厲喝。

其他七位隊長頓時心頭一凜，身後旋轉的天珠頓時爆發出璀璨的光芒，天地能量滾滾而來，仿佛是在他們的身後形成了不同色彩的能量洪流，一股股強大的威壓盤踞高空。

與此同時，血尾異類身後巨大的血紅尾巴輕輕一擺，只見得有一縷縷血光從中升騰而起，最後在血尾異類的身前，凝聚成了八顆血紅的骷髏頭。

骷髏頭於高空遊蕩，發出了刺耳的嘎嘎聲，空洞的眼眶中，燃燒著血紅的火焰。

那火焰燃燒得越來越旺盛，最後轟的一聲，將骷髏頭點燃，而後八團鮮紅欲滴的骷髏火球破空而出，直接對著高空中的八位隊長呼嘯而去。

面對著那撲面而來的骷髏火球，即便是連藍瀾面色都是忍不住的一變，因為他能夠感覺到那骷髏火球中蘊含著何等可怕的力量。

八位隊長沒有任何人敢心懷小覷，他們毫不猶豫的催動了體內所有的相力，迎向了那呼嘯而來的骷髏火球。

數息後，雙方悍然相撞。

轟轟！

肉眼可見的能量衝擊波與高空上肆虐開來。

八名隊長皆是被震得氣血沸騰，面色劇變。

不過在他們的全力相迎下，倒是勉強將骷髏火球給擋了下來。

而就在他們為此鬆一口氣的時候，秦嶽所在的位置，他面前的那團鮮紅火球內的骷髏，卻是突然發出了桀桀怪笑聲，而後骷髏嘴巴猛的張開，一截乾枯而漆黑的指骨，滴落著黑色的黏液，快若奔雷般的射出，直指秦嶽眉心。

突如其來的襲擊，讓得秦嶽面色驚駭欲絕，顯然，那血尾異類也是察覺到他這邊傷勢最重，所以將他作為了突破點。

「秦嶽，小心！」

此時其他人也是察覺到了這邊的變故，頓時皆是駭然出聲。

可他們自身都被骷髏火球所纏，根本無法給予援手。

在那關鍵時刻，秦嶽忍耐住內心的驚慌，猛的一咬舌尖，頓時一道血箭裹挾著相力化為箭矢破空而出，箭矢速度極快，與那自骷髏嘴中射出的漆黑指骨相撞。

嗤！

然而相撞的瞬間，血箭雖然將漆黑指骨融化了許多，可卻並未完全的將其力量化解。

於是，失去所有防護手段的他，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漆黑指骨對著其眉心射來。

這種時間，連捏碎靈鏡都不夠了！

難道今日他秦嶽，就得死在這裡了不成？

而就在秦嶽為之絕望的那一刻，突然其身後有耀眼光芒綻放，只見得一柄燃燒著光明火焰的重劍自秦嶽肩膀上方穿透而來，重重與那已經被秦嶽消耗了許多力量的漆黑指骨相撞。

鐺！

金鐵聲響起。

兩股力量瘋狂的對碰在一起，互相侵蝕。

光明火焰升騰，嗤嗤聲中，只見得那漆黑指骨就開始迅速的消融，最後化為一縷黑煙，憑空散去。

劫後餘生的秦嶽冷汗淋漓。

長公主等人卻是大喜，目光看向秦嶽後方，只見得一道纖細身影踏空而來，綻放璀璨光明，驅逐著漫天惡念之氣。

正是姜青娥！

顯然，她已經解決了城內的其他異類，然後開始支援他們這邊了。

姜青娥玉手一握，重劍落回手中。

一旁，驚魂未定的秦嶽感激的道：「姜學妹，謝謝你出手相救！」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一片平靜，她眸光看向其他幾名隊長，道：「諸位，時候差不多了。」

聽到她此話，眾人心頭頓時一動，似是有所察覺的將目光投向了城內的某個方向。

只見得那裡，一顆淨化靈珠緩緩的升起。

那是最後一顆淨化靈珠。

而當這顆淨化靈珠升起時，頓時爆發出一道道的淨化光線，這些光線穿梭在赤石城內，將一顆顆淨化靈珠盡數的連接起來。

下一刻，磅礴的淨化光芒如月光般的傾灑下來。

然後這赤石城內的無數幻境，都是在此時開始迅速的融化。

繁華喧囂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那枯骨雜草遍布的廢墟之城。

對於這一幕，眾人心情格外的複雜，沉重的同時，又是重重的鬆了一口氣。

因為淨化節點成形，那就代表著他們的反撲時機，終於來到。

第五百五十三章雷霆熔爐

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

有話想對作者說？來⊙起?點讀書評論區，作者大大等著你！

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當鹿鳴再次睜開眼時，覆蓋她嬌軀的雷漿已經盡數的褪去，她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此時自己體內的諸多變化，而最為明顯的，無疑就是變得更為柔韌與強悍的身體。

她好奇的抬起纖細的手，白皙嬌嫩的雙手顯得格外的精緻，五指輕輕握攏，頓時有一股強橫的力量在血肉，經脈中流淌，她一拳轟出，拳風中仿佛都是帶著淡淡的雷光，發出了細微的轟鳴聲。

鹿鳴低頭，雷漿倒映著她那嬌美的臉龐，只見得一對漂亮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著雷光在跳動。

「雷鳴體...」

鹿鳴唇角微翹，她手掌按在了胸部的位置，此時在身體的這個位置，有雷光凝聚，若是仔細內視的話，則是會發現，雷光之中，仿佛是存在著一座小巧而精緻的雷霆熔爐。

這座雷霆熔爐，就是雷鳴體的源頭。

一旦將其催動，雷霆熔爐就將爆發雷鳴，這種雷鳴音波將會在瞬息間傳遍身體的每一個角落，而體內的血肉，經脈，內臟，骨骼皆是會在雷鳴聲獲得短暫而巨大的增幅，這就是雷鳴體的來源。

鹿鳴自雷王潭中走出，雷漿則是沿著纖細的身形滑落下來。

她走出雷王潭後，長身而立，然後眸光就看向了李洛那邊，卻是發現此時的李洛已經被無數雷光包裹，那雷光異常的璀璨，仿佛是一個雷

第五百八十章隊長攻勢

嗡嗡！

當那磅礴的淨化之力形成光圈，一波波的擴散開來，最後直接是覆蓋了整座城市時，赤石城內的繁華與喧囂在消退，那巍峨的赤紅城牆，也是迅速的變得殘破與斑駁。

短短數息的時間，那原本還充斥著沸騰人氣的城市，便是變成了一座陰冷的死城。

滿城扭曲的枯骨，顯露著此處曾經爆發了何等殘酷的景象。

一座四面透風的殘破建築屋頂上，李洛眼神複雜的望著四周變幻的場景，此時在他的頭頂上方，一顆淨化靈珠綻放光彩，同時連接著城內的諸多淨化靈珠，隨著這些淨化之力不斷的連接，淨化節點也在此時即將成形。

「據說這赤石城繁盛時，有數百萬人。」鹿鳴輕聲道。

即便是大條的孫大聖，此時都是沉默下來，那數百萬人，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這城中的累累白骨。

這些異類，真的是兇殘冷酷到了極點。

「今日這裡，也是那畜生的埋骨之地。」李洛抬起頭，望向高空那處將會決定最後結果的戰場，此時伴隨著淨化節點的成形，城內的幻境也隨之消散，在這般磅礴的淨化之力下，即便是那大天災級異類，也將會受到壓制與削弱。

這將會是八位隊長最好的反擊機會。

先前八人雖說血尾異類壓製得極為的狼狽，這倒也不是他們完全無法抗衡，而是因為他們在等待時機。

而現在，時機來了。

...

赤石城上空。

當淨化之力磅礴湧動時，血尾異類頓時爆發出了暴怒的咆哮聲，那嬌媚的臉蛋頓時變得怨毒與扭曲起來，那原本誘人的櫻桃小嘴在此時竟是緩緩的裂開，可愛的貝齒銀牙更是漸漸的變得細密尖銳，有粘稠的鮮血順著不斷的滴落下來。

那血淋淋的巨大尾巴，也仿佛是受到了某種壓制，頓時變得萎靡了許多。

「各位，我們的機會只有一次。」

藍瀾在此時開口了，他目光銳利的鎖定血尾異類，雙手合攏，指尖印法頓時變幻起來，化為一道道的殘影。

「不要再留手了，拿出你們最強的手段吧。」

聽到藍瀾的話語，高空中，其他七位隊長似也是在此時鬆了一口氣。

「再拖下去的話，我怕是連施展最後攻擊的力量都快沒了。」秦嶽苦笑著。

「龍將術，萬山靈訣。」

他雙手合攏，直接將自身最強的手段施展而出，只見得磅礴相力如洪流般呼嘯，直接於其上方的虛空處，形成了一座約莫百丈左右的暗黃色山嶽，山嶽似是散發著無邊沉重

之力，引得虛空都是在震蕩。

「龍將術，玄明離火。」

趙北離面龐上玄光流動，最後嘴巴一張，一團深藍色的火苗緩緩的飄出，頓時間，天地間溫度大漲。

「龍將術，獅魔拳！」

廉鬃狂笑，拳影震空，帶起了驚天動地的獅嘯之音，拳風之間，可見一頭巨大的黑色獅子踏空而來，散發著滔天兇戾。

「龍將術，青鸞劍訣。」

長公主玉手握著青玉權杖，無邊的青光如潮水般的蔓延而出，青光之內，一朵青色劍蓮徐徐的生成，蓮花之瓣轉動間，無邊劍氣衝蕩虛空。

宮神鈞神色平靜，不起波瀾，他雙指並曲，指尖似是有銀色的相力勾勒，然後形成了極為精妙的相力符文，這直接是令得其雙指猶如是玉化了一般，晶瑩剔透：「龍將術，碧玉分海指。」

各大隊長皆是施展出各自早就醞釀許久的殺招，當然最不可忽視的，還是那位於後方一點位置的藍瀾，因為在其身後，那道巨大的神秘影子，再度裹挾著一種莫名而浩瀚的威壓，出現在了這天地之間。

面對著八大隊長暴起的殺招，即便是那血尾異類，此時都是眼瞳劇烈的一縮，身後血淋淋的尾巴呼嘯轉動起來，漫天血雨開始降臨。

「動手！」

伴隨著長公主一聲嬌喝，隊長們那氣勢兇悍的攻勢瞬間發動，頓時間天地間能量激蕩，尖銳刺耳的破風聲響徹不停。

嘻！

血尾異類爆發出尖嘯聲，下一瞬，漫天血雨匯聚而來，直接是在它的腳下化為了一片翻滾的血海，血海之內，似是有無數人影沉浮，他們在其中發出絕望的慘嚎聲，看那模樣，似乎正是赤石城的城民。

血海顯然具備著極其恐怖的侵蝕之力，其所存在的那一片區域，連天地能量都是紛紛被腐蝕，繼而化為一種詭異的血紅能量。

血尾異類尾巴一掃，捲起滔天血浪，以一種遮天蔽日之勢呼嘯而下，而後與數位隊長的驚天攻勢悍然相撞。

撞擊的那一刻，天地間的能量都是暴動了起來。

難以想像的能量衝擊波，一道道自高空上橫掃開來，有餘波自上方滲透下來，頓時將這座本就殘破的城市更是摧毀得瀕臨徹底損毀。

李洛等人趕緊躲到斷壁後面，面帶震動之色的望著天空上那恐怖的交戰。

這就是天罡將階高手的戰鬥嗎，如此聲勢，比起他們這些相師境，不知道強盛了多少倍。

「天珠境罷了，待得往後我也入四星院時，說不得有那機會衝擊一下天相境，在這東域神州的聖學府記錄上留下一筆。」景太虛淡淡的聲音中顯露

出許些的傲氣。

「一個虛九品而已，還敢說這種狂妄之話，你把姜學姐放哪去了？人家堂堂九品光明相，難道你還能破她的記錄不成？」鹿鳴不客氣的譏諷道。

景太虛頓時啞火，有些鬱悶，他倒是差點忘了這一茬。

這一代的聖杯戰中，可是還有一個貨真價實的九品相呢！

「據說天珠境與天相境是一個門檻，東域神州諸多聖學府，卻從未出現過在學院時就突破到天相境的學員，由此可見天相境的晉入是需要何等的天賦與資源。」李洛感嘆一聲，說道。

「天相境畢竟是封侯前的最後一個境界，故而也有著「小侯境」之稱，難以晉升也是正常。」孫大聖說道。

「聽說那些內神州的聖學府中，似乎時不時的會出現那種在四星院時就踏入天相境的巔峰學員。」鹿鳴有些羨慕的道。

李洛輕輕點頭，那所謂的內神州繁盛無比，得天獨厚，東域神州這種外神州與之相比，恐怕只能說是貧瘠二字，在那種級別的修煉條件以及資源加持下，學員的成就自然也比他們更強。

這一點是天生的，羨慕不來。

不過四星院的天相境，以姜青娥自身的天賦，即便是在聖玄星學府，也未必沒有衝擊的可能，甚至連他...只要等他踏入地煞將階，將第三道後天之相填入最後一個空相，三相加持之下，他的修煉速度恐怕不會弱於真正的九品相。

到時候，說不得連他都能去嘗試一下。

轟轟！

而當他們在這裡閒聊的時候，天空上的能量震蕩愈發的恐怖，天地間狂風大作，其間夾雜著狂暴的能量，宛如刀鋒一般，令人不適。

四人驚悸的目光看去，只見天空上那肆虐的血海直接是硬生生的吃下了數道恐怖的攻勢，不過血海也並非是完好無損，此時其規模比起先前，明顯的縮水了數成。

那血尾異類的氣勢，也是不如此前那般兇威滔天了。

「藍瀾學長的明王三拜要發動了。」景太虛突然說道。

李洛心頭一動，目光一轉，看向了天空一處，只見得那裡，藍瀾身後的神秘影子愈發的清晰，一股似是至尊至貴的氣息，緩緩的散發出來，這一瞬，似乎天地都將會屈居其下。

王者之影！

藍瀾的一縷頭髮，在此時轉為灰白之色。

而他的面色卻是異常漠然，然後他遙遙的對著血尾異類，緩緩的彎身。

其身後至尊至貴的神秘影子，也是隨著他，一點點的彎下腰。

轟隆！

這一瞬，天地震動了。

第五百八十一章聯手斬魔

當藍瀾身後那道神秘的影子彎身的那一瞬，所有人都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這方天地間的能量在此時出現了暴動，王者至尊至貴，擁有「位階」，這是一方天地都認可的存在，其「敕言」之力，可謂是言出法隨，可判萬物生死。

雖說藍瀾身後那道神秘影子僅僅只是擁有著一縷王者之氣，但當其彎身而拜時，依舊引得了天地間的某種規則。

這一瞬，天地間的能量仿佛是具備了某種意識一般，紛紛的鎖定了其拜下的源頭...也就是那凌空而立的血尾異類。

一股莫名而無孔不入的威壓，突然於天地間湧現，最後直接蓋壓在了那血尾異類身軀上。

砰！

血尾異類所處的虛空，在此時悄然的震蕩扭曲起來，隱隱間甚至有著許些的裂紋浮現出來，而血尾異類的身軀也是猛的一震，它身軀表面竟是在此時出現了一些裂痕。

嘻！

血尾異類爆發出刺耳的嬉笑聲，但它那眼瞳中，卻是出現了一抹驚悸之意，這股壓迫感，讓它感覺到了一股極為強烈的危機。

這個天珠境人族所施展的手段，竟然能夠重創它？！

這一刻，血尾異類不敢怠慢，先前它抵禦其他人發動的攻勢也消耗了不小的力量，再加上那瀰漫的淨化之力壓制，現在的它，算是狀態最差的時候。

血尾異類背後鮮血淋漓的尾巴在此時猛的擺動起來，有無數血滴從中升騰而起，漸漸的於其上方流動起來，最後竟是形成了一張張血紅而詭異的符篆。

符篆之上，有無數猙獰的鬼臉若隱若現，爆發出悽厲的尖嘯聲。

轟！

此時天地能量已是躁動起來，那血尾異類所在之處，猶如是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帶，諸多天地能量紛紛背離其而去。

而且，這些天地能量還在血尾異類周身數十丈之外，凝結成了一顆顆絢麗的能量光球，光球之內，充斥著屬性不同的能量。

霎那間，血尾異類就仿佛是被漫天能量光球所籠罩。

那一幕，委實壯觀到了極致。

即便是長公主，宮神鈞等人看了，都是眼神忍不住的有些變化，眼中有濃濃的忌憚之色升起，藍瀾這道「封侯術」是他們最為忌憚的底牌，不過此前因為種種原因，藍瀾始終未曾將其展現出來，這無疑是令得長公主他們對其威力心懷疑慮，但此時，這許些疑慮算是徹徹底底的消散了。

因為那漫天的能量光球，即便是他們，都看得頭皮發麻。

這若是一窩蜂的呼嘯下來，恐怕他們傾盡全力也是抵擋不住。

轟轟！

漫天絢麗的能量光球一出現，便是化為一道道流光，宛如隕石墜落一般，直接就對著血尾異類狠狠的砸下。

音爆之聲，連綿不斷的響徹而起。

轟隆隆！

一顆顆絢麗的能量光球呼嘯而下，然後率先轟擊在了血尾異類上方懸浮的一道道鮮血符篆之上，頓時後者激烈的震蕩起來，其上不斷傳出悽厲的聲響，那符篆之上浮現的猙獰鬼臉，則是開始一點點的破碎。

如此狂轟猛炸，看得在場所有人都是狂吞口水。

能量衝擊波於虛空急速的擴散著。

而那鮮紅的符篆，也是在一張張的破碎開來，那血尾異類嬌媚的臉蛋在此時變得異常的猙獰，她身後鮮血尾巴瘋狂的掃動，不斷的掃出一滴滴的血珠升騰而起，與那漫天能量光球形成消耗。

可如此一來，其自身力量也是遭受到了極其嚴重的損毀。

最為明顯的就是其背後的鮮血尾巴，原本百丈的長度，此時已是縮水了一大半。

「可惜，如果藍瀾學長實力能更進一步，說不定就能夠催動明王第二拜，那時，即便是這大天災級異類，也定然難以承受。」在殘破的城內某處，景太虛望著竟然將那漫天能量光球漸漸抵擋下來的血尾異類，忍不住的說道。

「能夠憑藉天珠境的實力，將媲美天相境強者的大天災異類逼成這樣，他已經很厲害了。」鹿鳴感嘆道。

「他這封侯術，比我強大太多了，難怪能夠獲得四星院最強學員的稱號。」孫大聖也是由衷的說道。

李洛點點頭，藍瀾所具備的戰鬥力，的確算是這些年中他所見過的最強天珠境，這一點，恐怕連長公主與宮神鈞或許都要弱他一籌。

「封侯術...竟然如此之強。」

李洛目光眨也不眨的盯著藍瀾身後的神秘影子，眼中有些火熱之意，這種級別的相術，其實他也很想修行，可是想要找到在相師境就能夠修行的封侯術實在是太過的困難了，如果他之後突破到了地煞將階，說不得可以嘗試一下。

畢竟，那時候的他，好歹也勉強算是身懷「三相之力」了吧？

「我們繼續出手，現在的血尾異類也即將油盡燈枯，接下來就看誰的餘力更強了！」城市上空，長公主望著竭力抵抗的血尾異類，俏臉微顯蒼白的沉聲說道。

其他幾位隊長此時相力也是消耗極多，但他們明白，現在就是比拼毅力的時候，說不定就是這最後的隨手一擊，就將會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令得那血尾異類徹底的潰敗。

於是，幾人再度振作精神，催動體內僅剩的相力，化為一道道相力攻擊，自另外的方向對著血尾異類呼嘯而去。

而他們的攻擊，也是讓得此時全力應對漫天能量光球的血尾異類暴躁不已，那眼瞳中閃爍著瘋狂與怨毒之色，而後它催動起變得虛薄許多的血海，血海之中，一條條血紅的尾巴不斷的鑽出來，

（本章未完，請翻頁）

迎上了其他隊長的襲擊。

轟轟轟！

驚天動地的大戰持續著。

雙方此時都幾乎是拼得油盡燈枯，就看哪一方更勝一籌。

李洛等人看得心肝震顫，這大天災異類真是太可怕了，其明明已被淨化節點所削弱與壓制，可依舊是將八位頂尖隊長拖到這種僵持的地步。

「咦？姜學姐要準備出手嗎？」鹿鳴突然驚疑出聲，美眸看向上空。

李洛他們也是連忙看去，只見得戰圈之外的姜青娥，突然在此時嬌軀上有無盡光芒綻放出來，璀璨的光明相力湧動，散發著神聖的氣息。

「姜學姐雖然是九品光明相，但她終歸只是處於地煞將階的極煞境，此時正面插足戰鬥，怕也是力有未逮吧？」景太虛緩緩說道。

李洛聞言，則是一笑，道：「這可未必，畢竟虛九品與真九品之間的區別太過巨大，你覺得不行，說不得只是一葉障目？」

景太虛臉一黑，悶哼一聲，搞得這真九品是你的一樣，有什麼好得意的。

而在他們說話間，天空上的姜青娥體內瀰漫出來的光明相力愈發的磅礴，特別是在其身後，九品光明相衍變而成的九品光明靈使更是栩栩如生，儼然就是另外一個姜青娥，只不過其神情漠然，遠沒有真正的姜青娥來得生動而已。

此時的姜青娥眸光凌厲的注視著戰場中油盡燈枯的雙方，這種級別的戰鬥，尋常極煞境的確不敢插手，因為那狂暴的能量餘波就足以將其震傷，但身懷九品光明相的她，自身底蘊，可遠非普通的極煞境可比。

現在的她，真正戰鬥力，並不遜色一些普通的天珠境。

再加上光明相力對異類的克制，她出手所造成的威懾力，不會比在場這些隊長弱多少。

姜青娥玉手抬起，手中的重劍緩緩的變得明亮起來，其上有一道道隱晦而神秘的光紋逐漸的變得清晰。

她重劍微震，劍鋒划起了玄妙的軌跡，一縷縷的劍光升騰而起，於前方凝結而成。

姜青娥身後的九品光明靈使也是在此時張開小嘴，吐出了一團宛如白金般的氣息，氣息沾染上這些劍光，頓時引得劍光急速的凝結到了一起。

似乎是一枚散發著無邊神聖之氣的光梭。

姜青娥玉手一抬，有冷冽的聲音，於其心中響徹而起。

「高階龍將術，聖靈劍訣。」

「聖靈天梭！」

姜青娥纖細玉指並曲，凌空點去。

「去！」

下一瞬，猶如是拖著絢麗光尾的光梭直接破開了虛空，一閃之下，就洞穿了翻滾的血海，然後在那血尾異類一聲驚恐的尖嘯聲中，毫不猶豫的自其眉心處，洞穿而過。

（本章完）

第五百五十四章圓滿任務

雷鳴山山巔，大戰早已歸於平靜。

姜青娥，長公主，秦嶽，趙北離等人聚於一起，做著休整，同時也是等待著李洛與鹿鳴的出來。

眾人的情緒都挺高漲，主要原因是因為此時每個人的手中，都握著一枚銀色的果實，正是雷鳴果。

這是先前大戰結束後，那雷鳴樹突然以樹枝捲起了數枚雷鳴果，然後贈予了他們。

這是雷鳴樹在釋放善意，或許是在對先前的所作所為進行道歉。

眾人對此自然是欣然接受，畢竟雷鳴果本就是他們來到雷鳴山的目標之一。

不過在經過之前雷鳴果內蘊藏著的惡念種子一事後，他們對此還是留了一個心眼，所以此時都沒人敢輕易的吞食煉化，而是將目光都是投向姜青娥。

「姜學妹，你身懷九品光明相，對於惡念之氣感知最為敏銳...」秦嶽對著姜青娥露出笑容，客氣的說道。

姜青娥知曉他的意思，她握著手中的雷鳴果，感應了一下，搖搖頭道：「這些雷鳴果沒問題。」

眾人聞言，頓時鬆了一口氣，笑容更勝，愛不釋手的把玩著手中的雷鳴果。

姜青娥倒是沒在意他們，清澈純淨的金色眸子只是不斷的投向雷鳴樹，纖細柳眉微蹙，李洛到現在，都還沒出來，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了？

「青娥，不必擔心，看雷鳴樹的反應，李洛他們應該沒什麼事，此時未曾出來，多半是得到了什麼好處。」長公主鳳目看向姜青娥，她知曉對方在擔心什麼，當即安慰道。

「畢竟連我們都能混到一枚雷鳴果，而李洛又是破局的大功臣，想來這雷鳴樹是不會虧待他的。」

其他人聽見此話，眼神也是動了動，其實直到現在，他們都還未能想通李洛跟鹿鳴兩人究竟是做了什麼，竟然能夠將被汙染的雷鳴樹都給救回來。

面對著長公主的安慰，姜青娥也是微點螓首，剛欲說話，她突然看向雷鳴樹，只見得那裡有著銀光綻放，而後兩道光影仿佛是自雷鳴樹內走出一般，徑直出現在了她的視線之中。

正是李洛與鹿鳴二人。

兩人的出現，也立即成為了眾人關注的焦點，幾乎所有人都是起身迅速的圍攏了過來。

「鹿鳴，你們沒事吧？」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看著鹿鳴，關切的問道。

面對著學長的關心，鹿鳴只是神色淡淡的搖了搖頭。

「李洛...你的實力，似乎是有一些提升呢？」長公主鳳目打量著李洛，敏銳的察覺到了他周身的相力波動顯得有些起伏不定，而且比起此前，也變得更為的強橫了一些。

顯然，這是有所突破。

李洛聞言，笑著點點頭，道：「運氣不錯，實力有一點提升，達到了化相段第四變。」

此言一出，眾人的眼中皆是有著一抹驚訝之色浮現出來，此前聖杯戰中，一星院中唯有景太虛一人達到了化相段第四變，而李洛那時候的第四變，則是藉助了外力才達到的。

可現在，李洛的相力等級也追了上來。

這下子，那景太虛恐怕是要被他真正的甩到身後了。

看來在這雷鳴山中，李洛撈到了一份機緣。

姜青娥眸光在李洛身上掃了掃，在並未見到什麼嚴重的傷勢後，方才問道：「你們在下面遇見了什麼？」

其他人也是好奇的看來。

李洛與鹿鳴對視了一眼，倒是未曾隱瞞，將先前所遭遇的事情詳細說了一遍。

「什麼？黑甲人？鎮江城那黑甲人也在雷鳴山中？」

「你把他擊殺了？！那可是煞宮境的高手！」

當聽見黑甲人的消息時，即便是長公主，都是鳳目一瞪，忍不住的失聲起來。

其他人也是紛紛變色，目光驚疑的望著李洛，特別是那北海聖學府的敖白，他自身乃是虛將境的層次，實力還比不上真正的煞宮境，然而現在，李洛一個化相段的相師境，竟然擊殺了一名煞宮境，這如何能不讓人震驚。

「這跟我其實沒多大的關係，是雷鳴樹給予了一支雷霆之箭，我藉助於此，才能夠將那黑甲人擊殺。」李洛解釋道。

「即便這樣...也很了不得了。」秦嶽感嘆了一聲，看向李洛的眼神有些複雜，這般戰績，雖說外力是主因，可如果說這其中沒有李洛半分功勞的話，那也未免太自欺欺人了。

他們都很清楚，化相段與煞宮境之間究竟是有多麼巨大的差距。

長公主美目流轉，帶著驚奇的目光打量著李洛，然後挽著一旁姜青娥的手臂，笑道：「青娥，你們洛嵐府這頭雛龍，光彩可是越來越耀眼了，我看要不了多久，真要追上你了呢。」

姜青娥紅唇微翹，精緻絕美的臉頰上在此時流露出了一抹讓得一旁秦嶽，趙北離等人都感到驚豔至極的笑容，這一路而來，他們還是第一次見到姜青娥露出這般神情。

誰都看得出來，此時的姜青娥，心情很不錯。

這種心態，是望夫成龍嗎？

李洛輕咳一聲，笑道：「青娥姐，殿下，那個黑甲人的身份，你們能猜到嗎？」

姜青娥與長公主皆是一怔，而後眸光閃爍，她們沉思了短暫的時間，試探的道：「莫非是此前鎮子上面遇見的黃樓？」

李洛一驚：「這

也能猜到？」

長公主輕輕一笑，鳳目流轉間，典雅嬌豔的臉頰顯得有些嬌媚：「能讓你用這副口氣說出來，那黑甲人顯然應該是讓我們比較意外的人，而自從來到紅砂郡後，我們所見過的地煞將階的人，其實只有一個。」

姜青娥微微頷首，道：「只是還真讓人有些意外，那個黃樓竟然就是黑甲人。」

「此前看他那般拼命的保護鎮子上的人，為何還會去助紂為虐？他應該知道黑風帝國有今日的境地，他背後的勢力，就是罪魁禍首。」

李洛嘆息一聲，搖搖頭，這同樣也是他想要知道的。

不過黃樓已死，也沒什麼好探究的了。

「對了，你想要雷鳴果嗎？先前這雷鳴樹送了我們一些，你的功勞最大，其實最有資格享受此物。」姜青娥也沒有過多的在意那黃樓之死，而是將手中的雷鳴果遞給李洛。

一旁的長公主見狀，頓時忍不住的道：「喂，青娥，你對這傢伙好點沒問題，但也不要太寵他了吧，這雷鳴果對你也有作用的！」

那秦嶽，趙北離等人則是一臉複雜，這姜青娥與李洛間的感情，好到這種程度嗎？

對於眾人那古怪的目光，李洛無奈的笑了笑，將雷鳴果推了回去，柔聲道：「青娥姐，我在下面獲得的好處，可遠比一顆雷鳴果強多了，這一顆你就留著用吧。」

姜青娥聞言，也就不再多說，將雷鳴果收了起來。

「對了，還有這一次的任務。」

李洛想起什麼，突然轉過身，伸手拍了拍雷鳴樹樹幹。

而後眾人便是見到雷鳴樹上有雷光綻放，有樹枝不知從何處伸了過來，樹葉重重包裹，仿佛是形成了三個大繭，而隨著雷鳴樹將樹葉抽回，三道昏迷的人影就落入了李洛他們的眼中。

「他們就是此前失蹤的小隊，他們吞服了那些被汙染的雷鳴果，所以現在皆是處於汙染狀態中。」李洛說道。

「無礙，直接將他們送走吧。」

「至於汙染的問題，學府高層那邊應該會想辦法解決的，這就跟我們沒什麼關係了。」長公主上前，從三人身上掏出了靈鏡，然後直接一把捏碎，頓時靈鏡化為光柱將三人包裹了進去，霎那間，隨著光柱的消散，三道人影也是消失了蹤跡。

而就在這三人被送走的那一瞬，李洛等人同時掏出了靈鏡，目光一掃，然後都是露出了笑容。

任務積分，到帳了。

李洛如釋重負拍了拍靈鏡，一臉的舒暢，這雷鳴山的任務，總算是圓滿完成了。

而這一次的收穫，他只能說，非常的滿意。

第五百五十五章分別

雷鳴山脈外圍的一座高坡上。

三支小隊在回首眺望，而隨著他們離開雷鳴山，此時能夠見到那座巍峨山巔處，有無數狂暴的雷霆自雷雲中傾瀉而下，仿佛是形成了極為恐怖的雷幕，將雷鳴山以及山巔的雷鳴樹都遮掩了進去。

「看來往後這雷鳴山要成為一方禁地了。」秦嶽望著這一幕，感嘆出聲。

那雷幕藉助了雷雲的力量，而且這種力量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發的狂暴，在這種層次的力量下，恐怕唯有封侯強者才能夠撕裂雷幕走入其中。

顯然，這是雷鳴樹故意為之，所為的就是以後不會再有人輕易的踏足其中，幹擾它的存在。

所以在雷鳴樹沒有完全將惡念汙染盡數的化解之前，這雷鳴山，怕是不會再歡迎外人進入了。

李洛收回眺望的目光，也是有些感嘆，雷鳴樹這種天地奇樹，擁有著一些簡單的靈智，而其生命力極為的悠長，或許千百年後，依舊還是屹立於此，靜靜的看著人世間的滄桑變幻。

也不知道等未來他有朝一日再來到此處時，那時候又是一番何等的光景？

希望那時候的黑風帝國，已經開始恢復了曾經的繁榮吧。

「各位，我們就在這裡分別吧，此次合作，很愉快。」長公主鳳目望向秦嶽，趙北離等人，微笑著說道。

如今任務完成，三支隊伍自然也就沒必要繼續再走下去，畢竟他們都還有著爭奪積分的任務，走在一起，反而會因為積分的分配出現問題。

而且，長公主的目標是混級賽第一，所以她也不可能會選擇與其他的小隊平分積分，那會拖累他們的速度。

對於長公主此話，那秦嶽與趙北離倒是表示理解。

「合作愉快，不過我想等之後到了赤石城，我們還能遇見的話，說不定還有合作的機會。」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抱拳笑道。

那赤石城就是紅砂郡的郡城，也是此次混級賽的終點，他們所有人都知道那裡蘊含著極大的危機以及實力恐怖的強敵，面對著這種地獄難度，恐怕沒有哪一支隊

伍能夠單獨吃下，所以到時候大概率還是需要做一些合作的。

而有關那神秘的赤甲將的情報，此前李洛與鹿鳴也是沒有保留，將其公布了出來，所以他們明白赤石城的危險程度，又是上升了一個臺階。

秦嶽倒是稍微有點不舍，他看向長公主的目光，倒是有著一些不加掩飾的情感，這顯然也是他故意流露出來的，不過也正常，秦嶽自身條件也不差，如今面對著長公主這般優秀的異性，會有所心動也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不過他也明白，現在不是兒女情長的時候，所以只能笑道：「那就希望在赤石城，再與宮殿下合作了。」

面對著他那留戀的目光，長公主典雅嬌豔的臉蛋上則是保持著淺淡的笑容，輕輕頷首。

李洛也是趁此對著鹿鳴擺了擺手，算是告別，而後者見狀，對著他露出一絲笑容，紅唇間貝齒很白，高冷的氣質稍微的有點解凍。

「我們先走了。」

那趙北離見狀，眉頭頓時跳了跳，眼神警惕戒備的看了李洛一眼，這小子，真是一個威脅，竟然這麼快就能夠讓他們天火聖學府的高冷之花對他露出笑容，而這才多久的時間？如果真讓得他們相處久了，趙北離感覺可能就沒他什麼事情了。

所以他立即跟長公主抱拳告辭，然後轉身就帶著鹿鳴二人迅速離去。

秦嶽見狀，也只能帶著人告辭而去。

「殿下這魅力真是不一般，再待下去，那秦嶽怕是要忍不住帶著北海聖學府的人直接跟著我們走了。」李洛望著秦嶽離去的方向，笑眯眯的打趣道。

長公主聞言，笑吟吟的道：「李洛少府主魅力也不小，那天火聖學府的鹿鳴對你態度挺好的，是不是在雷鳴山中冒險的時候感情升溫很快？」

李洛一驚，趕緊辯解道：「殿下莫要害我，我跟鹿鳴清清白白。」

長公主輕笑道：「那個叫做鹿鳴的女孩天賦極好，而且也是身懷雙相，未來前途不可限量，你真能把她拐到洛嵐府，說不得青娥不僅不生氣，還會誇你有能耐。」

李

洛看向姜青娥，後者倒是未曾插嘴兩人間的爭鬥，只是神色有些似笑非笑。

李洛頭大，趕緊求饒：「殿下我錯了，我不該調侃你。」

長公主露出嬌媚的笑容，伸手拍了拍李洛的肩膀，溫柔的道：「知錯能改，還是個好孩子。」

狹長嫵媚的鳳目中，掠過細微的得意之色，你這小東西，還敢主動招惹本殿下，我在朝堂上跟那些老狐狸爾虞我詐的時候，你還在學府裡面騙那些無知的小姑娘呢。

「我們現在的積分，還是處於第一。」

姜青娥倒是沒理會兩人，而是取出了靈鏡。

此次雷鳴山之行，為他們帶來了五萬積分的收入，所以現在他們的總積分已經達到了三十一萬，這讓得他們的位置依舊保持在第一，但這個領先極其的微小，因為第二名的藍瀾小隊，也已經達到了三十萬積分。

與他們之間，僅僅只有一萬分的差距了。

「這傢伙追得倒是挺緊。」長公主也是湊過來看了一眼。

李洛取出靈鏡，將地圖光影映照了出來，此時這張地圖上面，已經有許多城市所代表的光點被點亮，這些都是已經被淨化的標誌，顯然，在這段時間中，其他的那些隊伍也沒有閒著，而是在全速的推進著。

「如果我們選擇這個路線往前推進，在抵達赤石城之前，我們應該可以收攬三座三級城，五座二級城以及一些不太重要的一級城，這是收益最高的路線，當然難度肯定也會隨之增加。」李洛指著地圖中的一條路線，然後往前點動，而兩女的目光也是順著他的手指看去，皆是贊同點頭。

「嗯，李洛選的這條路線算是積分最大化的。」長公主說道。

「那就按照這個路線全速推進吧。」姜青娥更是雷厲風行，難度什麼的她們並不在意，以她們的實力，只要不是遇見大天災級異類，基本是可以橫推。

作為隊長的長公主伸手一揮，長發飄揚，意氣風發下達了命令。

「出發吧！」

「為了我們的第一。」

第五百八十二章赤甲現

噗！

散發著神聖氣息的光梭以一種難以想像的速度洞穿了血尾異類的眉心，直接是在其眉心留下了一道孔洞，若是尋常人遭遇這般重創，必然是當場身隕，可這血尾異類卻是顯露出了極其頑強的生命力，它面龐扭曲而怨毒，發出了痛苦的尖嘯聲。

竟然並未被直接抹殺。

不過看得出來，姜青娥這恰到好處的襲擊，直接是給血尾異類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傷。

畢竟此前的血尾異類已是與八大隊長對碰到了油盡燈枯的極限狀態，姜青娥選在此時出手，無疑是恰好打破了雙方間的平衡，從而重創血尾異類。

遭此重擊，血尾異類身後的鮮血尾巴急速的縮小，周身湧動的惡念之力，也是變得孱弱起來。

「青娥，幹得漂亮！」

俏臉有些蒼白的長公主忍不住的驚喜出聲，鳳目中滿是喜悅，姜青娥先前那一擊，威力十足，再加上光明相力的克制效果，直接是給血尾異類造成了從出現以來最為嚴重的傷勢。

局面瞬間就對著他們這邊傾倒了下來。

轟轟！

而此時，那天空上所剩下的絢麗能量光球呼嘯而下，打著趁他病要他命的主意，接二連三的轟擊在了血尾異類身上。

頓時血尾異類節節敗退，身軀上被撕裂出一道道的裂痕，短短片刻間，它便是從那千嬌百媚的人兒變得血肉模糊起來，看上去極為的猙獰與可怖。

藍瀾面色蒼白，額頭上冷汗不斷的滑落下來，他的目光死死的盯著重創的血尾異類，在其身後，神秘的影子開始漸漸的變得模糊起來。

他同樣是抵達極限了。

體內的相力幾乎被消耗得一乾二淨。

不過，他已經將自身所能夠做的事情做完了，雖說血尾異類是被姜青娥所重創，但任誰都明白，如果不是他的「明王三拜」將血尾異類逼到油盡燈枯，就算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也不可能憑藉極煞境的實力，就傷及到血尾異類本源。

所以真要論及貢獻的話，藍瀾必然是在場第一人。

「我們贏了！」

在一處廢墟中，鹿鳴望著被重創的血尾異類，驚喜的出聲道。

孫大聖與景太虛也是面露喜色。

這場大戰，總算是出現了曙光。

李洛望著天空上的戰場，卻並

（本章未完，請翻頁）

沒有顯露多少的鬆懈，反而有種莫名的擔憂，這種擔憂的源頭，正是那始終未曾出現過的赤甲將。

那赤甲將似乎才是那神秘勢力於紅砂郡中的幕後黑手，其實力莫測，如果此獠真是逃走了倒是好說，那他們就能夠有驚無險的結束此次的混級賽，可若是此獠並未離去，只是潛藏於城內呢？

「不能拖了啊，必須儘快將這血尾異類斬殺。」李洛喃喃道。

而也就在他自語的時候，上空藍瀾也是突然出聲，嘶啞的道：「諸位，動用最後的力量，趕緊將它斬殺，免得夜長夢多！」

其他幾位隊長聞言，皆是點頭稱是，而後皆是運轉最後之力，形成貫穿天際的相力洪流，直接對著受到重創已萎靡至極的血尾異類轟殺而去。

嘻！

血尾異類爆發出詭異尖嘯聲，它顯然也察覺到了被抹殺的危機，當即身後已經縮至數丈左右的鮮血尾巴瘋狂的擺動起來，試圖抵禦那些同樣相力將要枯竭的隊長們的攻勢。

轟轟！

而就在這一刻，城市下方的大地，突然劇烈的震動起來，只見得一道道裂痕從殘破的城市中蔓延開來，地面開始迅速的凹陷下去。

隨著地面崩塌，所有人都震驚的見到，有一座漆黑如祭壇般的建築，正在從地底緩緩的升起。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李洛同樣色變，他望著地底的變化，心頭頓時一寒，那此前所預想的最糟糕之事，終於是出現了。

「是那個赤甲將！」李洛暴喝出聲，提醒諸位隊長。

聽到李洛的喝聲，藍瀾等人心頭皆是一震。

關於赤甲將的情報，他們自然都是心知肚明，而且他們也都明白，此獠是一個極大的隱患，但他們此前根本沒有多餘的精力與力量去理會赤甲將，因為血尾異類才是當前最棘手的麻煩。

畢竟如果那赤甲將也是天相境的實力，憑他們的實力根本不可能同時對付他和血尾異類。

此前赤甲將一直未曾出現，他們也都抱著一些此獠已經逃走的僥倖心態，但眼下來看，他們的僥倖並沒有成功，這赤甲將一直躲在暗處，等待著他們與血尾異類血拼到底。

譁啦啦！

而就當地底的黑色祭壇出現的那一瞬，其內突然有一道道黑色的鎖鏈暴射而出，這些鎖鏈之上，銘刻滿了神秘的符文，這些符文吞吐著天地間的能量，猶如一條條黑蟒般的洞穿天際，然後在眾多隊長

（本章未完，請翻頁）

驚疑的目光中，直接是將那萎靡重創的血尾異類層層套住。

四肢以及鮮血尾巴，更是捆得嚴嚴實實。

血尾異類劇烈的掙扎，爆發出怨毒的咆哮聲，卻是無法將其掙脫。

「怎麼回事？那個赤甲將在對血尾異類出手？！」重傷的秦嶽感到有些難以置信，這兩者不是一夥的嗎？

長公主見狀，卻是感覺到有些不對勁，她玉顏變幻了數息，果斷的道：「不對勁，那個赤甲將似乎想要抓走血尾異類，雖然不知道他究竟有什麼目的，但我覺得絕對不能讓他得逞！」

藍瀾瞬間認同，沉聲道：「所有人出手，斬殺血尾異類！」

在場的隊長們都是學府中的精銳，他們雖然不知道赤甲將的目的，但皆是能夠敏銳的察覺到對方所行之事必然對他們不利，這血尾異類他們傾盡全力才將其重創，不管對方想要做什麼，都不能讓他將血尾異類帶走。

下一瞬，他們再度出手。

但他們的出手並沒有取得效果，因為伴隨著一道磅礴驚人的相力自那黑色祭壇之上升起時，一道赤甲身影，出現在了祭壇上方，他負手而立，一掌拍出。

頓時一道數百丈龐大的掌印破空而出，將眾多隊長的攻勢輕易的擊潰。

「果然是赤甲將！」

「如此威壓，這傢伙，果然是天相境的實力！」

隨著那道赤甲身影的顯現，眾人心頭頓時一沉。

「諸位學府的驕子。」

赤甲將立於祭壇之頂，面甲下傳出了沙啞的聲音，他淡笑道：「你們的目的是斬殺血尾異類，現在目的也算是達到了，就將它交給我來處理吧，此時各位若是退去，我可放你們安然離去。」

眾人面色變幻，眼神陰沉。

他們此時哪裡還不明白，他們與血尾異類鷸蚌相爭，倒是讓得這赤甲將在暗中做了一回漁翁。

這傢伙覬覦血尾異類，必然是有所圖謀。

可血尾異類未除，這混級賽究竟算不算成功？

眾人目光交織了一下，眼中皆是有著寒光流動，身影則是一動也不動。

赤甲將見狀，有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淡漠的聲音中，有冰寒的殺意流淌出來。

「既然你們不識抬舉，那本將就只好讓東域神州各大學府這一代的精銳學員就此消失了呢。」

第五百八十三章姜青娥的出手

「可惡，這赤甲將果然潛藏在赤石城！」

廢墟中，鹿鳴明眸望著天空上的變故，頓時俏臉變色，咬著銀牙憤怒說道。

「這下糟糕了，這赤甲將乃是天相境的實力，雖然不清楚究竟是小天相還是大天相，但此時八大隊長皆是油盡燈枯，怎麼可能還能與一個全盛狀態的天相境戰鬥？」景太虛也是面色陰沉。

「這陰險的狗東西！」孫大聖更是破口大罵。

李洛面色雖然也不太好看，但卻並未顯得憤怒不甘，畢竟此前他就隱隱有所預料，但這種事情就算能預料也沒任何的辦法，血尾異類是他們必須剷除的東西，這之中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

而赤甲將所在的勢力，乃是黑風帝國覆滅的罪魁禍首，他們與異類之間關係複雜，同樣不值得信任。

眼下的情況，的確是糟糕透頂。

血尾異類奄奄一息，尚未被斬滅，如果就此離去，此前的一切所作所為都將會化為烏有。

李洛盯著天空上赤甲將的身影，眼中有冰寒的殺意流動，然後他的目光瞥了一眼手腕上的猩紅鐲子，對方的實力乃是天相境，這對於他自身來說，的確是難以企及的差距，但他也並非是完全沒有應對的手段。

三尾天狼乃是大天相境的實力，而且還是那種有衝擊封侯境資格的，論起力量，封侯境下，三尾天狼算是頂尖級別的，當初在暗窟，即便是那同樣強大的笑臉魔，都被三尾天狼生吞活剝，所以在李洛的感知中，不論是此次的血尾異類還是赤甲將，應該都不及三尾天狼。

如果真祭出這道手段，還是有把握解決掉赤甲將的。

李洛目光閃爍，如果最後事情真是到了最差的情況，即便他再不願意暴露三尾天狼這一道日後為了「府祭」準備的底牌，那他也只能掏出來了。

而當李洛在這邊想著這些的時候，城市上空的氣氛，卻是凝固得幾乎結冰。

長公主，藍瀾等人皆是面龐含煞，眼中滿是怒意，畢竟誰在這種時刻被人跳出來撿了果實，恐怕都是難以平靜。

可憤怒也於事無補，現在他們的局面的確無比糟糕，因為他們八人，恐怕已經不剩太多的餘力，憑此想要與一位天相境鬥，勝算怕是極低。

「怎麼辦？」

八位隊長目光交織，皆是異常憤恨不甘。

藍瀾臉色陰沉，不復往常的從容，此時的他因為施展出「明王經」，幾乎是將相力消耗乾淨，完全沒有應對赤甲將的力量。

他倒也不是不能施展第二次「明王三拜」，但那個代價，乃是不可承受之重。

「我來試試吧。」

在八位隊長遲疑間，突然有一道悅耳平靜的嗓音傳來。

眾人目光看去，便是愕然的見到

姜青娥凌空上前一步。

「青娥...」長公主也是有些愕然，倒是沒想到姜青娥會挺身而出，雖說她身懷九品光明相，但現在的她，終歸還只是地煞將階的極煞境，這與天罡將階之間還是有著不可忽視的差距，此前她的出手重創了血尾異類，更多也是因為光明相力克制異類以及後者被他們耗得油盡燈枯的原因。

可現在的赤甲將，並非異類，而且還是全盛狀態。

姜青娥如何與他鬥？

其他隊長也是有些震驚，但此時也不是多話的時候，而且他們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姜青娥會挺身而出，總不會什麼把握都沒有。

姜青娥聲音落下後，倒也沒有在意眾人的神情，她纖細玉手結印，只見得其身後的九品光明靈使突然化為一道道神聖的煙霧落回她的體內，與此同時，在其心臟處的位置，仿佛是有著神聖的光輝綻放出來。

轟！

下一瞬，一股異常磅礴精純的光明相力沖天而起，只見得那些光明相力濃鬱得幾乎是化為了一道道若隱若現的光紋，於姜青娥周身流動。

那股光明相力之強，讓得八位隊長皆是眼瞳一縮。

如此雄渾的相力，竟然真的不遜色於一些天珠境！

「九品光明相，這麼變態的嗎？」秦嶽忍不住的瞪大眼睛，極煞境與天珠境之間僅僅只是一級之差，但這兩者的區別，可是地煞將與天罡將，他們也是一路這麼修煉過來的，所以很明白兩者間的差距。

可現在，姜青娥卻硬生生的在極煞境時，爆發出了不弱於天珠境的相力強度，這是何等匪夷所思的一幕。

連長公主明豔動人的臉頰上，都是浮現出了震動之色，好半晌後，方才展顏笑道：「青娥，你可真是一個好寶貝，竟然還藏著這般手段。」

姜青娥這般的動靜，自然也落入到了赤甲將的眼中，他面甲下的眼神同樣是變幻了一下，緩緩道：「竟然是九品光明相，難怪這麼厲害。」

「不過以本將來看，你這般手段不過只是暫時增強了相力而已，即便你是九品光明相，也不可能將這種程度的相力維持下去，所以，你這種狀態，能夠堅持多久？一擊還是兩擊？」

然而姜青娥並未理會他，她只是淡淡的道：「試試就知道了。」

而後她雙指並曲，凌空點下。

嗡！

當其指尖落下的瞬間，只見得那磅礴強悍的光明相力頓時如洪流般的匯聚而來，於她指尖凝聚，短短數息，竟是化為了一道異常神聖的光束，光束表面，有神秘的光紋循環流轉，散發著玄妙之光。

這道光束，仿佛蘊含著極為恐怖的高溫，在其周圍，空氣都被炙烤得扭曲起來。

姜青娥出手極其的果斷，沒有任何的猶豫，指尖那道纏繞著

（本章未完，請翻頁）

神秘光紋的光束便是洞穿虛空而去，直指赤甲將。

光束倒映在赤甲將的眼瞳中，倒是令得他升起了一抹凝重之意，九品光明相，的確是得天獨厚，不可小覷。

眼下他一切都準備妥當，可不能因此陰溝翻船了。

這般想著，赤甲將身軀上的甲冑頓時湧現出赤紅之光，只見得磅礴強悍的赤紅相力席捲而出，猶如是火海一般，直接席捲了天際，頓時這方天空都仿佛燃燒了起來。

天相境！

眾人望著這巍峨相力，面色皆是一沉，這赤甲將，果真是天相境！

唯有踏入天相境的境界，才能夠以自身相力，點燃天地，同時同化天地間的能量為己用。

姜青娥這道攻勢，真的能夠對赤甲將造成威脅嗎？

在眾人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赤甲將已是一拳轟出，頓時天空上的火焰相力呼嘯而來，化為一道百丈火焰拳印，裹挾著狂暴至極的力量，直接轟下，與那一道神聖光束悍然相撞。

一息後，兩者硬碰。

但讓人驚愕的是，碰撞並沒有出現任何的波瀾與動靜，因為那一道神聖光束在對碰的瞬間，就直接煙消雲散了。

如此一幕，直接是讓得赤甲將愣了數息。

對方的攻擊，怎麼如此的不堪一擊？！

「不對！」

不過轉瞬間，赤甲將卻是感覺到了不對勁，目光猛的一轉，便是驚駭的見到，在那另外的方向，有一道光束悄無聲息的掠過虛空，然後直指被捆縛的血尾異類而去！

「中計了！」赤甲將驚怒，原來姜青娥的真正目標根本就不是他，而是想要抹殺血尾異類！

剛才正面的攻擊，只是一道幌子！

可先前他全力迎擊，此時相力運轉想要變幻方位，卻是遲了一瞬，所以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道光束破空而出，直指血尾異類。

場中突然的變幻，同樣是讓得在場眾人面色大喜。

「誰有餘力，速速支援！」

「只要斬殺了血尾異類，我們就可直接以靈鏡脫離！」藍瀾迅速的說道。

可此時眾人皆是耗盡相力，似乎也是無力支援了。

宮神鈞聞言，苦笑一聲，站了出來。

「既然如此，那我就勉力一試，能幫一點是一點吧。」

話音落下，他深吸一口氣，而後一道銀光直接從其嘴中噴射而出，銀光之內，仿佛是一道張牙舞爪的銀色蛟龍，氣勢兇悍。

吼！

在那蛟龍若有若無的咆哮聲中，兩道凌厲的攻擊貫穿虛空，最後一前一後，直接是轟在了重創萎靡的血尾異類身軀之上。

第五百八十四章宮神鈞的意圖

在眾人驚喜若狂的目光中，姜青娥與宮神鈞的攻勢轟擊在了重創萎靡的血尾異類身軀上，如此強大的攻勢，頓時就令得本就油盡燈枯的血尾異類雪上加霜。

悽厲的嬉笑聲刺耳的響起。

狂暴的能量衝擊，於血尾異類處爆發開來，宛如一朵盛大的能量煙花。

「你們找死！」

赤甲將暴怒，面甲下的雙目中爆發出噬人殺意，他倒是沒想到，自己竟然會在眼皮底下被人虛晃一槍，血尾異類是他所謀劃之物，為此付出了無數準備，如果真讓得姜青娥補刀將其斬殺了，那他的一切準備都將會付諸東流。

赤甲將身影一閃，出現在了能量煙花肆虐處，一掌拍出，滾滾赤紅相力便是將能量衝擊波盡數的震滅。

當能量衝擊波散去時，在場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死死的投向那被自下方祭壇射出的鎖鏈捆縛住的血尾異類。

因為它的生死，將會決定成敗。

而在那一道道緊張的目光注視下，千瘡百孔的血尾異類出現在了視野中，它周身已無任何惡念之力翻騰，但是，長公主等人的面色卻是在此時猛然變化起來。

因為血尾異類的身軀，依舊是在艱難的掙扎著，即便此時的它已經到了即將被抹殺的邊緣，但顯然，藉助著異類極其頑強的生命力，它還殘存著一口氣。

先前姜青娥與宮神鈞的聯手攻勢，竟然沒有完全的將其抹殺！

所有人的心都是在此時沉了下來。

「唉，太可惜了！」下方城市中，鹿鳴遺憾至極的嘆了一口氣，俏臉上滿是糾結。

原本他們都以為此次的偷襲成功，定然能夠抹殺血尾異類，到時候他們就可以捏碎靈鏡選擇退場，趁此結束混級賽，可誰能知道，那血尾異類的命竟然這麼硬。

「看來這次要涼了。」孫大聖撓著頭，有些不甘心的道。

連景太虛都是沉默了下來。

李洛同樣沒說話，面色有些陰沉，先前姜青娥的出手恰到好處，以她的心思縝密，如果得手的話，不太可能會讓得那苟延殘喘的血尾異類還剩下一口氣的。

可最終結果卻是不盡人意，這定然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可是，又能有什麼問題呢？

這之間，還有著宮神鈞的助攻呢。

「宮神鈞？」

突然間，李洛心頭一震，感覺似是猜測到了一些什麼，但這種猜測又是

有些沒有道理，所以最終只能強行的將其按耐下去，畢竟，宮神鈞似乎沒有什麼理由來做這種事情。

而在李洛這般心思轉動的時候，上空的姜青娥見到這一幕，纖細凌厲的柳眉也是鎖了起來，她這一次的出手，明明是可以在血尾異類體內爆發開來的，而以光明相力的對異類的克製程度，這一擊，有九成的可能直接將奄奄一息的血尾異類抹殺的。

可是，為何最終卻是缺了一點？

姜青娥絕美的玉顏有些冷冽，眸光流轉間，突然掃了宮神鈞一眼。

不過最終她還是沒說出什麼來。

她倒是與李洛有相同的猜測，但這些話，沒有證據說出來也沒人信。

眾人中，宮神鈞感覺到了姜青娥投過來的一道異樣目光，但他那英武的臉龐上卻並沒有顯露任何的情緒，他凝視著那僅存最後一口氣的血尾異類，眼神略顯幽深。

他的思緒，飄到了聖杯戰開始前夕。

在他父王的書房中。

「父王，您，您沒說錯話吧？」素來從容而顯得有城府的宮神鈞，卻是被攝政王開口的第一句話所震驚，有些錯愕的問道。

端坐在書桌前，面色如幽潭般的攝政王隨意的翻動著書頁，他抬了一下眼皮，看了一眼愕然的宮神鈞，淡淡的道：「你沒聽錯，我就是讓你在聖杯戰上，不要想著去奪那個冠軍，而且...如果聖玄星學府其他的隊伍有奪冠機會的話，我需要你在不暴露的情況下，做一些幹擾。」

宮神鈞眉頭緊皺，道：「這是為什麼？我倒是很想試試能不能奪得那聖杯戰冠軍的，我覺得我有這個實力。」

攝政王道：「奪得聖杯戰冠軍又能有什麼好處？」

宮神鈞道：「名揚東域神州，同時也會讓聖玄星學府欠我一份人情。」

攝政王笑了笑，道：「聖玄星學府的人情，很值錢嗎？」

他擺了擺手，制止了宮神鈞的話，道：「如果聖杯戰的冠軍落在了聖玄星學府的手中，那麼他們就將會取得「龍骨聖杯」，而一旦有了「龍骨聖杯」，那位龐院長，或許就能夠從暗窟深處脫困回歸了。」

攝政王瞥了宮神鈞一眼，漠然的道：「當這位王級強者回歸後，整個大夏，都將會在他的籠罩與壓制之下，聖玄星學府的威勢，將會超過王庭。」

「那個時候，你可知道父王我這些年苦心經營的局面會迎來何等的衝擊嗎？」

「就算龐院長沒有什麼心思，可我王庭，

還算是大夏之主嗎？」

「王上畢竟年齡太小，毫無威嚴，王庭都得依靠本王來撐著，可一旦龐院長出來，本王也得靠邊了。」

「所以，對於我們王庭來說，永遠鎮守暗窟深處，不得現身的龐院長才是一個好院長，而一個身處學府中隨時可以露面造成震懾的龐院長，卻不是我們王庭想要看見的。」

攝政王將一本奏章合攏，緩緩的道：「神鈞，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應該明白這些的吧？」

宮神鈞面色變幻，最終沉默了下來。

「這一點，您和鸞羽說過嗎？」他問道。

攝政王嗤笑一聲，道：「那個丫頭還是太天真，而且始終在提防著本王，這些年她在王庭內拉攏力量，就是為了防備我，甚至為此，她還與學府走得越來越近。」

「她這些所作所為，無非就是忌憚我做出什麼事情來，威脅到他們姐弟。」

「所以這種事情，我怎麼可能和她說，而且即便說了，說不定她也不會理會，反而轉頭就將本王賣給了聖玄星學府，畢竟她早就巴不得借學府的力量來對付本王。」

「哼，這丫頭也不想想，這大夏是我們宮家的天下，我們才是這裡的主宰者，可這聖玄星學府是怎麼回事？雖然號稱中立，卻是收盡了人心，所有的天驕都以進入聖玄星學府為榮，常年下去，大夏究竟是我宮家的，還是聖玄星學府的？」

攝政王面龐陰沉，盯著宮神鈞，道：「所以此次的聖杯戰，聖玄星學府絕對不能拿到龍骨聖杯！」

宮神鈞沉默了一會，緩緩點頭。

攝政王見狀，面色這才緩和下來，道：「不過你也要記住，在進行幹擾的時候，要選擇最聰明與最隱蔽的做法，不要留下什麼把柄，因為本王現在還不打算與學府撕破臉皮，所以這些事情，你需要做得完美無缺，至少不能留下什麼證據。」

「以你的手段，我想這些應該難不倒你。」

宮神鈞微微垂首。

「我知道了，父王。」

思緒漸漸的飄回，宮神鈞的目光投向了那奄奄一息的血尾異類，先前正是他的那一道力量，暗中化解了姜青娥那一道攻勢，從而令得其力量未能完全的爆發，這才將血尾異類殘存了下來。

這般手段，倒是做得極其的隱晦，想必沒有任何人能夠察覺到。

不過目的應該是達到了，血尾異類未除，那麼此次的混級賽，就沒有贏家。

第五百五十六章赤甲將

這是一處昏暗陰冷之處，昏暗中，有一座似祭壇般的建築矗立，而在祭壇的最頂部，一道人影靜靜的盤坐。

那道人影，身披赤甲，赤甲顏色猩紅，猶如是鮮血侵染而成，無形之間散發著一種令人心悸的煞氣，他僅僅只是盤坐在那裡，就有一股驚人的威壓瀰漫出來，引得他所處之地的虛空，都是在不斷的扭曲著。

赤甲下，突然有一雙森冷陰翳的目光睜開。

眼中有著一抹暴怒湧現。

「廢物！」

蘊含著濃烈殺機的低沉聲音，於這片陰暗中傳開，引得天地能量都是有些震動，沸騰起來。

「我數年謀劃，可恨！該死的學府聯盟！」赤甲將面甲下傳出震怒的言語，因為在先前那一刻，他感應到了在雷鳴樹中的布置突然消失了，顯然，這是因為雷鳴樹恢復了靈智所導致。

而他之前費盡心機，施展了諸多手段，好不容易先是以毒陣削弱壓制了雷鳴樹的靈智，再藉助惡念之氣的侵染，令得雷鳴樹失去控制。

原本一切都是好好的，結果卻是在此時被盡數的破壞了。

這一刻，即便是赤甲將那深沉的城府，都是感到一股憤怒情緒在心中衝蕩，恨不得此時就出關，將那些來自各大學府的小崽子們全部殺光。

但最終，他還是忍耐了下來。

因為現在還不是時候，而且，那些小崽子們，最終必然也會來到這裡。

「這學府聯盟當真陰險，竟然將這紅砂郡設置成那聖杯戰的試煉場地，他們是想要藉助這些學員的力量，將紅砂郡蕩除？」赤甲將眼芒閃爍，陰冷之色不斷的湧現。

「不過他們只能派出這些學員，也能夠看出各大學府根本無力支援黑風帝國，這裡的局勢，可不是來幾位普通封侯強者就能夠解決的，除非是王級強者。」

「哼，可王級強者又怎能輕易動彈？在這東域神州，即便是各大聖學府中，這般強者都是屈指可數，他們自身皆是身負重任，哪還管得了其他地方？」

「好，既然想要將這些各大學

府的頂尖天才派出來送死，那本將此次就成全你們，讓你們知道什麼叫做心痛。」

一番瀰漫著殺機的聲音響起，最後赤甲將站起身來，身影一動，再度出現時，已是在一扇房門之前，然後他推門而出。

有光線照耀進來，赤甲將邁步走出，此時所在，似乎是在一座高塔之上，而高塔之外，則是無數連綿到視線盡頭的建築房屋，那城市規模之龐大，遠勝鎮江城。

而在這紅砂郡內，能夠如此規模的城市，只有一座，那就是紅砂郡的郡城，赤石城。

只不過讓人驚訝的是，與被破壞得一片狼藉的鎮江城不同，這赤石城竟然保持得極其的完好，視線眺望，可見赤紅的城牆如巨人般的護衛著城市。

當然，保持完好的城市還只是讓人感到驚訝，更為震撼的是，在這赤甲將的視野之中，這赤石城內竟是人聲鼎沸，只見得無數人影於城市中流動，那等繁華之景，一如曾經。

赤甲將冷眼望著這一幕，淡淡的自語道：「真是可怕的幻境，竟然能夠如此的栩栩如生，若是陷入其中，就算是地煞將階的實力，都將會逐漸的喪失自我。」

作為同樣無比熟悉此處的他而言，眼前的景象雖然極其的真實，但他卻明白，這只是一個幻境，眼前那無數的人影，不過只是幻境所幻化，所謂的繁華，更是透著一種難言的詭異。

而眼前的幻境，顯然就是出自那位的手筆。

赤甲將冷厲的視線投向城中心的位置，在他的視線中，那裡的虛空瀰漫著血紅的色彩，血紅扭曲著空間，遮蔽著探知，但他卻是能夠穿透那種血光，看見其中。

在那濃烈的血光深處，有一道妖嬈的人影靜靜的趴伏著，仿佛是狐狸假寐著一般，她的容顏異常的嬌媚動人，即便此時未曾睜開眼瞳，卻依舊散發著妖豔至極的風採，這般人兒，光是看著，就讓人心頭有著一股燥熱之氣升起，同時有無數慾念如蛇般的在體內竄動。

但赤甲將卻是不為所動，他的目光盯著那妖嬈女子身後，那裡有一條異常粗大的血紅尾巴如同毒龍般緩緩的於虛空中擺動。

如果仔細看去的話，會發現那條血紅尾巴似乎是在不斷的流淌著鮮血，尾上的紅毛時而柔軟，隨風而動，時而又是宛如鋼針，滑動時連虛空都被割裂出了一些淡淡的痕跡。

隱隱的，血紅尾巴內猶如是傳出了無數悽厲的叫聲。

赤甲將盯著那血紅尾巴看了好半晌，因為他可是很清楚，那條尾巴上面的每一根紅毛，都是這赤石城的一條人命所轉化，當年此物來時，可是費了不少時間，才將這城內百萬之人盡數的煉化。

可謂是兇殘到了極致。

不過面對著這足以讓人生惡的血紅尾巴，赤甲將的眼中，反而是浮現出了一抹痴迷之色，旋即面甲下發出了低低的笑聲，笑聲略顯詭異。

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他的作品了。

「不錯，等了這些年，總算是要養成了。」

「不過異類果真是天地兇物，這兩年它竟然也開始對我有所覬覦了，呵...」

「此次學府聯盟插手紅砂郡，倒也是個機會。」

赤甲將的眼中閃現過陰沉之色，那些學府的頂尖學員最終的目標必然是赤石城，而等他們來到此處，必然會清除它，到時雙方死戰，而他則是可以坐收漁翁之利。

「種下的果實，也總算是到了收穫的時候。」

「只是可惜了雷鳴樹，原本那是為我之後的謀劃做的準備...不過不急，只要將此次學府聯盟的插手挫敗，往後有的是時間與手段去對付它。」

赤甲將沙啞的笑起來，然後他再度看了一眼遠處血紅的虛空，雙手合成了一道詭異的印法，手指處，顯露出了一枚戒指，戒指呈現暗紅色彩，在那戒面上，銘刻著一隻眼睛，眼睛眼白為黑，眼瞳卻是白色，強烈的反差帶來了一種詭異之感。

「光暗同源，善惡歸一。」赤甲將低低自語。

而後，他又是輕笑出聲，笑聲中，帶著某種詭異的痴迷與期待。

「歸一之際，真我降臨。」

第五百八十五章赤甲將的謀劃

奄奄一息，尚存一口氣的血尾異類對於在場的眾多學員來說無疑是一個讓人有些絕望的消息，可那赤甲將則是在此時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而後那充滿著森然殺機的目光,掃向了姜青娥等人。

不過雖然對先前變故極為的驚怒，但赤甲將卻並未選擇在此時直接出手，因為他能夠感覺到，血尾異類雖然殘存一口氣，但它的生機依舊是在逐漸的消失，所以他這邊,倒是不能繼續拖了。

於是,他一聲冷哼，身影一閃,便是出現在了下方破開地面的黑色祭壇頂端。

同時印法變幻，只見得黑色祭壇似乎爆發出道道能量光柱，這些光柱之中，皆是漂浮著一道道玄妙的光芒符文。

譁啦啦！

那捆縛著血尾異類的能量鎖鏈倒卷而回，直接是將血尾異類拉至祭壇的上方，而後祭壇之上光柱內的諸多神秘符文飄飛而出，漸漸的升騰起一縷縷森白色的火焰。

符文火焰落在血尾異類身上，頓時猶如火星遇見了絨棉般，瞬間就將其點燃。

嘻！

血尾異類身軀劇烈的扭曲起來，而後爆發出詭異的嬉笑聲。

赤甲將望著那被符文火焰點燃的血尾異類，陰冷的眼瞳中有著渴望之意湧現出來,他喃喃道：「養你好幾年,總算是等到這一天了。」

當初來到紅砂郡時,這頭血尾異類可還並沒有今日這般力量，甚至在其他的一些異類中，它也並非最強,正是赤甲將的相助，才令得它吞食了這赤石城數百萬人口，才將它的實力拔高到如今的程度。

只不過，赤甲將可沒抱著什麼好心思，他同樣是有著他的目的。

而今日，多年的等待即將迎來豐收。

隨著符文火焰越來越濃烈，赤甲將突然一步邁出，竟然也是徑直的走進了火焰之中，任由火焰炙烤他的身軀，同時他還伸出手，將那掙扎的血尾異類死死的抱進了懷中。

仿佛是要一同赴死的痴情男女。

這詭異的一幕，直接是將在場所有學員都看得目瞪口呆，頭皮發麻。

「這，這傢伙是瘋了嗎？」秦嶽吞著口水，顫抖道。

那血尾異類是那般的扭曲之物，結果這赤甲將反而將其抱在懷中愛撫？

「他一定是在謀劃什麼，那祭壇定有古怪！」長公主疾聲說道。

「阻止他！」

藍瀾也是立即說道。

姜青娥率先出手，此時的場中，恐怕也就只有她的實力保存比較完好，當即手中重劍斬下，一道百丈光明劍光轟然射向了下方的黑色祭壇。

然而對於眾人的攻擊,那赤甲將顯然是早有準備,只見得黑色祭壇上有能量光罩成形，直接是硬生生的將來自姜青娥的攻擊阻擋下來。

其他隊長也紛紛出手，施展出不多的相力，試圖擊破能量光罩。

但最終都是於事無補。

最終所有人都是無奈的停了手，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祭壇內那所發生的詭異一幕。

「那傢伙究竟想要做什麼啊？」鹿鳴也是睜大了美目，俏臉上滿是震驚。

這一次連李洛都只能與他們面面相覷，看樣子那赤甲將似乎並不是要救血尾異類，反而是想要以一種另外的方式將其抹殺？

可是這豈不是多此一舉？

「他是不是腦子壞了，如果他只是想要殺了血尾異類的話，還出來阻攔我們做什麼？」孫大聖一臉疑惑。

本來他們都要解決掉血尾異類了，可赤甲將又橫空殺出來阻攔，而阻攔了他們之後，他又打算親自殺了血尾異類？

「他的目的，恐怕不是單純的想要抹殺血尾異類。」

李洛盯著那座詭異的黑色祭壇，以及被符文火焰包裹的赤甲將與血尾異類，緩緩道：「他一定有圖謀，而且他的圖謀一旦達成，恐怕對我們來說不是好消息。」

眾人都是深以為然，可是即便知曉這一點，現在的他們對此也是毫無辦法，畢竟赤甲將早就做好了一切的準備，而八大隊長此時皆是相力枯竭，根本就不可能再打破那黑色祭壇所形成的能量光罩。

眼下，就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了。

而在這種煎熬的等待下，李洛他們也是開始發現，那符文火焰中的血尾異類，竟然是在此時開始漸漸的融化，一滴滴黑色的粘稠液體，從血尾異類的體內分離出來。

赤甲將見到這一幕，眼神則是變得熾熱與渴望起來，下一刻，他身軀外的赤甲突然消失而去，現出了一具魁梧的身軀，然後他任由這些粘稠的黑色液體，落在他的皮膚上面。

接觸的瞬間，那些黑色液體頓時蠕動起來，仿佛其內存在著無數蟲子一般，這些液體直接對著赤甲將血肉中迅速的鑽進。

短短片刻間，赤甲將身軀上便是出現了一些黑色的血洞，他的面龐也是在此時變得扭曲起來，似是承受著極其強烈的痛苦。

但他的眼神，卻充滿著狂喜與期待。

「來吧來吧，都進入到我的體內吧，讓我們融為一體。」他聲音嘶啞的笑道。

越來越多的黑色液體，從血尾體內體內升起，同時源源不斷的湧入到赤甲將的體內。

「瘋了，這個瘋子，他竟然在吸引異類的惡念之源？！」

而此時其他所有人都被這一幕震驚了，趙北離面色驚駭，忍不住的失聲出來。

其他人的面色也滿是難以置信，他們沒想到這世界上竟然有這麼瘋狂的人，那可是惡念之源啊，乃是異類力量的源泉所在，那是無數惡念所凝結而化，其中蘊含著無數的負面能量，這種能量一旦被侵入人體，頓時就會形成強烈的汙染，常人對這種能量如同瘟疫般的避之不及，可這赤甲將怎麼會瘋狂到主動去吸收？！

這傢伙還想活嗎？！

面對著這駭人聽聞的一幕，即便是長公主，藍瀾這些頂尖學員，都是感到驚駭欲絕。

他們還真是沒見過這麼喪心病狂的人。

而在他們驚駭間，那赤甲將的身軀也是開始出現了詭異的變化，他本就魁梧的身軀，在此時更是開始節節攀漲，血肉在劇烈的蠕動著，雙瞳中血光瘋狂的閃爍，散發著無盡的暴戾與殺戮之意。

胸口的位置，血肉蠕動著，漸漸的化為了一張人臉，那人臉的模樣，竟然與先前被融化的血尾異類一模一樣。

骨刺穿破血肉，從其肩膀處的位置凸出來，森白的顏色，漸漸的化為陰冷的漆黑。

此時的赤甲將，顯然正在逐漸的脫離人形的範疇。

只不過讓得李洛等人有些色變的是，從赤甲將體內散發出來的能量波動，竟是在以一種驚人的速度攀升著。

「他難道在融合異類，藉此增強自身的力量嗎？」鹿鳴驚顫的問道。

景太虛面色難看的道：「從未聽說過會有這種詭異的秘法，惡念之源那種負面能量怎麼敢輕易沾惹，即便力量有所提升，可負面能量侵蝕內心，那時候的他，算是人族還是異類？」

「真是個瘋子！」孫大聖罵道。

李洛面色也是變得極其的凝重起來，今日的局面，真是變得越來越危險了。

轟轟！

漆黑色的能量，如同粘稠的黑霧，不斷從赤甲將體內滾滾升起，繼而漸漸的遮蔽了這片天空，頓時整個天地都是變得昏暗起來。

濃烈的黑霧中，赤甲將的身體已是變得宛如魔軀，與此同時，低沉的嘶吼聲，於這方天地間響徹而起。

「善惡歸一，真我降臨！」

第五百八十六章如魔般的赤甲將

「善惡歸一，真我降臨。」

伴隨著赤甲將那一道低沉嘶啞的聲音響起時，滾滾魔煙升騰，只見得其身影立於其中，仿佛一頭巨魔矗立天空，散發著滔天兇焰。

與此同時，還有著一股恐怖的威壓鋪天蓋地的瀰漫開來，引得虛空都是在微微的震蕩。

「大天相境！」

長公主，藍瀾等人面色劇變，因為此時自那赤甲將體內爆發出來的能量波動，赫然已經達到了大天相境的層次，而此前赤甲將剛現身時，其力量應該只是小天相境頂峰而已。

這短短片刻的時間，赤甲將已然晉級，而且那股強悍至極的能量波動，比普通的大天相境還要強橫數分。

「撤退！」

藍瀾眼神變幻，兩息之後，他猛然暴喝出聲。

如今血尾異類已被赤甲將融合，也算是另類的消亡，而至於這赤甲將，已經不是他們這些人這種狀態能夠應付的了，畢竟若是面對小天相境的強敵，他們還能夠憑藉人數鬥一鬥，可大天相境，那已是封侯境下最高的層次了，就算他們此時狀態全滿，勝算也沒幾分。

所以，現在撤退，是最理智的選擇。

當藍瀾的喝聲響起時，幾乎所有人，包括處於城市內的李洛一行人，都是立即掏出了靈鏡。

在掏出靈鏡的時候，李洛也是抬頭看了一眼那魔焰滔天的赤甲將，此時的後者，肩膀上有漆黑的骨刺穿透出來，身軀數丈高大，宛如魔軀，一對眼瞳猩紅冷酷，其中瀰漫著暴戾與殺戮之意。

此時的赤甲將，感覺活脫脫的就是一個另外的異類。

他有點不太明白，這赤甲將放著好好的人不去做，為何要變成這副鬼德行。

「大天相境麼...」

李洛抿了抿嘴唇，目光瞥了一眼手腕上猩紅刺眼的鐲子，如此實力，的確是驚人之極，雖說他也不是沒有抗衡的手段，但三尾天狼的力量能夠不暴露的話，那他還是會儘量避免的。

既然眼下血尾異類已除，他們選擇撤退的話，應該也算是完成了混級賽。

這樣的話，倒也沒必要去逞這個威風，實在沒必要。

這般想著的時候，李洛毫不猶豫的捏碎了手中的靈鏡。

這驚心動魄的混級賽，還是趕緊結束吧，學府那些高層也太不當人了，竟然讓他們這些毛頭小子來處理這種兇險的問題。

靈鏡破碎，包括李洛在內的所有人，都是忍不住的長鬆了一口氣。

這下子，總算是安全了。

李洛的身體也是放鬆了下來，然後數息過去，他突然察覺到有些不對勁，當即目光轉向四周，卻是見到此時的他依舊處於如廢墟般的赤石城中。

傳送光柱，並未出現。

在他的身旁，鹿鳴，景太虛，孫大聖也是滿臉的驚恐。

「怎麼回事？！為什麼捏碎靈鏡沒有任何的反應？！」鹿鳴驚聲說道。

李洛抬頭，只見得半空中諸多身影也是茫然的停滯，藍瀾，長公主等人都未曾傳送離去。

「各大學府的小崽子們，你們想去哪呢？」

與此同時，天空中，有一道森寒的戲謔笑聲，在此時緩緩的響起。

只見得那魔煙滾滾中，赤甲將的身影緩緩走出，此時的他已經放棄了赤紅的甲冑，赤著身軀，他的皮膚呈現暗紅的色彩，一片片的龜裂，胸膛處那與血尾異類一模一樣的臉孔緩緩的蠕動著，肩膀上凸出了一根根漆黑的骨刺。

他的頭髮也是變得血紅起來，同時還在不斷的滴落著鮮血，頗為詭異。

「想藉助學府給你們的東西傳送回去嗎？不再仔細看看你們捏碎了什麼嗎？」赤甲將語氣森然的笑道。

李洛他們所有人猛的低頭看向手中，然後面色就變得難看起來，因為不知何時，他們的手中出現了一塊碎骨，剛才他們捏碎的根本就不是靈鏡，而是這不知道從何而來的骨頭。

「幻術！」

「剛才那一霎，我們被他施展了幻術！」鹿鳴俏臉一變，失聲道。

李洛心頭一驚，這赤甲將的實力變得這麼強了嗎，在那短短的瞬息間，竟然能夠以幻術影響到他們所有人，同時讓得他們自以為捏碎了靈鏡，實則依舊被困於此地。

「如今本將迎來真我，如此盛大的時刻，怎麼能少了看客呢？所以你們就乖乖的留下來吧。」

赤甲將臉龐上露出猙獰的笑容，而後他張開了嘴巴，只見得濃鬱的血光噴薄而出，直接是將這方天地都化為了血紅的色彩，宛如是屏障般，遮蔽了一切。

「在這裡，你們找不到真正的靈鏡，所以你們也就別指望著離開了。」

赤甲將手掌一揮，只見得血光閃過，再之後，所有人都震驚的見到，虛空中有一面面鏡子浮現出來，竟然與他們的靈鏡一模一樣。

所有人都是立即打開各自的空間球，試圖找出他們的靈鏡。

可打開空間球內，更是驚駭的一幕出現，因為他們發現空間球內的所有東西，竟然都變成了一面面的靈鏡。

「好可怕的幻術，這比之前的血尾異類更恐怖了。」鹿鳴俏臉難看的說道。

景太虛一臉的驚駭，面對著一名大天相境的強者，他們簡直就是如孩童般被其玩弄於股掌之間。

李洛面色同樣是有點陰沉，剛剛那松的一口氣，此時又直接拉了回來，而且還更加的讓人感到絕望了。

此時的赤甲將，無疑比先前的血尾異類更強了。

這種狀態下的赤甲將，恐怕就算是長公主，藍瀾他們全盛狀態都不是對手。

「我們不會死在這裡吧？」孫大聖撓了撓頭，說道。

「閉嘴，烏鴉嘴！」鹿鳴瞪了他一眼，不過看得出來，她眸子中也滿含著擔憂之色，現在的局面，明顯開始失控了。

李洛倒是沒心情插嘴他們間的話，他的面色變得異常的凝重，一隻手掌，已經悄悄的覆蓋住了手腕上猩紅的鐲子，那鐲子在此時變得有些異樣的滾燙，隱隱的，李洛似是聽見了一道充滿著極端暴戾的狼嘯聲響起。

「學府的小崽子們，先來一場噩夢吧，在噩夢中，迎接你們的死亡。」

天空上，赤甲將笑了起來，只見得那懸空的無數靈鏡突然照耀而下，有血光無孔不入的穿透而來，直接是倒映進了所有人的眼瞳中。

頓時，整個天地都變得寂靜下來。

半空中，藍瀾，長公主，宮神鈞等人的身影凝滯著，他們的眼神，在此時湧動著血光，顯得可怖而空洞，其中的神智仿佛都被盡數的壓制了下去。

因為現在的他們，已經處於了一場夢境之中。

本體，已經不再受到他們的掌控。

城市內，李洛四人所在的地方，也是沒有聲音響起，他們的眼神血紅而空洞，宛如人偶一般，靜靜的立於殘垣斷壁之下。

片刻前還大戰激烈的赤石城，此時再度變得宛如死境一般。

赤甲將立於半空，他望著這一幕，忍不住的笑了起來，而他胸膛上蠕動的嬌媚臉龐，也仿佛是隨之一起笑起，這一幕，顯得分外的詭異。

「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們，接下來，就在那一場場夢境中感受什麼叫做絕望以及生不如死吧。」

...

先前血光落入李洛眼瞳的那一霎，他也是感覺到四周開始變幻，他的神智，仿佛是在漸漸的變得模糊起來，有一種詭異的力量，讓得他將一切都遺忘了。

吼！

而就當他的心境在不斷的沉淪時，突然間，有暴戾到極致的狼嘯聲陡然的炸響。

李洛心頭猛的一震，再度凝神時，卻是發現自身立於一處黑暗之中。

他抬起頭來，瞳孔驟然緊縮。

只見得那裡，一頭數十丈龐大的遠古巨狼匍匐，兇戾的狼瞳森然無比的注視著他，在其身後，三條巨大的尾巴緩緩的揮動。

望著這散發著滔天兇氣的遠古巨狼，李洛先是一滯，而後第一時間露出了討好的笑容。

「狼哥，好久不見。」

第五百八十七章與三尾天狼的交流

「狼哥，好久不見。」

當三尾天狼聽到眼前的少年嬉笑著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它獸瞳之中的兇戾陡然間強盛到極致，那股濃鬱的殺意幾乎是要化為實質般的噴薄而出。

它怎麼都忘不了。

那一日它好好的在山裡待著，結果被眼前這個可恨的人族小子引了出去，不僅先是與一頭強大的異類莫名其妙的廝殺了一場，最後還招出了那個曾經讓它無比恐懼的人族王級強者。

最後，它這剛剛脫離了一處牢籠，轉眼就又被封印進了這暗無天地的空間之中。

而這一切，都是眼前這個人族小子引來的！

轟！

這一霎，似乎是有著極其恐怖的血紅能量從三尾天狼體內爆發而起，而後它龐大的身軀暴起，尖銳鋒利的爪子撕裂虛空，當頭就對著李洛撕了下去。

它要將這小子碎屍萬段！

譁啦啦！

而就當它的爪子即將撕向李洛時，突然黑暗中有鎖鏈的聲音響起，下一刻，一道道蘊含著神秘力量的鎖鏈於黑暗中綻放出光芒，鎖鏈一頭洞穿於三尾天狼的身軀，而後鎖鏈震動，頓時將三尾天狼龐大的身軀倒扯而回。

莫名的威壓於鎖鏈上面釋放出來，宛如一座座山嶽般的鎮壓在三尾天狼身軀上，將其鎮壓得動彈不得。

吼！

不論三尾天狼如何憤怒的掙扎，都是無法撼動那神秘鎖鏈絲毫。

因為在那鎖鏈上面流動的，是傳說中的「三相之力」。

那是屬於稱王境強者的力量，遠非它一個尚未突破到封侯境的兇獸所能抗衡。

呼。

李洛見狀，悄悄的鬆了一口氣，然後抹著額頭上的冷汗，還是龐院長靠譜啊，這封印異常穩妥，不然現在的他怕是直接就要被這三尾天狼生吞活剝了。

「狼哥，不要這麼憤怒，我們可不可以心平氣和的交流一下？」李洛露出溫和的笑容。

然而回答他的是三尾天狼暴怒的咆哮聲，血盆大口中有腥臭的涎水噴出來，濺了他滿臉。

不過李洛唾沫自幹，依舊保持著笑容，道：「狼哥，你不用感激我把你從暗無天日的暗窟中帶出來，這說明咱倆有緣，如果不介意的話，咱們可以拜把子，不過兄弟我現在面臨生死危機，還需要狼哥你把你的力量暫時借給我用一用。」

「你不知道，外面有個不人不鬼的怪物，囂張跋扈，不把狼哥你放在眼裡。」

三尾天狼的暴怒情緒漸漸的平息，它那兇殘的眼瞳盯著李洛，突然伸出尖銳的爪子指了指捆縛著它的鎖鏈，那意思似乎是說讓李洛解開鎖鏈封印，它去幫他解決麻煩。

李洛見狀，乾笑一聲，道：「狼哥，說這些就沒有誠意了啊，我解開鎖鏈，你怕是第一個就將我給吞了。」

李洛對著三尾天狼拍了拍胸膛，道：「狼哥，你不要這麼抗拒我，現在的我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但假以時日，我說不定還會先你一步抵達封侯境，那時，兄弟我不會忘記你，一定想辦法也讓你踏出那一步！」

然而對於他的吹噓，三尾天狼卻是不屑回應。

「你若是不信，我可以跟你立個心誓，四年之內如果我達不到封侯境，我就天打五雷轟，修行再無寸進。」李洛認真的說道。

因為他也就只剩下四年壽命了，如果在這四年間無法達到封侯境，他的壽命自然就到了盡頭，到時候人都沒了，雷轟不轟，修行有沒有進步，其實也無所謂了。

瞧得李洛這副信誓旦旦，自信無比的模樣，三尾天狼心中倒真是有點驚疑了，這人族小子哪來的這種自信？竟然妄想在四年內突破到封侯境？

要知道封侯境乃是修行之間最為重要的關卡，其間不僅需要過人的天賦，還需要極其龐大的修煉資源以及諸多機緣，而一朝踏入，便是翻天覆地之變。

封侯強者，不論是在哪裡，都絕對算是一方巨擘。

這小子，憑什麼敢這麼狂？

不過轉念間，三尾天狼又是冷哼一聲，這小子能不能四年內突破到封侯境跟它又有什麼關係。

李洛瞧得三尾天狼這油鹽不進的模樣也是有點無奈，看得出來對方對他也是仇恨得緊，不過對此李洛還算是理解，畢竟當初是他將三尾天狼從山裡面引

了出來。

他原本是打算儘量緩和點雙方的關係，這樣會有益他之後藉助三尾天狼的力量，但顯然，他還是想的天真了一點，以三尾天狼這堪比大天相境頂峰的實力，根本瞧不上他這個小小的相師境。

等未來他的實力提升了，或許這三尾天狼的態度會放端正許多。

心中這般想著，李洛也就不再廢話，而是神色肅然起來，看著三尾天狼說道：「狼哥，不管你同不同意，今天我都得借你的力量一用了。」

話音落下，他十指互點，頓時指尖有鮮血流淌出來，其雙手迅速的結印，相力湧動間與鮮血融合，漸漸的形成了一道玄妙的血紅咒文。

「天祭咒！」

血紅的咒文飄蕩而出，徑直對著三尾天狼落去。

三尾天狼沒有反抗，因為在封印存在的情況下，它根本沒有反抗之力，於是它那猩紅的獸瞳，只是冰冷無比的注視著李洛，同時眼瞳深處，掠過一絲殘忍與譏諷。

想要借用它的力量麼...真當它的力量是一個小小相師境能夠隨意支配的嗎？

也好，想要用，那就給你用！

它還就怕李洛不用！

它能夠感應到李洛在外界所遇見的敵人有多強，那應該是相當於大天相境初期的實力，想要打敗這種強敵，李洛光借用一點力量可不夠。

而李洛借用它的力量越多，那股兇煞侵蝕也就會更為迅猛的感染李洛的神智，直到最後將其神智淹沒，化為只知胡亂殺戮的「狼奴」。

到時候，它就能夠輕易的操控李洛的神智，將其化為自身的傀儡。

心中閃過這些想法，三尾天狼冷冷一笑，猩紅的獸瞳緩緩的閉攏，任由那落在額頭上的「天祭咒」開始抽離著它體內的力量。

呼呼！

磅礴的血紅能量如洪水般的呼嘯而出，最後盡數的湧入到了眼前李洛的身體之中。

在這種充滿著兇煞之氣的能量灌注下，李洛的眼瞳，也是有著血絲猛然攀爬出來。

周身力量，如海嘯般奔騰而起。

第五百五十七章相撞藍瀾

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

有話想對作者說？來★起?點◣讀書評論區，作者大大等著你！

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混級賽，如火如荼的持續著。

雖說這紅砂郡內危機四伏，常人在此必定是寸步難行，可這種危機，對於這些來自各大學府中的頂尖小隊而言，卻並非就是無法抗衡。

所以在這段時間中，紅砂郡各處被汙染的城市被不斷的淨化，而這反映出來的，則是那積分榜上所有隊伍急速上漲的積分。

每一座被汙染的城市，在各個小隊的眼中，都是引人心動的積分。

所以，當混級賽的時間抵達第二十日時，靈鏡上面顯示的紅砂郡地圖，已是被清除了大半，顯然，混級賽至此，已經開始進入到了後半程。

...

一座廢墟般的龐大城市中，有淨化光芒鋪天蓋地的散發開來，開始清除著城內瀰漫的惡念之氣。

李洛站在一座廢墟樓閣上，掏出靈鏡看了一眼，然後臉龐上就有著笑容浮現出來。

「終於七十萬積分了，不枉費這段時間的瘋狂推進啊。」李洛感嘆著，距離離開雷鳴山，已經足足十天過去了，而這十天時間中，他們小隊幾乎是片刻不歇，直接是開啟了全速推進的模式，沿途過來，不管是什麼級別的城市，只要在他們的路線範圍中，幾乎全部都是被淨化。

其中的異類，也是被掃蕩得乾乾淨淨。

此時剛剛才結束了一場大戰的長公主與姜青娥隨意的

第五百八十八章一刀

死寂的赤石城上空。

赤甲將眼神冷酷的望著那些眼神空洞的學員們，聲音沙啞而略顯尖銳的自言自語道：「應該先殺死哪一個呢？」

如今局面盡在掌控，眾人在他的眼中猶如待宰的豬羊一般。

赤甲將目光轉動，最後投向了藍瀾的身影，先前就是此人以一道封侯術重創了血尾異類，而那道封侯術的威力，連他看見都是頗為的心驚，如果在未曾融合血尾異類之前，即便是他，硬接的話都將會被重創。

「能夠在天珠境時，就修成封侯術，這份天賦與機緣，倒也是難得了。」赤甲將淡漠一笑，然後伸出手指，遙遙的指向眼神空洞，陷入到幻境之中的藍瀾，在其指尖，有粘稠的血光能量急速的凝聚而來。

「不過也算你倒黴，扼殺天才的事情，本將最喜歡做了。」

而就在赤甲將即將下殺手的那一瞬，其赤紅的眼瞳突然一凝，目光猛的投向下方的廢墟城市中。

因為在這一瞬，他感應到了一股極為強大的能量波動突然於城內出現，那股能量之中充滿著兇煞之氣，即便此時的他，都感覺到了一股強烈的威脅。

轟！

就在赤甲將目光投向城內那一刻，一道約莫百丈龐大的血紅能量光柱驟然沖天而起，血紅能量異常的狂暴，於天空上綻放出一道道的能量衝擊，頓時天地間腥風大作，兇氣瀰漫。

整個赤石城，都是震動起來，甚至有如巨蟒般的裂痕，於城內某處開始蔓延。

赤甲將面色陰冷，眼神充滿著殺機的注視著那處血紅能量光柱，只見得在那光柱內，有一道人影緩緩的升空而起。

他盯著那道人影，眉頭卻是微微一皺。

他記得此人，似乎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這般實力在這種場合下，跟炮灰沒什麼區別，可為何這小子突然間爆發出這種級別的能量？

那股能量之強，赫然也是達到了大天相境初期的層次。

血紅光柱之中，此時的李洛，雖然突然間擁有了堪比大天相境的力量，但他的模樣卻是變得分外的悽慘，最為明顯的，便是被不斷撕裂的肉身，一道道猙獰的傷口於身體表面破碎開來。

那是因為他的肉身根本無法完全承受住這種級別的力量，所以直接對肉體造成了侵蝕。

而這，還只是肉身上的創傷。

此時對於李洛而言，更加危險的，還是那心中突然間如洪水般爆發開來的殺戮與暴戾情緒，在這種情緒的衝擊下，他原本俊朗的面龐，此時都是變得猙獰了起來，雙瞳之中，血絲不斷的攀爬著。

從某種角度來說，現在的李洛，除了外形沒有變得扭曲之外，看上去倒是與這赤甲將有點相似了。

李洛緊守著內心最後一絲的清明，他明白，此時絕對不能讓殺戮情緒佔據心靈，否則他就會失去理智，淪為殺戮怪物，到時候不僅沒辦法解決掉赤甲將，反而還會弄巧成拙。

同時李洛手掌一握，一枚白色的圓潤珠子出現在了手中。

正是他以前在金龍道場中獲得的「聖光靜心珠」，此物雖然只是上品白眼寶具，但卻具備著靜心凝神之效，可以減弱殺戮情緒的衝擊。

他迅速的將珠子塞進嘴中，頓時有一道冰涼的氣息湧入體內，那股氣息，令得李洛精神一振，仿佛精神都是變得清明了許多，同時眼瞳中攀爬的血絲，也是漸漸的停歇。

而後他抬起頭，殺機瀰漫的目光，鎖定赤甲將。

「你倒是讓我有點意外，沒想到，一個小小的相師境，竟然還藏著這般底牌。」赤甲將漠然的注視著李洛，淡淡說道。

「你這喪心病狂的瘋子，好端端的人不做，卻要變成這般鬼模樣。」李洛譏諷出聲，他的聲音也是變得格外的沙啞起來，那是因為體內狂暴至極的能量將他的聲帶都侵蝕破壞掉了。

此時他每說一句話，喉嚨就傳來激烈的疼痛。

赤甲將聞言，則是不屑的道：「小子，你太稚嫩了，眼中只知道單純的善與惡，根本不知曉世界的真實，所謂異類，本就是於我人族負面情緒中所誕生，只要人族存在，那麼異類就不會消失。」

「試圖斬除異類，本就是最愚蠢的行為，想要真的杜絕異類的存在，只有一種辦法，那就是將兩者融為一體，當善惡歸於一處時，自然就不會再有異類肆虐，同時我們還能夠從中獲取到強大的力量，何樂而不為？」

"我們的作法，才是真正能夠拯救眾生脫離苦難之法。"

面對著赤甲將這種瘋狂的說辭，即便是此時李洛滿心都是殺戮之意，依舊忍不住的搖頭。

「你還真是個瘋子，人人都和異類融合了，豈不是滿世界都是你這樣的怪物？」

赤甲將冷笑一聲，他挺起胸膛，露出那裡蠕動的妖媚人臉，道：「這副模樣怎麼了？你還是太狹隘了，這才是真正的「真我」，現在的你，只是被人族蠢笨的身軀遮蔽了所思所想而已，當你真正的體驗到這副身軀的力量時，你自然會明白，「真我」才是世間最強之物。」

話到此處，赤甲將突然停了下來，眼神陰冷戲謔的盯著李洛，道：「你這股力量，應該是來自外物，看你肉身被侵蝕的程度，你怕是只能堅持很短暫的時間，而且你這股力量雖強，但也並未超過我多少，所以你如果指望破局，恐怕是有些天真。」

原來先前的廢話，只不過是他在以某種秘術感知李洛那股力量的強弱程度。

李洛面色冷漠，赤甲將這話倒是不錯，他的「天祭咒」只有上篇，並不完整，所以即便是傾盡全力，也難以調動三尾天狼所有的力量，現在的他，極限就是在大天相境初期，這種力量程度，也就與赤甲將相當，若真要這樣對拼起來的話，他頂多只是與對方不分高低。

可也正如赤甲將所說，他的肉身太過的孱弱，根本不可能支持太久的時間，不然一旦拖下去，還不等赤甲將將他重創，他自己的肉身就要被三尾天狼的力量侵蝕成白骨了。

但先前與對方一通廢話，他同樣也是故意為之，拖延了點時間。

李洛緩緩的抬起手掌，掌中握著一柄刀身斑駁的古樸直刀。

正是金玉玄象刀。

盯著斑駁的刀身，李洛的眼中閃爍起一道異芒。

在先前自身力量暴漲的那一瞬，他發現金玉玄象刀突然劇烈的震動起來，隨著那股龐大的能量湧入刀身之內，李洛發現，在這刀身最深處，竟然盤踞著一道金色的印記。

那道印記，至尊至貴，散發著仿佛凌駕天地般的威嚴。

那是...王者印記。

這道印記，顯然是來自金玉玄象刀的上一任主人，龐千源院長！

「難怪此前那宮神鈞對此刀垂涎萬分，原來在這柄刀的深處，還隱藏著一位王級強者所留的印記。」

李洛深吸一口氣，眼神熾熱，此前的他無法發現這道王者印記，想來應該是自身實力不夠，按照他的推測，這道印記，唯有達到天相境的實力，才能夠將其觸發。

有這道印記在身，金玉玄象刀的威能將會提升一個很大的檔次。

而眼下，它也將會是一道大殺器。

李洛五指緩緩緊握刀柄，然後森冷的目光投向了赤甲將。

他只有一刀的機會。

不過有了金玉玄象刀內的「王者印記」相助，一刀足矣。

一念至此，李洛不再猶豫，他一步踏出，頓時滔天般的血紅能量呼嘯而來，直接灌注進入手中玄象刀內，刀身劇烈震動起來，有嘹亮刺耳的刀鳴聲響徹而起，只見得一道道百丈刀芒自刀身中迸射而出，刀光捲動，連虛空都被切割開了一道道幽黑深邃的痕跡。

他面無表情，徑直一刀斬出。

血紅刀芒於刀刃之前急速凝聚，短短數息之後，只見得一道數百丈龐大的刀輪成形，刀輪瘋狂的旋轉，散發著難以形容的切割力，刀輪震動，那刺耳的刀鳴聲，響徹百裡之地。

「千流水刀輪。」李洛漠然的聲音，隨之響起。

而後，他刀刃揮下。

揮下的那一瞬間，刀身深處的「王者印記」輕顫，似是有一縷神秘的金黃氣息流淌而出，流入到了那一道刀輪之中。

唰！

而後血紅刀輪一閃而出。

這一霎，仿佛天地被切開了。

一道千丈長的光滑刀痕，於下方大地上憑空而現，幾乎是將這赤石城貫穿。

血紅刀輪斬破虛空而至。

刀輪倒映於赤甲將的眼瞳中，這一刻，後者的面龐以及胸膛上的妖媚臉龐，頓時出現了劇變與濃濃的驚恐之意，因為他們從那斬來的血紅刀輪中，清晰的感覺到了死亡的氣息。

這小子暴漲的力量明明與他相差無幾，可為何這一刀，竟恐怖至此？！

第五百五十八章巔峰對碰

瀰漫著惡念之氣的殘破城市城門之外，藍瀾小隊落下身來，而他們的目光，同樣是第一時間的投向了不遠處的長公主,姜青娥，李洛三人。

然後三人的面色也是有些變化。

即便是素來從容的藍瀾，都是忍不住的微眯了一下眼睛，令得雙目間的縫隙變得更小了。

兩支隊伍隔著破損的大道，目光對望。

混級賽上積分排名最為靠前的兩支小隊，終於是撞在了一起。

這氣氛瞬間就變得有些凝重了起來。

「三位,似乎是我們更先一步到這座城市呢。」緊繃的氣氛中，長公主嫣然一笑，率先開口。

藍瀾臉龐上露出無奈的笑容,道：「宮同學，混級賽上，可不興先來後到。」

「這麼野蠻的嗎？」長公主嘆了一聲，顯得有些柔弱的說道。

她本就是嬌媚動人，此時裝出這般罕見的柔弱模樣，頓時散發出一股讓人憐惜的氣質，若是心智不堅定者，恐怕直接就要淪陷了。

但顯然，能夠修煉成「明王經」的藍瀾，絕對不算是這種人,所以他笑容平靜的道：「宮同學,你們如今積分還領先我們一些，我看要不就將這座城市讓給我們吧。」

長公主臉頰上的柔弱之色瞬間消散,淡笑道：「臉還挺大,當真以為仗著「明王經」,你就能橫著走嗎？」

藍瀾搖了搖頭,道：「只是為了學府榮譽，不可退步而已，否則若是在其他地方，宮同學若是想要的話，我定然退讓。」

「話倒是說的好聽，算了，既然你我都不肯退讓，還是按照規矩來吧。」長公主淡淡的道。

所謂規矩，自然就是戰過再說。

「此處這裡，抵達的或許不止我們兩個小隊，這些狡猾的傢伙可都在等著呢。」藍瀾看了一眼城外的群山間，他能夠隱隱的感受到，一些強大的能量波動若隱若現，顯然，其他學府的隊伍同樣是趕來了，只不過他們並沒有現身的意思，顯然是故意要等他們這兩支如今積分最高的隊伍先對碰一下。

「那正好，我們需要一場戰鬥來震懾他們的覬覦。」長公主說道。

藍瀾笑道：「宮同學的信心這麼強嗎？院級賽中，我們可是交過手的。」

長公主同樣是微微一笑,道：「伱知道的，現在不一樣了。」

「你的「明王經」的確很強，不過我要阻攔你一些時間還是能夠做到的，而在這段時間中，我的兩名隊友，應該可以解決掉你那邊的隊友，到時候，我想你應該知道怎麼做選擇的。」

藍瀾道：「你的阻攔，是「明王經」醞釀而成之前的時間吧這麼短的時間，雖說姜學妹三星院無敵，但陸金瓷如果執意要拖時間的話，應該還是能夠拖一些的，至於李洛學弟，他此前與景太虛拼得兩敗俱傷，方才險勝，所以想要迅速取勝以此來做威脅，更是可能性不大。」

「我感覺，最後說不得還是我的「明王經」先拜下來，到時候，宮同學你就得付出一些代價了。」

他平淡的言語間，已是有了一些威脅之意。

然而，長公主卻是淡淡一笑，玉手緊握青玉權杖，下一瞬，磅礴強悍的相力沖天而起，在其身後，七顆璀璨天珠吞吐著天地能量，令得此時的長公主散發出凜然威壓。

她一出手，便是沒有半點的猶豫，下一瞬，青玉權杖點下，虛空猛然炸裂。

磅礴的青光相力直接是化為了一道巨大的青鸞光影，然後暴射而出，震碎層層虛空，以追星趕月之勢，直接鎖定了藍瀾。

藍瀾輕嘆，手掌抬起，淡藍色的水相之力仿佛是自虛空中瀰漫出來，似是一片汪洋大海，大海之中，有一隻巨大無比的水相巨手升起，直接抓向了那青鸞光影。

轟！

兩者相撞，狂暴的能量衝擊肆虐開來，連這片天地間的惡念之氣都被衝散許多。

與此同時，姜青娥倩影化為一道流光掠出，璀璨光明大放，直指陸金瓷。

而陸金瓷見狀，面色一變，毫不猶豫的將自身相力盡數催動，然後掉頭就跑。

李洛手持玄象刀，腳尖一點，身影縱躍，落到了景太虛的前方。

「又要交手了啊。」李洛望著景太虛，笑眯眯的道。

景太虛神色複雜的看了一眼李洛，此前院級賽的失敗，讓他一口鬱氣持續到現在，因為那場戰鬥，只要他能夠再持久一點，那麼失敗的就將會是李洛。

一星院最強稱號，也將會落在他景太虛的頭上。

「李洛，不要浪費力氣了，這次的交戰時間不會長的，現在主要的看點是姜學姐能不能在藍瀾學長成功催動出「明王三拜」之前抓住陸金瓷學長，至於我們這裡，還是老老實實看著吧。」景太虛淡淡的道。

李洛聞言，微微一怔，然後說道：「你覺得有沒有一種可能，比如說，是我先動手把你抓住，然後威脅藍瀾認輸呢？」

景太虛眼角抽了抽，冷笑道：「看來院級賽的勝利讓你有些得意忘形了吧？」

李洛笑著，手中玄象刀緩緩的抬起，指向了景太虛。

景太虛見狀，眼中怒意閃過，冷聲道：「好啊，那我倒是想要看看，你究竟有什麼資格敢這麼與我說話！」

他手掌一握，青色芭蕉扇閃現而出，頓時天地間狂風大作。

而當兩支積分排名第一第二的小隊在城前開啟一場大戰的時候，周圍的群山中，一些目光，也是在遠遠的眺望著。

宮神鈞小隊，正好在其中。

「宮學長，我們不去幫忙嗎？你和宮學姐聯手的話，一定能勝過藍瀾！」都澤紅蓮望著遠處的交鋒，忍不住的說道。

「藍瀾小隊是我們學府的大敵，我們絕對不能讓這座三級城市的積分落在他們的手中啊，不然他們就將會超過宮學姐小隊了。」

雖說各自屬於不同的小隊，但在都澤紅蓮看來，他們終歸來自聖玄星學府，在這種時刻，還是需要攜手對外的。

宮神鈞聞言，微微搖頭，道：「動不了的，我能夠感覺到有其他小隊鎖定了我們的位置，一旦我出手，也必將會引來其他的小隊，因為他們樂於見到這兩支小隊在這裡動手，如果我出手幹預，將會把局面變得更為的麻煩。」

都澤紅蓮一怔，旋即沮喪的低下頭。

「你也不必太過的擔憂，鸞羽她們未必就會輸，她只要能夠拖一些時間，一旦姜學妹抓住陸金瓷，對方自然會投鼠忌器。」宮神鈞微笑著安慰道。

都澤紅蓮眺望著混亂的場中，最終也只能嘆了一口氣。

「希望如此吧。」

第五百八十九章刀輪斬赤甲

巨大的血紅刀輪當空斬下，虛空都是被切割開了幽黑深邃的痕跡，凌厲至極的刀光肆意的散發，將那阻攔在前方的一切之物都是生生的切割開來。

赤甲將的面色在此時劇變。

他的眼中有遮掩不住的驚駭之意，因為李洛這突如其來的一刀，連他都是感覺到了致命般的危機。

這個傢伙，究竟做了什麼？！

心中驚駭，赤甲將此時也不敢有絲毫的怠慢，只見得他猛的張開嘴巴，一道血光從嘴中噴射而出，血光內，顯露出了一枚血紅色的小鍾，小鍾迎風而漲，旋即化為數丈左右，鐘聲敲響，仿佛是有一圈圈血紅的音波擴散出來。

血鍾厚重，其上銘刻著玄妙的符文，當其出現時，天地能量頓時呼嘯而來，令得血鐘上面的血光更加的雄厚。

在血鍾鐘身之上，可見一道金色的眼痕若隱若現，顯然，這血鍾也是一道金眼寶具。

在這危急關頭，赤甲將不敢有半點的留手。

血鍾一出現，便是直接迎上了兇猛斬下的血紅刀輪。

鐺！

撞擊的那一瞬，震耳欲聾的音波驟然炸響，只見得一道巨大無比的血紅衝擊波爆發而開，下方廢墟城市首當其衝，無數殘垣斷壁紛紛被撕裂，甚至連遠處破損的赤紅城牆，都是在此時被生生的掃斷。

天際雲層，蕩除一空。

如此戰鬥餘波，當真可怖。

李洛心中為此感嘆一番，真不知道他要何時才能夠憑藉自身之力造成如此強大的破壞力，而與此同時，他的目光也是鎖定虛空，只見得那裡一波波能量衝擊不斷的爆發，而在源頭的位置，便是血紅刀輪與血鍾一輪輪的碰撞。

血紅刀輪高速旋轉，釋放出可怕的切割力，刀光凌厲強悍。

而血鍾則是在拼命的抵禦。

但李洛卻是能夠清晰的感應到，血鐘的抵禦正在迅速的被削弱，一縷縷凌厲的刀光已經開始撕裂開血鍾周身覆蓋的血光，一旦血光防護被撕裂，這血鍾本體就將會被重創。

「好強的「王者印記」！」

李洛心中震撼，其實此時的他即便借用了三尾天狼的力量，也只是與赤甲將實力相仿而已，除非他能夠獲得「天祭咒」下篇，那樣他就能夠將三尾天狼的力量催動到極致，以其大天相境頂峰的實力，要鎮壓只是大天相境初期的赤甲將，應該問題不大。

而眼下他能夠如此的摧枯拉朽，顯然就是金玉玄象刀之內「王者印記」的原因。

那一縷神秘的金黃之氣，令得他施展出來的血紅刀輪威力提升到了一個相當可怕的程度。

王級強者，當真是恐怖如斯。

鐺鐺鐺！

急促刺耳的鐘吟聲，不斷的從血鍾之上響徹而起，片刻後，血光不出所料的被刀光所撕裂，一道道具備著強悍切割力的刀光落在了血鐘上，頓時那血鐘表面就被撕裂開一道道的痕跡，鐘身瘋狂的震動起來。

赤甲將面色劇變，他眼瞳死死的盯著血紅的刀輪，數息後，他瞳孔猛的一縮。

這一刻，他發現了其中那一縷流動的金黃之氣。

一股震撼的壓抑感籠罩而來。

「那是...王氣？！」赤甲將聲音陡然是在此時變得尖銳起來。

所謂王氣，可是唯有王級強者方可修煉而出，那個小小的相師境身上，竟然還有此等恐怖之物？！這個小子難道是哪個王級強者的後代嗎？！

難怪他這一道刀輪威力可怕得嚇人，原來是有著如此珍稀強大之物！

赤甲將面色變幻，旋即他毫不猶豫的抽身暴退，這個地方不能留了，原本他是想著晉升「真我」後將這些學府的小崽子殺光出一口惡氣，但現在來看，他還是有些失策了，這些小崽子中藏著一頭惡狼！

「如今還是只能暫避鋒芒，本將如今已化「真我」，接下來只需要去那雷鳴山，將那雷鳴樹吞噬，之後說不得就有了衝擊封侯境的資格！」

相對於衝擊封侯境所帶來的誘惑，這紅砂郡丟了也就丟了，如今那些各大學府已經盯上了這裡，他也沒必要逗留，早點吞了雷鳴樹離去才是理智行為。

李洛見到那赤甲將竟然選擇遁逃，也是有點驚訝，但其眼神卻是異常的冰冷，其中殺機流動。

他費了這麼大的代價，將三尾天狼的力量都調動了出來，甚至還運用了極其珍貴的「王者印記」，如果這讓赤甲將給跑了，那他豈不是損失大了？

李洛的臉龐上，已經被三尾天狼那兇煞能量侵蝕得裂開了痕跡，露出其內的血肉，一條條的血痕，令得此時的他看上去頗為的猙獰兇狠。

他深吸一口氣，顫抖著雙指伸出，凌空點下。

血紅洪流自其指尖噴射而出，雙指血肉瞬間被消融，化為兩根白骨手指。

李洛額頭上冷汗湧現出來，順著臉頰滴落。

咻！

血紅洪流貫穿虛空，融入血紅刀輪之內，頓時刀輪聲勢大漲，一道血紅刀光劈斬而下，一道裂痕自血鐘上面撕裂開來，血鍾爆發出刺耳哀鳴，血光迅速的黯淡下來，最後一頭栽落。

李洛伸手，將破損的血鍾抓在手中，看了一眼，迅速的塞進空間珠內。

唔，金眼寶具，價值不菲，即便是對他這洛嵐府少府主來說都是稀有之物。

在李洛收走血鐘的時候，血紅刀輪已是再度破空而出，其速如風雷，掠過虛空時，僅僅只能見到一道模糊的血光掠過。

一息之後，已是出現在了赤甲將後方。

赤甲將駭得亡魂皆冒，此時的他心中滿是悔恨之意，如果早知道這群小崽子中會有這麼棘手的人，他先前融合了血尾異類就直接溜走了，哪還會主動出手，試圖將他們全部抹殺。

可事已至此，說什麼都是無用了。

赤甲將一聲咆哮，只見他伸出手掌，直接是插進了胸口蠕動的妖媚臉龐，然後

硬生生的將其從血肉中撕裂下來。

妖媚臉龐瘋狂的掙扎，發出刺耳的尖嘯聲。

赤甲將眼中滿是怨毒，他費盡心機融合了血尾異類，如今再將其剝離，這多年謀劃頓時付諸東流，而且其自身也會遭受到難以想像的重創。

妖媚臉龐被其扔出，迎向了血紅刀光，在接觸的瞬間，突然爆炸開來。

啊！

悽厲的尖叫聲中，血尾異類徹底炸碎，而那爆發出來的恐怖能量，也是將血紅刀輪硬生生的阻攔下來，兩股力量衝撞，刀輪開始迅速的縮小，最終徹底的破碎消散。

李洛這驚天一擊，總算是被擋了下來。

但赤甲將為此付出的代價，慘痛得無法形容。

可他此時已經顧不得這些，因為隨著血尾異類被剝離，他體內的相力也開始紊亂起來，殘留的惡念之氣，出現了反噬。

赤甲將瘋狂的逃竄。

他的心中無比暴怒怨毒，那個小子，他記住了，等離開紅砂郡，他定然稟報上級，將這個小子的底細挖出來，然後讓他付出代價！

李洛望著瘋狂逃竄的赤甲將，他倒是想要斬草除根，可此時的他，身體已經開始失去控制，一身血肉不斷的被消融，如果不是此前在雷鳴山他的肉身獲得了一次增強，恐怕現在的他已經變成了一具白骨。

而且最重要的是，伴隨著運用三尾力量過度，此時的他，開始迎來了兇狠反噬。

殺戮之意，不斷的衝擊他的心靈，令得他的眼前都是開始漸漸的變得猩紅。

所以現在他根本顧不上赤甲將了。

他緊咬著牙，望著遠處化為一抹血光逃竄的赤甲將，沉重的眼皮子，漸漸的垂下來。

而也就是在眼皮子將要垂落時，他似乎是見到天空上，突然有著數道燃燒著光明火焰的光釘撕裂長空，然後以迅雷之勢，從天而降，狠狠的落在了那逃竄的赤甲將身上。

轟！

血光瞬間被消融，赤甲將悽厲絕望的嘶吼聲響徹而起。

「極日封魔釘...是青娥姐恢復了！」

最後的清明中，李洛心頭一振，而後徹底的放鬆下來，身子一歪，從天栽落而下。

不過他的身軀並未直接落地，而是在數息後，落入到了一個柔軟而散發著幽香的懷抱之中。

「別，別碰我。」

模糊的目光透過眼縫，那一張熟悉而絕美的容顏浮現出來，但此時的李洛面龐已是變得極為的猙獰，他無意識的伸出手，試圖將近在身邊的人兒推開，他害怕在那殺戮之意侵蝕下他會做出傷害到她的事情。

但眼前的人兒並未被推走，迷迷糊糊中，李洛似乎是看見一張臉頰靠近了過來。

而後，他就感覺到似乎唇邊有嬌嫩冰涼的觸感傳來。

緊接著，有一股充滿神聖氣息的相力，如潮水般的湧入嘴中，傳遍體內。

第五百五十九章與景太虛的第二次交手

戰鬥爆發得極其的迅猛。

殘破城市之外，當一道道磅礴強悍的相力波動沖天而起時，這片區域瞬間就被分割成了三處戰場。

最為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長公主與藍瀾的交鋒,兩人都是七星天珠境的實力，此時一接觸便是毫不猶豫的火力全開，磅礴相力宛如道道洪流般的貫穿天際，每一次的對碰，都將會引得這方天地能量為之震蕩。

而雖說藍瀾此前在院級賽上勝過長公主一次，但他絕對不會因此就對其心懷小覷，因為雙方的實力其實相差不多，只不過他擁有著一手「明王經」作為殺手鐧而已。

藍瀾也明白,想要分出勝負,他唯有依靠「明王經」。

所以在與長公主交手時，他也是毫不猶豫的催動了這般殺招，只是這般封侯術需要一些時間的醞釀。

群山間，一些銳利的目光轉向了姜青娥與陸金瓷的戰場，所有人都明白，長公主拖住藍瀾的目的,就是為了給姜青娥拖延時間,只要姜青娥能夠在這個時間內將陸金瓷抓住，那麼自然就能夠令藍瀾投鼠忌器。

因為按照混級賽的規則,一旦小隊中有人被淘汰退場，那麼隊伍所獲得的積分,也會相應的被扣除。

不過對於長公主的企圖,那陸金瓷顯然也是心知肚明，而且他非常清楚自己與姜青娥之間的差距，此前院級賽上，他聯合數位頂尖三星院學員圍攻姜青娥,都被第一時間秒殺,如果此時再敢正面接觸的話,恐怕他在姜青娥的手中堅持不了十秒。

所以，他從一開始就直接選擇抱頭鼠竄。

陸金瓷相力盡數爆發，然後根本就不管姜青娥的攻勢，直接瘋狂而逃。

顯然是打算將時間拖下去。

而姜青娥則是迅速追趕，兩人之間的距離在迅速的縮短，但想要追上去，顯然也還需要點時間，畢竟陸金瓷自身也是極煞境的實力，打不過光逃的話，想必就算是姜青娥，一時半會也不太容易將對方收拾。

山林間，有一些窺探此處的目光暗暗搖頭，因為他們已經見到，藍瀾身後，一道巨大的模糊身影已經開始漸漸的浮現，同時帶來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壓迫感。

時間，似乎更站在藍瀾這邊一點。

嗡！

而當所有人的視線都匯聚於兩支小隊的頂尖戰場時,倒是無人注意,在那磅礴相力覆蓋下的某處戰場，兩個小小相師境之間的碰撞。

景太虛手中芭蕉扇呼嘯,無數道青色風刃席捲而出，在其身後，虛九品風靈使若隱若現，令得他所施展出來的風刃殺傷力更為的驚人。

然而這些風刃呼嘯而過，卻是被一道高速震動的刀光硬生生的盡數斬碎。

這一接觸，景太虛的瞳孔就是微微一縮。

「你已經化相段第四變了？！」他失聲道。

此前在院級賽上，李洛是依靠著某種外力才令得自身短暫的達到了化相段第四變，可現在的接觸中，景太虛卻是發現李洛的相力變得凝聚而雄厚，顯然，這是他自身完成了突破！

面對著景太虛的驚聲，李洛神色卻是極為的平靜，他盯著前者，淡淡的道：「我想試試，現在的你，是否還有資格與我兩敗俱傷？」

他雙掌緊握玄象刀。

第一重象神力！

李洛雙臂震動，有一股蠻橫的力量湧入雙臂，以前的李洛施展第一重象神力時，雖然能夠承受，但雙臂皮膚依然會出現撕裂的傷口，但這一次，他的雙臂，完好無損。

第一重象神力，被他完美的承受了下來。

顯然，這是因為此前在那「雷王潭」中所獲得的好處。

他的肉身強度，提升了。

感受著那於雙臂之中如蠻象般奔騰的力量，李洛嘴角浮現出一抹笑意，然後他心念一動，體內的那座「雷霆熔爐」在此時突然劇烈的震動起來。

轟！

雷鳴轟鳴聲在體內炸響，李洛清晰的感覺到，那「雷霆熔爐」內，有一道玄妙的雷鳴音波擴散開來。

雷鳴音波所過之處，血肉，經絡，骨骼都是在此時猶如被某種奇特的力量所喚醒了一般，開始變得異常的活躍與沸騰。

而這種反應落在李洛的身軀之外，便是他的皮膚上，仿佛蕩漾著淡淡的雷光，特別是他的一對眼瞳內，竟是有著雷霆在閃爍。

這一刻，李洛感覺到他的肉身，似乎是得到了極強的增幅。

於是，李洛嘴角微微掀起，毫不猶豫的將玄象刀第二重象神力激活。

轟！

玄象刀震動起來，一股極其驚人的狂暴力量，仿佛是帶著古老的象吟之聲，邁著地動山搖的步伐，衝進了李洛雙臂。

他的雙臂在此時瞬間膨脹了足足數圈。

其上有青筋如蚯蚓般聳動著，每一次的顫動，都在吞吐著恐怖的力量。

有血珠從雙臂的毛孔中滲透出來，雙臂上的皮膚與血肉仿佛是被撐到了某種即將破碎的極限一般。

雙臂依舊是有著劇痛傳來，但李洛嘴角的笑容卻是漸漸的擴大了。

因為這一次，雙臂血肉竟然沒有被撕裂！

藉助著雷鳴體對肉身的增幅，李洛終於是硬生生的將第二重象神力給抗了下來，再也不用如同此前，還需要藉助相力的恢復效果來延遲。

他抬起頭，森寒的目光，鎖定景太虛。

而此時的景太虛，早已被他這一系列的操作驚得變了臉色，因為他能夠清晰的感受到，此時的李洛給他帶來了一股極其強烈的危險氣息。

那股危險，遠超此前院級賽。

「這傢伙，最近這段時間究竟經歷了什麼？竟然變得這麼強了！」

景太虛心中驚悸，然後他身影暴退，同時再不敢保留，面色冰寒，手中青色芭蕉扇一震，青色相力如風暴般的席捲而出，芭蕉扇呼嘯而下，同時似是有著一道淡淡的龍吟聲響起。

「龍將術，天照風魔槍！」

伴隨著景太虛芭蕉扇扇落，漫天風能量呼嘯而來，直接是在其上方形成了一柄青黑色的能量重槍，重槍微微震蕩，連虛空都在扭曲。

顯然，面對著李洛帶來的危險氣息，景太虛毫不猶豫的催動了最強殺招。

這一招，在此前的院級賽上，險些擊潰李洛。

青黑重槍貫穿虛空，連空氣都被撕裂開來，傳出了刺耳的音爆之聲。

李洛望著那在眼瞳之中急速放大的槍影，面色平靜，手掌緊握玄象刀，刀身之上，水芒高速流轉，而後他一步踏出，直接就是一刀對著重槍怒斬而下。

嗡！

一刀斬下，恐怖的力量連面前的虛空仿佛都是斬出了一道細微的痕跡，同時前方的大地，直接是憑空出現了一道數十丈長的光滑刀痕。

這一刀的威能，超出了以往李洛任何一次依靠自身而發出的攻擊。

鐺！

而後，刀光落下，與重槍相撞。

清脆嘹亮的金鐵之聲，如炸雷般的響徹於這座殘破的城市之外。

第五百九十章最後的積分

李洛的昏迷不知道持續了多久。

在那昏睡的意識中，他的心靈仿佛是被血紅的殺戮之意所瀰漫，自身的神智也是飽受著侵蝕，殺戮之意一遍遍的湧來,試圖將他的神智抹滅，但好在李洛自身性格堅韌，死死的緊守著最後的清明，不使得自己被這股殺戮之意所淹沒。

不過，就在李洛苦苦堅守時，突然有著一股神聖而溫暖的力量湧入進來，那股力量耀眼如大日,散發著光明,在這股力量的照耀下,殺戮之意則是開始如潮水般的退去。

李洛的意識，則是趁此再度掌控了身體。

那沉重的眼皮，開始緩緩的睜開。

入目的是那被淨化之力瀰漫的天空，眼角餘光掃過，則是那被大戰盡數摧毀的廢墟城市。

滿地的枯骨七零八落。

「醒了嗎？」一道熟悉嗓音傳入耳中，那聲音雖然平靜清脆，但其中蘊含的一絲擔憂倒是頗為的明顯。

於是李洛轉過頭，就見到一旁大石頭上，一道優美纖細的倩影盤坐，她的長髮挽起，顯得有些英姿颯爽,她的容顏依舊是那般的精緻無暇，不論從什麼角度看去，都是令人心動的輪廓，肌膚細潤如脂,宛如美玉。

臉頰上,蛾眉淡掃,瓊鼻挺翹,如遠山般起伏，姜青娥的五官本就精緻，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那一雙金色的眼眸。

神秘而深邃，釋放著一種獨有的魅力。

李洛的目光下移，突然看向了眼前女孩的紅潤嘴唇，然後有些愣神的見到，後者的唇邊，竟然是有著一道正在漸漸消散的牙印。

仿佛是被誰咬了一口一樣。

李洛心頭頓時猛的一跳，想起了先前意識昏暗時的模糊感覺。

那溫柔嬌嫩的觸感以及突然湧入體內的光明相力。

莫不是.

李洛心頭狂震，然後眼睛突然虛弱的閉攏，面龐扭曲掙紮起來，同時嘴中發出了痛苦的呻吟聲。

青娥姐，我還需要光明相力的治療！

「看來你已經被汙染了，既然如此的話，為了讓你少一些痛苦，我還是親自送你上路吧。」而就在此時,一道幽幽的聲音傳來,緊接著，李洛聽見了劍鋒劃破空氣的尖銳聲音。

李洛心頭一寒，一個鯉魚打挺立即從地上翻了起來，面不改色的道：「這汙染屬實可怕，不過好在我心性過人，最終硬生生的將它化解了下去。」

姜青娥聞言，不置可否的道：「如果真是扛不住的話，可以和我說，我可以幫伱變得痛快一點。」

李洛苦著臉道：「青娥姐，你也太殘忍了吧。」

姜青娥冷哼一聲，道：「不是你先跟我裝的嗎？」

李洛乾笑，目光又是偷偷的看向姜青娥的紅潤小嘴，明知故問的道：「剛才是青娥姐你救了我吧？」

姜青娥俏臉平靜，微微頷首：「你體內兇煞之氣極重，我用光明相力幫你淨化了一下，而且你的身體傷勢也很嚴重，光明相力有治療之力，所以為了幫你恢復，我也幾乎是消耗了所有相力。」

「青娥姐，謝謝你。」李洛感激萬分。

姜青娥剛欲搖頭，只見得李洛竟然膽大包天的湊了過來，笑嘻嘻的問道：「青娥姐，你是怎麼給我渡送的光明相力啊？」

姜青娥聞言，重劍一抖，突有一物出現在了劍鋒上，李洛看去，頓時一驚，因為那竟然是一張妖媚的臉龐，赫然是那血尾異類，只不過此時這臉龐一片慘白，毫無生機。

「我用它的嘴貼著你，然後將光明相力傳遞而來的。」姜青娥說道。

李洛瞳孔放大，面色唰的一下就沒有血色起來，顫抖著道：「不會吧？」

而後他看見了姜青娥似笑非笑的面色，頓時求饒道：「青娥姐，不要玩我了，這個玩笑可不好笑。」

姜青娥劍尖一收，那血尾異類的臉龐消失不見，而後她玉手一揮，只見得重劍呼嘯而出，突然插在了不遠處的牆壁上，此時李洛才看見，在那牆壁上掛著一具生機散去的屍體，仔細一看，他瞳孔便是一縮。

那赫然是赤甲將！

只不過此時的赤甲將已經死得透透的了。

「那你告訴我，是誰把這赤甲將重傷的？」姜青娥眸光審視的盯著李洛，問道。

李洛一怔，吞吞吐吐的道：「其實我也不太清楚，之前似乎看見個老爺爺從天而降，二話不說把這赤甲將打成重傷，我想可能是學府聯盟的人？畢竟這赤甲將竟然能夠做出融合異類這種天怒人怨的事情，的確是遭人厭惡。」

他不太想把三尾天狼的事告訴姜青娥，倒不是不相信對方，而是因為這股力量太兇險，他不想姜青娥擔心。

然而，姜青娥只是瞥了他一眼，對這蹩腳的謊言顯然是半點不信，而是若有所思的道：「這股力量兇煞無比，而且有點似曾相識難道是此前暗窟中遇見的三尾天狼？是龐院長幫你封印了此物？」

她的眸光，落向了李洛手腕上的猩紅鐲子：「他幫你封印了三尾天狼，你剛才對付赤甲將時，就用了這股力量？」

李洛目瞪口呆的看著姜青娥，這也能猜出來？！你是妖怪吧，大白鵝！

「當初龐院長給你留下這封印鐲子時，我就有所猜測了。」姜青娥淡淡的道。

李洛苦笑一聲。

「龐院長真是亂來，三尾天狼乃是大天相境頂峰的實力，甚至已經在衝刺封侯境，這種兇物，豈是你一個相師境能夠鎮壓的？它的能量兇煞至極，你如果動用次數過多的話，心智被殺戮侵蝕，那才是天大的麻煩！」姜青娥柳眉緊蹙，有些不高興的說道。

「青娥姐，我只是想要幫你分擔點壓力。」李洛有點無奈的說道。

「府祭已經不遠了，憑我現在的實力，正常修煉的話，沒辦法給予你太多的助力，所以我只能劍走偏鋒，不過你放心吧，我心中有數，不會肆意動用這種力量。」

姜青娥望著李洛，金色眸子中也是泛起一抹柔軟之意，她如何不知道李洛這麼冒險是為了什麼，只是正如李洛想要為她分擔壓力一般，她同樣是擔憂李洛受到傷害。

「那你往後，要更加小心一些。」

姜青娥最終也沒有說出讓李洛放棄三尾天狼的話，因為既然李洛做出了這個選擇，那麼她自然會選擇支持他，雖然這之間必然極為兇險，但對於李洛的能力與心性，她還是有信心的。

李洛點點頭，笑道：「不過三尾天狼的事，青娥姐還得幫我保密。」

而後他指了指赤甲將的屍體，道：「它的死，跟我沒關係。」

姜青娥明白他的意思，道：「我可以說是我將它斬殺的，九品光明相總歸是特殊的，別人即便有所懷疑，也不會猜到你的頭上去，不過這樣的話，這份功勞跟榮譽，可就到我頭上了。」

「嗐，榮譽又不能當飯吃，我們是一個小隊的，該有的獎賞也少不了我。」

李洛對此倒是毫不在意，而後他忍不住的舔了舔嘴唇，笑眯眯的道：「而且什麼功勞跟榮譽能跟我剛才獲得的福利比？」

姜青娥偏過頭，李洛則是發現她那如白玉般的臉頰上似是掠過一抹淺淺的緋紅，美得令人驚心動魄。

不過還不待他更多的打量，姜青娥就轉移了話題。

「你把靈鏡取出來看看。」

李洛聞言，立即取出靈鏡，目光第一時間掃向了積分榜，然後他雙目瞪圓，倒吸了一口涼氣。

在那積分榜上，他們所在的小隊依舊居於第一位。

而讓得李洛失態的，則是那小隊後方的積分數額。

足足一百二十萬積分！

第五百六十章比誰更快

長公主與藍瀾的交鋒，以一種超出所有人想像的速度直接進入白熱化，雙方之前就已經交過手，所以現在根本沒有半點的試探，出手之間，皆是殺招，毫不留情。

「高階龍將術，青鸞劍訣。」

長公主率先發動自身最強殺招，只見得在其叱喝聲中，有青光於天地間席捲而出，隱約間，似是有一隻千丈龐大的青鸞成形，青鸞振翅，其上有九道青光翎羽抖落而下。

九道青光轉眼間化為了九道劍光，那每一道劍光，都是散發著滔天的鋒利，森寒之氣，劍光每一次的轉動，都令得虛空被割裂。

群山間，一些窺探的目光都是感覺到了刺痛感。

長公主的實力，的確是不容忽視，即便是在聖杯戰諸多的四星院學員中，她都絕對算得上是頂尖的那一批。

藍瀾同樣不曾輕視長公主，眼見到對方將這般底牌都施展了出來，他的面色也是變得凝重了許多，雙手閃電般的結印，化為一道道殘影浮現。

在其身後，那模糊而巨大的神秘影子，開始愈發的明顯。

「青鸞劍蓮！」

長公主鳳目冰冷，手中青玉權杖頂端有一道青色符文飛出，符文旋轉，繼而九道青色劍光被吸引而至，以符文為中心，轉瞬間就是形成了一朵徐徐旋轉的青色劍蓮。

這朵青色劍蓮釋放出恐怖的威能，旋轉之間，仿佛是將這方天地的能量盡數吞吐而進，它所在處，虛空都在不斷的裂開。

下一瞬，青色劍蓮直接洞穿虛空而出，對著藍瀾所在投射而去。

青色劍蓮速度極快，一閃之下，似就與藍瀾的身影撞擊在了一起。

山林間的那些目光，也是緊張的看來。

轟！

撞擊的那一瞬間，有萬千道青色劍光席捲而出，這片大地瞬間就被撕裂出了無數道深深的孔洞，藍瀾所在的半空處，更是呈現一種虛空塌陷般的跡象。

青色劍光，遮蔽了半壁天際。

長公主鳳目也是冷冽的盯著那崩塌的虛空處，如此約莫十數息後，她臉色忽然微微一變。

因為隨著虛空的恢復，藍瀾所在的位置，突然有著一股莫名的力量橫掃開來，那股力量宛如深淵般的神秘與浩大，其所過之處，漫天青色劍光紛紛消散。

短短片刻，青色劍蓮所化的劍光被盡數的化解，而藍瀾的身影立於半空

，在其身後，那道巨大神秘的影子，已經完全顯露了出來。

一股滔天之威，隨之散發。

山林間那些窺探的目光，也是隨之變得充滿著忌憚。

這藍瀾的明王經，終於還是成功的施展了出來。

「宮學長，那藍瀾已經將明王經施展出來，如果我們再不出手幫忙，長公主恐怕會被淘汰啊！」都澤紅蓮也是在此時面色變得凝重緊張起來，忍不住再次說道。

宮神鈞神色肅然的盯著場中，道：「我說過，我一旦出手，局面會變得更加的麻煩，現在與其指望我，還不如希望姜學妹能夠在藍瀾發動之前，將那陸金瓷擒住，以此威脅。」

都澤紅蓮聞言，眸光不由得隨著許多目光一同，投向了姜青娥那邊。

砰！

陸金瓷的身影在此時被一道光明相力攻勢搽中，頓時其身軀如遭重擊的倒飛了出去，直接是將道路旁的一片巨石撞成粉碎。

但他卻是絲毫不顧傷勢，手掌一撐地面，相力爆發，身軀便是化為道道殘影繼續逃竄。

而他身影剛動，一枚光束從天而降，狠狠的刺中了他先前所在的地方。

陸金瓷眼角一瞟，那道光束之內，正是一枚燃燒著光明之炎的封魔釘，而此前的院級賽上，陸金瓷可是吃足了此物的苦頭，所以他知道，一旦被這東西釘中，他體內的相力就將會被逐步的封印。

在這種情況下相力被封印，即便只是一部分，那也足以分出勝負了。

「藍學長，快動手，我頂不住了！」陸金瓷滿頭冷汗，急忙吼道。

藍瀾也聽見了陸金瓷的聲音，當即明白情況緊急，所以他的神色也是變得冷厲起來，目光鎖定長公主，聲音淡漠的道：「既然你們還不肯退去，那就怪不得我了。」

他雙手印法一變，身後那巨大的神秘影子便是開始有了動作。

一股恐怖的威壓，從天而降，將長公主覆蓋了進去。

長公主嬌軀一沉，在那股威壓下，即便是她，都是難以遏制的生出了一絲驚懼之意，但她卻並沒有認輸，而是緊咬銀牙，手握青玉權杖，將自身相力催動到極致。

身後七顆天珠，也是在此時爆發出了極度璀璨的光彩。

顯然這是打算跟對方抗到最後了。

長公主雖是女子，可這關鍵時刻的狠勁，卻是比一

般男子還要更強幾分。

藍瀾深吸一口氣，不再猶豫，巨大的身影便是泛起層層漣漪波瀾，天地間的能量也是在這一刻瘋狂的躁動起來。

可就在他將要催動明王身影拜下那一瞬間，一道聲音卻是突兀的響了起來：「藍學長，暫且停手，我手頭有人！」

這聲音來得太過的突然，乃至於藍瀾都是愣了一下，目光就順著聲音投射而去，然後他的瞳孔便是猛的一縮。

只見得在那遠處的亂石堆間，李洛長身而立，此時的他，手持玄象刀，而刀刃，卻是落在了面前跪倒在地的景太虛胸膛處，在那裡，懸掛著一枚靈鏡。

這一幕，饒是以藍瀾的心性，都是有著霎那的失神。

景太虛，竟然敗了？

而且還是這麼快就敗在了李洛的手中？！

怎會如此？此前院級賽上，李洛雖然勝了景太虛，但那也是拼得兩敗俱傷方才險勝一分，然而現在，李洛那模樣，可半點沒有苦戰的樣子。

那他怎麼贏的？！

藍瀾望著景太虛，此時的後者，也是一臉的蒼白，眼神有些恍惚。

山林間，有一些驚呼聲響起。

顯然他們都是見到了李洛這邊突然的取勝。

他們其實也都明白李洛與景太虛實力相仿，想要分出勝負需要一場苦戰，所以一開始他們根本就沒有關注兩人，他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長公主，藍瀾以及姜青娥與陸金瓷那邊。

可誰能想到，在姜青娥還未能抓住陸金瓷的時候，李洛這裡，卻已經結束了戰鬥。

而且，還搶在了藍瀾發動大招前，將其逼停了下來。

山林間的都澤紅蓮他們同樣是看見了這邊的情況，當即她臉頰上就有著震驚之色忍不住的浮現出來，一旁的祝煊更是睜大了眼睛，一臉的難以置信。

「他怎麼能這麼快打敗景太虛的？」祝煊忍不住的道。

都澤紅蓮倒是鬆了一口氣，雖然她也不明白李洛究竟是怎麼做到的，但如今李洛率先擒住景太虛，那麼藍瀾還想要動手的話，就得考慮一下積分的得失了。

一旁的宮神鈞英武的臉龐上也是在此時浮現出一抹訝異之色，他認真的盯著李洛的身影，而後露出笑容。

「咱們這位李洛學弟，還真是屢屢讓人意外呢。」

第五百九十一章混級賽落幕

「一百二十萬積分？！」

李洛滿臉的震撼，這個積分數額，將第二名的藍瀾小隊甩得遠遠的。

「我們進入赤石城前，積分也才七十多萬而已。」李洛咂舌。

「沒什麼好奇怪的,血尾異類最終被我補刀了，那份大積分自然也就算在我們的頭上，而原本赤石城布置淨化節點就能夠賺取五十萬積分，但這個五十萬最終被我們各個小隊都平分了，畢竟節點的成形，並非是我們單一小隊的功勞。」姜青娥說道。

李洛點點頭，雖說赤石城的淨化有豪華的五十萬積分獎勵,但因為淨化靈珠是各個小隊平分的，所以最終到手的其實也就十來萬,而最終他們積分能夠達到這個程度，還是血尾異類提供的。

雖說之前重創血尾異類，其他的隊長也有功勞，但終歸不算成功斬殺，而且還引出了更為可怕的赤甲將，而斬殺赤甲將，可就完全是李洛與姜青娥兩人的功勞了。

「看來此次的聖杯戰，冠軍要落到我們的頭上了。」李洛如釋重負，總算是完成了龐院長的任務,那「天祭咒」下篇倒是穩了。

而且,聖杯戰的冠軍，還能夠獲得學府聯盟給予的獎賞，那也是相當讓人眼熱的資源。

一口緊繃許久的氣終於是鬆了下來,然後李洛就感覺到一股疲憊之意，這一屆的聖杯戰，因為混級賽機制的改變,顯然比往常要更加的艱難,畢竟與這些扭曲詭異的異類廝殺所帶來的兇險,怎麼都不是學府之間的切磋比試能夠相比的。

姜青娥眸子看著李洛，似是微微一笑，道：「說起來，此次冠軍能夠落在聖玄星學府頭上，你的功勞才算是最大的，你真的不準備把這一點公布出來嗎？到時候說不定連長公主都會對你刮目相看，青睞有加。」

李洛正色道：「我對她的青睞一點興趣都沒有，長公主雖然天香國色，但是跟我洛嵐府風華絕代的大白鵝比起來，還是有差距的。」

姜青娥倒是沒興趣與他討論這種無聊的話題，眸光一轉，道：「他們要甦醒過來了。」

李洛目光順著看去，則是見到藍瀾，長公主，宮神鈞等人一直沒有什麼動靜的身軀上，突然開始有著相力湧現出來，這是說明他們在逐漸的恢復神智,並且控制體內的相力。

顯然，隨著赤甲將被斬殺，他所製造的幻境也是在破碎。

如此又是過了數分鐘時間後，藍瀾，長公主等八位隊長率先驚醒，控制身軀的那一瞬，他們身影便是陡然暴退，同時身軀上相力升騰，臉龐上有驚悸之色浮現。

他們的目光警惕戒備的掃視四周，面色都是極其的難看。

不過在目光掃視時，他們又是驚疑的發現四周空空蕩蕩，那赤甲將的身影已然消失不見。

「各位，別找了，赤甲將已伏誅。」而此時，姜青娥的聲音響起，將他們的目光皆是拉了過來。

「赤甲將已伏誅？！」

聽到此話，眾人皆是震驚，目光驚疑不定的投射而來。

姜青娥見狀，則是伸出纖細玉指，指了指不遠處牆壁上赤甲將的屍體。

眾人看來，眼瞳驟然緊縮。

赤甲將，竟然真被殺了？！

怎麼可能？！

先前赤甲將融合了血尾異類，其實力已經暴漲到了大天相境，他們聯手都很難與其抗衡，那又是誰能將其斬殺？！

眾人小心翼翼的靠近過來，他們看著赤甲將那扭曲的屍體，片刻後，秦嶽揉了揉眉心，道：「我現在是不是還處於幻境中？」

藍瀾面色凝重的搖搖頭，道：「幻境已破，眼前的赤甲將的確是真的，這股殘留的相力波動假不了。」

趙北離不可思議的道：「那他怎麼死的？」

長公主鳳目流轉，然後投向了俏臉平靜的姜青娥，試探的問道：「青娥，不會是伱做的吧？」

姜青娥顯然比他們更早一步甦醒，如果說她應該是最有可能的。

其他隊長聞言，皆是一愣，旋即沉默下來，姜青娥雖然是九品光明相，但她自身實力依然只是極煞境，所以說她有著越級與天珠境戰鬥的實力，眾人或許是信的，可是這赤甲將，可是大天相境啊！

這般境界，已是封侯境下最強的實力了。

九品光明相再霸道，也不能跨越兩個大境界殺敵吧？！

「你們打開靈鏡看看積分吧。」姜青娥也懶得多解釋什麼，只是淡淡的說道。

眾人聞言，立即掏出靈鏡，然後就第一眼見到了高居榜一的積分。

「一百二十萬積分？！」所有人都驚呆了。

「青娥，你太棒了！」經過熟悉的震驚，長公主率先驚喜出聲，那嬌豔典雅的美麗臉蛋上迸發出遮掩不住的歡喜之色，而後她快步而來，情不自禁的與姜青娥擁抱了一下。

對於長公主這般親近舉動，姜青娥有點不太適應，但也並未推拒，只是帶著一絲微笑輕輕拍了拍前者纖細的後背。

一旁的李洛眼巴巴的看著，大飽眼福。

眾人面面相覷，還沉浸在那一百二十萬積分帶來的震撼中，長公主小隊能夠將積分暴漲到這個程度，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真的斬殺了赤甲將。

而長公主先前與他們一樣，都是處於幻境之中，所以不可能是她做的。

而除了長公主，他們小隊中，也就只有姜青娥有這麼一絲可能了。

或許，是姜青娥手中有著什麼極為強大的底牌，這才扭轉了戰局，斬殺了赤甲將。

這般想著，他們也就只能強迫自己慢慢接受這個事實，而且不管怎麼說，姜青娥斬殺赤甲將也算是救了他們。

「姜學妹當真是厲害，九品光明相，名不虛傳。」藍瀾也是輕嘆一聲，說道。

眾人一臉噓唏，唯有那宮神鈞沉默著，眼神深處掠過一抹晦暗之色，這個結局，可真的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他的任務，是企圖讓聖玄星學府無法獲得冠軍，奪得龍骨聖杯，但現在來看，他無疑是失敗了，如今血尾異類與赤甲將皆是被除，長公主小隊積分當之無愧的第一，遠遠甩開了其他隊伍。

這已經是沒有追趕的機會了。

可是，他同樣是感到有些疑惑，姜青娥究竟隱藏了什麼底牌，竟然能夠對實力達到大天相境的赤甲將造成威脅的？

是洛嵐府那兩位府主，留給她的嗎？

心思流轉，宮神鈞英武的臉龐上倒是浮現出笑容，同時還對著長公主，姜青娥他們說著恭喜。

畢竟他阻擾聖玄星學府不能奪冠的事情終歸不能顯露出來，否則到時候惹怒學府，恐怕連他父王也會很頭疼。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他的學員也是開始陸陸續續從幻境中退出來，繼而對著他們這邊匯聚而來。

當最終他們知曉赤甲將被姜青娥所斬殺時，則又不出意外的陷入到了震撼之中。

鹿鳴俏臉上也浮現出驚訝之色，不過她卻是靠近李洛，小聲的問道：「赤甲將之死，跟你有沒有關係？」

李洛心頭一震，面色不動的道：「你在胡說個什麼？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啊，就算那赤甲將站在那裡讓我砍，我都砍不死他。」

鹿鳴嘀咕道：「不知道怎麼回事，總感覺跟你有點關係。」

李洛嘴角微抽，這就是女人的直覺嗎？真的是一點道理都不講啊。

「諸位，赤甲將與血尾異類已死，混級賽也就到此結束了，我們也該退走了。」而此時，藍瀾的聲音響起。

眾人聞言，頓時連連點頭，此次混級賽太過的兇險，他們現在已經不想在這紅砂郡停留片刻了。

「終於可以回去了，這學府高層也真是不當人，咱們好好的混級賽，竟然把我們當苦力送來淨化異類。」有學員抱怨道。

「是啊，這次如果不給一些補償，實在說不過去。」

「這一路過來，我這心裡承受了多大的壓力？」

眾多學員紛紛贊同，一時間義憤填膺。

而也就是在這吵鬧間，所有人都是掏出了靈鏡，然後毫不猶豫的將其捏碎。

頓時，一道道傳送光柱沖天而起。

待得光柱落下時，廢墟城市內的一道道人影，也是憑空消失不見。

這座赤石城，再度陷入到了荒涼與寂靜之中。

或許唯有等到周邊的一些其他勢力接手後，再經過漫長的時間休養，這座城市，才能夠再度迸發出活力與生機。

第五百九十二章冠軍

當傳送光柱帶來的眩暈感漸漸的自腦海中消除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然後那熟悉的廣場建築就印入了眼中，廣場四周,人山人海，無數道好奇，熾熱的目光在投射而來。

他們回到了聖杯空間。

李洛扭了扭頭，然後就在身旁見到了姜青娥與長公主以及其他的一些參加混級賽的隊伍。

轟！

而此時，廣場四周，突然爆發出如雷鳴般的歡呼聲，伴隨著歡呼的，還有著震耳欲聾的掌聲。

所有人都是在歡迎著這些歸來的英雄選手。

即便是高臺上的那些各大學府的高層，都是面含微笑,眼中滿是讚賞之意。

因為參賽隊伍所經歷的一場場兇險戰鬥，都是經過所布置的淨化靈珠，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投影到了這片廣場上，所以他們可以清晰的看見這些優秀的學員克服了多少的困難。

除了最後赤石城那裡，赤甲將融合血尾異類之後。

赤甲將的能力遮蔽了淨化靈珠的窺探，而這也是唯一讓得在場這些各大學府高層們感覺到有點失控之處。

當時在場所有人都變得緊張起來，不論是下面觀戰的學員還是他們這些高層。

畢竟赤石城那裡的八支隊伍，幾乎算得上是東域神州年輕一代中的佼佼者,這些人未來都有著衝刺封侯境的潛力，如果他們折損在這裡，那對於東域神州年輕一代可謂是重創。

但對此，各大學府高層也沒有援救的辦法,畢竟靈鏡已經算是一種保險措施了，可誰都沒想到,那赤甲將竟然以幻術迷惑了眾人,讓得他們連捏碎靈鏡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那時候，所有人都把心給提了起來。

不過就在他們極其擔心的時候,淨化靈珠的投影突然又恢復了，而這個時候，此前那囂張跋扈的赤甲將卻已經莫名其妙的被誅殺了。

這般變化震驚了所有人。

連那些學府高層都是一臉的錯愕。

沒有人知道在這短暫的時間中究竟發生了什麼，那融合了異類，實力暴漲到大天相境的赤甲將，究竟被誰所殺？

不過雖說具體情況不清楚，但從積分的變化上面，卻是能夠猜出來。

因為當結束的時候，所有人都發現，宮鸞羽，姜青娥，李洛所在的小隊，積分突然暴漲到了一百二十萬，遙遙領先所有隊伍。

於是所有人為之震動。

這個積分，表明血尾異類以及赤甲將，最終死在了這個小隊的手中。

可是讓眾人感到驚疑的是，當時所有人都陷入到了赤甲將的幻術中，這支小隊究竟是如何斬殺實力媲美大天相境的赤甲將的？

抱著這般疑惑，此時廣場上無數道目光,都是在打量著宮鸞羽，姜青娥,李洛三人。

而且最重要的是，從最終的積分來看，此次的聖杯戰，冠軍歸屬，怕是已經很明顯了。

結果其實倒也不算太意外，畢竟宮鸞羽這支小隊中，有著兩人此前在院級賽上獲得了最強學員稱號，雖說李洛這個一星院最強在混級賽這種局勢下作用不是很大，但是姜青娥卻並不容忽視。

這兩女聯手，即便是獲得了四星院最強稱號的藍瀾，都未必敢怠慢。

只是，如果說她們能夠對付大天相境的赤甲將，這似乎就又差了許多。

但不管如何，最終結果就是這樣，赤甲將已被斬殺，而積分也到了宮鸞羽他們小隊頭上，這之間不可能出錯，所以最後的答案就只能是這支小隊隱藏了一些不為人知的底牌，趁所有人都被幻境遮蔽時，以雷霆之勢誅殺了赤甲將。

對於所有人來說，這算是一個很好的結局了，畢竟總比這些精銳隊伍折損在赤甲將手中來得好吧？

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在場這無數學員怕是要因此留下陰影，這對於學府往後舉辦聖杯戰也是頗為不利。

所以此時，高臺上，那名來自學府聯盟的靈禹長老緩步上前，他的目光溫和的看向眾人，而後聲音響徹起來：「首先老夫先在此時歡迎大家安全歸來，你們的表現有目共睹，東域神州各大學府將會為你們的成績而驕傲。」

「你們完美的解決了紅砂郡的汙染，將一片飽受苦難的土地淨化，未來的這裡，必將會孕育出新的希望。」

「此時的伱們，是當之無愧的英雄。」

隨著靈禹長老聲音的落下，廣場四周，再度爆發出了驚天動地般的歡呼聲。

而最激動的，莫過於聖玄星學府的學員，他們此時眼中滿是激動，因為此次的聖杯戰冠軍，必然是屬於他們的學府。

「還是我洛哥有本事啊，不愧是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稱號獲得者，那最後赤甲將突然被斬殺，雖然我沒看見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但以我對洛哥的了解，這其中，他應該是佔最大的功勞。」虞浪一聲感嘆，然後以一副睿智的模樣做著分析。

「嗤。」

都澤北軒聞言，頓時嗤笑一聲，道：「你在胡說八道個什麼呢，赤甲將是什麼實力？大天相境，李洛呢？一個相師境，這般實力連靠近赤甲將都做不到，他能有什麼功勞？虞浪，你吹李洛也得有個限度，不要太無腦了。」

一旁的王鶴鳩也是慢條斯理的道：「應該是長公主與姜學姐最終爆發了什麼手段，李洛麼，可能是在旁邊鼓掌助威。」

虞浪輕蔑的看了兩人一眼，搖搖頭道：「井底之蛙，怎知洛哥之勇？」

他這輕蔑眼神太有攻擊性，頓時讓都澤北軒與王鶴鳩都是有些惱火，但此時的李洛畢竟是冠軍小隊，威望正盛，其他的學員也對他格外的支持，畢竟他們並不在乎究竟誰立了大功，只要冠軍落在了他們聖玄星學府就行了，所以其他學員對於虞浪的吹噓，也都是抱著善意的笑容，沒有人附和他們兩人。

「雖然虞浪所說的確是有幾分不可思議，但縱觀此次的混級賽，李洛雖然只是相師境，可他的表現以及對隊伍的貢獻，恐怕就算是長公主殿下，應該都挑不出任何的毛病來。」而此時，呂清兒也是俏然一笑，說道。

「隊長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也算是給我們東域神州一星院學員爭光了，他創造了記錄。」白萌萌煞有其事的說道。

都澤北軒，王鶴鳩眼皮子直抽搐，算了算了，這些都是李洛無腦吹，跟他們爭執能有什麼好結果？於是兩人理智的選擇悻悻閉嘴。

高臺上，靈禹長老轉頭與一旁的其他學府高層交流了一下，而後呂清兒他們就見到站在那裡的素心副院長的臉蛋上有著掩飾不住的歡喜之色綻放出來。

靈禹長老目視全場，溫和雄渾的聲音響徹在每一個人的耳邊。

「至此，此屆聖杯戰完成了所有的比賽項目，而混級賽中，獲得第一的隊伍，來自聖玄星學府。」

全場的目光，都是在此時匯聚到了李洛三人身上，目光中充滿著羨慕，好奇以及欽佩。

「宮鸞羽。」

「姜青娥。」

「李洛。」

靈禹長老微微一笑，而後他袖中有數道金光飛射而出，無數道目光投射而去，只見得那金光之中，乃是一道巴掌大小的金色徽章，徽章似是以某種神奇的樹葉所煉製而成，其上勾勒著神秘的紋路，這些紋路看上去仿佛是一株參天古樹，一種古老，浩瀚的韻味自其中散發出來，令人心曠神怡。

神樹金徽！

所有人的眼神都是在此時熾熱了起來。

（昨天在公眾微信發了鹿鳴的圖，高冷女神的大長腿我不允許你們沒看過，快去看。）

第五百六十一章逼退藍瀾小隊

驚天的大戰，仿佛是在這一瞬間被按下了的暫停鍵，藍瀾身後那神秘的巨大身影也是在此時伴隨著其心意的轉動停下了動作，雖說並未散去，但原本醞釀的攻勢，也不得不停了下來。

因為景太虛落在了李洛的手中。

如果景太虛被淘汰的話，按照規則，他們小隊現在的積分也將會被削減一部分，而以他們現在的積分數量，那被削減的一部分，絕對會比眼前這座三級城市來得更多。

所以若只是以積分來判定的話，就算接下來他們奪得了這座三級城市，但那損失的積分也難以找補回來。

這一刻，即便是藍瀾的心性，都忍不住的惱火，這聖杯戰的規則怎麼如此的煩人。

呼。

但心中惱火歸惱火，素來冷靜的藍瀾還是深吸一口氣，平息下心中的情緒，眼目有些冷冽的掃向壞他好事的李洛。

他是真的沒想到景太虛這邊會輸得這麼快。

如果現在是陸金瓷被姜青娥抓住，那他反而還不會如此的驚詫，但景太虛這邊...這李洛究竟是怎麼做到的？兩人之前的實力，分明沒有這麼大的差距啊。

「李洛，做的好！」

而此時的長公主，那嬌豔的臉蛋上，卻是有著濃濃的驚喜浮現出來，她同樣沒想到，率先取勝的，竟然會是李洛這邊。

她原本還以為此次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來硬抗藍瀾的「明王三拜」，結果李洛卻是突然給了她這麼大的驚喜。

這份取勝來得如此的及時，景太虛在手，足以讓藍瀾投鼠忌器，開始考慮積分的得失問題。

「藍瀾，此次我們兩支隊伍競爭，看來還是我這邊更勝一籌。」長公主盯著藍瀾，國色天香的臉蛋上浮現出嬌豔如花般的笑顏。

「如今局面，你應該也清楚，我們只是為了積分而競爭，真正的大敵，還是異類。」她言語間有著勸退之意，畢竟藍瀾生猛，她也不願真的與他撕破臉皮的廝殺起來。

藍瀾神色平靜的道：「不過宮同學的小隊畢竟算是我最大的競爭對手，若是在這裡能夠將宮同學淘汰，或許也不算是一個壞消息。」

他身後的神秘影子並沒有就此散去，而是隱而不發，顯然，他的確是真的在考慮這個問題。

而面對著藍瀾此話，長公主一聲冷哼，俏臉也是冰寒下來，玉手緊握權杖，冷聲道：「那你就拜下來，看看最終結果會如何，我不否認你這殺招的厲害，但如果我不能讓你也付出一些慘重的代價，那這混級賽，我還有什麼參與的必要！」

兩人言語間針鋒相對，皆是沒有退讓之意。

藍瀾雙目虛眯，指尖虛扣。

其

（本章未完，請翻頁）

身後那神秘影子散發出來的威壓開始變得愈發的恐怖。

轟！

而就在氣氛越來越緊繃的時候，突然有巨聲於不遠處響起，一道狼狽的身影被一股可怕的力量裹挾著倒飛了出去，然後在那地面上犁出了一道上百丈長的溝壑。

將眼前這原本寬敞的官道，都是撕裂成了兩段。

藍瀾一看，眼睛就是一跳，只見得一道人影躺在那泥堆裡，跟一坨爛肉一樣動也不動，不是陸金瓷又是何人？

咻！

此時還有一道燃燒著光明火焰的封魔釘從天而降，直接是插在了陸金瓷一條手臂上，頓時將其灼燒得發出慘叫聲，抬起頭，露出悽慘的面目：「藍學長，你要拜就趕緊拜，不拜就趕緊走啊！」

姜青娥的倩影出現在了他的身旁，手中重劍指了過來，壓在了他的頭上，頓時陸金瓷就閉上了缺門牙的嘴巴，一臉的絕望。

他真是被姜青娥打怕了。

一次聖杯戰，被活活的打兩頓，而且這姜青娥對他似乎頗為厭惡，每次動手都下狠的，這封魔釘威力大，連異類都扛不住，更何況他。

藍瀾望著這一幕，也是無奈的嘆了一口氣。

兩個隊友都被對方抓住了，如果他們都被淘汰，那他這邊的積分也會被扣除大半，那才是真正的傷筋動骨，想要問鼎第一更是沒有可能。

如果只是為了一座三級城的五萬積分去付出這種代價，實在是得不償失，所以現在再不顧一切的對長公主發動攻勢，已經是很不划算了。

於是，藍瀾很冷靜的做了決定，他身後的神秘影子在此時漸漸的消散，同時那股瀰漫天地的恐怖威壓也是隨之退去。

「宮同學，你們贏了，你有兩個好隊友。」他無奈的說道。

「承讓了。」長公主微微一笑，道：「不過此時的積分說明不了什麼，真正的賽點還在那赤石城中，到時候，說不得我們還會有一些合作。」

赤石城內大概率存在著大天災級的異類，那可是相當於天相境的存在，如果要單打獨鬥的話，恐怕在場沒有任何小隊能夠靠一己之力將其吃下，而且，從此前在雷鳴山得來的情報中，那神秘的"赤甲將"也是一個隱患，所以他們必須對此保持一些戒備。

「或許吧。」

藍瀾搖搖頭，目光看向李洛與姜青娥：「兩位，可以先將我的兩位隊友放了嗎？」

姜青娥收劍而立，同時屈指一彈，那陸金瓷手臂上的封魔釘也是隨之消散，後者渾身顫抖的爬起身來，哭喪著臉道：「姜姐，我服你了，下次能不能別用這釘子打我了？」

姜青娥瞥了他一眼，淡淡的道：「你我本就是敵人

（本章未完，請翻頁）

，我為何要留手？」

陸金瓷苦笑道：「姜姐，不至於啊，其實你沒必要遷怒我，之前那些破事，都是學府那邊還有景太虛那混小子做的，你有怒氣，下次找機會把景太虛打個半死就行了。」

姜青娥搖搖頭，道：「他還不配我出手。」

說完便是不再理會陸金瓷，轉身離去。

而在那另外一邊，李洛也是笑眯眯的將玄象刀收起，他望著眼前神色還有些恍惚的景太虛，顯然後者還沒能從剛才的那閃電交鋒中清醒過來，當然，或許也是他不願意清醒。

畢竟，在景太虛的心中，李洛之前能夠勝他，還有著幾分運氣的成分，可現在，卻是被李洛一刀擊潰，這巨大的反差，如何讓得素來自傲的景太虛能夠接受？

「你不必太在意，剛才那一刀還不算是我巔峰之力，其實我們之間的差距，比你想的還要更大一些。」李洛「安慰」道。

面對著李洛這殺人誅心之言，景太虛的眼皮跳了跳，總算是回過神來，咬了咬牙說道：「這次不過只是我沒想到你竟然能夠在短時間內提升這麼大而已，下次，我不會給你這種機會了。」

「那就加油哦。」李洛笑眯眯的說了一聲，然後便是不再理會嘴硬的景太虛，轉身回到了長公主那邊。

這個曾經眼中的大敵，如今已是被他完全的超越。

景太虛見狀，心中愈發的憋屈，只能怒哼一聲，悻悻的走回收斂了相力的藍瀾身後。

藍瀾對於兩位失敗的隊友倒也沒有苛責，而是嘆了一口氣後，對著長公主拱拱手，倒也沒有拖泥帶水，直接就轉身離去，顯然是放棄了眼前這座三級城市的爭奪。

長公主望著藍瀾的離去，暗自鬆了一口氣，這個大敵，總算是被逼退了。

不過逼退了藍瀾後，長公主卻並未直接就進入這座三級城市，而是鳳目望向了城外的山林間，她能夠感覺到那些暗處的窺探目光。

先前被藍瀾纏住，她無法震懾這些傢伙，如今騰出手來了，自然是要看看他們究竟是想要做什麼。

如果也想要爭搶這座三級城市，那就得跳出來鬥上一鬥。

但在藍瀾小隊都選擇退去的局面下，這些窺探的小隊，顯然也是沒有自信來與長公主小隊爭搶，所以面對著長公主的目光，那些山林中的小隊紛紛退散。

宮神鈞也沒有選擇現身，而是帶著隊伍轉身離去，這片區域還有其他的一些未曾淨化的城市，雖然等級沒有眼前這座那麼高，但也聊勝於無。

而在將這些殘餘的城市淨化後，他們也就算是打通了前往赤石城的路。

一切的勝負，都將會在那裡出現結果。

（本章完）

第五百六十二章空城

隨著山林間諸多窺探盡數的退走，長公主這才收回視線，然後鳳目看向李洛，笑吟吟的讚嘆道：「李洛你這次可算是立了大功。」

「如果不是你及時抓住景太虛來威脅的話,恐怕我今天就得與藍瀾硬憾一次了，那結果會如何，恐怕很是難料。」

李洛有些無奈的道：「你也太剛了，實在不行的話，其實我們也可以後退一步，你是隊長，如果你在這裡折損了,那咱們可就一點機會都沒了。」

先前長公主與藍瀾的交鋒，她顯然是抱著硬剛藍瀾「明王三拜」的想法,而這種對碰可不是兒戲，一旦出事，那必然就是淘汰。

而如果連身為隊長的長公主都被淘汰了，他們手頭的那些積分，其實也就沒什麼作用了。

長公主聞言，卻是鳳目瞪了李洛一眼，冷哼道：「明王三拜又如何，真當本宮是泥捏的嗎？他藍瀾如果敢有這種魄力，那本宮陪他兩敗俱傷又如何？」

面對著傲嬌起來的長公主,李洛也是無話可說。

「走吧，進城了。」姜青娥則是在一旁說道。

長公主視線轉向眼前這座殘破的三級城市，道：「只要將這座城市淨化，紅砂郡基本就只剩下最後的「赤石城」了。」

「那裡才是決定勝負的地方。」

李洛也是感嘆一聲，別看現在的他們積分高達數十萬,可要知道，光是赤石城的淨化積分，就達到了五十萬,這筆巨額分數，誰如果吃了下去，必然直接登頂積分第一。

不過，從此也足以看出赤石城所具備的危險，或許，沒有一個小隊能夠單獨的吃下這一筆巨額積分。

懷著這般感嘆，小隊進入到了這座瀰漫著惡念之氣的殘破城市。

而在他們進入這座城市後不久，三人就發現了一些不對勁。

因為城市內空空如也，竟然沒有一隻異類的存在。

這個現象讓三人有些驚愕，於是分散開來探測，如此半個小時後，三人於城中心匯合，依然毫無所獲。

「我那麼大個異類呢？」李洛驚疑不定的問道。

長公主與姜青娥也是感到有些奇怪，後者說道：「難道是先前感應到了我們的戰鬥，所以跑了？」

長公主搖搖頭，道：「先前的時候，倒是沒感覺到這城裡面有什麼異動。」

姜青娥柳眉微蹙，道：「可這裡瀰漫的惡念之氣如此濃烈，說明此前這裡必然存在著不少的異類,而且我們所站的這裡，連地面以及建築都有被腐蝕的跡象，這說明此處曾經盤踞著一隻相當強大的異類。」

「那這些異類現在跑哪去了？」李洛臉上滿是疑惑，誰想到好不容易搶下一座三級城，卻是一座空城。

姜青娥搖搖頭，表示這個情況她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算了，沒有異類就沒有吧，反正布置淨化裝置才是積分的大頭。」長公主想了想，有些無奈的說道。

李洛與姜青娥皆是無異議，這些異類為何會離奇消失現在也不好深究，畢竟他們來到這裡最主要的目的是布置淨化裝置，這些異類消失了，正好可以讓他們順利的取得一座三級城市。

而後三人再次分頭行動，將那一顆顆「淨化光珠」安置於城內的各處，如此約莫一個時辰後，便是有著一道道淨化光柱於城內升起。

這些光柱化為無數道光線交織，漸漸的將整個城市都是覆蓋了進去。

頓時那瀰漫的惡念之氣開始消融，城市內也開始變得明亮起來。

如此順利的一幕，讓得一路歷經艱辛而來的李洛三人都是有片刻的愣神。

李洛掏出靈鏡，看了一眼，道：「積分到帳了...就這樣完成了一座三級城的任務嗎？」

他猶自還有點不可思議，此前的那些三級城，每一座都是需要經歷一番苦戰，因為其中必然存在著小天災級的異類，這種實力的異類，就算是長公主也需要竭盡全力的苦戰，有時候甚至還需要姜青娥給予援手才能最終將其斬滅。

可這一次，他們幾乎是相當於白撿了五萬積分。

「再等兩個時辰，如果沒有變故的話，我們就直接動身離去，前往赤石城。」長公主想了想，說道。

姜青娥與李洛點點頭，這個情況也只能如此了。

接著三人便是於城內等待了兩個時辰，這段時間中，城內的惡念之氣不斷的消散，異類的蹤跡依舊未曾出現。

於是三人對視一眼，果斷的不再停留，直接動身離開了這座三級城，開始全速趕向紅砂郡的郡城，赤石城。

而當長公主三人對著最終的決賽地點全速挺進時，他們卻是並不知曉，在周圍地帶的其他一些城市中，闖入其中的各個小隊，都是遇見了跟他們一般的情況。

城內空空如也，半隻異類的痕跡都未曾發現。

最終，這些小隊在布置好了淨化裝置後，也就離開了這些空城，開始如同李洛他們一般，直接全速趕向了最後的目的地。

數日之後。

當長公主，姜青娥，李洛三人站在一座高坡上，望著出現在視線範圍內的那座由赤紅色的巨巖所搭建而成的雄偉城牆時，神色都是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

因為在這座城市的上空，他們並沒有看見絲毫惡念之氣存在的痕跡。

那種純淨程度，猶如眼前這座赤石城，根本就未曾遭遇過「異災」一樣。

但是，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們這一路而來，能夠感受到惡念之氣的擴散源頭，就是來自於這座紅砂郡的郡城，赤石城。

所謂反常必有妖，眼前看上去異常平靜的赤石城，必定是有古怪的。

「這座城，很危險。」站在高坡上，姜青娥盯著那高聳的赤紅城牆，嘴唇微抿，憑藉著九品光明相賦予她的敏銳感知，她能夠感覺到，眼前這看似祥和平靜的城市，卻是給她帶來了一種巨大的危機。

那種感覺，仿佛是一頭黑暗的巨獸匍匐在那裡，張開著獠牙巨口，等待著他們的進入。

「怎麼說？要進城嗎？」李洛望著兩位大姐頭，徵詢著意見。

連姜青娥都表現得如此的慎重，可見這座城市具備的危機是多麼的兇險，這種情況下，他這個小小的相師境，還是老實一點最好。

長公主與姜青娥對視一眼，而後沉吟道：「赤石城跟之前那些城市不一樣，這裡的危機，恐怕比被汙染的雷鳴樹還要更強，所以我不建議我們單獨進入其中。」

「我的想法是，在這裡暫且等待，等其他的小隊趕來做一些商議，看看能否聯手進入城內。」

「我感覺，這座城市內存在的異類，恐怕不會比當初你們在暗窟中遇見的笑臉魔弱。」

李洛與姜青娥聞言，點了點頭，表示認同。

在不清楚這座城市內有著什麼危機之前，的確還是應該保持謹慎，如果這個時候為了積分就想要去搶奪先機，恐怕只能將自己栽在城內。

見到兩人沒有異議，長公主就掏出了靈鏡，屈指一點，以相力灌注，而後便是有著一道光柱徐徐的升空而起，這道光柱以靈鏡為媒介，唯有手持靈鏡者，方才能夠感知。

做完這些，三人就盤坐下來，開始靜等。

這般靜等，持續了約莫小半日的時間。

某一刻，長公主，姜青娥便是突然的抬起頭，看向了後方山林間。

只見得那裡，有著一道道破風聲響起，諸多人影，自山林間縱躍而出，最後徑直的落向了李洛他們這邊。

第五百九十三章神樹紫徽

神樹金徽！

當李洛望著飄到眼前的那一道金光中漂浮的神秘樹葉時，眼神也是不由得變得火熱了許多。

對於此物，他可是眼饞許久了。

神樹金徽能夠散發一種玄奇的力量，這種力量可以日積月累的淬鍊自身相性,從而令得相性獲得進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簡直就是一種源源不斷的靈水奇光。

當然，論起一次性的效果，神樹金徽或許比不上直接煉化一瓶靈水奇光來得明顯，可此物的優勢是日積月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種提升堆積起來,也是相當驚人的量了。

再者,此物完全可以配合靈水奇光來使用，這將會令得相性的進化效率獲得不小的加速。

這可是真正的修煉至寶。

這般寶貝，就算是在金龍寶行內，也都是難得一遇，其價值不可估量，即便是金眼寶具，也遠不能與之相比。

「這神樹金徽除了擁有著「淬相」這一神效之外，其內還被學府聯盟銘刻了一道「回春聖咒」，其擁有著強大的恢復之力，若是重傷時刻將其催動，則是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恢復傷勢與戰力。」

高臺上，靈禹長老面帶笑意的將神樹金徽的第二重功能也是說了出來。

這又是引得許多目光中充滿了羨慕,這所謂的「回春聖咒」，無疑是一道保命神技，這如果與人生死之戰，雙方皆是兩敗俱傷之刻,突然來上這麼一發大恢復術，對方該多絕望啊？

三枚神樹金徽在無數道垂涎火熱的目光中，懸浮在了李洛，姜青娥，長公主面前。

而其中一枚神樹金徽，徑直落向長公主。

「另外，由於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與李洛在院級賽中獲得了最強稱號，所以他們將會各自獲得兩枚神樹金徽，而按照規則，你們可以選擇將兩枚神樹金徽進行兌換成一枚等級更高的神樹紫徽。」靈禹長老笑道。

「呵呵，神樹紫徽比金徽更為的罕見，其諸多功能也更為的玄奇，這種級別的徽章，莫說是在東域神州的學府大賽上面，就算是在內神州的那些學府中，獲得者都是少之又少。」

無數學員驚嘆出聲：「神樹紫徽.我記得已經好多年沒有在聖杯戰上面出現過了呢，沒想到這次直接出現了兩個。」

「是啊，要獲得兩枚神樹金徽才能夠兌換出一枚紫徽，這個條件太苛刻了。」

所有人都明白神樹金徽的獲得有多困難,唯有獲得最強稱號的學員才能取得一枚，而想要獲得第二枚,那更是必須取得混級賽的第一,兩場比賽，皆需得遙遙領先，所以想要達成這種條件，難度不可謂不高。

縱觀東域神州最近數十年內舉辦的聖杯戰中，似乎還沒出現過神樹紫徽。

「你二人是選擇獲得兩枚金徽，還是直接兌換成一枚紫徽？」靈禹長老溫和的看著李洛與姜青娥。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自然是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兌換。

於是靈禹長老袖袍一揮，只見得漂浮在李洛兩人面前的神樹金徽便是憑空消失，緊接著兩道紫光從天而降，在那無數道熾熱的目光中，落在了他們的眼前。

李洛定睛看去，紫光之中，一枚如樹葉般的徽章靜靜懸浮，模樣倒是與先前的神樹金徽相差不多，只是前者要顯得更為的精緻許多，其上一縷縷神秘的紫光流動，隱隱間，仿佛是在中央的位置，形成了一道紫色的豎眼。

紫眼寶具！

李洛心頭一動，這神樹紫徽，竟然已經達到了紫眼寶具的範疇，而且，這還是屬於輔助修煉的紫眼寶具，這般寶物，如果拿到金龍寶行去拍賣的話，真不知道會拍出什麼不可思議的價格來。

畢竟紫眼寶具本就稀罕，即便是封侯強者也會對其心動，更何況，神樹紫徽還算是紫眼寶具中更為罕見的輔助修煉之物。

李洛心跳忍不住的加速，紫眼寶具，這種級別的寶具，他還真沒擁有過。

「你二人將自身精血融入其中，往後此物就是伱們的專屬之物，若是被人強行奪走，此物則是會立即自毀。」靈禹長老提醒道。

神樹紫徽太過珍稀，容易引來覬覦，姜青娥還好點，實力強一些，算是有點自保之力，可此物對於李洛這種相師境而言，無疑是真的小兒持金，一個不慎，就會被人設計強奪，所以學府聯盟在煉製時，也是做好了一些應對手段，防止有人覬覦神樹紫徽進而對其懷有者動了殺心。

李洛與姜青娥聞言，立即自指尖取出一滴精血，然後在那眾目睽睽下，將其融入到面前的神樹紫徽之中。

神樹紫徽頓時綻放出一圈圈的光環，精血融入深處，這一瞬，李洛與姜青娥立即察覺到自身與神樹紫徽有了一股奇特的連接感，而且，也是在此時，他們感應到了這神樹紫徽的諸多功能。

「淬相。」

「灌靈。」

「神木回春甲。」

淬相，倒是金徽就擁有的基礎能力，李洛關注的點，是那「灌靈」功能，這一道功能頗為的特殊，同樣是作用於自身相性，只不過與「淬相」的徐徐圖之，日積月累不同，「灌靈」更像是一種透支，因為它一經催動，就會將神樹紫徽的能量消耗大半，同時它會爆發出一股極其龐大的淬相力量，讓得自身的相性獲得一次近乎灌頂般的淬鍊。

在「灌靈」之下，相性所獲得的提升，遠比「淬相」來得更強。

只不過這「灌靈」需要能量的積累，所以恐怕使用一次後，就得等待許久的時間了，同時因為能量消耗過大的緣故，這還會減弱「淬相」的功效。

但李洛對此，卻是心中充滿著驚喜，因為對於他而言，這「灌靈」似乎比「淬相」還要更有作用。

比如他之後突破到地煞將階後，將第三相填入相宮，那時候他就可以直接使用「灌靈」透支能量，直接在最短的時間內，將第三相的品階提升上來，他估計，提升到六品相，應該不算太難。

這無疑可以省去他不少的時間與精力。

驚喜了一會，李洛又是看向那所謂的「神木回春甲」。

原本神樹金徽中蘊含著「回春聖咒」，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修復傷勢，但神樹紫徽內這一道「神木回春甲」，則是要比前者更加的厲害，此術一旦催動，將會在身軀表面化為一具擁有著強大防禦力的神木甲。

而除了防禦令人稱道之外，此甲也會如同「回春聖咒」一般，釋放出強大的治療恢復之力，修復傷勢。

可以說，這「神木回春甲」是「回春聖咒」的加強版，防禦與治療兼備，安全感爆棚。

李洛看的心頭滾燙不已，真不愧是紫眼寶具，這三種特殊的能力，的確遠非金眼寶具可比，雖說神樹紫徽並不具備攻擊性，但它這三種特殊的輔助能力，足以將一切都彌補過來。

他伸出手掌，神樹紫徽落進掌心，在接觸的瞬間，直接是化為一抹紫光融入到了血肉中。

然後李洛就見到，在他的掌心出現了一道紫色樹葉般的徽紋，徽紋上有淡淡的紫光流轉，神異非常。

「真不愧是學府聯盟，大手筆啊。」

李洛滿意的笑了笑，學府聯盟的確是財大氣粗，這種級別的紫眼寶具如果放在大夏國內，任何勢力恐怕都不會輕易的拿出來作為獎賞之物。

他轉過頭，看了一眼姜青娥，面對著這般寶貝，就算是平日裡很是冷靜與從容的大白鵝，美眸中都是不由得有著笑意浮現出來。

高臺上，在將頒獎完成後，靈禹長老再度開口：「此次混級賽較為特殊，所以所有參加混級賽的學員，學府聯盟都將會按照積分排名來給予額外的獎勵。」

這倒是讓得許多參加混級賽的學員喜笑顏開，畢竟這一次的混級賽竟然給他們安排了這麼危險的任務，總歸是要給點補償才對。

一時間，廣場上氣氛都變得熱鬧沸騰起來。

靈禹長老面帶笑容，說了最後的結束之語：「那麼，各位學員，這一屆的聖杯戰，到此就算是圓滿結束，老夫在此，祝大家未來勇猛精進，勇鑄封侯臺。」

廣場上，無數學員皆是對著靈禹長老彎身行禮。

李洛也是隨眾行禮，而後抬起身時，轉頭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兩人皆是相視一笑，有些如釋重負。

這聖杯戰，總算是落幕了。

只不過對於他們而言，未來的兇險，或許才剛剛開始。

第五百六十三章合作

破風聲響起，道道人影自山林間縱躍而出。

在那諸多人影中，李洛一眼就看見了一些熟悉的身影。

藍瀾小隊，宮神鈞小隊,還有此前在雷鳴山合作過的秦嶽，趙北離，鹿鳴等人。

甚至李洛還看見了孫大聖的身影。

這些小隊都是積分排名靠前的隊伍，實力強悍，所以才能夠在這個差不多的時間點來到赤石城外。

這些隊伍自然是被長公主釋放出來的靈鏡光柱所吸引而來，他們掠至高坡，紛紛落下身來。

「宮同學，又見面了。」

藍瀾臉龐上浮現出一抹笑容,他先是看了長公主三人一眼，然後目光就轉向了遠處那座被赤紅城牆所遮擋的龐大城市，眼瞳微微一凝，而後說道：「好乾淨的赤石城，怪不得宮同學你們先來此處，卻未曾進城。」

其他的小隊也是在第一時間打量著眼前這座最終的目標城市，能夠走到這裡的隊伍，幾乎算是此次聖杯戰中最精銳的小隊了，他們的實力毋庸置疑，所以當他們在見到眼前這座乾淨得竟然不見絲毫惡念之氣的赤石城時，第一念頭不是驚喜,而是升起了濃濃的忌憚與不安。

長公主鳳目看向眾多小隊,坦然道：「這座赤石城危險程度很高，我們應該沒有一個小隊能夠單獨吃下，所以我覺得我們有必要暫時的摒棄成見,進行一些合作。」

對於長公主此言,在場的小隊皆是露出沉思之色,並沒有直接就反對，畢竟他們都明白,作為紅砂郡的郡城，赤石城存在的異類必然等級最高，實力最強，其中的異類大概率會達到大天災級，那是相當於天相境的實力...而縱觀在場的這些四星院學員，不論是藍瀾還是宮鸞羽以及宮神鈞，都只是天珠境而已。

藍瀾微微沉吟，突然道：「我們此前接連路過了一些小型城鎮，發現了一個奇怪的事情，那就是裡面的異類似乎全部都離奇的消失了。」

此言一出，在場眾人臉上頓時浮現出驚疑之色。

「你們所路過的城鎮異類也消失了？」長公主俏臉微變，肅然道：「我們先前爭到的那座三級城，也是一座空城，裡面沒有任何異類的存在。」

「我們也是相同的情況。」宮神鈞也是在此時緩緩開口。

其他的隊長此起彼伏的開口，而得出的結果讓得所有人都是有些驚悚，原來以這赤石城為中心，方圓數百裡內的異類,都消失了蹤跡。

「那些消失的異類...會不會都來到了赤石城？」李洛遲疑了一下，突然說出一個可能。

眾人頓時為之一靜,再度看向那座寂靜而乾淨的赤石城時，就不由得的感覺到了一種莫名的寒意，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現在這赤石城，可就真是一座魔窟了。

長公主肅然道：「倒不是沒有這個可能，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只能說明赤石城內存在著一隻極為強大的異類，而赤石城數百裡內的異類，都是受到了它的驅使，這才離開了盤踞之地，匯聚到了這裡。」

姜青娥金色眸子微凝，道：「這也就是說，那異類，其實已經知曉我們的存在了，它這是在聚集力量為了對付我們。」

眾人眼瞳皆是一縮，這異類的謹慎與狡詐程度，簡直不遜色於人啊。

「另外還有一個情報，不知道各位此前在淨化紅砂郡的那些城市的時候，有沒有遇見那種黑甲人的阻攔？」長公主問道。

「黑甲人嗎？我們倒是遇見了一個。」

說話的，是一名身材極其魁梧的青年，他名為廉鬃，與孫大聖皆是來自聖山學府，他們這一隊裡面，三個如鐵塔般的彪形大漢，一眼看去極為的醒目。

而聖山學府，最為出名的就是他們的萬獸相。

「那黑甲人實力在地煞將階左右，試圖引動異類襲殺我們，但被我所發現，一拳頭打爆了他的頭。」廉鬃咧嘴一笑，露出白森森的牙齒，滿臉的橫肉看上去如同暴徒一般，兇狠至極。

不過除了廉鬃他們外，其他的小隊，卻未曾遇見這種黑甲人。

「我們此前與宮同學在雷鳴山的時候，的確遇見過這種黑甲人。」那秦嶽，趙北離也是在此時開口，為長公主證明著黑甲人的存在。

宮神鈞見狀，沉吟道：「你的意思是，紅砂郡內，的確是存在著一個神秘勢力試圖阻擾我們？」

長公主微微頷首，道：「黑甲人實力基本都是在地煞將階，威脅倒不算太大，但我們偶然間得到一個情報，在這黑甲人之上，還存在著一個「赤甲將」，他應該是這些黑甲人的上首，其實力如何，尚且不知，不過我猜測必然是天罡將階的實力，但至於是天珠境還是天相境...這就不知道了。」

「赤甲將？」

在場眾人的眉頭都是緊鎖了起來，如果這個情報屬實，那眼前的赤石城可能就將會變得更加的棘手了，單一小隊，的確不可能有能力獨自解決掉。

「或許學府那邊，最終也是打算讓各個小隊進行一些合作，因為此次混級賽的諸多規則，都沒有讓各個小隊間有太過尖銳的對抗。」那秦嶽笑了笑，說道。

此話倒是引得不少人點點頭，此次的混級賽，除了在此前那些三級城時會有著一些競爭外，其實各個學府的隊伍間反而是合作居多，比如此前雷鳴山一行，也是三個學府的隊伍進行了合作。

而如果學府是想要看見這些隊伍彼此進行更激進對抗的話，只需要允許小隊間的積分可以搶奪，那就足以將彼此間仇恨值拉滿了。

但各大學府那邊並沒有這麼做，顯然就是有意在避免這一點。

畢竟此次的混級賽不是單純的比賽，而是在解決黑風帝國的異災，各大隊伍的最大敵人，也不是彼此，而是盤踞紅砂郡的這些強大異類。

「合作的話，我倒是沒有意見，畢竟如果不能淨化掉赤石城，那混級賽也就算是失敗了。」藍瀾微微一笑，聲音柔和的說道。

其他小隊的隊長沉吟了一下，最終也是不出意外的點頭表示接受合作。

在明知道這座赤石城已經危險到這種程度的情況下，如果還執意獨自闖蕩的話，那就不是勇，而是送死了。

李洛見狀，倒是鬆了一口氣，這麼多頂尖的小隊如果真的能夠合作的話，那股力量也是相當的驚人，在這些隊長的聯手下，想必就算是真遇見了大天災級異類，也不是沒有一戰之力。

他的目光掃過，數了數，在場的小隊一共有八支小隊，這八支小隊中，他們聖玄星學府與聖明王學府各自佔了兩隊，餘下的便是鹿鳴所在的天火聖學府，孫大聖所在的聖山學府，那二星院最強學員獲得者敖白所在的北海聖學府，還有最後一支小隊比較特殊，那是一座名為「玄冰學府」的頂尖學府，這座學府並非是聖學府，而是如今東域神州上面異軍突起的一座學府，據說有著問鼎聖學府的潛力。

玄冰學府的那支小隊頗為的低調，三人渾身有冰寒之氣散發，顯然皆是身懷冰相，據說他們掌握著某種合擊之術，威力不俗。

眼下的八支小隊，算是東域神州年輕一輩中的翹楚了。

而眾人有了決議，也沒有再墨跡，而是開始保持著隊形，以謹慎的姿態對著赤石城而去。

接近赤石城時，鹿鳴走向李洛，有些驚訝的問道：「聽說你一招打敗了景太虛？」

李洛露出含蓄而謙遜的笑容：「我畢竟是一星院最強，有此戰績，不足為奇。」

鹿鳴白了他一眼，她哪能猜不出，李洛在雷鳴山中實力大漲，那景太虛肯定沒料到這一茬，所以在第二次的交手中直接措手不及，被一招擊潰。

兩人聲音雖然不大，不過如今眾人聚焦在一起，所以那十幾步之外的景太虛面色頓時一黑。

而與此同時，孫大聖邁著步伐走到他身旁，大大咧咧的問道：「景太虛，你怎麼這麼沒用，連李洛一招都接不下，你這麼廢，會顯得被你打敗的我也很沒用啊。」

景太虛眼角一跳，有冰冷的聲音從牙縫中蹦出來。

「滾！」

第五百九十四章退場

聖杯戰最終圓滿的結束了。

接下來便是各大學府退場的時間。

喧譁的廣場被各學府的學員分割成一塊塊的，彼此匯聚在一起交談著。

李洛，姜青娥，長公主等人也是回到了聖玄星學府學員的聚集處，而迎接他們的，自然是那無數激動的歡呼聲，看他們那架勢，如果不是礙於長公主與姜青娥往日在學府中的威嚴與氣勢，此時怕是已經將三人扔起來慶祝了。

「李洛，名揚東域神州的滋味怎麼樣？」呂清兒促狹的望著那歸來的少年，他俊朗的臉龐如耀日一般，灰白色的頭髮更是令得他有種獨特的魅力，這一路而來，呂清兒都不知道看見多少學府的少女們在偷偷的打量著他了。

李洛朝著眼前明眸流盼，顯得清麗嬌豔的少女無奈的笑了笑，道：「其實我就是一個打醬油的混子，能夠取得冠軍，主要還是殿下和青娥姐的功勞。」

呂清兒紅唇微翹，道：「正常來說，可能的確是這樣，但是不知道為何，我感覺真正的事實或許不是這樣的。」

李洛瞪大眼睛，道：「為什麼？」

呂清兒嫣然笑道：「哪有那麼多為什麼，女孩子的直覺而已。」

李洛頓時有點心累，我辛辛苦苦的掩藏著，為什麼這些人都能直接猜到最核心的真實？難道我的光環已經強烈到了這麼不講理的地步了嗎？

「李洛，你的運氣的確不錯，有殿下跟姜學姐這兩根大腿，你這次倒是混了個好成績。」不過就在此時，一旁有充滿著酸氣的聲音冒出來，李洛看去，不出意料的就是都澤北軒那個衰貨。

但對於都澤北軒這酸酸的質疑，李洛不僅不怒，反而以欣慰的眼神看向了他。

果然，還是有正常人的。

而李洛這欣慰眼神落在都澤北軒的眼中，卻是讓得後者以為這是在嘲笑他，當即額頭上青筋跳動，咬牙道：「你少得意...」

「榜上有名，名動東域，此時不得意，又待何時？」一道聲音，自一旁幽幽的響起。

一句話將都澤北軒堵得胸口發悶，他惱怒的看去，便是見到一道人影不知何時站在了他的右側，那模樣，正是李洛小隊裡面那個存在感很低的辛符，這傢伙神出鬼沒的，跟個幽靈一樣。

「哈哈，辛符你還是這麼一針見血啊，你去哪了，剛才都沒看見你。」李洛笑道。

辛符目光看了他一眼，面無表情的道：「我一直在對你招手。」

李洛一愣，眨了眨眼：「有嗎？」

旋即他乾笑一聲，道：「哈哈，你的影相越來越爐火純青了啊，站在我面前我竟然都沒看見。」

辛符不說話了，只是心中默默的記了一筆。

「隊長，咱們正義小隊是不是也要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了呀？」辛符身後，一張清純光潔的小臉蛋笑顏如花的冒了出來，衝著李洛偷笑，那水靈靈的靈動美目中滿是崇拜之色。。

如此清純漂亮得能夠治癒人心的小臉蛋，除了白萌萌外還能有誰？

被她這般看著，饒是李洛心性過人，都是不由的有點虛榮感。

「李洛，咱們洛浪組合此次聲威大震，未來可期啊。」不過此時一道大言不慚的熟悉聲音傳來，然後一隻手就搭在了李洛肩膀上，用力的拍了拍，同時將李洛盯著白萌萌的目光強行給擋了下來。

李洛瞥了擋在面前的虞浪一眼，漫不經心的道：「我也很看好你的潛力，所以我打算趁著此次拿下了冠軍，為學府立下了功勞的機會，去懇求素心副院長將你送到暗窟中修行半年，以此將你的潛力盡數開發出來，那個時候，我們雙劍合璧，定然能夠名震大夏。」

「我操，你狠！」

虞浪面色一僵，放在李洛肩膀上的手掌趕緊收了起來，然後很識相的閃開身子，把白萌萌給讓了出來。

不過白萌萌倒是沒在意兩人間這霎那的交鋒，而是快步而上，巧笑嫣然的與李洛聊了起來。

虞浪看著，痛苦的閉上眼睛：「噢，我的萌...」

「伱的什麼？」突然身側，有一道冰冷凌厲的聲音響起。

虞浪心頭一寒，睜開眼睛露出勉強的笑容，趕緊辯解道：「我是說我的夢想被李洛打碎了！」

白豆豆冷哼一聲，道：「不過我覺得李洛剛才的提議挺不錯的，暗窟是一個很磨練人的地方，如果你真能在那裡待個半年，對你必然有極大的好處，虞浪，你只是六品風相，如果你不付出更多的努力，未來成就必然難料，而你的條件不論是背景還是天賦都不及李洛，這樣下去，你只會被他甩得越來越遠，雖說或許李洛不會因此看低你，但就怕當你們距離越來越遠時，你在面對他時，就會漸漸失去曾經的心態，最終漸行漸遠。」

虞浪一怔，有些訝異的看著眼前這短髮颯爽的少女，後者的容顏雖然不及她的妹妹那般的漂亮，但颯爽的氣質依舊是讓人眼前一亮。

「如果你覺得我是在因為你的天賦以及背景而貶低你的話，那就當我沒說吧。」看著虞浪的盯著她的眼神，白豆豆還以為他心中不舒服，當即冷淡的道。

虞浪連忙搖搖頭，笑道：「這種程度的話也想貶低我？那你也太小看我虞浪的臉皮了。」

「我只是有些驚訝，隊長你竟然會為我的前途擔憂著想。」

白豆豆道：「身為隊長，偶爾關心一些隊員的身心健康，有利於團隊而已，畢竟你以後變強了，對於我們小隊而言也是好事。」

虞浪沉吟著點點頭，認真的道：「隊長，謝謝你，你所說我都知道，我家境一般，這些年來能走到這一步，也是以各種你或許都看不上眼的手段賺取而來的修煉資源，李洛身份跟我不一樣，但他從未低看過我，他是一個值得深交的朋友，不過隊長你說的也很有道理，為了以後我和他不至於拉得太遠，我也應該付出更多的努力了。」

「或許，彌爾導師之前的提議，我應該更認真的考慮一下了。」

白豆豆看了虞浪一眼，後者那以往總是嬉皮笑臉的臉龐，在此時罕見的充滿著認真之色，這讓得她微微點頭，這傢伙，平常時候看上去不著調，但關鍵時刻還是知曉輕重的。

「彌爾導師的提議，可是很極端，也很危險的。」白豆豆提醒了一句。

彌爾導師乃是以六品相性踏足封侯境，這在聖玄星學府諸多導師中都是獨一份，而彌爾導師對虞浪頗為看重，那種看重與對她不一樣，或許，彌爾導師是在虞浪的身上看見了他曾經的影子吧。

只是，虞浪如果想要複製彌爾導師的路子，這之間的兇險與難度，依舊極高。

虞浪聞言，笑著點點頭。

這世間，普通相性想要追逐上那些高品相的天才，如果不冒著性命危險而行，又怎麼可能呢？

當白豆豆與虞浪在這邊掏心掏肺的做著警醒時，被眾人簇擁著的李洛見到兩道人影穿過廣場沸騰的人群走了過來。

那是鹿鳴。

鹿鳴一走來，便是吸引了不少的目光，少女身材纖細修長，玲瓏有致，容顏如白璧無瑕，氣質高冷，再加上幻雷雙相的存在，更是令得她有著一種獨特的魅力感，顯得丰姿秀絕。

在她的身旁，還跟著一人，倒是眼熟，正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

鹿鳴明顯是衝著李洛而來的，她大大方方的來到眾人面前，然後對著後者說道：「李洛，我來和你道個別，此次分別，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再見的時候，我對你的雙相很感興趣，真想經常和你交流雙相之力的修行。」

跟著鹿鳴的趙北離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然後目光警惕戒備的盯著李洛，這個小子，長得實在好看了一些，明明鹿鳴在學府裡高冷得不行，旁人想要接觸都是難於登天，可這才跟李洛接觸了多久，兩人間就建立了一些關係。

這若是待久了，那還得了？他們天火聖學府的高嶺之花，豈不是要被人摘走了？

所以剛才一見到鹿鳴要來找李洛道別，他就立即跟了上來。

李洛衝著鹿鳴笑道：「你這幻雷雙相可比我這水木雙相厲害多了。」

對於鹿鳴的幻雷雙相，說實話李洛還真是有點眼饞，因為這兩種相性充滿著進攻性以及變化多端，若是運用得當，當真是任何對手都會感到棘手。

「再見了，希望下次遇見的時候，你的雙相之力已經修煉到第三層境界了，因為我感覺，我距離那一步應該要快了。」

鹿鳴眸光掃了一眼站在李洛身後，只是帶著淡淡笑容注視著她的呂清兒，然後也沒有多說什麼，瀟灑的擺了擺手，便是徑直轉身而去，倒是顯得頗為的灑脫。

李洛也是衝著她的身影揮了揮手。

「李洛，你這魅力真的是太大了，這才接觸多長的時間，這位天火聖學府的高嶺之花看上去都恨不得轉學到我們聖玄星學府了。」呂清兒淺笑，雪白貝齒輕咬著紅唇。

李洛謙虛的擺了擺手，道：「不至於不至於。」

呂清兒幽幽一嘆，有點心累，看來男人也不能太好看，不然招蜂引蝶的本事完全不遜色女人啊。

廣場上，熱鬧喧譁，而當學員們聚於一堂的時候，各方的高層也是完成了儀式，這所謂的儀式，自然就是龍骨聖杯的交接。

最終，當交接完成，各方學府高層終於是領著各自學府的學員，開始真正的退場。

第五百九十五章聖樹靈晶

當李洛再次看見聖玄星學府內那一棵偉岸的相力樹時，他的眼神出現了瞬息的恍惚，此次聖杯戰持續的時間不算太長，也就一個月左右,可或許因為經歷了太多，反而是讓得他有一種闊別已久的感覺。

而在李洛沉浸在這種歸鄉的情緒中時，四周突然有著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如雷鳴般的響徹起來，那響聲之大，連廣場地面都震動了起來。

「宮學姐無敵！」

「姜學姐無敵！」

「李洛福將！」

李洛轉頭看去，只見得此時聖玄星學府的學員盡數匯聚在了四周,他們的神色皆是無比的激動,嘶聲力竭的歡迎著這些從聖杯戰中歸來的參賽者。

顯然，關於聖杯戰的結果,他們已經知曉了。

這個結果讓得整個學府一整天都處於一種狂熱的沸騰之中。

他們聖玄星學府，成為了此次聖杯戰的冠軍！

如此榮譽，讓所有學員有一種振奮自豪之感。

而作為在聖杯戰中貢獻最大的李洛三人，自然就被當做了學府的英雄。

只不過讓得李洛稍微有點不滿意的是，憑什麼長公主跟姜青娥那邊口號是無敵，他這邊就是個福將？！真以為他是去當掛件的嗎？！

廣場之中，學府內的紫輝導師也是迎了上來，對著素心副院長滿面笑容的說著辛苦了之類的話。

素心副院長與他們稍微說了會話,便是在那眾目睽睽下，招手將李洛，姜青娥，長公主三人招了過去。

「此次龍骨聖杯能夠落在我們聖玄星學府手中,這三個小傢伙居功至偉。」素心副院長臉頰上滿是春風得意的笑容，然後點了三位導師的名字,其中就有著郗嬋導師。

這三位,正是李洛三人的修行導師。

李洛他們能夠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績,他們的導師自然也是有一份功勞在裡面。

而學府同樣會記著他們這一份功勞,未來也會給予他們相當豐厚的獎賞。

李洛看向了郗嬋導師,後者薄紗覆面，穿著一身黑色衣裙，身材顯得玲瓏有致，氣質知性而淡然，而此時她也是看了李洛一眼，從她那清亮的眼眸中，李洛看見了滿意的笑容。

顯然，對於李洛在聖杯戰中所取得成績，她也是與有榮焉。

一星院最強稱號，這足以說明李洛的天賦與能力，在她執教的這些年中，還是第一次教導出如此成就的學員。

「副院長，這三個小傢伙表現這麼出彩，學府的獎勵可不能寒磣了。」郗嬋導師輕聲笑道，嗓音輕靈。

素心副院長笑著點頭：「郗嬋導師有什麼建議？」

郗嬋導師微微沉吟，眸光掃過李洛三人，而後認真的道：「聖杯戰的冠軍不僅能夠為我們學府贏來響亮的名聲,而且龍骨聖杯的到來,也會令我們學府接下來的四年變得輕鬆許多，這甚至會挽回許多學員的性命,所以他們的功勞之重，不需多言。」

說了這些後，她方才緩緩道：「我建議獎勵三人一人一枚「聖樹靈晶」。」

此言一出，周圍一圈紫輝導師神色頓時微變，就連素心副院長都是怔了怔。

李洛瞧得這些紫輝導師反應這麼大，不由得有些疑惑的低聲向姜青娥問道：「聖樹靈晶是什麼？」

「聖樹靈晶是相力樹吸取天地能量，再結合自身靈性所形成的一種能量晶石，其內蘊含著極為精純與龐大的能量，這種聖樹靈晶即便是對於封侯強者來說，都是好東西，據我所知，此物產量極其稀少，學府內的紫輝導師，每年都只有兩枚「聖樹靈晶」的額度，至於其他的金輝導師，更是將此物視為最渴求的東西，但因為級別的原因，金輝導師無法正常獲得「聖樹靈晶」，除非有立下什麼功勞後，學府才會給予賞賜。」

回答李洛的，是站在一旁的長公主，她衝著李洛輕笑道：「這可是真正的好東西，你跟青娥或許很需要它，因為「聖樹靈晶」還蘊含著一絲「破境之力」，最適合你們這種達到一個階段頂點的人。」

李洛聞言頓時動容，「破境之力」？這意思是能夠幫他從相師境突破到地煞將階嗎？如此奇寶，怪不得連這些身份尊貴的紫輝導師們都如此的在意。

「聖樹靈晶產量極少，大夏內的諸多封侯強者都對此頗為的垂涎，但此物很少外流，畢竟自家的紫輝導師都分不夠，又怎麼能輪到外界的封侯者？而偶爾流出去的「聖樹靈晶」，往往出現在金龍寶行的拍賣會中，那每一枚的價值，都以千萬來計。」

「郗嬋導師對你還真是不錯，竟然會主動開口為伱爭取這般寶貝。」長公主掩唇輕笑。

李洛心頭充斥火熱之意，看向郗嬋導師的目光中滿是感激，如今的他已是化相段第四變，算是處於相師境的頂峰，而接下來他要做的就是傾盡一切的資源要在府祭來到之前突破到地煞將階，只有這樣，他的實力才會迎來一次前所未有的暴漲。

而這所謂的「聖樹靈晶」，無疑會讓得他把握更大許多。

「呵呵，郗嬋導師，他們三人為學府取得龍骨聖杯的確是天大的功勞，我覺得給予重賞並不為過，只是這「聖樹靈晶」畢竟比較特殊，它產量極少，每年光是我們這些紫輝導師為其就得爭執許久，而且最重要的是，學府內很多金輝導師也是在眼巴巴的盯著，他們是學府的骨幹，也為學府的建設付出了汗馬功勞，所以我覺得給予他們三人的賞賜，或許換成其他東西更適合一些？」不過就在李洛心中激動的時候，突然有著一道笑聲突兀的插了進來。

李洛心頭一怒，目光投去，然後就見到沈金霄那個狗東西站了出來。

「媽的，有朝一日，刀在手，殺沈狗！」

對於這個橫插一棒子的沈金霄，李洛心頭怒極，面上雖然不顯絲毫，但心中已是將沈金霄捅了一萬刀。

而沈金霄仿佛是感應到李洛的想法，目光投射而來，淡笑道：「李洛，我並非是在針對你，只是「聖樹靈晶」對於現在的你們來說，還是太高端了一些，你們使用此物，反而會浪費不少其中的能量，所以我建議你們能夠選擇其他一些獎勵，學府一定不會虧待你們的。」

不過沈金霄的話，也是引得一些紫輝導師微微點頭，「聖樹靈晶」是學府內極為高端的珍稀資源，即便是他們這些封侯境都需要每年去爭奪的，如今在這裡分出來三枚，無疑也會對他們造成一些影響，雖說李洛三人的確立下了極大的功勞，但沈金霄有句話說的不假，這種資源現在給三人，最起碼給李洛這個相師境，的確是屬於有點大材小用。

他們倒並非是不贊同給予李洛他們重賞，只是覺得如果能夠物盡其用的話，或許會更好一點。

「有功就該賞，我不覺得還能有什麼功勞會比幫聖玄星學府將龍骨聖杯奪回來更大，至於這種獎賞對於他們而言會不會有些浪費，我覺得這不是我們考慮的問題，而是他們自己會考慮需不需要使用。」郗嬋導師淡淡道。

「我覺得郗嬋導師說的很有道理，龍骨聖杯所帶來的功勞，我覺得恐怕就算是在場的這些紫輝導師，也未必能比得上。」

「既然我們每年都有兩枚「聖樹靈晶」，那為何他們三人沒資格得到？」此時，一道銳利的聲音響起，眾人看去，只見得說話的是一名中年女子，頭髮火紅，面龐顯得異常的嚴厲。

正是姜青娥的修行導師，火絮。

其他的紫輝導師都不說話了，畢竟他們都知道這位火絮導師脾氣最是火暴，若是跟她爭執，難免又是蹬鼻子上臉。

沈金霄神色淡淡，倒是還想再說。

但素心副院長終於擺了擺手，她制止了眾位紫輝導師的爭執，道：「此事容後再議，不過我們學府絕對不會虧待立下大功的學員便是。」

「各位導師先將學員們都帶回去吧，他們參加聖杯戰也極其疲累了，讓他們好生休整一下。」

聽到素心副院長這麼說，這些紫輝導師也就只能停了下來。

而素心副院長的目光，則是突然看向了李洛，露出了一絲微笑。

「李洛，你先跟我來一下。」

眾人聞言，神色皆是一動，沈金霄目光掃了李洛與素心副院長一眼，倒是神色平靜的沒有說什麼。

李洛與姜青娥交代了兩句後，便是依言的跟上了素心副院長。

第五百六十四章幻境

八支隊伍結伴而行，一路小心翼翼的抵達了赤石城的城門外。

而此時城門大開，暗紅色的城門給人一種壓抑的感覺，城門後是黑洞洞的走廊，那裡光線昏暗，讓人目光無法穿透。

眾人皆是在這裡停下腳步，目露謹慎的盯著城門內的黑暗。

他們明白，一旦踏入其中，或許就沒有後退的餘地了。

不過雖說對這座城市懷有極深的忌憚，但在場的眾人也算是各個學府中最為頂尖的翹楚了，他們的心性毋庸置疑，所以臨陣脫逃的事情，是斷然不會出現在他們的身上。

眾人目光交匯了一下，下一刻，便是不再猶豫，以長公主，藍瀾，宮神鈞這些天珠境的大高手為前陣，直接是邁步走入了城門。

進入城門的黑暗地帶，眾人就感覺到一股寒意籠罩而來，令得人心中都開始變得壓抑起來。

昏暗的光線中，沒有人說話，城門走廊內，唯有細碎的腳步聲。

不過好在這昏暗光線並未持續多久，眼前的昏暗突然被撕裂，眾人徑直走出。

而就在走出城門洞的那一瞬，所有人的面色都是陡然凝固，眼神帶著一些驚駭之意的望著前方，因為此時，在他們的眼前，竟是出現了川流不息的沸騰一幕。

只見得無數道人影，吵吵鬧鬧的於街道上行走，在那街道的兩側，是無數小販以及商鋪。

那副熱鬧的景象，一如這座赤石城曾經的繁華。

可如此人氣沸騰的一幕，落在此時的李洛等人眼中，卻是讓得他們遍體生寒。

眼前這座赤石城，仿佛是未曾遭遇過異災的肆虐一般。

但是，這可能嗎？

當紅砂郡其他的地方都被異災禍害時，這紅砂郡的郡城，又怎會如同沒有受到半點影響一樣。

長公主俏臉冷肅，好半晌後，方才緩緩道：「這是...幻境？」

眾人中，鹿鳴也是臉頰布滿著凝重與驚懼，她自身就是玩幻術的，所以她很明白，如果眼前這是幻境的話，那究竟是需要何等的力量，才能夠製造出如此龐大以及栩栩如生的幻境？

而且，這些行人，喜笑哀怒都是極其活靈活現，其中一些人還在與攤販爭執著貨物的價格。

這一切，都是如此的真實。

但心中的理智又讓眾人明白，這不可能是真實的一幕。

「看來赤石城的那隻異類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棘手與麻煩。」藍瀾神色凝重的說道。

「咦？」

此時鹿鳴突然驚疑出聲，將眾人的目光都是立刻吸引了過來。

「怎麼了？」趙北離關切的問道。

「是發現了什麼嗎？」李洛同樣是出聲問道，不過卻沒搞那些沒用的關心，他們這些人中，只有鹿鳴是精通幻術，此時突然出聲，必然是有一些其他的發現。

鹿鳴頷首，美眸有些緊張，她指了指衣衫的一角，眾人目光順著看去，第一眼沒感覺有什麼不對，但隨著仔細觀察的話，就會發現，那裡的一截衣衫，似乎是變得有些虛幻了起來。

仿佛是莫名的消失了一般。

「這座幻境，應該是擁有著一種可怕的同化能力，我們在這裡停留越久的話，就會被漸漸的同化成幻境的一部分，雖然我不知道到時候究竟會發生什麼，但絕對不是什麼好事。」鹿鳴的聲音中，充滿著忌憚。

眾人面色皆是一變，然後審視自身，類似長公主，宮神鈞，藍瀾他們這種天珠境的高手身上倒是沒什麼異樣，但李洛，景太虛，祝煊這些尚還處於相師境的人，身上的衣服則是有著一點點的虛化感。

「看來實力越弱的人，被幻境同化得越快。」長公主柳眉緊蹙的說道。

這可不是一個好消息，畢竟除了北海聖學府的小隊中沒有相師境，他們其他的小隊中，都帶著一個。

如果李洛這些相師境在這裡出了問題或者折損，那對於他們而言，不論是從積分還是其他角度，都是不可接受的損失。

「看來現在的問題，是需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將這座幻境破除。」宮神鈞沉吟著說道。

「這座幻境雖然特殊，但其實要破解也不是沒有辦法，最簡單的法子，就是在赤石城內將「淨化節點」布置成功，此處是紅砂郡的總節點，一旦成功，那麼就會連通之前我們所布置下來的那些淨化裝置，到時候整個紅砂郡都將會被覆蓋。」藍瀾也是在此時開口了。

「一旦淨化大陣成形，破除這座幻境應該不在話下。」

其他人皆是點頭，這一點同樣是他們所想的。

「不過想要在那大天災級異類的眼皮底下把淨化節點布置成功，或許也不是什麼容易的事。」長公主說道。

「其實那大天災級異類真要直接殺出來，那反而簡單了一些，咱們聯手，就算是大天災也未必不能抗衡，想必將它解決了，這幻境同樣不攻自破。」藍瀾倒不愧是在院級賽上獲得最強學員稱號的人，言語間對於那大天災級異類，也並沒有過於的畏懼，或許他也明白，所謂的畏懼在這裡並沒有什麼作用，畢竟那大天災異類也不會因為他們的懼怕就放過他們的性命。

最後終歸還是要以命搏上一場。

「藍兄倒是說的不錯，反正不管怎麼說，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完成淨化節點。」宮神鈞微微一笑，對此倒是贊同。

長公主點頭，沉吟道：「完成淨化節點的確是最重要的事情，不過這座幻境頗為詭異，暗含殺機，所以我們不能太分散，我建議兵分兩路，四支隊伍為一組，然後迅速安置淨化靈珠。」

李洛聞言也是點點頭，這是謹慎之言，四支小隊走在一起，這個陣容絕對不俗了，有四名天珠境的高手領頭，想必遇見任何的變故都是能夠應對。

「宮殿下說的不錯，這種時候可不能單獨隊伍去完成任務，每一支隊伍的損失，對於我們而言都不可承受。」那秦嶽第一時間出言支持。

其他人也表示認同，畢竟就算是再狂的人，也不會在此時作死的輕視這座幻境以及那可能隱藏起來的大天災級異類。

「至於如何分組，還是抽籤來分配吧，這樣或許更公平一些。」

長公主從空間球中取出八枚玉針，道：「八枚玉針，四長四短。」

其他七位隊長對此並無異議，於是紛紛走上，隨意的抽取一根，然後亮了出來。

李洛目光掃去，長公主手中剩下的是一枚長籤，而其他三根長籤，則是出現在宮神鈞，趙北離，廉鬃三位隊長的手中。

於是他笑了笑，看向一旁的鹿鳴與孫大聖，道：「又分到一起了，看咱們再次大展身手！」

鹿鳴輕輕撇嘴，道：「這種地方，哪有我們這些相師境大展身手的資格，能夠保住小命不給其他人拖後腿就算是很好了。」

孫大聖聞言頓時不滿的道：「相師境怎麼了？你一個弱女子不要在這裡信口雌黃，之後遇見危險，你且躲後邊，我得讓你看看相師境是怎麼表現的。」

「弱女子？」

鹿鳴氣樂了，眼神不善的盯著孫大聖：「你這蠢猴子是不是欠揍？」

孫大聖大咧咧的道：「我不跟女人打架，如果換做是李洛還差不多。」

「你連景太虛都打不過，還想跟李洛打？」鹿鳴譏諷道。

「那也得打過才知道。」孫大聖不甘示弱的道。

兩人在這裡針鋒相對，其他的隊長則是完成了分配，然後再次一番叮囑兩個小組要守望相助後，便是開始迅速的行動起來。

「走了。」

李洛望著分開的兩個小組，揮手打斷鹿鳴與孫大聖的爭吵，然後走入到隊形居中的位置，這裡最安全，適合他們這些相師境。

鹿鳴與孫大聖也是停了下來，然後跟上李洛。

長公主在將小組的隊形安排好了後，鳳目掃視一圈，國色天香的嬌俏臉蛋，卻是在此時顯得極為的凝重。

不過她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廢話，只是與其他三位隊長點點頭。

「行動！」

伴隨著輕喝落下，八支隊伍分成的兩個小組，毫不猶豫的分離而開，然後迅速的匯入到了那沸沸揚揚顯得異常繁華的人流之中。

第五百九十六章隱秘

學府內，素心副院長的辦公廳。

李洛規規矩矩的站著，素心副院長瞧得他這副老實模樣，則是似笑非笑的道：「在我這裡就沒必要裝得這麼人畜無害了,剛才沈金霄導師說的那些話，你這心裡怕早就記恨上了吧？」

李洛聞言，連忙搖頭說道：「副院長您可不能冤枉我，學府內誰不知道我李洛尊師重道，雖然沈金霄導師缺少一點心胸，但我還是很尊敬他的。」

素心副院長哭笑不得,指了指一旁的椅子,示意他不必拘謹的站著。

「聖樹靈晶的確是學府內極為高端的修煉資源，連紫輝導師都對它念念不忘，所以沈金霄導師才會提出一點異議，也算是人之常情。」她說道。

李洛乖巧的坐下，然後也沒有什麼遮掩，直接說道：「我覺得以我們的功勞，還是配得上這份獎賞的。」

言語間並不掩飾他對那「聖樹靈晶」的垂涎與渴望。

素心副院長在一旁也是優雅的坐下，同時取來茶壺，為李洛斟上一杯熱茶，莞爾道：「你這小傢伙，還真是直白呢。」

李洛似是受寵若驚般的接過，咧嘴笑道：「因為我相信素心副院長啊,您在咱們學府學員心中,可是比龐院長還要更讓人信任，所有人都說您最大的特點，就是賞罰分明！」

素心副院長無奈的搖搖頭：「李洛啊,你這張嘴,再配著伱這模樣，我真為我們學府裡面的小姑娘擔憂呢。」

李洛乾笑道：「副院長，我可是有婚約在身的人，您不要把我說的那麼隨便吧。」

「你這婚約.姜青娥太寵你，怕是根本管不住你。」

不過素心副院長也沒在這話題上面多說，而是端著熱茶淺抿了一口，道：「你放心吧，你們為學府立下大功，我不會連三枚聖樹靈晶都捨不得的，你若是真想要的話，回頭我就讓人給你們送去。」

李洛大喜：「多謝副院長！」

「此次混級賽，比往屆要兇險許多，你們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為學府贏得榮譽，怎麼都不能虧待你們。」素心副院長感嘆道。

說起那紅砂郡，李洛就忍不住的問道：「副院長，那黑風帝國的「異災」，應該是人為因素吧？那個赤甲將明顯是屬於某個神秘的勢力。」

素心副院長眼神變得凝重了許多，她倒也並沒有隱瞞，輕聲道：「你們的混級賽，各大學府高層也是在時刻關注,那赤甲將的出現，也讓得靈禹長老很在意，特別是最後此人與異類的融合.」

「當時靈禹長老都有些變色,脫口而出三個字。」

她看了李洛一眼，緩緩的道：「歸一會。」

「歸一會？！」

李洛心頭一震，道：「這是一個勢力嗎？」

素心副院長頷首，道：「這是一個非常恐怖與龐大的勢力，它的實力之強觸角之廣，你根本無法想像，只不過這「歸一會」一般都是在內神州那邊興風作浪，沒想到這一次卻是出現在了我們東域神州這種偏僻大陸，看來，他們的觸角，又開始延伸了。」

「歸一會與學府聯盟算是大敵，不，準確來說，它的理念與絕大部分人族的勢力都水火不容。」

「什麼理念？」李洛驚訝的問道。

素心副院長緩緩道：「人族無數勢力，對於異類的看法都是需要儘早清除，免得其肆虐擴散，畢竟異類的危害你此時應該了解得很清楚。」

李洛面色沉重的點點頭，那紅砂郡的鎮江城內，他親眼看見異類將無數人族以極其殘酷的方式當做人種食物，那一幕，再鐵石心腸的人看見了，恐怕都是怒火攻心。

異類並沒有任何善意的情感，它們乃是無數負面情緒的集合，而人族因為恐懼，欲望所誕生的負面情緒，就是它們最喜歡的東西。

它們天生就是禍亂的源頭。

「但這歸一會不一樣，他們的理念，是與異類同存，在他們的眼中，異類只是人族的惡，它們也是人族的一部分，它們從人族剝離，從而也導致了人族的衰落，畢竟在無數年前，人族曾經達到了極致的輝煌。」

「所以想要人族再度鼎盛，就唯有再度將異類融為一體，這就是所謂的善惡歸一，迎接真我。」

「你們所見到的那個赤甲將，就是用這種方法獲得了一種強大而扭曲的力量。」素心副院長說道。

李洛面色難看的道：「真是一群瘋子。」

「的確是瘋子，他們為了能夠讓更多的異類出現在世界上，不斷的以各種方式打開世界裂縫，在各個地方製造出異災，從而引得異類肆虐，最終再從其中挑選與自身會有某種契合的強大異類，進行所謂的融合，尋找「真我」。」

說到此處，素心副院長眼眸中也是有著殺機湧現出來：「至於因此會有多少人而死去，這卻並不在他們的考慮中，在這群瘋子的眼裡，為了他們的「真我」，死再多的人都是值得的。」

李洛眉頭緊皺，感覺這群瘋子就是滿世界的創造災難啊，而且人族無數王侯強者前僕後繼的進入那些王侯戰場，阻擋異類的腳步，而這些混蛋就在後方拖後腿，還故意將異類放進世界中，這簡直就是人神共憤。

「就沒其他的頂尖勢力把他們剷除嗎？」他不解的問道。

「歸一會的實力，遠超你的想像，就算是學府聯盟傾力而為，都不一定能夠將其抹除，而且歸一會在人族中隱藏得極深，同時極其的神秘，它潛伏在人族之中，誰也不知道某些勢力中的高層，會不會也是它們的人。」

「這是一個真正的龐然大物，其恐怖，連我都為之心悸。」素心副院長輕嘆道。

李洛心頭滿是寒意，這種信息對於他來說，的確是太過的具備衝擊性，在那所謂的「歸一會」眼中，或許他們洛嵐府就跟螞蟻一樣，不，不止是洛嵐府，就算是大夏國，恐怕都能夠輕易的覆滅。

畢竟，那黑風帝國就是前車之鑑，一個實力並不弱於大夏國的強盛國度，一旦被「歸一會」盯上，那就是傾覆滅國。

這是一個真正站在這個世界頂點的恐怖勢力。

李洛暗嘆，算了，這種問題根本不是他一個小小的相師境能夠考慮的，還是先交給學府聯盟以及其他那些內神州的超級勢力去頭疼吧。

素心副院長也沒有繼續再說，畢竟知曉這種隱秘對於李洛來說，只不過是平添壓力罷了，畢竟「歸一會」那種存在，連聖玄星學府都不敢沾惹。

「此次將你單獨叫來，或許你應該也猜到是什麼事了吧？」她話音一轉，衝著李洛笑道。

李洛心頭一動，倒是沒有說話。

而素心副院長玉手伸出，掌心光芒閃爍，下一刻，只見得一座約莫巴掌大小，呈現暗金色彩的金杯出現在了其手中，金杯極其的精緻，杯身上，有金龍蜿蜒盤踞，龍尾與龍首剛好形成了金杯之柄，金色龍目金光流轉，一股難以形容的威壓感隨之瀰漫出來。

房間內的空間，仿佛都是在此時莫名的震動了起來。

有一道若有若無的龍吟聲響徹而起，仿佛是穿越時空，自遠古而來。

李洛望著出現在素心副院長手中的金杯，心頭頓時一震，瞳孔微微的放大。

顯然，這座金杯，就是那傳說中的「龍骨聖杯」！

第五百六十五章兇險大街

人流洶湧的街道上。

李洛一行人保持著隊形謹慎的前行，他們望著四周那些吵鬧的人群，眼中皆是帶著忌憚與戒備之意，畢竟這些人再如何的栩栩如生,那也絕對不是真的，誰也不知道這裡面會不會隱藏著一些可怕的異類。

長公主，廉鬃兩位天珠境位於隊伍的最前方，而宮神鈞與趙北離則是在隊伍的最尾端，這兩個位置最為危險，自然也是需要隊伍中最強的人來戒備。

李洛,鹿鳴,孫大聖,祝煊這些相師境，則是位於隊伍中央。

「這些人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啊？好想抓一個人來試試。」孫大聖扛著棍子，目光直直的看著周圍那些來來往往的人群。

聽到此話，李洛頓時嚇了一跳，趕緊阻攔道：「別搞事！」

這還真是一個鐵頭莽貨，這種情況下，還敢主動去招惹。

「想死自己走一邊去，別拖累我們。」鹿鳴也是沒好氣的說道。

祝煊面色不自在的離開了孫大聖兩步，這人似乎腦子不太清醒，離他遠點免得被害死。

孫大聖辯解道：「我這是投石問路,如果這些人真的有問題的話，也好提前解決掉。」

眾人對此只能幹笑,然後防備的看著他，隨時準備阻攔他做一些莽撞的事情。

而在他們這裡說話間，那人來人往的街道上,突然有著一道瘦弱的身影被擠了出來，一下子倒在了隊伍右側姜青娥的面前,那是一名衣衫破爛的小乞兒，他面黃肌瘦，裸露的皮膚上有著流膿的傷口，看上去極其的悽慘，此時的他，端著破邊的碗，眼神驚懼的看著姜青娥，但還是鼓起勇氣，怯生生的端起碗。

「姐姐，賞口飯吃吧，我好餓。」他聲音顫抖的說道。

行進的隊伍停了下來，眾人目光投來，皆是帶著戒備。

姜青娥金色眸子注視著眼前那令人心生憐憫的小乞兒，輕聲道：「很餓嗎？」

她伸出纖細玉手，也並不在意小乞兒那髒亂的頭髮，落在了他的頭上。

小乞兒睜大了眼睛，眼中流露出期盼的光芒。

然而下一刻，有璀璨的光明綻放，只見得姜青娥五指緊握成拳,光明相力化為燃燒的光明之焰,直接是一拳如流星般重重的轟在了小乞兒的面龐之上。

轟！

小乞兒被一拳轟飛,整個人將沿街的攤販盡數的撞翻，最後砸進了一座房屋之中，房屋倒塌下來，將他掩埋了下去。

突如其來的變故，頓時令得街道上人群混亂起來，開始四處逃竄。

隊伍裡的人也是沉默了一瞬，看向姜青娥的目光中帶著一點驚愕，顯然她這果斷的雷霆出手，讓人很是意料不到。

看她剛才摸著小乞兒那溫柔的模樣，他們還在擔心要不要出言提醒一下，在這個時候不要隨意的散發好心腸呢，敢情是他們想多了。

「李洛，你這未婚妻真勇啊，出手殺伐果斷，是個狠人。」孫大聖對著李洛感嘆道。

李洛倒是沒理他，而是看向街道前方那倒塌的房屋，下一刻，他眼神忽的一凝，只見得那裡的房屋瞬間炸裂開來，一道刺耳的尖嘯聲爆發而起，滾滾惡念之氣升騰起來，廢墟瞬間就被融化。

眾人看去，只見得那廢墟所在處，濃重的惡念之氣中，那渾身扭曲的小乞兒開始膨脹起來，轉瞬間，就化為了一隻人身蜘蛛狀的異類，血肉模糊的蜘蛛上半身，正是那一個扭曲的小乞兒。

小乞兒嘴角裂開，到了耳根處，滿嘴都是黑色的獠牙，滴落著腥臭的涎水。

它目光怨毒猙獰的盯著姜青娥。

然而姜青娥卻是怡然不懼，只是淡淡的道：「現在還餓嗎？」

小乞兒稚嫩的臉龐上布滿著怨毒，身下扭動的蜘蛛身軀血肉模糊，它猛的張開猙獰大嘴，發出了扭曲的尖嘯聲。

轟！

這片街道突然劇烈的震動起來，四周的房屋突然倒塌，一道道強悍的惡念之氣沖天而起，一頭頭強大的異類，開始從其中鑽了出來，其中甚至不乏小天災級的異類。

如此陣仗，頓時惡念之氣滾滾湧動，遮天蔽日。

「赤石城數百裡之內的異類，果然都被引到這裡來了。」長公主見狀，俏臉微凝，縴手緊握住了青玉權杖，而後嬌軀上有強大的相力爆發，七顆璀璨的天珠於身後浮現出來，吞吐天地能量。

「廉鬃同學，這裡就交給你們了，如何？」長公主鳳目看向廉鬃，迅速的分配了幾名隊友給他。

「沒問題，你們儘管前進去布置淨化靈珠。」

廉鬃咧嘴笑起來，然後他一步踏出，手掌一握，一柄巨錘出現在了手中，而他本就魁梧的身軀更是在此時膨脹起來，在其身後，磅礴湧動的相力中，隱隱間似是有著一道巨牛般光影浮現出來。

他腳掌落下，地面頓時龜裂開來，那股恐怖的力量，看得李洛都是眼皮一跳。

而後廉鬃便是率領著三名隊友，直接迎上了周圍那些出現的異類。

在廉鬃他們阻攔著異類的時候，長公主的聲音響起：「快走，先去第一處布置點，廉鬃他們解決了這裡會跟上來的。」

說完，她便是一馬當先，沿著街道直衝而出。

其後眾人紛紛跟隨。

那小乞兒異類怨毒的目光一直鎖定姜青娥，此時見到她要脫身，頓時尖嘯聲破空而來。

轟！

但它尚未接近，一柄巨錘便是砸碎虛空狠狠的落下，一錘子砸在了其頭顱上，頓時頭顱裂開了道道縫隙，有黑色的漿液從中流淌出來，同時也是將其轟飛出數百米，撞碎了一棟棟的房屋建築。

「垃圾玩意，老子陪你玩。」

廉鬃伸手接住倒飛回來的巨錘，抖了抖上面的黑色漿液，獰笑道。

小乞兒異類咆哮出聲，下一瞬，張嘴便是吐出滾滾黑色洪流，其內有無數悽厲的嘶鳴聲，宛如黑河，對著廉鬃席捲而去。

廉鬃巨錘砸下，虛空震顫，恐怖的力量將這條街道都是掀翻了過去。

大戰爆發。

而與此同時，李洛等人則是緊緊的跟隨著長公主他們，迅速的對著淨化靈珠的布置位置挺進。

他們能夠感覺到，在這座城市的其他區域，也是傳來了劇烈的能量波動，顯然，另外一組隊伍，應該也是遭遇到了異類的襲擊。

顯然，為了迎接他們，赤石城內的那大天災異類，早就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但此時他們也顧不了另外那邊了，因為隨著他們不斷的前行，沿途開始有著越來越多的異類冒出來，這些異類數量與實力皆是不俗，所以他們這邊隊伍裡面的高手只能不斷的被牽扯下來。

短短不過十分鐘的時間，隊伍裡面，就只剩下長公主，姜青娥以及李洛這四個小小的相師境了。

「再轉過一條街道，應該就到位置了。」長公主估算了一下方位，然後對著其他人鄭重的說道。

她的腳步突然在此時減緩了下來。

有些凌厲的鳳目望著街道的盡頭，只見得那裡的青石板上面，盤坐著一道人影，那是一名身軀壯碩的男子，他臉龐上沒有任何的表情，眼瞳中也不見絲毫人類的情緒。

他抬起頭，也是看向了長公主。

然後他的眉心處，有一道血線延伸下來，緊接著，血線處的血肉，竟是生長出無數尖銳細密的牙齒，互相啃食著另外一半的血肉，看上去極為的怪異與可怖。

兩半身軀在啃食了一會其血肉後，便是分裂開來，那斷裂處，有慘白的手掌從血肉中鑽了出來。

竟然直接變成了兩隻異類！

在它們身後，湧動著滔天的惡念之氣。

長公主感知著這兩隻一體而生的異類，黛眉緊蹙起來，顯然是察覺到對方的棘手。

這頭異類，非常強橫。

「青娥，我這裡可能需要你的幫忙了。」她偏過頭，對著姜青娥說道。

姜青娥猶豫了一下，點點頭，然後眸光看向李洛，鹿鳴四人，道：「前面的街道就可以布置淨化靈珠了，沿途的強大異類都被我們阻攔了下來，你們應該可以過去，不過還是得小心一些。」

李洛面色凝重，這一路過來實在是太過的兇險了，小天災級的異類都層出不窮，他們這種相師境在這裡，真的是挺慘的。

不過這種情況下，再難也只能硬著頭皮衝下去了。

所以他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點點頭，然後對著鹿鳴，孫大聖他們揮了揮手。

「走！」

一聲輕喝，他一馬當先，直接衝出。

而長公主與姜青娥則是先他們一步出手，相力洪流破空而出，裹挾著凜然殺機，直接是轟向了那一分為二的詭異異類。

能量風暴於大街上肆虐，絞碎了兩側的房屋建築。

李洛四人，則是趁此衝了出去，然後頭也不敢回的衝向了那條能夠布置淨化靈珠的街道之中。

第五百九十七章天祭咒下篇

「沒錯，這就是龍骨聖杯，也是你們此次聖杯戰上最大的收穫。」

手託著盤龍金杯，素心副院長微微一笑,有些感慨的道：「就是這東西，讓得東域神州上諸多聖學府傾盡全力的爭奪，此次還真是多虧了你，有了此物，我們學府鎮壓的暗窟應該能夠風平浪靜一些了。」

李洛目光一閃，茫然道：「我就一個混子，主要還是靠青娥姐和長公主殿下。」

「在我這裡，就不必裝傻了。」

素心副院長沒好氣的一笑,然後指了指李洛手腕上的猩紅鐲子，戲謔的問道：「三尾天狼的力量好用嗎？」

李洛錯愕的望著素心副院長，顯然是沒想到對方竟然是知道這一重秘密。

「龐院長將事情都告訴我了。」

素心副院長有些感嘆的道：「不過這的確讓我有些意外，他竟然會選擇你一個一星院的新生，然後還信誓旦旦的說伱一定能夠為學府取回龍骨聖杯，而且更讓人驚訝的是，他所說最後還真的實現了。」

李洛苦笑道：「無非就是藉助外力，以命相搏而已，不算什麼本事。」

其實他倒不覺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最終能夠打敗赤甲將,那完全是因為三尾天狼的力量，跟他並沒有多大的關係。

「不必妄自菲薄。」

素心副院長聲音溫和的道：「首先這種外力並非是任何人想借用就能夠借用的，你不明白對於一個正常的相師境來說,三尾天狼這麼可怕的力量會對他造成何等的衝擊與影響，我想,如果是換作其他人,比如二星院的祝煊，他恐怕會直接迷失在那種兇煞的力量中,然後失去心智，成為肆意殺戮的傀儡。」

「你堅韌而冷靜的心性才是操控三尾天狼最為重要的一點，天祭咒，只是給你一把開啟這個力量的鑰匙而已。」

「院長的眼光的確很不錯，從一開始就覺得你能夠駕馭這種力量。」

李洛撓了撓頭，倒是被素心副院長這話誇得有點不好意思，道：「其實也不算是完全的控制了三尾天狼的力量，我為此也付出了代價，如果不是青娥姐幫忙，我此時未必就能這麼完好無損。」

「那也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了，畢竟對於你這樣的相師境來說，三尾天狼的力量太過兇險了。」

素心副院長搖搖頭，然後手掌一抬，那「龍骨聖杯」就徐徐的飄到了李洛面前。

「龐院長無法離開暗窟，所以他囑託你的事，只能交給我幫他代辦了。」

與此同時，她抹過手腕上佩戴的空間球，一枚玉簡閃現而出,她放在了李洛面前，笑道：「這是「天祭咒」下篇,有了它，你應該就可以催動三尾天狼所有的力量，但是我還是得提醒你，三尾天狼的力量對於你而言依舊危險，所以你得保持謹慎。」

李洛欣喜無比的將玉簡接了過來，相力流入其中，頓時有著諸多熟悉的信息湧入腦海，正是他極為渴求的「天祭咒」下篇。

心滿意足的收了玉簡，李洛目光就投向面前的「龍骨聖杯」，他明白，收了好處，他就該真正的放血了。

倒也不知道龐院長拿他的精血究竟想要做什麼？

李洛心中思緒轉動了一下，然後便是不再猶豫，取出小刀直接劃破指尖，而後有鮮血滴落下來，盡數的落進「龍骨聖杯」中。

而這聖杯也是分外的奇特，明明其內蘊含著一座龐大的空間，可這鮮血落進去，它卻仿佛只是一個普通的杯子般，漸漸的將其填滿。

半晌後，當李洛的臉龐上浮現出一抹蒼白之色，身體中甚至傳來了一些虛弱感時，他停下了精血的供給。

素心副院長將聖杯接了過來，小心翼翼的收起，同時對著李洛提醒道：「關於此事，你不要告訴其他人，有關院長的事情太過的吸引人注意，任何一點動靜，說不定都會引來不必要的窺視與麻煩。」

李洛點點頭，問道：「副院長，有了這龍骨聖杯，接下來龐院長就能夠現身於學府內了嗎？」

素心副院長微微沉吟，道：「恐怕沒這麼簡單，咱們這座暗窟深處有些特殊與麻煩，不然也不會將院長牽扯得這麼多年都無法脫身，不過有了龍骨聖杯，院長必然能夠輕鬆許多，如果再做一些準備的話，未必不能出來。」

李洛聞言有點遺憾，這個再做一些準備，也不知道究竟要等多久。

「副院長，我這次幫學府爭回了龍骨聖杯，學府算不算也欠我個人情啊？」李洛目光突然轉向素心副院長，笑眯眯的問道。

素心副院長笑道：「你搶回了龍骨聖杯，我這不是答應會給你「聖樹靈晶」作為獎勵嗎？」

「一碼歸一碼啊。」李洛分辯道。

「你想做什麼？」素心副院長凝視著李洛。

李洛倒也沒有遮遮掩掩，而是誠懇的道：「當然是希望洛嵐府能夠獲得聖玄星學府的幫助。」

接下來的洛嵐府府祭，各方覬覦皆是會爆發，那些勢力實力強橫，其中必然是少不了封侯強者的出手，雖說他們洛嵐府還有彪叔的守護，但他自身狀態不好，而且又只是一人.

按照李洛的估算，明面上對他們洛嵐府抱有敵意的就有著都澤府，極炎府，除此之外，蘭陵府最為神秘，可其以刺殺，情報出名，可以將其看成是一個殺手組織，這種組織以利益為上，如果真有誰出動大價錢，他們說不得也願意出手插一腳。

至於關係還算友善的金雀府也不能完全信任，這種大府之間的友情過於的薄弱，而且金雀府的友誼是建立在他父母皆在的情況下，可如今這些年過去，他的父母依然沒有音訊，所以金雀府這邊他同樣需要保持一分警惕。

這樣算來，大夏五大府，其他四府都對洛嵐府有或多或少的覬覦。

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點，大夏的王庭，也需要做一些戒備，雖然長公主屢屢與他們交好，可在如今的王庭中，長公主一系的話語權明顯不如那位攝政王。

可偏偏這個攝政王，讓李洛感到很危險，一直以來他與姜青娥都是對其敬而遠之。

所以府祭之時，這位攝政王會是什麼態度，現在還不得而知。

聽到李洛此話，素心副院長容顏平靜，倒沒有感到有什麼驚訝，顯然睿智的她早就洞穿了李洛的心思，她微微沉默了一會，最終緩緩的搖頭。

「李洛，雖然我很想幫助你，但是很抱歉」

「聖玄星學府中立的身份是立身之本，我們絕不會因為任何原因參與大夏任何勢力之間的爭鬥。」

她輕嘆一聲。

「所以，在洛嵐府這一點上面，聖玄星學府幫不了你。」

第五百六十六章冰糖葫蘆

依舊是人流洶湧而沸騰的街道上。

李洛，鹿鳴，孫大聖，祝煊四人急速前行。

在他們後方的那些街道上,劇烈的大戰在爆發，狂暴的能量波動將一座座房屋建築直接夷為平地，然而有些詭異的是，後面那些地方爆發出了那種戰鬥，可李洛他們轉入的街道中，那些來來往往的人群與攤販依舊是神色如常的在交談著，那種祥和的平靜與後方的戰鬥動靜格格不入，明明是一副喧囂熱鬧的跡象,卻是讓李洛四人感覺到詭異的寒意。

不過他們也顧不得這些了,因為這條街道的盡頭處，就是淨化靈珠的布置點。

只要他們抵達那裡，就能夠將第一枚淨化靈珠布置成功，而靈珠一旦落位，自會散發出淨化之力，雖說尚未完整成形，但卻能夠將這數條街道給覆蓋進去，到時候其他人的壓力也會減弱許多。

「這赤石城也太兇險了,這麼多人衝下來，結果就剩下我們四個。」鹿鳴皺著柳眉，先前那一個個不斷冒出來的強大異類,顯然還是讓她有些心驚。

還好此次是四支隊伍分成了一個小組，不然如果是一個小隊的話,恐怕連一條街道都衝不過來。

「強大的異類都被各個隊長們吸引過去了,我們這裡應該還算是安全吧？」祝煊說道。

孫大聖揮舞著鐵棍，眼中滿是狂熱的戰意：「出來了更好,看我一棍子把它砸得稀巴爛！」

李洛嘴角一抽，這孫大聖跟秦逐鹿一個樣,都是滿腦子就知道戰鬥，難道萬獸相都是這個衰樣嗎？這讓得他有些憂慮，因為他第三相的龍相，也將會是歸屬於萬獸相一類。

希望到時候他不會變成這種滿腦子肌肉的衰貨吧。

在李洛心中想著這些擔憂的時候，突然，他神色一凝。

「賣冰糖葫蘆咯，好吃又好看的冰糖葫蘆。」

吵鬧的街道上，突然有著一道叫賣聲響起，這叫賣聲來的極其的突兀，街道上明明人來人往甚是喧囂，但這叫賣聲，卻是如附骨之疽一般，精準的在李洛的耳邊響起。

他立即看向鹿鳴三人，發現三人神色也是驚疑起來，顯然都是聽見了這突兀的叫賣聲。

「小心點！」李洛提醒道。

四人腳步不停，而那叫賣聲則是一聲聲不斷的傳來，某一刻,面前的人群被撥開，似是有著一道佝僂的人影扶著一根插滿了冰糖葫蘆的杆子,出現在了李洛四人的面前。

那是一個面色慘白的老婆婆，她望著李洛四人，張開滿是黑牙的嘴，露出詭異的笑容：「賣冰糖葫蘆咯，好吃又好看的冰糖葫蘆。」

李洛四人神色一變，毫不猶豫的就催動了相力，就要對著眼前這詭異的老太婆攻擊而去。

但就在他們攻擊的那一瞬，那叫賣聲再度的傳入耳中，李洛四人的眼神竟是在此時漸漸的變得茫然起來，手中的攻擊，也是隨之消散。

他們的眼神，有些麻木的移動向了眼前老太婆手持杆子上面插滿的冰糖葫蘆，似乎是受到了某種侵蝕與影響，竟然是緩緩的點了點頭。

老婆婆詭異的笑著，伸手取下了四根鮮紅欲滴的冰糖葫蘆，遞給了他們。

李洛緩緩的伸手接過一根，他的神色有些古怪，似是變得掙扎了起來，可心中莫名的情緒卻是讓得他對眼前的冰糖葫蘆生出了一種難以遏制的渴望，此時的他，很想將這冰糖葫蘆吞到肚子裡面去。

可內心最深處，又讓他對此生出了一點抗拒。

而在這般矛盾的情緒下，冰糖葫蘆緩緩的遞到了嘴邊。

可就在他將要咬下去的時候，他的手腕處，卻是突然傳來了一陣異常冰涼的氣息，那股氣息迅速的湧入體內，頓時讓得李洛有些失控的神智恢復了霎那間的清明。

那是此前在雷鳴山時，姜青娥給他的一顆光明石。

正是此物此時破碎，傳遞了一道精純的光明相力，讓得他從那神智被控制的狀態下恢復了過來。

而清醒過來的這一刻，李洛看向了手中的冰糖葫蘆，頓時瞳孔驟然一縮。

那哪是什麼冰糖葫蘆，只見得那漆黑的木籤上面，插著一顆顆乾癟的眼球，此時那眼球上面還滴落著黑色的液體，散發著濃烈的腥臭之味。

李洛手一抖，手中的「冰糖葫蘆」被他急忙丟開。

但旋即他想起什麼，猛的轉頭看向鹿鳴與孫大聖他們，只見得此時的他們，也是神色茫然，眼神空洞，手握著那「冰糖葫蘆」，正要往嘴巴裡面塞去。

「醒來！」

李洛暴喝出聲，聲音中相力充斥，宛如雷鳴一般的轟然響徹在鹿鳴與孫大聖的耳中。

突如其來的相力音波，頓時讓得鹿鳴，孫大聖回過神來，他們的眼神先是茫然了一瞬，然後就看見了手中的「冰糖葫蘆」。

那上面，一顆顆乾癟的眼球仿佛是散發著怨毒與痛苦的在盯著他們。

而此時，第一顆乾癟的眼球，已經將要塞進嘴中。

嘔！

鹿鳴臉色瞬間慘白，一聲尖叫，急忙將手中的冰糖葫蘆丟了出去，嬌軀發抖，驚怒到了極致，同時還不斷的乾嘔出聲，想來是被噁心得不輕。

「他媽的，真是噁心。」

連孫大聖都是一臉心有餘悸的破口大罵，將「冰糖葫蘆」扔在腳下，一腳踩碎。

然後他眼中升騰起殺意，手中鐵棍已是裹挾著兇悍至極的相力，撕裂空氣，帶著尖銳的破風聲，狠狠的砸在了前方那賣糖葫蘆的老婆婆胸膛之上。

砰！

後者身軀被震退，胸膛都是塌陷了下去，但它臉龐上的詭異笑容，卻是遮掩不住。

「冰糖葫蘆，好吃麼？」它張開漆黑的嘴巴，再次發出詭異的聲響。

李洛，鹿鳴，孫大聖嚴正以待，神色陰沉，體內相力瘋狂的運轉起來，保持戒備。

咔嚓。

而也就是在此時，他們突然聽見了細微的咀嚼聲。

三人的身體都是猛的一僵，他們似是呆愣了一瞬，然後下一刻，三人幾乎是同時的猛然轉頭。

他們看向了身後幾米位置。

只見得祝煊站在那裡，此時的他，面色茫然，眼神空洞的握著黑色的木籤，然後將一顆「冰糖葫蘆」塞進了嘴中，牙齒咬下去，黑色的汁水在嘴中爆裂了開來。

第五百九十八章王侯烙紋

對於素心副院長的回答，李洛並沒有感到太過的失望，因為這早就是在預料之中，聖玄星學府維持這麼多年的立場,不可能因為他一個學員就有所改變，即便他此次為學府立下了極大的功勞。

「唉，說不定兩個月後，聖玄星學府就會失去兩個潛力無限的學員了。」李洛傷感的嘆息一聲，神色顯得有些憂鬱。

望著眼前憂鬱的少年，雖說明知道後者在演戲,但配合著這麼俊朗好看的容顏,素心副院長也升起了一絲不忍之意，然後無奈的道：「你也不要說得這麼悲觀，雖然洛嵐府引得諸多覬覦，但我可不相信李太玄，澹臺嵐那兩個傢伙會沒有做什麼準備。」

「而且，就算洛嵐府到時候真的保不住，我也能夠給你一個保證，不管局勢如何兇險，只要你和姜青娥進入到聖玄星學府，那麼在這大夏，沒有人敢在這裡對伱們做任何不利的事情。」

雖說礙於學府立場的問題,素心副院長不能插手大夏內諸多勢力間的爭鬥,但李洛與姜青娥畢竟還是學府的學員,只要他們還有這個身份一天,那麼學府就會給予他們庇護。

雖然從現實的角度來說，學府並非就真的會對所有學員都進行這種級別的庇護,但一切因人而異,李洛與姜青娥所具備的價值與潛力,顯然完全值得學府在一定範圍內對外界展露一下力量,以做震懾。

「洛嵐府是我父母的心血，如果毀在了我們的手中，那我們也太無能了一些。」李洛說道。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素心副院長耐心的勸導道：「李太玄與澹臺嵐雖然失蹤，生死未卜，但誰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在某個時候歸來，而你和姜青娥的潛力不比他們兩人弱，只要給你們一些時間，踏足封侯境並非不可能，而一旦你們踏入封侯，又是一門雙侯，到時候重建洛嵐府以及報仇雪恨，這大夏又有誰能攔你們？」

「所以萬萬不可因一時意氣，放棄退路。」

「而且說句不好聽的話，洛嵐府的基業看似不小，但你和姜青娥未必就要將其放在眼中，未來修行有成，力量在手，遠比一個洛嵐府來得更重要。」

素心副院長看得出來是真的擔心李洛年輕氣盛,一定要跟洛嵐府同存亡，可如果真這麼做，那才是最不理智的行為。

李洛聞言點點頭，笑道：「副院長放心，我不是莽撞的人，如果到時候真的事不可為，我和青娥姐都會放棄的，只是那時，或許就得需要學府的庇護了。」

素心副院長鬆了一口氣，道：「只要你們進了學府，在這大夏，就算是王庭，也沒膽子讓我們交人，而且沒了洛嵐府這個勢力紛爭為背景，那個時候就算是有外界的封侯強者想要斬草除根，那我學府也會全力保護，若是對方冥頑不靈，視我學府規則於無物，那我們也就只能將其視為對學府的挑釁，將其斬除。」

言語到了最後，素心副院長溫和的笑容間，也是多出了一絲霸道以及冰冷之意。

她對李洛與姜青娥這兩個好苗子還是挺喜歡的，再加上此次又為學府立下了大功，但因為學府立場的原因，她不能違背學府的立身之本，可如果理由得當的話，她其實倒是真的挺樂意給予他們的一些幫助。

畢竟這也算是一種投資，而李洛與姜青娥，都具備這種價值。

「那就謝謝副院長了。」

李洛誠懇的感謝道，他也明白，素心副院長能給這些話，已經算是做到極限了，畢竟學府的規則，莫說是她這個副院長，就算是龐院長也不能隨意的破壞，因為這些規則，都是源自學府聯盟。

雖說學府聯盟總部天高地遠，可一旦知曉了，以此責難，扣除一些每年給予學府的修煉資源補助，那對學府也是極大的影響。

所以李洛倒也不會因此就心懷怨憤。

再者，學府對他們也算是不薄，特別是姜青娥，早早就顯露出九品光明相，潛力無限，引得洛嵐府諸多敵人忌憚，這些年如果不是學府給予她一些庇護，震懾外敵，指不定就有哪個封侯強者忍不住的趁機出手，試圖將其提前扼殺。

而現在素心副院長的意思已經很明確了，學府不會幫忙保住洛嵐府，但如果真到了他們有生命危險的時刻，學府卻是願意保護他們的性命，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已經是一條穩固的退路了。

還想奢求更多，也是有些強人所難了，到時候說不定還會把雙方良好的關係搞得尷尬起來。

素心副院長擺了擺手，看著李洛，想了想，然後手指抹過手腕上的空間珠，下一刻，有一張青色的捲軸出現在手中。

青色捲軸似乎是以某種高級精獸的皮毛所制，其上流動著玄妙的光紋，猶如是會呼吸一般。

而且，青色捲軸上，還有著一種若有若無的強悍威壓散發出來。

素心副院長指尖一抖，青色捲軸便是在李洛的面前緩緩鋪開，然後他就見到，在那青色捲軸中，有澎湃的能量光芒湧動，那光芒之中，仿佛是有著一道青色的羽翼若隱若現。

「這是什麼？」李洛好奇的問道。

「其實這也是學府聯盟此次給予你們這些貢獻突出的學員的一種獎勵，此前應該有人跟你說過，這就是「王侯烙紋」，一種由封侯強者製造而出消耗性特殊道具。」

素心副院長笑了笑，道：「此為「幻靈翼遁術」，乃是三品「王侯烙紋」，算是學府聯盟給予的這批「王侯烙紋」中品級最高的一道，它的作用是一經施展，便可化出分身，然後以遁光逃離。」

「此術有迷惑敵人之效，同時其遁光之快，封侯之下，無人可及，甚至，就算是面對著一些一般的封侯強者，其措不及防下，都未必追得上你。」

李洛哭笑不得，素心副院長這是真的關心他的性命安危啊，就算給他分配王侯烙印，都直接給他這種逃命用的，而不是給他一些具備攻擊性或者防禦性的。

不過，連一般的封侯強者都追不上的遁光這還真的是讓李洛有點怦然心動。

畢竟有了此物在身，生命安全就有了足夠的保障。

所以他想了想，倒也沒有拒絕素心副院長的好意。

「王侯烙印還需要激活，回頭你找你的郗嬋導師，讓她幫你一下。」見到李洛將「幻靈翼遁術」收起，素心副院長這才滿意的點點頭，同時提醒道。

「另外，此次聖杯戰中，你最終獲得了一百二十萬積分是吧？」

李洛點頭，混級賽中所獲得的積分，可以同等的兌換成各自學府中的積分，所以現在他的手中擁有著一筆極其恐怖的數額，這一百二十萬積分，可以兌換一批極其龐大的修煉資源。

「這可真是一筆龐大得可怕的積分啊，這學府聯盟真會給我們這些學府找事情做。」連素心副院長都是忍不住的一笑，有些感嘆，因為想要消化掉這一筆可怕的積分，恐怕一般的修煉資源根本辦不到。

於是她微微沉吟，然後手指輕輕敲了敲桌面。

「那麼李洛.」

「你對「封侯術」感興趣嗎？」

李洛雙目陡然瞪圓，然後眼淚忍不住的從嘴角落下來。

第五百九十九章通靈衍神，天命無雙

李洛表現出來的這幅誇張模樣，倒是引得素心副院長忍不住的一笑，道：「你們堂堂洛嵐府一門雙侯，我可不信李太玄與澹臺嵐沒有留下過封侯術,所以你這般模樣裝窮給誰看呢？」

對於一般的學員來說，封侯術的確是高高在上不可觸及，畢竟每一道封侯術都是出自封侯強者之手，所以其價值珍稀昂貴，放眼這大夏國，能夠擁有著封侯術的勢力，屈指可數。

但顯然,李洛以及他背後的洛嵐府可不在此列。

李洛叫苦道：「我老爹老娘的確留了封侯術，只不過他們留下來的封侯術我現在根本修煉不了。」

在他們洛嵐府的藏書閣最深處,的確是有兩道由李太玄，澹臺嵐留下來的封侯術，這是鎮府之術，但也正如李洛所說，那兩道封侯術品階過高了一些，對修煉者境界有著嚴苛的要求，並不適合他現在的階段。

聖杯戰中，在目睹了藍瀾的「明王經」後，李洛對封侯術已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與渴望,不過他非常清楚,封侯術的修行對於現在的他來說極其的艱難，藍瀾自身已是天珠境的實力，最終能夠修成「明王經」,那也是因為機緣巧合才有所成。

而他一個小小的相師境,與藍瀾之間,都還差著老遠的距離。

孫大聖倒是也身懷一道「封侯術」,但因為是殘缺的,威力得到了極大的削弱,所以這並不是李洛想要追求的。

他想要的，是真正而完整並且適合他現在這個階段的"封侯術"。

這個要求挺苛刻，以洛嵐府的底蘊都無法滿足他，但眼下素心副院長既然會問出這句話，那必然是有一些緣由在裡面，而這，才是李洛怦然心動，心跳加速的原因所在。

素心副院長笑道：「小小相師境，就對「封侯術」有了心思，這會不會太好高騖遠了一些？據我所知，現在的你，連龍將術都還沒修煉成功吧？」

李洛厚著臉皮道：「龍將術只是因為之前沒有時間修煉而已，而且龍將術的選擇算是比較多，但如果是那種相師境就能夠接觸與修成的「封侯術」，卻是世間罕有，如果真有這個機會的話，那當然得趁機把握住。」

素心副院長微微一笑，道：「封侯術中,有一句諺語，「通靈衍神」「天命無雙」。」

「這代表著封侯術的四個品級，由低至高，則是通靈級，衍神級，天命級，無雙級。」

「封侯術威能通天徹地，本是封侯強者方才施展的相術，而即便是品級最低的「通靈級」，都不是封侯之下所能夠觸及的，而想要修成，更是需要莫大的機緣與天賦。」

李洛點頭，封侯術的品階劃分他當然知道，他們洛嵐府那兩道封侯術，就是衍神級的，這般等級的封侯術，一般的封侯強者都未曾擁有。

不過正是因為他們家這兩道「封侯術」等級過高，這才讓得現在的他連一絲修成的機會都沒有。

按照他自己的評估，以他現在的實力，即便自身天賦再高，也頂多只能嘗試染指「通靈級」的封侯術。

「封侯術非比尋常，其價值極高，即便是以我們聖玄星學府的底蘊，所藏也算是屈指可數，如果伱想要以現在的實力去修煉的話，那麼你必須與此術有極高的契合度，這就如同那聖山學府的孫大聖一般，他所修煉的「魔猿極意」雖然只能說是並不完整的通靈級封侯術，但由於他自身與這道封侯術契合度極高的緣故，或許等他踏入到地煞將階的那一天，他就能夠將其真正的修成。」

素心副院長眸光打量了李洛一眼，笑道：「不過你也有你的優勢，因為你修行「封侯術」的話，或許會比其他人更有優勢一點，你知道為何？」

李洛聞言，心頭頓時一動，試探的道：「因為雙相之力？」

素心副院長讚賞道：「你這小傢伙的確挺聰明，沒錯，就是雙相之力。」

「封侯術乃是封侯強者所創造，而封侯強者的標誌力量，就是雙相之力.當然，我說的是真正的雙相之力，不是你這種粗淺級別的虛假型雙相之力。」

李洛有點悻悻，好端端的說封侯術，幹嘛還要抨擊一下我的雙相之力？拿我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去跟封侯強者比？

「不過不管你的雙相之力有多粗淺，但這畢竟也算是雙相之力，所以你比其他人依舊更有優勢。」

素心副院長微微沉吟，道：「所以如果你選擇的「封侯術」與你自身相性相同的話，那麼你將其修成的可能性就會提高一些。」

李洛目光一閃，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他的選擇其實挺廣泛的，因為他雖然看上去是水土雙相，可實際上他還有著光明相與土相這兩道輔相，這樣的組合方式，會讓得他的選擇更加的靈活。

「這樣吧，三天後你來學府，我會讓郗嬋導師帶你去學府相術樓最頂層，那裡收藏著學府內僅有的封侯術，你可以嘗試著在那裡找找，看看有沒有適合的。」素心副院長說道。

李洛聞言，頓時狂喜的點頭。

「不過我事先可得給你說好，你去選擇封侯術，若是修煉成功，你這一百二十萬的積分，我會給你全部劃掉，如果沒有修成.那也要扣掉五十萬積分。」素心副院長笑著說道。

李洛一愣，旋即憤怒的道：「沒有修成也要收五十萬積分？副院長，您這也太黑了吧？！」

素心副院長沒好氣的道：「因為我們還會提供給你特殊的修煉之法，這種方法會消耗我們學府的積累，當然它的作用也很明顯，如果說你自身修煉「封侯術」成功的概率只有兩成的話，那麼藉助此法，應該能給你提升到五成左右，你覺得值不值？」

「能提升到五成？」李洛一驚，什麼特殊的修煉之法，竟然能有這麼多的提升？

「因人而異吧。」素心副院長說道。

李洛微微猶豫，最後一咬牙，道：「好，我同意了！」

雖然這付出的代價極大，可如果能夠修成一道「封侯術」的話，那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經過此次的聖杯戰後，李洛也清晰的認識到自身的不足，那就是他自身的底牌還不夠強。

三尾天狼這種外力，終歸不是王道，一切，還是需要自身強橫。

而封侯術，則是令自身戰鬥力暴漲的最好手段。

素心副院長笑得優雅，輕輕拍手：「有魄力，不愧是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

「行了，你先去找郗嬋導師，讓她幫你把「幻靈翼遁術」激活，這可是能保你小命的東西。」

李洛點點頭，起身推門就要離去。

不過在其將要推門離開時，身後突然傳來素心副院長的淡淡的聲音。

「另外，李洛，你們洛嵐府府祭的時候，最好也對金龍寶行小心一點。」

李洛聞言，瞳孔頓時一縮，但似乎素心副院長不打算多說，於是他也沒有繼續問下去，徑直推門離去。

第五百六十七章古怪的惑心異類

當祝煊嚼碎了那一顆「冰糖葫蘆」的時候，李洛，鹿鳴，孫大聖三人皆是渾身汗毛倒豎起來,噁心的同時又分外的驚懼。

「祝煊！」

李洛暴喝如雷，試圖將祝煊從這種神智被控的狀態下喚醒過來。

但此時的祝煊，已經很難用這種方法喚醒，因為他雙目中的眼白在迅速的消失，漆黑之色瀰漫出來，雙瞳變得陰森黑暗起來。

同時在他的身上,有濃烈的惡念之氣散發而出。

這是被汙染了。

「這倒黴孩子,還是二星院的學長呢,李洛，你們聖玄星學府的二星院似乎很拉胯啊。」孫大聖面色難看，忍不住的說道。

這祝煊被汙染，必然會對他們造成不小的麻煩。

「這位祝煊學長看來心性不太過關。」鹿鳴柳眉緊鎖，說道。

先前那異類應該是有著一種惑心的能力，猝不及防下，他們所有人都是中了招，不過好在李洛清醒得快，及時的將他們喝醒，可這祝煊雖然也聽見了李洛的喝聲，但卻未能完全的掙脫迷惑，這才中了招。

祝煊是化相變第四變的實力，比起此時的鹿鳴與孫大聖都要高上一級，結果偏偏就他吃下了「冰糖葫蘆」。

顯然，這已經不是實力的緣故了,而是心性不夠堅韌,被那異類鑽了空子。

李洛也無奈的嘆了一口氣，他也沒想到四人之中，第一個中招的不是他們這三個一星院的，反而是祝煊這一個二星院的學長。

真是丟臉啊。

「那隻異類呢？」鹿鳴美目戒備的看向四周，先前那賣糖葫蘆的詭異老人已經消失而去。

「應該是潛藏在暗處。」李洛面色有些陰沉，道：「不過這隻異類等級不會太高，應該還沒達到真正的災級，不然它沒必要玩這些手段。」

「我覺得，現在的麻煩，可能是咱們這位二星院的學長。」孫大聖手掌緊握鐵棍，視線緊緊的盯著祝煊。

因為此時的祝煊，皮膚表面開始有著如蚯蚓般的東西在鑽動著，這令得他看上去更為的可怖，而且他那漆黑的眼瞳，也開始投向了三人。

下一瞬，他直接是化為一道黑光對著最近的鹿鳴撲了過去。

黑光中有腥風湧動。

不過好在鹿鳴早就有所戒備，身軀表面有雷霆相力閃爍，而後她那纖細的身影就出現了十數米外，避開了祝煊的攻擊。

「這位學長，可不要怪我下手重了啊！」

孫大聖一聲怒吼,體內相力爆發,在其身後隱隱間形成了嘶吼的猿猴光影，而他手中的鐵棍也是裹挾著異常狂暴的力量，撕裂空氣，狠狠的對著祝煊腦袋怒砸了下去。

祝煊抬起了漆黑的手掌，他的指甲都是在此時變得尖銳暗沉了下來，然後硬生生的一拳與孫大聖的棍影相撞。

轟！

低沉聲響起，祝煊身影紋絲不動，而孫大聖卻是雙臂劇烈震動，身影急急的被震退了十數步，雙掌發麻，當即色變道：「他的肉身變強了好多。」

顯然，在被汙染後，祝煊的實力有所增強。

祝煊擊退孫大聖，漆黑的眼瞳鎖定後者，揮舞著尖銳的指甲，對著其撲殺而去。

咻！

鹿鳴也是在此時出手了，只見得她倩影掠過，仿佛是化為了三道幻影，而後雷光閃爍，三道雷光劍影劃破空氣，帶著轟鳴聲，極為刁鑽的刺向祝煊周身要害。

嗤！

然而如此凌厲的攻勢，落在祝煊的身上，僅僅只是穿透皮膜，那裡流出來的血跡，都是帶著點點黑斑。

孫大聖也是怒吼著再度撲上。

「猿王三棍，搬山棍！」

兩人火力全開，對著祝煊發動了極為迅猛而狂暴的攻勢，他們雖然現在只是化相段第三變，比起祝煊要弱上一級，可兩人都不是尋常人物，越級而戰對他們來說是家常便飯，所以兩人聯手，即便祝煊是處於被汙染的狀態，此時也被兩人的攻勢所纏住。

李洛並沒有參與進去，他的目光不斷的掃視四周，因為相比於被汙染的祝煊，先前那隻擁有著迷惑人心的惑心異類，危險程度無疑會更高。

祝煊這裡，難以突破鹿鳴與孫大聖的聯手，他相信那隻異類必然會再次出現。

而李洛的猜測並沒有出錯，隨著祝煊那邊被鹿鳴二人封鎖，那隻異類很快就開始出現了蹤影。

它出現在了人群中，手持著那糖葫蘆杆子，漆黑陰冷的眼瞳，注視著李洛。

然後，它拔下了一串「糖葫蘆」，猛的一抖。

上面的「糖葫蘆」飛射而出，而這一次，這些「糖葫蘆」竟然是射向了這條街道上那些來來往往的行人，這些行人原本是在自顧自的於大街上行走，至於李洛他們的戰鬥，即便有時候他們被波及到了，也是毫不理會。

那一幕仿佛李洛一行人於他們的認知中並不存在一般。

可這種情況，隨著那些「糖葫蘆」射出來後，頓時出現了變化。

李洛清晰的感覺到那些行人突然停下了腳步，他們的眼睛死死的盯著那些飛射而來的「糖葫蘆」，眼中迸射出了一種火熱的垂涎與渴望。

下一刻，有人抓住了「糖葫蘆」，一把塞進嘴中。

隨著「糖葫蘆」被吃下，只見得那些行人的身軀上，開始有著濃烈的惡念之氣升騰起來，他們的面龐漸漸的變得詭異扭曲，身體發出了咔嚓咔嚓的聲響，漆黑陰毒的目光，直接鎖定了李洛。

然後，一道道人影尖嘯著衝出來，直撲李洛。

李洛面色冰冷，手持玄象刀，體內兩座相宮在此時震動起來，雙相之力爆發。

刀光划過，似是化為連綿水幕傾灑而出，地面都是在此時變得潮溼起來。

而後李洛腳掌一跺，土相之力散發而出，頓時周圍的地方出現了一道道的泥坑，那些撲來的汙染者一腳踩進去，然後就被泥坑吸扯住，雙腿都是迅速的陷了進去。

李洛面無表情，玄象刀揮出，波光粼粼的刀光橫掃，將這些汙染者攔腰斬斷。

然而即便身軀被斬斷，這些汙染者仿佛依舊還存活著一般，劇烈的掙扎著，片刻後，方才漸漸的倒塌下去，化為黑氣消散。

不過李洛雖然斬得快，可那異類製造汙染者的速度更快，一顆顆「眼球糖葫蘆」不斷的飛出去，將街道上的行人迅速的轉化為汙染者，源源不斷的對著李洛衝殺而去。

這種人海攻勢，讓得李洛眉頭也是皺了起來，眼前的惑心異類正面戰鬥力或許不強，可這般手段，實在是麻煩，這樣持續下去，如果他不找機會破局，說不得還真是會被其耗盡相力。

而鹿鳴，孫大聖那邊，也沒辦法給他援助，他們能夠拖住祝煊，已經是極限了。

「擒賊先擒王，那「惑心異類」才是源頭，只有將它斬殺了，才能夠化解眼下的局面，不然越是拖下去越是不利。」李洛心中念頭急轉，當即在應對著「汙染者」的衝殺時，目光也不斷的掃視四周，開始找機會鎖定那「惑心異類」。

而李洛的等待並未持續多久，他就再次見到了「惑心異類」那如幽靈般的身影出現在了街道的人群中。

這一瞬，李洛知道，機會來了。

轟！

他的體內，雷霆轟鳴聲陡然響徹。

雷鳴音波於體內閃電般的擴散，他的肉身在此時得到了極強的增幅。

李洛一步踏出，腳下石板直接爆碎龜裂，有衝擊波爆發開來，將附近的汙染者都是生生的震飛，下一瞬，他的身影仿佛是化為一道閃電暴射而出。

數步之下，便是出現在了那「惑心異類」之前。

李洛眼中殺機湧動，手中玄象刀划起刀光，而後身影與那「惑心異類」交錯而過。

一道光滑如鏡的裂痕出現在了街道上。

同時留下的，還有著那「惑心異類」自額頭上劃下來的刀痕。

第六百章聲望

在前往郗嬋導師居所的路上，李洛面色凝重的在思考著先前素心副院長給予的提醒。

留心金龍寶行？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金龍寶行也對他們洛嵐府懷有覬覦嗎？

還是說，是魚紅溪會長？

可從此前的接觸中來看，魚紅溪對他倒是抱有幾分善意，難道這些都是裝出來的嗎？

李洛眉頭緊鎖，金龍寶行同樣是一個龐然大物，其底蘊遠超洛嵐府，而且，論起財力的話，金龍寶行絕對算是大夏之最，在這一點上面，就算是聖玄星學府與王庭恐怕都未必趕得上。

在這種財力的支撐下，表面上金龍寶行信奉和氣生財，可一旦有人以為他們只是肥羊的話，那恐怕會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不過魚紅溪雖然是大夏金龍寶行的會長，但那裡也並非是她的一言堂，所以會不會是其他的某些派系對洛嵐府有所覬覦呢？

李洛胡亂的想了一會，最終還是嘆了一口氣，將這些想法給壓制了下去，反正債不多愁，到時候再說吧。

壓下情緒，他抬起頭，這才發現這一路走來，沿途不少學員的目光都是在悄悄的打量著他，即便是一些高星院的學員們，看向他的視線中，都是多了幾分尊重之意。

這都是此次聖杯戰所帶來的結果。

李洛在聖杯戰中取得了一星院最強學員的稱號，這足以說明他自身的本事，而且混級賽上，旁人雖然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的貢獻，但身為其中的一員，李洛必然也是有所付出。

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得現在的李洛成為聖玄星學府中真正的風雲人物。

論起名氣，幾乎能夠與那些七星柱相媲美了。

畢竟，他們取回了「龍骨聖杯」，有了這般聖物鎮守暗窟，接下來的幾年中暗窟異類爆發必然會受到壓制，而他們再進入暗窟執行淨化任務時的危險度就會降低許多，這幾年下來，將會挽救多少學員的性命？

所以光此就足以讓得聖玄星學府的學員對李洛，姜青娥，長公主三人抱著一分感激之意。

面對著那些諸多好奇尊重的目光，李洛也是面現笑容，神態不驕不躁，給人帶來充足的好感。

畢竟，這些聖玄星學府的學員，都是大夏年輕一代的精英呢，未來等他們從學府畢業後，就是各方勢力爭奪的人才，如今先在這裡拉足好感，也為以後洛嵐府來搶人打好基礎。

特別是淬相院...那些成績優異的淬相師，每一個都是李洛心心念念的寶貝，溪陽屋想要成為大夏最頂尖的靈水奇光屋，這些淬相師是根本之重。

不然，沒有足夠的淬相師，就算他們擁有著再高等級的秘法源水以及配方，那也不可能將產量與規模給提升上去。

不過現在來看，關於學府聲望這一點，洛嵐府明顯開始佔據優勢，畢竟一星院中有他，三星院中有姜青娥，等明年姜青娥升到四星院，那麼她就會開啟真正制霸聖玄星學府的傳奇之路，到時，李洛預感，她的聲望將會超越宮神鈞，長公主，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個時候，她振臂一呼，想來號召力會相當驚人。

當然...

這一切的前提，都是需要洛嵐府熬過兩個月後的那場府祭。

「這一次，一定要將裴昊那白眼狼斬草除根！」

李洛眼中掠過一抹冰冷之意，裴昊是洛嵐府內亂的源頭所在，如今洛嵐府還有將近一半的勢力，產業被其所掌控，而且這傢伙到現在都還打著洛嵐府的名頭，這就令得他有名正言順的理由來競爭洛嵐府府主的位置，這也是他一直想要做的。

只有徹底的將裴昊解決，洛嵐府的內亂方才會終結，那時洛嵐府才能夠一致對外，恢復曾經的昌盛。

不過兩個月後的那場府祭，裴昊那個狗東西也必然會傾盡所有來搏，因為如今的洛嵐府在他與姜青娥的執掌下已經開始恢復混亂，越是拖下去，他就越沒有機會，所以這是他最後的機會。

一個裴昊現在的李洛其實並不在意，他所在意的，是裴昊背後究竟是什麼勢力在支持他。

那才是隱藏起來的幕後黑手。

兩個月的時間...倒是很緊迫。

接下來的兩個月，李洛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他必須在府祭來臨前突破到地煞將階，只有到了地煞將，他才能夠填入第三相，而除此之外，自身水光相，木土相也需要進一步的進化，還有相術的修煉，此次聖杯戰中，他已經能夠明顯的感覺到自身修煉的相術有些跟不上腳步了，所以龍將術的修行也要逐步接觸。

當然，還有素心副院長所說的封侯術。

只不過封侯術修行太過的困難，即便是李洛也沒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只能盡全力去嘗試，能成就成，不能成就果斷放棄，暫時全力研習龍將術，畢竟這才是他這個階段最適合的相術。

在一路的胡思亂想中，李洛來到了郗嬋導師的居所，敲門而進後，步入那幽靜的庭院中，然後就在庭院中那掛著風鈴，四面卷著竹簾的亭子中見到了郗嬋導師靜坐的纖細身影。

李洛大踏步的走進亭內，雄赳赳氣昂昂的問道：「一星院最強稱號獲得者，應該坐哪裡？」

郗嬋導師瞧著李洛這趾高氣揚的氣勢，道：「打敗了一些歪瓜裂棗，竟然就這麼張狂嗎？」

李洛不服氣的道：「景太虛，鹿鳴可不是什麼歪瓜裂棗，虛九品，雙相者，就算對比往屆的聖杯戰一星院學員也絕對不弱了。」

李洛在郗嬋導師面前的矮桌旁坐下，大咧咧的道：「這次我給導師長了這麼大的面子，導師也不用太感激，給我親自倒杯茶就行了。」

「你信不信我給你掛相力樹上去讓全學院的人觀摩？」郗嬋導師才不慣他這洛嵐府少主的脾氣，一聲冷笑，還親自給你倒茶，你這尾巴怎麼不翹到天上去？

李洛聞言頓時一個哆嗦，這如果被真被掛在相力樹上面被觀摩一天，他這辛辛苦苦賺取而來的聲望，怕又是得打水漂了，當即他悻悻的抱怨道：「導師，素心副院長可比你溫柔多了。」

「那你去找她當你的導師啊。」郗嬋導師冷冷的道。

這混帳學生，竟敢嫌她不溫柔？！之前找老娘幫你煉製東西的時候可不是這麼說的。

「那肯定不能，我和導師還有共殺沈狗之盟呢！」李洛說道。

郗嬋導師沒好氣的道：「如果讓你嘴中溫柔的素心副院長聽見你這句話，你看會不會開除你？」

「當然不會讓她知道，畢竟這是我跟導師之間的秘密，那狗東西害得導師常年薄紗覆面，暴殄天物，著實該殺！」李洛振振有詞的道。

郗嬋導師輕哼了一聲，眼神倒是緩和了下來，顯然在對沈金霄這一點上，兩人出奇的有共同情感。

李洛見狀，則是笑嘻嘻的將「王侯烙紋」掏了出來，請求道：「導師，這裡還要請您幫一個小忙。」

郗嬋導師隨手將其取過來，打開看了一眼，道：「三品王侯烙紋，學府聯盟倒是給了點好東西，往年聖杯戰，頂多只是拿出一品二品的出來打發人，看來你們此次的混級賽，的確很危險。」

而後她眸光掃向李洛，輕揚了揚下巴。

「把衣服脫了吧。」

第五百六十八章真正的本體

李洛的身影出現於「惑心異類」的後方，他手中的玄象刀上，有著漆黑的液體沾染，這些液體有著汙染的效果，但玄象刀並非凡品，其上刀芒吞吐間，就將黑色液體所震散。

「好凌厲的一刀！」

不遠處正在纏著祝煊的孫大聖眼睛一亮，驚喜的大叫一聲。

李洛這一刀宛如奔雷，氣勢凌厲，一刀直接是從那「惑心異類」額頭處劈下，想來這一刀足以將其斬殺。

不過，在孫大聖的驚喜聲中，李洛眉頭卻是微微的皺起，因為先前砍中異類的瞬間，那莫名的觸感，讓他有點不安。

「再補一刀！」

李洛的心中閃過這般念頭，然後就毫不猶豫的轉身試圖再斬。

但就在他轉身的那一瞬，那被他劈中的「惑心異類」卻是傳出了詭異的聲音，只見得它身軀上那道被劈開的裂痕處，似乎是生出了無數漆黑的稻草，那些稻草彼此纏住，又是迅速的將裂痕合攏了。

那一道刀痕，也是直接消失不見。

「惑心異類」手持的糖葫蘆杆子上，又是飛射出一支支糖葫蘆，催生出一片片的汙染者，咆哮著對著李洛湧去。

數十頭汙染者，幾乎是將李洛淹沒進去。

嗡！

不過下一瞬，一道波光粼粼的刀光暴射而出，將一半的汙染者都是絞碎而去。

李洛躍出包圍圈，目光一掃，只見得那「惑心異類」又催生出了更多的汙染者，而且其中一些還開始對著孫大聖，鹿鳴那邊湧去，令得兩人一時間有些手忙腳亂起來。

李洛眉頭緊鎖，這「惑心異類」正面戰鬥力不強，但這能力，倒真是讓人心煩。

他緊握玄象刀，剛要繼續追殺「惑心異類」，但身子突然僵硬了一瞬，這一刻，他感覺內心深處仿佛是有著莫名的低語聲響起，令得他心智恍惚了一下。

而在這瞬間的恍惚時，又是有著汙染者湧了上來。

李洛面色冷厲，不斷的斬殺。

可隨著越來越多的汙染者被他所斬殺，李洛的神情越來越不對，因為他發現心中的低語聲開始加強，甚至引得他的神智都開始受到影響。

當即李洛心頭一凜，隱約間明白了什麼。

「你們兩人小心，這些汙染者殺得越多，我們自身也會受到侵蝕！」李洛面色難看的厲聲喝道。

這話一出，正在砍殺汙染者的鹿鳴與孫大聖頓時大吃一驚，他們看著面前將要被斬殺的汙染者，急忙改變攻勢，相力爆發，只是將其震飛而退。

可那祝煊此時又是趁機撲來，反而是將兩人逼得有點狼狽起來。

「李洛，快想想辦法！這樣下去我們都會陷在這裡！」鹿鳴急聲道。

這情況越來越糟糕了，他們此前還沒在意這些「汙染者」，畢竟就算是經過汙染後的強化，這些汙染者實力依舊不算強，威脅不大，可如今他們才明白，感情那「惑心異類」就是故意將這些「汙染者」送給他們殺的。

因為殺得越多，他們自身也會受到侵蝕。

等侵蝕積累起來後，即便他們沒有吃下「糖葫蘆」，那也會被其迷惑心智控制住。

李洛面龐陰沉，這一刻，他是真的明白了這些異類的詭異與可怕，但眼下的破局之法，唯有將那源頭的「惑心異類」斬殺，可先前那一刀...明明已經是他全力而為，可為何沒有將其斬滅？

李洛心中閃過這般念頭，眼角餘光，卻是再次找到了於諸多異類間若隱若現的「惑心異類」。

而後他故技重施，藉助著雷鳴體突然間的爆發，速度陡然暴漲。

他如同蠻牛般，將沿途的汙染者撞飛，迅速的出現在了「惑心異類」之前，這一次，他直接是斬向了「惑心異類」的脖子。

他刀光掠過，「惑心異類」的脖子緩緩的離體，可就在即將掉落時，它的脖子處迅速生長出黑色的稻草，然後將乾枯的腦袋又是生生的拉了回來，並且以驚人的速度修復。

又是完好無損！

李洛瞳孔一縮，硬生生的扭轉身形，霎那間化為連綿刀芒，將「惑心異類」的身軀盡數的籠罩。

在那短短不過數息的時間，刀光就將"惑心異類"切割得千瘡百孔。

可如此傷勢，似乎對那「惑心異類」依然沒有任何的作用，它咧嘴笑著，露出黑色的牙齒，仿佛是在嘲笑著李洛的攻擊，那皮膚下面，黑色的稻草蠕動著，將傷勢盡數的恢復。

如此頑強的生命力，足以讓人心生無力。

而待得李洛攻勢暫停時，「惑心異類」手中的糖葫蘆杆子一抖，一串糖葫蘆化為一抹黑光，帶著腥臭之氣，撕裂虛空，對著李洛眉心暴刺而去。

李洛刀身擋在了身前，與那一串糖葫蘆相撞，頓時發出了清脆的聲響。

其上的力量，將他震得連退數步。

四周的汙染者，一擁而上，用手臂爪牙將他的身軀纏住。

李洛身軀上有雷霆之光遊動，體內轟鳴聲響起。

轟！

直接是將這些汙染者震散而開。

旋即他身影遊走退避，不使這些汙染者將他困住。

「這是什麼狗屁異類，怎麼這麼麻煩！」孫大聖那邊此時叫罵著，因為他也看見了李洛與「惑心異類」的戰鬥，明明李洛已經砍中了對方那麼多次，可這「惑心異類」卻跟沒事人一樣。

眼前這異類，也太詭異了吧！

鹿鳴俏臉滿是寒霜，她沒有說話，只是全力糾纏著祝煊，但那美目中，卻是有著一抹擔憂之色閃過。

眼前的局勢，越來越不妙了啊。

而對於他們這邊的擔憂，李洛沒有時間理會，他心中念頭急轉，這個「惑心異類」很古怪，他那些攻勢，就算是一頭小地災級的異類硬生生吃了那麼多下，也必然會受一些創傷，可偏偏這「惑心異類」就跟完全免疫了一樣。

這明顯不符合常理。

或許會有些異類的確是很難殺死，可那也絕對不是眼前這連災級都沒達到的「惑心異類」。

所以他的攻擊沒有對「惑心異類」造成致命傷勢，必然是其間有什麼古怪之處。

李洛目光閃爍，他注視著那於街道上時而閃現出來的「惑心異類」，心頭突然一動，他的攻擊不可能會完全的無用，先前落在「惑心異類」身上沒有造成任何的效果，會不會是他根本就沒打中它的本體？

但他明明打中它的本體了啊。

不對。

想到此處，李洛突然一驚。

以正常的視角來看，他的確是砍中了眼前「惑心異類」的本體。

但是...異類這種詭異的東西，誰規定眼前的老嫗身軀，就是它的本體了呢？

可如果這老嫗的身軀不是「惑心異類」的本體，那什麼才是它的本體？

李洛心頭在此時猛的一跳。

他的目光，緩緩的從「惑心異類」那佝僂的身軀上面轉移而上，最後...他的視線，投向了老嫗手中緊緊抓著的黑色稻草所包裹而成的糖葫蘆杆子。

李洛沉默了一息。

轟！

下一瞬，他的身影已是暴射而出。

目光凌冽的鎖定「惑心異類」。

這一次，「惑心異類」竟然沒有躲避，或許是因為此前李洛的攻擊讓得它感覺對方對它是沒有什麼威脅，它那乾枯的臉龐，甚至還浮現出了一抹譏笑。

身軀上跳動著雷光的李洛，閃現而出。

他無視了「惑心異類」那仿佛嘲笑的目光，面無表情的緊握玄象刀，體內雙相之力轟然爆發。

凌厲的刀光划起，波光粼粼。

刀光對著老嫗怒斬而下，它那臉龐上的嘲笑，似乎變得更濃鬱了。

可就在刀光將要落下的那一瞬，李洛手臂一震，刀光陡然轉向，竟是由豎斬變為橫切，直接狠狠的對著老嫗手持的糖葫蘆杆子，怒劈了下去。

刀光撕裂了空氣。

「惑心異類」臉龐上的嘲笑仿佛是在此時凝固。

它渾身劇烈的顫抖起來，試圖逃離。

但李洛的刀光，速度比它更快。

刀光呼嘯，寒氣逼人。

那「惑心異類」手中的糖葫蘆杆子在此時劇烈的顫抖起來，下一刻，黑色的稻草崩裂開一角，其中有一隻猩紅的眼球，自裡面冒了出來。

第六百零一章激活王侯烙紋

「身材倒是越來越不錯。」

當李洛脫去上衣，露出精壯的身體時，郗嬋導師眼神似笑非笑的調侃了一句，以報剛才這混帳小子說她不夠溫柔的仇。

李洛有點尷尬，在一名女子面前這樣赤著上身，總是讓人有點不太自然，所以只能將郗嬋導師的調侃當做耳旁風。

郗嬋導師倒也只是隨口一笑，而後便是握住了「王侯烙紋」，纖細指尖有相力光芒湧動，頓時捲軸支離破碎，有無數青色光紋飛射而出，密密麻麻的宛如旋轉的飛鳥般。

郗嬋導師先是伸出手指，在李洛後背隨意的點擊了幾下。

而就是她這種看似輕描淡寫的觸擊，卻是讓得李洛渾身汗毛都是倒豎了起來，繼而皮膚緊繃，肌肉都是變得宛如磐石般堅硬，那是因為他的肉身感應到了極為強烈的危險氣息。

這讓得李洛隱隱有些駭然，他有種感覺，如果此時郗嬋導師稍微用點力的話，那纖細的玉蔥指，可能會直接在他的後背捅出幾個血窟窿來。

「這就是封侯強者的力量嗎？」李洛心頭震顫，如小鵪鶉般的在郗嬋導師玉指下面瑟瑟發抖。

「咦，你的肉身似乎增強了嘛。」

郗嬋導師倒是沒注意李洛的情緒，反而是有些驚訝的出聲。

因為在先前的查探中，她發現李洛的肉身強度，比起聖杯戰之前明顯強了一大截。

「嗯，在那雷鳴山中僥倖的修成了黑風帝國皇室才擁有的雷鳴體。」李洛老老實實的說道。

「機緣不錯。」

郗嬋導師有點訝異的說道：「黑風帝國皇室的「雷鳴體」在東域神州諸多勢力中也算是有些名氣，據說將這雷鳴體開發到極致的，是黑風帝國的開國帝王，傳聞其光是肉身之力，就足以媲美五品侯，他曾以肉身之力，生生打穿了萬裡山脈，為帝國開闢水路，這算是東域神州歷史中較為出名的頂尖強者了。」

李洛聞言，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以肉身之力打穿萬裡山脈，那位黑風帝國的開國帝王，倒也真的是生猛，這簡直就是人形開山怪。

也不知道他何時才能夠強到這種程度？

在說話間，郗嬋導師手指倒是不停，纖細指尖引導著那無數如飛鳥般的能量以特定的軌跡流動，那行雲流水般的手法，猶如是穿針引線一般，透著一股優雅的味道。

李洛則是感受到後背不斷的傳來細微的刺痛，繼而血肉中傳來了酥麻的感覺，仿佛是有什麼東西鑽了進去。

而此時觀察李洛後背的話，則是能夠看見，隨著一縷縷青光飛鳥不斷的落下，他的後背處，竟是漸漸的形成了一對青色羽翼的紋身，紋身流動著青光，同時有一股輕靈的波動散發出來，引得四周的空氣仿佛都是流動加快了。

片刻後，郗嬋導師停了下來，道：「行了，你催動相力於後背，引動它試試。」

李洛聞言，心頭頓時一動，體內相力流轉於後背，下一瞬，只見得其身後青光大盛，那青色羽翼紋身竟是猶如甦醒的蝴蝶一般，緩緩的將雙翼展開，繼而在他的後背形成了一對約莫丈許左右的光翼。光翼微微扇動，頓時四周天地間有狂風大作，李洛感覺仿佛連視野都變得有點模糊起來，有一種即將穿透空間而遁的感覺。

「幻靈翼遁術...」

李洛眼露驚喜，這還是他第一次體驗到如此強大的身法遁術，真不愧是封侯強者才能夠煉製的「王侯烙紋」，這功效，當真匪夷所思，有了這般寶貝在手，往後封侯之下，怕是沒人能夠留住他。

「你這「幻靈翼遁術」速度算是一絕，封侯之下，難有人追上，不過以你現在的相力，恐怕無法將其真正的催動。」身後傳來了郗嬋導師的聲音。

李洛點點頭，他也是感覺到了，剛才他將自身相力灌注，但這青色光翼卻只是懶洋洋的動了一下，顯然是因為相力不夠雄厚的原因，不過這倒是不急，只要等他成功的突破到地煞將階，那麼相力不夠的問題應該就能夠解決。

畢竟地煞將階與相師境之間，可是真正脫胎換骨般的變化。

「另外「王侯烙紋」雖然好用，但這畢竟是屬於消耗性的東西，按照我的估計，此物只能催動五次，五次之後，就會隨之消散。」郗嬋導師提醒道。

「只能用五次？」

李洛聞言，頓時有點失望，不過想想也是理解，「王侯烙紋」畢竟是外物，不可能真的沒有限制，不然還修煉什麼，直接買全套就行了。

「這王侯烙紋價格如何？」李洛問道。

「像你這樣的三品王侯烙紋，應該價值在三百萬天量金左右吧，而且在大夏這種地方，還不一定能買得到，因為煉製這東西，不僅需要封侯強者親自出手，而且還需要諸多珍稀的材料，這再加上失敗率什麼的，成品自然就昂貴了。」

郗嬋導師戲謔的道：「你堂堂洛嵐府少府主，家大業大，應該玩得起，要不多買點護身？」

「三百萬？」

李洛臉皮一抽，那基本是每用一次就要消耗六十萬天量金，這可是相當於兩瓶七品靈水奇光的價值了，這也太敗家了吧？

「算了，我這破敗的洛嵐府，玩不起這東西。」李洛悻悻的道，他本來覺得如果價格合適的話，買點具備攻擊性的王侯烙紋倒也不錯，但這個價格，實在是讓人望而卻步。

雖然如今的洛嵐府蒸蒸日上，但每年的收入也就千萬左右，敢情這只能買三四道三品「王侯烙紋」？

郗嬋導師笑了笑，道：「王侯烙紋本來就是在內神州盛行的東西，在我們這些外神州，的確在很多人看來性價比不高。」

「內神州...」

李洛神色微動，這內神州果真是這浩瀚世界的中心地帶，那裡的天地能量比其他神州更為的精純濃鬱，這也導致誕生了無數稀罕的天材地寶，在這種修煉聖地中，自然誕生出來的天驕也就更多，這再加上那許多連他們這些外神州聽都沒聽過的修煉資源加持，可以想像，在那內神州中，究竟是何等的昌盛。

「王侯烙紋已經成功激活，先將衣服穿上吧。」郗嬋導師拍了拍手，說道。

李洛依言照辦，然後將素心副院長答應他去相術樓找尋「封侯術」的事情說了出來。

「封侯術...還真是一個好高騖遠的小傢伙啊。」郗嬋導師聞言，也是不免有點驚詫，打量著李洛。

「封侯術的修行，可不同於龍虎將術，即便是封侯強者，每一種封侯術都需要浸淫許久的時間，可以說，哪位封侯強者能夠掌握一種修煉到大圓滿級別的封侯術，暫且不論其所修行的封侯術等級，那其戰鬥力也絕對算得上是同級之中的佼佼者了。」

「不過你是雙相者，要修行封侯術倒的確是有點優勢，而你自身在相術上面也頗有天賦，嘗試一下，倒未嘗不可，畢竟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真的修成了封侯術，那的確是難以想像的大殺器，有這種成就的人，就算是在內神州那種天驕雲集之地，都算是少見。」

對於李洛的野心，郗嬋導師倒並沒有阻攔，她微微沉吟，道：「你先休整兩天，然後我就帶你去相術樓試試，如果真能找到契合自身的通靈級封侯術，那我就教導你修行。」

李洛連忙感謝的應下，雖說如今時間緊迫，但也不能太急，他和姜青娥離開了一月之久，也需要先回洛嵐府確定下如今的情況。

「嘿嘿，導師...」

想起洛嵐府的情況，李洛眼神一動，衝著郗嬋導師露出討好的笑容。

「又怎麼了？」郗嬋導師瞧得他這幅模樣，就知道他又有什麼要求。

「咳，您肯定也知道洛嵐府兩個月後的府祭吧？我洛嵐府難啊，之前想要趁著給學府立了大功請求副院長，看能不能獲得幫助，但她卻是無情的拒絕了我。」李洛嘆息道。

郗嬋導師笑道：「你這要求也屬實過分了點，聖玄星學府的中立立場，不會因為任何人有所改變的，畢竟這是它的立身之本。」

「那導師能給我點幫助嗎？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未來我洛嵐府一定全力供奉導師！」李洛將內心的想法說了出來。

「你覺得素心副院長會允許我擅自摻和大夏內的勢力之爭嗎？」郗嬋導師白了他一眼。

「我有一個辦法。」

「什麼？」

「導師您先辭職，等忙了洛嵐府的事後，再重新加入！」李洛說道。

郗嬋導師一滯，盯著李洛，道：「你可真是一個小機靈鬼，你這是想把素心副院長以及大夏其他勢力領袖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嗎？」

李洛哈哈一笑，這話當然其實也就是玩笑話，他也知道請郗嬋導師不顧學府規則出手幫忙很荒唐，所以這次的請求本來就是純粹當做試試而已，反正成不成都不吃虧。

接下來他再度與郗嬋導師說了一會後，就先揮手離去了。

涼亭內，郗嬋導師望著李洛離去的身影，微微搖頭，自語道：「李太玄，澹臺嵐這兩人也真是不靠譜，竟然將這種爛攤子扔給兩個孩子。」

李洛顯然是真正的感覺到了兩個月後的壓力，所以這才想盡辦法的試圖拉攏更多的力量，說起來也真是不容易。

郗嬋導師將手中的熱茶輕輕的放下，眸子看著李洛消失在門口，最後眸光微閃了一下。

第五百六十九章斬殺

當那一顆猩紅詭異的眼球從糖葫蘆杆子上面冒出來的時候，李洛就知道，他猜對了。

這隻「惑心異類」的本體，根本就不是眼前的老嫗,而是它手中所握，以黑色稻草紮成的糖葫蘆杆子。

嗡！

李洛眼神凌冽，刀光迅猛，狠狠的斬向了那顆突然冒出來的猩紅眼球。

而這一次，老嫗臉龐上浮現出了怨毒的神色，下一瞬，那猩紅眼球中有無數血絲湧現而出,這些血絲鑽出眼球，竟是凝結成了一隻血肉模糊的手掌,一把抓向劈斬而來的刀光。

嗤！

兩者相撞，刀鋒深入血肉模糊的手掌，但那手掌卻是顯得異常的堅韌，其內有黑色的稻草如蛇般的攢動，不斷的阻隔著刀鋒的力量。

竟然沒有一刀斬斷！

顯然，這「惑心異類」也是察覺到了危機，所以不敢任由李洛再肆意的斬下。

「我還以為你一點都不怕呢！」

李洛冷笑，下一刻，他五指緊握刀柄。

「象神力第一重！」

他的雙臂瞬間膨脹一圈,其上青筋聳動,肌肉顫動間，釋放著驚人的力量。

「雷鳴體！」

這還並未結束，緊接著李洛再度催動了雷鳴體,響亮的雷鳴聲在他的體內爆發開來,雷鳴音波過處,血肉，經絡，骨骼都是在震顫中增強起來。

「象神力第二重！」

李洛心中低吼出聲，雙臂劇烈的震動起來，皮膚隱隱有撕裂的跡象，有可怕的力量如古老的蠻象在其雙臂血肉中奔騰行走。

「給我破！」

感受著雙臂之中那股雄渾無比的力量，李洛刀鋒一轉，力量如洪水般的傾瀉而出。

咔嚓！

伴隨著一道清脆的聲響，那卡住刀鋒的血掌瞬間被切斷，其內黑色的稻草也是被切割開來，斷裂處光滑如鏡。

裹挾著如蠻象衝撞般磅礴巨力的刀光，直接是砍向了隱藏在黑色稻草之內正瘋狂轉動的猩紅眼球。

刀光凌冽，如水波蕩漾，明亮而森冷。

刀光一閃而過。

斷裂的黑色稻草四下飛舞。

嘰！

有極其悽厲難聽的聲音，突然在此時爆發而起。

但那聲音，卻並非是老嫗所發，而是從那裂開的糖葫蘆杆子中傳出來。

只見得黑色稻草在此時破碎開來，那糖葫蘆杆子隨之解體，而稻草之下的景象，也是暴露了出來。

一團猩紅的血肉顯露而出,那血肉蠕動著，隱約可見手腳的雛形,而在血肉模糊的中央位置，一枚布滿著血絲的眼球在瘋狂的轉動著。

嘰！

隨著這團詭異的眼球血肉暴露出來，只見得一旁手持著杆子的老嫗身軀頓時融化開來，迅速的化為一灘黑色的液體。

顯然，這團眼球血肉，才是「惑心異類」真正的本體。

看得出來，這「惑心異類」的本體並不具備著強大的力量，一旦真正的暴露，它的實力，或許也就相當於普通的赤蝕級異類。

所以當暴露之後，「惑心異類」只能對李洛投去怨毒至極的目光，然後它竟是從杆子上面跳了下來，化為一道血光，自大街上穿梭而過，竟是打算逃竄了。

「想走？」

李洛冷笑，反手掏出了「光隼弓」，弓弦拉滿，下一瞬，一道光流帶著尖銳的破風聲撕裂了長街上的空氣，一閃之下，便是將那團血肉死死的釘在了地板上。

嘰嘰！

「惑心異類」爆發出悽厲的叫聲，瘋狂的掙扎。

然後李洛卻是不為所動，繼續拉弓，一支支流光箭矢不斷的暴射而出，將那「惑心異類」插成了刺蝟，而伴隨著一支支光矢的射來，這隻「惑心異類」終於是承受不住，最終噗的一聲，爆碎開來，化為滿地腥臭的黑色漿液。

就當「惑心異類」爆碎的那一瞬，這大街上那些原本兇神惡煞衝來的汙染者頓時猶如凝滯了一般，就這樣凝固在街道上，動也不動，如同一座座人形雕像，看上去頗為詭異。

祝煊的身影，也停了下來。

鹿鳴與孫大聖頓時鬆了一口氣，皆是對著李洛投去了驚異的目光。

「李洛，你怎麼知道「惑心異類」的本體不是老嫗，而是藏在糖葫蘆杆子裡面？」鹿鳴美目睜大，很是驚訝的問道。

先前李洛那一系列的操作，顯然也被他們收入眼中。

「不過只是一隻赤蝕級的異類而已，連災級都沒達到，哪有本事吃我那麼多刀還毫髮無損？所以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砍錯了地方。」李洛收起光隼弓，隨意的笑道。

「而真正的本體，必然不可能遠離這操控體，所以想來想去，也就只有這糖葫蘆杆子很顯眼了。」

聽到李洛的分析，鹿鳴與孫大聖皆是有些讚嘆，這說起來簡單，但在那種兇險的戰鬥中還能夠做出縝密的分析，找出「惑心異類」的破綻，果斷破局，這份心性，即便是他們兩人，都不得不有些佩服。

「這該死的東西，等級雖然沒達到災級，但棘手程度，卻不下於一些小地災級的異類。」孫大聖罵罵咧咧的道。

鹿鳴也是點頭，雖然這「惑心異類」被發現本體後似乎不堪一擊，可它那特殊的能力，卻是相當的麻煩，如果不是此次李洛洞察得早，恐怕他們還真不一定能夠闖出去。

「這赤石城，真是危機四伏。」鹿鳴感嘆一聲，明明那些強大的異類已經被其他的隊友們拖住了，但他們還是險些中招，顯然，此時的赤石城對於他們這些相師境而言，的確是堪稱禁地。

嘔！

而在他們說話間，身後突然傳出了劇烈的嘔吐聲，轉過頭，就見到那祝煊趴在地上，瘋狂的嘔吐著，有黑色的液體從他的嘴中吐出來，腥臭無比。

李洛三人頓時退後兩步，戒備的看著祝煊。

祝煊吐得簡直險些昏厥過去，好半晌後，他方才抬起慘白的臉龐，空洞的眼神木然的看著三人。

「祝煊，你恢復過來了嗎？」

李洛握著玄象刀，眼神打量著祝煊，旋即慢條斯理的道：「如果你沒恢復的話，要不咱們就送你上路吧？畢竟這也算是救你。」

鹿鳴與孫大聖看了李洛一眼，看樣子，這個祝煊，跟李洛的關係並不好啊。

祝煊臉龐一抽，咬著牙道：「我現在沒事！」

李洛聞言，頓時有點失望的嘆了一口氣。

祝煊見狀，額頭青筋都在跳，你這傢伙就這麼想我被汙染了，然後趁機砍死我嗎？！

「祝煊啊，你這次表現很差勁啊，你知不知道，你剛才吃了一顆"糖葫蘆"，然後被汙染了，這可給我們造成了很大的麻煩。」李洛嚴肅的說道。

「你還記得那顆「糖葫蘆」嗎？其實是一顆乾癟的眼球，咬下去還有黑水，可能是屍水吧...還帶爆漿效果，滋味怎麼樣？會不會有點苦？」

嘔！

祝煊臉色青白交替，然後轉頭狂嘔，險些將五臟六腑都給吐了出來。

鹿鳴也是無語的看著李洛，這傢伙也真是討厭，還要把那種噁心的事情說一遍。

孫大聖對祝煊投去同情的目光，此次的事情，恐怕是要在這傢伙心中留下很深的心理陰影了。

李洛則是笑眯眯的模樣，祝煊這小子，此前在學府總是給他添堵，現在有機會了，他當然得趁機把場子找回來。

不過他也沒有過多的刺激祝煊，免得他突然又被汙染了，所以此時也就轉身，說道：「快走吧，我們位置差不多要到了，趕緊把第一顆淨化靈珠布置下去。」

說完，他拔腿就跑。

鹿鳴，孫大聖趕緊跟上，那祝煊也是艱難的爬起身來，面色鐵青的跟著。

四人疾掠過街道，不過這一次倒是沒有再遇見阻攔，數分鐘後，他們就抵達了指定的位置。

李洛翻身躍上屋頂，目光眺望了一下後方，在那遠處的街道上，有著驚天的能量波動在爆發，仿佛是狂風暴雨一般席捲著，那種動靜，可比他們這邊大太多了。

李洛沒有遲疑，自空間珠內掏出一顆淨化靈珠，然後以特定的印法將其激活，頓時淨化靈珠緩緩的升起，下一瞬，有一道淨化光幕，以此處為源頭，開始迅速的擴張起來。

而隨著淨化光幕的擴張，李洛發現他們這裡四周的景象也是開始出現變化。

街道上沸騰喧譁的人流直接被抹去。

完好無損的建築街道也是逐漸的變成了滿地的廢墟以及荒涼的殘垣斷壁。

顯然，這，才是如今赤石城真正的模樣。

第六百零二章寶藏白萌萌

離開了郗嬋導師的居所後，李洛就回了宿舍小樓一趟，發現辛符直接回房呼呼大睡了，一樓倒是沒見到白萌萌的身影，李洛找了一圈，然後就在地下室的煉製室中見到了那嬌小玲瓏的倩影。

少女換了寬鬆的衣裙，可是她的身子太過纖細，導致衣裙有些寬大，於是她就用淡粉色的綢帶往腰間一束，如此一來，倒是將那盈盈一握的小蠻腰給勾勒著異常清晰。

此時的白萌萌，小臉認真的在煉製臺前忙碌著什麼，臺子上面堆滿了諸多的材料。

「你在做什麼呢？」李洛大咧咧的推門進去，站在白萌萌身旁看了一會，卻發現她並沒有在研究靈水奇光的配方，於是疑惑的問道。

此時專注的白萌萌才發現身旁來了人，當即嚇了一跳，條件反射般的急退兩步，眼看著要撞進一旁的材料堆裡了，李洛連忙伸手抓住她的手腕，將她一把拉了回來。

「隊長你什麼時候來的？」白萌萌清純動人的小臉上掛著點點緋紅，小聲問道。

李洛鬆開少女嬌嫩滑膩的皓腕，笑道：「來了一會了，看你在忙，就沒打擾你。」

白萌萌走回煉製臺，指了指上面那眾多材料，露出潤人心脾的甜甜笑意，道：「隊長你之前不是拜託我看能不能研究出來一種秘法源水源光嗎？我這段時間一直在嘗試呢，溪陽屋最近在大夏靈水奇光界中異軍突起，但主要產品還是靈水之類，至於奇光類的卻幾乎沒有，所以我想如果溪陽屋能夠擁有一種「秘法源光」的話，應該可以補足一點這些缺陷。」

李洛一愣，旋即感動得差點要哭出來：「萌萌，你也太好了吧！」

他沒想到之前的一次請求，白萌萌竟然真的放在了心中，然後還為此在努力研究著。

「這些材料都是你自己買的嗎？」李洛又指著那些材料，這些材料皆是品級不低的各種靈材，兌換起來其實價格也是不菲。

白萌萌微微頷首，不在意的道：「這些靈材在學府內都能夠用學府積分兌換，倒是還好，畢竟我平常也不怎麼用積分，而且隊長，我可是很有錢的哦，有時候連姐姐要買什麼修煉資源，都是找我借的呢。」

說到最後，她露出了有點得意的笑容。

李洛對此倒是並不意外，憑藉她那獨特的研究靈水奇光配方的能力，白萌萌要賺錢倒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一賺就是一筆巨大的。

「你可別讓姐姐知道我告訴了你這件事，她臉皮薄，到時候生氣起來怕是會打你的。」白萌萌想起什麼，趕緊提醒道，同時有點不好意思，竟然將姐妹間的小秘密也給說漏了。

李洛莞爾，白豆豆性格驕傲，如果知道這種事情洩了密，恐怕還真是會暴走，到時候不分青紅皂白打他一頓還是很有可能的。

「不過你有錢是你的事，哪有請伱幫忙研製「秘法源水源光」，然後還要你自掏腰包給研究經費的？你這樣單純，往後畢業了，不怕被那些黑心的靈水奇光屋騙得一乾二淨嗎？」

「還好你先遇見了我，等以後畢業了，我溪陽屋承包你所有的研究，你放心，隊長我的人品是值得信賴的，一定會讓你在溪陽屋感受到家一般的溫暖！」李洛義正嚴詞的說道。

白萌萌忍住笑，道：「那就多謝隊長收留了呢。」

李洛道：「以後你需要什麼材料，你就跟我說，你知道我這次混級賽上賺了多少積分嗎？一百二十萬！這用來買靈材，足夠你研究十年！」

「隊長真厲害！」白萌萌笑靨如花的捧場。

「不過隊長你在這裡可是會讓我沒辦法專心研究的呢。」白萌萌瞥了一眼桌上的材料，雖然挺想跟李洛在這裡輕鬆的聊天，但現在手頭上的事情可是不少呢。

對於白萌萌如此的專心想要儘快給溪陽屋研究出「秘法源光」，李洛還能說什麼，只能滿心的感嘆道：「萌萌你真是讓我感動到有一種以身相許的衝動。」

白萌萌水靈靈的大眼睛抬起，笑道：「隊長，你如果想要以身相許的話，其實還得問問姜學姐同不同意呢，你的身體，可不由你做主。」

李洛眼睛一瞪，駁斥道：「胡說八道，洛嵐府我才是真正的當家，我在家裡說一不二，沒有人敢反對我的任何一句話！」

「不過今天的確還有其他的事情，那我就先走了，你繼續忙吧。」

說完，李洛就擺擺手，立即轉身走了。

白萌萌望著他灰溜溜離去的身影，美眸中泛起一抹笑意，然後搖搖頭，低頭沉浸到「秘法源光」的研究之中去了。

李洛則是徑直離開了宿舍小樓，同時往學府之外而去。

「真是的，這一個個的都不把我這個洛嵐府當家人當回事，遲早你們會明白，你們這種看法究竟是何等的膚淺。」走在路上，李洛還想起白萌萌的眼神，當即憤懣的嘟囔著。

「誰膚淺了？」

而此時，突然前方有熟悉的聲音傳來，李洛抬頭一看，就見到在那樹蔭下，有三道倩影並肩而立，三雙各含風情的眸光都在盯著他。

居中的，自然便是姜青娥，在其左右兩側的，則是長公主與許久不見的顏靈卿。

三女皆是明豔動人，此時站在一起，頓時將這附近幾條道路上的所有來往學員的目光都吸引了過來。

李洛神色不動，走近過去，迎著姜青娥眼中的疑惑，笑道：「我先前在進行自省，不能因為此次奪冠就得意忘形，那樣會顯得太膚淺了。」

「滿嘴胡謅，青娥，我懷疑他可能剛和哪個女孩子談笑風生。」顏靈卿衝著姜青娥說道。

「靈卿姐，你再挑撥離間，是不是想要試試我這沙包大的拳頭？」李洛陰惻惻的威脅道。

然而顏靈卿根本不在意他的威脅，反而挺胸道：「你打啊，打傷了我，看誰幫你管溪陽屋？」

李洛頓時鬱悶了，好嘛，竟然都有威脅我的手段，可惡。

好在還是姜青娥將顏靈卿給拉了回去，無奈的道：「你們兩人能不能不要這麼幼稚？」

李洛咧嘴笑了笑，其實他反而很享受這種輕鬆的時刻，比起在聖杯戰中的緊張與危險，這種學府內的鬆緩氛圍，讓得他那緊繃的心神都是獲得了一些緩和，他其實在想著，如果洛嵐府沒有兩個月後的那場府祭危機，那麼現在的他，應該會選擇在這種氣氛中慢慢的過下去。

「青娥姐，走吧，咱們回家。」他說道。

姜青娥聞言卻是搖搖頭，道：「我和靈卿先回去，你這邊還得跟殿下走一趟。」

李洛這才看向一旁笑意吟吟的長公主，當即明白她在這裡的原因，這是需要他進王宮去給小皇帝治療，因為算算時間，此次聖杯戰可是持續一個月了。

「李洛學弟，又要麻煩你啦。」長公主溫柔的說著。

李洛倒沒有拒絕：「本就是答應殿下的事。」

於是一行四人一起走出學府，姜青娥與顏靈卿上了洛嵐府的車輦，而李洛則是跟著長公主上了那一輛被鐵甲衛兵團團保護住，散發著尊貴氣息的皇家車輦。

兩人落座後，車輦便是迅速而平穩的疾馳了起來。

李洛看了看對面國色天香的長公主，剛欲閉目養神，卻是見到長公主突然衝著他明媚的一笑，紅唇微啟的悠然問道：「李洛，那赤甲將最後之死，是不是跟你有關係？」

這突如其來的襲擊，讓得李洛心頭瞬間就是一顫。

第六百零三章敏感的長公主

長公主突如其來的發問，讓得李洛稍微懵了一下，因為她的語氣，雖然抱有一點懷疑，但卻莫名的有一種篤定之意，這令得他頗為驚愕，難道長公主真是發現了什麼？

心思如電光般的轉動，但李洛還是條件反射的搖頭，疑惑的道：「殿下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一個小小相師境，你覺得有可能威脅到連你們這些天珠境聯手都對付不了的赤甲將嗎？」

長公主鳳目流轉，淡笑道：「我去找過副院長了。」

李洛眼角微不可察的跳了跳，素心副院長難道將這事告訴長公主了？不對啊，以副院長的謹慎，此事關係到龐院長，不管長公主是何等的身份，她都絕對不可能將這種事情透露給後者，畢竟不管長公主如何與學府親近，她終歸還有著王庭這一重身份，而學府與王庭彼此間的忌憚與防備這是從雙方立場上所誕生的問題，誰都不能輕易的忽視。

那麼...就只有一個可能了。

長公主在詐他！

李洛想到此處，面龐疑惑更盛的搖搖頭：「殿下找副院長做什麼？」

長公主鳳目凝視著李洛，忽的一笑，道：「你還真是挺敏銳的呢，李洛，我的確只是懷疑赤甲將之死跟你有關係，你也不用都甩到青娥的頭上去，她雖然是九品光明相，有什麼底牌都不奇怪，但當時我從幻術中脫離出來的時候，並沒有在天地間感應到太過強盛的光明相力殘留，這說明她或許並沒有施展某種能夠超越常理的強大光明相術。」

「而且當時我記得，我們甦醒時，你也已經甦醒，從正常角度來說，你的實力最弱，不應該比我們更快甦醒才對，或許你會說是青娥將你喚醒，但你當時的神色異常的慘白，仿佛是經歷過大戰一樣。」

「再加上副院長對你的態度似乎是有點特別，最後還單獨與你談話，素心副院長的性格我還是很了解的，她雖然溫和，但對諸多學員都是一視同仁，可在伱這裡，她似乎有些破例，這足以說明你做了什麼特別的事情。」

「綜合上述，我感覺當時出手斬殺赤甲將的，或許並非是青娥，而是...你。」

「李洛，你能告訴我你是怎麼做到的嗎？」

說到最後，她鳳目饒有興致的盯著李洛，其中滿是好奇之意。

李洛有點麻，他是真沒想到長公主有這種猜測，而不是什麼所謂的女人直覺，而是真正的從蛛絲馬跡中做出了一些判斷，這究竟得多麼的心細如髮以及敏銳啊？！

從她這麼一番分析下來看，就連李洛都感覺情況似乎真有點不對。

不過想要他承認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於是只能用力的搖頭，道：「殿下你說的太誇張了，一個相師境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斬殺一名大天相境的強者啊，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見到李洛死活不認，長公主咬了咬紅唇，也是有些無計可施，因為她雖然有這種判斷，但這的確是有些匪夷所思，在場的其他人沒有一個人會有這一方面的猜測，只有她過於敏感了一些，才會做這種分析。

或許，是在與李洛的接觸中，總是能夠發現這傢伙創造出一些奇蹟的緣故。

「不承認也無所謂，我倒是要看你能夠掩藏多久。」長公主鳳目一閃，心中自語。

而後她也就不再繼續追問，話音一轉，便是與李洛談笑起了其他的事情。

車廂內的氣氛頓時就輕鬆了起來。

李洛笑著應對，心中則是偷偷的鬆了一口氣，比起呂清兒，白萌萌這些女孩，眼前的長公主簡直太難應付了。

在輕鬆的氣氛中，車輦順利的進入到了王宮內，而李洛也再次見到了闊別一段時間的小皇帝。

他穿著明黃色的龍袍，衣袍倒是顯得威嚴氣勢十足，可那有些蒼白的清秀小臉蛋，卻是讓得這份威勢下降了不少，他見到歸來的長公主時，臉上頓時迸發出喜悅之色，然後就要高興的撲過來。

長公主輕輕咳嗽一聲，將他的失態給制止了下來。

小皇帝這才看見跟在後面的李洛，頓時板起小臉，面無表情，拿出了氣勢。

「王上，請做好準備，我們進行這一次的治療吧。」李洛也不在意小孩子的心理活動，只是彎身行禮後，笑著說道。

小皇帝看了長公主一眼，後者衝著他微微頷首，他這才轉進內殿，換衣衫去了。

過了一會，有內侍將李洛請了進去，那明黃色的龍床上，小皇帝背對著李洛，已是褪去了上衣，他的皮膚白皙得猶如透明一般，而這更是令得其後背上的黑蓮印記顯得刺目詭異至極。

這朵黑蓮的一些蓮瓣已經有所恢復，那是李洛此前治療所取得的成果。

「李洛，你還真的是有些厲害，我能夠感覺到身體最近開始變好了一些，這可是連一些封侯強者都做不到的事情呢。」小皇帝嗓音清脆的說道。

李洛笑了笑，道：「王上，我這也只是運氣好，可能我的雙相之力剛好對你比較契合吧。」

他當然不會告訴對方，他的相力治療會有效果，那完全是因為他這偽「三相之力」的緣故。

長公主此時也走了進來，在一旁優雅的坐下，同時招來侍女端來美味精緻的茶點，悠閒而享受的品嘗起來，想來這段時間聖杯戰那苦修般的生活，也是讓得這位尊貴的長公主殿下稍微有點不適應。

李洛則是凝聚心神，開始為小皇帝治療。

這一次的治療，要顯得更為的輕鬆與順利，這顯然是因為李洛實力再度有所提升的緣故。

所以約莫一個時辰後，李洛搽拭著額頭上的汗水停下了動作，他的目光看著小皇帝的後背，那裡的黑蓮印記又是有一片花瓣逐漸的被淡化，化為了原本的色彩。

小皇帝歡喜的轉過身來，道：「我感覺身體又輕鬆了一點呢，謝謝你，李洛。」

李洛笑著點點頭，他看了一眼眼前小皇帝的臉龐，感覺他似乎變得愈發的唇紅齒白了，當即心頭納悶，這解毒還有美顏的效果嗎？

「李洛，你想要什麼獎賞嗎？你喜歡美人嗎？我宮內有許多各地送來的絕色女子，風情各異，你如果喜歡的話，我可以送到你家裡去。」小皇帝還沉浸在歡喜中。

李洛面色尷尬，連忙搖頭拒絕，開玩笑，這帶一批美人回洛嵐府，他說不定大門都進不去！

「王上，這事你就不必操心了，我會有其他方式感謝李洛的。」此時長公主出言緩解了李洛的尷尬，不過看得出來，她也是頗為的高興，神色溫柔的與小皇帝說了一會話後，才帶著李洛走出內殿。

「幫你拒絕了王上的美意，你不會怪我吧？」兩人並肩而行，長公主鳳目流轉，笑吟吟的問道。

「那殿下會用什麼方式感謝我？」李洛笑著反擊道。

「一個人。」長公主豎起一根玉指，悠悠的說道。

李洛一愣，然後目光打量著胸懷波濤，雄偉壯闊的長公主，為難的說道：「殿下雖然國色天香，但我已是有婚約的人...」

長公主頓時柳眉倒豎，嗔惱的剮了李洛一眼：「李洛，你在做什麼春秋大夢呢？！」

「那你說的一個人是什麼意思？」李洛乾笑道。

長公主沒好氣的冷哼一聲，然後緩緩出聲。

「兩個月後，你洛嵐府府祭，我出一個人。」

「一個，封侯強者。」

第五百七十章第一顆淨化靈珠

淨化光罩在蔓延到約莫兩條街道的範圍時，就停了下來，顯然這已經是極限了，想要更擴大化,就只能等更多的淨化靈珠形成節點，然後彼此相連，才能夠將整個赤石城都覆蓋，繼而破掉這座幻境。

而且李洛在看著淨化光罩邊緣的位置，那裡不斷的有黑色的煙霧在升騰，仿佛是在抵抗著淨化光罩的力量，繼而不斷的進行著侵蝕。

「淨化光罩在一點點的被侵蝕呢，按照這速度持續下去的話,恐怕要不了太久淨化光罩就會被這座幻境抹除掉。」鹿鳴也是發現了淨化光罩邊緣的變化,當即俏臉凝重的說道。

李洛點點頭，道：「這座幻境很奇特，仿佛是活物一般，我們在這裡構建了淨化光罩，或許就如同在它的體內扎了一根刺，它自然是會想辦法把這根刺拔掉，不過現在只是一枚淨化靈珠，等之後淨化靈珠布置得越來越多，想必這座幻境也就沒辦法再侵蝕了。」

「不過能夠成功埋下第一顆釘子，也算是一個好開頭了。」孫大聖咧嘴笑道。

「接下來怎麼辦？」祝煊陰沉著臉,悶聲問道。

李洛看了一眼後方遠處驚天動地的戰場，道：「等著吧,等各個隊長解決掉阻攔的異類趕過來，然後我們才能夠繼續推進。」

鹿鳴則是轉頭看向赤石城更深處，在那些地方，並沒有任何惡念之氣的湧動,大街上人來人往顯得喧囂而祥和，然而就是這樣祥和的一幕，卻是讓得他們根本不敢踏足其中，因為誰也不知道，究竟還有什麼可怕的異類隱藏在其中。

先前他們四人只是遇見一隻還不算是災級的「惑心異類」就被逼得頗為的狼狽，如果繼續單獨前進下去，誰也不知道會遇見什麼。

這種地方，對於他們這種相師境而言，實在是過於的兇險。

所以他們最起碼也是要等待一些強力幫手來護持著他們繼續前行，才能夠趕往下一個淨化靈珠的布置點。

於是四人就立於一處斷壁上進行著等待。

不過也就是在他們這種等待的持續下，李洛突然感覺到了一些危險的氣息，當即陡然轉頭，然後就面色微變的見到，在那淨化光罩之外，突然有著一些濃烈的惡念之氣不知從何處瀰漫而來，緊接著，那些惡念之氣中，出現了兩隻異類。

這兩隻異類散發著強大的惡念之氣，一眼看去就知曉這是兩隻災級異類。

這兩隻災級異類一出現,就試圖對著淨化光罩內鑽來,只不過淨化之力對它們傷害不小，每當它們觸及時，身軀上的惡念之氣就猶如被蒸發一般，給它們造成了極大的痛苦。

它們畏畏縮縮，但又仿佛是受到了某種驅使，只能頂著淨化之力的照耀，邁入淨化光罩，並且開始對著李洛他們所在的位置而來。

「不好，它們想要來破壞淨化靈珠？！」鹿鳴見到這一幕，頓時驚聲道。

孫大聖皺眉道：「這裡的淨化光罩對惡念之氣有著極強的針對性，一般來說，這些異類都不會主動的踏入這個範圍，即便是災級異類，也會儘量避開。」

李洛點點頭，道：「除非它們是受到了某種不可抗拒的驅使。」

眾人心頭皆是一沉，在這赤石城內，能夠將災級異類如此驅使的話，恐怕除了那隱藏在暗中的大天災級異類之外，不會再有其他的存在了。

顯然，他們這裡布置下的第一顆淨化靈珠，已經被注意到了。

「怎麼辦？要不要退走？那可是兩隻災級異類，根本不是我們能夠阻擋的。」祝煊忍不住的說道，顯然是打起了退堂鼓，不過也是人之常情，畢竟兩隻災級異類，的確不是他們這些相師境可以對付的。

「好不容易才布置下一顆淨化靈珠，怎麼可以就這麼退走？那我們之前不就白費功夫了嗎？」孫大聖則是不願意。

鹿鳴微微沉吟，道：「雖然是兩隻災級異類，但它們在淨化光罩內都會受到一些削弱，我們如果盡力糾纏的話，應該能拖一點時間，只要等到時候有隊友過來支援，就能夠將淨化靈珠守住。」

雖然她也明白拖延兩隻災級異類頗為兇險，但也不太願意就這樣放棄好不容易種下的淨化靈珠。

李洛沉默了數息，道：「都準備好戰鬥吧，不要正面抗衡，儘量迂迴拖延，只要別讓它們將淨化靈珠破壞就好。」

聽到李洛此話，鹿鳴與孫大聖皆是用力點頭，表示贊同。

祝煊有些不滿，這裡明明他才是二星院的學長，結果卻沒人在意他的建議，這些一星院的新生，真的是一點都不懂得尊重學長。

但不滿也沒辦法，他總不能脫離隊伍一個人離去，那樣的話反而更加的危險，於是他只能不爽的運轉起相力。

四人此時身軀上相力升騰，目光皆是戒備的盯著那兩隻頂著淨化之力照耀，然後不斷接近過來的災級異類。

李洛手掌緊握玄象刀，體內兩座相宮震動轟鳴，相力如溪流般的流淌出來，撞擊的同時迸發出更為強大的雙相之力。

兩隻異類開始迅速的接近。

李洛四人已經能夠清晰的看見那兩隻異類身軀上流動的血肉，古怪而扭曲的肢體從血肉中不斷的伸展出來，一隻只猩紅的眼瞳中，充滿著無邊的惡念。

四人的身體都是緊繃起來。

嘶！

兩隻災級異類爆發出尖銳的嘶鳴聲，惡念之氣如洪流般的爆發開來，造成了巨大的威壓，在這種威壓下，李洛四人都是感覺到了極強的壓力，仿佛深處沼澤之中一般。

咻！

而後兩隻災級異類陡然加速，直接對著四人暴射而來。

腥臭之氣隨著狂風呼嘯而至。

而就在李洛四人打算閃避開這兩隻威壓驚人的災級異類時，突然天空上有尖銳的破風聲響起，而後只見得有兩枚燃燒著光明火焰的光釘從天而降，直接是重重的插在了這兩隻異類的身軀上，然後將它們死死的釘在了地面上。

嘰嘰！

兩隻災級異類瘋狂的掙紮起來，發出嘶鳴聲，然而不論它們如何掙扎，都是無法擺脫那兩枚火焰光釘，而且光釘似乎具備著極強的殺傷力，火焰升騰間，這兩隻災級異類就直接是被迅速的融化成了一片黑霧。

短短不過十數息的時間，兩隻災級異類，就這樣的被抹殺了。

李洛四人看得眼睛有點發直。

數息後，一道纖細高挑的身影從天而降，落在了他們的身邊。

四人看去，只見得那光明湧動間，有絕美精緻的容顏顯露出來，如白玉般的肌膚，在光明的流動下，更是顯得有一種聖潔之感，如瀑般的長髮隨意的挽起，再加上身後隨風而動的披風，眼前的女孩，無疑是耀眼到連同為女孩子的鹿鳴都感覺到了一種驚豔。

「青娥姐！」

李洛歡喜出聲。

這及時出手趕來相助的，自然便是姜青娥。

姜青娥轉過頭，金色眸子在李洛的身上停了停，見到他並沒有什麼傷勢後，唇角掀起一抹微小的弧度，微微頷首：「做的不錯。」

她所指的，自然便是李洛他們這邊成功布置下的淨化靈珠。

「都是隊友們的功勞，特別是祝煊學長，以身飼虎，為我們試驗了一下被汙染後會造成什麼變化。」李洛笑道。

祝煊聞言，臉龐頓時一黑。

「姜學姐，其他隊長那邊如何了？」鹿鳴則是問道。

「問題不大，再等一些時間，應該就能夠匯聚過來。」姜青娥說道。

「如果能夠這樣不斷推進的話，雖然速度慢了點，但要把淨化節點布置成功，應該還是可以做到的。」李洛說道。

而一旦淨化節點成功，那麼這座幻境就將會被攻破。

姜青娥頷首，旋即柳眉微蹙的道：「不過讓我有些奇怪的是，那頭大天災異類，竟然並沒有趁這個時候出現，配合這些異類對我們進行圍剿。」

李洛點點頭，他對此也是感到有些不解，畢竟如果那大天災異類趁這個時候出現的話，無疑會讓他們的處境更為艱難一些。

不過不管如何，能夠如此順利，對於他們而言，終歸也是好事。

於是接下來五人繼續在此等待，而有了姜青娥趕來護持後，眾人的安全感頓時增強了起來，之後的時間中，又是出現了一些異類前來幹擾，試圖破怪淨化靈珠，但無一例外都是被姜青娥抹殺得乾乾淨淨。

如此約莫半個小時後。

其他的隊員也是解決了阻攔的異類，陸陸續續的趕來匯合。

至此，他們這淨化節點的第一步，就算是順利的完成了。

接下來只需要保持這種節奏逐步的推進，想必這座幻境也終將會被破壞。

...

而當眾人開始繼續推進的時候，他們卻並不知曉，在那城中某處的高塔上，有一道赤甲身影負手而立，他的目光，穿透重重幻境，默默的注視著他們。

然後他的視線，又轉向了赤石城最中央的位置。

他注視著那猩紅光柱內的身影，微微一笑。

「學府聯盟的小子們，我給你們創造了極好的機會，希望你們可不要讓我失望才是。」

第六百零四章長公主的投資

「一個封侯強者？！」

李洛眼睛瞬間瞪圓了起來，呼吸加重的看著旁邊這國色天香而氣質尊貴的大美人，一時間簡直有種熱淚盈眶之感，他之前又是找素心副院長又是找郗嬋導師的，不就是想要求得一位封侯強者的支援麼？

結果學府那邊沒求到，長公主這裡竟然願意給他如此重要的援助！

這實在是讓得李洛喜出望外。

「殿下此次怎麼捨得突然下重注了？」不過很快李洛又是逐漸的冷靜了下來，長公主這人，城府頗深，雖說此前她一直在對他與姜青娥釋放善意，但那都是在一種適可而止的情況下，簡單來說，就是長公主並沒有花費真正的代價。

即便此前她說或許會給洛嵐府幫助，也只是一種模糊的口吻，可此次卻不一樣了，她明確的開口，將會支援一位封侯強者。

這就說明，她是真的打算在洛嵐府身上下重注了。

長公主淡淡的笑道：「因為在你的身上，我看見了越來越多的價值，以前洛嵐府只有姜青娥，可現在我越來越確信，你的潛力不遜色於她，難以想像，等你們兩人都成長起來以後，你們將會達到何等的程度。」

「而那時，我的投資將會獲得十倍百倍的回報。」

說著，她衝著李洛眨了眨眼，道：「你不會覺得我很現實吧？」

李洛認真的搖搖頭，道：「我只是覺得殿下你的眼光真的是太準了！」

長公主莞爾，旋即嬌豔的容顏變得凝重了許多，道：「李洛，未來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所以如果你洛嵐府最終真是難以保全，我希望你能夠保持理智，只要你和姜青娥還在，那麼洛嵐府就還在，你萬萬不要在未曾擁有足夠實力的時候去行魯莽之舉，適當的隱忍，才會讓你成為最後的贏家。」

長公主的告誡，倒是與素心副院長的提醒差不多，不過李洛倒是真的聽在了心中，因為他明白，不論是素心副院長還是長公主，她們都知曉他有潛力，可不管潛力有多大，總歸是需要釋放的時間。

畢竟潛力不是實力，在沒有足夠時間的醞釀下，其實潛力，也根本不具備什麼震懾力。

「殿下的告誡我會銘記於心，不過如果殿下真是擔心這筆投資打水漂的話，我這邊建議您可以加大投資力度，如果您能夠派出三位封侯強者護持洛嵐府，那麼我想此次的洛嵐府危機就將會迎刃而解！」李洛笑道。

長公主忍不住的給了他一個滿蘊著風情的白眼，道：「你真當封侯強者是大白菜嗎？我王庭之內的封侯強者也是屈指可數，本宮能夠指揮的就更少了，而且，王上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我怎麼可能給伱三位封侯強者？！」

李洛嘿嘿一笑，他當然就隨便獅子大張口一下，他也明白自己的要求很過分，畢竟如今的王庭內部的力量可是處於一種分化的狀態，其中更多的力量，恐怕並非是在長公主之手，而是在那位攝政王。

「另外...」

長公主凝視著前方連綿的殿宇亭閣，俏臉也是變得沉重了一些：「你洛嵐府有你洛嵐府的危機，我這邊也有我這邊的麻煩，而且說起來，也就前後數天之隔而已。」

李洛聞言，心頭一動，似是想起了什麼，目光看了一眼四周，然後低聲問道：「殿下說的是...登基大典？」

自從當年老王上駕崩後，便是由當時尚是稚童的小王上暫時登位，只不過雖說擁有帝王之名，但大夏真正的王權，卻是由攝政王在執掌，這也算是情理之中，畢竟那時候的小王上不過是稚童，而長公主也尚還青澀，難抗大任。

只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小王上逐漸的長大，長公主也是在王庭以及大夏內擁有了不小的聲望，這就導致他們的勢力在與日俱增，這無疑就與攝政王產生了一些衝突與矛盾。

這是權力交替必然會出現的情況。

小王上的登基大典，就是權力交替的扭轉點，一旦大典完成，小王上就將會有名義真正的執掌王權，同時將攝政王掌控的權柄奪過來。

那時候，他就是大夏真正的帝王。

只不過，對於攝政王究竟願不願意交付權柄，這一點恐怕是如今大夏無數子民以及勢力都在猜測的事。

那一日的登基大典，如果順利倒還好，可一旦出現什麼變故，那必然是一場將會撕裂大夏格局的驚天之變。

說實在的，從影響力來說，的確是遠勝洛嵐府的這場府祭。

畢竟這是一家之變與一國之變，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對於長公主的擔憂，李洛也深表理解，畢竟他見過攝政王，那是一個極其強勢的掌權者，他幾乎算是這些年大夏聲望最強盛的人，似乎在他的鋒芒下，王庭這些年的聲勢也是愈發的強橫。

從某個角度來說，攝政王或許的確是一個合格的掌權者。

但是...小王上終歸才是最名正言順的那個人。

長公主嬌豔的臉蛋平靜如水，那狹長的鳳目也是在此時變得幽深了許多。

「殿下不必過於擔憂，攝政王當年有過承諾，這是大夏國內皆知的事，而且小王上名正言順，王庭內，也有著眾多擁護者。」李洛沉默了一下，然後開口安慰道。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道：「我也希望如此。」

「王叔有功於宮家，我真不希望事情最後鬧得那般的難看。」

李洛點點頭，不過他突然想起長公主先前所說的支援，這樣一來，洛嵐府可就真的要被打上長公主一系的印記了，不管他們認不認，別人都會這樣來認為，而這若是被攝政王知曉了，又會如何？

這讓得李洛暗自嘆氣，果然，長公主的好處不好拿。

不過現在的他也沒得選擇，長公主好歹會給予幫忙，至於那位攝政王，誰知道他是什麼心思？

如果洛嵐府挺不過這次，那他還管什麼攝政王，溜進學府等到封侯再出來，到時候這些仇家一個都別想跑。

「我先送你出宮吧。」

長公主倒是沒有再繼續與李洛深說下去，畢竟這也算是王家的隱秘，如果不是此次下定決心要在李洛與姜青娥身上下注，她也不會與李洛表明這些心跡。

李洛點點頭，而後便是在長公主的送行下，離開了王宮，直奔洛嵐府而回。

而當李洛剛回到洛嵐府時，他就接到了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為他煉製補神膏的牛彪彪，終於出關了。

第六百零五章牛彪彪出關

「彪叔，我可想死你啦！」

李洛激動的衝進主廳內，一眼就見到房間內那一顆閃爍著光澤的腦袋，牛彪彪依舊是那副誇張的造形，彪悍的體形像一個殺豬的，再配上腰間的殺豬刀，那就更像一個殺豬的了。

然而，此時的李洛看見他這般模樣，卻是感覺到了滿滿的安全感。

畢竟隨著府祭時間不斷的接近，牛彪彪才是如今洛嵐府中唯一一個能夠媲美封侯強者的頂尖戰力，而這，或許也是老爹老娘留下的後手。

此時的牛彪彪正與主位上的姜青娥在說話，聽見李洛的叫喊聲，連忙站起身來，望著衝進來的少年，油膩膩的臉龐上頓時洋溢出了笑容：「少府主，一段時間不見，你長得更好看了，大有你爹的風採。」

「彪叔，不提這些膚淺的東西啦，現在的我，可是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稱號獲得者，這才是真正的內涵。」李洛笑眯眯的說道。

「我聽青娥說過了，此次少府主在聖杯戰上可謂是大放異彩，真給我們洛嵐府長臉！」

牛彪彪笑得很是開心，他打量著李洛，滿意的點點頭：「實力也達到化相段第四變了，相力充盈雄厚，想必是有著衝刺地煞將階的資格了，短短幾個月時間不見，少府主進步真的很快啊。」

「命都只有短短四年了，再不進步快點，豈不是只能等死？」李洛噓唏道。

「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姜青娥柳眉一蹙，有些不高興的說道。

「少府主不必憂慮，以你的天賦潛力，封侯境算什麼，四年時間足夠了。」

牛彪彪安撫一聲，旋即提醒道：「不過在衝擊地煞將階之前，少府主你一定要先將此前根基的虧損問題解決掉，否則這種隱患越是潛留，未來的影響就會越大，甚至會影響到你的封侯之路。」

說著，他自袖中掏出了一個玉瓶，玉瓶之內，似乎盛滿了一種青色的液體，其內有星光流轉，看上去格外的神異，而即便是有著瓶子的遮掩，但依舊是有一股濃鬱而生機勃勃的氣息從中散發出來，令得人心曠神怡。

「這就是我為少府主煉製出來的補神膏，你的根基虧損，它能夠幫你化解。」

李洛欣喜的接過玉瓶，真誠的道：「彪叔，謝謝您！」

如果沒有彪叔的出手，他這因為填入第二相所造成的根基之損，說不定會給他帶來極大的隱患，未來如果因此而無法及時踏入到封侯境，那對於他而言，更是一種致命性的打擊。

姜青娥也是起身，對著牛彪彪致謝，畢竟這補神膏對於李洛而言，的確非常的重要。

「嗨，這麼客氣做什麼。」

牛彪彪笑著擺了擺手，道：「這補神膏需要塗滿身體，最好再以一種有治療效果的相力幫助催化，這樣才能夠將藥力盡數的釋放，這個事情可能就要交給青娥了，畢竟你是九品光明相，如此數日下去，根基問題應該就能恢復了。」

李洛聞言，愣了愣，連忙道：「我自己也有水相之力，可以自己化藥的吧？」

這化藥過程一聽就比較私密，雖然他與姜青娥關係不同，但若是讓對方來的話，還是有點尷尬。

牛彪彪摸了摸下巴，道：「那肯定還是比不過青娥的光明相力有效果啊，少府主你不要害羞，你跟青娥是未婚夫妻，這種事情當然是青娥最適合了。」

李洛還想說什麼，姜青娥卻是將他制止了下來，她微點螓首，道：「彪叔放心吧，我會幫他的。」

李洛也就不在這上面繼續多說，而是轉口說道：「彪叔，距離府祭只有兩個月時間了...到時候我洛嵐府的守護奇陣也將會迎來衰弱期，那些覬覦我們洛嵐府的勢力，可能就要顯露獠牙了。」

牛彪彪冷哼一聲，道：「這些跳梁小丑，當年你爹娘在的時候，屁不敢放一個，現在他們一失蹤，什麼牛鬼蛇神都冒出來了，真當我洛嵐府是軟柿子嗎？」

「彪叔，老爹老娘還留下什麼後手沒？比如其實咱們府內還有其他隱藏的封侯強者？」李洛期待的問道。

牛彪彪尷尬的摸了摸鼻子，道：「沒了，現在洛嵐府內，就我這一個封侯，而且我還不能離開洛嵐府總部的範圍，否則實力會大減，不過伱們放心，只要在這總部內，就算是四品封侯，在我這把刀面前也得掂量掂量。」

說著，他拍了拍腰間明晃晃的殺豬刀，那把刀，帶著一股莫名的恐怖煞氣。

「四品侯...」

李洛目光一閃，如今他已是知曉，那封侯境有九品之分，對應世俗王朝之中的封侯爵位，只不過這裡一品為低，九品為最，這是因為想要踏入封侯境，就得需在體內鑄就「封侯臺」，這是所有封侯強者的根基，本源所在。

「彪叔的實力還是很強的，四品侯縱觀整個大夏，都算是封侯境中頂尖的那一批了，據我所知，學府內也就唯有素心副院長達到了這個層次，而其他的一些紫輝導師，大多則是一二品的樣子。」姜青娥在一旁說道。

李洛點點頭，這些信息他平常倒是沒有太在意，因為對於他來說，究竟是一品侯還是四品侯其實都沒什麼區別，反正都是可以直接一掌拍死他的程度。

「長公主那邊，之前與我說了，府祭時，倒是會支援我們一位封侯強者。」李洛將先前長公主與他的約定說了出來。

「長公主麼...」

姜青娥微微沉吟，道：「她這麼一幫忙，洛嵐府與她之間則是被綁在了一起。」

「不過也無所謂了，撐不過這一局，洛嵐府都沒了，也沒必要在意其他的事情了。」她倒是看得透徹，如果洛嵐府都沒了，所謂的攝政王，他們也沒什麼好在意的。

「也不知道府祭那一天，我洛嵐府究竟會被多少封侯強者盯上。」李洛嘆了一口氣，府祭所爆發的危機，其實裴昊不過是小問題罷了，真正的威脅，是裴昊背後的黑手以及那些對洛嵐府覬覦許久的勢力，他們必然會想盡辦法在這一局上面擊垮洛嵐府，然後搶走洛嵐府地宮深處所潛藏的那一道所謂關係到稱王之秘的「神蘊物質」。

所以那一天，洛嵐府必將會迎來一場攪動整個大夏城的驚天交鋒。

「無妨，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想要摧垮洛嵐府，還得問問老牛這把刀同不同意，說起來，這把刀，也是有很多年沒有再飲封侯者的血了。」牛彪彪笑著說道，他笑起來的時候，滿臉橫肉聳動，更是顯得兇神惡煞起來。

只不過這般兇相落在李洛眼中，卻是倍感安全。

牛彪彪再度與兩人說了一會話，然後就笑眯眯的道：「今晚時間也不早了，你們早點休息，青娥你記得幫少府主上藥。」

說完，他就出門而去，順手關門的同時，似乎還對著李洛擠眉弄眼了一下。

李洛望著那緊閉起來的房門，目光轉向姜青娥，有點尷尬的道：「我覺得彪叔是在開玩笑，其實這個藥應該不需要旁人幫忙。」

姜青娥不置可否，將那裝著「補神膏」的玉瓶取了過來，下巴輕揚。

「回房。」

「脫衣服，躺下。」

第五百七十一章天災現

當李洛他們這邊第一顆淨化靈珠種下後不久，在赤石城另外的方向，同樣是有一顆淨化光珠升起，然後將淨化光芒傾灑下來,光芒所過處，幻境所造成的熱鬧沸騰景象也是隨之消除。

顯然，那是藍瀾他們那邊也是取得了進展。

李洛收回眺望的目光，轉向後方，此時那邊正有著一道道光影破空而來，然後陸陸續續的落下身來。

那領先的兩道身影,正是長公主，宮神鈞。

同時其他的隊員,也是紛紛歸隊。

此前襲來的強大異類,看樣子是被滅除或者逼退了。

不過看得出來所有人都是經歷了一番大戰，即便是長公主與宮神鈞，周身的相力都是有些劇烈的沸騰，散發著一股強橫的威壓感，而其他的幾名三星院的學長，更是身體上帶著一點傷勢。

「李洛，此次你們立了大功。」

長公主並不吝嗇對李洛四人的表揚，畢竟他們四人能夠以相師境的實力穿過危險的街道，最終將第一顆淨化靈珠布置成功,這絕非是易事。

不過眼下情況緊急，她也沒有過多的說什麼，而是雷厲風行的道：「諸位，我們沒有休息的時間，必須趁現在急速推進,這座幻境的同化之力在加強,我們只有不斷的將淨化靈珠布置下來,藉助靈珠的淨化之力來切割與削弱幻境,不然等到時候那大天災異類出現，它在幻境內必然會獲得實力的增幅，這對我們而言絕非好消息。」

對此，沒有人反對，即便是宮神鈞都是表示認同。

現在的赤石城可是極為兇險之地，哪能有時間讓他們好生休息。

見到眾人皆是贊同，長公主再度看向李洛，道：「此次第一顆淨化靈珠是我們小隊提供，下一次淨化靈珠，可由其他小隊提供。」

李洛點頭表示知曉了，這淨化靈珠的提供可不是小事，反而是大有文章，因為哪個小隊提供的淨化靈珠，那麼之後節點形成後，自會論功行賞，而積分的分配，也取決於這些淨化靈珠的來自哪個小隊。

長公主這樣說，顯然是打算各個小隊平分這座赤石城的積分,這是公平之舉，不然如果他們試圖獨吞的話,反而會惹來其他小隊的不滿,到時候還沒遇見大天災異類，說不得他們的聯合就得分崩離析了。

「行動吧，接下來我們怕是有得辛苦了。」

做好了提醒，長公主便是直接動身，倩影裹挾著磅礴相力，直接是衝向了赤石城更深處。

其他人紛紛跟隨，一時間強悍的相力滾滾而動，氣勢也是異常宏大。

於是，在接下來的大半日時間中，李洛等人片刻不停，開始了不停的推進。

推進的過程，自然是異常兇險，一隻只詭異而強大的異類接連現身，驚天的大戰不斷的爆發。

莫說是長公主，宮神鈞，姜青娥他們這些高手，就算是打醬油的李洛四個小小相師境，在這一次次的推進中，都是不斷的遇險，李洛，鹿鳴，孫大聖都是有所受傷，當然最倒黴的還是祝煊這個蠢蛋，不知道他是不是被「惑心異類」汙染過一次的原因，在之後數次的推進中，這傢伙又被汙染了兩次，汙染狀況一次比一次悽慘與噁心。

所以到得後來，李洛三人經過商量，直接是給他套上了鐵鏈，纏得嚴嚴實實的，這樣一來就算他被汙染了，他們也能迅速的將他制住，免得給他們添麻煩。

當然他們這般艱辛的推進，也是取得了極為喜人的成果。

短短半日的時間中，一顆顆淨化光珠不斷的於赤石城內升騰而起，這些淨化光珠形成了淨化光幕，分割著這座龐大的幻境，漸漸的將其力量也是開始削弱下來。

此時若是再看向這座幻境，則是會發現赤石城內顯得極為的奇異，一些區域人來人往，沸騰喧囂，而一些被淨化之力覆蓋的區域，則是殘垣斷壁，枯骨叢生，然而對於李洛等人來說，前者的繁華沸騰反而令人心寒，而後面那種悽涼之景，才更讓人心安一點。

畢竟，再美麗的幻境，也是假象。

嗡！

當又一枚淨化靈珠緩緩的升起，同時將淨化光幕如巨傘般撐開時，李洛等人也是暫時的停下了腳步。

沒辦法，這一路推進過來，實在是疲憊。

即便是長公主這般天珠境的高手，白皙額頭上都是有著許些的汗水浮現出來。

「殿下，暫時休整一下吧。」姜青娥眸子看來，建議道。

此前大戰太過的兇險與頻繁，此時幾乎人人都帶著點傷，繼續不間歇推進的話，反而有損效率。

「青娥，能麻煩你再施展一道光明回復術嗎？」長公主問道。

光明相力本就有著治療恢復的能力，而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這種效果更是厲害，他們這一路不間斷的推進，就是因為有著姜青娥時不時的為他們進行恢復。

姜青娥聞言，倒是沒有拒絕，畢竟這都是為了完成最後的任務，於是她纖細玉手結印，很快就將一道相術施展而出。

「虎將術，光明靈雨。」

只見得光明相力瀰漫，繼而漸漸的化為細密的雨滴憑空降落下來，而這些蘊含著光明相力的雨滴落在眾人身上時，所有人都是舒暢的吐了一口氣，感覺渾身都是暖洋洋的，此前的那種疲憊感頓時削弱了許多，身體上的一些被異類造成的傷勢也是在迅速的恢復。

「九品光明相，當真得天獨厚。」

趙北離忍不住的讚嘆出聲，「光明靈雨術」他不是沒享受過，但卻第一次遇見效果這麼好的，顯然，這是因為姜青娥身懷的九品光明相的緣故。

「這一路，倒真是多虧了姜學妹。」宮神鈞也是露出溫和的笑容，說道。

姜青娥平靜的道：「宮學長過譽了。」

李洛也是在伸手接著飄落的光明雨滴，他感受著其中瀰漫的雄渾而精純的光明相力，忍不住的感嘆一聲，他自身也能夠施展恢復類的光明相術，可與姜青娥這邊比較起來，真的是雲泥之別。

長公主笑吟吟的挽著姜青娥纖細玉臂，道：「青娥的確是此次最大的功臣。」

面對著長公主親暱的舉止，姜青娥眸子動了動，卻沒有拒絕，然後她纖細月眉投向赤石城深處，道：「現在我們已經算是接近赤石城內城區了，但為何那大天災異類依然沒有出現？」

對於她的疑問，在場所有人都是啞然，因為這同樣是他們一路都在疑惑的點。

這座幻境是那大天災異類精心營造，可如今它卻坐視他們任意的破壞，這怎麼看都顯得有點不正常。

難道是它故意要放他們深入到城內嗎？

可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它，所以此舉實在是有點多餘，反而平白廢了一座龐大的幻境。

「算了，不管它究竟想要做什麼，我們終歸是要找到它，與它決戰一場的。」長公主倒是灑脫，既然想不通對方的目的，那就先將這幻境徹底破壞，而幻境一消失，那大天災異類自然也就會被暴露出來。

姜青娥輕輕點頭，剛欲說話，她神色突然一動，眸光投向了赤石城最深處的方向。

因為在先前那一瞬，她敏銳的感覺到，在那個方向，似乎是有這一股極其恐怖的惡念波動湧現出來。

那股惡念波動，帶來了極大的壓迫感。

而也就是在她有所察覺後數息，長公主，宮神鈞也是猛的抬頭，面色漸漸的肅然。

轟！

赤石城最深處，突然有赤紅的光柱沖天而起，那光柱之內瀰漫著無盡惡念之氣，這些惡念之氣之濃烈，仿佛是化為了無數猙獰怨毒的面孔於其中若隱若現。

而在光柱中央的位置，李洛他們看見了一條巨大的血紅尾巴在緩緩的擺動。

一股恐怖的威壓，猛然席捲全城。

在那股威壓下，李洛的眼中忍不住的浮現出一抹驚悸之意。

城內某座高塔上，赤甲人影望著這一幕，忍不住的笑道：「哎呀，壓制不住了呢，都怪這些小子太狠了，把幻境拆成這樣，把它氣著了。」

「也罷，也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是好戲開演的時候了。」

赤甲人影伸出手掌，輕輕一拍。

而隨著他手掌拍下的那一瞬，在那赤紅光柱深處，那道趴伏在虛空，雙目緊閉，背後搖曳著滴落著鮮血的巨大尾巴的妖嬈人兒身上，有一道血紅的符文，悄然的燃燒起來，然後迅速的化為虛無。

就當那道血紅符文消失的時候，那有著妖嬈面龐的倩影，陡然睜開雙瞳。

雙目之內，瀰漫著赤紅，宛如兩汪鮮血凝聚而成的血潭，令人不寒而慄。

第五百七十二章混級賽的決戰

轟！

當血紅光柱中那道身影睜開血瞳的時候，有滔天般的惡念之氣沖天而起，頓時這赤石城上空惡念之氣瀰漫，仿佛是形成了層層粘稠腥臭的黑雲,無數恐怖的詭異低語聲開始響起來，並且對著在場眾人心中無孔不入的鑽去。

長公主，宮神鈞，姜青娥等人皆是面色凝重，眼中充斥著濃濃的忌憚之色。

如此威勢...這赤石城中，果真是存在著一隻大天災級的異類。

那可是相當於天相境的實力啊。

而縱觀他們這裡的人，最強的,也只是天珠境，比起天相境有不小的差距。

但好在的是，他們人數佔據著優勢，而且如同藍瀾，宮神鈞，長公主這些人，皆算是同階中的精英，擁有著超常的戰鬥力。

所以即便是面對著一隻大天災級的異類，他們也並非就沒有勝算。

而當那大天災顯露的時候，另外一個方向突然有著一道道光影疾掠而來，正是察覺到異狀急忙趕來的藍瀾等人。

「果然是一隻大天災。」

藍瀾現身，面龐也是變得凝重起來，眉頭緊鎖。

「看來此次真是要拼命了。」那秦嶽也是嘆了一口氣，與一頭大天災相鬥，這可是以前他從未有過之事。

「各位，接下來可有什麼計劃？」一名隊長問道。

長公主俏臉露出思索之色，而後率先說道：「這赤石城內，除了這大天災異類外，還有一些其他的異類尚存，這些異類也不可不防,所以我建議由我們八位隊長聯手對付大天災異類，其他三星院的學員防備其他異類出現攪局，當然，青娥你這裡還請能夠多留意一下，如果有機會的話，倒是可以幫我們分擔一點壓力。」

在場的天珠境隊長聞言，都是神色動了動，目光也是看了姜青娥一眼。

雖說姜青娥如今只是地煞將階的極煞境，這與他們這些天珠境還差了一個境界，但沒有人會真的小看於她，九品光明相的存在，足以讓她擁有著越階勝敵的能力，而且光明相本就對異類有一些克制效果，所以如果姜青娥能夠找到機會出手的話，說不得會對那大天災級異類造成不小的威脅，而這，則是能夠緩解他們的壓力,從而增加最終的勝算。

對於長公主的話，姜青娥也是輕輕頷首,眼下的大天災異類是大敵，如果有機會的話，她自然會出手。

長公主見狀，俏臉上浮現出一抹明豔的笑容，而後又看向了李洛他們這些一星院，二星院的小拖油瓶們，道：「在我們與大天災異類交手的時候，你們的任務也很重要，那就是趁這個時間，把剩下的淨化靈珠都布置出來，而一旦到時候淨化節點完全成形，不僅會盡數掃除幻境，而且那所形成的淨化之力也會對赤石城內所有的異類造成壓制與消融，甚至就算是那大天災級異類，也會受到削弱。」

「所以此事至關重要，希望你們能夠完成。」

說到最後，長公主神色也是變得有些肅然起來，給人一種壓迫感。

李洛等人趕緊點頭，畢竟大戰當前，他們身為隊伍中的一員，也的確必須有所付出，不能真的完全去當累贅。

而長公主的這番布置很是妥當，所以其他的幾名隊長皆是點頭，表示認同。

轟！

也就是在這邊做好安排的時候，那城中央的滔天血光陡然爆發，下一瞬，所有人都見到了一隻血淋淋的巨大尾巴，於虛空中緩緩的搖動。

那血紅尾巴異常的詭異，其上的每一根猩紅的毛髮，都是在散發出一種悽厲的叫喊聲，那聲音之中蘊含著無邊的痛苦與怨恨，這令得尾巴擺動時，整個天地間都充斥著那種悽厲的聲音，令得人不寒而慄。

目光順著血淋淋的尾巴轉下去，便是見到一個面容妖嬈，身段玲瓏有致的女子。

女子臉頰上掛著柔媚的笑意，然而那一對血紅的瞳孔，卻是讓得在場的眾人都是心頭一寒。

眼前的大天災異類，除了身後的血紅尾巴過於詭異，其他的模樣，倒真是與人族沒什麼區別了。

而眾人明白，越是似人的異類，那麼其實力也就越是強大。

「嘻嘻。」

當那血尾異類出現的時候，天地間頓時有著柔媚的嬌笑聲響起，那笑聲帶著一種莫名的魔力，落在人的耳中，就令得在場除了八位隊長外的其他人心中生出了諸多的欲望，繼而漸漸身體發熱，滾燙起來。

「都凝神靜心，不要被其引誘，它能夠勾動人心欲望，而欲望強盛起來，便是引火燒身。」姜青娥單手結印，有光明相力綻放出來，而在那光明相力的覆蓋下，眾人皆是感覺到內心一抹清明浮現，當即急忙屏蔽雙耳，不敢再聽那誘人的嬌笑聲。

「嘻嘻。」

血尾異類搖曳著血淋淋的尾巴，玉足一點，數息後，便是直接出現在了眾人的前方。

它血紅的眼瞳掃過眾人，妖嬈的臉頰上雖然帶著柔媚的笑意，但那眼中蘊含的兇殘與陰森，卻是怎麼都遮掩不住。

這血尾異類雖然有一副與人族完全相同的皮囊，但其內在，卻依舊是異類之形，所以它也沒有任何要交流的想法，意念一動，這赤石城各處就有著其他的惡念之氣爆發而起，顯然其他的異類也被它催動而來了。

望著那一頭頭從四面八方而來的強橫異類，長公主，藍瀾等人神情微凝，然後揮了揮手。

頓時其他的三星院隊員，直接是在姜青娥的率領下，開始攔截那些試圖參與進來的異類。

而後八位隊長身影升空，一道道磅礴強悍的相力光虹沖天而起，在他們的身後，皆是有著璀璨天珠成形，吞吐著天地間的能量，一股股強橫威猛的氣勢，不斷的擴散出來。

八位隊長聯手，這般威勢，倒是將那血尾異類的威壓抵擋了下來。

「嘻嘻。」

血尾異類陰森的血瞳打量著面色凝重的八人，紅唇中發出嬌媚的笑聲，下一瞬，只見天空上那由惡念之氣所形成的重重黑雲之內，突然有刺耳之聲響起，而後眾人便是見到有八條血淋淋的鎖鏈自那黑雲中暴射而出，宛如八條血龍，直接對著藍瀾，長公主，宮神鈞等八位隊長破空襲殺而去。www.Χqqxs8.℃om

這一刻，虛空都是在劇烈的震顫起來。

「迎敵！」

藍瀾面色凝重，周身水相之力如洪流般的流淌，仿佛是化為了浩瀚大澤，他聲音如雷，已是率先一步踏出。

長公主，宮神鈞等人也是在此時爆發出所有力量，正面迎上了來自血尾異類的恐怖攻勢。

轟隆隆！

恐怖的能量風暴，於赤石城上空，驟然席捲。

混級賽最後的決戰，終於是在此時拉開了序幕。

第六百零六章姜青娥的小心眼

接下來的幾日時間，李洛倒是過得悠閒而舒坦。

白日與姜青娥一起處理洛嵐府堆積一月的事務，到了晚上，則是會迎來他最近幾天最為期待的化藥環節。

「啊,舒服，青娥姐。」

李洛的房間內，有呻吟的聲音傳出，所幸房間周圍沒有旁人，不然怕皆是會面色古怪，少府主和小姐,如今感情已經熱烈到這種程度,連白日都不放過了嗎？

啪！

房間內,突然傳來一道清脆的聲響。

姜青娥收回拍在李洛赤裸肩膀上的手掌，沒好氣的道：「你住嘴行不行？發出這些奇怪的聲音做什麼？」

此時的李洛，盤坐在床榻上，僅是身著短褲，同時他全身都塗滿了碧青色同時又閃爍著神秘星光的藥膏，姜青娥則是盤坐在他的身後，玉手落在李洛後背，雄渾神聖的光明相力不斷的湧出來,幫李洛將補神膏的藥力盡數的催化。

伴隨著補神膏藥力的散發,一縷縷青色的光暈於李洛的皮膚表面浮現,然後如同具備著靈性一般，順著毛孔，鑽進了血肉之中。

「青娥姐,這不怪我啊,這補神膏的效果太舒服了,忍不住呢。」

李洛面露委屈,其實不是他故意想要發出這種聲音,而是補神膏的效果太強,這種莫名的圓滿充實感，讓得人頭皮仿佛是有電光流過一般，渾身毛孔都忍不住的張開了。

姜青娥輕輕撇嘴，眸光倒是看了一眼眼前之人那挺拔而充滿著堅韌感的身軀，嗯，這傢伙修成雷鳴體後，身材倒是變得更好了，摸起來挺有手感的。

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姜青娥化藥卻是未曾受到影響，一波波光明相力不斷的散發出來，漸漸的將李洛身上的補神膏盡數的催化。

待得最後一縷補神膏融入李洛身體時，姜青娥便是拍了拍手，結束今日的化藥，下了床榻，在旁邊的桌子上給自己倒了一杯茶淺飲著。

李洛則是趁此迅速的穿好了衣衫，第一日姜青娥給他化藥的時候，他還稍微有點羞澀，畢竟在一個女孩子面前脫得只剩下短褲,這饒是他臉皮再厚,也是有點不自然。

雖說與姜青娥關係不一般，可上次在她面前這樣露的時候，那得追溯到小時候去了。

不過這種羞澀也就持續了一次，待得後來李洛發現姜青娥似乎對他健壯的肉體視若無睹後，他也就放開了。

穿好衣衫後，李洛忍不住的伸了一個懶腰舒展身子，他幾乎能夠感受到體內的血肉，骨骼在歡呼雀躍，補神膏明明沒有給他帶來任何的提升，但卻是讓得李洛冥冥間有一種逐漸圓滿的感知。

李洛知道，這是自身根基在補全。

那因為填入第二道後天之相所造成的虧損，如今正在漸漸的填補回來。

「真是多虧了彪叔，這補神膏對我而言太重要了，如果沒有彪叔，我可能還需要花費極大的精力去找尋那些修復根基的天材地寶。」李洛忍不住的感嘆道。

根基一說，頗為玄妙，這不似一些肉體傷勢可以明確的察覺出來，而李洛如今不過相師境，之前剛剛填入第二相時更弱，所以他根本就無法察覺到填入第二相究竟損失了什麼，直到被牛彪彪仔細的為他檢查過後，方才知曉這個損失。

不然這種事情拖得越久，留下的隱患就越大。

姜青娥捧著茶杯，微微沉吟道：「這補神膏的煉製之法，多半是師父師娘留下的。」

李洛一怔，旋即若有所思，倒的確是有些道理，他現在的路子都是老爹老娘給他制定的，他們大概率就預測到了這種結果，所以留下一些手段預防也是很有可能的。

他緩步走到窗前，此處視野較高，剛好能夠將洛嵐府總部一覽無遺：「青娥姐，彪叔說老爹老娘並非是大夏人，那你說他們真正是來自哪裡啊？內神州麼.那他們又為何會從昌盛的內神州來到東域神州這種偏隅之地？」

姜青娥走到李洛的身邊，她那純淨的金色眸子倒映著總部內的樓閣亭宇，道：「他們來自哪裡不重要，在我的心中，大夏的洛嵐府才是我的家，因為這裡有師父，師娘，還有你。」

看得出來，她對李太玄，澹臺嵐的來歷的確不感興趣，因為在她的心中，這裡承載了她的一切。

李洛笑了笑，同樣的，他對這裡也傾注了感情，畢竟是他長大的地方，他老爹以往所在的地方，應該是一方極其龐大的勢力，畢竟那可是連龐千源這位王級強者都忌憚敬畏之處。

李天王一脈。

這幾個字的含量有多重，現在的李洛無法探知，但可以想像其所擁有的偉力，那絕非是大夏乃至於聖玄星學府，金龍寶行這些勢力所能夠相比的，因為天王二字，就連龐院長都還遠不夠格。

可是，這又如何呢。

他或許會對那邊產生一點好奇，但也正如姜青娥所認定的，在他的心中，這裡才是他的家。

「裴昊那個狗東西最近倒是銷聲匿跡了，也不知道又躲哪裡去了。」李洛話音一轉，說道。

「一隻跳梁小丑而已，如果不是其背後的黑手，現在若是再遇見他，他連逃命的機會都不會再有。」姜青娥淡淡的道，言語間，有殺意流動。

「伱這一年進步太快，他恐怕已經感受到了九品光明相的恐怖。」李洛笑道，他猶自還記得，將近一年前在南風城老宅時，裴昊帶人與姜青娥商談，那時候的他，實力還領先姜青娥一截，可一眨眼將近一年過去，現在的姜青娥已經同樣踏入了極煞境。

如果裴昊沒有能在這段時間中晉入到天珠境的話，當他再與姜青娥交手時，他會死得很慘。

「裴昊不足為懼，我也從未將他視為對手，此次府祭，你需要將他親手斬殺。」姜青娥看向李洛，說道。

「我來？」李洛一怔。

「嗯，必須你來，此次府祭，將會決定洛嵐府真正的府主，如今的洛嵐府內，只有我們三人有挑戰府主之位的資格，我無意於此，那麼他勢必會在府祭上面與你競爭，你如果將他斬殺，從此洛嵐府歸心，再無內亂，你的威望也將會達到極致。」姜青娥道。

「那可是極煞境的高手」

「說不定不止極煞境，我不相信其背後的黑手籌謀這麼多年，會沒有給他準備一些特殊的手段。」姜青娥平靜的說道。

李洛眼神微微一凝。

「其實這個府主位置，青娥姐你不必推卸的，有你出手，一切皆將橫掃，你沒有必要為了照顧我的面子就退後。」李洛看向身旁女孩那絕美的玉顏，誠懇的說道。

姜青娥如今在洛嵐府的聲望愈發的高漲，甚至已經超越了他這個正牌的少府主，如果她願意的話，府祭之上，府主之位大概率是她的。

但姜青娥顯然對此沒有興趣，或者說，她不想再壓著李洛。

「幫你扛了這麼多年，還賴上我了？」姜青娥戲謔的一笑。

旋即她搖搖頭，道：「李洛，不要妄自菲薄，這個府主之位你比我更適合，而且我又不是不管了，我會在你身後支持你。」

她盯著李洛，眼神卻是變得認真起來：「府主之位尚是其次，我只是想要你在洛嵐府所有人面前，打敗裴昊，我要你明明白白的讓他以及讓所有人知道，跟你李洛比起來，他裴昊，終歸只是一頭賴上洛嵐府的白眼狼而已。」

「他，是沒資格跟你相比的。」

李洛哭笑不得，他感覺跟府主之位比起來，姜青娥似乎更想看見他把裴昊這個白眼狼親手給打下去，這是因為當年裴昊對他展露輕蔑的一種報復嗎？怎麼感覺這個仇姜青娥比他更記恨來著？

這還是他第一次見到姜青娥小心眼的一面。

姜青娥掃了他一眼，輕輕抿嘴，金色眸子中掠過一抹極為罕見的澀意，而後悠悠的說道：「如果你斬殺了裴昊，那份婚約，你就可以退給我了。」

這一句話，瞬間讓得李洛直接腦充血了。

恐怖的殺機從他的眼中升騰起來。

旋即他惡狠狠的出聲。

「剁碎還是凌遲？」

第六百零七章第三相：龍雷相！

呼。

盤坐於床榻上的李洛，雙目緊閉，在他的身體表面，補神膏所形成的神秘玄光不斷的流轉,一縷縷的鑽進血肉之中，這已經是他第五次使用補神膏，雖說他自身的相力似乎並沒有太過明顯的增強，但此時的他，渾身氣息升騰間，似乎是有一種玄奇的圓滿之意。

氣血沸騰,圓滿無缺。

姜青娥立於床榻旁，她盯著李洛這種細微的變化,絕美的玉顏上有著一抹如釋重負之色浮現出來。

經過連續五次的使用補神膏,李洛那根基之損，終於得到了完美的解決。

她知曉此時的李洛正處於一種自身的狀態調節中，所以也沒有打擾他，而是悄悄的退出了房間，將房門緊閉。

李洛這般調節，持續了足足兩個時辰。

兩個時辰後，他身體表面的神秘玄光徹底的消散，融入血肉，而他雙目也是隨之睜開,眼眸略顯深邃,同時其中還泛起了一抹難以遏制的歡喜之意。

「根基終於修復了。」

李洛面露微笑,那此前因為第二道後天之相所造成的隱患,終於是在今日得到了補全。

根基的修復，雖然沒有給他的實力造成直接的提升，但卻令得他心境仿佛都是變得圓潤了起來，這種變化,似是作用於心靈之間，這讓得他更加的有信心面對接下來的破境。

「不過也不知道那第三道後天之相的填入，又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李洛念頭一轉，又是生出了一點擔憂，當初第一道後天之相的填入，直接是將他的壽命劇烈的縮減到了五年，這個代價不可謂不慘重，跟這一代價比起來，第二相的根基受損，倒是在接受之中。

當初李洛自身相力薄弱，無法支撐後天之相填入時所付出的代價，所以就變成了壽命之削。

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畢竟無法開啟相性，那就沒辦法真正的進入相力的修煉中，沒有足夠的相力去支撐填入後天之相的消耗，那就只能燃燒壽命來達到。

這是一個死循環，似乎很難解開，最起碼以李洛此前的條件是無法達成的。

不過好在最難的開頭已經打通，按照這個規律來看,當他填入第三道後天之相時,自身已是地煞將階的實力,到時候應該是有了一些應對的能力,想必不會如同自開始那般的慘烈吧？

李洛胡思亂想了一會，最終搖搖頭，想這些其實沒什麼意義，因為不管代價是什麼，這第三相，他都必填不可。

他為之努力這麼久，不就在等待這一天嗎？

「說起那第三相.」

李洛神色微動，第三相的配置，他已經是有了一些打算，如今倒是正好趁這個時間先將這第三相給煉製出來，之後一旦成功突破到地煞將階，就可以直接填入。

這般想著，李洛手掌抹過空間球，頓時一道三角狀的金色之物懸浮在了面前，其上遍布著晦澀古老的紋路，彼此交織，神秘異常。

這正是李洛此前請來了魚紅溪以及郗嬋導師幫忙煉製而成的小無相神輪。

這是融合後天之相的關鍵之物。

接著，李洛又是自空間球內取出了兩物。

一個是一枚銀色果核，果核上面銘刻著雷霆紋路，時不時有著雷光閃爍跳躍而出，同時還伴隨著陣陣雷鳴之聲。

這正是李洛在那雷鳴山中，從雷鳴樹那裡所得來的饋贈之物。

這果核內充斥著精純的雷霆能量，乃是罕見的天材地寶，正好用來充當第三相的材料。

而除了銀色果核外，還有一顆龍血之珠，其色赤紅，其內血氣流轉間，仿佛是形成了巨龍之影，充滿著極強威壓的龍吟聲，時不時的從中傳出。

龍血珠，這是混級賽那龍血火域中所得，其中蘊含著龍之精血。

這就是李洛預想的第三相的配置。

龍相，雷相。

以龍相為主，雷相為輔。

此為，龍雷相！

「龍雷相，好酷！」

李洛咧嘴笑起來，選擇這兩種相性搭配，也是他經過深思熟慮以及機緣巧合方才確定下來的，因為他之前的兩道相性，水光相與木土相都是偏向一些恢復，持久類，這都是為了他第一次開啟後天之相所造成的壽命虧損等問題考慮的，因為這些溫和而散發著生命力的相性，可以慢慢侵潤他的身體，使他不至於受到太過嚴重的後遺症傷害。

但這第三相來到時，李洛已經踏入地煞將階，在相力的修煉上，算是開始真正的登堂入室，本錢雄厚了，他的選擇自然就更多了一些。

水光相與木土相擅長恢復與防禦，但也令得李洛的相力終歸還是缺乏一些攻擊性，這一直都算是李洛心中的痛。

而龍族身為精獸種族中最為頂尖級別的存在，據說血統純正的龍族只要一進入成年期，那就是堪比封侯強者的存在，所以在這世界中，龍族絕對算是一方龐然大物。

而自龍族血脈中衍生出來的龍相，自然在萬獸相中屬於最頂尖的那一類級別，龍相之力驚人霸道，可開山斷河，另外龍相之力可錘鍊肉身，對於肉身強度以及力量都有著增幅之效。

萬獸相本就霸道，充滿著破壞力，龍相更是不必多說，所以如果能夠讓自身擁有著龍相之力，那對於李洛的進攻性將會形成巨大的增幅。

至於雷相，李洛則是看重它所帶來的速度增幅，此前與景太虛，鹿鳴等人對戰時，李洛就清楚的感受到了對方的速度身法優勢，畢竟與人對戰，速度的重要性並不弱於力量。

而雷相，自然也就屬於速度最快的幾種相性之一。

到時候龍雷相入體，李洛力量與速度都將會獲得巨大增強，這無疑將會補全他最後的短板。

一想到那一幕，李洛就忍不住的滿懷期待起來。

而後他不再猶豫，深吸一口氣，將自身狀態漸漸的調整至巔峰，手掌一抬，自身相力湧動，運轉起了老爹老娘留給的他「鍛神術」。

頓時眼前的金色「小無相神輪」開始綻放出神秘的光彩，天地間的能量都是受到引動，對著其匯聚而來，其上那一道道神秘的紋路也是在此時綻放出了光彩，光芒浮動間，仿佛是有著無數古老的符文跳躍而出。

李洛注視著這一幕，屈指一點。

龍血珠以及銀色雷核直接是在此時化為兩道流光，投入而進。

頓時小無相神輪綻放出無盡光彩，玄妙之光流動，將那兩枚材料包裹而進，而兩物在玄光中浮沉不定，最終漸漸的消融開來。

龍吟與雷鳴聲，若有若無的在房間內迴蕩而起。

期待許久的第三相，終於是要初露端倪了。

第五百七十三章話語權的轉移

恐怖的大戰來得比所有人想像的都要更快以及更猛烈。

血尾異類的出手，瀰漫著凜然殺機，八條血淋淋的鎖鏈如血龍般的咆哮而動，裹挾著滔天惡念之氣攻向了藍瀾,長公主，宮神鈞等八位隊長。

轟！

八位隊長不敢有絲毫的保留，磅礴雄渾的相力沖天而起，身後璀璨的天珠在此時瘋狂的旋轉起來，吞吐著天地能量。

下一瞬，八位隊長皆是施展出了強大的相術,頓時天地間不斷的有龍吟聲響起。

一道道威力驚人的龍將術宛如隕石墜落般，各自轟向了對著他們攻來的如龍鎖鏈。

然而碰撞的瞬間，八人的面色都是忍不住的出現了變化,因為他們所施展的相術在這一刻，幾乎是輕易的被那血淋淋的鎖鏈直接洞穿，那鎖鏈之上流淌的詭異鮮血，似乎是具備著某種極為可怕的侵蝕能力。

諸多相術，瞬間就被擊破。

八位隊長一時間有些手忙腳亂，急忙掏出自身一道道金眼寶具，藉助寶具之力，這才險險的將血淋淋鎖鏈抵擋而下。

「好恐怖的大天災異類。」

李洛等人望著這一照面下就現出一分狼狽的八位隊長，皆是有些變色，眼中有驚駭之色湧起。

眼下這八位隊長，可是此次聖杯戰中實力最強的八位學員了。

然而即便是八人聯手，一時間也被這血尾異類壓制住了。

由此可見大天災異類究竟是何等的恐怖。

「我們也別發呆了，趕緊行動吧，趁八位隊長纏住大天災異類，我們必須儘快把淨化節點布置成功,到時候淨化光罩籠罩下來,也能夠削弱這大天災的實力。」鹿鳴深吸一口氣,提醒道。

「如今學長學姐們都各自有任務，淨化靈珠的布置就只能靠我們了。」

李洛笑了笑，然後他的目光看向了八人中那一身白衫，顯得瀟灑出塵的敖白，道：「敖白學長是虛將境，是我們之中最強的實力，所以接下來的行動，或許還需要仰仗學長了。」

其他人也是紛紛點頭，即便是景太虛那驕傲的性子，看向敖白時都顯得客氣許多，畢竟人家好歹是聖杯戰二星院最強稱號的獲得者。

雖說虛將境還不算是真正的邁入地煞將階，但總歸比他們這些化相段第四變要更強一籌。

敖白聞言，謙虛笑道：「李洛學弟客氣了，這赤石城兇險萬分，我這虛將境算得了什麼，想要完成學長學姐們交予的任務，還是得靠咱們齊心協力。」

敖白的姿態，倒是讓人如沐春風，即便是高冷的鹿鳴，都是俏臉露出一絲笑顏，多看了這位雖然取得了二星院最強學員稱號,但一直都頗為低調的學長兩眼。

「敖白兄不愧是咱們二星院扛鼎者，此次布置淨化靈珠，我等一定以你馬首是瞻，你若是有什麼指令，儘管吩咐便是。」祝煊在此時突然笑眯眯的開口說道。

說話的時候，目光不著痕跡的掠過了李洛。

在此前敖白沒有在場時，他們這邊的鹿鳴，孫大聖都是以李洛為首，這一路而來，他感覺自己實在是有點被針對，更過分的是李洛這傢伙後面竟然還用鐵鏈將他纏著走，雖然他被汙染的次數有點多，但也沒必要如此折騰他吧？這傢伙，擺明是因為此前的一些罅隙在針對他。

所以對於敖白的出現，祝煊最是歡喜，有了敖白這位虛將高手，在這個隊伍裡面，李洛的話語權無疑就遭到了極大的削弱。

祝煊的話雖然說得隱晦，但李洛還是敏銳的察覺了出來，只不過他並未在意，只是淡淡的笑了笑，畢竟所謂的隊伍話語權實在是過於的幼稚，又沒什麼實質的好處，這有什麼好在乎與爭的。

他還巴不得敖白能夠站出來，帶領他們把剩下的淨化靈珠布置完成，這樣還能夠省心點。

祝煊的話，倒是引起了其他人的贊同，畢竟論起實力的話，敖白不僅是二星院的學長，而且還是在場最強者。

面對著眾人的眾星捧月，敖白面現無奈，笑道：「馬首是瞻之類的話就別說了，大家都是為了完成任務，反正之後推進，我們同心協力就行了。」

他這態度，又是引得眾人點頭稱是。

「不要磨磨唧唧了，趕緊動身吧。」孫大聖則是不耐煩的說道，上面打得驚天動地的，他們還在這裡說這些沒用的廢話，也是讓人煩躁。

敖白笑著點點頭，而後也不再多說，轉身就一馬當先的對著下一個淨化靈珠的布置點疾馳而去，在其身後，一行人趕緊跟上。

李洛吊在隊伍後面，速度不緊不慢。

突然他感覺到一道幽香靠近過來，眸光一抬，就見到鹿鳴來到他身邊，低聲偷笑道：「李洛，你的位置被頂替了呢。」

李洛白了她一眼：「無聊。」

鹿鳴輕笑道：「放心，我還是支持你的，因為我感覺你比那個敖白更靠譜一些。」

「我要你的支持做什麼，咱們一群打醬油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趁現在其他異類都被吸引，把淨化靈珠布置好，然後我們就可以坐下來看戲了，這些隊長打得過那大天災倒好說，打不過，那就抓緊時間捏碎靈鏡早點跑路。」李洛撇撇嘴巴，說道。

「倒也是有道理。」鹿鳴笑了一聲，然後美目看了一眼高空上恐怖的戰鬥，眸子中掠過一抹擔憂，道：「也不知道八位隊長能不能打過這大天災，而且...你還記得那個神秘的赤甲將嗎？直到現在，他都未曾現身。」

「如果他不是在赤石城那倒是好，可若是他潛藏在暗中，說不定是一個比大天災級異類更可怕的威脅。」

李洛沉默了一下，那個神秘的赤甲將，他又如何會忽略，畢竟說不得其所在的神秘勢力，就是顛覆黑風帝國的罪魁禍首。

「我們現在可沒有那個多餘的力量去管赤甲將，他一直不出現也是好事，最好能夠拖到等我們解決掉大天災...當然，最好的結果是此人懼怕學府聯盟，早已經逃之夭夭了，畢竟學府聯盟此次奇襲紅砂郡，他應該也是未曾料想到的。」李洛說道。

「希望吧。」鹿鳴輕嘆一聲，如果那神秘的赤甲將跑了，對於他們而言的確算是最好的消息，不然此次的混級賽，當真是地獄難度了。

在兩人說話間，隊伍卻是在迅速的行進，而得益於高空上的大戰，再加上姜青娥率領的三星院學員吸引了大多數異類注意的緣故，李洛他們這邊，倒是很順利的穿過了幾條街道。

然後抵達一處布置點，迅速的將淨化靈珠布置下去。

而後隊伍沒有停留，繼續馬不停蹄的奔赴下一個位置。

接下來的十數分鐘時間內，李洛他們的成果倒是頗為的豐厚，三顆淨化靈珠成功布置，淨化光芒瀰漫，倒是將這幻境分割撕裂得更為厲害。

這期間也遇見了一些麻煩，但在一行人的聯手下，倒是有驚無險的通過。

而連李洛也不得不承認，有了敖白的加入後，他們推進的速度提升了不少。

虛將境的實力，的確比化相段第四變要強上許多。

如果能夠這樣順利的把淨化靈珠全部都給布置下去，李洛其實也很樂意誠心的恭維敖白兩句，同時以他馬首是瞻，畢竟說好話又不要錢。

而當八支隊伍各有分工的時候，在城內某處的高塔上，那道赤甲身影，也是時刻在窺探著城內的動靜。

他最多的注意力，還是放在高空上長公主，藍瀾等人與血尾異類的交手上面。

「這八個小傢伙，倒的確不愧是各大學府的頂尖精英。」

赤甲將微笑著評價著，八人明明只是天珠境的實力，但個個天賦不弱，戰鬥力也是遠超尋常同階，這般人物，不論放在那裡，都絕對是人中翹楚，如今他們八人聯手，雖說剛開始有些狼狽，可漸漸的開始配合起來的時候，倒也是真的將血尾異類給限制了起來。

最起碼，能夠把局面僵持住。

而對於這個僵持的局面，赤甲將是最樂於所見，因為他就是需要兩邊鬥得油盡燈枯。

「不過這些相師境的小東西，手腳倒是挺快的。」

突然赤甲將的目光，看向了城內的某處，那裡不斷的有著一顆顆淨化靈珠升起，這些淨化靈珠乃是學府聯盟打造而成，專門用來針對惡念之氣，效果極強。

他當然也看得出來，一旦這些淨化靈珠盡數布置出來，就會形成一座淨化節點。

到時候淨化之力瀰漫下，這座幻境自會被消除，而且最重要的是，血尾異類也將會被壓制與削弱。

以赤甲將的眼光，自然知曉，那八位天珠境的小子，一直在等待著這個時機。

淨化節點成形時，就將會是他們反撲的時刻。Μ

赤甲將面具下的目光，微微閃爍，輕聲自語道：「好不容易讓這兩邊鬥得不可開交，所以可不能讓你們這些小老鼠把大好局面給破壞了。」

他的視線，似是穿透重重幻境，投向了那在他眼中宛如一群小老鼠的小小相師境們，最後，他的目光定格在了隊伍最前方那一道白衫瀟灑身影上面。

第六百零八章計劃

第三相的煉製過程，倒是乏善可陳，因為其中並沒有太多驚險的地方，這「小無相神輪」極為神異,李洛存在的作用只是提供相力維持它的運轉而已，它的自身會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將融入其中的兩種材料進行煉化與融合。

所以當煉製持續了數個時辰的時間後，就在李洛感覺自身的相力開始有所不支時，眼前的小無相神輪之上，突然有璀璨的光華噴薄而出,猶如漫天星光一般。

而在那星光深處，傳出了奇特的聲音，仿佛是某種胚胎在孕育時的心跳聲。

這後天之相相當的神異,其他任何的方法都是無法將其煉製出來，唯有依靠這所謂的「小無相神鍛術」，才能夠將不同相性之中蘊含的靈性熔煉出來，同時進行著一種完美的融合。

以前的李洛尚還不覺得這「小無相神鍛術」有多厲害，可如今隨著實力與閱歷的提升，他才能夠感受到這「小無相神鍛術」是何等逆天難得的秘術。

也不知道老爹老娘是從何處得來的這種特殊秘法？

此術與他的先天空相以及先天三相宮，簡直就是絕配。

李洛眼睛死死的盯著那瀰漫的玄光，呼吸都是不由得開始加重。

而在他的注視下,小無相神輪上的玄光開始收斂，最後每一道玄光都是被吞沒回去，聚焦於神輪的中心，那裡出現了一點不過拇指大小的光點。

光點異常的微弱，猶如風中殘燭，隨時都會熄滅。

李洛心跳加快的盯著那微弱的光點，他明白,這就是他所需要的第三道後天之相，此時的這道後天之相極其的脆弱,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將其吹滅,而一旦光點熄滅，這次的煉製自然也就以失敗而告終。

不過關於如何壯大這初生如嬰兒般的「龍雷相」，李太玄與澹臺嵐也早就給李洛留下了經驗。

所以李洛倒也並未驚慌，而是立即一咬舌尖，一道包含著自身相力凝聚的精血自嘴中噴出，這道精血迅速的壓縮，凝聚，最後化為了一顆拇指大小的血珠。

這顆血珠一離體，李洛的面色就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得蒼白起來。

血珠徑直的落向小無相神輪中心的微弱光點，接觸的瞬間，一縷縷血絲散發出來，融入其中。

微弱光點則是在此時開始迅速的變得明亮起來。

隱隱的，其內仿佛是有著龍吟與雷鳴聲響起。

而且也是在此時，李洛感覺到了自身與這「龍雷相」產生了一種玄妙的聯繫。

李洛臉龐上有著笑容浮現出來，他知道，到這一步，「龍雷相」的煉製是成功了,只不過與第一次煉製「木土相」時不同，這一道相性還需要他以自身的精血不斷的蘊養一些時間,等到它壯大了一些後，那才能夠用來植入體內相宮。

不過這倒是不急，因為李洛現在也還沒有突破到地煞將階，所以他也不敢輕易的填入第三相，否則一旦到時候產生什麼後遺症，他這小小相師境未必就承受得起。

這般想著，李洛也就伸手將「小無相神輪」小心翼翼的收起，藏入到空間球內。

距離府祭還有兩個月的時間，而接下來他要做的事情卻很多。

首先最重要的是突破到地煞將階，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實力躍升，地煞將階的相力雄厚程度遠非相師境能比，這一點，李洛在與那敖白的交手中深有體會，對方僅僅只是一個虛將境罷了，還不算是真正的地煞將階，可即便如此，也需要他與景太虛，鹿鳴，孫大聖四位一星院最頂尖的學員聯手，最終才將其制服。

而如果當時的敖白已經是真正的地煞將階，凝鍊出了完整的煞宮，李洛四人恐怕未必就真的是他的對手。

不過衝擊地煞將階並非容易的事情，畢竟嚴格來說，從開闢後天之相到現在，他也就才將近一年的時間，如此短暫的時間中取得這樣驚人的精進，雖說這有著借「聖杯戰」這陣風的緣故，學府大肆下放眾多往年不會輕易顯露的修煉資源，但這種修煉速度，依舊算得上是令人驚豔。

特別是如果李洛真的在一星院年末的時候完成突破，這份驚豔程度將會得到一個巨大的增強，他甚至可能會打破聖玄星學府創院以來的記錄，他將會成為第一個在尚未晉升二星院時就突破到地煞將階的學員。

而這個成就，連當年的姜青娥都沒做到。

雖說沒做到的原因按照郗嬋導師所說是她以某種秘法壓制了修煉速度，從而試圖在某一刻藉助厚積薄發之態，形成一種噴薄似的躍升。

但不管如何，如果李洛真的在兩個月內突破到地煞將階，他就是聖玄星學府第一個達成這個成就的學員。

李洛估算了一下，現在的他如果衝擊地煞將階，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三成，如果這個時間放長到半年時間，那麼成功率將會提升到八成但顯然，他等不到半年了。

府祭之上，他要親手斬殺裴昊。

而裴昊是極煞境的實力，甚至還不止於此，李洛想要完成這個目的，大概率是需要藉助三尾天狼的力量，可這股力量是雙刃劍，李洛在施展這股力量的時候，也會受到它的侵蝕。

這種侵蝕會伴隨著使用次數的增多而變得更為的強大。

李洛如果想要把這柄雙刃劍進行某種掌控，那就必須強大自身，而突破到地煞將階，無疑是最好的保護。

「聖樹靈晶能夠提升我三成的概率。」李洛自語，素心副院長已是答應了會給他聖樹靈晶作為獎勵，這枚奇寶擁有著破境之力，將會大大增強他的成功機率。

這樣一來，他就有六成的把握。

但李洛覺得，這還並不夠。

所以，接下來在開始衝擊地煞將階前，他需要相性再一次的進化。

如今他體內的雙相，水光相已是下七品，而木土相還只是六品。

而如果他能夠將水光相提升到上七品，木土相進階到下七品，那麼他的相力將會再度雄厚數分，如此一來，他衝擊地煞將階的成功率，應該就能夠提升到八成了。

這才是李洛心中最完美的期許。

至於封侯術的修煉，則是要放到地煞將階完成突破之後，因為也只有踏入地煞將階後，他修成封侯術的可能才會更大一些。

「看來要跟副院長說，選擇封侯術的時間，希望稍微靠後一點。」李洛在心中將接下來這段時間做好了詳細的規劃，畢竟現在時間真的太緊迫了，他必須爭分奪秒的提升自己。

「那麼現在最重要的，還是雙相品階的提升。」

李洛深吸一口氣，翻身下床，既然如此，就得先去一趟金龍寶行了。

因為蔡薇之前囑託他前往金龍寶行採購新的一批靈水奇光的煉製材料，這種事情其實本不需要他這位少府主親自出面，但自從蔡薇發現李洛每次去都是能夠以比其他人更低的折扣從金龍寶行取貨後，精打細算的她就強行將這個任務塞給了他。

李洛倒是明白這更低折扣的來源所在，那無非是呂清兒的幫忙，這讓得他有種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的心虛感。

可洛嵐府如今正是需要大量資源發展的時候，所以他也就只能將這個人情記在心中了。

另外他也想要去金龍寶行見一見魚紅溪。

此前素心副院長給予的提醒，讓得他如芒在背，金龍寶行的強大毋庸置疑，李洛需要真正的確定這位執掌大夏金龍寶行的大會長，是否真的也對他們洛嵐府懷有覬覦。

想起魚紅溪，李洛眼神複雜的輕嘆了一口氣，他對於前者其實還是很有好感的，畢竟魚紅溪是真的給予了他不少的幫助，他也是將其視為長輩。

希望，她不會真的對洛嵐府心懷惡意吧。

第五百七十四章變故

恐怖的大戰，於赤石城內不斷的爆發。

高空上那一處頂尖的戰場最為引人注目，一波波巨大的能量風暴時不時的橫掃開來，連天際上的雲層都是被蠻橫的撕裂,下方龐大的城市都是在這種交手下不斷的震顫，也虧得如今這座城市早就是死城，不然光是這種交手的餘波，便是會造成不小的傷亡。

藍瀾，長公主，宮神鈞等八位天珠境的頂尖學員，此時正傾盡全力的聯手纏住血尾異類。

天空上，時不時的有著血尾異類那嫵媚的嬉笑聲響起，只是那般笑聲落在下方正不斷挺進的李洛等人耳中,卻是帶來了無邊的寒意。

大天災異類，著實恐怖。

即便是面對著八位天珠境學員的圍攻，依舊是佔盡上風。

而除了頂尖的戰場外，城內其他的方向，還有著不可小覷的戰鬥，那是姜青娥所率領的三星院學員與其他那些異類的戰場,雖說此前那些小天災級異類都被解決掉,但餘下來的這些災級異類實力依舊不可小覷,但好在有姜青娥這定海神針鎮守，光是她一人之力，就拖住了五隻災級異類,殺得它們節節敗退，大漲士氣。

所以三星院學員組成的防線,倒還算是穩固，不會讓得這些異類闖進最中心的戰場,繼而對長公主他們造成幹擾。

接下來就是李洛他們這邊。

論起實力,他們這一組,自然是三組人員裡面最弱的，隊伍裡面實力最強的就是敖白以及聖明王學府二星院的袁搬山，後者在院級賽的時候敗給了敖白，但自身實力也要比祝煊這些化相段第四變的二星院學員強橫許多。

他們這半個時辰下來，全速挺進，接連布置下了六顆淨化靈珠，這般效率，算是不低了。

當然，這主要也是因為姜青娥他們那邊動靜太大，將諸多強橫的災級異類都吸引了過去的緣故。

嗡！

當又一顆淨化靈珠緩緩升起，擴散出一片令人心安的淨化光幕時，李洛等人皆是不由自主的鬆了一口氣。

「再有三顆淨化靈珠，節點就能成形了！」隊伍最前方，敖白的聲音傳來，讓得所有人臉龐上都是浮現出了一抹喜色。

只要淨化節點一成，到時候就能夠徹底破掉這座幻境，而且淨化之力爆發下，就連那大天災異類都會受到壓制,那時局面必然就會出現偏移,他們的勝算則會大大的增加。

「走，加快速度！」

敖白一聲令下,而後率先對著另外的街道衝去。

其他人則是紛紛跟隨，就連落在後面一點位置的李洛也是立即跟上。

對於敖白成為隊伍的核心，他的確並沒有什麼好在意的，他跟在後面能夠稍微划水一下，反而更輕鬆點，雖然大多數的異類都被姜青娥他們吸引走了，但時不時還是有著殘餘的異類出現，而敖白這個隊伍核心，自然會吸引更多的火力。

他倒是巴不得敖白頂住所有的壓力，讓他們能夠順順利利的完成任務。

在李洛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隊伍已是自殘破的街道上疾馳而過，半分鐘後，就轉入了另外的街道。

而就在他們闖入這條街道的那一瞬間，突然有一股怪風不知從何時捲起，直接就對著眾人呼嘯而至。

那怪風頗為詭異，雖然眾人周身時刻有相力湧動保護自身，可在這一瞬，卻是被那怪風盡數的消融，頓時所有人都是遍體冰寒起來。

「小心，可能是異類來襲！」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李洛一驚，急忙厲聲大喝。

所有人頓時驚慌起來，體內相宮劇烈的震動起來，相力盡數湧動，驅逐著身體上的冰寒，同時目光戒備的盯著四周。

但是讓人驚疑的是，那怪風席捲而過後，卻並沒有見到任何異類的蹤跡，街道上，寂靜無聲。

「什麼情況？」孫大聖眉頭緊鎖，嘀嘀咕咕的道。

其他人也是面面相覷。

這般詭異的寂靜持續了一分鐘，有人忍不住的問道：「敖白學長，現在怎麼辦？」

聽到此話，李洛眼神倒是一動，他看向隊伍最前方，只見得敖白修長的身影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同時也並沒有回應其他人的問話。

李洛眼神微凝，感覺到有點不對勁。

而在敖白身後，那袁搬山也是感到有些奇怪，他伸出手掌抓向前者的肩膀，擔憂的道：「敖兄，你怎麼了？」

轟！

就在袁搬山手掌落在敖白肩膀上的那一瞬，突然有一股驚人的相力猛然間自後者體內爆發而起，同時敖白五指成拳，反手便是一拳如奔雷般的轟到了滿臉錯愕的袁搬山胸膛之上。

噗嗤！

這突如其來的襲擊，讓得袁搬山毫無防備，當即一口鮮血狂噴而出，壯碩的身體倒飛了出去，在那地面上搽出數十米的痕跡，直接當場被轟成了重傷。

這般變故，直接把眾人給嚇傻了。

誰都沒想到，敖白會突然間對袁搬山出手！

而且，也因為他們這瞬間的呆滯，那敖白又是趁此閃電般的出手，兩道掌影浮現，裹挾著異常雄厚霸道的相力，宛如重重巨浪翻滾，迅速的對著距離他最近的兩人狠狠拍去。

尖銳的破風聲炸響。

兩人之中，就包括了一直跟著敖白，試圖與他拉近關係的祝煊。

此時的他面色慘白，面容驚駭的道：「敖兄，你瘋了？！」

雖然他與敖白一樣都是二星院的學員，可雙方的實力差距，卻是相當之大，如今敖白全力一掌拍來，他只能傾盡全力的鼓動相力，倉促迎上。

轟！

可撞擊的瞬間，他就更加的明白了雙方的差距，敖白的相力宛如巨浪翻湧，瞬間就將他自身的相力摧毀，而後巨力如山洪般的傾瀉而至，將他胸膛都是拍得塌陷了下去，鮮血狂噴的倒飛出去。

短短這不過數息的時間，那距離敖白最近的三人，包括袁搬山，皆是被重創。

造成這般結果，主要還是因為敖白的襲擊太過的讓人意想不到。

不過好在袁搬山，祝煊他們的遭遇，給了後面一點的李洛等人回神的時間，他們皆是滿臉驚駭，身影急忙的暴退，拉開了與敖白的距離。

「敖白學長，你究竟怎麼回事？！」景太虛滿臉鐵青，厲聲道。

孫大聖，鹿鳴也是滿臉的駭然與驚疑。

這變故來得太過的詭異與突然，誰都沒想到，作為他們這支隊伍之首的敖白，突然會對其他的人動手。

李洛面色陰晴不定，他目光死死的盯著垂頭的敖白，道：「恐怕這位敖白學長，已經是有些身不由己了吧？」

景太虛，孫大聖，鹿鳴三人聞言頓時眼瞳一縮。

「你的意思是...他被控制了？」鹿鳴咬了咬銀牙，低聲道。

李洛沒回答，因為此時的敖白，緩緩的抬起了頭，然後在場的四人，便是悚然一驚。

敖白的模樣，面無表情，再無了此前那令人如沐春風的笑容，而且最詭異的是，在他的雙瞳中，竟是有一隻生有暗紅雙翼的詭異飛蛾。

血紅飛蛾緩緩的扇動著雙翼，似是不斷的分泌出血紅的花粉，那些花粉將敖白雙瞳染成血紅，同時還不斷的從眼角流淌出血紅之物。

宛如是血淚一般，令人毛骨悚然。

第六百零九章生氣的魚紅溪

李洛抵達金龍寶行後，便是徑直去了採購處，與那裡的負責人進行了一大批靈水奇光材料的交易，不過交易也才剛開始，他就見到呂清兒雙手背在身後，悠悠然的出現在了眼前。

「到了金龍寶行怎麼不找我呀？」

穿著淺白色衣衫，下身是短裙，露著雪白大長腿的少女明媚雙眸笑吟吟的望著李洛，然後也不避諱的對著一旁採購部的負責人笑道：「穆管事，老規矩哦。」

那被他稱為穆管事的負責人笑著點點頭：「小姐，我明白。」

無非就是將李洛的採購價格折扣壓到最低，這對於財大氣粗的金龍寶行來說完全是小事，他也犯不著因此就惹得小姐不快，只是不經意間會對著李洛投去羨慕的目光，這年頭，長得好看就是有優勢。

「清兒，你這樣讓我很難做，別人會以為我是吃軟飯的。」李洛神色沉重的道。

呂清兒恭維道：「哎呀，主要是此次你取得了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學員稱號，為我們大夏揚名，我們金龍寶行想要加強與你的合作，這也對我們寶行的名聲有提升的效果，所以還請李洛少府主看在我們相識多年的份上給我一個機會。」

「這樣麼」

李洛思索了兩秒，最終勉為其難的道：「那就下不為例吧。」

呂清兒笑靨如花的道：「多謝少府主。」

一旁的負責人看得眼皮子急跳，心中罵罵咧咧的，這都是什麼人啊，撿了這麼大的便宜還得他們小姐求著才收？長得好看就這麼了不起嗎？

不過他當然也知道，兩人這是在開玩笑，畢竟這一幕之前就已經出現過了，只是身為一個男人，對於這種情況還是不免有種莫名的泛酸感。

畢竟誰不知道金龍寶行是大夏最富的地方，而執掌金龍寶行的魚紅溪就是最有錢的人，身為她的獨女，呂清兒就是大夏最有錢的小富婆，這真的是誰娶了就直接抱了一座金山回去。

李洛倒是沒在意那負責人在想什麼，呂清兒的幫忙他當然記在心中，只是這東西也沒必要嘴上說出來，未來呂清兒若是有需要他李洛的地方，他自然會傾盡全力的相助。

他與呂清兒在旁聊了一會，然後就說道：「清兒，我想見一見魚會長。」

魚紅溪每日事務繁忙，各方勢力的預約絡繹不絕，所以他這突然想見一下的話，還得通過呂清兒。

呂清兒聞言倒是一笑，道：「娘正好還在寶行，伱隨我來便是。」

而後囑咐了一旁的管事幾句，就帶著李洛徑直穿過金龍寶行的內部走廊，直往魚紅溪的辦公室而去。

有呂清兒的帶領，李洛倒是暢通無阻的見到了魚紅溪，此時的後者從桌上的諸多文件中抬起頭來，眸光掃過李洛，對於他的出現並不意外，畢竟身為封侯強者，她早就感應到了兩人的靠近。

只是她還是忍不住的瞥了呂清兒一眼，心頭有些沒好氣，這丫頭還真是對李洛的要求完全拒絕不了啊。

「喲，這不是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稱號的獲得者嗎？大駕光臨金龍寶行，真是蓬蓽生輝呢。」魚紅溪將手中的文件合攏，而後有些戲謔的說道。

顯然，聖杯戰的結果，在這幾日內早就傳遍了整個大夏，畢竟這也是一件極其重要的大事，而且聖玄星學府也代表著大夏的顏面，此次學府從東域神州諸多學府中脫穎而出，一舉奪冠，也是讓得無數大夏人與有榮焉。

李洛之名，自然也就在大夏內響徹了起來。

此時方才有無數人恍然發覺，這個曾經洛嵐府的空相少府主，竟然也已經開始顯露出了崢嶸，看來這洛嵐府未來壯大，指日可待啊。

李洛聞言謙虛的道：「其實也就是運氣好，我比那景太虛剛剛好要更持久一點。」

「不必妄自菲薄，聖杯戰上雲集了東域神州年輕一輩無數精銳，你能夠從中脫穎而出，足以說明你的能力，李太玄跟澹臺嵐倒是有個好兒子。」魚紅溪淡淡的道，那看向李洛的目光中，帶著一絲欣賞，不提其他，光是李洛展現出來的天賦與潛力，就讓人生出愛才之意。

李洛笑了笑，然後陪著魚紅溪說了幾句話。

「你似乎是有什麼事情？」魚紅溪異常老練，察覺到李洛欲言又止，當即也就直接的問道，畢竟她事務繁雜，可沒有時間與李洛在這裡聊一些沒有營養的話。

李洛猶豫了一下，而後目光直視魚紅溪，倒也沒有遮掩，道：「魚會長應該也知道，兩個月後我洛嵐府的府祭吧？」

魚紅溪眸光一閃，淡笑道：「現在大夏內多少頂尖勢力都在等著這一場大事呢，畢竟大夏五大府之後究竟是維持原有秩序還是少一府，也就看那兩個月後了。」

旋即她平靜的道：「如果你是要找金龍寶行做援手，那可能要讓你失望了，金龍寶行和聖玄星學府一樣，不會插手任何與我們無關的勢力紛爭，我們只做生意，和氣生財。」

李洛搖搖頭，道：「金龍寶行的宗旨我當然知道，所以我怎麼可能提出這種無理要求，只是之前有人提醒我，讓我在府祭的時候對金龍寶行保持一些警惕.」

魚紅溪眼眸虛眯了一下，淡淡的道：「哦？李洛少府主是覺得我金龍寶行對你洛嵐府也懷有覬覦？試圖到時候插上一腳？」

她的聲音，在此時變得冷了許多，頓時房間內的氣氛就壓抑了起來。

一旁的呂清兒臉色微變，美眸中掠過一絲焦急之色。

「哼，你洛嵐府雖然懷有奇物，但我魚紅溪才不屑覬覦，李太玄留下的那座奇陣，是借洛嵐府之勢來壓制封侯強者的侵入，洛嵐府越強，奇陣就越強，而如果我有什麼想法，你洛嵐府能撐到現在？」

「你們藉助溪陽屋壯大洛嵐府，而那些煉製靈水奇光的材料，全是從我金龍寶行採購，而我金龍寶行壟斷了大夏超過六成的材料，我只需要斷了你洛嵐府的材料，你們溪陽屋又能有什麼作為？」

「李洛，你真以為這些年沒有大夏的一些頂尖勢力開出極為豐厚的條件讓我金龍寶行斷了你洛嵐府的採購渠道嗎？」

魚紅溪聲音冰冷，同時也顯得有些銳利起來，她原本美豔的臉頰也是在此時湧上寒氣。

見到魚紅溪罕有的動怒，呂清兒連忙上前挽住她的手臂，安撫道：「娘，李洛如果真的懷疑你，那他又怎麼會直接當面詢問你呢？」

同時她連忙對著李洛使了個眼色。

李洛對著魚紅溪抱了抱拳，面容誠懇的道：「魚姨，我當然知道您對洛嵐府暗中的一些照拂，所以我並非是在懷疑你，只是金龍寶行龐雜非常，我擔心其中或許有一些隱患，府祭對我洛嵐府異常重要，而金龍寶行是大夏最頂尖的勢力，稍有異動，就會造成極大的變故。」

「而金龍寶行素來中立，我擔心寶行內會有其他人心懷異意，反而影響到了金龍寶行的聲譽。」

魚紅溪冷聲道：「叫什麼魚姨，叫魚會長。」

李洛無奈，知曉此時的魚紅溪正是生氣的時候，也就只能老老實實的道：「魚會長。」

魚紅溪冷哼一聲，眼神銳利的盯著李洛，半晌後，她臉頰上的寒霜漸漸的散去，聲音倒依舊是淡淡的道：「我金龍寶行內部的事情，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我自己會處理，你還是好好想想怎麼應對那場府祭吧，說不定兩個月後，這大夏就沒有洛嵐府了。」

李洛笑道：「洛嵐府是老爹老娘留下的心血，我自然會全力保護，不過如果真保護不了，那我就跟青娥姐先跑為敬，等我們都封侯了，到時候再來一個個的清算。」

「封侯了不起嗎？」魚紅溪冷聲道。

李洛微微一笑，道：「封侯不行.那就等我們踏入王境吧。」

少年面帶笑容，俊朗好看的面容仿佛帶著某種莫名的自信，令得站在魚紅溪身旁的呂清兒都是看得輕咬了咬紅唇。

魚紅溪眼神也是微不可察的一凝，王境那是連她都觸之不及的境界，這般實力的人物，就算是金龍寶行總行那邊，都是巨頭了。

「年紀不大，口氣倒是不小。」魚紅溪沒好氣的說了一句，這小子還真是狂得沒邊，他說能晉入封侯境，她還真是沒多少的懷疑，可王境強者.多少絕頂天驕都未能跨越，你這雙相者未必就有多少的優勢。

「你走吧，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魚紅溪揮了揮手，不再看李洛，直接趕人。

李洛心頭一動，然後也沒有多說，對著魚紅溪抱拳拱手，同時眼神示意呂清兒不必相送，轉身離去。

不過在將要推門出去的時候，魚紅溪的聲音又是傳來。

「等等。」

李洛疑惑的轉頭看去。

只見得魚紅溪板著臉看著他：「叫魚姨。」

李洛愣了愣，有些哭笑不得，但還是叫道：「魚姨。」

然後趕緊關門退走。

望著關閉的房門，魚紅溪這才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氣得胸前有些起伏，冷聲道：「真是過分的小子，竟然還敢懷疑我覬覦他那破爛的洛嵐府？！」

呂清兒趕緊走在魚紅溪身後，幫她捏著肩，撒嬌道：「娘，你也不要怪李洛，現在的他的確承受著很大的壓力，而且他如果不是相信你，也不會就這樣魯莽的直接問出來。」

魚紅溪橫了她一眼，道：「這小子都欺負到你娘頭上了，你還幫著他說話。」

呂清兒一本正經的道：「哪有，我看他在你面前戰戰兢兢的。」

「不過是裝出來的罷了，這小子太滑頭，性格跟李太玄與澹臺嵐都不一樣。」魚紅溪不屑的道。

呂清兒嫣然一笑，眸光流轉，道：「娘，那李洛所說的，會不會是有一些緣由？我們金龍寶行內部」

魚紅溪雙眸虛眯了一下，卻是沒有再說話。

而呂清兒也是不再多問，而是繼續乖巧的幫她捏著肩，幫忙將她的情緒緩解下來。

第五百七十五章四英戰敖白

李洛，景太虛四人望著敖白眼瞳中那詭異的飛蛾，心頭都是猛的一沉，看這個模樣,他們如何不知曉，眼前的敖白，明顯是被那詭異的飛蛾給控制住了。

「那飛蛾是異類嗎？」鹿鳴俏臉分外難看，咬著銀牙問道。

李洛苦笑一聲：「這就不知道了。」

不過能夠猜得出來，那詭異飛蛾應該就是先前那一陣怪風所引起，而敖白又是位於隊伍的最前方，自然首當其衝,於是就被那詭異飛蛾侵入體內直接當成傀儡般的控制住了。

這一幕,讓得李洛心頭驚懼的時候,又有些慶幸。

雖然眼下這種時候生出這種情緒似乎不太妥當，可李洛明白，如果這一次依然是他來做這個領頭人，那麼敖白的位置就是他的...然後現在被詭異飛蛾操控的，也將會是他李洛。

連敖白這種虛將境實力的人，連半點反抗都沒做到就被操控住了，李洛可不敢狂妄的說他就能夠避免這一災劫。

所以可以說...他李洛這一次算是僥倖的避開了一劫。

「果然，低調才是王道。」

李洛悄悄的抹了一把冷汗,這一刻，他突然的有點感謝祝煊這個倒黴蛋了，如果不是這傢伙之前出言力挺敖白的話,或許後者也不打算做什麼領頭人。

結果,沒過半個時辰，直接變成了被操控的傀儡。

完犢子。

而在李洛這邊慶幸的時候，只見得那敖白那有血紅飛蛾扇動翼翅的雙瞳，已是緩緩的抬起，眼神冷漠無情的盯著他們這邊還尚存的四人，此前臉龐上掛著的和善笑容，在此時早就消失得乾乾淨淨。

在其周身，強橫的相力漸漸的升騰起來，隱隱的似是在身後形成了一道頭有龍角的銀蟒光影。

上八品，銀角龍蟒相。

敖白的手中，一柄銀鱗三叉戟也是閃現了出來，有寒芒於戟尖流轉。

「麻煩了啊，他可是虛將境的實力，體內煞宮已經接近成形，相力雄厚程度，遠比我們幾個強悍。」孫大聖緊握著鐵棍，沉聲說道。

李洛也是眉頭緊鎖，敖白的實力毋庸置疑，人家好歹也是二星院的最強稱號獲得者，虛將境的實力，比起祝煊這些二星院的人強了不知道多少。

「可惜，如果袁學長還有戰鬥力的話，那就容易許多了。」景太虛無奈的說道。

李洛看了一眼不遠處重傷倒地昏迷過去的袁搬山,心中同樣是布滿著無奈，袁搬山的實力僅次於敖白，如果他沒有受傷的話，再加上他們幾個人的協助，要制服敖白應該不成問題。

但先前敖白被控制那一瞬，第一時間就是對袁搬山下了重手，直接將其戰力廢掉了。

如此刁鑽狠辣的出手，也不知道是無意還是經過精心策劃的？

「三位，看來接下來我們要聯手了，如果不將敖白學長擊潰的話，布置淨化靈珠的任務，可能就要完不成了。」李洛手掌一握，古樸的直刀出現在手中，他鎖定敖白的目光，也是漸漸的變得銳利起來。

雖然虛將境的敖白對於他們來說相當的棘手，但如今除了將其擊潰，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哈哈，有意思，原本以為在這赤石城中沒有我們出手的機會了，結果竟然還能和一位二星院的最強學員交手，真是讓人喜出望外。」孫大聖的眼中有熾熱的戰意升騰起來，手中鐵棍重重跺地，地板頓時龜裂開來。

「少誇海口了，我寧願順順利利，不要出這種么蛾子。」鹿鳴白了這個戰鬥瘋子一眼，沒好氣的說道。

景太虛面沉如水，雖說跟李洛不太對付，但他也明白，現在的他們必須齊心協力，不然只會被敖白逐個擊破，到時候若是耽誤了淨化靈珠的布置，恐怕將會影響此次混級賽的成敗。

所以他手掌一握，青色芭蕉扇閃現而出。

「李洛，一起吧，你我皆是化相段第四變，我們兩人聯手，正面攔截敖白學長，鹿鳴與孫大聖從旁襲擊，如何？」景太虛沉聲說道。

李洛手持玄象刀，瞥了景太虛一眼，笑眯眯的提醒道：「那你可要拿出全力，不要想著坑我。」

景太虛冷哼道：「小人之心。」

說話間，他已是直接出手，只見得手中青色芭蕉扇猛然扇下，青色相力席捲而出，化為數百道青色風刃，帶起尖銳的破風聲，對著敖白周身要害斬去。

然而面對著他的出手，敖白卻是面無表情，銀色相力如巨浪般自其體內爆發開來，那相力橫掃，瞬間就將那些青色風刃盡數的抹滅。

景太虛見狀，眼神微凝，這敖白的相力，的確比他這種化相段第四變強橫了不止一籌，若是單打獨鬥的話，即便他身懷虛九品風相，恐怕也很難在對方的手中堅持太久的時間。

「試探的招數就不必施展了，平白浪費相力而已。」李洛望著景太虛的試探，淡淡說道。

說著，他手掌緊握玄象刀，體內的兩座相宮震動起來，兩股相力滾滾而出，而後彼此相撞，直接是化為了雙相之力。

雄渾的相力於其身軀表面升騰而起。

同時他毫不猶豫的將雷鳴體催動。

轟隆！

伴隨著雷音在體內飛速的擴散，李洛體內的血肉，骨骼，經絡頓時得到了加強，他的皮膚表面，雷光流轉，身軀仿佛都是在此時拔高了一點。

「第一重象神力！」

李洛雙臂震動，青筋如蚯蚓般的聳動著，雙臂間有巨力湧現。

一股壓迫感隨之而發。

感受著李洛身上傳來的那種壓迫感，景太虛的臉龐抖了抖，此前兩人就已經交過手，所以他明白，現在的李洛，論起戰鬥力，已經強他一籌。

雖然景太虛不想承認，但這卻是事實。

「此次聖杯戰結束後，我就該全力衝擊地煞將階了，憑我的虛九品風相，一定能夠先李洛一步踏入！」景太虛心中憋了一口氣。

不過對於他這邊的想法，此時的李洛卻是沒空去理會了，此時的他自身戰力全開，一步踏出，身影便是宛如風雷般的對著敖白衝刺而去。

手中玄象刀隔空怒斬，刀光浮現，森寒之氣湧動，這條街道瞬間就被撕裂開光滑的刀痕。

而當李洛出手時，景太虛則是掠空而上，虛九品風靈使形成的玄妙光影浮現其身後，手中芭蕉扇揮動，只見得青色相力如暴風般的凝聚而來，最後化為一道數丈左右的青色掌印，當頭對著敖白重重的拍下。

「猿王三棍，翻海棍！」

另外的方向，孫大聖暴吼如雷，只見得一道巨大的棍影仿佛是掀翻了海浪，裹挾著沉重之力，狠狠的砸向敖白。

敖白後方，雷鳴響起。

鹿鳴纖細的身影閃現而出，此時在她那玲瓏有致的嬌軀上，同樣是流轉著與李洛一般的雷光，隱約間有雷鳴聲傳出，顯然，她也是催動了此前修成的雷鳴體。

於是力量，速度皆是獲得提升。

「金雷玄劍！」

鹿鳴冷喝出聲，一道纏繞著雷霆的劍光，快若奔雷般的轟向了敖白後背。

在這短短片刻間，此次聖杯戰中最為出彩的四名一星院學員，便是對著那位二星院最強的學員，形成了圍殺之局。

第六百一十章蘊靈丹

接下來的數日李洛並沒有急著回學府內，而是留在洛嵐府修行，因為現在他優先要做的事，是將自身的雙相再次進行進化，而留在洛嵐府中，他的靈水奇光供給也會更方便一些。

相力的修煉，洛嵐府有修行金屋，雖說效果比相力樹差一些，但也算湊合了。

耀眼璀璨的金屋中央，李洛盤坐於蒲團上，此時的他取出一瓶七品靈水，然後直接服用下去，同時運轉相力將其煉化，頓時一縷縷奇特的力量融入相宮，最後宛如春雨一般，侵潤著兩座相宮內的相性。

水光相宮內，那水光相性所衍變的池水規模已是比起以往擴大了數倍之多，而在水潭中，仿佛是有一輪大日倒映，綻放著神聖的光明，從而令得這靈潭變得更為的明亮與透徹。

木土相宮內，木土相衍變的小樹也是紮根於一片褐土之中，搖曳枝葉，傾灑著無數玄光。

李洛心神注視著這兩道相性，心頭頗感欣慰，比起當初剛剛晉入化相段時，這相性衍變儼然是變得更為的雄厚了，這也代表著他自身的相力強度在節節攀升。

有一縷縷光雨灑入相宮，澆在了水光相與木土相上，令得它們一絲絲的增強著。

那是先前煉化的靈水起了作用。

李洛的心神突然投向相宮上方，然後心中估算著時間，默默的倒數著。

當他的倒數剛剛完成的那一瞬間，突然相宮內有一縷紫光降落，那縷紫光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特殊能量，仔細看去，紫光內蘊含著一滴玄奇的紫液，紫液內，隱約可見一棵神樹虛影若隱若現，散發莫名韻味。

紫液同時的出現在了兩座相宮內，然後徑直落在了水光相與木土相之上。

頓時水光相內的靈潭掀起陣陣漣漪，仿佛是有水浪聲響起，而木土相那邊，那相性小樹拔高一截，變得更加的枝繁葉茂，紮根的褐色泥土也是膨脹了一圈左右。

感受著兩座相性的變化，李洛的心中也是湧上了歡喜之意。

那神秘的紫液，正是來自於他在聖杯戰中所獲得的「神樹紫徽」。

此物不愧是學府聯盟打造而出的紫眼寶具，其所擁有的「淬靈」效果每一日都會催生出一滴「紫靈液」，這一滴紫靈液的效果溫潤精純，擁有著對相性的淬鍊之效，而且最重要的是這「紫靈液」與靈水奇光並不衝突，甚至兩者如果配合使用的話，反而會將彼此的效果推升數成。

在這數天的時間中，李洛每日都在將兩者配合，提升自身相性的品階。

而那所取得的效果也是令得他驚喜異常，按照這種效率，他的雙相有很大的可能在這一個月內迎來進化。

李洛細細的感受著體內相性因為靈水與紫靈液而變得充滿著活力的波動，直到那股效力徹底散去後，他方才沉下心神，開始今日的相力修行。

接下來的足足半個月，李洛都是維持著這樣的修行狀態。

而在一日日紫靈液以及七品靈水的淬鍊下，他體內的雙相則是在變得越來越活躍，這種變化讓李洛很是心喜，因為這種感覺並不陌生，以前雙相臨近進化時，都會出現這種跡象。

看來，經過這半個月的醞釀，他期待已久的進化即將來到。

...

這一日，清晨。

洛嵐府的廳堂內，李洛，姜青娥以及蔡薇一同用著早膳。

蔡薇依然是那副千嬌百媚的模樣，一顰一笑間都是散發著風情魅力，她來時已經用過膳了，此時只是陪著李洛與姜青娥而已。

在兩人吃著早餐的時候，蔡薇這位洛嵐府的大管家便是在匯報著府內諸多產業的事宜。

「多虧有蔡薇姐，洛嵐府才能被搭理得這麼井井有條，我和青娥姐也才能安心修煉。」李洛聽完那些繁雜之事，不由得感嘆一聲，由衷說道。

「少府主小嘴可真甜，不過洛嵐府如今的情況最大的功勞可不是我，而是少府主。」蔡薇嫣然一笑，道：「如果不是少府主你提供的秘法源水將溪陽屋壯大，我可拿不出這麼多的資金來維護洛嵐府原本搖搖欲墜的諸多產業。」

一旁的姜青娥也是微微頷首，道：「蔡薇姐這話倒是不假，自從你來到大夏城後，洛嵐府的聲勢與日俱增，若早知道你有這般效果，就應該讓你早點離開南風城。」

聽得兩女這話，李洛頓生虛榮，不過好歹還是冷靜著沒有顯露出來，而是問道：「蔡薇姐，我之前囑託你幫我採購的蘊靈丹可有眉目？」

所謂的蘊靈丹，是一種在破境時使用的丹藥，這丹藥能夠將相力短時間增幅數成，而且其藥性平和溫潤，並不顯得暴躁，所以最適合破境時作為輔助品使用。

而李洛採購這「蘊靈丹」，就是為了接下來衝擊地煞將階做準備。

蔡薇聞言，笑容倒微微收斂，而後搖搖頭，凝聲道：「最近我時刻派人留意大夏城內的一些丹藥坊，金龍寶行那邊也打過招呼，可奇怪的是，蘊靈丹竟然一顆都沒出現，不論品質高低。」

李洛眉頭一皺，蘊靈丹價格頗高，光是一顆的價格就高達上百萬，平常市面上存貨的確不多，但也不會真的稀缺到一顆都找不到的地步。

「這是被人提前收購斷貨了。」姜青娥聲音平淡的說道。

李洛眼瞳微縮，道：「看來有人是猜到我想要在府祭之前衝擊地煞將階了啊，嘿，為了針對我真是捨得下血本，想要把蘊靈丹掃斷貨，這可需要不少的資金。」

姜青娥瞥了他一眼，道：「可能並不是針對你...」

李洛一愣。

「因為我也很可能會在府祭之前趁勢突破，他們斷貨蘊靈丹，應該是想要趁此減我一點助力，畢竟高品的蘊靈丹對於我而言同樣是有一些作用。」姜青娥認真的分析道。

李洛悻悻的道：「這麼說是我自作多情了？」

不過他也明白姜青娥的分析很有道理，畢竟在那些覬覦洛嵐府的勢力眼中，姜青娥才是一個麻煩，雖說現在的她只是極煞境，或許在面對著封侯強者時依然顯得很渺小，但為了最終能夠達成目的，一切的威脅都應該提前的遏制。而至於他這個小小相師境...還真是沒有注意的必要。

一旁的蔡薇忍不住的掩嘴輕笑。

姜青娥唇角也是微掀，道：「倒也不是，應該是沒人覺得你能夠在兩個月內突破到地煞將階吧，畢竟算算時間，你晉入化相段才多長時間？這種修煉速度，說句實話，已經不比我這九品光明相差了。」

李洛搖搖頭，道：「算了，沒有就沒有吧，本就只是為了以防萬一而已，如果真需要靠這東西才能夠完成突破，那我這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學員水分也太大了。」

採購蘊靈丹，只是為了萬無一失罷了，別人衝擊地煞將階或許對蘊靈丹很是渴求，可他身懷兩座相宮，相力本就遠勝同級者，再加上雙相之力的存在，他對自己並不缺乏信心。

而在此時，有護衛自前廳匆匆而來。

「少府主，小姐，金龍寶行的清兒小姐先前來到總部，送了一物過來。」護衛恭敬的上前，將一個玉盒放在了桌上。

「清兒送來的？」

李洛一怔，打開玉盒，然後便見到一枚渾圓的丹藥躺在其中，一縷縷丹氣升騰起來，隱約間仿佛是形成了玄妙的丹紋。

正是一枚高品質的蘊靈丹。

「嘖嘖，少府主，你這位女同學還真是討人喜歡，這麼關鍵的時候送來了這麼關鍵的東西。」蔡薇見狀，笑吟吟的說道。

李洛有點無奈，問道：「她人呢？」

護衛回道：「送完東西就走了。」

「這是她的好意，你就收下吧，不過之後見到她，還是要把蘊靈丹的錢給她。」姜青娥玉顏平靜的說道。

李洛聞言也是點點頭。

而那護衛遲疑了一下，小心翼翼的道：「那位清兒小姐特地囑託說，東西是送給小姐的，而不是送給少府主的，她說因為她相信少府主不需要。」

李洛這下是真的錯愕了，呂清兒這蘊靈丹居然是給姜青娥的？這是什麼情況？她們關係這麼好了嗎？

一旁的蔡薇則是饒有興致的注視著這一幕，而後對著李洛笑道：「這位呂清兒，還真是一個有意思的小姑娘。」

姜青娥眸光閃爍了一下，淡淡的道：「雖然我並不需要這東西，但既然是她的心意，那我就收了吧，不過你之後見到她，還是得將錢給她。」

李洛點頭。

姜青娥起身，對著李洛說了一句。

「月底的時候，我會去學府挑戰七星柱。」

李洛聞言，猛的抬頭，他望著轉身走進內院的姜青娥，心中有些翻湧。

姜青娥果然是要在三星院時就去挑戰七星柱，這若是成功了，無疑將會打破聖玄星學府的記錄。

她的光環，真是越來越耀眼了啊。

李洛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姜青娥這麼努力，他也不能放鬆了，不過好在他已經有所感應，他的雙相進化，應該就在這幾天了...

第六百一十一章雙相進階

當聖杯戰結束第二十天的時候，在經過眾多七品靈水奇光以及神樹紫徽提供的「紫靈液」堆積下，李洛不出所料的迎來了雙相的進化時機。

金屋之中。

李洛盤坐，雙目微閉，在他的身體表面，一縷縷相力蒸騰而起，這些相力色澤皆是不同，那是因為其屬性也不相同。

水相，光明相，木相，土相。

四種屬性的相力交織而動，而其中明顯水相與木相要更為的精純與雄厚。

這些相力在升騰間，也是隱隱的衍變各自本源，水流奔騰，光明璀璨，建木聳立，大地厚重。

而此時，四種相力皆是呈現一種活躍的姿態，猶如沸騰的火山一般，在醞釀之中，節節攀升，不斷的壯大。

這是相性進化的跡象。

相性的進化過程倒是沒有什麼兇險，畢竟想要達到這一步本就需要龐大的積累，當積累達到時，完成進化本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所以李洛周身的異變在持續了約莫一個時辰後，便是開始漸漸的消散，最終歸於寂靜。李洛並沒有睜開眼睛，而是在觀測著體內的兩座相宮，在他的觀測下，他發現相宮內的兩道相性皆是獲得了不小的增強，水光相衍變的水池規模擴大了一倍，其

中倒映的大日，也是變得愈發的璀璨，神聖光澤散發下，令得流淌其中的水相之力顯得更為的精純。

另外一座相宮中，一片褐土不斷的延伸，紮根其中的大樹枝葉更加的茂盛，每一片樹葉上，都流動著玄妙的青光，而這些樹葉，全部都是木相之力所化。

「上七品水光相。」

「下七品木土相。」

李洛望著兩座相宮內相性的提升，心中也是泛起了由衷的歡喜之意，經過將近一年不斷的積累，當初的孱弱的四品雙相，都已經是逐漸的壯大了起來。

七品相，已算是邁入了高品相的範疇，這種品階的相性凝鍊出來的相力，也將會更加的充斥著靈性，不論品質還是強度，都會比六品相強上一籌。

李洛感受著體內充盈的相力，此次相性的進化，令得他自身的相力再度增強了數分。

現在的他，算得上是真正的化相段頂峰。「這種修煉進度，如果再給我三個月時間，即便沒有聖樹靈晶，我突破地煞將階的成功率也會達到八成。」李洛一聲感嘆，此前這個時間他預測的還是半年，但此

次相性進化後，他又將預估時間靠前了一些。

因為他的進步比想像的更快。

但是可惜，他沒有三個月。

不過也無所謂了，損失一枚「聖樹靈晶」雖然有些肉疼，但為了能夠渡過府祭，保住洛嵐府，這些代價都是值得的。

心中這般想著，李洛也就起身，結束了此次修煉。

他徑直離開了金屋，不過當他來到金屋門口時，卻是見到一名侍從等待在此。

「少府主，小姐命我在此等候，說等你修煉完畢後，去客廳一趟。」那名侍從見到李洛出來，連忙恭聲說道。

李洛神色一動，點了點頭，然後快步往客廳而去。

而等到他進入客廳時，則是見到姜青娥坐在首位，在其左右兩側，則是各自坐著大管家蔡薇與袁青大供奉。

袁青一見到李洛，連忙起身行禮。姜青娥眸子在李洛身上停了停，旋即眸子中掠過一抹訝異之色，她敏銳的察覺到，李洛身軀上流動的相力，比起前一日更為的活躍，甚至湧動的靈性也更為強盛

。

「看來蔡薇姐這半個月幾百萬的靈水奇光沒有白投喂。」姜青娥玩笑道。

蔡薇沒有姜青娥那敏銳的感知，好奇的打量著李洛，道：「少府主的雙相進階了？」

「小小的提升了一點。」

李洛倒是並未隱瞞，笑著點點頭。

「相性品階提升之難，比相力提升更為艱難，少府主身懷雙相，還能有如此進度，當真是天縱奇才。」那袁青大供奉也是感嘆道。

李洛笑了笑，倒沒有在這上面多說，而是問道：「袁叔今日前來，是有什麼事情嗎？」

袁青聞言，面色頓時變得肅然起來，說道：「我們接到情報，洛嵐府有五位閣主已經提前來到大夏城。」李洛雙目微眯，洛嵐府有九閣，分別執掌洛嵐府除了大夏城之外的所有產業，可以說，九閣閣主，是洛嵐府的高層骨幹，只不過因為洛嵐府此前的變故，九閣人

心變動，其中有三位閣主直接倒向了裴昊，四位閣主支持姜青娥，還有兩位閣主保持中立。

「哪五位？」李洛問道。

袁青迅速的報出五個名字。李洛聽了聽，這五位閣主中，正好有三位是裴昊的人，另外兩位，則一直都是中立立場，至於支持他與姜青娥的那四位閣主，除了雷彰閣主坐守總部外，其餘三

位都還未曾抵達。

「這五位閣主都提前抵達大夏城了啊...那三位投向裴昊的閣主倒是好說，而盧箐與閭關兩位閣主又是為何提前抵達？」李洛問道。

「盧箐與閭關兩位閣主抵達時倒是與總部打過招呼，但他們並未入住總部，而是在外居住。」袁青回道。「還真是恪守規矩的中立派呢。」蔡薇一笑，笑聲中帶著一些嘲諷，作為李洛與姜青娥鐵桿支持者，她不僅厭惡那些倒向裴昊的人，同樣也對這些騎牆派沒有什麼

好感。

什麼中立，不過只是以此為藉口，試圖看局下棋，然後撈得更多好處罷了。

「我們接到消息，五日之後，裴昊將會在「春湖樓」宴請盧箐，閭關兩位閣主，或許是懷有拉攏之意，想要在府祭上面獲得他們的支持。」袁青繼續匯報。

李洛冷笑道：「這老鼠在大夏城躲了這麼久，終於敢現身了？而且還敢在「春湖樓」宴請？」

春湖樓就在洛嵐府總部之外，裴昊此舉，挑釁之味不要太濃。

「另外...我們也收到了請帖，那裴昊說到時也邀請少府主與小姐，前去一敘。」袁青沉聲道。

「狗膽不小。」蔡薇冷笑道。

李洛目光看向姜青娥，問道：「青娥姐覺得如何？這白眼狼性格謹慎，這一次敢如此張狂行事，怕是有什麼倚仗。」

「是指望那墨辰供奉能夠保護他嗎？」

姜青娥絕美的玉顏沒有什麼波瀾，聲音清冷平靜：「大夏城是我洛嵐府總部所在，在這裡的宴請都不敢接受的話，只怕洛嵐府明日就會成為滿城笑話。」

她眼神冷冽，其中有殺機流淌。

「五日之後，我們也去春湖樓一趟。」

「到時如果有機會，袁青供奉攔住墨辰，我直接將裴昊斬了，如果能成，反而是省得府祭上的麻煩。」

袁青神色一肅，抱拳道：「是！」

李洛眼皮一跳，這也太殺伐果斷了，不過如果真能夠在府祭前把裴昊這傢伙弄死，那到時候的確是能夠省一些麻煩...

五日之後麼？李洛估算了一下，這五日，他倒是可以嘗試衝擊地煞將階了。

第六百一十二章衝擊地煞將階

為了衝擊地煞將階，李洛又額外的準備了兩天時間。

在這兩天內，他將自身調整到了最為圓滿的狀態，體內相力充盈流淌，活躍旺盛。

而兩天後，他不再猶豫，直接開啟了至今為止對他而言最為重要的一次境界突破。

修鍊金屋中，李洛盤坐中央。

在金屋的邊緣處，還有著四道人影觀看，那是姜青娥，牛彪彪以及蔡薇，顏靈卿，他們都清楚李洛此次突破的重要，所以此次都是放下了手中的事情，趕來觀看。

「這傢伙，竟然打算在一星院還沒結束的時候就衝刺地煞將階...野心還真大，如果被他成功了，可就要打破聖玄星學府的記錄了。」顏靈卿注視著金屋中央那道閉目養神等待時機的少年身影，忍不住的有些感嘆道。

「嗯，這個修煉速度，遠勝我在一星院的時候。」姜青娥微微頷首，道。

顏靈卿白了她一眼，道：「你這藏藏掖掖的修煉，誰能摸得透？聽說你這個月月底會去挑戰七星柱？難道你打算衝擊天罡將階了？」

「七星柱又不難。」姜青娥說道。

顏靈卿捂著眼，道：「姜青娥，你能不能不要這麼裝？七星柱已經是聖玄星學府學員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了，這還不難？」

「那你到時候想要挑戰誰？現在來看，七星柱中最弱的應該是司天命，我覺得他是最好的選擇。」

七星柱代表著學府學員最強水準，這不僅是身份與榮譽的象徵，而且還有著實打實的好處，那就是唯有獲得了這個稱號的學員，才能夠在完成四星院畢業之後，依舊逗留學府一年，而這一年中，學府將會給予他們龐大的修煉資源，他們甚至還能夠參與學府高層間的議事，其地位儼然比一些金輝導師還要更強了。

所以很多優秀的四星院學員，都對七星柱的位置極為的眼饞。

當然，學府會這麼優待七星柱，也是因為看好他們的潛力，想要將這些七星柱獲得者最終轉化成為學府的導師，將他們徹底化為學府的力量。

這並不奇怪，因為在學府的歷史中，超過一半的紫輝導師，都曾經是學府的七星柱。

「七星柱裡面的那些老生，你到時候還是要避開一點。」顏靈卿提醒道。

如今的七星柱裡面，宮神鈞與長公主最強，但兩人卻並非是老生，而是真正的四星院學員，由此可以看出這兩人的手段之強，以低一屆的資歷，超越了曾經的學長。

七星柱中除了這兩人外，就只有司天命與夜承影是四星院的學員，至於其他的三位，都算是老生了。顏靈卿的意思，就是讓姜青娥避開宮神鈞，長公主以及三位老生，然後從司天命與夜承影中選一個來挑戰。

姜青娥眸光微閃，卻是對顏靈卿的建議不置可否。

「到時候看吧。」她如此說道。

「青娥，少府主能成功突破嗎？」一旁的蔡薇有些擔憂的問道。

「嚴格意義來說，他現在就衝擊地煞將階的確是有些冒然，雖說他身懷雙相，但如果再醞釀積累幾個月時間的話，等到明年進入二星院後再突破，那時候一切都會很順利。」姜青娥微微沉吟，說道。

「啊？」蔡薇一聽，頓時提起了心。

「沒辦法啊，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是府祭了，李洛肯定是想要在此之前成功突破，只有這樣，才能夠在府祭上面有協助之力。」顏靈卿嘆道。

「不過倒也不用悲觀，李洛運氣不錯，得到了一枚「聖樹靈晶」，藉此他的成功率會提升許多，而且他的雙相也再次進化，此時的他論起相力雄厚程度，已經達到了相師境的頂峰。」姜青娥安撫道。

「而且我這裡也還有一枚「聖樹靈晶」，以及那呂清兒送來的「蘊靈丹」，此丹對我其實用處不大，我會收下來，也是打算等李洛萬一相力不繼時留給他用。」

聽到此話，蔡薇這才放鬆了一點。

而在場邊三女交流時，盤坐於金屋中央的李洛也是睜開了雙目，其眼神平靜，猶如幽潭。

「差不多可以開始了。」他感受著體內奔湧的相力，然後目光看了一眼場邊的姜青娥等人，自語了一聲。

而後他不再猶豫，雙手合攏，指尖結印。

轟！

這一瞬，兩座相宮內原本溫順的相力猶如是服用了狂躁散一般，變得極其的沸騰與暴躁起來，一道道相力升騰，猶如是巨鞭一般，直接對著各自的相宮狠狠的重錘而去。

轟轟！

相力重錘相宮，頓時相宮開始震顫起來，猶如是臟器受創一般，竟是出現了一些暗紅色彩。

李洛的面龐隱現扭曲，有痛楚浮現，畢竟相宮乃是自身根本，此時被相力在其中作亂，自然也是帶來了巨大的痛苦。

但李洛知道，這是衝刺地煞將階必不可少的過程。

地煞將階第一境，乃是煞宮境。

此境就是對自身相宮的改造。

簡單來說就是將自身相宮淬鍊得更為堅韌，更為龐大，同時能夠容納更為磅礴的相力，當然最重要的是...要將其錘鍊到足以容納地煞能量的湧入。所謂的地煞能量，就是地煞將階的標誌。

那是一種游離於天地間的特殊能量，唯有當自身實力達到某種程度後，才能夠自天地能量中將其感知並且採集出來，地煞能量異常兇悍，但卻有著淬鍊強化相宮之力，所以想要成功的踏入煞宮境，首先需要感知到天地間的地煞能量，然後將其剝離採集，融入體內，強化相宮。

「還不夠！」

李洛心神凝聚，他依然沒有感知到天地間的地煞能量，這說明相宮壁膜的破損還不夠，因為第一次感知地煞能量，唯有主動撕裂相宮壁膜，將其物質融入自身相力，最後在那種破後而立般的心境中，完成重生。

李洛微微沉吟，然後舌頭一動，那早就被壓在舌下的「聖樹靈晶」就卷了出來，直接一口咬碎。

聖樹靈晶破碎的瞬間，頓時有著一股龐大而精純的能量如洪流般的順著咽喉湧入李洛的體內。

這股能量極為溫和，根本不需要煉化，李洛只是心念一動，就將它們引入相宮內，而後以自身相力驅使，裹挾著它們對著相宮壁膜撞擊而去，相宮震顫愈發劇烈，那所滲透出來的暗紅氣息也是越來越濃鬱。

一波波劇痛在體內不斷的蔓延。

李洛後背滿是冷汗。

但他卻並沒有任何放棄的打算，心神凝聚，他屏蔽了外界所有的幹擾，心中仿佛只有那相力一波波奔湧的聲音，以及相力衝撞在相宮壁膜上所發出的如巨鍾般的轟鳴聲。

撞擊在不斷的持續。

而在金屋邊緣，姜青娥等人目光也是眨也不眨的盯著身體在不斷微微抽搐的李洛，他們能夠看見後者額頭上不斷滴落的汗水，姜青娥玉容平靜，但那雙手卻是緊握了起來。

她是過來人，自然很明白李洛此時處於何等的痛苦中，但這是必經之路，修行本就是要打破曾經的舒適，攀登高峰，所以唯有將那脆弱之處一遍遍的撕碎，才會生長出真正堅固的鱗甲。

時間在這種熬人的情況下緩慢的流逝。

某一刻，就在李洛自身感覺到腦袋都有些眩暈的時候，他心頭突然一顫，感知蔓延時，那瀰漫周身的天地能量中，他仿佛是「看見」了一縷緩緩流動的能量。

那道能量呈現淡紅色彩，與其他的能量顯得不同，它散發著一種狂暴的氣息，猶如是暴躁的大蛇一般。

而當李洛察覺到這一道特殊能量時，心間頓時翻起了難以遏制的驚喜之意。

因為這道能量，正是他夢寐以求的...地煞能量！

它，終於出現了。

第六百一十三章地煞能量

當那一縷淡紅能量出現在李洛的感知中時，他的心境也是泛起了陣陣漣漪，而後他強忍著激動，按耐著情緒，他明白此時絕不能出半點差錯。

地煞能量已經成功感知，接下來就是將其收入體內，強化相宮。

心念一動間，李洛就分出了一縷相力，牽引著那一道「地煞能量」徑直對著他的身體湧來，而後在接觸的瞬間，「地煞能量」直接進入到他的身體中。

「地煞能量」一入體，李洛身軀便是猛的一震，與平常時候修煉吸收的天地能量不同，這一道「地煞能量」只能用狂躁，不羈來形容，它就猶如是一頭充滿著野性的兇獸，暴虐狂暴，一進入體內，就四處亂撞，大搞破壞。

李洛的經脈都被這道「地煞能量」衝撞得發出了刺痛感，也所幸他修煉了「雷鳴體」，肉身有所增強，不然此時恐怕經脈都已經出現了損傷。

李洛心神注視著這道闖入體內的「地煞能量」，微微沉吟，這種能量極為的狂暴，此時還不能直接將其納入相宮，因為相宮無法承受它的破壞，而且它也不會主動去強化相宮。

所以現在要做的事情是需要化解掉「地煞能量」之中蘊含的狂暴因子。

簡單來說，就是要將其馴化。

李洛心念先是一動，一道水光相力升起，對著「地煞能量」包裹而去，但兩者剛剛接觸間，「地煞能量」就躁動起來，不斷的衝擊著水光相力，片刻後，竟是將那一道水光相力都給震散了。

「還真是野性十足呢。」

李洛見狀，自語一聲，不過此次本就只是試探，從結果來看，想要馴化一道「地煞能量」，如果他只是憑藉水光相力的話，消耗量頗為不小。

既然如此...

伴隨著李洛心念轉動，另外一座相宮內也是有一道相力升起，然後與水相之力迅速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雄厚強橫的「雙相之力」。

雙相之力席捲而出，猶如一條大鯨，一口就將那一道「地煞能量」吞了進去。

而後雙相之力如暗流般不斷的湧動，將吞進去的「地煞能量」來回的淬鍊著。

面對著霸道的雙相之力，「地煞能量」初始還掙扎一下，慢慢的似乎是察覺到了對方不好惹，於是也就老實了下來，其內一些深紅的光點漸漸的升起，最後被雙相之力磨滅。

於是數分鐘後，這一道「地煞能量」淡紅的色彩就變得淡化了不少，同時散發的暴躁氣息也是消散而去。

李洛明白，他將其馴化成功了。

不過，李洛在感受了一下自身這一道雙相之力的消耗後，心頭卻是忍不住的泛起一抹細微的憂慮，因為煉化「地煞能量」的消耗，比他想像的還要更強一些。

他自身的相力，真的能夠支撐到煉化出足夠的地煞能量，將一道相宮完成強化嗎？

若是此次不能一鼓作氣的完成強化，那之後就需要一些水磨工夫了，可那無疑會消耗更多的時間...最起碼，一個月是跑不掉的。

可那樣，與李洛的期盼顯然不符。

「這個時間段衝擊地煞將階，果然還是有點衝動，即便有聖樹靈晶的相助，也充滿著風險。」李洛心思轉動，但也沒有過多的猶豫，此時已經沒有退路可言，修行路上，哪有什麼絕對的把握，有時候終歸是需要冒險。

此時李洛才明白，為何那敖白在二星院末時也僅僅只是虛將境，只因這其中的難度，比他想像的更高。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則是將視線投注體內的兩座相宮，現在他又要面臨一個問題...所謂煞宮境，乃是強化相宮，而他，卻有兩座相宮！也就是說，他需要將兩座相宮都完成強化！

但現在的李洛顯然沒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將兩座相宮同時完成強化，所以只能退後一步，先擇一強化。

李洛想了想，不出意外的選擇了水光相宮。

畢竟這是上七品的相宮。

於是他心念一動，直接將這一道煉化的「地煞能量」投入到了水光相宮之中。

這道「地煞能量」一進入水光相宮，相宮便是不斷的震顫起來，似乎是散發出了強烈的渴望情緒，那種感覺，就猶如飢餓之人看見了擺在眼前的絕世美味。

而在相宮渴望的呼喚下，被馴服的「地煞能量」也沒有反抗，直接就飄蕩而上，最後與相宮相融。

融合的那一瞬，只見得一圈圈紅色的漣漪自相宮表面開始瀰漫開來，此前被自身相力衝撞得殘破不堪的壁膜，則是貪婪的吞噬著那一道道紅色漣漪，這一刻，仿佛是有轟隆巨響聲，於相宮內迴蕩。

在李洛的心神關注下，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這座水光相宮在此時變得更為的廣闊與堅固。

「變化還真大。」

李洛心頭忍不住的感嘆，這可只是一縷「地煞能量」而已，卻引起了這麼大的變化，由此可見那真正的煞宮境與相師境之間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感嘆時，李洛動作卻是不停，開始繼續牽引著外界的「地煞能量」入體。

相宮的強化，開始持續。

金屋邊緣處。

姜青娥等人也是一直在盯著李洛那邊的動靜。

「地煞能量開始入體強化相宮了。」姜青娥開口說道，她感應到了李洛周身那一縷出現的特殊能量，她身為極煞境，對此當然並不陌生。

「那豈不是要成功了？」蔡薇欣喜道。

姜青娥遲疑了一下，道：「倒也未必...煞宮境是對相宮的強化與改造，而煉化地煞能量對於自身相力消耗極大，李洛雖然自身是雙相，而且還有著聖樹靈晶的力量支持，可想要一口氣完成強化，也沒那麼容易。」

「如果他不能一鼓作氣的完成，那麼他就不算真正的突破，充其量，是跟聖杯戰中那個敖白一樣，只是邁入虛將境。」

顏靈卿揉了揉光潔的眉心，道：「果然還是有點勉強呢。」

姜青娥輕點螓首，道：「因為按照正常情況來說，李洛應該是在二星院中期的時候完成突破，但現在他強行將時間提前了半年，這自然是有些冒險的。」

「接下來，就看他能不能堅持到最後了。」

在場邊幾人有些擔憂的注視下，李洛還在持續的煉化「地煞能量」。

隨著時間的流逝，一道道被煉化的「地煞能量」灌注進入水光相宮，而這座相宮也是在其強化下，變得愈發的璀璨而堅固。

強化，已經進行到將近一半左右了。

但李洛的心卻是忍不住的沉了下去。

因為體內的相力，已經消耗了將近八成。

煉化地煞能量，太消耗相力了。

李洛沉默了數息，心頭陡然發狠，不到最後時刻，怎能輕言放棄，如果他不趁此時突破到煞宮境，接下來的府祭他根本沒有插手的資格，難道就完全藉助三尾天狼的力量去對付裴昊嗎？

自身不強，外物終歸不穩。

於是，李洛雙掌合攏，相宮震動起來。

相宮內，水光相所化的水潭中，水流盡數的湧動而上，猶如萬千水線，木土相宮內，那一株紮根褐土的大樹，搖曳起來，碧綠的樹葉盡數飄起，仿佛是化為星辰般的扶搖而上。

李洛這是打算傾盡所有，搏這最後的衝刺。

而在場外，姜青娥也感應到了李洛的狀況，俏臉微凝，纖細玉手一抬。

聖樹靈晶以及蘊靈丹，都是浮現而出。

她打算出手了。

但就在此時，一旁一直沒有說話的牛彪彪卻是突然伸手將她制止了下來。

「彪叔？」姜青娥疑惑的看來。

牛彪彪神色罕見的有些嚴肅，他搖搖頭，道：「他已經使用了一枚「聖樹靈晶」了，不可再過多藉助外藥之力，否則即便突破，那也會造成相力虛浮，修煉之途，終歸需要一步步的搭建根基，只有根基紮實，未來才有攀登高峰的希望。」

「少府主的情況很特殊，所以每一步，都需要他自己把根基底蘊打穩。」

姜青娥緊抿紅唇，她當然知道牛彪彪所說的特殊情況，李洛壽命有限，他只有四年時間去衝擊封侯境，如果此時為了衝擊地煞將階就搞得根基不穩，說不定未來會因此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姜青娥眸光閃爍，如果要從洛嵐府與李洛的生命之間做出選擇，她當然是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

牛彪彪望著擔憂的姜青娥，卻是微微一笑，似有深意的道：「不要小瞧了少府主的潛力。」

姜青娥聞言，也是輕輕點頭，而後玉手落下，聖樹靈晶與蘊靈丹消失不見。

她凝視著場中那道周身相力波動便是減弱的人影。

「李洛...我相信你。」

第六百一十四章神秘之力

轟轟！

李洛此時體內猶如是一座烘爐般，他將自身相力盡數的調動，拼盡全力的煉化著一道道「地煞能量」。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水光相宮的強化已經達到了八成。

但李洛卻是憂慮的發現，自身相力即將消耗殆盡。

水光相力所化的水潭已是接近枯竭，那木土相力所化的相力樹之上，也是樹葉盡數凋零，唯有光禿禿的枝幹。

果然，相力還是有所不足。

李洛心神注視著那正在煉化著「地煞能量」的雙相之力，這是他最後的相力了，可相宮的強化，依舊還沒有完全的完成。

這就抵達極限了嗎？

李洛感到有些不甘心，雖然此次突破不是沒有成果，現在的他，恐怕已經算得上是虛將境，可是，這與他的期待相差甚遠，虛將境不過只是比化相段第四變強一籌而已，還遠不算是真正的煞宮境。

如果他僅是虛將境的話，那麼其實此次冒險突破並沒有多大的意義。

不行！

他必須突破！

他可是答應了姜青娥，要親手將裴昊斬殺！

他望著那開始漸漸變得稀薄起來的雙相之力，澎湃的心潮卻是在此時突然的變得平靜了下來，一切的聲音都是從他的心中消失，他的心漸漸的沉寂下來，因為在此時，他仿佛聽見了一種奇妙的聲音，在他的身體內部流動。

那是...他的血液。

不，是血液中存在的東西。

一種隱藏得極深的莫名力量。

那是...血脈？

李洛心中泛起細微的漣漪，凝神感應。

...

「少府主的相力難以為繼了。」

金屋邊緣，這一次連蔡薇都是看出來了，李洛周身的相力波動變得極為的微弱，顯然這是相力即將枯竭的徵兆。

「可他的相宮還沒有完全強化成功。」顏靈卿有些可惜的嘆了一聲，然後她又是強行振作道：「不過能夠達到虛將境也很了不起了，要知道那聖杯戰上，北海聖學府的敖白也不過才這個境界。」

「李洛現在的成就，可是領先了他一年！這足以震撼整個學府了。」

姜青娥抿了抿紅唇，這個成就的確算是很了不起了，但她明白，李洛平常看上去有點不著調，實則內心極為的驕傲，他這一次的目標，不是虛將境，而是真正的踏入煞宮境。

如果此次不能達成目標，想必他也會有些沮喪吧。

而在她們這邊擔憂的時候，李洛體內，最後的一道相力終於是徹底的消耗殆盡，而麻煩的是，當這一道相力消失時，那原本被包裹在其中的「地煞能量」因為未能完全被煉化，竟是蠻橫的掙脫了出來。

然後就要肆意的闖動起來。

李洛心神靜靜的凝視著那將要大肆破壞的「地煞能量」，這一刻，他感覺到體內那種血液流動的聲音，似乎是變得更為急促與響亮了。

於是，他福至心靈一般，心神徹徹底底的放開。

仿佛是將什麼桎梏打開了。

然後下一瞬，李洛就感覺到體內的血液沸騰起來，滾滾血紅氣息從血液之中瀰漫出來，這些血紅氣息之中，隱約似是有神秘的紫光流轉，而後血紅氣息撲了出去，一口就將那一道試圖破壞的「地煞能量」吞了進去。

原本暴躁的「地煞能量」一被這股血紅氣息所吞下，立刻就變得安靜下來，甚至，還在隱隱的顫抖著，仿佛是...懼怕？

短短不過數息間，桀驁不馴的「地煞能量」就變得異常乖巧。

李洛一時間有點懵，但還是迅速的將這一道煉化的「地煞能量」投入水光相宮內，隨著水光相宮的強化持續，他這才關注體內那些神秘的血紅氣息，這股力量極為的玄妙，他想要將其控制，卻發現根本沒有作用，血紅氣息只是在其體內流動，並不受他的驅使。

但冥冥的，他對這股血紅氣息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

不過雖然眼下的變故有些令人措手不及，但李洛明白這對於他而言是天大的好事，他正好可以利用這股神秘的血紅氣息，幫助他煉化地煞能量。

現在，就繼續從外界吸取地煞能量吧。

李洛這般想著。

轟轟！

而就在李洛這般想法剛剛自心中浮現時，他突然感覺到體內的血紅氣息有些動靜起來，他急忙關注，然後他就見到這些血紅氣息仿佛是凝聚成了氣旋一般，迅速的旋轉起來。

李洛先是一愣，下一刻，他直接被駭得魂飛魄散。

因為他突然感知到，在他的身體之外出現了數十道「地煞能量」！

而且這些「地煞能量」正猶如受到某種牽引一般，瘋狂的對著他湧來。

這一幕駭得李洛頭皮發麻，要知道這些「地煞能量」極其的狂暴，他之前都只敢一道一道的引入體內來煉化，可現在這突然把幾十道同時引入體內，這怎麼可能壓製得了？！

這可是會爆體的啊！

李洛心中哀嚎，這種變故必然是因為他體內的血紅氣息所引起，這玩意剛剛才給他帶來驚喜，轉眼就讓他品嘗到什麼叫做瘋狂與絕望嗎？

難道他今天會被這玩意活活玩死？

這可怎麼辦啊！

而在李洛這邊心中絕望哀嚎的時候，場邊的姜青娥也是突然變色，她同樣是感應到了李洛周身出現的諸多「地煞能量」，當即嬌軀上就有著光明相力爆發，一步踏出，就要出手，打斷李洛的進階。

「青娥，冷靜！」但牛彪彪急忙一把拉住了她的肩膀。

「彪叔，情況不對！」姜青娥急聲道，素來從容冷靜的她，此時也有點失態。

那麼多的地煞能量，根本不是李洛現在能夠壓制的，這會爆體的！

「相信李洛！」牛彪彪沉聲道。

姜青娥聞言，玉手緊握，嬌嫩白皙的肌膚上，甚至都有著青色的經絡浮現出來，但最終她只能強行吸一口氣，令得自己驚慌的心境平靜下來，因為她相信牛彪彪不會害李洛。

一旁的顏靈卿與蔡薇也是明白事情的嚴重性，當即俏臉都變得緊繃凝重起來。

氣氛瞬間就壓抑了。

也就是在這種壓抑的氣氛中，姜青娥眼睜睜的看見那幾十道如同狂暴大蟒般的地煞能量，同時的湧入了李洛的體內。

而也就是在這一瞬間，李洛的身體瞬間膨脹了一圈，皮膚上血管都凸顯了出來，無數的鮮血在這一刻，從那毛孔中滲透而出，轉瞬間，他就變成了一個血人。

第五百七十六章破綻

面對著突然被莫名飛蛾所操控的敖白，李洛，景太虛四人幾乎是頃刻間就形成了圍殺之局，四人沒有半點的留手，一出手，就是殺招。

毫不留情。

因為他們明白，敖白自身乃是虛將境的實力，論起相力雄厚程度，遠超他們任何人，雖然他們四人也都算是一星院中的佼佼者，但這之間的差距，依舊沒那麼容易彌補。

所以出手之間，皆是全力施為。

四人雖是第一次聯手，但憑藉著各自過人的戰鬥經驗，那所形成的聯合攻勢，倒也算是頗為的默契。

四道氣勢洶洶的攻勢，徑直斬向敖白周身要害。

而面對著四人頃刻間的圍殺，敖白的面龐沒有絲毫的波瀾，唯有眼瞳中詭異的血紅飛蛾緩緩的扇動雙翼，不斷的分泌出血紅的物質，令得其眼瞳更為的空洞與木然。

「龍鱗真甲！」

有漠然空洞的聲音，在此時突然從敖白的嘴中傳出。

下一瞬，他的身軀表面突然有相力爆發，相力凝聚間，竟是形成了一具銀色的鱗甲，鱗甲覆蓋其身軀每一個部位，其上似是銘刻著奇特的龍紋，隱隱間散發著一股莫名的威壓。

轟！

四人的攻勢重重的斬擊在了敖白身軀外那具銀色的鱗甲上。

頓時有金鐵之聲爆發，火花濺射。

四人的面色皆是一變。

李洛眼神凝重的盯著敖白身軀外的銀色鱗甲，即便他手持玄象刀斬下，雖說斬碎了許多的鱗片，但卻並未真的將鱗甲砍穿，由此可見，這層鱗甲究竟是具備著何等驚人的防禦力。

「我看過敖白的情報，這是他最為擅長的防禦相術，乃是一道低階龍將術！小心，它這道防禦相術，還具備反彈之效。」景太虛迅速的說道。

而景太虛的聲音剛落，敖白手中的印法突然一變。

嗡！

伴隨著其印法的變化，只見得其身軀上的銀色鱗甲突然有流光轉動，仔細看去，仿佛是一條龍影在轉動，而後龍影巨尾猛然橫掃一拍。

轟！

一道狂暴的力量頓時如山洪爆發般傾瀉而出，四周地面直接被撕裂。

而李洛四人也是面色一變，那股反撲而來的力量裹挾著敖白自身的相力，可謂是如百重巨浪拍擊，那碰撞的瞬間，四人身軀皆是一震，然後就被震得急急後退了十數步。

體內氣血都是在此時有些翻湧起來。

「好強的防禦。」

李洛眉頭緊鎖，這敖白以虛將境實力施展而出的龍將術，防禦力不可謂不驚人，先前他們四人聯手，竟然都未能將其打破。

「他所修煉的「龍鱗真甲」據說分為兩層境界，銀龍鱗與金龍鱗，所幸現在看來他這道相術還未能修到「金龍鱗」的層次，不然今日就算我們四人聯手，恐怕也沒有一成的勝算。」景太虛陰沉沉的說道。

看這樣子，他對敖白的情報倒是知曉得很是清楚。

「龍將術的威能，果然遠超虎將術。」

李洛暗自感嘆一聲，看來等聖杯戰結束後，他也應該開始修煉合適的龍將術了，因為隨著如

今所遭遇的對手越來越厲害，虎將術的威能已經開始有些滿足不了他的需求。

只是龍將術的施展對於相力的雄厚程度要求頗高，此前他也不是沒有考慮過，但聖杯戰之前他不過才剛進入化相段沒多久，相力還並不算雄厚，再加上龍將術的價值遠超虎將術，即便是在他們洛嵐府的藏書庫中，龍將術也算是少見，所以想要找尋一部適合他的龍將術，也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眼下他們這四人中，除開有些特殊的孫大聖外，也就只有景太虛修成了一道低階龍將術，但他那道龍將術更多是因為虛九品風靈使吞吐天地能量給予的加持，這才能夠施展出來。

「不過我如今距離拜將階不過一步之遙，等聖杯戰結束後，倒是有資本修行龍將術了，為了日後的「府祭」之變，我必須準備更多的底牌才行。」

在李洛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那前方的敖白，卻是開始了反擊。

只見得其周身銀光湧動，一步踏出，便是如怒蛟般的奔掠而至，手中三叉戟揮舞，裹挾著凌厲至極的相力玄芒，直接就對著正面的李洛與景太虛呼嘯而來。

兇悍的勁風撲面而至，李洛與景太虛面色皆是變得異常凝重。

面對著一名虛將境的正面攻勢，即便兩人能夠聯手，依舊倍感壓力。

但兩人心性皆算是不錯，所以此時倒沒有顯露驚慌，反而是運轉相力，全力迎上。

鐺！鐺！

玄象刀與青色芭蕉扇裹挾著相力，在那片刻之間，與敖白手中的三叉戟交擊，頓時引得相力激蕩，四周的空氣都在這般餘波下紛紛的被撕裂開來，傳出了刺耳的聲響。

三人奮力交戰。

在這種正面交鋒下，李洛與景太虛的面色皆是開始變化，因為他們此時才能夠清晰的感受到了眼前這位虛將境學長所帶來的壓力有多強，那每一次三叉戟的揮下，都仿佛是裹挾著巨浪之力，他們兩人沒擋幾次，就感覺到了雙臂刺痛發麻。

李洛藉助著雷鳴體的增幅，倒是能夠勉強將這種震蕩之力硬抗下來，可景太虛那邊，此時卻已是虎口崩裂，鮮血自雙掌流淌而下，顯得頗為狼狽。

化相段第四變與虛將境之間的差距，在此時一覽無遺。

「猿王三棍，擎天棍！」

而就在此時，一道暴吼如雷般的炸響，只見得孫大聖一躍而起，此時他面目猙獰，手中鐵棍重重砸下，那一瞬，相力光芒湧動，仿佛是化為一根擎天巨棍，裹挾著磅礴煞氣，狠狠的砸向敖白天靈蓋。

頭頂襲來的攻勢，倒是讓得敖白身影一頓，而後其手中三叉戟化為一道銀光呼嘯而下，銀光撕裂空氣，猶如是蛟龍張牙舞爪的撲去。

砰！

巨聲響徹，相力滾滾。

孫大聖一口鮮血噴出，身軀狼狽的倒射而出，手中的鐵棍都險些脫手飛出，但卻被他死死的抓住。

他自身還只是化相段第三變，比李洛與景太虛都要弱一籌，如此硬碰，自然是討不了什麼好處。

敖白空洞漠然的目光，鎖定孫大聖，準備先將其斬殺。

轟！

可就在此時，忽有雷鳴聲炸響，一道奇特的相力波動瀰漫而出，只見得在場

的孫大聖，李洛，景太虛等人突然變得扭曲起來，而後憑空的多出了一道道的幻影。

雷鳴聲迴蕩在敖白的耳中，他的身形仿佛是變得凝滯了一瞬，眼瞳中詭異的飛蛾扇動的翼翅也是變緩了一點，顯然，這些虛虛實實的幻影，讓得它有些無法分辯。

不過這種凝滯也就持續了一息，而後敖白便是揮動著三叉戟呼嘯而下，在它那狂暴的攻勢下，不管是幻影還是什麼，皆是支離破碎。

但這瞬息的變化，卻依舊是被細心的鹿鳴所察覺。

於是鹿鳴倩影出現在了李洛，景太虛身側。

「我發現那詭異飛蛾似乎有些懼怕雷霆相力，如果我能夠將一道雷霆相力侵入敖白學長體內，或許可以將那詭異飛蛾震出來，從而令他脫離傀儡狀態。」鹿鳴迅速的說著此前她的發現。

李洛與景太虛聞言，頓時有些驚訝。

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不過現在有個問題，敖白學長的「龍鱗真甲」一直庇護著他的身軀，如果不將這層「鱗甲」打破，我的雷相之力根本侵入不了他的體內。」緊接著，鹿鳴又是有些無奈的補充道。

他們四個人都只是化相段，面對著一位虛將高手施展的防禦性龍將術，還真是有點頭疼。

「敖白學長的這道「龍鱗真甲」相術防禦力的確很強，但也不是真沒辦法擊破。」

李洛微微沉吟，道：「敖白學長被那詭異飛蛾操控，雖然能夠施展相術，可流暢程度還是不及正常狀態，比如眼下鹿鳴施展的幻影，那詭異飛蛾並沒有辨別的能力，所以我猜這飛蛾的靈智怕是不算高。」

「我建議由我們三人施展最強之術，趁其被幻影迷惑的瞬間，同時攻擊一處，以點破面，擊潰龍鱗真甲。」

孫大聖咧嘴笑道：「我可以施展「魔猿極意」，這是我最強的攻擊，不過此術我只能堅持十秒。」

李洛眼神一動，這所謂的「魔猿極意」，應該就是孫大聖所掌握的那一道殘缺的「封侯術」了，其實從某種意義來說，或許這種狀態下的孫大聖比他與景太虛都要強上一籌，只不過因為這短暫的十秒時間被限制得太狠。

「我也有一道龍將術。」景太虛瞥了李洛一眼，他那道龍將術，自然就是在院級賽上與李洛拼到最後的「天照風魔槍」。

「李洛，你呢？你好像還沒修成龍將術吧？」景太虛微微有點得意的問道。

李洛淡淡一笑，道：「還沒修成龍將術，你就已經不是我的對手了，如果修成了，那這差距也太大了。」

景太虛輕哼一聲，道：「龍將術可不是你想修成就能修成的。」

李洛卻是不與他爭辯，微笑道：「你不必管我，你們儘管將自身最強之術施展出來，最後的破防，交給我來便是。」

景太虛狐疑的看了一眼，但終歸沒有再說面對著突然被莫名飛蛾所操控的敖白，李洛，景太虛四人幾乎是頃刻間就形成了圍殺之局，四人沒有半點的留手，一出手，就是殺招。

毫不留情。

因為他們明白，敖白自身乃是虛將境的實力，論起相力雄厚程度，遠超他們任何人，雖然他們四人也都算是一星院中的佼佼者，但這之間的差距，依舊沒那麼容易彌補。

所以出手之間，皆是全力施為。

四人雖是第一次聯手，但憑藉著各自過人的戰鬥經驗，那所形成的聯合攻勢，倒也算是頗為的默契。

四道氣勢洶洶的攻勢，徑直斬向敖白周身要害。

而面對著四人頃刻間的圍殺，敖白的面龐沒有絲毫的波瀾，唯有眼瞳中詭異的血紅飛蛾緩緩的扇動雙翼，不斷的分泌出血紅的物質，令得其眼瞳更為的空洞與木然。

「龍鱗真甲！」

有漠然空洞的聲音，在此時突然從敖白的嘴中傳出。

下一瞬，他的身軀表面突然有相力爆發，相力凝聚間，竟是形成了一具銀色的鱗甲，鱗甲覆蓋其身軀每一個部位，其上似是銘刻著奇特的龍紋，隱隱間散發著一股莫名的威壓。

轟！

四人的攻勢重重的斬擊在了敖白身軀外那具銀色的鱗甲上。

頓時有金鐵之聲爆發，火花濺射。

四人的面色皆是一變。

李洛眼神凝重的盯著敖白身軀外的銀色鱗甲，即便他手持玄象刀斬下，雖說斬碎了許多的鱗片，但卻並未真的將鱗甲砍穿，由此可見，這層鱗甲究竟是具備著何等驚人的防禦力。

「我看過敖白的情報，這是他最為擅長的防禦相術，乃是一道低階龍將術！小心，它這道防禦相術，還具備反彈之效。」景太虛迅速的說道。

而景太虛的聲音剛落，敖白手中的印法突然一變。

嗡！

伴隨著其印法的變化，只見得其身軀上的銀色鱗甲突然有流光轉動，仔細看去，仿佛是一條龍影在轉動，而後龍影巨尾猛然橫掃一拍。

轟！

一道狂暴的力量頓時如山洪爆發般傾瀉而出，四周地面直接被撕裂。

而李洛四人也是面色一變，那股反撲而來的力量裹挾著敖白自身的相力，可謂是如百重巨浪拍擊，那碰撞的瞬間，四人身軀皆是一震，然後就被震得急急後退了十數步。

體內氣血都是在此時有些翻湧起來。

「好強的防禦。」

李洛眉頭緊鎖，這敖白以虛將境實力施展而出的龍將術，防禦力不可謂不驚人，先前他們四人聯手，竟然都未能將其打破。

「他所修煉的「龍鱗真甲」據說分為兩層境界，銀龍鱗與金龍鱗，所幸現在看來他這道相術還未能修到「金龍鱗」的層次，不然今日就算我們四人聯手，恐怕也沒有一成的勝算。」景太虛陰沉沉的說道。

看這樣子，他對敖白的情報倒是知曉得很是清楚。

「龍將術的威能，果然遠超虎將術。」

李洛暗自感嘆一聲，看來等聖杯戰結束後，他也應該開始修煉合適的龍將術了，因為隨著如

今所遭遇的對手越來越厲害，虎將術的威能已經開始有些滿足不了他的需求。

只是龍將術的施展對於相力的雄厚程度要求頗高，此前他也不是沒有考慮過，但聖杯戰之前他不過才剛進入化相段沒多久，相力還並不算雄厚，再加上龍將術的價值遠超虎將術，即便是在他們洛嵐府的藏書庫中，龍將術也算是少見，所以想要找尋一部適合他的龍將術，也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眼下他們這四人中，除開有些特殊的孫大聖外，也就只有景太虛修成了一道低階龍將術，但他那道龍將術更多是因為虛九品風靈使吞吐天地能量給予的加持，這才能夠施展出來。

「不過我如今距離拜將階不過一步之遙，等聖杯戰結束後，倒是有資本修行龍將術了，為了日後的「府祭」之變，我必須準備更多的底牌才行。」

在李洛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那前方的敖白，卻是開始了反擊。

只見得其周身銀光湧動，一步踏出，便是如怒蛟般的奔掠而至，手中三叉戟揮舞，裹挾著凌厲至極的相力玄芒，直接就對著正面的李洛與景太虛呼嘯而來。

兇悍的勁風撲面而至，李洛與景太虛面色皆是變得異常凝重。

面對著一名虛將境的正面攻勢，即便兩人能夠聯手，依舊倍感壓力。

但兩人心性皆算是不錯，所以此時倒沒有顯露驚慌，反而是運轉相力，全力迎上。

鐺！鐺！

玄象刀與青色芭蕉扇裹挾著相力，在那片刻之間，與敖白手中的三叉戟交擊，頓時引得相力激蕩，四周的空氣都在這般餘波下紛紛的被撕裂開來，傳出了刺耳的聲響。

三人奮力交戰。

在這種正面交鋒下，李洛與景太虛的面色皆是開始變化，因為他們此時才能夠清晰的感受到了眼前這位虛將境學長所帶來的壓力有多強，那每一次三叉戟的揮下，都仿佛是裹挾著巨浪之力，他們兩人沒擋幾次，就感覺到了雙臂刺痛發麻。

李洛藉助著雷鳴體的增幅，倒是能夠勉強將這種震蕩之力硬抗下來，可景太虛那邊，此時卻已是虎口崩裂，鮮血自雙掌流淌而下，顯得頗為狼狽。

化相段第四變與虛將境之間的差距，在此時一覽無遺。

「猿王三棍，擎天棍！」

而就在此時，一道暴吼如雷般的炸響，只見得孫大聖一躍而起，此時他面目猙獰，手中鐵棍重重砸下，那一瞬，相力光芒湧動，仿佛是化為一根擎天巨棍，裹挾著磅礴煞氣，狠狠的砸向敖白天靈蓋。

頭頂襲來的攻勢，倒是讓得敖白身影一頓，而後其手中三叉戟化為一道銀光呼嘯而下，銀光撕裂空氣，猶如是蛟龍張牙舞爪的撲去。

砰！

巨聲響徹，相力滾滾。

孫大聖一口鮮血噴出，身軀狼狽的倒射而出，手中的鐵棍都險些脫手飛出，但卻被他死死的抓住。

他自身還只是化相段第三變，比李洛與景太虛都要弱一籌，如此硬碰，自然是討不了什麼好處。

敖白空洞漠然的目光，鎖定孫大聖，準備先將其斬殺。

轟！

可就在此時，忽有雷鳴聲炸響，一道奇特的相力波動瀰漫而出，只見得在場

的孫大聖，李洛，景太虛等人突然變得扭曲起來，而後憑空的多出了一道道的幻影。

雷鳴聲迴蕩在敖白的耳中，他的身形仿佛是變得凝滯了一瞬，眼瞳中詭異的飛蛾扇動的翼翅也是變緩了一點，顯然，這些虛虛實實的幻影，讓得它有些無法分辯。

不過這種凝滯也就持續了一息，而後敖白便是揮動著三叉戟呼嘯而下，在它那狂暴的攻勢下，不管是幻影還是什麼，皆是支離破碎。

但這瞬息的變化，卻依舊是被細心的鹿鳴所察覺。

於是鹿鳴倩影出現在了李洛，景太虛身側。

「我發現那詭異飛蛾似乎有些懼怕雷霆相力，如果我能夠將一道雷霆相力侵入敖白學長體內，或許可以將那詭異飛蛾震出來，從而令他脫離傀儡狀態。」鹿鳴迅速的說著此前她的發現。

李洛與景太虛聞言，頓時有些驚訝。

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不過現在有個問題，敖白學長的「龍鱗真甲」一直庇護著他的身軀，如果不將這層「鱗甲」打破，我的雷相之力根本侵入不了他的體內。」緊接著，鹿鳴又是有些無奈的補充道。

他們四個人都只是化相段，面對著一位虛將高手施展的防禦性龍將術，還真是有點頭疼。

「敖白學長的這道「龍鱗真甲」相術防禦力的確很強，但也不是真沒辦法擊破。」

李洛微微沉吟，道：「敖白學長被那詭異飛蛾操控，雖然能夠施展相術，可流暢程度還是不及正常狀態，比如眼下鹿鳴施展的幻影，那詭異飛蛾並沒有辨別的能力，所以我猜這飛蛾的靈智怕是不算高。」

「我建議由我們三人施展最強之術，趁其被幻影迷惑的瞬間，同時攻擊一處，以點破面，擊潰龍鱗真甲。」

孫大聖咧嘴笑道：「我可以施展「魔猿極意」，這是我最強的攻擊，不過此術我只能堅持十秒。」

李洛眼神一動，這所謂的「魔猿極意」，應該就是孫大聖所掌握的那一道殘缺的「封侯術」了，其實從某種意義來說，或許這種狀態下的孫大聖比他與景太虛都要強上一籌，只不過因為這短暫的十秒時間被限制得太狠。

「我也有一道龍將術。」景太虛瞥了李洛一眼，他那道龍將術，自然就是在院級賽上與李洛拼到最後的「天照風魔槍」。

「李洛，你呢？你好像還沒修成龍將術吧？」景太虛微微有點得意的問道。

李洛淡淡一笑，道：「還沒修成龍將術，你就已經不是我的對手了，如果修成了，那這差距也太大了。」

景太虛輕哼一聲，道：「龍將術可不是你想修成就能修成的。」

李洛卻是不與他爭辯，微笑道：「你不必管我，你們儘管將自身最強之術施展出來，最後的破防，交給我來便是。」

景太虛狐疑的看了一眼，但終歸沒有再說什麼。

「最後一道幻影消失時，就開始動手。」

李洛看了一眼前方，鹿鳴製造出來的幻影，已經在敖白的戟影呼嘯下，即將盡數消失。

而就當最後一道幻影消失的那一瞬，李洛三人眼神陡然凌厲下來。

成與不成，就看這一次了。

麼。

「最後一道幻影消失時，就開始動手。」

李洛看了一眼前方，鹿鳴製造出來的幻影，已經在敖白的戟影呼嘯下，即將盡數消失。

而就當最後一道幻影消失的那一瞬，李洛三人眼神陡然凌厲下來。

成與不成，就看這一次了。

第六百一十五章煞宮境！

當李洛感知到那數十道地煞能量如巨蟒般的湧入體內時，他幾乎感覺到了一陣絕望，如此之多的地煞能量，根本不是現在的他所能夠壓制與煉化的。

一旦這些地煞能量失控在體內肆虐開來，那所造成的破壞簡直就是毀滅性的。

他心神注視著體內那由血紅氣息所形成的漩渦，一時間極為悲憤，這玩意未免太坑人了吧？

可此時這些情緒毫無意義，李洛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些地煞能量湧來，入體那一瞬間，劇烈的疼痛在體內散發，地煞能量湧過之處，血肉都在被撕裂。

但好在這些地煞能量並沒有肆虐擴散，而是直接對著血紅漩渦直竄而去。

李洛對此並沒有感到放鬆，因為數十道地煞能量極為的狂暴，一旦這血紅漩渦無法將其束縛，那麼它們終將會爆發出來，那時候他就是要吃大苦頭了。

所以他只能死死的盯著那體內旋轉的血紅漩渦，為最壞的情況做著打算與戒備。

在李洛的注視下，數十道地煞能量投入血紅漩渦，漩渦之中，似是有神秘的紫光流轉，李洛的心原本是忐忑不安的，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份忐忑，又是開始轉化為震驚之意。

因為他發現，那些投入血紅漩渦的地煞能量，竟然沒有顯露出絲毫的暴躁之感，它們仿佛直接從狂暴的大蟒變成了乖巧的泥鰍，順著血紅漩渦的旋轉，體內的那些狂暴直接以驚人的速度被磨滅。

李洛有點懵。

這麼簡單就被煉化了？！

要知道剛才他想要煉化一道地煞能量，都需要消耗不菲的相力，可如今這漩渦幾次流轉，就將數十道地煞能量衝刷得乾乾淨淨？

這是什麼恐怖的效率啊？

「這究竟是什麼情況...」

突如其來的巨大餡餅，讓得李洛有點茫然，他猶豫了數息後，最終還是一咬牙，這血紅漩渦雖然來得詭異，可那種親近感是遮掩不了的，李洛覺得它不可能會有什麼隱患來傷害他。

於是他心念一動，那些被飛快煉化的地煞能量頓時如飛鳥般的湧出，直接是投入到了水光相宮內。

轟轟！

隨著如此之多的地煞能量湧入水光相宮，整座相宮都是在此時爆發出了劇烈的震動聲，相宮貪婪的吞食著一道道的地煞能量，一圈圈淡紅的漣漪不斷的擴散，將這座相宮強化得更為的廣闊與堅實。

李洛能夠清晰的感應到這座相宮在以驚人的速度增強。

這般變化，持續了許久後，李洛發現水光相宮不再吞食地煞能量，這讓得他有些激動的明白，這是相宮的強化抵達了極致。

強化已經完成。

李洛心神投入水光相宮內，只見得此時這座相宮發生了翻天覆地般的變化，其內的空間更為的遼闊，而且在相宮的壁膜處，有無數玄光流轉，這些玄光仿佛是形成了眾多玄奧的光紋，光紋似是具備著生命力一般的在流動著。

如果說以前的相宮是一座土屋的話，那麼如今這座被強化後的相宮，就真的是有幾分金碧輝煌之氣了。

嗡！

而隨著相宮的強化完成，只見得這座水光相宮突然有光芒綻放，這些光芒化為了無數光雨傾灑而下，對著下方水光相性所衍變的水潭落去。

當這些光雨落將下來的時候，只見得那原本枯竭的水潭之中，竟是以驚人的速度湧現出了新生的相力，流水潺潺，不斷的上漲，那代表著李洛消耗殆盡的相力在迅速的恢復。

不，不僅僅是恢復，更是增強。

因為當李洛的水光相力恢復到此前的極限時，它並沒有就此停止，水潭在不斷的擴張，相力所凝結的水流也是在節節攀升，短短不過十數息的時間，原本的水潭，就化為了一座小型的湖泊。

湖泊之內，一輪大日綻放著光明，令得湖水愈發的清澈精純。

李洛的水光相力在這一刻，增強了數倍不止！

這是來自煞宮境的饋贈！

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李洛是真正的跨入到了煞宮境。

感受著水光相宮內澎湃湧動的水光相力，李洛心頭也是難掩激動，此次的冒險突破，總算是成功了。

「竟然還剩下一些地煞能量...」

李洛的心神又是注意到此次水光相宮在完成強化後，竟然還剩下十數道地煞能量，於是他心念一動，又是轉向了那座木土相宮，如今兩座相宮的差距太過的巨大，水光相宮不論是規模還是相力的雄厚，都遠遠的超越了木土相宮。

「那就用剩下的地煞能量強化木土相宮吧。」

這些剩下的地煞能量無疑是意外之喜，本來李洛此次的目標只是完成水光相宮的強化，可沒想到最終煉化的地煞能量遠超想像，那麼這第二相宮的強化也就可以考慮一下了。

如果能夠直接一鼓作氣的將這第二相宮也完成強化，那麼他將會迎來第二場饋贈，木土相力的大幅增強無疑會令得他的實力呈現真正飛躍式的暴漲。

而這時候，雙相宮的優勢就體現了出來。

別人只有一場饋贈，他卻是能多一場，這要論起相力雄厚程度，絕對是同等級中的翹楚。

於是，李洛直接控制著剩下的地煞能量，全部都湧入到了木土相宮內，開始這第二座相宮的強化。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後一道地煞能量被木土相宮吸收後，讓得李洛稍微有些遺憾的是，木土相宮並沒有完成強化，那種強化進度只是達到了七成的程度。

「算了，七成就七成吧。」

李洛有點遺憾，但卻依舊感到滿足了，畢竟此次成功突破後，他煉化地煞能量的難度也會隨之降低，這第二相宮的強化只是時間問題罷了。

畢竟現在的他，依舊是貨真價實的煞宮境，比起敖白那個虛將境，都要更勝一籌。

李洛心神自相宮中退出，然後發現之前的那血紅漩渦已經消失而去，任由他如何感應，都是未能察覺其位置所在，於是他稍微思索後，也就選擇了放棄，因為他有著猜測，那股神秘的血紅力量，恐怕是源自血脈。

或許，這就是龐院長所說的李天王血脈？

嘿，看來我這血脈還有點高級，想必在那內神州，應該都不算普通吧？

李洛心頭忍不住的一笑，有一種窮苦孩子突然間發現自己原來是隱藏的富二代的驚喜感。

「老爹啊老爹，你有這般血脈背景，怎麼會跟娘跑到東域神州這偏隅之地呢？難道是傳說中的私奔嗎？」李洛心中浮想聯翩。

旋即他心神退出體內，那緊閉的眼目，也是在此時緩緩的睜開。

而當其雙目剛剛睜開時，便是見到一張絕美的容顏停在眼前，那一對神秘而迷人的金色美眸猶如是清澈的湖泊般，倒映著他的臉龐，那眸子中的擔憂之色，顯而易見。

望著那張驚豔至極的臉蛋，李洛微微一笑，放柔了聲音。

「青娥姐，我成功了。」

再然後，他就見到眼前的女孩絕美容顏上有著一抹如驚鴻般的笑容綻放出來，她屈身上前半步，伸開了纖細雙臂，重重的抱住了滿身是血的李洛。

溫香軟玉在懷，李洛心中卻是沒有半點雜念，只有溫暖之意流淌。

第六百一十六章三相圓滿

房間中，休息了一夜而變得神清氣爽的李洛推開窗戶，迎著晨輝伸展了一個懶腰，他臉龐上的笑容從昨天順利突破後，直到現在都還捨不得散去。

「地煞將階了啊...」

李洛忍不住的感嘆，眼中的得意掩飾不住，因為他的確是有著得意的資格。

畢竟要知道在將近一年前，他還只是一個空相者，可這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他不僅成為了雙相者，而且還以極其驚人的修煉速度，超越了所有的同輩之人，不，已經不只是同輩了。

現在的他，連聖玄星學府二星院中都無人能夠與他相比。

甚至如果再狂妄點，說不定他已經算是整個東域神州二星院中最頂尖的那一批了，之所以沒有說二星院最強，是因為敖白那種二星院的頂尖者，在經過聖杯戰後必然也有所精進，所以其此時突破到煞宮境也是有很大的可能。

短短一年時間，如此巨大的進步，李洛感覺，恐怕就算是身懷九品相的人，或許也就如此了吧？

不過李洛也明白，他此次突破到煞宮境，的確是有幾分運氣成分，如果不是最後自身血脈之力出現，幫助他煉化了諸多地煞能量，那麼他此次的突破絕對不可能圓滿完成，或許頂多他只能達到虛將境。

可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時間對於李洛而言太過的緊迫，不論是自身壽命的限制，還是接下來的府祭，這些都逼迫著李洛必須以最為極端的方式去變強。

不過有時候，也就是在這種極端之下，潛力方才能夠被擠壓出來。

「我體內的水光相力，比起一日之前，雄厚了數倍不止。」

李洛感受著體內水光相宮內湧動的澎湃相力，忍不住的面露微笑，相力流淌時所帶來的那種充盈的力量感幾乎是前所未有，相師境與煞宮境之間差距極為的巨大，因為雙方光是相力的差距就難以彌補。

而且因為他擁有著雙相宮，此時木土相宮尚未完全的強化，所以這兩者一比較後，這種差距就更是明顯了。

在沉浸式的感受了一下瘋狂暴漲的相力後，李洛又是關了窗戶，於一旁軟塌上盤坐了下來，他的眼中，跳動著掩飾不住的濃濃期待之色。

因為接下來他要做的事情，幾乎比突破相師境，更要令他激動以及迫不及待。

那就是第三相的填入。

當年李洛在發現自身身懷三座相宮的時候，可謂是經歷了悲喜兩重天，先天三相宮，這是何等的天賦異稟，畢竟要知道，三相宮乃是王境強者的標誌。

而王境是何等的高高在上？放眼整個大夏國，唯有龐院長一人而已，那種級別的人物，想必就算是放在內神州中，都絕對算得上是頂尖強者。

所以先天三相宮，這簡直能把人震撼得死去活來。

這是真正的天之驕子！

那一刻，李洛感覺自己應該就是傳說中的主角。

直到一分鐘後。

他發現三座相宮內空空如也。

先天三相宮不假，可是其中沒有相性的誕生。

然後李洛就傻了。

沒有相性，你就是擁有再多的相宮，那也沒辦法吸收天地能量，修煉相力啊。

那一刻，大悲大喜下的李洛差點就暈厥過去。

他是真的品嘗到了什麼叫做造化弄人。

但好在天無絕人之路，老爹老娘留下的「小無相神鍛術」將他救了回來，而後，李洛每時每刻都在期待著踏入地煞將階，將三座相宮填滿的那一天。

而這一天，終於是要來了。

李洛手掌一抬，呈現三角狀的金色之盤閃現而出，在那中央的凹槽內，有一點猶如燭火般的玄光在跳動，經過這將近一個月的精血蘊養，原本孱弱至極的「龍雷相」已經變得穩定了許多。

「龍雷相。」

李洛眼神火熱的望著這道如燭火般的玄光，這是他夢寐以求的第三相，此相一旦加入，他的三相宮就算是徹底的圓滿，而到時候三座相宮加持之下，李洛感覺在同等級的情況下，他的相力雄厚程度足以媲美真正的九品相。

遠超景太虛的虛九品。

不過稍微可惜的是，恐怕就算是他坐擁三相，也很難運用出那傳說中的三相之力，畢竟現在的他連雙相之力都還未能完全掌握，何況更為高深的三相之力。

但無所謂，足夠了。

三相宮給予他的相力優勢，足以讓他稱雄於同階。

「不過也不知道此次第三相填入，究竟會有多大的消耗...」李洛轉念想到這一點，不免又有點忐忑，畢竟這後天之相雖然奇特，可每次的填入都要付出不小的代價，第一次最狠，直接將他壽命砍到只剩下五年，第二次好一點，但也損害了根基，所幸有牛彪彪煉製的補神膏幫他恢復，不然也是後患無窮。

這第三次，按照慣例必然也是需要付出代價，李洛也不清楚以他如今地煞將階的實力，究竟能不能扛得住。

但不論什麼代價，李洛都不可能放棄，因為他已經沒有退路可言。

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他已是伸手，將那「龍雷相」取了出來，然後將其毫不猶豫的吞入到了嘴中，而後「小無相神鍛術」運轉而起。

轟轟！

當李洛吞下「龍雷相」時，他的體內頓時有著若有若無的龍吟與雷鳴聲響起，一道玄光入體，直奔那第三座空空如也的相宮而去。

而也就是在這一刻，李洛心驚膽戰的發現，他體內的相力以及精血，正在以一種恐怖的速度飛快的流失。

「希望頂得住吧！」他心中顫抖的喃喃一聲。

...

李洛緊閉的房門，從清晨一直持續到了深夜。

直到某一刻，房門突然輕輕的被打開。

李洛顫巍巍的身影從中走出，只見得此時的他面色慘白，容貌削瘦，眼眶都是內陷了一些，衣服下的皮膚血肉都是在此時縮水了許多，這一次煉化「龍雷相」，他不僅是相力被抽乾，連帶著渾身精血都險些被抽得一絲不剩。

如果不是他此前還修成了雷鳴體，肉身精血有所增強的話，他感覺現在的他可能會被吸成乾屍。

但饒是如此，此時的李洛也感覺到了極致的虛弱。

他顫抖著伸手敲了敲門框，將一名平常伺候他的侍女召了過來，顫聲道：「趕緊去給我安排一桌吃的，能補精血的，全給我送到房間裡來，另外要悄悄的，不要讓青娥姐知道了。」

那名侍女見到李洛這幅蒼白模樣，也是嚇了一跳，旋即她面色有些古怪，因為李洛這樣子，很像是縱慾過度。

少府主，這麼瘋狂了嗎？

侍女有些羨慕的偷偷看了一眼李洛的房間內，究竟是哪個浪蹄子將少府主吸成了這般模樣啊？

怪不得少府主提醒說不要讓小姐知道。

「快去啊！」李洛見到侍女發呆，催促了一聲。

侍女趕緊應下，匆匆離去。

李洛這才將房門再度關上，腳跟顫抖的靠著門，但他那蒼白而虛弱的臉龐上，卻是有著一抹笑容忍不住的綻放出來。

因為第三相，最終是有驚無險的成功填入。

從現在開始。

他的先天三相宮，總算是圓滿了。

第五百七十七章改良相術

「魔猿極意！」

當最後一道幻影被敖白的戟光撕裂的那一瞬，孫大聖率先發動了醞釀許久的最強殺招，只見得他的身軀在此時瞬間膨脹起來，漆黑的光澤自皮膚上面擴散開來,看上去宛如是黑色金屬一般。

他體內的鮮血在此時沸騰起來，血液與相力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凝結起來，繼而開始在他的皮膚表面，形成了一道道散發著莽荒之氣的咒紋。

咒紋呈現暗紅色彩，透著無邊的兇煞之氣。

而且，還有幽黑的光澤在其身後凝集延伸,竟是形成了一條漆黑的光尾,宛如猿猴之尾。

孫大聖的雙目,在此時盡數的赤紅，其內有令人心悸的狂暴之意升騰而起。

現在的他，活脫脫的就是一頭遠古兇猿。

那由其體內所散發而出的兇煞之氣，就連一旁的李洛都是忍不住的有些色變。

孫大聖雖然只是化相段第三變的實力，比他要弱上一級，可面對著此時的孫大聖，即便是李洛，都由衷的有一種心悸之感。

「你在院級賽上，是怎麼打敗他的？」李洛看向景太虛，驚訝的問道。

按照他的感應，此時孫大聖的力量，恐怕比他都要更強一籌，而具備這種力量的孫大聖，怎麼會在院級賽上輸給景太虛的？

景太虛聞言，淡淡的道：「他的封侯術並不完整,一旦施展出此術，其自身神智將會被煞氣淹沒,現在的他,就如同一頭沒有智慧的兇猿罷了,只要避其鋒芒，十秒之後，他自然就會從這種狀態脫離出來，然後自身陷入虛弱。」

李洛啞然，道：「我還以為你是正面擊潰他的。」

景太虛嘴角一抽，道：「有更輕鬆的方式，我為什麼要選擇最蠢的一種？」

轟！

而在兩人說話間，孫大聖那赤紅的眼瞳，卻是直接鎖定了前方的敖白，而後他一步踏出，腳下的地面瞬間崩塌，石板直接被其一腳踩得粉碎。

煞風呼嘯，其身影如蠻牛般的衝向了敖白，他也沒有施展任何的相術，只是握著鐵棍，直接就對著敖白胸膛重重的砸了過去。

刺耳的破風聲炸響。

這一棍之下，整條街道都開始崩裂。

一條丈許寬的溝壑,直接將街道一分為二。

孫大聖這一棍之威，看得李洛為之動容，因為他感覺,就算是換作他，若是選擇正面硬接的話，都可能會被孫大聖這一棍所擊傷。

封侯術，果真名不虛傳，即便孫大聖這一道封侯術還並不完整，但其威能，依舊是遠超任何龍將術了。

轟！

不過李洛，景太虛在面對著孫大聖這一棍時或許會選擇避其鋒芒，但此時被詭異飛蛾所操控的敖白，卻並沒有這份理智，他沒有半點的後退，手中三叉戟裹挾著雄渾狂暴的相力，銀光划過半空，似巨龍甩尾，下一瞬直接與孫大聖這驚天一棍，硬憾在了一起。

宛如隕石相撞。

極其狂暴的相力衝擊波以兩人為源頭，驟然橫掃開來。

一道道裂痕，似蜘蛛網一般，對著四周飛快的蔓延。

鐺！

而兩者的衝擊僅僅持續了數息，孫大聖那壯碩如鐵塔般的身軀便是猛的倒飛而出，同時他的身軀開始迅速的縮小，原本狂暴驚人的相力波動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削弱。

那是「魔猿極意」的時間到了。

孫大聖身軀狼狽的倒飛出數十米，撞在了一截斷壁上，一口鮮血噴出。

「交給你們了！」他用盡最後的力氣，咆哮道。

李洛與景太虛沒有時間關注孫大聖的傷勢，因為他們的目光死死的盯著前方的敖白，孫大聖先前那一棍並非是沒有建樹，那道棍影捅穿了敖白的戟光，然後落在了其胸膛上。

所以敖白也是被震退了十數米，在其胸膛處，那銀色的龍鱗破碎了大半。

而且最重要的是，敖白眼瞳中的詭異飛蛾，似乎也是在此時被那股力量震得有些失神，一時間雙翼的扇動都是變緩了下來。

「低階龍將術，天照風魔槍！」

景太虛沒有任何的廢話，手中青色芭蕉扇扇動，一柄能量重槍迅速的凝聚而成，然後伴隨著狂風席捲，帶起刺耳的呼嘯破空聲，趁著此時那詭異飛蛾還處於失神狀態中，快若奔雷般的對著敖白的胸膛位置轟擊而去。

「李洛！」

與此同時，景太虛暴喝一聲，這是在催促李洛也立即施展攻勢，與他的攻勢前後呼應，因為憑藉他一人的攻擊，不可能擊破那層「龍鱗真甲」。

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相力在此時毫無保留的運轉而起，他的手掌緊握玄象刀，刀刃之上似是有玄芒吞吐不定，下一刻，有波光粼粼的刀光凝聚而成。仟仟尛說

景太虛見狀，眉頭就是一皺，忍不住有些失望的道：「千流水刀術？你果然沒修成龍將術！」

先前李洛那般自信，景太虛還以為他藏了一道龍將術，但眼下看這模樣，李洛所施展的還是那一道他見過許多次的「千流水刀術」。

這一道相術威力固然不錯，但是終歸只是虎將術罷了。

雖說李洛自身實力出眾，在其雙相之力以及肉身力量的加持下，即便是這道虎將術，也能夠爆發出極為驚人的威能，但眼下他們面對的對手，可不是同階之人，而是此次聖杯戰二星院中的最強稱號獲得者。

對於景太虛的失望，李洛猶如未聞，他盯著那在刀刃之上迅速凝鍊而出的刀光，刀光波光粼粼，猶如浪潮划過海面時所帶起的一縷水線。

千流水刀術是一道高階虎將術。

也算是如今李洛所修煉得最為爐火純青的相術，而且他這一道「千流水刀術」的威力，因為光明相力的融合，這使得其內的水相之力的流動速度更快，從而加強了其切割力。

而隨著李洛對於「千流水刀術」的感悟加深，他一直都在嘗試繼續的改造這道相術。

若是旁人知曉他一個小小的相師境竟然抱著改造相術的野心，怕是忍不住要嗤笑，但李洛卻並不在意，他在相術上面的天賦，就算是姜青娥都為之讚嘆過的，當年初進南風學府，眾人相宮皆是未開時，他便是憑藉著相術天賦，成為了學府最耀眼之人。

「千流水刀術是以水相之力的流動來形成的切割力，其內流速越快，力量就越強...」

「然而直線刀芒形態，卻並非是流動的極致。」

「改變刀芒形態極為困難，但此術中我融合了光明相力，光明相力無形而變化多端，所以我完全可以藉助光明相力來形成其內的無數通道，改變刀芒形態。」

李洛的眼芒在此時瘋狂的閃爍著，同時心中冒出了無數此前早就有所推衍的想法。

最終，他眼神一凝，不再猶豫。

體內的光明相力在此時盡數的流淌而出，灌注進了刀身上漸漸凝聚的刀芒之中，同時他心念一動，這些光明相力開始在刀芒內形成了無數孔洞的通道。

這一步，他已經經過許多次的試驗了，所以也算是順利。

接下來，便是改變刀芒形態。

李洛五指伸出，猛然握攏。

只見得那一道如直線般的水流刀芒，竟然是在此時開始緩緩的彎曲，彎曲的弧度越來越大，最後那首尾，直接硬生生的連接在了一起。

直線的水流刀芒，在這一刻，扭曲成了一道...圓形的刀輪！

當連接的那一瞬，其內的光明通道也是直接連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個圓滿的循環，頓時其內水相之力的流動開始變得生生不息，那一瞬，眼前的刀輪，猛然間爆發出了嗡鳴之聲。

一道道刀光環繞四周，瘋狂的的轉動，那所形成的切割之力，竟是連虛空都是被刮出了細微的痕跡。

那一旁親眼注視著這一幕變化的景太虛，頓時滿眼的駭然。

因為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李洛此時那一道刀輪的威力，突然間暴漲了。

這，這還是千流水刀術嗎？！

那刀光轉動的嗡鳴聲，他仿佛是隱隱聽見了若有若無的龍吟聲？！

「我的確還沒修煉龍將術。」

李洛迎著景太虛駭然的眼神，淡淡一笑。

「不過我這改良的虎將術，似乎也不遜色於真正的龍將術吧？」

景太虛心頭震顫，滿眼的不可思議，李洛這傢伙，竟然開始改良自創相術了？這是相師境做的事嗎？

然而，李洛卻沒有時間在意他的驚駭，他手掌緊握玄象刀，那一輪刀輪於刀尖高速的轉動，下一瞬，李洛一步踏出，手持玄象刀猛然斬下。

嗡！

虛空震蕩。

刀輪破空而出，腳下的大地瞬間被切割撕裂開了一道深不見底的光滑痕跡。

刀輪映照在李洛的眼瞳，他面露微笑。

「敖白學長，試試我這新相術，我把它叫做...」

「千流水刀輪。」

第六百一十七章灌靈

翌日，當李洛睜開眼目時，他第一時間伸出了手掌，目光看向掌心，只見得那裡的「神樹紫徽」在此時變得極為的黯淡，如果不是仔細看的話，甚至都會將其忽略

。

這是因為在昨天夜裡，李洛使用了「神樹紫徽」的「灌靈」能力。而所謂的「灌靈」，其實就是透支「神樹紫徽」中蘊含的特殊能量，然後在極為短暫的時間中，對自身相性進行一次催化，只不過一旦使用了「灌靈」，那麼神樹紫徽也將會處於一段時間的枯竭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它不會再產出「紫靈液」，而且還會對其自身造成一些損傷，所以如果從長遠效果來看的話，這有點涸澤而漁的

味道。

但李洛並沒有太過的心疼，因為再好的寶貝，終歸是要用在最好的地方。如今的他最缺少時間，實在沒有多餘的時間去慢慢的培養這剛剛誕生的「龍雷相」，所以還不如藉助「神樹紫徽」的力量來一次粗暴的拔升，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

將他的實力最快的提升。李洛心思轉動，然後緩緩握攏手掌，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他都無法享受到「紫靈液」帶來的淬鍊效果，但好在神樹紫徽的那道「神木回春甲」還是能夠使用的，

因為此術並不需要那種特殊的能量。

若非如此，這還沒享受多久的「神樹紫徽」，幾乎就得變成廢物了。

他心神一動，觀測體內那座開始變得不一樣的第三相宮。

相宮之內，有銀色的雲層流動，其內閃爍著雷霆之光，雷鳴聲不斷的響徹於相宮中。而最吸引李洛目光的，是那雷雲之中遊動的身影，當雷雲被撕裂時，一道龍影自其中顯露了崢嶸，那道龍影約莫十數丈左右，通體遍布暗紅龍鱗，它爆發出低沉

的龍吟聲，與雷鳴匯聚一起，轟隆隆的震蕩著。

「龍相...」

李洛注視著那道暗紅龍影，這就是他體內的龍相所衍變而出，那股莫名的威壓，顯露著它的不凡。

在觀摩了一會這新得到的第三相後，李洛方才心滿意足的退出心神。

「六品龍雷相。」

沒錯，在經過「神樹紫徽」的這一波「灌靈」後，他的「龍雷相」直接從四品暴漲到了六品，短短一夜，提升兩品相性，這對於很多人來說恐怕是聞所未聞的事情。

即便是那些同樣也曾經擁有過「神樹紫徽」的人，恐怕都沒有這個效果，因為「神樹紫徽」的特殊能量雖然溫和，但若是一次性使用太多，同樣會出現一些抗性。

所以也很少有人真的動用「灌靈」能力，畢竟對很多人來說，將「神樹紫徽」的紫靈液日積月累下來，才能夠將其價值發揮到極致。可李洛不一樣，天生空相的他可以肆無忌憚的使用任何的靈水奇光以及對相性提升的特殊能量，空相所蘊含的空性，給予了極為強烈的包容性，所以使用「灌靈」

，也能夠讓他獲得最大的提升，不會過多的浪費其能量。

此次的灌靈，起碼能夠為李洛節省兩三個月，畢竟按照他此前的經驗，他想要將「龍雷相」從四品養到六品，即便不缺靈水奇光，那也需要這個時間。「也不知道什麼東西才能夠為「神樹紫徽」補充能量？」李洛輕嘆了一口氣，對於神樹紫徽那每日提供的「紫靈液」他如果說不眼饞那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為此物

能夠與靈水奇光配合，將他的進化效率提升。

所以之後如果有可能的話，他還是想儘可能的加快「神樹紫徽」的恢復。李洛翻身下床，他此時的面色雖然依舊還有些蒼白，但那種虛弱感已經消散了許多，他五指緩緩緊握，感受著體內那股澎湃強悍的相力，這股力量，比起昨日又

更強了幾分。而且這還是第三相宮還沒有經過地煞能量的強化的前提下，李洛感覺，等他之後將木土相宮，龍雷相宮全部完成強化，那麼他的自身的相力雄厚程度，恐怕足以

媲美大煞宮境的強者。

煞宮境分級倒是簡單，以大小兩段來區分，因為這個境界本就是強化錘鍊相宮為主，所以以大小來分級倒是合適。

現在的李洛，則屬於小煞宮境初期。李洛有些心滿意足，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他的實力提升可謂是飛躍式的，不僅自身成功踏入煞宮境，而且三座相宮徹底圓滿，如果之後再能夠修成封侯術的話

，那他的本錢可就真的足了。

於是李洛稍微洗漱了一下，便是腳步有些虛浮的出了房，直往後院廳堂而去。此時在那庭院中，姜青娥正在用著早膳，當她看著牛彪彪往桌子上端著一份份大補的餐食時，眸子中掠過一絲疑惑，不過這份疑惑並未持續多久，因為她就見到

了面色蒼白，走路輕飄飄而來的李洛。

「你又怎麼回事？」姜青娥放下手中的糕點，有點沒好氣的問道。

這傢伙昨天才冒險突破，怎麼現在又是一副很虛的模樣？真的是一點都不讓人省心。

李洛訕訕一笑，他看著滿桌大補精血的藥膳，不由得對著牛彪彪道：「彪叔，麻煩您了。」

作為洛嵐府的廚房總管，牛彪彪顯然是知道他昨夜要了一桌補精血之物，而且恐怕他也知道自己昨天做了什麼。

牛彪彪打量著李洛，笑眯眯的道：「這次還好一些，只是精血之損，少府主踏入地煞將階後，總算是底蘊雄厚了，不必付出壽命，根基為代價。」姜青娥聞言，眸光也是審視著李洛，旋即眼中掠過一抹驚訝之色，因為在她的感知中，李洛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比起昨日突破時，似乎又要變得強橫了幾

分。

這傢伙，昨天又做了什麼事？難怪一天都沒現身。

「如實招來。」姜青娥輕揚白皙下巴。

李洛咳嗽了一聲，慢吞吞的道：「青娥姐啊，從今以後你對我說話可要客氣一點了。」

「哦？突破到煞宮境後，膽魄都變大了嗎？」姜青娥輕笑一聲。

「以前我這小小雙相，在你這真九品光明相前，還需要低調幾分，但從現在開始，我覺得我已經可以跟你的九品光明相平起平坐了。」李洛說道。

姜青娥盯著李洛，沒有說話，她倒是想看看這傢伙葫蘆裡在賣什麼藥。而在姜青娥的注視下，李洛先是將周圍的侍女遣退，然後心念一動，頓時有一股散發著莫名威壓的強悍相力自其體內升騰而起，於其身後，形成了一道蜿蜒盤踞

的龍影。

望著李洛身後出現的那道龍影，即便是以姜青娥的定力，此時都是忍不住的出現了一些失神。

而李洛得意洋洋的聲音，也是在此時響起。「從今天開始，雙相者已是過去式，以後請叫我，三相者李洛！」

第六百一十八章煉煞術

「三相...」面對著李洛那得意洋洋的炫耀語氣，姜青娥倒是並未在意，她那白皙的臉頰上有著濃濃的驚訝之色浮現出來，顯然李洛這突如其來的三相也的確是給她帶來了不

小的衝擊。

地煞將階時期的三相...

說實在的，姜青娥連聽都沒聽過，從某種意義來說，三相的確是比九品相還要來得稀罕。當然，重點是地煞將階時期的三相...因為想要達到這種成就，必須在突破到相師境與煞宮境時，皆是體內出現異變，誕生出新生的相宮與相性，這是何等罕見的

事情？

三相，這是連封侯強者都嚮往的層次。

因為三相之力，是屬於王境強者的標誌，那也是所有封侯強者的畢生追求。雖說李洛這小小煞宮境即便擁有了三相，也不可能修成真正的三相之力，但這依然可以給他帶來極大的好處，最起碼，如果提前感悟到一些粗淺的三相之力，這

會為他未來衝擊王境帶來不小的裨益。

「不錯。」姜青娥收斂了驚訝，俏臉上浮現出一抹淡淡的笑容，李洛能夠獲得這種罕見的機緣，她也是為他由衷的感到高興。

「我倒是沒想到少府主這第三相，竟然會是龍相，呵呵，不愧是那家的血脈，與龍相極有緣分。」一旁的牛彪彪，也是在此時笑著出聲。

李洛聞言倒是一怔，若有所思的道：「彪叔說的，是那所謂的「李天王一脈」？」「你是從聖玄星學府那個龐院長處知曉的吧？」對於李洛說出「李天王一脈」，牛彪彪倒是並不感到特別的意外，他笑著點點頭，道：「沒錯，你和你父親李太玄，

都是出自這「李天王一脈」。」

「這一脈，在那內神州內，都名聲極大，而且你們這一脈，誕生龍相的機率很大，你的父親李太玄，就身懷虛九品龍相。」

李洛驚訝道：「難道相性的誕生，還能操控？」

他一直以為相性的誕生是隨機性的，但這「李天王一脈」能夠誕生諸多「龍相」，這顯然就不是隨機的了，這其中必然是有特殊的原理。

「傳聞你們這一脈的先祖，曾與一尊天龍定下過契約，天龍之氣延血脈而殘留，所以擁有李天王一脈的血脈者，才有著大概率誕生龍相的可能。」牛彪彪解釋道。

李洛吞了口口水，這種匪夷所思的操作太高級，他連聽都沒聽過。

不過有意思的是，他此次的龍相乃是後天煉製而成，倒不是依靠血脈而生，但由此看出，他與「龍相」的確挺有緣，先天生不出，這後天卻還是搗鼓了出來。

「老爹竟然還有一道虛九品的龍相...」李洛感嘆一聲，以前他見過老爹顯露的相性，但卻不是龍相。

「說起來也很少見到我娘顯露完全的兩種相性呢。」李洛又是好奇的問道。

牛彪彪聞言，頓時笑了起來，道：「說起你娘的第一相性，這可就有意思了。」

「什麼意思？」李洛疑惑的問道。

此時姜青娥悠悠開口，道：「師娘的第一相性，乃是金翅大鵬相，位列九品，金翅大鵬是世間頂級精獸，傳聞其以幼龍為食，所以與龍族算得上是仇恨滔天。」

李洛震驚了，難怪老爹一直被老娘打，敢情這相性上面天生就被壓制了？而且他也是龍相，豈不是以後老娘一發怒，他就得瑟瑟發抖？

「娘可真厲害。」李洛乾笑一聲，九品金翅大鵬相...這算是他至今為止見到的第二道真九品相，結果都出在了他的家裡，而且關鍵是，這都落在了兩位女性的頭上，這讓得李洛心

有戚戚，咱家男性家庭地位很是堪憂啊。

「能讓師父都折服，師娘自然是人間巾幗。」姜青娥微微一笑，言語間有著崇拜之意。

李洛咳了一聲，語重心長的道：「娘的本事我是佩服的，不過她也有些不好的地方，你可不要去學，比如沒事就打我爹這種壞毛病。」

姜青娥不置可否：「師娘教過我，拳頭出真理。」

李洛臉一黑，老娘你究竟在搞什麼名堂啊，你想要你兒子以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嗎？哼，不過老爹不中用，不代表他這個兒子也不行，九品光明相又如何，我如今身懷三相，不論從什麼角度來說，都不會有半點的遜色，所以未來這家庭地位誰上

誰下，還得打過才知道。

不過前提是他需要先趕上姜青娥的相力等級。

而在沒有趕超姜青娥之前，還是先示敵以弱，才是韜光養晦之道。

姜青娥倒是沒在意李洛在想什麼，而是眸光一轉，說道：「如今你已經晉入煞宮境，也該開始修煉「煉煞術」了。」

「煉煞術...」

李洛聞言，神色也是一動，所謂的煉煞術，他自然是知道的，這是唯有踏入地煞將階後方才會開始觸及的修煉之法，而且也是地煞將階的核心修煉所在。其實簡單來說，就是以一種特殊的修煉方式，將吸收入體的地煞能量進行一種煉化，而這些地煞能量在經過煉煞術的煉化後，將會形成一種特殊的能量，這種能

量被稱為「地煞玄光」。

「地煞玄光」擁有著極強的威能，與人對戰時，將其融入自身相力，可以讓得相力的威能得到極大的提升。

可以說，「地煞玄光」也算是地煞將階的標誌力量。同時之後打磨強化相宮，甚至更後面的煞體境，這些都是需要依靠「地煞玄光」來提升，所以說，踏入地煞將階後，「煉煞術」將會變得無比的重要，一部上乘的煉

煞術，將會為修煉者提供極大的裨益。

這有點類似李洛在相師境時所修煉的能量引導術，只不過「煉煞術」算是更高階的一種修煉之法。

「學府真是太坑了，我之前兌換的「十二段錦」，竟然沒有包含煉煞術。」李洛抱怨道。「想什麼呢，煉煞術價值不菲，遠超能量引導術，畢竟這是更進階的修煉之法，而學府怎麼可能以那麼便宜的積分就將其成套的兌換給學員？」姜青娥白了李洛一

眼。

「而且學府內雖然有十二段錦的煉煞篇，但我卻不建議你去修煉。」

「為什麼？」李洛訝異的問道。

「因為十二段錦的煉煞篇，等級稍微低了點，只是屬於「三煞級」。」姜青娥說道。

「知道什麼叫做三煞級麼？其實很簡單，一道相同體量的地煞能量，如果能夠將其煉化出三道「地煞玄光」的煉煞術，那麼就是「三煞級」，然後以此類推。」

李洛無奈的一笑，這分級，倒是夠樸素。

「青娥姐之前修煉的煉煞術是幾級？」他問道。

「四煞級，這是在學府內兌換的，花了三十萬積分，而這已經是學府內最頂級的煉煞術了。」

李洛聞言，面色一苦，他雖然還有很大一筆積分，可這些都是準備用來修煉封侯術的。

「少府主不必為煉煞術苦惱，咱們洛嵐府雖然比不上聖玄星學府那般底蘊，但咱們有的，學府未必就會有。」牛彪彪在此時拍了拍肚子，笑眯眯的說道。

李洛一聽，頓時精神一振，道：「難道我老爹留了什麼東西？」

「少府主倒是聰明，你爹的確留下了一部煉煞術，只不過這部煉煞術要求頗為苛刻，一般人無法修煉，不然當初也就給青娥用了。」牛彪彪笑道。

「連青娥姐都沒法修煉？」李洛有點變色，什麼煉煞術這麼變態，連九品光明相都不行？

「倒不是青娥天賦不夠，而是這部煉煞術的修煉要求必須是身懷龍相之力。」牛彪彪解釋道。

「身懷龍相之力...」

李洛大喜，這簡直就是量身打造的煉煞術啊！

老爹還是靠譜啊。望著滿眼期待的李洛，牛彪彪也就笑著伸出手，掌心間有一枚巴掌大小的鱗片閃現出來，那鱗片上散發著淡淡的威壓，赫然是一片龍鱗，龍鱗之上，似是流轉著

無數文字，若隱若現。

「這道煉煞術名為「三轉龍息煉煞術」。」

李洛驚喜萬分：「好酷炫的名字，這是幾級煉煞術？」

牛彪彪伸出手掌，五根手指豎起：「五煞級，這種級別的煉煞術，聖玄星學府，應該是沒有的。」李洛頓時熱淚盈眶，富二代的快樂就是這麼的簡單與樸素。

第五百七十八章聯手制敵

嗡！

幽黑的槍影貫穿虛空，帶起尖銳刺耳的破風聲，沿途音爆不斷，一層層的氣浪於其後不斷的湧現。

正是景太虛所施展的「天照風魔槍」。

趁著敖白眼瞳中那詭異飛蛾被先前孫大聖狂暴一棍轟得有些遲滯的破綻,槍影瞬息而至，直接是精準的轟擊在了敖白胸膛處。

那裡的銀色龍鱗已是被孫大聖驚天一棍打碎了一些。

而天照風魔槍則是將這種破壞程度更加的擴大化，只見得一片片由相力凝聚而成的銀色龍鱗紛紛破碎，但龍鱗之下，依舊是有銀光閃爍，仿佛是一道道銀色絲線交織，顯露出極強的韌性。

敖白以虛將境的實力施展出來的防禦性龍將術，對於李洛，景太虛他們這種化相段第四變的人來說,的確是麻煩至極。

不過，也就是在此時，李洛的攻勢，呼嘯而至。

那是一道划過虛空的刀輪。

刀輪波光粼粼，宛如是流水所化，但卻顯得極為的璀璨與奪目，仿佛是其內蘊含著星辰大日一般。

刀輪釋放出了極為驚人的凌厲刀光，在刀輪高速的旋轉下,那種刀光的切割力更是達到了一個相當驚人的層次，此時這刀輪的威力，怕是不遜色於任何低階龍將術！

刀輪的速度也極快，一閃之下，便是撕裂長空,然後狠狠的斬在了敖白胸膛之處。

吱吱！

刺耳的聲音與火花同時的出現。

只見得敖白胸膛處的銀色龍鱗瞬間被切割開來,龍鱗破碎,其下的那些銀色相力所形成的絲線，也是在那驚人的切割力下紛紛的斷裂。

如此驚人的攻勢,也讓得敖白自身察覺到了危機,當即一聲咆哮，只見得其身軀上銀光流動，周身的銀色龍鱗紛紛化為銀色光線對著胸膛處匯聚而來，試圖將波光粼粼的刀輪阻擋而下。

兩股力量兇狠的碰撞，一波波相力震蕩，引得那裡的虛空都是出現了許些的扭曲之狀。

「鹿鳴！」

李洛見到這一幕，卻是神色一喜，他已經將那保護著敖白周身的銀色龍鱗全部逼到了一起，而此時的敖白身軀其他位置，則是失去了銀色龍鱗的保護，這顯然就是他們所等待的機會。

而李洛的低喝聲剛剛落下，只見得敖白不遠處的陰影中，一道雷光猛的閃現。

鹿鳴顯然早就對此做好了準備，只不過之前她對於李洛三人打破敖白的「龍鱗真甲」其實並沒有抱太大的期望，畢竟她很清楚他們與敖白之間的差距，虛將境的實力論起相力雄厚程度，跟李洛這種化相段第四變比起來，真的強了太多。

即便三人都是東域神州一星院中最為出類拔萃之人，但人家敖白，同樣也是二星院的最強稱號獲得者。

但最後的結果,有些出乎她的意料。

李洛那最後一擊，比他之前任何一次的出手，都要來得更為的強悍！

「這個傢伙，竟然能夠改良相術...真是好驚人的相術天賦。」

鹿鳴心思轉動，其實改良相術她並不陌生，因為她自身也是雙相者，所以明白一種相術中如果有兩種相輔相成的相力配合的話，的確是能夠將這道相術的威力提升數成，但李洛這一次的改良，卻是幅度相當之大，他甚至都改變了相術的形態。

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已經勉強算是一種全新的相術了。

鹿鳴心緒流動，但她的出手卻是沒有半點的遲緩，當李洛的刀輪逼得敖白周身的銀色鱗甲匯聚一處時，她的倩影已是出現在了敖白右側。

而後其纖細雙指並曲，指尖有雷光纏繞，猶如是雷霆指印一般，直接對著敖白咽喉右側的位置暴刺而去。

這一指若是落下，定然能夠截斷那詭異飛蛾對敖白的控制。

但是，就在此時，敖白眼瞳中的詭異飛蛾猶如受到了什麼刺激，突然劇烈的扇動起雙翼，而後有一縷血光流轉而出，從敖白的眼角射出來，直接與鹿鳴的雷霆指光相撞。

嗤！

碰撞的瞬間，血光顯露出了不俗的威力，竟是瞬間就將鹿鳴的攻勢化解，同時血光仿佛具備著強烈的腐蝕性，然後傾灑到了鹿鳴身軀上。

詭異飛蛾的突襲，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這一幕，也令得不遠處的李洛與景太虛面色大變，如果鹿鳴被重傷，那麼他們此次的計劃，也就算是徹底失敗了。

嗤嗤！

血光沾染上了鹿鳴的嬌軀，然而下一瞬，她的身影突然變得虛幻起來，直接憑空的消失。

竟然是一道幻影！

李洛與景太虛心頭皆是一震。

鹿鳴這是虛晃一槍，騙過了飛蛾最後的防護手段！

轟！

與此同時，敖白的左側，一道倩影纏繞著雷光閃現而出，她雙指並曲，這一次，卻是趁飛蛾無法回神的瞬間，那雷光雙指，直接點在了敖白太陽穴之處。

轟隆！

指尖有雷光暴閃，雷鳴聲大振。

雷霆相力自敖白太陽穴處直接滲透進其雙目之中，下一刻，敖白的眼瞳中傳出了悽厲的嘶鳴聲，李洛與景太虛能夠清晰的看見，那其中存在的詭異飛蛾在此時瘋狂的震顫起來，一縷縷的雷光纏繞在其身上。

這詭異飛蛾雖然有著操控之力，但其自身顯然頗為的脆弱，一旦被力量波及其本體，它也只能坐以待斃。

於是，數息之後，詭異飛蛾再也承受不住那一縷雷霆相力的轟擊，直接是憑空的破碎開來，化為了血色的粉末。

這些粉末順著敖白的眼角流淌下來，化為滲人的血淚。

鹿鳴飄身後退，美眸緊張與戒備的盯著突然間停滯起來的敖白。

李洛與景太虛也是保持著警惕。

在幾人戒備的注視中，敖白眼中的血紅粉末倒是盡數的流淌了出來，下一刻，他突然一口鮮血狂噴而出，面色瞬間變得慘白起來。

「幾位，給你們添麻煩了。」

而後有沙啞的聲音，從他的嘴中傳出來。

李洛四人望著敖白那漸漸恢復清明之色的眼睛，倒是忍不住的鬆了一口氣，看樣子敖白似乎是恢復了過來。

不過李洛還是保持著謹慎，笑道：「敖白學長，此事與你無關，那飛蛾太過的詭異，誰也避免不了，不過為了保險起見，我建議敖白學長暫時不要動，停在那裡休養就好。」

敖白聞言，苦澀的一笑，道：「李洛學弟的謹慎是有必要的，放心吧，我現在相力消耗嚴重，也動彈不了。」

先前他雖然是被操控狀態，但也能夠看見李洛他們的戰鬥，為了將他制服，李洛四人顯然也是傾盡了全力，這才險險得手。

景太虛，孫大聖，鹿鳴三人也沒有說話，顯然對於李洛的謹慎他們都很贊同。

「接下來還有三顆淨化靈珠，此事就要麻煩四位了。」敖白就地坐下來，三叉戟也被他收起。

「敖白學長等我們的好消息就行。」

李洛笑道，然後對著三人使了一個眼色，於是四人便是繞開了敖白，沒有過多的停留，皆是趕緊對著下一個淨化靈珠的布置點疾馳而去。

...

「咦？」

高塔上，一直關注血尾異類那邊的赤甲身影突然發出了一道驚咦聲，而後他的目光投向了城中的某處，那面甲下的眼中掠過驚訝之色。

「鬼蛾被滅了？」

「那四個相師境的小子，竟然解決了一名虛將境？」

赤甲人影嘖嘖說道：「不愧是各大學府中的頂尖精英呢，還真是潛力不小。」

不過他也沒有過多的動作了，因為他自身並不能離開高塔，他需要在這裡為之後的謀劃做好準備。

所以他只是漠然的一笑，收回了目光。

「也罷，拖延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再持續下去，那八個天珠境的小子，恐怕也快頂不住了。」

第六百一十九章再見裴昊

萬相之王

第一卷

第六百一十九章

第六百一十九章再見裴昊

五煞級的「三轉龍息煉煞術」到手，但李洛現在還沒有時間修煉，因為今日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前往春湖樓，赴那裴昊的宴。

宴無好宴。但李洛與姜青娥還是打算去一趟，畢竟這裴昊竟敢在洛嵐府總部之外的春湖樓擺宴，這儼然已是挑釁，如果他們這都不去的話，那對於洛嵐府總部的名聲以及威

望都是不小的打擊。

再者那裴昊還邀請了盧箐與閭關這兩位中立的閣主，這顯然是打著拉攏的想法，李洛與姜青娥是絕不能坐視這種情況的發生。這些閣主是洛嵐府的老人，擁有著極老的資歷，他們掌控著洛嵐府一部分的力量，算得上是洛嵐府中的實權高層，以前李太玄與澹臺嵐尚在時，這些閣主自然是服服帖帖，不敢有絲毫的異心，可如今兩人失蹤多年，李洛與姜青娥雖然竭力挽救局勢，但論起威望自然是不及李太玄，澹臺嵐，所以這些閣主難免也會生出一

些其他的心思。

對於這些中立的閣主，李洛的心中其實並沒有多少的好感，因為雖然他們沒有明著倒向裴昊，但這種試圖割據自立般的舉動，也讓他有些怒意。

不過這些怒意如今還是得按耐下來，畢竟他的實力還不夠，等未來他踏入封侯境，徹底掌控洛嵐府後，這些曾經的帳，自然要一筆筆的清算。

李洛與姜青娥用完早膳，便是去往前廳，在這裡，袁青大供奉以及雷彰閣主早已到達。

「少府主，小姐，洛嵐府總部的力量已經盡數集結，春湖樓四周完成布防，到時候只要得到信號，就會直接殺入！」雷彰稟報導。

李洛點頭，裴昊既然敢現身，那他自然是要做好準備，最好的可能是直接在春湖樓將其解決掉，也就免得府祭上面再折騰出什麼么蛾子。

「少府主，小姐，裴昊此人謹慎狡詐，他在大夏城潛伏多日，如今敢露面挑釁，必然是有所倚仗，不可不防。」袁青沉吟道。

姜青娥頷首，道：「袁供奉放心，我們自會小心。」

袁青聞言，也就不再多說。

而後一行人再度做好準備，待得時候差不多了，便是直接整裝出府。

李洛與姜青娥走出洛嵐府總部，一眼便是見到了坐落在街道盡頭的那座奢華樓閣，那裡就是春湖樓，與洛嵐府總部也就一街之隔。

「來了很多探子呢。」

李洛目光掃過街道四周，他能夠感知到一些若有若無投射向總部的目光，顯然，裴昊邀約的事情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大夏城，如今各方勢力，都在盯著這邊。

畢竟這一場宴會，應該也算是洛嵐府內部兩方勢力於府祭之前的一次試探性的交鋒了。

姜青娥容顏清冷，根本沒有理會那些探視的目光，而是與李洛一起，走過街道，很快就抵達了那春湖樓外。

樓門大開，其內冷清不見人影，顯然整座樓都被裴昊給包了下來，而其他人也知曉今日此處並非善地，所以也沒人來這裡湊熱鬧。

袁青，雷彰等一眾洛嵐府總部的精銳護衛，以李洛，姜青娥為首，直接湧入樓內，一樓無人，於是李洛等人便是登樓而上。

抵達頂樓的時候，此處視野開闊，可俯瞰附近的街道，而也就是在這裡，諸多人影落座，同時目光也都在盯著上樓的李洛與姜青娥。

李洛目光掃過此處，在那居中的位置，裴昊面帶微笑，其耳朵處懸掛的金色小劍，流轉光澤，略微內陷的雙目，透著一種銳利，冷厲的氣息。

裴昊身旁，便是那名為墨辰的大供奉。

依次下去還有三位面熟的人影，正是洛嵐府那三位投靠裴昊的閣主。

而再下去則是坐著一男一女，此時的兩人神色略微有點不太自然的望著上樓的李洛與姜青娥，而這兩人，正是那素來保持中立的盧箐與閭關兩位閣主。

場中的氣氛，隨著李洛等人的來到，頓時變得緊繃起來，暗流湧動。

「呵呵，少府主與姜小姐還真是膽魄驚人，明明知道是場鴻門宴，竟然還敢前來。」裴昊微笑道。

「我只是想要看看跟老鼠一樣躲了這麼久的你，究竟是從背後主子那裡得到了什麼倚仗，竟然就敢現身了？」李洛注視著裴昊，淡淡一笑。裴昊雙目微眯，他盯著李洛，他猶自還記得，將近一年前在那老宅中見到李洛時，後者在他的眼中不過是一個空相廢物而已，然而現在，不知為何，從李洛的身

上，他已經開始感覺到了一點不太舒服的氣息。

或者可以說，是一絲淡淡的威脅。這令得裴昊心頭掠過陰霾之意，因為這一年中，他已經聽了太多李洛的事情，特別是最近傳出來李洛獲得了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學員稱號的事.這個稱號並不只

是虛名，這同樣也是實力與潛力的代名詞。

裴昊雖然沒有進入過聖玄星學府，但他也很明白，東域神州上這些聖學府的實力與底蘊。

能夠從整個東域神州那麼多優秀的同輩者中脫穎而出，奪得翹楚，這足以證明如今李洛的實力。

在解決了空相的問題後，李洛展現出來的這份天賦，令人不得不為之羨嫉。以前的他，尚還能夠用李洛出身再好，那也始終只是一個空相廢物來安慰自己，可如今，這份安慰也蕩然無存了，李洛展現出來的天賦以及驚人的修煉速度，已

經完全配得上洛嵐府少府主的這個身份。

如今的李洛，在洛嵐府中的聲望，也是愈發的如日中天。「一個人，就真的能夠佔盡這麼多好處嗎？」裴昊心中泛起陰沉沉的殺意與妒火，那五指都是忍不住的緩緩緊握，憑什麼這個李洛一生下來就能得到所有，而他傾

盡一切的努力，都比不上李洛所獲得的絲毫？他對李太玄，澹臺嵐是那般的敬重，他為洛嵐府出生入死，所為就是能夠獲得他們的認同，然而他裴昊所做的這一切，在他們的眼中，或許連整個洛嵐府都比不

過李洛的一根頭髮。

裴昊手背上，有青筋跳動。

他知道自己是在嫉妒李洛，無比的嫉妒，而也正是一份極端的嫉妒，讓他走到了今天這一步。

但他並不後悔。既然你們對我這般珍視的洛嵐府不屑一顧的話，那也就別怪我將它給毀了！

第五百七十九章反撲時刻

赤石城的上空，一波波驚天動地的能量風暴不斷的橫掃開來，在那種級別的風暴下，整個城市仿佛都是在顫抖。

高空的大戰,極其的激烈。

八位天珠境的頂尖學員傾盡全力的在阻攔著那血尾異類，在他們的身後，璀璨的天珠耀眼異常，吞吐著天地能量，氣勢驚人，然而即便如此,任誰都看得出來,在雙方的交戰中，血尾異類處於絕對的上風。

此時的八人中，類似藍瀾，長公主，宮神鈞這般實力最強的倒是還好說，可類似秦嶽，趙北離等人，身上卻是開始出現了傷勢。

秦嶽最慘，一條血淋淋的傷口撕裂了衣衫，從右肩拉扯到小腹的位置,這傷口異常的猙獰，而且在那傷口處，仿佛可見詭異的血紅毛髮在蠕動著，這是來自血尾異類那條詭異的血淋淋尾巴,這些血紅毛髮在阻攔著秦嶽傷勢的自愈，同時也給他帶來了極大的痛苦,此時的他,面色蒼白，滿頭的冷汗。

但為了不拖後腿，他則是咬牙硬撐。

而長公主等人也是明白他的處境，所以倒是主動的為他遮蔽了許多的攻勢，以免他這邊被血尾異類當做突破點，如今他們八人聯手本就處於劣勢，如果有人被重傷出局，其他人無疑將會面臨更大的壓力。

高空中，長公主嬌豔的臉蛋布滿著凝重，她手持青玉權杖，道道青光匹練不斷的呼嘯而出，青光內，有青鸞光影成形，裹挾著驚人氣勢，不斷的對著血尾異類攻去。

然而她的這些攻勢，皆是被那血淋淋的尾巴一掃即散。

望著血尾異類那不斷傾灑著鮮血的巨大尾巴，長公主的眼中閃過濃濃的忌憚之色，那血尾似乎就是血尾異類的力量源泉，其上流淌的鮮血充滿著極其霸道陰毒的力量，若是被侵入體內，連肉身都會被侵蝕,難以化解。

每一次當那血尾掃過時,他們八人皆是會狼狽的躲避。

「這種局面，可不能持續太久了...」

長公主秀眉緊鎖，眼下他們八人基本都是處於防守的局勢，這倒不是說他們無力進攻，只是他們在等待一個時機。

那個時機，就是淨化節點的形成。

那時，血尾異類將會被淨化節點所壓制與削弱，那就是他們最好的反撲機會。

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須抓住機會果斷的斬殺血尾異類。

不然越是拖下去，局面對他們越是不利。

長公主在繼續發動攻勢的同時，眸光則是掃過城內的一些方向，當她在見到那一顆顆冉冉升起的淨化靈珠時，狹長鳳目中有著一抹欣慰之色浮現。

「李洛這小子，倒真是讓人放心。」她紅唇微挑，輕輕一笑，臉蛋嬌豔明媚。

此前敖白的變故，早就被他們這些隊長所察覺，剛開始時他們都有些驚怒，畢竟誰都沒想到身為二星院中最強的人，竟然會莫名其妙的被操控，而身為虛將境的敖白，對於李洛四人來說，無疑是攔路虎。

若是李洛他們在那裡被阻攔太久，甚至會影響到他們這邊的戰局。

可他們都被血尾異類死死纏住，自顧不暇，自然也沒有餘力去幫助李洛四人，所以只能祈禱他們自求多福，可誰一開始又能想到，最終的結果，竟然是敖白被李洛四個一星院的學員給解決掉了。

雖說這之間有種種限制的緣故，但李洛四人無疑是給了他們一個極大的驚喜。

按照現在他們的進度，淨化節點應該很快就能夠成形了。

嘻嘻！

而就在長公主心中為此而欣喜的時候，突然高空上，那血尾異類紅唇中發出了柔媚的嬉笑聲，這嬉笑落入人耳是那樣的動聽，可在場的眾人，卻是聞之色變，一個個都是身軀緊繃起來，周身相力瘋狂湧動。

因為從先前的交手中他們已經是摸清了這血尾異類的規律，每當她發出這樣的嬉笑聲時，就是其力量爆發的時刻。

「小心，它察覺到了淨化節點的成形，可能要試圖衝破我們的阻攔了！」藍瀾疾聲厲喝。

其他七位隊長頓時心頭一凜，身後旋轉的天珠頓時爆發出璀璨的光芒，天地能量滾滾而來，仿佛是在他們的身後形成了不同色彩的能量洪流，一股股強大的威壓盤踞高空。

與此同時，血尾異類身後巨大的血紅尾巴輕輕一擺，只見得有一縷縷血光從中升騰而起，最後在血尾異類的身前，凝聚成了八顆血紅的骷髏頭。

骷髏頭於高空遊蕩，發出了刺耳的嘎嘎聲，空洞的眼眶中，燃燒著血紅的火焰。

那火焰燃燒得越來越旺盛，最後轟的一聲，將骷髏頭點燃，而後八團鮮紅欲滴的骷髏火球破空而出，直接對著高空中的八位隊長呼嘯而去。

面對著那撲面而來的骷髏火球，即便是連藍瀾面色都是忍不住的一變，因為他能夠感覺到那骷髏火球中蘊含著何等可怕的力量。

八位隊長沒有任何人敢心懷小覷，他們毫不猶豫的催動了體內所有的相力，迎向了那呼嘯而來的骷髏火球。

數息後，雙方悍然相撞。

轟轟！

肉眼可見的能量衝擊波與高空上肆虐開來。

八名隊長皆是被震得氣血沸騰，面色劇變。

不過在他們的全力相迎下，倒是勉強將骷髏火球給擋了下來。

而就在他們為此鬆一口氣的時候，秦嶽所在的位置，他面前的那團鮮紅火球內的骷髏，卻是突然發出了桀桀怪笑聲，而後骷髏嘴巴猛的張開，一截乾枯而漆黑的指骨，滴落著黑色的黏液，快若奔雷般的射出，直指秦嶽眉心。

突如其來的襲擊，讓得秦嶽面色驚駭欲絕，顯然，那血尾異類也是察覺到他這邊傷勢最重，所以將他作為了突破點。

「秦嶽，小心！」

此時其他人也是察覺到了這邊的變故，頓時皆是駭然出聲。

可他們自身都被骷髏火球所纏，根本無法給予援手。

在那關鍵時刻，秦嶽忍耐住內心的驚慌，猛的一咬舌尖，頓時一道血箭裹挾著相力化為箭矢破空而出，箭矢速度極快，與那自骷髏嘴中射出的漆黑指骨相撞。

嗤！

然而相撞的瞬間，血箭雖然將漆黑指骨融化了許多，可卻並未完全的將其力量化解。

於是，失去所有防護手段的他，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漆黑指骨對著其眉心射來。

這種時間，連捏碎靈鏡都不夠了！

難道今日他秦嶽，就得死在這裡了不成？

而就在秦嶽為之絕望的那一刻，突然其身後有耀眼光芒綻放，只見得一柄燃燒著光明火焰的重劍自秦嶽肩膀上方穿透而來，重重與那已經被秦嶽消耗了許多力量的漆黑指骨相撞。

鐺！

金鐵聲響起。

兩股力量瘋狂的對碰在一起，互相侵蝕。

光明火焰升騰，嗤嗤聲中，只見得那漆黑指骨就開始迅速的消融，最後化為一縷黑煙，憑空散去。

劫後餘生的秦嶽冷汗淋漓。

長公主等人卻是大喜，目光看向秦嶽後方，只見得一道纖細身影踏空而來，綻放璀璨光明，驅逐著漫天惡念之氣。

正是姜青娥！

顯然，她已經解決了城內的其他異類，然後開始支援他們這邊了。

姜青娥玉手一握，重劍落回手中。

一旁，驚魂未定的秦嶽感激的道：「姜學妹，謝謝你出手相救！」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一片平靜，她眸光看向其他幾名隊長，道：「諸位，時候差不多了。」

聽到她此話，眾人心頭頓時一動，似是有所察覺的將目光投向了城內的某個方向。

只見得那裡，一顆淨化靈珠緩緩的升起。

那是最後一顆淨化靈珠。

而當這顆淨化靈珠升起時，頓時爆發出一道道的淨化光線，這些光線穿梭在赤石城內，將一顆顆淨化靈珠盡數的連接起來。

下一刻，磅礴的淨化光芒如月光般的傾灑下來。

然後這赤石城內的無數幻境，都是在此時開始迅速的融化。

繁華喧囂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那枯骨雜草遍布的廢墟之城。

對於這一幕，眾人心情格外的複雜，沉重的同時，又是重重的鬆了一口氣。

因為淨化節點成形，那就代表著他們的反撲時機，終於來到。

第六百二十章裴昊意圖

「見過少府主，小姐。」

此時那盧箐，閭關也是面色有些尷尬的起身，然後衝著李洛，姜青娥行禮，同時解釋道：「我們也是聽說裴昊大管事邀請了你們前來，所以才會過來的。」如今的李洛畢竟還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如果換做是一年前的話，或許他們對李洛還沒這麼客氣，因為那時的李洛只是空相，雖說有著身份，但空相就限制了他

未來的成就，所以自然沒必要給予太多的關注。

但現在不一樣了，這位空相少府主，已經脫離了曾經的桎梏，開始變得耀眼。

這短短一年中，李洛給洛嵐府帶來了多大的變化，他們這些閣主心中最清楚，甚至在洛嵐府一些人的心中，李洛這位少府主的份量，甚至都開始趕超姜青娥了。所以他們此時在面對著李洛時，方才會有點忐忑，以李洛與姜青娥展現出來的天賦與潛力，他們感覺，如果兩人能夠挺過洛嵐府此次的危機，或許洛嵐府將會在

他們的手中再度恢復輝煌與鼎盛。

面對著兩人的解釋，李洛臉龐上浮現出溫和的笑容，擺了擺手，道：「我相信兩位對洛嵐府的忠誠。」

雖然這話並非是真實的想法，但作為一個合格而成熟的少府主，李洛當然不可能在此時顯露怒意斥責二人，那樣只會將他們推向裴昊那一邊，所以顯得很溫和。

姜青娥淡淡的掃了兩人一眼，道：「你們就在一旁坐著吧，今日的事情，我們是來找裴昊的。」

「是，小姐。」兩人趕緊應下，姜青娥在洛嵐府中的威嚴不小，畢竟洛嵐府風雨飄搖的時候，是她一手將洛嵐府穩住，而且她自身展露的天賦與潛力，也足以讓洛嵐府內的各位

閣主畏懼。

「兩位既然來了，何不聽聽我此次的想法？」而此時那裴昊也是壓下了心中的情緒，然後露出笑容說道。

「你的想法不用聽，肯定都是臭不可聞。」李洛感嘆道。

「少府主，不必這麼抗拒我，其實我們都有著相同的目的，那就是維護洛嵐府，府祭之日，你我雙方內鬥，終究只是便宜了外人。」裴昊淡笑道。

「不好意思，在我看來，你也是個外人。」李洛搖搖頭，反駁著說道。

裴昊笑容終於是一沉，不過不待他說話，李洛已是擺擺手，道：「不過來都來了，我倒是也想要聽聽你能說出什麼廢話來。」裴昊眼皮微垂，放緩語氣的道：「少府主想來應該是不想一個月後的洛嵐府府祭，我們雙方撕破臉皮吧？所以我有一個建議，可以避免雙方紛爭，免得被外人趁虛

而入。」「建議很簡單，以後洛嵐府延續上一代兩位府主之位，形成慣例，我與少閣主你各執一席，聯手執掌洛嵐府，到時我們化幹戈為玉帛，合力之下，必然會令得洛嵐

府恢復曾經的強盛。」

「少閣主，這個建議我已是給了讓步，還希望你能夠為了洛嵐府的未來認真考慮一下。」

李洛面露沉吟之色，緩緩道：「兩位府主並立，倒是一個挺好的建議。」

裴昊聞言，嘴角頓時有著一抹笑容浮現出來，一旁的墨辰以及投靠裴昊的三位閣主也同樣是笑了起來。袁青，雷彰等人則是錯愕的看向李洛，如果真讓得裴昊成為了真正的府主，他就有了名正言順的理由介入洛嵐府諸多事宜，雖說這或許的確避免了府祭上面的紛

爭，但卻為以後埋下了更大的禍患。

少府主怎麼會同意的？

不過，就在他們心中驚疑的時候，李洛卻是再度悠悠開口，道：「不過那兩位府主，也應該是我和青娥姐來擔任，關你裴昊這頭白眼狼屁事？」

裴昊的笑容頓時僵硬下來，而後嘴角微微抽搐，眼神漸漸陰森。

顯然，這李洛剛才是在故意戲耍他。果然，李洛望著他的眼神，輕蔑的笑道：「裴昊啊裴昊，你算什麼東西，也想染指洛嵐府，我告訴你，你不用拿這些話來威脅我，我看重洛嵐府，只是因為這是我

爹娘的一點心血而已，不過，也就僅此而已了，在我們一家子的眼中，洛嵐府真沒了，那就沒了吧，未來我們有的是時間與能力來重建它。」

「裴昊，我知道你很看重洛嵐府，但是不好意思...其實，我們沒你看的那麼重，你想玩，隨便你怎麼玩，我都奉陪到底。」

李洛輕輕搖頭，看向裴昊的眼神有些憐憫。樓頂在此時變得極為的安靜，空氣仿佛都是停止了流動，不論是袁青，雷彰，還是那墨辰，盧箐，閭關等人都是目瞪口呆的望著李洛，他們實在沒想到李洛竟然

能夠說出如此鋒利刺人的話語。

他們都明白，這些話，每一句，都是如刀一般的割在了裴昊最痛的地方。他們的目光看向裴昊，果然是見到後者的臉龐在此時直接一點點的扭曲了下來，他的眼神，布滿著如毒蛇般的陰冷，死死的盯著李洛，似乎是要噬人一般，可怖

的氣息，從他的體內升騰而起。

沒有什麼比自己珍視無比的東西卻被人輕蔑以待更刺痛人心的事情了。

然而面對著裴昊那充滿著壓迫性的目光，李洛卻是面帶微笑，怡然不懼，淡淡的道：「看來我說得太刻薄了一點，刺痛了你那一直自卑的心。」

砰！

裴昊一巴掌拍下，旁邊的桌子頓時爆碎開來，強悍的相力噴薄而出，直接是將那桌子碎片絞碎成了粉末。然而他剛欲說話，李洛身旁的姜青娥已是上前半步，她金色眸子冰冷的注視著裴昊，道：「裴昊，我不喜與人口舌，所以我只說一句，我不想在府祭上面看見你，

所以我希望你今天就去死吧。」

話音落下的瞬間，磅礴驚人的光明相力猛然間自其體內爆發而起，強悍的威壓橫掃全場。

她縴手一揚，一道燃燒著光明之炎的劍光已是呼嘯而出，以一種凌厲兇悍姿態，直接洞穿虛空，斬向了裴昊。

姜青娥這齣手太過的果斷，以至於連袁青等人都還沒回過神，那霸道劍光已是落向裴昊。

不過裴昊本人面對著姜青娥突然的出手，卻是身影紋絲不動，面色略顯陰沉。

嗡！燃燒著光明之炎的劍光，在距離裴昊面門還有寸許距離的時候，突然凝固了下來，因為所有人都見到，在裴昊的面前，有一面冰盾成形，散發著極其冷冽的寒氣

，升騰之間，竟是將劍光上面燃燒的光明之炎，都是冰凍了起來。

劍光最終化為冰屑，破碎開來。

這般變故，讓得姜青娥雙眸微眯了一下，然後視線投向了裴昊後方的屏風處。

「呵呵，幾年不見，青娥小姐這光明相力真的是越來越霸道了。」

與此同時，一道笑聲自屏風後傳出，緊接著，一道人影緩步走出。

所有的目光都是投射而去。只見得來人，是一名頭髮有些花白的男子，他面目削瘦，臉龐上有冰霜在蔓延，令得他渾身都是散發著一種可怕的寒氣，而隨著他的走出，自有一股可怕的相力

威壓以他為源頭，緩緩的蔓延開來。

在場所有人都是微微色變，有人駭然失聲：「天相境？！」

袁青的目光同樣是投向那名男子，眼瞳驟縮：「徐天陵？！你晉入天相境了？！」

李洛聽到這個名字，眼神微微一動。因為這徐天陵，正是洛嵐府三大供奉之首。

第五百八十章隊長攻勢

嗡嗡！

當那磅礴的淨化之力形成光圈，一波波的擴散開來，最後直接是覆蓋了整座城市時，赤石城內的繁華與喧囂在消退，那巍峨的赤紅城牆，也是迅速的變得殘破與斑駁。

短短數息的時間，那原本還充斥著沸騰人氣的城市，便是變成了一座陰冷的死城。

滿城扭曲的枯骨，顯露著此處曾經爆發了何等殘酷的景象。

一座四面透風的殘破建築屋頂上，李洛眼神複雜的望著四周變幻的場景，此時在他的頭頂上方，一顆淨化靈珠綻放光彩，同時連接著城內的諸多淨化靈珠，隨著這些淨化之力不斷的連接，淨化節點也在此時即將成形。

「據說這赤石城繁盛時，有數百萬人。」鹿鳴輕聲道。

即便是大條的孫大聖，此時都是沉默下來，那數百萬人，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這城中的累累白骨。

這些異類，真的是兇殘冷酷到了極點。

「今日這裡，也是那畜生的埋骨之地。」李洛抬起頭，望向高空那處將會決定最後結果的戰場，此時伴隨著淨化節點的成形，城內的幻境也隨之消散，在這般磅礴的淨化之力下，即便是那大天災級異類，也將會受到壓制與削弱。

這將會是八位隊長最好的反擊機會。

先前八人雖說血尾異類壓製得極為的狼狽，這倒也不是他們完全無法抗衡，而是因為他們在等待時機。

而現在，時機來了。

...

赤石城上空。

當淨化之力磅礴湧動時，血尾異類頓時爆發出了暴怒的咆哮聲，那嬌媚的臉蛋頓時變得怨毒與扭曲起來，那原本誘人的櫻桃小嘴在此時竟是緩緩的裂開，可愛的貝齒銀牙更是漸漸的變得細密尖銳，有粘稠的鮮血順著不斷的滴落下來。

那血淋淋的巨大尾巴，也仿佛是受到了某種壓制，頓時變得萎靡了許多。

「各位，我們的機會只有一次。」

藍瀾在此時開口了，他目光銳利的鎖定血尾異類，雙手合攏，指尖印法頓時變幻起來，化為一道道的殘影。

「不要再留手了，拿出你們最強的手段吧。」

聽到藍瀾的話語，高空中，其他七位隊長似也是在此時鬆了一口氣。

「再拖下去的話，我怕是連施展最後攻擊的力量都快沒了。」秦嶽苦笑著。

「龍將術，萬山靈訣。」

他雙手合攏，直接將自身最強的手段施展而出，只見得磅礴相力如洪流般呼嘯，直接於其上方的虛空處，形成了一座約莫百丈左右的暗黃色山嶽，山嶽似是散發著無邊沉重

之力，引得虛空都是在震蕩。

「龍將術，玄明離火。」

趙北離面龐上玄光流動，最後嘴巴一張，一團深藍色的火苗緩緩的飄出，頓時間，天地間溫度大漲。

「龍將術，獅魔拳！」

廉鬃狂笑，拳影震空，帶起了驚天動地的獅嘯之音，拳風之間，可見一頭巨大的黑色獅子踏空而來，散發著滔天兇戾。

「龍將術，青鸞劍訣。」

長公主玉手握著青玉權杖，無邊的青光如潮水般的蔓延而出，青光之內，一朵青色劍蓮徐徐的生成，蓮花之瓣轉動間，無邊劍氣衝蕩虛空。

宮神鈞神色平靜，不起波瀾，他雙指並曲，指尖似是有銀色的相力勾勒，然後形成了極為精妙的相力符文，這直接是令得其雙指猶如是玉化了一般，晶瑩剔透：「龍將術，碧玉分海指。」

各大隊長皆是施展出各自早就醞釀許久的殺招，當然最不可忽視的，還是那位於後方一點位置的藍瀾，因為在其身後，那道巨大的神秘影子，再度裹挾著一種莫名而浩瀚的威壓，出現在了這天地之間。

面對著八大隊長暴起的殺招，即便是那血尾異類，此時都是眼瞳劇烈的一縮，身後血淋淋的尾巴呼嘯轉動起來，漫天血雨開始降臨。

「動手！」

伴隨著長公主一聲嬌喝，隊長們那氣勢兇悍的攻勢瞬間發動，頓時間天地間能量激蕩，尖銳刺耳的破風聲響徹不停。

嘻！

血尾異類爆發出尖嘯聲，下一瞬，漫天血雨匯聚而來，直接是在它的腳下化為了一片翻滾的血海，血海之內，似是有無數人影沉浮，他們在其中發出絕望的慘嚎聲，看那模樣，似乎正是赤石城的城民。

血海顯然具備著極其恐怖的侵蝕之力，其所存在的那一片區域，連天地能量都是紛紛被腐蝕，繼而化為一種詭異的血紅能量。

血尾異類尾巴一掃，捲起滔天血浪，以一種遮天蔽日之勢呼嘯而下，而後與數位隊長的驚天攻勢悍然相撞。

撞擊的那一刻，天地間的能量都是暴動了起來。

難以想像的能量衝擊波，一道道自高空上橫掃開來，有餘波自上方滲透下來，頓時將這座本就殘破的城市更是摧毀得瀕臨徹底損毀。

李洛等人趕緊躲到斷壁後面，面帶震動之色的望著天空上那恐怖的交戰。

這就是天罡將階高手的戰鬥嗎，如此聲勢，比起他們這些相師境，不知道強盛了多少倍。

「天珠境罷了，待得往後我也入四星院時，說不得有那機會衝擊一下天相境，在這東域神州的聖學府記錄上留下一筆。」景太虛淡淡的聲音中顯露

出許些的傲氣。

「一個虛九品而已，還敢說這種狂妄之話，你把姜學姐放哪去了？人家堂堂九品光明相，難道你還能破她的記錄不成？」鹿鳴不客氣的譏諷道。

景太虛頓時啞火，有些鬱悶，他倒是差點忘了這一茬。

這一代的聖杯戰中，可是還有一個貨真價實的九品相呢！

「據說天珠境與天相境是一個門檻，東域神州諸多聖學府，卻從未出現過在學院時就突破到天相境的學員，由此可見天相境的晉入是需要何等的天賦與資源。」李洛感嘆一聲，說道。

「天相境畢竟是封侯前的最後一個境界，故而也有著「小侯境」之稱，難以晉升也是正常。」孫大聖說道。

「聽說那些內神州的聖學府中，似乎時不時的會出現那種在四星院時就踏入天相境的巔峰學員。」鹿鳴有些羨慕的道。

李洛輕輕點頭，那所謂的內神州繁盛無比，得天獨厚，東域神州這種外神州與之相比，恐怕只能說是貧瘠二字，在那種級別的修煉條件以及資源加持下，學員的成就自然也比他們更強。

這一點是天生的，羨慕不來。

不過四星院的天相境，以姜青娥自身的天賦，即便是在聖玄星學府，也未必沒有衝擊的可能，甚至連他...只要等他踏入地煞將階，將第三道後天之相填入最後一個空相，三相加持之下，他的修煉速度恐怕不會弱於真正的九品相。

到時候，說不得連他都能去嘗試一下。

轟轟！

而當他們在這裡閒聊的時候，天空上的能量震蕩愈發的恐怖，天地間狂風大作，其間夾雜著狂暴的能量，宛如刀鋒一般，令人不適。

四人驚悸的目光看去，只見天空上那肆虐的血海直接是硬生生的吃下了數道恐怖的攻勢，不過血海也並非是完好無損，此時其規模比起先前，明顯的縮水了數成。

那血尾異類的氣勢，也是不如此前那般兇威滔天了。

「藍瀾學長的明王三拜要發動了。」景太虛突然說道。

李洛心頭一動，目光一轉，看向了天空一處，只見得那裡，藍瀾身後的神秘影子愈發的清晰，一股似是至尊至貴的氣息，緩緩的散發出來，這一瞬，似乎天地都將會屈居其下。

王者之影！

藍瀾的一縷頭髮，在此時轉為灰白之色。

而他的面色卻是異常漠然，然後他遙遙的對著血尾異類，緩緩的彎身。

其身後至尊至貴的神秘影子，也是隨著他，一點點的彎下腰。

轟隆！

這一瞬，天地震動了。

第五百八十一章聯手斬魔

當藍瀾身後那道神秘的影子彎身的那一瞬，所有人都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這方天地間的能量在此時出現了暴動，王者至尊至貴，擁有「位階」，這是一方天地都認可的存在，其「敕言」之力，可謂是言出法隨，可判萬物生死。

雖說藍瀾身後那道神秘影子僅僅只是擁有著一縷王者之氣，但當其彎身而拜時，依舊引得了天地間的某種規則。

這一瞬，天地間的能量仿佛是具備了某種意識一般，紛紛的鎖定了其拜下的源頭...也就是那凌空而立的血尾異類。

一股莫名而無孔不入的威壓，突然於天地間湧現，最後直接蓋壓在了那血尾異類身軀上。

砰！

血尾異類所處的虛空，在此時悄然的震蕩扭曲起來，隱隱間甚至有著許些的裂紋浮現出來，而血尾異類的身軀也是猛的一震，它身軀表面竟是在此時出現了一些裂痕。

嘻！

血尾異類爆發出刺耳的嬉笑聲，但它那眼瞳中，卻是出現了一抹驚悸之意，這股壓迫感，讓它感覺到了一股極為強烈的危機。

這個天珠境人族所施展的手段，竟然能夠重創它？！

這一刻，血尾異類不敢怠慢，先前它抵禦其他人發動的攻勢也消耗了不小的力量，再加上那瀰漫的淨化之力壓制，現在的它，算是狀態最差的時候。

血尾異類背後鮮血淋漓的尾巴在此時猛的擺動起來，有無數血滴從中升騰而起，漸漸的於其上方流動起來，最後竟是形成了一張張血紅而詭異的符篆。

符篆之上，有無數猙獰的鬼臉若隱若現，爆發出悽厲的尖嘯聲。

轟！

此時天地能量已是躁動起來，那血尾異類所在之處，猶如是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帶，諸多天地能量紛紛背離其而去。

而且，這些天地能量還在血尾異類周身數十丈之外，凝結成了一顆顆絢麗的能量光球，光球之內，充斥著屬性不同的能量。

霎那間，血尾異類就仿佛是被漫天能量光球所籠罩。

那一幕，委實壯觀到了極致。

即便是長公主，宮神鈞等人看了，都是眼神忍不住的有些變化，眼中有濃濃的忌憚之色升起，藍瀾這道「封侯術」是他們最為忌憚的底牌，不過此前因為種種原因，藍瀾始終未曾將其展現出來，這無疑是令得長公主他們對其威力心懷疑慮，但此時，這許些疑慮算是徹徹底底的消散了。

因為那漫天的能量光球，即便是他們，都看得頭皮發麻。

這若是一窩蜂的呼嘯下來，恐怕他們傾盡全力也是抵擋不住。

轟轟！

漫天絢麗的能量光球一出現，便是化為一道道流光，宛如隕石墜落一般，直接就對著血尾異類狠狠的砸下。

音爆之聲，連綿不斷的響徹而起。

轟隆隆！

一顆顆絢麗的能量光球呼嘯而下，然後率先轟擊在了血尾異類上方懸浮的一道道鮮血符篆之上，頓時後者激烈的震蕩起來，其上不斷傳出悽厲的聲響，那符篆之上浮現的猙獰鬼臉，則是開始一點點的破碎。

如此狂轟猛炸，看得在場所有人都是狂吞口水。

能量衝擊波於虛空急速的擴散著。

而那鮮紅的符篆，也是在一張張的破碎開來，那血尾異類嬌媚的臉蛋在此時變得異常的猙獰，她身後鮮血尾巴瘋狂的掃動，不斷的掃出一滴滴的血珠升騰而起，與那漫天能量光球形成消耗。

可如此一來，其自身力量也是遭受到了極其嚴重的損毀。

最為明顯的就是其背後的鮮血尾巴，原本百丈的長度，此時已是縮水了一大半。

「可惜，如果藍瀾學長實力能更進一步，說不定就能夠催動明王第二拜，那時，即便是這大天災級異類，也定然難以承受。」在殘破的城內某處，景太虛望著竟然將那漫天能量光球漸漸抵擋下來的血尾異類，忍不住的說道。

「能夠憑藉天珠境的實力，將媲美天相境強者的大天災異類逼成這樣，他已經很厲害了。」鹿鳴感嘆道。

「他這封侯術，比我強大太多了，難怪能夠獲得四星院最強學員的稱號。」孫大聖也是由衷的說道。

李洛點點頭，藍瀾所具備的戰鬥力，的確算是這些年中他所見過的最強天珠境，這一點，恐怕連長公主與宮神鈞或許都要弱他一籌。

「封侯術...竟然如此之強。」

李洛目光眨也不眨的盯著藍瀾身後的神秘影子，眼中有些火熱之意，這種級別的相術，其實他也很想修行，可是想要找到在相師境就能夠修行的封侯術實在是太過的困難了，如果他之後突破到了地煞將階，說不得可以嘗試一下。

畢竟，那時候的他，好歹也勉強算是身懷「三相之力」了吧？

「我們繼續出手，現在的血尾異類也即將油盡燈枯，接下來就看誰的餘力更強了！」城市上空，長公主望著竭力抵抗的血尾異類，俏臉微顯蒼白的沉聲說道。

其他幾位隊長此時相力也是消耗極多，但他們明白，現在就是比拼毅力的時候，說不定就是這最後的隨手一擊，就將會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令得那血尾異類徹底的潰敗。

於是，幾人再度振作精神，催動體內僅剩的相力，化為一道道相力攻擊，自另外的方向對著血尾異類呼嘯而去。

而他們的攻擊，也是讓得此時全力應對漫天能量光球的血尾異類暴躁不已，那眼瞳中閃爍著瘋狂與怨毒之色，而後它催動起變得虛薄許多的血海，血海之中，一條條血紅的尾巴不斷的鑽出來，

（本章未完，請翻頁）

迎上了其他隊長的襲擊。

轟轟轟！

驚天動地的大戰持續著。

雙方此時都幾乎是拼得油盡燈枯，就看哪一方更勝一籌。

李洛等人看得心肝震顫，這大天災異類真是太可怕了，其明明已被淨化節點所削弱與壓制，可依舊是將八位頂尖隊長拖到這種僵持的地步。

「咦？姜學姐要準備出手嗎？」鹿鳴突然驚疑出聲，美眸看向上空。

李洛他們也是連忙看去，只見得戰圈之外的姜青娥，突然在此時嬌軀上有無盡光芒綻放出來，璀璨的光明相力湧動，散發著神聖的氣息。

「姜學姐雖然是九品光明相，但她終歸只是處於地煞將階的極煞境，此時正面插足戰鬥，怕也是力有未逮吧？」景太虛緩緩說道。

李洛聞言，則是一笑，道：「這可未必，畢竟虛九品與真九品之間的區別太過巨大，你覺得不行，說不得只是一葉障目？」

景太虛臉一黑，悶哼一聲，搞得這真九品是你的一樣，有什麼好得意的。

而在他們說話間，天空上的姜青娥體內瀰漫出來的光明相力愈發的磅礴，特別是在其身後，九品光明相衍變而成的九品光明靈使更是栩栩如生，儼然就是另外一個姜青娥，只不過其神情漠然，遠沒有真正的姜青娥來得生動而已。

此時的姜青娥眸光凌厲的注視著戰場中油盡燈枯的雙方，這種級別的戰鬥，尋常極煞境的確不敢插手，因為那狂暴的能量餘波就足以將其震傷，但身懷九品光明相的她，自身底蘊，可遠非普通的極煞境可比。

現在的她，真正戰鬥力，並不遜色一些普通的天珠境。

再加上光明相力對異類的克制，她出手所造成的威懾力，不會比在場這些隊長弱多少。

姜青娥玉手抬起，手中的重劍緩緩的變得明亮起來，其上有一道道隱晦而神秘的光紋逐漸的變得清晰。

她重劍微震，劍鋒划起了玄妙的軌跡，一縷縷的劍光升騰而起，於前方凝結而成。

姜青娥身後的九品光明靈使也是在此時張開小嘴，吐出了一團宛如白金般的氣息，氣息沾染上這些劍光，頓時引得劍光急速的凝結到了一起。

似乎是一枚散發著無邊神聖之氣的光梭。

姜青娥玉手一抬，有冷冽的聲音，於其心中響徹而起。

「高階龍將術，聖靈劍訣。」

「聖靈天梭！」

姜青娥纖細玉指並曲，凌空點去。

「去！」

下一瞬，猶如是拖著絢麗光尾的光梭直接破開了虛空，一閃之下，就洞穿了翻滾的血海，然後在那血尾異類一聲驚恐的尖嘯聲中，毫不猶豫的自其眉心處，洞穿而過。

（本章完）

第六百二十一章徐天陵

第六百二十一章徐天陵

當那混身瀰漫著驚人寒氣以及相力威壓的男子現身時，在場所有人的面色都是有所變化，因為對於眼前的人，他們都並不陌生。

徐天陵，洛嵐府三大供奉之首。

只不過他已經消失兩三年的時間了，誰也沒想到，他竟然會在此時出現在這個場合。

袁青眼神有些陰沉的盯著徐天陵，後者身上散發出來的相力威壓，顯然已經達到了大天相境的層次，這比他這個小天相境，還要高上一級，看來這幾年的時間，後者另有際遇。

這倒是讓得袁青有點心驚，要知道相力修行，天相境之前相對而言要簡單許多，只要天賦足夠，修行就能夠勇猛精進，比如聖玄星學府那些精英學員，他們在四星院時，就有可能踏入天珠境，可想要從天珠境再突破到天相境，這就是一個極其困難的過程了，這一點從宮神鈞，長公主身上就能夠看得出來，他們算得上是四星院中頂尖的天才了，而且還有著王庭做背景，可即便如此，他們或許也無法做到在學府四年時就突破到天相境。

這是因為天相境不僅需要天賦，還需要積累與感悟，而小天相境想要晉入大天相境，難度又是要高上許多。

可以說，天相境是踏入封侯境之前最難的門檻。

袁青踏入天相境已是有著數年的時間，可即便如此，如今他還在還在這個境界徘徊，未能成功踏入大天相境。

可眼前的徐天陵，卻是先他一步抵達了。

面對著袁青的質問，徐天陵微微一笑，目光這才轉向李洛與姜青娥，拱手道：「少府主，青娥小姐，許久不見，別來無恙。」

「我說裴昊怎麼有膽子現身，原來是背後有你這位突破到了大天相境的供奉在支持。」姜青娥淡淡的道。

李洛也是在打量著這位洛嵐府的大供奉，道：「看來徐供奉也打算支持裴昊分裂洛嵐府了？」

徐天陵笑道：「少府主說的話難聽了一些，我對洛嵐府也是有著感情的，自然不想看見它分崩離析，但是裴昊終歸也是兩位府主的記名弟子，而且兩位府主當初有明言，若是身份合適者，並且能夠獲得兩位供奉支持，那麼就有著競爭府主的資格。」

「裴昊這兩點都符合，所以他的確是有資格的。」

「還能跟我比資格不成？」李洛淡聲道。

徐天陵注視著李洛，有些感慨的道：「若是少府主此前沒有被空相所困擾，其實洛嵐府也就不會這麼亂了，但事情已經開了頭，那就沒有回頭路了，一切，就只能怪造化弄人。」

李洛的確是最名正言順的人，他繼承洛嵐府府主之位的資格，比姜青娥還強，如果當初他沒有出現空相之事，那麼洛嵐府內很多人都會擁護他，可惜，空相的事情，讓得那些原本忠誠於洛嵐府的人都有些動搖，而裴昊則是趁此收攬人心，從而造成了之後一系列的事。

如今局勢都已經推到這一步了，李洛即便解決了空相的問題，並且還展現出了極強的天賦，但那些跟著裴昊已經走下去的人，難道還能回頭嗎？

即便明知道是黑路，也只能走到底，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希望了。

因為他們都明白，回頭了，難道就真以為李洛以後會放過他們？別天真了。

李洛搖搖頭，卻是懶得與對方爭辯這種無意義的事情，真有叛心的人總會找到機會與藉口的。

「我是真的服了我老爹老娘。」李洛忍不住的嘆了一口氣。

然後他目光看向眼前的裴昊，徐天陵，墨辰以及其他三位閣主，神色複雜的道：「他們明明也算是驚才絕豔般的人物，怎麼眼光能夠差到這種地步，整個洛嵐府高層，一半的人都是這種貨色？」

「他們究竟是怎麼做到將這麼多垃圾集中到洛嵐府而且還都提拔成高層的？」

李洛這話相當狠，直接是讓得那徐天陵臉龐上的笑容都是一點點的收斂起來，眼中有怒意掠過。

「不能怪師父師娘。」

姜青娥搖搖頭，認真的道：「他們兩位高人遊戲人間，洛嵐府也只是他們一時興起，以他們的實力，你覺得他們會在意下面的人有什麼其他的心思嗎？畢竟真出了什麼事情，隨手拍死就行了。」

「他們有自信，再大的爛攤子，都能輕易的收拾，所以對於下面的人心性挑選，就沒有看得太過的重要，你沒見到師父師娘以前在時，你眼前這些人是何等的忠誠嗎？」

姜青娥這認真的回答，頓時令得裴昊，徐天陵，墨辰等人面色更加的不自然了，特別是在提及那兩位府主時，他們的心中有複雜的情緒升起，敬畏，懼怕以及心喜他們的失蹤。

而且從姜青娥的回答中，他們也能夠感覺出那兩位府主對他們這些人的一種隨意，人家根本不在乎他們心性如何，會不會對洛嵐府有叛心，畢竟雄獅會在意領地中一群狐狸的心思嗎？

「兩位府主自然是令人信服，若是他們在的話，我等怎敢有絲毫異心。」徐天陵壓制下心中的情緒，面色平靜的道。

「不過少府主與青娥小姐也不必再活在以前，以往有兩位府主庇護，你們自然是高高在上，不懂我們之艱苦，但如今局勢畢竟不一樣了，兩位還是得認清現實。」

「所以在這裡，還是希望少府主再考慮一下先前裴昊關於兩位府主並立的建議。」他目光有些銳利與逼迫性的盯著李洛。

迎著他那逼迫性的目光，李洛嘴角一撇，懶洋洋的道：「你如果是聾子，我可以再給你重複一遍，府祭之上，什麼手段都別省，儘管來，洛嵐府打爛了不用替我心疼。」

徐天陵眼角微微抽搐，心中湧上一股邪火，怎麼這李洛身為少府主，感覺比他們這些人還不在意洛嵐府的未來？

真是個敗家子！

「看來少府主還是有些認不清楚現實。」徐天陵陰沉沉的出聲，然後他上前一步，大天相境的威壓直接如洪流般的傾瀉開來，直接對著李洛籠罩而去。

冰寒相力瀰漫，整座春湖樓都有著冰霜在凝結。

「既然如此，那就讓我代兩位府主，先教導一下少府主什麼叫做現實。」徐天陵五指曲攏，寒冰湧現，將其手掌化為了冰玉般的鷹爪，散發著極寒與鋒利的波動。

袁青上前一步，剛要厲喝，卻是被李洛阻攔了下來。

李洛似笑非笑的望著徐天陵，微微側耳，道：「大天相境，真是了不起啊你聽？」

徐天陵雙目微眯，剛欲說話，其神色突然劇變，因為就在這一刻，那春湖樓外，突然有一道流光破空而來，那道流光仿佛是直接洞穿了虛空，所過之處，連空間都被切割開了一道道幽黑的痕跡。

天地能量，更是在那道流光下紛紛潰逃。

「封侯強者？！」

感受著那道流光內蘊含的至強威壓，徐天陵駭然失聲，此時他終於是看清楚，在那道流光內，似乎是一柄明晃晃的殺豬刀。

可就是這般搞笑的殺豬刀，卻是讓得此時的他遍體生寒，心頭恐懼大生。

為何會有封侯強者對他出手？！

然而此時他已經沒有時間多想，那柄殺豬刀直衝他而來，那股瀰漫的煞氣，讓得徐天陵感覺到了死亡的臨近，他當即一聲咆哮，只見得在其寒冰鷹爪上，有一道血紅色的拳爪閃現而出，拳爪之上，有一道金眼若隱若現，赫然是一件金眼寶具。

金眼寶具在手，徐天陵這才敢一掌拍出，迎上那柄殺豬刀。

嗤！

兩者接觸的瞬間，倒是沒有任何驚天動地的響聲，因為所有人都是見到，那明晃晃的殺豬刀只是輕輕的一晃，然後那徐天陵手中的金眼拳套便是如同豆腐般的被切割開來，同時被切割的，還有著他那半隻手掌。

鮮血伴隨著斷指瞬間就傾灑了下來。

徐天陵身軀倒飛而出，撞碎了諸多桌椅，他的面色瞬間就變得慘白起來，眼中滿是恐懼與駭然。

而那柄殺豬刀在削斷了徐天陵半個手掌後，便是於樓頂盤旋一陣，其內有一道冷笑聲音徐徐傳出。

「狗東西，你告訴老子，你要怎麼教導少府主？！」

（昨天章節最後徐天陵出現的時候，應該是大天相境，但是少寫了一個大字，今天補上。）

第六百二十二章震懾

當那充滿兇煞之氣以及至強威壓的聲音從殺豬刀中傳出來時，整個樓頂一片死寂，除了李洛，姜青娥外，所有人的目光都是驚駭欲絕的盯著那破空而來，一刀就

斬斷了徐天陵這位大天相境強者半隻手掌的殺豬刀。

誰都沒想到，這裡的事情，竟然會有一名封侯強者突然的插手。

而且這名封侯強者顯然是屬於李洛的陣營！

洛嵐府內，什麼時候又有了一位神秘的封侯強者鎮守？！

袁青，盧箐，閭關這些洛嵐府的供奉和閣主，皆是滿眼震驚，因為連他們都不知道，洛嵐府除了兩位府主外，還有其他封侯強者存在的事。

可為何這位封侯強者在洛嵐府風雨飄搖的時候也從未現身震懾內外之敵？如果那時候的洛嵐府有一位封侯強者鎮壓的話，一切的動，亂都不可能發生的啊。

三人的心中，滿是疑惑與不解。

不過袁青更多的還是驚喜，雖然他不了解這位封侯強者的來歷，但既然他會出手保護少府主，那自然就是屬於洛嵐府總部一系，這絕對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而與他的驚喜不同，此時那裴昊，墨辰以及另外三位閣主的面色則是變得異常的難看，特別是後三者，眼神驚惶，他們已經倉惶起身，連連後退，腳跟都是在顫

抖。

那可是封侯強者啊！

只要其念頭一動，恐怕他們三人就會直接當場身死。

該死，這洛嵐府怎麼還會有封侯強者？！

此時的三人，頗有一種喪家之犬般的感覺。徐天陵捂著斷掌處，冰寒相力湧動，試圖將鮮血止住，但很快他就發現這是徒勞的，那斷裂處殘留著一股極端恐怖的力量，那股力量侵蝕著血肉，令得他的相力

難以將其迅速化解，所以只能硬生生的承受著那股劇痛。

他明白，那股力量乃是封侯強者的雙相之力，雖說如今他晉入到了大天相境，可與封侯強者之間的差距依舊是猶如鴻溝一般。

徐天陵抬起頭，望著那懸浮在李洛上方的殺豬刀，聲音嘶啞的道：「洛嵐府中，果然還藏著一位封侯強者。」其他那些閣主雖然完全不知曉洛嵐府那神秘封侯強者，可他卻是從另外的渠道有所得知，不過即便如此，他對此依舊一直都是抱有幾分的懷疑，畢竟他在洛嵐府

多年，也從未見過除了兩位府主之外的第三位封侯強者。

而如今，在親自體驗了一下後，他明白這個情報的真實性了。

李洛看了一眼盤旋的殺豬刀，伸出手，然後刀就徐徐落下，被他握在掌中，他笑眯眯的盯著徐天陵，道：「教我做人，你也配？」

徐天陵面色陰沉，道：「原來這就是少府主的倚仗，不過我也聽說那位神秘封侯強者不能踏出洛嵐府總部，不然現在也不會只見刀不見人。」「那你要不要再試試？」李洛抬起殺豬刀，刀身上面殘留著一些暗紅的痕跡，隱隱的有一股令人心悸的兇煞之氣在散發出來，那種感覺，仿佛這柄殺豬刀是從屍山

血海中拔出來的一般。

被那把殺豬刀指著，徐天陵眼皮子忍不住的一跳，斷掌處的劇痛讓得他最終沉默下來。

「看來少府主還是選擇府祭那一日，在洛嵐府掀起大戰了。」徐天陵冷聲道。

「賊喊捉賊.」李洛搖搖頭，道：「廢話就不必說了，府祭那一天，我會等著你們，到時候有什麼手段儘管拿出來，洛嵐府保不保得住無所謂，但我敢肯定，這洛嵐府就算是打爛

了，我也不會讓你們佔一點便宜。」

話音落下，他便是不再多言，直接是與姜青娥轉身離去。

袁青等人見狀也是趕緊跟上。那盧箐，閭關面面相覷一眼，也不敢在這裡繼續逗留，今日洛嵐府展現出來的實力，讓得他們心頭驚駭不已，所以現在哪裡還敢跟裴昊眉來眼去，還是想想萬一

以後少府主真的挺過了府祭，他們應該怎麼辦吧。

裴昊眼神陰沉的望著離去的兩人，心中有怒意湧動，今日的目的，算是徹底失敗了。他原本是指望著藉助突破到大天相境的徐天陵出手，削弱李洛，姜青娥的聲勢，同時震懾盧箐，閭關兩位中立閣主，同時將他們拉到自己這一邊，但誰都沒想到

那位洛嵐府的神秘封侯強者竟然在此時出手了。

這一下，換作被震懾的反而是他們這邊了。裴昊看了一眼神色驚恐的三位閣主，淡淡的道：「你們不必驚慌，洛嵐府那位封侯強者因為某些緣故，根本無法走出總部的範圍，所以他沒你們想的那麼可怕，再

者，等當日府祭時，自會有人將他阻攔。」

「不過那位封侯強者的出手，倒是有些出乎意料，我以為他不能走出總部，就無法出手，但看來是我小瞧了封侯強者的手段。」

徐天陵陰沉的道：「雖然他的攻擊穿出了總部，但還是受到了很強的削弱，不然剛才那一刀，不會只是斷了我半隻手。」

剛才那一刀很恐怖，但徐天陵明白，如果一名封侯強者真正出手，他是必死無疑的。

裴昊默默點頭，眼神陰沉的盯著樓梯的位置，不過這一次倒也不是完全沒有收穫，至少他們探測出了洛嵐府那位神秘封侯強者的真實存在以及其如今的狀態。

「李洛.」

「雖然你口口聲聲說著不在意洛嵐府，那我倒是真要看看，當它真的分崩離析時，你是不是還能這麼狂？！」

「少府主，那位封侯強者，為何不直接將裴昊與徐天陵斬殺，這樣也就少了府祭的麻煩？」走出春湖樓後，袁青忍不住的問道。李洛瞥了一眼腰間的殺豬刀，有些無奈的撇撇嘴，他當然也想，但彪叔受到了某種限制，如果走出洛嵐府總部，實力就會銳減，此次其驅使殺豬刀而來，已算是

某種取巧，可即便如此，殺豬刀上的力量也是嚴重的被削弱了。

所以，他不是不想直接砍了裴昊與徐天陵，而是做不到。此次來赴宴，李洛與姜青娥都能猜到裴昊應該是有些後手，所以才與牛彪彪進行了商議，在確定他的攻擊能夠覆蓋春湖樓的範圍後，他們才會前來，畢竟君子不

立危牆之下，沒必要真的魯莽犯險。

他們的命，可比裴昊那白眼狼珍貴多了。

「不急，等府祭之上，一切恩怨都將了結。」

李洛擺了擺手，他與姜青娥對視一眼，然後又是不約而同的注視著隔著一條街的洛嵐府總部。

還有一個月，那場等待一年的大風暴，就將會降臨洛嵐府了。一切的恩怨，都將會在那一日有一個結果。

第五百八十二章赤甲現

噗！

散發著神聖氣息的光梭以一種難以想像的速度洞穿了血尾異類的眉心，直接是在其眉心留下了一道孔洞，若是尋常人遭遇這般重創，必然是當場身隕，可這血尾異類卻是顯露出了極其頑強的生命力，它面龐扭曲而怨毒，發出了痛苦的尖嘯聲。

竟然並未被直接抹殺。

不過看得出來，姜青娥這恰到好處的襲擊，直接是給血尾異類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傷。

畢竟此前的血尾異類已是與八大隊長對碰到了油盡燈枯的極限狀態，姜青娥選在此時出手，無疑是恰好打破了雙方間的平衡，從而重創血尾異類。

遭此重擊，血尾異類身後的鮮血尾巴急速的縮小，周身湧動的惡念之力，也是變得孱弱起來。

「青娥，幹得漂亮！」

俏臉有些蒼白的長公主忍不住的驚喜出聲，鳳目中滿是喜悅，姜青娥先前那一擊，威力十足，再加上光明相力的克制效果，直接是給血尾異類造成了從出現以來最為嚴重的傷勢。

局面瞬間就對著他們這邊傾倒了下來。

轟轟！

而此時，那天空上所剩下的絢麗能量光球呼嘯而下，打著趁他病要他命的主意，接二連三的轟擊在了血尾異類身上。

頓時血尾異類節節敗退，身軀上被撕裂出一道道的裂痕，短短片刻間，它便是從那千嬌百媚的人兒變得血肉模糊起來，看上去極為的猙獰與可怖。

藍瀾面色蒼白，額頭上冷汗不斷的滑落下來，他的目光死死的盯著重創的血尾異類，在其身後，神秘的影子開始漸漸的變得模糊起來。

他同樣是抵達極限了。

體內的相力幾乎被消耗得一乾二淨。

不過，他已經將自身所能夠做的事情做完了，雖說血尾異類是被姜青娥所重創，但任誰都明白，如果不是他的「明王三拜」將血尾異類逼到油盡燈枯，就算姜青娥身懷九品光明相，也不可能憑藉極煞境的實力，就傷及到血尾異類本源。

所以真要論及貢獻的話，藍瀾必然是在場第一人。

「我們贏了！」

在一處廢墟中，鹿鳴望著被重創的血尾異類，驚喜的出聲道。

孫大聖與景太虛也是面露喜色。

這場大戰，總算是出現了曙光。

李洛望著天空上的戰場，卻並

（本章未完，請翻頁）

沒有顯露多少的鬆懈，反而有種莫名的擔憂，這種擔憂的源頭，正是那始終未曾出現過的赤甲將。

那赤甲將似乎才是那神秘勢力於紅砂郡中的幕後黑手，其實力莫測，如果此獠真是逃走了倒是好說，那他們就能夠有驚無險的結束此次的混級賽，可若是此獠並未離去，只是潛藏於城內呢？

「不能拖了啊，必須儘快將這血尾異類斬殺。」李洛喃喃道。

而也就在他自語的時候，上空藍瀾也是突然出聲，嘶啞的道：「諸位，動用最後的力量，趕緊將它斬殺，免得夜長夢多！」

其他幾位隊長聞言，皆是點頭稱是，而後皆是運轉最後之力，形成貫穿天際的相力洪流，直接對著受到重創已萎靡至極的血尾異類轟殺而去。

嘻！

血尾異類爆發出詭異尖嘯聲，它顯然也察覺到了被抹殺的危機，當即身後已經縮至數丈左右的鮮血尾巴瘋狂的擺動起來，試圖抵禦那些同樣相力將要枯竭的隊長們的攻勢。

轟轟！

而就在這一刻，城市下方的大地，突然劇烈的震動起來，只見得一道道裂痕從殘破的城市中蔓延開來，地面開始迅速的凹陷下去。

隨著地面崩塌，所有人都震驚的見到，有一座漆黑如祭壇般的建築，正在從地底緩緩的升起。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李洛同樣色變，他望著地底的變化，心頭頓時一寒，那此前所預想的最糟糕之事，終於是出現了。

「是那個赤甲將！」李洛暴喝出聲，提醒諸位隊長。

聽到李洛的喝聲，藍瀾等人心頭皆是一震。

關於赤甲將的情報，他們自然都是心知肚明，而且他們也都明白，此獠是一個極大的隱患，但他們此前根本沒有多餘的精力與力量去理會赤甲將，因為血尾異類才是當前最棘手的麻煩。

畢竟如果那赤甲將也是天相境的實力，憑他們的實力根本不可能同時對付他和血尾異類。

此前赤甲將一直未曾出現，他們也都抱著一些此獠已經逃走的僥倖心態，但眼下來看，他們的僥倖並沒有成功，這赤甲將一直躲在暗處，等待著他們與血尾異類血拼到底。

譁啦啦！

而就當地底的黑色祭壇出現的那一瞬，其內突然有一道道黑色的鎖鏈暴射而出，這些鎖鏈之上，銘刻滿了神秘的符文，這些符文吞吐著天地間的能量，猶如一條條黑蟒般的洞穿天際，然後在眾多隊長

（本章未完，請翻頁）

驚疑的目光中，直接是將那萎靡重創的血尾異類層層套住。

四肢以及鮮血尾巴，更是捆得嚴嚴實實。

血尾異類劇烈的掙扎，爆發出怨毒的咆哮聲，卻是無法將其掙脫。

「怎麼回事？那個赤甲將在對血尾異類出手？！」重傷的秦嶽感到有些難以置信，這兩者不是一夥的嗎？

長公主見狀，卻是感覺到有些不對勁，她玉顏變幻了數息，果斷的道：「不對勁，那個赤甲將似乎想要抓走血尾異類，雖然不知道他究竟有什麼目的，但我覺得絕對不能讓他得逞！」

藍瀾瞬間認同，沉聲道：「所有人出手，斬殺血尾異類！」

在場的隊長們都是學府中的精銳，他們雖然不知道赤甲將的目的，但皆是能夠敏銳的察覺到對方所行之事必然對他們不利，這血尾異類他們傾盡全力才將其重創，不管對方想要做什麼，都不能讓他將血尾異類帶走。

下一瞬，他們再度出手。

但他們的出手並沒有取得效果，因為伴隨著一道磅礴驚人的相力自那黑色祭壇之上升起時，一道赤甲身影，出現在了祭壇上方，他負手而立，一掌拍出。

頓時一道數百丈龐大的掌印破空而出，將眾多隊長的攻勢輕易的擊潰。

「果然是赤甲將！」

「如此威壓，這傢伙，果然是天相境的實力！」

隨著那道赤甲身影的顯現，眾人心頭頓時一沉。

「諸位學府的驕子。」

赤甲將立於祭壇之頂，面甲下傳出了沙啞的聲音，他淡笑道：「你們的目的是斬殺血尾異類，現在目的也算是達到了，就將它交給我來處理吧，此時各位若是退去，我可放你們安然離去。」

眾人面色變幻，眼神陰沉。

他們此時哪裡還不明白，他們與血尾異類鷸蚌相爭，倒是讓得這赤甲將在暗中做了一回漁翁。

這傢伙覬覦血尾異類，必然是有所圖謀。

可血尾異類未除，這混級賽究竟算不算成功？

眾人目光交織了一下，眼中皆是有著寒光流動，身影則是一動也不動。

赤甲將見狀，有些遺憾的嘆了一口氣，淡漠的聲音中，有冰寒的殺意流淌出來。

「既然你們不識抬舉，那本將就只好讓東域神州各大學府這一代的精銳學員就此消失了呢。」

第五百八十三章姜青娥的出手

「可惡，這赤甲將果然潛藏在赤石城！」

廢墟中，鹿鳴明眸望著天空上的變故，頓時俏臉變色，咬著銀牙憤怒說道。

「這下糟糕了，這赤甲將乃是天相境的實力，雖然不清楚究竟是小天相還是大天相，但此時八大隊長皆是油盡燈枯，怎麼可能還能與一個全盛狀態的天相境戰鬥？」景太虛也是面色陰沉。

「這陰險的狗東西！」孫大聖更是破口大罵。

李洛面色雖然也不太好看，但卻並未顯得憤怒不甘，畢竟此前他就隱隱有所預料，但這種事情就算能預料也沒任何的辦法，血尾異類是他們必須剷除的東西，這之中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

而赤甲將所在的勢力，乃是黑風帝國覆滅的罪魁禍首，他們與異類之間關係複雜，同樣不值得信任。

眼下的情況，的確是糟糕透頂。

血尾異類奄奄一息，尚未被斬滅，如果就此離去，此前的一切所作所為都將會化為烏有。

李洛盯著天空上赤甲將的身影，眼中有冰寒的殺意流動，然後他的目光瞥了一眼手腕上的猩紅鐲子，對方的實力乃是天相境，這對於他自身來說，的確是難以企及的差距，但他也並非是完全沒有應對的手段。

三尾天狼乃是大天相境的實力，而且還是那種有衝擊封侯境資格的，論起力量，封侯境下，三尾天狼算是頂尖級別的，當初在暗窟，即便是那同樣強大的笑臉魔，都被三尾天狼生吞活剝，所以在李洛的感知中，不論是此次的血尾異類還是赤甲將，應該都不及三尾天狼。

如果真祭出這道手段，還是有把握解決掉赤甲將的。

李洛目光閃爍，如果最後事情真是到了最差的情況，即便他再不願意暴露三尾天狼這一道日後為了「府祭」準備的底牌，那他也只能掏出來了。

而當李洛在這邊想著這些的時候，城市上空的氣氛，卻是凝固得幾乎結冰。

長公主，藍瀾等人皆是面龐含煞，眼中滿是怒意，畢竟誰在這種時刻被人跳出來撿了果實，恐怕都是難以平靜。

可憤怒也於事無補，現在他們的局面的確無比糟糕，因為他們八人，恐怕已經不剩太多的餘力，憑此想要與一位天相境鬥，勝算怕是極低。

「怎麼辦？」

八位隊長目光交織，皆是異常憤恨不甘。

藍瀾臉色陰沉，不復往常的從容，此時的他因為施展出「明王經」，幾乎是將相力消耗乾淨，完全沒有應對赤甲將的力量。

他倒也不是不能施展第二次「明王三拜」，但那個代價，乃是不可承受之重。

「我來試試吧。」

在八位隊長遲疑間，突然有一道悅耳平靜的嗓音傳來。

眾人目光看去，便是愕然的見到

姜青娥凌空上前一步。

「青娥...」長公主也是有些愕然，倒是沒想到姜青娥會挺身而出，雖說她身懷九品光明相，但現在的她，終歸還只是地煞將階的極煞境，這與天罡將階之間還是有著不可忽視的差距，此前她的出手重創了血尾異類，更多也是因為光明相力克制異類以及後者被他們耗得油盡燈枯的原因。

可現在的赤甲將，並非異類，而且還是全盛狀態。

姜青娥如何與他鬥？

其他隊長也是有些震驚，但此時也不是多話的時候，而且他們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姜青娥會挺身而出，總不會什麼把握都沒有。

姜青娥聲音落下後，倒也沒有在意眾人的神情，她纖細玉手結印，只見得其身後的九品光明靈使突然化為一道道神聖的煙霧落回她的體內，與此同時，在其心臟處的位置，仿佛是有著神聖的光輝綻放出來。

轟！

下一瞬，一股異常磅礴精純的光明相力沖天而起，只見得那些光明相力濃鬱得幾乎是化為了一道道若隱若現的光紋，於姜青娥周身流動。

那股光明相力之強，讓得八位隊長皆是眼瞳一縮。

如此雄渾的相力，竟然真的不遜色於一些天珠境！

「九品光明相，這麼變態的嗎？」秦嶽忍不住的瞪大眼睛，極煞境與天珠境之間僅僅只是一級之差，但這兩者的區別，可是地煞將與天罡將，他們也是一路這麼修煉過來的，所以很明白兩者間的差距。

可現在，姜青娥卻硬生生的在極煞境時，爆發出了不弱於天珠境的相力強度，這是何等匪夷所思的一幕。

連長公主明豔動人的臉頰上，都是浮現出了震動之色，好半晌後，方才展顏笑道：「青娥，你可真是一個好寶貝，竟然還藏著這般手段。」

姜青娥這般的動靜，自然也落入到了赤甲將的眼中，他面甲下的眼神同樣是變幻了一下，緩緩道：「竟然是九品光明相，難怪這麼厲害。」

「不過以本將來看，你這般手段不過只是暫時增強了相力而已，即便你是九品光明相，也不可能將這種程度的相力維持下去，所以，你這種狀態，能夠堅持多久？一擊還是兩擊？」

然而姜青娥並未理會他，她只是淡淡的道：「試試就知道了。」

而後她雙指並曲，凌空點下。

嗡！

當其指尖落下的瞬間，只見得那磅礴強悍的光明相力頓時如洪流般的匯聚而來，於她指尖凝聚，短短數息，竟是化為了一道異常神聖的光束，光束表面，有神秘的光紋循環流轉，散發著玄妙之光。

這道光束，仿佛蘊含著極為恐怖的高溫，在其周圍，空氣都被炙烤得扭曲起來。

姜青娥出手極其的果斷，沒有任何的猶豫，指尖那道纏繞著

（本章未完，請翻頁）

神秘光紋的光束便是洞穿虛空而去，直指赤甲將。

光束倒映在赤甲將的眼瞳中，倒是令得他升起了一抹凝重之意，九品光明相，的確是得天獨厚，不可小覷。

眼下他一切都準備妥當，可不能因此陰溝翻船了。

這般想著，赤甲將身軀上的甲冑頓時湧現出赤紅之光，只見得磅礴強悍的赤紅相力席捲而出，猶如是火海一般，直接席捲了天際，頓時這方天空都仿佛燃燒了起來。

天相境！

眾人望著這巍峨相力，面色皆是一沉，這赤甲將，果真是天相境！

唯有踏入天相境的境界，才能夠以自身相力，點燃天地，同時同化天地間的能量為己用。

姜青娥這道攻勢，真的能夠對赤甲將造成威脅嗎？

在眾人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赤甲將已是一拳轟出，頓時天空上的火焰相力呼嘯而來，化為一道百丈火焰拳印，裹挾著狂暴至極的力量，直接轟下，與那一道神聖光束悍然相撞。

一息後，兩者硬碰。

但讓人驚愕的是，碰撞並沒有出現任何的波瀾與動靜，因為那一道神聖光束在對碰的瞬間，就直接煙消雲散了。

如此一幕，直接是讓得赤甲將愣了數息。

對方的攻擊，怎麼如此的不堪一擊？！

「不對！」

不過轉瞬間，赤甲將卻是感覺到了不對勁，目光猛的一轉，便是驚駭的見到，在那另外的方向，有一道光束悄無聲息的掠過虛空，然後直指被捆縛的血尾異類而去！

「中計了！」赤甲將驚怒，原來姜青娥的真正目標根本就不是他，而是想要抹殺血尾異類！

剛才正面的攻擊，只是一道幌子！

可先前他全力迎擊，此時相力運轉想要變幻方位，卻是遲了一瞬，所以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道光束破空而出，直指血尾異類。

場中突然的變幻，同樣是讓得在場眾人面色大喜。

「誰有餘力，速速支援！」

「只要斬殺了血尾異類，我們就可直接以靈鏡脫離！」藍瀾迅速的說道。

可此時眾人皆是耗盡相力，似乎也是無力支援了。

宮神鈞聞言，苦笑一聲，站了出來。

「既然如此，那我就勉力一試，能幫一點是一點吧。」

話音落下，他深吸一口氣，而後一道銀光直接從其嘴中噴射而出，銀光之內，仿佛是一道張牙舞爪的銀色蛟龍，氣勢兇悍。

吼！

在那蛟龍若有若無的咆哮聲中，兩道凌厲的攻擊貫穿虛空，最後一前一後，直接是轟在了重創萎靡的血尾異類身軀之上。

第六百二十三章閃雷術

洛嵐府，金屋之中。

李洛盤坐於中央的蒲團之上，雙目緊閉，雙手掐訣，此時在其周身有天地能量劇烈的翻湧，而後一道「地煞能量」湧入他的體內。

當這道地煞能量進入體內後，尚還來不及展現它的狂暴之處，突然便是感覺前方有一道虛影浮現出來，那似乎是一道蟠踞的龍影，此時龍影張開了巨嘴，只見得一道龍息噴薄而出，直接就將這道「地煞能量」籠罩而進。

「地煞能量」在這口龍息內不斷的旋轉，翻滾，猶如被置身於熔巖之內一般，其內蘊含的狂暴能量在此時被生生的磨滅。

這般煉化，持續了足足一個時辰左右。

當龍息消散時，地煞能量已是消失，取而代之的，竟是五道呈現幽黑色彩的玄光，五道玄光靜靜的流動，似是黑色魚兒一般，散發著一種玄妙之感。

「這就是地煞玄光？」

李洛心神注視著那被龍息煉化出來的五道幽黑玄光，心頭也是泛起一抹歡喜之色，在經過數日的修煉後，他總算是將「三轉龍息煉煞術」修成，而此時，還是第一次將其施展出來，同時成功煉化出「地煞玄光」。

而五道地煞玄光，也代表著「三轉龍息煉煞術」的等級的的確確是五煞級。

李洛在好奇的觀摩了一會這「地煞玄光」後，心念一動，五道玄光便是直接落入到水光相宮內，然後鑽進了那宛如湖澤般的水光湖內，如魚兒般的遊動起來。

李洛睜開了雙目，伸出手掌，只見得有相力在手中凝聚，然後轉眼間化為了一道丈許左右，波光粼粼的水流刀光，其內相力高速流轉，釋放著驚人的切割與穿透力。

李洛注視著這道「千流水刀術」，而後心神微動，一道「地煞玄光」自相宮中流轉而出，直接融入到了這道波光粼粼的刀光之內。

再然後，李洛就見到刀光之外，開始覆蓋了一層淡淡的幽黑色彩，同時手中的水流刀光似乎是憑空的多了幾分凌厲，霸道之氣。

李洛屈指一彈，水流刀光猛然暴射而出，帶起刺耳的嗡鳴破風聲，然後直接劈斬在了金屋右側的一座測驗石碑之上。

砰！

以特殊材質所打造而成的石碑之上，頓時被撕裂出了一道深有三指左右的痕跡，痕跡邊緣異常的光滑。

李洛走近，伸出手指摸了摸石碑上面的痕跡，眼中有著驚訝之色浮現出來，他清楚的記得，之前他剛剛突破到煞宮境，並且還沒有凝鍊出「地煞玄光」時所施展的千流水刀術，僅僅只能在這石碑上面留下約莫兩指的深度，可如今相同的相力與相術下，威力卻是增加了此前的一半。

這就是「地煞玄光」的威力嗎？

李洛嘖嘖稱嘆。

怪不得都說地煞將階是相力修行中真正登堂入室的層次，相師境與之比起來，的確只能算是初學者。

「這地煞玄光可真是好東西。」李洛眼中滿是渴望，不過如今他的「三轉龍息煉煞術」只是剛剛修成而已，雖說一次性能夠煉化出五道「地煞玄光」，但這所需要的時間頗長，所以效率算不得高。

想要將煉化的效率提高起來，那就只能逐步的將「三轉龍息煉煞術」更加的熟練，直到將其修至大成。

在感受了一些「地煞玄光」的威力後，李洛又是開始嘗試這段時間他一直在修煉的一道相術。

這是他接觸的第一道正式龍將術。

低階龍將術，閃雷術。

這是一道身法速度類的相術，這也是李洛早就做好的規劃，為此他還特地打造了雷相出來，而所為的，就是修行雷屬性的身法相術，畢竟這類相術，在速度上面的優勢，一直都是屬於頂尖那一批。

而洛嵐府所收藏的這道「閃雷術」，也早就被李洛納入到了修煉進程之中，如今修煉條件一達到，他就開始修行。

李洛立於原地，眼目微垂，體內的相力在此時流淌起來，而在他的雙腳位置，有雷光若隱若現的浮現出來，這些雷光，仿佛是形成了一道道奇特的雷紋，雷紋於李洛的雙腳處流轉，不斷的刺激著那裡的血肉，經絡。

而在雙腳內部的經脈中，雷相之力也是在沿著特殊的經脈運行著。

漸漸的，那裡的血肉開始刺痛起來，有一種灼燒的感覺蔓延。

李洛雙目陡然瞪圓，其內似是有雷光閃過，他腳掌在此時抬起，然後一步踏出。

轟！

似乎是有一道雷鳴聲於金屋中響起。

而李洛的身影，直接是在這一瞬間出現在了數十丈之外，但他並沒有歡喜，反而是眉頭微皺的低頭望著雙腳處，只見得那裡的毛孔中有血跡滲透出來，血肉也有著被撕裂的跡象。

「不愧是龍將術，修煉難度比虎將術不知道高了多少。」

李洛一聲感嘆，「閃雷術」其實並沒有被成功的施展出來，身為龍將術的「閃雷術」，其最高境界是「五閃」，五閃之下，千丈區域之內，幾乎能夠如同瞬移一般的頃刻而至。

而現在的李洛，連一閃境都很勉強。

這是因為還沒有將「閃雷術」修成的原因。

不過李洛倒也不急，畢竟他修行此術沒多長的時間，雖說他自詡相術天賦卓越，但也得一點點的琢磨才行，而且雖說「閃雷術」還未完全修成，但已是將他的速度提升了不少，這已經算是彌補了一點他的缺陷了。

在思考著先前雷相之力流動的軌跡時，李洛也在運轉體內的水相，木相之力，繼而化為治療之力，將雙腳處的刺痛漸漸的抹除。

待得雙腳徹底恢復後，他也就離開了金屋，結束了今日的修行。

出了金屋，他徑直去往前院，在這裡他見到手持重劍，輕身而舞的姜青娥，她纖細柔軟的身姿，輕踏著曼妙的步法，手中重劍隨著心意而動，宛如羚羊掛角般，划起玄妙軌跡。

李洛敏銳的感覺到，隨著姜青娥的劍舞，天地間的能量，正在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對著她呼嘯而去。

而她那纖細玲瓏的嬌軀，則是宛如無底洞一般，將那些湧來的能量盡數吞沒。

深不可測。

李洛盯著姜青娥的玲瓏有致的嬌軀，漸漸的有一種如芒在背的感覺，眼前那漂亮到讓人感到驚豔的女孩，此時宛如是一頭異常可怕的兇獸，任何的窺探，都將會引來恐怖的反擊。

嗡。

李洛面前的虛空突然仿佛蕩漾起漣漪。

一柄重劍悄無聲息的劃破空間，直接指在了李洛咽喉。

李洛動也不敢動，趕緊舉手投降。

重劍之後，那原本沒有波瀾的金色眼眸中泛起一抹笑意，而後她悠然收劍，同時周圍天地間流動的天地能量，也是歸於寂靜。

「青娥姐，你是要突破了嗎？」李洛好奇的問道。

今日的姜青娥，給他一種極其危險的感覺，那種感覺，仿佛是冰層之下湧動的暗流，將要噴薄而出，淹沒一切所見一般。

姜青娥沒有回答，只是不置可否的一笑，而後道：「走吧，今天要回學府了。」

李洛點點頭，感嘆道：「今天的聖玄星學府，將會迎來驚天動地的一天。」

因為今天，姜青娥將會以三星院學員的身份，正式對七星柱發起挑戰。

如果成功，這就會再度創造出一個記錄。

所以這一天，註定將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歷史上值得銘記的節點。

（之前我找插畫師畫過很多萬相的插畫，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我的微信公眾號上看。）

第五百八十四章宮神鈞的意圖

在眾人驚喜若狂的目光中，姜青娥與宮神鈞的攻勢轟擊在了重創萎靡的血尾異類身軀上，如此強大的攻勢，頓時就令得本就油盡燈枯的血尾異類雪上加霜。

悽厲的嬉笑聲刺耳的響起。

狂暴的能量衝擊，於血尾異類處爆發開來，宛如一朵盛大的能量煙花。

「你們找死！」

赤甲將暴怒，面甲下的雙目中爆發出噬人殺意，他倒是沒想到，自己竟然會在眼皮底下被人虛晃一槍，血尾異類是他所謀劃之物，為此付出了無數準備，如果真讓得姜青娥補刀將其斬殺了，那他的一切準備都將會付諸東流。

赤甲將身影一閃，出現在了能量煙花肆虐處，一掌拍出，滾滾赤紅相力便是將能量衝擊波盡數的震滅。

當能量衝擊波散去時，在場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死死的投向那被自下方祭壇射出的鎖鏈捆縛住的血尾異類。

因為它的生死，將會決定成敗。

而在那一道道緊張的目光注視下，千瘡百孔的血尾異類出現在了視野中，它周身已無任何惡念之力翻騰，但是，長公主等人的面色卻是在此時猛然變化起來。

因為血尾異類的身軀，依舊是在艱難的掙扎著，即便此時的它已經到了即將被抹殺的邊緣，但顯然，藉助著異類極其頑強的生命力，它還殘存著一口氣。

先前姜青娥與宮神鈞的聯手攻勢，竟然沒有完全的將其抹殺！

所有人的心都是在此時沉了下來。

「唉，太可惜了！」下方城市中，鹿鳴遺憾至極的嘆了一口氣，俏臉上滿是糾結。

原本他們都以為此次的偷襲成功，定然能夠抹殺血尾異類，到時候他們就可以捏碎靈鏡選擇退場，趁此結束混級賽，可誰能知道，那血尾異類的命竟然這麼硬。

「看來這次要涼了。」孫大聖撓著頭，有些不甘心的道。

連景太虛都是沉默了下來。

李洛同樣沒說話，面色有些陰沉，先前姜青娥的出手恰到好處，以她的心思縝密，如果得手的話，不太可能會讓得那苟延殘喘的血尾異類還剩下一口氣的。

可最終結果卻是不盡人意，這定然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可是，又能有什麼問題呢？

這之間，還有著宮神鈞的助攻呢。

「宮神鈞？」

突然間，李洛心頭一震，感覺似是猜測到了一些什麼，但這種猜測又是

有些沒有道理，所以最終只能強行的將其按耐下去，畢竟，宮神鈞似乎沒有什麼理由來做這種事情。

而在李洛這般心思轉動的時候，上空的姜青娥見到這一幕，纖細凌厲的柳眉也是鎖了起來，她這一次的出手，明明是可以在血尾異類體內爆發開來的，而以光明相力的對異類的克製程度，這一擊，有九成的可能直接將奄奄一息的血尾異類抹殺的。

可是，為何最終卻是缺了一點？

姜青娥絕美的玉顏有些冷冽，眸光流轉間，突然掃了宮神鈞一眼。

不過最終她還是沒說出什麼來。

她倒是與李洛有相同的猜測，但這些話，沒有證據說出來也沒人信。

眾人中，宮神鈞感覺到了姜青娥投過來的一道異樣目光，但他那英武的臉龐上卻並沒有顯露任何的情緒，他凝視著那僅存最後一口氣的血尾異類，眼神略顯幽深。

他的思緒，飄到了聖杯戰開始前夕。

在他父王的書房中。

「父王，您，您沒說錯話吧？」素來從容而顯得有城府的宮神鈞，卻是被攝政王開口的第一句話所震驚，有些錯愕的問道。

端坐在書桌前，面色如幽潭般的攝政王隨意的翻動著書頁，他抬了一下眼皮，看了一眼愕然的宮神鈞，淡淡的道：「你沒聽錯，我就是讓你在聖杯戰上，不要想著去奪那個冠軍，而且...如果聖玄星學府其他的隊伍有奪冠機會的話，我需要你在不暴露的情況下，做一些幹擾。」

宮神鈞眉頭緊皺，道：「這是為什麼？我倒是很想試試能不能奪得那聖杯戰冠軍的，我覺得我有這個實力。」

攝政王道：「奪得聖杯戰冠軍又能有什麼好處？」

宮神鈞道：「名揚東域神州，同時也會讓聖玄星學府欠我一份人情。」

攝政王笑了笑，道：「聖玄星學府的人情，很值錢嗎？」

他擺了擺手，制止了宮神鈞的話，道：「如果聖杯戰的冠軍落在了聖玄星學府的手中，那麼他們就將會取得「龍骨聖杯」，而一旦有了「龍骨聖杯」，那位龐院長，或許就能夠從暗窟深處脫困回歸了。」

攝政王瞥了宮神鈞一眼，漠然的道：「當這位王級強者回歸後，整個大夏，都將會在他的籠罩與壓制之下，聖玄星學府的威勢，將會超過王庭。」

「那個時候，你可知道父王我這些年苦心經營的局面會迎來何等的衝擊嗎？」

「就算龐院長沒有什麼心思，可我王庭，

還算是大夏之主嗎？」

「王上畢竟年齡太小，毫無威嚴，王庭都得依靠本王來撐著，可一旦龐院長出來，本王也得靠邊了。」

「所以，對於我們王庭來說，永遠鎮守暗窟深處，不得現身的龐院長才是一個好院長，而一個身處學府中隨時可以露面造成震懾的龐院長，卻不是我們王庭想要看見的。」

攝政王將一本奏章合攏，緩緩的道：「神鈞，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應該明白這些的吧？」

宮神鈞面色變幻，最終沉默了下來。

「這一點，您和鸞羽說過嗎？」他問道。

攝政王嗤笑一聲，道：「那個丫頭還是太天真，而且始終在提防著本王，這些年她在王庭內拉攏力量，就是為了防備我，甚至為此，她還與學府走得越來越近。」

「她這些所作所為，無非就是忌憚我做出什麼事情來，威脅到他們姐弟。」

「所以這種事情，我怎麼可能和她說，而且即便說了，說不定她也不會理會，反而轉頭就將本王賣給了聖玄星學府，畢竟她早就巴不得借學府的力量來對付本王。」

「哼，這丫頭也不想想，這大夏是我們宮家的天下，我們才是這裡的主宰者，可這聖玄星學府是怎麼回事？雖然號稱中立，卻是收盡了人心，所有的天驕都以進入聖玄星學府為榮，常年下去，大夏究竟是我宮家的，還是聖玄星學府的？」

攝政王面龐陰沉，盯著宮神鈞，道：「所以此次的聖杯戰，聖玄星學府絕對不能拿到龍骨聖杯！」

宮神鈞沉默了一會，緩緩點頭。

攝政王見狀，面色這才緩和下來，道：「不過你也要記住，在進行幹擾的時候，要選擇最聰明與最隱蔽的做法，不要留下什麼把柄，因為本王現在還不打算與學府撕破臉皮，所以這些事情，你需要做得完美無缺，至少不能留下什麼證據。」

「以你的手段，我想這些應該難不倒你。」

宮神鈞微微垂首。

「我知道了，父王。」

思緒漸漸的飄回，宮神鈞的目光投向了那奄奄一息的血尾異類，先前正是他的那一道力量，暗中化解了姜青娥那一道攻勢，從而令得其力量未能完全的爆發，這才將血尾異類殘存了下來。

這般手段，倒是做得極其的隱晦，想必沒有任何人能夠察覺到。

不過目的應該是達到了，血尾異類未除，那麼此次的混級賽，就沒有贏家。

第六百二十四章紀錄就是用來打破的

當李洛與姜青娥再次回到學府的時候，李洛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沿途無數目光在盯著他們，準確的說，是在盯著姜青娥。

那些目光中充斥著震驚以及期待。

顯然，姜青娥將於今日挑戰學府七星柱的事情，已經傳開。這倒是並不奇怪，因為姜青娥在聖杯戰結束後，她就向學府作了申請，而這種打破紀錄的事情，學府自然是樂於所見，所以在臨近挑戰的日子時，就將這震撼性

的消息公布了出來。

這無疑是在學府內掀起了滔天駭浪。無數學員為之震撼，畢竟七星柱乃是聖玄星學府學員最高的榮耀，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個位置所帶來的衝擊性，比姜青娥取得聖杯戰三星院最強稱號還要來得令

人震動。

畢竟聖杯戰上，姜青娥面對的好歹只是同院級的對手，但七星柱，那可是學府內最頂尖的學員！

七星柱內，不僅有著四星院中最頂尖的學員，甚至，還存在著更高一屆的巔峰老學員。

雖說在這一屆的七星柱中，那些巔峰老學員光芒都被宮神鈞，宮鸞羽這兩位天賦耀眼的四星院學員所壓制，但他們的實力依舊不可小覷。

所以在很多普通的學員眼中，姜青娥以三星院學員的身份去挑戰七星柱這件事的份量，絕對要比她取得三星院最強稱號還要更具備衝擊性。

此事如果能夠成功，將會打破聖玄星學府創院以來的紀錄，因為至今為止，還從未有學員在三星院時，就取得七星柱的位置。

正是因為此事轟動性太大，所以此時學府內的學員在見到姜青娥時，方才會對其投去驚為天人般的目光。

「一個傳奇即將冉冉升起。」迎著那些視線，李洛對著姜青娥戲謔的說道。

姜青娥的神色倒是依舊平靜，道：「其實我對七星柱的身份倒是沒什麼興趣，此次挑戰，更多是為了養氣。」

「養氣？」李洛神色一動。

「徵伐強敵，養一口不敗之氣。」姜青娥淡淡的道，淡然的聲音中，自有一分霸氣外溢。

李洛似懂非懂，道：「這口氣有什麼用？」

姜青娥瞥了他一眼，道：「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還裝神弄鬼。」李洛不滿的嘀咕了一聲，不過心中卻是有所猜測，恐怕姜青娥是在為下個月的府祭做一些準備，或許，她這份準備，已經醞釀好幾年了。

「我先回宿舍小樓一趟，然後過來幫你助威。」

李洛跟姜青娥打了一個招呼，他這邊還需要去找郗嬋導師，請她今日帶他去學府的相術樓，找尋他心癢了許久的封侯之術。

姜青娥點頭，然後兩人就在小路盡頭分別。

分別姜青娥後，李洛就直奔宿舍小樓而去。而當他推開小樓大門而入時，剛好是見到白萌萌與辛符一臉疲憊的從地下室樓梯走上來，在兩人的身後，則是優哉遊哉的郗嬋導師，顯然，剛才她正在地下室中

督促指導兩人的修煉。

「隊長！」白萌萌一眼就見到進屋的李洛，頓時疲憊的小臉上有光彩綻放出來。

「還真是辛苦啊。」李洛笑道。辛符望著悠閒的李洛，再想起這一個月來他在郗嬋導師監督下所受到的高壓訓練之苦，頓時心頭有些酸氣，當即語重心長的道：「隊長啊，我知道你此次獲得了聖

杯戰一星院最強學員的稱號，但我覺得你不能因此就自大放鬆啊，這一個月時間你竟然連一次學府都沒來，這成何體統？」「你知不知道，二星院的祝煊，已經在這一個月中踏入到了虛將境，而我們一星院中的所有紫輝學員實力都是迅猛精進，你如果繼續這樣放鬆下去，說不定就要被

超越了。」

「郗嬋導師，您不能放任隊長這麼胡來，他這種好苗子，一定需要您的督促與鞭撻！」辛符又是對著郗嬋導師認真的說道。

只要郗嬋導師開始督促李洛，那麼對於他這邊自然就會放鬆一點，到時候他也能夠鬆一口氣了！

隊長啊隊長，不要怪兄弟不厚道，我這都是為了讓你變得更強啊！

辛符人畜無害的面龐下，流淌著複雜的心思。面對著辛符的「好意」，李洛面帶微笑，道：「雖然我這一個月沒有來學府，但是我的修煉卻是一日千裡，而辛符同學與我之間的差距變得更加的巨大了，這可不

行啊，咱們小隊中，萌萌是輔助，不擅長戰鬥，所以你和我就要擔負起重任，如果你被甩得太遠，那豈不是連萌萌都不如？」

辛符聞言，不信的道：「現在的我已經是化相段了，與你處於同一個等級。」

李洛擺了擺手，淡淡的道：「化相段，我早已經不是了。」

辛符一愣，不是化相段？那是他瞳孔猛的一縮，驚駭的盯著李洛，道：「你，你虛將境了？！」

「虛將？」李洛搖了搖頭。辛符這才鬆了一口氣，還好，沒有踏入虛將，不然的話這修煉速度未免有點太快了，畢竟那二星院的祝煊，此次也是在消耗了大量的積分換取資源後，才終於踏

出這一步。

不過此時，後面的郗嬋導師突然眸光在李洛的身上停留了片刻，然後她眼神猛的一凝，快步上前，有些驚異的道：「你，你踏入地煞將階了？！」李洛咧嘴笑起來，露出一口白牙，道：「為了不辜負導師的教導，這一個月中我勤修苦練，終於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日子裡，成功的突破了壁障，晉入到了煞宮境

」

說著話時，他體內相力流淌，自有一股強悍的相力威壓自他的體內緩緩散發出來。

感受著那股強橫的相力威壓，辛符一臉呆滯，旁邊的白萌萌也是捂著小嘴，有些震撼的望著李洛。

李洛竟然晉入煞宮境了？！

這也太變態了吧？要知道那祝煊，現在也只是虛將境！

這豈不是說，李洛在等級上面，甚至已經超越了這位二星院的最強者？！雖說學府這一屆都知道二星院最拉胯，但好歹那是高他們一級的學長啊，李洛在聖杯戰上展現出來的戰鬥力雖然比祝煊更強，可不論如何，祝煊畢竟相力等級還

算是有些領先的，然而這轉眼一個月不見，李洛卻是跨越了虛將境的層次，直接一步踏入煞宮境！

這樣一來，他與祝煊之間，已經完成了相力等級的反超！

這是何等妖孽的天賦？！

「隊長，姜學姐今天的紀錄還沒有出現，你這裡就已經締造出來了一個新紀錄了。」白萌萌美眸閃爍著亮光，有些崇拜的看著李洛。郗嬋導師望著李洛周身湧動的強橫相力，也是微微的有些失神，她是真沒想到李洛會在這短短一個月內成功的突破到煞宮境，按照她的預測，即便李洛有著「聖樹

靈晶」的協助，他想要在短時間內突破到煞宮境都是極為困難的事情，頂多就是一個虛將境。

可眼前的李洛，再度讓得她感到了意外與一些震驚。

「一星院時就踏入煞宮境.」

郗嬋導師心境有些波瀾，然後盯著李洛，眸子中有掩飾不住的讚賞之色：「李洛，你的確又創造了一個紀錄，這個紀錄，連當初的姜青娥都未曾達到。」看得出來，此時的郗嬋導師心情極好，因為她很清楚煞宮境與相師境之間的差距，李洛能夠在一星院時達到這個地步，這足以說明他的天賦與潛力，這種級別的

學員，莫說是聖玄星學府的歷史，就算是縱觀東域神州上所有聖學府的歷史中，那都絕對算是屈指可數的人。

有如此優秀的學員，她這個做導師的，自然也是感到顏面有光。

李洛微微一笑，風輕雲淡的道：「大家冷靜，紀錄就是用來打破的，所以用平常心看待就好。」

辛符心悅誠服，不愧是隊長，這個裝逼對味了。郗嬋導師面上薄紗微微抖動，想來也是浮現了一道笑顏，而後她看向辛符，白萌萌，道：「你們先去換下衣服，今天還有一場學府盛事，這可是難得一見，我們自

然也不要缺席。」

辛符與白萌萌皆是點頭，如果今日姜青娥真的挑戰成功的話，那再加上李洛這邊突破到煞宮境，恐怕整個學府都會被這兩人給掀翻了。所以今日，這洛嵐府的兩人，必定會成為學府中最靚的崽。

第五百八十五章赤甲將的謀劃

奄奄一息，尚存一口氣的血尾異類對於在場的眾多學員來說無疑是一個讓人有些絕望的消息，可那赤甲將則是在此時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而後那充滿著森然殺機的目光,掃向了姜青娥等人。

不過雖然對先前變故極為的驚怒，但赤甲將卻並未選擇在此時直接出手，因為他能夠感覺到，血尾異類雖然殘存一口氣，但它的生機依舊是在逐漸的消失，所以他這邊,倒是不能繼續拖了。

於是,他一聲冷哼，身影一閃,便是出現在了下方破開地面的黑色祭壇頂端。

同時印法變幻，只見得黑色祭壇似乎爆發出道道能量光柱，這些光柱之中，皆是漂浮著一道道玄妙的光芒符文。

譁啦啦！

那捆縛著血尾異類的能量鎖鏈倒卷而回，直接是將血尾異類拉至祭壇的上方，而後祭壇之上光柱內的諸多神秘符文飄飛而出，漸漸的升騰起一縷縷森白色的火焰。

符文火焰落在血尾異類身上，頓時猶如火星遇見了絨棉般，瞬間就將其點燃。

嘻！

血尾異類身軀劇烈的扭曲起來，而後爆發出詭異的嬉笑聲。

赤甲將望著那被符文火焰點燃的血尾異類，陰冷的眼瞳中有著渴望之意湧現出來,他喃喃道：「養你好幾年,總算是等到這一天了。」

當初來到紅砂郡時,這頭血尾異類可還並沒有今日這般力量，甚至在其他的一些異類中，它也並非最強,正是赤甲將的相助，才令得它吞食了這赤石城數百萬人口，才將它的實力拔高到如今的程度。

只不過，赤甲將可沒抱著什麼好心思，他同樣是有著他的目的。

而今日，多年的等待即將迎來豐收。

隨著符文火焰越來越濃烈，赤甲將突然一步邁出，竟然也是徑直的走進了火焰之中，任由火焰炙烤他的身軀，同時他還伸出手，將那掙扎的血尾異類死死的抱進了懷中。

仿佛是要一同赴死的痴情男女。

這詭異的一幕，直接是將在場所有學員都看得目瞪口呆，頭皮發麻。

「這，這傢伙是瘋了嗎？」秦嶽吞著口水，顫抖道。

那血尾異類是那般的扭曲之物，結果這赤甲將反而將其抱在懷中愛撫？

「他一定是在謀劃什麼，那祭壇定有古怪！」長公主疾聲說道。

「阻止他！」

藍瀾也是立即說道。

姜青娥率先出手，此時的場中，恐怕也就只有她的實力保存比較完好，當即手中重劍斬下，一道百丈光明劍光轟然射向了下方的黑色祭壇。

然而對於眾人的攻擊,那赤甲將顯然是早有準備,只見得黑色祭壇上有能量光罩成形，直接是硬生生的將來自姜青娥的攻擊阻擋下來。

其他隊長也紛紛出手，施展出不多的相力，試圖擊破能量光罩。

但最終都是於事無補。

最終所有人都是無奈的停了手，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祭壇內那所發生的詭異一幕。

「那傢伙究竟想要做什麼啊？」鹿鳴也是睜大了美目，俏臉上滿是震驚。

這一次連李洛都只能與他們面面相覷，看樣子那赤甲將似乎並不是要救血尾異類，反而是想要以一種另外的方式將其抹殺？

可是這豈不是多此一舉？

「他是不是腦子壞了，如果他只是想要殺了血尾異類的話，還出來阻攔我們做什麼？」孫大聖一臉疑惑。

本來他們都要解決掉血尾異類了，可赤甲將又橫空殺出來阻攔，而阻攔了他們之後，他又打算親自殺了血尾異類？

「他的目的，恐怕不是單純的想要抹殺血尾異類。」

李洛盯著那座詭異的黑色祭壇，以及被符文火焰包裹的赤甲將與血尾異類，緩緩道：「他一定有圖謀，而且他的圖謀一旦達成，恐怕對我們來說不是好消息。」

眾人都是深以為然，可是即便知曉這一點，現在的他們對此也是毫無辦法，畢竟赤甲將早就做好了一切的準備，而八大隊長此時皆是相力枯竭，根本就不可能再打破那黑色祭壇所形成的能量光罩。

眼下，就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了。

而在這種煎熬的等待下，李洛他們也是開始發現，那符文火焰中的血尾異類，竟然是在此時開始漸漸的融化，一滴滴黑色的粘稠液體，從血尾異類的體內分離出來。

赤甲將見到這一幕，眼神則是變得熾熱與渴望起來，下一刻，他身軀外的赤甲突然消失而去，現出了一具魁梧的身軀，然後他任由這些粘稠的黑色液體，落在他的皮膚上面。

接觸的瞬間，那些黑色液體頓時蠕動起來，仿佛其內存在著無數蟲子一般，這些液體直接對著赤甲將血肉中迅速的鑽進。

短短片刻間，赤甲將身軀上便是出現了一些黑色的血洞，他的面龐也是在此時變得扭曲起來，似是承受著極其強烈的痛苦。

但他的眼神，卻充滿著狂喜與期待。

「來吧來吧，都進入到我的體內吧，讓我們融為一體。」他聲音嘶啞的笑道。

越來越多的黑色液體，從血尾體內體內升起，同時源源不斷的湧入到赤甲將的體內。

「瘋了，這個瘋子，他竟然在吸引異類的惡念之源？！」

而此時其他所有人都被這一幕震驚了，趙北離面色驚駭，忍不住的失聲出來。

其他人的面色也滿是難以置信，他們沒想到這世界上竟然有這麼瘋狂的人，那可是惡念之源啊，乃是異類力量的源泉所在，那是無數惡念所凝結而化，其中蘊含著無數的負面能量，這種能量一旦被侵入人體，頓時就會形成強烈的汙染，常人對這種能量如同瘟疫般的避之不及，可這赤甲將怎麼會瘋狂到主動去吸收？！

這傢伙還想活嗎？！

面對著這駭人聽聞的一幕，即便是長公主，藍瀾這些頂尖學員，都是感到驚駭欲絕。

他們還真是沒見過這麼喪心病狂的人。

而在他們驚駭間，那赤甲將的身軀也是開始出現了詭異的變化，他本就魁梧的身軀，在此時更是開始節節攀漲，血肉在劇烈的蠕動著，雙瞳中血光瘋狂的閃爍，散發著無盡的暴戾與殺戮之意。

胸口的位置，血肉蠕動著，漸漸的化為了一張人臉，那人臉的模樣，竟然與先前被融化的血尾異類一模一樣。

骨刺穿破血肉，從其肩膀處的位置凸出來，森白的顏色，漸漸的化為陰冷的漆黑。

此時的赤甲將，顯然正在逐漸的脫離人形的範疇。

只不過讓得李洛等人有些色變的是，從赤甲將體內散發出來的能量波動，竟是在以一種驚人的速度攀升著。

「他難道在融合異類，藉此增強自身的力量嗎？」鹿鳴驚顫的問道。

景太虛面色難看的道：「從未聽說過會有這種詭異的秘法，惡念之源那種負面能量怎麼敢輕易沾惹，即便力量有所提升，可負面能量侵蝕內心，那時候的他，算是人族還是異類？」

「真是個瘋子！」孫大聖罵道。

李洛面色也是變得極其的凝重起來，今日的局面，真是變得越來越危險了。

轟轟！

漆黑色的能量，如同粘稠的黑霧，不斷從赤甲將體內滾滾升起，繼而漸漸的遮蔽了這片天空，頓時整個天地都是變得昏暗起來。

濃烈的黑霧中，赤甲將的身體已是變得宛如魔軀，與此同時，低沉的嘶吼聲，於這方天地間響徹而起。

「善惡歸一，真我降臨！」

第五百八十六章如魔般的赤甲將

「善惡歸一，真我降臨。」

伴隨著赤甲將那一道低沉嘶啞的聲音響起時，滾滾魔煙升騰，只見得其身影立於其中，仿佛一頭巨魔矗立天空，散發著滔天兇焰。

與此同時，還有著一股恐怖的威壓鋪天蓋地的瀰漫開來，引得虛空都是在微微的震蕩。

「大天相境！」

長公主，藍瀾等人面色劇變，因為此時自那赤甲將體內爆發出來的能量波動，赫然已經達到了大天相境的層次，而此前赤甲將剛現身時，其力量應該只是小天相境頂峰而已。

這短短片刻的時間，赤甲將已然晉級，而且那股強悍至極的能量波動，比普通的大天相境還要強橫數分。

「撤退！」

藍瀾眼神變幻，兩息之後，他猛然暴喝出聲。

如今血尾異類已被赤甲將融合，也算是另類的消亡，而至於這赤甲將，已經不是他們這些人這種狀態能夠應付的了，畢竟若是面對小天相境的強敵，他們還能夠憑藉人數鬥一鬥，可大天相境，那已是封侯境下最高的層次了，就算他們此時狀態全滿，勝算也沒幾分。

所以，現在撤退，是最理智的選擇。

當藍瀾的喝聲響起時，幾乎所有人，包括處於城市內的李洛一行人，都是立即掏出了靈鏡。

在掏出靈鏡的時候，李洛也是抬頭看了一眼那魔焰滔天的赤甲將，此時的後者，肩膀上有漆黑的骨刺穿透出來，身軀數丈高大，宛如魔軀，一對眼瞳猩紅冷酷，其中瀰漫著暴戾與殺戮之意。

此時的赤甲將，感覺活脫脫的就是一個另外的異類。

他有點不太明白，這赤甲將放著好好的人不去做，為何要變成這副鬼德行。

「大天相境麼...」

李洛抿了抿嘴唇，目光瞥了一眼手腕上猩紅刺眼的鐲子，如此實力，的確是驚人之極，雖說他也不是沒有抗衡的手段，但三尾天狼的力量能夠不暴露的話，那他還是會儘量避免的。

既然眼下血尾異類已除，他們選擇撤退的話，應該也算是完成了混級賽。

這樣的話，倒也沒必要去逞這個威風，實在沒必要。

這般想著的時候，李洛毫不猶豫的捏碎了手中的靈鏡。

這驚心動魄的混級賽，還是趕緊結束吧，學府那些高層也太不當人了，竟然讓他們這些毛頭小子來處理這種兇險的問題。

靈鏡破碎，包括李洛在內的所有人，都是忍不住的長鬆了一口氣。

這下子，總算是安全了。

李洛的身體也是放鬆了下來，然後數息過去，他突然察覺到有些不對勁，當即目光轉向四周，卻是見到此時的他依舊處於如廢墟般的赤石城中。

傳送光柱，並未出現。

在他的身旁，鹿鳴，景太虛，孫大聖也是滿臉的驚恐。

「怎麼回事？！為什麼捏碎靈鏡沒有任何的反應？！」鹿鳴驚聲說道。

李洛抬頭，只見得半空中諸多身影也是茫然的停滯，藍瀾，長公主等人都未曾傳送離去。

「各大學府的小崽子們，你們想去哪呢？」

與此同時，天空中，有一道森寒的戲謔笑聲，在此時緩緩的響起。

只見得那魔煙滾滾中，赤甲將的身影緩緩走出，此時的他已經放棄了赤紅的甲冑，赤著身軀，他的皮膚呈現暗紅的色彩，一片片的龜裂，胸膛處那與血尾異類一模一樣的臉孔緩緩的蠕動著，肩膀上凸出了一根根漆黑的骨刺。

他的頭髮也是變得血紅起來，同時還在不斷的滴落著鮮血，頗為詭異。

「想藉助學府給你們的東西傳送回去嗎？不再仔細看看你們捏碎了什麼嗎？」赤甲將語氣森然的笑道。

李洛他們所有人猛的低頭看向手中，然後面色就變得難看起來，因為不知何時，他們的手中出現了一塊碎骨，剛才他們捏碎的根本就不是靈鏡，而是這不知道從何而來的骨頭。

「幻術！」

「剛才那一霎，我們被他施展了幻術！」鹿鳴俏臉一變，失聲道。

李洛心頭一驚，這赤甲將的實力變得這麼強了嗎，在那短短的瞬息間，竟然能夠以幻術影響到他們所有人，同時讓得他們自以為捏碎了靈鏡，實則依舊被困於此地。

「如今本將迎來真我，如此盛大的時刻，怎麼能少了看客呢？所以你們就乖乖的留下來吧。」

赤甲將臉龐上露出猙獰的笑容，而後他張開了嘴巴，只見得濃鬱的血光噴薄而出，直接是將這方天地都化為了血紅的色彩，宛如是屏障般，遮蔽了一切。

「在這裡，你們找不到真正的靈鏡，所以你們也就別指望著離開了。」

赤甲將手掌一揮，只見得血光閃過，再之後，所有人都震驚的見到，虛空中有一面面鏡子浮現出來，竟然與他們的靈鏡一模一樣。

所有人都是立即打開各自的空間球，試圖找出他們的靈鏡。

可打開空間球內，更是驚駭的一幕出現，因為他們發現空間球內的所有東西，竟然都變成了一面面的靈鏡。

「好可怕的幻術，這比之前的血尾異類更恐怖了。」鹿鳴俏臉難看的說道。

景太虛一臉的驚駭，面對著一名大天相境的強者，他們簡直就是如孩童般被其玩弄於股掌之間。

李洛面色同樣是有點陰沉，剛剛那松的一口氣，此時又直接拉了回來，而且還更加的讓人感到絕望了。

此時的赤甲將，無疑比先前的血尾異類更強了。

這種狀態下的赤甲將，恐怕就算是長公主，藍瀾他們全盛狀態都不是對手。

「我們不會死在這裡吧？」孫大聖撓了撓頭，說道。

「閉嘴，烏鴉嘴！」鹿鳴瞪了他一眼，不過看得出來，她眸子中也滿含著擔憂之色，現在的局面，明顯開始失控了。

李洛倒是沒心情插嘴他們間的話，他的面色變得異常的凝重，一隻手掌，已經悄悄的覆蓋住了手腕上猩紅的鐲子，那鐲子在此時變得有些異樣的滾燙，隱隱的，李洛似是聽見了一道充滿著極端暴戾的狼嘯聲響起。

「學府的小崽子們，先來一場噩夢吧，在噩夢中，迎接你們的死亡。」

天空上，赤甲將笑了起來，只見得那懸空的無數靈鏡突然照耀而下，有血光無孔不入的穿透而來，直接是倒映進了所有人的眼瞳中。

頓時，整個天地都變得寂靜下來。

半空中，藍瀾，長公主，宮神鈞等人的身影凝滯著，他們的眼神，在此時湧動著血光，顯得可怖而空洞，其中的神智仿佛都被盡數的壓制了下去。

因為現在的他們，已經處於了一場夢境之中。

本體，已經不再受到他們的掌控。

城市內，李洛四人所在的地方，也是沒有聲音響起，他們的眼神血紅而空洞，宛如人偶一般，靜靜的立於殘垣斷壁之下。

片刻前還大戰激烈的赤石城，此時再度變得宛如死境一般。

赤甲將立於半空，他望著這一幕，忍不住的笑了起來，而他胸膛上蠕動的嬌媚臉龐，也仿佛是隨之一起笑起，這一幕，顯得分外的詭異。

「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們，接下來，就在那一場場夢境中感受什麼叫做絕望以及生不如死吧。」

...

先前血光落入李洛眼瞳的那一霎，他也是感覺到四周開始變幻，他的神智，仿佛是在漸漸的變得模糊起來，有一種詭異的力量，讓得他將一切都遺忘了。

吼！

而就當他的心境在不斷的沉淪時，突然間，有暴戾到極致的狼嘯聲陡然的炸響。

李洛心頭猛的一震，再度凝神時，卻是發現自身立於一處黑暗之中。

他抬起頭來，瞳孔驟然緊縮。

只見得那裡，一頭數十丈龐大的遠古巨狼匍匐，兇戾的狼瞳森然無比的注視著他，在其身後，三條巨大的尾巴緩緩的揮動。

望著這散發著滔天兇氣的遠古巨狼，李洛先是一滯，而後第一時間露出了討好的笑容。

「狼哥，好久不見。」

第六百二十五章姜青娥的挑戰

在辛符，白萌萌各自回去休整換衣的時候，李洛則是被郗嬋導師單獨的拉到了地下室，然後給他進行了一些測試，待得李洛表現盡數過關後，郗嬋導師眼中的滿

意之色就變得更為的濃鬱了。

「不錯，相力雄厚，並無虛浮之感，看來你並不是使用了某些透支秘法強行突破。」郗嬋導師似是鬆了一口氣，說道。

「導師你這也太不相信我了。」李洛嘟囔道。敢情郗嬋導師這番操作是懷疑他此次使用了一些透支型秘法來榨乾潛力，但這種涸澤而漁的短淺之舉，他怎麼可能會做，畢竟這種秘法會傷及根基以及潛力，一

旦使用了，未來他就別想再有所進步了。

怪不得剛才導師要支開辛符與白萌萌，或許她不想到時候真發現李洛使用了某種透支秘法後，會在兩人面前傷及他這個隊長的威望。

郗嬋導師平靜的道：「雖然我相信你不會做這種事情，但特殊時刻，就怕你一時衝動。」

李洛明白她所說的特殊時刻，應該就是洛嵐府的府祭。「導師放心吧，我早就說過，洛嵐府雖然是我爹娘的心血，但我相信，他們兩個寧願它被毀了，也不想看見我以命來逞強保護，所以我雖然會盡力而為，但卻不會

傻乎乎的真就要跟洛嵐府共存亡，畢竟我的退路還很多，洛嵐府即便是毀了，只要我與青娥姐還在，那就有的是機會將它重建。」李洛認真的說道。

郗嬋導師微微頷首，李洛在這一點上面的確看得很清晰通透，這倒是令人欣慰。

「如今你突破到煞宮境，而且也算是創下了一個紀錄，回頭我倒是可以幫你找素心副院長申請一些「元煞丹」。」郗嬋導師說道。

「元煞丹！」李洛聽到這個名字，眼中頓時有精光浮現，所謂「元煞丹」乃是一種專門針對於地煞將階境界的修煉丹藥，吞服煉化這種丹藥，能夠獲得一縷被藥性中和的地煞能

量，這道地煞能量相對溫和，而且也更好煉化，所以「元煞丹」算是地煞將階強者最為喜歡的一種丹藥，這能夠增加修煉的進度。郗嬋導師所說的「元煞丹」是學府內部煉製，質量比市面上的還要更好一點，不過這種「元煞丹」一般是只有三星院的學員才能兌換，而且因為量不多，這就導致每

次只有三星院中的一些優秀學員才有輪到的資格，其他一般的學員，還只能眼饞著。

「元煞丹連三星院那邊都供不應求，還能輪到我嗎？」李洛眼神熱切的問道。

「正常來說，是輪不到的，不過對於你們這種在三星院前就突破到地煞將階的優秀學員，學府還是會給予一些額外的獎賞當做鼓勵的。」

「我們？」郗嬋導師似是笑了笑，道：「嗯，二星院那個祝煊，因為此次突破到了虛將境，所以也在努力的申請這一批額外的「元煞丹」，但元煞丹數量不多，你如果也去申

請的話，那兩人應該就只有一人能得償所願。」

「這意思就是你還得跟那祝煊競爭一下。」

李洛聞言，則是露出了同情的神色，感嘆道：「又要難為祝煊學長了，我這個學弟真是於心不忍。」郗嬋導師眼中也是浮現出一抹笑意，這祝煊的確還挺倒黴的，原本以為此次突破到虛將境能夠揚眉吐氣一下，結果誰知道又撞見李洛這妖孽直接在一星院時就打

破紀錄，正式突破到煞宮境。

兩人這一比較起來，真的是差距巨大，所以祝煊此次的美夢怕又是要落空了。

抱著對祝煊的深切同情，李洛與郗嬋導師離開了地下室，然後就與換好衣衫的白萌萌，辛符兩人一同出了小樓。

一行人直往學府中央的廣場而去。

沿路之上，已是可見人流洶湧，無數學員神情激動興奮的對著相同的方向而去，經過這段時間的醞釀，所有人都對今日的這場大事充滿了期待。

「今日姜學姐如果能順利取得七星柱之位的話，恐怕她在學府內的聲望，將會超過長公主殿下。」白萌萌見到這般聲勢，忍不住的感嘆道。辛符也是點頭表示認可，姜青娥在取得聖杯戰三星院最強學員稱號後，在學府內本就頂尖的聲望已經與長公主並駕齊驅，如果此次再完成這種紀錄，那可就真的

是無人可及了。

「隊長，你知道姜學姐會挑戰誰嗎？」白萌萌好奇的問道。

這一次，連郗嬋導師都是看向了李洛，顯然對這個問題也有點興趣。

李洛聞言，無奈的搖搖頭，道：「她沒說。」「如果從挑戰成功的機率來說，司天命與夜承影或許是最好的選擇，七星柱內，除了宮神鈞與宮鸞羽外，就只有他們兩人是四星院學員，而其他三位，都是更上一

屆的老生，他們雖說比宮神鈞，宮鸞羽要弱點，但底蘊卻不可小覷。」郗嬋導師說道。

白萌萌與辛符聞言也是贊同的點頭。

李洛沒有說話，雖然從成功率來說，司天命與夜承影的確是最好的選擇，但以他對姜青娥的了解，她恐怕未必會這麼選擇...

「導師，七星柱的實力有分出過排名麼？」李洛問道。

「七星柱內，宮神鈞當之無愧的最強，其次便是宮鸞羽，而第三位的話，應該是鐘太丘，第四為王朝，第五是喬鈺。」郗嬋導師想了想，說道。

李洛若有所思的點點頭。

而在他們一路說話的時候，那座有滔天沸騰聲的廣場，已是出現在了前方，郗嬋導師袖袍一揮，直接是帶著三人掠空而上，落在了廣場的一座高臺上。

此時的這裡，一星院的紫輝導師皆是齊聚，而且李洛也看見了秦逐鹿，呂清兒，虞浪這些其他的紫輝學員。

呂清兒見到李洛，頓時對著他揮手打著招呼。

李洛也是衝著她笑了笑，然後他的目光就投向了廣場之中，只見得在那場中，有七根石柱矗立，石柱之上，銘刻著周天星辰，玄光流轉時，顯得氣派非凡。

而此時，七根星光石柱上，皆是盤坐著一道人影。

正是聖玄星學府這一屆的七星柱。

七人靜坐，神色淡然，衣衫隨風而動，自有一股威壓散發。廣場內，無數學員望著他們的目光都是充斥著敬畏之意，因為他們七人，代表著聖玄星學府學員最高的成就，這份敬畏不是來自他們的什麼身份，而只是單純因

為他們的實力。

高臺上，素心副院長現出身影，而後她纖細玉手微微抬起。

一道流光從天而降，在那萬眾矚目間落入場中。

現出身來，那窈窕纖細的絕美身姿，絕代風華般的容顏，立即就在場中引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歡呼聲。

正是姜青娥！

「今日，三星院姜青娥，將正式挑戰七星柱。」素心副院長令人如沐春風般的聲音，響徹在每個人的耳中，同時也讓得驚天歡呼聲愈發的高漲。

「挑戰規則，大家已是知曉，我也就不必多說。」

素心副院長凝視著場中那道絕美身影，眼中有掩飾不住的滿意與欣賞之色，道：「姜青娥，你要挑戰七星柱中的哪一位？」

場內的沸騰聲在此時悄然的寂靜，無數道目光投向姜青娥。

這是所有人最想知道的答案。不過很多人心中也是有所猜測，姜青娥畢竟還只是三星院，而且似乎現在也只是極煞境，可七星柱所有人都踏入到了天珠境，這兩者間有巨大的差距，即便姜青

娥擁有著九品光明相，恐怕也不太可能如此越級勝敵，畢竟這些七星柱也不是泛泛之輩，他們同樣是學府中最頂尖的學員，擁有著極強的天賦。

所以，姜青娥如果要挑戰七星柱的話，應該還是得從最弱的開始。

比如司天命。

在那無數視線的注視下，姜青娥的眸光，也是在自七星柱身上緩緩的掃過，最終，她停向了一道人影，下一刻，有清冷聲音平靜的響起。

「我選擇挑戰...鐘太丘。」當她聲落的瞬間，頓時滿場暴動。

第五百八十七章與三尾天狼的交流

「狼哥，好久不見。」

當三尾天狼聽到眼前的少年嬉笑著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它獸瞳之中的兇戾陡然間強盛到極致，那股濃鬱的殺意幾乎是要化為實質般的噴薄而出。

它怎麼都忘不了。

那一日它好好的在山裡待著，結果被眼前這個可恨的人族小子引了出去，不僅先是與一頭強大的異類莫名其妙的廝殺了一場，最後還招出了那個曾經讓它無比恐懼的人族王級強者。

最後，它這剛剛脫離了一處牢籠，轉眼就又被封印進了這暗無天地的空間之中。

而這一切，都是眼前這個人族小子引來的！

轟！

這一霎，似乎是有著極其恐怖的血紅能量從三尾天狼體內爆發而起，而後它龐大的身軀暴起，尖銳鋒利的爪子撕裂虛空，當頭就對著李洛撕了下去。

它要將這小子碎屍萬段！

譁啦啦！

而就當它的爪子即將撕向李洛時，突然黑暗中有鎖鏈的聲音響起，下一刻，一道道蘊含著神秘力量的鎖鏈於黑暗中綻放出光芒，鎖鏈一頭洞穿於三尾天狼的身軀，而後鎖鏈震動，頓時將三尾天狼龐大的身軀倒扯而回。

莫名的威壓於鎖鏈上面釋放出來，宛如一座座山嶽般的鎮壓在三尾天狼身軀上，將其鎮壓得動彈不得。

吼！

不論三尾天狼如何憤怒的掙扎，都是無法撼動那神秘鎖鏈絲毫。

因為在那鎖鏈上面流動的，是傳說中的「三相之力」。

那是屬於稱王境強者的力量，遠非它一個尚未突破到封侯境的兇獸所能抗衡。

呼。

李洛見狀，悄悄的鬆了一口氣，然後抹著額頭上的冷汗，還是龐院長靠譜啊，這封印異常穩妥，不然現在的他怕是直接就要被這三尾天狼生吞活剝了。

「狼哥，不要這麼憤怒，我們可不可以心平氣和的交流一下？」李洛露出溫和的笑容。

然而回答他的是三尾天狼暴怒的咆哮聲，血盆大口中有腥臭的涎水噴出來，濺了他滿臉。

不過李洛唾沫自幹，依舊保持著笑容，道：「狼哥，你不用感激我把你從暗無天日的暗窟中帶出來，這說明咱倆有緣，如果不介意的話，咱們可以拜把子，不過兄弟我現在面臨生死危機，還需要狼哥你把你的力量暫時借給我用一用。」

「你不知道，外面有個不人不鬼的怪物，囂張跋扈，不把狼哥你放在眼裡。」

三尾天狼的暴怒情緒漸漸的平息，它那兇殘的眼瞳盯著李洛，突然伸出尖銳的爪子指了指捆縛著它的鎖鏈，那意思似乎是說讓李洛解開鎖鏈封印，它去幫他解決麻煩。

李洛見狀，乾笑一聲，道：「狼哥，說這些就沒有誠意了啊，我解開鎖鏈，你怕是第一個就將我給吞了。」

李洛對著三尾天狼拍了拍胸膛，道：「狼哥，你不要這麼抗拒我，現在的我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但假以時日，我說不定還會先你一步抵達封侯境，那時，兄弟我不會忘記你，一定想辦法也讓你踏出那一步！」

然而對於他的吹噓，三尾天狼卻是不屑回應。

「你若是不信，我可以跟你立個心誓，四年之內如果我達不到封侯境，我就天打五雷轟，修行再無寸進。」李洛認真的說道。

因為他也就只剩下四年壽命了，如果在這四年間無法達到封侯境，他的壽命自然就到了盡頭，到時候人都沒了，雷轟不轟，修行有沒有進步，其實也無所謂了。

瞧得李洛這副信誓旦旦，自信無比的模樣，三尾天狼心中倒真是有點驚疑了，這人族小子哪來的這種自信？竟然妄想在四年內突破到封侯境？

要知道封侯境乃是修行之間最為重要的關卡，其間不僅需要過人的天賦，還需要極其龐大的修煉資源以及諸多機緣，而一朝踏入，便是翻天覆地之變。

封侯強者，不論是在哪裡，都絕對算是一方巨擘。

這小子，憑什麼敢這麼狂？

不過轉念間，三尾天狼又是冷哼一聲，這小子能不能四年內突破到封侯境跟它又有什麼關係。

李洛瞧得三尾天狼這油鹽不進的模樣也是有點無奈，看得出來對方對他也是仇恨得緊，不過對此李洛還算是理解，畢竟當初是他將三尾天狼從山裡面引

了出來。

他原本是打算儘量緩和點雙方的關係，這樣會有益他之後藉助三尾天狼的力量，但顯然，他還是想的天真了一點，以三尾天狼這堪比大天相境頂峰的實力，根本瞧不上他這個小小的相師境。

等未來他的實力提升了，或許這三尾天狼的態度會放端正許多。

心中這般想著，李洛也就不再廢話，而是神色肅然起來，看著三尾天狼說道：「狼哥，不管你同不同意，今天我都得借你的力量一用了。」

話音落下，他十指互點，頓時指尖有鮮血流淌出來，其雙手迅速的結印，相力湧動間與鮮血融合，漸漸的形成了一道玄妙的血紅咒文。

「天祭咒！」

血紅的咒文飄蕩而出，徑直對著三尾天狼落去。

三尾天狼沒有反抗，因為在封印存在的情況下，它根本沒有反抗之力，於是它那猩紅的獸瞳，只是冰冷無比的注視著李洛，同時眼瞳深處，掠過一絲殘忍與譏諷。

想要借用它的力量麼...真當它的力量是一個小小相師境能夠隨意支配的嗎？

也好，想要用，那就給你用！

它還就怕李洛不用！

它能夠感應到李洛在外界所遇見的敵人有多強，那應該是相當於大天相境初期的實力，想要打敗這種強敵，李洛光借用一點力量可不夠。

而李洛借用它的力量越多，那股兇煞侵蝕也就會更為迅猛的感染李洛的神智，直到最後將其神智淹沒，化為只知胡亂殺戮的「狼奴」。

到時候，它就能夠輕易的操控李洛的神智，將其化為自身的傀儡。

心中閃過這些想法，三尾天狼冷冷一笑，猩紅的獸瞳緩緩的閉攏，任由那落在額頭上的「天祭咒」開始抽離著它體內的力量。

呼呼！

磅礴的血紅能量如洪水般的呼嘯而出，最後盡數的湧入到了眼前李洛的身體之中。

在這種充滿著兇煞之氣的能量灌注下，李洛的眼瞳，也是有著血絲猛然攀爬出來。

周身力量，如海嘯般奔騰而起。

第六百二十六章挑戰鐘太丘

當姜青娥說出她的挑戰目標時，這座廣場內頓時掀起了滔天譁然聲，無數人面露震驚之色，聲音此起彼伏的響起來。

「我的天，我沒聽錯吧？姜青娥竟然要挑戰鐘太丘？！」

「鐘太丘的實力在七星柱中，可是排在第三位啊！那是僅次於宮神鈞與宮鸞羽的！」

「鐘太丘是六星天珠境，實力極強，底蘊極厚，姜青娥怎麼會挑選這麼一個硬茬子來作為挑戰目標？！」

「這實在是有些魯莽啊！」

「......」

所有學員都是在驚聲交談，顯然姜青娥的選擇目標，太過的出人意料。

而不僅是其他人，就連李洛在聽見時，心頭都是忍不住的一驚，他雖然之前早有猜測，姜青娥應該不會選擇最弱的人來作為挑戰目標，因為那不太符合她的性格。

但他也頂多只是猜測她或許會挑選喬鈺，王朝這兩位在老學員中底蘊稍弱一點的人，至於鐘太丘，他是真沒怎麼去想過。

因為此人的實力極強，他曾經是上一屆四星院中的最強者。

甚至在宮神鈞與宮鸞羽剛進入四星院的那一段時期，鐘太丘就是最強七星柱。

沒有人會懷疑鐘太丘的實力。

所以即便對姜青娥充滿信心的李洛，在聽見她要挑戰鐘太丘時，都是略微有些錯愕。

「是為了那所謂的養氣麼...」李洛目光閃爍，姜青娥不會做無謂的事，眼下會這麼選擇，應該是有著她的打算。

「隊長，姜學姐一來就將難度拔高到這種程度嗎？」一旁的白萌萌有些目瞪口呆。

呂清兒遲疑了一下，也是說道：「雖然直接挑戰鐘太丘學長很有震撼性，不過會不會太冒進了一些？以姜學姐的天賦，如果突破到天珠境後再去挑戰，應該會更保險許多。」

李洛攤了攤手，道：「你們跟我說也沒用啊。」

其他人聞言也是無奈的搖了搖頭。

「你們也別小看了姜青娥。」此時說話的，竟是郗嬋導師，她凝視著廣場中那道風華絕代的倩影，淡笑道：「在我們這些紫輝導師的眼中，如果說學府內還有哪個學員讓我們有些捉摸不透的話，恐怕也就只有她了。」

「我此前就說過，姜青娥的修行略有幾分古怪，她應該是修煉了某種秘術，這種秘術令得她一直在壓制她的修煉速度，她就如同一座火山，一直在壓抑著巖漿的噴發，但這種壓制並非是永久的，等到某一日，她徹底將這種壓制解開的時候，這一座火山自然會爆發出極為恐怖的威能。」

「縱觀姜青娥的修煉進度，她在一二星院的時候，速度對比常人雖然算是不慢，可對比她自身的天賦，卻是只能說顯得有些普通，而到了三星院時，她僅僅一年時間，就跨過了地煞三境，直達極煞境，這個修煉速度就有些驚人了。」

「在我看來，她三星院時期的修煉速度，應該就是因為她的壓制快要抵達極限所導致。」

「她所修煉的這道秘術有些不簡單，想必應該是李太玄與澹臺嵐所留...我其實也很好奇，如果等她徹底將這份壓制解開的時候，她究竟會躍升到哪一步？不過我想，或許這一天，也不會太遠了。」

說到此處的時候，郗嬋導師看了李洛一眼，姜青娥這些年的壓制與醞釀，必然所圖不小，而算算時間...或許就是為了洛嵐府的那場府祭。

姜青娥這些年，一直在為這一天做準備。

聽著郗嬋導師這番話，在場的虞浪，白萌萌，呂清兒，秦逐鹿等人皆是有些動容，然後神色複雜又欽佩的望著場中那道絕美的倩影，不論從什麼角度來說，姜青娥的確是驚才絕豔，她算得上是聖玄星學府百年內最為優秀的學員。

特別是如果她今天的挑戰能夠成功的話，她將會締造一個學府傳奇。

場中沸騰不休，而那七根星光石柱之上的人影，臉龐上也皆是有些驚訝之色浮現。

這個結果，同樣出乎他們的預料。

「青娥...」長公主柳眉微蹙，她望著那道手持重劍，顯得英姿颯爽的絕美倩影，她有些擔憂，如果此時的姜青娥踏入到了天珠境，那麼她選擇鐘太丘是理所應當，可從姜青娥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來看，她依然還是極煞境。

而鐘太丘，卻是六星天珠境。

這一位，在她與宮神鈞還未崛起前，曾經是最強的七星柱。

鐘太丘並不好對付。

但這是姜青娥的選擇，所以她雖然有些擔憂，眼下也只能靜觀其變。

宮神鈞目光微閃，他在想，姜青娥究竟有什麼倚仗，竟然敢直接挑戰鐘太丘，而以他對姜青娥的了解，她應該不是那種魯莽之人，所以眼下會有這般行止，必然是有所倚仗。

「呼。」

司天命在此時鬆了一口氣，旋即又是苦笑一聲，他這七星柱倒是保住了，不過又有點不是滋味，因為姜青娥並沒有選擇他，這說明現在的姜青娥，甚至都已經不將他當做有挑戰性的那一種了。

「是真沒一點機會了。」司天命苦澀搖頭。

其他的七星柱，皆是神色莫名，他們盯著前方場中那一道氣質非凡的絕美倩影，眼神有些複雜，如果這一次她的挑戰能夠成功，那恐怕聖玄星學府將會迎來有史以來最恐怖的一位七星柱了。

而在那滿場譁然聲中，作為被挑戰者的鐘太丘，也是在經過短暫的失神錯愕後，緩緩的站起身來。

鐘太丘的模樣只能說是普通，雙眼細眯，臉龐上時刻掛著陰柔的笑容，然而就是如此其貌不揚的他，曾經也獲得了最強七星柱的稱號，只不過一代新人換舊人，隨著更為優秀與驚豔的後人出現，他也就收斂了曾經的光芒，只是在學府靜靜的享受著那份資源，然後等著今年年底之後，就徹底的離開這裡。

「原本還打算帶著七星柱的榮耀結束學府的修行，但現在來看，似乎還沒那麼容易呢。」鐘太丘微笑著說道。

而在說話的時候，他已是踏出步伐，相力波動閃掠而過，其身影便是在那萬眾矚目下，出現在了姜青娥前方十數丈的位置。

「姜學妹，你是學府百年內當之無愧的最優秀學員，不過我也不想以敗者的身份離開學府，所以，你選擇我，或許並不是一個那麼聰明的決定。」鐘太丘輕聲說道。

姜青娥容顏平靜，金色的眸子內，仿佛是有波濤暗湧。

她沒有多說什麼，只是眼眸微垂：「鍾學長，請賜教。」

鐘太丘一聲淡笑，下一瞬，一股極其驚人強悍的相力宛如百丈巨浪一般，直接自他體內橫掃開來，他的相力呈現淡淡的綠色，同時又帶著一點刺鼻的腥味，相力瀰漫處，連空氣都開始被轉化為淡綠色彩。

那是蛇毒。

而滾滾相力洶湧澎湃中，只見得一道巨大的妖蟒虛影，於其身後，漸漸的浮現出來。

下八品，妖蟒相。

隨之而現的，還有六顆璀璨的天珠。

天地能量，宛如天河倒灌，瘋狂湧來。

驚人的相力威壓橫掃全場，讓得觀戰的無數學員都是有窒息般的感覺。

鐘太丘的雙瞳也是在此時變成了蟒蛇一般的豎瞳，陰柔的面龐更是平添了幾分森冷之意，他身軀緩緩升空，居高臨下的俯視著姜青娥，有陰柔的聲音響起：「姜學妹，拿出你的底牌吧，如果你只是極煞境，今天你可能沒有辦法從我這裡拿走七星柱的位置。」

「一招。」姜青娥凝視著鐘太丘身後那滔天般的相力，紅唇微啟。

「什麼？」鐘太丘雙目微眯。

「鍾學長接得下我一招，此次挑戰，我自認失敗。」姜青娥嗓音不急不緩。

鐘太丘盯著姜青娥，笑道：「是因為姜學妹只有這一招之力吧？」

而後他眸光閃動，淡笑一聲：「既然姜學妹都這麼說了，那身為老學長，我自然沒有退縮的道理，而且我也很想看看，作為我聖玄星學府百年內最為優秀的學員，究竟能驚豔到什麼程度。」

身為曾經最強的七星柱，鐘太丘也是有著屬於他的傲氣，如果姜青娥與他是同級，那麼他自會避其鋒芒，可現在的姜青娥，不過只是極煞境，而他卻是六星天珠境！

他倒是想要看看，姜青娥有什麼底氣，敢說一招決勝負！

「那麼，姜學妹，請吧。」

第五百八十八章一刀

死寂的赤石城上空。

赤甲將眼神冷酷的望著那些眼神空洞的學員們，聲音沙啞而略顯尖銳的自言自語道：「應該先殺死哪一個呢？」

如今局面盡在掌控，眾人在他的眼中猶如待宰的豬羊一般。

赤甲將目光轉動，最後投向了藍瀾的身影，先前就是此人以一道封侯術重創了血尾異類，而那道封侯術的威力，連他看見都是頗為的心驚，如果在未曾融合血尾異類之前，即便是他，硬接的話都將會被重創。

「能夠在天珠境時，就修成封侯術，這份天賦與機緣，倒也是難得了。」赤甲將淡漠一笑，然後伸出手指，遙遙的指向眼神空洞，陷入到幻境之中的藍瀾，在其指尖，有粘稠的血光能量急速的凝聚而來。

「不過也算你倒黴，扼殺天才的事情，本將最喜歡做了。」

而就在赤甲將即將下殺手的那一瞬，其赤紅的眼瞳突然一凝，目光猛的投向下方的廢墟城市中。

因為在這一瞬，他感應到了一股極為強大的能量波動突然於城內出現，那股能量之中充滿著兇煞之氣，即便此時的他，都感覺到了一股強烈的威脅。

轟！

就在赤甲將目光投向城內那一刻，一道約莫百丈龐大的血紅能量光柱驟然沖天而起，血紅能量異常的狂暴，於天空上綻放出一道道的能量衝擊，頓時天地間腥風大作，兇氣瀰漫。

整個赤石城，都是震動起來，甚至有如巨蟒般的裂痕，於城內某處開始蔓延。

赤甲將面色陰冷，眼神充滿著殺機的注視著那處血紅能量光柱，只見得在那光柱內，有一道人影緩緩的升空而起。

他盯著那道人影，眉頭卻是微微一皺。

他記得此人，似乎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這般實力在這種場合下，跟炮灰沒什麼區別，可為何這小子突然間爆發出這種級別的能量？

那股能量之強，赫然也是達到了大天相境初期的層次。

血紅光柱之中，此時的李洛，雖然突然間擁有了堪比大天相境的力量，但他的模樣卻是變得分外的悽慘，最為明顯的，便是被不斷撕裂的肉身，一道道猙獰的傷口於身體表面破碎開來。

那是因為他的肉身根本無法完全承受住這種級別的力量，所以直接對肉體造成了侵蝕。

而這，還只是肉身上的創傷。

此時對於李洛而言，更加危險的，還是那心中突然間如洪水般爆發開來的殺戮與暴戾情緒，在這種情緒的衝擊下，他原本俊朗的面龐，此時都是變得猙獰了起來，雙瞳之中，血絲不斷的攀爬著。

從某種角度來說，現在的李洛，除了外形沒有變得扭曲之外，看上去倒是與這赤甲將有點相似了。

李洛緊守著內心最後一絲的清明，他明白，此時絕對不能讓殺戮情緒佔據心靈，否則他就會失去理智，淪為殺戮怪物，到時候不僅沒辦法解決掉赤甲將，反而還會弄巧成拙。

同時李洛手掌一握，一枚白色的圓潤珠子出現在了手中。

正是他以前在金龍道場中獲得的「聖光靜心珠」，此物雖然只是上品白眼寶具，但卻具備著靜心凝神之效，可以減弱殺戮情緒的衝擊。

他迅速的將珠子塞進嘴中，頓時有一道冰涼的氣息湧入體內，那股氣息，令得李洛精神一振，仿佛精神都是變得清明了許多，同時眼瞳中攀爬的血絲，也是漸漸的停歇。

而後他抬起頭，殺機瀰漫的目光，鎖定赤甲將。

「你倒是讓我有點意外，沒想到，一個小小的相師境，竟然還藏著這般底牌。」赤甲將漠然的注視著李洛，淡淡說道。

「你這喪心病狂的瘋子，好端端的人不做，卻要變成這般鬼模樣。」李洛譏諷出聲，他的聲音也是變得格外的沙啞起來，那是因為體內狂暴至極的能量將他的聲帶都侵蝕破壞掉了。

此時他每說一句話，喉嚨就傳來激烈的疼痛。

赤甲將聞言，則是不屑的道：「小子，你太稚嫩了，眼中只知道單純的善與惡，根本不知曉世界的真實，所謂異類，本就是於我人族負面情緒中所誕生，只要人族存在，那麼異類就不會消失。」

「試圖斬除異類，本就是最愚蠢的行為，想要真的杜絕異類的存在，只有一種辦法，那就是將兩者融為一體，當善惡歸於一處時，自然就不會再有異類肆虐，同時我們還能夠從中獲取到強大的力量，何樂而不為？」

"我們的作法，才是真正能夠拯救眾生脫離苦難之法。"

面對著赤甲將這種瘋狂的說辭，即便是此時李洛滿心都是殺戮之意，依舊忍不住的搖頭。

「你還真是個瘋子，人人都和異類融合了，豈不是滿世界都是你這樣的怪物？」

赤甲將冷笑一聲，他挺起胸膛，露出那裡蠕動的妖媚人臉，道：「這副模樣怎麼了？你還是太狹隘了，這才是真正的「真我」，現在的你，只是被人族蠢笨的身軀遮蔽了所思所想而已，當你真正的體驗到這副身軀的力量時，你自然會明白，「真我」才是世間最強之物。」

話到此處，赤甲將突然停了下來，眼神陰冷戲謔的盯著李洛，道：「你這股力量，應該是來自外物，看你肉身被侵蝕的程度，你怕是只能堅持很短暫的時間，而且你這股力量雖強，但也並未超過我多少，所以你如果指望破局，恐怕是有些天真。」

原來先前的廢話，只不過是他在以某種秘術感知李洛那股力量的強弱程度。

李洛面色冷漠，赤甲將這話倒是不錯，他的「天祭咒」只有上篇，並不完整，所以即便是傾盡全力，也難以調動三尾天狼所有的力量，現在的他，極限就是在大天相境初期，這種力量程度，也就與赤甲將相當，若真要這樣對拼起來的話，他頂多只是與對方不分高低。

可也正如赤甲將所說，他的肉身太過的孱弱，根本不可能支持太久的時間，不然一旦拖下去，還不等赤甲將將他重創，他自己的肉身就要被三尾天狼的力量侵蝕成白骨了。

但先前與對方一通廢話，他同樣也是故意為之，拖延了點時間。

李洛緩緩的抬起手掌，掌中握著一柄刀身斑駁的古樸直刀。

正是金玉玄象刀。

盯著斑駁的刀身，李洛的眼中閃爍起一道異芒。

在先前自身力量暴漲的那一瞬，他發現金玉玄象刀突然劇烈的震動起來，隨著那股龐大的能量湧入刀身之內，李洛發現，在這刀身最深處，竟然盤踞著一道金色的印記。

那道印記，至尊至貴，散發著仿佛凌駕天地般的威嚴。

那是...王者印記。

這道印記，顯然是來自金玉玄象刀的上一任主人，龐千源院長！

「難怪此前那宮神鈞對此刀垂涎萬分，原來在這柄刀的深處，還隱藏著一位王級強者所留的印記。」

李洛深吸一口氣，眼神熾熱，此前的他無法發現這道王者印記，想來應該是自身實力不夠，按照他的推測，這道印記，唯有達到天相境的實力，才能夠將其觸發。

有這道印記在身，金玉玄象刀的威能將會提升一個很大的檔次。

而眼下，它也將會是一道大殺器。

李洛五指緩緩緊握刀柄，然後森冷的目光投向了赤甲將。

他只有一刀的機會。

不過有了金玉玄象刀內的「王者印記」相助，一刀足矣。

一念至此，李洛不再猶豫，他一步踏出，頓時滔天般的血紅能量呼嘯而來，直接灌注進入手中玄象刀內，刀身劇烈震動起來，有嘹亮刺耳的刀鳴聲響徹而起，只見得一道道百丈刀芒自刀身中迸射而出，刀光捲動，連虛空都被切割開了一道道幽黑深邃的痕跡。

他面無表情，徑直一刀斬出。

血紅刀芒於刀刃之前急速凝聚，短短數息之後，只見得一道數百丈龐大的刀輪成形，刀輪瘋狂的旋轉，散發著難以形容的切割力，刀輪震動，那刺耳的刀鳴聲，響徹百裡之地。

「千流水刀輪。」李洛漠然的聲音，隨之響起。

而後，他刀刃揮下。

揮下的那一瞬間，刀身深處的「王者印記」輕顫，似是有一縷神秘的金黃氣息流淌而出，流入到了那一道刀輪之中。

唰！

而後血紅刀輪一閃而出。

這一霎，仿佛天地被切開了。

一道千丈長的光滑刀痕，於下方大地上憑空而現，幾乎是將這赤石城貫穿。

血紅刀輪斬破虛空而至。

刀輪倒映於赤甲將的眼瞳中，這一刻，後者的面龐以及胸膛上的妖媚臉龐，頓時出現了劇變與濃濃的驚恐之意，因為他們從那斬來的血紅刀輪中，清晰的感覺到了死亡的氣息。

這小子暴漲的力量明明與他相差無幾，可為何這一刀，竟恐怖至此？！

第六百二十七章虛珠

當鐘太丘的聲音落下時，姜青娥將手中的重劍插在了面前的石板中，她那白皙絕美的容顏宛如幽潭般，即便面對著眼前這六星天珠的強敵，她依舊是波瀾不驚。

在那無數道目光的注視下，姜青娥纖細雙手合攏，十指結出了一道道玄妙晦澀的印法。

隨著其印法的變幻，姜青娥周身的天地能量頓時在此時劇烈沸騰起來，有異常璀璨的聖光，從她的體內散發而出，那股聖光之耀眼，讓得無數人都是虛眯了眼睛。

而場中一些感知敏銳者，則是微微變色的感應到，那從姜青娥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正在此時以一種極為恐怖的速度節節攀升。

在四星院中，不乏一些頂尖學員實力都已達到極煞境，可此時的他們驚駭的發現，眼前的姜青娥體內所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已經遠遠的超越了他們。

什麼極煞境的相力，能夠達到這種程度？！

「哦？姜學姐難道是打算在此時突破嗎？」一星院這邊的高臺上，秦逐鹿感受著姜青娥體內瘋狂暴漲的相力，有些驚訝的道。

郗嬋導師微微沉吟，道：「我想，她隱忍這幾年，恐怕並非只是為了奪取一個所謂的七星柱，所以此時如果她就將此前的壓制盡數放開的話，那倒反而是有點前功盡棄了。」

她凝視著姜青娥纖細修長的倩影，不過，從現在後者的狀態能夠看得出來，姜青娥體內的相力已經充盈到了極致，她竭力所壓制的這座火山內部，已經即將抵達那個臨界點。

而這個臨界點，她打算在此時將其打破嗎？

李洛同樣是在看著場中那散發著驚人相力的倩影，他的面色微顯肅然，顯然，姜青娥也知曉鐘太丘的強橫，雙方之間的等級之差不可忽視，即便她身懷九品光明相，也不可能真的就做到以極煞境的實力，跨越這麼多層小境界去擊潰鐘太丘，所以，她也是在動用一些隱藏許久的底牌。

而在李洛以及在場所有人緊張的注視下，突然天地間的能量在此時仿佛是受到了某種引動，開始以一種極為迅猛的速度對著姜青娥身後的位置匯聚而去。

與此同時，其體內的璀璨相力也是流淌出來，於身後凝聚。

短短不過數息的時間，所有人都是見到，似是有一顆尤為璀璨的光團出現在了姜青娥身後，那道光團內，匯聚著極為可怕的相力，而此時這些相力似乎是在進行瘋狂的壓縮。

光團四周的虛空都是在劇烈震蕩。

那道光團，看上去，仿佛是一顆玄奇天珠！

無數人驚駭失聲，難道姜青娥是打算在這裡，直接突破到天珠境嗎？！

李洛見到這一幕，眉頭則是微微一皺，她真的打算在這裡放開壓制，開始突破嗎？雖說突破終歸是值得驚喜的事情，但聽郗嬋導師之前的分析，青娥姐這幾年時間的壓制，所為的圖謀，不可能只是一個七星柱。

可此時突破，豈不是打亂她的計劃？

不過出於對姜青娥的信任，李洛覺得，一個鐘太丘，應該還不至於讓她做出超出規劃的事情。

所以眼下的一切，應該都是在其掌控之中。

所有的視線，都是匯聚於姜青娥身上。

而其身後湧動著恐怖能量的天珠，最終也是漸漸的穩定起來，同時似是有相力所形成的衝擊波，宛如驚濤駭浪般的席捲而開，四周堅硬的石板，都是在此時有著龜裂的跡象。

「突破了？！」無數人心頭一震。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姜青娥身後凝聚而成的那道天珠光團，那的確是一顆天珠的雛形，但與鐘太丘身後的天珠相比，姜青娥的這顆天珠似是要顯得虛幻一點。

「並非真正的突破，她只是踏出了半步，將體內壓制不住的相力鬆開了一些，而這些鬆開的相力，直接讓得她凝鍊出了一顆「虛天珠」，現在的她，算是踏入到了「虛珠」境，這與虛將境一樣，雖然不算是真正的突破，但卻算是朝著更上的等級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郗嬋導師在此時緩緩開口。

「虛珠境？」眾人面面相覷。

「不過擁有著這麼強大相力的虛珠境...說句實話，即便是我，也是頭一次看見。」郗嬋導師感嘆道。

一旁的其他紫輝導師也是深有同感的點頭，此時從姜青娥體內爆發出來的相力波動，說句實話，就算是三星天珠境恐怕都比不了。

可偏偏，她才剛剛凝鍊出一顆虛珠。

「壓抑許久的火山爆發時，自然會具備極為可怕的毀滅力量，我其實更好奇，當姜青娥徹徹底底解開壓制的那一天，她會爆發出何等力量？」曹聖導師笑眯眯的說道。

彌爾導師微微沉吟，道：「那或許會如同一場盛大的煙花，短暫而絢麗。」

「那場煙花，是她耗費數年的心血與努力醞釀而成。」郗嬋導師薄紗微動，言語間帶著一絲期待之意。

聽著這些紫輝導師間的交談，李洛面上卻是沒有多少的波瀾，反而心中略微的有著一種心疼之意。

他望著場中那道絕代風華，顯得璀璨奪目的倩影，他不知道當初姜青娥選擇這條道路的時候，究竟背負了多大的壓力。

為了洛嵐府，也為了保護那個時候僅僅只是空相的他，本是猶如鳳凰般耀眼的她，開始收斂光芒，積蓄力量。

為了洛嵐府與他李洛，姜青娥真的付出了很多。

不過好在的是，他最終還是擺脫了空相的束縛，來到了大夏城，與她站在了一起。

「放心吧，青娥姐，府祭上，我不會讓你獨自承擔壓力。」

「未來不管有什麼風浪，我都會與你一起。」李洛目光柔和的看著姜青娥，心中自語。

「青娥姐，加油！」李洛大吼起來。

隨著他的聲音響徹，頓時有無數聲音激烈的附和起來：「姜學姐，加油！」

「大姐頭，打敗鐘太丘，創造歷史！」

「我們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三星院！」

「......」

如今的姜青娥在學府內的聲望可謂是最頂尖級別的，再加上此次她以三星院的身份挑戰七星柱，這更是讓所有人都有一種見證歷史的熱血感，所以眼下呼聲起來，可謂是排山倒海，聲勢驚人。

場中的姜青娥轉過頭，看向了李洛的方向，白皙精緻的臉頰上，有著一抹淺淡的笑容浮現，而後伸出纖細手指，對著李洛做了一個必勝的手勢。

然後李洛就感覺到了無數充滿著妒火的目光如同鋒利箭矢般的從四面八方投射而來。

但很快，他們的視線就立刻轉移向了場中。

因為此時，姜青娥出手了。

只見得她伸出白玉般的手掌，身後那道璀璨的光珠化為無數道流光流淌下來，直接於掌心匯聚。

數息後，那顆虛幻的天珠散去，可姜青娥的手中，卻是出現了一朵栩栩如生的神聖光蓮。

蓮花之上，白色火焰徐徐升騰，似是有著淨化萬物之力。

聖蓮轉動，四周的空間都是在此時扭曲起來。

無數視線盯著那朵神聖火蓮，一些識貨者，已是有些震動的失聲：「高階龍將術，聖光焱蓮！」

高階龍將術，已是封侯術之下威力最強的相術，這種等級的相術修煉不易，而姜青娥所施展的這道相術，在場的人都並不陌生，因為在學府的相術樓中，這道相術高居頂位，不論是修煉難度還是威力，都算是位於高階龍將術的頂端位置。

如果不算學府收藏的封侯術，那麼這道「聖光焱蓮」，絕對算是學府相術樓中威力最強的相術之一！

姜青娥不愧是姜青娥，竟然在不聲不響間，已是將其修成。

第五百八十九章刀輪斬赤甲

巨大的血紅刀輪當空斬下，虛空都是被切割開了幽黑深邃的痕跡，凌厲至極的刀光肆意的散發，將那阻攔在前方的一切之物都是生生的切割開來。

赤甲將的面色在此時劇變。

他的眼中有遮掩不住的驚駭之意，因為李洛這突如其來的一刀，連他都是感覺到了致命般的危機。

這個傢伙，究竟做了什麼？！

心中驚駭，赤甲將此時也不敢有絲毫的怠慢，只見得他猛的張開嘴巴，一道血光從嘴中噴射而出，血光內，顯露出了一枚血紅色的小鍾，小鍾迎風而漲，旋即化為數丈左右，鐘聲敲響，仿佛是有一圈圈血紅的音波擴散出來。

血鍾厚重，其上銘刻著玄妙的符文，當其出現時，天地能量頓時呼嘯而來，令得血鐘上面的血光更加的雄厚。

在血鍾鐘身之上，可見一道金色的眼痕若隱若現，顯然，這血鍾也是一道金眼寶具。

在這危急關頭，赤甲將不敢有半點的留手。

血鍾一出現，便是直接迎上了兇猛斬下的血紅刀輪。

鐺！

撞擊的那一瞬，震耳欲聾的音波驟然炸響，只見得一道巨大無比的血紅衝擊波爆發而開，下方廢墟城市首當其衝，無數殘垣斷壁紛紛被撕裂，甚至連遠處破損的赤紅城牆，都是在此時被生生的掃斷。

天際雲層，蕩除一空。

如此戰鬥餘波，當真可怖。

李洛心中為此感嘆一番，真不知道他要何時才能夠憑藉自身之力造成如此強大的破壞力，而與此同時，他的目光也是鎖定虛空，只見得那裡一波波能量衝擊不斷的爆發，而在源頭的位置，便是血紅刀輪與血鍾一輪輪的碰撞。

血紅刀輪高速旋轉，釋放出可怕的切割力，刀光凌厲強悍。

而血鍾則是在拼命的抵禦。

但李洛卻是能夠清晰的感應到，血鐘的抵禦正在迅速的被削弱，一縷縷凌厲的刀光已經開始撕裂開血鍾周身覆蓋的血光，一旦血光防護被撕裂，這血鍾本體就將會被重創。

「好強的「王者印記」！」

李洛心中震撼，其實此時的他即便借用了三尾天狼的力量，也只是與赤甲將實力相仿而已，除非他能夠獲得「天祭咒」下篇，那樣他就能夠將三尾天狼的力量催動到極致，以其大天相境頂峰的實力，要鎮壓只是大天相境初期的赤甲將，應該問題不大。

而眼下他能夠如此的摧枯拉朽，顯然就是金玉玄象刀之內「王者印記」的原因。

那一縷神秘的金黃之氣，令得他施展出來的血紅刀輪威力提升到了一個相當可怕的程度。

王級強者，當真是恐怖如斯。

鐺鐺鐺！

急促刺耳的鐘吟聲，不斷的從血鍾之上響徹而起，片刻後，血光不出所料的被刀光所撕裂，一道道具備著強悍切割力的刀光落在了血鐘上，頓時那血鐘表面就被撕裂開一道道的痕跡，鐘身瘋狂的震動起來。

赤甲將面色劇變，他眼瞳死死的盯著血紅的刀輪，數息後，他瞳孔猛的一縮。

這一刻，他發現了其中那一縷流動的金黃之氣。

一股震撼的壓抑感籠罩而來。

「那是...王氣？！」赤甲將聲音陡然是在此時變得尖銳起來。

所謂王氣，可是唯有王級強者方可修煉而出，那個小小的相師境身上，竟然還有此等恐怖之物？！這個小子難道是哪個王級強者的後代嗎？！

難怪他這一道刀輪威力可怕得嚇人，原來是有著如此珍稀強大之物！

赤甲將面色變幻，旋即他毫不猶豫的抽身暴退，這個地方不能留了，原本他是想著晉升「真我」後將這些學府的小崽子殺光出一口惡氣，但現在來看，他還是有些失策了，這些小崽子中藏著一頭惡狼！

「如今還是只能暫避鋒芒，本將如今已化「真我」，接下來只需要去那雷鳴山，將那雷鳴樹吞噬，之後說不得就有了衝擊封侯境的資格！」

相對於衝擊封侯境所帶來的誘惑，這紅砂郡丟了也就丟了，如今那些各大學府已經盯上了這裡，他也沒必要逗留，早點吞了雷鳴樹離去才是理智行為。

李洛見到那赤甲將竟然選擇遁逃，也是有點驚訝，但其眼神卻是異常的冰冷，其中殺機流動。

他費了這麼大的代價，將三尾天狼的力量都調動了出來，甚至還運用了極其珍貴的「王者印記」，如果這讓赤甲將給跑了，那他豈不是損失大了？

李洛的臉龐上，已經被三尾天狼那兇煞能量侵蝕得裂開了痕跡，露出其內的血肉，一條條的血痕，令得此時的他看上去頗為的猙獰兇狠。

他深吸一口氣，顫抖著雙指伸出，凌空點下。

血紅洪流自其指尖噴射而出，雙指血肉瞬間被消融，化為兩根白骨手指。

李洛額頭上冷汗湧現出來，順著臉頰滴落。

咻！

血紅洪流貫穿虛空，融入血紅刀輪之內，頓時刀輪聲勢大漲，一道血紅刀光劈斬而下，一道裂痕自血鐘上面撕裂開來，血鍾爆發出刺耳哀鳴，血光迅速的黯淡下來，最後一頭栽落。

李洛伸手，將破損的血鍾抓在手中，看了一眼，迅速的塞進空間珠內。

唔，金眼寶具，價值不菲，即便是對他這洛嵐府少府主來說都是稀有之物。

在李洛收走血鐘的時候，血紅刀輪已是再度破空而出，其速如風雷，掠過虛空時，僅僅只能見到一道模糊的血光掠過。

一息之後，已是出現在了赤甲將後方。

赤甲將駭得亡魂皆冒，此時的他心中滿是悔恨之意，如果早知道這群小崽子中會有這麼棘手的人，他先前融合了血尾異類就直接溜走了，哪還會主動出手，試圖將他們全部抹殺。

可事已至此，說什麼都是無用了。

赤甲將一聲咆哮，只見他伸出手掌，直接是插進了胸口蠕動的妖媚臉龐，然後

硬生生的將其從血肉中撕裂下來。

妖媚臉龐瘋狂的掙扎，發出刺耳的尖嘯聲。

赤甲將眼中滿是怨毒，他費盡心機融合了血尾異類，如今再將其剝離，這多年謀劃頓時付諸東流，而且其自身也會遭受到難以想像的重創。

妖媚臉龐被其扔出，迎向了血紅刀光，在接觸的瞬間，突然爆炸開來。

啊！

悽厲的尖叫聲中，血尾異類徹底炸碎，而那爆發出來的恐怖能量，也是將血紅刀輪硬生生的阻攔下來，兩股力量衝撞，刀輪開始迅速的縮小，最終徹底的破碎消散。

李洛這驚天一擊，總算是被擋了下來。

但赤甲將為此付出的代價，慘痛得無法形容。

可他此時已經顧不得這些，因為隨著血尾異類被剝離，他體內的相力也開始紊亂起來，殘留的惡念之氣，出現了反噬。

赤甲將瘋狂的逃竄。

他的心中無比暴怒怨毒，那個小子，他記住了，等離開紅砂郡，他定然稟報上級，將這個小子的底細挖出來，然後讓他付出代價！

李洛望著瘋狂逃竄的赤甲將，他倒是想要斬草除根，可此時的他，身體已經開始失去控制，一身血肉不斷的被消融，如果不是此前在雷鳴山他的肉身獲得了一次增強，恐怕現在的他已經變成了一具白骨。

而且最重要的是，伴隨著運用三尾力量過度，此時的他，開始迎來了兇狠反噬。

殺戮之意，不斷的衝擊他的心靈，令得他的眼前都是開始漸漸的變得猩紅。

所以現在他根本顧不上赤甲將了。

他緊咬著牙，望著遠處化為一抹血光逃竄的赤甲將，沉重的眼皮子，漸漸的垂下來。

而也就是在眼皮子將要垂落時，他似乎是見到天空上，突然有著數道燃燒著光明火焰的光釘撕裂長空，然後以迅雷之勢，從天而降，狠狠的落在了那逃竄的赤甲將身上。

轟！

血光瞬間被消融，赤甲將悽厲絕望的嘶吼聲響徹而起。

「極日封魔釘...是青娥姐恢復了！」

最後的清明中，李洛心頭一振，而後徹底的放鬆下來，身子一歪，從天栽落而下。

不過他的身軀並未直接落地，而是在數息後，落入到了一個柔軟而散發著幽香的懷抱之中。

「別，別碰我。」

模糊的目光透過眼縫，那一張熟悉而絕美的容顏浮現出來，但此時的李洛面龐已是變得極為的猙獰，他無意識的伸出手，試圖將近在身邊的人兒推開，他害怕在那殺戮之意侵蝕下他會做出傷害到她的事情。

但眼前的人兒並未被推走，迷迷糊糊中，李洛似乎是看見一張臉頰靠近了過來。

而後，他就感覺到似乎唇邊有嬌嫩冰涼的觸感傳來。

緊接著，有一股充滿神聖氣息的相力，如潮水般的湧入嘴中，傳遍體內。

第六百二十八章巔峰對決

燃燒著神聖火焰的光蓮在成形的那一刻，便是直接疾射而出，所過之處，無數光焰流動，似是形成了流星一般的光尾，以一種絢麗到極致的效果，在那無數道動容的目光注視下，轟向了鐘太丘。

神光光蓮倒映在鐘太丘的眼瞳中，也是令得他臉龐上的陰柔笑容在此時一點點的收斂起來，因為在這道光蓮中，他察覺到了巨大的危險氣息。

「僅僅只是突破到虛珠境，竟然能夠爆發出這種程度的相力？」

鐘太丘的心中翻江倒海，他從未小覷過姜青娥，即便對方與他之間的相力等級有著極為明顯的差距，但他還是沒料到，對方此次所爆發出來的相力，竟然能夠強到這種程度。

這是他至今為止見過最強的虛珠境了。

鐘太丘深吸一口氣，眼神也是變得凌厲起來，不管姜青娥有多妖孽，但對方想要從他這裡取走七星柱的位置，恐怕也沒那麼容易！

身為曾經最強的七星柱，鐘太丘心中自然也是有著他的傲氣，當初被宮神鈞，宮鸞羽這兩位四星院的學弟學妹逐步超越，他也算是認了，可現在的姜青娥，還只是三星院，這若是都擋不住，那他也太丟臉了一些。

轟！

暗綠色的相力在此時宛如驚濤一般轟然自鐘太丘體內爆發而起，遠遠看去，猶如碧綠大河一般於其身後翻騰，旋即他手掐印記。

頓時那暗綠色的相力中，突然爆射出無數銀色的光點，這些光點仔細看去，竟是一枚枚銀色的蛇鱗。

每一枚蛇鱗，都是銘刻著奇異的紋路，吞吐天地能量。

場中不少對鐘太丘熟悉的人見狀，頓時有低聲響起：「「蛇鱗萬化術」！這是鐘太丘修行得最為精湛的高階龍將術，此術有「青鱗」「銀鱗」「金鱗」三層境界，而他已是將其修煉到了「銀鱗」之境，威力非同凡響。」

「看來鐘太丘也感覺到了威脅啊，一出手就是最強手段。」

「那肯定，姜學妹雖然只是突破到虛珠境，可她這虛珠境未免也太恐怖了一些.這絕對是聖玄星學府有史以來最強的虛珠境了。」

嘶！

而在那諸多竊竊私語聲中，鐘太丘心念一動，一掌拍出，只見得那無數銀色蛇鱗如洪流般的傾瀉而出，竟是化為了一隻約莫百丈左右的蛇鱗巨掌，巨掌掌心裂開一道幽深的裂縫，猶如是蛇嘴一般，吞吐著蛇信。

轟！

銀色蛇鱗巨掌拍出，虛空劇烈震蕩，天地能量咆哮起來，引發巨聲響徹。

下方的石板，直接是在此時不斷的龜裂開來。

在那無數道緊張目光注視下，燃燒著神聖火焰的光蓮破空而至，下一瞬，就與那銀色蛇鱗巨手悍然相撞。

轟隆！

震耳欲聾的巨聲響徹，一道道巨大的能量衝擊波對著四面八方席捲開來，場地內的石板不斷的破碎，而當餘波即將抵達一層層看臺時，則是有維持秩序的導師出手，一道道能量光罩湧現出來，將廣場覆蓋而進。…

咚咚咚！

能量光罩上，漣漪不斷。

然而所有的視線都未曾於此，他們只是盯著那能量衝擊波的源頭處。

神聖火蓮與銀鱗巨手形成了對峙。

只見得火蓮徐徐旋轉間，一\*\*神聖火焰宛如是形成了巨浪，火焰之中蘊含著光明相力，在其一\*\*的衝刷下，那銀色蛇鱗竟然是在漸漸的變得透明起來。

那是光明相力的淨化之力！

而且姜青娥乃是九品光明相，所以那淨化之力更是霸道強橫，即便鐘太丘是六星天珠的實力，可其相力所化的銀色蛇鱗，依舊是難以完全杜絕淨化之力的侵蝕。

「九品光明相力，果真是霸道絕倫！」

那鐘太丘也是察覺到了蛇鱗巨手的變化，當即眼神一凝，他自身乃是下八品的妖蟒相，所以他所修煉出來的相力品階已是不低，可沒想到在與姜青娥的交手中，他的相力品階完全被壓制，不過好在他自身相力極其雄厚，來自光明相力的淨化，倒是能夠承受下來。

鐘太丘的眼瞳中倒映著那徐徐旋轉的光明火蓮，經過先前的交鋒，他已是感應得出來，現在姜青娥的相力強度，恐怕不遜色於四星天珠境，這是一個相當變態的事情，畢竟他還從沒見過有人在虛珠境時，就能夠將相力提升到這種程度。

不過他也明白，姜青娥這種異常的相力程度應該不會持續太久，不然那也太不符合常理了，九品光明相再如何的變態，也不至於達到這種地步。

「這朵光明火蓮雖強，倒也不是吃不下。」

鐘太丘目光閃爍，身為曾經的最強七星柱，他對自身的手段還是有著足夠的自信，姜青娥這道光明火蓮雖然讓他感受到了極強的威脅，但雙方等級擺在這裡，想要彌補，也沒那麼容易。

「也罷，將你這招化解，挑戰應該也就結束了。」

一念到此，鐘太丘不再猶豫，體內相力在此時盡數的爆發，頓時天地間相力激蕩，仿佛是刺耳的嘶嘯聲響徹而起。

「蛇鱗萬化術，妖蛇吞天！」

伴隨著鐘太丘冰冷喝聲陡然響徹，只見得那銀色蛇鱗所化的巨掌中心，那一道幽深裂痕在此時撕裂開來，竟是化為了布滿著獠牙的蛇嘴，蛇嘴之內，幽深如深澗，有恐怖而陰冷的毒氣湧動。

巨掌覆蓋而下，如深淵般的巨口猶如遮蔽了天地，直接在那無數道震動的目光中，一口就將那光明火蓮吞了進去。

「蛇淵鎮壓！」

吞下光明火蓮，鐘太丘雙手迅速結印，只見得蛇鱗巨手五指緊握，猶如五條巨蟒般的封印住了困在其中的光明火蓮，同時有磅礴的毒氣呼嘯而動，試圖將那光明火蓮磨滅，侵蝕。

而在那無邊蛇毒的侵蝕下，被吞入巨手之中的光明火蓮似乎也是開始變得明滅不定起來。

見到這一幕，場中那些對姜青娥投以支持的學員不免有些擔憂起來，果然，即便是姜青娥擁有著九品光明相，也很難與鐘太丘這樣的老牌七星柱抗衡麼？…

即便是李洛，眼神都是微微一凝。

鐘太丘這一招，委實有些可怕，若是換一個虛珠境的話，恐怕連人都得被吞進那蛇淵之中，然後被毒氣生生磨滅。

「姜學妹，你能夠以虛珠境爆發出這種程度的攻擊，其實已經很厲害了，我感覺如果現在的你真正的踏入天珠境，我大概率不會是你的對手，但可惜.」鐘太丘凌空而立，銀色蛇鱗所化的巨手懸空，陰影覆蓋姜青娥，他居高臨下的俯視著後者，徐徐說道。

「姜學妹，你這一招，似乎已經沒有用了。」

「所以.」

然而，就當鐘太丘最後一句話音落下時，只見得姜青娥伸出了纖細玉手，遙遙的對準銀色蛇鱗所化的巨手，她明眸與聲音都是頗為冷冽：「鍾學長的蛇淵的確不凡，不過我的光明火蓮，可能並沒有那麼容易消化。」

她纖細玉手，在此時猛然緊握。

就在其五指緊握的那一瞬間，只見得那被蛇淵所鎮壓的光明火蓮突然在此時爆發出滔天的凌冽劍氣，那火蓮花瓣暴射而開，每一枚花瓣都是化為了一柄流淌著神聖之焰的聖劍，頓時劍氣嘶嘯，聖光劍氣幾乎是將那瀰漫的蛇毒生生的絞滅。

同時劍氣掠過，蛇淵崩塌。

而那銀色蛇鱗巨手則是在此時劇烈的震顫起來，只見一道道光痕於其表面蔓延出來，最後在鐘太丘那難以置信的目光中，轟然爆碎，聖光劍氣傾瀉而出，宛如劍氣河流一般，盤踞於廣場上空。

姜青娥一步踏出，玉指結成劍訣，直接凌空一點。

聖光劍氣洪流呼嘯而出，宛如一柄光明聖劍，破開了一切迷障，斬碎了一切空間阻礙，直指面色駭然的鐘太丘。

而此時的鐘太丘，因為相術被破，自身相力正處於激蕩紊亂時刻，所以他竟是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蘊含著滔天劍氣的洪流撲面衝擊而來。

他的身軀刺痛不已，劍氣尚未接近，他的身體已是被撕裂出一道道劍痕。

鐘太丘有些不甘，這局勢的轉變，比他想像的更快。

可再如何不甘，那劍氣洪流已是傾瀉而至。

最終，他只能咬著牙，低吼一聲：「姜學妹，你贏了！」

姜青娥印法一變，那如洪流般的呼嘯的劍氣頓時在此時變得溫和起來，那一瞬，仿佛是化為溫暖光流自鐘太丘周身貫穿而過，最後化為漫天光點，於其身後爆碎開來。

無數光點傾灑下，姜青娥周身的相力波動開始急速的下跌，而後她對著鐘太丘微微頷首，有平靜清淡的嗓音於場中響起。

「鍾學長，承讓了。」

第五百九十章最後的積分

李洛的昏迷不知道持續了多久。

在那昏睡的意識中，他的心靈仿佛是被血紅的殺戮之意所瀰漫，自身的神智也是飽受著侵蝕，殺戮之意一遍遍的湧來,試圖將他的神智抹滅，但好在李洛自身性格堅韌，死死的緊守著最後的清明，不使得自己被這股殺戮之意所淹沒。

不過，就在李洛苦苦堅守時，突然有著一股神聖而溫暖的力量湧入進來，那股力量耀眼如大日,散發著光明,在這股力量的照耀下,殺戮之意則是開始如潮水般的退去。

李洛的意識，則是趁此再度掌控了身體。

那沉重的眼皮，開始緩緩的睜開。

入目的是那被淨化之力瀰漫的天空，眼角餘光掃過，則是那被大戰盡數摧毀的廢墟城市。

滿地的枯骨七零八落。

「醒了嗎？」一道熟悉嗓音傳入耳中，那聲音雖然平靜清脆，但其中蘊含的一絲擔憂倒是頗為的明顯。

於是李洛轉過頭，就見到一旁大石頭上，一道優美纖細的倩影盤坐，她的長髮挽起，顯得有些英姿颯爽,她的容顏依舊是那般的精緻無暇，不論從什麼角度看去，都是令人心動的輪廓，肌膚細潤如脂,宛如美玉。

臉頰上,蛾眉淡掃,瓊鼻挺翹,如遠山般起伏，姜青娥的五官本就精緻，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那一雙金色的眼眸。

神秘而深邃，釋放著一種獨有的魅力。

李洛的目光下移，突然看向了眼前女孩的紅潤嘴唇，然後有些愣神的見到，後者的唇邊，竟然是有著一道正在漸漸消散的牙印。

仿佛是被誰咬了一口一樣。

李洛心頭頓時猛的一跳，想起了先前意識昏暗時的模糊感覺。

那溫柔嬌嫩的觸感以及突然湧入體內的光明相力。

莫不是.

李洛心頭狂震，然後眼睛突然虛弱的閉攏，面龐扭曲掙紮起來，同時嘴中發出了痛苦的呻吟聲。

青娥姐，我還需要光明相力的治療！

「看來你已經被汙染了，既然如此的話，為了讓你少一些痛苦，我還是親自送你上路吧。」而就在此時,一道幽幽的聲音傳來,緊接著，李洛聽見了劍鋒劃破空氣的尖銳聲音。

李洛心頭一寒，一個鯉魚打挺立即從地上翻了起來，面不改色的道：「這汙染屬實可怕，不過好在我心性過人，最終硬生生的將它化解了下去。」

姜青娥聞言，不置可否的道：「如果真是扛不住的話，可以和我說，我可以幫伱變得痛快一點。」

李洛苦著臉道：「青娥姐，你也太殘忍了吧。」

姜青娥冷哼一聲，道：「不是你先跟我裝的嗎？」

李洛乾笑，目光又是偷偷的看向姜青娥的紅潤小嘴，明知故問的道：「剛才是青娥姐你救了我吧？」

姜青娥俏臉平靜，微微頷首：「你體內兇煞之氣極重，我用光明相力幫你淨化了一下，而且你的身體傷勢也很嚴重，光明相力有治療之力，所以為了幫你恢復，我也幾乎是消耗了所有相力。」

「青娥姐，謝謝你。」李洛感激萬分。

姜青娥剛欲搖頭，只見得李洛竟然膽大包天的湊了過來，笑嘻嘻的問道：「青娥姐，你是怎麼給我渡送的光明相力啊？」

姜青娥聞言，重劍一抖，突有一物出現在了劍鋒上，李洛看去，頓時一驚，因為那竟然是一張妖媚的臉龐，赫然是那血尾異類，只不過此時這臉龐一片慘白，毫無生機。

「我用它的嘴貼著你，然後將光明相力傳遞而來的。」姜青娥說道。

李洛瞳孔放大，面色唰的一下就沒有血色起來，顫抖著道：「不會吧？」

而後他看見了姜青娥似笑非笑的面色，頓時求饒道：「青娥姐，不要玩我了，這個玩笑可不好笑。」

姜青娥劍尖一收，那血尾異類的臉龐消失不見，而後她玉手一揮，只見得重劍呼嘯而出，突然插在了不遠處的牆壁上，此時李洛才看見，在那牆壁上掛著一具生機散去的屍體，仔細一看，他瞳孔便是一縮。

那赫然是赤甲將！

只不過此時的赤甲將已經死得透透的了。

「那你告訴我，是誰把這赤甲將重傷的？」姜青娥眸光審視的盯著李洛，問道。

李洛一怔，吞吞吐吐的道：「其實我也不太清楚，之前似乎看見個老爺爺從天而降，二話不說把這赤甲將打成重傷，我想可能是學府聯盟的人？畢竟這赤甲將竟然能夠做出融合異類這種天怒人怨的事情，的確是遭人厭惡。」

他不太想把三尾天狼的事告訴姜青娥，倒不是不相信對方，而是因為這股力量太兇險，他不想姜青娥擔心。

然而，姜青娥只是瞥了他一眼，對這蹩腳的謊言顯然是半點不信，而是若有所思的道：「這股力量兇煞無比，而且有點似曾相識難道是此前暗窟中遇見的三尾天狼？是龐院長幫你封印了此物？」

她的眸光，落向了李洛手腕上的猩紅鐲子：「他幫你封印了三尾天狼，你剛才對付赤甲將時，就用了這股力量？」

李洛目瞪口呆的看著姜青娥，這也能猜出來？！你是妖怪吧，大白鵝！

「當初龐院長給你留下這封印鐲子時，我就有所猜測了。」姜青娥淡淡的道。

李洛苦笑一聲。

「龐院長真是亂來，三尾天狼乃是大天相境頂峰的實力，甚至已經在衝刺封侯境，這種兇物，豈是你一個相師境能夠鎮壓的？它的能量兇煞至極，你如果動用次數過多的話，心智被殺戮侵蝕，那才是天大的麻煩！」姜青娥柳眉緊蹙，有些不高興的說道。

「青娥姐，我只是想要幫你分擔點壓力。」李洛有點無奈的說道。

「府祭已經不遠了，憑我現在的實力，正常修煉的話，沒辦法給予你太多的助力，所以我只能劍走偏鋒，不過你放心吧，我心中有數，不會肆意動用這種力量。」

姜青娥望著李洛，金色眸子中也是泛起一抹柔軟之意，她如何不知道李洛這麼冒險是為了什麼，只是正如李洛想要為她分擔壓力一般，她同樣是擔憂李洛受到傷害。

「那你往後，要更加小心一些。」

姜青娥最終也沒有說出讓李洛放棄三尾天狼的話，因為既然李洛做出了這個選擇，那麼她自然會選擇支持他，雖然這之間必然極為兇險，但對於李洛的能力與心性，她還是有信心的。

李洛點點頭，笑道：「不過三尾天狼的事，青娥姐還得幫我保密。」

而後他指了指赤甲將的屍體，道：「它的死，跟我沒關係。」

姜青娥明白他的意思，道：「我可以說是我將它斬殺的，九品光明相總歸是特殊的，別人即便有所懷疑，也不會猜到你的頭上去，不過這樣的話，這份功勞跟榮譽，可就到我頭上了。」

「嗐，榮譽又不能當飯吃，我們是一個小隊的，該有的獎賞也少不了我。」

李洛對此倒是毫不在意，而後他忍不住的舔了舔嘴唇，笑眯眯的道：「而且什麼功勞跟榮譽能跟我剛才獲得的福利比？」

姜青娥偏過頭，李洛則是發現她那如白玉般的臉頰上似是掠過一抹淺淺的緋紅，美得令人驚心動魄。

不過還不待他更多的打量，姜青娥就轉移了話題。

「你把靈鏡取出來看看。」

李洛聞言，立即取出靈鏡，目光第一時間掃向了積分榜，然後他雙目瞪圓，倒吸了一口涼氣。

在那積分榜上，他們所在的小隊依舊居於第一位。

而讓得李洛失態的，則是那小隊後方的積分數額。

足足一百二十萬積分！

第六百二十九章新的七星柱，傳奇誕生

當場中的戰鬥落幕的那一瞬，廣場四周的看臺上陷入了一片短暫的寂靜，而後下一刻，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如海嘯般的響徹起來，傳遍了整個學府。

那些支持姜青娥的學員，神色振奮，眼中充滿著激動之色。

即便是一些中立立場的學員，也是滿臉的感嘆，因為他們見證了歷史，這是聖玄星學府創立以來，第一次有學員在三星院時，就取得了七星柱的稱號。

而且，這還不是最墊底的七星柱。

從實力排名來看，鐘太丘僅次於宮神鈞與宮鸞羽，他的實力毋庸置疑，所以姜青娥的這個七星柱可謂是含金量十足。

先前的那一場戰鬥，雙方也是異常的乾脆利落，他們並沒有任何的試探，出手便是最強殺招，這讓得在場的學員看得酣暢淋漓。

「姜學姐是聖玄星學府創立以來最強的三星院學員，無人能及！她將會是能夠記錄在聖玄星學府歷史上面的傳奇！」那些姜青娥的崇拜者此時毫不吝嗇他們的讚美。

而面對著這種誇張的讚美，也沒人去發表異議，因為眼前這場戰鬥給他們的帶來的衝擊性實在是太過的強烈。

以虛珠境的實力，擊潰六星天珠強者，這種越級，只能說屬實變態。

這一幕，簡直擴展了他們的閱歷。

「好厲害的姜學妹。」

場邊，其他七星柱站在看臺上，而那位以防禦聞名的王朝學長，則是一聲感嘆，有些心悅誠服的道：「學府這些年的學員質量真是越來越高了，呵呵，兩位殿下，等姜學妹跨入真正天珠境的時候，恐怕連你們兩人都要開始暫避鋒芒了。」

說這話的時候，他也看向了宮神鈞與長公主。

長公主微微一笑，道：「青娥的天賦與潛力有目共睹，莫說是天珠境，或許再等幾年時間，她甚至有可能成為我大夏最年輕的封侯強者。」

宮神鈞輕輕點頭，道：「姜學妹的確是我們聖玄星學府創立以來最耀眼的明珠。」

「不過此次她能勝過鐘太丘，也有一點取巧之意，她應該是修行了某種秘術，導致她在突破到虛珠境時，相力大幅度的暴漲，但這個暴漲應該只是暫時的，你看現在她的相力波動已經急速的減弱下去了，所以如果是正常相鬥的話，鐘太丘只要將戰鬥的時間拖長下去，那麼最後姜學妹多半會陷入劣勢。」

「再者，姜學妹先前扭轉局勢，是因為鐘太丘完全沒想到她所施展的「聖光焱蓮」的蓮心中，竟然還藏著如此磅礴的劍氣，那應該是姜學妹所修煉的另外一道高階龍將術「聖靈劍訣」，顯然，鐘太丘的情報早就被姜學妹瞭然於心，所以此次的設計，算是有心算無心，專門破他的「蛇淵」。」

聽著宮神鈞這般分析，其他七星柱都是微微點頭，因為這的確是一部分的原因。

「能夠將兩種高階龍將術如此完美的配合起來，這不也說明青娥的手段非凡麼？畢竟之前就算是我們，也沒有感應到那「聖光焱蓮」中藏起來的聖靈劍氣。」長公主含笑道。

「王兄這些分析，倒是有些吹毛求疵了，畢竟雙方的等級差距不小，想要以弱勝強，總歸是需要動用一些智慧的。」

宮神鈞哂然一笑，道：「我只是如實分析剛才的戰鬥罷了，鸞羽你可不要給我亂扣帽子，畢竟姜學妹能夠締造這種記錄，我也是很高興看見的。」

眾人笑著附和。

而在他們這邊說話的時候，一星院那邊，李洛也是如釋重負，他望著場中姜青娥的身影，然後對其豎起了大拇指。

「姜學姐真的是太厲害了。」白萌萌小臉上滿是崇拜之色，驚嘆不已。

「嗯，姜學姐以後就是我的目標了，我會竭盡全力的修煉，希望也能夠如她這般的出色。」英姿颯爽的白豆豆收斂了平日的傲氣，眸光灼熱與嚮往的看著場中。

然後她又是看向李洛，道：「李洛，你的運氣還真是令人羨慕，竟然能撈到這麼一個出彩的未婚妻。」

李洛不滿的道：「我也很出色的好不好？」

「你的確也出色，不過跟姜學姐比還是有些差距。」白豆豆認真的道。

李洛翻了個白眼。

「姐姐，你這話說得可不對哦。」就在此時，白萌萌卻是突然插嘴，笑吟吟的道：「你知道隊長現在是什麼等級嗎？」

白豆豆一怔，連同著一旁的秦逐鹿，王鶴鳩，都澤北軒等人都是將目光投射而來。

「什麼意思？」

白豆豆驚異的看了李洛一眼，聽白萌萌此話，難道李洛的實力在這一個月中又有所提升麼？

「難道你晉入虛將境了？」她微微有些震驚的道。

「格局小了。」李洛淡淡的道。

白豆豆瞳孔在這一瞬間似乎是放大了一圈，她呆了兩秒，然後駭然的失聲：「你，你突破到煞宮境了？！」

連一直面無表情的秦逐鹿都是在此時變得一臉驚駭，王鶴鳩與都澤北軒更是如遭雷擊，當場呆滯。

這一個月不見，李洛竟然直接從化相段第四變，一舉突破到煞宮境了？！這是什麼鬼一樣的速度？！

他們之前已是有過預估，即便李洛此次從聖杯戰中獲得了大量的好處，但他想要衝擊煞宮境的話，那起碼也還得等半年才行吧？怎麼這個時間點提前了半年？！

他究竟做了什麼？！這傢伙的天賦怎麼也變態到了這種程度？

望著一眾驚駭欲絕的臉龐，李洛淡笑道：「你們放心，青娥姐雖然締造了三星院的傳奇，但我們一星院的傳奇，我會為你們努力掙下來。」

一旁的虞浪眼中充滿著羨慕嫉妒，我什麼時候才能有李洛的這份裝逼深度？

這一次，連白豆豆都沒話說了，因為李洛這話雖然狂，但他的確算是一星院的傳奇了，因為從聖玄星學府創立至今，同樣沒出現過一星院時就踏入到煞宮境的學員。

「你們洛嵐府，真是要上天了。」最終，白豆豆只能如此感嘆一聲。

坐擁兩大妖孽，只要再等個幾年，恐怕洛嵐府將會再度出現兩位封侯強者。

「低調點，我本不想說出來的，都怪萌萌。」李洛擺了擺手，同時「責備」的看了白萌萌一眼。

白萌萌吐了吐粉嫩小舌頭，可憐兮兮的道：「隊長，對不起啊。」

白豆豆拉過妹妹，瞪了李洛一眼，冷哼道：「少欺負萌萌，就算她不說，想必你也會以其他的方式來告訴我們的。」

「我怎會如此膚淺！」李洛痛心疾首的駁斥。

然而其他人對此都只是神態漠然。

李洛見狀，還欲解釋，在那高臺上，素心副院長卻是面帶和煦笑容的走了出來，而後聲音響徹在每一個人的耳邊：「各位學員，今天我們見證了一場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歷史上面的傳奇誕生。」

「三星院學員姜青娥，挑戰七星柱鐘太丘，取勝！」

「我以學府副院長的身份，代表學府所有高層，在此宣布，從今天開始，姜青娥位列七星柱之席！」

當素心副院長的聲音落下時，廣場之上，沸騰的歡呼聲再度響徹，整個廣場都是在聲浪下顫抖起來。

在那萬眾矚目中，場中的姜青娥周身的相力盡數的收斂起來，此前那種暴漲的相力，也是逐漸的恢復正常，然而面對著素心副院長的宣布，她那如金湖般璀璨迷人的眼眸中，卻並沒有多少的波瀾。

因為她對於這種結果並不算太意外。

一切，都是在她的預料與掌控之中。

她數年時間壓制醞釀，這場七星柱之爭，不過只是一場小插曲罷了。

姜青娥轉過頭，精緻絕美的臉頰宛如神女之顏，金色眸子穿透廣場四周的人群，倒映著一星院看臺上的少年身影，此時的後者，也是在衝著她露出微笑，然後豎起大拇指。

姜青娥紅唇微翹，同時心中有自語響起。

「李洛，我一定會保護好你的。」

「即便，付出任何的代價。」

第六百三十章申請

????????!?}???bo?(5?a?????@b??=??$???cv?,6b??u?\_?/0?gdq&#039;?zyk

a2????@}?\*2????&?k?t

???@?)f????d+%?}????q6??:??????1?????t|ъ\_rs?p???v??4~??&#039;??????p???v1?2x?20?????|?#9&?????#]????3?????x?-??7?<??r????k?a???a}hwv?k?+o(6?eg?」?:?+s?x??feb??i?」」??^?j?q??騇q\?\*.?

k.???q?a?(p?i|0|?&#039;???y?5dt?x??&#039;????#?」hu?tr??q\_??=j???[?7?z?q??zx?0s???h??????y[m7:4??6?]s?jz?(?x?=?0絊g;=?osgcy?q?t???t?3?<?yx3??c?s9?!&????v??6,??0?2sb???&#039;?o?\_??1?9?g??o?????3f??oh?r???cf?!?

%?u?????ū?@??$??pl+??@????^?-?n<?&%」?ei」b????>)]q0?#p??<??4?????Θz???????`?#??z?&(e]?9?n=r?z??i??^p??;?w??o?b?8?|f8???=wk??d??%9q?c?bv?a???s]??)??d?gls?{???????=??u??e?;??p1hg??g[?n????-&#039;q??du?\_%f8j/?es???w?????x?????????t???(??r2??????k?????????r?g?ic=?f?8???,.?\*?\_ea??n?ls?????]?(s[?b?kr????m=s.?&??b\????j~k?w!?l?7?

??zy?r?>aihdq?\*?w????^??(qv?v?^?/?&#039;|???&?q?5?t?de?p???+soch!??^d?!??#q&#039;????6syt??<????t??p};????l?]?l(???????????jk2???rtb?k?%x??/:?2x??e?a????[d?rС?\???????-?????.?1??.????`y?Н

k??ia?0????xd?nvo)???jd」??????-?y\*?3y?&j??bd.?????????|?c?0.??;???2?^9?w{?m??j\*;?5?{?e?\*??=o

n3o9?9

?>

??p???:??-??z??]?cyh$j???」?>?k.??

??t??????}??d???+?x???????z???????/n??9?????l2???,@?????,?p?l??7???c[?????.?$8z\n???ife?n?d/wq>??@wb???n\???st^?^i??x?jf????5

r??uo??.?i?x?]?w?yyi0fw??!u[p?e?x???o5w?\*?3x??lw???j?lh??<?)}e????\?5bq??0?z7?ca?-oa)u?e?á&oxl?{)??,gbylg??+?.??:???m?\f)b??.g{w@???1?s?????????????g?uj?w?z1?j????jx?nr?o??l6???b??b?\<??:?\&#039;?j???v?d??7?o5?b?=?o???5x?=?q????{?z?]6?r??????|?>??l??,??>?o??%???/?q\*g/????l??ze??+?

??wdet????]???&?y??qj]???c?.??ij??;<?wkf?`?|???2-?[q?]?x????fg??&?v7??ez?e???t&#039;?y?-~???x??c?.o??h????`????.??.?+???n?????8?v?is?v??」?\?)???\_???nu:??l?yv?#=n?]o!c??d?te?@??q8??

?」??bwhfy??jt12<?d???t????w4y?」????b?i$?v??????z?bus$5?(y??2e5>>??n?m?j??&#039;??u7z5?:?p.g?1????qd?d]1???j???4?」^?o?5??????tcd?6r?ke?:b???(i?????&?v???

?h\*@??x???????zm?h?h???k?:qt???c???:|s?

>??vk|?ty??\*j?d?????\*」?????h???)?(:i????7^-?n{?8μv?b??=n???q?ke&#039;y???????:???l?g?」&,?g?{?h??&

??n??(??ski??r?d-?(??\.??t??!(?0?iw±?dzp??~?8a?>??&???^?#u??????`??>?x????{?w???/?k?jq?????&#zehq?????y&#039;?>?+bу$?x?g??d9?????6?+??????\_qdm?%?!??e?????]??s??4i?γ.]@]?+?s

j?)???q\*?w」,cz?m?k?

l?m???gz?|cp??r?c??????>-43?+???\*$????gd-?n?j??y??!??^???xu??7u?t?}!???as???u3?hc??\*hw?hd?q-???ζa???[6c??|??\_y??\*-???=?????\_`j,?w?e?з;t」&xrs?hab?rtm?-fh`??ut???wa#s???罖?/wo0?%?\??d#u??k+g

s?????n?pa?????}?

w????m??f?%??t?v??`

i?????kx??<?:o?(??5?g??.??????????\_?m??pxυ?[??pj???

第五百九十一章混級賽落幕

「一百二十萬積分？！」

李洛滿臉的震撼，這個積分數額，將第二名的藍瀾小隊甩得遠遠的。

「我們進入赤石城前，積分也才七十多萬而已。」李洛咂舌。

「沒什麼好奇怪的,血尾異類最終被我補刀了，那份大積分自然也就算在我們的頭上，而原本赤石城布置淨化節點就能夠賺取五十萬積分，但這個五十萬最終被我們各個小隊都平分了，畢竟節點的成形，並非是我們單一小隊的功勞。」姜青娥說道。

李洛點點頭，雖說赤石城的淨化有豪華的五十萬積分獎勵,但因為淨化靈珠是各個小隊平分的，所以最終到手的其實也就十來萬,而最終他們積分能夠達到這個程度，還是血尾異類提供的。

雖說之前重創血尾異類，其他的隊長也有功勞，但終歸不算成功斬殺，而且還引出了更為可怕的赤甲將，而斬殺赤甲將，可就完全是李洛與姜青娥兩人的功勞了。

「看來此次的聖杯戰，冠軍要落到我們的頭上了。」李洛如釋重負，總算是完成了龐院長的任務,那「天祭咒」下篇倒是穩了。

而且,聖杯戰的冠軍，還能夠獲得學府聯盟給予的獎賞，那也是相當讓人眼熱的資源。

一口緊繃許久的氣終於是鬆了下來,然後李洛就感覺到一股疲憊之意，這一屆的聖杯戰，因為混級賽機制的改變,顯然比往常要更加的艱難,畢竟與這些扭曲詭異的異類廝殺所帶來的兇險,怎麼都不是學府之間的切磋比試能夠相比的。

姜青娥眸子看著李洛，似是微微一笑，道：「說起來，此次冠軍能夠落在聖玄星學府頭上，你的功勞才算是最大的，你真的不準備把這一點公布出來嗎？到時候說不定連長公主都會對你刮目相看，青睞有加。」

李洛正色道：「我對她的青睞一點興趣都沒有，長公主雖然天香國色，但是跟我洛嵐府風華絕代的大白鵝比起來，還是有差距的。」

姜青娥倒是沒興趣與他討論這種無聊的話題，眸光一轉，道：「他們要甦醒過來了。」

李洛目光順著看去，則是見到藍瀾，長公主，宮神鈞等人一直沒有什麼動靜的身軀上，突然開始有著相力湧現出來，這是說明他們在逐漸的恢復神智,並且控制體內的相力。

顯然，隨著赤甲將被斬殺，他所製造的幻境也是在破碎。

如此又是過了數分鐘時間後，藍瀾，長公主等八位隊長率先驚醒，控制身軀的那一瞬，他們身影便是陡然暴退，同時身軀上相力升騰，臉龐上有驚悸之色浮現。

他們的目光警惕戒備的掃視四周，面色都是極其的難看。

不過在目光掃視時，他們又是驚疑的發現四周空空蕩蕩，那赤甲將的身影已然消失不見。

「各位，別找了，赤甲將已伏誅。」而此時，姜青娥的聲音響起，將他們的目光皆是拉了過來。

「赤甲將已伏誅？！」

聽到此話，眾人皆是震驚，目光驚疑不定的投射而來。

姜青娥見狀，則是伸出纖細玉指，指了指不遠處牆壁上赤甲將的屍體。

眾人看來，眼瞳驟然緊縮。

赤甲將，竟然真被殺了？！

怎麼可能？！

先前赤甲將融合了血尾異類，其實力已經暴漲到了大天相境，他們聯手都很難與其抗衡，那又是誰能將其斬殺？！

眾人小心翼翼的靠近過來，他們看著赤甲將那扭曲的屍體，片刻後，秦嶽揉了揉眉心，道：「我現在是不是還處於幻境中？」

藍瀾面色凝重的搖搖頭，道：「幻境已破，眼前的赤甲將的確是真的，這股殘留的相力波動假不了。」

趙北離不可思議的道：「那他怎麼死的？」

長公主鳳目流轉，然後投向了俏臉平靜的姜青娥，試探的問道：「青娥，不會是伱做的吧？」

姜青娥顯然比他們更早一步甦醒，如果說她應該是最有可能的。

其他隊長聞言，皆是一愣，旋即沉默下來，姜青娥雖然是九品光明相，但她自身實力依然只是極煞境，所以說她有著越級與天珠境戰鬥的實力，眾人或許是信的，可是這赤甲將，可是大天相境啊！

這般境界，已是封侯境下最強的實力了。

九品光明相再霸道，也不能跨越兩個大境界殺敵吧？！

「你們打開靈鏡看看積分吧。」姜青娥也懶得多解釋什麼，只是淡淡的說道。

眾人聞言，立即掏出靈鏡，然後就第一眼見到了高居榜一的積分。

「一百二十萬積分？！」所有人都驚呆了。

「青娥，你太棒了！」經過熟悉的震驚，長公主率先驚喜出聲，那嬌豔典雅的美麗臉蛋上迸發出遮掩不住的歡喜之色，而後她快步而來，情不自禁的與姜青娥擁抱了一下。

對於長公主這般親近舉動，姜青娥有點不太適應，但也並未推拒，只是帶著一絲微笑輕輕拍了拍前者纖細的後背。

一旁的李洛眼巴巴的看著，大飽眼福。

眾人面面相覷，還沉浸在那一百二十萬積分帶來的震撼中，長公主小隊能夠將積分暴漲到這個程度，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真的斬殺了赤甲將。

而長公主先前與他們一樣，都是處於幻境之中，所以不可能是她做的。

而除了長公主，他們小隊中，也就只有姜青娥有這麼一絲可能了。

或許，是姜青娥手中有著什麼極為強大的底牌，這才扭轉了戰局，斬殺了赤甲將。

這般想著，他們也就只能強迫自己慢慢接受這個事實，而且不管怎麼說，姜青娥斬殺赤甲將也算是救了他們。

「姜學妹當真是厲害，九品光明相，名不虛傳。」藍瀾也是輕嘆一聲，說道。

眾人一臉噓唏，唯有那宮神鈞沉默著，眼神深處掠過一抹晦暗之色，這個結局，可真的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他的任務，是企圖讓聖玄星學府無法獲得冠軍，奪得龍骨聖杯，但現在來看，他無疑是失敗了，如今血尾異類與赤甲將皆是被除，長公主小隊積分當之無愧的第一，遠遠甩開了其他隊伍。

這已經是沒有追趕的機會了。

可是，他同樣是感到有些疑惑，姜青娥究竟隱藏了什麼底牌，竟然能夠對實力達到大天相境的赤甲將造成威脅的？

是洛嵐府那兩位府主，留給她的嗎？

心思流轉，宮神鈞英武的臉龐上倒是浮現出笑容，同時還對著長公主，姜青娥他們說著恭喜。

畢竟他阻擾聖玄星學府不能奪冠的事情終歸不能顯露出來，否則到時候惹怒學府，恐怕連他父王也會很頭疼。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他的學員也是開始陸陸續續從幻境中退出來，繼而對著他們這邊匯聚而來。

當最終他們知曉赤甲將被姜青娥所斬殺時，則又不出意外的陷入到了震撼之中。

鹿鳴俏臉上也浮現出驚訝之色，不過她卻是靠近李洛，小聲的問道：「赤甲將之死，跟你有沒有關係？」

李洛心頭一震，面色不動的道：「你在胡說個什麼？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啊，就算那赤甲將站在那裡讓我砍，我都砍不死他。」

鹿鳴嘀咕道：「不知道怎麼回事，總感覺跟你有點關係。」

李洛嘴角微抽，這就是女人的直覺嗎？真的是一點道理都不講啊。

「諸位，赤甲將與血尾異類已死，混級賽也就到此結束了，我們也該退走了。」而此時，藍瀾的聲音響起。

眾人聞言，頓時連連點頭，此次混級賽太過的兇險，他們現在已經不想在這紅砂郡停留片刻了。

「終於可以回去了，這學府高層也真是不當人，咱們好好的混級賽，竟然把我們當苦力送來淨化異類。」有學員抱怨道。

「是啊，這次如果不給一些補償，實在說不過去。」

「這一路過來，我這心裡承受了多大的壓力？」

眾多學員紛紛贊同，一時間義憤填膺。

而也就是在這吵鬧間，所有人都是掏出了靈鏡，然後毫不猶豫的將其捏碎。

頓時，一道道傳送光柱沖天而起。

待得光柱落下時，廢墟城市內的一道道人影，也是憑空消失不見。

這座赤石城，再度陷入到了荒涼與寂靜之中。

或許唯有等到周邊的一些其他勢力接手後，再經過漫長的時間休養，這座城市，才能夠再度迸發出活力與生機。

第六百三十一章兩個傳奇

「煞宮境？」面對著李洛身體上升騰起來的強悍相力波動，即便是素心副院長，都是微微怔神了一下，而後眼眸綻放出奇特光彩的投向李洛，溫婉柔和的臉頰上，有著掩飾不

住的笑容浮現。

「李洛，你和姜青娥兩人今天真是給我們學府帶來了許多的驚喜呢。」顯然，對於李洛的突破，素心副院長也是感到極為的歡喜與滿意，畢竟這也是一個罕見的紀錄，聖玄星學府創立至今，同樣未曾出現過在一星院時就達到煞宮境

的學員。一般而言，能夠達到這種成就的天驕學員，往往只會出現在內神州的那些古學府中，而這些古學府是組成學府聯盟的核心，地位自然遠非他們這些外神州聖學府

可比，雙方不論是生員還是修煉條件以及所獲得的修煉資源，都不可同日而語。

其他的一些紫輝導師也是明白這一點，所以此時都對李洛有些側目，他們同樣驚異於李洛的修煉速度，這似乎不是普通雙相所能夠具備的。素心副院長做事也是雷厲風行，在確定李洛真的突破到煞宮境後，也沒有遲疑，直接就從手腕上佩戴的空間球內取出了一隻玉瓶，然後遞給了郗嬋導師，道：「李

洛同學修行努力，為學府創造了紀錄，理應給予獎勵。」

「此次三星院那邊額外多餘的十枚「元煞丹」，就當做是獎品吧。」

郗嬋導師接過，然後轉身遞給了李洛。

「多謝副院長！」李洛心頭歡喜，趕緊道謝。這是白得的好處，十枚「元煞丹」放在金龍寶行裡，不提僧多粥少難以搶到，而且就算搶到手，也得多花費上百萬枚天量金，而現在素心副院長手一揮，就直接白

給了他，簡直讓人忍不住的要豎起大拇指稱讚一聲大氣。

不過李洛在收起「元煞丹」的時候，卻是察覺到身旁有一道陰冷憤怒的目光在投射而來，於是他轉過頭，就見到面龐有點扭曲，死死盯著他的祝煊。

「祝煊學長，真是不好意思，不過你們極炎府家大業大，應該也不在乎這點「元煞丹」。」李洛露出溫和的笑容，道。祝煊嘴角微微抽搐，眼神陰冷，十枚「元煞丹」雖然價格不菲，但若是真損失了也算不得多肉痛，只是如今這樣被李洛橫刀奪愛直接搶走，損失的就是他的顏面了

「祝煊學長不會是打算硬搶吧？或者你會說以決鬥贏取元煞丹之類的話？」李洛見到祝煊的眼神，說道。祝煊死盯著李洛，後者說出這話的時候，眼中可沒有什麼畏懼，反而似乎是帶著一點期待，這讓得他心頭愈發的憋屈，決鬥個屁啊，以前他還能夠依仗著相力等

級稍微壓一下李洛，可如今李洛已經反超他，率先踏入煞宮境。

以前李洛等級弱於他的時候，他都沒把握說能贏得了，現在再打，不是自取其辱嗎？…

這李洛，還真是奸猾可恨至極！「祝煊同學，你不必因為此次的「元煞丹」分配有所介懷，等之後三星院那邊還有剩餘的時候，我會為你留著的。」而此時，素心副院長開口說道，對祝煊進行著安

撫。

素心副院長都說話了，祝煊只能露出強笑，點點頭。而後他陰沉沉的看了李洛一眼，低聲道：「李洛少府主，珍惜你最後一個月的時間吧，可能一個月後，洛嵐府就沒有了，那時候的你，或許的確比我更需要這些「

元煞丹」。」

說完，便是拂袖轉身而去。

李洛淡笑一聲，對於祝煊的威脅毫不在意，畢竟極炎府本就是洛嵐府的大敵，這個敵人幾乎算是板上釘釘，所以一個月後的府祭，這極炎府必然是會插手的。

剛才他故意激這祝煊去決鬥一場，其實也是抱著趁這個機會先將這傢伙廢成重傷的想法。雖說祝煊的實力沒資格在府祭上面做什麼，但如果能借他為棋子，令得極炎府那位府主暴怒失態的話，說不得能有一些意外之喜，畢竟憤怒的人，總是會做出失

去理智的事情。

不過可惜，這祝煊也挺聰明，知道現在的他已經不是對手，所以根本不搭理他的挑釁。那名祝煊的導師，此時也是無奈的搖搖頭，對於素心副院長的分配他倒是沒什麼意見，畢竟李洛的煞宮境擺在這裡，不論從實力還是貢獻來說，李洛都比祝煊更

有資格。

所以只能算祝煊倒黴吧。

他對著素心副院長拱手，也是轉身離去。

「李洛，你接下來是打算去選擇「封侯術」了吧？」素心副院長注視著李洛，再次問道。

李洛點點頭，笑道：「如今突破到煞宮境，想必修行「封侯術」會稍微容易點了。」「忽略不計的提升吧。」素心副院長微微沉吟，道：「如果踏入煞宮境就能夠修成封侯術的話，那你也太小瞧我們學府的七星柱了，畢竟至今連他們都未曾修成過

」

李洛無語，素心副院長你這也太打擊人了吧。瞧得李洛那幽怨模樣，素心副院長莞爾一笑，道：「不過那是對於正常人而言，經常折騰出一些不可思議的奇蹟的你，似乎有點不能算做此列，所以或許此次你也

能夠繼續讓人驚豔一場。」

「那就借副院長吉言了。」

「去吧，對於你的結果，我也挺期待的。」素心副院長笑吟吟的道。李洛點頭，而後便是不再停留，跟隨著郗嬋導師徑直離開了這座沸騰的廣場，只不過來時無數人都在姜青娥，此時離去時，卻分了將近一半的視線，若有若

無的投射而來。

顯然，在這短短的時間中，李洛突破到煞宮境的事情已經飛一般的傳開了。

這所引發的震動，從某種角度來說，並不亞於姜青娥以三星院的身份取得七星柱的席位。畢竟李洛能夠在一星院年末時就突破到煞宮境，那麼等他有朝一日也是進入到三星院時，那他又將會達到那種程度？複製一下姜青娥的成就甚至還略有提前，應

該不難吧？

如果真是如此的話，他們恐怕將會成為聖玄星學府創立以來最為巔峰的兩人。而對於那一路驚豔的視線，李洛倒是並未在意，因為隨著愈發的接近相術樓，他的心情也開始有些激動起來，這份激動，可不是此前得到「元煞丹」時能夠相比的

在這份激動的心情下，約莫十分鐘後，前方帶路的郗嬋導師停下了腳步。

李洛抬頭，一座古色古香的塔樓，出現在了眼前。

相術樓三個大字，在陽光照耀下，熠熠生輝。

李洛嘴角泛起笑容。封侯術，我來了！

第五百九十二章冠軍

當傳送光柱帶來的眩暈感漸漸的自腦海中消除時，李洛睜開了眼睛，然後那熟悉的廣場建築就印入了眼中，廣場四周,人山人海，無數道好奇，熾熱的目光在投射而來。

他們回到了聖杯空間。

李洛扭了扭頭，然後就在身旁見到了姜青娥與長公主以及其他的一些參加混級賽的隊伍。

轟！

而此時，廣場四周，突然爆發出如雷鳴般的歡呼聲，伴隨著歡呼的，還有著震耳欲聾的掌聲。

所有人都是在歡迎著這些歸來的英雄選手。

即便是高臺上的那些各大學府的高層，都是面含微笑,眼中滿是讚賞之意。

因為參賽隊伍所經歷的一場場兇險戰鬥，都是經過所布置的淨化靈珠，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投影到了這片廣場上，所以他們可以清晰的看見這些優秀的學員克服了多少的困難。

除了最後赤石城那裡，赤甲將融合血尾異類之後。

赤甲將的能力遮蔽了淨化靈珠的窺探，而這也是唯一讓得在場這些各大學府高層們感覺到有點失控之處。

當時在場所有人都變得緊張起來，不論是下面觀戰的學員還是他們這些高層。

畢竟赤石城那裡的八支隊伍，幾乎算得上是東域神州年輕一代中的佼佼者,這些人未來都有著衝刺封侯境的潛力，如果他們折損在這裡，那對於東域神州年輕一代可謂是重創。

但對此，各大學府高層也沒有援救的辦法,畢竟靈鏡已經算是一種保險措施了，可誰都沒想到,那赤甲將竟然以幻術迷惑了眾人,讓得他們連捏碎靈鏡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那時候，所有人都把心給提了起來。

不過就在他們極其擔心的時候,淨化靈珠的投影突然又恢復了，而這個時候，此前那囂張跋扈的赤甲將卻已經莫名其妙的被誅殺了。

這般變化震驚了所有人。

連那些學府高層都是一臉的錯愕。

沒有人知道在這短暫的時間中究竟發生了什麼，那融合了異類，實力暴漲到大天相境的赤甲將，究竟被誰所殺？

不過雖說具體情況不清楚，但從積分的變化上面，卻是能夠猜出來。

因為當結束的時候，所有人都發現，宮鸞羽，姜青娥，李洛所在的小隊，積分突然暴漲到了一百二十萬，遙遙領先所有隊伍。

於是所有人為之震動。

這個積分，表明血尾異類以及赤甲將，最終死在了這個小隊的手中。

可是讓眾人感到驚疑的是，當時所有人都陷入到了赤甲將的幻術中，這支小隊究竟是如何斬殺實力媲美大天相境的赤甲將的？

抱著這般疑惑，此時廣場上無數道目光,都是在打量著宮鸞羽，姜青娥,李洛三人。

而且最重要的是，從最終的積分來看，此次的聖杯戰，冠軍歸屬，怕是已經很明顯了。

結果其實倒也不算太意外，畢竟宮鸞羽這支小隊中，有著兩人此前在院級賽上獲得了最強學員稱號，雖說李洛這個一星院最強在混級賽這種局勢下作用不是很大，但是姜青娥卻並不容忽視。

這兩女聯手，即便是獲得了四星院最強稱號的藍瀾，都未必敢怠慢。

只是，如果說她們能夠對付大天相境的赤甲將，這似乎就又差了許多。

但不管如何，最終結果就是這樣，赤甲將已被斬殺，而積分也到了宮鸞羽他們小隊頭上，這之間不可能出錯，所以最後的答案就只能是這支小隊隱藏了一些不為人知的底牌，趁所有人都被幻境遮蔽時，以雷霆之勢誅殺了赤甲將。

對於所有人來說，這算是一個很好的結局了，畢竟總比這些精銳隊伍折損在赤甲將手中來得好吧？

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在場這無數學員怕是要因此留下陰影，這對於學府往後舉辦聖杯戰也是頗為不利。

所以此時，高臺上，那名來自學府聯盟的靈禹長老緩步上前，他的目光溫和的看向眾人，而後聲音響徹起來：「首先老夫先在此時歡迎大家安全歸來，你們的表現有目共睹，東域神州各大學府將會為你們的成績而驕傲。」

「你們完美的解決了紅砂郡的汙染，將一片飽受苦難的土地淨化，未來的這裡，必將會孕育出新的希望。」

「此時的伱們，是當之無愧的英雄。」

隨著靈禹長老聲音的落下，廣場四周，再度爆發出了驚天動地般的歡呼聲。

而最激動的，莫過於聖玄星學府的學員，他們此時眼中滿是激動，因為此次的聖杯戰冠軍，必然是屬於他們的學府。

「還是我洛哥有本事啊，不愧是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稱號獲得者，那最後赤甲將突然被斬殺，雖然我沒看見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但以我對洛哥的了解，這其中，他應該是佔最大的功勞。」虞浪一聲感嘆，然後以一副睿智的模樣做著分析。

「嗤。」

都澤北軒聞言，頓時嗤笑一聲，道：「你在胡說八道個什麼呢，赤甲將是什麼實力？大天相境，李洛呢？一個相師境，這般實力連靠近赤甲將都做不到，他能有什麼功勞？虞浪，你吹李洛也得有個限度，不要太無腦了。」

一旁的王鶴鳩也是慢條斯理的道：「應該是長公主與姜學姐最終爆發了什麼手段，李洛麼，可能是在旁邊鼓掌助威。」

虞浪輕蔑的看了兩人一眼，搖搖頭道：「井底之蛙，怎知洛哥之勇？」

他這輕蔑眼神太有攻擊性，頓時讓都澤北軒與王鶴鳩都是有些惱火，但此時的李洛畢竟是冠軍小隊，威望正盛，其他的學員也對他格外的支持，畢竟他們並不在乎究竟誰立了大功，只要冠軍落在了他們聖玄星學府就行了，所以其他學員對於虞浪的吹噓，也都是抱著善意的笑容，沒有人附和他們兩人。

「雖然虞浪所說的確是有幾分不可思議，但縱觀此次的混級賽，李洛雖然只是相師境，可他的表現以及對隊伍的貢獻，恐怕就算是長公主殿下，應該都挑不出任何的毛病來。」而此時，呂清兒也是俏然一笑，說道。

「隊長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也算是給我們東域神州一星院學員爭光了，他創造了記錄。」白萌萌煞有其事的說道。

都澤北軒，王鶴鳩眼皮子直抽搐，算了算了，這些都是李洛無腦吹，跟他們爭執能有什麼好結果？於是兩人理智的選擇悻悻閉嘴。

高臺上，靈禹長老轉頭與一旁的其他學府高層交流了一下，而後呂清兒他們就見到站在那裡的素心副院長的臉蛋上有著掩飾不住的歡喜之色綻放出來。

靈禹長老目視全場，溫和雄渾的聲音響徹在每一個人的耳邊。

「至此，此屆聖杯戰完成了所有的比賽項目，而混級賽中，獲得第一的隊伍，來自聖玄星學府。」

全場的目光，都是在此時匯聚到了李洛三人身上，目光中充滿著羨慕，好奇以及欽佩。

「宮鸞羽。」

「姜青娥。」

「李洛。」

靈禹長老微微一笑，而後他袖中有數道金光飛射而出，無數道目光投射而去，只見得那金光之中，乃是一道巴掌大小的金色徽章，徽章似是以某種神奇的樹葉所煉製而成，其上勾勒著神秘的紋路，這些紋路看上去仿佛是一株參天古樹，一種古老，浩瀚的韻味自其中散發出來，令人心曠神怡。

神樹金徽！

所有人的眼神都是在此時熾熱了起來。

（昨天在公眾微信發了鹿鳴的圖，高冷女神的大長腿我不允許你們沒看過，快去看。）

第六百三十二章黑龍冥水旗

相術樓是學府的重地，即便是李洛有著郗嬋導師的帶領，也是在被仔細的查驗了身份以及素心副院長給予的令牌後，方才準許進入。

相術樓存放著學府從創立至今所搜集，開創的諸多相術，其底蘊之深，遠超大夏任何的勢力，李洛也去過他們洛嵐府的藏書庫，可那裡與學府的相術樓比起來，無疑是小巫見大巫。

相術樓有四層，第一層存放普通相術，第二層是虎將術，第三層便是龍將術，學員想要兌換其中的相術修行，都需要付出相應的學府積分，而且還有著嚴格設定的歸還日期，若是超過，還得繼續剋扣積分。

李洛此次的目標，卻並非是這三層。

在相術樓中一些驚疑的目光中，李洛跟隨著郗嬋導師，直接前往第四層。

而見到他們登向第四層的樓梯，相術樓中一些借閱相術的學員眼中皆是有著震驚之色浮現出來，因為他們從未聽說過有學員竟然能夠前往相術樓第四層，以往他們頂多只是聽說過紫輝導師有權進入，可學員中，就算是宮神鈞，都未曾被允許進入第四層。

不過對於李洛能夠獲得進入第四層的權限，他們也是有一些猜測，多半這是因為他為學府取得了龍骨聖杯的緣故，這倒是讓人羨慕不來，畢竟那難度實在高到令人絕望。

相術樓第四層中，據說收藏著傳說中的「封侯術」，那李洛難道就是衝此而去的？

但這未免也太好高騖遠了一些，封侯術那種高級貨，莫說是李洛，就算換作是學府內的七星柱，恐怕都很難真的修成。

在眾多又驚又羨的目光中，李洛跟隨著郗嬋導師進入到了第四層。

第四層顯得極為的簡樸，並沒有絲毫的輝煌之氣，只不過在那有些黯淡的四壁上，李洛似乎是隱約的見到了如蚯蚓一般蠕動而過的神秘光紋，顯然，這第四層可沒有看上去的那麼簡單。

然後李洛的目光投向了第四層中央的區域，然後他就見到了五根斑駁的石柱，石柱約莫人高左右，頂端是一朵綻放開來的石蓮，石蓮之上，有淡淡的光華升起，猶如是形成了一圈光罩。

光罩內，似有什麼物品存在。

李洛眨了眨眼睛，心頭一動。

而郗嬋導師已是率先對著那五朵石蓮走去，同時淡淡的道：「我們學府收藏了五道可供貢獻傑出的學員挑選的封侯術，全部都在這裡，它們都是屬於「通靈級」的封侯術。」

「你來試試，看看能否相中一道與自身還算契合的封侯術吧。」

李洛心頭火熱的快步上前，來到第一朵石蓮處，目光一掃，只見得石蓮內，竟然有一尾火紅色的鯉魚在遊蕩，那火鯉給人一種極為奇特的感覺，仿佛是活物，可若是仔細觀測的話，又是能夠發現火鯉的魚鱗上，銘刻著無數晦澀無比的文字。

一股極端恐怖的溫度，正在緩緩的從火鯉體內散發出來，即便有著石蓮光罩的遮掩，李洛依舊是感覺到了灼燒之感。

「這篇封侯術名為「焱鯉妖火」，若是將其修成，可召喚一種特殊的妖火，此火霸道絕倫，可焚天穹，若是封侯強者將其施展，僅僅只是一縷，便可焚盡一座山脈。」郗嬋導師的聲音傳來。

「據說如果修煉到至高境界，妖火將會化為一尾火鯉，自生靈性，遊蕩之處，萬裡天穹，都將會化為熔爐。」

李洛咂舌，這就是封侯術嗎？竟然連相術都是能夠生出某種特殊的靈性，從層次上面來說，的確是遠遠的超越了龍將術。

不過李洛最終還是沒有多少留戀的放棄了這「焱鯉妖火」，因為他自身並沒有火屬性的相力，雖說藉助某些帶有火屬性的寶具為媒介可以修行，但那樣一來，修行封侯術的難度則是會有所提升，現在的他層次不夠，修煉封侯術本來就已經有些勉強了，何必再給自己添加難度？

於是他走向第二朵石蓮。

石蓮內，懸浮著一柄約莫巴掌大小的青色小劍，小劍靜立不動，但卻是有著極端凌厲的劍氣散發出來，同時還帶著凌冽的風嘯之聲，那柄小劍李洛僅僅只是注視著，就感覺雙目刺痛不已，仿佛是要有淚水流淌出來。

同時在那小劍上，還流淌著雷霆，雷鳴與風聲匯聚一起，更加顯得神妙。

「此為「青風雷劍訣」，最是適合擁有風雷屬性相力的人，可修成風雷劍罡，彈指間，劍罡縱橫萬裡，無堅不摧，無物可擋。」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有點眼饞，但是他自身雖然擁有著雷相，卻並沒有風相。

所以繼續放棄。

接下來李洛又是仔仔細細的觀摩了兩道封侯術。

「九重金鐘不敗體，一種防禦性的煉體封侯術，此術需要有金屬性相力，一旦修成，肉身有九座金鐘守護，只要金鐘不毀，肉身便是不滅。」

「芥子木界，一種具備封印之力的封侯術，一旦修成，可化萬木成界，凝於掌心，對敵之時，一掌之下，將強敵收入掌心木界，以萬木之界將其鎮壓，封印。」

接下來的兩道相術，李洛終於看見了心動的封侯術，那就是這道「芥子木界」，此術以木相之力為主，倒是極其的適合他，只不過，按照郗嬋導師所說，此術修煉難度頗高，想要修成並不容易。

但李洛顯然不是畏懼困難的人，所以心中一直在盤算，腳步也從這第四座石蓮處難以移開。

最終經過片刻的猶豫，李洛就打算果斷地做出選擇。

不過就在他將要開口的時候，他突然心中升起了一種微妙的感應，目光投向了那第五座石蓮，因為在此時，他仿佛是聽見了那裡傳出了細微的龍吟聲，這道龍吟聲，倒是引得體內的龍相之力震動了一下。

於是他遲疑了一下，邁出腳步，走向第五座石蓮，打算看看這最後一道封侯術是什麼。

很快，第五座石蓮映入李洛的視野，只見得在那之中，竟是有一面斑駁古老的旗幟，旗幟暗紅，插在一片黑色的海水中，旗幟獵獵作響，而在旗幟上面，竟是紋著一條黑色的巨龍。

巨龍於旗幟表面蜿蜒盤踞，似是在沉睡，同時有一股異常可怕的威壓緩緩的散發出來，在那黑海中掀起波濤。

而當李洛注視著那盤踞著黑色巨龍的暗紅之旗時，郗嬋導師的聲音也是隨之傳來。

「這是黑龍冥水旗，如果單獨算的話，也是通靈級的封侯術，修煉此術，需要水相之力以及龍相之力或者具備龍族精血之物為媒介，一旦修成，可化黑龍與冥水，黑龍御水，可消融萬物。」

李洛點點頭，旋即敏銳的察覺到郗嬋導師言語間的一些特殊之處：「單獨算？這是什麼意思？」

郗嬋導師似是笑了笑，道：「這道相術是自學府聯盟中傳下來的，其實在其他的一些聖學府中也有備份，但這「黑龍冥水旗」只是屬於某道更高級的封侯術的一部分，所以我說的是單獨算。」

「更高級的封侯術？！衍神級？！」李洛眼中灼熱之色一閃而過。

郗嬋導師搖搖頭，悠悠說道：「那道封侯術，名為「三龍天旗典」，它被分為了三部，我們這些聖學府只有第一部，其他的兩部都被收藏在內神州的那些古學府中，此術單一的一部，只能算是通靈級，可若是將其完整的修成，三部合一，那它的等級，將會直達「天命級」。」

李洛吸了一口涼氣。

通靈衍神，天命無雙。

封侯術四個等級，那「三龍天旗典」，竟然達到了天命級！

這種級別的封侯術，莫說是聖玄星學府，恐怕就算是縱觀整個東域神州，那都是屈指可數！

這是足以讓封侯強者都爭奪出狗腦子的絕世寶貝！

學府聯盟，果真是底蘊恐怖！

李洛使勁的吞了一口口水，然後果斷的指向石蓮中的黑旗。

「導師，我就要它了！」

第五百九十三章神樹紫徽

神樹金徽！

當李洛望著飄到眼前的那一道金光中漂浮的神秘樹葉時，眼神也是不由得變得火熱了許多。

對於此物，他可是眼饞許久了。

神樹金徽能夠散發一種玄奇的力量，這種力量可以日積月累的淬鍊自身相性,從而令得相性獲得進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簡直就是一種源源不斷的靈水奇光。

當然，論起一次性的效果，神樹金徽或許比不上直接煉化一瓶靈水奇光來得明顯，可此物的優勢是日積月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種提升堆積起來,也是相當驚人的量了。

再者,此物完全可以配合靈水奇光來使用，這將會令得相性的進化效率獲得不小的加速。

這可是真正的修煉至寶。

這般寶貝，就算是在金龍寶行內，也都是難得一遇，其價值不可估量，即便是金眼寶具，也遠不能與之相比。

「這神樹金徽除了擁有著「淬相」這一神效之外，其內還被學府聯盟銘刻了一道「回春聖咒」，其擁有著強大的恢復之力，若是重傷時刻將其催動，則是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恢復傷勢與戰力。」

高臺上，靈禹長老面帶笑意的將神樹金徽的第二重功能也是說了出來。

這又是引得許多目光中充滿了羨慕,這所謂的「回春聖咒」，無疑是一道保命神技，這如果與人生死之戰，雙方皆是兩敗俱傷之刻,突然來上這麼一發大恢復術，對方該多絕望啊？

三枚神樹金徽在無數道垂涎火熱的目光中，懸浮在了李洛，姜青娥，長公主面前。

而其中一枚神樹金徽，徑直落向長公主。

「另外，由於聖玄星學府的姜青娥與李洛在院級賽中獲得了最強稱號，所以他們將會各自獲得兩枚神樹金徽，而按照規則，你們可以選擇將兩枚神樹金徽進行兌換成一枚等級更高的神樹紫徽。」靈禹長老笑道。

「呵呵，神樹紫徽比金徽更為的罕見，其諸多功能也更為的玄奇，這種級別的徽章，莫說是在東域神州的學府大賽上面，就算是在內神州的那些學府中，獲得者都是少之又少。」

無數學員驚嘆出聲：「神樹紫徽.我記得已經好多年沒有在聖杯戰上面出現過了呢，沒想到這次直接出現了兩個。」

「是啊，要獲得兩枚神樹金徽才能夠兌換出一枚紫徽，這個條件太苛刻了。」

所有人都明白神樹金徽的獲得有多困難,唯有獲得最強稱號的學員才能取得一枚，而想要獲得第二枚,那更是必須取得混級賽的第一,兩場比賽，皆需得遙遙領先，所以想要達成這種條件，難度不可謂不高。

縱觀東域神州最近數十年內舉辦的聖杯戰中，似乎還沒出現過神樹紫徽。

「你二人是選擇獲得兩枚金徽，還是直接兌換成一枚紫徽？」靈禹長老溫和的看著李洛與姜青娥。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自然是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兌換。

於是靈禹長老袖袍一揮，只見得漂浮在李洛兩人面前的神樹金徽便是憑空消失，緊接著兩道紫光從天而降，在那無數道熾熱的目光中，落在了他們的眼前。

李洛定睛看去，紫光之中，一枚如樹葉般的徽章靜靜懸浮，模樣倒是與先前的神樹金徽相差不多，只是前者要顯得更為的精緻許多，其上一縷縷神秘的紫光流動，隱隱間，仿佛是在中央的位置，形成了一道紫色的豎眼。

紫眼寶具！

李洛心頭一動，這神樹紫徽，竟然已經達到了紫眼寶具的範疇，而且，這還是屬於輔助修煉的紫眼寶具，這般寶物，如果拿到金龍寶行去拍賣的話，真不知道會拍出什麼不可思議的價格來。

畢竟紫眼寶具本就稀罕，即便是封侯強者也會對其心動，更何況，神樹紫徽還算是紫眼寶具中更為罕見的輔助修煉之物。

李洛心跳忍不住的加速，紫眼寶具，這種級別的寶具，他還真沒擁有過。

「你二人將自身精血融入其中，往後此物就是伱們的專屬之物，若是被人強行奪走，此物則是會立即自毀。」靈禹長老提醒道。

神樹紫徽太過珍稀，容易引來覬覦，姜青娥還好點，實力強一些，算是有點自保之力，可此物對於李洛這種相師境而言，無疑是真的小兒持金，一個不慎，就會被人設計強奪，所以學府聯盟在煉製時，也是做好了一些應對手段，防止有人覬覦神樹紫徽進而對其懷有者動了殺心。

李洛與姜青娥聞言，立即自指尖取出一滴精血，然後在那眾目睽睽下，將其融入到面前的神樹紫徽之中。

神樹紫徽頓時綻放出一圈圈的光環，精血融入深處，這一瞬，李洛與姜青娥立即察覺到自身與神樹紫徽有了一股奇特的連接感，而且，也是在此時，他們感應到了這神樹紫徽的諸多功能。

「淬相。」

「灌靈。」

「神木回春甲。」

淬相，倒是金徽就擁有的基礎能力，李洛關注的點，是那「灌靈」功能，這一道功能頗為的特殊，同樣是作用於自身相性，只不過與「淬相」的徐徐圖之，日積月累不同，「灌靈」更像是一種透支，因為它一經催動，就會將神樹紫徽的能量消耗大半，同時它會爆發出一股極其龐大的淬相力量，讓得自身的相性獲得一次近乎灌頂般的淬鍊。

在「灌靈」之下，相性所獲得的提升，遠比「淬相」來得更強。

只不過這「灌靈」需要能量的積累，所以恐怕使用一次後，就得等待許久的時間了，同時因為能量消耗過大的緣故，這還會減弱「淬相」的功效。

但李洛對此，卻是心中充滿著驚喜，因為對於他而言，這「灌靈」似乎比「淬相」還要更有作用。

比如他之後突破到地煞將階後，將第三相填入相宮，那時候他就可以直接使用「灌靈」透支能量，直接在最短的時間內，將第三相的品階提升上來，他估計，提升到六品相，應該不算太難。

這無疑可以省去他不少的時間與精力。

驚喜了一會，李洛又是看向那所謂的「神木回春甲」。

原本神樹金徽中蘊含著「回春聖咒」，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修復傷勢，但神樹紫徽內這一道「神木回春甲」，則是要比前者更加的厲害，此術一旦催動，將會在身軀表面化為一具擁有著強大防禦力的神木甲。

而除了防禦令人稱道之外，此甲也會如同「回春聖咒」一般，釋放出強大的治療恢復之力，修復傷勢。

可以說，這「神木回春甲」是「回春聖咒」的加強版，防禦與治療兼備，安全感爆棚。

李洛看的心頭滾燙不已，真不愧是紫眼寶具，這三種特殊的能力，的確遠非金眼寶具可比，雖說神樹紫徽並不具備攻擊性，但它這三種特殊的輔助能力，足以將一切都彌補過來。

他伸出手掌，神樹紫徽落進掌心，在接觸的瞬間，直接是化為一抹紫光融入到了血肉中。

然後李洛就見到，在他的掌心出現了一道紫色樹葉般的徽紋，徽紋上有淡淡的紫光流轉，神異非常。

「真不愧是學府聯盟，大手筆啊。」

李洛滿意的笑了笑，學府聯盟的確是財大氣粗，這種級別的紫眼寶具如果放在大夏國內，任何勢力恐怕都不會輕易的拿出來作為獎賞之物。

他轉過頭，看了一眼姜青娥，面對著這般寶貝，就算是平日裡很是冷靜與從容的大白鵝，美眸中都是不由得有著笑意浮現出來。

高臺上，在將頒獎完成後，靈禹長老再度開口：「此次混級賽較為特殊，所以所有參加混級賽的學員，學府聯盟都將會按照積分排名來給予額外的獎勵。」

這倒是讓得許多參加混級賽的學員喜笑顏開，畢竟這一次的混級賽竟然給他們安排了這麼危險的任務，總歸是要給點補償才對。

一時間，廣場上氣氛都變得熱鬧沸騰起來。

靈禹長老面帶笑容，說了最後的結束之語：「那麼，各位學員，這一屆的聖杯戰，到此就算是圓滿結束，老夫在此，祝大家未來勇猛精進，勇鑄封侯臺。」

廣場上，無數學員皆是對著靈禹長老彎身行禮。

李洛也是隨眾行禮，而後抬起身時，轉頭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兩人皆是相視一笑，有些如釋重負。

這聖杯戰，總算是落幕了。

只不過對於他們而言，未來的兇險，或許才剛剛開始。

第五百九十四章退場

聖杯戰最終圓滿的結束了。

接下來便是各大學府退場的時間。

喧譁的廣場被各學府的學員分割成一塊塊的，彼此匯聚在一起交談著。

李洛，姜青娥，長公主等人也是回到了聖玄星學府學員的聚集處，而迎接他們的，自然是那無數激動的歡呼聲，看他們那架勢，如果不是礙於長公主與姜青娥往日在學府中的威嚴與氣勢，此時怕是已經將三人扔起來慶祝了。

「李洛，名揚東域神州的滋味怎麼樣？」呂清兒促狹的望著那歸來的少年，他俊朗的臉龐如耀日一般，灰白色的頭髮更是令得他有種獨特的魅力，這一路而來，呂清兒都不知道看見多少學府的少女們在偷偷的打量著他了。

李洛朝著眼前明眸流盼，顯得清麗嬌豔的少女無奈的笑了笑，道：「其實我就是一個打醬油的混子，能夠取得冠軍，主要還是殿下和青娥姐的功勞。」

呂清兒紅唇微翹，道：「正常來說，可能的確是這樣，但是不知道為何，我感覺真正的事實或許不是這樣的。」

李洛瞪大眼睛，道：「為什麼？」

呂清兒嫣然笑道：「哪有那麼多為什麼，女孩子的直覺而已。」

李洛頓時有點心累，我辛辛苦苦的掩藏著，為什麼這些人都能直接猜到最核心的真實？難道我的光環已經強烈到了這麼不講理的地步了嗎？

「李洛，你的運氣的確不錯，有殿下跟姜學姐這兩根大腿，你這次倒是混了個好成績。」不過就在此時，一旁有充滿著酸氣的聲音冒出來，李洛看去，不出意料的就是都澤北軒那個衰貨。

但對於都澤北軒這酸酸的質疑，李洛不僅不怒，反而以欣慰的眼神看向了他。

果然，還是有正常人的。

而李洛這欣慰眼神落在都澤北軒的眼中，卻是讓得後者以為這是在嘲笑他，當即額頭上青筋跳動，咬牙道：「你少得意...」

「榜上有名，名動東域，此時不得意，又待何時？」一道聲音，自一旁幽幽的響起。

一句話將都澤北軒堵得胸口發悶，他惱怒的看去，便是見到一道人影不知何時站在了他的右側，那模樣，正是李洛小隊裡面那個存在感很低的辛符，這傢伙神出鬼沒的，跟個幽靈一樣。

「哈哈，辛符你還是這麼一針見血啊，你去哪了，剛才都沒看見你。」李洛笑道。

辛符目光看了他一眼，面無表情的道：「我一直在對你招手。」

李洛一愣，眨了眨眼：「有嗎？」

旋即他乾笑一聲，道：「哈哈，你的影相越來越爐火純青了啊，站在我面前我竟然都沒看見。」

辛符不說話了，只是心中默默的記了一筆。

「隊長，咱們正義小隊是不是也要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了呀？」辛符身後，一張清純光潔的小臉蛋笑顏如花的冒了出來，衝著李洛偷笑，那水靈靈的靈動美目中滿是崇拜之色。。

如此清純漂亮得能夠治癒人心的小臉蛋，除了白萌萌外還能有誰？

被她這般看著，饒是李洛心性過人，都是不由的有點虛榮感。

「李洛，咱們洛浪組合此次聲威大震，未來可期啊。」不過此時一道大言不慚的熟悉聲音傳來，然後一隻手就搭在了李洛肩膀上，用力的拍了拍，同時將李洛盯著白萌萌的目光強行給擋了下來。

李洛瞥了擋在面前的虞浪一眼，漫不經心的道：「我也很看好你的潛力，所以我打算趁著此次拿下了冠軍，為學府立下了功勞的機會，去懇求素心副院長將你送到暗窟中修行半年，以此將你的潛力盡數開發出來，那個時候，我們雙劍合璧，定然能夠名震大夏。」

「我操，你狠！」

虞浪面色一僵，放在李洛肩膀上的手掌趕緊收了起來，然後很識相的閃開身子，把白萌萌給讓了出來。

不過白萌萌倒是沒在意兩人間這霎那的交鋒，而是快步而上，巧笑嫣然的與李洛聊了起來。

虞浪看著，痛苦的閉上眼睛：「噢，我的萌...」

「伱的什麼？」突然身側，有一道冰冷凌厲的聲音響起。

虞浪心頭一寒，睜開眼睛露出勉強的笑容，趕緊辯解道：「我是說我的夢想被李洛打碎了！」

白豆豆冷哼一聲，道：「不過我覺得李洛剛才的提議挺不錯的，暗窟是一個很磨練人的地方，如果你真能在那裡待個半年，對你必然有極大的好處，虞浪，你只是六品風相，如果你不付出更多的努力，未來成就必然難料，而你的條件不論是背景還是天賦都不及李洛，這樣下去，你只會被他甩得越來越遠，雖說或許李洛不會因此看低你，但就怕當你們距離越來越遠時，你在面對他時，就會漸漸失去曾經的心態，最終漸行漸遠。」

虞浪一怔，有些訝異的看著眼前這短髮颯爽的少女，後者的容顏雖然不及她的妹妹那般的漂亮，但颯爽的氣質依舊是讓人眼前一亮。

「如果你覺得我是在因為你的天賦以及背景而貶低你的話，那就當我沒說吧。」看著虞浪的盯著她的眼神，白豆豆還以為他心中不舒服，當即冷淡的道。

虞浪連忙搖搖頭，笑道：「這種程度的話也想貶低我？那你也太小看我虞浪的臉皮了。」

「我只是有些驚訝，隊長你竟然會為我的前途擔憂著想。」

白豆豆道：「身為隊長，偶爾關心一些隊員的身心健康，有利於團隊而已，畢竟你以後變強了，對於我們小隊而言也是好事。」

虞浪沉吟著點點頭，認真的道：「隊長，謝謝你，你所說我都知道，我家境一般，這些年來能走到這一步，也是以各種你或許都看不上眼的手段賺取而來的修煉資源，李洛身份跟我不一樣，但他從未低看過我，他是一個值得深交的朋友，不過隊長你說的也很有道理，為了以後我和他不至於拉得太遠，我也應該付出更多的努力了。」

「或許，彌爾導師之前的提議，我應該更認真的考慮一下了。」

白豆豆看了虞浪一眼，後者那以往總是嬉皮笑臉的臉龐，在此時罕見的充滿著認真之色，這讓得她微微點頭，這傢伙，平常時候看上去不著調，但關鍵時刻還是知曉輕重的。

「彌爾導師的提議，可是很極端，也很危險的。」白豆豆提醒了一句。

彌爾導師乃是以六品相性踏足封侯境，這在聖玄星學府諸多導師中都是獨一份，而彌爾導師對虞浪頗為看重，那種看重與對她不一樣，或許，彌爾導師是在虞浪的身上看見了他曾經的影子吧。

只是，虞浪如果想要複製彌爾導師的路子，這之間的兇險與難度，依舊極高。

虞浪聞言，笑著點點頭。

這世間，普通相性想要追逐上那些高品相的天才，如果不冒著性命危險而行，又怎麼可能呢？

當白豆豆與虞浪在這邊掏心掏肺的做著警醒時，被眾人簇擁著的李洛見到兩道人影穿過廣場沸騰的人群走了過來。

那是鹿鳴。

鹿鳴一走來，便是吸引了不少的目光，少女身材纖細修長，玲瓏有致，容顏如白璧無瑕，氣質高冷，再加上幻雷雙相的存在，更是令得她有著一種獨特的魅力感，顯得丰姿秀絕。

在她的身旁，還跟著一人，倒是眼熟，正是天火聖學府的趙北離。

鹿鳴明顯是衝著李洛而來的，她大大方方的來到眾人面前，然後對著後者說道：「李洛，我來和你道個別，此次分別，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再見的時候，我對你的雙相很感興趣，真想經常和你交流雙相之力的修行。」

跟著鹿鳴的趙北離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然後目光警惕戒備的盯著李洛，這個小子，長得實在好看了一些，明明鹿鳴在學府裡高冷得不行，旁人想要接觸都是難於登天，可這才跟李洛接觸了多久，兩人間就建立了一些關係。

這若是待久了，那還得了？他們天火聖學府的高嶺之花，豈不是要被人摘走了？

所以剛才一見到鹿鳴要來找李洛道別，他就立即跟了上來。

李洛衝著鹿鳴笑道：「你這幻雷雙相可比我這水木雙相厲害多了。」

對於鹿鳴的幻雷雙相，說實話李洛還真是有點眼饞，因為這兩種相性充滿著進攻性以及變化多端，若是運用得當，當真是任何對手都會感到棘手。

「再見了，希望下次遇見的時候，你的雙相之力已經修煉到第三層境界了，因為我感覺，我距離那一步應該要快了。」

鹿鳴眸光掃了一眼站在李洛身後，只是帶著淡淡笑容注視著她的呂清兒，然後也沒有多說什麼，瀟灑的擺了擺手，便是徑直轉身而去，倒是顯得頗為的灑脫。

李洛也是衝著她的身影揮了揮手。

「李洛，你這魅力真的是太大了，這才接觸多長的時間，這位天火聖學府的高嶺之花看上去都恨不得轉學到我們聖玄星學府了。」呂清兒淺笑，雪白貝齒輕咬著紅唇。

李洛謙虛的擺了擺手，道：「不至於不至於。」

呂清兒幽幽一嘆，有點心累，看來男人也不能太好看，不然招蜂引蝶的本事完全不遜色女人啊。

廣場上，熱鬧喧譁，而當學員們聚於一堂的時候，各方的高層也是完成了儀式，這所謂的儀式，自然就是龍骨聖杯的交接。

最終，當交接完成，各方學府高層終於是領著各自學府的學員，開始真正的退場。

第五百九十五章聖樹靈晶

當李洛再次看見聖玄星學府內那一棵偉岸的相力樹時，他的眼神出現了瞬息的恍惚，此次聖杯戰持續的時間不算太長，也就一個月左右,可或許因為經歷了太多，反而是讓得他有一種闊別已久的感覺。

而在李洛沉浸在這種歸鄉的情緒中時，四周突然有著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如雷鳴般的響徹起來，那響聲之大，連廣場地面都震動了起來。

「宮學姐無敵！」

「姜學姐無敵！」

「李洛福將！」

李洛轉頭看去，只見得此時聖玄星學府的學員盡數匯聚在了四周,他們的神色皆是無比的激動,嘶聲力竭的歡迎著這些從聖杯戰中歸來的參賽者。

顯然，關於聖杯戰的結果,他們已經知曉了。

這個結果讓得整個學府一整天都處於一種狂熱的沸騰之中。

他們聖玄星學府，成為了此次聖杯戰的冠軍！

如此榮譽，讓所有學員有一種振奮自豪之感。

而作為在聖杯戰中貢獻最大的李洛三人，自然就被當做了學府的英雄。

只不過讓得李洛稍微有點不滿意的是，憑什麼長公主跟姜青娥那邊口號是無敵，他這邊就是個福將？！真以為他是去當掛件的嗎？！

廣場之中，學府內的紫輝導師也是迎了上來，對著素心副院長滿面笑容的說著辛苦了之類的話。

素心副院長與他們稍微說了會話,便是在那眾目睽睽下，招手將李洛，姜青娥，長公主三人招了過去。

「此次龍骨聖杯能夠落在我們聖玄星學府手中,這三個小傢伙居功至偉。」素心副院長臉頰上滿是春風得意的笑容，然後點了三位導師的名字,其中就有著郗嬋導師。

這三位,正是李洛三人的修行導師。

李洛他們能夠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績,他們的導師自然也是有一份功勞在裡面。

而學府同樣會記著他們這一份功勞,未來也會給予他們相當豐厚的獎賞。

李洛看向了郗嬋導師,後者薄紗覆面，穿著一身黑色衣裙，身材顯得玲瓏有致，氣質知性而淡然，而此時她也是看了李洛一眼，從她那清亮的眼眸中，李洛看見了滿意的笑容。

顯然，對於李洛在聖杯戰中所取得成績，她也是與有榮焉。

一星院最強稱號，這足以說明李洛的天賦與能力，在她執教的這些年中，還是第一次教導出如此成就的學員。

「副院長，這三個小傢伙表現這麼出彩，學府的獎勵可不能寒磣了。」郗嬋導師輕聲笑道，嗓音輕靈。

素心副院長笑著點頭：「郗嬋導師有什麼建議？」

郗嬋導師微微沉吟，眸光掃過李洛三人，而後認真的道：「聖杯戰的冠軍不僅能夠為我們學府贏來響亮的名聲,而且龍骨聖杯的到來,也會令我們學府接下來的四年變得輕鬆許多，這甚至會挽回許多學員的性命,所以他們的功勞之重，不需多言。」

說了這些後，她方才緩緩道：「我建議獎勵三人一人一枚「聖樹靈晶」。」

此言一出，周圍一圈紫輝導師神色頓時微變，就連素心副院長都是怔了怔。

李洛瞧得這些紫輝導師反應這麼大，不由得有些疑惑的低聲向姜青娥問道：「聖樹靈晶是什麼？」

「聖樹靈晶是相力樹吸取天地能量，再結合自身靈性所形成的一種能量晶石，其內蘊含著極為精純與龐大的能量，這種聖樹靈晶即便是對於封侯強者來說，都是好東西，據我所知，此物產量極其稀少，學府內的紫輝導師，每年都只有兩枚「聖樹靈晶」的額度，至於其他的金輝導師，更是將此物視為最渴求的東西，但因為級別的原因，金輝導師無法正常獲得「聖樹靈晶」，除非有立下什麼功勞後，學府才會給予賞賜。」

回答李洛的，是站在一旁的長公主，她衝著李洛輕笑道：「這可是真正的好東西，你跟青娥或許很需要它，因為「聖樹靈晶」還蘊含著一絲「破境之力」，最適合你們這種達到一個階段頂點的人。」

李洛聞言頓時動容，「破境之力」？這意思是能夠幫他從相師境突破到地煞將階嗎？如此奇寶，怪不得連這些身份尊貴的紫輝導師們都如此的在意。

「聖樹靈晶產量極少，大夏內的諸多封侯強者都對此頗為的垂涎，但此物很少外流，畢竟自家的紫輝導師都分不夠，又怎麼能輪到外界的封侯者？而偶爾流出去的「聖樹靈晶」，往往出現在金龍寶行的拍賣會中，那每一枚的價值，都以千萬來計。」

「郗嬋導師對你還真是不錯，竟然會主動開口為伱爭取這般寶貝。」長公主掩唇輕笑。

李洛心頭充斥火熱之意，看向郗嬋導師的目光中滿是感激，如今的他已是化相段第四變，算是處於相師境的頂峰，而接下來他要做的就是傾盡一切的資源要在府祭來到之前突破到地煞將階，只有這樣，他的實力才會迎來一次前所未有的暴漲。

而這所謂的「聖樹靈晶」，無疑會讓得他把握更大許多。

「呵呵，郗嬋導師，他們三人為學府取得龍骨聖杯的確是天大的功勞，我覺得給予重賞並不為過，只是這「聖樹靈晶」畢竟比較特殊，它產量極少，每年光是我們這些紫輝導師為其就得爭執許久，而且最重要的是，學府內很多金輝導師也是在眼巴巴的盯著，他們是學府的骨幹，也為學府的建設付出了汗馬功勞，所以我覺得給予他們三人的賞賜，或許換成其他東西更適合一些？」不過就在李洛心中激動的時候，突然有著一道笑聲突兀的插了進來。

李洛心頭一怒，目光投去，然後就見到沈金霄那個狗東西站了出來。

「媽的，有朝一日，刀在手，殺沈狗！」

對於這個橫插一棒子的沈金霄，李洛心頭怒極，面上雖然不顯絲毫，但心中已是將沈金霄捅了一萬刀。

而沈金霄仿佛是感應到李洛的想法，目光投射而來，淡笑道：「李洛，我並非是在針對你，只是「聖樹靈晶」對於現在的你們來說，還是太高端了一些，你們使用此物，反而會浪費不少其中的能量，所以我建議你們能夠選擇其他一些獎勵，學府一定不會虧待你們的。」

不過沈金霄的話，也是引得一些紫輝導師微微點頭，「聖樹靈晶」是學府內極為高端的珍稀資源，即便是他們這些封侯境都需要每年去爭奪的，如今在這裡分出來三枚，無疑也會對他們造成一些影響，雖說李洛三人的確立下了極大的功勞，但沈金霄有句話說的不假，這種資源現在給三人，最起碼給李洛這個相師境，的確是屬於有點大材小用。

他們倒並非是不贊同給予李洛他們重賞，只是覺得如果能夠物盡其用的話，或許會更好一點。

「有功就該賞，我不覺得還能有什麼功勞會比幫聖玄星學府將龍骨聖杯奪回來更大，至於這種獎賞對於他們而言會不會有些浪費，我覺得這不是我們考慮的問題，而是他們自己會考慮需不需要使用。」郗嬋導師淡淡道。

「我覺得郗嬋導師說的很有道理，龍骨聖杯所帶來的功勞，我覺得恐怕就算是在場的這些紫輝導師，也未必能比得上。」

「既然我們每年都有兩枚「聖樹靈晶」，那為何他們三人沒資格得到？」此時，一道銳利的聲音響起，眾人看去，只見得說話的是一名中年女子，頭髮火紅，面龐顯得異常的嚴厲。

正是姜青娥的修行導師，火絮。

其他的紫輝導師都不說話了，畢竟他們都知道這位火絮導師脾氣最是火暴，若是跟她爭執，難免又是蹬鼻子上臉。

沈金霄神色淡淡，倒是還想再說。

但素心副院長終於擺了擺手，她制止了眾位紫輝導師的爭執，道：「此事容後再議，不過我們學府絕對不會虧待立下大功的學員便是。」

「各位導師先將學員們都帶回去吧，他們參加聖杯戰也極其疲累了，讓他們好生休整一下。」

聽到素心副院長這麼說，這些紫輝導師也就只能停了下來。

而素心副院長的目光，則是突然看向了李洛，露出了一絲微笑。

「李洛，你先跟我來一下。」

眾人聞言，神色皆是一動，沈金霄目光掃了李洛與素心副院長一眼，倒是神色平靜的沒有說什麼。

李洛與姜青娥交代了兩句後，便是依言的跟上了素心副院長。

第五百九十六章隱秘

學府內，素心副院長的辦公廳。

李洛規規矩矩的站著，素心副院長瞧得他這副老實模樣，則是似笑非笑的道：「在我這裡就沒必要裝得這麼人畜無害了,剛才沈金霄導師說的那些話，你這心裡怕早就記恨上了吧？」

李洛聞言，連忙搖頭說道：「副院長您可不能冤枉我，學府內誰不知道我李洛尊師重道，雖然沈金霄導師缺少一點心胸，但我還是很尊敬他的。」

素心副院長哭笑不得,指了指一旁的椅子,示意他不必拘謹的站著。

「聖樹靈晶的確是學府內極為高端的修煉資源，連紫輝導師都對它念念不忘，所以沈金霄導師才會提出一點異議，也算是人之常情。」她說道。

李洛乖巧的坐下，然後也沒有什麼遮掩，直接說道：「我覺得以我們的功勞，還是配得上這份獎賞的。」

言語間並不掩飾他對那「聖樹靈晶」的垂涎與渴望。

素心副院長在一旁也是優雅的坐下，同時取來茶壺，為李洛斟上一杯熱茶，莞爾道：「你這小傢伙，還真是直白呢。」

李洛似是受寵若驚般的接過，咧嘴笑道：「因為我相信素心副院長啊,您在咱們學府學員心中,可是比龐院長還要更讓人信任，所有人都說您最大的特點，就是賞罰分明！」

素心副院長無奈的搖搖頭：「李洛啊,你這張嘴,再配著伱這模樣，我真為我們學府裡面的小姑娘擔憂呢。」

李洛乾笑道：「副院長，我可是有婚約在身的人，您不要把我說的那麼隨便吧。」

「你這婚約.姜青娥太寵你，怕是根本管不住你。」

不過素心副院長也沒在這話題上面多說，而是端著熱茶淺抿了一口，道：「你放心吧，你們為學府立下大功，我不會連三枚聖樹靈晶都捨不得的，你若是真想要的話，回頭我就讓人給你們送去。」

李洛大喜：「多謝副院長！」

「此次混級賽，比往屆要兇險許多，你們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為學府贏得榮譽，怎麼都不能虧待你們。」素心副院長感嘆道。

說起那紅砂郡，李洛就忍不住的問道：「副院長，那黑風帝國的「異災」，應該是人為因素吧？那個赤甲將明顯是屬於某個神秘的勢力。」

素心副院長眼神變得凝重了許多，她倒也並沒有隱瞞，輕聲道：「你們的混級賽，各大學府高層也是在時刻關注,那赤甲將的出現，也讓得靈禹長老很在意，特別是最後此人與異類的融合.」

「當時靈禹長老都有些變色,脫口而出三個字。」

她看了李洛一眼，緩緩的道：「歸一會。」

「歸一會？！」

李洛心頭一震，道：「這是一個勢力嗎？」

素心副院長頷首，道：「這是一個非常恐怖與龐大的勢力，它的實力之強觸角之廣，你根本無法想像，只不過這「歸一會」一般都是在內神州那邊興風作浪，沒想到這一次卻是出現在了我們東域神州這種偏僻大陸，看來，他們的觸角，又開始延伸了。」

「歸一會與學府聯盟算是大敵，不，準確來說，它的理念與絕大部分人族的勢力都水火不容。」

「什麼理念？」李洛驚訝的問道。

素心副院長緩緩道：「人族無數勢力，對於異類的看法都是需要儘早清除，免得其肆虐擴散，畢竟異類的危害你此時應該了解得很清楚。」

李洛面色沉重的點點頭，那紅砂郡的鎮江城內，他親眼看見異類將無數人族以極其殘酷的方式當做人種食物，那一幕，再鐵石心腸的人看見了，恐怕都是怒火攻心。

異類並沒有任何善意的情感，它們乃是無數負面情緒的集合，而人族因為恐懼，欲望所誕生的負面情緒，就是它們最喜歡的東西。

它們天生就是禍亂的源頭。

「但這歸一會不一樣，他們的理念，是與異類同存，在他們的眼中，異類只是人族的惡，它們也是人族的一部分，它們從人族剝離，從而也導致了人族的衰落，畢竟在無數年前，人族曾經達到了極致的輝煌。」

「所以想要人族再度鼎盛，就唯有再度將異類融為一體，這就是所謂的善惡歸一，迎接真我。」

「你們所見到的那個赤甲將，就是用這種方法獲得了一種強大而扭曲的力量。」素心副院長說道。

李洛面色難看的道：「真是一群瘋子。」

「的確是瘋子，他們為了能夠讓更多的異類出現在世界上，不斷的以各種方式打開世界裂縫，在各個地方製造出異災，從而引得異類肆虐，最終再從其中挑選與自身會有某種契合的強大異類，進行所謂的融合，尋找「真我」。」

說到此處，素心副院長眼眸中也是有著殺機湧現出來：「至於因此會有多少人而死去，這卻並不在他們的考慮中，在這群瘋子的眼裡，為了他們的「真我」，死再多的人都是值得的。」

李洛眉頭緊皺，感覺這群瘋子就是滿世界的創造災難啊，而且人族無數王侯強者前僕後繼的進入那些王侯戰場，阻擋異類的腳步，而這些混蛋就在後方拖後腿，還故意將異類放進世界中，這簡直就是人神共憤。

「就沒其他的頂尖勢力把他們剷除嗎？」他不解的問道。

「歸一會的實力，遠超你的想像，就算是學府聯盟傾力而為，都不一定能夠將其抹除，而且歸一會在人族中隱藏得極深，同時極其的神秘，它潛伏在人族之中，誰也不知道某些勢力中的高層，會不會也是它們的人。」

「這是一個真正的龐然大物，其恐怖，連我都為之心悸。」素心副院長輕嘆道。

李洛心頭滿是寒意，這種信息對於他來說，的確是太過的具備衝擊性，在那所謂的「歸一會」眼中，或許他們洛嵐府就跟螞蟻一樣，不，不止是洛嵐府，就算是大夏國，恐怕都能夠輕易的覆滅。

畢竟，那黑風帝國就是前車之鑑，一個實力並不弱於大夏國的強盛國度，一旦被「歸一會」盯上，那就是傾覆滅國。

這是一個真正站在這個世界頂點的恐怖勢力。

李洛暗嘆，算了，這種問題根本不是他一個小小的相師境能夠考慮的，還是先交給學府聯盟以及其他那些內神州的超級勢力去頭疼吧。

素心副院長也沒有繼續再說，畢竟知曉這種隱秘對於李洛來說，只不過是平添壓力罷了，畢竟「歸一會」那種存在，連聖玄星學府都不敢沾惹。

「此次將你單獨叫來，或許你應該也猜到是什麼事了吧？」她話音一轉，衝著李洛笑道。

李洛心頭一動，倒是沒有說話。

而素心副院長玉手伸出，掌心光芒閃爍，下一刻，只見得一座約莫巴掌大小，呈現暗金色彩的金杯出現在了其手中，金杯極其的精緻，杯身上，有金龍蜿蜒盤踞，龍尾與龍首剛好形成了金杯之柄，金色龍目金光流轉，一股難以形容的威壓感隨之瀰漫出來。

房間內的空間，仿佛都是在此時莫名的震動了起來。

有一道若有若無的龍吟聲響徹而起，仿佛是穿越時空，自遠古而來。

李洛望著出現在素心副院長手中的金杯，心頭頓時一震，瞳孔微微的放大。

顯然，這座金杯，就是那傳說中的「龍骨聖杯」！

第五百九十七章天祭咒下篇

「沒錯，這就是龍骨聖杯，也是你們此次聖杯戰上最大的收穫。」

手託著盤龍金杯，素心副院長微微一笑,有些感慨的道：「就是這東西，讓得東域神州上諸多聖學府傾盡全力的爭奪，此次還真是多虧了你，有了此物，我們學府鎮壓的暗窟應該能夠風平浪靜一些了。」

李洛目光一閃，茫然道：「我就一個混子，主要還是靠青娥姐和長公主殿下。」

「在我這裡，就不必裝傻了。」

素心副院長沒好氣的一笑,然後指了指李洛手腕上的猩紅鐲子，戲謔的問道：「三尾天狼的力量好用嗎？」

李洛錯愕的望著素心副院長，顯然是沒想到對方竟然是知道這一重秘密。

「龐院長將事情都告訴我了。」

素心副院長有些感嘆的道：「不過這的確讓我有些意外，他竟然會選擇你一個一星院的新生，然後還信誓旦旦的說伱一定能夠為學府取回龍骨聖杯，而且更讓人驚訝的是，他所說最後還真的實現了。」

李洛苦笑道：「無非就是藉助外力，以命相搏而已，不算什麼本事。」

其實他倒不覺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最終能夠打敗赤甲將,那完全是因為三尾天狼的力量，跟他並沒有多大的關係。

「不必妄自菲薄。」

素心副院長聲音溫和的道：「首先這種外力並非是任何人想借用就能夠借用的，你不明白對於一個正常的相師境來說,三尾天狼這麼可怕的力量會對他造成何等的衝擊與影響，我想,如果是換作其他人,比如二星院的祝煊，他恐怕會直接迷失在那種兇煞的力量中,然後失去心智，成為肆意殺戮的傀儡。」

「你堅韌而冷靜的心性才是操控三尾天狼最為重要的一點，天祭咒，只是給你一把開啟這個力量的鑰匙而已。」

「院長的眼光的確很不錯，從一開始就覺得你能夠駕馭這種力量。」

李洛撓了撓頭，倒是被素心副院長這話誇得有點不好意思，道：「其實也不算是完全的控制了三尾天狼的力量，我為此也付出了代價，如果不是青娥姐幫忙，我此時未必就能這麼完好無損。」

「那也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了，畢竟對於你這樣的相師境來說，三尾天狼的力量太過兇險了。」

素心副院長搖搖頭，然後手掌一抬，那「龍骨聖杯」就徐徐的飄到了李洛面前。

「龐院長無法離開暗窟，所以他囑託你的事，只能交給我幫他代辦了。」

與此同時，她抹過手腕上佩戴的空間球，一枚玉簡閃現而出,她放在了李洛面前，笑道：「這是「天祭咒」下篇,有了它，你應該就可以催動三尾天狼所有的力量，但是我還是得提醒你，三尾天狼的力量對於你而言依舊危險，所以你得保持謹慎。」

李洛欣喜無比的將玉簡接了過來，相力流入其中，頓時有著諸多熟悉的信息湧入腦海，正是他極為渴求的「天祭咒」下篇。

心滿意足的收了玉簡，李洛目光就投向面前的「龍骨聖杯」，他明白，收了好處，他就該真正的放血了。

倒也不知道龐院長拿他的精血究竟想要做什麼？

李洛心中思緒轉動了一下，然後便是不再猶豫，取出小刀直接劃破指尖，而後有鮮血滴落下來，盡數的落進「龍骨聖杯」中。

而這聖杯也是分外的奇特，明明其內蘊含著一座龐大的空間，可這鮮血落進去，它卻仿佛只是一個普通的杯子般，漸漸的將其填滿。

半晌後，當李洛的臉龐上浮現出一抹蒼白之色，身體中甚至傳來了一些虛弱感時，他停下了精血的供給。

素心副院長將聖杯接了過來，小心翼翼的收起，同時對著李洛提醒道：「關於此事，你不要告訴其他人，有關院長的事情太過的吸引人注意，任何一點動靜，說不定都會引來不必要的窺視與麻煩。」

李洛點點頭，問道：「副院長，有了這龍骨聖杯，接下來龐院長就能夠現身於學府內了嗎？」

素心副院長微微沉吟，道：「恐怕沒這麼簡單，咱們這座暗窟深處有些特殊與麻煩，不然也不會將院長牽扯得這麼多年都無法脫身，不過有了龍骨聖杯，院長必然能夠輕鬆許多，如果再做一些準備的話，未必不能出來。」

李洛聞言有點遺憾，這個再做一些準備，也不知道究竟要等多久。

「副院長，我這次幫學府爭回了龍骨聖杯，學府算不算也欠我個人情啊？」李洛目光突然轉向素心副院長，笑眯眯的問道。

素心副院長笑道：「你搶回了龍骨聖杯，我這不是答應會給你「聖樹靈晶」作為獎勵嗎？」

「一碼歸一碼啊。」李洛分辯道。

「你想做什麼？」素心副院長凝視著李洛。

李洛倒也沒有遮遮掩掩，而是誠懇的道：「當然是希望洛嵐府能夠獲得聖玄星學府的幫助。」

接下來的洛嵐府府祭，各方覬覦皆是會爆發，那些勢力實力強橫，其中必然是少不了封侯強者的出手，雖說他們洛嵐府還有彪叔的守護，但他自身狀態不好，而且又只是一人.

按照李洛的估算，明面上對他們洛嵐府抱有敵意的就有著都澤府，極炎府，除此之外，蘭陵府最為神秘，可其以刺殺，情報出名，可以將其看成是一個殺手組織，這種組織以利益為上，如果真有誰出動大價錢，他們說不得也願意出手插一腳。

至於關係還算友善的金雀府也不能完全信任，這種大府之間的友情過於的薄弱，而且金雀府的友誼是建立在他父母皆在的情況下，可如今這些年過去，他的父母依然沒有音訊，所以金雀府這邊他同樣需要保持一分警惕。

這樣算來，大夏五大府，其他四府都對洛嵐府有或多或少的覬覦。

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點，大夏的王庭，也需要做一些戒備，雖然長公主屢屢與他們交好，可在如今的王庭中，長公主一系的話語權明顯不如那位攝政王。

可偏偏這個攝政王，讓李洛感到很危險，一直以來他與姜青娥都是對其敬而遠之。

所以府祭之時，這位攝政王會是什麼態度，現在還不得而知。

聽到李洛此話，素心副院長容顏平靜，倒沒有感到有什麼驚訝，顯然睿智的她早就洞穿了李洛的心思，她微微沉默了一會，最終緩緩的搖頭。

「李洛，雖然我很想幫助你，但是很抱歉」

「聖玄星學府中立的身份是立身之本，我們絕不會因為任何原因參與大夏任何勢力之間的爭鬥。」

她輕嘆一聲。

「所以，在洛嵐府這一點上面，聖玄星學府幫不了你。」

第五百九十八章王侯烙紋

對於素心副院長的回答，李洛並沒有感到太過的失望，因為這早就是在預料之中，聖玄星學府維持這麼多年的立場,不可能因為他一個學員就有所改變，即便他此次為學府立下了極大的功勞。

「唉，說不定兩個月後，聖玄星學府就會失去兩個潛力無限的學員了。」李洛傷感的嘆息一聲，神色顯得有些憂鬱。

望著眼前憂鬱的少年，雖說明知道後者在演戲,但配合著這麼俊朗好看的容顏,素心副院長也升起了一絲不忍之意，然後無奈的道：「你也不要說得這麼悲觀，雖然洛嵐府引得諸多覬覦，但我可不相信李太玄，澹臺嵐那兩個傢伙會沒有做什麼準備。」

「而且，就算洛嵐府到時候真的保不住，我也能夠給你一個保證，不管局勢如何兇險，只要你和姜青娥進入到聖玄星學府，那麼在這大夏，沒有人敢在這裡對伱們做任何不利的事情。」

雖說礙於學府立場的問題,素心副院長不能插手大夏內諸多勢力間的爭鬥,但李洛與姜青娥畢竟還是學府的學員,只要他們還有這個身份一天,那麼學府就會給予他們庇護。

雖然從現實的角度來說，學府並非就真的會對所有學員都進行這種級別的庇護,但一切因人而異,李洛與姜青娥所具備的價值與潛力,顯然完全值得學府在一定範圍內對外界展露一下力量,以做震懾。

「洛嵐府是我父母的心血，如果毀在了我們的手中，那我們也太無能了一些。」李洛說道。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素心副院長耐心的勸導道：「李太玄與澹臺嵐雖然失蹤，生死未卜，但誰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在某個時候歸來，而你和姜青娥的潛力不比他們兩人弱，只要給你們一些時間，踏足封侯境並非不可能，而一旦你們踏入封侯，又是一門雙侯，到時候重建洛嵐府以及報仇雪恨，這大夏又有誰能攔你們？」

「所以萬萬不可因一時意氣，放棄退路。」

「而且說句不好聽的話，洛嵐府的基業看似不小，但你和姜青娥未必就要將其放在眼中，未來修行有成，力量在手，遠比一個洛嵐府來得更重要。」

素心副院長看得出來是真的擔心李洛年輕氣盛,一定要跟洛嵐府同存亡，可如果真這麼做，那才是最不理智的行為。

李洛聞言點點頭，笑道：「副院長放心，我不是莽撞的人，如果到時候真的事不可為，我和青娥姐都會放棄的，只是那時，或許就得需要學府的庇護了。」

素心副院長鬆了一口氣，道：「只要你們進了學府，在這大夏，就算是王庭，也沒膽子讓我們交人，而且沒了洛嵐府這個勢力紛爭為背景，那個時候就算是有外界的封侯強者想要斬草除根，那我學府也會全力保護，若是對方冥頑不靈，視我學府規則於無物，那我們也就只能將其視為對學府的挑釁，將其斬除。」

言語到了最後，素心副院長溫和的笑容間，也是多出了一絲霸道以及冰冷之意。

她對李洛與姜青娥這兩個好苗子還是挺喜歡的，再加上此次又為學府立下了大功，但因為學府立場的原因，她不能違背學府的立身之本，可如果理由得當的話，她其實倒是真的挺樂意給予他們的一些幫助。

畢竟這也算是一種投資，而李洛與姜青娥，都具備這種價值。

「那就謝謝副院長了。」

李洛誠懇的感謝道，他也明白，素心副院長能給這些話，已經算是做到極限了，畢竟學府的規則，莫說是她這個副院長，就算是龐院長也不能隨意的破壞，因為這些規則，都是源自學府聯盟。

雖說學府聯盟總部天高地遠，可一旦知曉了，以此責難，扣除一些每年給予學府的修煉資源補助，那對學府也是極大的影響。

所以李洛倒也不會因此就心懷怨憤。

再者，學府對他們也算是不薄，特別是姜青娥，早早就顯露出九品光明相，潛力無限，引得洛嵐府諸多敵人忌憚，這些年如果不是學府給予她一些庇護，震懾外敵，指不定就有哪個封侯強者忍不住的趁機出手，試圖將其提前扼殺。

而現在素心副院長的意思已經很明確了，學府不會幫忙保住洛嵐府，但如果真到了他們有生命危險的時刻，學府卻是願意保護他們的性命，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已經是一條穩固的退路了。

還想奢求更多，也是有些強人所難了，到時候說不定還會把雙方良好的關係搞得尷尬起來。

素心副院長擺了擺手，看著李洛，想了想，然後手指抹過手腕上的空間珠，下一刻，有一張青色的捲軸出現在手中。

青色捲軸似乎是以某種高級精獸的皮毛所制，其上流動著玄妙的光紋，猶如是會呼吸一般。

而且，青色捲軸上，還有著一種若有若無的強悍威壓散發出來。

素心副院長指尖一抖，青色捲軸便是在李洛的面前緩緩鋪開，然後他就見到，在那青色捲軸中，有澎湃的能量光芒湧動，那光芒之中，仿佛是有著一道青色的羽翼若隱若現。

「這是什麼？」李洛好奇的問道。

「其實這也是學府聯盟此次給予你們這些貢獻突出的學員的一種獎勵，此前應該有人跟你說過，這就是「王侯烙紋」，一種由封侯強者製造而出消耗性特殊道具。」

素心副院長笑了笑，道：「此為「幻靈翼遁術」，乃是三品「王侯烙紋」，算是學府聯盟給予的這批「王侯烙紋」中品級最高的一道，它的作用是一經施展，便可化出分身，然後以遁光逃離。」

「此術有迷惑敵人之效，同時其遁光之快，封侯之下，無人可及，甚至，就算是面對著一些一般的封侯強者，其措不及防下，都未必追得上你。」

李洛哭笑不得，素心副院長這是真的關心他的性命安危啊，就算給他分配王侯烙印，都直接給他這種逃命用的，而不是給他一些具備攻擊性或者防禦性的。

不過，連一般的封侯強者都追不上的遁光這還真的是讓李洛有點怦然心動。

畢竟有了此物在身，生命安全就有了足夠的保障。

所以他想了想，倒也沒有拒絕素心副院長的好意。

「王侯烙印還需要激活，回頭你找你的郗嬋導師，讓她幫你一下。」見到李洛將「幻靈翼遁術」收起，素心副院長這才滿意的點點頭，同時提醒道。

「另外，此次聖杯戰中，你最終獲得了一百二十萬積分是吧？」

李洛點頭，混級賽中所獲得的積分，可以同等的兌換成各自學府中的積分，所以現在他的手中擁有著一筆極其恐怖的數額，這一百二十萬積分，可以兌換一批極其龐大的修煉資源。

「這可真是一筆龐大得可怕的積分啊，這學府聯盟真會給我們這些學府找事情做。」連素心副院長都是忍不住的一笑，有些感嘆，因為想要消化掉這一筆可怕的積分，恐怕一般的修煉資源根本辦不到。

於是她微微沉吟，然後手指輕輕敲了敲桌面。

「那麼李洛.」

「你對「封侯術」感興趣嗎？」

李洛雙目陡然瞪圓，然後眼淚忍不住的從嘴角落下來。

第五百九十九章通靈衍神，天命無雙

李洛表現出來的這幅誇張模樣，倒是引得素心副院長忍不住的一笑，道：「你們堂堂洛嵐府一門雙侯，我可不信李太玄與澹臺嵐沒有留下過封侯術,所以你這般模樣裝窮給誰看呢？」

對於一般的學員來說，封侯術的確是高高在上不可觸及，畢竟每一道封侯術都是出自封侯強者之手，所以其價值珍稀昂貴，放眼這大夏國，能夠擁有著封侯術的勢力，屈指可數。

但顯然,李洛以及他背後的洛嵐府可不在此列。

李洛叫苦道：「我老爹老娘的確留了封侯術，只不過他們留下來的封侯術我現在根本修煉不了。」

在他們洛嵐府的藏書閣最深處,的確是有兩道由李太玄，澹臺嵐留下來的封侯術，這是鎮府之術，但也正如李洛所說，那兩道封侯術品階過高了一些，對修煉者境界有著嚴苛的要求，並不適合他現在的階段。

聖杯戰中，在目睹了藍瀾的「明王經」後，李洛對封侯術已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與渴望,不過他非常清楚,封侯術的修行對於現在的他來說極其的艱難，藍瀾自身已是天珠境的實力，最終能夠修成「明王經」,那也是因為機緣巧合才有所成。

而他一個小小的相師境,與藍瀾之間,都還差著老遠的距離。

孫大聖倒是也身懷一道「封侯術」,但因為是殘缺的,威力得到了極大的削弱,所以這並不是李洛想要追求的。

他想要的，是真正而完整並且適合他現在這個階段的"封侯術"。

這個要求挺苛刻，以洛嵐府的底蘊都無法滿足他，但眼下素心副院長既然會問出這句話，那必然是有一些緣由在裡面，而這，才是李洛怦然心動，心跳加速的原因所在。

素心副院長笑道：「小小相師境，就對「封侯術」有了心思，這會不會太好高騖遠了一些？據我所知，現在的你，連龍將術都還沒修煉成功吧？」

李洛厚著臉皮道：「龍將術只是因為之前沒有時間修煉而已，而且龍將術的選擇算是比較多，但如果是那種相師境就能夠接觸與修成的「封侯術」，卻是世間罕有，如果真有這個機會的話，那當然得趁機把握住。」

素心副院長微微一笑，道：「封侯術中,有一句諺語，「通靈衍神」「天命無雙」。」

「這代表著封侯術的四個品級，由低至高，則是通靈級，衍神級，天命級，無雙級。」

「封侯術威能通天徹地，本是封侯強者方才施展的相術，而即便是品級最低的「通靈級」，都不是封侯之下所能夠觸及的，而想要修成，更是需要莫大的機緣與天賦。」

李洛點頭，封侯術的品階劃分他當然知道，他們洛嵐府那兩道封侯術，就是衍神級的，這般等級的封侯術，一般的封侯強者都未曾擁有。

不過正是因為他們家這兩道「封侯術」等級過高，這才讓得現在的他連一絲修成的機會都沒有。

按照他自己的評估，以他現在的實力，即便自身天賦再高，也頂多只能嘗試染指「通靈級」的封侯術。

「封侯術非比尋常，其價值極高，即便是以我們聖玄星學府的底蘊，所藏也算是屈指可數，如果伱想要以現在的實力去修煉的話，那麼你必須與此術有極高的契合度，這就如同那聖山學府的孫大聖一般，他所修煉的「魔猿極意」雖然只能說是並不完整的通靈級封侯術，但由於他自身與這道封侯術契合度極高的緣故，或許等他踏入到地煞將階的那一天，他就能夠將其真正的修成。」

素心副院長眸光打量了李洛一眼，笑道：「不過你也有你的優勢，因為你修行「封侯術」的話，或許會比其他人更有優勢一點，你知道為何？」

李洛聞言，心頭頓時一動，試探的道：「因為雙相之力？」

素心副院長讚賞道：「你這小傢伙的確挺聰明，沒錯，就是雙相之力。」

「封侯術乃是封侯強者所創造，而封侯強者的標誌力量，就是雙相之力.當然，我說的是真正的雙相之力，不是你這種粗淺級別的虛假型雙相之力。」

李洛有點悻悻，好端端的說封侯術，幹嘛還要抨擊一下我的雙相之力？拿我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去跟封侯強者比？

「不過不管你的雙相之力有多粗淺，但這畢竟也算是雙相之力，所以你比其他人依舊更有優勢。」

素心副院長微微沉吟，道：「所以如果你選擇的「封侯術」與你自身相性相同的話，那麼你將其修成的可能性就會提高一些。」

李洛目光一閃，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他的選擇其實挺廣泛的，因為他雖然看上去是水土雙相，可實際上他還有著光明相與土相這兩道輔相，這樣的組合方式，會讓得他的選擇更加的靈活。

「這樣吧，三天後你來學府，我會讓郗嬋導師帶你去學府相術樓最頂層，那裡收藏著學府內僅有的封侯術，你可以嘗試著在那裡找找，看看有沒有適合的。」素心副院長說道。

李洛聞言，頓時狂喜的點頭。

「不過我事先可得給你說好，你去選擇封侯術，若是修煉成功，你這一百二十萬的積分，我會給你全部劃掉，如果沒有修成.那也要扣掉五十萬積分。」素心副院長笑著說道。

李洛一愣，旋即憤怒的道：「沒有修成也要收五十萬積分？副院長，您這也太黑了吧？！」

素心副院長沒好氣的道：「因為我們還會提供給你特殊的修煉之法，這種方法會消耗我們學府的積累，當然它的作用也很明顯，如果說你自身修煉「封侯術」成功的概率只有兩成的話，那麼藉助此法，應該能給你提升到五成左右，你覺得值不值？」

「能提升到五成？」李洛一驚，什麼特殊的修煉之法，竟然能有這麼多的提升？

「因人而異吧。」素心副院長說道。

李洛微微猶豫，最後一咬牙，道：「好，我同意了！」

雖然這付出的代價極大，可如果能夠修成一道「封侯術」的話，那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經過此次的聖杯戰後，李洛也清晰的認識到自身的不足，那就是他自身的底牌還不夠強。

三尾天狼這種外力，終歸不是王道，一切，還是需要自身強橫。

而封侯術，則是令自身戰鬥力暴漲的最好手段。

素心副院長笑得優雅，輕輕拍手：「有魄力，不愧是李太玄，澹臺嵐的兒子。」

「行了，你先去找郗嬋導師，讓她幫你把「幻靈翼遁術」激活，這可是能保你小命的東西。」

李洛點點頭，起身推門就要離去。

不過在其將要推門離開時，身後突然傳來素心副院長的淡淡的聲音。

「另外，李洛，你們洛嵐府府祭的時候，最好也對金龍寶行小心一點。」

李洛聞言，瞳孔頓時一縮，但似乎素心副院長不打算多說，於是他也沒有繼續問下去，徑直推門離去。

第六百章聲望

在前往郗嬋導師居所的路上，李洛面色凝重的在思考著先前素心副院長給予的提醒。

留心金龍寶行？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金龍寶行也對他們洛嵐府懷有覬覦嗎？

還是說，是魚紅溪會長？

可從此前的接觸中來看，魚紅溪對他倒是抱有幾分善意，難道這些都是裝出來的嗎？

李洛眉頭緊鎖，金龍寶行同樣是一個龐然大物，其底蘊遠超洛嵐府，而且，論起財力的話，金龍寶行絕對算是大夏之最，在這一點上面，就算是聖玄星學府與王庭恐怕都未必趕得上。

在這種財力的支撐下，表面上金龍寶行信奉和氣生財，可一旦有人以為他們只是肥羊的話，那恐怕會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不過魚紅溪雖然是大夏金龍寶行的會長，但那裡也並非是她的一言堂，所以會不會是其他的某些派系對洛嵐府有所覬覦呢？

李洛胡亂的想了一會，最終還是嘆了一口氣，將這些想法給壓制了下去，反正債不多愁，到時候再說吧。

壓下情緒，他抬起頭，這才發現這一路走來，沿途不少學員的目光都是在悄悄的打量著他，即便是一些高星院的學員們，看向他的視線中，都是多了幾分尊重之意。

這都是此次聖杯戰所帶來的結果。

李洛在聖杯戰中取得了一星院最強學員的稱號，這足以說明他自身的本事，而且混級賽上，旁人雖然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的貢獻，但身為其中的一員，李洛必然也是有所付出。

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得現在的李洛成為聖玄星學府中真正的風雲人物。

論起名氣，幾乎能夠與那些七星柱相媲美了。

畢竟，他們取回了「龍骨聖杯」，有了這般聖物鎮守暗窟，接下來的幾年中暗窟異類爆發必然會受到壓制，而他們再進入暗窟執行淨化任務時的危險度就會降低許多，這幾年下來，將會挽救多少學員的性命？

所以光此就足以讓得聖玄星學府的學員對李洛，姜青娥，長公主三人抱著一分感激之意。

面對著那些諸多好奇尊重的目光，李洛也是面現笑容，神態不驕不躁，給人帶來充足的好感。

畢竟，這些聖玄星學府的學員，都是大夏年輕一代的精英呢，未來等他們從學府畢業後，就是各方勢力爭奪的人才，如今先在這裡拉足好感，也為以後洛嵐府來搶人打好基礎。

特別是淬相院...那些成績優異的淬相師，每一個都是李洛心心念念的寶貝，溪陽屋想要成為大夏最頂尖的靈水奇光屋，這些淬相師是根本之重。

不然，沒有足夠的淬相師，就算他們擁有著再高等級的秘法源水以及配方，那也不可能將產量與規模給提升上去。

不過現在來看，關於學府聲望這一點，洛嵐府明顯開始佔據優勢，畢竟一星院中有他，三星院中有姜青娥，等明年姜青娥升到四星院，那麼她就會開啟真正制霸聖玄星學府的傳奇之路，到時，李洛預感，她的聲望將會超越宮神鈞，長公主，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個時候，她振臂一呼，想來號召力會相當驚人。

當然...

這一切的前提，都是需要洛嵐府熬過兩個月後的那場府祭。

「這一次，一定要將裴昊那白眼狼斬草除根！」

李洛眼中掠過一抹冰冷之意，裴昊是洛嵐府內亂的源頭所在，如今洛嵐府還有將近一半的勢力，產業被其所掌控，而且這傢伙到現在都還打著洛嵐府的名頭，這就令得他有名正言順的理由來競爭洛嵐府府主的位置，這也是他一直想要做的。

只有徹底的將裴昊解決，洛嵐府的內亂方才會終結，那時洛嵐府才能夠一致對外，恢復曾經的昌盛。

不過兩個月後的那場府祭，裴昊那個狗東西也必然會傾盡所有來搏，因為如今的洛嵐府在他與姜青娥的執掌下已經開始恢復混亂，越是拖下去，他就越沒有機會，所以這是他最後的機會。

一個裴昊現在的李洛其實並不在意，他所在意的，是裴昊背後究竟是什麼勢力在支持他。

那才是隱藏起來的幕後黑手。

兩個月的時間...倒是很緊迫。

接下來的兩個月，李洛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他必須在府祭來臨前突破到地煞將階，只有到了地煞將，他才能夠填入第三相，而除此之外，自身水光相，木土相也需要進一步的進化，還有相術的修煉，此次聖杯戰中，他已經能夠明顯的感覺到自身修煉的相術有些跟不上腳步了，所以龍將術的修行也要逐步接觸。

當然，還有素心副院長所說的封侯術。

只不過封侯術修行太過的困難，即便是李洛也沒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只能盡全力去嘗試，能成就成，不能成就果斷放棄，暫時全力研習龍將術，畢竟這才是他這個階段最適合的相術。

在一路的胡思亂想中，李洛來到了郗嬋導師的居所，敲門而進後，步入那幽靜的庭院中，然後就在庭院中那掛著風鈴，四面卷著竹簾的亭子中見到了郗嬋導師靜坐的纖細身影。

李洛大踏步的走進亭內，雄赳赳氣昂昂的問道：「一星院最強稱號獲得者，應該坐哪裡？」

郗嬋導師瞧著李洛這趾高氣揚的氣勢，道：「打敗了一些歪瓜裂棗，竟然就這麼張狂嗎？」

李洛不服氣的道：「景太虛，鹿鳴可不是什麼歪瓜裂棗，虛九品，雙相者，就算對比往屆的聖杯戰一星院學員也絕對不弱了。」

李洛在郗嬋導師面前的矮桌旁坐下，大咧咧的道：「這次我給導師長了這麼大的面子，導師也不用太感激，給我親自倒杯茶就行了。」

「你信不信我給你掛相力樹上去讓全學院的人觀摩？」郗嬋導師才不慣他這洛嵐府少主的脾氣，一聲冷笑，還親自給你倒茶，你這尾巴怎麼不翹到天上去？

李洛聞言頓時一個哆嗦，這如果被真被掛在相力樹上面被觀摩一天，他這辛辛苦苦賺取而來的聲望，怕又是得打水漂了，當即他悻悻的抱怨道：「導師，素心副院長可比你溫柔多了。」

「那你去找她當你的導師啊。」郗嬋導師冷冷的道。

這混帳學生，竟敢嫌她不溫柔？！之前找老娘幫你煉製東西的時候可不是這麼說的。

「那肯定不能，我和導師還有共殺沈狗之盟呢！」李洛說道。

郗嬋導師沒好氣的道：「如果讓你嘴中溫柔的素心副院長聽見你這句話，你看會不會開除你？」

「當然不會讓她知道，畢竟這是我跟導師之間的秘密，那狗東西害得導師常年薄紗覆面，暴殄天物，著實該殺！」李洛振振有詞的道。

郗嬋導師輕哼了一聲，眼神倒是緩和了下來，顯然在對沈金霄這一點上，兩人出奇的有共同情感。

李洛見狀，則是笑嘻嘻的將「王侯烙紋」掏了出來，請求道：「導師，這裡還要請您幫一個小忙。」

郗嬋導師隨手將其取過來，打開看了一眼，道：「三品王侯烙紋，學府聯盟倒是給了點好東西，往年聖杯戰，頂多只是拿出一品二品的出來打發人，看來你們此次的混級賽，的確很危險。」

而後她眸光掃向李洛，輕揚了揚下巴。

「把衣服脫了吧。」

第六百零一章激活王侯烙紋

「身材倒是越來越不錯。」

當李洛脫去上衣，露出精壯的身體時，郗嬋導師眼神似笑非笑的調侃了一句，以報剛才這混帳小子說她不夠溫柔的仇。

李洛有點尷尬，在一名女子面前這樣赤著上身，總是讓人有點不太自然，所以只能將郗嬋導師的調侃當做耳旁風。

郗嬋導師倒也只是隨口一笑，而後便是握住了「王侯烙紋」，纖細指尖有相力光芒湧動，頓時捲軸支離破碎，有無數青色光紋飛射而出，密密麻麻的宛如旋轉的飛鳥般。

郗嬋導師先是伸出手指，在李洛後背隨意的點擊了幾下。

而就是她這種看似輕描淡寫的觸擊，卻是讓得李洛渾身汗毛都是倒豎了起來，繼而皮膚緊繃，肌肉都是變得宛如磐石般堅硬，那是因為他的肉身感應到了極為強烈的危險氣息。

這讓得李洛隱隱有些駭然，他有種感覺，如果此時郗嬋導師稍微用點力的話，那纖細的玉蔥指，可能會直接在他的後背捅出幾個血窟窿來。

「這就是封侯強者的力量嗎？」李洛心頭震顫，如小鵪鶉般的在郗嬋導師玉指下面瑟瑟發抖。

「咦，你的肉身似乎增強了嘛。」

郗嬋導師倒是沒注意李洛的情緒，反而是有些驚訝的出聲。

因為在先前的查探中，她發現李洛的肉身強度，比起聖杯戰之前明顯強了一大截。

「嗯，在那雷鳴山中僥倖的修成了黑風帝國皇室才擁有的雷鳴體。」李洛老老實實的說道。

「機緣不錯。」

郗嬋導師有點訝異的說道：「黑風帝國皇室的「雷鳴體」在東域神州諸多勢力中也算是有些名氣，據說將這雷鳴體開發到極致的，是黑風帝國的開國帝王，傳聞其光是肉身之力，就足以媲美五品侯，他曾以肉身之力，生生打穿了萬裡山脈，為帝國開闢水路，這算是東域神州歷史中較為出名的頂尖強者了。」

李洛聞言，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以肉身之力打穿萬裡山脈，那位黑風帝國的開國帝王，倒也真的是生猛，這簡直就是人形開山怪。

也不知道他何時才能夠強到這種程度？

在說話間，郗嬋導師手指倒是不停，纖細指尖引導著那無數如飛鳥般的能量以特定的軌跡流動，那行雲流水般的手法，猶如是穿針引線一般，透著一股優雅的味道。

李洛則是感受到後背不斷的傳來細微的刺痛，繼而血肉中傳來了酥麻的感覺，仿佛是有什麼東西鑽了進去。

而此時觀察李洛後背的話，則是能夠看見，隨著一縷縷青光飛鳥不斷的落下，他的後背處，竟是漸漸的形成了一對青色羽翼的紋身，紋身流動著青光，同時有一股輕靈的波動散發出來，引得四周的空氣仿佛都是流動加快了。

片刻後，郗嬋導師停了下來，道：「行了，你催動相力於後背，引動它試試。」

李洛聞言，心頭頓時一動，體內相力流轉於後背，下一瞬，只見得其身後青光大盛，那青色羽翼紋身竟是猶如甦醒的蝴蝶一般，緩緩的將雙翼展開，繼而在他的後背形成了一對約莫丈許左右的光翼。光翼微微扇動，頓時四周天地間有狂風大作，李洛感覺仿佛連視野都變得有點模糊起來，有一種即將穿透空間而遁的感覺。

「幻靈翼遁術...」

李洛眼露驚喜，這還是他第一次體驗到如此強大的身法遁術，真不愧是封侯強者才能夠煉製的「王侯烙紋」，這功效，當真匪夷所思，有了這般寶貝在手，往後封侯之下，怕是沒人能夠留住他。

「你這「幻靈翼遁術」速度算是一絕，封侯之下，難有人追上，不過以你現在的相力，恐怕無法將其真正的催動。」身後傳來了郗嬋導師的聲音。

李洛點點頭，他也是感覺到了，剛才他將自身相力灌注，但這青色光翼卻只是懶洋洋的動了一下，顯然是因為相力不夠雄厚的原因，不過這倒是不急，只要等他成功的突破到地煞將階，那麼相力不夠的問題應該就能夠解決。

畢竟地煞將階與相師境之間，可是真正脫胎換骨般的變化。

「另外「王侯烙紋」雖然好用，但這畢竟是屬於消耗性的東西，按照我的估計，此物只能催動五次，五次之後，就會隨之消散。」郗嬋導師提醒道。

「只能用五次？」

李洛聞言，頓時有點失望，不過想想也是理解，「王侯烙紋」畢竟是外物，不可能真的沒有限制，不然還修煉什麼，直接買全套就行了。

「這王侯烙紋價格如何？」李洛問道。

「像你這樣的三品王侯烙紋，應該價值在三百萬天量金左右吧，而且在大夏這種地方，還不一定能買得到，因為煉製這東西，不僅需要封侯強者親自出手，而且還需要諸多珍稀的材料，這再加上失敗率什麼的，成品自然就昂貴了。」

郗嬋導師戲謔的道：「你堂堂洛嵐府少府主，家大業大，應該玩得起，要不多買點護身？」

「三百萬？」

李洛臉皮一抽，那基本是每用一次就要消耗六十萬天量金，這可是相當於兩瓶七品靈水奇光的價值了，這也太敗家了吧？

「算了，我這破敗的洛嵐府，玩不起這東西。」李洛悻悻的道，他本來覺得如果價格合適的話，買點具備攻擊性的王侯烙紋倒也不錯，但這個價格，實在是讓人望而卻步。

雖然如今的洛嵐府蒸蒸日上，但每年的收入也就千萬左右，敢情這只能買三四道三品「王侯烙紋」？

郗嬋導師笑了笑，道：「王侯烙紋本來就是在內神州盛行的東西，在我們這些外神州，的確在很多人看來性價比不高。」

「內神州...」

李洛神色微動，這內神州果真是這浩瀚世界的中心地帶，那裡的天地能量比其他神州更為的精純濃鬱，這也導致誕生了無數稀罕的天材地寶，在這種修煉聖地中，自然誕生出來的天驕也就更多，這再加上那許多連他們這些外神州聽都沒聽過的修煉資源加持，可以想像，在那內神州中，究竟是何等的昌盛。

「王侯烙紋已經成功激活，先將衣服穿上吧。」郗嬋導師拍了拍手，說道。

李洛依言照辦，然後將素心副院長答應他去相術樓找尋「封侯術」的事情說了出來。

「封侯術...還真是一個好高騖遠的小傢伙啊。」郗嬋導師聞言，也是不免有點驚詫，打量著李洛。

「封侯術的修行，可不同於龍虎將術，即便是封侯強者，每一種封侯術都需要浸淫許久的時間，可以說，哪位封侯強者能夠掌握一種修煉到大圓滿級別的封侯術，暫且不論其所修行的封侯術等級，那其戰鬥力也絕對算得上是同級之中的佼佼者了。」

「不過你是雙相者，要修行封侯術倒的確是有點優勢，而你自身在相術上面也頗有天賦，嘗試一下，倒未嘗不可，畢竟一個小小的相師境如果真的修成了封侯術，那的確是難以想像的大殺器，有這種成就的人，就算是在內神州那種天驕雲集之地，都算是少見。」

對於李洛的野心，郗嬋導師倒並沒有阻攔，她微微沉吟，道：「你先休整兩天，然後我就帶你去相術樓試試，如果真能找到契合自身的通靈級封侯術，那我就教導你修行。」

李洛連忙感謝的應下，雖說如今時間緊迫，但也不能太急，他和姜青娥離開了一月之久，也需要先回洛嵐府確定下如今的情況。

「嘿嘿，導師...」

想起洛嵐府的情況，李洛眼神一動，衝著郗嬋導師露出討好的笑容。

「又怎麼了？」郗嬋導師瞧得他這幅模樣，就知道他又有什麼要求。

「咳，您肯定也知道洛嵐府兩個月後的府祭吧？我洛嵐府難啊，之前想要趁著給學府立了大功請求副院長，看能不能獲得幫助，但她卻是無情的拒絕了我。」李洛嘆息道。

郗嬋導師笑道：「你這要求也屬實過分了點，聖玄星學府的中立立場，不會因為任何人有所改變的，畢竟這是它的立身之本。」

「那導師能給我點幫助嗎？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未來我洛嵐府一定全力供奉導師！」李洛將內心的想法說了出來。

「你覺得素心副院長會允許我擅自摻和大夏內的勢力之爭嗎？」郗嬋導師白了他一眼。

「我有一個辦法。」

「什麼？」

「導師您先辭職，等忙了洛嵐府的事後，再重新加入！」李洛說道。

郗嬋導師一滯，盯著李洛，道：「你可真是一個小機靈鬼，你這是想把素心副院長以及大夏其他勢力領袖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嗎？」

李洛哈哈一笑，這話當然其實也就是玩笑話，他也知道請郗嬋導師不顧學府規則出手幫忙很荒唐，所以這次的請求本來就是純粹當做試試而已，反正成不成都不吃虧。

接下來他再度與郗嬋導師說了一會後，就先揮手離去了。

涼亭內，郗嬋導師望著李洛離去的身影，微微搖頭，自語道：「李太玄，澹臺嵐這兩人也真是不靠譜，竟然將這種爛攤子扔給兩個孩子。」

李洛顯然是真正的感覺到了兩個月後的壓力，所以這才想盡辦法的試圖拉攏更多的力量，說起來也真是不容易。

郗嬋導師將手中的熱茶輕輕的放下，眸子看著李洛消失在門口，最後眸光微閃了一下。

第六百零二章寶藏白萌萌

離開了郗嬋導師的居所後，李洛就回了宿舍小樓一趟，發現辛符直接回房呼呼大睡了，一樓倒是沒見到白萌萌的身影，李洛找了一圈，然後就在地下室的煉製室中見到了那嬌小玲瓏的倩影。

少女換了寬鬆的衣裙，可是她的身子太過纖細，導致衣裙有些寬大，於是她就用淡粉色的綢帶往腰間一束，如此一來，倒是將那盈盈一握的小蠻腰給勾勒著異常清晰。

此時的白萌萌，小臉認真的在煉製臺前忙碌著什麼，臺子上面堆滿了諸多的材料。

「你在做什麼呢？」李洛大咧咧的推門進去，站在白萌萌身旁看了一會，卻發現她並沒有在研究靈水奇光的配方，於是疑惑的問道。

此時專注的白萌萌才發現身旁來了人，當即嚇了一跳，條件反射般的急退兩步，眼看著要撞進一旁的材料堆裡了，李洛連忙伸手抓住她的手腕，將她一把拉了回來。

「隊長你什麼時候來的？」白萌萌清純動人的小臉上掛著點點緋紅，小聲問道。

李洛鬆開少女嬌嫩滑膩的皓腕，笑道：「來了一會了，看你在忙，就沒打擾你。」

白萌萌走回煉製臺，指了指上面那眾多材料，露出潤人心脾的甜甜笑意，道：「隊長你之前不是拜託我看能不能研究出來一種秘法源水源光嗎？我這段時間一直在嘗試呢，溪陽屋最近在大夏靈水奇光界中異軍突起，但主要產品還是靈水之類，至於奇光類的卻幾乎沒有，所以我想如果溪陽屋能夠擁有一種「秘法源光」的話，應該可以補足一點這些缺陷。」

李洛一愣，旋即感動得差點要哭出來：「萌萌，你也太好了吧！」

他沒想到之前的一次請求，白萌萌竟然真的放在了心中，然後還為此在努力研究著。

「這些材料都是你自己買的嗎？」李洛又指著那些材料，這些材料皆是品級不低的各種靈材，兌換起來其實價格也是不菲。

白萌萌微微頷首，不在意的道：「這些靈材在學府內都能夠用學府積分兌換，倒是還好，畢竟我平常也不怎麼用積分，而且隊長，我可是很有錢的哦，有時候連姐姐要買什麼修煉資源，都是找我借的呢。」

說到最後，她露出了有點得意的笑容。

李洛對此倒是並不意外，憑藉她那獨特的研究靈水奇光配方的能力，白萌萌要賺錢倒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一賺就是一筆巨大的。

「你可別讓姐姐知道我告訴了你這件事，她臉皮薄，到時候生氣起來怕是會打你的。」白萌萌想起什麼，趕緊提醒道，同時有點不好意思，竟然將姐妹間的小秘密也給說漏了。

李洛莞爾，白豆豆性格驕傲，如果知道這種事情洩了密，恐怕還真是會暴走，到時候不分青紅皂白打他一頓還是很有可能的。

「不過你有錢是你的事，哪有請伱幫忙研製「秘法源水源光」，然後還要你自掏腰包給研究經費的？你這樣單純，往後畢業了，不怕被那些黑心的靈水奇光屋騙得一乾二淨嗎？」

「還好你先遇見了我，等以後畢業了，我溪陽屋承包你所有的研究，你放心，隊長我的人品是值得信賴的，一定會讓你在溪陽屋感受到家一般的溫暖！」李洛義正嚴詞的說道。

白萌萌忍住笑，道：「那就多謝隊長收留了呢。」

李洛道：「以後你需要什麼材料，你就跟我說，你知道我這次混級賽上賺了多少積分嗎？一百二十萬！這用來買靈材，足夠你研究十年！」

「隊長真厲害！」白萌萌笑靨如花的捧場。

「不過隊長你在這裡可是會讓我沒辦法專心研究的呢。」白萌萌瞥了一眼桌上的材料，雖然挺想跟李洛在這裡輕鬆的聊天，但現在手頭上的事情可是不少呢。

對於白萌萌如此的專心想要儘快給溪陽屋研究出「秘法源光」，李洛還能說什麼，只能滿心的感嘆道：「萌萌你真是讓我感動到有一種以身相許的衝動。」

白萌萌水靈靈的大眼睛抬起，笑道：「隊長，你如果想要以身相許的話，其實還得問問姜學姐同不同意呢，你的身體，可不由你做主。」

李洛眼睛一瞪，駁斥道：「胡說八道，洛嵐府我才是真正的當家，我在家裡說一不二，沒有人敢反對我的任何一句話！」

「不過今天的確還有其他的事情，那我就先走了，你繼續忙吧。」

說完，李洛就擺擺手，立即轉身走了。

白萌萌望著他灰溜溜離去的身影，美眸中泛起一抹笑意，然後搖搖頭，低頭沉浸到「秘法源光」的研究之中去了。

李洛則是徑直離開了宿舍小樓，同時往學府之外而去。

「真是的，這一個個的都不把我這個洛嵐府當家人當回事，遲早你們會明白，你們這種看法究竟是何等的膚淺。」走在路上，李洛還想起白萌萌的眼神，當即憤懣的嘟囔著。

「誰膚淺了？」

而此時，突然前方有熟悉的聲音傳來，李洛抬頭一看，就見到在那樹蔭下，有三道倩影並肩而立，三雙各含風情的眸光都在盯著他。

居中的，自然便是姜青娥，在其左右兩側的，則是長公主與許久不見的顏靈卿。

三女皆是明豔動人，此時站在一起，頓時將這附近幾條道路上的所有來往學員的目光都吸引了過來。

李洛神色不動，走近過去，迎著姜青娥眼中的疑惑，笑道：「我先前在進行自省，不能因為此次奪冠就得意忘形，那樣會顯得太膚淺了。」

「滿嘴胡謅，青娥，我懷疑他可能剛和哪個女孩子談笑風生。」顏靈卿衝著姜青娥說道。

「靈卿姐，你再挑撥離間，是不是想要試試我這沙包大的拳頭？」李洛陰惻惻的威脅道。

然而顏靈卿根本不在意他的威脅，反而挺胸道：「你打啊，打傷了我，看誰幫你管溪陽屋？」

李洛頓時鬱悶了，好嘛，竟然都有威脅我的手段，可惡。

好在還是姜青娥將顏靈卿給拉了回去，無奈的道：「你們兩人能不能不要這麼幼稚？」

李洛咧嘴笑了笑，其實他反而很享受這種輕鬆的時刻，比起在聖杯戰中的緊張與危險，這種學府內的鬆緩氛圍，讓得他那緊繃的心神都是獲得了一些緩和，他其實在想著，如果洛嵐府沒有兩個月後的那場府祭危機，那麼現在的他，應該會選擇在這種氣氛中慢慢的過下去。

「青娥姐，走吧，咱們回家。」他說道。

姜青娥聞言卻是搖搖頭，道：「我和靈卿先回去，你這邊還得跟殿下走一趟。」

李洛這才看向一旁笑意吟吟的長公主，當即明白她在這裡的原因，這是需要他進王宮去給小皇帝治療，因為算算時間，此次聖杯戰可是持續一個月了。

「李洛學弟，又要麻煩你啦。」長公主溫柔的說著。

李洛倒沒有拒絕：「本就是答應殿下的事。」

於是一行四人一起走出學府，姜青娥與顏靈卿上了洛嵐府的車輦，而李洛則是跟著長公主上了那一輛被鐵甲衛兵團團保護住，散發著尊貴氣息的皇家車輦。

兩人落座後，車輦便是迅速而平穩的疾馳了起來。

李洛看了看對面國色天香的長公主，剛欲閉目養神，卻是見到長公主突然衝著他明媚的一笑，紅唇微啟的悠然問道：「李洛，那赤甲將最後之死，是不是跟你有關係？」

這突如其來的襲擊，讓得李洛心頭瞬間就是一顫。

第六百零三章敏感的長公主

長公主突如其來的發問，讓得李洛稍微懵了一下，因為她的語氣，雖然抱有一點懷疑，但卻莫名的有一種篤定之意，這令得他頗為驚愕，難道長公主真是發現了什麼？

心思如電光般的轉動，但李洛還是條件反射的搖頭，疑惑的道：「殿下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一個小小相師境，你覺得有可能威脅到連你們這些天珠境聯手都對付不了的赤甲將嗎？」

長公主鳳目流轉，淡笑道：「我去找過副院長了。」

李洛眼角微不可察的跳了跳，素心副院長難道將這事告訴長公主了？不對啊，以副院長的謹慎，此事關係到龐院長，不管長公主是何等的身份，她都絕對不可能將這種事情透露給後者，畢竟不管長公主如何與學府親近，她終歸還有著王庭這一重身份，而學府與王庭彼此間的忌憚與防備這是從雙方立場上所誕生的問題，誰都不能輕易的忽視。

那麼...就只有一個可能了。

長公主在詐他！

李洛想到此處，面龐疑惑更盛的搖搖頭：「殿下找副院長做什麼？」

長公主鳳目凝視著李洛，忽的一笑，道：「你還真是挺敏銳的呢，李洛，我的確只是懷疑赤甲將之死跟你有關係，你也不用都甩到青娥的頭上去，她雖然是九品光明相，有什麼底牌都不奇怪，但當時我從幻術中脫離出來的時候，並沒有在天地間感應到太過強盛的光明相力殘留，這說明她或許並沒有施展某種能夠超越常理的強大光明相術。」

「而且當時我記得，我們甦醒時，你也已經甦醒，從正常角度來說，你的實力最弱，不應該比我們更快甦醒才對，或許你會說是青娥將你喚醒，但你當時的神色異常的慘白，仿佛是經歷過大戰一樣。」

「再加上副院長對你的態度似乎是有點特別，最後還單獨與你談話，素心副院長的性格我還是很了解的，她雖然溫和，但對諸多學員都是一視同仁，可在伱這裡，她似乎有些破例，這足以說明你做了什麼特別的事情。」

「綜合上述，我感覺當時出手斬殺赤甲將的，或許並非是青娥，而是...你。」

「李洛，你能告訴我你是怎麼做到的嗎？」

說到最後，她鳳目饒有興致的盯著李洛，其中滿是好奇之意。

李洛有點麻，他是真沒想到長公主有這種猜測，而不是什麼所謂的女人直覺，而是真正的從蛛絲馬跡中做出了一些判斷，這究竟得多麼的心細如髮以及敏銳啊？！

從她這麼一番分析下來看，就連李洛都感覺情況似乎真有點不對。

不過想要他承認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於是只能用力的搖頭，道：「殿下你說的太誇張了，一個相師境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斬殺一名大天相境的強者啊，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見到李洛死活不認，長公主咬了咬紅唇，也是有些無計可施，因為她雖然有這種判斷，但這的確是有些匪夷所思，在場的其他人沒有一個人會有這一方面的猜測，只有她過於敏感了一些，才會做這種分析。

或許，是在與李洛的接觸中，總是能夠發現這傢伙創造出一些奇蹟的緣故。

「不承認也無所謂，我倒是要看你能夠掩藏多久。」長公主鳳目一閃，心中自語。

而後她也就不再繼續追問，話音一轉，便是與李洛談笑起了其他的事情。

車廂內的氣氛頓時就輕鬆了起來。

李洛笑著應對，心中則是偷偷的鬆了一口氣，比起呂清兒，白萌萌這些女孩，眼前的長公主簡直太難應付了。

在輕鬆的氣氛中，車輦順利的進入到了王宮內，而李洛也再次見到了闊別一段時間的小皇帝。

他穿著明黃色的龍袍，衣袍倒是顯得威嚴氣勢十足，可那有些蒼白的清秀小臉蛋，卻是讓得這份威勢下降了不少，他見到歸來的長公主時，臉上頓時迸發出喜悅之色，然後就要高興的撲過來。

長公主輕輕咳嗽一聲，將他的失態給制止了下來。

小皇帝這才看見跟在後面的李洛，頓時板起小臉，面無表情，拿出了氣勢。

「王上，請做好準備，我們進行這一次的治療吧。」李洛也不在意小孩子的心理活動，只是彎身行禮後，笑著說道。

小皇帝看了長公主一眼，後者衝著他微微頷首，他這才轉進內殿，換衣衫去了。

過了一會，有內侍將李洛請了進去，那明黃色的龍床上，小皇帝背對著李洛，已是褪去了上衣，他的皮膚白皙得猶如透明一般，而這更是令得其後背上的黑蓮印記顯得刺目詭異至極。

這朵黑蓮的一些蓮瓣已經有所恢復，那是李洛此前治療所取得的成果。

「李洛，你還真的是有些厲害，我能夠感覺到身體最近開始變好了一些，這可是連一些封侯強者都做不到的事情呢。」小皇帝嗓音清脆的說道。

李洛笑了笑，道：「王上，我這也只是運氣好，可能我的雙相之力剛好對你比較契合吧。」

他當然不會告訴對方，他的相力治療會有效果，那完全是因為他這偽「三相之力」的緣故。

長公主此時也走了進來，在一旁優雅的坐下，同時招來侍女端來美味精緻的茶點，悠閒而享受的品嘗起來，想來這段時間聖杯戰那苦修般的生活，也是讓得這位尊貴的長公主殿下稍微有點不適應。

李洛則是凝聚心神，開始為小皇帝治療。

這一次的治療，要顯得更為的輕鬆與順利，這顯然是因為李洛實力再度有所提升的緣故。

所以約莫一個時辰後，李洛搽拭著額頭上的汗水停下了動作，他的目光看著小皇帝的後背，那裡的黑蓮印記又是有一片花瓣逐漸的被淡化，化為了原本的色彩。

小皇帝歡喜的轉過身來，道：「我感覺身體又輕鬆了一點呢，謝謝你，李洛。」

李洛笑著點點頭，他看了一眼眼前小皇帝的臉龐，感覺他似乎變得愈發的唇紅齒白了，當即心頭納悶，這解毒還有美顏的效果嗎？

「李洛，你想要什麼獎賞嗎？你喜歡美人嗎？我宮內有許多各地送來的絕色女子，風情各異，你如果喜歡的話，我可以送到你家裡去。」小皇帝還沉浸在歡喜中。

李洛面色尷尬，連忙搖頭拒絕，開玩笑，這帶一批美人回洛嵐府，他說不定大門都進不去！

「王上，這事你就不必操心了，我會有其他方式感謝李洛的。」此時長公主出言緩解了李洛的尷尬，不過看得出來，她也是頗為的高興，神色溫柔的與小皇帝說了一會話後，才帶著李洛走出內殿。

「幫你拒絕了王上的美意，你不會怪我吧？」兩人並肩而行，長公主鳳目流轉，笑吟吟的問道。

「那殿下會用什麼方式感謝我？」李洛笑著反擊道。

「一個人。」長公主豎起一根玉指，悠悠的說道。

李洛一愣，然後目光打量著胸懷波濤，雄偉壯闊的長公主，為難的說道：「殿下雖然國色天香，但我已是有婚約的人...」

長公主頓時柳眉倒豎，嗔惱的剮了李洛一眼：「李洛，你在做什麼春秋大夢呢？！」

「那你說的一個人是什麼意思？」李洛乾笑道。

長公主沒好氣的冷哼一聲，然後緩緩出聲。

「兩個月後，你洛嵐府府祭，我出一個人。」

「一個，封侯強者。」

第六百零四章長公主的投資

「一個封侯強者？！」

李洛眼睛瞬間瞪圓了起來，呼吸加重的看著旁邊這國色天香而氣質尊貴的大美人，一時間簡直有種熱淚盈眶之感，他之前又是找素心副院長又是找郗嬋導師的，不就是想要求得一位封侯強者的支援麼？

結果學府那邊沒求到，長公主這裡竟然願意給他如此重要的援助！

這實在是讓得李洛喜出望外。

「殿下此次怎麼捨得突然下重注了？」不過很快李洛又是逐漸的冷靜了下來，長公主這人，城府頗深，雖說此前她一直在對他與姜青娥釋放善意，但那都是在一種適可而止的情況下，簡單來說，就是長公主並沒有花費真正的代價。

即便此前她說或許會給洛嵐府幫助，也只是一種模糊的口吻，可此次卻不一樣了，她明確的開口，將會支援一位封侯強者。

這就說明，她是真的打算在洛嵐府身上下重注了。

長公主淡淡的笑道：「因為在你的身上，我看見了越來越多的價值，以前洛嵐府只有姜青娥，可現在我越來越確信，你的潛力不遜色於她，難以想像，等你們兩人都成長起來以後，你們將會達到何等的程度。」

「而那時，我的投資將會獲得十倍百倍的回報。」

說著，她衝著李洛眨了眨眼，道：「你不會覺得我很現實吧？」

李洛認真的搖搖頭，道：「我只是覺得殿下你的眼光真的是太準了！」

長公主莞爾，旋即嬌豔的容顏變得凝重了許多，道：「李洛，未來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所以如果你洛嵐府最終真是難以保全，我希望你能夠保持理智，只要你和姜青娥還在，那麼洛嵐府就還在，你萬萬不要在未曾擁有足夠實力的時候去行魯莽之舉，適當的隱忍，才會讓你成為最後的贏家。」

長公主的告誡，倒是與素心副院長的提醒差不多，不過李洛倒是真的聽在了心中，因為他明白，不論是素心副院長還是長公主，她們都知曉他有潛力，可不管潛力有多大，總歸是需要釋放的時間。

畢竟潛力不是實力，在沒有足夠時間的醞釀下，其實潛力，也根本不具備什麼震懾力。

「殿下的告誡我會銘記於心，不過如果殿下真是擔心這筆投資打水漂的話，我這邊建議您可以加大投資力度，如果您能夠派出三位封侯強者護持洛嵐府，那麼我想此次的洛嵐府危機就將會迎刃而解！」李洛笑道。

長公主忍不住的給了他一個滿蘊著風情的白眼，道：「你真當封侯強者是大白菜嗎？我王庭之內的封侯強者也是屈指可數，本宮能夠指揮的就更少了，而且，王上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我怎麼可能給伱三位封侯強者？！」

李洛嘿嘿一笑，他當然就隨便獅子大張口一下，他也明白自己的要求很過分，畢竟如今的王庭內部的力量可是處於一種分化的狀態，其中更多的力量，恐怕並非是在長公主之手，而是在那位攝政王。

「另外...」

長公主凝視著前方連綿的殿宇亭閣，俏臉也是變得沉重了一些：「你洛嵐府有你洛嵐府的危機，我這邊也有我這邊的麻煩，而且說起來，也就前後數天之隔而已。」

李洛聞言，心頭一動，似是想起了什麼，目光看了一眼四周，然後低聲問道：「殿下說的是...登基大典？」

自從當年老王上駕崩後，便是由當時尚是稚童的小王上暫時登位，只不過雖說擁有帝王之名，但大夏真正的王權，卻是由攝政王在執掌，這也算是情理之中，畢竟那時候的小王上不過是稚童，而長公主也尚還青澀，難抗大任。

只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小王上逐漸的長大，長公主也是在王庭以及大夏內擁有了不小的聲望，這就導致他們的勢力在與日俱增，這無疑就與攝政王產生了一些衝突與矛盾。

這是權力交替必然會出現的情況。

小王上的登基大典，就是權力交替的扭轉點，一旦大典完成，小王上就將會有名義真正的執掌王權，同時將攝政王掌控的權柄奪過來。

那時候，他就是大夏真正的帝王。

只不過，對於攝政王究竟願不願意交付權柄，這一點恐怕是如今大夏無數子民以及勢力都在猜測的事。

那一日的登基大典，如果順利倒還好，可一旦出現什麼變故，那必然是一場將會撕裂大夏格局的驚天之變。

說實在的，從影響力來說，的確是遠勝洛嵐府的這場府祭。

畢竟這是一家之變與一國之變，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對於長公主的擔憂，李洛也深表理解，畢竟他見過攝政王，那是一個極其強勢的掌權者，他幾乎算是這些年大夏聲望最強盛的人，似乎在他的鋒芒下，王庭這些年的聲勢也是愈發的強橫。

從某個角度來說，攝政王或許的確是一個合格的掌權者。

但是...小王上終歸才是最名正言順的那個人。

長公主嬌豔的臉蛋平靜如水，那狹長的鳳目也是在此時變得幽深了許多。

「殿下不必過於擔憂，攝政王當年有過承諾，這是大夏國內皆知的事，而且小王上名正言順，王庭內，也有著眾多擁護者。」李洛沉默了一下，然後開口安慰道。

長公主深吸一口氣，道：「我也希望如此。」

「王叔有功於宮家，我真不希望事情最後鬧得那般的難看。」

李洛點點頭，不過他突然想起長公主先前所說的支援，這樣一來，洛嵐府可就真的要被打上長公主一系的印記了，不管他們認不認，別人都會這樣來認為，而這若是被攝政王知曉了，又會如何？

這讓得李洛暗自嘆氣，果然，長公主的好處不好拿。

不過現在的他也沒得選擇，長公主好歹會給予幫忙，至於那位攝政王，誰知道他是什麼心思？

如果洛嵐府挺不過這次，那他還管什麼攝政王，溜進學府等到封侯再出來，到時候這些仇家一個都別想跑。

「我先送你出宮吧。」

長公主倒是沒有再繼續與李洛深說下去，畢竟這也算是王家的隱秘，如果不是此次下定決心要在李洛與姜青娥身上下注，她也不會與李洛表明這些心跡。

李洛點點頭，而後便是在長公主的送行下，離開了王宮，直奔洛嵐府而回。

而當李洛剛回到洛嵐府時，他就接到了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為他煉製補神膏的牛彪彪，終於出關了。

第六百零五章牛彪彪出關

「彪叔，我可想死你啦！」

李洛激動的衝進主廳內，一眼就見到房間內那一顆閃爍著光澤的腦袋，牛彪彪依舊是那副誇張的造形，彪悍的體形像一個殺豬的，再配上腰間的殺豬刀，那就更像一個殺豬的了。

然而，此時的李洛看見他這般模樣，卻是感覺到了滿滿的安全感。

畢竟隨著府祭時間不斷的接近，牛彪彪才是如今洛嵐府中唯一一個能夠媲美封侯強者的頂尖戰力，而這，或許也是老爹老娘留下的後手。

此時的牛彪彪正與主位上的姜青娥在說話，聽見李洛的叫喊聲，連忙站起身來，望著衝進來的少年，油膩膩的臉龐上頓時洋溢出了笑容：「少府主，一段時間不見，你長得更好看了，大有你爹的風採。」

「彪叔，不提這些膚淺的東西啦，現在的我，可是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稱號獲得者，這才是真正的內涵。」李洛笑眯眯的說道。

「我聽青娥說過了，此次少府主在聖杯戰上可謂是大放異彩，真給我們洛嵐府長臉！」

牛彪彪笑得很是開心，他打量著李洛，滿意的點點頭：「實力也達到化相段第四變了，相力充盈雄厚，想必是有著衝刺地煞將階的資格了，短短幾個月時間不見，少府主進步真的很快啊。」

「命都只有短短四年了，再不進步快點，豈不是只能等死？」李洛噓唏道。

「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姜青娥柳眉一蹙，有些不高興的說道。

「少府主不必憂慮，以你的天賦潛力，封侯境算什麼，四年時間足夠了。」

牛彪彪安撫一聲，旋即提醒道：「不過在衝擊地煞將階之前，少府主你一定要先將此前根基的虧損問題解決掉，否則這種隱患越是潛留，未來的影響就會越大，甚至會影響到你的封侯之路。」

說著，他自袖中掏出了一個玉瓶，玉瓶之內，似乎盛滿了一種青色的液體，其內有星光流轉，看上去格外的神異，而即便是有著瓶子的遮掩，但依舊是有一股濃鬱而生機勃勃的氣息從中散發出來，令得人心曠神怡。

「這就是我為少府主煉製出來的補神膏，你的根基虧損，它能夠幫你化解。」

李洛欣喜的接過玉瓶，真誠的道：「彪叔，謝謝您！」

如果沒有彪叔的出手，他這因為填入第二相所造成的根基之損，說不定會給他帶來極大的隱患，未來如果因此而無法及時踏入到封侯境，那對於他而言，更是一種致命性的打擊。

姜青娥也是起身，對著牛彪彪致謝，畢竟這補神膏對於李洛而言，的確非常的重要。

「嗨，這麼客氣做什麼。」

牛彪彪笑著擺了擺手，道：「這補神膏需要塗滿身體，最好再以一種有治療效果的相力幫助催化，這樣才能夠將藥力盡數的釋放，這個事情可能就要交給青娥了，畢竟你是九品光明相，如此數日下去，根基問題應該就能恢復了。」

李洛聞言，愣了愣，連忙道：「我自己也有水相之力，可以自己化藥的吧？」

這化藥過程一聽就比較私密，雖然他與姜青娥關係不同，但若是讓對方來的話，還是有點尷尬。

牛彪彪摸了摸下巴，道：「那肯定還是比不過青娥的光明相力有效果啊，少府主你不要害羞，你跟青娥是未婚夫妻，這種事情當然是青娥最適合了。」

李洛還想說什麼，姜青娥卻是將他制止了下來，她微點螓首，道：「彪叔放心吧，我會幫他的。」

李洛也就不在這上面繼續多說，而是轉口說道：「彪叔，距離府祭只有兩個月時間了...到時候我洛嵐府的守護奇陣也將會迎來衰弱期，那些覬覦我們洛嵐府的勢力，可能就要顯露獠牙了。」

牛彪彪冷哼一聲，道：「這些跳梁小丑，當年你爹娘在的時候，屁不敢放一個，現在他們一失蹤，什麼牛鬼蛇神都冒出來了，真當我洛嵐府是軟柿子嗎？」

「彪叔，老爹老娘還留下什麼後手沒？比如其實咱們府內還有其他隱藏的封侯強者？」李洛期待的問道。

牛彪彪尷尬的摸了摸鼻子，道：「沒了，現在洛嵐府內，就我這一個封侯，而且我還不能離開洛嵐府總部的範圍，否則實力會大減，不過伱們放心，只要在這總部內，就算是四品封侯，在我這把刀面前也得掂量掂量。」

說著，他拍了拍腰間明晃晃的殺豬刀，那把刀，帶著一股莫名的恐怖煞氣。

「四品侯...」

李洛目光一閃，如今他已是知曉，那封侯境有九品之分，對應世俗王朝之中的封侯爵位，只不過這裡一品為低，九品為最，這是因為想要踏入封侯境，就得需在體內鑄就「封侯臺」，這是所有封侯強者的根基，本源所在。

「彪叔的實力還是很強的，四品侯縱觀整個大夏，都算是封侯境中頂尖的那一批了，據我所知，學府內也就唯有素心副院長達到了這個層次，而其他的一些紫輝導師，大多則是一二品的樣子。」姜青娥在一旁說道。

李洛點點頭，這些信息他平常倒是沒有太在意，因為對於他來說，究竟是一品侯還是四品侯其實都沒什麼區別，反正都是可以直接一掌拍死他的程度。

「長公主那邊，之前與我說了，府祭時，倒是會支援我們一位封侯強者。」李洛將先前長公主與他的約定說了出來。

「長公主麼...」

姜青娥微微沉吟，道：「她這麼一幫忙，洛嵐府與她之間則是被綁在了一起。」

「不過也無所謂了，撐不過這一局，洛嵐府都沒了，也沒必要在意其他的事情了。」她倒是看得透徹，如果洛嵐府都沒了，所謂的攝政王，他們也沒什麼好在意的。

「也不知道府祭那一天，我洛嵐府究竟會被多少封侯強者盯上。」李洛嘆了一口氣，府祭所爆發的危機，其實裴昊不過是小問題罷了，真正的威脅，是裴昊背後的黑手以及那些對洛嵐府覬覦許久的勢力，他們必然會想盡辦法在這一局上面擊垮洛嵐府，然後搶走洛嵐府地宮深處所潛藏的那一道所謂關係到稱王之秘的「神蘊物質」。

所以那一天，洛嵐府必將會迎來一場攪動整個大夏城的驚天交鋒。

「無妨，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想要摧垮洛嵐府，還得問問老牛這把刀同不同意，說起來，這把刀，也是有很多年沒有再飲封侯者的血了。」牛彪彪笑著說道，他笑起來的時候，滿臉橫肉聳動，更是顯得兇神惡煞起來。

只不過這般兇相落在李洛眼中，卻是倍感安全。

牛彪彪再度與兩人說了一會話，然後就笑眯眯的道：「今晚時間也不早了，你們早點休息，青娥你記得幫少府主上藥。」

說完，他就出門而去，順手關門的同時，似乎還對著李洛擠眉弄眼了一下。

李洛望著那緊閉起來的房門，目光轉向姜青娥，有點尷尬的道：「我覺得彪叔是在開玩笑，其實這個藥應該不需要旁人幫忙。」

姜青娥不置可否，將那裝著「補神膏」的玉瓶取了過來，下巴輕揚。

「回房。」

「脫衣服，躺下。」

第六百零六章姜青娥的小心眼

接下來的幾日時間，李洛倒是過得悠閒而舒坦。

白日與姜青娥一起處理洛嵐府堆積一月的事務，到了晚上，則是會迎來他最近幾天最為期待的化藥環節。

「啊,舒服，青娥姐。」

李洛的房間內，有呻吟的聲音傳出，所幸房間周圍沒有旁人，不然怕皆是會面色古怪，少府主和小姐,如今感情已經熱烈到這種程度,連白日都不放過了嗎？

啪！

房間內,突然傳來一道清脆的聲響。

姜青娥收回拍在李洛赤裸肩膀上的手掌，沒好氣的道：「你住嘴行不行？發出這些奇怪的聲音做什麼？」

此時的李洛，盤坐在床榻上，僅是身著短褲，同時他全身都塗滿了碧青色同時又閃爍著神秘星光的藥膏，姜青娥則是盤坐在他的身後，玉手落在李洛後背，雄渾神聖的光明相力不斷的湧出來,幫李洛將補神膏的藥力盡數的催化。

伴隨著補神膏藥力的散發,一縷縷青色的光暈於李洛的皮膚表面浮現,然後如同具備著靈性一般，順著毛孔，鑽進了血肉之中。

「青娥姐,這不怪我啊,這補神膏的效果太舒服了,忍不住呢。」

李洛面露委屈,其實不是他故意想要發出這種聲音,而是補神膏的效果太強,這種莫名的圓滿充實感，讓得人頭皮仿佛是有電光流過一般，渾身毛孔都忍不住的張開了。

姜青娥輕輕撇嘴，眸光倒是看了一眼眼前之人那挺拔而充滿著堅韌感的身軀，嗯，這傢伙修成雷鳴體後，身材倒是變得更好了，摸起來挺有手感的。

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姜青娥化藥卻是未曾受到影響，一波波光明相力不斷的散發出來，漸漸的將李洛身上的補神膏盡數的催化。

待得最後一縷補神膏融入李洛身體時，姜青娥便是拍了拍手，結束今日的化藥，下了床榻，在旁邊的桌子上給自己倒了一杯茶淺飲著。

李洛則是趁此迅速的穿好了衣衫，第一日姜青娥給他化藥的時候，他還稍微有點羞澀，畢竟在一個女孩子面前脫得只剩下短褲,這饒是他臉皮再厚,也是有點不自然。

雖說與姜青娥關係不一般，可上次在她面前這樣露的時候，那得追溯到小時候去了。

不過這種羞澀也就持續了一次，待得後來李洛發現姜青娥似乎對他健壯的肉體視若無睹後，他也就放開了。

穿好衣衫後，李洛忍不住的伸了一個懶腰舒展身子，他幾乎能夠感受到體內的血肉，骨骼在歡呼雀躍，補神膏明明沒有給他帶來任何的提升，但卻是讓得李洛冥冥間有一種逐漸圓滿的感知。

李洛知道，這是自身根基在補全。

那因為填入第二道後天之相所造成的虧損，如今正在漸漸的填補回來。

「真是多虧了彪叔，這補神膏對我而言太重要了，如果沒有彪叔，我可能還需要花費極大的精力去找尋那些修復根基的天材地寶。」李洛忍不住的感嘆道。

根基一說，頗為玄妙，這不似一些肉體傷勢可以明確的察覺出來，而李洛如今不過相師境，之前剛剛填入第二相時更弱，所以他根本就無法察覺到填入第二相究竟損失了什麼，直到被牛彪彪仔細的為他檢查過後，方才知曉這個損失。

不然這種事情拖得越久，留下的隱患就越大。

姜青娥捧著茶杯，微微沉吟道：「這補神膏的煉製之法，多半是師父師娘留下的。」

李洛一怔，旋即若有所思，倒的確是有些道理，他現在的路子都是老爹老娘給他制定的，他們大概率就預測到了這種結果，所以留下一些手段預防也是很有可能的。

他緩步走到窗前，此處視野較高，剛好能夠將洛嵐府總部一覽無遺：「青娥姐，彪叔說老爹老娘並非是大夏人，那你說他們真正是來自哪裡啊？內神州麼.那他們又為何會從昌盛的內神州來到東域神州這種偏隅之地？」

姜青娥走到李洛的身邊，她那純淨的金色眸子倒映著總部內的樓閣亭宇，道：「他們來自哪裡不重要，在我的心中，大夏的洛嵐府才是我的家，因為這裡有師父，師娘，還有你。」

看得出來，她對李太玄，澹臺嵐的來歷的確不感興趣，因為在她的心中，這裡承載了她的一切。

李洛笑了笑，同樣的，他對這裡也傾注了感情，畢竟是他長大的地方，他老爹以往所在的地方，應該是一方極其龐大的勢力，畢竟那可是連龐千源這位王級強者都忌憚敬畏之處。

李天王一脈。

這幾個字的含量有多重，現在的李洛無法探知，但可以想像其所擁有的偉力，那絕非是大夏乃至於聖玄星學府，金龍寶行這些勢力所能夠相比的，因為天王二字，就連龐院長都還遠不夠格。

可是，這又如何呢。

他或許會對那邊產生一點好奇，但也正如姜青娥所認定的，在他的心中，這裡才是他的家。

「裴昊那個狗東西最近倒是銷聲匿跡了，也不知道又躲哪裡去了。」李洛話音一轉，說道。

「一隻跳梁小丑而已，如果不是其背後的黑手，現在若是再遇見他，他連逃命的機會都不會再有。」姜青娥淡淡的道，言語間，有殺意流動。

「伱這一年進步太快，他恐怕已經感受到了九品光明相的恐怖。」李洛笑道，他猶自還記得，將近一年前在南風城老宅時，裴昊帶人與姜青娥商談，那時候的他，實力還領先姜青娥一截，可一眨眼將近一年過去，現在的姜青娥已經同樣踏入了極煞境。

如果裴昊沒有能在這段時間中晉入到天珠境的話，當他再與姜青娥交手時，他會死得很慘。

「裴昊不足為懼，我也從未將他視為對手，此次府祭，你需要將他親手斬殺。」姜青娥看向李洛，說道。

「我來？」李洛一怔。

「嗯，必須你來，此次府祭，將會決定洛嵐府真正的府主，如今的洛嵐府內，只有我們三人有挑戰府主之位的資格，我無意於此，那麼他勢必會在府祭上面與你競爭，你如果將他斬殺，從此洛嵐府歸心，再無內亂，你的威望也將會達到極致。」姜青娥道。

「那可是極煞境的高手」

「說不定不止極煞境，我不相信其背後的黑手籌謀這麼多年，會沒有給他準備一些特殊的手段。」姜青娥平靜的說道。

李洛眼神微微一凝。

「其實這個府主位置，青娥姐你不必推卸的，有你出手，一切皆將橫掃，你沒有必要為了照顧我的面子就退後。」李洛看向身旁女孩那絕美的玉顏，誠懇的說道。

姜青娥如今在洛嵐府的聲望愈發的高漲，甚至已經超越了他這個正牌的少府主，如果她願意的話，府祭之上，府主之位大概率是她的。

但姜青娥顯然對此沒有興趣，或者說，她不想再壓著李洛。

「幫你扛了這麼多年，還賴上我了？」姜青娥戲謔的一笑。

旋即她搖搖頭，道：「李洛，不要妄自菲薄，這個府主之位你比我更適合，而且我又不是不管了，我會在你身後支持你。」

她盯著李洛，眼神卻是變得認真起來：「府主之位尚是其次，我只是想要你在洛嵐府所有人面前，打敗裴昊，我要你明明白白的讓他以及讓所有人知道，跟你李洛比起來，他裴昊，終歸只是一頭賴上洛嵐府的白眼狼而已。」

「他，是沒資格跟你相比的。」

李洛哭笑不得，他感覺跟府主之位比起來，姜青娥似乎更想看見他把裴昊這個白眼狼親手給打下去，這是因為當年裴昊對他展露輕蔑的一種報復嗎？怎麼感覺這個仇姜青娥比他更記恨來著？

這還是他第一次見到姜青娥小心眼的一面。

姜青娥掃了他一眼，輕輕抿嘴，金色眸子中掠過一抹極為罕見的澀意，而後悠悠的說道：「如果你斬殺了裴昊，那份婚約，你就可以退給我了。」

這一句話，瞬間讓得李洛直接腦充血了。

恐怖的殺機從他的眼中升騰起來。

旋即他惡狠狠的出聲。

「剁碎還是凌遲？」

第六百零七章第三相：龍雷相！

呼。

盤坐於床榻上的李洛，雙目緊閉，在他的身體表面，補神膏所形成的神秘玄光不斷的流轉,一縷縷的鑽進血肉之中，這已經是他第五次使用補神膏，雖說他自身的相力似乎並沒有太過明顯的增強，但此時的他，渾身氣息升騰間，似乎是有一種玄奇的圓滿之意。

氣血沸騰,圓滿無缺。

姜青娥立於床榻旁，她盯著李洛這種細微的變化,絕美的玉顏上有著一抹如釋重負之色浮現出來。

經過連續五次的使用補神膏,李洛那根基之損，終於得到了完美的解決。

她知曉此時的李洛正處於一種自身的狀態調節中，所以也沒有打擾他，而是悄悄的退出了房間，將房門緊閉。

李洛這般調節，持續了足足兩個時辰。

兩個時辰後，他身體表面的神秘玄光徹底的消散，融入血肉，而他雙目也是隨之睜開,眼眸略顯深邃,同時其中還泛起了一抹難以遏制的歡喜之意。

「根基終於修復了。」

李洛面露微笑,那此前因為第二道後天之相所造成的隱患,終於是在今日得到了補全。

根基的修復，雖然沒有給他的實力造成直接的提升，但卻令得他心境仿佛都是變得圓潤了起來，這種變化,似是作用於心靈之間，這讓得他更加的有信心面對接下來的破境。

「不過也不知道那第三道後天之相的填入，又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李洛念頭一轉，又是生出了一點擔憂，當初第一道後天之相的填入，直接是將他的壽命劇烈的縮減到了五年，這個代價不可謂不慘重，跟這一代價比起來，第二相的根基受損，倒是在接受之中。

當初李洛自身相力薄弱，無法支撐後天之相填入時所付出的代價，所以就變成了壽命之削。

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畢竟無法開啟相性，那就沒辦法真正的進入相力的修煉中，沒有足夠的相力去支撐填入後天之相的消耗，那就只能燃燒壽命來達到。

這是一個死循環，似乎很難解開，最起碼以李洛此前的條件是無法達成的。

不過好在最難的開頭已經打通，按照這個規律來看,當他填入第三道後天之相時,自身已是地煞將階的實力,到時候應該是有了一些應對的能力,想必不會如同自開始那般的慘烈吧？

李洛胡思亂想了一會，最終搖搖頭，想這些其實沒什麼意義，因為不管代價是什麼，這第三相，他都必填不可。

他為之努力這麼久，不就在等待這一天嗎？

「說起那第三相.」

李洛神色微動，第三相的配置，他已經是有了一些打算，如今倒是正好趁這個時間先將這第三相給煉製出來，之後一旦成功突破到地煞將階，就可以直接填入。

這般想著，李洛手掌抹過空間球，頓時一道三角狀的金色之物懸浮在了面前，其上遍布著晦澀古老的紋路，彼此交織，神秘異常。

這正是李洛此前請來了魚紅溪以及郗嬋導師幫忙煉製而成的小無相神輪。

這是融合後天之相的關鍵之物。

接著，李洛又是自空間球內取出了兩物。

一個是一枚銀色果核，果核上面銘刻著雷霆紋路，時不時有著雷光閃爍跳躍而出，同時還伴隨著陣陣雷鳴之聲。

這正是李洛在那雷鳴山中，從雷鳴樹那裡所得來的饋贈之物。

這果核內充斥著精純的雷霆能量，乃是罕見的天材地寶，正好用來充當第三相的材料。

而除了銀色果核外，還有一顆龍血之珠，其色赤紅，其內血氣流轉間，仿佛是形成了巨龍之影，充滿著極強威壓的龍吟聲，時不時的從中傳出。

龍血珠，這是混級賽那龍血火域中所得，其中蘊含著龍之精血。

這就是李洛預想的第三相的配置。

龍相，雷相。

以龍相為主，雷相為輔。

此為，龍雷相！

「龍雷相，好酷！」

李洛咧嘴笑起來，選擇這兩種相性搭配，也是他經過深思熟慮以及機緣巧合方才確定下來的，因為他之前的兩道相性，水光相與木土相都是偏向一些恢復，持久類，這都是為了他第一次開啟後天之相所造成的壽命虧損等問題考慮的，因為這些溫和而散發著生命力的相性，可以慢慢侵潤他的身體，使他不至於受到太過嚴重的後遺症傷害。

但這第三相來到時，李洛已經踏入地煞將階，在相力的修煉上，算是開始真正的登堂入室，本錢雄厚了，他的選擇自然就更多了一些。

水光相與木土相擅長恢復與防禦，但也令得李洛的相力終歸還是缺乏一些攻擊性，這一直都算是李洛心中的痛。

而龍族身為精獸種族中最為頂尖級別的存在，據說血統純正的龍族只要一進入成年期，那就是堪比封侯強者的存在，所以在這世界中，龍族絕對算是一方龐然大物。

而自龍族血脈中衍生出來的龍相，自然在萬獸相中屬於最頂尖的那一類級別，龍相之力驚人霸道，可開山斷河，另外龍相之力可錘鍊肉身，對於肉身強度以及力量都有著增幅之效。

萬獸相本就霸道，充滿著破壞力，龍相更是不必多說，所以如果能夠讓自身擁有著龍相之力，那對於李洛的進攻性將會形成巨大的增幅。

至於雷相，李洛則是看重它所帶來的速度增幅，此前與景太虛，鹿鳴等人對戰時，李洛就清楚的感受到了對方的速度身法優勢，畢竟與人對戰，速度的重要性並不弱於力量。

而雷相，自然也就屬於速度最快的幾種相性之一。

到時候龍雷相入體，李洛力量與速度都將會獲得巨大增強，這無疑將會補全他最後的短板。

一想到那一幕，李洛就忍不住的滿懷期待起來。

而後他不再猶豫，深吸一口氣，將自身狀態漸漸的調整至巔峰，手掌一抬，自身相力湧動，運轉起了老爹老娘留給的他「鍛神術」。

頓時眼前的金色「小無相神輪」開始綻放出神秘的光彩，天地間的能量都是受到引動，對著其匯聚而來，其上那一道道神秘的紋路也是在此時綻放出了光彩，光芒浮動間，仿佛是有著無數古老的符文跳躍而出。

李洛注視著這一幕，屈指一點。

龍血珠以及銀色雷核直接是在此時化為兩道流光，投入而進。

頓時小無相神輪綻放出無盡光彩，玄妙之光流動，將那兩枚材料包裹而進，而兩物在玄光中浮沉不定，最終漸漸的消融開來。

龍吟與雷鳴聲，若有若無的在房間內迴蕩而起。

期待許久的第三相，終於是要初露端倪了。

第六百零八章計劃

第三相的煉製過程，倒是乏善可陳，因為其中並沒有太多驚險的地方，這「小無相神輪」極為神異,李洛存在的作用只是提供相力維持它的運轉而已，它的自身會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將融入其中的兩種材料進行煉化與融合。

所以當煉製持續了數個時辰的時間後，就在李洛感覺自身的相力開始有所不支時，眼前的小無相神輪之上，突然有璀璨的光華噴薄而出,猶如漫天星光一般。

而在那星光深處，傳出了奇特的聲音，仿佛是某種胚胎在孕育時的心跳聲。

這後天之相相當的神異,其他任何的方法都是無法將其煉製出來，唯有依靠這所謂的「小無相神鍛術」，才能夠將不同相性之中蘊含的靈性熔煉出來，同時進行著一種完美的融合。

以前的李洛尚還不覺得這「小無相神鍛術」有多厲害，可如今隨著實力與閱歷的提升，他才能夠感受到這「小無相神鍛術」是何等逆天難得的秘術。

也不知道老爹老娘是從何處得來的這種特殊秘法？

此術與他的先天空相以及先天三相宮，簡直就是絕配。

李洛眼睛死死的盯著那瀰漫的玄光，呼吸都是不由得開始加重。

而在他的注視下,小無相神輪上的玄光開始收斂，最後每一道玄光都是被吞沒回去，聚焦於神輪的中心，那裡出現了一點不過拇指大小的光點。

光點異常的微弱，猶如風中殘燭，隨時都會熄滅。

李洛心跳加快的盯著那微弱的光點，他明白,這就是他所需要的第三道後天之相，此時的這道後天之相極其的脆弱,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將其吹滅,而一旦光點熄滅，這次的煉製自然也就以失敗而告終。

不過關於如何壯大這初生如嬰兒般的「龍雷相」，李太玄與澹臺嵐也早就給李洛留下了經驗。

所以李洛倒也並未驚慌，而是立即一咬舌尖，一道包含著自身相力凝聚的精血自嘴中噴出，這道精血迅速的壓縮，凝聚，最後化為了一顆拇指大小的血珠。

這顆血珠一離體，李洛的面色就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得蒼白起來。

血珠徑直的落向小無相神輪中心的微弱光點，接觸的瞬間，一縷縷血絲散發出來，融入其中。

微弱光點則是在此時開始迅速的變得明亮起來。

隱隱的，其內仿佛是有著龍吟與雷鳴聲響起。

而且也是在此時，李洛感覺到了自身與這「龍雷相」產生了一種玄妙的聯繫。

李洛臉龐上有著笑容浮現出來，他知道，到這一步，「龍雷相」的煉製是成功了,只不過與第一次煉製「木土相」時不同，這一道相性還需要他以自身的精血不斷的蘊養一些時間,等到它壯大了一些後，那才能夠用來植入體內相宮。

不過這倒是不急，因為李洛現在也還沒有突破到地煞將階，所以他也不敢輕易的填入第三相，否則一旦到時候產生什麼後遺症，他這小小相師境未必就承受得起。

這般想著，李洛也就伸手將「小無相神輪」小心翼翼的收起，藏入到空間球內。

距離府祭還有兩個月的時間，而接下來他要做的事情卻很多。

首先最重要的是突破到地煞將階，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實力躍升，地煞將階的相力雄厚程度遠非相師境能比，這一點，李洛在與那敖白的交手中深有體會，對方僅僅只是一個虛將境罷了，還不算是真正的地煞將階，可即便如此，也需要他與景太虛，鹿鳴，孫大聖四位一星院最頂尖的學員聯手，最終才將其制服。

而如果當時的敖白已經是真正的地煞將階，凝鍊出了完整的煞宮，李洛四人恐怕未必就真的是他的對手。

不過衝擊地煞將階並非容易的事情，畢竟嚴格來說，從開闢後天之相到現在，他也就才將近一年的時間，如此短暫的時間中取得這樣驚人的精進，雖說這有著借「聖杯戰」這陣風的緣故，學府大肆下放眾多往年不會輕易顯露的修煉資源，但這種修煉速度，依舊算得上是令人驚豔。

特別是如果李洛真的在一星院年末的時候完成突破，這份驚豔程度將會得到一個巨大的增強，他甚至可能會打破聖玄星學府創院以來的記錄，他將會成為第一個在尚未晉升二星院時就突破到地煞將階的學員。

而這個成就，連當年的姜青娥都沒做到。

雖說沒做到的原因按照郗嬋導師所說是她以某種秘法壓制了修煉速度，從而試圖在某一刻藉助厚積薄發之態，形成一種噴薄似的躍升。

但不管如何，如果李洛真的在兩個月內突破到地煞將階，他就是聖玄星學府第一個達成這個成就的學員。

李洛估算了一下，現在的他如果衝擊地煞將階，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三成，如果這個時間放長到半年時間，那麼成功率將會提升到八成但顯然，他等不到半年了。

府祭之上，他要親手斬殺裴昊。

而裴昊是極煞境的實力，甚至還不止於此，李洛想要完成這個目的，大概率是需要藉助三尾天狼的力量，可這股力量是雙刃劍，李洛在施展這股力量的時候，也會受到它的侵蝕。

這種侵蝕會伴隨著使用次數的增多而變得更為的強大。

李洛如果想要把這柄雙刃劍進行某種掌控，那就必須強大自身，而突破到地煞將階，無疑是最好的保護。

「聖樹靈晶能夠提升我三成的概率。」李洛自語，素心副院長已是答應了會給他聖樹靈晶作為獎勵，這枚奇寶擁有著破境之力，將會大大增強他的成功機率。

這樣一來，他就有六成的把握。

但李洛覺得，這還並不夠。

所以，接下來在開始衝擊地煞將階前，他需要相性再一次的進化。

如今他體內的雙相，水光相已是下七品，而木土相還只是六品。

而如果他能夠將水光相提升到上七品，木土相進階到下七品，那麼他的相力將會再度雄厚數分，如此一來，他衝擊地煞將階的成功率，應該就能夠提升到八成了。

這才是李洛心中最完美的期許。

至於封侯術的修煉，則是要放到地煞將階完成突破之後，因為也只有踏入地煞將階後，他修成封侯術的可能才會更大一些。

「看來要跟副院長說，選擇封侯術的時間，希望稍微靠後一點。」李洛在心中將接下來這段時間做好了詳細的規劃，畢竟現在時間真的太緊迫了，他必須爭分奪秒的提升自己。

「那麼現在最重要的，還是雙相品階的提升。」

李洛深吸一口氣，翻身下床，既然如此，就得先去一趟金龍寶行了。

因為蔡薇之前囑託他前往金龍寶行採購新的一批靈水奇光的煉製材料，這種事情其實本不需要他這位少府主親自出面，但自從蔡薇發現李洛每次去都是能夠以比其他人更低的折扣從金龍寶行取貨後，精打細算的她就強行將這個任務塞給了他。

李洛倒是明白這更低折扣的來源所在，那無非是呂清兒的幫忙，這讓得他有種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的心虛感。

可洛嵐府如今正是需要大量資源發展的時候，所以他也就只能將這個人情記在心中了。

另外他也想要去金龍寶行見一見魚紅溪。

此前素心副院長給予的提醒，讓得他如芒在背，金龍寶行的強大毋庸置疑，李洛需要真正的確定這位執掌大夏金龍寶行的大會長，是否真的也對他們洛嵐府懷有覬覦。

想起魚紅溪，李洛眼神複雜的輕嘆了一口氣，他對於前者其實還是很有好感的，畢竟魚紅溪是真的給予了他不少的幫助，他也是將其視為長輩。

希望，她不會真的對洛嵐府心懷惡意吧。

第六百零九章生氣的魚紅溪

李洛抵達金龍寶行後，便是徑直去了採購處，與那裡的負責人進行了一大批靈水奇光材料的交易，不過交易也才剛開始，他就見到呂清兒雙手背在身後，悠悠然的出現在了眼前。

「到了金龍寶行怎麼不找我呀？」

穿著淺白色衣衫，下身是短裙，露著雪白大長腿的少女明媚雙眸笑吟吟的望著李洛，然後也不避諱的對著一旁採購部的負責人笑道：「穆管事，老規矩哦。」

那被他稱為穆管事的負責人笑著點點頭：「小姐，我明白。」

無非就是將李洛的採購價格折扣壓到最低，這對於財大氣粗的金龍寶行來說完全是小事，他也犯不著因此就惹得小姐不快，只是不經意間會對著李洛投去羨慕的目光，這年頭，長得好看就是有優勢。

「清兒，你這樣讓我很難做，別人會以為我是吃軟飯的。」李洛神色沉重的道。

呂清兒恭維道：「哎呀，主要是此次你取得了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學員稱號，為我們大夏揚名，我們金龍寶行想要加強與你的合作，這也對我們寶行的名聲有提升的效果，所以還請李洛少府主看在我們相識多年的份上給我一個機會。」

「這樣麼」

李洛思索了兩秒，最終勉為其難的道：「那就下不為例吧。」

呂清兒笑靨如花的道：「多謝少府主。」

一旁的負責人看得眼皮子急跳，心中罵罵咧咧的，這都是什麼人啊，撿了這麼大的便宜還得他們小姐求著才收？長得好看就這麼了不起嗎？

不過他當然也知道，兩人這是在開玩笑，畢竟這一幕之前就已經出現過了，只是身為一個男人，對於這種情況還是不免有種莫名的泛酸感。

畢竟誰不知道金龍寶行是大夏最富的地方，而執掌金龍寶行的魚紅溪就是最有錢的人，身為她的獨女，呂清兒就是大夏最有錢的小富婆，這真的是誰娶了就直接抱了一座金山回去。

李洛倒是沒在意那負責人在想什麼，呂清兒的幫忙他當然記在心中，只是這東西也沒必要嘴上說出來，未來呂清兒若是有需要他李洛的地方，他自然會傾盡全力的相助。

他與呂清兒在旁聊了一會，然後就說道：「清兒，我想見一見魚會長。」

魚紅溪每日事務繁忙，各方勢力的預約絡繹不絕，所以他這突然想見一下的話，還得通過呂清兒。

呂清兒聞言倒是一笑，道：「娘正好還在寶行，伱隨我來便是。」

而後囑咐了一旁的管事幾句，就帶著李洛徑直穿過金龍寶行的內部走廊，直往魚紅溪的辦公室而去。

有呂清兒的帶領，李洛倒是暢通無阻的見到了魚紅溪，此時的後者從桌上的諸多文件中抬起頭來，眸光掃過李洛，對於他的出現並不意外，畢竟身為封侯強者，她早就感應到了兩人的靠近。

只是她還是忍不住的瞥了呂清兒一眼，心頭有些沒好氣，這丫頭還真是對李洛的要求完全拒絕不了啊。

「喲，這不是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稱號的獲得者嗎？大駕光臨金龍寶行，真是蓬蓽生輝呢。」魚紅溪將手中的文件合攏，而後有些戲謔的說道。

顯然，聖杯戰的結果，在這幾日內早就傳遍了整個大夏，畢竟這也是一件極其重要的大事，而且聖玄星學府也代表著大夏的顏面，此次學府從東域神州諸多學府中脫穎而出，一舉奪冠，也是讓得無數大夏人與有榮焉。

李洛之名，自然也就在大夏內響徹了起來。

此時方才有無數人恍然發覺，這個曾經洛嵐府的空相少府主，竟然也已經開始顯露出了崢嶸，看來這洛嵐府未來壯大，指日可待啊。

李洛聞言謙虛的道：「其實也就是運氣好，我比那景太虛剛剛好要更持久一點。」

「不必妄自菲薄，聖杯戰上雲集了東域神州年輕一輩無數精銳，你能夠從中脫穎而出，足以說明你的能力，李太玄跟澹臺嵐倒是有個好兒子。」魚紅溪淡淡的道，那看向李洛的目光中，帶著一絲欣賞，不提其他，光是李洛展現出來的天賦與潛力，就讓人生出愛才之意。

李洛笑了笑，然後陪著魚紅溪說了幾句話。

「你似乎是有什麼事情？」魚紅溪異常老練，察覺到李洛欲言又止，當即也就直接的問道，畢竟她事務繁雜，可沒有時間與李洛在這裡聊一些沒有營養的話。

李洛猶豫了一下，而後目光直視魚紅溪，倒也沒有遮掩，道：「魚會長應該也知道，兩個月後我洛嵐府的府祭吧？」

魚紅溪眸光一閃，淡笑道：「現在大夏內多少頂尖勢力都在等著這一場大事呢，畢竟大夏五大府之後究竟是維持原有秩序還是少一府，也就看那兩個月後了。」

旋即她平靜的道：「如果你是要找金龍寶行做援手，那可能要讓你失望了，金龍寶行和聖玄星學府一樣，不會插手任何與我們無關的勢力紛爭，我們只做生意，和氣生財。」

李洛搖搖頭，道：「金龍寶行的宗旨我當然知道，所以我怎麼可能提出這種無理要求，只是之前有人提醒我，讓我在府祭的時候對金龍寶行保持一些警惕.」

魚紅溪眼眸虛眯了一下，淡淡的道：「哦？李洛少府主是覺得我金龍寶行對你洛嵐府也懷有覬覦？試圖到時候插上一腳？」

她的聲音，在此時變得冷了許多，頓時房間內的氣氛就壓抑了起來。

一旁的呂清兒臉色微變，美眸中掠過一絲焦急之色。

「哼，你洛嵐府雖然懷有奇物，但我魚紅溪才不屑覬覦，李太玄留下的那座奇陣，是借洛嵐府之勢來壓制封侯強者的侵入，洛嵐府越強，奇陣就越強，而如果我有什麼想法，你洛嵐府能撐到現在？」

「你們藉助溪陽屋壯大洛嵐府，而那些煉製靈水奇光的材料，全是從我金龍寶行採購，而我金龍寶行壟斷了大夏超過六成的材料，我只需要斷了你洛嵐府的材料，你們溪陽屋又能有什麼作為？」

「李洛，你真以為這些年沒有大夏的一些頂尖勢力開出極為豐厚的條件讓我金龍寶行斷了你洛嵐府的採購渠道嗎？」

魚紅溪聲音冰冷，同時也顯得有些銳利起來，她原本美豔的臉頰也是在此時湧上寒氣。

見到魚紅溪罕有的動怒，呂清兒連忙上前挽住她的手臂，安撫道：「娘，李洛如果真的懷疑你，那他又怎麼會直接當面詢問你呢？」

同時她連忙對著李洛使了個眼色。

李洛對著魚紅溪抱了抱拳，面容誠懇的道：「魚姨，我當然知道您對洛嵐府暗中的一些照拂，所以我並非是在懷疑你，只是金龍寶行龐雜非常，我擔心其中或許有一些隱患，府祭對我洛嵐府異常重要，而金龍寶行是大夏最頂尖的勢力，稍有異動，就會造成極大的變故。」

「而金龍寶行素來中立，我擔心寶行內會有其他人心懷異意，反而影響到了金龍寶行的聲譽。」

魚紅溪冷聲道：「叫什麼魚姨，叫魚會長。」

李洛無奈，知曉此時的魚紅溪正是生氣的時候，也就只能老老實實的道：「魚會長。」

魚紅溪冷哼一聲，眼神銳利的盯著李洛，半晌後，她臉頰上的寒霜漸漸的散去，聲音倒依舊是淡淡的道：「我金龍寶行內部的事情，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我自己會處理，你還是好好想想怎麼應對那場府祭吧，說不定兩個月後，這大夏就沒有洛嵐府了。」

李洛笑道：「洛嵐府是老爹老娘留下的心血，我自然會全力保護，不過如果真保護不了，那我就跟青娥姐先跑為敬，等我們都封侯了，到時候再來一個個的清算。」

「封侯了不起嗎？」魚紅溪冷聲道。

李洛微微一笑，道：「封侯不行.那就等我們踏入王境吧。」

少年面帶笑容，俊朗好看的面容仿佛帶著某種莫名的自信，令得站在魚紅溪身旁的呂清兒都是看得輕咬了咬紅唇。

魚紅溪眼神也是微不可察的一凝，王境那是連她都觸之不及的境界，這般實力的人物，就算是金龍寶行總行那邊，都是巨頭了。

「年紀不大，口氣倒是不小。」魚紅溪沒好氣的說了一句，這小子還真是狂得沒邊，他說能晉入封侯境，她還真是沒多少的懷疑，可王境強者.多少絕頂天驕都未能跨越，你這雙相者未必就有多少的優勢。

「你走吧，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魚紅溪揮了揮手，不再看李洛，直接趕人。

李洛心頭一動，然後也沒有多說，對著魚紅溪抱拳拱手，同時眼神示意呂清兒不必相送，轉身離去。

不過在將要推門出去的時候，魚紅溪的聲音又是傳來。

「等等。」

李洛疑惑的轉頭看去。

只見得魚紅溪板著臉看著他：「叫魚姨。」

李洛愣了愣，有些哭笑不得，但還是叫道：「魚姨。」

然後趕緊關門退走。

望著關閉的房門，魚紅溪這才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氣得胸前有些起伏，冷聲道：「真是過分的小子，竟然還敢懷疑我覬覦他那破爛的洛嵐府？！」

呂清兒趕緊走在魚紅溪身後，幫她捏著肩，撒嬌道：「娘，你也不要怪李洛，現在的他的確承受著很大的壓力，而且他如果不是相信你，也不會就這樣魯莽的直接問出來。」

魚紅溪橫了她一眼，道：「這小子都欺負到你娘頭上了，你還幫著他說話。」

呂清兒一本正經的道：「哪有，我看他在你面前戰戰兢兢的。」

「不過是裝出來的罷了，這小子太滑頭，性格跟李太玄與澹臺嵐都不一樣。」魚紅溪不屑的道。

呂清兒嫣然一笑，眸光流轉，道：「娘，那李洛所說的，會不會是有一些緣由？我們金龍寶行內部」

魚紅溪雙眸虛眯了一下，卻是沒有再說話。

而呂清兒也是不再多問，而是繼續乖巧的幫她捏著肩，幫忙將她的情緒緩解下來。

第六百一十章蘊靈丹

接下來的數日李洛並沒有急著回學府內，而是留在洛嵐府修行，因為現在他優先要做的事，是將自身的雙相再次進行進化，而留在洛嵐府中，他的靈水奇光供給也會更方便一些。

相力的修煉，洛嵐府有修行金屋，雖說效果比相力樹差一些，但也算湊合了。

耀眼璀璨的金屋中央，李洛盤坐於蒲團上，此時的他取出一瓶七品靈水，然後直接服用下去，同時運轉相力將其煉化，頓時一縷縷奇特的力量融入相宮，最後宛如春雨一般，侵潤著兩座相宮內的相性。

水光相宮內，那水光相性所衍變的池水規模已是比起以往擴大了數倍之多，而在水潭中，仿佛是有一輪大日倒映，綻放著神聖的光明，從而令得這靈潭變得更為的明亮與透徹。

木土相宮內，木土相衍變的小樹也是紮根於一片褐土之中，搖曳枝葉，傾灑著無數玄光。

李洛心神注視著這兩道相性，心頭頗感欣慰，比起當初剛剛晉入化相段時，這相性衍變儼然是變得更為的雄厚了，這也代表著他自身的相力強度在節節攀升。

有一縷縷光雨灑入相宮，澆在了水光相與木土相上，令得它們一絲絲的增強著。

那是先前煉化的靈水起了作用。

李洛的心神突然投向相宮上方，然後心中估算著時間，默默的倒數著。

當他的倒數剛剛完成的那一瞬間，突然相宮內有一縷紫光降落，那縷紫光之中蘊含著極為精純的特殊能量，仔細看去，紫光內蘊含著一滴玄奇的紫液，紫液內，隱約可見一棵神樹虛影若隱若現，散發莫名韻味。

紫液同時的出現在了兩座相宮內，然後徑直落在了水光相與木土相之上。

頓時水光相內的靈潭掀起陣陣漣漪，仿佛是有水浪聲響起，而木土相那邊，那相性小樹拔高一截，變得更加的枝繁葉茂，紮根的褐色泥土也是膨脹了一圈左右。

感受著兩座相性的變化，李洛的心中也是湧上了歡喜之意。

那神秘的紫液，正是來自於他在聖杯戰中所獲得的「神樹紫徽」。

此物不愧是學府聯盟打造而出的紫眼寶具，其所擁有的「淬靈」效果每一日都會催生出一滴「紫靈液」，這一滴紫靈液的效果溫潤精純，擁有著對相性的淬鍊之效，而且最重要的是這「紫靈液」與靈水奇光並不衝突，甚至兩者如果配合使用的話，反而會將彼此的效果推升數成。

在這數天的時間中，李洛每日都在將兩者配合，提升自身相性的品階。

而那所取得的效果也是令得他驚喜異常，按照這種效率，他的雙相有很大的可能在這一個月內迎來進化。

李洛細細的感受著體內相性因為靈水與紫靈液而變得充滿著活力的波動，直到那股效力徹底散去後，他方才沉下心神，開始今日的相力修行。

接下來的足足半個月，李洛都是維持著這樣的修行狀態。

而在一日日紫靈液以及七品靈水的淬鍊下，他體內的雙相則是在變得越來越活躍，這種變化讓李洛很是心喜，因為這種感覺並不陌生，以前雙相臨近進化時，都會出現這種跡象。

看來，經過這半個月的醞釀，他期待已久的進化即將來到。

...

這一日，清晨。

洛嵐府的廳堂內，李洛，姜青娥以及蔡薇一同用著早膳。

蔡薇依然是那副千嬌百媚的模樣，一顰一笑間都是散發著風情魅力，她來時已經用過膳了，此時只是陪著李洛與姜青娥而已。

在兩人吃著早餐的時候，蔡薇這位洛嵐府的大管家便是在匯報著府內諸多產業的事宜。

「多虧有蔡薇姐，洛嵐府才能被搭理得這麼井井有條，我和青娥姐也才能安心修煉。」李洛聽完那些繁雜之事，不由得感嘆一聲，由衷說道。

「少府主小嘴可真甜，不過洛嵐府如今的情況最大的功勞可不是我，而是少府主。」蔡薇嫣然一笑，道：「如果不是少府主你提供的秘法源水將溪陽屋壯大，我可拿不出這麼多的資金來維護洛嵐府原本搖搖欲墜的諸多產業。」

一旁的姜青娥也是微微頷首，道：「蔡薇姐這話倒是不假，自從你來到大夏城後，洛嵐府的聲勢與日俱增，若早知道你有這般效果，就應該讓你早點離開南風城。」

聽得兩女這話，李洛頓生虛榮，不過好歹還是冷靜著沒有顯露出來，而是問道：「蔡薇姐，我之前囑託你幫我採購的蘊靈丹可有眉目？」

所謂的蘊靈丹，是一種在破境時使用的丹藥，這丹藥能夠將相力短時間增幅數成，而且其藥性平和溫潤，並不顯得暴躁，所以最適合破境時作為輔助品使用。

而李洛採購這「蘊靈丹」，就是為了接下來衝擊地煞將階做準備。

蔡薇聞言，笑容倒微微收斂，而後搖搖頭，凝聲道：「最近我時刻派人留意大夏城內的一些丹藥坊，金龍寶行那邊也打過招呼，可奇怪的是，蘊靈丹竟然一顆都沒出現，不論品質高低。」

李洛眉頭一皺，蘊靈丹價格頗高，光是一顆的價格就高達上百萬，平常市面上存貨的確不多，但也不會真的稀缺到一顆都找不到的地步。

「這是被人提前收購斷貨了。」姜青娥聲音平淡的說道。

李洛眼瞳微縮，道：「看來有人是猜到我想要在府祭之前衝擊地煞將階了啊，嘿，為了針對我真是捨得下血本，想要把蘊靈丹掃斷貨，這可需要不少的資金。」

姜青娥瞥了他一眼，道：「可能並不是針對你...」

李洛一愣。

「因為我也很可能會在府祭之前趁勢突破，他們斷貨蘊靈丹，應該是想要趁此減我一點助力，畢竟高品的蘊靈丹對於我而言同樣是有一些作用。」姜青娥認真的分析道。

李洛悻悻的道：「這麼說是我自作多情了？」

不過他也明白姜青娥的分析很有道理，畢竟在那些覬覦洛嵐府的勢力眼中，姜青娥才是一個麻煩，雖說現在的她只是極煞境，或許在面對著封侯強者時依然顯得很渺小，但為了最終能夠達成目的，一切的威脅都應該提前的遏制。而至於他這個小小相師境...還真是沒有注意的必要。

一旁的蔡薇忍不住的掩嘴輕笑。

姜青娥唇角也是微掀，道：「倒也不是，應該是沒人覺得你能夠在兩個月內突破到地煞將階吧，畢竟算算時間，你晉入化相段才多長時間？這種修煉速度，說句實話，已經不比我這九品光明相差了。」

李洛搖搖頭，道：「算了，沒有就沒有吧，本就只是為了以防萬一而已，如果真需要靠這東西才能夠完成突破，那我這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學員水分也太大了。」

採購蘊靈丹，只是為了萬無一失罷了，別人衝擊地煞將階或許對蘊靈丹很是渴求，可他身懷兩座相宮，相力本就遠勝同級者，再加上雙相之力的存在，他對自己並不缺乏信心。

而在此時，有護衛自前廳匆匆而來。

「少府主，小姐，金龍寶行的清兒小姐先前來到總部，送了一物過來。」護衛恭敬的上前，將一個玉盒放在了桌上。

「清兒送來的？」

李洛一怔，打開玉盒，然後便見到一枚渾圓的丹藥躺在其中，一縷縷丹氣升騰起來，隱約間仿佛是形成了玄妙的丹紋。

正是一枚高品質的蘊靈丹。

「嘖嘖，少府主，你這位女同學還真是討人喜歡，這麼關鍵的時候送來了這麼關鍵的東西。」蔡薇見狀，笑吟吟的說道。

李洛有點無奈，問道：「她人呢？」

護衛回道：「送完東西就走了。」

「這是她的好意，你就收下吧，不過之後見到她，還是要把蘊靈丹的錢給她。」姜青娥玉顏平靜的說道。

李洛聞言也是點點頭。

而那護衛遲疑了一下，小心翼翼的道：「那位清兒小姐特地囑託說，東西是送給小姐的，而不是送給少府主的，她說因為她相信少府主不需要。」

李洛這下是真的錯愕了，呂清兒這蘊靈丹居然是給姜青娥的？這是什麼情況？她們關係這麼好了嗎？

一旁的蔡薇則是饒有興致的注視著這一幕，而後對著李洛笑道：「這位呂清兒，還真是一個有意思的小姑娘。」

姜青娥眸光閃爍了一下，淡淡的道：「雖然我並不需要這東西，但既然是她的心意，那我就收了吧，不過你之後見到她，還是得將錢給她。」

李洛點頭。

姜青娥起身，對著李洛說了一句。

「月底的時候，我會去學府挑戰七星柱。」

李洛聞言，猛的抬頭，他望著轉身走進內院的姜青娥，心中有些翻湧。

姜青娥果然是要在三星院時就去挑戰七星柱，這若是成功了，無疑將會打破聖玄星學府的記錄。

她的光環，真是越來越耀眼了啊。

李洛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姜青娥這麼努力，他也不能放鬆了，不過好在他已經有所感應，他的雙相進化，應該就在這幾天了...

第六百一十一章雙相進階

當聖杯戰結束第二十天的時候，在經過眾多七品靈水奇光以及神樹紫徽提供的「紫靈液」堆積下，李洛不出所料的迎來了雙相的進化時機。

金屋之中。

李洛盤坐，雙目微閉，在他的身體表面，一縷縷相力蒸騰而起，這些相力色澤皆是不同，那是因為其屬性也不相同。

水相，光明相，木相，土相。

四種屬性的相力交織而動，而其中明顯水相與木相要更為的精純與雄厚。

這些相力在升騰間，也是隱隱的衍變各自本源，水流奔騰，光明璀璨，建木聳立，大地厚重。

而此時，四種相力皆是呈現一種活躍的姿態，猶如沸騰的火山一般，在醞釀之中，節節攀升，不斷的壯大。

這是相性進化的跡象。

相性的進化過程倒是沒有什麼兇險，畢竟想要達到這一步本就需要龐大的積累，當積累達到時，完成進化本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所以李洛周身的異變在持續了約莫一個時辰後，便是開始漸漸的消散，最終歸於寂靜。李洛並沒有睜開眼睛，而是在觀測著體內的兩座相宮，在他的觀測下，他發現相宮內的兩道相性皆是獲得了不小的增強，水光相衍變的水池規模擴大了一倍，其

中倒映的大日，也是變得愈發的璀璨，神聖光澤散發下，令得流淌其中的水相之力顯得更為的精純。

另外一座相宮中，一片褐土不斷的延伸，紮根其中的大樹枝葉更加的茂盛，每一片樹葉上，都流動著玄妙的青光，而這些樹葉，全部都是木相之力所化。

「上七品水光相。」

「下七品木土相。」

李洛望著兩座相宮內相性的提升，心中也是泛起了由衷的歡喜之意，經過將近一年不斷的積累，當初的孱弱的四品雙相，都已經是逐漸的壯大了起來。

七品相，已算是邁入了高品相的範疇，這種品階的相性凝鍊出來的相力，也將會更加的充斥著靈性，不論品質還是強度，都會比六品相強上一籌。

李洛感受著體內充盈的相力，此次相性的進化，令得他自身的相力再度增強了數分。

現在的他，算得上是真正的化相段頂峰。「這種修煉進度，如果再給我三個月時間，即便沒有聖樹靈晶，我突破地煞將階的成功率也會達到八成。」李洛一聲感嘆，此前這個時間他預測的還是半年，但此

次相性進化後，他又將預估時間靠前了一些。

因為他的進步比想像的更快。

但是可惜，他沒有三個月。

不過也無所謂了，損失一枚「聖樹靈晶」雖然有些肉疼，但為了能夠渡過府祭，保住洛嵐府，這些代價都是值得的。

心中這般想著，李洛也就起身，結束了此次修煉。

他徑直離開了金屋，不過當他來到金屋門口時，卻是見到一名侍從等待在此。

「少府主，小姐命我在此等候，說等你修煉完畢後，去客廳一趟。」那名侍從見到李洛出來，連忙恭聲說道。

李洛神色一動，點了點頭，然後快步往客廳而去。

而等到他進入客廳時，則是見到姜青娥坐在首位，在其左右兩側，則是各自坐著大管家蔡薇與袁青大供奉。

袁青一見到李洛，連忙起身行禮。姜青娥眸子在李洛身上停了停，旋即眸子中掠過一抹訝異之色，她敏銳的察覺到，李洛身軀上流動的相力，比起前一日更為的活躍，甚至湧動的靈性也更為強盛

。

「看來蔡薇姐這半個月幾百萬的靈水奇光沒有白投喂。」姜青娥玩笑道。

蔡薇沒有姜青娥那敏銳的感知，好奇的打量著李洛，道：「少府主的雙相進階了？」

「小小的提升了一點。」

李洛倒是並未隱瞞，笑著點點頭。

「相性品階提升之難，比相力提升更為艱難，少府主身懷雙相，還能有如此進度，當真是天縱奇才。」那袁青大供奉也是感嘆道。

李洛笑了笑，倒沒有在這上面多說，而是問道：「袁叔今日前來，是有什麼事情嗎？」

袁青聞言，面色頓時變得肅然起來，說道：「我們接到情報，洛嵐府有五位閣主已經提前來到大夏城。」李洛雙目微眯，洛嵐府有九閣，分別執掌洛嵐府除了大夏城之外的所有產業，可以說，九閣閣主，是洛嵐府的高層骨幹，只不過因為洛嵐府此前的變故，九閣人

心變動，其中有三位閣主直接倒向了裴昊，四位閣主支持姜青娥，還有兩位閣主保持中立。

「哪五位？」李洛問道。

袁青迅速的報出五個名字。李洛聽了聽，這五位閣主中，正好有三位是裴昊的人，另外兩位，則一直都是中立立場，至於支持他與姜青娥的那四位閣主，除了雷彰閣主坐守總部外，其餘三

位都還未曾抵達。

「這五位閣主都提前抵達大夏城了啊...那三位投向裴昊的閣主倒是好說，而盧箐與閭關兩位閣主又是為何提前抵達？」李洛問道。

「盧箐與閭關兩位閣主抵達時倒是與總部打過招呼，但他們並未入住總部，而是在外居住。」袁青回道。「還真是恪守規矩的中立派呢。」蔡薇一笑，笑聲中帶著一些嘲諷，作為李洛與姜青娥鐵桿支持者，她不僅厭惡那些倒向裴昊的人，同樣也對這些騎牆派沒有什麼

好感。

什麼中立，不過只是以此為藉口，試圖看局下棋，然後撈得更多好處罷了。

「我們接到消息，五日之後，裴昊將會在「春湖樓」宴請盧箐，閭關兩位閣主，或許是懷有拉攏之意，想要在府祭上面獲得他們的支持。」袁青繼續匯報。

李洛冷笑道：「這老鼠在大夏城躲了這麼久，終於敢現身了？而且還敢在「春湖樓」宴請？」

春湖樓就在洛嵐府總部之外，裴昊此舉，挑釁之味不要太濃。

「另外...我們也收到了請帖，那裴昊說到時也邀請少府主與小姐，前去一敘。」袁青沉聲道。

「狗膽不小。」蔡薇冷笑道。

李洛目光看向姜青娥，問道：「青娥姐覺得如何？這白眼狼性格謹慎，這一次敢如此張狂行事，怕是有什麼倚仗。」

「是指望那墨辰供奉能夠保護他嗎？」

姜青娥絕美的玉顏沒有什麼波瀾，聲音清冷平靜：「大夏城是我洛嵐府總部所在，在這裡的宴請都不敢接受的話，只怕洛嵐府明日就會成為滿城笑話。」

她眼神冷冽，其中有殺機流淌。

「五日之後，我們也去春湖樓一趟。」

「到時如果有機會，袁青供奉攔住墨辰，我直接將裴昊斬了，如果能成，反而是省得府祭上的麻煩。」

袁青神色一肅，抱拳道：「是！」

李洛眼皮一跳，這也太殺伐果斷了，不過如果真能夠在府祭前把裴昊這傢伙弄死，那到時候的確是能夠省一些麻煩...

五日之後麼？李洛估算了一下，這五日，他倒是可以嘗試衝擊地煞將階了。

第六百一十二章衝擊地煞將階

為了衝擊地煞將階，李洛又額外的準備了兩天時間。

在這兩天內，他將自身調整到了最為圓滿的狀態，體內相力充盈流淌，活躍旺盛。

而兩天後，他不再猶豫，直接開啟了至今為止對他而言最為重要的一次境界突破。

修鍊金屋中，李洛盤坐中央。

在金屋的邊緣處，還有著四道人影觀看，那是姜青娥，牛彪彪以及蔡薇，顏靈卿，他們都清楚李洛此次突破的重要，所以此次都是放下了手中的事情，趕來觀看。

「這傢伙，竟然打算在一星院還沒結束的時候就衝刺地煞將階...野心還真大，如果被他成功了，可就要打破聖玄星學府的記錄了。」顏靈卿注視著金屋中央那道閉目養神等待時機的少年身影，忍不住的有些感嘆道。

「嗯，這個修煉速度，遠勝我在一星院的時候。」姜青娥微微頷首，道。

顏靈卿白了她一眼，道：「你這藏藏掖掖的修煉，誰能摸得透？聽說你這個月月底會去挑戰七星柱？難道你打算衝擊天罡將階了？」

「七星柱又不難。」姜青娥說道。

顏靈卿捂著眼，道：「姜青娥，你能不能不要這麼裝？七星柱已經是聖玄星學府學員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了，這還不難？」

「那你到時候想要挑戰誰？現在來看，七星柱中最弱的應該是司天命，我覺得他是最好的選擇。」

七星柱代表著學府學員最強水準，這不僅是身份與榮譽的象徵，而且還有著實打實的好處，那就是唯有獲得了這個稱號的學員，才能夠在完成四星院畢業之後，依舊逗留學府一年，而這一年中，學府將會給予他們龐大的修煉資源，他們甚至還能夠參與學府高層間的議事，其地位儼然比一些金輝導師還要更強了。

所以很多優秀的四星院學員，都對七星柱的位置極為的眼饞。

當然，學府會這麼優待七星柱，也是因為看好他們的潛力，想要將這些七星柱獲得者最終轉化成為學府的導師，將他們徹底化為學府的力量。

這並不奇怪，因為在學府的歷史中，超過一半的紫輝導師，都曾經是學府的七星柱。

「七星柱裡面的那些老生，你到時候還是要避開一點。」顏靈卿提醒道。

如今的七星柱裡面，宮神鈞與長公主最強，但兩人卻並非是老生，而是真正的四星院學員，由此可以看出這兩人的手段之強，以低一屆的資歷，超越了曾經的學長。

七星柱中除了這兩人外，就只有司天命與夜承影是四星院的學員，至於其他的三位，都算是老生了。顏靈卿的意思，就是讓姜青娥避開宮神鈞，長公主以及三位老生，然後從司天命與夜承影中選一個來挑戰。

姜青娥眸光微閃，卻是對顏靈卿的建議不置可否。

「到時候看吧。」她如此說道。

「青娥，少府主能成功突破嗎？」一旁的蔡薇有些擔憂的問道。

「嚴格意義來說，他現在就衝擊地煞將階的確是有些冒然，雖說他身懷雙相，但如果再醞釀積累幾個月時間的話，等到明年進入二星院後再突破，那時候一切都會很順利。」姜青娥微微沉吟，說道。

「啊？」蔡薇一聽，頓時提起了心。

「沒辦法啊，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是府祭了，李洛肯定是想要在此之前成功突破，只有這樣，才能夠在府祭上面有協助之力。」顏靈卿嘆道。

「不過倒也不用悲觀，李洛運氣不錯，得到了一枚「聖樹靈晶」，藉此他的成功率會提升許多，而且他的雙相也再次進化，此時的他論起相力雄厚程度，已經達到了相師境的頂峰。」姜青娥安撫道。

「而且我這裡也還有一枚「聖樹靈晶」，以及那呂清兒送來的「蘊靈丹」，此丹對我其實用處不大，我會收下來，也是打算等李洛萬一相力不繼時留給他用。」

聽到此話，蔡薇這才放鬆了一點。

而在場邊三女交流時，盤坐於金屋中央的李洛也是睜開了雙目，其眼神平靜，猶如幽潭。

「差不多可以開始了。」他感受著體內奔湧的相力，然後目光看了一眼場邊的姜青娥等人，自語了一聲。

而後他不再猶豫，雙手合攏，指尖結印。

轟！

這一瞬，兩座相宮內原本溫順的相力猶如是服用了狂躁散一般，變得極其的沸騰與暴躁起來，一道道相力升騰，猶如是巨鞭一般，直接對著各自的相宮狠狠的重錘而去。

轟轟！

相力重錘相宮，頓時相宮開始震顫起來，猶如是臟器受創一般，竟是出現了一些暗紅色彩。

李洛的面龐隱現扭曲，有痛楚浮現，畢竟相宮乃是自身根本，此時被相力在其中作亂，自然也是帶來了巨大的痛苦。

但李洛知道，這是衝刺地煞將階必不可少的過程。

地煞將階第一境，乃是煞宮境。

此境就是對自身相宮的改造。

簡單來說就是將自身相宮淬鍊得更為堅韌，更為龐大，同時能夠容納更為磅礴的相力，當然最重要的是...要將其錘鍊到足以容納地煞能量的湧入。所謂的地煞能量，就是地煞將階的標誌。

那是一種游離於天地間的特殊能量，唯有當自身實力達到某種程度後，才能夠自天地能量中將其感知並且採集出來，地煞能量異常兇悍，但卻有著淬鍊強化相宮之力，所以想要成功的踏入煞宮境，首先需要感知到天地間的地煞能量，然後將其剝離採集，融入體內，強化相宮。

「還不夠！」

李洛心神凝聚，他依然沒有感知到天地間的地煞能量，這說明相宮壁膜的破損還不夠，因為第一次感知地煞能量，唯有主動撕裂相宮壁膜，將其物質融入自身相力，最後在那種破後而立般的心境中，完成重生。

李洛微微沉吟，然後舌頭一動，那早就被壓在舌下的「聖樹靈晶」就卷了出來，直接一口咬碎。

聖樹靈晶破碎的瞬間，頓時有著一股龐大而精純的能量如洪流般的順著咽喉湧入李洛的體內。

這股能量極為溫和，根本不需要煉化，李洛只是心念一動，就將它們引入相宮內，而後以自身相力驅使，裹挾著它們對著相宮壁膜撞擊而去，相宮震顫愈發劇烈，那所滲透出來的暗紅氣息也是越來越濃鬱。

一波波劇痛在體內不斷的蔓延。

李洛後背滿是冷汗。

但他卻並沒有任何放棄的打算，心神凝聚，他屏蔽了外界所有的幹擾，心中仿佛只有那相力一波波奔湧的聲音，以及相力衝撞在相宮壁膜上所發出的如巨鍾般的轟鳴聲。

撞擊在不斷的持續。

而在金屋邊緣，姜青娥等人目光也是眨也不眨的盯著身體在不斷微微抽搐的李洛，他們能夠看見後者額頭上不斷滴落的汗水，姜青娥玉容平靜，但那雙手卻是緊握了起來。

她是過來人，自然很明白李洛此時處於何等的痛苦中，但這是必經之路，修行本就是要打破曾經的舒適，攀登高峰，所以唯有將那脆弱之處一遍遍的撕碎，才會生長出真正堅固的鱗甲。

時間在這種熬人的情況下緩慢的流逝。

某一刻，就在李洛自身感覺到腦袋都有些眩暈的時候，他心頭突然一顫，感知蔓延時，那瀰漫周身的天地能量中，他仿佛是「看見」了一縷緩緩流動的能量。

那道能量呈現淡紅色彩，與其他的能量顯得不同，它散發著一種狂暴的氣息，猶如是暴躁的大蛇一般。

而當李洛察覺到這一道特殊能量時，心間頓時翻起了難以遏制的驚喜之意。

因為這道能量，正是他夢寐以求的...地煞能量！

它，終於出現了。

第六百一十三章地煞能量

當那一縷淡紅能量出現在李洛的感知中時，他的心境也是泛起了陣陣漣漪，而後他強忍著激動，按耐著情緒，他明白此時絕不能出半點差錯。

地煞能量已經成功感知，接下來就是將其收入體內，強化相宮。

心念一動間，李洛就分出了一縷相力，牽引著那一道「地煞能量」徑直對著他的身體湧來，而後在接觸的瞬間，「地煞能量」直接進入到他的身體中。

「地煞能量」一入體，李洛身軀便是猛的一震，與平常時候修煉吸收的天地能量不同，這一道「地煞能量」只能用狂躁，不羈來形容，它就猶如是一頭充滿著野性的兇獸，暴虐狂暴，一進入體內，就四處亂撞，大搞破壞。

李洛的經脈都被這道「地煞能量」衝撞得發出了刺痛感，也所幸他修煉了「雷鳴體」，肉身有所增強，不然此時恐怕經脈都已經出現了損傷。

李洛心神注視著這道闖入體內的「地煞能量」，微微沉吟，這種能量極為的狂暴，此時還不能直接將其納入相宮，因為相宮無法承受它的破壞，而且它也不會主動去強化相宮。

所以現在要做的事情是需要化解掉「地煞能量」之中蘊含的狂暴因子。

簡單來說，就是要將其馴化。

李洛心念先是一動，一道水光相力升起，對著「地煞能量」包裹而去，但兩者剛剛接觸間，「地煞能量」就躁動起來，不斷的衝擊著水光相力，片刻後，竟是將那一道水光相力都給震散了。

「還真是野性十足呢。」

李洛見狀，自語一聲，不過此次本就只是試探，從結果來看，想要馴化一道「地煞能量」，如果他只是憑藉水光相力的話，消耗量頗為不小。

既然如此...

伴隨著李洛心念轉動，另外一座相宮內也是有一道相力升起，然後與水相之力迅速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雄厚強橫的「雙相之力」。

雙相之力席捲而出，猶如一條大鯨，一口就將那一道「地煞能量」吞了進去。

而後雙相之力如暗流般不斷的湧動，將吞進去的「地煞能量」來回的淬鍊著。

面對著霸道的雙相之力，「地煞能量」初始還掙扎一下，慢慢的似乎是察覺到了對方不好惹，於是也就老實了下來，其內一些深紅的光點漸漸的升起，最後被雙相之力磨滅。

於是數分鐘後，這一道「地煞能量」淡紅的色彩就變得淡化了不少，同時散發的暴躁氣息也是消散而去。

李洛明白，他將其馴化成功了。

不過，李洛在感受了一下自身這一道雙相之力的消耗後，心頭卻是忍不住的泛起一抹細微的憂慮，因為煉化「地煞能量」的消耗，比他想像的還要更強一些。

他自身的相力，真的能夠支撐到煉化出足夠的地煞能量，將一道相宮完成強化嗎？

若是此次不能一鼓作氣的完成強化，那之後就需要一些水磨工夫了，可那無疑會消耗更多的時間...最起碼，一個月是跑不掉的。

可那樣，與李洛的期盼顯然不符。

「這個時間段衝擊地煞將階，果然還是有點衝動，即便有聖樹靈晶的相助，也充滿著風險。」李洛心思轉動，但也沒有過多的猶豫，此時已經沒有退路可言，修行路上，哪有什麼絕對的把握，有時候終歸是需要冒險。

此時李洛才明白，為何那敖白在二星院末時也僅僅只是虛將境，只因這其中的難度，比他想像的更高。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則是將視線投注體內的兩座相宮，現在他又要面臨一個問題...所謂煞宮境，乃是強化相宮，而他，卻有兩座相宮！也就是說，他需要將兩座相宮都完成強化！

但現在的李洛顯然沒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將兩座相宮同時完成強化，所以只能退後一步，先擇一強化。

李洛想了想，不出意外的選擇了水光相宮。

畢竟這是上七品的相宮。

於是他心念一動，直接將這一道煉化的「地煞能量」投入到了水光相宮之中。

這道「地煞能量」一進入水光相宮，相宮便是不斷的震顫起來，似乎是散發出了強烈的渴望情緒，那種感覺，就猶如飢餓之人看見了擺在眼前的絕世美味。

而在相宮渴望的呼喚下，被馴服的「地煞能量」也沒有反抗，直接就飄蕩而上，最後與相宮相融。

融合的那一瞬，只見得一圈圈紅色的漣漪自相宮表面開始瀰漫開來，此前被自身相力衝撞得殘破不堪的壁膜，則是貪婪的吞噬著那一道道紅色漣漪，這一刻，仿佛是有轟隆巨響聲，於相宮內迴蕩。

在李洛的心神關注下，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這座水光相宮在此時變得更為的廣闊與堅固。

「變化還真大。」

李洛心頭忍不住的感嘆，這可只是一縷「地煞能量」而已，卻引起了這麼大的變化，由此可見那真正的煞宮境與相師境之間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感嘆時，李洛動作卻是不停，開始繼續牽引著外界的「地煞能量」入體。

相宮的強化，開始持續。

金屋邊緣處。

姜青娥等人也是一直在盯著李洛那邊的動靜。

「地煞能量開始入體強化相宮了。」姜青娥開口說道，她感應到了李洛周身那一縷出現的特殊能量，她身為極煞境，對此當然並不陌生。

「那豈不是要成功了？」蔡薇欣喜道。

姜青娥遲疑了一下，道：「倒也未必...煞宮境是對相宮的強化與改造，而煉化地煞能量對於自身相力消耗極大，李洛雖然自身是雙相，而且還有著聖樹靈晶的力量支持，可想要一口氣完成強化，也沒那麼容易。」

「如果他不能一鼓作氣的完成，那麼他就不算真正的突破，充其量，是跟聖杯戰中那個敖白一樣，只是邁入虛將境。」

顏靈卿揉了揉光潔的眉心，道：「果然還是有點勉強呢。」

姜青娥輕點螓首，道：「因為按照正常情況來說，李洛應該是在二星院中期的時候完成突破，但現在他強行將時間提前了半年，這自然是有些冒險的。」

「接下來，就看他能不能堅持到最後了。」

在場邊幾人有些擔憂的注視下，李洛還在持續的煉化「地煞能量」。

隨著時間的流逝，一道道被煉化的「地煞能量」灌注進入水光相宮，而這座相宮也是在其強化下，變得愈發的璀璨而堅固。

強化，已經進行到將近一半左右了。

但李洛的心卻是忍不住的沉了下去。

因為體內的相力，已經消耗了將近八成。

煉化地煞能量，太消耗相力了。

李洛沉默了數息，心頭陡然發狠，不到最後時刻，怎能輕言放棄，如果他不趁此時突破到煞宮境，接下來的府祭他根本沒有插手的資格，難道就完全藉助三尾天狼的力量去對付裴昊嗎？

自身不強，外物終歸不穩。

於是，李洛雙掌合攏，相宮震動起來。

相宮內，水光相所化的水潭中，水流盡數的湧動而上，猶如萬千水線，木土相宮內，那一株紮根褐土的大樹，搖曳起來，碧綠的樹葉盡數飄起，仿佛是化為星辰般的扶搖而上。

李洛這是打算傾盡所有，搏這最後的衝刺。

而在場外，姜青娥也感應到了李洛的狀況，俏臉微凝，纖細玉手一抬。

聖樹靈晶以及蘊靈丹，都是浮現而出。

她打算出手了。

但就在此時，一旁一直沒有說話的牛彪彪卻是突然伸手將她制止了下來。

「彪叔？」姜青娥疑惑的看來。

牛彪彪神色罕見的有些嚴肅，他搖搖頭，道：「他已經使用了一枚「聖樹靈晶」了，不可再過多藉助外藥之力，否則即便突破，那也會造成相力虛浮，修煉之途，終歸需要一步步的搭建根基，只有根基紮實，未來才有攀登高峰的希望。」

「少府主的情況很特殊，所以每一步，都需要他自己把根基底蘊打穩。」

姜青娥緊抿紅唇，她當然知道牛彪彪所說的特殊情況，李洛壽命有限，他只有四年時間去衝擊封侯境，如果此時為了衝擊地煞將階就搞得根基不穩，說不定未來會因此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姜青娥眸光閃爍，如果要從洛嵐府與李洛的生命之間做出選擇，她當然是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

牛彪彪望著擔憂的姜青娥，卻是微微一笑，似有深意的道：「不要小瞧了少府主的潛力。」

姜青娥聞言，也是輕輕點頭，而後玉手落下，聖樹靈晶與蘊靈丹消失不見。

她凝視著場中那道周身相力波動便是減弱的人影。

「李洛...我相信你。」

第六百一十四章神秘之力

轟轟！

李洛此時體內猶如是一座烘爐般，他將自身相力盡數的調動，拼盡全力的煉化著一道道「地煞能量」。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水光相宮的強化已經達到了八成。

但李洛卻是憂慮的發現，自身相力即將消耗殆盡。

水光相力所化的水潭已是接近枯竭，那木土相力所化的相力樹之上，也是樹葉盡數凋零，唯有光禿禿的枝幹。

果然，相力還是有所不足。

李洛心神注視著那正在煉化著「地煞能量」的雙相之力，這是他最後的相力了，可相宮的強化，依舊還沒有完全的完成。

這就抵達極限了嗎？

李洛感到有些不甘心，雖然此次突破不是沒有成果，現在的他，恐怕已經算得上是虛將境，可是，這與他的期待相差甚遠，虛將境不過只是比化相段第四變強一籌而已，還遠不算是真正的煞宮境。

如果他僅是虛將境的話，那麼其實此次冒險突破並沒有多大的意義。

不行！

他必須突破！

他可是答應了姜青娥，要親手將裴昊斬殺！

他望著那開始漸漸變得稀薄起來的雙相之力，澎湃的心潮卻是在此時突然的變得平靜了下來，一切的聲音都是從他的心中消失，他的心漸漸的沉寂下來，因為在此時，他仿佛聽見了一種奇妙的聲音，在他的身體內部流動。

那是...他的血液。

不，是血液中存在的東西。

一種隱藏得極深的莫名力量。

那是...血脈？

李洛心中泛起細微的漣漪，凝神感應。

...

「少府主的相力難以為繼了。」

金屋邊緣，這一次連蔡薇都是看出來了，李洛周身的相力波動變得極為的微弱，顯然這是相力即將枯竭的徵兆。

「可他的相宮還沒有完全強化成功。」顏靈卿有些可惜的嘆了一聲，然後她又是強行振作道：「不過能夠達到虛將境也很了不起了，要知道那聖杯戰上，北海聖學府的敖白也不過才這個境界。」

「李洛現在的成就，可是領先了他一年！這足以震撼整個學府了。」

姜青娥抿了抿紅唇，這個成就的確算是很了不起了，但她明白，李洛平常看上去有點不著調，實則內心極為的驕傲，他這一次的目標，不是虛將境，而是真正的踏入煞宮境。

如果此次不能達成目標，想必他也會有些沮喪吧。

而在她們這邊擔憂的時候，李洛體內，最後的一道相力終於是徹底的消耗殆盡，而麻煩的是，當這一道相力消失時，那原本被包裹在其中的「地煞能量」因為未能完全被煉化，竟是蠻橫的掙脫了出來。

然後就要肆意的闖動起來。

李洛心神靜靜的凝視著那將要大肆破壞的「地煞能量」，這一刻，他感覺到體內那種血液流動的聲音，似乎是變得更為急促與響亮了。

於是，他福至心靈一般，心神徹徹底底的放開。

仿佛是將什麼桎梏打開了。

然後下一瞬，李洛就感覺到體內的血液沸騰起來，滾滾血紅氣息從血液之中瀰漫出來，這些血紅氣息之中，隱約似是有神秘的紫光流轉，而後血紅氣息撲了出去，一口就將那一道試圖破壞的「地煞能量」吞了進去。

原本暴躁的「地煞能量」一被這股血紅氣息所吞下，立刻就變得安靜下來，甚至，還在隱隱的顫抖著，仿佛是...懼怕？

短短不過數息間，桀驁不馴的「地煞能量」就變得異常乖巧。

李洛一時間有點懵，但還是迅速的將這一道煉化的「地煞能量」投入水光相宮內，隨著水光相宮的強化持續，他這才關注體內那些神秘的血紅氣息，這股力量極為的玄妙，他想要將其控制，卻發現根本沒有作用，血紅氣息只是在其體內流動，並不受他的驅使。

但冥冥的，他對這股血紅氣息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

不過雖然眼下的變故有些令人措手不及，但李洛明白這對於他而言是天大的好事，他正好可以利用這股神秘的血紅氣息，幫助他煉化地煞能量。

現在，就繼續從外界吸取地煞能量吧。

李洛這般想著。

轟轟！

而就在李洛這般想法剛剛自心中浮現時，他突然感覺到體內的血紅氣息有些動靜起來，他急忙關注，然後他就見到這些血紅氣息仿佛是凝聚成了氣旋一般，迅速的旋轉起來。

李洛先是一愣，下一刻，他直接被駭得魂飛魄散。

因為他突然感知到，在他的身體之外出現了數十道「地煞能量」！

而且這些「地煞能量」正猶如受到某種牽引一般，瘋狂的對著他湧來。

這一幕駭得李洛頭皮發麻，要知道這些「地煞能量」極其的狂暴，他之前都只敢一道一道的引入體內來煉化，可現在這突然把幾十道同時引入體內，這怎麼可能壓製得了？！

這可是會爆體的啊！

李洛心中哀嚎，這種變故必然是因為他體內的血紅氣息所引起，這玩意剛剛才給他帶來驚喜，轉眼就讓他品嘗到什麼叫做瘋狂與絕望嗎？

難道他今天會被這玩意活活玩死？

這可怎麼辦啊！

而在李洛這邊心中絕望哀嚎的時候，場邊的姜青娥也是突然變色，她同樣是感應到了李洛周身出現的諸多「地煞能量」，當即嬌軀上就有著光明相力爆發，一步踏出，就要出手，打斷李洛的進階。

「青娥，冷靜！」但牛彪彪急忙一把拉住了她的肩膀。

「彪叔，情況不對！」姜青娥急聲道，素來從容冷靜的她，此時也有點失態。

那麼多的地煞能量，根本不是李洛現在能夠壓制的，這會爆體的！

「相信李洛！」牛彪彪沉聲道。

姜青娥聞言，玉手緊握，嬌嫩白皙的肌膚上，甚至都有著青色的經絡浮現出來，但最終她只能強行吸一口氣，令得自己驚慌的心境平靜下來，因為她相信牛彪彪不會害李洛。

一旁的顏靈卿與蔡薇也是明白事情的嚴重性，當即俏臉都變得緊繃凝重起來。

氣氛瞬間就壓抑了。

也就是在這種壓抑的氣氛中，姜青娥眼睜睜的看見那幾十道如同狂暴大蟒般的地煞能量，同時的湧入了李洛的體內。

而也就是在這一瞬間，李洛的身體瞬間膨脹了一圈，皮膚上血管都凸顯了出來，無數的鮮血在這一刻，從那毛孔中滲透而出，轉瞬間，他就變成了一個血人。

第六百一十五章煞宮境！

當李洛感知到那數十道地煞能量如巨蟒般的湧入體內時，他幾乎感覺到了一陣絕望，如此之多的地煞能量，根本不是現在的他所能夠壓制與煉化的。

一旦這些地煞能量失控在體內肆虐開來，那所造成的破壞簡直就是毀滅性的。

他心神注視著體內那由血紅氣息所形成的漩渦，一時間極為悲憤，這玩意未免太坑人了吧？

可此時這些情緒毫無意義，李洛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些地煞能量湧來，入體那一瞬間，劇烈的疼痛在體內散發，地煞能量湧過之處，血肉都在被撕裂。

但好在這些地煞能量並沒有肆虐擴散，而是直接對著血紅漩渦直竄而去。

李洛對此並沒有感到放鬆，因為數十道地煞能量極為的狂暴，一旦這血紅漩渦無法將其束縛，那麼它們終將會爆發出來，那時候他就是要吃大苦頭了。

所以他只能死死的盯著那體內旋轉的血紅漩渦，為最壞的情況做著打算與戒備。

在李洛的注視下，數十道地煞能量投入血紅漩渦，漩渦之中，似是有神秘的紫光流轉，李洛的心原本是忐忑不安的，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份忐忑，又是開始轉化為震驚之意。

因為他發現，那些投入血紅漩渦的地煞能量，竟然沒有顯露出絲毫的暴躁之感，它們仿佛直接從狂暴的大蟒變成了乖巧的泥鰍，順著血紅漩渦的旋轉，體內的那些狂暴直接以驚人的速度被磨滅。

李洛有點懵。

這麼簡單就被煉化了？！

要知道剛才他想要煉化一道地煞能量，都需要消耗不菲的相力，可如今這漩渦幾次流轉，就將數十道地煞能量衝刷得乾乾淨淨？

這是什麼恐怖的效率啊？

「這究竟是什麼情況...」

突如其來的巨大餡餅，讓得李洛有點茫然，他猶豫了數息後，最終還是一咬牙，這血紅漩渦雖然來得詭異，可那種親近感是遮掩不了的，李洛覺得它不可能會有什麼隱患來傷害他。

於是他心念一動，那些被飛快煉化的地煞能量頓時如飛鳥般的湧出，直接是投入到了水光相宮內。

轟轟！

隨著如此之多的地煞能量湧入水光相宮，整座相宮都是在此時爆發出了劇烈的震動聲，相宮貪婪的吞食著一道道的地煞能量，一圈圈淡紅的漣漪不斷的擴散，將這座相宮強化得更為的廣闊與堅實。

李洛能夠清晰的感應到這座相宮在以驚人的速度增強。

這般變化，持續了許久後，李洛發現水光相宮不再吞食地煞能量，這讓得他有些激動的明白，這是相宮的強化抵達了極致。

強化已經完成。

李洛心神投入水光相宮內，只見得此時這座相宮發生了翻天覆地般的變化，其內的空間更為的遼闊，而且在相宮的壁膜處，有無數玄光流轉，這些玄光仿佛是形成了眾多玄奧的光紋，光紋似是具備著生命力一般的在流動著。

如果說以前的相宮是一座土屋的話，那麼如今這座被強化後的相宮，就真的是有幾分金碧輝煌之氣了。

嗡！

而隨著相宮的強化完成，只見得這座水光相宮突然有光芒綻放，這些光芒化為了無數光雨傾灑而下，對著下方水光相性所衍變的水潭落去。

當這些光雨落將下來的時候，只見得那原本枯竭的水潭之中，竟是以驚人的速度湧現出了新生的相力，流水潺潺，不斷的上漲，那代表著李洛消耗殆盡的相力在迅速的恢復。

不，不僅僅是恢復，更是增強。

因為當李洛的水光相力恢復到此前的極限時，它並沒有就此停止，水潭在不斷的擴張，相力所凝結的水流也是在節節攀升，短短不過十數息的時間，原本的水潭，就化為了一座小型的湖泊。

湖泊之內，一輪大日綻放著光明，令得湖水愈發的清澈精純。

李洛的水光相力在這一刻，增強了數倍不止！

這是來自煞宮境的饋贈！

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李洛是真正的跨入到了煞宮境。

感受著水光相宮內澎湃湧動的水光相力，李洛心頭也是難掩激動，此次的冒險突破，總算是成功了。

「竟然還剩下一些地煞能量...」

李洛的心神又是注意到此次水光相宮在完成強化後，竟然還剩下十數道地煞能量，於是他心念一動，又是轉向了那座木土相宮，如今兩座相宮的差距太過的巨大，水光相宮不論是規模還是相力的雄厚，都遠遠的超越了木土相宮。

「那就用剩下的地煞能量強化木土相宮吧。」

這些剩下的地煞能量無疑是意外之喜，本來李洛此次的目標只是完成水光相宮的強化，可沒想到最終煉化的地煞能量遠超想像，那麼這第二相宮的強化也就可以考慮一下了。

如果能夠直接一鼓作氣的將這第二相宮也完成強化，那麼他將會迎來第二場饋贈，木土相力的大幅增強無疑會令得他的實力呈現真正飛躍式的暴漲。

而這時候，雙相宮的優勢就體現了出來。

別人只有一場饋贈，他卻是能多一場，這要論起相力雄厚程度，絕對是同等級中的翹楚。

於是，李洛直接控制著剩下的地煞能量，全部都湧入到了木土相宮內，開始這第二座相宮的強化。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後一道地煞能量被木土相宮吸收後，讓得李洛稍微有些遺憾的是，木土相宮並沒有完成強化，那種強化進度只是達到了七成的程度。

「算了，七成就七成吧。」

李洛有點遺憾，但卻依舊感到滿足了，畢竟此次成功突破後，他煉化地煞能量的難度也會隨之降低，這第二相宮的強化只是時間問題罷了。

畢竟現在的他，依舊是貨真價實的煞宮境，比起敖白那個虛將境，都要更勝一籌。

李洛心神自相宮中退出，然後發現之前的那血紅漩渦已經消失而去，任由他如何感應，都是未能察覺其位置所在，於是他稍微思索後，也就選擇了放棄，因為他有著猜測，那股神秘的血紅力量，恐怕是源自血脈。

或許，這就是龐院長所說的李天王血脈？

嘿，看來我這血脈還有點高級，想必在那內神州，應該都不算普通吧？

李洛心頭忍不住的一笑，有一種窮苦孩子突然間發現自己原來是隱藏的富二代的驚喜感。

「老爹啊老爹，你有這般血脈背景，怎麼會跟娘跑到東域神州這偏隅之地呢？難道是傳說中的私奔嗎？」李洛心中浮想聯翩。

旋即他心神退出體內，那緊閉的眼目，也是在此時緩緩的睜開。

而當其雙目剛剛睜開時，便是見到一張絕美的容顏停在眼前，那一對神秘而迷人的金色美眸猶如是清澈的湖泊般，倒映著他的臉龐，那眸子中的擔憂之色，顯而易見。

望著那張驚豔至極的臉蛋，李洛微微一笑，放柔了聲音。

「青娥姐，我成功了。」

再然後，他就見到眼前的女孩絕美容顏上有著一抹如驚鴻般的笑容綻放出來，她屈身上前半步，伸開了纖細雙臂，重重的抱住了滿身是血的李洛。

溫香軟玉在懷，李洛心中卻是沒有半點雜念，只有溫暖之意流淌。

第六百一十六章三相圓滿

房間中，休息了一夜而變得神清氣爽的李洛推開窗戶，迎著晨輝伸展了一個懶腰，他臉龐上的笑容從昨天順利突破後，直到現在都還捨不得散去。

「地煞將階了啊...」

李洛忍不住的感嘆，眼中的得意掩飾不住，因為他的確是有著得意的資格。

畢竟要知道在將近一年前，他還只是一個空相者，可這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他不僅成為了雙相者，而且還以極其驚人的修煉速度，超越了所有的同輩之人，不，已經不只是同輩了。

現在的他，連聖玄星學府二星院中都無人能夠與他相比。

甚至如果再狂妄點，說不定他已經算是整個東域神州二星院中最頂尖的那一批了，之所以沒有說二星院最強，是因為敖白那種二星院的頂尖者，在經過聖杯戰後必然也有所精進，所以其此時突破到煞宮境也是有很大的可能。

短短一年時間，如此巨大的進步，李洛感覺，恐怕就算是身懷九品相的人，或許也就如此了吧？

不過李洛也明白，他此次突破到煞宮境，的確是有幾分運氣成分，如果不是最後自身血脈之力出現，幫助他煉化了諸多地煞能量，那麼他此次的突破絕對不可能圓滿完成，或許頂多他只能達到虛將境。

可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時間對於李洛而言太過的緊迫，不論是自身壽命的限制，還是接下來的府祭，這些都逼迫著李洛必須以最為極端的方式去變強。

不過有時候，也就是在這種極端之下，潛力方才能夠被擠壓出來。

「我體內的水光相力，比起一日之前，雄厚了數倍不止。」

李洛感受著體內水光相宮內湧動的澎湃相力，忍不住的面露微笑，相力流淌時所帶來的那種充盈的力量感幾乎是前所未有，相師境與煞宮境之間差距極為的巨大，因為雙方光是相力的差距就難以彌補。

而且因為他擁有著雙相宮，此時木土相宮尚未完全的強化，所以這兩者一比較後，這種差距就更是明顯了。

在沉浸式的感受了一下瘋狂暴漲的相力後，李洛又是關了窗戶，於一旁軟塌上盤坐了下來，他的眼中，跳動著掩飾不住的濃濃期待之色。

因為接下來他要做的事情，幾乎比突破相師境，更要令他激動以及迫不及待。

那就是第三相的填入。

當年李洛在發現自身身懷三座相宮的時候，可謂是經歷了悲喜兩重天，先天三相宮，這是何等的天賦異稟，畢竟要知道，三相宮乃是王境強者的標誌。

而王境是何等的高高在上？放眼整個大夏國，唯有龐院長一人而已，那種級別的人物，想必就算是放在內神州中，都絕對算得上是頂尖強者。

所以先天三相宮，這簡直能把人震撼得死去活來。

這是真正的天之驕子！

那一刻，李洛感覺自己應該就是傳說中的主角。

直到一分鐘後。

他發現三座相宮內空空如也。

先天三相宮不假，可是其中沒有相性的誕生。

然後李洛就傻了。

沒有相性，你就是擁有再多的相宮，那也沒辦法吸收天地能量，修煉相力啊。

那一刻，大悲大喜下的李洛差點就暈厥過去。

他是真的品嘗到了什麼叫做造化弄人。

但好在天無絕人之路，老爹老娘留下的「小無相神鍛術」將他救了回來，而後，李洛每時每刻都在期待著踏入地煞將階，將三座相宮填滿的那一天。

而這一天，終於是要來了。

李洛手掌一抬，呈現三角狀的金色之盤閃現而出，在那中央的凹槽內，有一點猶如燭火般的玄光在跳動，經過這將近一個月的精血蘊養，原本孱弱至極的「龍雷相」已經變得穩定了許多。

「龍雷相。」

李洛眼神火熱的望著這道如燭火般的玄光，這是他夢寐以求的第三相，此相一旦加入，他的三相宮就算是徹底的圓滿，而到時候三座相宮加持之下，李洛感覺在同等級的情況下，他的相力雄厚程度足以媲美真正的九品相。

遠超景太虛的虛九品。

不過稍微可惜的是，恐怕就算是他坐擁三相，也很難運用出那傳說中的三相之力，畢竟現在的他連雙相之力都還未能完全掌握，何況更為高深的三相之力。

但無所謂，足夠了。

三相宮給予他的相力優勢，足以讓他稱雄於同階。

「不過也不知道此次第三相填入，究竟會有多大的消耗...」李洛轉念想到這一點，不免又有點忐忑，畢竟這後天之相雖然奇特，可每次的填入都要付出不小的代價，第一次最狠，直接將他壽命砍到只剩下五年，第二次好一點，但也損害了根基，所幸有牛彪彪煉製的補神膏幫他恢復，不然也是後患無窮。

這第三次，按照慣例必然也是需要付出代價，李洛也不清楚以他如今地煞將階的實力，究竟能不能扛得住。

但不論什麼代價，李洛都不可能放棄，因為他已經沒有退路可言。

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他已是伸手，將那「龍雷相」取了出來，然後將其毫不猶豫的吞入到了嘴中，而後「小無相神鍛術」運轉而起。

轟轟！

當李洛吞下「龍雷相」時，他的體內頓時有著若有若無的龍吟與雷鳴聲響起，一道玄光入體，直奔那第三座空空如也的相宮而去。

而也就是在這一刻，李洛心驚膽戰的發現，他體內的相力以及精血，正在以一種恐怖的速度飛快的流失。

「希望頂得住吧！」他心中顫抖的喃喃一聲。

...

李洛緊閉的房門，從清晨一直持續到了深夜。

直到某一刻，房門突然輕輕的被打開。

李洛顫巍巍的身影從中走出，只見得此時的他面色慘白，容貌削瘦，眼眶都是內陷了一些，衣服下的皮膚血肉都是在此時縮水了許多，這一次煉化「龍雷相」，他不僅是相力被抽乾，連帶著渾身精血都險些被抽得一絲不剩。

如果不是他此前還修成了雷鳴體，肉身精血有所增強的話，他感覺現在的他可能會被吸成乾屍。

但饒是如此，此時的李洛也感覺到了極致的虛弱。

他顫抖著伸手敲了敲門框，將一名平常伺候他的侍女召了過來，顫聲道：「趕緊去給我安排一桌吃的，能補精血的，全給我送到房間裡來，另外要悄悄的，不要讓青娥姐知道了。」

那名侍女見到李洛這幅蒼白模樣，也是嚇了一跳，旋即她面色有些古怪，因為李洛這樣子，很像是縱慾過度。

少府主，這麼瘋狂了嗎？

侍女有些羨慕的偷偷看了一眼李洛的房間內，究竟是哪個浪蹄子將少府主吸成了這般模樣啊？

怪不得少府主提醒說不要讓小姐知道。

「快去啊！」李洛見到侍女發呆，催促了一聲。

侍女趕緊應下，匆匆離去。

李洛這才將房門再度關上，腳跟顫抖的靠著門，但他那蒼白而虛弱的臉龐上，卻是有著一抹笑容忍不住的綻放出來。

因為第三相，最終是有驚無險的成功填入。

從現在開始。

他的先天三相宮，總算是圓滿了。

第六百一十七章灌靈

翌日，當李洛睜開眼目時，他第一時間伸出了手掌，目光看向掌心，只見得那裡的「神樹紫徽」在此時變得極為的黯淡，如果不是仔細看的話，甚至都會將其忽略

。

這是因為在昨天夜裡，李洛使用了「神樹紫徽」的「灌靈」能力。而所謂的「灌靈」，其實就是透支「神樹紫徽」中蘊含的特殊能量，然後在極為短暫的時間中，對自身相性進行一次催化，只不過一旦使用了「灌靈」，那麼神樹紫徽也將會處於一段時間的枯竭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它不會再產出「紫靈液」，而且還會對其自身造成一些損傷，所以如果從長遠效果來看的話，這有點涸澤而漁的

味道。

但李洛並沒有太過的心疼，因為再好的寶貝，終歸是要用在最好的地方。如今的他最缺少時間，實在沒有多餘的時間去慢慢的培養這剛剛誕生的「龍雷相」，所以還不如藉助「神樹紫徽」的力量來一次粗暴的拔升，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

將他的實力最快的提升。李洛心思轉動，然後緩緩握攏手掌，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他都無法享受到「紫靈液」帶來的淬鍊效果，但好在神樹紫徽的那道「神木回春甲」還是能夠使用的，

因為此術並不需要那種特殊的能量。

若非如此，這還沒享受多久的「神樹紫徽」，幾乎就得變成廢物了。

他心神一動，觀測體內那座開始變得不一樣的第三相宮。

相宮之內，有銀色的雲層流動，其內閃爍著雷霆之光，雷鳴聲不斷的響徹於相宮中。而最吸引李洛目光的，是那雷雲之中遊動的身影，當雷雲被撕裂時，一道龍影自其中顯露了崢嶸，那道龍影約莫十數丈左右，通體遍布暗紅龍鱗，它爆發出低沉

的龍吟聲，與雷鳴匯聚一起，轟隆隆的震蕩著。

「龍相...」

李洛注視著那道暗紅龍影，這就是他體內的龍相所衍變而出，那股莫名的威壓，顯露著它的不凡。

在觀摩了一會這新得到的第三相後，李洛方才心滿意足的退出心神。

「六品龍雷相。」

沒錯，在經過「神樹紫徽」的這一波「灌靈」後，他的「龍雷相」直接從四品暴漲到了六品，短短一夜，提升兩品相性，這對於很多人來說恐怕是聞所未聞的事情。

即便是那些同樣也曾經擁有過「神樹紫徽」的人，恐怕都沒有這個效果，因為「神樹紫徽」的特殊能量雖然溫和，但若是一次性使用太多，同樣會出現一些抗性。

所以也很少有人真的動用「灌靈」能力，畢竟對很多人來說，將「神樹紫徽」的紫靈液日積月累下來，才能夠將其價值發揮到極致。可李洛不一樣，天生空相的他可以肆無忌憚的使用任何的靈水奇光以及對相性提升的特殊能量，空相所蘊含的空性，給予了極為強烈的包容性，所以使用「灌靈」

，也能夠讓他獲得最大的提升，不會過多的浪費其能量。

此次的灌靈，起碼能夠為李洛節省兩三個月，畢竟按照他此前的經驗，他想要將「龍雷相」從四品養到六品，即便不缺靈水奇光，那也需要這個時間。「也不知道什麼東西才能夠為「神樹紫徽」補充能量？」李洛輕嘆了一口氣，對於神樹紫徽那每日提供的「紫靈液」他如果說不眼饞那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為此物

能夠與靈水奇光配合，將他的進化效率提升。

所以之後如果有可能的話，他還是想儘可能的加快「神樹紫徽」的恢復。李洛翻身下床，他此時的面色雖然依舊還有些蒼白，但那種虛弱感已經消散了許多，他五指緩緩緊握，感受著體內那股澎湃強悍的相力，這股力量，比起昨日又

更強了幾分。而且這還是第三相宮還沒有經過地煞能量的強化的前提下，李洛感覺，等他之後將木土相宮，龍雷相宮全部完成強化，那麼他的自身的相力雄厚程度，恐怕足以

媲美大煞宮境的強者。

煞宮境分級倒是簡單，以大小兩段來區分，因為這個境界本就是強化錘鍊相宮為主，所以以大小來分級倒是合適。

現在的李洛，則屬於小煞宮境初期。李洛有些心滿意足，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他的實力提升可謂是飛躍式的，不僅自身成功踏入煞宮境，而且三座相宮徹底圓滿，如果之後再能夠修成封侯術的話

，那他的本錢可就真的足了。

於是李洛稍微洗漱了一下，便是腳步有些虛浮的出了房，直往後院廳堂而去。此時在那庭院中，姜青娥正在用著早膳，當她看著牛彪彪往桌子上端著一份份大補的餐食時，眸子中掠過一絲疑惑，不過這份疑惑並未持續多久，因為她就見到

了面色蒼白，走路輕飄飄而來的李洛。

「你又怎麼回事？」姜青娥放下手中的糕點，有點沒好氣的問道。

這傢伙昨天才冒險突破，怎麼現在又是一副很虛的模樣？真的是一點都不讓人省心。

李洛訕訕一笑，他看著滿桌大補精血的藥膳，不由得對著牛彪彪道：「彪叔，麻煩您了。」

作為洛嵐府的廚房總管，牛彪彪顯然是知道他昨夜要了一桌補精血之物，而且恐怕他也知道自己昨天做了什麼。

牛彪彪打量著李洛，笑眯眯的道：「這次還好一些，只是精血之損，少府主踏入地煞將階後，總算是底蘊雄厚了，不必付出壽命，根基為代價。」姜青娥聞言，眸光也是審視著李洛，旋即眼中掠過一抹驚訝之色，因為在她的感知中，李洛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比起昨日突破時，似乎又要變得強橫了幾

分。

這傢伙，昨天又做了什麼事？難怪一天都沒現身。

「如實招來。」姜青娥輕揚白皙下巴。

李洛咳嗽了一聲，慢吞吞的道：「青娥姐啊，從今以後你對我說話可要客氣一點了。」

「哦？突破到煞宮境後，膽魄都變大了嗎？」姜青娥輕笑一聲。

「以前我這小小雙相，在你這真九品光明相前，還需要低調幾分，但從現在開始，我覺得我已經可以跟你的九品光明相平起平坐了。」李洛說道。

姜青娥盯著李洛，沒有說話，她倒是想看看這傢伙葫蘆裡在賣什麼藥。而在姜青娥的注視下，李洛先是將周圍的侍女遣退，然後心念一動，頓時有一股散發著莫名威壓的強悍相力自其體內升騰而起，於其身後，形成了一道蜿蜒盤踞

的龍影。

望著李洛身後出現的那道龍影，即便是以姜青娥的定力，此時都是忍不住的出現了一些失神。

而李洛得意洋洋的聲音，也是在此時響起。「從今天開始，雙相者已是過去式，以後請叫我，三相者李洛！」

第六百一十八章煉煞術

「三相...」面對著李洛那得意洋洋的炫耀語氣，姜青娥倒是並未在意，她那白皙的臉頰上有著濃濃的驚訝之色浮現出來，顯然李洛這突如其來的三相也的確是給她帶來了不

小的衝擊。

地煞將階時期的三相...

說實在的，姜青娥連聽都沒聽過，從某種意義來說，三相的確是比九品相還要來得稀罕。當然，重點是地煞將階時期的三相...因為想要達到這種成就，必須在突破到相師境與煞宮境時，皆是體內出現異變，誕生出新生的相宮與相性，這是何等罕見的

事情？

三相，這是連封侯強者都嚮往的層次。

因為三相之力，是屬於王境強者的標誌，那也是所有封侯強者的畢生追求。雖說李洛這小小煞宮境即便擁有了三相，也不可能修成真正的三相之力，但這依然可以給他帶來極大的好處，最起碼，如果提前感悟到一些粗淺的三相之力，這

會為他未來衝擊王境帶來不小的裨益。

「不錯。」姜青娥收斂了驚訝，俏臉上浮現出一抹淡淡的笑容，李洛能夠獲得這種罕見的機緣，她也是為他由衷的感到高興。

「我倒是沒想到少府主這第三相，竟然會是龍相，呵呵，不愧是那家的血脈，與龍相極有緣分。」一旁的牛彪彪，也是在此時笑著出聲。

李洛聞言倒是一怔，若有所思的道：「彪叔說的，是那所謂的「李天王一脈」？」「你是從聖玄星學府那個龐院長處知曉的吧？」對於李洛說出「李天王一脈」，牛彪彪倒是並不感到特別的意外，他笑著點點頭，道：「沒錯，你和你父親李太玄，

都是出自這「李天王一脈」。」

「這一脈，在那內神州內，都名聲極大，而且你們這一脈，誕生龍相的機率很大，你的父親李太玄，就身懷虛九品龍相。」

李洛驚訝道：「難道相性的誕生，還能操控？」

他一直以為相性的誕生是隨機性的，但這「李天王一脈」能夠誕生諸多「龍相」，這顯然就不是隨機的了，這其中必然是有特殊的原理。

「傳聞你們這一脈的先祖，曾與一尊天龍定下過契約，天龍之氣延血脈而殘留，所以擁有李天王一脈的血脈者，才有著大概率誕生龍相的可能。」牛彪彪解釋道。

李洛吞了口口水，這種匪夷所思的操作太高級，他連聽都沒聽過。

不過有意思的是，他此次的龍相乃是後天煉製而成，倒不是依靠血脈而生，但由此看出，他與「龍相」的確挺有緣，先天生不出，這後天卻還是搗鼓了出來。

「老爹竟然還有一道虛九品的龍相...」李洛感嘆一聲，以前他見過老爹顯露的相性，但卻不是龍相。

「說起來也很少見到我娘顯露完全的兩種相性呢。」李洛又是好奇的問道。

牛彪彪聞言，頓時笑了起來，道：「說起你娘的第一相性，這可就有意思了。」

「什麼意思？」李洛疑惑的問道。

此時姜青娥悠悠開口，道：「師娘的第一相性，乃是金翅大鵬相，位列九品，金翅大鵬是世間頂級精獸，傳聞其以幼龍為食，所以與龍族算得上是仇恨滔天。」

李洛震驚了，難怪老爹一直被老娘打，敢情這相性上面天生就被壓制了？而且他也是龍相，豈不是以後老娘一發怒，他就得瑟瑟發抖？

「娘可真厲害。」李洛乾笑一聲，九品金翅大鵬相...這算是他至今為止見到的第二道真九品相，結果都出在了他的家裡，而且關鍵是，這都落在了兩位女性的頭上，這讓得李洛心

有戚戚，咱家男性家庭地位很是堪憂啊。

「能讓師父都折服，師娘自然是人間巾幗。」姜青娥微微一笑，言語間有著崇拜之意。

李洛咳了一聲，語重心長的道：「娘的本事我是佩服的，不過她也有些不好的地方，你可不要去學，比如沒事就打我爹這種壞毛病。」

姜青娥不置可否：「師娘教過我，拳頭出真理。」

李洛臉一黑，老娘你究竟在搞什麼名堂啊，你想要你兒子以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嗎？哼，不過老爹不中用，不代表他這個兒子也不行，九品光明相又如何，我如今身懷三相，不論從什麼角度來說，都不會有半點的遜色，所以未來這家庭地位誰上

誰下，還得打過才知道。

不過前提是他需要先趕上姜青娥的相力等級。

而在沒有趕超姜青娥之前，還是先示敵以弱，才是韜光養晦之道。

姜青娥倒是沒在意李洛在想什麼，而是眸光一轉，說道：「如今你已經晉入煞宮境，也該開始修煉「煉煞術」了。」

「煉煞術...」

李洛聞言，神色也是一動，所謂的煉煞術，他自然是知道的，這是唯有踏入地煞將階後方才會開始觸及的修煉之法，而且也是地煞將階的核心修煉所在。其實簡單來說，就是以一種特殊的修煉方式，將吸收入體的地煞能量進行一種煉化，而這些地煞能量在經過煉煞術的煉化後，將會形成一種特殊的能量，這種能

量被稱為「地煞玄光」。

「地煞玄光」擁有著極強的威能，與人對戰時，將其融入自身相力，可以讓得相力的威能得到極大的提升。

可以說，「地煞玄光」也算是地煞將階的標誌力量。同時之後打磨強化相宮，甚至更後面的煞體境，這些都是需要依靠「地煞玄光」來提升，所以說，踏入地煞將階後，「煉煞術」將會變得無比的重要，一部上乘的煉

煞術，將會為修煉者提供極大的裨益。

這有點類似李洛在相師境時所修煉的能量引導術，只不過「煉煞術」算是更高階的一種修煉之法。

「學府真是太坑了，我之前兌換的「十二段錦」，竟然沒有包含煉煞術。」李洛抱怨道。「想什麼呢，煉煞術價值不菲，遠超能量引導術，畢竟這是更進階的修煉之法，而學府怎麼可能以那麼便宜的積分就將其成套的兌換給學員？」姜青娥白了李洛一

眼。

「而且學府內雖然有十二段錦的煉煞篇，但我卻不建議你去修煉。」

「為什麼？」李洛訝異的問道。

「因為十二段錦的煉煞篇，等級稍微低了點，只是屬於「三煞級」。」姜青娥說道。

「知道什麼叫做三煞級麼？其實很簡單，一道相同體量的地煞能量，如果能夠將其煉化出三道「地煞玄光」的煉煞術，那麼就是「三煞級」，然後以此類推。」

李洛無奈的一笑，這分級，倒是夠樸素。

「青娥姐之前修煉的煉煞術是幾級？」他問道。

「四煞級，這是在學府內兌換的，花了三十萬積分，而這已經是學府內最頂級的煉煞術了。」

李洛聞言，面色一苦，他雖然還有很大一筆積分，可這些都是準備用來修煉封侯術的。

「少府主不必為煉煞術苦惱，咱們洛嵐府雖然比不上聖玄星學府那般底蘊，但咱們有的，學府未必就會有。」牛彪彪在此時拍了拍肚子，笑眯眯的說道。

李洛一聽，頓時精神一振，道：「難道我老爹留了什麼東西？」

「少府主倒是聰明，你爹的確留下了一部煉煞術，只不過這部煉煞術要求頗為苛刻，一般人無法修煉，不然當初也就給青娥用了。」牛彪彪笑道。

「連青娥姐都沒法修煉？」李洛有點變色，什麼煉煞術這麼變態，連九品光明相都不行？

「倒不是青娥天賦不夠，而是這部煉煞術的修煉要求必須是身懷龍相之力。」牛彪彪解釋道。

「身懷龍相之力...」

李洛大喜，這簡直就是量身打造的煉煞術啊！

老爹還是靠譜啊。望著滿眼期待的李洛，牛彪彪也就笑著伸出手，掌心間有一枚巴掌大小的鱗片閃現出來，那鱗片上散發著淡淡的威壓，赫然是一片龍鱗，龍鱗之上，似是流轉著

無數文字，若隱若現。

「這道煉煞術名為「三轉龍息煉煞術」。」

李洛驚喜萬分：「好酷炫的名字，這是幾級煉煞術？」

牛彪彪伸出手掌，五根手指豎起：「五煞級，這種級別的煉煞術，聖玄星學府，應該是沒有的。」李洛頓時熱淚盈眶，富二代的快樂就是這麼的簡單與樸素。

第六百一十九章再見裴昊

萬相之王

第一卷

第六百一十九章

第六百一十九章再見裴昊

五煞級的「三轉龍息煉煞術」到手，但李洛現在還沒有時間修煉，因為今日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前往春湖樓，赴那裴昊的宴。

宴無好宴。但李洛與姜青娥還是打算去一趟，畢竟這裴昊竟敢在洛嵐府總部之外的春湖樓擺宴，這儼然已是挑釁，如果他們這都不去的話，那對於洛嵐府總部的名聲以及威

望都是不小的打擊。

再者那裴昊還邀請了盧箐與閭關這兩位中立的閣主，這顯然是打著拉攏的想法，李洛與姜青娥是絕不能坐視這種情況的發生。這些閣主是洛嵐府的老人，擁有著極老的資歷，他們掌控著洛嵐府一部分的力量，算得上是洛嵐府中的實權高層，以前李太玄與澹臺嵐尚在時，這些閣主自然是服服帖帖，不敢有絲毫的異心，可如今兩人失蹤多年，李洛與姜青娥雖然竭力挽救局勢，但論起威望自然是不及李太玄，澹臺嵐，所以這些閣主難免也會生出一

些其他的心思。

對於這些中立的閣主，李洛的心中其實並沒有多少的好感，因為雖然他們沒有明著倒向裴昊，但這種試圖割據自立般的舉動，也讓他有些怒意。

不過這些怒意如今還是得按耐下來，畢竟他的實力還不夠，等未來他踏入封侯境，徹底掌控洛嵐府後，這些曾經的帳，自然要一筆筆的清算。

李洛與姜青娥用完早膳，便是去往前廳，在這裡，袁青大供奉以及雷彰閣主早已到達。

「少府主，小姐，洛嵐府總部的力量已經盡數集結，春湖樓四周完成布防，到時候只要得到信號，就會直接殺入！」雷彰稟報導。

李洛點頭，裴昊既然敢現身，那他自然是要做好準備，最好的可能是直接在春湖樓將其解決掉，也就免得府祭上面再折騰出什麼么蛾子。

「少府主，小姐，裴昊此人謹慎狡詐，他在大夏城潛伏多日，如今敢露面挑釁，必然是有所倚仗，不可不防。」袁青沉吟道。

姜青娥頷首，道：「袁供奉放心，我們自會小心。」

袁青聞言，也就不再多說。

而後一行人再度做好準備，待得時候差不多了，便是直接整裝出府。

李洛與姜青娥走出洛嵐府總部，一眼便是見到了坐落在街道盡頭的那座奢華樓閣，那裡就是春湖樓，與洛嵐府總部也就一街之隔。

「來了很多探子呢。」

李洛目光掃過街道四周，他能夠感知到一些若有若無投射向總部的目光，顯然，裴昊邀約的事情在這幾天早就傳遍了大夏城，如今各方勢力，都在盯著這邊。

畢竟這一場宴會，應該也算是洛嵐府內部兩方勢力於府祭之前的一次試探性的交鋒了。

姜青娥容顏清冷，根本沒有理會那些探視的目光，而是與李洛一起，走過街道，很快就抵達了那春湖樓外。

樓門大開，其內冷清不見人影，顯然整座樓都被裴昊給包了下來，而其他人也知曉今日此處並非善地，所以也沒人來這裡湊熱鬧。

袁青，雷彰等一眾洛嵐府總部的精銳護衛，以李洛，姜青娥為首，直接湧入樓內，一樓無人，於是李洛等人便是登樓而上。

抵達頂樓的時候，此處視野開闊，可俯瞰附近的街道，而也就是在這裡，諸多人影落座，同時目光也都在盯著上樓的李洛與姜青娥。

李洛目光掃過此處，在那居中的位置，裴昊面帶微笑，其耳朵處懸掛的金色小劍，流轉光澤，略微內陷的雙目，透著一種銳利，冷厲的氣息。

裴昊身旁，便是那名為墨辰的大供奉。

依次下去還有三位面熟的人影，正是洛嵐府那三位投靠裴昊的閣主。

而再下去則是坐著一男一女，此時的兩人神色略微有點不太自然的望著上樓的李洛與姜青娥，而這兩人，正是那素來保持中立的盧箐與閭關兩位閣主。

場中的氣氛，隨著李洛等人的來到，頓時變得緊繃起來，暗流湧動。

「呵呵，少府主與姜小姐還真是膽魄驚人，明明知道是場鴻門宴，竟然還敢前來。」裴昊微笑道。

「我只是想要看看跟老鼠一樣躲了這麼久的你，究竟是從背後主子那裡得到了什麼倚仗，竟然就敢現身了？」李洛注視著裴昊，淡淡一笑。裴昊雙目微眯，他盯著李洛，他猶自還記得，將近一年前在那老宅中見到李洛時，後者在他的眼中不過是一個空相廢物而已，然而現在，不知為何，從李洛的身

上，他已經開始感覺到了一點不太舒服的氣息。

或者可以說，是一絲淡淡的威脅。這令得裴昊心頭掠過陰霾之意，因為這一年中，他已經聽了太多李洛的事情，特別是最近傳出來李洛獲得了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學員稱號的事.這個稱號並不只

是虛名，這同樣也是實力與潛力的代名詞。

裴昊雖然沒有進入過聖玄星學府，但他也很明白，東域神州上這些聖學府的實力與底蘊。

能夠從整個東域神州那麼多優秀的同輩者中脫穎而出，奪得翹楚，這足以證明如今李洛的實力。

在解決了空相的問題後，李洛展現出來的這份天賦，令人不得不為之羨嫉。以前的他，尚還能夠用李洛出身再好，那也始終只是一個空相廢物來安慰自己，可如今，這份安慰也蕩然無存了，李洛展現出來的天賦以及驚人的修煉速度，已

經完全配得上洛嵐府少府主的這個身份。

如今的李洛，在洛嵐府中的聲望，也是愈發的如日中天。「一個人，就真的能夠佔盡這麼多好處嗎？」裴昊心中泛起陰沉沉的殺意與妒火，那五指都是忍不住的緩緩緊握，憑什麼這個李洛一生下來就能得到所有，而他傾

盡一切的努力，都比不上李洛所獲得的絲毫？他對李太玄，澹臺嵐是那般的敬重，他為洛嵐府出生入死，所為就是能夠獲得他們的認同，然而他裴昊所做的這一切，在他們的眼中，或許連整個洛嵐府都比不

過李洛的一根頭髮。

裴昊手背上，有青筋跳動。

他知道自己是在嫉妒李洛，無比的嫉妒，而也正是一份極端的嫉妒，讓他走到了今天這一步。

但他並不後悔。既然你們對我這般珍視的洛嵐府不屑一顧的話，那也就別怪我將它給毀了！

第六百二十章裴昊意圖

「見過少府主，小姐。」

此時那盧箐，閭關也是面色有些尷尬的起身，然後衝著李洛，姜青娥行禮，同時解釋道：「我們也是聽說裴昊大管事邀請了你們前來，所以才會過來的。」如今的李洛畢竟還是名正言順的少府主，如果換做是一年前的話，或許他們對李洛還沒這麼客氣，因為那時的李洛只是空相，雖說有著身份，但空相就限制了他

未來的成就，所以自然沒必要給予太多的關注。

但現在不一樣了，這位空相少府主，已經脫離了曾經的桎梏，開始變得耀眼。

這短短一年中，李洛給洛嵐府帶來了多大的變化，他們這些閣主心中最清楚，甚至在洛嵐府一些人的心中，李洛這位少府主的份量，甚至都開始趕超姜青娥了。所以他們此時在面對著李洛時，方才會有點忐忑，以李洛與姜青娥展現出來的天賦與潛力，他們感覺，如果兩人能夠挺過洛嵐府此次的危機，或許洛嵐府將會在

他們的手中再度恢復輝煌與鼎盛。

面對著兩人的解釋，李洛臉龐上浮現出溫和的笑容，擺了擺手，道：「我相信兩位對洛嵐府的忠誠。」

雖然這話並非是真實的想法，但作為一個合格而成熟的少府主，李洛當然不可能在此時顯露怒意斥責二人，那樣只會將他們推向裴昊那一邊，所以顯得很溫和。

姜青娥淡淡的掃了兩人一眼，道：「你們就在一旁坐著吧，今日的事情，我們是來找裴昊的。」

「是，小姐。」兩人趕緊應下，姜青娥在洛嵐府中的威嚴不小，畢竟洛嵐府風雨飄搖的時候，是她一手將洛嵐府穩住，而且她自身展露的天賦與潛力，也足以讓洛嵐府內的各位

閣主畏懼。

「兩位既然來了，何不聽聽我此次的想法？」而此時那裴昊也是壓下了心中的情緒，然後露出笑容說道。

「你的想法不用聽，肯定都是臭不可聞。」李洛感嘆道。

「少府主，不必這麼抗拒我，其實我們都有著相同的目的，那就是維護洛嵐府，府祭之日，你我雙方內鬥，終究只是便宜了外人。」裴昊淡笑道。

「不好意思，在我看來，你也是個外人。」李洛搖搖頭，反駁著說道。

裴昊笑容終於是一沉，不過不待他說話，李洛已是擺擺手，道：「不過來都來了，我倒是也想要聽聽你能說出什麼廢話來。」裴昊眼皮微垂，放緩語氣的道：「少府主想來應該是不想一個月後的洛嵐府府祭，我們雙方撕破臉皮吧？所以我有一個建議，可以避免雙方紛爭，免得被外人趁虛

而入。」「建議很簡單，以後洛嵐府延續上一代兩位府主之位，形成慣例，我與少閣主你各執一席，聯手執掌洛嵐府，到時我們化幹戈為玉帛，合力之下，必然會令得洛嵐

府恢復曾經的強盛。」

「少閣主，這個建議我已是給了讓步，還希望你能夠為了洛嵐府的未來認真考慮一下。」

李洛面露沉吟之色，緩緩道：「兩位府主並立，倒是一個挺好的建議。」

裴昊聞言，嘴角頓時有著一抹笑容浮現出來，一旁的墨辰以及投靠裴昊的三位閣主也同樣是笑了起來。袁青，雷彰等人則是錯愕的看向李洛，如果真讓得裴昊成為了真正的府主，他就有了名正言順的理由介入洛嵐府諸多事宜，雖說這或許的確避免了府祭上面的紛

爭，但卻為以後埋下了更大的禍患。

少府主怎麼會同意的？

不過，就在他們心中驚疑的時候，李洛卻是再度悠悠開口，道：「不過那兩位府主，也應該是我和青娥姐來擔任，關你裴昊這頭白眼狼屁事？」

裴昊的笑容頓時僵硬下來，而後嘴角微微抽搐，眼神漸漸陰森。

顯然，這李洛剛才是在故意戲耍他。果然，李洛望著他的眼神，輕蔑的笑道：「裴昊啊裴昊，你算什麼東西，也想染指洛嵐府，我告訴你，你不用拿這些話來威脅我，我看重洛嵐府，只是因為這是我

爹娘的一點心血而已，不過，也就僅此而已了，在我們一家子的眼中，洛嵐府真沒了，那就沒了吧，未來我們有的是時間與能力來重建它。」

「裴昊，我知道你很看重洛嵐府，但是不好意思...其實，我們沒你看的那麼重，你想玩，隨便你怎麼玩，我都奉陪到底。」

李洛輕輕搖頭，看向裴昊的眼神有些憐憫。樓頂在此時變得極為的安靜，空氣仿佛都是停止了流動，不論是袁青，雷彰，還是那墨辰，盧箐，閭關等人都是目瞪口呆的望著李洛，他們實在沒想到李洛竟然

能夠說出如此鋒利刺人的話語。

他們都明白，這些話，每一句，都是如刀一般的割在了裴昊最痛的地方。他們的目光看向裴昊，果然是見到後者的臉龐在此時直接一點點的扭曲了下來，他的眼神，布滿著如毒蛇般的陰冷，死死的盯著李洛，似乎是要噬人一般，可怖

的氣息，從他的體內升騰而起。

沒有什麼比自己珍視無比的東西卻被人輕蔑以待更刺痛人心的事情了。

然而面對著裴昊那充滿著壓迫性的目光，李洛卻是面帶微笑，怡然不懼，淡淡的道：「看來我說得太刻薄了一點，刺痛了你那一直自卑的心。」

砰！

裴昊一巴掌拍下，旁邊的桌子頓時爆碎開來，強悍的相力噴薄而出，直接是將那桌子碎片絞碎成了粉末。然而他剛欲說話，李洛身旁的姜青娥已是上前半步，她金色眸子冰冷的注視著裴昊，道：「裴昊，我不喜與人口舌，所以我只說一句，我不想在府祭上面看見你，

所以我希望你今天就去死吧。」

話音落下的瞬間，磅礴驚人的光明相力猛然間自其體內爆發而起，強悍的威壓橫掃全場。

她縴手一揚，一道燃燒著光明之炎的劍光已是呼嘯而出，以一種凌厲兇悍姿態，直接洞穿虛空，斬向了裴昊。

姜青娥這齣手太過的果斷，以至於連袁青等人都還沒回過神，那霸道劍光已是落向裴昊。

不過裴昊本人面對著姜青娥突然的出手，卻是身影紋絲不動，面色略顯陰沉。

嗡！燃燒著光明之炎的劍光，在距離裴昊面門還有寸許距離的時候，突然凝固了下來，因為所有人都見到，在裴昊的面前，有一面冰盾成形，散發著極其冷冽的寒氣

，升騰之間，竟是將劍光上面燃燒的光明之炎，都是冰凍了起來。

劍光最終化為冰屑，破碎開來。

這般變故，讓得姜青娥雙眸微眯了一下，然後視線投向了裴昊後方的屏風處。

「呵呵，幾年不見，青娥小姐這光明相力真的是越來越霸道了。」

與此同時，一道笑聲自屏風後傳出，緊接著，一道人影緩步走出。

所有的目光都是投射而去。只見得來人，是一名頭髮有些花白的男子，他面目削瘦，臉龐上有冰霜在蔓延，令得他渾身都是散發著一種可怕的寒氣，而隨著他的走出，自有一股可怕的相力

威壓以他為源頭，緩緩的蔓延開來。

在場所有人都是微微色變，有人駭然失聲：「天相境？！」

袁青的目光同樣是投向那名男子，眼瞳驟縮：「徐天陵？！你晉入天相境了？！」

李洛聽到這個名字，眼神微微一動。因為這徐天陵，正是洛嵐府三大供奉之首。

第六百二十一章徐天陵

第六百二十一章徐天陵

當那混身瀰漫著驚人寒氣以及相力威壓的男子現身時，在場所有人的面色都是有所變化，因為對於眼前的人，他們都並不陌生。

徐天陵，洛嵐府三大供奉之首。

只不過他已經消失兩三年的時間了，誰也沒想到，他竟然會在此時出現在這個場合。

袁青眼神有些陰沉的盯著徐天陵，後者身上散發出來的相力威壓，顯然已經達到了大天相境的層次，這比他這個小天相境，還要高上一級，看來這幾年的時間，後者另有際遇。

這倒是讓得袁青有點心驚，要知道相力修行，天相境之前相對而言要簡單許多，只要天賦足夠，修行就能夠勇猛精進，比如聖玄星學府那些精英學員，他們在四星院時，就有可能踏入天珠境，可想要從天珠境再突破到天相境，這就是一個極其困難的過程了，這一點從宮神鈞，長公主身上就能夠看得出來，他們算得上是四星院中頂尖的天才了，而且還有著王庭做背景，可即便如此，他們或許也無法做到在學府四年時就突破到天相境。

這是因為天相境不僅需要天賦，還需要積累與感悟，而小天相境想要晉入大天相境，難度又是要高上許多。

可以說，天相境是踏入封侯境之前最難的門檻。

袁青踏入天相境已是有著數年的時間，可即便如此，如今他還在還在這個境界徘徊，未能成功踏入大天相境。

可眼前的徐天陵，卻是先他一步抵達了。

面對著袁青的質問，徐天陵微微一笑，目光這才轉向李洛與姜青娥，拱手道：「少府主，青娥小姐，許久不見，別來無恙。」

「我說裴昊怎麼有膽子現身，原來是背後有你這位突破到了大天相境的供奉在支持。」姜青娥淡淡的道。

李洛也是在打量著這位洛嵐府的大供奉，道：「看來徐供奉也打算支持裴昊分裂洛嵐府了？」

徐天陵笑道：「少府主說的話難聽了一些，我對洛嵐府也是有著感情的，自然不想看見它分崩離析，但是裴昊終歸也是兩位府主的記名弟子，而且兩位府主當初有明言，若是身份合適者，並且能夠獲得兩位供奉支持，那麼就有著競爭府主的資格。」

「裴昊這兩點都符合，所以他的確是有資格的。」

「還能跟我比資格不成？」李洛淡聲道。

徐天陵注視著李洛，有些感慨的道：「若是少府主此前沒有被空相所困擾，其實洛嵐府也就不會這麼亂了，但事情已經開了頭，那就沒有回頭路了，一切，就只能怪造化弄人。」

李洛的確是最名正言順的人，他繼承洛嵐府府主之位的資格，比姜青娥還強，如果當初他沒有出現空相之事，那麼洛嵐府內很多人都會擁護他，可惜，空相的事情，讓得那些原本忠誠於洛嵐府的人都有些動搖，而裴昊則是趁此收攬人心，從而造成了之後一系列的事。

如今局勢都已經推到這一步了，李洛即便解決了空相的問題，並且還展現出了極強的天賦，但那些跟著裴昊已經走下去的人，難道還能回頭嗎？

即便明知道是黑路，也只能走到底，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希望了。

因為他們都明白，回頭了，難道就真以為李洛以後會放過他們？別天真了。

李洛搖搖頭，卻是懶得與對方爭辯這種無意義的事情，真有叛心的人總會找到機會與藉口的。

「我是真的服了我老爹老娘。」李洛忍不住的嘆了一口氣。

然後他目光看向眼前的裴昊，徐天陵，墨辰以及其他三位閣主，神色複雜的道：「他們明明也算是驚才絕豔般的人物，怎麼眼光能夠差到這種地步，整個洛嵐府高層，一半的人都是這種貨色？」

「他們究竟是怎麼做到將這麼多垃圾集中到洛嵐府而且還都提拔成高層的？」

李洛這話相當狠，直接是讓得那徐天陵臉龐上的笑容都是一點點的收斂起來，眼中有怒意掠過。

「不能怪師父師娘。」

姜青娥搖搖頭，認真的道：「他們兩位高人遊戲人間，洛嵐府也只是他們一時興起，以他們的實力，你覺得他們會在意下面的人有什麼其他的心思嗎？畢竟真出了什麼事情，隨手拍死就行了。」

「他們有自信，再大的爛攤子，都能輕易的收拾，所以對於下面的人心性挑選，就沒有看得太過的重要，你沒見到師父師娘以前在時，你眼前這些人是何等的忠誠嗎？」

姜青娥這認真的回答，頓時令得裴昊，徐天陵，墨辰等人面色更加的不自然了，特別是在提及那兩位府主時，他們的心中有複雜的情緒升起，敬畏，懼怕以及心喜他們的失蹤。

而且從姜青娥的回答中，他們也能夠感覺出那兩位府主對他們這些人的一種隨意，人家根本不在乎他們心性如何，會不會對洛嵐府有叛心，畢竟雄獅會在意領地中一群狐狸的心思嗎？

「兩位府主自然是令人信服，若是他們在的話，我等怎敢有絲毫異心。」徐天陵壓制下心中的情緒，面色平靜的道。

「不過少府主與青娥小姐也不必再活在以前，以往有兩位府主庇護，你們自然是高高在上，不懂我們之艱苦，但如今局勢畢竟不一樣了，兩位還是得認清現實。」

「所以在這裡，還是希望少府主再考慮一下先前裴昊關於兩位府主並立的建議。」他目光有些銳利與逼迫性的盯著李洛。

迎著他那逼迫性的目光，李洛嘴角一撇，懶洋洋的道：「你如果是聾子，我可以再給你重複一遍，府祭之上，什麼手段都別省，儘管來，洛嵐府打爛了不用替我心疼。」

徐天陵眼角微微抽搐，心中湧上一股邪火，怎麼這李洛身為少府主，感覺比他們這些人還不在意洛嵐府的未來？

真是個敗家子！

「看來少府主還是有些認不清楚現實。」徐天陵陰沉沉的出聲，然後他上前一步，大天相境的威壓直接如洪流般的傾瀉開來，直接對著李洛籠罩而去。

冰寒相力瀰漫，整座春湖樓都有著冰霜在凝結。

「既然如此，那就讓我代兩位府主，先教導一下少府主什麼叫做現實。」徐天陵五指曲攏，寒冰湧現，將其手掌化為了冰玉般的鷹爪，散發著極寒與鋒利的波動。

袁青上前一步，剛要厲喝，卻是被李洛阻攔了下來。

李洛似笑非笑的望著徐天陵，微微側耳，道：「大天相境，真是了不起啊你聽？」

徐天陵雙目微眯，剛欲說話，其神色突然劇變，因為就在這一刻，那春湖樓外，突然有一道流光破空而來，那道流光仿佛是直接洞穿了虛空，所過之處，連空間都被切割開了一道道幽黑的痕跡。

天地能量，更是在那道流光下紛紛潰逃。

「封侯強者？！」

感受著那道流光內蘊含的至強威壓，徐天陵駭然失聲，此時他終於是看清楚，在那道流光內，似乎是一柄明晃晃的殺豬刀。

可就是這般搞笑的殺豬刀，卻是讓得此時的他遍體生寒，心頭恐懼大生。

為何會有封侯強者對他出手？！

然而此時他已經沒有時間多想，那柄殺豬刀直衝他而來，那股瀰漫的煞氣，讓得徐天陵感覺到了死亡的臨近，他當即一聲咆哮，只見得在其寒冰鷹爪上，有一道血紅色的拳爪閃現而出，拳爪之上，有一道金眼若隱若現，赫然是一件金眼寶具。

金眼寶具在手，徐天陵這才敢一掌拍出，迎上那柄殺豬刀。

嗤！

兩者接觸的瞬間，倒是沒有任何驚天動地的響聲，因為所有人都是見到，那明晃晃的殺豬刀只是輕輕的一晃，然後那徐天陵手中的金眼拳套便是如同豆腐般的被切割開來，同時被切割的，還有著他那半隻手掌。

鮮血伴隨著斷指瞬間就傾灑了下來。

徐天陵身軀倒飛而出，撞碎了諸多桌椅，他的面色瞬間就變得慘白起來，眼中滿是恐懼與駭然。

而那柄殺豬刀在削斷了徐天陵半個手掌後，便是於樓頂盤旋一陣，其內有一道冷笑聲音徐徐傳出。

「狗東西，你告訴老子，你要怎麼教導少府主？！」

（昨天章節最後徐天陵出現的時候，應該是大天相境，但是少寫了一個大字，今天補上。）

第六百二十二章震懾

當那充滿兇煞之氣以及至強威壓的聲音從殺豬刀中傳出來時，整個樓頂一片死寂，除了李洛，姜青娥外，所有人的目光都是驚駭欲絕的盯著那破空而來，一刀就

斬斷了徐天陵這位大天相境強者半隻手掌的殺豬刀。

誰都沒想到，這裡的事情，竟然會有一名封侯強者突然的插手。

而且這名封侯強者顯然是屬於李洛的陣營！

洛嵐府內，什麼時候又有了一位神秘的封侯強者鎮守？！

袁青，盧箐，閭關這些洛嵐府的供奉和閣主，皆是滿眼震驚，因為連他們都不知道，洛嵐府除了兩位府主外，還有其他封侯強者存在的事。

可為何這位封侯強者在洛嵐府風雨飄搖的時候也從未現身震懾內外之敵？如果那時候的洛嵐府有一位封侯強者鎮壓的話，一切的動，亂都不可能發生的啊。

三人的心中，滿是疑惑與不解。

不過袁青更多的還是驚喜，雖然他不了解這位封侯強者的來歷，但既然他會出手保護少府主，那自然就是屬於洛嵐府總部一系，這絕對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而與他的驚喜不同，此時那裴昊，墨辰以及另外三位閣主的面色則是變得異常的難看，特別是後三者，眼神驚惶，他們已經倉惶起身，連連後退，腳跟都是在顫

抖。

那可是封侯強者啊！

只要其念頭一動，恐怕他們三人就會直接當場身死。

該死，這洛嵐府怎麼還會有封侯強者？！

此時的三人，頗有一種喪家之犬般的感覺。徐天陵捂著斷掌處，冰寒相力湧動，試圖將鮮血止住，但很快他就發現這是徒勞的，那斷裂處殘留著一股極端恐怖的力量，那股力量侵蝕著血肉，令得他的相力

難以將其迅速化解，所以只能硬生生的承受著那股劇痛。

他明白，那股力量乃是封侯強者的雙相之力，雖說如今他晉入到了大天相境，可與封侯強者之間的差距依舊是猶如鴻溝一般。

徐天陵抬起頭，望著那懸浮在李洛上方的殺豬刀，聲音嘶啞的道：「洛嵐府中，果然還藏著一位封侯強者。」其他那些閣主雖然完全不知曉洛嵐府那神秘封侯強者，可他卻是從另外的渠道有所得知，不過即便如此，他對此依舊一直都是抱有幾分的懷疑，畢竟他在洛嵐府

多年，也從未見過除了兩位府主之外的第三位封侯強者。

而如今，在親自體驗了一下後，他明白這個情報的真實性了。

李洛看了一眼盤旋的殺豬刀，伸出手，然後刀就徐徐落下，被他握在掌中，他笑眯眯的盯著徐天陵，道：「教我做人，你也配？」

徐天陵面色陰沉，道：「原來這就是少府主的倚仗，不過我也聽說那位神秘封侯強者不能踏出洛嵐府總部，不然現在也不會只見刀不見人。」「那你要不要再試試？」李洛抬起殺豬刀，刀身上面殘留著一些暗紅的痕跡，隱隱的有一股令人心悸的兇煞之氣在散發出來，那種感覺，仿佛這柄殺豬刀是從屍山

血海中拔出來的一般。

被那把殺豬刀指著，徐天陵眼皮子忍不住的一跳，斷掌處的劇痛讓得他最終沉默下來。

「看來少府主還是選擇府祭那一日，在洛嵐府掀起大戰了。」徐天陵冷聲道。

「賊喊捉賊.」李洛搖搖頭，道：「廢話就不必說了，府祭那一天，我會等著你們，到時候有什麼手段儘管拿出來，洛嵐府保不保得住無所謂，但我敢肯定，這洛嵐府就算是打爛

了，我也不會讓你們佔一點便宜。」

話音落下，他便是不再多言，直接是與姜青娥轉身離去。

袁青等人見狀也是趕緊跟上。那盧箐，閭關面面相覷一眼，也不敢在這裡繼續逗留，今日洛嵐府展現出來的實力，讓得他們心頭驚駭不已，所以現在哪裡還敢跟裴昊眉來眼去，還是想想萬一

以後少府主真的挺過了府祭，他們應該怎麼辦吧。

裴昊眼神陰沉的望著離去的兩人，心中有怒意湧動，今日的目的，算是徹底失敗了。他原本是指望著藉助突破到大天相境的徐天陵出手，削弱李洛，姜青娥的聲勢，同時震懾盧箐，閭關兩位中立閣主，同時將他們拉到自己這一邊，但誰都沒想到

那位洛嵐府的神秘封侯強者竟然在此時出手了。

這一下，換作被震懾的反而是他們這邊了。裴昊看了一眼神色驚恐的三位閣主，淡淡的道：「你們不必驚慌，洛嵐府那位封侯強者因為某些緣故，根本無法走出總部的範圍，所以他沒你們想的那麼可怕，再

者，等當日府祭時，自會有人將他阻攔。」

「不過那位封侯強者的出手，倒是有些出乎意料，我以為他不能走出總部，就無法出手，但看來是我小瞧了封侯強者的手段。」

徐天陵陰沉的道：「雖然他的攻擊穿出了總部，但還是受到了很強的削弱，不然剛才那一刀，不會只是斷了我半隻手。」

剛才那一刀很恐怖，但徐天陵明白，如果一名封侯強者真正出手，他是必死無疑的。

裴昊默默點頭，眼神陰沉的盯著樓梯的位置，不過這一次倒也不是完全沒有收穫，至少他們探測出了洛嵐府那位神秘封侯強者的真實存在以及其如今的狀態。

「李洛.」

「雖然你口口聲聲說著不在意洛嵐府，那我倒是真要看看，當它真的分崩離析時，你是不是還能這麼狂？！」

「少府主，那位封侯強者，為何不直接將裴昊與徐天陵斬殺，這樣也就少了府祭的麻煩？」走出春湖樓後，袁青忍不住的問道。李洛瞥了一眼腰間的殺豬刀，有些無奈的撇撇嘴，他當然也想，但彪叔受到了某種限制，如果走出洛嵐府總部，實力就會銳減，此次其驅使殺豬刀而來，已算是

某種取巧，可即便如此，殺豬刀上的力量也是嚴重的被削弱了。

所以，他不是不想直接砍了裴昊與徐天陵，而是做不到。此次來赴宴，李洛與姜青娥都能猜到裴昊應該是有些後手，所以才與牛彪彪進行了商議，在確定他的攻擊能夠覆蓋春湖樓的範圍後，他們才會前來，畢竟君子不

立危牆之下，沒必要真的魯莽犯險。

他們的命，可比裴昊那白眼狼珍貴多了。

「不急，等府祭之上，一切恩怨都將了結。」

李洛擺了擺手，他與姜青娥對視一眼，然後又是不約而同的注視著隔著一條街的洛嵐府總部。

還有一個月，那場等待一年的大風暴，就將會降臨洛嵐府了。一切的恩怨，都將會在那一日有一個結果。

第六百二十三章閃雷術

洛嵐府，金屋之中。

李洛盤坐於中央的蒲團之上，雙目緊閉，雙手掐訣，此時在其周身有天地能量劇烈的翻湧，而後一道「地煞能量」湧入他的體內。

當這道地煞能量進入體內後，尚還來不及展現它的狂暴之處，突然便是感覺前方有一道虛影浮現出來，那似乎是一道蟠踞的龍影，此時龍影張開了巨嘴，只見得一道龍息噴薄而出，直接就將這道「地煞能量」籠罩而進。

「地煞能量」在這口龍息內不斷的旋轉，翻滾，猶如被置身於熔巖之內一般，其內蘊含的狂暴能量在此時被生生的磨滅。

這般煉化，持續了足足一個時辰左右。

當龍息消散時，地煞能量已是消失，取而代之的，竟是五道呈現幽黑色彩的玄光，五道玄光靜靜的流動，似是黑色魚兒一般，散發著一種玄妙之感。

「這就是地煞玄光？」

李洛心神注視著那被龍息煉化出來的五道幽黑玄光，心頭也是泛起一抹歡喜之色，在經過數日的修煉後，他總算是將「三轉龍息煉煞術」修成，而此時，還是第一次將其施展出來，同時成功煉化出「地煞玄光」。

而五道地煞玄光，也代表著「三轉龍息煉煞術」的等級的的確確是五煞級。

李洛在好奇的觀摩了一會這「地煞玄光」後，心念一動，五道玄光便是直接落入到水光相宮內，然後鑽進了那宛如湖澤般的水光湖內，如魚兒般的遊動起來。

李洛睜開了雙目，伸出手掌，只見得有相力在手中凝聚，然後轉眼間化為了一道丈許左右，波光粼粼的水流刀光，其內相力高速流轉，釋放著驚人的切割與穿透力。

李洛注視著這道「千流水刀術」，而後心神微動，一道「地煞玄光」自相宮中流轉而出，直接融入到了這道波光粼粼的刀光之內。

再然後，李洛就見到刀光之外，開始覆蓋了一層淡淡的幽黑色彩，同時手中的水流刀光似乎是憑空的多了幾分凌厲，霸道之氣。

李洛屈指一彈，水流刀光猛然暴射而出，帶起刺耳的嗡鳴破風聲，然後直接劈斬在了金屋右側的一座測驗石碑之上。

砰！

以特殊材質所打造而成的石碑之上，頓時被撕裂出了一道深有三指左右的痕跡，痕跡邊緣異常的光滑。

李洛走近，伸出手指摸了摸石碑上面的痕跡，眼中有著驚訝之色浮現出來，他清楚的記得，之前他剛剛突破到煞宮境，並且還沒有凝鍊出「地煞玄光」時所施展的千流水刀術，僅僅只能在這石碑上面留下約莫兩指的深度，可如今相同的相力與相術下，威力卻是增加了此前的一半。

這就是「地煞玄光」的威力嗎？

李洛嘖嘖稱嘆。

怪不得都說地煞將階是相力修行中真正登堂入室的層次，相師境與之比起來，的確只能算是初學者。

「這地煞玄光可真是好東西。」李洛眼中滿是渴望，不過如今他的「三轉龍息煉煞術」只是剛剛修成而已，雖說一次性能夠煉化出五道「地煞玄光」，但這所需要的時間頗長，所以效率算不得高。

想要將煉化的效率提高起來，那就只能逐步的將「三轉龍息煉煞術」更加的熟練，直到將其修至大成。

在感受了一些「地煞玄光」的威力後，李洛又是開始嘗試這段時間他一直在修煉的一道相術。

這是他接觸的第一道正式龍將術。

低階龍將術，閃雷術。

這是一道身法速度類的相術，這也是李洛早就做好的規劃，為此他還特地打造了雷相出來，而所為的，就是修行雷屬性的身法相術，畢竟這類相術，在速度上面的優勢，一直都是屬於頂尖那一批。

而洛嵐府所收藏的這道「閃雷術」，也早就被李洛納入到了修煉進程之中，如今修煉條件一達到，他就開始修行。

李洛立於原地，眼目微垂，體內的相力在此時流淌起來，而在他的雙腳位置，有雷光若隱若現的浮現出來，這些雷光，仿佛是形成了一道道奇特的雷紋，雷紋於李洛的雙腳處流轉，不斷的刺激著那裡的血肉，經絡。

而在雙腳內部的經脈中，雷相之力也是在沿著特殊的經脈運行著。

漸漸的，那裡的血肉開始刺痛起來，有一種灼燒的感覺蔓延。

李洛雙目陡然瞪圓，其內似是有雷光閃過，他腳掌在此時抬起，然後一步踏出。

轟！

似乎是有一道雷鳴聲於金屋中響起。

而李洛的身影，直接是在這一瞬間出現在了數十丈之外，但他並沒有歡喜，反而是眉頭微皺的低頭望著雙腳處，只見得那裡的毛孔中有血跡滲透出來，血肉也有著被撕裂的跡象。

「不愧是龍將術，修煉難度比虎將術不知道高了多少。」

李洛一聲感嘆，「閃雷術」其實並沒有被成功的施展出來，身為龍將術的「閃雷術」，其最高境界是「五閃」，五閃之下，千丈區域之內，幾乎能夠如同瞬移一般的頃刻而至。

而現在的李洛，連一閃境都很勉強。

這是因為還沒有將「閃雷術」修成的原因。

不過李洛倒也不急，畢竟他修行此術沒多長的時間，雖說他自詡相術天賦卓越，但也得一點點的琢磨才行，而且雖說「閃雷術」還未完全修成，但已是將他的速度提升了不少，這已經算是彌補了一點他的缺陷了。

在思考著先前雷相之力流動的軌跡時，李洛也在運轉體內的水相，木相之力，繼而化為治療之力，將雙腳處的刺痛漸漸的抹除。

待得雙腳徹底恢復後，他也就離開了金屋，結束了今日的修行。

出了金屋，他徑直去往前院，在這裡他見到手持重劍，輕身而舞的姜青娥，她纖細柔軟的身姿，輕踏著曼妙的步法，手中重劍隨著心意而動，宛如羚羊掛角般，划起玄妙軌跡。

李洛敏銳的感覺到，隨著姜青娥的劍舞，天地間的能量，正在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對著她呼嘯而去。

而她那纖細玲瓏的嬌軀，則是宛如無底洞一般，將那些湧來的能量盡數吞沒。

深不可測。

李洛盯著姜青娥的玲瓏有致的嬌軀，漸漸的有一種如芒在背的感覺，眼前那漂亮到讓人感到驚豔的女孩，此時宛如是一頭異常可怕的兇獸，任何的窺探，都將會引來恐怖的反擊。

嗡。

李洛面前的虛空突然仿佛蕩漾起漣漪。

一柄重劍悄無聲息的劃破空間，直接指在了李洛咽喉。

李洛動也不敢動，趕緊舉手投降。

重劍之後，那原本沒有波瀾的金色眼眸中泛起一抹笑意，而後她悠然收劍，同時周圍天地間流動的天地能量，也是歸於寂靜。

「青娥姐，你是要突破了嗎？」李洛好奇的問道。

今日的姜青娥，給他一種極其危險的感覺，那種感覺，仿佛是冰層之下湧動的暗流，將要噴薄而出，淹沒一切所見一般。

姜青娥沒有回答，只是不置可否的一笑，而後道：「走吧，今天要回學府了。」

李洛點點頭，感嘆道：「今天的聖玄星學府，將會迎來驚天動地的一天。」

因為今天，姜青娥將會以三星院學員的身份，正式對七星柱發起挑戰。

如果成功，這就會再度創造出一個記錄。

所以這一天，註定將會成為聖玄星學府歷史上值得銘記的節點。

（之前我找插畫師畫過很多萬相的插畫，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我的微信公眾號上看。）

第六百二十四章紀錄就是用來打破的

當李洛與姜青娥再次回到學府的時候，李洛能夠清晰的感覺到沿途無數目光在盯著他們，準確的說，是在盯著姜青娥。

那些目光中充斥著震驚以及期待。

顯然，姜青娥將於今日挑戰學府七星柱的事情，已經傳開。這倒是並不奇怪，因為姜青娥在聖杯戰結束後，她就向學府作了申請，而這種打破紀錄的事情，學府自然是樂於所見，所以在臨近挑戰的日子時，就將這震撼性

的消息公布了出來。

這無疑是在學府內掀起了滔天駭浪。無數學員為之震撼，畢竟七星柱乃是聖玄星學府學員最高的榮耀，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個位置所帶來的衝擊性，比姜青娥取得聖杯戰三星院最強稱號還要來得令

人震動。

畢竟聖杯戰上，姜青娥面對的好歹只是同院級的對手，但七星柱，那可是學府內最頂尖的學員！

七星柱內，不僅有著四星院中最頂尖的學員，甚至，還存在著更高一屆的巔峰老學員。

雖說在這一屆的七星柱中，那些巔峰老學員光芒都被宮神鈞，宮鸞羽這兩位天賦耀眼的四星院學員所壓制，但他們的實力依舊不可小覷。

所以在很多普通的學員眼中，姜青娥以三星院學員的身份去挑戰七星柱這件事的份量，絕對要比她取得三星院最強稱號還要更具備衝擊性。

此事如果能夠成功，將會打破聖玄星學府創院以來的紀錄，因為至今為止，還從未有學員在三星院時，就取得七星柱的位置。

正是因為此事轟動性太大，所以此時學府內的學員在見到姜青娥時，方才會對其投去驚為天人般的目光。

「一個傳奇即將冉冉升起。」迎著那些視線，李洛對著姜青娥戲謔的說道。

姜青娥的神色倒是依舊平靜，道：「其實我對七星柱的身份倒是沒什麼興趣，此次挑戰，更多是為了養氣。」

「養氣？」李洛神色一動。

「徵伐強敵，養一口不敗之氣。」姜青娥淡淡的道，淡然的聲音中，自有一分霸氣外溢。

李洛似懂非懂，道：「這口氣有什麼用？」

姜青娥瞥了他一眼，道：「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還裝神弄鬼。」李洛不滿的嘀咕了一聲，不過心中卻是有所猜測，恐怕姜青娥是在為下個月的府祭做一些準備，或許，她這份準備，已經醞釀好幾年了。

「我先回宿舍小樓一趟，然後過來幫你助威。」

李洛跟姜青娥打了一個招呼，他這邊還需要去找郗嬋導師，請她今日帶他去學府的相術樓，找尋他心癢了許久的封侯之術。

姜青娥點頭，然後兩人就在小路盡頭分別。

分別姜青娥後，李洛就直奔宿舍小樓而去。而當他推開小樓大門而入時，剛好是見到白萌萌與辛符一臉疲憊的從地下室樓梯走上來，在兩人的身後，則是優哉遊哉的郗嬋導師，顯然，剛才她正在地下室中

督促指導兩人的修煉。

「隊長！」白萌萌一眼就見到進屋的李洛，頓時疲憊的小臉上有光彩綻放出來。

「還真是辛苦啊。」李洛笑道。辛符望著悠閒的李洛，再想起這一個月來他在郗嬋導師監督下所受到的高壓訓練之苦，頓時心頭有些酸氣，當即語重心長的道：「隊長啊，我知道你此次獲得了聖

杯戰一星院最強學員的稱號，但我覺得你不能因此就自大放鬆啊，這一個月時間你竟然連一次學府都沒來，這成何體統？」「你知不知道，二星院的祝煊，已經在這一個月中踏入到了虛將境，而我們一星院中的所有紫輝學員實力都是迅猛精進，你如果繼續這樣放鬆下去，說不定就要被

超越了。」

「郗嬋導師，您不能放任隊長這麼胡來，他這種好苗子，一定需要您的督促與鞭撻！」辛符又是對著郗嬋導師認真的說道。

只要郗嬋導師開始督促李洛，那麼對於他這邊自然就會放鬆一點，到時候他也能夠鬆一口氣了！

隊長啊隊長，不要怪兄弟不厚道，我這都是為了讓你變得更強啊！

辛符人畜無害的面龐下，流淌著複雜的心思。面對著辛符的「好意」，李洛面帶微笑，道：「雖然我這一個月沒有來學府，但是我的修煉卻是一日千裡，而辛符同學與我之間的差距變得更加的巨大了，這可不

行啊，咱們小隊中，萌萌是輔助，不擅長戰鬥，所以你和我就要擔負起重任，如果你被甩得太遠，那豈不是連萌萌都不如？」

辛符聞言，不信的道：「現在的我已經是化相段了，與你處於同一個等級。」

李洛擺了擺手，淡淡的道：「化相段，我早已經不是了。」

辛符一愣，不是化相段？那是他瞳孔猛的一縮，驚駭的盯著李洛，道：「你，你虛將境了？！」

「虛將？」李洛搖了搖頭。辛符這才鬆了一口氣，還好，沒有踏入虛將，不然的話這修煉速度未免有點太快了，畢竟那二星院的祝煊，此次也是在消耗了大量的積分換取資源後，才終於踏

出這一步。

不過此時，後面的郗嬋導師突然眸光在李洛的身上停留了片刻，然後她眼神猛的一凝，快步上前，有些驚異的道：「你，你踏入地煞將階了？！」李洛咧嘴笑起來，露出一口白牙，道：「為了不辜負導師的教導，這一個月中我勤修苦練，終於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日子裡，成功的突破了壁障，晉入到了煞宮境

」

說著話時，他體內相力流淌，自有一股強悍的相力威壓自他的體內緩緩散發出來。

感受著那股強橫的相力威壓，辛符一臉呆滯，旁邊的白萌萌也是捂著小嘴，有些震撼的望著李洛。

李洛竟然晉入煞宮境了？！

這也太變態了吧？要知道那祝煊，現在也只是虛將境！

這豈不是說，李洛在等級上面，甚至已經超越了這位二星院的最強者？！雖說學府這一屆都知道二星院最拉胯，但好歹那是高他們一級的學長啊，李洛在聖杯戰上展現出來的戰鬥力雖然比祝煊更強，可不論如何，祝煊畢竟相力等級還

算是有些領先的，然而這轉眼一個月不見，李洛卻是跨越了虛將境的層次，直接一步踏入煞宮境！

這樣一來，他與祝煊之間，已經完成了相力等級的反超！

這是何等妖孽的天賦？！

「隊長，姜學姐今天的紀錄還沒有出現，你這裡就已經締造出來了一個新紀錄了。」白萌萌美眸閃爍著亮光，有些崇拜的看著李洛。郗嬋導師望著李洛周身湧動的強橫相力，也是微微的有些失神，她是真沒想到李洛會在這短短一個月內成功的突破到煞宮境，按照她的預測，即便李洛有著「聖樹

靈晶」的協助，他想要在短時間內突破到煞宮境都是極為困難的事情，頂多就是一個虛將境。

可眼前的李洛，再度讓得她感到了意外與一些震驚。

「一星院時就踏入煞宮境.」

郗嬋導師心境有些波瀾，然後盯著李洛，眸子中有掩飾不住的讚賞之色：「李洛，你的確又創造了一個紀錄，這個紀錄，連當初的姜青娥都未曾達到。」看得出來，此時的郗嬋導師心情極好，因為她很清楚煞宮境與相師境之間的差距，李洛能夠在一星院時達到這個地步，這足以說明他的天賦與潛力，這種級別的

學員，莫說是聖玄星學府的歷史，就算是縱觀東域神州上所有聖學府的歷史中，那都絕對算是屈指可數的人。

有如此優秀的學員，她這個做導師的，自然也是感到顏面有光。

李洛微微一笑，風輕雲淡的道：「大家冷靜，紀錄就是用來打破的，所以用平常心看待就好。」

辛符心悅誠服，不愧是隊長，這個裝逼對味了。郗嬋導師面上薄紗微微抖動，想來也是浮現了一道笑顏，而後她看向辛符，白萌萌，道：「你們先去換下衣服，今天還有一場學府盛事，這可是難得一見，我們自

然也不要缺席。」

辛符與白萌萌皆是點頭，如果今日姜青娥真的挑戰成功的話，那再加上李洛這邊突破到煞宮境，恐怕整個學府都會被這兩人給掀翻了。所以今日，這洛嵐府的兩人，必定會成為學府中最靚的崽。

第六百二十五章姜青娥的挑戰

在辛符，白萌萌各自回去休整換衣的時候，李洛則是被郗嬋導師單獨的拉到了地下室，然後給他進行了一些測試，待得李洛表現盡數過關後，郗嬋導師眼中的滿

意之色就變得更為的濃鬱了。

「不錯，相力雄厚，並無虛浮之感，看來你並不是使用了某些透支秘法強行突破。」郗嬋導師似是鬆了一口氣，說道。

「導師你這也太不相信我了。」李洛嘟囔道。敢情郗嬋導師這番操作是懷疑他此次使用了一些透支型秘法來榨乾潛力，但這種涸澤而漁的短淺之舉，他怎麼可能會做，畢竟這種秘法會傷及根基以及潛力，一

旦使用了，未來他就別想再有所進步了。

怪不得剛才導師要支開辛符與白萌萌，或許她不想到時候真發現李洛使用了某種透支秘法後，會在兩人面前傷及他這個隊長的威望。

郗嬋導師平靜的道：「雖然我相信你不會做這種事情，但特殊時刻，就怕你一時衝動。」

李洛明白她所說的特殊時刻，應該就是洛嵐府的府祭。「導師放心吧，我早就說過，洛嵐府雖然是我爹娘的心血，但我相信，他們兩個寧願它被毀了，也不想看見我以命來逞強保護，所以我雖然會盡力而為，但卻不會

傻乎乎的真就要跟洛嵐府共存亡，畢竟我的退路還很多，洛嵐府即便是毀了，只要我與青娥姐還在，那就有的是機會將它重建。」李洛認真的說道。

郗嬋導師微微頷首，李洛在這一點上面的確看得很清晰通透，這倒是令人欣慰。

「如今你突破到煞宮境，而且也算是創下了一個紀錄，回頭我倒是可以幫你找素心副院長申請一些「元煞丹」。」郗嬋導師說道。

「元煞丹！」李洛聽到這個名字，眼中頓時有精光浮現，所謂「元煞丹」乃是一種專門針對於地煞將階境界的修煉丹藥，吞服煉化這種丹藥，能夠獲得一縷被藥性中和的地煞能

量，這道地煞能量相對溫和，而且也更好煉化，所以「元煞丹」算是地煞將階強者最為喜歡的一種丹藥，這能夠增加修煉的進度。郗嬋導師所說的「元煞丹」是學府內部煉製，質量比市面上的還要更好一點，不過這種「元煞丹」一般是只有三星院的學員才能兌換，而且因為量不多，這就導致每

次只有三星院中的一些優秀學員才有輪到的資格，其他一般的學員，還只能眼饞著。

「元煞丹連三星院那邊都供不應求，還能輪到我嗎？」李洛眼神熱切的問道。

「正常來說，是輪不到的，不過對於你們這種在三星院前就突破到地煞將階的優秀學員，學府還是會給予一些額外的獎賞當做鼓勵的。」

「我們？」郗嬋導師似是笑了笑，道：「嗯，二星院那個祝煊，因為此次突破到了虛將境，所以也在努力的申請這一批額外的「元煞丹」，但元煞丹數量不多，你如果也去申

請的話，那兩人應該就只有一人能得償所願。」

「這意思就是你還得跟那祝煊競爭一下。」

李洛聞言，則是露出了同情的神色，感嘆道：「又要難為祝煊學長了，我這個學弟真是於心不忍。」郗嬋導師眼中也是浮現出一抹笑意，這祝煊的確還挺倒黴的，原本以為此次突破到虛將境能夠揚眉吐氣一下，結果誰知道又撞見李洛這妖孽直接在一星院時就打

破紀錄，正式突破到煞宮境。

兩人這一比較起來，真的是差距巨大，所以祝煊此次的美夢怕又是要落空了。

抱著對祝煊的深切同情，李洛與郗嬋導師離開了地下室，然後就與換好衣衫的白萌萌，辛符兩人一同出了小樓。

一行人直往學府中央的廣場而去。

沿路之上，已是可見人流洶湧，無數學員神情激動興奮的對著相同的方向而去，經過這段時間的醞釀，所有人都對今日的這場大事充滿了期待。

「今日姜學姐如果能順利取得七星柱之位的話，恐怕她在學府內的聲望，將會超過長公主殿下。」白萌萌見到這般聲勢，忍不住的感嘆道。辛符也是點頭表示認可，姜青娥在取得聖杯戰三星院最強學員稱號後，在學府內本就頂尖的聲望已經與長公主並駕齊驅，如果此次再完成這種紀錄，那可就真的

是無人可及了。

「隊長，你知道姜學姐會挑戰誰嗎？」白萌萌好奇的問道。

這一次，連郗嬋導師都是看向了李洛，顯然對這個問題也有點興趣。

李洛聞言，無奈的搖搖頭，道：「她沒說。」「如果從挑戰成功的機率來說，司天命與夜承影或許是最好的選擇，七星柱內，除了宮神鈞與宮鸞羽外，就只有他們兩人是四星院學員，而其他三位，都是更上一

屆的老生，他們雖說比宮神鈞，宮鸞羽要弱點，但底蘊卻不可小覷。」郗嬋導師說道。

白萌萌與辛符聞言也是贊同的點頭。

李洛沒有說話，雖然從成功率來說，司天命與夜承影的確是最好的選擇，但以他對姜青娥的了解，她恐怕未必會這麼選擇...

「導師，七星柱的實力有分出過排名麼？」李洛問道。

「七星柱內，宮神鈞當之無愧的最強，其次便是宮鸞羽，而第三位的話，應該是鐘太丘，第四為王朝，第五是喬鈺。」郗嬋導師想了想，說道。

李洛若有所思的點點頭。

而在他們一路說話的時候，那座有滔天沸騰聲的廣場，已是出現在了前方，郗嬋導師袖袍一揮，直接是帶著三人掠空而上，落在了廣場的一座高臺上。

此時的這裡，一星院的紫輝導師皆是齊聚，而且李洛也看見了秦逐鹿，呂清兒，虞浪這些其他的紫輝學員。

呂清兒見到李洛，頓時對著他揮手打著招呼。

李洛也是衝著她笑了笑，然後他的目光就投向了廣場之中，只見得在那場中，有七根石柱矗立，石柱之上，銘刻著周天星辰，玄光流轉時，顯得氣派非凡。

而此時，七根星光石柱上，皆是盤坐著一道人影。

正是聖玄星學府這一屆的七星柱。

七人靜坐，神色淡然，衣衫隨風而動，自有一股威壓散發。廣場內，無數學員望著他們的目光都是充斥著敬畏之意，因為他們七人，代表著聖玄星學府學員最高的成就，這份敬畏不是來自他們的什麼身份，而只是單純因

為他們的實力。

高臺上，素心副院長現出身影，而後她纖細玉手微微抬起。

一道流光從天而降，在那萬眾矚目間落入場中。

現出身來，那窈窕纖細的絕美身姿，絕代風華般的容顏，立即就在場中引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歡呼聲。

正是姜青娥！

「今日，三星院姜青娥，將正式挑戰七星柱。」素心副院長令人如沐春風般的聲音，響徹在每個人的耳中，同時也讓得驚天歡呼聲愈發的高漲。

「挑戰規則，大家已是知曉，我也就不必多說。」

素心副院長凝視著場中那道絕美身影，眼中有掩飾不住的滿意與欣賞之色，道：「姜青娥，你要挑戰七星柱中的哪一位？」

場內的沸騰聲在此時悄然的寂靜，無數道目光投向姜青娥。

這是所有人最想知道的答案。不過很多人心中也是有所猜測，姜青娥畢竟還只是三星院，而且似乎現在也只是極煞境，可七星柱所有人都踏入到了天珠境，這兩者間有巨大的差距，即便姜青

娥擁有著九品光明相，恐怕也不太可能如此越級勝敵，畢竟這些七星柱也不是泛泛之輩，他們同樣是學府中最頂尖的學員，擁有著極強的天賦。

所以，姜青娥如果要挑戰七星柱的話，應該還是得從最弱的開始。

比如司天命。

在那無數視線的注視下，姜青娥的眸光，也是在自七星柱身上緩緩的掃過，最終，她停向了一道人影，下一刻，有清冷聲音平靜的響起。

「我選擇挑戰...鐘太丘。」當她聲落的瞬間，頓時滿場暴動。

第六百二十六章挑戰鐘太丘

當姜青娥說出她的挑戰目標時，這座廣場內頓時掀起了滔天譁然聲，無數人面露震驚之色，聲音此起彼伏的響起來。

「我的天，我沒聽錯吧？姜青娥竟然要挑戰鐘太丘？！」

「鐘太丘的實力在七星柱中，可是排在第三位啊！那是僅次於宮神鈞與宮鸞羽的！」

「鐘太丘是六星天珠境，實力極強，底蘊極厚，姜青娥怎麼會挑選這麼一個硬茬子來作為挑戰目標？！」

「這實在是有些魯莽啊！」

「......」

所有學員都是在驚聲交談，顯然姜青娥的選擇目標，太過的出人意料。

而不僅是其他人，就連李洛在聽見時，心頭都是忍不住的一驚，他雖然之前早有猜測，姜青娥應該不會選擇最弱的人來作為挑戰目標，因為那不太符合她的性格。

但他也頂多只是猜測她或許會挑選喬鈺，王朝這兩位在老學員中底蘊稍弱一點的人，至於鐘太丘，他是真沒怎麼去想過。

因為此人的實力極強，他曾經是上一屆四星院中的最強者。

甚至在宮神鈞與宮鸞羽剛進入四星院的那一段時期，鐘太丘就是最強七星柱。

沒有人會懷疑鐘太丘的實力。

所以即便對姜青娥充滿信心的李洛，在聽見她要挑戰鐘太丘時，都是略微有些錯愕。

「是為了那所謂的養氣麼...」李洛目光閃爍，姜青娥不會做無謂的事，眼下會這麼選擇，應該是有著她的打算。

「隊長，姜學姐一來就將難度拔高到這種程度嗎？」一旁的白萌萌有些目瞪口呆。

呂清兒遲疑了一下，也是說道：「雖然直接挑戰鐘太丘學長很有震撼性，不過會不會太冒進了一些？以姜學姐的天賦，如果突破到天珠境後再去挑戰，應該會更保險許多。」

李洛攤了攤手，道：「你們跟我說也沒用啊。」

其他人聞言也是無奈的搖了搖頭。

「你們也別小看了姜青娥。」此時說話的，竟是郗嬋導師，她凝視著廣場中那道風華絕代的倩影，淡笑道：「在我們這些紫輝導師的眼中，如果說學府內還有哪個學員讓我們有些捉摸不透的話，恐怕也就只有她了。」

「我此前就說過，姜青娥的修行略有幾分古怪，她應該是修煉了某種秘術，這種秘術令得她一直在壓制她的修煉速度，她就如同一座火山，一直在壓抑著巖漿的噴發，但這種壓制並非是永久的，等到某一日，她徹底將這種壓制解開的時候，這一座火山自然會爆發出極為恐怖的威能。」

「縱觀姜青娥的修煉進度，她在一二星院的時候，速度對比常人雖然算是不慢，可對比她自身的天賦，卻是只能說顯得有些普通，而到了三星院時，她僅僅一年時間，就跨過了地煞三境，直達極煞境，這個修煉速度就有些驚人了。」

「在我看來，她三星院時期的修煉速度，應該就是因為她的壓制快要抵達極限所導致。」

「她所修煉的這道秘術有些不簡單，想必應該是李太玄與澹臺嵐所留...我其實也很好奇，如果等她徹底將這份壓制解開的時候，她究竟會躍升到哪一步？不過我想，或許這一天，也不會太遠了。」

說到此處的時候，郗嬋導師看了李洛一眼，姜青娥這些年的壓制與醞釀，必然所圖不小，而算算時間...或許就是為了洛嵐府的那場府祭。

姜青娥這些年，一直在為這一天做準備。

聽著郗嬋導師這番話，在場的虞浪，白萌萌，呂清兒，秦逐鹿等人皆是有些動容，然後神色複雜又欽佩的望著場中那道絕美的倩影，不論從什麼角度來說，姜青娥的確是驚才絕豔，她算得上是聖玄星學府百年內最為優秀的學員。

特別是如果她今天的挑戰能夠成功的話，她將會締造一個學府傳奇。

場中沸騰不休，而那七根星光石柱之上的人影，臉龐上也皆是有些驚訝之色浮現。

這個結果，同樣出乎他們的預料。

「青娥...」長公主柳眉微蹙，她望著那道手持重劍，顯得英姿颯爽的絕美倩影，她有些擔憂，如果此時的姜青娥踏入到了天珠境，那麼她選擇鐘太丘是理所應當，可從姜青娥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來看，她依然還是極煞境。

而鐘太丘，卻是六星天珠境。

這一位，在她與宮神鈞還未崛起前，曾經是最強的七星柱。

鐘太丘並不好對付。

但這是姜青娥的選擇，所以她雖然有些擔憂，眼下也只能靜觀其變。

宮神鈞目光微閃，他在想，姜青娥究竟有什麼倚仗，竟然敢直接挑戰鐘太丘，而以他對姜青娥的了解，她應該不是那種魯莽之人，所以眼下會有這般行止，必然是有所倚仗。

「呼。」

司天命在此時鬆了一口氣，旋即又是苦笑一聲，他這七星柱倒是保住了，不過又有點不是滋味，因為姜青娥並沒有選擇他，這說明現在的姜青娥，甚至都已經不將他當做有挑戰性的那一種了。

「是真沒一點機會了。」司天命苦澀搖頭。

其他的七星柱，皆是神色莫名，他們盯著前方場中那一道氣質非凡的絕美倩影，眼神有些複雜，如果這一次她的挑戰能夠成功，那恐怕聖玄星學府將會迎來有史以來最恐怖的一位七星柱了。

而在那滿場譁然聲中，作為被挑戰者的鐘太丘，也是在經過短暫的失神錯愕後，緩緩的站起身來。

鐘太丘的模樣只能說是普通，雙眼細眯，臉龐上時刻掛著陰柔的笑容，然而就是如此其貌不揚的他，曾經也獲得了最強七星柱的稱號，只不過一代新人換舊人，隨著更為優秀與驚豔的後人出現，他也就收斂了曾經的光芒，只是在學府靜靜的享受著那份資源，然後等著今年年底之後，就徹底的離開這裡。

「原本還打算帶著七星柱的榮耀結束學府的修行，但現在來看，似乎還沒那麼容易呢。」鐘太丘微笑著說道。

而在說話的時候，他已是踏出步伐，相力波動閃掠而過，其身影便是在那萬眾矚目下，出現在了姜青娥前方十數丈的位置。

「姜學妹，你是學府百年內當之無愧的最優秀學員，不過我也不想以敗者的身份離開學府，所以，你選擇我，或許並不是一個那麼聰明的決定。」鐘太丘輕聲說道。

姜青娥容顏平靜，金色的眸子內，仿佛是有波濤暗湧。

她沒有多說什麼，只是眼眸微垂：「鍾學長，請賜教。」

鐘太丘一聲淡笑，下一瞬，一股極其驚人強悍的相力宛如百丈巨浪一般，直接自他體內橫掃開來，他的相力呈現淡淡的綠色，同時又帶著一點刺鼻的腥味，相力瀰漫處，連空氣都開始被轉化為淡綠色彩。

那是蛇毒。

而滾滾相力洶湧澎湃中，只見得一道巨大的妖蟒虛影，於其身後，漸漸的浮現出來。

下八品，妖蟒相。

隨之而現的，還有六顆璀璨的天珠。

天地能量，宛如天河倒灌，瘋狂湧來。

驚人的相力威壓橫掃全場，讓得觀戰的無數學員都是有窒息般的感覺。

鐘太丘的雙瞳也是在此時變成了蟒蛇一般的豎瞳，陰柔的面龐更是平添了幾分森冷之意，他身軀緩緩升空，居高臨下的俯視著姜青娥，有陰柔的聲音響起：「姜學妹，拿出你的底牌吧，如果你只是極煞境，今天你可能沒有辦法從我這裡拿走七星柱的位置。」

「一招。」姜青娥凝視著鐘太丘身後那滔天般的相力，紅唇微啟。

「什麼？」鐘太丘雙目微眯。

「鍾學長接得下我一招，此次挑戰，我自認失敗。」姜青娥嗓音不急不緩。

鐘太丘盯著姜青娥，笑道：「是因為姜學妹只有這一招之力吧？」

而後他眸光閃動，淡笑一聲：「既然姜學妹都這麼說了，那身為老學長，我自然沒有退縮的道理，而且我也很想看看，作為我聖玄星學府百年內最為優秀的學員，究竟能驚豔到什麼程度。」

身為曾經最強的七星柱，鐘太丘也是有著屬於他的傲氣，如果姜青娥與他是同級，那麼他自會避其鋒芒，可現在的姜青娥，不過只是極煞境，而他卻是六星天珠境！

他倒是想要看看，姜青娥有什麼底氣，敢說一招決勝負！

「那麼，姜學妹，請吧。」

第六百二十七章虛珠

當鐘太丘的聲音落下時，姜青娥將手中的重劍插在了面前的石板中，她那白皙絕美的容顏宛如幽潭般，即便面對著眼前這六星天珠的強敵，她依舊是波瀾不驚。

在那無數道目光的注視下，姜青娥纖細雙手合攏，十指結出了一道道玄妙晦澀的印法。

隨著其印法的變幻，姜青娥周身的天地能量頓時在此時劇烈沸騰起來，有異常璀璨的聖光，從她的體內散發而出，那股聖光之耀眼，讓得無數人都是虛眯了眼睛。

而場中一些感知敏銳者，則是微微變色的感應到，那從姜青娥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正在此時以一種極為恐怖的速度節節攀升。

在四星院中，不乏一些頂尖學員實力都已達到極煞境，可此時的他們驚駭的發現，眼前的姜青娥體內所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已經遠遠的超越了他們。

什麼極煞境的相力，能夠達到這種程度？！

「哦？姜學姐難道是打算在此時突破嗎？」一星院這邊的高臺上，秦逐鹿感受著姜青娥體內瘋狂暴漲的相力，有些驚訝的道。

郗嬋導師微微沉吟，道：「我想，她隱忍這幾年，恐怕並非只是為了奪取一個所謂的七星柱，所以此時如果她就將此前的壓制盡數放開的話，那倒反而是有點前功盡棄了。」

她凝視著姜青娥纖細修長的倩影，不過，從現在後者的狀態能夠看得出來，姜青娥體內的相力已經充盈到了極致，她竭力所壓制的這座火山內部，已經即將抵達那個臨界點。

而這個臨界點，她打算在此時將其打破嗎？

李洛同樣是在看著場中那散發著驚人相力的倩影，他的面色微顯肅然，顯然，姜青娥也知曉鐘太丘的強橫，雙方之間的等級之差不可忽視，即便她身懷九品光明相，也不可能真的就做到以極煞境的實力，跨越這麼多層小境界去擊潰鐘太丘，所以，她也是在動用一些隱藏許久的底牌。

而在李洛以及在場所有人緊張的注視下，突然天地間的能量在此時仿佛是受到了某種引動，開始以一種極為迅猛的速度對著姜青娥身後的位置匯聚而去。

與此同時，其體內的璀璨相力也是流淌出來，於身後凝聚。

短短不過數息的時間，所有人都是見到，似是有一顆尤為璀璨的光團出現在了姜青娥身後，那道光團內，匯聚著極為可怕的相力，而此時這些相力似乎是在進行瘋狂的壓縮。

光團四周的虛空都是在劇烈震蕩。

那道光團，看上去，仿佛是一顆玄奇天珠！

無數人驚駭失聲，難道姜青娥是打算在這裡，直接突破到天珠境嗎？！

李洛見到這一幕，眉頭則是微微一皺，她真的打算在這裡放開壓制，開始突破嗎？雖說突破終歸是值得驚喜的事情，但聽郗嬋導師之前的分析，青娥姐這幾年時間的壓制，所為的圖謀，不可能只是一個七星柱。

可此時突破，豈不是打亂她的計劃？

不過出於對姜青娥的信任，李洛覺得，一個鐘太丘，應該還不至於讓她做出超出規劃的事情。

所以眼下的一切，應該都是在其掌控之中。

所有的視線，都是匯聚於姜青娥身上。

而其身後湧動著恐怖能量的天珠，最終也是漸漸的穩定起來，同時似是有相力所形成的衝擊波，宛如驚濤駭浪般的席捲而開，四周堅硬的石板，都是在此時有著龜裂的跡象。

「突破了？！」無數人心頭一震。

李洛也是緊緊的盯著姜青娥身後凝聚而成的那道天珠光團，那的確是一顆天珠的雛形，但與鐘太丘身後的天珠相比，姜青娥的這顆天珠似是要顯得虛幻一點。

「並非真正的突破，她只是踏出了半步，將體內壓制不住的相力鬆開了一些，而這些鬆開的相力，直接讓得她凝鍊出了一顆「虛天珠」，現在的她，算是踏入到了「虛珠」境，這與虛將境一樣，雖然不算是真正的突破，但卻算是朝著更上的等級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郗嬋導師在此時緩緩開口。

「虛珠境？」眾人面面相覷。

「不過擁有著這麼強大相力的虛珠境...說句實話，即便是我，也是頭一次看見。」郗嬋導師感嘆道。

一旁的其他紫輝導師也是深有同感的點頭，此時從姜青娥體內爆發出來的相力波動，說句實話，就算是三星天珠境恐怕都比不了。

可偏偏，她才剛剛凝鍊出一顆虛珠。

「壓抑許久的火山爆發時，自然會具備極為可怕的毀滅力量，我其實更好奇，當姜青娥徹徹底底解開壓制的那一天，她會爆發出何等力量？」曹聖導師笑眯眯的說道。

彌爾導師微微沉吟，道：「那或許會如同一場盛大的煙花，短暫而絢麗。」

「那場煙花，是她耗費數年的心血與努力醞釀而成。」郗嬋導師薄紗微動，言語間帶著一絲期待之意。

聽著這些紫輝導師間的交談，李洛面上卻是沒有多少的波瀾，反而心中略微的有著一種心疼之意。

他望著場中那道絕代風華，顯得璀璨奪目的倩影，他不知道當初姜青娥選擇這條道路的時候，究竟背負了多大的壓力。

為了洛嵐府，也為了保護那個時候僅僅只是空相的他，本是猶如鳳凰般耀眼的她，開始收斂光芒，積蓄力量。

為了洛嵐府與他李洛，姜青娥真的付出了很多。

不過好在的是，他最終還是擺脫了空相的束縛，來到了大夏城，與她站在了一起。

「放心吧，青娥姐，府祭上，我不會讓你獨自承擔壓力。」

「未來不管有什麼風浪，我都會與你一起。」李洛目光柔和的看著姜青娥，心中自語。

「青娥姐，加油！」李洛大吼起來。

隨著他的聲音響徹，頓時有無數聲音激烈的附和起來：「姜學姐，加油！」

「大姐頭，打敗鐘太丘，創造歷史！」

「我們是聖玄星學府最強的三星院！」

「......」

如今的姜青娥在學府內的聲望可謂是最頂尖級別的，再加上此次她以三星院的身份挑戰七星柱，這更是讓所有人都有一種見證歷史的熱血感，所以眼下呼聲起來，可謂是排山倒海，聲勢驚人。

場中的姜青娥轉過頭，看向了李洛的方向，白皙精緻的臉頰上，有著一抹淺淡的笑容浮現，而後伸出纖細手指，對著李洛做了一個必勝的手勢。

然後李洛就感覺到了無數充滿著妒火的目光如同鋒利箭矢般的從四面八方投射而來。

但很快，他們的視線就立刻轉移向了場中。

因為此時，姜青娥出手了。

只見得她伸出白玉般的手掌，身後那道璀璨的光珠化為無數道流光流淌下來，直接於掌心匯聚。

數息後，那顆虛幻的天珠散去，可姜青娥的手中，卻是出現了一朵栩栩如生的神聖光蓮。

蓮花之上，白色火焰徐徐升騰，似是有著淨化萬物之力。

聖蓮轉動，四周的空間都是在此時扭曲起來。

無數視線盯著那朵神聖火蓮，一些識貨者，已是有些震動的失聲：「高階龍將術，聖光焱蓮！」

高階龍將術，已是封侯術之下威力最強的相術，這種等級的相術修煉不易，而姜青娥所施展的這道相術，在場的人都並不陌生，因為在學府的相術樓中，這道相術高居頂位，不論是修煉難度還是威力，都算是位於高階龍將術的頂端位置。

如果不算學府收藏的封侯術，那麼這道「聖光焱蓮」，絕對算是學府相術樓中威力最強的相術之一！

姜青娥不愧是姜青娥，竟然在不聲不響間，已是將其修成。

第六百二十八章巔峰對決

燃燒著神聖火焰的光蓮在成形的那一刻，便是直接疾射而出，所過之處，無數光焰流動，似是形成了流星一般的光尾，以一種絢麗到極致的效果，在那無數道動容的目光注視下，轟向了鐘太丘。

神光光蓮倒映在鐘太丘的眼瞳中，也是令得他臉龐上的陰柔笑容在此時一點點的收斂起來，因為在這道光蓮中，他察覺到了巨大的危險氣息。

「僅僅只是突破到虛珠境，竟然能夠爆發出這種程度的相力？」

鐘太丘的心中翻江倒海，他從未小覷過姜青娥，即便對方與他之間的相力等級有著極為明顯的差距，但他還是沒料到，對方此次所爆發出來的相力，竟然能夠強到這種程度。

這是他至今為止見過最強的虛珠境了。

鐘太丘深吸一口氣，眼神也是變得凌厲起來，不管姜青娥有多妖孽，但對方想要從他這裡取走七星柱的位置，恐怕也沒那麼容易！

身為曾經最強的七星柱，鐘太丘心中自然也是有著他的傲氣，當初被宮神鈞，宮鸞羽這兩位四星院的學弟學妹逐步超越，他也算是認了，可現在的姜青娥，還只是三星院，這若是都擋不住，那他也太丟臉了一些。

轟！

暗綠色的相力在此時宛如驚濤一般轟然自鐘太丘體內爆發而起，遠遠看去，猶如碧綠大河一般於其身後翻騰，旋即他手掐印記。

頓時那暗綠色的相力中，突然爆射出無數銀色的光點，這些光點仔細看去，竟是一枚枚銀色的蛇鱗。

每一枚蛇鱗，都是銘刻著奇異的紋路，吞吐天地能量。

場中不少對鐘太丘熟悉的人見狀，頓時有低聲響起：「「蛇鱗萬化術」！這是鐘太丘修行得最為精湛的高階龍將術，此術有「青鱗」「銀鱗」「金鱗」三層境界，而他已是將其修煉到了「銀鱗」之境，威力非同凡響。」

「看來鐘太丘也感覺到了威脅啊，一出手就是最強手段。」

「那肯定，姜學妹雖然只是突破到虛珠境，可她這虛珠境未免也太恐怖了一些.這絕對是聖玄星學府有史以來最強的虛珠境了。」

嘶！

而在那諸多竊竊私語聲中，鐘太丘心念一動，一掌拍出，只見得那無數銀色蛇鱗如洪流般的傾瀉而出，竟是化為了一隻約莫百丈左右的蛇鱗巨掌，巨掌掌心裂開一道幽深的裂縫，猶如是蛇嘴一般，吞吐著蛇信。

轟！

銀色蛇鱗巨掌拍出，虛空劇烈震蕩，天地能量咆哮起來，引發巨聲響徹。

下方的石板，直接是在此時不斷的龜裂開來。

在那無數道緊張目光注視下，燃燒著神聖火焰的光蓮破空而至，下一瞬，就與那銀色蛇鱗巨手悍然相撞。

轟隆！

震耳欲聾的巨聲響徹，一道道巨大的能量衝擊波對著四面八方席捲開來，場地內的石板不斷的破碎，而當餘波即將抵達一層層看臺時，則是有維持秩序的導師出手，一道道能量光罩湧現出來，將廣場覆蓋而進。…

咚咚咚！

能量光罩上，漣漪不斷。

然而所有的視線都未曾於此，他們只是盯著那能量衝擊波的源頭處。

神聖火蓮與銀鱗巨手形成了對峙。

只見得火蓮徐徐旋轉間，一\*\*神聖火焰宛如是形成了巨浪，火焰之中蘊含著光明相力，在其一\*\*的衝刷下，那銀色蛇鱗竟然是在漸漸的變得透明起來。

那是光明相力的淨化之力！

而且姜青娥乃是九品光明相，所以那淨化之力更是霸道強橫，即便鐘太丘是六星天珠的實力，可其相力所化的銀色蛇鱗，依舊是難以完全杜絕淨化之力的侵蝕。

「九品光明相力，果真是霸道絕倫！」

那鐘太丘也是察覺到了蛇鱗巨手的變化，當即眼神一凝，他自身乃是下八品的妖蟒相，所以他所修煉出來的相力品階已是不低，可沒想到在與姜青娥的交手中，他的相力品階完全被壓制，不過好在他自身相力極其雄厚，來自光明相力的淨化，倒是能夠承受下來。

鐘太丘的眼瞳中倒映著那徐徐旋轉的光明火蓮，經過先前的交鋒，他已是感應得出來，現在姜青娥的相力強度，恐怕不遜色於四星天珠境，這是一個相當變態的事情，畢竟他還從沒見過有人在虛珠境時，就能夠將相力提升到這種程度。

不過他也明白，姜青娥這種異常的相力程度應該不會持續太久，不然那也太不符合常理了，九品光明相再如何的變態，也不至於達到這種地步。

「這朵光明火蓮雖強，倒也不是吃不下。」

鐘太丘目光閃爍，身為曾經的最強七星柱，他對自身的手段還是有著足夠的自信，姜青娥這道光明火蓮雖然讓他感受到了極強的威脅，但雙方等級擺在這裡，想要彌補，也沒那麼容易。

「也罷，將你這招化解，挑戰應該也就結束了。」

一念到此，鐘太丘不再猶豫，體內相力在此時盡數的爆發，頓時天地間相力激蕩，仿佛是刺耳的嘶嘯聲響徹而起。

「蛇鱗萬化術，妖蛇吞天！」

伴隨著鐘太丘冰冷喝聲陡然響徹，只見得那銀色蛇鱗所化的巨掌中心，那一道幽深裂痕在此時撕裂開來，竟是化為了布滿著獠牙的蛇嘴，蛇嘴之內，幽深如深澗，有恐怖而陰冷的毒氣湧動。

巨掌覆蓋而下，如深淵般的巨口猶如遮蔽了天地，直接在那無數道震動的目光中，一口就將那光明火蓮吞了進去。

「蛇淵鎮壓！」

吞下光明火蓮，鐘太丘雙手迅速結印，只見得蛇鱗巨手五指緊握，猶如五條巨蟒般的封印住了困在其中的光明火蓮，同時有磅礴的毒氣呼嘯而動，試圖將那光明火蓮磨滅，侵蝕。

而在那無邊蛇毒的侵蝕下，被吞入巨手之中的光明火蓮似乎也是開始變得明滅不定起來。

見到這一幕，場中那些對姜青娥投以支持的學員不免有些擔憂起來，果然，即便是姜青娥擁有著九品光明相，也很難與鐘太丘這樣的老牌七星柱抗衡麼？…

即便是李洛，眼神都是微微一凝。

鐘太丘這一招，委實有些可怕，若是換一個虛珠境的話，恐怕連人都得被吞進那蛇淵之中，然後被毒氣生生磨滅。

「姜學妹，你能夠以虛珠境爆發出這種程度的攻擊，其實已經很厲害了，我感覺如果現在的你真正的踏入天珠境，我大概率不會是你的對手，但可惜.」鐘太丘凌空而立，銀色蛇鱗所化的巨手懸空，陰影覆蓋姜青娥，他居高臨下的俯視著後者，徐徐說道。

「姜學妹，你這一招，似乎已經沒有用了。」

「所以.」

然而，就當鐘太丘最後一句話音落下時，只見得姜青娥伸出了纖細玉手，遙遙的對準銀色蛇鱗所化的巨手，她明眸與聲音都是頗為冷冽：「鍾學長的蛇淵的確不凡，不過我的光明火蓮，可能並沒有那麼容易消化。」

她纖細玉手，在此時猛然緊握。

就在其五指緊握的那一瞬間，只見得那被蛇淵所鎮壓的光明火蓮突然在此時爆發出滔天的凌冽劍氣，那火蓮花瓣暴射而開，每一枚花瓣都是化為了一柄流淌著神聖之焰的聖劍，頓時劍氣嘶嘯，聖光劍氣幾乎是將那瀰漫的蛇毒生生的絞滅。

同時劍氣掠過，蛇淵崩塌。

而那銀色蛇鱗巨手則是在此時劇烈的震顫起來，只見一道道光痕於其表面蔓延出來，最後在鐘太丘那難以置信的目光中，轟然爆碎，聖光劍氣傾瀉而出，宛如劍氣河流一般，盤踞於廣場上空。

姜青娥一步踏出，玉指結成劍訣，直接凌空一點。

聖光劍氣洪流呼嘯而出，宛如一柄光明聖劍，破開了一切迷障，斬碎了一切空間阻礙，直指面色駭然的鐘太丘。

而此時的鐘太丘，因為相術被破，自身相力正處於激蕩紊亂時刻，所以他竟是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蘊含著滔天劍氣的洪流撲面衝擊而來。

他的身軀刺痛不已，劍氣尚未接近，他的身體已是被撕裂出一道道劍痕。

鐘太丘有些不甘，這局勢的轉變，比他想像的更快。

可再如何不甘，那劍氣洪流已是傾瀉而至。

最終，他只能咬著牙，低吼一聲：「姜學妹，你贏了！」

姜青娥印法一變，那如洪流般的呼嘯的劍氣頓時在此時變得溫和起來，那一瞬，仿佛是化為溫暖光流自鐘太丘周身貫穿而過，最後化為漫天光點，於其身後爆碎開來。

無數光點傾灑下，姜青娥周身的相力波動開始急速的下跌，而後她對著鐘太丘微微頷首，有平靜清淡的嗓音於場中響起。

「鍾學長，承讓了。」

第六百二十九章新的七星柱，傳奇誕生

當場中的戰鬥落幕的那一瞬，廣場四周的看臺上陷入了一片短暫的寂靜，而後下一刻，震耳欲聾的歡呼聲，如海嘯般的響徹起來，傳遍了整個學府。

那些支持姜青娥的學員，神色振奮，眼中充滿著激動之色。

即便是一些中立立場的學員，也是滿臉的感嘆，因為他們見證了歷史，這是聖玄星學府創立以來，第一次有學員在三星院時，就取得了七星柱的稱號。

而且，這還不是最墊底的七星柱。

從實力排名來看，鐘太丘僅次於宮神鈞與宮鸞羽，他的實力毋庸置疑，所以姜青娥的這個七星柱可謂是含金量十足。

先前的那一場戰鬥，雙方也是異常的乾脆利落，他們並沒有任何的試探，出手便是最強殺招，這讓得在場的學員看得酣暢淋漓。

「姜學姐是聖玄星學府創立以來最強的三星院學員，無人能及！她將會是能夠記錄在聖玄星學府歷史上面的傳奇！」那些姜青娥的崇拜者此時毫不吝嗇他們的讚美。

而面對著這種誇張的讚美，也沒人去發表異議，因為眼前這場戰鬥給他們的帶來的衝擊性實在是太過的強烈。

以虛珠境的實力，擊潰六星天珠強者，這種越級，只能說屬實變態。

這一幕，簡直擴展了他們的閱歷。

「好厲害的姜學妹。」

場邊，其他七星柱站在看臺上，而那位以防禦聞名的王朝學長，則是一聲感嘆，有些心悅誠服的道：「學府這些年的學員質量真是越來越高了，呵呵，兩位殿下，等姜學妹跨入真正天珠境的時候，恐怕連你們兩人都要開始暫避鋒芒了。」

說這話的時候，他也看向了宮神鈞與長公主。

長公主微微一笑，道：「青娥的天賦與潛力有目共睹，莫說是天珠境，或許再等幾年時間，她甚至有可能成為我大夏最年輕的封侯強者。」

宮神鈞輕輕點頭，道：「姜學妹的確是我們聖玄星學府創立以來最耀眼的明珠。」

「不過此次她能勝過鐘太丘，也有一點取巧之意，她應該是修行了某種秘術，導致她在突破到虛珠境時，相力大幅度的暴漲，但這個暴漲應該只是暫時的，你看現在她的相力波動已經急速的減弱下去了，所以如果是正常相鬥的話，鐘太丘只要將戰鬥的時間拖長下去，那麼最後姜學妹多半會陷入劣勢。」

「再者，姜學妹先前扭轉局勢，是因為鐘太丘完全沒想到她所施展的「聖光焱蓮」的蓮心中，竟然還藏著如此磅礴的劍氣，那應該是姜學妹所修煉的另外一道高階龍將術「聖靈劍訣」，顯然，鐘太丘的情報早就被姜學妹瞭然於心，所以此次的設計，算是有心算無心，專門破他的「蛇淵」。」

聽著宮神鈞這般分析，其他七星柱都是微微點頭，因為這的確是一部分的原因。

「能夠將兩種高階龍將術如此完美的配合起來，這不也說明青娥的手段非凡麼？畢竟之前就算是我們，也沒有感應到那「聖光焱蓮」中藏起來的聖靈劍氣。」長公主含笑道。

「王兄這些分析，倒是有些吹毛求疵了，畢竟雙方的等級差距不小，想要以弱勝強，總歸是需要動用一些智慧的。」

宮神鈞哂然一笑，道：「我只是如實分析剛才的戰鬥罷了，鸞羽你可不要給我亂扣帽子，畢竟姜學妹能夠締造這種記錄，我也是很高興看見的。」

眾人笑著附和。

而在他們這邊說話的時候，一星院那邊，李洛也是如釋重負，他望著場中姜青娥的身影，然後對其豎起了大拇指。

「姜學姐真的是太厲害了。」白萌萌小臉上滿是崇拜之色，驚嘆不已。

「嗯，姜學姐以後就是我的目標了，我會竭盡全力的修煉，希望也能夠如她這般的出色。」英姿颯爽的白豆豆收斂了平日的傲氣，眸光灼熱與嚮往的看著場中。

然後她又是看向李洛，道：「李洛，你的運氣還真是令人羨慕，竟然能撈到這麼一個出彩的未婚妻。」

李洛不滿的道：「我也很出色的好不好？」

「你的確也出色，不過跟姜學姐比還是有些差距。」白豆豆認真的道。

李洛翻了個白眼。

「姐姐，你這話說得可不對哦。」就在此時，白萌萌卻是突然插嘴，笑吟吟的道：「你知道隊長現在是什麼等級嗎？」

白豆豆一怔，連同著一旁的秦逐鹿，王鶴鳩，都澤北軒等人都是將目光投射而來。

「什麼意思？」

白豆豆驚異的看了李洛一眼，聽白萌萌此話，難道李洛的實力在這一個月中又有所提升麼？

「難道你晉入虛將境了？」她微微有些震驚的道。

「格局小了。」李洛淡淡的道。

白豆豆瞳孔在這一瞬間似乎是放大了一圈，她呆了兩秒，然後駭然的失聲：「你，你突破到煞宮境了？！」

連一直面無表情的秦逐鹿都是在此時變得一臉驚駭，王鶴鳩與都澤北軒更是如遭雷擊，當場呆滯。

這一個月不見，李洛竟然直接從化相段第四變，一舉突破到煞宮境了？！這是什麼鬼一樣的速度？！

他們之前已是有過預估，即便李洛此次從聖杯戰中獲得了大量的好處，但他想要衝擊煞宮境的話，那起碼也還得等半年才行吧？怎麼這個時間點提前了半年？！

他究竟做了什麼？！這傢伙的天賦怎麼也變態到了這種程度？

望著一眾驚駭欲絕的臉龐，李洛淡笑道：「你們放心，青娥姐雖然締造了三星院的傳奇，但我們一星院的傳奇，我會為你們努力掙下來。」

一旁的虞浪眼中充滿著羨慕嫉妒，我什麼時候才能有李洛的這份裝逼深度？

這一次，連白豆豆都沒話說了，因為李洛這話雖然狂，但他的確算是一星院的傳奇了，因為從聖玄星學府創立至今，同樣沒出現過一星院時就踏入到煞宮境的學員。

「你們洛嵐府，真是要上天了。」最終，白豆豆只能如此感嘆一聲。

坐擁兩大妖孽，只要再等個幾年，恐怕洛嵐府將會再度出現兩位封侯強者。

「低調點，我本不想說出來的，都怪萌萌。」李洛擺了擺手，同時「責備」的看了白萌萌一眼。

白萌萌吐了吐粉嫩小舌頭，可憐兮兮的道：「隊長，對不起啊。」

白豆豆拉過妹妹，瞪了李洛一眼，冷哼道：「少欺負萌萌，就算她不說，想必你也會以其他的方式來告訴我們的。」

「我怎會如此膚淺！」李洛痛心疾首的駁斥。

然而其他人對此都只是神態漠然。

李洛見狀，還欲解釋，在那高臺上，素心副院長卻是面帶和煦笑容的走了出來，而後聲音響徹在每一個人的耳邊：「各位學員，今天我們見證了一場足以銘刻在聖玄星學府歷史上面的傳奇誕生。」

「三星院學員姜青娥，挑戰七星柱鐘太丘，取勝！」

「我以學府副院長的身份，代表學府所有高層，在此宣布，從今天開始，姜青娥位列七星柱之席！」

當素心副院長的聲音落下時，廣場之上，沸騰的歡呼聲再度響徹，整個廣場都是在聲浪下顫抖起來。

在那萬眾矚目中，場中的姜青娥周身的相力盡數的收斂起來，此前那種暴漲的相力，也是逐漸的恢復正常，然而面對著素心副院長的宣布，她那如金湖般璀璨迷人的眼眸中，卻並沒有多少的波瀾。

因為她對於這種結果並不算太意外。

一切，都是在她的預料與掌控之中。

她數年時間壓制醞釀，這場七星柱之爭，不過只是一場小插曲罷了。

姜青娥轉過頭，精緻絕美的臉頰宛如神女之顏，金色眸子穿透廣場四周的人群，倒映著一星院看臺上的少年身影，此時的後者，也是在衝著她露出微笑，然後豎起大拇指。

姜青娥紅唇微翹，同時心中有自語響起。

「李洛，我一定會保護好你的。」

「即便，付出任何的代價。」

第六百三十章申請

????????!?}???bo?(5?a?????@b??=??$???cv?,6b??u?\_?/0?gdq&#039;?zyk

a2????@}?\*2????&?k?t

???@?)f????d+%?}????q6??:??????1?????t|ъ\_rs?p???v??4~??&#039;??????p???v1?2x?20?????|?#9&?????#]????3?????x?-??7?<??r????k?a???a}hwv?k?+o(6?eg?」?:?+s?x??feb??i?」」??^?j?q??騇q\?\*.?

k.???q?a?(p?i|0|?&#039;???y?5dt?x??&#039;????#?」hu?tr??q\_??=j???[?7?z?q??zx?0s???h??????y[m7:4??6?]s?jz?(?x?=?0絊g;=?osgcy?q?t???t?3?<?yx3??c?s9?!&????v??6,??0?2sb???&#039;?o?\_??1?9?g??o?????3f??oh?r???cf?!?

%?u?????ū?@??$??pl+??@????^?-?n<?&%」?ei」b????>)]q0?#p??<??4?????Θz???????`?#??z?&(e]?9?n=r?z??i??^p??;?w??o?b?8?|f8???=wk??d??%9q?c?bv?a???s]??)??d?gls?{???????=??u??e?;??p1hg??g[?n????-&#039;q??du?\_%f8j/?es???w?????x?????????t???(??r2??????k?????????r?g?ic=?f?8???,.?\*?\_ea??n?ls?????]?(s[?b?kr????m=s.?&??b\????j~k?w!?l?7?

??zy?r?>aihdq?\*?w????^??(qv?v?^?/?&#039;|???&?q?5?t?de?p???+soch!??^d?!??#q&#039;????6syt??<????t??p};????l?]?l(???????????jk2???rtb?k?%x??/:?2x??e?a????[d?rС?\???????-?????.?1??.????`y?Н

k??ia?0????xd?nvo)???jd」??????-?y\*?3y?&j??bd.?????????|?c?0.??;???2?^9?w{?m??j\*;?5?{?e?\*??=o

n3o9?9

?>

??p???:??-??z??]?cyh$j???」?>?k.??

??t??????}??d???+?x???????z???????/n??9?????l2???,@?????,?p?l??7???c[?????.?$8z\n???ife?n?d/wq>??@wb???n\???st^?^i??x?jf????5

r??uo??.?i?x?]?w?yyi0fw??!u[p?e?x???o5w?\*?3x??lw???j?lh??<?)}e????\?5bq??0?z7?ca?-oa)u?e?á&oxl?{)??,gbylg??+?.??:???m?\f)b??.g{w@???1?s?????????????g?uj?w?z1?j????jx?nr?o??l6???b??b?\<??:?\&#039;?j???v?d??7?o5?b?=?o???5x?=?q????{?z?]6?r??????|?>??l??,??>?o??%???/?q\*g/????l??ze??+?

??wdet????]???&?y??qj]???c?.??ij??;<?wkf?`?|???2-?[q?]?x????fg??&?v7??ez?e???t&#039;?y?-~???x??c?.o??h????`????.??.?+???n?????8?v?is?v??」?\?)???\_???nu:??l?yv?#=n?]o!c??d?te?@??q8??

?」??bwhfy??jt12<?d???t????w4y?」????b?i$?v??????z?bus$5?(y??2e5>>??n?m?j??&#039;??u7z5?:?p.g?1????qd?d]1???j???4?」^?o?5??????tcd?6r?ke?:b???(i?????&?v???

?h\*@??x???????zm?h?h???k?:qt???c???:|s?

>??vk|?ty??\*j?d?????\*」?????h???)?(:i????7^-?n{?8μv?b??=n???q?ke&#039;y???????:???l?g?」&,?g?{?h??&

??n??(??ski??r?d-?(??\.??t??!(?0?iw±?dzp??~?8a?>??&???^?#u??????`??>?x????{?w???/?k?jq?????&#zehq?????y&#039;?>?+bу$?x?g??d9?????6?+??????\_qdm?%?!??e?????]??s??4i?γ.]@]?+?s

j?)???q\*?w」,cz?m?k?

l?m???gz?|cp??r?c??????>-43?+???\*$????gd-?n?j??y??!??^???xu??7u?t?}!???as???u3?hc??\*hw?hd?q-???ζa???[6c??|??\_y??\*-???=?????\_`j,?w?e?з;t」&xrs?hab?rtm?-fh`??ut???wa#s???罖?/wo0?%?\??d#u??k+g

s?????n?pa?????}?

w????m??f?%??t?v??`

i?????kx??<?:o?(??5?g??.??????????\_?m??pxυ?[??pj???

第六百三十一章兩個傳奇

「煞宮境？」面對著李洛身體上升騰起來的強悍相力波動，即便是素心副院長，都是微微怔神了一下，而後眼眸綻放出奇特光彩的投向李洛，溫婉柔和的臉頰上，有著掩飾不

住的笑容浮現。

「李洛，你和姜青娥兩人今天真是給我們學府帶來了許多的驚喜呢。」顯然，對於李洛的突破，素心副院長也是感到極為的歡喜與滿意，畢竟這也是一個罕見的紀錄，聖玄星學府創立至今，同樣未曾出現過在一星院時就達到煞宮境

的學員。一般而言，能夠達到這種成就的天驕學員，往往只會出現在內神州的那些古學府中，而這些古學府是組成學府聯盟的核心，地位自然遠非他們這些外神州聖學府

可比，雙方不論是生員還是修煉條件以及所獲得的修煉資源，都不可同日而語。

其他的一些紫輝導師也是明白這一點，所以此時都對李洛有些側目，他們同樣驚異於李洛的修煉速度，這似乎不是普通雙相所能夠具備的。素心副院長做事也是雷厲風行，在確定李洛真的突破到煞宮境後，也沒有遲疑，直接就從手腕上佩戴的空間球內取出了一隻玉瓶，然後遞給了郗嬋導師，道：「李

洛同學修行努力，為學府創造了紀錄，理應給予獎勵。」

「此次三星院那邊額外多餘的十枚「元煞丹」，就當做是獎品吧。」

郗嬋導師接過，然後轉身遞給了李洛。

「多謝副院長！」李洛心頭歡喜，趕緊道謝。這是白得的好處，十枚「元煞丹」放在金龍寶行裡，不提僧多粥少難以搶到，而且就算搶到手，也得多花費上百萬枚天量金，而現在素心副院長手一揮，就直接白

給了他，簡直讓人忍不住的要豎起大拇指稱讚一聲大氣。

不過李洛在收起「元煞丹」的時候，卻是察覺到身旁有一道陰冷憤怒的目光在投射而來，於是他轉過頭，就見到面龐有點扭曲，死死盯著他的祝煊。

「祝煊學長，真是不好意思，不過你們極炎府家大業大，應該也不在乎這點「元煞丹」。」李洛露出溫和的笑容，道。祝煊嘴角微微抽搐，眼神陰冷，十枚「元煞丹」雖然價格不菲，但若是真損失了也算不得多肉痛，只是如今這樣被李洛橫刀奪愛直接搶走，損失的就是他的顏面了

「祝煊學長不會是打算硬搶吧？或者你會說以決鬥贏取元煞丹之類的話？」李洛見到祝煊的眼神，說道。祝煊死盯著李洛，後者說出這話的時候，眼中可沒有什麼畏懼，反而似乎是帶著一點期待，這讓得他心頭愈發的憋屈，決鬥個屁啊，以前他還能夠依仗著相力等

級稍微壓一下李洛，可如今李洛已經反超他，率先踏入煞宮境。

以前李洛等級弱於他的時候，他都沒把握說能贏得了，現在再打，不是自取其辱嗎？…

這李洛，還真是奸猾可恨至極！「祝煊同學，你不必因為此次的「元煞丹」分配有所介懷，等之後三星院那邊還有剩餘的時候，我會為你留著的。」而此時，素心副院長開口說道，對祝煊進行著安

撫。

素心副院長都說話了，祝煊只能露出強笑，點點頭。而後他陰沉沉的看了李洛一眼，低聲道：「李洛少府主，珍惜你最後一個月的時間吧，可能一個月後，洛嵐府就沒有了，那時候的你，或許的確比我更需要這些「

元煞丹」。」

說完，便是拂袖轉身而去。

李洛淡笑一聲，對於祝煊的威脅毫不在意，畢竟極炎府本就是洛嵐府的大敵，這個敵人幾乎算是板上釘釘，所以一個月後的府祭，這極炎府必然是會插手的。

剛才他故意激這祝煊去決鬥一場，其實也是抱著趁這個機會先將這傢伙廢成重傷的想法。雖說祝煊的實力沒資格在府祭上面做什麼，但如果能借他為棋子，令得極炎府那位府主暴怒失態的話，說不得能有一些意外之喜，畢竟憤怒的人，總是會做出失

去理智的事情。

不過可惜，這祝煊也挺聰明，知道現在的他已經不是對手，所以根本不搭理他的挑釁。那名祝煊的導師，此時也是無奈的搖搖頭，對於素心副院長的分配他倒是沒什麼意見，畢竟李洛的煞宮境擺在這裡，不論從實力還是貢獻來說，李洛都比祝煊更

有資格。

所以只能算祝煊倒黴吧。

他對著素心副院長拱手，也是轉身離去。

「李洛，你接下來是打算去選擇「封侯術」了吧？」素心副院長注視著李洛，再次問道。

李洛點點頭，笑道：「如今突破到煞宮境，想必修行「封侯術」會稍微容易點了。」「忽略不計的提升吧。」素心副院長微微沉吟，道：「如果踏入煞宮境就能夠修成封侯術的話，那你也太小瞧我們學府的七星柱了，畢竟至今連他們都未曾修成過

」

李洛無語，素心副院長你這也太打擊人了吧。瞧得李洛那幽怨模樣，素心副院長莞爾一笑，道：「不過那是對於正常人而言，經常折騰出一些不可思議的奇蹟的你，似乎有點不能算做此列，所以或許此次你也

能夠繼續讓人驚豔一場。」

「那就借副院長吉言了。」

「去吧，對於你的結果，我也挺期待的。」素心副院長笑吟吟的道。李洛點頭，而後便是不再停留，跟隨著郗嬋導師徑直離開了這座沸騰的廣場，只不過來時無數人都在姜青娥，此時離去時，卻分了將近一半的視線，若有若

無的投射而來。

顯然，在這短短的時間中，李洛突破到煞宮境的事情已經飛一般的傳開了。

這所引發的震動，從某種角度來說，並不亞於姜青娥以三星院的身份取得七星柱的席位。畢竟李洛能夠在一星院年末時就突破到煞宮境，那麼等他有朝一日也是進入到三星院時，那他又將會達到那種程度？複製一下姜青娥的成就甚至還略有提前，應

該不難吧？

如果真是如此的話，他們恐怕將會成為聖玄星學府創立以來最為巔峰的兩人。而對於那一路驚豔的視線，李洛倒是並未在意，因為隨著愈發的接近相術樓，他的心情也開始有些激動起來，這份激動，可不是此前得到「元煞丹」時能夠相比的

在這份激動的心情下，約莫十分鐘後，前方帶路的郗嬋導師停下了腳步。

李洛抬頭，一座古色古香的塔樓，出現在了眼前。

相術樓三個大字，在陽光照耀下，熠熠生輝。

李洛嘴角泛起笑容。封侯術，我來了！

第六百三十二章黑龍冥水旗

相術樓是學府的重地，即便是李洛有著郗嬋導師的帶領，也是在被仔細的查驗了身份以及素心副院長給予的令牌後，方才準許進入。

相術樓存放著學府從創立至今所搜集，開創的諸多相術，其底蘊之深，遠超大夏任何的勢力，李洛也去過他們洛嵐府的藏書庫，可那裡與學府的相術樓比起來，無疑是小巫見大巫。

相術樓有四層，第一層存放普通相術，第二層是虎將術，第三層便是龍將術，學員想要兌換其中的相術修行，都需要付出相應的學府積分，而且還有著嚴格設定的歸還日期，若是超過，還得繼續剋扣積分。

李洛此次的目標，卻並非是這三層。

在相術樓中一些驚疑的目光中，李洛跟隨著郗嬋導師，直接前往第四層。

而見到他們登向第四層的樓梯，相術樓中一些借閱相術的學員眼中皆是有著震驚之色浮現出來，因為他們從未聽說過有學員竟然能夠前往相術樓第四層，以往他們頂多只是聽說過紫輝導師有權進入，可學員中，就算是宮神鈞，都未曾被允許進入第四層。

不過對於李洛能夠獲得進入第四層的權限，他們也是有一些猜測，多半這是因為他為學府取得了龍骨聖杯的緣故，這倒是讓人羨慕不來，畢竟那難度實在高到令人絕望。

相術樓第四層中，據說收藏著傳說中的「封侯術」，那李洛難道就是衝此而去的？

但這未免也太好高騖遠了一些，封侯術那種高級貨，莫說是李洛，就算換作是學府內的七星柱，恐怕都很難真的修成。

在眾多又驚又羨的目光中，李洛跟隨著郗嬋導師進入到了第四層。

第四層顯得極為的簡樸，並沒有絲毫的輝煌之氣，只不過在那有些黯淡的四壁上，李洛似乎是隱約的見到了如蚯蚓一般蠕動而過的神秘光紋，顯然，這第四層可沒有看上去的那麼簡單。

然後李洛的目光投向了第四層中央的區域，然後他就見到了五根斑駁的石柱，石柱約莫人高左右，頂端是一朵綻放開來的石蓮，石蓮之上，有淡淡的光華升起，猶如是形成了一圈光罩。

光罩內，似有什麼物品存在。

李洛眨了眨眼睛，心頭一動。

而郗嬋導師已是率先對著那五朵石蓮走去，同時淡淡的道：「我們學府收藏了五道可供貢獻傑出的學員挑選的封侯術，全部都在這裡，它們都是屬於「通靈級」的封侯術。」

「你來試試，看看能否相中一道與自身還算契合的封侯術吧。」

李洛心頭火熱的快步上前，來到第一朵石蓮處，目光一掃，只見得石蓮內，竟然有一尾火紅色的鯉魚在遊蕩，那火鯉給人一種極為奇特的感覺，仿佛是活物，可若是仔細觀測的話，又是能夠發現火鯉的魚鱗上，銘刻著無數晦澀無比的文字。

一股極端恐怖的溫度，正在緩緩的從火鯉體內散發出來，即便有著石蓮光罩的遮掩，李洛依舊是感覺到了灼燒之感。

「這篇封侯術名為「焱鯉妖火」，若是將其修成，可召喚一種特殊的妖火，此火霸道絕倫，可焚天穹，若是封侯強者將其施展，僅僅只是一縷，便可焚盡一座山脈。」郗嬋導師的聲音傳來。

「據說如果修煉到至高境界，妖火將會化為一尾火鯉，自生靈性，遊蕩之處，萬裡天穹，都將會化為熔爐。」

李洛咂舌，這就是封侯術嗎？竟然連相術都是能夠生出某種特殊的靈性，從層次上面來說，的確是遠遠的超越了龍將術。

不過李洛最終還是沒有多少留戀的放棄了這「焱鯉妖火」，因為他自身並沒有火屬性的相力，雖說藉助某些帶有火屬性的寶具為媒介可以修行，但那樣一來，修行封侯術的難度則是會有所提升，現在的他層次不夠，修煉封侯術本來就已經有些勉強了，何必再給自己添加難度？

於是他走向第二朵石蓮。

石蓮內，懸浮著一柄約莫巴掌大小的青色小劍，小劍靜立不動，但卻是有著極端凌厲的劍氣散發出來，同時還帶著凌冽的風嘯之聲，那柄小劍李洛僅僅只是注視著，就感覺雙目刺痛不已，仿佛是要有淚水流淌出來。

同時在那小劍上，還流淌著雷霆，雷鳴與風聲匯聚一起，更加顯得神妙。

「此為「青風雷劍訣」，最是適合擁有風雷屬性相力的人，可修成風雷劍罡，彈指間，劍罡縱橫萬裡，無堅不摧，無物可擋。」

李洛吞了一口口水，有點眼饞，但是他自身雖然擁有著雷相，卻並沒有風相。

所以繼續放棄。

接下來李洛又是仔仔細細的觀摩了兩道封侯術。

「九重金鐘不敗體，一種防禦性的煉體封侯術，此術需要有金屬性相力，一旦修成，肉身有九座金鐘守護，只要金鐘不毀，肉身便是不滅。」

「芥子木界，一種具備封印之力的封侯術，一旦修成，可化萬木成界，凝於掌心，對敵之時，一掌之下，將強敵收入掌心木界，以萬木之界將其鎮壓，封印。」

接下來的兩道相術，李洛終於看見了心動的封侯術，那就是這道「芥子木界」，此術以木相之力為主，倒是極其的適合他，只不過，按照郗嬋導師所說，此術修煉難度頗高，想要修成並不容易。

但李洛顯然不是畏懼困難的人，所以心中一直在盤算，腳步也從這第四座石蓮處難以移開。

最終經過片刻的猶豫，李洛就打算果斷地做出選擇。

不過就在他將要開口的時候，他突然心中升起了一種微妙的感應，目光投向了那第五座石蓮，因為在此時，他仿佛是聽見了那裡傳出了細微的龍吟聲，這道龍吟聲，倒是引得體內的龍相之力震動了一下。

於是他遲疑了一下，邁出腳步，走向第五座石蓮，打算看看這最後一道封侯術是什麼。

很快，第五座石蓮映入李洛的視野，只見得在那之中，竟是有一面斑駁古老的旗幟，旗幟暗紅，插在一片黑色的海水中，旗幟獵獵作響，而在旗幟上面，竟是紋著一條黑色的巨龍。

巨龍於旗幟表面蜿蜒盤踞，似是在沉睡，同時有一股異常可怕的威壓緩緩的散發出來，在那黑海中掀起波濤。

而當李洛注視著那盤踞著黑色巨龍的暗紅之旗時，郗嬋導師的聲音也是隨之傳來。

「這是黑龍冥水旗，如果單獨算的話，也是通靈級的封侯術，修煉此術，需要水相之力以及龍相之力或者具備龍族精血之物為媒介，一旦修成，可化黑龍與冥水，黑龍御水，可消融萬物。」

李洛點點頭，旋即敏銳的察覺到郗嬋導師言語間的一些特殊之處：「單獨算？這是什麼意思？」

郗嬋導師似是笑了笑，道：「這道相術是自學府聯盟中傳下來的，其實在其他的一些聖學府中也有備份，但這「黑龍冥水旗」只是屬於某道更高級的封侯術的一部分，所以我說的是單獨算。」

「更高級的封侯術？！衍神級？！」李洛眼中灼熱之色一閃而過。

郗嬋導師搖搖頭，悠悠說道：「那道封侯術，名為「三龍天旗典」，它被分為了三部，我們這些聖學府只有第一部，其他的兩部都被收藏在內神州的那些古學府中，此術單一的一部，只能算是通靈級，可若是將其完整的修成，三部合一，那它的等級，將會直達「天命級」。」

李洛吸了一口涼氣。

通靈衍神，天命無雙。

封侯術四個等級，那「三龍天旗典」，竟然達到了天命級！

這種級別的封侯術，莫說是聖玄星學府，恐怕就算是縱觀整個東域神州，那都是屈指可數！

這是足以讓封侯強者都爭奪出狗腦子的絕世寶貝！

學府聯盟，果真是底蘊恐怖！

李洛使勁的吞了一口口水，然後果斷的指向石蓮中的黑旗。

「導師，我就要它了！」

第六百三十三章導師，震撼吧。

「你要它？」

當郗嬋導師聽到李洛選擇的時候，即便是以她的心性，都是愣了愣，然後有些驚疑的看向李洛，道：「你不要被這部封侯術完整狀態的級別所誤導，不提你有沒有機會獲得後面兩部，就算獲得了，你自身雖然擁有水相，卻缺乏龍相，雖說藉助蘊含龍族精血之物也可行，但那修煉難度也會有所提升，這並不適合現在你的這種情況。」

郗嬋導師覺得，李洛這傢伙是不是被「天命級」這三個字給蒙蔽了心神，雖說天命級的確珍貴無比，連她這種級別都會怦然心動，但關鍵是，你也得湊得齊再說啊。

「黑龍冥水旗」這部封侯術並非只有他們聖玄星學府有，東域神州以及其他神州上面的許多聖學府都有備份，因為這是學府聯盟賞賜下來的，可這麼多年來，有資格選擇這部封侯術的人也並非就李洛一人，但她還未曾聽說過真有誰湊齊了三部，修成了完整的「三龍天旗典」。

面對著郗嬋導師質疑的目光，李洛認真的道：「導師，我並非是因為天命級而選的它，我是有自身的考量。」

郗嬋導師秀眉微蹙，道：「李洛，這幾部封侯術，以我的眼光來看，最適合你的，應該是之前那部「芥子木界」，你自身擁有木相與水相，而水相也能與木相形成相扶相持之感，若是修行此術，那掌心萬木之界將會格外茂盛，充斥生機，一旦修成，威力不俗。」

看得出來，郗嬋導師是真苦口婆心，不想讓李洛做出錯誤的選擇，耽擱他修行的時間以及此次極為難得的機會。

李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道：「導師，這是你逼我的，接下來你所看見的，希望你先幫我保密，畢竟我不想我的光芒太過的耀眼，以至於讓學府有史以來所有的學員都黯淡無光。」

這狂得簡直要上天的話聽得郗嬋導師銀牙都是輕輕的咬了咬，而後她雙臂抱胸，眸光清冷的注視著李洛，倒是想要看看這傢伙究竟在搞什麼名堂。

李洛則是心念一動，下一刻，一道相力自他的體內緩緩的升起，那道相力散發著特殊的威壓，而後相力在他的身軀外凝聚，漸漸的化為了一道虛幻的龍影。

吼！

低沉的龍吟聲，似是響起。

然後郗嬋導師那清冷如秋水般的眼眸便是在此時一點點瞪圓。

這一刻，饒是以郗嬋導師這見過大風大浪的閱歷，都是震驚了。

「龍，龍相？！」她震驚的失聲。

「你怎麼會擁有龍相的？！」她疾聲問道。

李洛聳了聳肩膀，風輕雲淡的道：「突破到地煞將階的時候，它就這樣出現了啊。」

郗嬋導師微微失神，道：「那你現在，豈不是擁有了...」

李洛點點頭，咧嘴笑道：「沒錯，現在的我，有三個相了。」

郗嬋導師陷入了長久的沉默，以前李洛開雙相的時候，她雖然會驚奇，但畢竟還算是能接受，畢竟身為封侯強者，誰不是個雙相呢，可現在李洛突然間冒出個三相，這就有點讓她受到衝擊了。

因為三相，也是他們這些封侯強者極為嚮往的層次。

雖然李洛這個三相併非是代表著王境強者的三相之力，可不管怎麼樣，三相終歸是三相，未來這會讓得李洛提前接觸到三相之力，即便是最為粗糙粗淺的層次，但那依然能夠給他帶來極大的好處。

這會為他未來衝擊王境打下基礎。

這才是郗嬋導師震動的地方。

雙相她不羨慕，三相，那是真的慕了！

地煞將階時，就三相了，這種妖孽，不是應該出現在內神州那些古學府或者某些超級勢力中嗎？怎麼會在他們這外神州的一個聖學府中冒出來？

沉默許久後，郗嬋導師終歸是回過神來，她眼神複雜的看著李洛，道：「沒想到我竟然還能收一個這麼驚豔的學生，李洛，你有稱王之姿。」

李洛道：「導師，一日為師終身為師，就算未來我真成了王境強者，那也是你的學生！」

「小嘴可真甜。」郗嬋導師秋水般的眼眸中泛起一抹笑意。

「不過我倒是很好奇，你現在就已經是三相了，那等你未來踏入封侯境，豈不是會開啟四相？如果你稱王，豈非是五相？！」郗嬋導師眸光綻放著奇特光彩的看著李洛。

聽到此話，李洛也是愣了愣，其實他也不太確定他封侯時究竟能不能開闢第四個相宮，因為他不知道他這個先天三相宮，算不算是某種提前預支...而且到時候即便真有新相誕生，應該也沒有主輔之分了，而是單一的相。

《天阿降臨》

但這也足夠了。

「導師，以前曾經出現過超過三相的人嗎？」李洛問道。

郗嬋導師想了想，微微頷首，道：「那肯定是出現過，別說曾經，就算是如今在那內神州中，應該都存在著這種另類的強者，雖說在封侯境前就擁有著三相的人極其罕見，但也不見得你就是唯一的。」

李洛點點頭，世間浩瀚，他能夠先天三相宮，其他人未必就沒有更特殊的機緣，說不定還真是有那種一破境就自然開闢相宮的絕世妖孽呢？

「導師，現在我可以選擇這部「黑龍冥水旗」了吧？」李洛將話題拉了回來，笑眯眯的問道。

郗嬋導師輕輕點頭，道：「如果你擁有龍相的話，那麼這道封侯術的確與你算是契合了。」

這部「黑龍冥水旗」的封侯術，正好是需要水相與龍相配合。

她倒是理解了李洛的選擇，黑龍冥水旗與芥子木界雖然都適合他，但顯然前者的發展性與潛力更好，未來有機會的話，指不定還能將其化為完整形態，直達天命級。

於是，李洛取出副院長給予的令牌印記，將其投入到了石蓮之中。

令牌懸浮石蓮之上，釋放出了一道道光芒符文，符文升起，與石蓮的鎮守光罩接觸，頓時一道道漣漪擴散出來，然後光罩便是自頂部開始徐徐的退散。

數息後，光罩散去，李洛便是毫不猶豫的伸出手，一把將其中那一面紋著黑龍的暗紅色旗幟，抓在了手中。

「導師，接下來我應該怎麼做？」李洛問道。

此前素心副院長所說的，還會提供一種特殊的修煉之法，令得他修行封侯術的成功率有所提升。

而為了這一套流程，李洛付出了洗乾淨所有積分的代價，這個代價，應該算得上是學府創立至今最昂貴的一筆兌換。

「跟我來吧。」

郗嬋導師邁步走向這一層最中央的位置，這裡的地板上，似是有一道道紋路銘刻，似是形成了某種陣法，她指尖變幻印法，相力形成了一道道符文，徐徐落下。

下一瞬，地板上面的光紋似是被激活了一般，一道道光線交織而成，最後形成了一道光門。

郗嬋導師看了李洛一眼，率先邁步走入光門，而後消失不見。

李洛來到光門前，低頭看了一眼手中的黑龍旗，深吸一口氣，喃喃道：「希望我這筆積分花得不虧吧！」

而後邁步走入。

當兩人身影沒入光門後，光門也是隨之黯淡，化為流光落入了地板之中。

第六百三十四章醍醐金蓮

當李洛走入光門的時候，眼前有璀璨光芒爆發，他雙目習慣性的虛眯了一下，待得適應下來的時候，他發現眼前的景象已是出現了翻天覆地般的變化。

入眼的，似乎是一座雲霧繚繞的高峰，而此時的他，正處於峰頂上。

「過來。」而在李洛發愣的時候，郗嬋導師的聲音傳入了耳中。

李洛連忙看去，便是見到郗嬋導師纖細玉指一點，只見得峰頂瀰漫的雲霧攪動，然後便是有另外的景象落入眼中。

那是一座湖泊，湖水清澈，散發著淡淡的幽香。而最引得李洛在意的，是那湖心的位置，竟然有著一座約莫丈許寬大的金色蓮花靜立，蓮花有三枚金色的蓮瓣，蓮瓣極為的神異，其上似是有無數金絲在流動，

淡淡的煙霧從中升起，那煙霧，僅僅只是看了一眼，李洛心中就有著一種莫名的通透感。「此為「醍醐金蓮」，乃是一種修煉感悟的奇物，它的蓮瓣十年生一瓣，距離上次使用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三十年，你於其中修行，將會大大提升自身感悟，推衍

能力，同時金蓮有護心，凝神之效，可以保護你在感悟封侯術時，不會受到意境侵蝕。」郗嬋導師的聲音傳來。

「十年一瓣.」李洛暗暗咂舌，看來此物還真是一個好東西，難怪他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才能夠享受到。

而且看樣子等他享受完了後，這「醍醐金蓮」又將會陷入一段很長時間的積累。「封侯術與龍將術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想要修成封侯術，需要感悟此術之中所蘊含的意境，唯有與這種意境最終達成了某種契合，才能夠將此術化為烙印，留存於

心。」「你在聖杯戰中，應該看見過那聖明王學府的藍瀾施展的「明王經」吧？此術乃是聖明王學府的院長所創，想要修成此術，就需要在那位實力達到王級的強者座前時刻承受其散發出來的王境之威，雖說這種威壓是被刻意的壓制了，但就算是天珠境的實力在其下都將會產生極大的恐懼心理，聽聞聖明王學府每一年都在挑選

心性堅韌的學員試圖修煉此術，但最近百年中，也就只有這個藍瀾修成，可見其修煉難度之高。」郗嬋導師徐徐說道。李洛點點頭，王者之威.說實在的，他還真沒感受過，雖說他見過龐院長，但那並非其真身，可即便如此，當時李洛在面對著他時，都有一種仿佛面對洪荒巨獸

般的莫名恐懼感。

那是一種近乎生命層次上面的壓制。「至於這「黑龍冥水旗」，你等會就可以開始嘗試，不過我得提醒你，封侯術對於你們這種層次的學員來說本來就過於的高端，所以你切記，不可急於求成，在修煉的過程中要時刻保持內心的清明，封侯術中所蘊含的意境，以你現在的實力，一個不慎，就容易在心靈中留下陰影，造成一些難以抹除的後遺症。」郗嬋導師慎…

重的告誡。

李洛認真的點點頭，聽起來封侯術的修煉，還伴隨著不小的風險，這顯然與此前修煉的龍將術截然不同。

不過這兩種相術，本就是擁有著巨大的差別。

李洛沒有過多的猶豫，稍微調整了一下心態，便是身影縱躍而出，直接是落在了湖中心那朵「醍醐金蓮」之上，然後盤坐下來。接觸的瞬間，李洛頓時感覺到有一股溫涼的氣息湧入體內，一下子就令得他的心境莫名的變得平和起來，心靈猶如幽潭般，不起波瀾，諸多雜念在此時紛紛退散

李洛深吸一口氣，眼目緩緩閉攏，同時手掌握緊了那面暗紅色的黑龍旗。郗嬋導師望著進入感悟狀態中的李洛，也並未離去，而是在湖邊尋了片草地盤坐下來，同時從自己的空間球內取出茶桌，泡上香茗，打算在這裡盯著李洛一段時

間。

畢竟以李洛這種級別修煉封侯術，其中風險不小，雖說有「醍醐金蓮」保護，但也不得不謹慎一些。

郗嬋導師還是第一次收到這麼優秀出色的學生，所以還是得多費點心思保護一下，不然真因為修煉封侯術出了岔子，那可就真是哭都沒地方哭。

當李洛閉上眼睛，同時催動相力湧入手中的黑龍旗時，他似乎是聽見了一道龍吟聲從那遙遠的時空傳來，而後於他的心間迴蕩。

他的心神，似乎是往莫名的地方沉了下去。

李洛「看向」了四周。

然後心中便是猛的一震。

因為此時的他，似乎是在一片黑色的海水深處，而且還在不斷的對著下方沉去，這裡的海水，漆黑如墨，粘稠厚重，給人一種極端壓抑陰冷的感覺。

這一切，真實得可怕。

黑暗的海水，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壓迫。李洛的心神失去了所有的控制，他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不斷的對著那黑暗至極的海底不斷的沉下去，那裡的黑暗，黑到極致，誰也不知道黑暗中潛藏著什麼

面對著這種未知的黑暗，即便是李洛早有心理準備，但依舊還是不可避免的升起了一絲恐懼感。這種於黑暗中的沉淪不知道持續了多久，突然間，李洛感覺到了下方無盡的黑暗中似乎是有了什麼動靜，他的心神注視而去，便是驚駭欲絕的見到，黑暗中，有

一對巨大的暗紅眼瞳，緩緩的睜開。

那眼瞳如此的巨大，暗紅如寶石，晶瑩透徹，漠然而無情。

李洛仿佛是從那眼瞳中，看見了倒映的自己，自己的神色，充滿了驚恐。

黑暗的海水劇烈的湧動起來，下一刻，李洛終於是看見了那巨.物的全身，那是一頭黑色的巨龍，它仿佛與黑水相融，正靜靜的盤踞在此處，漠然的望著他。

一股恐怖的威壓，於此時鋪天蓋地的席捲而來，直接衝向了李洛的這道心神。…

咔嚓。那一瞬，李洛仿佛是聽見了自身心神的破碎之聲，不過也就是在此時，一股溫涼的氣息湧入心神，藉助著這股氣息帶來的瞬間清明，李洛果斷的將這一縷心神連

接斷絕。

湖心金蓮上。

李洛猛的睜開了雙目，此時的他，滿臉蒼白，眼中殘留著驚恐之色，滿頭的冷汗，不住的喘氣。

他低頭看著手掌中握著的黑龍旗，神色驚悸。

這就是封侯術嗎？

其中竟然蘊含著如此恐怖的意境，先前那一瞬，若是心智不堅定者，恐怕直接就被恐懼淹沒了心海，從而在內心深處留下恐懼的陰影。

怪不得連學府七星柱都未曾掌握封侯術，這種級別的相術，的確太恐怖了。

「知道封侯術的可怕了嗎？還想嘗試嗎？」湖邊有郗嬋導師悠悠的聲音傳來，那一對秋水眼眸，注視著李洛。

李洛苦笑一聲，沒有回答，只是靜靜的調整心態，待得心境徹底的平復後，他手掌再度緊握住黑龍旗，雙目也是帶著一絲堅定的緩緩閉攏。

他用行動，作了回答。

湖邊的郗嬋導師見狀，薄紗微動，紅唇似是勾動了一下，眼眸中的流露出一絲滿意之色。

不錯，心性還算是堅韌，如果李洛因為恐懼連嘗試的心態都開始動搖的話，那麼這封侯術的修煉，也就實在沒什麼必要了。

「就讓我看看，你究竟能不能成功吧。」郗嬋導師喃喃自語，而後掀起薄紗，露出白皙容顏，臉頰一側的「黑魚紋」，更是給她平添了一分異樣的鬼魅之氣，她握著茶杯，一飲而盡。

第六百三十五章黑手

黑暗而壓抑的海水深處，李洛的心神在一次次的沉淪與破碎，龐大的黑龍一次次的帶來大恐懼，肆虐在李洛的心靈之間，猶如無法匹敵的巨獸，將李洛的心間防禦不斷的衝碎，令得其遍體鱗傷。

不知不覺間，李洛甚至都已經忘記了時間，他不知道自己的心神已經被那股大恐懼碾碎了多少遍，可自始至終，他都並未放棄，憑藉著心中的那口韌氣，也藉助著醍醐金蓮的保護，他在維持著內心最後的清明。

在湖邊，郗嬋導師靜靜的溫茶而待，時間已經過去好些天了，她一直在這裡守著，而李洛的情況，也如她一開始的意料，正在陷入某種僵持之中。

封侯術中蘊含的意境極為的兇猛，這本就不是李洛這種級別能夠接觸的，但既然他有這樣野心，那自然也需要承受所帶來的危險。

這種心境間的博弈，郗嬋導師給不了他任何的幫助。

唯有依靠他自己在那意境所帶來的大恐懼下一次次的適應，直到最後自身能夠承受...封侯術，天賦固然重要，但更看重心性的堅韌，這或許也是為何那聖明王學府中，連景太虛那樣的虛九品都未能被視為修煉「明王經」的種子，偏偏相性品級遠不如他的藍瀾，最終將其修成。

郗嬋導師眸光看了一眼李洛盤坐的醍醐金蓮，那三瓣金色蓮瓣，此時已經有一瓣徹底的黯淡凋零，顯然，伴隨著一次次守護李洛的心神，醍醐金蓮的能量也是在急速的消耗。

這也代表著李洛已經消耗了三分之一的機會了，一旦三瓣金色蓮瓣都凋零的話，那麼郗嬋導師就打算將李洛從感悟中喚醒過來了，當然，那樣做的話，也就代表著李洛此次修煉封侯術算是失敗了。

但沒辦法，沒有醍醐金蓮的保護，李洛繼續修煉下去的話，很有可能會被意境所重創，而洛嵐府的府祭越來越接近，李洛此時受重創，那麼或許之前那麼多的努力也會化為烏有。

「煞宮境就試圖修煉封侯術，果然還是太勉強了呀。」

郗嬋導師輕嘆一聲，只能希望李洛能夠把握最後兩瓣蓮瓣的機會。

...

攝政王府。一座湖心亭中，身穿金色蟒袍的攝政王手拿著魚餌，投入湖面，迎來諸多色澤豔美的魚兒搶食，他威嚴甚重的面龐，此時沒有什麼表情，待得將魚餌丟光後，方才雙手插在袖中。

「算算時間，龍骨聖杯現在恐怕應該已經在龐千源的手中了。」許久後，他慢慢的說道。

「真的是沒想到...聖玄星學府竟然能夠在此次的聖杯戰中奪冠，洛嵐府的那兩個小傢伙，還真是喜歡給人添麻煩。」

攝政王面無表情，聖杯戰中的情報在這段時間中早就傳遍了大夏，所有人都知道李洛與姜青娥居功至偉，如果沒有他們兩人的話，聖玄星學府此次必然是難以如願的。

這是真的有些出乎攝政王的意料，畢竟他已經暗自吩咐過宮神鈞在聖杯戰中不著痕跡的放水，可誰能知曉，在學府這個第一人的划水情況下，龍骨聖杯依然是落在了聖玄星學府的手中，這當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他知道這倒是怪不得宮神鈞，畢竟為了不暴露，後者也不能做的過於的明顯，所以影響有限。

攝政王之後的石亭內，陰影處有人影蠕動著，繼而有飄忽不定的聲音響起：「龍骨聖杯落入龐千源之手，這的確是個麻煩事，如果真讓他藉助此物鎮住了「魚魑王」，那他就能夠脫離桎梏，再次出現在學府與大夏之中，到時候，整個大夏，都將會處於他的威壓之下，你這些年的苦心經營，在王境強者面前，怕是跟紙糊的一樣。」

「龐千源當年與老皇帝算是親近，而且他似乎對你並不太感冒，甚至還提醒過老皇帝，說你野心甚重，所以如果到時候他出來表現出一點對小皇帝的支持，呵呵，你這個攝政王，可能就真的只能乖乖將手中的權利交出去了。」

攝政王冷冷道：「那樣的王庭，還算是大夏之主嗎？那只不過是需要看龐千源臉色的一條狗而已！」

「事實本就是如此，龐千源這種王境強者，在你們大夏，足以橫掃，鎮壓一切。」那道聲音笑著說道。

「王境...」

攝政王的眼中，有著極為濃烈的渴望之色升起，那個境界，同樣是他所嚮往的，如果他能夠踏入這個境界，大夏將會在他的手中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到時候，周邊王朝帝國，都將會臣服於大夏。

「洛嵐府的東西，真能助我未來稱王？」他突然話音一轉，問道。

「有我們的幫助，問題不大。」陰影中有視線投射出來。

攝政王微微沉默，道：「那李太玄與澹臺嵐究竟是什麼來路？你似乎有些忌憚於他們，不然為何當年要鼓動我設那麼大的局，將他們二人逼入王侯戰場？」

「嘿，這兩人的威脅，在我看來，恐怕不比龐千源弱，他們留在大夏，也是極大的隱患，會對我們的計劃產生極大的影響。」陰影中的人影說道。

攝政王眼神一凝，道：「他們也不過只是封侯境，雖說這兩人的確驚才絕豔，但如何能與龐千源比？」

陰影中的人影笑了笑，卻是並未回答，而是說道：「他們如今已經陷入王侯戰場，倒是不必多慮，那洛嵐府府祭也只有半個多月的時間了，你這些年的謀劃，也算是要達成了。」

「只要你取得洛嵐府的東西，我就能夠讓你擁有著媲美王境的力量。」

攝政王道：「可惜，我不能直接暴露出手，那會引起聖玄星學府，金龍寶行以及王庭內部的一些警覺，不然的話，東西必然是能夠拿到手的。」

「不過倒也無妨，這些年為此，準備得也夠多了，憑洛嵐府的那兩個小傢伙以及一些歪瓜裂棗，倒是問題不算太大。」

「洛嵐府的那個姜青娥，倒是一個絕代天驕，神鈞也是心儀於她，原本我還以為憑藉那小子的優秀，應該是能夠讓那姜青娥轉投我王府之下，沒想到人家壓根沒看上他。」攝政王笑著搖了搖頭。

「如果此次滅了洛嵐府，倒是可以留了此女的性命，如此天賦與潛力，或許可以為我王府誕下更為優質的血脈。」

說著話的時候，他抬起頭，仰望著大夏的這片天穹，伸展開了雙手。

「多年的等待，終於是即將迎來收穫的時刻。」

「從此以後，宮家，將會是大夏真正至高無上的王。」

第六百三十六章修成

湖邊。

郗嬋導師優雅靜坐，纖背修長，曲線挺拔，她玉指撥弄著茶杯，秋水眼眸卻是盯著湖中心那朵金蓮不動，算算時間，李洛在這裡的修煉已經抵達第二十天了。

三瓣金蓮，已是凋零兩瓣，唯有最後一瓣還在綻放著奇光。

而盤坐在金蓮上的李洛，雙目緊閉，面色分外的蒼白，身子還在發出細微的顫抖，面龐上有恐懼之色若隱若現。

顯然，他依舊還在與黑龍冥水旗中的意境進行著僵持。

而那股恐怖的意境，顯然並沒有那麼容易承受。

對於李洛的心性，郗嬋導師還算是了解，他的韌性不低，畢竟當年經歷過所謂的空相之事，所以承受能力遠比同齡人強許多，可即便如此，依舊是被那封侯術中的意境折磨得不輕。

所以在郗嬋導師看來，李洛能夠堅持二十天還沒崩潰，其實依舊很不容易了，畢竟說到底，他才只是初入煞宮境而已，封侯術對於他而言，還是稍微有點觸不可及。

「最後一瓣金蓮，還能堅持五天。」

郗嬋導師算了算時間，纖細如柳葉般的眉輕輕一蹙，這真的是最後的機會了，如果李洛在這最後的幾天中無法通過意境的考驗，那麼此次的修煉也就算是失敗了，而他此次付出的積分，也將會付諸東流。

雖說以後他還有機會繼續來借閱「黑龍冥水旗」，可沒有了「醍醐金蓮」的輔助，那種感悟效果也會大大降低。

而且最關鍵的是錯過了這個時間節點，對於李洛而言，或許會是難以彌補的遺憾。

因為府祭，只有十來天時間了。

哆哆。

郗嬋導師玉指輕輕敲擊著桌面，輕聲道：「李洛，就看你能不能把握這最後的機會了。」

黑暗的海水深處。

巨大的獸瞳猶如暗紅色的鏡面一般，於黑暗中浮現，李洛的身影倒映在其中，那獸瞳中所蘊含的漠然與兇戾，直接是化為無邊的恐懼，對著李洛的心神席捲而去。

這一幕，李洛已經不知道經歷了多少次。

可每一次，那種難以言明的恐懼都會從心中升起，一次次的碾碎著自己的心神。

而這一次，似乎也並不例外。

當恐懼如潮水般的湧來時，李洛仿佛是聽見了自身心神開始破碎的聲音，四周黑暗的海水劇烈的翻湧起來，仿佛是裹挾著暴戾的咆哮聲，一波波的衝擊著心靈。

李洛在苦苦的煎熬著。

猶如是苦海中的一葉扁舟，竭力的維持著自身，不使得這唯一的棲身之所被風浪所吞沒。

可這黑色的海水，仿佛帶著一種侵蝕人心的能力，隨著時間的推移，自身的心神也是在加速的崩潰。

「這一次，又要失敗了麼？」

感受著漸漸變得扭曲起來的視野，李洛明白，這是自身心神崩潰的徵兆，這讓得他有些無力的嘆息了一聲，這段時間無數次的心神崩潰，讓他真正的體驗到了封侯術的修煉難度。

可是，他應該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了吧？

在那一次次失敗的時候，他也是清晰的感受到了來自「醍醐金蓮」的護心力量在漸漸的減弱，顯然，這段時間下來，「醍醐金蓮」也無法堅持太久了。

當「醍醐金蓮」徹底凋零的時候，他的修煉，也就得到此為止了。

失去了這次的機會，或許他很難再找到「醍醐金蓮」這樣的奇寶，而他修成封侯術的願望，恐怕就得推遲到之後衝擊到天罡將階了。

最重要的是，府祭上面，他或許會失去一個極強的底牌。

雖說他擁有著「三尾天狼」這般殺招底牌，可不管如何，這終歸是外物，而修成封侯術，則是屬於他自身的力量，另外，有了這般厲害的殺招，再配合三尾天狼的力量，那麼他或許會在那極為短暫的時間中，爆發出極其恐怖的力量。

這股終極力量，才是他內心真正的野心。

也只有這種級別的力量，或許，才能在那各方覬覦的府祭中，擁有著一些改變局面的資格。

如若不然，或許最高強度的壓力，依舊還是會落到姜青娥的身上。

以她那要強的性格，這些年必然也是如他一般在準備著諸多的殺招底牌，她為此必然也是付出了極為艱苦的努力，可李洛並不願意見到她一人獨自承受所有的壓力。

因為她為了洛嵐府，為了他，已經承受了夠多。

這一次，他想要為她分擔一些。

李洛的腦海中，閃過了那一張絕美的神女之顏，而後他似是睜開了眼睛，凝視著前方盤踞於黑色海水深處的龐然大物，對方那如紅寶石般的巨大獸瞳漠然的盯著他，似乎是閃過一抹嘲諷與輕蔑。

似是在嘲笑他的不自量力。

區區煞宮境，也想染指封侯術。

黑龍伸出了巨大的龍爪，其上黑鱗閃耀，黑色的海水在其龍爪下形成了巨大的漩渦，然後對著李洛直接緩緩的拍下。

李洛心神上面的裂痕在此時迅速的蔓延。

李洛凝視著那拍下的黑暗龍爪，這一瞬，那種恐懼仿佛突然的減弱了下來，反而是有著一種莫名的憤怒自心底深處如潮水般的湧出來。

區區一條小龍。

怎敢蔑視於我？

李洛渾身的鮮血仿佛是在此時莫名的變得滾燙起來，血液劇烈的流淌，仿佛是在耳邊都傳出了譁啦啦的聲音。

他凝視著黑龍的目光，似乎都是變得擁有了一種神秘的威嚴。

黑暗的龍爪重重的拍下。

然而，就在那道黑暗龍爪即將拍中李洛的心神那一瞬，其後方所在的虛空，仿佛是在此時破碎開來，下一瞬，黑龍的龍目中，仿佛是有著驚駭之色浮現。

破碎的虛空內，一隻巨大到無法形容的龍爪伸了出來，黑龍的體形本就已經龐大，可在那神秘龍爪之下，卻仿佛是鷹爪下的小蛇般，有一種難以掙脫之感。

神秘龍爪似是將這片黑色的大海都分割開來，然後一把抓住了黑龍，悽厲的龍吟聲響徹起來。

神秘龍爪猛然一握。

轟！

大海都是在此時破碎，隨之裂開的，還有著那此前威勢驚人的黑龍。

湖邊，閉目假寐的郗嬋導師突然睜開了眼睛，一對秋水眼眸帶著一些震驚的望著湖心那朵金蓮上，她見到此時的李洛，渾身血紅，鮮血從毛孔中擠壓出來，將他染成了血人。

可就是如此的悽慘的他，卻反而是散發出了一種莫名的壓迫感。

那種壓迫，連她都有瞬間的心悸。

發生了什麼？！

郗嬋導師猛的起身，而就在她驚疑不定的時候，金蓮上的李洛，也是陡然睜開了雙目。

那一瞬，其周身似是有黑色的海水翻滾，海水之中，一條黑龍盤踞，龍尾擺動時，掀起了黑色的滔天駭浪。

郗嬋瞳孔微微一縮。

那是黑龍冥水旗？！

李洛，他修成了？！

第六百三十七章情報

當李洛周身有黑水翻滾，黑龍浮現時，郗嬋導師的眼中是有些震動的，因為她很明白這代表著什麼，這說明李洛通過了意境的考驗，已經初步的將「黑龍冥水旗」這一道通靈級的封侯術掌握了。

煞宮境時，就修成一門封侯術。

這是何等的成就？

雖說在李洛的身上，郗嬋導師已經見慣了諸多的奇蹟，可此時依舊還是不免心潮翻湧，這個小子，似乎有點過於妖孽了。

郗嬋導師玉手一揮，收起了茶桌，而後一步邁出，直接出現在了湖中心的位置，她望著面色蒼白但眼神卻極其亢奮與激動的李洛，屈指一點，清澈的湖水捲起，將李洛滿身的血汙都是洗淨而去。

「導師，我，我成功了！」李洛激動的看著郗嬋導師。

郗嬋導師微微頷首，眸光有些感嘆的盯著李洛，道：「你又創造了一個奇蹟，這個消息如果傳出去，聖玄星學府將會再次轟動。」

李洛咧嘴笑起來，此時的他也是心潮澎湃，畢竟此次修行「黑龍冥水旗」實在是過於的艱難，他在那意境中幾乎是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如果不是自身韌性還算強，恐怕他早就堅持不住了。

而且最後能夠承受下那黑龍意境的侵蝕，也是因為自身血脈力量的湧現。

最後那一刻所出現的神秘龍爪，應該是源自血脈...李洛感覺，可能是自身血脈中所蘊含的天龍之意，察覺到了來自黑龍意境的蔑視，這才不受控制的湧現出來，將那黑龍意境粉碎。

「導師，封侯術的事，麻煩您先幫我保個密。」李洛對著郗嬋導師懇請道。

郗嬋導師看了李洛一眼，沒有多問，只是頷首應下，她當然明白李洛保密的緣由，無非就是想要作為一道底牌殺招，到時候出其不意，才能取得更大的效果。

「你在這裡修煉了二十多天時間了，你們洛嵐府的府祭，還有四天。」郗嬋導師說道。

「四天。」

李洛眼神有些複雜，其中有一絲期待，也有一絲忐忑，為了應對這一場府祭，他這一年時間，沒有片刻的放鬆，而他所取得的成就也相當的驚人，一年時間，那個南風城中的空相少府主，現在，已是身懷三相，並且踏入到了煞宮境。

那個曾經只能躲在南風城的他，如今也具備了站在府祭上與各方真正角力的資格了。

「導師，我今天就會先離開學府了，非常感謝您這段時間的指導。」李洛心潮湧動，衝著郗嬋導師抱拳笑道。

府祭即將來臨，這是足以改變洛嵐府未來命運的事情，所以李洛接下來也就沒有時間繼續在學府中修行，他需要回到洛嵐府，去迎接這一場命運之戰。

如果他能夠在府祭中取勝，他自然依舊會是洛嵐府少府主，未來的洛嵐府也將會在他的手中恢復鼎盛與輝煌，而若是抗不過這一劫，洛嵐府則是會煙消雲散，他與姜青娥就將會走向另外的道路。

或許是回到聖玄星學府，自此潛修，等待封侯之日，或許就是離開大夏，找尋另外的出路。

而不論是哪一條，對於兩人而言，都將會改變命運。

郗嬋導師聞言，微微沉默，她當然明白李洛接下來將會要去面對什麼，而這也是李洛身為洛嵐府少府主無法逃避的責任。

「記住，如果局勢脫離了你的掌控，你和姜青娥都可以回到聖玄星學府，這裡是你們的一條退路，以你和姜青娥的天賦與潛力，我相信學府願意為你們提供庇護。」

「只要你們活著，你們的敵人便會寢食難安，等到未來你們封侯時，重建洛嵐府並不難。」郗嬋導師緩緩的說道。

李洛笑著點點頭，郗嬋導師這樣的話，素心副院長已經多次跟他提過了，無非還是擔心他年輕氣盛，不過他也明白這是她們的好意，不忍心見到他這麼一棵好苗子被毀掉。

郗嬋導師

為您提供大神天蠶土豆的《萬相之王》最快更新，！

第六百三十七章情報免費閱讀：，！

『』，最快更新最新章節！

見狀，也就不再多說，帶著李洛離開了此處，回歸相術樓。

「導師，我打算先回宿舍小樓那邊一趟，跟萌萌和辛符道別一下。」李洛說道。

「你這怎麼搞得跟生離死別一樣？」郗嬋導師說道。

在李洛有點尷尬時，郗嬋導師又道：「走吧，我陪你。」

而後兩人便是出了相術樓，一路直回宿舍小樓。

到了小樓之外，李洛聽見了其中傳出有些喧鬧的聲音，似乎人不少的樣子，不由得有點詫異，推門進去，便是見到眾多人影在屋內，虞浪，趙闊，秦逐鹿，白豆豆，呂清兒，白萌萌，辛符皆是在此。

「你們在搞聚會麼？」李洛驚訝的問道。

他的突然到來，讓得眾人一怔，然後皆是歡喜的湧來。

「洛哥，你終於出關了！等你好幾天了。」趙闊笑道。

李洛進屋，尋了個位置坐下，訝異道：「等我做什麼？」

眾人倒是沒說話了，虞浪笑嘻嘻的道：「等著給你加油助威啊。」

李洛心頭一動，洛嵐府府祭的事情並不是什麼秘密，而且在那場府祭上面會爆發什麼，很多人也都心知肚明，虞浪他們生活在學府內，平常也會接觸一些大夏某些頂尖勢力中的人，所以自然也知道一些事情。

他們都明白四天之後李洛將會面臨一場決定命運的大戰，所以才會等待在這裡，為他打氣。

雖說這種打氣對於局勢並沒有什麼意義，但他們的這份心意，還是讓得李洛心頭有些暖意。

「大家不必擔心，一點小事而已，等我洛嵐府這場府祭過後，我就要升級成真正的洛嵐府府主，到時候跟大家的地位可能就稍微的有點不一樣了，希望你們到時候心裡不要太有落差。」李洛笑眯眯的說道。

噓。

他這大言不慚的話，倒是引得眾人一陣噓聲，不過李洛這輕鬆模樣，倒是讓得眾人心中鬆了一口氣，氣氛也是變得歡快起來。

李洛則是坐下來，與眾人打屁聊天，歡笑不斷。

這段時間的苦修，也是令得他精神異常的緊繃，此時正好放鬆一下。

聊了一會，李洛起身倒水，卻是見到白萌萌悄悄跟了上來。

「隊長。」白萌萌水靈靈的大眼睛望著他。

「怎麼了？」李洛笑著問道。

白萌萌從袖中掏出了一張宛如晶石打造的黑晶卡，其上銘刻著金龍寶行的徽章，她咬了咬紅唇，道：「隊長，我實力不行，也幫不了你什麼，不過我這些年倒是存了不少的錢，這些錢雖然僱傭不了封侯強者，但請數位天罡將階的強者應該還是可以的。」

李洛愣了愣，旋即哭笑不得，他將黑晶卡給推了回去，義正詞嚴的道：「小富婆，我知道你有錢，但是不要妄想用金錢來腐蝕我！你以為我是對你的錢感興趣嗎？！」

白萌萌嘟了嘟嘴，道：「我沒跟你開玩笑！」

李洛燦爛的笑起來，柔聲道：「我知道，謝謝你的心意，不過我希望你也相信我，局勢可沒那麼糟糕呢，而且如果你姐姐知道我拿了你小金庫，不把我打死才怪。」

白萌萌盯著李洛看了一會，見到他神色堅決，這才只好將黑晶卡收起，偷偷溜了回去。

不過就在白萌萌離開後，李洛卻是見到一旁的陰影突然抖動了一下，當即沒好氣的道：「辛符，這影相真的是被你玩成了偷窺狂魔。」

陰影蠕動著，化為了辛符的身影。

只不過辛符的面色有點陰鬱，他盯著李洛，猶豫了好片刻，方才緩緩道：「隊長，我給你一個情報。」

「什麼？」李洛望著辛符的面色，眼神微凝。

辛符靠近過來，有細微的聲音傳入了李洛的耳中，令得他瞳孔在此時猛的一縮。

「蘭陵府，接了對你和姜學姐的懸賞。」

為您提供大神天蠶土豆的《萬相之王》最快更新，！

第六百三十七章情報免費閱讀：，！

『』

第六百三十八章蘭陵府

「蘭陵府？！」

辛符說出的這個情報，讓得李洛心頭劇烈一震，面色也是在此時漸漸的變得凝重起來，大夏五大府，蘭陵府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此府與其他四府不太相同，它要更顯得神秘一些，因為蘭陵府，沒有其他的產業，它專職刺殺。

簡單來說，這蘭陵府就是一個職業殺手組織。

其實在五大府中，蘭陵府與洛嵐府反而算是交集恩怨最少的一個，但李洛卻從未真的將其忽視，而且還一直都是將其視為暗中的威脅，原因無它，只是因為蘭陵府的宗旨就是收錢辦事。

雖說在以前，蘭陵府並沒有對洛嵐府出過手，但按照李洛的猜測，那只是因為價錢不到位，所以蘭陵府未曾接過這種任務而已，可如今隨著府祭的來到，那些覬覦洛嵐府的勢力，開始變得蠢蠢欲動，這種時候，如果能夠將蘭陵府也拉進這個局面中，那無疑是對洛嵐府的重創。

任何的代價，在此時都是值得的。

不過雖然早就有這種猜測，但當辛符帶來這個準確情報的時候，李洛心中還是忍不住的一沉。

這說明洛嵐府的大敵，又多了一個。

以蘭陵府的行事風格，這真的是讓人如芒在背。

李洛心緒翻湧，然後看向辛符，道：「你怎麼知道這個情報的？」

辛符無奈的笑道：「隊長你不是能猜到的嗎。」

李洛點點頭，顯然，辛符應該就是出自蘭陵府...他的影相，倒的確適合那裡，只不過不知道他在蘭陵府中究竟是個什麼身份，不過他能夠在這個時候給他送來這極為重要的情報，這些也就都不重要了。

「謝謝你，辛符。」李洛拍了拍辛符的肩膀。

辛符嘆了一口氣，聲音低沉的道：「蘭陵府府主，也會在洛嵐府府祭中出手。」

李洛這次沒有感到太意外，既然蘭陵府接了懸賞，那麼定會傾盡全力，而那位最讓人忌憚的蘭陵府府主，自然也會出手。

這可真是麻煩啊。

一位精通刺殺的封侯強者，想想都讓人感到頭皮發麻。

「還真是一場大劫難啊。」李洛笑道，不過也無所謂了，債多不愁，覬覦洛嵐府的勢力本就不少，多一個蘭陵府也算是在意料之中。

「隊長，情況不對記得回學府。」辛符說了一聲後，便是轉身離去。李洛望著辛符的背影，手掌捧著水杯，眼露沉思之色。

「有什麼我能幫忙的嗎？」在李洛沉思時，一旁有輕柔的聲音傳來，他目光一抬，便是見到呂清兒俏生生的站在水臺前，少女冰肌玉骨，一對剪水雙瞳，顧盼生輝的注視著他。

李洛能夠感受到她眸子深處蘊藏的擔憂之色。

李洛想了想，在呂清兒的面前倒沒有強裝淡然，而是沉吟道：「我的確有一個請求，清兒，我希望你幫我轉達魚姨，我不需要金龍寶行對我有什麼援助，但如果在府祭那一天，魚姨能夠絕對的鎮守住金龍寶行，讓金龍寶行真正的變成一個中立者的話，那麼就算我欠魚姨一個大人情。」

如今洛嵐府的敵人，又多了一個蘭陵府，這容不得李洛不多做一些考慮。

此前素心副院長曾經提醒過他要注意金龍寶行，但看魚紅溪的態度，不像是會對洛嵐府有覬覦的樣子，她是一個心氣高傲的人，既然當著呂清兒的面跟他說了那樣的話，那麼李洛還是有一些把握去相信她的。

但是，魚紅溪不會，卻不見得金龍寶行內的其他派系不會有什麼想法。

畢竟金龍寶行過於龐大，其內部的水非常深，他們的實力也很強，如果到時候真是跑出來什麼人暗中插一腳，那對於洛嵐府而言，更會是雪上加霜。

呂清兒聞言，紅唇緊抿了一下，道：「你是覺得金龍寶行內部有人也在覬覦洛嵐府嗎？」

李洛緩緩道：「小心點總是沒錯的，金龍寶行底蘊太強，隨便漏點什麼人出來，都會給我帶來很大的麻煩。」

呂清兒微微沉默，而後輕點螓首，道：「我會幫你轉達的。」

「謝謝。」李洛由衷的感激。

呂清兒明眸中露出狡黠之色，道：「不過我娘可不是好相與的，她與人做生意，從不吃虧，你敢說欠她一個大人情，小心她以後獅子大張口。」

李洛笑道：「魚姨刀子嘴豆腐心，她幫了我許多我都記著的，未來她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而我又有這個能力，那就算是赴湯蹈火，也絕不會推辭半句。」

呂清兒輕笑一聲，而後兩人一起轉回主廳，與眾人聚會。

待得天色將晚的時候，門口傳來了敲門聲，白萌萌開了門，發現姜青娥站在門外。

姜青娥眸光掃了一眼屋內眾人，然後看向李洛，道：「我來接你一起回洛嵐府。」李洛笑著點點頭，衝著眾人揮了揮手，道：「那我就先回去了，接下來幾天都不會回學府了，你們別急，等著我的好消息。」

屋內眾人皆是沒有說話，即便是素來嬉皮笑臉的虞浪，都是收斂了笑容。

「李洛，如果現在我們已經是四星院了，那該多好。」虞浪苦笑了一聲，說道。

如果他們現在是四星院的話，那麼他們這些人應該也算是成長起來了，那時候的他們，才具備著真正能夠幫到李洛一些的力量。

而現在麼...差太遠了。

他們這一個個小小相師境，在那種級別的爭鬥中，連炮灰都算不上。

「別說這些沒用的，而且別一個個哭喪著臉，這一年我什麼風浪沒見過？不缺這一回。」李洛沒好氣的說了一聲，然後果斷的直接反手就將門給拉上了。

站在房門外，他深吸一口氣，衝著姜青娥笑道：「走吧，青娥姐。」

姜青娥散發著神秘光澤的金色眸子靜靜的凝視著他，然後突然對著他伸出了纖細精緻的玉手，李洛見狀，微微一愣，趕緊也是伸出手掌，握住了姜青娥的玉手，彼此十指緩緩緊握。

「李洛，不管什麼風浪，我們一起闖。」姜青娥盯著李洛，輕聲道。

如羊脂玉般的嬌嫩觸感於掌心擴散開來，李洛微微一笑。

兩人走出小樓，腳步頓了頓，因為他們見到郗嬋導師背靠著牆壁，正雙臂環抱的望著他們。

「不嫌棄我會打擾你們二人世界的話，我就送你們一趟吧。」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心頭微動，想起了先前辛符送給他的情報，於是他沒有拒絕，笑道：「那就多謝導師了。」

郗嬋導師聞言，倒也沒有多說，徑直轉身往前而去，李洛與姜青娥則是跟在她身後數步的位置。

此時夜色已是籠罩了學府，淡淡的月光傾灑下來，為學府披上了一層紗衣。

一路無言，不過當走過一條條熟悉的小道時，李洛突然察覺到前方的郗嬋導師停下了腳步，她的身體上，似是有水氣升騰起來，同時一股強悍的威壓隨之散發而開。

李洛與姜青娥的目光抬起，躍過了郗嬋導師的身影，見到了在那前方小道的一棵大樹下的長椅上，有一道人影斜靠而坐。

那是...

沈金霄。

第六百三十九章李洛的想法

當李洛望著那坐在前方小道盡頭大樹下的長椅上的沈金霄時，雙目就忍不住的虛眯了一下，這狗東西，這個時候冒出來是想要做什麼？

郗嬋導師那散發著幽冷的目光，同樣是在盯著沈金霄，而後淡淡的開口：「沈金霄，你在這裡做什麼？」

沈金霄聞言，微微一笑，道：「郗嬋導師管得未免太寬了一點，學府這麼大，我在這裡乘涼都不行麼？」

然而對於此話，郗嬋導師只是目光愈發冰冷。

沈金霄見狀，笑道：「好吧，其實我是想跟李洛與姜青娥說兩句話。」

他的目光，也是投向了李洛與姜青娥。

面對著他的視線，姜青娥神色異常平靜，眸光只是注視著前方，卻是根本未曾看他一眼，李洛見狀，只能笑眯眯的開口道：「沈金霄導師，我們好像沒什麼話好說吧？」

沈金霄笑了笑，直接的道：「如果青娥能夠答應我一個條件，我願意在府祭的時候給予你們幫助，如何？」

李洛俊逸的臉龐上笑容微微收斂，目光則是變得有些冰冷與鋒銳起來。

「沈金霄，你在這裡想要誆騙誰呢？學府會允許你出手幹預嗎？」郗嬋導師冷冷的道。

「那就是我的事了，你不必管。」

沈金霄嘴角浮現出一抹玩味笑意，道：「我所說之話，絕對真實，甚至可以立誓，只要青娥你能答應，我就是你們洛嵐府的援軍，如何？」

「沈金霄，你可真是將趁人之危演繹得淋漓盡致。」郗嬋導師譏諷道。

沈金霄並未理會郗嬋導師的嘲諷，視線只是盯著姜青娥。

然而姜青娥卻依然沒有理會於他，只是拉著李洛的手，直接往前而去，在雙方要擦肩而過的時候，李洛目光幽深的盯著沈金霄，說道：「沈金霄，不要打青娥姐的主意，不然以後，我一定會把你剁了餵狗的。」

沈金霄淡淡一笑。

姜青娥拉著李洛已經逐漸遠去，郗嬋導師冷冷的瞥了沈金霄一眼，也是跟了上去。

沈金霄望著他們消失在夜色中的身影，面龐上的笑容收斂，眼神變得陰沉了許多。

「最後的機會也不把握...真是可悲。」

...

「沈金霄此人，必定對青娥同學有所覬覦，你們要當心。」在回洛嵐府的車輦上，郗嬋導師對著眼前的兩人提醒道。

「這樣居心叵測的導師，學府也要留著嗎？」李洛皺眉問道。

「他即便有險惡之心，但終歸沒有真正的顯露出來，學府有什麼理由驅逐他？」郗嬋反問道。

李洛默然。

「此前在學府金殿議事中，素心副院長也警告過他，同時質問他對青娥同學究竟有何居心，他倒是乾脆，說的確對青娥同學有傾慕之意..」郗嬋導師遲疑了一下，然後說道。

李洛眼中寒光一閃。

姜青娥絕美容顏上也是有寒霜浮現，沈金霄的話，讓她感到了一些厭惡與噁心。

《踏星》

「雖說傾慕學生聽上去有些不太好，但終歸不算是違反什麼學府規矩，所以連素心副院長也無可奈何，只能給予一些警告...但以我對沈金霄的了解，此人略有幾分詭異，所以這未必就是他的真話。」郗嬋導師緩緩說道。

「他盯上青娥同學，或許是有其他的想法。」

李洛眉頭緊皺，這沈狗當真是個禍害，未來有機會，定要弄死他。

「不過不管他有什麼想法，他終歸是學府的導師，將會受到學府規則的限制，所以他應該不敢明目張胆的做什麼。」郗嬋導師說道。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而後點了點頭。

現在洛嵐府即將迎來最麻煩的時刻，這沈金霄，的確是只能放在之後了。

「郗嬋導師要護送我們回洛嵐府，是因為擔心「蘭陵府」嗎？」李洛笑問道。

「辛符的話，我也感知到了。」郗嬋導師倒也並未否認，雖說府祭尚未到來，蘭陵府現在出手刺殺的概率不大，但小心一點終歸是好的，畢竟蘭陵府專門走這些歪門邪道的路子。

「多謝導師護持了。」李洛感謝道。

郗嬋導師擺了擺手，倒是不再多言，而是閉目假寐。

車輦內回歸安靜，李洛與姜青娥則是望著車窗外掠過的萬家燈火，相顧無言。

如此許久後，車輦終於是在洛嵐府總部外停了下來。

「郗嬋導師，要去洛嵐府中坐一坐，喝杯茶嗎？」李洛熱情的邀請道。

郗嬋導師聞言，打量了一下眼前的洛嵐府總部，似笑非笑的道：「你們洛嵐府，可不歡迎任何其他的封侯強者，而且我也不喜歡那種被壓制的感覺，那會讓我沒有安全感。」

瞧得她的眼神，李洛這才記起，如今的洛嵐府總部還有著一座奇陣的保護，任何封侯強者進入其中，都將會受到強大的壓制，只不過奇陣之力，將會在府祭那一天開始衰弱。

「李洛，你們保重吧，希望五天後，我還能在學府中見到你，這麼有潛力的學生，如果就這樣的夭折了，那還真是很讓人遺憾的事情。」郗嬋導師看著李洛，說了一聲，然後徑直轉身而去，她輕盈的身影踏著月色，幾個閃爍間，便是憑空消失不見。

姜青娥望著郗嬋導師消失的身影，衝著李洛道：「郗嬋導師對你還挺好。」

「正常，像我這樣天賦絕世，長得又這麼好看的學員，郗嬋導師可能也是第一次遇見。」李洛擺了擺手，表示這並不值得什麼奇怪的。

「別忘了還有最厚的臉皮這一條。」姜青娥補充道。

「臉皮厚也是一種優勢！青娥姐你就是太冷傲了，把架子擺太高，不然憑你的魅力以及天賦潛力，未必不能在學府中吸引到一些女性紫輝導師，讓她們脫離學府，加入我們洛嵐府。」李洛振振有詞的道。

姜青娥無奈的白了信口雌黃的李洛一眼，也不再搭理他，轉身就對著洛嵐府總部內而去。

李洛笑著跟了上去。

回到洛嵐府後，兩人一起吃了晚餐，李洛便是回了房，他盤坐在床榻上，感知了一下體內的三座相宮，這段時間他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封侯術的修煉上，所以對於地煞能量的煉化倒是放緩了一些，不過好在有著從素心副院長那裡得來的一批「元煞丹」，藉助著這些「元煞丹」的協助，李洛那第二座相宮，也是在這二十多天的時間中完成了強化。

現在的他，只剩下龍雷相宮，還未開始強化。

不過，也足夠了。

雖然他突破到煞宮境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但水光相宮，木土相宮的強化完成，讓得他如今的相力強橫程度，足以媲美那些頂尖的小煞宮境。

感受著體內雄渾相力的流動，李洛倍感滿意，然後，他的目光，突然投向了手腕上的那猩紅鐲子，鐲子中，封印著三尾天狼。

李洛的眼中掠過沉思之色。

接下來的府祭，大戰在所難免，而三尾天狼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一環，雖說藉助「天祭咒」，他能夠強行剝離三尾天狼的力量，但此時的李洛，卻是生出了一點其他的想法。

他想要忽悠一下，不是，他想要跟這三尾天狼聊聊獸生的理想。

第六百四十章李洛的目的

昏暗的空間中，一頭巨狼匍匐，在其身後，三條巨大的尾巴緩緩的擺動，釋放著滔天的兇煞之氣，不過此時巨狼的身軀以及四肢皆是纏繞著銘刻著神秘光紋的鎖鏈，鎖鏈將其死死的束縛，令得其動彈不得。

突然間，三尾天狼猛的睜開了猩紅的獸瞳，其內的殺戮與兇戾之氣猶如化為了實質一般的風暴，直接是猛然席捲開來，引得四周的空間都是在微微震蕩。

吼！

三尾天狼獠牙巨嘴間，發出了低沉暴戾的嘶吼聲。

它猩紅的獸瞳，死死的盯著前方的黑暗中，在那裡，一道人影緩緩的走了出來，最後停在了它的前方。

三尾天狼認得此人，當初就是這個狡詐的人類將它從深山中騙了出來，不僅令得它莫名其妙的與一頭實力強大的異類廝殺，最後還直接被封印了起來。

與這裡暗無天日的空間相比，當初那座它時刻都想逃離如囚牢般的深山，反而更讓它思念。

而造成這一切的源頭，就是眼前這個人類！

轟！

三尾天狼咆哮，龐大的身軀猛的掙動起來，試圖將眼前這個渺小的人類撲殺，但此時周身的鎖鏈開始劇烈的收縮起來，其上流動的恐怖力量，也是令得它發出了痛苦的哀嚎聲。

「三尾兄弟，不要激動！」

李洛見到三尾天狼這副幾乎要將他給吞了的模樣，嚇了一跳，連忙出聲安撫。

然而對於他的安撫，三尾天狼顯然沒有搭理的意思，龐大的身軀拉扯著符文鎖鏈發出了嗡嗡聲響，血紅的獸瞳死死的盯著李洛，令人不寒而慄。

「三尾兄弟，你想不想脫離封印，恢復自由？」李洛大喊道。

三尾天狼劇烈掙扎的身軀一僵，而後血紅的獸瞳兇狠的盯著李洛，它發出了低吼聲，有一股意念散發出來，意念中蘊含的意思，卻是讓得李洛清晰的感覺了出來。

那意念中，充斥著譏諷，暴怒與質疑。

李洛笑了笑，據說精獸唯有踏入封侯境，才能夠口吐人言，現在的三尾天狼尚未踏入那個境界，倒是不好直接交流，不過對方顯然也擁有著不低的靈智，所以也能聽懂他的話語，這倒是好辦了一些。

於是，李洛面露誠懇，首先道歉：「三尾兄弟，當日我將你引出深山確實是不太對，不過我這也是為了你好，你看，雖然現在你還是處於封印中，但卻脫離了暗窟那種惡劣的環境，我想你也應該清楚，在暗窟裡面，你如果待久了，必然也會受到惡念之力的汙染，越是往後，你汙染就越重，直到最後被惡念衝散理智，成為一頭沒有自我的野獸。」

三尾天狼獸瞳中泛起冷笑之意，敢情我現在落到這個境地，還得感謝你不成？你這噁心卑劣的人類。

而後它不耐煩的低吼一聲。

吼聲中充斥著讓李洛滾蛋的意思。

李洛淡笑一聲，道：「三尾兄弟如今正好處於衝擊封侯境的關鍵節點吧？你覺得你未來衝擊成功的概率大嗎？」

三尾天狼冷冷的掃了李洛一眼，似是在說關你屁事。

李洛則是好整以暇的道：「我覺得，或許未來說不定我可以幫助你衝擊封侯境。」

三尾天狼此時也不再無謂的掙扎，繼續趴伏了下來，只是那獸瞳帶著濃濃的嘲諷之意，一個區區地煞將階的人類小子，竟然敢妄言未來幫它衝擊封侯境，真是天大的笑話。

「三尾兄弟第一次看見我的時候，我是什麼實力？」李洛問道。

三尾天狼血紅的獸瞳人性化的虛眯了一下，上一次在暗窟中遇見這個人類時，他似乎只是一個小小的相師境，那時候它吹一口氣，就能夠直接將其滅殺。

不過現在...這小子竟然踏入地煞將階了，這個修煉速度，倒是讓得三尾天狼稍微心驚了一下。

《騙了康熙》

李洛望著安靜了一些的三尾天狼，再度淡笑道：「三尾兄弟，你被封印在我這鐲子裡面，說不定還是你的一場大機緣。」

三尾天狼獸瞳中泛起嗤笑之意，這人類小子真的是臉皮太厚。

對於它的嗤笑，李洛並不在意，反而問道：「你可知道，那位封印你的王境強者為何會將你封印了贈送給我嗎？」

三尾天狼腦海中閃過那道給它帶來巨大恐怖的身影，在那道身影前，它甚至連憎恨的勇氣都提不起來，因為它明白自身與對方之間究竟擁有著何等龐大的鴻溝。

那是王境強者！

光是提起來，就令得它瑟瑟發抖的存在。

而那王境強者，與這人類小子，究竟有何關係？

李洛淡淡的道：「那位王境強者將你贈送於我，只不過是對我有所求而已。」

三尾天狼心中劇烈一震，眼神驚疑不定的盯著眼前的李洛，王境強者是何等的高高在上，那是至強境界，那般存在，怎麼可能對那時候只是小小相師境的李洛有所求？這小子當真是信口雌黃，沒有一句話能信。

「你不信？」似是知曉三尾天狼在想什麼，李洛笑了笑，然後他心念一動，身軀之上，有相力升騰起來。

先是水相之力，而後是木相之力，最後，伴隨著一道若有若無的龍吟聲響起，龍相之力，也是湧現出來，三道相力涇渭分明的存在著，彰顯著李洛自身的三道相性。

「三，三相？！」

三尾天狼獸瞳中有著極為明顯的驚駭之色閃現而過，李洛顯露出來的三種相性的力量，讓它內心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因為它很明白，三相之力，那可是王境強者的標誌！

而眼前這個不過煞宮境的人類小子，竟然在這個境界，就具備了三相？！

這是何等驚世駭俗的妖孽！

李洛面帶微笑，道：「你這下應該相信了吧？」

三尾天狼沉默了一會，有意念傳來，李洛能夠模糊的感應出來，意思就是說他三相雖然罕見，但也不夠資格被王境強者有所求。

這三尾天狼倒也是精明，三相的確代表著驚人的天賦，可這三相，與真正王境強者的三相卻是天差地別。

不過看得出來，這三尾天狼的情緒倒是不再如剛開始那樣的暴躁，對李洛也不再是帶著將其視為螻蟻般的輕蔑。

顯然，李洛顯露三相，還是有些作用的。

三尾天狼低吼一聲，有些不明白李洛來到這裡究竟是什麼意思，想要來震懾它嗎？如今它已被封印囚禁，最厭惡的就是眼前之人，所以在看見李洛的天賦後，反而心中煩悶。

感受到三尾天狼的不耐煩與敵意，李洛也就沒有繼續試探，微微沉吟了幾秒，鄭重的道：「我來這裡跟你說這麼多，只有一個目的，我想與你達成契誓，你奉我為主，期限為一年。」

雖說李洛藉助著「天祭咒」可以抽離三尾天狼的力量，但以強壓獸，終歸還是下乘之道，如果這三尾天狼能夠真心實意的幫助他，那麼他就能夠將這股力量發揮到最極致。

吼！

而三尾天狼聽到李洛此話，卻是怒極，猛的張開獠牙巨嘴，對著李洛發出了暴怒咆哮。

這個可惡的人類小子，竟敢讓它認其為主？！

你也配嗎？！

面對著暴怒咆哮的三尾天狼，李洛神色卻是異常平靜，繼續說道：「如果你同意，一年之後，我將放你自由，同時在此期間，還會想辦法助你突破到封侯境。」

隨著李洛平靜的聲音在昏暗的空間中傳開，三尾天狼那暴怒的咆哮聲，則是一點點的安靜了下來。

第六百四十一章引誘三尾

昏暗的空間中，三尾天狼血紅的獸瞳死死的盯著眼前的李洛，後者先前吐出的兩個條件，讓得暴躁如它，一時間都是安靜了下來。

因為這條件，實在是太過的豐厚了。

認主一年時間，眼前這人族小子，不僅會還它自由，還會助它突破到封侯境？！

世界上，竟然還有這種好事？

一年時間對於壽命悠長的精獸來說，簡直就是彈指間而已，在三尾天狼的認知中，這筆買賣，划算得足以令獸流淚。

不說自由有多珍貴，光是那個助它突破到封侯境的條件，就讓得它怦然心動。

別看現在的三尾天狼已經處於天罡將階的頂峰，堪比人族頂尖的大天相境，而且嚴格來說，三尾天狼已經具備了衝刺封侯境的資格，所以它比尋常頂尖大天相境還要更強數分。

baimeng.

但這個所謂的天罡將階頂峰，卻已經困擾了三尾天狼許多年的時間了。

它止步於此，始終難以突破那層桎梏。

然而現在，眼前的人族小子，竟然說他能助它突破這層桎梏？

當真是大言不慚！

有壓抑的低吼聲，從三尾天狼鋒利的獠牙間傳出來，但出奇的是面對著如此不可信的言語，三尾天狼卻並沒有第一時間就生出那種被羞辱的情緒，只是眼神散發出一些質疑之色的盯著李洛。

顯然，李洛雖然實力還不如三尾天狼，但先前顯露的三相，終歸還是讓三尾天狼收斂了一些輕蔑。

迎著三尾天狼那充滿著懷疑的視線，李洛神色倒是頗為的平靜，道：「你覺得我辦不到？」

三尾天狼獠牙間噴出一團腥氣，完全不否認它對李洛的質疑。

「看來我有必要讓你這頭沒怎麼見過世面的土狼開開眼界了。」李洛淡笑道。

聽著李洛那言語間所帶著的一些輕視，三尾天狼頓時有些憤怒起來，一個小小的煞宮境人族小子，怎麼敢如此小瞧它堂堂天罡將階頂峰的大精獸？！若不是有這些封印，現在它一爪子下去，這小子瞬間就得變成一堆肉泥。

李洛卻並不在意三尾天狼的憤怒，而是繼續說道：「你這小小精獸是完全不知曉我身後的背景，不過這怪不得你，畢竟你常年被困在那暗窟中.我只能告訴你，我身後的背景，就算是你此前見過的那位王境強者，都是極為的忌憚畏懼，他此前有求於我，也是因此緣故。」

他說話的時候，臉不紅，心不跳，將臉皮之厚以及大心臟能力演繹得淋漓盡致。

三尾天狼心中也是有些震動，那位它連憎恨都不敢生起的王境強者，竟然會忌憚這個小子身後的背景？

那是什麼級別的背景？

「如今我遠離故土，因為某些緣由，各方面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所以我才會與你商談，說句不好聽的話，待得我有朝一日回歸故土，像你這樣未曾封侯的精獸，怕是連跟隨我的資格都沒有。」李洛眼神淡然，徐徐說道。…

三尾天狼裂開獠牙大嘴，血紅的獸瞳森森的盯著李洛，這小子究竟是滿嘴謊言還是真的有那麼可怕的背景？

從理智上面來說，三尾天狼感覺這小子在吹牛皮，可那三相的存在以及此前那位王境強者將它封印贈送給對方的舉動，卻又讓得它對此有些莫名忐忑。

「你不必因此而感到憤怒，因為有時候事實就是如此的殘酷。」

李洛淡淡的說了一聲，然後他突然伸出手掌，只見得掌心有一滴精血緩緩的升起，而後這一滴精血就直接飄向了三尾天狼。

三尾天狼注視著這一滴飄在面前的精血，它敏銳的感覺到，在這一滴不起眼的精血中，似乎是蘊含著某種讓它感到極端恐懼的氣息，這種恐懼的程度，比面對著那位王境強者時，還要更甚！

這令得三尾天狼心頭一顫，同時心中又生出了對這一滴精血的無邊渴望，它猩紅的舌頭舔了舔嘴角，目光又看了一眼李洛，在見到對方並沒有制止它的舉止後，它舌頭一卷，便是將這滴精血吞了下去。

轟！

那一滴精血入肚，三尾天狼龐大的身軀頓時劇烈的顫動起來，這一刻，它感覺到了一股恐怖的威壓從它的體內散發出來，腦海之中，有龍吟聲響徹，一股神秘而浩瀚的威壓，猶如穿透時空般，降臨而下。

那股威壓其實並不算太過的強烈，若是換做人族的話，恐怕感覺不會太明顯，可三尾天狼對此卻是敏感到了極致，那一股威壓於它而言，仿佛是一種天生的血脈碾壓，一種上位者對下位者的絕對壓制！

於是，三尾天狼當場就跪了。

它血紅的獸瞳帶著人性化的驚駭之色，呆呆的望著眼前的李洛。

這一刻，它相信了李洛剛才所說的話。

能夠擁有著如此駭人威壓的血脈，眼前這個不起眼的人族小子，必定是擁有著極為可怕的背景。

這種背景，會讓一名王境強者忌憚，倒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這小子真的有這種恐怖的背景，未來依靠著他，說不得還真是能夠突破那層桎梏，踏入封侯境。

三尾天狼身軀上散發的兇煞之氣，在此時不知覺的減弱了許多，它心思轉動著，而後對著李洛傳出了一道意念。

「我怎麼相信你？」

這人族小子看上去異常奸詐，萬一一年之後，這小子不放它自由，也不履行承諾，那它豈不是要打白工？

李洛臉龐上有著燦爛的笑容浮現出來，他知道，兇狠至極的三尾天狼在這一刻，心動了。

不過也正常，在重獲自由以及突破封侯境的雙重蜜糖下，李洛相信，沒有任何人或者獸能夠擋得住這種誘惑。

「我可以以血脈立誓，雖然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用，但我覺得，你可能沒有太多的選擇。」李洛舉起手掌，面色和煦的說道。…

三尾天狼血瞳盯著李洛看了半晌，最後慢慢的沉默了下來，正如李洛所說，它也沒有太多的選擇，如果不同意李洛所說，那麼或許它將會在這個暗無天日的封印中永遠的待下去。

一名王境強者布置的封印，不是它一個尚未踏入封侯的精獸能夠打破的。

既然已是絕境，那還不如搏一把。

如果眼前這人族小子真是有那般背景的話，暫時的投靠一下，其實也未嘗不可。

這般想著，它也就繼續趴伏了下來，這個舉動，無疑也就是選擇了默認李洛給予的條件。

李洛見到這一幕，心中歡喜如潮水般的湧動，這三尾天狼的服軟比他想像的要更容易一些，看來三相以及自身那所謂的背景，還是給它帶來了極大的衝擊。

這三尾天狼乃是封侯之下最頂尖的戰力，甚至還有著衝擊封侯的資格與潛力，雖說藉助著天祭咒，他能夠借用三尾天狼的力量，但任何的手段，都比不上三尾天狼自願的供給。

如果不是擔心這三尾天狼實力比他強太多，他現在還無法掌控的話，他甚至都想直接將它放出去，這樣就憑空多了一個頂尖的戰力夥伴。

「小三，以後咱們就是戰友了。」

李洛熱情的走上來，拍了拍三尾天狼那厚重鋒利的爪子，笑眯眯的道：「你要不要先叫一聲老大來聽聽？跟著我走，未來吃香的喝辣的還少得了你？只要你對我忠心，封侯算得了什麼？未來說不定你就是傳說中的天狼王！」

然而對於李洛的自吹自擂，三尾天狼卻是懶得搭理，血瞳淡漠的掃了他一眼，然後便是緩緩的閉上。

想要它真心認主，等你小子比我強了再說吧。

現在麼，只不過是為了自由以及未來的好處與你虛與委蛇罷了。

愚蠢的小子。

第六百四十二章府祭前夕

距離府祭的日子，越來越接近，轉眼間，就已是府祭前夕。

這段時間洛嵐府總部的防衛愈發的森嚴，而那些依舊忠誠於李洛與姜青娥的幾位閣主，也是盡數的如期抵達大夏城，同時還帶來了麾下的精銳力量。

再加上身為洛嵐府大管家的蔡薇，撥出了大量資金，於大夏各處僱傭聘請了一些實力強橫的外援，這些外援大多數都是處於地煞將階，唯有屈指可數的幾人，達到了天罡將階的層次，但也就止於天珠境了，畢竟能夠達到天相境層次的強者，即便是在大夏內，也算得上是有頭有臉，他們明白如今的洛嵐府是多麼可怕的漩渦，所以即便洛嵐府給的條件再好，他們也不敢摻和進來。

不過不管如何，現在的洛嵐府總部所匯聚的力量，算得上是自從兩位府主離開後最強的一次了。

洛嵐府議事廳。

李洛與姜青娥居於首位，廳堂內人聲沸騰，平常散布於大夏各處的洛嵐府高層匯聚一堂，依著秩序陸續的對著兩人行禮請安，同時匯報著其他分部這一年來的情況。

李洛笑容和煦，態度令人如沐春風，姜青娥則是平靜如幽潭，情緒不顯，不過對於她那清冽的性格，在場所有人都清楚，所以也並不在意，反而對其愈發有些敬畏感。

其實也不只是對姜青娥，這些洛嵐府的高層們，如今在面對著笑容滿面的李洛時，都是變得恭謹了幾分。

這與一年前他們前往南風城老宅時，卻是截然不同的心態了。

那時候他們面上雖然對李洛這位少府主保持著恭敬，但那更多只是因為他的身份以及姜青娥的存在，畢竟不管怎麼說，身為空相的李洛，真的很難讓他們生出什麼敬畏的心態來，即便他是那兩位府主的血脈。

可如今短短一年時間而已，李洛身上，卻是發生了翻天地覆的變化。

他不僅擺脫了空相，成為了雙相者，而且還進入到了聖玄星學府，同時還成為了其中的佼佼者，聽聞此次聖杯戰，李洛還取得了東域神州最強一星院學員的稱號，這個名號，份量屬實不輕，這足以說明李洛如今的實力以及潛力。

特別是在昨天的時候，他們已經知曉，這位少府主，如今已是煞宮境的實力。

短短一年時間，從空相，變成了煞宮境。

如此驚人的修煉速度，足以讓人感到驚駭，這似乎比當年的姜青娥還要更為的迅猛，少府主這雙相，當真如此的可怕嗎？

而對於李洛的變化，這些洛嵐府的高層們心驚之餘又是為之欣喜，畢竟李洛才是最名正言順的少府主，他能夠顯露如此潛力，也說明只要洛嵐府能夠扛過此次的府祭，未來必定一飛沖天，說不得，還能夠再現當年兩位府主尚在時的輝煌。

所以，雖說明日就是府祭了，但李洛顯露出來的天賦與潛力，還是讓得原本有些忐忑的洛嵐府高層們，稍微的心安了一點，這位少府主，真不愧是兩位府主的血脈。

而對於這些高層們的心態變化，李洛其實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這也是他想要達到的目的，畢竟府祭就在明日，人心穩定最為重要，所以他才會將自身的實力完全的展現出來，如果不是想要留一手的話，他甚至連三相都想露出來給他們看看。

雖說三相也不代表他擁有多麼可怕的實力，但這終歸也代表著一種罕見的天賦與潛力，這也算是鼓舞一下其他人，只要好好跟著他，未來終歸是有翻身的時候。

李洛與姜青娥一上午都是在接待著源源不斷的人，待得臨近午飯時，方才結束。

隨著客廳沸騰的人影漸漸的散去，李洛才有點疲憊的伸了一個懶腰，然後他看見了姜青娥那如白瓷般精緻的臉頰上似是浮現出一抹笑意，看上去她似乎是有些高興。

「笑什麼？」他問道。

「現在在他們的心中，你就是真正的洛嵐府少府主了，這是你這一年時間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我在為你高興。」姜青娥說道。

李洛笑了笑，道：「還是等熬過明天再高興吧。」

姜青娥微微頷首，而後起身道：「走吧，去彪叔那邊一趟，明天的府祭，還得與他好好商量一下。」

李洛點點頭，作為府內如今唯一能夠與封侯強者抗衡的存在，明日的府祭，彪叔是極為重要的一環。

兩人出了議事廳，往後院而去，最後來到了彪叔所在的後廚院。

剛進院子，就見到彪叔正在磨著他那一把沾染著暗紅痕跡的殺豬刀，刀身在陽光的照耀下，反射著莫名的寒光，令人心悸。

察覺到兩人的到來，牛彪彪也就停下了動作，他將殺豬刀舉起，迎著光線，感嘆道：「沒想到這麼多年後，我這把刀，總算是要重見天日了。」

「終於可以看見彪叔顯露實力了，還挺期待的。」李洛笑眯眯的說道。

牛彪彪搖搖頭，有些落寞的道：「不行了，不及當年。」

姜青娥很直接的問道：「彪叔，您能透露一下，如今你的實力究竟是什麼層次嗎？您能夠應對幾品侯？」

李洛聞言，目光也是灼灼的盯著牛彪彪，明日府祭，必然會有大夏的封侯強者出手，而為了維持人心，他們這邊也必須出現封侯強者，不然可能在那一瞬間，士氣就會崩壞。

牛彪彪摸了摸下巴，笑道：「封侯有九品，在這大夏，你們所見過的封侯強者，大多數都處於一品，二品的層次，我雖然很少與大夏的封侯強者交過手，但從你爹娘以前跟我說的情報中，這大夏的封侯強者，實力都比較一般，不過也正常，畢竟這裡是外神州，跟內神州那邊沒法比。」

「不過也不能完全將他們視為無物，金龍寶行那位魚會長，聖玄星學府那位素心副院長，極炎府那個玩火的，還有王庭那位攝政王，這四人，按照你爹娘所說，應該算是大夏最強的封侯強者，他們已經跨入了四品侯的境界，特別是那位攝政王，倒是一個藏得挺深很有野心的人物。」

「這封侯九品，一品一重天，每一品之間都有巨大的差距，封侯臺下，就如王朝官場一般，一級壓死人。」

說了一通，牛彪彪握著手中的殺豬刀，道：「不過如果是在洛嵐府總部範圍內，就算是我剛才所說的四個人，他們應該也在我這刀下討不到什麼好處。」

「彪叔厲害啊！」李洛大喜，連忙點讚。

此時他才知曉，原來魚會長，素心副院長都是四品侯的境界，極炎府那個玩火的，應該就是極炎府府主祝青火了，倒是有點讓人意外。

「我記得我爹娘當初離開時，應該也是四品侯吧？」李洛想了想，問道。

牛彪彪笑著點點頭。

「感覺也就那樣啊，他們留下的大夏最年輕的封侯者紀錄，我想可能再等幾年，就要被我和青娥姐所打破了。」李洛自信滿滿的說道。

姜青娥有些無奈的道：「相師的修煉，在天相境之前，的確是藉助自身天賦能夠高歌猛進，可天相境是一個巨大的坎，很多人此前修煉順風順水的天才在這裡，都被阻攔了許久的腳步。」

「而天相境後，更是需要積累與機緣，所以你不要以為自己一年從相師境突破到了煞宮境，就覺得往後也能如此。」

牛彪彪笑起來，道：「常理是如此，不過少府主的天賦與機緣定然不會缺的，往後打破他們兩人留下的紀錄也並非是不可能的事。」

「不過...」

話到此處，他的聲音頓了頓，面龐上的神色有些似笑非笑。

「有個問題是...少府主你就真覺得，你爹娘他們是來到大夏後，才突破到封侯境的嗎？」

第六百四十三章被低估的爹娘

當牛彪彪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不僅李洛愣了，就連姜青娥都是出現了瞬息的怔神，兩人目光直直的盯著前者，他這話，蘊含的信息實在是有點令人震撼。

「彪叔，你這話什麼意思？」李洛錯愕的問道。

牛彪彪笑眯眯的道：「我說的還不夠明白嗎？誰告訴你李太玄，澹臺嵐兩人是來到大夏後才突破到封侯境的？」

李洛吶吶的道：「大夏所有人都這麼說啊！」

牛彪彪道：「他們說的就一定對嗎？」

李洛與姜青娥面面相覷，兩人沉默了一會後，姜青娥思索著開口道：「彪叔您的意思是...師父師娘在來到大夏前，就已經是封侯境了？那為何在大夏內，還流傳著他們衝擊封侯的事？這是他們故意隱瞞編造的嗎？」

牛彪彪笑道：「其實也不算是故意隱瞞編造，他們說的也沒錯，李太玄，澹臺嵐的確是在大夏達到了封侯境，但是，這不是突破，準確的說，是恢復。」

「他們在大夏，恢復到了封侯境。」

李洛與姜青娥都是看見了對方臉上的震驚之色，在大夏恢復到封侯境與突破到封侯境雖然僅僅只有兩個字的區別，但他們都很清楚這其中的差距以及所代表的含義。

那就是說，李太玄，姜青娥所造成的封侯紀錄，恐怕還得往前再提前幾年。

這是何等驚人的天賦啊！

這大夏所有人都低估了他那老爹老娘！

他們原本以為他們兩人已經很是驚才絕豔，但現在來看，這兩人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更可怕。

《天阿降臨》

「彪叔，您說師父師娘是在大夏恢復到封侯境...那他們是為何會境界跌落的？」姜青娥更為的心細，發現了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李洛眼神也是為之一凝。

老爹老娘是從內神州而來的，而且老爹還是那所謂的「李天王一脈」，這必然是屬於內神州某個極強的勢力，可為何他們又會來到東域神州這種偏隅之地呢？

當年在他們的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

牛彪彪聞言，也是沉默了一下，道：「當年他們的確是發生了一些事情，才會離開內神州，不過具體的等過了府祭後，時機到了再跟你們說吧，眼下當務之急，還是明天的府祭。」

李洛，姜青娥對此都是表示認同，明日的府祭，將會決定未來他們的方向。

「其實那裴昊，不足為懼，現在最重要的，還是要看府祭時，會有什麼封侯強者對我們洛嵐府出手。」李洛緩緩說道。

姜青娥微微頷首，道：「從現在的情報來看，大夏五大府中，極炎府，都澤府，蘭陵府都對我們表露了敵意，唯有金雀府尚算是有幾分善意，但他們明日未必就敢真的支援我們洛嵐府。」

「李洛從長公主那裡獲得了承諾，她到時候會派出一位封侯強者，這是一個潛在的強援。」

「除此之外，似乎也就沒什麼盟友了。」

牛彪彪繼續磨刀，道：「大夏覬覦我們洛嵐府的，未必就只有這些大府，而裴昊背後的黑手，也未必就是他們。」

李洛眼神微凝，道：「彪叔的意思是？」

「你們不是懷疑當初李太玄，澹臺嵐抽到生死籤有可能是被人做了手腳嗎？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這幾府恐怕沒有這個能耐影響到生死籤。」牛彪彪淡淡的道。

李洛心頭一沉，生死籤乃是由聖玄星學府，王庭，金龍寶行主持，難道這三方，都有所參與嗎？

難道說，洛嵐府對這三大大夏最頂尖的勢力，也要進行防備嗎？

那可真的是很麻煩。

「我的意思倒不是說這三方勢力真的對洛嵐府有敵意，但這三方勢力過於龐大，其內派系駁雜，所以會生出某些異心，也是情理之中，雖然我們不能將他們視為敵人，但也得謹慎一點。」牛彪彪說道。

李洛，姜青娥皆是點頭。

「所以，我估摸著，明日府祭會對我們洛嵐府出手的封侯強者，怕是不會少，少府主你們也要做好心理準備。」牛彪彪道。

李洛心頭有些沉重，此次府祭，果真是一場大劫。

「不過少府主你也不用太擔心，洛嵐府有奇陣保護，雖說奇陣將會處於衰弱期，但在這段時間中，那些覬覦的封侯強者未必就真的敢闖進來。」

「我想，他們的計劃應該是想要推動裴昊來爭奪府主之位，因為府主一旦易位，也會影響到這座守護奇陣，到時候裴昊如果成功，他只需要心念一動，就能散去奇陣，而那時候我們洛嵐府，就會徹底的暴露在群狼窺探之下。」

「但如果裴昊爭奪府主之位失敗，奇陣依然能夠保持著削弱封侯強者之力，到時候那些封侯強者真敢闖進來的話，就算他們人數不少，但我這殺豬刀，也會讓他們吃足苦頭的。」

牛彪彪衝著李洛露出笑容，道：「所以少府主不用太擔心，府祭的府主之爭，才是此次的重頭戲，你與青娥如果能夠挫敗他，我們這邊就會順利許多。」

「當然，你也不要太小瞧那裴昊，此人雖是白眼狼，但其背後黑手必然對今日做了無數準備。」

聽著牛彪彪的安撫，李洛沉重的心情稍微緩和了一點，他用力的點點頭，道：「彪叔放心，我會做好我該做的事情，裴昊那頭白眼狼，我有把握對付他。」

雖說明知道現在的李洛只是煞宮境，而那裴昊卻早就是極煞境的實力，比起李洛高了好幾個段位等級，但牛彪彪與姜青娥卻都沒有對此表現出太大的質疑，或許在他們的心中，李洛又怎能是裴昊那般人能比的。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上也是浮現出一抹淺笑，道：「那個裴昊交給你，我想要看見你在洛嵐府所有人面前，將他真正的擊敗。」

李洛笑道：「不過如果到時候出了什麼問題，青娥姐，你不要在乎我的顏面，相比於此，我更想看見你果斷出手，直接先將那白眼狼給廢了，畢竟咱們是有婚約的人，誰成為府主都一樣。」

姜青娥金色眸子中泛起一抹笑意，而後輕輕頷首。

「放心。」

...

夜色籠罩大夏城，喧囂整日的都城，終於是在涼爽的夜風中漸漸的歸於平和。

王宮。

一座高樓處，長公主望著夜色中依舊燈火輝煌的城市，許久後，鳳目轉向了城西的方向，而洛嵐府就坐落在那一邊。

「明日就是府祭了呢。」她輕聲自語。

這兩個月中，大夏城的氣氛在一日日的緊繃，那是因為接下來的這段時間，將會迎來諸多重大的事情。

洛嵐府府祭，就是其一。

明日這場府祭，必定會牽扯各方頂尖勢力的神經，到時候這座都城，也會變得不再平靜。

「李洛，青娥，我所能做的有限，能否挺過來，還是得看你們自己了。」

...

金龍寶行。

將今日的諸多文件審閱完畢的魚紅溪伸了一個懶腰，顯露著挺拔傲人的曲線，而後她起身，來到窗前，萬家燈火倒映進她的雙目中，她沉默了片刻，最後喚來一名侍女。

「吩咐下去，明日金龍寶行歇業一日，進行月會，寶行內所有長老，都必須按時到場，不可缺席！」

...

聖玄星學府。

一座小樓庭院中。

郗嬋導師溫著熱茶，而後她看了一眼桌面上，那裡有一個信封，封面上，寫著一個清雅的「辭」字。

第六百四十四章府祭至

咚！咚咚！

當暖洋洋的日光傾灑在大夏城時，在那洛嵐府的總部中，則是傳出了激昂的擂鼓之聲，只見得總部大門外，張燈結彩，舞獅擂鼓，氣氛倒是顯得異常的歡慶。

李洛與姜青娥立於大門外，注視著這沸騰的一幕。

不斷的有賓客攜禮而至，這些賓客來自各方勢力，不過基本都只是來的下面的人，各方首領則是一個沒來，這倒不是不想來，而是因為洛嵐府總部有那座奇陣的壓制，其他那些封侯強者，誰也不想感受那種被壓制的體驗。

而且這些賓客內，應該也不乏窺探與心懷惡意者。

但李洛與姜青娥也並沒有去查驗與阻攔，因為沒什麼作用，這些嘍囉，並沒有能力改變今日這場大博弈的走向。

「洛嵐府這麼多年的府祭，恐怕就要數這一次最複雜與驚心動魄了。」李洛衝著姜青娥露出無奈的笑容，府祭本是洛嵐府每年最為熱鬧與喜慶的時刻，那些平常分布在外的洛嵐府高層，都將會率眾趕至總部，匯報一年的進展與收穫，而這個時候，兩位府主也會給予獎賞，這本是洛嵐府所有人每年都最期待的一天。

可今日的府祭，顯然與往年都是不同。

姜青娥微微頷首，道：「等未來，洛嵐府一定會恢復到曾經的時候，現在這些磨難，只會令得它以後更加的強大。」

「這碗雞湯不錯，我幹了。」

李洛玩笑了一聲，然後抬起頭，目光環視洛嵐府周邊那些高聳的樓閣中，此時的那些地方，恐怕有很多目光都是在投向洛嵐府，今日的洛嵐府，無疑是整個大夏城的焦點所在。

「我倒是想要看看，今天我洛嵐府這塊香饃饃，究竟能夠引出多少餓狼來？」

在李洛眼中冷光閃爍的時候，袁青，雷彰這些忠於總部的洛嵐府高層，也是率眾而至，在那總部大門外，對著李洛，姜青娥躬身行禮。

fo

「拜見少府主，小姐！」

李洛與姜青娥皆是面帶笑意，揮手示意，後面的蔡薇大管家則是吩咐侍女端上一杯杯熱酒，賜給眾人，這是兩位府主以往的規矩。

眾人接過熱酒，再次行禮。

而此時李洛與姜青娥突然抬起頭，視線投向了前方，只見得在那裡圍觀的人群被分割開來，一波波身影如潮水般的湧來，帶著一股洶湧氣勢，直接對著總部大門這邊逼近過來。

「少府主，這杯「賞功酒」，也不給我等分一杯嗎？」在那一隊隊人馬隊伍之前，裴昊的身影最是明顯，他面帶笑意，直視李洛與姜青娥，然後開口說道。

袁青見狀，面色一寒，手掌一揮，便是攜眾迎了上來，一道道相力隨之升騰起來，原本喜慶的氣氛頓時變得劍拔弩張起來。

而裴昊身後的人馬，也是立即握緊了兵器，相力湧動。

「袁青，你想要壞了兩位府主立下的規矩？還是想要洛嵐府直接在這大門外開始分裂？」裴昊身旁，一名頭髮花白的男子眉頭一皺，對著袁青淡淡的道。

「徐天陵，你還有臉提兩位府主？」袁青譏諷道。

那同為三大供奉的墨辰，淡笑一聲，看向李洛，姜青娥：「少府主，難道你打算在府祭的時候，將我們這些洛嵐府的老人全部擋在外面嗎？」

李洛眼神漠然的盯著裴昊，徐天陵，墨辰等人，然後視線又掃過其身後的那些隱約有些面熟的人，這些都曾經是洛嵐府的老人，在自己年幼時，他們還給他送過禮物。

「諸位的確都算是洛嵐府的老人了，你們也曾經為洛嵐府立下過汗馬功勞。」

李洛微微沉默，而後認真的看著眾人，道：「看在以往的功勞份上，我在這裡，也想要問你們最後一次，此次府祭，你們真的就打算跟著裴昊一路走到底了嗎？」

裴昊身後那些閣主等高層，面色略微的有點不太自然。

裴昊見狀，微微一笑，道：「少府主，都這個時候了，何必還說這些天真的話？你覺得我們，還真的有回頭路可走嗎？」

其身後眾人皆是默然。

李洛則是搖了搖頭，不再多言。

「不過少府主，如果你真的是不願今日洛嵐府起爭端的話，當日春湖樓我所說的提議，依舊有效。」裴昊說道。

他的提議，自然就是他與李洛共擔府主之事。

「白眼狼，都這個時候了，何必還說這些天真的話？」李洛笑了笑，將先前裴昊的話原封送回。

裴昊嘴角微微抽了抽，臉龐上依舊保持著笑容，只是笑容的溫度，變得有些陰冷了起來。

「袁供奉，讓他們都進來吧，雖然來者非客，但一切，還是需要按規矩來。」李洛最終揮了揮手，如果真讓得裴昊不能進入總部參加府祭，那反而會引出更多的麻煩，其背後的那些黑手，絕對不會坐視這種事情的發生，到時候，局面只會更糟。

李洛說完，便是與姜青娥徑直走回總部內。

而袁青聞言，只能衝著裴昊冷哼一聲，然後揮手遣退護衛。

裴昊則是視袁青那冰冷的目光於無物，他凝視著總部大門片刻，然後一揮手，便是帶著眾人湧入總部之內。

當雙方的人馬盡數進入總部後，連綿不斷的擂鼓聲再度的響起，只不過這次的鼓聲中，似是多了一些兵戈殺伐之氣。

總部內的一座廣場上。

各方入座，李洛與姜青娥也是坐於正首之位，在其右側的一排席位上，是袁青，雷彰，蔡薇等人，而左側位置，便是裴昊，徐天陵，墨辰等人。

此時的場中，正是一系列活躍氣氛的前戲，這些也是往年的流程。

只不過今年，卻沒有一個人為這些前戲而喝彩，看似熱鬧的氣氛下，湧動的暗流引得氣氛顯得格外的壓抑，所有的人，眼中都流淌著冷意，因為他們都清楚，再熱鬧喜慶的氣氛，都掩蓋不了今日總部內將會爆發的那一場分裂之戰。

今日，註定會是洛嵐府的劫難。

...

總部之外，某座臨湖樓閣之上。

一名身材略顯高壯的青袍中年人盤坐，在他的面前，小火溫著熱酒，他面帶笑意的望著洛嵐府總部內的熱鬧，然後自斟了一杯，輕笑道：「李太玄，這一杯，就當是為你所創的洛嵐府送行了。」

在他的衣袍上，有著火焰的紋路，那是極炎府的府徽。

而青袍人，正是極炎府的府主，祝青火。

將一杯熱酒灑地，祝青火又是看向了洛嵐府總部內，在他的眼瞳中，似是有火焰緩緩的燃燒起來。

「洛嵐府這裡藏著的那位封侯強者，這一次...倒是能和你真正的交手了。」

...

第六百四十五章各方動手

最新章節！

此次府祭的前戲，顯得特別的煎熬，這無疑是因為那壓抑沉重的氣氛所導致，此時到場的洛嵐府人馬，於場中涇渭分明的分隔著，所有人都明白當最為重要的時

刻來臨時，這僵持難熬的氣氛就會被撕裂，到時候，數年的隱忍，都會直接爆發。

所以，也就沒人再有心情欣賞這些前戲表演了。

時間，則是在這種煎熬中，逐漸的流逝。

灼熱的日頭，也是漸漸的西落。而此時，場中的府祭前戲已經進行到了第二項，那是府內的一些閣主之間的切磋比試，在往年的時候，這是很熱鬧的場景，在這種比試切磋中獲勝的人，還會獲

得兩位府主的賞賜。

不過這種比試也都是點到即止，帶著烘託氣氛的作用。

但今年，則是有些不一樣了。

因為上場的閣主，基本都是處於了對立面，他們已經不再是曾經的戰友，而是變成了立場不同的死敵。

所以，這閣主比試，便是多了一分血腥氣息。

咚！咚！

急促的擂鼓聲，不斷的在洛嵐府總部中迴蕩著。

青石鋪就的廣場中，一波波雄渾相力在不斷的爆發，兩道人影於其中交鋒，出手間，皆是瀰漫著殺伐兇狠之氣，不加絲毫的掩飾。

在往年這種時候，一般這種比試會迎來響亮的喝彩聲，可這一次，廣場四周寂靜無聲，所有人都只是靜靜的看著，同時手掌時刻緊握著自身武器。

因為隨著這些閣主間的比試漸漸落幕，府祭也就會開始抵達最重要的環節。

點香儀式。

而點香，唯有府主方才具備這個資格。

現在的洛嵐府，府主空缺，誰想要去點這個香，那自然就必須要經過一系列的流程，唯有確定了身份後，才能夠在洛嵐府所有人的注視下，去進行這個儀式。

而李洛，裴昊，則都是在等待著這個環節。

壓抑的氣氛中，李洛神色平靜，不急不躁，靜靜等待。

最終，夕陽斜落，整個天地仿佛都是在此時變得昏暗了起來。

而李洛，也是在此時於那眾多目光注視中，站了起來。

「少府主莫急，這點香儀式，終歸還是得說道說道。」也就是同一時刻，裴昊那邊，徐天陵淡淡一笑，開口了。「雖說少府主是兩位府主的血脈，有著繼承府主之位的資格，不過當年府主也曾留下過規定，只要身份獲得府內眾人認可的，並且再取得兩位供奉支持者，皆是有

著競爭府主的資格。」「裴昊是洛嵐府的老人了，他這些年為洛嵐府立下的汗馬功勞，我想在座的人都心裡清楚，再加上他還是兩位府主的記名弟子，所以從身份上面來說，他是有資格

的。」

「如今我與墨辰身為府內供奉，為了洛嵐府未來的前途著想，我們二人打算推舉裴昊，所以，少府主，這點香儀式，還請你稍微往後靠一靠。」徐天陵緩緩說道。

那墨辰也是點點頭，道：「還請少府主按照兩位府主所立下的規矩，與裴昊比鬥一場，勝者，方可獲府主之位。」

李洛這邊，袁青，雷彰等人紛紛怒目而視，這群狗東西，終於是圖窮匕見。裴昊也是在此時站起身來，他目光投向李洛，笑道：「與少府主比鬥，的確是有點欺負人，所以如果少府主願意將府主競爭資格交給姜師妹的話，我也是可以接受

的。」

李洛有點訝異的看了裴昊一眼，這傢伙竟然不懼現在的姜青娥嗎？還敢主動出言挑釁？

看來此次府祭，這裴昊是有備而來的。「不要從你嘴中喊出姜師妹這三個字，你跟我不一樣，你這記名弟子，是當初你跪地三日，苦苦哀求，這才逼得師父師娘不得不退了一步，勉強收了你，給了你一

點身份。」姜青娥金色眸子淡淡的注視著裴昊，言語猶如刀鋒般，鋒利的切割在後者心頭。

裴昊臉龐上的笑容也是一點點的收斂而去，而後他眼神陰冷的道：「你們憑什麼看不起我？！」

李洛擺了擺手，認真的道：「沒有看不起你，你太抬舉自己了，我們根本就沒看你。」

場中眾人眼神古怪，這兩人一唱一和，真是打算直接將裴昊氣死好結束這場鬧劇？

「裴昊，冷靜一點，口舌之爭改變不了什麼。」徐天陵在此時開口。

裴昊深吸一口氣，然後他的眼神徹底的變得森冷冰寒下來，他沒有再多說什麼，身影一動，直接是出現在了青石廣場中，目光投向李洛。

「少府主，請吧。」

「既然你想要守住師父師娘留下的基業，終歸還是得拿出你的本事來，不然今日...也就不要怪師兄我橫刀奪愛了。」

「畢竟...」

裴昊眼中有著森冷笑意浮現。

「我這也是為了洛嵐府好呀。」

...

王宮。

長公主仰起那嬌豔的臉蛋，望著天空上的彎月，她估算了一下時間，微微沉默，最終輕輕揮了揮手。

其身後的虛空波蕩了一下，只見得一道穿著大紅衣的人影浮現出來，那是一名面容慈善的老者，只是氣質顯得有些陰柔，他現出身來，對著長公主微微彎身。

「殿下。」紅衣老者笑道。

「秦總管，這次就要麻煩你走一趟了，記住，不要進入洛嵐府，只需要在洛嵐府外，攔住想要進入洛嵐府的封侯強者就行了。」長公主吩咐道。

因為這個時候，一切試圖進入洛嵐府總部的封侯強者，必然都是對洛嵐府心存覬覦者，可以想像，今夜洛嵐府之外的那些巷道中，不知道會有多少鮮血傾灑。

被稱為秦總管的紅衣老人笑著點點頭，而後他的身影便是如同煙霧一般，憑空消散。

感受著那股氣息的消失，長公主單手負於身後，另外的纖細玉手輕輕拍了拍面前冰冷堅硬的石墩。

今夜的大夏城，無人能眠。

王宮外城。

寬敞的廊道中，似是有煙霧般的光影掠過，飄渺無形。

而就在此時，突然這寬敞的廊道中，竟是有冰霜瀰漫而開，緊接著溫度驟降，將一切都冰凍了起來。

空曠的廊道中，一名紅衣老者的身影則是在這種寒氣的瀰漫下，憑空的浮現出來。

正是長公主派出的那位秦總管。

此時的他，慈眉善目的臉龐上，眉頭微微皺起，他盯著前方，緩緩道：「好霸道的寒冰相力，鍾總督這些年實力又是有所精進啊。」

在他的注視下，前方瀰漫的寒氣突然開始凝聚，最後化為了一道略顯削瘦的中年人影。

中年男子一身藍袍，頭髮束成了鞭子於腦後，他的面龐有些不怒自威的味道，顯然也是常年居於高位者。

此人名為鍾頡，乃是大夏內少有的三郡總督，手握實權，算得上是大夏內頂尖的人物，而前些時候姜青娥在學府中挑戰的鐘太丘，則是他的兒子。

「長夜漫漫，不知道秦總管突然離開王宮，想要去哪？」這位掌控三郡的總督，面露笑容，客氣的問道。

「奉命辦點事而已，倒是不知道鍾總督在這裡將老夫攔住是什麼意思？」秦總管笑道。

鍾總督嘆了一口氣，道：「奉命而為罷了。」

秦總管眼神微凝，慢慢道：「洛嵐府的事，攝政王也打算要插手嗎？」這鐘總督在大夏已是權勢滔天之人，甚至連王上的命令，他平常都是不太聽從，而唯一能讓得他甘願奉命的，除了那位一手將他提拔起來的攝政王外，還能有誰

？

鍾總督笑了笑，沒有回答，只是說道：「我不想與秦總管交手，所以能不能請秦總管就待在這裡等著今夜的事情結束？」

秦總管幽幽的道：「那就只能見識一下鍾總督的魔鯨相與冰相究竟有多霸道了。」聲音落下的時候，只見得一股滔天相力在此時自秦總管體內升騰而起，腳下的大地，都是在此時開始震動，在秦總管身後的虛空中，仿佛是浮現了連綿的大地，

而大地中，有無數黑色的草如巨蟒般張牙舞爪的伸了出來。

鍾總督無奈的一笑。

「也罷，我也想要試試，秦總管的土相與萬齒靈草相。」

隨著他的聲落，其身後虛空，似是映照出了寒冰世界，而冰層之下，有一道龐然大物遊動，發出了低沉嘹亮的鯨吟之聲。王宮之外，兩名封侯強者，已是率先動手。

第六百四十六章意外的交鋒

最新章節！

金雀府。

府內的院子中，有戲子唱戲，而身為府主的司擎，正坐在椅子上津津有味的聽著。

後面有急促的腳步聲傳來。

「爹，洛嵐府府祭已開始，恐怕其他府就要對他們動手了，咱們不出手幫忙嗎？」來人是司天命與司秋穎，此時的兄妹二人臉上都是帶著一點焦急之色。

「是啊，爹，一旦極炎府，都澤府他們真的打垮了洛嵐府，恐怕他們就要對付我們金雀府了！」司秋穎急急的說道。被打斷了聽戲，司擎有些不悅，他聽著兄妹二人的話，道：「各府之間，關係複雜，可不是簡簡單單就能夠說清楚的，我金雀府雖然與洛嵐府關係尚可，但真的能

到為他們出手與其他府正面相鬥的地步嗎？」

他看向司天命，道：「你追求姜青娥多年，毫無進展，別人顯然是看不上你。」

「如果你真的將她追求到手，她姜青娥成為了我金雀府的人，難道我還會不幫她嗎？」

司天命無奈的道：「青娥有神女之姿，我的確是配不上她。」

「幼稚。」司擎搖了搖頭，他抬起目光，望向了大夏城另外的方向，深邃的眼神令得人不知道他心中在想著什麼，最終他擺了擺手，道：「你們先退下吧，如何抉擇，我自有

打算，這些事情不是你們能夠摻和的，今天你們也不要離開金雀府。」

聽到此話，司天命與司秋穎只能應下，然後憂心忡忡的離去。

望著兩人離去的身影，一旁的樹枝陰影落在司擎的臉龐上，他的眼神在此時微微閃爍起來。

「李太玄...」

...

都澤府。

都澤閻站在一座樓閣上，目光注視著燈火通明的大夏城。「爹，洛嵐府這次總算是倒大黴了，我們什麼時候出手？我倒是想要看看，等洛嵐府被滅後，李洛那小子在學府內還能不能那麼張狂？！」都澤北軒有些興奮的說

道。

一旁的都澤紅蓮緊抿了抿紅唇，她的眼神有些複雜，欲言又止。

都澤閻雙手負於身後，他的神情看不出喜怒。都澤北軒還在繼續說著：「爹，洛嵐府跟我們都澤府是死對頭，這次的機會可千萬不能放過，等我們都澤府吃下了洛嵐府，實力與聲望必然都將會再上一個臺階！

」

「爹你為了今天，應該是等待很久了吧！」

都澤閻看向都澤紅蓮，道：「紅蓮，你怎麼看？」

都澤紅蓮猶豫了一下，最終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

都澤北軒不滿的看了都澤紅蓮一眼，道：「姐，那姜青娥壓了你這麼多年，現在就是打壓她氣焰的最好機會啊。」

「閉嘴。」都澤紅蓮不耐煩的喝斥道。

都澤閻則是在此時揮揮手，道：「今夜你們都不要離開都澤府，然後全府戒嚴，其他的事情，由我來就行了，有些東西，這麼多年，也是該有個結果了。」

話音落下，他一步踏出，身影已是消失不見。

都澤北軒見狀，興奮的道：「爹果然要出手了，那洛嵐府一個封侯強者都沒，我看李洛這次怎麼逃！」

都澤紅蓮沒有說話，轉身走了。

...

距離洛嵐府總部不遠的一條街道。

今晚洛嵐府總部所在的這片區域，顯然是已經被提前隔絕，所有的店鋪皆是關門，街道上面空空蕩蕩，一個人影都沒有。

司擎的身影出現在了這條街道上。

他慢步而行，突然腳步一頓，目光望著前方右側一家店鋪的石梯上，一道人影坐在那裡，提著一個酒壺。

司擎眼中閃過意外之色，也是走了過去，笑道：「都澤府主，真是好巧啊。」

這道人影，竟然就是都澤府府主，都澤閻。

司擎來到石梯旁坐下，目光卻是鎖定著都澤閻。都澤閻取出一個酒碗，給司擎也是斟滿，說道：「司擎府主出現在這裡，讓人感到有些奇怪啊，你們金雀府與洛嵐府間，不是關係最好嗎？這個時候你難道想去洛

嵐府總部？」

司擎微微一笑，道：「各府之間，能夠單純的說什麼關係最好嗎？」都澤閻端著酒碗喝了一大口，眼神掃了司擎一眼，道：「看來司擎府主也對洛嵐府有著興趣，我想這可能會有些出乎洛嵐府那兩個小傢伙的意外，畢竟他們或許一

直覺得，金雀府還算是洛嵐府的朋友。」

「這些年金雀府走的是接近洛嵐府的路子，現在司擎府主是覺得這條路沒什麼意思了，所以乾脆要換條路走了？」司擎笑道：「都澤府主就莫要取笑我了，說起來，我們的目的也算是相同，我覺得這也怪不得誰，要怪，就怪李太玄留下的東西太令人心動了一些，畢竟，試問哪

個封侯境強者，會對那種能夠參悟王境的至寶不心生貪婪之意？」

「都澤府主，既然在這裡遇見了，不如一起？」

都澤閻將酒一飲而盡，點了點頭。司擎笑起來，不過就在他笑聲剛起的時候，空氣中似是有雷鳴聲響徹，緊接著這片區域的溫度驟然升高，只見得一隻纏繞著火與雷的鐵拳，直接轟碎虛空，以一

種霸道兇橫無比的姿態，對著司擎轟了過來。

司擎體內金光席捲，在其身後化為了一道金雀光影，金雀羽翼豎斬而下，裹挾著無法形容的鋒銳之氣，與那火雷鐵拳，轟然相撞。

轟！

異常恐怖的相力衝擊波橫掃開來，不過不知為何，卻並未震碎街道與房屋，只有那虛空不斷的扭曲，顯露著那種對碰的力量究竟是何等的恐怖。

金光之後，司擎臉龐上的笑容一點點收斂，道：「都澤府主，為何對我出手？」

都澤閻面龐冷漠，一言不發。

「你難道還想獨吞洛嵐府之寶不成？」司擎聲音也是漸漸的冰冷下來。

都澤閻漠然道：「如果我說，我的目的是不準你對洛嵐府出手，不知道你會不會信？」司擎怔了怔，旋即譏諷的看著都澤閻：「都澤府主，你莫不是瘋了？你們都澤府與洛嵐府，可是死對頭啊！你現在跟我說，你想要保洛嵐府？！那你都澤府這些年

跟洛嵐府鬥來鬥去，是為了演戲嗎？」

都澤閻面無表情，道：「不是演戲，是本來就在鬥。」

「那你現在又是瘋了嗎？」司擎感覺對方有些不可理喻，你跟洛嵐府鬥得不可開交，現在我要對洛嵐府動手，你他.媽又來攔我？你是瘋子嗎？！

「沒瘋。」

都澤閻的面龐有些陰翳，他冷冷的盯著司擎，道：「只是當初答應過李太玄而已。」司擎眼中有怒意湧動，道：「你還跟李太玄有約定？你當年不是最痛恨他嗎？他沒事就跑去打你一頓，整個大夏，有比你挨打挨得更多的封侯強者嗎？！你他.媽

現在難道告訴我，你還被李太玄打出情誼了？」

司擎貴為一府之主，眼下都是爆了粗口，可見這都澤閻所說在他看來有多麼的不可思議。

「你廢話還真多，你知道這個約定最開始是什麼嗎？就是我說，只要他李太玄能打敗我二十次，我就答應他一個條件。」都澤閻冷聲說道。

司擎無話可說了，感情當年這都澤閻被李太玄打敗了那麼多次，竟然是這傢伙自己許下的約定？！

「都澤閻，你真以為你在這裡攔住了我，洛嵐府就保得住嗎？此次背後推動者是誰，你比我更清楚。」司擎說道。

都澤閻一步踏出，其身後虛空崩塌，似是有火與雷的世界在成形，其中有一座巨大的封侯臺若隱若現。「其他的我不管，我只是履行對李太玄的約定而已，只要我做了，洛嵐府最終保不保得住，那就跟我沒關係了。」

第六百四十七章直接開大

最新章節！

洛嵐府總部，廣場。

在那眾多目光的注視下，李洛的身影如靈猴般的縱躍而出，落在了場中，與裴昊對立。

急促的擂鼓聲，再度的響起來。袁青，蔡薇，雷彰，顏靈卿等這些李洛，姜青娥派系的人，皆是神色變得凝重起來，他們的眼中還有一點擔憂，畢竟現在場中的兩人，明面上的實力，似乎是差

距有點大。

李洛這一年雖然實力精進迅猛，但畢竟與裴昊原本的差距太大，即便現在的李洛已經晉入煞宮境，可要知道，裴昊在數年前，就已經晉入極煞境。

雙方間的等級差距，幾乎算是鴻溝。

這場比鬥，本就是不公平的。

可是他們也明白，現在可不是什麼公平決鬥，而是雙方為了府主之位的你死我活，在這種局面下去講究什麼公平，恐怕所有人都只能說一聲幼稚。

不過好在他們這邊，還有著姜青娥託底。

就算到時候李洛敗給了裴昊，姜青娥依然還能力挽狂瀾，所以如果現在只是將李洛的出手當做是一場表演賽的話，蔡薇，袁青他們的心中倒是稍微的鬆了一點。

如果李洛失敗了，或許會有點損失顏面，但總比最終讓那裴昊得逞來得好。

「少府主，你這次能夠有勇氣站上來，其實還是讓我感到很意外的。」裴昊盯著李洛，嘴角露出一絲笑容，說道。

「你覺得吃定我了？」李洛道。「少府主一年時間就踏入到煞宮境，這個修煉速度的確讓我望塵莫及，如果再給你兩年時間的話，我想，我可能真的會被你超越，但可惜，不是現在。」裴昊搖了

搖頭，淡淡的說道。

李洛笑了笑。

「怎麼？不相信麼？」

裴昊盯著李洛，嘴角微微掀起：「李洛，難道你真以為這幾年裡，我的實力就一直沒有精進嗎？你們會藏，難道我就不會嗎？」當其話音落下的那一瞬，裴昊單手結印，頓時一股強大如風暴般的相力威壓沖天而起，那股相力呈現金色，鋒銳無匹，猶如是化為了漫天刀光劍影，肆意的切割

著天地。

而且，最讓得場外眾人震驚的是，他們見到，在裴昊的身後，磅礴相力匯聚而來，最終竟是形成了兩顆璀璨的天珠，如同漩渦般吞吐著天地能量。

強悍的相力威壓，橫掃開來。

「二星天珠？！」

袁青猛的站起身子，面色鐵青：「這裴昊早就晉入天珠境了？！」

蔡薇，顏靈卿對視一眼，嬌俏的臉色也是變得有些難看起來。

李洛與裴昊之間本就有著巨大的等級之差，而現在，這種差距更是被拉到了觸不可及的地步。

李洛，姜青娥這邊的派系，氣氛瞬間就沉重了起來。

而反觀裴昊那邊，徐天陵，墨辰等人則是臉龐上有著笑意浮現。

首位上的姜青娥也是看見了這一幕，她那清澈純粹的金色眸子微微動了動，不過絕美的臉頰上倒是沒有什麼波瀾，裴昊的隱藏，其實並不算什麼意外...

另外，裴昊究竟是極煞境還是天珠境，對於李洛來說，意義也不大。

聖杯戰中，李洛最終能夠重創那大天災級異類，這就說明他所擁有的底牌已經超越了天珠境的層次。場中的李洛同樣是有點驚訝於裴昊顯露的實力，他點點頭，讚賞的道：「不錯，我還真以為你這麼多年實力沒什麼精進呢，那樣也太丟我洛嵐府的顏面了，不然別

人會以為一個天賦潛力這麼差的人也能有資格競爭洛嵐府的府主，那這洛嵐府還能有什麼前途？」

裴昊面無表情，沒有再與李洛多說廢話，手掌一握，耳墜上懸掛的金色小劍便是掉落下來，迎風暴漲間，化為一柄金色長劍，被其握在手中。

「李洛，動手吧，不要浪費我的時間。」他淡淡的道。

「既然這樣...」

李洛的手掌撫過手腕處的猩紅鐲子，心中有低語響起：「小三，開啟「小天相模式」。」

鐲子深處，似是有著一道充斥著不滿的低吼聲傳來，顯然對於這個名字，它並不太滿意。

不過雖然不滿，但在那一霎那，一股狂暴兇煞至極的能量仍是如洪流般的傾瀉而出，在經過「天祭咒」的轉化後，直接湧入了李洛的體內。

李洛的身軀表面，有紅色的光紋蔓延開來，他的雙瞳，都是在此時漸漸的變得猩紅。隨著如今李洛突破到煞宮境，他再藉助三尾天狼的力量時，顯然身體承受能力也隨之變強，雖說三尾天狼力量中蘊含的兇煞之氣依舊在侵蝕心智，但比起聖杯戰

中時，已經好了太多。

「那我就不客氣了。」

此時那最後一句話，也從李洛的嘴中，緩緩的吐出。

他抬起腳步，一腳踏下。

轟！大地震動，李洛的身影宛如一道赤光般的自場中暴掠而出，沿途空氣紛紛爆炸，那股驚人的力量威壓，終於是不加掩飾，直接於他的體內爆發出來，沖天而起，

攪動天地。

無數人紛紛色變。

包括裴昊！

因為李洛此時爆發的力量，已經超越了天珠境！

「原來，這就是李洛的底牌！」裴昊心中閃過這道念頭。

轟！前方的虛空仿佛炸裂開來，李洛的身影已是如鬼魅般的掠至，他五指緊握成拳，一拳轟出，磅礴的血紅能量傾瀉而出，仿佛是化為了一頭張牙舞爪的遠古巨狼，

呼嘯而至。

裴昊沒有絲毫的猶豫，手中金劍一震，刀光劍影如洪流般的匯聚而來，最後化為一道璀璨刺目的劍光，怒斬而下。

廣場上的青石，頓時被切割開一道深深裂痕。

轟！然而劍光雖然霸道，可那血紅能量更加狂暴，兩者接觸的瞬間，血紅能量就將劍光侵蝕，畢竟此時的雙方，力量已經發生了逆轉，藉助著三尾天狼的力量，現在

的李洛，堪比小天相境的實力。

而裴昊的二星天珠境，在這裡完全不夠看。

砰！

所以僅僅只是兩個呼吸間，金色劍光直接是崩碎，化為萬千金光倒飛而出，將那地面射出了無數孔洞。

裴昊面色劇變，身影試圖後退。

可前方血紅能量所化的血紅拳影，已是撲面而至，毫不留情的轟擊在了他的身軀之上。

轟！低沉巨聲響徹，廣場四周，無數道驚駭的目光便是見到裴昊的身影直接是在此時，被李洛一拳硬生生轟飛了出去，他的身軀狼狽的在廣場上撕裂出一道長長的痕

跡，最後撞在了一根巨大的石柱上，石柱崩裂，巨石滾落，將他給掩埋了下去。

廣場四周，寂靜無聲。

那蔡薇，顏靈卿，袁青等人，皆是張大著嘴巴，目瞪口呆的望著場中的李洛。

府祭之爭，就這樣結束了嗎？！

...

而當洛嵐府總部那邊大戰已經開啟時。

金龍寶行，議事廳中。

魚紅溪端坐首位，呂清兒站在她的身後。此時的魚紅溪臉色平靜的望著會議廳內，她的視線從右側的寧闋身上掃過，一個個的掠過在座的身影，片刻後，她修長玉指輕輕敲了敲桌面，冷冽的聲音隨之響

起。「韓瀧長老呢？」

第六百四十八章雲動

最新章節！

「韓瀧長老呢？」

議事廳中，隨著魚紅溪帶著一絲冷意的聲音響起，原本的一些竊竊私語聲頓時消失了下去，在座的這些金龍寶行高層面面相覷著，皆是正襟危坐。

「呵呵，會長難道忘記了嗎？韓瀧長老半個月前就護送一批貨物，前往西炎郡分部去了，算算時間，現在應該還在趕回來的路上吧。」在眾人沉默間，一道笑聲響了起來。

魚紅溪眸光看去，說話的正是寧闋副會長。

魚紅溪盯著寧闋副會長，眼神有些銳利，緩緩的道：「是真的還沒趕回來，還是另有它事？」

寧闋副會長一怔，道：「另有什麼事？」

魚紅溪也懶得與其拐彎抹角，淡淡的道：「今日是洛嵐府府祭，我不希望我金龍寶行摻和其中，這有違我們金龍寶行中立的立場，所以我把話放出來，誰敢插手洛嵐府的事，回頭就自己滾出金龍寶行。」

聽到魚紅溪這冰冷的話語，在座的金龍寶行高層皆是心頭一凜，不敢言語。

魚紅溪執掌大夏金龍寶行多年，威望早已深入人心。

寧闋副會長面無波瀾，笑道：「會長說的哪裡話，我們怎麼會無緣無故去摻和洛嵐府的事情...不過，會長也知道我們金龍寶行立場是中立，可從你的言語間，我為何感覺你總是在偏袒洛嵐府？」

聽著寧闋副會長這稍微有些針對的言語，在場眾人心頭微震，皆是安靜下來，雖說魚紅溪在大夏金龍寶行威望深重，但寧闕副會長同樣資歷極老，當初他曾經也是會長的有力爭奪者，據說其背後，也有著來自總部的背景。

魚紅溪看著寧闋副會長，道：「如果副會長覺得我行事有違寶行規矩的話，可以直接向總部那邊進行彈劾。」

寧闋副會長呵呵一笑，道：「會長言重了，我就只是這麼一問，並無他意。」

魚紅溪不置可否。

站在魚紅溪身後的呂清兒眸子中則是掠過一抹憂慮之色，那韓瀧長老離開得也太巧了。

她倒是沒想到，此次出問題的，會是這位韓瀧長老，因為據她所知，這韓瀧以往在寶行裡頗為的低調，而且也算是一個中立派，並不怎麼摻和她娘與寧闋副會長之間的一些爭鬥。

然而此次韓瀧在這個節點的外出送貨，卻是頗為的可疑。

看來此人以往的低調與中立，都是裝出來的，他或許早就已經暗中投向了寧闋副會長。

「真是一群狡詐的老狐狸。」呂清兒眼中掠過一抹冷意。

「娘。」她輕輕的叫了一聲。

魚紅溪沒有回頭，只是拍了拍呂清兒的小手，然後開始主持會議。

...

距離大夏城頗遠的一處樹林中。

有大批的人馬紮營，篝火升起，一面金龍寶行的旗幟豎了起來。

篝火旁，有諸多人影，而在人群的簇擁中，有一名綠袍老者，他面帶和善笑容的與眾人聊著天，而其他人則是面帶恭色的紛紛附和。

熱鬧持續了許久，眾人便是散去，各自歇息。

綠袍老者抬頭看了一眼夜色，然後慢條斯理的將手中的烤肉放下，在眾目睽睽下回了自己的帳篷。

營地漸漸的變得冷清，安靜。

一道模糊的身影，悄無聲息的掠出了營地，然後鑽出樹林，就欲對著大夏城的方向破空而去。

不過，就當他剛欲動身時，一道笑聲突然從不遠處響起：「呵呵，這不是韓瀧長老嗎？你這是打算獨自離開嗎？那車隊怎麼辦？」

模糊身影猛的一僵，綠袍人影目光對著笑聲所在投射而去，便是見到一道人影不知何時站在那裡，正笑吟吟的注視著自己。

「陸曹分會長？！」

名為韓瀧的綠袍老者一臉驚愕的望著那道人影，來人正是他們此前經過的郡城中的分會長，只不過他為何也會出現在這裡？

「哦，是這樣的，我之前接到過魚會長的吩咐，說如果遇見韓瀧長老歸來的車隊時，要跟隨著你們一起前往大夏城述職，另外魚會長還囑託我，一定要跟韓瀧長老一起走。」那名為陸曹的分會長認真的解釋道。

韓瀧長老面色陰晴不定，這位陸曹分會長在大夏金龍寶行中也是資歷極高的老人了，不論實力還是身份都不弱於他。

而陸曹會出現在這裡，顯然是魚紅溪的安排。

她對自己，原來早就有所防範了，虧他還覺得自己平日裡掩藏得很好。

這個女人，心機當真是深。

「呵呵，韓瀧長老現在要急著回大夏城嗎？如果急的話，我就陪你一起去。」陸曹貼心的問道。

韓瀧心中情緒翻湧，最後露出勉強的笑容，道：「沒有沒有，我只是在帳篷裡待著心中煩悶，所以想要出來看看夜色而已。」

「這樣啊。」

陸曹笑著走過來，道：「長夜漫漫，那我就陪韓瀧長老說說話，解解悶吧。」

韓瀧嘴角扯了扯，只能無奈的點點頭。

這個魚紅溪，真是心機深沉，他這邊已經提前半個多月離開了大夏城，竟然還是被她有所察覺，同時布置了手段過來牽制。

...

聖玄星學府。

蔥鬱的樹蔭間，有黑影如靈貓般矯健的掠過，有月光穿透茂密的枝葉落下來的時候，剛好是映照在那道穿著黑色緊身衣的修長身影上面，顯露出性感火辣的曲線。

她的身影從林間輕靈的躍了下來，抬起頭時，一張冷豔的臉頰暴露了出來，赫然是那位七星柱之一的夜承影。

夜承影望著不遠處的學府大門，卻是並未繼續前行，而是冰冷的目光投向前方的陰影中，道：「就你這實力，還想在我面前隱藏？」

那裡的陰影蠕動著，繼而化為了一道人影。

竟然是辛符。

他望著夜承影，有些蒼白的臉龐上露出一抹苦笑，道：「夜姐，今夜的事情，你何必還去摻和。」

夜承影冷冷的道：「你難道不知道這是府內的命令嗎。」

「你可以不用去的。」辛符說道。

「你攔得住我嗎？」夜承影手中匕首緩緩抬起，其上有黑色的寒光流轉，而當她聲音剛落的瞬間，她的身影已是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瞬，黑色的刀尖，就懸停在了辛符咽喉處。

寒光吞吐，稍稍一動，就能將辛符喉嚨貫穿。

然而辛符紋絲不動，只是目光靜靜的看著她。

夜承影冷聲道：「真以為我不敢殺你？你阻擾府內任務，真把你殺了，府主也不會怪罪我。」

「李洛是我的朋友。」辛符沉默了一下，說道。

「臭名昭著的蘭陵府，竟然還有一個正義的少府主？」夜承影的聲音中有些譏諷。

「畢竟我是出自正義小隊啊。」辛符說著笑話，然後他盯著夜承影那冰冷的雙目，道：「你知道我不喜歡蘭陵府，也不喜歡它那些無情殘酷的規矩，就如同當年在那場殘酷的淘汰賽中，我冒著被我那無情的父親一刀捅死的風險，也要把因淘汰而瀕死的你帶回去一樣。」

夜承影冰冷而蘊含殺意的眼神在此時動了動，握住黑色匕首的手指緩緩用力。

凝固的氣氛持續了半晌，夜承影終於是將匕首從辛符喉嚨處轉移開來。

「讓你那些朋友都出來吧，一群一星院的小朋友，還想攔得住我嗎？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天真了。」夜承影瞥了一眼辛符後方的林子中。

而此時，那裡有一道道人影走出來。

虞浪，白豆豆，秦逐鹿，白萌萌，趙闊等人。

虞浪笑嘻嘻的道：「辛符，早點說你和夜學姐是老相識啊，害得我這小心臟一直撲通撲通的跳。」

夜承影冷淡的掃了他一眼，忽的神色一動，望著那從林子中走出來的最後一道人影。

「喬鈺？」

那是一名樸素衣衫、銀色齊耳短髮的長腿女孩，對於她，夜承影眼中方才出現了驚訝之色，因為這喬鈺，也是與她一般，乃是學府內的七星柱，只是沒想到，她竟然也出現在了這裡。

「看來你還真是做了不少的準備，連她都請來了。」夜承影看了辛符一眼，看來他也是做好了如果勸誡不成，就打算強行攔截的打算。

喬鈺神色淡淡，卻是沒理會夜承影，而是看向白萌萌，伸出手來：「任務完成了，給錢吧。」

...

而當辛符他們在攔截著夜承影的時候，在那學府之外，換下了平日裡導師袍服的郗嬋導師，已是沿著學府的石階，走了下去。

夜風吹拂而來，掀動著覆面的薄紗，露出白皙精緻的下巴。

她並未進大夏城，而是走向了西南那邊的方向。

蘭陵府的總部，就隱藏在那邊的群山深處。

第六百四十九章金殿之爭

最新章節！

聖玄星學府，金殿。

首位的素心副院長望著手中的一封辭呈，有些心累的揉了揉眉心。

「副院長，郗嬋導師此舉，有些過於衝動了，雖說她遞交了辭呈，可這難道就能洗掉她身上的聖玄星學府烙印嗎？她一旦插手洛嵐府的事，往後大夏其他的勢力會如何看待我們聖玄星學府的中立立場？」金殿長桌中，有一道聲音在此時響了起來。

在場的紫輝導師目光投去，便是見到沈金霄那嚴肅的面色。

沈金霄的話，很快也是引起了一些導師的認同，他們沉吟著點點頭，因為這話的確並非針對，郗嬋導師雖然辭去了導師的身份，但她身上的烙印是洗刷不掉的。

而且哪有這前腳剛辭職，後腳就去參與洛嵐府之戰的？

這別人定然會認為是學府給予的一些指示。

素心副院長面容不起波瀾，聲音依舊是那般的令人如沐春風：「那沈金霄導師覺得應該如何？」

沈金霄肅然道：「立即派出數位紫輝導師，攔截郗嬋，將她帶回學府，她就算要辭職，也應該等洛嵐府府祭結束後才行。」

他聲音落下，金殿內頓時傳出了眾多的竊竊私語聲，一眾紫輝導師有的贊同，有的反對，一時間有些吵鬧起來。

「放屁，人家既然辭職了，那自然就跟學府沒了干係，你以為學府是什麼地方？盜匪窩嗎？還只能進不能出了？」不過就在此時，一道有些暴躁的女子聲音響起，眾人看去，便是見到那火絮導師起身，對著沈金霄怒目而視。

沈金霄眉頭一皺，道：「火絮導師，我知道姜青娥是你的學生，但現在我們的議事，需要保持理智與冷靜，任何的關係都不能干擾我們的決議。」

「學府有學府的規矩，這是理所應當，但是我只說一點，我們每個人都有辭職的權利，你不要用那些屁話來遮掩。」火絮導師冷哼一聲，然後她看向素心副院長，也是掏出了一封辭呈，道：「副院長，我也要辭職！」

眾多紫輝導師目瞪口呆，接連有紫輝導師辭職，這種事情在學府還是很稀奇的事情。

沈金霄見狀，面色陰沉，道：「火絮導師，我看你這是在胡攪蠻纏！」

「關你屁事！」火絮導師直接罵道。

「為何不關我的事？你們這樣做就是在踐踏學府的規則與聲譽，身為其中一員，我為何不能說話？」沈金霄說道。

「你不就是與李洛，姜青娥不對付，想要看見他們洛嵐府破滅麼？」火絮導師譏諷道。

「那你與郗嬋這樣做，不就是看中他們的潛力，以為他們未來能稱王，然後現在想要提前下注投資嗎？」沈金霄針鋒相對。

「我樂意！」火絮導師道。

眾多紫輝導師見到兩人這般吵架，也是無奈的搖搖頭。

「行了，都閉嘴！」

而在此時，素心副院長終於是忍不住了，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臉頰上滿是寒霜。

見到這位素來脾氣好的副院長都發怒了，火暴的火絮導師終於還是收了聲，然後坐了下去。

沈金霄也是神色不好看。

「火絮導師，你的辭職我是不會接受的，雖然你有著這個權利，我無法阻擾，但如果這種行為流傳下去，往後誰還相信學府的中立立場？」素心副院長沉聲說道。

火絮導師聞言，還想要說什麼，但最終卻是被一旁一位平常相熟的紫輝導師拉了下來。

沈金霄鬆了一口氣，又是問道：「那郗嬋導師那邊呢？怎麼處理？」

素心副院長看了他一眼，道：「郗嬋導師已經離開了學府，那就只能任她離去了，難不成還真的派人將她攔截，那顏面得多難看？不過辭職之事，就此止住，這個歪風邪氣，不可持續。」

沈金霄眉頭皺起，對這個結果並不太滿意，但這顯然是素心副院長最後的決定，於是他也只能認了。

「今天大夏城極為動蕩，學府內所有導師，都不可外出。」素心副院長注視著在場的紫輝導師們，出聲警告。

眾人也都是無所謂的點點頭，畢竟他們早就知道學府的規矩，所以也沒興趣去摻和洛嵐府那邊的事情。

素心副院長的目光，更多的還是在沈金霄身上停留，後者倒是沒什麼表情，只是淡淡的點點頭。

在提醒了眾人一番後，素心副院長這才宣布散會。

隨著一眾紫輝導師退出金殿，素心副院長再次看了看手中的辭呈，有些無奈與頭疼，她微微沉吟，揮了揮手，道：「今夜嚴密監控沈金霄導師的住所，絕對不能讓他外出。」

在其身後，虛空中有波動擴散，而後消散於無形。

做完這些，素心副院長方才嘆了一口氣，她的目光投向金殿外，看向了大夏城的方向。

說實在的，她做的這些，已經算是在規則內給予李洛，姜青娥最多的偏袒了，不然郗嬋也不可能真的能夠在這種節點，一封辭呈就順利的走出學府。

郗嬋能去，不也是她的一種默許麼。

希望，那兩個小傢伙，能夠保得住洛嵐府吧。

她這裡，算是盡力了。

...

沈金霄在離開金殿後，徑直回了住所。

進入房間，他單手結印，牆壁上有著一道道光紋蔓延開來，最後將房間隔絕，任何的窺探都是無法延伸進來。

他看了一眼窗外的一些黑暗處，淡淡一笑。

他能夠感應到那些黑暗處的一些隱晦波動，這是有人在盯著他這邊，顯然，這應該是素心副院長的安排，就是擔心他也跑出去摻和洛嵐府的事情。

「副院長，你這倒也是太小瞧了我。」

沈金霄笑著搖搖頭，然後走入地下室，進入到了某座密室中。

密室內光線陰暗，氣氛壓抑。

沈金霄來到一座黑色的祭壇前，在石臺上盤坐下來，他手掌一抬，祭壇開裂，有一個玉盒緩緩的升起，隨著玉盒的打開，只見得其內，竟然是一顆跳動的心臟！

不，這顆心臟並不完整，因為它只有一半。

沈金霄注視著那半顆跳動的心臟，而後他雙手結印，只見得一道道黑色光線自指尖延伸出來，刺入那半顆心臟之中。

那一瞬，有諸多畫面閃過眼前。

旋即他訝異的一笑，道：「這李洛，倒也真是有點讓人意外，原來這就是他的底牌麼，一種外在的力量，如此兇煞之力，應該是某種精獸的力量，有點眼熟...」

沈金霄沉思了幾秒，眉頭突然一挑：「是暗窟中的「三尾天狼」！」

「這是院長的手筆吧？」

精獸的力量，並不是那麼簡單就能夠借用的，這其中必須需要極為玄妙的轉化，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也就只有那位院長大人了。

「裴昊啊裴昊，你還真是有些無能，憑你自己的話，無論如何都是鬥不過李洛與姜青娥的。」

「不過好在，你的背後，還有著我的支持。」

沈金霄微微一笑，而後他的指尖有一滴精血升起，精血蠕動著化為了一道血紅咒紋，咒紋化為一道血光射向了那半顆心臟，最後沒入其中。

「接下來，就讓我來助你一臂之力吧。」

陰暗的環境中，有沈金霄那冷漠的低語聲，悄悄的散開。

第六百五十章裴昊的後手

最新章節！

第六百五十章??裴昊的後手

洛嵐府總部，廣場。

全場寂靜，一道道驚駭的目光望著那倒塌的石柱，然後再看看場中那一臉平靜的李洛，所有人的心中都是掀起了驚濤駭浪。

即便是那徐天陵，都是微微的張大了嘴巴。

誰都沒想到，這場在眾人眼中原本顯得不公平的戰鬥，竟然會在這電光火石間就出現這樣匪夷所思的變化。

二星天珠境的裴昊，被煞宮境的李洛，直接一拳給轟飛了？！

蔡薇震驚的捂嘴，然後看向一旁同樣瞪圓了眼睛的顏靈卿，道：「少府主怎麼突然這麼勇猛了？」

顏靈卿遲疑了一下，道：「李洛身上的相力波動，恐怕已經達到了小天相境的層次...」

「而且那股能量格外狂暴，這與少府主以往的相力截然不同，所以這或許是某種外力。」袁青插嘴說道。

蔡薇與顏靈卿恍然，倒也沒覺得李洛藉助外力算是作弊，畢竟既然之前裴昊要以境界壓人，那自然也就怪不得李洛借用外力，畢竟，能夠將外力用在自身，那也算是手段的一種。

現在，可不是學府內的什麼友好切磋。

而是你死我活的府主之爭。

姜青娥同樣是在注視著李洛的身影，她感應著後者身軀上如潮水般湧出來的狂暴能量，眸光微閃，這算是她第一次真正的親眼見到李洛將這股力量暴露出來。

顯然，此前在聖杯戰中，李洛重創那頭大天災級異類，應該也是使用的這股力量。

只不過從當時李洛的情況來看，使用這種力量後遺症極大，而且會對自身造成嚴重的侵蝕，所以一般情況下，李洛都不會輕易的動用，但眼下為了對抗天珠境的裴昊，他還是果斷的直接用了出來。

不然的話，雙方間差距的確巨大，他不可能真的以煞宮境去對抗天珠境。

姜青娥的眸光轉向了那倒塌的石柱，剛才李洛那一拳出其不意，應該是重創了裴昊，但如果說裴昊直接就這樣被擊殺的話，那她還是有些不信的，他為此準備多年，不可能沒有什麼後手與底牌。

場中的李洛，同樣神色平淡的盯著那片倒塌的石柱，並沒有任何放鬆之意。

砰！

而也就是在這種壓抑安靜的氣氛中，突然一根殘破的巨石猛的彈射而起，然後對著李洛暴射而去。

李洛一拳轟出，將巨石轟成漫天碎末，而後目光凌厲的盯著前方。

只見得那裡倒塌的巨石在不斷的蔓延開道道裂痕，仿佛是有著一股極為可怕的力量在湧出來，下一瞬，諸多巨石紛紛爆碎，化為密集的粉末，漂浮起來。

一道人影，從那之中緩緩的走出來。

譁！

場中有譁然聲響起。

那偏向裴昊的諸多人馬，頓時面露驚喜之色，而反觀袁青，雷彰，蔡薇，顏靈卿等人則是神色凝重。

在那眾多的目光中，裴昊手掌一揮，將那漫天粉末捲走，他的模樣也是清晰的顯露了出來。

此時的他，上身衣衫已是破碎，胸膛處有一道微微凹陷的拳印，但讓得人在意的卻並非是這道先前李洛留下的拳印，而是他們發現，在裴昊心臟的位置，竟是浮現了無數黑色的符文，這些符文極為的細小，猶如螞蟻一般，它們糾纏在一起，仿佛黑色的鎖鏈，沿著血肉蔓延開來，短短數息，就遍布了裴昊的身軀。

「少府主藏得可真深。」裴昊面色漠然，開口說道。

「你也不淺。」李洛盯著裴昊身軀上沿著血脈蔓延的詭異黑色符文，隨著這些符文的出現，裴昊體內散發出來的能量波動也是在此時以一種極為恐怖的速度攀升著。

顯然，這就是裴昊的後手。

在那眾人震驚的注視下，裴昊的相力強度，很快就暴漲到了小天相境，而且這個趨勢依舊沒有停止。

李洛眉頭微微一皺，這裴昊的相力暴漲，應該也是藉助了某種外物之力，可是這股力量來自何處？要知道他藉助的三尾天狼的力量，可是需要經過龐院長的手段轉化才能夠承受的，而這裴昊又是怎麼借來的？

心中閃過這些念頭，李洛手掌一握，金玉玄象刀閃現而出。

而後他腳掌踏下，腳下青石裂開，他的身影卻已是化為一道升騰著暗紅能量的流光對著裴昊暴射而去，手中玄象刀裹挾著狂暴之極的刀光，一刀當頭就對著裴昊怒斬而下。

鐺！

裴昊手掌一抬，手中的金劍化為道道劍光，直接迎上。

金鐵之聲響徹，異常狂暴的能量衝擊波於場中肆虐開來。

在那短短的片刻間，雙方刀劍硬悍了數十回合，不過這一次，裴昊卻是越戰越猛，每一次的劍光呼嘯，其上蘊含的力量都是在不斷的攀升，隨著最後一次刀劍硬碰，裴昊一聲長嘯，相力波動已攀至小天相境頂峰。

他的嘯聲引動天地能量咆哮而動，仿佛是形成了漫天璀璨金光，金光之內，有無數如劍光般的氣息流動。

這一幕，看得袁青都是面色一變，他自身也是小天相境，可此時卻是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這裴昊的相力，已是比他更強一籌。

「這裴昊究竟用了什麼手段，怎麼實力能夠暴漲到這種程度？」袁青太陽穴都是在震動，面色陰沉，五指緊握。

而場中，裴昊一劍震退李洛，他感受著體內那股前所未有的強大力量，臉龐上也是有著張狂肆意的笑容湧現出來，他盯著李洛，道：「少府主，今天這府主之位，我要定了！」

「不論是你還是姜青娥，我都不懼！」

李洛微微撇嘴，道：「不過只是藉助外力提升了一些實力而已，就能夠猖狂成這樣，當真是小人得志的嘴臉。」

「我雖然不知道你這股力量從何而來，但想來也應該會付出一些不小代價的吧？」

聽到此話，裴昊眼神瞬間就陰冷了下來，這股力量的代價當然不小，他那缺失了一半的心臟時刻都是在提醒著他，不過那又如何，今日之爭，他不能輸，如果輸了，他將會失去一切，所以就算是再大的代價，他都無所謂。

「原本這些手段是為了姜青娥準備的，但我真是沒想到，在你這裡，就會被逼得用出來。」裴昊盯著李洛的眼神猶如毒蛇一般，充滿著殺機。

「不過你放心，這些代價，我都會從你的身上，盡數取回來。」

「你可真幽默。」李洛笑起來。

裴昊眼神陰冷，手中吞吐著劍光的金劍，緩緩抬起，指向李洛，淡淡的道：「你以為這就是我為你們準備多年的手段的極限了嗎？」

當他聲音落下的那一瞬，只見得那漫天湧動的金光在此時開始劇烈的翻騰，金光中傳出了刺耳的劍吟聲，只見得無數道劍氣沸騰遊動，逐漸的凝結而成，最終，似是在裴昊的上空，化為了一道劍氣所化的金雕。

場外的袁青等人見到這一幕，頓時倒吸了一口氣，面色難看至極。

「天地能量隨心而動...這是，大天相境！」

第六百五十一章李洛大戰裴昊

最新章節！

金光劍氣所化的金雕盤踞半空，一股強悍至極的威勢席捲而下，讓得洛嵐府總部內眾人面龐皆是失色。

大天相境！

誰都沒想到，這裴昊的實力竟然會暴漲到這種地步。

雖然任誰都知曉這股力量應該並非裴昊自身所有，但這種時候，力量來自何處已經不重要了。

裴昊面容陰冷，大天相境的實力一經展現，他便是不再猶豫，屈指一點，只見得那劍氣金雕呼嘯而下，化為無邊劍氣洪流，對著李洛席捲，肆虐而去。

劍氣洪流所過處，虛空仿佛都是被穿透，留下了無數漸漸消散的痕跡。

李洛面色也是變得有些凝重起來，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席捲而來的劍氣洪流是何等的凌厲霸道，而且劍氣洪流速度極快，一閃之下，就已呼嘯而至。

那般速度，看得袁青，蔡薇等人心都猛的提起來。

蔡薇更是忍不住的失聲：「少府主小心！」

轟隆！

不過當劍氣洪流即將淹沒李洛身軀的那一瞬，似是有著細微的雷鳴聲響起，只見得他的身軀在此時仿佛是變得有些虛幻了起來，而後他的身影就出現在了數十丈之外的位置。

低階龍將術，閃雷術。

「咦？」裴昊神色微動，眼神有些驚疑，先前那李洛，似乎是施展出了一道雷屬性的身法相術？

那般速度，竟然比他的劍氣還快！

不過裴昊並沒有想太多，而是直接手掐劍訣。

「中階龍將術，滅魂劍氣！」

隨著裴昊心念一動，只見得他體內的金色相力自天靈蓋升騰而起，然後迅速的凝結起來，數息之後，竟是在其頭頂之上，形成了一道約莫丈許左右，色彩略顯灰暗的劍氣。

這道劍氣，看上去並不起眼，但卻散發著極致的危險氣息。

因為這道劍氣對於肉身並無什麼傷害，可若是被其斬中，那麼它將會直接磨滅神智，端的是陰狠而霸道。

顯然，此時的裴昊也不再有任何的保留，也不打算對李洛有任何的留情。

嗡！

滅魂劍氣一抖，憑空消失而去。

而此時李洛卻是感覺到了一股極為危險的氣息將他鎖定，那股危險極其的強烈，令得他自身汗毛都是倒豎起來，顯然，裴昊這一次的攻擊，相當的可怕。

這令得李洛有點無奈的嘆了一口氣。

原本他以為「小天相境模式」應該可以解決掉裴昊，但沒想到對方的後手與底牌也是如此厲害。

如此一來的話，他顯然也沒辦法再做什麼保留了。

只是，「小天相境模式」是現在的他所能夠安穩承受的極限，而接下來開啟「大天相境模式」的話，肉身與心靈，則都是會受到三尾天狼力量的侵蝕，此前在聖杯戰中，最後時刻如果不是姜青娥以光明之力幫他淨化了體內的侵蝕，恐怕他得昏迷好一段時間。

不過現在的他已經突破到了煞宮境，而且還與三尾天狼暫時的達成了協議，想來後遺症應該會有所減緩。

心中閃過這些念頭，李洛也是深吸一口氣，不再猶豫，直接催動了「天祭咒」。

「大天相境模式！」

伴隨著他的低語聲在心中響起，手腕處的猩紅鐲子頓時流淌出血紅般的光澤，磅礴狂暴的兇煞能量如洪流般的衝進了李洛體內，那一瞬，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血肉被撕裂的劇痛傳來。

身體表面，一道道血痕撕裂浮現。

李洛的雙目，都是在此時變得顯得猩紅起來，面龐略顯猙獰。

他手掌猛然緊握玄象刀，而後一刀斬下。

只見得連綿的水相之力激湧而出，一道水流刀輪高速旋轉浮現。

「千流水刀輪！」

數丈左右的刀輪與虛空震蕩，發出了嗡鳴的刺耳聲響，然後刀輪嗚嘯而出，斬向了右側虛空，那裡剛好是有著一道灰暗的劍氣貫穿而至，最後與散發著極致切割力的水流刀輪相撞。

砰！

狂暴的相力衝擊波如風暴般的肆虐而開，將青石廣場撕裂出道道痕跡，廣場周圍的觀戰者，也是紛紛色變，急忙運轉相力抵禦那些擴散而來的相力餘波。

而最令得他們震驚的是，場中李洛的身影。

因為他們能夠清晰的察覺到，李洛體內散發出來的能量波動，也是在這一刻，暴漲到了大天相境的程度。

那洛嵐府最強的供奉徐天陵面色有些陰沉的盯著李洛的身影，他自身也是大天相境，可此時從李洛的身上，連他都感覺到了危險的氣息。

原本他們以為此次府祭最大的麻煩會是姜青娥，可卻從未想到過，這個曾經被他們視為最沒有威脅的李洛，竟然會給他們帶來這麼大的麻煩。

場中，裴昊手持金劍，他目光死死的盯著前方的李洛，眼角都是在微微的抽搐著。

「看來你很意外？」

對於他的表情，李洛說道：「畢竟你突然發現，原來你引以為傲的底牌與後手，卻並沒有達到你想要的那種摧枯拉朽般的結果。」

裴昊陰沉沉的道：「你這股力量的確是讓我意外，可是你不過只是初入煞宮境，這種大天相境的力量，對於你來說，應該有很大的負擔吧？可我卻不同，我自身已是天珠境，肉身還經歷了煞體境的淬鍊，所以我完全可以將這股力量承受得更久，可你，行嗎？」

李洛笑了笑，倒並沒有否認這一點，畢竟此時的他肉身不斷的裂開血痕，從表面看上去的確比裴昊狼狽許多，這是因為他的肉身想要完全的承受住大天相境的力量還是有些不足。

不過好在的是，在與三尾天狼暫時的達成了某些協議後，它或許是稍微的收斂了它力量中所蘊含的兇煞之氣，所以現在的李洛在藉助這種力量的時候，那種侵蝕內心的殺戮與暴戾倒是減弱了一些。

而且他修煉了雷鳴體，肉身可以在短時間內進行增幅，這也能夠稍微的化解一些負擔。

「雷鳴體！」

伴隨著李洛心念一動，其體內的雷霆熔爐頓時發出了震蕩的雷鳴聲，雷鳴聲於體內擴散，雷音過處，肉身震顫著開始變得愈發的強韌。

而後李洛面龐赤光湧動，眼神略顯猙獰，一步踏出，身影微微虛幻間，便是化為一道雷光直接撲向了裴昊。

裴昊面色陰冷，體內相力也是在此時震蕩到極致，手中金劍一震，分化出萬千道金色劍影，鋪天蓋地的對著李洛那如電光般的身影疾射而去。

那每一道劍影之上所蘊含的力量，都令得場外的那些閣主們面色驚懼。

鐺！鐺！

而李洛則是手持金玉玄象刀，霸道的刀光揮舞，將那金色劍影盡數的斬碎。

寬敞的廣場中，兩道人影閃電般的交錯，狂暴的相力呼嘯間，引得巨聲陣陣，短短片刻間，雙方你來我往的交戰了數百回合，出手皆是狠辣至極，招招砍向對方的要害。

如此大戰，看得雙方所有人都是面色凝重而震動，氣氛緊張得似乎是令人喘不過氣來。

這場府祭之爭，比所有人想像的都要激烈。

洛嵐府總部外的某座樓閣上。

一頭火紅頭髮的祝青火面無表情的俯覽著總部內的大戰，然後他又是看了一眼大夏城的其他幾個方向，在那邊，他感受到了一些極為驚人的能量波動。

那種波動雖然有所壓抑，但卻比李洛與裴昊這邊恐怖不知道多少倍。

「都澤閻竟然會出手攔截司擎...」祝青火的眼神微起波瀾，這顯然是讓得他有些意外，畢竟都澤府這些年與洛嵐府間的爭端，其實不比他們極炎府少。

不過，也都無所謂了，這兩人糾纏在一起，也並不影響大局。

眼下，他只需要等待他出手的時機即可。

於是祝青火的目光，再度轉回洛嵐府總部內，他手指輕輕敲了敲桌面，喃喃道：「沈金霄，也該差不多了吧？」

某座昏暗的地下密室中。

沈金霄面色漠然的注視著面前祭壇上漂浮的半顆心臟，藉助著特殊的聯繫，他能夠見到發生在洛嵐府中的那一場激戰。

「這個李洛，還真是讓人有些意想不到，怪不得能夠創造出那麼多的奇蹟。」

沈金霄眼芒閃爍，雖說藉助著這半顆心臟為媒介，他可以將一些力量借給裴昊，但是極限也就是大天相境了，可偏偏此時那李洛也能暴漲到這個境界，這就讓得戰鬥變得有點僵持起來。

眼下想要打破局面，終歸還是得下點狠手。

於是他手指輕輕的對著那半顆心臟一划。

然後那半顆心臟就被活活的割裂下了一半，沈金霄手掌一揉，就將那掉落的一半心臟揉成了黑色的液體，液體沾染在其手指處，隨意的划過，最後化為了一道詭異的符文緩緩的飛出，落進了看上去只剩四分之一的心臟之中。

「李洛，很可惜，你的精彩表演，就要到此為止了。」

「親手扼殺一位年輕天驕，倒也別有一番滋味。」

昏暗環境中，沈金霄臉龐上有著一抹漠然的笑容，浮現了出來。

第六百五十二章天劍陣

最新章節！

就當沈金霄於那密室中將那半顆跳動的鮮活心臟捏碎一半時，那正在與李洛激戰的裴昊身軀猛的一震，而後他身影疾退，喉嚨間傳出了一道痛苦的悶哼聲，額頭

上有細密的冷汗浮現出來。

他手掌捂著心臟的位置，眼中掠過一抹陰霾。

他清晰的感覺到這一刻，自身的心臟缺失了一角。

這是永久的缺失，這必然會給他留下極大的隱患，說不得連自身根基都會有所損傷。

但裴昊也明白，這是背後那人不耐煩他裴昊與李洛的纏鬥，打算施展手段將戰鬥終結。對此，裴昊也是無可奈何，因為在先前的纏鬥中，他已經發現，即便是他藉助背後之人將實力短暫的暴漲到大天相境，卻依舊無法將李洛擊潰，李洛為今日

所準備的底牌與後手，完全不遜色於他。這其實令裴昊心中頗為的驚怒，要知道，在那一年前老宅中相見時，那時候的李洛不過只是一個廢物的空相少府主，空有一個身份名頭，但裴昊根本就沒有

真的將他放在眼中。

甚至如果不是有姜青娥的庇護，裴昊早就下黑手將這位少府主提前的抹殺了。

可誰能想到，短短一年的時間，那個空相少府主，卻是擁有了與他抗衡的力量與手段。

若是早知如此，當初真就應該狠狠心，提前將這禍害解決掉！

不然的話，眼下也不會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

裴昊眼神陰毒無比的盯著李洛的身影，額頭上有青筋在跳動，可見內心情緒是何等的激湧。

不過，雖說心臟缺失一角，但裴昊也清晰的感覺到，有一股極其恐怖的力量，正在自缺失的地方，源源不斷的湧出來。

那股力量，雖說不至於媲美封侯境，可對於一般的大天相境，卻已能夠算做是碾壓。

這絕對足以將眼前的李洛斬殺。

一念到此，裴昊心中殺意大盛。

李洛，既然我為此付出了如此慘重的代價，那就用你的命來抵償吧！

而就當裴昊眼中陰毒殺意散發時，李洛也是敏銳的感覺到了一些危險的氣息，他眉頭微皺的鎖定裴昊，手掌緩緩緊握玄象刀。

雙方為了今日都是做好了準備，所以他也需要隨時防備裴昊任何的後手。

場外，連姜青娥此時都是凝神看向了裴昊，挺拔的嬌軀微微挺直，修長纖細的玉指也是輕輕的握攏，嬌軀表面有光明相力漸漸的流轉而動。

她同樣是察覺到了裴昊體內突然傳出的一些異樣波動。在那眾多緊張的目光注視下，裴昊咧嘴一笑，露出森森白牙，下一瞬，有一縷縷金色的流光從他的天靈蓋不斷的升起，這些金色流光刺目至極，散發著極其

的鋒利之氣。

場外，即便是袁青這種小天相境的強者，在見到那一縷縷金色流光時，都是忍不住的變色，眼神驚駭。因為在他的感知中，那些金色流光帶來了無法形容的危險氣息，那每一縷，都甚至可能將他直接洞穿，更何況如此多的數量匯聚起來，那是何等的驚天霸道

？

這讓得他明白，裴昊必然已是準備施展最後的殺招，來終結這場府祭之爭。

而如此恐怖的攻擊，少府主真的擋得住嗎？

徐天陵也是在注視著這一幕，他的臉龐上帶著淡淡的笑意，現在的裴昊，連他都無法阻擋，想必這場戰鬥，應該是要出現結果了。

在那諸多驚駭的目光中，裴昊身軀漸漸的升空而起，他仿佛是腳踩著無數的金色流光，宛如一片金色霞雲，覆蓋在洛嵐府總部上空。

當其氣勢醞釀到極致的時候，他手掐劍訣，眼神陰冷。

下一刻，他那冷酷而充斥著殺意的聲音，淡淡響起。

「少府主，試試我這道最強相術。」

「高階龍將術，天劍陣。」

轟轟！當其聲落的瞬間，天地能量劇烈的翻湧起來，只見得其身後的金色雲霞仿佛是在此時緩緩的撕裂開來，然後眾多目光便是驚駭欲絕的見到，一道百丈左右的

金色劍影，破開雲層，直指李洛。

那百丈金色劍影出現的時候，這天地間劍吟聲連綿不斷。

仿佛連空氣，都被劍氣所轉化，場外眾人呼吸時，都感覺到了喉嚨的刺痛感。

而這還只是餘波所造成，難以想像，此時身處其中被鎖定的李洛，又將是在承擔著何等壓力。李洛也是在此時抬頭望著那倒映在眼瞳中的金色劍影，此時以裴昊那股暴漲的詭異力量，再施展出這一道高階龍將術，其威能已經達到了一種相當恐怖的地

步。

一般的大天相境在這一劍下，恐怕都是被秒殺的結果。李洛的面龐變得凝重起來，不過眼中倒也並沒有什麼驚懼之色，畢竟他從始至終都未曾小瞧過裴昊，但如果裴昊以為這種殺招就能夠結束這場府祭之爭的話

，那卻是有些小瞧了他。

李洛為今日做的準備，比起裴昊，只多不少。

此時天空上，巨大的金色劍影已是宛如天劍般的斬下，當其落下的瞬間，下方龐大的青石廣場已是開始裂開，裂口處，光滑如鏡。

廣場之外，有諸多相力防護光罩升起，避免戰鬥餘波破壞洛嵐府總部。

袁青，蔡薇等人那擔憂緊張的目光，皆是投向了李洛。

他們不知道面對著裴昊如此恐怖的攻勢，李洛究竟應該怎麼擋。

「小姐，實在不行，或許應該您出手了。」袁青忍不住的看向姜青娥，低聲說道。

雖然現在的裴昊看上去極為的恐怖，但對於姜青娥，袁青卻仿佛有著某種莫名的信心，或許這也是因為姜青娥這些年實在是讓人過於的驚豔。

姜青娥盯著那自雲層中降落而下的金色劍影，卻是微微搖頭。「再等等吧。」她金色眸子轉而注視著場中那道修長挺拔的身影，李洛的面龐上沒有任何的畏懼，這一年來，李洛的進步她可是看在眼中，李洛為今日所做的

準備，不比她姜青娥要少。

所以她相信李洛。

裴昊雖然不知道用什麼代價換來了那些力量，但裴昊是不可能跟李洛相比的。

聽到姜青娥這麼說，袁青也只能心中暗嘆一口氣，然後繼續將目光轉向場中。

而廣場中，李洛也是在此時有了動作，他十指結印，體內那狂暴的能量在此時毫無保留的湧動起來，與此同時，他的面色也是在以驚人的速度變得蒼白。

「好可怕的消耗...」

感覺到體內那股狂暴能量急速的消失，李洛心頭也是有些震動，這種相術，果然非同凡響。

而且，伴隨著他這道相術的施展，其周身的天地能量，仿佛是受到了某種特殊的驅使，竟是以他身軀為源頭，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能量漩渦。

數息之後，李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面龐上沒有絲毫血色。

同時他的雙手緩緩的分開，五指抓過，然後所有人都見到，似乎是有著一面略顯虛幻的黑龍旗，出現在了李洛的手中。當那一面黑龍旗出現時，一股莫名的沉重威壓，開始自場中緩緩的蔓延開來。

第六百五十三章黑龍冥水旗的威能

最新章節！

當那有些虛幻的黑龍旗出現在李洛手中那一瞬，在場的一些實力達到天珠境的強者皆是不約而同的心神一震，因為在這一刻，他們從那黑龍旗上，感應到了一種

令他們感到恐懼的波動。

那徐天陵，墨辰更是瞳孔驟縮。

然而還不待他們有什麼情緒顯露，李洛已是毫不猶豫的將手中的黑龍旗對著前方虛空猛然揮下。伴隨著黑龍旗的揮過，前方的虛空仿佛是在此時被撕裂開了一道漆黑的痕跡，下一刻，有浩瀚水流奔湧的聲音傳出，只見得黑色的海水自虛空裂痕中席捲而

出，轉瞬間，便是化為了一片黑色的大海懸浮天際。

黑色的海水捲起滔天巨浪，同時有一道嘹亮的龍吟聲響徹而起。

無數人的眼神在此時變得驚駭欲絕起來。因為他們親眼見到，在那黑色的海水中，一道龐大的龍影掀起滔天海浪而出，那是一條黑色的巨龍，巨龍周身黑色的龍鱗猶如是精鐵所鑄，在陽光的照耀下

閃爍著森冷的光澤。

一股莫名的威壓如潮水般的蔓延開來，連虛空仿佛都是被壓製得有些扭曲起來。

廣場外，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的望著那御水而出的黑龍，黑龍是那樣的栩栩如生，這一刻，他們甚至都要真的以為，李洛直接召喚出了一頭巨龍！

但從那黑龍龐大的身軀上所散發出來的特殊波動，還是讓得他們明白，這並非是真實的黑龍，而是一道相術！

可什麼相術，能夠達到這種程度？！

所有人的心中，都是閃過了答案，但緊接著，又是忍不住的第一時間將其否認。

因為那種級別的相術，怎麼可能是一個剛剛突破到煞宮境的李洛能夠修成的？！

「那是...」

墨辰嘴巴乾澀，他呆呆的望著御水的黑龍，然後澀聲道：「那是..封侯術？！」徐天陵的眼角在瘋狂的抽搐，此時的他已經沒心情在意墨辰的失態了，因為連他自己心中都是翻江倒海，能夠具備著如此恐怖威勢的相術，除了封侯術，還

能是什麼？！

可是，這種級別的相術，就連他都沒有修成過！

這個李洛，又是憑什麼？！

那可是封侯術啊！唯有封侯強者方才能夠觸及的相術！而連他們這兩位大供奉都是這般的失態，那些投靠裴昊的閣主們，更是面如土色，身體都是在那種強大的威壓下微微的顫抖著，如果不是還存有理智，此時

他們真是連坐姿都是保持不下去了。

這個少府主，太恐怖了！

不過他們這邊駭得面無人色，可袁青那邊，卻是人人面露震驚與狂喜。

「封侯術！這是封侯術！少府主竟然修成了封侯術！這是何等的少年天驕！我洛嵐府振興有望！」袁青忍不住的站起身來，激動的出聲說道。

雷彰這些閣主，也是激動的點頭，封侯術的威名，他們當然是如雷貫耳，所以他們也更清楚，李洛以煞宮境的實力修成封侯術，這是何等令人震撼的奇蹟。蔡薇對封侯術了解倒是沒這麼深，但是從袁青他們那神色也能夠看出李洛此時施展的相術有多恐怖，當即輕輕拍了拍高聳的胸脯，緊繃的身子都是在此時放

鬆了一些。

「這個變態。」一旁的顏靈卿嘆了一口氣，眼中有著欽佩之色浮現。

眾人之中，倒是姜青娥最為的平靜，因為她此前就知道李洛在學府中潛修封侯術，之前李洛沒說結果，她也沒有多問什麼，但眼下來看，李洛是修成了。

她紅唇微微翹起一抹弧度，這個傢伙，還真的是蠻厲害的呢。場外的震撼，李洛並沒有分神去關注，因為當那黑龍出現的時候，他的身體已經失去了掌控，原本從三尾天狼那裡借來的力量，在此時幾乎消失了絕大多數

，這全部都是被這道封侯術所吞沒。

顯然，封侯術的威力雖然恐怖，可那相力消耗，也是非同凡響。

不過，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李洛抬起頭，此時那金色巨劍已經斬下，但他的神色卻未曾再浮現半點波瀾，僵硬的手指輕輕一動。

吼！

一道震耳欲聾的龍吟聲，響徹天地。

而後只見得黑色的冥水肆虐虛空，而黑龍則是裹挾著滾滾冥水，直接騰空而上，與那斬落的金色巨劍撞擊在了一起。

嗤！撞擊的瞬間，卻並沒有任何的驚天巨聲響徹，因為在接觸的霎那，黑龍與冥水，便是將那金色劍氣頃刻間消融，原本散發著無邊鋒利之氣的劍氣，在此時卻

是脆弱得猶如豆腐一般，一觸即潰。

半空中，裴昊的眼神出現了瞬息的呆滯，而後化為連綿的震怒與驚駭。

黑龍御水而上，直貫九天，短短數息之後，那匯聚了裴昊最強力量的金色劍影，就隨著黑龍冥水的衝刷而過，盡數的被消融成了虛無。

封侯術的威能，在此時盡數的顯露了出來。而在消融了金色劍影后，黑龍並未散去，那漠然的龍目鎖定裴昊，它仿佛是具備著某種特殊的靈性，所以它還在源源不斷的從天地間汲取著能量，維持著自

身的存在。

這就是封侯術的強大之處。

所以此時黑龍龍尾一擺，虛空直接是被拍碎，而後其化為一道黑光對著裴昊破空而去。望著那掠來的黑龍，裴昊心頭泛起了濃濃的寒意，他能夠感覺得出來，那黑龍的威能極強，如果真讓得它接近過來，恐怕他很難抵擋，於是當下毫不猶豫的

暴退。

然而在其暴退時，裴昊仿佛是見到，那黑龍的龍目中，掠過了一些譏諷之意。

接著，他便是見到黑龍張開了滿是利齒的龍嘴，下一瞬，黑色的龍息，噴吐而出。龍息在這一刻直接是將空間消融，繼而化為無數黑色的水流光線，那速度快得根本無法躲避，所以裴昊甚至都還來不及想什麼，他就突然感覺到了身軀上傳

來了一些刺痛感。

同時他聽見了廣場四周，響起的無數驚駭之聲。於是，裴昊有些艱難的緩緩低頭，就見到了自己的身體上，在此時出現了一個個黑色的孔洞，孔洞貫穿身軀諸多要害，同時有黑色的液體殘留，瘋狂的侵蝕

，消融著肉身。

望著自身的慘狀，裴昊的心仿佛都是在此時凝滯了下來。

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自身的生機在以驚人的速度流逝。

「我...我竟然，輸了嗎？」

裴昊的視線，投向了場中那道身影修長挺拔的少年，後者正在靜靜的凝視著他。

「怎麼會...我明明已經準備了這麼多...」

「與他相比，我真的就差了這麼多嗎？」

「真的，好不甘心。」

裴昊的眼前漸漸的變得黑暗，而他的身軀，也是在那無數道驚駭的目光中從天墜落而下，重重的砸在了破碎的廣場之上。

咚！低沉的聲音迴蕩，整個洛嵐府總部，仿佛都是在這一刻，變得寂靜無聲。

第六百五十四章暴起

最新章節！

當裴昊的身軀墜地的那一瞬，洛嵐府總部內的一切聲音仿佛都是在此時凝滯了起來，所有的目光都是帶著一些恍惚的望著這一幕。

這個結果，在場的除了姜青娥外，恐怕沒人料想過。

實力達到天珠境的裴昊，竟然最後輸給了才剛剛突破到煞宮境的李洛！

而且要知道，在一年前，李洛還在深受空相困擾，未曾踏入相力修行！

短短一年時間，兩人之間那如鴻溝般的差距，就直接被李洛追趕上，並且超越了嗎？

這是何等妖孽的天賦？！

這一刻，不論是那些支持李洛，姜青娥的人，還是支持裴昊的人，都是陷入了沉默與震撼中。

「少府主贏了！」

不過沉默只是短暫的，下一瞬，寂靜陡然被打破，那些李洛派系的支持者，此時皆是面容激動的大吼起來，繼而有雷鳴般的歡呼聲於洛嵐府總部之內響起。

袁青，蔡薇，顏靈卿等人皆是面露歡喜的笑顏。

而反觀裴昊派系那邊，則是一片死寂。

這邊的歡呼聲，也是將那徐天陵，墨辰等人從震驚中驚醒過來，繼而他們的面色皆是變得極為陰沉起來。

裴昊竟然失敗了！

徐天陵與墨辰對視一眼，皆是看見了對方眼中閃爍的兇光。

裴昊的失敗，象徵著他們這邊對府主之位的爭奪失敗，那麼接下來，他們就要眼見著李洛直接上位嗎？

怎麼可能！

今日之事，謀劃極大，裴昊雖然是極為重要的一環，但他的失敗，卻不代表著一切皆休，相反，從某種意義而言，這才只是開始！

徐天陵眼神陰冷的盯著場中的李洛，此時的後者在施展出了那一道封侯術後，周身相力波動已是萎靡到了極致，面色慘白，顯然已是力竭。

既然裴昊失手，那麼只要將李洛這個得勝者也斬殺的話，那麼洛嵐府依舊會是混亂的局面！

這個時候，李洛必須死！而且，李洛展現出來的天賦以及潛力，也是讓得徐天陵心中滿是寒意，這簡直又是一個李太玄，如果給予他足夠的時間，李洛必然能夠踏入封侯境，到時候

，他們這些人，也會被其清算！

一念到此，徐天陵與墨辰交匯了一個眼神，而後眼中皆是掠過狠絕之色。

轟！兩道雄渾強悍的相力在此時陡然自他們兩人的體內爆發而出，同時他們的身影疾掠而出，兩人一拳轟出，只見得狂暴的相力攻勢直接震碎虛空，化為光虹對

著李洛的位置轟殺而去。

徐天陵，墨辰突然的暴起，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誰都沒想到，這兩人竟然會瘋狂到這種地步。

這完全是破壞了規則！

「徐天陵，墨辰，你們敢！」袁青咆哮出聲，宛如怒獅，下一刻，他的身影也是暴射而出，試圖阻攔。

但徐天陵，墨辰實力皆是不弱於他，如今佔有先機，竟直接是先他一步，接近了李洛。

「少府主，你殺了裴昊，那你也下去陪他吧！」徐天陵面容猙獰，寒聲說道。

李洛站在原地紋絲不動，他眼神冷漠的望著此時突然襲殺而來的兩人，這兩人倒也是精明，知曉趁他此時虛弱時偷襲出手。

只不過，雖然此時李洛連動彈的力氣都沒有，但他卻並沒有顯露什麼驚慌失措。

兩道異常兇悍的相力拳印破空而至，不過就當其即將接近李洛丈許範圍時，突然有璀璨的光明從天而降，猶如是一面光鏡，出現在了李洛的身前。

轟！

兩道拳印轟在了璀璨光鏡之上，光鏡之上破裂開道道裂紋，最後化為無數光點破碎開來。

可兩道拳印，也是被抵禦了下來。望著那璀璨神聖的光明相力，徐天陵與墨辰瞳孔皆是一縮，自然是明白了是誰在出手，但讓得他們有些驚疑的是，姜青娥怎麼可能擋得住他們兩人的攻勢？

！

她不是才虛珠境而已嗎？！

兩人忍不住的將目光投向了姜青娥的位置。

然後他們的瞳孔便是驟然緊縮。只見得在原本坐在廣場首座上的姜青娥已是站起了身，她手持金色重劍，有璀璨磅礴的光明相力如潮水般的自她體內席捲而出，與此同時，在其背後，一顆

原本有些虛幻的天珠，正在迅速的變得凝實起來。

天地間能量如洪流般被那一顆凝實的天珠所吞沒，繼而源源不斷的灌注於姜青娥的體內。

虛珠，終是徹底的化為一顆璀璨天珠！

此時此刻的姜青娥，終於踏出那一步，邁入了天珠境！而如果只是普通的天珠境，那麼莫說是徐天陵這位大天相境的強者了，就算是墨辰這位小天相境，其實都不會有什麼忌憚之意，可是，令得兩人色變的是此

時那從姜青娥體內爆發出來的光明相力，遠遠的超越了所謂的天珠境。姜青娥那絕美的容顏，在此時綻放著如玉般的光澤，更是襯託得那肌膚晶瑩剔透，她那光潔的眉心處，似乎是在此時出現了一道散發著神聖之光的符文，符

文正在漸漸的變得淡化。

而且，最讓得人震驚的是，姜青娥身後，似乎有著更多的璀璨天珠正在漸漸的成形。

「她的相力怎麼會這麼強？」墨辰面色難看的道。

「她這些年本來就是在特意的壓制，我猜應該是修煉了某種極為了不得的特殊秘法，她也一直在等待今天。」徐天陵陰沉道。

「哼，我就不信，什麼秘法能讓她一個剛剛踏入天珠境的人一步登天！」墨辰咬牙說道。

在兩人短暫交談間，姜青娥那冰冷至極的眸光也是在鎖定著他們，顯然，對於他們突然對李洛的襲殺，此時的她心中充滿了殺意。

「李洛的表演已經結束，你們想打的話，我來陪你們。」

當姜青娥冰冷刺骨的聲音落下時，她上前一步，手中金色重劍之上有神聖的光明火焰陡然間燃燒起來，而後她抬劍一揮，霎那間，一道百丈劍光橫掃而出。

劍光之上，神聖之炎升騰，所過之處，一切皆被淨化。

隨著劍光掃過，這方天地，仿佛都是莫名的變得純淨了起來。望著那道破空而來的神聖劍光，徐天陵與墨辰面色皆是一變，因為從那上面，他們察覺到了極為強烈的危險氣息，姜青娥這一劍之上的力量，已經遠遠的超

出了她現在的等級。

徐天陵不敢怠慢，率先出手，只見得冰寒的相力如白色瀑布般自其體內席捲而出，他雙手結印，低吼出聲：「高階龍將術，寒龜玄盾！」

冰寒的相力在其身前化為了一面龜盾，龜盾晶瑩剔透，其上有無數玄妙的光紋浮現。

墨辰同樣是催動相力，形成了一道強大的相力光罩。

嗤！

燃燒著神聖之炎的劍光瞬息便至，掠過了寒龜玄盾以及相力光罩。

而也就是在接觸的那一瞬間，徐天陵與墨辰面色劇變，因為那光明相力的霸道與磅礴，超出了他們的想像。

徐天陵的寒龜玄盾僅僅堅持了數息，就被神聖之火消融淨化。

但他還算敏銳，在寒龜玄盾維持的數息間，身影暴退。

可那墨辰就沒了這種好運，他實力比徐天陵更弱一些，相力光罩幾乎是頃刻間就被融化，待得他想要後退時，那道劍光便已是划過他的肩膀，豎切了下來。

啊！

悽厲的慘叫聲從墨辰嘴中爆發出來。

他的一條手臂直接是在此時被生生的削斷，鮮血拋灑。

全場悚然。

誰都沒想到，姜青娥的出手，如此果決狠辣，一招之下，兩名大供奉便是在她的劍下，一退一傷！這洛嵐府的夫妻檔，此時氣勢如虹。

第六百五十五章祝青火的手段

最新章節！

第六百五十五章??祝青火的手段

姜青娥的出手，如電光般迅猛。

當眾人回過神來時，徐天陵已是被擊退，而墨辰更是被斬斷一臂，頓時引得全場駭然。

一道道震動的目光投向此時綻放出萬丈光明的姜青娥，後者手持金色重劍，絕美白皙的神女之顏異常的冷冽，金色的眼眸，更是流轉著神秘深邃之光，在其背後，恐怖的能量在匯聚，短短一會，已是出現了三顆天珠！

她的實力正在以一種恐怖的速度提升著。

而且這種提升還並非是短暫的，而是她真正的在突破！

此時的姜青娥，仿佛是一座壓抑到極致的火山，終於開始噴發，顯露崢嶸。

徐天陵與墨辰皆是面露驚懼之色，因為此時的姜青娥太過的奇怪，明明只是還在天珠境的突破，可她體內湧動的相力強度，卻遠遠的超過了這個層次。

這絕對足以媲美任何大天相境！

「徐天陵，你們敢破壞府祭的規矩？！是想叛亂嗎？！」而此時袁青也是回過神來，在見到李洛沒有受傷後，他頓時衝著徐天陵怒吼出聲。

「雷彰閣主！」

聽到袁青的喝聲，雷彰也是猛的起身，手掌一揮，只見得洛嵐府總部的所有人馬都是起身，無數閃爍著寒光的武器，流動著相力，指向了裴昊那邊的人馬。

所有人都是眼露憤怒之色，畢竟先前徐天陵，墨辰的出手，實在是太過的惡劣，這已經完全將府祭的規矩視為無物。

如果對方連這點規矩都不遵守的話，那麼這場府祭，也就沒有必要繼續下去了！

場中的氣氛，瞬間就變得劍拔弩張起來。

李洛神色漠然的望著徐天陵，墨辰等人，淡淡的道：「本來我是屢屢退讓，就是不想讓我洛嵐府走到同室操戈的這一步，但看來還是我天真了。」

徐天陵聞言譏諷的道：「不必說的這麼好聽，你只不過是擔心洛嵐府兩派開戰，會損害洛嵐府的實力，然後影響到守護總部的這座奇陣而已。」

「看來你知道的還不少。」李洛雙目微眯。

徐天陵冷笑一聲，道：「少府主，你以為今天的這場大戲，就要這麼結束了嗎？」

「不，相反，這才剛剛開始而已！」

李洛眼神冷漠，他倒沒有真的以為打敗了裴昊，今日之事就會到此結束，因為裴昊不過只是一顆擺在外面的棋子而已，說實在的，如果不是忌憚其背後的黑手，一個裴昊，根本就不是什麼威脅。

那些覬覦洛嵐府的黑手會支持裴昊，只是因為他擁有著一份競爭洛嵐府府主之位的名義而已，畢竟只要他成為了府主，那就能夠影響到洛嵐府的這座守護奇陣，到時候只要將其減弱，那麼外面那些封侯強者就能夠進入。

這才是他們最終的目的。

只是如今裴昊已經失敗，對方，又打算怎麼做？

他目光轉向姜青娥，兩人眼光交匯了一下，皆是看出對方眼中的警戒。

...

「厲害啊，李太玄與澹臺嵐留下的這兩個小傢伙，真的是讓人意想不到。」洛嵐府總部外的一座閣樓上，祝青火凝視著總部內，然後忍不住的出聲讚嘆道。

跟這兩人比起來，他家那個其實也算是還行的兒子，真的是平庸成渣了。

從後代這一點上面，祝青火其實還是有些嫉妒李太玄的。

「果然，靠裴昊是沒什麼作用的。」

「沈金霄，你這一手，也沒什麼用呢。」

祝青火淡淡的笑了笑，然後他搖了搖頭：「既然如此，那就該按照我的計劃來了。」

他凝視著洛嵐府總部，眼中有著尋常人看不見的東西，那是一座巨大的奇陣，無數玄妙的光線交織，一層又一層，將洛嵐府總部保護得密不透風，一股強大的壓迫感從中散發出來。

那座奇陣，即便是他，都有些心悸感。

「李太玄，你當真是天驕般的人物，你這樣的人，不應該出現在大夏這種地方...而且，你也真不應該將那種寶貝顯露出來，畢竟要知道呀，窮山惡水，出刁民啊。」

「你這座奇陣，借洛嵐府之勢而成，可鎮封侯強者，此陣的確玄妙無雙，但我這些年時刻都是在摸索這座奇陣，也算是洞察了其存在的原理。」

「所以，它並非就真的是完美無缺。」

「借勢而成，自然也就會因勢而衰。」

「洛嵐府在大夏有九十八處據點與分部，看似毫無規律，實則自有奧妙，你這座奇陣的節點，就隱藏於這些據點與分部之中，而這些年我親自走遍了你所有據點與分部，也算是有所收穫。」

祝青火微微一笑，抬起手掌，有一顆水晶球從他的手中緩緩的升起。

水晶球內，轉動著諸多的畫面，畫面中一座座建築樓閣燃起了大火，隱約可見人馬廝殺於其中，在那些建築樓閣上，有著一面「洛」字的旗幟也是被點燃，燃燒起來。

這些，就是他曾經所探明的那些洛嵐府分部與據點。

雖說這其中或許會有些誤判，不過無所謂了，寧可殺錯，不可放過。

「接下來，就看看我這些年的準備，究竟有沒有效果吧？」盯著水晶球內的畫面片刻，祝青火抬起頭，望著洛嵐府總部的那座巍峨奇陣，喃喃自語。

...

總部內。

李洛與姜青娥警戒的等待了一會，並沒有發現什麼異狀，於是前者微微沉吟，漠然開口道：「徐天陵，墨辰破壞府祭規則，此為大過，按照洛嵐府的規矩，我現在有權將他們二人開革出府，從現在開始，他們不再是我洛嵐府的供奉。」

此話引來了一些騷動，供奉的身份在洛嵐府地位頗高，以往僅次於兩位府主，連其他的閣主見到他們都是需要以禮相待。

一般正常情況下的話，李洛想要將他們踢出洛嵐府，還需要一系列的流程，但此前兩人破壞府祭的舉動，卻是觸及了洛嵐府的底線，所以這就給了李洛足夠的理由。

那些原本投靠裴昊的三位閣主，此時面色都有些僵硬，因為現在的局面明顯落入了李洛與姜青娥的掌控，他們並不知道裴昊，徐天陵他們背後究竟有什麼支持，但光看現在，似乎他們要倒黴了。

所以一時間他們心頭皆是驚惶不定，不知如何是好。

徐天陵與墨辰倒是面無表情，顯然對於李洛此舉並不在意。

「兩位，接下來是束手就擒，還是竭力反抗？」李洛眼神冷冽的盯著徐天陵二人，緩緩說道。

徐天陵眼神陰翳，心中卻是暗暗叫苦，因為那邊來自姜青娥的壓迫感越來越強，看這個模樣，真要動手的話，他恐怕不是後者的對手。

可那身後之人，為何還沒動靜？

李洛卻是沒有跟徐天陵繼續拖下去的打算，手掌一揮，就要下令擒殺。

而也就是在這一刻，李洛舉起的手突然一頓，他與姜青娥的面色皆是微微一變。

他們仿佛是有所感應的猛的抬頭，然後他們就見到，在洛嵐府的上空，此時突然傳出了劇烈浩瀚的能量波動，原本無形的上空，竟是有一座巍峨的奇陣，緩緩的浮現出來。

李洛與姜青娥瞳孔一縮。

守護奇陣，怎麼被激活了？！

而且，最令得兩人心頭一沉的是，他們清晰的感覺到了，那座守護奇陣上面的力量，竟然是在此時，開始出現了一層層的削弱。

這是...

有人在破壞奇陣？！

第六百五十六章大戲開

最新章節！

突然出現於洛嵐府上空的巍峨奇陣，也是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袁青等人一臉的錯愕，畢竟對於這座守護奇陣他們其實知曉得並不多，但隱約還是能夠猜得出來一些。

而此時奇陣突然出現變故，這對於他們而言，必然不是什麼好的消息。

李洛與姜青娥眼神也是微凝，眉頭緊鎖起來。

反觀那徐天陵，墨辰則是面露大喜之色，背後的人，總算是開始有動作了。

「李洛，姜青娥，看來現在還不是你們高興的時候！」徐天陵冷笑一聲，眼中寒意瀰漫。

同時他又看向自己這邊有些驚惶的閣主等人馬，道：「你們不必擔憂，這是我們的手段，今日的洛嵐府，誰輸誰贏還不一定呢，只要跟著我們走，往後你們想要的，都會有！」

聽到徐天陵的安撫，那些投靠裴昊的人馬心頭稍微的安定了一些。

姜青娥沒有理會這個跳梁小丑，而是身影一動，出現在了李洛身旁，現在的後者狀態不好，還是需要給予貼身保護。

「看來大人物總算是要出場了。」李洛緩緩的說道。

府祭之上的爭奪，不過只是拉開今日大戰的前戲，而隨著擺在檯面上的這些棋子失手落敗，那些覬覦洛嵐府的幕後黑手，再也無法掩藏身影，總歸還是需要自己站出來了。

姜青娥微微頷首，然後她轉頭衝著李洛露出一抹淺笑，道：「放心吧，我會保護你的。」

「而且就算洛嵐府真保不住也無所謂，大不了我們浪跡天涯，待得未來封侯了，再來將這些人一個個的清算。」

李洛笑道：「這些蠢貨覬覦老爹老娘留下的所謂寶貝，但在我看來，咱們洛嵐府最大的寶貝，其實就是青娥姐。」

姜青娥莞爾。

而在兩人說話間，洛嵐府上空那座巍峨奇陣濺起的漣漪波動越來越劇烈，所有人都是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上面蘊含的偉岸力量，正在迅速的被削弱。

直到某一刻，漣漪終於停止。

可奇陣，也是變得有些虛薄起來。

呼！

突然間，天地間能量瘋狂的沸騰起來，李洛與姜青娥瞳孔一縮的見到，在那天空上，竟是有著一顆燃燒著黑色火焰的隕石轟然砸落，直接是狠狠的轟擊在了那座守護奇陣之上。

轟轟！

能量風暴如颶風般的橫掃開來，劇烈的驚雷之聲，響徹整個大夏城，引來無數驚恐的目光。

咔嚓！

面對著如此恐怖的攻擊，那座巍峨奇陣之上，終於是裂開了一道道的縫隙，下一刻，所有人都見到有黑色的火苗從那裂縫中湧了進來，最後於半空中凝聚，一道人影，便是於那黑火之中浮現出來。

「呵呵，你們這洛嵐府總部，還真的是不好進啊。」隨著那道人影的出現，他的笑聲，也是迴蕩在了總部之中。

李洛與姜青娥盯著那道現身的人影，那道人影並不陌生，同時也並不讓人意外。

一頭火紅頭髮，宛如怒獅，壓迫感十足。

那是極炎府府主，祝青火！

而隨著祝青火的現身，一股恐怖的威壓便是排山倒海般的從他體內席捲出來，那股威壓讓得總部內所有人都是面容驚駭，身體仿佛被山嶽壓中，甚至連體內的相力，都是在此時不敢流動。

那是來自封侯強者的威壓！

無數人在那股威壓之下瑟瑟發抖。

即便是袁青這般小天相境的實力，都是忍不住的眼露恐懼之色。

唯有李洛與姜青娥，兩人面無表情的注視著祝青火。

「看來你們對我的到來並不感到意外。」祝青火同樣是在盯著李洛，姜青娥，粗獷的臉龐上露出一抹笑意。

「祝府主，當年我爹娘在的時候，好幾次邀請你來我總部做客，你最終都拒絕了呢。」李洛說道。

祝青火笑了笑，道：「那當然不敢來嘍，你那爹娘氣勢太盛，我又怎敢招惹。」

李洛笑道：「那等我爹娘從王侯戰場回來後，恐怕祝府主未來的日子會很不好過。」

祝青火點點頭，道：「這一點，我倒是不否認...當然，前提是他們真的能夠回來，畢竟王侯戰場那種地方，就算是封侯強者，也容易殞命。」

他笑著搖搖頭，道：「李洛，這些威脅的話語就沒必要說了，本府主醞釀這麼多年的計劃，會因為你的三言兩語就打消嗎？如果我真的懼怕李太玄與澹臺嵐，那麼現在也就不會出現在這裡了。」

李洛嘆了一口氣，道：「那就只能祝祝府主你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

祝青火啞然一笑，道：「其實我還是挺羨慕李太玄，澹臺嵐的，生出的兒子也如此的不凡，假以時日，你未必不能趕超你的父母。」

只是在說著這話的時候，祝青火眼睛深處流動的，卻是冰冷的殺意。

他如何不知曉姜青娥與李洛的威脅，如果今日真是要破滅洛嵐府的話，那這兩個禍害，無論如何都是要想辦法除掉的，不然未來真的是會令人寢食難安。

一念至此，他直接伸出手掌。

只見得天地間溫度驟然暴漲，黑色的火焰仿佛是從虛空中湧出來，直接是化為了一隻黑色火焰巨手，一把就對著姜青娥與李洛抓了過去。

黑色火焰巨手過處，虛空都是扭曲起來。

地面更是呈現融化的跡象。

袁青等人駭然失色：「少府主，小姐，快逃！」

面對著一名老牌的封侯強者，他們與其之間的差距大到無法形容，他們的任何反抗在其眼中都是螳臂當車，所以此時的袁青他們，心中已是絕望到了極致。

而反觀那徐天陵，墨辰等人，則是面露狂喜與激動。

只要李洛與姜青娥一死，洛嵐府，自然就會士氣崩塌。

李洛與姜青娥站在一起，他們望著那封鎖了空間直接鎮壓而來的黑火大手，面色卻是頗為的平靜。

嗡！

黑火大手呼嘯而至，不過就當其距離李洛二人還有十丈距離的時候，天地間，似乎是有一道刀鳴聲響起。

那一道刀鳴聲，異常的刺耳，同時有一股難以形容的兇煞之氣沖天而起。

所有人仿佛是見到有一道暗紅色的刀光掠過虛空，虛空在這一刻直接被分裂開來，天地能量紛紛潰逃。

刀光掠過，黑火大手突然凝滯，下一瞬，開始分裂開來，化為了一縷縷黑色的火苗，火苗又是不斷的分裂，崩碎，短短數息後，仿佛直接是從源頭處斬滅，化為了一片虛無。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令得所有人都是一愣。

「你這鳥人，這些年屢屢窺探我洛嵐府總部，以往鬼鬼祟祟只敢以分身進來，這一次，本尊終於敢來了嗎？」與此同時，一道譏諷的笑聲響起，無數道目光猛的轉去，然後他們便見到，在那廣場右側的一座庭樓頂上，不知何時有一道人影站在了那裡。

那是一名手提著殺豬刀，還穿著廚師大衣的光頭男子，而此時的他，正一臉橫肉的盯著祝青火。

他僅僅只是站在那裡，卻有一股恐怖的兇煞之氣如風暴般的席捲出來，那股兇煞之氣，仿佛他曾經從那血海屍山之中走出來一般。

蔡薇，顏靈卿等人忍不住的張大了小嘴。

因為這一刻，她們實在難以將那個以前總是笑眯眯的端上來各種美食，同時溫和叮囑著她們一定要多補補身體的大廚，與眼前這散發著兇神氣勢的男子結合在一起。

不過她們也終於明白過來。

原來，這一位，才是洛嵐府真正的暗中守護者。

第六百五十七章封侯大戰

最新章節！

當牛彪彪現身的那一刻，袁青等人皆是感受到那原本籠罩在他們身上的恐怖威壓盡數的消失，他們震驚又狂喜的望著那散發著滔天兇氣的身影，一時間內心滿是激動。

在對方封侯強者出現的時候，唯有自己這邊也是出現同等級的強者，才能夠將眾人從絕望中挽救出來。

「兩位府主果然留下了後手。」

袁青激動的感慨道，雖說之前他曾有過一些猜測，但這些猜測都沒有事實來得更讓人安心。

洛嵐府上空，凌空而立的祝青火的目光也是在第一時間投向了牛彪彪，感受著後者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那種兇氣，他的面色也是漸漸的變得凝重了一些，對方這種兇氣，並非是憑空而生，而是真正的曾經經歷過屍山血海，可以猜測，此人以往，必然是一個歷經殺伐的絕世兇徒。

「沒想到有著這般兇氣的閣下，竟然願意這麼多年屈身於洛嵐府中當一個廚子。」祝青火緩緩的道。

牛彪彪手持明晃晃的殺豬刀，刀身上流轉著寒芒，此時的他，與平常時候那副笑眯眯的溫和模樣有些不同，他的眼瞳略顯赤紅，極兇之氣流淌間，想必就算是一頭大兇獸在這裡，都會被這股兇氣所震懾。

而場中眾人，即便是袁青他們這些忠誠於李洛，姜青娥的，一時間都有點發憷，因為跟祝青火比起來，其實反而是兇氣滔天的牛彪彪，更像一個大反派。

「你敢用本體進入洛嵐府總部，那就得做好付出一些代價的準備了。」牛彪彪聲音很淡，可隨著其開口，頓時連空氣仿佛都是開始有著血腥之氣瀰漫。

祝青火神色不變，道：「閣下以往必定是一方成名人物，我雖然不知道你為何會願意屈身洛嵐府中，不過如今李太玄與澹臺嵐皆是深陷王侯戰場，說不定連歸來的機會都沒有，如果閣下願意轉投於我們，那麼事後我願意將洛嵐府重寶，與你共享。」

這祝青火也是陰險毒辣，竟然是打算在這個關頭勸降牛彪彪。

袁青等人聞言頓時在心中破口大罵，同時擔憂起來，畢竟他們與牛彪彪接觸不多，也不知道這位隱藏多年的封侯強者是否會被說動。

不過李洛與姜青娥倒是沒什麼波瀾，畢竟牛彪彪不是陌生人了，這幾乎是看著他們從小長到大的長輩，他們雖然不清楚牛彪彪與李太玄，澹臺嵐以前的事，但這些年的接觸中，也算是對牛彪彪的性情極為了解，所以他們都明白祝青火的手段並沒有什麼意義。

「你現在轉身離去的話，今天的事情還能夠當做沒發生，不然的話...我這把刀，已經嘗了不止一位四品侯的血了。」牛彪彪漠然開口。

祝青火眼皮微跳，而後淡笑道：「或許閣下所說屬實吧，不過你也知道，那是曾經...現在的你，可並不算是最強的時刻，你藏在洛嵐府總部內這麼多年，一步不出總部，是因為離開了這裡，你的實力會銳減得非常厲害吧？」

「看來你在以前，是受過什麼重傷嗎？」

牛彪彪也是笑了起來，露出白森森的牙齒：「你來試試就知道了。」

兩人的目光對視在一起，頓時天地間的能量在此時猶如被攪動的海水般，開始劇烈的翻騰起來，能量衝撞時發出的轟隆巨聲，猶如雷鳴般，響徹整個大夏城。

祝青火一步踏出，身後仿佛是有著一座特殊的空間浮現出來，那座空間之中，四座巨大巍峨的封侯臺靜靜的矗立，傲視蒼穹，那每一座封侯臺都是銘刻著無數神妙的符文，那每一道符文，都是祝青火自身的底蘊所刻畫。

四座封侯臺一出現，整個天地都是在劇烈的震蕩。

如果說雙相之力是封侯強者力量的標誌，那麼封侯臺，就代表著的是每一個封侯強者的底蘊。

傳聞想要踏足封侯境，那麼就需要將自身相力凝鍊壓縮到極致，然後從無到有，於體內鑄造出封侯臺，當封侯臺成形時，自身就將會完成一次難以想像的蛻變。

封侯臺不僅體現著封侯強者的底蘊，而且也是其最為強大的手段之一。

此時祝青火一出手，便是顯露自身四座封侯臺，顯然是將牛彪彪當成了極為危險的強敵。

封侯臺一現，祝青火抬起手指，遙遙的指向了牛彪彪。

轟轟！

天地震蕩，只見得那四座封侯臺上，竟是噴薄出了浩瀚連綿的黑火，而且那黑火之中，仔細看去，還有著無數碎石在流動，這些碎石在黑火的灼燒下迅速的融化，兩者融合在一起，就化為了更為霸道的黑火巖漿。

因為祝青火擁有著火相與石相，兩者配合，威能更上一層樓。

黑火巖漿化為萬丈洪流，遮天蔽日，那股恐怖的高溫引得虛空不斷的扭曲，然後直接對著牛彪彪席捲而去。

如此恐怖的攻勢，看得在場無數人都是頭皮發麻，與這些封侯強者的交手相比，此前那些戰鬥的確是顯得有些不夠看。

黑火巖漿所化為洪流碾碎虛空奔騰而至，牛彪彪一聲冷笑，卻並沒有動用手中的殺豬刀，而是另外一隻手掌緩緩緊握，這一刻，在其身後，有著兩道巨大的虛影浮現出來。

一道是頭上生有四角的青色巨牛，一道則是一頭碧眼金毛的巨熊。

四角神牛相！

碧眼金熊相！

李洛看到這一幕，忍不住的咧咧嘴，彪叔竟然是兩道萬獸相，而且還都是以力量，兇悍見長！

牛彪彪一拳轟出，這一拳，看似沒有任何的波瀾，可當其轟出去的時候，所有人都是見到前方的虛空在此時仿佛是被一股極其恐怖的力量生生的撕裂開來，一道拳影破空而出，直接與那黑火巖漿洪流相撞。

轟！

撞擊的瞬間，猶如是天雷撞地火，漫天都是黑火巖漿暴射而開，最後被那座洛嵐府總部的守護奇陣所化解。

這一拳之威，恐怖如斯。

祝青火面色冷漠，那撲面而來的拳風餘波，讓得他的皮膚微微刺痛，這令得他眼角也是跳動了一下，眼前這個面色兇橫的光頭男子，其肉身的力量，簡直達到了一個可怕的地步。

這就是兩道精通力量的萬獸相的加持嗎？

不過雖然心頭驚訝，但光憑這一點想要逼退他祝青火，倒也還不夠。

一念到此，祝青火心念一動，只見得其身後空間之中的四座封侯臺竟是在此時劇烈的震動起來，這種震動迅速的擴散出來，繼而影響到了這外界的天地，下一刻，四座封侯臺破空而出，直接是降臨在了這洛嵐府總部的上空。

這每一座封侯臺，都猶如是一座山嶽，四座凌空，更是帶來了恐怖的壓迫力。

天地間的能量劇烈的震動，源源不斷的被這四座封侯臺所吞沒。

祝青火面色冷漠，然後屈指一點，四座封侯臺直接是對著牛彪彪所在的位置鎮壓而去。

而在以四座封侯臺攻擊牛彪彪的時候，祝青火的目光則是掃了一眼下方地面上裴昊殘破的身體，目光一閃，心中低語：「沈金霄，這牛彪彪我倒是纏住了，接下來，也該看你了。」

與此同時，在那昏暗的密室中。

沈金霄雙目微眯，洛嵐府總部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反射進入他的腦中。

「洛嵐府總部，果然還藏著一位封侯強者，倒是好兇的氣息...」

他淡淡一笑，不過眼下這位封侯強者被祝青火所糾纏，那麼倒也是他出手的機會了，只要他將李洛斬殺，擒住姜青娥，那麼這多年的謀劃，也算是完美的完成了。

沈金霄的目光，轉向了面前祭壇上跳動變得極為微弱、約莫四分之一的心臟，那是因為裴昊被重創，生機已經將要湮滅。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而後他開口說話，聲音如同惡魔般，充滿著誘惑。

「裴昊...你已經沒有機會了，將你另外一半的心臟徹徹底底的交給我，讓我來為你完成心願吧。」

第六百五十八章異變

最新章節！

祝青火與牛彪彪這兩位封侯強者的戰鬥，吸引了洛嵐府總部內外無數的目光，而兩人的出手，也堪稱是驚天動地，那磅礴浩瀚的相力攜帶著天地之威，一波

波的硬憾在一起。不過這種級別的交手，卻並沒有破壞到下方的洛嵐府總部以及外界，那不僅僅是因為奇陣守護的緣故，更多是因為雙方皆是展開了「封侯界」，以此形成了一

方獨立的空間，彼此承受，化解了對方的攻勢餘波。

這樣做的原因，或許都是因為不想造成更大破壞。

當然，祝青火不想造成破壞的原因，可不是想要保全洛嵐府，而是不想戰鬥餘波太強，到時候將洛嵐府內的至寶給損毀了。

攝政王府。

府內的樓閣上，攝政王負手而立，他的目光凝望著洛嵐府的方向，他的雙目猶如鷹隼般洞穿虛空，將那邊的大戰盡數收入眼中。「洛嵐府這位封侯強者的實力很強啊，祝青火已是四品侯，這在我們大夏的封侯境中，也算是頂尖級別，可此時戰鬥起來，卻是沒有佔到半點的優勢。」攝政

王緩緩的說道。

「這牛彪彪，以往怕不是什麼簡單人物，真不知道如此人物，為何會願意在洛嵐府當這麼多年的廚子，那李太玄與澹臺嵐，就有這麼大的魅力嗎？」「那兩人的魅力當然不會小，不然怎會連那都澤閻都在最為關鍵的時刻選擇給予援手...不過這個牛彪彪的確不簡單，如果他是全盛時期，莫說是祝青火，就算是你，恐怕也不是他的對手。」在攝政王身後，陰影中有一名男子走了出來，他的衣衫整理得一絲不苟，皮膚如同嬰兒般嫩滑，他看上去似乎很年輕，可那雙目中

的淡漠與深邃，卻仿佛曆經歲月。

另外最令得人驚訝的是，他竟是生有重瞳，兩邊的眼眶內，皆是有兩個瞳孔重疊而立，分別是一金一銀。

在他的手指上，佩戴著一枚暗紅色的古樸戒指，戒面上，銘刻著一隻有著黑色眼白，瞳孔蒼白的詭異眼睛。

攝政王轉頭看了此人一眼，道：「不過交手到現在，這牛彪彪都沒有顯露過自身的封侯臺，看來他的封侯臺是破損了吧？」

「真是敏銳的感知。」金銀重瞳的男子笑著讚嘆道。

「封侯臺都破損了，看來這牛彪彪曾經的確是受到了毀滅性的重創，而這樣還能苟延殘喘下來，倒也是厲害了。」攝政王道。

「對付祝青火應該還是夠了。」男子說道。攝政王道：「祝青火只是幌子，接下來就是沈金霄的出手了，只要他將李洛與姜青娥解決掉，那牛彪彪自然會投鼠忌器，到時候這洛嵐府之爭，也算是有了結

果，而我，也能夠得到我所想要的東西。」

「如果沈金霄也失手了呢？他畢竟不能親自出手，只能藉助那裴昊的身軀，無法真正的傾盡全力。」男子笑道。

「雖然無法全力，但一名封侯強者的手段，收拾兩個小傢伙應該問題不大吧。」攝政王淡淡的道。

男子似是故意與攝政王唱反調：「那李洛與姜青娥可都不是尋常的小傢伙，他們身上的奇蹟，可是相當之多。」

對於他的抬槓，攝政王也是不惱，只是眼目微垂的道：「不管有什麼變故，洛嵐府今日的結局已經註定，我要的東西，等了這麼多年，必須要拿到。」金銀重瞳男子微微一笑，道：「洛嵐府府祭之後，再過得幾天，就是你們那位小王上的登基大典了，從我所得來的消息看，龐千源已經在暗窟深處藉助龍骨聖杯的力量開始鎮壓魚魑王了，如果他成功的話，暗窟深處的裂痕就會被補上，那時候他就會出來，我想，他一定會趕來參加登基大典的，因為他曾經答應過老王

上。」

「而等他一到場，你苦心經營的那些勢力，都將會頃刻間土崩瓦解，畢竟，他是大夏無敵者。」

攝政王面無波瀾，道：「這不是還有你們嗎？你們布局這麼多年，我就不信你們會輕易的讓龐千源從暗窟深處出來。」

「而且，只要我掌握了那座護國奇陣，那麼龐千源就算是出來了，恐怕也奈何我不得。」

「但你想要掌控那座護國奇陣，還得給它做一些手腳，而這個時候，也需要洛嵐府的那件至寶之物作為輔助。」金銀重瞳的男子笑道。

攝政王微微點頭，繼續將目光投向了洛嵐府總部的方向，道：「所以今天，是計劃的第一步。」

「我又怎會容許它的失敗？」

...

「轟轟！」

洛嵐府上空，狂暴的相力震蕩天穹。

一顆顆燃燒起來的巨大隕石從天而降，猶如是星辰墜落一般，不斷的轟向牛彪彪的位置。

無數人抬頭，隕石倒映在他們的眼瞳中，令得他們的面龐上皆是出現了驚駭欲絕之色。

如此毀天滅地的攻擊，如果不是此時兩位封侯強者以「封侯界」封鎖了上空，恐怕半個大夏城都將會在這種戰鬥中被毀滅。

嗡！

不過隨著隕石的墜落，突然有刺耳的刀鳴之音響徹而起，只見得一道道霸道到極致的刀光掠過虛空，虛空直接是被刀光所斬碎，留下的痕跡久久未曾消散。

刀光划過隕石，頓時隕石破碎開來，同時不斷的從內部分裂，最終化為虛無。望著這一幕的祝青火面色冷漠，他盯著牛彪彪手中的那把殺豬刀，眼中掠過忌憚之色，這把刀，似乎是有些不簡單，這絕非是普通的紫眼寶具，因為那刀氣

中所蘊含的特殊分裂之力，似乎只要一被擊中，就會如同瘟疫一般，不斷的分裂一切物質。先前的交鋒中，他的任何攻勢，都是無法取得絲毫的效果，這不僅僅是因為牛彪彪擁有著恐怖無比的肉身力量，他手中那把煞氣逼人的殺豬刀，也是原因之

一。

雖然對方直到現在都未曾顯露自身的封侯臺，但即便如此，也已經讓得他未能取得絲毫的進展。

如此來看，尋常手段，已是無用。

祝青火眼中掠過一抹冷意，雙手合攏，迅速結印，與此同時在其身後的天空上，竟是有著火紅的雲層堆積而成，仿佛是形成了覆蓋天際的赤雲。

下一刻，赤雲被撕裂，竟是有一隻千丈巨大的火紅手印，破雲而出。

「封侯術，天火神手印！」

...

當祝青火施展出封侯術的那一瞬間，李洛與姜青娥也是忍不住的被吸引，這才是真正由封侯強者所施展而出的封侯術，那等威能，毀天滅地。

不過就當兩人沉浸於那封侯術之威時，他們幾乎是不約而同的感受到了一股危險氣息突襲而來。

姜青娥反應最快，第一時間一掌將李洛拍開，而後玉掌拍出，只見得璀璨的光明相力如洪流般的傾瀉而出，於面前化為了一層又一層的光明之鏡。

咔嚓！

不過這些光明之鏡，僅僅存在了一息的時間，便是盡數的崩碎開來。

一股異常強悍驚人的力量如洪流般傾瀉而至，與姜青娥掌間相力，衝撞在一起。

轟！

相力衝擊波肆虐而開，將附近的地面都是撕裂開一道道痕跡，而姜青娥的倩影，也是被生生的震退了數十步，氣血劇烈震蕩起來。

「青娥姐！」站定身影的李洛見狀，心頭一驚，急忙喊道。

姜青娥伸出手對著他擺了擺，示意無事，接著有些冷冽的目光便是投向了那股力量傳來的方向。

然後他們的面色，皆是微微一變。因為他們見到，在那不遠處的地方，原本身體已是千瘡百孔的裴昊，竟然是在此時，有些僵硬的緩緩站起身來，他布滿著血洞的猙獰臉龐上，衝著李洛，姜

青娥露出了詭異的笑容。「你們不會以為，我這裡就這樣的結束了吧？」

第六百五十九章再次歸來的「裴昊」

最新章節！

裴昊這邊突然的變故，瞬間就吸引了場內所有人的注意，袁青等人皆是難以置信的望著那身體上明明遍布著血洞的裴昊，換作正常人，這樣厲害的傷勢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可這傢伙怎麼又折騰起來了？！

而且，所有人都是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從裴昊體內散發出來的能量波動，竟然比起他先前的時候還要更加的恐怖！

那甚至都已經開始有點超越大天相境的層次了！

可是，這怎麼可能呢？！

一個原本已是重傷瀕死只剩下半口氣的人，怎麼轉眼不僅生龍活虎，而且實力更上一層樓了？！

李洛的面色也是在此時略微有些陰沉，他盯著裴昊，道：「你還是裴昊？」

「不然呢？」裴昊微微一笑，眼神散發著一種詭異與陰翳的看著李洛。

李洛眉頭微皺，雖然眼前的裴昊似乎並沒有什麼變化，但他卻總是有一種莫名的感覺，仿佛眼前的裴昊，已經跟以前截然不同了...顯然，在裴昊的身上，必然是發生了什麼他所不知道的事情。

而且，現在的裴昊，太強了。

那種厚重的壓迫，讓得人幾乎有一種面對著封侯強者般的窒息感。

「保護少府主！」

袁青，雷彰等諸多洛嵐府的人馬此時皆是湧了出來，袁青更是對著裴昊厲聲道：「裴昊，府祭之爭你已落敗，現在你已經失去了爭奪府主的資格！」

「府主？」

裴昊忍不住的一笑，道：「誰現在還在乎這玩意？畢竟洛嵐府可能都要保不住了。」

而後他揮了揮手，那徐天陵等人見狀則是立即率眾攔截過來。

在隔絕了那些螻蟻的騷擾後，裴昊的目光又是轉向了姜青娥，微笑道：「現在的局面，你們還有什麼手段？李洛透支得太厲害，想來應該是沒什麼戰力了，所以，只能靠你了嗎？」

姜青娥眸光冷冽如寒霜，道：「你不是裴昊，你應該就是裴昊背後的某些黑手吧？看來這裴昊也真是可憐，被人當成棋子，連死了都不安生。」

裴昊不置可否，道：「只要有一個好結果就可以了，其他的細節就沒必要在意了。」

「姜青娥...我一直都想要試試。」

他伸出手指，指向了李洛，嘴角的笑容愈發的詭異：「如果在你的面前，殺了李洛的話，你會如何？」

轟！

隨著他音落的那一瞬，姜青娥體內有極為雄渾的光明相力爆發而起，她手中重劍猛然斬下，一道散發著神聖光澤的劍光直接就對著裴昊劈頭斬下。

然而面對著姜青娥這含怒一斬，裴昊卻是紋絲不動，體內磅礴的相力如洪流般的席捲而出，然後於面前化為了一面堅不可摧的金盾，劍光斬在上面，迅速的支離破碎，化為漫天光點。

裴昊面帶微笑的望著那漫天飄舞的光點，感慨道：「多麼精純神聖的光明相力啊，整個大夏，恐怕如此純淨的力量，你是獨一份。」

「不過...如果你只有這個程度的話，那麼你今天大概率是保不住李洛的。」

「姜青娥，你以秘法壓制自身多年，若這就是你的極限，那倒是會讓我有些失望了。」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猶如是萬載寒冰，她的眸子中，有凌冽殺機閃動，不過她也沒有與裴昊多說無用廢話的打算，因為在一刻，她那光潔的眉心處，一道已經淡化許多的神秘符文，再度顯露了出來。

伴隨著她心念一動，眉心的神秘符文，直接是在此時破碎開來。

轟！

就在那一道神秘符文破碎的瞬間，無數道震動的目光投向了姜青娥，因為所有人都察覺到，她體內的相力波動，竟然在此時以一種極其恐怖的速度暴漲起來。

這種暴漲速度，比起之前擊退徐天陵，墨辰時，更要恐怖！

隨著體內相力瘋狂的暴漲，姜青娥那原本挽起的長髮，也是在此時掙脫了束縛，然後如瀑布般的傾灑下來，垂落至纖細的腰間，隨風輕蕩，她的肌膚晶瑩如玉石，流轉著誘人的光澤，而且在那晶瑩剔透的肌膚上，仿佛有著玄奧深邃的光明紋路若隱若現，那本就清澈的金色雙眸，在此時更是變得異常純粹，散發著特殊的神秘韻味。

在姜青娥的身後，有五顆璀璨天珠吞吐著天地間的能量，可是，那從她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威壓，卻是遠遠的超越了五星天珠所能夠達到的層次。

顯然，此時此刻的姜青娥，終於是徹徹底底的將自身的壓制打破。

在經過此前的爆發後，姜青娥的真實等級已經達到了五星天珠的層次，可因為秘法的壓制，卻導致現在的她，在短暫的時間中，擁有了極為可怕的力量。

所有人都是在震驚於姜青娥體內散發出來的驚人相力，唯有那裴昊嘴角依舊噙著笑容，同時開口說道：「很強的爆發，現在的你，恐怕大天相境內當屬無敵，但可惜的是，現在的我，卻並不在這個範疇。」

「我雖非侯，卻有媲美封侯的力量，或許，你可以稱我為「虛侯境」。」

在說著話的時候，裴昊伸出手掌，輕輕一壓，那原本自姜青娥那邊如巨浪般翻滾而來的壓迫感，頓時直接消匿於無形。

他的目光帶著淡淡笑意的望著此時散發著絕世光彩的姜青娥，雖說藉助著裴昊將剩餘的心臟獻祭出去，他能夠徹底的掌控裴昊的身軀，並且將自身的力量投注而來，但這終歸還是有著一些限制，裴昊的身軀，並不能完全的承受他的力量灌注。

不過好在，這個所謂的「虛侯境」，也算是足夠了。

雖然無法祭出封侯臺，可憑藉著單純的力量碾壓，足以對付得了姜青娥。

在那場外，蔡薇，顏靈卿等人皆是眼露擔憂的望著這一幕，雖然此時的姜青娥實力暴漲得極為的驚人，可顯然，現在的裴昊，才更加的深不可測。

此時在總部上空，牛彪彪也是察覺到下方的變化，他一刀斬出，只見得一道如龍刀光如寒霜般的傾瀉而下，直接對著裴昊斬了過去。

不過刀光尚未落下時，虛空中有一朵黑色火蓮憑空而生，就將刀光攔截了下來。

「閣下的對手是我，何必擔心其他的地方？我早就說過，憑你一個苟延殘喘之人，根本護不住洛嵐府，我雖說拿你沒什麼辦法，但你也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洛嵐府這兩個小傢伙被斬殺。」祝青火淡笑道。

「而這兩個小傢伙一死，你覺得你還有必要守著這洛嵐府嗎？」

牛彪彪聞言，眼中掠過一抹譏諷。

「我倒是覺得，死得未必就是他們。」

而也就是在兩人說話間，姜青娥突然將那散發著神秘金光的眼眸漸漸的閉攏，她纖細玉指結出了一道印訣，與此同時，有輕聲於心中響起。

「封侯秘術，天蟄化聖術。」

當心中輕語落下的瞬間，姜青娥身後的五顆璀璨天珠中，其中一顆，則是在此時悄然的破碎開來。

與此同時，虛空震蕩，那自姜青娥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再度開始了一次瘋狂的暴漲。

而裴昊臉龐上所帶著的細微笑意，也終於是在此時，微微一斂。

第六百六十章天蟄化聖術

最新章節！

當姜青娥身後一顆璀璨天珠破碎時，那自其體內爆發出來的相力，在眾多震撼的目光中，繼續瘋狂的攀升。

此時在她周身，神聖的光明相力噴薄吞吐，身處聖光之中的她，看上去是那般的聖潔，宛如光明女神一般，天地能量流轉而來時，皆是會被那神聖的光明相力淨化，最後化為其中的一份子。

「你的這道秘術，還真是有些不凡，如果所料不錯的話，應該是封侯級的秘術吧，真不愧是絕世天驕，封侯級的秘術，比起一般的封侯術都要更難修成，可對於你來說，似乎並沒有什麼難度。」裴昊深邃幽冷的目光鎖定著姜青娥，緩緩開口。

姜青娥的相力暴漲得太過的恐怖，畢竟要知道，現在的她，真正實力也就只是處於五星天珠的層次，這個等級對於她的同齡人來說難以企及，但對於此時的裴昊來說，卻還有很大的差距。

所謂的「虛侯境」，可不是簡單說著玩的。

但現在，姜青娥卻硬生生的藉助著這道秘法，將她的實力拔升到了讓他都感覺到了一絲威脅的地步。

顯然，一般的秘法，是決然沒這種能力的，即便姜青娥為了這一天已經醞釀了數年的時間。

「不過你這道秘術雖然厲害，但想要提升到這種對我造成一些威脅的程度，應該也需要付出不小的代價，那碎裂的天珠，就是很好的證明，我想，這種力量的代價，就是需要你自降等級吧？這個代價，可相當不小哦。」

「你現在只是五星，不，已經掉成四星天珠境了...那麼這股力量，你究竟能夠持續多久？」裴昊繼續笑道。

然而面對著他這種試圖幹擾心境的誅心之言，姜青娥卻是並沒有任何搭理的打算，她金色眸子中不起絲毫波瀾，纖細玉指抬起，只見得有一道光明光環於腦後緩緩的升起。

轟！

下一刻，光明光環中，竟是有璀璨光明洪流如巨炮般的噴薄而出，然後貫穿天際，那耀眼的光芒直接是令得有些昏暗的天空都陡然間變成了白晝。

那股威能，足以將任何大天相境的強者在頃刻間消融得連屍體都不剩。

可裴昊卻並未變色，他抬起手指，指尖金光凝聚而來，化為了一柄金色劍影，劍影迎風而漲，瞬間就化為了一柄百丈劍影，凌厲鋒利的劍氣充斥天地間。

嗡！

劍影直接迎擊而上，與那巨大的光明巨炮相撞，可怕的相力衝擊波肆虐開來，將這座廣場瞬間撕裂得千瘡百孔，雙方人馬皆是紛紛狼狽退避。

一擊無果，姜青娥並未放棄，她手中金色重劍在此時緩緩升起，吞吐天地能量，在那劍身上，有一道金眼痕跡若隱若現，劍尖之上，神聖劍光伸縮不定。

下一刻，金色重劍之上，有一道道玄奧的光紋浮現，重劍瞬間洞穿虛空而去，震動間分化出萬千劍影，對著裴昊劈斬而去。

裴昊耳墜處的金色小劍也是在此時脫落而下，然後也是形成了漫天金光劍影，只不過他這些劍影則是要顯得更為的鋒銳凌厲許多。

兩波浩蕩的劍影掠過天際，直接轟撞在一起，那一幕，委實壯觀。

雙方的交鋒，瞬間白熱化。

此時的洛嵐府總部範圍，可謂是亂成了一鍋粥，最上空是屬於兩位封侯強者的戰場，那裡有雙方的「封侯界」進行隔絕，外人根本無法參與也沒有資格參與。

接著便是姜青娥與裴昊這裡的激戰，雙方皆是下手狠辣，毫不手軟。

最後便是雙方派系人馬的廝殺。

李洛站在破碎的廣場一角，他看了一眼場中的局勢，然後目光就投向了姜青娥那邊，眉頭微鎖。

雖然他不知道裴昊那股恐怖的力量究竟是怎麼來的，但不得不說，現在的裴昊非常強，那已經超出了大天相境的界限...雖說姜青娥這邊藉助著封侯秘術也是將實力進行了飛躍式的暴漲，但從此刻的交手來看，姜青娥的任何攻勢都未能突破裴昊的防守。

而且裴昊是在故意拖延時間。

他的目的不言而喻，因為姜青娥暴漲的相力，乃是藉助自身秘術然後獻祭天珠所得來，可姜青娥的天珠，已經只剩下三顆了，沒錯，在剛才這一陣短暫的時間中，她原本的四顆天珠中，又是有一顆進行了獻祭。

雖然李洛不清楚姜青娥這樣獻祭天珠有沒有後遺症，但境界的跌落，往後終歸還需要重新修煉出來，而這顯然也會耽擱一些姜青娥的修煉。

顯然，為了今日的這場府祭，姜青娥所做的準備不比他少。

但是，這似乎還是有點艱難。

一旦姜青娥所剩下的三顆天珠都獻祭完了，到時候又該怎麼抗衡裴昊？

從現在裴昊不斷拖延的表現來看，他顯然就在等待著那一刻。

呼。

李洛深深的吐了一口氣，他費勁千辛萬苦的修煉，所為的就是在府祭的時候能夠為姜青娥分擔一些壓力，可沒想到，最終這些壓力還是要落在她的肩上嗎？

李洛眼神有些陰沉，可如今他體內的力量在此前擊潰裴昊時，也已經消耗乾淨，而且肉身也有些受損，此時此刻，如今的李洛，是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幫助姜青娥的。

而且，此時的裴昊，乃是所謂的「虛侯境」，所以尋常的力量，對他可能沒多大的作用。

而就在李洛沉思的時候，突然他的手腕處傳來了細微的震動，他眼神一凝的看去，竟然是手腕處佩戴的猩紅鐲子，然後他察覺到一道細微的低吼聲，傳入了耳中。

那是，三尾天狼？

感受著那低吼聲所蘊含的意念，李洛眼神一動，有些驚訝的低語道：「你說什麼？你能幫我？」

他有些質疑，畢竟三尾天狼的實力也只是大天相境頂峰而已，雖說號稱是有衝擊封侯境的資格，但終歸不是還沒成功麼。

似是察覺到李洛的質疑，三尾天狼的吼聲中帶了一些怒意。

李洛目光閃爍，不管三尾天狼的話是真是假，如果真能嘗試的話，那他自然不會放棄，不過，三尾天狼與他之間的關係，應該沒這麼深厚吧？雖說此前雙方達成了一些協議，但李洛卻並不會天真的以為，有了這種口頭協議，雙方就能夠變成可信的夥伴。

「你的目的是什麼？」李洛沒有遲疑，而是直接問道。

三尾天狼的吼聲再度傳來。

李洛也清晰的聽出了吼聲中所蘊含的意思，而後他的面色便是有些陰晴不定起來。

「你...的...十滴，精血。」

第六百六十一章封侯術

最新章節！

洛嵐府上空。

兩名封侯強者的大戰，幾乎是吸引了整個大夏城各方頂尖強者的關注。

祝青火與牛彪彪皆是展開各自的「封侯界」，隔絕了戰鬥餘波擴散，可即便如此，大夏城上空的雲層依舊是被不斷的震碎，虛空仿佛都是在被割裂。

只見得火紅霞雲中，巨大的火紅手印猶如是火神自天穹不斷的拍下來，那火紅手印上，流轉著恐怖的高溫，連空間都被灼燒得扭曲起來，上面每一道紋路都是顯得那般的玄妙，仿佛是凝聚著天火精粹。

這是由一名四品封侯強者所施展的封侯術，這般威能如果不加防護的落在大夏城中，恐怕大半個城市都將會被化為火海。

而面對著祝青火所施展的封侯術，牛彪彪也是立即還以顏色，他五指緊握，那粗壯的手臂上，有一道道光紋蔓延開來，血肉震動間，似是有古老的牛哞聲音傳出來。

封侯術，牛魔神力拳！

他一拳轟出，前方的虛空直接是如鏡子般的破碎開來，無數空間碎片跌落，一道拳影直接呼嘯而出，拳影之內，竟是呈現出了萬千神牛奔騰衝擊之景。

那股純粹而恐怖的力量，足以摧山裂地。

轟！

雙方攻勢兇悍相撞，這方天地都是在此時震動起來，天地能量為之沸騰。

任誰都看得出來，此時的雙方，略微有些僵持。

「洛嵐府的那個小女娃雖然以秘術增幅了極強的力量，但卻是需要付出碎裂天珠為代價，這種局面，她還能堅持多久？閣下如果還指望她能夠守住洛嵐府的話，未免還是天真了一些。」在進攻的同時，祝青火依舊試圖以誅心之言，動搖牛彪彪的意志。

「聒噪。」

牛彪彪眼露兇光的看向祝青火，獰聲道：「一個窮鄉僻壤的四品侯，也敢跟老子這麼多廢話，真當老子砍不了你嗎？」

話音落下的瞬間，牛彪彪手中的殺豬刀竟是在此時迅速的延伸出來，轉眼間就變成了一柄丈許左右的鬼頭大刀，在那大刀之上，暗紅色的痕跡仿佛是有無數鮮血浸染一般，瞬間就有著恐怖的煞氣釋放出來。

牛彪彪手持鬼頭大刀，這一瞬，有一股極為恐怖的刀氣於這天地間升騰而起，那刀氣呈現暗紅色彩，仿佛是於他的身後化為了一片看不見盡頭的暗紅海洋，而這海洋中，海水皆是由刀氣所化。

譁啦啦！

刀氣海洋震蕩著，然後所有人都是見到，一道巨大無比，如魔神般的虛影，竟是從那海洋中緩緩的站起，它手持巨刃，那股氣勢，似乎連天穹都被其刺破。

整個天地間的能量在此時躁動起來，然後瘋狂的對著那道魔神般的虛影蜂擁而去。

大夏城中，不論是祝青火，還是其他的那些暗中窺視的頂尖強者在此時，面色皆是忍不住的一變，有失聲低低的響起。

「衍神級封侯術？！」

在這大夏的封侯強者中，他們所修行的封侯術，絕大部分都是屬於通靈級，至於衍神級的封侯術，那就相當稀罕了，即便是金龍寶行，王庭以及聖玄星學府中都算是鎮府之寶，所以能夠修成這般封侯術的封侯強者，更是稀少。

至少，祝青火至今，都未曾修成過衍神級的封侯術！

所以，當他在見到此時牛彪彪祭出的這道封侯術時，一時間眼皮子也是忍不住的急跳，同時心中有些羨嫉，這牛彪彪與李太玄，澹臺嵐果然是來自內神州那種得天獨厚的修煉聖地，就說這衍神級的封侯術，他祝青火修行至今都未曾得到過。

「衍神級封侯術的確強橫，但你封侯臺至今未顯，想來應該是曾經破碎了吧？沒有封侯臺的底蘊支撐，衍神級封侯術在你的手中，也只是花架子罷了！」

不過雖然忌憚，但祝青火嘴上卻是不弱，而且他所說也的確不假，封侯臺乃是每一個封侯強者的底蘊所在，牛彪彪至今未曾顯露封侯臺，顯然不是不想，而是祭不出來，這樣的話，祝青火倒是能夠拼上一拼。

呼。

祝青火深吸一口氣，雙手緩緩合攏，面色也是變得肅穆起來。

轟！

只見到一道赤紅之氣自祝青火天靈蓋噴薄而出，赤紅之氣在升騰時，色澤不斷的變化，最後竟是形成了琉璃之色，而後琉璃之光爆發開來，直接是衍變成了一隻琉璃巨手。

其上的火焰，都是變成了琉璃之色。

那火焰琉璃巨手橫空，似是能夠推平一切阻攔之敵。

大夏城內諸多頂尖強者望著這一幕，倒是微微點頭，祝青火雖然沒有修成衍神級的封侯術，但他自身這道通靈級別的「天火神手印」，卻是已經修煉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真要論起威能，倒也能夠與一些普通的衍神級封侯術抗衡了。

牛彪彪眼神猙獰，他瞥了一眼那橫空的火焰琉璃巨手，倒也未曾多說什麼，手中鬼頭大刀緩緩的劈斬而下，而隨著他大刀的落下，只見得其身後那道巨大的虛影，也是將手中巨刃劈下。

那一霎，天地仿佛都是被分裂開來。

「衍神級封侯術...」

「狂神刀！」

...

當雙方的封侯強者已經開始顯露崢嶸的時候，洛嵐府總部內部，姜青娥與裴昊的戰鬥，也是愈發的激烈與兇險。

但在雙方的交鋒中，裴昊完全在拖延時間，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姜青娥的天珠，又碎裂了一顆。

此前的五顆天珠，現在還剩下兩顆。

顯然，為了獲得能夠與此時裴昊這位「虛侯境」抗衡的力量，即便是天賦如姜青娥這般妖孽，都是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姜青娥，你的時間不多了，而且你此次付出的代價可不小呢，三顆天珠，想要重新修回，恐怕需要一些時間吧？」裴昊望著姜青娥身後僅存的兩顆璀璨天珠，嘴角的笑意變得濃鬱了一些。

姜青娥絕美的容顏不起波瀾，聲音冷淡的道：「雖然不知道你究竟是裴昊還是其他的什麼東西，但我只想告訴可憐的你，你覺得難的東西，對於我而言，或許其實不算什麼。」

裴昊嘴角抽了一下。

姜青娥冷冽的眸光掃來，突然道：「我倒是想要知道，你這種狀態，是否還能施展得出封侯術？」

裴昊雙目微眯了一下，他現在的身軀畢竟不是本體，而是裴昊，他能夠將力量通過獻祭傳遞而來，卻沒辦法讓這身軀施展出他本體所掌握的那些封侯術。

而偏偏，以裴昊的天賦與資源，即便接觸到也很難修成封侯術。

「看來你不行。」

姜青娥似是知曉了答案，螓首微點。

「你什麼意思？」裴昊淡淡的道。

「我施展不出封侯術，難道你...」

話音到此，戛然而止，因為裴昊見到此時的姜青娥纖細玉手陡然結印，而隨著印法的變化，有一簇神聖的火苗，從她的掌心間凝聚而出。

那一簇火苗並不強盛，可當其出現時，似乎是有著神聖的光環在擴散出來，光環所過之處，天地能量皆是被同化成了光明相力。

而從那一簇神聖的火苗中，裴昊感應到了一股極為強烈的威脅感。

於是他的面色變得有些陰沉了起來。

「你碎裂三顆天珠，聚集相力，原來是在為此做著鋪墊。」他陰沉沉的道。

姜青娥卻並未搭理於他，她纖細玉手抬起，那一簇神聖火苗頓時騰空而起，下一瞬間，迎風暴漲，火苗流淌間，竟是化為了一頭巨大的火凰，火凰身軀上，燃燒著神聖之焰。

這突然出現的神聖火凰，立即吸引了無數震動的目光。

誰都感受得出來，這是一道威力極其恐怖的相術，不...這是封侯術！

誰都沒想到，這洛嵐府中，不僅是李洛修成了一道封侯術，這姜青娥，同樣也是修成了！

姜青娥胸前輕輕起伏，晶瑩剔透的面容也是在此時變得蒼白了許多。

而後她玉指指向了裴昊，那神聖火凰頓時爆發出清澈的鳳鳴聲，而後扇動羽翼，俯衝而下，於天際上帶起了絢麗的火尾。

這就是她的最強之術。

為了這一天，她也隱藏了太久。

封侯術，光明凰焰。

第六百六十二章夫妻雙打

最新章節！

神聖火凰於天際翱翔，扇動著雙翼，帶起絢麗的火尾直接衝向了裴昊。

神聖火凰所過處，仿佛一切皆是被淨化，天地能量源源不斷的湧來，在經過淨化後，化為一枚枚翎羽於火凰身軀上浮現，令其變得更為的氣勢磅礴。

那股威勢，比起此前李洛施展的「黑龍冥水旗」，還要更為的強橫。

而面對著姜青娥如此驚人的攻勢，那裴昊的臉龐上，也是有著一抹陰沉之色浮現出來，因為這一擊，已經讓他感覺到了真正的威脅。

他是真有點沒想到，姜青娥不僅掌握了一道封侯級別的秘術，同時還修成了一道攻擊性的封侯術！

明明只是天珠境，卻手握兩道封侯術，如此天賦，真是唯有妖孽二字方可形容。而且最麻煩的是，現在的他空有一身媲美「虛侯境」的力量，卻無法施展出真正的封侯術，所以眼下在面對著姜青娥的封侯術時，也就顯得有些束手束腳，畢

竟封侯術的威力，的確遠非龍將術可比。「她的力量終歸是獻祭天珠以秘術所得來，所以持續時間不會太久，只要繼續將時間拖下去，她就無力回天了。」裴昊冷靜的想著，然後雙手合攏，印法變幻

。

下一刻，有磅礴的金光自他的體內席捲出來，金光在其身軀之外，迅速的化為了一座金鐘，金鐘古樸，其上銘刻著斑駁的紋路，顯露著極為強大的防禦力。

這是裴昊自身所修行的最強的一道防禦相術，名為金鐘術，乃是高階龍將術。

雖說只是高階龍將術，但有著裴昊此時那股「虛侯境」的力量作為支撐，其威能依舊是極為的恐怖。

咚！神聖火凰裹挾著磅礴的淨化之火衝擊而來，直接就與那座金鐘相撞，頓時有嘹亮的鐘吟聲響起，只見得金鐘表面有漣漪急速的擴散出來，淨化之火不斷的灼

燒著，將其上所流動的磅礴金相之力消融。

一波波驚人的能量衝擊波不斷的爆發著。

神聖火凰環繞著金鐘，不斷的以淨化之火將其消融。此時金鐘雖說已經開始有著消融的跡象，但速度卻是頗為的緩慢，那是因為裴昊在不斷的以自身力量填補其中，他這是打算憑藉自身「虛侯境」的力量，硬生

生的將姜青娥這道封侯術給扛過去。

總部內，一道道緊張的目光皆是望著雙方這一波的對抗。任誰都看得出來，姜青娥此次的攻擊已是她所能夠施展出的最強一擊，如果連這一次都被裴昊抗了下來，那麼這場對抗，恐怕姜青娥就要落入絕對的下風了

。

裴昊的面容也是在此時變得格外的凝重，源源不斷的金光相力從其體內如洪流般的奔湧而出，灌注金鐘之中，抵禦那神聖火凰的淨化。

但令得他稍微鬆一口氣的是，金鐘雖然在消融，但終歸沒有完全破碎。「姜青娥，你真的是讓我很意外，但是很可惜，虛侯境的實力，並不是現在的你所能夠撼動。」他看向姜青娥，再度開口笑起來，試圖以言語來攪亂她的心境

。

裴昊的聲音剛剛落下，突然他似乎是感應到了什麼，目光猛的一轉，投向了廣場的一角。

然後他的面色就瞬間陰沉了下來。

不止是他，就連姜青娥，袁青，蔡薇等人也是有所察覺，目光向那邊投了過去。然後他們就見到，原本站在那裡的李洛，身軀上突然有著一股極其狂暴的相力在升騰起來，那股力量之強，直接是導致李洛的肉身開始撕裂，一道道血痕自

皮膚上面浮現出來，鮮血流淌出來，瞬間就將他化為了一個血人，看上去頗為的可怖。

「他還能爆發出這種力量？！」裴昊心頭一震，眼神陰冷，此前李洛明明已經被透支幹淨了，眼下怎麼還留著一股如此強橫的力量？

「徐天陵，攔住他！」裴昊喝聲響起。從李洛那投來的森冷目光中，裴昊就知道李洛試圖在此時與姜青娥聯手，將他的金鐘防禦擊潰，可現在自己已被姜青娥牽制，無法分神，所以只能靠其他人

稍作阻攔。

那徐天陵聞言，倒是立即暴射而出。

袁青試圖阻攔，可那墨辰卻是突然襲來，將他纏住。

徐天陵的身影數息之下就接近了李洛，寒冰相力升騰，直接在其手中形成了一柄銘刻著紋路的寒冰之矛，然後快若奔雷般的對著李洛胸膛暴刺而去。李洛俊朗的面龐上滿是鮮血，他眼中有猩紅之光在閃爍，此時此刻的這股力量，是三尾天狼在汲取了他的十滴精血後所提供的，他知道這也是三尾天狼的極

限力量了，它將自身的力量榨乾到了極致。

而這股力量，就算是使用天祭咒都無法榨出來，只能依靠三尾天狼自願貢獻才能夠擠出來。李洛瞥了一眼手腕處的猩紅鐲子，鐲子上面的光華已經黯淡了下去，在他的感應中，其中的三尾天狼氣息也是在此時萎靡到了極致，顯然，為了貢獻這股力

量，它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只不過，他同樣付出了十滴精血的代價。這十滴精血可不是簡單的血液，而是蘊含著他血脈之力的精血，那十滴精血一付出，現在的李洛有種被掏空的虛弱感，而想要將這損失補回來，之後怕是得

好好大補一下才行。

不過那都是之後的事情了，現在最重要的，還是解決掉裴昊。

對於那手持冰矛暴刺而來的徐天陵，李洛倒是沒有任何的在意，他手中一握，金玉玄象刀閃現出來。

而後直接一刀斬下。

面前的虛空，在此時裂開了一道細微的痕跡，一抹霸道無匹的刀光掠過，與徐天陵手中冰矛相撞。

砰！撞擊的瞬間，徐天陵便是驚駭的見到手中冰矛瞬間爆碎開來，一股極為磅礴驚人的力量如洪流般的傾瀉而至，直接是將他的護身相力撕裂開來，刀光狠狠的

劈斬在他的胸膛上。

啊！

悽厲的慘叫聲響起，徐天陵直接被李洛一刀劈飛了出去，胸膛上鮮血淋漓，血肉被剝開，幾乎看見了跳動的內臟。「不愧是以十滴精血換來的力量，比之前天祭咒的效果好多了。」李洛瞧得那徐天陵被他一刀劈成重傷，眼中也是划過一抹驚訝之色，顯然，天祭咒雖然能夠

強行剝奪三尾天狼的力量，但強制行為，終歸還是比不過三尾天狼的自願貢獻。

只有這樣，才能徹底將三尾天狼榨乾。

擊退了徐天陵，李洛也沒時間去斬草除根，因為他的目光，投向了裴昊。

此時的後者維持著金鐘，抵禦著神聖火凰的消融，而他投來的目光，也是帶了一些驚怒之意。

顯然李洛這邊的動靜，打破了裴昊的計劃。

李洛嘴角浮現出一抹冷笑，雖然身體上各處都傳來了劇烈的疼痛，但卻並不能衝淡他心中的快意。

李洛伸出了手掌，指尖結印，下一刻，伴隨著體內那股來自三尾天狼的力量迅速的減弱，他的手中，再度有著一面黑龍旗緩緩的浮現出來。

「一道封侯術弄不死你，那就再來一道！」

「狗東西，今天就讓你嘗嘗我洛嵐府夫妻檔的威力。」李洛森然一笑，手中黑龍旗猛的劃下，面前的虛空在此時裂開了一道痕跡，伴隨著海水席捲的聲音響起，黑色的海水自裂縫中呼嘯而出，而隨著黑水出現的

，還有著那巨大的黑龍之影。

吼！龍吟響徹，黑龍裹挾著滔滔冥水，直衝而上，然後在那無數道目光的注視下，轟在了裴昊身軀之外的那座巍峨金鐘之上！

第六百六十三章裴昊之死

最新章節！

轟！

黑龍裹挾著滔滔冥水呼嘯而出，直接在裴昊那驚怒至極的目光中，狠狠的轟擊在其周身那座金鐘之上。

咚！

鍾吟聲響徹而起，只見得那座金鐘上面有金光漣漪急促的擴散。

裴昊眼神震怒，一聲厲喝，體內的相力也是毫無保留的傾瀉而出，試圖穩固金鐘，他知道，這次攻勢已經是李洛與姜青娥最後的反抗，只要自己能夠承受下來，那麼接下來的兩人將會任他宰割！

可是，兩道封侯術，又豈是那麼容易抵禦的。

畢竟現在的裴昊可不是真正的封侯境，他只是以外力灌注而來的「虛侯境」！

所以，不論他如何傾盡全力抵禦，可金鐘之上的漣漪愈發的急促，突然間，一道細微的咔嚓聲響起，只見得一道裂痕，於那金鐘之上浮現了出來。

裴昊瞳孔驟縮，心頭猛的一沉。

隨著第一道裂紋浮現後，越來越多的裂紋開始連綿不斷的從金鐘之上浮現，蔓延，短短十數息後，原本穩固的金鐘便是傷痕累累。

轟！

最終，金鐘的防禦達到了極限，只聽得一道劇烈的爆炸聲響起，洛嵐府總部內的諸多目光便是震驚的見到，金鐘轟然爆碎，化為了漫天金色光點。

當金鐘爆碎的瞬間，神聖火凰以及裹挾著冥水的黑龍，便是極有靈性的鎖定了裴昊的身軀，然後趁他試圖暴退的霎那，一前一後，徑直撲了上去，轟中了裴昊的身軀。

那一瞬，猶如是煙花在半空中綻放開來。

裴昊的身軀被兩股恐怖的力量所席捲，他的身軀在此時開始迅速的消融，只不過裴昊的眼神，卻並沒有顯露絕望，而是散發著陰冷的目光盯著李洛與姜青娥。

「真是沒想到，你們二人竟然還能做到這種程度。」他聲音陰冷的說道。

李洛滿身鮮血，他露出燦爛的笑容，對著裴昊揮了揮手，道：「大兄弟，永別了，你放心，我會帶著洛嵐府重回輝煌的，等那一天來的時候，我會燒紙告訴你的。」

「李洛，不要得意，你不要以為這就結束了。」

裴昊聲音陰沉，不過說完這句話後，他眼中的神採便是迅速的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無光的灰暗。

他那灰暗的眼神，有些艱難的看了一眼自身，然後又看向李洛與姜青娥，眼中有著一種極為複雜的情緒浮現出來，但最終他沒有說出什麼話來，只是幽幽一嘆，任由自己的身軀被兩股力量直接消融成了虛無。

李洛與姜青娥倒是平靜的望著這一幕，那裴昊最後的眼神究竟有什麼意思，他們都懶得去理會，至於他是不是有後悔之意，那也不重要了，一切混亂都已經製造了出來，最後再怎麼悔過都是於事無補，對於洛嵐府而言，裴昊就是此次大亂的罪魁禍首。

眼下死了，也算是乾淨。

噗嗤。

李洛捂著嘴，吐了一口血，神情頓時萎靡了起來，面色慘白得可怕。

一陣幽香湧來，姜青娥出現在了李洛身旁，她連忙伸手攙扶住李洛，光明相力湧入李洛體內，頓時絕美的容顏變幻了一下，因為在她的感知中，此時的李洛體內傷勢可是相當嚴重。

顯然，先前最後一擊，李洛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你這也太逞強了。」姜青娥有些埋怨道。

「我這一年時間的努力修煉，不就是為了在今日能為你分擔壓力嗎。」

李洛一笑，而後有些得意的道：「怎麼樣？青娥姐，我今天的表現如何？」

姜青娥伸出白皙如玉的纖細手掌，幫李洛將臉龐上的血跡搽拭了一下，清澈的金色眸子中泛起一抹笑意，她輕輕點頭，聲音前所未有的柔和：「你今天表現得比我想像的還要完美，李洛，我為你感到驕傲。」

李洛燦爛的笑了起來，不過旋即就扯到傷口，頓時齜牙咧嘴的吸了幾口涼氣。

姜青娥則是運轉光明相力，幫他恢復傷勢，她能夠感覺得出來，此時的李洛是真的油盡燈枯，接下來他不能再動用半點相力了，不然恐怕會留下後遺症。

「那裴昊總算是死了。」李洛說道。

「裴昊不成氣候，不論是你還是我，要殺他都不難。」姜青娥眸光微閃，道：「但剛才的裴昊，未必是原本的裴昊。」

李洛輕輕點頭，道：「單憑裴昊自身的話，不管他有什麼秘術，都絕對不可能將自己的實力提升到虛侯境，所以很有可能是某位封侯強者出手佔據了他的身軀。」

「你覺得會是誰？」姜青娥問道。

李洛皺眉想了想，道：「大夏內覬覦我們洛嵐府的封侯強者屬實不少，一時間倒是難以鎖定目標，不過從我的直覺來看，我覺得有一個人嫌疑挺大。」

他目光與姜青娥對視在一起，然後異口同聲的說出了一個名字。

「沈金霄。」

李洛笑起來，道：「看來青娥姐與我真是心有靈犀。」

「不過我雖然憑直覺在懷疑沈金霄，但他怎麼會是裴昊背後的人？這可真是有些奇怪...他們兩人，似乎沒理由牽扯在一起。」

姜青娥搖搖頭，道：「的確如此，跟他比起來，那攝政王，都澤閻，祝青火等人都比他的嫌疑更大，不過這本就是我們的猜測，或許是我們的錯覺吧？」

李洛聳聳肩，道：「不過不管是不是猜測，等府祭結束，我還是得去學府舉報一下他，反正總得讓學府查一下他吧。」

姜青娥對此倒是贊同，畢竟他們都對那沈金霄頗為的厭惡，如今有這由頭，給他帶來一些麻煩也是令人舒心的事情。

「府祭到現在，我們基本也算是竭盡全力了，接下來，或許就得看彪叔那邊了。」

李洛深吸一口氣，他與姜青娥算是將來自洛嵐府內部的問題穩固住了，可這卻並不算結束，因為那外敵依舊存在。

...

某處昏暗的密室。

噗嗤！

沈金霄一口鮮血從嘴中噴了出來，他的面色陰沉得可怕，此時在其面前祭壇上，那殘缺的心臟開始風化，最後迅速的化為一片虛無，消失得乾乾淨淨。

裴昊徹底死去，他也沒有了介入的媒介之物。

「我竟然，竟然輸了？！」

沈金霄五指緊握，眼神隱隱的顯得有些猙獰，這個結果屬實刺痛了他的心，他堂堂封侯強者，在準備了這麼多年的情況下，居然被李洛與姜青娥給打斷了謀劃。

一想到多年謀劃付諸東流，此時的沈金霄內心情緒就有些暴怒。

不過他終歸是城府極深的人，在深吸兩口氣後，還是將情緒給壓制了下去。

「倒真是小瞧了這兩人。」

沈金霄目光陰森，冷冷的道：「不過我不會放棄的。」

話音一落，他神色突然一動，袖袍一揮，身前的祭壇直接消失而去，而他的身影也是消失在了密室中，再度出現時，已經是在一樓大門處，因為此時的房門被敲響了。

沈金霄面無表情的打開房門，就見到兩名學府的紫輝導師站在門外。

「有什麼事嗎？」沈金霄淡淡的問道。

兩名紫輝導師審視的看了他幾眼，然後笑道：「沈金霄導師，你一直都在這裡沒有外出嗎？」

沈金霄皺眉道：「什麼意思？我出沒出去，你們還不知道嗎？」

兩名紫輝導師笑著點點頭，道：「沒有什麼其他的意思，只是來問問，另外副院長說，如果你沒有其他事情的話，請你過去坐坐。」

沈金霄聞言，倒是很爽快的點點頭，道：「行。」

見到他答應得這麼利落，兩名紫輝導師神色也是鬆了下來，笑著點點頭。

...

第六百六十四章一波又起

最新章節！

當李洛與姜青娥聯手將裴昊所斬殺的時候，其實洛嵐府上空的雙侯之戰也開始出現了結果。因為當牛彪彪斬出那驚天動地的一刀後，一切的物質以及能量，仿佛都在刀光之下被湮滅，即便是祝青火那如琉璃般的神火手印，也是在接觸的瞬間，就被

輕易的割裂開來。

無法形容的毀滅刀光掠過，虛空似乎都是被分割了。伴隨著琉璃巨手化為漫天流光飄散，祝青火的身影僵立虛空，數息後，他突然劇烈的咳嗽起來，血跡從嘴角溢了出來，與此同時，一道猙獰的血痕突兀的從

他的手掌間出現，然後迅速的斜切而上，划過胸膛。

這一刀，幾乎將祝青火的身體一刀兩斷。

但封侯強者顯然擁有著極為恐怖的生命力，在那斷裂處，仿佛是有著火熱的巖漿流淌出來，將身軀緊緊的拉住，令得它不至於分裂開來。

可不管如何，這一刀所造成的傷勢，依舊重創了祝青火。

他的面色布滿著陰沉，目光死死的盯著牛彪彪的身影，聲音有些嘶啞的道：「不愧是衍神級的封侯術。」

「也虧得現在的我不是全盛狀態，不然這一刀下來，你應該直接殞命了。」牛彪彪言語淡淡。

「不過你這狀態，應該也沒再戰之力了，滾吧，洛嵐府不歡迎你。」祝青火眼神森冷，他看了一眼總部內，那裡裴昊已經被斬殺，這令得他心中怒意更勝，那個沈金霄，究竟是在搞什麼東西，此前總是一副勝券在握的模樣，

怎麼眼下連兩個小輩都對付不了？

如此一來，他們這聯手，幾乎完全是被抵擋了下來。

此時這大夏城內各方頂尖強者都是在注視著這邊，他們這裡的失利，無疑會引來諸多的嘲笑。

可是，縱然心中不甘，但他與沈金霄的出手，終歸是失敗了。

...

金龍寶行，會議廳內。

一面光鏡懸浮半空，其內映照著洛嵐府那邊的戰鬥景象。

在場的金龍寶行高層，皆是在盯著其中。

而當他們在見到裴昊，祝青火皆是失手的時候，議事廳內也是傳出了一些騷動與譁然聲，顯然這個結果稍微的有些出乎他們的意料。

「嘖，真是沒想到，洛嵐府竟然還隱藏如此厲害的封侯強者，先前那一刀，連四品侯的祝青火都沒擋下來。」「那李洛與姜青娥兩個小輩也是令人側目，此前裴昊身上的氣息，必然是藉助了某位封侯強者的力量，那已經算是虛侯境的層次，可沒想到還是被他們聯手擊

潰。」

「的確，真不愧是李太玄與澹臺嵐的血脈與弟子，這兩人，算得上是年輕一輩的頂尖天驕了。」

「......」低聲討論的聲音在場中響起，不過大部分的金龍寶行高層都是抱著事不關己的心態，畢竟金龍寶行素來都是中立的立場，在他們看來，不論是極炎府還是洛

嵐府，都只是他們的生意對象，兩府之間的爭鬥，即便是打破腦子也跟他們沒關係。

呂清兒悄然的鬆開了緊握的玉手，清麗絕倫的臉頰上忍不住的浮現出一抹笑容，心中的大石隨之落地，心中輕輕嬉笑一聲：「李洛，你真棒！」

魚紅溪容顏平靜的注視著光鏡內的景象，更多凝重的目光投向了牛彪彪。

這個人，藏得的確很深，看來李太玄與澹臺嵐，還是留下了一些後手的。而後魚紅溪的眸光掃向寧闋副會長，後者倒是沒顯露什麼其他的情緒，只不過那手指敲擊椅背的頻率卻是稍微的加快了一些，顯然內心也並不如表面這般毫

無波瀾。

或許，他還在等待著那位韓瀧長老的出現吧。心中冷笑一聲，魚紅溪又是看向光鏡內李洛的身影，眼眸中掠過一抹滿意之色，這個小子，倒的確是有其父的風採，假以時日，說不得還會比李太玄更為的

出色。

清兒的眼光還是不錯的，只不過唯一的麻煩是李洛與姜青娥的那份婚約。

魚紅溪眸光微微閃爍，這姜青娥顯然就是澹臺嵐那個女人為自己兒子內定的媳婦。

一想到澹臺嵐那個女人，素來理智的魚紅溪心中就升起了一些莫名的不服氣，我當年爭不過你，但這小一輩，我可不能讓我女兒再輸了。

...

王宮。

一身盛裝華服，顯露著尊貴氣息的長公主面前懸浮著一顆水晶球，其內同樣是映照著洛嵐府中的局勢。

「看來我這次的下注倒是對了。」長公主國色天香的嬌豔臉蛋上有著笑顏綻放出來，頗有一笑傾城般的韻味。「這就是青娥隱藏多年的手段嗎？果然很恐怖，如果她早點將這種手段顯露出來，恐怕就算是我與宮神鈞，都不會是她的對手。」她自言自語著，顯然姜青娥

爆發出來的實力，連她都感到了震動。

雖說那種手段需要不小的代價，但只要能贏了這一場，再大的代價都是值得的。

「還有李洛這小子，還真是讓人驚喜不斷。」長公主鳳目閃動，饒有興致的注視著李洛的身影，姜青娥藏著封侯術，她倒是不算太意外，可李洛這傢伙，究竟是什麼時候修成的一道封侯術？他明明只是

煞宮境的實力而已，封侯術對於他而言，應該還算比較遙遠吧？

這個李洛，還真是從一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就不斷的創造著奇蹟。

以往別人都說洛嵐府全靠姜青娥撐著，可誰也沒想到，這位曾經被忽視的少府主，竟然也有著不遜色姜青娥的光彩。

未來的他，必定也會成為這大夏中頂尖的強者。

這讓得長公主輕笑出聲，她在為自己的眼光以及此次的投資感到滿意。

不過...

雖然祝青火與裴昊的麻煩解決了，但今日的事情，真的就會結束嗎？長公主臉頰上的笑容微微收斂，她所派出的那位秦總管並沒有出現在洛嵐府外，那麼顯然，秦總管應該是被人攔截住了，而能夠如此精準的掌控她這邊的動

向，然後派出強者來阻攔，其實對於那人是誰，她的心中已是有了一些猜測。

不過這倒是並不算太意外，身為王庭的長公主，她其實早就通過一些端倪猜到了答案。

而如果真是那一位在覬覦洛嵐府的話，那麼他定然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祝青火與裴昊，只是前戲。

當他們都失手後，那一位，應該就會採取更為激進的手段了。

...

攝政王府，閣樓上。

氣氛稍微的有些壓抑，攝政王負手而立，陷入了一陣沉默。

其身旁的金銀重瞳男子則是自顧自的笑道：「真是可惜，竟然輸了。」

「的確沒想到，原本以為祝青火與沈金霄，總有一人能夠打破局勢的。」攝政王淡淡的道。

「現在怎麼辦？要放棄了嗎？或者說，需要我出手幫忙？作為你的盟友，我們還是樂意相助的。」金銀重瞳男子微笑道。

攝政王搖了搖頭，道：「你們如果暴露了，那我可就直接成為眾矢之的了，此後的那場登基大典，我怕是連參與的資格都沒了。」

「算了，都已經到這一步了，遮遮掩掩也就沒必要了，洛嵐府的東西，我必須拿到手，即便有些不合規矩，但為了我的大計，也顧不得這些了。」

攝政王有點無奈的嘆了一口氣，只是那眼中，卻滿是如冰霜般的冷漠。然後他向前走出一步，身影已是憑空的消失而去。

第六百六十五章幕後黑手

當祝青火被牛彪彪一刀斬傷的那一刻，洛嵐府中爆發出了無數的歡呼聲，那些忠誠於李洛，姜青娥的人皆是面露激動之色，如今裴昊已死，徐天陵瀕死，甚至對方來援的封侯強者也被重創而退，顯然今日洛嵐府的生死大劫，已是迎來了轉機！

從此往後，李洛將會正式成為洛嵐府的府主！

這場內亂，終歸是要終結了！

而與袁青，雷彰這些人的狂喜相比，那些投靠裴昊的閣主，則是面色慘白，一時間戰意全失，直接是癱軟在地，任由對方將自身擒獲。

顯然，面對著這種局勢，他們已經絕望了。

「我們贏了！」

蔡薇嬌媚的臉蛋上也布滿著激動，她用力的握住了顏靈卿的手，將對方白皙的手背都是捏出了一些青色痕跡。

顏靈卿沒有掙脫，因為此時的她，同樣是內心震蕩。

她望著場中的李洛與姜青娥，忍不住的有些恍惚，作為姜青娥的好友，她最是清楚這幾年洛嵐府所面臨的困境，那種內憂外患，換作任何勢力恐怕都是有心無力，更何況，姜青娥雖然天賦卓絕，但畢竟不是封侯強者，沒有那種一舉定乾坤的力量。

姜青娥只是在不斷的積累自身，為今日這場大變做著準備而已。

可是，顏靈卿卻明白姜青娥所承擔的壓力。

「李洛這傢伙，所有人都小瞧了他。」顏靈卿認真的說道。

今日洛嵐府能夠穩住局勢，姜青娥固然是耀眼的一幕，可李洛的存在同樣是不可或缺，如果不是李洛，姜青娥恐怕也難以憑藉一己之力來力挽狂瀾。

蔡薇微微頷首，笑道：「只能說這兩人搭配得太好了，青娥顯露絕世天賦，吸引了外界所有的注意力，而她的光芒遮掩了少府主，這就給了少府主偷偷發育的時間。」

「以前外界都說李洛配不上青娥，今日之後，恐怕沒人能再說出這樣的話了。」

顏靈卿瞧著兩人，笑眯眯的道：「所以我宣布，這兩人的婚事，我同意了。」

蔡薇莞爾。

不過在其他人皆是歡呼的時候，李洛與姜青娥卻並沒有顯露出太過激動的神色，因為他們感覺，今日之事，恐怕並沒有這麼容易就真的結束。

不論是裴昊還是祝青火，未必就真的是完全的幕後黑手。

因為當年能夠設一個大局將李太玄，澹臺嵐逼去王侯戰場，這絕非是祝青火的能量能夠辦到的。

如果那幕後黑手真的是覬覦洛嵐府重寶的話，那麼他絕對不會甘心多年謀劃就此失敗。

而兩人的等待，並沒有持續多久，因為在某一刻，他們見到洛嵐府上空的那座已經被嚴重削弱的奇陣突然劇烈的震蕩起來，而後似乎有一股恐怖的力量降臨，竟然直接硬生生的將奇陣撕裂開了一個口子。

當口子出現的瞬間，有四道流光從天而降，落在了牛彪彪的四周不遠處。

當流光散去時，四道人影顯露而出，與此同時，強悍的壓迫感鋪天蓋地的席捲開來。

赫然是四位封侯強者！

雖然這四位封侯強者實力不及祝青火，應該是處於二品侯的境界，可當四位封侯強者出現時，那所帶來的震撼感，頓時將洛嵐府總部內的歡呼聲硬生生的截斷。

牛彪彪的反應也很快，當這四位封侯強者一出現時，他的眼神就變得猙獰起來，而後恐怖的刀光如暴風雨般傾瀉而出，直接對著那四位封侯強者斬殺而去。

「封侯奇陣，四聖大陣！」

不過那四位封侯強者也是有備而來，印法變幻出無數殘影，旋即有無數光線自他們的體內暴射而出，每一道光線內，仿佛都銘刻著萬千符文，散發著一種特殊的力量。

光線最終形成了無數玄妙的光環，光環重重疊疊，似是密布了空間的每一處，恐怖的刀光斬碎了無數光環，但隨之又有著更多的光環誕生，這些光環猶如是化為了一座特殊的囚牢，剛好是將牛彪彪的身影限制在其中，他只要向前一步，就會被這些光環所淹沒。

這般變故，不僅引得洛嵐府總部內無數驚駭之聲，就連大夏城其他那些頂尖強者，都是為之色變。

「是四聖大陣？這是王庭的手段！」

「那四位出手的封侯強者，乃是王庭的四位重臣，他們都是屬於攝政王麾下！」

「他們為何會出手？！」

諸多頂尖強者震驚低語，第一時間就將那出手的四人身份給辨認了出來。

而就在所有人震驚間，洛嵐府上空，一道氣勢如淵般的身影憑空出現，他看了一眼已經嚴重削弱的守護奇陣，一步邁出，身體便是硬生生的將其穿透，然後凌空而立。

一股比祝青火還要恐怖的威勢，鋪天蓋地的籠罩下來，直接是讓得洛嵐府總部內的所有人影，一時間都是連氣都喘不出來。

一道道人影，目光泛著恐懼的望著那道威勢滔天的人影。

「那，那是...」

「王庭的攝政王？！」

「他為何會突然出手？他想要幹什麼？！」眾人駭然失聲。

李洛與姜青娥的臉色也是在此時變得極其冰寒，當攝政王出現的那一刻，他們就一切都明白了，裴昊，祝青火這些人的身後，最大的黑手，原來就是攝政王！

這個答案其實並不算太意外，畢竟在這大夏，能夠驅使祝青火這種頂尖強者的人，除了攝政王，恐怕沒有幾個了。

而攝政王，也有著能量布置一個針對李太玄，澹臺嵐的局。

當攝政王現身的時候，他漠然的目光只是掃過下方，然後在牛彪彪的身上頓了頓，至於李洛與姜青娥，他倒是並未有半點在意，而後他雄渾的聲音響起：「本王調查多年，發現李太玄與澹臺嵐二人，有顛覆我王庭正統之意，此罪不可赦，所以本王今日決定，將洛嵐府自五大府中革除。」

「洛嵐府一切之物，皆由王庭收繳。」

隨著攝政王此話的落下，他伸出手掌，猛然隔空劈斬而下。

只見得洛嵐府總部的大地上，一道深深的裂痕直接是被蠻橫的撕裂開來，隨著大地被撕裂，只見得一座地宮，暴露在了所有人的視線之中。

地宮之中，有龍鳳石像，石像上方，各有一道燭火。

那是李太玄，澹臺嵐的本命燭火。

攝政王的目光盯著那兩道本命燭火，眼神深處掠過陰冷之意，這李太玄與澹臺嵐，果真還沒有死在王侯戰場，真是命大啊！

不過，既然留下了本命燭火，如果他在這裡將其抹滅的話，那兩人也會受到牽連，這倒是會讓得那兩人在危機四伏的王侯戰場中，更加雪上加霜。

一念至此，攝政王直接出手，只見得一道遮天蔽日的大手覆蓋而下，當頭就對著那龍鳳石像狠狠的拍了下去。

李洛與姜青娥望著這一幕，他們卻並沒有出手去阻攔，因為他們都很明白自己與攝政王之間的差距，此時上去，不過是送死而已。

但他們的目光，都是深深的凝視著攝政王的臉龐，那眼神中的冰冷與殺機，幾乎化為了實質。

這一刻，兩人已是有了放棄洛嵐府的念頭。

敵人勢力太強，眼下既然無法抗衡，那就只能理智退走。

只要他們還活著，即便是這攝政王，也會寢食難安。

大手覆蓋而下，蘊含著毀滅之力重重的砸下。

吼！

而就在砸落的那一霎那，所有人仿佛是隱隱的聽見了天地間有一道龍吟聲響起，那道龍吟聲，裹挾著一種難以形容的蒼茫與霸道。

不過這道震撼人心的龍吟聲尚還未完全的落下，一道如鵬雕般的清鳴聲，卻是更為蠻橫的衝了出來，那清鳴聲帶著一種莫名的恐怖威壓，即便是此前霸道的龍吟聲，都被壓制了下去。

下一瞬，有耀眼的金光，於地宮之中爆發而起。

那金光仿佛是化為了一道巨大無比的金翅大鵬，它如黃金般的羽翼扇動而起，僅僅只是一划，攝政王那毀滅大手，便是瞬間被切割成了無數光點。

與此同時，一道女子冷喝聲，如雷霆般響徹整個大夏城。

「李太玄，給我讓開！」

「這宮淵狗賊敢欺負我家孩兒，區區一個廢物，還學人諸多謀劃，我今天就送他去地下見他宮家先王！」

當那道女子冷喝聲響起的瞬間，李洛與姜青娥皆是身影猛的一震，有些失神的望著那地宮深處爆發而起的耀眼金光，繼而眼中有難以遏制的激動之色湧現出來，心湖震動。

「娘？」

「師娘？」

第六百六十六章澹臺嵐的出手

最新章節！

當那道女子冷喝聲於洛嵐府總部地宮深處傳出時，整個大夏城諸多窺探此處的頂尖強者心頭皆是一震，繼而他們的腦海中閃過了當年洛嵐府那位看似優雅，實則擅長以力服人的女府主。

嵐侯，澹臺嵐！

對於這澹臺嵐，大夏的這些頂尖強者可謂是印象深刻，因為常人都說李太玄驚豔卓絕，可唯有見識過前者的人，方才明白，在這洛嵐府一家子中，最為強勢的，反而是這澹臺嵐。

雖說這有著李太玄愛妻、有意呵護的緣故，但澹臺嵐自身的實力與天賦，也是極為重要的一點。

不過此時這些頂尖強者倒沒興趣想這些，他們更多的關注點是，這李太玄與澹臺嵐，怎麼會突然出現的？！

是真身降臨，還是投影所化？！

但不論如何，眾人至少確定，這兩人，果然還是留了一些後手。

所有的目光，都是在此時投向了洛嵐府總部這邊。

而隨著澹臺嵐的那道冷喝聲響起後，那地宮深處的兩道本命燭火中，有火星升騰而起，然後就在那諸多震動的目光中，化為了一男一女的兩道人影。

男子身軀挺拔，面容如刀削般的英俊，他的臉龐上帶著溫和的笑容，從容不迫，氣度非凡。

而女子也是有著美麗雍容的容顏，她身子纖細，長發盤起，她有著優雅的氣質，可隨著她此時臉色微微冰冷時，一股強勢與颯爽的氣質，也是隨之湧現出來。

洛嵐府總部內，不論是李洛還是裴昊派系的人，此時都是呆滯了下來，他們呆呆的望著那兩道人影，一時間內心激動得難以自制。

徐天陵，墨辰這兩位供奉，則是駭得腳跟都是軟了下來，一屁股癱坐在地。

總部上空，攝政王望著現身的兩道人影，也是出現了瞬間的失神，這就是李太玄與澹臺嵐所留下的後手麼，不過應該只是投影，並非是真身，畢竟他們不可能穿過王侯戰場，降臨此處。

不過，即便是投影分身，攝政王心頭依舊是微微一沉，因為對於這兩人，他的確是充滿著忌憚。

「兩位...」他緩緩開口。

「不知好歹的東西，別人當你是什麼攝政王，在我眼中，你不過只是一個跳梁小丑而已，當年若非是我二人另有原因而自願去了王侯戰場，你以為憑你那些低劣手段，能逼得走我們？」

「哼，我二人一走，你就敢來欺負我家孩兒，我看你今天還是死在這裡吧！」

隨著攝政王聲音剛落，澹臺嵐柳眉已經倒豎起來，她根本就沒有想與攝政王有半點的溝通，接著她直接伸出纖細玉手，只見得那玉手橫空拍出，頓時有璀璨金光席捲而出。

金光掠過虛空，那金光極為的純淨，其內猶如是有金色的羽翅扇動，玄妙無比。

「金翅神光！」

金色神光所過之處，天地能量仿佛都是憑空的湮滅。

神光直接對著攝政王刷了過去。

攝政王見狀，眼神也是一凝，這所謂的金翅神光他當然熟悉，這是澹臺嵐的拿手手段。

不過澹臺嵐先前的那番話，即便是攝政王的城府，眼中也是有著一抹怒意升起，這些年他執掌大夏，無人敢違逆他的意志，可偏偏在這澹臺嵐的嘴中，卻是將他如此的貶低，當真是難以忍受。

「哼，不過只是一道投影，也敢這般張狂？！」攝政王面色陰沉，當年李太玄，澹臺嵐離去時，也不過只是四品侯的境界，而現在的他，卻是五品侯！而澹臺嵐一個投影而已，有什麼膽魄敢對他如此放肆？！

於是面對著那刷來的金色神光，攝政王並未躲避，只見得他單手結印，天靈蓋處，有一道紫氣升起，紫氣之中，有一方紫色石印衍變出來，石印底部，銘刻著鎮壓萬世般的古老字跡。

「封侯術，鎮國紫印！」

紫色石印滴溜溜的旋轉著，裹挾著滔滔紫氣，直接與那刷來的金翅神光相撞。

而也就是在碰撞的那一瞬，攝政王的瞳孔猛然一縮，心中泛起了驚濤駭浪，因為他發現，在接觸的第一時間，隨著金翅神光的刷落，他那紫色石印上面的紫氣瞬間消融，神光僅僅只是一來一回，石印便是化為了一片虛無。

「怎麼可能？！」

攝政王面色劇變，他這一道封侯術，竟然僅僅只是堅持了兩息，就被澹臺嵐的神光所消融？！

然而在他驚駭間，那刷掉了石印的金翅神光，已是穿透虛空，再度襲來，當頭就對著攝政王刷下了去。

攝政王身後有空間浮現，其內五座封侯臺劇烈的震動，浩瀚的相力如汪.洋大海般的席捲而出，試圖抵禦那金翅神光。

唰！唰！

金翅神光一次次的刷下來，那浩瀚的相力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融，十數息後，攝政王察覺到自己雙臂竟然開始出現了萎縮，雙臂中的精血，也是在那金翅神光的刷過下，開始消融。

攝政王心中升起了驚怒，這澹臺嵐明明只是一道投影，為何施展出來的金翅神光變得這麼的恐怖了？

攝政王心思急轉，旋即不再猶豫，身影一退，便是直接退出了洛嵐府總部的上空範圍。

而隨著他的退開，金翅神光也就不再追擊，而是化為一縷縷金色煙霧飄回，被澹臺嵐張口吞下。

兩人的交手，幾乎是電光石火間，而待得很多人回過神來時，就已經見到攝政王急急的退走，這頓時引得大夏城諸多頂尖強者心頭泛起了驚駭之意，因為誰都看得出來，先前的交鋒中，竟然是攝政王落入了下風！

可要知道，攝政王是五品侯的境界！

這絕對算得上是大夏中最頂尖的封侯強者了！

可怎麼會被澹臺嵐一道投影所擊退的？

「跑什麼？先前不是很猖獗嗎？」澹臺嵐杏目冰冷的盯著攝政王，冷笑道。

攝政王面色陰沉如水，他盯著澹臺嵐與李太玄的身影，隱隱的感覺到這兩道投影分身似乎並不簡單，一般的投影，絕對沒這種強度。

「老婆厲害！」

李太玄則是對著澹臺嵐豎起大拇指，然後他目光投向牛彪彪那邊，此時的後者正被四名封侯強者以奇陣封鎖，於是他呵呵一笑，一拳轟出。

吼！

只見得一道磅礴龍影呼嘯而出，龍吟聲震動天地，裹挾著極端霸道的氣息，震蕩虛空，直接一拳就將那四名封侯強者組成的奇陣轟得稀碎。

那四名封侯強者面色一變，紛紛暴退，不敢與李太玄正面交手。

「非我洛嵐府之人，若是再不離去，就別怪我夫妻二人大開殺戒了。」李太玄淡淡的道。

那四名封侯強者聞言，毫不猶豫的抽身退出，畢竟連攝政王都被逼退了，他們留在這裡，也毫無用處。

而且他們也看得出來，這李太玄與澹臺嵐的投影分身一出現，局面就已經出現了逆轉。

面對著這兩位，恐怕就算是攝政王，今日都毫無辦法了。

大夏城中，即便是洛嵐府總部外的那些交手，都是在此時停止了下來。

一處街道中。

都澤閻收手而立，他看了一眼洛嵐府那邊的方向，而當他在見到李太玄，澹臺嵐兩人的身影時，眼皮子跳了一下，而後面無表情的看向對面的司擎。

此時的司擎，面色陰晴不定，顯得很是有些難看，他的眼神中，有著一些驚懼之色。

「司擎府主，現在開始後怕了？我早就說過，李太玄跟澹臺嵐的命硬得很，即便是危機四伏的王侯戰場，都未必收得了他們。」都澤閻淡淡的道。

司擎聲音有些沙啞的道：「現在說這個未免還是早了點，等他們真的從王侯戰場中出來了，再說此話吧。」

「那個時候，司擎府主就要更頭疼了，不過司擎府主恐怕還得感謝一下我，如果不是我將你攔在這裡，等那李太玄與澹臺嵐發現你也在對洛嵐府發難，未來你可能就有大的麻煩了。」都澤閻有些譏諷的道。

司擎嘴角抽搐了一下，道：「還有人更頭疼呢，一時半會，恐怕還輪不到我。」

不過此時他心情顯然也是糟糕至極，所以根本就懶得再跟都澤閻鬥嘴，而是面色陰沉的直接轉身離去。

當李太玄與澹臺嵐的投影分身出現並且擊退攝政王時，他就明白，今日這場針對洛嵐府數年的謀劃，已經化為泡影。

那兩人，早就做好了一切的準備，這樣一來，倒是顯得他們這些人有些可笑了。

隨著洛嵐府內閒雜人等的退走，李太玄雙手結印，只見得一道道流光符文自他的手中激射而出，然後與洛嵐府總部上空的那座守護奇陣融合在一起，霎時間，那被削弱的奇陣再度綻放出了璀璨的光明，最後流光散發，將總部繼續籠罩了進去。

隨著奇陣漸漸的消散無形，一股特殊的壓制感，又是出現在了總部之中。

顯然，這座此前被削弱的奇陣，在李太玄的手中，再度強盛起來。

這下子，洛嵐府總部，又是成為了封侯強者的禁地。

做完這些，李太玄方才抬頭，注視著立於總部之外的攝政王，英俊的面龐上露出一抹笑容。

「宮淵，還不捨得離去嗎？」

「你放心，等我夫妻二人從王侯戰場歸來時，一定會來好好的找你叨嘮叨嘮，所以在此之前，你最好還是先將身後事給好好安排一下。」李太玄淡笑道。

攝政王盯著李太玄，倒也沒有多說什麼，直接是拂袖轉身而去。

而隨著攝政王的離去，所有人都明白，這洛嵐府的劫難，終於是挺了過去。

第六百六十七章府祭落幕

最新章節！

第六百六十七章府祭落幕

萬眾矚目的洛嵐府府祭，最終有些意外的落幕了。

原本在前一刻，當攝政王出現的時候，所有人都以為洛嵐府此次難逃一劫，可誰都沒想到，局面轉眼間又是發生了巨大的逆轉。

洛嵐府那兩位府主，竟然藉助本命燭火降臨了投影分身。

而且，這兩道投影分身，居然還能夠將實力達到五品侯境界的攝政王硬生生的擊退！

如此威能，可謂是震撼了整個大夏城的頂尖強者。

這一刻，所有人都是對仍身處王侯戰場之中的夫妻兩人生出了一些敬畏之意。

這兩人，不僅在危機四伏的王侯戰場中存活了下來，而且看眼下的樣子，似乎實力還取得了極大的精進，不然不太可能擊退攝政王，如此來看，這李太玄與澹臺嵐，以後未必沒有歸來的可能。

而這兩人一旦歸來，這洛嵐府，恐怕會成為大夏繼金龍寶行，聖玄星學府之後的又一超然勢力！

在確定了兩人如今狀態尚好，並未殞命於王侯戰場之後，以後誰如果還對洛嵐府心存覬覦的話，那麼就真的需要好好考慮一下，一旦這兩人真的歸來，究竟應該如何面對報復的問題了。

可以說，原本風雨飄搖的洛嵐府，經此之役，一下子又是變得擁有了極強的底氣。

大夏城內的戰鬥餘波，逐漸的消散。

而各方勢力此時，卻並不平靜。

金龍寶行，議事廳。

此時的議事廳內，一片安靜，所有高層都是面色凝重的望著前方光鏡之中的景象，那李太玄與澹臺嵐的身影，仿佛是帶著一種莫名的震懾，讓得他們心驚不已。

魚紅溪同樣是眼神複雜的望著那兩道熟悉的身影，數年不見，這兩人風採依舊，即便是那讓得封侯強者都為之色變的王侯戰場，似乎都未能削弱他們的自信與光彩。

而且，仿佛經過王侯戰場的洗禮，他們變得更為的威勢強盛了。

「李太玄...」

魚紅溪望著那男子的身影，他的模樣與李洛有幾分相似，但與李洛的青澀相比，李太玄則是顯得沉穩深邃了太多，就是這個傢伙，當年在這大夏，不知引得多少名門貴女為之傾慕。

那時候的她，也是其中之一。

只不過這些都是往事了，如今已有另外人生的魚紅溪，只是將當年之事當做年少時的一場回憶。

「那位就是澹臺嵐府主嗎？當真是好厲害的手段與風採呀，連攝政王都被她所驚退。」魚紅溪身後，呂清兒望著強勢中帶著一分優雅的澹臺嵐，忍不住的有些驚嘆。

「咳。」

魚紅溪聞言，忍不住的咳嗽了一聲，有些氣惱的剮了自家女兒一眼，這臭丫頭竟然敢在自己的面前誇澹臺嵐？清兒不知道這是她娘親最大的敵人嗎？！

兩人當年真是不知道在各個層面做了多少次的競爭。

而在澹臺嵐的身上，素來心高氣傲的魚紅溪，也是第一次嘗到了什麼叫做挫敗的滋味。

這個女人...真是可惡。

不過這時候也不是計較這些的時候，她眸光掃向場中眾人，然後在那面色開始有些不自然的寧闋副會長身上掃過，淡淡的道：「洛嵐府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諸位也見到了，這李太玄與澹臺嵐並未隕落在那王侯戰場中，未來他們歸來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不希望有人暗中再針對洛嵐府，否則未來出事，為了大局，李太玄與澹臺嵐來要人，我是絕對不會給予半點袒護的。」

眾多高層面面相覷，最終皆是點頭表示知曉。

魚紅溪這才站起身來，紅裙下的身姿顯得婀娜有致，道：「會議就到此結束吧。」

眼下洛嵐府府祭已經結束，這場會議，自然也就沒有繼續下去的必要了。

...

王宮。

長公主嬌豔的臉蛋失神的望著面前的水晶球，好半晌後，方才回過神來，她注視著水晶球中澹臺嵐的身姿，有些豔羨的自語道：「好個絕世風採的嵐侯，難怪能夠培養出姜青娥那樣的女孩。」

不過旋即，她的臉頰上有著掩飾不住的笑容盛放出來，甚至連笑聲都是遮掩不住的輕輕響起。

因為這一次，她宮鸞羽，也成為了一個最大的贏家。

在這一場博弈中，她孤注一擲的選擇了支持洛嵐府，她相信李洛與姜青娥會接收到她的這份好意，未來雙方的關係也將會變得更為的密切，以前她還只是看好李洛與姜青娥的潛力，可李太玄與澹臺嵐此次的投影降臨，卻是讓得洛嵐府再度擁有了雄厚的背景。

這次的投影在宣告所有人，他們這兩位洛嵐府的府主，可並沒有隕落！

以後誰想要再針對洛嵐府，就得考慮下未來李太玄與澹臺嵐歸來後的報復了。

所以，洛嵐府的局勢，算是徹底的穩住了。

長公主身後，一道紅影閃現而出，那位秦總管現出身來，恭聲道：「殿下深謀遠慮，此次算是交好了洛嵐府那兩位。」

長公主微微一笑，道：「秦總管，今夜辛苦了。」

秦總管笑著搖搖頭，道：「那位鍾總督也不想與我真的動手，所以其實也就是平靜的對峙了一次而已。」

長公主微微頷首，旋即她將水晶球收起，仰起國色天香的臉蛋，注視著天空上的明月。

李洛與姜青娥度過了他們的危機，而三天之後，同樣輪到她來面對一場更為盛大的事件了。

希望她也能夠如李洛與姜青娥一般，有驚無險的渡過這一場將會關乎整個大夏命運的局勢吧。

...

各方退場，洛嵐府總部內，沸騰的氣氛卻是激動得難以平復下去。

兩位府主的出現，給所有人都打了一道強心劑。

而李太玄與澹臺嵐在驚退了攝政王后，倒也並沒有走出地宮，而是目光環視眾人，笑著安撫道：「諸位老友，數年不見，倒是辛苦你們了，不過眼下並非是敘舊的時候，所以只能待來日我夫妻二人從王侯戰場歸來後，再來向維護洛嵐府的各位道謝了。」

話音落下，只見得李太玄伸出手掌，那此前被攝政王所撕裂的大地，便是開始緩緩的合攏。

不過在地面遮掩地宮時，李洛與姜青娥也是聽見了李太玄和澹臺嵐傳來的聲音。

「小洛，青娥，你們來地宮。」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也顧不得此時總部內的亂糟糟，連忙身影一動，趁著裂痕即將完全遮蔽時，直接落進了地宮之中。

第六百六十八章家人初聚

最新章節！

當李洛與姜青娥的身影落進地宮的時候，便是見到那立於燭火上方的兩道人影正面帶笑意的注視著他們。

李洛望著兩人，鼻頭一酸，悲切的道：「老爹老娘，你們回來吧，我想安安心心，快快樂樂的當一個強二代，我不想努力了。」

「瞧你這沒出息的樣，就你還努力，青娥都還沒說什麼呢。」澹臺嵐嫌棄的給了自家兒子一個白眼，然後飄落身影，對著姜青娥伸開雙臂，笑道：「寶貝閨女，這幾年苦了你吧？又要支撐洛嵐府，又得帶著一個拖油瓶。」

姜青娥素來冷靜從容的絕色臉頰上，也是在此時浮現了一抹羞澀之色，她走上前去，與澹臺嵐的這道投影分身抱在了一起。

「師娘，我想你了。」姜青娥輕聲說道。

澹臺嵐溫柔的拍了拍姜青娥的後背，笑道：「師娘也想你們呢，天天都想著，特別是你這丫頭，性格要強，其實洛嵐府在我們眼中連你們的一根頭髮都比不上，但我跟老李都知道，你這丫頭一定會傾盡全力保護洛嵐府。」

「你這幾年，肯定也挺累的。」

姜青娥微微一笑，道：「其實李洛也幫我分擔了許多，他這一年的努力，可不比我少。」

澹臺嵐輕輕挑眉，似是有些懷疑的看了一眼一旁一臉委屈的李洛，道：「這臭小子還能有這覺悟？」

李洛很心累，對著一旁抱著手臂笑眯眯的李太玄問道：「老爹，我是不是撿來的？」

李太玄神色一震，繼而面色複雜的看著李洛，道：「小洛，原來你已經知道了，既然如此，我也就不瞞你了，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在街邊的垃圾堆看見了...」

李洛擺了擺手，面無表情的道：「算了，你們還是散去分身吧，我不想跟你們講話了。」

「噗嗤。」

姜青娥忍不住的笑出聲來，她鬆開抱住澹臺嵐的手，轉頭道：「師父師娘，你們就不要逗李洛了，他這一年真的很努力，他從一個空相的絕境，短短一年就跨入到了煞宮境，這個修煉速度，就算是我當初也沒他快。」

「洛嵐府能夠穩定下來，他這一年的功勞其實比我更大。」

李太玄笑著伸出手，揉了揉李洛那有些灰白色的頭髮，爽朗的笑道：「哈哈，我當然知道了，小洛現在都已經三相在身，未來前途不可限量。」他看向李洛的眼神中，帶著一些欣慰，其實在第一眼見到李洛的時候，他就知道，李洛這一年中必然極為的拼命，而李洛的後天之相的路子，也是他們幫忙制訂的，所以他們都很清楚李洛的付出。

李洛翻了個白眼，在老爹老娘身上，他十分清晰的感覺到什麼叫做偏愛，看看姜青娥的那些底牌與手段就知道了，那些封侯秘術，大概率也是老爹老娘留給她的，而到了他這邊，卻是啥玩意都沒，一切只能靠自己去努力，甚至連最後的底牌，都得靠他賣血跟三尾天狼交易，屬實是突出一個慘字。

當然，他也明白這只是因為當初的他並沒有這個能力，畢竟那時候李太玄，澹臺嵐離開時，他還只是一個空相，雖說兩人為他留了修煉的後路，可誰也不知道他真能夠走到什麼地步，所以這些底牌自然是交給姜青娥才會更好一些。

只不過明白歸明白，這兩者間的區別，還是讓得李洛忍不住的在心中吐槽。

澹臺嵐也是笑眯眯的走過來，伸出雙手捏了捏李洛的臉龐，道：「乖兒子做得不錯哦。」

李洛撇撇嘴巴，埋怨道：「都怪你們，留下一個爛攤子，當初好歹稍微收拾一下再走啊，結果給我們搞出這麼多的麻煩。」

澹臺嵐笑道：「這不是為了給你們練練手嘛，你們是誰？一個是我的乖兒子，一個是我的乖弟子，你們聯手，那些跳梁小丑又能翻出什麼浪來？」

李太玄點點頭，道：「裴昊的性格，其實我早就知曉，他也算是可憐，而且洛嵐府創立時，也為洛嵐府立下了功勞，所以離開時，我並未清算他，一是存了一分憐憫，希望他能夠懸崖勒馬，安心輔佐你們掌握洛嵐府，二麼就真是如你娘所說，如果他真是要作亂，那就留給你們來解決，當做一些經驗。」

李洛無語，同時則是忍不住對裴昊升起一點同情，這哥們也是可憐，費盡心機的折騰那麼多，結果在老爹老娘眼中，卻不過是留著給自己和姜青娥練練手。

只能說，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

「你們當初抽中生死籤，前往王侯戰場，是被人陷害了嗎？是那個攝政王？」李洛又是問道。

「他算什麼東西，也配算計我們？」澹臺嵐冷笑一聲。

李太玄也是點點頭，笑道：「那宮淵野心很大，曾經他試圖暗中拉攏我二人，但都被我們明確的拒絕了，所以他對我們應該是有些怨恨以及忌憚之心，這才藉助生死籤，試圖將我們逼走，不過我們最終會選擇去王侯戰場，卻並非是因為他，而是我們的確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進入王侯戰場。」

「如果不是我們自願，憑他宮淵，又算什麼東西。」李太玄的言語淡淡，然而其中卻是有一股難掩的霸氣顯露出來，那位在大夏中不論實力還是權勢都算是頂尖的掌權者，在李太玄的嘴中，似乎是分外的不屑。

「師父師娘去王侯戰場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一旁的姜青娥，卻是突然問道。

李太玄與澹臺嵐聞言，卻是並未直接回答，只是道：「這種事告訴你們也是無用，反而會干擾你們的心境，不過你們放心吧，我們在王侯戰場很好。」

見到兩人遮掩，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也只能點頭。

「此次府祭之後，洛嵐府在大夏的情況應該就會穩住，他們既然知道我們還活著，那麼就算是那攝政王，應該也不敢再針對你們，因為那並沒有多大的意義。」

「不過你們也不得過於鬆懈，宮淵此人，城府極深，野心也是極大，而且他似乎是有一些另外的牽扯，你們終歸得小心一些，若情況不對，洛嵐府也可放棄。」李太玄叮囑道。

李洛與姜青娥聞言，皆是認真的點頭。

李太玄的目光轉向李洛，打量了一下他，笑著問道：「三相的滋味怎麼樣？」

「還不錯。」李洛對自己的三相還是感到非常的滿意。

李太玄嘴角浮現出神秘的笑容，道：「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

「好消息是可能你晉入封侯境時，還會開闢出一個相宮，而且，這個相宮，依然會是一個空相。」

李洛大喜，空相他喜歡啊，因為這樣他就可以繼續打造完美的後天之相，而且還是一主一輔的雙屬性，這可比天生相好多了！

不過他又想到李太玄的話，當即心頭有點不妙，於是忐忑的問道：「壞消息呢？」

李太玄一拍手。

「壞消息是封侯境的相宮，我之前留給你的小無相神鍛術就不起作用了，而且我這裡也沒後續了。」

李洛聞言，眼前頓時一黑。

沒小無相神鍛術，他自然就煉製不出後天之相，那空相就真是一點作用都沒了。

這不完犢子了嗎？！

第六百六十九章大無相神鍛術

最新章節！

此時的李洛感覺人生都變得昏暗了起來，這小無相神鍛術沒了後續，那一旦等他晉入封侯境，豈不是又得看著一個空相干瞪眼？！

雖說他已經有三相了，可誰會嫌棄自己的相多呢？「行了，你也別逗小洛了。」澹臺嵐白了李太玄一眼，然後對著李洛說道：「封侯境後，你所誕生的空相，的確不是小無相神鍛術能夠解決的了，所以你需要

更為神妙的進階之術，也就是「小無相神鍛術」的進階篇，「大無相神鍛術」。」

「大無相神鍛術？」李洛一愣，然後急忙問道：「在哪？怎麼獲得？」「小無相與大無相神鍛術，都是自上古傳下的奇術，它們出自上古的一個叫做「無相聖宗」的超級勢力，如果說，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地方能夠找到「大無相神

鍛術」的話，那應該就只有在那「無相聖宗」的上古遺蹟中了。」澹臺嵐說道。

而說起「無相聖宗」時，她的眼神顯得有些感慨。

一旁的李太玄補充道：「你之前所修煉的「小無相神鍛術」，也是我們在那座上古遺蹟中得來的。」

李洛有些懵，因為澹臺嵐所說的東西對於他來說，似乎是有些遙遠。

什麼無相聖宗，什麼上古遺蹟...這種級別的地方，是他一個小小的煞宮境能夠接觸的嗎？

「那無相聖宗的上古遺蹟，是在內神州嗎？」不過雖然有些懵，但為了以後的修煉，李洛還是老老實實的問道。「嗯，那裡是天元神州，乃是四大內神州之一。」李太玄也是感嘆了一聲，然後衝著李洛笑了笑，道：「現在的你或許已經知道了一些信息吧？沒錯，我和你

娘，就是從天元神州而來。」

「未來的你，如果有機會的話，應該也會去那裡，畢竟光是這個「大無相神鍛術」，恐怕你就跑不了。」

李洛聳聳肩，道：「再說吧，距離封侯境還很遠呢。」雖然對那所謂的「大無相神鍛術」很渴望，但這事不急，畢竟那是他踏入封侯境後才會面對的問題，可現在，他才煞宮境，而且如果他沒辦法在接下來的四年

時間中踏入到封侯境，那「大無相神鍛術」也就無所謂了，因為命都沒了，還要什麼修煉之術。

所以現在他只需要先將這「無相聖宗」的上古遺蹟記在心中就行了。

「老爹，那這李天王一脈，又是個什麼情況？你得給我解釋解釋吧？」李洛將話題轉向了這個一直都想要知道的問題上面。

李太玄聞言，頓時笑起來，道：「小洛你連這個事情都知道了啊，怎麼樣？是不是有一種突然發現自己竟然是超級二代的驚喜感？」

一旁的澹臺嵐卻是冷笑一聲，道：「有什麼好驚喜的？不過是一個仗著先輩蔭庇，腐朽頑固的老破族罷了。」

李洛聽得澹臺嵐這話，也是有點錯愕，似乎他老娘對這個所謂的「李天王一脈」，並沒有什麼好感的樣子，看來這之間，也是很有一些故事呢。李太玄尷尬的一笑，對著李洛道：「正如這名字所說，我們這一脈的先祖，曾是天王級的巔峰強者，那是位於這個世界頂尖層次的大能存在，他的血脈傳承下

來，也就令得我們這一脈長盛了千年。」

「我們李天王一脈，在那天元神州上，也是頂尖級別的勢力，未來你若是有機會去了那邊，也可認祖歸宗，畢竟不管如何，你與他們都有著血脈的牽扯。」

「聽起來似乎是一個超級龐大的勢力，不過對於我而言，還是洛嵐府更讓我有親近感。」李洛說道。雖然他知道那所謂的「李天王一脈」必然是一方超級勢力，跟它比起來，莫說是大夏王庭，恐怕就算是聖玄星學府也不算什麼，但李洛從小在洛嵐府長大，所

以在他看來，李天王一脈再強再有底蘊，也不如這個雖小，但卻讓人感到親切的洛嵐府好。「還是小洛好，那李天王一脈也沒什麼了不起的，等未來小洛你自己就能成為天王級強者，才不需要他們這些腐朽的老傢伙。」澹臺嵐聽到李洛這麼說，卻是

很開心，笑眯眯的摸了摸李洛的頭髮。

「娘你對他們似乎很有意見呢？」李洛好奇的問道。

澹臺嵐輕輕撇嘴，沒有回話，顯然是不想在李洛面前說起這些陳年舊怨。「小洛你應該清楚，這種大族裡面，錯綜複雜，總是會出現一些令人不喜的事情，不過討厭的人雖有，但親近你的人也不會少，所以你也不必對它心生抗拒。

」李太玄語重心長的說道。

李洛點點頭，笑道：「老爹，我明白。」李太玄欣慰的點點頭，道：「此次我與你娘雖然能夠藉助本命燭火降臨投影分身，但這也是最後一次了，往後再見，就只能等到我們從王侯戰場中出來，這個

時間暫時還不能確定，所以以後的一些路，你就要和青娥相互護持下去。」澹臺嵐則是盯著李洛那有些灰白的頭髮，眼中掠過一抹心疼之意，道：「如今的你，只剩下四年壽命了，不過娘相信你，一定能夠在這四年中突破到封侯境，

打破這份桎梏。」

李洛重重點頭，笑道：「老爹老娘你們放心吧，在沒見到你們之前，我可不捨得讓你們白髮人送黑髮人。」澹臺嵐滿意的點點頭，然後看向一旁的姜青娥，拉著她的手道：「青娥，你的性格更讓人放心一些，管教小洛的事情就交給你了，他如果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

，千萬不要客氣，儘管打就行了。」

姜青娥聞言，微微偏頭看了李洛一眼，然後李洛就察覺到她的眼眸中似乎是掠過了一道奇特的異色，當即心頭猛的泛起一股寒意。

接著，他就聽見姜青娥聲音有些低落的道：「師父，師娘，李洛他之前跟我說，想要跟我解除婚約。」

那一瞬間，李洛就感覺到頭皮有點炸開，青娥姐，你怎麼能這樣！你可不是會告狀的人啊！

與此同時，他見到李太玄與澹臺嵐寒光四射的目光投了過來。

澹臺嵐幽幽的道：「老李，這樣不知好歹的不孝子，還是不要了吧？」

李太玄沉重的點點頭，道：「算了，這個就不要了，再生一個吧！」

李洛哭笑不得，只能無奈的道：「老爹老娘，我們年輕人的事情，你們就不要瞎摻和了吧，我們會搞定的。」

澹臺嵐冷哼一聲，警告的剮了李洛一眼，然後對著姜青娥說道：「青娥，不要太寵他了，有時候該打就直接打吧。」

姜青娥淺笑著點點頭。不過經過這麼一打岔，氣氛倒是變得輕鬆了許多，李太玄與澹臺嵐的投影也是漸漸的開始有些虛幻起來，他們盯著李洛，姜青娥兩人，道：「原本還有很多事情要和你們說，但時間也不太夠了，不過我們相信你們，切記，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你們兩人的性命是最重要的，為此，你們可以放棄任何的東西，即便是這洛

嵐府，以及我們留下的那神蘊物質。」

「等著我們回來。」

當最後一句話落下時，燭火搖曳，李太玄與澹臺嵐的身影，便是憑空的散去。李洛與姜青娥立於原地，望著兩人消散的身影，久久未言。

第六百七十章大戰結束

最新章節！

當李洛與姜青娥從地宮走出來時，洛嵐府總部依舊處於一片沸騰中，在蔡薇的吩咐下，許多人在清理著總部內破損的房屋，而他們在見到李洛二人時，皆是駐步

而立。

「見過兩位府主！」

聽著那新鮮的稱呼，李洛微微失神了一下。

「你在府祭上面打敗了裴昊，從名義上面來說，現在的你已經是洛嵐府真正的府主了。」姜青娥在一旁微微一笑，說道。

李洛也是笑了笑，府不府主的，他倒是並不在意，畢竟嚴格來說，這跟之前的少府主也沒什麼區別。他環顧著四周，雖說今夜經過大戰，整個總部內都顯得極為的混亂，可洛嵐府的成員的情緒，卻是前所未有的高漲，他們的臉龐上，似乎是再度有著信心與

自豪浮現出來。

李洛知道，那種自豪，並非是因為他而出現的。

那是因為李太玄與澹臺嵐的露面所帶來的。

兩名封侯強者的存在，這才是洛嵐府曾經輝煌顯赫的底氣。以前李太玄與澹臺嵐數年不顯，所以有他們隕落於王侯戰場中的消息擴散出來，同時連洛嵐府很多的成員都開始相信，不然裴昊作亂，也不可能招攬到那麼

多的人心。

可如今兩人以投影分身出現，則是將這個謠言所打破，雖說這並不代表他們最終能夠從王侯戰場中安全的走出來，但這終歸是給人留了幾分念想。

特別是此前澹臺嵐還強勢出手，擊退了那位在大夏聲勢極盛的攝政王，這份實力，更是讓人心潮澎湃。

雖然李洛此次在府祭中表現令人極為的驚豔，但真要論起影響力，他顯然無論如何都是及不上一名封侯強者的。不過即便如此，李洛的心情也是頗為的舒坦，畢竟不管如何，裴昊已除，而隨著老爹老娘的現身震懾，那麼洛嵐府的劫難就算是真正的化解了，往後即便是

那攝政王還對洛嵐府有所覬覦，也得稍微收斂一些，不敢過於的明目張胆，最起碼，在沒有真正的確定老爹老娘隕落前，他是不會真的再次動手。

「以後總算可以安心的修煉了。」

李洛感嘆一聲，洛嵐府的麻煩解決後，他就能夠將更多的重心投入到修煉上面，畢竟如今他僅僅只剩下四年的壽命，真的是半點都不敢耽誤了。

此時，一道人影飄落下來，落在了李洛與姜青娥面前。

那魁梧的身形，滿臉的橫肉，正是牛彪彪。

「彪叔，你沒事吧？」李洛看去，趕緊上前，關心的問道。

牛彪彪笑著搖搖頭，目光看了一眼地宮的方向，道：「他們走了？」

姜青娥頷首，道：「彪叔剛才也該進去和師父師娘見個面呢。」「嗨，他們才不敢見我，因為他們知道，我一定會罵他們一個狗血淋頭，這兩個傢伙自己跑出去逍遙自在，把我留在這裡看娃，這是人幹的事嗎？」牛彪彪不

滿的說道。

李洛與姜青娥莞爾。

不過想來牛彪彪對於老爹老娘留下的投影分身應該是知曉的，畢竟地宮一直是由他看管，所以老爹老娘留下的一些手段，定然也是沒有瞞著前者。

「彪叔你如果早知道他們留下的這個手段，應該給我說一下啊，害我提心弔膽這麼久。」李洛抱怨道。

天知道他這一年為了今日的府祭，究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以及擔心。

「這是他們不讓說的，畢竟這對於你們兩人來說，也算是一場歷練，不論是修行還是心境。」牛彪彪笑道。李洛張了張嘴，倒也是無法反駁，的確，這一年時間，如果不是有裴昊這個因素一直拉仇恨的話，或許他與姜青娥都不會如此緊迫，而且，裴昊之亂，雖然給洛嵐府帶來了許多的麻煩，甚至導致了內亂，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這未必不是一場針對洛嵐府的排毒，將這些有毒的隱患除掉後，未來的洛嵐府才會更加

的蒸蒸日上以及團結。

有時候，李洛甚至都有點懷疑，裴昊之亂，會不會就是老爹老娘故意縱容的。

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這裴昊，倒也有點可憐。

此時蔡薇，顏靈卿，袁青也是匆匆而來。「恭喜少府主，升任府主之位。」蔡薇先是笑吟吟的賀喜了一下，然後正色問道：「不過現在有個問題，還得兩位府主拿主意，那些投靠裴昊的人馬，如今都

被擒住，包括徐天陵，墨辰兩位供奉，另外還有兩位一直中立的閣主，這些人，應該怎麼處理？」

這些人幾乎佔了洛嵐府高層的一半左右，如果將這些人處置的話，那麼洛嵐府的整體實力將會在短時間內受到不小的削弱。

李洛自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面露沉吟之色，然後看向姜青娥。

「你來決定。」姜青娥卻是搖搖頭，讓他自己做主。李洛沉默了數息，最終緩緩道：「徐天陵，墨辰，罪無可赦，不可因為他們的實力就對他們有所留情，直接以反叛罪按照府內規矩處置，那些投靠裴昊的閣主

，革除閣主之位，察看一年，若是立下大功，可恢復職位，那些以往中立的閣主，暫且給予訓誡，由閣主之位，降為副閣主，此後表現突出，再給予恢復。」

姜青娥微微頷首，道：「可行。」蔡薇肅然應下，李洛這一言，就算是判了兩位天相境強者的死刑，這在洛嵐府內傳開，必然會引得一些震動，不過這對於李洛的威嚴提升，倒是一個極好的

法子。「之後招攬人手的事情，還得麻煩蔡薇姐了。」李洛說道，此次大清除後，洛嵐府的整體實力會有所下降，但從聲望來說，反而會有著極大的提升，所以如果

抓住這個機會的話，應該能夠收攬到更多的新鮮血液。

「有兩位老府主的威勢加持，這事應該不難。」蔡薇嬌媚的笑道。李洛點點頭，洛嵐府渡過了此次的劫難，他相信，等這個消息徹底傳開後，洛嵐府的名字將會再度傳遍大夏的每一個角落，任何勢力都將會對洛嵐府進行重

新的審視，往後的洛嵐府，將會迎來新生以及全新的輝煌。

...

當洛嵐府這邊的局勢平定下來時，在那距離大夏城有一些距離的西南深山中。

山林間，有磅礴恐怖的相力如風暴般的衝擊開來，連綿的林海被撕裂出一道道巨大的溝壑。

陰影間，有不少蘭陵府的殺手躲藏著，不過此時他們不敢肆意出手，那忌憚驚懼的目光，皆是望著群山深處，在那裡，兩道人影正在進行著恐怖的交鋒。

那是他們蘭陵府的府主，而與府主對峙的，竟然是一位來自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導師。

從情報來看，似乎是名為郗嬋。這位來自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導師，在此前突然找到了他們蘭陵府的總部，二話不說就是直接劈門砸山，然後就將原本準備進行大行動的他們砸暈了，若不是

府主及時出手，恐怕連山門都會被這位看似優雅美麗的女導師砸得稀碎。

群山間，兩人的戰鬥，已是持續了好一段時間。

直到某一刻。

蘭陵府府主停手了。

他一身黑袍，全身仿佛都是籠罩在陰影中，而此時，他收到了從大夏城中傳出來的消息，那個消息之震撼，引得他都忍不住的內心震動。

「郗嬋導師，你沒必要再出手了，洛嵐府的府祭，已經出結果了。」黑袍陰影中，蘭陵府府主沙啞的聲音傳出來。

郗嬋導師聞言，眼眸微眯，心頭卻是忍不住的一沉。

那邊的結果已經出來了嗎...李洛，成功還是失敗了？郗嬋導師身後，蔚藍色的相力化為的大海停止了翻湧，那立於海面上的藍色巨虎，也是漸漸的融入海水中，正如蘭陵府府主所說，不論那邊成功還是失敗，

她這裡都沒有繼續出手的意義了。

「郗嬋導師，您是小兒的導師，我是真不明白，您今天怎麼會破壞學府的規矩。」蘭陵府府主緩緩的道。

「我已經不是學府的導師了。」郗嬋淡淡的道。

「那就更讓我感到不可思議了，您與李洛不過只是正常的師生關係而已，為何會幫他到這種地步？」蘭陵府府主說道。

「只是單純的覺得這麼有天賦的學生，我身為導師，不想見到他中途夭折而已。」郗嬋平靜的道。

「您太感性了。」蘭陵府府主搖搖頭，作為一個冷漠的殺手組織首領，他對於郗嬋的這種情感顯然是感到很不可思議。

郗嬋導師卻是沒興趣與他辯解這些，而是轉身打算離去。望著她纖細的背影，蘭陵府府主還是說道：「郗嬋導師，李洛贏了，洛嵐府以後都不會有什麼麻煩了，因為李太玄與澹臺嵐降下了投影分身，他們還沒有死。

」

郗嬋導師身影一頓，看得出來，她緊繃的嬌軀在此時鬆緩了下來，蘭陵府府主的這個消息，讓她放下了心中的擔心。

「多謝了。」郗嬋導師偏頭說了一聲，然後身影便是化為流光，遠遁而去。

第六百七十一章受挫的攝政王

最新章節！

夜色籠罩的聖玄星學府，金殿的一座亭閣中。

素心副院長盤坐，她望著眼前面帶微笑的沈金霄，此時的後者正好整以暇的品茶。「沈金霄導師，在此前的時候，那洛嵐府中的裴昊，突然實力暴漲，達到了虛侯境，這個事情你可知曉？」素心副院長凝視著沈金霄，倒也並未拐彎抹角，而

是直接發問。

沈金霄聞言，臉龐上浮現出一抹訝異，道：「虛侯境？那裴昊還能有這般本事？」「那個裴昊，天賦只能說是尚可，藉助著某些機緣突破到了天珠境，這也算是極限了，從正常角度來說，他即便是藉助著秘法，也很難達到虛侯境，可他偏偏

做到了，我感覺，這應該是某位封侯強者強行插手所導致。」素心副院長平靜的道。

沈金霄笑道：「副院長將我找來，不會是懷疑我吧？」

素心副院長道：「雖說你與那裴昊之間的確不太可能有什麼牽扯，但你這一年來，針對姜青娥，李洛的事情也是不少，所以坦白說，你的確有一分嫌疑。」沈金霄搖搖頭，道：「我針對李洛，的確是因為姜青娥，至於原因，我也並沒有隱瞞，我的確對姜青娥有傾慕之心，她曾經還是我的學生，可正因為我這份心

思，反而令得她另投別處，而身為一個男人，我因此對那李洛看不順眼，也是很合理的吧？」

素心副院長眉頭微蹙，盯著沈金霄，道：「真的是這樣嗎？」

「雖說我的這份心思算不得什麼齷齪，但老師喜歡學生，終歸還是容易惹人非議的，所以我為何要用這種事情來隨便說？」沈金霄無奈的道。

素心副院長緩緩道：「我記得，沈金霄導師的第二相，是相當罕見的心獸相吧？」

所謂心獸相，乃是屬於萬獸相的一種，這是一種源自心獸的奇特精獸，據說有著操縱心靈的奇異能力。沈金霄笑著點點頭，心念一動，只見在其身後，便是有一道虛影浮現出來，那是一隻如巨鼠般的生物，生物通體雪白，卻無嘴鼻，面孔處，唯有一隻碩大的

眼球，滴溜溜的旋轉著。

素心副院長看了一眼，那心獸相散發的波動也算是溫和，於是她點點頭，道：「倒是很少見到沈金霄導師動用這第二相的能力。」沈金霄笑了笑，道：「副院長在這裡盤問我，其實我覺得反而應該更多考慮一下郗嬋導師的問題，等明日之後，她與蘭陵府動手的消息就會傳開，到時候大夏

其他的頂尖勢力，說不得也會找我們學府要個說法，畢竟，學府的中立立場是不容改變的。」

素心副院長面容平靜的點點頭，表示知曉。

而後兩人再度說了一些話，沈金霄也就起身離去了。沈金霄離開後，素心副院長從袖中取出了一個羅盤，羅盤轉動，吞吐著一縷縷氣機，片刻後，她柳眉微蹙的自語道：「那沈金霄的第二相，倒並未查探出異常

，其波動平和穩定，也無殺機痕跡。」

「難道真的不是他？」在素心副院長疑惑間，離去的沈金霄沿著學府小路而行，而當他的身影走入一片陰影間時，其身後微微波動，心獸相的虛影再度浮現出來，只不過這一次，

那雪白之色，卻是迅速的化為了漆黑如墨的色彩，一股陰冷詭異的波動，就隨之散發出來。

而當沈金霄走出陰影的時候，一切，又是消失得乾乾淨淨。

沈金霄的嘴角，也是在此時掀起一抹詭異的笑意。

...

喧囂了一夜的大夏城，漸漸的歸於寂靜。

攝政王府。

攝政王宮淵站在王府內的湖泊亭子邊，面無表情的凝視著夜色下的湖面。

其身後，那金銀重瞳男子走了出來，笑道：「真是沒想到，那李太玄與澹臺嵐還留下了這般手段。」

「他們的實力為何精進如此之猛？」攝政王緩緩問道。

此前與澹臺嵐的短暫交手中，對方的實力遠遠的超出了他的意料。「倒也不用將他們猜測得那麼高，他們的投影分身，有可能是藉助了神蘊物質的力量，所以投影的力量也會得到增幅，但我想這應該也是他們最後的手段了，

這樣的方式，他們恐怕來不了第二次。」金銀重瞳男子說道。

「一次也足夠了，那李太玄再度將洛嵐府守護奇陣修復，最起碼短時間內是無法再有今日的機會了。」攝政王冷漠的道。

「而三天後，就是登基大典了，我顯然等不到第二次的機會去搶奪神蘊物質了。」金銀重瞳男子笑著點點頭，道：「而且你此次算是徹底得罪死了李太玄與澹臺嵐，等他們未來真的能從王侯戰場中歸來，我感覺你的情況可能會有些不太妙。

」攝政王眼中掠過一抹陰沉之色，李太玄與澹臺嵐還活著的消息，對於他而言，的確是寢食難安，這兩人手段非凡，真不知道當兩人從王侯戰場中歸來時，實

力將會達到什麼程度。

對於這兩人，攝政王心中滿是忌憚。

呼。

攝政王深吸了一口氣，道：「說這些都沒有用了，既然神蘊物質沒有到手，那就只能採取另外的手段了。」

「我需要掌控護國奇陣，只要那座奇陣在我之手，那麼在大夏城內，即便是王級強者也殺不得我。」金銀重瞳男子說道：「那座護國奇陣，可是只有完成登基大典的人才有權掌控，這或許也是那位長公主的期盼，只要等小王上完成登基，掌握了那座護國奇陣

，那麼大夏城中，她將再無畏懼。」

攝政王漠然的道：「哪有那麼容易。」

「原本我是想要藉助洛嵐府的神蘊物質來強行奪取護國奇陣，但既然這條路行不通，那我還有其他的布置。」

「只不過這樣一來，那龐千源卻是個大.麻煩，我不能讓他從暗窟出來，參與登基大典。」攝政王的目光，轉向了那名金銀重瞳男子，道：「我沒有這個手段，所以我想，只能靠你們了吧？你們應該跟我是立場相同，龐千源出來，對我們都沒好處。

」

金銀重瞳男子聞言，面龐上露出了溫和的笑容，他微微頷首。

「放心吧，我們謀劃多年，又怎會讓這龐千源逃出我們的手心。」「你儘管施展你的計劃，龐千源，我會讓他出不來的。」

第六百七十二章不同的選擇

最新章節！

當夜幕散去，晨輝灑向大夏城時，這座大夏最為繁華的城市也是再度變得沸騰，喧囂起來。

只不過，所有人都明白，看似什麼都沒有變化的大夏城，其實經過這一夜後，已經出現了極大的變化。

洛嵐府總部大門再度開啟。

一輛車輦行出，李洛與姜青娥坐於其中，在那不少有心人的注視下，不急不緩的沿著街道向前行去。

望著洛嵐府大門處那些連精氣神仿佛都是與昨日有些不一樣的守衛，不少勢力的眼線都是忍不住的感嘆，昨天的洛嵐府，雖然看似穩固，實則人心惶惶，誰也不知道洛嵐府能否渡過這一場劫難，可現在的洛嵐府，連這些下面的人都是自信滿滿，再沒有一絲的擔憂。

顯然，昨晚的那場鬥法，改變了太多的東西。

所有人都清楚一點，那就是往後的洛嵐府，可不是以前那個風雨飄搖的洛嵐府了，在內，不僅有著李洛與姜青娥這兩個驚豔的後輩穩住局勢，在外，李太玄與澹臺嵐並未隕落，誰也不知道當他們歸來時將會達到何種程度。

現在的洛嵐府，無疑是充滿了希望。

「倒是沒想到都澤府那位府主，竟然會在昨天那種時刻選擇幫助洛嵐府。」車輦中，早已得知昨夜發生的諸多信息的李洛感嘆了一聲，都澤閻的出手他是真的沒想到，因為這些年中，除了極炎府外，就要屬都澤府與他們洛嵐府競爭得最為激烈，雙方敵意甚重，所以昨天他甚至都做好了都澤閻這位封侯強者也出手參與洛嵐府府祭的心理準備了。

可是，誰能想到...都澤閻不僅沒有落井下石，反而還給予了援手，擋住了司擎。

姜青娥也是微微頷首，都澤閻這裡，恐怕很多人都沒想到，雖說從最後的結局來看，有沒有都澤閻的幫忙其實都沒有太大的關係，但這畢竟是來自都澤府的一份善意。

「我已經差人備了一份禮，送往都澤府，雖說禮不重，但這代表著我們的一份謝意。」她說道。

李洛點點頭，他微微沉默了一下，道：「往後與金雀府的一些關係，也該選擇斷開了，既然那位司擎府主做了選擇，那兩府之間就沒必要再曖昧下去了。」

「你是府主，你做主即可。」姜青娥笑了笑，以前洛嵐府還需要金雀府這個盟友，那是因為局勢的確太過的不穩定，可今日之後，金雀府對於洛嵐府而言，已經是可有可無。

那份在利益面前脆弱不堪的虛偽友誼，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李洛點點頭，然後目光投向窗外，現在的他們正在前往金龍寶行，因為昨夜之事，金龍寶行並沒有任何人插手幹預，這顯然是魚紅溪的手段，所以他們需要對此做出感謝。

而當李洛，姜青娥親自前往金龍寶行時，他們所準備的禮物，也是送到了都澤府中。

「爹，你究竟是怎麼想的？你怎麼會突然跑去幫洛嵐府？如果你和金雀府的司擎府主聯手的話，洛嵐府必敗無疑！」都澤府的大廳中，都澤北軒不可思議的盯著首位上面無表情的都澤閻，還在大聲的質疑著。

雖然接到這個消息已經過了大半夜的時間，可他還是滿腦子的問號。

他們都澤府跟洛嵐府以往打得不可開交，眼下正是消滅洛嵐府的最好時機，但他這個老爹不僅沒有趁勢推一把，竟然還選擇幫了洛嵐府。

要知道，他甚至連嘲笑李洛的姿勢都已經想好了。

結果呢？

回頭遇見李洛，這傢伙一臉感謝的來一句：「軒啊，這次真的是謝謝你爹了，以後我們就是好朋友了。」那他應該怎麼回應？

「你可閉嘴吧，就你那腦子，如果未來都澤府交到你的手中，恐怕不出一年就得倒閉。」都澤紅蓮冷冷的瞥了一眼自家愚蠢的弟弟，說道。

都澤北軒一臉氣憤。

「那洛嵐府府祭，最後連攝政王都鎩羽而歸，顯然是忌憚尚未隕落的李太玄與澹臺嵐，如果此次父親選擇對洛嵐府動手，那麼即便此次洛嵐府保不住，等未來李太玄，澹臺嵐歸來，我們都澤府也沒有什麼好下場。」

「而且最重要的是，此次出手，甚至連李洛與姜青娥都解決不了，因為他們可以隨時放棄洛嵐府，加入聖玄星學府，那時候他們將會獲得庇護。」

「以這兩人的天賦，數年之後，又是一個李太玄與澹臺嵐。」都澤紅蓮冷靜的說道。

「所以父親此次的選擇，反而才是最好的，最起碼，我們現在不用因為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存在而寢食難安，而反觀那位金雀府的司擎府主，我想，他恐怕昨天回去後連覺都要睡不好了。」

都澤閻微微點頭，看向都澤紅蓮的眼神有些欣慰，道：「紅蓮你的眼光，比起你弟弟的確是要看得更遠。」

都澤北軒有些不滿，但面對著從小到大都壓制自己的姐姐，他也不敢反抗，只能認了。

而此時有侍女來報，說洛嵐府送來了禮物。

「洛嵐府的這兩個小傢伙，倒是會做事。」都澤閻聞言，淡淡的道。

然後他揮了揮手，道：「東西收下吧，不過也回告送禮的人，我都澤府與洛嵐府不會因此就變成什麼盟友，以往的競爭，還是會持續下去，並且不會有半點的留手。」

都澤紅蓮見狀，也是有點無奈，父親明明都已經選擇了幫助洛嵐府，但偏偏還是放不下最後的面子，或許，他是不願意對那李太玄低頭。

不過無所謂了，雖然往後競爭會持續，但都澤閻昨日的出手，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許多的東西。

...

「爹，你為什麼會這麼做啊？！我們金雀府與洛嵐府不是友好的嗎？！」金雀府中，司天命與司秋穎皆是震驚的望著司擎，臉龐上滿是驚慌失措。

司擎淡淡的道：「大府之間，談什麼友誼？以往與洛嵐府交好，不過是需要他們為我們吸引火力，分擔極炎府與都澤府的壓力罷了。」

「那你也不該這個時候選擇出手落井下石啊！」

司天命急得滿頭冒汗：「你就算是選擇袖手旁觀，也比這種時候捅刀子好啊！你這樣的行為，不僅讓得其他人看不起我們金雀府，如今還得罪了洛嵐府，裡外不是人！」

司擎面色有些鐵青，一拍桌子，怒道：「你說什麼？！」

司秋穎也是咬著牙支持司天命：「大哥說的沒錯啊，爹，你這次的選擇完全是錯誤！」

「爹，我們備一份禮送往洛嵐府，當做賠禮，稍微緩和下關係吧！」司天命說道。

「混帳！」

司擎怒極，罵道：「你真想讓你爹我成為大夏的笑柄不成？」

「那李太玄跟澹臺嵐雖然還活著，但這不代表他們就能夠從王侯戰場中活著出來，幾年後，一旦他們還是沒有音信，你以為攝政王會放過洛嵐府？！」

「現在他們得意，不過只是暫時的，還有那都澤閻，此次他幫了洛嵐府，那就是徹底惡了攝政王，等以後有機會，攝政王也不會放過他！」

「你們這點火候，也想來教訓你爹我嗎？」

司天命與司秋穎聞言皆是急得跺腳，他們不明白為何以往都算是睿智的父親，此次會如此的愚蠢。

「滾出去！」

司擎卻是不想與他們多說，直接揮袖怒喝。

司天命與司秋穎最終只能面色頹喪的退走。

隨著兩人離去後，司擎面龐依然陰沉憤怒，他猛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青巖鑄就的桌子瞬間爆碎成了滿地的粉末。

他眼神陰翳。

「李太玄，澹臺嵐，我就不信，你們真能活著從王侯戰場中出來！」

第六百七十三章到處都是人情

最新章節！

金龍寶行。

魚紅溪帶著呂清兒接待了李洛與姜青娥。「往後你們洛嵐府可是要不一樣了，恐怕沒有什麼勢力會繼續不開眼的來針對你們，恭喜你們，渡過了這場劫難。」魚紅溪望著眼前出色的年輕男女，倒是不吝嗇她的讚賞，因為她很清楚，雖說此次府祭，李太玄與澹臺嵐的投影分身是具有決定性的一手，可如果沒有李洛與姜青娥將局勢穩住，那兩人光是投影分身出

現，恐怕也難以挽回頹勢。

魚紅溪很清楚這兩年的洛嵐府是何等的搖搖欲墜，可李洛與姜青娥卻偏偏是將它給穩定了下來，這兩人的能力，可見一斑。

「此次府祭，多虧了魚姨的相助。」李洛感激的說道。

府祭中，最終並沒有出現來自金龍寶行的攪局者，顯然，這並非是因為某些人不想出手，而是被魚紅溪強勢的按住了。

不然隨著局面的失控，最後就算李太玄，澹臺嵐降下了投影分身，也未必就能夠將局勢挽回。

「我只是維持我金龍寶行的規矩而已，我們只是做生意的，和氣生財，其他勢力間的競爭，我們並不想多參與。」魚紅溪淡笑道。

「魚姨的這份人情，我會記在心中。」雖然魚紅溪這麼說，但李洛卻依舊是誠懇的說道。

魚紅溪聞言，似笑非笑的道：「你欠我的人情可已經不少了。」

她眸光若有若無的看了一旁的姜青娥一眼，道：「你可要知道，人情債是最難還的。」

李洛拍著胸脯道：「沒關係，我現在雖然還不起，但等我未來封侯稱王了，我的人情就值錢了，如果那時候魚姨有什麼需要，儘管找我提。」

魚紅溪忍不住的白了他一眼，道：「你還真是挺狂妄的，封侯稱王在你的嘴中就這麼容易嗎。」李洛咧嘴一笑，而後似是隨意的道：「魚姨，此次那攝政王顯露出來，此人也是個野心深重之輩，你們金龍寶行以後可得多注意點他，我感覺他頗有一種唯我

獨尊的梟雄之氣，未來說不定也會覬覦金龍寶行，畢竟金龍寶行富可敵國，真要比起財富底蘊，怕是比他們王室還要更強。」

魚紅溪眸光一抬，道：「李洛，你這挑撥的手段，未免也太不加掩飾了一些。」

李洛道：「我只是實話實說而已，攝政王謀奪我洛嵐府的神蘊物質，必有極大的圖謀。」魚紅溪淡淡的道：「還有兩天時間，就是大夏的登基大典了，到時候小王上正式上位，那些王庭重臣就會要求攝政王交出權柄，如果攝政王退下去的話，他的

權勢以及勢力，都將會被小王上以及長公主不斷的削減，所以到時候他真要有什麼心思的話，那也首先是衝著這兩位去的。」

她看了李洛一眼，道：「你們洛嵐府，應該是上了長公主的船了吧。」魚紅溪也是有著極強的情報來源與渠道，所以早就知曉，昨天夜裡長公主也派出了一位封侯強者，試圖前往洛嵐府相助，但可惜的是，這位封侯強者，剛剛

走出王宮，就被阻截了下來。雖說如此，但長公主對洛嵐府的援助與善意，這是毋庸置疑的，再對比攝政王對洛嵐府的所作所為，如果洛嵐府在接下來的登基大典上面選擇不幫助長公主

，那顯然是說不過去的。姜青娥則是在此時出聲說道：「魚會長，攝政王不是善類，如果他在登基大典有什麼謀劃，最終成為了王庭之主，掌控大夏，我感覺對於金龍寶行而言，恐怕

也不是什麼好消息。」

魚紅溪淡笑道：「你們這兩個小傢伙，竟然還想將我金龍寶行也拖進這趟渾水。」她擺了擺手，道：「金龍寶行的立場不容改變，所以不管是小王上還是攝政王上位，我們都不會插手，如果他攝政王真有這個膽子覬覦金龍寶行的話，那就讓

他來試試便是。」李洛與姜青娥見狀，也就知曉遊說失敗，不過這也是預料中的事情，金龍寶行與聖玄星學府一樣都是中立勢力，這是他們的立身之本，只要攝政王沒有真的

下令來抄金龍寶行，那麼金龍寶行也不會與他對抗。

於是接下來李洛放棄了這想法，與魚紅溪隨意的聊了一會天，這才告辭離去。

魚紅溪則是吩咐呂清兒相送。

三人出了寶行，在那門口處，呂清兒拉住李洛，問道：「你知道郗嬋導師的事嗎？」

李洛點了點頭，神色有些複雜的道：「郗嬋導師這份人情，真的是讓我不知道怎麼還。」他早就收到了有關郗嬋導師的情報，說實在的，他對此相當的吃驚，他是真的沒想到，郗嬋導師竟然會選擇從學府辭職，然後獨身去了蘭陵府總部，將那位

蘭陵府府主以及蘭陵府的殺手全部阻攔下來。

當他知曉這個情報的時候，他就知道，這一次，人情欠大了。與魚紅溪這邊只是按兵不動，震懾寶行內的宵小不同，郗嬋導師是真的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甚至捨棄了學府導師的身份，這份付出，足以讓李洛將這個人情

記到天荒地老。

「你知道郗嬋導師的行蹤嗎？」李洛問道。

呂清兒搖搖頭，道：「從蘭陵府離開後，郗嬋導師就沒出現過了。」

李洛暗嘆一聲，道：「清兒，麻煩你動用金龍寶行的情報，幫我找尋下郗嬋導師，她離開了學府，終歸得先有個去處。」

呂清兒倒是很爽快的道：「你放心吧，有郗嬋導師的情報我會第一時間通知你的。」

李洛點點頭，再度與呂清兒交談了幾句，就與姜青娥同時離去，而這一次，他們去往了王宮，拜見長公主。

王宮，偏殿。

長公主對於兩人的到來也是頗為的欣喜，熱情的招待著。

在長公主與姜青娥聊天的時候，李洛則是先幫等待在此的小王上繼續治療，化毒。床榻上，隨著小王上褪去上身的衣衫，露出白皙，瘦弱的後背時，那黑色的蓮花印記再度印入李洛眼中，李洛看了幾眼，一些漆黑的蓮瓣已經轉為潔白色彩

，黑白兩色交雜，倒是顯得有點詭異。

「李洛，我的毒是不是快要好了？我感覺最近身子越來越輕鬆了。」小王上偏過頭，有些欣喜的對著李洛說道。

李洛笑著點點頭，他看著小王上的臉頰，卻是發現小王上似乎是變得越來越清秀了，那細細的眉下，雙眸猶如是泛著水光一般，帶著一絲異樣的清純之意。一念至此，李洛頓時打了一個寒顫，趕緊收斂心神，手掌貼上了小王上後背，體內雄厚相力運轉起來，開始慣例的治療解毒。

第六百七十四章貴客上門

最新章節！

隨著李洛如今實力提升到了煞宮境，他給小王上的治療也是變得愈發的輕鬆，不過短短半個小時的時間，治療就隨之完成，而小王上後背上的漆黑蓮花印記，也

是再度有著一片花瓣化為潔白之色。

至此，小王上後背的如墨黑蓮，已是化解了將近一半。

此次治療後，小王上似乎是有些疲乏，與李洛說了一聲後，便是在一旁宮女的服侍下，沉沉睡去。

李洛則是出了內殿，找到了正在外面聊天的長公主與姜青娥。

長公主見到走出來的李洛，則是笑吟吟的道：「李洛，恭喜你呀，以後就是洛嵐府名正言順的府主了。」

「還得多謝殿下的援助，這份情誼，我洛嵐府銘記在心。」李洛笑道。

長公主明眸善睞，眼波流轉：「以後的話，洛嵐府的人情可是很值錢的呢，看來我這份投資是非常的成功。」這話倒也沒錯，如果洛嵐府那兩位老府主能夠安全歸來的話，那時候的洛嵐府，必然一躍成為大夏的超級勢力，凌駕其他四府之上，到時候就算是王庭都得

給予足夠的重視。

李洛笑了笑，道：「殿下是不是早就猜到覬覦我洛嵐府的幕後黑手就是攝政王？」長公主道：「猜到一些端倪，畢竟我也有一些情報來源，但終歸不能完全的確定，現在看來，我那位王叔，應該很覬覦你們洛嵐府的那「神蘊物質」，倒也不

知道他究竟是想要做什麼，他如今雖然突破到了五品侯，但距離王級，應該還有著很遙遠的距離才對。」

說著，她又是自嘲的一笑，道：「其實如果他真的能夠達到王級的話，那一切反而就簡單了，我會主動讓弟弟退位，將這大夏完全的交給他來掌管。」長公主眸光看向李洛與姜青娥，道：「你們洛嵐府此次倒是安然的渡過了劫難，可兩天後，我也得面對另外一場劫難，倒也不知道我有沒有你們這樣的好運氣

。」

「殿下說的是那登基大典嗎？你懷疑攝政王會在那一天生亂？」李洛問道。長公主淡淡的道：「我那位王叔野心極重，他把持大夏權勢這麼多年，我覺得他不太可能會輕輕鬆鬆的將這一切交出來，所以，我猜測他應該會有一些行動。

」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如今洛嵐府與攝政王已是交惡，說是死敵也不算過分，所以他們當然不願意見到在那登基大典中由攝政王勝出，那樣的話，未來的

洛嵐府局勢也會變得有些艱難，因為他們需要時刻防備著攝政王的手段。

「殿下這邊，勝算如何？王庭內支持者多嗎？」姜青娥問道。「王上畢竟有正統在身，大夏有不少老臣都是支持他的，這份力量匯聚在一起，即便是王叔也不敢小覷，其實總體來說，我們還是有一些把握的。」長公主微

微沉吟，說道。「我們洛嵐府也會支持殿下的，不過就是洛嵐府現在只有我們小貓兩三隻，可能幫不了殿下太大的忙。」李洛倒是旗幟鮮明的表達了洛嵐府的立場，畢竟攝政

王的舉動，已是將他們逼到了對立面。

「這倒是稍微有點可惜，如果洛嵐府兩位老府主此時已經歸來，我想王叔應該就不敢生出什麼其他的心思了。」長公主掩嘴笑道。姜青娥眸光微動，道：「我記得學府的龐院長，當年曾表態是支持老王上的，而他對攝政王則是評價野心過重，我想，如果龐院長能夠現身的話，應該足以鎮

壓一切。」李洛也是若有所思，龐院長被暗窟深處的變故一直牽扯得無法脫身，但此次他們帶回了龍骨聖杯，甚至院長還取了他一些蘊含著李天王一脈的精血，雖然李

洛不知道這位院長大人究竟想要做什麼，但應該是有著屬於院長的謀劃。「龐院長的現身是不確定的，因為暗窟太過的重要，在沒有真正化解暗窟深處的危機前，任何外界的變動，都無法將他驚動，即便是登基大典。」長公主輕輕

嘆了一口氣，道。

「龍骨聖杯應該已經交到了院長的手中，我想暗窟的問題應該會得到解決。」姜青娥安慰道。「那當然是最好。」長公主頷首，如果龐院長真的能夠現身登基大典，那對於她而言當然算是最好的消息，有了龐院長的支持，小王上將會順利上位，執掌大

夏權柄以及那座護國奇陣。

後者是最重要的，只要護國奇陣在手，那麼攝政王就不足為慮。

「兩天後的登基大典，我會給你們發邀請帖，到時候可不要缺席。」長公主衝著李洛與姜青娥笑道。李洛與姜青娥皆是點頭，這場登基大典的影響力遠比他們洛嵐府府祭來得更強更深遠，登基大典的結果，將會真正的決定大夏未來的局勢，而身在其中的洛

嵐府自然無法避免，甚至連學府以及金龍寶行這種素來中立的勢力，都將會前來觀看。

而後兩人就與長公主告辭，出了王宮，直回洛嵐府總部而去。「最近的大事真是絡繹不絕，讓人有點喘不過氣來，這一次的登基大典，我有種莫名的預感，感覺整個大夏都將會因此而劇變。」車輦上，李洛揉了揉眉心，

衝著姜青娥說道。姜青娥微微沉默，那位攝政王的確很強勢，這些年身處大夏的每一個人都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如今登基大典將至，這位攝政王如果想要反抗的話，那必然會

造成一場極為恐怖的撕裂。

整個大夏都將會為之動蕩。姜青娥伸出冰涼嬌嫩的手掌，握住了李洛的一隻手，道：「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即便是洛嵐府甚至大夏沒了，我也不關心，只要你，還有師父師娘沒事，對我

而言，那就是最好的結果。」李洛聞言，心中有暖流浮現，他五指緊扣，抓住了姜青娥玉手，剛要說什麼，車輦卻是停了下來，此時車窗被風掀起，李洛就見到了一道纖細的人影站在了

洛嵐府總部外。

瞧得那道人影，李洛心頭頓時一震，急忙翻身下車，興奮激動的道：「郗嬋導師？！」

原來，那站在洛嵐府門口，卻未曾進入的纖細人影，赫然便是郗嬋！

此時的郗嬋，聽到李洛的聲音，轉頭看向他，輕風吹動著覆面的薄薄面紗，她眼眸微彎了一下，似是笑了笑。「李洛，我暫時沒地方去了，你這洛嵐府還收人嗎？」

第六百七十五章人格魅力

最新章節！

「什麼？！您想要加入洛嵐府？！」

當李洛聽見郗嬋這句話時，一時間忍不住的揉了揉耳朵，有點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於是他又重複著問了一遍。

郗嬋微微頷首，道：「離開了學府，我發現我好像暫時也沒什麼地方好去，所以只能來洛嵐府暫住一下了，怎麼？你覺得不合適嗎？」

李洛頓時激動得熱淚盈眶，他感動無比的看著郗嬋，道：「郗嬋導師，您以往是不是和我爹有什麼瓜葛啊？您這對我太好了，好到我都以為您也是我娘了。」

「......」

郗嬋導師顯然是被噎了一下，旋即她沒好氣的道：「我被派到聖玄星學府後，與外界並沒有聯繫，所以我和你爹並不熟，而且我至今單身，你不要說這些話來汙我名聲。」

「我之前做那些，只是單純的因為你這學生很優秀，而且你也為我賺了那麼多的臉面，我不想看見這麼難得的學生因為一些場外因素夭折而已。」

「至於來你洛嵐府，也只是權宜之計而已。」

李洛尷尬的摸了摸臉：「是這樣啊。」

旋即他又是沒事人一樣的露出熱情的笑容：「歡迎歡迎，郗嬋導師只要您願意，我洛嵐府永遠為您敞開大門，您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此時姜青娥也是走過來，絕美的容顏上有淺笑浮現出來：「郗嬋導師能來洛嵐府，這是洛嵐府的榮幸，我們歡迎至極。」

其實即便是以她的心性，此時心中都是有些震驚之意，她真沒想到郗嬋導師竟然會打算暫時的在洛嵐府待一段時間，雖然不知道這個所謂的一段時間究竟有多長，但不管如何，這絕對是震撼性的消息。

因為這代表著洛嵐府，在李太玄與澹臺嵐尚未歸來時，就有了一位封侯強者坐鎮！

如果將牛彪彪也算上的話，那洛嵐府總部這裡，甚至就又有了兩位封侯強者了！

這消息傳出去，必然會在大夏內引起一陣轟動。

這郗嬋導師，對李洛未免也太好了一些，要知道她可是封侯強者，以她這般實力，不管放在大夏任何的地方，甚至只要她願意，她都可以直接開閣立府，這樣一來，大夏就將會從五大府變成六大府。

所以她剛才所說的沒地方去，無疑只是一句玩笑話。

姜青娥自身與郗嬋之間交際不算太多，所以這位從學府出來的導師會來到洛嵐府，顯然全是因為李洛的原因。

先前李洛那話雖然讓人哭笑不得，但這也從側面說明了這位郗嬋導師的確是對李洛算得上是極好了。

這顯然是遠遠的超越了一般的師生情誼。

可如果要說郗嬋導師是別有目的的話，那又實在是讓人想不明白其目的所在，畢竟以此前的李洛以及洛嵐府，也沒什麼理由會引得人家覬覦，難道是神蘊物質嗎？但總感覺可能性也不大。

所以左思右想無果後，姜青娥也只能認為，可能這就是李洛這傢伙的人格魅力吧。

畢竟，好歹也的確是長得很好看。

姜青娥上前，挽住了郗嬋導師的手臂，難得的顯露了一些親近之意，拉著郗嬋導師往洛嵐府內走去。

李洛則是得意洋洋的跟在後面，心中想著他竟然為洛嵐府拉來了一位封侯強者，要知道這可是連他老爹老娘在的時候都沒做到的事情，由此可見，在人格魅力這一點上面，他已經青出於藍。

在走入洛嵐府總部的那一瞬，郗嬋導師的腳步頓了頓，她能夠清晰的感受到一股無形而強大的力量在此時自四面八方湧來，在這股力量的壓制下，即便是她體內的力量，都是受到了極大的削弱。

「這就是洛嵐府的守護奇陣嗎？果然玄妙無雙，在這裡，封侯強者連封侯臺都是難以祭出。」郗嬋導師感嘆著說道。

難怪以往奇陣沒有衰弱時，即便有許多封侯強者覬覦洛嵐府內的至寶，但卻始終不敢輕易的出手。

「郗嬋導師不要見怪，總部的守護奇陣連我們也無法掌控，所以只能委屈一下了。」姜青娥歉然道，她知道封侯強者都不喜歡來總部，因為那種被壓制的感覺任誰都不好受。

郗嬋聞言，卻是擺了擺手，顯然對此有些無所謂。

三人進了總部，來到議事廳中。

「李洛，我來洛嵐府只會是暫時的，等這段特殊時間過去後，我應該還是會回到聖玄星學府。」落座後，郗嬋導師望著興奮不已的李洛，再度提醒道。

「導師您還能回學府？」李洛有點驚訝的道。

雖然這話不太禮貌，但此次郗嬋導師主動辭職，並且還參與了洛嵐府府祭之爭，雖說不算直接參與，但終歸還是有牽連，這無疑也會給學府帶來一些麻煩，在這種情況下，郗嬋導師還能再回學府嗎？

聽到李洛這話，郗嬋導師澄澈的星眸瞪了他一眼：「看來你是巴不得我回不去。」

李洛也不否認，「含情脈脈」的道：「我洛嵐府想要養導師您一輩子。」

郗嬋導師無奈的道：「其實此次我能出手，你還得感謝一下素心副院長，沒有她的一種默認態度，你真以為我能順利辭職，然後幫你們攔住蘭陵府？」

李洛一怔：「素心副院長？」

郗嬋導師微微頷首，聲音輕柔的道：「雖然素心副院長一直說學府是中立，不可能摻和其他勢力之爭，但此次對於我在這個時間點的辭職，她完全是有足夠的理由駁回的，而且我之後前往蘭陵府，也必然會被學府所察覺，她如果真要維持絕對的中立，一定會派出學府的強者將我阻攔，因為她知道一旦我去了蘭陵府，最後終歸會為學府的立場問題帶來一點爭執。」

「但最終她什麼都沒有做，只是默認，這其實已經算是一種對你和姜青娥隱晦的幫助了。」

「素心副院長素來公正，能讓她第一次做一些妥協，那也是因為你和姜青娥不僅是學府百年難得一遇的好苗子，也因為你們為學府取回了龍骨聖杯，她這是在做一些感謝。」

「我在辭職前，其實暗中也與素心副院長溝通過，她給我的答覆是等這段特殊時間的風頭過去後，我再找個機會回學府，這樣到時候受到的阻力就會小許多。」

李洛感嘆了一聲，道：「素心副院長真是好呢。」

原來，在郗嬋導師這看似簡單的辭職背後，也會有這麼複雜的一面。

而對於素心副院長的這番暗中相助，也讓李洛有些感動，雖然之前她口口聲聲說學府中立立場不容改變，但她還是在能夠操作的範圍中，儘可能的給予幫助，真不枉他辛辛苦苦為學府在那聖杯戰中奪到龍骨聖杯啊。

「導師什麼時候想要離去，只需要說一聲就行了，你放心，我雖然不舍，但也絕不會阻擾的。」李洛誠懇的笑道。

郗嬋導師顯然還是更喜歡在學府中，那麼他當然不可能為了想要讓洛嵐府多一位封侯強者就試圖以各種手段強行將她挽留，那簡直就是在消耗雙方間純潔的感情。

郗嬋導師微笑著點點頭。

而後李洛又是將蔡薇，袁青等洛嵐府的高層找來，將郗嬋導師暫時加入洛嵐府的消息告知了他們。

這個震撼性的消息，無疑是讓得蔡薇，袁青這些人瞬間呆滯，繼而欣喜若狂。

因為他們都很清楚，一名封侯強者的加入，對於洛嵐府而言是何等的大事。

所有人都是對著李洛投去欽佩無比的目光。

他們這位新府主，本事真的是沒話說，這才上任一天時間，就為洛嵐府拉來了一位貨真價實的封侯強者，要知道以前即便是兩位老府主在的時候，洛嵐府都沒有迎來過封侯強者的加入。

這倒不是說兩位老府主沒這魅力，而是他們或許根本就不需要其他的封侯強者，因為有他們兩人，就足以鎮壓一切了。

但是現在的洛嵐府可不是以前，雖說府祭風波已經渡過，可真有一位貨真價實的封侯強者坐鎮總部，那無疑會令得洛嵐府的實力以及名氣出現極大的提升，這樣一來，接下來洛嵐府的擴張腳步，也能夠隨之加快。

可以說，郗嬋的加入，算是為洛嵐府補上了最後的一塊缺陷短板。

洛嵐府，未來可期。

...

而當洛嵐府終於迎來了一位真正的封侯強者坐鎮時，在那暗窟深處，也是傳來了異樣的動靜。

第六百七十六章五行龍象陣

最新章節！

暗無天日的暗窟深處。

這裡的天地能量呈現一種無秩序般的形態，地風水火隨意湧動，時而天際有無邊之火席捲，可轉眼那無邊之火，又是化為能量海水自虛空奔騰而過，仿佛混沌未開一般。

風雷閃爍，宛如蜿蜒巨獸，於四方虛空肆虐。

混沌的虛空間，有一道巨大的裂痕將兩個世界割裂開來。

裂痕的外側，一朵金蓮於紊亂，混亂的天地能量中浮沉不定，金蓮上，一道人影靜靜的盤坐，那道人影散發著淵渟嶽峙般的氣勢，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威壓之感，他僅僅只是盤坐在那裡，卻仿佛凌駕於天地之上。

這一位，正是聖玄星學府的院長，龐千源。

此時的他，漠然的目光盯著那道巨大的裂痕深處，只見得那裡有黑色的大河如同一條看不見盡頭的黑龍匍匐一般，漆黑到極致，令人感覺到有些不安的黑色河水不斷的流動，偶爾有水浪捲起，浪潮中，竟是能夠看見無數猙獰而扭曲的人臉，那些人臉充斥著各種負面的情緒，貪婪，欲望，憤怒，仇恨...

令人望而生畏。

譁啦啦。

仿佛是無數惡念所化的黑河突然在此時劇烈的翻湧起來，只見得一條巨大無比的黑魚，正在興風作浪，黑魚散發著極為詭異的情緒，其身軀上每一片魚鱗，竟然都銘刻著一張扭曲痛苦的人臉，這些人臉仿佛是在發出絕望的尖嘯聲，光是看去，就足以讓得一個正常人的神智為之扭曲。

嘻嘻。

有如幼.童般稚嫩的嬉笑聲，從那黑魚的嘴中傳出，穿透兩界的裂縫傳入到了龐千源的耳中，那嬉笑聲中蘊含著一種特殊的力量，在那種力量下，就算是封侯強者都會被其誘惑，繼而失去自我，被其短暫操控。

但龐千源神色漠然，不為所動，他只是靜靜的感受著這混沌天地間的能量流動。

他在等待一個機會。

而這個機會，他已經為之準備了許多年。

時間的流淌，似是過了許久，又似過了一霎那。

但龐千源的眼神卻是在此時微微一動，因為他感知到了這混沌無序的天地間的能量，開始出現了某種流動，於是他的眼瞳中，有異光一閃而過。

啵！

也就是在同一瞬，這混沌天地間，仿佛是有一道奇特的波動響起，當這道波動響起的瞬間，那原本無序而混沌的天地能量，竟然是出現了凝滯，然後混沌似是被重新規劃了一般，天地能量，開始變得具備了規則。

龐千源自金蓮上站起，然後大袖一揮。

隨著他袖袍的揮下，四方天地仿佛是在此時劇烈的震動起來，有風火雷水土自四方虛空升騰而起，這浩瀚的五道天地能量凝聚成形，漸漸的竟是化為了看不見盡頭的龍象巨影，盤踞虛空。一股恐怖的威壓，籠罩了這方天地。

「開闢混沌，五行龍象陣！」

龐千源淡淡的聲音，響徹起來，同時那五頭巨大的能量龍象體內似是有古老斑駁的鎖鏈延伸出來，彼此交叉，猶如是將這方天地都給封鎖了起來。

原本無序的混沌，在此時猶如是被重新開闢，一切的規則再度顯化出來。

虛空裂縫深處，惡念黑河中，巨大的黑魚輕擺巨尾，掀起巨浪，有空靈詭異的笑聲響起：「龐千源，你倒是好手段，原來這就是你這些年一直在準備的東西，試圖將此處的無序混沌暫時的開闢，然後藉助這座奇陣將這道虛空裂痕修復？」

「不過哪有這般容易？真當本座是吃素的？」

魚魑王笑著，然後它隔著虛空裂痕，張開了如深淵般的巨嘴，下一刻，只見得有粘稠的黑水噴薄而出，黑水散發著滔天惡念，光是沾染上一滴，即便是大天相境的強者都將會瞬間被化為惡念傀儡。

這黑水穿透了虛空裂痕，而在穿過的那一瞬，黑水之中，竟是伸出了一隻黑色的人手，只不過這人手略顯詭異，其上有八根手指，手掌皮膚異常斑駁，一道道陰詭的符文時而浮現，粘稠的黑色液體自毛孔中不斷的滴落下來，猶如冥神之掌。

八指黑手一出現，便是引得虛空崩塌，同時直接拍向了龐千源祭出的五行龍象陣，顯然是打算將其破壞。

龐千源見狀，則是不急不緩的從袖中拋出了一物，那是一座有些古老的聖杯，看其模樣，赫然便是李洛他們從聖杯戰中奪得的龍骨聖杯。

聖杯化為一道玄光破空而出，搖身一變，便是迎風暴漲，猶如是化為了一座擎天山嶽。

而後聖杯綻放著億萬道玄光徐徐的鎮落，那每一道玄光，似乎是散發著一種特殊的鎮壓之力，玄光掃過，那八指黑手之上頓時升騰起了劇烈的黑煙，同時其內似乎是傳出了悽厲的慘叫聲。

聖杯鎮下，八指黑手頓時破碎開來。

「龍骨聖杯？！」

黑河中，傳來了魚魑王陰冷的聲音：「難怪你這次敢當著我的面布置大陣，原來是有了此物！」

這龍骨聖杯對於它們異類有著特殊的鎮壓效果，怪不得此次的龐千源有恃無恐。

龐千源面龐漠然，也不理會那魚魑王，他只是盯著那成形的巨陣，這座奇陣，就是他這些年於此地所推衍而出，此處位於兩個世界的交匯點，天地能量原本處於無序混沌的狀態，這就令得他許多手段難以施展，而此次藉助此陣，暫時的將混沌開闢，從而將虛空裂縫修復，鎮壓，徹底的將這座暗窟的危機所化解。

他盯著那位於四方的古老龍象虛影，然後目光又是投向奇陣中央的位置，那裡同樣是有一道巨龍虛影存在，這裡也是大陣的中樞所在。

而此時，隨著那些古老龍象虛影的推動，似乎是有一股無法形容的偉力降臨而下，而那道虛空裂痕，則是在這種偉力的推動下，竟是漸漸震動起來，仿佛是要被推動一般。

只不過，虛空裂痕雖說在震動，但卻始終還在抵禦著來自那古老龍象的推動之力。

「即便是推衍這麼多年，依舊還是有些不足麼，看來推動虛空裂痕，果然不是簡單的事情。」龐千源見到這一幕，目光微閃，低聲自語。

「嘻，龐千源，你還真是不自量力，竟然妄想將虛空裂痕強行癒合！」裂痕深處，那惡念黑河中，魚魑王森冷出聲。

龐千源冷漠的一瞥，卻是依舊不加理會，雖說他推衍的奇陣沒有達到想像中的效果，但這並非就是完全沒有預料過，畢竟想要做成這種事情，沒有更多的後手，他又怎麼敢輕易出手？

一念至此，他對著變得猶如擎天山嶽般巨大的龍骨聖杯輕輕一招手，下一刻，只見得有一些精血從中飛射而出，一滴滴的懸浮在了龐千源的面前。

這些精血渾圓晶瑩，旁人或許看不出什麼門道，但在龐千源這等強者的眼中，卻是能夠洞察到在這些精血最深處所蘊含的那一絲特殊血脈。

這些精血，正是來自李洛。

「天龍之氣...」

龐千源注視著這些精血，微微一笑，雙手緩緩合攏，掌心間浩瀚能量湧動，猶如是形成了一座烘爐，而那些精血在烘爐中瘋狂的翻滾，精血在迅速的消融，最後留下了數縷幾乎肉眼難以察覺的金黃氣息。

這金黃氣息，便是龐千源的目的所在。

將這天龍之氣加注於五行龍象，那麼就能夠令其在一段時間中具備撼天之力，想必有天龍之力加持，推動虛空裂痕的癒合就在把握之中了。

龐千源屈指一彈，這些天龍之氣就飛射而出，迅速的融入到了那些巨大無比的古老龍象體內，頓時間，龍象猶如是獲得了某種增幅，本就龐大的身軀再度膨脹，連咆哮聲，都是帶有了一絲莫名的神聖威壓。

轟轟！

古老的龍象奔騰起來，猶如是拉船的縴夫，只不過它們拉動的，是這一片混沌的天地。

天地在震動，而這一次，虛空裂痕終於不再是無動於衷，伴隨著那一頭頭古老龍象的賣力奔騰，只見得那巨大無比的裂縫，終於是在劇烈的顫抖間，緩緩的被拉動了。

見到這一幕，龐千源心中悄然的鬆了一口氣。

多年的準備，終於是在這一刻啟動了。

只要他將這虛空裂痕修復，那麼聖玄星學府所鎮壓的這座暗窟，將會永久的消除危機。

虛空裂痕的震動，掀起的能量潮汐不斷的擴散出來，即便是對面的惡念黑河，都是被掀起了濤浪，一條黑色的巨魚藏於黑水之下，那一對令人心悸的發白魚瞳，陰冷的透過黑水，靜靜的注視著這一幕。

第六百七十七章變故

最新章節！

攝政王府。

正當書房中的攝政王處理著政務的時候，他神色突然一凝，因為他見到一旁陰影扭曲著，那金銀重瞳的男子自其中走了出來，後者那一直帶著從容的面龐，在此時罕見的有了一絲凝重。

「發生什麼事了？」見到這一幕，攝政王立即放下了手中的文件，凝聲問道。

畢竟此前即便是那洛嵐府府祭中，李太玄，澹臺嵐出現時，這一位都是表現得很是淡然。

「龐千源動手了，他藉助龍骨聖杯的力量在鎮壓魚魑王，而且還試圖將虛空裂痕修復，如果他成功，暗窟的危機將會被化解，而他也能夠脫離束縛。」金銀重瞳男子緩緩說道。

攝政王瞳孔微微一縮，果然是龐千源，在這大夏國中，也就只有這位王級強者，才能夠攝政王己以及眼前之人如此的忌憚。

而這對於攝政王而言，顯然不是什麼好消息，因為一旦龐千源解決了暗窟的問題，他就能夠現身於大夏，那麼後天的那場登基大典，這位王級強者也定然會出現。

雖說聖玄星學府有著中立的立場，但作為大夏唯一的王級強者，龐千源顯然是有著肆無忌憚的資格。

而且龐千源根本不需要插手做什麼，他到時候僅僅只需要往小王上身後那麼一站，那麼一切的算計與謀劃，都將會不攻自破。

「你打算怎麼做？」攝政王看向金銀重瞳男子，他知道後者與他立場相同，是絕對不會讓龐千源出來的。

金銀重瞳男子笑了笑，道：「倒也不必驚慌，我們做了這麼多年的謀劃，怎麼可能讓他龐千源輕易的逃出那個牢籠，那也太小瞧了我們的手段，一個聖學府罷了，這些年來，我們覆滅的又不止一個。」

說著，他摸了摸手腕上的空間球，取出了一座巴掌大小的黑色泥像，泥像模樣有些模糊，在身軀表面有黑色的符文如同一尾黑魚一般，不斷的鑽來鑽去。

金銀重瞳男子看了一眼，然後隨手將其捏碎。

而就在金銀重瞳男子捏碎手中的黑色泥像時，聖玄星學府。

那一棵偉岸的相力樹樹頂處。

這裡是相力樹最頂部的位置，常年有一位紫輝導師鎮守，而此時，在那中央的青木盤結的木臺上，有一名身穿紫輝導師衣袍的人影盤坐。

突然間，他的身體微微一顫，面龐上有著一抹掙扎，扭曲之色浮現出來，皮膚在此時蠕動著，仿佛是有一條魚兒，在血肉中遊動。

下一刻，這名紫輝導師睜開了雙目，他的雙瞳在此時變得漆黑一片，顯得異常陰詭。

他伸出手掌，剝開上衣，手指划過胸膛的位置，竟是將那裡的血肉給分割開來，露出了跳動的心臟。

他直接一把將心臟扯了出來，手掌用力的緊握，心臟在他的手中劇烈的跳動起來。

而隨著心臟跳動越來越劇烈，只見得一滴黑色的液體，竟是從那心臟深處被一點點的擠了出來。

那一滴黑色液體，散發著一種極致的邪惡之氣，它仿佛是無盡惡念的凝聚體，就是這麼簡簡單單的一滴，卻是具備著連封侯強者都無法抵禦的強大汙染之力。

這一滴黑色液體徑直落下，落在了下方的青木中，然後迅速的融入進去，猶如滴入湖泊中的一滴墨水般，轉眼就消散不見。

做完這些，這名紫輝導師又是將手中的心臟塞進了胸膛中，血肉蠕動間，傷口消失不見。

有冷風吹拂而來。

這名紫輝導師眼中划過一抹迷茫之色，他疑惑的看了看四周，剛才那一瞬間，他似乎是做了什麼，但又完全記不起來。

最終，沒有任何發現的他，只能搖搖頭，將其當做是錯覺，繼續閉目修行去了。

...

暗窟的深處。

古老龍象在緩緩的推動著天地，癒合著那虛空裂痕。

某一刻，龐千源突然抬頭，銳利目光望著後方虛空，這一霎那，他敏銳的感覺到了天地間有一絲極為隱晦的異動，那一絲異動，令得他與這方天地的連接仿佛是被削弱了一些。

在這種影響下，他感覺虛空裂痕的癒合，也是受到了影響，變得更為的緩慢。

「這種剝離感...是相力樹？」

龐千源眉頭微皺，聖玄星學府的相力樹鎮壓著暗窟，而他身為院長，自然也是藉助了相力樹的力量，這也是他在此前與魚魑王的博弈中，能夠將它一直封鎖在此處的原因之一。

可現在，他與相力樹的連接，變得模糊了許多。

「相力樹出了問題？」

一念至此，龐千源心中就微微一驚，在這個關鍵節點，相力樹那裡似乎是出了點什麼問題，這顯然不是什麼巧合。可是相力樹處於學府嚴格的保護中，時刻有紫輝導師守護，怎麼會出問題的？

龐千源目光閃爍，然後他突然看向那虛空裂痕之內，在那惡念黑河中，魚魑王靜靜的漂浮在水中，那令人心頭髮悸的慘白魚瞳，似乎是帶著一些嘲弄的在盯著他。

「龐千源，你以為這些年，就只有你在做一些謀劃嗎？」魚魑王陰冷而空洞的聲音，徐徐的傳來。

龐千源眼神森冷的望著魚魑王，只有親自與這些達到王級的異類交鋒過後，才能夠明白這些東西究竟有多可怕與難纏，這些年來，他與魚魑王在各個層面都進行了博弈，可即便是他慎之又慎，也曾經有好幾次險些落入對方的算計與蠱惑之中。

這些異類本就是惡念的集合體，所以它們清楚人性的弱點，也知曉如何去將人蠱惑。

在與它們的交鋒中，只要稍稍露出破綻，內心出現了動搖，或許就會被它們如附骨之疽般的纏上，悄然間進行汙染。

如今相力樹出現變故，這必然不會是來自外面，只會是出現在學府內部。

龐千源面龐陰沉，緩緩道：「看來在這些年的暗窟淨化任務中，你已經不知不覺的在學府中埋下了不少的種子。」

魚魑王道：「龐千源，這一次的鬥法，你是贏不了我的，放棄吧，你想要變得更強嗎？雖然你是王級強者，可如果你投入暗世界，你將會獲得更強的力量！」

「你的蠱惑變得越來越低級了。」

龐千源搖搖頭，道：「你已經在動用一些潛藏的手段來阻擾我，看來也是對我的行為感覺到了害怕，既然如此，那我就更要這麼做了。」

「而且，你這樣只是在延緩一些時間而已，可是這有什麼用？」

「你拖延時間想做什麼？」

龐千源目光一閃，道：「這兩日外界有大事發生麼？哦？是登基大典？」

「你不想讓我出去參加登基大典？可這與你又能有什麼干係？我若是不現身登基大典，最大的獲利者...是宮淵那個野心勃勃的小子嗎？」

龐千源的眼神一點點的冷了下來。

「宮淵與你，也有牽扯？」

然而面對著龐千源的質問，那魚魑王則是發出了低低的嬉笑聲，然後龐大的身軀再度沉入黑暗的河水之中。

第六百七十八章大典前夕

最新章節！

這幾日的大夏城，顯得尤為的沸騰與喧囂，隨著時間的推移，有著越來越多的王庭封疆大吏以及各方勢力的首領，開始陸陸續續的湧入這座大夏的中心。

那是因為登基大典的臨近。

大夏城內，張燈結彩，氣氛熱鬧至極。然而尋常人或許覺得這登基大典只是一場熱鬧的盛事，可唯有那些各方勢力的首領，才能夠嗅到這盛事之下的暗流是何等的兇險，他們都明白，這場盛事將

會決定大夏未來的走向。

而身處大夏這片遼闊的疆域中的所有勢力，都無法避免被影響。

所以，各方勢力，皆是雲集於此，等待著那場決定大夏命運的盛事開啟。

洛嵐府中。

忙裡偷閒的李洛則是迎來了學府中的一眾好友，虞浪，白萌萌，白豆豆，趙闊等人在得知了洛嵐府府祭的結果後，皆是歡喜來賀。「恭喜李洛府主，從此以後名震大夏，洛嵐府必將重現輝煌，還望洛哥看在以往的一點情份上面，得勢後不要忘記提攜舊友啊。」當那熟悉的吊兒郎當的聲音

響起時，李洛臉龐上就浮現出一抹笑意。

虞浪率先走入，嬉皮笑臉的對著李洛招手。「不過對於洛哥成為洛嵐府府主，我其實不算太意外，可洛哥你接下來那驚豔的一手，才讓得現在學府內所有的人都在討論你，對你感到驚為天人。」虞浪笑

嘻嘻的道。

「什麼？」李洛有點愕然的問道。虞浪擠眉弄眼，道：「因為你是自聖玄星學府創立至今，第一個將學府內的紫輝導師拐到自己家裡的學員，你這一手，簡直足以銘記在學府學史上面，引所有

學員為之膜拜。」李洛哭笑不得，原來是因為郗嬋導師的事，雖說這件事他並沒有刻意的宣揚，但這肯定是瞞不了一些消息靈通之輩，而學府內諸多二代，自然也能夠第一時

間的接收到消息。

而這消息，對於學府那些學員來說，震驚程度簡直比李洛當上洛嵐府府主還要來得強烈。

「隊長，你把郗嬋導師拐走了，咱們正義小隊以後可怎麼辦？」白萌萌也是忍不住的說道，清純的水汪汪大眼睛有些幽怨的盯著李洛。在聽到這個消息後，她和辛符都直接傻眼了，他們這才一星院，突然間連導師都沒了...這往後難道就要等學府重新指派一名紫輝導師嗎？這豈不是又得從頭

開始培養感情？

李洛聳聳肩膀，無奈的道：「沒辦法啊，這是郗嬋導師的要求，我總不能拒絕吧？」

「你這話可真欠打。」白豆豆撇嘴說道，這傢伙的話，簡直就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李洛目光看了一下眾人，道：「辛符呢？」

他才發現眾人中似乎並沒有辛符的身影。

白萌萌小聲道：「他不想來，他說他終歸是蘭陵府的人，而且此次郗嬋導師還與蘭陵府展開了激戰。」李洛沉默了一下，笑道：「這傢伙，搞這麼彆扭...在我眼中，蘭陵府是蘭陵府，辛符是辛符，他可是我們正義小隊的一員，這一點，只要他不否認，那就永遠

都不會改變。」他已經知道，前天府祭的時候，在那聖玄星學府內，虞浪，白萌萌，辛符他們也是在儘可能的出手，攔截住了那位同樣出自蘭陵府，並且接到了任務的夜承

影。

雖說以夜承影的實力，即便來到了洛嵐府總部也改變不了太多的結局，但這群朋友的心意，卻是不能忽視。

特別是辛符，他自身也是蘭陵府的人，可他最終不僅沒有接下任務，反而還主動攔住了夜承影，光是這份情誼，就值得李洛銘記在心。

「秦逐鹿呢？」李洛又是問道。

「他說他爹今天到大夏城，就不一起來了。」虞浪說道。

李洛聞言，眼神微微一動，秦逐鹿的父親...那位鎮守邊境的大將軍，秦鎮疆？

這一位，也是大夏中最頂尖的強者，他趕在今日來到大夏城，顯然是為了明日的登基大典。

只是不知道這位大將軍究竟會支持誰？畢竟以他的身份與資歷，絕對是重量級的。

李洛招待著這些朋友，然後給予他們提醒：「明天你們最好都留在學府裡，不要輕易的外出。」

「是因為登基大典嗎？」白萌萌倒很是聰慧，而且她出身的白家，也是大夏中頂尖的望族，所以自然知曉這大夏即將發生的盛事。

李洛點點頭，眼神變得深邃了一些。

「雖然學府不至於受到什麼影響，但終歸還是需要小心一點，一切，都得等明天的登基大典結束。」李洛望著眼前這些少年少女尚還有幾分青澀的臉龐，現在的他們，還未能真正的成長起來，他們還需要在學府內成長，所以希望這登基大典能夠有一個順利

的結果吧。

...

大將軍府。秦逐鹿面無表情的坐在桌子前，看著面前大快朵頤的魁梧中年男子，男子赤著胳膊，上面滿是各種各樣的猙獰傷痕，一股金戈鐵馬般的鐵血之氣磅礴的蔓延

開來，令得人連氣都喘不過來。

這正是秦逐鹿的父親，也是那位名震大夏的大將軍，秦鎮疆。

一通狼吞虎咽後，秦鎮疆終於是拍了拍肚子，感嘆道：「這大夏城的東西，就是比邊疆那邊好吃。」

然後他抬起頭，看著秦逐鹿，面色漸漸的變得嚴肅起來，聲音低沉的道：「小鹿，你來聖玄星學府也一年了，我想要知道，你這一年，究竟得到了什麼？」

秦逐鹿道：「我並沒有荒廢修煉，如今的我，也在衝刺著地煞將階，不過我並非是一星院最強的學員。」

秦鎮疆皺了皺眉，一股壓迫感散發出來，他手掌猛的拍在桌子上，發出巨聲。

「我問的是這個嗎？」

「我問的是你在聖玄星學府究竟有沒有找到喜歡的女孩子？！」秦鎮疆肅然問道。

秦逐鹿面龐一僵。秦鎮疆見狀，頓時滿臉失望：「我把你從艱苦的邊疆送到學府，不就是為了讓你來找女孩子的嗎？你成天就知道修煉，修煉個鬼啊，再這麼修煉下去，我秦家

就要絕後了！」

秦逐鹿眼角抽搐，懶得再理會他，徑直起身離開了。

秦鎮疆望著秦逐鹿的背影，發出一陣不滿的聲音，然後他找來了管家，問道：「小鹿在學府怎麼樣？有認識女孩子嗎？」

管家回道：「少爺倒是有兩個女孩子隊友，可惜他似乎還是很抗拒，這一年來，他也就跟那個李洛走得比較近，關係還算不錯。」

「李洛？洛嵐府的那位少府主？哦，不對，應該是府主了，前天的洛嵐府府祭，我已經聽過了。」

秦鎮疆摸了摸滿是扎手鬍鬚的下巴，然後無奈的道：「這個棒槌，不去跟女孩子親近，跟一個男的玩個什麼？」

旋即他面色忽的一變：「難不成小鹿感興趣的是男人？」

一旁的管家尷尬的一笑，這個話題不好接。

秦鎮疆在那裡面色痛苦的想了好一會，最終一咬牙，對著管家說：「回頭你跟小鹿說，他爹我還是開明的，如果他真的喜歡男人，也不是不行...」

管家縮了縮腦袋，這話他敢去說嗎？找死也不是這樣啊。

好在秦鎮疆在自己嘀咕了一會後，也就將這件事給按了下去，問道：「先前誰派人來了？」

管家點點頭，道：「攝政王和長公主都派人來過，請將軍您前去一聚。」

秦鎮疆擺了擺手。

「都拒了吧。」

「他們總是喜歡搞這些沒意義的東西，既然想爭，那就得看本事，而非口舌。」「我不奉誰，只奉這大夏的太平，因為這是我大夏邊疆死了多少弟兄才打下來的。」

第六百七十九章大典

最新章節！

今日的大夏城，處處張燈結彩，各種歡慶的儀式層出不窮，整個城內的氣氛，給人一種烈火烹油般的感覺。

洛嵐府。

李洛與姜青娥做好了出門的準備，今日這場登基大典，關係到未來大夏的格局，他們自然是不能錯過。

清晨的陽光落下來，站在臺階前的少年身軀挺拔，有些特別的灰白頭髮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那俊朗的面龐，有著如雕像般的線條，其上掛著微笑，更是令得人忍不住的生出好感。

一旁的女孩，也是有著纖細玲瓏的身材，戰裙下的大長腿，筆直圓潤，猶如玉石般的泛著光彩，她的容顏更是精緻，只不過與和煦的少年有些不同的是，她的氣質要顯得清冷一些，那一對深邃而清澈的金色眼眸，宛如世間最璀璨的寶石，令得她仿佛是神女下凡。

一男一女站在一起，當真是養眼至極。

這美好的一幕，令得不急不緩走來的郗嬋導師，都是駐步欣賞了一下。

「府主，老牛我就不能陪你們去了，不過好在還有郗嬋導師，有她在的話，我倒是能夠放心一些。」

牛彪彪也是趕了過來，他衝著李洛，姜青娥笑了笑，然後摸了摸光溜溜的腦袋，又對著走過來的郗嬋導師笑道：「郗嬋導師，府主他們可能就要麻煩你了。」

對於這位隱藏於洛嵐府中的封侯強者，郗嬋導師也很是客氣，她微笑道：「牛兄客氣了，不過今日的主角不是我們洛嵐府，我們大概率就是一個看客，應該還算是安全。」

牛彪彪感嘆一聲，道：「希望如此吧，不過我總感覺今日的兇險，恐怕不亞於前幾天的府祭。」

郗嬋眼神微凝，道：「牛兄是覺得今日的登基大典會有變故嗎？」

「那位攝政王不是善類，我不覺得他是會心甘情願交出手中權柄的人，所以到時候這雙方定然會有衝突，而一旦這個衝突擴大化，說不得就是一場大撕裂，甚至大夏國的太平，也將會到此為止。」牛彪彪緩緩道。

李洛與姜青娥聞言，神色也是變得慎重了起來，身為大夏的一員，如果大夏真的不復太平，那他們也必然會受到極大的影響。

「我明白了。」郗嬋導師頷首，道。「反正如果到時候真是情況不對，就立即回到總部，這裡有奇陣守護，應該還算是安全之地。」牛彪彪提醒道。

李洛三人皆是應下。

而後三人便是不再拖沓，徑直出了洛嵐府，登上車輦，直奔王宮而去。

一路而行，所見皆是繁盛，歡慶之景。

李洛瞥了一眼窗外，心中則是想起先前牛彪彪的提醒，李洛於大夏出生，在這裡生活了十多年，雖說按照他老爹所說，他的祖地是在那內神州所謂李天王一脈，可對於那裡，他反而沒有什麼感情，所以他並不希望大夏如今的平和繁盛之景象被打破。

「這攝政王，倒也真是個禍害。」

李洛眼中掠過陰翳之色，拋開其他的不談，光是這攝政王設計他爹娘，並且覬覦洛嵐府這一點，李洛就與攝政王之間有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李洛是恨不得攝政王當場暴斃的。

如果真讓得這傢伙奪了權位，成了大夏的掌控者，那往後洛嵐府的日子，恐怕就沒那麼好過了。

在李洛心中盤算的時候，車輦已至王宮之前，三人下了車輦，取出長公主送來的請帖，交給了王宮前的護衛，頓時有人恭敬的引著三人入內。

進入王宮，李洛目光一掃，只見得沿途防衛森嚴，在那暗處，還隱藏著許多隱晦鋒銳的氣息，顯然今日的王宮，也是將防衛力量開啟到了極致。

一路前行，時不時的還能夠遇見其他的一些賓客，顯然是來自大夏其他的一些大勢力的首腦人物，畢竟這場登基大典乃是大夏最為頂尖的權力交替，一般的人，是沒資格到場觀看的。

沿著恢弘大氣的廊道行走了一段時間，李洛三人視野陡然開闊，只見得那入目的是一片極為寬敞遼闊的白玉石廣場，廣場四周的臺階上，皆是有白玉石座，此時這些座椅上面，已是有了不少人。

李洛的目光掃了一眼白玉石廣場中央的位置，那裡有一座約莫百米左右的高臺，高臺猶如祭天之臺一般，數百臺階鋪展而下，此時的臺階上面，皆是鋪滿了紋著龍形的金毯。

顯然這就是今日登基大典的場地了。

三人隨著前方的宮女，徑直去往了右側的白玉石座，而且還是最上層的位置，在這裡，李洛看見了不少熟悉的身影。

而當三人進場的時候，剛好迎面也是有三道人影走來，那居中一名面無表情的中年男子，赫然是都澤府的都澤閻，在其身後，便是都澤紅蓮，都澤北軒姐弟。

雙方在廊道上碰面，目光互相接觸了一下。

李洛露出笑容，對著都澤閻抱了抱拳，笑道：「都澤府主。」

周圍也有一些目光若有若無的投來。

都澤閻看了李洛一眼，卻是並沒有搭理的意思，直接是轉入一側的白玉石座中。

對於都澤閻的這副冷淡態度，李洛倒是不以為意，畢竟表面上的東西並不重要，以往那金雀府的司擎府主看見李洛時，總是親熱的叫著賢侄，結果呢？落井下石的時候他恨不得把井口都給你堵住。

所以見到都澤閻沒有搭理自己後，李洛又看向後面的都澤北軒，頓時露出了溫和的笑容：「軒啊...」

都澤北軒眼神一寒，狠狠的盯了李洛一眼：「你給我閉嘴！」

「呃...」

李洛一愣，這人態度怎麼如此惡劣。

一旁的姜青娥，也是看向神色有些複雜的都澤紅蓮，雖然並未說話，但卻衝著她輕輕點頭，算是打過招呼。

而姜青娥這番舉動，落在都澤紅蓮的眼中，卻是令得後者心跳加快了一點，以前的姜青娥與她之間可是相當的冷淡，每次見面也是視若無物，哪裡會像如今這樣，率先對她點頭示意。

這樣的轉變，一時間竟是讓得都澤紅蓮有點受寵若驚，不過旋即她又是因為自己的這般心態有些羞惱，暗罵自己不爭氣，別人只是對著你點點頭，你就這般...

所以都澤紅蓮強自鎮定，面上不顯，同樣只是微微頷首，然後加快腳步跟上了都澤閻。

與都澤府一行人略作接觸後，李洛三人也往著洛嵐府的位置走去。

但沒走幾步，李洛的腳步就再次一頓，因為在那側面的位置，他見到了金雀府一家。

司擎，司天命，司秋穎。

而與此同時，對方也是見到了李洛他們，一時間神情各異。

第六百八十章序幕拉開

最新章節！

當在這裡再次見到金雀府一家子時，李洛的眼神也是微動了一下，然後他的臉龐上就堆上了更為和煦的笑容，率先走過去，對著那司擎笑道：「司擎府主，真是

越來越有精神了呢。」見到李洛主動上來，司擎臉上也是浮現出笑容，含笑道：「李洛賢侄才是愈發的出彩，這才一星院而已，已是晉入煞宮境，看來要不了幾年，洛嵐府又是一個

封侯。」

「哪裡哪裡，也不多，三年之內，如果我和青娥姐能夠順利封侯的話，那時候我爹娘再回來，我們洛嵐府說不定就會有四個封侯。」「不對...」李洛想到什麼，又指了下身後的郗嬋導師，笑道：「還有郗嬋導師呢，她最近也加入了我們洛嵐府，對了，還有彪叔...他雖然有些傷勢，但情況也是

越來越好，三年後如果恢復的話...」

李洛伸出手指算了算，然後對著司擎揚了揚手，認真的道：「那我們洛嵐府，豈不是要有六位封侯？！」

望著李洛伸出來的六根手指，即便是以司擎的城府，臉龐上的笑容也是忍不住的僵了一下。

六位封侯？

這是何等龐大而恐怖的實力。雖然明知道這是李洛故意恐嚇，但司擎內心還是稍微的慌張了一下，不過很快，他也是冷靜了下來，這姜青娥三年封侯，倒是有可能，但李洛才只是煞宮境

，憑什麼能做到？至於李太玄與澹臺嵐能否回來，這更是未知之數，那位牛彪彪的傷勢如果能夠這麼容易就好的話，也不會在洛嵐府總部蹉跎這麼多年了。

所以最後司擎漸漸的平復下來，不鹹不淡的道：「那就希望李洛賢侄的期望到時候能夠實現吧。」

如果今日攝政王能夠得勢，以他跟洛嵐府的恩怨，洛嵐府真能熬到李太玄，澹臺嵐歸來嗎？那倒也是未必。李洛笑著點點頭，他也沒有繼續以言語來刺激這位司擎府主，而是看了一眼其身後面色複雜的司天命與司秋穎一眼，衝著他們笑著點點頭，便是越過了他們

的位置。而姜青娥至始至終都只是站在一旁，那眸光甚至都未曾朝司擎他們這邊掃一眼，顯然，對於司擎此次的選擇，姜青娥已是將其列為了敵人的行列，她的性格

與李洛不同，李洛還能仿佛沒事一樣去打招呼，而她這裡，等到真正與司擎打招呼的時候，可能就是彼此的最後一面了。

這就令得一直看著她的司天命與司秋穎神色更為的黯然。

顯然，有些東西，一旦做了，那裂痕就始終難以彌補了。他們畢竟是金雀府的人，而司擎是他們的父親，他們沒辦法割裂這份關係，所以往後與姜青娥，李洛之間必然是漸行漸遠，甚至未來，還會因為這份關係兵

刃相見。

越過金雀府三人，李洛他們終於是來到了為洛嵐府這邊安排的位置。於鋪著軟墊的白玉石座上面坐下，李洛目光四望，又是在這一排最右側的位置，見到了魚紅溪，呂清兒以及一眾金龍寶行的高層，顯然，今日的登基大典乃

是大夏的盛事，其影響深遠，所以即便是金龍寶行這種中立勢力，也定會參與。

在李洛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他突然聽見一旁的郗嬋導師輕聲傳來：「副院長來了。」

李洛連忙轉頭，便是見到又是一行聲勢頗為浩大的人群湧入了這片看臺，那領頭的，正是素心副院長，顯然，這是聖玄星學府的人到了。以素心副院長為首，聖玄星學府來了好幾位紫輝導師，這個陣仗倒是氣勢非凡，沿途的各方勢力首腦皆是連忙起身，笑著與素心副院長打著招呼，而後者也

是帶著令人如沐春風的笑容一一回應。不過當素心副院長來到李洛他們這邊時，臉頰上的笑容卻是突然一收，有些冷淡的看了李洛與郗嬋一眼，道：「李洛，你在我們學府創的紀錄，會不會太多了

一些？」

她似是意有所指，比如竟然拐了他們的紫輝導師加入洛嵐府的事。

李洛一臉的誠懇，道：「副院長客氣了，身為學府的一員，為學府創造榮譽是我的義務和責任！」素心副院長冷哼一聲，道：「你可不要太過分了，雖然你是很出色的苗子，但我聖玄星學府未必就缺你不可，郗嬋之事，我們學府內還未有定論，之後有什麼

調查，你都得全力配合。」

李洛連連點頭，道：「我一定會的！」周圍的一些勢力都是在注意著這邊，最近聖玄星學府郗嬋導師在關鍵時刻辭職，攔截了蘭陵府的事，已經傳得沸沸揚揚，特別是之後她竟然還選擇暫時的加

入了洛嵐府，這讓得諸多勢力驚疑不已，他們不知道這是不是聖玄星學府對洛嵐府的一種支持態度，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中立的立場豈不是也會惹人質疑？

但眼下素心副院長這幅興師問罪的模樣，似乎也是表明這並非學府的意思？

雖然不知道這問罪是真是假，但至少表面如此。素心副院長在將李洛訓誡一通後，便是面無表情的離去，其後數位紫輝導師也是眼神有些奇特的看了一眼李洛與郗嬋，畢竟這事這幾天可是成為了學府最熱

門的話題，甚至有人在傳謠，說郗嬋導師對李洛有一些特殊的情感，雖說這引來了許多人嗤之以鼻，但偏偏最是讓人聽得津津有味。

「這些導師看我的目光有點怪怪的。」

隨著聖玄星學府隊伍的離去，李洛納悶的說了一聲。

「副院長只是做個樣子，表個態，不要覺得她是在生氣或者針對你。」一旁的郗嬋導師淡笑道。

「這我知道，她幫了我這麼大的忙，不要說只是生氣了，就算要打我，我也心甘情願的認了。」

李洛嘟囔道：「只是明明導師跟青娥姐也是參與者，為啥她就盯著我罵？真是不公平。」

這話迎來了姜青娥與郗嬋導師的一個白眼，這小子，這幅得了便宜還賣乖的模樣真是討打。

在他們這邊說話間，這方看臺上，又是有更大的喧譁聲響起，只見得有兩波隊伍，自那廊道中走出。

兩波隊伍，一波以攝政王宮淵為首，另外一波，則是以長公主宮鸞羽為首。

兩波隊伍，看似走得很近，實則涇渭分明，目光閃動間有著對對方的一些戒備。

隨著他們的出現，看臺上幾乎所有的目光都是投射而去。

所有人都知道，攝政王與長公主，才是今日的主角。

雖說今天是小王上的登基大典，但小王上畢竟年齡小，他那邊的力量幾乎全部都掌控在長公主的手中，所以她就代表著小王上的意志。

不過即便今日暗流湧動，但攝政王與長公主卻依舊是談笑風生，一副叔慈侄孝的模樣。

在那眾多目光的注視下，攝政王與長公主徑直登上了最高看臺處，那裡有三座金色石椅，兩人佔了一左一右的位置。

白玉廣場上，有隆重的慶賀前奏正在進行，響亮的鼓聲一聲聲的直衝雲霄，迴蕩在王宮的每一個角落。

然而聽起來歡慶的擂鼓聲，卻仿佛是在此時帶著鐵馬兵戈之氣。

各方勢力皆是目不斜視，眼觀鼻鼻觀心，所有人都是在等待著大典正式開啟的那一刻。

而時間，便是在那冗長的前奏儀式下，緩緩的流逝。

直到豔陽高照時。當一陣急促的鼓聲突然如急雷般的於白玉廣場上響徹而起時，所有人心頭都是猛的一震，瞬間凝聚心神，一道道目光投向了白玉廣場的一角，在那裡伴隨著

盛大的儀仗隊行出，那由上百人抬動的金色龍輦緩緩的出現在了視線之中。

龍輦之上，盛裝的小王上的身影顯得異常的瘦弱。

他緊繃著小臉，顯得有些嚴肅。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這場將會影響大夏未來格局的大典，終於是要拉開序幕了。

第六百八十一章護國奇陣的儀式

最新章節！

咚！咚！

低沉而有節奏的擂鼓聲於廣場上響徹起來，四周有金色旗幟揮動，無數軍士手中重戟跺地，大地隨之震動，一股恢宏浩大的氣勢由此而生。

有穿著莊重盛裝的王庭老臣走出，洋洋灑灑的長篇大論，念得許多人腦袋都是昏昏沉沉。

待得老臣將這些繁雜的儀式徹底走完，那龍輦之上的小王上站起身來，瘦弱的身子一步步的走下車輦，然後開始沿著那白玉石梯，一步步的往上。

全場所有的目光都是匯聚而來。小王上白皙清秀的面龐在此時布滿著肅然，他一步步的登梯而上，這是祭天台，他需要在臺上完成儀式，據說這道儀式關係到大夏的那座護國奇陣，那座奇

陣也是大夏最強之奇陣，一旦儀式成功完成，小王上就將會成為其唯一的掌控者。

持有那座護國奇陣，在這大夏城內，即便是王級強者，也奈何不了他。而有了那座護國奇陣，小王上就將會成為這大夏城中的最強者，在這種絕對的力量面前，任何勢力都不會對其心生不敬，到時候，他這位置，也就算是徹底

的坐穩了。

所謂的登基大典，其實也就是一場掌握護國奇陣的儀式而已。在場各方強者，皆是目光眨也不眨的注視著這一幕，對於那座護國奇陣的力量，即便是他們這些封侯強者，那也是充滿著忌憚，可以說，這就是大夏王朝的

震懾性武器。

只要護國奇陣在手，大夏就不會滅。

在這萬眾矚目下，小王上終於登上了白玉臺臺頂。石臺之頂，有一座白玉雕像，那是大夏的開國先祖，小王上於雕像前虔誠的跪拜下來，下一刻，有一道道光紋於石臺之上蔓延而開，無數道流光自白玉臺上

沖天而起，頓時天地間風雲湧動，一股無形的力量散發出來，似乎整個大夏城都是在此時震動起來。

所有人都是在此時抬頭望著王宮上空。只見得那裡，一座極其巨大，玄奧的光陣正在緩緩的成型，隨著這座大陣的出現，整個天地間的能量仿佛都是沸騰起來，伴隨著光陣的吞吐間，盡數被吸入

而進。

一股浩瀚，沉重的威壓感，降臨而下。

諸多封侯強者面色凝重，這就是大夏的護國奇陣。此陣連通了大夏疆域內上百座郡地，可以說，大夏國力越是鼎盛，這座護國奇陣的威力也就越強，從某種原理來說，倒是與洛嵐府的守護奇陣有些類似，只不過不論是從規模還是力量上來看，都是這座護國奇陣更要強盛，當然這也是正常的事情，畢竟這座護國奇陣，可是大夏諸多先祖耗費了百年歲月方才打造而出

，其所消耗的積累與資源，也遠非洛嵐府的奇陣可比。李洛也是在盯著天空上的恐怖大陣，然後他的視線又是掃了攝政王所在的方向一眼，那傢伙此時也是在瞧著大陣，平靜的面色看不出波瀾，看上去不像是有

什麼擔憂的模樣。

「這老東西，究竟想做什麼？」李洛皺了皺眉，眼下小王上已經引出了護國奇陣，接下來只要完成儀式，就能夠將其掌控，可攝政王怎麼一點都不急的樣子？

要知道一旦護國奇陣被小王上掌控，那麼攝政王就再也翻不出什麼浪花了。

其實不僅李洛心中疑惑，在場的其他那些勢力首領，也是眼睛偷偷在瞧著攝政王那邊，他們的心中，同樣充滿著驚疑。

難不成，攝政王放棄了嗎？這不符合他的性格吧。長公主鳳目凝視著小王上瘦削的身影，修長玉指在此時緩緩的緊握，在這種關鍵時刻，即便是以她的心態，都是忍不住的心跳加快，多年的期待，就在這一

刻。

只是，攝政王那邊的安靜，令得她心中泛起了一些莫名的不安。

因為她對攝政王太了解了，以這一位這些年的強勢以及所顯露的野心，如果說他會選擇安安穩穩的交出權力，那麼長公主是第一個認為是天方夜譚的人。

而如果攝政王不是要放棄，那麼他現在的安靜，只不過是暴風雨即將來臨的前奏而已。

這更是值得警惕。

長公主的一隻手藏在袖中，掌心間握著一枚玉簡，只要一有變故，她就會直接捏碎玉簡，到時候她的那些在大夏城中的兵馬將會直接對攝政王府進行圍剿。此時的長公主容顏冷漠，鳳目凌冽，其中有殺機湧動，當年父王駕崩前，曾囑託她扶持弟弟，只是當初尚還年幼，所以面對強勢的攝政王，她也是諸多忍讓

，可如今小王上已經成年，這大夏的權柄，也到了交還的時候，如果攝政王還是不願，那就只能真的來一場王庭內鬥了。

在那眾多勢力心思各異下，上空的護國奇陣散發出來的威壓愈發的恐怖，整個天地仿佛都是在此時變得黯淡了許多，唯有那座巨大的奇陣，緩緩的運轉。而小王上跪伏於白玉石臺頂部的先祖雕像之前，在那眾目睽睽下，他取出一柄金色小刀，割破了手掌，不過鮮血卻並未滴落，反而是迅速的升空，最後融入

到了那龐大的護國奇陣之中。

嗡嗡！

伴隨著鮮血的流入，那座護國奇陣頓時爆發出一圈圈巨大的能量漣漪，其仿佛是在進行著某種認證一般，在辨析著小王上的鮮血是否是純淨的宮家血脈。

所有人都是在緊張的看著這一幕。因為這已經算是最後的步驟了，只要完成了認證，那麼護國奇陣就將會降臨下掌控之權，到時候小王上一念之間，就可以催動一股足以抗衡王級強者的恐怖

力量。

轟轟！

恐怖的能量波動不斷的自上空的護國奇陣中散發出來，如同颶風驚雷一般，發出的巨聲迴蕩整個大夏城。

這一刻，大夏城內無數的目光，都是在投射而來。

護國奇陣如龐然大物般運轉，下一瞬，只見得一道光柱從天而降，直接是將小王上的身影籠罩了進去。光柱之內，充斥著磅礴浩瀚的能量，小王上的頭髮，衣袍皆是在此時鼓動起來，有一股龐大的力量在湧入他的體內，在這種力量的加持下，他感覺整個身體

都變得愈發的強大起來。

這股力量，仿佛還能夠淬鍊他的身體一般，令得他變得更為強橫。

這讓得小王上歡喜無比，這些年後背的黑蓮之毒令得他頗為虛弱，這還是他第一次感覺到如此的充滿力量。

甚至這一刻，他清晰的感覺到，後背的黑蓮之毒，竟然也是在護國奇陣力量的淬鍊下，在迅速的鬆動，繼而被淨化。

原來，掌控護國奇陣，竟然還有這種裨益！小王上伸出手掌，只見他的掌心中，似乎是有著一道玄妙的符文正在漸漸的成型，這道符文他在王家秘典中見過，這就是掌控護國奇陣的鑰匙，所以符文徹

底凝聚而成的那一刻，他就能夠掌控這座護國奇陣。

一切，都是在朝好的方向推進著。在場所有人同樣是在此時感覺到那光柱中的小王上，似乎與天空上的護國奇陣開始產生了一些特殊的聯繫，這連帶著原本相力等級並不高的小王上身上，也

開始散發出了一股莫名的威壓感。

這是要成功的跡象。李洛目光緊緊的盯著這一幕，然後他的眼角餘光掃過攝政王的方向，心頭卻是猛的一凜，因為在這一刻，他似乎是見到攝政王面無表情的臉龐上，嘴角緩緩

的勾動了起來。

隱約的，李洛感覺到了一種不安。

轟！

光柱中，能量激蕩，突然小王上後背的衣衫仿佛是被某種氣息所侵蝕，變得有些破損起來。

李洛目光掃去，眼瞳突然微微一縮。

因為他見到，原本小王上後背的黑蓮印記，竟是在此時以驚人的速度消退。

黑蓮，在此時轉為了青蓮。

那給小王上造成了多年痛苦的黑蓮之毒，仿佛是在此時被徹底蕩除了？

李洛心中有一抹驚愕之意升起，而也就是在這一刻，不知道是不是一種錯覺，他發現，小王上的頭髮，似乎是在漸漸的變長，同時變得愈發的烏黑柔亮。

小王上原本清秀的容顏，更是在此時，漸漸的顯露出一種柔弱的清麗感。

望著此時的小王上，李洛心中突然的泛起了一股荒謬的感覺。因為他感覺，現在的小王上，似乎...像是一個女孩子？！

第六百八十二章劇變

最新章節！

當李洛的心中於此時生出那一道荒謬的情緒時，白玉廣場四周，同樣是開始有一些驚疑聲在低低的響起。

因為那小王上的變化，實在是過於的明顯。他的頭髮如瀑布般的傾灑下來，直接是掙脫了皇冠的束縛，髮絲烏黑明亮，那原本就顯得有些白皙的肌膚，更是在此時有一種晶瑩剔透之感，瘦弱的身子，

在此時拔高，變得修長挺拔，那原本合身的龍袍瞬間就變得有些緊身起來，頓時就將胸前突然聳立的飽滿給凸顯了出來。

清秀的臉龐，也是在此時變得愈發的女性化，眉宇間與長公主有了幾分相似，只是比起長公主的優雅從容，他卻是顯得有幾分柔媚。

而且他的年齡明明不過也就十歲左右，之前也僅僅只是一個小男孩的形象，可這轉眼間，就變成了一個發育良好的少女。而身體上突然間的變化，也讓得小王上在這瞬間呆滯了下來，他身體在此時有些顫抖起來，他不知道為什麼他的身體會發生如此可怕的變化，但一種恐懼已

經從心底湧現出來。

因為他明白，這個變化，在現在的這個時刻，必然是致命的。

在如此莊重盛大的大典上，堂堂大夏之王，竟然當眾從一個男孩變成了一個少女？！

這是何等的震撼人心。

這將會令他這個王上威嚴盡失！

轟轟！而就在小王上心中恐懼的時候，最先有反應的，不是那諸多看客，反而是天空上的護國奇陣，其內有恐怖的能量波動如驚雷般的爆發，整片天空仿佛都是在

此時變得扭曲起來。

看上去，猶如是護國奇陣在發怒。

小王上感受到護國奇陣的震動，心中一片冰寒，因為這一刻，他突然記起了王室中口口相傳的秘言，大夏護國奇陣，唯有宮家男兒，方可掌控。

可現在，他突然從一個男孩變成了少女，那豈不是失去了繼承護國奇陣的資格？

而沒有了護國奇陣在手，他這個所謂的王位，根本就坐不穩！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小王上聲音都變得顫抖起來，這突如其來的變化，讓得他整個腦子都是一團糨糊，因為這種變化，也太過的不可思議了！

他當了好些年的男孩，結果在這登基的一天，卻變成了少女，這是何等的荒唐啊。

他看向自己那變得纖細的手掌，掌心原本成形的那一道掌控護國奇陣的符文，竟然是在此時漸漸的開始消散。小王上面龐頓時驚恐起來，他另外一隻手掌急忙抓過去，手指死死的摳著那一道古老符文，指甲將掌心都摳出了血痕，他惶恐至極：「不要消失啊，不要消失

啊！我是大夏的王，我有資格掌控你的！你不準消失啊！」他非常明白今天這場儀式的重要性，他與姐姐為此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如果他失敗了，那麼他那位王叔勢必會藉此發難，徹底的將權勢掌控在手，而長此以

往，他這個王上也將會被架空成傀儡。

那些支持他的重臣，也會因為他這個身體的變化，漸漸的疏遠他。

沒有了護國奇陣這個震懾性的力量，他根本就坐不穩那個位置。然而，他的阻止並沒有任何的效果，因為手中的古老符文已經徹底的散去，與此同時，上空巨大的護國奇陣在發出了如怒吼般的聲音後，也是在那無數道驚

駭欲絕的目光中，漸漸的消散。

這無疑是向所有人宣布，此次的繼承儀式，失敗了！

唰！那看臺上的長公主，也終於在此時從那震驚中回過神來，她猛的站起身來，國色天香的臉蛋上，布滿著鐵青之色，同時她那狹長的鳳目中，也罕見的掠過了

一絲驚惶與難以置信之意。

因為眼前的變故，同樣超出了她的想像。

她那個相依為命了好些年的親弟弟，在她的眼皮底下，突然變成了一個妹妹！

這怎麼可能呢？！

這一刻，即便是以她的心性，都是生出了一種暈眩之感。

旋即，她鳳目猛的轉向另外一側的攝政王，眼神中有著一種暴怒以及憎恨之色湧現出來：「宮淵，你究竟做了什麼？！」雖然這宮淵看上去坐在那裡什麼都沒做，但長公主卻有著一種直覺，眼前的變故，跟他恐怕脫離不了干係，畢竟小王上繼承護國奇陣失敗的話，宮淵就是最

大的受益人！面對著罕見出現暴怒情緒的長公主，攝政王則是嘆了一口氣，以一副極其遺憾的模樣看著祭天台上的小王上，道：「鸞羽，發生這種事情的確是很讓人痛心，

你懷疑我是理所應當，但是你真的覺得，我有能力把一個男孩變成少女嗎？」

「或者你有沒有考慮過另外的一點，那就是...景曜他，她...她的真實性別，其實是在出生的時候，就被故意掩蓋了呢？」

「妖言惑眾！」長公主柳眉倒豎，聲音冰冷至極。

這個消息，她從來不知道，即便是父王駕崩時，也未曾與她說過，所以長公主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的那位王兄，一生只有你們兩個子嗣，他一直都想要一個男兒來繼承位置的，因為他明白，只有男兒才能夠繼承護國奇陣，或許這也是為何你明明比景曜

要優秀那麼多，他卻並不打算讓你成為大夏女王的原因。」「可景曜的出生，斷絕了他的念想，因為這也是一個女孩...而在絕望下，他就採取了一些特殊的手段，這種手段，掩蓋了景曜的真實性別，他或許是以為憑此

，就能夠騙過護國奇陣的探測？」

攝政王倒是不在意長公主冰寒的目光，而是自顧自的分析著。

「你說，景曜背後的陰陽青蓮，會不會就是掩蓋她性別的東西？那黑蓮之毒，雖然給她帶來了痛苦，但也能掩蓋住她的性別。」「我想，我那位王兄應該是做好了準備的，那就說明，他的這番手段，最後有很大的可能是真的能夠騙過護國奇陣，但誰也沒想到的是...鸞羽，你竟然真的找

到了化解黑蓮之毒的人，我記得，就是那個李洛吧？」「他化解了大半的黑蓮之毒，打破了陰陽青蓮的平衡，所以掩蓋就不再完美，再加上護國奇陣有淬鍊之力，正好能夠將那殘餘的黑蓮之毒消融，只是，當黑蓮

之毒消融的時候，景曜真實的性別，也就恢復了。」

攝政王十指交叉，偏頭看向臉色漸漸變得蒼白起來的長公主，嘴角的笑意愈發的濃鬱。

「所以...」「鸞羽啊，看來你父王費盡心機布下的手段，反而是被你徹徹底底的破壞了啊。」

第六百八十三章宮淵的野心

最新章節！

攝政王的言語平淡，然而就是在這份平淡下，卻是裹挾著殺人誅心之意，因為這份衝擊，即便是長公主多年所蘊養的氣度都是被撕扯得支離破碎，她面色蒼白，

身子都是忍不住的有些搖搖欲墜。

攝政王這番話對她所造成的衝擊性太大了。

這簡直直接衝破了她的心防。雖說她明白攝政王用意狠毒，但不知為何，理智卻是告訴她，攝政王的這番言論恐怕並非是信口胡謅，因為發生在宮景曜身上的離奇之事，已經清清楚楚的

出現在了眼前。

沒有人能夠在瞬息間改變一個人的性別。而且身為宮景曜的姐姐，她以往也時常會照顧他，所以有時候也會疑惑的發現他身上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比如他的身子總是偏向瘦弱，皮膚很白，性格也

總是顯得柔弱，特別是他的容顏，在最近一年中，變化得更為的陰柔。

而這種變化...仔細想想，好像還真的是當她請來李洛為宮景曜驅毒之後開始出現的。

這再聯想到攝政王的話，長公主的心就不由得深深的沉了下去。難道，宮景曜的性別，真的是當年出生時，被她的父王以特殊的手段掩蓋了下去，所為的，就是騙過護國奇陣的探測嗎？可是為何父王不將這麼重要的隱秘

告訴她？她這些年為了治好宮景曜的奇毒，四處苦求良醫，難道反而害了宮景曜，破壞了父王的苦心謀劃？

這一刻，長公主那素來明媚自信的鳳目中，出現了濃濃的頹然之色。

沒有什麼比自己費盡心機的努力去做一件事，最後卻發現這件事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錯誤來得更讓人沮喪了。

所以此時，長公主開始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了。而當長公主這邊陷入自我懷疑的時候，那一層層的看臺上，各方勢力首領也同樣是發現了宮景曜身上的變化，然後不出意外的，他們所有人都是一臉的震驚

以及不可思議。

譁！

譁然聲直接如浪潮般的爆發開來。

「這...」就連李洛都是瞪大了眼睛，心潮劇烈的湧動起來，他面色劇烈的變幻著，如果說其他人對於小王上的變化只是顯得震驚以及不知所措的話，那麼他的內心深

處，就有一種恍然感突然的湧現出來。

怪不得最近他給小王上化解黑蓮之毒時，總是感覺他的氣質容顏有些女性化了。

原來，原來他並非是男子，而是一個女孩子？！此時祭天台上那小王上的身形，完完全全就是一個發育良好的少女，雖然她明明只有十歲，可或許是因為那陰陽青蓮的緣故，她的身材都獲得了某種催化，

簡直與成年人無異了。

但或許也正是如此，所有人才更能夠看清楚她的變化。

「是攝政王搞的鬼嗎？」一旁的姜青娥柳眉緊蹙，問道。

「不太可能吧？」李洛苦笑一聲，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將一國之主從男性變成女性，如果攝政王有這等鬼神莫測的手段，還需要爭搶權勢嗎？

「世間或許有這般手段，但這絕對不是封侯強者能夠做到的，甚至，一般的王級強者都做不到。」郗嬋導師緩緩說道。

「會不會是幻象？迷惑人眼。」李洛不死心的問道，他實在是有些無法接受，那個他持續將近一年療毒的小男孩，突然變成了一個少女的詭異事實。

「在場這麼多的封侯強者，什麼幻象能夠連我們都蒙蔽？李洛，要學會承認現實。」郗嬋導師反問。

李洛苦笑一聲，而後嘆了一口氣，道：「這下子局面可就麻煩了。」

小王上突然變成了少女，顯然這也是導致護國奇陣繼承失敗的主要因素，而一個無法掌控護國奇陣的王上，那定然是不合格的。

今日這場登基大典，果然沒想像的那麼順利與簡單。

而且，這麼好的機會，攝政王一派怎麼會輕易的放過？這簡直就是送上門的攻訐靶子。這讓得李洛心頭也變得沉重起來，畢竟他們洛嵐府已經算是上了長公主的船，他跟攝政王宮淵之間，不說是血海深仇，那也絕對算是彼此的眼中釘，如果今

日讓那攝政王得了勢，那麼往後洛嵐府的處境未必就比以前會好到哪裡去，除非他爹娘能夠儘早回來。而就在李洛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在那一層看臺上，已是有一些模樣蒼老的老臣顫顫巍巍的起身，他們的面龐上布滿了驚疑與憤怒，目光投向了長公主那邊

的位置：「長公主殿下，這是怎麼回事？！你應該給我們一個交代！」他們這些老臣，是屬於支持宮景曜的，因為他們相信後者的正統身份，可如今宮景曜這突然間的性別之變，讓得他們直接傻了眼，一時間心頭也是激憤至極

。這些老臣很有資歷，在保皇派中也是頗有份量，如今發出了質疑，也是引得其他那些保皇派面面相覷，心中泛起擔憂之意，如今攝政王還沒發難，難道他們

內部就要起爭執了嗎？而面對著老臣們憤怒的質疑，長公主又能說什麼？說她對此也是完全不知情麼？那不僅沒有作用，反而會讓人覺得她這位長公主做事實在是失策，竟然連如

此重要的隱秘都不知道，這樣的人，跟著還有什麼前途？

「看來今日的護國奇陣繼承是失敗了。」攝政王終於是站起身來，聲音不急不緩的說道。

「王叔這是想要破壞登基大典嗎？！」長公主寒聲說道。攝政王平靜的道：「按照宮家規矩，如果不能成功繼承護國奇陣者，那就不算是真正的大夏之王，我並不想破壞登基大典，如果景曜現在能夠掌控護國奇陣，

那本王立即放下所有的權力，從此隱退，不問王庭之事！」

「但我只是想說，護國奇陣是宮家守護大夏最強的力量，如果因為王上的不合格導致這份力量丟失，那麼我想，不僅是我，大夏的所有人都不會同意。」

「大夏的子民，也不願意這樣惴惴不安的存活下去！」他的聲音並未加以掩飾，而是在看臺上直接擴散開來，這引來了諸多的騷動，各方勢力首腦皆是微微色變，因為攝政王如此公開的言語，已經是徹底的將野

心顯露了出來。

「宮淵，你想謀逆？！」長公主俏臉鐵青，胸前峰巒起伏，顯得波瀾壯闊，可見此時已是怒極，同時言語間對攝政王也再無半點敬意。

「我這是為大夏計！」攝政王厲聲回道。

而後他直接看向那些保皇派的老臣，沉聲道：「今日景曜繼承護國奇陣已經失敗，如果你們還頑固迂腐，那麼我大夏未來遭遇大難，何來力量抵禦？」

「這場登基大典，已經失敗，這變成了一場笑話！」

「但是，還有補救的可能！」

「宮家規矩，宮家血脈純淨的正統男性，皆有獲得護國奇陣認同的資格！」

「宮景曜既然做不到，那就由本王來！」最後一句，攝政王已是喝聲如雷，同時他一步踏出，有一股磅礴強悍的威壓沖天而起，他虎目含威，多年的養氣，更是令得此時的他威嚴深重，頗有帝王霸

氣。

而看臺上，所有的頂尖勢力首腦以及強者皆是面色徹底的凝重起來。

這場登基大典的變故，果然還是出現了。隨著宮淵這話說出來，一場大變，在所難免！

第六百八十四章秦鎮疆的出手

最新章節！

當攝政王的聲音落下的那一刻，這片看臺上的氣氛瞬間緊繃，周圍原本的擂鼓聲仿佛都是在此時寂靜了下去，此前的歡慶氣氛瞬間降至冰點。

因為攝政王這句話，已經顯露了他的野心，他想要代替小王上來完成這登基大典，繼承護國奇陣！

「放肆！」

長公主率先冷喝出聲，俏臉上布滿寒霜，眼中含煞：「宮淵，你想要謀逆？！你要違背宮家先祖祖訓？！」

看臺上一陣騷動，而後諸多保皇派也是面色顯露怒色，齊齊喝斥：「攝政王休要胡言，我大夏已有王庭之主，豈能隨意更換人來繼承護國奇陣？！」

那些老臣也是紛紛出言，雖說對於宮景曜這裡的變故他們感到驚怒，可這攝政王更是大逆不道，竟然直言要代替小王上！「我贊同攝政王之言，護國奇陣非同小可，這是大夏先帝們耗費無數資源，心血打造的鎮國之寶，這股力量如果不能掌控，一旦未來大夏遭遇危機，誰能來擋

？！」

「掌控護國奇陣者，當為大夏之王！」

「......」不過與此同時，那些支持攝政王的人，也是毫不猶豫的站了出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三郡總督鍾頡，作為攝政王麾下的頭號人物，他自然是明白此

時他必須全力堅定的支持攝政王。

記住網址kanshu．la

而且攝政王一旦上位，他也是能夠更進一步。

為了自身未來的前途，今日不惜一切代價，都得將攝政王推上那個位置。

「諸位是想要謀反？！」長公主陣營中，那名秦總管也是面色陰沉的走出，有磅礴相力自其體內席捲而出，衣袍獵獵作響的同時，他直接一揮手，而隨著他手勢的揮下，這白玉廣場

四周的高牆上，立即出現了無數精銳兵士，手持流轉著異光的勁弩，鎖定這邊。看臺上騷動加劇，其他那些各方勢力首腦也是面露戒備之色，同時一道道強大的相力升騰起來，今日的登基大典已經開始朝著最壞的局面轉變，所以他們也

必須謹慎小心起來了。

「哼！」攝政王見到這混亂的局面，一聲冷哼，他眼神如電光的射向那位秦總管，自身恐怖的相力威壓如火山般的噴發，那股威壓如巨獸般的盤踞這片上空，同時其

身後虛空破碎，五座封侯臺於磅礴如大海般的相力之間沉浮不定。

五座封侯臺一顯露，虛空都是在隨之震蕩。

攝政王再次將自身五品侯的實力顯現出來。

這引得長公主陣營的人馬皆是有些色變，眼露忌憚之意。而看臺上，聖玄星學府，金龍寶行這兩大超級勢力的人則是眉頭緊鎖的望著這混亂的一幕，其實不論是素心副院長還是魚紅溪，她們都不想見到大夏混亂起

來，因為那對於她們雙方而言並沒有任何的好處。

但這種王位之爭，她們又沒辦法插手，所以一時間也只能靜觀其變。

不過好在這關鍵時刻，長公主還是收斂了情緒，迅速的恢復往日的冷靜，站了出來：「秦將軍，身為大夏的柱石，如今大夏將亂，你就不打算說點什麼嗎？」

她一開口，就將眾多目光引向了看臺上始終未曾動過的秦鎮疆。秦鎮疆坐在那裡，猶如一頭魁梧的巨獸般，渾身散發著鐵血之氣，他聽見長公主的聲音，這才抬起頭，看了一眼祭天台上，已經處於崩潰中的小王上，微微

沉默，緩緩開口道：「殿下想要我說什麼？」

長公主盯著秦鎮疆，突然從手腕上的空間球中取出了一卷金色捲軸，道：「我這裡有父王駕崩前所留的遺詔，其中有囑託秦將軍之言，你要聽嗎？」

秦鎮疆聞言，神色終於是一動，他是先王舊臣，對於先王素來抱有敬重，如今聽聞，立即單膝跪地。

長公主見狀，打開捲軸，清冷聲音念起其中一段：「命大將軍秦鎮疆，護持幼主，保我大夏安寧！」

一道道目光投射向秦鎮疆，作為手握重軍的邊疆大將，後者在大夏內也是擁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與力量，他的選擇，也將會對大局造成不小的影響。

其實沒有人知道長公主手中的所謂遺詔是不是真的，但現在長公主當眾這麼宣揚了出來，那麼這就是將秦鎮疆逼得必須站隊了。一些保皇派的老臣神色微動，雖然先前小王上的變故讓得這些老臣對長公主有些生氣，可現在後者這一手，又是讓得他們暗自讚嘆了一聲，因為他們最為清楚，這位大將軍多年在外，不論是對於長公主還是攝政王都沒有過多的親近之意，但唯有他們這些老臣方才知曉，這位誰都不給面子的大將軍，卻是對先王異常

的忠誠，眼下長公主掏出那不知真假的遺詔，怕是能夠戳中這位大將軍的軟肋。

而且，他絕不會生出質疑遺詔真假的心思。

在那眾多注視下，秦鎮疆粗獷的臉龐上沒有多少的波瀾，他沉默了幾秒，然後單手捶胸，道：「遵先王遺旨。」

而後，他站起身來，虎目看向了攝政王那邊，道：「還請攝政王以大夏安寧太平為先，勿要掀起動。

亂。」

譁。

有諸多的譁然聲低低的響起，秦鎮疆的話，已經表明了他的選擇，面對著長公主那不知真假的遺詔，他最終還是選擇了維護正統的小王上。

「秦將軍，你的選擇讓本王很失望。」攝政王淡淡的道。

「你覺得現在這個無法掌控護國奇陣的王上，能夠護佑大夏太平嗎？」他指向了祭天台上那個已經變成了少女模樣，神色顯得有些倉惶的宮景曜，問道。

秦鎮疆平靜的道：「大夏的太平，在人而不在陣，如果我大夏上下齊心，其力未必就比一座護國奇陣弱多少。」

「見慣了殺戮徵伐的大將軍，竟然也會說出如此幼稚天真的言語。」攝政王搖了搖頭，有些失望的道。

「既然大將軍不贊同本王之舉，那本王就先來試試，時隔多年，大將軍的「白虎破軍圖」究竟又修行到了何種層次吧？」他眼神中有森寒之意掠過，秦鎮疆的站隊，無疑是令得剛剛有些混亂的長公主陣營一時間又是恢復了一些信心，那麼眼下他就必須強勢出手，將一切的不穩

定都強勢鎮壓下去。

「攝政王有這般要求，我又怎敢不從？！」然而秦鎮疆更是兇人，既然眼下選擇了站隊，自然就不再忌憚攝政王，一聲長嘯，身影直接踏空而上，其身後虛空震蕩間，四座巨大如山嶽般的封侯臺顯露

而出，吞吐天地能量。

他赫然已是踏入了四品侯的境界。秦鎮疆一出手，沒有任何留手的打算，他心念一動，只見得四座封侯臺中，便是有著浩瀚能量奔湧而出，這浩瀚能量於虛空凝聚而成，轉眼之間，便是化為

了一頭約莫千丈左右的白色巨虎。

白色巨虎散發著一種特殊的兵戈之氣，它的咆哮聲中，似是有千軍隨同，充斥著嘶嘯，衝鋒的號角聲。秦鎮疆五指緊握，緩慢的推出了一拳，而隨著這一拳的推動，天地間仿佛都是被兵戈之氣所席捲，隱約之間，似是能夠看見有無數軍隊自虛空中衝殺而過，

浩蕩之勢，不可阻擋。

「白虎破軍圖，萬軍拳。」

一拳轟出，兵戈殺伐之聲響徹天地，白虎撲出，似是萬軍主帥一般，裹挾著萬軍，以一種浩蕩之勢，直接對著攝政王所在衝殺而去。

所過之處，虛空不斷的崩碎。

這一拳，看得在場不少封侯強者都是面色劇變。

即便是那同為四品侯的極炎府府主祝青火，神色都是凝重了起來。

「這秦鎮疆於邊疆養兵戈之氣這麼多年，終於是將他這「白虎破軍圖」修到了「萬軍之境」。」

「拳出如萬軍，可鎮一切敵。」

「這一拳之威，可媲美衍神級的封侯術！」

這一拳，祝青火知道，他如果硬接，自身必然受創，秦鎮疆這一拳，本只是通靈級封侯術，但在秦鎮疆多年的推衍與浸淫下，已至大成。

但是可惜...

秦鎮疆面對的並非是他，而是更為深不可測的攝政王。在那在場眾多頂尖強者的注視下，攝政王神情古井無波，而是伸出了手掌，隨著他手掌的伸出，那隻手掌似是變得無邊之大，整個天穹都被覆蓋，同時掌心

之間，似是有巍峨山河之影，一一浮現。

那一掌，似是化為了一片山河壓來。

看臺上，眾多大夏頂尖的封侯強者見狀，心頭皆是一震，也是將這磅礴浩瀚的一掌認了出來。

那是，宮家最為頂尖的封侯術之一。衍神級封侯術，大山河掌！

第六百八十五章一截紫香

最新章節！

山河之掌似是覆蓋蒼穹，以一種磅礴宏大之勢鎮壓而下，而後在那諸多震動的目光中，與秦鎮疆那裹挾萬軍之氣的白虎之影轟擊在了一起。

轟隆！

那一瞬，天穹似是都隨之崩塌下來，恐怖的能量風暴化為颶風橫掃，整個大夏城的上空都是傳出了刺耳的轟鳴聲。

這座龐大的城市，在此時劇烈的震顫起來，引來無數驚惶目光投向王宮的位置。

山河之掌下，成片成片的山河成形，那山河宛如實質，一座座連綿不斷的砸向了白虎虛影，而隨著山河的落下，白虎虛影則是被不斷的砸退，其周身裹挾的萬軍之氣，也是迅速的在削弱。

白虎虛影竭力咆哮，張口噴出凌厲至極的兵戈之氣，撕碎了一重重山河。

但那山河仿佛無窮無盡，任由那兵戈之氣如何的肆虐，最終還是推進了過去。

最終，攝政王面龐漠然的蓋下手掌，同時伸出了一根手指，隔空按下。

連綿山河間，突然有一座尤為巍峨的擎天山嶽浮現而出，那座山嶽幽黑沉重，仿佛是精鐵所化，這座山嶽一出現，周圍的山河紛紛退避，而後幽黑山嶽當頭鎮在了那座巨大白虎身軀之上。

吼！

記住網址kanshu．la

白虎的咆哮聲中，有痛苦之意爆發。

它傾力反抗，萬軍隨之衝撞，然而那幽黑山嶽仿佛是堅不可摧一般，即便是萬軍洪流撞擊而上，山嶽卻依舊是巍然不動，反而是硬生生的將萬軍碾碎，最終伴隨著一聲哀鳴，白虎虛影也是於虛空之上破碎開來。

當白虎虛影破碎時，秦鎮疆壯碩的身軀也是一震，面龐上浮現一抹蒼白之色，身影被震退了兩步，周身磅礴如洪流般的相力劇烈的震蕩起來。

顯然，在與攝政王這一次巔峰碰撞中，秦鎮疆終歸還是落入了下風。

不過這個結果倒也並不算太過的出人意料，畢竟攝政王乃是五品侯，還修有衍神級的封侯術，不論從哪個方面都要勝於秦鎮疆，他沒有理由會在這種交手中落入下風。

雙方交鋒，僅僅一招，皆是全力而為。

伴隨著攝政王取得上風，頓時他這一派系的成員皆是士氣大振，氣勢也是變得更為的銳利起來，而反觀長公主這一派系的成員，則皆是神色愈發的凝重。

「秦將軍，你是我大夏柱石，邊疆還需要你來維護穩定，不論是誰當這個大夏之王，你的位置都將會穩如磐石，所以你何必來摻和這場爭鬥？」攝政王雖然取勝，但依舊沒有放棄對秦鎮疆的招攬。

他的言語，已是暗示秦鎮疆，即便他今日上位，也絕對不會動秦鎮疆的位置。

秦鎮疆聞言，則是淡淡一笑，道：「攝政王是覺得我很在乎這個位置嗎？」

攝政王搖搖頭，誠懇的道：「只是本王覺得，大夏需要你。」

不得不說，這攝政王的確是有不小的人格魅力，言談之間，禮賢下士，令人很是受用，但可惜秦鎮疆自身也是那種一旦做了決定就絕不會因為任何言語動搖的強勢之人，所以攝政王的魅力自然對他沒什麼作用。

「還請攝政王以大夏太平為重。」秦鎮疆說道。

攝政王見狀，也就知曉無法動搖秦鎮疆之心，於是就不再與之廢話，反而是將視線投向看臺上的那些大夏各方頂尖勢力，緩緩道：「諸位可有願意支持本王的？」

聖玄星學府與金龍寶行的人都未曾答話，當然他們也不是攝政王的目標。

極炎府的祝青火府主率先起身，淡笑道：「這些年大夏在攝政王的治理下，國力鼎盛，所以對於攝政王的能力，我是信服的，若是攝政王未來能夠統率大夏，我相信大夏將會蒸蒸日上，成為東域神州上最頂尖的王朝帝國。」

這是直接擺明了態度。

不少勢力傳出了騷動，在如今的五大府中，隨著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失蹤，極炎府無疑是其中最強的一府，而祝青火自身也是踏入了四品侯的境界，算得上是大夏封侯強者中頂尖的一批。

所以他的出聲，無疑是造成了極大的震動。

長公主那邊，不少人面色都變得難看起來。

金雀府的府主司擎也是起身，面龐上有笑容浮現，道：「我金雀府，也覺得攝政王是更好的大夏之王人選。」

如果是以前，司擎或許還不打算摻和這種站隊之爭，可在經過洛嵐府府祭之後，他現在不得不投靠攝政王一系，因為他的確擔心未來李太玄與澹臺嵐的歸來，而若是他能夠投入攝政王的麾下，那麼即便未來這兩人歸來，也能擁有抗衡之力，畢竟，對於這二人，攝政王同樣是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司擎的出聲，令得看臺上的騷動聲更大了。

五大府中，已是有兩府支持攝政王，這般聲勢，已然不弱。

一些目光投向了洛嵐府這邊，同樣那位攝政王也是看向李洛，姜青娥，面露笑容的道：「李洛府主，我與洛嵐府之間的確有些誤會，但這並非是不可調和，若是你們願意以大局為重，等未來李太玄，澹臺嵐歸來，本王願意親自道歉，化幹戈為玉帛。」

李洛心中冷笑一聲，真等我爹娘回來了，你恐怕連道歉的機會都沒有。

「王庭易主之事，關乎大夏之本，我不覺得隨意更改是一件好事，那只會令得大夏產生不必要的動蕩。」李洛平靜的開口，並沒有在意攝政王那滔天的威壓，反正雙方都已經撕破臉皮，他自然也沒必要再給對方面子。

聽到李洛這話，攝政王面色不變，眼神卻是陰沉了一分，雖然早有預料，但被一個後輩小子當面拒絕，還是引得他心中有怒火掠過。

與此同時，那都澤府的都澤閻府主，眼目微垂，道：「我都澤府不摻和這些事情，這是宮家之爭，與我無關。」

這是要將都澤府置身事外，兩不相幫。

至此，除了沒有到場的蘭陵府外，大夏的五大府，都算是表明了各自的立場。

而五大府之外，一些大夏的頂尖家族，這些家族底蘊深厚，論起實力並不遜色於五大府，不過這些家族素來明哲保身，唯有少數一些與攝政王早就有牽扯的家族表明態度外，其他的也都持中立態度。

但這對長公主一系其實不算好消息，畢竟所謂的中立，也就表明了默認了攝政王的爭王資格。

眼下雙方的實力，無疑還是攝政王更強勢一些。

「鸞羽，我所為皆是為了大夏的未來，並非為了一己私慾，護國奇陣的重要性你比我更清楚，眼下你與景曜都失去了繼承的資格，既然如此，那就應該退讓一步，免得我大夏失去這道護國之力。」攝政王居高臨下的俯視長公主，試圖讓對方放棄。

長公主那姣若秋月的臉蛋上，沒有任何的波瀾，她根本沒有理會攝政王這番可笑言語，而是鳳目環顧四方，道：「宮淵，你是覺得自己贏定了嗎？」

攝政王眼神冷漠。

長公主淡淡的道：「你是不是還忘記了，在這大夏，還有一位的意見你沒有詢問？」

攝政王雙目虛眯了一下，道：「你指的是龐千源院長嗎？他鎮守暗窟多年，恐怕並沒有時間來理會這等小事。」

長公主平靜的道：「當年父王駕崩時，我陪伴在其身前，他對我說，龐千源院長曾以私人的身份給過他承諾，登基大典時，他會支持景曜。」

此言一出，四周頓時震動一片。

所有人都是面露驚容，那位大夏的最強者，竟然還給過老王上這等承諾？！

攝政王袖中手掌用力的緊握，眼中掠過陰寒之色，而後他漠然道：「鸞羽，不要再胡言了，這是我們宮家之事，以龐院長的身份，他不會插手的。」

長公主玉手一翻，有一支紫色的短香出現在了雙指之間，她以相力將其點燃，頓時有嫋嫋青煙升起。

攝政王見狀，眼瞳一縮，冷聲道：「鸞羽，你在做什麼？！」

「這是龐院長給予父王之物，說此香點燃，他自會現身，為了免得大夏內亂，我也只能將他老人家請來了。」長公主說道。

所有人心頭都是一震，長公主竟然能夠將那位已經很多年沒有出現在大夏的龐院長請來現身嗎？！

攝政王眼神陰冷的注視著那點燃的紫香，面龐變幻了一陣，最終歸於平靜，他不再說話，只是心中泛起一抹冷笑。

宮鸞羽終歸還是太年輕，她根本就不知道龐院長此時在面對著什麼。

龐千源想要脫身，無疑是在做夢。

也罷，等到這紫香燒完，應該也就是宮鸞羽信心盡喪之刻，那時候，將再無人能夠阻攔宮淵的腳步。

第六百八十六章龐院長的後手

最新章節！

紫煙嫋嫋，這片白玉石廣場周圍，無數道目光都是死死的盯過來。

在這大夏，聖玄星學府龐千源之名，可謂是如山嶽之重，引得無數敬畏。

因為他是大夏唯一的一位王級強者。這般實力，莫說是在大夏，即便是放眼這東域神州上，那也必然是巔峰級別的強者，足以一言鎮一國，也虧得龐千源還有著聖玄星學府院長的這一重身份，

不然這大夏不知道會有多少勢力依附於他，如此一來，大夏王庭恐怕早就名存實亡。這些年來，龐千源鎮守暗窟深處，再未現身外界，這倒是讓得他的威名稍微的有些減弱，一些底蘊不足的新興勢力或許有點記不起這個名字，但在場的這些

都是大夏頂尖勢力，他們自然明白，那位王級強者所帶來的壓迫。

而如今，長公主祭出了一截紫香，說是能夠招來那位龐院長，這可是真正的大殺器。如果那位院長真的現身於此，別看攝政王現在威風凜凜，佔盡上風，可只要前者一言之下要支持小王上，恐怕攝政王麾下的那些各方勢力，就得開始打起退

堂鼓。

畢竟，王級強者之威，那可是真正能夠引得天地震顫的王者威勢，遠非攝政王這所謂的俗世之王可比。攝政王此時也是面沉如水，他盯著那燃燒的紫香，已是有些忍不住的想要出手將其滅掉，但最終理智還是將他阻止了下來，此時出手，就顯得他心虛，不敢

見到那位龐院長的出現。而且，如果他阻攔龐千源的現身，那麼一旁一直靜觀其變的聖玄星學府，是否會藉此插手？畢竟龐千源可是學府的院長，他試圖阻攔其現身，豈非也是在針

對學府？

記住網址kanshu．la

當然最重要的是，此舉會惡了龐千源。

雖說攝政王內心深處對龐千源可謂是充滿殺機，但這份情緒，在計劃未成之前，顯然是不適合暴露出來的。所以最終攝政王還是忍耐了下來，因為從他這邊得來的情報，此時的龐千源恐怕也沒那麼容易脫身，不然的話，要出現，龐千源早就出現了，沒必要拖到現

在。

這般想著，攝政王也就漸漸的平靜下來。

也罷，宮鸞羽將最後的手段拿了出來，只要接下來龐千源不現身，那麼今日的局面也就再無人能夠撼動了。

...

暗窟深處。

毀天滅地般的能量潮汐，以一種恐怖的姿態對著四面八方肆虐。古老的龍象在咆哮，推動著天地，試圖將兩個世界的裂痕恢復，但裂痕深處，那仿佛是世間最為邪惡的惡念黑河則是攪動起來，一朵朵黑蓮隨之升起，不斷

的飄出世界裂痕，與那古老龍象相撞。

雙方間的鬥法，看似平靜，卻充滿了毀滅性。

那每一朵黑蓮，每一次龍象的衝撞，這種力量如果落在了外界，那所造成的破壞力，簡直是難以想像。龐千源眉頭微皺的注視著這一幕，他的龍象奇陣，的確是被拖住了，而且相力樹那邊的變故，也是令得他有些擔憂，沒有了相力樹源源不斷的支持，即便他

手握龍骨聖杯，卻依舊沒有取得碾壓性的優勢。

他知道，這是魚魑王在藉助暗世界的力量進行抗衡。

不過，世界裂痕的確是在緩慢的被推動，修復，只是這還需要一些時間。

龍骨聖杯的存在，還是給魚魑王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這般想著的時候，龐千源神色突然一動，這一刻，他有所感應。

「今天已經是登基大典了嗎？」

「看來果然如我所料，出現了一些變故，宮軒，你那瞞天過海之計，最終還是出了岔子。」

龐千源輕嘆了一口氣，他與大夏那位老王上算是舊識，當年他曾欠了對方一個人情，而對方在臨終前，就用這個人情換取了一些東西，比如那一截紫香。

這顯然是希望龐千源能夠護持宮軒那位小女兒上位。原本龐千源覺得這應該只是小事，雖說他有著聖玄星學府院長的身份，這個身份令得他需要保持中立，但其實對於一位王級強者而言，這些東西算不了太大

的束縛。

「倒是挑了一個好時候。」

龐千源若有所思，此時的他，剛好是難以脫身之時，可紫香偏偏在這個時候被點燃。

這個時機，還真是巧妙。而這就令得他不由得深思了一些，他如果沒辦法脫身，那最大的獲利者，應該就是那位宮淵了...可暗窟深處的動靜，宮淵又是如何知曉的？難道宮淵還能夠

掌控這裡不成？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麼，是宮淵的身上，還有更大的隱秘？龐千源眼神掠過一抹冷色，他覺得，或許他的確是需要出去見一見那個宮淵了，此人城府極深，在他被暗窟拖住的這些年，也不知道究竟折騰出了一些什麼

事情來。

「看來都以為我沒辦法出去，所以很是有恃無恐啊。」龐千源自語。

譁啦！而就在此時，世界裂縫中，惡念黑河攪動，只見一道遮天蔽日，仿佛無窮大的黑色魚尾拍了出來，那魚尾拍下，竟是有黑色的煙霧滾滾而出，那黑色煙霧所

過之處，天地間的一切都被消融了。

龐千源屈指一點，只見得龍骨聖杯傾斜，其中仿佛是有暗金色的液體傾灑而下，化為一場金色的雨。

金雨落下，將那詭異的黑霧盡數消除。

「魚魑王，你不想讓我出去？」

龐千源雙目微眯，眼神深處卻是掠過了陰沉的殺意：「原本還只是有些懷疑，但現在來看，宮淵竟然還真是與你們有些牽扯。」

「嘻，龐千源，外界的事情就交給外界吧，你我在這裡玩得不是很愜意的嗎？」惡念黑河中，傳出了空洞而詭異的笑聲。

龐千源搖搖頭，道：「不好意思，你們這麼不想我出去，我倒真是想出去看看。」

「你出不去的！」魚魑王道。

「那可未必，你們有你們的謀劃，我也有我的後手。」

龐千源笑起來，他伸出手掌，只見得那龍骨聖杯中，又是有著一縷流光掠出，然後落在了他的掌心，那是一滴精血。

「還剩下最後一滴...」

他掌心有火焰升起，火焰包裹著精血流動起來，漸漸的在他的掌心化為了一道暗紅色的符文。

這暗紅符文栩栩如生，仿佛是一個小人一般，若是仔細看的話，這小人模樣竟與李洛還有幾分相似。

以這枚暗紅精血符文為媒介，龐千源單手結印，同時勾動了那柄曾經陪伴他多年的佩刀。

鏘！

有刀吟聲，仿佛在這一刻於龐千源的心中響起。

而也就是在這同一時刻。

白玉看臺上，李洛心頭突然一震，他驚疑的看向了手腕上的空間球，其上有流光一閃。然後一柄斑駁的古樸直刀，便是不受控制的出現在了李洛的面前，同時發出了細微的震動。

第六百八十七章砍你

最新章節！

白玉廣場上，所有人都還在死死的盯著長公主手中燃燒的一截紫香，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紫香即將燃燒殆盡。

這令得長公主一系的人面色都是漸漸的有些變了。

即便是長公主自身，也是緊握了五指，素來冷靜的狹長鳳目中都開始出現了一些焦灼之色。

因為龐院長並沒有如約的出現。

廣場上，有一些竊竊私語聲響起，不少人看向長公主的目光中帶了一些質疑，他們在懷疑先前長公主所說之言的真實性。

那位龐院長，真的給予了老王上承諾嗎？

王者之言，重於山嶽，如果他真的給予了承諾，以他的身份，怎麼可能會在如此關鍵時刻不現身呢？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望著這一幕，她雙眉微蹙，低聲道：「那截紫香的確是出自院長之手，我能夠感受到上面有院長的能量印記，鸞羽所說並非虛假，但院長竟

然未能現身...看來暗窟深處的局勢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惡劣。」

「等登基大典結束後，我們或許需要開啟第二次淨化任務了。」

模樣粗獷，一身酒氣的曹聖導師問道：「如果是院長給予的承諾，那我們持什麼立場？需要幫忙嗎？」素心副院長想了想，還是搖了搖頭，道：「龐院長是以私人身份給予老王上的承諾，並非是以聖玄星學府院長的身份，因為以後者的話，萬一惹來學府聯盟那

一秒記住https://m．vipkanshu．la

邊的責問，也是一個麻煩，既然如此，那我們學府還是得保持中立立場。」雖說從情感上面她更偏向長公主一些，但眼下的爭鬥關係到大夏未來，聖玄星學府如果在此時擺明了立場去站隊長公主，那就算是徹底拋棄了中立的立場，

往後大夏其他勢力也會對他們有所防備，當然最重要的是，這是學府聯盟所不允許的事情。龐院長身為王級強者，有時候能夠任性一些，學府聯盟那邊也會給予一些寬容，但即便如此，縱容他以私人身份來摻和一些事情就已經是極限了，絕不會允

許他以學府的名義去左右一個王朝國家的政。變。

其他導師聞言，也就點點頭，繼續靜觀其變。

紫煙升騰，最後一縷紫香化為灰燼，在眾人的眼中徐徐的飄落。

有灼熱的火星落在了長公主嬌嫩的手掌上，她卻是無動於衷，目光有些失神的盯著那滿手的灰燼。

最後的希望，也是消失了嗎？

長公主的心中升起了一抹悲哀之意，這些年的努力，終歸還是付諸東流。「鸞羽，放棄吧，龐院長沒有現身，說明他或許也明白，我才是最好的選擇，我會讓大夏在我手中，達到最鼎盛的時期。」攝政王在此時緩緩的開口，言語懇

切。

同時他的眼中有著一抹冷意掠過，看來他背後的人說得沒錯，龐千源根本就無法從暗窟深處脫身，而長公主還試圖將其作為最後的稻草，倒也是可笑。

不過也好，沒有龐千源的出現，整個局勢都將會被他掌控在手。「鸞羽，如果今日你還執意繼續爭鬥下去的話，那麼只會有一個結果，那就是大夏從此分裂，曾經的安穩太平隨之撕裂，那個時候，將會有無數人犧牲，而你

，就是最大的罪人。」

「我想，那個結果，不會是你父王想要看見的。」

「所以，鸞羽，退後一步吧，沒有護國奇陣的大夏，是不完整的。」攝政王義正詞嚴的勸說著。

四周一片寂靜，許多的目光都是在看向長公主，等待著她的選擇。長公主神色有些恍惚，眼中也是有著一抹掙扎之色浮現，她如何不明白，攝政王這是在對她進行道德綁架，不過他所說也的確不是假話，一旦她不願意妥協

，那麼今天必然將會是雙方的一場廝殺，那所造成的結果，就是忠於雙方的派系徹底決裂，到時候會有無數人在這場衝突中死去。

那對於大夏，將會是一場重創。

這般想著，長公主嘴角不由得浮現出一抹悽然之意，雖然明知道這是她這位王叔的攻心之計，但她也不得不承認，對方的話，戳中了她的軟肋。

當然最重要的是，龐千源未出現，她就失去了能夠兵不血刃收場的手段。

長公主的心中幽幽一嘆，然後就打算開口說話。

「等一等，這件事情，我不同意！」

可就在長公主剛要開口的時候，突然間，一道聲音突兀的響起，頓時將全場的寂靜所打破，緊接著一道道愕然的目光就投向了那聲音傳來之處。

那裡是洛嵐府的位置。

只見得那李洛此時面色嚴肅的站了出來，同時手中還握著一柄古樸直刀。

廣場上，有很多人面色古怪，一時間甚至忍不住的想要笑出聲來。

你不同意？你又算哪根蔥？雖說你洛嵐府現在情況不一樣了，但李太玄跟澹臺嵐終歸還沒回來呢！

這個初出茅廬的小子，也太分不清楚場合了！這哪有你一個煞宮境小子說話的地方？

「李洛...」

金龍寶行這邊，呂清兒望著突然站出來的李洛，水潤的眼眸中掠過一抹擔憂之色。「呵呵，這位新上任的洛嵐府府主，還真是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意思。」一旁那金龍寶行的寧闋副會長似笑非笑的說了一聲，不過這話聽著好聽，實則是在

說李洛魯莽。

倒是魚紅溪有點奇怪的看了李洛一眼，柳眉微蹙，不知道為何，她從此時的後者身上，隱約的感應到一種莫名的氣息，那種氣息，連她都感到了壓迫感。「李洛這傢伙突然吃了豹子膽了嗎？雖然他跟宮淵不對付，但這個時候連長公主都要妥協了，他這樣站出來，豈不是把長公主又架了上去？」聖玄星學府這邊

，諸位導師也是出聲說道，言語間充滿著驚疑。

「李洛這小子平常的時候挺精明的啊，怎麼會突然犯渾？」曹聖導師也是摸了摸下巴，說道。

素心副院長打量著李洛，眼中掠過一抹驚疑之色。其他的各方勢力，也都是冷眼旁觀，抱著看熱鬧的心態，畢竟誰都看出剛才的長公主已經有些動搖了，可偏偏李洛這愣頭青衝了出來，這是故意想要雙方撕

破臉皮嗎？「看來李洛府主並不想要大夏太平，不過想想也對，洛嵐府與攝政王恩怨極深，如果攝政王與長公主兩派死鬥起來，對於洛嵐府倒也算是一個好消息，因為這

樣可以消耗攝政王一派的力量，但你這樣做，可就枉費了長公主此前對你的支持啊。」此時，極炎府的祝青火淡淡一笑，說道。

他這言語也是狠毒，竟是打算離間洛嵐府與長公主之間的關係，令得後者因此生出芥蒂。

攝政王凌空而立，他面龐不起波瀾，淡漠的目光投向李洛，淡淡的道：「哦？李洛府主有什麼話要說？」

「沒什麼話說，只是覺得你太欺負人了一些，又想要奪位，又要別人不能反抗，真當老實人好欺負嗎？」李洛笑道。

攝政王瞥了他一眼，單手負於身後。

「那你又想如何？」

李洛嘴角掀起一抹莫名的弧度，緩緩道：「只是想砍你一刀而已。」

當其話音落下的那一瞬間，他已經抬起了手中的金玉玄象刀，然後就這樣對著攝政王簡簡單單的隔空劈斬了下去。

望著李洛那抬刀劈斬的姿勢，攝政王忍不住的搖搖頭，一個煞宮境的小子，也敢對著他這五品侯揮刀，這個李洛今日怎麼突然變得如此愚蠢了？

而就在他心中掠過這般有些疑惑的念頭時，攝政王突然感覺到不對勁，一抹警兆猛的從心中升起。

同一時間，素心副院長，魚紅溪，秦鎮疆，祝青火這些實力強橫的封侯強者皆是陡然將目光投向李洛那邊，瞳孔驟縮，豁然變色。

因為他們所有人都見到，伴隨著李洛這看似簡單的一刀劈下。這王宮上方的天，都仿佛是在這一刻，被劈開了。

第六百八十八章王級體驗卡

最新章節！

嗡！

李洛樸實無華的一刀劈下，天地間的能量似乎是沒有任何的異動，可偏偏就是在那一刀劈下的時候，天空被劈開了，那厚厚的雲層直接從中間斷裂而開。

一道刀光從天而降，直指攝政王。

那道刀光也是相當的樸實無華，可攝政王的面色卻是在那道刀光之下猛然劇變。

他的眼中同樣是有著駭然之色升起。

因為在這一刻，他竟是從那道平平無奇的刀光下感受到了死亡的氣息，那道刀光內，仿佛是蘊含著一種極為恐怖與高層次的力量，那種力量，已經超越了封侯的境界。

此時的攝政王已經來不及考慮李洛一個煞宮境怎麼可能擁有如此恐怖的力量，因為他知道，如果他任由那一刀劈在身上，今天他可能會死。

死在一個煞宮境的小子手中，簡直可笑到了極點。

「大山河掌！」

攝政王體內相力毫無保留的爆發而起，此時的他宛如是一輪大日橫空，璀璨的相力爆發出了驚人的威壓，引得虛空都是在劇烈的震顫。

記住網址kanshu．la

他五指成掌，一掌拍出，直接是催動了自身最強的相術。

剎那間，再度有連綿山河成形，若是有熟悉大夏地形的人則是能夠認出來，那連綿山河，正是大夏的一些古老山川河流，因為這大山河掌，本就是宮家先祖感悟大夏山河而創出。

而身為大夏之主，宮家之人修行這道封侯術，一旦在大夏的疆域內施展，更是能夠獲得某種特殊的加持，令其威能獲得增幅。

此時，攝政王這一掌的威力，比先前與秦鎮疆交手時，還要顯得更為的磅礴霸道。

宛如實質般的山河於虛空浮現，似是一幅萬裡江山圖，那種恢宏之勢散發而開，令得在場的諸多封侯強者都是感受到了極強的壓迫感。

而與那萬裡江山圖般的恢宏氣勢相比，那一道灰濛濛劈斬而來的刀光，則是顯得異常的不起眼，然後兩者就這樣接觸到了一起。

嗤啦！

接觸的瞬間，似是有刺耳的割裂聲音響起。

看臺上眾多強者便是瞳孔猛然放大，因為他們見到，那屹立於虛空的連綿山河，竟是在此時被那道灰濛濛的刀光輕而易舉的撕裂開來，來自攝政王的全力一掌，竟然未能在那道刀光之前阻攔絲毫。

猶如刀切豆腐般。

刀光摧枯拉朽般的撕裂了眼前的一切。

數息之後，便是抵達攝政王身前。

攝政王駭然，手掌一拍，只見得在他的腦袋上，似是有一道金冠閃現而出，金冠猶如塔型，共有五層，在那塔身上，一道紫眼痕跡閃爍奇光，赫然是一件紫眼寶具。

五重金塔冠一出現，便是散發出金色光幕，將攝政王護在了其中。

嗡！

刀光斬下，落在了金色光幕上。

這一次，刀光總算是未能將其突破，兩者僵持，虛空劇烈的震蕩，十數息後，刀光終於是漸漸的黯淡，消散，可隨其消散的時候，那金冠上面，突然裂開了一道裂痕。

全場如死一般的寂靜。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的望著一幕，如同見鬼一般。

誰都沒想到，李洛看似隨意揮出的一刀，竟然將實力達到五品侯的攝政王逼得如此的狼狽，不僅施展出了最強相術，而且還祭出了一件護身的紫眼寶具！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一道道呆滯的目光，緩緩的轉動，投向了那看臺上的李洛。

甚至連素來從容冷靜的長公主，都是被眼前這一幕所震動，一時間鳳目有些失神的望著那個持刀而立的少年，心神劇烈震蕩。

誰能想到，在她都要忍不住放棄的時刻，竟然是李洛站了出來！

這個傢伙，總是給她帶來了太多的驚喜與奇蹟。

素心副院長，魚紅溪，祝青火這些各方勢力領頭人也是驚疑不定的望著李洛，後者那股力量，顯然有些不正常，那絕對不是來自李洛自身。

「現在的我，可有不同意的資格了？」

在那全場注視下，李洛扶刀而立，他微微抬頭眼神淡漠的注視著攝政王，深沉的道：「就在剛才，我突然有所頓悟，實力突飛猛進，一躍達到了八品侯之境。」

無數人嘴角在抽搐，你特麼編理由也搞個靠譜點的好不好？

攝政王眼神陰沉的死盯著李洛，對於後者這個所謂的頓悟，他當然是一個字都不信，剛才那一刀之中蘊含的力量，有超越了封侯境這個層次的特殊力量，不然不會那麼輕易的將他的大山河掌所擊破。

攝政王的目光轉動，然後停在了李洛手中所握的金玉玄象刀上面。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麼，心中頓時泛起一抹陰霾，在這大夏，能夠掌控那種超越封侯境的力量只有一個人，那就是龐千源！

雖說龐千源因為暗窟深處的變故無法現身大夏，可如果憑藉著某些媒介的話，他的力量卻並非是完全無法投射過來。

比如李洛手中的金玉玄象刀！

那本就是龐千源曾經的佩刀，他在其中留下了某些後手是很正常的事情，這也是為何此前攝政王會吩咐宮神鈞想辦法得到這柄刀的主要原因。

而現在來看，攝政王此前的猜測，還是出現了。

「龐院長，這是我們宮家之事，你就真的一定要摻和嗎？」攝政王幽幽的開口了。

「龐院長？」

諸多強者一驚，李洛身上突然暴漲到恐怖的力量，竟然是來自那位龐院長嗎？！

聖玄星學府這邊，眾位紫輝導師也是一臉的驚愕，唯有素心副院長玉容平靜的道：「怪不得有些熟悉，原來是院長出手了，不過他並未現身，而是以金玉玄象刀為媒介，將力量傳遞給了李洛，這是想要借李洛之手來幫長公主挽回局勢。」

「院長身處暗窟那種特殊之地，竟然也能將力量投射出來？」曹聖感覺有點不可思議，他是去過暗窟深處的，所以很明白那裡究竟是何等的兇險，雖說院長是王級強者，並且還藉助了金玉玄象刀為媒介，但想要做到這一點，似乎也不太容易。「院長應該是有其他的布置，或許從一開始，他就預測到了今日的局面。」素心副院長說道。

「既然有院長出面，那今日，這宮淵的謀劃，恐怕就沒那麼容易得逞了。」曹聖鬆了一口氣。

其他導師皆是點頭，雖說院長並未直接現身，但他藉助李洛之手，已經是表明了自身的態度，一名王級強者的站隊，這還是很有威懾力的。

「我說這小子怎麼突然間莽撞了起來，原來是與那位龐院長有勾連。」金龍寶行這邊，魚紅溪紅唇微挑，說道。

呂清兒也是悄悄的鬆了一口氣，輕輕的拍了拍胸脯。

一旁的那位寧闋副會長則是面色有些僵硬的道：「那位龐院長竟然還真的出手了，這可有些不符合聖玄星學府中立的立場。」

「那你大可上前與他說道說道。」魚紅溪淡笑道。

寧闋副會長悻悻的乾笑一聲，跟一名王級強者講道理？他一拳頭下來直接教你什麼叫做弱肉強食。

而在那眾多震驚的目光中，李洛也是露出笑容，他倒也是沒有被揭穿的尷尬，而是手握著玄象刀，道：「攝政王真是火眼金睛，我其實就是來幫龐院長傳一句話的，他老人家說，小王上畢竟是正統，攝政王你若是要奪位，終歸是名不正言不順。」

「至於那座護國奇陣的問題，龐院長說，你也沒必要過於的執著，當年老王上曾經拜託他研究此陣，想讓未來的宮家，即便是女子之身，也有繼承此陣的資格，而龐院長說他這份研究已經有了一些眉目，所以未來小王上即便是女子身份，也能夠執掌護國奇陣。」

「所以攝政王，今日之事，就此揭過吧。」

廣場上，寂靜一片，唯有李洛淡淡的聲音在響起，而這份聽起來平靜的聲音，落在所有人的耳中，卻是如驚雷一般，令人心驚肉跳。

當然，讓他們驚懼的可不是李洛，而是李洛話語背後所代表的那位。

那位龐院長，終歸還是表達了他對小王上的支持。

攝政王眼神晦澀幽暗的盯著李洛，或者說，盯著他背後所站的那一位，事情都已經推動到這一步了，對方想一句話就將其徹底的壓制下去嗎？

這真是何等的狂妄。

你真以為你就是大夏的這一片天嗎？

「龐院長，你讓我很失望。」攝政王緩緩的道，低沉的聲音中，有一種莫名的情緒在湧現。

在場諸多人心頭一驚，攝政王竟然敢這麼對那位王級強者說話？這是打算完全撕破臉皮嗎？他難道就不怕龐院長以後自暗窟出來嗎？

李洛也是眉頭微微皺起，他盯著攝政王，這傢伙莫非是瘋了嗎？

「你現在終歸不是真身降臨，即便能夠將力量以這柄刀為媒介傳遞給李洛，那又能持續多久？」

攝政王漠然的盯著李洛，眼神卻是漸漸的陰冷起來。

「而且，你真以為，我就奈何你不得嗎？」

攝政王袖中的手指上，出現了一枚黑色的鈴鐺，然後他屈指一彈，鈴鐺一蕩，有一種無形的聲音，於此時悄然的於虛空間傳播開來。

第六百八十九章深度體驗

最新章節！

黑色的鈴鐺輕輕響動，然而卻沒有半點聲音傳出，同時在場的所有人也沒有察覺到一縷擴散出去的隱晦波動。

所有人的面色都是肅然的望著攝政王，這一位的所言所行，似乎並不打算給那位龐院長面子。

顯然，他並不想就此停手。不過想想也正常，攝政王謀劃今日多年，又怎麼甘心在這即將成功的時刻，因為龐千源的一句話，就乖乖的放棄？王級強者雖然威懾力十足，可攝政王也是

野心勃勃的梟雄之輩，不會輕易認輸。在那眾多驚疑的目光中，攝政王淡淡的道：「我個人十分的尊重龐院長，但是對於李洛，我卻並沒有那麼多的信任，所有人都知曉本王與洛嵐府之間的恩怨，

如今龐院長識人不明，將力量傳遞給了李洛，這個小輩此時就猶如平白得到大殺器的幼。童，肆意妄為，想要以此來幹涉我大夏王權之事。」

「如果龐院長真的是對我不滿，除非他親自現身，否則我只能認為，這是李洛藉助龐院長的力量，試圖曲解其意！」不得不說，這攝政王當真不愧是梟雄，三言兩語間，便是將一口大鍋直接蓋在了李洛的頭上，雖然很多人對他這欲加之罪抱有懷疑，但最起碼，這還是給了

攝政王一個極好的理由。

反正李洛所說的話，攝政王不承認那是龐千源的想法，而是李洛自己的意思。

這樣一來，倒是讓得攝政王那一派的人，稍微的鬆了一口氣，繼而進行著自我安慰，因為攝政王所說的理由也算是有點邏輯自洽。

攝政王與李洛之間恩怨頗深，眼下有這麼一個好機會，李洛會選擇藉助龐院長的力量來報復，也是說得通。而只要扛過這一次，等到攝政王真正的繼承了護國奇陣，那時候就算龐千源真的從暗窟深處出來了，那也奈何不了攝政王，除非龐千源真的是要撕破臉皮完

記住網址kanshu．la

全的顛覆大夏，可那樣的話，動靜太大，學府聯盟未必就會允許。

李洛聞言，也是氣笑出聲，這攝政王還真是不好對付，即便是眼下這種不利時刻，依舊能被他將聲勢給硬搬回來。「宮淵，既然龐院長已說過，未來我宮家，即便是女子，也有繼承護國奇陣的可能，所以你若是為了你的野心還要肆意妄為，那就是掀起內亂的罪魁禍首，那

時候，我將不會再有退讓！」而在此時，長公主也是自此前頹喪的心境中恢復過來，容顏變得冷冽，寒聲說道。同時，她也看向秦鎮疆等諸多重臣，道：「攝政王叛逆之心昭然若揭，我已給予了足夠的忍讓，可如今他咄咄逼人，得寸進尺，既然如此，那我將以王上的名

義，將其定為謀反，不再饒恕！」

此言一出，所有人心頭都是一凜，因為這就意味著代表正統的王室一派，將會徹底與攝政王一派形成決裂。

「哈哈，我的好侄女，你突然之間變得如此的有膽魄了嗎？是因為這個小子給你的勇氣嗎？」攝政王眼中寒光大盛，怒笑道。長公主容顏冰冷，她也不理會攝政王的嘲諷，鳳目投向李洛，微微一禮，鄭重道：「李洛府主，還請你執行龐院長的意志，為我大夏清除叛逆，只有斬除宮淵

這個禍首，我大夏才能避免戰亂！」長公主本就是性格果斷，此前是因為護國奇陣的繼承失敗以及龐院長未曾現身的雙重打擊，才讓得她喪失了戰意，可如今龐院長藉助李洛為媒介投影了力量

，而且聽其所言，竟然還能有辦法讓景曜成功繼承護國奇陣，這下子，長公主自然就不會輕易的放手了。

畢竟她也明白，即便她今日放手了，以她這位王叔的性格，到時候若是上了位，也定然會對她以及景曜不利。

與其如此，還不如搏到底。聽見長公主的聲音，李洛神色也是微凝，知曉她是將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他李洛的身上，不過雙方現在本就在一條船上，他當然也不會樂意見到攝政王成功

上位。

「殿下放心，除賊之事，交給我來即可。」李洛認真的說道。攝政王負手而立，目光鋒銳的盯著李洛，冷笑道：「好個狐假虎威的狂妄小子，雖然你有龐院長的力量加持，但那股力量對於你而言，不過是小兒持重刀，你

又能發揮出幾分威能來？」

「你非龐院長的真身，雖然有其力量加持，但卻無法施展出王級強者真正的三相之力，所以你想要殺我，無疑是痴人說夢。」

沒錯，李洛藉助這股力量的確能給他帶來威脅，但是，想要殺攝政王，卻依舊不可能。

李洛聞言，眸光倒是一閃，眼中升起一抹饒有興趣之色。

三相之力麼...他感受著手中金玉玄象刀源源不斷湧來的恐怖相力，那股相力之精純幾乎是難以想像的，那種相力宛如實質的洪流，其中充斥著能量所凝結而成的晶塵，絢

麗神秘到了極致。

不過，也正如攝政王所說，這只是來自龐院長的自身相力。

所謂王級強者標誌性的三相之力，卻並未出現。

那是因為這股力量，需要在真正王級強者的手中，經過自身三相宮的凝鍊，才能夠成為真正的三相之力。

不過...

這對於他而言，好像也並非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他雖然不是王級強者...但是，他也有三相宮啊！龐院長傳遞而來的力量，本就蘊含了王級強者的意志，具備著難以想像的靈性，而李洛自身雖然無法揣摩出三相之力的奧妙，但他卻可以順水推舟，他只要

能夠提供三相，那麼龐院長的力量將會自動的完成三相之力的轉化。

一念至此，李洛就忍不住的讚嘆出聲，這臨時的王級體驗卡還真是非同凡響，還附帶著三相之力的體驗效果。於是，李洛不再猶豫，他手掌緊握玄象刀，心念一動，便是任由那股恐怖的力量湧入體內，然後他就直接放開了控制，當然，他也根本就控制不了這股足以

令他瑟瑟發抖的力量。

轟轟！

李洛立於廣場的一座石柱之頂，他眼目微閉，一波波可怕的能量波動不斷的從他體內散發出來，那股能量波動，引得在場的諸多封侯強者都是眼皮子急跳。

王級強者果然是不可想像，即便是傳遞而來的力量，也能夠讓得一名小小的煞宮境具備如此威勢。只不過，他們也都明白，正如先前攝政王所說，李洛終歸只是煞宮境，王級強者的力量對於他而言太過的高端與龐大，他無法將這股力量真正的運用到極致

，所以他或許能對攝政王造成震懾，但想要殺他宮淵，卻是不太可能。

而就當眾人這般想著的時候，他們突然見到，李洛的頭頂，有一道藍色光華沖天而起。

那是水相之力。

緊接著，一道充滿著生機的碧綠相力也是隨之而現。

那是木相之力。

眾人見狀，目光一閃，李洛的水木雙相不是秘密，眼下他是打算藉助龐院長的力量，施展雙相之力麼？

而就在眾人猜測時，他們見到李洛的嘴角似是有一抹弧度掀起。

咻！下一刻，他們瞳孔猛然放大的看見，竟然又是有著一道雄渾相力，自李洛的頭頂沖天而起，那道相力散發著霸道雄厚之意，一股特殊的威嚴隨之散發，同時

伴隨著龍吟之聲。

那是一道與水相，木相截然不同的相力！

第三道相力？！

那是...龍相之力？！

在場的眾多封侯強者都是在此時驟然失色，眼中有著難以置信升騰而起。

李洛怎麼還擁有第三道相性之力？！這股龍相之力，完全不像是藉助外物而生！在那眾多震驚的目光中，李洛在顯露三道相力後，卻是沒有絲毫的猶豫，手中玄象刀抬起，其中那蘊含著王級強者意志的恐怖能量呼嘯而出，直接是將那三

道相力所捲起，然後徐徐的落下來，歸附於刀身之上。

只不過這一次，刀身上有絢爛的光彩湧現而出。

下一瞬，所有人都是見到，一道蘊含著三種色彩的光環，於刀身之上，浮現出來。

那三色光環是那般的深邃與神秘，它仿佛是蘊含著某種特殊的天地玄妙，在刀身上緩緩旋轉時，散發著迷人的韻味，引得人的視線都忍不住的沉迷了進去。

因為那是一種源自本能的對更高層力量的追求。

全場死寂。

即便是攝政王，眼神都是出現了片刻的呆滯。

他們身為封侯強者，自然很清楚，那出現在刀身上面的三色光環代表著什麼...

那是，王級強者的力量標誌。

三相聖環。

同時，也是三相之力的體現。

他們望著那手持斑駁直刀的少年，所有人的心中都是在此時升起了一種荒謬的感覺。

一個煞宮境的小子，竟然在一眾封侯強者的面前，把三相之力給展現了出來...

這個世界，當真是瘋了不成？而對於那諸多的震駭目光，李洛卻是並不在意，他握著沉重如山嶽般的玄象刀，如果不是有龐院長的意志在支持，現在的他，恐怕連這柄刀都握不住了，那一道

絢麗的三色光環，蘊含的是天地間的頂尖力量，那根本不是他所能夠觸及的。

在這股力量前，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自身是何等的渺小。

不過好在，他並不需要多做什麼。

他抬起頭，望著那神色呆滯的攝政王，俊朗的臉龐上有著燦爛的笑容浮現出來。

「宮淵老賊，你說...我這一刀，能不能砍死你？」當李洛笑著問出這句話的時候，他已經毫不猶豫的將那有著三相聖環環繞的玄象刀，用力的劈斬了下去。

第六百九十章三相的暴露

最新章節！

嗡！

當李洛那環繞著三相聖環的古樸直刀劈斬下去的時候，天地仿佛是突然間變得黯淡了下來，那並非光線消失，而是那一道刀光，佔據了所有的視野。

那一道刀光，猶如是斬天之刀。

當其出現時，前方的空間率先破碎，有無數鋒利至極的空間碎片隨之攪動，而後被刀光所裹挾，以一種毀滅的聲勢，將前方的一切都給撕碎了。

甚至於刀光之前的天地能量，都呈現出一種潰散的姿態。

那是被刀光所碾碎。此時此刻，大夏城無數人皆是驚駭欲絕的抬起頭，望著那出現在天空上，約莫萬丈之長的破碎空間，一道巨大的幽黑裂痕，仿佛是將大夏城的上空一分為二

。

這一幕，威勢恐怖到了極致。

然而莫說是尋常人，就算是那看臺上的眾多封侯強者，見到那被撕裂貫穿的空間裂痕，一時間都是忍不住的有點頭皮發麻。

「三相聖環？！」

記住網址kanshu．la

聖玄星學府這邊，連素心副院長都是忍不住的睜大了眼睛，其他的紫輝導師更是目瞪口呆。「他怎麼可能凝聚出「三相聖環」？！」曹聖也是張大嘴巴，一臉的不可思議，雖然院長通過金玉玄象刀為李洛傳遞了力量，可李洛在這個過程中說難聽的就是

一個傳輸工具而已，但這個三相聖環，又是怎麼回事？！

這是要真正的王級強者才能夠凝聚而出的啊！素心副院長雙眸閃爍著精光的盯著那立於石柱之頂的少年，心中靈光一閃，道：「倒也不是完全沒可能，如果李洛他自身擁有著三座相宮的話，那麼院長的力

量就能夠借用他的三相，然後凝聚出三相聖環。」

「三座相宮？！開什麼玩笑，李洛一個煞宮境，怎麼可能會有三座相宮？」有紫輝導師毫不猶豫的反駁。「他之前就是雙相，那麼為什麼，他此次晉入到地煞將階，不會又開闢出來一個呢？他那道龍相之力雖說不算太強，但卻根基穩固，顯然並非藉助外物而生，

那麼就只有一個可能，他又開闢了第三相，而且...還是一道龍相。」素心副院長幽幽的道。

「還記得他在相術樓中取走的那道封侯術嗎？」

「黑龍冥水旗？」「此前我還奇怪，他為什麼要選擇這一道封侯術，因為這明明是需要龍相之力才能夠修煉的封侯術，那時候我還以為他是擁有著某種蘊含龍族精血的奇寶，可

現在來看，倒是我想錯了，他不是在藉助外物修行黑龍冥水旗，而是他自身在突破到地煞將階時，誕生了一道龍相！」

素心副院長深吸一口氣，道：「也就是說，現在的李洛，已經不是雙相者了...他，是三相者！」

旁邊的眾位紫輝導師皆是鴉雀無聲，他們的眼中有著震動之色湧現出來，那變色的臉龐，顯露著他們內心所受到的衝擊。

三相者！

這是何等恐怖而妖孽的天賦。

如果說李洛此前的雙相，只是讓得他們這些封侯強者有些感嘆這小傢伙真是幸運的話，那麼這個三相，就真的讓他們開始羨慕流口水了。

因為三相，這也是他們畢生的追求啊！

「這可真是比九品相還要罕見的東西了。」曹聖咂了咂嘴，一臉羨慕，在他們聖玄星學府創立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出現三相者的學員。

從罕見的程度來說，的確比九品相還要難得一點。

「怪不得院長會選擇他...說不定未來，李洛有望成為聖玄星學府第二位王級強者。」素心副院長緩緩說道。

眾位紫輝導師紛紛沉默，王級強者...這是連他們都需要頂禮膜拜的存在，而聖玄星學府的歷史中，也並沒有走出過這種層次的學員。

這個李洛，竟然有能夠達到那一步的潛力嗎？

「這下子，那宮淵怕是要倒黴了。」曹聖有些幸災樂禍的道。雖說龐千源是以私人的身份來參與今日的登基大典，但不管如何，他都是聖玄星學府的院長，他既然做了選擇，雖然聖玄星學府不能出手相助，可心裏面，

卻是選擇站李洛這邊的。

...

「這李洛原來是誕生了第三相，真是好厲害的天賦。」魚紅溪紅唇微啟，緩緩說道。

她盯著李洛的眼光中，充滿著欣賞與滿意，道：「不錯，這份天賦，比起李太玄，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旁的呂清兒清麗動人的臉頰上也是展顏一笑，如雪的肌膚令得她的笑容仿佛雪蓮花一般，有一種莫名的純淨感，顯然，對於魚紅溪這發自內心的誇獎，她

心中也是歡喜。

「娘，那攝政王應該會被李洛一刀砍...應該擋不住李洛這一刀吧？」呂清兒悄悄的說道，旋即她感覺這樣不太文雅，於是又換了一個溫和點的詞語。

「也別小瞧了宮淵，此人謀劃多年，隱藏得很深。」魚紅溪淡淡的道。呂清兒烏黑的眼珠子轉了轉，挽著魚紅溪的手臂，道：「娘，這大夏真要是被搞亂了，咱們金龍寶行也不怎麼好做生意呢，這個宮淵，一看就不是善類，他如

果得勢，我覺得對我們而言可不是好事。」

魚紅溪瞥了自家女兒一眼，都懶得揭穿她這心思，你這是為了金龍寶行著想嗎？你是為了李洛著想吧？！

咱家這麼大個產業，比那洛嵐府強上不知道多少倍，你還真打算賠上去嗎？

人家都說是不見兔子不撒鷹，你這裡跟李洛不知道還差著多少步呢，就想連家底都不要了？

一時間，魚紅溪當真是又氣又好笑。

...

「李洛...」

長公主同樣是心潮起伏的在仰望著李洛的身影，那撕裂空間的一刀，仿佛是透過明亮的眼瞳，照耀在內心之中一般，讓得人心潮澎湃。

這個李洛，真的是給她帶來了太多的驚喜。

當初她接近李洛，真正的目的，完全是衝著姜青娥而去的，至於李洛，則是因為姜青娥與他關係複雜，她試圖藉此曲線增加姜青娥的好感而已。

可誰能想到，洛嵐府的這位少府主，給她帶來的奇蹟，反而是超過了原本的正主姜青娥。

長公主感覺，這或許會是她這輩子最成功的一次投資。

「李洛，加油啊！」長公主用力的握緊了雙手，狹長鳳目泛著明媚的光，凝視著李洛的身影，此時此刻的她，仿佛是那仰望著偶像的清純少女一般，將所有的希冀，都是投注到

了李洛的身上。

...在那諸多震撼的目光中，被這一道恐怖刀光首當其衝的攝政王，面色最是難看，他的眼皮在急速的跳動著，李洛這一刀，比剛才那一刀還要顯得更為的恐怖

。

這全部都是因為那柄玄象刀上面所浮現的三相聖環。

這一刀中，蘊含了真正的三相之力。

雖然跟真正的王級強者相比，依舊還是顯得粗糙，但藉助著龐千源傳遞而來的力量，李洛這一刀，還是給攝政王帶來了極為濃鬱的死亡氣息。

但是，他顯然不想死，他隱忍多年的野心，今天才剛剛開始。

「我已催動了心鈴，他們為何還不出手幹擾龐千源的援助？」攝政王眉頭微皺，他隱忍這麼多年，就是為了今日之變，而這裡發生的任何變故，他都做過無數次的推演，甚至，連龐千源親自現身這種最壞的結果，他都

做過預想以及應對的方案。

當然，那種應對，基本就跟他沒有太大的關係，而是依靠他背後的那些勢力。

心思轉動，攝政王卻是沒有任何的猶豫，只見得他雙手結印，身後虛空震蕩，五座巨大如山嶽般的封侯臺浮現出來，帶來了沉重磅礴的壓迫感。

與此同時，其頭頂上的五重金塔冠突然綻放出萬丈金光。

「碎！」攝政王臉色冷漠，屈指一點，直接是點在了金冠那一道紫色痕跡之上，下一刻，金冠上有奇特之火燃燒起來，而後金冠迅速的消融，一層層的金光衝刷下來

，仿佛是化為了一座五層金塔，將他的身影籠罩而進。

嘶！

看臺上，不少人倒吸一口涼氣，同時眼中有肉痛之色湧現出來。

因為他們發現，為了抵禦李洛這一刀，攝政王竟然將一件珍貴至極的紫眼寶具祭燃了！這是何等闊綽的手筆！

不過這也能夠看得出來，此時的攝政王，對於李洛這一刀，究竟是忌憚到了何種的地步。

...

而當一場恐怖的對碰於王宮內爆發的同時。

在那聖玄星學府中，一處清澈的湖泊邊。

正在湖邊垂釣的沈金霄睜開了眼睛，他望著眼前的湖水，那裡有湖水光芒反射出來，然後於湖面上交織形成了一道人影。

那道人影，眼中的金銀重瞳，異常的詭異與醒目。

他望著垂釣的沈金霄，微微一笑。「沈金霄，做好準備了嗎？」

第六百九十一章學府之變

最新章節！

沈金霄望著那踏著湖水走到岸邊的金銀重瞳男子，微微恍惚了一下，然後有些噓唏的道：「你終於還是來了啊。」沈金霄將魚竿隨手收起，站起身來，目光環視著四周那祥和的學府景觀，在那不遠處，還有著青春靚麗的學員嬉笑玩鬧著走過，那些年輕的背影，散發著無

限美好的氣息，令人留戀。

「真是可惜了。」沈金霄莫名的感嘆了一聲。

金銀重瞳男子聞言，忍不住的一笑，道：「鱷魚的慈悲，令人很想發笑，那麼我給你一次做個好人的機會，你願意退出嗎？」

沈金霄也是微微笑道：「大人您的慈悲，也沒有一點可信度。」金銀重瞳男子點點頭，笑道：「我就喜歡你這一點，你的無情程度，比我更甚，你在聖玄星學府呆了這麼多年，換作正常人的話，怎麼也會對此處的人與物生

出情感，然而你似乎賣起來一點都不手軟。」沈金霄不置可否，道：「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追求，為了我們的追求，沿途的這些風景再美麗，那也只是路過而已，讓它們存在於記憶之中即可，沒必要因其而

有什麼動搖的。」

「我所嚮往的，是那力量之巔，是那王級之路，聖玄星學府給不了我這些，既然如此，那我自然只能尋找其他的道路。」

「你們的宗旨，其實很適合我。」

金銀重瞳男子笑容很是滿意。

記住網址kanshu．la

「放心吧，我們的謀劃遠超你的想像，你能夠加入其中，未來必然能夠得償所願。」

沈金霄點點頭，補充道：「姜青娥的那顆九品光明心，請務必要留給我。」金銀重瞳男子無所謂的道：「到時謀劃達成，任何人都無法阻攔，那洛嵐府的守護奇陣也會毫無作用，失去了奇陣庇護，洛嵐府的那些小輩豈不是隨手可殺。

」

「走吧，準備這麼多年，也該啟動了。」

沈金霄聞言，也就轉身在前帶路，他所去的方向，赫然是相力樹的位置。

金銀重瞳男子則是跟在沈金霄身旁，一路前行，目光還饒有興致的打量著四周。沿途遇見一些學員，他們皆是對著沈金霄行禮，然後有些好奇的看了一眼金銀重瞳男子，雖說後者模樣極為的陌生與特殊，但出於對沈金霄的敬畏，倒是無

人多想。在沈金霄的帶領下，金銀重瞳男子一路無阻的來到了學府中央廣場處，在那裡，巍峨恢弘的相力樹靜靜的矗立，茂盛的枝葉蔓延開來，仿佛一座巨傘，庇護

著整座學府。

高級相力樹，就是一座聖學府的根基。整個學府都與它息息相關，而在學府聯盟的規定中，一旦一座聖學府失去了他們所擁有的高級相力樹，那麼學府將會被剝奪聖級的資格，變成普通的學府，

從而也會失去學府聯盟給予的諸多資源。「學府聯盟還是挺有一些特殊手段的，這種相力樹的培育，可是他們最大的核心手段，而培育出這樣的相力樹，需要付出海量的資源。」仰望著這棵巍峨的相

力樹，金銀重瞳男子感嘆道。

而後他笑了笑，吐出來的話語，卻是異常的陰冷：「這樣的寶貝，毀了真是可惜。」當兩人出現在相力樹下方的時候，也引來了一些注意，一名守護相力樹的紫輝導師從天而降，落在了前方，他眉頭微皺的看了一眼沈金霄，然後又看向了那

名金銀重瞳男子。

「沈金霄導師，這位是？」

「此處是學府重要之處，按照規定，不可帶外人前來，你帶他來，可曾獲得了副院長的允許？」那名紫輝導師疑惑的問道。

金銀重瞳男子露出溫和的笑容，道：「是素心副院長讓我來的。」

「可有副院長的令牌？」紫輝導師按照慣例的詢問道。

「有的。」金銀重瞳男子笑容愈發的和善，他伸出手掌，那名紫輝導師看去，卻是見到金銀重瞳男子眼中有一道玄光席捲而出，那玄光奇特，其中有冰火同時流動，極

寒與極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仿佛是具備著某種神異的韻味，一切物質落入其中，都會被同化，消融。冰火玄光來得極為的突然，那名紫輝導師僅僅只來得及條件反射般的催動自身相力形成了一層防護，可這一道相力護罩對於那冰火玄光仿佛根本不存在一般

，玄光環繞著那名紫輝導師一轉。

那名紫輝導師的眼中有驚駭之色湧現出來，甚至連慘叫聲都未曾發出，整個身體便是在此時瞬間消融，化為了一攤血水在地面上擴散開來。沈金霄望著一幕，雙目微眯了一下，這位大人的實力還真是恐怖，雖說這名紫輝導師僅僅只是一品侯的實力，而且也算是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但毫無反抗

之力的直接被秒殺，這還是令人頗感震撼的。

畢竟，這好歹也算是一名封侯強者了，放在大夏其他地方，足以成為一方巨擘。刺鼻的血水，於地面上擴散，而此時相力樹周圍那來來往往的許多學員方才察覺到這邊的變故，不過他們的神色都是有些茫然，即便他們親眼見到了一名紫

輝導師被消融成血水的全部過程。但他們一時間還是沒有能完全的回過神來，這不怪他們這麼遲鈍，只是因為他們從沒想過，在這大夏，竟然會有人敢到聖玄星學府之中來殺人，而且，殺的

還是一名紫輝導師！

金銀瞳孔男子望著四周那些呆呆看著這裡的學員，溫和的笑道：「孩子們，別看了，趕緊跑吧，這聖玄星學府往後，可就要沒啦。」

啊！

這一次，終於是有人回過神來，而後就有女學員驚恐的尖叫聲響徹起來。

咻！咻！這邊的動靜，立即引來了鎮守相力樹的其他紫輝導師的注意，頓時天地間能量震蕩，數道流光破空而至，凌空而立，眼神驚疑不定的望著沈金霄與那金銀重

瞳男子。

「沈金霄，你在做什麼？！」

一名紅髮的中年女子厲聲大喝，她正是姜青娥的導師，火絮。

「導師，導師，他們殺了趙導師！」有學員面色驚駭，顫抖著喊道。火絮導師看了一眼那地上的血水，面色頓時變得鐵青起來，眼神暴怒的投向那金銀重瞳男子，厲聲道：「你真是好大的膽子，竟然敢進我聖玄星學府殺人，我

學府創立至今，還沒見過你這麼猖狂的兇賊！」

金銀重瞳男子不在意的道：「以前沒有，現在不就有了嗎？」

他微微歪著頭，看向火絮導師，笑眯眯的道：「不過，從今天之後，可能這大夏，就沒有聖玄星學府了。」

「你個瘋子！」

火絮導師暴怒得那火紅的頭髮仿佛都是燃燒了起來，她這輩子都沒見過如此瘋狂的狂徒，竟然敢妄言將聖玄星學府抹除，簡直可笑之極。

「擒住他，若有反抗，格殺勿論！」火絮導師怒喝道。周圍那一名名凌空而立的紫輝導師，也是面色不善的圍了過來，一道道強悍磅礴的相力升騰而起，引得虛空震蕩，同時還有著一座座封侯臺於他們的身後浮

現出來。

然而面對眾多封侯強者的圍殺，那金銀重瞳男子卻是微微一笑，看上去沒有絲毫的忌憚之意。

他雙手合攏，十指結成了一道略顯詭異的印法。

然後他嘴唇微動，似是有著無數詭異的低語聲，宛如某種魔咒一般，窸窸窣窣的響了起來。就當這種詭異低語聲響起的那一刻，那些圍攻而來的一些紫輝導師，突然身軀一僵，然後他們的面龐上有著痛苦扭曲之色湧現出來，緊接著，他們面龐的皮

膚下，仿佛是有什麼東西從血肉最深處鑽了出來，然後開始蠕動起來。

血肉鼓動，然後那些東西鑽進了他們的眼瞳中。

這些紫輝導師的眼瞳，開始漸漸的變得蒼白起來，與此同時，一尾散發著陰冷氣息的詭異黑魚，則是出現在了他們的瞳孔中，然後緩緩的遊動起來。當黑魚出現的時候，這些紫輝導師則是仿佛自身的靈智被完全吞沒一般，磅礴的相力呼嘯而起，最後，卻是在無數學員驚駭欲絕的目光中，他們對著身旁的

其他紫輝導師，發動了毫不留情的攻擊。

轟！整個場面，瞬間亂了。

第六百九十二章學府內的汙染源頭

最新章節！

轟！

那些紫輝導師的突然間失控，顯然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這導致另外一些未曾被汙染的紫輝導師第一時間根本來不及反應，就被來自同伴的攻擊所擊中。

噗嗤！

數位紫輝導師當場口噴鮮血，身形墜落而下，在那下方的廣場上砸出了一個個深坑，看那渾身鮮血流淌的模樣，顯然是傷得不輕。

這突然間的變故，落在眾多學員的眼中，更是引起了無數的驚駭，他們皆是渾身僵直，眼神驚恐的望著這一幕，一時間都不知道應該如何反應。

畢竟就算縱觀學府的歷史，也沒有出現過今日這樣的變故。

那火絮導師倒是未曾被鎖定，但此時的她，眼中升騰的怒火也是被驚懼所取代，她望著那些同僚，此時的他們面龐扭曲，猙獰，雙瞳化為蒼白色彩，渾身都是升騰著一種恐怖的惡念氣息。

對於這種模樣，她並不陌生。

那是被異類汙染的跡象。

可是，什麼異類，竟然能夠汙染到封侯級別的強者？！

這個疑問當她在發現這些被汙染的紫輝導師眼瞳中遊動的詭異黑魚時，終於是明白了過來，渾身頓時發冷。

那是...暗窟深處的魚魑王？！

可這位異類王不是被院長封鎖住了嗎？它是什麼時候將這些紫輝導師汙染的？

而且它怎麼可能做到在經過重重篩查，檢測後，依然神不知鬼不覺的埋下了汙染種子？

這完全不合理啊！

就算那一位是異類王，堪比王級強者的存在，但想要做到這種事情，也沒這麼容易啊，院長不可能會沒有察覺的。

「看來你的心中充滿了疑惑。」金銀重瞳男子望著一臉驚怒的火絮，笑道。

「唔，其實怎麼做到的...還是得多虧了沈金霄，畢竟，你們誰都想不到，在你們的學府中，竟然還有一位甘願與魚魑王達成契約的紫輝導師，有他做媒介，隨著這一年又一年的日漸侵蝕汙染下，你們當然不會注意到，一顆汙染種子，已經在悄無聲息間侵入到了其他的導師體內。」

「龐千源再如何的神通廣大，也無法探測人心呀。」

聽著金銀重瞳男子這話，火絮幾乎是氣得渾身顫抖，她衝著沈金霄厲聲道：「沈金霄，你不得好死！」

她怎麼都沒想到，這個沈金霄竟然早就與那魚魑王有了勾結，這混蛋心中充滿惡念，被魚魑王所引誘墮落，甚至甘願成為其散播惡念種子的媒介，簡直可恨到了極致。

見到火絮導師那要噬人的目光，沈金霄露出無奈的笑容，道：「大人，您何必揭我的底，來上這麼一手釜底抽薪，難道您覺得我還能回頭不成？」

金銀重瞳男子笑道：「那倒不是，只是單純的想要為人解惑而已。」

「而且你也不必在意，聖玄星學府從今日起，就將會不復存在，這些人的仇恨，也沒有什麼意義。」

而後，他揮了揮手，那些被汙染的紫輝導師頓時發出了如野獸般的咆哮聲，再次對著其他的紫輝導師衝殺而去，一座座巍峨如山嶽般的封侯臺裹挾著恐怖之威，震蕩天地般的落降而下。

「學府所有紫輝導師，放下一切修行，速速護院迎敵！」

「其他金輝，銀輝導師，護持學員退走！」

「通知副院長！」

望著這混亂的一幕，火絮導師渾身冰冷，而後一道道厲聲響徹而起。

她知道，聖玄星學府，在今日恐怕會迎來自從創立至今最為危險的一場劫難。

...

轟！

白玉廣場上，環繞著三相聖環的恐怖刀光劈斬下來，空間被割裂出幽黑的痕跡，而後直接劈在了攝政王周身那一座五重金塔之上。

難以形容的能量風暴在此時爆發，天空上厚厚的雲層直接是被蠻橫的撕碎，那股能量風暴幾乎是從整個大夏城的上空呼嘯而過，帶起陣陣驚雷聲，如果不是李洛與攝政王都是故意的避開了城內的區域，恐怕光是這交鋒的餘波，就能夠將大夏城中央區域盡數的摧毀。

所有的目光，都是盯著那碰撞之處。

咔嚓！

只聽得細微的聲音響起，只見得那五重金塔上，竟是迅速的出現了一道道的裂痕，蘊含著三相之力的刀光吞吐，似是天地間最為可怕的力量。

即便攝政王以祭燃了一道紫眼寶具為代價，依然還是未能將這一刀完全的抵禦下來。

最終，刀光怒斬而下，五重金塔轟然爆碎。

攝政王身影化為道道殘影於虛空浮現，同時極速而退。

刀光落下，一道道殘影直接是被恐怖刀光所碾碎，最終諸多殘影歸於一處，攝政王的身影出現在了數百丈之外的半空中。

此時的他，面色陰沉至極，在他的胸膛處，有一道血痕出現，雖說先前藉助著五重金塔抵禦下了絕大部分的三相之力，但依舊還是有殘餘的一部分破開了他的相力，在他的胸膛上留下了傷勢。

「三相之力，名不虛傳。」

攝政王陰沉沉的開口，這李洛藉助龐千源的力量施展出來的三相之力只能說是粗糙，可即便如此，對攝政王依然造成了一種絕對的壓制，他的雙相之力在面對著三相之力時，幾乎毫無反抗之力。

這是層次不同的兩種力量。

或許，他們這些封侯在面對著王級強者時，就如同那些天罡將階的人面對著封侯境一般，唯有仰望。

「你還真是命大。」

李洛見到攝政王竟然抗過了這一刀，也是不免有些驚訝，這宮淵的確是個人物，明明只是五品侯，可竟然在這蘊含著三相之力的一刀下，僅僅只是受了一些不輕不重的傷，這份本事，的確非同凡響。

「不過一刀就損失了一道紫眼寶具，再來兩刀呢？」

李洛笑容冰冷，雖說此時他有些狐假虎威，不過能夠把一名封侯強者逼得如此的狼狽，這依舊是讓人心中異常爽快的。

李洛手掌握緊玄象刀，再度催動了體內的三相。

而玄象刀內，也是有著浩瀚恐怖的能量，源源不斷的傳遞而來。

不過，就當李洛打算痛打落水狗的時候，後方的看臺上，突然的傳出了一些騷亂，然後李洛就察覺到一股陰冷的惡念之氣，在此時爆發了起來。

「異類？！」

這股惡念波動，李洛並不陌生，當即心頭一震，連忙轉頭看向這股波動傳來的方向，然後他就瞳孔一縮的見到，在那看臺上，郗嬋導師突然捂住了臉頰，極其濃鬱的惡念之氣如同黑霧一般不斷的從她體內升騰起來。

那股惡念波動，竟然是從她的體內爆發出來的！

這般變故，引得在場所有人都是變色。

他們紛紛看向郗嬋導師的位置，驚駭失聲：「異類汙染？！」

而攝政王見到這一幕，則是眼神微動，厲聲道：「李洛，原來你與異類勾結！這郗嬋是你洛嵐府的人，如今她被異類汙染，你身為府主，也難辭其咎！」

譁。

看臺上，各方勢力皆是動容，繼而神色肅然起來。

如果這郗嬋真是被異類汙染的話，那麼今日定然是要將她除掉，而洛嵐府如果與之有牽扯，說不得也將會成為眾矢之的，畢竟異類乃是人族的存亡大敵，任何與之沾染的人族，都是罪無可赦！

第六百九十三章壓制魚魔咒

最新章節！

攝政王用意惡毒的言語，頓時引得在場不少勢力將驚疑的目光投向了李洛這邊，畢竟郗嬋與李洛間的關係頗為的複雜，此次洛嵐府府祭，這位出身學府的導師竟然願意辭職去幫忙，可見雙方感情非同一般。

而如今郗嬋又是出現了被汙染的跡象，這是否與李洛或者洛嵐府有什麼關係？

這不得不引人懷疑。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也是打斷了李洛剛要繼續追擊斬殺攝政王的意圖，畢竟眼下還是郗嬋導師那邊的情況更重要，當即其身影一閃，直接出現在了洛嵐府所處的看臺上。

他落在姜青娥的身旁，此時的後者也是柳眉緊蹙的盯著渾身散發著可怕惡念氣息的郗嬋導師，郗嬋導師臉頰上的面紗早已脫落，原本散發著知性優雅的俏麗臉頰此時布滿著痛苦與扭曲，她一隻手捂住半張臉，身子不斷的顫抖。

李洛知道她捂著的半張臉的位置，那裡曾經有一道「魚魔咒」，據說那是暗窟深處的魚魑王所留，此前郗嬋導師幫他煉製「小無相神輪」時，這魚魔咒就爆發過一次，難道現在，又要爆發了嗎？

而且看那惡念氣息的濃鬱程度，似乎比上次還要驚人。

姜青娥則是在雙手不斷的結印，體內的光明相力凝結，化為一枚枚蘊含著淨化之力的光明符文飄落而出，這些光明符文落在郗嬋導師的身上，倒是將那惡念之氣稍微的緩解了一些。

顯然，姜青娥的九品光明相所具備的淨化之力，還是頗有效果。

但可惜的是她自身只是天珠境，而現在郗嬋導師體內爆發的惡念之氣，連郗嬋導師自身都是壓制不住，所以姜青娥的光明相力，也僅僅只是杯水車薪。

「壓不住。」所以，在持續了一會後，姜青娥也是嘆了一口氣。

「我建議此時一起出手，先將郗嬋鎮壓，免得待會惡念之氣爆發，造成更大的汙染與損害。」此時那極炎府的祝青火冷聲開口，同時虎視眈眈的盯著這邊。

他倒是有些不懷好意，如今郗嬋加入了洛嵐府，如果能夠趁機將其除掉的話，倒是能夠削弱洛嵐府的聲勢。

此言一出，引得一些勢力首領微微點頭，畢竟郗嬋這邊的動靜看著的確有些瘮人，而且對於異類，他們實在是忌憚與驚懼到了極致。

「這是我洛嵐府的事情，還不需要你多操心。」李洛眼神微冷的投向祝青火，道。

瞧得李洛那眼神，祝青火心頭也是有些怒火，你一個小小的煞宮境，如果不是此時藉助了龐千源的力量，哪有資格對本座大呼小叫的？小小年紀，倒是將狐假虎威發揮到了極致。

「如果等郗嬋的惡念之氣爆發出來，那到時候就不只是你洛嵐府的事情了，那個後果，你洛嵐府承擔得起嗎？」祝青火冷笑道。

而在他們這邊對峙的時候，素心副院長等人則是快步走過來，她的臉色也是極為的凝重，同時對著四周那些勢力說道：「郗嬋導師身上的惡念之氣，是當初她進入暗窟執行淨化任務時，被那暗窟深處的「魚魑王」所傷，中了一道「魚魔咒」，所以此事與洛嵐府倒是沒有多大的關係，諸位不必胡亂揣測。」

「而且鎮壓暗窟，也是關係大夏太平的事，諸位都算是從中受益，雖說這是我聖玄星學府的責任，但也希望諸位對待這些因暗窟而傷的人多一些善意，不要動不動就將他們視為異類，不給半點活路，畢竟他們還只是被汙染，而不是直接變成了異類。」

聽著素心副院長那淡淡的言語，祝青火面色微僵，對方的話顯然是衝著他而來的，不過對於素心以及聖玄星學府，他顯然還是很忌憚的，所以也就不再多說，只是一聲乾笑。

其他那些勢力首領也有些尷尬，不過好在都是厚臉皮，轉眼又擔憂的問道：「那素心副院長覺得此事應該如何處理呢？」

素心副院長這才看向渾身升騰著惡念之氣的郗嬋，眉頭緊鎖，她也不明白為何郗嬋此次會爆發得如此的厲害。

「李洛，此次可能還要靠你，正好你這裡還擁有著院長的力量，而想要壓制這魚魑王留下的魚魔咒，也只有王級強者的三相之力才能夠做到。」在經過短暫的沉思後，素心副院長對著李洛說道。

她微微停頓了一下，又是補充道：「不過...這樣做的話，也會消耗院長傳遞而來的力量。」

她的眸光看了一眼攝政王所在的方向，原本李洛已將攝政王逼得極為的狼狽，再持續下去的話，未必不能取得更大的成果，但郗嬋這邊突然出現的問題，卻是打斷了李洛的謀劃。

如果李洛要幫郗嬋壓制魚魔咒的話，則是會讓攝政王有更多喘息的時間。

李洛聞言，倒是不在意的道：「不急，先讓他緩兩口氣，等解決了這邊的問題，再去弄死他。」

雖然解決攝政王也很重要，但郗嬋導師幫了李洛這麼多，如果這個時候他連後者的生命安危都不顧，還要去殺攝政王的話，那未免也太讓人心寒了，這種事情李洛是做不出來的。

而對於李洛的選擇，素心副院長面上雖然不顯，心中卻是微微點頭，李洛這小子心性還是很好的，懂得知恩圖報，不然連她都要為郗嬋給他的幫助感到有些不值了。

一個不懂恩情的白眼狼，天賦再好，也不值得給予培養與重視。

素心副院長又是將眸光轉向攝政王，淡淡的道：「攝政王，我學府雖然並不想摻和王庭之事，但眼下郗嬋之事關係到惡念汙染，而李洛需要出手壓制，所以在這個時間階段中，也希望攝政王不要輕舉妄動，等到郗嬋的惡念之氣被壓制下去後，一切再按照你們各自的意願行事。」

攝政王聞言，眉頭頓時一皺，道：「素心副院長，郗嬋已經脫離了學府，你們沒有理由再庇護她了。」

李洛如果出手幫郗嬋進行壓制，那明顯是攝政王的一個好機會，可素心副院長這樣說，卻顯然是不允許他趁機搞事。

「攝政王，惡念汙染一旦擴散，將會影響到大夏城的安全，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不利的事情，對你也同樣如此，所以此事不可耽擱，當然，如果你有能力壓制那「魚魔咒」的話，倒是可以出手一試，不然的話，還是靜等李洛解決吧。」而此時，金龍寶行那邊，魚紅溪也是出聲了。

她的出聲，倒是引起了一些騷動，畢竟金龍寶行也是大夏的超級勢力，實力底蘊不遜色於學府與王庭，如果眼下連魚紅溪都是贊同素心副院長的話，那麼就算是攝政王，都只能服軟。

「連金龍寶行也要改變中立立場嗎？」攝政王陰沉沉的質問道。

魚紅溪神色不變，道：「金龍寶行立場不會更改，但惡念汙染一旦擴散，那我金龍寶行還怎麼做生意？所以在我的眼中，解決惡念汙染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誰要幹擾此事，那就觸碰到金龍寶行的利益。」

她這話倒是理由充足，其實王庭究竟是攝政王還是長公主掌權，對於他們金龍寶行都沒多大的區別，反正做生意跟誰不是做，但惡念汙染就不一樣了，如果真的擴散開來，導致異類出現，那他們難道去跟異類做生意嗎？

攝政王眼角微微抽搐，魚紅溪的理由倒是無懈可擊，於是他最終只能一聲悶哼。

而李洛這邊根本沒有理會攝政王，他迅速來到郗嬋導師的面前，直接是握住了後者一隻纖細柔軟的玉手，同時他另外一隻手，緊握著玄象刀。

下一刻，他再度調動起了玄象刀之中的那股龐大力量。

三相聖環，直接是從他的手臂上浮現出來，玄妙神異的光彩綻放而出，然後沿著李洛與郗嬋緊握的一隻手遊動了過去。

三相聖環緩緩的轉動，猶如是爆發出了一股特殊的吸力，而郗嬋導師身上不斷湧出的惡念之力則是源源不斷的被吸過去，沒入到了這一道絢麗的三相聖環之中。

這些惡念之力一進入三相聖環，就直接是被消融蒸發，並沒有任何殘餘的痕跡。

顯然，正如素心副院長所說，三相之力能夠壓制住這一道「魚魔咒」。

隨著時間的推移，郗嬋導師嬌軀上升騰的惡念之力開始逐漸的削弱，當最後一縷惡念黑氣被三相聖環淨化後，那一道三相聖環化為一抹流光衝向了郗嬋導師的臉頰，形成了一道細微的三色光圈，將那試圖對著後者眼瞳中鑽去的一尾黑魚直接困在了其中。

最終，黑魚停止了掙扎，同時也是變得虛幻了許多，再次化為紋身一般，落在郗嬋導師的臉頰上。

素心副院長等人見狀，頓時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

而郗嬋導師眼中也是有著清明之色浮現出來，不過當她清醒過來時，第一時間看向了素心副院長，急聲道：「副院長，學府有變！有神秘人引動了魚魔咒，他們的目標，是毀滅相力樹！」

在此前被惡念反噬的同時，郗嬋導師也是通過某種特殊的連接，見到了發生在聖玄星學府之中的那一幕。

她這話一出，無疑是驚雷炸響。

即便是素心副院長，魚紅溪等人，都是驟然失色。

第六百九十四章聚眾之力

最新章節！

郗嬋急促吐出的話語，讓得在場所有人皆是色變。

誰都沒想到，竟然會有人膽大包天到這種程度，竟敢打聖玄星學府相力樹的主意！

而究竟是什麼人，能夠喪心病狂到這種程度？「學府的相力樹鎮壓著暗窟，一旦相力樹被毀，暗窟也將會破封，雖說院長在暗窟深處鎮壓，但他也被那魚魑王牽制多年，有人選在這個時間點出手，這必定

是有天大的圖謀！」

素心副院長臉頰上布滿寒霜，眼中也充斥著驚怒。

「敢有如此圖謀者，定然是有超出我們想像的勢力將謀劃投向了大夏！」

「諸位，暗窟一旦被釋放，那將會形成異災，到時候無數異類衝出來，整個大夏都將永無寧日！」在場所有人都是面色肅然起來，異類的威脅有多麼可怕，他們都非常的清楚，在這東域神州，時不時的會爆發出一些異災，而當這些異災出現時，即便是再

繁盛強大的王朝帝國，都將會在很短的時間裡變成人間地獄。

那是天地間最為可怕的災劫，比什麼天災人禍都要有滅絕性。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眉頭同樣是皺起，他們之前在那聖杯戰中抵達的黑風帝國，其中慘絕人寰的情景還歷歷在目，他們難以想像，如果當這種異災於大

夏國中爆發時，那會是什麼樣的後果。

大夏是他們的故土，對於這裡，他們抱有極深的情感，所以他們當然不願意見到太平繁榮的大夏變成那副地獄般的模樣。

「諸位，我希望現在你們能夠放下一切的爭端，全力援助聖玄星學府！」

素心副院長凌厲的眸光一掃，同時也掃過了攝政王與長公主，道：「包括今日的登基大典，我建議延期再開！」敢有這種膽子設計聖玄星學府的勢力，必然不是來自大夏，因為大夏的這些勢力，不論是王庭還是金龍寶行都沒這個實力，而且他們也沒有立場去破壞相力樹，

打開暗窟。

因為異類真的釋放出來，他們這些立於大夏的勢力必然是首當其衝。

所以只有一個可能，那是來自大夏之外的勢力。而且這個勢力的實力，還超乎想像的恐怖，因為對方此時突然的爆發，必然是蓄謀已久，但在這之前，他們學府竟然沒有收到一丁點的風聲，這是何等恐怖

的能力？

素心副院長甚至都已經能夠想像到，一隻巨大的黑手，不知何時，已經漸漸的覆蓋了聖玄星學府。

這光是想想就令人渾身發冷。

而想要抗衡那隻黑手，雖說聖玄星學府是大夏底蘊最深的勢力，可素心副院長依舊沒有任何的信心，所以此時藉助大夏其他勢力的力量，是必不可缺的。

長公主聞言，微微遲疑，然後便是點頭應下，道：「相力樹安危，關係重大，我願聽從副院長的提議。」

雖說登基大典很重要，但暗窟之事，卻是更加的重要。因為不論她與宮淵如何爭，這王庭終歸是姓宮的，可一旦真讓得異類肆虐，形成了異災席捲大夏，那麼宮家以及大夏，都將會被毀滅，那時候，她可能就真

是死了都無顏見先王了。

攝政王面容不變，但他的心中卻並沒有這麼平靜，因為別人不知道誰是黑手，他卻是心知肚明。

顯然，他的那些盟友動手了。

只不過事情也稍微有點出乎他的意料，他沒想到，他的那些盟友竟然會對相力樹出手。攝政王心頭震動，他知道金銀重瞳男子背後有一個超乎想像的龐大勢力，對方也給他承諾，不會讓龐千源出現在登基大典上，而且即便龐千源以其他的手段

插手，對方也是能夠將其阻止。

難道這個阻止的方法，就是毀掉相力樹？可那樣一來的話，暗窟怎麼辦？

一旦讓得那些異類湧出來的話，那所造成的災難可是難以想像的。

這些年來，在這遼闊無垠的東域神州上，據說已是有不少繁盛的國家因為異災而毀滅，生靈塗炭。「他們究竟想做什麼？」攝政王心思轉動，眼下的局面，顯然是有些脫離他的掌控，但不論如何，他都不可能將金銀重瞳男子的事情告訴素心副院長他們，因

為一旦讓面前這些人知道自己竟然與其是一夥的，那麼必然會集火對付他宮淵，那時候，他將再無立足之地。

「素心副院長說的是，事情的輕重本王還是分得出來的，暗窟關係到大夏存亡，不論有誰要打其主意，都是在與整個大夏為敵！」

攝政王也是表態了，畢竟此時素心還盯著他，如果他現在不同意的話，勢必也會引起一些質疑。

魚紅溪看向素心副院長，道：「我金龍寶行也願意全力相助。」

素心副院長感激道：「多謝魚會長。」

金龍寶行實力也是極強，有他們的協助，無疑會極大的增強己方的力量。

其他各方頂尖勢力，也是在此時紛紛表示願意援助。

「李洛，你現在與院長有一些聯繫，所以我需要你將這裡的情況，傳遞給他。」素心副院長又是看向了李洛，嚴肅的說道。此次的麻煩太大，對方有備而來，雖說現在的她聚集了大夏近乎一大半的頂尖力量，但最後能否成功，就連素心副院長自己心中都沒底，所以這個時候，不

論如何，都得通知龐院長了。

李洛聞言，則是說道：「我想，恐怕不必通知了。」他抬起了手中的玄象刀，然後所有人都見到，那柄玄象刀上面原本出現的三相聖環已經悄無聲息的消失，那股令得封侯強者都驚懼的力量，也是在如潮水般

的消退。

顯然，這是龐院長收回了傳遞而來的力量。

看這樣子，龐院長已是知曉了外界所發生的事情，所以收回力量，準備全力應對他那邊的一些動靜。

素心副院長見狀，抿了抿嘴唇，她的心中有些沉重，今日的變故太過的巨大，一時間連她這般心理素質，都是感覺到了沉甸甸的壓力。

聖玄星學府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諸位，走吧，不論是誰，想要打開暗窟，那就是我們所有人的死敵！」素心副院長滿臉冰霜，眼中也是有煞氣升騰起來，聲音之中滿是濃烈的殺機。

聲音一落，強悍的相力自其體內爆發，而其身影已是化為一道虹光直接破空而出，直往聖玄星學府的方向而去。

而其他的封侯強者，也是立即動身，頓時浩浩蕩蕩的虹光划過天際，倒是壯觀到了極致。

「李洛，剛才倒是多虧你了。」郗嬋導師落在最後，她並未立即跟上，而是對著李洛說道。

「導師跟我還客氣什麼，你幫了我那麼多，我這也只是藉助了院長的力量而已。」李洛連忙說道。郗嬋導師摸了摸白皙臉頰上的那被一道三色光圈困住的黑色魚紋，神色有些黯然，這魚魑王的「魚魔咒」太過的可怕，一旦沾染上，便是如附骨之疽，帶來無

數的折磨。如果此次不是李洛這裡剛好有院長傳遞而來的三相之力，她必然難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壓制「魚魔咒」，那麼最終的結果，就是連素心副院長都只能忍痛將她鎮

殺，免得汙染擴散。

「導師，這東西就不能徹底抹除麼？」李洛問道，他知道臉頰上的魚魔咒，已經成為了郗嬋內心的傷痛。「這是魚魑王的「本命魔咒」，想要抹除，需要王級強者，但大夏除了龐院長，沒有其他的王級強者，而這些年龐院長常居暗窟深處，也沒有這個時間與機會

。」郗嬋導師苦笑道。

李洛嘆了一口氣，也不知道怎麼安慰。

「你們要去學府看看嗎？」郗嬋導師沒有在魚魔咒這個話題上面多聊，而是轉口問道。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皆是點點頭，暗窟之事太過重大，這關係到大夏未來的存亡，所以他們雖然知道去了也幫不了什麼忙，但還是得知曉局勢的變化，

好為之後做一些打算。

「我帶你們過去。」

郗嬋導師伸出手，抓住李洛與姜青娥的手腕，旋即身影便是化為虹光沖天而起。掠空的同時，李洛低頭，他心情複雜的望著下方迅速縮小起來的大夏城，此時其中無數人雖然有些不知所措的望著天際，但城內依舊是顯得繁華與沸騰，然

而他不知道，今日過後，這座大夏的中心城市，是否還能夠一如既往的太平繁華。今日之變，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

第六百九十五章學府之難

最新章節！

聖玄星學府。

這座往日充滿著祥和氣氛的學府，今日卻是迎來了自從創院至今最為混亂與驚恐的一天。眾多金輝，銀輝導師面色惶急，不斷的指揮著學員有序的從學府的各處撤退，在學府的相力樹的區域，那邊傳來了一道道極為恐怖的能量波動，那種級別的交手

，猶如是天災降臨，即便是隔著這麼遠的距離，依舊是能夠感受到那種令人窒息的壓迫感。

那些是學府的紫輝導師在出手攔截那神秘的闖入之敵。聖玄星學府的學員，算是整個大夏年輕一代的精銳之輩，他們經過重重的選拔，考核進入到這座最高學府，同時在經過數年時間的修行下，脫離了曾經的青澀，

這放在外界，已能夠算做獨當一面的精英。

可今日這場變故，他們卻是沒有插手的資格。

因為連諸多的金輝導師，都只能退到外圍來維持秩序。

在學府的某處，虞浪，白豆豆，白萌萌，趙闊等眾多一星院的學員匯聚一起，面對著眼下的變故，即便是虞浪這種神經大條的人，都是有些驚惶不定。

「導師，什麼人敢入侵聖玄星學府？！」白豆豆緊握一柄長槍，忍不住的問道。直到現在她都有些難以相信，竟然會有人敢來聖玄星學府作亂，要知道這裡，可是整個大夏強者最多的地方，大夏任何的勢力，都不敢在這裡有絲毫的放肆，她

出身的白家，在這大夏也算是底蘊頗深的家族，可正因為如此，她才更加的明白聖玄星學府的強大。

「不知道，學府內所有的紫輝導師都趕了過去，素心副院長他們正在大夏城王宮中參加登基大典，但相信她很快就會收到消息，到時候一定會趕回來！」

「現在情況很兇險，那入侵之敵非常可怕，你們這些學員一旦被波及，必然大量死傷，所以必須先退到安全的區域。」引導他們退走的一名金輝導師聲音急促的說著，他的心中其實此刻也是布滿著驚疑與震動，只不過為了安撫這些學員的情緒，他強行將情緒壓制在了心中未曾顯

露出來。

因為他同樣感到很荒謬。

聖玄星學府創院以來，第一次遇見這種瘋狂的事情。不過他明白一點，那就是此次的入侵之敵必然超乎想像的強大，不然那些前去支援的紫輝導師早就將局面穩住，然後給他們傳遞出安全的信號，可是...現在並沒

有任何信號傳來。

這就說明情況變得更加的惡化了。

什麼樣的存在，才能夠讓學府那些強大的紫輝導師都無法抗衡？

這名金輝導師的眼中掠過一抹陰霾，敢這樣明目張胆的入侵學府，那入侵之敵必然不會是一個人，在其背後，很有可能存在著一方極為恐怖的勢力...「不過我們還有龐院長，只要他現身，一定能夠將一切來敵碾碎！」金輝導師想起了那個學府的頂梁柱，心中又莫名的生出了一股信心，然後開始引導著諸多年輕

的學員退向安全的地帶。

...

學府，相力樹所在。金銀重瞳男子看了一眼四周，不斷的有著一道道裹挾著強悍至極的光影從天而降，然後試圖對他這邊的位置發動攻勢，但這些攻勢，也很快被那些遭到汙染的紫

輝導師阻攔下來。

雙方混戰一團，打得不可開交。「放眼東域神州諸多聖學府，聖玄星學府的底蘊與實力還是不錯的，如果不是靠你這些年悄無聲息的將惡念種子擴散，光是這些紫輝導師，就能夠讓我喝一壺。」

金銀重瞳男子微微點頭，言語間帶著一絲讚揚之意。

一旁的沈金霄微微一笑，道：「大人過謙了，以我們「歸一會」的實力，要覆滅一座聖學府，不過是翻手之間罷了。」

金銀重瞳男子嗨了一聲，道：「隱秘的顛覆，才是我們的行事風格，直接明目張胆的硬推，那也太沒有藝術觀賞性了。」

沈金霄面帶微笑的點頭贊同。

「不過我想素心副院長他們很快就會來了，到時候她應該會帶來更多的援軍。」沈金霄提醒道。

金銀重瞳男子哂然一笑，道：「一群烏合之眾罷了，今日之變，我們謀劃這麼多年，又豈能被他們所阻攔？這聖玄星學府，今日是滅定了。」

「龐千源那裡？」沈金霄好奇的問道。

以眼前之人的實力，在這個大夏，其他人的確不必在意，但唯有那位龐院長，才是真正的威脅。

「大夏是我們計劃中很重要的一環，這一點，或許是連龐千源都沒想到，他攔不住的。」金銀重瞳男子淡笑一聲，言語間有著一股自信浮現。

而後他也不與沈金霄多說，徑直走向那棵巍峨雄偉的相力樹。隨著他一步步的逼近相力樹，那棵相力樹仿佛是感應到了某種強烈的危險氣息，下一刻，只見得樹身之上有無數晶瑩的綠光湧現而出，這些綠光如洪流般的匯聚

而來，竟是形成了一枚約莫百丈左右的碧綠符篆。

符篆晦澀古老，一道道光暈隨之散發，天地間的能量猶如是受到了某種強烈的吸引，紛紛湧灌而來。

一股強大至極的壓迫感散發出來，引得這片虛空都是在不斷的崩裂。沈金霄停下了腳步，面色凝重的望著那一枚碧綠符篆，道：「早就聽說相力樹中蘊含著一道傳自學府聯盟的守護符篆，只不過以前從未親眼見過，今天倒是開了眼

界。」

在這道碧綠符篆上面，即便是他，都感覺到了強烈的危險氣息，這令得他明白，這枚符篆的力量，不是他可以抵禦的。

「這是學府聯盟為了保護這些高級相力樹所布置的最後一道防護手段，威力非同凡響，即便是我，也不敢硬接。」金銀重瞳男子點點頭，說道。

說著話時，他伸出手掌，手腕上的空間球光芒一閃，一個黑色玉瓶出現在了其手中。

玉瓶表面，銘刻著無數複雜至極的光紋，仿佛其內封鎖著什麼一般，而當玉瓶出現時，沈金霄察覺到似乎天地間的溫度在此時驟然間升高了。金銀重瞳男子雙手結印，一道道光紋彈射而出，落在了黑色玉瓶上面，頓時其上的那些光紋開始變得明亮起來，最後於瓶口的位置凝聚，將那瓶口的一圈如封印

般的黑色光膜，徐徐的撕裂。

當瓶口光膜裂開的時候，只見得一枚黑色的火苗，緩緩的從中升起。

那一枚黑色火苗見風而漲，數息之後，便是在沈金霄的面前化為了一朵徐徐旋轉的黑色火蓮。

那朵黑色火蓮散發著妖異的氣息，每一片火瓣上面，都是有紋路在蠕動，仔細看去，仿佛是無數猙獰的人臉在發出痛苦的嘶吼聲。

沈金霄眼瞳微縮，不自覺的後退了半步，這朵黑色火蓮非常的詭異，讓他感覺到了不安與死亡的味道，此火，連封侯強者都不敢沾染。

「此為黑蓮業火，乃是匯聚天地惡念而生，只要沾之絲毫，那就如附骨之疽，即便放棄肉身，也難以逃脫它的焚滅，為了今日之事，我可是下足了本錢。」

金銀重瞳男子微微一笑，輕輕一揮，黑色火蓮飄飛而出，直接與那碧綠符篆碰觸在了一起。

嗤！接觸的瞬間，只見得空間都是在此時被融化了，那碧綠符篆釋放著浩瀚之力，但它的力量仿佛是被那黑色火蓮所克制一般，黑色火苗飄動時，便是將其盡數的焚

燒。

短短不過數分鐘的時間，那令得沈金霄這種封侯強者都忌憚無比的碧綠符篆，便是在那朵黑色火蓮之下，盡數的消融。

而在消融了那枚碧綠符篆之後，黑色火蓮直接是飛向了那棵承載了聖玄星學府無數師生心血的巍峨巨樹。

「毀滅吧。」

金銀重瞳男子微笑自語。沈金霄也是在凝視著相力樹，他似是有些感嘆的嘆了一口氣，多麼可惜的一幕，這棵相力樹，就是聖玄星學府的標誌與根基，在創院的這麼多年中，不知多少師

生在這裡精心修行，同時也在前僕後繼的進入暗窟。

也罷，以後，聖玄星學府的學員也就不必再去暗窟犧牲了。

因為，聖玄星學府，即將成為歷史。

黑色火蓮飛射而出，在即將與相力樹接觸時，不遠處的天際傳來了震怒的聲音。

「住手！」沈金霄眼皮一抬，他望著遠處天際浩浩蕩蕩破空而來的虹光，素心副院長他們，終於是趕來了。

第六百九十六章封侯界域

最新章節！

「轟！」隨著素心副院長那厲喝聲同時傳來的，還有著一道道驚天的相術攻勢，那每一道相術，都充滿著可怕的威勢，以素心副院長為首的諸位封侯強者，在抵達學

府的第一時刻，就直接鎖定了那金銀重瞳男子。

然後就毫不留情的發動了攻擊。

一道道威力強大的封侯術宛如天雷降落，直轟金銀重瞳男子。

同時素心副院長顯然也注意到了飄向相力樹的黑色火蓮，當即她的眼眸中有罕見的暴怒湧起，這惡賊，當真是喪心病狂，他還真的是想要毀掉相力樹嗎？！這棵高級相力樹，是學府的根基，一旦此樹被毀，那麼不僅暗窟將會被釋放出來，而且聖玄星學府也將會從此跌落聖學府之列，曾經的榮光，將會成為歷史

。對於這座學府，素心副院長可謂是付出了畢生的心血，特別是在龐院長無法現身的這些年，學府內大大小小的事務，幾乎都是由她來親自掌管，所以在素心

副院長的心中，聖玄星學府的存在，幾乎比她的性命還要更加的重要。

而現在，這惡賊竟然想要毀掉它！

一道道封侯術如隕石般的呼嘯而來，沈金霄則是再次退後一步，站在了金銀重瞳男子的身後。

這麼多封侯強者的含怒攻擊，他沈金霄可承受不了。

不過金銀重瞳男子神色倒是不起波瀾，他伸出手掌，不急不慢的結出了一道印法。只見得一點靈光自其天靈蓋緩緩的升起，而後靈光隨之膨脹，最終竟是猶如形成了一片難以形容的特殊場域，場域覆蓋了金銀重瞳男子周身數十丈的範圍，

頓時引得這裡的空間都是變得扭曲，模糊了起來。

仿佛這片場域之內，成為了一片獨立的空間。

轟轟！一道道強大的封侯術砸落下來，直接是砸在了這片場域之上，頓時在這場域上掀起了陣陣漣漪波動，可不知為何，那些封侯術在落入場域中後，便是直接詭

異的消失不見。

根本未能傷及到位於其中的金銀重瞳男子。

這一幕，落在趕來的一眾封侯強者眼中，頓時引得他們面露駭然之色。

「封侯界域？！」素心副院長也是面色極其的難看，咬著牙一字一頓的道。

「此人是上品侯！」魚紅溪冷豔的臉頰也是布滿了凝重，沉聲道。

「上品侯？！」其他封侯強者聞言，心頭一震。

封侯境有九品，同時九品也被區分為上中下三品，所謂的上品侯，就是指那些實力踏入到七品侯之後的封侯強者！

也就是說，眼前的金銀重瞳男子，最起碼也是一名七品侯！

而據說實力達到七品侯的強者，將會開闢出一種特殊的神通能力，這種能力，被稱為封侯界域。封侯境一說，本就與世俗中的拜將封侯有一些關聯，在世俗的封侯中，最高的侯爵，可列土封疆，簡單來說就是分封一片疆域，而其自身就是這片疆域中至

高無上的掌控者。

而踏入封侯境，位列上品侯，自身也可開闢一片「疆域」，這就是所謂的「封侯界域」。只不過這片「疆域」並非是現實中的土地，而是於自身體內開闢衍變出一方小天地，這方小天地玄妙莫測，有護持自身之力，同時也有諸多玄妙威能，可以說

，這「封侯界域」，就是踏入上品侯的標誌。而眼下，這金銀重瞳男子釋放出來的神秘場域，便是其自身的「封侯界域」，正是憑藉此物，他輕鬆的抵擋下了來自素心副院長，魚紅溪等諸多封侯強者的聯

手攻擊。

素心副院長眼眸飽含著怒火的盯著那金銀重瞳男子，寒聲道：「閣下究竟是何人？為何想要毀我學府的相力樹？你這樣做，是在與大夏所有勢力為敵！」

「釋放異類，更是為整個人族所不容！」

金銀重瞳男子微微一笑，雙手結印，於胸前合攏，眼目微垂：「光暗同源，善惡歸一。」

聽到此話，素心副院長與魚紅溪瞳孔幾乎是同時驟然一縮。

「你是...歸一會？！」作為學府的副院長以及金龍寶行在大夏的總會長，素心與魚紅溪所知道的隱秘，顯然會比其他的一些本土勢力多上許多，而其中，也就包括這所謂的歸一會

。

這是這個世界上，真正的超級勢力。

其底蘊實力，完全不弱於學府聯盟以及金龍寶行總部。而且他們也知道，這個詭異的龐大勢力，一直在這天地間掀起災劫，他們所信奉的規則，與人族格格不入，所以據說在那內神州中，歸一會是其他眾多超級

勢力都十分警惕與敵視的勢力。

但即便各方超級勢力都對其敵視，可歸一會卻是顯露出了極為恐怖與詭異的力量，所以這無數年下來，不論其他勢力如何針對，他們依舊是在興風作浪。

可是，以往的歸一會，蹤跡大多數都是在內神州，畢竟與內神州的繁盛相比，外神州的確如荒夷之地，類似歸一會這樣龐大的勢力，根本就瞧不上。

但如今...他們終於還是來了嗎？

或許，聖玄星學府並不是第一個。素心副院長想起了聖杯戰中各方學府高層的議事，那黑風帝國的覆滅背後，似乎也是有著「歸一會」的痕跡...而在黑風帝國之後，他們又將黑手伸向了大夏嗎

？

他們想要大夏，也變成第二個黑風帝國？「諸位，異類由人族惡念而生，其本是人族的另外一面，所以一味的分隔並非是真正的解決之法，唯有將其釋放而出，當善惡歸於一處時，異類方才會徹底的

消失，那時候，人族也將會迎來真正的蛻變與進化。」金銀重瞳男子面龐虔誠，對著眾人開始布道，傳遞著他們歸一會的理念。

「瘋子！」

然而對於他這般言語，在場的這些大夏封侯強者皆是面露驚恐怒意，這說的是人話嗎？異類多可怕，竟然還要將其主動釋放？這真是當死的人不夠多嗎？

對於一些異災出現後的景象，他們也不是沒聽過，甚至還有人見過，那是真正的人間地獄。

所以，這金銀重瞳男子在他們看來，真的是跟瘋子無疑。「副院長，是沈金霄引來了此人，他背叛了學府，成為了「魚魑王」媒介，這些年來他暗中在學府傳播惡念種子，如今一些紫輝導師都被他引發了惡念反噬！」

此時，一名正在作戰的紫輝導師厲聲道。素心副院長聞言，那如刀子般的視線頓時投向了金銀重瞳男子身後的沈金霄，渾身都是因為憤怒而有些顫抖起來：「沈金霄，學府待你不薄，你為何要這麼做

？！」面對著盛怒的素心副院長，沈金霄微微沉默，而後無奈的一笑：「副院長，這是我的選擇，你沒必要質問我，我想要的，學府給不了我，所以我就選擇了魚魑

王。」

「你也可以說我是被魚魑王找尋到了內心的破綻，不過我對此並不抗拒。」素心副院長死死的盯著沈金霄，那目光頗有些噬人的可怕味道，但後者卻是並不在意，反而提醒道：「副院長，相比於我，你現在更應該關心的，其實還是相

力樹。」

「不勞你提醒。」

素心副院長聲音冰寒得可凍結空氣，其中那股殺機幾乎是要溢滿出來。

咻！一道流光自素心副院長天靈蓋沖天而起，化為一柄青色小傘，青傘出現在了相力樹上空，徐徐張開，頓時有青光流溢而下，仿佛是一片玄妙的輕紗般，將相

力樹保護在其中。

黑色火蓮飄來，與流光四溢的輕紗接觸，後者頓時開始燃燒起來，但隨即又是有著連綿青光垂落，將黑蓮的燃燒速度減緩了下來。

「諸位，隨我一同出手，撲殺此獠！」見到黑色火蓮被稍稍阻攔，素心副院長不敢怠慢，一聲輕喝，便是將矛頭指向了金銀重瞳男子，她的青紗傘乃是院長所賜的頂級紫眼寶具，可即便如此，也

難以阻擋那詭異黑蓮的灼燒，所以眼下，還是必須率先解決那金銀重瞳男子。

魚紅溪等大夏的封侯強者聞言，也是立即應下，而後火力全開，一道道恐怖相術毫無保留的施展而出，盡數的對著金銀重瞳男子傾瀉而去。

如此氣勢磅礴的出手，引得整個天地仿佛都是在震蕩。不過即便人多勢眾，但素心副院長的眼眸深處，依舊還是泛起了一抹擔憂之色，因為她很明白歸一會的強大，今日歸一會既然敢動手，那就必然有足夠的手

段。

而眼下想要撐過這場劫難，依靠他們這些封侯強者恐怕並不夠。

除非...

素心副院長看了一眼相力樹那邊。院長，你那邊究竟怎麼樣了？

第六百九十七章暗窟深處的變故

最新章節！

暗窟深處。龐千源腳踩金蓮，周身有億萬道流光散發，那璀璨之光，連這混沌仿佛都是被驅散而開，他立於虛空，有無法形容的威勢散發出來，引得天地能量都為之臣

服與震顫。

那聖玄星學府內諸多封侯強者的大戰固然驚天動地，可這裡每一次擴散的能量餘波，都足以將那些封侯強者聯手爆發的攻勢都盡數的抹滅。

龐千源幽深的目光盯著那巨大的世界裂痕深處，那裡黑色的河水譁啦啦的流淌著，散發著無盡的陰冷。「魚魑王，我倒是沒想到，在與我糾纏的這些年裡，你竟然還能避開我的感知，在聖玄星學府中埋下釘子。」龐千源的聲音，直接是穿透了兩個世界，鑽進那

世界裂縫中，也鑽進了那條龐大無比的黑河。

「嘻。」漆黑到極致的河水翻滾，一道龐大的陰影於其中浮現出來，而後河水被分開，一條巨大的黑魚浮出了水面，黑魚出現時，只見得其頭頂的一枚血紅色魚鱗處

，有一圈圈的血光湧現，血光中，竟是有一道人影浮現了出來。

那道人影身披血紅衣袍，雙袖異常的寬大，衣袍上面，一尾黑魚如同活物一般在緩緩的遊動著。人影抬起頭來，它的面龐，宛如少年人一般，有一種陰柔俊美感，只是它的雙瞳，卻是有點詭異，因為那是一對灰白魚瞳，第一眼看去似乎是給人一種呆呆

的失神感，可若是看得久了，則是會發現那一雙魚瞳仿佛是帶著一種恐怖的魔力，漸漸的讓得你心神沉入其中，直接將自身徹底的遺忘。

它的眉心處，有一枚血紅色的魚鱗，閃爍著異光。

這魚魑王所化的人形，已經脫離了尋常異類的扭曲可怖，幾乎與人族一模一樣。魚魑王那一雙灰白魚瞳，也是穿透了世界裂縫，鎖定了那腳踏金蓮的龐千源，它的臉龐上露出一抹笑意，聲音不急不慢，猶如是設定好的調子一般，沒有一

點點的情緒起伏：「龐千源，蠱惑人心可是我們異類的拿手好戲，你們學府中的人進入暗窟這麼多次，總會讓我找到一些機會的。」

「當然，你們學府那位紫輝導師的野心，也的確是遠超常人，我與他之間，與其說是我在蠱惑他，不如說是他自己找上了我，他很有潛力。」龐千源面無表情，沈金霄背叛學府的舉動對於他來說也的確是頗為的意外，畢竟就算是王級強者，他也不可能洞穿人心，沈金霄隱藏得很深，以前連他都沒

發現其心中藏著的惡念與野心。

「宮淵也與你們有牽扯？此次登基大典，這前後的諸多配合，倒真是有些天衣無縫。」龐千源似是在發問，但旋即他又是自言自語的道：「不，宮淵還沒能力做到這一步，應該是他背後有人吧？如此龐大的謀劃，連我的耳目都被遮蔽...而且現在

來看，這一切都是衝著聖玄星學府而來的。」

「想要毀掉相力樹，釋放暗窟...真是有些熟悉的做法。」「是「歸一會」那群瘋子吧？沒想到他們的觸角，竟然都開始伸到了東域神州這種原本被他們視為荒夷之地的外神州來了...這是因為在內神州要混不下去了嗎？

」

面對著龐千源的言語，魚魑王只是面帶微笑，並未回答。

龐千源見狀則是輕嘆了一聲，雖然他的面上沒有顯露什麼情緒，可心中卻還是變得沉重了一些，歸一會啊...那群令人煩不勝煩的瘋子。作為一名王級強者，龐千源雖說居於外神州，但對於「歸一會」的深不可測以及詭異，他還是非常清楚的，「歸一會」至今已經不知道存在了多少歲月，在這漫

長的歲月中，即便是學府聯盟這等龐然大物，在與「歸一會」的交鋒中都未曾取得太多的優勢，這個勢力的可怕程度，他心知肚明。

而如今，歸一會的觸角蔓延到大夏...這真是一個壞到了極致的消息。

「這些年來，歸一會在東域神州的動靜越來越多，他們究竟想要做什麼？」龐千源眉頭微皺，心中掠過如此疑問。

不過疑問暫時無法獲得解答，眼下的當務之急也不是去想這些。

學府已經遭遇到了存亡危機，他不可能繼續留在這裡了。龐千源眼中有些遺憾之色，他看了一眼那在龍象大陣的推動下，已經有著合攏跡象的世界裂痕，如果再給他一些時間的話，他是真的可以將這座世界裂痕修

復，那時候聖玄星學府所鎮壓的這座暗窟，將會徹底的獲得解決。

可惜...

他沒有這個時間了。

繼續與魚魑王在這裡僵持下去，相力樹就會被毀掉，而失去了相力樹的鎮壓，暗窟同樣是會被釋放。

雖然此時退走，他這些年在暗窟深處的心血，也就相當於白費了，但沒辦法，終歸是需要做出取捨的。

素心那邊，是攔截不住歸一會的。

一念至此，龐千源袖袍一揮，只見得那座推動世界裂痕合攏的龍象奇陣便是開始逐漸的消散，古老的龍象咆哮聲，隨之遠去。

「龐千源，你要離去了嗎？」魚魑王見狀，灰白魚瞳泛起波瀾，笑道。

龐千源面無表情，並未搭理，腳下金蓮綻放無數玄光，身影便是對著後方掠去。

「可是，我不想你走呢。」

魚魑王笑著，它張開嘴巴，只見得黑色洪流噴薄而出，那洪流竟是無數漆黑的魚鱗所化，洪流貫穿兩界，化為黑色魚鱗大手，對著龐千源的身影抓了過去。

龐千源手掌一抬，龍骨聖杯閃現而出，杯口流光轉動，爆發出了吞天噬地之力，竟是直接將那黑鱗大手硬生生的給吞了進去。

「魚魑王，我雖然鎮殺不得你，但你想要攔我，也是痴人說夢。」龐千源冷聲道。

魚魑王笑了笑，雙手一抬，只見得腳下的黑河在此時如巨龍般的翻滾起來，而後自世界裂縫中蔓延而出，對著暗窟之中湧來。

龐千源見狀，直接將龍骨聖杯投擲而出，聖杯迎風暴漲，宛如一座巍峨山嶽般的鎮壓下來，阻攔在了那世界裂縫的前方，令得黑河無法擴散。

「莫急，等我片刻，待我解決了外面之事，再回來陪你繼續耗著。」龐千源淡淡的道。

有龍骨聖杯在手，即便他不在此處，光憑魚魑王的實力，想要突破也沒那麼容易。

「嘻。」

魚魑王聞言，則是發出了一道蘊含著嘲弄的笑聲，它幽幽說道：「龐千源，你覺得我們謀劃這麼久，真的會讓你輕輕鬆鬆就出去阻擾嗎？」

龐千源雙目微眯，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不安，但速度卻是絲毫不減，極速而退。而也就是在龐千源撤退的時候，突然那黑河之上，似是有一種灰白的氣息出現，那灰白氣息散發著一種特殊的屍臭味道，而後其中竟是生長出了無數屍骸手

掌，這些屍骸手掌出現在了龍骨聖杯之下，竟是在此時將其一點點緩緩的抬起。

見到這一幕，龐千源瞳孔驟縮。

然後他停了下來，因為在這一刻，他的後方，憑空的出現了一面看不見盡頭的屍骸牆壁，那牆壁仿佛是連接著天與地，將一切的退路都是阻擋了下來。

龐千源盯著那些屍骸，深吸了一口氣，聲音都變得有些沙啞了起來。

「這是...屍魍王？！」

灰白氣息於天地間流轉，最後歸於一處，一名身高約莫數丈，披著慘白衣袍的人影，出現在了黑河上方。

那道人影身形如枯骨，手持一面殘破招魂蟠，他身後灰白氣息充斥虛空，其中仿佛是有著無數屍骸在掙扎蠕動。

而當龐千源見到這道枯骨人影時，面色卻是真正的變得難看了起來，心中的不安在此時濃鬱到了極致。

「這小小的大夏，竟然將八首黑魔王座下的四邪王，引來了兩個...」「你們，究竟是在謀劃什麼？！」

第六百九十八章屍魍王

最新章節！

當那手持招魂幡的枯骨身影出現時，即便是龐千源這位王級強者，此時內心中都是忍不住的震動起來。

因為對方的名號，他並非是沒有聽過。

屍魍王，與魚魑王一般，位列四邪王之一。

聖玄星學府封鎮的暗窟，竟然引來了兩位異類王？！

這顯然有些不太正常了。因為按照異類的習性，特別是達到異類王的這個層次後，這些異類王都是有著很強的領地觀念，魚魑王霸佔了這條世界裂縫的區域，那麼其他的異類王則是

會避免踏入這個區域，免得雙方發生爭鬥。

可現在，除了魚魑王外，第二位異類王也出現了。而且看樣子雙方並沒有出現任何的針對，這說明它們達成了某種共識，是什麼樣的原因，才能夠讓這兩位異類王摒棄掉那種本能的排斥與對抗，達成一些合

作？

除非，是來自更上層強大存在的命令。魚魑王與屍魍王的等級與實力，放在暗世界中，那都絕對屬於頂層，但是，在它們的上面，依舊還存在著一些更強大的異類...這很正常，就如同龐千源自身

雖然也是王級強者，可在這方世界中，比他強大的，依然還有許多。

暗世界中，同樣如此。

從他所得來的情報中，這魚魑王與屍魍王，便是隸屬於一位極為恐怖的存在。

「八首黑魔王...」

龐千源眼瞳微微一縮，這個名號，光是想起，他的心中就升起了無邊的忌憚，因為這個名字，在整個人族的頂尖層次裡面，都是兇名赫赫。

這是堪比天王級強者的異類！傳聞百年前，在內神州的某一座王侯戰場中，八首黑魔王曾經率領座下四邪王出現，那一次，掀起了一場引得內神州為之震動的驚天之戰，不知多少封侯強

者殞命其中，最終，還是人族的某位天王級強者出手，才將這八首黑魔王所擊退。

從一些唯有王級強者才能夠獲得的頂級情報中，龐千源知道，這八首黑魔王在那暗世界中，也是一方實力極強的霸主。

而如今，魚魑王與屍魍王同時出現在這裡，如果說是受到什麼存在指示的話，那麼也就只有那一位八首黑魔王了。

龐千源的心，在此時忍不住的沉了下去。他不明白，為何那種存在的異類，偏偏會對一座聖學府所鎮壓的世界裂痕產生興趣，正常來說，以它那般存在，應該將目光投向那些王侯戰場才對，將心思

投向這裡，實在是有些跌份。

「你們究竟在謀劃什麼？這裡，難道有什麼值得你們重視的東西嗎？」龐千源緩緩的問道。魚魑王微微歪著頭，灰白魚瞳不帶任何情緒的看著龐千源，道：「龐千源，不要多問了，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如果你還算聰明的話，明哲保身，離開大夏才是

最理智的行為。」

「如果你還試圖阻攔，那麼今日，你這大夏唯一的王級強者，或許就得隕落於此了。」

「這片土地，終將被黑水所覆蓋。」

龐千源面色陰沉的望著魚魑王身後那一條漆黑如墨的惡念黑河，道：「你們想將這條惡念黑河引入我們的世界？」惡念黑河乃是惡念的匯聚體，其內有無數異類誕生，如果真讓這惡念黑河湧入大夏，那麼這片土地所遭受的汙染，將會比一般的異災還要更為的可怕與恐怖

。

特別是惡念黑河還會不斷的擴張，這若是持續下去，莫說是大夏，周邊的國家王朝都將會受到極大的影響，這就如同不受控制的瘟疫一般。

魚魑王不置可否的一笑。

「魚魑，你的話，真的太多了。」而此時，那手持殘破招魂幡的屍魍王，抬起了那一對瀰漫著死氣的眼瞳，它盯著龐千源，手中招魂幡揮動起來。

「我來攔住他，你驅動黑河，自這座暗窟進入大夏。」

隨著屍魍王動手，只見得無邊無際的灰白死氣席捲而來，那死氣之中，有無數虛幻之影在尖嘯，仿佛是女妖的吶喊，同時散發著一種可怕的腐蝕力。

這種死氣一旦入體，即便是活人，也將會在瞬間被轉化為一具被屍魍王所操控的屍體。龐千源見狀，面色也是變得冷冽起來，今日之變，已經有些超出他的掌控，兩位異類王的出現，這在外神州真的是罕有的情況，雖然暫時還不知道對方究竟

有什麼意圖，但他知道，惡念黑河是絕對不能被放出去的。他深吸一口氣，停止了原本想要去支援學府的想法，因為如果這裡只有一個魚魑王的話，他還能夠藉助龍骨聖杯的力量將其暫時的壓制住，可隨著屍魍王的

出現，他就只能留下來了，不然一旦當它們將惡念黑河驅動出來，即便是相力樹未曾被毀，那也沒什麼作用了。

當然，龐千源也明白，現在的他，陷入了兩難境地。

轟！無法形容的浩瀚相力，宛如潮汐般的自龐千源體內呼嘯而出，整個天地為之震動，而後在他的身後，有一道約莫千丈左右的三色璀璨光環浮現出來，光環散

發著一種神秘的韻味。

那是三相聖環。

蘊含著真正的三相之力。

此前在登基大典上，李洛藉助龐千源的力量施展出來的三相聖環與其相比，宛如螢火與皓月。

嗡！

三相聖環爆發出無數光輝，這些光輝猶如是天火降臨，將那呼嘯而來的灰白死氣，盡數的消融。同時，龐千源手掌一握，只見得天地間有一柄萬丈巨刀憑空而現，那柄巨刀一出現，仿佛天穹都被割裂開來，那股刀氣之強，引得整個暗窟都是在這一刻劇

烈的震蕩起來。

龐千源面色冷漠，一刀對著那屍魍王斬下。屍魍王也在此時停下了腳步，那如枯骨般的臉龐上，有凝重浮現，它手中的招魂幡不斷的扇動，下一刻，浩瀚死氣凝聚而來，在其前方化為了一具約莫萬丈

的巨型身影。

那道身影，仿佛是由億萬屍骸所組成，身披襤褸衣衫，滔天死氣滾滾散發。

屍骸之影抬起巨掌，裹挾著近乎實質般的死氣，與那巨大刀影硬碰在一起。

轟！難以形容的能量衝擊波在此時爆發而起，大地被層層的撕裂，距離暗窟深處較為接近的一些區域，那裡有著學府打造而成的據點與淨化塔，可這些設施這一

次，幾乎是完全的被摧毀了。

兩位王級強者於暗窟深處，展開了毫無保留的交鋒。魚魑王望著雙方那驚天動地的鬥法，龐千源的實力的確毋庸置疑，畢竟這些年來雙方交手那麼多次，它對於對方的實力還是很認同的，屍魍王第一次過來，

倒是啃了個硬骨頭。

不過對於屍魍王的吃癟，它倒是挺樂意見到的，這個一身臭的傢伙跟它可不太對付。

「嘻，龐千源，你我在這裡鬥了這麼多年，你這一次，終歸還是要失敗了。」魚魑王類人的身軀漸漸消失，光芒大放間，再度化為那巨大無比的詭異黑魚，然後攪動起黑河，滾滾陰森詭異的漆黑河流，開始穿過世界裂縫，對著暗窟之

中灌湧而去。

它們今日的謀劃，是龐千源難以想像的，如今暗窟內外，都已落入它們的掌控，龐千源的頑抗，並不能改變任何的東西。

轟！轟！

毀滅般的戰鬥餘波，不斷的於暗窟深處爆發。

屍魍王所召喚而出的那道萬丈屍骸身影，在一次次的交鋒中，已是被龐千源那恐怖的刀光所劈斷，三相之力顯露無敵之威，對屍魍王形成了壓制。

但屍魍王對此卻是完全不為所動，龐千源的確比它預料的還要厲害，但對方想要突破它的封鎖，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它手中招魂幡不斷的揮動，瀰漫天地的死氣中，則是凝結出一隻只屍骸大手，不斷的震碎虛空，對著龐千源所抓去。

「龐千源，你的心亂了。」

屍魍王漠然的開口，隨著時間的推移，龐千源雖然佔據著一點優勢，但從容的，反而是它。

因為就在這一刻，不論是屍魍王，龐千源或者那掀動黑河的魚魑王，他們都是不約而同的抬起頭。

暗窟瘋狂的在震動。

那暗沉昏暗的遙遠處，仿佛是有久違的光芒照耀進來。

暗窟，在崩塌。

暗窟內的溫度也是在此時提升。龐千源有些怔神，旋即心中有一抹苦澀之意湧現出來，他的目光，仿佛是洞穿了層層阻礙，看見了學府之中，那一棵見證了聖玄星學府歷史的相力樹，在此時...被黑色的火焰點燃了起來。

第六百九十九章燃燒的相力樹

最新章節！

相力樹被點燃了。

熊熊的黑火於相力樹上燃燒起來，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場面。

那一棵巍峨，恢弘的巨樹，每一處的枝葉都在燃燒，那火焰之旺盛，即便是在那大夏城內，都是清晰可見。

仿佛一片天空都在燃燒。

熊熊大火倒映在所有人的眼瞳中。整個學府內，仿佛所有的聲音都是在此時消失了，不論是以素心副院長為首的那些紫輝導師，還是那些正在撤退的學員們，他們都在這一刻，抬起頭，目光

失神的望著這一幕。那一棵巍峨而古老的相力樹，記載了聖玄星學府的歷史，一屆又一屆的學員曾經在它那龐大的枝葉上面進行著修行，一批又一批的學員曾經從這裡前僕後繼

的進入到暗窟，執行著淨化任務。

這棵相力樹，承載了聖玄星學府所有師生的記憶與情感。

所以，當此時它燃燒起來時，甚至有年輕的女學員忍不住的哭泣出聲。

相力樹龐大的身軀搖曳而動，似是發出了溫和的低鳴之聲，安撫著那些哭泣的學員。

這一刻，甚至連一些導師，都是紅了眼眶，眼睛溼潤。戰場稍微靠外圈點的位置，李洛與姜青娥也是有些失神，繼而眼中有著一些憤怒之色浮現出來，對於聖玄星學府，其實兩人心中都是抱著一些感激之意，當初洛嵐府動蕩不安的時候，姜青娥一力將其承擔了起來，那時候的她就已經顯露出了驚人的天賦，這份天賦，足以讓得極炎府那些覬覦洛嵐府的勢力將姜青娥視

為眼中釘。

那時候，姜青娥是藉助了聖玄星學府的名頭，這才令得極炎府那些勢力心生忌憚，不敢以暗殺的手段，試圖將姜青娥提前扼殺。

而後來，李洛也進入到聖玄星學府，雖然還只是短短一年時間，可這一年內，他的進步，與學府息息相關。

甚至於最後在那洛嵐府府祭中，學府雖然還是保持了中立，但依舊在儘可能的給予了他側面的援助，特別是，學府給他和姜青娥留了一條後路。

可以說，聖玄星學府對於兩人，算得上是給了最大的照顧。

雖說這也是因為看中了兩人的潛力，但這份情，李洛與姜青娥還是得記在心中。

所以眼下，當他們在見到那棵相力樹燃燒起來時，心中也是隨之升起了怒火。

「沈金霄這個狗賊！」一旁，傳來了郗嬋導師冰寒至極的聲音，她的目光如刀子般的在盯著金銀重瞳男子身後的沈金霄，雖然她一直都對此人看不順眼，但她從未想到過，他竟然

會背叛聖玄星學府。

那名金銀重瞳男子，分明就是沈金霄所引來。而且學府內那些被汙染的紫輝導師，必然也是沈金霄的傑作，因為只有他有這個時間與機會，在這些年中，以一種難以察覺的手段，在日常的接觸中，在這

些紫輝導師心中留下汙染的痕跡。

這需要很長時間的潛伏與謀劃，也就是說，沈金霄早就背叛了學府。甚至...郗嬋導師摸了摸戴著面紗的臉頰，眼眸中殺機暴湧，她懷疑，當初在暗窟她會被魚魔咒所傷，說不定也是沈金霄的一場陰謀，也虧得之前她並不在學

府的範圍，並且正好李洛那裡能夠借用龐院長的三相之力，不然說不定也是如那些被汙染的紫輝導師一般，此時直接被汙染成了傀儡。

「這真是一個禍害。」

李洛嘆息了一聲，可惜也是他的實力不夠，不然之前真是說什麼，也得找個機會先將這沈狗給砍了。

姜青娥微微沉默，道：「聖玄星學府這一次，恐怕要遇見前所未有的大劫難了。」

「不只是聖玄星學府。」

李洛搖搖頭，聲音都變得沉重了許多：「相力樹被毀，暗窟說不定也會出問題，到時候惡念之氣噴薄而出，那就是一場可怕的異災。」

「不會的，院長還在鎮守暗窟，有他在，不會出事情的。」郗嬋導師反駁道。李洛苦笑一聲，道：「導師，相力樹都被人燒了，龐院長還沒出手...顯然，他不是不想出手，而是已經被拖住了，甚至往更壞的方面想，現在的龐院長，說不

定都是自身難保了。」

姜青娥頷首，精緻白皙的容顏顯得極其的凝重：「這一場陰謀，比我們所有人想像的都要更可怕，這隻名為「歸一會」的黑手，在籠罩大夏。」郗嬋導師微微沉默，她其實如何不知道龐院長到現在還沒現身必然是出了問題，可終歸還是抱著一些僥倖心理，畢竟龐院長是大夏唯一的王級強者，也只有

他才有著鎮乾坤之力。李洛與姜青娥的心情也很沉重，因為覆巢之下無完卵，聖玄星學府如果真的被毀，那麼整個大夏都將不再安寧，他們在聖杯戰中見過那黑風帝國的慘景，如

果這一幕出現在大夏...那是何等令人難以接受的事情。

可是，面對著這種天傾之變，以他們的實力，根本就沒有能力做什麼。

這種層次的爭鋒，已經不是他們，甚至已經不是哪個普通封侯強者能夠改變什麼的了。

這個歸一會，太可怕了。

這一刻，李洛想起了他們在黑風帝國中所遇見的赤甲將...正是其背後的神秘勢力，顛覆了那個曾經繁盛的帝國，這兩者，是同一個嗎？半空中，來自於其他勢力的魚紅溪，都澤閻等封侯強者，也是因為眼前的變故而有些變色，先前他們已經全力的出手了，可是依舊未能抵擋下那金銀重瞳男

子，後者的實力與手段，相當的可怕。

歸一會，不愧是這世界上各方超級勢力都異常忌憚與提防的詭異勢力。

「素心副院長？」魚紅溪眸光看向素心，因為她發現此時的後者，身體微微顫抖著，情緒似乎是有些失控。

「我要殺了你！」素心副院長雙目通紅，眼中滿是仇恨，她死死的盯著那金銀重瞳男子，下一刻，身後虛空破碎，四座封侯臺凝現而出，然後直接是裹挾著天地能量，猶如四

座山嶽般的對著後者狠狠的砸下。

四座封侯臺上，有無數符文流轉，所過處，虛空仿佛都是呈現塌陷的模樣。金銀重瞳男子卻是搖了搖頭，隨手一拂，一道磅礴玄光暴射而出，竟是化為了一柄暗黃色的巨尺，巨尺拍下，仿佛是帶著挪動山嶽之力，鎮壓而來的四座封

侯臺，瞬間就被尺子拍得倒飛而出，劇烈的震蕩引得那四座封侯臺上，甚至都出現了一道道的裂痕。

噗嗤。

素心副院長一口鮮血噴出，周身磅礴相力劇烈震蕩，然而她的目光，依舊是死死的盯著那金銀重瞳男子。

「素心副院長，千萬要冷靜。」

金銀重瞳男子露出微笑，溫和的道：「因為現在，還沒到最絕望的時候呢。」

他微微側耳，露出傾聽狀的模樣：「你聽？」在場的所有封侯強者眉頭緊鎖，緊接著，他們的面色，突然劇變，一道道目光，猛的投向那燃燒的相力樹底部的位置，在那裡，似乎是有著一股龐大的陰冷

氣息正在如洪流般的瀰漫出來。

其中，似是還夾雜著無數莫名的低語聲。

那是...暗窟之中的惡念之氣！隨著相力樹的燃燒，其所鎮壓的那座暗窟，也終於開始出現了漏洞。

第七百章封印

最新章節！

轟！伴隨著相力樹之下有如洪流般的惡念之氣傾瀉而出時，那裡的地面也是陡然間的塌陷下去許多，露出了一個巨大的黑洞，黑洞內的空間呈現扭曲，破碎的跡

象。

而惡念之氣，則是從這座空間內湧出來。

那座空間，正是暗窟所在！暗窟並非是處於相力樹所鎮壓的地底之下，而是一處空間錨點，那裡是現實世界與暗世界的交匯處，只不過這裡的交匯處出現了一條世界裂痕，這才導致了

暗窟的出現。突然出現的暗窟空間，引起在場所有人的注意，他們的目光急忙投射而去，然後就見到，在那暗窟深處，有恐怖的能量潮汐一波波的席捲而出，那能量潮汐

散發的波動之強，引得眾位封侯強者都為之色變，那種強度的能量，僅僅只是一道，就足以將他們所抹滅。

在那能量潮汐的源頭，他們隱約見到兩道光影在交手。

「是龐院長！」有封侯強者驚呼出聲。

那兩道光影之中的一人，赫然便是龐千源。

而在龐千源的對面，那道光影散發著極為可怕的惡念氣息，舉手投足間爆發的威能，也是引得整片空間都在震顫。

「龐院長在跟魚魑王交手嗎？！」有學府的紫輝導師說道。

「不對，不是魚魑王！」

有感知敏銳的紫輝導師面色突然大變，駭然道：「是另外一位異類王！」

此言一出，全場驚駭欲絕，就連素心副院長與魚紅溪都是瞳孔一縮，暗窟深處，又出現了一位異類王？！所有的目光急忙投射而去，然後他們就見到，與龐千源交手的那名異類王，乃是一名手持灰白殘破的招魂幡的枯骨身影，這模樣與散發的惡念之氣，都與魚

魑王截然不同。

眾人頓時心頭驚顫，忍不住的升起了濃濃的絕望，難怪龐院長遲遲不能現身，原來他在那暗窟深處，竟然被兩位異類王纏住了！

「嘻，龐千源，相力樹已毀，暗窟失去了鎮壓，你這些年的努力都做了無用功。」而就在此時，一道空洞尖銳的笑聲，從暗窟深處傳出。

聽到這聲音，在場眾多學府的紫輝導師，包括郗嬋，瞳孔都是為之一縮，心中泛起濃濃寒氣。

因為這道聲音，他們並不陌生，在曾經的暗窟淨化任務中，他們也去往過暗窟深處，同時也見到了那與龐院長對峙多年的恐怖存在。

魚魑王！

在那一道道驚恐目光的注視下，只見得暗窟深處，似是傳來了河水流動的聲音，這聲音異常的詭異，其中仿佛還夾雜著無數悽厲的尖嘯聲。

下一刻，黑色的河水出現在了視野中，只見得那黑水自暗窟深處呼嘯而來，猶如一條黑色的巨蛇，所過之處，一切都被吞沒。

「惡念黑河？！」所有人再次驚恐色變，那黑色的河水，乃是無數惡念的匯聚體，據說異類就是自其中所誕生，這魚魑王竟然是打算將這條惡念黑河自暗窟中引入現實世界？

！

這惡念黑河一旦出來，那所造成的汙染可是難以想像！

可以毫不客氣的說，黑河所至之處，整個天地環境都將會發生改變，最終成為異類的居所。

那個時候，大夏將會被徹底的毀滅，萬裡之內，生機不存。

半空中，攝政王也是在看著這一幕，他的眼神有些變幻不定，旋即目光忍不住的轉向金銀重瞳男子那邊，因為眼下這個變化，對方可並沒有跟他說過。

對方只是告訴他，會想辦法讓龐千源無法離開暗窟，可卻沒說過，竟然會將惡念黑河引入大夏。

如此一來，大夏不也是毀了嗎？可是雖然心中震動，但攝政王還是壓制下了情緒，事情到了這一步已經沒辦法再挽回，他已經上了「歸一會」的船，事情的發展恐怕就由不得他了，畢竟他一

旦暴露出跟金銀重瞳男子他們是一夥的，那麼聖玄星學府，金龍寶行以及眾多勢力都一定會將怒火傾瀉向他，甚至連他本身掌控的一些勢力，說不定都會反噬。

畢竟歸一會要做的事情，實在是有點反人族。

那個時候，他將會失去一切。

攝政王是個梟雄，梟雄就是懂得取捨，所以在經過短暫的掙扎後，他很理智的做出了選擇。??事已至此，「歸一會」是一個很好的靠山，依靠著他們，攝政王所能夠獲得的也會更多，未來說不定還能夠藉此衝擊王境，若是能夠達到這一步，什麼付出都

是值得的。「龐千源，離開吧，離開大夏，這裡本就是束縛猛龍的泥潭，如今我幫你把泥潭打破，你也正好趁此離去。」黑色的河水在泛濫，魚魑王充滿著蠱惑的聲音，

也是不斷的響起。龐千源面色冷漠，其身後那一道龐大的「三相聖環」不斷的爆發出玄光，斬向前方的屍魍王，而面對著他這霸道無比的三相刀光，屍魍王的攻勢也是在被不斷

的逼退。

但是，也就僅此而已了。

他沒辦法擊敗屍魍王，而魚魑王則是趁機不斷的推進惡念黑河。

如今相力樹也被點燃，失去了相力樹的鎮壓，惡念黑河將會再無阻礙的衝進現實世界。

整個局面，可以說已經是差到了極致。

龐千源眼神冰冷，道：「魚魑王，我能踏入王境，你以為你這些蠱惑之言，對我會有用嗎？」

「嘻，這可不是蠱惑，而是事實，龐千源，你以為你還能夠改變什麼嗎？這場博弈，從一開始你就輸了。」魚魑王發聲。

「你們此舉，必有圖謀，學府聯盟不會坐視不管的！」龐千源冷聲道。

「學府聯盟可管不了這麼遠的地方。」

「雖然我不知道你們究竟目的何為，但你們似乎很想將惡念黑河推出去，那我今日，偏不讓你們如願。」龐千源目光閃動，最終他緩緩垂目，道。

「哦？憑你能做到嗎？」魚魑王言語間有譏諷之意。

龐千源深吸了一口氣，手掌一抬，龍骨聖杯出現在了他的手中，聖杯斑駁的表面，滿是歲月的痕跡。

「龍骨聖杯？」

魚魑王笑聲傳來：「這自學府聯盟傳承而來的「無雙寶具」的確威能極強，但恐怕不足以改變現在的局勢。」龐千源並未理會，其雙手結印，體內浩瀚的相力在此時源源不斷的湧入到龍骨聖杯中，而隨著他全力的催動，只見得龍骨聖杯綻放出了璀璨的光明，隱約仿

佛是有著古老的龍吟聲響起。

下一刻，竟是有一道龍影光罩徐徐的從天而降。

那光罩之上，龍影盤踞，其籠罩的範圍，赫然是包括了屍魍王，魚魑王以及那條奔騰而出的惡念黑河。

「龍骨聖杯，龍骨封界。」龐千源漠然的聲音，也是在此時隨之響起。屍魍王與魚魑王皆是在此時抬頭，它們注視著那座垂落而下的龍影光罩，在這一刻，有一股浩大的力量籠罩而來，在這股力量之下，它們的身軀仿佛都是在

此時失去了控制。

甚至於連那奔騰的惡念黑河，都停滯不動，不再向前。

天地間，有一種白色的煙霧瀰漫而開，這煙霧仿佛是某種特殊的詛咒一般，隨其飄過時，這光罩範圍內的一切，竟然都是在骨化。

包括發動者龐千源以及屍魍王，魚魑王和那條惡念黑河。

只見一種淡淡的灰白色彩，從龐千源身軀上慢慢的浮現出來，有將他化為一具骨雕的跡象。

這，似乎是一種封印術。

只不過是無差別的封印。

「龐千源，你還真是魄力不小，竟然要賠上自身將我們一起封印？值得嗎？」魚魑王的聲音終於是變得有些陰冷了起來。

「天真，即便是「無雙寶具」，也不可能封印惡念黑河。」屍魍王空洞漠然的聲音也是隨之響起。

龐千源低頭看了一眼開始骨化的身軀，面龐上不起波瀾，淡淡的道：「的確光憑此還不太夠。」

而後，他轉過頭，目光似是洞穿暗窟的空間，投射到了學府外的某一道人影身上。

也就是在這同一時刻，學府外觀戰的李洛，耳邊有一道聲音響了起來。「李洛，幫我一把。」

第七百零一章黑色令牌

最新章節！

「龐院長？幫忙？」

當李洛聽見這道傳音的時候，忍不住的愣了兩秒，旋即苦笑著低聲道：「院長，您老人家也太看得起我了吧？」暗窟裡面的可是三名王級強者的戰鬥，以他這小身板，連摻和封侯強者間的戰鬥都驚險無比，還敢去王級強者那邊？他真是怕那兩名異類王只是一個眼神，

就能夠將他活活的瞪死。

「無須你親自動手，只需要借你一物。」龐院長帶著一點笑意的聲音再次響起。

「借東西？」

李洛遲疑了一下，旋即爽朗的點點頭。

「又要借我的精血嗎？沒關係。」

「呵呵，這次不需要你的精血了，我看你現在也挺虛的，再借下去怕你頂不住了。」龐院長戲謔的道。李洛惆悵的嘆了一口氣，前些天府祭的時候，他為了榨取三尾天狼最後的力量，付出了十滴精血為代價，直到現在都還有一種空虛感，顯然這一點也被龐院

長察覺到了。

「不要精血，那我能借給你什麼？」

旋即他又有些納悶起來，他這小小的煞宮境，原本能讓龐院長看上眼的，應該就只有自己這蘊含著天王血脈的精血了，如今不要精血，那還要什麼？

「當然也是與你們李天王一脈有關之物。」龐院長說道。李洛聞言，心頭頓時一動，然後手掌抹過空間球，下一刻，一塊古老的令牌出現在了他的手中，令牌正面，銘刻著一個散發著神秘韻味的「李」字，在「李」字

之下則是有著一道模糊但卻散發著一種難以形容威壓的龍影。

「是此物嗎？」

在他的身上，除了自身的血脈外，唯一一個還與那「李天王一脈」有關係的，就只有這塊神秘的黑色令牌了。

「正是此物，借用一會兒便物歸原主。」龐院長的聲音響起。「院長你還好吧？」李洛遲疑了一下，忍不住的問道，因為從眼下的局勢來看，龐院長顯然是在施展什麼兩敗俱傷般的手段，而且看樣子他所需要付出的代價

很大。「我是聖玄星學府的院長，雖說如今沒能保護下相力樹，但不論如何，保護學府是我的責任，想要我放棄這裡，獨自逃亡，那這些異類倒也太小看了我龐千源

。」「我會將它們一同封印，只不過這個時間也只能持續幾年而已，幾年後，龍骨聖杯的封印也將會失效，那時候再看學府聯盟是否會有所行動吧。」龐千源淡笑

一聲。

而後李洛手中的黑色令牌化為一道黑光飛出，直接是穿透進了那暗窟之中。

身軀漸漸骨化的龐千源伸手接過黑色令牌，感受著其中蘊含的那一道至強氣息，雙目也是微眯了一下，自言自語道：「天王之氣，果真非同凡響。」他雙手閃電般的結印，體內三相之力爆發，化為無數能量符文湧入黑色令牌中，頓時令牌仿佛是受到了某種激活，其上有一道金光沖天而起，金光並不璀璨

，僅僅只是散發著淡淡光華，可就是當這道金光出現時，那對面的魚魑王與屍魍王卻是雙雙失色。

「天王之氣？！」

兩位異類王面龐震動，那股氣息，連它們都感覺到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壓制感，這一刻，它們幾乎有一種在面對著首領「八首黑魔王」時的畏懼感。

「龐千源，你竟然還有這般後手！」魚魑王灰白的魚瞳有些惱怒陰狠浮現。然而龐千源卻並未理會，隨著那道金光升起，與那一道龍骨聖杯所散發的封印光罩結合在一起，頓時光罩之下的白色煙霧似乎是獲得了某種加持，其內的一

切，骨化的速度愈發的加快。

即便是那條惡念黑河，原本翻騰的河水，也是受到了一種壓制，開始徹徹底底的平靜下來，不再向前。

三位王級強者的身軀上，白色的斑點不斷的散發出來，越來越多的部位在被骨化。「龐千源，你不過是在做一些無用之功罷了，即便你藉助一道天王之氣的加持，將我們與惡念黑河封印住，但這也僅僅只能堅持短短數年而已，幾年後，封印

破碎，一切都將會照常推動。」「而且相力樹已毀，你即便是封印住了惡念黑河，但惡念之氣依舊會源源不斷的散發出去，龐千源，聖玄星學府和大夏，都已經沒救了！」魚魑王陰冷的說道

。面對著魚魑王的言語，龐千源無動於衷，他望著身軀上迅速蔓延的骨化斑點，淡淡的道：「幾年後的事情，誰又說得清楚呢，說不定等我再睜開眼睛時，已有

援軍趕來。」

「天真，學府聯盟自顧不暇，可沒時間來這外神州。」魚魑王冷笑道。

龐千源笑了笑，骨化斑點徹底覆蓋了他的身軀，將他化為了一具骨雕，靜靜的矗立於原地。

魚魑王與屍魍王尚還未完全被骨化封印，只不過它們的眼神都是顯得極為的憤怒與陰沉，而後目光交織，有外人聽不見的言語在兩人間傳遞。

「該死，這該死的龐千源，竟然捨得封印自身來阻擾我們！」

「惡念黑河無法擴散，我們的計劃就無法實施。」

「我們需要惡念黑河幫我們找尋...那個「元始種」，這是首領交給我們的任務！」

「或許只能讓首領出手。」

「不行，首領說過，它不可輕動，否則有關「元始種」的情報會被其他的存在所察覺！」

「那就只能等待，龐千源的封印僅僅只能持續兩三年而已，而我們在外，也有一些「盟友」，他們會助我們的...」

「...」

隨著交流結束，魚魑王與屍魍王的身軀，也是徹底被灰白色的骨斑所覆蓋，最後化為了兩具靜靜不動的骨雕。

整個暗窟深處，再次的陷入到了寂靜之中。

唯有湧動的惡念之氣，還在源源不斷的呼嘯而出。學府中，眾多目光望著那被骨化的三位王級強者，一時間都是陷入了沉默中，不過很多人還是暗自鬆了一口氣的，因為那兩位異類王太過的可怕，如果真的

讓它們從暗窟中走了出來，在場的恐怕沒人能跑掉。

只是可惜，龐院長也陷入到了自我封印中。

「院長...」素心副院長望著這一幕，眼中掠過一抹痛苦之色。

「院長！」無數學員也是陷入到了悲痛之中，眼眶通紅，雖說龐千源這些年很少出現在學府中，但他在所有學員心中依舊是有著難以匹敵的份量，畢竟光是以一己之力

鎮守暗窟深處的壯舉，就足以引得許多學員崇拜。

如今龐千源陷入封印，聖玄星學府的標誌力量，也會隨之消除。

而魚紅溪，都澤閻這些其他勢力的首領，也是面色沉重，龐千源畢竟是大夏唯一的一位王級強者，他的消失，對於大夏的格局也會造成不小的衝擊。

在場唯一為這個結果而狂喜的，恐怕就是攝政王，他目光死死的盯著暗窟中龐千源的骨雕，心情澎湃翻湧。

這個壓在大夏王庭頭上的山嶽，竟然在今天就這樣自我封印了！

從今往後，還有誰能阻他宮淵？

「唉，這兩位異類王，腦子似乎也有點不靈光。」金銀重瞳男子無奈的笑了笑，言語間對那兩位異類王並沒有什麼尊敬的意思。

「大人，如今龐千源與兩位異類王被封印，您可就是這裡的最強者了。」沈金霄微笑道。

金銀重瞳男子剛欲說話，神色突然一動，所有人都見到，一道黑光從暗窟中射了出來，黑光中是一枚令牌，正是此前龐千源從李洛手中借走之物。

黑色令牌飛射而出，它於虛空盤旋一圈，突然其中有一道極為恐怖的刀光呼嘯而出，那刀光之中，蘊含著三相之力，所過之處，一切皆是被刀光所磨滅。

而刀光所指。

赫然便是那金銀重瞳男子。

於是後者臉龐上的笑容，在此時直接僵硬起來。

「龐千源！」金銀重瞳男子眼神震怒，低吼一聲。

顯然，龐千源即便是在最後被封印的時刻，還是留了一手，而這一手，就是衝著金銀重瞳男子來的！

金銀重瞳男子不敢怠慢，身影暴退，同時雙手結印。

「封侯界域！」

他厲聲暴喝，一圈神秘的場域以他自身為源點，猛然間擴散開來，仿佛是一片領域，將其守護在其中。

然而，這一道此前任由素心副院長他們傾盡全力進攻都動搖不得絲毫的封侯界域，在此時隨著那一道刀光落下時，卻是宛如豆腐一般的脆弱。

嗤啦！

所有人都仿佛聽見了一道細微刺耳的聲音響起。再然後，他們就見到，那金銀重瞳男子的身體，直接在這一刻，從天靈蓋處，緩緩的割裂開來。

第七百零二章大夏劇變

最新章節！

金銀重瞳男子突然間被斬，倒是讓在場眾人大快人心，畢竟此次的事變，就是因為此獠在外引動，繼而牽動了暗窟深處的爆發，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傢伙才是罪

魁禍首。

不過眾人的高興倒也並未持續多久，因為那金銀重瞳男子雖然被斬成了兩半，但他的兩半身軀卻是迅速的融化開來，仿佛是化為了一灘蠕動的肉泥。

「呵呵，龐院長還真是記仇，這最後一刻，還不忘給我來一記狠的。」

蠕動的肉泥中，傳出了金銀重瞳男子的笑聲，只不過那笑聲中蘊含的陰狠與虛弱，還是顯露出了龐院長這一記刀光給他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創傷。

「殺了他！現在他已經重傷！」

素心副院長飽含著殺機的聲音響起，然後數位封侯強者便是有磅礴相力爆發，鎖定那一灘肉泥，打算趁他病要他命。

「轟！」

不過就當眾位封侯強者聯手出擊時，突然有兩名被汙染的紫輝導師暴掠而來，然後直接是在素心副院長等人驚怒的目光中，轟然自爆開來。

異常恐怖的能量洪流傾瀉而來，其狂暴姿態，似是要將整個學府都摧毀。

但好在眾位封侯強者皆是有所準備，立即出手，將自爆的衝擊波強行抵禦下來，這才使得這波自爆未能將學府摧毀。

「惡賊！」

素心副院長氣得眼睛都紅了，那兩名紫輝導師乃是學府中資歷極老的人了，如今當著她的面被人引爆，如何能不讓人悲痛憤怒。然而，當能量餘波散去，他們再度鎖定那金銀重瞳男子時，卻是見到那肉泥已經蔓延開來，同時將其身後的沈金霄也是覆蓋住，肉泥中，有一雙金銀重瞳帶

著笑意的注視著素心副院長等人。

「諸位，今日的大戲算是要收場了，請容許我在這裡為大家悲痛的宣布，從今往後，聖玄星學府就將會從大夏除名了。」

「哦，對了，另外再愉快的告知大家，暗窟開啟，惡念之氣將會源源不斷的湧出來，這片土地，往後就是異類的天下了。」

「混亂的時代，由此開啟。」

當金銀重瞳男子最後一句話落下時，那包裹著沈金霄的肉泥便是瞬間鑽進了地底，憑空的消失不見。

「該死！」眼睜睜的看著兩人從面前跑掉，眾多學府紫輝導師氣得臉色鐵青。

素心副院長咬著牙，道：「先將其他那些被汙染的導師制住！」現在這裡一堆爛攤子，他們實在是沒有餘力去管那個金銀重瞳男子，而且也多虧了院長最後時刻將其重創，不然的話，一名上品侯此時作亂，將會讓得場面

更加難以收拾。

而此時，李洛那塊黑色令牌也是徐徐的掠出，懸浮到了他的頭頂，然後其中有著龐院長的聲音傳出來。「諸位，是我龐千源無能，才導致今日之變，不過事已至此，多說無益，關於暗窟的爆發，我此時無力壓制，只能稍作影響，將其爆發的速度與範圍做了一些

限制。」

「但惡念之氣終會擴散，聖玄星學府方圓萬裡之內，以後將不再適合生存。」聽到此話，素心副院長以及諸多勢力首領面色皆是忍不住的一變，這麼說的話，學府是徹底保不住了，而且萬裡範圍...那豈不是連大夏城也會被波及？那可

是整個大夏的中心，這片區域，何止千萬人？「素心，學府相力樹已毀，按照規矩，往後聖玄星學府將會被剝奪聖級稱號...這都是小事了，畢竟生存最為重要，之後你需要率領學府之人，另尋他處，再建

學府，只要學府底蘊尚在，未來終有重回聖級的機會。」

「未來大夏，或許還需諸位彼此精誠合作，方能避免亡國之命。」在場所有人都是靜靜的聽著龐院長最後的囑託言語，即便是諸多封侯強者，面色都是在此時顯得異常的沉重，因為他們都明白，這一天開始，那個曾經安寧

太平的大夏，已經不復存在。異類將會在這片土地上面肆虐，一個不慎，大夏將同那黑風帝國一般，成為異類的國度，而大夏的子民，也不知道會有多少人喪生，或許連屍骨都難以留存

下來。

如果說，今天之前的大夏是祥和溫暖的，那麼以後，大夏將會迎來無情的寒冬。

劇變，已經來臨。李洛與姜青娥對視一眼，也是看見了對方眼中的沉重之意，雖然那兩位異類王以及惡念黑河被龐院長封印住了，但暗窟已經被打開，失去了那一棵高級相力

樹的鎮壓，大夏已經沒有能力鎮壓住暗窟。

那麼最起碼接下來，以聖玄星學府為中心的萬裡區域，都將會被波及。

「接下來麻煩了。」李洛嘆了一口氣。

他們洛嵐府總部就在大夏城，如果大夏城也會被惡念之氣波及的話，那麼他們也需要思考退路了。

這是大勢，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攔，即便是封侯強者，也只能選擇退避。

除非，再來一位王級強者，才有可能鎮壓住暗窟。

「學府聯盟難道就坐視一座聖學府被毀嗎？而且這高級相力樹被毀，聖學府也會被降級又是什麼情況？」李洛看向郗嬋導師，問道。「學府聯盟的重心是在內神州，外神州太過的遙遠，他們也鞭長莫及，至於降級的規則，純粹是因為一棵高級相力樹的培育極其困難，其中需要付出的資源是

你無法想像的，所以學府聯盟必須設置嚴苛的規定，免得一些聖學府保護不力。」郗嬋導師俏美的臉蛋有些黯然，但還是為李洛解釋。

「那能夠向東域神州上面其他的聖學府求援嗎？」李洛不甘心的問道。「你以為黑風帝國的那座聖學府，當初沒找尋救援嗎？東域神州諸國各有盤算，很難凝聚在一起，而其他的聖學府也有著鎮壓的重任，哪敢輕易派出自己院裡

的強者？再者，如果魚魑王與屍魍王一同出現的消息傳出去，其他聖學府更加不敢來了。」郗嬋導師嘆了一口氣。

李洛沉默，心中愈發的沉重。

他伸出手，黑色令牌落入手中，將其收入空間球內。

然後他抬起頭，環顧著這座修行了一年時間的古老學府。此時學府滿目瘡痍，巍峨的相力樹還在熊熊燃燒，不斷的有巨大的枝幹墜落，砸碎了一些房屋建築，但已經沒有人去阻攔了，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座學府

，已經要被放棄了。

學府的外圍，可見無數的學員在倉惶悲切而立，此前龐院長的言語，顯然也是傳到了他們的耳中。

有人哭泣出聲，他們都將聖玄星學府視為心中的驕傲，他們也以自身能夠進入到學府修行為榮，可今天，一切的驕傲都破碎了。

所有人臉龐上都寫滿著悲痛與茫然，學府的未來，誰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李洛在一處區域看見了一些熟悉的臉龐，然後他身影就縱躍了過去。

「隊長！」白萌萌見到他趕來，對著他揮了揮手，不過以往清純漂亮的臉蛋上時刻掛著的甜甜笑顏，此時卻是怎麼都擠不出來。

李洛望著白萌萌，白豆豆，虞浪，趙闊等人，問道：「你們都沒事吧？」

所有人都搖搖頭，但情緒都極為的低落，即便是往日吊兒郎當的虞浪，都在此時一言不發。

「隊長，聖玄星學府是不是就被毀了？」白萌萌低聲問道。李洛露出一絲勉強的笑容，道：「也不要太悲觀，相力樹雖然被毀了，但學府並沒有遭受到毀滅重創，素心副院長他們會將學府重建的，只不過，暫時一段時

間，失去了那所謂的聖級規格而已。」

「學府現在很亂，你們暫時沒地方去，就先去洛嵐府待幾日，我想接下來這段時間，整個大夏都會陷入混亂。」

白萌萌與其他人對視一眼，最終輕輕點頭。李洛暗嘆了一口氣，今日之變，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誰能想到，作為大夏底蘊實力最為強大的聖玄星學府，竟然會出現這種滔天巨變，而此事牽一髮而動

全身，所以在接下來的數日時間中，大夏之內的變動，也定然會更為的劇烈與極端。他們洛嵐府，也要想辦法在這種局勢下，找到退路才行。

第七百零三章放棄

最新章節！

學府的戰鬥餘波在逐漸的消散。待得最後一名遭汙染的紫輝導師被控制下來後，素心副院長則是第一時間率領諸多封侯強者嘗試著封堵暗窟，只不過那效果並不大，在惡念之氣源源不斷的

侵蝕下，眾多封侯強者聯手布置的封印僅僅只能夠起到一些延緩的作用。

所以在嘗試了半日時間後，即便是素心副院長再如何不甘心，也只能頹然的放棄。最終，素心副院長吩咐所有導師，開始收整學府內所有的資料，相術樓，寶庫，諸多資源庫，這些是學府多年的心血積累，未來學府想要重建，這些也是必

不可少之物。

相力樹的燒毀，已經給學府帶來了極大的重創，如果這些積累再損失，那學府真的是要元氣大傷了。

而那些遣散的學員，此時也是需要安撫。

一時間，學府內一片亂糟糟的景象。而隨著學府這邊局勢稍微安定時，各方勢力的首領也是紛紛告辭離去，他們的神色都是顯得極為凝重，因為今日之變，波及整個大夏，他們任何人都難以逃

脫影響。

特別是暗窟的爆發，隨著惡念之氣源源不斷的湧出來，這片大夏最為繁華的區域首當其衝。

特別是近在咫尺的大夏城，這是大夏的中樞所在，各方頂尖勢力總部都坐落於此，所以這些勢力，都需要考慮接下來的選擇了。李洛與姜青娥並沒有在此時去找尋素心副院長，他們知道此時後者的心情必然極為的糟糕，因此只是帶著虞浪，白萌萌，白豆豆等人默默離開學府，趕回大

夏城。

進入大夏城後，城市內氣氛依舊沸騰，街道上行人如織，一副太平繁華的景象。

對於學府那邊的變故，大夏城中的一些普通人顯然沒有多大的感覺。

只不過，這種沸騰與繁華也就只能維持到今日了，待得消息擴散出來，這座大夏最為雄偉的城市，很快就會變成一座無人居住的空城。

李洛一行人心情皆是異常的沉重。

而後他們匆匆趕回洛嵐府，在將虞浪他們安頓好了後，李洛與姜青娥立即找來了牛彪彪，蔡薇，然後將學府之變盡數的告知。

「什麼？相力樹被燒毀，暗窟被打開了？！」

對於這個消息，即便是牛彪彪，都是忍不住的面色大變，顯得頗為的震驚，一旁的蔡薇更是忍不住的捂住了小嘴，花容失色。

「歸一會嗎？沒想到這個勢力的觸角都開始蔓延到這外神州了，真是一群瘋子。」牛彪彪面色凝重，出自內神州的他，顯然也對這個勢力有所耳聞。「彪叔，暗窟被打開，如今惡念之氣在源源不斷的湧出來，按照這個速度，恐怕不需要一個月，就會將方圓千裡所覆蓋，到時候大夏城也將會變得不適合居住

。」

「我們洛嵐府總部，恐怕也得考慮遷移了。」李洛緩緩的道。可是如今問題是，洛嵐府總部有一座守護奇陣，如果總部遷移，那麼這座奇陣也定然會破損，這對於洛嵐府而言，是一個極大的風險，畢竟此前洛嵐府能夠

在諸多覬覦中存活下來，這座守護奇陣功勞最大。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如果總部遷移，彪叔的實力也會受到極大的影響。」一旁的姜青娥提醒道。

牛彪彪曾經身受重創，他之前就說過，在洛嵐府總部中，他的實力能夠抗衡四品侯，可一旦離開了總部範圍，那麼他的實力就會銳減。牛彪彪從腰間掏出煙杆，吧唧吧唧的吸了兩口，他面露沉吟之色，道：「守護奇陣的話，的確一經挪動就會破碎，畢竟奇陣是你爹當初以總部為核心打造而成

，總部一動，守護之意自然也就無從談起。」李洛道：「守護奇陣如果被損毀，的確是令人肉痛的事，不過如今的局面，也是非動不可了，我們總不能困守在大夏城，等以後惡念之氣擴散過來，守護奇陣

也沒辦法在其中長存的。」

他嘆了一口氣，道：「大夏城，大概率是會被放棄的。」

雖然大夏城是大夏的中樞所在，可只要暗窟堵不住，那再心痛，恐怕王庭也只能選擇放棄。姜青娥微微頷首，道：「其實守護奇陣現在對於洛嵐府的意義，已經沒有府祭之前那麼強烈了，師父師娘的投影，還是震懾了許多不軌之徒，他們再覬覦洛嵐

府的話，就得考慮應對萬一未來師父師娘歸來後的報復。」

「而且如今我們與長公主關係加深，雙方算是同一陣營，另外此次大變，任何勢力都會被波及，我想短時間內，應該沒什麼勢力會有餘力來針對我們。」

「所以，就算沒有守護奇陣，往後的洛嵐府，都不至於再如同府祭之前那樣了。」

言語間，倒是贊同李洛遷移總部的打算。

而唯一需要顧慮的，則是牛彪彪的身體情況。「彪叔，您在總部裡面能夠發揮出四品侯的實力，應該還是因為這座守護奇陣的緣故吧？不，準確的說，是構建守護奇陣的核心之物，那塊「神蘊物質」？」李

洛沉吟著問道。

牛彪彪笑了笑，贊道：「少府主真是聰慧，你猜得倒是沒錯，那「神蘊物質」，才是我在總部內擁有四品侯實力的關鍵。」「那不就簡單了麼，反正守護奇陣沒用了，那就直接拆了，拿走「神蘊物質」，到時候將此物放在彪叔你那裡，你不就是行走的四品侯了嗎？」李洛一拍手，笑

道。牛彪彪道：「這麼做的確是可行的，不過，「神蘊物質」對於每一個封侯強者可都是擁有著致命的吸引力，因為那會帶來衝擊「王境」的機緣，少府主你確定要

將這麼重要的東西，放在我身上？」李洛聞言，有些不愉的道：「彪叔，一家人就別說這些沒用的話了，在我看來，如果那「神蘊物質」真的能夠將你的傷勢治好，那麼此物我就直接送給你了，

我想我老爹老娘在的話，也會贊同我這麼做的。」牛彪彪在洛嵐府待了這麼多年，可以說是看著李洛，姜青娥長大的，在李洛的眼中，牛彪彪是一個值得信賴的長輩，在李太玄，澹臺嵐離開的這些年，也是

因為牛彪彪的暗中守護，兩人才能夠成長起來。

這份感情的價值，在李洛心中，絕非是「神蘊物質」能夠相比的。

牛彪彪望著李洛，油膩的臉龐上有著一抹笑容浮現，他是看著李洛長大的，自然也是知曉後者的心性，也明白這番話是李洛的肺腑之言。

「少府主長大了啊。」牛彪彪感嘆了一聲。「彪叔，如果沒問題的話，拆解奇陣的事情還得由您來做，到時候只要將師父師娘的本命燭火交給李洛保管就好。」姜青娥微笑道，對於李洛的決定，她自然

是無條件支持的。

牛彪彪點點頭，道：「這事交給我來做就行了。」李洛見狀，又是看向了蔡薇：「蔡薇姐，總部這邊的一切東西，你這邊都要開始做好準備，特別是總部的資金以及諸多重要的材料，這些一定要儘可能的帶走

。」

蔡薇凝重的點點頭，道：「府主放心，我會做好這些的。」

做好了這些安排，李洛又是與姜青娥對視一眼，皆是一聲輕嘆，誰能想到，洛嵐府總部最終不是被別的勢力所攻破的，而是他們自己選擇放棄...

...

攝政王府。

密閉的書房中。

攝政王面色有些陰沉的望著眼前陰影中出現的兩道人影，那正是金銀重瞳男子以及沈金霄。「玄宸，我需要你給我一個解釋！」

第七百零四章玄宸

最新章節！

書房內，被稱為玄宸的金銀重瞳男子對於攝政王有些怒意的言語並沒有在意，而是徑直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來，他的面色有著難以遮掩的蒼白，顯然此前龐院

長那一刀，雖然被他以特殊的秘法躲避了開去，但其本身依舊是受到了極重的創傷。

「宮淵，這麼質問盟友可是不合適的喲。」

「我們實現了諾言，並沒有讓龐千源走出暗窟，這不是你之前的請求嗎？」玄宸咳嗽了兩聲，然後笑著說道。

攝政王面龐陰沉，道：「可是你們毀了大夏！」

「暗窟如今被打開，大夏城難保！」

玄宸無所謂的道：「反正你又不是大夏的王，何必操心這麼多？」

「我是大夏的攝政王。」攝政王面無表情的道。

「你覺得當小王上完成登基後，你還能繼續當你的攝政王嗎？」玄宸笑著擺了擺手，道：「好了好了，就別說這些沒意義的話了，宮淵，把你的目光放長遠一些吧，等你未來成為王級強者，你完全可以創立一個比大夏龐大

百倍的王朝帝國，那時候，你是開國皇帝，你的功績，會比你們宮家那些先輩強盛百倍。」

攝政王眼神動了動，道：「王級，談何容易。」

言語卻是不知不覺的緩和了下來。

「有我們的支持，王級並非是高不可攀，對於我們的實力，你應該心中有數。」玄宸淡淡的道。

攝政王沉默了一會兒，道：「你們接下來還想要做什麼？」玄宸道：「此次雖然破壞了聖玄星學府的相力樹，釋放出了暗窟，但可惜最後的時刻被龐千源阻擾了，他的自我封印，不僅封住了兩位異類王以及惡念黑河，

也將暗窟釋放惡念之氣的速度給壓制了。」

「原本我們是想以最快的速度讓大夏陷落，但現在來看，只能再將時間放長一些了。」

「只不過，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其實這樣也挺好。」玄宸突然又是笑出聲來，道：「因為如果那兩位異類王真的出來了，對我們來說反而不是什麼好事，畢竟總不能讓我從總部那邊請兩位王級強者來壓制它們吧

？異類這東西，心思詭異，誰也不知道下一刻會不會引來反噬。」雖說他們歸一會與異類有些牽扯，但那是因為他們有著自己的目的，如果那魚魑王與屍魍王順利的出來，以他這七品侯的實力，斷然不可能指揮得了它們，

甚至說不定，這兩個異類王一個不舒服，反手將他給滅了也不是不可能的。

而眼下龐千源幫他先將兩位異類王暫時的封印，倒是再好不過，他也有更多的時間，去做他們「歸一會」的布置。

「大夏城接下來應該會被放棄了，宮淵你就沒有什麼打算嗎？」玄宸笑著問道。

「什麼意思？」攝政王皺眉道。

玄宸手掌一抬，相力光芒於掌心綻放出來，直接是在面前形成了一幅巨大的地圖，正是大夏的疆域圖。「此次暗窟破碎，惡念之氣將會源源不斷的席捲出來，但是因為龐千源被封印前所做的一些壓制的緣故，從我的觀測來看，未來惡念之氣，將會以聖玄星學府

為源頭，然後一路往西，形成一條巨大的汙染地帶。」他打了一個響指，然後攝政王就見到這片疆域地圖中，出現了一條橫貫東西的黑色區域，這片區域如同是一條巨大的黑河，幾乎是將整個大夏疆域一分為二

。

「未來兩三年中，大夏應該就會變成這般模樣。」

「因為大夏城會被遺棄，那麼王庭就會找尋另外的城市作為新的都城，你覺得那位長公主會選擇去哪？」玄宸笑問道。

攝政王微微沉吟，道：「她應該會選擇去往大夏南部區域，因為那邊支持她的老臣以及家族會更多。」

「那你呢？」

攝政王怔了怔，若有所思的盯著玄宸，道：「你想讓我去大夏北部？」「跟著長公主他們去了南部，只會陷入無休止的爭端中，如今大夏已亂，以你的聲望與威勢，何必再跟著那小王上？你振臂一呼，前往北部，自立為王，足以

與長公主分江而治。」玄宸說道。

「而且，有我們的支持，要不了多久，你的實力將會強大到難以想像，到時候收復南部，完成一統，倒也並不算困難。」

攝政王面色微微變幻，道：「你這是想要分裂大夏，削減大夏的實力，方便之後的一些謀劃吧？」

「但以你的實力，其實沒必要做這些...看來你這一次，被龐千源傷得不輕。」

玄宸的面色，終於是變得陰沉了一些，他倒也並沒有否認，淡淡的道：「你去抗一次王級強者的攻擊就明白了。」

攝政王搖搖頭，道：「我還沒那麼不知天高地厚。」

連實力達到七品侯，並且身懷諸多秘法手段的玄宸都被龐千源隨意一刀傷成這樣，他這五品侯，恐怕一刀就得死。

「不過你說的提議，我倒的確是有些興趣。」攝政王話題一轉，嘴角浮現出一抹笑容。

大夏城將毀，往後的大夏也會變得極為混亂，曾經的規則也隨之破碎。他如果跟隨著宮鸞羽，小王上退往南部，即便以小王上的性別問題為由頭髮難，但也會陷入各方勢力的諸多牽扯之中，這反而會掣肘他的野心，與其如此，

還不如率眾退往北部，時機成熟後直接脫離王庭，割據北部，自立為王。

有著歸一會的支持，未來他的野心，將不會止於大夏。

或許正如玄宸所說，他所創造的功績，將會遠超宮家先王。

一念至此，攝政王的眼神便是變得火熱了一些。雖然他明白，這樣只會讓得他對「歸一會」的依賴變得越來越強，但有些事情已經推進到這一步了，他也不可能真的回頭，而且眼前的男人也不會允許他回頭

。

「這是一個不錯的提議。」最終，他衝著玄宸露出了笑容。

玄宸那蒼白的臉龐上也是露出了溫和笑意，攝政王的識趣，讓他很滿意。

「攝政王，我這邊，也有一個小小的請求。」而此時，那一直未曾說話的沈金霄，目光看向攝政王，含笑說道。

「沈師但說無妨。」攝政王揮了揮手。

「倒也不是其他的事...大夏城將毀，此處的其他勢力應該也會選擇遷移，這其中，必然就包括了洛嵐府。」沈金霄緩緩說道。

攝政王聞言，目光頓時一閃。

「洛嵐府一旦遷移總部，那座守護奇陣應該也會受到影響，我想，這或許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沈金霄十指交叉，笑著說道。

「沈師還想打洛嵐府的主意？你也不怕那李太玄跟澹臺嵐嗎？」攝政王道。「怕肯定是怕的。」沈金霄坦然一笑，道：「但恩怨都結下來了，既然緩解不了，那還不如做絕一點，而且...有「歸一會」做背景，我們倒也未必需要忌憚他們。

」

攝政王沉默了幾秒，道：「沈師想怎麼做？」「玄宸大人會盯著聖玄星學府那邊，不過長公主與洛嵐府交好，她這邊的力量，需要您找個由頭做一些牽制，而其他的，交給我來就好了。」沈金霄拱了拱手，道

。

攝政王看了他一眼，道：「洛嵐府那邊，如今不僅有一個郗嬋，而且那個名為牛彪彪的傢伙，也是一個不知深淺的隱患，你確定你能搞定？」

一旁的玄宸微笑道：「你可不要小瞧沈金霄哦，他可是連那位魚魑王都讚嘆的人呢，說起來，他是真的很適合我們「歸一會」，未來的他，成就將會在我之上。」

攝政王雙目微眯，眼神略有震動。

「玄宸大人倒是太抬舉我了。」

沈金霄無奈的一笑，然後看向攝政王，笑容幽深。「我不要「神蘊物質」，我只要...姜青娥。」

第七百零五章王庭的分裂

最新章節！

聖玄星學府暗窟破封的消息，在接下來的數日時間中，還是不出意料的傳開了。

畢竟當日在場的人太多，這其中還有著許多的學員，所以這種消息是壓不住的。而消息傳出來，自然就引發了極大的混亂，大夏城以及周邊接近聖玄星學府的城市，皆是人心惶惶，即便有著王庭派遣的軍隊維持秩序，但卻依舊擋不住那

股驚恐氣氛的蔓延。

無數人開始逃離這片地域。

對於這種情況，王庭倒也並未阻攔，只是儘可能的在保證一些秩序的情況下，疏散城民，畢竟到了眼下這一步，從大夏城撤退，已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大夏城的各方勢力，也是在做著撤離的準備，雖然沒人想要這麼做，畢竟各方勢力在大夏城經營多年，付出了無數的心血，人員固然可以轉移，可諸多產業

，基地卻是只能忍痛放棄，這無疑也是極大的損失。可沒辦法，惡念之氣具備著極強的汙染性，雖說一些實力強橫的人能夠在其中停留，但對於更多的人來說，惡念之氣就是劇毒，惡念之氣一旦擴散，那就會

改變這裡的生存環境。

大夏城，未來必然會成為一片死地。

繼續留在這裡，也將會沒有任何的價值。

而在這種混亂的局面下，王庭召開了一場會議，同時邀請了大夏城的各方頂尖勢力。會議是長公主以小王上的名義所召開，嚴格來說，此時的小王上地位頗為的尷尬，因為登基大典還沒有真正的完成，可眼下這特殊的情況，也實在沒有可能

再來第二次登基大典，所以對於小王上的正統身份，各方還是維持了一個默認的態度。「諸位，經過這幾天時間的探測，我們發現了暗窟惡念之氣流動的軌跡，或許是因為龐院長的壓制，惡念之氣的擴散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肆無忌憚，不過最終

隨著時間的推移，暗窟湧出來的惡念之氣，將會形成一條極為龐大的汙染帶，這條汙染帶，將會貫穿大夏中央腹地，它就如同一條大河，分割了大夏。」

金碧輝煌的大殿內，長公主環視著到場的諸多勢力首領，她那國色天香般的容顏顯得略微的有些憔悴，想來這些天的混亂，也給她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長公主的面前，有水晶球倒映出光線，交織形成了大夏的疆域圖。

而此時的疆域圖中央位置，有一條巨大的黑色汙染帶，將完整的大夏分成了兩片區域。李洛與姜青娥也在場，他們注視著那疆域圖，倒是稍微的鬆了一口氣，雖說這片汙染地帶依舊頗為的龐大，輻射了大夏腹地的諸多城市，可相對於整個大夏

被汙染的局面，這已經算是讓人比較容易接受的一種了。

而這，算是龐院長在自我封印前給予大夏的最後一點幫助了。跟以往那個臉頰上總是帶著令人如沐春風般的溫柔笑容的副院長有些不同，如今的素心副院長，神色顯得有些沉悶，不過這也能夠理解，畢竟眼睜睜的看著

學府毀在自己的眼前，心性再強的人一時間都有些難以接受。

「這倒是一個好消息。」魚紅溪看了素心副院長一眼，在見到素心副院長沒有說話的跡象後，她便是感嘆著說道：「最起碼這些惡念之氣被束縛在了一片區域中，並沒有肆無忌憚的擴

散，大夏還算是留有淨土。」

「這種情況，恐怕頂多只能持續數年時間，等龐院長的壓制失去效果，惡念之氣必然擴散。」都澤府的都澤閻面無表情的說道。

「能拖一些時間，總是好的。」金雀府的司擎府主苦笑道。

長公主微微頷首，而後緩緩說道：「今日將大家請來，其實是想要與諸位商討接下來我們的撤退路線。」「未來大夏將會被這汙染帶分為南北兩部，我的建議是率眾退往南部，而我也希望諸位與王庭一起，畢竟以後異類將會出現在大夏的土地上，我們需要凝聚力

量，對抗一切變故。」長公主鳳目帶著誠懇的看著在場諸位首領。

眾多勢力首領微微點頭，此話倒是不錯，大夏已經不再太平，為了應對未來的變故，合力聚在一起，才是最為明智的。

不過，就在眾人這般想著的時候，一道不合時宜的淡淡聲音，隨之響起。

「我不同意去往南部。」

眾人眼神一凝，目光投去，便是見到那一直未曾說話的攝政王宮淵睜開了微閉的眼目，面色冷厲。

「王叔，您這是什麼意思？」長公主眼神微變，聲音也是變冷了下來。

然而攝政王並未搭理，只是淡淡的道：「我建議退往北部，我大夏不少重要軍鎮位於北方，前往北部，才能夠將力量發揮到最大。」

長公主鳳目中有怒氣浮現，道：「這是王庭的選擇，王叔要背離王庭旨意嗎？」

攝政王眼皮微垂，道：「鸞羽，登基大典出了那樣的事情，其實從程序來說，如今的大夏王庭，依舊還是要由我來做主。」

「王叔這是要謀反？」長公主寒聲道。攝政王哂然一笑，道：「何必給我扣這麼大的帽子，這件事說到底還是你父王的錯，他為了大夏之王的位置，以秘法扭轉了景曜的性別，試圖以此瞞天過海來

騙得護國奇陣，此舉違逆了我宮家先祖的意志，所以如果要論罪的話，你父王才是罪大惡極！」

「我倒是不知道，在那九泉之下，他應該如何面對宮家先祖？」「你放肆！」聽到攝政王竟然要論罪她的父王，長公主頓時怒氣勃發，與此同時，大殿四周，有護衛如潮水般的湧出來，那名紅袍秦總管，也是出現在了長公

主身後，戒備的盯著攝政王。這瞬間緊繃的氣氛，讓得在場的其他勢力首領也是面面相覷起來，這王庭內部的問題在前些日的登基大典中，其實就已經爆發出來，但最終因為學府之變而

耽擱，可這種事情，拖延是沒用的，比如眼下...素心副院長眉頭緊蹙，這王庭內部的問題也是讓人異常的頭疼，而且這種事情根本就是無解的，攝政王盯上的是大夏之王的位置，宮景曜此前未能成功繼承

護國奇陣，這就給了攝政王最為完美的發難由頭。

面對著這種情況，誰能讓攝政王老實起來？收斂野心？

只有龐院長。

但可惜...大殿內，攝政王面龐漠然，眼神堅決的道：「如果你執意要退往南部，那本王也只能說不奉陪了，我會率領我的人前往北部，收整軍隊，整頓北方，抵禦異類

！」

長公主氣得身子顫抖，滿臉寒霜：「宮淵，你想割據北部，自立為王？！」

其他人也是略微變色，攝政王這是鐵了心要割裂大夏了。

魚紅溪臉色凝重，道：「攝政王，如今大夏局勢險峻，正是需要上下一心的時刻，如果王庭割裂，那將會引得多少人心震蕩？」

攝政王平靜的道：「所以我在這裡請求諸位支持我，如今的大夏，更需要一個合格的掌權者，你們覺得，宮景曜的能力真的能跟我比嗎？」

眾人沉默。

攝政王掌權多年，雖說其野心不小，可沒人能夠否認他的能力，最起碼大夏這些年的確是愈發的強橫，王庭威勢漸重。

素心副院長與魚紅溪對視了一眼，攝政王的能力或許毋庸置疑，可此人野心太盛，反而是令人忌憚，如果選擇的話，她們其實更願意選擇長公主。

「攝政王的能力有目共睹，如果未來真是要抵禦異類的話，王庭由他來掌控，或許才讓人更加的放心。」

在眾人沉默間，一道淡笑聲響起，眾人目光看去，便是見到極炎府的祝青火率先站起身來。「所以，我極炎府，願意追隨攝政王，前往大夏北部。」

第七百零六章各方站隊

最新章節！

祝青火的率先表態，無疑是引得大殿內氣氛為之一凝，各方勢力首領皆是面色變幻，大夏五大府，在李太玄與澹臺嵐離開後，極炎府已經成為了五大府中實力最

強的一府，而祝青火自身也是踏入到了四品侯的境界，比起其他三府的府主皆是要更高一籌。

如今他這般表態，顯然就是要站隊攝政王了。

不過這也並不算奇怪，畢竟此前在洛嵐府府祭時，祝青火與攝政王的出手就已是表明雙方間有一些勾連。

「我所管轄的三郡，正好都在北部，所以我的選擇不用多說吧。」此時說話的，是那身兼三郡總督重職的鐘頡，他是攝政王的鐵桿支持者。

金雀府的司擎府主，眼神在此時閃爍了片刻，最終也是出聲：「我金雀府也願退往北部。」如果此前洛嵐府府祭時，他並未因為覬覦洛嵐府而出手，那麼他多半會選擇前往南部，因為攝政王雖然能力出眾，但卻讓得司擎感覺到有些危險，他其實並

不太喜歡與這種強勢的梟雄打交道，但是可惜，他如今與洛嵐府決裂，總得考慮一下未來李太玄，澹臺嵐所帶來的威脅。

而放眼這大夏，還有能力抗衡那兩人的，也就攝政王一派了。

當然最重要的是，攝政王也對洛嵐府出了手，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在對抗李太玄，澹臺嵐這件事上面，雙方有著聯手的完美契機。

正因為思考了這些，此時的司擎，方才會出聲站隊。而他的出聲，也的確是帶來了不小的震動，各方勢力面色變幻，如此一來，五大府中，已是有兩府擺明了態度，而另外三府中，蘭陵府根本未曾出席，洛嵐

府不過是兩個小兒當家，最後也就只餘下的一個都澤府還沒表明。

於是在此之後，一些本就有些中立立場的王庭重臣以及外部勢力，皆是表示願意隨攝政王前往北部。

一時間，大殿內攝政王一派的氣焰頓時漲了起來。

長公主見到這一幕，則是俏臉布滿寒霜，玲瓏有致的嬌軀都是在微微顫抖，可見內心的震怒。「呵呵，此前我洛嵐府府祭時，那裴昊的實力曾經出現過詭異暴漲，後來經過我們的調查，裴昊多半是與沈金霄有牽扯，而攝政王也正巧在那個時候對洛嵐府

出過手，這讓我不得不懷疑，攝政王是否與沈金霄會有一些勾連。」

而就在此時，一道年輕的笑聲突然在大殿中響起，一道道目光投射而去，便是見到李洛面帶微笑的在開口說話。「沈金霄明顯是與那金銀重瞳男子一起的，他們都是導致暗窟破封的罪魁禍首，如果攝政王與沈金霄有勾連的話，那是不是也能夠懷疑一下，他與那歸一會的

人，也是一夥的？」

此言一出，大殿內頓時有些寂靜，即便是素心副院長，都是將略顯凌厲的目光投向了攝政王。不過面對著這些目光，攝政王卻是面無波瀾，淡淡的道：「李洛府主年紀不大，性格倒是陰狠，你洛嵐府坐擁至寶，引人覬覦，這怪不得別人，只能怪你爹娘

將此物曾經暴露了出來。」

「你不必因為本王覬覦你洛嵐府之物，就想要行這誣陷之舉。」

「如果你有證據，那就直接拿出來，口舌之爭，可沒有意義。」

李洛微微一笑，道：「我只是猜測一下，攝政王何必這麼急怒？」

而後他話音一轉：「不過我洛嵐府還是遷往南部，與長公主一起吧，畢竟攝政王都說的這麼直白了，再跟著你走，豈不是送肉上門？」

攝政王面無表情，對於李洛的選擇並沒有任何的意外。

「我們都澤府從大夏南部起家，如果要離開大夏城的話，那也還是落葉歸根吧。」都澤府的都澤閻，也是在此時慢慢說道。

都澤府的選擇，也並不算奇怪，這一切都是因為此前府祭上面的對抗，當都澤閻阻攔了司擎時，那就代表著都澤府與攝政王同樣結下了一些梁子。

不過，如果說洛嵐府與都澤府的選擇只是在場中帶起一點波瀾外，那麼接下來一人的表態，則是讓得諸多王庭的重臣都為之側目。

「我願隨長公主殿下南下。」那是大將軍秦鎮疆，他魁梧的身子如鐵塔般，赤膊上面猙獰的傷痕，顯露著一種鐵血之氣。攝政王眼皮跳了跳，秦鎮疆在大夏的軍方中擁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如果選擇南下，那麼將會引得許多軍方重將隨之而動，這對於攝政王這邊來說，有著

不小的聲勢衝擊。

「聖玄星學府將會遷往南部，那邊有一些郡城的學府適合改造，會方便許多。」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平靜的說道。攝政王的面色終於是有些難看了，聖玄星學府雖說如今被毀，一些紫輝導師也是受到了汙染導致實力有所損傷，但不論如何，學府是特殊的，其底蘊也尚在

，如果他們跟隨長公主南下，這會為未來長公主的聲勢帶來極大的增漲。

但這是素心副院長的選擇。其實攝政王心中清楚，這是因為素心對他也懷有一些忌憚，以前學府還有龐千源這張王牌，並不算太過的忌憚於他，可如今龐千源陷入自我封印，學府又遭

受重大損失，如果在這種狀態下未來還與攝政王在一起，說不定就會被他採取一些手段壓制下來，而他...也的確是這麼想的。

這女人，倒也是狡猾，並不給他任何的機會。不過聖玄星學府南下，倒也不完全算是壞事，因為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他這邊與歸一會的牽扯會逐漸的加深，有聖玄星學府跟在身邊，到時候被聖玄星學府

有所察覺，反而會帶來一些麻煩。

現在能夠分割開來，也給了他徹底掌控北部的時間。

到時候等他實力精進，踏入上品侯之境，就算暴露了與「歸一會」之間的牽扯，那他也有著足夠的信心與實力來壓制局面。

心中電光石火間的閃過諸多念頭，攝政王面色依舊保持著一點陰沉，冷聲道：「既然這是素心副院長的決定，我雖然不願，但也表示尊重。」

他又是看向魚紅溪，道：「魚會長，金龍寶行呢？」

魚紅溪笑吟吟的道：「對於我們金龍寶行來說，南北都是做生意的地，我們總部會往南部去，不過北部我們也不會放棄，會儘可能在那邊維持諸多分部。」

攝政王面色不變，顯然魚紅溪也更偏向於長公主一點，不過金龍寶行畢竟是做生意的，中立屬性比較強，如果不是極端情況，倒不會與他有什麼衝突。大殿內，隨著聖玄星學府與金龍寶行也是做出了選擇，其他的勢力也紛紛開口，讓人稍微有些意外的是，其中不少依舊是願意跟隨攝政王北上，這其中或許

有著他們自身乃是北部發家的原因外，更多的，還是因為這些年攝政王掌控王庭所留下的威勢。

這些勢力影響力雖然不如前兩者以及五大府，但匯聚在一起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了。

至此，大殿內這些代表著大夏最為頂尖的力量階層，便算是割裂開來，形成了一南一北兩大派系。

如果在排除掉中立的聖玄星學府以及金龍寶行的話，從聲勢與實力來看，倒是攝政王那邊會更強一些。對於眼下的結果，攝政王已是頗為滿意，他此時也不再掩飾什麼，只是眼神淡漠的看著長公主，道：「鸞羽，既然各自做出了選擇，那就希望你好好把南部經

營好吧，未來的大夏，終歸還是需要一統的。」

長公主冰冷的道：「宮淵，父王真的是看錯你了，父王或許也沒想到，他臨終前選定的攝政王，竟然會將大夏分裂。」

「本王說過，是他太貪心了。」

「宮家先輩的規矩，是他先不遵守的。」

攝政王漠然的說道，而後不再與長公主多說，直接是轉身而去。

隨著他的離去，那些願意跟隨其北上的諸多勢力，也立即以其馬首是瞻，開始離場。

片刻間，原本滿滿當當的大殿內就空了一半。長公主明豔典雅的臉頰晦澀不定，鳳目中有著殺機在湧現，在那一刻，她是真的差點要吩咐手下的人動手，可最終理智還是讓得她冷靜了下來，因為她這邊

的力量，未必就敵得過宮淵。

甚至如果不是有素心副院長以及魚紅溪在場的話，她甚至懷疑宮淵或許會先下手為強，直接以最為野蠻的方式將她清除，然後徹底掌控王庭。

這種手段或許很粗暴不講理，可在眼下這種混亂時局中，反而很有效。

呼。長公主深吸了幾口氣，散發著尊貴氣息的華麗宮裙也遮掩不住胸前的洶湧澎湃，她努力的平息著內心的怒火，然後看向旁邊的李洛，姜青娥等人，對著他們

露出了一個充滿著感激的明豔笑容。

「諸位，既然已經決定好了，那麼接下來就開始準備大撤退吧。」

「大夏城雖然沒了，但我們大夏還有希望，我相信未來...我們一定會再回來的。」

在長公主的自我鼓舞中，各方勢力也是急匆匆的退場而去，因為接下來的大撤退，還需要有太多的準備。

李洛在與長公主告辭後，則是追上了素心副院長。

「副院長，聖玄星學府南下，可有了重建之處？」李洛輕聲問道。

素心副院長看了李洛一眼，露出勉強的笑容，道：「倒是有幾個候選，怎麼？你有好的建議嗎？」

李洛笑了笑，道：「我推薦天蜀郡的南風學府。」

「南風學府麼？其實這正是候選之一。」素心副院長微微頷首，她也知道李洛與姜青娥都是從南風學府走出來的。

「這兩天我會跟其他的紫輝導師好好商議的，那裡能夠走出你與姜青娥這樣的學員，我覺得應該是個氣運很好的地方。」

李洛笑著點點頭，他望著素心副院長那憔悴的神色，最終安慰出聲。「副院長，您不必過於哀傷，學府雖然被毀，但這未必不是一場浴火重生，說不定未來，咱們聖玄星學府也能走出一個超級強者，到時候區區聖學府，可配不

上我們，最起碼，也得是個「古學府」吧？」

聽著李洛的安慰，素心副院長忍不住的一笑，然後眼神柔和的伸出手，揉了揉眼前少年的頭髮。「那可能就要靠你跟姜青娥了。」

第七百零七章一個答案

最新章節！

在接下來的十來天時間中，整個大夏城以及周邊的地域，只能用兵荒馬亂來形容。無數人捨棄了原本的家園，開始踏上南下或者北上之路，即便他們心中有再多的不舍，卻也只能倉惶逃離，因為在這段時間中，大夏城周邊的惡念之氣已經

開始變得濃鬱，其中甚至開始出現了異類的蹤跡。

不過好在都只是一些低級的異類，而且如今大夏城內強者雲集，這些異類一經出現就立即被清除。

但異類好除，可那種恐慌的氣氛，卻是開始迅速的累積起來。每一天，逃亡的人流都是浩浩蕩蕩，充滿著驚惶，他們的一些人甚至都還沒有從這種逃難氣氛中回過神來，畢竟，在那短短數日前，他們還在期盼著即將到

來的年節。

然而大勢所趨，無人能避免。

即便是大夏城的那些頂尖勢力。

各方勢力在馬不停蹄的收攏著所有的資源，積累，但時間實在是太過的倉促，導致很多資源都難以收整，只能忍痛放棄。

而大夏城內，也並不平靜。這份不平靜主要是來自王庭的分裂，長公主與攝政王將會分道揚鑣，一南一北而行的消息已經在城內傳開，這無疑是帶來了極大的震動，所有人都明白這代

表著什麼。

這代表著大夏的王庭從此一分為二，可以說，大夏，至此將會被分裂。

南部將會由長公主一派所掌控，而北部，則是會落入攝政王之手。如果換做是一個月前，攝政王這種分裂，必然會遭來無數的口誅筆伐，畢竟這是實打實的謀逆，但因為眼下的這個關鍵節點，惡念之氣擴散，異類即將肆虐

，所有人都顧不上攝政王了。也就唯有長公主一派，最近這些時日還在以諸多理由斥責攝政王，兩派的勢力一次次的交鋒，倒也是引得雙方矛盾愈發的激烈，甚至如果不是有外在的威脅

逼近，這兩派可能已經爆發直接的衝突。

而這種王庭的分裂與對峙，也引得大夏城的局勢變得更為的混亂。

...

洛嵐府，地宮。李洛與姜青娥站在一起，神色有些緊張的望著前方，那裡是牛彪彪的身影，此時的後者雙手不斷的結印，而隨著其印法的變幻，李洛二人能夠看見地宮內那

遍布的晦澀光紋正在逐漸的減弱。

這些光紋，組成了洛嵐府的那座守護奇陣。

李洛的眼神有些複雜，這座守護奇陣保護了洛嵐府這麼多年，他從未想過，有一天破壞這座奇陣的，並非是外敵，反而是他們自己。

但是沒辦法，如今大夏城都要毀了，洛嵐府自然也需要遷移。

所以他必須取走「神蘊物質」，以及李太玄，澹臺嵐留下的本命燭火。

似是察覺到李洛那患得患失的複雜心態，一旁的姜青娥清冷的明眸投來，然後伸出纖細玉手，輕輕握住了他的手掌。

掌心傳來了冰涼嬌嫩的觸感，李洛轉頭看了姜青娥一眼。「這座奇陣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它保護我們渡過了府祭，未來的路，就應該依靠我們自己了。」姜青娥微微一笑，絕美的神女之顏上似是流轉著令人驚心動魄

的明豔光澤，一時間連這光線有些昏黃的地宮都變得明亮了起來。

面對著這近在咫尺的無雙美景，即便是早就習慣姜青娥容顏氣質的李洛，一時間都看得略微的有點痴。旋即他握住姜青娥纖細修長的玉指，輕咳一聲，道：「青娥姐...不知不覺，已經一年時間過去了呢，還記得一年前在南風學府前，你來接我的時候嗎？我那時

候的提議...現在也算是通過一次次的考核了吧？」

「所以，是不是也該有個答案了？」

姜青娥一怔，濃密的睫毛輕輕眨了眨，然後似是有些茫然的道：「什麼答案？」

李洛氣道：「不要裝傻！」

「退婚的事情！那份婚約，什麼時候做更改？你給的一次次考核，我也算是通過了吧？現在的我可都已經是洛嵐府的府主了！」

姜青娥有些無奈的道：「你可真是喜歡多此一舉。」

「這可不是多此一舉，這其中的意義極其重大。」李洛嚴肅的糾正道。

姜青娥似笑非笑的道：「但是你現在的實力，還沒有能夠超過我呢，你不是一直覺得，要等實力超過我，才能夠讓你徵服我嗎？」

李洛悻悻的道：「徵服二字也太難聽了，這不是兩情相悅嗎？」然後他用力的抓住姜青娥的小手，認真的盯著後者，道：「我不管，青娥姐，我只想知道，你喜歡我嗎？是真正男女之間的那種喜歡，可不要用什麼姐弟情感

來敷衍。」他這突如其來的單刀直入，讓得素來冷靜的姜青娥都是出現了瞬息的失神，她那如瓷器般精緻的白皙臉頰上，似是有著一抹淺淺的緋紅浮現出來，金色的眼

眸中，也是泛起了一抹罕見的羞澀之意。

或許是因為奇陣被拆除，他們即將放棄這座洛嵐府總部的緣故，姜青娥感覺到今天的李洛，似乎比平常時候要顯得魯莽與直接許多。

而姜青娥一時間竟然也不知道怎麼回答，只是感覺心跳有點快。

見到她沒有回答，李洛瞪大了眼睛，道：「雖然你的回答並不重要，因為你已經被綁在了我們洛嵐府，這洛嵐府的少主母，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

見到他耍無賴，姜青娥好氣又好笑。

「咳。」

而就在此時，一道乾咳聲在地宮中響起，打斷了兩人這邊的氣氛。李洛與姜青娥趕緊看去，只見得牛彪彪已是結完了最後一道印法，而隨著最後一道晦澀複雜的光紋在地宮中漸漸的黯淡，似是有一股無形的波動正在迅速的

擴散出來。

地宮在此時震動起來，有塵灰簌簌的飄落。

咔嚓。地宮中央處，有石磚破碎開來，一枚神秘的菱形晶石緩緩的升起，一波波光暈散發出來，隨著此物的出現，頓時有一種奇特的神韻之氣瀰漫在地宮中，在這

種特殊氣息的籠罩下，李洛感覺自身的相力仿佛都是變得異常的沸騰起來。

神蘊物質！

李洛眼神一凝，此物便是他爹娘留下的至寶，乃是封侯強者夢寐以求之物。他緩步上前，先是來到那兩道本命燭火前，道：「爹，娘，大夏遭遇劇變，咱們這總部也是要保不住了，所以我只能先取走「神蘊物質」，你們若是能夠感知

到的話，以後在王侯戰場行事可要多加小心。」這枚「神蘊物質」留在地宮，除了維持奇陣外，還有著一個功能，那就是可以在緊要關頭，為身處王侯戰場的李太玄，澹臺嵐二人輸送一些力量，這股力量能

夠讓他們渡過一些致命的危機。

所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話，李洛真的不想取走這枚神蘊物質。

在說完後，李洛伸出手，小心翼翼的將這兩盞本命燭火收入空間球內。

然後他轉頭看向牛彪彪，道：「彪叔，趕緊將它收起吧！」

牛彪彪看了李洛一眼，然後笑了笑，伸出手掌，將那一枚能夠引得無數封侯強者搶破頭的「神蘊物質」握在手中。

「少府主，此物那就先在老牛這裡暫時存放一些時間，等渡過此次的危機後，我再交給你保管。」牛彪彪笑道。

李洛無所謂的擺了擺手。

「洛嵐府各方資源都整理得差不多了，想必應該就會在這兩天出發，城外已經開始有異類的蹤跡出現，不能繼續拖下去了。」

牛彪彪點點頭，道：「我這邊會做好準備的。」

而後三人再度凝視著這座隱隱有些崩塌跡象的地宮，好半晌後，方才轉身離去。

李洛與姜青娥走在牛彪彪後面一點。

李洛拉了拉姜青娥小手，悄悄的問道：「青娥姐，你還沒回答我呢。」

姜青娥那晶瑩剔透般的小耳垂處，仿佛是變得紅潤了一些，她偷偷的看了一眼前面的牛彪彪，然後低聲道：「等到了南風城再回答你！」

接著便是加快腳步，不再理會李洛的糾纏。李洛望著有些失去平常時刻的冷靜與颯爽的女孩，得意的咧嘴一笑，然後慢悠悠的跟了上去。

第七百零八章條件

最新章節！

隨著時間一天天的推移，大夏城內也是在漸漸的變得冷清，曾經的沸騰與繁華氣息在以驚人的速度消退。

金龍寶行。魚紅溪站在窗前，望著那些空空蕩蕩的街道，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作為一個生意人，她顯然並不喜歡這種突如其來的變故，其實對於他們金龍寶行來說，就

算是帝國政權更迭，也很難影響到他們，畢竟生意跟誰不是做。

除了異類。

這些詭異，陰冷的東西，可就真沒交流的餘地。

這段時間內，金龍寶行也是在以極快的速度收縮，只不過他們實在是家大業大，即便加緊了速度，依舊還顯得效率不高。

而在魚紅溪考慮著金龍寶行未來在大夏的發展問題時，突然門口傳來了敲門聲，她吩咐了一聲，有侍女快步而進，然後來到她身旁低聲說了兩句。

「哦？她竟然會來寶行拜訪我？」魚紅溪柳眉一挑，然後點點頭，道：「請她進來吧，不要讓人來打擾我們，包括清兒。」

隨著侍女退去後不久，回到辦公桌前的魚紅溪修長十指交叉，倚靠著椅背，豐腴曲線，玲瓏有致。直到房門再次被敲響推開，魚紅溪抬頭望著走進來的姜青娥，道：「倒是沒想到你會單獨來找我，以前你似乎都儘量在避免這種情況，我想，應該是澹臺嵐那

個女人沒少說我壞話吧？」

「師娘從不背後說人。」姜青娥搖搖頭，道。

魚紅溪不置可否，也沒有與姜青娥過多的客套，而是直接問道：「你知道我更喜歡跟李洛談事，你如今突然單獨來金龍寶行，是找我有事？」

姜青娥眸光看著魚紅溪，後者即便已經身為人母，但卻依舊顯得韻味十足，一顰一笑間，散發的成熟韻味，猶如熟透的水蜜桃一般，豔麗至極。

「我來見魚會長，的確有一事相求。」

姜青娥也沒有拐彎抹角，道：「我們洛嵐府三日後，將會啟程撤退，貴行似乎也是差不多的時間吧？」

魚紅溪微微頷首。

「不過我們應該不同路。」

金龍寶行會先撤往距離大夏城最近的郡地，因為那邊還有著分部的人馬在等待。「魚會長，我們洛嵐府的情況，您也知曉，雖說府祭有驚無險的渡過，但依舊還有人在覬覦府中的「神蘊物質」，如今總部的守護奇陣被拆除，這恐怕更是會

引得一些人蠢蠢欲動。」

「所以此次洛嵐府的撤退，未必就會順利，我擔心有人會忍不住的出手。」姜青娥緩緩說道。

「你倒是謹慎。」魚紅溪說道。

「不過眼下攝政王與長公主那邊鬥得不可開交，王庭內部資源的爭奪，險些讓他們打破頭，所以我想，攝政王即便覬覦洛嵐府，恐怕現在也沒時間出手。」

姜青娥微微沉默，道：「其實比起攝政王，我更擔心的是...沈金霄。」

魚紅溪眼神一動，道：「聖玄星學府那位紫輝導師麼...」

「此人狡猾陰毒，如今還與那「歸一會」有牽扯，在我的感覺中，他的威脅，其實比攝政王更強。」

「他一直對我有所覬覦，以往在學府中，因為學府的掣肘，他倒是不敢太過分，可如今他已背叛了學府，我想，他必然會忍不住的。」姜青娥平靜的說道。

「你們洛嵐府有那位神秘的封侯強者，如今還有郗嬋的加入，也未必就忌憚他吧。」魚紅溪道。「雖然我們做好了一些準備，但終歸還是需要多一些力量才能有備無患，我並不懼那沈金霄，畢竟真到了生死關頭，無非與他搏命一場罷了，可此次撤退，還

有李洛相隨，我不想李洛出現問題。」姜青娥道。

魚紅溪道：「你們還在擔心金龍寶行內部的問題嗎？放心吧，我會盯著的，不會讓人跑出去給你們帶來麻煩。」

姜青娥微微搖頭，道：「不，我想請魚會長到時候如果察覺到洛嵐府那邊有異動的話，希望您能親自出手相助。」魚紅溪聞言，頓時失笑一聲，道：「姜青娥，你忘了金龍寶行的立場嗎？我作為金龍寶行的會長，不會親自出手的，我雖然喜歡李洛那小子，但你也不能以此

來對我提出一些過分的要求吧？」

姜青娥道：「我知道這個請求有些過分，畢竟連府祭的時候，你也只是答應李洛看住金龍寶行內部而已。」

「不過我想...魚會長您是生意人，有些東西，總是可以談的是吧？」魚紅溪眼眸中終於出現了一些饒有興趣，她盯著姜青娥，道：「你真是聰明的女孩，那麼，你又能開出什麼樣的條件來打動我呢？我想想...如果你願意把洛嵐

府的「神蘊物質」給我的話，我應該會心動。」

姜青娥精緻的臉頰上有著一抹令魚紅溪都感到驚豔的笑顏微微綻放，她輕聲道：「魚會長，清兒同學，她應該是喜歡李洛的吧？」

魚紅溪臉頰上的笑容一僵，沒好氣的道：「那又如何？」

姜青娥繼續說道：「可是李洛是有婚約在身的人，她這樣做，似乎是有些不合適呢，魚會長也沒有管教一下嗎？」

魚紅溪聞言，聲音頓時變冷了下來：「我怎麼教女兒還得你來提醒嗎？」

「而且你跟李洛那份婚約，不過只是當初李太玄那傢伙搞出來的一場鬧劇而已，你跟李洛之間，也並沒有真的男女之情吧？」

「魚會長怎麼就知道我們沒有呢？」姜青娥道。

魚紅溪紅唇輕撇，她優雅起身，雙手按著桌面，俯視著姜青娥，銳利的目光仿佛是將後者身子都看了個通透：「那你告訴我，你的身子給李洛了嗎？」

面對著魚紅溪這位美豔熟婦突如其來的虎狼之詞，即便是姜青娥的心性，都是在此時忍不住失神了一瞬。「你們都已經有婚約在身了，做什麼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們早已兩情相悅，我可不信以李洛的性格，會對這麼一位絕代風華的未婚妻什麼都不做。」魚紅溪淡

淡的道。

姜青娥眸光閃動，真不愧是魚紅溪，麻煩程度比起呂清兒，簡直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層級。

魚紅溪見狀，心中輕輕一哼，當初老娘可是能跟澹臺嵐掰手腕的呢，你姜青娥還是太嫩了點。

「如果沒有其他的事情，我想你可以走了，我們金龍寶行最近也很忙呢。」魚紅溪重新坐下，同時言語間有趕人的意思。姜青娥卻並沒有走，她似是躊躇了半晌，然後盯著魚紅溪，輕咬銀牙，有些艱難的道：「魚會長...等回到南風城，我可以和李洛解除這份婚約，這個條件，你

覺得如何？」

魚紅溪翻看一份文件的手指在此時僵了僵，然後她緩緩的抬起頭，目光審視的看了姜青娥好一會。

最後，她合攏文件，美豔的臉頰上有著溫和的笑容浮現出來。

「姜青娥，你的條件，的確讓我心動了。」

兩女起身，皆是伸手輕輕的握了握，似是達成了某種協定。

接著她們沒有再多說半句話，姜青娥徑直離去，魚紅溪也是坐了回去。

隨著房門被關閉，魚紅溪繼續翻看著文件，直到好一會後，她紅唇方才掀起一抹弧度，輕輕的道：「澹臺嵐，這次，我總能贏了你吧？」

魚紅溪放下文件，伸開雙臂，舒展了一下身子。

這時候又有侍女敲響房門。

「會長，李洛府主來寶行了，小姐陪他一起過來了。」

魚紅溪聞言，纖細柳眉頓時一挑。

不久，李洛笑容可掬的走進了魚紅溪的辦公室，張口就是熱情的言語：「魚姨，幾天不見，您又變得更漂亮了...」

十分鐘後。

李洛有些茫然的走出辦公室，與一旁同樣一頭霧水的呂清兒對視一眼。「她，這就同意了？」

第七百零九章南下歸途

最新章節！

當洛嵐府的守護奇陣被拆除的第五天後，李洛終於下達了撤離的命令。洛嵐府總部外，連綿的巨型車隊整裝待發，洛嵐府所有的精銳都是齊聚於此，重重護衛將車隊保衛得嚴嚴實實，畢竟這些運輸的東西，算是洛嵐府在大夏城

這些年的所有積累。當然，一些重要的核心之物，如靈水奇光配方，高級相術，高級寶具等等皆是由李洛，姜青娥，蔡薇等人分散保管在各自的空間球內，而其他的一些物資，

資源等等，則是連空間球都不夠存放，只能選擇運輸的方式。李洛先是看了一眼四周的街道，以往的大夏城，這些街道上行人如織，瀰漫著沸騰繁華的氣息，可如今，街道上行人寥寥，諸多商鋪皆是緊閉大門，一副殘

破之景。

這幅景況，讓得李洛暗自感嘆，誰能想到，不過短短半個月的時間，這座大夏的中樞城市，便是變成這般模樣。李洛目光收回，最後看了一眼身後的洛嵐府總部，經過這些天的忙碌，總部內許多重要的建築都被拆解，比如修煉用的金屋之類，所以此時看去，總部內仿

佛是被打劫了一般，一片狼藉。而此時，車隊中許多洛嵐府的老人也是神色黯然與不舍的在看著總部，他們在這裡待了許多年，對這裡已經有了感情，如今要放棄此處，的確是讓人心中難

受。

「大家不必感傷，等未來暗窟重新被鎮壓，我們還會有回來的機會。」感受著那沉悶的氣氛，李洛站在車輦上，安慰道。姜青娥騎著一匹四蹄仿佛生火般的黑色角馬獸行來，她今日穿著白色長褲，跨在馬背上的雙腿顯得格外的修長，如瀑般的長髮挽起乾淨利落的馬尾，那件由

澹臺嵐為她親手縫製的湛藍短披隨風輕揚，整個人顯得異常的颯爽英姿，而這副絕美容顏與氣質，令得她成為了這幅沉悶景象中最為靈動的一幕。

「都安排好了，現在就等郗嬋導師過來。」她金色眸子投向李洛，說道。

郗嬋導師這些天都在學府中幫忙，畢竟那邊的學員數量頗為龐大，這種大撤退，比起洛嵐府還要繁雜許多。

李洛點點頭，翻身上了另外一匹角馬獸，然後目光看了一眼後方的一輛車輦中，那裡是牛彪彪所在的位置。

如今的後者手持「神蘊物質」，藉助著那種特殊的力量，倒是能夠將他的實力維持在四品侯的境界，這個實力放在大夏，已經算是最頂尖的那一批封侯強者。不過李洛並沒有將牛彪彪暴露出來，反而是將他做了一些隱藏，畢竟這種含而不露，才最是讓人捉摸不透，如今的大夏異常混亂，李洛相信洛嵐府拆除守護

奇陣的情報這些天早就被各方勢力所知曉。

而神蘊物質，任何人都能猜到李洛此次必然會帶走。

而失去了奇陣保護的洛嵐府，又持有如此至寶，也保不齊會有人趁著混亂心生覬覦。

讓牛彪彪稍微做點隱藏，也許能取得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

「咻！」

此時有一道流光掠過天際，然後直接落在了李洛旁邊的車輦上，光芒散去時，顯露出了郗嬋的身影。

「導師，您來了！」李洛見狀，頓時精神一振。

郗嬋微微頷首，道：「這些天學府那邊很多事，人手不足，所以我需要留在那邊幫忙。」

「理解理解。」李洛笑了笑，郗嬋導師雖然離開了學府，但這畢竟只是暫時的，如今學府遭難，素心副院長也是心情不佳，郗嬋導師當然是需要將重心放在學府那邊，盡可

能的給予幫助，至於所謂的洛嵐府身份，所有人都明白，這不過只是一個幌子而已。

在這種情況下，郗嬋還能夠放下學府那邊的事宜，過來進行一路的護送，李洛的心中已經是對其充滿了感激。

「李洛，你們此行的事情，我已經跟素心副院長那邊說過了，包括有可能來自沈金霄的襲擊。」「如今沈金霄也是上了學府的通緝名單，算是學府的死敵，所以如果我們這邊真的發現了沈金霄的蹤跡，學府不會坐視不管，因為他們也要對付沈金霄。」郗

嬋導師同時也帶來了一個好消息。「學府撤離的人員過於龐大，所以會分批次進行，這一次因為防備沈金霄的問題，會由素心副院長率領數位實力最強的紫輝導師護送學員，撤退隊伍與洛嵐府

車隊會隔著一段距離，但如果有變故的話，應該能夠趕得上。」

「那可真是要多謝素心副院長了。」李洛感嘆道。

有學府那邊的協助，這就能夠讓人輕鬆一些，畢竟即便學府此次遭遇重創，但依舊是擁有著大夏最為深厚的底蘊以及實力。以前的沈金霄或許還不需要這種陣仗，但此次學府之變，讓得李洛知曉，這傢伙才是真正的深藏不露，沈金霄曾經所顯露的實力，未必就是真的，所以為了

保險起見，再如何謹慎都不為過。

「動身吧。」

隨著郗嬋的來到，李洛也就不再猶豫，手一揮，喝聲響起。他喝聲落下的時候，這支龐大的車隊，便是開始啟動，猶如一條連綿的巨蟒，沿著大夏城那冷清，寬闊的街道徐徐前行，最終經過那厚重寬大的城門，走了

出去。

李洛騎著角馬獸，目光眺望著前方，雙目微眯了一下。

只見得那天地間，有灰暗的氣息如霧氣般的瀰漫著，那種粘稠，陰冷感，令人感到分外的不安。

同時還有那莫名詭異的低語聲，從不知名處傳來，引得情緒不由自主的就變得有些躁動。

不過李洛對此倒是頗為的平靜，他畢竟是去過暗窟的，而暗窟的環境比這裡還是要惡劣許多，所以眼下的這種惡念之氣，還在李洛的承受範圍。

但顯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

龐大的車隊中，傳出了一些騷亂，雖然這些天已經傳出了各種的消息，可這種瀰漫的惡念之氣，還是只有親自體驗了，才能夠明白這會帶來多大的不安。

李洛揮了揮手，只見得雷彰閣主便是率領護衛騎兵前往安撫各處。

然後他轉頭看著身旁的姜青娥，問道：「你覺得沈金霄會出現嗎？」姜青娥金色眸子凝視著這灰暗的天地，道：「這是他最後的出手機會了，一旦等我們回到南部，到時候再由王庭，學府建立了對北部的防線，以他這被學府通

緝的身份，恐怕很難再有機會。」

「我能敏銳的感覺到他對我的覬覦是何等強烈的執念...」

「所以...」

姜青娥眸子中有一抹冰冷至極的神色浮現而出。

「此次歸程，他一定會來的！」

李洛沉默，此時此刻，他的心中第一次對一個人產生了一種幾乎遏制不住的濃烈殺機。

同時，他也對自身的實力感覺到了一些無力。

如果他有足夠的實力，姜青娥又怎會遭受這種覬覦。

李洛五指緊握，閉攏雙目，手背上有青筋跳動，心中因為不安而產生的震怒，令得此時的他很想發洩。

此時一隻如玉般溫涼的小手覆蓋在了他拳頭上，李洛睜開眼，就見到姜青娥在注視著他，然後衝著他露出一抹如驚鴻般的笑顏。

「李洛，不要生自己的氣，你這一年的成績，已經比任何人都做得還要好了。」

「不要因一時的落後而沮喪，我們還有時間。」

「現在在我們眼中不可觸及的封侯強者，終有一日...」

姜青娥修長五指緩緩的握攏，嘴角的笑似乎是帶著一絲冷酷。「會被我們隨手捏死。」

第七百一十章取心者

最新章節！

寬敞的大道上，洛嵐府龐大的車隊不急不緩的前行，有精銳護衛騎兵來回的巡視，戒備的目光盯著四方的風吹草動。李洛騎著角馬獸，目光望著四方，天地間呈現灰濛濛的顏色，陰冷的惡念之氣如雲霧般的在四處飄蕩，令人的視野都是受到了一些影響，有些陰冷的密林中

，惡念之氣要更為的濃鬱，其中甚至出現了一些異樣的動靜，仿佛是有詭異之物在蠕動，誕生。

整個天地間，呈現一種陰冷，壓抑的感覺。

李洛記得，一年之前，他來到大夏城時，那一路的風景，令人忍不住的駐足流連。

然而如今，這一切都被毀了。

沿途的路上，還能夠看見許許多多逃難的身影，那副倉惶之態，更是讓人有一種大變將臨的感覺。李洛暗自嘆了一口氣，他想起了聖杯戰中所去往的黑風帝國，或許，那裡一開始災變的時候，也是這般模樣吧？只是，他真的不希望大夏也變成那種萬裡死

地的模樣。

畢竟不論如何，他也算是在大夏出生，對於這片土地，還是擁有著一些感情。

只不過現在的他，顯然沒有能力去挽救這一切，甚至，連接下來的他自己，都需要去面對一場不知結果的死戰。

李洛眼神變得幽深，然後雙目微閉，感應自身體內。在一個月前，他就已經晉入到了煞宮境，而經過這一個月的修行，現在他體內的三座相宮已經全部完成了淬鍊與強化，所以現在的李洛，算得上是貨真價實

的煞宮境。

當然，因為是初入地煞將階，他三座相宮，都只能算是小煞宮。

但三座相宮的存在，依舊是讓得現在的李洛在相力雄厚程度上，完全不遜色一些大煞宮境的人。李洛心神沉入第一座「水光相宮」內，如今的這座相宮中，有一道道奇特的玄光流轉，宛如飛鳥一般，這些玄光，便是李洛最近辛辛苦苦凝鍊而出的「地煞玄

光」。

這種玄光，是地煞將階的標誌力量。

它不僅能夠不斷的強化，淬鍊相宮，將其變得更為的堅韌，強橫，而且與人對敵時，將玄光融入相力之中，也能夠極大的提升相力的威能。

這也是為何說一旦踏入地煞將階，戰鬥力就會遠超相師境的原因所在。

「三百七十八道地煞玄光了...」李洛掃了一眼水光相宮內的如飛鳥般的玄光，這個數量，也是他這一個月片刻不歇的成果了，如此速度，應該算是不慢了，而這，還得歸功於自身所修煉的「

三轉龍息煉煞術」。

作為五煞級的煉煞術，它所提供的煉化效率，讓得李洛頗為稱讚。

而在煞宮境，有小煞三千，大煞八千之說。

意思就是小煞宮一般能夠容納三千道地煞玄光，而大煞宮則能夠容納八千道。

當然，這只是指的下限...煞宮的容納極限，還與相性的品階有著關係，簡單來說，就是相性品階越高的人，其自身的相宮所能夠容納的地煞玄光也就更多。

而李洛的優勢，也將會在這裡體現出來。

因為他擁有著三座相宮。

就算按照每一座相宮的下限三千道來算，他在小煞宮境巔峰時，自身三座相宮容納的地煞玄光，起碼達到九千之數，而且，這還不是極限！按照李洛的估計，如果等他以後達到大煞宮境巔峰的話，他所擁有的地煞玄光，恐怕將會達到一個恐怖的數目，而有如此數量的地煞玄光作為支持，日後衝

擊煞體境，恐怕將會一步登天。

當然，這也說明，李洛想要將三座相宮都填滿，那也是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時間與資源。

「如果有更多更高級的修煉資源就好了。」李洛心中感嘆一聲，雖說他有著洛嵐府作為底蘊，也算是家底頗厚了，但有些高級修煉資源並不容易獲得，說到底，還是因為東域神州乃是外神州，資源什

麼的還是有所欠缺。

李洛睜開了眼睛，目光瞥了一眼手腕上的猩紅鐲子。

那是三尾天狼所在。自從府祭後，三尾天狼已經許久沒有動靜了，想來上次的大戰對它也是有著極大的影響，不過，李洛時常觀測封印鐲子內時，卻是隱約的感覺到那從三尾天

狼體內散發出來的能量波動在逐漸的加劇。

隱隱的，仿佛還具備了一絲封侯境的壓迫感。

顯然，三尾天狼會有這種變化，多半是因為李洛所提供的十滴蘊含了天王血脈的精血。「我這天王血脈這麼有用？」李洛摩挲著下巴，他感覺以前似乎是有些低估了自己這所謂的「天王血脈」，看來往後不能輕易再給人了，他總感覺如果被榨多了

，說不得會對他有一些不好的影響。

想起這所謂的「天王血脈」，李洛手掌一握，有一塊神秘的黑色令牌出現在了手中。

正是那一塊「李天王令牌」。李洛手指摩挲著令牌有些冰涼的斑駁表面，他凝視著那一個散發著神秘韻味的古老「李」字，他有著猜測，這塊令牌恐怕並不簡單，說不定是出自那位李天王

之手。

那位李天王，就是他們這一脈的老祖嗎？

天王級...真是遙不可及的層次吶。

那是真正屹立於這天地間巔峰的存在，一舉一動，都將會引發滔天震蕩，引得無數生靈戰慄。自己有這樣的背景，倒還真是有些難以想像，只不過李洛出生在大夏，所以對這「李天王一脈」倒是頗為的陌生，但出於對李太玄的認同，他對於這「李天王

一脈」也不算有多少的排斥。

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倒是可以接觸一下。

心中想著這些，李洛突然神色一動，抬起頭來，目光看向四方，因為他發現，這天地間的惡念之氣，仿佛是在此時變得濃鬱了起來。

窸窸窣窣。

道路兩側，大樹林立，此時那些茂盛的枝葉伸展開來，卻是給人一種張牙舞爪的詭異陰冷之感。

李洛面無表情，手掌一握，金玉玄象刀出現在了手中。

旁邊的姜青娥，也是握住了她那一柄金色重劍。

兩人同時的望著這條灰濛濛的大道盡頭，只見得那裡的霧氣波動著，一道人影徐徐的走出。

他的目光，穿透而來，只是停在了姜青娥的身上，然後他微微一笑，有聲音傳來。

「青娥同學，我來取走你的心了。」天地間的空氣，仿佛都是在這一刻，變得無比肅殺。

第七百一十一章魔相

最新章節！

「敵襲！」

當沈金霄的身影自灰濛濛的霧氣中走出來的時候，洛嵐府的車隊頓時如臨大敵，以袁青為首的洛嵐府精銳高手皆是面色劇變，同時有著悽厲的警戒聲響徹而起。

鏘！

所有的洛嵐府人馬皆是抽出武器，一道道相力如明火般的點亮起來，屬性不同的相力光焰點綴在這條長長的大道上，從高空俯瞰下去，猶如一條色澤豔麗的巨蟒。

李洛與姜青娥神色倒是頗為的平靜，只是兩人盯著前方大道盡頭那道人影的眼神，皆是充滿著凌冽的殺機。

「沈狗，你果然還是出現了。」李洛開口。

沈金霄微微一笑，道：「李洛同學，對導師如此不敬，可是會受到懲罰的哦。」

李洛眼神鄙夷的看著沈金霄，道：「你還有臉自稱導師，如果素心副院長在這裡，怕是嘴巴都能給你撕爛，學府待你不薄，你從學府也獲得了諸多修煉資源，結果你卻勾結「歸一會」，害得學府相力樹被毀，無數人流離失所。」

「沈金霄，你真是我迄今為止見過的最令人噁心的反派了。」

面對著李洛毫不留情的諷刺，沈金霄卻仿佛是唾面自乾，臉龐上依舊掛著溫和的笑容，他搖搖頭，道：「我在學府，可不是單純的享受資源，我同樣也付出了努力，所以我與學府之間，只是單純的一場交易而已，背叛之言，自然是有些無從談起。」

「歸一會給了我無法拒絕的條件，那我另投下家，也是理所應當的。」

「至於學府被毀...」沈金霄微笑道：「那是他們無能，與我何幹？」

「好了，李洛，這些無用的話，也就不必再多說了...」

沈金霄的目光，緩緩的從李洛身上，轉向了一旁的姜青娥，此時此刻，他看向姜青娥的眼神變得無比的熾熱以及...貪婪，這種眼神，以前在學府的時候，他就想顯露出來了，但為了不暴露，他還是強行的忍耐了下來。

而如今，就不需要再忍耐了。

「青娥同學，這一天，你可知道我等了多久嗎？」沈金霄柔聲道。

「從見到你的第一天...我就對你那一顆神聖無瑕的光明心生出了難以遏制的貪婪，我難以想像世間會有如此完美的存在...」

姜青娥望著那面龐因為亢奮激動而隱隱有些扭曲起來的沈金霄，倒是微感恍然，淡淡的道：「原來你所為的，是我這一顆光明心。」

怪不得以往總是在沈金霄身上敏銳的感知到一絲隱晦的覬覦，但那種覬覦又有點特殊，原來沈金霄覬覦的，並非是她這個人，而是她這一顆飽受光明相力洗鍊的光明心。

這顆光明心給予了姜青娥感知人心的能力，這也是為何當初沈金霄即便竭力壓制內心的覬覦，卻依舊是被她感知到了一些細微惡意，於是她就果斷的選擇了調換導師。

「九品光明相淬鍊而出的光明心，是這天地間至純之物，也是天地間至高的美味。」

「但是如此純淨的光明心，卻並非是我的最終目的，因為我想要的，是一顆有負面情緒凝聚的光明心。」

沈金霄聲音溫和，道：「當純淨的光明心中，出現了那種濃鬱的負面情緒，兩者交匯，對於我而言，才是世間最美好之物，你們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當其聲音落下的時候，其身後有光影交織而出，化為了一頭通體呈現白色，如同鼠狀般的奇特生物光影。

當那道光影出現的時候，在場所有人都仿佛有種錯覺，他們內心中的聲音，被對方盜取過去了一般。

「這是沈金霄的第二相，心獸相。」

郗嬋導師冰冷的聲音此時從後方響起，她的身影出現在了李洛，姜青娥身側。

「此相具備迷惑人心的奇特能力，與其交手，需要時刻緊守內心清明。」

郗嬋眼神如刀子般的盯著沈金霄，道：「但是從未聽說心獸相，需要去覬覦光明心。」

「心獸相？」

沈金霄嘴角掀起一抹戲謔的笑意，道：「郗嬋，你們所知道的情報，只是我顯露出來讓你們知道的而已...其實從一開始，我的第二相，就不是什麼心獸相。」

當他這句話落下的時候，李洛等人頓時見到，其身後的那道如白鼠般的奇特生物光影竟然是在此時蠕動了起來，白鼠血肉被撕裂，竟是有黑色的液體從中流淌出來，同時血肉掙扎著，漸漸的化為了一隻漆黑的扭曲之物。

那仿佛是一顆黑色血肉鑄就而成的扭曲心臟，在那上面，有四顆暗紅色的眼瞳睜開，而其下面，裂開了一隻流淌著黑色液體的大嘴，大嘴中，仿佛是蘊含著一座深淵。

一股濃濃的詭異氣息，隨之升騰起來。

郗嬋見到這一幕，眼中終於有一抹震驚浮現出來。

「這是...魔相？！」

李洛與姜青娥聞言，皆是一怔，道：「導師，魔相是什麼？」

「世間萬相，總體而言僅有兩類，元素相與萬獸相...但還有一種以此延伸出來的後天衍變之相，那就是所謂的「魔相」，這似乎是「歸一會」的宗旨以及追求所在，他們到處作孽，釋放異類，最終的目的，就是讓自身的相性獲得另類的升華，而我們一般就將這種被汙染升華後的相性，稱為「魔相」。」

「這沈金霄將自身的「心獸相」進行了某種汙染升華，或許嚴格來說，現在他的第二相，不應該是「心獸相」，而是，「心魔相」。」

「怪不得他一直在針對你，試圖以各種方式對你進行打擊，他的目的，是想要以你為媒介，讓得青娥同學那顆神聖精純的光明心出現破綻，他就好藉此種下汙染之種，待得最終光明心被汙染後，他就能夠吞食「光明心」，再次讓自身魔相升華。」郗嬋導師的聲音也是在此時變得凝重起來。

李洛眼瞳微縮，這倒是說得通了，以往在學府，沈金霄對他的諸多阻擾，在別的人看來，或許是因為他與姜青娥的婚約，導致沈金霄心中嫉恨，可真實原因，卻是試圖讓姜青娥光明心出現破綻，好令得沈金霄趁虛而入。

「這樣看來，裴昊背後的人，真的就是你了。」李洛陰沉的道。

沈金霄笑著點點頭，很是坦白的道：「沒錯，本來是打算借他的手將你擊潰，奪得洛嵐府，進而打擊姜青娥的，但可惜，那個廢物比我想像的還要沒用。」

「不過也無所謂了...經過這麼久的觀察，我已經發現，李洛，你就是姜青娥的破綻。」

他笑眯眯的盯著李洛，那眼神卻是讓人有些不寒而慄。

「所以今天...」

「我要當著她的面，將你殺了。」

嗡！

而就在沈金霄這句話落下的瞬間，後方一輛車輦內，一道驚天刀氣猛然爆發，那刀氣之中蘊含著難以想像的兇煞之氣，刀光捲起，仿佛將這片天地間灰濛濛的惡念之氣盡數的蕩除，斬碎。

一刀斬出，天地皆被分割。

同時隨之被分割的，還有著前方那沈金霄的身軀。

第七百一十二章南下之戰

最新章節！

當那一道散發著滔天兇煞之氣的刀光掠過時，洛嵐府車隊無數人震驚的見到，前方的大道直接是在此時一分為二，那道刀痕一直延伸到視線的盡頭，不見其終。

而沈金霄的身軀，也是伴隨著那條大道，在此時一分為二，不過當其破碎的肉身跌落時，卻是化為了一縷縷的黑煙隨之消散。後方的車輦中，牛彪彪走了出來，他手持明晃晃的殺豬刀，眼神異常兇狠的盯著沈金霄肉身消散處，然後對著李洛他們說道：「小心點，此人極為詭異，不好

對付。」

在先前出手的時候，他就從沈金霄的身上感應到了一道強大而隱晦的波動，眼前這個出自聖玄星學府的紫輝導師，並沒有表面上看去那麼簡單。

「呵呵，你就是洛嵐府那位隱藏的封侯強者吧？你竟然在走出總部後，還能維持實力？」

此時，沈金霄的笑聲自天地間響起來，而後虛空震蕩間，他的身影憑空而現，目光鎖定牛彪彪，有些疑惑的問道。

牛彪彪只是眼神泛著兇光的盯著他，卻並沒有興趣與他交談。沈金霄見狀，則是目光打量了一下牛彪彪，自顧自的猜測道：「從此前的情報來看，你應該是身受極重的傷勢，導致自身封侯臺破碎，如今你雖然顯露了四品

侯的實力，但這應該並非來自你自身...」

「難道，是藉助了洛嵐府那「神蘊物質」嗎？」

「不過，算了，也都無所謂了。」沈金霄目光一轉，投向了李洛，笑道：「李洛，我知道你在拖延時間等待援兵趕來，不過你覺得我今日前來，就沒有做什麼準備麼？洛嵐府府祭上的交鋒，只

是我以裴昊為傀儡來參與而已，這一次...真身降臨，可不會再容許失手了。」

他抬起了手掌，下一刻，只見得這片天空上，突然有著灰白色的物質如白雪般飄落下來，將這片區域盡數的籠罩。

而也就是在這些如骨灰般的灰白物質飄落時，李洛頓時感覺到，此片區域仿佛自這方天地中隔離了出來。

...

與此同時。

距離洛嵐府車隊百裡之外的一條大道上。無數學員組成的隊伍正在沉悶的氣氛中逐漸的前行，所有的學員臉龐上都是失去了曾經的光彩，茫然的眼神代表著他們此時內心的頹喪，因為他們都明白，

這一刻起，聖玄星學府已經沒有了。

那棵屹立在學府中的相力樹，其實也是所有學員心中的信仰，如今信仰被毀了，自然是喪失了所有的精氣神。

再加上這灰濛濛的天地，更是令人多了一分沮喪。素心副院長立於半空，俯瞰著四方，她自然也能夠感受到隊伍中那頹廢的氣氛，可是她也無可奈何，這些學員雖然算是大夏年輕一輩中的精英，可終歸年紀

不大，也沒有經歷多少的挫折，此次聖玄星學府的變故，連她都有些承受不了，更何況這些以學府為傲的年輕人們？

眼下一切的安慰都沒有作用，唯有依靠時間來抹平這些傷痕。

等之後學府再度重建起來，想必他們也會漸漸的恢復鬥志。

「嗯？」

而就在此時，素心副院長眼眸突然一凝，視線投向西南的方向，在先前那一刻，她感受到了此前給予李洛的信號玉符被激活了。

「沈金霄！」素心副院長眼眸中寒氣與殺機爆發而出，她咬牙切齒的聲音中，透露著對這個名字的恨意，雖然學府有今日的下場，那個歸一會才是罪魁禍首，但沒有沈金

霄從內部給學府造成了隱患，就算那金銀重瞳男子是七品侯，那也很難穿透學府的防禦，毀了相力樹！

而未能提前察覺出沈金霄的居心叵測，素心副院長覺得她自身也是有很大的責任，所以對於前者，她更是痛恨至極。

「你竟然還真的敢出現！」

素心副院長眼眸中殺意湧動，旋即她身影一動，就欲對著洛嵐府車隊那邊的方向而去。

嗚嗚！但就在此時，這片天地間突然傳出了詭異的嗚鳴聲，而當這種聲音響起的時候，那灰濛濛的天地間，似是有什麼東西開始源源不斷的從惡念之氣之中如潮水

般的席捲出來。

這些東西，如洪流般的直接衝向了學府隊伍。

素心副院長看去，臉色頓時一變，因為那些東西，赫然是數不清的異類！

「迎敵！」

她叱喝聲響徹而起。

那些守護學員的諸多紫輝，金輝導師則是立即組成了防線，無數道相力光芒沖天而起。素心副院長看了一眼，便是收回目光，然後眼神冰冷的看向不遠處，那裡有一座湖泊，只不過此時的湖泊上面有灰氣瀰漫開來，灰氣波蕩的時候，一名金銀

重瞳男子站在水面上，面帶笑容的與她對視。

「歸一會的惡賊！」

素心副院長眼眸冰寒，道：「被院長重創了，還敢現身？」

名喚玄宸的男子微微一笑，道：「我的現身，不是在你們的意料中嗎？」

「而且你們，不就在等著我嗎？」

「沒錯，就是在等你！」素心副院長渾身殺意宛如實質般的在升騰，此次沈金霄出手，而玄宸與其又是一夥的，玄宸不可能會坐視不管，所以對方有很大的可能也會參與，並且目標

會鎖定他們學府這邊的支援。

所以素心副院長，等的就是玄宸出現。

因為她知道，玄宸此時被院長重創，同樣是殺他報仇的最好機會。而也就是在素心副院長聲音落下的那一刻，只見得學府隊伍中，一道道光影沖天而起，頓時虛空震蕩，一座座封侯臺顯露而出，宛如星辰懸空，散發著無盡

的壓迫感。

素心副院長眼眸冰冷的鎖定玄宸的身影。

「惡賊毀我學府，今日定要將你斬殺於此！」素心副院長一步踏出，身後虛空震蕩，四座封侯臺浮現而出，猶如巨大的漩渦吞吐著天地能量，而後她玉手結印拍出，四座封侯臺上，皆是有金光符文升騰

而起，照耀百裡。

「封侯神符，金鹿玄冥符！」

四道金光匯合凝聚，竟是化為了一頭巨大的金色神鹿，神鹿踏空而行，蹄下有寒冰凝結，凍結虛空。

而後踏著寒冰的金色神鹿直接撞碎空間，衝向了玄宸。

「連封侯神符都動用了，看來真是恨我不輕。」

玄宸見狀，忍不住的微笑出聲，所謂的「封侯神符」，乃是唯有踏入四品侯的封侯強者才能夠凝鍊而出的一種特殊力量，這就如同上品侯的「封侯界域」一般。

素心副院長是四品侯，如今一動手，便是催動了自身的「封侯神符」，可見殺心之強。他搖了搖頭，不過面對著來自學府的諸多封侯強者圍攻，即便是玄宸也不敢怠慢，雙手一合，「封侯界域」直接催動，頓時這方天地，直接被神秘場域所覆蓋

。

...

也是同一時刻。

金龍寶行那更為龐大，綿長的車輦隊伍中。

魚紅溪的身影沖天而起，她眼眸微凝的盯著北面的方向，一聲輕喝：「你們守好車隊，我去看看。」隨行的一些金龍寶行的高層見狀，對視一眼，倒是猜到魚紅溪想要去做什麼，按理來說，以金龍寶行的立場，後者不應該去摻和這些事情，但魚紅溪畢竟是

會長，掌控大夏金龍寶行多年，威嚴深入人心。

此次寧闋副會長未曾跟隨，自然也就沒人敢跟魚紅溪唱反調，於是皆是點頭應下。

而魚紅溪的身影已是化為流光，瞬間縱躍出十數裡。

熊！

不過就在此時，這片天空突然憑空的燃燒了起來，一朵朵火蓮突兀成形，剛好是將魚紅溪的路線阻攔，天地間的溫度驟然升高，視線都變得有些扭曲了。

魚紅溪的身影停了下來，那張美豔的臉蛋上，此時有一些寒氣浮現。

她盯著某處虛空，淡淡的聲音響起。「祝青火，沈金霄已是大夏公敵，此時你試圖攔截我，我是不是有理由懷疑你們極炎府，也與歸一會有牽扯？」

第七百一十三章沈金霄的實力

最新章節！

「呵呵，魚會長可莫要給我扣這麼大的帽子，我可不想與那歸一會扯上關係。」

對於魚紅溪的言語，祝青火淡笑著搖搖頭，而後說道：「你應該能夠猜到我的理由，所以我也就不遮掩了，我只是單純的想要看見洛嵐府覆滅而已。」

他眼神顯得有些冷漠，此次洛嵐府府祭的事情，他與李太玄，澹臺嵐已經算是結下了死仇，既然如此，他當然不介意落井下石。而且覆滅洛嵐府的是沈金霄，那個人與歸一會有著牽扯，洛嵐府被沈金霄所滅，李洛，姜青娥皆是死於其手，等未來李太玄，澹臺嵐真能夠歸來，那麼第一

個仇恨對象必然是沈金霄，那時候，他祝青火或許還能夠坐收漁翁之利。

所以，對於沈金霄截殺洛嵐府的事，從某種意義來說，他是樂見其成。

這個時候，他當然不希望魚紅溪將洛嵐府給救下來。

「魚會長，你們金龍寶行素來中立，何必來趟這渾水，你此時若是退去，我願意為先前的冒犯向你道歉。」祝青火誠懇的說道。然而，魚紅溪卻是不為所動，只是眼神漸漸的冰冷下來，她注視著祝青火，淡聲道：「你確定真要攔我嗎？祝青火，惹火了我，你今日不付出一些代價，恐怕

是收不了場的。」聽著魚紅溪言語間的寒意，祝青火眉頭也是跳了跳，其實對於前者，他一直都抱有一些忌憚，別看魚紅溪素來都是一副與人為善，和和氣氣的模樣，但誰如

果真的小瞧她的話，那可就真是貨真價實的大蠢貨了。

金龍寶行內派系諸多，然而這些年都是被魚紅溪一手鎮壓了下來，這不僅僅是手腕厲害，也足以說明她自身的實力極為強橫。這些年魚紅溪很少親自下場與人交手，所以對於她的實力究竟有多強，即便是祝青火也不清楚，但他明白，以金龍寶行所擁有的資源，再加上魚紅溪自身的

天賦，如果說對方弱於他的話，那可能性不大。

因此，即便如今他已是晉入四品侯，但也未必能贏得了對方。

不過...如果只是拖延一些時間的話，應該還是能做到的。一念至此，祝青火不再猶豫，手掌一握，只見得一柄青色羽扇出現在了他的手中，羽扇之上，有深紅色的火焰在升騰，火苗凝聚間，仿佛是形成了一頭朱雀

光影，吞吐光焰，有清鳴聲響徹天際。

而在扇柄的位置，可見一枚紫眼痕跡。

這顯然是一柄紫眼寶具。「當年這柄朱雀寶扇，還是魚會長幫我物色的，沒想到今日要用它來阻攔魚會長，倒還真是天意弄人。」祝青火身後虛空震蕩，四座巍峨如山嶽的封侯臺顯露

而出，天地能量頓時呼嘯而來，被四座封侯臺源源不斷的吞沒。

祝青火手中朱雀寶扇陡然扇動，只見得有深紅色的火焰自天地間源源不斷的湧現而出，直接是形成了四道連接天地般的巨大火柱。

魚紅溪凌空而立，她眼眸冰冷的望著這一幕，旋即紅唇掀起一抹譏諷之色。「祝青火，你可能不知道，我這個人有一個習慣，那就是凡是值得我警惕的人從金龍寶行買走的紫眼寶具，為了防備未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我都會想辦法的

找一些能夠克制之法。」

「很不巧，祝青火，你也在我那個警惕名單之中。」

隨著魚紅溪聲音落下，只見得她手腕一翻，一支玉淨瓶出現在了她的手中，她屈指一勾，玉淨瓶內有一片白色的雪花徐徐的升起。

嗚嗚！

隨著這片白色雪花的出現，這天地間溫度驟降，恐怖的寒氣散發開來，大地都開始結冰。

雪花直接融入虛空，這一刻，仿佛這片區域的天地，都化為了極寒之處。

然後那祝青火召喚而出的四道通天火柱，便是在此時以驚人的速度開始黯淡，最終徹徹底底的熄滅。

這一幕，即便是祝青火的心性，都忍不住的出現了瞬間的失神，而後面色漸漸的有些難看起來。那一片神秘的雪花必然是一種異寶，它將這片天地轉化成了對他極為不利的戰場，而他手中曾經花重金從金龍寶行購來的朱雀寶扇，就完全沒了發揮威力的

地方。

這讓得祝青火心頭升起一些怒意，這魚紅溪，心機也真是太深了，竟然還藏了這麼陰險的一手！

不過魚紅溪並未理會祝青火陰沉的面色，她一步踏出，身後虛空震蕩，同樣是有四座封侯臺浮現而出，一股股強大至極的能量波動如風暴般的席捲開來。

祝青火見狀，心頭也是一沉，果然，魚紅溪也早就晉入四品侯了，而且看這相力雄厚程度，感覺甚至比他都要強上一籌。

看樣子，魚紅溪鐵了心要去救那李洛，他這邊只能儘量多拖延點時間，希望那個沈金霄能夠顯露一些本事，儘快得手吧。

心中這般想著，祝青火也是不再猶豫，身後四座封侯臺之上，有赤紅色的神符光紋浮現而出，猶如火焰神山。

...

灰白骨灰飄落的天地間。

洛嵐府龐大的車隊有些騷亂，所有人皆是有些驚惶之意，不過好在袁青，雷彰這些洛嵐府高層在竭力安撫，這才未曾自亂陣腳。

蔡薇與顏靈卿站在一起，兩女望著那攔路的沈金霄，對視一眼，皆是從對方的眼中看出了一抹擔憂之意。

牛彪彪身影徐徐的升空而起，他手中那柄沾染著血跡的殺豬刀也是在此時再度的變長，最終形成了一柄斬首大刀，其上散發著滔天的兇煞之氣。

郗嬋導師眼神冰冷，身後虛空震蕩，有三座如山嶽般的封侯臺浮現出來，吞吐天地能量，散發著磅礴之威。

不過她那第三座封侯臺，比起前兩座，顯然是小上不少，看樣子像是初成不久。

「哦？郗嬋你晉入三品侯了？」見到郗嬋身後那三座封侯臺，沈金霄的臉龐上浮現出一抹驚訝之色，在他的情報中，以往的郗嬋只是二品侯，而眼下來看，她似乎是在最近這段時間中獲得

了突破。

「是素心副院長從學府寶庫中取了什麼異寶給你吧？」沈金霄笑著說道。

「看來還是多虧了我啊，如果不是我將學府毀了，素心又怎麼會捨得掏空學府寶庫呢。」郗嬋眼神冰冷，盯著沈金霄的眼神滿是殺意，道：「沈金霄，我所中的這道「魚魔咒」，當年應該是拜你所賜吧，現在來看，當年那魚魑王分身降臨，分明就

是你引來的！」沈金霄這一次，則是沒有繼續如同以往那樣的辯解，反而是認真的點點頭，道：「你猜得沒錯，當初那件事，的確是我引來魚魑王，所為的就是在更多的紫輝

導師身上種下魚魔咒。」

郗嬋玉手緊握，盯著沈金霄的目光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然而沈金霄不為所動，他獨自一人面對著牛彪彪，郗嬋兩位封侯強者，似乎並沒有露出任何的怯意，反而是盯著李洛，微笑道：「這就是你這些天所準備的所

有手段了嗎？」

「如果你指望學府或者金龍寶行那邊，或許是有些來不及呢。」

「而這兩位封侯，未必擋得住我。」

李洛眼神冰冷的迎著沈金霄的視線，剛欲說話，洛嵐府車隊中，突然又是有一道聲音傳出。

「再加上我呢？」

車隊中，眾多視線驚愕的投射而去，便是見到一道人影不知何時站在了一座車輦頂上。

那道人影...

竟然是都澤府的都澤閻！

面對著突然出現的都澤閻，即便是姜青娥都是面露錯愕，然後看向李洛，道：「你竟然將他也請來了？」她知道前些天李洛一直在為對付沈金霄做準備，同時也是在儘可能的邀請援手，但她沒想到這都澤閻會來，畢竟洛嵐府與都澤府關係並不算友好，即便在府

祭的時候，都澤閻出手阻攔了司擎，但也依舊沒有要與洛嵐府有什麼緩和關係的打算。

「都澤府主說他會答應，只是因為沈金霄害得都澤府也要流離失所，所以雙方有仇，這才出手。」李洛笑道。姜青娥聞言就沒有多說什麼了，聰慧如她當然明白這只是都澤閻的藉口，這一位性格強勢自傲，斷然不可能承認是來幫洛嵐府的，只不過...這份人情，他們

洛嵐府倒是欠下了。

「都澤閻，看來你還真是被李太玄給降服了。」

沈金霄凌空而立，注視著現身的都澤閻，搖了搖頭，後者會來幫洛嵐府，同樣是連他都沒想到。

「不過，無所謂了，一個湊數的二品侯罷了。」

沈金霄微微一笑，雙目之中，卻是有無盡冰寒與森然如冰河般的流淌出來。

「既然底牌都露出來了，那麼接下來，也該輪到我了吧？」

他伸出了手掌，身後虛空開始劇烈的震蕩。

「隱藏了這麼多年，總算是能夠毫無保留的出手了，還真是讓人期待呢。」

沈金霄嘴角的笑容在此時變得濃鬱起來，其雙手合攏，結印。

緊接著，虛空震蕩，六座巍峨如山嶽般的封侯臺破空而出，那一霎，一股強悍到極致的威壓，宛如萬重巨浪，直接於這天地間橫掃開來。

六座封侯臺！這沈金霄，赫然已晉六品侯！！

第七百一十四章四侯之戰

最新章節！

六品侯！當沈金霄身後虛空中升騰起六座巍峨封侯臺時，在場所有人的神色都忍不住的出現了一些變化，即便是牛彪彪，郗嬋，都澤閻三位，眼神都是逐漸的變得凝

重起來。

六品侯，這個等級，甚至都是要超過攝政王，素心副院長這些大夏頂尖的強者！

誰能想到，這個往日在學府之中不顯山不露水的沈金霄，竟然擁有如此實力！

李洛的面色同樣極為凝重，當沈金霄這六品侯的實力顯露出來的時候，他就明白，今日這場大戰，將會比洛嵐府府祭那一日更為的兇險。他的目光掃過自己這邊，三位封侯，牛彪彪的戰力最強，可媲美四品侯，郗嬋導師是三品侯，而都澤閻是二品侯，數量上雖然有優勢，但這真的能夠彌補與

六品侯之間的差距嗎？

李洛不知道，不過他唯一知道的是，不管能否彌補，今日都是一場沒有退路的死戰。

他不可能坐視沈金霄取走姜青娥的光明心，所以雙方沒有任何調和的餘地，只有你死我活。

大戰，也是在此時，一觸即發。牛彪彪率先出手，他五指成拳，直接轟出，頓時天地能量被其攪動，那一拳下，似是有萬丈牛魔光影凌空而現，發出了震耳欲聾的咆哮聲，整個天地都是在

此時震動起來。

而後磅礴拳影，以一種霸道至極的姿態，直接碾碎虛空，轟向了沈金霄。

封侯術，牛魔神力拳！

這道封侯術，牛彪彪在府祭上面與祝青火交手時也曾施展過，但或許是因為藉助「神蘊物質」的緣故，這一次的威能，卻是要顯得更為的強悍，霸道。面對著牛彪彪發動的攻勢，沈金霄神色卻是頗為的平淡，他單手結印，下一刻身後虛空仿佛是變得火紅起來，一道巨大的火焰光影憑空而現，那火焰光影頭

有彎角，吞吐間，有熾熱之火湧動。

這是沈金霄的第一相，炎魔相！

火焰光影伸出了巨掌，仿佛是一顆火焰隕石從天而降，整個天地都是在此時變得異常的燥熱起來，連空氣都開始扭曲。

轟！

兩者於天空硬憾在一起，頓時有無比狂暴的能量衝擊波如颶風般的橫掃，下方洛嵐府綿長的車隊更是被震得四散而開，無數人眼露驚恐之色。

雙方的硬憾，最終還是沈金霄的火焰巨掌更勝一籌，畢竟不管如何，他六品侯的實力，從任何層面都勝過了牛彪彪。

牛魔拳印被生生的蒸發，餘下的熾熱餘波，卷向牛彪彪。

吼！而此時又有一道虎嘯聲響徹而起，只見得一頭通體淡藍色的巨虎踏空而來，虎爪每一次的落下，都仿佛是有水波蕩漾，它宛如是水流形成，徑直與那熾熱餘

波相撞，頓時濺射出了漫天高溫水霧。

那是郗嬋導師出手了。她眼眸冰冷的鎖定沈金霄，纖細雙手結印，頓時淡藍色的相力噴發而出，轉眼間在這天空上形成了一片海洋，而後海洋捲起萬重巨浪，狠狠的對著沈金霄衝

擊而去。

「郗嬋，區區三品，也想撼動我嗎？以往在學府，我只是不想暴露而已，否則你能活到今日？！」沈金霄卻只是不屑的一笑，袖袍一揮，滾滾烈焰席捲天際，似是形成火海，與那藍色海洋碰撞，而兩者接觸的瞬間，藍色海洋頓時節節敗退，不斷的被蒸發

。郗嬋聞言，眼眸更為冰冷，旋即她摘下薄紗，露出那清冷美麗的容顏，檀口微啟，竟是吐出了一顆深藍色的光珠，光珠散發著層層光暈，在光珠的最深處，

似是有一道紫眼痕跡。

深藍色的光珠沖天而起，落進了那由水相之力所化的海洋之中，頓時這片海洋內有巨大的光圈一波波的散發出來。海洋再度捲動，與那烈焰之海相撞，而這一次，那先前取得絕對上風的烈焰之海，竟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消融，那模樣，仿佛是被某種霸道的力量所溶解了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讓得沈金霄面龐上也是有著一抹驚訝之色浮現出來，他注視著海洋內的深藍色光珠，道：「這是...學府寶庫裡面的歸墟水珠？素心連此物

都給了你，看來為了對付我，你們也算是下了本錢。」作為學府的紫輝導師，沈金霄對於學府的寶庫情報自然也是知曉得很多，而這所謂「歸墟水珠」，就是寶庫內的一種頂尖紫眼寶具，此寶如果由水相者來施展

的話，能夠大大的加持水相之力的強橫程度，同時也會賦予一種極強的侵蝕性。

先前郗嬋以三品侯的實力施展出來的水相之力能夠反蝕他的火相之力，就是這股力量的協助。

郗嬋雙手迅速結印，下一刻，深藍色的海洋突然劇烈的收縮。

「封侯術，水虎鎮相環。」

海洋直接收縮，形成了一道約莫百丈左右的深藍色水環，水環一晃，便是出現在了沈金霄上方，然後迅速的縮小，水環之內，仿佛是形成了封閉的空間。

那道深藍色水環似乎是擁有著某種封印的力量，當其出現時，沈金霄身後的火焰巨影頓時變得黯淡了許多。

也就是當郗嬋這道封侯術削弱了沈金霄炎魔相的那一瞬，後者側方的虛空突然崩碎開來，一道人影暴射而出。

那道人影周身環繞著異常狂暴的火，雷相力，正是都澤閻。

他雙手結印，掌心間有無邊火雷凝聚，爆發出轟隆隆的炸響。

封侯術，雷火天梭！

下一瞬，有一道火雷之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自其掌心間噴薄而出，似是形成了一道火雷梭形，對著沈金霄後背轟殺而去。

「蚍蜉撼樹。」

對於都澤閻的襲擊，沈金霄冷笑一聲，區區二品侯，也沒有頂級紫眼寶具加持，也敢來偷襲於他？

他心念一動，一座封侯臺破空而來，同時迅速的縮小，化為一面赤紅之盾，擋在了後方。在沈金霄的眼中，都澤閻這二品侯實力並不夠看，所以只需要稍加防禦即可，對方沒資格威脅到他，眼下的這裡，最值得在意的，還是牛彪彪，這位四品侯

是唯一有可能對他造成一點威脅的。

轟隆！

這般想著的時候，都澤閻的攻擊，已是落在了那赤紅之盾上。

而也就是在這一刻，沈金霄感覺到了一些不對勁，因為都澤閻的力量，比他想像要強橫許多。

「你隱藏了實力！」

沈金霄心轉如電，聲音頓時陰沉下來，因為此時再感知這都澤閻的相力波動，赫然已是超越了二品侯的境界，直躍三品侯！

而在都澤閻身後的虛空中，也是出現了第三座封侯臺，吞吐天地能量，為其提供龐大的力量支持。

「好個陰險的都澤府府主！」沈金霄怒笑一聲，這傢伙能夠成為一府之主，躋身進入大夏強者之列，倒還真是小覷不得，看其第三座封侯臺的氣勢，顯然比郗嬋還要強盛數分，顯然，都

澤閻恐怕數年前就踏入了三品侯，可他卻始終未曾顯露，而是選擇了隱藏。

而他的隱藏，也是在這一刻，因為沈金霄這裡的輕視，從而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轟！

由沈金霄一座封侯臺所化的赤紅光盾，直接是在此時被轟穿，然後那柄狂暴至極的火雷梭，便是在洛嵐府眾人狂喜的目光中，趁勢轟中了沈金霄的後背。

轟隆隆！巨聲在此時響徹，整個天地都是在震蕩。

第七百一十五章心魔相

最新章節！

轟隆！

雷火於天際炸響，只見得滾滾火雲以及雷霆張牙舞爪的肆意蔓延，猶如天災將至。

在洛嵐府眾人那狂喜的目光中，沈金霄的身影自天空上倒飛出了數百米，沿途虛空不斷的震蕩，最終待得力竭時，他的身影方才穩了下來。

此時沈金霄的後背衣衫炸裂開來，在他的後背出現了一個拳頭大小的血洞，血洞周圍，有火焰與雷光在跳動，侵蝕著血肉。

不過這種侵蝕並未持續多久，因為在那血洞中，出現了一些詭異的黑色物質，這些黑色物質蔓延開來，迅速的將火焰，雷光所吞沒，最終甚至將血洞也填滿了。

如此恐怖的生機，看得所有人都是頭皮發麻。

「好個陰險的都澤府府主。」沈金霄面無表情的盯著都澤閻，眼神有些陰冷。

沈金霄倒是沒想到，眼前三人中，原本他最不在意的人，反而最先讓他出現了一點傷勢。

然而對於沈金霄陰冷的目光，都澤閻卻依舊是面龐冷峻，並沒有與其交談的意思，三座封侯臺橫空而出，狂暴的火焰與雷霆交織，天災般的攻勢，鋪天蓋地的對著沈金霄轟去。

沈金霄面無表情，身後巨大的炎魔光影張口噴出道道火環，火環環繞身軀，不僅將來自都澤閻的攻勢盡數的阻攔，而且原本由郗嬋施展而出的深藍火環，也開始被劇烈的灼燒起來。

看這架勢，如果不是因為郗嬋藉助了那「歸墟水珠」的加持，憑雙方間的相力差距，恐怕早就被火焰生生蒸發。

這短短片刻的交鋒，沈金霄就顯露出了六品侯的絕對強勢，以一己之力，輕鬆的將郗嬋與都澤閻盡數的壓制。

不過此時，來自牛彪彪的攻擊，則是讓得沈金霄將主要的注意力，都投注到了前者的身上。

牛彪彪手持斑駁血跡的斬首大刀，那股從他體內爆發出來的兇煞之氣，直衝雲霄，此時的他，簡直比沈金霄看上去還要更像反派，那濃烈的兇煞之氣，比一些精獸還顯得可怕。

兇戾刀光不斷的斬碎虛空，劈向沈金霄。

而沈金霄周身則是不斷的有火焰洪流噴射而出，將這些刀光盡數的蒸發。

牛彪彪盯著面對著他們三人圍攻，依舊顯得從容的沈金霄，他明白，三人中，郗嬋與都澤閻只能取到一些牽制的效果，真正能將沈金霄逼退的，還是只有他這裡。

一念至此，牛彪彪眼神也是變得更為的兇戾起來。

他一聲長嘯，嘯聲如雷，響徹百裡之地。

手中斬首大刀緩緩揮動，所過處，虛空仿佛無法承受其威力一般，開始呈現崩塌之態。

一道恐怖至極的刀氣，於天地間悠悠而生。

沈金霄立即感應到了這股霸道的刀氣，當即眼神微凜，終於施展出來了嗎...當日府祭上，牛彪彪所施展出來的這道衍神級封侯術，可是引得大夏諸多封侯強者都是為之震動。

畢竟這種級別的封侯術，在大夏這種地方，可並不多見。

牛彪彪出手異常果斷，待得刀氣醞釀至巔峰，他手中斬首大刀直接是隔空對著沈金霄的位置劈斬了下去。

「狂神刀！」

低沉的聲音，隨之響起。

這一道衍神級封侯術，再次顯露崢嶸。

嗡！

九天之上的重重雲層，仿佛都是在此時被斬裂開來，一道耀眼璀璨的刀光自天地間划過，一切阻擋在前的物質，都被化為了虛無。

郗嬋與都澤閻皆是為這一刀的凌厲與霸道而動容。

雖說此時的牛彪彪只是四品侯的實力，可這一刀的威能，恐怕連一般的五品侯都只能避其鋒芒。

不過被郗嬋，都澤閻竭力牽扯的沈金霄，倒是無法躲避。

當然，他也沒有要躲避的意思。

這些年來，他壓抑隱藏自身太久，如今，也是到了該完全顯露的時候。

六品侯的實力，足以讓他屹立在大夏封侯最頂尖的位置。

如果沒有玄宸的話，那麼現在的他，幾乎算得上是大夏除了龐千源之外最強的人。

沈金霄面容漠然，雙手閃電般的結印，而隨著其印法的結成，只見得在其掌心間，竟是有一顆火紅色的光點凝聚而出，那一顆光點出現的時候，所有人都感覺到天地間的溫度驟然暴漲。

宛如是陷入了洪爐世界。

最終，那顆火紅光點以驚人的速度膨脹，短短數息後，便是化為了一顆約莫百丈的熾烈大日，在那大日表面，仿佛是有著無數能量符文在流動著。

大日之中，一波波恐怖至極的火焰相力散發出來。

「封侯術，大炎陽！」

沈金霄望著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刀光，下一刻，那一顆百丈烈陽轟然砸落，直接與那將雲層都分割開來的刀光悍然相撞。

轟轟！

撞擊的瞬間，恐怖的高溫與霸道的刀光瘋狂的互相侵蝕，能量衝擊波如颶風般於天地間衝擊開來，這一刻，即便是郗嬋與都澤閻都是受到了波及，兩人身影倒射而退，身後封侯臺釋放出磅礴的相力，不斷的化解著那股能量衝擊。

下方的洛嵐府車隊，雖然只是被餘波覆蓋，但也依舊被衝得人仰馬翻，一片混亂。

不過沒有人在意這些，他們所有的目光，都是死死的盯著高空上。

只見得那裡，牛彪彪身影劇烈一震，上身的衣衫直接是被焚滅，露出了滿是傷痕的身軀，渾身皮膚更是被炙烤得通紅起來，同時一口鮮血自嘴中噴出。

而反觀沈金霄那邊，他的身影出現了瞬息的凝滯，然後只聽得嗤啦一聲，他胸前憑空的出現了一道刀痕，那道刀痕自其肩膀斜劃了下去，直到腰腹位置，這一刀，幾乎將他斬裂開來。

滾滾鮮血從刀痕處流淌下來，可見其中蠕動的內臟。

血肉中，詭異的黑色物質再度出現，試圖修復傷勢，但此時那傷口處有恐怖的刀氣在肆虐，黑色物質一出現，就會被絞滅。

看這般模樣，先前的對碰中，雙方都是出現了不輕的傷勢。

「呵呵，不愧是衍神級的封侯術，威力如此驚人，這樣的攻擊，多吃幾次，就算是六品侯也有些頂不住呢。」硬憾了一記「狂神刀」，沈金霄陰沉沉的笑道。

「想吃就多吃兩次。」牛彪彪滿臉橫肉，兇氣十足。

沈金霄笑著搖了搖頭，淡淡的道：「可能你沒有那個機會了。」

牛彪彪聞言，眼神頓時一凝。

沈金霄則是抬起了手掌，只見得他的掌心，突然出現了一顆血珠。

「你這滴血，倒也是不容易到手。」

沈金霄身後六座封侯臺震動，只見得其上竟是有一道道神秘符文開始顯露出來。

郗嬋，都澤閻見狀，立即催動自身封侯臺對沈金霄發動了狂猛攻勢，雖然他們不知道沈金霄接下來要做什麼，但看這架勢，顯然是要施展某些決定性的手段！

不過，對於兩人的攻勢，沈金霄卻毫不在意，六座封侯臺噴出道道熾熱洪流，將兩人的攻勢化解。

「你們是不是很好奇我這「心魔相」的能力？」

「那麼接下來，我就給你們演示一下吧。」沈金霄詭異的一笑，指尖結印，只見得那一滴來自牛彪彪的鮮血，立即蠕動起來，漸漸的竟是形成了一個拇指大小的血人。

而血人的模樣，與牛彪彪如出一轍。

六座封侯臺上，神秘符文如同液體般的流動而下，最後直接盡數的沒入到了那血人牛彪彪的體內。

與此同時，沈金霄那陰詭的笑聲，在這天地間響起。

「封侯神符，心魔劫。」

當其聲音落下的那瞬間，原本已是準備再次施展「狂神刀」的牛彪彪，身體突然一僵，然後他的眼神就在此時迅速的變得空洞起來，似乎是陷入到了某種不受控制的幻境之中。

郗嬋，都澤閻猛然變色。

下方的李洛見狀，心頭也是漸漸的沉了下去。

沈金霄微微一笑，然後低頭俯視著地面上的李洛，眼神憐憫。

「沒有了牛彪彪，你們接下來，還能如何擋我？」

第七百一十六章最後的手段

最新章節！

牛彪彪突然的陷入某種心魔般的迷障中，這顯然是來自沈金霄的手筆。

這般變故，讓得在場所有人為之色變。

沒有了牛彪彪這位四品侯的主力，光憑郗嬋與都澤閻兩位三品侯，顯然根本不可能阻攔得住沈金霄。

蔡薇，顏靈卿俏臉有些蒼白，不知所措。

洛嵐府的車隊中，也是顯得有些混亂。

「誓死保護兩位府主！」

袁青舉起了洛嵐府的旗幟，滿臉決然的大喝出聲。

雖然在一名六品侯面前，他這天相境的實力宛如螻蟻一般，但他卻並沒有恐懼的逃跑，反而是第一時間試圖鼓舞士氣。

雷彰等閣主也是面露決絕，如果一名六品侯強者真要趕盡殺絕的話，他們也沒有逃跑的可能，既然如此，還不如死得有骨氣。

整個車隊一時間被哀戚所籠罩。

而李洛的神色，在此時卻依舊顯得有些平靜，或許對於眼前的情況，他也並非是完全沒有預料。

學府和魚紅溪那邊的支援尚未抵達，說明她們應該也是被纏住了，沈金霄此次，是有備而來。

他轉過頭，看向一旁的姜青娥，後者騎著角馬獸，那宛如神女般的玉顏上，同樣是波瀾不驚，金色的眼眸清澈深邃，倒映著天地間的一切。

「青娥姐...」李洛輕聲道。

姜青娥眸光投向李洛。

「害怕嗎？」李洛問道。

姜青娥輕輕笑著搖了搖頭，道：「我們不會死在這裡。」

「我也覺得不會。」李洛笑道：「不過青娥姐，待會的話，先由我來出手，以前總是你來幫我解決麻煩，這一次，得讓我站出來了，畢竟，保護未婚妻，也是我這個未婚夫的責任。」

姜青娥凝視著李洛那張俊朗好看的臉龐，後者的眼神充滿著不容動搖之意。

於是，她也就展顏輕笑一聲，嗓音溫柔的道：「好，聽你的。」

她沒有問李洛一個煞宮境，究竟要憑什麼去阻攔沈金霄這位六品侯，但她明白，這是李洛的決心，他只是要表明，不管是面對著什麼樣的強敵，他不會允許對方在他的眼皮底下，傷害到她。

姜青娥金色的眸子中，流淌著溫暖笑意，她的眼中倒映著眼前少年俊朗的臉龐，這個她生命中陪伴最多的人，也是漸漸的脫離了曾經的青澀，變得可靠了起來。

他可不再是以往那個動不動被她打哭的小男孩了呢。

高空上，沈金霄注視著陷入凝滯不動的牛彪彪，此時的後者陷入到了他所引動的心魔劫中，所以短時間內，後者應該是無法脫離出來，而沒有了牛彪彪的牽制，接下來倒是變得簡單了。

他漠然的目光，投向郗嬋，都澤閻二人。

然後他伸出手指，指尖有無邊火焰咆哮而出，最終化為了兩條看不見盡頭的巨大火蟒，火蟒盤踞虛空，漸漸的化為了兩座火蟒熔爐，直接是將兩人所在的虛空盡數的封鎖。

郗嬋，都澤閻竭力抵抗，各自催動著三座封侯臺將那火蟒熔爐轟撞得劇烈震蕩。

但面對著沈金霄六品侯的絕對實力壓制，他們一時間也無法脫困而出。在沒有了對牛彪彪的忌憚後，沈金霄很輕易的就掌控了局面。

限制住了郗嬋二人，沈金霄也沒有進一步的去斬殺他們，因為封侯強者生命力極為頑強，想要抹殺也需要一些時間，而現在的他，則是需要儘快的將所需之物得到，不然真等學府以及魚紅溪趕來，難免又生變故。

於是他身影一動，直接是踏空而下，走向了李洛，姜青娥所在。

而見到他的走來，袁青，雷彰等洛嵐府的高層皆是面露驚懼之色，封侯強者恐怖的威勢如洪流般的席捲而來，令得他們身體都是恐懼的顫抖了起來。

但他們還是鼓起勇氣，拼命的運轉體內相力，阻擋在前方。

「你們退開吧。」此時，李洛的聲音傳來。

袁青，雷彰等人一驚，轉頭看向李洛，卻是見到後者平靜的面容。

他們猶豫了一下，最終緩緩的退開。

「怎麼？選擇放棄了嗎？」沈金霄出現在了李洛，姜青娥十丈外的位置，有些奇怪的問道。

「不過，就算你們選擇放棄，我也還是會選擇趕盡殺絕的，畢竟一位身懷三相的天才，我可不敢放任你成長起來。」他笑著說道，望著李洛的眼神中，有殺意在流動。

李洛道：「那你也得能做到才行。」

沈金霄訝異的笑道：「聽起來，像是你還有其他手段一樣？？你的救兵，似乎都趕不及吧。」

他望著神色異常平靜的李洛，不知為何，心中卻是泛起一抹不安，而後道：「算了，你這小子實在詭異，還是不與你廢話了，先殺了再說吧。」

不過，就當他聲音剛落的時候，李洛卻是伸出了手掌，掌心中，有一枚黑色令牌靜靜的躺著。

令牌上面，古老的「李」字，散發著神秘的韻味。

當沈金霄見到這一面黑色令牌的時候，他的面色就不出意料的出現了變化，因為當日在學府時，他親眼見到龐千源從李洛這裡借走了此物，而且之後也是這枚令牌，直接將玄宸那位七品侯都重傷。

「想用此物來嚇唬我？上一次龐千源遺留的力量，已經消耗殆盡，即便此物極為不凡，憑你又如何催動？」沈金霄眼神陰冷的說道。

說話的同時，他已是果斷出手，指尖有火焰洪流咆哮而出，大地直接是在此時被融化，如此威能，一個照面，就能夠將李洛融成虛無。

李洛眼眸微垂，即便是滔天火海席捲而至，但他的心境卻是變得異常的平靜，只是五指用力的握住黑色令牌。

當日龐千源借用了令牌歸還後，此物仿佛是被打開了一個閥門一般，而李洛，則是趁機知曉了這黑色令牌的一種使用之法。

這使用之法略微有些極端，若非萬不得已，李洛也不願意動用。

但現在，顯然是不用忍了。

體內的血液，似乎是在此時變得擁有了生命力，它們在咆哮，沸騰，然後奔騰而至，盡數的湧向到了手中的黑色令牌內。

黑色令牌上，仿佛是有血紅的紋路在蔓延開來，迅速的與那一個古老的「李」字接觸到一起。

那一瞬間，李洛聽見了一道蒼茫的龍吟聲，猶如是穿透時空而來。他的眼瞳開始變得充血，血管自面龐上凸顯出來，顯得極為的猙獰與可怖。

不過這樣的痛苦並非沒有效果，因為此時黑色令牌上，那一個古老的「李」字，竟然緩緩地自令牌上脫離出來。

而此時沈金霄催動的火焰洪流已是咆哮而來，然後與那小小的古老「李」字相撞，那一瞬，火焰瞬間消融，漫天沸騰的高溫也是在頃刻間煙消雲散。

「李」字輕輕飄蕩，它並沒有萬丈光芒，也沒有攪動天地能量，可當其出現的時候，那來自沈金霄的恐怖壓力，卻仿佛是化為了清風拂面般，盡數的消失。

而沈金霄，則是在這一刻突然汗毛倒豎了起來。

他感覺到了一股難以形容的危險氣息。

於是，他毫不猶豫的抽身倒退，身影飄渺不定，似是化為了無數殘影，隱匿於虛空之間。

但李洛卻是毫不在意，此時的他宛如變成了一個血人，顫抖著伸手，遙遙的指向了前方。

催動這黑色令牌上面的「李」字，消耗的不是他自身的相力，而是...他的血脈！在他的感知中，這一次血脈的損耗，比起之前給三尾天狼的十滴精血，還要增加十數倍！

古老的「李」字化為一道模糊的黑光，縱躍而出。

模糊的黑光掠過，短短不過霎那間，前方沈金霄的無數虛影隨之破碎。

最終無數虛影歸於一處，顯露出了沈金霄的本體，此時的他，面色陰沉至極。

因為在他的感知中，那神秘的「李」字仿佛是鎖定了他的本體，不論他如何躲避，都是會被它找出來，這就如同是一種命運一般，此物，必定會擊中他，如果擊不中，那就永遠如同附骨之疽般的跟隨他。

沈金霄無法理解這種手段，這...恐怕連一般的王級強者都做不到吧？

這李洛，怎麼能夠驅使這種東西？

心思閃動，最終沈金霄眼中掠過狠戾之色，心念一動，六座封侯臺破空而出，它們仿佛是結成了某種特殊的陣法，磅礴浩瀚的相力光柱呼嘯而出，彼此相連，同時也將沈金霄給守護在了其中。

無論那「神秘令牌」有多強，但李洛自身終歸只是煞宮境！

而且，這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平白出現的力量，李洛以煞宮境催動這種級別的力量，那所付出的代價，必然是難以想像。

這是李洛最後的手段了。

心中這般想著，沈金霄仰天長嘯，天地能量滾滾而來，六座封侯臺綻放出耀眼光芒，一波波的能量風暴自天地間席捲。

「李」字化為稀薄的黑光掠過，徑直與那六座封侯臺組成的光陣相撞。

嗡！

撞擊時，沒有巨聲響徹，似乎只是有一陣淡淡的漣漪於虛空中擴散而出。

然後黑光憑空消失。

而李洛手中的令牌上面，再度出現了那個「李」字。

天地仿佛是在此時凝滯了一瞬。

接著，所有人便是瞳孔如同地震一般的見到...沈金霄周身懸空的六座封侯臺，其中有三座，在此時...

崩塌了。

第七百一十七章斬你三座封侯臺

最新章節！

當那三座巍峨的封侯臺崩塌的時候，所有人都震驚了。袁青，雷彰等人眼睛幾乎都快要凸出來了，滿臉驚恐，因為眼前這一幕實在是太過的震撼人心，他們無法想像，那先前以一己之力抗衡三位封侯強者都全然

佔據上風的沈金霄，竟然會在這一刻，被僅僅只是煞宮境的李洛，轟碎了三座封侯臺！

那可是封侯臺啊！

每一座封侯臺，都是封侯強者的底蘊以及積累，這是他們自身最強的力量所在。

而如今，沈金霄三座封侯臺崩壞，這絕對是重創！

噗嗤！也正如他們所料，當那三座封侯臺崩塌的時候，沈金霄面色瞬間湧上潮紅，然後一口一口的鮮血直接從嘴中噴了出來，原本周身湧動的磅礴相力，也是在此

時變得有些紊亂起來。

沈金霄的眼瞳中，倒映著那三座崩塌的封侯臺，一時間竟有點沒能回過神來。

但漸漸的，他的面龐陡然變得扭曲，暴怒起來。

「我的封侯臺！」

有暴怒的咆哮嘶吼聲，從他的喉嚨中爆發出來。

恐怖的殺意宛如實質一般的從沈金霄體內升騰而起，他渾身都是在顫抖，那是憤怒，一種難以遏制的憤怒。封侯臺乃是封侯強者的根基所在，而想要打碎封侯強者的封侯臺，那是何等困難的事情？！即便是先前他以六品侯的實力碾壓郗嬋，都澤閻，可也沒能做到

將他們的封侯臺輕易的打碎！

但現在，他的三座封侯臺，卻是被李洛這麼一個煞宮境給打碎了！

這是何等的令人難以置信！

而且，封侯臺破碎，也會影響沈金霄的根基，這個代價，重得痛徹心扉！畢竟從牛彪彪就能夠看得出來，一個實力完全不弱於沈金霄的封侯強者，卻是只能隱居洛嵐府當了十幾年的廚子，雖說或許這是牛彪彪的選擇，但也能夠看

出封侯臺的破碎對於一名封侯強者是何等的影響。

雖然沈金霄不知道牛彪彪的封侯臺破碎到哪種地步，但最起碼他沈金霄現在這三座封侯臺的崩塌，依然足以對他造成極大的影響。

「李洛，你真該死！」

沈金霄猙獰的眼神投向了李洛，這個讓他感到極為厭惡的小子，又一次的讓他付出了代價！而在沈金霄猙獰的目光下，李洛卻是咧嘴笑起來，此時鮮血從他渾身的毛孔中滲透出來，早就將他染成了個血人，如今這麼一笑，反倒是將白燦燦的牙齒給

露了出來。

李洛的身影搖搖欲墜，但他的眼中，卻充斥著暢快之意。「沈狗，我洛嵐府可是硬骨頭，想啃的話，總得做好牙齒被崩掉的打算吧？」李洛臉龐上青筋如蚯蚓一般的鑽動著，看得出來他此時也是處於巨大的痛苦折磨

之中，因為這一刻，他體內的血脈之力透支得太過厲害。

他有種感覺，類似先前那樣的攻擊，如果他再來第二次的話，恐怕將會對他這所謂的血脈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害。

但是雖然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可能夠將沈金霄氣得如此的失態以及暴跳如雷，李洛卻感覺非常值得。

三座封侯臺不斷的崩碎，能量物質跌落下來，仿佛是捲起了一場能量風暴。沈金霄搽去嘴角的血跡，他眼中殺意宛如實質一般，然後開始一步步的走向李洛，面龐上滿是扭曲猙獰之色：「這就是你最後的抵抗了吧？接下來你還能如何

？」

此時的沈金霄已是有些急躁了，因為李洛這突如其來的反擊給他帶來了極重的傷勢，他必須儘快的結束掉這一切。

雖然三座封侯臺破碎，不過好在的是，面對著眼下的局面，他依然還是能夠掌控。

但他需要抓緊時間了，三座封侯臺的碎裂，讓得他已經開始有些難以壓制郗嬋與都澤閻。

他的腳步越走越快，最後仿佛是帶起了無數道殘影，在其掌心中，熾熱狂暴的火焰相力凝聚而來，將虛空都是灼燒得扭曲起來。

滔天殺意如風暴般的席捲。

袁青等人紛紛色變，他們試圖動手阻攔，可那自沈金霄體內散發出來的壓迫感卻是猶如山嶽般的壓在了他們的身體上，幾乎將他們的血肉骨骼都是生生的壓碎。

這種情況下，自然不可能出手阻攔了。

沈金霄的身影在李洛的眼瞳中不斷的放大，其掌心的熾炎殺機滔天。

李洛滿是鮮血的臉龐上，卻並沒有恐懼，反而是露出一抹獰笑，因為他的五指，再度緊握了那枚黑色令牌。

「想玩，那就奉陪到底！」

「今天能拖死一位六品侯，也算是戰績斐然了。」雖然明知道催動第二次黑色令牌，他必將付出難以挽回的代價，但李洛卻是沒有任何的猶豫，因為他知道，這裡退後一步，那麼姜青娥就將會被沈金霄奪走光明

心，這是他絕對不願意見到的事情。

有些東西，即便是付出性命，也是需要去保護的。熾熱炎陽扭曲虛空而至，而就在李洛即將燃燒血脈的那一霎，有一隻五指纖纖的玉手突然落在了他的肩膀上，一股神聖精純而異常磅礴的光明相力湧入他的體內

，竟然是將他體內暴走的血脈，都是迅速的安撫了下去。

李洛眼中有濃濃驚愕浮現出來，然後他轉過頭。

那股磅礴的光明相力，正是來自姜青娥。

但此時的她，似乎是有些不一樣了。她原本束起的長髮在此時披散下來，於腦後如瀑般的飛揚，那精緻的五官猶如是上蒼之手精雕細琢而出一般，充滿著神韻，本就白皙的肌膚，在光明相力的流轉

下，更是顯得耀眼璀璨，金色的眼眸在這一刻，更是有無數金色光線流動，令得她的瞳孔變得更為的神秘莫測。

此時的她，仿佛是散發著一種神秘的威嚴，宛如光明神女一般。

而且，最令得李洛驚愕的是，姜青娥體內散發出來的光明相力，似乎是達到了一個極為恐怖的地步。

「青娥姐，你，你做了什麼？」李洛忍不住的問道。

李洛一直覺得自己已經是藏了許多的手段了，但他更知道，其實姜青娥的所藏，未必就比他少了。

姜青娥神秘深邃的金色美眸凝視著李洛，她似是輕笑了一聲，道：「李洛，你做了一次，已經夠了，所以，你總該給我一次出手的機會吧？」李洛眉頭微皺，此時姜青娥的光明相力太過的強盛，甚至強到他有種不安的感覺，因為他很清楚，世界上沒有平白而來的力量，他先前斬碎了沈金霄三座封侯臺

，那也是藉助了神秘令牌以及透支自身血脈為代價，而此時的姜青娥所獲得的這種異常力量，也定然不會是沒有代價。

「青娥姐，不要胡來，我會保護你！」李洛沉聲道。

姜青娥笑道：「我年齡大一點，我才是姐姐，保護小弟弟是我的職責。」

李洛怒瞪雙目：「我還是你的未婚夫呢！」

姜青娥嫣然一笑，眨了眨濃密睫毛，狡黠的道:「哪有成天想著退婚的未婚夫?」

李洛一滯，差點被憋出內傷。姜青娥那絕美容顏上的笑容變得更濃鬱了，她放在李洛肩膀上的玉手突然摸向了李洛臉龐，此時後者臉上布滿著汙血，但素來有著潔癖的她卻並不在意，反而用

手指輕輕的將他臉龐上的血跡搽拭而去。

同時她放柔了聲音道:「沒事的啦，不要擔心，我說過，今天我們都不會死。」

「區區一個沈金霄，還不配讓我們死在這裡……」

姜青娥說著的時候，已是邁出一步，擋在了李洛的前面，也迎上了沈金霄那猙獰的目光。

「姜青娥，你的力量……」

沈金霄也是感受到了姜青娥體內那浩瀚強橫的光明相力，當即眼瞳驟縮，有些感到不可思議。

「哦，這股力量麼？」

「你的目的，不就是它嗎？」

姜青娥淡淡一笑，只是那笑容中卻滿是冷冽肅殺，她輕輕指了指心臟的位置，只見得那裡，仿佛是有一顆光明所鑄的心臟在有力的跳動。

但此時，這光明心上，竟是有火焰從內至外的燃燒了起來。

沈金霄眼瞳劇震，繼而面龐變得如惡鬼般的扭曲與暴怒：「你，你竟敢祭燃光明心？！」

「你怎敢如此！」

「那是我的！」沈金霄此時的暴怒，簡直比先前李洛斬碎了他三座封侯臺時，還要更加的狂暴，因為姜青娥這顆光明心，是他謀劃了這麼多年的東西，他為此所付出了多少的時

間與心血！

可現在，姜青娥卻直接將它給祭燃了！

「聒噪。」

姜青娥淡淡一笑，玉手一握，那一柄金色重劍出現在了她的手中。

同時她的眉眼間，有著一股濃重到極致的殺意流淌開來。

「李洛碎了你三座封侯臺……」

「那這剩下的三座，就由我來斬了吧。」

話音落下的時候，她手中重劍已是緩緩的斬了下去。那一瞬，璀璨光明，似是橫掃三千裡。

第七百一十八章祭燃光明心

最新章節！

璀璨光明大放，仿佛是要淨化世間一切的不潔之物。

在場所有人都只能感覺到光明充斥了視野的一切，甚至連天地能量，仿佛都是在這一刻被同化了。

這種光明，似乎是持續了很久，又似乎只是一瞬。

待得眾人感覺到視野漸漸的恢復過來時，只是見到異常明亮清澈的天地，原本天地間流動的一些惡念之氣，都在此時消失殆盡，給人一種極為淨澈之感。

下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急忙投向沈金霄的位置。

只見得在那裡，沈金霄靜靜而立。

他似是有些茫然的抬著頭，望著虛空上僅存的三座封侯臺，而此時，三座封侯臺宛如是遇見了烈焰的雪山一般，在以一種驚人的速度消融開來。

一層層的能量物質不斷的崩塌，在天地間捲起能量風暴。

而伴隨著封侯臺每被消融一層，沈金霄的面色就蒼白一分，他周身湧動的磅礴相力以及封侯威勢，也就隨之減弱。

短短數息之後，三座僅剩的封侯臺，也徹底破碎。

噗嗤！

一口鮮血終於是從沈金霄的嘴中噴了出來，他的眼中，有暴怒以及難以置信在升騰，這股強烈的情緒，幾乎要將他的理智都給淹沒。

因為他難以相信，這原本盡在他掌控之中的局面，竟然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他一個六品侯，沒有敗在三名封侯強者的聯手下，反而是被李洛以及姜青娥這兩個完全未曾在意的小輩，直接斬碎了六座封侯臺！

這是何等慘重的代價？

而且最關鍵的是，他謀劃許久的光明心……也並沒有到手。

他無法理解，就算姜青娥祭燃了光明心，可她怎麼可能爆發出這種級別的力量？一顆九品光明心，能夠強到這種程度？沈金霄面色陰沉至極的望著前方的姜青娥，此時的後者，身軀內不斷的散發出一波波極為恐怖的光明相力，其胸部的位置，一顆光明心璀璨耀眼，同時燃燒

著熊熊烈焰。

他搽去嘴角的血跡，同時感受著體內急劇減弱的相力，沈金霄明白，局面衍變到這一步，他今日是徹底的失算了。

「李洛，姜青娥……我還真是小瞧了你們二人。」

「不過，你們也別得意……姜青娥，你祭燃了光明心，這將付出的代價遠超你的想像，呵呵，也罷，我得不到的，毀了也好。」

「沒有了光明心，我還有其他的手段，如今大夏已亂，未來我有的是升華之路。」

「我將會變得更強，那個時候，相信我，今天所付出的代價，我會讓你們百倍的償還回來。」

沈金霄的聲音變得有些沙啞起來，同時其中流動著滿滿的惡意。看得出來，此時的他心中充滿了暴怒，畢竟他謀劃姜青娥那一顆九品光明心這麼多年，眼見都要得逞了，結果姜青娥卻是來了這麼一出玉石俱焚，讓得他的

謀劃徹底落空。

然而對於他這種老套的反派臺詞，姜青娥無動於衷，眼眸冰冷的道：「想跑？」

她重劍揮下，一道光明劍光直接對著沈金霄肉身斬去。

此時沈金霄已經被重創，牛彪彪與郗嬋，都澤閻那邊也是即將脫困，只要再將其纏上瞬間，沈金霄就會落入圍剿之中。但姜青娥這道劍光尚未落下，沈金霄的肉身就開始出現了融化的跡象，他的臉龐迅速的垮塌，看上去如同蠟像一般，極為的扭曲，最終，他的身軀化為了一

堆肉泥塌陷了下去。

「姜青娥，光明心的祭燃是不可逆的，等它燃燒殆盡的時候，就是你的死期！」

「李洛，你就眼睜睜的看著吧，看著她光明心被燃燒殆盡，最後看著她死在你的面前！」

隨著沈金霄身軀化為肉泥，他那陰冷如詛咒般的聲音，卻是在這方天地間盤旋著。

李洛那布滿血汙的臉龐也是在此時猛然劇變。

姜青娥面無表情的催動光明相力將那滿地肉泥淨化成虛無，可在其中她沒有察覺到沈金霄的氣息，顯然，這個傢伙早就準備了退路。

不過雖然逃了，但沈金霄也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六座封侯臺被毀，這對於任何封侯強者都是重創，所以即便他現在逃了，也未必真能活下去。

當然……也正如沈金霄所說，她這邊的代價，同樣慘重。

以天珠境的實力，試圖擊潰六品侯，這之間的力量差距，不是什麼尋常手段能夠彌補的。

「青娥姐，你沒事吧？」此時的李洛狀態也極其不好，但他還是強忍著體內的劇痛，急忙抓住姜青娥的手臂，他目光死死的盯著後者心臟的位置，那裡的光明心異常的耀眼，同時在

不斷的燃燒著。

他感受著此時姜青娥體內澎湃磅礴的光明相力，俊逸的臉龐上卻是露出勉強的笑容：「青娥姐，你快點將光明心熄滅吧，沈狗已經跑了，沒必要再拼命了。」

姜青娥沒有說話，那純澈的金色美眸，只是帶著一點笑意的靜靜看著他。

「你聽見沒有啊？！」望著她的眼神，李洛突然變得很煩躁。

姜青娥伸出纖細玉手，握住了李洛不斷顫抖的手掌。

感受著掌心間的嬌嫩溫涼，李洛情緒終於是平復了一點，澀聲道：「真的就停不下來嗎？」

此時的他，心中幾乎是一片混亂，面對著姜青娥這種情況，他這區區煞宮境的實力根本就幫不上半點忙。

「李洛，冷靜一點。」姜青娥輕聲道。

李洛眼神茫然，這種情況，他能怎麼冷靜？如果早知道姜青娥的搏命之術代價這麼重的話，那他寧願剛才第二次催動神秘令牌。

此時，蔡薇，顏靈卿等人也是急忙的跑了過來，滿是擔憂的看著姜青娥，因為此前沈金霄的話，她們也聽見了。

姜青娥祭燃了自己的光明心！而且這還是不可停止的，也就是說，現在的姜青娥，直接進入到了生命倒計時？

而此時，高空上，有磅礴相力爆發。

牛彪彪，郗嬋，都澤閻三人終於是在此時各自脫離了束縛，然後身影急落而下。

「彪叔，快，快救救青娥姐！她為了擊退沈金霄，祭燃了光明心！」李洛見到牛彪彪，頓時如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祭燃了光明心？！」

聽到此話，牛彪彪，郗嬋，都澤閻三人面色皆是一變。

而後牛彪彪，郗嬋快步上前，他們皆是盯著姜青娥心臟的位置，那裡光明心仿佛是被點燃的熔爐，不斷的釋放出一波波驚人的光明相力。

那光明相力中，還充斥著強大的生命力，所以此時的姜青娥，臉色顯得愈發的紅潤，似乎狀態極好。

可所有人都明白，這是祭燃光明心所帶來的反應，一旦光明心被燃燒殆盡，那姜青娥的生命力或許也會隨之斷絕。

「這種光明心也被稱為能量之心，唯有擁有極高品階相性的人，日日夜夜以自身相力淬鍊心臟，才能夠將自身之心轉化成能量之心。」「說實在的，即便是我們這些封侯境，都很少真的見到有人凝鍊出「能量之心」，至於將其祭燃……更是從未見過，所以如何阻止，我們也不知道。」郗嬋柳眉緊鎖

，感到很是棘手。

牛彪彪也是面色肅然，眉頭皺成了川字。

李洛聞言，心頭頓時沉了下去，連牛彪彪他們這些封侯強者都沒辦法阻止光明心的祭燃？

無邊的煩躁自心中湧起，讓得此時李洛渾身都是在發抖。

眾人也皆是沉默下來，面色難看至極。

雖然擊退了沈金霄，可此時的氣氛，反而比剛才要顯得更加的壓抑了。

姜青娥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握住李洛的手掌，剛欲說話，其神色忽的一動，有些冷冽的目光看向了前方的虛空。

「什麼人？！」

喝聲響起的同時，她一掌拍出，耀眼的光明相力橫掃而出，擊中了那一處虛空。

而隨著她這一掌的擊中，在場眾人頓時驚愕異常的見到，那裡的虛空微微的蕩漾著，仿佛是有著一層泡沫在徐徐的退散。

而隨著泡沫的退散，一道陌生的人影，正凌空而立，同時眼神居高臨下的俯視著眾人。「呵，有趣……祭燃了光明心的人，感知竟然如此的敏銳，把看了半天戲的我，都給找了出來。」

第七百一十九章神秘男子

最新章節！

突然間於虛空中出現的人影，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即便是牛彪彪，郗嬋，都澤閻三位封侯強者，都是面色忍不住的劇變，旋即下一刻，他們的目光充滿了戒備

的盯著來人。

因為眼前之人極為陌生，似乎並非是大夏那些熟知姓名的強者。

難道，是來自「歸一會」的嗎？

此時因為姜青娥光明心問題而心急如焚的李洛，也同樣是有些驚愕，他目光投向半空。那是一名模樣極為陌生的男子，他負手立於虛空，其模樣倒是英俊，一身星光錦袍顯得氣度不凡，在其耳垂處，懸掛著一枚金色的龍形耳墜，龍形緩緩遊動

，閃爍著異光。

而最讓得眾人心驚的是，此人渾身散發著極強的壓迫感，那種感覺，完全不亞於此前狀態全盛的沈金霄。

「你是何人？！」郗嬋導師柳眉緊蹙，謹慎詢問。

據郗嬋所知曉的情報中，大夏似乎並沒有這樣一位六品侯。而且從先前此人的言語來看，他似乎早就隱匿於此，那麼先前郗嬋他們與沈金霄的大戰應該也被他看得清清楚楚，但此人又是兩不相幫，似乎只是將他們當

做一場熱鬧，這就讓人有些摸不清楚他的來路。

面對著郗嬋的質問，那陌生男子只是淡淡一笑，然後雙目微眯的看向了李洛，道：「你...就是李太玄的兒子？」

李洛聞言，眼神頓時一凝，有些驚疑的盯著對方：「你認識我爹？」

「認識當然是認識的。」星光錦袍男子嘴角似是帶著一抹玩味的笑意。但李洛對此人有種莫名的警惕感，道：「這位前輩，我們與你並不相識，眼下也不是閒聊的時機，如果前輩沒其他事情的話，就請先行離去吧，我們的一些朋

友也在趕來，到時候若是不小心對峙起來，也是麻煩。」

「這般窮鄉僻壤的地方，能給我帶來什麼麻煩？」男子漫不經心的道。李洛見到對方遮遮掩掩，心中已是有些不耐，如今姜青娥這邊的光明心還在祭燃狀態中，時間對於他們而言極為的寶貴，他實在沒心情跟這神秘男子磨磨唧

唧。

於是，李洛對著郗嬋他們使了個眼色，就打算先帶著姜青娥迅速離開。

「小子，你想救她？」而此時，那神秘男子淡笑一聲，說道。

李洛目光一閃，道：「前輩莫非有辦法？」

「辦法倒是有。」神秘男子微笑道。

李洛聞言，即便他不知曉對方所說究竟真假，但臉龐上也有著狂喜之色浮現出來。

「不過想要我的辦法，卻是需要付出代價。」就在李洛狂喜的想要請求時，神秘男子再度說道。

李洛毫不猶豫的道：「只要能夠救下青娥姐，任何代價我都願意，即便是我這條命！」

「哈哈，李太玄倒是生了個痴情的兒子。」

神秘男子嘴角帶著莫名的笑意，道：「我不需要你的性命，如果你能夠將手中的「天王令」給我，我就告訴你這個辦法。」

「天王令？」

李洛一怔，然後似是想起了什麼，手掌一握，那黑色令牌就出現在了手中：「你說的是這個？」

望著李洛手中的黑色令牌，那神秘男子眼中似是有熾熱之色掠過，道：「沒錯，就是它。」

李洛握著表面有些斑駁古老的黑色令牌，目光閃爍了一下。一名在大夏從未出現過的神秘強者，不僅認識他老爹，而且還對這枚出自「李天王一脈」的令牌抱有特殊的渴望...從這些信息上面，李洛倒是突然有了一些猜

測。

「這位前輩...也是出自「李天王一脈」吧？」他緩緩問道。聽到李洛此話，那神秘男子一怔，而後笑眯眯的道：「倒是挺聰明...我的確是來自天元神州的「李天王一脈」，我的名字叫做李知秋，從輩分來說，你得叫我一

聲族叔。」

同時他伸出手來：「把「天王令」給我吧，看在同族的份上，我會幫你。」

李洛遲疑了一下，雖然他不知道這所謂的「天王令」究竟有什麼作用，但任何東西，都比不過姜青娥的性命。

於是他直接就將黑色令牌遞了出去。

那名為李知秋的男子見狀，笑容更甚，伸手就要將其攝來。

不過就在此時，一隻纖細玉手擋住了李洛，那是姜青娥。

李洛疑惑的看向她。

姜青娥衝著他搖了搖頭，輕聲道：「此人心思不對，對你懷有一絲惡意，不可給他。」李洛聞言，頓時悚然一驚，他知道姜青娥的光明心有感知人心善惡的能力，特別是此時她祭燃了光明心，感知更是敏銳至極，既然她這麼說，那麼眼前之人

，可能還真不是可信之人。

於是他立即收回黑色令牌，目露戒備的盯著那李知秋。

而李知秋臉龐上的笑容微微一僵，然後他瞥了姜青娥一眼，淡淡的道：「小女娃，多嘴可不是一個好習慣！」

隨著他此話落下，他的眼瞳中竟是有金光噴薄而出，金光之中，似是有一條金色龍影咆哮，散發著滾滾龍威，直接對著姜青娥鎮壓而去。

姜青娥容顏冷冽，此時的她依舊還處於光明心的祭燃狀態，所以倒也並不懼對方，周身有無盡光明湧動，似是化為光明屏障，融入前方虛空。

轟！

虛空劇烈的震蕩起來。

一股狂暴至極的能量餘波橫掃開來，引得虛空劇烈扭曲。

姜青娥嬌軀微微一震，身影直接被震退了數步，絕美的玉顏上，有一抹紅潤。之意浮現，又被她給壓制了下去。

「青娥，你不要再催動光明心了，你這樣只會讓祭燃速度越來越快，加速枯竭！」郗嬋擋住了姜青娥的身影，沉聲說道。李洛聞言，面色頓時一變，他看向姜青娥心臟的位置，果然發現那裡的火焰升騰開始變得猛烈起來，顯然剛才那李知秋的出手，將姜青娥的祭燃殆盡狀態又

逼近了一分。

這直接是讓得李洛心中升起了熊熊怒火。

「王八蛋，你究竟要做什麼？！」李洛陰沉沉的看向那李知秋。

「沒大沒小，李太玄就是這麼教兒子的嗎？」

李知秋聞言，面色也是一沉，然後伸出手掌，金光相力咆哮而出，仿佛是化為巨大的金色龍爪，其上龍鱗栩栩如生，閃爍著異光。

「我也懶得與你多說廢話，先帶走吧。」

金色龍爪遮天蔽日的覆蓋而下，牛彪彪，郗嬋，都澤閻眼中皆是有怒意浮現，磅礴滔天的相力爆發，就欲阻攔。

而就在金色龍爪將要降臨而下的那一刻，突然遠處的天際有驚雷之聲響徹，繼而有一抹無邊鋒銳的劍光從天而降，劍光掠過時，仿佛虛空都被洞穿了。

包括那金色的龍爪。

龍爪碎裂的時候，一道冰冷的女子聲音，也是由遠至近，宛如春雷，滾滾而來。

「李知秋，你好大的膽子！」「我龍牙脈的事，何時輪到你一個外脈之人來插手？！」

第七百二十章李柔韻

最新章節！

凌厲至極的劍光似是連虛空都被絞碎，伴隨著劍光的落下，那金色龍爪隨之碎裂，化為漫天金色光點。而這突如其來的變故，更是讓得李洛等人微微變色，因為在這一刻，他們察覺到一股極為強橫的相力波動自遠處出現，而後他們目光順著那個方向投射而去

。

只見得天際之邊，一道劍光以難以形容的速度破空而至。

隨著近了，這才看見，那道劍光似乎是一柄青虹長劍，其上有一道人影御劍而行，劍氣橫掃，充盈天地之間。那道人影，似乎是一名女子，她容顏秀麗，一身青色衣裙，長發挽起，露出了雪白修長的脖頸，身姿玲瓏有致，頗有成熟韻味，而最令人在意的是其雙眉，

其雙眉纖細如柳葉，散發著一絲鋒銳之氣。

這青衣女子一出現，這方天地間，就仿佛是有著劍吟聲連綿而動。郗嬋，都澤閻等人面色皆是凝重的望著來人，因為這青衣女子所帶來的壓迫感，並不比剛才的神秘男子弱，顯然，這又是一個實力足以媲美六品侯的陌生強

者！

這倒是令得他們很是納悶，怎麼這些外來的陌生封侯強者，最近都喜歡往大夏跑？

不過讓得他們稍微鬆一口氣的是，這青衣女子出手破除了那李知秋的攻擊，雖然不知道她究竟是什麼身份，但這終歸是個好事。

畢竟從那李知秋剛才的出手來看，似乎並沒有多少的友好之意。

李洛皺眉望著那青衣女子，並沒有因為對方的出手相助就放下警惕。

只不過對方先前的話語，倒是被他聽在耳中。

「她也是屬於「李天王一脈」嗎？這龍牙脈又是什麼？」李洛看向牛彪彪，在場的也就牛彪彪應該會對李天王一脈了解得更多一些。牛彪彪盯著那青衣女子看了兩眼，神色似是有點複雜，道：「李天王一脈的龐大超乎你想像，那不是你在大夏所觸及的任何勢力能夠相比，而所謂的「龍牙脈

」，的確只是李天王一脈中的一支。」

「而你的父親李太玄，則是出自龍牙脈，眼前的青衣女子，我也是認識...她叫做李柔韻，同樣出身於龍牙脈，從輩分來說，你或許得叫她一聲姑姑。」

李洛聞言愣了愣：「李柔韻，姑姑...」

他看著那青衣女子，後者宛如一位女劍聖般，散發著足以穿透天地的凌厲劍氣，如此威勢，顯然也是一位實力驚人的封侯強者。

不過他對李天王一脈實在太過的陌生，所以對於這位便宜姑姑，他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只是皺眉問道：「怎麼李天王一脈的人，會突然來到大夏？」

先是那李知秋，接下來又是一個李柔韻，而且看這架勢，明顯是衝著他而來的。牛彪彪沉吟了一下，看了一眼李洛手中的那黑色令牌，道：「我猜測可能跟此物有關，你此前將它借給了龐千源，他動用了此物，說不得就是李天王一脈中有

所感應，這才鎖定了你的位置。」

「不過你也不用太擔心，這應該是李太玄預料中的事情，或許也算是他為你們所留的後手之一。」

「畢竟如果你真到了需要動用這枚令牌的時候，那就說明你遭遇了極大的危機，這時候藉此傳信給李天王一脈，由他們派出強者前來接應，才能救下你們。」

李洛若有所思，他看了一眼手中的黑色令牌，此物，似乎是叫做天王令？聽起來氣勢不凡，而且它似乎並不簡單，不然那李知秋也不會試圖從他手中騙取。而當他這邊心思轉動的時候，那名為李柔韻的青衣女子已是御劍而至，她那一對冷冽如劍鋒般凌厲的眸子投向李知秋，冷聲道：「李知秋，你在做什麼？你先

找到人，為何不通知我？」

李知秋面色不變，淡笑道：「搞忘了，不過你這不是趕過來了嗎。」

「恐怕不是搞忘了，是你覬覦天王令，想要從一個小輩手中取走吧。」李柔韻冷笑著道破他的心思。李知秋慢吞吞的道：「族中規矩，天王令本就有能者得之，李太玄將它留給了自己的兒子，自然也該考慮到會有人對此生出覬覦，而如果他這兒子保不住天王

令，那也只能說其不配擁有此物。」

「天王令是老祖欣賞李太玄天資，這才賜予他，你李知秋有這個本事，那也去讓老祖青睞一下？」李柔韻說道。

李知秋面色一僵，有些不愉的道：「胡攪蠻纏。」「李知秋，李太玄是我龍牙脈的人，他的血脈，自然也歸屬我們龍牙脈，所以把你那些小心思都收起來吧，欺負小輩，屬實令人不齒。」李柔韻冷冷的說了一

聲，然後也就不再理會李知秋，而是將目光投向了下方的眾人。

她的眸光只是一掃，就停留在了李洛的身上。少年此時還滿身血汙，略微有些狼狽，但那面龐卻是有著幾分李太玄的影子，五官雖然因為年齡原因還帶著一點青澀，卻依舊是顯露出非凡的氣度，最重要

的是...竟然比他爹還生得好看一些。

李柔韻銳利的眼神在此時變得緩和了下來，她身影一動，便是出現在了李洛的前方。

「你叫什麼名字？」李柔韻秀麗的臉頰上露出一絲微笑，努力的讓自己顯得親和一點。

望著眼前女子帶著善意的目光，李洛遲疑了一下，還是回道：「李洛。」

「我叫李柔韻，與你父親李太玄同出一脈，從輩分來說，我是你的姑姑。」李柔韻柔聲說道。李洛目光閃動了一下，不過先前那李知秋給他留下的印象實在太差，所以眼前的女子雖然表現親近，但他還是多了一分戒備，同時手掌也緊握著天王令，一

旦情況不對的話，今日恐怕也就只能繼續搏命了。

李柔韻顯然是察覺到李洛的防備，當即眼中掠過一絲怒意，不過這怒意卻並非是衝著李洛而去，而是因為李知秋。

這混蛋先前試圖騙取天王令，這才令得這孩子連她也防備上了。她目光掃視著李洛，此時的後者略顯萎靡，而且因為血脈間的一些聯繫，她能夠察覺到李洛自身血脈之力的虧損，這應該是催動過天王令吧？而能夠將這麼

一個孩子逼得施展這般搏命之法，可見此前李洛經歷了一場多麼兇險的衝突。

李柔韻眼神愈發的柔和，輕聲安撫。「孩子，我來晚了一些，不過你放心，既然我來了，就定不會再讓你受到欺負。」

第七百二十一章海心靈珠

最新章節！

對於流露出強烈善意的李柔韻，李洛眼中的防備倒是稍微的減弱了一點，不過此時他關心的點並不在這上面。

「這位...韻姑姑，我現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請求您，希望您能夠施予援手，這份恩德，李洛定會銘記在心！」李洛眼中充滿著擔憂之色，鄭重的說道。

如今姜青娥的光明心還處於燃燒的狀態，這幾乎時刻都在燃燒她的生命力，如果再拖下去的話，恐怕她真的會香消玉殞。為了救姜青娥的性命，他連那所謂的「天王令」都能夠輕易的送出去，所以雖然還不適應直接叫一位剛剛認識的女子為姑姑，但他還是毫不猶豫的發出了請求

。

畢竟如今這裡連牛彪彪，郗嬋他們都是沒了辦法，他也就只能指望實力更強，眼界更寬的李柔韻了。

「是因為她嗎？她是你什麼人？」李柔韻的眸光也是投向了姜青娥，畢竟此時李洛一隻手掌還用力的抓住後者的手。

「她是我未婚妻。」李洛立即說道。

姜青娥看了他一眼，眼眸中帶著一絲笑意。

「未婚妻？」

李柔韻一怔，旋即打量著姜青娥，眼中有著驚豔之色浮現出來，笑道：「小傢伙的眼光倒是不錯。」然後她走上前來，眼眸凝視著姜青娥心臟處，在觀測了數息後，她的眼中有著濃濃的驚訝浮現出來：「竟然是九品光明相？如此天資，即便是在內神州都是天

驕般的人物了。」

「祭燃九品光明心...小姑娘倒真是捨得，看來你們之前遇見了很大的麻煩，我真的是來遲了。」李柔韻的神色也是在此時變得凝重起來，道：「九品光明心，如煌煌烈日，一旦祭燃，將會爆發出超乎想像的力量，但這種力量是以透支生命力為代價，而且

幾乎不可能逆轉。」

「想要將她從這種狀態中解救出來，莫說是封侯強者，就算是一般的王級強者都做不到。」

「除非，天王級強者出手。」聽到李柔韻這話，李洛面色瞬間變得蒼白起來，連呼吸都有些凝滯，天王級強者...如此存在，恐怕整個東域神州都找不出來一位，而且這般人物，又怎會輕

易出手幫他？

「我們李天王一脈，那位李天王，他老人家還在嗎？他能幫我嗎？」李洛旋即又想到什麼，急聲道。

眼下他唯一還能夠與天王級強者有牽扯的，恐怕就只有那位李天王了。

聽到李洛此話，那不遠處的李知秋卻是淡笑一聲，道：「老祖鎮守天淵已經多年，他老人家身負人族存亡重任，哪有時間理會你一個小輩之事。」

李柔韻也是沉默了一下，道：「老祖已有多年未回族內，我們也找不到他，而且你這未婚妻的情況，也拖不到那個時候。」

李洛聞言，如遭雷擊，面色更顯蒼白，平日裡的冷靜徹底失了效，顯然心中已是無措到極致。

倒是姜青娥神色很是坦然與平靜，或許她從一開始就想到了這種結果。不過好在李柔韻在沉吟了一會後，又是開口說道：「她這個情況我沒辦法解決，但我卻是能幫她暫時將這種光明心祭燃狀態延緩一些時間，雖然延緩不了太久

，但終歸能爭取一些時間。」

李洛心頭一震，大喜的看向李柔韻，激動的道：「更多的時間就代表更多的機會，還請韻姑姑出手，李洛定會銘記大恩！」

「一家人倒是不必說這些。」李柔韻微微一笑，然後她雙指間出現了一枚深藍色的光珠，光珠極為奇異，其內仿佛是蘊含著一片海洋一般，有一股極為精純，強大的生命力從中散發出來

。

此物一出，連郗嬋導師都是將目光投來，因為她自身擁有著水相，而這深藍色的光珠內，也是蘊含著極為磅礴的水相能量，顯然，這是一件水相異寶。「呵，李柔韻，你還真是捨得，這海心靈珠是你才從族內寶庫中兌換出來的吧？我記得是留給你那體弱多病的親侄女用的，現在就這麼拿出來了？也不怕到時

候你那小侄女記恨你？」此時，那李知秋笑眯眯的道。

「李知秋，你的廢話真是太多了。」李柔韻皺眉，道。

然後她看向一旁神色複雜了一些的李洛，道：「不必因此多想，你這未婚妻情況更為緊急兇險，而且當初你父親李太玄幫過我，我也算是為了還人情。」

李洛認真的點了點頭，眼下姜青娥的問題的確在他眼中最為重要，李柔韻這份人情，他記在心中便是，往後有機會的話，再來補償。

李柔韻目光又是轉向姜青娥，溫柔笑問：「你叫什麼名字？」

「姜青娥。」姜青娥輕聲道。李柔韻含笑道：「如此純澈的光明心，即便是我這些年也首次得見，但越是純澈淨透，一旦將其祭燃時，就愈發的難以停止，我這枚「海心靈珠」乃是一座海

域之中凝聚而出的精華奇寶，具備強大生命力，我將它種入你心中，以它的生命力為燃料，來幫你抵消自身生命力的虧損。」

「多謝韻姑姑相救，青娥感激不盡。」姜青娥說道，她自身並不懼死亡，可如果真能夠避免的話那當然是最好，畢竟，她也不願意看見李洛因此絕望頹喪。

李柔韻擺了擺手，玉手一抬，手中的那一枚「海心靈珠」便是散發出溫和的光芒，而這枚珠子之內的那一汪海洋，也是捲起了陣陣波濤。

最後「海心靈珠」緩緩飄出，落向姜青娥心口的位置，在接觸到其肌膚時，竟是如同液體一般融入進去，鑽進了那一顆璀璨耀眼的光明心中。

而隨著「海心靈珠」的進入，只見得那光明心爆發的光芒仿佛是愈發的璀璨，耀眼。

那一枚「海心靈珠」的光芒，也是有所黯淡。「咦，這「海心靈珠」的損耗速度比我想像的還快，而且這光明心迸發出來的力量...也有些恐怖。」李柔韻見到這一幕，細眉微微一蹙，同時感到有些奇怪，九

品光明心雖然罕見，但她好歹是自內神州而來，同時還出自李天王一脈，她的所見所聞自然也是不凡，但姜青娥這九品光明心似乎給她一種有些特殊的感覺。

「韻姑姑，有什麼不對嗎？」李洛一直關注著，當即連忙問道。李柔韻搖搖頭，道：「她的光明心燃燒起來太過的兇猛旺盛，接下來我會施展秘法將其做一些封印與壓制，稍微減緩一些它的暴烈，不然按這速度下去，恐怕

不出十天，我這「海心靈珠」就會損耗殆盡。」

李洛面色微變了一下，付出了如此一件奇寶，竟然都只能把祭燃狀態多拖十天嗎？姜青娥這祭燃光明心所帶來的問題，看來比想像的還要嚴重與麻煩。

「那就請韻姑姑出手吧。」他說道。李柔韻頷首，而後有一道淡藍色的劍光自其頭頂升起，劍光蜿蜒而動，竟是化為了一條栩栩如生的藍色龍影，只不過這龍影通體散發著凌厲劍氣，令人不敢

直視。

藍色龍影輕甩龍尾，穿過虛空，徑直射進了姜青娥心口。下一刻，李洛就見到，在姜青娥那璀璨的光明心外，一條藍色龍影盤踞，環繞，猶如是形成了一種封印般，無邊無盡的劍光傾瀉而下，將那光明心的璀璨光

芒，終於是一點點的壓制了下去。「此為「水龍劍心鎖」，有封印之能，剛好能夠把這燃燒的光明心做一些壓制，這樣一來，再加上「海心靈珠」的作用，她這祭燃狀態，應該能夠延緩三個月左

右。」做完這些，李柔韻輕吐一口氣，對著李洛說道。

「不過三個月後，燃燒的光明心將會再度爆發，而且會更為兇猛，那時候如果沒有找尋到解決之法...」

李洛沉默，也就是說，這一次李柔韻的出手，為姜青娥贏得了三個月的時間。

雖然是飲鴆止渴，但不管有多困難，他都絕對不會放棄任何一絲希望。

在李洛心中沉重的時候，遠處天際，再度有破空聲響起，繼而有一道道流光沖天而降。那是學府以及魚紅溪終於趕來了。

第七百二十二章任務

最新章節！

當素心副院長與魚紅溪的身影化為虹光從天而降時，便是見到此處雲集的眾人，她們臉頰上先是掠過驚愕之色，然後目光就立即投向了在場的兩位陌生人。

李柔韻與李知秋。

因為這兩人身上散發出來的那種威壓，雖然若有若無，但卻異常的具備壓迫感。

不過令得她們稍微有些心安的是，雙方似乎並沒有爆發衝突，這就說明這兩名陌生的封侯強者，應該並不算是敵人。

「李洛，沈金霄呢？」素心副院長環顧場中，並沒有發現沈金霄的蹤影，但看此處天地間殘留的能量波動，顯然此前曾經爆發了一場極為激烈的大戰。

「我們似乎是來晚了一步。」魚紅溪美豔的臉頰上有一抹歉意浮現，道：「我那邊被祝青火阻攔了，雖然我將他打傷而退，但時間卻是被他拖延了下來。」

李洛先是對著她們抱拳表示感謝，然後情緒有些低落的將先前發生的事情簡潔的說了一遍。

「什麼？青娥祭燃了光明心？！」

聽到姜青娥此事，素心副院長與魚紅溪面色皆是忍不住的一變，然後急落身形，來到姜青娥的身旁，神色肅然的檢測著。

「青娥，你太衝動了。」素心副院長有些心痛的說道，她很清楚祭燃光明心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姜青娥可是他們聖玄星學府最好的苗子，如今光明心祭燃，其

自身性命都是難保。「好精妙的封印，這倒是將光明心的祭燃狀態稍微的壓制了一些，想來這能夠拖一些時間。」魚紅溪一眼就見到了那光明心外環繞的龍形封印，如此封印，即

便是她都無法施展，想來應該是那兩名陌生的封侯強者所為。

「副院長，魚姨，你們見多識廣，可知曉解決這光明心祭燃的法子？」李洛眼帶期盼的望著兩人，詢問道。

素心副院長與魚紅溪對視一眼，皆是沉默了下來。「這種能量之心唯有具備極高天賦的人才能夠凝鍊出來，一旦修成，對於自身修行大有裨益，可謂是修行神器，可正因為能量之心太過的精純，一旦將其燃燒

，那就會爆發出極為恐怖的力量，想要將這種狀態解除，恐怕就算是龐院長都做不到。」素心副院長苦笑道。魚紅溪也是緩緩搖頭，她雖然執掌金龍寶行大夏分部，見慣了無數奇珍異寶，可這種九品光明心，她也是從未見過，至於將其祭燃後又如何解決，也完全沒

有頭緒。

李洛眼神一下子黯淡了下來。

雖然早有預料，但當聽到兩人的話時，還是難免失望。「這該死的沈金霄，當真是個禍害，也是怪我，這些年都未能察覺其禍心。」素心副院長有些自責，此次學府之變，那「歸一會」雖然是主導，但沈金霄也是「

功不可沒」，如果不是此人這些年潛伏學府，不知不覺的散播惡念種子，也不會令得學府有諸多紫輝導師被操控。

如今此獠毀了學府，還不滿足，竟然將姜青娥也是害到這番地步。

如此惡賊，讓人憤怒至極。

李洛聽到沈金霄這個名字，眼中反而是沒有任何的波瀾，這並非是對其沒了殺機，而是當這份仇恨強烈到極致的時候，也就不再需要顯露了。

他現在反而是希望沈金霄別死太快，不然未來，他這口殺氣，又該往哪傾瀉？

呼。李洛深吸一口氣，壓制著內心躁動的情緒，如今想這些狠話倒也是沒什麼用，現在的他還是太弱了，不要說沈金霄那種六品侯，就算是一個一品侯，都能夠

輕易的將他鎮殺得毫無脾氣。

此次大變，也更是讓得他明白實力的重要。

封侯！

這一刻，李洛的心中第一次生出無邊的執念，他要以最快的速度，踏入封侯！

也只有達到封侯境，他在這個世間，才能夠算得上是有了立足自保之力！當然，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解決姜青娥這光明心燃燒的問題，否則三個月後，她將會因為生機燃燒殆盡而殞命，這是李洛無論如何都不願意見到的事

情。

心中思緒轉動，李洛揮手讓得蔡薇，顏靈卿照顧著姜青娥，又是吩咐袁青等人整頓車隊，準備繼續先行南下。

而此時素心副院長，魚紅溪在經過交談後，也是知曉李柔韻與李知秋皆是來自內神州之一的天元神州，並且他們還是那「李天王一脈」。「沒想到李太玄竟然是那「李天王一脈」的人，難怪如此驚才絕豔。」素心副院長微微動容，身為學府的副院長，她自然明白這所謂「李天王一脈」是何等龐大的

勢力，那絕非東域神州上任何勢力可比。

天王級強者，乃是屹立這世間絕巔的人物，每一個都是當世巨擘，橫掃無敵般的存在。

即便是他們學府的龐院長，在天王級強者面前，也得保持恭謹。魚紅溪眸光微動，神色倒還算是平靜，畢竟他們金龍寶行底蘊也是非同凡響，單論金龍寶行的一個大夏分部，那自然是沒可能與「李天王一脈」相比，可若是

論及金龍寶行世界總部，那實力與底蘊絲毫不遜色前者。

而且當初李太玄的身份，她早從另外的渠道有過一些了解。李柔韻對著素心副院長與魚紅溪也頗為客氣，並沒有身為李天王一脈的傲氣，畢竟從某種角度來說，聖玄星學府與金龍寶行大夏分部，也都有著很大的背景

，不論是學府聯盟還是金龍寶行世界總部，都是底蘊甚至要超過李天王一脈的龐大勢力。

但那李知秋對此卻是有些不耐，淡淡的道：「李柔韻，不要拖拖拉拉，趕緊完成任務吧，我可不想在這外神州待太久的時間。」

「既然找到了這李洛，那直接帶回去就行了。」

李洛聞言，眉頭皺了皺，他眼光頗冷的看了這李知秋一眼，對於這傢伙，他心中也是記了一筆帳。這李知秋擺明是早就發現了他的蹤跡，但卻並未向李柔韻傳遞消息，同時還躲在一旁看他這邊與沈金霄大戰了一場，如果那個時候李知秋能夠出手的話，以

李知秋的實力，定然是能夠逼退沈金霄。

如果這樣，他不必施展搏命之術，而姜青娥也不用燃燒光明心。

所以原本一切都是能夠平安渡過，但卻因為這混蛋的袖手旁觀而變了樣。當然，李知秋畢竟與他沒有什麼關係，真要旁觀他也指責不了什麼，可這混蛋現身後，不僅試圖騙取他的天王令，還出手震傷了姜青娥，令得她的情況雪上

加霜。

這一筆，卻是非記不可。李洛不善的目光並沒有掩飾，那李知秋自然也是有所察覺，但後者卻毫不在意，反而淡笑道：「好個記仇的小子，不過沒關係，等你有能耐了，儘管來找我便

是。」

「嗯，我會的。」李洛點點頭，神色平靜。

「李知秋，你能不能閉嘴？此行任務，是以我為主導，你若是不喜歡，現在離開就行了。」李柔韻面色微冷的說道。

李知秋冷笑一聲，也懶得多說，身影一轉，便是直接消失不見。

而李柔韻也不理他，眸光看向李洛，微微沉吟。「李洛，我此次的任務，的確是要帶你回李天王一脈，這也是你父親李太玄傳遞而來的信息，所以我希望你能夠與我一同回去。」

第七百二十三章當年之事

最新章節！

第七百二十三章當年之事

回李天王一脈？

當李洛聽見這話的時候，第一反應是有些茫然，那所謂的李天王一脈雖然超乎想像的龐大，可是，李洛出生於大夏，他對於那李天王一脈實在是有些陌生。

在他的感覺中，洛嵐府才是他的家，他在這裡長大，這裡也有著他所眷戀的人。

所以，對於李柔韻的話，李洛搖了搖頭，道：「韻姑姑，洛嵐府如今局勢不穩，我不能離開。」

見到李洛拒絕，李柔韻倒是並未生氣，這是人之常情，李洛從小在這裡長大，對於李天王一脈並沒有多少的情感，而且看樣子李太玄也沒有與他說太多那邊的事情。

對於李洛來說，她終歸還只是見過第一面的陌生人而已。

李柔韻想了想，說道：「我理解你的顧慮，只是對於你而言，大夏乃至於這個東域神州都太小了，你的父親曾是驚豔整個天元神州的絕頂天驕，還有你那位母親...」

提及李洛母親的時候，李柔韻神色似是浮現出了一抹複雜之色。

「澹臺嵐當初在天元神州，可謂是絕代風華，她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但卻綻放出了耀眼的光彩，將那天元神州諸多超級天驕都壓服了下去。」

「有這樣的爹娘，我相信你也不會普通，更何況，你身上還流著李天王一脈的血。」

「所以只有在內神州，你才能夠真正的變得強大，畢竟，類似今日這般變故，你或許也不想再經歷一次吧？」

聽著李柔韻的話，李洛也是有些沉默，如今大夏劇變，聖玄星學府也是被毀，往後即便能夠重建，想必也會受到不小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來說，未來留在大夏的話，的確在修行上面會受到一些限制。

相力修煉，天賦固然重要，但同樣也需要諸多珍貴的修煉資源，而內神州在修煉資源這一點上，無疑是碾壓東域神州的，畢竟不管怎麼說，內神州，才是得天獨厚之地。

「而且，如果你要解決姜青娥這光明心燃燒的問題，留在大夏必然是不可能的，你只有前往內神州，才能夠找尋到解決之法。」

李柔韻接下來這一句輕聲細語，卻是猶如重錘般的撞擊在了李洛心中，讓得他心中泛起劇烈漣漪。

姜青娥這光明心燃燒的問題，現在是他最大的心病，只要能夠將其解決，李洛願意去任何地方。

「韻姑姑，讓我再考慮一下吧，而且洛嵐府這邊也需要安置下來，雖然這點家底跟李天王一脈那邊沒法比，但這畢竟是我爹娘的一點心血。」李洛沉吟了好一會，最終說道。

李柔韻笑著點點頭，她知道李洛心中已是鬆動，接下來只要等他想通了，應該就會隨她回到天元神州。

在與李柔韻交談過後，李洛再度與素心副院長，魚紅溪說了一會兒，兩人也沒有過多的停留，畢竟她們那邊還有著更為繁雜的事情，隨即便離去了。

在送走了素心副院長與魚紅溪後，李洛打算去找都澤閻表示感謝，但發現後者的身影不知何時已經消失而去，於是他也只能默默將這份人情再次記在心中。

李柔韻這邊，則是走向牛彪彪，後者見到她，目光則是有點躲閃。

「牛彪彪，好久不見了。」李柔韻盯著牛彪彪，秀麗柔和的臉頰上露出一抹笑容。

牛彪彪乾咳了一聲，道：「沒想到你晉入六品侯了，當年離開天元神州的時候，我記得你還只是初入封侯呢。」

李柔韻點點頭，似笑非笑的道：「是啊，我還記得你當初仗著實力戲弄我的事情呢。」

牛彪彪頓時滿臉尷尬，當年他與李太玄乃是好友，所以也見到過李柔韻，那時候的她，不過初入封侯，於是他偶爾閒得無聊就逗耍了一下，誰能想到，多年以後，再次相見時，李柔韻已是六品侯，完全不遜色於當年的他了。

「你的相力波動，怎麼反而比以前弱了許多？當年你離開天元神州時，就已是六品侯之境...狂神兇刀之名，當初也算是聲名頗甚呢。」李柔韻細眉微蹙的問道。

牛彪彪苦澀的一笑，道：「當年護著李太玄，澹臺嵐兩人逃跑，我這封侯臺都被打碎了，這些年來不過是苟延殘喘，哪還能有晉階的機會。」

李柔韻一怔，沉默了一下，微有薄怒的道：「那些人下手未免也太狠了一些，當初之事，本就是他們咄咄逼人在先，最後還逼得太玄遠離，若非如此，以他的天賦，如今早已顯赫天元！」

「你們李天王一脈當初不肯護持，現在說這些有鳥用？」牛彪彪聞言，眉頭皺起，有些不客氣的說道。

「你跟我耍橫又有什麼用？這是我能決定的事情嗎？老祖久不歸族，族內皆是由「龍血脈」握掌山之權，而太玄當年那事留下弊端，讓得我們龍牙脈也無可奈何...而且，族內從未說過不肯護持太玄，只是...」李柔韻瞪了牛彪彪一眼，說道。

牛彪彪看了一眼不遠處在指揮洛嵐府隊伍前行的李洛一眼，然後冷笑一聲，道：「只是他們願意護持李太玄，卻不願護澹臺嵐是吧？」

李柔韻沉默下來。

「哼，以李太玄的性子，你們想讓他放棄澹臺嵐獨自回族求生，你覺得這種事情可能嗎？所以最終他只能帶著澹臺嵐遠離天元神州，那些傢伙當初一路追殺，那時候的澹臺嵐可是已有身孕。」牛彪彪眼神有些陰沉的道。

他回想當年那一路逃亡，三人皆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甚至澹臺嵐險些連懷中胎兒都傷及。

李柔韻嘆了一聲，當年的恩怨本就複雜，現在說這些於事無補。

「老爺子對此也一直耿耿於懷，太玄是他最看重的血脈，當年你們逃離後，他曾與族內掌山一脈大鬧一場，之後多年不曾與掌山一脈有過來往，我能感受得出來，他對太玄也是懷有一些愧疚之意。」

「此次我們獲得了太玄傳來的信息，老爺子得知他在外誕下了孩子，雖然面上不顯，但我感覺得出來，他的心情好了許多，關於李洛的消息，我們其實幾個月前就收到了，之所以未能早來，是因為老爺子出山前往了掌山一脈，他在那邊發了火，說必須將李洛接回去，如果有人再敢從中作梗，他將前往天淵，請回老祖定奪。」

「而當年之事，止於上一輩，往後誰若逾越，要以大欺小，那就得試試龍牙脈的「天龍鐧」是否還有斬王之力了。」

牛彪彪想起了那個沉默寡言，但性格剛烈的老人，一時間也就沒了言語。

李柔韻也是在注視著不遠處李洛的身影，輕輕一嘆。

「老爺子其實很想見他這個流落在外的親孫子...」

第七百二十四章那片令人著迷的月色

最新章節！

洛嵐府的車隊，一路南下而行。

在擊退了沈金霄後，路上倒是再沒遇見任何的阻礙，龐大的車隊迅速的對著天蜀郡的方向而去。只不過雖然行程順利，但車隊中的氣氛卻是頗為的壓抑，因為姜青娥的情況並沒有做隱瞞，很多人都知道了她如今只剩下三個月的時間，三個月後，如果不

能解決光明心燃燒的問題，那麼她很有可能將會殞命。

在洛嵐府中，姜青娥有著極為特殊的地位，即便如今李洛才算是名正言順的府主，但有時候如雷彰這些閣主，在匯報的時候還是習慣性的先找姜青娥。

所以如果姜青娥真的出了什麼事情，那對於洛嵐府的士氣必然會是重挫。

而在接下來的兩天趕路中，李洛雖然知曉隊伍中氣氛壓抑，但也實在無暇顧及，他所有的時間，都陪在姜青娥的身邊。

...

夜色如幕，繁星點綴其中，一幅星河燦爛之景。

洛嵐府的車隊猶如長龍一般，燈火亮起，一座座的營帳迅速的升起，如同一朵朵小白傘般，散落在這片樹林中。

李洛與姜青娥則是並肩站在一座山峰上，低頭望著下方一簇簇點燃的篝火，隱約有人聲傳來。「你是洛嵐府的主心骨，你這兩天太顧著我了，也應該多安撫一下他們，洛嵐府遷移，人心正是動搖的時候，你這個府主可不能再像以往那般的隨意了。」姜

青娥纖細玉手將一縷被夜風吹拂開來的髮絲捋起，然後衝著李洛露出一抹笑顏。月光下的姜青娥，顯得更是絕美出塵，那如瓷器般的容顏，流轉著如玉一般的光澤，身後的短披在微風的吹拂下，輕輕飄動，月光覆蓋在那修長玲瓏的嬌軀

上，仿佛是每一縷曲線，都是散發著完美的味道。

「你都這樣了，我哪有心情理會其他人。」

李洛嘆了一聲，道：「洛嵐府再重要，也比不過你一絲一毫。」

「不要這樣頹喪，車到山前必有路，這不是還有三個月時間嗎？」姜青娥倒是看得很開，反而勸慰道。

「你說得倒是輕巧！」李洛聲音都變重了起來，旋即瞪著姜青娥，怒道：「我以後不會再給你這種機會了，下次讓我先來，這次我就應該先用第二次天王令，把那沈狗剩下的三座封

侯臺也打碎！」

他這兩天心中滿是悔意，當時真不應該讓姜青娥出手。

「那還是不行的，如果你變成這樣，只有三個月可活...」

姜青娥想了想，然後搖著頭，露出一絲笑意：「我會瘋掉的。」

「我已經快瘋了，你這是自私。」李洛面無表情的看了一眼這個似乎還有些慶幸的女孩。

對於李洛的指責，姜青娥則是笑靨如花，雖然自身狀態很是特殊，而且每時每刻都在燃燒著生命力，但這兩天她臉頰上的笑容反而是變得更多了一點。「我這兩天一直在考慮你的問題，我想，如果不出意外的話，我應該會同意韻姑姑，跟她去天元神州，而我會帶著你，那內神州強者無數，總有能夠解決你這

問題的辦法。」李洛嘆了一口氣，說道。

雖然離開大夏，離開洛嵐府很是不舍，但沒辦法，姜青娥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

姜青娥眸光微動，道：「那洛嵐府怎麼辦？我們都離開的話，恐怕它很難再壯大。」

「暫時讓蔡薇姐管著吧，也不指望它能夠壯大多少，只要能夠保住名號就行，而且我們未來又不是不回來。」李洛說道。對於李洛的決定，姜青娥倒是並未反對，大夏經此之變，將會變得頗為的混亂，從某種意義來說，如果李洛想要追逐更高的層次，或許的確是需要一個修煉

資源更豐富的地方。

而內神州，無疑是這天地間的修行聖地，東域神州與天元神州這種內神州相比起來，當真就是窮鄉僻壤般的所在。

姜青娥可不會忘記，李洛自身還有著一個壽命期限，那就是五年封侯。

準確的說，已經只剩下四年了...而李洛現在是煞宮境，距離封侯境，可是還有著好幾個層次的差距，所以四年時間，也算是緊迫了。

去了內神州，想來有那李天王一脈做支持，李洛的封侯之路也會更為順利一些。

「現在看起來，咱們還真是同病相憐了，一個只能堅持三個月，一個只有四年可活，好一對苦命小鴛鴦。」姜青娥有些自嘲的說道。

「的確太苦了，所以我需要一點甜來撫慰心靈，不然我感覺我快撐不住了。」李洛點點頭，平靜的說道。

姜青娥一怔，有點沒反應過來，不過還不待她問出來，就見到李洛突然伸手，一把抓住她的右手，然後猛的一用勁。

姜青娥就在還有些茫然的情緒中，直接被李洛一把拉進了懷中。「青娥姐，我的心情很悲痛，需要一點糖。」李洛望著那近在咫尺，在月光下顯得愈發出塵絕世的精緻臉頰，然後也不給她回神的時間，直接就微微低頭，嘴唇帶

著一些粗重滾燙之意，含住了姜青娥微微翹起的紅潤小嘴。

姜青娥嬌軀瞬間僵硬，下一刻，她那如白玉般的耳垂上，有著緋紅之色湧了上來。

她沒想到李洛這一次如此的野蠻以及大膽。

竟然敢直接偷襲她。

唇邊傳來的滾燙熾熱，讓得她的心跳也是砰然加快。

她深邃清澈的金色眼眸中，還倒映著李洛那俊逸的臉龐，後者也是睜著眼睛，四目相對，姜青娥看見了李洛眼瞳深處流動的一些情緒。

那是惶恐與不安。

他在害怕。

害怕三個月內他無法找到解決她光明心燃燒的辦法。

雖然這兩天他表面上顯得還算是穩定，可此時姜青娥才明白，他的內心深處，一直都是處於何等的恐懼狀態中。

這種恐懼，即便是此前府祭，那攝政王襲來時，他都未曾有過。

由此可見，她這一次，究竟將他嚇到了什麼地步。

姜青娥的心中，在此時有濃烈的心疼之意湧現了出來，然後她抬起纖細手掌。

而瞧得她抬手，李洛身體一抖，條件反射般的趕緊收嘴後退，同時捂住臉龐，叫嚷道：「別打臉！」

姜青娥一怔，旋即臉頰上浮現出一抹好笑又好氣的神色，而後聲音冷淡的道：「你剛才不是很膽大的嗎？怎麼又怕挨打了？」

李洛露出尷尬的笑容，剛才的確是一時間心中諸多複雜情緒湧動，而後衝動上腦，差點忘記此時姜青娥的狀態，恐怕真是能夠一巴掌將他給呼死。

不過...這麼多年了，今天夜裡竟然真的一親芳澤了，李洛想想，就算挨一頓打，其實也不虧啊。

李洛的目光，又是不由自主的看向了姜青娥紅潤小嘴，喉嚨滾動了一下，先前太過的短暫，但那味道卻仿佛是瓊漿玉露一般，令人回味悠長。

察覺到李洛的視線，姜青娥眸子中掠過一抹澀意，但素來颯爽凌厲的她卻不想將這種小女兒模樣露出來，反而是板著臉道：「李洛，我該怎麼收拾你？」

李洛此時也無所謂了，這個代價很值，所以他很光棍的道：「要打就打吧！」

姜青娥輕哼一聲，也不客氣，纖細玉手直接抓住李洛的衣領，然後一用力。

李洛就錯愕的感覺到身體被扯得向前走了一步，下一刻，熟悉的幽香鑽入鼻中，只見得姜青娥腳尖微踮。

李洛的嘴唇處，傳來了嬌嫩溫涼的觸感。

有玉微涼，是為瓔琅。李洛瞳孔瞬間放大，如此距離，他甚至能夠看見姜青娥那雪白肌膚上綻放出來的羞澀紅潤，但她就是這般的性格，即便內心害羞，可行事還是這般的颯爽凌厲，

完全不願被李洛掌握主動。

狂喜如風暴在李洛的心中席捲開來。

然後他再沒有半點的猶豫，直接伸出雙臂緊緊的攬住玉人纖細腰肢，以一種粗暴之意，回應著那一份含著羞澀的主動。

漫天繁星下，這一幕美得驚心動魄。

山腳下，牛彪彪，郗嬋，蔡薇等諸多洛嵐府的人也是有所察覺的抬起頭，望著那山峰上貼合在一起的兩道修長身影，皆是忍不住的露出一抹笑意來。

這般意境，真是甜得讓人不忍心將其破壞。

不過，破壞者最終還是不期而至。

兩道流光此時自遠處破空而來，直接出現在了山峰上空。

李洛自然也是有所察覺，當即只能戀戀不捨的鬆了嘴，而姜青娥則是紅著臉，喘著氣的將臉埋在李洛胸口上。

李洛抬起頭，望著天空上的兩道人影，有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天空上的兩人，一人正是前兩天才分別過的素心副院長，而另外一位，則是讓得李洛稍微有點意外，那也是一名有著金色長髮，成熟風情的女子，李洛見過她，

她是學府淬相院的院長，凌照影。

此時，這位凌照影院長笑眯眯的望著兩人，道：「看來我們來的有些不是時候。」

李洛聞言，頓時煞有其事的點點頭表示認同。

素心副院長則是沒好氣的一笑，然後說道：「你覺得你這點溫存重要，還是救姜青娥的命更重要？」

李洛聽到此話，心頭頓時一震，瞳孔也是在此時驟然放大。繼而有無邊狂喜如潮水般的湧現了出來。

第七百二十五章聖光古學府

最新章節！

洛嵐府營地的一座帳篷中。

李洛先是將專程而來的素心副院長與凌照影院長請進，然後又是找來了牛彪彪，李柔韻，郗嬋三位如今坐鎮洛嵐府車隊的最強者。

「素心副院長，您先前所說，青娥姐光明心燃燒的問題，難道是有解決的辦法嗎？」眾人到齊，李洛就再也忍耐不住，然後急忙詢問。

營帳內眾人也是驚訝的看向素心副院長。

迎著眾人的目光，素心副院長先是點點頭，然後又是搖頭，道：「的確是有了一些辦法，只不過不是我，而是凌院長。」

她指了指身旁的金髮美婦。「她前兩個月為了去搜集一些製作靈水奇光的材料，所以離開了大夏，之前學府遭難，也是我給她發了消息，她這才急匆匆的趕回來，然後我將姜青娥的事情

告訴了她，她這邊則是有一些建議。」「凌院長，真的嗎？」李洛驚喜無比，其實對於學府的很多人來說，凌照影在學府內存在感不算太強，甚至，她還有點神秘，因為她只是掛著淬相院院長的頭

銜，平日裡也不太管事，更多的還是投身於靈水奇光的研製中。

但據說，這位凌院長，可是龐千源院長花盡了心思才請來的。這也正常，凌院長雖然從未出手顯露過實力，但光是她那八品淬相師的身份，就足以讓得她傲視整個大夏靈水奇光界，而能夠煉製八品靈水奇光的淬相師，

李洛相信，恐怕這位凌院長前往了內神州，都能夠輕鬆的混得風生水起。望著李洛期盼的目光，凌照影笑了笑，然後感嘆一聲，道：「沒想到不過只是離開兩個月而已，學府以及大夏卻是發生了這種劇變，龐千源這老傢伙，這次可

真是失算了。」

縱觀整個聖玄星學府，能把龐千源直接叫做老傢伙的，恐怕也就她一人了。而後凌照影看向李洛身旁的姜青娥，有些愛惜的道：「捨得燃燒九品光明心，青娥，你真是我這麼多年所見到的第一人，我聽到素心副院長告訴我這事的時候

，可真的滿是心痛。」

姜青娥輕輕抿嘴，道：「凌院長，李洛在我心中是比九品光明心還要值得重視的，所以我並不覺得後悔。」

李洛撓了撓臉龐，饒是他臉皮夠厚，也被姜青娥這當眾的大膽言語搞得臉皮微微發燙。

「敢愛敢恨，真是讓人愛煞了。」凌照影則是對姜青娥極其的欣賞，眼中的喜愛不加掩飾。

「凌院長...」李洛眼巴巴的看著，眼中滿是催促之意，他這裡還等著能夠救姜青娥的辦法呢。

凌照影也不在意，道：「我自己肯定是沒能力幫青娥解決光明心燃燒的問題了，但是我知道有個地方，一定可以。」

「什麼地方？」李洛立即問道。

「聖光古學府。」凌照影也不賣關子，而是直接說道。

「聖光古學府？」

這個名字一出，帳篷內的眾人眼神皆是一凝。

「是中央神州的那座聖光古學府？」李柔韻說道。素心副院長點點頭，看著李洛，姜青娥說道：「聖光古學府乃是整個世界上最高級的學府之一，同時它也是學府聯盟的創始者之一，它所擁有的底蘊，絕非你

們所能想像。」「而且聖光古學府擁有著規模最為龐大的光明系，這是他們的招牌，其實從某種意義來說，青娥的確非常適合那裡，雖說聖光古學府內也是天驕如雲，但我相

信，以青娥的天資，即便是在那種地方，也能夠綻放出光彩。」凌照影也是說道：「聖光古學府擁有一座玄妙的「光明池」，據說所有高級相力樹的種子，都要在「光明池」中淬鍊過，最終才能夠順利的存活下來，而那座光

明池，就是救青娥的法子。」

「光明池...」

李洛喃喃自語，旋即他的眼中有著濃烈的期盼升騰起來。雖說他有帶著姜青娥前往李天王一脈的打算，但對於接下來是否真的能夠在三個月內找到解決的辦法其實依舊沒有把握，而如今凌照影帶來了確切的辦法，

這當然是一件令人驚喜的事情。

他看向李柔韻，想要從她那裡獲得一些確切的信息，後者畢竟也是出自內神州，雖然與中央神州並非一處，但諸多信息的獲取，遠比他更容易一些。見到李洛的目光，李柔韻微微沉吟，然後道：「聖光古學府的確有一座「光明池」，不過聽說那裡是其學府禁地，一般不會輕易開啟，我曾聽說以前有一位身

懷光明相的九品侯，因為一些緣故，想要借用「光明池」，但最終都被聖光古學府給拒了。」

她言下之意，是想要確定，姜青娥如果去了聖光古學府，真的能夠被允許使用「光明池」嗎？「一般人的確不太可能讓聖光古學府將「光明池」開啟，因為需要滿足條件者，才能夠做到，這是聖光古學府的規矩，即便是王級強者，也不可能讓他們更改

。」凌照影說道。

「什麼條件？」李洛有些忐忑，連九品侯都無法滿足的條件，那會是何等的苛刻？

「這條件說簡單也簡單，但說難的話，的確會讓很多人都束手無策。」

凌照影笑了笑，道：「但正巧的是，對於你們來說，似乎算是前者。」

李洛與姜青娥聞言皆是有些驚疑，然後他們就見到凌照影伸出一根手指，道：「想要讓聖光古學府開啟「光明池」，需要自身獲得一枚神樹紫徽。」

李洛一怔，旋即眼中就有驚喜之色湧動起來，怪不得說對他們而言比較簡單，因為神樹紫徽，他與姜青娥在聖杯戰上，剛好各自得到了一枚！而這個條件，從某種意義來說，也的確算是苛刻，畢竟神樹紫徽獲得難度，相當之高，縱觀整個東域神州，這一次的聖杯戰上，也就只有他與姜青娥拿到了

。「雖然我們的聖杯戰只是東域神州的範圍，但畢竟也算是學府聯盟設定的比試，青娥同學此前按照規則獲得了神樹紫徽，這也就代表她獲得了古學府的認可。

」素心副院長也是在此時微微一笑，說道。

「有這一枚神樹紫徽，青娥同學就算是滿足了聖光古學府的條件。」凌照影也是點頭，道：「除此之外，還有個附加條件，那就是使用光明池的人，必須擁有聖光古學府學員的身份，這個倒是還算簡單，我的意思是讓青娥你隨

我前往中央神州，我會舉薦你，加入聖光古學府。」

「而以你的天賦，想來聖光古學府也會欣然同意，甚至，你說不定能夠直接進入「天星院」修行。」

姜青娥有些疑惑：「天星院？」「在我們聖玄星學府，不是有一到四星院的分級嗎？而古學府的等級比聖學府更高，所以在那四星院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級別，這個院被稱為「天星院」，

能夠進入這個院的學員，無一不是同輩中的佼佼者，若是誇張點說，這些人，皆是有封侯的可能。」凌照影笑道。

李洛與姜青娥微微動容，這就是古學府與聖學府之間的差距嗎？光是這個所謂的「天星院」，各大聖學府就絕非有創建的底蘊。

旋即李洛又是激動起來，道：「多謝凌院長，如果聖光古學府的「光明池」真能解決青娥姐光明心的燃燒問題，我們願意前往！」

一旁的李柔韻聞言，頓時一急，這孩子不是說了要跟她回族內嗎，怎麼一下子又要跑去中央神州的聖光古學府去了。

凌照影則是歉然一笑，然後衝著李洛搖搖頭。

「李洛，我只能帶青娥去聖光古學府，因為我只有一個舉薦名額...」李洛臉龐上的激動神色，頓時一點點的僵硬了下來。

第七百二十六章選擇

最新章節！

「凌院長，你這話什麼意思...難道我要讓青娥姐一個人前往那聖光古學府？」李洛瞪大著眼睛，面色有些不太好看，這個結果，可不在他的意料之中，所以他連連搖頭，道：「不行，凌院長，我不會讓青娥姐一個人去那裡的，我不放心

！」「而且凌院長，難道進那聖光古學府就一定要舉薦人嗎？雖說那內神州天驕無數，但我覺得以我的天賦，不敢說絕世無雙，可要進個古學府，應該還是夠資格

的吧？」

李洛滿臉的不甘心，他好歹也算是神樹紫徽的擁有者，雖說或許東域神州的聖杯戰在那古學府的眼中還有些欠缺火候，但無論如何，也不能如此的忽視吧？

再說，他身為三相者，不論是從天資還是珍稀程度來說，應該也不弱於九品相吧？

難道那古學府門檻就能高到連三相者都拒之門外的地步了？「你的三相，素心副院長已經和我說了，這的確是很厲害的天資，說句實話，這即便是放在內神州的古學府內，也定然算是一流的天驕，所以如果是正常選拔

流程的話，你定然是能夠進去的。」

凌照影無奈的一笑，道：「但你現在算是中途入學，那就得需要舉薦人了，這是古學府的規矩，無法更改。」

李洛一滯，有點憋悶，我這堂堂三相，難道還不值得那聖光古學府給我破個例嗎！不過轉念一想，那聖光古學府可是學府聯盟創始者之一，以其底蘊，不知見過多少妖孽天驕，三相固然稀罕，但未必能令這般龐然大物破例而為，畢竟類似

這樣古老的超級勢力，更多還是講究規則二字，想要讓他們打破陳規，那所需要的力量，恐怕也不是現在的他能夠達到的。

「那我不進聖光古學府總行了吧，我去學府外面賺錢養青娥姐！」李洛說道。

凌照影哭笑不得，一旁的李柔韻則是趕緊搖頭，道：「不行，李洛你這樣會耽擱自己的修煉！你這般年齡，正是勇猛精進的時刻，絕不能荒廢耽擱了！」連姜青娥也是認真的說道：「李洛，你自身的問題也不可忽視，如果你真去那聖光古學府，卻又無法進入其中修行，那就會浪費你最為寶貴的時間，如果是這

樣的話，這聖光古學府我也沒必要去了。」

「正好我也不願與你分開，那我還是與你去天元神州吧，那邊同樣是內神州，未必就沒有解決這光明心燃燒的法子。」李洛聞言，卻又是沉默了下來，姜青娥已經只剩下三個月的時間了，這個時間緊迫得讓人難以呼吸，而天元神州那邊一切都充滿著不確定性，他甚至不知道

應該如何去找尋解決光明心燃燒的辦法，如果到時候真的沒有在規定時間內找尋到的話，那他將會付出難以接受的代價。

他將會眼睜睜的看著姜青娥香消玉殞。「李洛，天元神州那邊雖然也是內神州，但現在你沒有去試錯的時間了，為了姜青娥的性命著想，你必須做一些決定。」凌照影神色也是變得凝重起來，道：

「我知曉你們這對小情侶如今正是如膠似漆的時候，但你也要分得清楚輕重，究竟是暫時的分離好接受一點，還是真正的天人兩隔？」素心副院長也是勸道：「李洛，聖光古學府乃是人族的修行聖地之一，那裡絕對能讓你放心，青娥去了那裡，不僅能夠解決光明心燃燒的問題，還能夠藉助那

裡的資源加速修行，以她的天賦，恐怕不出兩年，就能封侯。」

眾人皆是沒有再說話，而是盯著神色掙扎的李洛。

後者神色變幻了片刻，最終頹然的一嘆，道：「凌院長，青娥姐到了聖光古學府，真的能夠徹底解決光明心燃燒的問題嗎？」凌照影點點頭，道：「以「光明池」的神異，自然是能夠澆滅光明心，而且這種澆滅是最溫和的，這是有過先例的，畢竟古往今來，燃燒過九品光明心的人雖

然少，但也並非就姜青娥一人。」「不過我也得說清楚，光明池只能將她這燃燒的光明心澆滅，解決她的性命危機，但光明心燃燒這麼久，對於其自身定然是有一些損傷的，所以想要徹底恢復，並且消除後遺症，還需要一些後續的治療，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需要能量強度達到王級程度的光明奇材，只有這種級別的天材地寶，才能徹底讓她完好如初

。」

「能量強度達到王級程度的光明奇材？」李洛眉頭微皺，這種級別的天材地寶可不簡單，縱觀整個大夏，怕是十數年都很難出現一次，因為這種級別的奇材對於諸多封侯強者也是大有裨益，一旦出

現，連封侯強者都會生出貪婪渴望。

「我記得在我們族內的寶庫中有一株「九紋聖心蓮」，這是老祖當年帶回來的奇寶，完全符合這位凌院長所說。」這個時候，李柔韻趕緊插嘴，然後她衝著李洛建議道：「我覺得你們完全可以分頭行動，青娥去聖光古學府解決光明心燃燒的問題，李洛你回族內，想辦法將

那一株「九紋聖心蓮」取到手，然後再給青娥解決一切的後遺症，這不是挺好嗎？」她可是真的擔心李洛一時上頭，不捨得分離，執意要去聖光古學府外面枯等著，那她這裡可真是沒辦法回去交差了，所以她絞盡腦汁的想出理由要讓李洛跟

她走。

李洛聞言，倒是略微的有些意動，然後他狐疑的道：「韻姑姑，你可別騙我？」

李柔韻笑道：「放心，我所言絕對屬實，如果到時候族內寶庫沒有此物，你指著我鼻子罵我都不還口。」

李洛苦笑著嘆了一口氣，她都說到這地步了，他又能怎麼說。

「那我到時候拿到「九紋聖心蓮」後，要直接送去聖光古學府嗎？這一來一回，會耽擱青娥姐的恢復時間嗎？」他問道。「倒不必如此的麻煩，天元神州上也有一座古學府，而這些古學府的原始相力樹之間皆是有著特殊的聯繫，你可以藉助此物，直接將那九紋聖心蓮跨越遙遠神

州，傳送到聖光古學府中，那邊會有人將物品轉送到目標人手中。」凌照影說道。

李洛默然。

「那你們做好決定了嗎？此事可不能拖延。」凌照影又是問道。

素心副院長則是擺了擺手，示意她不必再問，然後拉著她徑直走出帳篷，其他人見狀，也是陸續的退了出去，給李洛與姜青娥留下了獨處的空間。

隨著眾人退出去，李洛則是衝著姜青娥苦笑道：「青娥姐，你怎麼想？」姜青娥輕笑道：「我當然是想跟你在一起，那李天王一脈雖然是你的父族，但其太過的龐大，其中必然會有諸多爭端，而沒有我看著的話，我也擔心你在那裡

受到欺負。」

「還把我當小孩子看呢？」李洛生氣了，抓住姜青娥嬌嫩玉手。

姜青娥則是凝視著李洛那俊逸的臉龐，金色眸子中帶著濃濃的眷戀，然後她主動的上前一步，與他相擁在了一起。「李洛，如果你真的在那李天王一脈裡面受到了欺負，往後要告訴我，我幫你全部都討回來。」姜青娥將臉頰靠在李洛的肩膀處，小鳥依人的舉動，卻是吐露

著異常霸道的言語。

李洛哭笑不得，道：「你這是不是搞反了啊。」

不是應該他來說如果你在那聖光古學府受到了欺負，以後我去踏平他們嗎？

不過，從姜青娥的言語中，李洛已經聽出了她的選擇。

於是，他伸出手臂，緊緊的環住了姜青娥纖細柔韌的腰肢，低頭將臉埋在她那柔順的長髮之中，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仿佛是要將這一縷熟悉的幽香，銘刻在心中一般。

姜青娥突然輕笑一聲，道：「李洛，想要和我打個賭嗎？」

「什麼？」

李洛微微抬頭，側臉看著姜青娥，後者金色眸子帶著笑意的注視著他。

「賭我們誰先封侯。」姜青娥紅唇微彎。

李洛嘟囔道：「這也太不公平了，你都已經領先我這麼多...我根本就沒有勝算。」

姜青娥瑩白的肌膚仿佛是流轉著光澤，她貝齒輕咬著紅唇，金色眸子中竟是罕見的有一些明媚之意在流轉，而後她在李洛耳邊輕輕的道。

「雖然不太公平，但是獎勵卻非常的豐厚，你確定，不搏一搏嗎？」細微的溼熱之氣，在李洛的耳邊流動，而那輕柔的聲音中所蘊含的某些深意，讓得李洛瞬間明白了一些什麼，然後他就忍不住的狂咽了兩口唾沫，目光死死

的盯著姜青娥那仿佛變得紅潤了一點的晶瑩耳垂，呼吸都變得粗重了起來。

賠率高到這種地步，再冷靜的人，都不可能拒絕。

「幹了！」他重重的說道。

第七百二十七章退婚

最新章節！

第七百二十七章退婚

姜青娥離開的時間定在了兩天後。

這說明她甚至都無法跟隨洛嵐府的隊伍回到南風城，但所有人都知道這是沒辦法的事，因為姜青娥的時間太過的緊迫，她那燃燒的光明心時刻都在消耗她的生命力，多拖一日，她的光明心問題也就會變得更為的嚴重。

所以在確定了聖光古學府能夠解決光明心燃燒的問題後，李洛雖然心中萬分的不舍，但依舊決定讓姜青娥儘快的啟程。

...

寬敞的大道上，洛嵐府綿長的車隊不見頭尾。

隨著逐漸遠離大夏城，這裡的天地再度恢復了曾經的祥和，寧靜，天地間沒有絲毫惡念之氣的汙染，連陽光都是再度變得溫暖起來。

只不過雖然惡念之氣帶來的影響已經消除，但洛嵐府這龐大的車隊中，氣氛卻依舊是有些沉悶，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作為洛嵐府頂梁柱的姜青娥將於兩日後離開大夏，前往那遙遠得不可計量的內神州。

姜青娥的離去，無疑是讓得洛嵐府士氣受到了不小的影響，畢竟她在洛嵐府中的個人魅力太過的強烈，這一點甚至連李洛都有些比不上。

是她在洛嵐府最為風雨飄搖的時候，以一己之力，硬生生的將混亂與分裂止住，而那時候，她才剛進入聖玄星學府修行沒多久，她的實力與人格魅力，在這幾年中，已經深入到了每一個洛嵐府人的心中。

在她的身上，所有人都是見到了澹臺嵐的影子。

但他們也都明白，姜青娥之前為了逼退沈金霄，已是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如果她不離去，那麼很快她就會香消玉殞，相對於後者，他們自然還是寧願姜青娥前往古學府。

他們相信，只要姜青娥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以她的天賦，不論是在什麼地方，都將會璀璨耀眼。

車隊的一輛寬大車輦內。

李洛與姜青娥對坐於茶几的兩側，車窗大開，兩側的密林在日光照耀下，將樹蔭也是伸延了進來。

姜青娥的神色略微有些慵懶，這种放松的神態以前很少出現在她的身上，但或許因為自身狀態的緣故，她這幾日反而是顯得愈發的輕鬆。

李洛的目光，就一直盯著眼前這張絕美的神女之顏，雖然已經看了十多年了，但他卻覺得怎麼看都看不厭，沒辦法，真的是太美了，那精緻的五官猶如是上蒼費盡心血雕琢出來的一般，一顰一笑間，都是散發著無窮的魅力。

「大家的士氣很低落呢，這還是沒把你也會離開的消息放出去...」姜青娥撥弄著茶杯，有些無奈的說道。

可以想像，到時候一旦李洛也會離去挺長一段時間的消息放出，對這洛嵐府士氣會有多大的影響。

甚至，一個不慎恐怕都要直接解散了。

畢竟兩個頂梁柱都走了，這洛嵐府，真的就有點人心渙散。

不過李洛沒回答，目光還游離在姜青娥的臉頰上，時不時的在那紅唇上停一停，似是在回味著什麼。

感覺到李洛越來越肆無忌憚的目光，姜青娥慵懶的神色一收，頓時眼神就恢復了以往的淡然以及凌厲，淡淡的掃了李洛一眼，眼中充滿警告。

李洛這才戀戀不捨的將目光收回來，道：「沒辦法，終歸需要公布的，影響肯定是有的，不過好在如今大夏局勢劇變，那極炎府，金雀府都是隨著攝政王退往北部，往後也沒機會再針對洛嵐府，所以短期來說，洛嵐府並沒有什麼外敵，從生存環境看，反而比以前更好了。」

「有蔡薇姐，靈卿姐在，洛嵐府雖然無法擴張，但想來守成是足夠的，而且還有郗嬋導師幫忙坐鎮，倒也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

李洛說著，又是嘆了一口氣，幽怨的道：「為什麼只有凌院長有舉薦人的資格？」

見到這傢伙還在糾結這個事情，姜青娥也是有些好笑，道：「因為凌院長以前是聖光古學府的導師，所以整個大夏，也就只有她有舉薦名額。」

不過看著李洛那無精打採的模樣，姜青娥有點無奈，於是伸出手來，道：「我這兩天就會和凌院長啟程了，南風城我應該是到不了了，所以我答應你的事情，或許可以現在完成。」

「什麼事啊？」李洛一時間沒回過神，這些天姜青娥的問題時刻糾纏他的心，他根本就沒心思想其他的。

姜青娥矜持的輕輕抬了抬尖俏如雪般的下巴，提醒道：「婚約。」

李洛瞬間坐直了身子，他盯著姜青娥看了幾秒，然後鄭重無比的從空間球中取出了一個精緻的盒子，打開盒子，一張淡黃色的紙張就映入到了兩人的視線之中。

紙張上，寫著清秀而略顯稚嫩的字跡。

姜青娥微笑的望著那淡黃紙張，眼中有懷念之色浮現出來，記憶深處有畫面浮現，當年那個小女孩握著筆，在燈火下認認真真的寫下了一張將自己給「賣」了出去的婚約。

其實這紙婚約並沒有任何的約束性，也不會真的有人將這種小女孩寫的東西當真，但是...偏偏就姜青娥認真了。

「老爹可真是討厭啊，當初此事，他被老娘錘了三天，那慘叫聲整個洛嵐府都聽見了。」李洛望著這紙婚約，忍不住的感嘆了一聲。

那一次，其實澹臺嵐真的是很生氣，雖然老爹只是酒後隨便的言語，但姜青娥的性格有時候就是這麼的認死理，她一旦認真起來，誰都拉不回來。

所以那幾天的澹臺嵐走路都帶著火，整個洛嵐府除了姜青娥還小大人一樣的去安慰她之外，沒人敢出現在她周邊，包括李洛自己。

姜青娥唇角含著異常溫柔的笑容，她輕聲道：「我很喜歡這個家，所以我對此並不抗拒。」

「青娥姐，你不抗拒是一回事，是否真心喜歡又是一回事。」李洛認真的說道。

姜青娥眼波流轉，似笑非笑的道：「那你覺得我現在真心喜歡嗎？」

李洛想了想，道：「反正我是真心喜歡。」

「什麼時候喜歡的？」姜青娥金色的眸子中泛著明媚的色彩，同時她的言語也很大膽，並沒有多少的害羞。

「可能是從小時候你打我的第一頓開始吧。」李洛笑道。

「原來是個受虐狂。」姜青娥訝異的說道。

李洛翻了個白眼，突然問道：「不過說起來，似乎從未聽老爹老娘提及過青娥姐你的身世問題。」

他記得當年李太玄與澹臺嵐外出帶回姜青娥時，後者約莫四五歲的樣子，但有關於她的身世，她出自何方，父母是哪裡人，似乎都從未說過。

姜青娥聞言怔了一下，也是沉默了一會，道：「我沒有任何這方面的記憶。」

她柳眉微蹙，喃喃道：「我的記憶，似乎是從見到師父，師娘的第一面開始的...在那之前的記憶，全是黑暗。」

李洛也是皺起眉頭，這麼奇怪的嗎？看來青娥姐這身世問題也是有些奇特，而且他還記得此前見到澹臺嵐的留影時，她說他們母子對青娥有所虧欠？這又是何意？

心中想著，卻是毫無頭緒，最終他只能搖了搖頭。

然後他將心神拉了回來，取出那紙婚約，將其推了過去。

「青娥姐，這份婚約我可退給你了。」他顯得很鄭重，仿佛是完成了某種儀式。

姜青娥纖細玉指輕輕按著婚約，眸光掃了一眼，唇角微翹，道：「李洛，那麼從現在開始，我們之間，可就沒有其他的關係了哦。」

她言語有些漫不經心：「還記得一年前我回南風城的那一次麼，那時候你第一次和我提退婚，我可是說過，婚約退了，以後說不定想要都沒了呢。」

她金色眸子中的戲謔之色愈發濃鬱，然後注視著裝作鎮定的李洛。

「李洛，你現在...慌不慌？」

第七百二十八章分離

最新章節！

慌不慌之類的，李洛是絕對不會承認的，自己放的話，打碎牙齒帶著血都得往肚子裡面吞。

只不過，當約定時間到來，傍晚時分，凌照影來接人的時候，李洛望著孑然一身的姜青娥，心頭還是不可避免的顫動了一下。

此時天邊有夕陽斜落，晚霞如火般的懸掛天際。洛嵐府的車隊停了下來，所有人都是望著車隊右側的方向，那裡有一道修長的倩影亭亭玉立，晚風吹拂而來，將她的髮絲吹動，身後那湛藍色的短披風隨之

輕揚。

在李太玄，澹臺嵐離開的這些年，這道絕美的身影曾經是洛嵐府中無數人的精神支柱。是她力挽狂瀾，將瀕臨崩塌的洛嵐府縫合了起來，這才為李洛支撐了足夠的時間，如果沒有姜青娥，恐怕洛嵐府在李洛還處於空相的那個階段時，就已經四

分五裂了。

雷彰緊握長槍，面色肅然，低沉的喝道：「諸位，恭送少主母！」

手中長槍，猛然跺地。

與此同時，洛嵐府的所有護衛，皆是以槍跺地，發出了整齊低沉的聲音。

「恭送少主母！」他們對著姜青娥投去尊敬的目光，低吼聲響徹而起。姜青娥金色眸子掃過眾人，精緻絕美的臉蛋上浮現出一抹柔和的笑容，微風自這片平原大道上吹拂而過，也帶來了她那清澈的嗓音：「洛嵐府的諸位，這世界

雖然很大，但在我的心中，只有洛嵐府才是我的家。」「所以，此去經年，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是否有那繁花迷人眼，但未來，我一定會回來，所以也希望諸位幫我守著洛嵐府這一份小小家業，青娥在此，

感激不盡。」

她微微垂首。

所有人皆是以拳捶胸，發出了整齊聲響。

姜青娥微微一笑，先是走向眼眶通紅的蔡薇以及顏靈卿，伸出手來與她們皆是擁抱了一下，輕聲道：「洛嵐府以後就得交給你們一段時間了，真是辛苦了。」

蔡薇桃花般的美眸中蕩漾著水汽，她強忍著淚水不掉下來，道：「青娥，你可要早點回來啊。」顏靈卿也是因為離別而滿臉傷心，她很捨不得姜青娥的離去，但也明白姜青娥是非走不可，於是只能忍著內心的悲傷道：「青娥你放心吧，我會壯大溪陽屋的

！」姜青娥輕輕拍了拍她們的後背，將她們的情緒安撫下來，其實她也不想離開洛嵐府，正如她所說，不管外面的世界是何等的精彩紛呈，可她更想的，是守護

洛嵐府這個小家。

她喜歡那個承載了她所有記憶的洛嵐府。

可是，她如今的情況，也必須去解決。她不懼怕死亡，但她擔心自己出了什麼事情後，李洛會傷心絕望，在那種情況下，也會對他的修行造成影響，而李洛只有四年壽命了，這一旦有所影響，說

不定會讓得他無法完成這四年封侯之願。

安撫了蔡薇，顏靈卿後，姜青娥眸光一轉，就走向一旁一直盯著她看的李洛。

姜青娥於李洛身前站定，女孩嬌軀修長而苗條，臉頰如白瓷，在晚霞的照射下顯得有些紅潤，那金色深邃的眸子，倒映著李洛憂愁的俊逸臉龐。

「魂不守舍的樣子，看來昨天的退婚對你影響很大。」姜青娥微笑著說道。而後她眨了眨濃密睫毛，道：「要不要求我？我可以讓你反悔一次，昨天我本來是打算重新給你寫一份婚約的，可惜你又拒絕了，還美其名曰這種婚約需要在

師父師娘的見證下。」

「你這點小心思...其實是想要跟師父師娘炫耀吧？想讓他們親眼看著，這份真正的婚約你可以靠自己來拿到。」

姜青娥唇角的笑容，似乎是有點玩味之意。

李洛臉龐一紅，振振有詞的道：「你懂什麼，這樣的大事當然是需要在父母的見證下才算是名正言順。」

姜青娥笑了笑，也不與他爭辯，其實這份婚約並不重要，那只是一個形式而已，重要的是雙方的心，所以她和李洛都不介意將它放到後面。「李洛，往後我不在你身邊的日子，你要努力修煉，今日的分離，其實也是因為我們都不夠強大，其實我有些自責，如果我夠強的話，我們也就不會被逼到這

個地步。」姜青娥輕聲道。

李洛嘆了一口氣，道：「如果你都要自責的話，那我真是直接撞死得了。」

「不過我覺得沒必要如此，我們還有時間，凡是不能殺死我們的磨難，都將會讓我們變得更加的強大。」他望著眼前女孩那宛如世間最美好的容顏，笑道：「等我們再回大夏的時候，這場恩怨，我們會一筆筆的找回來，不論是那沈金霄，還是攝政王，祝青火...他

們一個都跑不掉。」

姜青娥微微頷首，對此倒是頗為的認同。

然後她看了一眼不遠處等待的凌照影，上前一步，伸手與李洛擁抱在了一起，輕輕的道：「李洛，保重。」李洛攬著女孩的腰肢，嗅著她髮絲間的清香，似是要將這股味道深深的銘記在心中一般，他的內心，也是如潮水般的在湧動，最終這些情緒化為低語：「等著

我，我會儘快把那「九紋聖心蓮」給你送去。」

姜青娥輕輕頷首，然後在那眾目睽睽下，主動的踮起腳尖，在李洛唇邊輕輕一碰。

而後，她不再猶豫，雖然心中有著萬般的不舍，但她還是脫離了李洛的懷抱，邁開長腿，走向了凌照影。

李洛靜靜的立於原地，眼瞳中倒映著漫天晚霞，也倒映著那一道倩影。在那眾多充滿著不舍的目光中，姜青娥走到了凌照影身邊，後者衝著她露出溫和的笑容，然後周身有璀璨光明散發，光明將姜青娥的身影也是覆蓋了進去，

下一刻，那一道流光沖天而起，劃破晚霞，直往天邊而去。

李洛望著那遠去的流光，隱隱的，有一道在相力包裹下的聲音，若有若無的傳來。

「李洛，記住我們的賭約喲。」

她的聲音似是有些飄渺，又是帶著一種顛倒眾生般的魔女誘惑，輕輕的傳進李洛的耳中，讓得他那因為離別而惆悵的心境中泛起了劇烈的漣漪。

「呼。」

李洛重重的吐了一口氣，平復下翻湧的心。

而後他轉過頭，望著洛嵐府那龐大的車隊，這個洛嵐府的四人小家，如今已經有三人離去。看來，他也是到暫時離開的時候了。

第七百二十九章再回南風

最新章節！

姜青娥離開後，李洛獨自一人躺在洛嵐府的一輛裝滿各種器物的貨車上，靜靜的望著天空大半日時間。接下來的兩日，他都未曾於洛嵐府車隊中出現，每日的用餐則是蔡薇親自送到他所在的車廂內，不過對此所有人都很理解，畢竟姜青娥的離開即便是他們都

感到心情低落而沮喪，更何況李洛？

在這樣沉悶的氣氛下，洛嵐府龐大的車隊，終於抵達了南風城。當南風城的輪廓出現在視野可及的範圍時，洛嵐府車隊中所有人的精神都是為之一振，那股持續數日的低落氣氛，終於是在此時被衝淡了一些，許多人的神

色也隨之放鬆了不少。

而李洛，也終於是在此時自車廂中走了出來。

他同樣是在望著遠處那座城市，略微的有些恍惚，他猶自記得，一年之前，他自南風城離開，前往大夏城的場景。那時候的他，尚不過只是一個剛剛解決了空相問題沒多久的小小相師境，在所有人的眼中，都對他這位洛嵐府的少府主抱著質疑，這些質疑甚至也充斥於洛

嵐府內。

而這些質疑，在接下來的時間中，最終被那一次次的奇蹟所擊破。李洛進入大夏城，不僅力挽狂瀾，將溪陽屋壯大，為洛嵐府的穩定贏得了足夠的資金與時間，而且他在學府內也是聲名鵲起，甚至是獲得了聖杯戰一星院最

強學員的稱號，冠絕東域神州。

現在的他，也已是地煞將階。

他的名字，整個大夏無人不知。

離開南風城不到一年的時間，獲得如此變化的李洛，又是走回了這裡。

只不過這一來一回，卻是帶來了天變。

聖玄星學府被毀，作為大夏中樞的大夏城，更是被拋棄，無數人開始遷移，一場裹挾著死亡氣息的風暴，已經在大夏的疆域內席捲開來。

可以想像，在未來的幾年中，整個大夏都將會處於動蕩不安的局勢中。

呼。

心中思緒流轉，李洛輕輕的吐了一口氣，然後揮了揮手，吩咐道：「加快速度，準備進城。」

洛嵐府的眾人皆是應下，而後大部隊開始加速，車隊帶起煙塵，直往南風城而去。十數分鐘後，車隊接近城門口，此處人流絡繹不絕，沸騰不休，而無數道目光，也是在看向洛嵐府這龐大的陣仗，這段時間，大夏城那邊劇變的消息，已經

如風一般的傳遍了大夏疆域。

畢竟大夏城那邊遷移了無數人，這足以令得整個大夏震動。

暗窟被毀，惡念之氣開始擴散的噩耗消息，也同時被大夏人所知曉，這所帶來的恐慌氣氛幾乎是空前的。異類的消息，普通人清楚的並不多，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知道這是一種極為可怕的災難，異類過處，任何生機皆是被吞噬，想要在其中生存，更是不可能的事

情。

難道沒看見，連作為大夏中樞的大夏城現在都只能被忍痛放棄嗎？

如果未來那惡念之氣繼續擴散，或許整個大夏將沒有一片淨土。

李洛望著城門口的方向，突然揮手讓車隊停了下來，因為他在那裡見到了一條被隔開的區域，衛兵分開著人流，在其中，他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那是南風學府的院長，衛剎。

在衛院長的身旁，還有一道身影，看其衣袍，應該是如今天蜀郡的總督，而他的上一任，就是那位師總督。

李洛揮手讓車隊停下，然後躍下車駕，帶著洛嵐府一眾高層，走向了衛院長那邊。

「衛院長，一年不見，您老倒是愈發的有精神了。」隨著接近，李洛也是露出了笑容，對於衛剎這位南風學府的老院長，他心中一直抱著幾分的尊敬。「哈哈，我南風學府走出的麒麟子歸來，老夫當然得親自迎接。」衛剎老臉上同樣布滿著笑容，看向李洛的眼中充滿著欣慰，這一年中，他這邊因為李洛在聖

玄星學府中的成績，可是飽受好評讚揚。

如今南風學府不僅坐穩了天蜀郡第一學府的招牌，甚至連其他郡域裡面的學府，都是對他們望塵莫及。

畢竟，縱觀大夏諸多學府的歷史中，都從未出現過兩個獲得東域神州最強稱號的學員。

「如今你和青娥可是我南風學府的招牌，你們的影像立於學府最高處，無數學弟學妹都將你們視為崇拜對象。」衛剎笑呵呵的說道。李洛聞言倒是有點欣喜，總算是混到跟青娥姐相同的待遇了，想當初在南風學府時，每次他都只能眼巴巴的望著姜青娥那耀眼的影像，成為諸多仰慕視線中

的一個。

「李洛，這位是天蜀郡的新總督，趙總督。」衛剎又是介紹了一下身旁的中年男子。

李洛目光看去，那名頗有氣度的中年男子連忙拱手笑道：「總算是見到李洛府主了。」這位趙總督姿態放得頗低，因為他很清楚，如今的李洛，可不是一年前南風學府的空相少年了，現在的後者徹底掌握了洛嵐府，而且還與長公主關係頗深，

當然最重要的是，洛嵐府也不是那個風雨飄搖的洛嵐府了。

此前府祭之上，李太玄，澹臺嵐的分身出現，已經震懾了無數宵小。趙總督又是看了一眼李洛身後，牛彪彪，郗嬋，李柔韻，這三位皆是沒有說話，神色頗為的冷淡，並沒有與他們交談的意思，但從三人身上若有若無散發出

來的威壓來看，這三位，赫然都是封侯強者。

這令得趙總督心驚肉跳，這洛嵐府什麼時候，多了這麼多的封侯強者了？

對於這位趙總督的和煦，李洛也頗為的客氣，畢竟往後洛嵐府將會以南風城老宅為總部，所以與這位總督少不了打交道。

「李洛，現在大夏城那邊究竟是個什麼情況？」在寒暄了一會後，衛剎終於是眼露擔憂的問道。

趙總督也是凝神看來，顯然是極為的關注。「大夏城的變故，你們應該也收到了一些消息，聖玄星學府被毀，大夏城也因為惡念之氣的擴散只能被遺棄，長公主與攝政王出現分歧，從此以後，一南一北

。」

「素心副院長或許很快會來到南風城，我向她推薦了南風學府，如果合適的話，未來或許會以南風學府為基，改造成新的聖玄星學府。」李洛說道。衛剎聞言，頓時露出了激動之色，南風學府如果改造成了新的聖玄星學府，那可是真的升格了，雖說到時候他這個院長位置可能沒了，但這份殊榮，足以讓

得其他郡城的學府羨慕得眼珠子都掉下來。

而且，一旦改造了南風學府，聖玄星學府也定然不會虧待南風學府的學員，說不定還會額外放開一些入學名額給他們，這才是天大的賞賜。

「老夫先替南風學府所有學員謝謝你這位學長了。」衛剎笑得合不攏嘴。

李洛謙遜的搖搖頭，再度與兩人聊了一會，同時洛嵐府那龐大的車隊，也是在城門口無數的視線注視下，徐徐的開進了城中。

李洛站在南風城城門口，望著那因為歲月的侵蝕而顯得有些斑駁的高大城牆，有些唏噓的嘆了一口氣。

一年過去，兜兜轉轉，最終又回到了這裡。

只不過，他在這裡，也停留不了太久。等將洛嵐府這邊安定下來，那麼，也就到了他該離開的時候了。

第七百三十章與長公主的告別

最新章節！

洛嵐府總部遷回老宅，此事也是在南風城中引發了極大的震蕩，城內各方勢力皆是心有忐忑，畢竟對於他們而言，身為五大府之一的洛嵐府無疑是個龐然大物。

所以洛嵐府的回歸，將會徹底改變天蜀郡的格局。

很多本地勢力的首領，再度想起了當初洛嵐府於南風城初建時，那李太玄與澹臺嵐給他們帶來的那種沉重壓迫感。

雖說如今這兩人已經離開了洛嵐府，但洛嵐府依舊不可小覷，畢竟府祭上發生的那場大戰，早就傳遍了大夏。

而且最重要的是，李太玄與澹臺嵐，也都還活著。

這就代表著洛嵐府的底蘊尚在。

所以，當洛嵐府大部隊抵達南風城後，天蜀郡內各方的勢力，都是紛紛前來送禮慶賀，一時間，那此前門可羅雀的老宅門口，便是變得車流不息起來。

但李洛將這些接待的任務，都交給了蔡薇，畢竟往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洛嵐府將會完全的交到她的手中。

而當洛嵐府大部隊抵達南風城後的第三天，這座郡城變得更為沸騰起來，因為聖玄星學府的隊伍也開始陸陸續續的趕至。

與洛嵐府相比，聖玄星學府的名頭在這大夏，可謂是真正的顯赫尊榮。

無數大夏的年輕人都以進入聖玄星學府修行為榮。

而聖玄星學府的學員，在這大夏，也都是優秀，精銳的代名詞。

不過，這還並未結束，因為第四天的時候，一支來自大夏城王庭的軍隊，進駐了南風城，據說如今大夏的小王上以及長公主也在其中。

這一下，南風城的氣氛就真的推到了高潮。

可能連南風城本地的人都沒想到，有一天他們南風城竟然會在大夏如此的炙手可熱。

各方勢力都是激動的想要找到關係前往總督府拜見，但卻全部被拒之門外，於是他們只能遺憾的留下厚禮，表明他們所在勢力對小王上以及長公主的支持。

不過，當他們在求見失敗後，卻又是發現，有一輛王庭車輦在層層侍衛保護中自總督府中駛出，然後開往了洛嵐府老宅的方向。

然後他們就眼睜睜的見到，小王上與長公主在洛嵐府老宅外下了車，徑直進入了府中。

這一幕落在天蜀郡各方勢力眼中，也是不免內心有些震動，看來李洛與長公主間關係甚好的言論，並非是空穴來風。

...

洛嵐府老宅。

一座幽靜的湖心庭院中。

「王上與長公主殿下大駕光臨，我洛嵐府老宅可真的是蓬蓽生輝了。」李洛望著眼前的兩道身影，笑著說道。

今日的長公主身穿紫色宮裙，長發挽起，露出了修長白皙的脖頸，鳳目流轉間，顯得明媚動人，量身定製的宮裙包裹著玲瓏有致的嬌軀，將那驚心動魄的曲線也是完美的展現出來，尊貴雍容的氣質也是一覽無遺。

而長公主身邊的小王上，倒是讓得李洛稍微有些訝異，因為她不再是以往那副假小子模樣，雖然依舊是穿著中性化的衣衫，但她的容顏卻是顯得愈發的清麗，現在的她，似乎是不再遮掩身份，而是有了一些青澀少女模樣。

不過李洛記得，小王上的年齡應該不大，才不過十歲左右，可現在...卻是發育得頗具規模，大有其姐之風了。

長公主望著眼前身形挺拔，頭髮灰白，面龐卻是異常俊逸的少年，不說其他，光是這副模樣，就讓得人看上去心情就會好上一分，不過她也知道，現在的李洛，內心中恐怕並沒有表面上這樣的燦爛。

「李洛，青娥的事情，我很抱歉，當時沒有能夠給予你們援助。」長公主有些歉然的說道。

當時大夏城頗為混亂，攝政王一派試圖自王庭寶庫中取走諸多異寶，她這邊自然是只能傾盡全力的阻攔，最後雙方拉扯許久，方才完成了切割。

而當她這邊爭鬥結束後，就收到了洛嵐府遭遇沈金霄襲擊的消息。

再之後，也就知道了姜青娥燃燒光明心，最終於前幾日，被凌照影院長帶著遠走內神州，找尋解救之法。

李洛搖搖頭，嘆了一聲，道：「殿下不必自責，畢竟你那邊也有很多的麻煩，我原本以為準備已經足夠，但沒想到，還是小瞧了那沈金霄。」

「不過還好，青娥姐雖然有些麻煩，但應該能夠順利解決，只是代價是需要與她分離一些時間。」

長公主默默點頭，她知道這個問題會讓李洛情緒有些難受，所以也就不再多問。

一旁的宮景曜，則是在兩人說話時，偷偷的瞧著李洛，飄忽不定的眸光掃過後者那帶著一絲憂愁的俊逸面龐時，便是會趕緊的將目光轉移開。

不過她的偷偷打量，還是被李洛所察覺，當即笑道：「王上這邊，似乎是毒氣盡去了？」

說起這個毒氣，宮景曜小臉就忍不住的紅了起來，垂著頭，看著腳尖。

李洛一怔，旋即似是明白了什麼，也不由變得有點尷尬，以往為宮景曜治療的時候，她都是褪去了上衣，而李洛也是貼身為其化毒，當時雙方倒是都不覺得有什麼，可如今隨著宮景曜恢復了性別身份，這再想起來，自然就有些不對勁了。

長公主笑吟吟的望著這一幕，似是感覺有些有趣。

「咳。」

最終還是李洛輕咳一聲，神態恢復從容，道：「還得先恭喜王上，從此以後能夠擺脫束縛，恢復正常。」

宮景曜聲音輕細的道：「謝謝。」

在恢復了原本的性別後，她性格仿佛也是有所變化。

長公主也是接過話頭，問道：「李洛，聽說你...很快也會離開大夏了？」李洛點點頭，平靜的道：「我會前往內神州，此次離開，或許要幾年後才會歸來了。」

「聽聞你父母便是從內神州而來，想必出身也是頗為不凡，內神州乃是修煉聖地，也是這方世界最為璀璨耀眼之地，以你的天賦，如果去了內神州，定能夠獲得更大的成就。」長公主神色有些悵然，但還是給予了祝福。

李洛微微一笑，道：「內神州雖好，但洛嵐府才是我的家，所以此去也只是暫時，未來我終歸還是會回來的。」

長公主狹長的鳳目中有光彩綻放，露出明媚至極的笑顏：「我很期待你歸來的那一天，那時候的你，必定有鎮壓大夏的強大之姿，我只希望到時候的李洛閣下能夠記得與小女子還有一份友情。」

李洛聞言不由得失笑，道：「殿下也太看得我了，那內神州天驕如雲，說不定我就在那裡泯然於眾人了，你給我戴這麼高的帽子，而若是到時候我混得不盡如人意，回來豈不是就丟臉了？」

長公主笑著搖搖頭，別人在內神州能不能混好她不確定，但對於李洛，或許是這一年來在他身上發生的奇蹟太多，所以她覺得，就算是在那內神州，李洛也能夠風生水起。

「你離開後，洛嵐府我這邊會幫忙照看，你可以吩咐下去，若是洛嵐府有什麼麻煩的話，儘管來找我，我會全力幫忙。」長公主說道，她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所以她很明白，如今李洛心中最後的擔憂，或許就是這個即將失去兩任府主的洛嵐府。

而為了加深與李洛，姜青娥的友誼，她自然會全力相助。

而且看得出來，如今的長公主比以往仿佛顯得更為的自信，這或許是因為沒有了攝政王的鉗制，她反而不用再束手束腳的施展自身的手段與能力。

「多餘的話也就不說了，殿下的人情，我會記在心裡。」李洛也沒有客氣，這的確是如今他所需要的東西，只有將洛嵐府安置妥當後，他才能夠放心的離去。

「打算什麼時候走？」長公主問道。

「可能也就這幾天了。」李洛說道，如今姜青娥已經離去，他的時間也要開始變得緊迫起來了，不論是自身四年封侯，還是要儘快取得那「九紋聖心蓮」的事，都需要儘快做好準備。

繼續逗留於大夏，並沒有多大的意義了。

長公主輕輕頷首，然後也不多言，玉手端起面前的一杯清茶，嗓音輕柔。

「那我就先在這裡，祝你早日，封侯歸來。」

而後她仰起雪白修長的脖頸，將清茶一飲而盡。

眸光透過指縫，望著眼前那身形挺拔的少年，她有著預感，當他再度歸來的時候，這片大地上曾經讓得他心生憤怒的諸多魑魅魍魎，也將會迎來他們的末日。

那時，不論是沈金霄，還是攝政王，祝青火...

都將會為他們今日的所作所為，付出最慘重的代價。

第七百三十一章離別之前

最新章節！

長公主與小王上告辭離去後，洛嵐府老宅在第二日又是迎來了新一波的客人。

這波客人也都是老熟人了，以素心副院長為首，她的後面還跟著呂清兒，虞浪，白萌萌，白豆豆，趙闊等人。

而呂清兒等人在見到李洛時，眼神皆是有點複雜，因為此時的他們已知曉了姜青娥的事情，所以都明白李洛心中必然滿是痛楚。

「李洛，我已經前往南風學府考察過了，也與那位衛院長討論過，南風學府的確是一個不錯的改造之處，所以未來的話，或許聖玄星學府會先落在南風城。」素心副院長說道。

不過其實會選擇南風學府，更多還是看在李洛與姜青娥的面上，畢竟大夏南方諸多郡域，他們並非是只有這裡一個選擇。

「那衛院長可是求之不得。」

李洛欣喜的笑道，聖玄星學府能夠選擇南風城對於他而言，的確算是一個好消息，因為這會導致南風城在未來成為大夏南部的中心所在，也利於洛嵐府的發展，同時如果未來大夏的異類有肆虐跡象的話，南風城也會因為聖玄星學府的存在而變得更為的安全。

「李洛你應該快要離開了吧？」素心副院長感嘆了一聲，問出了與長公主相同的話。

此話一出，一旁的呂清兒，虞浪，白萌萌等人也是盯向了李洛。

李洛先是衝著他們笑了笑，然後點點頭，平靜的道：「就這幾天了吧...等把洛嵐府這邊都安頓下來，我就會隨韻姑姑前往天元神州。」

眾人陷入了一陣沉默。

素心副院長則是微微頷首，道：「如今的大夏，對於你而言，的確不算是一個修行的好地方，你和青娥，都適合更好的舞臺。」

聖玄星學府此次可謂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創，那一棵作為學府根基的高級相力樹被毀，這幾乎是傷筋動骨，畢竟學府很多的修煉條件，都得依靠相力樹的存在。

往後的日子，聖玄星學府即便是重建了，但想要恢復到曾經的鼎盛，卻不知道要多少的時間。

「大夏這邊，往後會變得愈發的混亂，大夏王庭的分裂以及那惡念之力的擴散，雖說有龐院長的手段限制了那惡念之氣的規模，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必然會誕生出越來越多的異類...」

「大夏，未來都不會安穩了。」素心副院長輕輕一嘆。

「就不能上報學府聯盟嗎？他們實力那樣龐大，如果能夠派出一名王級強者，大夏的危機也就解除了。」李洛問道。

素心副院長搖搖頭，道：「學府聯盟目前是自顧不暇，等未來你去了內神州，就明白他們所面對的危機，遠比大夏這裡強上太多，所以想要等到他們那邊派出王級強者，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

李洛默然，看來那內神州雖說是這方世界中最為鼎盛之地，但似乎也並沒有表面上那般安寧，不過想想也對，異類的暗世界那般的恐怖，學府聯盟固然強橫，可與那暗世界的異類相比，或許也只是勉力支撐罷了，不然這漫長歲月下來，也不至於一直都讓異類存在著。

「如果他們無法派出王級強者支援，那高級相力樹呢？如果能夠請他們再支援一棵相力樹，學府便能夠真正的重建。」他又是問道。

對於他這般有些天真的言語，素心副院長只能苦笑一聲，道：「高級相力樹的價值你無法想像，即便是學府聯盟，也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才能夠將其培育出來，當初這棵相力樹，是龐院長千辛萬苦才求來，同時這才有了聖玄星學府。」

「而按照學府聯盟的規矩，一旦高級相力樹被毀，其所在的學府也會受到責罰，所以往後我們想要再從學府聯盟求得資源，難度也會提升很多了，甚至說不定還會被拒絕。」

「李洛，此次我來尋你，也是因為此事。」

素心副院長躊躇了一下，道：「你將會前往天元神州，而那裡也有一座古學府的存在，其名為「天元古學府」，其與聖光古學府一般，都屬於學府聯盟的創始者，我想請求你，如果往後你有機會的話，可以去往「天元古學府」，找尋一個人。」

「她叫做藍靈子，是院長的...老相識，我希望你找到她，然後請她幫忙免除聖玄星學府的責罰，並且為學府爭取一下以後的資源，畢竟學府想要重建，這些修煉資源都不可或缺，不然以後的學府會越來越弱...」

「原本這種事情應該我去做的，但學府現在的樣子，我實在走不開。」

聽到素心副院長的請求，李洛也是微怔了一下，然後將「藍靈子」的這個名字在心中念了一下，看素心副院長在說起這個名字的時候，似乎情緒很是有些複雜。

藍靈子還是院長的老相識？不會是老情人吧？

李洛掃了一眼素心副院長，唔，這位對院長似乎也一直都很有感情。

現在還要去找院長的老相識幫忙...有點亂。

「副院長放心吧，我也是學府的一員，學府幫過我的忙，所以如果力所能及的話，我一定會幫助學府的。」不過李洛倒是沒有猶豫，而是爽快的應了下來，對於聖玄星學府，他其實一直抱有幾分的感激。

當初他還是空相時，姜青娥獨自撐起搖搖欲墜的洛嵐府，而那時候是學府給予了姜青娥庇護，這才令得那些覬覦洛嵐府的勢力有所忌憚，不敢對姜青娥下黑手，否則的話，姜青娥真的未必就能夠順利的成長起來。

而之後的府祭，雖說學府保持著中立，可郗嬋導師卻是出了手，這之中，如果沒有素心副院長的默許，她怎麼也不可能走出學府的。

所以學府算是對李洛有恩，如今需要他幫忙，他自然是義不容辭。

對於李洛的爽快，素心副院長也是面露欣慰，而後她目光掃了一眼虞浪，白萌萌，趙闊等人，嘴唇微動，僅有李洛能夠聽見的聲音落入他的耳中。

「等你走後，你這些朋友，學府也會傾盡資源的培養他們，這也算是學府的一點謝意。」

李洛眼神微動，知道素心副院長這是在投桃報李，於是微笑著點點頭，這也是一個挺好的結果，虞浪，趙闊他們並沒有多大的背景，但他們都有著一股子韌性，如果在之後的時間中學府能夠對他們更多一些重視的話，也許能夠讓他們未來走得更遠一些。

他即將遠離，如今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為這些朋友爭取一些更多的修煉資源，也算是他最後的心意了。

「好了，接下來你們這些小傢伙就自己訴說離別吧。」

素心副院長也沒有多說，擺了擺手，便是先行轉身離去，留下一眾小夥伴眼神幽怨的看著李洛。

「李洛，你這樣丟下兄弟們去內神州吃香的喝辣的，屬實不厚道啊。」虞浪搖搖頭，一副指責的模樣。

李洛嘆道：「沒辦法，原本我也以為自己只是繼承了一個洛嵐府的普通富家子弟而已，可這突然間又有一個莫名其妙的超級勢力跳出來，說我有著他們的血脈，叫我去認祖歸宗，這讓我也很無奈啊。」

虞浪臉色一僵，幽幽的道：「兄弟你這就過分了啊。」

一旁的呂清兒，白萌萌則是忍不住的噗嗤一笑。

不過經兩人這麼一鬧，氣氛倒是變得緩和了許多，白萌萌水靈靈的烏黑大眼睛看著李洛，清純甜美的小臉上滿是不舍，道：「隊長，此次離開，你何時才會回來呀？」

李洛沉默了一下，道：「怕是得要幾年時間吧。」

白萌萌的眼中划過一抹難過之色，幾年之後，此處的少男少女也已長成，到時候不知道是否有些物是人非，學府悠閒祥和的生活，她很喜歡，但可惜，這令人懷念的時間，比她想像的還要短暫。

「隊長，我往後研究出了靈水奇光配方後，會都給溪陽屋的。」白萌萌輕聲道。

「也不用如此，往後的洛嵐府，倒也不指望它發展得多好，你這邊如果有新的配方，可以給你們白家。」李洛笑道，以前他對靈水奇光配方執著，是因為要反哺洛嵐府的守護奇陣，如今奇陣都沒了，而且他也要離開了，所以溪陽屋是否還能夠壯大，也都無所謂了。

白萌萌聞言，卻是搖搖頭，有些固執的道：「這是我們當初的約定，我不能半途而廢。」

李洛見狀，也只能無奈的點點頭。

然後他目光一轉，就看向了一旁始終並未說話，只是靜靜看著他的呂清兒。

少女一身淡青色衣裙，身姿纖細而窈窕，清麗的容顏如出水的花兒一般，嬌嫩可人，圓潤修長的雙腿在潔白絲襪的包裹下，更是顯得筆直，似是流轉著光。

而瞧得李洛視線看來，少女也未曾說話，只是衝著他露出一抹淺笑。

但李洛卻能夠感覺到她那有些低落的情緒。

他卻沒辦法說什麼，只能給予安慰的笑容，然後衝著眾人道：「正好今天有時間，大家晚上在府內暢快的喝一頓，算是告別之宴。」

眾人聞言皆是歡喜應下。

於是李洛吩咐下去，晚上的老宅中便是開了一場小宴。

虞浪，趙闊等人皆是喝得爛醉如泥。

「洛哥，你就放心的去那內神州徵戰吧，讓那些內神州的天驕看看，咱們聖玄星學府走出去的天驕，可不會弱於他們！」宴上，趙闊臉色漲紅的吼道。

「李洛，我會幫學府重建，我也會努力的修煉，等你再次回來的時候，你會發現，我虞浪的名字，也會響徹大夏！我會成為拯救大夏的英雄！」虞浪也是喝得眼神迷離，拍著桌子說道。

李洛面帶笑容，點點頭，對著他們舉杯。

而呂清兒，白萌萌，白豆豆這些女孩子則是未曾多喝，只是有些悵然的看著鬼哭狼嚎的眾人。

待得夜深的時候，李洛吩咐人將醉酒的虞浪，趙闊等人拖走，而白豆豆則是帶著白萌萌先行離去，最後他帶著一絲酒意將呂清兒一路送出老宅。

在老宅的門口，呂清兒俏生生的站定，燈火落在她的身上，讓得那清麗容顏更是帶著幾分迷人之意。

「李洛...」

呂清兒星眸望著李洛，輕聲道：「你放心吧，姜學姐一定會沒事的。」

他們都知道姜青娥的事，但今天大家都有意識的沒有提起，直到現在，呂清兒方才揭開了這個話題。

李洛點點頭，笑道：「我也這樣覺得。」

呂清兒微微垂眸，低落的情緒再也遮掩不住，道：「李洛，對不起，我什麼都沒能幫到你。」

李洛一怔，旋即搖搖頭，道：「你已經幫我很多了，如果不是因為你，魚姨又怎會願意施以援手，以往洛嵐府發展所需要的諸多材料之物，都是金龍寶行看在你的面上，才給予了諸多的方便。」

呂清兒搖搖頭，道：「我的實力太弱了，如果我是封侯強者的話，就能站在你身邊幫助你了。」

「其實，我感覺到自己在進入到聖玄星學府後，變得太放鬆了一些。」

「以後我不會再這樣了。」

她似是在自言自語，最終深吸了一口氣，燈光下的她，冰肌玉骨，似玉人兒一般。

「李洛，你保重，內神州天驕如雲，但我相信，不論在哪裡，你都會綻放你的光彩，我期待你的名字響徹內神州的那一天。」

話音落下，她也不待李洛回答，便是轉身走下了臺階，徑直上了門口等待已久的一輛金龍寶行的車輦。

車輦駛動，沿著街道在夜色中漸行漸遠。

李洛望著遠去的車輦，駐步許久，方才輕輕道了一聲。

「保重，清兒。」

願再見你時，依舊清麗如冰雪，有無雙之美。

第七百三十二章離開大夏

最新章節！

離別的時候很快就到了。

老宅庭院中。

李洛望著面前的蔡薇，顏靈卿，袁青，雷彰等洛嵐府高層，此時的他們都是神情有些黯淡，因為他們知道，今天就是李洛離開的時候，而此次一去，想要再見，怕就是得數年之後了。

洛嵐府剛剛失去了姜青娥這根頂梁柱，如果李洛也離去，那麼洛嵐府無疑是徹底的失去了精氣神。

這對洛嵐府的士氣打擊是極大的。

但他們也都知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大夏已經無法給予李洛更好的修煉平臺，他是潛龍，不可能一直居於深淵之中，一旦時機到了，就要龍歸於海。

「諸位，洛嵐府以後就交給你們了，雖然我知道或許會有些艱難，但我希望你們能夠堅持，這段時間的黑暗只是暫時的，等我們回來，我答應你們，一定會令得洛嵐府之名，響徹整個東域神州。」李洛望著眾人，誠懇的給予了承諾。

蔡薇嬌媚的臉蛋布滿著傷感，不過最終還是強打精神，道：「府主放心去吧，洛嵐府我們會照看好的，雖說不至於讓它壯大多少，但如今外敵也變少了，所以洛嵐府生存應該是沒問題的。」

顏靈卿，袁青等人也是點了點頭。

「蔡薇姐，辛苦你了。」李洛感激的說了一聲，蔡薇這個大管家真的是太盡職，別人都說這幾年洛嵐府的振興是因為他與姜青娥的存在，但實際上他們兩人都清楚，如果沒有蔡薇這個賢內助似的大管家將洛嵐府一切產業打理得井井有條，他們恐怕連安心修煉的時間都沒有。

倒也不知道青娥姐從哪挖來的這麼一個大寶貝。

李洛目光一轉，看向了一旁與李柔韻站在一起的郗嬋導師，道：「導師，往後洛嵐府這邊，希望您有時間就照看一下。」

郗嬋雖然暫時的居住於洛嵐府，但她的心終歸還是在學府那邊的，所以等之後學府重建時，她也會將更多的心神投入在那邊，李洛對此倒是很理解，只要她能夠偶爾關注洛嵐府就足夠了。

郗嬋導師聞言，微微頷首，道：「你安心去天元神州修行吧，洛嵐府我會照看的。」

她望著眼前少年俊逸好看的面龐，猶自還記得一年前，在那學府的擇師賽上，那時候的李洛，還充滿著稚嫩，但如今的他，已經開始變得成熟，或許等下次再見面時，這個學員，會讓人真正的感到驚豔。

她對此，倒是抱有幾分的期待。

在將一切都安排妥當後，李洛深吸了一口氣，不再留戀，而是看向了李柔韻還有牛彪彪。

「韻姑姑，彪叔，我們動身吧。」

嗯，沒錯，這次前往天元神州，他將牛彪彪也給帶上了，主要是要找尋牛彪彪的治療之法，為牛彪彪將曾經破碎的封侯臺給修復，恢復鼎盛實力。

牛彪彪當年護衛他爹娘一路逃到大夏，因為自身重創不得不隱居總部之內，以前那是因為沒有條件為他治療，如今要去往內神州了，自然要將牛彪彪也帶上，那裡應該會有著恢復的辦法。

牛彪彪為了他們一家子付出極大，這份恩情算是重如山嶽，所以李洛無論如何，都得幫牛彪彪將自身傷勢解決。

李柔韻聞言，笑著點點頭，然後手腕上的空間球內有一道豪光飛出，懸停在了庭院上方，豪光內，竟是出現了一艘數丈長度的小舟，小舟不知以何物鍛造而成，其上銘刻著無數古老奇特的光紋。

「此物名為飛舟，專門用來長途趕路，此處距離內神州極為遙遠，雖說我們中途需要以傳送陣跨過一些無法逾越的奇特地域，但主要還是得依靠飛舟而行，不然即便是封侯強者，也很難不眠不休的趕路。」

聽著李柔韻的介紹，李洛也是好奇的打量著這座青色飛舟，如此之物，在大夏可是從未見過。

李柔韻縴手一揚，身影便是率先掠去，落在了青色飛舟之上，李洛與牛彪彪見狀，也是跟了上去。

飛舟內算不得太寬敞，但容納三人綽綽有餘。

蔡薇，袁青等人望著李洛上了飛舟，眼中不舍之色愈發的濃鬱，最後同時說道：「恭送府主。」

李洛凝望著下方這座老宅，最後對著他們揮了揮手，不再猶豫，道：「韻姑姑，走吧。」

李柔韻點頭，她盤坐於飛舟首部的位置，那裡似是有一座如熔爐般的物體，仿佛是飛舟的控制中樞，她纖細玉指一引，便是聽得譁啦啦的清脆聲音響起，只見得無數天量金從空間球內湧了出來，直接灌入那熔爐之中。

這飛舟的催動，竟然還需要以天量金為燃料，這是真「燒錢」。

嗡！

隨著天量金灌入，只見得飛舟表面光紋愈發的明亮，天地能量也是隨之波蕩起來，下一刻，一道破風聲猛然炸響，而青色飛舟，則是化為一抹青光，躍上高空，破雲遠去。

...

當飛舟破空的那一刻。

南風城金龍寶行，一座石亭中。

呂清兒似有所感般的抬起俏臉，凝望著天際，清麗絕倫的小臉上布滿著黯然神傷。

「他走了。」呂清兒眼眶微紅。

「這小子，走之前也不跟我打招呼，真是白幫那麼多忙了。」呂清兒身後，傳來了魚紅溪有些不滿的聲音。

呂清兒強笑道：「拖拖拉拉也不是他的性格，既然決定了要走，自然就乾脆點。」

魚紅溪來到少女的身旁，拉著她的小手，望著那張小臉上的黯然，也是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道：「真是個壞小子，走了也不讓人省心。」

「之前姜青娥還跟我說，到了南風城會跟李洛解除那一份婚約，結果現在來看，她根本連南風城進都沒進，倒是沒想到我魚紅溪也有做虧本買賣的一天。」

呂清兒一怔，看向魚紅溪：「什麼解除婚約？」

魚紅溪自知失言，剛要找個理由，呂清兒卻是已經有所猜測：「之前李洛來求你幫忙，你答應的那般乾脆，原來是因為此前姜青娥先來找了你？你們做了一些交易？」

魚紅溪見瞞不過，只好道：「那姜青娥跟我說，如果我願意出手幫忙的話，她到了南風城會解除與李洛的婚約。」

呂清兒柳眉緊蹙，道：「娘，你這是乘人之危。」

魚紅溪道：「這是姜青娥自己主動提及的，跟我有什麼關係？」

呂清兒搖搖頭，道：「因為她知道你只會對這個感興趣。」魚紅溪擺了擺手，道：「算了，現在說這些也沒用了，她人都走了，我難道還能找她算帳不成。」

「我說這個的意思，是姜青娥既然會主動提出退婚的事情，這或許就說明她與李洛之間的那份婚約本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重要，正如我以往所說，這只是李太玄當年醉酒下折騰出來的事，根本就不是他們兩個小孩真正的心意。」

呂清兒眼眸微垂，道：「姜學姐對李洛真的很好，她為李洛所做的，任何人都會感動，在這一點上面，我不及她。」

「以前我一直覺得他們的這份婚約並非是本意，他們的感情很深厚，卻未必是男女之情，可這一次後，我感覺或許是我看得有些短淺了。」

魚紅溪聞言，微微吃驚，道：「你是說，他們之間，有情愛之意？」

呂清兒沉默。

以前她也只是覺得兩人間更多只是姐弟之情，那份婚約並非兩人心意，可隨著這麼多事情的經歷下來，她對此也開始有了一些動搖。

魚紅溪也皺著眉頭，旋即收斂了平常時刻的強勢態度，而是有些小心翼翼的問道：「如果真是如此，那你打算怎麼做？」

如果李洛那小子與姜青娥真是互相有意的話，呂清兒這邊，可就有點不好處理了。

雖說這世間有妻妾成群者，甚至見多識廣的魚紅溪還見過豪放女子有千百面首，但這落在自家女兒身上，她卻是有些不能接受，畢竟她本就是性格強勢，果斷，當年她被總部調來大夏，遇見了李太玄，可後來在得知這傢伙與澹臺嵐已是有了夫妻之實後，她便是直接斷了這份念想。

如果李洛真的與姜青娥互有心意，在魚紅溪看來，即便那小子很優秀，但最好的法子，還是當斷則斷。

呂清兒如冰湖般清徹的眸子中划過了濃濃的難過之意，她盯著院內的一株雪蓮花，沉默了許久，最終聲音有些沙啞的道：「這從一開始，本就是我的一廂情願，李洛只是將我視為好友。」

「他也並不清楚我的心意，畢竟這種事情，男孩子總是要遲鈍許多，可能他覺得我對他只是有一些正常的好感罷了。」

「而如果他真的與姜學姐兩情相悅，那我自然不想插足其中。」

呂清兒抬起俏臉，望著南風城上空那遠去的一抹青光，少女如詩的情懷，在這離別之日，更是顯得如秋冬般的冷冽蕭瑟。

「清兒。」魚紅溪心疼的拉住女兒的手，將她攬在懷中。

呂清兒垂下眼帘，想要露出一抹笑容，但最終沒能成功，只能將臉埋在魚紅溪胸口，悶悶的道：「娘，我的單方面戀愛可能要失敗了。」

魚紅溪趕緊安撫：「這世間優秀的男子又不只是他李洛一人，以你的條件，什麼年輕俊傑配不上？你現在還是見得太少，等未來眼界廣了，自然也就知曉這般事情算不得什麼遺憾。」

呂清兒沒有再說話，只是靜靜的趴在魚紅溪肩處，許久後，有幽幽的聲音響起。

「娘，你之前跟我說的事情，我考慮清楚了。」

魚紅溪聞言，臉色頓時微微一變，沉默了下來。

她知道呂清兒說的是什麼...那是來自金龍山的一封信。

信的主人，是呂清兒的父親。

...

第七百三十三章天龍五脈

最新章節！

大夏城。

短短不過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作為大夏曾經最為繁華的城市，如今卻是變成了一座死城。陰冷，粘稠的惡念之氣將這座城市盡數的籠罩，街道，房屋之上，似乎是有蔓藤在緩緩的蠕動，若是仔細看去的話，則是會發現這些蔓藤，竟然都是以血肉

所組成。

它們仿佛是具備著生命力一般，化為一條條的血蟒，肆意的鑽動。

破損的房屋陰影深處，傳出了一點聲響，黑暗中，仿佛有什麼扭曲之物閃過。

在這片惡念之氣籠罩的地方，連陽光都是無法穿透進來，仿佛將此處，化為了一片扭曲的煉獄所在。

如今，這座大夏的都城，已經成為了異類的樂園，也成為了人族的禁地，此時此刻，或許就連封侯強者，也不願意輕易的踏足此處。

視線拉向了洛嵐府總部。

總部呈現殘破斑駁的跡象，血肉蔓藤肆意攀爬。

而此時，在總部之下的那座地宮中，濃鬱的惡念之氣凝聚著，猶如是化為了一汪漆黑的湖水將此處所充斥。歸一會的那位玄宸，則是負手站在一座臺階上，他望著眼前這一潭惡念之水，笑道：「沈金霄，你這一次可真是偷雞不成蝕把米呢，不僅光明心沒吃到，還將

自身六座封侯臺都給毀了，這代價太慘重。」

隨著他聲音的落下，只見得眼前的惡念之水開始泛起劇烈的漣漪，下一刻，粘稠陰冷的黑水中，一道人影緩緩的漂浮了上來。

正是沈金霄。此時的他，身穿黑衣，仿佛與黑水融為了一體，其身後的虛空微微震蕩，隱約間仿佛是出現了六座殘破的封侯臺，而周圍的黑水散發出嫋嫋黑氣，這些黑氣

升起，落入那片虛空中，漸漸融入那些殘破的封侯臺中。

而那封侯臺，則是在此時漸漸的沾染上了陰冷的黑色痕跡。

「沈金霄，你竟然是打算藉助惡念之力來修復封侯臺，看來暗世界那位存在對你頗為看好。」玄宸注視著沈金霄身後虛空，有些驚訝的說道。惡念之力對於他們人族來說，無疑是一種劇毒，即便是他，也不敢輕易的將其吸入體內，但眼下的沈金霄分明是在藉助惡念之力修復封侯臺，如此手段，必

然是因為暗世界那一位所賜予。

只不過，如此一來，最終修成的是封侯臺還是封魔臺，那可就不好說了。

「原本還有些猶豫的，但最終都落到這般境地了，難道我還有選擇不成？」沈金霄淡淡的說道。

「倒是果斷。」玄宸笑道。沈金霄說的也沒錯，六座封侯臺被毀，這對於沈金霄而言可謂是重創，如果按照正常的方法，沈金霄想要恢復過來定然異常的困難，與其那樣，還不如換另

外一條道路來走。

但這條道路一旦走上去，可就回不了頭了。

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條道路與他們「歸一會」的升華之路，其實也算是有異曲同工之妙。「我來此，是想要告訴你，那姜青娥與李洛都離開了大夏，一個前往聖光古學府修復光明心，一個回了天元神州的李天王一脈，嘖嘖，這可是兩個連我們歸一

會都感到麻煩的超級勢力呢。」

「你此次與他們算是不死不休了，以那兩個小傢伙的天賦，未來說不定真的有大成就，到時，他們必然會回來殺你。」玄宸說道。

沈金霄的目光一閃，面龐卻依舊淡漠，沒有太多的波瀾。「兩個小輩而已，即便天賦不弱，但想要在短短數年時間追上來，那無疑也是痴人說夢，而他們並非我所擔心的，反倒是李太玄，澹臺嵐，這兩人如果有一天

回了大夏，你們歸一會在此處的布置，說不定就保不住了。」他說道。

玄宸笑了笑，道：「他們沒那麼容易能夠回來，暗世界中有存在盯上了他們。」

沈金霄聞言，微微點頭。

「那就好，龐千源封印了惡念之河的擴散，而且他的封印也僅僅只能限制魚魑王，屍魍王幾年的時間而已，一旦到時候封印解除，龐千源必死無疑。」

「那個時候，若是姜青娥與李洛還未回來的話，我就親自去將洛嵐府屠戮乾淨，或者將他們製造成異類，也算是給他們留個驚喜。」

他言語平淡，然而其中散發的森冷殘忍之意，卻是濃鬱到極致。

此次奪取光明心失手，反而還被李洛與姜青娥傷成這樣，其實還是令得沈金霄內心深處充滿了暴怒。

說完此話，他也就不再繼續言語，雙目閉攏，身形再度緩緩的沉入到了惡念之水的深處之中。

玄宸見狀，則是目光抬起，打量著這座洛嵐府總部的地宮。

「這傢伙，跑到這裡來匯聚惡念之水，倒也是惡趣味。」

他笑了笑，而後身影也是憑空的消散而去。

...

青色飛舟於一望無際的天際上疾掠而過，穿破雲層，帶起了長長的光尾。李洛在經過剛開始的新鮮後，又開始感覺到無聊起來，此次前往天元神州，顯然會是他出生以來最為漫長的一次趕路，聽李柔韻所說，即便他們全速而行，

再依靠傳送陣進行遠距離的跨越，恐怕也是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夠抵達。

聽到此話的時候，李洛心中不由得有些慶幸，還好沒打算帶姜青娥前往李天王一脈，不然光是這路途上損耗的一個月時間，就足以讓人心急如焚。

雖說聖光古學府也同樣遙遠，但好歹那邊有確切的解決之法。

李柔韻在操控著飛舟前行的時候，也是發現李洛有些無聊，於是微笑著問道：「李洛，李太玄可曾與你提及過我們「李天王一脈」？」

李洛聞言，尷尬的搖搖頭：「老爹很少提起。」

甚至連李天王一脈這幾個字，他都是從龐院長那裡所得知。「當年你們不肯出手，縱使李太玄再好的脾氣，恐怕也是心有不滿，怎麼可能還會跟李洛提這些？我想如果不是李洛動用了「天王令」，你們也接不到他留下

來的信息。」一旁的牛彪彪嘲諷道。

「牛彪彪，你再多嘴，信不信我把你丟下去？」李柔韻有些生氣，瞪了牛彪彪一眼。

「嘿，當初的丫頭片子現在竟然敢這麼跟我說話？」牛彪彪滿臉橫肉抖動，惡狠狠的盯著李柔韻。

李柔韻撇撇嘴，道：「你現在只是勉強維持四品侯而已，而我已經反超了你，所以你應該識相點，畢竟今時不同往日。」

瞧得兩人爭吵，李洛也是有些無奈，問道：「韻姑姑，當年我爹我娘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對於為何李太玄，澹臺嵐會從天元神州跑到偏僻的大夏，他心中也一直充滿著好奇。

李柔韻聞言，微微沉默，然後徐徐開口。

「在說這些之前，我覺得有必要先將我們李天王一脈的信息詳細的告知於你。」

「我李天王一脈，乃是老祖李鈞所創，老祖位列天王境，乃是這世間位於巔峰的超級強者，蓋世存在。」「而李天王一脈，嚴格來說，有五脈之分，你或許應該知曉，我們這一族，多生「龍相」，這是因為老祖曾與龍族一位天龍老祖定下過血脈之契，故而天龍之

氣延存下來，也就令得我們這一族有諸多龍相誕生。」

「所以我們這一族的五脈，也與天龍有關，故而也被稱為天龍五脈。」

「龍血，龍牙，龍鱗，龍骨，龍角。」

「而我們，則是歸為龍牙一脈。」隨著李柔韻輕柔嗓音的響起，那神秘的李天王一脈，也開始漸漸的脫落面紗，真正展現於李洛的面前。

第七百三十四章恐怖的天王脈

最新章節！

「天龍五脈...」

「龍血脈，龍牙脈，龍鱗脈，龍角脈，龍骨脈...」

皆是以龍身之物冠名。

聽著李柔韻所吐露的信息，李洛也是面露驚詫之意，他倒是沒想到，這李天王一脈竟然不只是簡單的一脈，而是被分為了足足五脈！「這五脈之中，龍血，龍牙，龍鱗這三脈，乃是嫡脈，因為我們這三脈算是老祖的直系血脈，其餘兩脈，則是要稍微偏遠一些，畢竟你要知曉，天王壽八千，

自然會衍生出諸多支脈，而咱們老祖在天元神州的天王級強者之中，還算是處於壯年。」李柔韻繼續說道。

「天王壽八千？」

李洛倒吸一口涼氣，這是何等恐怖的壽命，八千載歲月，這已是能夠坐觀山河之變。「不過老祖要鎮守天淵，有時候十數年都難得一回，當然正常來說，幾乎絕大部分天王級強者都是肩負人族存亡的重任，於世界的一些禁地之中，對抗阻截著

一些恐怖之敵。」

李洛心頭微震，需要天王級強者對抗的恐怖之敵，不用說，那必然是暗世界中的一些可怕異類。「天龍五脈，各有一位脈首執掌，乃是一脈之主，而咱們龍牙脈的脈首，便是你的爺爺，其名為李驚蟄，他自身也是踏入王級的頂尖強者。」在說起李驚蟄的

時候，李柔韻的神色明顯變得尊敬了許多。

「我的爺爺...李驚蟄...王級強者？」李洛眨了眨眼，有點不知道說什麼好，以前他以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強二代，沒想到他還是低估了自己，現在來看，他不僅有個天賦驚豔的老爹，還有一

個王級的爺爺，甚至還有一個天王級的老祖。

這讓得他有些惆悵的嘆了一口氣，原來，想要當一個普通的少年竟然這麼困難。

「難道五脈脈首，都是王級強者嗎？」李洛突然想到什麼，有點震驚的問道。

李柔韻笑著點點頭，略微有些自豪的道：「我們李天王一脈如今正處厚積薄發之期，五脈脈首，自然皆為王級，否則如何服人？」

李洛感覺有點麻，五位王級強者？這是什麼概念？整個東域神州有這麼多嗎？

內神州的底蘊也太恐怖了一點吧！

「其他脈暫且不說，先說說咱們龍牙脈。」「老爺子位居脈首，統轄龍牙脈，而龍牙脈內有四院，以青冥，紫氣，赤雲，金光為名，這每一院，皆設一位大院主，數位副院主...而我，便是青冥院的三院

主。」

「而青冥院，一共有四位院主。」李洛聞言，心裡估算了一下，繼而忍不住的動容，一個青冥院四位院主，四個院算下來豈非有將近二十位院主？而從李柔韻的實力來看，這些院主，必然都

是封侯實力。

那也就是說，光是這龍牙脈表面上的實力，就已經有了一位王級，十數位封侯？！

這簡直能夠做到以一脈之力，鎮壓整個大夏！

而龍牙脈就已是如此，再加上其他四脈呢？

一位天王，五位王級，封侯近百？李洛頭皮發麻，如果要算實力的話，光是這李天王一脈就能夠打穿半個東域神州吧？跟這李天王一脈比起來，洛嵐府真的是連一個螻蟻都算不上，不，別說

洛嵐府了，就算是大夏，也是頃刻間就會被踏平。

這一刻，他算是深刻的明白了，這內神州與外神州之間究竟有多麼巨大的差距。

也難怪在說起內神州時，即便是那些大夏的封侯強者，都是一副嚮往的模樣，如此對比，內神州的確當得上修煉聖地四字。在這種聖地環境之下，即便是天賦普通者，那所取得的成就也未必弱於外神州的驕子，普通人都如此了，那些天賦同樣頂尖者，在獲得了這種環境加持後，

又將會是何等的璀璨？

「那我老爹呢？」李洛好奇的問道。李柔韻微微一笑，道：「你父親也是出自青冥院，而且...他就是青冥院的大院主，整個青冥院在以前都是受他管轄，不過他已經離開了十數年，嚴格意義來說

，他這個大院主應該是要被替換掉的，但此事一直都被老爺子按著，所以至今為止，青冥院的大院主，名義上還是你爹。」

李洛若有所思，看來他那位爺爺，還算是有些護犢子呢，或者，是因為當年的事情懷有一點愧疚？「而我們李天王一脈中，龍血脈最為勢大，同時他們也是掌山一脈，所謂掌山一脈，如果用世俗王權來比，他們就是君王，而我們其他四脈是受其節制的諸侯

王，不過每過百年，會迎來「掌山大祭」，大祭上，將會決定新的掌山脈。」

「你此前見到的那李知秋，就是出自龍血脈。」李柔韻說道。

李洛想到此前見到的那個男人，臉龐上的笑容收斂了一些，眼神也有點冷。對方坐視不管他這邊的危機也就算了，最後還想騙取他的天王令，甚至還令得本就因為燃燒光明心而受傷的姜青娥雪上加霜，這樁樁件件，都足以讓他將此

人記上一筆。

現在他也就是沒有實力，等往後他實力到了，這筆恩怨必然是要討回來的。李柔韻見到李洛的面色，也就明白他心中所想，道：「當年你的父親乃是我們李天王一脈中最為驚才絕豔之輩，甚至連老祖都對其頗為青睞，你知道的，太過

出彩的人，終歸是會引來諸多的嫉妒，而這李知秋，就是其中一個。」「當初他不敢對你父親表露什麼，如今你們落魄了，他自然是少不得落井下石，咱們一族比你想像的更為龐大，所以裡面自然少不了一些令人不喜的事與人，

你也不算是小孩子了，應該會懂的。」

李洛默默點頭，連他們那小小的洛嵐府，都生出了裴昊那些令人生厭之徒，更何況比洛嵐府大上千倍萬倍的李天王一脈？

「咱們族內的情況，基本是這些，至於你關心的問題，也就是你爹娘當年之事...」李柔韻苦笑著嘆了一口氣，道：「首先你要知道，咱們李天王一脈在天元神州的確算是一方霸主，但天元神州之浩瀚無垠遠超你的想像，在這種地方，就算是

我們也無法一手遮天。」

「天王脈，天元神州上面也並非就我們獨有，而是一共有四支。」

「四支天王脈，甚至從底蘊與存在的時間來算，咱們李天王一脈反而是居於末座。」「當年掌山一脈，試圖與另外一支天王脈進行聯姻，那時候太玄在咱們族內已是嶄露頭角，並且在這天元神州上也開始顯露崢嶸，所以這個聯姻，自然就落到

了你父親頭上。」

李洛愣了愣，然後就想笑。

聯姻。當這兩個字落入耳中的時候，他就知道，一場轟轟烈烈的狗血往事，即將拉開。

第七百三十五章爹娘往事

最新章節！

「那一支天王脈其實對於此次的聯姻也是極為看重，而且正巧他們族內有一位天之嬌女，不論身份還是天賦都算是卓越驚豔，所以兩脈可謂是一拍即合，這種強

強聯合之事，對於雙方都是好事。」「此事主要是由龍血脈促成，他們是掌山一脈，擁有極大的權力，當然最重要的是，老爺子其實對此也並不排斥，因為那一支天王脈的確很重視此事，對那位

天之嬌女，老爺子也算是頗為滿意。」

「但可惜的是...」

李柔韻苦笑了一聲，望著李洛，道：「你爹對此，卻並不喜歡，原因麼，你應該也猜到了，因為那時候他在外歷練時，已經和你娘認識了。」「你娘這個人...其實在天元神州，也算是極為特殊的人了，以往她籍籍無名，也並非出自什麼名門望族，但卻是在短短數年內聲名鵲起，甚至都壓過了一些頂

尖勢力所培養出來的天驕，我想她應該是另有際遇。」

「澹臺嵐的天資，公正來說，她的確算是妖孽般的人物。」

「以普通之身，最終力壓諸多頂尖勢力天驕，說起來，她還是很讓人佩服的。」「當然，或許也正因為如此，那些被她壓制過甚至打敗過的頂尖勢力天驕對其有諸多的嫉恨與不滿，這就導致那幾年時不時就會尋她麻煩，然後就又是爆發一

些轟動性的事件。」「之後有一次，有龍血脈的天驕也被她所打敗，當時或許是龍血脈那位激怒了她，她就放出了「李天王一脈的天驕，不過如此」之類的言語，這在族內還是引

起了不小的動靜。」「此事越鬧越大，最終就逼出了李太玄，畢竟他當時是咱們族內年輕一輩最為出類拔萃者，雖說龍血脈與咱們龍牙脈有諸多摩擦，但畢竟是一族，而澹臺嵐的

話打擊面太廣，所以他最終就出山去尋了澹臺嵐。」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你爹認識了你娘。」李洛眨了眨眼睛，聽完這些話，他的心中頓時對澹臺嵐升起了濃濃的膜拜之意，老娘真是猛啊，也沒什麼傲人的背景，偏偏卻能夠力壓天元神州諸多頂尖勢

力傾盡資源培養出來的天驕，這簡直就是勵志熱血的典範啊。

雖然以前在家裡看著老爹雄風不振的時候就知道老娘手段厲害，但如今從李柔韻這裡聽見那些過往之事，這還是免不了在心中再度稱讚一下老娘的能耐。

「但對於澹臺嵐，族內其實很多人都是有些不喜的，老爺子其實也是如此...」

「這倒不是因為看不起她出身普通的緣故，而是因為...她跟咱們一族，稍微有點犯衝。」李柔韻神色複雜的說道。

「犯衝？」李洛有點納悶，這是什麼奇葩理由？

「你知道你娘的第一相性吧？」李柔韻點明道。

李洛一怔，旋即驚訝的道：「老娘第一相是...九品金翅大鵬相？」一旁的牛彪彪嘿嘿一笑，道：「金翅大鵬同樣是精獸一族位於頂尖的存在，而且其與龍族乃是死敵，經常以幼龍為食，而李天王一脈身懷天龍之氣，自然會沾

染天龍習性，所以會從骨子裡面排斥金翅大鵬。」

「你娘剛好身懷金翅大鵬相，這落在李天王一脈的眼中，自然是會有點膈應。」

李洛哭笑不得，這個角度，他是真沒想到。

「你爹出山找尋澹臺嵐，與她鬥了幾場，也沒佔到什麼上風，這就更加重了澹臺嵐的名氣...」「你爹也是不甘心的人，糾纏著與澹臺嵐鬥了許久，贏倒是沒贏幾次，但似乎慢慢的反而動了心，最後，他甚至開始幫你娘毆打那些試圖前來找麻煩的各方天

驕，其中還包括咱們族內的人也被他打跑了。」李柔韻苦笑一聲。

李洛咂咂嘴，老爹還真是夠狠的，這直接是毫不猶豫的投敵啊，不過有金翅大鵬相的影響做阻攔，老爹還能喜歡上老娘，看來這是真愛。

「反正當時就鬧得沸沸揚揚的，簡直一團亂，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聯姻的事情來了。」「另外一支天王脈的那位天之嬌女，其實對與李太玄聯姻倒是並不抗拒，畢竟你爹的風採你也應該明白，魅力還是不小的...但你爹對此十分抗拒，此後為了表

明態度，直接離家出走，同時高調向澹臺嵐求愛。」「這令得兩脈都極為的憤怒，那一支天王脈的掌事脈首更是親自來到族內問責，咱們龍血脈那邊的脈首也是很生氣，直接發令將老爺子喊了過去，那一天鬧得

很不愉快，據說氣氛很是劍拔弩張。」

「但最終此事還是按了下去，因為你爹比較特殊，他是獲得了老祖青睞的人，老祖還賜給了他天王令，所以就算是掌山脈首，也沒有權力將他問罪。」

「於是聯姻之事，算是告吹了，但咱們一族與那一支天王脈的關係也受到了不小的影響。」

李洛微微點頭，故事如他所想一般的狗血。

「難道那一支天王脈就因為這個，要追殺我爹娘？」但旋即他又是皺起眉頭，如果只是因為這個原因的話，那未免也有些兒戲吧？

李柔韻嘆了一口氣，看了一旁的牛彪彪一眼，後者也是摩挲著下巴露出一些苦笑。「聯姻之事只能算是引子...後來你爹與你娘在外成雙成對，也算是神仙眷侶，而老爺子雖然對此很生氣，但李太玄終歸是他最喜歡與看重的血脈，所以心裡對

澹臺嵐也算是開始有些接受了，畢竟拋開金翅大鵬相的影響外，澹臺嵐的天資，即便是老爺子也是曾經在私下裡讚嘆過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你爹與你娘，還是能夠被接受的。」

「直到那一次...」

李柔韻神色在此時變得黯然了下來。「那一次，天元神州上有一座古遺蹟破開封印現世，引來了各方勢力窺探，而你爹娘則是第一批進入其中者，然後在遺蹟內，撞見了聯姻失敗的另外一方主角

...那一位天王脈的天之嬌女。」「這之間發生了什麼口角已經沒什麼探聽的意義，反正結果是你爹娘與他們起了衝突，而且還是很劇烈的那一種，最終雙方交鋒，你娘重創了那位天之嬌女，

同時斬殺了數位在那支天王脈中同樣擁有著極高地位的年輕天驕。」

李柔韻抿了抿嘴巴，繼續道：「此事傳出，那支天王脈震怒，派出了諸多強者前來，要將澹臺嵐抓回族內償命。」

「而李太玄當然不可能同意，之後就爆發出了更為激烈的衝突。」「但他們兩人再如何驚才絕豔，那也不可能抵擋一支天王脈的力量，於是只能不斷退走，而李太玄也發回了求援，老爺子當初接到求援，第一時間就要出動龍

牙脈的力量，可最終被龍血脈阻攔了下來，他們的理由是一旦如此，可能會造成兩支天王脈間的對立，那將會震動整個天元神州。」

「老爺子當時強烈反對，但掌山一脈權力更大，最終經過商議，族內統一了決議。」

李柔韻盯著李洛，沉默了兩秒。

「保李太玄，不保澹臺嵐。」

李柔韻再度嘆息一聲，幽幽聲音響起。「至於最後的結果...應該也就不必再說了吧？」

第七百三十六章李洛的目標

最新章節！

保李太玄，不保澹臺嵐。

當李柔韻在說出這句話的時候，飛舟上面陷入了短暫的安靜。

「怪不得我娘在提及李天王一脈的時候會沒有什麼好臉色。」安靜持續了片刻，李洛言語淡淡的說道。澹臺嵐雖然沒有什麼尊貴的出身，可對於自家老娘，李洛可真是太了解了，她內心中的驕傲不比任何所謂的天之驕子少一分，可以想像，當年她在知道李天

王一脈的態度時，恐怕少不了一番譏諷。

你李天王一脈的庇護，我可不稀罕。

李柔韻沒有說話，有這樣的事情在前，澹臺嵐對李天王一脈心懷芥蒂是很正常的事情。「族內這樣的態度，我爹應該會很失望。」李洛說道，李天王一脈擺明是想要藉此棒打鴛鴦，分開兩人，但以李太玄的性格，怎麼可能在這種時刻拋下澹臺嵐

獨自回族，所以，他就帶著澹臺嵐一路遠逃，甚至離開了天元神州，最終來到了外神州的大夏國。李柔韻嘆了一口氣，如果李太玄不失望的話，又怎會這麼多年都不給族內傳遞任何的消息，這一次如果不是為了保護李洛，恐怕也不會在天王令上留下手腳，讓

得族內主動接收到信息。「當時那支天王脈很震怒，而龍血脈那邊不想與其搞得太僵，所以給龍牙脈這邊的理由是我們一族與澹臺嵐畢竟沒有關係，我們要保李太玄是合理的，可若是連澹

臺嵐都要保，那對方也是很難下臺，到時候損失了顏面，說不定會將事情衍變得更為嚴重。」

「但當時也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最起碼，老爺子是想要都救，因為他很清楚李太玄的性格，是絕對不會拋下澹臺嵐的。」「可老爺子畢竟只是龍牙脈脈首，而並非是掌山脈首，所以族內最後的決議，他也只能接受，不過在李太玄他們離開後的這些年，他再沒有參加過族內的脈首

會議，直到十年前的天元神州上的一次諸脈會武，他與那支天王脈的一位脈首被分派到一組，進行一場表演賽，算是給諸脈小輩開開眼界。」

說到這裡，李柔韻神色變得格外複雜起來。「然而誰都沒想到，原本只是一場點到為止的王級切磋，卻是被老爺子打成了生死戰...當時整個場面都亂得一塌糊塗，而那一戰後，那支天王脈的那位脈首十

年間極少露面，應該是在養傷，而老爺子也是靜養到如今，說起來，算是打了個兩敗俱傷。」

「後來老爺子對族內其他脈首的解釋是一時手癢，情難自禁...」

李柔韻苦笑，其實誰都知道，那一次是老爺子壓抑多年的火氣爆發了。

李洛愣了愣，他這位未曾見過面的爺爺，倒也算是性情中人了，一時間，心中為老娘抱有的一分怨念，也是減弱了一點。「李洛你也莫要因為你娘的事情怪老爺子，他的性格就是如此，平日裡頗為嚴厲，素來以族為重，但總體說來，他是一位值得敬重的長輩，此次將你迎回，他已是對掌山一脈那邊開了口，上一輩的事情止於上一輩，往後你行走於天元神州，不論是其他天王脈還是某些超級勢力，若是因為往事有長輩出面欺辱你，那麼

龍牙脈就是你的後盾。」李柔韻說道。「只是長輩？那意思就是同輩之人找李洛麻煩，就得靠李洛自己了？李洛雖說天賦不遜色其父，但畢竟早些年有空相問題，而且大夏那種地方，如何能跟這些

享有內神州得天獨厚的修行資源的天驕相比？」牛彪彪突然皺眉。李柔韻平靜的道：「牛彪彪，李天王一脈也並非是什麼和平的象牙塔，任何地方都充滿了爭端，很多東西，需要李洛憑藉自己去競爭，這就如同當年的李太玄

一般。」

「而且，你就對李洛這麼沒信心嗎？」

「他有著李太玄與澹臺嵐那樣的父母，如今回到李天王一脈，只需要略作一些蟄伏，藉助族內的資源，要追上內神州那些年輕天驕並不算難。」

李洛聞言，也是笑了笑，雖說他並不想惹事情，可如果真有人借上一輩的恩怨來找他的麻煩，他也不是忍氣吞聲的性格。

而且，他也真想看看，這內神州的天驕，是否就真的那樣高不可及。作為取得了東域神州一星院最強稱號的人，李洛對於那些老一輩雖然不介意暫時的唯唯諾諾，可同輩之人，想要欺辱他，那就不要怪他重拳打斷鼻梁骨了，

當年他娘能夠打爆他們的上一輩，他這個做兒子的，也不能太弱了威風。「李洛，等你回到咱們龍牙脈後，族內會按照規矩對你進行一系列的檢測，你對此不要有所抗拒，也不要有什麼保留，最好將你自身天賦都展現出來，這樣的

話，老爺子也能夠有更多的理由對你傾注資源。」李柔韻又是提醒道。李洛點點頭，此次前往李天王一脈，他不是去韜光養晦的，所以遮遮掩掩沒什麼意義，他必須展現自身的能力，然後才能夠藉助李天王一脈的資源，讓得自

身實力不斷的精進。

所以此去，他的心中已是給自己定下了諸多的目標。

第一，最為緊要之事，就是想盡辦法獲得李天王一脈寶庫之中的那一株「九紋聖心蓮」，然後藉助古學府的原始相力樹給青娥姐送去。

第二，提升自身實力，以最快的速度，晉入封侯！

而這封侯的時間，李洛給自己定在了三年之內，雖說他還有四年壽命，但一切總歸還是得留點餘地，所以如果三年能封侯，這是最完美的狀態。當然如此一來，他自身所承擔的壓力就又要增強了，三年時間，從煞宮境直入封侯，如此修煉速度，李洛感覺，就算是在內神州這種修煉盛世之地，怕也是

頗為罕見吧？

第三，想辦法幫牛彪彪修復破碎的封侯臺，恢復實力。

這一點，或許到時候得請教一下那位未曾謀面的爺爺。

至於第四...就是他來到天元神州的一個特殊目的了，這將會關係到他未來封侯後的修行道路，那就是封侯後，他又將會誕生的第四個空相。

可老爹老娘留下的「小無相神鍛術」對於封侯後已是無用，所以他需要找尋到此術的進階篇。

那就是李太玄曾經提及過的大無相神鍛術！而這，就是李洛來到天元神州，最大的目的所在。

第七百三十七章龍牙域

最新章節！

接下來漫長的趕路，乏善可陳。李洛已經忘記飛舟穿越了多少國度，多少無盡山脈，多少茫茫海域，這一路上，他見到了太多於天地間誕生的嚴酷環境，在這些地方，即便是封侯強者也不

敢久留，只能迂迴避開。

而當趕路的時間，抵達一個月左右時，李洛一行人終於是通過一座龐大的跨州傳送陣，正式的抵達了天元神州。

天元神州，天上城。天上城乃是這座巍峨雄偉之城的名字，據說外神州想要進入天元神州的話，這座城市是必經之路，所以這天上城三字，可謂是散發著一種高傲之意，也體現

出了內神州對於外神州的一種俯視態度。

對於這份態度，李洛稍微的有點不爽，這內神州真的是處處都散發著一些優越感。

不過，不爽歸不爽，但這卻並不妨礙他震驚於天元神州中天地能量的雄厚與濃鬱。當李洛從那座龐大的傳送陣中走出來的時候，第一時間就感受到了這沸騰繁華城市之中瀰漫的天地能量，那股能量之強，幾乎能夠媲美洛嵐府的金屋內的能

量濃度。

但要知道，金屋是花費極大代價打造而成，可在這裡，那般濃度的能量，卻是隨處可見。

這只能說，內神州的天地能量，比起外神州，的確是強盛了太多太多。

或許，也只有如此環境，才能夠造就出真正的修行聖地。

而在李洛驚嘆於天元神州天地能量之強盛時，李柔韻卻並未停留，而是直接駕馭著飛舟破空而出，直往北面天際而去。「這天上城只是天元神州邊陲之地，我們還需要周轉十數座城市，藉助其中的傳送陣進行超距離傳送，最終才能夠抵達龍牙域。」飛舟上，李柔韻對著李洛解

釋著說道。

「對了，這個龍牙域，就是咱們龍牙脈的專屬封地，其內分為十二境，每一境的疆域，比你們大夏還要遼闊數分。」李洛直接倒吸一口冷氣以示尊重，一境比大夏還廣袤，這十二境會是何等恐怖的規模？而且這還只是龍牙脈，如果將其他四脈也加起來，整個李天王一脈所

統治的地域，簡直無法想像。

這就是天王級勢力嗎？

這一刻，即便李洛很不想承認，但也忍不住的生出了自己真的有點土包子的感覺了。

「我這真是鄉下小地主進首富親戚家了。」他自嘲笑道。李柔韻搖搖頭，糾正道：「這不是首富親戚家，這就是你自己的家，老爺子是龍牙脈脈首，你是他的孫子，擁有著最直系的血脈，所以嚴格意義來說，未來的

你甚至是有著繼承龍牙域的資格，當然，前提是你具備那個實力。」

李洛笑了笑，對此倒是不置可否，雖說這份家業大得他無法想像，但在他的內心最深處，還是更喜歡那個小小的洛嵐府，那裡有他的爹娘，也有姜青娥。李柔韻似是知曉李洛的心思，但也未曾多說什麼，畢竟不管怎麼說，不論是李天王一脈還是老爺子，他們對於李洛而言都是極為的陌生，雖說有著血脈牽連

著，但在李洛這些年的生命中，龍牙脈並沒有任何的參與，所以現在就指望李洛對他們生出認同感那也是不太現實的。

但李柔韻相信，往後隨著李洛留在龍牙脈，他終歸會喜歡這裡的。

於是她不再多說，驅使飛舟全速而行。

而李洛與牛彪彪在聊了一會天后，就回到了船艙中，這裡分隔出了幾個簡潔的小艙，適合長途趕路中的歇息。

李洛盤坐，開始了每日不曾停下的修煉。

三轉龍息煉煞術直接運轉而起，然後自天地間吞吐著地煞能量，最終從中煉化出一道道的地煞玄光，投入自身相宮之內。這一個月的趕路中，李洛修行倍感認真，因為他清楚，此次回歸龍牙脈，雖然是獲得了一個極大的靠山背景，但這卻並不是說他就沒有什麼後顧之憂，按照

李柔韻所說，即便是在這龍牙脈中，他如果想要獲得更多的修煉資源，那還是得依靠自身的實力去爭取。

所以，終歸還是自身夠強，才能夠獲得足夠的重視。

時間在修煉中流逝著，當那最後一道地煞玄光投入相宮之後，李洛的心神也是沉入進去，只見得在那水光相宮內，上千道玄光如飛鳥般四處飛掠。

李洛心神一掃，便是知曉了這些玄光數量。

一千三百道！沒錯，現在李洛相宮內的地煞玄光，已經有破千之數！而一個月前李洛動身前往南風城時，這個數量還只是處於三百左右，由此可見這一個月的趕路中，李

洛的修行未曾有半點的放鬆。

「以我的估算，我的水光相宮，應該最終能夠容納五千道地煞玄光。」一般小煞宮境的相宮，能夠容納三千道地煞玄光，當然這並非是絕對，也會根據自身相性的品階而有所浮動，簡單來說就是擁有著品階越高相性的相宮，其

容納極限也會更強。

正常來說，想要在小煞宮境時就能夠容納五千之數，那起碼也得相性達到上八品的品階。

李洛的相性自然是沒有達到上八品的，但他奇特的一主一輔的上七品水光相卻完全不弱於其他的上八品單相。

「按照這種地煞玄光的凝鍊速度，想要達到五千之數，還需要將近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李洛注視著水光相宮內，只有當水光相宮內的地煞玄光抵達極限，他才能夠將這座相宮強化提升到大煞宮境的層次，而三個月的時間，對於旁人來說或許不

算長，可對於他而言，卻過於奢侈了點。

因為他自身不僅有水光相宮，還有著另外兩座相宮的存在，那兩座相宮，也需要他花費時間與精力來強化與打磨。

「我必須將這個時間縮短到兩個月內。」李洛自語，地煞玄光的凝鍊，是地煞將階的標誌，而玄光凝鍊的速度，也有多種取決之物，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煉煞術的等級，他自身所修煉的「三轉龍息

煉煞術」已經是五煞級，這種等級的煉煞術在大夏絕對算是最頂尖的級別，可如果放在天元神州的話，倒是未必。

所以李洛抵達龍牙脈後，他或許得考慮能否找尋到更高級的煉煞術。另外想要提升地煞玄光的凝鍊速度，還可以藉助外物，比如元煞丹之類的，這種丹藥在聖玄星學府中唯有三星院的學員才有資格兌換，而且數量頗少，但以

龍牙脈的底蘊，定然是能夠揮霍得起這種丹藥，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話，李洛也需要大量的元煞丹。

歸根結底，還是需要修煉資源。

當然，不客氣的說，李洛願意跨越如此遙遠的距離來到天元神州，這也正是他的目的所在。

以龍牙脈如此恐怖的底蘊，養他這麼一個米蟲，應該很容易吧？

這般想著，李洛笑了笑，然後再度閉目，繼續沉浸於修煉之中，開始採集，凝鍊地煞玄光。

而時間則是在這一日日的修煉下，迅速流逝。

眨眼間，又是半個月過去。

這一天，李柔韻那帶著一些如釋重負的聲音，傳入到了正在修煉中的李洛耳中，將他驚醒過來。

「李洛，我們抵達龍牙域了。」

李洛心頭微微一震，不可避免的升起了幾分好奇與期待之意。他，終於要與那位素未蒙面謀面的爺爺相見了嗎？

第七百三十八章龍牙山脈

最新章節！

當李洛自船艙中走出來的時候，此時飛舟正減緩速度於天際滑行，他的目光首先是投向下方，因為那裡出現了一座規模雄偉得幾乎看不見盡頭的城市，那座城市的上空，有無數光柱升起，光柱彼此連接，仿佛是形成了某種奇陣，將城市籠罩在其中。

李洛以往所見過最為雄偉的城市，就是大夏城。

可大夏城與腳下這座城市比起來，卻突然顯得寒磣了起來。

「這座城市名為龍牙城，乃是我龍牙域中最為龐大的城市，不過這並非是我們的目的地。」

一旁傳來了李柔韻的聲音，然後李洛就順著她抬起的手指看向了龍牙城後方所在，只見得那裡出現了一條猶如能夠遮蔽天際的山脈，山脈之中，群山聳立，每一座山嶽，都似是有萬丈之高。

而且，這些山嶽極為的陡峭險峻，遠遠看去，仿佛是一根根巨龍之牙交錯於天地間，一股無法形容的兇煞與凌厲氣息蕩漾在這條龐大的山脈中，令人隱隱的生出一些毛骨悚然之感。

「歡迎來到龍牙山脈。」李柔韻衝著李洛露出笑容。

然後她縴手一揚，飛舟對著山脈之中徐徐的開進，李洛就見到前方的空間仿佛是如水面般浮現出層層漣漪，飛舟穿過漣漪時，群山間的景象出現了一些變化，只見那些群山間，有無數瓊樓玉宇，鱗次櫛比的於山林綠蔭間浮現，無數白玉石亭，樓閣仿佛寶石般的在群山間閃耀，一座座樓臺間，有巨石浮空，形成了道路，彼此連接。

好一幅氣派至極的景象。

當然，最讓得李洛心中震動的，還是這片天地間流動的能量，那股天地能量之雄厚，精純，遠比李洛此前見過的任何地方都要強盛。

那些天地能量，仿佛都是形成了淡淡的霧氣，於群山間流動。

群山間，時而能夠見到諸多的人影浮現，也有不少飛舟來回穿梭，但不知是否是錯覺，李洛仿佛是感覺到許許多多的目光，正在對著他們所在的飛舟投射而來。

李柔韻催動著飛舟穿過群山間，片刻後，有一座擎天山嶽出現在了山脈中，那座山嶽筆直如鋒利巨牙，在山嶽的上空，那裡的雲層都呈現一種空洞的跡象，仿佛是被一股無形的鋒銳之氣洞穿了天穹。

「此為龍牙山，是我龍牙脈權力最高之處，李洛，老爺子已在其中等待，除此之外，四院主事應該都到了，其中包括你的兩位大伯。」李洛微微點頭，在來時的路上，李柔韻已經將龍牙脈的一切信息都告知了他，老爺子李驚蟄生有三子，長子李青鵬，二子李金磐，三子就是他老爹李太玄。

所以從輩分來說，李青鵬是他的親大伯，李金磐是他的親二伯，論起血脈親近度，要比李柔韻都要近許多。

這讓得李洛心頭暗自的嘆了一口氣，突然間出現這麼多有血脈牽連，但卻又極為陌生的親人，一時間真是讓他不知道究竟應該怎麼去處理。

「你不要有所擔憂顧慮，你那兩位大伯其實都是挺不錯的人，李青鵬兄長為人和善，李金磐兄長雖然性格火爆嚴肅一些，但也算是正直，而且他們都很期待你回家。」李柔韻似是知曉李洛心中所想，笑著安慰道。

李洛只能笑著點點頭，都已經到這一步了，難不成他還能掉頭回家不成。

說話間，飛舟已是於龍牙山山頂處的一座石臺上落了下來，石臺的後方是一條山中石梯，石梯一路向上，隱約看見一座古色古香的樓閣於林蔭間浮現。

另外，石臺山崖兩側，竟是有不少人影站在此處，甚至連遠處的一些樹上，都站滿了人，那一道道充滿著好奇，審視的目光望著落下來的飛舟。

而當李柔韻自飛舟走下的時候，在那眾人簇擁中，有兩道年輕的身影率先迎了上來。

「韻姑姑。」

那兩道人影，一男一女，皆是對著李柔韻行禮。

「是鯨濤和鳳儀啊。」李柔韻見到兩人，也是露出笑容，點頭示意。

站在李柔韻身後的李洛聞言，心頭便是微動，因為從李柔韻那裡他已經得知，他那大伯有一子，名李鯨濤，二伯有一女，名李鳳儀。

從輩分來說...算是他的大哥，二姐。

李洛先是看向那青年，後者身軀倒是顯得高大，一頭短髮，他看上去有點微胖，雙臂略長，臉龐上掛著溫和的笑容，只是慢吞吞的神態，總是帶著一種懶散的感覺。

其模樣看上去沒有他名字中的鯨濤霸氣，反而給人一種與世無爭的懶氣。

而那名女孩，跟李鯨濤比起來，則是要顯得亮眼許多。

她身材高挑，束著高馬尾，她的五官頗為秀美，特別是瓊鼻頗為挺翹，這就令得整個臉頰變得立體，尖俏了許多，一雙柳葉眉微微挑動間，散發著一些凌厲，鋒銳之氣。

她那纖細的腰間束著一條紅色綢帶，更是令得她看上去顯得幹練而強勢。

二伯之女，李鳳儀。

而在李洛打量著兩人的時候，對方也是第一時間跳過了李柔韻，將視線投在了他的身上。

然後李鯨濤與李鳳儀的眼中就不約而同的掠過了一抹驚嘆之色。

眼前的少年，身軀挺拔，一頭灰白頭髮顯得頗為的特別，特別是那張面龐，上面隱約能夠看見李太玄的影子，但比其又要顯得青澀許多，可這並不妨礙少年那令人驚豔的顏值。

他那一對眼眸明亮平靜，雖說是從那外神州而來，但卻並沒有因為來到這龍牙山而顯得有任何的侷促之色。

李洛迎著兩人的打量，心中也是有些無奈，說實在的，他還並不知道那所謂的大伯，二伯對於他的歸來究竟是什麼心態，畢竟雖說他老爹與他們是親兄弟，可如此龐大的家業中，兄弟之情在諸多爭鬥下反而是顯得有些多餘，這一點，從大夏王庭之變就能看出來，那是真的「叔慈侄孝」，長公主跟攝政王就差把對方的腦子直接敲碎了。

而龍牙脈的家業，可比大夏厚實太多。

所以如果那兩位長輩對他老爹是抱著一種忌憚戒備心態的話，那麼他們的子女，應該對他也不會有多少的善意，畢竟從龍牙脈的繼承權來說，那麼優秀的老爹絕對算是他們最大的競爭對手。

這種事情雖然很狗血，但其實很常見。

這所謂的便宜大哥，二姐即便接下來要對他有諸多的刁難，試圖讓他這所謂的「土包子」還沒進門就先丟臉，也算是家族鬥爭的慣有流程。

而在李洛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那名為李鯨濤的青年已是帶著一絲好奇的走了上來，他湊到李洛面前，露出了笑臉：「李洛？」

李洛面容平靜，點點頭。

接著他就見到眼前的青年眼睛仿佛都是在此時有奇特光彩綻放出來，然後這李鯨濤直接就伸出那偏長的雙臂，一下子緊緊的摟住了他，狂喜的道：「小弟你受苦了，快叫大哥！」

這一刻，即便是李洛做好了諸多準備，但還是忍不住的嘴角一陣抽搐。

這個便宜大哥，畫風稍微有點不對勁。

第七百三十九章大哥與二姐

最新章節！

面對著熱情至極的李鯨濤，李洛不免有點尷尬，想要掙脫對方的手臂，但對方卻摟得太緊，於是他只能放棄，露出勉強的笑容：「我是李洛，見過大哥。」

從輩分來說，這李鯨濤的確是他大哥。

「哈哈，不愧是三叔的兒子，你跟他一樣的英俊帥氣，好可惜三叔不是我爹啊，不然我就不會是這種模樣了。」李鯨濤熱情的拍著李洛的肩膀，說道。

李洛嘴角的笑容都要僵住了，你這麼說，你爹不會打死你嗎？

「李鯨濤，你能不能收斂點？」而此時，女孩有些冷冽的聲音傳來。

那李鳳儀柳葉眉微蹙的望著熱情而興奮的李鯨濤，這傢伙表現的真是太差勁了，哪有一見面就直接拍肩摟人的，一點氣度都不要了。

聽到李鳳儀的呵斥，李鯨濤趕緊悻悻的收手，看樣子雖然從輩分來說他是大哥，可卻對於這個兇悍並且強勢的二妹有點懼怕的樣子。

「鳳儀，你在這裡等的時間比我還久，你不是最崇拜三叔的嗎？」李鯨濤嘟囔道。

李鳳儀狠狠的剮了李鯨濤一眼，咬著銀牙道：「閉嘴，我崇拜三叔，又不崇拜他兒子！」說完也就不再理會李鯨濤，而是眸光盯著李洛，走上前來，打量了兩眼，語氣平淡的道：「模樣倒是有幾分三叔的風採，我叫李鳳儀，從輩分來說，你得叫我

二姐。」

李洛微笑道：「李洛見過二姐。」望著眼前神態從容平靜，絲毫沒有因為從那偏遠的外神州來到龍牙脈而有絲毫慌亂，忐忑的俊逸少年，李鳳儀眼眸中掠過一絲讚嘆，雖然尚不知道眼前少年

天賦實力如何，但這副從容心性態度，倒不愧是三叔的孩子。

而且關鍵是長得的確好看，李鳳儀在這天元神州中也算是見過不少年輕俊傑，可要論起外貌的話，她這小弟絕對算是其中的翹楚之輩。

顯然，李洛完美的繼承了父母的外貌基因。聽著這麼好看的人叫著自己二姐，李鳳儀心中也不由自主的泛起一些愉悅舒坦感，以往總是看著李鯨濤那張普通的臉，實在是看得生膩，如今她終於有了一

個弟弟，以後是不是可以隨意的欺負他？

等下次遇見其他四脈的那些小婊砸，只要她把這小弟拉出來，她們怕是要羨慕到口水都流下來吧？

「小弟，你舟車勞頓應該挺累了，但此時爺爺和我爹他們都還在等著你，所以還得你稍微堅持一下，不過你不用緊張，大家都很期待你回家。」李鳳儀說道。

李洛笑著點點頭。

「走，小弟，大哥帶你上去。」李鯨濤熱情的拉著李洛的手臂，帶著他往石臺前方的石梯而去。李鳳儀則是眸光掃視而開，對著那些周圍許多的圍觀人影呵斥道：「都看見了吧，這就是我三叔的孩子，他叫做李洛，以後也是我們龍牙脈的人，往後誰敢因

為他是從外神州而來就對他有所輕視，可別怪我不客氣！」

此言一出，四周有些笑聲響起，那些審視著李洛的諸多目光也是收起，然後陸陸續續的散開，不過隱約間還是能夠聽見一些言語傳出。

「那就是三老爺的孩子？」

「長得倒是好看，有三老爺的風範。」

「長得好看有什麼用，又不是來選美的，一切還得看其天賦與實力，不過聽說那外神州資源匱乏，修行緩慢，所以我看這李洛應該也出彩不到哪裡去。」

「那就不知道了...」「等著吧，往後總會有機會看清楚的，畢竟老爺子可是說過，在咱們龍牙脈，一切都得依靠自身去爭取，如果他平庸的話，就算他是三老爺的孩子，那也沒什

麼用。」

「......」

李鳳儀看著李洛，道：「小弟，龍牙脈人太多，如果有人欺負你，你就告訴我。」

李洛笑著點點頭，道：「多謝二姐，不過我有個小小的建議。」

「說。」

「可以叫我李洛，或者小洛嗎？小弟這個稱呼似乎不太好聽。」

李鳳儀頷首，道：「好的小弟，還有其他的建議嗎？小弟。」

李洛：「......」

「沒有了。」最終他搖搖頭，跟著李鯨濤走上石梯。

李鳳儀落在後面一步，嘴角微翹，此時李柔韻也是走過來，與她並肩而行，輕笑道：「怎麼樣？」李鳳儀挽著李柔韻的手臂，用僅有兩人聽見的聲音說道：「看起來還不錯，光是這副外貌都看著讓人喜歡，希望他天資也不錯，這樣即便在外神州浪費了一些

時間，但也應該還能夠追上來。」李柔韻想起李洛的三相，心中暗自笑了笑，三相者，完全不遜色於九品相，而即便是在內神州，三相者也算是頗為罕見，所以李洛的天資完全是不用懷疑的

，不過等級麼，倒的確是落後了一點，畢竟如同李鯨濤，李鳳儀他們，雖然年齡僅僅比李洛大上一歲左右，可如今已是煞體境。但這主要還是差在年齡上面，在與李洛相同年齡的時候，李柔韻記得李鯨濤與李鳳儀也都才剛剛晉入煞宮境而已，這麼一比較，倒也是顯得李洛有些不一般

了，畢竟身處外神州那種地方，他所具備的修煉資源與後兩人比起來，可是完全沒有可比性，但即使如此，他也並未落後太多，可見自身天資也是極為不凡。當然，修行越是逐漸的登堂入室，所謂天資，也就要顯得更為的寬泛起來，並不能完全以相性品階來決定，特別是「封侯術」的出現，這時候其所帶來的力量

，已經並不比高品相的作用弱多少。這一點，從聖杯戰上的藍瀾就能夠看得出來，他自身相性品階並不高，但卻能夠力壓宮神鈞，長公主等諸多高品相的驕子，所倚仗的，就是他所修成的那一

道「明王三拜」封侯術。

李洛被李鯨濤熱情的拉著，一路沿著石梯不斷的往上，這位便宜大哥則是不斷的在絮絮叨叨著，同時說著這麼多年真是辛苦了之類的話語。聽著耳邊那嗡嗡的聲音，李洛也是有些無奈，這位便宜大哥明明給人一種懶散的樣子，怎麼偏偏話卻能夠這麼多...不過，對方顯露出來的熱情，倒是頗為的

真誠，並沒有給李洛一種偽裝之感。

顯然，李鯨濤對他並沒有懷有什麼敵意。

那李鳳儀也是，在先前短暫的接觸中，她雖然對他有些好奇與審視，但更多的，還是幾分善意。

這倒是讓得李洛開始相信李柔韻之前跟他說的話，那兩位大伯對於他的態度，應該還算是不錯。

這令得李洛心中暗自鬆了一口氣，因為他來龍牙脈，是為了修煉的，不是為了搞一些無聊的家族狗血之爭。

沿著石梯前行，約莫數分鐘後，終於是登了上去，然後李洛就見到一座如宗祠般的古老樓閣出現在了前方，宗祠三面環水，前方是青石小路，綠蔭成群。

李洛一行人來到這座宗祠前，然後由李柔韻上前，對著其內恭聲道：「老爺子，我已將太玄血脈帶回。」

「進來吧。」宗祠內，傳出了一道老人的聲音，那聲音似是帶著一種如山嶽般的沉穩，仿佛一條盤踞山巔，吞吐風雲的老龍。

李柔韻將大門徑直推開，光線沿著門縫延伸而進。

李洛的目光，也是隨之投射了進去。宗祠內頗為的寬敞，而此時其中人影卻是不少，一道道氣勢不凡的身影端坐於其中，而李洛的目光，第一時間投向了宗祠首座的位置，然後他就見到那裡，

有一名精神矍鑠的灰衣老人睜開了眼目。

老人的目光，也是在此時看向了站在門口，處於陽光下的少年。少年身軀修長，面龐顯得有些稚嫩，然而在這張面龐上，老人卻是見到了熟悉的影子，這一瞬，即便是以他的實力，都是出現了瞬息的恍惚，久遠的記憶在

此時翻動起來。他仿佛是記起了當年尚是少年的李太玄，也是這樣站在門口，對著他露出飛揚而燦爛，充滿著青春氣息的笑臉，然後揮著手，一臉玩世不恭的喊著他老頭子

。

這一刻，老人忍不住的站起了身子，嘴中有喃喃聲傳出。「太玄...你終於回來了。」

第七百四十章李驚蟄

最新章節！

當灰衣老人起身的時候，宗祠內所有人都是驚了一下，而後那坐在老人兩側的兩名中年男子對視了一眼，居左的中年人模樣有些胖，臉龐圓潤，臉上掛著溫和的

笑容，看上去仿佛是一個和和氣氣的富商一般，他正是李洛的大伯，李青鵬。

居右的中年男子，則是身軀有些壯碩，渾身散發著一股兇悍，強勢的氣勢，他的雙眉赤紅，如同火焰一般，連帶著那眼瞳中，仿佛都時不時的有火焰升起。

他則是李洛的二伯，李金磐。

跟李青鵬的一團和氣相比，他無疑就要顯得更加的具備攻擊性。

此時，兩人發現了老人的失態，那李青鵬則是趕緊咳嗽了一聲。

他們都明白，老人這是將眼前的少年認作了李太玄。

不過，這就是李太玄的孩子嗎？倒還真跟太玄長得有數分的相似，難怪恍惚間，連老爺子都認錯了。李青鵬的咳嗽聲，將老人驚醒過來，他雖然歲數不小，但眼神卻迅速的恢復清明與深邃，他凝視著門口的少年，然後緩緩的坐了回來，雖然有些皺紋，但卻

依舊顯得精神矍鑠的臉龐上在此時努力的擠出了一些溫和的笑容。這笑容讓得李青鵬與李金磐都是暗自無奈，老爺子平日裡是一個很嚴肅的人，即便是面對著李鯨濤，李鳳儀他們這些晚輩，也是頗為的嚴厲，這般笑容更是

很少露出來，今日這倉促露笑，恐怕是不想嚇到這個剛剛回家的少年。

「李洛是嗎？快進來。」老人對著門口的李洛招了招手。門口的李洛對於這個陣仗也是頗為的無奈，說實在的，他還不太清楚自己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這位素未謀面的爺爺，但眼下顯然也沒辦法磨磨蹭蹭，

於是他努力平復下心態，神色平靜的走入了這座帶著一些年代感的宗祠之中。然後目光看向首座上的灰衣老人，老人歲數應該極大，面容蒼老，然而他僅僅只是靜靜的坐在那裡，就有一股淵渟嶽峙般的氣勢散發出來，這一瞬，他仿佛

是與整座龍牙山都融為一體，一舉一動間，都能引動天威降臨。

那種難以形容的威壓，李洛此前只在龐千源身上感受到過。

顯然，這位老人應該就是他的爺爺，如今的龍牙脈脈首，李驚蟄。

「李洛，見過老爺子。」

李洛心緒湧動，而後對著眼前的老人行著晚輩大禮，言語恭敬。

「瞧你這孩子這副生疏的模樣，想來這些年，李太玄也並沒有跟你提起過我吧？」李驚蟄神色有些複雜的笑道。

李洛倒是想要幫老爹說點話，但否認的話實在是有點說不出來，於是他最終只能保持沉默。李驚蟄眼神有些傷感，李太玄沒有跟李洛提起過李天王一脈，也沒有提起過他，顯然，這是心中還因為當年的事情懷有芥蒂，那個孩子是那麼驕傲的人，結

果卻被逼出了天元神州，去往了那外神州。

李太玄是他最看重的兒子，也是他最喜歡的兒子。

「咳。」見到李驚蟄沉默下來，一旁的李青鵬連忙咳嗽了一聲，站起身來，衝著李洛露出溫和的笑容，道：「李洛啊，我是你的大伯，李青鵬，這是你二伯，李金磐。

」

他還指了指一旁的赤眉中年。

後者也是對著李洛點頭示意，目光一直停在李洛那酷似李太玄的臉龐上。

「李洛見過大伯，二伯。」李洛恭敬的說道。「父親，三弟沒有跟李洛提起您，或許是因為不想讓這孩子生出好高騖遠之心，畢竟他們短時間又不打算回來，何必給孩子一些其他的想法？」李青鵬對著李

驚蟄說道。

「他埋怨我也是對的，當初是我對不起他。」李驚蟄聲音低沉的道。

「父親，三弟如果真對您有怨忿，又怎會將李洛送回來，這說明在他的心中，還是對您保持信任的。」李金磐也是開口說道。李驚蟄輕嘆了一聲，神色也是漸漸的恢復過來，然後看著李洛，道：「李洛，往後你就將龍牙脈當做你的家，你放心，有老頭子我在這裡，斷然不會讓你受到

什麼委屈。」

「全聽老爺子吩咐。」李洛點點頭。

李驚蟄笑了笑，目光再次仔仔細細的打量著李洛的面龐，在這稚嫩的臉龐上，他看見了許多李太玄的影子，於是眼神就變得愈發的柔和與歡喜起來。

「呵呵，諸位，今天我龍牙脈有潛龍歸來，當是大喜。」而後，他視線轉向宗祠內的眾多人影，笑著說道。

頓時宗祠內的這些氣勢不凡的身影，也皆是紛紛出聲恭賀。

「李洛是三弟的血脈，既然如今已經歸族，那自然也應該將他的名字寫入族譜。」李青鵬在此時說道。名字入族譜，是一個極為正式的儀式，這代表著李洛往後就真正是龍牙脈的人，而且除此之外，族譜有名者，往後也將會享受到龍牙脈族人的待遇，每一個

月都能夠領取到足以讓外系之人眼熱的諸多資源。

李驚蟄點點頭，略作沉吟，道：「寫入上譜。」

此言一出，宗祠內微微靜了一下。龍牙脈的族譜，分上下兩譜，一般初入者都是先入下譜，隨著往後自身天資，實力，功績都顯露出來後，就會晉入上譜，這不僅是身份上的一些變化，還有

著待遇，資源的提升。

而李驚蟄此舉，無疑是要躍過下譜，直接將李洛寫進上譜。李青鵬與李金磐倒是沒有異議，他們都知道這是老爺子在補償李洛，而且這孩子以往在外神州那種地方，如今正是需要更多修煉資源的時候，如果再讓他從

下譜晉升到上譜這耽擱一下，無疑會浪費一些時間。

不過，也並非是所有人都這樣認為。

「脈首，李洛歸族，的確是喜事，不過直接入上譜，會不會稍微有些逾規了一點？」一道不合時宜的聲音，在宗祠內響起。

李洛聽到這突兀的聲音，不僅沒有感到意外，反而是鬆了一口氣。

總算是來了點阻礙了。

這才正常嘛，不然一切順順利利的，好像終歸是缺少一點什麼。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李洛的目光也是投向了那說話的人，那是一名身穿金色衣袍的中年男子，他面白無須，手持一柄紫金如意，其上有紫氣升騰，他坐在

李青鵬下手的位置，此時正面色認真而恭謹的看向李驚蟄。

「他是龍牙脈四院之一的金光院大院主，名叫趙玄銘，是龍牙脈唯一的一位外系大院主。」

當李洛看向那中年男子時，李柔韻的聲音，在一道相力的包裹下，傳入了李洛的耳中。

「金光院大院主，趙玄銘。」

李洛眼神微動，這地位不可謂不高，龍牙脈四院，大院主之位皆是由老爺子三個親兒子把控，而此人能夠居於此位，倒是有些厲害。

不過，此人竟有勇氣質疑李驚蟄的決議，看來也不簡單。李洛眸光收斂，顯然，這龍牙脈，也並非是鐵板一塊。

第七百四十一章趙玄銘

最新章節！

那金光院大院主趙玄銘的聲音，在宗祠內迴蕩，也是引得氣氛稍微的有些一變。

「趙大院主，在龍牙脈，老爺子才是脈首，他的決議，何須你來質疑？」不過很快的就有反駁的聲音響起，只見得李洛的二伯李金磐面露冷笑，言語間也是絲毫不客氣，看樣子與這趙玄銘之間關係並不好。

龍牙脈四院，這個趙玄銘雖是金光院大院主但卻並非是由老爺子提拔起來的，而是由掌山的龍血一脈那邊前些年舉薦而來，簡單來說，這就是掌山一脈安插過來的一枚釘子。

雖說意義不是很大，有老爺子鎮場，這趙玄銘也算是恭謹，不敢有所逾越，但終歸是令人有些不舒服。

再加上這趙玄銘也是能耐頗為不小，來到龍牙脈的這些年，大肆提拔，培養外系之人，如今那金光院內，絕大部分人竟然都是外系者，他們李氏一族的人，倒是佔了少數。

但不得不說，金光院的實力在這些年暴漲，曾經四院之中，以青冥院最強，可隨著李太玄的離去後，青冥院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如今反而是金光院後來居上，成為了四院之首。

李青鵬沒有爭鬥之心，也不想與趙玄銘爭風頭，但李金磐卻是強勢火爆的性格，所以這些年與趙玄銘鬥得不可開交，但這種交鋒中，屢次都是趙玄銘取得上風。

畢竟，李驚蟄三子，還是唯有李太玄最為驚豔，老大老二，都是差之不止一籌。

當然，其實不論這趙玄銘有何本事，只要其自身未曾踏入王級，那麼在這龍牙脈中，終歸還是以老爺子為尊，一切的爭鋒，後者都能夠輕易的將其壓制下去。

但關鍵是老爺子性格嚴肅，往日也並不因為李金磐是他的兒子就有所偏袒，反而是放任趙玄銘與之競爭，這就導致這些年在一次次的上風中，趙玄銘以及金光院的風頭在龍牙脈中也是愈發的強盛。

面對著李金磐的嘲諷，趙玄銘也不動怒，只是慢條斯理，認真又恭謹的對著老爺子道：「脈首如果真是下定決議，屬下定然遵從，但脈首素來以規矩為重，所以屬下才說，此舉或許稍微有點逾規，李洛乃是三老爺的血脈，如今歸族，的確是喜事，入譜也是理所應當，但這直接入上譜，倒是令得我們龍牙脈傳承至今的規矩被打破。」

「以往眾多族人，皆是經過層層測驗，實力精進，功績考核後，方才邁出這一步，如果李洛沒有經歷這些就直接入上譜，我擔心龍牙脈其他的年輕人在知曉後，反而會有所異議，覺得此舉並不公正，如此一來，其實對於李洛以後並沒有好處。」

他這話說得滴水不漏，讓人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所以就算是李金磐，也只能眼神含怒，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宗祠內，諸多龍牙脈高層對視一眼，也未曾開口，一些資歷較老的族老，也表示這趙玄銘的話，的確是有些道理。

首座上的李驚蟄面色如常，他看向李洛，問道：「小洛，你覺得呢？」

李洛面容平靜，道：「全聽老爺子的。」

李驚蟄似是笑了笑，道：「趙玄銘所說的確是有些道理，龍牙脈以往入上譜的規矩是如此，如果因為李洛將其破壞了，反而會讓得其他的人對他懷有異議。」

「父親！」

李金磐眉頭皺起，老爺子明明不必在意這趙玄銘的言語，只需要乾綱獨斷就行了，在這龍牙脈，他老爺子真要決定，再給趙玄銘幾個膽子，他也不敢造次，就算他身後有龍血脈那邊的支持，但那邊難道就敢不給老爺子面子嗎？

李驚蟄擺了擺手，道：「不過，我記得入上譜，其實還有一個規矩。」

眾人聞言，皆是一怔。

有族老微微沉吟，道：「脈首說的是...」

李驚蟄點點頭，道：「龍鍾。」

眾人有些驚訝，這才將此事給想起。

所謂龍鍾，乃是由老祖親自煉製而成，五脈皆持一座，而老祖曾經定下規矩，凡是李氏族人，不論嫡系，旁系，若是對自身天資有自信者，皆有敲擊龍鐘的資格，若能敲響龍鍾，不論身份，將直入上譜。

只不過，敲響龍鍾並非人人都可，這對於自身天資頗為的苛刻，所以這些年來，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

「李洛，你有誕生龍相嗎？幾品？」李青鵬趕緊問道，想要敲龍鍾，還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必須身懷龍相。

李洛老實的回答道：「我的龍相是六品。」

然後場內的氣氛當時就有些冷卻。

李青鵬臉上剛浮現出來的笑容直接是一僵，一旁的李金磐也是一臉的錯愕，李洛是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兒子，以那兩人的絕世天賦，結合出來的血脈定然不會差，在他們的預估中，李洛如果擁有龍相的話，起碼也得八品打底吧？

這六品又是個怎麼回事？！

那站在角落的李鯨濤與李鳳儀也是有些愕然，對視一眼，一時間有點不知說什麼好。

六品龍相，這在族內只能說是普通。

雖說相性品階也並不是能夠代表一切，在族內也曾經有著六品相者最終封侯，並且成為當世強者，但那所遇到的難度屬實太大。

那金光院的趙玄銘對這個回答也是有些意外，旋即他臉龐上露出了遺憾之色。

不過唯有李驚蟄神色始終平靜，並沒有因為李洛的回答而浮現什麼波瀾，反而是問道：「你可有信心與膽魄去敲那龍鍾？」

李洛看了李驚蟄一眼，後者的眼神深邃而睿智，顯然，這位老爺子應該是知曉或者洞穿李洛三相的情況，所以眼下言語間反而是有著希望他去敲龍鐘的意思，李洛稍加思慮便是明白，這位老爺子是想要他展露自身天資，好將一切質疑都給平復下去，因為即便他是李太玄的兒子，可畢竟他剛從外神州回來，而外神州，在很多內神州之人的眼中，的確是蠻荒偏僻之地，李洛身上有這麼一個烙印，總歸是會引來諸多的嘲弄與質疑。

可若是李洛能夠藉助這「龍鍾」，將這些質疑給敲碎下去，那麼往後自然獲得諸多資源，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沒有人能夠再生出什麼質疑來。

而這個想法，其實也與李洛不謀而合。

他從一開始就沒有抱著隱忍，韜光養晦的想法，他對自身的三相有著絕對的信心，即便是在這天驕如雲的內神州中，他也不會弱於任何人，所以他沒必要藏著掖著，他現在要做的，就是讓將自身的光芒全部釋放出來，然後讓得族內乖乖的把資源給堆過來，好助他趕緊封侯。

於是，他露出笑容，然後對著李驚蟄點頭。

「老爺子，我願意一試。」

聽到李洛的回答，他那大伯李青鵬反而是憂慮了起來，李青鵬嘆了一口氣，與一旁的李金磐對視一眼，如果李洛真有把握的話，那倒是真不錯，可就怕是少年年輕氣盛，不想要認輸，到時候如果真的敲不響，豈非引來更多的質疑與笑話？

雖然敲不響龍鐘的人多的是，但...李洛可是李太玄的兒子啊。

李太玄在龍牙脈內的名氣太響亮了，即便是這麼多年過去，依舊有人不甘心的在說，若是這些年李太玄未曾離開，他如今必然是天元神州上的頂尖強者，風採蓋壓諸多天驕。

「父親，此事或許可以再考慮一下。」李青鵬忍不住的勸說道。

但李驚蟄卻是沒有理他，而是直接起身，對著宗祠之後而去，其他人見狀，紛紛跟上。

李洛也是前行，然後他就見到李鯨濤與李鳳儀跟了上來，站在他兩邊。

「小弟，你太魯莽了，六品相也敢敲龍鍾！」李鯨濤苦笑著說道。

「哼，年齡不大，卻是受不得一點氣，這有什麼好逞強的？你這如果失手，往後還會遭遇多少笑話？」李鳳儀白皙的瓜子臉蛋上也是布滿薄霜，教訓道。

面對著兩人的教育，李洛則是微微一笑，倒也並未說話，只是靜靜聽著。

一眾人穿過宗祠，來到了後方，只見得後方竟是臨淵之崖，山崖間雲霧繚繞，而在一座巨大的青石上，只見得有一口斑駁大鐘，大鐘之上，銘刻著古老龍紋，散發著一種奇特的厚重之感。

「小洛，去吧。」李驚蟄望著那座大鐘，然後對著李洛說道。

李洛點點頭，對著身旁的李鯨濤，李鳳儀兩人露出放心的笑容，然後便是神色平靜的在眾人神態各異的注視下，登上那座青石，然後隨手將旁邊的一根石錘拎在了手中。

第七百四十二章龍鍾

最新章節！

臨淵之崖，眾多視線都是望著那登上青石，站在斑駁龍鍾旁邊的少年。此時有天光穿過雲層落下，猶如光紗一般的覆蓋在李洛的身上，少年灰白的頭髮在陽光下反射著光澤，那一張酷似李太玄的稚嫩臉龐，俊逸中散發著少年人

的青春與魅力。李鳳儀很欣賞這個小弟的顏值，於是她對著李鯨濤說道：「如果敲這龍鐘不是看天資，而是看顏值就好了，以小弟的模樣，可能往那裡一站，龍鍾就會自響起

來。」李鯨濤哭笑不得，同時語重心長的道：「鳳儀啊，做人不能光看外貌，那樣屬實太膚淺了一些，這年頭金玉在外，敗絮其中的人還少了嗎？所謂顏值，還不如

自身相性品階能夠更高級一點。」李鳳儀瞥了他一眼，慢條斯理的道：「李鯨濤，你這麼說，只是你沒吃到過顏值帶來的紅利而已，既然沒吃到過，那就不要去揣測人家的顏值會有多大的作用

了，那樣會顯得你見識很淺薄。」

李鯨濤忿忿不平的道：「我也不醜吧？」

「看跟誰比咯。」李鳳儀隨意的說道。

李鯨濤感覺跟她在這個話題上面沒法聊，只能轉移話題：「那你覺得小弟能成功嗎？」

李鳳儀柳葉眉蹙了起來，搖搖頭，道：「不知道...如果他真的只是六品龍相，那恐怕有點懸。」

「可是我看小弟不像是魯莽無知的人...從一見面我就覺得他挺有想法的。」李鯨濤遲疑了一下，說道。

「你是說他有所隱藏？」李鳳儀訝異的說道。

「但既然他都說了是六品相，總不至於還當眾撒謊吧，那樣耍人可沒有意思。」

李鯨濤搖頭，表示他也不清楚。

「只能先看看了。」

兩個小輩在說話的時候，李青鵬那邊也是拉著李金磐，有些憂慮的問道：「最近百年來，可有六品相敲響龍鐘的人？」

李金磐搖頭，嗤笑道：「想什麼呢，六品相甚至連敲的資格都沒有。」

雖然規矩是說李氏族人皆有機會，但一般六品相的族人想要敲鐘，可能這個想法都傳遞不到最高層這裡來，在他們的第一層長輩那裡，就會被直接打回去。

六品相敲龍鍾，何必來浪費大家的時間。李青鵬無奈的嘆了一口氣，他看了一眼雙手負於身後的李驚蟄，老爺子似乎顯得很平靜，這倒是讓得他心情莫名的安定了一點，因為他很明白老爺子對三弟

的感情，而李洛是三弟的孩子，老爺子愛屋及烏下，必然是極其喜愛李洛的，既然老爺子都在推波助瀾，那他似乎也沒必要在這裡杞人憂天。

這般想著，他也就放鬆了下來。

或許，老三家的這個孩子，有些特殊也說不定。

...

李洛站在斑駁的大鐘之前，他手持石錘，目光盯著鐘身之上的蜿蜒龍紋，他感覺，顯露雙相應該就能夠將此鐘敲響，但是，還是那句話，他沒隱藏的必要。

既然要顯露，那就露個徹底。

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其體內三座相宮在此時開始震動起來，雄渾的相力如洪流一般，自其中呼嘯而出，於體內奔騰流轉。

第一座水光相宮內，其中那如今已經增長到兩千多道的地煞玄光於此時也盡數的飛射而出，投入了三股相力內。

而有了這些地煞玄光的加入，三道相力頓時色澤都變得幽深了許多，氣息也變得凌厲了起來。

李洛並沒有多少的猶豫，三道相力在此時如三條大蟒，彼此交纏，湧入手中石錘之內。

頓時，灰濛濛的石錘之上，便是有著絢爛的光彩綻放出來。

而當他這相力一出現的時候，在場的眾人眼神便是微微一變，眼露一絲驚疑。

但李洛卻並沒有任何的猶豫，手中石錘舉起，直接是悍然砸下。

石錘撕裂了空氣，帶來了尖銳的破風之聲。

一息之後，石錘在眾多瞳孔的倒映下，撞擊在了斑駁的大鐘之上。

那一瞬，仿佛連空氣都凝滯了起來。

在諸多封侯強者的眼中，他們甚至能夠看見石錘落在鐘身之上，然後有三股相力傾瀉而出，於鐘身表面擴散開來。

鐘身上銘刻的龍紋，猶如是在此時被某種特殊的力量激活一般，竟是綻放出了幽光，而後直接於那鐘身上面遊動了起來。

同時，那道龍紋的龍嘴，也是在此時，張了開來。

鐺！

下一刻，一道如驚雷般的鐘聲，於這龍牙山中響徹而起。

那道鐘聲極為的嘹亮，似是能夠穿透萬般的阻礙，而且，在那鐘聲內，還伴隨著特殊的龍吟。

古老悠揚的龍鍾之吟，在極短的時間中，宛如捲起風雲，不僅傳遍了這座龍牙山，甚至還在不斷的擴散，於這片遼闊的龍牙山脈中迴蕩而起。

這一刻，這片山脈中無數人都是驚疑的抬起了頭，將目光投向了龍牙山的方向。

「這鐘聲...好像是龍鍾之音！」

「竟然有人敲響了龍鍾？！」

「是誰？」

無數驚疑的聲音，於山脈各處院中響起，頓時整個龍牙脈都變得熱鬧了起來。而當其他地方熱鬧起來的時候，在那宗祠後山，在場的諸多龍牙脈高層卻是一片寂靜，他們所有人都是漸漸了瞪大了眼目，同時眼中有一抹震動之色浮現出

來。

李洛，竟然真的敲響了龍鍾！

當然，令得他們震動的並非是此事，而是隨著龍鐘的響起，李洛體內的相力再也遮掩不住，有三道相力光華自其天靈蓋噴射出來。

三道相力，屬性截然不同。

在場眾人，一眼就將其分辨了出來。

那波光粼粼，呈現湛藍色彩，顯得清澈連綿的相力，是水相。

那翠綠之中瀰漫著雄渾生機的相力，是木相。

那呈現龍影的淡淡相力，最是好認，那是李天王一脈最普遍的相性，龍相。

而三種相力中，水相最強，木相次之，最弱的竟是龍相！

這是...王級強者的三相之力？！

不對！

眾位高層很快回過神來，這只是三種相力，並非是王級強者的三相之力。

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心頭念頭一轉，就明白了過來，頓時心中有驚濤翻湧。

這是...三相者！

李洛，竟然身懷三相！

三相者，如此天資，即便是在天元神州中也頗為罕見，這完全不遜色於那些真正的九品相！

以這種天資，敲響龍鍾對他而言，根本沒有什麼難度。在那場邊，李鯨濤與李鳳儀在此時瞪圓了眼睛，他們呆呆的看著李洛頭頂那三道相力光華，然後對視了一眼，好吧，是他們天真了，還真的以為這個小弟試

圖以六品龍相來敲龍鍾。

不過李洛的確沒說謊，他的龍相，真真切切只有六品。

但是...這渾小子沒說他還有另外的兩道相性啊！

在他們兩人震驚的時候，李青鵬那邊則是用力的一拍手，胖乎乎的臉龐上有驚喜激動堆滿了出來，大笑道：「好小子，不愧是三弟的兒子！」

怪不得李洛並無擔憂之意，原來是有這種底氣。

身懷三相，如此天資，絕對不弱於九品相，如果連這都敲不響龍鍾，那多半是龍鍾壞了。

一旁，那趙玄銘也是微微的有些失神。

旋即，他就察覺到李驚蟄對他投來了目光，同時後者素來嚴肅的蒼老面龐上，也是有一抹笑意浮現出來。

「如何？」「我家潛龍，可有破例入上譜的資格？」

第七百四十三章五衛二十旗

最新章節！

聽著李驚蟄那帶著笑意的問話，趙玄銘也是露出笑容，恭謹的道：「還是脈首有慧眼，李洛天資非凡，三相者，即便是放眼整個天龍五脈，都必然算是拔尖

者。」

「李洛，當真不愧是三老爺的血脈。」

此時其他人也是回過神來，皆是滿臉的驚異之色，一道道驚奇的目光投向龍鍾旁邊的少年。

誰都沒想到，這個從外神州而來的李洛，竟然天資如此了得，僅僅煞宮境的實力，卻是身懷三相，這從天資上面來說，足以與那些真正的九品相爭雄。

李青鵬滿臉笑容，眼神頗為的欣慰，這個侄子，頗有其父之風。李金磐點點頭，道：「相性天資倒是不錯，不過不知道在相術的悟性上面又會如何？而且他應該只是小煞宮境吧？這個相力等級稍微低了點，但這應該是因為

外神州資源匱乏的緣故，之後如果資源跟上，要追上鯨濤，鳳儀他們應當不難。」

李驚蟄素來嚴肅的蒼老面龐在此時帶著一些笑意，然後對著在場的一些族老說道：「如今小洛敲響了龍鍾，那麼就直接入上譜吧。」

這一次沒人再有異議，因為李洛入上譜完全是按照規矩而來，再沒有了任何的逾越，此次誰再跳出來，那就是故意要跟脈首唱反調了。

李洛此時也是從青石上走了下來，面容平靜，並沒有因為先前的表現而顯露絲毫的倨傲之色，反而是對著李驚蟄等人抱拳致意。

李鯨濤，李鳳儀走了上來，好奇的打量了兩眼，然後說道：「小弟行啊，竟然藏得這麼深。」

李洛露出含蓄的笑容，道：「我以為這內神州八品九品滿地都是，所以覺得還是低調點好。」

兩人忍不住的翻了個白眼，內神州雖然比外神州的確是得天獨厚一些，但也沒誇張到滿地都是八九品啊。「你這次直接入了上譜，倒是能省不少的時間，上譜者每個月都能夠獲得一批不菲的修煉資源，這裡面最重要的是上品元煞丹以及靈水奇光，這些東西加起來

，價值也能值個數百萬。」李鳳儀說道。

李洛聞言，眼神頓時一動：「上品元煞丹，靈水奇光？」

這些都是他現在最需要的修煉資源，前者能夠加速他地煞玄光的凝鍊，後者能夠提升他的相性品階。「每個月價值數百萬的修煉資源...」李洛暗暗咂舌，這就是李天王一脈的底蘊嗎，只要能入了上譜，就能夠源源不斷的獲得如此驚人的修煉資源，這種培養力

度，如果放在大夏的話，恐怕任何勢力都做不到。

當然，這個做不到是指大批量，如果集中到少數幾個人身上，類似王庭等勢力還是可以的。

不過，這些資源對於李洛而言，恐怕還不太夠。這種資源對於常人來說或許算是豐厚，可李洛自己知道自己的問題，他光是靈水奇光的需求就是海量，畢竟他可沒有其他人使用的限制，只要能夠給他提供

足夠的靈水奇光，他就能夠源源不斷的使用下去。

他的水光相已經是處於上七品的層次，所以李洛打算儘快的將它完成進化，晉入八品。

而在李洛這邊想著還有什麼辦法尋求更多資源的時候，那邊李青鵬則是開口說道：「父親，小洛既然入了族譜，那往後也該有個去處了。」「要不讓小洛來我赤雲院吧，入我院中的赤雲旗，我一定會全力培養他的。」李金磐主動說道，李洛展現出來的天賦很不錯，這如果在他們「赤雲旗」中待上一

年，必定能夠顯露崢嶸。

「我爹這個提議好，你這個年齡也應該「入旗」了。」

聽到李金磐的話，李鳳儀眸光一亮，然後她拍了拍李洛的肩膀，道：「來了赤雲旗，有我罩著你，絕沒人敢找你的麻煩。」

「赤雲旗？」李洛一怔。

「看來韻姑姑在路上並沒有跟你講這個事情，不過也對，「入旗」是我李天王一脈最為重要之事，或許她是想要你自己到時候再做選擇吧。」李鯨濤笑道。

「那還請大哥為我解惑。」李洛一臉求教。「你如今也知曉，咱們李天王一脈，也被稱為天龍五脈，而每一脈皆分四院，每一院，又立有一旗，此旗以院為名，比如說我老爹執掌的紫氣院，就被稱為「

紫氣旗」，二叔執掌的「赤雲院」，就叫做「赤雲旗」。」

「天龍五脈，共有「二十旗」。」「這二十旗，是從我們李天王一脈統率的疆域中精心選拔而出的年輕精英，在這片地域中，無數優秀的年輕人都將進入這「二十旗」視為最高的榮耀，當然，

主要也是因為進入二十旗後，能夠享受到族內給予的修煉資源以及地位。」聽到這裡，李洛已是有些明白過來，這所謂的「二十旗」，其實就是李天王一脈從統轄地域中選拔年輕精英的一種方式，有點類似學府，只不過這裡一旦進入

二十旗，那就相當於是李天王一脈的軍隊了，論起自由度，自然是沒學府那麼高。「你要知道，咱們李天王一脈統率之地，子民何止億萬，而每旗八千人，二十旗算下來也不過十六萬而已，所以每年不知有多少年輕精英為了奪得這個名額，

爭得頭破血流。」

「二十旗乃是由老祖親自所設立，這千百年下來，其中走出了許多的封侯強者，如今五脈脈首，年輕的時候，都進入過「二十旗」，並且從中脫穎而出。」

李洛心頭忍不住的有些震動，二十旗十六萬人，這簡直就是一支龐大的軍隊了。

「你以為二十旗就是頭了嗎？」瞧得李洛有些變色的臉龐，李鳳儀微微有些得意的笑了笑。

李鯨濤也是笑道：「如果說二十旗是在為咱們族內不斷的發掘年輕的新鮮血液的話，那麼更上的「五衛」，則算是我天龍五脈真正的護族之軍。」

「五衛又是什麼？」李洛有些麻木的嘆了一口氣。

「五脈皆設一衛，我龍牙脈，自然就是「龍牙衛」。「你只需要知道，進入五衛，是所有李天王一脈統轄之地的年輕人最終的夢想之地就行了，而進入五衛的門檻，就是自身需要達到「天罡將階」，我與鳳儀，

就打算在明年，進入龍牙衛。」李鯨濤說道。李洛心頭翻江倒海，天罡將階，才有資格進入龍牙衛，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這在大夏國，幾乎是不敢想的，因為每一個天罡將階，都已算是一方高手，足

以統率一軍，可在這龍牙衛中，卻不過只是其中一員。

而這支龍牙衛，整合在一起的時候，究竟能夠爆發出什麼級別的力量？

李鳳儀似是知道李洛心中所想，當下有些自豪的聲音悠悠傳來。

「天龍五衛，一旦合力，可結「天龍陣」，有斬王之力。」

李洛徹底麻木。

能夠斬殺王級強者的軍隊...對於這天王級勢力的底蘊，他的心中只能冒出兩個字來。恐怖。

第七百四十五章功績

最新章節！

鍾雨師的話語，令得此處氣氛稍微一凝，在場的幾乎都是龍牙脈的高層，其中有著資歷輩分極高的族老，也有四院的院主們，所以他們都明白鍾雨師的目的所在

。

那就是青冥院的大院主之位。畢竟鍾雨師在青冥院蹉跎數年，始終停在二院主的位置，雖說這些年他已經獲得了諸多的權柄，但所有人在說起青冥院大院主時，還是離開許多年的李太玄

，這無疑令他心頭不甘。而關於青冥院大院主空懸的問題，這些年即便是掌山的龍血脈那邊，都顯露了過問之意，雖說這是龍牙脈自己的事情，但身為掌山一脈，龍血脈有監督其他

四脈之權，不過對於龍血脈的過問，老爺子在這上面表現得頗為強勢，全部都給擋了回去。

對於老爺子的強勢阻攔，龍血脈雖然有些不滿，但礙於當初逼走李太玄的事情，所以他們也只能稍作收斂，不再插手。

於是青冥院大院主的位置，就這樣空懸了十數年，成為了天龍五脈之中唯一一個沒有大院主坐鎮之院。

而這一次，鍾雨師再度提起此事，顯然又是按捺不住了。

「鍾院主，此事老爺子已經說過很多次了，你何必又來添亂？」李青鵬皺眉，有些不悅的說道。「哼，青冥院這些年在鍾院主的管理下，往日威風一日日的削減，就這般能力，還總是覬覦大院主之位，未免有些令人笑話了。」李金磐更是不客氣，直接嘲

諷道。鍾雨師面容平靜，道：「青冥院日漸衰落這是事實，但諸位應該也明白根本緣由所在，青冥院沒有一位真正的大院主，院內之人始終無法凝聚一心，反而苦於

內耗，所以我這才屢次請求脈首，重立大院主。」

「我這並非是為了私心，而是不想看見青冥院這好不容易打拼出來的名聲最終徹底衰敗，脈首睿智公正，應該也清楚青冥院這樣的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

「所以今日再次鬥膽請脈首，考慮重立青冥院大院主之事！」

眾人望著那神色異常堅決的鐘雨師，這一次的他，似乎打定主意要將此事討個結果了。一些族老對視一眼，彼此竊竊私語起來，其實對於青冥院空懸的大院主之位，他們也一直有過討論，從對青冥院的發展角度來說，沒有真正的大院主拍板決

定諸多重大事宜，這只會令得院內陷入一次次的內耗。

而事實也的確如此，如今的青冥院，算是天龍五脈二十院中，最為混亂的一院，數位院主誰也不服誰，這就導致院內的話語權分裂得極為厲害。

「脈首，青冥院之事，的確不宜拖得太久。」此時，那金光院大院主趙玄銘也是開口，他誠懇的說道：「我們都知曉脈首這是心念三老爺，不想將他這最後的位置撤下，可是三老爺離去十數年，青冥院已經從曾經最強之院，變成了如今這副混亂的模樣，青冥院是三老爺的心血，也是由他一手拉至巔峰，我想，或許他也不想看見曾經輝煌的青冥院，因為這個原因

而日漸衰敗。」李金磐聞言，頓時冷笑一聲，道：「趙大院主，你倒是說的好聽，青冥院這些年的衰落，恐怕有很大的原因也是因為你吧？你金光院搶奪了多少原本屬於青冥

院的資源難道你還不知道嗎？」趙玄銘笑道：「二老爺說笑了，我是金光院的大院主，使盡一切手段為院內爭取資源，增強金光院的實力，這不是我應該做的嗎？難道我們金光院爭的臉面，

就不屬於龍牙脈了嗎？」

「哼，巧言舌辯，你個外系之...」李金磐脾氣暴躁，說不過就要開罵。

但話音還未落下，便是見到李驚蟄面色一沉，一股莫名的壓力直接將李金磐嘴中的話語給壓了回去。

李金磐只能悻悻收聲。「李天王一脈，不是只有姓李的，內系外系，皆是這裡的一份子，無有高低，只有功績，此為老祖之言，不可逾越。」李驚蟄淡淡的說著，然後嚴厲的瞥了李

金磐一眼：「下次再有這般言語，定然嚴懲不貸！」

所有人聞言，皆是垂首恭敬的應著。

李驚蟄目光轉向鍾雨師，道：「青冥院大院主之位空懸多年，說句心裡話，這的確是因為我在為太玄留位置。」眾人一片安靜，但也沒有顯露太多的驚訝，畢竟老爺子的意圖所有人早就清楚，不然這個位置怎麼可能十多年了，都不讓其他人上去，但讓得他們有些意外

的是，老爺子竟然將這話給點明了。

「不過，為太玄留位置，也並非完全是因為我的私心。」

「還是那句話，功績為重。」

李驚蟄言語不急不緩，卻自有一股威嚴存在。「青冥院是由太玄將它帶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就是太玄的功績，所以我願意為了他將青冥院大院主之位空懸十數年，因為我相信，當他回來的那一天，青

冥院自然會輕易的將失去的都拿回來。」

所有人都是沉默，即便是那鍾雨師，都沒有在這上面做反駁，因為那個男人即便是離開了十數年，但青冥院依舊有他難以抹除的印記。

沒有人能質疑李太玄的聲望與能力。

因為青冥院，是在李太玄的手中，問鼎了二十院之首，即便是龍血脈那底蘊深遠的四大院，在十數年前，都被青冥院死死的壓制住。

如果有一天，李太玄能夠回歸青冥院，那麼青冥院定然會一掃陰霾，再度拿回曾經的榮光。沉默持續了一會，趙玄銘再度開口，輕聲道：「三老爺功績無可否認，但青冥院這些年衰敗太過厲害，我覺得，再深厚的功績，也該有抵平的時候了吧？畢竟

，總不能讓青冥院這樣白白的荒廢下去，這畢竟是我們龍牙脈四院之一啊。」面對著趙玄銘此話，李金磐眼中又是有怒氣升起，不過李驚蟄聞言，卻是笑著點點頭，道：「此話在理，再深厚的功績，這十數年下來，也算是抵消乾淨了。

」

那鍾雨師聞言，心頭微喜，脈首這裡，總算是鬆動了嗎？

「原本我也是打算在這兩年間撤了太玄的位置。」

李驚蟄微微一笑，道：「不過今日，情況又稍微出現了點變化。」

他目光掃視，瞧著眾人略有些茫然的神色，然後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李洛的身上，眼中笑意更甚。

「太玄雖然未曾歸來，但他的血脈，卻是回來了。」「他的功績不夠了，那麼，如果他的兒子，能夠為他賺取功績呢？」

第七百四十六章為父保位

最新章節！

李驚蟄的話語，落在在場眾人的耳中，令得他們也是忍不住的有些怔然，然後一道道目光投向了李洛。

子替父掙功績？如何掙法？身為當事人的李洛也有點錯愕，他也沒想到李驚蟄會將話引到他的身上來，不過也正如其他人茫然的一點，他同樣也不知道，他一個小小的煞宮境，又能為

李太玄賺到什麼功績？李驚蟄笑了笑，對著李洛道：「你去青冥旗，依靠自己之力，登上大旗首，再將青冥旗帶到它曾經的高度，這就是功績，如果你能做到，青冥院大院主的位置

，依舊還是留給你爹，如何？」

李洛眨了眨眼睛，以他老爹的性格，其實這個青冥院大院主的位置有沒有，可能他一點兒都不關心。「如果你最終能夠做到，不僅可以保留大院主的位置，而且我可以允許，將青冥院大院主所享受的待遇與資源，其中的一部分直接分配給你，因為這畢竟也有

你的一份功績在裡面。」李驚蟄那深邃睿智的雙目中，似是透著一點笑意：「大院主級別的資源與待遇，即便只是一部分，但對於你來說，都算是一筆極為可觀的數目，我想你到時候

會非常滿意。」

「如何？你可願意嘗試一番？」

臥槽？李洛瞪大了眼睛，心頭熱血澎湃，大院主可是龍牙脈除了脈首之外最高級別的地位了，其所能享受的資源與待遇，就算是封侯強者都為之心動，這若是分配

一部分到他的身上，他還愁資源不夠用嗎？

這老爺子也太靠譜了！這簡直就是想著名目為他獲取資源啊！李洛內心震動，臉龐上卻是迅速有著燦爛笑容浮現出來，然後慷慨激昂的道：「老爹待我恩重如山，我們父慈子孝，為了老爹，即便是刀山火海，我這個兒子

也會為他去闖！」

一旁的李鯨濤，李鳳儀看了他一眼，感覺你剛才明明是想要拒絕的樣子？怎麼突然間變得這麼激昂了？

李驚蟄點點頭，贊道：「你有這份心是好的。」而此時其他人也是回過神來，特別是那名為鍾雨師的青冥院二院主，他的面色顯得有些僵硬，然後忍不住的道：「脈首，這...這豈非又是要讓青冥院無主許久

？這拖得越久，對青冥院越是不利啊。」

「也不會很久了，頂多兩年時間，如果兩年小洛無法將青冥旗帶到曾經的高度，那麼太玄的大院主之位，我會立即撤銷。」李驚蟄說道。鍾雨師嘴角抽搐了一下，目光隱晦的看了一眼趙玄銘，後者微不可察的搖搖頭，今日之事，只能到此為止了，畢竟脈首已經顯露了心意，如果繼續糾纏下去

，反而不妥。

鍾雨師見狀，只能收回目光，艱難的點頭，只是那目光垂下時，眼中不免掠過晦暗之色。

兩年時間，將青冥旗帶回曾經的高度？憑這個煞宮境的李洛嗎？他現在的實力，連接下來能否安穩坐穩青冥旗的旗首位置都是問題，還指望大旗首？雖說三相的確很強，但或許是因為外神州修煉資源限制的緣故，現在的李洛只是煞宮境的實力，在這個年齡如此等級，雖說絕對不算落後，但跟各旗的那些

頂尖人物比起來，卻還是有著不小的差距。

所以在鍾雨師看來，李驚蟄此次以李洛為由頭，不過只是想要再拖延兩年而已。

也罷，就再等一些時間，如果到時候這李洛遲遲無法取得什麼成績，他再由此發難，那時候，想來就算是脈首，也沒辦法繼續偏袒下去了。

心中這般想著，他也就神色平靜的退後兩步。

其他人自然也沒有異議，於是這件事情就算是這樣的定了下來。

「小洛先休息兩日，然後便去青冥旗報導，你們為他安排一下。」李驚蟄看向了鍾雨師，李柔韻，他們是如今青冥院的二院主、三院主。

「是。」

幾位院主皆是應下。

「今日就先這樣。」

待得諸事安排妥當，李驚蟄便是揮了揮手，遣散眾人。

「小洛你和鯨濤，鳳儀留下陪我用膳，說說話。」

李鯨濤與李鳳儀對視一眼，都明白老爺子主要還是跟李洛說話，他們兩個就是陪同的，不過他們還是很乖巧的點頭應下。

「父親，我們也陪陪您吧。」李青鵬笑道。

「你們該忙什麼就忙什麼去，我跟你們沒什麼話說，有小輩就夠了。」

李驚蟄搖搖頭，揮手的模樣帶著一點嫌棄味道。

李青鵬與李金磐對視一眼，只能無奈的點頭，然後與眾人一起告辭離去。

李柔韻在離開的時候告訴李洛，她會將等待在外的牛彪彪先帶去青冥院做一些安排。隨著眾人離去後，李驚蟄嚴肅的面色就變得緩和了一些，他衝著三個小輩露出還算溫和的笑容，然後領著三人前往山中他的住所，那是一座竹林中的小院，

幽靜樸素。

李驚蟄親自在竹林中挖了一些鮮嫩竹筍回來，然後下廚做了一些簡單而清淡的吃食。

他還取出了精心釀造的竹心酒。

「這些竹心酒需要在這些靈竹剛剛冒尖時，將酒液注入其中，十年味苦，五十年味澀，百年味甘。」

「以前太玄那小子調皮，為了找一根百年竹，把我半個竹園都險些翻開，有段時間氣得我禁止他接近這裡。」

李驚蟄蒼老面龐帶著一絲笑容，看得出來，他今天的心情很好。李鯨濤與李鳳儀神色微微有些複雜，從李驚蟄的言語間，他們都能夠清晰的感覺到老爺子對三叔那種濃濃的情感，這份情感在對李青鵬與李金磐時，就顯得

要薄弱許多。或許這就是家庭，原本身為長子的李青鵬有很大的概率獲得這份寵愛，但其自身並無太高天賦，所以李驚蟄在最開始經過得子的欣喜後，也就漸漸的平淡了

許多。

身為家中老二的李金磐最慘，自身天賦比李青鵬好一些，但也好得有限，再加上又是老二，所以可能最是容易被忽視。而李太玄是老三，家裡最小，並且擁有著無雙天賦，這瞬間就成為了全家的寵兒，地位非凡，即便是李驚蟄這般嚴肅的性格，都忍不住的對李太玄投以了諸

多的寵溺。

顯然，李太玄才是老爺子最看好的接班人，未來的龍牙脈脈首之選。

李鯨濤與李鳳儀其實也這樣覺得，畢竟三叔氣質天賦皆是驚才絕豔，比起他們老爹真是強了無數倍，只是可惜，當年出了那樣的事情...

四人湊在小桌前，氣氛倒是有些溫馨。不過李鯨濤與李鳳儀明顯是有些拘謹，反而是第一次回來的李洛顯得更輕鬆一些，時不時的還與老爺子碰上一杯，笑嘻嘻的說著他小時候在洛嵐府的事情，

而每當這個時候，老爺子就聽得很認真。這種區別，主要還是因為李鯨濤與李鳳儀在從小成長的過程中，就體驗過李驚蟄的嚴厲，所以對他有著發自內心的敬畏，在這種情緒下，就難免有些緊張以

及如履薄冰。

李洛這才第一次見到李驚蟄，對他性格也不了解，也沒親身體驗過老爺子的威嚴，所以更多還是將他當做一個稍微有些特殊的老人。

這頓小聚，因為有李洛的存在，最終才沒有顯得太過的沉悶。

但李鯨濤與李鳳儀還是沒能待多久，在將老爺子做的清淡素食吃完後，便是趕緊找了理由溜走了。

他們離開小院的時候，連李洛都能感覺到他們緊繃的身體變得鬆緩了下去。

李驚蟄也是望著兩個小輩的遠去，他蒼老臉龐上的神情變淡了一點，握著酒杯將酒一飲而盡，然後對著李洛自嘲道：「我這個老頭子還挺惹人嫌。」

「多年積威，連大伯二伯都戰戰兢兢，更何況大哥二姐，我也是趁著剛回來還不熟悉老爺子您的威嚴，不然等以後熟悉了，恐怕也很有壓力。」李洛笑道。

李驚蟄沉默了一下，道：「那還是不要熟悉吧，難得有人能來這裡陪陪我，往後你有時間，可以隨時來這裡。」

李洛笑著點頭應下。

李驚蟄望著李洛那青澀俊朗的臉龐，笑道：「你和你爹還真像。」

「也有老爺子一分風採。」李洛大言不慚。

李驚蟄臉龐上笑容更甚，他給自己斟了一杯酒，伸手握住，眼光看向李洛幾秒，道：「這裡沒有外人，就別叫老爺子了。」李洛怔了怔，他能夠感受到老人眼中蘊含的那一份希冀之色，此時的老人，仿佛並非是王級強者，也並非是地位尊崇的龍牙脈脈首，而只是一個時刻盼著遊

子歸家的父親。

李洛腦海中掠過老爹的臉龐，然後端起酒杯，與老人碰在一起。

「孫兒李洛，見過爺爺。」

李驚蟄笑了起來，蒼老臉龐上的皺紋都是綻放開來，有爽朗的笑聲在院中響起。笑聲傳出竹林，那尚未走遠的李鯨濤與李鳳儀也是聽見了，輕嘆了一口氣，有些羨慕李洛的勇氣，他們不是不想輕輕鬆鬆的陪著李驚蟄，只是年幼時候，李

驚蟄嚴厲的臉龐，真是給他們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陰影。

「算了，有小弟陪爺爺，我們也能輕鬆點。」兩人對視一眼，突然加快了離開的速度，既然李洛這麼討人喜歡，那往後陪老爺子的重任就交給他了，免得他們總是被自己父親以棍棒要挾著前來。

第七百四十七章爺孫之談

最新章節！

小院內，爺孫倆氣氛甚佳。誰都看得出來李驚蟄的心情很好，雖然他最重視的兒子尚未歸來，但李太玄能夠將李洛送來龍牙脈，這就已經能夠說明其心跡，他並沒有因為當年的事情就

對龍牙脈有所記恨。

而且李洛的性格，也很讓李驚蟄歡喜。這個孫子，有著不弱於李太玄的天賦，而且性格堅毅，有韜光養晦，隱忍之風，這一點，其實比他老爹要好一些，這或許是從小所經歷不同，李太玄自小就

一帆風順，有龍牙脈的護持，他未經太多磨難就成為了響徹天元神州的天驕人物。

但也正是過於的順利，這才導致李太玄在某些關鍵時刻缺少了一點隱忍。

一往無前固然是好事，可有時也會顯得過剛易折。「小洛，往後在龍牙脈修行，儘管將你自身的能耐盡數的顯露出來，龍牙脈不是那個小小的大夏，在這裡，你不必擔心任何的陰謀詭計，即便有小鬼使絆子，

你也無須擔憂諸多算計，直接以自身光彩橫掃過去便是。」

「只要你所做符合規矩，那麼就沒有任何人能動得了你。」李驚蟄將酒杯放下，語重心長的說道。

李洛心神微動，笑著點點頭，而後他直接問道：「爺爺，這龍牙脈內，似乎也不是一片平和？」

「你是說那位金光院的趙玄銘大院主吧？」李驚蟄說道。

李洛點點頭，從此前的氣氛來看，大伯李青鵬與二伯李金磐兩人對其似乎頗有意見，特別是二伯，幾乎是與其針鋒相對，顯然嫌隙極深。「他是由掌山的龍血脈那邊推舉而來，龍血脈身為掌山一脈，的確是有著這個權限，當然，他們的意圖，也是在我們龍牙脈內安插一顆釘子，這其實不是什麼

奇怪的事情。」李驚蟄淡淡的說道。

「爺爺應該是能拒絕的吧？」李洛有些奇怪的問道，李驚蟄是龍牙脈脈首，龍血脈固然能夠舉薦，但決定權顯然還是在他李驚蟄的手中。

「如果你爹還在，我自然會拒絕。」李驚蟄笑道。

李洛更是疑惑，有他爹在的話，反而才不用擔心這趙玄銘翻起什麼浪花吧？「你爹在，龍牙脈四院就有領頭羊，可以聯合爆發出更強的力量，威壓其他四脈，這個時候我自然不會讓一個外人來破壞脈內團結，可你爹走後，龍牙脈四院

實力劇減，你大伯，二伯，都不是能夠扛鼎之人，這樣下去，四院只會越來越弱，此時引入了趙玄銘，就是為了給你大伯二伯增加威脅與壓力。」李驚蟄說道。

「您這是藉助趙玄銘來磨練大伯，二伯？」

李洛一怔，旋即遲疑道：「不過看起來，效果不太大。」

因為現在的金光院已經成為了龍牙脈最強之院，可見如今趙玄銘的聲勢有多強，大伯二伯並沒能壓制住他。李驚蟄點點頭，有些無奈的道：「老大過於中庸平和，毫無爭強之心，老二空有好勝之心，卻是缺乏能力，他們兩人，確實遠不及太玄，不過他們若真是壓制

不住，那就只能讓趙玄銘出頭，正如趙玄銘所說，金光院是龍牙脈的，金光院的強盛，也代表著龍牙脈。」

「你爹離去，青冥院不斷衰敗，所以龍牙脈需要新的領頭羊。」

「至於這趙玄銘是不是龍血脈的釘子，這其實不算太重要，因為...我還在。」李驚蟄衝著李洛笑了笑，蒼老的面龐間，自有一股掌控一切的霸氣隱隱的浮現出來，道：「只要我還坐鎮這龍牙脈，趙玄銘蹦得再厲害，也只是在給龍牙脈增

添聲望，當然，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而龍牙脈也沒有其他的扛鼎之人，那麼...龍牙脈自然也就該迎來換主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這一脈，就退位讓賢便是。」

李洛有些驚訝，他沒想到李驚蟄想得如此的豁達，如果真是他們這一脈沒有扛鼎者，就要放棄龍牙脈的脈首之位嗎？

「這世間沒有長盛不衰之物，莫說是龍牙脈，就算是整個李天王一脈或者其他的天王級勢力，在這歲月長河中，又不知道掩埋了多少？」

李驚蟄灑脫的擺了擺手，然後話音一轉：「不過我們龍牙脈，還是運氣不錯，出了一個李太玄，現在，又出了一個你。」「呵呵，我倒是很期待太玄回來的那一天，也很期待你這小傢伙成長起來的那一天，我龍牙脈有你父子，長盛不衰雖然不太可能，但最起碼，未來定然是很精

彩的。」

李洛乾笑道：「爺爺，您這餡餅太重，我可接不住。」

「你這小滑頭。」李驚蟄笑罵一聲。

「對了，爺爺，我有兩件特別重要的事情，還希望您能幫忙。」李洛突然神色凝重起來，說道。

「你說。」

「一個是關於我爹娘的好友，他叫牛彪彪，當年...」李洛話未說完，就見到李驚蟄點點頭，接過話來：「我知道他，當初你爹娘一路被追殺，往日諸多來往的好友皆是避之不及，唯有此人一路相隨，他以往雖有

兇名，反而重情重義，令人嘆服。」「彪叔因為當年之事，封侯臺破碎，我想找辦法幫他恢復，他對我們一家有恩，所以無論多困難，我都要幫他，我想，我爹娘也是這樣認為的。」李洛沉聲道

。

「你也是個重情義的好孩子。」李驚蟄讚揚道，誰也不想自己後輩是個涼薄之人，李洛的性格與他爹很像。「修復封侯臺的辦法，我會幫你找一找。」李驚蟄並沒有什麼猶豫的應了下來，牛彪彪當年一路護持李太玄，澹臺嵐，從某種角度來說，這對於他們龍牙脈也

算是有些恩情。

「還有一件事呢？儘管說來。」李洛先是欣喜的道了謝，然後神色變得更為鄭重起來：「我此次歸族，其實是為了求取族內寶庫的一物，其名為「九紋聖心蓮」，此寶對我異常重要，所以我

需要如何才能獲得？」「九紋聖心蓮？」李驚蟄眼神微凝，道：「你這小傢伙眼光倒是真高，此寶是老祖從天淵中帶回來的奇寶，如今其存放於族內寶庫，由龍血脈掌管，你想要此

物？」

李洛用力的點頭。李驚蟄微微沉吟，道：「這種級別的寶物，一般人很難有機會拿到，即便是我，也需要正當理由去跟其他四脈交涉，另外此物在族內，可是被許多院的大院主

都眼巴巴的盯著，因為煉化此物，或許能讓他們的實力更上一層樓。」

李洛心頭一涼，此前李柔韻只是說族內有這麼一個寶物，卻是沒說此物如此的熱門，如果連那些大院主都想要這東西，他想要取得的難度豈不是巨高？

「關於此物，你暫時不必著急，我會幫你盯著，不讓其他人捷足先登。」

「另外我也會想辦法試試能否有什么正當的名目將此物取出。」李驚蟄說道。

「多謝爺爺！」

李洛驚喜不已，如此重寶，也只有以李驚蟄的身份才能夠給他製造一些機會，不然的話，他真是半點可能都沒有了。李驚蟄擺了擺手，道：「你接下來的重心，還是要放在青冥旗，你要在這裡立住根腳，不然那鍾雨師也會再次發難，謀奪你父親那大院主之位，而且你此次回

來，其實整個李天王一脈的諸多高層都是在暗中關注，我希望你...」

李洛點頭，直接道：「爺爺放心，我明白，看我亮瞎他們狗眼。」

李驚蟄一愣，旋即忍不住的失笑，這個孫子，還真是百無禁忌，不過，這份自信，倒真有其父的風採。「好，青冥旗如今大旗首之位也是剛好空閒出來，你成為了旗首，那就有資格對此位發起競爭，如果你能取得此位，你所求的那「九紋聖心蓮」，我也會給你

一個答覆。」

李洛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大旗首是吧。

為了「九紋聖心蓮」，為了青娥姐！這個位置，只能忍痛吃下了。

第七百四十八章月俸

最新章節！

第二日，當李洛睜開眼時，映入眼帘的是有些陌生但卻顯得奢華的屋頂，昨夜與李驚蟄告別後，後者便是派人將他安排到此處落腳，這裡是屬於青冥院的區域。

李洛自床榻上走下，伸展了一下懶腰，趕路這麼久，總算是徹底放心的休息了一次。

此時有數名侍女聽到動靜，恭敬的進來，服侍李洛穿衣，他對此倒也並未拒絕，而且也顯得很是從善如流，並沒有半點的侷促感。

這些年輕漂亮的侍女在服侍李洛時，也是在偷偷的打量著，眸子中瞧著李洛那俊逸的臉龐，修長挺拔的身材，以及那有些獨特的灰白頭髮，一個個都是忍不住的有點臉紅。

關於這位三老爺之子回歸的消息，在昨天一夜間，就已經傳遍了整個龍牙脈。

而且所有人都知道，這位三少爺昨天敲響了龍鍾，直接破例一躍入上譜。

在龍牙脈中，李太玄的聲名太過的響亮，即便是過去了十數年，依舊有許多人記著他那驚才絕豔的風採，如今他的兒子歸來，自然也是少不了無數的關注。

「三少爺，這座玉樓位於內山區域，樓內有一座修煉室，其中銘刻了「五品能量陣」，可聚集天地能量，您平時可前往其中修煉。」

「另外今早三院主遣人送來了此物，說是您這個月的月俸，她說您今天先歇息，等院內將您入旗的事情解決，明日您即可前往青冥旗。」

侍女輕聲細語的說著，同時還取出一方玉盒，恭敬的放在一旁。

李洛點點頭，對著她們露出如沐春風般的笑容，於是一眾貌美侍女便是紅著臉欠身而退。

「這龍牙脈三少爺的排場待遇，的確比洛嵐府少府主要大一點。」

李洛笑了笑，然後迫不及待的將那玉盒打開，這就是他上譜身份所能夠享受到的俸祿麼？

玉盒開啟，只見得其內整整齊齊的擺放著諸多精緻的琉璃瓶。

李洛第一時間就鎖定了其中的數瓶仿佛流淌著奇特光澤的琉璃瓶，然後一把抓出一支，打開了瓶口，頓時就有一股極端精純的流光溢彩升騰起來。

「七品奇光！」

李洛眉頭忍不住的一挑，旋即讚嘆出聲，這琉璃瓶內之物，竟然是七品奇光，而且以李洛專業人士的目光來看，此物的品質還相當之高。

「奢華啊。」

李洛感嘆一聲，他目光一掃，這玉盒內的七品靈水奇光，應該有八瓶左右，這些東西如果放在大夏的話，價值應該會在兩百萬多萬。

李洛將靈水奇光放下，目光又是看向了其中的一支玉瓶，取出玉瓶，然後從中倒出了一枚流轉著奇光的圓潤丹藥，丹藥丹香濃鬱，令人心曠神怡。

「這就是上品元煞丹？」

感受著在這股丹香之下，體內相宮內流轉速度都是加快起來的相力，李洛眼神有些火熱，他在聖玄星學府時，也曾經得到過一批元煞丹，可論起品質，遠不如這一枚。

顯然，這所謂的上品元煞丹，遠勝聖玄星學府所提供。

這些，都是他如今修煉迫切所需要的資源。

「光是上譜身份，就能夠每月獲得這種程度的修煉資源，天王級勢力，果真非同凡響。」李洛再次感嘆，在大夏的時候，以他這洛嵐府少府主的身份，每月所獲得的資源都未必比這份月俸好。

而且，這還只是來自上譜身份的月俸，除此之外，如果進入青冥旗後，他還能夠獲得另外一份資源。

如果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功績，這種資源獲得量，更是顯得有些驚人了。

在這種修煉資源的支持下，就算是一些天賦間的差距，都能夠硬生生的填補起來。

這一比較，就能夠顯露出外神州與內神州之間究竟是何等的差距。

「先試試上品元煞丹的效果如何。」

李洛將玉盒內的東西盡數的收起，然後迫不及待的出了臥室，徑直前往這座玉樓的修煉室。

修煉室位於樓頂，此處有一座數丈高的青玉石臺，抬起頭來，可見外界天穹，而當李洛走入其中的時候，頓時有些動容，因為其中那瀰漫的天地能量，化為濃鬱的霧氣，四處飄蕩。

這裡的天地能量，簡直比聖玄星學府那棵高級相力樹上還要強盛。

至於洛嵐府的那座修鍊金屋，更是無法與其相比。

「五品能量陣？」

李洛視線看了一眼石臺周圍，那裡的虛空中仿佛是有極為玄奧複雜的光紋在流動，隱隱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陣法，陣法與外界天地相連，不斷的將天地能量吸入這座修煉室中。

這所謂的能量陣，聽著簡單，但卻極為的複雜，這是天王級勢力才擁有的底蘊。

李洛登上石臺，徑直盤坐下來，也不猶豫，直接是取出一枚上品元煞丹，吞入腹內，然後運轉三轉龍息煉煞術，開始汲取天地能量，採集煉化地煞玄光。

這般煉化，持續了足足一個時辰。

待得三轉龍息煉煞術完整的運轉了一次，那一顆上品元煞丹，也是被徹底的煉化。

然後李洛就發現在他的水光相宮中，不僅相力增強了一絲，而且還多出了十一道地煞玄光。

這十一道地煞玄光，其中五道是因為三轉龍息煉煞術自天地能量中煉化而來，而其他六道，則是來自那一枚上品元煞丹。

「竟然能夠煉化出來六道，之前學府的元煞丹，一枚僅僅只能提供三道地煞玄光。」李洛眼露驚訝，這上品元煞丹的效果，比學府提供的元煞丹，足足強了一倍！

而先前的月俸中，有三十枚上品元煞丹，這也就是說，全部煉化的話，可以憑空多得一百八十道地煞玄光。

這無疑會大大加快李洛的修煉速度。

李洛估算了一下，現在他水光相宮內有兩千道左右的地煞玄光，而水光相宮的容納上限是五千，而他憑藉三轉龍息煉煞術和上品元煞丹的幫助，這樣一月可採集煉化出七八百道地煞玄光。

畢竟煉煞術每日不止運轉一次。

這樣一算，他想要將水光相宮填滿的話，還需要約莫三個月的時間。

這個速度已經挺快了，但卻依舊不符合李洛的預期。

而想要以更快的速度採集煉化出更多的地煞玄光，李洛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需要等級更高的煉煞術，一個是更多的上品元煞丹。

李洛眼中掠過思索之色，這兩個問題，看來需要等進入青冥旗後，再看看有沒有解決的辦法了。

這般想著，李洛眼目微垂，再次進入了修煉狀態。

...

而當李洛修煉的時候，在那青冥院的主山中。

議事院內。

鍾雨師，李柔韻等一眾青冥院的高層皆是在座，他們此時商量的問題，正是李洛入青冥旗。

「如今青冥旗內五部，其中四部已是有了旗首，只剩下第五部還未競選出旗首，既然此前脈首說了話，那麼就由李洛來擔任第五部的旗首吧。」鍾雨師坐在首位上，他此時目光望著其他院主，淡淡的開口說道。

如今青冥院內，包括鍾雨師與李柔韻在內，共有四位院主。

除了李柔韻的其他兩位院主聞言，目光閃動了一下，未曾說話。

但李柔韻聽到這話，雙目卻是微眯，而後冷淡的開口：「我分明記得昨日第三部還有第五部都未曾決出旗首，怎麼今日就只剩下第五部了？」

對於青冥旗這第五部，李柔韻身為三院主，自然是明白其中問題，第五部實力並不弱於其他四部，可此處算是混亂之源，雲集了青冥旗內各種刺頭，以往各種問題旗眾，都被扔入其中。

原本在李柔韻的設想中，是打算將李洛安排進第三部，可現在鍾雨師卻是說只剩下第五部的空缺，這分明是有些算計在其中。

鍾雨師聞言，淡淡一笑，道：「昨日是昨日，三院主不知，就在今早，那第三部決出了新任旗首，所以就只剩下第五部了，難不成三院主還打算親自出面，責令他們重新競選嗎？如果你打算如此，我也不會阻攔。」

李柔韻纖細眉頭一皺，如果真由她出面責令第三部重新競選，那麼即便成了，之後李洛也會引來諸多的非議與敵視。

這鐘雨師，恐怕也樂得她這麼做。

「二院主，老爺子對李洛頗有喜愛，你可莫要自誤。」李柔韻警告道。

鍾雨師露出無辜的笑容，道：「三院主莫要平白指責，我這不是在執行脈首的吩咐嗎？這完全合理合規，並沒有任何刁難之處。」

李柔韻眼眸冰冷，卻是懶得再與他多說，徑直起身，拂袖而去。

鍾雨師望著她離去的纖細身影，淡淡一笑。

那第五部是青冥旗最為混亂之處，其中雲集了諸多麻煩刺頭，這些人實力強橫，桀驁不馴，李洛這個突然空降下去的旗首，怕是要有些熱鬧看了。

而如果他連這些刺頭都收服不了，想必此事傳到脈首耳中，也會對其能力手段抱有一些懷疑。

這樣的話，那所謂為父賺取功績之事，倒是顯得有些可笑了。

第七百四十九章第五部

最新章節！

傍晚時分，晚霞如火。

李洛結束了一天的修煉。今日的修煉收穫頗豐，七品靈水奇光被他煉化吸收了三瓶，上品元煞丹也被他吞服了五枚，這再加上自身煉煞術的煉化，體內的相力，地煞玄光皆是獲得了

增強。

這種增強速度，比起之前在大夏時，效率的確更高更快。

這就是充足資源帶來的好處。

而當李洛結束修煉出來的時候，玉樓中的侍女也是立即準備好了晚膳，晚膳皆是大補之物，於修煉頗有益處。

在李洛用膳的時候，侍女又是來通報，三院主李柔韻來了。

李洛聞言，趕緊解決肚子，然後前往樓外相迎。

「小洛，這裡住得還習慣嗎？」李柔韻見到李洛的時候，臉頰上露出一抹笑容，問道。

「多謝韻姑姑幫忙安排了。」李洛笑道。

李柔韻點點頭，而後道：「我過來這邊，主要是跟你說說明日入旗的事情。」

兩人於玉樓外的小道並肩而行，李洛則是仔細的聽著李柔韻說出了今日院內高層討論的結果。

「所以那個青冥旗第五部，不是個善地嗎？」李洛神色倒是沒有太多的意外，只是問道。「青冥旗內八千眾，這些都是從龍牙域的年輕一輩中挑選出來的精英，他們在各自的地方，都算是出類拔萃的人物，只不過正因為如此，才會顯得桀驁不馴，

誰也不服誰。」

「而以往的時候，那些過於桀驁的人，就會被丟進第五部，磨練銳氣，所以簡單來說，這個第五部算是有點烏煙瘴氣。」

「不過桀驁的人，總是會有幾分特別的實力，若是要從整體實力來說，第五部在青冥旗內，絕對不亞於第一部。」李柔韻說道。

「聽起來也不是太差，如果能夠震懾這第五部，我也算是在青冥旗立住了根腳。」李洛思索著說道。

「你倒是有幾分魄力。」

李柔韻笑了笑，有些讚賞，李洛不僅沒有第一時間擔憂，反而是從另外的角度看見了機會。

「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話，那當然是顯本事的事情，只不過這難度不小。」

她從袖中取出一本小冊子，遞給李洛，道：「這是第五部一千五百眾的詳細資料，最前面的三人尤為重要，他們算是第五部中最強者，擁有不少的追隨者。」

李洛趕緊接過，然後翻開了前三頁。

穆壁，八品鐵相，銀煞體。

趙胭脂，八品魚龍花相，銀煞體。

李世，八品金角蟒相，銀煞體。

煞體境有三重，以銀，金，琉璃為名。銀煞體便是第一重。

「三個煞體境？」李洛看完，眉頭忍不住的一挑，這三人，赫然都是踏入了煞體境。「銀煞體的實力，在其他幾部中，都有競爭旗首的實力，如今正因為他們三人都擠在了第五部，反而因為實力不分伯仲，導致第五部旗首遲遲無法競選出來。

」李柔韻說道。「怪不得桀驁不馴，這份實力的確是不錯的。」李洛點點頭，然後又是粗略的翻看了一下後面，發現除了這三人外，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處於小煞宮境，倒是與

他的等級差不多。

「如果你想要以第五部為根基，那麼你必須依靠自身實力降服這三人。」李柔韻說道。

「難度真不小，他們可比我高了一個大境界。」李洛笑了笑，現在的他，還只是小煞宮境呢。「難度自然是挺高，如果你覺得不行的話，你可以去找老爺子，此事我想應該是鍾雨師做了點手腳，如果老爺子發話呵斥他，他會老實許多。」李柔韻建議道

。

李洛聞言，卻是搖了搖頭，道：「這點事也要去煩老爺子的話，那對於我立足龍牙脈並非好事。」

如今他回歸龍牙脈，因為他老爹的緣故，想必會有無數視線或明或暗的在關注他，如果他動不動就去找老爺子開口幫忙，未免會讓人看輕了。

他一個新人，最需要的就是威望，而威望，只能依靠自身去打出來。

「那你打算？」

李洛手掌輕輕拍了拍冊子，微微沉吟，道：「這三人，可修成了封侯術？」李柔韻啞然失笑，道：「怎麼可能，真正的封侯術即便是踏入天罡將階也不是那麼容易修成的，縱觀天龍五脈二十旗內，能夠修成封侯術的人，也是屈指可數

。」

李洛這就放心了，以他如今的實力，雖說只是小煞宮境，可憑藉著三座相宮所帶來的相力優勢，他有自信不弱於任何大煞宮境的對手。

如果再加上自身的雙相之力加持以及「黑龍冥水旗」這般殺招，想必應該是有資格跟修成銀煞體的對手碰一碰的。

「韻姑姑，我就去這第五部吧，沒必要更改，畢竟最終我的目標，是青冥旗的大旗首。」李洛說道。

按照此前老爺子所說，他要將青冥旗帶到曾經的高度，那麼他第一步就需要先徹底的掌控這一旗，所以大旗首之位，必然是要握在手中。

「大旗首。」李柔韻微微蹙眉，道：「最近的一次大旗首競選，是在三個月後，可如今青冥旗內，對大旗首位置最有競爭力的，是第一部的旗首鍾嶺，他是鍾雨師的侄子，

如今已是修成了金煞體。」

「金煞體麼？」

李洛雙目微眯，這個實力差距的確不小，即便他藉助了雙相之力以及黑龍冥水旗，也未必是其對手，不過三個月的時間，足夠改變很多的東西。

「韻姑姑，咱們龍牙脈，有更強的煉煞術嗎？」李洛問道。

如今他最為重要的，就是地煞玄光的凝鍊，而更強的煉煞術，對此無疑提升最大。

「你所修煉的，應該是五煞級的三轉龍息煉煞術吧？」李柔韻問道。

李洛點點頭。

李柔韻一笑，道：「這是我們李天王一脈獨有的煉煞術，只不過你所修煉的，只是基礎版本，二十旗旗眾，大部分都是三轉龍息煉煞術。」

李洛心頭一動：「基礎版本？意思是還有高階的？」

李柔韻輕輕頷首，笑道：「龍息煉煞術，分有三個等級，以三轉，六轉，九轉命名，三轉為五煞級，六轉為七煞級，而九轉，為最高等級的十煞級。」李洛倒吸一口涼氣，五煞級的煉煞術，在大夏已經算是最頂級的了，可到了這裡他才知道，原來五煞級在這邊只是基礎，那十煞級的煉煞術，又是何等恐怖

的東西？

這若是修成，豈非是直接讓他修煉速度翻倍？！

李洛心頭瞬間滾燙至極。「我老爹怎麼只是給我留了一個基礎版本？」李洛抱怨道，老爹實在小家子氣，如果早點留個九轉龍息煉煞術，現在他恐怕已經觸及大煞宮境了吧？這簡直是

耽擱他的壽命！「其實不是太玄不想留給你更高級的，而是他無法留下，因為不論是六轉還是九轉的龍息煉煞術，都無法口耳相傳，唯有在各旗的龍碑之下依靠自身感悟，承

受龍碑考驗，方可獲得。」

「六轉龍息煉煞術唯有一些旗首級別的人才有可能感悟修成。」

「至於九轉龍息煉煞術...」

李柔韻搖搖頭，道：「你爹當年倒是成功通過了龍碑考驗，獲得了九轉龍息煉煞術，但如今咱們龍牙脈四旗中...卻是無人修成。」

李洛道：「韻姑姑不急，很快龍牙脈的排面就有了。」

李柔韻先是一怔，旋即明白他的意思，忍不住沒好氣的白了他一眼，這小子有時候臉皮是真的厚。

「行吧行吧，就你最能耐。」

「不過相比於此，我覺得你還是更應該考慮考慮明天入旗之後，應該怎麼收拾那桀驁不馴的第五部。」

「這可是你回龍牙脈的第一仗，若是不做得漂亮點，怕是難免引來諸多非議。」

李洛抬頭，他望著那群山上空如火的晚霞，笑著點點頭。老爹的威風，他這個做兒子的，怎麼可能給他老爹玩沒了？

第七百五十章青冥校場

最新章節！

龍牙山脈，群山坐落，那一座座巍峨鋒利的山嶽如同一根根龍牙般，直刺天際，隱隱間散發出來的特殊銳氣，仿佛連天穹都被洞穿。

而青冥峰便是群山之一。

青冥峰內，設有青冥校場，乃是青冥旗的駐地。當李洛在李柔韻的帶領下，來到青冥校場之外時，便是見到那青石鑄建而成的營地，哨塔，訓練場，此時其中有無數訓練的拼殺聲響起，一道道相力波動不

斷的升騰，於這座校場上空匯聚，肅殺之氣如洪流般的傾瀉開來。

「好洶湧，凝鍊的氣勢。」李洛有些吃驚的望著青冥校場上空那滾動的肅殺之氣，在他的感知中，這些肅殺之氣猶如融合在了一起，湧動間宛如龍蟒交纏，似是伺機而動，醞釀滔天殺

機。「青冥旗八千眾為一體，他們皆修相同的龍息煉煞術，自然是有渾然一體之勢，這還是眼下青冥旗內群龍無首，若是有大旗首執掌虎符金印，到時聚八千眾之

力為一身，那股偉力，一些底蘊稍弱的封侯強者，都得暫避鋒芒。」李柔韻說道。李洛眼神一凝，好厲害的手段，以八千眾為一身，可抗衡封侯強者？這天王級勢力的底蘊，果真可怕，最起碼在學府中，即便是同院級別的學員，也無法做

到這種地步，只能各自為戰，難以形成一體。

「走吧，青冥旗八千眾已經聚集，我會當眾授你旗首印，往後你便是青冥旗名正言順的旗首之一。」在李洛驚疑間，李柔韻玉手一揚，只見得一道相力虹光直接將李洛包裹，而後破風聲響徹起來，數息後，當光芒散去時，李洛發現自身已是立於一座高臺上

，他的前方是一座巨大的訓練場，四周旌旗在狂風呼嘯下獵獵作響，最重要的是，在那訓練場，黑壓壓的人影沉默肅然而立。

當李洛出現時，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那場中數千道目光，都是帶著鋒銳的氣息，投在了他的身上。

那些目光中，充斥著好奇，審視，不甘，他們的視線，猶如是形成了一片怒濤，裹挾著沉重的壓力，徑直對著李洛橫壓而來。這般陣仗，若是心智不堅定者，恐怕已是要忍不住的露出怯色，但李洛只是在經歷過初始的驚訝後，神色便是恢復平靜，至於那滾滾壓迫感，更是如清風拂

面。

心智堅韌，自然不受外物侵擾。

同時，李洛也是在打量著眼前的八千眾，他的最多注意力，還是停留在最前方的位置，那裡有四道人影最為引人注目，而且氣勢也頗為不凡。這四人中，又以一名墨綠衣衫青年最為矚目，他身形挺拔，頭髮披散於腦後，倒是顯得有幾分灑脫氣質，只是此時的他，正用一分審視的目光，漫不經心的

掃視著李洛。

昨夜惡補過青冥旗資料的李洛一眼就認了出來，此人便是如今青冥旗內第一部的旗首，鍾嶺。

他是鍾雨師的侄子，也是如今青冥旗大旗首最有力的競爭者。

而另外三人，便是其他三部的旗首。

這三位旗首，看向李洛的目光更多的還是好奇，畢竟李洛的身份太過特殊，他的父親李太玄在青冥院中，更是一個傳奇。

李洛的視線，最後投向了一片有些沉默的區域，那裡有三人領首。居右者，是一名女孩，她身材高挑，一頭有些波浪卷的紫色長髮垂至翹臀，她模樣顯得有些嫵媚氣質，桃花眼眸似是帶著誘人的笑意，雙胸飽滿，腰肢細如

柳枝，一顰一笑間，都是散發著特殊的韻味。

從資料上來看，她應該就是青冥旗第五部中人氣頗高的趙胭脂。

居中者，是一名短髮青年，青年面目平凡，眼中卻是散發著一絲鋒銳的氣息，宛如一柄劍一般。

李世，一位出自李氏一族極為旁系的天才。

最左邊的，便是一名身軀魁梧的男子，他站在那裡，就宛如是一座鐵塔般，給人一種極為強烈的壓迫感。

穆壁，第五部中第三位銀煞體。

如果沒有李洛出現的話，那麼第五部的旗首，很有可能就在這三人之中競選出來。

但可惜，李洛的到來，直接斷了他們的機會。

三人同樣知道這一點，所以看向李洛的視線中，有著不加掩飾的敵意與不忿，這導致身後那些以他們為首的第五部部眾，也帶著許多敵意的注視李洛。

雖說他們都明白李洛的身份，但這突然空降一個從外神州回來的三少爺來率領他們，這終歸是讓人心中感到不太爽利。

畢竟外神州那種地方，在他們的眼中，當真是和窮鄉僻壤沒什麼區別，雖然這位是那位傳奇大院主的血脈，可該有的質疑，定然是不會少的。

「諸位，今日到此的目的，想必你們也都知曉了，所以我也不再多說，從今天開始，李洛將會是青冥旗第五部旗首。」

李柔韻眸光掃視全場，平靜的聲音自帶一股威嚴以及不容置疑。

在她目光所及下，即便是青冥旗內這些桀驁不馴的精英們，也都是老老實實的低頭。

平常李柔韻與李洛交流時，倒是顯得異常的平易近人，可如果真因此就忽視了她所具備的威壓與壓迫感，那就太小瞧青冥院三院主所具備的權勢與地位了。青冥院下，不僅轄制青冥旗，還有著極為龐大的架構，甚至青冥院還負責了龍牙脈十二境中的兩境之地，這般疆域，比起大夏國更為遼闊許多，其內所統轄

的子民更是以億來計，其中如洛嵐府一般實力的勢力真是不知有多少。

而身為青冥院三院主，李柔韻的一言一語，說不得就能夠讓一些在兩境中生存的勢力產生巨大的動蕩。

身居能夠掌控這些勢力生死的位置，饒是李柔韻性格再如何的溫和，都將會養出一股上位者的氣勢。

李柔韻在將來意宣布之後，便是伸出手掌，掌心間有光芒一閃，只見得一枚銀質石印閃現而出。

「李洛接印。」她鄭重開口。

李洛則是恭敬的伸出雙手，自李柔韻的手中，將那一枚銀印接了過來。

場中不少人目光複雜的看著一幕。

銀印代表著旗首之位，李洛接下銀印，就將會成為青冥旗內第五部之首，那第五部麾下一千五百眾，皆需要聽其命令。

這其實也代表著一種權勢的力量。

在接過有龍紋盤踞的銀印後，李洛目光也是投向場中的八千道人影，面目平靜的道：「新任第五部旗首李洛，見過諸位同僚。」

場中一片安靜，八千道目光盯在李洛的身上，無人應答。

特別是第五部那邊，不少人的眼神中帶著一些憤然之色。

李柔韻在宣布了接任事宜後，似是沒有察覺到場中那股氣氛，而是直接看向李洛，道：「你就在青冥校場修煉，有什麼麻煩的話，可以來主山尋我。」

「接下來，就看你自己的了。」她若有所指的提醒道。

李洛點頭，他明白對方的意思，雖然旗首的位置，她能夠直接指派，可接下來如何將這第五部收服以及在青冥旗中立住根腳，那就要靠李洛自身的本事了。

如果他無法降服這些桀驁之輩，那麼此事必然會傳開，到時候整個天龍五脈中關注於此的人，恐怕都會暗中嘲笑。

這可能不是嘲笑李洛，他一個小輩，還沒資格引動那麼多人，他們只是笑，李太玄那般驚才絕豔之人，最終卻是虎父犬子。

李柔韻見狀，不再多說，身影一動，化為流光憑空消散而去。

當李柔韻身影消失在場中後，原本寂靜的訓練場上頓時變得騷動起來，許多身軀緊繃者都是鬆緩了下來。同時有不少投向李洛的目光，也開始變得玩味了起來。

第七百五十一章第五部旗首

最新章節！

當李柔韻離開後，訓練賽上的竊竊私語聲也是隨之散發出來，眾多視線玩味，審視的打量著李洛。

李洛的身份，在場的人算是都心知肚明，說實在的，這個背景相當的顯赫，脈首之孫，李太玄之子。以曾經李太玄顯露的榮光來看，原本不出意外的話，李太玄甚至很有可能成為龍牙脈下一任脈首，那麼李洛的身份，莫說是在龍牙脈，甚至放眼整個天龍五

脈中，他都算是最頂級的那種「三代」。

只是可惜的是，李太玄當年離開了龍牙脈，據說是逃往了外神州，而眼前這個李洛，就出生於那在他們眼中猶如窮鄉僻壤一般的外神州...

這種明明是他們可望不可即的身份，但又有著他們能夠俯視的出身，這種矛盾的感覺，讓得在場的青冥旗八千眾心情很是複雜。

「聽聞這位李洛旗首，現在才只是小煞宮境的實力？」

「呵呵，小煞宮境的旗首，也算是這麼多年的獨一份，真是讓人豔羨啊。」

「就是可惜了第五部的李世三人，他們可都是銀煞體的實力，原本他們還在想盡一切辦法去競爭的，結果沒想到直接來了一個空降的。」

「......」

諸多竊竊私語聲不斷，其他四部的旗眾，都是抱著一點看熱鬧的心態，同時對著那第五部的旗眾投去戲謔的視線。

而在這些視線下，第五部的旗眾面色都是顯得有些不好看起來，眼中有憋憤升起。

「咳。」此時，那第一部旗首鍾嶺輕咳了一聲，他面帶微笑的對著李洛拱了拱手，道：「恭喜李洛旗首，大院主曾為我們青冥院創下了諸多記錄，如今李洛旗首剛來青

冥旗，也創了一個小煞宮境旗首的記錄。」他言語間，並沒有遮掩惡意，因為他已經從自家叔叔那裡知道，這個李洛此次進入青冥旗，是衝著大旗首位置而來的，而那個位置，已被他視為禁臠，豈能

容忍他人染指。

鍾嶺的話，頓時在場中引起了一些低低鬨笑聲。

李洛神色不變，平靜的道：「現在不必恭賀，等以後還有更多記錄，到時候一起便是。」

鍾嶺一怔，倒是沒想到李洛如此克制，並沒有因為他的言語顯露絲毫的怒意，這份心性倒是不一般。

至於李洛所說的話，他只是笑了笑，也沒有繼續多說什麼，而是徑直轉身離去。

雖說李洛的身份不一般，而且還是身懷三相，天資的確令人豔羨，但可惜出生於外神州，在那種修煉資源匱乏的地方，又如何能與他們相比？

這小煞宮境的等級，就足以說明一切。

距離青冥旗大旗首之爭，已經僅有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到時候他先趁勢取得大旗首之位，那麼也就斷了李洛的念想。

到時候，他那叔父也能夠再次發難，謀奪青冥院大院主之位。隨著鍾嶺離去，那第一部的旗眾紛紛跟隨，其他三部的旗首，倒沒有對李洛口出惡言，但也沒有顯露親近之意，對於這種不符合條件的空降者，任何人都會生出一點抗拒，畢竟他們都是經過重重挑戰，方才得到如今的位置，但李洛這麼一個從外神州回來的人，卻是能夠不費吹灰之力得到與他們相同的位置，這難免

令人心中不平衡。

當然最重要的是，李洛的實力，並沒有達到旗首的資格。

所以他能夠有此位置，不過是依靠著其父親李太玄的餘蔭罷了。

三部旗首，對著李洛禮貌性的拱手示意後，也是轉身散去，李洛是擔任第五部的旗首，所以這個問題，還是丟給第五部那三個傢伙去頭疼吧。

至於雙方接下來會鬧得有多不愉快，那就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了。

隨著其他四部的旗眾散去，場中便是只剩下了第五部的旗眾，但誰都能夠感覺到，周圍暗中有許多的目光在關注著場中，顯然也是想要看看接下來的情況。

而李洛，也是在此時，將目光投向了第五部的旗眾，他看了一眼領首沉默的三人，淡淡的道：「你們對我很不服？」聽到李洛這直接而且不客氣的言語，第五部旗眾微微有些騷動，領頭的趙胭脂，李世，穆壁三人眉頭也是微微一皺，這位新來的旗首，比他們想像的還要強

勢。

「不知道旗首是想要我們服你脈首之孫，大院主之子的身份，還是服你這小煞宮境的實力？」身軀最為魁梧的穆壁悶聲說道。

「不知道旗首是否知曉，二十旗創立時，老祖曾有言語，二十旗內，無有身份，只論實力。」那李世，也是在此時緩緩開口。

「嗐，旗首才從外神州回來，哪能知曉這些規矩？」第五部內，有以李世為首的桀驁旗眾嘲笑出聲。

然後再次引起一些鬨笑。此時，那名為趙胭脂的嫵媚女子微微一笑，桃花眸子帶著風情之意，眼波流轉道：「旗首勿要生氣，你畢竟新來，大家都還不熟悉，或許等以後你顯露出了本

事，大家自然也都會服你。」她言語間，倒是有些勸和味道，雖說她對於李洛的空降也是有些不甘心，可畢竟事已至此，她並不覺得真觸怒李洛會有什麼好結果，對方的身份背景太硬了

，真要得罪狠了，對他們來說也未必就是好事。

雖然老祖有言，二十旗內無有身份高低，可他們背後也並非是孤家寡人，以李洛在龍牙脈中的身份，要拿捏他們其實並不難。

「穆壁，天目城乞丐出身，自幼與路邊野狗爭食，後顯露崢嶸，收留流浪孩童，成立了「鐵龍幫」，之後經過重重選拔，進入青冥旗。」

「李世，出自沒落旁系，全族匯聚所有資源，助你修煉，最終你不負眾望，脫穎而出，入了青冥旗，成為了族內希望，身上肩負振興族內重任。」

「趙胭脂...」說到此處，他沒有繼續說下去，因為趙胭脂自小出生於一座青樓之中，由其長姐撫養長大，長姐以色娛人，賺取諸多資源，才讓得年幼的趙胭脂脫離了青樓

，她由此奮進，努力攀爬，她的目標是成為龍牙脈的高層，為長姐獲得庇護，保長姐餘生安穩。

這些信息，乃是李柔韻為他提供，前兩者倒還好，但趙胭脂畢竟是女子，沒必要當眾將這份信息說出來。

這三人其實都有共同之處，他們出身卑微，艱難苦修，方才有如今的成就。

穆壁，李世，趙胭脂三人聽著李洛所說，面色都是一變，特別是後者，見到李洛在看了她一眼就停嘴後，凹凸有致的身子明顯放鬆了許多。

不過，他們也都明白了李洛說這些話的意思。

這是說明李洛對他們的情報了如指掌，他們自身或許並不畏懼什麼，但他們都有牽掛，李洛此言，就是在給予一些警告。

這是在以勢壓人。

這位從外神州歸來的三少爺，倒是很有一些手段。

三人面色變幻，心中有憤懣之意，可一時間那股桀驁之氣又因為心中牽掛的人與物，不敢肆無忌憚的表現出來。

三人的銳氣，明顯被挫了一截。

「你們若是不服，我給你們一個機會。」而也就是在此時，李洛眼皮微垂，聲音平淡的響起。

穆壁，李世，趙胭脂三人眼神皆是一凝。

「旗首是什麼意思？」趙胭脂露出嫵媚明豔的笑靨。

「你們三人中，選一人出來，如果能接我一招而不傷，旗首之位，我就拱手相讓。」

「如果最終我贏了，往後你們三人，投靠於我，未來我不會虧待了你們，但若是有半點陽奉陰違，那也就別怪我不講情面了。」

李洛立於臺上，平淡的目光帶著凌厲，看向了場下的三人。

而他的這番話，也不出意料的在第五部旗眾中引起了巨大的騷動，所有人的臉龐上，都是有著濃濃的驚愕之色浮現出來。

誰都沒想到，李洛竟會給這麼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機會出來。

一個小煞宮境，卻是對著三名銀煞體強者說接他一招？！

這一刻，他們的心中，皆是升起一個念頭。這新來的旗首，似乎有點不太聰明的樣子。

第七百五十二章黑龍震校場

最新章節！

訓練場內，隱隱有些騷動。

那第五部一千五百旗眾皆是面露錯愕之色，低聲交談，顯然是被李洛提出來的要求所震驚到。

而身為當事人的趙胭脂，李世，穆壁三人更是出現了片刻的失神，然後他們對視一眼，皆是看見對方眼中的一抹荒謬之色。

這李洛不過小煞宮境的實力，怎麼敢說一招擊傷他們的？

他們可是銀煞體的境界！

不論是相力還是肉身強度，都遠勝李洛！

不過，他們倒並沒有覺得李洛是個傻子，因為先前對方展露的一些手段以及心性，都絕非是魯莽無能之輩。

那也就是說，對方應該是有某些特殊的能力。

這或許能夠給他們造成威脅。???????????????

趙胭脂輕咬紅唇，眼波流轉間顯得嫵媚誘惑，而她的美眸中則是掠過若有所思之色，這位新旗首，似乎是抱著收服他們三人的野心，所以才會給出這麼一個頗具誘惑的餡餅。

倒是好大的心性。

雖然不知道對方究竟有什麼倚仗，但李洛顯露出來的這份氣度，倒是讓得她暗自驚訝，真不愧是大院主的血脈...

以對方三相的天資，如果是出生在龍牙脈內，恐怕如今的李洛，真有可能成為龍牙脈四旗總旗首，與其他四脈爭鋒。

三人對視一眼，他們競爭許久，對於彼此倒是頗為的了解，所以很快也就有了決定，這是李洛主動提出的條件，他們如果想要扭轉局面，那就必須接下來。

三人眼光交匯，最終，那身軀魁梧如鐵塔的穆壁，緩緩的站了出來。

三人之中，穆壁身懷八品鐵相，論起防禦，算是三人最強，眼下李洛敢主動發起一招之約，那必然是身懷某種殺傷力極強的手段，而防禦最強的穆壁，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

「既然旗首敢以小煞宮境來約戰，如果我們不敢應的話，那之後怕也就無人再信服我們了。」

「不過不管結果如何，對於旗首的膽魄，我還是有幾分佩服的。」

穆壁身影一躍，掠上高臺，身軀落地時，地面都是震動了一下，他聲音雄厚而響亮，如悶雷般滾滾響起。

他直接一步踏出，強橫的灰色相力如山洪般的爆發而起，只見得穆壁本就魁梧的身軀在此時節節攀升，數息後，便是化為了一尊約莫三丈高大的小巨人。同時他的皮膚之上，有無數銀色光絲自血肉中湧現出來，猶如是在身軀上形成了一塊塊的銀斑。

一股堅不可摧的氣勢，隨之散發出來。

這穆壁也沒有什麼客氣，直接是將自身最強力量施展了出來。

訓練場之外，也有暗中的視線投射而來。

李洛感受著那從穆壁體內散發出來的壓迫感，神色倒是沒有什麼變化，對方雖說等級比他更高一些，但跟他之前交過手的那些強敵卻是完全沒法比。

不論是裴昊還是沈金霄，李洛都曾與他們交過手，雖說這之間是因為藉助了外物的力量，但畢竟是李洛親身承受的那種氣勢壓迫。

有了之前的經歷，一個區區銀煞體，自然不可能讓他感覺到什麼壓力。

李洛神色平靜，體內的相宮震動起來，雄渾的相力如潮水般的奔流而出，水相與龍相之力於體內交融。

雙相之力！

李洛手腕之上，有雙相光環閃現而出，散發著特殊的波動。

他雙手閃電般結印，印法眼花繚亂的變幻著。

然後李洛就感覺到體內的相力在以一種恐怖的速度流逝起來，但也就是在這一刻，有一股無形而驚人的壓迫感，開始緩緩的從他體內散發出來。

這股壓迫感一出現，對面的穆壁感受得最為清晰，當即眼瞳就是微微一縮。

穆壁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一個小煞宮境，怎麼可能給他這樣的感覺？

對方的相力強度雖然比普通的小煞宮境強許多，但與他相比，卻明明有不小的差距！

那這種感覺？

是因為施展的相術？！

高階龍將術？

但也不至於如此吧？

那麼...難道是封侯術？！

穆壁心中突然升起了一道震驚的想法，這不太可能吧？真正的封侯術，連鍾嶺都還沒修成，李洛一個小煞宮境，怎麼可能修成了？！

而就在穆壁心緒閃動時，李洛的面色卻是變得蒼白了許多，體內雄渾的相力在此時消失了將近三分之二。

他結出印法的雙掌，緩緩的移開。

一股極其可怕的壓迫感在此時如颶風般的橫掃而開，引得虛空都是在此時震蕩起來。然後一道道震驚的目光，便是見到一面有些虛幻的黑色龍旗，緩緩的從李洛掌心升了起來。

吼！

龍吟聲於此時自這座訓練場中炸響。

李洛直接伸手抓住了黑色龍旗，然後面無表情的對著前方虛空陡然劃下。

封侯術，黑龍冥水旗！

嗤啦！

虛空於此時破碎開來，緊接著有洶湧的水流聲於破碎的虛空內傳出，下一刻，森冷的黑色河水仿佛是從虛空深處貫穿而來。

一條黑河盤踞，仿佛升騰著無邊森冷之氣，足以凍結萬物。

而黑河掀起萬丈波濤，下一刻，河水被撕裂，一條約莫百丈的黑龍巨影破水而出，它爆發出陣陣龍吟，龍爪踏空而去，磅礴的黑色河???????????????流如同黑帶一般環繞其周身。

黑龍御水，踏空而行。

訓練場內外，諸多瞳孔中倒映著這一幕，繼而帶起了一道道倒吸冷氣的聲音。

那趙胭脂，李世二人的神色也是出現了數息的凝滯，然後震驚失聲：「這，封侯術？！」

只有真正的封侯術，才能夠具備如此驚人的威壓！

這李洛，不過小煞宮境的實力，居然能夠修成封侯術！

難怪他敢這麼狂，竟敢直面銀煞體！

吼！

黑龍御水破空而出，裹挾著陰影直接對著穆壁鎮壓而下。

而此時的穆壁心中也是震動，旋即他毫不猶豫的將自身相力盡數的爆發，灰色相力如洪流般於身後虛空咆哮。

此時此刻，他哪還敢有半點保留！

「龍將術，玄鐵魔鍾！」

伴隨著低吼聲響起，只見滾滾相力自穆壁身軀之外匯聚而來，轉眼間，便是化為了一座約莫十丈左右的灰色鐵鐘，鐵鐘厚實堅硬，給人一種堅不可摧之感。

穆壁直接催動了自身最強防禦！

鐺！

當灰色鐵鐘成形的那一刻，駕馭著黑色河流的黑龍，已是在訓練場內外諸多震動的視線注視下，以一種恐怖之勢，鎮壓而下。

頓時間，震耳欲聾的鐘聲，在這青冥校場內，如雷鳴轟然炸響。

這般聲響，仿佛是在宣告著，青冥院嶄新的篇章，即將拉開。

第七百五十三章降服

最新章節！

如雷鳴般的鐘鳴於石臺之上炸響。

所有的視線都是在第一時間的投射而去。只見得那場中，灰色鐵鐘矗立於穆壁身外，顯露著極為強大的防禦能力，而穆壁的防禦之強，放眼整個青冥旗內，絕對算是名列前茅，如今他施展出最強的「

玄鐵魔鍾」，就算是面對金煞體的鐘嶺，都能夠堅持一點時間。

而如今在灰色鐵鐘之外，巨大的黑龍伸出龍爪重重拍下，在那龍爪上面，黑水纏繞流淌，散發著一種森冷之氣。

當龍爪拍在灰色鐵鐘之上時，穆壁的面色瞬間出現了變化。

因為他清晰的感覺到一股極為霸道的力量如火山爆發般的衝擊而來，那股力量之強橫，連空氣都被生生的轟爆，發出了刺耳的音爆聲。

而且，最令得穆壁感到心驚的是，那龍爪上面流淌的黑水，似乎是具備著某種霸道的侵蝕之力，黑水流淌在鐵鐘上，頓時將其腐蝕出了諸多細密的坑洞。

原本固若金湯般的防禦，也是在黑水的侵蝕下出現了漏洞。

黑水破防，龍爪出擊。

如此配合，直接是在頃刻間，就令得穆壁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咔嚓！

數息之後，灰色鐵鐘之上，有細微的裂痕出現。

穆壁見狀，瞳孔一縮，急忙調動體內所有的相力，毫無保留的傾瀉而出，但此時他的防禦就如同出現了破綻的堤壩，一旦失守，便是全面的潰敗。

因為呼嘯而至的黑龍，已經張開了獠牙。

黑龍咆哮，宛如是化為一道旋轉的黑光，黑水覆蓋其上，然後直接順著灰色鐵鐘出現破綻之處，轟然撞下。

轟！

巨聲響徹，特殊材質所製造的地面，也是隨之崩裂開道道痕跡。而那座灰色鐵鐘則是在此時被黑龍徹徹底底的撕碎，黑光兇橫的徑直對著其內的穆壁衝殺而去，穆壁唯有雙臂交叉，只見得身體表面的銀色斑點如同活物般

的流動而來，匯聚雙臂，將其化為銀質。

轟隆！

狂暴至極的相力衝擊橫掃而開。

穆壁身軀劇烈一震，而後便是直接倒飛了出去，腳掌在地面上接連劃出了數十米後，方才強行的穩住身影。

他面色有些難看的看向雙臂處，只見得那裡血肉都被消融，露出了森森白骨，其上沾染著黑色液體，不斷阻擾他自身血肉的恢復，同時帶來了劇痛之感。

穆壁沉默了下來。

而場外第五部眾人，也是在此時面目一片呆滯。

連那李世與趙胭脂，都是出現了片刻的失神。

擁有著最強防禦的穆壁，竟然真的被僅僅只是小煞宮境的李洛，一招給擊傷。

訓練場外，那些窺視的視線，也是在此時瞳孔微微震動。

這個結果，太過的出人意料。

青冥校場外的一座山巔上，駐足而立的李柔韻微微一笑，眼眸中帶著濃濃的讚賞之意，這個李洛，當真是有著不弱於其父的天資。

未來的龍牙脈，倒是要有一些期待了。

而後她不再停留，轉身遠去，去忙青冥院內諸多的事務了。

訓練場中，李洛周身湧動的相力漸漸消散，他的神色依舊平靜，只是目光盯著穆壁，道：「如何？」

穆壁沉默了一會，雖然面色難看，但最終還是點了點頭：「我輸了。」

他抱拳對著李洛行禮：「從今往後，你就是第五部的旗首。」李世與趙胭脂對視一眼，皆是輕輕一聲嘆氣，這次倒是失算了，竟然答應了這麼一個賭約，李洛身懷三相，又修成了封侯術，其瞬間爆發的力量，足以對他

們這些銀煞體境造成傷害，但其中的缺陷也很明顯，那就是李洛的相力不足，短時間內很難催動第二次。

如果真是生死對戰，只要他們扛下或者躲避李洛這第一次的爆發，那麼接下來李洛再難對他們造成威脅。

但可惜，約定就是如此...如果他們現在否認的話，不僅喪失威信，還會徹底得罪李洛，這顯然是不智的。

真以為對方的身份是擺設嗎？

兩人心中都有些苦澀，他們苦苦競爭旗首，就是試圖多得一些修煉資源，好讓自身能夠儘快的提升，但如今來看，這份期望是要落空了。

「見過旗首。」

所以最終兩人，皆是行禮。

見到三位都低頭，那第五部一千五百眾在沉默了數息後，也都開始行禮。

這就算是認同了李洛新任旗首的身份。「諸位，從今往後，我們就是並肩的戰友同伴了，雖然我現在只是小煞宮境，但我希望你們相信我，我這小煞宮境的旗首，不會讓別人有嘲笑我們第五部的機

會。」李洛環視眾人，俊逸的臉龐上露出了笑容，聲音也是變得平和許多，不再如此前那般的咄咄逼人。眾人啞然，在經歷了剛才的戰鬥後，誰又真的敢將其視為普通的小煞宮境，不過，李洛所說倒也是不差，他這小煞宮境，只是因為從小生活在外神州所導致

，可即便如此，他也能夠修成封侯術，這是何等的天資？等往後他擁有了足夠的資源，必然能夠一飛沖天，到時候，說不定第五部也會因他而增彩。

於是一時間，那些看向李洛的目光，也是變得有了一分期待。

「諸位先回去修行吧。」

李洛與眾人隨意的說了一會兒後，便是遣散眾人，但卻讓李世，趙胭脂，穆壁三人留了下來。

「旗首有何指教？」

三人留下，對視一眼後，皆是面容平靜的問道。李洛望著三人，道：「你們三人身世艱苦，能夠走到如今的地步，也算是令人欽佩，我知曉你們為了這個旗首的位置付出了諸多的努力，旗首所獲得的那一份

資源對於你們而言更為重要。」

三人沉默，神色則是略微有些黯淡。

「不過我希望你們也不要怨天尤人，因此就對我生出芥蒂之心，相反，如果你們足夠聰明的話，或許會覺得這是一個好事。」李洛淡淡的道。

「好在哪？」脾氣最直的穆壁悶聲說道。

李世沒開口，趙胭脂則是若有所思，嫵媚的眼波流轉，旋即莞爾笑道：「好在因此結識了旗首嗎？」

「沒錯。」李洛點頭。

三人倒是沒想到他這麼直接，一時間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如今剛從外神州歸族，在龍牙脈中沒有任何的根基，但你們覺得，我回龍牙脈，只是為了來做一個旗首的嗎？」李洛說道。

三人心中皆是明白，以李洛這脈首之孫，大院主之子的身份，怎麼可能只做一個旗首，而且他也並非是無能之輩，先前他已經顯露了自身的天資與實力。

「我這個第五部旗首，做不了多久的時間，我的目標比你們想得更遠一些，而等我卸了這旗首後，這位置，還不是留給你們？」

「而且...一個旗首位置，你們就滿足了嗎？」

李洛言語平淡，但落在三人的耳中，卻是引得他們心頭一震。

「青冥院在我爹的手中綻放過耀眼的光芒，如今雖然衰落了，但這只是暫時的事情而已，畢竟，我爹只是還沒回來，又不是死了。」

「對了，還有我娘，她雖然看不起李天王一脈，但有我在的話，她如果歸來，應該還是會來青冥院的。」三人有些麻木，李太玄就不說了，澹臺嵐同樣是曾經在天元神州留下過璀璨之名的上一輩天驕，曾經整個天元神州都因她而動，那對於他們三人而言是屬於

傳說中的大人物。

他們明白李洛的意思，這是在告訴他們，雖然他李洛現在初來乍到沒什麼根基，可他背後還是很有潛力跟背景的。

同時他的潛在意思也很清楚...

李洛想收他們做小弟，希望他們好好把握住這個抱大腿的機會。「我知道你們的情報，也知道你們想要保護什麼，我欣賞你們的心智與能力，所以如果你們未來想要完成心中的目標，在這龍牙脈中攀向高位，現在或許是一

個不錯的選擇。」李洛悠悠的聲音再度傳來。

趙胭脂，李世，穆壁三人對視一眼，皆是看見了對方眼中湧動的情緒。

這個年齡比他們還小一點的旗首...的確是有一種不一樣的氣質。

最終三人在思慮了數息後，肩膀微微鬆緩，對著李洛鄭重的抱拳行禮。

「見過旗首，以後我等，唯旗首馬首是瞻。」

這般言語，就是徹底的放下了心中的芥蒂，真正的有了以李洛為首之心了。

李洛見狀，也是露出一抹笑容，有了這三人真心投靠，他也算是稍微的有了一點小根基了。收服三人，倒也不算困難，不過他也明白，這不是因為他有什麼王霸之氣，無非就是以利誘之，以勢震之罷了。

第七百五十四章歸龍訣

最新章節！

青冥校場，第五部的旗首營帳中。李世，穆壁，趙胭脂三人陪同著李洛而來，然後前兩者在與李洛略作交談後，便是不約而同的找了個理由離去，將協助李洛熟悉旗首事宜的任務丟給了趙胭

脂。雖然如今算是有了投靠李洛的心思，但兩人還是需要點時間來適應，畢竟此前他們是青冥旗內有名的刺頭，如今第一面就被李洛鎮服，這讓得他們內心有點

不自在。

而且，這種接待的任務，顯然是趙胭脂這麼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比他們兩個大男人更合適。

或許，李洛也不想看見他們兩個人總是在眼前晃蕩。

「旗首，這是你在青冥旗內的月俸。」

趙胭脂對此倒是並不在意，紫色的波浪長發披散下來，明豔的臉頰上掛著嫵媚的笑顏，她捧著一個玉盒走到李洛身旁，然後微微俯身將其放下。

衣領下，有驚心動魄的雪白滑膩，一瞥之下，足以讓得男子將眼神深深的陷入其中。趙胭脂的美豔，在整個龍牙脈四旗中都頗有名氣，四旗之內，不少男子傾慕於她，雖說在很多人看來，趙胭脂是一個挺好接觸的女子，她對誰都是保持著盈

盈笑意，行舉間也是頗有些大膽開放，可這些年下來，卻始終未曾聽聞有誰能夠更進一步，將這朵風情萬種，嫵媚嬌豔的青冥之花給摘下來。

李洛也被眼前的雪白晃了一下眼，但他神色卻是毫無波瀾，眼前的趙胭脂的確是個嬌媚的美人，不過作為久經戰陣的人士，他對此表示頗為的淡然。

畢竟以往身旁時刻有姜青娥那般無雙絕色的容顏氣質來拔高審美上限，而論起成熟嫵媚的風情，蔡薇姐明顯比趙胭脂要更勝上一分。

所以李洛很快將目光轉向面前的玉盒，隨手將其打開，取出了一支玉瓶，玉瓶內，裝著他心心念念的上品元煞丹。

一共二十枚。

同時還有三瓶七品靈水奇光。

這份待遇比他上譜身份所獲得的資源少一些，但兩者並不衝突，累積獲取，則是能夠加快他的修煉進度。

李洛嘴角有一抹笑意浮現出來，旗首的待遇就已經達到這種程度，如果是大旗首，那待遇豈非比上譜身份還高？在李洛為旗首待遇滿意的時候，一旁趙胭脂則是感到有些納悶與訝異，因為她發現李洛似乎對她並沒有太多的關注，那無往不利的一些手段，竟然並沒有引

得對方有半點的波動。

她可是很清楚自身的魅力與誘惑，往日裡青冥旗內的那些傢伙投來的目光雖然隱晦，可那種熾熱，卻是仿佛恨不得將她吞了一般。

「旗首，靈水奇光品階還適合你嗎？如果你要換成其他品階的，我回頭幫你往院內的內務府報一下。」趙胭脂嫣然一笑，體貼的問道。

李洛搖了搖頭，然後問道：「我這旗首，平常都應該做些什麼？」

他初來龍牙脈，對這青冥旗真是半點都不了解，也不知道青冥旗的旗眾平常時候要做什麼事情。趙胭脂聞言，便是在李洛身旁的蒲團上跪坐下來，紫色的捲髮如瀑布般的垂落下來，將嬌臀覆蓋，她上身微微挺直，胸前弧度，頗有些巍峨壯觀，可那其下

，又是頗為纖細的腰肢，如此起伏的曲線，當真是火辣霸道到了極致。

陣陣幽香傳入李洛鼻中，他望著近在咫尺的美豔人兒，神色微動了一下，但旋即又是恢復平靜。

他的動作雖然細微，但卻依舊被有心的趙胭脂所察覺，當即心中泛起一絲得意，看來她的魅力依舊還是存在的呢。

她這些行舉，的確是抱著一些撩撥李洛的心思，不過倒不是真對李洛動心，而只是單純的想要依靠自身的本錢，來從李洛這裡獲取好感而已。當然，如果真能夠憑藉魅力將對方俘虜，化為對她唯命是從的裙下臣，那也是一件挺不錯的事情，畢竟對方模樣與身份，天資皆是不俗，這若是將其收服了

，自身也能夠獲得不菲的好處。自青樓出身的趙胭脂，雖說在長姐的保護下並未接觸男女之事，但耳濡目染下，卻是懂得如何利用自身最大的優勢，這些年來，她能夠從一個青樓走出，抵

達如今的地步，除了自身天賦外，最大的原因便是她懂得在保護自身的前提下，以自身優勢，獲取益處。「旗首，青冥旗旗眾平日裡主要是以操練，修行為主，而你身為旗首，需要與麾下旗眾同時修行，熟悉眾人身上的氣息，然後修煉「歸龍訣」，最終做到引眾

氣為一身，真正的掌控一部之力。」趙胭脂紅唇微啟，微笑著說道。

「歸龍訣？那是什麼？」李洛眼神微凝。

「歸龍訣是唯有旗首方可掌握的秘法，此秘法存在於你所獲得的旗首銀印之中，你只需要感應其中，就能夠獲得修煉之法。」「而一旦修成此法，再藉助旗首銀印協助，你就能夠統轄麾下一千五百眾，到時候上下相合，就能夠爆發出極為強大的力量。」趙胭脂不厭其煩的解釋道，很

是細心。

李洛聞言，心頭頓時一震，有些震驚的道：「我能調動一千五百眾的力量，聯合出擊？」

一千五百人的力量匯聚一體，那將會是何等的強橫？

恐怕就算是天罡將階的強者，都無法抵擋吧？

「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凝聚力量為一體，這本就是二十旗存在的意義，甚至不止是二十旗，便是五衛也是如此。」趙胭脂說道。

「咱們青冥旗之後如果誕生了大旗首，聚八千眾之力，那麼就算是面對一般的封侯強者，也有一戰之力。」「旗首你獲得了「歸龍訣」後，要保持與第五部一千五百眾同修「龍息煉煞術」，因為只有在一次次的修煉中，令自身氣息與其他旗眾氣息逐漸融洽，方才能夠

達到「同氣」之境，不然其他氣息對你懷有抗拒，你就無法調動旗眾之力。」

李洛微微點頭，心中升起了一些新奇之意，這青冥旗的修煉，倒是有些意思。而此時，趙胭脂微微靠近半個身子，嬌豔嫵媚的臉蛋上帶著紅潤，水吟吟的桃花眸子關切的盯著李洛，吐氣如蘭的道：「旗首你對此可要認真點，因為無法做

到「同氣」的人...其實不算是合格的旗首，三次考核下來如果還是無法做到，按照規矩，是會被取消旗首位置的。」

李洛微微點頭，表示知曉。

然後他嘴角輕輕扯了扯，因為身旁的幽香之氣不斷的鑽進鼻內，目光輕瞟一眼旁邊，便是見到那嫵媚的臉蛋以及驚人的豐滿曲線。

此時再如何的遲鈍，他也是察覺了出來。

這位剛剛收服的屬下，似乎對他有一點非分之想。

察覺到李洛的目光，趙胭脂俏臉似乎是變得有些嬌羞起來，眸光微垂，含羞帶怯。

看來李洛這個龍牙脈三少爺，雖然天資不凡，但終歸還是個青澀少年，稍稍展露手段，就能夠將其迷得神魂顛倒，唯她是從。

「旗首莫要這樣看人家...」

她似是在李洛的目光下變得愈發的嬌羞，欲拒還休的模樣，更加惹人心動。

然而，就當她以為會將李洛勾動心魄的時候，後者面色卻是突然變得嚴肅起來，同時有聲音傳來。

「姑娘自重，我有未婚妻了。」趙胭脂臉頰上的嫵媚笑容直接僵硬了下來。

第七百五十五章趙胭脂的野心

最新章節！

李洛這突如其來的言語，直接打斷了趙胭脂的節奏。

這一刻，饒是以趙胭脂那長袖善舞的性格，都是出現了短暫的失神，明豔光潔的嫵媚臉蛋上，笑容有點僵硬。

不過她還是很快的回過神來，頓時露出無辜的神色，道：「旗首你說什麼呢？我可是在與你說正事呢。」

那桃花眼眸中的疑惑與奇怪，活靈活現，一時間連李洛都要覺得剛才自己的感覺是不是失誤了。

這讓得他暗自搖頭，這剛收服的趙胭脂還真是一個妖精，看來在她與李世，穆壁三人中，她才是最難對付的一個。

那兩個人只是想對他來硬的，那反而好應對，以硬對硬便可，可這一個，卻是試圖來軟的，想將他身心都給俘虜，野心倒是挺大。

可惜青娥姐不在這裡，不然分分鐘讓這個小妖精感受到什麼叫做碾壓。

不過，這姑娘一直這麼玩，也挺費心的。

「是嗎？」

李洛想了想，眼神倒是流露出了一絲輕佻之意，然後他凝視著趙胭脂那光潔嫵媚的臉蛋，視線肆無忌憚的掃過她那玲瓏有致，曲線火辣的嬌軀。

「不過我倒是覺得，你的確很是漂亮。」

李洛說著，還伸出手掌，對著趙胭脂臉頰摸去。

李洛這突然間的變化，也是讓得趙胭脂有些錯愕，她嬌軀緊繃，望著李洛那越來越接近的手掌，修長五指都是猛然間緊握起來。

她有點摸不準李洛的心思，雖然此時的她有種抽刀將那伸來的爪子砍掉的衝動，但心中的理智，卻強迫她反而露出一抹愈發嬌羞的笑顏。

不過就當李洛即將摸上那光滑如凝脂的臉蛋時，他卻突然的停了下來。

趙胭脂有點抓狂，這小子究竟在玩什麼？

以往總是將一些男人戲弄得抓耳撓腮的她，此時頭一次感覺到了被戲耍的滋味。

「旗首你想做什麼呢？」趙胭脂幽怨的道，微蹙柳眉的模樣，令人生出愛憐之意。

李洛笑了笑，收回手掌，道：「明明不喜歡與異性接觸，偏偏還裝得這般長袖善舞，你也不累嗎？」

他從李柔韻那裡獲得的情報極為清晰，其中甚至包括了根據諸多線索推算而出的私人隱秘，而這趙胭脂就有一條，疑似厭男。

這一條，看得李洛都是愣了好一會。

因為從情報來看，趙胭脂是一個很會利用自身優勢的女子，她長袖善舞，遊刃有餘的遊走於諸多異性之間，引得許多人對其傾慕。

趙胭脂的出身很低，她出自青樓那種地方，一步步的走到如今的地步，這其中所需要付出的艱難常人難以想像。

而且，更讓人難以想像的是，她的內心深處，對於異性反而是充斥著厭惡。

她那每一次展露的嫵媚笑顏，或許內心中都是在顫抖。

李洛猜測，她這厭男的性情，應該是幼年時期在青樓見多了骯髒之物，所以從小就留下了心理陰影。

趙胭脂也是在李洛這句話下怔了下來，她顯然沒想到自己內心深處的秘密，竟然會被李洛這樣直接的揭露出來。

她明豔臉頰上的嫵媚笑容在此時一點點的消失，漸漸的變得冷漠起來，桃花眸子中再沒有了一絲風情，反而是冷淡之意。

「三少爺的情報倒是挺厲害。」她說道。

「累不累的，以三少爺的身份應該是無法理解，畢竟就算是去了外神州，你還有著兩位驚才絕豔的父母，不論在哪裡，你都不會體驗到真正的底層。」「內神州固然得天獨厚，擁有著遠超外神州的修煉資源，但一個自小生活在青樓那種地方的人，又能獲得多少？或許三少爺感覺很尋常的一份資源，為了將其

獲得，都是需要長姐以色愉人，任人褻玩。」趙胭脂眼眸微垂，言語淡淡。

李洛默然，他能夠感受到趙胭脂言語間蘊含的那份沉重之意，這世間的確是不公平，她要走到今天這一步，艱難異常。

「我並沒有看不起你的意思，相反，我對你頗為欽佩。」李洛認真的說道。

趙胭脂眼波動了一下，李洛神情頗為真誠，她閱人極多，對此倒是有所感應，於是冷淡的神色稍微緩和了一點。

「我的確是抱著撩撥旗首的心思，畢竟將你迷得神魂顛倒，對我言聽計從的話，這於我而言，最為有利。」她也是坦誠，並沒有遮掩。

「利用自身優勢，這是理所應當。」李洛點點頭。「對於我這麼一個新來的旗首，你會採取這種辦法來增強自身的安全感，這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不過我覺得這並沒有必要，只要你忠誠於我，真心為我辦事，

我說過，我不會虧待你們。」

「你不必在我這裡做你所厭惡的事情，只需要做好你該做的事情即可，而既然你是我的人，無論如何，我都會庇護於你。」李洛鄭重的說道。

趙胭脂有些訝異的看著李洛，這麼簡單嗎？還是只是冠冕堂皇的話語，心中其實還是饞她的身子？

不過，眼前的少年眼神充滿真誠，倒不似作偽，而且以對方的身份，似乎也沒這個必要。

這讓得她頗為驚奇，畢竟以往所接觸的諸多異性，無不是在以各種方式試圖達到他們那令人噁心的欲望。

「這麼說，我現在也算是有一個大靠山了？」趙胭脂小心的問道。

李洛點點頭。

趙胭脂猶自不信的道：「你真不饞我的身子？」

她低頭看了一眼自己那玲瓏有致，曲線傲人的嬌軀，這能有男人不心動？

李洛臉色微黑，道：「我說過，我有未婚妻，對你沒興趣。」「旗首的未婚妻是在外神州吧？難道比得過我？」趙胭脂有些不服氣，雖說李洛不覬覦她，這令得她鬆了一口氣，但出於女子的攀比心思，她又覺得自身不可

能會比李洛那在外神州的未婚妻差。

畢竟對於自身所具備的誘惑，她還是很有自信的。

李洛瞥了她一眼，搖搖頭，道：「螢火與皓月，如何能比？」

趙胭脂頓時氣笑了，咬了咬銀牙，道：「旗首還真是會開玩笑，什麼時候倒是將你那未婚妻接來龍牙脈，讓我瞧瞧這皓月能有多皎潔唄？」

「未來總有機會的。」

李洛笑了笑，腦海中掠過那道絕代風華，宛如神女般的倩影。

「到時候，你就會明白，我為何並不饞你。」今天周六，公眾號發一張周元大戰聖族的圖，酷炫吊炸天，完全壁紙級別，大家可以來公眾微信上收圖。

第七百五十六章七十二層煞魔洞

最新章節！

對於李洛那自信的模樣，趙胭脂嗤之以鼻，只是將其當做少年要強嘴硬的表現，不提他是不是真的在外神州有一個未婚妻，就算有，一個窮鄉僻壤之處的女子，

又能有多出彩？對於自身的模樣，條件，趙胭脂還是很有自信的，不然這些年也不會有那麼多身份背景也算是不俗的異性傾慕於她，李洛竟然還敢大放厥詞的說自己跟他那未婚

妻相比，不過是螢火與皓月，這就自大的過分了。

對於趙胭脂的態度，李洛也有點無奈，這個女人真是奇怪，你饞她身子，她覺得你噁心，你不饞她，她又自己覺得不服氣，不甘心，真是個扭曲的性格。

所以李洛搖搖頭，不想再搭理她。

不過趙胭脂也沒有繼續多說，畢竟現在的李洛是她的上級以及靠山，男人的面子麼，還是得給足的，對於這一點，她深有體會。

「旗首，我們青冥旗平日裡除了操練之外，有時候也會有一些任務從院內發布過來，完成這些任務，會獲得不菲的獎賞，算是平常的外快之一。」

「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那裡才算是整個天龍五脈二十旗的核心所在。」趙胭脂說道。

李洛聞言立刻看來，好奇的道：「什麼地方？」

趙胭脂嫣然一笑，道：「七十二層煞魔洞。」

「這是什麼？」李洛疑惑的追問。「簡單來說，這是二十旗主要的磨練，修行之處，七十二層煞魔洞，乃是老祖以無雙寶具「煞魔神珠」衍變而出，此處能夠凝鍊天地間的地煞能量，將其轉化為一

種特殊的存在，名為「煞魔」。」「「煞魔」算是一種特殊的能量體，並無智慧，但卻擁有著強大的能量，而如果將其斬殺的話，就能夠將其體內蘊藏的「地煞能量」釋放出來，這些「地煞能量」早已

經過「煞魔神珠」的煉化，所以一經吸收，幾乎無須煉化，就能夠轉化為「地煞玄光」。」

李洛聞言，身軀頓時一震，有些難以置信的道：「這不是一種行走的「元煞丹」嗎？」

這所謂「煞魔」的功效，跟元煞丹幾乎一模一樣。「差不多如此吧，所以七十二層煞魔洞，是二十旗旗眾最喜歡去的地方，每一旗的夢想，都是進入到更深一層去，因為每突破一層，「煞魔」蘊含的地煞能量也會

更強，而且，每一旗所突破的層數，也會實時銘刻於煞魔洞前的石碑上，用於激勵其他旗，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也是二十旗之間的一種較量。」趙胭脂笑道。

「闖入更深層很難嗎？」李洛問道。「當然很難，在煞魔洞中，每一層的煞魔數量都頗為驚人，這必須依靠整體的力量去推進，想要完整的推完一層，需要消耗不少的時間，所以這之間需要考驗的點

有很多，稍有不慎就是團滅的下場，當然，這裡的團滅是重傷退場。」

「而且最重要的是，每一層最後，都會存在一個極強的煞魔首領，它擁有著極為強大的實力，很多時候，都得靠人數去堆死它。」趙胭脂很耐心的講解。「不過，如果真是擊潰了這煞魔首領，那獎勵也是極其的豐富，而且這份獎勵是論功行賞制，貢獻越大者，所獲也就越豐富，所以有時候說不定能獲得上百道地煞

玄光，這可能省下一個月的月俸了呢。」

「上百道地煞玄光？」李洛眼神似乎是變得有點不一樣了，他一直以為元煞丹才是入旗之後最大的好處，現在來看，他還是眼界狹隘了，這七十二層煞魔洞，顯然才是李天王一脈用來

培養，磨練年輕一輩的核心之處。

這種地方，堪稱是地煞將階的修煉寶地！

這就是天王級勢力的底蘊。

「以一道無雙寶具打造而成的修煉聖地，真是捨得。」李洛心中感嘆，他上一次見過的無雙寶具，就是龍骨聖杯，可那是整個東域神州諸多聖學府爭破頭的東西，最終連龐院長，都要藉助其力來封印兩尊異類王，可

在這裡，卻是被用來作為磨練年輕一輩的特殊場所。

只能說，豪到沒朋友。當然，李洛心中也明白，這並非是說天王級勢力不重視無雙寶具，只是在他們的心中，培養年輕一代，為族內貢獻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這重要程度，比無雙寶

具要更高一些。

不得不說，這是很明智與充滿遠見的決定。

「天龍五脈都設了一座「煞魔峰」，那裡就是入口所在，下一次開啟的時間，應該是七天後吧。」

李洛聞言，好奇的問道：「現在排名第一的是哪個旗？」

趙胭脂捋了一下垂落在俏臉旁的紫發，道：「現在排名第一的，是龍血脈的金血旗，他們已經推進到了四十三層。」

「金血旗...」

「那咱們青冥旗呢？多少層了？」

趙胭脂眨了眨桃花眼睛，修長睫毛濃密如刷一般，嫵媚迷人：「咱們呀...現在推進到了二十七層，排名第十四。」

李洛聞言，忍不住的搖搖頭，這個排名，屬實一般，比起那金血旗差得太遠了。趙胭脂也是有些無奈，道：「沒辦法呢，咱們青冥院這些年一直都在衰落，更何況青冥旗？想當初大院主尚在時，我們青冥院是諸院之首，而青冥旗，也問鼎最強

之旗。」

「當年大院主任青冥旗旗首時，率眾打通了七十二層，這是天龍五脈歷史中，屈指可數的戰績，那時候，其他十九旗，都需要仰望我們青冥旗。」

在說起大院主的顯赫功績時，即便是趙胭脂，眼中也是有掩飾不住的崇拜之意。

在知曉青冥院曾經的那些耀眼光輝時，沒有人會不對李太玄肅然起敬。

「打通七十二層難度很大嗎？」李洛問道。

趙胭脂頷首，有些自豪的道：「最近百年間，打通七十二層的旗，只有大院主率領時期的青冥旗，你說這難度大不大？」

李洛心頭驚嘆，老爹還真是挺厲害啊，怪不得在青冥院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原來自小就這麼威猛。「大院主能夠做到這一步，應該有不小的原因是他修成了「九轉龍息煉煞術」，這是龍息煉煞術中的最高等級，一旦修成，據說能夠更好的統率旗眾，將旗眾之力

發揮得更為強大。」

趙胭脂說著，又是看向李洛，問道：「旗首你應該也修煉了龍息煉煞術吧？」

李洛點點頭，道：「我修煉的是三轉龍息煉煞術。」

趙胭脂沉默，用一種你好弱的眼光看著李洛。

「旗首，三轉龍息煉煞術，那是屬於最普通的旗眾，而眾旗首，幾乎都是六轉龍息煉煞術...包括我，李世，穆壁，我們都修成了六轉。」

李洛沒好氣的道：「我以往在外神州，只有修煉三轉龍息煉煞術的條件。」

「另外，我記得這龍息煉煞術，不是只有身懷龍相者，才能修煉嗎？」趙胭脂道：「的確如此，我們能夠修煉，是因為在進入青冥旗的第一天，就會接觸龍碑，龍碑會在我們的體內種下一道龍氣，以此為媒介，我們才能修煉龍息煉煞

術。」

李洛恍然。「所以旗首，我對你的建議是，儘快去龍碑之處，感悟龍息煉煞術，最好獲得六轉龍息煉煞術的修煉之法，這不僅對你的修煉有益，而且也不會因此受到其他人的

嘲笑，不然你這三轉龍息煉煞術一亮出來，實在是沒眼看。」趙胭脂給予建議。

雖然趙胭脂的話不是很好聽，但李洛還是認真的點點頭，因為這一點，的確也是他所需要的。

「明天就去龍碑感悟。」

不過，老爹修煉的都是九轉龍息煉煞術，他如果只是領悟到六轉，那豈不是太丟臉了一些？

這日後老爹回來，定然會取笑他，說小子，想要追上你爹的步伐，你還是太嫩了之類的言語。

一想到李太玄那時候得意的笑容，李洛就忍不住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倒是把旁邊的趙胭脂嚇了一跳。

「不等明天了，現在就去！」

李洛站起身來。

此次感悟，必須九轉起步！公眾號上在發放紅包封面，是可愛的夭夭哦，之後還會發姜青娥的。快來領取，過年發個不一樣的紅包～

第七百五十七章龍碑

最新章節！

在趙胭脂的帶領下，李洛自龐大的青冥校場穿過，然後抵達了校場內山的區域，此處防守頗為森嚴，有諸多奇陣保護，即便是李洛也需要祭出自身旗首銀色石印後，方才順利通過。

校場內視線繁雜，而如今李洛又是最為特殊之人，所以他這邊剛剛前往後山，便是有著諸多消息在青冥校場中傳遞開來。

「李洛去了後山？」

第一部旗首鍾嶺聽到這個消息，眉頭頓時一挑，淡笑道：「這是想要去龍碑處感悟龍息煉煞術吧？他從外神州歸來，即便大院主給他留下過龍息煉煞術，那應該也只有三轉，更高級別，則是需要藉助龍碑。」

「旗首覺得他能修成六轉嗎？」有親信旗眾笑著問道。

「好歹是大院主之子，當年大院主可是修成了九轉龍息煉煞術，這李洛身懷三相，也不可小覷???????????????，所以我想六轉應該是不難的。」鍾嶺倒也沒有因為李洛對他有些威脅，就故意小覷於李洛，而且此前李洛在訓練場上面一招擊傷穆壁的場面，他也是在暗中看見了。

以小煞宮境的實力，擊傷銀煞體的穆壁。

雖說這是李洛取巧，藉助封侯術出其不意，而且看李洛那模樣，短時間應該也發不出第二擊，如果是生死對戰，最終李洛未必就能討得了好處，但不管如何，這依舊是能力的體現。

畢竟，封侯術的難修，他們都是最清楚不過。

李洛身懷三相，又修成了封侯術，即便如今相力等級弱一點，可這也只是因為出生於外神州的原因，如今李洛也來到了龍牙脈，如果藉助這裡的資源，之後的修行必定如魚得水，不可不防。

「那，九轉呢？」有人遲疑了一下，問道。

這下子沒人說話了，九轉龍息煉煞術...那是他們所有人，包括鍾嶺都夢寐以求的等級，十煞級的煉煞術，這足以讓人在地煞將階這個階段獲得極大的領先。

而且最重要的是，真要修成了九轉龍息煉煞術，那對於青冥旗的「合氣」，也會有著不小的增幅。

李洛如果真能做到這一步，那恐怕他的名氣將會直接在龍牙脈中崛起。

畢竟縱觀這一代的二十旗，十六萬人裡面，如今也僅有不到十人修成了九轉龍息煉煞術，這之間的難度，不可謂不大。

「想要獲得九轉龍息煉煞術沒那麼容易，李洛雖然身懷三相，但自身實力還是弱了一點，此前那些獲得九轉龍息煉煞術的人，最起碼也是大煞宮境。」鍾嶺淡淡的道。

雖然他沒有小覷李洛，但也並不過分的將其高估。

他自身也是經歷過龍碑考驗的，知曉那龍息錘鍊是何等的兇猛，心智，相力，肉身的考驗，缺一不可。

「去看看吧，這樣的熱鬧，總得湊湊。」

鍾嶺想了想，還是決定親自去看看，再過三個月就是青冥旗的大旗首選拔了，原本他對此是勢在必得，但這個李洛的到來，卻是有點打亂他的計劃，雖說他依舊並不認為李洛會對他造成多大的阻礙，可卻並不能失去警惕。

於是，第一部這邊，鍾嶺帶著一行親信，直往校場後山而去。

與此同時，其他四部，也是收到消息，紛紛而動。

一時間，平常比較清淨的後山，則是變得喧囂了起來。

而此時的李洛，已是跟隨著趙胭脂來到了後???????????????山，後山有一座天台，其上立有一座百丈石碑，石碑呈現淡金色，碑面無字，只有諸多神秘光紋緩緩流動，隱約間，仿佛是一條散發著神秘威嚴的巨龍輪廓。

「那就是龍碑，你只需要將手掌帖在其上，龍碑就會將你吸入其中，龍碑內的考驗，是「龍息熔煉」，龍息分為三個等級，三轉，六轉，九轉，轉數越高，威能越強。」

「你會逐步的體驗三個等級的龍息熔煉，一旦承受過去，自然就會獲得相應等級的煉煞術。」

「以你的能力，我想通過六轉考驗應該難度不大，可如果你想要承受九轉考驗的話，那難度就將會飆升，我曾經也試圖衝擊九轉考驗，但那口九轉龍息差點將我焚燒得煙消雲散，如果不是龍碑保護的話，我想我可能已經死了。」趙胭脂說著此話的時候，眼中還有些心悸之意。

李洛點點頭，表示知曉。

「對了，如果你真創造了奇蹟，通過了九轉龍息考驗，獲得了九轉龍息煉煞術的話，我聽說似乎是會獲得一種特殊的獎賞。」趙胭脂提醒道。

「特殊的獎賞？」李洛有些疑惑。

「是一種「九轉之術」，依靠此術，你在催動「歸龍訣」與旗眾聚氣時，將會形成一種強大的特殊手段，威能非凡。」趙胭脂說道。

「這並非是一種相術，你可以將其理解成某種配合旗眾之力的特殊秘法。」

李洛點點頭，花樣還挺多，不愧是天王級勢力。

而後他也沒有繼續多說什麼，直接邁步登上石梯，對著那座天台上的金色龍碑而去。

「旗首加油喲，各旗的龍碑都是相通的，一旦真有人修成九轉龍息煉煞術，所有龍碑都會有所呼應，你的大名，將會飄蕩在所有龍碑之上，到時候，你的名字可就真要響徹二十旗了！」後面，趙胭脂揮了揮手，嬌豔的臉蛋上帶著一點期待之色。

李洛擺了擺手，沒有回頭，他能夠感受到後山中突然多了許多的身影，那些目光也是在投射而來，顯然，這是青冥旗內其他四部的人都來了。

他這邊的一舉一動，都是在這青冥校場內異常的惹人注意呢。

趙胭脂等待在石梯下方，此時身後突然有破風聲傳來，旋即便是見到李世，穆壁兩人追了過來。

「趙胭脂，你怎麼帶旗首來龍碑了？」李世問道。

趙胭脂攤了攤手，道：「旗首隻是三轉龍息煉煞術，進入青冥旗後，當然是想要得到更高級的煉煞術。」

???????????????穆壁皺眉，道：「那也應該再等一些時間，旗首現在只是小煞宮境，相力還有所欠缺，此時試圖通過龍息考驗，怕是難度太高了點。」

趙胭脂無辜的道：「旗首執意現在就要來，我能怎麼辦？」

穆壁無言。

李世沉默了一下，道：「旗首天資極高，雖然實力稍弱，但要通過六轉龍息的考驗，問題應該不大。」

趙胭脂眨了眨濃密的睫毛，道：「可是我看旗首的意思，可能是意在九轉。」

李世與穆壁頓時微微動容，旋即面有憂慮之色，他們這位旗首，年齡不大，可這心氣，卻是比誰都高。

小煞宮境就打算挑戰九轉龍息嗎？這在二十旗的歷史上，可極為少見。

「不必太擔憂了，如果旗首真能如願，那就能造成轟動性，到時候對於他在青冥旗內的威望也有所提升，我覺得挺好的。」趙胭脂安撫道。

李世與穆壁只能點頭，事已至此，總不能攔下李洛，所以只能看著了。

而在他們說話間，李洛一步步的登梯，數分鐘後，便是抵達龍碑之前，他仰望著這座百丈石碑，其上所散發出來的神秘威壓，令人仿佛是被一頭巨龍所注視，心志不堅定者，怕是會忍不住的心生退意。

但李洛卻是無動於衷，在那後山諸多神色各異的目光注視下，他面容平靜的伸出手掌，觸及在了龍碑之上。

下一刻，龍碑之上有濃烈的金光湧現而出，宛如是金色的洪流般，直接是將李洛的身影淹沒在了其中，待得金光消散時，李洛的身影，也是隨之消失在了原地。

龍碑的考驗，開始了。

第七百五十八章雷霆龍息

最新章節！

當李洛身軀被吸入龍碑的時候，眼前仿佛是有璀璨金光湧來，數息後，金光迅速散去，他目光立即掃視四周，發現此時的他，仿佛是站在一片金色的沙漠之中。

金色的流沙不斷的流動，視線看不見盡頭。

不過還不待李洛適應，他突然感覺到天空上有熾熱之氣湧現，抬起頭來，就見到一輪金色的烈日高高懸浮。

那烈日，似乎是在飛速的接近。

數息後，李洛回過神來，那哪裡是什麼烈日，分明是一團巨大的金色龍息，龍息熾熱霸道，仿佛要融化這片沙漠。

這龍碑考驗也是直接，沒有半點的拖泥帶水，見面就是一團龍息砸過來。

但這團金色龍息，並沒有給李洛多大的威脅之感，想來應該只是最低級別的三轉龍息。

李洛體內，三道相宮內的相力如河水般奔湧而出，五指緊握成拳，而後一拳轟出，滾滾相力化為虹光，直接與那金色龍息相撞。

轟隆隆！

巨聲響徹，令人雙耳轟鳴，那團金色龍息正如李洛所料，只是三轉層次，這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少的麻煩，便是被輕易的化解。

當金色龍息消失時，其中有餘波降臨，頓時他就感受到了一股狂暴的雷霆之力落在他的身軀表面。

李洛頭髮頓時根根豎起，身體表面傳出了刺痛感。

「這龍息中，竟然蘊含著雷霆之力？」李洛齜牙咧嘴，先前看那龍息熾熱狂暴，還以為是蘊含著火焰之力，結果沒想到卻是雷霆。

雷霆龍息，顯然威能更為霸道兇悍。

不過，這三轉龍息，倒是這樣的承受了下來。而當三轉龍息消散的時候，李洛的腦海中也憑空的多出了一篇信息，那是三轉龍息煉煞術的修煉之法，但他只是粗略一掃便是不再理會，因為他的目標不是這個

。

他目光環視，神色平靜，等待著更高級的龍息考驗。

那是六轉龍息。

而李洛並沒有等太久。

隨著短暫時間的過去，這片金色沙漠在此時突然震動了起來，無數金色沙塵猶如形成了瀑布，對著前方天空倒飛而上。

短短數息，金色沙塵就化為了一片金色雲海。

轟隆隆！

雲海之中，有雷霆轟鳴，下一刻，金色雲海開始劇烈的收縮，短短數息，雲海就縮成了一團約莫數百丈左右的金色光球。

光球表面異常的光滑，猶如金屬鑄就的球體一般。而此時，金色光球之下，有裂紋蔓延而開，伴隨著轟隆的巨聲，整個天地仿佛都變得明亮刺眼了起來，一道巨大的金色雷霆，猶如張牙舞爪的巨龍般，裹挾著一

股極為恐怖的威勢，直接對著李洛所在的位置狠狠的轟擊而下。

那金色雷霆之中所散發出來的威脅，比起此前那一道金色龍息，不知強悍了多少倍。

李洛的面色也是在此時變得極其凝重起來，他手掌一握，金玉玄象刀出現在了手中，五指緊握刀柄。

「象神力，第二重！」伴隨著李洛低沉的聲音響起，金玉玄象刀嗡鳴震動，驚人的力量如古老蠻象一般的衝進了雙臂之中，他的雙臂瞬間粗壯了數圈，青筋自雙臂上凸顯出來猶如小蛇

一般的蠕動。

嗤啦！

皮膚最終無法束縛住那股蠻橫的力量，頓時被撕裂，有鮮血順著傷口流淌下來。

李洛對此卻是並不意外，而是瞬間施展出了「靈水術」等恢復類的低階相術，迅速恢復肉體傷勢。

感受著雙臂之中湧動的驚人力量，李洛深吸一口氣，體內的水相之力與龍相之力瞬間融合，形成了一股強大的雙相之力。

嗡！

玄象刀刀身上，有璀璨耀眼的雙相光環凝聚而出，其上散發著奇特韻味。

李洛面色冷冽，體內力量毫無保留的爆發，古樸的直刀對著降臨而下的金色雷霆怒斬而下。

嗡！

一刀斬下，只見得刀尖之前，有雄渾的相力呼嘯而出，直接是凝聚成了一道十數丈左右的刀輪。

刀輪高速旋轉，釋放著極為可怕的切割，撕裂之力。

以第二重象神力以及雙相之力的加持，施展自身改良而出的「千流水刀輪」，這算是李洛如今除了「黑龍冥水旗」之外最強橫的手段。

這道攻擊，李洛有自信擊潰任何大煞宮境的對手。

嗡！

散發著流光溢彩的刀輪伴隨著刀光的斬下，直接破空而出，只見前方的虛空於此時被撕裂，尖銳的破風聲響徹不休。

空氣，都是在此時被硬生生的切割出了一條痕跡，片刻不能癒合。

短短數息，刀輪與那降下的金色雷霆相撞。

凌厲至極的刀光與雷霆轟擊在一起，兩者的力量在被迅速的消耗。

這種僵持，持續了約莫十息左右的時間，下一瞬，金色雷霆突然破裂開來，猶如是被一分為二般，被刀輪自中間劈斬而開。

不過，破碎的金色雷霆卻並未就此消散，其中一道，反而是猶如具備靈性的金色巨蟒般，嗤啦一聲，劃破虛空，直接就以迅雷之勢，落在了下方的李洛頭上。

轟！

李洛頭髮如刺蝟般的升起，黑煙嫋嫋升起。

不過此時的他卻顧不得有些狼狽的模樣，因為當這道金色雷霆落下來的時候，有一股極為狂暴的雷霆之力，直接於他的體內開始肆虐起來。

雷霆之力過處，血肉片片焦黑。

劇痛於體內蔓延而出。

而李洛的反應也是極快，體內雙相之力迅速運轉起來，四處捕獲，化解這些肆虐的狂暴雷霆之力。

好在的是李洛此前的刀輪，已經將這道金色雷霆所斬碎，所以侵入體內的這一股雷霆之力雖然狂暴，但卻並沒有強到不可控制。

在經過片刻的追逐後，大部分的雷霆之力都被雙相之力所消融，化解。這時候，雙相之力的好處就體現了出來，作為一種更高級別的相力，它在處理這些侵入力量的時候無疑要顯得乾脆利落許多，不然換作其他人來，即便是身懷八

品相性者，都將會被這股力量搞得狼狽不堪。

不過不得不承認，這六轉龍息已經讓李洛感受到了一些威脅，接下來的九轉龍息，才是最為的可怕。

李洛的心中，不知不覺也是變得凝重了起來。

他心神掃視體內，檢查著殘餘的那些雷霆之力。

在九轉龍息來臨前，他需要將體內的隱患全部驅除化解，不然到時候被九轉龍息引動體內殘留的雷霆之力，那無疑會給他帶來巨大的麻煩。

「咦？」

不過，就在李洛找尋著那些殘餘的雷霆之力時，他突然發出了一道驚疑聲。

因為他發現，此前那些殘餘的雷霆之力，竟然全部的流入到了體內的某處。

李洛心神匯聚到那個地方，然後他便是感應到了一座雷霆熔爐的行跡。

見到這座雷霆熔爐，李洛頓時一愣。

這是...雷鳴體的雷霆熔爐？！

注視著這座雷霆熔爐，李洛的心中掠過一道驚奇之意，因為他發現，之前那些殘留的雷霆之力，似乎都被這玩意給吸收了。

而在吸收了先前那些雷霆之力後，這座雷霆熔爐明顯變得更為的猛烈了，其中傳出來的雷鳴聲，也似乎是更加的霸道，威猛。

這六轉龍息中蘊含的雷霆之力，竟然能夠強化，壯大雷霆熔爐？！

這一發現，讓得李洛心中頓時升起了一股驚喜之意。（公眾號在發姜青娥的紅包封面，喜歡的快來領）

第七百五十九章九轉龍息

最新章節！

雷霆熔爐所帶來的意外驚喜，讓得李洛心中升起了另外的想法。

雷霆熔爐是雷鳴體的源頭，而這雷鳴體是能夠大大增幅自身實力的特殊體質，雷鳴體有五重雷音的境界，現在的李洛僅僅只能做到第一重雷音。

而想要提升雷鳴體，雷霆熔爐是核心。

唯有雷霆熔爐內的雷霆之力變得強橫，才能夠做到以更強的雷音刺激肉身，令得血肉，骨骼皆是短暫的增強起來。但想要提升雷霆熔爐並不容易，李洛雖然擁有著一道雷相，但那畢竟只是輔相，平日裡修行吸收的雷霆相力並不多，它所能取到的效果，只是維持雷霆熔爐不至

於消退，可如果真要靠這道雷相來提升雷霆熔爐，那所需要的時間可能相當長久。

所以，以特殊的雷霆之力，來增強雷霆熔爐，則是一條捷徑。

接下來的九轉雷霆龍息，對於雷霆熔爐來說，更是大補之物。

若是把握得當的話，李洛感覺，說不得他能夠將雷鳴體提升到二重雷音的境界。

如果雷鳴體真能達到二重雷音，李洛覺得，那時候他的肉身強度，應該不會弱於銀煞體太多。

這算是一個不小的提升。而就在李洛為之心動的時候，他突然感覺四周的天地在此時劇烈的震動了起來，他急忙看去，只見得這片看不見盡頭的金色沙漠在此時掀起了滔天沙浪，猶如鬧

起了地龍一般。

整片沙漠都是在震動，下一刻，有萬丈金色沙浪捲起。

無數金色沙粒如金色瀑布般的從天際傾瀉而下。

在那無數金粉後的虛空中，有兩團碩大如燈籠般的金光照射了出來，隨著金粉落在上面，李洛則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只見得那裡的虛空中，一條金色巨龍盤踞，龍目居高臨下，帶著無限威嚴的盯著下方的李洛。

猶如是在俯視螻蟻。

而金色巨龍龍嘴開合，其中似是有無邊的金色雷霆龍息在匯聚，那股力量，僅僅只是洩露出來了絲毫，就令得下方的李洛為之色變。

這股龍息，比起剛才那一道，強橫了何止數倍。

九轉龍息，如此恐怖霸道的嗎？

李洛眉頭皺起，這種強度的雷霆之力，如果他直接就魯莽的以雷霆熔爐來吸收，恐怕熔爐會直接爆炸吧？

而且，他的肉身也承受不住。

所以，想要藉助這雷霆龍息來增強雷霆熔爐，他必須先將其削弱到肉身能夠承受的極限地步。

李洛這般想著，也就不再猶豫，體內相力如大河奔流，其雙手迅速結印。

片刻後，伴隨著其體內相力的劇烈消耗，一面有些虛幻的黑龍旗出現在了他的手中。

想要對抗如此爆裂驚人的九轉龍息，李洛不敢有絲毫的怠慢，直接是施展出了自身最強的手段。

天空上，金色巨龍也沒有墨跡，伴隨著金色龍嘴的張開，那鋒利的獠牙深處，仿佛是一片金色雷海。

轟！

下一刻，雷霆炸響。

只見得一道百丈金色龍息猛的噴吐而出，金色龍息內流淌的，竟然是液體狀的雷漿。

雷漿龍息過處，虛空盡數的扭曲。

「黑龍冥水旗！」

李洛眼神一凜，手中黑龍旗劃破虛空，頓時有黑龍駕御冥河破空而出，伴隨著龍吟聲響徹，森冷的黑光洞穿天際，直接與那金色龍息硬撼在一起。

嗤！

兩者相撞時，並沒有驚天巨聲響徹，而是有連綿的黑霧不斷的升騰，兩股驚人的力量不斷的飛速侵蝕。

那片虛空，都是隱隱有著裂紋浮現出來。

這般僵持，持續了約莫十數秒，然後黑龍冥水便是漸漸不支，最後伴隨著一聲哀鳴，黑龍破碎，冥水被雷霆所消融。

九轉龍息果真恐怖，即便李洛施展出了封侯術，也僅僅只是將其消耗了一半左右。

而殘餘的一半雷漿龍息，依舊是帶著毀滅般的氣息，對著下方的李洛砸去。

李洛仰頭，他眼瞳中倒映著呼嘯而至的雷漿龍息，面色卻並未出現驚慌之意，反而是在這一瞬間催動了雷鳴體，這會加強他肉身對雷漿的抵抗力。

轟！

一重雷音於體內震蕩，血肉獲得增強。

但這並未結束，李洛手背上此時有一道神秘的紫樹光紋浮現出來，那是「神樹紫徽」，李洛於聖杯戰上獲得的獎賞。神樹紫徽原本能夠源源不斷的誕生「紫靈液」，並且以此來淬鍊相性，但之前李洛為了將龍相直接提升到六品，直接是選擇了一次性的灌注，所以導致神樹紫徽在

這段時間中都是處於失效中。

但現在的李洛，卻並非是為了「紫靈液」，而是為了「神樹紫徽」所自帶的一道秘法。

「神木回春甲！」

伴隨著李洛的低語，只見得神樹紫徽頓時爆發出了璀璨的青光，青光之中蘊含著極為龐大的生機，而後沿著李洛的身軀迅速的蔓延開來。

短短數息，只見得一套青色戰甲，便是將李洛的身軀所覆蓋。

當這青色戰甲出現的時候，李洛頓時感覺到一股龐大的生機之力灌注進入體內，先前施展象神力而導致被撕裂的雙臂，在此時幾乎是頃刻間被完全的恢復了。

「好強的恢復能力！」

李洛心中驚喜，這「神木回春甲」的恢復能力，比他所施展的「靈水術」那些恢復類相術不知道強橫了多少。

而且「神木回春甲」乃是木相之力所化，它對於雷霆之力本就有一些隔離之效，正好取到削弱雷霆龍息的效果。

一切準備做好，接下來，就是承受雷漿龍息的洗禮了。

李洛面無懼色，伸開了雙臂，任由那裹挾著毀滅的雷漿龍息，轟然呼嘯而至。被雷漿轟擊的那一瞬，李洛的耳目間仿佛都是被雷霆所充斥，狂暴之極的雷霆之力在戰甲之外瘋狂的閃爍，而「神木回春甲」也是在此時迅速的出現了破損，於是

有雷霆之力趁勢湧入李洛體內，開始肆虐，破壞。

劇痛於李洛的體內蔓延。但李洛卻是一聲不吭，他先是以雙相之力在正面不斷的阻截雷霆之力，同時又各自催動水相，木相，光明相力這些具備恢復能力的相力，在後方協助「神木回春甲

」修復諸多破損之處。

此時的雷霆之力依舊太過的狂暴，不能直接吸入雷霆熔爐，所以他打算以肉身來消耗。

雖然會吃很多的苦頭，但李洛對此並不畏懼。

於是，李洛的體內仿佛是形成了一片戰場，雷霆之力不斷的破壞，而他則是藉助強大的恢復能力在其後收拾狼藉戰場。

而血肉在那一次次的破損與修復下，倒是隱隱有了一些增強的跡象。這般拉鋸戰，不知道持續了多久，反正李洛就是咬牙硬撐，畢竟在做了之前的打算時，他就知道此次必定吃足了苦頭，別人怎麼過這九轉龍息的他不知道，但類

似他這種試圖將其中的雷霆之力化為己用的想法，恐怕不多。

在這種拉鋸戰下，李洛體內的相力也是在飛速的消耗。

不過局勢倒是在逐漸的向好。

雙相之力正面阻截，分化雷霆之力的效果極好，龍息固然霸道，但雙相之力品階也是極高，在與龍息的對抗間，並不顯得有多少弱勢。

於是，伴隨著時間的推移，體內肆虐的雷霆之力，開始被李洛限制在了一種他感覺能夠接受的程度了。

「應該差不多了。」

李洛心念一動，於是他主動將體內的雷霆熔爐催動，頓時有雷音在體內迴蕩。

伴隨著雷音響起，體內那些肆虐的雷霆之力仿佛是受到了某種吸引一般，突然轉向，如同飛鳥入巢一般，紛紛的對著雷霆熔爐所在的方向呼嘯而去。

短短不過十數息間，那將李洛折磨得死去活來的雷霆之力，便是盡數的湧入到了雷霆熔爐中。

而當最後一道雷霆之力進入熔爐時，李洛的心中也是泛起了一抹緊張之意。

在李洛緊張的注視下，雷霆熔爐也是在此時，開始劇烈震動起來。

望著熔爐這麼大的反應，李洛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希望雷霆熔爐能承受吧，不然炸爐了，那可就真的白忙活了。

第七百六十章九轉龍息煉煞術

最新章節！

轟隆隆！

雷鳴巨聲，於李洛體內劇烈的響起。

那座雷霆熔爐不斷的震動著，暴躁的金色雷光於其中不斷的跳躍，時不時的有著雷弧濺射而出，發出噼裡啪啦的聲響。

李洛緊張的注視著，同時調動體內所有的相力，一層層的環繞於雷霆熔爐之外，形成諸多的防護。

畢竟現在是在他的身體之中，一旦雷霆熔爐爆炸，這勢必會給他造成極大的影響，所以不得不防。

轟隆！

雷鳴不斷的從雷霆熔爐中炸響，李洛則是能夠清晰的感覺到，熔爐內蘊含的能量在激烈的增強。

甚至其內原本呈現銀色的雷光，都是漸漸的渲染上了一絲金色。

那是雷霆龍息的力量在被融合。

在李洛戒備的防護下，雷霆熔爐一次次的劇烈震動，仿佛瀕臨極限，但好在的是，每一次雷霆熔爐都是能夠在極限的時刻承受下來，避免了炸爐的結局。

於是，這般跌宕起伏的情況在持續了數分鐘後，李洛終於是感覺到雷霆熔爐漸漸的平息了下來。

熔爐之中，帶著淡淡金光的雷霆，也是變得溫順。

李洛如釋重負，旋即心中有驚喜之意如潮水般的湧了出來，這雷霆熔爐的強化，算是成功了！

此次龍息考驗，倒是給他帶來了一個意外的驚喜。

李洛心神一動，落入雷霆熔爐內，感應了一下其中蘊含的雷霆之力強度，頓時嘴角有滿意的笑容浮現出來。

以如今雷霆熔爐的強度，必然是能夠催動二重雷音，強化肉身。

甚至，如果是極限爆種狀態的話，可以冒險一搏三重雷音，只是那樣的話，勢必會對他的身軀造成極大的負荷與損傷，所以那只能當做最後的保底手段。

隨著雷霆熔爐平息，李洛也是放心的地退出了心神，同時睜開了眼目。此時的他依舊立於金色沙漠中，身軀外的「神木回春甲」早已破碎，身體表面遍布著焦黑，不過雖然看上去很狼狽，但卻並沒有太多的傷勢，想來都是被戰甲所修

復。

李洛低頭看了一眼手背上的「神樹紫徽」，眼中有驚嘆之色浮現，這還是他第一次施展「神木回春甲」，這效果讓他很是意外。

以後如果重傷，倒是有了一重保障了。

「這九轉龍息的考驗，應該是過了吧？」李洛自言自語，這九轉龍息的確威力驚人，即便是他，都是充滿著驚險的渡過，若不是「神木回春甲」的存在，現在的他，即便是能承受過來，也定然會付出一些

慘重的代價。

他說話的時候，也是抬起頭，注視著天空上依舊存在的金色巨龍。

金色巨龍龍嘴中有一點金光在此時徐徐的落下，直接是鑽進了李洛的腦海之中，然後有諸多晦澀，奇妙的信息浮現出來。

李洛嘴角有笑容浮現。

這正是他夢寐以求的九轉龍息煉煞術！

顯然，他成功的通過了九轉龍息的考驗！

「老爹，看見了吧，這九轉龍息也不是很難啊。」李洛得意的笑道。

心滿意足的收下了這十煞級的煉煞術，李洛又是東張西望了起來，先前趙胭脂不是說，通過了九轉龍息考驗後，還能獲得一道什麼「九轉之術」秘法嗎？在李洛張望的時候，天空上的金色巨龍則是在此時開始徐徐的消散，而隨著其身軀散去的時候，卻是有十三道龍鱗留了下來，然後聚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金色光

團。

金色光團降落下來，懸浮在了李洛的面前。

李洛盯著這金色光團，其內十三道龍鱗如同遊魚般的在旋轉，流動。

「這些龍鱗，就是所謂的「九轉之術」？」李洛若有所思。

這「九轉之術」，竟然有十三道之多！李洛驚喜，然後伸出手掌小心翼翼的伸向了這金色光團，觸及的瞬間，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金色光團外被一股極其強大而浩瀚的力量所覆蓋，那股力量擁有著極

高的性質，那甚至超越了雙相之力。

這是...王級強者的三相之力？

不過或許是剛剛通過了九轉龍息考驗的緣故，李洛的手掌順利的伸進了金色光團，隨手一抓，便是抓住了一枚金色龍鱗。

而一枚龍鱗入手的時候，這道金色光團頓時生出一股排斥之力，直接就將李洛的手掌彈了出去。

李洛伸開手掌，金色龍鱗直接融入了掌心中，然後他的腦海中就多出了一篇晦澀的秘法。

「天龍雷息？」

李洛粗略的掃了一下，發現這篇秘法名為「天龍雷息」，正是所謂的九轉之術，不過這種秘法他無法獨自施展，需要配合旗眾之力。

「如果我能成為青冥旗大旗首，掌控八千旗眾，再藉此聚力施展「天龍雷息」，那威力...」

李洛面露驚嘆，那種力量，恐怕能夠直面封侯強者。要知道，地煞將階與封侯強者之間的差距可謂是天塹鴻溝，如果是普通的八千地煞將階，試圖去抗衡一名封侯強者，那麼結果只能是被後者屠殺，畢竟，八千隻

兔子，就算它擁有著數量的優勢，在面對著一頭雄獅時，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指望後者被撐死而已。

可如今在這裡，八千旗眾凝聚之力，卻是能夠與封侯強者一戰，這只能說，天王級勢力，果真是底蘊非凡。

在取得了一道「九轉之術」後，李洛盯著眼前金色光團內還剩下的十二枚金色龍鱗，一時間不免又生出一些貪婪之意。

這東西，只能獲得一道嗎？

李洛伸出手掌，試圖再度進入金色光團，但在接觸的瞬間，就直接被彈了開來，金色光團上面流動的三相之力，似乎是在阻擾一切非法入侵。

「太摳門了吧？」

李洛不滿的嘟囔了一聲，但他還是不死心，運轉雙相之力硬轟了幾下，但金色光團甚至連漣漪都懶得冒一個出來。

李洛皺眉，思索了片刻。

這金色光團，應該是源自那位老祖吧？

那麼如果以相同氣息的力量侵入，或許能成功？

相同氣息？

李洛目光一閃，手掌一握，一枚黑色令牌就出現在了手中，正是那枚天王令。

掏出天王令，李洛又是調動自身三種相力，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種虛假的三相之力，然後他將這股力量覆蓋在天王令之上。

最後他手握著天王令，一點點的對著金色光團伸去。

接觸的瞬間，金色光團先是照例反彈，但隨著李洛將天王令露出一點後，那金色光團就有一層層漣漪浮現出來，仿佛是出現了一些遲疑，疑惑一般。

李洛卻趁此猛的一用力，直接將天王令捅了下去。

噗！一聲細微的聲響，李洛就心情激動的發現，他竟然真的捅穿了這金色光團，但此時他來不及讚嘆自己的機靈，而是迅速的手指連彈，將兩枚最近的金色龍鱗緊緊

的夾住。

這個時候，他感覺到了金色光團劇烈的震動起來，於是他趕緊收手。

就在李洛手掌抽出金色光團的那一瞬，兩枚金色龍鱗融入了他的掌心中。

但面前的金色光團則是在這一刻劇烈的震動起來，仿佛是發出了低吼聲，緊接著伴隨著轟鳴響起，耀眼的金光爆發而起。

李洛如遭重擊，身影倒飛而出。

眼前金色沙漠開始迅速的消退，待得李洛回過神時，他的身影已經從龍碑中倒飛了出來，然後還狼狽的順著那石梯一路滾了下去。

最後，滾到了趙胭脂的身前。

趙胭脂，李世，穆壁三人神色錯愕。與此同時，周圍眾多目光，皆是聚焦而來。

第七百六十一章諸旗震動

最新章節！

李洛的出場方式，震驚了所有人。

雖說以前來承受考驗的人不乏重傷者，但最終都能夠安穩的從龍碑中走出來，可類似他這樣狼狽的滾下山的，倒是不多見。

後山間，有不少的低笑聲響起。

「旗首，你沒事吧？」

趙胭脂嫵媚嬌豔的臉蛋上有著擔憂之色，水汪汪的桃花眼眸盯著李洛，然後還對著他伸去了纖細玉手。

李洛倒是不矯情，握住她的手，借力站了起來，還殘留著被雷漿龍息劈黑的臉龐看不出什麼表情，言語平靜的道：「還好，一切都在預料之中。」

李世與穆壁有點沒話說，這也算是在預料中嗎？

趙胭脂眼波流轉，問道：「那考驗結果如何？」

李洛沒有回答，而是轉身單手負於身後，目光凝視著那座龍碑，神情肅穆。

三人被他這般作態搞得有點納悶，然而就當他們還想追問的時候，突然所有人都是見到天台上的那座巍峨龍碑突然在此時爆發出了極為璀璨的金光。

金光沖天而起，百裡可見。

金色光柱之上，有九道金色光圈浮現，同時光柱上，竟是還有文字浮現出來。

後山中所有人都是抬目看去，然後他們的眼睛便是在此時開始一點點的瞪圓了起來。

「青冥旗第五部旗首，李洛，獲九轉龍息煉煞術！」

當眾人看見光柱中的金色文字時，後山頓時寂靜一片，不論是趙胭脂三人，還是那等著看好戲的第一部旗首鍾嶺等人，皆是神色呆滯。

九轉龍息煉煞術！

這是說，李洛真的通過了九轉龍息的考驗？！

這，這怎麼可能？他不過只是小煞宮境的實力，憑什麼能夠將九轉龍息扛下來的？！

鍾嶺面色隱隱有些陰沉，眼中充滿著不甘之意，因為他也曾經挑戰過九轉龍息考驗，但最終卻是落敗，所以他有點無法相信，李洛憑什麼能做到！

他注視著石梯之下李洛的身影，這位大院主之子，似乎比他想像的還要更加的具有威脅。

後山間，寂靜持續了片刻後，便是爆發出了巨大的譁然聲。

所有趕到此處的青冥旗旗眾，皆是面露震撼，再次投向李洛的目光中，已經開始多了一些不一樣的意味。

此前李洛與穆壁的交鋒，雖然以弱勝強讓人眼前一亮，但那畢竟是取巧，可如今李洛竟然獲得了九轉龍息煉煞術，這就足以顯露他的本事。

畢竟放眼他們青冥旗內，已經很多年沒有出現過修成九轉龍息煉煞術的人了。

甚至整個龍牙脈，也唯有金光旗的那位甚至得到了脈首讚賞的大旗首，通過了九轉龍息的考驗。

而現在，他們龍牙脈，又要多一位九轉龍息煉煞術的掌握者了。

這必然會在龍牙脈乃至於其他四脈之中掀起不小的轟動。

諸多青冥旗旗眾望著李洛的身影，心中皆是明白，這位剛剛歸來的大院主之子，此次算是要在天龍五脈中出名了。

而也正如他們所料，二十旗的龍碑皆是相連，在這一刻，不僅是青冥校場後山的龍碑有了反應，其他十九旗校場後山的龍碑，都在這一刻爆發出了金色光柱。

龍牙脈，紫氣校場。

正率領著八千眾進行著操練的李鯨濤突然轉頭，目露驚愕的望著後山方向，那裡的金色光柱穿破雲霄，動靜極大。

紫氣旗八千眾也是驚訝的看去，爆發出譁然聲。

「那是...」

「有人通過了九轉龍息的考驗？」

「是誰？！」

「青冥旗？第五部旗首，李洛？！」

「這是誰？」

「你消息太閉塞了吧，李洛是三老爺之子，前些天剛從外神州歸來！」

「哦？好厲害的本事，竟然一回來就通過了九轉龍息考驗，不愧是三老爺的血脈啊！」

「......」

在那諸多譁然聲中，李鯨濤眼中也是有著驚喜之色浮現出來，喃喃笑道：「小弟有本事啊，這九轉龍息煉煞術，連我都未曾學會。」

對於李洛取得這般成績，他也是為之欣喜。

龍牙脈，赤雲校場。

李鳳儀身穿紅色戰裙，顯得嬌軀修長窈窕，戰裙下的雙腿修長圓潤，此時的她，同樣是睜大美眸的望著沖天而起的金色光柱。

「不愧是三叔的孩子，不僅長得那麼好看，本事也這麼厲害，雖然相力等級稍微弱了點，但潛力非凡，未來必定會成為龍牙脈的頂梁柱。」

李鳳儀抿嘴輕笑，對於這個弟弟她很滿意，之後有機會，一定要拎著他去其他脈，讓那些往日與她炫耀各種東西的小婊砸們狠狠的眼饞。

龍牙脈，金光校場。

校場東側，有一面湖泊，湖面上倒映著悠悠青山。

湖中心飄著一截樹幹，其上有一道人影盤坐，手中魚竿探入水中，此人身穿白衣，模樣顯得有些清瘦，但那眼目開合間，又隱隱有一絲霸氣流露出來。

他是金光旗大旗首，鄧鳳仙。

如今龍牙脈四旗，以金光旗最強，而鄧鳳仙，以強悍實力壓服諸多桀驁對手，成為了金光旗當之無愧的最強者。

從某種意義來說，他算是如今龍牙脈年輕一輩中的牌面人物，從實力威望的角度，他甚至要超過了李鯨濤與李鳳儀二人。

白衣金甲鄧鳳仙，甚至連其他四脈的年輕一輩中，都是流傳著這樣的言語。

以他的實力，莫說是在龍牙脈，即便是縱觀整個天龍五脈的年輕一輩，都算得上是最拔尖的那一批。

此時，鄧鳳仙手持魚竿的手掌微微一顫，有些驚訝的抬起頭，望著校場後山的方向，那裡的金色光柱沖天而起。

「龍牙脈中，竟然又有人通過了九轉龍息考驗？」

「李洛？那位剛剛歸來的大院主之子嗎？」

「倒是有些本事，小煞宮境通過九轉龍息考驗，這份難度之高，非同小可。」

「不知道他獲得了哪一道九轉之術？」

鄧鳳仙雖然有點驚訝，但神色卻頗為的平靜，也並沒有如同鍾嶺一般的生出什麼威脅感，畢竟李洛固然有潛力，但現在還只是小煞宮境，這與他之間差距極大。鄧鳳仙接下來的目標是龍牙脈四旗總旗主，一旦他掌握此位，那麼李洛也算是他的屬下，有這麼一個強力屬下的話，也算是不錯的事情，畢竟往後他需要面對的

，是其他四脈的總旗主。

所以，他很快就收回了目光，繼續安心垂釣。

而如此的動靜，不僅是在龍牙脈四旗中，在極為遙遠的其他四脈所在的總部中，另外的十六旗內，同樣的掀起了諸多的波瀾與驚疑。

反正不管如何，正如趙胭脂所說，今天起，李洛的名字，算是要在天龍五脈年輕一輩之中響起來了。而在龍牙脈主峰的後山竹林中，正在將一根新筍種子栽下去的李驚蟄也是抬起頭，他望著青冥峰那邊的方向，深邃睿智的眼瞳中倒映著那一道金色光柱，而后蒼

老的面龐上有一抹笑容浮現出來。

「太玄，你這兒子，不弱於年輕時候的你啊。」

他笑著，然後低頭，用鋤頭給剛剛栽下的幼苗夯實著泥土，同時細心的澆著水。

「你放心吧，既然你將他送到了龍牙脈，那麼老頭子我，自然會讓他安安心心的將自身潛力盡數的展現出來的。」

「當年的事，我已經算是顧全了大局，所以往後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不想再妥協了。」李驚蟄望著破土而出的幼筍，蒼老臉龐上的笑容愈發溫和。

第七百六十二章旗眾歸心

最新章節！

「嚯，陣仗還真大。」青冥校場後山，李洛望著那沖天而起的金色光柱，忍不住的咂咂嘴，怪不得趙胭脂說通過了九轉龍息的考驗，就會名動天龍五脈，以這種動靜，想不引人注意都

難。

「怎麼樣？還算是沒讓你們失望吧？」

李洛看了一會兒金色光柱就懶得再看了，而是看向身後的趙胭脂三人，笑著說道。

而三人皆是神色複雜的望著他。雖然此前在訓練場中，李洛顯露封侯術，出其不意的以小煞宮境實力擊傷了防禦最強的穆壁，但在三人的眼中，這終歸是有些措手不及的緣故，如果真是生死戰

，李洛未必能站到最後。

不過不管如何，李洛顯露封侯術，也算是證明了他的能力。

可誰能想到，也就在這進入青冥旗的第一天中，李洛就直接通過了九轉龍息考驗，成為了青冥旗中，僅有的九轉龍息煉煞術的獲得者。

這，就不是能夠再用運氣好之類的言語來敷衍的了。

整個龍牙脈四旗數万旗眾中，此前獲得九轉龍息煉煞術的人，只有金光旗大旗首鄧鳳仙一人。

而現在，就要多一個青冥旗第五部旗首李洛了。趙胭脂那明媚的美眸中倒映著李洛的臉龐，此時後者雖然還有些狼狽的模樣，可她已經是能夠開始感受到這位大院主之子，在逐漸的將他自身璀璨的光彩所散發

出來。

或許...跟隨著這般人物，真就算是他們的一場機遇。她與穆壁，李世三人都算是起於微末，沒有任何的背景，一路攀爬而來不知承受了多少艱難，其實他們也不是沒有遇見過一些招攬，只不過三人心中都存有一分

傲氣，而她這裡就要更過分一些，一些龍牙脈內的高層還對她的身子有所覬覦，曾給予了她一些暗示，只不過都被她以笑臉推諉過去。與那些令人噁心的人相比，李洛這裡無疑是更讓人安心的依靠所在，對方不僅年輕長得好看，而且論起身份，莫說是在龍牙脈，就算是縱觀天龍五脈中都算是最

頂尖的那一批子弟，而且更重要的是，對方如今顯露出來的潛力也是非凡。

當然，最重要的，李洛似乎不饞她的身子。

雖然不知道他是不是裝出來的，但有時候終歸是要做出取捨的。

趙胭脂心思翻飛，那光潔如玉的臉頰上則是有著嫵媚嬌豔的笑顏綻放出來，聲音酥柔的道：「恭喜旗首，如今天龍五脈二十旗，恐怕都已經知曉旗首之名了。」

穆壁，李世也是對著李洛微微拱手：「恭喜旗首。」

言語間，已是顯得鄭重了許多。

在那後面，還有著其他過來看熱鬧的第五部旗眾，此時的他們，更是面色激動，大喊出聲：「恭喜旗首！」

他們看向李洛的目光，已經是變得敬重了起來，因為掌握九轉龍息煉煞術在二十旗內擁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

掌握九轉龍息煉煞術的旗首，能夠更好的將麾下旗眾之力凝聚起來，同時也會將這股力量發揮到極致。

金光旗為何是龍牙脈四旗第一？這不僅是因為鄧鳳仙自身實力強橫，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也修成了九轉龍息煉煞術。

雖說如今李洛的相力等級偏弱一些，可有了這九轉龍息煉煞術，他們第五部，必然會戰力大增。

所以光憑這一點，就足以讓得第五部旗眾對李洛認同與擁護。

後山其他四部的旗眾，此時投來的目光，也是帶了一些豔羨之意。

所有人都很清楚，擁有一個掌握九轉龍息煉煞術的旗首究竟會給這一部的戰力帶來多大的提升。

鍾嶺面無表情的注視著這一幕，眼底有一抹煩躁之意升起，但旋即又被他強行的壓制了下去，這李洛才剛進入青冥旗短短不過一天而已...

半天前他還對李洛的來到沒什麼感覺，雖說對方身份很高，可畢竟是一個從外神州歸來的人，一個小小煞宮境，又能有什麼威脅？

可現在，他不這麼想了。

現在的李洛，已經徹底在第五部中立下了根腳，第五部中桀驁之眾甚多，可在九轉龍息煉煞術前，再桀驁的人都得低頭。

可以想像，在接下來的時間中，第五部在青冥旗內的地位與聲望將會獲得不小的提高。

這會對他三個月後衝擊青冥旗大旗首的位置造成威脅。

鍾嶺眼神變幻，最終在心中冷哼一聲，拂袖而去。

九轉龍息煉煞術又如何，李洛終歸只是小煞宮境，這同樣會限制他的「聚氣」之力。

李洛未來或許能夠追趕上來，可那時候，他早就已是青冥旗大旗首，李洛再強，也要歸他節制。

「走吧。」

李洛也沒有在這裡繼續停留，與趙胭脂三人招呼了一聲後，便是轉身離開後山，歸往第五部的區域。

而趙胭脂三人則是緊隨其後，同時還有數百第五部的旗眾，一路沸騰而去，倒是引得青冥校場內更多視線注意。

這些人此前或許是在修煉中，未曾知曉後山動靜，如今被驚動，再一打聽，頓時就爆發出了更多的驚呼聲。

整個青冥校場都是變得熱鬧了起來。

畢竟不管如何，這樣一來，他們青冥旗，豈不是成為了龍牙脈四旗中除了金光旗外第二個擁有著九轉煉煞術的了？

這倒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當李洛率眾回到第五部區域時，只見得前方迎來了一片黑壓壓的人群，人潮洶湧，氣氛激動。

這些都是其他第五部旗眾。

「旗首威武！」

他們皆是神情激動的在歡呼，看向李洛的目光充滿著期待與敬重。

李洛記得，在此前他出人意料的擊傷穆壁時，他們都未曾出現過這樣的情緒，顯然，在這裡，九轉龍息煉煞術的重要程度，超乎想像。

他知道，從這一刻起，他才算是第五部真正的旗首。

眼前這一千五百旗眾，就是他在龍牙脈中的最初根基所在。

於是，他露出笑容，接受他們的迎接。

在與眾多旗眾歡呼一場後，李洛精疲力竭的回到旗首室，然後於那修煉臺上盤坐下來，他想要知道，此前在龍碑中最後獲得兩枚龍鱗，究竟是什么九轉之術。

隨著李洛靜下心來，腦海中的信息便是翻湧而起。

很快的，他就找到了那兩道陌生的秘法之篇。

九轉之術，風雷芭蕉扇。九轉之術，天龍法相。

第七百六十三章目標

最新章節！

「風雷芭蕉扇。」

「天龍法相。」感悟著腦海之中流淌的這兩篇特殊秘法，李洛神色也是有所變化，這種秘法並非相術，但威力極為恐怖，從某種意義來說甚至要超過封侯術，可其要求也極為苛

刻，因為依靠李洛自身根本無法將其施展出來，唯有聚合麾下旗眾之力，才能夠成功施展。

這是為了二十旗量身打造的秘法之術。不過如今李洛身處二十旗內，這般秘術對於他而言，倒是如虎添翼，他估摸著，如果他能夠成為青冥旗大旗首的話，聚合青冥旗八千眾之力，再藉助這九轉秘術

，說不得他就能夠體驗到正面抗衡封侯強者的力量。

李洛在細細品味了一下這兩道九轉秘術後，便是將其放置下去，如今最重要的並非是這秘術，而是九轉煉煞術。

這不僅是他接下來提升修煉速度的關鍵，也是他執掌麾下旗眾的決定之物。

李洛閉上眼目，腦海中有諸多晦澀的信息浮現出來，他仔細感悟，足足花費了半日的時間，方才睜開雙目，眼中有一些震動之色。

「這就是十煞級別的煉煞術嗎？果真是精妙無窮。」

李洛低聲自語，聲音中滿是驚嘆之色，他此前所修煉的三轉龍息煉煞術與此相比，果真只是最基礎的版本。這九轉龍息煉煞術的玄妙之處，便是在於其中有著一種特殊的能夠提煉龍息之法，經過一次次的轉化，提升，將那一口龍息熬煉到極為精純的程度，再以此來淬

煉吸入體內的地煞能量，如此最終的結果，自然就是能夠凝鍊出更多的地煞玄光。

這九轉龍息煉煞術，算是這個世界上頂尖級別的煉煞術了，這如果放在大夏那種地方，怕是各方勢力都會垂涎欲滴，虎視眈眈。煉煞術雖說不像封侯術那般的具備毀天滅地般的威能，而且它也有著極大的限制性，那就是只對地煞將階的人有作用，可即便如此，其所具備的價值與意義，在

很多勢力眼中，恐怕就算是天命級的封侯術都未必能比。

感嘆一番後，李洛直接進入到了修煉狀態，開始嘗試九轉龍息煉煞術。修煉九轉龍息煉煞術的難點，在於其對龍息的一次次熬煉，提純，其手法頗為的複雜，即便李洛此前已經修煉過基礎版的三轉龍息煉煞術，但卻依舊面臨了一次

次的失敗。

九轉的提煉之法，遠非三轉可比。

不過李洛並不急躁，而是在那一次次的失敗中尋找著經驗，熟練著熬煉，提純之法，如此約莫花費了小半日的時間中，他終於是成功熬煉出了一口九轉龍息。

這一口九轉龍息，呈現暗金色彩，盤旋於李洛體內。

「總算熬煉成功了。」

李洛鬆了一口氣，第一次的熬煉總是要困難許多，等以後熟悉了，自然速度就會加快起來。

接下來李洛又是繼續吸收地煞能量，將其投入到這一口九轉龍息之中。

最終，當十道地煞玄光如飛鳥般的投入到水光相宮內時，李洛的臉龐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別看九轉龍息煉煞術比起六轉煉煞術每次最終只是多出了三道地煞玄光，但每日煉煞術能夠運轉數次，這慢慢的日積月累下來，其間的差距，怕是需要數量頗為

可觀的上品元煞丹才能夠彌補。

可上品元煞丹也不是糖豆子，不可能真的肆無忌憚的使用，不然會影響根基，導致未來晉階變得更為困難。

「如今我有了九轉龍息煉煞術，再加上青冥旗的月俸，估算下來一個月能夠修煉出一千四百道左右的地煞玄光。」李洛面露沉思，如今他的水光相宮內，擁有著兩千多道的地煞玄光，也就是說，按照這個效率，兩個月內，他水光相宮內的地煞玄光將會抵達極限，那時候的水

光相宮或許就能夠強化到大煞宮境。

這個修煉速度，算是相當驚人了。

但李洛卻並不滿足，因為還有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青冥旗就會舉行大旗首之爭，這個位置，他必須拿到。

因為李驚蟄說過，關於「九紋聖心蓮」，需要他取得大旗首的位置，才會給他一些答覆。

所以不論是為了「九紋聖心蓮」，還是為了自身在龍牙脈真正的立住根腳，謀求未來更多的資源與機會，他都必須將青冥旗掌握在手中。

而這樣一來，到時候就得與那第一部旗首鍾嶺競爭，對方如今是金煞體的境界，比起他的確是強橫許多。

此前李洛藉助「黑龍冥水旗」，也僅僅只是擊傷了尚是銀煞體的穆壁，若是以現在的實力，對上金煞體的鐘嶺，他的勝算並不高。

所以他的目標是在大旗首之爭來臨前，最起碼將第二座相宮也強化到大煞宮境的層次。

第二座相宮，不論是木土相宮還是龍雷相宮，品階低於水光相宮，所以小煞宮境的容納極限，都只是在四千左右。

這樣算的話，他想要達成目標，那麼在接下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中，他得凝鍊出將近八千道的地煞玄光...平均下來，每個月得達到兩千五百道左右。

「嘶。」這麼一算下來，李洛直接吸了口涼氣，一個月兩千五百道地煞玄光，這是何等驚人的速度，他這邊即便加上了十煞級的煉煞術以及兩重身份所獲得的上品元煞丹

，每月都距此差了一千道左右。

如此速度，李洛敢說，恐怕就算是在這內神州中，能夠做到的天驕，也是屈指可數吧？

李洛心思轉動，這多餘的每個月一千道地煞玄光，應該去哪摳？

如果是依靠上品元煞丹的話，那得每個月多將近兩百枚，這似乎不太可能，畢竟依靠著兩份月俸，他如今每個月也才五十枚而已。

而且還是那句話，純依靠上品元煞丹來堆地煞玄光，這並非是太過明智的事情。

這樣話，那就只剩下最後一個方向了。

七十二層煞魔洞。

李洛手指輕輕敲擊著膝蓋，或許，想要獲得那多餘的一千道地煞玄光，接下來他只能從這裡來想辦法了。

不過煞魔洞並非是單槍匹馬能夠解決的，他需要藉助第五部的力量，而這樣的話，他還需要掌握「歸龍訣」，並且做到與麾下旗眾成功「合氣」。

李洛微微點頭，距離下一次煞魔洞開啟還有六天的時間，看來這六天裡面，他的主要精力，就得放在這「合氣」上面了。最後，也就只能希望那煞魔洞的收穫，能夠配得上他的這份努力與期望吧。

第七百六十四章合氣

最新章節！

在接下來的幾日時間中，李洛日夜居住於青冥校場，一是苦修九轉龍息煉煞術，二是為了與麾下旗眾減少距離感，因為接下來他需要進行最為重要的「合氣」，所

以這個時候最是需要麾下旗眾對他減少抗拒。

而至於那「歸龍訣」，倒是修煉起來並不困難，因為這只是一道引子，真正重要的，其實是旗首銀印。

這銀印之中蘊含了特殊的秘法，必須手持此物，再運轉「歸龍訣」，才能夠調動旗眾之力。

這有點類似王朝帝國中的兵符。

失去了此物，任何旗首都只是一個人，斷然不可能藉助旗眾的力量去做什麼。

這倒是正常，畢竟二十旗算是李天王一脈的年輕預備軍，這支力量，是屬於各脈所有，而不論是旗首還是大旗首，都只是幫忙打工而已。

流水的旗首，鐵打的旗。甚至連旗眾都是流水似的，因為每過得幾年，所有二十旗旗眾都會隨之而散，其中的精銳或許會進入天龍五衛，也或許會分配到各脈管轄的地域城池中做個一官

半職，唯有一些個中極為出類拔萃者，封侯有成，未來成為各脈之中的高層人物，掌握滔天權勢。甚至，如果冒個妖孽出來，踏入了那至高無上的王級之境，說不得就能夠開闢李天王一脈第一個外姓脈首，畢竟當年老祖曾有言，即便是外姓者，若是能夠晉入

王級，依然有著開闢新脈的資格與機會。

而那時候，李天王一脈，或許就會從天龍五脈，變成天龍六脈。

但可惜，自從李天王一脈創立以來，還並未出現過外姓脈首。

...

青冥校場，第五部所在區域。

這是一片依山而建的寬敞廣場，廣場頗為的獨特，因為其中有上千座石臺，這些石臺約莫丈許高，其上雕刻著盤踞的龍紋。

此為盤龍石臺。

是旗眾修行之處。

而此時，這些盤龍石臺上，皆是盤坐著一道人影。

第五部一千五百眾，盡聚於此。

趙胭脂，李世，穆壁三人位於前方，此時他們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聚焦於石階之上的一座銀色盤龍臺。

李洛正盤坐在上面。

所有人的面色都有些肅穆，因為今日，李洛開始打算嘗試「合氣」，只有成功的合氣後，他才算是名副其實的第五部旗首。

那個時候，他就能夠憑藉旗首銀印，掌控一千五百旗眾之力。

在那眾多目光的注視下，李洛神色倒是頗為平靜，並沒有多少的緊張之意，雖然他是外神州的出身，可所經歷的諸多兇險，在場的人未必就及得上他。

「諸位，開始吧。」伴隨著李洛的聲音響起，在場一千五百餘眾神色凝重，而後熟練的運轉起了自身所修煉的龍息煉煞術，頓時間，一道道若有若無的龍影，於他們周身浮現的相力

光芒中，若隱若現的浮現了出來。

場中有眾多細微龍吟聲，此起彼伏的迴蕩。

只不過這些龍吟聲顯得頗為的混亂，仿佛是群龍無首一般，各自遊蕩，難成氣勢。

李洛見到這一幕，深吸了一口氣，手掌一握，那代表著旗首身份的銀色石印便是出現在了其手中，而後他立即運轉起九轉龍息煉煞術。

隨著其煉煞術的運轉，頓時有暗金色的光芒從他的體內散發出來，光芒之中，仿佛是有一道散發著強悍威嚴的蜿蜒龍影，龍影發出了低沉的龍吼之聲。

這道龍吼聲一傳出，場中所有旗眾周身遊動的模糊龍影頓時劇烈的一震，隱隱間竟然是在顫抖起來，仿佛是感到了某種強橫的壓制力。在場所有人修煉的煉煞術，皆是同出一脈，而李洛的九轉煉煞術是此中最高等級，那所熬煉出來的龍息，自然也是最為精純，所以當他的這口龍息顯露時，自然

輕而易舉的蓋過了場中所有的龍息化影。

即便是趙胭脂，李世，穆壁這三人，也是清晰的從李洛那口暗金龍息衍變的龍影中，感受到了壓迫感。

這讓得他們心頭凜然又羨慕，這就是傳說中的九轉龍息煉煞術嗎？果然非同凡響。

李洛明明實力弱於他們，可這口龍息卻遠比他們精純，可以想像，用這口龍息來熬煉地煞玄光，那效率會是令人何等的眼饞。

對於三人的羨慕，李洛倒是未曾得知，此時的他已經全神貫注的開始催動「歸龍訣」。

而隨著「歸龍訣」的催動，只見得李洛周身那條暗金色的龍影仿佛是在此時變得充斥了靈性一般，龍目也變得靈動，明亮了起來。

接著只見這道龍影緩緩的遊蕩而出，然後匯入到了場中一千五百道龍影之內。

暗金光芒如水銀般的傾瀉開來，將眾多龍影覆蓋。

有一些龍影初始表現出了一點抗拒，掙扎，但很快隨著金光中蘊含的威嚴瀰漫而來，它們則是迅速的溫順下來。

而更多的龍影還是保持著高度的配合，一道道龍影，不斷的融入金光之中。

趙胭脂感應著這一幕，玲瓏有致的嬌軀悄悄的放鬆了一些，李洛的「合氣」，比想像的還要順利。

這一步，是升任旗首最重要的一步。

只有成功的與一千五百眾「合氣」之後，李洛方才算是真正的旗首。

不過這種順利，也的確是理所應當，李洛雖然初來青冥旗，而且表面實力看上去也有些無法服眾，但有了這九轉龍息煉煞術後，其實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說句不好聽的話，身懷九轉龍息煉煞術的李洛，有的是其他部旗眾對他持有歡迎態度。

現在他們第五部攀上了一位掌握九轉煉煞術的旗首，這是他們此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畢竟，縱觀整個龍牙脈四旗諸部，除了金光旗那位鄧鳳仙外，又有何人獲得了九轉龍息煉煞術？

伴隨著越來越多的龍影融入金光之中，那金光源頭處的暗金色龍影也是在以驚人的速度壯大起來。

如此約莫十數分鐘後。

李洛神色忽的一凝，他注視著眼前一千五百旗眾上方，只見得那裡金光仿佛是化為了一片海洋，而在海洋中，有一條約莫千丈龐大的金色龍影，緩緩的遊動。

金色龍影之上，龍鱗閃爍著耀眼的光澤，栩栩如生，猶如活物。

同時有極為強悍的能量波動，正在一波一波猶如浪潮般的對著四方席捲，引得空氣都是在爆發出轟鳴聲。

李洛心中有異樣的情緒升起。

眼前這道龍影，具備極為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雖然不及封侯強者，但抗衡大天相境的高手不在話下。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這股力量...完全受他驅使。

「這就是合氣麼...」

李洛心潮湧動，他現在僅僅只是小煞宮境的實力，可在執掌了麾下一千五百眾後，越級殺敵對於他而言，已是毫無難度。

「真想知道，統率青冥旗八千眾時，又會是何等偉力？」李洛心中期盼的想著。

而在李洛心中期盼時，那趙胭脂，穆壁，李世等人也是感受到了這種力量間的融合，當即神色一凜，然後對著李洛肅然的行禮。

「恭喜旗首，合氣成功！」

後方一千五眾，同樣是對著李洛投去敬畏的視線，聲浪如潮。

「恭喜旗首，合氣成功！」李洛笑容溫和的對著眾人拱手示意，這一切都在計劃之中，而如今合氣成功，他手掌一千五百眾之力，接下來，就有了開闢那「七十二層煞魔洞」的資格了。

第七百六十五章煞魔峰

最新章節！

今天的青冥校場，氣氛異常的躁動，所有人皆是摩拳擦掌，氣勢洶湧，仿佛是在迎接著一場期待已久的大戰。

因為今天，是煞魔洞開啟的日子。在天龍五脈二十旗中，煞魔洞是令所有旗眾又愛又懼的存在，愛它是因為在這裡能夠獲得更多的地煞玄光，提升修煉速度，怕它純粹是因為這地方並不簡單，那

每一層都充滿著步步危機，數量龐大的煞魔更是讓人頭疼萬分，無數旗眾在這裡被折磨得死去活來。

但不管如何，煞魔洞是二十旗獨有之物，也是二十旗的專享修煉之地，這將會貫穿十六万旗眾在二十旗內的所有生涯。

雖然一代又一代的二十旗旗眾在這裡吃足苦頭，可所有人也都明白，煞魔洞早已經成為了二十旗的榮耀榜。

那某一代的某一旗，如果能夠在任期內打穿七十二層煞魔洞，便是會被銘刻於煞魔大殿金柱之上，成為榮耀，以供後來者仰望尊崇。

當然，實際的好處，自上而下更是少不了。

所以對於煞魔洞，二十旗的旗眾皆是極其的熱衷，而平時掛在所有人嘴邊最常見的一句話就是：「刷洞倍兒爽。」各旗旗眾交流的時候，也是將煞魔洞的進度當做是炫耀的資本，往往推進進度慢的旗眾，在聽見其他那些高層次的旗眾高談闊論時，都是只能自卑的避開，不想

成為別人的陪襯。

由此也能夠看出，煞魔洞在二十旗之中，究竟是何等的份量。

而將會第一次參與刷洞的李洛，也對此抱有極大的好奇與期待。

青冥校場，五部八千旗眾雲集，氣勢如虹。「旗首，我們青冥旗如今的煞魔洞進度是在二十七層，我們卡在這裡已經有大半個月的時間了，如果這次再無法突破的話，對於旗眾士氣怕是會有不小的打擊。」

第五部這邊，趙胭脂酥柔誘人的聲音，在李洛的耳邊響起。今日的她一身勁裝，異常貼身的衣褲將她那本就火辣的身材更是勾勒得淋漓盡致，修長白皙的脖頸下，便是高聳之峰，曲線驚心動魄，一雙大長腿筆直修長，這

再配合著那嫵媚嬌豔的臉頰，無疑是令得她成為了場中的焦點所在。

連其他各部的一些男性旗眾，都時不時的投來諸多覬覦的目光。

但趙胭脂對那些目光盡數無視，反而說話的時候，還更貼近了李洛，幽幽香氣，不斷的對著後者鼻孔間鑽去。

這又令得許多目光羨嫉的看向了李洛。

李洛對於趙胭脂這些飽含著誘惑的舉止卻是無動於衷，而是問道：「是因為沒有大旗首統率全局的原因嗎？」趙胭脂嫣然一笑，道：「這倒不是，其實在煞魔洞四十層之前，有沒有大旗首區別都不算大，因為按照規則，在四十層之前各旗進入煞魔洞時，五部會被分離開來

，這五部將會遭遇不同的場景，而凡是五部中，只要有一部通過了考驗，那麼就能夠帶動其他四部，闖過這一層。」

李洛有些訝異，原本他還以為是要依靠一旗之力，沒想到反而是各部自由為戰。

「所以以往各旗在四十層之前，都會組建尖刀部，這一部雲集諸多精銳，再由大旗首統率，這樣就能夠以最高的效率通關。」趙胭脂繼續說道。

「不過咱們青冥旗如今連大旗首都還沒選出來，各部互相間皆是不服，自然做不到這種程度，所以就只能依靠各部來硬啃了。」

李洛點點頭，表示知曉。

而此時，那第一部的鐘嶺突然看向場內八千旗眾，朗聲道：「諸位同僚，今日便是煞魔洞開啟之日，還望諸位齊心協力。」

有人笑著附和道：「鍾嶺旗首，能否通關這一層，主要還是得看你率領的第一部了，如果真能打通，你們第一部就是我們青冥旗的功臣。」

此話倒是引起了一些贊同，雖說各部間並不服氣，但有個事實得承認，那就是如今青冥旗打通的二十七層煞魔洞中，有將近一半，都是由第一部率先打通。

鍾嶺的功勞自然是不小。

鍾嶺笑容溫和的擺了擺手，道：「身為青冥旗的一員，這也是我的責任，畢竟打通煞魔洞，這是我們所有人都會受益的事情。」

這話說得漂亮，引得許多人喝彩捧場。

趙胭脂則是輕撇紅唇，對著李洛道：「這傢伙已經在開始收攬人心，想來是在做著登頂大旗首的美夢。」

李洛笑笑，也沒多說什麼，畢竟現在鍾嶺的確是青冥旗大旗首最熱門的人選，其他的旗首，都很難與其競爭，包括李洛自己。

「諸位，若是準備好了，那就出發去煞魔峰吧。」鍾嶺最後一揮手，意氣風發的下達了命令。

這倒是無人反對，接下來八千眾如洪流般的自青冥校場中魚貫而出。煞魔峰同樣位於龍牙山脈中心處，與各旗校場所在不算太遠，但這也只是相對的，因為這片山脈龐大得令人難以想像，所以當青冥旗抵達煞魔峰時，已是半個時

辰之後。

煞魔峰山頂，有一座暗黑色的大殿如巨獸般的匍匐，大殿之前，是一片極其巨大的廣場，這片廣場足以輕鬆容納數萬人。

而如今，廣場上人聲沸騰，四旗旗眾盡聚於此。

當青冥旗抵達時，廣場上有無數驚奇的視線投射而來，然後盡數的匯聚於李洛的身上。

前些天李洛通過九轉龍息考驗的事情，早已人盡皆知。

「那就是青冥旗的李洛？那位三老爺的血脈？」

「倒是模樣不差，能夠以小煞宮境的實力通過九轉龍息的考驗，這份本事相當厲害啊。」

「看來以後的青冥旗要有主心骨了。」

「哈，那倒也未必，這位三少爺天資雖然不差，但終歸落後鍾嶺太多，而青冥旗大旗首選拔，已經不足三個月了。」

「...」

諸多的竊竊私語聲在場中傳蕩，話題的中心，都是李洛。

畢竟作為李太玄的兒子，他本身就是難以逃脫的話題焦點，更何況前些天他還搞出那麼大的動靜。

「小弟！」

在那諸多注視中，只見得紫氣旗與赤雲旗那邊，以李鯨濤，李鳳儀為首的兩撥人主動的迎了上來。

兩人都是面露驚奇的盯著李洛，李鳳儀更是明眸打量著李洛，讚賞的道：「小弟做的不錯嘛，這才幾天時間，就已經是二十旗中的名人了。」

李鯨濤也是笑道：「那九轉龍息，連我和鳳儀都失敗了好多次，你是怎麼做到的？」

李洛道：「可能是因為我相力等級低一些，所以九轉龍息相對而言也弱一點，大哥二姐實力強，所以就更困難了。」

「小嘴真甜。」李鳳儀柳葉眉輕挑，嬌笑道。

而後她看了一眼李洛身後的趙胭脂等人，道：「小弟本事挺厲害呢，青冥旗第五部就被你收服了麼？」

她是知曉青冥旗第五部桀驁風格的，但看眼下的模樣，這些人明顯已經以李洛馬首是瞻。

「以後你有什麼麻煩，都可以來找我們，我們幫你撐腰。」李鳳儀眼波一轉，突然掃向了鍾嶺那邊，若有深意的說道。被李鳳儀的眼光掃中，鍾嶺面色有些不太自然，李鯨濤與李鳳儀各自執掌一旗，再加上背後大老爺與二老爺的支持，所以他們算得上是龍牙脈年輕一輩中的翹楚

，不論實力與地位，都遠非他可比。

這李鯨濤與李鳳儀擺明了要支持李洛，雖說他們無法插足青冥旗內部的競爭，但還是給他這邊帶來了一些壓力。

而就在鍾嶺心中煩躁的時候，他瞥見了廣場另外一處的人流被分裂開來，然後一道瘦削的白衣人影，在那眾星捧月間行了出來。

鍾嶺見狀，頓時如同見到救星一般，連忙喊道：「鄧哥！」

在場諸多目光隨之投去，而當他們在見到那道風採照人的白衣人影時，神色都是變得鄭重與敬畏了許多。

唯有李鳳儀，眉頭皺了起來。

因為這白衣人影，正是金光旗的大旗首，鄧鳳仙。

同時他也是如今龍牙脈年輕一輩中真正的翹楚，也是因為他的存在，這一代的龍牙脈四旗，方才未曾被其他幾脈甩得太遠。

所以，在如今這龍牙脈年輕一輩中，鄧鳳仙的聲望，無人能及。

即便是有著頂級身份的李鯨濤與李鳳儀二人，都是被其壓了一頭。

在那眾多視線中，那氣度非凡的鄧鳳仙走進場中，他先是衝著鍾嶺溫和的笑了笑，又是與李鯨濤，李鳳儀拱手行禮，態度客氣。

對於他的客氣，李鯨濤笑了笑，李鳳儀則是冷哼一聲，未曾理會。

鄧鳳仙對此也並不在意，反而是目光一轉，就投向了青冥旗那邊的李洛，他打量著後者，露出了一絲笑意。「這一位，想必就是剛剛從外神州歸來，然後就通過了九轉龍息考驗的三老爺之子，李洛旗首了吧？」

第七百六十六章地位之爭

最新章節！

對於鄧鳳仙的打量，李洛神色倒是顯得頗為平靜，笑著回道：「青冥旗第五部旗首李洛，見過金光旗大旗首。」同時李洛也是在瞧著對方，這鄧鳳仙模樣也算是俊朗，看上去略有幾分氣度，只是那眼神看似溫和間，卻偶爾有些許強勢之氣散發，想來內心也是極有傲骨之人

。

「不敢當，李洛旗首客氣了，你掌握了九轉龍息煉煞術，未來必定有崛起之姿，我們龍牙脈年輕一輩，又將會多一扛鼎之人。」鄧鳳仙搖頭。

「怎麼？感覺到威脅了嗎？」一旁的李鳳儀冷笑道。

鄧鳳仙啞然一笑，道：「鳳儀大旗首說的什麼話，如果我們龍牙脈有其他人扛鼎為我分擔壓力，我求之不得。」

李鳳儀柳眉倒豎，這副口氣，這鄧鳳仙還真以為他就是龍牙脈年輕一輩的領袖嗎？「真有這想法，那就不要在這裡假惺惺的說這種話，這些年來，你們金光院能夠後來居上，不就是因為侵蝕吞併了青冥院的利益嗎？你們金光旗的待遇比其他三旗

更高一分，那些資源，你以為怎麼來的？」李鳳儀冷冷的道。

「那些，原本是屬於青冥院與青冥旗的！」

鄧鳳仙面容不變，淡笑道：「這些上層間的爭鬥博弈，我不懂，我只知道我是金光旗的大旗首，自然有責任讓金光旗成為最強。」

「金光旗待遇更高，那是因為我們有這份資格，不然，與其他四脈各旗爭鋒，不靠金光旗，又靠誰？」

這一刻，鄧鳳仙的強勢與霸道終歸還是顯露了出來，即便是面對著李鳳儀這位二老爺之女，他也並沒有收斂半分。

在鄧鳳仙身後，那些金光旗中的精銳旗眾，也是面露傲然，一些桀驁者，甚至身體上有相力升騰起來，隱隱有示威之意。

李鳳儀大怒，一步踏出，嬌軀上也是有相力升騰，其後那赤雲旗的精銳旗眾也是緊隨自家首領。

這氣氛仿佛瞬間就變得劍拔弩張起來。

「咳，都消消火，小心惹來了煞魔峰這邊的長老，到時候一怒把今天的煞魔洞給取消了，那你們就各自回去哭吧。」此時，李鯨濤無奈的一笑，站出來圓場。

鄧鳳仙抬起手，身後那些面露桀驁的金光旗旗眾便是立即退後一步，身軀上升起的相力也是隨之收斂起來。

顯然，在金光旗中，鄧鳳仙的威望相當之重。「鳳儀大旗首，金光旗有沒有資格享受超等的待遇，一切還是用在煞魔洞中的成績說話吧，這一次我們金光旗的目標是第四十層，若是成功通過，那進度就能夠進

入前四，到時候也算能夠堵住其他四脈的一些口舌，免得他們說我們龍牙脈這一代不堪重用。」鄧鳳仙笑道。話到此處，他看向鍾嶺那邊，同時說道：「另外，兩位身份超然，就沒必要去給鍾嶺壓力了，那是青冥旗自家的事情，只要競爭合規，其他旗是沒有插手權利的。

」

鍾嶺聞言，頓時對著鄧鳳仙露出感激的神色。

李鳳儀撇嘴，道：「誰不知道這鐘嶺是跟著你混的，當初你們金光旗要分走青冥旗資源的時候，可是他吃裡扒外幫你們促成的。」

鍾嶺面色陰晴不定，忍著怒火的道：「鳳儀大旗首不要血口噴人，那是來自院內的命令，是我一個旗首能夠反對的嗎？」

「不是你，那就是你那叔叔唄。」李鳳儀言語鋒銳，咄咄逼人。

鍾嶺怒極，但也知曉惹不起李鳳儀，只能冷哼一聲，帶著人拂袖而去。

幾方針鋒相對，李洛倒是未曾插嘴，只是安靜的看著。

不過從李鳳儀言語間，他倒是聽出了一些味道，似乎是有一些原本屬於青冥旗的利益，在這些年間因為青冥旗的衰落，從而被金光旗所分走。

那鄧鳳仙也沒有多留，但即便是面對著李鳳儀的凌厲，他還是保持著笑意，拱了拱手，從容而去。

隨著他們的離去，此處劍拔弩張的氣氛方才放鬆了下來。唯有李鳳儀還對著李洛氣道：「小弟，你要小心這傢伙，金光院這些年在脈內愈發強勢，而他們能夠強勢起來，主要還是因為分割了很多青冥院的權利與資源，特

別是這鄧鳳仙與金光旗，那可算是吃著青冥院與青冥旗的肉爬上來的，往後你有機會，還是要把那些屬於青冥院的東西都拿回去。」

李洛笑道：「二姐不必如此吧？反正肉都是爛在咱們龍牙脈這鍋裡，金光院與金光旗能崛起，對於龍牙脈也不算是壞事？」

李鳳儀悶哼一聲，壓低聲音道：「金光院大院主趙玄銘可是龍血脈那邊安插而來的，誰知道這金光院未來是不是咱們的人。」

李洛目光一閃，李鳳儀的擔憂倒是有點道理，不過也只能說是杞人憂天，因為龍牙脈只要還有老爺子坐鎮，那趙玄銘翻不出半點的浪花。

而且，老爺子此前也與他說過，趙玄銘以及金光院的壯大，就是用來磨礪其他三院的。

只不過如今看來，這把刀子，似乎過於鋒利了點，導致自家這三院，都是處於被壓制的狀態。

但這些東西，屬實不是他這麼一個小小煞宮境能夠去考慮的，所以他也沒必要多慮。

眼下最重要的，還是先將這青冥旗這片地盤站熟吧。至於那鄧鳳仙，李洛也談不上有多少的惡感，對方雖說強勢，但的確是有強勢的本錢，而金光旗所奪走的那些東西，等未來青冥旗有本錢了，再靠本事拿回來就

行。

有李驚蟄這個龍牙脈脈首作為靠山，李洛相信，只要他有那個能力，那麼該是青冥院的東西，必然會還來的。

不過李鳳儀性格比較激進，覺得這鄧鳳仙是吃著青冥旗的資源上來的，自然看鄧鳳仙極其不順眼。

李鯨濤性格比較溫和，總是一副老好人的模樣，倒是對此不太在意，但李鳳儀顯然是忍不了。「小弟，如今你也是青冥旗第五部的旗首，接下來就顯露下本事，先將青冥旗的煞魔洞層數給提升起來吧，如今的青冥旗在煞魔洞中的進度，算是居於二十旗末尾

的層次。」李鯨濤說道。

「我會盡力的。」李洛笑道。

而後一行人沿著廣場前行，來到了那座巨大的黑色殿宇之前。

此時黑色大殿殿門緊緊閉攏，其上有無數古老複雜的光紋浮現，大殿正中，有一面暗金色的匾額，其上有一行散發著莫名威壓的字體。

「七十二層煞魔洞。」

李洛的視線又是轉向了大殿之前，只見在那裡，有極為顯眼的十三根巨大金柱矗立，仔細一看，金柱之上，竟是銘刻著無數名字。「這些金柱，是曾經打通過七十二層的先輩，一共十三座，也就是說，在煞魔洞存在的數百年間，僅有十三旗打通了煞魔洞。」在李洛身旁，李鳳儀語氣有些崇拜

的說道。

「看見最左邊那一根了嗎？」她纖細玉指指了過去。李洛視線也是順著投去，那一根金柱比起其他的金柱要顯得明亮嶄新許多，仿佛剛立不久一般，他的目光第一眼就落在了金柱頂部處，那裡有一個碩大的名字銘

刻著。

其下則是當年青冥旗的八千旗眾之名。

「青冥旗大旗首，李太玄。」

李洛笑了笑，能夠想像得出來，當年的老爹在龍牙脈中，究竟是何等的顯赫璀璨。

不過，這真是給他這個當兒子的平添壓力啊。

李洛收回目光，轉回了那緊閉的厚重神秘的大門，不過他在龍牙脈的時間也才剛剛開始，未來，還是得與老爹比一比，看看究竟誰更耀眼一些。

畢竟，這關乎到家庭地位第三與第四之間的爭奪！地位之爭，沒有父子。

第七百六十七章首次煞魔洞體驗

最新章節！

李洛的目光從巨大的金柱上面轉移開時，又被那黑色大殿旁側的光幕所吸引，光幕由一顆鑲嵌於山壁中的水晶珠所散發而出，仔細看去，那上面竟然是二十旗在

煞魔洞中的進度。

排名第一的，便是龍血脈的金血旗，位居四十三層。

第二的是龍鱗脈的聖鱗旗，位居四十二層。

在第五的位置，李洛看見了龍牙脈的金光旗，三十九層。

其後，便是一堆處於三十五層左右的各旗，紫氣旗與赤雲旗也是在這個範圍區間，而再然後，就在第十四名的位置，見到了青冥旗。

青冥旗的成績是二十七層。

與後面的幾個難兄難弟墊底。

這的確算是比較差的成績了，因為其他幾個墊底的，基本都是出自龍骨脈與龍角脈，這兩脈並非嫡脈，從底蘊上面來說，以往一直是被其他三脈所壓制的。

而青冥旗淪落到與他們那邊一個層次，這再想想當年他老爹在時青冥旗的顯赫與耀眼，自然會感到無比的唏噓。

當年老爹的離開，對於青冥院，的確算是一個重創。

「差得可真多。」李洛嘀咕了一聲，第一梯隊已經進入到了四十層左右，而青冥旗才二十七層，這之間的差距真的是沒話說，而且那金光旗三十九層的高度，的確足以俯視龍牙脈

其他三旗。

李鯨濤與李鳳儀所掌管的紫氣，赤雲二旗，也被鄧鳳仙甩了一大截。

難怪鄧鳳仙如此強勢，霸道，原來是有這般成績頂著。

在這實打實的推進進度下，金光旗的確算是龍牙脈這一代中的牌面。

不過李洛現在最想的事情，還是親身體驗一下那煞魔洞中的煞魔，究竟能夠給他帶來多少的地煞玄光收穫，這會影響他之後的修煉進度。

於是，李洛與李鯨濤，李鳳儀交談了幾句後，便是回到了青冥旗那邊。

他找到趙胭脂，問道：「我們接下來是衝擊第二十八層是吧？這一層你們之前嘗試過嗎？」趙胭脂回道：「煞魔洞每次開啟的時間會持續三天，我們青冥旗上一次是在最後一天的時候打通到了第二十八層，你知道，那時候咱們第五部連旗首都還沒選出來

，可謂是一盤散沙，所以我們第五部連十分之一的進度都沒達到。」

「不過這也不是我們能力不濟，主要是當時我們還遇見了龍骨脈鐵骨旗第二部...雙方鬥了一場，耽擱了進度。」

「煞魔洞中還會遇見其他旗部？」李洛有些愕然的問道。趙胭脂點點頭，道：「前兩天不會遇見其他旗部，可當第三天的時候，機制會出現變化，那個時候如果闖入新的一層，那麼可能就會撞見其他旗部，那種情況就會

變得複雜很多，因為我們不僅要清除煞魔，還得與對方旗部進行競爭。」

「這種旗部間的競爭是隨機性的，所以如果運氣不好的話，直接遇見了龍血脈金血.旗第一部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那時候，直接投降或許會更體面點。」

李洛啞然，這種機制，明顯是想要各旗部之間進行競爭以做磨礪，這李天王一脈的高層，倒也是聰明。

「煞魔洞每一次的進度不會重置嗎？」李洛問道。

「不會。」

「那豈不是靠時間消磨下去，總能通關的？」李洛訝異的說道。「理論上來說，如果有足夠的時間，或許是可以，但如果你指望這樣就能夠打穿七十二層的話，那也太小看了這十三根金柱了。」趙胭脂指了指大殿前那十三根耀

眼璀璨的金柱，嬌聲笑道。

李洛點點頭，這二十旗數百年間，僅有十三旗打通七十二層，如果真是如此簡單的話，那也太小瞧了那些二十旗先輩了。

「旗首。」趙胭脂妖嬈的身姿靠近過來，幽香之氣直鑽李洛鼻間，她悄悄的道：「我聽說那鍾嶺在第一部那邊放了話，此次進入煞魔洞，必須三天內攻克兩層，他這是在賺取

威望，為以後競爭青冥旗大旗首做鋪墊呢。」

「旗首你如果有意此位的話，也得提前做好準備，二十旗中，人心很重要，一旦旗眾真心擁護你，你施展「合氣」時，不僅會更為輕鬆，也會更加強大。」

聽到趙胭脂的提醒，李洛微微點頭，二十旗的力量比較特殊，這是來自集體，而非個人，所以在這裡獲得眾心所向，那可是不小的加成。

而如何獲得人心，最為簡單的就是率眾攻克煞魔洞。

因為這樣整個青冥旗的旗眾都會受益，誰在此中貢獻最大，自然也就會享有最高的聲望。

鍾嶺顯然就是這麼想的，所以才會卯足勁來攻克煞魔洞。

李洛無奈的笑了笑，看來從他掌握了九轉龍息煉煞術後，那鍾嶺就已經將他當做了威脅對象，現在的雙方，其實已經算是開啟了大旗首的競爭之路。

不過他對此自然沒什麼好畏懼的，如果連這麼一個角色都能阻攔他的話，那他在這龍牙脈還談什麼前景未來。這整個天龍五脈中，都不知道有多少視線在暗中盯著他這位李太玄之子，若是他連一個鍾嶺都鬥不過，怕是不知道多少人暗自失笑，那驚才絕豔的李太玄，原來

真就生了這麼一個犬子出來。

而當李洛在想著這些的時候，煞魔峰上空突有數道流光落下，出現在了黑色大殿之外。

現出身來，是數位黑袍老者，他們不苟言笑，面色嚴肅，目光一掃，場中的喧囂便是安靜了下來。

想來他們便是主持煞魔洞開啟的長老。他們到場，倒也並沒有多說任何的話語，想來那些重複了千百遍的話實在沒有再說的必要，所以他們直接結出印法，相力催動之下，一道道符文憑空成形，落入

黑色的大殿殿門之上。

轟轟！

隱隱間，仿佛是有著相力碰撞間的轟鳴聲響起。

而後，眾人便是見到，那緊閉的厚重大門，在此時緩緩的開啟。

大門之後，是巨大的能量漩渦，漩渦形成了通道，通往了不可知處。

當能量漩渦出現的時候，只見得金光旗那邊，鄧鳳仙一馬當先，身影縱躍而出，直接投入漩渦之內。

在其之後，便是金光旗那八千旗眾。

紫氣旗，赤雲旗也是不甘落後，紛紛動身。

那李鳳儀在進入漩渦前，還看向李洛這邊，給他比了一個加油的手勢，而後身影沒入其中，消失不見。

「青冥旗準備進入，第一部隨我衝鋒。」

此時那鍾嶺一聲輕喝，率先掠出，其後緊隨著第一部的旗眾。

李洛倒是沒興趣與那鍾嶺爭這點無聊的風頭，只是揮了揮手，而後身影一動，投入那殿門之後的能量漩渦之內。

他此時更大的興趣，還是這座煞魔洞。

他能否在接下來的不到三個月間，將起碼兩座相宮強化打磨到大煞宮境的層次，就看其中的所獲了。

...

當李洛在穿過能量漩渦時，眼前有璀璨光芒爆發，令得他出現了瞬間的暈眩。而待得他下一瞬間回過神來時，卻是發現眼前景象已是大變了模樣，他目光望著四周，此處是一座島嶼，島嶼仿佛存在於一座特殊的空間中，遠處空間扭曲層疊

，顯然是無法觸及。

這裡，就是煞魔洞。

李洛身後的空間不斷的扭曲著，一道道人影自其中穿掠而出，落在其後方。

正是第五部的旗眾。

趙胭脂嬌軀一躍，便是輕盈的落到了李洛身旁，然後她纖細玉指指向了前方，道：「旗首，看見了嗎？那些就是煞魔。」

「這座島上，煞魔數量不下數萬，唯有將其盡數的消滅，方可算是通過。」

李洛視線順著投射而去，然後便是見到，在那有著稀稀落落樹木的林間，有無數暗灰色的身影在漫無目的的遊走。

那些身影約莫有數丈之高，身軀上仿佛是有著暗灰色的鱗片，它們的五官一片模糊，看上去略顯詭異。

在這些身影身上，李洛感受到了熟悉的能量，那是地煞能量。

「把這幾萬煞魔消滅，那集合的地煞能量，能夠凝鍊出多少地煞玄光？」李洛舔了舔嘴唇，問道。

趙胭脂想了想，道：「應該會有三四千道左右。」

李洛聞言有點失望，雖然三四千道地煞玄光聽起來很龐大，但這卻不是給他一個人的，而是會分配到一千五百旗眾。

所以最終可能也就是人均兩三道的樣子。

不過想想如今畢竟才只是第二十八層，等以後越是深入，想來收穫也會越高。趙胭脂似是知曉李洛所想，嫣然一笑，指向了那島嶼深處，道：「旗首，在那島嶼深處，定然還有煞魔首領的存在，若是將其擊潰，這按照貢獻分配下來，你或許

能夠多分將近百道地煞玄光。」

李洛聞言，心頭頓時一震。

百道地煞玄光，幾乎相當於十數顆上品元煞丹了。

只是一層，就有這般收穫，那就相當不菲了。

一念到此，他豪氣頓生，一揮手。「兄弟們，給我衝！」

第七百六十八章旗勢

最新章節！

第五部對著林間那成千上萬的煞魔衝鋒時，皆是以三人為一小隊，宛如數百柄尖刀般，直接捅進了那茫茫煞魔群中，可怕的衝擊力瞬間就將眾多煞魔的陣型撕開

了一個口子。

一道道雄渾相力沖天而起，宛如色澤不同的狼煙。而對於衝鋒而來的大部隊，那成千上萬的煞魔也沒有任何的情緒表露，而是憑藉本能的迎了上來，然後兩股洪流對撞在一起，相力撞擊的轟鳴聲，不斷的響徹，

地面都是在震動著。

李洛帶著趙胭脂三人衝擊在最前方，他手持金玉玄象刀，腳下仿佛是有雷光閃爍，接著其身影便是出現在了一隻煞魔之前。

手中古樸的直刀發出嗡鳴聲，雙相之力於刀身上形成了雙相光環，然後刀光直接與前方煞魔那裹挾著狂暴能量的拳頭硬碰在一起。

兩者接觸的瞬間，那煞魔的拳頭直接是被瞬間劈碎，還不待它恢復過來，那一抹凌厲的刀光直接就將它的身軀盡數的絞碎。

煞魔破碎的同時，有一道地煞能量飛出，似是飛上了半空。而在這第一次的交鋒間，李洛就已經判斷出了這煞魔的實力，約莫是在小煞宮境的層次，與普通旗眾相差不多，但因為沒有智慧，所以只是有一股子蠻橫能量而

已。

當然，還有數量的優勢。

這第二十八層的煞魔數量，幾乎是他們的十倍左右，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儘快將其掃乾淨，也算是一個苦累的活。「旗首，這些都只是小煞魔，待會必然會有大煞魔出現，那些大煞魔實力堪比銀煞體境，到時候還必須儘快遏制，否則將會對其他旗眾造成極大的威脅，同時造成

減員。」在李洛感受著煞魔的力量時，不遠處穆壁的大嗓門傳了過來。

「大煞魔？銀煞體？」

李洛聞言，目光一閃，這兩者間的實力提升如此巨大嗎？

激烈的戰鬥在持續著，一道道相力不斷的爆發。

雖說煞魔有著數量的優勢，但在第五部旗眾熟練的配合下，它們的數量也是在以驚人的速度銳減，而相比之下，第五部旗眾這邊損失卻僅僅只是有十數人。

不過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太久。

轟！

激烈的戰場中，突然有十數道極為驚人的能量爆發，能量所形成的衝擊波，將附近數十名旗眾直接掀飛而去。

李洛目光投去，便是見到一群體型更為龐大的煞魔出現了，這些煞魔身軀呈現淡淡的銀色，渾身流淌著強大的能量。

顯然，這些就是此前穆壁所提醒的大煞魔。「大煞宮境的旗眾，十人一組，圍殺大煞魔！其他人繼續清理小煞魔！」趙胭脂嬌喝聲響起，李洛畢竟新來，什麼都還不熟悉，所以此時還是由他們這些老人來下

達命令，而這也是此前取得了李洛許可。

隨著趙胭脂的命令落下，第五部旗眾中，頓時有諸多相力強橫的身影掠出，這些人都是第五部的精英，實力達到了大煞宮境的層次。

他們以十人為一組，對這些大煞魔進行圍殺。

只不過這其間依舊存在著風險，畢竟大煞魔是銀煞體的實力，雖說他們藉助著人數來進行圍攻能夠抗衡，但若是一個不慎，也會瞬間重傷出局。

因此隨著這些大煞魔的出現，短短不過數分鐘時間，第五部這邊的減員速度就加快了一些。

而且，李洛還發現，遠處還不斷有著身軀魁梧的大煞魔身影在迅速的趕來。

顯然，這邊的動靜，已經引動了整個二十八層的煞魔。趙胭脂，李世，穆壁三人單獨出手，皆是纏住了一隻大煞魔，而三人中，顯然要以李世實力更強，一柄金槍爆發出極為凌厲強橫的攻勢，每一次的攻擊，都將會

洞穿那大煞魔的身軀，將其力量不斷的削弱。

而穆壁偏向防禦，任由大煞魔如何狂猛進攻，都是無法將其擊退。

局面，倒是一下子變得膠著了一些。

這也令得李洛稍稍收斂了一些輕鬆之意，這煞魔洞的推進，似乎比想像的要更困難一些。

而且這還僅僅只是第一天的推進，如果今天就這麼艱難了，往後兩天，恐怕還要更加的難熬。

至於「合氣」的手段，顯然不能用在這裡，那是用來對付之後的煞魔首領的，畢竟「合氣」雖強，卻不能太過的持久，使用之後也會出現竭力的情況。

轟轟！而就在李洛心中思緒轉動時，那不遠處再度傳來了相力的轟鳴聲，只見得兩頭體形魁梧的大煞魔衝擊而來，狂暴的地煞能量猶如是在它們的周身形成了風暴，凡

是被撞飛的旗眾，皆是吐血而退。

此時趙胭脂以及其他的旗眾精銳皆是無心分神，所以這兩頭大煞魔一時間橫衝直撞，無人能擋。

李洛見狀，手掌緊握金玉玄象刀，直接正面迎了上去。

「旗首，不可莽撞！」那李世見到這一幕，急忙提醒道。

趙胭脂與穆壁也是一驚，那大煞魔連他們都只能同時的對抗一隻，可李洛眼下卻要以一抗二嗎？

雖說此前在訓練場時，李洛展現出了能夠擊傷銀煞體的實力，可那是在動用封侯術，傾力一擊的情況之下。

可眼下，面對著兩隻大煞魔，到時李洛力竭，勢必會引來另外一隻大煞魔的致命攻擊。

但此時他們已經來不及施加援手，因為李洛腳下雷光閃爍時，身影已是出現在了一隻速度最快的大煞魔之前。

吼！

那面目模糊，身軀如鐵塔般的大煞魔發出了如野獸般的咆哮聲，聲波仿佛連空氣都絞碎，直撲李洛而來。

李洛眼瞳中，大煞魔的身影急速的放大，但他的面龐卻並沒有顯露絲毫的懼色，反而五指緊握刀柄。

轟隆！

大煞魔咆哮著揮動巨拳，巨拳之上有雄渾的地煞能量流淌，仿佛是形成了鐵甲一般，覆蓋巨拳。

那一拳轟下，地面都是被撕裂開了一道裂痕。

甚至帶來了音爆。

李洛面無表情，緊握刀柄，直接揮刀迎上，刀身上，有雙相之力所化的雙相光環浮現。

可趙胭脂等人卻是面色在此時出現了變化。

因為他們發現，李洛並沒有施展他那一道封侯術！

而沒有封侯術，他一個小煞宮境，怎麼敢正面硬撼大煞魔？！

可這個時候，他們什麼都做不了，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李洛那流轉著雙相之力的刀鋒，與大煞魔巨拳相撞。

嗤！

碰撞的瞬間，有兩股驚人的能量衝撞在一起，那一片區域的地面，頓時如蜘蛛網般的龜裂開來。

李洛與那大煞魔的身影幾乎是交錯而過。

但讓得趙胭脂等人眼瞳驟然放大的是，他們發現，李洛並沒有被大煞魔一拳擊潰，相反，伴隨著刀光掠過，大煞魔的一隻粗壯手臂，直接是離體而飛。

「什麼？！」

三人皆是滿臉的錯愕。

李洛這小煞宮境的實力，怎麼可能在這種硬撼間，反而砍斷了大煞魔的一條手臂？！趙胭脂眸光閃動，旋即她緊緊的注視著李洛，此時此刻，她方才發現，伴隨著李洛手中刀光的流動，這片區域竟是有著一種莫名的力量在流動而來，加持於刀身

。

她微微感應，便是發現，這種莫名的力量，竟然是來自於...他們？

不，是來自於第五部的一千五百旗眾。

「這是...」

趙胭脂與李世，穆壁對視一眼，皆是看出對方眼中的震動。

「旗勢！」

所謂旗勢，簡單來說，是屬於一旗或者一部的氣勢領域，而身處其中，則是能夠調動旗勢的加持。

這也算是一種「合氣」的力量，只不過真正「合氣」時，爆發出來的力量將會更為恐怖，但也會更為的短暫。

可「旗勢」之力，沒有那樣的驚人爆發，但卻是一種綿長的加持，只要身處旗眾的範圍之中，就能夠將這股力量調動為己用。

先前李洛那一刀，就是加持了「旗勢」的力量。

也就是說，那一刀之下，其實還蘊含了第五部的氣勢，所以其威力方才會獲得了提升。

但讓得趙胭脂三人震動的是，縱觀整個二十旗，其內一百部，那就是一百位旗首...可這一百人中，能掌握「旗勢」者，甚至不足五分之一。

這李洛才成為旗首多久時間？也就才短短幾天而已，可他卻做到了別的旗首一年都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三人對此感到分外的不可思議。

可再如何的難以置信，事實擺在眼前，所以最終他們對視一眼，只能露出複雜的神色。

這還能說什麼？只能說，人與人之間，似乎真的是不太一樣的。

第七百六十九章煞魔首領

最新章節！

與大煞魔交錯而過的李洛，雙目微眯，此時的他正處於一種特殊的狀態之下，在他的感知中，這片區域仿佛是有無數虛幻的線條蔓延開來，這些線條交織，猶如

是形成了一片「網」。

這片「網」，覆蓋了約莫有百丈的區域。

而先前他就發現，他如果身處這片「網」中，他竟然是能夠撥動那無數看似虛幻的線條，這些線條纏繞於刀身之上，便是能夠為自身力量做到一些增幅。

之後經過觀測，他發現這些所謂的虛幻線條，竟然是從第五部旗眾體內所散發出來。

於是他就明白，或許，這也是屬於各旗的一種特殊力量。他之所以能夠感應到這特殊的「網」，應該還是因為自身所修煉的九轉煉煞術，畢竟所有旗眾都是與此同源，而身為其中最高級的九轉，自然是會更容易感應到這

些。「旗首，這是旗勢！你身處其內，自身力量將會獲得加持，雖然不如「合氣」時那樣龐大，但勝在綿長持久，可做長時間戰鬥！」趙胭脂那有些驚嘆的嗓音在此時傳

來。

「旗勢麼？」

李洛目光一閃，旋即笑了笑，這二十旗當真是充滿玄妙，時刻都給他帶來一些驚喜。

所以他不得不感嘆一聲，天王級勢力，底蘊非凡吶。

轟！

而此時，那第二隻大煞魔也是衝殺而至，咆哮之間，竟是有一股地煞能量如洪流般自其嘴中噴射而出，直接對著李洛覆蓋而來。

李洛見狀，手中玄象刀直接劈斬而下。

「千流水刀輪！」

璀璨高速流轉的刀輪凝鍊而現，與此同時，李洛也再度將「旗勢」加持而上，頓時那刀輪的轉動變得更快了，刺耳的嗡鳴聲，連虛空都被震裂。

水光流動的刀輪與那地煞能量洪流相撞，有刺耳的撕裂聲響起，下一瞬，洪流被切割開來，餘下的刀輪掠過後面那隻大煞魔，幾乎是將其攔腰而斷。

在旗勢的加持下，李洛的相術威能提升了一個層次。

「之後應該多修煉幾部龍將術了。」李洛望著那消失的刀輪，卻是若有所思，這「千流水刀輪」是他從千流水刀術改造而來，但後者畢竟只是虎將術，即便改良加強了，也只是與普通龍將術相差不多

。

而隨著如今李洛實力的增強，那「龍將術」，似乎也需要多掌握一些了。

心中想著這些，此前被李洛斬碎了拳頭的大煞魔，又是裹挾著煞氣衝了過來，破風聲嗚嗚的響徹。

李洛收斂心思，提刀迎上。

「第二重象神力！」

李洛雙臂之上，青筋聳動起來，不過伴隨著此前雷鳴體的提升，他的肉身也是獲得了增強，此時催動第二重象神力，雙臂血肉的承受能力同樣隨之提高。

雖說皮膚依舊有些被撕裂，流出鮮血，但比起以前那種千瘡百孔的模樣不知道好上了多少。

感受著雙臂之中流淌的如蠻象奔騰般的力量，李洛無所畏懼與兩隻大煞魔激戰在了一起。

這番大戰，持續了數分鐘。當趙胭脂，李世，穆壁那邊皆是將面前的大煞魔斬殺時，李洛這邊的戰鬥也是接近尾聲，刀光斬下，蠻橫的力量將大地撕裂出一道十數丈的刀痕，而最後一頭大

煞魔，也被他直接梟首。

當大煞魔倒塌下時，有一股濃鬱的地煞能量沖天而起。

李洛抬頭，已是能夠見到半空中，出現了一顆約莫十數丈左右的光球，光球內部，全部都是磅礴的地煞能量。

「旗首，別發呆了，抓緊時間，第一部那邊進度可是領先我們，你如果想趕在鍾嶺前面打通第二十八層，就得加快速度了！」此時，趙胭脂提醒的聲音傳入耳中。

李洛趕緊收神，二話不說，提刀就對著其他地方的煞魔殺了過去，幫助其他旗眾減少壓力。

而有了李洛這位掌握「旗勢」的生力軍加入，第五部清除煞魔的速度，可謂是如有神助。

短短一個時辰的時間，這片區域的煞魔便是被清除乾淨。

「所有人原地休整，匯報減員情況！」穆壁沉聲喝道。

片刻後，穆壁走向李洛，道：「旗首，第五部減員三十三人，餘者狀態良好，尚存可戰之力。」

「減了三十三人嗎？」李洛微微皺眉。

「旗首，這個減員情況已經算是很好了，據我所知，第一部上次推進時，第一波接觸就減了將近百人。」趙胭脂安慰道。

李洛無奈的點頭，煞魔雖然沒有智慧，但勝在數量太多，而且大煞魔的存在對於普通旗眾而言也是極大的威脅，稍有不慎就是重傷出局。

「繼續推進吧。」

他揮了揮手，下了命令。

既然與鍾嶺的大旗首之爭已經開始，那麼也就沒必要留手了，接下來青冥旗這邊的首通，他都得搶下來，然後藉此凝聚青冥旗八千眾之人心。

於是接下來，做好了休整的第五部再度對著島嶼深處推進。

而由於此前推進的順利，也是大大的增強了第五部的士氣，所有人的視線看向前方李洛的背影時，都是帶著濃濃的敬畏之意。

因為他們都已經知道李洛掌握了「旗勢」，如此天資，當真不愧是他們青冥院那位傳奇大院主的血脈，有此旗首，當算是他們的一場幸運。

往後，一旦等李洛登頂青冥旗大旗首，那他們第五部，就是嫡系之部！接下來，第五部繼續推進，而有了李洛這位掌握「旗勢」的旗首加入，第五部的實力獲得了極大的提升，於是第二十八層的大煞魔陸陸續續的被斬殺，推進速度異

常迅猛。

兩個時辰後。

第五部抵達了島嶼深處。此時第五部減員一百一十人，但對於這種損失，除了李洛略微有些不滿外，趙胭脂等人都是覺得能夠接受，因為在此之前，他們想要推到這一步，減員情況起碼

是現在的兩倍。「旗首，我們的戰損比起第一部那邊應該都要低不少，而這，都是你所帶來的助力，大家都很感激你。」李世比較少言，但此時卻主動出聲，因為從後面那些第五

部旗眾的臉龐上，他能夠看見那開始對李洛積累起來的敬畏與尊敬。

此次煞魔洞雖然才剛開始，但李洛展現出來的能力，已經獲得了所有人的認可。

趙胭脂也是輕輕頷首，綻放出嬌媚的笑顏，道：「旗首，眼下我們已經推到了第二十八層深處，在那前面，應該就是煞魔首領所在了。」

「我想此時鐘嶺他們應該也還沒通過，不然的話我們已經被傳送到了下一層。」

李洛聞言，則是抬頭望向前方，只見得在那層層密林的盡頭，出現了如鏡般清澈的湖泊，只不過此時湖泊上，有異常冰冷的寒氣散發出來，直接將湖面都凍結。

有寒氣形成霧，於湖面上方飄蕩。

咚！

寒霧之中，隱隱有一道壯碩的身影浮現，同時有驚人的能量威壓如風暴般的從那裡席捲而出，覆蓋方圓萬丈區域。

在那股威壓下，在場所有人都是微微色變。

即便是李洛，眼神都變得凝重了許多。

「旗首，那就是二十八層的煞魔首領，按照估計，其實力怕是應該在天相境左右。」

趙胭脂的輕聲在此時傳來。

「想要對抗它，唯有依靠「合氣」的力量。」

「以前你們怎麼對付煞魔首領的？」李洛低聲問道。

趙胭脂三人對視一眼，皆是露出苦笑。

「在二十層之後，我們第五部就沒戰勝過任何煞魔首領了，所以，我們都是躺過來的...」

李洛啞然，旋即出聲安撫。

「放心吧，以後咱們第五部，可不會如此磕磣了。」

他伸出手掌，輕輕揮下。

「第五部旗眾聽令，準備「合氣」，這一次，該我們第五部在青冥旗中露臉了。」

聽到他這聲命令，在場一千餘眾，皆是面色漲紅，渾身血液仿佛是在此時沸騰起來。被人嘲笑了大半年的躺狗，終於也輪到他們第五部來表現了嗎？！

第七百七十章體驗合氣之力

最新章節！

「旗首，前方就是這一層煞魔首領所在。」

第一部所在處，一名旗眾正對著鍾嶺匯報。

鍾嶺面色平淡，他注視著前方那片幽黑的森林，此時他已經能夠感受到一股強悍的壓迫感正在從其中散發出來。

那種壓迫，遠非他這金煞體能夠抗衡，但他卻並沒有對此有任何的驚懼，因為要擊潰煞魔首領，也不是依靠他一人。

「倒也不知道第五部進展的如何了。」他淡淡的道。

身旁有親近他的旗眾頓時笑道：「旗首不必多慮，那李洛雖然獲得了九轉煉煞術，但畢竟才剛來幾天？就算他長了翅膀，想來也追不上我們的進度。」鍾嶺聞言卻是搖搖頭，道：「不要小覷了他，雖然他是從那外神州歸來，但也不得不說，他的天賦是我所不及的，想來如果不是外神州資源貧乏，以他的能力，恐

怕如今足以與族內這一代最為頂尖的那些天驕相媲美。」

旁邊的旗眾啞然，倒是無法辯駁，不論是李洛那三相者的身份，還是短短一日間掌握九轉龍息煉煞術的能耐，這都讓人明白他的天賦是何等的驚豔。

鍾嶺淡笑道：「如果現在的他有銀煞體的境界，我是絕對不敢生出與他爭奪青冥旗大旗首位置的心思，但可惜...」

「外神州這麼多年的蹉跎，終歸還是讓得他這個天驕有所蒙塵，他現在只是小煞宮境，光這一點，就能夠拖累他數年的時間。」

「這份時間的拖累，足以讓得他無法追逐上族內那些同輩中頂尖天驕的腳步。」

話到此處，他頓了頓，問道：「聽說李洛已經與第五部「合氣」成功？」

「是的。」

鍾嶺感嘆道：「九轉龍息煉煞術，果真是優勢十足，但「合氣」成功不過只是第一步而已，如何將這股力量運用得完美十足，他還得有許多路要走。」

他搖搖頭，不再分心，而是將視線投向前方幽黑的森林中，抬起手掌，冷冽聲音響起。

「第一部，合氣！」

眼下最重要的，還是儘快將第二十八層打通，這李洛終歸還是給他帶來了一些危機感，所以他在大旗首之爭來臨前，得將人心盡收，不給這李洛半點機會。

隨著鍾嶺聲音落下，下一刻，第一部旗眾皆是面色凝重，雙手迅速結印，短短不過數息間，他們的氣息便是猶如融合在了一起，一道道相力也是隨之凝結。

仿佛是一條條細小的溪流匯聚而來，形成了一汪湖泊。

而鍾嶺身處其中，他能夠感受到那股磅礴力量的湧來，雖然這股力量已經體驗了很多次，但還是令得他忍不住的有些迷醉於其中。

他自身如今只是金煞體的境界，可藉助「合氣」，他所掌控的力量將會跨越數個境界，直接與天相境的強者相媲美。

鍾嶺的身軀緩緩升空，他眼神銳利的盯著前方，袖袍一揮，只見得一股相力風暴憑空而現，直接是將前方那片森林硬生生掃除。

吼！

而隨著森林被撕裂，其中頓時傳出了一道咆哮聲，下一刻，大地震動，一道約莫數丈左右的魁梧身影裹挾著驚人的威壓衝了出來。

那是一頭身軀上流轉金光的巨型煞魔，其生有四臂，宛如巨猿，狂暴的能量波動一波波如潮流般的從其體內擴散出來，引得虛空震蕩。

這正是二十八層的煞魔首領。

然而身處半空的鐘嶺並不畏懼，反而是淡淡一笑，屈指一彈，只見得有數十道巨大的相力鎖鏈破空而出，直接對著煞魔首領破空而去。

「李洛，你雖有絕頂天賦，但不管如何，現在的你，還是不如我！」

「現在已經不是你父親尚在時的年代了！」

「未來的青冥院，將會由我的叔叔執掌，而青冥旗，也將會是我的！」

...

「這就是合氣的力量嗎？」

冰湖之外，當李洛進入合氣狀態時，他同樣是能夠感受到那股流動的強大力量，不過跟鍾嶺的沉醉不同，李洛對此則只是帶著一點新奇的感覺。

畢竟...雖然他只是小煞宮境，可不論是三尾天狼的天相境模式，還是龐院長的王級之力，他都是體驗過的。

有了那種力量體驗感，一個第五部的旗眾「合氣」，還不至於讓他生出沉醉的感覺。

不過，這種澎湃感，倒的確是讓人有點舒服。李洛心中想著，目光卻是投向了前方那一片瀰漫寒氣的冰湖，隨著他這邊「合氣」的波動散發出來，那裡面的煞魔首領顯然也是有所察覺，當即伴隨著一聲咆哮聲

響起，只見得滾滾寒霧倒卷而回，最後被其中的一道魁梧身影一口吞下。

趙胭脂等人視線看去，便是見到一頭金光流轉的四臂煞魔首領目露兇光的鎖定他們這邊。

吼！

煞魔首領發出了低沉咆哮，只見其巨拳轟出，頓時有一道幽黑洪流貫穿虛空，猶如張牙舞爪的怒蟒，直接對著第五部所在的方位轟殺而至。

那幽黑洪流兇悍至極，所過之處，地面直接是被撕裂出一條深深溝壑。

這一拳，怕是有不遜色於小天相境的力量。

如果第五部這邊只是尋常部隊，此時面對這種程度的攻擊，必然是死傷無數。

但好在的是，在「合氣」的狀態之下，第五部一千餘眾的力量，皆是加持到了李洛身上。所以此時面對著那四臂煞魔首領的攻勢，李洛心念一動，同時一掌拍出，那一瞬間，有磅礴能量咆哮而出，同樣是化為了一道能量洪流貫穿虛空，與那煞魔首領

的攻勢硬撼在一起。

轟！

兩道能量衝擊波對撞在一起，那所產生的餘波，直接是將周圍數百丈內的大樹攔腰斬斷，那冰湖之上的寒冰，也是在隨之崩裂。

一擊無果，煞魔首領暴怒咆哮，只見得其腳掌一跺，冰面碎裂，而其壯碩的身影則是對著李洛所在暴射而來。

四臂同時揮舞，猶如巨猿砸山一般，一道道蘊含著驚人能量的拳印如暴雨般的傾瀉而下。

李洛則是立即調動「合氣」之力，形成了眾多能量屏障，抵禦那暴雨般的攻勢。

轟！轟！

雙方的戰鬥，幾乎是將這片森林夷為平地。趙胭脂等人處於李洛下方，維持「合氣」狀態，為他提供源源不斷的力量支持，此時的他們也是頗為緊張，因為他們感受得出來，李洛因為是第一次施展「合氣」之

力與對手交鋒，所以在「合氣」力量的運用上，略微的顯得有些生澀。

那煞魔首領好幾次的攻勢，都險些攻破防禦，落入旗眾之間。

不過好在的是，隨著交鋒的持續，他們能夠清晰的察覺到李洛對於「合氣」之力的運用開始變得愈發的流暢，煞魔首領的攻勢，再難攻破防禦。

這令得所有旗眾都是暗自鬆了一口氣，旋即為自家旗首的悟性讚嘆一聲。

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中，將「合氣」這種龐大的力量熟練掌握，這絕非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情。

只是，他們卻並不知道，對於曾經操控過三尾天狼以及龐院長力量的李洛而言，這「合氣」之力，也不過就是天相境，所以掌握起來，並不至於手忙腳亂。

轟！

當煞魔首領又一次的攻勢被阻擋，並且還被餘波所震退時，李洛也算是徹底摸清楚了這頭煞魔首領的力量與手段。

「也差不多了吧...」李洛望著暴怒中的煞魔首領，喃喃自語了一聲，第一部那邊應該也已經與煞魔首領接觸了，如果他想要搶了鍾嶺的風頭，那麼這場戰鬥，也就到了該結束的時候

。

當李洛心思轉動時，那煞魔首領已是瘋狂的咆哮起來，身軀上的金光愈發的濃鬱，而後一腳踏碎大地，皮膚上有複雜的金色光紋浮現出來。

而後其直接化為一道兇悍至極的金光，同時裹挾著磅礴之力，對著李洛轟擊而來。

李洛眼瞳倒映著煞魔首領的光影，眼神卻是沒有絲毫的波瀾，他的雙手在此時閃電般的結印，下一刻，一面比以往顯得更為凝實的黑龍旗，出現在了他的手中。

而後黑龍旗劃破了空間。

吼！黑龍駕御著漆黑的河水自虛空中洞穿而出，最後在趙胭脂等人震動的眼神下，直接與那傾盡全力衝殺而來的煞魔首領撞擊到了一起。

第七百七十一章第五部的首通

最新章節！

譁啦啦！

巨大的能量鎖鏈自虛空貫穿而過，弧度如毒蛇般刁鑽，最後穿透了煞魔首領的防禦，從其胸膛位置洞穿而出。

煞魔首領奮力掙扎，但那能量鎖鏈卻是越來越多，將其困住。

鍾嶺望著這一幕，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而下方的第一部旗眾則是爆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其中還夾雜著鍾嶺的名字。

在先前的一番交鋒中，這實力堪比小天相境的煞魔首領幾乎全程被鍾嶺所壓制，而這也完全能夠體現出鍾嶺的能力以及對「合氣」之力的掌控程度。

從某種意義來說，鍾嶺算是青冥旗當之無愧的第一人。

鍾嶺在將煞魔首領困住後，雙手迅速結印合攏，印法奇特，猶如龍嘴開合。

下方眾人見到鍾嶺這般印法，頓時讚嘆出聲：「旗首這是要施展「小龍息術」了嗎？據說這是他觀摩九轉之術「天龍雷息」所感悟而出。」

「這煞魔首領應該是要完蛋了。」

「哈哈，這一次二十八層，依舊是我們第一部的功勞！」

諸多旗眾得意歡呼。

而上方，鍾嶺嘴巴陡然鼓起，然後對著那印法處噴了出去，下一瞬，只見得一道粘稠的能量洪流，裹挾著驚人的霸道之力，直接貫穿虛空而出。

那一霎那，猶如是一條天河橫跨天際，以浩浩蕩蕩之勢，衝向了那掙扎的煞魔首領。

鍾嶺臉龐上的笑容也是愈發的濃鬱。然而，就當那龍息洪流即將轟中煞魔首領的那一瞬，突然這第一部所有旗眾都是驚愕的發現四周的空間開始劇烈的扭曲起來，下一刻，眼前的景象猶如是被石頭

打破的平靜水面般，開始有漣漪擴散。

待得眾人再回過神來時，卻是發現所有人都是退出了「合氣」狀態，同時，他們的位置出現在了大殿之外。

第一部所有旗眾包括鍾嶺，神情在此時都是有些茫然與呆滯。

怎麼就突然結束了？

好像鍾嶺的攻擊，還要差一點才會轟擊到那煞魔首領身上啊？

「呵呵，鍾嶺旗首，看來此次又是你們第一部捷足先登了，我們其他幾部，又要承你的情了。」

而此時，大殿門口處，青冥旗其他四部的旗眾全部都被傳送了出來，二三四部的旗首皆是將目光投向鍾嶺，然後拱手笑道。

其他三部旗眾也是連連點頭，發出讚嘆。

「不愧是青冥旗最強的旗首，似乎自從進入二十層後，每一次都是第一部先打通。」

「我們倒是躺著享受了。」

「未來青冥旗由鍾嶺旗首擔任大旗首，倒也是不錯的事情。」

「......」

聽到這眾多讚嘆聲，鍾嶺臉龐上卻並沒有顯露出絲毫的笑容，反而是陰晴不定。

第一部旗眾也是保持著尷尬的沉默。

此時那三部旗首也是發現了情況不太對，為何這第一部取得了如此成績，反而一個個如喪考妣般的模樣？

「咯咯，我想各位可能恭喜錯了人，這第二十八層，是我們第五部先打通的。」此時，一道有些戲謔嬌媚的笑聲，從一側傳來。

眾人皆是錯愕的看去，然後就見到了第五部那邊的隊伍。

而說話的，正是趙胭脂。

「是李洛旗首，率先擊潰了第二十八層的煞魔首領？」第二部旗首驚訝的道。

「這可假不了，畢竟可以找長老查詢。」穆壁大笑道。

頓時，青冥旗其他四部旗眾皆是神色愕然的投向未曾說話的李洛，誰都沒想到，這一次，率先打通二十八層的，竟然會是第五部！

以前的第五部，可是進度最慢的一部！

顯然，有此脫胎換骨般的變化，必然與李洛這個新來的旗首脫不了干係。

而第五部的旗眾感受到其他人的那種視線，頓時忍不住的生出一些得意之感，同時對李洛這位新任旗首也是愈發的認同與擁護。

「呵呵，李洛旗首還真是讓人意外，往後咱們青冥旗，又要多一員虎將了。」其他三部旗首此時也是衝著李洛拱手笑道，態度和善。他們與李洛之間沒有太大的競爭，畢竟他們知道大旗首位置與他們無緣，如今李洛不斷的展現出令人驚豔的地方，未來指不定真有可能趕超鍾嶺，所以他們自然

也不會與李洛太過的交惡。

李洛也是面露笑容，一一回禮。

第一部那邊見到第五部這邊如此得意，則是有旗眾忍不住的酸道：「得意個什麼，不就僥倖拿了一次通關麼，我們這邊明明已經要將那煞魔首領斬殺。」

不過這般言語，倒是無人理會了，畢竟沒有人會在意第二名究竟差多少追上。鍾嶺面色變幻了片刻後，最終也是將情緒收斂了起來，一張面龐沒有任何的表情，他也懶得去與李洛做一些表面功夫，而是揮了揮手，聲音略顯陰沉的道：「第一

部，準備進入第二十九層。」

第一部旗眾面面相覷，他們才經歷了一場持續數個時辰的苦戰，眼下又要不間斷的直接挑戰第二十九層嗎？

按照以往的節奏，此時更應該休整一番，特別是此前在第二十八層中，他們也被淘汰了上百旗眾，若是休息一些時間的話，他們之中或許有人能夠恢復戰鬥力。

有旗眾試圖勸說，但在鍾嶺那陰沉沉的面龐下，最終還是沒人敢開口，於是才剛剛自煞魔洞中出來的第一部，再度動身進入。

望著在鍾嶺率領下又是進入煞魔洞的第一部，青冥旗其他四部都是有些愕然，最終第二，第三，第四部的旗首皆是苦笑一聲。

「第五部旗眾，原地休整。」李洛倒沒理會那含怒再進煞魔洞的鐘嶺，而是平靜的下令。

鍾嶺此舉，顯然是有些怒火上頭了，他自然不可能跟隨。

趙胭脂也是在此時吩咐道：「擁有恢復傷勢效果相性的旗眾，隨我去幫此前淘汰的旗眾療傷。」

然後就有一些旗眾起身，跟著趙胭脂去尋那些先前重傷淘汰的旗眾了。

李洛盤坐在地，眼目微閉，心神卻是沉入到了水光相宮內。

其內有眾多地煞玄光飛舞，李洛微微感應，心中便是泛起了一抹喜悅，先前打通二十八層，他這裡最終獲得了一百一十二道地煞玄光。

這可是相當於煉化了將近二十顆上品元煞丹！

而要知道，這青冥旗旗首一月的月俸，也就才這個數。

由此可見，這煞魔洞的饋贈，對於地煞將階的人而言，究竟是何等的豐厚。

最重要的是，這才只是第二十八層，如果等之後推進層數變得更高后，那收穫，又是何等之厚？

一念至此，即便是李洛的心性，都忍不住的怦然心動，並且心嚮往之。

這一刻，他終於明白，在這二十旗中，真正顯露天龍五脈底蘊的恐怕並非是那些月俸，而是這座七十二層煞魔洞。「打通第二十八層，花費了將近五個時辰的時間...扣去休整的這些時間，三天內如果能夠接連打通三層，那麼此次煞魔洞之行，就可能獲得約莫五百道地煞玄光。

」

李洛心中驚喜，這樣算的話，他三個月內，說不定真能夠將兩座相宮強化到大煞宮的層次。

甚至，超出預期！

接下來李洛率眾繼續休整了兩個時辰，而趙胭脂那邊，也是幫二十多位受傷的旗眾療傷完畢，他們恢復了大半戰力，可以繼續接下來的煞魔洞徵戰。

當然，還餘下數十位傷勢頗重的旗眾，他們就只能缺席接下來的戰鬥。第五部旗眾聚於李洛身後，氣勢顯得昂揚強盛，這令得準備同時進入的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旗眾皆是有些側目，顯然，在有了第二十八層的戰績後，第五部

的自信算是打了出來。

而這一切，都是那位新旗首為第五部所帶來。在那眾多複雜的目光中，李洛神色倒是沒有什麼波瀾，只是一聲令下，便是帶著氣勢高漲的第五部，開始了第二次的煞魔洞徵伐。

第七百七十二章代價

最新章節！

煞魔洞第二十九層的難度，比起上一層有著明顯的提升，不僅煞魔數量更為龐大，而且大煞魔也是頻繁出沒，這給第五部的推進造成了不小的阻礙。

不過李洛這一次，倒是並沒有再急於推進，而是選擇穩紮穩打，以最小的損失，逐步推進。

「旗首，我們不搶二十九層的首通了嗎？」趙胭脂對此有些疑惑，按照這種效率的推進，必然會落後於第一部，更何況，第一部已經領先他們兩個時辰進入了。李洛搖搖頭，道：「沒必要爭一時之先，此前的首通已經讓其他部不敢再小覷我們第五部，而這第二十九層第一部已經領先那麼久進入，並且鍾嶺心態已經有些失

衡，必然會不計代價的首通第二十九層，我們如果急於與他競爭，勢必會付出不小的減員代價。」

「那樣不值得，畢竟這才第一天呢。」

「而且，鍾嶺想拼命，那就讓他拼吧，我們正好養精蓄銳，準備迎戰下一層。」

趙胭脂若有所思，道：「如果鍾嶺真是急於首通二十九層的話，第一部損失將會頗為慘重，那麼之後兩天，恐怕他們將會無力再通關卡。」

李洛隨手一刀將前方十數隻煞魔斬碎，道：「關鍵是...第三天。」「第三天才是最重要的，那時候我們將會與其他旗部競爭，如果第一部在這裡就損失慘重，那麼之後他們必然無力與其他旗部抗衡，那時候，青冥旗，就只能靠我

們第五部了。」李洛平靜的道。

李世，穆壁等人皆是訝異的看了李洛一眼，沒想到鍾嶺那邊只想著不惜代價的與李洛一爭高下，可李洛這邊，卻還顧著整個青冥旗的榮譽。

這雙方從格局上來說，鍾嶺輸了不止一星半點。對於他們的視線，李洛只是笑了笑，畢竟不管怎麼說，現在他老爹還是青冥院的大院主，而青冥旗也關乎到青冥院的一些名聲，所以他要看得長遠些，再說了，

這青冥旗大旗首遲早是他的，他自然不會讓青冥旗真淪落為二十旗中人人可踩的地位。

「也不知道咱們這次會遇見哪個旗部，希望不會是排名前十的尖刀旗部吧。」趙胭脂雙手合攏，祈禱道。「遇見便遇見吧，有些東西躲是躲不過去的，而且更強的對手也能磨礪我們第五部。」李洛對此倒是無所謂，相反，他對此還有所期待，他也想要親自試試，這二

十旗中的尖刀部，究竟有多強。

「我只是一個目光短淺的女子，可沒有旗首那般的遠大志向，所以我想的，還是旗部之爭，勝者所獲得的那份獎勵。」趙胭脂嬌笑道。

「勝者獎勵很豐厚？」李洛問道。

「每個旗眾能獲得數十道地煞玄光吧，而旗首能獲得一枚「神煞丹」。」趙胭脂說道，她在提起「神煞丹」時，語氣中有著掩飾不住的垂涎。

「神煞丹？」李洛也是有些疑惑，顯然並未聽說過。

「神煞丹是煉製「上品元煞丹」時的提純產物，據說產量極為稀少，但其效力是上品元煞丹的十數倍之多，一顆神煞丹，能夠煉化出百道地煞玄光。」

「只不過神煞丹藥力太強，服用一顆後，需要數日時間才能夠完全煉化。」趙胭脂解釋道。

李洛聞言，眼神也是有點震動，他再一次的體驗到了內神州的底蘊與得天獨厚，這所謂的神煞丹，他在大夏可是聞所未聞。不過那「神煞丹」雖好，也不必強求，如果有機會的話，李洛自然不介意取一顆來嘗嘗，但若真是運氣不好遇見了那些實力極強的尖刀旗部，那也只能暫時隱忍，

畢竟青冥旗經過這些年的衰敗，本就與那些排名靠前的旗部有著差距，這是不可否認的事情。

而在他們說話間，前方這一片煞魔已是徹底被清除，於是李洛揮手，下令第五部繼續保持這個速度推進。

但這番推進沒有持續太久，李洛神色就是一動，因為他察覺到四周的空間在此時突然開始扭曲。

「看來第一部那邊打通第二十九層了。」趙胭脂也是在此時說道。

「鍾嶺的實力還是有的。」李世也是出言給予評價，算算時間，第一部進入第二十九層到現在，應該有四個時辰左右，這個推進速度，算是不錯了。

「倒是省了一些氣力。」

李洛笑道，然後收斂相力，任由扭曲的空間席捲而來，十數息後，待得空間穩定時，他們已經再次出現在了煞魔殿大門之外。

所有人第一時間都是看向了第一部那邊，然後神情皆是一凜。

只見那邊第一部的旗眾，粗略看去，竟是少了好大一部分，而其他旗眾也是神情疲憊，面色顯得有些蒼白，顯然是剛才經歷了一場極為激烈的大戰。

在他們最前方，鍾嶺眼神也是有些萎靡，周身相力波動略顯紊亂。

「第一部折損了四百多人。」趙胭脂在李洛耳邊悄悄的說道。

「鍾嶺太急了，損失這麼大，接下來第一部戰力將會大跌。」李世也是說道。

李洛不予置評，第一部攤上鍾嶺這麼一個好大喜功的旗首，也的確是有些倒黴。

在青冥旗其他四部複雜的視線下，第一部的旗眾也是沉默不言，氣氛有點壓抑。

而鍾嶺的面龐也是格外的陰沉，這一次雖然奪下了第二十九層的首通，可付出的代價比他想像的更為慘重。

他蘊含著冰冷的眼神看了李洛一眼，然後轉身而去，聲音冷冷的道：「第一部，休整一番，恢復傷員。」

第一部的旗眾紛紛跟隨而上。

李洛倒是未曾理會那鍾嶺的眼神，此人急於求成，連累第一部損失慘重，顯然並非一個合格的旗首，也難怪遲遲未能成為青冥旗的大旗首。

他揮了揮手，也是示意第五部做一些休整，第一部此次損失不小，想來接下來已經不成威脅，他們倒是有足夠的時間，在儘可能減少損失的情況下推進了。

於是接下來各部各自休整。

煞魔大殿之前，時不時有各旗傳送而出，氣氛始終熱鬧。

突然間，有氣氛陡然間高漲，眾多驚呼聲響起。

李洛睜開眼睛，趙胭脂嬌柔的聲音已是傳來：「旗首，快看，金光旗突破到第四十層了！」

李洛目光投向大殿一側山壁上面的光幕，果然是見到金光旗後面的層數，提升到了第四十層，而其排名，也是自第五，拔升到了第四。

「這鄧鳳仙果然是能耐不小，據說四十層的煞魔首領有六隻，每一隻實力都有接近封侯之力。」趙胭脂驚嘆道。

「六隻煞魔首領，實力皆接近封侯境...」

李洛眼神也是忍不住的一凝，這樣的陣容，難度不比真正的封侯強者低，而金光旗能夠將其打通，可見實力之強，當真不愧是如今龍牙脈年輕一代的牌面。

在李洛心中震動間，那大殿門口處，光芒閃爍間，數千道身影同時閃現出來。

正是歸來的金光旗。金光旗八千旗眾，看模樣折損了將近千人，顯然他們為了打通第四十層也是付出了不小的損失，但這種損失對於他們這種層數來說尚在接受範圍，所以金光旗旗

眾皆是神色激動，興奮。

鄧鳳仙率眾走向金光旗的休整區域，一襲白衣，氣勢非凡，引得諸多敬畏目光。

李洛收回視線，這鄧鳳仙氣勢之盛，的確當得上是天驕二字，現在的他以及青冥旗，的確是與其有著不可忽視的差距。

不過，這只會是暫時的。

一個時辰後，第五部完成了休整。

而此時已是深夜，但煞魔殿前，燈火明亮，猶如白晝。

李洛瞥了一眼第一部那邊，鍾嶺並沒有任何的動靜，顯然此前他們的損失過於慘重，現在還需要多休養一些時間。

煞魔洞第二日的時間即將到了，那麼接下來，就該輪到他們這邊繼續表演了。

「走吧。」

他對著趙胭脂說了一聲，然後便是帶著第五部旗眾徑直對著大殿門口而去。

在那後方，金光旗那邊的區域，鄧鳳仙目光瞥了一眼李洛的背影。

在其身旁，有金光旗的一名旗首低聲說著青冥旗那邊的動靜。

「鍾嶺太心急了，他鬥不過李洛的。」鄧鳳仙搖搖頭，淡淡的道。

「青冥旗大旗首，大概率是李洛的了。」

旁邊的旗首有些憂慮的道：「李洛是三老爺之子，一旦他崛起，恐怕會對我們金光旗造成衝擊。」

「無礙。」

鄧鳳仙平靜的道：「李洛天賦的確不凡，不過他落後了太多，想要追上沒那麼容易，只要我還在，那麼就能壓住他。」

「而等我之後成為龍牙脈總旗首，或許也正需要他這麼一把合格的利刃。」

他的言語之間，自有一分霸氣浮現。

旁邊眾多金光旗的旗首對於鄧鳳仙顯然也是充滿著尊崇與信任，聞言也皆是笑著點頭。

這李洛，天賦身份雖然頂尖，但可惜，回來得卻不是好時候。龍牙脈年輕一代，有鄧鳳仙，足矣。

第七百七十三章旗部之爭

最新章節！

煞魔洞開啟第二日，在失去了第一部的競爭後，李洛率領第五部，順利的取得了第三十層的首通。

三十層的首通，花了第五部將近大半日的時間，這個速度算不得太快，但卻勝在穩定，而且最重要的是，第五部的減員情況被極大的降低了下來。

李洛這樣做，顯然是在為第三日的旗部之爭做準備。另外，三十層的打通，也再次給李洛帶來了一百多道地煞玄光的收穫，如此修煉速度，堪比平常數日的成果，而且這還是在服用煉化上品元煞丹的前提下，所以

這一刻，李洛也終於親身體驗到了煞魔洞所帶來的快樂。

難怪二十旗對此總是樂此不疲，有這種即時的收穫，再苦再累也是值得。不過在打通了第三十層後，李洛也並沒有再繼續進行第三十一層的推進，主要原因是因為三十一層的難度開始劇烈的提升，如果試圖通過的話，必須第五部傾盡

全力，不惜代價的去推進，可眼下第三日的旗部之爭即將來臨，他們首要的事情還是保存實力，迎接大戰。畢竟如今青冥旗中，原本作為尖刀部的第一部，因為鍾嶺此前的衝動折損了許多的旗眾，這導致第一部實力大降，如果到時候再在旗部之爭上面遇見一個強敵，

那大概率是要輸的。

可旗部之爭一旦取勝，那獎賞，異常惹人眼紅。

沒有人願意放棄，包括李洛。

而在這樣的期盼下，所有人迎來了最為激烈的第三日。

煞魔大殿之前，人潮洶湧，氣氛沸騰。

四旗二十部，皆是在場。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帶著一點緊張的看向一側的山壁上，那裡的光芒不斷的交織著，因為接下來，將會進行第三日的旗部之爭分配。

旗部之爭，是每一次煞魔洞開啟的看點所在。

在這上面，各旗各部將會進行交鋒，這也算是增強競爭力，彼此磨礪。

而為了維護各旗的榮譽，各旗部也是會竭盡全力去戰鬥。

當然，也不只是榮譽，還有著實打實的獎勵。李洛也是在望著山壁上面交織的光幕，在他身旁，趙胭脂纖細玉手合攏，嫵媚動人的臉頰上浮現虔誠之色的祈禱著：「不要分配到前十的旗部！不要分配到前十的

旗部！」李洛忍不住的一笑，不過倒也理解，如今他們整個青冥旗的排名位居十四，不對，經過這一次煞魔洞的努力，他們的層數有所提升，三十層的進度，已經將排名

提升到了十三。

但那些排名前十的旗部，在經過這兩天的衝擊後，最差的都已經抵達三十四層，這之間的差距，還是不可忽視的。

當然，在李洛的估算中，只要不是遇見排名前五的頂尖旗部，其實他們應該還是有著一爭之力的。畢竟，雖說從實力來說，他可能算是二十旗中最弱的旗首，但他身懷九轉龍息煉煞術，還有三道「九轉之術」，所以如果最終真是要傾盡全力一搏的話，李洛也不

覺得能有多少旗部可以穩吃他。

在李洛心思轉動的時候，廣場上已是有此起彼伏的譁然聲響起。

因為分配的結果，開始出現。

李洛第一時間投向了光幕上，目光一掃，就見到了青冥旗那邊，而在第五部的對面，出現了一行文字。

「青冥旗第五部，對陣暗血旗第三部。」

「竟然是龍血脈的暗血旗...」李洛怔了怔，這似乎不算是什麼好籤，在此前的排名上，暗血旗排名第九。

雖然說暗血旗第三部並非是其尖刀部，可其實力依舊不可小覷。

而在李洛怔然間，第五部中，已是傳來了諸多哀嚎之聲，眾多旗眾罵罵咧咧，這個籤對於他們而言，的確算是有點倒黴了。

「完蛋了。」

趙胭脂也是有點沮喪，她這裡還祈禱著不要分配到前十的旗部，轉眼就給你來了一個排名第九的暗血旗。

一旁的李世與穆壁也是搖搖頭，相視苦笑。

李洛笑著安撫道：「只是暗血旗第三部而已，又不是暗血旗的尖刀部。」

趙胭脂道：「咱們也不是青冥旗尖刀部啊。」

「真是倒黴，第一部那邊倒是分配了一個好對手，我感覺咱們被針對了。」她不忿的抱怨著。

李洛聞言，看了看光幕上第一部那邊，只見得第一部所遇見的對手，是龍角脈的風角旗第一部。

風角旗排名第十七，比他們青冥旗還低一些。

不過鍾嶺他們此前人員折損厲害，即便休整了一日也未能完全恢復，所以此次遇見了風角旗第一部，最終結果如何也不好說。

當然，比起遇見了暗血旗的他們，第一部肯定也算是運氣不錯了。

第五部這邊的哀嚎，也是引得青冥旗的二三四部投來了同情的目光，在此次的分配中，他們青冥旗五部，的確是要以第五部這邊遇見的對手最難纏。

鍾嶺面色不變，但那眼神深處卻是掠過一抹竊喜之色，其實這一天中，他也在為此前的衝動而後悔，不過後悔改變不了任何的事情，所以他也只能接受苦果。

但好在的是，這第三日的「旗部之爭」結果還不壞。只要他這次能夠擊敗「風角旗第一部」，那麼這一次的煞魔洞也還算是圓滿，而反觀李洛那邊，他們大概率會被暗血旗血虐一通，想必這會挫傷李洛的銳氣，也會

讓得氣勢開始旺盛起來的第五部認清現實。

對於那些諸多情緒各異的視線，李洛的神情倒是沒有任何的波瀾，他的目光順帶著看了一眼其他四旗。

由鄧鳳仙率領的金光旗第一部，對上了龍骨脈最強的璃骨旗第一部，這兩者實力不相上下，都是處於第一梯隊，若是較量起來應該是有一場驚天大戰。

李鳳儀率領的赤雲旗第一部，則是遇上了龍鱗脈的地鱗旗第一部，雙方的實力，是前者更勝一籌，所以這一場不出意外的話應該會是赤雲旗第一部取勝。

李鯨濤率領的紫氣旗第一部，對戰龍骨脈的巖骨旗第五部，這簡直毫無看點，因為後者是二十旗百部中最弱的那一檔。

而在李洛看著光幕時，察覺到遠處有目光投來，他迎著看去，便是見到李鳳儀與李鯨濤對他這邊投來了擔憂的視線。

顯然，他們也是見到了青冥旗第五部此次的分配對手。

李洛對著他們回以笑容，示意不必擔憂。

「胭脂，有暗血旗第三部的情報嗎？」李洛轉頭對著趙胭脂問道。趙胭脂剛欲說話，一旁的李世卻是接過了話頭：「暗血旗第三部的旗首名叫李統，我與他倒是認識，他也是出自李氏一族的旁系，不過比起我這邊卻是好上太多

，他之前是金煞體的境界，但磨練程度比鍾嶺還強，聽聞他曾試圖衝擊琉璃煞體，只是最終失敗，所以現在應該在嘗試凝鍊「煞罡」，直入極煞境。」

「此人身懷八品地蛟相，掌握六轉龍息煉煞術，雖說在天驕如雲的龍血脈中，李統只能算做中流層次，但其實力依舊不可小覷。」

「暗血旗第三部在其內五部中，實力不及第一部，可卻勝於其他三部，論起整體實力，也要比咱們第五部強上許多。」李洛微微點頭，煞體境三重，銀煞體，金煞體，琉璃煞體，這是打磨肉身的階段，但絕大部分的人都只能夠達到金煞體的層次，然後就只能放棄繼續打磨，轉而

凝鍊煞罡，嘗試衝擊極煞境。唯有一些天賦卓絕者，才能夠修煉出琉璃煞體，接著在達到這個境界後再去嘗試凝鍊煞罡，這樣一來，不僅底蘊會更強，而且最終戰鬥力也會比那些從金煞體就

突破到極煞境的人更高。

「大家不必沮喪，對手雖強，但我們也不至於未戰先怯，那樣的話，也太丟了青冥旗的臉面。」

「而且，換個角度想，若是能勝過這樣的對手，不也是咱們第五部揚名的機會嗎？輸了不虧，贏了血賺！」

李洛衝著眾人笑道，給他們鼓舞打氣。

見到戰意昂揚的李洛，第五部旗眾面面相覷，最終還是振作了一些，畢竟第五部跟以前也不一樣了，他們有了一位掌握「九轉煉煞術」的旗首，一切皆有可能。

正如李洛所說，這樣的強敵，打不過算是理所應當，可若是一個不小心取勝了，那就妥妥的賺大了啊。

輸了不虧，贏了血賺。

這是好買賣。

在其他旗眾士氣漸漲時，唯有趙胭脂沒好氣的白了李洛一眼。真是信了你個邪，這個大忽悠。

第七百七十四章李清風，李紅鯉

最新章節！

當龍牙脈煞魔峰這邊因為新出的「旗部之爭」結果而沸騰不休時，那極為遙遠的龍血脈的煞魔峰中，同樣熱鬧。

龍血脈四旗，雲集於此，氣氛沸騰。只不過與龍牙脈那邊的雜亂相比，龍血脈這裡則是要顯得從容許多，四旗旗眾皆是面帶笑容，無論遇見什麼對手，都未曾顯露絲毫的慌亂，反而還有模有樣的與

周圍的旗眾做著點評或者下注猜測。

視線越過那黑壓壓的人海，投向了這座廣場的前方右側臨淵之處，有一座石亭，石亭中，四道人影端坐，品茶閒聊。

三男一女。三男又以居中男子最為出彩，他身材高大挺拔，面容英俊，身穿玄衣，其臉龐上始終帶著溫煦的笑容，說話時，聲音不急不緩，猶如清風徐徐，給人一種莫名的

安穩信賴之感。

在他腰間兩側，各佩著刀劍一柄，隱隱間，有不凡的凌厲氣勢自其中散發出來，引得虛空微微波蕩。

男子端著茶杯，面帶微笑，那般氣質，有著難掩的尊貴之感。

而此人，正是如今龍血脈金血旗的大旗首，李清風。作為龍血脈脈首嫡系後輩，他無疑是擁有著顯赫的身份，而同樣他所顯露出來的天賦與成就，也堪稱是天龍五脈這一代之最，據說，就連那位龍血脈的掌山脈首

，都對其有諸多的青睞與重視。而石亭中，除了李清風外，還有一名女子也格外的引人注意，她身穿精緻華貴的紫色衣裙，其上繡著一尾栩栩如生的紅鯉，她有著極為嬌豔的容顏，肌膚白皙如

雪，眼眸靈動，顧盼之間，宛如清澈溪流間紅鯉的遊動，充滿著特殊的韻味。

雖說女子總是唇角帶著笑意，但眼眸流動間，卻是有一種高傲在散發，這種高傲，似是來自其骨子裡一般，令得她如同高嶺之花一般，常人不敢接近。

她叫李紅鯉，乃是龍血脈四旗之一的紫血旗大旗首。

在這天龍五脈中，曾有戲言，二十旗中有雙嬌，龍鱗陸卿眉，龍血李紅鯉。

那陸卿眉指的便是龍鱗脈聖鱗旗大旗首陸卿眉，而龍血李紅鯉，就是眼前這一位了。

而若是論起容顏的話，這李紅鯉的確是有絕色之姿，通體散發的那份高傲尊貴感，也是令人有自慚形穢之感。

石亭內的另外兩人，便是龍血脈四旗之中的另外兩位大旗首。

銀血旗大旗首，金鳴。

暗血旗大旗首，李鷺。

四人似是在品茶笑談，不過更多還是李清風在開口，而每當他說話時，其他三人皆是仔細傾聽，顯然對其頗為信服甚至於敬畏。

即便是那位絲毫不加掩飾自身冷傲氣質的李紅鯉，都是眼波流轉，唇角含笑的注視著李清風那英俊的面龐。

這位在天龍二十旗中有極高名氣的貴女，明顯是對李清風有一些傾慕之感。

「此次的旗部之爭分配結果出來了啊。」李清風端著茶壺，與三人斟滿，他聽著廣場上的諸多喧鬧聲，聲音溫和的笑道。

不過雖然這樣說著，但他的目光卻並未看向那顯露結果的光幕一眼，這般模樣，似乎是對金血旗將會遭遇什麼對手毫不在意。

「只要老大不遇見那聖鱗旗的陸卿眉，這旗部之爭屬實看點不多。」在那一旁，銀血旗大旗首金鳴笑著說道。「遇見了又如何？那陸卿眉被清風哥壓制這麼久，也沒見她什麼時候超了上來。」李紅鯉一隻纖細玉手握著茶杯，眸光掃了金鳴一眼，似是因為他提起了某個名字

，令得她有些不愉。金鳴乾笑一聲，整個二十旗誰不知道李紅鯉與陸卿眉始終在別苗頭，當然主要還是李紅鯉這邊，她性格冷傲，出身尊貴，同樣是有嫡系血脈在身，家中有長輩擔任龍血脈高層，所以在整個天龍五脈的同輩中，也就唯有李清風能令她信服，而陸卿眉雖然出自龍鱗脈，實則是外系之人，但其天賦的確是驚豔，其所率領的聖

鱗旗，乃是僅次於李清風所率領的金血旗的旗部。

二十旗中，聖鱗旗排名第二。

而李紅鯉所率領的紫血旗，則是位居第三。

為了這個排名，李紅鯉與陸卿眉也算是交手多次，但始終被壓一頭，這無疑讓得這位性格冷傲，出身尊貴的貴女心中極為不爽。

「陸卿眉的確不凡，龍鱗脈的「天龍鱗甲術」已被其修成，真要全力交鋒起來，我也需費好一番手腳。」李清風聲音溫和的笑道。

「哼，我也修成了龍血脈的「龍蓮術」，未必就破不了她那天龍鱗甲。」李紅鯉聲音清冷的道。

「哈哈，紅鯉你的本事毋庸置疑，如果不是咱們龍血脈有老大在，恐怕咱們都得叫你一聲大姐頭，以你為首。」那暗血旗大旗首，李鷺笑著奉承道。

「那倒是怪我搶了紅鯉的風頭了。」李清風也是點點頭。聽得兩人捧場，李紅鯉散發著貴氣的嬌豔臉頰上方才有一抹笑顏浮現，她先是白了李鷺一眼，然後道：「清風哥的能力我是服氣的，在我看來，他的天賦不遜色於

當年龍牙脈的李太玄，未來咱們龍血脈的大院主，說不得清風哥也是有著機會。」聽她提起那個名字，在場幾人神色皆是一動，李太玄在這天龍五脈近百年內，算是一段傳奇了，當年有他在時，龍牙脈是何等的風光，李太玄所去處，不論是青

冥旗還是龍牙衛以及之後擔任青冥院大院主時，都算是五脈之最。那時候的龍血脈，被這驚才絕豔之人真是壓得沒有半點的脾氣，甚至有人說，如果李太玄一直留在龍牙脈，如今的他，說不定已是有衝擊王級的資格，那時，龍

牙脈的強盛，甚至會蓋過身為掌山一脈的龍血脈。

「太玄叔父我可不敢去比，紅鯉你莫要捧殺我。」

李清風笑著搖搖頭，旋即眼神微動，道：「說起來，那位太玄叔父的血脈前些時候歸了龍牙脈，如今是進了青冥旗？」

「嗯，似乎是叫做李洛，聽聞他進入青冥旗的第一天，就通過了九轉龍息考驗，獲得了九轉龍息煉煞術。」銀血旗的金鳴大旗首回道。

「倒是有些天賦。」李清風點了點頭。

「雖然有天賦，但卻沒什麼時運，他於外神州那種窮鄉僻壤之地蹉跎這麼多年，再好的天賦也被浪費得差不多了。」李紅鯉卻是有些不以為然，她對李太玄沒有什麼好感，因為她的父輩，當年被李太玄屢屢挫敗，幼時時常聽見父輩不甘的咒罵，她耳濡目染下，自然也是會受到

影響。

「我聽聞他如今不過只是小煞宮境，這份實力，如果不是因為其身份緣故，或許連擔任旗首的資格都沒有。」

金鳴與李鷺聞言，也是點了點頭，表示贊同。

小煞宮境的實力與他們之間，實在相差甚大，那李洛想要追上來，談何容易。

畢竟能夠進入二十旗並且在其中脫穎而出的人，難道就是什麼庸才了嗎？

在他們說話的時候，突然有旗眾自下方而來，來到了暗血旗大旗首李鷺身後，在其耳邊悄聲說著些什麼。

李鷺神色浮現出一抹詫異，揮手將人遣退，然後他帶著一些莫名的笑意看向李清風，李紅鯉。

「剛才接到消息，我們暗血旗第三部，似乎遇見了青冥旗第五部，那位李洛，就是第五部的旗首。」

三人聞言也是一怔，旋即各自一笑。

李紅鯉有些戲謔的道：「李鷺，當年李太玄壓得我們龍血脈上下沒有脾氣，這一次，就得靠你們暗血旗來為我們找回顏面了。」

李鷺啞然失笑，雖然他知道李紅鯉是在戲言，但還是捧場的點點頭。「我會吩咐第三部那邊，好好的招待一下這位從外神州歸來的族弟的。」

第七百七十五章對陣

最新章節！

「旗部之爭的場地，是如何選擇的？」

當各旗部的對陣名單出來後，李洛也是鼓舞起第五部的士氣，做好進入準備的同時，也是在問著趙胭脂。

「如果雙方間有一方的進度是處於三十五層之下，那麼戰鬥的場景會安排到進度更低的一方。」

「比如咱們青冥旗現在是衝擊三十一層，那麼場地就會選擇在三十一層這邊，而不是更高的暗血旗那邊。」「而等推進進度超過三十五層的話，場地會直接變成雙方對決，就不會再有煞魔出現，以免對雙方造成幹擾，畢竟越是往後，煞魔也就更強，那會對雙方造成極大

的影響。」趙胭脂耐心仔細的回答。

李洛點點頭，也就是說接下來他們的場地會是在三十一層中。

「準備進入吧。」

而後他對著身後眾多第五部旗眾說了一聲後，便是不再猶豫，率先邁入能量漩渦之中，身影迅速消失不見。

見到李洛動身，趙胭脂，李世，穆壁三人對視一眼，皆是一咬牙，跟了上去。

終歸就是輸一場罷了，以前又不是沒輸過。

其後第五部旗眾也是如潮水般的跟隨而上。

隨著最後一名第五部旗眾消失後，青冥旗其他四部方才收回視線，他們的眼神中，皆是帶著遺憾與同情。

暗血旗第三部，這種排名前十的旗部，就算是青冥旗第一部人員齊聚的情況下，都很難與之抗衡，第五部與他們遭遇，此次大概率怕是沒了。

唯有鍾嶺，此時方才慢悠悠的站起身來，眼眸深處帶著一絲舒坦笑意，揮了揮手，帶著第一部動身而去。

...

當名為李統的旗首率領暗血旗第三部進入三十一層所在的空間時，他目光打量著眼前這片山嶽，其中雲霧繚繞，密林間可見許多遊蕩的煞魔身影。

李統身軀魁梧，面龐顯得異常的兇橫，眼中也時不時有戾氣浮現。

「呸。」

他對著地上吐了一口濃痰，罵罵咧咧的道：「真是晦氣，還以為能分到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玩玩，結果遇見了青冥旗這群廢物。」

「旗首，我們要直接去找他們嗎？」有手下的人問道。

李統搖搖頭，道：「我沒興趣跟他們玩捉迷藏的遊戲，我們直接對著煞魔首領的方向推進，然後將它給解決掉。」

「我們去對付煞魔首領，豈不是會便宜了他們？萬一他們躲在暗處當漁翁怎麼辦？」

李統嗤笑一聲，道：「憑他們，還想當漁翁？」

他搖了搖頭，道：「這是老大發的話，他讓我們要贏徹底點，你們知道對面那一部的旗首是誰嗎？」

不待其他人回答，他便是饒有興趣的道：「是那位青冥院大院主李太玄的兒子，名字叫李洛，據說以往一直生活在外神州，前些天才歸了龍牙脈。」

「李太玄之子，李洛？倒是聽說過點風聲，據說他前幾天通過了九轉龍息的考驗？」

「天資倒是不錯，可惜就是在外神州蹉跎了這麼多年。」

眾多暗血旗旗眾竊竊私語，李太玄締造的傳奇其實也並不算太過久遠，所以現在的二十旗也都還有印象。李統道：「這李洛如今只是小煞宮境的實力，這般實力如果在我們暗血旗，怕是連精英都算不上，他能成為青冥旗第五部的旗首，多半還是因為他這特殊身份的

緣故。」「而當年李太玄在時，他所在的青冥旗，把我們龍血脈四旗都壓出了心理陰影，李太玄我們不敢觸及，可如今他兒子回來了，倒是可以在他兒子身上稍微出點氣。

」「所以這一次，我們暗血旗第三部不僅要擊潰青冥旗第五部，而且還得將這原本屬於他們的三十一層獎勵都給吃掉，最好還是當著他們的面吃掉這份原本屬於他

們的東西。」

「若是能完成，往後咱們暗血旗第三部在龍血脈四旗中，也算是出名了。」

其他旗眾聞言，也是紛紛鼓譟起來，士氣大漲。

李統見狀，咧嘴一笑，不再多說，認清方向，大手一揮，便是一馬當先，一千五百旗眾如潮水奔騰而出。

所過之處，諸多煞魔紛紛被碾碎。

而李統這邊肆無忌憚的推進，所引發的動靜自然是不小，這也就導致同時進入第三十一層的青冥旗第五部有所察覺。

「看來咱們被小瞧了啊。」李洛眺望著被迷霧籠罩的遠處，笑了笑，一般來說，兩支旗部進入這種環境，總歸還是要隱藏自身，畢竟暗處總歸比明處要更有一點優勢，但那暗血旗第三部卻

完全沒有這種打算，那一千多道相力升騰，擺明就是故意將他們所在的位置暴露。

這說明他們對自身有很強烈的自信。

「他們的方向，似乎是衝著煞魔首領所在之處去的。」李世說道。

「他們難道打算先吃掉煞魔首領，再來對付我們？」穆壁也是皺眉。

「龍血脈的人，總是這麼高傲。」趙胭脂嫵媚的臉蛋上浮現出怒意，對方此舉，當真是囂張霸道到極點，這幾乎是將他們視為無物。

李洛倒是並不在意，反而是笑道：「這不挺好的麼，有人幫忙解決煞魔首領，我們坐等收場吃肉，這種好事哪去找？」

眾人勉強一笑，話是這麼說，可對方此舉，明顯是打算煞魔首領和青冥旗第五部都要吃，他們想要去搶肉，還得看能不能搶得到。

畢竟暗血旗的實力，的確不可小覷。

李洛也知曉他們心中的顧慮，畢竟青冥旗疲弱多年，早已沒了當年稱雄二十旗的那種心氣，不過這急不得，總還是得一步步來。

而所謂的心氣與自信，不就是需要一次次的挫敗強敵後，方才能夠積累起來的嗎。

李洛揮了揮手，道：「穩定推進，不搶速度，有好人幫我們吸引火力，那就讓他們好人當到底吧。」

於是接下來第五部也是開始向前推進，不過與暗血旗那邊的肆無忌憚相比，他們就收斂了許多，儘可能不暴露自身方位，然後一步步的推進。

接下來的時間，倒是乏善可陳，其中也並沒有過多的驚險。

兩個時辰，悄然流逝。

直到第五部開始接近煞魔首領所在的區域時，那山脈深處突然爆發出了極為狂暴的能量波動，整座大山仿佛都是在微微的震動。

李洛揮手示意部隊停下腳步。

「他們在與煞魔首領交手了。」趙胭脂說道。李洛點點頭，這三十一層的煞魔首領實力不弱於大天相境，即便是他們第五部出手，也得與其苦鬥一番，暗血旗第三部實力雖說不弱，但想要解決掉對方，也是

需要一點時間。

「旗首，我們要趁現在上去嗎？」李世發問。

李洛搖搖頭，道：「對方應該有所準備，此時上去，說不定會被拉入戰鬥之中，到時候萬一出現變故，或許就是我們獨自面對暗血旗與煞魔首領。」

「第五部，做好「合氣」準備。」

李洛微微沉吟，下了命令。

大戰，應該馬上就會爆發了。

聽到李洛的聲音，第五部旗眾立即結印，運轉龍息煉煞術，頓時一道道相力於密林間悄然的升騰起來。

李洛也是運轉「歸一訣」，隨時準備進入合氣狀態。

轟轟！

遠方山林深處中，狂暴的能量洪流不斷的爆發，驚雷之聲，震動百裡。

那裡的戰鬥，似乎比想像的更為激烈。

而這般動靜，持續了足足十數分鐘。

當李洛等人見到一道雄厚的地煞能量沖天而起時，他們明白，煞魔首領已被暗血旗所斬殺。

轟！

而也就是在這一刻，有一道如流矢般的能量洪流貫穿天際，直接是將前方的密林盡數的撕裂開來，然後對著第五部所在的方向暴射而至。

李洛眼神微凝，心神一動，瞬間進入「合氣」狀態，同時催動磅礴的能量，一道能量洪流直接迎了上去。

轟隆！

能量衝擊波肆虐開來，將附近的大樹連根拔起，飛沙走石。

而伴隨著那道能量流矢而來的，還有著一道如驚雷般的囂張笑聲，於山林間響起。

「哈哈，等你們半天，也不敢進場。」「你們青冥旗真是如人所說，不過只是一個混子旗部！當年李太玄賺的臉面，當真是被你們丟光了！」

第七百七十六章戰李統

最新章節！

當那道囂張大笑聲如雷鳴般自遠而至時，第五部旗眾臉龐上都是有著一抹怒氣浮現出來，這暗血旗，當真是張狂。

李洛倒是饒有興致的望著那一片狼藉的山脈深處，只見得那裡有上千道人影浮現，這些人影看似站位散亂，實則具備著一種特殊的規則性。

雄厚如湖泊般的能量，蕩漾在那上千人上方，而在那磅礴能量中央的位置，一道魁梧人影凌空而立。

他手持一柄金環大刀，大刀之上銘刻著玄異的紋路，刀身之上，隱隱間似是有金色的豎痕若隱若現，刀尖處有異常兇悍的刀芒吞吐，刀芒之內，仿佛有一頭血紅的狼影在仰天咆哮。

此人，應該就是暗血旗第三部的旗首，李統。

李洛心中閃過李統的信息，對方的實力與鍾嶺一般，都是金煞體的境界，不過李統明顯相力要更為雄厚一些，或許正如李世所說，這李統在試圖凝鍊琉璃煞體失敗後，已經開始在衝擊極煞???????????????境。

「你就是李洛？」當李洛在打量著李統時，後者那閃爍著兇戾的目光，也是鎖定在李洛身上，當即獰笑道。

李洛點點頭，心念一動，由第五部旗眾匯聚而來的磅礴能量，便是將他身影馱負而起，登上半空。

「李統旗首還真是好心腸，竟然還幫我們將這煞魔首領給收拾了，不過看樣子，你們也折損了一點人手吧？」李洛掃了一眼暗血旗第三部右側有些殘缺的陣型，顯然，為了解決那隻煞魔首領，對方也是付出了一點代價。

李統聞言，頓時怒笑出聲：「想用老子打白工，你也配？」

「李統，嘴巴放乾淨點。」此時一旁的李世冷聲道。

李統瞥了李世一眼，譏笑道：「李世，你不是說青冥旗第五部旗首的位置遲早是你的嗎？怎麼現在反而成了一個小煞宮境的手下？你以前的傲氣呢？還是說一個小煞宮境就能夠將你折服？如果是這樣，你以前還跟我裝什麼清高。」

李世眼神含怒，還欲說話，卻是被李洛揮手阻止了下來。

「與這種人沒有逞口舌之爭的必要，只要將他踩下去，他的嘴巴自然會緊緊的閉上。」李洛笑道。

而那遠處的李統，眼中兇光閃爍起來，寒聲笑道：「本事沒李太玄強，這不可一世的氣焰倒是學了個三分。」

「也罷，你爹當年壓了我們龍血脈那麼多年，今天，就先從你李洛身上收點利息！」

話音到此，李統一聲長嘯，只見得四周那磅礴能量如道道雲霧般升騰而起，他手中金環大刀，也是揮舞起沉重的軌跡，而後陡然劈下。

下一瞬，數道百丈巨大的刀光斬碎長空，裹挾著極端凌厲，霸道的兇悍之氣，直接就對著第五部所在的方向怒斬而下。

那些刀光，每一道都蘊含著足以媲美天相境強者的力量。李洛面容平靜，手掌一抬，那由第五部旗眾凝聚而來的強悍能量立即呼嘯而來，伴隨著其心念轉動間，於前方半空中形成了一面巨大的水光之鏡。

水光之鏡光彩奪目，似是可倒映天地萬物。

刀光呼嘯而至，直接與鏡面相撞，可就是那一瞬，鏡面之中，竟然也是有相同的刀光噴薄而出，與其對碰。

轟！

凌厲刀光肆虐，將虛空都是絞得震蕩起來。

這一交鋒，李洛就察覺到了對方的力量之強，按照他的感應，這暗血旗第三部的「合氣」之力，再配合李統自身的實力，其力量等級已是不遜色大天相境中期的強者。

而他們這邊，經過這兩日的諸多戰鬥，對於第五部的「合氣」強度，他已經有清晰的認知，那頂死是大天相境初期。

不過，雖說力量上面有所差距，但李洛身懷「九轉龍息煉煞術」，卻是能夠藉此作為增幅，???????????????將雙方間的距離拉近許多。

這二十旗的所謂「合氣」，諸多旗眾的作用只是提供力量，而如何去將這股力量發揮到極致，那麼就得看各自旗首的本事了。

「九轉龍息煉煞術果真是有些門道，不過你我之間實力差距這麼大，縱然是九轉龍息煉煞術，也救不了你！」

那李統見到李洛擋下他一擊，冷笑一聲，而後他五指緊握那金環大刀，一步踏出，腳下虛空震蕩，他那大刀之上，卻是有光影升騰起來，那似乎是一頭血紅的巨狼，其張開獠牙巨嘴，露出尖銳牙齒。

「龍將術，血狼牙！」

伴隨著李統森冷喝聲響起，那刀光也是陡然揮下，那一瞬，天地仿佛都是變得暗紅了起來，一道百丈龐大的血紅刀光劃破長空。

那刀光之中，血狼奔騰，獠牙與刀光似是融合在了一起。

一刀劈下，這片山林都直接撕裂開了一道數百丈長的深深溝壑。

這李統固然性格囂張兇狠，但這份本事，倒的確是不差。

第五部這邊，趙胭脂，李世，穆壁等人面色皆是出現了變化。

李洛也感應到了李統此次攻勢的兇悍，對方顯然是打算藉此直接擊垮第五部的士氣，徹底結束這場旗部之爭。

「倒是想得天真。」

李洛笑了笑，此次旗部之爭，正好是第五部顯露崢嶸，凝聚自信心氣的時候，這暗血旗第三部，是一個很好的磨刀對象。

若是能夠擊潰他們，第五部在青冥旗內的地位將會直線上升。

甚至於其他旗，也會對他們青冥旗第五部刮目相看。

李洛手掌一握，金玉玄象刀出現在其手中。

「第二重象神力！」

「雷鳴體，二重雷音！」伴隨著李洛心中自語聲響起，金玉玄象刀頓時嗡鳴震動起來，下一刻，磅礴蠻橫的力量如古老巨象奔騰而來，灌入李洛雙臂，直接是令得其雙臂粗壯起來，青筋如蚯蚓般的攢動，狂暴的力量加持而來。

轟轟！

同時李洛體內兩道雷音在迴蕩，雷音過處，血肉仿佛是變得滾燙了起來，他的肉身在此時迅速的獲得增強。

第二重象神力的灌注，甚至已經被李洛完全的承受了下來。

感受著肉身的增強，李洛深吸一口氣，刀身揮動間，似是能夠更加輕易的將「合氣」之力調動起來。

他眼神平靜的注視著那奔騰而來的血狼刀光，那股兇煞之氣，猶如狼煙般直衝雲霄，連天際雲層都被染成了紅色。

他單手結印，體內相力開始如洪流般的消失，最後於他刀身上凝集成了一面黑龍旗。

李洛手中玄象刀直接對著???????????????前方劈斬而下。

頓時虛空直接是破裂開一道幽黑的痕跡，下一刻，滾滾冥水席捲而出，緊接著一條栩栩如生的巨大黑龍御水而出，裹挾著濃烈的威壓之氣，直接是對著那咆哮而來的血狼刀光拍殺而下。

【目前用下來，聽書聲音最全最好用的app，集成4大語音合成引擎，超100種音色，更是支持離線朗讀的換源神器，換源app】

龍爪之下，虛空仿佛出現了層層扭曲。

這一次，輪到暗血旗第三部那邊齊齊色變。

李洛的反擊，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恐怖！

「旗首，那是封侯術！」有旗眾厲聲大吼。

「廢話，老子認識！」

李統面色陰沉，那黑龍冥水一出現所帶來的威壓，絕非是尋常龍將術可比，這個李洛，還真是有些能耐，不僅掌握了九轉龍息煉煞術，還修成了一道封侯術！

不過，他對此也並非是全然沒有準備。

李統深吸一口氣，陰沉沉的聲音響徹在暗血旗第三部每一個人的耳邊：「準備秘法，養「龍狼」！」

眾多旗眾聞言，神情一凜，而後立即結印，體內相力凝聚間，最後化為一縷縷暗紅之氣自天靈蓋升騰而起。

李統深吸一口氣，那諸多暗紅之力匯聚而來，形成了一顆血紅光球，他手握光球，隔空一按，光球便是出現在了那血狼刀光之前，其內的血狼張開巨嘴，一口將其吞沒了下去。

嗷！

隨著血狼吞下血紅光球，只見得其原本百丈左右的軀體在此時迅速膨脹，狼身之上，竟是有血紅的龍鱗生長出來，狼爪也是變得更為的尖銳。

短短數息，這頭血狼，仿佛就是進化成了一頭氣勢滔天的「龍狼」。

而此時，黑龍駕馭著冥水鎮壓而下，血紅的「龍狼」仿佛也是擺脫了那種特殊的威壓之感，咆哮著化為滾滾血紅洪流，碾碎虛空，在那兩部數千旗眾緊張的注視下，雙龍於半空中，悍然相撞。

第七百七十七章顯露崢嶸

最新章節！

轟！

驚人的能量風暴於半空中肆虐開來，兩部所有旗眾都是目光死死的盯著那碰撞之處。

只見在那源頭處，駕馭著冥水的黑龍與巨大的龍狼廝殺在一起，彼此間兩股狂暴的能量不斷的侵蝕。

雙方都是在迅速的出現傷勢，然後被撕裂出一道道猙獰傷痕。

只不過傷痕中並沒有血跡流淌，只有無數能量光點飄散而出。雙方的廝殺，顯然還是冥水黑龍更勝一籌，畢竟這是來自李洛所施展的封侯術，再加上青冥旗第五部旗眾的「合氣」加持，其威力就算是實力達到大天相境中期的

強者，也得暫避鋒芒。

但現在那「血紅龍狼」顯然是退不得，雙方撕扯在一起，捲起能量風暴，肆虐山林間，無數大樹被連根拔起，破壞力異常驚人。

雙龍廝殺持續了數分鐘左右，最終伴隨著冥水黑龍龍爪帶起腐蝕性極強的黑光，洞穿「血紅龍狼」頭顱時，後者瞬間爆碎成了漫天光點。

而雖說擊潰了血紅龍狼，但「冥水黑龍」似也是強弩之末，不過其依舊裹挾著最後餘力，衝向了暗血旗第三部所在。

李統面色有些難看，顯然是沒想到他們暗血旗第三部在使出了秘法後，依舊沒能抵擋下李洛這一擊。

不過好在那「冥水黑龍」也已是力竭。

他一掌拍出，只見得滾滾能量化為巨掌，直接對著那虛幻許多的「冥水黑龍」砸下。

音爆聲滾滾。

然而，就當其能量巨掌拍來那一瞬，「冥水黑龍」突然張開了龍嘴，龍嘴內，仿佛是有一道璀璨的刀光暴射而出。

那竟然是一道高速旋轉的刀輪！

刀輪釋放著驚人的切割，撕裂之力，以一種迅雷之勢，瞬間劈碎了能量巨掌，然後對著暗血旗第三部旗眾所在處呼嘯而去。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李統面色劇變，此時他哪還不知道，這是被李洛陰了！

這傢伙，竟然在這道封侯術之中，還隱藏了一道威力不弱的龍將術！

這相術之間的配合，倒是玩得有點爐火純青！

璀璨刀輪速度太快，即便是李統也是未能反應過來，他只能憑藉本能，運轉「合氣」之力，在暗血旗第三部旗眾前方，形成了一道能量屏障。

咻！

刀輪呼嘯而至，直接是劈斬在那能量屏障之上，漣漪劇烈的綻放，擴散。

數息之後。

能量屏障轟然破碎。

璀璨刀輪雖說被消耗了一些，可依舊聲勢不減，然後在李統暴怒的注視下，轟進了暗血旗第三部旗眾之間。

噗嗤！

眾多旗眾瞬間吐血倒飛，一些倒黴者當場就重傷退場，場中一片狼藉。

短短片刻間，暗血旗第三部便是減員上百旗眾。

青冥旗第五部這邊，頓時爆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所有旗眾皆是神色激動，他們都沒想到，在與暗血旗第三部的交鋒間，竟然是他們率先取得如此戰果與優勢！

「李洛！」

李統暴怒，眼瞳中兇戾之氣猶如實質一般的升起，導致他那有些兇橫的面龐都變得扭曲了起來。

他同樣沒想到這個結果。

原本他們暗血旗第三部是抱著戲耍玩弄青冥旗第五部的心態，可如今玩弄不成，反而率先受損。

如果這個結果傳回去，他們暗血旗第三部必然會成為龍血脈中的笑柄，那個時候，身為暗血旗大旗首的李鷺也饒不了他們！

一念至此，李統眼中兇光爆閃，厲喝響起：「暗血旗第三部，不想成為龍血脈的笑柄，那就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

他眼神兇狠，手中金環大刀直接對著大拇指斬了下去，鮮血濺射間，手指脫離而出。

而暗血旗眾多旗眾也是一咬牙，掏出匕首，對著手臂割了一刀，頓時有鮮血一滴滴的升空而起。

這些鮮血以李統斷指為源頭，迅速的匯聚而去，同時這片區域的「合氣」能量也是在如洪流般的灌注而來。

於是，那截斷指仿佛是具備了生命力一般，開始蠕動，膨脹起來，短短不過十數息的時間，便是化為了一頭數百丈左右的血肉軀體。

那血肉軀體生有龍首，卻是一副狼軀，身軀上布滿著暗紅鱗片，滾滾兇煞之氣瀰漫出來，宛如是形成了濃鬱血霧。

恐怖的威壓排山倒海般的散發出來，引得虛空都是在扭曲。

這龍狼與先前李統所施展的有些相似，只不過這次的龍狼，不僅更為的栩栩如生，猶如活物，而且，它生了兩個龍首。

兩隻龍頭獠牙森森，鮮紅的涎水順著利齒滴落，將地面腐蝕。

「旗首小心，這是暗血旗的成名秘法之術，「雙頭血龍狼」！」趙胭脂緊張的聲音在此時傳入了李洛耳中。

李洛雙目微眯的望著那成形的龐然大物，這所謂的「雙頭血龍狼」所散發出來的兇煞以及威勢，感覺都隱隱的逼近了大天相境後期的層次。

這暗血旗，的確是有幾分能耐。「李洛，能夠將我暗血旗的絕殺之術逼出來，也算是你有本事了。」李統面龐有些異樣的潮紅在湧動，周身相力卻是在逐漸的虛弱，而且諸多暗血旗第三部的旗

眾，神色也是在出現萎靡。

顯然，施展出這般絕殺之術，對於暗血旗第三部而言也是巨大的消耗。

但沒辦法，這一戰他們不能輸，輸了不僅沒辦法對暗血旗大旗首李鷺交代，而且還會令得他們暗血旗第三部成為龍血脈的笑柄。

李洛望著李統那兇狠的眼神，微微點頭，道：「你們這「雙頭血龍狼」，的確是有點門道。」

「還在強裝鎮定？還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準備帶著你們青冥旗第五部給我滾蛋吧！」李統對於李洛那平靜的眼神卻極為的不爽，森然道。

李洛聞言，笑著搖了搖頭，道：「你真就覺得吃定了我？」

「不然呢？李洛，你天賦的確不凡，不過可惜，怪就怪李太玄將你生在了外神州！」李統冷笑道。

李洛淡淡的道：「你似乎是忘記了，掌握了九轉龍息煉煞術的人，是能夠獲得一道「九轉之術」的。」

李統神情微微一滯，旋即寒聲道：「少給我裝樣，「九轉之術」威能固然強橫，可你才獲得幾天時間？怎麼可能將其掌握！」

「以後怎麼樣我不管，但今天，你們必被我暗血旗第三部斬下！」

話音落下，他抬起手指，指向了李洛。

吼！

雙頭血龍狼血紅如燈籠般的眼瞳立即鎖定李洛，下一刻，震耳欲聾的龍吟聲響起，那龍吟聲中，又夾雜著狼嘯之音。

轟！

雙龍血龍狼破空而出，裹挾著滔天殺伐之氣，猶如毀滅巨獸一般，直衝青冥旗第五部而去。

所過之處，大地崩裂，虛空震顫。

眾多青冥旗第五部旗眾面色煞白，眼中滿是驚懼。

「所有旗眾，靜心合氣，其餘的，交給我來！」而此時，李洛那平靜的聲音響起，撫平了所有人心中的恐懼。

於是他們深吸一口氣，運轉體內相力，一道道能量於他們體內升騰而起，匯入四周的能量湖泊之中。

李洛則是雙目微閉，雙手合攏，指尖有印法如殘影般的變幻起來。

四周磅礴的能量，開始對著他迅速的匯聚而來。

吼！雙頭血龍狼仿佛是化為赤紅煞氣洪流奔湧而至，那如風暴般衝刷而來的暴戾兇煞，令得青冥旗第五部旗眾皆是面龐慘白，即便是趙胭脂，李世，穆壁這些銀煞體

境的實力，都是呼吸凝滯起來，眼中有震撼流露。

片刻間，雙頭血龍狼已至青冥旗第五部前方。

一旦它衝進了陣型之中，青冥旗第五部必將付出慘重代價。

後方，那李統的眼中，已是有著狂喜之色浮現出來，雖說這一次有些驚險，但好在他依舊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接下來，他們暗血旗第三部，將會在龍血脈中聲名大噪。

而也就是在李統眼中湧動狂喜的時候，他似是見到遠處的李洛睜開了眼睛，然後他見到李洛嘴巴緩緩的鼓動了起來，隱約間，仿佛其內有無邊雷霆在閃爍。另外，在李洛身後，那磅礴的能量匯聚而來，竟是迅速的凝聚成了一條巨大無比的龍影，那龍影散發著一種神秘，尊貴之氣，在這種氣勢的威壓下，即便是雙龍

血龍狼，仿佛都是在此時凝滯了一瞬。

而後，那巨大龍影張開了龍嘴。

這一刻，有一股寒氣自李統腳底升起，直衝天靈蓋。

因為他想起了一道頗為熟悉的九轉之術。

「九轉之術，天龍雷息！」

而也就是在同一霎那間，他見到李洛與其身後那巨大龍影血盆大口中，有璀璨耀眼的洪流，咆哮而出。

那洪流之中，仿佛是無邊的雷漿，雷霆於其中瘋狂的跳動，釋放著無邊的毀滅之力。

雷漿龍息所過處，仿佛連天地能量都被消融，化為了虛無。

而同時化為虛無的，還有著先前那一頭散發著滔天煞氣的雙頭血龍狼。

這頭雙頭血龍狼在雷霆龍息的衝刷下，僅僅堅持了不到數息的時間，便是煙消雲散。

繼而，猶如洪流般的雷霆龍息去勢不減，在那李統以及暗血旗第三部驚駭欲絕的目光中，徑直的將他們盡數淹沒了進去。

數息後，待得雷霆散去時，只留下了漫山遍野的焦黑之色。而暗血旗第三部，已是不見人影。

第七百七十八章驚諸旗

最新章節！

龍牙脈，煞魔峰。

煞魔大殿前，人聲鼎沸。

四旗旗部此時已是陸陸續續的分出了勝負，而後退場來到大殿外進行著交流，有人歡喜，有人得意，也有人垂頭喪氣。

李鯨濤與李鳳儀也各自獲得了勝利，不過卻並未離去，而是率眾等在大殿外，他們的面色，都是有些凝重，目光時不時的投向大殿門口處巨大的能量漩渦。

他們在等待李洛那邊的結果。

「你覺得勝負會如何？」李鳳儀柳葉眉輕蹙，光潔白皙的臉頰上帶著擔憂之意。

李鯨濤想了想，道：「小弟天賦潛力都極佳，但他在外神州耽擱了一些時間，如果他能夠在龍牙脈中安穩修行一年半載的話，我想必定能夠脫穎而出。」

李鳳儀白了李鯨濤一眼，道：「你在說什麼廢話呢？我問的是以後嗎？」面對著強勢的二妹，李鯨濤只能無奈的道：「我覺得勝負關鍵，應該是小弟能否在這幾日時間中掌握「九轉之術」，那等秘術的威能你是知曉的，雖說他與李統間

的實力有極大的差距，可旗部的「合氣」之力又將雙方拉到了差不多的層次，這個時候，就要看雙方旗首的手段了。」

李鳳儀蹙眉道：「聽說那「九轉之術」頗為複雜，即便有機會學得，也需要不短時間才能掌握。」李鯨濤點點頭，開解道：「不用過於擔心，暗血旗本就強於青冥旗，所以就算小弟真輸了，也不會有太大的壓力，就當做是一次練習吧，龍血脈跟我們龍牙脈交

鋒不斷，未來這種事情不會少的。」李鳳儀暗嘆一口氣，嘀咕道：「金光旗那邊剛才勝過了龍骨脈的璃骨旗，如今鄧鳳仙氣勢更甚了，我還指望小弟能爭口氣，稍微將鄧鳳仙的風頭給搶回來一些呢。

」

李鯨濤好笑道：「咱們兩個當兄長姐姐的都沒這個本事，你好意思去指望小弟？」

李鳳儀白皙臉頰一紅，旋即叉著腰嬌蠻的道：「那又怎麼了？我小弟可是三叔的兒子，對他期望高點不行嗎？」

見到李鳳儀耍橫，李鯨濤趕緊閉嘴不言。而在那後方不遠處，金光旗旗眾正享受著周圍諸多崇敬的目光，鄧鳳仙坐在一塊石頭上休養生息，他周身相力劇烈的在沸騰著，那是因為此前那場大戰太過的驚

心動魄。

龍骨脈的璃骨旗實力極強，以往還壓了金光旗一頭，而這一次，金光旗總算是將場子找了回來。

鄧鳳仙看了一眼大殿門口外，目光微閃，他自然是見到了李鯨濤與李鳳儀，他們應該是在等待李洛的結果。

「老大，這李鳳儀他們看來還指望青冥旗第五部得勝歸來。」鄧鳳仙身旁，有金光旗的一位旗首戲謔笑道。「倒是異想天開，不提青冥旗第五部與暗血旗第三部之間的差距，即便真勝了又能如何，現在不是幾十年前了，如今龍牙脈四旗，當是我金光旗為首，再過得半

年，總旗首之爭將會開啟，那個位置，必然會是老大的。」另外一位旗首也是嗤笑道。聽得他們的言語，鄧鳳仙神色卻只是微微一笑，道：「李洛如果真能展現不俗本事，那對於龍牙脈四旗而言，也算是好事，畢竟往後我若是成為了龍牙脈四旗總旗

首，與其他四脈爭鋒，手下終歸還是需要有可戰之人。」

「哈哈，還是老大有遠見。」眾人紛紛贊道。

大殿右側的區域，是青冥旗的聚集地。

不過此時青冥旗四部氣氛皆是有些壓抑，雖說四部中有贏有輸，但最終他們並沒有順利的通過三十一層。

而身為尖刀部的第一部更慘，因為他們敗在了風角旗第一部的手中。

此時的鐘嶺，面色陰沉，眼中流動著怒火。

其實他們以往多次與風角旗第一部交手，幾乎次次獲勝，可就偏偏這一次，因為此前折損人員過多，導致實力受損，這才給了風角旗機會。鍾嶺能夠感受到，此時青冥旗其他三部旗眾投過來的目光，都是帶著一點隱晦的不滿之意，畢竟身為青冥旗的尖刀部，第一部往日的待遇，總是會得到一些傾斜

，但這份傾斜，如今卻並沒有取得如願的成績，反而是因為鍾嶺此次的衝動，導致被風角旗偷了一把。

那些視線雖然並不明顯，但落在鍾嶺的臉上，依舊是讓得他心中煩躁。

都怪那個李洛，氣得他有些失去理智。

不過還好，青冥旗五部此次都失利了，這倒是不至於讓他這裡的失敗顯得太過的突出。

而就在他這般想著的時候，那煞魔大殿前突然傳來了劇烈的能量波動，頓時引起諸多視線投射而去。

接著，他們就見到上千道人影自能量漩渦中湧了出來。

正是青冥旗第五部！

而當青冥旗第五部出現時，其中已是有旗眾忍耐不住激動的高聲喝喊起來：「青冥旗第五部對陣暗血旗第三部，最終是我們取勝，並且通關第三十一層！」

譁！

喝聲一出，四周的喧譁頓時寂靜了數息，龍牙脈數万旗眾的瞳孔仿佛都是微微放大了一瞬，然後面龐之上，就有震驚之意迅速的攀爬而出。

青冥旗第五部，竟然勝過了暗血旗第三部？！

早已等待於此的李鯨濤，李鳳儀聽到此話，皆是一怔，然後對視一眼，兩人的臉上，都是有著震動與驚喜如潮水般的湧出來。

不遠處的金光旗中，諸多旗眾也是一臉驚愕，即便是鄧鳳仙，都是雙目微微一眯。青冥旗這邊，第二，三，四部的旗首則是揉了揉耳朵，他們有點懷疑自己聽錯了，但旋即他們對視了一眼，各自捏了自己一把，那疼痛感讓得他們明白，這並非

是幻聽。

於是，數千旗眾頓時激動的高呼起來。

而在那排山倒海般的聲浪中，唯有鍾嶺的臉色，一點點的僵硬了起來。

...

砰！

而當龍牙脈煞魔大殿外歡呼如潮時，在那龍血脈的煞魔大殿外，暗血旗的大旗首李鷺則是面色充滿怒火的將手中茶杯狠狠的甩在地上，摔成一片粉碎。

他眼神震怒的望著前方身影狼狽的李統，有陰沉的聲音，從那牙縫間傳出來。

「你個廢物，你說你們輸給了青冥旗第五部？！」四周一片寂靜，石亭中的李清風，李紅鯉，金鳴三人，也是在此時緩緩的皺起了眉頭。

第七百七十九章天元錄，風華榜

最新章節！

面對著盛怒的李鷺，身形狼狽的李統收斂了此前面對李洛時的兇戾，吶吶的辯解道：「那李洛掌握了九轉龍息煉煞術，而且他還施展出了「天龍雷息」那一道九轉

之術，雖然我們竭力抵抗，但依舊不是他的對手。」

「不要找什麼理由了，最近十年內，你們是我們龍血脈第一個輸給青冥旗的旗部。」李鷺惱怒的道。

他感覺到面子極其難看，先前他還跟李清風，李紅鯉誇了口，說他們暗血旗會讓那李太玄的兒子替父還債，可這李統帶回來了的結果卻是狠狠甩了他一耳光。

畢竟這些年的青冥旗實在是衰落得不成樣，甚至連大旗首都遲遲未能競選出來，在結果沒出來前，恐怕沒人會覺得暗血旗會輸。

「算了。」李清風此時擺了擺手，笑容溫和的道：「輸就輸了吧，只是一次旗部之爭而已，而且李統也並非是完全沒有收穫，至少他探明了那個李洛還是有點本事的，畢竟，

能夠在短短數日內，將「天龍雷息」這道九轉之術修成，說明其天資頗為不凡。」

「倒也不愧是太玄族叔的兒子。」

李統聽見李清風為他開脫，頓時對李清風投去感激的目光。

李紅鯉嬌豔絕美的臉蛋卻是有些不置可否，道：「看來他獲得的九轉之術，就是「天龍雷息」了，倒是比較常見，算不得十三種九轉之術中的頂尖之類。」

李清風笑道：「你也太挑剔了一些，不管是否常見，天龍雷息都是九轉之術，威能不可小覷。」

「不過此次那李洛顯露的實力與手段，應該就是他的極限了，以他那小煞宮境的實力，能做到這一步，已經算是不錯了。」

李紅鯉冷豔高傲的臉頰上浮現嫣然笑容，道：「雖然有點光芒，但與清風哥相比，不過只是螢火與皓月而已。」

「咱們天龍五脈這一代，無人可搶你的鋒芒。」

李清風笑道：「紅鯉，你就莫要捧殺我了，天元神州之上，天驕數不勝數，其他天王級勢力中，也不乏驚才絕豔的人物。」「以老大的本事，即便是在這天元神州年輕一代中，頂尖之處，也有你的一席之地，未來那天元錄風華榜上，定然少不了你的名字。」那銀血旗大旗首金鳴，也是

在此時笑著吹捧道。聽到風華榜三字，李清風眼中倒是有一抹光彩浮現，所謂的天元錄，乃是金龍寶行天元神州總部所推出，此錄包羅萬千，記錄了天元神州上諸多有名的人與事物

，同時編撰出諸多榜單，如那含金量最高，最引人注目的封侯榜。

而在其下，還有一些副榜，這風華榜便是其一。

所謂的風華榜，記錄的是天元神州上時而湧現的一些頂尖年輕天驕，風華榜上，並無高低之分，但能被編撰上榜者，皆是有顯赫戰績，奪目之處。不過，風華榜上，雖偶有例外，但基本都是屬於天相境的地盤，能夠登上去的天驕，他們天龍五脈自然是有，但這些天驕的年齡都比他們這一代要大上一點，所

以李清風雖然隱隱有著李天王一脈年輕一代翹楚的風範，但想要上這風華榜，還是需要一些實打實的戰績才行。

而這，自然也是李清風心中所想，畢竟年輕人本就氣盛，聲名二字，對於他們擁有著莫大的吸引力。

金龍寶行聲譽享譽天下，所以雖說這種榜單頗為俗套常見，但其所造成的影響力，卻是相當不凡。「說起這風華榜，倒是那秦天王一脈有些了不得，那楚擎此前聽聞，以大天相境，斬傷一名封侯強者，並且全身而退，如此戰績，頗為不凡。」那李紅鯉眸光一轉

，突然說道。

「楚擎的確是絕代天驕，其身懷雙相，一為虛九品，一為上八品，同時修成了秦天王一脈有名的封侯術，一手「通天戰神拳」，戰力非凡。」李清風點頭說道。

「還有那秦漪，真九品水相，清冷高貴，令人流連忘返，雖還未入天相，但卻因美名被風華榜冠以「水仙子」之名。」金鳴嘿嘿一笑，道。

李紅鯉撇了金鳴一眼，後者趕緊收斂有些猥瑣的笑容。

李清風微微一笑，道：「不過說起來...那位楚擎，是秦天王一脈那位秦蓮殿主的親傳之徒吧？」

「還有秦漪，更是她的親生女兒。」

當李清風說起秦蓮這個名字的時候，在場的幾人神色都是變得有些玩味了起來。

因為與這秦蓮牽扯的，就是當年那一樁驚動天元神州，險些掀起兩座天王級勢力之間對碰的滔天事情了。

當年李天王一脈與秦天王一脈試圖聯姻，而雙方的主角，就是他們龍牙脈的李太玄和秦天王一脈的秦蓮殿主。

只不過當年李太玄無意這種沒有感情的聯姻，反而喜歡上了那個並沒有什麼背景出身，但卻驚豔天元神州的澹臺嵐。

據說當年在李太玄公開拒絕這場聯姻後，那位秦蓮殿主震怒異常，可以看得出來，其對李太玄的選擇頗有恨意。

此後甚至曾有流言傳出，說是那秦蓮殿主所掌控的「火蓮殿」，暗中有命令發出，不準殿內任何人，與龍牙脈有半點瓜葛，甚至若是雙方有衝突，直接死戰到底。

後來李太玄攜手澹臺嵐遠離天元神州，這場風波方才在時間的流逝下，漸漸的被人所忘卻。

可如今，隨著李洛的回歸，這個引子，說不得就會撥動出一些漣漪來。

那位秦蓮殿主如果知曉了李太玄與澹臺嵐的這個兒子，怕也是會心中不通透，雖說龍牙脈的李驚蟄已經說過，上一輩的事情止於上一輩，但是...下一輩呢？

李紅鯉紅唇含笑，突然道：「好像再過一些時間，就是咱們龍血脈老爺子的壽辰了吧？」李清風微微點頭，他似是明白李紅鯉所想，微笑道：「老爺子身為掌山脈首，一直都想與秦天王一脈拉近關係，當年那場聯姻，也是他老人家極力想要促成，只不

過可惜...」

「而我聽長輩私下說，這一次壽辰，老爺子或許會邀請秦天王一脈的人，甚至，是那位秦蓮殿主...他或許是想要緩解雙方冰凍多年的關係。」

李紅鯉掩唇輕笑，道：「那位秦蓮殿主的性格，可不像是能夠輕易放下心中仇怨的人。」

「所以如果真是請來了...到時候，怕是有場好戲。」

李清風笑了笑，那秦蓮殿主如果真要來，必定會帶上她那登上了風華榜的愛徒與愛女，那時候，勢必會有些波瀾。

不過，這倒是與他們無關了，讓那龍牙脈去頭疼吧，反正這是他們當年惹出來的事端。

而後，他不再多說，擺了擺手，站起身來，帶著眾人退出了廣場。

此次煞魔洞修煉算是落幕，雖說最後出了點岔子，但也算是無傷大雅，暗血旗第三部的一次小小失利，並不會改變什麼。畢竟這裡，可不是那貧瘠的外神州。

第七百八十章龍牙雷流

最新章節！

李洛的第一次煞魔洞體驗，算是初戰告捷，而最終他也是收穫得盆滿缽滿，算上擊敗暗血旗第三部後所獲得的「神煞丹」，他此次怕是能夠收穫五六百道地煞玄

光。

這能夠比得上將近大半個月的修煉了。

如此速度，也怪不得每次煞魔洞開啟時，各旗部旗眾皆是興奮激動，摩拳擦掌。

在體會到了刷洞的快樂後，李洛已經在滿懷期待的等著下一次了。

而且此次收穫的，不僅是地煞玄光，還有著聲望。雖說暗血旗第三部並非尖刀部，但不管如何，暗血旗都是排名第九的旗部，其整體實力都要遠勝青冥旗，所以此次李洛以弱勝強，算是打響了他在天龍五脈中

的第一槍。

其他四脈諸旗之中，必然是少不了談論他這個新人。

雖說還不至於因此就對他生出什麼忌憚敬畏，但最起碼，也都知曉了這位剛剛從外神州歸來的李太玄之子，還是有些能耐在身的。

而聲望麼，不就是這麼一步步的刷起來的麼，現在的李洛，已經開了一個好頭。

接下來的時間還很長，李洛相信，要不了多久，當其他諸旗再次說起青冥旗的時候，言語間曾經的輕蔑，都將會自動的收斂起來。

他老爹曾經為青冥旗爭來的榮光，他這個當兒子的，還是有責任去維護一下的。

在煞魔洞結束後，李洛還被李鯨濤，李鳳儀拉去慶賀，兩人還帶上了各自旗部內的一些旗首，也算是讓李洛與他們熟悉一下，擴展在龍牙脈中的人脈。對於他們的照顧，李洛自然也是有些感激，這大哥二姐對他的友善，倒是讓得他內心深處鬆了一口氣，畢竟來龍牙脈之前，他最煩的就是遭遇這些有血緣關係的

族人因為諸多利益來對他有一些針對，排斥，競爭之類的。

畢竟在大夏的時候，他也見到了大夏王室內部間的爭權奪利，所以他實在不想把心思浪費在這些糟心事情上面，雖說他也早就做好了這種鬥爭的準備...

如今李鯨濤，李鳳儀對他這素未謀面的三弟極為照顧，友好，這就讓得李洛能夠專心的修煉。

這無疑是最好的結果。

...

在經歷了第一次的煞魔洞修行後，李洛的日子便是變得平淡而緊湊了起來。

平日最大的重心，自然還是在修煉上面。

在經歷了煞魔洞收穫後，李洛又花費了三天時間將所獲得的「神煞丹」煉化，所以如今他水光相宮內的地煞玄光，已經達到了兩千七百道左右。

這距離水光相宮的五千道極限，已是過了一半。之後的日子，李洛基本都是在青冥校場中修行，同時不斷的提升自身與第五部之間的默契，隨著默契的提升，雙方在「合氣」時，那股龐大的力量也會變得更為的

流暢。在青冥校場內，經歷了第一次的煞魔洞，李洛能夠明顯的感覺到除了第一部之外，其他的三部對他變得更客氣了起來，三部旗首在遇見他時，都會主動的打著招

呼，露出和善的笑意。

顯然，這是因為李洛顯露出來的實力，獲得了他們的認可。不過他們的態度變得友善，那第一部旗首鍾嶺，卻是不再掩飾他對李洛的忌憚與敵意，這也就導致第一部與第五部之間的關係變得有些劍拔弩張，充滿著火藥味

。而第五部旗眾也並沒有再如以往那般退縮，畢竟在打敗了暗血旗第三部後，第五部的實力，其實已經不弱於第一部，真要說起來，誰才是青冥旗中的尖刀部，可

能還得鬥過才知道。

對於兩部間的火氣，身為旗首的李洛則是並未過於理會，他依舊是沉浸在一日日的修煉之中。

水光相宮中的地煞玄光，也是在以喜人的速度，不斷的增長。

而在此之餘，李洛還前往了龍牙脈的四旗閣，這算是四旗收藏相術之處，而他的目的是想要找尋一部威力不俗的龍將術。畢竟隨著他如今實力不斷的提升，自身的攻伐手段也顯得有些匱乏，黑龍冥水旗固然強橫，可身為封侯術，其消耗也是極為龐大，所以一般情況也不能輕易動用

。

至於李洛所改良的「千流水刀輪」，其原本只是一道虎將術，雖說改良後威力能媲美一些龍將術，但終歸還是受到了限制。

所以，修煉一種更高級的龍將術，也算是如今李洛的當務之急。

不過，雖然四旗閣的收藏極為的豐厚，遠非洛嵐府可比，但李洛搜尋了兩天，卻並沒有找到令他滿意的龍將術。

因為他所求，頗為的苛刻。

首先這道龍將術威能要極強，而且最好是箭類的龍將術，雖說現在李洛更多是施展玄象刀，可別忘了，他最開始的時候，還是玩弓箭的...

還有，這道龍將術，還得是具備雙屬性，這樣才會更契合他的三相性質。

正因為這些挑剔的要求，導致即便是收藏頗豐的四旗閣，都未能滿足他。

而抱著寧缺毋濫的心態，李洛也只能失望而回。

但當日陪同他來四旗閣的李鳳儀，卻是悄悄的告訴他，如果找不到滿意的，可以走一下後門，有個地方，肯定有讓他滿意的龍將術。

而經過李鳳儀提點的李洛，在第二天，便是去了主峰龍牙山後山。

李驚蟄對於李洛的到來，雖說依舊是那副不苟言笑的嚴肅模樣，但老人那悄然舒展的皺紋，還是顯露出了內心的一絲歡喜。

一老一少於竹院中笑談了半日。

最終李洛趁著酒興，期待的提出了他的要求。

「你這小滑頭，原來是來我這裡打秋風來了。」對於李洛的要求，李驚蟄先是笑罵了一聲。

不過隨即他就隨意的取出一面玉牌，玉牌仿佛是某種碎牙所制，其上隱隱有淡淡的雷光跳動。

「這是我很久以前修行過的一種龍將術，倒是符合你所求。」李驚蟄將玉牌扔給了李洛。

李洛驚喜萬分的接過，握住玉牌，微微一感應，便是有諸多信息湧入腦海。

「高階龍將術，龍牙雷流。」

這道龍將術，乃是龍相，雷相雙屬性，剛好能夠與李洛的龍雷雙相所配合，而且，它也能夠完全配合弓箭寶具來施展。

「我聽聞你在煞魔洞中的表現，這就當做是給你一點小獎勵吧。」見到滿意驚喜的李洛，李驚蟄笑道。

「多謝爺爺！」李洛喜道。

「不過此術不僅需要龍相之力，還需要雷相之力...」李驚蟄看了李洛一眼，說道。

李洛迎著李驚蟄那深邃的目光，笑道：「爺爺應該是感應到我也有一道雷相吧？」

李驚蟄取出這麼一道相術，顯然也是知曉了李洛除了三相外，還隱藏著雷相。「你這小傢伙，秘密倒是不少。」李驚蟄有些驚訝的道，身為王級強者，他的感知力自然是非同凡響，再加上李洛在他面前也沒有故意的隱藏，所以方才有所猜測

。

李洛坦然道：「也不是多大的秘密，也就只是三相還有主輔之分而已。」李驚蟄嘖嘖兩聲，道：「這可是極為罕見的情況，相性主輔的情況雖說並不是沒見過，但三種相性，皆有主輔之分，這就很難得了，如此嚴格來說，你豈不是身懷

六相？」

李洛謙虛道：「三種輔相過於弱小，其實只能起到一點輔助之用。」

李驚蟄若有所思的道：「未來或許會有作用。」

「什麼？」李洛疑惑。李驚蟄搖搖頭，轉聲說道：「再過一些時日，龍血脈那個老傢伙會舉辦壽辰，到時候動靜怕是不會小，我聽說，他還會邀請秦天王一脈，而那個秦蓮，說不定也會

來。」

說著，他望著李洛茫然的神色，笑了笑，便是將此間事情詳細與李洛說了說。

李洛聽完方才恍然，原來那位秦天王一脈的秦蓮殿主，就是當年之事的另外一位主角。

「那秦蓮有一位親傳之徒，名為楚擎，如今也算是天元神州年輕一代中的翹楚之輩，頗為驚豔。」

「她還有一女，名秦漪，身懷真九品水相，風華無雙，美名響徹天元。」

李洛眨了眨眼，道：「爺爺的意思是，那秦蓮會指使這兩位小輩來對付我？」

「楚擎與你有年齡之差，或許暫時不會出手。」

「但那秦漪，你到時候或許要稍微注意點。」李驚蟄笑了笑，道：「你可別被人勾走了心魄，那小姑娘在天元大陸上，傾慕者可是如過江之鯽。」

李洛不置可否，雖然沒見過那秦漪，但要比漂亮，他還沒見過比自家大白鵝更強的。

作為被姜青娥考驗這麼多年的戰士，李洛對自己的抗美程度還是有點自信的。

於是，他在表示知曉後，便是不再多聊此事，繼續陪同著李驚蟄說了一會兒話後，方才心滿意足的離去。

竹院中，李驚蟄望著李洛遠去的身影，先是一笑，然後眼中有沉思之色浮現出來。

「李洛這後天之相...倒是略有奇特。」

「太玄，你們當年在那古遺蹟中，是有何際遇？」「當初秦天王一脈的反應，似乎是稍微大了一點...」

第七百八十一章五千圓滿

最新章節！

第七百八十一章??五千圓滿

在之後的一段時間中，李洛又是經歷了一次煞魔洞之行，這一次他率領第五部再次領先第一部通關了第三十二層。

那鍾嶺在吃了上次的虧後，也不敢再魯莽衝動行事，所以即便是見到李洛又取得了勝利，也只能打碎牙齒往肚子裡面咽，他所期盼的，是第三日旗部之爭時，發揮力量，掙回丟失的顏面。

但倒黴的是，第三日的旗部之爭，青冥旗第一部遭遇了龍鱗脈聖鱗旗第二部，對方是排名第二的旗部，實力極強，所以鍾嶺的雄心壯志再次被無情磨滅。

第一部在這次的交鋒中，幾乎是被團滅。

而李洛他們這邊，倒是運氣終於好了一次，被分配了一個龍骨脈的對手，於是最終他們算是輕鬆的打敗了對方，同時在付出了頗為慘痛的代價後，通關了第三十三層。

於是，第二次的煞魔洞，李洛率領的第五部，再次成為了青冥旗中戰績最顯赫的旗部，聲望更上一層樓。

同時，第二次煞魔洞李洛又是收穫五百餘道地煞玄光。

再加上這十來天時間的苦修，李洛水光相宮內的地煞玄光，已經達到了四千多數，距離五千極限，近在咫尺。

於是，李洛的修行，愈發努力。

最終，當李洛來到龍牙脈一月之期時，他的水光相宮內，地煞玄光的數量終於是抵達了極限。

...

修煉室中。

李洛心神觀測著體內水光相宮內那五千道如飛鳥般流動的地煞玄光，心中充斥著喜悅之情，經過這段時間的修行，他這第一座水光相宮，總算是修出了五千道地煞玄光。

而到這一步，他就能夠藉助這五千道地煞玄光的力量，開始真正的打磨，強化相宮，令其跨入大煞宮境的層次。

一般來說，如果是正常的單相者到了這一步，接下來就只能等待這種打磨與強化完成之後，其相宮才能夠繼續容納更多的地煞玄光。

但李洛卻不需要等待，因為他現在只是填滿了第一座相宮而已，他後面的兩座木土相宮，龍雷相宮之中，可還是空空如也。

這種相宮的強化，地煞玄光數量越多，強化速度不僅會越快，而且效果也會更好。

所以李洛接下來完全可以一邊強化水光相宮，一邊繼續凝鍊地煞玄光，然後將其投入後面的兩座相宮中，而且，這些地煞玄光還能夠幫助水光相宮加快強化。

多相的優勢，也是在此時開始體現出來。

李洛心念一動，直接是運轉了九轉龍息煉煞術之中的「強化篇」，下一刻，五千道地煞玄光竟是在水光相宮內迅速的融合在一起，隱隱間，猶如是化為了一道龍影。

這道龍影張開龍嘴，噴出了龍息，這些龍息一遍又一遍的澆灌於相宮的每一處。

於是，水光相宮內有微光綻放，每伴隨著一次龍息的澆灌，李洛都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這座相宮仿佛是變得更為的堅韌與遼闊。

甚至，連相宮中央處，那由水光相力凝聚而成的一汪清澈明亮湖泊，也是在此時，不斷的綻放出水波漣漪。

這種相宮的強化，也是對自身相力的一種洗禮，將會令得其變得更為的雄厚，強橫。

而李洛擁有三座相宮，所以這種相力強化，他可以來三次！

感受著體內相力愈發的雄渾，李洛終於是舒暢的睜開了眼目，按照這種進度，或許只需要數日時間，他就能夠完成強化。

到時候第一座水光相宮，也將會邁入大煞宮的境界。

「不愧是內神州，這種修煉速度，比起在大夏時，快上了太多。」李洛一聲感嘆，相同的天賦，在這兩處不同的地方，修煉進度也是截然不同。

這就是修煉資源的重要性。

空有天賦，而無資源，那就只能一步一個腳印慢慢的啃，可有時難免會耽擱最好的修煉時刻，特別是封侯境前，這時候正是年輕人最勇猛精進之時，如果在此時慢人一步，往後怕就得付出更多的努力與機緣才能夠追趕得上。

李洛起身，走出修煉室，來到了後院的湖邊。

他手掌一握，一柄白色如玉石般的大弓出現在了其手中，正是被李洛遺忘許久的光隼弓。

這件弓箭寶具只是上品金線白眼等級，當初李洛還覺得不錯，不過隨著如今實力的精進，這種等級的寶具，倒是有些不太入眼了。

但暫時沒有更好的替代品，就只能湊合用用了。

李洛拉開了弓弦，體內的龍雷相力則是在此時流動起來，最後於弓弦間匯聚，頓時細微的龍吟聲若有若無的響起，相力光流在弓弦間不斷的穿梭，漸漸的仿佛是形成了一柄灰白色彩的箭矢。

箭矢顯得極為的樸素，灰白而斑駁，但不知為何，其上流動的灰白之光，卻給人一種難以形容得鋒銳感。

仿佛，是一根巨龍利齒。

這就是李洛之前從李驚蟄那裡得來的高階龍將術，龍牙雷流。

這大半個月的時間中，他除了不斷修行凝鍊地煞玄光外，便是將所有的心神都投入到了這道高階龍將術的修煉之中。

這道龍將術修煉難度也極高，同時要求具備龍相與雷相之力，這對於常人來說，算是頗為的苛刻，可對李洛而言，卻是完美契合。

而且李洛在相術的修行上本就有著極高的天賦，所以在經過大半個月的感悟修行以及一次次的失敗後，這龍牙雷流，總算是摸到了門檻。

修長的灰白龍牙於弓弦上愈發的凝鍊，李洛心神則是冷靜的操控著雷相之力，於龍牙箭的尾部，勾勒，銘刻出一道道極為複雜的雷紋。

伴隨著這些雷紋的成形，只見得雷光開始流淌出來，仿佛是將整支箭矢都化為了流動的雷漿。

雷弧瘋狂的跳躍。

四周的天地能量都在劇烈的震動。

李洛感受著開始嘎吱作響的弓弦，知曉已到極限，當即雙目微眯，指尖一松。

轟！

雷霆轟鳴。

似是有一道驚雷掠過虛空，前方的湖面直接是在此時被撕裂開來，那道雷光以無法形容之勢，穿透數千丈，最後在湖面中央的一座礁石，轟成了粉碎，同時掀起巨浪滾滾，對著岸邊湧來。

李洛的眼中，有著滿意的笑容浮現出來。

修行了大半個月，這是他第一次成功的將「龍牙雷流」施展出來。

「相力的消耗還在可接受範圍，跟「黑龍冥水旗」比起來，輕鬆了太多，而其威力，也比「千流水刀輪」更強一籌。」李洛評估這一箭的消耗與威能，最後愈發滿意。

「啪啪！」

此時，後方突然傳來了鼓掌的聲音。

李洛轉頭一看，便是見到趙胭脂俏生生的站在一棵大樹下，俏臉帶著驚嘆的笑容。

「恭喜旗首，又修成了一道威力不俗的相術，稱霸龍牙脈，指日可待。」趙胭脂眼眸流轉，散發著嫵媚的風情，再配著那曲線凹凸有致的傲人嬌軀，當真是顯得如尤物一般。

對於趙胭脂那勾人奪魄般的流波，李洛視而不見，收起光隼弓，走了過來。

「有事？」他問道。

趙胭脂聞言，收斂了嫵媚神色，輕聲道：「今天是每個月各旗部下發資源的時候，據說是二院主，三院主親自前來。」

李洛目光一閃。

每個月院內都會下發一筆龐大的資源給到青冥旗，而這一筆資源也就關係到各部旗眾的月俸。

在以前的時候，青冥旗各部其實都是平均分配，每一部分得兩成資源。

可後來隨著鍾嶺執掌第一部後，他為了收攬第一部的人心，同時也為了彰顯自身的能力與手段，故而將第一部的資源，增加了一成。

也就是說，每個月第一部得到的資源，佔三成。

第二，三，四部，各佔兩成。

而此前連旗首都沒競選出來的第五部，也就成了犧牲品，變成了一成。

也就是說，鍾嶺把第五部的那一部分資源，直接給吞了。

第五部旗眾雖說對此一直都有怨言，但礙於第一部是尖刀部，再加上鍾嶺的身份，也就只能忍了下去。

但如今...當李洛知曉此事後，他卻不打算忍下去。

如今他的修煉正是需要資源的時候，怎麼可能容忍那鍾嶺從他的身上割肉？

畢竟，比身份，你還能比得過我不成？

第七百八十二章資源分配

最新章節！

青冥校場，主樓處。

當李洛來到議事廳時，便是見到首座上有兩道人影，正是青冥院的二院主鍾雨師和三院主李柔韻。

鍾雨師見到李洛，神色倒是頗為的平靜，反而還衝著李洛點頭示意。

雖然李洛只是一個小小的旗首，從身份地位來說，根本沒資格讓得他一個掌管青冥院的二院主如此對待，但誰讓李洛有些特殊呢...

脈首之孫，大院主李太玄之子。

這已經是龍牙脈中頂尖的身份模板了，如果放在尋常王朝之中，李洛就是那最受寵的東宮太孫。

若非是他們也有一些背景，鍾雨師還真是不想與李洛有什麼衝突。

一旁的李柔韻則是衝著李洛露出溫和笑意，這一個月間，李洛在青冥旗中的表現她也是有所關注，後者算是徹底的在此處立住了跟腳。

「見過二院主，韻姑姑。」李洛衝著兩人抱拳。身後的趙胭脂，李世，穆壁三人則是畢恭畢敬的行禮，畢竟在他們的眼中，眼前的兩位院主，已經算是青冥院中真正的高層，位高權重，一言一語間，就能夠影

響他們的命運。

李洛看向廳內，然後就見到了面無表情的鐘嶺以及其他三部的旗首皆已到場。

於是他也就不再多說，尋了個位置坐下。

「咳。」鍾雨師見到人已到齊，便是輕咳一聲，也不廢話，直接道：「此次我與二院主前來，目的你們也知曉了，一是查閱青冥旗最近的成績，二就是為青冥旗下發這一個

月的資源。」

「回頭院內會將這一批資源交接過來，你們幾位旗首做好交接。」

同時鐘雨師又是看向李洛，笑容溫和的道：「李洛旗首率領的第五部最近成績斐然，還望再接再厲。」

李洛微微一笑，道：「二院主過獎了，這都是第五部眾人的功勞，若非是他們，我們也無法取得這種成績。」

「所以我在這裡代我們第五部一千五百旗眾向二院主提個請求。」

鍾雨師聞言，眼皮跳了跳，但還是帶著笑意的說道：「但說無妨。」

李洛瞥了面色愈發陰沉的鐘嶺一眼，淡淡的道：「我希望從這個月開始，第五部的資源分配，回歸到以往的兩成，」

在李洛身後，趙胭脂眸光崇敬的望著李洛的背影，還是旗首有氣勢啊，連提個要求都是如此的霸氣。

要知道以往他們也不是沒有提過這種要求，但在鍾雨師那平淡的眼神下，他們最終都只能偃旗息鼓。

鍾雨師依舊是面帶笑容，他聽著李洛的話，道：「第五部成績驕人，其實這般分配的確是最公允的，不過此事事關第一部，所以也得聽聽第一部那邊的意見。」

說著，他目光投向了鍾嶺。鍾嶺眼皮一抬，道：「第五部最近一個月的確成績不錯，不過按照旗內規矩，資源分配，每半年一定，所以如果李洛旗首真有這個想法的話，那就等四個月後，再

來提此事吧。」

李洛笑道：「修煉資源關乎到旗眾修行速度，耽擱四個月，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在一個月前，青冥旗的進度，皆是由第一部所提供，如今第五部不過才有了一個月的表現而已，難道李洛旗首就覺得第五部的功勞已經超過第一部？」鍾嶺言語

也是變得尖銳起來。

「只是就事論事而已，第一部多佔的那一成資源，本就是第五部所有，如今不過只是物歸原主罷了。」李洛說道。

兩人言語之間，已是有了針鋒相對的意味，第二三四部的旗首則都是眼觀鼻，鼻觀心，完全不參與雙方間的爭鬥。畢竟這兩人都不是好惹的，鍾嶺在青冥旗內資歷頗高，再加上二院主鍾雨師的背景，往日他們對鍾嶺都是唯唯諾諾，而李洛就更兇了，雖然才剛來青冥旗一個月

，可論起背景就連鍾雨師表面上都得對他客客氣氣。

這兩邊如今爭鬥起來，他們最好還是當個泥像，少去摻和。「旗部之間，以成績為準，當初第一部佔有三成，那是因為第一部是青冥旗尖刀部，需要開拓煞魔洞，而如今第五部追趕而上，那麼享有公平的資源分成，也是理

所應當。」而此時，三院主李柔韻緩緩開口。「三院主所說也是有些道理，既然顯露了實力，那享有更多資源是說得過去的。」鍾雨師摩挲著鬍鬚，突然笑道：「要不這樣，既然第五部表現出眾，而且也為青

冥旗獲得了更大的好處，那麼就從第二，三，四部這邊，稍微割上一點，為第五部添補上吧。」聽到他這話，本來跟泥像一般的第二三四部旗首面色就有點不太自然起來，畢竟第五部的資源分成是由第一部給吃了的，他們一點油水都沒沾，如今要給第五部

補，憑什麼要來扣他們這三部的？

這要傳出去，他們三部數千旗眾，怕是會心頭生怒。

只不過這怨言只能在心中，此時說出來就是頂撞鐘雨師，所以三人對視一眼，皆是默默不言。

李柔韻柳眉微蹙，用提醒的眼神看了李洛一眼，示意他莫要被鍾雨師給坑了。

這傢伙看似是要為第五部爭取資源，實則是要其他三部對李洛以及第五部生出嫌隙。不過好在李洛並未被引誘，他笑著搖搖頭，道：「其他三部也是需要修煉，他們只是拿了屬於他們的那一份資源，而我們第五部也只想要取回屬於我們那一份，並

不想要多貪。」

三位旗首聽到這話，頓時對著李洛投去飽含著感激的目光。

鍾雨師神色不變，笑道：「若是如此的話，那可能就需要李洛旗首稍微再等一些時日了。」「因為按照規則，青冥旗內的資源分配，半年一定，這個規矩，當初還是脈首他老人家定下來的，如果李洛旗首覺得想要更改的話，要不你去找找脈首？如果脈首

親自下令的話，那這份規矩改改也是無妨。」

他衝著李洛呵呵一笑，道：「以脈首對李洛旗首的喜愛，我想，這應該也只是小事而已。」

這鐘雨師也真是老奸巨猾，他言語間並沒有拒絕李洛的提議，但卻將問題丟到了李驚蟄的身上。

而李洛自然不可能真的以這種小事就去找李驚蟄親自開口，不然不僅會顯得他自身無能，而且事情傳開，也會落個一個辦事不力，只會靠身份走後門的名聲。

李洛面容沉靜，突然說道：「我記得，大旗首上位時，是能夠重置旗內資源分配的？」

鍾雨師眼神一動，笑道：「是有這個規定。」

「不過距離青冥旗大旗首競選，還有兩個月時間吧？若是李洛旗首有意的話，不妨再等等。」

李洛言語淡淡：「沒必要再等兩個月，只要五位旗首共同同意的話，大旗首之爭，是可以提前的。」「提前？」鍾雨師頓時一怔，這李洛未免太狂妄了一些，他如今不過只是煞宮境的實力，這段時間他能夠在煞魔洞有如此成績，不過是因為他掌握了九轉龍息煉煞

術以及九轉之術的原因，可大旗首之爭，比拼的是自身真正的實力，而鍾嶺，可是金煞體的境界。

這雙方之間差距不可謂不大，然而現在，李洛不僅不試圖將時間延緩，還想提前？

這不是自取其辱嗎？

難道最近的成績，讓他膨脹到這一步了嗎？

「李洛旗首想要提前多久？」鍾雨師不動聲色的道。「提前一個月吧。」李洛說道，他的確沒興趣與鍾嶺在這裡磨磨唧唧的勾心鬥角，早點解決掉鍾領將青冥旗掌控在手，免得這傢伙將第一部搞得與他李洛離心離德

。

「鍾嶺，你覺得呢？」鍾雨師又是對著鍾嶺問道。

鍾嶺此時才從李洛剛才的話中回過神來，他嘴角動了動，然後強制按捺著眼神深處湧現的狂喜，淡淡的笑道：「既然李洛旗首這麼有自信，那我自然會滿足他。」

他原本就對李洛最近的表現越來越感覺到危機，如果真的繼續放任其這樣下去的話，鍾嶺感覺兩個月後，那大旗首之爭他未必就真的十拿九穩。

所以現在李洛竟然想要提前一個月，這對於他而言簡直就是意外之喜！

早點拿下大旗首的位置，他也就能夠安心下來。

接著鍾雨師又是問了其他三位旗首的意見，他們自然是無所謂的模樣，畢竟他們都明白，大旗首的位置與他們無緣。

於是，最終鍾雨師拍板下了決定。

「青冥旗大旗首之爭，就定在一個月之後。」當鍾雨師說出這話的時候，李洛似是見到他的嘴角終於是忍耐不住的微微上挑了一下。

第七百八十三章牛彪彪的競選

最新章節！

青冥校場，當有關大旗首之爭的時間定下後，眾人散去，李洛則是送李柔韻離開。

兩人行走於校場內的林蔭小道間。

「你將大旗首之爭的時間提前一個月，會不會太倉促了點？」此時兩人獨處，李柔韻方才表達了一些擔憂。那鍾嶺在龍牙脈四旗中或許算不得頂尖，但不論如何，他都是金煞體的境界，論起相力等級高了李洛不止一籌，雖說李洛身懷三相，但這個等級差，可並沒有那

麼容易就能夠彌補。

在那煞魔洞中，李洛率領第五部能夠爆發出不遜色於第一部的戰鬥力，那是因為在「合氣」的情況下，那種龐大的能量將他與鍾嶺之間的差距抹除了。

可大旗首之爭，完全依靠的是自身的本事，那時候，旗眾的「合氣」以及他所掌握的九轉煉煞術，「九轉之術」等等，將再也無法成為李洛的助力。

李洛笑道：「韻姑姑放心，我既然會提出來，那自然也是有一些把握的。」

如今他的水光相宮已經在進行強化，打磨，想來踏入大煞宮已經不遠，而一旦完成強化，他自身的相力也會獲得一次增幅。而再過得一個月，李洛最起碼能夠將第二座木土相宮也是提升到大煞宮，到時候再經歷一次相力的增幅強化，他的實力也會獲得提升，當然，最完美的情況是在

接下來的一個月中，他能夠將剩下兩座相宮都強化至大煞宮。

那時候，三座相宮加持下，他的相力雄厚程度，未必會比一般的金煞體境弱多少。

李柔韻見狀，也是微微頷首，李洛並非魯莽之人，既然他會這麼做，那她這裡也就不必再做無謂擔憂了。

「這鐘雨師倒也是奸猾，雖說資源分配的確是半年一定，但各旗也不是沒有中途變更過，他以此為由，顯然是在阻擾。」李柔韻皺眉道。

「那是因為我最近的表現讓他有些不舒坦了。」李洛說道。這一個月來，他不僅在青冥旗內站穩了腳，而且名聲於五脈年輕一輩間也是有所流傳，那鍾雨師顯然是真怕他突然崛起，然後被李驚蟄以此為由，繼續將他試圖

競爭大院主的野心給按下去。「鍾雨師與金光旗大院主趙玄銘走得很近，而趙玄銘背後是掌山的龍血一脈，他們這些外系，這些年在我們龍牙脈倒是話語權越來越高。」李柔韻嘆了一口氣，說

道。李洛聞言，則是笑了笑，這種事情顯然都是在李驚蟄的掌控之中，或者說，也都是他故意縱容而成，畢竟如此龐大的家業，若是只有李氏族人安逸享樂的話，遲

早會失去血性與競爭力。

這個時候，外系的出現，就如同鯰魚一般，讓得龍牙脈的這些李氏族人時刻保持著活性。

「對了，還有一個事情，想要與你說一說。」李柔韻突然說道。

「什麼事？」李洛疑惑的問道。

「青冥院最近或許會增添一個院主之位，我打算提議讓牛彪彪來競選。」李柔韻笑道。

「彪叔？」

李洛一怔，旋即頗為贊同，笑道：「如果彪叔能成為青冥院院主的話，那自然是個好事。」

對於牛彪彪，他一直抱著諸多感激，前者當年不僅護持著他爹娘從天元神州去了那偏僻的大夏，而且自身還因此遭受重創，即便如今都未能恢復實力。這段時間牛彪彪一直在龍牙脈中休養，如果能夠讓他在青冥院中擔任院主之位的話，不僅能夠提升他在龍牙脈中的地位，也能夠給他帶來諸多的好處，畢竟青冥

院院主的待遇，是很多封侯強者都會怦然心動的。

當然最重要的是，這也能夠給牛彪彪帶來一層保護。

「不過這個新院主之位，盯上的人不少，鍾雨師已經做好準備，打算將一個與他親近的人選安插上來，這樣可以更加增強他在青冥院中的話語權。」

「我不太希望這種情況發生，因為這會令得他在青冥院中更加的根深蒂固，同時愈發覬覦大院主之位。」李柔韻直言說道。

李洛點頭，青冥院大院主之位現在還是他老爹的，所以不論從哪個角度來說，他都不會允許鍾雨師得逞，畢竟...老爹的就是他的。「另外牛彪彪這裡，他自身還是重傷狀態，封侯臺也未能恢復，如今維持四品侯的戰鬥力，也是因為外物維持，而青冥院新院主的其他競選者，都是在五品侯左右

，還有就是牛彪彪以往並不算是我們龍牙脈的人，所以他參加競選有些不符合規矩，這也是他的一些劣勢所在。」李柔韻繼續說著。

李洛聞言，也是嘆了一口氣，若是彪叔當初的封侯臺未曾被毀，如今的他起碼也是七品侯，這要競選一個青冥院院主，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可惜，這些年被傷勢耽擱了。

一念至此，李洛也覺得對彪叔有些愧疚，他們一家子欠彪叔的人情很重。

「彪叔的事情我跟老爺子提起過，他說會幫忙想辦法為其修復封侯臺，希望到時候能來得及吧。」李洛說道。

「至於彪叔參加青冥院院主競選是否合規，這我也會請示一下老爺子。」

李驚蟄應該也清楚他們一家欠彪叔人情太重，所以這一點應該問題不大。

李柔韻頷首，老爺子在龍牙脈中威嚴甚重，而且平日裡不太露面，她想要請示的話未必能見到，也唯有李洛這般嫡系，才能夠隨意出入主峰後山竹苑。

沒辦法，這就是身份親疏。

雖然同為龍牙脈李氏一族，但李柔韻的血脈已是較遠，遠不如李洛這嫡系的話有用。

而後兩人一路說著，李洛也是將李柔韻送出了青冥校場，他望著那破空而去的流光，微微笑了笑。李柔韻想要將牛彪彪推出來，應該也是想要藉此減弱鍾雨師在青冥院中的話語權，她或許還有其他的推薦人選，這些人選的競爭力說不得比如今尚是重傷狀態的

牛彪彪要更強一些，但她依舊主動的選擇了後者。

這其中主要原因，應該就是她明白，這件事只有李洛出面了，才能夠獲得李驚蟄那邊的支持。

而也只有扯出了牛彪彪，李洛才會全力去促成這件事情。龍牙脈太過的龐大了，其內的人與事都是頗為複雜，一舉一動，都是牽扯巨大，而這龍牙山脈，就如同是大夏的中樞王庭所在，這裡的任何變動，落在龍牙脈管

轄的那龐大地域中，都會引起不小的風浪。

李洛收回思緒，目光眺望著這遼闊的山脈，其中山峰如龍牙般，筆直矗立於天地間，顯得波瀾壯闊。

而他，來到這裡，已經一個月了。

與姜青娥的分別，也有兩三個月之久。

也不知道，她如今在那聖光古學府中，究竟如何？

那光明心祭燃的問題，可算是初步化解了？

李洛的腦海中，划過那張絕美無雙的臉頰，心中的思念之情，在此時如潮水般的湧了出來。

...

與此同時，在那遙遠的中央神州。

聖光古學府，深處。

這是一座綻放著光明的大殿，大殿雄偉恢弘，這裡的每一塊磚石，似乎都是銘刻著古老的光明符文，純淨至極的光明能量散發出來，璀璨明亮。而在大殿的中央處，有一汪約莫百丈左右的池子，池子之中，充斥著清澈的池水，這池水散發著無與倫比的神聖氣息，在這種氣息之下，就算是封侯級別的異類

，恐怕都將會在頃刻間被淨化，消融。

而此時，在池水的深處，有一道纖細的身影，靜靜的躺著。

她的胸口處，仿佛是有一座烘爐在不斷的燃燒。

而蘊含著神聖氣息的池水，則是一波波的湧入其中，而在這神聖池水不斷的澆灌下，那一顆呈現燃燒狀態的心臟，也終於是開始逐漸的收斂起來。

一縷縷火苗，被池水壓制，收入心臟之內。

當最後一縷火苗消失時，那道倩影，陡然間睜開了雙眸。

眸子清澈如這一汪神聖的光明池水，那雙瞳呈現金黃色彩，神秘而深邃，仿佛是天地間最為璀璨的寶石，令人忍不住的就沉迷在了其中。

金色的眼眸輕輕眨動，在這清醒過來的第一時間，她並未在意自身的情況，而是腦海中閃過一張好看俊朗的少年臉龐。

她在心中輕聲低語。「李洛，你在那李天王一脈可還好？」

第七百八十四章三院長

最新章節！

當姜青娥於那神聖水池深處睜開眼眸時，在這光明神殿的一處高臺上，數道人影也是有所感應，當即目光投射而去。

「她那祭燃的光明心，總算是被光明聖水澆滅了。」

高臺上，一名身穿純白制服裙袍的美婦臉頰上有一抹笑容浮現出來，然後她轉頭對著一旁如釋重負的凌照影笑著說道。

凌照影拍了拍胸口，她將姜青娥不遠萬裡的從大夏帶到了中央神州的聖光古學府已經一月時間了，這一月中，姜青娥就一直藉助光明池的聖水來治療祭燃的光明心，雖說其間有一些驚險之處，但好在最終都是化解了。

而如今姜青娥光明心祭燃狀態被化解，她往後，也就算是脫離了危險，可以開始正常的修煉了。

「這次真是麻煩薛長老您了。」凌照影感激的道。

眼前的白裙美婦，名為薛芝，是聖光古學府中的長老，身份尊貴，同時與凌照影也有一些師生情誼，此次凌照影將姜青娥帶到聖光古學府，也多虧了這位薛芝長老幫忙溝通學府，???????????????這才最終得到允許，將光明池開放給了姜青娥來使用。

薛芝笑著擺了擺手，道：「我還得感謝你給我找回來了這麼一棵好苗子呢，真是難以想像，在外神州那般貧瘠之地，還有如此天驕。」

她眸光看向光明池深處的那道纖細絕美的倩影，眼中有掩飾不住的喜愛之色，九品光明相，這即便是在聖光古學府中，都算是最頂尖的天賦。

「不過她此次光明心祭燃，還是有損自身生命力，這份虧損未來還會影響她的封侯之路，所以往後她還需要極為珍貴之物為她修補底蘊。」

凌照影聞言，腦中划過李洛的身影，他就是去了那李天王一脈，為姜青娥找尋這等珍貴之物了，希望最後他能夠得手吧。

而此時，在旁邊還有數位身穿長老服的人影，此時他們也是在盯著光明池中的那道倩影。

他們的目光閃爍著。

但還不待他們有什麼話說出來，那薛芝長老就咳嗽了一聲，道：「你們可別有跟我搶人的想法，姜青娥的問題，是我求著三院長開的光明池，如今人治好了，你們就想生出點什麼心思了，可別怪我翻臉。」

她言語倒是直接。

那幾位長老聞言，頓時面露一絲尷尬，而後悻悻的揮了揮衣袖。

先前的他們，倒的確是想要找點理由，看看能否將這個九品光明相收入門下。

但既然薛芝說得這麼明白了，如果再搶人，的確是有點說不過去，畢竟姜青娥能夠借用「光明池」解決光明心的問題，的確薛芝功勞最大。

「你們搞好了沒有？搞好了就趕緊走，不要在我這神殿裡面吵吵鬧鬧，跟一群蒼蠅一樣。」而就在他們這邊說話的時候，一道有些不耐煩的年輕女子聲音突然自後方響起。

凌照影，薛芝等人轉頭一看，便是見到在那如白玉般的臺階上，一名女子正沒有形象的坐著，她身材嬌小玲瓏，容顏也是顯得很是清秀，如同鄰家小妹一般，只是那一頭如雪般的白髮，令得她顯得頗為的特別。此時她一手握著一根玉甘蔗，一頭放在小嘴中，貝齒咬下，然後用不耐煩以及懶散的目光，望著眼前眾人。

凌照影等人見到這身軀嬌小玲瓏的白髮女子，即便是身為長老的薛芝，也是露出了恭敬之色。

「見過三院長。」薛芝，凌照影等人連忙行禮。

眼前的白髮女子，正是聖光古學府的三院長，地位崇高。

白髮女子咬著玉甘蔗，站起身來，她赤著雙足，如同不沾塵埃一般，一步步的漫步而來，她瞧了一眼光明池的那道倩影，點了點頭，道：「這小姑娘的確天賦不錯，不僅身懷九品光明相，而且自身似乎對光明能量有極高的融合度。」

薛芝聞言，頓時有點緊張起來，這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棵聖種苗子，不會被三院長給看上搶走了吧？

她的緊張也落入了白髮女子的眼中，白髮女子頓時嗤笑一聲，道：「瞧把你嚇得，本院長什麼天驕沒見過？我在聖光古學府這些年來，遇見的九品光明相，兩隻手都數不過來。」

「???????????????這世界上還沒有能讓本院長出手搶奪的天驕。」

薛芝賠笑點頭，道：「三院長您是王級強者，眼界自然不是我等可比。」

白髮女子撇撇嘴，便是打算轉身離去，不過就在此時，她神情突然一動，因為她察覺到下方的光明池中，突然有一些異動出現。

原本平靜的光明池，此時似乎是出現了洶湧的波瀾，有無數光明能量，仿佛是受到了某種招引，瘋狂的對著光明池深處匯聚而去。

這般動靜，立即引起了在場眾人的注意。

他們看向光明池深處，發現那些光明能量似乎是在源源不斷的對著姜青娥的體內湧去。

而姜青娥體內散發出來的光明相力，也是在以驚人的速度節節攀升。

一顆顆璀璨而包含著磅礴相力的光明天珠，於其身後不斷的凝聚而出。

最終，當九顆光明天珠出現時，高臺上的諸位學府長老，都是露出了一些驚訝之色。

「九星天珠，當真是好深厚磅礴的底蘊。」一名長老讚嘆出聲，想要在天珠境凝鍊成九顆天珠，這可是需要非常恐怖的底蘊與潛力才能夠做到。

姜青娥在洛嵐府府祭時，實力解開封印後，便是暴漲到了五星天珠的境界，但後來因為大戰，又自碎了三顆，可這一次，伴隨著光明心祭燃的危機，她不僅將破碎的天珠彌補了回來，而且實力還出現了非常驚人的躍升。

直接一步之下，跨越到了九星天珠的境界。

「此前她祭燃光明心，雖然命懸一線，但也算是因禍得福，自身在光明心那股龐大的能量下獲得了洗禮，如今再加上光明池的助力，這才出現了實力暴漲的情況。」三院長貝齒咬了一口玉甘蔗，開口說道，這一次，連她的聲音中，都是帶了一點驚訝。

「而且看樣子，九星天珠還不是極限，她在嘗試衝擊小天相境。」

一旁的薛芝喜形於色，如果姜青娥真能突破到小天相境的話，那即便是在聖光古學府的「天星院」中，都能夠算做出眾了。

在高臺上眾位學府高層的注視下，姜青娥身後的九顆天珠光芒越來越璀璨，最終，當光明強盛到極致時，九顆天珠同時的爆碎開來。

那一刻，光明池內爆發出耀眼光芒，有光明之柱呼嘯而起。

而自姜青娥體內散發出來的光明相力，也是在此時開始出現了驚人的暴漲，那種強度，赫然已是一步踏入到了小天相境！

這一次光明心祭燃的危機，最終卻是給姜青娥帶來了一場極大的機緣。

「挺不錯。」三院長微微頷首。

薛芝臉頰上滿是笑顏，不過旋即她又是奇怪的道：「突破都完成了，她怎麼還不出來？」

她發現此時的姜青娥，依舊於光明池深處緊閉眼眸，而且光明池內神聖的光明能量，依舊保持著這種灌注的流動。

那種感覺，仿佛姜青娥體內，有什麼在吸引著這些神聖的能量一般。

???????????????三院長此時也停止了咬玉甘蔗，她的雙瞳中似乎是有神光綻放，眼瞳內有光明之火升騰，令得她洞穿了萬般遮蔽，直接是看見了姜青娥體內的變化。

再然後，她握著玉甘蔗的手就微微一緊，直接是將其捏成了稀碎，有汁水濺射出來。

但她卻顧不得這些，而是緩緩說道：「我在她的體內，看見了一道新的相性在誕生。」

「她似乎是在此次突破間，藉助光明池，誕生了第二相。」

此言一出，薛芝，凌照影以及其他幾位長老皆是一臉震驚。

「天珠境突破到天相境，也能誕生新的相性？！」

「是什麼相性？品階如何？」他們急忙問道。

三院長默默的掏出一根新的玉甘蔗，咬了一口，然後慢慢的說道：「還是光明相...而且，還是九品。」

場中氣氛仿佛凝固了下來。

緊接著，其他長老就以一種嫉妒至極的目光，投向了薛芝。

雙九品光明相？！

這姜青娥簡直就是天生的光明聖種！

這薛芝此次，真是撿了天大的便宜！

他們身為聖光古學府的高層，其實也算是見慣了諸多天驕，即便是九品相，固然能讓得他們心動，可也不至於令他們失態嫉妒，可這封侯前的雙九品光明相，就真的很罕見了。

縱觀學府創建以來，如此罕見的雙光明相，也是屈指可數。

薛芝也是驚喜莫名，不過旋即，她心頭一凜，因為她發現，三院長正默默的注視著她。

薛芝臉頰上的笑容一僵，感覺到一些不祥，強笑道：「三院長，我就先帶青娥回去，不在這裡打擾您了。」

三院長手中的玉甘蔗按在了薛芝肩膀上，她那清秀可人的臉頰上，則是有著甜甜的笑容浮現出來。

「小芝，當年，是我把你收進學府的吧？」

第七百八十五章李洛的規劃

最新章節！

李洛與鍾嶺的大旗首之爭提前了一個月的消息，很快也就在青冥旗內傳開，甚至連其他三旗都是有所耳聞，這就引得了諸多的議論。

所有人都有些驚訝，雖說李洛這一個月在青冥旗內穩住了跟腳，在煞魔洞中所取得的成績也是極為亮眼，但他能有這般成就，更多的原因是第五部的存在。青冥旗第五部以往雖然總是被塞刺頭進去，但能夠當刺頭的人，總歸是有幾分實力，所以第五部的整體實力其實不算弱，而李洛又掌握了九轉龍息煉煞術，所以

第五部在他的手中才能夠爆發出強大的能量。

但這是相輔相成的。

一旦李洛離開了第五部的助力，他就將會被打回原形，所有人都會記起，他自身其實只是煞宮境的實力，而鍾嶺，卻是金煞體的境界。

這雙方間的差距，不可忽視。

而大旗首之爭，又完全依靠的是各自的本事，這個時候，李洛如果聰明點，反而應該將大旗首之爭的時間延後才對，可他偏偏還主動的將其提前。

這可就讓人覺得，這李洛難道是被煞魔洞中的成績衝昏了頭嗎？

真就以為煞魔洞中的那股「合氣」之力，是屬於他自身的嗎？

類似的言語，在四旗許多旗眾之間流傳，顯然，對於一個月之後的青冥旗大旗首之爭，沒有多少人看好李洛。

而李洛自身，對於這些流言倒是置若罔聞，他依舊保持著充實的修煉節奏。

每日以九轉龍息術凝鍊地煞玄光，然後煉化上品元煞丹，閒暇時便是錘鍊自身所修煉的相術，特別是「黑龍冥水旗」這一他引以為底牌的封侯術。如今的他，雖說修成了「黑龍冥水旗」這道封侯術，但封侯術之間也有境界的區分，他如今不過小成而已，距離真正大成境乃至於大圓滿境，尚還有極為遙遠的距

離。

至於那剛修成的高階龍將術「龍牙雷流」，李洛也是多有磨練，未曾放鬆。

在這之餘，他每日還與第五部旗眾一同修行，加強「合氣」之間的默契。

然後就是等待七日一次的「快樂刷洞」。

時間便是這般不經意間的流逝，轉眼就是半個月過去。

這半個月間，李洛第一座水光相宮已經完成了強化，徹底的踏入了大煞宮境的層次，其容納的地煞玄光極限，也從此前的五千道，提升到了一萬道。

足足一倍的提升！

只不過這種提升暫時對李洛而言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他還有著兩座相宮都還沒填滿呢，這第一座再怎麼提升現在他也不打算修煉了。

畢竟強化其他兩座相宮才是當務之急，因為當相宮強化完成後，其內的相力也會獲得一次強化與增幅，這才是李洛如今最需要的。

雖說如今論起相力雄厚程度，他自信煞體境之下，應該很少有人能夠與他抗衡，但可惜，他接下來的對手，不僅是煞體境，而且還是金煞體。

等級之間的差距，還是沒那麼容易就彌補的，不然這段時間，龍牙脈四旗中，也不會傳出那些覺得他狂妄自大的言語了。

而這半個月以來，李洛歷經苦修，那第二座木土相宮內的地煞玄光，已經達到了一千四百之數。這個效率算是很高了，但想要在一個月內將第二座木土相宮填滿，卻還有一些差距，更別提第三座龍雷相宮...即便這兩座相宮的品階要低於水光相宮，地煞玄光

的容納極限只是在四千左右。

但李洛卻並不需要將這兩座相宮填滿。

因為隨著第一座水光相宮的強化完成，李洛已經可以將其中存在的五千道地煞玄光轉移到第二座相宮之中。

所以他完全能夠藉助這些地煞玄光，直接開始進行第二座相宮的強化。

這就是多相宮的優勢所在。在李洛的規劃中，他接下來的一段修行中，會以將三座大煞宮全部填滿到極致為目標，即便在這過程中他完全有能力開始衝擊煞體境，但他也會將此特意的壓制

住。

因為他在鑄造不敗根基。

他最終的目標，是試圖攜三萬道地煞玄光，衝擊煞體境！

一旦功成，他的根基將會極為堅實，到時候再踏足煞體境，應該能夠直接跨越銀煞體！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將會為他之後打造琉璃煞體創造出極佳的根基。

琉璃煞體，唯有天賦，潛力，底蘊皆是極佳之人，方才能夠錘鍊而出，一旦能夠修成這一步，那麼未來其封侯之路也會變得更為的順暢許多。

這也是為何許多天資卓越的天驕，寧願在煞體境浪費一些時間，都試圖凝鍊出琉璃煞體的原因所在。

這是在為未來計。

如今，李洛正按照他自身的規劃，一步步的穩定前行。而煞魔洞的修行，也是在他的規劃中，佔據了很大的比重，因為煞魔洞所帶來的地煞玄光收益，比他的九轉龍息煉煞術以及上品元煞丹配合起來，都並不顯得遜

色。

在這段時間中，李洛率領第五部，已經攻克到了三十四層。

這個成績，讓得青冥旗的排名上漲了好幾名。不過隨著層數的提升，李洛也開始感覺到了一些壓力，此前第一次刷洞，他率領第五部勢如破竹般的連斬數層，可如今到了三十四層的時候，基本每一次的刷洞

，也就只能維持在一層的成績。

當然，收益卻並沒有少多少，因為當層數提高後，最後的獎勵也遠比之前更為豐厚。

一切，都在李洛的預料之中。

直到第二十天的時候，當李洛迎來了他在青冥旗中第五次煞魔洞之行時，這第三日的旗部之爭的對手，讓得他面有錯愕之色。

當然不僅是他，當在見到光幕上面顯露出來的對戰名單時，一旁的趙胭脂，李世，穆壁三人也是有些傻眼。

「玩個毛啊？」穆壁忍不住的罵了一聲。

「雖然知道總會有這一天，但沒想到比我想的還早。」趙胭脂搖搖頭。

李世也是嘆了一口氣。

李洛無奈的笑了笑，一時間也有點無話可說。

他盯著那光幕上，只見得在青冥旗第五部那裡，所出現的對手，是龍鱗脈聖鱗旗第一部。

這是排名第二的旗部，其實力僅次於龍血脈的金血旗。

而聖鱗旗第一部的率領者，正是那位在天龍五脈年輕一輩中都名聲極為響亮，被譽為天龍雙嬌之一的...龍鱗陸卿眉。

第七百八十六章陸卿眉

最新章節！

煞魔洞，三十五層。

一千多道人影靜靜的立於一座山間，這些人影渾身流動著雄渾的相力，一呼一吸間，仿若一體。

而此時，在這眾多人影最前方，有一道高挑倩影駐步而立，她正眺望著前方的雲霧，群山在其中若隱若現。

她就是聖鱗旗大旗首，陸卿眉。

女孩有一張鵝蛋臉，肌膚如玉瓷，在陽光的照耀下流轉著光澤，她穿著貼身的玄衣，長褲，有著一頭齊耳短髮。

她的容顏也是極美，不遜色那龍血脈的李紅鯉，而且兩者氣質也是截然不同，如果說那李紅鯉充滿著嬌貴高傲之氣，那這陸卿眉，便是一種冷淡。

她那鵝蛋臉頰上，沒有任何的情緒顯露，平靜得宛如幽潭。

陸卿眉嬌軀修長，山風吹拂而來，將那貼身的玄衣，長褲吹得更加貼合身軀，顯露出了玲瓏曲線。

而最驚人的，莫過於那一雙比例有些驚人的大長腿，纖細筆直，如玉藕一般。

她手持一根宛如琉璃般的長棍，琉璃棍流轉著玄妙的光澤，其上仿佛是密布著一些裂紋，令得這根琉璃棍給人一種時刻都會破碎的脆弱之感。

然而唯有與陸卿眉交過手的人才會明白，這根名為「碎琉璃」的琉璃棍，在她的手中是何等的霸道絕倫。

「陸姐，這次的分配，似乎是有些無聊。」

在陸卿眉身後，有一名身材高大，面龐俊朗的年輕人笑著說道，他是聖鱗旗第二部的旗首，而此時，在他看向前者的目光中時，隱藏著濃濃的傾慕之意。

跟隨著陸卿眉這麼久，這位年輕人也知曉她的性格，別看她一副女兒身，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武痴。

她似乎只對戰鬥感興趣，也只會對能夠讓她感到威脅的人產生鬥志。

你和她談任何風花雪月，她都只會漠然而對。

陸卿眉沒有說話，但那眼眸中，也是掠過一絲百無聊賴。

他們此次的對手，是那個青冥旗的李洛吧？這個名字她聽說過，乃是龍牙脈李太玄之子，上個月才從外神州歸來。

似乎天賦極為不錯，身懷罕見的三相，而且歸來後，就直接掌握了九轉龍息煉煞術。

如此配置，原本應該是個不錯的對手。

但可惜，被那貧瘠的外神州耽擱了一些時間，如今據說只是煞宮境，連煞體境都還未曾踏入。

而陸卿眉自己，已是極煞境，而且，她所凝鍊的煞罡，已過八十丈，在這天龍五脈二十旗中，僅次於金血旗的李清風。

不論從旗部的配置，還是掌控者的實力來說，雙方的差距都如同鴻溝。

「先殺煞魔首領，然後等他們過來。」陸卿眉說道。

沒有人有異議，因為這三十五層的煞魔首領對於他們而言，實在不具備半點威脅。

於是這聖鱗旗第一部進發，一路橫衝直撞，以最為蠻橫的姿態，衝進了三十五層深處。

然後乾脆利落的斬殺了那頭鎮守於此的煞魔首領。

這期間，聖鱗旗第一部沒有任何的減員。

作為排名第二的聖鱗旗尖刀部，他們顯露出來的實力，極為可怕。

所以，當兩個時辰後，李洛率領著青冥旗第五部趕到深處的時候，便是見到那早已等待在此的聖鱗旗第一部。

望著氣勢森嚴的對方，李洛心頭也是微微一凜，從這股氣勢來看，即便是龍牙脈那邊的金光旗，也要遜色一籌。

他的目光，投向了對面最前方那道於巖石上盤坐的修長倩影。

而此時，陸卿眉也是睜開眼眸，如寶石般的眼眸，倒映著眼前那有著一頭灰白頭髮，模樣顯得極為好看，俊朗的臉龐。

不過可惜，李洛的顏值對於陸卿眉沒有任何的加分，因為她對外貌實在不太感興趣。

「你們有點慢。」她的聲音，依舊那樣平靜。

李洛先是看了一眼青冥旗第五部這邊難掩緊張之色的眾人，然後笑道：「這不是怕被你們埋伏嗎？」

此言一出，對面旗眾中有嗤笑聲忍不住的響起。

這李洛還真是有些拎不清自身能耐，這龍牙脈，即便是那鄧鳳仙，也沒資格讓他們聖鱗旗來埋伏。

唯有陸卿眉依然沒有情緒波動，她盯著李洛，認真的道：「要打嗎？」

「總不能直接認輸，那多丟面子。」李洛從容笑道。

對於李洛展現的勇氣，陸卿眉倒是微微頷首，然後她屈指一彈，只見一支短香飛出，直接插進了不遠處的巖壁中，此時短香被點燃，有嫋嫋白煙升起。

「這支香燃盡前，你還能在這裡，這局比試，就算你們贏，此處的地煞能量都歸你們，包括那枚「神煞丹」。」她說道。

李洛面現訝異，道：「這麼放水嗎？」

陸卿眉瞥了李洛一眼，淡淡的道：「戰鬥之中，我從不放水，只是不想欺負人而已，那沒有什麼意思。」

「當然，我也希望你能給我帶來點驚喜，不然這一次的旗部之爭，屬實是有些無趣了點。」

李洛啞然，他能夠感受到陸卿眉言語間對戰鬥的期盼，他倒是沒想到，這個女孩看上去冷冽清美，卻是如此的嗜戰。

「我儘量吧。」

李洛無奈的笑了笑，倒也沒有為了面子強行拒絕對方的建議，畢竟雙方硬實力差距擺在這裡，他這真打腫臉充胖子，也沒什麼意思。

話音落下，他也是不再多說廢話，手掌一揮，青冥旗第五部旗眾立即運轉「合氣」，頓時間磅礴雄渾的能量猶如洪流般的席捲而起，充斥這片山林。

而陸卿眉也是一步踏出，立於聖鱗旗第一部最前方，在其身後，能量洪流滾動起來，似是滔滔江河，一股極為驚人的能量威壓，隨之散發。

她手握布滿著裂紋的琉璃棍，眼神冷凝的盯著李洛。

李洛則是雙手閃電般的結印，道道印法如殘影浮現。

他知道對方的厲害，所以根本沒有任何試探的打算。

只見得磅礴能量咆哮間，在青冥旗第五部旗眾上方，一道散發著恐怖威壓的龍影若隱若現，龍嘴緩緩張開，獠牙利齒間，有雷光跳躍。

「九轉之術，天龍雷息！」

李洛毫不猶豫的催動了他所掌握的九轉之術。

雷漿龍息如同銀色的雷河，於此時自虛空傾瀉而過，所過之處，虛空震蕩，扭曲，轟隆隆的雷霆之聲，響徹這片山林。

雷漿龍息倒映在陸卿眉那如幽潭般的眼眸中，她纖細的眉輕輕挑了一下，天龍雷息，這李洛天賦倒也是不錯。

她纖細五指緊握布滿裂紋的琉璃棍，下一刻，有金光於其體內爆發而起。

在其身後，金光中，仿佛是出現了一道金色的鹿影。

金鹿腦後，有九彩光環。

望著那道金鹿光影，李洛的心中閃過有關陸卿眉的信息。陸卿眉，極煞境，身懷虛九品，九彩金鹿相。

第七百八十七章九轉之術，裂海玄光

最新章節！

當陸卿眉身後瀰漫的金光中，有九彩金鹿相浮現時，她玉手緊握手中的琉璃棍，然後棍影矯健的翻動起來，猶如擎天之柱，攪動四周由聖鱗旗第一部「合氣」所

匯聚而來的龐大能量洪流。

與此同時，一股極為恐怖的能量威壓，也是如山洪海嘯般的肆虐開來。

正如陸卿眉所說，雖然她給予了一些便利的條件，但她一旦出手，就不會再有留手之意。

所以，當李洛施展出九轉之術「天龍雷息」時，她也是將自身所掌握的一道「九轉之術」，施展了出來。

只見磅礴能量猶如是在上空化為了汪洋大海，其內捲起萬丈波濤，拍碎虛空。

陸卿眉手中密布著裂紋的琉璃棍，猛然揮下。那一瞬，滔滔大海似是被撕裂開來，竟是有一道巨大的玄光自其深處裂海而出，那道玄光散發著極為霸道的氣息，所過之處，似乎連天地能量，都自然而然的被

分裂開來。

而下方的山林，更是在此時憑空的出現了一道約莫千丈的裂痕，裂痕處，光滑如鏡。

九轉之術，裂海玄光。

李洛望著那道巨大玄光，渾身汗毛都是在此時倒豎起來，這陸卿眉下手還真是狠，果真完全沒留手。

這一擊，怕是大天相境後期的強者，都得暫避鋒芒！

巨大玄光劃破天際，數息後，便是與那滔滔雷漿龍息相撞。

轟隆！

如風暴般的衝擊，頓時橫掃開來。

這片山林幾乎被摧毀，無數大樹拔根而起。

唯有雙方旗眾，身影紋絲不動，目光盯著那能量對碰處，不過雙方神情也截然不同，青冥旗這邊明顯更為緊張，而聖鱗旗那邊則是顯得輕鬆從容。

半空的能量衝撞，持續數息。

而後李洛眼神便是一凜，因為那浩蕩的雷漿龍息竟然是在此時被陡然分裂開來，玄光掠過，龍息一次次的被分裂，最終化為漫天破碎光點。

顯然，在這兩道九轉之術的對碰下，明顯還是實力有著絕對優勢的陸卿眉與聖鱗旗第一部佔據上風。

而餘下的玄光，雖說被削弱，但依舊去勢不減，直接對著青冥旗第五部所在的區域呼嘯而至。

李洛面色凝重，直接調動起「合氣」之力，磅礴的能量化為道道巨手，對著那「裂海玄光」拍下。

嗤嗤！

玄光一路裂開能量巨手，雖說在這過程中被不斷的消耗，但最終依舊還是轟在了青冥旗第五部前方的能量屏障之上。

轟！

地面被撕裂。

青冥旗第五部旗眾中傳出了騷亂，有上百人被這一擊所波及，直接重傷退場。

雙方的第一次交鋒，李洛這第五部便是付出了不小的代價。李洛也明白這一點，不提陸卿眉這極煞境的實力超越他許多，即便是雙方旗眾整體實力也不在一個層級，對方是聖鱗旗的尖刀部，其中雲集了聖鱗旗中的精英，

自然遠非他們青冥旗第五部可比。

他們能抗住陸卿眉第一擊未曾團滅大半，主要還是因為李洛也擁有著「九轉之術」。

換作其他旗首，即便是鍾嶺在此，也會比李洛更為狼狽。

陸卿眉同樣是在盯著這邊，其眼眸一片平靜，她也沒有說什麼廢話，因為她自身性格就是不喜多言。

她玉手一抬，磅礴能量如風暴般的再度匯聚而來。

又是有著一道充滿著殺機的玄光若隱若現。

顯然，她已經再次開始運轉「裂海玄光」。

她打算儘快將這場戰鬥結束。

李洛望著那再次如汪洋般匯聚而來的能量洪流，也是深吸了一口氣，他眼中並無畏懼之意，而是雙手合攏，印法變幻。

伴隨著滔滔能量湧灌而來，李洛掌心間，一面散發著特殊韻味的黑龍旗凝鍊而成。

「這是，封侯術？」

感應到李洛手中黑龍旗散發的波動，陸卿眉神色微動，眼眸間有些訝異，李洛僅僅只是煞宮境的實力，卻是還掌握著一道封侯術，這般天賦，的確算是不錯了。

如果李洛等級如她一般，今日倒是會有一場酣暢淋漓的大戰。

心中有些惋惜的想著，陸卿眉卻是沒有任何的猶豫，伴隨著她一掌拍出，只見得那如大海般的磅礴能量陡然分裂，其內有玄光掠出，分裂一切所見之物。

這一次的「裂海玄光」，比起之前那一道，更為兇悍！

李洛面色古井無波，他的雙臂之上，有雙相光環浮現出來，這是體內的相力融合成了雙相之力。

以雙相之力，催動黑龍旗。

李洛注視著手中的黑龍旗，他能夠清晰感覺到陸卿眉這一擊的恐怖，那股大危機之感籠罩他的全身。

這一刻，他的心神也是凝鍊到了極致。

他仿佛能夠聽見自身心跳的聲音，體內雙相之力如怒蛟般奔騰流動，每一次的轉動，都將會帶來澎湃的力量。

此時的李洛，突然生出了一種錯覺，他仿佛是感應到了雙相之力之中，有某種生命力在跳動。

其內蘊含的兩種相力，在這一瞬，仿佛是徹徹底底的融為了一體。

融合的極致，就仿佛是誕生了一種特殊的東西。

這一霎，李洛覺得，體內的雙相之力似是產生了一種蛻變，變得充斥了靈性，宛如精靈。

李洛寧靜的心中，不起波瀾，他若有所悟。

這種感覺...是雙相之力的第三重境界。

成靈。

在雙相之力踏入第二重境界「合一」許久後，李洛終於是在這一刻，於僥倖之間，摸到了一絲「成靈」之境。

真是許久了呢...

李洛眼瞳中倒映著那破空而至的玄光，同時他手中黑龍旗，劃破了虛空。

譁啦啦！

下一刻，虛空破碎，漆黑冰寒的冥水呼嘯而出，同時出現的，還有那御水而來的黑龍。

但這一次，李洛清晰的感覺到，那駕御冥水的黑龍，龍目之中，仿佛是出現了靈性之光。

那股威勢，宛如真龍降臨。

震耳欲聾的龍嘯聲，響徹山林。

黑龍御水而出，與那玄光，轟然相撞。撞擊的那一瞬間，陸卿眉那一直沒有波瀾的俏臉，終於是有一抹驚疑之色湧現而出。

第七百八十八章第三境

最新章節！

轟！

半空之中，蜿蜒黑龍馭冥水而出，龍吟響徹山林，那龍吟聲似乎與李洛以往施展時有所不同，其中充斥了一種特殊的靈性。

那一條黑龍，在此時猶如是具備了生機。

黑龍揮出龍爪，光芒直接是撕碎了虛空，其上有黑水纏繞而來，猶如是化為了重重漩渦，黑水充斥著極為霸道的腐蝕之力，所過處，連天地能量，都被融化。

而前方那一道巨大的裂海玄光，也是在此時，與黑龍爪光間流淌的黑水相撞。

碰撞的瞬間，那裡的虛空仿佛是呈現扭曲的姿態，繼而有恐怖的能量衝擊波肆虐而開。

不過這一次，此前摧枯拉朽般取得優勢的裂海玄光，卻沒有再次展現雄風，反而是在那黑龍爪下，變得震顫起來。

黑水源源不斷的湧來，將玄光腐蝕，動搖。

雙方的旗眾都是發現了這一情況，當即神色皆是有所變化。青冥旗第五部這邊，皆是錯愕之色，顯然對於這一幕，他們也是很茫然，畢竟雙方的實力差距太大，他們從一開始就抱著被碾壓的心態，可誰能想到，這轉眼間

，他們竟然將來自陸卿眉的這驚人攻擊，支撐了下來。

而且看樣子，這一次，還略佔上風。趙胭脂，李世，穆壁三人對視一眼，皆是感覺有些不可思議，他們此前不是沒見過李洛施展他這一道「封侯術」，但這一次，那馭水的黑龍，明顯是有些不一樣了

。

難道是這段時間中，李洛將他所修煉的這道「封侯術」，再次有所提升嗎？

「是修到大成境的「封侯術」？」與此同時，那陸卿眉纖細的柳眉也是微微蹙起，以對方的整體實力，即便施展出了封侯術，應該也不至於壓過她的「裂海玄光」，除非，李洛是將這道封侯術修煉

到了大成之境。若真是如此的話，那這李洛的相術天賦未免過於恐怖了一些，封侯術對於他們這些天驕來說，自然也都是修成過，但不論是她還是金血旗的李清風，他們所有人

修煉的封侯術，都僅僅只是小成境界而已。

陸卿眉眸光輕閃，眸子中倒是升起了一抹饒有興趣。

這李洛，如果有朝一日踏入煞體境的話，倒是一個能夠激發她一些戰意的對手。在她這般想著的時候，半空中的交鋒已是出現結果，裂海玄光被黑水盡數的消融，而那散發著強大威壓的黑龍再次咆哮，徑直化為黑光，對著聖鱗旗第一部這邊

衝殺而來。

在這次的交鋒中，李洛首次展開了反擊。

黑龍掠空而過，裹挾著陰影與森寒的水聲，直接衝向了位於聖鱗旗第一部上方的陸卿眉。

陸卿眉眼眸中倒映著威勢不凡的黑龍，容顏不變，纖細玉手於身前迅速結印。

噗！

黑龍在此時張開了龍嘴，只見得漆黑的冥水噴薄而出，猶如一條散發著極寒氣息的黑河，直接是將陸卿眉纖細修長的身影淹沒而去。

黑色的冥水奔湧不息，同時仿佛是在某處形成了漩渦，一層層的冥水不斷的消融著其中的一道相力波動。

李洛目光盯著那個位置，眉頭也是輕輕一皺。

在他的感應中，那裡存在著一股猶如磐石般的波動，那道波動，散發著不可摧毀般的氣息。

即便是冥水具備著腐蝕，消融之力，依舊未能將那道波動抹除。

黑水滔滔，半晌之後，終是散去。

然後李洛就見到了其中的一道紋絲不動的倩影。

陸卿眉手持布滿著裂紋的琉璃棍，長身而立，只不過此時，在她的嬌軀上，竟是出現了一副戰甲。

戰甲似是以龍鱗所鑄，它並不顯得臃腫，反而是極力貼合著陸卿眉的嬌軀，延伸出了纖細，曼妙的曲線。

其上的鱗片仿佛是銘刻著極為玄妙的光紋，明暗之間，吞吐著天地能量。

此時手持琉璃棍，身披龍鱗戰甲的陸卿眉，仿佛是一個女戰神一般。

氣息可怖。

李洛見狀，倒是將其認了出來。

那並非是寶具，而是屬於龍鱗脈的封侯術。

其名為「天龍鱗甲術」。

即便李洛在先前那股危機之下，對於雙相之力的感悟有所提升，但雙方不論是旗首還是整體間的實力差距，依舊不可忽視。陸卿眉不是此前遇見的那個李統，她是天龍五脈這一代中的頂尖天驕，李洛有九轉龍息煉煞術，她也有，李洛有三相，她有虛九品，李洛有封侯術，她同樣也有

。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李洛此時想要取勝，那顯然是不現實的。

於是，他果斷的搖了搖頭，笑道：「陸卿眉大旗首實力過人，我願意認輸。」

雖說他們這邊依舊還有些戰力，但已經沒必要真拼到山窮水盡的那一步了，因為那也改變不了什麼，另外這不是生死之戰，只是一次旗部間的切磋而已。

對於他的話，青冥旗第五部這邊諸多旗眾倒是沒有感到什麼喪氣，遇見這樣的對手，能夠打成這樣，其實已經算是很令人驚豔的表現了。

沒瞧見對面那些旗眾複雜的神色麼，顯然，對於李洛將陸卿眉逼得施展出了「天龍鱗甲術」，他們也是感到很震驚。

陸卿眉聽到李洛的話，容顏倒是依舊平靜，她瞥了一眼那尚還有一截未曾燒完的香，道：「不再堅持一下嗎？」

李洛笑道：「以後有機會的話，再來向陸大旗首討教，此次交鋒，你已經算是給過機會了，只是我實力不濟，未能把握住而已。」

然後他便是揮了揮手，頓時這方空間有所反應，一道道光柱將青冥旗第五部旗眾盡數的籠罩，而後空間扭曲，即將退出。

陸卿眉望著選擇主動退出的青冥旗第五部，她沉默了數息，然後在李洛的身影即將消失時，突然抬起玉手，有一道毫光射向李洛。

李洛條件反射般的伸手接過，只見得一枚渾圓丹藥出現在了手中，他對此並不陌生，赫然是一枚「神煞丹」。

他有些驚訝的看向對方。

那支香並沒有燒完，陸卿眉似乎沒必要給他一枚「神煞丹」。

不過還不待他有所反應，身影就已經被送出了煞魔洞。

隨著青冥旗第五部這邊被傳送出去，在陸卿眉身後，那名模樣俊朗的青年方才走上來，有些疑惑的道：「香沒燒完，為何給他一枚神煞丹？」陸卿眉微微低頭，纖細玉指指了指嬌軀上的龍鱗甲，那名青年看去，眼神頓時一凝，只見那防禦力驚人的龍鱗甲上，此時有一些龍鱗，竟然開始呈現黯淡的色彩

，其上，有裂紋浮現。

「如果他的實力與我一般是極煞境，我的「天龍鱗甲術」，應該是擋不住他先前那道封侯術的。」

「所以，他的實力，值得一枚神煞丹。」

陸卿眉手中的琉璃棍消失不見，眸光望著李洛消失的位置。「這個李洛，有其父之風，我想，或許以後，天龍五脈年輕一代的龍首之位，李清風...未必把握得住。」

第七百八十九章平局

最新章節！

當李洛率領著第五部自煞魔洞中退出來的時候，立即有青冥旗其他旗部圍了上來。

「李洛旗首，你們怎麼樣？」

第二，三，四部的旗首皆是開口詢問，此次第五部遭遇到了陸卿眉所率領的聖鱗旗第一部，可謂是倒黴至極，他們倒沒其他的想法，只是關心一下。

「這結果還用說嗎？難道你們還指望我們打敗陸卿眉啊？」李洛笑著調侃道。

眾人皆是笑起來，模樣也算是輕鬆，畢竟遇見陸卿眉所率領的聖鱗旗第一部，別說是李洛，想來就算是鄧鳳仙，都得折在其手。

正因為對手太過的強大，所以在不抱有任何希望的情況下，自然就沒有什麼負擔。

在所有人看來，李洛他們就算是輸了，也是理所應當，他們可以說李洛倒黴，但沒人會覺得李洛能力不濟。

即便是在那後面沒有湊過來的鐘嶺，都只是冷眼看著。

此時李鯨濤，李鳳儀也是走了過來，前者拍了拍李洛的肩膀，同情道：「沒事，誰都有倒黴的時候，遇見了陸卿眉那個武痴，就算是李清風也會頭疼。」

李鳳儀戲謔的道：「是不是被她血虐了一通？」李洛啞然，倒也沒說那陸卿眉看他表現好，還補償了他一顆「神煞丹」的事情，畢竟這在他看來實在沒什麼好炫耀的，相反，這顆「神煞丹」將會激勵他，未來有朝

一日，他希望能夠在正面打敗陸卿眉。

倒不是小家子氣的報復，而是想要回饋給對方一場她所期待的，酣暢淋漓的戰鬥而已。

而在他們這邊說話時，那山壁上的光幕已經開始將此次旗部之爭的對戰結果顯露出來。

然後李洛就聽見了青冥旗這邊傳出來的一些驚疑之聲。

李鳳儀也是轉過頭看向山壁上的光幕，然後目光定格在青冥旗第五部這裡，頓時也有些愕然的道：「小弟，你們這一場，怎麼是平局？」

李洛聞言，也是錯愕的看去，果然是見到，在與聖鱗旗第一部的對決結果處，顯露的是平局二字。

其實明明是他們先離場的...

「旗首，應該是陸卿眉那邊做的，煞魔洞擁有靈智，若是身為最後的離場者，她有權利選擇最後的結果。」趙胭脂說道。

李洛微怔，這陸卿眉是什麼意思？雖說在此前的交鋒中，他的確還有其他的手段，畢竟他這裡還藏了兩道九轉之術，不過他明白，即便將這所藏九轉之術暴露出來，也定然是不可能擊敗陸卿眉的

，畢竟雙方間的實力差距著實太大。

但要將時間拖延到那支香燒完，倒是可以做到的。

難道，陸卿眉察覺到了？

這女人在想什麼？

李洛對此百思不得其解。

「那陸卿眉怎麼會定一個平局？」李鳳儀倒是直接問了出來，眼眸中滿是疑惑。

李洛沉吟道：「莫非是覬覦我的容顏？」

旁邊眾人皆是一滯，然後都忍不住的翻了個白眼。「你的模樣雖然的確很加分，或許對於其他的女孩子還真有點用，可惜，對於陸卿眉來說，你的模樣跟你邊上這人可能差不多。」李鳳儀撇撇嘴，然後還指了指一

旁的穆壁。

穆壁頓時感覺受到了冒犯，我很差嗎？李洛聞言也是笑起來，然後他伸出手，一枚神煞丹出現在手中，道：「剛才的戰鬥，我們的確是輸了，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只不過陸卿眉給了一些便於我們的條

件，或許是不想欺負人吧，最後離開時，她還給了我一枚「神煞丹」。」

李鯨濤，李鳳儀等人聞言，皆是饒有興致起來。

「你竟然能從陸卿眉手中贏得一枚神煞丹？挺有能耐的呀。」李鳳儀打量著李洛，好奇的說道。

「以陸卿眉的性格，只會正視與她旗鼓相當者以及一些讓她認可的潛力者，看來你先前與她的交鋒中，讓她看見了你的一些亮眼之處。」李鯨濤分析道。「我感覺，她這是在幫你揚名，畢竟很多人都以為你會被陸卿眉血虐一場，但最終這個平局，卻是出人意料，所以我想，關於你們之間的交鋒，會引起很多人的興

趣。」李洛不置可否的聳聳肩，他對於陸卿眉的動機沒多大的興趣，而且他也並不以這一顆神煞丹為榮，畢竟輸了就是輸了，即便那支香最終真的燒完了，他也不會覺

得就是他贏了。

而後李鯨濤，李鳳儀想要約他聚會，但李洛卻是拒絕了，因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立即回去鞏固，感悟此前戰鬥中的靈光。

那所謂的...雙相之力第三境。

這才是此次煞魔洞修行中，最為重要的收穫。

不過李洛自身對這個所謂的平局不太在意，但正如李鯨濤所說，其他各旗，卻是因此而有些動靜。金光旗的鄧鳳仙目視著李洛離去，他的眼中掠過一抹奇特之色，李洛所率領的青冥旗第五部明明是先行出場，按照道理來說，這必然是陸卿眉取得了摧枯拉朽般

的勝利，可最終這個平局，當真耐人尋味。

「看來這個李洛比預料的還要有能耐，不然以陸卿眉的眼光，不可能會給予他一些優待。」

「那場戰鬥中的交鋒細節，倒是得探查一下，看看這個李洛，究竟憑什麼，能夠讓陸卿眉都看重？」

龍血脈，煞魔峰。

「嘁，陸卿眉這蠻力女在做什麼？竟然會跟那青冥旗第五部打個平局？她也不怕丟臉嗎？」李紅鯉望著那出爐的結果，柳眉頓時一挑，冷笑道。

她有些不爽，以往她與陸卿眉碰撞時，皆是輸多贏少，如今陸卿眉給了那個李洛一個平局，這讓得她也有種被侮辱的感覺。

「聽說那李洛模樣倒是好看，這隻知道戰鬥的蠻力女，莫非心動了？」她嘲笑一聲。「陸卿眉的性格，你難道還不清楚？」李清風微微一笑，盯著光幕上的結果，道：「她對這些可沒有半點的興趣，而且以我對她的了解，她必然是在這場戰鬥中，

感受到了那李洛的某些出眾之處，當然，這個出眾，必然是實力或者潛力...」「她的實力以及聖鱗旗第一部的整體力量，都要超越李洛與青冥旗第五部，這種交鋒並不對等，所以她在取勝後，才會有種勝之不武的感覺，這才定了一個平局結

果。」

「也就是說，陸卿眉覺得，如果李洛或者青冥旗第五部的實力更強一些的話，這場戰鬥，勝負是未定之事。」

李清風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緩緩道：「看來陸卿眉挺高看他。」

「去打聽一下這場戰鬥中的細節吧，能夠被陸卿眉高看，說明這個李洛能力還是不弱的，我們不能太過的高傲，免得未來真的陰溝裡翻船。」

李紅鯉對此倒是不置可否，不過既然李清風已經有了決定，那她自然會給面子不去反駁。

「據說李洛提前了青冥旗的大旗首之爭，還有不到半個月時間，他就將會與青冥旗第一部的旗首鍾嶺，競爭大旗首之位。」

「我倒是很好奇，李洛這一場究竟會顯露什麼本事，在失去了旗部之力的加持後，他不過只是一個煞宮境而已。」

李紅鯉淡笑一聲，道：「說不定，就會被直接打出原形。」

李清風笑了笑。

「那就拭目以待吧。」「他回歸龍牙脈也有一段時間了，是騾子是馬，也該顯露出來了。」

第七百九十章靈痕

最新章節！

時間流逝，不知不覺，距離青冥旗大旗首之爭，已是僅有三日。

這段時間內，關於青冥旗大旗首之爭，無疑是成為了龍牙脈中的一件頗受關注的事情，別說四旗的旗眾，甚至連各院的院主，乃至於一些族老等高層，都是對此頗有興趣。

一般正常來說，青冥旗大旗首之爭只是屬於小輩間的事情，各方高層不會過於的在意，但沒辦法，誰讓李洛的身份有些特殊。

其父李太玄雖然離開龍牙脈已經二十年左右，但這位驚豔了整個李天王一脈的無雙天驕，還是給各脈高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有人說，如果李太玄沒有離開龍牙脈，說不得如今那天元錄的封侯榜上，他有很大的可能問鼎前二。

之所以沒有說第一，是因為一旦李太玄沒離開，那麼那個澹臺嵐，應該也還在天元神州...

而李洛，是這兩位的兒子。

再加上他還是李驚蟄的孫子，如此身份，想不引人注意都難。

所以，這份關注不僅是在龍牙脈，在其他四脈中，同樣是有著高層投來了一份心思，這些高層，在二十多年前，不少人都曾經被李太玄的光輝所壓制，如今李太玄未曾歸來，倒是回來了一個兒子，他們自然也是想要看看，以李太玄和澹臺嵐那份風採，生出來的兒子，又能有什麼獨到之處？

還是說，虎父犬子？

當然這其中，也不乏一些當年與李太玄積怨的人，他們倒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態，試圖希望李洛受挫，如此也好稍微出點當年被李太玄挫敗的鬱氣。

反正不論如何，此次青冥旗的大旗首之爭所引起的關注度，怕是勝過此前的任何一次。

...

而當外界對這場大旗首之爭議論紛紛時，身為主角之一的李洛，則是未曾有半點的理會，他將所有的心神，都是沉浸到了修煉之中。

「第三座龍雷相宮，終於是強化完成了。」

修煉室中，李洛睜開了雙目，眼中似是有流光溢彩湧現，而這一刻，從其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也是再次出現了攀升的跡象。

那是因為第三座龍雷相宮經過打磨，也是踏入了大煞宮境的現象。

而龍雷相宮內的相力，也是隨之獲得了一次強化。

至此，李洛體內三座相宮，算是盡數的踏入到了大煞宮境，而在經過三次強化後，他體內的相力雄厚程度，在他的估計中，幾乎能夠算是橫壓同輩。

想要在大煞宮境中，找出相力比他雄厚的人，恐怕就算是在這內神州中，應該也找不出幾個來。

即便對方是擁有真九品相性的絕頂天驕，

李洛也完全不懼。

「正常測量的話，我此時的相力雄渾程度，怕是不遜se一些普通的銀煞體。」

李洛的眼中有著滿意之se浮現出來，煞體境的優勢還有一點是在肉身，不過他修有雷鳴體，以此做增幅，未必就比之要弱。

所以如果現在的他，再與穆壁比試的話，恐怕他根本就不需要施展黑龍冥水旗，就能夠輕鬆將其戰勝。

來到龍牙脈這兩個月的苦修，進步效果還是非常顯著的。

而且，還不僅是如此。

李洛伸出手掌，體內兩股相力流淌而出，然後完美的交融於一起，直接是融合成了一股雙相之力。

這道雙相之力於李洛的掌心升騰，顯得極為的靈動。

李洛注視著這道雙相之力，則是能夠發現，在這道雙相之力中，多了一點奇特的東西，??那似乎是一縷縷難以察覺的神秘光痕。

這些光痕猶如極為細小的魚兒一般，流淌，穿梭於相力之中。

此為靈痕。

當雙相之力進階到第三境的成靈時，方才會誕生之物。

簡單來說，就是兩種相力融合到極致後，所出現的一種靈性之物。

靈痕一旦誕生，不僅會提升雙相之力蘊含的靈性，而且與敵人相力交鋒時，這些靈痕會吞噬，消磨對方的相力。

而且靈痕還會自天地間汲取能量，強化延長自身的存在，從而提升自身的連綿，持久性。

尋常相力與其交鋒，想要將其化解，怕是只能以量取勝，這得花費數倍的相力，才能夠將這一道蘊含著靈痕的相力對付。

可以說，只有當雙相之力達到了成靈境，方才能夠開始觸及到一絲屬於封侯強者的韻味。

而李洛，在雙相之力上面修行這麼久，也終於是在前些時日與陸卿眉的那場交手中，誤打誤撞的感悟到了一絲靈光，此後再經過一些時間的摸索，他方才算是第一次凝鍊出了靈痕，徹徹底底將雙相之力，踏入到了第三境。

所以此時的李洛，不僅體內三座相宮強化完成，盡數踏入大煞宮境，而且三座煞宮內的地煞玄光總數已達近八千之數。

論起相力雄渾程度，他不弱於一般銀煞體境。

這再加上雙相之力第三境的感悟，李洛感覺，即便真的對上了金煞體境的鐘嶺，他也不會有什麼好懼怕的。

「稍微有點可惜的是水光相進化到八品雖然已經有了跡象，但卻還需要一段時日，此次的大旗首之爭，倒是要趕不上了。」

李洛有些遺憾的自語，來到龍牙脈這兩個月，藉助著給

予的靈水奇光的資源，他那上七品的水光相也是在一次次的淬鍊中，開始有了進階的跡象，只不過這還需要一些時間，不然如果能趕上此次大旗首之爭，他應該便是真正的十拿九穩了。

不過也無所謂了，對付鍾嶺，沒必要將所有的底牌都顯露出來。

李洛知道這一次青冥旗的大旗首之爭將會引來許多的注意，畢竟這是他來到龍牙脈後第一次真正依靠自身的實力來出手，所有人都想要看看他這位李太玄，澹臺嵐之子究竟是龍是蟲。

這其中，必然是有人抱著一些惡意心態，畢竟李天王一脈如此的龐大，而李太玄又曾經那般的耀眼，這自然就得罪了不少人。

李洛散去手中的雙相之力，眼眸平靜，然後又是閉攏雙目，繼續凝鍊靈痕。

不管別人抱著怎樣的想法，這場大旗首之爭，是他來到龍牙脈的第一戰，他必須贏得漂漂亮亮。

不論是為了他自己以後，還是為了保住老爹的名聲。

...

青冥峰，一座院落內。

鍾雨師於一座湖心亭中拋灑著魚餌，他盯著湖水中搶食的魚群，然後看了一眼站在旁邊的鐘嶺，淡淡的道：「此次青冥旗大旗首之爭，引來了很多的注意，你可得好好表現。」

鍾嶺點頭，道：「二叔放心，我會竭盡全力，奪下大旗首的位置。」

鍾雨師道：「莫要輕敵，那個李洛雖說在外神州蹉跎了一些時間，但天賦終歸不凡，這一點，從那煞魔洞中的進展就能夠看得出來。」

「脈首極為重視李洛，不過他老人家素來講究規矩，如果李洛沒有展現出令人信服的戰績，他也不會逆眾而行，而李洛有潛力，如果真讓他此次取得大旗首之位，那麼在脈首的推波助瀾下，恐怕就會讓他借風而起，真正的開始起勢，或許，他自身也是打的這個算盤。」

鍾雨師盯著鍾嶺，緩緩道：「因此，這一次的大旗首之爭，對於李洛而言，至關重要，成則借勢騰飛，敗則只能繼續蟄伏，可他在外神州已經耽擱那麼多的時間了，再蟄伏下去，只會讓得他與同輩中的頂尖天驕越差越遠。」

「所以，你這一次，必須打斷他的騰飛之機！」

「你若是能夠將他此次按下去，那我這邊，也能夠謀取青冥院大院主之位。」

鍾嶺聞言，眼中有狠厲之se浮現，最終緩緩點頭。

「二叔，我知道了。」

「李洛他的確有天賦與潛力，但要怪，就怪他爹娘將他生在了外神州，或許以後我不及他，但是現在...」

「我會讓他明白，我還是能夠拿捏他！」

第七百九十一章大旗首之爭

最新章節！

今日的青冥校場，顯得異常的熱鬧。

不僅青冥院四位院長盡數到場，甚至連李青鵬，李金磐，趙玄銘這其他三院的大院主，都是湊了過來，一時間，這座青冥校場成為了龍牙山脈中的焦點之處。

而這，還只是明面上的，在那暗處，不知道還有多少目光在盯著，甚至於，連其他四脈的一些高層，都是在以一些特殊的手段，窺探此處。

正常來說，區區一場大旗首之爭，怎麼也不可能引來這麼多李天王一脈的高層注意，但誰讓此次的情況，稍微有些特殊呢...

這是李洛回歸李天王一脈後，第一場真正顯露自身實力與手段的戰鬥。

雖說在煞魔洞中，李洛的表現頗為出眾，但說到底，那並非是屬於他自身的力量，而且未來，不論是誰，終歸都會脫離二十???????????????旗的位置。

唯有自身之力，方才是真實。

所以，很多人都想看看，這個從外神州歸來的李洛，究竟能有他那曾經驚豔了整個李天王一脈的父親幾分的風採？

青冥校場西側，一座龐大的訓練場。

此處人聲鼎沸，青冥旗八千眾皆是齊聚，甚至連其他三旗的旗首，也是在李鯨濤，李鳳儀以及那鄧鳳仙的帶領下來了此處。

在訓練場左側的高臺上，眾位院主高坐，而今日之事畢竟是青冥院的競爭，所以鍾雨師，李柔韻等青冥院的院主坐於主位，而趙玄銘，李青鵬，李金磐等其他院的大院主，便是於旁而坐。

李驚蟄並未現身，因為他的身份畢竟太高了，區區一場大旗首之爭，他實在沒有露面的必要，而且這樣露面來顯示他對李洛的看重，對於李洛而言未必就是什麼好事，同樣後者或許也並不希望如此。

不過，在場的院主都心知肚明，以李驚蟄的能力，必然是在旁人難以察覺的情況下注視著這裡的一舉一動。

訓練場中，氣氛沸騰，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鍾雨師則是站起身來，他抬起手掌，頓時場中的沸騰人聲就迅速的減弱下來。

鍾雨師面帶溫和的笑容，道：「沒想到一場普通的大旗首之爭，竟然會引來這麼多的關注，我青冥院可是很久沒這麼熱鬧了。」

「好了，廢話也不多說了，青冥旗內，大旗首始終未曾決出，但群龍無首不是好事，所以今日，這個位置也該決出人選了。」

「按照規則，大旗首之位，旗內五部旗首皆是有競爭的資格。」

他目光投向青冥旗五部旗眾最前方，道：「有意競爭者，可上臺。」

他聲音落下時，便是有許多的目光投向了五部前方的位置，那裡是五部旗首所在。

只不過，第二，三，四部的旗首皆是面無表情，沒有任何的動靜，因為他們都心知肚明，大旗首的位置不是他們能染指的，以前沒有李洛的時候，所有人都知曉大旗首的位置必然是屬於鍾嶺的，後者只是在等待大旗首之爭的時間到來，然後就能夠順理成章的上位。

可誰都沒想到，在鍾嶺即將上位的時候，卻是突然殺出來一個李洛。

雖說李洛自身那煞宮境的實力讓人有些意外，但其特殊的身份卻是令得他成為了大旗首的有力競爭者。

再加上這兩個月下來，所有人都見???????????????識到了李洛率領第五部所取得的成績，這說明李洛並非是只有身份，其自身的天資同樣不可小覷。

所以，此次的大旗首之爭，只有鍾嶺與李洛才是主角，他們如果不識趣的要上去露個風頭，只會自討苦吃。

在他們沒有動靜的時候，位於第一部前方的鐘嶺，一步踏出，身影卻是如箭矢般的直接掠上了石臺之上，身軀如槍般筆直，眼中有銳氣流露。

「青冥旗第一部鍾嶺，欲爭大旗首之位！」他低沉的聲音，也是隨之響起。

第一部那邊的旗眾，頓時爆發出歡呼之聲，為自家旗首助威。

第五部這邊，李洛舒展了一下身子。

「旗首，加油！」趙胭脂對著李洛露出了嬌媚動人的笑顏，今日的她穿著紫色緞裙，將自身性感火辣的曲線展現的淋漓盡致，她於場中，宛如一朵豔麗綻放的牡丹，吸引著不少視線若有若無的投來。

她對於那些目光卻是視而不見，反而是貼近李洛，在其耳邊笑吟吟的道：「旗首，今日若是得勝，晚上或許可以給你一點福利喲。」

有些目光見到趙胭脂與李洛這般模樣，眼神倒是有些奇特，這位聞名龍牙脈四旗中的大美人，以往對誰都是保持著距離，如今卻是與李洛表現得這般親近，莫非已經傍上了這根大腿？

這般妖嬈美人的挑逗言語，一般男子聽了，怕是會難以把持，心猿意馬，但李洛神色卻是無動於衷，道：「也虧得我未婚妻不在這裡，不然你說這些話，我懷疑你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趙胭脂撇撇嘴，道：「我對旗首你話語中的那位如神女般的未婚妻是否真的存在保持嚴重的懷疑。」

李洛笑了笑，意味深長的看了她一眼，道：「你拿我擋槍的舉動，我就不與你計較了，我說過，只要你忠心為我做事，你自然就是我的人。」

「而且你既然不喜歡與異性接觸，平日也沒必要故意如此，我可不想等你回去後，又是暗中哀怨噁心之類的言語。」

趙胭脂嬌媚的臉蛋微僵，眸光躲閃的道：「旗首還真是敏感呢。」

李洛倒也沒有怪罪的意思，趙胭脂自小生活在那種環境中，所經歷眾多，這些不經意間的小動作也只是因為內心缺乏一些安全感，試圖藉助他的身份，對外展現一些威懾力，免得有人覬覦她。

「其實對於旗首，我並沒有感到如對其他男人那麼的厭惡...」趙胭脂還在辯解。

「???????????????那可真是我的榮幸。」

李洛笑著，然後不與她多說廢話，腳下雷光突然一閃，身影再次出現時，已經站在了站臺，立於鍾嶺的對面。

「第五部旗首，李洛，也想要爭一爭這個大旗首。」李洛緩緩說道。

鍾嶺眼神冷冽的盯著李洛，淡淡的道：「李洛旗首，你的天賦毋庸置疑，不過你太急了，如果你能再熬半年，大旗首的位置，恐怕我只能拱手相讓。」

「我的時間爭分奪秒，浪費半年，那個代價太重了。」李洛笑道。

他想要在龍牙脈中崛起，勢必要將青冥旗掌握在手中，儘快掌握這股力量，他才能夠有更多的作為，同時為自身爭取更多的機遇。

半年時間，對於其他人而言或許沒太大的影響，可對於他而言，卻是難以承受的代價。

見到勸解無效，鍾嶺的眼中不由得浮現一抹戾氣，面無表情的道：「那我就真想要看看，李洛旗首究竟是想要憑什麼，以煞宮境的實力，從我手中搶到這個大旗首之位了。」

而此時，在那高臺上，鍾雨師望著出場的兩人，然後在那眾多期盼的目光中，揮了揮手，雄渾聲音響徹全場。

「此次青冥旗大旗首之爭，由第一部旗首鍾嶺，第五部旗首李洛參與。」

「還望兩位各施全力，將我青冥旗的水準顯露出來。」

「開始吧。」

伴隨著最後一句話的落下，這場青冥旗大旗首之爭，拉開序幕。

而場中的氣氛，也是陡然鼎沸。

第七百九十二章李洛的小術

最新章節！

當那鍾雨師宣布開始的那一瞬，伴隨著場中喧囂聲沸騰而起，那鍾嶺已是一步踏出，強橫如風暴般的相力升騰而起，威壓瀰漫。

鍾嶺的相力呈現火紅色彩，宛如熾焰，散發著高溫，連空氣都變得扭曲了起來。

八品火相。

從鍾嶺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威壓，比起趙胭脂，穆壁，李世等人強橫了太多，畢竟論起實力來說，鍾嶺的確算是青冥旗中的第一人。

如此強橫的相力，令得第五部這邊的吶喊助威聲都是不由自主的減弱了一些，趙胭脂美目中也是噙著一點擔憂之色。還是那句話，李洛雖然在煞魔洞中成績斐然，但那主要是因為其自身擁有的九轉煉煞術以及九轉之術和第五部旗眾的「合氣」之力，在這些加持下，他與鍾嶺之間

的差距方才被彌補了許多。

可現在，這些外物之力皆是不起作用，唯有依靠自身，方才能夠登上大旗首之位。

而李洛，如今似乎只是大煞宮境，而鍾嶺，卻是貨真價實的金煞體境。

這種差距，李洛又該如何去彌補？

在其心中擔憂時，那鍾嶺卻是直接展開了攻勢，只見其五指緊握成拳，火紅相力如巖漿般奔湧而出。

轟！

伴隨著鍾嶺一拳轟出，只見得火紅相力直接凝鍊成了一道數十丈左右的拳印，那拳印之上，布滿著火紅色的鱗片，威勢驚人。

熟悉鍾嶺的人一眼就認了出來，這是其所擅長的炎鱗拳，乃是一道龍將術，威力不弱。

顯然，鍾嶺也並沒有因為李洛只是煞宮境的實力就有所小覷。

他這一拳，即便是趙胭脂，穆壁，李世這些銀煞體境的人都很難接下來。

熾熱之氣自半空席捲而過，裹挾著濃烈殺機，在那眾多目光注視下，直轟李洛。

炎鱗火拳於李洛眼瞳中急速的放大，他感受著那股強悍的相力威壓，面色也是微顯凝重，對方不愧是金煞體境，這般壓迫感，遠非穆壁可比。

轟！

李洛腳下有雷光浮現，身影猶如鬼魅般的閃退，試圖避其鋒芒。

低階龍將術，閃雷術。

這是李洛在大夏時就修煉過的一道身法相術，算是如今他僅有的一道增幅速度類的手段。

然而那炎鱗拳卻是在鍾嶺的操控下，如跗骨之蛆般的追擊而上，此處畢竟是戰臺之上，有著範圍的限制，所以李洛並不能直接遠遁。

所以在稍微避開對方銳氣之後，李洛手掌一握，金玉玄象刀出現在了其手中。

其面目平靜，體內相力高速流轉，而後一刀斬下。

嗡！

一道璀璨的刀輪於刀尖凝鍊而出，直接是撕裂虛空，與那炎鱗拳轟撞於一起。

轟！

狂暴的能量波動於半空中綻放，然後霸道至極的炎鱗拳卻是裹挾著高溫，一拳就將刀輪蒸發。

李洛所施展的「千流水刀輪」，並沒有取到幾分作用。

在雙方實力有所差距的情況下，這種經過改良的虎將術，已經很難再有建樹。

周圍有一些低低的驚呼聲響起，想來都是見到了雙方對碰中的，鍾嶺所取得的壓倒性優勢。

高臺上，眾位院主倒是神色平靜的注視，並未顯露任何情緒。

而李洛一擊無果，腳下雷光閃爍，出現在了數十丈之後的位置，然後一柄銀色大弓出現在了其手中。

他直接拉滿弓弦，雷光跳動而出，一支仿佛雷漿所凝結而成箭矢浮現出來。

雷光轟鳴，引得虛空都是在微微震蕩。

雷漿箭矢流動，其上還有著雙相光環浮現，這是李洛動用了雙相之力，不過，這次的雙相之力中，並沒有靈痕的出現。

李洛體內相力傾瀉而出，一股強悍的能量波動爆發而起。

這股能量波動，倒是引得在場許多大煞宮境層次的旗眾微微變色，因為他們發現，同為大煞宮境，李洛的相力強度，比他們高了不止一個檔次。

轟隆！

「高階龍將術，龍牙雷流！」

伴隨著李洛心中的低語，那道宛如斑駁龍牙所化的雷霆箭矢直接撕裂長空，疾掠而出，其後雷光流淌，仿佛一道驚雷劃破了天空。

轟！

宛如雷霆般的龍牙雷流划過天際，直迎那鎮壓而來的龍鱗拳印。不過，就在此時，半空中突有一縷縷水光浮現，竟是憑空形成了數道異常明亮的光鏡，光鏡爆發出強光，照耀在那龍牙雷流之上，頓時眾多視線便是驚訝的見到

，那龍牙雷流四周，竟是憑空的出現了十數道雷霆流光。

十數道龍牙雷流奔襲虛空，那聲勢倒是顯得極為壯觀。

戰臺四周，有諸多驚譁聲響起。

「那是水鏡術？他是以此術倒映出了數道幻影？」

「看來他也是知道，雙方差距太大，即便他施展出了如此凌厲的高階龍將術，也無法抵禦鍾嶺旗首的炎鱗拳，所以試圖以幻影來幹擾鍾嶺旗首的攻勢。」

「小術倒是玩得不錯，但在絕對的力量壓制面前，用處不大。」

「...」

諸多竊竊私語聲響起，然後更多的目光是眨也不眨的盯著半空中。

鍾嶺面無表情的望著這一幕，直接五指握攏，那炎鱗拳印怒砸而下，宛如天降隕石，直接對著那聲勢浩大的雷流群砸去。

然而就當炎鱗拳印即將落下時，那雷流群突然分裂開來，猶如是化為了一條條靈敏的雷蟒，於半空穿梭。

轟！轟！

炎鱗拳砸空，倒是轟中了兩道雷流，但在碰撞的瞬間，後者便是憑空散去。

顯然是幻影所化。

鍾嶺面色一沉，眼中掠過驚疑之色，這些以水鏡術倒映而出的幻影為何會如此的靈活？

轟轟！

炎鱗拳一次次的迎上那飛舞的雷流，可讓人驚訝的是，每一次皆是撞上幻影，而在這樣的接連消耗下，炎鱗拳之上流動的火相之力也是在迅速的黯淡。

李洛目光一閃，心念一動，那殘餘的數道雷流突然加速，主動的迎上了炎鱗拳。

兩者於半空中轟然相撞。唯有高臺上的數位院主，眼神突然一動，他們鎖定了其中的一道雷流，這道雷流刁鑽的避開了那炎鱗拳最為強盛之處，然後轟中了炎鱗拳印某一片黯淡的炎鱗上

。

轟！

仿佛是一場盛大的煙花於半空綻放開來。

然後眾人便是眼神震驚的見到，那由實力達到金煞體境的鐘嶺所施展而出的「龍鱗拳印」，直接與那閃爍的雷光，同時的湮滅而去。

鍾嶺勢在必得的攻勢，竟然就這樣被李洛毫髮無損的化解了過去。

這讓得眾人很是感到不可思議。

畢竟雙方那道攻勢之上所蘊含的力量差距頗為明顯。

這明明應該是鍾嶺取得碾壓之勢才對！

可最終，為何會是這個結果？

場中略微有些寂靜，可唯有高臺上的數位院主，方才看明白了先前李洛的一番手段。李洛以一種有些特殊的「水鏡術」，為他所施展的那一道高階龍將術製造出了幻影，然後以此消耗了鍾嶺那一道「炎鱗拳印」的力量，並且在此過程中，找尋到了其

拳印的破綻之處。

之後雷流一擁而上，幻影分化其力，真正的雷流卻是從那破綻之處，一擊制敵。

看似簡單的操作，其中卻是需要極為精妙的控制。

不論是幻影還是真正雷流的隱藏。

李青鵬，李金磐，李柔韻等院主，眼中皆是有一抹讚嘆之色浮現出來。

李洛這一手以弱勝強的手段，算是將其自身豐富的戰鬥經驗以及相術天賦給顯露了出來。

面對著他這般操作，就算是他們這些封侯強者，也得說一聲漂亮。

原本今日他們還有些擔憂李洛與對方實力間的差距，但眼下來看，今日這場青冥旗大旗首之爭，應該是會相當的精彩了。對於接下來李洛還能有什麼令人驚豔之處，他們的心中，開始升起了一點期待。

第七百九十三章煞罡

最新章節！

訓練場上，沸騰聲音伴隨著李洛擊碎了鍾嶺那一道炎鱗拳印，一時間變得減弱了許多。

眾多目光皆是布滿驚愕。金光旗那邊，面對著錯愕的眾人，為首的鄧鳳仙緩緩道：「李洛現在應該已經邁入了大煞宮境，他身懷三相，擁有三座相宮，如果這三座相宮都已經完成了一次強

化，那麼其自身的相力也將會比同等級的人更強。」

「所以不要將他當做普通的大煞宮境，論起相力雄厚程度，現在的他未必比一名普通的銀煞體境弱。」

「不過他能夠如此精妙的化解鍾嶺的這一道攻勢，也的確是相當的不凡，他對於相術的運用很有想法，看來他所經歷的戰鬥並不少。」「那鍾嶺能拿下這個大旗首之位嗎？」有金光旗的旗首問道，雖說這是青冥旗的事情，但鍾嶺以往對鄧鳳仙很是尊敬，所以金光旗內的旗眾，還是對其更有好感的

。鄧鳳仙盯著戰臺上的兩道人影，微微沉吟，道：「李洛手段不弱，遠勝普通的大煞宮境，甚至即便是銀煞體境恐怕都對他沒有多大的威脅，但鍾嶺終歸是老牌的金

煞體境，而且據說他已經放棄了衝擊琉璃煞體，打算直接熔煉煞罡，踏入極煞。」

「倒也不知道他如今是否成了...」

「如果他能掌握極煞的話，即便只是丈許，那麼今日，李洛大概率是沒有什麼勝算的。」

...在場下眾多竊竊私語迴蕩時，在那戰臺上，鍾嶺面色也是顯得格外的陰沉，他倒沒指望這一道攻勢就直接擊潰李洛，但在他的預料中，最起碼能逼得李洛將他那

道封侯術施展出來才對，可先前李洛所施展的，顯然只是一道龍將術。雖然這道龍將術威力也是極為不俗，但雙方相力等級差距擺在這裡，所以他的那一擊，未能傷及李洛就已經是他落了下風，更何況，他的炎鱗拳印，還被對方所

化解。

鍾嶺目光掃過半空，隱約的察覺到那裡殘留一些相力痕跡，於是他忽然深吸一口氣，而後一口赤紅相力噴薄而出，猶如火焰匹練，直接自半空橫掃而過。

於是那些由李洛悄無聲息布置下來的相力痕跡盡數被焚燒。

「小手段倒是不少。」鍾嶺冷聲道。

先前正是這些相力痕跡形成了那「水鏡術」，同時製造了幻影，對他的炎鱗拳印進行了幹擾與消耗。

「不過如果你指望這些小手段能夠取勝的話，那也實在有些異想天開。」鍾嶺言語間帶著一絲諷刺。

話音落下時，鍾嶺手掌一握，只見得一副赤紅拳套覆蓋了雙拳，其上有金色的光紋散發出來，仿佛是形成了火焰的圖紋，銘刻其上。

與此同時，鍾嶺的肉身，竟是在此時緩緩的散發出了金光，金光於皮膚表面流轉，這一刻，有一股驚人的威壓，從其體內散發出來。

金煞體！

這就是金煞體強者的標誌，肉身經歷地煞玄光的強化，力量，速度，防禦皆是遠勝煞宮境。

「你以為，這就是我為今日做的所有準備嗎？」然而，在催動了金煞體後，鍾嶺眼中的譏諷反而變得更為濃鬱。

當他此話落下的時候，戰臺四周，有諸多騷動聲響起。

前來觀戰的李鯨濤，李鳳儀面色微微一變，似是察覺到了什麼。

金光旗那邊，鄧鳳仙則是輕笑一聲，道：「這個鐘嶺，還算是有點本事。」而在那眾多視線的注視下，鍾嶺上前了一步，也當這一步踏出來的時候，所有人都是見到，那自其體內暴湧出來的雄渾相力之外，竟然開始出現了一些呈現深邃

色彩的光點。

這些光點猶如是融化的金屬液體，點綴於磅礴相力之間。

光點在迅速的凝聚，數息之後，便是於相力之外，形成了一道特殊的能量體。

那仿佛是一道不過丈許的深邃罡芒，罡芒吞吐時，前方的空氣，仿佛都是被撕裂開來。

一股無法形容的危險氣息，從那深邃罡芒之中散發出來。

這道罡芒落在眾人眼中，卻是引起了巨大的喧譁與騷動。

「那是...煞罡？！」

「鍾嶺竟然已經凝鍊出了煞罡！」

「那豈不是說，他也算是觸及到了「極煞境」的門檻？！」「雖說這道煞罡還顯得極為虛浮，但卻的的確確是煞罡，煞罡威能驚人，乃是地煞將階的極致表現，鍾嶺能夠將其凝鍊出來，那麼今日的大旗首之爭算是沒什麼懸

念了。」

「倒是可惜了那個李洛，原本還以為能夠上演一場奇蹟呢。」

「如果鍾嶺只是金煞體，或許李洛還能有點奇蹟，可既然鍾嶺連煞罡都折騰出來，那李洛就不要奢望了。」

「......」

眾多聲音響起，顯然都是覺得今日青冥旗的大旗首之爭，幾乎已經有了結果。

而第五部這邊，趙胭脂，穆壁，李世三人對視一眼，也皆是沉默下來，先前因為李洛的表現而產生的驚喜，蕩然無存。

在那高臺上，李青鵬，李金磐，李柔韻三人，眼神也是微微一凝，而反觀那先前不露聲色的鐘雨師，則是靠攏椅背，身體顯然是變得放鬆了一點。

「果然是凝鍊出煞罡了嗎...」

李洛同樣是在盯著鍾嶺身體之外吞吐的深邃罡芒，他倒是並未出現什麼驚懼之色，反而是一聲感嘆，因為對此，他其實也有過預料。

畢竟，總不能真的將對手當做蠢物，別人也是會進步的。

「李洛，你自己下去吧，以你的天賦與潛力，半年之後，再來爭搶這個位置吧。」鍾嶺淡淡的道。

李洛聞言，忍不住的一笑，道：「真就覺得自己勝券在握了嗎？」

「不然呢？憑你這些花裡胡哨的相術嗎？」鍾嶺道。

「先前的手段，的確只是表演，目的是顯露一下我的相術天賦，畢竟今日的我，並不打算遮掩。」李洛很誠實的說道。

鍾嶺冷笑道：「表演很成功，你可以走了。」

李洛搖了搖頭，道：「那可不行，還有重頭戲沒上場呢。」

鍾嶺雙臂抱胸，冷冷的盯著李洛。

李洛則是收起了光隼弓，手掌再度握住了金玉玄象刀刀柄，他手指輕輕抹過有些斑駁的刀身，俊逸至極的臉龐上，那一抹笑容也是緩緩的收斂了起來。

「接下來，我想給大家表演一個節目。」

隨著他低語聲輕輕的響起，李洛也是邁出了腳步。

同一時間，李洛體內三座相宮劇烈震動，轟鳴，三股相力猶如大河一般奔湧而出，於體內經脈中高速流轉。

「雷鳴體，二重雷音！」低語聲於李洛心中響起。

轟隆！

體內心臟處的雷霆熔爐中，頓時有雷鳴爆發，兩道玄妙雷音於體內擴散，所過之處，血肉頓時變得沸騰起來。

李洛的眼瞳中，仿佛都是有雷光跳動。

「象神力，第三重！」

斑駁直刀震動，有恐怖的力量如古老蠻象衝撞而來，那股力量之可怕，比此前任何一次都可怕，因為這是李洛第一次將象神力催動到第三重。

在這種力量下，即便他以二重雷音強化了血肉，但依舊雙臂出現了極為猙獰的撕裂傷痕，鮮血從血肉中滾滾而出，順著手臂流淌下來，猙獰可怖。

但李洛卻並未理會手臂上的劇痛，他面無表情，而在這兩種能力的增幅下，李洛的氣勢，也是在此時節節攀升，直入巔峰。

然而這並未結束。

轟轟！

體內兩股相力融合，其內有神秘的光痕浮現，頓時令得這股強大的雙相之力變得充滿了靈光，猶如具備了生命力一般。

「雙相之力，靈痕！」驚人的相力波動，猶如風暴一般自李洛體內橫掃而出，雙相之力升騰，其內神秘光痕如精靈般飛舞，一股強悍的壓迫感散發出來，竟是將來自鍾嶺那邊的相力威

壓，盡數的抵抗了下來。

如此變故，讓得所有人皆是忍不住的變色。

他們難以置信的望著那衣衫獵獵作響的少年，此時此刻，後者體內爆發出來的氣勢，甚至不比金煞體弱了！

可是...這又如何可能呢？！

「他的相力...」

如李鯨濤，李鳳儀，鄧鳳仙這些實力頂尖者，則是察覺到李洛的雙相之力，似乎是變得極為的靈動，磅礴。

這與他們此前的感應，截然不同！

而唯有高臺上的眾位院主察覺到了相力中的神秘光痕，當即眼瞳都是猛的一縮，因為他們對此，太過的熟悉。

那是...靈痕！

唯有雙相之力修煉到某種層次後，方才會出現之物。

這靈痕對於封侯強者來說雖然很常見，可這如果出現在一個煞宮境的小輩身上，那就稀罕到極致了！

而此時，戰臺上的鐘嶺也是面色變了，因為從眼前的李洛身上，他開始感應到了一些危險的氣息。

「我這個節目的名字，叫做...」

而李洛，嘴中還有著低聲在傳出。

他緩步向前，刀劍划過地面，帶起一路火花。

他雙瞳中似是有雷光奔湧，一股可怖氣息，籠罩向了鍾嶺，同時手中古樸斑駁的直刀緩緩抬起。

「一刀，斬極煞。」

當最後一句話緩緩傳出時，李洛揮刀斬了下來。

那一刀落下，虛空被割裂，有磅礴浩瀚的水聲傳出，下一刻，只見得滾滾黑水，奔湧而出。

黑水之中，有蜿蜒盤踞，散發滔天兇氣的黑龍，破水而出。龍爪遮天蔽日，在那無數驚恐的目光中，鎮壓而下。

第七百九十四章一刀斬極煞

最新章節！

當巨大的黑龍裹挾著滔滔冥水席捲而出時，在場無數視線為之驚駭，其他三旗中一些實力不弱於鍾嶺的旗首，同樣是忍不住的變色。

因為在李洛這一刀下，即便是他們，都是生出了巨大的危機感。

他們無法相信，如此兇悍猛烈的一刀，竟然是由一位大煞宮境所劈斬而出。

這一刀，已是能威脅極煞！

而首當其衝的鐘嶺，更是面色劇變的厲害，他瞳孔猶如地震一般，望著那咆哮而來的黑龍冥水。

李洛這道黑龍封侯術，他也知曉，可是，就算是封侯術，也不至於這麼變態的吧？！

這李洛，真的只是大煞宮境嗎？！

這一刻，鍾嶺感覺，就算說李洛是金煞體境的等級，他都不會有任何的懷疑。

但是，現實卻並非如此。

鍾嶺面色陰晴不定，繼而也是化為兇狠之色，他能夠感覺得出來，李洛這一刀雖然恐怖，但是...李洛也就只有這一刀了！

這是搏命之法！

李洛將自身所有的手段，力量都集中在了這一刀之中，只要這一刀未能徹底將鍾嶺擊潰，那麼接下來的李洛，將會失去所有的抵抗之力。

鍾嶺一咬牙，五指陡然緊握，赤紅的拳套之上相力升騰起來，猶如是熊熊烈焰，高溫將空氣都炙烤得扭曲起來。

與此同時，他體內的相力也是在此時毫無保留的爆發而起，猶如一道百丈烈焰火柱，直衝天際。

他雙手結印，而後深吸一口氣，嘴巴瞬間鼓脹起來。

呼！

下一瞬，一團黑色的火焰從其嘴中呼嘯而出，這團黑火顯得有些粘稠，同時也散發著一種極為強烈的暴戾之氣。

黑色火焰落在了鍾嶺升騰火焰的拳套上，而後他面色猙獰的一掌轟出。

「高階龍將術，炎魔大手印！」

伴隨著鍾嶺一掌拍出，只見得一道百丈黑火手印憑空成形，手印中央處，仿佛是有著兇悍至極的鬼臉模樣。

這一掌拍出，這方區域的空氣仿佛都是被灼燒乾淨，令人呼吸艱難。

而且，在那黑火手印之上，宛如金屬液體般的煞罡迅速流動，漸漸覆蓋其上，頓時黑火手印的威勢節節攀升。

在有了煞罡的加持下，鍾嶺這道炎魔大手印的威能，即便是一座小山頭，都能被他生生的捏碎，焚毀。

顯然，面對著李洛這傾盡所有手段的一刀，鍾嶺也不敢有半點小覷，同樣是將自身手段施展到了極致。

只要抗下李洛這搏命一刀，這青冥旗大旗首之位，就是他鍾嶺的囊中之物！

炎魔大手印呼嘯而出，地面直接是被撕裂出了漆黑的灼燒痕跡，然後在那眾多緊張的目光注視下，與那咆哮而至的黑龍相撞在了一起。

轟！

驚天動地般的能量衝擊波如颶風般橫掃開來。

戰臺四周圍觀的人群皆是運轉相力，抵禦衝擊，眼睛則是死死的盯著那兩道狂暴至極的能量衝擊之處。

只見得那裡，黑龍咆哮，龍爪之下有黑河席捲，那黑色的冥水森寒至極，與鍾嶺的火相之力一碰觸，便是爆發出極為劇烈的爆炸。

不斷擴散的衝擊波，令得在場一些實力稍弱者，隱隱有些窒息感。

鍾嶺面目猙獰，調動體內的每一絲相力，從相力的強橫程度來說，即便李洛藉助諸多手段，但依舊還是他這邊更勝一籌。

但在碰撞中，鍾嶺卻發現李洛的相力顯得極為的棘手。

兩人的相力不斷的互相侵蝕。

可即便他這邊仿佛更強一些，但李洛的相力卻散發著一種難以想像的靈性，而且那相力中似是蘊含著某種神秘之物，不斷的消融，化解他的相力。

「是雙相之力嗎？」

鍾嶺心頭費解，雙相之力的確很高階，那是封侯強者才能觸及的力量，但並不是說只要擁有了雙相，就真能夠在相力的品階上面跟封侯強者一樣的。

鍾嶺不是沒有遇見過雙相者，但他卻從未聽說，誰的雙相之力會如此的霸道。

吼！而就在鍾嶺心中憤怒間，突然黑龍爆發出了驚天龍嘯，只見得其龍嘴張開，一道漆黑的龍息噴薄而出，那龍息之中，隱約可見眾多神秘的光痕若隱若現，仿佛是

天地而生的古老紋路。

那一口龍息，直直的噴在了炎魔大手印之上，頓時其上的煞罡竟然是在此時出現了融化的跡象。

短短不過數息間，炎魔大手印上升騰的黑炎，也是開始以驚人的速度黯淡。

場中有此起彼伏的驚呼聲響起。

下一刻，黑龍疾掠而過，在那震耳欲聾的龍吟聲中，匯聚了鍾嶺所有力量的炎魔大手印在此時轟然崩碎。

鍾嶺瞳孔震動。

下一刻，同樣被炎魔大手印灼燒得千瘡百孔的黑龍衝殺而至，裹挾著殺機，重重的撞擊在了其身軀之上。

噗嗤！

鍾嶺一口鮮血狂噴而出，身影直接是倒飛出去，狼狽的落在地上，搽出了數十丈的痕跡。

其身軀上金光不斷的黯淡，強橫霸道的金煞體，也是在這一刻，被生生的消融。

黑龍能量終於是耗盡，化為能量光點，破碎開來。

而戰臺上驚天般的對碰，戛然而止。

滿場寂靜無聲。

而在這寂靜中，他們看見臺上的李洛，他流淌著鮮血的手掌握著刀柄，倒拖著刀身，刀尖在地面上划起火花。

他腳步緩慢卻堅定的一步步走向鍾嶺的位置。

然後在那眾多目光注視下，將刀尖頂在了重傷的鐘嶺腦門上。鍾嶺氣息萎靡，他臉龐上滿是血汙的望著李洛，此時的後者，俊逸的臉龐同樣是慘白一片，從後者握著刀柄微微顫抖的手掌來看，李洛顯然也是耗盡了體內的最

後一道力量。

現在的李洛，幾乎沒有戰鬥力。

但偏偏，鍾嶺更加是動都動不了一下。

「還不宣布結果嗎？難道真要砍了他才行？」李洛轉頭，看向高臺上，用一絲餘力笑著說道。

此時，高臺上，諸位院主方才漸漸的回過神來。

他們望著那鴉雀無聲的場中，眼中也是有著不同的情緒湧現出來。

最終，李柔韻瞥了一眼沒有聲息的鐘雨師一眼，率先開口，輕柔的嗓音在每一個人的耳邊響起。

「此次青冥旗大旗首之爭，最終由李洛取勝。」

「從現在開始，李洛將會擔任青冥旗大旗首之位！」

隨著李柔韻的聲音落下，場中的寂靜終於是打破，隨之而來的，便是那如洪流般的喧譁與沸騰之聲。

他們都明白，這一次青冥旗的大旗首之爭，必將在龍牙脈中，引起不小的轟動。高臺上，李青鵬，李金磐望著李洛那修長挺拔的持刀身影，神情微微的有些恍惚，這一瞬，他們想起了許多年前，那個同樣在龍牙脈中創造出了諸多奇蹟的身影

。

那個百年來，龍牙脈最為出眾的絕頂天驕。

「老三的血脈...有他的風採。」

兩人對視一眼，皆是看見了對方眼中的一抹欣慰之色。

...

龍牙山，後山竹苑。

正挖著竹筍的老人也是在此時抬起了頭，他望著青冥峰那邊的方向，素來嚴肅的蒼老面龐，也是在此時有著一道淡淡的笑容浮現出來。「太玄呀，你這兒子，未來...或許會青出於藍。」

第七百九十五章餘波

最新章節！

當李柔韻宣布青冥旗大旗首之爭落幕時，這座龐大的訓練場中也立即有著譁然與沸騰在爆發。

各方旗眾皆是眼露震動。

這個結果在他們的心中可謂是掀起驚濤駭浪。

誰都沒想到，當鍾嶺在初步凝鍊出了煞罡後，竟然最終還是被李洛所擊潰。

那李洛，明明只是大煞宮境而已啊！

這與鍾嶺之間，究竟有多少個等級的差距？

三相者，就能夠這麼霸道嗎？！

如此可怕的戰鬥力，簡直就是他們所見過最強的大煞宮境了。青冥旗第五部旗眾那邊，眾人在經過短暫的震驚後，便是陡然爆發出驚雷般的歡呼聲，李洛是青冥旗第五部的旗首，如今他升任青冥旗大旗首，雖說之後李洛將

會卸任第五部旗首的位置，但有了這份香火情，往後他們第五部在青冥旗內，地位終歸會有些不一樣的。

趙胭脂嫵媚的臉蛋上，也因為激動而湧現出誘人的紅潤之意，李洛展現出來的戰鬥力，的確是令人驚豔。以李洛的身份，原本能夠直接成為龍牙脈年輕一輩的領袖，但因為在外神州的蹉跎，才令得他此時起步晚了一點，但好在李洛自身天賦卓絕，即便如此也能夠迅

速的追趕上來。

而也正是因為如此，她才有著在李洛未崛起前就鋪墊關係的機會。

嗯，這個機會，可得好好把握。趙胭脂輕笑一聲，出身卑微的她這些年小心翼翼而行，她明白自身的美貌會給她帶來一些優勢，但也因此帶來了很多的覬覦，因為出身特殊的緣故，她太明白那

些男人的心了。而李洛不太一樣，他似乎對她的確是興趣不大，雖然趙胭脂對他口中那位如神女般的未婚妻是否真實存在抱有極大的懷疑，但至少從直覺上面，李洛給她一種還

不錯的感覺。

所以，如今李洛越是展現出自身的能力，對於趙胭脂而言，就越是一個好消息。「嘖嘖，不愧是三叔的兒子，以大煞宮境敗極煞，即便只是一個剛剛入門，煞罡虛浮的極煞，但這個戰績，依舊罕見。」李鯨濤望著戰臺上那道修長的年輕身影，

讚嘆不已。

旋即他面色又是一苦，道：「以後怕是要遭了，被我爹罵的時候，肯定會說你瞧瞧你小弟之類的話。」

李鯨濤為人和善，不喜與人爭，整個李天王一脈的年輕一輩都知道這位龍牙脈中的嫡長孫是個老好人，不過也正因如此，他屢屢被其父親訓斥沒有上進心。

「哼，你這性格，就應該被罵，你如果爭氣點，這龍牙脈四旗又怎會輪到金光旗崛起？」李鳳儀哼道。當初李鯨濤其實是最有機會掌握四旗，畢竟身份擺在那裡，可正是因為他的退讓，方才給了金光旗機會，而鄧鳳仙也是趁此崛起，如今已是有了龍牙脈年輕一輩

領袖的風採。

李鯨濤悻悻一笑，道：「這不是為了給你機會嘛。」

李鳳儀撇撇嘴，道：「好意思讓我一個女孩子衝鋒陷陣，為咱們這嫡系一脈賺臉面？」

「現在不還有小弟嗎，這小子還是很爭氣的，我看好他！以後他一定能跟三叔一樣，成為咱們龍牙脈的牌面。」李鯨濤賠笑道。

對於他這脾氣，李鳳儀徹底沒了話說，只能無奈的搖搖頭。

金光旗旗眾所在。

幾位金光旗的旗首，也是在此時面露驚容，失聲道：「鍾嶺竟然輸了，這李洛也太變態了吧？」

「什麼大煞宮境能有這種戰鬥力？」鄧鳳仙凝視著臺上李洛的身影，微微沉默，道：「的確很讓人意外，不過剛才那一擊，應該算是李洛破釜沉舟的一擊，他將所有的力量傾注於上，這一擊之後，他

的戰鬥力十不存一。」「當然，他以大煞宮境的等級，能夠爆發出如此驚人的一擊，這的確也是非常令人驚嘆的事，這應該是三相為其帶來的優勢，三座相宮的強化，將他的相力雄厚程

度提升到了不遜色於尋常銀煞體的層次，而且在先前斬出那一刀時，他的肉身在轟鳴，所以他應該也是修行了某種肉身增強的秘術。」「最重要的是他的雙相之力，似乎是與我曾經見過的一些雙相之力有些不同，他的雙相之力要更為的凝鍊與強橫，其中存在一些特殊的光痕，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李洛有可能已經觸及到了雙相之力的第三境。」

聽到鄧鳳仙的分析，金光旗眾人皆是驚疑出聲：「雙相之力第三境？！」

他們自然也是聽說過這種屬於封侯強者的力量，這也是雙相者獨有的優勢，只不過，據說雙相之力境界提升極難，李洛竟然能夠在大煞宮境時，就做到這一點？

這傢伙的天賦，如此驚人嗎？

他這才大煞宮境，就如此的變態，如果等他踏入煞體境後，豈不是都能威脅到鄧鳳仙了？

見到眾人變幻的臉色，鄧鳳仙淡淡一笑，道：「李洛的確不可小覷，但也沒必要過於的懼怕。」

「鍾嶺那虛浮不堪的煞罡，根本算不得真正的極煞境，這一戰，李洛其實也是在冒險。」

「鍾嶺根基並不雄厚，不然也不會連琉璃煞體也修不成，如果李洛剛才那一擊是面對著一名琉璃煞體境的對手，那麼最後站在臺上的，一定是後者。」聽到鄧鳳仙此話，眾人方才暗自鬆了一口氣，如果說李洛能以大煞宮境就抗衡極煞境，那未免有些可怕了一點，而眼下聽鍾嶺的分析，先前李洛那傾盡全力的一

刀，應該只是具備金煞體巔峰的層次，並不能說真的能夠對付極煞境。

而鄧鳳仙，不僅是貨真價實的極煞境，而且還是修成過琉璃煞體的極煞境。

他的根基與底蘊，遠非一般的極煞境能夠相比。

鄧鳳仙此言是告訴他們，李洛雖然特殊，但想要追趕上來，可沒那麼容易，他們金光旗，依舊是龍牙脈四旗中最強者。

而他鄧鳳仙，也依舊會是龍牙脈年輕一輩的領袖。

「走吧，今日沒什麼好看的了。」

鄧鳳仙揮了揮手，率先轉身而去。金光旗眾人跟了上去，他們也都清楚，經此一戰後，李洛必將於李天王一脈年輕一輩中聲名鵲起，如此亮眼的戰績，也會讓得更多的人注意到他這位從外神州歸

族的李太玄之子。這平靜的二十旗，也勢必會因為這場戰鬥，而掀起一些波瀾。

第七百九十六章李驚蟄的提點

最新章節！

龍牙山，後山竹苑。

李洛在取得青冥旗大旗首之爭的勝利後，便是來了此處報喜，然後他就見到李驚蟄準備好的一桌清淡竹筍。

顯然李驚蟄已是知曉結果。

於是李洛也就不客氣，陪著老爺子吃喝了一頓，畢竟整個龍牙脈中，有資格來這裡吃上這一口李驚蟄親自栽下的竹筍的人，怕是沒幾個。

「爺爺，我這兩個月時間拿下青冥旗大旗首的位置，效率還算是不錯的吧？」喝了兩杯李驚蟄倒的靈筍酒釀，李洛笑嘻嘻的問道。

李驚蟄聞言，夾了一根竹筍放在嘴中，咀嚼著說道：「不錯，沒丟你爹的臉。」

他那素來嚴肅的蒼老面龐上，有一抹淡淡笑意浮現，那眼中的滿意之色，倒是並未遮掩。

「那爺爺，您之前答應我的事情呢？」李洛眼巴巴的問道。

「是那「九紋聖心蓮」嗎？」李驚蟄道。

李洛連忙點頭。

???????????????李驚蟄放下了手中的竹筷，道：「關於此事，我前些天就傳信給了龍血脈那邊，打算將此物從寶庫中先置換出來，不過卻還沒能達成，因為的確是遇見了一些阻力。」

李洛聞言，頓時緊張起來，道：「被人截胡了？！」

「這倒沒有，我此前應該與你說過，此物是老祖從天淵帶回來的奇寶，各脈的諸多院主都在盯著此物，龍血脈那邊的院主更是盯得緊，時刻都想要得到，所以我這邊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龍血脈那邊反對聲不少，而龍血脈那老傢伙也就以此為藉口，暫時推諉了下來。」

李驚蟄微微沉吟，道：「不過我也提醒了那老傢伙，若是以一些不合規矩的理由截了此物，我定不會善罷甘休。」

「你也不用擔憂，待得下個月那老傢伙大壽時，我會親自前往龍血脈，定下此物的歸屬。」

「龍血脈無非是想以此為由頭，佔一些便宜罷了，若真是如此，大不了到時候讓他們一些東西。」

「你儘管放心便是，我既然答應了你，那麼此物絕不會落入他人手中。」

望著李驚蟄那從容平靜的蒼老面龐，李洛心頭生出一些感動，他很清楚以各脈之間的龐大程度，如果龍血脈以此來謀取一些利益，那定然會遠超他的想像。

雖然都是同為李天王一脈，但這種各脈之間的博弈，也是瀰漫著硝煙的味道。

【目前用下來，聽書聲音最全最好用的app，集成4大語音合成引擎，超100種音色，更是支持離線朗讀的換源神器，換源app】

對此，李洛只能將這份情誼記在心中，因為他的確非常的需要「九紋聖心蓮」，此物是姜青娥恢復底蘊的重要之物，這將會影響到她未來能否衝擊封侯境，所以他必須在一年之內，將此物得到，並且將其送到姜青娥的手中。

「多謝爺爺。」李洛給李驚蟄斟滿一杯酒，然後輕聲說道。

李驚蟄面帶笑意的將這杯酒一飲而盡，他知道這是孫子的一點心意，雖然他不太明白為何李洛對那「九紋聖心蓮」如此在意，畢竟此物對於李洛這麼一個小小煞宮境而言，似乎是過於遙遠了一些，即便真是給了李洛，李洛這小小身軀未必就承受得了。

不過李驚蟄也沒有多問，他的性格也不是喜歡追根究底的人，他知道這個從小在那外神州長大的孫子想要這個東西，那麼他這個當爺爺的，終歸是要想辦法滿足了他。

「九紋聖心蓮暫時沒給你取來，你還有其他要求嗎？」李驚蟄笑著問道。

李洛笑了笑，剛欲搖頭，卻是記起了此前李柔韻所說的事情，於是就道：「爺爺，青冥院似乎要增添一位新院主，我想推薦彪叔參與競選。」

「牛彪彪？」

李洛點頭，坦然的道：「未來我若是入主青冥院，或許會與鍾雨師有一些衝突，如果提前將自己人安排進去，掌握青冥院的一些事務、權力，未來或許也會輕鬆一點。」

他倒是說的直白，也不掩飾他的謀劃。

李驚蟄對於他這般直接，一時間也有點哭笑不得，當著他這位龍牙脈脈首說這些爭權奪利的事情，真的合適嗎？

「???????????????你有這未雨綢繆的心，倒也是不錯。」

不過最終，李驚蟄對此還是給予了一些肯定，這麼多年來，他都未曾撤掉李太玄青冥院大院主的位置，這顯然就是認定了青冥院是屬於李太玄的，雖然李太玄至今未回，可既然李洛回來了，等以後，這青冥院定然還是會交給李洛的。

而李洛想要安排人進入青冥院，他自然也不會反對。

「牛彪彪以往並未在龍牙脈任職，按照規矩來說稍微有點不合規，但此事也並非沒有先例，所以我可以允許他參與青冥院新院主的競選。」

「不過他如今封侯臺破碎，實力未能恢復，即便眼下能夠保持四品侯的實力，也是因為外物維持，而青冥院新院主的競選者，皆有五品侯的實力，我能給他競選的資格，可他此時未必爭得過其他的競選者。」李驚蟄說道。

「所以我的建議是讓他稍微等等，而青冥院新院主的競爭，我會延緩一些時間，等我這邊找到恢復他封侯臺的辦法後，令他恢復實力，想來到時候事情就簡單了。」

李洛聞言，點頭贊同。

「一切都依爺爺所說。」

李驚蟄點點頭，提醒道：「你如今成為了青冥旗大旗首，之後也要多熟悉一下整個青冥旗的「合氣」，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往後一些時日，你們各旗也會開始接取任務，其中不乏兇險之事，想要完成這些任務，必須需要合氣之力。」

李洛鄭重點頭，成為了大旗首，他就有資格掌控青冥旗八千旗眾的「合氣」之力，這股力量比此前他掌控第五部將會強橫太多，甚至...這股力量，可以抗衡封侯強者！

但這股力量太過的龐大，想要掌控，可並不容易。

這其中還需要諸多的磨合與嘗試。

「爺爺，我想要提升地煞玄光的凝鍊效率，不知道還有其他的辦法嗎？」李洛又是問道。

「有九轉龍息煉煞術再加上兩份月俸的資源以及煞魔洞的增幅，都還不夠嗎？」李驚蟄笑問道。

李洛搖搖頭，如今憑藉著這些條件，他每個月基本能夠凝鍊出三千道左右地煞玄光，其實這種效率已經算是很迅猛了，但李洛的目標，是填滿三座相宮。

而按照他的估計，以他如今三座相宮的承受量，應該可以容納不低於三萬道數量的地煞玄光。

這是一個相當可怕的數量。

據他所知，即便是一般的九品相擁有者，其相宮在大煞宮境時所容納的地煞玄光極限，也就在兩萬左右。

可他憑藉著三座相宮，硬生生的超過了一般的九品相。

三萬道地煞玄光，到時候以此底蘊來凝鍊煞體，李洛有很大的可能直接躍過銀煞體，凝鍊出金煞體！

但是，按照現在的速度，等他填滿三萬道地煞玄光，豈不是需要將近一年的時間？

一年時間，從大煞宮境晉級煞體境，這個速度，說實在的不算快。

???????????????而偏偏時間對於李洛而言，是最奢侈之物，他根本浪費不起。

所以，他才會來找李驚蟄問計。

「你這可是幸福的煩惱。」李驚蟄說道，他何等老辣，一眼就知曉了李洛是打算填滿三座相宮，藉此衝擊煞體境。

不過他還是給出了建議。

「正常來說，你現在地煞玄光的凝鍊速度，已經趨於飽和，即便之後再增添「上品元煞丹」等丹藥來輔助，增幅的速度也不會出現遞增之勢。」

「而你如果真想要獲得暴漲之勢，那就只能藉助一些頂尖的罕見機緣。」

李洛聞言，稍微有點失望，所謂的頂尖機緣，無非便是一些天地間的特殊寶地，藉助那種浩瀚龐大的能量提升自身，可這種機緣，哪是那麼好遇見的。

「在天元神州上，倒的確是有一些這種特殊機緣，如那星隕宮的「萬載星光」，那是星辰相力與天地能量凝鍊而成，被星隕宮以一座浩瀚奇陣煉製而成，據說一縷「萬載星光」，可化三千地煞玄光。」

「還有秦天王一脈的「九嶽地氣」，聚九座地脈之力，凝成「地氣」，也可增添龐大的地煞玄光。」

「不過這些機緣皆被各大勢力掌控，外人不太可能染指。」李驚蟄悠悠說道。

李洛無奈的搖搖頭，旋即心頭一動，問道：「那咱們李天王一脈，難道就沒這種？」

李驚蟄笑了笑，道：「終於明白了？」

「咱們李天王一脈，有一座池子，其名為...」

「玄黃龍氣池。」

「此池中，能夠誕生出一種「玄黃龍氣」，而這道龍氣，若是用來凝鍊地煞玄光，一道可化...」

李驚蟄伸出手掌，五根手指在李洛面前晃了晃。

「五千之數。」

啪嗒。

李洛手中的竹筷，直接掉落了下來。

第七百九十七章玄黃龍氣池

最新章節！

「五千道地煞玄光？！」

李洛被李驚蟄這話嚇壞了，這「玄黃龍氣」是什麼神奇的東西，僅僅一道，竟然能夠為人平添五千道地煞玄光？！

這若是一般的小煞宮境得了，豈不是一躍邁入大煞宮境？

不過震驚過後，狂喜又是湧上心頭，他知道以李驚蟄的身份斷然不可能與他說笑，那麼這「玄黃龍氣」對於他而言，豈不是最好的機緣？

若是能夠得到數道，他這三萬道地煞玄光的目標，便是能夠以最快的速度達成。

「爺爺，這麼重要的事情，為何現在才告訴我。」李洛歡天喜地，繼而得寸進尺的抱怨。

「因為那龍氣池，一般十年左右開一次，現在時間沒到，告訴你也沒用。」李驚蟄笑道。

李洛笑容頓時僵硬下來，十年開一次？

「那現在距離龍氣池打開，還有多久？」他小心翼翼的問道。

「算算時間，還有三年吧。」李驚蟄夾起一根竹筍，漫不經心的道。

李洛聞言，心頭頓時一冷，還有三年才開？等三年後，他如果還沒涼得話，恐怕也不需要這玩意了。

他哭喪著臉，搖了搖頭，苦澀的道：「看來我與這龍氣池沒有緣分。」

他垂頭喪氣，原本還以為找到了捷徑呢，結果轉眼夢想就破滅了。

而就在他這裡鬱悶的時候，眼角餘光卻是見到李驚蟄臉龐上帶著一抹戲謔笑意，當即心頭升起一抹靈光，希冀的問道：「是不是還有轉折？」

李驚蟄將嘴中的筍條咽下去，慢條斯理的道：「玄黃龍氣池的開啟時間，的確是十年一開，不過若是五脈脈首共同決議，則是可以提前三年開池。」

李洛大喜，這不就巧了嗎？又趕上了？「不過玄黃龍氣池的決議，在兩年前已經有過討論，其中四位脈首提議七年開啟，一位脈首提議十年再開，而由於意見不統一，最終就只能維持原規，不做提前，

繼續定為十年一開。」李驚蟄接下來的一句話，又是讓李洛體會到了什麼叫做跌宕起伏。

而怒從心起的李洛直接一拍桌子，怒道：「是不是又是龍血脈的掌山脈首反對的？給他臉了是不是？！」

李驚蟄瞥了李洛一眼，道：「反對七年開池的脈首，就坐在你的面前。」

李洛頓時有些蒙，先是尷尬的一笑，然後趕緊給老爺子斟滿一杯酒，同時納悶的道：「爺爺你為何要反對七年一開啊？」

「我為什麼要同意提前開龍氣池？」李驚蟄反問了一句。「你以為龍氣池開啟，是每個小輩都能受益的嗎？龍氣池的爭奪，雖說是以旗為單位，但其中只有六根盤龍柱，這意思就是最後只有六位大旗首，能夠站在其中，

獲取「玄黃龍氣」。」「前些年龍牙脈年輕一輩並不算太過出眾，那個時候就算提前開了龍池，最後獲益最大的，也僅僅只是龍血脈而已，在這種情況下，龍血脈自然樂意早點開龍池，

但如此一來，無非也就肥了他們而已，既然這樣，我何不晚個三年？萬一這三年龍牙脈有能夠扛鼎的小輩冒出來呢？這樣我也算是為他留了個機會。」

李洛這才明白過來，敢情李驚蟄此前反對七年一開，是因為龍牙脈在這「玄黃龍氣池」中無法獲得足夠的好處。這倒是在情理之中，據說在他老爹李太玄之後，龍牙脈就再沒出過驚才絕豔的小輩，最起碼，比起龍血脈那邊的天驕，各個層次都是要弱上一些，即便是如今出

了一個鄧鳳仙，也依舊被龍血脈所壓制，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李驚蟄自然是寧願將「玄黃龍氣池」給推延三年。

李洛無奈的嘆了一口氣，只不過這樣一來，他就要錯過了。

算了，只能再想其他的辦法了。

「你想要這份機緣？」而此時，李驚蟄問道。

「那肯定是想啊，天王級勢力十年一次的機緣，我這從外神州來的鄉巴佬，還真沒嘗試過呢。」李洛坦然的說道。聽到李洛說外神州，李驚蟄沉默了一下，當年李太玄會離開天元神州，逃到那外神州去，他一直都有些內疚，而這個孫子出生在外神州，也從未獲得過龍牙脈的

蔭庇。

李驚蟄望著李洛那酷似李太玄的稚嫩臉龐，素來有些嚴肅的神色也是在此時不由自主的變得柔和了一些。

「你想要的話，倒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李驚蟄微微沉吟，道：「此前本來就只有我反對提前開池，如果你真想試試，我便傳信給龍血脈那老傢伙，等他下個月壽辰時，就順道直接開池，也算做是個彩頭

，想來他會很樂意。」

「這不太好吧？」李洛遲疑了一下，李驚蟄好歹也是龍牙脈脈首，此前既然已經有了決議，如今再去反悔，會不會有損脈首威嚴？

「小事而已，不過我此時去告訴他們，我同意提前三年開池，以那些老狐狸的精明，恐怕立刻就能猜到我的目的所在。」

李驚蟄放下了竹筷，淡笑的看著李洛：「他們一定會知道，我是因為你才同意提前開池，所以我究竟會不會損失顏面，不在於我，而在於你。」「你若是真能在那龍氣池中有亮眼表現，搶到一根盤龍柱，奪得一道「玄黃龍氣」，那旁人自然會說我魄力了得，而你若是空手而回，那麼才會有人暗中嘲笑我這

老傢伙異想天開，老眼昏花。」

「所以，你有這個勇氣為了我這老頭子的一點顏面，去搶一道「玄黃龍氣」嗎？」李驚蟄問道。

李洛一怔，旋即沉默了數息，認真的道：「難度的確很高，不過我願意試一試。」李驚蟄都已經將話說到這個份上了，他如果就此退縮的話，那實在是讓人覺得他沒有膽魄，而且李驚蟄堂堂龍牙脈脈首，願意將這份顏面投在他的身上，這份信

任，也讓李洛心中有些感動。

雖然他知道那所謂「玄黃龍氣池」的難度遠超與鍾嶺一戰，但有旗眾「合氣」之力加持，他倒也未必完全沒有一爭之力。

畢竟，那盤龍柱有六根。

「這個玄黃龍氣，每次能夠獲得多少道啊？」李洛又是問道。

「一般一道吧，某些運氣好的人能有兩道。」李驚蟄說道。

「有點少啊。」李洛有些不滿足的說道，一道龍氣能化五千道地煞玄光，雖然也算是很多了，但對於他這三萬的目標，似乎還是差不少。

「你倒是貪心，你以為這「玄黃龍氣」凝鍊很容易嗎？」李驚蟄沒好氣的道。

若真是這麼容易，也不會起碼七年才會開池一次了。

李洛悻悻一笑，然後道：「爺爺如果願意給我這個機會的話，那我也想全力試試。」

李驚蟄聞言，微微頷首，道：「行吧，那你就先回去等著消息吧，到時候確定了，我會通知你。」

李洛笑眯眯的將桌上盤子端過來，將其中的筍菜一掃而淨，這才心滿意足的起身，拍著肚子轉身而去。

而在離開院子的時候，他頓了頓，轉過身來望著俯身收拾桌子的老人，認真的道：「爺爺，謝謝您。」

李驚蟄雖然說著是將顏面放在了他的身上，但李洛心中明白，如果不是因為他的話，李驚蟄定然是不會去反悔此前的決議。

說完這話，李洛也沒有多留，徑直離去。而隨著他身影遠去後，李驚蟄方才抬起頭，望著他離去的方向，蒼老的面龐上，有一抹淡淡的笑意浮現出來。

第七百九十八章新官上任

最新章節！

第二日，當李洛來到青冥校場時，一切的氣氛仿佛都是顯得不一樣了。

不僅趙胭脂，穆壁，李世照例來迎接，連第二，三，四部的旗首也是來了，他們帶著眾多旗眾望著李洛的身影。

「恭迎大旗首！」

眾人吶喊聲如雷，迴蕩在龐大的校場中。

李洛被這陣仗嚇了一跳，而後笑著拱手，道：「承蒙諸位抬愛，有幸擔任青冥旗大旗首之位。」他望著那些眾多噙著一些好奇以及敬畏的目光，微微沉默了數息，而後開口繼續說道：「你們都知道我的父親李太玄，他曾經率領著青冥旗達到了最耀眼的高度，

天龍五脈二十旗中，當時皆是以我們青冥旗為首，那是我們青冥旗曾經的榮光。」

「不過這些年因為各種原因，青冥旗衰落得很厲害，曾經的榮光已經盡數黯淡，甚至，別的旗還說咱們青冥旗是混子旗。」

場中有些騷動，不少旗眾露出了忿怒不甘，但又無可奈何之色。「但是我知道，咱們青冥旗的旗眾，不比其他十九旗差多少，以往衰落，只是因為少了一個合格的領袖而已，雖然這麼說有點自吹臉皮，但我還是得說，你們等的

那個合格領袖，應該就是我了。」李洛笑道。

此言一出，也是引發了一些低低的鬨笑聲，李洛這份自誇，讓人忍俊不禁，但又讓人對其直白話語生出了一些親近感。

「我來青冥旗，的確是有野心的，因為我爹曾經將青冥旗帶到了一個非凡的高度，所以，我也想要試試，我爹能做到的事情，我這個當兒子的又能否做到？」李洛目光環視四周，俊逸的臉龐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如果諸位也還尚有幾分熱血的話，倒不如與我一同嘗試一下，看看能否再讓咱們青冥旗，重回曾經的榮光？

」

眾多旗眾沉默了片刻，最終有人大聲道：「願聽大旗首差遣！」

「請大旗首帶我青冥旗崛起！」

此起彼伏的聲音開始不斷的響起，雖然有著給李洛這位新上任的大旗首捧場的緣故，但看得出來，不少旗眾眼中有一些希冀之光在升起。因為李洛所說的一切並非是虛妄，他這兩個月顯露出來的本事，眾人也是有目共睹，特別是昨日的大旗首之爭，他以大煞宮境的實力，擊敗了初入極煞的鐘嶺，

這在眾人眼中，已經算是一場奇蹟。

或許，青冥旗真的有幾分可能，在他的手中，再度崛起。趙胭脂望著那眾多旗眾被調動起來的情緒，美目中也是掠過一抹讚嘆之意，不得不說，李洛的人格魅力，比起鍾嶺的確是要強上許多，以往鍾嶺在時，可做不到

這種程度。

當然，她也明白，李洛能做到這份程度，他的身份以及昨日的那場戰績，是最主要的因素。

「諸位，既然我成為了青冥旗大旗首，那麼當務之急，是組建青冥旗尖刀部，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在煞魔洞中追上其他旗部的進度。」李洛話音一轉，直接說起了最重要的事情：「我建議尖刀部以第五部為原體，自其他旗部中挑選精英旗眾，所以希望諸位能夠給予支持，而尖刀部的待遇，之後也

將會隨之提升。」

此話一出，倒是引得眾人竊竊私語，青冥旗五部，從整體實力而言，第一部還是要強一點，但李洛如今卻是以第五部為原體，顯然是因為鍾嶺的緣故。

「大旗首放心，尖刀部事關我們青冥旗的整體進度，我們定會支持。」不過第二，三，四部的旗首倒是頗為配合，直接應了下來。

李洛衝著三人抱拳以示感謝，而後再度交談了一會，便是遣散了眾人。

「恭喜旗首。」

待得眾人散去，趙胭脂等人方才再次衝著李洛道賀。他們的神色皆是帶著掩飾不住的喜意，即便是頗為沉穩的穆壁，都一副喜笑顏開的模樣，李洛雖然才來到龍牙脈兩個月，可不管怎麼樣，他們才算是第一批跟隨

李洛的人。

如今李洛升任，他們未來在青冥旗的日子也會更加的好過。

「我如今升任大旗首，這第五部旗首的位置也將會空出來，你們三人覺得誰更合適？」李洛望著三人，笑著問道。

三人聞言，對視一眼，最後趙胭脂抿嘴嬌笑道：「還是讓李世來吧，他昨天完成了突破，現在已經凝鍊出了金煞體，我們已經爭不過他了。」

「哦？」

李洛有些驚訝的望著李世，這位李氏一族的旁系天才，天賦倒是不錯，竟然也踏入到了金煞體境。

「都是因為旗首這兩個月帶領我們在煞魔洞中取得了不少的好處，不然我的突破還會晚上一些時間。」李世言語間帶著一絲感激。

李洛笑道：「不錯，既然如此，那此後就由你來擔任第五部的旗首。」

「多謝老大！」李世有點激動。

「胭脂，我成為了青冥旗大旗首，未來事務會繁雜許多，所以我希望你做我的助手，同時有關尖刀部的組建，也需要你的幫忙。」李洛又看向趙胭脂，說道。尖刀部的組建並不容易，其中涉及到對第五部本身的選拔，淘汰，還有著其他旗部旗眾的挑選，而李洛畢竟才來到青冥旗兩個月，他連人都認不齊全，所以這些

事情，還是得交給信得過的人來做。

而趙胭脂心思縝密，在青冥旗內又是有著極好的人緣，有她的幫忙，他這邊才有更多的心思與時間與修煉「合氣」。

趙胭脂有些歡喜，李洛這般表態，顯然是將她的身份更提高了一些，作為李洛這位大旗首的助手，從某種意義而言，她的身份地位比其他旗首都要更高。

最起碼，與李洛更親近了。

「穆壁，你也暫時協助組建尖刀部。」穆壁這邊，李洛也是為其安排了差事。

穆壁點頭，露出憨笑：「老大放心。」

「今天鍾嶺沒來，說是在休養，而第一部那邊也沒什麼動靜，我感覺他們可能是不太想配合。」趙胭脂看了一眼四周，然後低聲說道。

李洛神色淡淡，道：「鍾嶺畢竟經營了第一部那麼久，自然是有一些影響力。」

「鍾嶺如果不配合的話，我們組建尖刀部也會受到阻礙，畢竟第一部那邊的一些精英旗眾，實力的確不錯。」趙胭脂遲疑道。

李世在此時說道：「我從第一部那邊的小道消息聽說，鍾嶺打算以休養傷為藉口，閉門不出，而想要他出來，那就需要...需要老大親自將他請出來。」

「只要鍾嶺一天不出來，第一部那邊就打算一直休整。」趙胭脂眼神有些冰冷，道：「這必然是鍾嶺的指示，他想要以第一部為武器，威脅你服軟，不然到時候青冥旗內部失和，傳出去也會對你這個新上任的大旗首有些

影響。」

「可現在如果老大真的服軟了，恐怕他們以後必定得寸進尺！」穆壁悶聲道。

趙胭脂柳眉微蹙的看向李洛，那鍾嶺此舉的確是個麻煩事，對方眼見丟失了大旗首之位，就試圖以這種手段來賺回幾分顏面。

而這個時候，對鍾嶺究竟是採取強硬還是暫時的軟化，還是得取決於李洛。

李洛神色一直都比較平淡，顯然對於鍾嶺的不配合早就有所預料，他淡淡的道：「我就不信，這第一部上千旗眾能跟他鍾嶺完全同心。」

「他想要裹挾第一部旗眾來要挾是吧？」「好，那就傳令過去，從現在開始，鍾嶺一天不出面，第一部就一次不準參加煞魔洞，而且第一部旗眾以往待遇，每隔一日，下調一分，記住，鍾嶺的不降低，只

降低普通旗眾。」

「三日之後，鍾嶺還不露面，免去其第一部旗首之位，新的旗首，從第一部中重新競選。」

聽到李洛這番話，趙胭脂三人心頭都是一震，顯然，面對著鍾嶺的逼宮，李洛的回應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更加強硬以及陰狠。

李洛望著三人，微微一笑，那笑容卻是讓得三人心頭皆是一緊。「他想要操弄第一部人心，那我就看看，他在第一部的人格魅力，是否真就那樣的無懈可擊？」

第七百九十九章李洛的反擊

最新章節！

當李洛這位青冥旗大旗首上任的第一道命令傳入第一部的時候，不出意料的立即引發了極大的震動，所有第一部旗眾皆是驚怒。

他們的確沒有去迎接李洛這位新任大旗首，但也犯不著給他們這麼重的一個下馬威吧？

「太過分了！」

「我們沒去迎接，還不是因為他昨天打傷了鍾嶺老大？現在鍾嶺老大受創休養，我們第一部無人統率，自然不知道怎麼辦啊！」

「就是，還不準我們參加煞魔洞？真當他在青冥旗可以一手遮天嗎？！」

「放心，他也就是嚇唬一下而已。」

「走，告訴鍾嶺老大去！」

「......」

眾多的怨怒聲音在第一部旗眾中傳遞，有鍾嶺的心腹於其中挑動情緒，而後便是煽動了一些旗眾徑直離開青冥校場，前往鍾嶺所在的居所。

不過，更多的第一部旗眾隨著他們的離去，鼓譟聲倒是減弱了下來，同時眼中有憂慮之色升起。

李洛這位新任大旗首顯然是在針對鍾嶺，這兩人已經真正的鬥了起來。如果是換作其他任何人與鍾嶺相鬥，他們第一部的旗眾可能都會對後者抱有足夠的自信，畢竟鍾嶺實力不弱，而且其背景也是極強，如今青冥院二院主鍾雨師便

是其叔叔。

有這種背景，鍾嶺以往在青冥旗內算是無人敢招惹。

但是...李洛這個新任大旗首，身份背景更恐怖。

原本鍾嶺還能在實力上面壓一壓李洛，可昨日過後，這份優勢也是蕩然無存，反觀李洛，以弱勝強，眼見崛起之勢已經不可阻擋。

而李洛的父親李太玄雖然離開多年，可直到如今，依舊是青冥院名義上的大院主。

還有脈首他老人家...從種種跡象來看，他對李洛都是頗為的重視。

所以，在他們這些普通旗眾眼中，李洛不論是實力還是背景，都是硬得不能再硬了，鍾嶺要跟他鬥，未必最終能討得好處。

而且此次李洛那強硬得沒有半點讓步的態度，也讓眾人明白，他根本就不怕鍾嶺的這些逼宮手段。

如果李洛所說，只是恐嚇那倒還好，如果他來真的...

這兩位神仙鬥法，他們這些普通旗眾，可就遭殃了啊。

而當第一部的一些普通旗眾擔憂時，那些鍾嶺的心腹，已是帶人抵達鍾嶺居所。

鍾嶺在客廳中接待了他們。

此時的鐘嶺面色雖然還顯得有些蒼白，但其實傷勢已經恢復，他面無表情的聽著眾人七嘴八舌的言語，眼中也是有一抹怒火湧動。

「哼！」

他將手中的茶杯重重砸在了桌上，寒聲道：「好囂張的大旗首！」他此次休養，半真半假，其實就是打算藉助他在第一部之中的聲望，增加李洛統合青冥旗的難度，他想，只要那李洛嘗到點苦頭，終歸會選擇與他好言相商，這

樣他也能挽回一些顏面，可誰想到這李洛手段這麼硬！

這完全是要和他硬碰到底。

「我第一部是青冥旗最強一部，失去了第一部的支持，他這青冥旗就會淪為最弱的一旗，我就不信，他真敢荒廢我第一部！」

「你們傳話回去，這李洛不過只是恐嚇罷了，只要我們第一部上下齊心，不出幾日，這李洛就得乖乖將話給收回去，然後恭恭敬敬的來請我！」鍾嶺說道。

眾人聞言，頓時精神一振，齊齊應下。

接下來的一日，青冥校場內氣氛顯得有些壓抑，因為第一部的旗眾始終未曾來參加「合氣」的操練，派人去問，理由便是身為旗首的鐘嶺比試受傷，無人統領。

但這種情況並未持續多久，就有一道消息傳入第一部。

青冥旗內庫已經開始減少對第一部的修煉資源提供。這消息傳出來，頓時在第一部引起了不小的騷動，有不少普通旗眾有點驚恐，這李洛比他們想的還要狠決，而身為大旗首的他，的確是有權力管控整個青冥旗內

部的資源。

難道他真的打算因此就荒廢了第一部不成？當這種驚恐持續到第二天的時候，又是有小道消息流傳出來，說李洛大旗首已經請求三院主李柔韻，希望她從龍牙脈所統轄的地域中，挑選一批新的年輕精英，

以作備用。

這備用是用來做什麼的？

第一部旗眾心頭一寒，這位大旗首，還想將第一部全部給替換了不成？這心，未免也太狠辣果決了吧！這兩輪下來，不少第一部的普通旗眾已是心生慌亂，他們來到青冥旗是為了修煉，好為以後謀個出路與差事，可眼下如果真被李洛給踢出了青冥旗，那對於他們

很多人而言，堪稱是毀滅打擊。

這個時候，已經開始有人後悔參與到這李洛與鍾嶺的博弈間去了。

畢竟鍾嶺與他們不一樣，其背後有鍾雨師，鍾嶺也不會為了一些修煉資源而計較，而且，此次第一部旗眾雖然會被扣減修煉資源，但鍾嶺，卻是半分未少。

這就讓得第一部的有些旗眾內心深處有點不舒坦了，他們付出了前途為代價，成為了鍾嶺與李洛相鬥的籌碼，可到頭來鍾嶺自身卻是沒有任何一丁點的損失。

兩日下來，第一部的眾多普通旗眾，私下已是開始有一些怨言出現，跟隨著鍾嶺心腹外出的人，也是越來越少。

而第三日的時候，李洛再度傳下了命令，於今日，開始選拔第一部新任旗首。這在第一部內引發了一場地震，所有旗眾皆是心中驚駭，李洛這攻勢，一波比一波狠，而且他仿佛完全不在意第一部的得失，大有一種要將第一部直接拆散重組

的氣勢。

眼下，連鍾嶺都是要被撤職了嗎？

這可是他們青冥旗明面上實力最強的人！

撤了他，對於青冥旗而言也是極大的損失吧？這位大旗首，真就不考慮以後了嗎？

不過，李洛這番破釜沉舟般的氣勢，倒是讓得第一部中一些實力頂尖的精英旗眾，生出了一點其他的想法。

如果鍾嶺真被撤了，那他們...是不是也就有了一點機會？

鍾嶺在第一部的確是有些聲望，但這份聲望，並不足以真的令所有人對他死心塌地，更何況這三天下來，李洛一重重攻勢，也是在不斷削減鍾嶺的威信。

...

青冥校場，中央訓練場。

青冥旗四部旗眾齊聚，數千道人影屹立，氣勢磅礴。

李洛面色平淡的站在最高處，這兩日他已經掌握了大旗首的「歸龍訣」，差不多也要開始嘗試整個青冥旗的「合氣」。

這股力量，據說能夠抗衡封侯強者。

當然，第一部的缺席會極大的影響「合氣」，但沒關係，先嘗試一下總歸是好的。

而且今日，他也打算將青冥旗的內部問題，徹底的解決掉。鍾嶺這個隱患，說什麼都是留不得了，不然之後那「玄黃龍氣池」中，他要爭奪那一根盤龍柱，與強敵交鋒時，這傢伙在「合氣」狀態時折騰點么蛾子，那或許會給

他帶來不小的危機。

這般想著，李洛眼中寒光愈發的凌冽。

而後，他抬起手掌，輕輕揮下，示意準備操練。

不過就在此時，那訓練場遠處突然傳來了騷動聲，引得四部眾多旗眾回首，然後他們就眼神有些玩味的見到大波人流狼狽的對著這邊慌張湧來。

正是第一部的旗眾。

雖然看上去不是全部的人，但也來了七七八八。

在那眾多的視線注視下，約莫上千道人影直接湧向了李洛所在的高臺處，然後譁啦啦的盡數單膝跪拜下來。

「大旗首，第一部旗眾，一千兩百眾，前來報到！」領頭的一名男子大聲吼道。

聽到他的吼聲，在場其他四部旗眾眉毛都是忍不住的跳了跳。

然後他們抬頭望著高臺上那道修長挺拔的身影，心中明白，那鍾嶺與李洛的這一場博弈，鍾嶺算是輸了一大半。未來的青冥旗，終歸是眼前這位說了算。

第八百章鍾嶺現身

最新章節！

訓練場高臺，李洛目光俯視的望著那慌忙趕來的第一部旗眾，這些旗眾的神色都是顯得有些忐忑，畢竟前些天他們在心中忿怒下，未曾前來操練，也算是有輕視

大旗首之意，如今在知曉了李洛的手段後，他們心生懼意，這才不敢繼續與鍾嶺綁在一起。

所以他們也不確定李洛是否會追責。

雖說法不責眾，但這兩日李洛展現出來的強硬，還是讓得他們心中擔憂。

於是，在李洛的注視下，這第一部一千多旗眾，皆是不敢言語。

李洛的目光，最終投向此前說話的那人，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回大旗首，屬下名叫周山河。」那名男子小心翼翼的回道。

李洛微微頷首，此人也算是第一部中的精英，實力不弱於此前的李世，以前此人也算是鍾嶺的跟隨者，但此次看樣子是打算改換門庭了。

畢竟牆倒眾人推，鍾嶺眼見是露出頹勢，他們這些人再跟著鍾嶺一條道走到黑，也就沒了什麼前途可言。

再加上李洛的身份以及展露的天資，任誰都知道這將大概率會是一匹黑馬，未來的龍牙脈，李洛很有可能會佔有不輕的份量。

所以，這時候做一些選擇，不算太難。

李洛點點頭，言語平和的道：「既然來了，那就好生操練，不要再生出其他的心思，我青冥旗好了，你們才能更好。」

那名為周山河的男子趕緊點頭應下，擦去額頭上的冷汗。

李洛剛欲揮手讓他們進入隊列，眼神卻是忽的一動，他目光投向遠處，只見得那裡有道道急促的破風聲響起，十數息後，道道身影直接是落在了場中。

那領頭一人，赫然便是幾天沒露面的鐘嶺。

他的出現，立即是在場中引起了一些騷動，而此前那周山河以及所趕來的第一部旗眾神色也是變得有點慌張起來。

「周山河，你真是好大的狗膽！」

鍾嶺一現身，陰狠的目光便是投向了周山河，眼中有震怒浮現，這個周山河，竟敢鼓動第一部旗眾前來操練，這簡直就是不把他鍾嶺放在眼裡！

周山河渾身一寒，硬著頭皮道：「旗首，我們也沒辦法，我們總得修煉。」

鍾嶺怒笑，一步踏出。

「鍾嶺，這裡輪得到你來說話嗎？」不過就在此時，李洛冷淡的聲音響起，將其制止了下來。

鍾嶺眼皮一跳，皮笑肉不笑的道：「這是我們第一部的事情。」

「你是忘記了我現在的身份？」李洛眼皮微抬，然後揮了揮手，道：「如果鍾嶺敢有異動，直接將其拿下。」

李洛聲音一落，李世便是率先走出一步，目光銳利的鎖定鍾嶺，而第二，三，四部的旗首微微猶豫，也是站了出來。

如今的李洛是青冥旗大旗首，是他們的直屬上級，他們不敢抗命。鍾嶺見到這一幕，面色徹底難看下來，他臉龐上的肌肉都是在微微的抖動，可見內心的暴怒，要知道以往的他在青冥旗內威嚴極重，雖說只是第一部的旗首，但

其他三部旗首誰對他不是忌憚畏懼，而現在，這些人，已經敢開始出面壓制他了。

而這一切，就是因為李洛的出現。不過最終，鍾嶺將心中的憤怒壓制了下來，淡淡的道：「李洛大旗首好大的威風，我前兩日在休養，倒是聽說再晚來一會，我們第一部就會被大旗首直接給拆了。

」

「我倒是想要知道，難道我們第一部，真是大旗首的眼中釘，肉中刺嗎？」

趙胭脂冷哼道：「你究竟是在休養，還是故意不來，你自己恐怕最清楚吧。」鍾嶺面無表情的道：「大旗首之爭上，我被打傷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聽說大旗首想要下了我第一部旗首的位置？不知道理由是什麼？是因為我被你打傷，多休養

了兩天嗎？我是由二院主所指派的旗首，如果大旗首想要下我的位置，還需按規矩先取得二院主的手令。」

李洛瞥了他一眼，卻並未接他這話，而是不鹹不淡的道：「既然來了，那就準備操練，不要浪費時間了。」

鍾嶺聞言，倒是微微一怔，顯然是沒料到李洛竟是將此事給放了下去，這是不打算追究他的責任，繼續讓他當第一部的旗首？鍾嶺眼神動了動，繼而心中冷笑一聲，李洛終歸還是有點理智，知道青冥旗沒有了他鍾嶺，定然會實力大損，畢竟不管怎麼說，他現在都是青冥旗唯一一位觸及

到極煞境的人。

於是，鍾嶺一揮衣袖，帶著人徑直走向第一部那邊的位置。而那周山河見到鍾嶺過來，面色也是格外的僵硬，他同樣沒想到李洛這麼虎頭蛇尾，就這樣輕描淡寫的放過了鍾嶺？那他們這些改變陣營的人怎麼辦？以鍾嶺的

性格，定然不會輕易放過他們的。

其他第一部的旗眾也是暗暗叫苦，然後皆是低下頭，不敢與鍾嶺噬人的目光對碰。不過鍾嶺此時倒也沒做什麼，只是眼神陰狠的找了位置盤坐下來，他並不打算真的將李洛逼到最後要將他踢走的地步，因為留在青冥旗，才能夠給李洛帶來更多

的麻煩。

比如，青冥旗的「合氣」。

李洛既然搶了他的位置，那這個梁子就算是結了下來，他這裡無法更進一步，那麼李洛，也別想藉助青冥旗往上爬。

而且，等未來在煞魔洞或者更為關鍵的時刻，他也有機會暗中動一些手腳，把這李洛的一些好事給破壞掉。

心中轉動著這些陰狠的念頭，鍾嶺率眾而坐。李洛則是面色平靜，並沒有在意鍾嶺那邊，而是伸出手掌，只見得一枚金印出現在了其手中，金印表面銘刻著複雜，晦澀的龍紋，隱隱的散發出一道特殊的威壓

感。

鍾嶺望著那枚金印，眼中掠過濃濃的渴望之色，因為那就是代表著青冥旗大旗首權力的龍紋金印。

持有此印，便可調動青冥旗八千眾。

也可掌控八千旗眾「合氣」的力量，那股力量，可媲美封侯強者！

雖說那股力量並不屬於自身，但卻依舊令人著迷。

「李洛，有我在青冥旗，你就別想輕易的「合氣」！等你「合氣」失敗數次後，到時候威信受損，我看你這大旗首還有何顏面？」

而當鍾嶺想著這些的時候，高臺上的李洛，已是手持金印，運轉了「歸龍訣」。下一刻，青冥旗八千旗眾，仿佛皆是受到了某種引動，一道道雄渾強悍的能量自他們的體內升騰而起，這些能量於半空中交匯，漸漸的形成了一股極其龐大的能

量洪流。

那股能量洪流宛如是怒龍般盤踞於整個青冥校場的上空，一波波能量威壓，猶如是風暴般的席捲開來。

能量與空氣摩擦，發出了雷鳴般的炸響。

在場所有人都是有些震動的望著這一幕，雖說此前各部對於「合氣」已經並不陌生，可這一代的青冥旗，卻還是八千旗眾第一次完全體的「合氣」。

這股力量，比起此前，強悍了太多太多。

趙胭脂則是略微有些擔憂的看向李洛的身影，想要掌控如此龐大的力量，其間難度不言而喻，倒也不知道李洛這邊能否成功。

李洛同樣是在凝視著那如巨龍盤踞般的磅礴能量，那股威壓之強，給他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但他的眼中卻並沒有一絲一毫的畏懼，反而充斥著渴望與期待。

這股力量，令人垂涎，只要將其掌控，即便他只是煞宮境，但卻依舊能夠抗衡封侯強者。

這就是天龍五脈二十旗的力量，一種另闢蹊徑的封侯之力。

李洛手掌緊握金印，而後眼目便是漸漸閉攏，自身相力同樣是升騰而起，化為一道虹光，投入到了那股龐大的能量洪流之中。接下來，就讓他來嘗試一下，這青冥旗八千「合氣」之力，究竟能有多難！

第八百零一章八千「合氣」

最新章節！

當李洛自身的相力湧入那片磅礴至極的能量汪洋之中時，他頓時感覺到整個青冥旗的「合氣」與此前第五部的「合氣」究竟是何等難以想像的差距。

青冥旗八千旗眾「合氣」，其力可抗衡封侯強者，雖說這種封侯強者品級頂多一品，二品這樣，但不管如何，那是封侯強者之力。封侯境，是相力修煉中真正開始蛻變的一層境界，唯有踏入封侯，方才能夠算作是真正的強者，不論是在外神州還是內神州，封侯強者都是任何勢力的中流砥柱

，即便是他們李天王一脈。所以，當很多大旗首在第一次操控完整一旗的「合氣」之力時，他們往往會迷失在這股龐大的力量中，有時候甚至會感到不知所措，在這種情況下，能夠保證自身

精神狀態都算是好的了，更別提還想將這股龐大的力量化為己用，施展各種攻勢。

這種情況，現在的李洛也面臨了。在那磅礴的能量汪洋中，充斥了八千旗眾的意識，雖說有「龍息煉煞術」這同宗同源的煉煞術作為指引，但李洛依舊是在第一時間被那湧入腦海中的龐雜之聲攪得

頭暈眼花。

同時那無數能量也是在拉扯著他自身的相力，令得他無法維持秩序。

李洛的眉頭，也是在此時緊皺起來，臉龐上略有痛苦之色。訓練場四周，八千旗眾也是面色肅然，他們同樣是感受到了「合氣」的混亂，但他們給不了李洛任何的幫助，他們唯一能做的，便是儘可能的摒棄掉抵抗的意識，

讓李洛能夠更順利的融入。

趙胭脂有些擔憂的看了李洛一眼，李洛似乎並沒有退出來的跡象，顯然他還並不打算放棄。

「還真是好強的性格呢。」趙胭脂有些無奈，據她所知，很多大旗首在第一次操控一旗「合氣」時都是以失敗而告終，即便是龍血脈金血

旗的大旗首，李清風。

那李清風，也是在歷經了三次之後，才開始順利的掌握一旗「合氣」。所以第一次失敗了其實也沒什麼，而且，他們這裡，還有著一個沒有完全歸心的鐘嶺，這傢伙在第一部中還有一些擁躉，他們若是暗中不配合，這只會更加的增

大李洛這邊的難度。

訓練場一處，鍾嶺眼眸半睜半閉，嘴角帶著一抹似笑非笑，眼角餘光瞥著李洛的位置。

李洛啊李洛，你壞了我這麼多好事，自己卻又想要輕易的得償所願，世界上哪能好事都被你給佔了？

如今的鐘嶺也是想明白了，李洛斷了他的出路，這個恩怨不可謂不重，既然如此，那他也想好了報復的方法。那就是不給李洛將他踢出青冥旗的由頭，他這邊是由鍾雨師親自安排，如果李洛想要踢走他，那麼不僅需要合適的理由，還需要取得各位院主的投票決議，而這

些，李洛短時間想要拿到卻沒那麼容易。

只有留在青冥旗，才能夠給李洛帶來更多的麻煩。想著這些的時候，鍾嶺也是在感應著上空那股磅礴的能量汪洋，此時其中依舊是處於一種混亂無序的狀態，李洛的相力並沒有從中出現，此時的裡面，就猶如八

千隻無頭蒼蠅，沒有任何的規則可言。

「應該是沒戲了吧...」鍾嶺心頭一笑，覺得這些天的惡氣總算是出了一點。

而就在他這般想著的時候，上空的能量汪洋中，突然傳出了一絲異動，有一道格外明顯的相力，裹挾著一種特殊的威壓感，於其中緩緩升起。

那股特殊的威壓感，鍾嶺並不陌生，那赫然是大旗首金印所帶來。

這令得鍾嶺心頭一沉，那李洛這麼快就從如此磅礴雜亂的能量洪流中清醒過來了？怎麼可能！

當初就算是李清風，第一次都未能挺過來，這李洛又憑什麼？！

而在鍾嶺這邊心中震驚的時候，李洛那邊，也是在心中悄悄的鬆了一口氣，差點就真被這股磅礴雜亂的能量衝得混亂起來。

這八千旗眾的「合氣」，屬實是有些霸道。但好在的是，他曾經掌控過三尾天狼以及龐院長的力量，特別是後者，那股恐怖的力量遠非封侯強者能比，李洛當時雖然只是成為了一個載具容器，但好歹還是

親身體驗過那種浩瀚之力的。

而那個時候，三尾天狼也算是虛侯境，所以與眼下這股力量，倒也不算有太大的差距。

經歷了這些體驗，這八千旗眾的「合氣」雖然給李洛也帶來了一些麻煩，但好在算是有驚無險，最終他還是保持住了清醒。

不過這也並不算結束，雖然他清醒了過來，可此時這八千旗眾合氣之力，依舊還是雜亂磅礴。

李洛運轉「歸龍訣」，再配合大旗首金印，開始嘗試將這八千旗眾之力歸一，掌控。

但是進度很慢。

他花費了一個時辰的時間，才勉強整合了一小部分力量，這讓得李洛有些無奈，在今日合氣之前，他已經做好了一些準備，甚至還找李鯨濤，李鳳儀請教了，照他們所說，就算是那龍血脈的李清風，也經歷了三次才開

始適應這股力量，並且將其完全的歸一，掌控。

而在親身體驗後，他方才明白這個難度究竟有多高。

那李清風能夠三次就掌控這股力量，可見其本事的確是非同凡響，難怪都說他有這一代龍首之姿。李洛將心中雜念按下，仔細的感應著這片「能量汪洋」，經過先前的測驗，他發現這股能量之所以難以歸一，掌控，主要還是因為這些能量來自八千旗眾，即便旗

眾有著同宗同源的「龍息煉煞術」作為導引，但這些能量中，依舊殘存著諸多的意識。

這其中，甚至還有一些故意搗亂的，比如那鍾嶺等人。

如果能夠將這些旗眾能量中的意識都給震懾住，那麼或許可以在那短暫的瞬間完成掌控。

簡單來說，就是先把這八千旗眾錘成腦震蕩，然後他們就會迷迷糊糊的聽話了。

李洛心緒飛一樣的轉動著。

可是...在這種所有人能量混在一起的時候，要以什麼手段來震懾出這些雜亂的意識？這似乎是有些異想天開。

畢竟就算是封侯術，也沒辦法在這種場景下運用，而不是封侯術，那也完全沒有震懾人心神的意義。

「咦？」

李洛心頭突然一動，震懾人心之術，他這裡，似乎還真有。

那是他從龍碑之中獲得的第二道九轉之術。

天龍法相，以龐大能量凝鍊天龍之影，具備一絲天龍之氣，可誕一縷天龍威壓，有震人心魄，毀其心境之神妙之能。（這兩天陽了，還反應特別嚴重，第一天暈到天旋地轉，床都下不了，還好有一章存稿挺過了昨天，今天情況好點了，思慮良久，還是寫了一章，因為實在不想斷了這幾年不斷更的成就。）

第八百零二章天龍法相的威能

最新章節！

李洛的心中流淌著九轉之術「天龍法相」的信息，心頭就有歡喜湧上來，這可真是再合適不過的術法了。

他感知著上空那八千旗眾匯聚的「汪洋能量」，心中默念了一聲不好意思了，兄弟們，這一棍子老大以後會補償給你們的，你們不會白挨的。

然後他深吸一口氣，雙手陡然結印，印法如殘影般紛飛。

與此同時，他一聲暴喝自所有人耳邊響起來：「能量池中的意識都看過來，給大家看一個好寶貝！」

突如其來的喝聲，讓得所有人都是一愣，然後那能量池中的意識便是條件反射般的投向了已經掌控了一些能量，繼而顯得極為明顯的李洛位置所在。下一刻，他們見到李洛那道能量所在的位置，在此時爆發出了極為璀璨的金光，金光迅速的膨脹，轉眼之間，就在眾多震驚，駭然的感知下，化為了一道仿佛看

不見盡頭的龐大龍影。

那道龍影雖然有些模糊，可當其出現時，一股讓人感到頭皮戰慄的威壓感排山倒海般的席捲而至，這一霎那，所有人的心靈都是失守了。

他們的精神猶如是遭遇重擊，這一瞬完全忘記了思考，整個人處於一種茫然的狀態之中。

這磅礴的能量汪洋，頓時從此前的沸騰不休，開始迅速的變得平緩下來，那個平緩速度，簡直前所未有。

而李洛則是抓住了這稍縱即逝的機會，立即鼓動自身能量，同時藉助大旗首金印的力量，開始以極快的速度收攏四周的能量。

短短不過數息間，此前那些收攏起來還有些本能抗拒的能量，便是被盡數的收編而去。

李洛所操控的能量以驚人的速度變得強大。

約莫半分鐘後，隨著有人終於漸漸從那震駭欲絕的狀態中清醒過來時，他們頓時錯愕的發現，上空那磅礴的能量汪洋中，竟然出現了一股極為龐大的能量洪流。

而那股能量洪流的掌控者，赫然便是李洛。

這讓得所有人都是一臉的不可思議，他們還記得片刻之前，李洛掌控的能量不過十分之一，可現在，這股力量，怕是已有十分之七了。

如今這能量汪洋中，李洛所掌控的能量已經佔據絕對的上風。

可是，這是怎麼做到的？

當初就算是那金xue旗的李清風，都沒能在第一次的時候做到這個地步啊！

難道李洛的天資，比李清風還恐怖？

眾旗眾心中震動，如果不是還處於「合氣」的狀態，已是要忍不住交頭接耳的竊竊私語了。

而與他們的震動相比，那鍾嶺此時心中也充滿著驚恐，他整個人近乎呆滯的望著能量池中李洛所掌控的那股龐大力量。

他不明白這短短不過片刻的時間中究竟發生了什麼。

剛才李洛所施展出來的那一道神秘龍影究竟是什麼東西？那種可怕的威壓感，即便是此時的他，都不由地感到心悸。「這混蛋，究竟做了什麼手腳？」鍾嶺內心驚怒不已，他本還指望看李洛此次失敗的笑話呢，結果這傢伙一下子掌控了七成「合氣」之力，而有了這股龐大力量作為

支持，接下來的三成力量已經很難再對李洛造成阻礙。

也就是說，李洛很有可能在第一次時，就完全掌控了整旗的「合氣」之力。

這個成就，不敢說是前無古人，但也絕對算是屈指可數，最起碼，連李清風都沒做到。

可以想像，將這個消息傳出去後，勢必會讓得李洛本就不低的聲望，再上一層樓。而在鍾嶺這邊心中驚怒的時候，李洛則是心滿意足，這突然一手，所取得的效果比他想像的還要好，或許應該是在場的人修煉的都是龍息煉煞術，所以那一縷天

龍之氣的威壓才會有這樣的效果。

現在他已經成功掌控了七成力量，一切都將會顯得水到渠成。

伴隨著他心念一動，那股磅礴雄渾的能量如巨蟒般的流動而出，所過之處，剩下的能量紛紛如群鳥投林般自動的湧了過來。

短短一會兒間，李洛所掌控的能量，就已經超過九成。

而此時還殘留下來，未曾融合得一些能量，李洛不用看就知道，這些必然是屬於鍾嶺以及他的一些鐵桿支持者。

只有抱著強烈的抗拒之心，才會在這種狀態下都未能主動來投。

不過他們的抗拒，已經是強弩之末，當李洛操控著那股龐大的能量橫掃而過時，他們的能量便是輕輕鬆鬆的被吞沒了進去。

至此，李洛第一次掌控青冥旗「合氣」之力，便是徹底的成功。

轟！轟！

由李洛所操控的這股磅礴能量，如巨龍般的盤踞於青冥校場上空，其緩緩流動間，連天地能量都受到了壓迫，不斷的發出悶雷聲響。

這股聲響，還在不斷的擴散，這導致了群山間有不少的目光投射而來。

畢竟這股能量波動，已經堪比封侯，只是讓得他們有些疑惑的是，這股波動，似乎是有些陌生...

不過，當他們在察覺到那股波動來自青冥校場時，便是明白過來，這是青冥旗在「合氣」，畢竟，青冥旗已經擁有了新的大旗首。

但隨即他們又是想到了什麼，神色頓時微微一變。

他們記得，好像李洛前幾天才成為青冥旗大旗首的吧？

今天只是第一次嘗試青冥旗「合氣」？

這就成功了？！

群山間，不少龍牙脈中的高層，族老，都是露出了一些驚訝之色。

這個李太玄的兒子，還真是有點不一般呢，總是給人一種意外的感覺。

青冥校場內，李洛樂此不疲的擺弄著這股新得來的磅礴力量，這股力量的誘惑感，比此前第五部的力量強太多了，畢竟，這股力量，是真的能抗衡封侯強者。

不過很快他就感覺到了一些疲憊之意升起，顯然，操控如此磅礴的能量，對於他自身也是有著極大的消耗。

於是他心念一動，那股龐大能量徐徐降落，如龐然大物般的，盤踞其上空。

他的目光掃向青冥旗八千旗眾，此時這些旗眾看向他的目光中，已經充滿了尊崇與敬畏之色，雖然這種敬畏，主要是來自於其上空的那股力量。

除了少數人。

李洛看向了鍾嶺，此時的後者面色陰晴不定。

察覺到李洛的目光，鍾嶺收斂了神色，面無表情。

「鍾嶺。」李洛淡淡一笑，他覺得，有些問題，不能留下來，還是得解決掉，免得有隱患。

「何事？」鍾嶺不鹹不淡的道。

李洛若有所思的問道：「你的傷勢好了嗎？」

鍾嶺眉頭一皺，道：「未曾完全好吧，不過平日裡正常操練還是能做到了。」

李洛搖搖頭，語重心長的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受傷了，還是要以養傷為主，操練這種小事可以放一放。」

鍾嶺眼角一抽，道：「大旗首多慮了，我的傷勢沒那麼嚴重，不需要休養太久。」

他感覺了出來，這李洛是想要借這個由頭，令他遠離青冥旗第一部，而如果他真的離開太久，恐怕到時候回來，第一部中已經不會再有人支持他。

李洛笑了笑，笑容顯得有些燦爛，那俊朗的模樣，令得青冥旗中的一些女性都忍不住的紅了臉頰。

而後他神色陡然一冷，手掌往下一壓，一股龐大的能量威壓直接如山嶽般的鎮壓而下。那股力量鎮壓下，鍾嶺首當其衝，他雖然已經做好了戒備，可他的一切力量在此時李洛的面前是顯得那樣的無力，短短一個呼吸間，他的防禦摧枯拉朽般的被橫

掃。

噗嗤！

一口鮮血，自鍾嶺嘴中狂噴而出，他的眼中布滿著憤怒與難以置信，然後身體便是帶著氣若遊絲般的氣息，緩緩的倒了下去。

他完全沒想到，李洛會突如其來的來這麼狠的一手。

四周鴉雀無聲，所有人也被李洛這果斷狠決的一手所驚到。

而李洛，則是眼神平靜的望著重傷昏迷過去的鐘嶺，無奈的拍了拍膝蓋。「傷成這樣了，還不重？真是調皮。」

第八百零三章能量失控

最新章節！

龐大的訓練場上，眾多視線目瞪口呆的望著那重傷昏迷過去的鐘嶺，好半晌後，方才有人漸漸的回過神來，但眼神依舊還有些呆滯的望著李洛。

連趙胭脂他們，都是神色有些錯愕，他們雖然能料到以李洛的性格斷然不會忍受鍾嶺，但也沒想到，他會如此的簡單粗暴。在那眾多目光的注視下，李洛露出了深深的自責，懊惱道：「各位，由於我第一次掌控青冥旗「合氣」的力量，所以剛才出現了一些失誤，「合氣」力量出現了反噬

，而鍾嶺又剛好處於能量外溢的位置，就恰好的被波及到了。」

眾人鴉雀無聲，鍾嶺倒黴是真的倒黴，但是...那股力量，真的是「合氣」的失控，而不是大旗首您在宣洩您對鍾嶺的不滿嗎？

可是，這句話，當望著李洛上空如龐然大物般流動的磅礴能量時，他們都是很聰明的沒有將它給說出來。

現在的李洛所具備的威嚴，比起先前的時候，無疑是強悍了數倍不止。

雖說這種壓迫感，很大的程度都是因為李洛裹挾著八千旗眾的「合氣」之力，但不管如何，現在的李洛，就算是一名普通的封侯強者來了，恐怕都是動不了他。

他們都非常清楚，徹底掌握了整旗的「合氣」之力後的大旗首代表著什麼。

從今往後，李洛將會是他們真正統帥。

所以，面對著此時李洛強盛的兇威，莫說是其他旗眾，就算是那少數幾個鍾嶺的心腹，都是戰戰兢兢，不敢言語。

「鍾嶺旗首此次傷勢有點重，為了表達我對他的歉意，我會給他放半年的假期，在他養傷的這半年，他的月俸旗內會如數照給。」聽到李洛這話，不少人嘴角都是抽搐了一下，給半年的假期？這位大旗首說話還真是整得很漂亮啊...他們都知道，鍾嶺是由二院主鍾雨師舉薦的，如果想要將他

踢出青冥旗的話，那麼還需要以合適的理由將此事上報給二院主，在有了二院主的首肯後，才能夠完成踢人的程序。

即便李洛自身也有極強背景，但二院主總會有由頭將此事拖延一些時間，這對於李洛執掌青冥旗終歸還是會造成阻礙的。

但誰能想到李洛突然間變了調，他也不想著直接踢走鍾嶺...反而是換了個養傷的由頭，可是這療傷半年也太久了吧？這跟放逐半年有什麼區別？

等半年後鍾嶺再回來，恐怕他在第一部中已經沒剩多少威望了。

所以，在他們看來，李洛這突如其來的一手，看似蠻橫，可如果他真能夠頂住因此而帶來的二院主責難的話，那倒還真是一個挺利索的手段。

畢竟，只要李洛真咬死了就是「合氣」的反噬，想來就算二院主不信，那也拿背景深厚的李洛沒什麼辦法。

「而在鍾嶺旗首不在的這些時間，第一部暫由周山河暫任代旗首的位置。」李洛目光轉向第一部中的某處，道。

人群中，那周山河聞言，先是一愣，然後眼中有狂喜之色湧現出來，急忙恭聲道：「全聽大旗首之言！」第一部的旗眾微微騷動，但最終還是平息了下去，周山河在第一部中資歷威望自然遠不及鍾嶺，但不管如何，也算是精英之一，所以比較容易被第一部旗眾所接

受。即便是一些少數忠於鍾嶺的心腹者，此時也是憂心忡忡，不敢冒頭顯露異議，畢竟李洛連鍾嶺都敢直接錘成重傷，他們這些沒背景的敢冒出來，怕只會迎來更嚴

重的後果。

這個時候，他們心中對鍾嶺的忠誠，也已經受到了嚴重的削弱。「諸位，此次「能量失控」，完全是一場意外，我往後會引此為戒，更加小心，而從今以後，咱們青冥旗需要團結一致，上下齊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取回我們

青冥旗曾經的榮光。」李洛沉聲說道。

場中八千旗眾聞言，皆是肅然應下。

李洛站起身來，道：「所以...鍾嶺是怎麼受傷的？」

八千旗眾愣了好幾秒，然後有機敏者大聲說道：「是「合氣」能量失控所導致。」李洛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道：「希望大家能夠保持我們青冥旗的這一份團結，誰如果破壞了這份團結，就是毀了我們青冥旗恢復榮光的願望，那時候，他在龍牙脈

中，一定是沒有立足之地的！」

眾人轟然應是。

而在這份聲浪中，那少數一些鍾嶺的鐵桿則是瑟瑟發抖，他們明白，李洛的話，是在隱晦的威脅他們。

誰敢破壞青冥旗的團結，以後，就不要想在龍牙脈混了！

這句話，如果換做是其他人來說的話，可能威懾力還沒那麼足，但李洛的身份背景，卻是龍牙脈中僅有的幾個敢這麼囂張的人。

李洛最終關切的看著人將重傷的鐘嶺拖走，同時他散去了「合氣」狀態。

當那股磅礴的能量消退時，李洛心中也感到有些悵然若失，那股力量，的確太過的強大，它的吸引力，也遠非此前各部間的「合氣」可以相比。

這一來一回的高低力量體驗感，若是心智不堅定者，恐怕還真是會產生錯覺，然後迷失在那股龐大的力量之中。

呼。

李洛吐了一口氣，眼神迅速的恢復清明，這種力量的確很強，不過，想要他痴迷其中倒還差點火候。

不過這第一次青冥旗的「合氣」，效果超乎想像的好，不僅成功的掌控了這股龐大的力量，而且還藉此將青冥旗最大的隱患給拔除。

反正不管如何，等那鍾嶺養好傷回來，青冥旗已經不會再有他的立足之地。

場中各旗部的旗眾開始陸陸續續的退場，不過他們的情緒顯然很是高漲，不斷的有竊竊私語聲爆發，但卻並非是因為鍾嶺的事，而是因為李洛「合氣」的成功。

因為他們都很清楚李洛這第一次就將青冥旗「合氣」成功的特殊性，此事傳出，勢必會讓得他們青冥旗獲得不少的關注。

或許，他們青冥旗在這位新任大旗首的率領下，未來還真是有可能重新奪回屬於他們青冥旗的榮光。

「胭脂，接下來兩天務必儘快選拔人員，將第五部改造成尖刀部，好迎接下一次的煞魔洞。」李洛看向趙胭脂，提醒道。

趙胭脂頷首，嫣然笑道：「大旗首，我想了很多怎麼才能將鍾嶺儘快踢走的法子，但沒有一個，能有您這般有效率的呢。」

李洛正色道：「跟我沒關係，是「能量失控」，鍾嶺只是倒黴了點。」趙胭脂唇角含笑，道：「那之後每隔兩日，我帶人以你的名義去慰問他一下，順便隆重表達一下你失手的歉意，希望他保重身體，早點將傷養好，整個青冥旗都在

期盼他的歸來，如何？」

李洛一愣，一旁的李世，穆壁也是默默的看了一眼笑顏嬌媚的趙胭脂。

真是好狠，這不得把那鍾嶺氣得從病床上跳起來嗎？

還每隔兩日來一趟？這是不指望著鍾嶺好起來一點是吧？李洛是殺人，而趙胭脂，這是在誅心。

第八百零四章院主閣的問責

最新章節！

當李洛解決了鍾嶺的問題後，尖刀部的組建效率立刻出現了肉眼可見的提升，第一部那邊有新上任的周山河配合，倒是很爽快的將第一部一些精英名單交了出來

。趙胭脂在這個基礎上面做了挑選，而若是有心人則能夠發現，她選的這些人，其中有一些原本是屬於鍾嶺的心腹，她這是故意將這些人分散開來，等他們分散到

其他地方後，日積月累下，自然也就慢慢磨去他們身上所存在的鐘嶺的印記。

在這種高效率之下，僅僅花費了兩天的時間，青冥旗「尖刀部」就徹底組建完畢。

青冥旗「尖刀部」以第五部為原體，由李世擔任旗首，當然，一般在煞魔洞時，尖刀部的統率權會由李洛所取走。

這種情況，將會一直持續到他們將煞魔洞推進到第四十層。因為四十層之後，煞魔洞難度開始直線提升，那時候所出現的煞魔首領，實力和數量也會隨之劇烈提升，各旗想要再通關，那就需要將五部合一，形成完整的「合

氣」，才能夠繼續推進。

當然，現在他們青冥旗進度還停留在三十五層，所以還需要「尖刀部」的力量。當「尖刀部」組建完成的第二日，李洛便是立即來體驗了一把，對於結果他倒是感到挺滿意，按照他的估計，「尖刀部」的「合氣」力量，已經達到了大天相境中期頂

峰，甚至接近後期的層次。

要知道「尖刀部」的原體第五部，之前李洛掌控時，其「合氣」力量只是在大天相境初期而已，此間提升有多大，可想而知。

憑藉著這精心選拔出來的「尖刀部」，李洛感覺，只要不遇見排名前六左右的尖刀旗部，他們青冥旗尖刀部，應該都是有抗衡之力。

而接下來，李洛的目標，便是在一個月內，將青冥旗的煞魔洞進度，推進到第四十層。

不過，還不待煞魔洞開啟，青冥院那邊就傳來了院令，責青冥旗大旗首李洛前往問話。

顯然，這必然是因為鍾嶺的事情。

那位二院主鍾雨師，忍耐了兩天後，還是忍不住的發難了。

李洛對此倒是在意料之中，安撫了趙胭脂等人一通後，他便是徑直去了青冥峰。

院主閣。

這裡是各院的最高權力之處，平日裡諸位院主便是會在此處辦公，接收無數自所管轄的「兩境之地」中傳來的各種資訊，情報。

院主閣內，人流不息，可見事務繁雜。李洛的到來，引起了許多的注意，畢竟如今的他在青冥院內，也算是獨樹一幟般的人物，不提他那特殊的身份，光是這短短兩個月內他所做出的諸多驚奇之事，

就已讓人明白這個大院主之子，可不是什麼省油的燈。李洛並未在意這些目光，徑直前往了院主閣主廳的位置，抵達此處，他就見到了那富有威嚴的廳內矗立著五座高背椅，居中一個高位空座，左位便是鍾雨師，右

位便是李柔韻，還有兩位院主比較陌生，李洛不常見到。

除了這四位青冥院院主在場外，李洛還見到了一些身穿黑袍的身影，他們環坐四周，目光銳利而審視的盯著他。

李洛走入廳堂內，目光在中央那個空著的高背椅上面停了停，以前的時候，他老爹就是坐在這裡的吧？感覺還挺威嚴的呢。

他心頭暗笑，然後對著四位院主拱了拱手，倒也沒有客套，直接問道：「不知道院內將我招來，是有什麼吩咐嗎？」鍾雨師面色嚴肅，他盯著李洛，沉聲道：「李洛大旗首，我知道年輕人此時總是有些氣盛，可是你為何要打傷鍾嶺？你可知此舉將會造成極為不良的風氣，未來若

是新人都是如此，那青冥旗還有團結齊心可言嗎？」李洛眨了眨眼睛，一臉的歉意，道：「二院主，真不是我要打傷鍾嶺，當時情況極為特殊，我剛剛嘗試掌握「青冥旗」的合氣，那股力量你們都知道是何等的龐大

，即便是我，也不可能第一次就將它完全掌控。」

「當時能量失控，有一部分能量直奔鍾嶺旗首而去，他措不及防下，就被這股力量所震傷了。」

鍾雨師嘴角都是在微微抽搐，道：「李洛大旗首這種話可沒什麼可信度。」

李洛遺憾的道：「但這就是事實，我願意因為我的失誤向鍾嶺旗首道歉，我這邊也很期待他快點將傷勢養好，回歸青冥旗。」

此時三院主李柔韻也是慢慢道：「二院主，此事沒有調查清楚，你也不要因為個人原因，將其怪罪到李洛的身上。」

鍾雨師眼中划過怒意，不過他知道此事只要李洛一口咬死是誤傷，他這邊所能做的也就只是斥責一番，畢竟李洛的身份與普通大旗首並不一樣。

他在心中深吸一口氣，道：「如果真的只是失誤，為何直接當場就找人替換了鍾嶺的旗首之位？」

李洛認真道：「青冥旗還有操練重任，總不能鍾嶺休養多久，第一部旗首就空缺多久吧？」「但是按照規則，如果被替代的旗首並非是犯錯之身，那麼他其實還有推舉其他人暫代此位的權力，而你即便是身為大旗首，也不能無緣無故讓無過旗首被替代。

」鍾雨師淡淡的道。

「事後我們派人前去詢問重傷的鐘嶺，他恢復一絲清醒後跟我們說，他有不同的第一部旗首暫代人選。」

「所以對於鍾嶺是否真的是被李洛大旗首你故意所傷，此事的確難以查究，但按照規矩來說，新上任的第一部旗首，還是得做替換。」李洛眉頭微皺了一下，這鐘雨師不愧是個老狐狸，還能找出這麼一個由頭來，可是替換周山河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已經當眾宣布了人選，如果此時轉眼又被

下了，他這大旗首的任命豈不是顯得很廉價？

「如今青冥旗已經選出了尖刀部，準備迎戰接下來的煞魔洞，二院主此時執意要改換第一部旗首，未免有些大費周章。」李柔韻也是再次開口，維護李洛。

「呵呵，三院主此言差矣，主要是規矩如此，若是被打破，往後如何服眾？」此時一名坐在院主椅上的中年男子微笑道。

那是青冥院的四院主，魯森。

此人當年乃是由鍾雨師推舉上位，自然一直都是以其馬首是瞻。

「如果討論沒有結果的話，那便院主投票定奪吧。」最後一名院主名為李石磊，他在院內資歷稍淺，但總體來說還是支持同為李氏一脈的李柔韻。

聽到他的提議，李柔韻柳葉眉輕輕一抬，淡淡道：「四位院主，二比二，似乎得不出來最終的結果，既然如此，此事就以後再議吧。」鍾雨師卻是在此時抬了抬手，道：「慢，雖然院主投票沒有結果，但我今日請來了青冥院內的執法執事們，按照規則，院主投票若是無法解決之事，就以執法執事

投票結果為準。」

聽到此話，李柔韻眼神頓時一冷，鍾雨師在院內經營這麼多年，自然是影響極深，在場這些青冥峰執法執事，其中怕是有一半都是他的人。

看來李洛此次的舉動，讓這鐘雨師感到極為的憤怒，或許，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在這青冥院中，竟然會有人如此的冒犯他。

「諸位，你們同意第一部旗首由周山河暫代，便原地不動，若是覺得應該按照規則以鍾嶺所推薦，則上前一步。」

隨著鍾雨師聲音落下，寬敞而富有威嚴的議事廳內傳出了一些騷動，繼而便是有著一道道黑袍人影上前了一步。

數量一眼看去，便是比原地不動的更多一些。

鍾雨師臉龐上有著淡淡的笑容浮現出來，轉頭對著李柔韻道：「三院主，可還有什麼想說的？」

李柔韻冷笑，她知道，這也是鍾雨師在彰顯他在青冥院內的影響力。

可是，執法執事做出了投票，那麼這件事，就真是有點難辦了。

「等等，我有話說。」

不過就在李柔韻心中無奈時，李洛的聲音，適時的響了起來。

鍾雨師笑了笑，若是尋常大旗首在這裡不按身份說話，恐怕只能換來一通斥責，但李洛這裡，他也只能暫時的忍了，反而笑問道：「李洛大旗首要說什麼？」

李洛慢條斯理的道：「院內有五位院主，院主決議，又怎麼會是平局？」

鍾雨師皺眉道：「大院主離開多年，自然無法投票。」

李洛輕輕笑了笑，道：「那可不好意思，以後就不是這樣了。」

他手掌一握，有一枚深青色的令牌出現在了手中，他將令牌豎起，露出了上面的青冥二字，而在中央位置，還有著一個龍飛鳳舞的「大」字。「昨天我去請見了老爺子，老爺子說，我此次獲得大旗首，也算是表現不錯，故而將這枚青冥院大院主令牌賜給了我，他說，手持此物，雖然不代表我就成為了青

冥院大院主，但卻可參與青冥院內的一些事務決議。」

「所以，這不巧了嗎？」

李洛笑眯眯的盯著面色在此時一點點變得難看起來的鐘雨師。「我們再來投個票？」

第八百零五章龍牙類封侯術

最新章節！

最終，議事廳內的討論草草收尾，在場眾人誰都沒想到，李洛竟然取得了大院主的投票權，雖說這不代表李洛就真擁有了青冥院大院主的所有權柄，但光是這個

投票權，就足以讓得他成為天龍二十旗中，權勢最強的大旗首了。

畢竟，其他的大旗首，可沒有這種特殊的機會。藉口離去的鐘雨師當時臉色顯得格外難看，李洛手持大院主的投票權，這無疑將會對他鍾雨師在青冥院中的話語權造成影響，但這是來自李驚蟄的意思，他心中

不爽也是毫無辦法。

只是如此一來，鍾嶺的事情算是徹底追究不下去了，青冥旗這邊，必將會落入李洛的手中。

青冥峰，山道間。

李柔韻送著李洛，她的眼眸中帶著一絲笑意，她在青冥院中與鍾雨師素來不對付，今日能見到鍾雨師受挫，她自然是心情不錯。

「倒是沒想到老爺子已經將青冥院大院主的令牌都交給你了，這個東西，鍾雨師覬覦了這麼多年，都未能得償所願。」她感嘆道。

顯然，即便李太玄離開了這麼多年，可在老爺子的心中，他還是無可替代的存在。

「這令牌也只是給了我一點投票權而已，而青冥院的諸多事務，我此時還是無法插手，畢竟這的確早了點。」李洛笑道。

「總是一個不錯的開始，我想，如果再等幾年，你父親依然沒有回歸龍牙脈，說不定老爺子會讓你真正繼承你爹的位置。」李柔韻說道。「這我哪鎮得住。」李洛笑著搖搖頭，一個青冥院統轄龍牙脈「兩境之地」，這論起管轄範圍比整個大夏都要龐大好幾倍，其中所涉及的勢力，封侯強者更是不知多

少。

「以你的天賦，幾年後，要封侯也未必就是難事。」李柔韻道。

「這倒是很有可能。」李洛摩挲著下巴，露出笑容，對此深信不疑，因為幾年後他只會有兩個結果，封侯或者...收屍。「不過你此次突然取得了大院主的投票權，算是打亂了鍾雨師在青冥院內多年的布置，以前他總是藉助這種手段來通過院主決議，所以我想，他定然不會輕易的將

這份決議權讓出去。」李柔韻沉吟道。

「韻姑姑覺得他會如何？」

「我覺得他會更加上心的謀劃青冥院即將增設的第六院zhu席位。」李柔韻想了想，說道。李洛雙目虛眯了一下，青冥院第六院主的位置，是他打算為彪叔所留，彪叔幫了他們一家那麼多的忙，這份恩情雖然不是一個小小六院主之位能償還的，但李洛

還是想做一些事情。「我此前與老爺子提過此事，他同意彪叔參選，但彪叔如今重傷未愈，即便有外物加持，也僅僅只是四品侯的實力，所以老爺子的意思是將六院主競選之事往後壓

一壓，等到彪叔的封侯臺能夠解決之後，那時他成了六院主，才能堵住所有人的嘴。」李洛緩緩說道。

李柔韻點點頭，的確，如果牛彪彪實力不恢復的話，即便李洛這邊把他送上了六院主的位置，恐怕也坐不長久。

「有老爺子壓著，那就再等等。」李柔韻又問了一些李洛最近的修煉進展以及青冥旗的成績，神色愈發滿意，道：「青冥旗在煞魔洞已經到了三十五層，如今你們組建了尖刀部，這個推進效率在短

時間會再次增強，想來抵達四十層也不遠了。」

「一般突破到四十層的時候，院內會給予一批資源作為獎賞，到時候應該能更大的提振青冥旗的士氣，這批資源到時候我會幫你看著的，儘量豐厚一些。」

李洛喜笑顏開，有親近的人在高層的確是個省心的事情，免得到時候他還要因為這些事來扯皮。

「韻姑姑，我聽說，如果抵達四十層的話，就有資格接觸龍牙脈的封侯術？」不過李洛話音一轉，突然問道。

李柔韻一怔，旋即微笑頷首道：「院內各旗如果達到四十層的話，各旗大旗首的確會被允許接觸咱們龍牙脈的封侯術，怎麼？你有興趣？」

李洛道：「天王級勢力收藏的封侯術，如果說不感興趣，那也太虛偽了一些。」他所修煉的「黑龍冥水旗」，雖說完整形態乃是「天命級」封侯術，這種級別的封侯術，想必就算是在這些天王級勢力中也不可多見，但可惜，這單獨的「黑龍冥水

旗」，論起威能，卻只能算作「通靈級」封侯術而已。以往這道封侯術的威力倒是足夠用了，但這內神州裡天驕如雲，未來他所遇見的對手無疑遠比鍾嶺這一類強太多，所以李洛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他或許可以

嘗試修行更多的封侯術，以提升自身的手段與底牌。

「如果是一般人，別說是大煞宮境，就算是煞體境，我都會勸他不要好高騖遠，畢竟封侯術的難度極高，若是天資不夠，只是平白的浪費自身修煉時間而已。」

李柔韻笑了笑，道：「不過你嘛，不能以常理度之。」

「我們龍牙脈收藏的封侯術不少，但基本來說，被分為兩大類。」

「一類就是正常的封侯術，另外一類，便是獨屬於我們龍牙脈傳承的...「龍牙類」封侯術。」

「龍牙類封侯術？」李洛驚奇不已，這是什麼封侯術？

「簡單來說就是一種以特殊之法，所修成的「龍牙」。」李柔韻紅唇微啟，輕輕一吐，李洛就見到一道毫光從其嘴中疾射而出。

毫光迎風而漲，轉瞬間便是化為約莫丈許左右，其宛如一道光流，圍繞著李柔韻轉動。李洛看得清楚，那光流中，竟然是一根呈現流線型的纖細利齒狀之物，那顯然是一根龍牙，龍牙尖部，散發著一種極為恐怖的鋒利氣息，當其划過虛空時，李洛

清晰得感覺到了虛空悄無聲息的被分割開來。

那龍牙散發的鋒利氣息，讓人靈魂都是在為之戰慄。

李洛頭皮微微發麻，因為這一刻他感覺如果這根龍牙對著他攻擊而來，他的一切防禦都將會毫無作用，他整個人會瞬間千瘡百孔，生機被滅。

「這就是我所修煉的「龍牙」之一，這所謂「龍牙類」的封侯術，不論如何進階與衍變，自身凝鍊龍牙都是基礎之一。」

「具體的等你到時候就會知曉，你只需要提前做好考慮，究竟是修煉哪種類型的封侯術。」李柔韻輕吸一口氣，龍牙化為毫光又是掠回其嘴中，消失不見。

李洛點點頭，眼見著抵達山腳，他便是拱手與李柔韻告辭。

這龍牙類的封侯術他很感興趣，看來接下來他得加快煞魔洞的推進，儘快抵達四十層，他也就可以去接觸嘗試一下了。（昨天的請假單章有些地方沒看見，在這裡提醒一下哦，主要還是陽了，人燒得麻，實在無法更新，今天情況好很多了，退燒正常了。）

第八百零六章消息傳出

最新章節！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中，李洛再次將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煞魔洞的推進上面。

而尖刀部，也的確不愧尖刀二字。

李洛率領著這支匯聚了青冥旗最精銳力量的旗部，在接下來的一次煞魔洞中，三日連推兩層，直接將層數從三十五層提升到了第三十七層。在龍牙脈四旗中，如今金光旗四十三層，赤雲旗三十九層，紫氣旗三十八層，所以說，青冥旗的進度，已經徹底擺脫了曾經落後的的局面，開始躋身進入二十旗

的中堅層次。

這也算是李洛來到龍牙脈兩個月後所取得的最大功績，畢竟他剛接手青冥旗的時候，整旗進度，才僅僅剛到二十八層。

這種效率，再挑剔的人都挑不出幾分的毛病來。

而當李洛這邊沉浸於刷洞的快樂時，有一則消息于天龍五脈中傳開，在二十旗中立即就引發了極大的震動。

那就是「玄黃龍氣池」的開啟！原本此前他們所接到的消息，此次「玄黃龍氣池」還需三年時間才會開啟，可誰都沒想到突然間出現了變故，這座「玄黃龍氣池」的開啟時間，就定在了下個月，龍

血脈那位掌山脈首的壽辰之上。

這般消息傳出，二十旗皆是震動，特別是那些有能力奪取「龍氣」的大旗首，一時間皆是內心狂喜，覺得這是天降機緣。

畢竟所有人都清楚那「玄黃龍氣」是何等難得的機緣，僅僅只是一縷，便可化五千道地煞玄光，而這五千道，可以省去多少時間的苦修？多少上品元煞丹的轉化？

這般機緣，即便是放在天王級勢力中，也不是每一代年輕一輩都有機會享受到的。

此前各旗因為時間的緣故，已是對此沒抱希望，可誰都沒想到，竟然還有這種轉機，這如何能不讓人喜出望外。

於是各旗，皆是摩拳擦掌。

...

當李洛這邊結束了此次煞魔洞修行時，趙胭脂傳來了一道消息。

「鄧鳳仙邀請了鍾嶺喝酒？」李洛聞言，微微一怔，旋即淡笑道：「這位白衣金甲大旗首是打算挖我們青冥旗牆角嗎？」

如今鍾嶺幾乎是被他所閒置，而鄧鳳仙這個時候與其接觸，擺明了是想要將其拉走，畢竟鍾嶺的實力放在各旗都算是頂尖。

「鄧鳳仙應該是為了下個月的「玄黃龍氣池」在做準備，這個時候收攬一個初入極煞境的鐘嶺，對他們金光旗實力也有所增強。」趙胭脂分析道。

「我們要阻止嗎？」她問道。李洛想了想，最終搖頭道：「鍾嶺留在青冥旗始終是個隱患，他與我們完全不同心，所以即便最後我真的放下了芥蒂，也會對他抱著諸多的不信任，與其如此，還

不如真讓他走了，這樣反而會更安心一點，只有他徹底走了，第一部才會完全歸心。」

李洛從一開始就沒抱著收服鍾嶺的打算，畢竟雙方間恩怨已經不可調解，他也不可能虎軀一震，就能夠讓得對方放下恩怨，跪拜臣服。

鄧鳳仙願意將這個禍害收走，倒也是省了他一些麻煩。

當然，李洛也不會去感謝鄧鳳仙，相反，對方這樣大張旗鼓的挖他們青冥旗的牆角，反而是將雙方的關係搞得有點對立了起來。鄧鳳仙不會不知道這一點，但他依舊執意這麼做，一部分是因為下個月的「玄黃龍氣池」，他想要增強金光旗的力量，而另外一部分，就或許是覺得以他在龍牙脈

四旗之中的威望，做這些事情，並不需要給李洛什麼交代。

這位在龍牙脈年輕一輩中名聲頗響的白衣金甲，平日裡顯露的溫和下，也有著幾分狂傲之氣。

...

「鄧哥，你這邀請我去了金光旗，也不怕得罪了現在風頭正盛的李洛大旗首？」

一座酒樓，雅間中，面色猶自還帶著一分蒼白的鐘嶺望著面前的器宇軒昂的白衣男子，以玩笑的口吻說道。

鄧鳳仙給鍾嶺斟了一杯熱茶，微笑道：「他風頭再盛，那也是青冥院的事情，這與我們金光旗和金光院，可沒什麼關係。」

「只要鍾嶺你願意來，金光旗就是你的後盾。」鍾嶺面色有些晦暗，這段時間與李洛交鋒，他幾乎是屢屢受挫，這也導致他曾經的自信都被消磨了許多，如今青冥旗被李洛徹底掌控，他留在青冥旗也再沒有了

前途，或許，加入金光旗，算是僅有的出路。

那李洛雖然如今風生水起，但龍牙脈這年輕一輩中，還是要以鄧鳳仙為最，此前李鯨濤與李鳳儀也曾與其爭鬥過，但最終無一例外都是輸在了鄧鳳仙之手。

「那以後，就要仰仗鄧哥了。」最終，鍾嶺深吸一口氣，端起面前的茶杯，鄭重的說道。

鄧鳳仙笑了笑，道：「有你的相助，下個月的「玄黃龍氣池」，我金光旗應該算是有了一席之地。」

「不過這個「玄黃龍氣池」，我記得不是還有三年時間才會開啟的嗎？」鍾嶺有些疑惑的問道。

鄧鳳仙饒有興致的笑道：「我曾找大院主打聽過，隱約間聽來的消息，可能此事，還與李洛有點關係...咱們那位老脈首，應該是為了李洛，才會突然改口。」

鍾嶺目光一閃，有些驚訝的道：「老脈首是想要給李洛掙一份機緣？」

「應該是如此了。」鄧鳳仙笑道。

鍾嶺眼中有嫉妒之色浮現出來，低聲道：「老脈首對李洛可真好呢。」

「畢竟是親孫子，而且老脈首已經算是公正了，不然說句實話，憑你也能跟他鬥這麼久？」鄧鳳仙悠悠說道。

「不過老脈首未免也太高看李洛了吧？」鍾嶺沉默了一下，說道。「玄黃龍氣池內，僅有六根盤龍柱，也就是說，只有六個席位...李洛想要這份機緣，就得搶到其中一個，雖說青冥旗最近在他的帶領下風頭正盛，但他想要搶到這

六席之一，也不太現實吧？」

「這誰能知道呢。」

鄧鳳仙微微一笑，道：「這位李洛大旗首來到龍牙脈後的兩個月中，令人意外的事情，也不算少。」

鍾嶺冷笑道：「在青冥旗內橫行有什麼用，其他旗的大旗首，可不會讓著他。」

「下個月掌山一脈脈首的壽辰上，來賀者無數，我倒是想要看看，這李洛在那眾目睽睽下，能不能把握得住老脈首為他爭來的這份機緣。」

「若是握不住，嘿，那才是有好戲看了。」說完，鍾嶺將杯中熱茶飲盡，同時眼中有快意升起，那模樣，仿佛是已經見到了一個月後，李洛黯然收場的局面。

第八百零七章八品水光相

最新章節！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中，有關「玄黃龍氣池」的消息，成為了二十旗之中的熱點，各旗旗眾爭相討論此次龍氣池之中六根盤龍柱的歸屬問題。

雖說「玄黃龍氣池」對於這一代的二十旗來說是第一次，但有關其過程，所有人都早已爛熟於心。

這世間任何機緣，都沒有平白得來的道理，只有努力去爭取，才能夠將其把握。

玄黃龍氣池同樣如此。

這份機緣，唯有少數者才能夠吃到最大的那一份，餘者，就只能得到一些殘羹冷炙。

在眾人的討論中，此次能夠佔得盤龍柱的六位大旗首，如果不出意外的話，應該也就是如今煞魔洞推進進度最靠前的那幾位。

因為龍氣之爭，可以依靠各旗旗眾之力，也就是說，到時候在各旗的旗眾加持下，諸位大旗首的實力都將會提升到極為強橫的地步。

從某種意義而言，那幾乎算是二十名「封侯強者」之間的競爭。

而據說玄黃龍氣池中的六根盤龍柱，也是有一些區別的，簡單來說，六根盤龍柱，一金二銀三銅。所謂的金，是指那盤龍柱通體呈現鎏金色彩，而且這根金龍柱位於龍氣池最中央的區域，在那裡所匯聚的龍氣，不僅更精純，而且有可能獲得的龍氣數量也最多

。

其他的二銀三銅，就是指剩下的兩根銀龍柱以及三根銅龍柱。

這五根龍柱的效果，比起金龍柱自然會弱一點。

不過一般應該沒人太在意這之間的區別，盤龍柱本來就那麼六根，只要能夠搶到一根，那就已經算是贏家。

而且...以這一代二十旗的各大旗首表現的實力來看，那金龍柱，有超過九成的可能會直接落入金血旗李清風之手。

其他的大旗首，想來就算是陸卿眉，應該也挺難從李清風的龍口奪食。

類似的討論，在這段時間中，充斥於二十旗的諸多角落。

但李洛卻並沒有過於的在意這些討論，因為在這段時間中，他能夠感覺到自身的「水光相」，在經過一次次靈水奇光的淬鍊後，開始愈發的臨近進化了。

李洛的水光相，如今是上七品的品階，如果再進一步，就將會踏入八品的層次。

這是李洛無比期待的時刻，因為相入八品，幾乎就已經算得上是頂尖級別的相性，絕大多數的天才自身所擁有的相性品階，基本也就處於這個層次間。

想當初李洛解決「空相」問題的時候，當時心中最大的期望，便是能夠將「水光相」養到八品。

而如今，這個簡單樸實的期望，終於是到了即將實現的時刻。

...

青冥校場的修煉室中。李洛望著面前桌子上面擺放的一瓶七品「靈水」，忍不住的有些噓唏，從當初開啟「後天之相」到現在，他已經忘記使用了多少瓶靈水奇光了，這些東西的價值如果

累積起來的話，他感覺應該已經達到一個相當恐怖的數字了。

不過如果李洛告訴別人，他的水光相，乃是從當初的四品相性一步步的提升到如今的程度，恐怕都不會有人相信。

因為相性的提升，比想像的還要更為艱難。

李洛能夠在這一兩年的時間中做到，靈水奇光的充足只是其中的一點而已，更重要的是，曾經的「空相」賦予他相宮的特殊能力。

普通人煉化「靈水奇光」終歸有著數量的限制，隨著靈水奇光中的雜質漸漸浸入相宮之內，相宮就會被雜質所侵蝕，久而久之，靈水奇光的效果就會愈發的微弱。

但李洛曾經的「空相」，令得他自身的相性可以無視靈水奇光之中蘊含的雜質的影響。

他真正的做到了可以將靈水奇光當水喝的奇蹟。

他有種感覺，如果一直留在大夏的話，洛嵐府有可能真的會被他喝垮，不過好在皇天不負有心人，他現在有了新的接盤俠。

以堂堂李天王一脈的底蘊，不可能會養不起他吧？

李洛心緒翻湧著，然後他將面前的這瓶七品靈水直接倒入嘴中，十指合攏，相力於體內如洪水般奔湧起來，煉化著靈水。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七品靈水的藥效盡數的被提煉而出，最後被李洛投入水光相宮之中。

李洛的心神，早已落入水光相宮內。

只見得水光相宮中央的位置，有一汪湖泊的存在，湖泊顯得異常的明亮與清澈，湖面綻放微波，似是顯得流光溢彩。

在湖水之中，還有一輪大日倒映。

這正是李洛體內水光相的衍化。

而此時，素來寧靜的湖面，仿佛是有風波吹起，湖水開始變得激蕩起來，一重重湖水形成浪潮，對著岸邊不斷的拍打而去。

整個水光相宮內，也是隱隱有轟鳴聲響起。

湖水的翻湧愈發的激烈，有無數玄妙的光點從天而降，落入其中，這些光點正是七品靈水之中所蘊含的淬鍊能量。

隨著這些光點落入湖水中，李洛仿佛是聽見了漲潮的聲音。

湖面開始以驚人的速度擴張，一道道水線譁啦啦的對著四面八方蔓延。

這汪湖泊開始變得愈發的龐大。

同時李洛也感覺到水光相力的增強。這般變化，不知道持續了多久，待得最後一縷光點消散時，李洛看向了眼前的湖泊，此時的湖泊，規模比起片刻之前仿佛是膨脹了一倍左右，已經開始猶如真正

的洪湖大澤。

而且，湖水之中的那一輪大日，也是變得更為的璀璨，光線折射，湖面波光粼粼，似是有無數魚兒在攢動，充滿著旺盛生機。

李洛的心中由衷的泛起了喜悅。

因為他知道，此時此刻，他的水光相，真正的突破了七品桎梏，進化到了八品之階。

八品水光相！

這將近兩年間的辛苦培育，終於是在這一刻，迎來了豐碩的收穫。

...

「終於八品了！」

李洛睜開眼睛，身軀上還有著相力波動在升騰，此次水光相的進化，也是引得他的相力再次獲得了一些增強。

如果等級相同的情況下要來比較相力的雄厚程度，李洛感覺恐怕就算是那些擁有著真九品的絕頂天驕，都未必能勝得過他。

這樣一來，對於那「玄黃龍氣池」的爭奪，倒是更多了一分把握。

李洛舒展了一下雙臂，然後看了一眼手中用光的七品靈水，歡喜的心頭不由得多出了一點憂愁感。

雖然水光相進化到八品令人很開心，但這也就是說，以後他還想提升水光相的話...那就需要八品的靈水奇光了。

而這個品階的靈水奇光，則是開始變得截然不同起來。

八品靈水奇光的價格，將會是七品的十倍甚至更多。

也就是說，李洛在龍牙脈中每個月所領取的兩份月俸裡的七品靈水奇光加起來，未必能夠換取到一瓶八品靈水奇光。

這是因為八品靈水奇光的煉製難度太高，這需要八品淬相師親自煉製，而八品淬相師，即便是在李天王一脈這種天王級勢力中，都算得上是少見的手藝人。

這就導致八品靈水奇光的產量跟七品相比，可謂是急劇暴跌。

產量跌了，價格自然就是水漲船高。李洛曾經執掌洛嵐府的「溪陽屋」，而且他自身也是淬相師，所以他對此頗為了解，靈水奇光八品之下，還可以走量產之道，可一旦到了八品的品階，靈水奇光的

量就跌了下來，開始變得稀少。

八品的靈水奇光，其實論起少見程度，已經可以開始與丹藥相媲美，只不過區別是丹藥多功能化，而靈水奇光只能增益相性，略顯單一而已。

「唉，兩份月俸已經開始有些養不活自己了呢。」

李洛惆悵，八品靈水奇光價格太高，如果現在他還留在洛嵐府的話，洛嵐府真是會養不起他。

看來，他還是要想辦法提升一下自身的待遇。

李洛心中轉動著這般念頭，剛欲起身，其神色突然一動，目光猛的投向了手腕上的猩紅鐲子，在這一刻，他感覺到了其中傳出了異樣的波動。

那是...三尾天狼甦醒了？！

第八百零八章五尾

最新章節！

手腕上猩紅鐲子之中傳出來的異動，讓得李洛的神情也是出現了瞬息的變化。

這三尾天狼上次甦醒的時候，還是在大夏，這傢伙趁機勒索了李洛一些天龍精血後，便是陷入了一段時間的沉睡，如今時隔數個月，總算是有了一點動靜。

李洛想了想，便是閉上眼目，心神沉入猩紅鐲子內。眼前的景象開始出現變幻，依舊是那昏暗的空間中，不過當李洛此次進入時，他立即感受到一雙充滿著兇戾之氣的猩紅眼瞳緩緩的亮起，同時裹挾著森冷之氣，

注視了過來。

李洛同樣是看了過去。

只見得在這片空間的深處，一頭數十丈龐大的巨狼匍匐，這頭巨狼之後，三根尾巴緩緩的擺動，攪動空氣，帶來了風雷之聲。

不對，不是三根...是五根！

李洛心頭一震，目光死死的盯著三尾天狼那三根粗壯的尾巴，在那其中，分明還出現兩根稍細的尾巴。

這三尾天狼進化了？！變成了五尾天狼？

是因為他那些天龍精血的緣故？

而且，李洛能夠清晰的感覺到，三尾天狼身上散發出來的能量波動比起以往強橫了太多，那森森獠牙仿佛是變得更為的銳利。

一股濃烈的壓迫感，鋪天蓋地的橫掃而來，令人呼吸都是為之一滯。

李洛心頭震動愈發強盛，三尾天狼的等級也突破了...現在的它，絕對算得上是封侯級的大精獸！

此次沉睡，這三尾天狼的進步簡直難以想像。

在李洛心中震動的時候，三尾天狼兇狠的目光，也是在盯著李洛，它流淌著涎水的獠牙利齒間，有低低的吼聲傳出來。

同時它站起身，一股陰影對著李洛覆蓋而來，那模樣，似是在貪婪的打量著李洛的一身包含天龍精血的血肉。

面對著顯露貪婪兇狠的三尾天狼，李洛神色倒是還算鎮定，笑道：「小三呀，看來你這次進步不小呢，這是終於打破桎梏，晉入到了封侯境嗎？」

「怎麼樣？我之前說的沒錯吧，跟著我混，總比你在那暗窟中強多了吧？」

三尾天狼閃爍著兇光的視線鎖定著李洛，瞳光變幻，倒是不知道在想些什麼，畢竟精獸在突破到封侯境後，靈智也會隨之提升。

它原本還想攜封侯之威，給眼前這個一直試圖操控它的人族小子一個下馬威，但對方似乎完全不害怕它的樣子？

三尾天狼掙動了一下環繞四肢的鎖鏈，同時邁出了右爪。

此時李洛才發現，三尾天狼右爪上面，遍布著封印的鎖鏈，竟然是斷裂了開來。

這一發現，讓得李洛心頭一凜，現在的三尾天狼，竟然在逐漸的撕開龐院長所布置下的封印。

顯然，在突破到封侯境後，這封印鐲子，也開始有點力不從心了。

這三尾天狼，是在赤裸裸的威脅他。

在實力突破後，三尾天狼試圖改變一下雙方之間的關係。

不過李洛對此，卻是冷笑一聲，他雙臂抱胸的盯著三尾天狼，道：「晉入封侯，就敢跟我談條件了？你還真是坐井觀天。」

李洛感覺這股歪風邪氣不可助長，不然這三尾天狼必然會得寸進尺，未來如果在關鍵時刻給他掉鏈子，那反而會給他帶來極大的麻煩。

吼！

聽到李洛此話，三尾天狼頓時震怒，獸瞳中兇光畢現。

「別忘記是誰給你的好處，讓你突破到的封侯境，我說過，只要你老老實實的跟著我，封侯只是開始而已。」

「你以為現在我們還在此前的大夏嗎？你可知道我的身份？」李洛對於它的兇狠視而不見，目光譏諷的盯著三尾天狼，道：「這裡是天元神州，乃是內神州之一，我們現在所在之處，是李天王一脈的龍牙脈，你知道李天王嗎

？那是天王級的強者，也是我的老祖！」

「現在龍牙脈的脈首，是我爺爺，他老人家是王級強者，實力比封印你的龐院長只強不弱！」

「你以為封侯了不起？你信不信我分分鐘派十個封侯強者吊著你打？」

李洛雙臂抱胸，神色瞬間變得跋扈起來，活脫脫一副二世祖的模樣。

三尾天狼的目光明顯變得有些震驚，同時閃爍不定。

內神州？天王級強者是他老祖，王級強者是他爺爺？三尾天狼感覺有點不相信，因為它以往雖然被困在暗窟，但血脈中的記憶還是讓得它清楚天王級強者是何等的強大，幾個月不見，這小子就跟這般無上強者扯上

關係了？

「用你不多的腦子好好想想，我為何體內精血會蘊含天龍之氣？」李洛嘲笑道。三尾天狼終於是沉默了下來，它此次能夠成功進化，李洛那蘊含著天龍之氣的精血的確至關重要，如果不是藉助那股天龍之氣打破血脈桎梏，它現在很難進化到

五尾。

李洛的特殊，是毋庸置疑，他的血脈也定然不簡單。

「我如今在這龍牙脈，是一旗之首，手下八千旗眾，你還以為是幾個月前嗎？」李洛淡淡一笑，道：「我帶你看看，我現在新的手下。」

說完，他心神一動，直接退出了封印鐲子，然後徑直前往訓練場。

此時八千旗眾正在操練，李洛直接登臺，一聲吆喝，八千旗眾便是迅速「合氣」，沒多久，一股磅礴的能量便是於訓練場上空匯聚而來。

封印鐲子中，三尾天狼感受著那股不遜色於它的磅礴能量，終於是大受震動的沉默了下來。

它實在很難相信這不過短短幾個月的時間，當初那個尚還需要藉助它力量的人族小子，竟然已經開始具備了這種能耐。

而且最重要的是，從那彪悍的八千旗眾就能夠看得出來，李洛剛才的話，都不是在誆騙它。

現在的李洛，比幾個月前，不論是自身實力還是背景，都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它這邊原本還試圖想要藉助封侯成功來壓制李洛，從而將雙方的身份做個轉變，但現在來看，它還是天真了。

這讓得三尾天狼心頭暗自有點鬱悶。

本來還想翻身做主人的。而李洛的心神此時再次進入到封印鐲子中，然後他就見到三尾天狼匍匐在那裡，此前眼中的兇光已經消散殆盡，那有些猙獰的獸臉上，反而是浮現出了一些人性

化的笑容。

吼！

它低吼出聲，吼聲明顯的多出了幾分溫順。

李洛對此很滿意，小樣，真以為封侯了就能夠騎到他頭上來了？

「小三啊，以後老老實實跟著我幹，有我的肉吃，就少不了你的湯，區區封侯算什麼，我們目光長遠點，王級起步！」

李洛語重心長的給予告誡，同時隨手丟個大餅出去。

慢點吃，別撐著。

三尾天狼望著李洛徐徐消散的身影，有些頹然的趴了下去，看來即便是封侯了，也沒能擺脫掉被控制的命運啊。算了，只能繼續忍了。

第八百零九章四十層

最新章節！

煞魔洞，四十層。

李洛站在一座山頭上，目光凝重的望著群山深處，在那裡，有五道可怕的能量波動沖天而起，能量威壓一波波的擴散開來，與空氣摩擦，發出了悶雷般的聲響。

那是煞魔洞第四十層的煞魔首領。

原本有六頭，但因為李洛率領青冥旗此前已經進來過一次了，雙方首次交鋒，青冥旗就因為猝不及防而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因為他們被六頭煞魔首領偷襲了。

在抵達四十層後，這些煞魔首領似乎也是變得有了一些靈智，以前它們都只是坐等挑戰者上門，可這一次，它們卻選擇了主動出擊。

這種偷襲，連李洛都沒想到。

所以，青冥旗第一時間就受到了重創，上千人員重傷出局，但好在最終李洛也是發狠，傾盡全力拼掉了一頭煞魔首領。

不過之後青冥旗也是無力再戰，李洛果斷選擇了放棄。

而後又經過了大半日的休養，方才再次捲土重來。

「五頭虛侯級別的煞魔首領，它們聯手的威力，不遜色一位一品侯。」在李洛身旁，趙胭脂也是俏臉凝重的凝視著森林深處那五頭兇物，感嘆道。

「四十層是大關，難度自然不低，此前鄧鳳仙也在這裡卡了幾天，後來依靠著一次次的消耗，將煞魔首領的數量減少了下來，方才通過。」李洛點點頭，說道。「今天必須將這一關通過！」李洛斬釘截鐵，因為再過幾日，便是「龍血脈」那位掌山脈首的壽辰了，到時候他們都會參與，這也算是李天王一脈的盛事，會邀請天

元神州眾多賓客。當然，李洛關心此事，可不是為了去慶賀的，他完全是衝著「玄黃龍氣池」而去，所以他希望今天能夠通關四十層，這樣一來，接下來幾天的時間他可以嘗試接觸

龍牙脈的封侯術。

這或許能夠提升他的一些戰鬥力。

畢竟那玄黃龍氣池上，各旗大旗首必定會傾盡全力，一番大戰是少不了的。

「合氣！」

李洛眼神凌冽，喝聲響起。

轟！

下一刻，磅礴的能量沖天而起，猶如一片能量海域般，於天空上擴散開來，能量威壓如山嶽般的鎮壓下來，連四周的參天大樹，皆是紛紛折腰而斷。也就是在這股能量出現的同一時間，那五頭虛侯境的煞魔首領已是有所感應，頓時雷鳴般的咆哮聲響徹，它們兇狠的目光鎖定這邊，巨嘴張合間，五道能量匹練

直接撕裂長空，對著李洛他們所在的位置轟擊而來。

李洛早已輕車熟路的與「合氣」相融，他感受著那股仿佛無窮無盡般的力量，直接伸出五指。

指尖有璀璨能量匯聚而來，不過短短數息，便是化為了五道約莫百丈左右的刀輪。

嗡！

刀輪高速轉動，下一瞬，帶著音爆之聲暴射而出，與那五道能量匹練相撞。

嗡嗡！

刺耳的聲音於虛空傳蕩，狂暴的能量衝擊將群山震得不斷的崩塌，破壞力驚人。

不過最終雙方能量皆是消耗殆盡，化為漫天光點飄散，猶如一場絢麗之雨。

但這絢麗之下，卻是滿含殺機。

五頭生有八臂的煞魔首領如巨獸般的衝出，它們身軀反射著如金屬般的光澤，給人一種不可摧毀之感，恐怖的能量風暴以它們為源頭，不斷的肆虐出來。

它們分工明確，三頭衝向凌空的李洛，另外兩頭則是對著處於「合氣」狀態的青冥旗旗眾而去，它們似乎也是明白，李洛的力量來源，正是這些旗眾。

「狡詐。」

李洛面色冷漠，下一刻，他雙手陡然結印，只見得磅礴的能量汪洋中，有一道巨大的龍影浮現，龍影張開了龍嘴，其中似是有一片雷霆世界在醞釀。

「九轉之術，天龍雷息！」

李洛低喝陡然響起，只見浩蕩的雷漿龍息宛如銀色的瀑布般從天而降，裹挾著毀滅的威能，直接對著那三頭衝來的煞魔首領席捲而去。

三頭煞魔首領感應到了危機，立即止步，身後八臂皆是結印，磅礴璀璨的能量於八掌之間閃電般的凝聚，最後化為了三顆千丈光球。

這三顆光球一出現，便是如同三顆耀日一般，光照萬裡。

轟！

三顆凝聚了煞魔首領全部力量的光球破空而出，與那浩蕩雷霆龍息相撞。

轟轟！

難以形容的能量颶風於天空上橫掃，這直接導致這方空間都變得有些不穩定起來，虛空呈現了扭曲，崩塌的跡象。三頭虛侯境的煞魔首領聯手威能非凡，但想要撼動此時掌控青冥旗「合氣」的李洛，卻並非簡單的事情，畢竟從能量強度來說，此時的李洛，不亞於一位真正的一

品侯。

轟隆！

雷霆龍息衝刷而過，三頭煞魔首領悽厲吼叫，它們龐大的身軀狼狽的射進群山間，將一座座山頭生生撞碎。

被雷霆龍息波及，它們身後的八條手臂，直接是被消融了一半。但也就是在李洛被三頭煞魔首領纏住的片刻間，那另外兩頭煞魔首領卻是衝進了青冥旗旗眾所在的區域，它們打碎了一層層能量屏障，最終八千旗眾暴露在了它

們的眼前。

而後，兩頭煞魔首領如狼入羊群，直接展開了殺戮。

可奇怪的是，隨著它們的攻擊掃過，那些盤坐在地的八千旗眾，竟是漸漸的變得虛化了起來。

這一幕，讓得兩頭煞魔首領愣了愣。

「蠢貨，只是幻影而已。」

高空上，傳來了李洛冷笑的聲音，原來青冥旗旗眾的位置，早已被他以水相之力所形成的折射幻影所隱藏，這兩頭煞魔首領找到的，只是幻象而已。

吼！

伴隨著李洛聲音的落下，有龍吟聲隨之響起，只見得虛空破碎，一條黑龍駕御著漆黑的黑水破空而出，然後將兩頭煞魔首領淹沒。

待得黑水消散時，這兩頭實力堪比虛侯境的煞魔首領，便是直接被消融而去。

短短片刻間的交鋒，五頭煞魔首領，三頭受創，兩頭減員。

李洛見到這一幕，內心鬆了一口氣，但手下力度卻是絲毫不減，直接是驅使著磅礴的能量，醞釀出一波波的攻勢，開始對著剩下的三頭煞魔首領席捲而去。而在李洛的攻勢下，三頭煞魔首領也是漸漸的顯露出劣勢，最終，當李洛以最後的力量施展出天龍雷息以及黑龍冥水旗的攻勢時，三頭煞魔首領，徹徹底底的被

擊潰了。

群山間，滿是狼藉。

李洛面色蒼白的從天而降，後方的密林間，八千旗眾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歡呼聲。

因為從現在起，他們青冥旗，也終於是躋身進入四十層之列！

李洛聽著那歡呼聲，面龐上也是浮現出一抹笑意，這通關四十層，那他也就終於有機會接觸龍牙脈的封侯術了。這段時間的努力，總算是到了收穫的時候。

第八百一十章龍牙窟

最新章節！

當青冥旗自四十層中退出來的時候，也立即是在煞魔洞外引起了一陣的騷動，其他三旗旗眾皆是帶著一些震動的目光投射而來，顯然，他們也是知曉了青冥旗成

功的通過了第四十層。

這個效率，不可謂不快，畢竟之前金光旗在面對著四十層時，都是被阻攔了一些時間。

而且最令人感到驚嘆的是，青冥旗以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就從此前的二十七層，直接暴漲到了四十層，這個推進的速度，比其他三旗任何一旗都要迅猛。

而這，都是從李洛來到青冥旗後開始出現的變化。

所有人都明白，青冥旗能有如此脫胎換骨的變化，全部都是因為李洛的緣故。

「小弟，你可真行啊！你們青冥旗的進度，現在比紫氣旗都要快一點了！」李鳳儀率眾趕來慶賀，她拍著李洛的肩膀，俏臉上滿是驚喜。在昨天的時候，李鯨濤的紫氣旗也是衝擊到了四十層，但直到今日，依舊還未能成功通關，顯然這還需要消磨一些時間，隨著那六頭煞魔首領被逐漸的消耗，通

關問題倒是不大，只不過時間會有所消耗。

「李鯨濤，你能不能有點上進心啊？現在龍牙脈四旗，你們紫氣旗可要變成墊底了啊。」李鳳儀望著趕過來的李鯨濤，恨鐵不成鋼的道。

李鯨濤有點尷尬，嘟囔道：「我們也已經解決掉一頭煞魔首領了，要不了多久就能打通四十層。」

「二姐，大哥這叫做厚積薄發，他只是不想爭而已，一旦真有朝一日需要爆發，他或許會一鳴驚人。」李洛笑著打圓場，免得李鯨濤面子不好看。

而且，他的確是感覺這個與世無爭如同老好人般的大哥有種莫名的從容不迫。

李鳳儀輕哼一聲，也就不再教訓李鯨濤，轉而高興的說著去酒樓慶賀。

李洛自然沒有拒絕，於是一行人便是熱熱鬧鬧的離開了煞魔峰。

不遠處，金光旗眾人望著這邊，神色莫名。

「這位李洛大旗首本事的確不小啊，這個通關四十層的速度，比我們金光旗當初都要快。」鄧鳳仙笑著說道。

一旁的鐘嶺面色陰晴不定，李洛率領著青冥旗表現越好，這就愈發襯託著他的無能，畢竟此前他在青冥旗的時候，青冥旗可是墊底的存在。

「鄧哥，這李洛在龍牙脈中的聲望倒是越來越高了，如今他實力也開始顯露，我感覺未來，青冥旗定然會給我們金光旗帶來威脅。」鍾嶺沉聲說道。

鄧鳳仙聞言，看了他一眼，笑道：「若真有那時候，兩旗自然是會有一場較量，若是他們能勝，從今往後，這龍牙脈年輕一代，自然是以李洛與青冥旗為首。」

鍾嶺眉頭微皺，道：「鄧哥甘心？」

「如果我連一個在外神州蹉跎這麼多年的人都壓制不住，那我有什麼資格不甘心？」鄧鳳仙反問一句。

「而且以李洛的身份，他若是自身無能也就罷了，可若他真能如其父一般，莫說是龍牙脈沒人壓得住他，我想，恐怕就算是龍血脈，都拿他沒什麼辦法。」「他若是真有這般本事，我鄧鳳仙以他為首又何妨？鍾嶺啊，你就是執念太重，你以為你輸給李洛就是什麼奇恥大辱嗎？說不定未來，這反而還會成為你引以為傲

的亮點所在。」說到最後，鄧鳳仙言語間也是帶了一點笑意。

鍾嶺悻悻，搞笑呢，我被他捶了還要引以為傲？

...

第二日，李洛迫不及待的直接前往了龍牙窟。

所謂的龍牙窟，正是龍牙脈收藏封侯術的特殊所在。

當李洛來到此處時，便是見到在那萬仞山壁之上，一座巨大的洞口開闢而出，那洞口宛如巨龍之首，龍嘴大張，其內龍牙交錯，散發著滔天鋒銳之氣。

然而在李洛的注視下，那龍首洞口仿佛是散發著一種極為恐怖的波動，天地間的能量，也是在源源不斷的湧來，被那龍口所吞沒。

顯然，這龍牙窟應該是設置了某種極為可怕的奇陣。

這也正常，封侯術珍貴無比，每一种放在外界，即便是在這內神州中，也定然會引發諸多封侯強者爭搶，所以龍牙脈自然也是要好好保管。

李洛沿著那雲梯山道而行，最後來到龍牙窟前。

龍牙窟門口處，僅有一名灰衣老人睡眼惺忪的打盹，李洛在來時就已經知曉，這是一位龍牙脈中資歷極老的族老。

李洛恭敬的行了禮，掏出他的大旗首金印，然後道明了來意。老人打量了李洛一眼，慢吞吞的道：「李太玄的兒子麼...進去吧，龍牙窟內，總共收藏了六十八道封侯術，其中四十七道通靈級，十九道衍神級，兩道天命級，以

你如今的身份與功績，僅能獲取衍神級及其下的封侯術。」李洛聞言，心頭極為震動，六十八道封侯術...這就是龍牙脈的底蘊嗎？至於封侯術的等級限制倒不是什麼問題，因為他此次最大的目標，就是試試能否獲得與自

身比較契合的封侯術，而這個等級，不論是通靈級還是衍神級他都心滿意足。

至於天命級封侯術，那根本想都不敢想，因為不切實際，如此等級的封侯術，以他現在的根基，即便是得到了，恐怕也修不成。

這路，終歸還是得一步步的走。

「沒有無雙級封侯術嗎？」李洛想到了什麼，好奇的問道。

灰衣老人似是笑了笑，道：「你這個問題，你爹當年也問過。」

李洛頓時啞然，老爹也問了嗎？還真是巧啊。

「小娃子，無雙術沒你想的那麼簡單，我們李天王一脈，也僅有一道「無雙術」，此術被收於龍血脈之中，唯有五大脈首，才有資格接觸。」灰衣老人說道。

「修成無雙術，可封無雙侯。」

李洛愣了愣，疑惑的問：「無雙侯？那是什麼？」

灰衣老人滿是深深溝壑的蒼老面龐上浮現一抹笑意，道：「無雙侯也有一個別稱，叫做，天王種，意思就是，未來有天王之姿。」

李洛倒吸一口涼氣，無雙侯什麼的他聽不懂，但這句有天王之姿，那就很有震撼性了。

天王級...這是天地間真正的巔峰強者，這一點，從天龍五脈之繁盛就能夠看得出來，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那位李天王老祖的存在。

「進去吧。」不過灰衣老人倒是沒有再多說，而是對著李洛揮了揮手。李洛點點頭，懷著一肚子感嘆之情，再次對著老人恭敬行禮後，方才轉頭看向幽深的龍牙窟中，然後毫不猶豫的邁開步伐，徑直走入，而後身影消失於幽暗之光中。

第八百一十一章傀儡蟒

最新章節！

龍牙窟內，光線幽暗。李洛沿著彎曲的小道而行，沒過得多久，眼前視野便是變得寬闊起來，那似乎是一座被掏空的山腹，其內空間極大，而隨著李洛的走入，他就見到其中竟是有一

根根約莫十丈左右的石碑矗立其中。

這些石碑造型奇特，頂部尖利，自地面破土而出，其上流轉著無數光紋，頗為神秘。

李洛看著這些石碑，感覺它們仿佛是一根根自地底穿透而出的巨龍尖牙，散發著莫名的兇煞之氣。

李洛小心翼翼的接近一塊龍牙石碑，目光投去，便是見到那龍牙石碑上光芒流動，漸漸的形成了諸多的光芒文字浮現。

「神力破空指，通靈級封侯術，可修成破空神力，無堅不摧，一指可斷山河，裂虛空。」

李洛駐步看了幾眼，然後便是沒多大的興趣，轉向了其他的龍牙石碑。

「玄冰龍牙箭，通靈級封侯術，以冰相，龍相之力結合修成，若是輔以弓類寶具，一箭出，萬裡冰封。」李洛摸著下巴，想來這種封侯術，就是所謂的龍牙類封侯術，據他所得來的信息，這些龍牙類封侯術，偏向極致的攻伐之道，所以在進攻之上極為兇猛，這也算

是龍牙脈的特色了。

畢竟所謂龍牙，不就是巨龍一身的攻伐之處麼，所以倒也算是合適。

不過這「玄冰龍牙箭」，李洛依然沒興趣，雖然他也擅長射藝，但自身並無冰相屬性，雖說可以藉助某些冰系奇物輔助而修，但這般折騰也屬實浪費時間。

於是李洛繼續走了下去，目光掠過一座座龍牙石碑。

「神火掌，通靈級封侯術，可修掌心一點神火，掌出，則焚盡萬裡之地。」

「咫尺天涯步，通靈級封侯術，此為速度類封侯術，一步萬丈，乃是保命之法。」

「......」

眾多妙用不同的封侯術落入李洛的眼中，看得他怦然心動，同時眼睛發熱，這就是天王級勢力的底蘊，這麼多的封侯術擺在這裡任你挑選。

要知道在大夏，李洛前往學府挑選封侯術的時候，可就那麼區區幾道而已。

這兩者間的差距，可見一斑。

而隨著李洛逐漸的深入這片山腹，那所出現的龍牙石碑規模也是變得更大一些，這是因為這裡的封侯術，已經提升到了衍神級。

衍神級龍牙石碑倒是不多，僅有十九座，而李洛此次的目標便是在其中。

當然，如果真沒有契合的，他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通靈級封侯術，先前一路過來，他也是已經選好了備用。

「星穹牙光，衍神級封侯術，以星辰之光淬鍊龍牙，將其不斷的凝鍊縮小，最終化為一縷星光藏於眼眸，與人對敵，可目射星光，消磨萬般之物。」

「萬金霸體，衍神級封侯術，可吸收萬金之氣，淬鍊肉身，一旦修成，血肉中蘊含萬金精氣，每一滴精血，都可化萬千金芒，鋒利無匹。」

「......」李洛認真的觀看了此處每一道衍神級的封侯術，然後他再與此前見到的那些通靈級封侯術做了對比，發現兩者果真等級不同，雙方間的威能玄妙程度，皆是有著

明顯的差距。

這裡的十九道衍神級封侯術，如果傳入大夏，恐怕那些封侯強者狗腦子都會打出來。

不過，當李洛將最後一道衍神級封侯術看完後，卻失望的發現這裡面並沒有與他極為契合之術，這一點，與當初獲得「黑龍冥水旗」時截然不同。

「難道還是只能拿一道通靈級封侯術嗎？」李洛有點猶豫，其實通靈級封侯術他也能接受，雖然現在日子闊了，但他也不至於膨脹到看不起通靈級封侯術的地步，畢竟要知道在大夏，不少封侯強者連衍神

級封侯術都沒接觸過。

只不過如今好不容易進了寶山，若是最後只能退而求其次，未免讓人有點不甘心。

而就在李洛躊躇的時候，突然有一道龐大的陰影從山洞上方覆蓋而來，同時傳出了窸窸窣窣的聲音。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李洛一驚，急忙抬頭，然後便是見到一條黑色的巨蟒纏繞在上方的鐘乳石，豎瞳中有幽光流轉。

李洛見到這黑色巨蟒，倒並未驚慌，只是愕然了一下，因為從這黑色巨蟒身上他並沒有感覺到生命的氣息。

「是龍牙窟的守護傀儡。」

李洛昨天和李鳳儀他們慶祝的時候，李鳳儀就告訴過他龍牙窟內的信息，其中就包括所謂的守護傀儡。

而面對這種守護傀儡，儘量不與對方接觸就行，一般情況對方都不會有攻擊行為。

於是李洛搖搖頭，不再理會於這傀儡蟒。

但就在此時，傀儡蟒竟是從上方遊動了下來，盤踞在了李洛面前的一根龍牙石碑上，對著李洛吐著蛇信。

李洛見狀，只能疑惑的望著傀儡蟒：「這守護傀儡，出什麼問題了嗎？」

「憑證。」

而在李洛心頭茫然時，眼前這傀儡蟒，竟是口吐人言，只不過這聲音異常空洞，應該是某種設定好的機制。

「憑證？」

李洛疑惑更勝，這是什麼情況？沒聽李鳳儀說這守護傀儡會主動說話的啊。

「憑證。」傀儡蟒繼續吐著蛇信，空洞的聲音重複的傳來。

李洛撓了撓頭，然後掏出他的青冥旗大旗首金印，遞給傀儡蟒，道：「是這個嗎？」

傀儡蟒龐大的身軀前傾而來，豎瞳注視著李洛手中的金印，數息後它又是縮了回去，盯著李洛，重複道：「憑證。」

李洛有些不耐煩了，鬼的憑證啊，怎麼沒人跟他說過這龍牙窟的守護傀儡會有這一出啊？

於是他退後兩步，打算不再理會。

可傀儡蟒卻是自龍牙石碑上遊動而下，追逐而來，龐大的身軀帶起陰影，將李洛的身影都覆蓋了進去。

「憑證。」重複的空洞聲音。

李洛見到這傀儡蟒不依不饒，也是極為的頭疼，他打算先退出去，然後呼叫龍牙窟外的灰衣老人來處理這個問題了。

不過，就當他要走的時候，心頭卻是突然一動。

然後他想了想，從空間球中取出了一塊黑色的令牌，正是那塊「天王令」。

「是這個嗎？」他猶豫了一下，將天王令遞給了傀儡蟒。

傀儡蟒吐著蛇信，將天王令捲起，然後吞進了蛇嘴中，頓時李洛見到它的身軀中似是有異光流淌，那空洞的聲音也終於是停止了下來。

「還真有用？」李洛極為驚奇，這種情況，還真是從未有人與他說過。

難道只有持有「天王令」的人進入龍牙窟，才能夠觸發這守護傀儡的異動嗎？但是這有什麼用呢？

在李洛疑惑的等待下，傀儡蟒再次張開了蛇嘴，這一次，蛇信卷著兩塊東西吐了出來，懸浮在了李洛面前。

其中一塊就是先前吞下去的天王令，李洛隨手收起，然後他的目光就投向了另外一物。

那是一枚寸許左右的斑駁龍牙，龍牙之上流轉著玄光，隱隱間似是有無數文字浮現。

李洛心頭一動，伸出手掌，握住了這枚斑駁龍牙，而就在接觸的那一瞬間，他感受到了龐大的信息湧入腦海。

而其中，最醒目的幾個文字，於腦海中浮現出來。「眾相龍牙劍陣。」

第八百一十二章作弊

最新章節！

「眾相龍牙劍陣。。。」

李洛感受著腦海中的龐大信息，微微的有些發愣，這玩意來得莫名其妙,竟然也是一道封侯術嗎？

不過怎麼沒有品級說明？

看那傀儡蟒神神秘秘的還搞什麼憑證，此物應該不是普通之物吧？好歹也是需要「天王令」的。。。

李洛心中驚疑，卻是在認真的回味腦海中的信息，片刻後，他忍不住的驚咦出聲。因為他發現這名為「眾相龍牙劍陣」的封侯術很是奇特，這似乎是一種劍陣，而劍陣的核心之物，是需要凝鍊龍牙劍，而這個所謂的龍牙劍,需要不同的相性來淬鍊

。

唯有超過兩柄龍牙劍的存在，才能夠顯露出這「眾相龍牙劍陣」的威能。

龍牙劍越多，其威能就越強。看到這裡，李洛面色變得有些精彩，因為這道封侯術對於他而言，似乎是極其的契合，如果是要比相性的品階，這天元神州天驕無數，他即便身懷三相，恐怕也

不敢說自身可以傲視任何人，但你若是要比體內相性數量的話,那李洛可就一點都不虛誰了。

因為他雖然是三相，但再加上主輔屬性，那可是足足六道相性！

這龍牙劍的凝鍊與打造，需要龍相以及另外一種相性的配合，也就是說，他如果做到極致的話，甚至能夠凝鍊出五柄龍牙劍。

水龍牙劍，木龍牙劍，光龍牙劍，土龍牙劍，雷龍牙劍。。。

怪不得這封侯術的名字叫做「眾相」，原來是這般修煉之法。

而如果未來李洛真的凝鍊出五柄龍牙劍，以此來組成這所謂的「眾相龍牙劍陣」，那威能會達到何等的層次？

另外，這究竟算是什麼等級的封侯術？

李洛發呆了好一會兒，方才漸漸的回過神來，他盯著手中的斑駁龍牙，感覺這一切似乎是太巧合了一點。

顯然，他能夠獲得此術，是因為他觸發了一些機制，比如需要他身懷多相，才會引動傀儡蟒，再加上還得持有天王令為憑證，傀儡蟒才會吐出此術。。。

巧合得過分了點。

李洛眸光閃動，最終反手將斑駁龍牙收了起來，不管是不是巧合，既然此物到了他的手，就是與他有緣，那斷然是不可能放棄的。

於是他直接轉身對著龍牙窟外走去。

既然已經有了收穫，那就沒必要再留下來了。

李洛沿著蜿蜒小道走出，最後來到了洞口處，而此時灰衣老人也是睜開眼睛，慢吞吞的道：「取了何術？」

作為守門人，他需要記錄所有封侯術的出入，而且此後一旦修成，便是需要將封侯術歸還。

李洛聞言，微微猶豫了一下，他在考慮要不要說實話，不過這種猶豫僅僅持續了數息，他便是坦然的將那斑駁龍牙取了出來。

眼前的老人並非常人，想要隱瞞恐怕沒那麼容易。

隨著李洛取出那斑駁龍牙，灰衣老人一直睡眼惺忪的眼睛終於是猛的睜開，他盯著龍牙，看了好半晌。

「前輩知曉此術？」李洛見到他這反應，就明白對方恐怕是知道這道封侯術的存在。

灰衣老人嘴角抖動了一下，然後面無表情的道；「李驚蟄，你什麼時候開始破壞規矩了？」

李洛一愣，剛欲說話，一道聲音便是突兀的從他身後響起：「也不算破壞規矩吧？」

李洛連忙轉身，就見到李驚蟄的身影不知道何時出現在了身後。

「爺爺？您怎麼在這裡？」李洛驚呼。

李驚蟄先是對著李洛笑了笑，然後看向灰衣老人，拱手道：「二叔伯，李洛剛好很適合此術，既然如此，何不將此術交給他。」

這看似行將就木的灰衣老人在龍牙脈果然輩分極高，竟然連身為脈首的李驚蟄，都要稱呼他一聲二叔伯。被李驚蟄稱為「二叔伯」的灰衣老人沒好氣的道：「此術是老祖所創，留在龍牙脈是等待有緣人的，可你修改了觸發機制，這算是作弊吧？不然這小子未必能引動

傀儡蟒。」

「我分明是記得，唯有在某個年齡限制之下，自身又修成了三種封侯術，才能夠觸發傀儡蟒的出現，而這李洛，恐怕沒達成條件吧？」

李洛聞言，心頭頓時一驚，果然，他就說此事太過的巧合，原來是李驚蟄做了一些手腳。

這令得他又感動又是哭笑不得，沒想到他這邊只是來龍牙窟找尋一道封侯術而已，李驚蟄也是在暗中給予助力。

李驚蟄道：「老祖所創的這道封侯術要求苛刻，但與李洛極為契合，他當然就是這個有緣人，二叔伯，你有時候就是太頑固迂腐了。」

灰衣老人怒笑道：「哦？我竟然會被你李驚蟄說頑固迂腐？你如果不是龍牙脈最頑固的那個人，當年李太玄會逃去外神州？」

李驚蟄沉默了一下，蒼老面龐變得晦暗了許多。灰衣老人見狀，也是明白這話觸痛了對方，於是無奈的嘆了一口氣，瞥了一眼李洛手中的斑駁龍牙，道：「當年老祖可是囑託了我看好此術的，你沒事跑我這裡瞎

搞什麼？」

「我只是覺得，此術留在這裡蒙塵多年，或許可以在李洛的手中發揚光大。」李驚蟄說道。

「哦？憑什麼？憑他的三相？」灰衣老人撇撇嘴。

李驚蟄看了李洛一眼，後者心領神會，於是運轉體內相力，只見得相力升騰間，六種相力屬性浮現出來。

正撫著鬍鬚的灰衣老人手指頭一抖，扯了一根鬍鬚下來，他驚愕的盯著李洛：「這。。。六相？！扯淡的吧！」

「咦，不對。。。有三種相性很微弱，這是主輔屬性？」

「擁有主輔屬性的三相？」

灰衣老人連連驚訝，不過最終還是很快洞悉了李洛這奇特的相性。

「是吧，老祖所創的這道封侯術，跟李洛極為契合。」李驚蟄笑道。

灰衣老人皺著眉頭，最終無奈的點點頭，李驚蟄畢竟是龍牙脈脈首，雖然念在輩分上對灰衣老人有三分恭敬，但他執意阻攔的話，怕是會搞得場面不好看。

「算了，你是龍牙脈脈首，你說了算。」灰衣老人哼了一聲，一屁股坐了回去。

「多謝二叔伯。」李驚蟄拱了拱手。

李洛也是趕緊對著灰衣老人恭敬的行著晚輩大禮。「李洛，既然你有這份機緣，那就好好把握吧，這「眾相龍牙劍陣」乃是老祖所創，他當年的目標，是想要為李天王一脈再創一道「無雙術」，所以此術，算是有「無

雙」潛質。」

「希望這道封侯術，不會在你手中蒙塵。」灰衣老人淡淡的說了一聲後，便是閉攏眼目。

李洛聞言，身軀一震，心中翻江倒海。

無雙潛質？！這所謂的「眾相龍牙劍陣」，竟然恐怖如斯！！

第八百一十三章龍牙靈髓

最新章節！

雲霧繚繞的山間小道上，李洛陪同著李驚蟄下山。

「爺爺，這次讓您老人家費心了。」

李洛表達著自身的感激,此次他的目標原本只是一道衍神級封侯術，但最終卻是收穫了這所謂有著「無雙潛質」的眾相龍牙劍陣，這無疑是一件令人驚喜之事。

而他能夠得到此術，也是多虧了李驚蟄幫忙，否則以那苛刻的條件，他現在斷然是不可能將其獲得的。

「當年老祖將此術留在我們龍牙脈，主要是因為這道封侯術與我們龍牙脈契合，只不過這些年來，這「眾相龍牙劍陣」卻並未綻放出它的光彩。」

「歸根究底,還是未曾遇見與它契合者。」

「而你，身懷主輔六種相性，從某種意義來說，此術與你最為合適，所以我此舉也是在完成老祖的囑託而已。」李驚蟄淡笑道。

李洛有些振奮的點頭，道：「我一定會潛心研修此術！另外，這道封侯術究竟是什麼品級啊？」李驚蟄想了想，道：「挺難定義它的等級。。。這「眾相龍牙劍陣」是老祖所創，當初的設想，是想要為李天王一脈創造出第二道「無雙術」，但最終此術未能推衍

完成,而且此後老祖鎮守天淵，再無這般精力投入其中，於是此術就留在了我們龍牙脈。」「這道封侯術的上限，取決於劍陣內龍牙劍的數量，如果只是一柄龍牙劍，其威能應該也就比普通的通靈級封侯術強一些而已，若是兩柄，則是有衍神之威，按照

我的推測，你如果能修出四柄龍牙劍，那般威能，應該是不遜色天命級封侯術。」

「但如果還想要更上一層，那就難度很高了，畢竟正如我所說，此術最終並未完全推衍而成，其劍陣之法還有所殘缺。」

李洛倒吸一口涼氣，四柄龍牙劍，就能媲美天命級封侯術，這其實已經超出他的預期了。

至於那所謂的真正無雙級，他從未去奢望過，最起碼，那不是現在的他有資格去觸及的。

「不過這「眾相龍牙劍陣」還有個問題，那就是修煉極難，這需要極為卓越的相術天賦。」李驚蟄說道。

李洛自信的道：「我的相術天賦應該是沒問題的。」

相術天賦，其實一直都是李洛引以為傲之處，只不過因為三相太過的耀眼，導致這一點被遮掩了下去而已。可要知道，當年李洛初入南風學府時，可就是憑藉著自身的相術天賦最先嶄露頭角的，當然，那個時候接觸的相術與如今的封侯術不可同日而語，但他能夠在這

個階段就修成「黑龍冥水旗」，也證明了他的天賦能力。李驚蟄笑了笑，道：「你的相術天賦應該是足夠的，但還有一個問題，修煉「眾相龍牙劍陣」的龍牙劍，不僅需要自身兩道相性的配合，而且還需要一種名為「龍牙

靈髓」的奇物為主材。」

「龍牙靈髓？」李洛愣了愣，那「眾相龍牙劍陣」他還未曾完全研究，所以還真是不知道這一點。

「所謂的龍牙靈髓，乃是取自巨龍真牙之中的奇寶，此物稀罕，價格極為昂貴。」李驚蟄說道。

「有多昂貴？」李洛心頭一顫，小心翼翼的問道。

「以天量金來計算的話，應該需要三千萬一滴。」李驚蟄想了想，說道。

李洛聞言，險些一口老血吐出來，他就知道這般好東西修煉起來沒那麼容易，敢情是在這裡等著呢。

三千萬天量金一滴，如果他未來要修煉出五柄龍牙劍的話，豈不是光這份材料錢，就得花費一億多天量金？！

這種天價，把洛嵐府賣了都不夠。

更何況他現在遠在天元神州，想賣了洛嵐府也賣不成啊，如今他身上的天量金，滿打滿算也不過幾百萬而已。李洛苦著臉，他如今在龍牙脈能夠享受雙份月俸，這些月俸的價值加起來，也有足足數百萬，可月俸更多的是直接給予資源，而並非是天量金，再說，這些資源

是他如今修煉必備之物，總不能拿去兌換天量金啊。

所以，這三千萬一滴的「龍牙靈髓」他怎麼去湊？李洛心頭嘆了一口氣，他當然不會覥著臉去找李驚蟄要，畢竟老爺子此次幫他取得「眾相龍牙劍陣」已是有些破壞老爺子自身所立的規矩，如果他還找老爺子討取

大量的天量金，那也屬實開不了口，畢竟他李洛雖然臉皮厚，但內心深處還是保留著幾分傲氣的。「你如今持有青冥院大院主的令牌，同時也擁有了一些決定權力，如果等你什麼時候能夠讓青冥旗成為龍牙脈四旗之首，這份權力倒是能夠更增強一些，那到時候

，或許可以代替你父親，暫領一下大院主的部分待遇。」在李洛心中轉動著念頭的時候，一旁的李驚蟄淡淡說道。

李洛一愣，這意思是給他一個享受大院主待遇的機會？

「大院主有多少俸祿啊？」李洛好奇的問道。

「刨除諸多資源，一年純俸祿，應當有八千萬。」李驚蟄隨意的說道。

李洛聽完人都麻了，大院主光是俸祿一年就八千萬。。。這豈不是一年就抵一個洛嵐府了？不過想想也對，青冥院管轄龍牙脈兩境之地，這是數倍於大夏的疆域，其內人口億萬，諸多勢力如繁星一般多，而作為兩境的管控者，大院主從某種意義來說，

就是最高的權力所在，所以有這般待遇，也不算太過的不可思議。旋即李洛又是心臟加速跳動了起來，那豈不是等他拿到青冥院大院主更多的權柄，他也能夠享受這份豐厚到令人顫抖的待遇了？即便只是一部分，但用來修煉「眾

相龍牙劍陣」應該是足夠的吧？

「爺爺，這不算是違規吧？」李洛問道。

「你父親本來就是青冥院大院主，雖然離開多年，但畢竟沒有被撤除位置，所以你若是有足夠功績，子承父位也算是說得通。」李驚蟄認真的回道。「你取得龍牙脈四旗之首，可取得一部分大院主權柄，而你若是能取得天龍五脈二十旗的龍首之位，那麼就算你實力還遠不夠院主的資格，但應該也可以完全的掌

控青冥院大院主的權柄。」

「那個時候，你就算是名副其實的青冥院大院主。」

「雖然從實力來說，或許會是有史以來最弱的一個，但沒關係，畢竟你只是幫你父親暫代這個位置，如果有人要挑戰，那也應該是等你爹回來挑戰你爹。」

李洛眨巴著眼睛，還能這麼操作的嗎？「那，那我先盡力讓青冥旗成為龍牙脈四旗之首吧。」李洛說道，他當然明白這是李驚蟄給他的一個機會，以老爺子的性格，能夠做到這一點已經算是極致了，如

果他還奢望更直接的，那未免也過分了一些，而且，那也是對自身實力的一種不信任。

李驚蟄點點頭，繼續往前走了幾步，又是道：「對了，再有五天時間就是龍血脈脈首的壽辰之日了，你準備好了嗎？」

李洛笑著點頭。

「那秦天王一脈的秦蓮，此次應該是確定會來了，龍血脈邀請了她，據說此次，她會帶上她那首徒以及女兒。」李驚蟄說道。

李洛眼神微凝，這個秦蓮與他父母之間恩怨極深，此次她前來壽辰，倒是不知道會不會搞什麼事情。「秦蓮這裡，你倒是不必擔憂，再給她幾個膽子，也不敢在壽辰上面放肆，不過，她那名為秦漪的女兒，你則是要稍微注意點，此女在天元神州名聲極響，有無數

年輕天驕是她的追求者。」

李洛大言不慚的道：「我在大夏的時候，也有無數名門貴女為我的顏值所傾倒，所以在這一點上面，我不會遜色於她。」

李驚蟄忍不住的一笑，道：「如果你真是能讓得那秦漪傾心於你，我覺得那秦蓮或許會被氣得七竅生煙，這樣一來，也算是為你爹娘出了當年的惡氣。」

李洛訕訕的道：「這不太好吧，而且我是有未婚妻的人。」

「未婚妻？又是你爹娘搞出來的荒唐事嗎？」

李驚蟄不以為然的道：「外神州的人與物終歸還是平庸了一些，你的天賦，未來會找到更好的，有時候與以往之事做一些切割也算是好事。」

李洛苦笑，平庸的大白鵝？爺爺啊，不好意思，在三相沒來到之前，你孫子我在她面前連聲音都不敢太高了。

但李洛也沒有在這上面多說什麼，等以後李驚蟄真見到了姜青娥，他應該會很自覺的將今天的話給遺忘掉的。最終，在山腳的時候，李洛與李驚蟄分別，老人家一轉身就消失不見，只是留下言語，讓李洛在接下來的壽辰上面好好表現。

第八百一十四章一絲劍意

最新章節！

李洛所居住的閣樓，樓頂修煉室。

李洛盤坐，在他的面前,一枚斑駁的龍牙懸浮著，散發著微弱的神秘之光。而李洛則是驅使著一縷相力，落在龍牙之上，也就是在這一瞬間，他的耳邊仿佛有嘹亮地劍吟聲響徹而起，李洛神智微微恍惚，再度凝神時，便是發現自身已經

落入了一片浩瀚地劍意星河之中。

這片劍意星河，仿佛開闢於混沌之間,浩瀚壯觀，星河流動間，即便是星辰落入其中，都會被那股恐怖至極的劍意所磨滅。

在這劍意星河中，李洛自身渺小得猶如塵埃一般，那劍意只需要散發一絲一縷，似乎就能夠將他徹底的抹除。

不過李洛雖然震撼於那片劍意星河之磅礴浩瀚，但其心神卻還算是平靜，因為在這幾天的時間中，他已經感受了不下百次這股劍意的壓迫了。

自從當日取得了「眾相龍牙劍陣」後，這些天李洛就將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其中。

這道封侯術上限極高,所以它的修煉難度比起「黑龍冥水旗」只高不低。

而按照其修煉之法，便是需要將心神沉入這片劍意星河中，感受其恐怖，最終在一次次的感悟中，採集一縷劍意，再結合自身的相性，成功的凝鍊出龍牙劍。

這需要極高的相術天賦。

若是天賦不足者，想要感悟出這縷劍意，千難萬難，強行而為的話，甚至還會被劍意反噬，造成自身受創。

不過好在李洛自身在相術上面的天賦，還是頗為了得。這數日的感悟下來，雖然剛開始的時候他也會被劍意所傷，但隨著一次次的嘗試下來，這恐怖的劍意星河，倒也是漸漸的被他承受了下來，至少，不會因其而產

生恐懼之意。

接下來，便是只能慢慢的等待那個合適的機會到來。

此事不急，畢竟現在他也還沒有搞到「龍牙靈髓」，所以即便現在真採集到了一縷劍意，也不太可能凝鍊出真正的龍牙劍。

而就在李洛心中這般想著的時候，其神色突然一凝。

因為在他的感知中，那恐怖壯觀的劍意星河在此時似是發出了浩大的轟鳴之聲，劍意傾瀉至天地間的每一個角落。

李洛的心神，則是在這種劍意衝刷下，搖搖欲墜，痛苦不堪。

但李洛還是充滿著韌性的在抵抗，並沒有輕易的放棄。

這般抵抗持續了不知多久，最終心神還是徹底潰敗，李洛面色極其蒼白的睜開了眼睛。

他的呼吸急促，感覺渾身上下每一處都是割裂般的劇痛，額頭上冷汗不斷的順著臉龐滑下來。

李洛搽去汗水，眼中有些餘悸之色。

這種劍意太恐怖了。

即便在這些天中，他已經承受了很多次劍意風暴了，但依舊是令人感到難以承受。

「不愧是擁有所謂「無雙潛質」的封侯術。。。」

李洛感嘆，這星河劍意，可比當初他修煉「黑龍冥水旗」時感受的意境衝擊可怕太多。

說著，他就欲站起身來。

「咦？」

不過就在此時，他似是察覺到了什麼，急忙觀測體內，然後他便是在體內的一處，見到了一絲極為微弱的異樣能量。

那絲能量有著極為熟悉的波動。

正是那星河劍意！

只不過與那浩大恐怖的星河劍意相比，這一絲劍意，太過的微弱。

但李洛還是忍不住的欣喜若狂，因為這說明他採集到了第一絲劍意，雖說看這個樣子還不夠用來凝鍊「龍牙劍」，但這顯然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李洛驚喜的感應著這一絲「劍意」，雖說這絲劍意很微弱，但它所散發出來的那種凌厲之氣，卻是讓得他有些心驚。

觀摩了好半晌後，李洛方才心滿意足的退出心神，不錯，這幾天的苦修還是有一點收穫的。

他自修煉臺上站起身，自語道：「明天就是龍血脈那位掌山脈首的壽辰了。」對於那位的壽辰他不感興趣，而因為父輩間所發生的事情，他對於龍血脈也沒有太多的好感，但這壽辰上面將會開啟的「玄黃龍氣池」，卻是他最近日思夜想的東

西。

這是一場難得的機緣，即便是在這種天王級勢力中，也不是每一代人都有機會享受到的。

如今老爺子為他爭取來了這份機緣，他自然是需要把握住。

李洛收斂心神，又是觀測了一下相宮內的地煞玄光，如今他體內的地煞玄光，經過最近一個月的苦修，已經達到了一萬道左右。

一般來說，若是正常人此時應該已經開始藉助這一萬道地煞玄光衝擊煞體境，但李洛卻依舊沒有動靜，因為他還在進行積累。

原本他體內三道相宮，能夠容納三萬道地煞玄光，但此前因為自身水光相成功進化到八品，所以這個容納上限又有所提升，現在他的極限，是三萬五千道。

這是一個相當恐怖的數量。

李洛感覺，如今這天元神州同輩中人，恐怕沒有任何人能夠做到攜三萬五千道地煞玄光衝擊煞體境的。

就算是那些身懷真九品的天驕，也不行！

但這又給李洛帶來了一個問題，容納上限的提升，說明他的填坑之路，又變得漫長了一些。

足足兩萬五千道的坑，按照李洛如今的修煉速度，這需要一年左右才能填滿。

時間緊迫的李洛顯然等不起。

所以，玄黃龍氣池對於他而言，更是顯得尤為重要。

「此次玄黃龍氣池，無論如何，都必須佔得一根盤龍柱，奪得起碼兩道玄黃龍氣！」

李洛給自己定下了一個目標，兩道玄黃龍氣那就相當於一萬道地煞玄光，這能夠將他現在的巨坑填上小一半，這無疑會為他省去諸多的時間。

這般想著，李洛便是退出了修煉室，開始為明日的動身做準備。

。。。

第二日。整個龍牙山脈都是有些喧囂起來，此次龍血脈掌山脈首的壽辰，同為五脈之一的龍牙脈自然也是會給足面子，畢竟不管如何，龍血脈那位掌山脈首，也算是天龍

五脈名義上的最高掌權者。

龍牙山內。

李洛率領著青冥旗趕至，而其他三旗也已抵達，數万旗眾雲集，倒也算是壯觀。

原本若是沒有「玄黃龍氣池」的話，四旗倒不會如此大張旗鼓，但既然龍血脈脈首以此為彩頭，自然就得全力以赴了。

而且此次壽辰，還有來自天元神州各方勢力的賓客，各旗在「玄黃龍氣池」上面展現一番，也可顯露一下李天王一脈這一代年輕人的水準。

在四旗的前方，有一座巨石大陣，大陣銘刻著無數光紋，吞吐著天地能量。

此為天龍五脈的內部傳送陣，平日極少開啟，唯有遇見重大或者緊急事情時，方才會互相開啟。

李洛看了看四周，對著趙胭脂問道：「似乎沒見到龍牙衛？」

對於那龍牙衛，李洛一直都頗感好奇，因為從某種意義而言，那裡雲集了龍牙脈內真正的精英。

「天龍五衛都不會出現的，他們基本都不在總部，因為他們有特殊的任務。」趙胭脂低聲說道。

「什麼任務？」李洛好奇的問道。

「鎮壓，清剿異類。」

趙胭脂吐出來的幾個字，讓得李洛一愣，有些驚訝的道：「在內神州也有異類出現？」

他原本還以為，在內神州這種強者如雲之處，異類應該被清除乾淨了才是。

趙胭脂奇怪的看了他一眼，道：「內神州異類出現的頻率，怕是比外神州只多不少，而且其實力等級也會更強。」「就拿我們龍牙域來說，如此遼闊的疆域，其中有不少地方會出現世界裂痕，引來異類的出現，如果不趁早清理，就會演變成「異災」，造成極為重大的損失，我

們往後，說不定也會接到這樣的任務。」

李洛微微點頭，看來這內神州，也沒想像的那麼太平。

在他們說話間，大陣之前，李驚蟄的身影突然顯露出來，頓時全場氣氛安靜下來。

在李驚蟄身後，還跟隨著李青鵬，李金磐等龍牙脈的高層。

李驚蟄目光掃過場中眾多人影，視線在李洛這邊停了一下，然後他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揮了揮手。

「出發吧。」

隨著他聲音落下，身後大陣頓時啟動起來，爆發出萬丈光明。

而後四旗旗眾率先而動，如潮水般的湧入大陣之中，待得能量光芒爆發而出時，大批的身影便是憑空的消失不見。

當李洛感受著四周開始扭曲的空間時，也是深吸了一口氣，眼神熱切。

「玄黃龍氣。。。」「我來了。」

第816章第八百一十五章宴會

最新章節！

「我是一個失敗者，幾乎不怎麼注意陽光燦爛還是不燦爛，因為沒有時間。

「我的父母沒法給我提供支持，我的學歷也不高，孤身一人在城市裡尋找著未來。

「我找了很多份工作，但都沒能被僱傭，可能是沒誰喜歡一個不擅長說話，不愛交流，也未表現出足夠能力的人。

看最新章節內容，請下載星文閱讀app，無廣告免費閱讀最新章節內容。網站已經不更新最新章節內容，已經星文閱讀app更新最新章節內容。

「我有整整三天只吃了兩個麵包，飢餓讓我在夜裡無法入睡，幸運的是，我提前交了一個月房租，還能繼續住在那個黑暗的地下室裡，不用去外面承受冬季那異常寒冷的風。

「終於，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醫院守夜，為停屍房守夜。

「醫院的夜晚比我想像得還要冷，走廊的壁燈沒有點亮，到處都很昏暗，只能靠房間內滲透出去的那一點點光芒幫我看見腳下。

「那裡的氣味很難聞，時不時有死者被塞在裝屍袋裡送來，我們配合著幫他搬進停屍房內。

「這不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但至少能讓我買得起麵包，夜晚的空閒時間也可以用來學習，畢竟沒什麼人願意到停屍房來，除非有屍體需要送來或者運走焚燒，當然，我還沒有足夠的錢購買書籍，目前也看不到攢下錢的希望。

「我得感謝我的前任同事，如果不是他突然離職，我可能連這樣一份工作都沒法獲得。

「我夢想著可以輪換負責白天，現在總是太陽出來時睡覺，夜晚來臨後起床，讓我的身體變得有點虛弱，我的腦袋偶爾也會抽痛。

「有一天，搬工送來了一具新的屍體。

「聽別人講，這是我那位突然離職的前同事。

「我對他有點好奇，在所有人離開後，抽出柜子，悄悄打開了裝屍袋。

「他是個老頭，臉又青又白，到處都是皺紋，在非常暗的燈光下顯得很嚇人。

「他的頭髮不多，大部分都白了，衣服全部被脫掉，連一塊布料都沒有給他剩下。

網站內容更新慢，請下載星文閱讀app閱讀最新章節內容。

「我看到他的胸口有一個奇怪的印記，青黑色的，具體樣子我沒法描述，當時的燈光實在是太暗了。

「我伸手觸碰了下那個印記，沒什麼特別。

「看著這位前同事，我在想，如果我一直這麼下去，等到老了，是不是會和他一樣……

「我對他說，明天我會陪他去火葬場，親自把他的骨灰帶到最近的免費公墓，免得那些負責這些事的人嫌麻煩，隨便找條河找個荒地就扔了。

「這會犧牲我一個上午的睡眠，但還好，馬上就是周日了，可以補回來。

「說完那句話，我弄好裝屍袋，重新把它塞進了柜子。

「房間內的燈光似乎更暗了……

「那天之後，每次睡覺，我總會夢見一片大霧。

「我預感到不久之後會有些事情發生，預感到遲早會有些不知道能不能稱之為人的東西來找我，可沒人願意相信我，覺得我在那樣的環境下那樣的工作裡，精神變得不太正常了，需要去看醫生……」

坐在吧檯前的一位男性客人望向突然停下來的講述者：

「然後呢？」

這位男性客人三十多歲，穿著棕色的粗呢上衣和淺黃色的長褲，頭髮壓得很平，手邊有一頂簡陋的深色圓禮帽。

他看起來普普通通，和酒館內大部分人一樣，黑色頭髮，淺藍色眼睛，不好看，也不醜陋，缺乏明顯的特徵。

而他眼中的講述者是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身材挺拔，四肢修長，同樣是黑色短髮，淺藍色眼雙眸，卻五官深刻，能讓人眼前一亮。

這位年輕人望著面前的空酒杯，嘆了口氣道：

「然後？

下載星文閱讀app閱讀最新章節內容。

「然後我就辭職回到鄉下，來這裡和你吹牛。」

說著說著，他臉上露出了笑容，帶著幾分促狹意味的笑容。

那位男性客人怔了一下：

「你剛才講的那些是在吹牛？」

「哈哈。」吧檯周圍爆發了一陣笑聲。

笑聲稍有停息，一位瘦削的中年男子望著那略顯尷尬的客人道：

「外鄉人，你竟然會相信盧米安的故事，他每天講的都不一樣，昨天的他還是一個因為貧窮被未婚妻解除了婚約的倒黴蛋，今天就變成了守屍人！」

「對，說什麼三十年在塞倫佐河東邊，三十年在塞倫佐河右邊，只知道胡言亂語！」另一位酒館常客跟著說道。

他們都是科爾杜這個大型村落的農夫，穿著或黑或灰或棕的短上衣。

被叫做盧米安的黑髮年輕人用雙手撐著吧檯，緩慢站了起來，笑眯眯說道：

「你們知道的，這不是我編的故事，都是我姐姐寫的，她最喜歡寫故事了，還是什麼《小說周報》的專欄作家。」

說完，他側過身體，對那位外來的客人攤了下手，燦爛笑道：

「看來她寫得真不錯。星文閱讀app

「對不起，讓你誤會了。」

那名穿著棕色粗呢上衣，外貌普通的男子沒有生氣，跟著站起，微笑回應道：

「很有趣的故事。

「怎麼稱呼？」

「詢問別人之前先做自我介紹不是常識嗎？」盧米安笑道。

那名外鄉來的客人點了點頭：

「我叫萊恩.科斯。

「這兩位是我的同伴瓦倫泰和莉雅。」

後面那句話指的是就坐在旁邊的一男一女。星文閱讀app

男的二十七八歲，黃色的頭髮上鋪了點粉，不算大的眼睛有著比湖水藍要深一點的顏色，穿著白色馬甲，藍色細呢外套和黑色長褲，出門前明顯有過一番精心打扮。

他神情頗為冷漠，不怎麼去看周圍的農夫、牧民們。

那位女性看起來比兩位男士年紀要小，一頭淺灰色的長髮紮成複雜的髮髻，包了塊白色的面紗充當帽子。

她眼眸與頭髮同色，望向盧米安的目光帶著毫不掩飾的笑意，對剛才發生的事情似乎只覺得有趣。

酒館煤氣壁燈照耀下，這位叫做莉雅的女性展露出了挺俏的鼻子和弧度優美的嘴唇，在科爾杜村這樣的鄉下絕對稱得上美人。

她穿著白色的無褶羊絨緊身裙，配米白色小外套和一雙馬錫爾長靴，面紗和靴子上還分別系了兩個銀色的小鈴鐺，剛才走進酒館的時候，一路叮叮噹噹，非常引人矚目，讓不少男性看得目光都直了。

在他們眼裡，這得是省府比戈爾、首都特裡爾這種大城市才有的時尚打扮。

盧米安對三位外鄉人點了點頭：

「我叫盧米安.李，你們可以直接叫我盧米安。」

「李？」莉雅脫口而出。星文閱讀app

「怎麼了，我的姓有什麼問題嗎？」盧米安好奇問道。

萊恩.科斯幫莉雅解釋道：

「你這個姓讓人恐懼，我剛才都差點控制不住自己的聲音。」

見周圍的農夫、牧民們一臉不解，他進一步解釋道：

「接觸過水手、海商的人都知道，五海之上有這樣一句話流傳：

「寧願遭遇那些海盜將軍乃至王者，也不要碰到一個叫做弗蘭克.李的人。

「那位的姓也是李。」

「他很可怕嗎？」盧米安問道。

萊恩搖了搖頭：

「我不清楚，但既然有這樣的傳說，那肯定不會差。」

他中止了這個話題，對盧米安道：

「感謝你的故事，它值得一杯酒，你想要什麼？」

「一杯『綠仙女』。」盧米安一點也不客氣，重新坐了下來。

萊恩.科斯微皺眉頭道：星文閱讀app

「『綠仙女』……苦艾酒？

「我想我需要提醒你一句，苦艾對人體有害，這種酒有可能導致精神錯亂，讓你出現幻覺。」

「我沒想到特裡爾的流行風向已經傳播到了這裡。」旁邊的莉雅含笑補了一句。

盧米安「哦」了一聲：

「原來特裡爾人也喜歡喝『綠仙女』……

「對我們而言，生活已經足夠辛苦了，沒必要在乎多那麼一點傷害，這種酒能讓我們的精神獲得更大的放鬆。」

「好吧。」萊恩坐回位置，望向酒保，「一杯『綠仙女』，再給我加一杯『辣心口』。」

「辣心口」是有名的水果燒酒。

「為什麼不給我也來一杯『綠仙女』？剛才是我告訴你真相的，我還可以把這小子的情況原原本本說出來！」第一個揭穿盧米安每天都在講故事的瘦削中年男子不滿喊道，「外鄉人，我看得出來，伱們對那個故事的真假還有懷疑！」

「皮埃爾，為了免費喝一杯酒，你真是什麼事情都能做出來！」盧米安高聲回應。

不等萊恩做出決定，盧米安又補充道：

「為什麼不能是我自己講，那樣我還可以多喝一杯『綠仙女』？」

「因為你說的情況他們不知道該不該相信。」叫做皮埃爾的中年男子得意笑道，「你姐姐最愛給孩子們講的故事可是『狼來了』，總是撒謊的人必然失去信用。」

「好吧。」盧米安聳了聳肩膀，看著酒保將一杯淡綠色的酒推到自己面前。

萊恩望向他，徵詢道：

「可以嗎？」

「沒問題，只要你的錢包足夠支付這些酒的費用。」盧米安渾不在意。

「那再來一杯『綠仙女』。」萊恩點了點頭。

皮埃爾頓時滿臉笑容：

「慷慨的外鄉人，這小子是村裡最愛惡作劇的人，你們一定要離他遠一點。

「五年前，他被他姐姐奧蘿爾帶回了村裡，再也沒有離開過，你想，那之前，他才十三歲，怎麼可能去醫院做守屍人？嗯，離我們這裡最近的醫院在山下的達列日，要走整整一個下午。」星文閱讀app

「帶回村裡？」莉雅敏銳問道。

她略微側頭，帶出了叮叮噹噹的聲音。

皮埃爾點了點頭：

星文閱讀app看最新章節內容，請下載星文閱讀app，無廣告免費閱讀最新章節內容。最新章節內容已在星文閱讀app，網站已經不更新最新章節內容。

「然後，他就跟著奧蘿爾姓『李』，就連名字『盧米安』也是奧蘿爾取的。」

「原本叫什麼我都忘了。」盧米安喝了口苦艾酒，笑嘻嘻說道。

看起來，他對自己的過去被這麼抖露出來一點也不自卑和羞恥。

第817章第八百一十六章二十旗聚

陸卿眉的到來，讓得李紅鯉的神色變得更冷了一些，這天龍五脈中，她最不喜歡的兩個女子，都在眼前了。

不喜李鳳儀，是因為她的身份，畢竟無論如何，她都是龍牙脈的嫡系血脈，她的爺爺直接就是龍牙脈脈首，其父親執掌赤雲院，從身份血脈上面來說，其實李鳳儀要比李紅鯉更高一些。

而不喜陸卿眉，則是因為對方天賦卓絕，雖然其只是一個外系之人，但她卻憑藉著自身的天賦，一步步的成為了龍鱗脈這一輩中的佼佼者，放眼整個天龍五脈，也就唯有李清風能夠壓她一頭。

李紅鯉注視著走上前來的陸卿眉，道：「這又關你什麼事？」

陸卿眉有著不遜色李紅鯉的容顏，而且她的氣質與後者也是截然不同，那齊耳短髮，乾淨利落的玄衣長褲更是令得她格外的英姿颯爽。

「只是想提醒你，別在這裡被人看笑話，丟了我們李天王一脈的臉面而已。」陸卿眉淡淡的道。

李紅鯉很是惱怒陸卿眉的語氣，但最終她還是按耐下了脾氣，冷哼一聲，轉身進了湖心金殿中。

隨著李紅鯉離去，此處劍拔弩張的氣氛方才變得緩和下來，四周的諸多視線，也是轉移開來，只不過依舊有些目光若有若無的投向陸卿眉。

陸卿眉先是看向李鳳儀，道：「每次她看見你似乎都反應挺大。」

李鳳儀撇嘴，道：「難道見著你她反應就小了？一個敏感而心胸狹隘的瘋女人。」

李鳳儀與陸卿眉顯然是認識，關係也算是尚可，畢竟以往時常因為李紅鯉的存在，導致兩人站在同一陣營。

隨意的說了兩句話後，陸卿眉眸光一動，轉向了一旁的李洛，道：「李洛大旗首，又見面了。」

李洛迎著陸卿眉的眸光，露出笑容，道：「說起來還沒感謝陸卿眉大旗首上次的留手呢，明明是你們贏了，卻還給面子的送了一個平局。」

陸卿眉打量著李洛俊朗的臉龐，認真的道：「你很厲害，大煞宮境的實力，卻是能夠將青冥旗帶到現在的程度，我想如果等你再進一步，踏入煞體境的話，或許青冥旗能夠擠進前五。」

「我倒是很期待與那個時候的你毫無保留的交手一場。」

她的眸子，變得熾熱了一分，當初兩旗遇見的時候，雖然最終是她這邊取勝，但她卻能夠感覺到李洛的潛力以及所帶來的威脅。

這份威脅，沒有讓她如芒在背，反而是充滿著渴望。

感受著陸卿眉對戰鬥的渴望，李洛乾笑了一聲，眼前這位跟李紅鯉還真是截然不同的風格，那位就是個公主脾氣，這位卻是一副讓男性都汗顏的嗜戰性格。

「陸卿眉大旗首倒是高看了我，我也就是倚仗著青冥旗的「合氣」之力，這才將我們之間的差距拉小了一點，若是沒有了「青冥旗」，我們是憑藉各自本事交手的話，我怕是在你手中堅持不了幾招。」李洛笑道。

這倒是沒說假話，現在的李洛還只是大煞宮境，而陸卿眉卻已經是極煞境，這之間的等級差距在「合氣」狀態下會被極大的縮小，可若是真正的單獨交鋒，這份差距可就沒那麼容易彌補了。

按照李洛的估計，最起碼也得等他完成地煞玄光的積累，真正的突破到煞體境後，才能夠與鄧鳳仙，陸卿眉這些頂尖的天驕單獨抗衡。

沒辦法，誰讓他這三座相宮的坑實在是太深了

對於李洛所說，陸卿眉不置可否，雖然對方說的也是事實，但在此前的交手中，她總是感覺李洛藏得很深。

這位李太玄之子，即便是在那外神州蹉跎這麼多年，卻似乎依舊是有些深藏不露。

不過眼下雙方畢竟也不熟，所以陸卿眉沒有再多說什麼，而是對著他們點頭示意後，便是帶著的龍鱗脈的人徑直進入了湖心金殿。

李洛，李鳳儀，李鯨濤三人也是隨後進入。

金殿之內，燈光更是璀璨明亮，一座座如水晶般的燈盞層次分明的懸掛，光線將寬敞大廳內照耀得沒有絲毫的死角。

大廳內，聲音鼎沸，人影眾多，圍成了諸多小圈子，彼此笑談。

倒是好一副奢華的上流場景。

而李洛他們一進入大廳，便是有侍女上前，恭敬的請他們前往後廳，說是李清風已是在等候。

李洛與李鳳儀、李鯨濤對視一眼，然後也是邁步跟了上去。

一行人穿過明亮的走廊，在侍女的引領下，進入了一間精緻輝煌的側廳內，而他們一進入此處，便是見到已是不少人影坐在了長條桌的兩側。

李洛目光一掃，見到了一些還算是熟悉的面孔，那些都是曾經在煞魔洞的旗部之爭中遇見過的人。

顯然，二十旗大旗首，皆是在此了。

「呵呵，鳳儀，鯨濤，你們可算是到了，就等你們了。」此時，有一道清朗的笑聲傳來。

李洛目光看去，只見得在那寬大的長條桌正首位，一名青年笑著開口，同時視線也是在投射而來。

那青年身材挺拔，面容英俊，腰間兩側，各佩刀劍，他說話聲音平緩，顯得從容而自信，面帶微笑時，有難掩的尊貴之感。

二十旗大旗首都在場中，這些人也算是各脈中的天驕人物，但在面對著這名青年時，場中的氣氛隱隱是以後者為中心。

李洛心中頓時明白了其身份，能夠有這般威勢的，除了那金血旗大旗首李清風外，還能有誰？

這副氣勢，倒的確是不差，不愧是天龍五脈這一輩中的牌面。

李鳳儀聽到李清風的話語，倒是容顏平靜，只是對著其微微點頭，就帶著李洛，李鯨濤入座。

而此時，那李清風的目光突然轉向李洛，笑道：「這位便是青冥旗大旗首，李洛吧？最近青冥旗在你的率領下，可謂是聲勢不小。」

李洛笑了笑，聲音平和的道：「小打小鬧而已，比不得李清風大旗首的金血旗。」

「倒是挺有自知之明，不愧是從外神州那種小地方回來的人。」坐在李清風下手的李紅鯉，美眸一抬，微笑中帶著一絲諷刺。

在場諸多大旗首神色動了動，這李紅鯉對李洛，倒是頗為針對，這其中緣由不難猜，無非就是上一輩的恩怨。

啪！

聽見李紅鯉又在挑事針對李洛，李洛還沒反應，李鳳儀這火暴脾氣卻是忍不了，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怒視李紅鯉：「你應該慶幸李洛是現在才回來，如果他早回來幾年，有你龍血脈什麼事？」

李紅鯉冷笑道：「好大的口氣，他早回來幾年，還能壓得過清風哥不成？」

李鳳儀還欲反擊，李洛卻是將她阻攔了下來，這李紅鯉心機也挺深，總是將龍血脈拉在他的對立面。

此時李清風也是擺了擺手，將李紅鯉制止了下來，笑道：「你們兩人啊，真是遇見了就吵，不過今天有正事商量，就到此為止吧。」

見到他開口，李紅鯉方才輕輕一哼，收了攻擊。

而李清風則是目視全場，面露微笑。

「今日將各位請來，主要是有一事相商，這個事情，有關明日的「玄黃龍氣池」。」

第八百一十七章內定席位

最新章節！

「我是一個失敗者，幾乎不怎麼注意陽光燦爛還是不燦爛，因為沒有時間。

「我的父母沒法給我提供支持，我的學歷也不高，孤身一人在城市裡尋找著未來。

「我找了很多份工作，但都沒能被僱傭，可能是沒誰喜歡一個不擅長說話，不愛交流，也未表現出足夠能力的人。

看最新章節內容，請下載星文閱讀app，無廣告免費閱讀最新章節內容。網站已經不更新最新章節內容，已經星文閱讀app更新最新章節內容。

「我有整整三天只吃了兩個麵包，飢餓讓我在夜裡無法入睡，幸運的是，我提前交了一個月房租，還能繼續住在那個黑暗的地下室裡，不用去外面承受冬季那異常寒冷的風。

「終於，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醫院守夜，為停屍房守夜。

「醫院的夜晚比我想像得還要冷，走廊的壁燈沒有點亮，到處都很昏暗，只能靠房間內滲透出去的那一點點光芒幫我看見腳下。

「那裡的氣味很難聞，時不時有死者被塞在裝屍袋裡送來，我們配合著幫他搬進停屍房內。

「這不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但至少能讓我買得起麵包，夜晚的空閒時間也可以用來學習，畢竟沒什麼人願意到停屍房來，除非有屍體需要送來或者運走焚燒，當然，我還沒有足夠的錢購買書籍，目前也看不到攢下錢的希望。

「我得感謝我的前任同事，如果不是他突然離職，我可能連這樣一份工作都沒法獲得。

「我夢想著可以輪換負責白天，現在總是太陽出來時睡覺，夜晚來臨後起床，讓我的身體變得有點虛弱，我的腦袋偶爾也會抽痛。

「有一天，搬工送來了一具新的屍體。

「聽別人講，這是我那位突然離職的前同事。

「我對他有點好奇，在所有人離開後，抽出柜子，悄悄打開了裝屍袋。

「他是個老頭，臉又青又白，到處都是皺紋，在非常暗的燈光下顯得很嚇人。

「他的頭髮不多，大部分都白了，衣服全部被脫掉，連一塊布料都沒有給他剩下。

網站內容更新慢，請下載星文閱讀app閱讀最新章節內容。

「我看到他的胸口有一個奇怪的印記，青黑色的，具體樣子我沒法描述，當時的燈光實在是太暗了。

「我伸手觸碰了下那個印記，沒什麼特別。

「看著這位前同事，我在想，如果我一直這麼下去，等到老了，是不是會和他一樣……

「我對他說，明天我會陪他去火葬場，親自把他的骨灰帶到最近的免費公墓，免得那些負責這些事的人嫌麻煩，隨便找條河找個荒地就扔了。

「這會犧牲我一個上午的睡眠，但還好，馬上就是周日了，可以補回來。

「說完那句話，我弄好裝屍袋，重新把它塞進了柜子。

「房間內的燈光似乎更暗了……

「那天之後，每次睡覺，我總會夢見一片大霧。

「我預感到不久之後會有些事情發生，預感到遲早會有些不知道能不能稱之為人的東西來找我，可沒人願意相信我，覺得我在那樣的環境下那樣的工作裡，精神變得不太正常了，需要去看醫生……」

坐在吧檯前的一位男性客人望向突然停下來的講述者：

「然後呢？」

這位男性客人三十多歲，穿著棕色的粗呢上衣和淺黃色的長褲，頭髮壓得很平，手邊有一頂簡陋的深色圓禮帽。

他看起來普普通通，和酒館內大部分人一樣，黑色頭髮，淺藍色眼睛，不好看，也不醜陋，缺乏明顯的特徵。

而他眼中的講述者是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身材挺拔，四肢修長，同樣是黑色短髮，淺藍色眼雙眸，卻五官深刻，能讓人眼前一亮。

這位年輕人望著面前的空酒杯，嘆了口氣道：

「然後？

下載星文閱讀app閱讀最新章節內容。

「然後我就辭職回到鄉下，來這裡和你吹牛。」

說著說著，他臉上露出了笑容，帶著幾分促狹意味的笑容。

那位男性客人怔了一下：

「你剛才講的那些是在吹牛？」

「哈哈。」吧檯周圍爆發了一陣笑聲。

笑聲稍有停息，一位瘦削的中年男子望著那略顯尷尬的客人道：

「外鄉人，你竟然會相信盧米安的故事，他每天講的都不一樣，昨天的他還是一個因為貧窮被未婚妻解除了婚約的倒黴蛋，今天就變成了守屍人！」

「對，說什麼三十年在塞倫佐河東邊，三十年在塞倫佐河右邊，只知道胡言亂語！」另一位酒館常客跟著說道。

他們都是科爾杜這個大型村落的農夫，穿著或黑或灰或棕的短上衣。

被叫做盧米安的黑髮年輕人用雙手撐著吧檯，緩慢站了起來，笑眯眯說道：

「你們知道的，這不是我編的故事，都是我姐姐寫的，她最喜歡寫故事了，還是什麼《小說周報》的專欄作家。」

說完，他側過身體，對那位外來的客人攤了下手，燦爛笑道：

「看來她寫得真不錯。星文閱讀app

「對不起，讓你誤會了。」

那名穿著棕色粗呢上衣，外貌普通的男子沒有生氣，跟著站起，微笑回應道：

「很有趣的故事。

「怎麼稱呼？」

「詢問別人之前先做自我介紹不是常識嗎？」盧米安笑道。

那名外鄉來的客人點了點頭：

「我叫萊恩.科斯。

「這兩位是我的同伴瓦倫泰和莉雅。」

後面那句話指的是就坐在旁邊的一男一女。星文閱讀app

男的二十七八歲，黃色的頭髮上鋪了點粉，不算大的眼睛有著比湖水藍要深一點的顏色，穿著白色馬甲，藍色細呢外套和黑色長褲，出門前明顯有過一番精心打扮。

他神情頗為冷漠，不怎麼去看周圍的農夫、牧民們。

那位女性看起來比兩位男士年紀要小，一頭淺灰色的長髮紮成複雜的髮髻，包了塊白色的面紗充當帽子。

她眼眸與頭髮同色，望向盧米安的目光帶著毫不掩飾的笑意，對剛才發生的事情似乎只覺得有趣。

酒館煤氣壁燈照耀下，這位叫做莉雅的女性展露出了挺俏的鼻子和弧度優美的嘴唇，在科爾杜村這樣的鄉下絕對稱得上美人。

她穿著白色的無褶羊絨緊身裙，配米白色小外套和一雙馬錫爾長靴，面紗和靴子上還分別系了兩個銀色的小鈴鐺，剛才走進酒館的時候，一路叮叮噹噹，非常引人矚目，讓不少男性看得目光都直了。

在他們眼裡，這得是省府比戈爾、首都特裡爾這種大城市才有的時尚打扮。

盧米安對三位外鄉人點了點頭：

「我叫盧米安.李，你們可以直接叫我盧米安。」

「李？」莉雅脫口而出。星文閱讀app

「怎麼了，我的姓有什麼問題嗎？」盧米安好奇問道。

萊恩.科斯幫莉雅解釋道：

「你這個姓讓人恐懼，我剛才都差點控制不住自己的聲音。」

見周圍的農夫、牧民們一臉不解，他進一步解釋道：

「接觸過水手、海商的人都知道，五海之上有這樣一句話流傳：

「寧願遭遇那些海盜將軍乃至王者，也不要碰到一個叫做弗蘭克.李的人。

「那位的姓也是李。」

「他很可怕嗎？」盧米安問道。

萊恩搖了搖頭：

「我不清楚，但既然有這樣的傳說，那肯定不會差。」

他中止了這個話題，對盧米安道：

「感謝你的故事，它值得一杯酒，你想要什麼？」

「一杯『綠仙女』。」盧米安一點也不客氣，重新坐了下來。

萊恩.科斯微皺眉頭道：星文閱讀app

「『綠仙女』……苦艾酒？

「我想我需要提醒你一句，苦艾對人體有害，這種酒有可能導致精神錯亂，讓你出現幻覺。」

「我沒想到特裡爾的流行風向已經傳播到了這裡。」旁邊的莉雅含笑補了一句。

盧米安「哦」了一聲：

「原來特裡爾人也喜歡喝『綠仙女』……

「對我們而言，生活已經足夠辛苦了，沒必要在乎多那麼一點傷害，這種酒能讓我們的精神獲得更大的放鬆。」

「好吧。」萊恩坐回位置，望向酒保，「一杯『綠仙女』，再給我加一杯『辣心口』。」

「辣心口」是有名的水果燒酒。

「為什麼不給我也來一杯『綠仙女』？剛才是我告訴你真相的，我還可以把這小子的情況原原本本說出來！」第一個揭穿盧米安每天都在講故事的瘦削中年男子不滿喊道，「外鄉人，我看得出來，伱們對那個故事的真假還有懷疑！」

「皮埃爾，為了免費喝一杯酒，你真是什麼事情都能做出來！」盧米安高聲回應。

不等萊恩做出決定，盧米安又補充道：

「為什麼不能是我自己講，那樣我還可以多喝一杯『綠仙女』？」

「因為你說的情況他們不知道該不該相信。」叫做皮埃爾的中年男子得意笑道，「你姐姐最愛給孩子們講的故事可是『狼來了』，總是撒謊的人必然失去信用。」

「好吧。」盧米安聳了聳肩膀，看著酒保將一杯淡綠色的酒推到自己面前。

萊恩望向他，徵詢道：

「可以嗎？」

「沒問題，只要你的錢包足夠支付這些酒的費用。」盧米安渾不在意。

「那再來一杯『綠仙女』。」萊恩點了點頭。

皮埃爾頓時滿臉笑容：

「慷慨的外鄉人，這小子是村裡最愛惡作劇的人，你們一定要離他遠一點。

「五年前，他被他姐姐奧蘿爾帶回了村裡，再也沒有離開過，你想，那之前，他才十三歲，怎麼可能去醫院做守屍人？嗯，離我們這裡最近的醫院在山下的達列日，要走整整一個下午。」星文閱讀app

「帶回村裡？」莉雅敏銳問道。

她略微側頭，帶出了叮叮噹噹的聲音。

皮埃爾點了點頭：

星文閱讀app看最新章節內容，請下載星文閱讀app，無廣告免費閱讀最新章節內容。最新章節內容已在星文閱讀app，網站已經不更新最新章節內容。

「然後，他就跟著奧蘿爾姓『李』，就連名字『盧米安』也是奧蘿爾取的。」

「原本叫什麼我都忘了。」盧米安喝了口苦艾酒，笑嘻嘻說道。

看起來，他對自己的過去被這麼抖露出來一點也不自卑和羞恥。

第八百一十八章宴會主角

雖然李清風的提議最後是無疾而終，但這場宴會，依舊還在持續，畢竟宴會才是今夜的主題，李清風的提議只是其中的一段插曲。

金殿二層的陽臺處，李洛倚著欄杆，望著眼前的遼闊的湖面，雖然四周已是夜幕降臨，但在金殿內明亮的燈火下，這裡的湖水依舊是波光粼粼。

在身後金殿大廳中，人影綽綽，氣氛熱鬧，但李洛卻並沒有去混跡的打算。

他打算再等一會，差不多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聽著金殿中傳出的吵鬧聲音，李洛腦海中卻是划過姜青娥那絕美的臉頰，唇角忍不住的浮現出一抹笑意。

也不知道她在那聖光古學府中究竟如何了，光明心祭燃的問題應該是初步解決了吧？

等他這邊獲得了「九紋聖心蓮」，定然會第一時間將東西送過去，那時候，不知道能不能見到姜青娥一面？

李洛心中，思念如潮，雖說在龍牙脈中也過得不錯，論起條件遠勝在大夏之中，可在李洛內心最深處，最喜歡的地方，卻還是那個小小的洛嵐府.

那裡有著他所在意的一切。

可惜，如今洛嵐府已經變成了異類肆虐之處。

想著那爆發的異災，李洛心頭也是泛起了一些沉重感，也不知道如今那裡情況究竟如何了？雖說在最後的關頭龐院長封印了那詭異黑河的爆發，限制了異類的擴散，可隨著時間推移，異類必然逐漸強盛，那時候一旦爆發，恐怕整個大夏都將會沒有半寸淨土。

在聖杯戰中，李洛所去往的那黑風帝國，便是被異災所肆虐過。

其中的所見所聞，令人毛骨悚然，李洛很不願意見到大夏也變成那般模樣，因為那裡是他真正從小長大的地方。

不論是南風城還是大夏城。

可惜他自身實力還是太弱了，無法改變任何東西，但好在他還有一些時間，未來等他踏入封侯，或許還是能夠有機會挽救大夏。

在李洛心中轉動著眾多念頭的時候，身後有著細微的腳步聲傳來，他當即收斂了心緒，然後就嗅到了隨著夜風而來的淡淡幽香。

李洛偏過頭，便是有些驚訝的見到走到身邊的人，那一身玄衣長褲，正是陸卿眉。

此時有夜風吹拂而來，吹動著陸卿眉的長褲緊貼雙腿，頓時將那大長腿的驚人比例顯露得淋漓盡致，令人驚豔。

腳裸處的肌膚露了出來，如雪一樣的白，在燈光照耀下流動著螢光。

「陸卿眉大旗首怎麼會跑這裡來？我先前瞧你，可是很受歡迎。」李洛笑道。

剛才他的確是見到陸卿眉被眾多青年團團圍住，可見她的魅力也是非同一般。

「你也挺受歡迎啊，現在裡面很多漂亮的女孩都在找尋你。」陸卿眉回擊道。

李洛笑著搖搖頭。

陸卿眉也沒有在這無聊的話題上面多說，而是問道：「聽說你的雙相之力，達到了第三境，修出了靈痕？」

李洛此前打敗鍾嶺，便是暴露了自身雙相之力第三境的事，而這份情報，自然是隱瞞不住。

李洛點點頭。

「難怪此前與你交手時，你所施展的封侯術威能極強，原來是這個原因。」陸卿眉恍然，然後她便是很感興趣的看著李洛，道：「好想再試試你這雙相之力，我觀你現在的實力，比之前交手的時候，似乎又增強了許多。」

「要不我們來切磋一場？我把相力壓制在與你差不多的層次，我想再體驗一下雙相之力的第三境有何等玄妙。」她期待的看著李洛。

李洛頭大，這女孩是一個真的武痴，這麼好的環境下，你不聊聊風花雪月，張口閉口就是打架。

「不想打，一點都不公平，雖然你壓制了相力，但你已經經過了煞體境的煉體，無論如何都比我更有優勢。」李洛拒絕，理由也很充分。

陸卿眉聞言，有點失望，繼而惋惜的道：「你天資很強，可惜在那外神州被蹉跎了，不然如今的你必然也已踏入極煞境。」

李洛笑著搖搖頭，道：「外神州的回憶，在我看來才是最珍貴的，我並不為此而感到可惜。」

陸卿眉多看了李洛一眼，感覺他神情誠懇，似乎並非是虛假之言，當即有些詫異，若是常人這般驚天背景，卻被父母帶去了一個窮困之地，長大知曉後，難免會心有一些怨憤，但李洛似乎卻並未如此，這番心態，倒是不錯。

「之前聽你說，你也想要在此次玄黃龍氣池中搶得一根盤龍柱？這個難度可不小，你有信心？」陸卿眉轉而問道。

她的確是感到有些好奇，雖然藉助著青冥旗的合氣，李洛與其他大旗首的實力差距縮小了許多，但不管如何，他現在終歸還只是大煞宮境。

而玄黃龍氣池中，盤龍柱只有六根，如此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想要搶得一根，這絕非是什麼易事。

「總得試試才知道。」李洛笑道。

陸卿眉也就沒有再追問，她並非是喜歡追根究底的性格，只是從李洛的言語間，她還是能夠感覺到他的一些自信，這令得她好奇更勝，這李洛，究竟是憑什麼，能有這般底氣？

一時間，兩人沒了話頭，氣氛就安靜了下來。

不過沒多久，李洛突然見到眼前這遼闊的湖面上，突然有星光浮現出來，在那湖心的位置，有一朵十數丈大小的青色蓮花，徐徐的綻放開來，蓮葉鋪展於湖面上，星光點點，極為的絢麗。

李洛也是被這一奇景所吸引。

「那是玉心蓮，蓮心每隔半年會生成一顆玉心蓮子，對修煉倒是沒多大的幫助，不過有養顏之效，在很多女子眼中，可謂是萬金不換之寶。」一旁的陸卿眉開口說道。

「陸卿眉大旗首感興趣嗎？」李洛笑問道。

陸卿眉微微搖頭，道：「我對它的興趣，還沒對你那第三境的雙相之力大。」

李洛被她的直白也是搞得有點無語。

「不過玉心蓮都要綻放了，想來今天的主角也要登場了吧。」陸卿眉突然說道。

李洛一愣：「今天的主角？誰啊？」

陸卿眉偏過頭，光潔的鵝蛋臉頰上露出一抹似笑非笑之色：「你猜？」

李洛莫名其妙，剛欲說話，卻是聽見金殿中傳出了劇烈的騷動聲，當即目光順著投去，然後便是見到金殿大門外，紅毯中有眾多人影徐徐而來，而在那最前方眾星捧月處，有一名女孩，仿佛踏著月光而至。

女孩身穿淺綠色的長裙，她的容顏精緻絕美，宛如是月宮女神，月光落在她的臉頰上，肌膚散發著白光，猶如琉璃所鑄，她那小巧而泛著淡淡紅潤的耳垂處，是兩枚如藍色寶石般的耳墜，輕輕搖晃間，光芒閃動。

她擁有著一雙淡藍的眼瞳，雙眸清澈，宛如湖泊，流淌著盈盈水意。

腰肢處，有絲帶束腰，更是顯得腰肢纖細如柳。

她所走過處，空氣都是帶著些許的溼潤之氣。

那是引動了天地間的水屬性能量。

她宛如是水中仙子，高冷清澈。

金殿內，諸多目光都是忍不住的投射而去，繼而陸續失神，眼中有濃鬱的驚豔之色浮現出來。

李洛也是失神了一瞬，旋即迅速回過神來，同時心中也知曉了眼前女孩的來歷。

除了那以美貌之名，登上風華榜的水仙子秦漪之外，還能有誰？

第八百一十九章秦漪

最新章節！

「我是一個失敗者，幾乎不怎麼注意陽光燦爛還是不燦爛，因為沒有時間。

「我的父母沒法給我提供支持，我的學歷也不高，孤身一人在城市裡尋找著未來。

「我找了很多份工作，但都沒能被僱傭，可能是沒誰喜歡一個不擅長說話，不愛交流，也未表現出足夠能力的人。

看最新章節內容，請下載，無廣告免費閱讀最新章節內容。網站已經不更新最新章節內容，已經星文閱讀app更新最新章節內容。

「我有整整三天只吃了兩個麵包，飢餓讓我在夜裡無法入睡，幸運的是，我提前交了一個月房租，還能繼續住在那個黑暗的地下室裡，不用去外面承受冬季那異常寒冷的風。

「終於，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醫院守夜，為停屍房守夜。

「醫院的夜晚比我想像得還要冷，走廊的壁燈沒有點亮，到處都很昏暗，只能靠房間內滲透出去的那一點點光芒幫我看見腳下。

「那裡的氣味很難聞，時不時有死者被塞在裝屍袋裡送來，我們配合著幫他搬進停屍房內。

「這不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但至少能讓我買得起麵包，夜晚的空閒時間也可以用來學習，畢竟沒什麼人願意到停屍房來，除非有屍體需要送來或者運走焚燒，當然，我還沒有足夠的錢購買書籍，目前也看不到攢下錢的希望。

「我得感謝我的前任同事，如果不是他突然離職，我可能連這樣一份工作都沒法獲得。

「我夢想著可以輪換負責白天，現在總是太陽出來時睡覺，夜晚來臨後起床，讓我的身體變得有點虛弱，我的腦袋偶爾也會抽痛。

「有一天，搬工送來了一具新的屍體。

「聽別人講，這是我那位突然離職的前同事。

「我對他有點好奇，在所有人離開後，抽出柜子，悄悄打開了裝屍袋。

「他是個老頭，臉又青又白，到處都是皺紋，在非常暗的燈光下顯得很嚇人。

「他的頭髮不多，大部分都白了，衣服全部被脫掉，連一塊布料都沒有給他剩下。

網站內容更新慢，請下載閱讀最新章節內容。

「我看到他的胸口有一個奇怪的印記，青黑色的，具體樣子我沒法描述，當時的燈光實在是太暗了。

「我伸手觸碰了下那個印記，沒什麼特別。

「看著這位前同事，我在想，如果我一直這麼下去，等到老了，是不是會和他一樣……

「我對他說，明天我會陪他去火葬場，親自把他的骨灰帶到最近的免費公墓，免得那些負責這些事的人嫌麻煩，隨便找條河找個荒地就扔了。

「這會犧牲我一個上午的睡眠，但還好，馬上就是周日了，可以補回來。

「說完那句話，我弄好裝屍袋，重新把它塞進了柜子。

「房間內的燈光似乎更暗了……

「那天之後，每次睡覺，我總會夢見一片大霧。

「我預感到不久之後會有些事情發生，預感到遲早會有些不知道能不能稱之為人的東西來找我，可沒人願意相信我，覺得我在那樣的環境下那樣的工作裡，精神變得不太正常了，需要去看醫生……」

坐在吧檯前的一位男性客人望向突然停下來的講述者：

「然後呢？」

這位男性客人三十多歲，穿著棕色的粗呢上衣和淺黃色的長褲，頭髮壓得很平，手邊有一頂簡陋的深色圓禮帽。

他看起來普普通通，和酒館內大部分人一樣，黑色頭髮，淺藍色眼睛，不好看，也不醜陋，缺乏明顯的特徵。

而他眼中的講述者是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身材挺拔，四肢修長，同樣是黑色短髮，淺藍色眼雙眸，卻五官深刻，能讓人眼前一亮。

這位年輕人望著面前的空酒杯，嘆了口氣道：

「然後？

下載閱讀最新章節內容。

「然後我就辭職回到鄉下，來這裡和你吹牛。」

說著說著，他臉上露出了笑容，帶著幾分促狹意味的笑容。

那位男性客人怔了一下：

「你剛才講的那些是在吹牛？」

「哈哈。」吧檯周圍爆發了一陣笑聲。

笑聲稍有停息，一位瘦削的中年男子望著那略顯尷尬的客人道：

「外鄉人，你竟然會相信盧米安的故事，他每天講的都不一樣，昨天的他還是一個因為貧窮被未婚妻解除了婚約的倒黴蛋，今天就變成了守屍人！」

「對，說什麼三十年在塞倫佐河東邊，三十年在塞倫佐河右邊，只知道胡言亂語！」另一位酒館常客跟著說道。

他們都是科爾杜這個大型村落的農夫，穿著或黑或灰或棕的短上衣。

被叫做盧米安的黑髮年輕人用雙手撐著吧檯，緩慢站了起來，笑眯眯說道：

「你們知道的，這不是我編的故事，都是我姐姐寫的，她最喜歡寫故事了，還是什麼《小說周報》的專欄作家。」

說完，他側過身體，對那位外來的客人攤了下手，燦爛笑道：

「看來她寫得真不錯。

「對不起，讓你誤會了。」

那名穿著棕色粗呢上衣，外貌普通的男子沒有生氣，跟著站起，微笑回應道：

「很有趣的故事。

「怎麼稱呼？」

「詢問別人之前先做自我介紹不是常識嗎？」盧米安笑道。

那名外鄉來的客人點了點頭：

「我叫萊恩.科斯。

「這兩位是我的同伴瓦倫泰和莉雅。」

後面那句話指的是就坐在旁邊的一男一女。

男的二十七八歲，黃色的頭髮上鋪了點粉，不算大的眼睛有著比湖水藍要深一點的顏色，穿著白色馬甲，藍色細呢外套和黑色長褲，出門前明顯有過一番精心打扮。

他神情頗為冷漠，不怎麼去看周圍的農夫、牧民們。

那位女性看起來比兩位男士年紀要小，一頭淺灰色的長髮紮成複雜的髮髻，包了塊白色的面紗充當帽子。

她眼眸與頭髮同色，望向盧米安的目光帶著毫不掩飾的笑意，對剛才發生的事情似乎只覺得有趣。

酒館煤氣壁燈照耀下，這位叫做莉雅的女性展露出了挺俏的鼻子和弧度優美的嘴唇，在科爾杜村這樣的鄉下絕對稱得上美人。

她穿著白色的無褶羊絨緊身裙，配米白色小外套和一雙馬錫爾長靴，面紗和靴子上還分別系了兩個銀色的小鈴鐺，剛才走進酒館的時候，一路叮叮噹噹，非常引人矚目，讓不少男性看得目光都直了。

在他們眼裡，這得是省府比戈爾、首都特裡爾這種大城市才有的時尚打扮。

盧米安對三位外鄉人點了點頭：

「我叫盧米安.李，你們可以直接叫我盧米安。」

「李？」莉雅脫口而出。

「怎麼了，我的姓有什麼問題嗎？」盧米安好奇問道。

萊恩.科斯幫莉雅解釋道：

「你這個姓讓人恐懼，我剛才都差點控制不住自己的聲音。」

見周圍的農夫、牧民們一臉不解，他進一步解釋道：

「接觸過水手、海商的人都知道，五海之上有這樣一句話流傳：

「寧願遭遇那些海盜將軍乃至王者，也不要碰到一個叫做弗蘭克.李的人。

「那位的姓也是李。」

「他很可怕嗎？」盧米安問道。

萊恩搖了搖頭：

「我不清楚，但既然有這樣的傳說，那肯定不會差。」

他中止了這個話題，對盧米安道：

「感謝你的故事，它值得一杯酒，你想要什麼？」

「一杯『綠仙女』。」盧米安一點也不客氣，重新坐了下來。

萊恩.科斯微皺眉頭道：

「『綠仙女』……苦艾酒？

「我想我需要提醒你一句，苦艾對人體有害，這種酒有可能導致精神錯亂，讓你出現幻覺。」

「我沒想到特裡爾的流行風向已經傳播到了這裡。」旁邊的莉雅含笑補了一句。

盧米安「哦」了一聲：

「原來特裡爾人也喜歡喝『綠仙女』……

「對我們而言，生活已經足夠辛苦了，沒必要在乎多那麼一點傷害，這種酒能讓我們的精神獲得更大的放鬆。」

「好吧。」萊恩坐回位置，望向酒保，「一杯『綠仙女』，再給我加一杯『辣心口』。」

「辣心口」是有名的水果燒酒。

「為什麼不給我也來一杯『綠仙女』？剛才是我告訴你真相的，我還可以把這小子的情況原原本本說出來！」第一個揭穿盧米安每天都在講故事的瘦削中年男子不滿喊道，「外鄉人，我看得出來，伱們對那個故事的真假還有懷疑！」

「皮埃爾，為了免費喝一杯酒，你真是什麼事情都能做出來！」盧米安高聲回應。

不等萊恩做出決定，盧米安又補充道：

「為什麼不能是我自己講，那樣我還可以多喝一杯『綠仙女』？」

「因為你說的情況他們不知道該不該相信。」叫做皮埃爾的中年男子得意笑道，「你姐姐最愛給孩子們講的故事可是『狼來了』，總是撒謊的人必然失去信用。」

「好吧。」盧米安聳了聳肩膀，看著酒保將一杯淡綠色的酒推到自己面前。

萊恩望向他，徵詢道：

「可以嗎？」

「沒問題，只要你的錢包足夠支付這些酒的費用。」盧米安渾不在意。

「那再來一杯『綠仙女』。」萊恩點了點頭。

皮埃爾頓時滿臉笑容：

「慷慨的外鄉人，這小子是村裡最愛惡作劇的人，你們一定要離他遠一點。

「五年前，他被他姐姐奧蘿爾帶回了村裡，再也沒有離開過，你想，那之前，他才十三歲，怎麼可能去醫院做守屍人？嗯，離我們這裡最近的醫院在山下的達列日，要走整整一個下午。」

「帶回村裡？」莉雅敏銳問道。

她略微側頭，帶出了叮叮噹噹的聲音。

皮埃爾點了點頭：

看最新章節內容，請下載，無廣告免費閱讀最新章節內容。最新章節內容已在，網站已經不更新最新章節內容。

「然後，他就跟著奧蘿爾姓『李』，就連名字『盧米安』也是奧蘿爾取的。」

「原本叫什麼我都忘了。」盧米安喝了口苦艾酒，笑嘻嘻說道。

看起來，他對自己的過去被這麼抖露出來一點也不自卑和羞恥。

第八百二十章鬥蓮

金殿後方的平臺上，湧來了茫茫多的人影，一時間湖面上的寧靜仿佛都被打破。

李清風，秦漪，李紅鯉等人處於最前方的位置，被眾人眾星捧月般的簇擁著。

「秦漪姑娘，這湖中的玉心蓮，每隔半年能生一顆玉心蓮子，這蓮子有養顏之效，最是適合女孩子，以往這裡產出的玉心蓮子，剛剛出湖，就會被立刻搶走。」李清風英俊的面龐帶著溫和的笑容，同時指著湖心的位置說道。

旁邊不少女孩子聞言都是美目微亮，正如李清風所說，女孩子的愛美之心，可遠超男子。

秦漪那絕美的容顏上，浮現出一抹好奇之意，微笑道：「那可真是好東西。」

李清風呵呵一笑，道：「今夜正好是湖心那最古老的一株玉心蓮王成熟的時候，想來也是感應到了有絕色佳人來臨。」

對於李清風的讚美，秦漪眼波流轉，柔聲道：「紅鯉姑娘嬌豔無雙，這玉心蓮子與她才是最為相配。」

一旁的李紅鯉微微搖頭，笑道：「秦漪姑娘遠來是客，我身為主人家，自然是要謙讓。」

身為女子，她內心深處自然對秦漪抱有一些戒備，而且李清風的殷勤，也是引得她心中微微不喜，但對方畢竟是重要的賓客，所以她表面還是顯得很是和善。

此時李清風笑了笑，道：「兩位不必互相謙讓，這一株玉心蓮王產出的蓮子歸屬，一直都是有著特殊的規矩，我們也可按照規矩來，如何？」

「什麼規矩？」秦漪那淡藍色的美眸注視著李清風，眼波似是如眼前這波光粼粼的湖面，淨澈迷人。

在她這般眸光下，即便是氣度不凡的李清風，都是忍不住的挺直了腰背，而後笑道：「一般來說，這株玉心蓮王每次產出玉心蓮子時，如果有多方人馬同時競爭的話，則是需要各派一人上蓮，於蓮葉之上進行戰鬥，最終取勝者，才能夠順利將蓮子取下。」

「這也被稱為「鬥蓮」。」

「不過其中還有特殊的規則，那就是上蓮者，自身等級實力不可過強，否則相力激蕩下，會將蓮葉損毀，從而傷及玉心蓮。」

「一般來說，極煞境之下最好。」

秦漪聽完，有些遲疑的道：「那我倒是不符合規定。」

李清風擺了擺手，道：「不必親自下場，也可指定幫手，我想此處天驕雲集，應該會有人很願意為秦漪姑娘取來這枚玉心蓮子的。」

秦漪想了想，柔聲笑道：「既然主人家有這般雅興，那我也只能恭敬不如從命了。」

此時李紅鯉嬌媚眸光一掃，望向一人，嫣然笑道：「趙風陽，你可願意為我去取這玉心蓮子？」

她所叫中之人，是一名身軀挺拔，面龐也算是俊朗的青年，他一身白衣，在眾人間頗為的醒目。

此人名為趙風陽，乃是李紅鯉所執掌的紫血旗麾下的一名旗首，其天賦相當不弱，身懷八品風相，而且如今已是凝鍊出了琉璃煞體。

論起實力，紫血旗中，也就只有李紅鯉能壓他一頭。

這趙風陽的天賦與實力，其實是要超過鍾嶺的，最起碼，鍾嶺費盡心機，最終都未能凝鍊出琉璃煞體，於是只能放棄這條道路，轉而直接衝擊極煞境。

可他那般根基不穩的極煞，真要鬥起來，恐怕還真未必是趙風陽的對手。

以趙風陽的能力，位居旗首之位，屬實是有些委屈了，但偏偏他樂意留在紫血旗，哪也不願去。

他的心思，很多人都明白，無非就是迷醉於李紅鯉而已。

而此時，這趙風陽聽見到李紅鯉的話，頓時挺身而出，眼中有興奮浮現，毫不猶豫的道：「大旗首放心，這玉心蓮子我定然幫你取來。」

這可是一個難得的表現機會，他當然極為珍視。

「紅鯉，你直接將趙風陽都給派了出來，未免也太認真了。」李清風玩笑道。

李紅鯉抿唇微笑，道：「以秦漪姑娘的魅力，你還愁會沒有琉璃煞體的俊傑為她出手嗎？」

秦漪輕笑道：「究竟是不是琉璃煞體，倒也無所謂，畢竟只是一場增添氣氛的趣事。」

她眼波流動，纖細玉手一抬，有一隻翠綠色的蝴蝶，出現在了其指尖，翅膀輕輕扇動。

「這是尋靈蝶，一種機巧的小傀儡，我將其放出，它若是落在了哪位朋友面前，我便請他出手就可以了，當然，輸贏並不重要，大家不必因為結果而介懷。」她的嗓音在平臺上響起，那輕柔之聲，猶如溪流潺潺於山澗中流淌而過，令人心境都是變得平和了下來。

「這隨機性也太大了一些吧？」李清風有些遲疑。

李紅鯉派出了趙風陽，秦漪這裡隨機挑選一個，大概率是無法匹敵的。

不過他也明白，秦漪對那玉心蓮子未必有多大的興趣，眼下只是配合他這邊的活動而已。

於是他最終還是笑著點點頭。

而秦漪則是輕輕抬起手，燈光照耀在她的手指上，似是琉璃一般的透徹，完美而精緻。

那翠綠色的蝴蝶便是在那眾目睽睽下飛了起來。

許多青年眼神熾熱，其中飽含著期待，他們希望那蝴蝶落在他們的面前，這樣他們就有機會為秦漪取來蓮子。

說不得，還能博得美人一笑，在其心中留下自身影子。

蝴蝶飛舞，吸引全場目光。

漸漸的，蝴蝶似是開始有些力竭，徐徐的下落，在一道道惋惜的聲音中，越過一個個的人頭。

最終，它飄落了下去，停在了一個人的面前。

滿場目光投射而去，當他們在看清楚那道人影的時候，皆是忍不住的一愣，繼而有低低的譁然聲傳遞開來。

因為他們發現，那道人影，赫然是青冥旗大旗首，李洛！

李清風見到這一幕，也是微微一怔，而後目光閃動了一下。

有人目光豔羨的盯著李洛，這傢伙的運氣，未免太好了一些吧。

而此時，秦漪的眸光，也是投射而來，她的視線在李洛的臉龐上停頓了一息，如清澈湖泊般的美眸中有一抹不可察覺的異色浮現，然後她柔聲道：「尋靈蝶挑好了人選嗎？不知道這位朋友，可願.」

然而，她的聲音尚還未曾落下，李洛已是微皺著眉頭望著懸停在面前的蝴蝶，然後他面無表情的伸出手，一巴掌扇了出去。

啪！

尋靈蝶被李洛一巴掌拍飛，然後落進了一旁一名身材圓潤如球，滿臉油膩的男子懷中。

那肥胖男子先是一愣，待得回過神時，急忙激動的將尋靈蝶抓在手中，同時大聲的喊道：「秦仙子，我願意！」

然而沒有人理他，所有人都是一臉錯愕的望著李洛。

誰都沒想到，這傢伙竟然如此的直接！

那可是來自水仙子秦漪的美人緣啊，結果，這小子竟然半點不珍惜，反而直接粗魯的一巴掌將它給打飛了！

這是個傻子吧！

第八百二十一章推拒

湖邊平臺，原本喧譁的氣氛在此時變得有些安靜。

一道道目瞪口呆的目光盯著李洛。

同時也不乏一些傾慕秦漪的人忿忿不平，這小子竟然把他們視為珍寶的機會如此粗魯的對待，當真是張狂！

在李洛身旁，李鳳儀，李瀾音等人也是神色古怪地盯著李洛，李洛那一巴掌，看似只是打飛了一隻蝴蝶，實際上，卻是不亞於打在了秦漪的臉上。

想來這位美名響徹天元神州的天之嬌女，還從未嘗過眼下的滋味吧？

這麼一想，她們心頭不由得又是感覺到一絲暢快之意。

嗯，果然嫉妒是原罪。

而在那眾目睽睽下，李洛依舊是面無表情的樣子，他甚至連看都未曾看那秦漪一眼，因為他根本就不相信，這蝴蝶是真的隨機落在他的面前。

這其中，必然有秦漪的手段。

從雙方上一輩的恩怨來看，李洛覺得，這秦漪必然是知曉他，甚至，還看過他的畫像，至少是知道他長什麼模樣。

所以，這蝴蝶落來，其中的含義，還真是有些耐人尋味。

這秦漪，是在對他進行一些試探嗎？

不管秦漪究竟有什麼目的，李洛卻並不想如她所願，以雙方的恩怨來說，想要他出手為她爭奪玉心蓮子...這簡直就是異想天開。

如果是尋常男子，或許會因為秦漪的容貌氣質而傾倒，但想要以此來迷倒他李洛...他只能說，這秦漪可能高看了她自己。

場中持續安靜了一會兒，然後便是有諸多來自各方勢力的年輕俊傑憤而出聲，紛紛指責李洛的粗魯。

連李清風都是微微皺眉，道：「李洛大旗首，你若是不願，儘管說出來便是，何必如此魯莽？」

李洛眼皮一抬，略帶歉意的笑道：「不好意思，喝多了，以為是什麼髒東西在面前飛來飛去。」

李清風看了李洛兩眼，他自然明白這必然是託詞而已，不過他也是知曉兩人上一輩之間的那些恩怨，所以李洛此舉，也不算太難理解。

另外，秦漪為何會去選擇李洛？她想要做什麼？

心中想著，李清風目光轉向秦漪，後者那絕美清麗的容顏也是在此時有點怔神，想來的確是沒從李洛這粗魯的一手中回過神來，畢竟以她的身份與容顏，以往所見男子，不論年齡，對她都是笑容可掬，和善又熾烈。

不過秦漪也非尋常女子，很快便是清醒過來，她並沒有看那取得靈蝶的油膩且肥胖的男子，淨澈如湖泊般的淡藍色眸子，只是注視著李洛，然後露出一抹讓得許多男子怦然心動的淺笑，柔聲道：「請問這位朋友如何稱呼？」

李洛瞥了她一眼，淡笑道：「龍牙脈，青冥旗大旗首，李洛。」

「原來是李洛大旗首。」

秦漪頷首，而後歉然道：「靈蝶隨機擇人，先前倒是打擾了，不過如今我的確需要一位朋友幫我採蓮子，靈蝶既然剛好落在了你面前，那便是一場緣分，李洛大旗首若是能幫忙一場，不論最後勝負，我都感激不盡。」

….

她美眸似是誠懇的注視著李洛，絕美精緻的容顏上帶著一絲請求，這一幕，看得不少在場男子心痛不已，恨不得立即出聲想要取代李洛。

然而李洛卻是笑著搖搖頭，道：「不好意思，晚上喝多了，此時狀態不佳，怕是無法代秦漪姑娘去取蓮子了。」

他又拒絕了。

場中已是有些譁然聲響起，同時有天龍五脈的一些年輕天驕忍不住的憤而出言：「李洛，秦漪姑娘畢竟是貴客，眼下請你幫個小忙，你就順手為之就行了，何必屢屢拒絕？」

「這讓其他勢力的人看了，還會說我李

天王一脈沒有待客之道。」

「對啊。」

「難道是知曉自身沒有勝算，無法爭過趙風陽，所以選擇避戰嗎？如果是這樣，直接說出來不就行了。」

「......」

聽到這些言語，李洛還沒說話，一旁的李鳳儀已是柳眉倒豎，怒視眾人，道：「他都說了現在沒興趣出手，你們還強迫他做什麼？你們以為誰都像你們一樣，見到漂亮女子便是連骨頭都軟了嗎？」

「對呀，想要討美人歡心，那就自己去爭取，不要靠貶低別人來引人注目。」李瀾音雖然與李鳳儀之前吵吵鬧鬧，但這個時候，還是很堅定的在支持自己的閨蜜。

旁人被懟得有些悻悻，一時無言。

秦漪微微抬起絕美的容顏，她的肌膚仿佛是有水光在蕩漾一般，給人一種似是輕輕掐一下都能流出水般的嬌嫩感，她輕抿了抿嬌豔如花瓣般的紅唇，嗓音溫婉的道：「我行事素來講究一個緣分，既然靈蝶選擇了李洛大旗首，那我自然還是信這個緣分的，而若是李洛大旗首無法出手，那想來就是我與這玉心蓮子無緣，那這「鬥蓮」，我便不參與了吧。」

她這話一出，在場不少人都是面露惋惜，同時大感掃興，畢竟這算是今日宴會的重頭戲，結果卻是這般被李洛掃沒了氣氛。

這讓得許多人都對李洛生出了一分怨言。

李清風也是皺了皺眉頭，這場宴會，他是主辦者，結果搞成這樣，他自然心中頗為不滿。

李洛瞧了秦漪一眼，後者那如白玉般的容顏在月光的照耀下散發著強烈的吸引力，但他卻感覺，這秦漪似乎就是衝著他來的。

甚至，她會來參加這場宴會，說不得就是因為他。

當然，這必然不是什麼因為他的外貌而來，而是因為雙方上一輩那錯綜複雜的恩怨。

只是對此李洛沒有證據，僅僅只是直覺。

「秦漪姑娘似乎很想我出手？」李洛笑了笑，問道。

秦漪嫣然笑道：「只是遵從我這靈蝶的選擇而已。」

李洛摸了摸下巴，慢條斯理的道：「其實秦漪姑娘是客，要我幫忙出手，我沒有推拒的理由，但主要我是有未婚妻的人，雖然我未婚妻容貌氣質皆是勝秦漪姑娘一分，但平白幫你，以後難免還得與她解釋。」

此話一出，不少人都氣笑了。

這李洛，你找個理由也稍微靠譜點不行嗎？連未婚妻都扯出來了，而且有未婚妻也就罷了，還容貌氣質皆勝秦仙子一分？

你這傢伙以前不是在外神州的嗎？那般窮鄉僻壤之地，還想生出秦仙子這般集天地靈氣於一身的仙子人物嗎？

眾人低低嘲笑，但秦漪卻是玉容不起波瀾，只是淺笑一聲，優雅頷首道：「原來如此，倒是我冒失了。」

而在此時，李洛又繼續說道：「不過如果秦漪姑娘真是要我幫忙，也不是不可以。」

眾人一愣，然後恍然，暗自嗤笑，這李洛原來是在玩這欲擒故縱的一套，想要以這種獨特的手段，在秦仙子心中留下痕跡嗎？

秦仙子美眸一閃，似是欣喜道：「真的嗎？」

李洛點點頭，在眾目睽睽下，伸出一根手指頭，露出燦爛的笑容。

「一千萬。」

所有人都愣住了，這一次，即便是以秦漪的心性，那宛如無暇寶玉般的絕美臉頰，都是出現了片刻的凝滯。

所有人心中都是冒出一句話來。

臥槽，你還收錢？！

天蠶土豆

，隨時隨地都可以暢閱無阻....

第八百二十二章開始與結束

李洛突如其來的要求，讓得所有人都是一臉懵逼，在許多男子眼中，能夠為秦漪出手，這已經是莫大的福分，他們求都求不來，可結果這個李洛不僅推三阻四，這最後還提出了要收錢。

甚至,還不是小數目。

一千萬枚天量金，這絕對算是一筆巨款了。

即便是在內神州內，這個數目，都足以請動一位封侯強者出手,而李洛一個區區大煞宮境，怎麼可能值得了這個價錢？！

這簡直就是獅子大開口！

這李洛，是在故意為難人呢！

而對於周圍那些古怪的目光，李洛神色卻是頗為的淡然，他開出這般無理的要求，其實也是一種試探，他想看看，這秦漪是不是真的衝著他而來。

一般來說，他提出的這種要求，正常人應該都會心頭冒火,然後不再搭理於他，出手採蓮子之事,也就沒人再提。

可若是在這種情況下，這秦漪依然是執意要他出手，那其中，想來應該就是有些問題了。

李洛的視線，直接投向秦漪,後者絕美的容顏在經過瞬息的凝滯後，也是恢復了平靜，她似是有些慍怒的道：「李洛大旗首何必戲耍人？」

李清風見到她有些生氣，則是出聲安撫道：「秦漪姑娘勿要生氣，李洛畢竟剛從外神州歸來，難免有些野氣。」

他也是看了出來，李洛明顯也是知曉秦漪的身份，所以眼下諸多推拒刁難，也是因為上一輩的恩怨，對於秦漪沒有什麼好感。

這倒是他樂得所見的事情。

秦漪玉容帶著微微的寒意,她並沒有理會李清風的話,而是盯著李洛，看樣子她似乎真是有些動怒，胸前都是略微有些起伏。

這一幕，看得許多傾慕秦漪的男子心痛不已，同時對李洛更加的不滿了。

「既然李洛大旗首喜歡戲耍人，那我今日倒是要奉陪一下了,一千萬雖然不是小數目，但我還算是有一些積蓄，也罷，今夜，就用這一千萬,請李洛大旗首出手吧。」而就在此時，秦漪帶著一些冷意的聲音，已是響起。

這頓時在場中引起了諸多譁然聲，誰都沒想到，秦漪竟然答應了李洛的刁難。

一千萬，請一位大煞宮境出手？如果不是說話的人是眾人仰慕的秦仙子，恐怕都要有人大罵一聲敗家子了。

「秦仙子，沒必要為了這李洛鬥氣。」

「是啊，若是秦仙子有需要，只要開口一聲，我們皆可代勞！」

「......」

不少人開口勸說，在他們看來，秦漪現在顯然已經是被李洛所激怒，這應下一千萬的出手費，也完全是一時意氣。

畢竟這個叫做李洛的混蛋，實在是太不給人面子了。

換誰都生氣。

面對著諸多勸說，秦漪卻是微微搖頭，她玉顏被冰霜覆蓋，屈指一彈，一張紫色晶卡直接是射向了李洛，後者隨手接過，一眼便是見到晶卡上面那屬於金龍寶行的徽紋。

….「這是金龍寶行的金龍卡，可取一千萬天量金。」秦漪原本溫婉柔和的嗓音，在此時已經變得有些冰寒了。

眾人見狀，皆是啞然，繼而苦笑，倒是沒想到秦仙子竟然也是有任性的時候。

李洛手指摩挲著金龍卡，面色依舊平靜，但那眼神卻是不可察覺的動了動，這秦漪，比他預料的還要執著呢。

這個時候，他已經算是確定，這秦漪，定然是衝著他而來。

花費一千萬的巨資，就為了看他出手幫她奪一顆僅有一些養顏效果的玉心蓮子，他對此只能說，這秦漪相當的豪。

李洛心中念頭轉動，然後便是在那眾多複雜的目光中緩步走了出來。

「拿人錢財，替人消災。」

李洛笑容燦爛，道：「既然秦漪姑娘這般捨得，那我也就只能出手一試了。」

秦漪玉容覆蓋著淡淡的寒霜，卻是不再與李洛接話，看樣子還在氣頭上。

李洛也沒在意她的態度，施施然的來到湖泊邊緣處，然後看向李清風，李紅鯉那邊，道：「開始嗎？」

李清風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這一晚上他被這李洛的連番騷操作實在是搞得有些不知道究竟應該說些什麼。

而李紅鯉那邊則是冷笑一聲，道：「看來你在外神州過得不是很如意呢，真是想盡辦法訛詐錢財。」

「憑本事吃飯，不寒磣。」李洛義正詞嚴地說道。

對於李洛的臉皮，李紅鯉也是只能暗咬銀牙，然後看向趙風陽，道：「風陽，你可莫要落了我紫血旗的臉面。」

言語間，顯然是暗示趙風陽不要留手。

趙風陽自信的點頭，走向前去，與李洛並排，淡笑道：「李洛大旗首，雖然你打敗了鍾嶺，但不見得能贏過我。」

李洛看了一眼對方，好心提醒道：「當舔狗是沒有好結果的。」

趙風陽頓時怒火叢生，他媽的，這人怎麼這麼賤呢！怪不得連涵養那麼好的秦仙子都被他氣得有些失態。

「不要耍嘴皮子了，手底下見真章吧。」趙風陽咬牙說道。

李洛搖搖頭，真是好心當驢肝肺。

此時李清風也是上前一步，道：「按照規則，從你們踏上水面的那一刻，雙方便可以施展各種手段，阻擾對方登上蓮葉，在抵達蓮葉之前，誰若是落水，也就代表著失敗。」

「若是最後兩人同時抵達蓮葉，便需在蓮葉上戰鬥，最終取勝者，可取蓮子。」

他取出一顆石子，然後直接對著湖面拋了下去。

「石入水面，鬥蓮開始。」

石子在眾多目光注視下，數秒後，直接是落入水中，發出了噗通的聲響。

水聲響起的那一瞬間，強橫的相力幾乎是同時間自李洛與趙風陽體內爆發而起。

李洛腳下似是有雷光閃過，而後他的身影便是猶如瞬移般的出現在了數十米之外，那是「閃雷術」。

….而趙風陽則是身軀仿佛化為了一縷風，同時他的身體綻放出了琉璃般的光彩，那是琉璃煞體。

雙方的速度幾乎是施展到極致，湖面被撕裂開了兩道長長的水痕。

從聲勢上來看，明顯是趙風陽更為的驚人，琉璃煞體的施展，令得天地能量不斷的湧入其身軀，那股爆發出來的相力波動，比起大旗首之爭時的鐘嶺還要強橫。

這就是修出了琉璃煞體的優勢。

底蘊雄厚，遠非金煞體可比。

不過，讓人稍微有些驚訝的是，李洛體內散發出來的相力波動，竟然也是極為的強悍，並不弱於趙風陽。

兩人披星戴月，於寬敞遼闊的湖面疾馳而過，直奔湖中心那一株碩大的玉心蓮。

湖邊眾多視線，緊張的投來。

李清風注視著兩人的身影，然後偏頭對著秦漪道：「李洛雖然只是大煞宮境，但其身懷三相，三座相宮加持之下，再加上雙相之力的存在，他的相力雄厚程度，其實並不弱於普通的琉璃煞體，怪不得此前青冥旗的大旗首之爭，他能勝過鍾嶺。」

「其實李洛的天賦，也算是頂尖了，可惜就是在外神州蹉跎這麼多年，耽誤了不少時間，如今想要再追趕上來，怕得花費不少的功夫。」他搖了搖頭，似是很為李洛惋惜的樣子。

秦漪美眸凝視著李洛，眸光微閃，三相麼，其罕見程度，也不弱於她自身的九品水相了。

這李洛，這份天資即便是在內神州，也算得上是天驕了。

「李洛雖然藉助三座相宮的爆發，能夠暫時與趙風陽相比，但終歸底蘊有所欠缺，他們若是真正鬥起來，趙風陽優勢很大。」

一旁的李紅鯉嬌笑一聲，然後對著秦漪道：「秦漪姑娘，你這一千萬，可花得很是不值得，不過你放心，若是那李洛失手，到時候我定讓他將錢盡數退回，這裡可不是龍牙脈，我們可不慣著他這臭脾氣。」

秦漪對此，只是淺笑不語。

而在她們這邊說話間，那湖面之上，趙風陽瞥了一眼半步不落後的李洛，眼中有著一抹兇光浮現。

下一瞬，他身影一動，竟是直接如鷹隼般的撲向李洛。

他掌心間有雄渾相力匯聚而來，仿佛是有颶風於掌心成形，然後一掌拍出，空氣被震爆的刺耳聲音，響徹而起。

掌風怒嘯，捲起磅礴湖水，風與水相合，化為巨大掌印，狠狠鎮下。

「大怒風掌！」

湖邊有諸多驚呼聲響起，這趙風陽，竟然在尚未抵達蓮葉前，就直接對李洛發動了攻擊，顯然，他是打算在此之前，就將李洛擊傷落水，然後漂漂亮亮的取得勝利。

恐怖的音爆聲，傳入李洛的耳中。

他微微側頭，神色平靜的望著攻來的趙風陽。

對於趙風陽的攻擊，李洛也並未閃避，反而任由對方裹挾著可怕一掌襲殺而來。

….「找死！」趙風陽冷笑。

李洛唇角泛起一抹玩味的笑意，他伸出手掌，對著那呼嘯而下的怒風掌印，輕輕拍下。

與此同時，他手腕上的猩紅鐲子，有一抹赤光流轉而動。

而面對著李洛這一掌，趙風陽卻是感到了一些疑惑，因為他並沒有感受到多少的相力波動。

但就在他心中驚疑的時候，他似是隱約的聽見了一道兇戾至極的狼嘯之音，下一刻，伴隨著李洛一掌輕飄飄的拍來，一股濃烈的血腥之氣，撲面而至。

那一瞬，趙風陽眼前的景象竟然是出現了變化，他眼瞳陡然一縮，因為他見到一頭龐大的巨獸裹挾著無法形容的煞氣衝擊而來。

那股煞氣之恐怖，直接是讓得趙風陽心神都戰慄起來。

那絕非是他所能夠抗衡的恐怖之物！

趙風陽言眼神驚駭欲絕，心中有無邊恐懼升起，在這種恐怖的煞氣衝擊下，他自身的相力幾乎是瞬間出現了崩潰。

這究竟是什麼東西？！

這是李洛的攻擊嗎？！

然而沒有人為他解答，因為隨著其相力的崩潰，李洛的巴掌已經輕飄飄的落下，直接是毫不客氣的扇在了他的臉龐上。

啪！

清脆的聲音響起，趙風陽臉龐上一個清晰的紅印浮現出來，而他的身影也是如遭重擊，如斷翅的鳥兒般，直接從半空中墜落而下，一頭栽進了湖水之中。

這般變故，讓得湖邊鴉雀無聲。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的望著這一幕。

在他們的眼中，剛才那一刻屬實詭異，那趙風陽所施展的大怒風掌，眼見著就要拍中李洛了，結果其自身相力突然出現了崩潰，就這樣被李洛輕輕鬆鬆一巴掌扇進了水裡。

那李紅鯉失神了片刻，繼而俏臉鐵青。

這場鬥蓮，結束得比所有人預料的還要更快更乾脆。

明明看似才剛剛開始，但卻已經有了結果。

.

天蠶土豆提醒您：看完記得收藏

第八百二十三章收尾

噗通！

清脆的落水聲傳開，湖邊則是寂靜一片，所有人皆是一臉的茫然。

趙風陽，怎麼就突然被李洛一巴掌扇進水裡了？

剛才明明是他先對李洛發動了攻勢啊。

面對著這般突如其來的變故，就連李清風,秦漪等人，神色都是有著一抹錯愕浮現出來。

他們同樣不明白髮生了什麼。

李洛那一巴掌，輕飄飄的看似並沒有太強的力量,但趙風陽的大怒風掌，卻是隨著李洛一巴掌下去，悄無聲息的崩潰了。

這種崩潰，應該是源自趙風陽自身,因為他們並沒有感應到雙方有能量碰撞的波動。

可是,趙風陽為何會崩潰？

眾人百思不得其解。

而在他們茫然間,一巴掌將趙風陽扇進湖中的李洛卻是淡淡一笑，他瞥了一眼手腕上的猩紅鐲子，頗感滿意的點點頭。

先前趙風陽的崩潰，是因為他被三尾天狼的兇煞之氣嚇得心神失守了。

如今的三尾天狼已經晉入封侯境，那等兇煞之氣自然是恐怖至極，以趙風陽一個區區琉璃煞體，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的確是很難承受。

簡單來說，李洛就是藉助了三尾天狼的兇煞之氣,對趙風陽進行了一次精神震懾。

趙風陽沒能承受住,自然也就瞬間心神失控，被李洛隨意的拿捏了。

「倒黴的娃。」

李洛同情的搖搖頭，這趙風陽心神還是不夠堅韌，否則不至於潰敗得這麼徹底。

旋即他也不再理會，身影一動，掠過水麵,十數息後，便是在那眾多複雜的視線下，落在了湖中心的玉心蓮王上。

他徑直來到蓮心處，剝開了花苞，將其中一顆蓮子取出。

蓮子約莫拇指大小,晶瑩如玉，其上還有著特殊的光紋若隱若現，甚是奇妙。

「這就是玉心蓮子麼？」

李洛手指把玩了一下，然後轉身掠回湖邊。

眾多目光望著取回蓮子的李洛，神色皆是有些複雜。

「李洛，你，你究竟使了什麼歪招？！」李紅鯉俏臉鐵青，忍不住的質問道。

趙風陽的失利，讓得她這邊難以接受。

李洛瞥了她一眼，卻是根本未曾理會，而是屈指一彈，將那一枚玉心蓮子射向秦漪：「秦漪姑娘，東西給你，你也不必感激我，收人錢財而已。」

秦漪伸出玉手，接住了蓮子，看了一眼後，便是隨意的收起。

而對於李洛的言語，饒是她這般心如止水般的心境，都是忍不住的有點牙痒痒，這混蛋，得了便宜還賣乖，一枚玉心蓮子而已，其價值頂天也就幾十萬，可這傢伙，收了她一千萬！

簡直把她當做冤大頭了！不過秦漪心性極好，即便是被李洛坑了一筆，但依舊神色從容而優雅，未曾顯露半點失態。

「大煞宮境能夠勝過琉璃煞體境，李洛大旗首這份戰績，真是讓人感到驚豔，看這樣子，若非是有外神州的蹉跎，恐怕你會成為李天王一脈這一代龍首的最佳人選。」秦漪紅唇微啟，同時眸光似是帶著欣賞之意的盯著李洛。

她這話一出，引得不小的譁然聲，諸多看向李洛的目光都懷有了一點敵意，這李洛，在這裡瞎折騰一番，怎麼還讓得秦漪對他看重了起來？

李洛對於秦漪的讚賞，則是翻了個白眼，心中吐槽：「我他媽不是蹉跎男，我在外神州過的很好，沒有蹉跎！」

自從來到龍牙脈，這蹉跎二字，簡直要聽吐了。

那一旁的李清風對於秦漪的評價，則是神色略微不自然了一下，然後淡淡一笑，道：「先前李洛大旗首，應該是施展了某種特殊手段，震懾了趙風陽的精神，令其心神失守，這才趁虛而入，一招取勝吧？」

「這般手段，終歸只是小道，一次尚能出其不意，第二次，恐怕就沒什麼效果了。」

李洛聞言，卻是懶得與其爭辯，這秦漪真是個麻煩，隨意的一句話，就能夠給他招來一些針對，他覺得她不應該叫秦仙子，應該叫秦禍水。

李洛對此則是倍感無趣，如今宴會已是接近尾聲，他這裡又收穫了一千萬巨款，今天算是收穫頗豐，所以他也就沒了繼續留在這裡的興趣。

「各位，明日才是重頭戲，今夜時候不早了，我便先告辭了。」

李洛說完，便是根本不等李清風，秦漪有什麼反應，直接是在那眾目睽睽下，瀟灑的轉身離去。

而李鳳儀見狀，則是拉著李瀾音追了上去，同樣是打算離場了。

湖邊眾人望著李洛那乾脆利落離去的身影，神色則是有些複雜，這傢伙把這裡搞得一團糟，倒是拍拍屁股走了。

隨著李洛遠去，眾人再度將注意力投向了秦漪，同時紛紛出言，指責李洛過於粗魯。

秦漪皆是淺笑以對，而後她又在宴會中待了一些時間，也是露出了一些疲憊之色。

李清風見狀，則是體貼的宣布宴會到此結束，再一路送秦漪回到了賓客所居住之處，這才頗有風度的告辭離去。

目送著李清風離去後，秦漪眸光微動，走向了一座燈火明亮的奢華小樓。

她推門而入，只見得那客廳中有兩道人影。

一人坐於首位，是一名身穿火紅裙袍的美婦人，她的衣裙上，繡著明亮的火蓮，似是在燃燒一般。

美婦人容顏極為豔美，而且與秦漪有幾分相似，只不過與秦漪的靈動清澈比起來，她則是要顯得更加具備成熟風情，即便是略顯寬大的裙袍，也難以遮掩那傲人曲線。

同時她的眉目間，凝聚著強勢與威嚴。

而美婦人下手處，坐著一名身軀挺拔的男子，男子約莫二十五六，給人一種氣勢厚重之感，在其雙臂手腕處，戴著金銀圓環，其上銘刻著玄奧光紋，光芒明滅間，引動著天地能量。

當秦漪走進來時，廳堂內的兩人皆是抬起目光，投向了前者。

秦漪微微一笑，開口道：「娘，楚師兄。」

原來這美婦人，正是秦漪的母親，那位與李太玄，澹臺嵐有著諸多恩怨糾葛，如今已是秦天王一脈火蓮殿殿主的秦蓮。

而身軀挺拔，散發著滔天鋒銳的青年，則是秦蓮的首徒，那位同樣登上了風華榜，名動了整個天元神州的頂尖天驕，楚擎。

.

第八百二十四章秦蓮

廳堂內，隨著秦漪開口，那身軀挺拔的楚擎衝著她露出笑容，聲音溫和的問道：「師妹，玩得可還開心？」

秦漪嫣然一笑，道：「楚師兄才是最適合去的，那裡倒是有不少仰慕你的人。」

楚擎搖頭，道：「我終歸年齡比你們大一些，如今李天王一脈天龍衛中的那些同輩天驕皆是在外任務，我去那宴會做什麼。」

他自身已入大天相境，論起年紀什麼的，算是秦漪，李清風他們的上一屆，所以自詡身份，也不想去那種場合找什麼存在感。

他如今在天元神州的年輕一代中，已是闖出了不小的名聲，甚至連風華錄都憑藉自身本事登了上去，而與他相比，李清風這些人，還需要磨練數年，才能抵達他的層次，所以他去那場宴會，不過是以大欺小而已，他對此並不屑為之。

此時主位上面的秦蓮目光盯著秦漪，問道：「那李天王一脈這一代的天驕，此次都見過了？覺得如何？」

秦漪微微沉吟，道：「那李清風倒是實力不錯，如果按照正常推斷的話，他應該就是李天王一脈這一代天驕中的龍首了。」

「與你相比呢？」秦蓮頷首，道。

秦漪淺笑一聲，道：「那，應該還是我小勝一籌吧。」

秦蓮眼光微垂，盯著面前的酒杯，道：「那個人，你見到了吧？」

說著話時，秦蓮的眼神也是變得有些冷冽起來。

秦漪與楚擎皆是能夠感受到她情緒的細微變化，當即兩人都不敢怠慢，挺直了腰背。

秦漪輕輕點頭，聲音輕柔的道：「見到了，他叫李洛，如今是大煞宮境的實力，身懷三相，論起天資，其實也是相當不凡，以我所見，如果他不是出生在外神州，而一直留在龍牙脈的話，如今或許已是超越了李清風。」

秦蓮面容有些冰冷，冷笑道：「畢竟是李太玄跟那個賤人的種，又怎麼會是個庸人。」

「哼，那賤人當年殺我親人，毀我姻緣，令我丟盡顏面，也虧得她如今不在天元神州，否則定要讓她血債血償！」秦蓮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頓時桌子爆成了一片粉末，其周身的空間都是在不斷的扭曲，一股恐怖的高溫，從其體內釋放出來。

秦漪，楚擎悄悄對視一眼，皆是不敢言語。

這些年來，他們知道，每當想起那兩個人，秦蓮便是會少見的失態。

秦蓮發洩了一陣，深吸一口氣，眼中寒光閃爍，道：「那李洛，想來生得也是極為令人厭煩。」

秦漪腦海中掠過李洛的臉龐，倒是想說，那小子雖然的確很是討厭，但生得模樣還不錯。

當然，此時秦蓮在氣頭上，她自然不敢說這種話。

「你可有把握對付那李洛？」秦蓮突然問道。

秦漪遲疑了一下，道：「他不過只是大煞宮境實力，其實倒是沒什麼威脅，不過真要動了他，龍牙脈那邊恐怕會震怒。」

秦蓮面無表情的道：「李驚蟄那個老東西只是說事情止於上一輩，但若是同輩之間的競爭，他又能說什麼？」

秦漪沉默下來。

「此事現在倒是不急，畢竟這裡還是李天王一脈的地方，往後若是有機會，我希望你讓那個小子先付出一些代價，我要讓天元神州所有人都知道，我秦蓮的女兒，比李太玄與那賤人生的兒子，強上百倍。」秦蓮眼中有一抹煞氣浮現出來。

對於母親的怨氣，秦漪絕美玉顏一片平靜，輕聲道：「我知道了。」

有上一輩的恩怨延續，她與那李洛，不可能和平共存，雙方之間，必然會有極為激烈的交鋒，甚至關乎生死。

不過，從現在的雙方實力來看，秦漪並沒有從李洛身上感覺到什麼威脅。

這若是在某些場合遇見了，那或許也只能怪李洛倒黴了，畢竟這雖然是上一代的恩怨，但她的母親可不是心胸寬闊之人，她這邊若是不將李洛擊潰，恐怕少不了一通責罰。

秦蓮此時又是說道：「聽聞明日龍血脈掌山脈首壽辰大宴時，將會開啟「玄黃龍氣池」，用來考量天龍五脈這年輕一代。」

「據我得來的情報，原本「玄黃龍氣池」還要延後兩三年的，但突然間龍牙脈的李驚蟄改變了主意，同意此時開啟，我想，他應該是為了李洛改的口。」

「呵呵，這李驚蟄，對這剛歸來的孫子還真是看重得緊，竟然捨得拉下顏面反悔此前的決定，不過，他真以為他那大煞宮境的孫子，能夠取得一根盤龍柱嗎？」秦蓮面容冰冷。

「娘想怎麼做？」秦漪問道。

秦蓮冷笑一聲，道：「明日我打算安排你也參與這「玄黃龍氣池」之爭。」

秦漪有些驚訝的道：「這是屬於李天王一脈的機緣，外人並無參與資格呀。」

「龍血脈那位掌山脈首一直想要與我們秦天王一脈緩和當年關係，這種小事，他斷然不會拒絕，而且小輩間的爭鬥，若是李天王一脈都不敢接，豈非是讓其他賓客笑話？」秦蓮淡淡的道。

秦漪若有所思，道：「難怪娘此次前來，還將「火蓮營」也給帶來了。」

秦天王一脈，有二十三殿，每殿設一營，算是與天龍五脈二十旗相當的機制，而這「火蓮營」，便是由秦漪執掌的一支衛隊。

而秦漪所掌的「火蓮營」，乃是秦天王一脈這一代二十三殿之首，戰力超凡。

「你明日若是有機會上場，便代表我秦天王一脈，稱量一下李天王一脈這一代年輕天驕的水準吧。」

秦蓮淡淡的道：「記得，勿要留手，若是他們李天王一脈守不住顏面，那也是他們無能，怪不得別人。」

秦漪眸光微閃，知曉秦蓮對這李天王一脈即便這麼多年後，依舊還是心懷怨氣，如今是打算想讓她藉助小輩間爭鬥的名義，稍微的出一口氣。

秦蓮盯著秦漪那如白玉般的絕美臉頰，道：「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你給我盯著那李洛，玄黃龍氣池中的六根盤龍柱，我要他一根都得不到。」

「到時等他失手，我倒是要看李驚蟄那老傢伙臉色會有多難看。」

秦漪微微沉吟，道：「李洛率領的青冥旗似乎在二十旗中只是中遊水平，即便女兒不出手，恐怕他也難以爭到一根盤龍柱吧。」

「爭不到最好。」秦蓮冷笑一聲。

而後，她再度與秦漪說了一些話，這才揮了揮手，讓得兩人退下。

隨著秦漪與楚擎退出房間，秦蓮面容也是變得愈發的幽深，她低聲喃喃：「李太玄，澹臺嵐，當年你們在無相聖宗，究竟從那聖壇中，取了什麼秘寶？」

「此物，是在你們手中，還是在這李洛身上？」

第八百二十五章五脈之首

翌日，整個龍血山脈都是處於一種沸騰以及喜慶之中，所有區域皆是張燈結彩，鼓聲響徹天際。

而位於龍血山脈中央的龍血山，更是從清晨時，便是人聲鼎沸，不斷的有諸多流光破空而至，落在龍血山下，各方勢力的賓客攜禮而至，而後被龍血脈的迎賓執事迎上山。

好一幅萬賓來賀的恢弘氣派之景。

而龍牙脈的眾人，則是早就上了山，山頂處，有金殿成群，在陽光的照耀下異常的璀璨明亮。

金殿之前，是以白玉鋪就而成的廣場，廣場上擺滿金色案幾，有無數侍女穿梭其中，為賓客添茶增酒。

金殿外的這些位置，是安排一些一般勢力的賓客，當然，這個所謂的一般，不論哪一個，論起實力底蘊，恐怕都要比以前大夏的各府強悍。

而類似金雀府，極炎府這等勢力，即便是在這廣場上，恐怕也只能坐於外圍。

這就是外神州與內神州之間不可忽視的差距。

而李洛，李鳳儀，李鯨濤等人，則是能夠在那金殿之中落座，畢竟論起身份，三人乃是龍牙脈嫡系。

他們於金殿側圍而坐，附近的也都算是一些熟面孔，如李清風，李紅鯉，陸卿眉等人，都是各脈小輩。

李洛神情有些憊懶，無聊的望著金殿外，那裡時不時的傳來迎賓執事嘹亮的唱喝聲。

對於這種大宴，李洛屬實沒有多大的興趣，如果不是為了「玄黃龍氣池」，他寧願留在龍牙脈中修煉。

「小弟，聽說你昨晚風頭大盛，成為了全場的主角？」在李洛無聊時，一旁的李鯨濤則是好奇的問道。

他對於那種宴會興趣更低，所以在參與了大旗首討論後便是直接找理由溜走了，今天早上，他才聽李鳳儀說昨天晚上李洛大出風頭的事。

李洛懶散的點點頭，道：「也沒什麼風頭，就是那個什麼水仙子秦漪看中了我的長相，然後賞了我一千萬打賞，但我是那種為了一點錢就折腰的人嗎？於是最後收了錢就直接走了。」

李鯨濤瞪大眼睛，震驚的道：「這也行？」

一旁的李鳳儀忍不住噗嗤失笑，白了信口胡說的李洛一眼。

李洛的聲音並沒有壓制，所以也是落入到了附近的眾人耳中，當即神色皆是變得古怪起來。

那陸卿眉本是在優哉遊哉的喝著酒釀，聽到這話，頓時忍不住的嗆了兩口，接著對著李洛投去奇特的眼神。

這傢伙的臉皮，真的是比想像的還要厚。

「訛詐一個女孩子錢財這種事情，也就你們龍牙脈的人做得出來，呵呵，那秦漪在天元神州不知道多少年輕天驕為之傾倒，你昨晚的事情若是傳出去，往後你行走天元神州時，恐怕才會後悔自己是何等的短視。」不過此時，一道冷笑聲傳來，眾人目光掃去，正是李紅鯉。

她那臉頰上帶著嘲諷之意，顯然對李洛極為的不爽，畢竟昨夜的宴會，她原本是想要奪得「玉心蓮子」，稍稍爭過秦漪的風頭，但沒想到被李洛打亂了計劃，不僅風頭沒爭到，反而令得紫血旗都有些丟了顏面。

對於李紅鯉的冷笑，李洛尚未說話，李鳳儀已是柳眉倒豎，譏諷道：「人家你情我願的事情，跟你又有什麼關係？」

李紅鯉道：「一個區區大煞宮境，值得一千萬嗎？」

「普通的大煞宮境不值，但我龍牙脈脈首嫡系三少爺，值這個價有什麼問題嗎？哦，你李紅鯉又不是脈首嫡系，當然不明白。」李鳳儀慢條斯理的道。

李紅鯉頓時被氣得俏臉鐵青，握住酒杯的玉手都是嘎吱作響。

雖說她在龍血脈中也算是身份頗高，但與李洛，李鳳儀他們這樣的脈首嫡系相比，的確是有些差距。

此時李清風擺了擺手，頗有氣度的笑道：「莫要說什麼嫡系不嫡系的話，在我李天王一脈中，自身天資以及實力才是最重要的，若是光有身份而無天資，那只不過是浪費修煉資源而已。」

「當年老祖也曾說過，血脈遠近並不重要，即便是脈首嫡系，若是後輩沒有新的「王者」晉升，那麼也將會跌落其位。」

李清風微微一笑，道：「龍牙脈四院，如今可是以金光院為最強，而金光院院長趙玄銘，卻是外系之人，你們龍牙脈的嫡系，可得多努力了。」

李鳳儀一滯，眼神不由得變得惱怒了一些，這李清風的話，可謂是戳到了他們龍牙脈最痛的點。

李洛手指摩挲著桌上的玉杯，笑道：「無妨，我們龍牙脈只需要等就行了。」

李清風眉頭微挑，道：「等什麼？」

等你李洛來挑大梁嗎？

李洛笑容溫和同時又理直氣壯的道：「等我爹回來啊。」

這次，就輪到李清風笑容凝滯了，他想要說些什麼，但他又很清楚當年的李太玄是何等的驚才絕豔，他們的那些父輩，曾經被那個男人壓製得產生了心理陰影。

雖然李太玄離開內神州這麼多年，如今是什麼情況誰也不知道，可有時候他聽見長輩私底下的一些交談間，提及李太玄時，那言語間深深的忌憚，令得他難以忘懷。

所以，如果李太玄未來真的回歸了龍牙脈.恐怕整個天龍五脈，都將會為之震動。

龍牙脈的困境，也將會迎刃而解。

李清風端著酒杯喝了一口，終於是安靜了下去。

李鳳儀則是很興奮的拍了拍李洛的手臂，小聲道：「說得真好，等三叔以後回了龍牙脈，誰敢說我龍牙脈脈首嫡系不行？！」

「對了，還有三叔母，她當年在天元神州那一代中，名氣甚至比三叔還響一分，哇，好想見見她，能將三叔那般人物都壓服，這是何等的絕世風採啊？」

李鳳儀的眼神中，充滿了崇拜的光彩。

李洛摸了摸下巴，滿臉的噓唏，那個位於洛嵐府食物鏈頂端的女人，的確是比老爹還要更加恐怖的存在。

就當李洛心緒湧動的時候，他突然感覺到金殿內的天地能量在此時劇烈的震動起來，不，不僅是金殿，整個龍血山上空的天地能量，仿佛都是受到了某種引動。

下一瞬，金殿內最上方處，五座宛如黃金所鑄的龍椅之上，有能量光點凝聚而來，轉瞬間，便是化為了五道人影。

異常恐怖的威壓，自那五道人影體內散發出來，整座龍血山，似乎都在這種威壓下，微微顫抖起來。

五道人影中，李洛見到了李驚蟄。

李洛率先投向主位的位置，在那裡，他見到了一名身披金龍紫袍的老人，老人一頭金髮，璀璨耀眼，他渾身散發著難以形容的威嚴，浩瀚之氣，他僅僅只是在那裡，便是感覺到一種莫名的敬畏感，似乎連天地都於其面前匍匐。

龍血脈脈首，同時也是天龍五脈的掌山脈首，李天璣。

李驚蟄位於其右側，而在其左側，則是一名青衣美婦人，其髮絲如銀，氣質雍容，嬌嫩白皙的臉頰上，有金色的龍鱗點綴，令得她多了幾分異樣風情。

龍鱗脈脈首，李青櫻。

更外側，是一名身軀高達數丈，魁梧如巨人般的中年男子，他赤著上身，身軀上的血肉似乎是具備生命般的緩緩跳動，而每一次的跳動，都將會引得其周身的空間崩裂開道道的痕跡。

龍骨脈脈首，李玄武，據說他是李天王一脈中肉身最強的男人。

除此之外，還有一名黑袍老者，其面容枯瘦，看似普通，可在其額頭上，竟是生有龍角，龍角之間，似是有神秘波動浮現，令人望而生畏，那似乎是一種無法形容的恐怖力量。

這是龍角脈脈首，李金角。

李洛望著那金殿高位上的五道散發著恐怖威勢的身影，心中不由得感嘆一聲，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如此之多的王級強者。

這就是天王級勢力的底蘊，當真是恐怖至極。

李洛心中驚嘆，同時也正襟危坐起來，因為他明白，隨著這五位巨頭的出現，那麼今日這場大宴，也就要真正的開席了。

而他所期望的「玄黃龍氣池」，應該也不遠了。

第八百二十六章秦知命

「哈哈，諸位貴客來我龍血脈，當真是令我龍血脈蓬蓽生輝，我李天璣在此，向諸位貴客表示感謝了。」

隨著李天王一脈五位巨頭的現身，那居中的龍血脈脈首李天璣爽朗的笑聲，也是如雷鳴般的響起，迴蕩在遼闊的龍血山脈每一個角落。

與此同時，各方重量級別的賓客也是在迎賓執事的帶領下，步入金殿。

那第一位的，是一名黑袍老者，老者面容普通，但其雙瞳卻是極為的奇特，一隻眼瞳仿佛閃爍著雷霆，衍變著雷霆世界，而另外一隻眼睛則是燃燒著火焰，其內似是有無盡巖漿在流動。

他行走之間，腳下似是有雷火在流淌，引得空間不斷的震蕩。

李洛注視著這名黑袍老者，心頭也是一凜，這一位，赫然也是一名王級強者。

另外，在黑袍老者身後，李洛見到了一名火紅裙袍的美婦人，其身旁，跟隨著昨夜見過面的秦漪。

當即李洛心頭微微一動。

「那是秦天王一脈的王級強者？」他對著李鳳儀悄悄的問道。

李鳳儀點頭，低聲回道：「秦天王一脈，底蘊深厚，乃是老牌的天王級勢力，比我們李天王一脈存在時間更為悠久。」

「而在秦天王一脈中，最高層次，乃是六座神宮，眼前這位黑袍老者，便是雷火神宮的宮主，名叫秦知命。」

「六座神宮之下，便是二十三殿殿主，他身後那個女人」

說到此處，李鳳儀看了李洛一眼，道：「便是火蓮殿殿主，秦蓮，她也是秦漪的母親。」

「火蓮殿殿主，秦蓮。」

李洛心頭微微一震，雖然先前已是隱隱有所猜測，但當被證實後，還是難免有些情緒波動。

他目光認真的投向那火紅裙袍的美婦人，後者容顏與秦漪略有幾分相似，只不過要顯得更為的成熟，其眉宇間，有強勢，凌厲之氣顯露，顯然並非好相與之人。

就是這個女人，當年將他爹娘逼得遠離天元神州，逃去了外神州。

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他與這秦蓮之間，也是有著極大的恩怨牽扯。

李洛眼光幽深，而後又是緩緩的收了回來。

秦蓮太強，遠非現在的他能夠抗衡，所以現在的他沒辦法做什麼，唯有先提升自身的實力。

而在李洛這般心緒湧動的時候，他感覺到了一道目光投射而來，當即側過頭，便是見到金殿高位之上，李驚蟄掃了他一眼。

那眼神平平淡淡，但卻讓李洛莫名的感覺到了一股安心之感。

那秦蓮雖強，可他也並非是沒有背景，身後這位王級爺爺，同樣震懾得那秦蓮等人不敢對他做什麼。

隨著這秦天王一脈的貴客出現，那龍血脈的李天璣也是起身，拱手客氣的笑道：「秦兄遠道而來，真是辛苦了。」

「老友大壽，老夫怎會不來。」那秦知命笑道。

「快請入座。」

秦知命點頭，便是前往了最靠前的位置，而秦蓮也是緊隨而往，在其後落座。

「秦知命是秦蓮這一脈的嫡系長輩。」李鳳儀也是在此時對著李洛低聲道。

李洛點點頭，看這樣子，秦蓮在秦天王一脈中身份地位也是極高，不過也正常，沒有這種身份，當年秦天王一脈也不會將她推出來與李太玄聯姻。

隨著秦天王一脈的貴客入席，之後又是陸陸續續的迎來了一些重量級的客人，這些客人都是來自於天元神州各方頂尖勢力。

不過王級強者，僅有秦知命一人。

這倒不是其他頂尖勢力沒有王級，只是沒必要親至，禮到了象徵一個態度即可。

至於秦知命這般親自到場的王級強者，反而是顯得有些特殊。

「你看見秦蓮身後那個男子了嗎？」李鳳儀又是說道。

李洛心神微動，看向秦蓮身後，那裡不僅坐著容顏絕世，一顰一笑都吸引著金殿內許多異性目光的秦漪，還有著一名身軀挺拔，散發著不俗氣勢的男子。

那名男子神色沉穩，兩隻手腕處佩戴著金銀圓環，隱隱間給人一種壓迫之感。

「他是楚擎？」李洛問道。

李鳳儀頷首，道：「嗯，此人是秦蓮首徒，身懷雙相，如今已是大天相境的實力，算是天元神州這青年一代中的佼佼者，名氣極大。」

「大天相境啊」

李洛感嘆一聲，從年齡來看，這楚擎與長公主宮鸞羽他們相差不大，可其實力，卻是遠遠的超越了後者。

長公主，宮神鈞這些當初聖玄星學府中的七星柱，在畢業時，也不過只是天珠境的實力，連小天相境都未曾踏入，而這楚擎，卻是已入大天相，這內神州與外神州之間的差距，委實龐大。

此前聽說在那古學府中，四星院之上，還有一個所謂的「天星院」，或許，也唯有這裡面的天驕，才能夠與楚擎相比。

而在李洛思緒湧動時，宴會已是正式開始，金殿之內，眾人推杯換盞，觥籌交錯，氣氛熱鬧。

李洛持續無聊著，按照宴會的流程，或許得等眾人氣氛到位了，那「玄黃龍氣池」才會開啟。

他撥弄著酒杯，打了一個哈欠。

而此時，他感覺到一道蘊含著凌厲，冷冽之意的目光，若有若無的掃過了他這邊。

於是他順著目光投去，就見到了那身穿火紅裙袍的秦蓮殿主，正眼眸泛著點點審視與寒芒的盯著他。

面對著一名封侯強者的審視，李洛倒是感受到了一些壓迫感，但他神色卻是絲毫不變，反而視線躍過秦蓮，看向其身後同樣若有若無看向他這邊的秦漪，同時衝著她露出溫和有禮的笑容。

秦漪絕美的玉顏冷冷淡淡，心中卻是暗自搖頭，這李洛還真是一個膽大包天的傢伙，明知道秦蓮正在盯著他，他還敢如此。

而以她娘的那副脾氣，怕是不會慣著李洛的肆無忌憚。

就在秦漪剛這般想著的時候，她就見到前方的秦蓮將手中的酒杯不輕不重的放了下來，而後臉頰上浮現出一抹煞氣。

「聽聞李太玄與澹臺嵐的兒子回了龍牙脈，不知道是哪位俊傑呢？」

熱鬧的金殿中，伴隨著秦蓮突兀響起的聲音，則是在此時悄然的變得安靜了下來。

第八百二十七章爭鋒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二十八章開龍池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二十九章影龍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三十章隔離帶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三十一章靈鏡水殿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三十二章復刻

而當李清風，李洛等大旗首進入那座水藍色大殿時，在那玄黃龍氣池外，觀戰臺上，氣氛也是顯得有些古怪。

眾多賓客面色不變，眼神卻是在若有若無的對著秦知命，秦蓮的位置掃去。

然後又是看了看李天王一脈五位脈首處，這五位脈首，神色倒是古井無波，看不出任何的喜怒情緒，但下面的那些五脈的高層，則是面露一些憤怒之色。

誰都沒想到，這秦漪竟然做出如此霸道的行徑。

秦漪若是去搶金龍柱，他們也能夠理解，可結果她直接搞出一座奇陣水殿，將六根盤龍柱全部覆蓋，這擺明了就是要與天龍五脈的年輕一輩來一場不留顏面的爭鬥。

而且，還是以一人之力，獨戰天龍五脈眾多大旗首。

這一戰，秦漪不論如何，都已經是立於不敗之地，因為她輸了，也不會有人說她自不量力，反而會覺得其勇氣可嘉，畢竟她所面對的，是李天王一脈這一代中最頂尖的天驕。

可若是到時候李清風這些大旗首沒辦法闖出這座「靈鏡水殿」，這樂子可就真的要搞大了。

這消息傳出去，整個天元神州都會嗤笑，這李天王一脈的年輕天驕，被秦漪一介女子，堵在龍氣池中，連盤龍柱都沒摸到一根。

如此誇張的戰績，足以將李天王一脈這一代的年輕一輩釘在恥辱柱上。

只能說，這秦漪看上去這麼漂亮，沒想到下手也是如此之強勢凌厲，當然，這更大的可能，或許是來自於她母親秦蓮的指示。

因為這般行事風格，與秦蓮屬實太過的相似。

在眾多賓客神色古怪時，那龍牙脈的赤雲院大院主李金磐則是冷笑出聲，道：「好好的一場宴會，倒是請來了一個惡客。」

上面的五位脈首地位超凡，這種時候自然不好說什麼，但這下面的人，特別是對於秦蓮等人極為不待見的龍牙脈高層，則是忍不住的表露了情緒。

秦蓮瞥了李金磐一眼，淡淡的道：「小輩間的切磋比試而已，沒必要這麼著急吧？」

「而且小女獨身一人，而貴脈則是好幾位大旗首，難不成你還擔心這麼多人，都無法通過小女所布下的「靈鏡水殿」嗎？」

「如果真是如此不堪，我覺得你們反而得感謝我，最起碼我讓你們知道了這些小傢伙的底細，往後多加培訓便是。」

此言一出，頓時引得天龍五脈諸多高層面龐上有怒意升起，不過礙於眼下的場合，所以都只能將怒意壓下，但一個個面色都頗為的難看。

秦知命眼目微垂，似是在昏睡中一般。

誰都知曉，他這番模樣只是做出來看的，如果沒有他的容許，秦蓮也不敢做到這般地步。

而李天王一脈這邊的五位脈首也未曾開口，他們的目光只是看著那玄黃龍氣池中，濃濃的霧氣在他們的眼下被盡數的洞穿。

事情已經發展到這一步，斥責秦蓮也是無用，對方此舉，擺明是想要為當年之事出一口惡氣，但她也算是聰明，沒有將層面上升，只是放在了這些小輩之間。

所以即便是五位脈首，也不好強行終止這場玄黃龍氣池之爭，不然傳出去，還說他們李天王一脈的年輕天驕在人多的情況下，都不敢接受秦漪的挑戰，那樣一來，聲望的損失反而會更加的嚴重。

眼下，也就只能讓這些小輩來結束這場鬧劇。

當李清風進入水殿的那一刻，他頓時察覺到四周的景象出現了變化，他似乎是出現在了一座寬敞的廣場上，這座廣場宛如水晶所鑄，耀眼異常，四處不斷的有光線反射。

李清風眉頭微皺，他發現剛才跟隨進來的陸卿眉等人並沒有與他在一起，顯然，這座大殿直接是將他們分開了。

「想要逐個擊破？」李清風自語，這座水殿顯然是有些特別，它仿佛是自成空間一般，將他們眾人分隔開來。

但是，秦漪難道就想藉助這個，將他們困住嗎？

李清風伸出雙手，掌心相力湧動，兩柄刀劍各自出現在了手中，同時有磅礴強橫的相力，於他的體內爆發而起，頓時這座水晶廣場，仿佛都是在微微的顫動起來。

李清風刀劍斬出，只見得兩道如龍影般的磅礴刀光劍芒暴射而出，直接對著水晶廣場之中存在的一些水晶柱怒斬而下。

轟轟！

虛空都是在其刀光劍芒之下的震動，扭曲，不過當其如此強橫的攻擊落在那些水晶柱上時，後者卻並未被擊碎，反而有無數光線於此時折射而出。

這些光線漫天呼嘯，最後於李清風的前方凝聚起來。

數息之後，光線凝實，一道人影也是自其中浮現出來。

當見到那道人影的時候，李清風眼瞳頓時微微一縮，因為他發現，那道人影，竟然與他一模一樣！

另外一個李清風！

李清風眼中浮現一抹錯愕，旋即眉頭緊皺起來，自語道：「這是.封侯術，水鏡復刻術？」

他聽過這種水系封侯術，能夠復刻出人影與對方的攻擊，而這種復刻出來的產物，都是具備著本體的一部分力量。

但是，秦漪難道以為，憑藉著一道復刻出來的假影，就能夠將他擋住？

李清風眼中有青光閃現，而後他一步踏出，似是有風聲湧現，但下一瞬，他的身影已是如鬼魅般的出現在了那道「假影」之前，然後手中流淌著狂風的刀刃，將虛空切割而開，直接抹向了對方脖子。

而就在李清風刀光即將擊中「假影」時，後者手中相同的刀光，幾乎是同時刻的迎了上來，與李清風刀光相撞。

鐺！

清脆的金鐵聲響徹而起，火花濺射，虛空震蕩，音爆聲滾滾傳開。

李清風的眼瞳，在此時忍不住的一縮。

因為在這次對碰中他發現，眼前的「假影」，似乎是擁有著不遜色於他自身的力量。

這般刀光相撞，他並沒有取得任何的優勢。

「怎麼會.」

李清風心中震動，瞳孔倒映著面前那張極為熟悉的面龐，這秦漪復刻出來的「假影」，怎麼會擁有著不遜色本體真身的力量？！

而當李清風這裡遇見麻煩的同一時刻，那些進入「靈鏡水殿」的其他大旗首，也同樣是遭遇了這個問題。

他們遇見了與本體相當的「假影」。

一時間，各大旗首，皆是陷入到了一場與自身的激烈戰鬥之中。

除了李洛。

在那同樣的水晶廣場上，李洛正漫步其中，抬頭打量著四周的水晶光柱，他若有所思的盯著大殿內無數水晶折射的光線，卻並沒有如同其他大旗首一般，一上來就試圖將此處摧毀。

因為這樣的手段，他似曾相識。

「好精妙的水相之力。」

李洛在觀測了一會後，忍不住的感嘆了一聲，其實在自身主輔六相之中，如果說他對哪種相性有格外深刻的印象，那必然要屬水相。

畢竟這是他的第一道後天之相，當初他也是憑藉著自身的水光相，方才闖過重重關卡，最終進了聖玄星學府。

「秦漪姑娘，你這座靈鏡水殿，應該是以水相之力結合奇陣所打造而出的吧，如果我沒猜錯的話，它應該是擁有著倒映，復刻的能力吧？」

「凡是想要強行運轉相力摧毀水殿的人，皆是會被復刻出那種相力。」

「你有自信以這座水殿來阻攔這麼多大旗首，我想，你這復刻能力，應該是在奇陣的加持下達到了極高的層次吧？」

空曠的水晶廣場上，唯有李洛的低語聲在迴蕩。

李洛臉龐上浮現出一抹笑意，聲音繼續響起：「這種自水相之力衍變而出的復刻，遇強則強，遇弱則弱，遇不動，則不現。」

「所以.」

李洛周身沒有任何相力流轉，他直接原地盤坐下來，望著眼前的一根水晶柱，笑容燦爛。

「你打算怎麼復刻我？」

水晶廣場中，一片寂靜，沒有任何的動靜傳出。

而至於李洛的「假影」，也遲遲未曾出現。

李洛見狀，笑容更盛。

「唉。」

而就在此時，一道輕柔的嘆息聲在水晶廣場上突兀的響起，然後李洛就見到眼前的水晶柱中，似是出現了一道絕美的倩影，這道倩影仿佛是足踏水波，自其中緩緩而出。

數息後，她便是出現在了這座水晶廣場中，由虛轉實。

秦漪美目中光華流轉，絕美的玉顏在水晶的反射下，更是美得驚心動魄，她輕抿著嬌豔如花瓣般的紅唇，如山泉流淌過山澗的清澈嗓音響起：「李洛大旗首這般見識，倒真不像是從外神州回來的人。」

「不過既然無法以李洛大旗首為模板創造出「假影」，那.」

她嫣然一笑，如清澈湖泊般的雙眸中，卻是有淡漠之意流淌。

「就由我自己親自出手，來送你出去吧。」

第八百三十三章戰秦漪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三十四章水玉無暇身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三十五章十二顆相力泡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三十六章風雷芭蕉扇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三十七章險勝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三十八章最香的金龍柱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三十九章搶佔金龍柱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四十章不同的選擇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四十一章最強防禦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四十二章龍柱有主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四十三章最大的贏家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四十四章玄黃龍氣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四十五章李洛的誘餌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四十六章各施手段

嗚嗚！

凌厲罡風於龍池之中肆虐，其風暴之猛烈，將此處的空間不斷的扭曲，一道道幽黑的痕跡伴隨著風暴掠過而浮現，但片刻後，破裂的空間又是迅速的自我修復。

金光罩外，一隻數十丈左右的能量巨手凌空懸浮，磅礴能量一波波的散發出來，與無所不在的罡風進行著抗衡。

金光罩內的李洛，目光死死的盯著四周，他在等待著上鉤的「魚兒」。

只不過，初始的等待稍微有點長，轉眼便是數分鐘時間過去，但李洛所期待的「玄黃龍氣」，卻是連半點蹤跡都未曾出現。

這令得李洛略微有點忐忑，在他的感知中，能量巨手暴露於罡風肆虐中，那對於能量的消耗極為龐大，雖說他這裡有著三尾天狼暗中支持，但若是拖得過久，恐怕三尾天狼也會吃力。

而在等待著「魚兒」上鉤時，李洛也是在關注著後方李清風等人的動靜。

在三根銅龍柱那邊，即便李紅鯉，鄧鳳仙，李鯨濤三人眼睛都瞪到開始酸澀了，但依舊未曾看見一道「玄黃龍氣」出現在他們的捕獲範圍。

這倒是正常，本身玄黃龍氣數量就極為稀少，而銅龍柱位於最後方的位置，那裡本就機會不多，在以往龍池開啟的歷史中，不乏空手而歸的銅龍柱獲得者。

而位於前方的兩根銀龍柱處，陸卿眉的運氣倒是不錯，因為剛好有一道玄黃龍氣出現在了靠近她的區域。

只不過，當這道玄黃龍氣出現時，李清風也是發現了。

他望著開始漸漸對著陸卿眉那邊遊動而去的「玄黃龍氣」，眉頭微皺了一下，然後視線又掃過一眼遠處金龍柱中李洛的身影，眼中有冷光浮現。

金龍柱的失利，讓得他極為的惱火，原本，那是屬於他的東西。

如今失了金龍柱的位置優勢，光憑藉銀龍柱，很難有太過出彩的收穫。

李清風並不甘於如此。

於是，他在沉吟了數息後，雙指抹過手腕處佩戴的空間球，頓時有一截暗青色的短香浮現出來，青香之上，似是有淺淺的紋路，粗略看去，猶如是一抹模糊的龍影。

此為「龍涎香」。

乃是以龍族精血凝鍊而成，如果將其點燃，有異香散發，而這異香則是有著概率將「玄黃龍氣」吸引而來。

原本這是李清風為自身取得金龍柱後所準備的手段。

在他的設想中，當他取得金龍柱後，再藉助此香的引動，他此次最終的收穫，說不得能夠達到四道玄黃龍氣。

可惜，計劃被李洛破壞了。

如今他位於銀龍柱的位置，在這裡，即便是藉助「龍涎香」的幫助，他恐怕最終也只有兩三道的收穫。

不過李清風還是決定動用。

因為雖說在這裡的效果會差許多，但他點燃「龍涎香」，卻是有可能將李洛那邊出現的「玄黃龍氣」吸引一些過來，也就是說，「龍涎香」，可以偷原本屬於李洛的「玄黃龍氣」。

這倒是一個解氣的事。

那李洛搶了他的金龍柱，那他就以另外的方法，將原本屬於他的玄黃龍氣給奪回來一點。

這般想著，李清風屈指一彈，手中的「龍涎香」無風自燃，頓時有嫋嫋煙霧升起，然後穿過光罩，進入到了肆虐的風暴中。

而煙霧一遇見風暴，便是被絞得稀碎，但其卻並非是徹底消散，那種獨特的香味，反而順著罡風，迅速的擴散開來。

「龍涎香」的效果，首先就作用在了那距離陸卿眉比較接近的一道「玄黃龍氣」之上。

原本這道「玄黃龍氣」已經在慢慢的接近陸卿眉那邊，可隨著香氣的擴散，玄黃龍氣頓時出現了異動，然後就在陸卿眉驚愕的目光下，突然轉向，掉頭對著李清風那邊遊動而去。

這般變故，讓得陸卿眉一驚，她的目光望向李清風那邊，然後就見到他手中點燃的青香。

雖然她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但卻並不妨礙她猜測這就是「玄黃龍氣」掉頭的原因。

當即陸卿眉氣得柳眉倒豎，眼眸中布滿寒意。

這混蛋，竟然以這種手段在搶奪原本應該落向她這邊的玄黃龍氣！

面對著陸卿眉那飽含煞氣的死亡凝視，李清風回以微笑，並不畏懼，畢竟他這般手段也不算是違規，他並沒有對陸卿眉做什麼，爭奪「玄黃龍氣」本就是各憑手段。

隨著那一道「玄黃龍氣」漸漸的接近，然後李清風猛然出手，磅礴能量席捲而出，化為大手，極為精準的一把將其捕獲，最後收手而回。

他取出玉瓶，將這一道「玄黃龍氣」收起，嘴角有一抹笑意浮現出來。

這一道「玄黃龍氣」還只是開始，李洛那邊才會是大餐，接下來，他會給李洛表演一場好戲。

李清風抬目，眺望向李洛那邊，旋即他眉頭皺了皺。

因為他發現李洛似乎已經將能量大手停駐於風暴中好一會兒的時間了。

「這傢伙在幹什麼？將能量大手這樣暴露在風暴中，他禁得住這種消耗？」李清風眼神驚疑不定，在他看來，李洛這般行為屬實是過於愚蠢。

不過他的驚疑並沒有持續多久，便是被金龍柱那邊開始出現的動靜所吸引。

或許是龍涎香香氣的擴散，李清風見到，金龍柱的區域中，一道金黃色的「玄黃龍氣」徐徐的浮現了出來。

不，不只是一道.

就在這第一道玄黃龍氣出現的同時間，在彼此相距不遠處，又是有兩道玄黃龍氣冒了出來。

三道！

李清風眼神瞬間熾熱，他的「龍涎香」效果似乎比他想像的還要驚人，只是香氣擴散過去，竟然令得金龍柱那邊率先出現了三道龍氣？

李清風嘴角有一抹笑容浮現，或許，那李洛還以為這三道玄黃龍氣是因為金龍柱的效果吧？

他倒是想要看見，待會李洛發現這些玄黃龍氣將會繞過金龍柱，直往他這邊而來時，那神情將會有多精彩？

真是不好意思了，你雖然僥倖取得了金龍柱，但最大的贏家，還是我。

而就在李清風內心情緒豐富的時候，李洛同樣是眼神有些驚喜的望著那同時出現的三道「玄黃龍氣」。

「看來藏在能量手掌中的「天王令」效果還不錯嘛。」李洛鬆了一口氣，釣了半天，總算是有了收穫。

而就在李洛打算動手迅速捕獲這三道玄黃龍氣的時候，他突然似是嗅到了什麼淡淡的香氣，這股香氣雖然細微，但卻給人一種奇特之感。

「咦？」

就在這些香氣出現後不久，李洛驚咦出聲，因為他見到不遠處的虛空處，肆虐的風暴中，竟然又是有著兩道若隱若現的金光浮現出來。

那赫然又是兩道玄黃龍氣！

李洛瞪大了眼睛，加上這兩道，豈不是他這裡一下子就出現了五道玄黃龍氣？！

這是何等豐厚的收穫？！

面對著這五道玄黃龍氣，李洛的心臟噗通噗通的加快了跳動速度，然後他毫不猶豫的出手，能量大手緩緩伸出，打算開始抓捕。

不過就當他準備動手的時候，他又是見到，這五道玄黃龍氣竟然遊動起來，而且那方向，並非是他這邊，而是更後面的位置。

李洛眼中划過錯愕之色，目光順著那個方向投去，接著就見到了一臉淡笑的李清風，以及他手中點燃的一截青香。

李洛頓時恍然，他就說怎麼引動了五道玄黃龍氣的出現，原來是李清風暗中施展了手腳。

他那點燃的青香，應該也是有著類似「天王令」的效果，能夠引動「玄黃龍氣」的出現。

也就是說，眼前這五道玄黃龍氣，算是「天王令」與那青香疊加的結果。

「原來有所準備的，不只是我。」李洛雙目微眯了一下，但卻並未慌亂，反而忍不住的笑出聲來。

雖說李清風的青香有些出人意料，但這樣，豈不是更好，有人幫忙引出了更多的「玄黃龍氣」，李洛覺得他應該為前者頒一個好人感動獎。

當然，李洛也能夠猜測出來，李清風動用那青香，應該是試圖將他這邊的玄黃龍氣勾引過去，但是.他並不覺得對方的青香會比他的「天王令」更加具備吸引力。

所以，李洛在對著李清風投以感激的視線後，他心念一動，只見得那能量大手突然自手心處緩緩的裂開，下一刻，一枚黑色令牌浮現出來，懸浮在掌心。

他直接是將「天王令」暴露出來。

而「天王令」這樣暴露在空氣中，那原本有些蠢蠢欲動，開始對著後方遊動的五道玄黃龍氣頓時僵直，在它們身上，流動的金光仿佛都是在此時變得璀璨了起來。

下一刻，五道玄黃龍氣猛的暴射而出，直撲李洛那能量手掌之中。

也是在這同一瞬間，一直注視著這邊的李清風，嘴角的笑容一點點的凝固下來。

第八百四十七章豐厚的收穫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四十八章不敗尊者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四十九章不爽的李鳳儀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五十章三光琉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五十一章爭龍首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五十二章暗域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五十三章越級突破

竹苑小聚第二日，李洛在感覺到自身狀態圓滿無缺時，便是不再遲疑，打算直接開始煉化「玄黃龍氣」。

李洛所居住的樓閣頂樓，修煉室中。

他盤坐中央石臺，在他的面前，五支玉瓶懸浮，其內皆是有一道金色的玄黃龍氣流動。

李洛盯著玉瓶，面色微顯肅然，而後他心念一動，相力震蕩間，玉瓶盡數破碎，五道玄黃龍氣遊動而出，試圖逃竄。

但李洛早有準備，一道相力自其嘴中噴出，直接是將五道玄黃龍氣盡數的包裹，一口吞入口中。

而後他雙目微閉，運轉龍息煉煞術。

下一刻，他感受到一股龐大驚人的能量，猛的於體內湧現而出，那股能量之強橫，引得他體內經脈，血肉都是在隱隱刺痛。

李洛並未驚慌，而是有序的引導著這股龐大精純的能量於體內流轉，同時煉煞術全體催動，開始進行高速的煉化。

在這種煉化下，李洛頓時見到一道道地煞玄光以極為驚人的速度不斷的成型。

這種凝鍊速度，遠非平日修煉可比。

李洛內心欣喜，然後將這些凝鍊而出的地煞玄光皆是灌注進相宮之中。

霎那間，三座相宮皆是變得熱鬧起來，一道道地煞玄光不斷的投入，萬流齊飛。

李洛注視著相宮內不斷增多的地煞玄光，內心也是漸漸的變得滿足起來。

這般煉化，持續了足足一日的時間。

待得第二日晨輝撕破雲層傾灑而下時，修煉室中的李洛緩緩睜開了雙目，他的眼中有刺眼的金光流動，而後又是漸漸的收斂下去。

一股強悍的能量波動如潮水般自他的體內擴散出來，那股澎湃之感，令得李洛內心激蕩不已。

他感應著體內，此時三座相宮皆是在綻放著光彩，一股隱隱的鼓脹感，自其中散發出來。

這是因為三座相宮，已經抵達了容納的極限。

此時這三座相宮內，擁有著足足三萬五千道地煞玄光！

這是極為驚人的成就。

按照常理來說，就算是擁有著九品相的天驕，在這大煞宮境巔峰時，所能夠修出的地煞玄光，恐怕也不會超過兩萬道。

但李洛，卻是憑藉著三座相宮的優勢，生生的搞出了三萬五千道。

對此，李洛不敢說自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在他的認知中，應該是沒人比他更強吧？

「終於填滿了。」

李洛重重的吐了一口氣，聲音之中滿是如釋重負，為了這一天，他已經等待了太久。

三座相宮固然是他的優勢，但也給他帶來了不小的壓力，畢竟自身狀況頗為特殊，時間對於他而言太重要，可偏偏三座相宮的填滿，這就需要消耗極長的時間。

還好有著「玄黃龍氣」。

這一刻，李洛感覺離開大夏，來到天元神州還是一個比較明智的決定，至少，在大夏那種地方，他斷然是無法得到「玄黃龍氣」這種稀有的機緣。

不過好在，這一刻總算是來臨了。

三萬五千道地煞玄光如飛鳥般於三座相宮內飛舞，壯觀至極，而接下來，李洛便是要用這三萬五千道地煞玄光，為自身開啟越級突破之路。

李洛雙手結印，下一刻，三萬五千道地煞玄光直接浩浩蕩蕩的於相宮之中鑽出，仿佛是化為三股洪流呼嘯而出。

李洛體內的血肉，骨骼，經脈仿佛是在此時震動起來，它們仿佛是在歡呼，因為這些地煞玄光對於它們而言，將會是一場難得的盛宴。

相力修行，相師境到地煞將階，這是第一次肉身淬鍊的機會！

一道道地煞玄光在此時融入血肉，骨骼之間，而隨著地煞玄光的湧過，血肉變得熾熱，骨骼變得滾燙。

仿佛是有無邊的生機，自血肉，骨骼之間如潮水般的湧出來。

李洛的身體表面，開始有汙血自毛孔中滲透出來，他眉頭緊蹙，時而有痛苦之色浮現。

淬鍊肉身，自然會伴隨煉化之痛，不過李洛心志堅定，自然不可能因此而動搖，三萬五千道地煞玄光源源不斷的流淌，所過之處，血肉被一次又一次的淬鍊。

時間則是在這種淬鍊中，迅速流逝。

不知不覺間，又是一日過去。

李洛沉浸於煉體之中，身軀上堆積的汙血已經凝結成血塊，一片片的覆蓋於皮膚之上。

直到某一刻。

李洛體內突然傳出了如雷鳴般的聲響，周身天地能量也是在此時動蕩沸騰起來，繼而仿佛是受到了某種強烈的吸引，紛紛對著李洛體內蜂擁而入。

李洛身軀外的血塊被盡數的震碎，而他的皮膚，則是在此時開始有銀光流動起來。

血肉緩緩跳動，有一股強橫的力量感迸發出來。

突破到煞體境，比李洛想像的還要順利。

不過這也不算太意外，因為他的底蘊實在太雄厚了，三萬五千道地煞玄光，這是其他大煞宮境根本不敢想像的。

而攜如此底蘊衝擊煞體境，幾乎是水到渠成，沒有任何的阻礙。

肉身有銀光流淌，這說明李洛如今已是銀煞體境。

但這，卻並非是他的目標。

因為在他的體內，地煞玄光所形成龐大洪流依舊在運轉不休，不斷的淬鍊著肉身。

李洛，正在不間斷的衝擊金煞體。

有縷縷青煙，於李洛頭頂升起，此時若是觸摸他的身體，則是會發現他的身體溫度極高，那正是肉身的淬鍊所引發。

時間繼續流逝，很快又是大半日過去。

不知何時，他身軀表面流轉的銀光突然變得濃鬱起來，銀光之間，則是出現了一道道細微的金色光絲。

金絲於血肉間流動，同時開始愈發的明亮。

待得某一刻，李洛的嘴唇中，似是有一道熾熱的氣息噴吐而出。

轟轟！

轟鳴聲於體內震蕩。

只見得一道道金光，陡然自李洛血肉中噴薄而出，幾乎是將他身軀渲染成了璀璨金身。

這一刻，金煞體成。

李洛終於是睜開了眼眸，但他卻並未因此而停歇，反而手掌划過空間球，一個紫色玉盒閃現出來。

玉盒之中，九竅金石緩緩升起。

李洛眼眸未睜，而是雙掌合攏，將九竅金石夾在掌心之間，龐大的肉身之力呼嘯而出，竟是硬生生的將九竅金石壓碎成了金色粉末。

而後李洛張嘴一吸，那流淌著玄妙之力的金色粉末，便是被他一口吞入。

金煞體已成，接下來，他就要以這「九竅金石」為媒，開始嘗試轉化煞體境第三境的琉璃煞體！

經過這麼久的積累，李洛此次，無疑是要一步登天。

/yt59552/

。

第八百五十四章半成品

三日之後。

李洛此次的突破終於結束。

修煉室中，李洛睜開雙目，周身湧動的龐大相力漸漸的收斂，最後盡數的收攏於體內。

李洛低頭，伸出雙掌，同時運轉相力。

只見得血肉間有金光流動，這些金光將皮膚都渲染成了淡金色彩，給人一種堅不可摧的感覺。

而且，隨著李洛持續的催動相力，那金光愈發的濃鬱，到得後來，則是出現了一道道淡淡的琉璃光紋。

這些琉璃光紋晶瑩透徹，於血肉，骨骼間流動。

李洛盯著這些琉璃光紋，嘴角浮現出一抹笑意，在此前突破到金煞體境後，他將所剩下的所有地煞玄光，都用來配合「九竅金石」磨練琉璃煞體。

不過最終並未能形成真正的琉璃煞體。

嚴格來說，誕生出了琉璃光紋，他勉強算是半成品的琉璃煞體。

但這半成品，對於李洛而言剛剛好，因為他此前答應過李驚蟄，要嘗試衝擊「三光琉璃」。

那是最頂級的琉璃煞體，以李洛現在的底蘊，還不足以做到這一步。

所以眼下的半成品，還可以經過之後的精心雕琢，說不定機緣到了，就能夠嘗試衝擊真正的完整體。

「此次真是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啊。」

李洛臉龐上布滿著歡喜之色，這一次的突破，算是他修煉以來最為迅猛的一次。

從大煞宮境，越過銀煞體，金煞體，直接成了半成品的琉璃煞體！

這般越級，任誰聽了，都得震撼十足。

李洛為了此次的晉級，費盡心機的積累了這麼久的時間，三相的優勢，被他發揮得淋漓盡致。

所幸，皇天不負有心人。

按照李洛自身的估算，現在的他，以聖玄星學府的情況來計算的話，他如今應該是二星院的級別。

二星院時期，實力抵達半步琉璃煞體。

這個進度放在聖玄星學府，必定是會掀起驚濤駭浪，李洛敢說，這個修煉速度，縱觀聖玄星學府創建以來的歷史，他都算是第一人。

一般來說，這是三星院中的一些精英學員的配置。

當然，這也就是一個比較而已，畢竟現在的李洛身處天元神州，而且還有著龍牙脈的資源支持，所以他的修煉速度會創造聖玄星學府的紀錄不足為奇，要比，就跟天元神州上的那些各大天王脈中的頂尖天驕相比。

不過李洛此次的越級突破，也總算是將他與李清風，陸卿眉，鄧鳳仙這些同輩天驕間的真實實力差距極大的拉近了。

「這麼一看，外神州，好像還真是有點蹉跎。」

李洛感嘆一聲，他之所以會落後李清風這些人這麼多，倒不是他天賦不及對方，這純粹是雙方所享受的修煉資源不對等所造成。

比如「玄黃龍氣」這種稀有資源.整個大夏都沒可能找出來。

李洛站起身來，五指緊握，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如今這具肉身蘊含著何等強橫的力量，按照他的估計，現在的他這肉身的強度，應該不會弱於開啟「二重雷音」的雷鳴體狀態。

而若是兩者再進行疊加增幅，李洛的肉身力量將會達到相當強橫的程度，不過恐怕還是沒辦法與秦漪相比，對方所修煉的「水玉無暇身」，乃是衍神級的煉體封侯術。

而他這雷鳴體，除非修煉到最高境界的「五重雷音」，不然始終要弱於對方。

沒辦法，這是所修煉體術品階的限制。

李洛五指緊握成拳，對著面前快速的轟出了幾拳，頓時有拳影浮現，面前的空氣竟是被生生的轟爆，發出了低沉的聲響。

李洛滿意至極，此次突破，他的整體實力幾乎是上升了一個大臺階，當真不枉費他費盡心機的積累出三萬五千道地煞玄光。

突破完成，李洛便是不在此處停留，徑直出了修煉室，而此時早有侍女備好了餐食，餓了兩三天的李洛當即一通狼吞虎咽。

而在李洛解決掉空肚的問題後，有侍女來通報，說三院主來訪。

「韻姑姑？」

李洛聞言，趕緊親自前往樓外迎接。

而當李柔韻在第一眼見到李洛時，臉頰上便是有驚訝之色浮現出來，道：「看來你這幾天順利完成突破了呢。」

「你這肉身，金光暗蘊，氣血磅礴，怕是越級晉入金煞體了吧？」

李柔韻畢竟是封侯強者，微微感應，便是察覺到李洛體內尚未完全平復下來的磅礴氣血。

「僥倖僥倖。」

李洛招呼著李柔韻坐下，謙虛笑道。

李柔韻也沒有太過的意外，畢竟她也知道李洛從龍池之爭上獲得了七道玄黃龍氣，這足以讓得李洛完成此次的突破。

「韻姑姑前來，是有什麼事情嗎？」李洛與李柔韻笑談了一會兒後，問道。

李柔韻聞言，也是微微頷首，道：「聽說你們四旗，將會前往西陵境暗域？」

在李洛閉關突破的這些天，有關四旗的任務，也是發布了出來。

李洛點點頭。

「西陵境那邊，我也許久未曾回去了。」李柔韻感嘆道。

李洛訝異的道：「韻姑姑以往住在西陵境？」

「我所在的那一支李氏族人，乃是旁系，西陵境算是我們的老家，這些年來我在龍牙脈掌管青冥院，也很少有時間回去。」

李柔韻笑了笑，然後她從空間球中取出一個玉盒，遞給李洛，道：「如果你此次要前往西陵境那邊執行任務，可以去找我們西陵李氏，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儘管吩咐他們便是。」

「另外如果你們到了那邊，麻煩你幫我將這些藥材與丹藥帶給我那小侄女。」

李洛心頭一動，想起當日初見李柔韻時，為了緩解姜青娥光明心祭燃的問題，她取出了一道精華奇寶，而從當時在場的那龍血脈李知秋的話語來看，那道奇寶，就是留給她那位小侄女的。

「韻姑姑放心，小事而已。」

李洛點點頭，旋即問道：「我這位本家姐姐叫什麼？她有什麼傷勢？如果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話，韻姑姑儘管說。」

李柔韻嘆了一聲，道：「那小丫頭叫做李靈淨，她原本可是我們西陵李氏這一代希冀許久的天驕，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她其實也應該被選入龍牙脈四旗的，未來的成就也不會弱於我。」

李洛微微驚訝，如此看來，這李靈淨也是個頂尖天驕啊。

「發生了什麼意外？」李洛問道。

李柔韻神色苦澀，道：「前些年她前往「暗域」歷練，被異類所傷，破壞了根基，實力數年進展緩慢，曾經的天驕名聲，成為了她的負擔，不少曾經嫉妒她天賦的人，如今皆是稱其為廢物，浪費家族為她所付出的資源。」

李洛張了張嘴，曾經的天才，淪為廢物。

這個劇本我熟啊。

我這本家姐姐，可能不簡單啊。

/yt59552/

。

第八百五十五章四旗聚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五十六章西陵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五十七章情報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五十八章李靈淨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五十九章黑雲集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六十章趙驚羽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六十一章遭遇

在進入暗域裂縫之前，李楓等人停下了腳步。

「四位大旗首，我等就在此處等你們任務完成而回吧，你們放心，我們會在這裡監控趙天王一脈的封侯強者，而其他散修封侯強者數量也不多，一般進入這座暗域的，基本都是一些天罡將階，想來他們是不敢招惹你們的。」李楓衝著李洛四人笑道。

李洛四人皆是點頭，在他們身後，四旗旗眾靜默而立，數萬人馬匯聚於此，那所造成的威勢屬實不小，另外一條道路上來往的諸多散修，皆是投來驚異的目光，特別是在知曉他們的背景後，更是不敢多看。

李天王一脈，無疑是天元神州上真正的頂尖霸主，在其他地方能夠自建一方勢力的封侯強者，在這些天王級勢力之中，卻只能算作是中高層而已。

而即便只是眼下這些年輕一輩，雖說都只有地煞將階的實力，可憑藉著特殊的手段，當他們凝聚力量時，也有不遜色封侯強者之威。

此種底蘊，是其他勢力萬萬不敢想的。

而後李洛四人也沒有拖沓，對視一眼後，各自分開，然後率領著旗眾，分批陸續的踏入了那一道幽黑的空間裂痕之中。

但李洛踏入空間裂痕時，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空間劇烈的波動起來，眼前視線仿佛是變得有些扭曲，腦海中傳來了一些暈眩感。

不過這種暈眩很快就消散而去，因為李洛眼前的景象已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昏暗的色彩，自天地間湧現，一直蔓延到視線的盡頭。

天際厚重的雲彩也是呈現灰黑之色，令人感到陰冷與不適。

天地間，仿佛隱隱還傳來了一些莫名的低語聲，使得人心境莫名的煩躁。

李洛很快的適應了變化，目光警惕的掃視開來，發現此時的他身處一座巨大的石臺上，石臺矗立於黑色的荒野中，同時散發出光幕，隔絕著天地間瀰漫的惡念之氣。

在其身後，青冥旗旗眾陸續出現。

但卻並沒有李鳳儀，李鯨濤，鄧鳳仙三人以及他們所率領的旗眾。

李洛倒沒有感到意外，因為在進來前，李楓就與他們說過，暗域內有五座接引臺，他們進入時，將會被隨機傳送，不過他們此前已經訂好了行進路線，所以只要按照路線推進，很快就能相遇。

「這就是暗域嗎？真是讓人感到很不舒服。」趙胭脂打量四周，嬌媚的臉蛋布滿著凝重，其實如果只是論單體實力的話，他們這種地煞將階的人在這暗域中極為的危險，很多災級異類就能給他們帶來致命危機。

「以前你們與異類交過手嗎？」李洛問道。

李世點點頭，道：「有過接觸，若是想要進入二十旗，其中有一道任務，就是要親手斬殺一隻同等級的異類。」

李洛有點訝異，這二十旗旗眾的挑選與選拔，看來還真是挺苛刻，畢竟異類的詭異與難纏他深有體會，不論是在學府的暗窟還是聖杯戰中的「黑風帝國」，那些異類都給他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既然都接觸過，那我就不多說了，之後行軍都保持警惕，以十人為小隊，保持陣型前行。」李洛說道。

話音落下，他便是當先走下石臺。

而石臺周圍，形成了一片安全地帶，所以也是匯聚了許多的探險者，李洛他們一大批人的湧入，頓時引來了諸多驚愕視線，特別是在感受到這八千人那如同一體的氣勢後，皆是面色有所變化，繼而引發諸多的竊竊私語。

「好強的氣勢，明明看上去實力不過只是地煞將階。」

「看他們衣衫上的圖紋，這應該是李天王一脈二十旗中的青冥旗，我有長輩在龍牙脈任職，這青冥旗的大旗首，叫做李洛，其父便是當年名震天元神州的李太玄，還有他的母親澹臺嵐，更是聲名赫赫。」

「這李洛幾個月前才從外神州歸來，沒想到這就成為了青冥旗大旗首，唉，果然生得好才是最大的機緣啊。」有聲音感嘆著。

「那也得看他究竟有沒有資格承受這份機緣，若是自身平庸，不過平添壓力罷了。」有人酸道。

「不過此前那趙天王一脈似乎也是有天驕率領一部進入此處，這兩方勢如水火，他們若是遇見，我看少不了一番爭鬥。」也有人幸災樂禍。

「.」

李洛率眾穿過人群，諸多的竊竊私語聲也是收入耳中，不過最後的一些信息，倒是令得他心頭微動。

這邊有趙天王一脈的人落下嗎？倒是不知道是誰.

李洛的所想，很快就有了答案。

因為就在他們漸漸的來到安全區邊緣的時候，李洛腳步一頓，目光投向前方遠處，只見得在這裡，有數千道人影整齊而立，氣勢磅礴，一道道氣息流動時，仿佛是化為了一頭遠古巨虎，若隱若現，兇威滔天。

而在那數千道人影前方，一道人影隨意的坐在一塊大石上，膝蓋上擺著一柄暗紅色的大刀，似是在不斷的滴落著鮮血。

正是趙驚羽。

李洛無奈的搖了搖頭，這麼快就撞見了嗎。

而此時，趙驚羽也是抬頭，他望著出現的李洛以及青冥旗旗眾，臉龐上不由得綻放出了開心的笑容，半邊臉上的虎紋隨之蠕動，獠牙張開，兇戾之氣強盛到了極致。

「李洛，看來你的運氣不怎麼樣啊。」趙驚羽笑眯眯的說道。

趙驚羽原本就是打算先在這裡堵住李洛四人之一，然後趁他們還未會合前，先將其重創。

但令得他歡喜的是，他竟然會直接撞上李洛。

李洛身後，趙胭脂，李世等人身軀也是緊繃起來，面色凝重，同時他們揮手，示意其他旗眾做好大戰的準備。

這趙驚羽雖然是個棒槌，但其實力毋庸置疑，而他所率領的虎部，在趙天王一脈二十部中位列第二，如果是以前的青冥旗，根本就不敢與其硬碰。

李洛盯著趙驚羽，神色倒是頗為的平靜，他並未躲藏在安全區內，而是率眾緩步上前。

而隨著他步伐的走動，身後八千旗眾身軀上，也是有若有若無的龍吟聲響起，一道道氣息升騰而起，漸漸的為李洛所加持。

「李洛，自斷一臂，帶著青冥旗滾出暗域吧。」趙驚羽盯著走出來的李洛，懶散的說道。

「五根龍牙準備好了嗎？」李洛問道。

趙驚羽聞言，臉龐上笑容更甚，道：「我很好奇，是什麼給了你這鄉巴佬這麼強的勇氣，是因為你在那龍池之爭上面的得利嗎？」

「你還真以為，取了那金龍柱，你就算個人物了嗎？」

「你能從秦仙子手中逃脫，只是因為她並未使用全力而已，她這般完美無缺的人兒，不應該因為你這種鄉巴佬而留有一點破綻。」

「所以，我會帶著你的一條手臂，前往秦天王一脈，然後向秦仙子求親。」

趙驚羽盯著李洛，似是誠懇的道：「你能成全我嗎？」

李洛笑了笑，道：「棒槌。」

趙驚羽無奈的嘆了一口氣，從石頭上跳了下來，手掌握住那柄似是在不斷滴血的大刀，衝著李洛露出了如野獸般的森森白牙。

「這樣的話，那我就只好自己來砍了。」

他抬起大刀，指向了李洛。

/yt59552/

。

第八百六十二章初次交鋒

面對著趙驚羽那毫不掩飾的敵意與殺機，李洛則是面無表情，他倒是沒想到來到天元神州後所遇見的第一個真正敵人,竟然會是因為一個女人而來。

不過至於趙驚羽的行為，是否有著其背後趙天王一脈試圖與秦天王一脈結好的考量，那就不是他李洛所能夠考慮的。

趙驚羽想要他一條手臂為禮去求親，那他這裡，其實也挺想要對方的一條手臂...那一條佩戴著空間球的手臂。

那五根龍牙，李洛可還記掛在心中呢。

在那後方的安全區中，有眾多視線饒有興致的望著這兩支人馬的對峙，畢竟這種兩大天王級勢力中的天驕對戰的情況，尋常時刻可並不多見。

在那眾多目光注視下,趙驚羽手持赤紅長刀緩步上前，其身後的「虎部」則是未有動靜，但一道道氣息，相力已是漸漸的升騰，形成了一股龐大的威壓瀰漫。

趙驚羽並沒有現在就要動用「合氣」的打算，而是眼神睥睨的盯著李洛，道：「聽聞你這鄉巴佬在外神州蹉跎十數年，此前才不過大煞宮境的實力？」

「倒的確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但可惜，我並不會因此而憐憫你，因為這是你爹娘愚蠢的選擇。」

趙驚羽緩緩的抬起手中的長刀,體內相力在此時毫無保留的爆發而出，只見得刀尖之處，有凌厲到極致的煞罡噴薄而出。

那煞罡之長，已越八十丈！

顯然，這趙驚羽的實力，已處於極煞境的頂峰。

趙驚羽一步跨出，直接一刀便是隔空對著李洛所在的位置怒斬而下，那八十丈煞罡頓時顯露出凌厲到極致的強大威能，一刀落下，仿佛連虛空都是被撕裂出了淡淡的痕跡。

下方的地面，更是出現了一道約莫百丈長，半米深的刀痕。

這一刀，看得那安全區內不少極煞境實力的探險者眼皮都是一陣急跳，八十丈煞罡，這顯露的是趙驚羽那非同凡響的底蘊。

「老大，快合氣！」李世急忙喊道，趙驚羽這一刀，即便是晉入金煞體的他，都是感覺到了致命的危機，如果這一刀是衝著他而來，他必定當場身亡。

不過李洛卻只是擺了擺手，眼中有躍躍欲試之色升起，此前突破，他實力大為精進，直接修成了半成品的琉璃煞體，如今這趙驚羽，倒是一個很好的磨刀石。

李洛手掌一握，金玉玄象刀出現在手中，他深吸了一口氣，體內三座相宮震動起來，雄渾的相力如洪流般奔湧而出。

其中兩股相力如大蟒般糾纏一起，迅速的融合。

雙相之力！

李洛刀身之上，有雙色光環浮現，而後他面色平靜的一刀斬出，只見得一道高速旋轉的璀璨刀輪憑空成形。

嗡！

刀輪之內，雄渾精純的相力高速流動，其內隱約可見靈痕飛舞，極為玄妙。

刀輪破空而出，數息之後，便是與那凌厲霸道的煞罡刀光相撞。

轟！

狂暴的能量於半空中爆發開來。

兩股力量瘋狂的互相侵蝕，破壞。

片刻後，璀璨刀輪轉速減緩，隨之破碎，但那煞罡刀光同樣是被極大的削弱，最後待得刀光落下時，李洛直接是任由刀光刷過他的身體。

李洛身軀表面，有濃鬱金光湧現，同時還有琉璃光紋於血肉間若隱若現，展現出強大的防禦力，將那些刀光盡數的抵禦而下。

安全區內，傳出了一些震驚的聲音。

趙驚羽那一刀，連一般的極煞境都會被重創，結果竟然被這個連煞罡都沒凝鍊出來的李洛所阻擋？

看樣子，李洛幾乎完好無損。

李世，趙胭脂，穆壁等人也是有些動容，因為這一次，李洛完全是憑藉自身實力，並未藉助合氣之力。

他們都很清楚，幾個月之前，李洛還與二十旗內頂尖大旗首之間有著不可忽視的差距，可這才多久時間，李洛儼然已經是將這些差距所填補。

如此天賦，當真令人驚豔。

與他們的震驚不同，李洛卻是微微搖頭，稍微的有點不滿意，畢竟與趙驚羽的硬碰，還是他這邊稍微劣勢了點。

那煞罡，果真不愧是極煞境的標誌性力量，凌厲霸道到了極致。

不過好在，如今的他，已算是真正的具備了與這些頂尖極煞境對手正面交鋒的資格。

此次越級突破，效果還是極為明顯的。

在李洛心中感嘆時，那趙驚羽的神色則是變得陰沉了下來，因為這般結果，同樣不是他想要的。

按照他的預料，這一刀，本應該讓李洛狼狽不堪，然後以合氣來抵擋的。

但現在，李洛卻是以自身實力硬接了下來。

「原來是晉入了金煞體境。」

趙驚羽陰沉沉的開口，李洛那血肉中明亮的金光，顯然就是金煞體的標誌，所以現在的李洛，不是此前情報中的大煞宮境，而是越級突破到了金煞體境。

這應該就是李洛在玄黃龍氣池中獲得的機緣。

所以，趙驚羽知道，李洛曾經的劣勢，已經被漸漸的彌補了起來。

不過，他並不打算就此罷手。

趙驚羽眼中有兇光流動，抬起手掌，頓時那後方「虎部」之中有虎嘯聲響徹而起，磅礴強悍的能量威壓如洪流般的傾瀉開來。

真正的大戰，現在才開始。

而李洛見狀，也是面色平靜，準備催動合氣。

不過，就當雙方劍拔弩張，將要開啟一場大戰之時，突然這天地間有無數莫名低語聲響徹起來，濃鬱的惡念之氣，如漆黑的雲霧，自天際之邊滾滾而來。

這片範圍內的所有人，心中都是在此時升起了一些煩躁之感。

「「異潮」爆發！」

安全區內，有急促的警報聲尖銳的響起。

李洛與趙驚羽也是因為這般變故停了手，他們目光投向遠處滾滾而來的惡念黑霧，他們能夠感知到，在那黑霧內，似是有無數詭異異類在湧動。

不過他們倒也並未驚慌，這種所謂的「異潮」在暗域內不算罕見，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低級異類。

「青冥旗聽令，準備抵禦！」李洛低沉的聲音，自青冥旗旗眾耳邊響起。

八千旗眾立即運轉相力，八千人氣息融為一體，氣勢磅礴，將來自惡念之氣的侵蝕，汙染盡數的隔離。

在這種渾然一體的磅礴氣勢下，他們宛如封侯強者，自然不懼這所謂異潮影響。

李洛也是退後數步，將自身融入八千旗眾的氣息中，因為憑藉他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抵禦那無數異類的。

即便這些異類不過只是蝕級，那也足夠將他淹沒。

嘶嘶！

當李洛做好準備的時候，那異潮已是奔湧而至，然後他便是見到那粘稠陰冷的黑霧中，竟是出現了無數扭曲之物。

那仿佛是一顆顆碩大的赤紅眼球，眼球之內布滿著猙獰血絲，同時有數量不一的慘白人手從眼球內鑽出來，似是手腳般，帶動著它前行。

赤紅眼球內，有粘稠的黑光若隱若現。

這種眼球異類單個還好，可當如此數量出現時，那密密麻麻堆疊如山的景象，則是讓人忍不住的有些頭皮發麻。

李洛催動「合氣」，頓時有磅礴能量呼嘯而出，似是形成了能量牆壁，矗立前方。

砰！砰！

無數眼球異類直接撞擊而來，在剛接觸到能量牆壁時，便是被其上流動的強橫能量震爆而去。

一灘灘模糊的血肉與黑色的液體，不斷的出現。

然而眼球異類，依舊是悍不畏死的衝來，同時其獨眼中，射出無數道漆黑腥臭的光線，落在能量牆壁上，震蕩出一道道漣漪。

李洛面無表情的望著這一幕，這些眼球異類，雖然讓人感到不適，但在「合氣」狀態下，卻並沒有什麼威脅。

這般想著的時候，李洛突然眉頭微皺，因為在這一霎那，他仿佛是感知了一絲極為隱晦的窺探感。

這種窺探感...

李洛手掌伸出，一道能量光線自前方的能量光壁上疾射而出，直接是穿透了數十頭眼球異類，然後將其中的一頭纏繞，同時猛的收回。

這頭眼球異類在即將接觸到能量光壁時，裂開了一個孔洞，於是它便是被李洛扯到了面前。

眼球異類那猩紅的眼球，死死的盯著李洛，其內的血絲仿佛如蚯蚓般的在蠕動，讓人不寒而慄。

李洛皺眉的望著這頭眼球異類，先前那種窺探感，似乎就是來自這傢伙...但此時抓過來時，卻又沒了那種感覺。

如人頭般大小的眼球中，倒映著李洛的臉龐。

李洛隨手一捏，能量擠壓之下，便是將這頭眼球異類捏碎，繼而又招來一股能量將其殘留所淨化。

他面龐浮現出沉吟之色，抬頭望著周圍那黑壓壓的異潮。

剛才的那種窺探感...是錯覺嗎？

/yt59552/

。

第八百六十三章誰倒黴

異潮洶湧，仿佛無窮無盡。

粘稠陰冷的惡念之氣滔天湧動，其中傳出無數莫名詭異的低語聲，帶著汙染心境的力量，不斷的擴散。

安全區內眾多探險者都不敢此時出去，只能躲在那光罩之後，等待異潮的過去。

畢竟此時其中並沒有其他的封侯強者，而面對著這種環境，即便是大天相境的實力，也會被困在異潮內，被無數異類不斷的消耗。

但李洛以及青冥旗，倒是倚仗著「合氣」，並不懼這異潮，畢竟其中如今也並沒有出現毀滅級的真魔異類。

不過李洛也並不打算在這裡被持續的消耗，畢竟遠處還有趙驚羽所率領的「虎部」虎視眈眈，所以他一聲令下，青冥旗八千旗眾齊齊動身，在磅礴能量的湧動下，八千旗眾撕裂開一重重的異類洪流，迅速的對著遠方而去。

趙驚羽也是見到遠去的李洛一眾，他冷笑一聲，道：「想逃？」

如今好不容易等到李洛落單，正是單獨將其重創的機會，趙驚羽可不打算就這樣將其放過。

於是他一揮手，整個「虎部」也是動了起來，狂暴能量咆哮而動，仿佛是形成了遠古兇虎巨影，巨影籠罩虎部，直接是自異潮中不斷的衝撞。

異潮如黑色的潮水般洶湧而動，而李洛，趙驚羽所率之部，則是如兩座龍舟，不斷的穿破巨浪，逐漸的遠去。

如此約莫過了十數分鐘。

李洛終於是感到眼前視野變得清晰起來，瀰漫的惡念之氣隨之退散，那是因為他們終於從異潮中殺了出來。

李洛看了一眼後方的異潮，無數詭異異類在其中蠕動，發出帶著汙染的莫名低語，也所幸此次他是率領青冥旗而來，不然即便如今他已經修成半成品的琉璃煞體，恐怕也只能如安全區內的那些探險者一樣，躲在其中，依靠石臺光罩的庇護，不敢冒頭。

而後，他也是見到了窮追不捨的趙驚羽。

「這個棒槌還真是鍥而不捨。」

李洛雙目微眯，眼中掠過一抹殺意，這趙驚羽屢屢挑釁，即便是他這般和善的性格，此時都忍不住的升起一絲不爽。

但是李洛最終還是忍了下來，沒有選擇直接與趙驚羽血拼一場。

因為先前那種莫名的窺探感，讓他隱隱有些不安。

不管究竟是不是錯覺，如今還是儘快與李鳳儀他們匯合，到時候集四旗之力，方才不懼這暗域內的危險。

畢竟，在這暗域內，真魔級的異類，可並不少。

「再忍他一忍。」

李洛這般想著，便是不再理會趙驚羽，而是率領青冥旗全速進軍。

而在趕路的時候，李洛也是掏出了此前李楓給予的地圖，辨認著路線，以青冥旗這般強大的陣勢，在這暗域內，只要不遇見真魔異類，即便是大天災級異類也會被他輕易抹殺，所以他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避開那些真魔異類出現的區域，不要招惹他們。

「這個方向倒是會經過兩片危險區域。」

李洛看著地圖，其上在他們所經過的路線處，有兩處血紅顏色標誌的區域，這說明其中存在著真魔異類。

不過好在路線只是與這兩處接近，並非是直穿而過，所以到時候收斂聲勢的話，應該也不至於驚動其中的真魔異類，畢竟這些真魔異類擁有智慧，只要不主動去招惹它們的話，它們也未必會主動來犯。

而雙方井水不犯河水自然是最好。

這般想著，李洛繼續前行，青冥旗八千旗眾於灰黑的平原上疾馳而過，地面都是在隨之微微震動，八千人氣勢宛如一體，彼此聯合，保護自身不受瀰漫的惡念之氣所侵擾。

而在李洛以及青冥旗掠過後不久，虎嘯聲響徹而起，那趙驚羽率領著虎部又是追擊而來。

但李洛依舊不與他糾纏，依舊是全速趕路。

李洛這副模樣，倒是將那趙驚羽氣得夠嗆，但又無可奈何，只能不斷追擊。

而在這雙方一追一趕間，李洛發現他們已經開始接近了那兩片有真魔異類存在的區域，當即他下令眾人收斂氣勢，腳步也是放輕下來。

「只要穿過這裡，就能夠抵達會合點，到時候就輕鬆了。」

李洛保持著速度，同時目光銳利的盯著遠處，據說那兩頭真魔異類，尋常時候都只是盤踞在各自所在的山脈深處，而他們這裡只是山脈外圍，所以大概率來說，不至於會驚動它們。

而就在李洛心中閃過這般想法的時候，他突然見到遠處一片幽黑的森林間，突然有著一道人影緩緩的走了出來。

李洛眼神一凝，那道人影極為的肥碩，穿著紫色的衣袍，他的臉龐猶如擠成了一團，笑得很是和善，此人的肚子極為的醒目，那凸起的弧度，比懷胎十月的婦人還要大上許多。

那肥胖人影慢悠悠的走出森林，然後往那前方的大道上一站，細眯的眼睛內，一片幽黑，不見眼白。

這肥胖男子來得怪異，李洛心頭微微一沉，腦海中已是掠過有關此處真魔異類的信息。

大肚真魔，肥胖，肚生鬼嘴，喜吞人。

李洛揮手，示意青冥旗旗眾停下，他的目光緊緊的盯著那肥胖人影，隱隱的，他似乎看見對方衣袍下的肚子，仿佛是在微微的蠕動著，似是有咀嚼的聲音從中傳出來。

而當李洛在停下身影時，那肥胖人影已是咧嘴笑了起來，然後他緩緩的撕開了衣服，露出了肉滾滾的大肚，只見得那大肚上，一張布滿著獠牙的大嘴，正在流淌著涎水。

肥胖人影手掌伸進肥肉中，竟是從中拖出一隻人手，然後塞進肚子上的獠牙大嘴中，頓時大嘴大快朵頤起來，將人手咬得血水四濺，幾口吞下。

這詭異一幕，看得人遍體生寒。

李洛的眼神，也是陰沉了下去，眼前這肥胖男子，顯然就是情報上面所說的毀滅級異類，大肚真魔。

「真的是晦氣。」

李洛眉頭緊皺，這「大肚真魔」明明盤踞深山之中，他們這才剛剛路過外圍，它怎麼就直接出現了？

這似乎不符合常理啊。

而在李洛躊躇間，後方遠處傳來了震蕩聲，只見得趙驚羽率領著虎部疾馳而來。

不過當在距離李洛他們這邊還有一段距離時，趙驚羽便是揮手讓人停下，因為他也是發現了阻擋在李洛他們前方的大肚真魔。

「哈哈哈，李洛，看來你真的是個衰鬼，走在這裡，都能被真魔異類所阻。」趙驚羽大笑起來，同時眼神不懷好意的盯著李洛，他打算等待李洛與大肚真魔兩敗俱傷後，再上去收割。

李洛眼中殺機流動，此時的局面，倒真是有些危險了，前有大肚真魔，後有趙驚羽虎視眈眈。

看來一場血戰，在所難免。

而就在李洛嚴陣以待，準備伺機動手的時候，其神色突然一動，目光投向了趙驚羽更後方的位置。

只見得那裡有磅礴的惡念之氣呼嘯而出，下一刻，一道人影緩緩的從中走出。

那是一名身形削瘦的白衣人影，這道人影與常人沒什麼區別，但是隨著它步伐的走出，它的腦袋竟是緩緩的扭動起來，然後眾人便是發現.它的後腦勺，竟然也長著一張人臉。

前臉為男，後臉為女。

男女臉龐，都是帶著微笑。

它出現的位置，剛好杜絕了後方，只不過，在堵住李洛的同時，似乎也是將趙驚羽給抄了後路。

雙面真魔！

李洛見狀，面龐微微抽搐，隱約的感覺到有點不對勁了，因為這引來一頭真魔異類還算是運氣不好，可這兩頭一前一後的出現，怎麼像是有備而來？

這是衝著他而來的？

不過，原本讓他如芒在背的趙驚羽，這樣一來，反而是成為了阻攔在他與雙面真魔之間的壁壘。

而趙驚羽同樣是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原本大笑的臉龐則是在一點點的僵硬，眼神變幻不定。

「他媽的，兩頭真魔異類同時出現，怎麼會這麼倒黴？」

趙驚羽忍不住的大罵一聲，這種概率正常來說頗為的少見，怎麼他這裡就直接就遇見了？

究竟是他倒黴還是李洛倒黴？

趙驚羽面色陰晴不定，然後他揮了揮手，試圖帶著虎部從側面撤離。

但他這邊身影剛動，他就發現那雙面真魔臉上微笑變得濃烈起來，然後緩緩的對著他這邊飄蕩而來。

那模樣，顯然是不打算將他放過。

於是，趙驚羽面色徹底陰沉下來。

他這個位置，反而幫李洛擋下了從後方包抄來襲的雙面真魔。

/yt59552/

。

第八百六十四章好心的趙家兄弟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六十五章真魔的目的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六十六章合議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六十七章清除計劃

這是一座惡念之氣瀰漫的大山，天地昏暗，莫名詭異的低語聲在山林間每一處角落迴蕩。

轟隆！

而此時大山深處，有極端狂暴驚人的能量波動湧現，如同颶風般的橫掃，整座大山都是在這種能量衝撞下不斷的震動。

視野拉近，只見得一座山峰上，一名真魔異類長嘯，粘稠陰冷的惡念之氣不斷的湧出來，幾乎遮蔽了天空。

那頭異類此時進入了戰鬥狀態，渾身血肉撕裂開來，有一節節白骨穿透而出，而後白骨脫離身軀，竟是化為了一柄柄白骨劍，其上劍光流轉，漆黑如墨，同時不斷滴下粘稠的黑色液體，具備強大的汙染。

此為骨劍真魔。

骨劍真魔驅使著漫天白骨劍影，對著不遠處的一道渾身升騰著磅礴能量的人影攻去。

那道人影，正是李鯨濤。

藉助著「合氣狀態」，他慢吞吞的抬手，雙手結印，下一刻，只見得虛空中有無數道能量龍牙憑空成形，而後迅速的交織。

咔咔！

一面龍牙之盾迅速凝結，其上有光紋浮現，顯露出了極為強大的防禦力。

砰！砰！

連綿的白骨劍影如洪流般的撞擊在龍牙之盾上，將其震得不斷的顫動，但龍牙之盾卻始終攻而不破，將骨劍真魔凌厲而充滿著汙染性的攻擊盡數接下。

而那骨劍真魔血肉中則是不斷的冒出骨劍，攻勢仿佛無窮無盡。

雙方便是於此處僵持下來。

「大哥這防禦真是沒得說，這骨劍真魔的攻擊比此前遇見的真魔都要霸道凌厲，而且它那劍氣帶著汙染之力，一旦被劍氣入體，恐怕會帶來極大的傷害。」山峰一處，李洛盯著雙方的一攻一防，忍不住的笑道。

「不過就是一個烏龜殼而已。」李鳳儀撇撇嘴。

鄧鳳仙則是搖搖頭，神色凝重的道：「不敗就是勝，李鯨濤大旗首這份防守，放眼二十旗內，恐怕都是最頂尖的，最起碼，我是沒能力打破他的防禦。」

李洛點頭表示認同，李鯨濤心性溫和懶散，不喜攻伐，但他卻另闢蹊徑，將龍牙脈以攻伐著稱的「牙殺術」修成了防禦之術，這足以說明他為自身找對了路子，他揚長避短，省卻了無力的攻伐，將自身修成了固若金湯。

有這一手特殊的防禦之能，即便是縱觀天元神州的年輕一代中，李鯨濤都能有獨特的位置，最起碼，沒人敢小覷於他。

「我們也該出手了，不能讓這骨劍真魔逃了。」李洛笑道。

李鳳儀，鄧鳳仙皆是點頭，而後三人散去了遮掩，三道磅礴能量波動沖天而起，霎那間三人皆是施展出了自身最強橫的封侯術。

三道能量光虹撕裂天際，連瀰漫的惡念之氣都被蕩除一空。

突如其來的攻擊，也是引得那骨劍真魔眼瞳中有黑光劇烈的跳動，因為這一刻它感覺到了致命的危機。

當即它一聲尖嘯，渾身血肉在此時劇烈的收縮，骨骼從體內鑽出，不斷的纏繞，短短數息之後，它便是變成了一柄約莫百丈左右的白骨血肉巨劍。

巨劍劍柄，乃是一張扭曲的面龐。

嗚嗚！

白骨血肉巨劍發出了詭異的低語聲，然後裹挾著磅礴粘稠的惡念之氣，直接與那三道攻擊而來的恐怖攻勢相撞。

轟轟！

驚天的能量波動肆虐開來，這片大山深處被盡數的夷為平地，山林中許多隱藏的異類，也是被這種衝擊盡數的抹滅。

片刻後，隨著能量風暴的減弱，天空上那柄白骨血肉巨劍則是出現了一道道的裂痕，裂痕之中，有黑氣滾滾湧出來，同時仿佛是有無數悽厲的慘叫聲傳出。

砰！

白骨劍爆裂，化為無數碎片激射而出。

「滅掉所有殘片！」

李洛見狀，立即輕喝出聲。

這真魔異類生命力超乎想像的詭異，即便只是殘片逃脫，只要休養一些時日，吞食惡念之氣，就能夠迅速的恢復過來，所以必須將其所有痕跡盡數的抹除，才能夠算是將其磨滅。

李鳳儀，鄧鳳仙以及李鯨濤皆是早有準備，當下直接出手，一道道能量光線暴射而出，仿佛是形成了巨網，將這片大山深處盡數的籠罩。

諸多白骨殘片皆是未曾逃脫，被清除得乾乾淨淨。

十數分鐘後，將場地清掃乾淨的四人這才會聚在一起。

「不錯，這是解決掉的第二頭真魔了。」李鳳儀笑道。

此前李洛提出了那個大膽的想法後，他們雖然一開始覺得有點瘋狂，但最終在經過討論後，發現這或許的確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畢竟這些真魔異類的確是隱患，萬一到時候它們真的被那「蝕靈真魔」驅使會聚在一起，那時候逃跑的恐怕就得是他們四旗了。

於是，這個先下手為強的清除計劃就啟動了。

而計劃也比他們想像的要更順利一點，這些真魔實力都只是在一品侯左右，如果是單獨交鋒的話，他們或許會難以取勝，可如果四人以「合氣」聯手，難度就降低了許多。

所以，這幾天下來，這已經是他們獵殺的第二頭真魔了。

「繼續吧。」

李洛雷厲風行，並不打算有什麼休整，他現在只想儘快清除這片區域的真魔，然後就去奪取炎嬰聖果。

雖說這幾天的計劃很順利，但那「蝕靈真魔」的存在，還是讓得他隱隱不安。

其他三人也沒有異議，在李洛帶來了那「蝕靈真魔」的情報後，他們也想儘快完成任務，免得生變。

於是四支部隊再度馬不停蹄的開動。

一天後，李洛一行人抵達了第三頭真魔所在的區域。

按照情報上所說，這片區域的真魔名為「紅眼真魔」，也是一品真魔，但當李洛他們抵達此處時，卻是發現情況出現了一點偏差。

他們找遍了這片區域，都未能找到那「紅眼真魔」的痕跡。

「怎麼會消失了？」李鳳儀極為疑惑。

李洛面色有點沉重，他眉頭緊鎖，道：「難道是我們的計劃被那「蝕靈真魔」察覺到了，然後就將「紅眼真魔」驅離了？」

李鯨濤面色微變，道：「這蝕靈真魔如此狡詐的嗎？這般智慧，簡直不弱於人類了。」

李洛沉聲道：「去第四頭真魔所在地！」

三人明白他的想法，如果那第四頭真魔也是消失的話，那麼或許這就不是巧合了。

四人再度動身。

大半日後，他們抵達了第四處真魔所在的區域，在經過一番搜尋後，四人神色皆是陰沉起來。

因為這裡的真魔異類，也消失了。

四人面面相覷，這兩頭真魔異類的消失，真的跟那「蝕靈真魔」有關嗎？

「見鬼了，還是第一次見到這麼詭異的異類。」李鯨濤有些驚悸的說道，一般來說，這些真魔異類喜歡盤踞一地，佔山為王，可如今在那蝕靈真魔的驅使下，這些真魔竟然會主動離開自己的地盤。

「現在怎麼辦？跑了兩頭真魔。」李鳳儀問道。

李洛皺著眉頭，道：「倒也不必驚慌，不管怎樣，我們還是成功清除掉了兩頭真魔異類，這已經算是剪除了一些不穩定因素。」

「如今這裡距離炎嬰聖果之地已經不遠，我們總歸還是得去一趟，不過如果到時候真是情況不對勁，我們也要做好放棄任務的準備。」他提醒道。

三人皆是無奈點頭，雖然他們也不想放棄任務，但若真是情況危急，那也沒辦法了。

不過此次倒是沒有立即出發，而是選擇了休整一夜，待得第二日時，四支大部隊開動，花費了將近一日時間後，李洛見到了一片赤紅的山脈出現在了視野的盡頭。

天地間的溫度都是漸漸的變得燥熱起來。

李洛望著那片赤紅山脈，知道他們終於是抵達了「炎嬰聖果」生長的地方。

/yt59552/

。

第八百六十八章赤炎山脈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六十九章金甲靈刀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七十章奇陣幹擾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七十一章一腳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七十二章真魔再現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七十三章接連變故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七十四章真魔李靈淨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七十五章黑蟲煙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七十六章搏命反擊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七十七章李靈淨的絕境求生

突如其來的變故太過的驚人，乃至於李洛都是失神了一瞬，旋即他的身體條件反射般的倒退數十步,同時將來自三尾天狼的能量置於身前，形成層層防禦。

只因變故詭異，李洛不敢輕易招惹，此時謹慎才是最理智的選擇。

而在身形退後時，李洛的目光也是投注於前方，只見得隨著玉佩內那道無形的力量鑽進「蝕靈真魔」嘴中，後者仿佛也是受到了某種劇烈的刺激一般，開始瘋狂的蠕動起來，無數觸手瘋狂的揮舞,砸得大地不斷的崩裂。

在它的身軀上，詭異的黑霧也是不斷的升騰，散發出無數混亂而邪惡的低語聲。

李洛眼神驚疑不定，手掌緊握金玉玄象刀，看這樣子，「蝕靈真魔」的情況似乎很是不好，如果真等它出現什麼破綻，李洛不介意果斷的補刀，試試能否真的將其斬殺。

而隨著「蝕靈真魔」癲狂般的掙扎，李洛見到在其面孔的位置，那裡原本是有無數張面孔不斷的閃現,可此時那些面孔，卻是在一張張的不斷消失。

每伴隨著一張面孔的消失，「蝕靈真魔」身軀上便是有一片詭異黑霧隨之消散。

消失的面孔越來越多，「蝕靈真魔」的氣息也是在變得萎靡。

到得最後，竟然只剩下了最後一張面孔，那張面孔，李洛很熟悉，赫然便是李靈淨！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李洛感覺此時那李靈淨的臉頰上，似乎是多出了幾分人性化的靈動，而不是此前的空洞感。

但是，還是很詭異。

畢竟一隻生出觸手的黑蟲頂著李靈淨的臉，雖然那臉蛋白皙俏美，可李洛卻無論如何都感受不到半點的美感，只有詭異寒意。

不過隨著那「蝕靈真魔」氣息越來越弱，他卻感覺這可能是一個出手的好機會。

於是他眼中兇光一閃，緊握金玉玄象刀，一步踏出，就打算動手斬殺。

然而，就當他要出手的那一霎，那黑蟲頭部，李靈淨的臉頰卻是看向了他，同時有聲音傳出：「李洛堂弟，還請留手。」

聽到這聲音，李洛就是一愣，因為這聲音與先前的「李靈淨」頗為不同，其中反而是多了幾分情緒在內，猶如李洛在西陵城老宅中所遇見的李靈淨本體一樣。

李洛眉頭微皺，戒備的盯著眼前之物，道：「你是什麼東西？」

「我是真正的李靈淨，這「蝕靈真魔」曾經吞了我一半神智，而先前那玉佩中，則是藏著我另外一半的神智，我趁它虛弱重創時，將這一半神智主動投入它的體內，與我另外一半神智相融，並且消除了其他雜亂的神智，現在這「蝕靈真魔」已算是被我抹殺。」李靈淨的聲音傳來。

李洛聽得一臉驚疑，這「蝕靈真魔」已經被李靈淨反客為主了？這也太過玄奇了，畢竟李靈淨自身與「蝕靈真魔」間差距太大，這簡直就是小兒與猛獸角力，想要成功，談何容易？

李洛眼神變幻，片刻後，他緩緩搖頭，輕聲道：「你覺得這種話，我應該相信嗎？」

李靈淨沉默了一下，道：「李洛堂弟，我當年神智被「蝕靈真魔」吞噬一半，自身天賦由此重創，前途斷絕，但我並未真的放棄，因為我的那一半神智存於「蝕靈真魔」體內，並未真的被它所磨滅，而是在一次次的侵蝕下承受了下來，其中所經歷的諸多痛苦你無法想像...我不甘心。」

李洛眼神微凝，如果李靈淨所說真是如此的話，那她的心智之堅韌當真是令人動容，畢竟以神智承受「蝕靈真魔」的侵蝕，可絕非是什麼易事，稍稍心智不堅者，都會被汙染，從而化為「蝕靈真魔」的口糧。

「此次我將剩下的神智藏於玉佩之中，所為的，就是與「蝕靈真魔」殊死一搏，若是輸了，這剩下的神智就送給它，而贏了，我便能夠取回我的神智，恢復我的天賦。」

「不過我也知道，此舉我並沒有幾分勝算，我與「蝕靈真魔」之間差距太大，兩者爭鬥，我大概率會輸。」

「所以此次我是抱著死意而來，畢竟與其渾渾噩噩的苟活下去，還不如殊死一搏，這樣即便是失敗了，也好尋個痛快。」

「但現在來看，我運氣還不錯，應該算是成功了...不過這或許與我關係不大，而是李洛堂弟你給這「蝕靈真魔」造成了極大的重創，這才給了我一個趁虛而入的機會。」

聽著李靈淨這番話，李洛面色也是有些陰晴不定，因為他也有點難以分辨了。

不過...

李洛淡淡的道：「真假暫且不說，你將神智藏於玉佩，這一點，倒是未曾與我說過，這裡面，恐怕是有些算計吧。」

當日李靈淨將玉佩給他時，只是說讓他帶給李柔韻，卻根本沒有提及更多的事情。

李靈淨沉默，而後道：「此事的確是我不對，這玉佩內蘊含我一半的神智，故而那蝕靈真魔也會由此感知到你的方位，再加上你自身天賦極高，進入暗域，勢必會被蝕靈真魔盯上，這兩者疊加，那蝕靈真魔就一定會來找你。」

李洛冷笑一聲，略有怒意的道：「原來我這一路的麻煩，大半都是因你而起。」

就說嘛，怎麼會一進入暗域，就遭遇各種麻煩，甚至真魔異類也是層出不窮。

李靈淨輕聲道：「我怕與你說了這些後，你就不願帶我的玉佩進暗域了，這是我最後的機會，因為再拖下去，我本體將會更長久的陷入渾噩之中，再也無法甦醒。」

「不過不管如何，此次是我算計你在先，我欠你一份大恩情。」

「你這恩情我可要不起。」李洛不鹹不淡的道。

這李靈淨心機城府極深，而且心智又堅定，這般人物，如果不出意外，必定會成為天元神州頂尖的天驕，所以李洛對其，也是懷有幾分忌憚。

李靈淨能夠感受到李洛的不悅，只能沉默下來。

沉默持續了一會，李洛開口道：「我欠韻姑姑一份恩情，你若是此前直接將此事與我說個明白，看在韻姑姑的面子上，我未必會拒絕。」

李靈淨苦笑道：「那倒是我多此一舉，弄巧成拙了。」

李洛再次問道：「你如果有這種法子自救的話，為何不找你們家族中的封侯強者相助。」

「蝕靈真魔極為神秘詭異，他們曾經找尋過，但都是失敗了，只有你這種極品天賦的天驕，才能夠將它引出來。」李靈淨誠實的說道。

「那還真是榮幸。」李洛自嘲一聲。

他又是看著眼前形態詭異的李靈淨，道：「你這般模樣，真要被人看見，怕是會直接當做異類處理。」

「所以還要麻煩你將我帶回西陵城，那樣我的神智就能夠回歸本體。」李靈淨請求道。

「你的要求未免太多了一些，而且你是不是真的李靈淨，此事還未能確定呢，說不定，你是那詭異的蝕靈真魔為了保命所化。」李洛面無表情的道。

「我願意接受封印，而且我也願意接受龍牙脈的淨化與審判，我只是不甘就此衰敗，想要為自己求一線生機而已。」李靈淨說道。

感受著她言語間那種濃烈至極的執著之意，李洛也是陷入了一陣沉默。

眼前李靈淨面臨絕境的求生之舉，也讓得李洛想起了當年他空相時的心境，那時候的他，同樣未曾放棄，拼盡一切的試圖找到一條生路。

而在李洛沉默間，李靈淨眼光一動，黑霧中有一道細微的流光飛出，停在了前者面前。

李洛抬目，便是驚疑的看著懸浮在眼前的一枚空間球。

這看起來有點眼熟，好像是那趙驚羽的空間球，先前他雙臂被斬，佩戴在手腕上的空間球也是隨之跌落。

這裡面，有李洛心心念念的五根龍牙。

「怎麼？想要賄賂我？」李洛挑眉道。

「只是想要補償你，而且我在鳩佔鵲巢後，還得到了一些蝕靈真魔的記憶，我知道這裡有成熟的高品質「炎嬰聖果」，同時或許還有一份其他的機緣能夠幫到你。」李靈淨說道。

「什麼機緣？」李洛升起一點興趣。

李靈淨思索了一下，道：「那裡應該可以幫你獲得完美的「琉璃煞體」。」

李洛心頭一震，完美的琉璃煞體...他想起了李驚蟄之前給他提的要求。

琉璃煞體最高品質，三光琉璃。

/yt59552/

。

第八百七十八章水火奇潭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七十九章補償的機緣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八十章三光琉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八十一章任務圓滿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八十二章神智歸體

當李洛一行人通過傳送臺，離開暗域，再度踏足於外界時，他們望著那雲捲雲舒的蔚藍天際，感受著迎面流動的清風，在那其中，已經不再蘊含著令人感到壓抑的負面能量，同時那些時刻在耳邊徘徊的詭異低語聲也是徹底的消失不見。

所有人都是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緊繃的身體在此時漸漸的鬆緩下來。

此次暗域之行，對於李洛來說可謂是危機四伏，光是真魔異類就遇見了不下一手之數，雖然最終是有驚無險，但這還是讓得眾人有些心悸。

也虧得他們擁有著「合氣」這份力量，雖說這股力量擁有著諸多的弊端，但這卻是用來抗衡真魔異類的唯一手段，如果不是「合氣」的存在，即便他們人多勢眾，可在面對著一頭真魔異類時，那也只是一場壓倒性的屠殺。

「以後在沒有「合氣」保護的情況下，恐怕我都不敢進入這暗域了。」青冥旗這邊，趙胭脂苦笑著說道。

李世，穆壁等人也是心有戚戚，他們這地煞將階的實力，在這暗域之中的確是不夠看，若是單獨結伴進入其中的話，隨便遭遇一頭天災級異類，就能夠讓得他們直接團滅，至於真魔異類.真是想都不敢想。

這個地方對於他們的真實實力而言，還是過於危險了一些。

李洛，李鳳儀四人也知曉四旗旗眾此次受到不小的驚嚇，便是安撫到稍作調整，然後對著早已等待在封印入口外的李楓等人走去。

「四位大旗首，你們可算是出來了。」李楓快步而來，他望著四人安然無恙，忍不住地鬆了一口氣。

這四位中，三位都是脈首嫡系，地位非凡，如果他們在西陵境這邊出了事，恐怕他這城主也會受到牽連。

「前幾日我們見到了趙天王一脈的人狼狽逃離，那趙驚羽更是折損雙臂，模樣極慘，搞得老夫也擔心你們遭遇什麼險境，所以你們若是再不出來的話，我就得派人進去找尋你們了。」李楓苦笑道。

如果不是覺得李洛四人各率一旗，怎麼說也算是堪比四位一品侯強者的實力，在這西陵境暗域中不說是橫著走，那也應該是少有真魔異類能夠傷及他們，恐怕他真就早早派人進去了。

「的確遇見了一些麻煩，不過還好最後有驚無險。」李洛笑道。

李楓點點頭，道：「諸位從暗域出來，還是照例先進行惡念之氣的淨化吧。」

他揮了揮手，便是有西陵境的封侯強者上前，手持銀鏡，釋放出磅礴的淨化光線，將四旗旗眾盡數籠罩。

不過李洛卻是避開了淨化光線，然後在李楓疑惑的目光中拉著他走到一旁，問道：「李楓城主可知我在西陵暗域中看見了誰？」

李楓疑惑的搖搖頭。

李洛平靜的道：「我看見了李靈淨堂姐。」

李楓瞳孔頓時一縮，道：「怎麼可能？靈淨神智受創，大部分時間都是渾渾噩噩，她連老宅都走不出來，怎麼可能會出現在暗域之中！」

李洛沉默了一下，道：「李楓城主知道那吞噬了李靈淨堂姐一半神智的蝕靈真魔嗎？」

李楓聽到這個名字，面色便是變得難看了許多，沉聲道：「我聽靈淨與我說過這頭真魔，可此後我曾經在封印開放時，多次進入暗域，試圖找尋這頭真魔將其斬殺，但卻始終未曾發現過它的蹤跡，而且，也沒聽見其他的人遭遇這頭真魔，所以對於這頭真魔是否真的存在，連我也不是很確定。」

「以前，我甚至覺得這頭神秘真魔，或許只是靈淨此前被惡念汙染時所產生的幻覺。」

旋即他面色微變，盯著李洛，道：「莫非李洛大旗首遇見了？」

李洛緩緩點頭。

然後他便是將此前的遭遇，盡數的告知了李楓。

而當李楓聽見李靈淨將一半神智藏於玉佩，最後主動投入蝕靈真魔嘴中，與其生死相撞，取而代之的結果後，那蒼老面龐上的震驚之色幾乎再也難以遮掩。

「這這怎麼可能？靈淨那般實力，怎麼可能爭得過蝕靈真魔？」李楓難以置信的說道。

「蝕靈真魔與我交戰，兩敗俱傷，靈淨堂姐找了個好時候，而且她的心志之堅韌，也遠超我的想像，畢竟以一半的神智，在一頭真魔異類日夜的侵蝕下，還能夠保持一絲清明，這一點，恐怕連一些封侯強者都未必做得到。」李洛平靜的道。

李洛伸出手掌，一枚黑色光珠浮現出來，光珠表面，一張白皙的面孔流轉，看上去極為的詭異，同時有濃烈的惡念之氣散發出來。

「靈淨？」李楓望著那張熟悉的臉頰，心頭頓時一顫。

李洛又是迅速的將此物收起，道：「按照靈淨堂姐所說，只要將此物帶到她的肉身處，她的神智便能回體，到時候曾經失去的天賦也將會重新歸來。」

李楓神色複雜，又是喜又是憂，喜的是李靈淨乃是他們一族百年間天賦最為卓越的後輩，如果她能夠恢復的話，對於他們西陵李氏的確是個好消息，但如今她與真魔異類牽扯過深，而異類又是最具汙染，所以誰也不敢保證如今李靈淨究竟是個什麼成分.

「我將此事告知李楓城主，是想要你陪我一同盯著李靈淨堂姐的恢復，而此事之後，不論她是什麼結果，你都要陪同她與我一起，去往龍牙山脈，由老爺子來審視此事。」李洛沉聲說道。

李楓嘆了一聲，道：「老夫明白了。」

李洛要他一起陪同，更多或許也是要他來盯著李靈淨，免得生變。

「那我們先行一步吧。」李楓看了一眼還在接受淨化的四旗旗眾，提議道。

李洛想了想，也是點點頭，他也想趕緊將李靈淨這個問題解決掉，不然這黑珠在他這裡，真是令人如芒在背。

於是他轉身過去與李鳳儀他們說了一下，後者等人雖然有些奇怪，但還是點點頭，說之後在西陵城會合。

安排好之後，李洛便是在李楓的帶領下，全速趕回西陵城。

半日後。

兩人抵達西陵城，也沒有片刻停留，直接落向了老宅中。

「靈淨這些天有什麼情況？」進入老宅，李楓立即招來一名老管家，詢問道。

「族長，靈淨小姐在您離開老宅的第二天就陷入了昏迷，至今未醒。」老管家急忙回道。

李洛眼神微凝，李楓是與他一同離開西陵城的，而李靈淨的昏迷，應該是因為她將另外一半神智藏在了玉佩中，導致本體缺神，自然也就昏迷了過去。

李楓點點頭，然後帶著李洛快步前往李靈淨的閨房。

閨房內，一直都有侍女照料，李楓揮手將人趕了出去，李洛則是走近床榻，只見得李靈淨靜靜的躺在其中，白皙清美的容顏沒有多少的血色，甚至連呼吸，都是變得微不可察。

李靈淨將自身僅剩的神智以特殊手段剝離，這本就是極為冒險的事情，如果再拖一些時間，她的神智將會徹底與肉身斷去連接，而肉身也會因此漸漸喪失生機。

這位堂姐此次的選擇，真的就是一場豪賭，其中稍有差池，她或許就徹底回不來了。

這份果決，連李洛都有些佩服。

李洛心中想著，手掌一抬，那黑色光珠浮現出來，而隨著光珠的出現，整個房間的光線仿佛都是變得陰暗了許多，莫名的陰寒之氣瀰漫出來。

李楓面龐凝重，在其身後，磅礴能量湧動而出，隱約可見一座散發著無盡威壓的封侯臺若隱若現，他雙手結印，磅礴能量將這座房間盡數的覆蓋，不讓任何惡念之氣逃逸。

李洛低頭注視著黑色光珠，光珠表面，那張白皙的臉頰在此時也是隱隱有激動之色浮現。

「靈淨堂姐，還請神智歸體吧。」

伴隨著李洛輕聲落下，黑色光珠內，那白皙臉頰頓時化為一道毫光疾射而出，直接沒入到了床榻上妙齡女子眉心之間。

而當李靈淨的神智離開黑色光珠後，那光珠內頓時有無邊無盡的惡念之氣湧現，詭異的低語聲響起，繼而仿佛是受到某種引動，對著李靈淨射去。

「孽畜！」

此時李楓暴喝一聲，磅礴澎湃的相力仿佛是化為重重光輪，護在李靈淨身前。

然而，李楓傾盡全力所做的防護，惡念黑光只是與其一個接觸，便是輕易的穿透，最後鑽進了李靈淨小腹之處。

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得李洛與李楓二人，神色皆是忍不住的沉了下來。

第八百八十三章異種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八十四章歸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八十五章提煉秘法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八十六章與彪叔之談

第八百八十六章與彪叔之談

數日之後，四旗順利抵達龍牙山脈。

而李洛，李鳳儀四人在完成任務交接後,則是宣布各旗散去，此次暗域之行，持續了將近一月時間，期間更是經歷諸多險境，眾人也是精疲力竭，所以也該讓得所有旗眾好生休養一些時間。

李洛也是與李鳳儀三人分別，帶著李靈淨，李楓徑直回了青冥峰。

而當來到青冥峰時，李洛便是見到一道熟悉的倩影在山前等待,正是李柔韻。

「韻姑姑。」

李洛望著那道快步而來的倩影，在回程的路上，他就已經通過其他的渠道，將李靈淨恢復並且將會前往龍牙山脈的事情告知了李柔韻。

李柔韻以往最是疼愛李靈淨這個小侄女，幾乎將其當做自己的親生女兒，即便這些年來了青冥院管事，依舊是費盡心力的為李靈淨找尋諸多靈藥，如今突然得到消息李靈淨已經恢復，這對於李柔韻而言，自然是又驚又喜。

李洛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倒是自覺的讓開一步。

而身後的李靈淨望著那快步而來的李柔韻,眼眶也是在此時通紅了起來，沙啞著聲音道：「姑姑。」

她快步撲出，直接是撞入李柔韻懷中，與李柔韻擁抱在一起。

李柔韻也是紅著眼睛，不斷的摸著李靈淨的髮絲，喃喃道：「真是天可憐見，你終於恢復了，這些年可愁死姑姑了。」

李靈淨抱著李柔韻的腰肢，將臉頰埋在她胸前，眼中有淚花浮現，顫聲道：「姑姑，靈淨好想你。」

李楓望著這一幕，輕嘆了一聲。

李洛也是默然，靜靜的等著兩女舒緩著情緒，如此好一會後，李柔韻方才揉了揉眼角，臉頰帶著歡喜的笑容，將李靈淨從懷中扶起來。

「李洛，你可真是我們家的福星，僅僅只是去了一趟西陵城，靈淨就恢復過來了。」李柔韻笑道。

李洛有點不知道該怎麼接話，因為他還沒有將李靈淨與「蝕靈真魔」間的事情告訴李柔韻，所以李柔韻此時的高興，或許早了點。

李洛看了李靈淨一眼，這種事情也瞞不住，不過至於如何告訴李柔韻，那也是李靈淨該去考慮的問題。

「韻姑姑，你就先帶靈淨堂姐與李楓城主去休息吧，明天...或許還得見一見老爺子。」李洛斟酌了一下，道。

李柔韻聞言頓時一怔，道：「見脈首？」

李洛點點頭，他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擺了擺手，然後就往自己所居住的小樓方向而去，留下有些疑惑的李柔韻。

而隨著李洛離去，李靈淨則是拉住李柔韻的手，露出勉強的笑容。

「走吧姑姑，待會我跟你說此次的事情。」

...

當李洛回到所居住的小樓，在這裡見到了一道意外的熟悉身影，那滿臉油光的兇橫模樣，腰間明晃晃的殺豬刀，隱約散發著一股兇煞之氣。

正是牛彪彪。

「彪叔，你今天怎麼來我這裡了？」李洛驚喜的笑道。

牛彪彪正在院內自斟自飲，桌前擺滿美食，他聽見李洛的笑聲，也是抬頭笑道：「你這小子總算是回來了，快來，給你準備了許多藥膳，好好補補。」

李洛笑著坐了過來，望著滿桌美食，感嘆道：「好久沒吃到彪叔的手藝了，這龍牙山脈底蘊雖然比咱們洛嵐府強，但這吃食方面，還是比不過彪叔。」

而後他便是不客氣的狼吞虎咽起來。

牛彪彪被他說得滿臉笑容，有些得意的道：「這倒是不假，他們這龍牙山脈中比我強的人的確不少，但要說做菜，能比得過我的人怕是沒幾個。」

李洛豎起大拇指，表示贊同。

牛彪彪則是給自己倒了一杯酒，望著李洛嘆道：「你此次冒險，是為了我去取藥，此事你應該早點告訴我，我好陪你一同去的。」

李洛一怔，笑道：「彪叔怎麼知道的。」

「你離去了這麼多天，我之前擔心，就去找李柔韻問了。」牛彪彪說道。

李洛笑了笑，然後認真的道：「彪叔您不必如此，我老爹老娘不靠譜，扔了一個爛攤子給我和青娥姐，在洛嵐府的那些年，如果不是彪叔您拖著重傷的身子保護我們，我們哪能撐到今日？」

「這些恩情，我都記在心中，以前是沒能力，如今到了龍牙山脈，不管要付出什麼代價，彪叔您的傷勢都是第一要事，我想這一點，就算是我爹娘，也是這麼認為的。」

「他們不靠譜，那我這個當兒子的，肯定是要傾盡全力幫彪叔您將當年的傷勢解決的。」

牛彪彪聽著這話，也是露出笑容，他沒有說話，只是給李洛夾著菜，那滿臉橫肉的兇煞臉龐，在此時卻是顯得格外的柔和。

「等彪叔您的傷勢恢復後，我想為您在青冥院謀個院主之位，當然如果您不想受到這個束縛的話，也可以自由離去，或者去找以前的老朋友，我這邊都完全尊重您的選擇。」李洛說道。

牛彪彪聞言，道：「倒的確是有些當年的事要去解決，不過這也不急，我可以在青冥院待一些時日，幫你稍微撐個場子，等以後你將青冥院徹底掌控了，我再出去走走也不遲。」

而後他也不待李洛說什麼，伸出手掌，頓時有一枚神異的菱形晶石浮現出來，這塊晶石一出現，這片天地間的能量頓時激蕩起來，晶石之中，似是有莫名的神韻隨之散發，令人一眼看去，便是心中生出濃濃的渴望之意。

「你之前將這「神蘊物質」用來給我撐著，如今既然傷勢恢復在即，那麼此物也就該還給你了。」牛彪彪說道。

李洛微怔的盯著這塊「神蘊物質」，此物對於封侯強者有著難以形容的吸引力，想當初在大夏時，整個大夏的封侯強者都是在覬覦此物，也因為此物的存在，才給洛嵐府帶來了諸多危機。

而如今牛彪彪倒是很乾脆的歸還給了他。

「彪叔，其實此物我現在拿回來也沒什麼作用。」李洛想了想，說道。

「現在沒用，以後就有用了，彪叔我荒廢多年，這種寶貝你就算給我用，那也是暴殄天物。」牛彪彪笑呵呵的道。

「此物當年還是你爹娘從那座上古遺蹟中帶出來的，不過之後我建議你不要將此物放在自己的身上，因為這被其他封侯強者發現的話，難免心生貪念，會給你帶來更多的危機。」

李洛望著牛彪彪的神色，知道他心意已決，便是不再多說，小心翼翼的接過這一道據說能夠讓封侯強者觸及王級之境的「神蘊物質」，然後將其收了起來。

不過正如牛彪彪所說，此物太過的貴重，連封侯強者都會心生覬覦，特別是那些有可能觸及王境的巔峰封侯，如果他們知道此物的話，怕是難免心生惡意，所以這東西不能留在他身上。

李洛想了想，決定將此物交給李驚蟄代為保管，對方是他的爺爺，而且還是王級強者，倒也不會覬覦這「神蘊物質」，畢竟，在此前研究牛彪彪傷勢的時候，李驚蟄其實也知曉了這枚「神蘊物質」的存在。

「當年我爹娘他們在那座「遺蹟」中難道就是因為此物，才被那秦天王一脈追殺不休的嗎？」李洛突然想起什麼，皺眉問道。

這「神蘊物質」的確是頂尖珍寶，可那秦天王一脈好歹也是天王級勢力，不太可能因此就冒著與李天王一脈開戰的風險來搶奪吧？

「當初之事，過於複雜，其中牽扯了太多的恩怨...不過這「神蘊物質」在其中，恐怕並沒有這麼大的作用。」

牛彪彪微微沉吟，而後目光掃了一眼四周，方才低聲道：「我感覺，你爹娘應該是在其中取了什麼不得了的東西，但至於是什麼，恐怕除了他們兩人外，誰也不知道...那秦天王一脈可能是有所猜測與察覺，所以才窮追不捨。」

李洛瞳孔縮了縮，老爹老娘當年究竟在那「上古遺蹟」中獲得了什麼，竟然會比「神蘊物質」還要更為的珍貴？

心中震動持續了一會兒，李洛又是默默將這份情緒壓制了下去，他與牛彪彪對視一眼，心照不宣的不再提起這個話題。

李洛繼續大快朵頤，最後待得實在吃不下了，方才滿足的拍了拍肚子，躺在椅背上。

「彪叔，這讓我想起了以前在洛嵐府的日子...」

李洛舒坦的抬頭，望著漸漸攀爬而上的皎潔明月，雖然這龍牙山脈的諸多條件都遠遠不是洛嵐府可比，但在他的心中，還是那個小小的洛嵐府，更加的讓他有心安的感覺。

牛彪彪也是感慨一聲，笑道：「可惜洛嵐府總部如今恐怕都變成了異類的老巢。」

李洛雙目微眯，想起了那個讓他記憶深刻的人，眼中頓時有著森然殺機流轉。

沈金霄。

就是這老狗，不僅害得他們洛嵐府總部失守，而且還害得青娥姐不得不祭燃光明心，導致他們兩人如今分隔兩地，再難見面。

這份仇怨，李洛時刻銘記在心。

而一念至此，李洛就不由得想起了佳人，當即幽幽一嘆。

青娥姐，你在那聖光古學府，可還好嗎？

第八百八十七章姜青娥的升院戰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八十八章極致的淨化之力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八十九章皆為草芥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九十章天龍淨目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九十一章可怕的歸一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九十二章李靈淨的潛力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九十三章雙劍爭鋒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九十四章靈髓到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九十五章天寶蓮座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九十六章醍醐之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九十七章水龍牙劍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九十八章兩法之選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八百九十九章龍牙脈四旗之首

李洛在離開大殿後，便是直奔煞魔峰而去。

當他抵達煞魔峰時，便是見到煞魔洞之前的廣場上,四旗旗眾皆是聚於此處，氣氛喧囂而熱鬧。

如今的四旗士氣，與半年之前，截然不同。

以往四旗之中，當屬金光旗士氣最盛，其內的旗眾，也是以此為傲，大有四旗之首的氣魄，而至於青冥旗,則是最為不起眼的一支，平日裡四旗聚會，青冥旗的旗眾都是散於各處，儼然是一盤散沙之景。

但現在，青冥旗旗眾卻是成為了氣勢最為強盛的一處。

所有青冥旗旗眾，皆是滿臉的傲然，士氣勃發，連說話的聲音都是變得響亮起來。

沒辦法，誰讓他們青冥旗來了一個如此出彩的大旗首，僅僅半年時間，便是將他們青冥旗從那二十旗居末的位置,硬生生的拔到了前列之位。

青冥旗還是曾經的青冥旗，並沒有多大的人員變動，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擁有了一位新的大旗首。

如今的青冥旗，在二十旗的煞魔洞進度榜上，已經正式的超越了金光旗，擠進了前五。

而這一切的變化，都是因為李洛這位新任的大旗首。

正因為李洛為青冥旗帶來了這種蛻變般的進化，所以如今他在青冥旗旗眾心中聲望與地位，可謂是攀至頂峰，所有人對他的話都是沒有任何的質疑，只會完完全全的服從。

不遠處的金光旗旗眾望著聲勢驚人的青冥旗，則皆是眼神複雜，雖然他們為自身的地位受到撼動而不爽，但即便是他們，也沒辦法否認這半年來李洛所取得的那些驚豔戰績。

而且，最重要的是，李洛剛來青冥旗時，僅僅只是煞宮境，可如今，他卻已經修成了琉璃煞體，他與鄧鳳仙這些頂尖大旗首間的等級差距，已經開始被縮近。

所以，如今沒有人知道，這位青冥旗的大旗首，究竟與李清風，陸卿眉，鄧鳳仙這些頂尖天驕之間，究竟還有多少的差距。

不過，這個答案，今天可能就會出現結果。

因為他們都已經接到了消息，今日四旗會面，恐怕將會決出龍牙脈四旗之首，以此好來應對即將到來的「龍首之爭」。

這倒是正常的事情，畢竟每一脈四旗，雖然四旗獨立運行，但終歸還是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領袖，在一些特殊的時刻，來維持四旗的聯合，以應外敵。

以前，金光旗旗眾自然是覺得這個四旗之首的位置，必定是屬於鄧鳳仙的，畢竟雖說李鯨濤，李鳳儀身份極高，但在聲望與實力上面，的確是比不上鄧鳳仙。

可如今，隨著李洛這匹黑馬的出現，一切，就出現了變數。

即便是金光旗的旗眾，都不敢在沒有出現結果之前，就斷定鄧鳳仙能爭得此位。

這一情緒，讓得金光旗旗眾心情皆是極為複雜，畢竟半年前當李洛剛來到的時候，他們可絕對不相信，這個從外神州歸來的蹉跎旗首，能夠有資格與鄧鳳仙爭鋒。

而在諸多旗首心中轉動諸多情緒時，李洛的到來，頓時讓得場中喧囂聲一頓，眾多目光投射而來。

「大旗首！」

青冥旗那邊，八千旗眾同時行禮，喊聲令得地面都是震動了一下，山林間更是群鳥慌忙飛舞。

李洛對著青冥旗那邊笑著擺了擺手，然後徑直走向廣場一側，被綠蔭籠罩的石亭之中，那裡，其他三位大旗首早已抵達。

青冥旗前列，趙胭脂美目望著李洛前行的身影，頓時浮現出嬌媚的笑容，道：「今天看來有一場好戲看了呢。」

李世道：「如今的四位大旗首中，李鯨濤大旗首其實很有實力爭奪四旗之首的位置，他精於防禦，其實頗為克制鄧鳳仙大旗首的「金甲靈刀」，但其性格溫和，不喜爭鬥，多半會主動退出爭奪，而李鳳儀大旗首實力要弱鄧鳳仙大旗首一些，所以看來看去，多半就要看咱們老大的了。」

「老大能打得過鄧鳳仙嗎？此次爭奪，可是不能使用「合氣」的，所以我們也幫不上忙，而且我聽說這段時間鄧鳳仙也是在瘋狂修煉，現在其實力應該也提升不小，以他的性格，此次爭奪四旗之首，必然不會留手。」穆壁有些擔憂的問道。

趙胭脂嫣然笑道：「不管什麼白衣金甲，只要敢與咱們大旗首相爭，那今日恐怕就得變成「破衣爛甲」。」

穆壁聞言只能無奈的嘆了一口氣，我給你擺事實講道理，你就給我無腦吹，簡直沒辦法交流，但他又能說什麼，只能說你漂亮你有理吧。

李世則是笑道：「很多人都覺得青冥旗的「合氣」，幫老大掩蓋了他的諸多缺陷，但我卻覺得，「合氣」反而是掩蓋了他的可怕之處。」

「或許，龍首之爭上，各脈的人會見識到，這個他們以為在外神州蹉跎這麼多年的人，究竟會是何等的驚才絕豔。」

穆壁撓了撓頭，媽的，這個好像更能吹。

與此同時，步入石亭的李洛望著裡面的三人，笑道：「抱歉，來晚了。」

他的目光掃過李鯨濤，李鳳儀，然後在鄧鳳仙的身上停頓了一下，大半個月時間不見，後者給他的感覺似乎是變得更為的凌厲，周身流動的相力也是變得雄厚了許多。

「鄧鳳仙大旗首實力有所精進啊。」李洛問道。

鄧鳳仙淡淡的道：「總不能一直原地不動，那豈不是很快就會被李洛大旗首所趕超。」

李洛笑了笑，稍微聊了一會，便是轉回正題：「今日聚會，目的你們也知道了，龍首之爭在即，咱們龍牙脈四旗，也得擇出一位領首者，以免其他四脈說咱們群龍無首。」

「不知三位對此有什麼意見？」

李鯨濤打了一個哈欠，憨笑道：「沒意見。」

鄧鳳仙平靜的道：「自然是比鬥一場，勝者為首，否則如何服眾？」

啪！

李鳳儀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陰惻惻的盯著鄧鳳仙，冷笑道：「你說的沒錯，所以還是打一場再說，這樣吧，第一場由李鯨濤跟你打，第二場我跟你打，第三場李洛跟你打。」

「如果你能一路取勝，這龍牙脈四旗之首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鄧鳳仙聞言，嘴角頓時一陣抽搐。

你乾脆三個人直接一起上來打我不就好了，還廢這話打三場？！

「李鳳儀大旗首，凡事還是得講道理。」鄧鳳仙忍不住的道。

「哦？你說我不講道理，不可理喻？」李鳳儀眼神極其危險的盯著鄧鳳仙，然後貝齒間傳出了磨牙的聲音。

李洛摸了摸臉龐，如果你不是我二姐，我都想點頭了。

鄧鳳仙沒答話，他不想與李鳳儀爭吵，因為完全吵不過，於是他看向李洛與李鯨濤，但此時李洛卻是作沉思狀，而李鯨濤則是一直發出憨笑聲。

鄧鳳仙無奈，忍住想罵人的心，道：「那究竟還爭不爭？」

「呵呵，隨便啊。」李鯨濤笑道。

眼見著鄧鳳仙有要暴走離場的跡象，李洛這才笑道：「那還是按規矩來吧，不然的確無法服眾。」

「唉，你們比吧，我昨晚沒休息好，沒力氣。」李鯨濤撓了撓有點亂糟糟的頭髮，一臉鹹魚。

他的回答不出任何人的意料，鄧鳳仙的目光便是帶著一些銳利以及熾熱戰意的投向了李洛，緩緩道：「李洛大旗首，我想，你應該不會輕易將此位相讓吧？」

李洛迎著鄧鳳仙那銳利的目光，展顏微笑。

「那今日，就要領教一下鄧鳳仙大旗首的「金甲靈刀」了。」

第九百章小封侯術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零一章墨玉樹龍

吼！

青色樹龍疾掠而出，震碎雨幕，龍爪直接與那裹挾著滔天鋒銳之氣的金色靈刀相撞。

嗡！

然而接觸的瞬間，金光大放，木屑頓時爆碎開來，那青色樹龍的龍爪直接是被洞穿，金光所過處，樹龍龍爪不斷的崩潰。

而且金色靈刀還在不斷的對著樹龍內部穿透而去，試圖將其徹底的瓦解。

不過青色樹龍上，有相力流淌，那股相力頗為的神異，其內蘊含著靈痕，賦予相力極強的靈性，故而即便是面對著那霸道無匹的金色刀光，它們依舊是顯露出了極強的抗性，不斷的糾纏，抵禦。

抵抗雖強，但想要憑藉著一道小封侯術就擋住「金甲靈刀」顯然也不太現實，所以片刻後，青色樹龍直接是被洞穿，而後被其攔腰斬斷。

「李洛大旗首的相力屬性，未免有些過多了，藉助一些媒介之物施展不同屬性的相術，這手筆可算是不小。」鄧鳳仙緩緩說道。

在先前李洛施展的三種小封侯術中，鄧鳳仙已經見到了水相，雷相，光明相，木相，龍相等諸多屬性的相力，這令得他很是驚異，畢竟李洛自身只是三相，而其他多餘的相性力量，在他看來，應該是以某種屬性媒介來施展。

這不算太過的稀奇，很多人修煉封侯術，若是自身相力屬性又不匹配的話，就會藉助這些所謂的屬性媒介之物，但這都算是消耗性的，所以還得不斷的補充這些媒介之物，如此一來，施展時不僅更為的繁瑣麻煩，甚至還會影響威力。

這般想法倒是正常，畢竟沒有人能想到，李洛所謂的三相，竟然還有主輔之分。

「不過小封侯術與真正的封侯術比起來，還是差得太遠了一些，李洛大旗首這般討巧做法，效果並不大。」

鄧鳳仙屈指一點，金色靈刀仿佛是具備著靈性一般凌空閃過，對著李洛的方向破空而去。

面對著鄧鳳仙的點評，李洛倒只是一笑，他袖袍一揮，一道雄渾的雙相之力奔湧而出，落入那被擊碎的青色樹龍之中。

頓時相力大樹再度充滿了靈性，粗壯樹枝纏繞，再度化為了一條青色樹龍。

「一道小封侯術不行，那就兩道。」

李洛手指結印，只見得那呼嘯而下的磅礴雷雨，突然在此時對著青色樹龍匯聚而去，仿佛是化為了一層雨衣般，披在了那樹龍身軀之上。

隨著雨滴的融入，那青色樹龍仿佛是變得如墨玉一般，同時還有雷光相力在薄薄的雨衣表面流動。

這一瞬，所有人都感受到，那從青色樹龍身上爆發出來的能量波動，陡然攀升。

吼！

青色樹龍暴射而出，竟是帶起了雷鳴聲，快如驚雷，不過速度雖然變得更快了，但讓人驚奇的是，青色樹龍仿佛是比先前變得更為的沉重，衝殺而過時，甚至引起了低沉的音爆之聲。

廣場周圍，不少旗眾捂住了耳朵，面露難受。

鄧鳳仙的眼神也是在此時微微一凝，他盯著那氣勢變得不一樣的墨玉樹龍，眉頭微皺。

在他的感知中，此時這條樹龍身軀上，也是融合了數種相力的加持，那雨滴融入龍身，為其加持了重量，令得樹龍更加的具備力量感，可隨著重量的增加，那樹龍的速度原本應該被減弱才對，可此時卻不減反增。

那是因為雷相之力？

可雷相與木相本不相搭，想要增幅更是效果不大.

「他以水相之力覆蓋了樹龍，形成水衣，雷霆相力流轉於水衣表面，並未融入樹龍之內，所以才令得樹龍也具備了雷霆之速。」

「好精妙的相力搭配！」

鄧鳳仙面色愈發的凝重，同時心中忍不住的讚嘆了一聲，這李洛果真不凡，明明只是小封侯術而已，可在李洛的手中，卻是玩出了不遜色於真正封侯術的力量。

當然鄧鳳仙明白，這就是多相的優勢，更重要的是，李洛具備著雙相之力！

李洛以更為高階的雙相之力來操控，搭配這些小封侯術，那所取得的效果，的確是相當的令人驚豔。

「不過，你也莫要小瞧我才是。」

鄧鳳仙深吸一口氣，李洛的出彩表現，反而是激發了他的戰意，也唯有這等對手，才能引起他的真正重視。

鄧鳳仙雙手合攏，印法變幻。

「金甲靈刀，分化之術！」

伴隨著鄧鳳仙暴喝出聲，只見得那破空而出的金色靈刀突然一震，竟是分化為三道金光。

金光內，皆是一柄凌厲至極的金色靈刀。

三柄金色靈刀結成了刀陣，刀氣散發，仿佛是高速旋轉的錐子一般，直接與那咆哮而來的墨玉樹龍狠狠的撞擊在了一起。

轟！

狂暴的巨聲響徹，繼而有能量風暴對著四面八方衝擊而去。

在場數万旗眾，死死的盯著半空。

只見得那裡不斷有碧綠光點破碎，三柄金色刀光組成的刀陣以一種緩慢但堅定的姿態，一點點的碾碎，穿透墨玉樹龍的頭顱。

但在這種穿透中，三柄金色刀光也是在不斷的黯淡，那股凌厲之氣同樣在出現消退。

顯然，想要碾碎這墨玉樹龍，三柄金色靈刀也是有著極大的消耗。

嗡嗡！

靈刀震顫的聲音，不斷的響起，片刻後，那墨玉樹龍終於是抵達極限，伴隨著刀鳴之聲，竟是被三柄靈刀由頭至尾，盡數的貫穿。

轟！

樹龍爆碎，化為了漫天能量光點。

顯然，在這一次的較量中，李洛的小封侯術雖然配合精妙，卻依舊被鄧鳳仙的靈刀所打破。

但沒有人為此而嘲笑，反而皆是面色凝重，就連鄧鳳仙本人，都是眉頭緊鎖，因為從相力的消耗程度來說，兩道小封侯術遠遠比他所施展的「金甲靈刀」更為划算。

但最終的結果，卻是逼得他將「金甲靈刀」的第二重變幻形態都施展了出來，甚至，三柄靈刀雖然絞碎了樹龍，但其上的金光已是極為的黯淡，甚至其上，還出現了一道道的裂紋。

鄧鳳仙眼神變幻，眼下，便是要趁李洛相術破碎時，迅速的將其拿下。

於是，伴隨著他心念一動，三柄布滿著裂紋的靈刀刺破虛空，在那諸多驚呼聲中，直接對著李洛狠狠射去。

三柄靈刀帶起的金色光線，在李洛的眼瞳中急速的放大，李洛不僅不驚慌，反而是展顏一笑。

因為對於先前的交鋒，他自身也是極為的滿意，兩道小封侯術的精妙配合，竟然將鄧鳳仙的「金甲靈刀」都勉強擋了下來。

而面對著那黯淡的三柄靈刀，他並未退避，反而是直接一步踏出。

「三光琉璃！」

李洛身軀頓時浮現出琉璃之色，其中有三種光彩浮現，令得他的肉身宛如一尊彩色琉璃之像。

「雷鳴體，第三重！」

體內傳出了雷霆轟鳴，李洛的血肉在雷鳴聲中迅速強化。

「三光神紋！」

這並非結束，李洛那如琉璃般的身軀表面，有玄妙的光紋在此時綻放出光彩，那光紋之中似乎是散發出極其熾熱，滾燙的能量，在這股能量的加持下，李洛身軀宛如是一座熔爐，肉身在此時仿佛被增強到了一種極為驚人的強度。

此時的李洛，仿佛一尊琉璃神像，他一步踏出，身影直接是出現在了三柄靈刀之前，然後五指緊握成拳，直接在那眾多震驚目光中，一拳轟出。

轟！

滾滾氣浪排山倒海一般的傾瀉開來，引得四方雲動，音爆之聲，更是在整座山頭迴蕩不休。

拳光呼嘯，直接與三柄靈刀相撞。

撞擊，僅僅持續了一瞬，然後在場數万旗眾便是心頭一震的聽見到了一種破碎之聲。

只見那半空中，三柄靈刀之上的裂紋急速的擴大，最後轟然一聲，爆碎成了漫天鋒利的金色光點。

只不過這些光點衝擊到李洛那如琉璃般的身軀上時，卻是僅僅留下了諸多白點。

這一幕，直接是引得原本喧囂不斷的廣場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

第九百零二章李洛上位

隨著三柄金色靈刀的破碎，李洛的身影也是在那滿場鴉雀無聲中徐徐落下，他此時氣勢雄渾,身軀蒸騰著熱氣，肉身仿佛是一座熔爐，舉手投足間都是有著強悍兇暴的力量在湧出來。

光是這股肉身之力，恐怕一般的極煞境都不敢硬抗。

在場數萬人皆是神色震動，特別是那些金光旗的旗眾，他們忍不住的張大了嘴巴，因為他們跟隨著鄧鳳仙經歷諸多戰鬥，最是清楚他的「金甲靈刀」是何等的凌厲兇悍，三柄靈刀一出,結成刀陣，放眼二十旗之中，恐怕也就屈指可數的幾人能夠接下。

然而今日，又多了一個李洛。

而且直到現在，李洛都未曾施展出真正的封侯術，他完全是憑藉著小封侯術的完美配合，來化解了「金甲靈刀」的攻勢。

要知道，現在的李洛，可還不是極煞境呢！

雖說他身懷三相，自身相力雄厚程度要遠勝同等級的人，但比起已至極煞境頂峰的鄧鳳仙來說,應該還是有所不如的吧？

所以眼下的結果，屬實是有點驚人。

不少金光旗旗眾眼神複雜，以前的李洛雖說在「合氣」的加持下戰鬥力能夠在二十旗中擠入前列，可在二十旗很多人看來，這並非是李洛自身實力。

青冥旗在李洛的率領下逐漸的崛起，但同樣的，如果沒有青冥旗，或許李洛也沒資格與其他那些頂尖的大旗首叫板，畢竟他自身等級落後許多，這種看法，是如今二十旗中普遍流傳的一種。

甚至，在龍血脈那邊，還傳出了此次龍首之爭，就要讓李洛顯出原形的言語。

畢竟，此前的龍池之爭中，李洛搶了李清風預定的位置，這自然也讓得龍血脈四旗那邊極為的不忿，都是覺得李洛狡詐，趁著李清風等大旗首拖了秦漪大部分力量時，趁虛而入，先一步搶了金龍柱。

但今日，李洛與鄧鳳仙的這場較量，卻是讓得龍牙脈四旗的旗眾感受到了李洛自身的實力，同樣不可小覷。

他雖然尚未踏入極煞境，但顯露的戰鬥力，卻足以與其他頂尖大旗首抗衡。

青冥旗旗眾所在處，在此時爆發出了如雷鳴般的歡呼聲，所有人都是在呼喊著李洛的名字。

而李洛，則是目光盯著鄧鳳仙，笑道：「鄧鳳仙大旗首，應該還有些手段沒露出來吧？」

先前的交鋒，鄧鳳仙並未顯露自身煞罡，若是施展煞罡，他的攻勢無疑將會更為凌厲。

鄧鳳仙神色複雜，道：「你那封侯術，也未曾施展。」

先前交鋒，雙方各有留手，但不論如何，「金甲靈刀」是鄧鳳仙最為擅長的手段，如今此術被破，倉促之下靈刀難以凝聚，而且此時氣勢勃發的李洛也不會給他這個時間。

所以鄧鳳仙明白，他已經落了下風。

聽到鄧鳳仙言語間有罷手之意，李洛也是有些訝異的道：「不打了嗎？」

鄧鳳仙周身金光相力逐漸的收斂，他搖搖頭，平靜的道：「李洛大旗首進步神速，我不得不服，我既然已經落了下風，那就沒必要做無謂的頑鬥，我雖還有底牌，但李洛大旗首留的卻是要更多一些。」

說著這些話的時候，鄧鳳仙的心情也不免有些複雜，半年前初見李洛時，那時候的後者不過只是煞宮境而已，所以鄧鳳仙雖然對他有所留意，但若是說直接將其重視，那未免也太不切實際。

即便後來李洛在龍池中表現驚豔，但也正如常人所想，這是因為有青冥旗「合氣」的加持，這才掩蓋了他與其他大旗首間的差距。

可是...誰都沒想到，短短半年時間，李洛竟然就真的趕超了上來。

「三光琉璃煞體。」

鄧鳳仙注視著李洛身體表面流轉的三色琉璃光，他自然是知曉這種最為頂級的琉璃煞體，因為他當初也曾經嘗試凝鍊過，但可惜，最終還是失敗了。

想要修成這種級別的琉璃煞體，那對於底蘊以及機緣的要求極為苛刻。

放眼天龍五脈這一代中，就算是李清風，也未曾修成，由此可見其難度。

李洛憑藉著「三光琉璃煞體」以及自身的三相優勢，真要論起相力雄厚程度，李洛已經完全碾壓了一般的極煞境，所以鄧鳳仙明白，他的等級優勢已經消失，今日之戰，勝算極小。

既然知曉了結果，那就自然也沒了繼續比拼下去的必要。

鄧鳳仙並非是喜歡鑽牛角尖的人。

李洛倒也是沒想到鄧鳳仙會這樣放棄，不過既然目的已經達到，那他自然也不會窮追猛打，於是相力盡數收斂，拱手笑道：「那就多謝鄧鳳仙大旗首相讓了。」

鄧鳳仙平靜的道：「若是李鯨濤與李鳳儀兩位大旗首沒有爭奪之心的話，那這四旗之首，便是屬於你了。」

周圍聲音減弱，有眾多視線投向了場邊的李鯨濤與李鳳儀。

李鯨濤依舊是老好人的模樣，溫吞吞的道：「都是一家人，有什麼好爭的。」

一如既往的佛系，顯然對所謂的四旗之首沒一點興趣。

李鳳儀則是對著李洛揮了揮拳頭，冷哼道：「想要我放棄，可沒那麼容易，除非你今晚登雲樓請客。」

說到最後，她也是忍不住的綻放笑顏，顯然李洛今日的表現，令得她極為的滿意。

李洛好笑的點點頭。

而隨著這兩人的表態，場中便是漸漸的有沸騰聲響起，其中以青冥旗旗眾最為激動，趙胭脂，穆壁，李世這些最早就跟隨李洛的嫡系人馬更是情不自禁，神色振奮，畢竟跟隨著如此一個潛力巨大的老大，他們未來在龍牙脈的前途也是一片坦途。

這個時候，他們無比的慶幸，半年前的李洛來到了他們青冥旗。

金光旗那邊情緒稍微有點低落，畢竟在最開始的時候，他們都是將鄧鳳仙認作了四旗之首，可如今這個位置落在了李洛手中，對於他們自然還是有些打擊。

金光旗旗眾會聚處，有一人面色最是難看，那正是從青冥旗脫離，選擇加入金光旗的鐘嶺。

他望著沸騰的青冥旗那邊，臉色變幻不定，他同樣未曾想到過，李洛竟然能夠讓鄧鳳仙都退讓。

短短半年而已啊...要知道在李洛剛來青冥旗時，鍾嶺都並未真的將他當做對手。

可最後，鍾嶺在與李洛競爭青冥旗大旗首時失敗，不得不離開了青冥旗，但那個時候，他依舊不覺得李洛能夠做出什麼成績，所以他加入了金光旗，就為了親眼看著青冥旗在李洛的率領下愈發衰敗。

但是...他的期望最終落空了。

青冥旗在李洛的帶領下，不僅於龍池之爭中脫穎而出，獲得了驚豔表現，而且李洛自身，也是在半年之後，趕超上了鄧鳳仙這些頂尖大旗首。

如今，更是率領著青冥旗成為了龍牙脈四旗之首。

這就令得鍾嶺的處境頗為的尷尬，他甚至能夠感覺到周圍那些金光旗的同僚們，時不時的對他投來一些古怪的目光。

「他怎麼能做到這一步的？」鍾嶺忍不住的咬牙，這一刻，他內心深處有一絲懊悔出現，若是早知道這李洛潛力如此驚人的話，當初，倒也沒必要鬧得這麼僵。

可惜，如今說這些，也是晚了。

「不過你就算取得了龍牙脈四旗之首，也絕不可能是李清風他們的對手！」鍾嶺暗自惱怒，只能如此安慰自己。

沸騰於煞魔洞前持續了許久，待得天色漸暗，四旗旗眾方才撤退，而李洛則是於登雲樓擺宴，宴請四旗各部旗首。

頂樓的位置，則是僅有李鯨濤，李鳳儀，鄧鳳仙三位。

宴中氣氛還算是不錯，或許是因為鄧鳳仙今日的退讓，所以就連李鳳儀都沒有再特意的針對他。

鄧鳳仙則是好意提醒李洛：「聽聞此次龍首之爭，李清風那邊放言志在必得，他這一個月皆是在苦修中，龍血脈給予了他極大的資源支持，從我得來的消息看，他與陸卿眉有極大可能會衝擊天珠境。」

李洛點點頭，這個情報，此前李驚蟄就告訴過他了，如果李清風，陸卿眉真的突破到了天珠境，那此次龍首之爭，的確算是一場激戰。

「他們真能衝擊成功？」李鳳儀柳眉緊鎖，如果那兩人真是突破到了天珠境，那就徹底與其他大旗首拉開了距離，那麼此次龍首之爭，其他人就沒戲了。

「他們熬煉的煞罡早已突破九十五丈，底蘊已是足夠，衝擊天珠境也不算是奇怪。」鄧鳳仙說道。

李洛感嘆一聲，倒不愧是天王級勢力培養出來的頂級天驕，這份天賦與潛力屬實不凡，不可小覷。

「不過這龍首之爭，除了那龍首之位外，還有什麼好處？」李洛話音一轉，突然問道。

李鯨濤聞言，則是呵呵一笑，道：「三弟倒是實在。」

「龍首之爭，龍首之位的確只是其一，還有其二與其三。」

「這其二...」

「便是我們李天王一脈最為出名的「天龍戰體」。」

第九百零三章天龍戰體

「天龍戰體？」

李鯨濤的話，頓時引起了李洛的興趣。

李鯨濤點點頭，道：「這是屬於咱們李天王一脈的一種特殊肉身戰體，一旦修成，肉身強度將會提升到一個頗為驚人的地步，甚至連體內的相力都會獲得一定的增幅，如果要在天元神州做一個戰體排行榜的話，咱們這「天龍戰體」絕對能名列前茅。」

一旁的李鳳儀也是自豪的出聲：「天龍戰體一旦修成，自身生命力隨之暴漲，只要不是承受毀滅一擊，再重的傷勢都能逐漸的恢復，可謂是保命護體絕技。」

李鯨濤憨厚的笑道：「其實這天龍戰體倒是極其適合我。」

他本身就擅長防禦保命，如果再有了「天龍戰體」加持，那可就真是打不死的鐵烏龜了。

李洛微微動容，這「天龍戰體」應該也算是一種煉體秘術，但從品階上面來說，恐怕遠超他所修煉的「雷鳴體」。

這種所謂的「肉身戰體」，對於戰鬥力的提升，不可謂不大。

「咱們天龍五脈中的修行，其實一直都是在為這「天龍戰體」做一些鋪墊，我們在地煞將階所修煉的「龍息煉煞術」，不僅是在修煉地煞玄光，同時也是令得我們的體內有一絲絲天龍氣息的存在，而這些天龍氣息，在通過「龍首之爭」時，則是會進行蛻變，最終形成初步的「天龍戰體」。」一旁的鄧鳳仙也是給予了解釋。

「不過一般來說，擁有脈首嫡系血脈的你們，體內的天龍氣息會比其他外系之人更強一些，畢竟你們體內從出生時就流淌著蘊含著天龍之氣的血脈。」

「而類似我們這樣的外系，則只能依靠「龍息煉煞術」後天修煉而來的天龍氣息，這樣一來，轉化效果自然沒你們有優勢。」

李洛頷首，這所謂「天龍戰體」是李天王一脈修煉體系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點，這令得他忍不住的感嘆，真不愧是天王級勢力，如此完整的傳承與底蘊，在大夏是永遠無法獲得的。

大夏的天驕與天元神州的天驕，即便等級相同，可若是交手起來，恐怕後者將會取得碾壓的效果。

「天龍戰體只是最初級的形態，這也算是我們這個層次第一個觸及的形態，但即便如此，天龍戰體也有高低之分，我們將其稱為「九鱗形態」。」李鳳儀說道。

「九鱗形態？」

李鳳儀微微頷首，道：「龍首之爭分兩步，第一步為「登龍」，第二步為「奪鱗」。」

「第一步你到時候就知曉，倒是無需多說，而這第二步，便是最重要的一步，因為龍首也將會在這裡誕生。」

「簡單來說，第二步是為了爭奪天龍神鱗，每得一鱗，自身最終成形的天龍戰體就會提升一級，若奪得九鱗，不僅會獲得龍首之位，還可修成「九鱗天龍戰體」。」

「九鱗天龍戰體是我們李天王一脈年輕一輩的最高成就，而且並非是每一代的龍首都能達到。」

「不過當年三叔，倒是取得了這個成就。」說到這裡，李鳳儀衝著李洛盈盈一笑，道：「所以你也要為此而努力喲。」

李洛無奈的一笑，對於老爹取得這般成就他倒是不算意外，畢竟來到龍牙脈半年之久，他也隱約的知曉了當年老爹在龍牙脈時，究竟是何等的風雲人物，而想要做到這一步，自然是需要一路橫衝直撞，取得常人所不能的成績。

不過，他的保底目標是取得龍首之位，因為這關係到「九紋聖心蓮」，所以這個位置他是絕對不會輕易相讓，至於最終能否完成那所謂的「九鱗天龍戰體」，那就到時候再看吧。

「剛才大哥還說了其三，那又是什麼？」李洛看向李鯨濤，問道。

李鯨濤笑道：「這其三就得等龍首之爭結束後了，因為那是一處秘境洞天，其名為「靈相洞天」，這座秘境，可算是天元神州上面的一件盛事，到時候恐怕各大勢力，都會派遣天驕前往，爭奪機緣。」

「那時無數天驕雲集，一舉一動間，皆為天元神州無數人所關注，那可是揚名的大好時機，說不得就直接登了風華錄，名動天元。」

李洛聞言，卻是興趣不大，只是務實的問道：「那「靈相洞天」有什麼好處？」

「你可知道為何這座秘境以「靈相」為名？」李鳳儀反問。

李洛微微沉吟，心頭一動，道：「莫非其中的機緣，與「相性」有關？」

李鳳儀笑著點頭，道：「倒是機敏。」

「這座秘境之內，生有諸多神奇而罕見的天材地寶，其中一些頂級者，可令人相性進化提升。」

「甚至，還有奇物，可令人誕生輔相，雖然此類極為的罕見，但歷史上的確出現過，那還引發了一場大爭鬥，各方天驕為此殺得血流成河，畢竟誰都知道，若是能夠擁有主輔相性的話，對於自身將會是不小的提升。」

「嘶。」

聽到這裡，李洛頓時忍不住的倒吸一口冷氣，誕生輔相的奇物？那豈不是就跟他這主輔屬性一樣了？

這種奇物他以前也只是在傳聞中聽過，沒想到如今能有真正的消息。

但此物對他倒是沒多大的吸引力，畢竟他三道相性皆是主輔，已經不可能再藉助這種東西誕生出更多的輔相。

不過，那些能夠提升相性品階的頂尖天材地寶，倒是很讓他心動，如今他三道相性，水光相已至八品，木土相也已下七品，龍雷相雖說在這段時間不曾間斷的培養下已經達到六品頂峰，但卻始終還未能達到七品層次。

這些天材地寶可以與靈水奇光疊加效果，所以如果能夠得到一些的話，或許他的相性品階將會迎來一次極大的進化。

想到此處，李洛就心頭痒痒起來，這天元神州不愧是內神州，如此神妙的秘境，外神州哪能遇見。

不過最終他還是將情緒按捺了下去，此事不急，眼下最重要的，還是這「龍首之爭」。

九紋聖心蓮，對於他而言才是必須得到之物。

而且那「靈相洞天」將會吸引天元神州各大勢力的天驕，其他天王級勢力中的頂尖天驕定然也會出現，比如此前交過手的秦漪.所以想要謀劃這場機緣，他還得提升自身實力。

比如先將這「天龍戰體」修成。

若是能夠修成那「九鱗天龍戰體」，那當然就更是完美不過。

一念至此，李洛將杯中酒水飲盡，心中對那即將來到的龍首之爭，倒是愈發的期待了。

第九百零四章大爭開幕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零五章石龍三千丈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零六章龍炎灼身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零七章出人意料的李鯨濤

李鯨濤突然的接近，令得李紅鯉極為的受驚。

那受驚程度遠比李洛超過她還要來得強烈，畢竟李洛雖然才來到天龍五脈半年左右的時間，但這傢伙的諸多事跡的確是令人不甘心的同時又只能認同他的確算是有些能力。

可與李洛相比，李鯨濤在天龍五脈這一代中可就真是屬於那種毫無聲望的類型，如果不是此前龍池之爭上，他顯露出了一手令人驚愕的奇葩防禦相術使得眾人對他有所注意，恐怕大家都會不由自主的將他所遺忘。

沒辦法，存在感屬實太低。

李鯨濤性格溫和，從不與人爭執，也沒有顯露任何的野心，自然而然就沒有人注意他了。

正因為如此，李紅鯉對於李鯨濤突然追上她的事情，感受到了極為強烈的震撼。

這憑什麼？！

李紅鯉美目瞪圓，死死的盯著李鯨濤。

而李鯨濤被她這突然間的應激反應也是嚇了一跳，趕緊默默的橫向拉開十幾步的距離，然後繼續吭哧吭哧的攀登。

眼見著李鯨濤真要將自己所超越，李紅鯉臉色青白交替，體內相力在此時盡數爆發，而後她的攀登速度也是大漲一截，再度將李鯨濤所超越。

不過她這樣一來，雖說短時間內攀登速度提升了，但自身節奏卻是被打亂，而且如今龍炎灼身，相力消耗本就極快，一旦待得李紅鯉爆發結束，恐怕之後她的攀登將會變得極為艱難。

原本保持理智情況下，李紅鯉也不會這麼做的，因為得不償失，但隨著李洛與李鯨濤的接連刺激，她的理智顯然是被情緒所控制了。

同處這一梯隊的鄧鳳仙，李森閻，李鯤等人也是有些錯愕，旋即默默搖頭，女人果然是情緒化生物，只是這樣一來，此次登龍，李紅鯉所取得的成績，恐怕要低於預期了。

不過，對於李鯨濤突然追趕上來，他們也是升起了一分警惕，目光時不時的看向前者，如果說龍池之爭中，李鯨濤顯露的變態防禦只是讓得他們對其有所重視的話，那麼此次李鯨濤在登龍上面追趕而來，這就顯得有些不一般了。

這說明李鯨濤的底蘊，並不弱於他們。

而且龍炎灼身對其並沒有造成太過明顯的影響，這隻有一個可能，那就是李鯨濤的肉身，恐怕也是如同李洛一般，並沒有蘊含多少的雜質。

可是，沒聽說過李鯨濤也修成過「三光琉璃」啊？

而當他們為李鯨濤突如其來的表現而驚疑時，在那虛空上，五脈高層同樣是發現了這一幕，當即引發了一些驚奇之聲。

五位脈首皆是投目而來，深邃得足以堪透萬物的視線，落在李鯨濤身上。

李驚蟄眼中神光湧動，神色微動。

「咦，這李鯨濤的肉身，似乎是有些古怪。」出聲的，乃是龍骨脈的脈首，李玄武。

其身軀魁梧如巨人，體形乃是五位脈首中最強壯者，他一身血肉散發著無法形容的浩瀚血氣，那股血氣之強，在其周身遊動，仿佛是衍變著一方世界一般，神妙至極。

李玄武，天龍五脈，肉身最強之人。

此時的他，盯著李鯨濤的身軀，眼瞳有血光流轉，而後聲音如雷的道：「其肉身堅韌凝鍊，血肉淨澈，遠超其他大旗首，看樣子應該是修煉了一種煉體封侯術，而且境界還不低。」

「不過他這肉身也有點奇怪，雖說強韌，但湧動的力量卻是有所不足，這肉身，好像是個堅不可摧的沙包？」

話到最後，李玄武神色也是不免有點古怪起來，這李鯨濤究竟是個什麼奇葩？他能將肉身修煉到這般程度，說明其在這一道上應該有極高的天資，肉身之強，也在於力量磅礴，一拳可崩天裂地，霸道強橫，可這李鯨濤的肉身，強則強矣，卻強在挨打？

以他這肉身防禦度，李玄武感覺就算他被數名大旗首圍攻，恐怕都能把對方耗得相力枯竭。

「驚蟄脈首，這小子倒適合煉體，要不送到我們龍骨脈來修行，你們龍牙脈偏重攻伐凌厲，與他好像不對路子。」李玄武看向李驚蟄，笑道。

李驚蟄望著李鯨濤的身影，有些無語的道：「他那憊懶溫吞的性格，恐怕也不適合你們龍骨脈。」

龍骨脈修行格外艱苦，以李驚蟄對李鯨濤的了解，真把他丟了過去，他可能每天躺著裝死，到時候簡直給龍牙脈丟臉。

「其實李洛最合適，他在琉璃煞體境時，就修成了「三光琉璃」，這煉體根基可謂堅實，如果驚蟄脈首捨得，我龍骨脈倒是歡迎。」李玄武笑眯眯的道。

李驚蟄笑了笑，不置可否的道：「龍骨脈煉體的確獨步五脈，不過我們龍牙脈也不見得就沒有適合他的，畢竟這孩子各方面都出色，煉體只是其一而已，我感覺他未來一定會比他那個不靠譜的老爹更出色。」

聽得李驚蟄這話，其他四位脈首神色都是一動，誰不知道李太玄一直都是李驚蟄的驕傲，而縱觀他們李天王一脈這些年間，也就只有李太玄這麼一個驚才絕豔的後輩，當年在李太玄風頭最盛的時候，可是有不少傳言，說未來的龍牙脈，將會達到一脈雙王的盛況。

而若是達成這般成就，那龍牙脈不論實力還是聲勢，都將會問鼎五脈之首。

只是可惜後來李太玄遭遇變故，去了外神州多年，直到如今，都是未曾有確切消息傳來。

這倒是將龍牙脈的崛起之勢打斷了。

而李太玄已經如此出彩，如今這李驚蟄，竟然這麼看好李洛這個孫子嗎？

龍血脈脈首李天璣微微一笑，道：「驚蟄脈首望孫成龍倒是能夠理解，不過李洛如今才只是煞體境而已，未來如何，還得再看一些時日。」

「最起碼，當年李太玄登龍時，可是渡過了「九龍灼身」，眼下李洛能否做到，或許還不一定。」

李驚蟄淡笑道：「那你這次可得看好了。」

李天璣笑著點點頭，道：「那就拭目以待了。」

而當這些五脈高層彼此間交鋒時，登龍依舊是在持續，二十位大旗首，紛紛鼓足相力，竭力忍耐龍炎炙烤帶來的劇烈灼痛，不斷的向上攀登。

李洛，也是在此時，與陸卿眉僅有數丈的距離，算是真正的躋身進入第一梯隊。

而此時，他們的位置，已經來到了兩千丈。

周身所出現的火龍數量，也從此前的一條，攀升到了三條。

熊熊龍炎灼身，恐怖龍威籠罩而來，此時此刻，不論是李洛還是李清風，陸卿眉，都是汗如雨下，步伐沉重，面龐上時不時的划過痛苦之色。

但他們並未減緩步伐，依舊是在保持節奏的繼續攀登。

如此，半個時辰眨眼即過。

李洛所在的第一梯隊，正式邁入兩千六百丈。

此時三人周身的火龍數量，達到了六條。

面對著六條火龍不斷的灼燒身體，李洛三人也感受到了極強的壓力，每一步的踏出，都將會承受難以想像的痛苦。

轟！

而就在此時，李清風的體內，有雄渾驚人的相力陡然爆發，而在那磅礴相力湧動間，所有人都是見到，在其身後，似是隱隱有著一顆璀璨的能量光珠浮現出來。

所有人心頭都是微微一震。

那是

天珠。

雖然此前就有所準備，但當諸多大旗首在見到李清風身後所形成的那一顆能量天珠時，依舊不免心情複雜。

李清風，果真是突破到天珠境了。

而他們也明白，如今李清風直接顯露天珠，這是想要一口氣的衝頂而上了。

第九百零八章兩千九百七十丈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零九章贔龍相

當李清風衝擊三千丈失敗後，引起無數惋惜嘆息，因為很多人都想見證新的傳奇出現，畢竟這登龍三千丈，已經有好些年沒有出現過了。

而作為這一代中名氣最為響亮的李清風眼下都折戟，恐怕這三千丈，也只能等待未來新的二十旗中的天驕來衝擊了。

在那諸多嘆息聲中，陸卿眉也是開始行動了。

她並沒有因為李清風的失敗就顯露畏懼，反而明眸之中升騰起昂揚戰意，她毫不猶豫的踏出腳步。

九條火龍加身，恐怖的龍威如山嶽般的覆蓋而來。

在那諸多目光注視下，陸卿眉艱難的登梯而上，此時的她，同樣是將自身相力催動到了極致。

腦後有九彩光環浮現的金色鹿影出現在陸卿眉身後，那是她的虛九品九彩金鹿相。

璀璨天珠瘋狂的嗡鳴震動，吞吐天地能量，轉化相力，灌注陸卿眉體內。

陸卿眉的步伐，要比李清風顯得更為沉重一些，這應該是因為雙方雖然都是踏入了天珠境，但顯然李清風底蘊更強一點所導致。

所以，當眾人見到這一幕的時候，就已經知曉，恐怕陸卿眉很難超越李清風。

事實也正如眾人所料。

當陸卿眉的腳步來到兩千九百六十八丈的時候，她身後的天珠不斷的爆發出嗡鳴聲響，一道道能量漣漪自其上擴散出來，那是運轉到極致，不堪重負的表現。

恐怖的龍威猶如山嶽，給天珠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陸卿眉俏臉顯得有些蒼白，甚至連腦海中都是傳出了眩暈感，她感受著自身的狀態，不由得有些惋惜的嘆了一口氣。

她其實是有機會踏出這兩步，然後去和李清風平行，同時去挑戰一下那所謂的「九龍合一」。

但是，她吃虧在自身並非是李天王一脈的血脈，所以體內蘊含的天龍氣息比不上李清風等人。

這就導致在登龍上面，她每走出一步，那所承受的代價，會比李清風更重一些。

所以她能夠走到這一步，縱觀歷代二十旗中的外姓人，已經算是不錯的成績了。

陸卿眉輕輕搖頭，不再向前，而隨著她腳步的停下，那股籠罩身軀的恐怖龍威頓時開始消散，連帶著周身的九龍，也是隨之化為虛無。

隨著一道淡淡的光影駐留原地，陸卿眉的身影也退到了兩千九百丈處。

李清風望著出現在身旁的陸卿眉，道：「陸卿眉大旗首可惜了，若不是吃虧天龍氣息稍遜一點，你的成績不會弱於我。」

陸卿眉卻是無所謂的道：「又不是突破了三千丈，多點少點毫無意義。」

李清風嘆了一聲，道：「這三千丈難度太高，九龍合一根本不是一星天珠能夠抵禦，看來咱們這一代二十旗，也無緣解鎖這個成就了。」

「那倒不一定，不是還沒結束麼？」陸卿眉說道。

李清風目光往後一掃，淡笑道：「你是指李洛嗎？」

「他的速度，似乎反而比之前更慢了，連李鯨濤都要追上他了。」

在那後方不遠處，李洛步伐緩慢的攀登，這般速度反而不及之前，也不知道是不是壓力太強，令得其自身有些承受不住。

而在李洛後面一點的位置，一道身影則是始終以那恆定的速度在攀登，導致漸漸的追上了李洛。

那是李鯨濤。

這個人，出現在這個位置，幾乎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而此時不止是李清風，陸卿眉在看著李鯨濤，這石龍空間內外，不知道多少奇特視線，都停留在李鯨濤身上，他們都想要看看，這個往日不顯山不露水的人，這一次究竟能令人多麼的意外。

在那眾多視線下，李鯨濤慢慢的來到了李洛的位置，他看向似乎沉浸於自身，完全未曾理會外界動靜的李洛，當即明白李洛應該是在藉助石龍威壓磨練自身，所以也沒有打擾李洛。

「三弟，我先上去幫你探探路。」

李鯨濤低聲說了一句，然後繼續攀登，如此半晌後，他也是在那萬眾矚目下，來到了兩千九百丈處。

「李鯨濤大旗首，往日裡隱藏得可真深呢。」李清風望著來到此處的李鯨濤，緩緩說道。

李鯨濤搖搖頭，憨笑道：「沒有隱藏，只是以前我又不與你們爭奪什麼，自然就沒人注意我了。」

「那這一次怎麼又要爭了？顯露了自身實力，往後可就沒那麼自在了，別人自然而然會將壓力給你。」李清風淡淡的道。

李鯨濤聞言，露出苦澀的笑容，道：「我也沒想到他們爬得那麼慢啊！等我回過神來的時候，都已經跑上來了！」

李清風嘴角忍不住的一抽，這貨也真是個奇葩啊。

「不管你隱藏了多少，龍首之位我都不會相讓的，如果在後面的「奪鱗」上面遇見，我倒是想要試試你究竟有多少實力。」李清風平靜說道，他能夠對著李鯨濤說出這樣的話，顯然也是將其當做了龍首的競爭者。

而此前，只有陸卿眉有這個資格。

「龍首我就不想了。」

李鯨濤連忙擺了擺手，露出憨厚的笑容：「不過我三弟倒是有機會，所以如果「奪鱗」上面遇見了你，我雖然不想爭鬥，但恐怕也得耗上一耗。」

「就怕李洛擔不起你的厚望了。」李清風不鹹不淡的道。

李鯨濤呵呵笑了笑，也不與他爭辯，而是抬頭望著前面斑駁的石梯，有些愁眉苦臉的嘆了一口氣。

如果可以的話，他是真不想去受這最後一百丈的苦。

但如今他已經在眾目睽睽下走到了這裡，如果連嘗試都不去做的話，等龍首之爭結束，他怕是會被李鳳儀追著爆錘一個月，雖然他皮糙肉厚也不怕，但被李鳳儀甩一個月臉色也屬實不舒坦。

所以，最終他還是在那無數道視線注視下，邁出了腳步。

頓時九龍加身。

嘶！

李鯨濤倒吸一口涼氣，有些微胖的臉龐都是在此時扭曲在了一起，這威力，比剛才的八龍強悍了不止一籌啊。

而且那恐怖的龍威幾乎是能夠將一座山頭都給壓平下去，可想而知肉身究竟要承受多大的壓力。

李鯨濤的體內，有深黃色的相力流淌，同時在其身後漸漸的化為一道深黃色的巨獸虛影。

那巨獸形似巨龜，但卻生有龍首，龍爪，背負黑甲，給人一種厚重不可摧毀之感。

這就是李鯨濤的相性。

上八品，贔龍相。

只不過，他這上八品的相性，散發著極強的靈性，這讓得不少人眼神一動，這似乎是有進階化為虛九品的跡象。

隨著這道相性的浮現，所有人都見到，李鯨濤的身後，同時也出現了一枚能量光點，光點壓縮到極致，繼而綻放出強光。

這一幕，所有人都不陌生。

那赫然是天珠凝現的跡象！

只不過，李鯨濤這顆天珠，略顯虛幻，並未完全的凝實。

虛珠！

但不管如何，李鯨濤竟然已經邁出了那一步，觸及到了天珠境，成為了二十旗中，僅次於李清風，陸卿眉的人。

譁！

而這一幕，頓時引發了巨大的譁然，後方鄧鳳仙，李紅鯉等人皆是面容震動，此時此刻，他們總算是明白，為何李鯨濤能夠超越他們。

原來，他已經在不聲不響間，半隻腳踏入了天珠境！

李鳳儀也是呆了數息，旋即狠狠的咬了咬牙，道：「真是屬烏龜的，不打不走！」

在那諸多驚呼聲中，李鯨濤雙手結印，只見得他的皮膚在此時迅速的變得斑駁，仿佛是形成了一層流轉著銅光的甲殼之皮。

不過這並未結束，銅光之後，接連又衍變出數種光澤，一層又一層的覆蓋在了李鯨濤身體表面。

隨著第四層光澤甲皮的覆蓋，李鯨濤方才鬆了一口氣，然後開始一步步的攀登而上。

他的步伐，依舊緩慢而穩定。

最後，他在許多凝重的目光中，來到了兩千九百六十九丈，這個位置，已經超過了陸卿眉一丈。

再前一步，便是李清風所在的兩千九百七十丈，而若是踏足此處，就會遭遇九龍合一的最強考驗。

李清風的目光，也是在此時死死的盯著李鯨濤的身影。

李鯨濤似是躊躇了一下，但還是邁出了腳步，踏足兩千九百七十丈。

譁！

隨著李鯨濤在兩千九百七十丈處站穩身形，周身九龍頓時合一，化為一條栩栩如生，散發著恐怖溫度的巨大火龍，虎視眈眈的盯著李鯨濤。

此前，李清風也就是在這裡選擇了退後，因為那九龍合一所化的暗金色龍炎，他並沒有承受的把握。

李鯨濤也是感受到了極大的威脅，他心中不免有些打起退堂鼓，因為他明白，他能夠超越陸卿眉，追上李清風，其實不是因為他的實力超過了兩人，而是這登龍有些利好他。

他最擅長的是防禦，而登龍又無須攻伐，只要默默忍受，自然就能走上來，所以他表現很是突出。

而若是真的換作兩者比試的局面，他唯一能做的，或許就是靠皮糙肉厚，混成平局。

李鯨濤猶豫了數息，最終他還是有了決定。

「三弟應該是衝著龍首而去的，那我就先幫他試試這九龍合一之火的烈度，也好讓他待會有些準備吧，我皮糙肉厚，應該也燒不壞吧？」

這般想著，他也就在那無數道倒吸冷氣的聲音中，選擇了迎著巨大火龍，踏出了腳步。

吼！

巨大火龍咆哮，頓時化為神秘的暗金色火焰，對著李鯨濤衝刷而至。

第九百一十章李洛的衝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一十一章斬龍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一十二章又是一個紀錄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一十三章九鱗天龍戰體雛形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一十四章戰陸卿眉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一十五章終遇李清風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一十六章龍血天平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一十七章血脈之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一十八章龍首就到手了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一十九章第九場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二十章父子局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二十一章大成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二十二章水龍牙劍之威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二十三章九鱗天龍戰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二十四章獎賞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二十五章天龍逐日弓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二十六章靈相洞天

「沒錯，就是那「靈相洞天」。」

李驚蟄頷首，道：「這座洞天頗為神異,此處應該是某個遠古宗派所打造的修行秘境，而且還是針對於相性品階提升的秘境，這可屬實頗為稀罕，當初這座洞天被發現時，直接是引發了天元神州的一場大戰，各方勢力都對其心懷覬覦，包括我們這些天王級勢力。」

「當時各方爭鬥一番，打得不可開交，甚至連我等王級強者都曾出手,後來那「靈相洞天」隱隱有些承受不住，各方才開始有所收斂，最終經過好一番談判，決定由一些頂尖勢力將其封鎖，算是聯合開拓，不可一家獨佔。」

李洛聽得暗暗咂舌，連王級強者都得出動，可見各方勢力對這所謂「靈相洞天」的重視程度。

「這靈相洞天，每間隔一些時間，就會自然的形成諸多符印，這些符印,其實就算是進入洞天的鑰匙與憑證，而這些鑰匙，絕大部分會被各大勢力鎮守在那裡的強者截獲，當然按照規矩，各大勢力也不會完全截取，而是會遺留散落一些，由一些氣運不錯的散修獲得，如此也免得引來一些怨氣，說我等霸佔機緣，不容他人染指。」

李驚蟄繼續說道：「而這些符印，其實也有品階之分。」

他袖袍一揮，有三枚符文緩緩升起，剛好是呈現金，銀，銅三色，而看得出來，其中金色符文最為奪目與深邃，那符文也更是深奧晦澀。

「我們將其稱為「相符」，有金銀銅三階，其中金相符品階最高，而越是高階的相符，在那靈相洞天內好處也就越多，特別是一些核心區域，則是需要持有金相符，才能夠進入，獲取機緣。」

「一般來說，你們這些在龍首之爭中取得亮眼成績的驕子，都會賜予「金相符」，助你們在靈相洞天內有更好的機會。」

李洛點點頭，看來這也是尖子生的優勢之一了。

「不過也不只是你們這些在龍首之爭上表現好的驕子會擁有金相符，另外一批人同樣會獲得這份待遇。」李驚蟄說道。

李洛一怔，訝異道：「還有其他人？」

「靈相洞天有內外兩層，你們參與的，是靈相洞天的外層區域，這片區域有相力等級限制，唯有天相境之下，方可進入。」

「也就是說，到時候這靈相洞天內，天珠境實力，才是真正具備競爭力的人。」李驚蟄說道。

李洛眉頭微皺，天珠境才是真正具備競爭力的人，可他們這一代中，真算是天珠境的，只有李清風與陸卿眉二人，而他這裡，嚴格意義來說只是擁有著二星天珠的戰力。

可是，二星天珠在天珠境中，不過還只是初期罷了。

那麼到時候參與靈相洞天的，甚至還會出現更高星的天珠境，其中，甚至有七星以上？

而縱觀天龍五脈中，符合這個段位的...那就只有...

「天龍五衛？」李洛開口問道。

李驚蟄頷首，道：「沒錯，天龍五衛那邊，都會派出一些實力在天珠境的精英來參與此次的靈相洞天。」

「其他各大勢力，也會儘可能的派出一些天珠境中的頂尖好手，以謀取靈相洞天內的諸多機緣。」

李洛無奈道：「我還以為我們這一代是主角呢，現在來看，感情咱們只是陪跑的。」

有了這些天珠境中的頂尖好手在，他們這種二星天珠的戰鬥力，倒也算不得有多出彩了。

不過這樣一來，倒也能夠看出這「靈相洞天」的規模的確很高，恐怕整個天元神州凡是有能耐獲得「相符」的天珠境驕子，都會跑來湊個熱鬧。

相性品階的提升，對於所有人而言，都具備著極大的誘惑。

畢竟，能夠如同李洛這般無限以靈水奇光進化相性的人，太過的罕見。

所以靈相洞天的開啟，當真算是天元神州上面的一件盛事，誰能在這上面嶄露頭角，怕就能迅速的名動四方。

「倒也不必妄自菲薄，靈相洞天的一些機緣，也不全是看實力，有時候機緣也很重要。」李驚蟄安撫了一聲，道：「而且此時賜予你們寶具，不也是為了增強你們的戰鬥力麼。」

李洛點點頭，他倒不是畏懼，相反，這種充滿著壓力的競爭，才能夠更加猛烈的壓榨自身潛力，令得自身實力突飛猛進。

那些天驕，都是磨礪自身的一把好刀。

而且距離那靈相洞天開啟也還有一些時日，他還能夠趁機再提升一些自己的實力。

「看來這的確是天元神州上的一件盛事。」李洛說道，對此倒是懷有了一點期待。

在那靈相洞天中，應該能夠領教一下這天元神州年輕天驕的真正風採。

「對了，爺爺，天元神州上那座「天元古學府」，會有人來參與這靈相洞天嗎？」李洛突然問道。

「天元古學府麼？他們坐落於天元神州西方地界，在中部地界較少出沒，畢竟這裡是各大天王級勢力匯聚的區域，他們也不想摻和進來。」

「當然，天元古學府也極為的古老，底蘊極深，同時還是學府聯盟的創建者之一，所以各大天王級勢力都很給其面子，而靈相洞天這種機緣，自然也會分配一些給他們。」李驚蟄說道。

「也就是說天元古學府也會來人？」

李驚蟄點頭，問道：「怎麼？你認識他們？」

李洛連忙搖頭，笑道：「我以往在大夏，便是在一座聖學府中修行，自然對更高一級的古學府很是關注。」

「這些古學府在培育天驕這一點上面，的確是有些獨到之處，而且學府聯盟自上古年代就已創立，專門針對異類，於我人族而言，他們都很值得敬重。」李驚蟄說道。

李洛點點頭，心中倒是盤算著如果有機會的話，看看此次能不能與天元古學府那邊拉上關係，畢竟他這裡還有著素心副院長的囑託呢，而且他要給姜青娥送「九紋聖心蓮」的話，也得靠天元古學府。

這般想著，心中對那「靈相洞天」倒是更加期待了。

「靈相洞天內危機四伏，你們到時候也要多加小心，那裡爭鬥可不像是龍池，龍首之爭，每一次靈相洞天的開啟，其中都不乏有天王級勢力的天驕葬身其中，而我們李天王一脈，也有不少的敵人，到時候萬一遇見，莫要留手。」李驚蟄告誡了一聲。

李洛三人皆是趕緊應下。

李驚蟄便不再多說，讓得三人將桌上餐盤吃光後，便是揮手：「你們今日也累了，早些去歇息吧。」

「對了。」

他看向起身的李洛，補充道：「再有三日，牛彪彪那裡應該便是差不多了，到時青冥院這邊，也該有個安排了，你那時記得參加。」

他頓了頓，意味深長的道：「青冥院多年無主，你也該替你父親擔著點了。」

李洛聞言，眼中有驚喜湧現出來。

彪叔終於要恢復了嗎？

。

第九百二十七章上品侯

接下來的三日，李洛則是半步不出門，但他也並未是在歇息,而是在熟悉自身的力量，此次龍首之爭激烈異常，而李洛也是在其中獲得了不小的好處。

不提自身在登龍的壓迫下，完成突破，一躍邁入煞罡四十丈的極煞境，而且此後還獲得了「九鱗天龍戰體」，算是極大的增強了他自身戰鬥力。

按照李洛的預測，現在的他雖說只是極煞境，但憑藉著「眾相龍牙劍陣」這些頂尖手段,他完全不懼任何二星天珠境的強敵。

但這顯然還有些不太夠，畢竟那「靈相洞天」中，必然會迎來諸多天珠境中的天驕，這些人中不乏實力達到五六星甚至更高層次的人，若是到時候要與這些人競爭，他依然會顯得有些力竭。

所以在靈相洞天開啟之前，他還是得儘可能的提升一些自身實力。

三日後，李洛結束潛修，前往了龍牙主山。

今日就是牛彪彪修補根基結束的大日子，若是成功，牛彪彪就會重回當初的境界,甚至更上一層樓。

而對於這一點，或許牛彪彪自己，也已經等待了許多年。

李洛來到龍牙主山後，徑直去了此前的大殿，而在大殿門口，便是見到負手而立的李驚蟄，而在李驚蟄身旁，他還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

那是，李靈淨。

「靈淨堂姐。」李洛上前，笑著打招呼。

李靈淨眸光清亮的望著李洛，清麗的俏臉上也是浮現出動人笑顏，輕柔道：「還沒恭喜李洛堂弟，奪得此屆二十旗龍首之位呢。」

「這不算什麼，當年靈淨堂姐若是進入了二十旗，想來奪得上一屆龍首應該問題不大。」李洛笑道。

李靈淨當初在龍牙域中，也算是頂尖的天驕，以她的心性能力，如果真進了二十旗，李洛覺得她必然是有著龍首之姿。

李靈淨掩唇輕笑，道：「你可莫要捧殺我，而且歷代龍首間也是有著差距的，如你這般挑戰李太玄大院主上位的龍首，這含金量可不是一般龍首可比。」

李洛笑了笑，問道：「靈淨堂姐這段時間情況如何了？」

他所問的，自然便是她體內那「蝕靈真魔」的問題。

李靈淨看了李驚蟄一眼，然後輕輕頷首，道：「多虧了脈首這段時間費心，如今我體內的「蝕靈真魔」的侵蝕已經被化解了許多。」

「靈淨堂姐的實力，似乎提升很大？」李洛打量著李靈淨，因為此時從後者的身上，他能夠感受到一絲絲的壓迫感，這說明其如今的實力應該頗為不凡。

「如今我算是七星天珠境的實力。」李靈淨嫣然說道。

「七星天珠境了？」李洛微驚，李靈淨前些年被「蝕靈真魔」所害，自身渾渾噩噩，修煉自然難有精進，可如今這麼短暫的時間，怎麼達到這種層次了？

七星天珠境，恐怕那些與她同輩的天驕，也就不過如此了。

「她的情況頗為特殊，「蝕靈真魔」吞噬過不少天驕，如今隨著其被煉化，自然也便宜了她，所以算是因禍得福。」一旁的李驚蟄淡淡說道。

「對了，此次靈相洞天，我會讓她也跟隨你們一起，也算是個照應。」

李洛訝異的看向李靈淨，道：「靈淨堂姐也去靈相洞天？」

李靈淨微笑道：「到時候就希望李洛堂弟多多關照了。」

李洛無奈道：「你說反了吧，七星天珠境的高手，到時候還希望你多關照我。」

「李洛堂弟放心，我定會貼身保護你。」李靈淨明眸凝視著李洛，掩唇笑道。

「那就多謝靈淨堂姐了。」李洛笑著拱手。

與李靈淨說話間，李洛的目光也是在投入大殿中，隱約可見那座巨大的鼎爐還在熊熊燃燒，那其中瀰漫的澎湃能量恐怖得猶如即將噴發的火山一般，帶著毀滅般的氣息。

在那種能量威壓下，李洛即便站在大殿外，依舊是感覺到呼吸都變得艱難了起來。

龍首之爭上所遇見的戰鬥，與眼前這種威壓比起來，當真是不值一提，即便是七星天珠境的李靈淨，也是遠遠不及。

而鼎爐內的熊熊火焰中，則是隱約可見一道魁梧的人影盤坐。

李洛並未進入大殿，而是在殿門口看著，然後小聲的問道：「爺爺，彪叔怎麼樣了？還順利嗎？」

他有點擔憂，畢竟此前李驚蟄提供的第二法固然能夠讓得牛彪彪彌補根基，可其中危險性也是極高，若是失敗，牛彪彪的實力將會永遠退步到封侯境之下，而且再難前進一步。

李驚蟄盯著鼎爐中，道：「他選擇的這一法的確極為兇險，這段時間他已經不知道多少次遊走於失敗邊緣，不過其心性也是極為的堅韌，而且蘊含著一股兇氣，憑藉著這股兇氣，他倒是硬生生的從失敗邊緣闖了回來。」

「如今他已經渡過了最危險的階段，只要待得封侯臺再度重鑄，便算是大功告成了。」

言語間，倒也是有著對牛彪彪的一絲讚嘆，畢竟這第二法兇險萬分，正是需要這種兇狠的破釜沉舟之氣，若是在這個過程中，牛彪彪但凡有一次動搖以及退縮，恐怕迎接他的就只有失敗的結局。

李洛聞言則是如釋重負。

而此時，他突然感覺到那自鼎爐中爆發出來的能量波動開始變得極其洶湧澎湃起來。

「差不多了。」李驚蟄自語一聲。

轟！

而就在他聲音落下的那一刻，大殿內的鼎爐蓋子直接是在此時炸開，只見得滔天能量沖天而起，連虛空都是被這股能量硬生生的撕裂開了一道道的裂痕。

那股能量之恐怖，讓得李洛動都不敢動，生怕被波及。

好在此時李驚蟄揮了揮衣袖，一股無形的力量將大殿籠罩，力量所過處，空間紛紛凝實，直接是將那股滔天能量盡數的封鎖在大殿內，半絲都未能外洩。

李洛目光眨也不眨的盯著其中，只見得那浩瀚能量中，有一道魁梧身影自鼎爐內邁步踏空而出，而隨著那道身影的出現，在其身後，虛空震蕩，一座座似是巍峨如山嶽般的封侯臺，緩緩的浮現。

這些封侯臺，每一座都是璀璨奪目，其上瀰漫著無數光紋，仿佛是自天地間所誕生一般。

李洛盯著那道魁梧身影身後的封侯臺，一座，三座，五座，六座...七座！

當李洛見到那第七座封侯臺出現時，臉龐上頓時有驚喜之色湧現而出，果然，選擇第二法「破而後立」並且成功後，牛彪彪不僅恢復了曾經的實力，而且還更上一層樓，邁入到了七品封侯境！

七品侯，可稱上品侯！

這個境界，在龍牙脈內也能夠算做是處於頂尖的那一批，堪稱是除了李驚蟄這位定海神針外，最強的戰力梯隊。

而若是放在天元神州上，牛彪彪也能夠算做一方豪強，不論去往任何勢力，都將會被奉為客卿，好生供奉。

也虧得李驚蟄封鎖了大殿空間，否則此時七座封侯臺一現，便會引來天地異象，天地間的能量也會受到引動。

不過七座封侯臺也並未持續太久，很快便是化為毫光落下，直接是鑽進那道魁梧身影的天靈蓋之中。

牛彪彪也是在此時緩緩的睜開了眼目。

那一瞬間，似是有一道散發著滔天兇厲的刀光自其雙目中暴射而出，那道刀光湧現，面前的虛空頓時被撕裂開來。

李洛與李靈淨面色一變，皆是不敢直視此時牛彪彪那無法收斂的滔天氣勢。

雖說在龍牙脈中見過的封侯強者屬實不少，但對於他們這種級別的人而言，封侯之威，依舊恐怖絕倫。

牛彪彪立於原地好半晌的時間，他此時的眼神也是充滿著激動與狂喜，畢竟對於這一天他同樣期待了太久，而當這一刻真的出現時，他甚至都以為有點不太現實。

而且，他能夠清晰的感覺到體內流淌的那股恐怖力量，比他曾經巔峰時期，還要更為強橫。

當年他是六品侯，而現在，卻是七品！

雖說只是一品之差，但這一品卻並非那麼容易跨越，不少六品侯強者困於此境多年，都難以踏出這一步。

因為跨入七品，便是上品侯之列。

牛彪彪深吸一口氣，待得逐漸適應體內力量後，他心念一動，體內封侯臺震動嗡鳴，便是如長鯨吸水一般，將散逸開來的能量波動盡數的收斂而回。

他身影落地，看向大殿門口處。

「多謝脈首再造之恩。」牛彪彪對著李驚蟄沉聲說道，因為只有他才清楚，李驚蟄給予他這第二法是何等的玄妙，而且此法也需要一名王級強者的出手護持，這種條件對於很多封侯境而言，可謂苛刻。

王級強者即便在內神州中，也皆是一方巨擘，哪能輕易請動？

李驚蟄道：「無須道謝，這是太玄他們欠你的。」

李洛也是迎了上來，笑道：「彪叔，老爹老娘若是知道你能恢復實力，定然也會很開心欣慰。」

牛彪彪望著李洛，那滿臉橫肉的臉龐也是不由得變得柔和了下來，他拍了拍李洛手臂，道：「比起你那爹娘，你可靠譜多了。」

「丟下一個重傷的廚子和兩個小孩守家，也就這兩人能做得出來。」

聽著牛彪彪的吐槽，李洛也是忍不住的笑出聲來。

李驚蟄則是說道：「既然你這邊順利，那我就再問你一聲，你是打算暫時留在龍牙脈，競選青冥院院主呢，還是想自行離去？」

牛彪彪倒是沒什麼猶豫，道：「此前我答應過李洛了，會在青冥院幫襯他一段時間。」

他明白李驚蟄的意思，李驚蟄顯然是打算讓李洛慢慢掌控青冥院，可李洛自身實力不夠，即便真上去了也難以服眾，所以就需要他的力量，如此一來，他與李柔韻合力，青冥院內，其他院主也就不敢過於明目張胆。

李驚蟄見狀，微微頷首，轉身而行。

「那就隨我來吧，今日各院高層齊聚，也該定個章程了。」

。

第九百二十八章高層議事

龍牙山，議事廳。

當李洛隨著李驚蟄來到此處的時候，便是見到寬敞的大廳內坐滿了人,而且每一個都是龍牙脈中的高層，手掌諸多權勢，他們若是走出龍牙山脈，前往龍牙域內的任何一座城市，都將會被恭敬相迎。

可以說，這裡的任何指令傳出，都將會引得龍牙域為之而動。

簡單來講，龍牙域就相當於一個帝國，而且還是規模遠遠超過大夏的超級帝國,龍牙域內十二境，每一境的疆域比大夏還要遼闊數分，這是何等的龐大？其中又是牽扯著多少生靈以及勢力？

所以此處說是龍牙域的中樞所在，半點都不假。

議事廳內，眾多高層見到李驚蟄來到，皆是趕緊起身行禮。

李驚蟄擺了擺手，徑直上了首座，李洛則是立於其後。

同時李洛打量大廳內，左首的位置，是以李青鵬，李金磐等脈首嫡係為首,而右首便是金光院的大院主趙玄銘，如今的李洛來到龍牙脈也有大半年了，所以也已經清楚，如今的龍牙脈中，趙玄銘所率領的金光院如日中天，無論聲勢還是院內力量，都要勝過其他幾院。

至於金光旗，那只是金光院下屬的一支年輕力量而已，雖說有潛力，但重量級別依舊還不夠，即便如此，在李洛未曾來到青冥旗之前，金光旗依舊是強過其他三旗，而管中窺豹，也可知金光院的聲勢有多強。

據說李青鵬，李金磐他們這兩位脈首嫡系，這些年與金光院有諸多競爭，但往往都是落於下風。

而對於這種情況，身為脈首的李驚蟄不僅沒有打壓金光院，反而一視同仁，誰強誰就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他這種行為，無疑就更是令得金光院聲勢大振，大有坐穩龍牙脈首院的跡象。

只不過對於李驚蟄的做法，一些嫡系則是頗感不解，這是因為趙玄銘並非是由李驚蟄一手提拔，相反，在趙玄銘的身後，還有著龍血脈的影子。

當年，正是龍血脈那位李天璣脈首，以掌山脈首的名義，舉薦了趙玄銘來到金光院，這倒不是針對龍牙脈，而是其他四脈都會如此，因為這是掌山脈首的監督之權。

所以嚴格意義來說，趙玄銘是龍血脈的人。

這也是嫉惡如仇的李金磐最為針對趙玄銘的主因。

可是，李金磐一次次的針對，皆是未能取得效果，反而助長了趙玄銘的聲勢，令得他從一個外來者，逐步的在龍牙脈中站穩腳跟。

如今，龍牙域內十二境，其中金光院掌握了四境的管轄權，紫氣院，赤雲院皆為三境，而青冥院，卻只剩下了兩境。

可別小看了這所謂的管轄權，因為這代表著權力，所屬的境地內，一切的資源，供奉，勢力分配等等無數事務，最終都需要上報到各院，這其中所涉及牽扯的，又何止億萬生靈？

而在以前，各院分三境，所以金光院的四境管轄，其中多的一境，其實就是從沒落的青冥院中所剝得。

在李洛心中想著這些的時候，李驚蟄已是環視場中，同時直奔主題：「今日將諸位招來，主要是有一事商議，那就是青冥院將會再增設院主一名。」

話音落下，議事廳內有一些細微的聲音響起，其中以青冥院二院主鍾雨師反應最大，他腰背挺直，目光閃爍，因為身為青冥院如今算是掌事的人，他對於這個消息早有耳聞。

如今的青冥院，大院主之位空缺，僅有四席院主，算是四院之中最少的，而如今若是要增設一名，鍾雨師自然是希望進來的是他的人，那樣的話，他就能夠徹底壓制住李柔韻，青冥院將會成為他一言堂。

李柔韻也是在此時瞥了鍾雨師一眼，眉尖微不可察的蹙了一下，她當然也知道鍾雨師在謀取新增設的院主之位，而且為此對方做了十全的準備。

因為想要競爭院主，條件頗為苛刻，不僅需要在青冥院域內有任職履歷，而且自身實力也必須服眾，而縱觀龍牙域青冥院所管轄的兩境內符合這些條件的人，屬實不多見。

而唯一夠資格的兩位城主，皆已投靠了鍾雨師。

所以說，正常競爭的話，那新增設的院主，大概率會被鍾雨師收入囊中。

李柔韻自然也明白，如今青冥院四位院主，其中已有一位投靠了鍾雨師，剩下一位始終中立，而她一人這些年對抗鍾雨師，算是獨木難支，而如果再讓得鍾雨師那邊奪得一席院主之位，那麼她在青冥院內的權柄就會受到極大的壓制。

可對此李柔韻也沒什麼辦法，她所出身的西陵李氏，也只是邊緣家族勢力，沒辦法給予她太多的助力，所以更不可能會有重量級的封侯強者來投靠於她。

她原本之前所想的制衡手段就是藉助李洛的身份，推出牛彪彪，但現在的問題是牛彪彪身受重創，實力始終未曾恢復，這若是強推上位，反而會引來一些非議。

所以此時的李柔韻內心，充滿了憂慮。

心中這般想著，李柔韻也忍不住的將目光投向李洛那邊，李洛見狀，則是對著她安慰的一笑，他知道李柔韻的擔憂，畢竟牛彪彪這段時間的療傷都是在李驚蟄的遮蔽下，其他高層自然無法探知。

收到李洛那安慰的目光，李柔韻也就只能將擔憂壓了下去。

「青冥院院主數量一直是四院最少，倒也的確是應該增設院主，分擔其他院主的壓力了。」隨著李驚蟄開口，率先說話的就是金光院大院主趙玄銘，他面帶微笑，表示贊同。

李青鵬與李金磐對視一眼，他們知道趙玄銘當然對此樂見其成，因為趙玄銘和青冥院二院主鍾雨師走得頗近，而鍾雨師能夠在青冥院達到如今的聲勢，暗中未必沒有趙玄銘的推動。

畢竟他們皆是外姓院主，抱團倒是正常。

「稟脈首，青冥院新增設的院主之位，按照以往規則，如今或許是有兩人為最佳人選，其名目已是在此，請脈首過目。」鍾雨師恭敬的起身，手中出現了兩枚玉簡，其上便是記錄著他所推薦的兩人的資料。

李驚蟄一抬手，玉簡便是飄飛而來。

鍾雨師則是繼續恭聲道：「這兩位一個是天晶城城主，尹歸子，乃是五品侯的實力，一個是皇極城城主，穆風，而後者據說已是有突破六品侯的可能。」

「他們皆是上城之主，資歷足夠，功勞也是不小，如果按照規矩來的話，皆是有資格競選青冥院院主之位。」

他的話，落在場中眾位高層耳中，也是引起一些人微微點頭，想來對於這兩位城主的名字他們也是聽說過，特別是那位有可能突破到六品侯的穆風城主。

一般來說，競選院主的實力標杆是五品侯左右，如今的青冥院內，鍾雨師與李柔韻皆是六品侯，其餘兩位院主則是五品侯。

不過青冥院實力最弱，反觀其他各院，比如最強的金光院，大院主趙玄銘乃是貨真價實的八品侯，實力甚至要超過李青鵬，李金磐一籌。

李柔韻聽到鍾雨師所推薦的兩人，眼神也是不免晦暗了一下，因為這兩人的確是青冥院下轄的兩境內這些年中最為出類拔萃的城主。

他們皆是選擇走了鍾雨師的路子，如此一來，其他人很難與之競爭。

在眾人竊竊私語間，李驚蟄也是掃了一眼玉簡，將其中的繁瑣信息盡數收入心中。

「他們兩位都已被我召進了龍牙山，若是脈首有意的話，可直接召見。」鍾雨師繼續恭聲說道，顯然是準備充足。

李驚蟄面無波瀾，他將手中玉簡放下，似是在思索。

而此時，站在其後的李洛則是上前一步，恭聲道：「老爺子，我也想要引薦一人競選青冥院院主。」

他這裡突然的開口，頓時引得全場所有目光投射而來。

鍾雨師平靜的道：「李洛大旗首最近成績令人驚豔，只是院主之選，按照規矩，唯有院內其他院主，方才有引薦權利。」

他也是聰明，句句不離按照規矩四個字，因為龍牙脈所有人都知道，脈首是講究規矩，原則的人。

李洛聞言，露出笑容，然後他從袖中掏出了一枚令牌。

望著那枚令牌，鍾雨師的嘴角也是微微一抽。

因為那是青冥院大院主的令牌。

李洛手持大院主之牌，無疑是代行大院主之責，論起規矩的話，倒的確是有權引薦了。

鍾雨師微微側目，與右首的趙玄銘視線隱晦的交匯了一下，最終垂下眼目。

也罷，就看李洛能折騰出什麼么蛾子。

。

第九百二十九章新院主牛彪彪

「你要引薦何人？」李驚蟄看向李洛，徐徐而問，他這般模樣,仿佛不知道李洛要推薦誰一般，而場內高層對此皆是不予置評，難道他們還能當眾追問脈首為何要裝嗎？

李洛拱手，沉聲道：「我推薦咱們龍牙脈的供奉，牛彪彪。」在此前牛彪彪跟隨李洛來到龍牙脈時，便是獲得了一個供奉的身份，雖說沒什麼實權，但好歹代表進入到了龍牙脈的體系。

而聽到李洛說出這個名字，那鍾雨師便是淡淡一笑,果然，李洛推薦的就是此人。

畢竟李洛初來龍牙脈不過半年多的時間，根本沒可能結識龍牙脈內那些坐鎮在外的各方封侯強者。

「李洛大旗首，牛彪彪才加入龍牙脈不過半年時間，同時對我青冥院並未有任何功勞，我覺得光是這一點，就難以服眾。」鍾雨師聲音溫和的說道。

「咱們青冥院兩境之內，有諸多坐鎮在外的城主勞苦功高，他們若是知曉一個初來乍到的外來者就能夠輕易獲得院主之位，恐怕難免心中生怨。」

「李洛大旗首若是真想要推薦牛彪彪，我看還是再等數年時間,等他在龍牙脈中熬出了一些功勞，到時候再來競選，或許也就沒人能再說什麼了。」鍾雨師語重心長的勸誡道。

廳內，其他高層默不作聲，因為從規矩來說，牛彪彪參與競選，似乎的確有點不合規。

李柔韻見到這一幕，也是在心中暗嘆一口氣，她就知道，推出牛彪彪將會遇見不小的阻力，也虧得是李洛來說，他身份較為特殊，又有脈首的愛護，其他高層好歹會給點面子，而若是換做她來，此時恐怕要被訓斥了。

李洛神色倒是不變，他淡笑道：「二院主此話卻是不對，牛彪彪雖然才來到龍牙脈不久，可是他對青冥院的功勞，我想恐怕不會弱於任何人。」鍾雨師眉頭微皺，道：「什麼意思？他能有什麼功勞？」李洛平靜道：「牛彪彪當年護持青冥院大院主自天元神州前往外神州，期間歷經苦戰，自身重創，導致封侯臺破碎，實力十數年未有精進，這算不算一份功勞？」議事廳內，眾多高層面面相覷。

鍾雨師愣了愣，旋即面色有點不好看，這李洛還真是機敏狡猾，當年之事，是李太玄與澹臺嵐惹了秦天王一脈，才導致後來發生那些事情，而當時連李天王一脈都沒有選擇出手，這就說明此為李太玄的私事，牛彪彪與他一起，又能算是什麼功勞？

但是問題是...李洛卻並未說李太玄的名字，而是說的當時他的身份。

那時候的李太玄，依舊是青冥院大院主。有了這個身份，那麼牛彪彪對他的護持，嚴格意義來說，那自然算是對青冥院的一份功勞。

難道，還能否認掉李太玄青冥院大院主的身份嗎？或者說，牛彪彪本就不該護持李太玄？

這話說出來，惹得脈首動怒，恐怕鍾雨師也得吃不了兜著走。於是，鍾雨師一時間竟然說不出反駁的話語。

「小洛這話說得也的確是有些道理，牛彪彪的行為，對於其他院或許不算什麼功勞，但對於青冥院而言，卻是實打實的功勞，有了這份功勞，他要參選青冥院院主，我想其他人也挑不出什麼毛病。」而此時，李金磐緩緩開口，表示支持。

李青鵬也是笑著附和。

「大院主乃是我們青冥院的院首，代表著青冥院的顏面，牛彪彪於他有護持之恩，我們青冥院自當銘記，否則豈不是讓外人說我們青冥院有恩不報？」李柔韻也是在此時插嘴說道。

這下子，眾多高層再看了一眼首座上面無表情的李驚蟄，也就皆是應和起來。

畢竟，這院主之位，又不是他們院內的。鍾雨師見到這一幕，心中忍不住的一沉，看來在資歷這一關上面，竟然就被李洛三言兩語給強行渡過去了。

「呵呵，這麼看的話，牛彪彪要競選青冥院院主的功勞倒是夠了。」而此時，說話的竟然是金光院大院主趙玄銘，他對著李驚蟄拱了拱手，道：「如此一來，此次競選便是有三人，那要不接下來就按照規矩來，三人進行比鬥，最終勝者得位？」鍾雨師聞言，稍微的鬆了一口氣，沒錯，牛彪彪就算功勞夠，但是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他的實力不夠！

當年的牛彪彪自然算是兇名頗盛，但據說如今他封侯臺破碎，根基受損，實力頂多只是在二品侯左右，而這份實力，根本不可能與他鍾雨師所推薦的兩人進行爭鬥。

「院主競選，最終還是實力為重，若是這一條過不了，再大的功勞恐怕都得往後靠一靠。」鍾雨師緩緩說道。

他把話說得很死，免得到時候李洛又要狡辯一番，趁機讓得牛彪彪鑽了空子。

不過出乎他意料的是，這一次李洛不僅沒有反對，反而是認真點頭，贊同道：「實力這一條的確是鐵律，唯有過了這一關者，才能擔任院主之位！」見到李洛這般乾脆，鍾雨師反而是有點驚疑的看了他一眼，這李洛為牛彪彪的事情忙活半天，怎麼眼下在這裡又變得如此好說話了？

趙玄銘則是在此時道：「若是如此，那這三位競選者可以安排一下比試了。」不過，就在他這話剛落時，議事廳內的所有人突然察覺到殿外傳出了極為驚人的能量波動，那能量之強，連在座的諸位面色都是猛的一變，而後陡然起身。

「怎麼回事？！」他們看向議事廳外，眉頭緊皺，竟然有人敢在龍牙山如此亂來？

不過他們並未出去查看，因為李驚蟄坐在首位並沒有動作。而那股驚天能量持續了片刻後，又是逐漸的消停下來，不過從那股恐怖波動來看，必然是來自封侯強者間的交鋒。

在場的高層眉頭皺起，然後他們就見到有一道人影此時自議事廳外走了進來，來人渾身流淌著兇煞至極的氣息，光溜溜的腦袋反射著刺目光澤，他每走一步，周身空間便是劇烈的震蕩，仿佛是一頭遠古兇獸一般。

待得這道人影走到廳內，眾人方才將其辨認出來，然後眼神便是猛的一變。

「牛彪彪？！」鍾雨師變色，忍不住的失聲。因為此時他從牛彪彪的身上，竟然察覺到了一股極為恐怖的能量威壓，那股能量之強，完全不弱於他。

那是，七品侯強者的境界？！牛彪彪何時恢復了傷勢，達到了這般境界？

！一旁的李柔韻，也是瞪大了眼目，錯愕的望著牛彪彪。議事廳內，有低低的譁然聲響起。

在那眾目睽睽下，牛彪彪臉龐上露出一抹笑容，那笑容在他滿是橫肉的臉上更是顯得兇氣逼人，他手提明晃晃的殺豬刀，道：「剛才在外面遇見了兩人，他們說要競選青冥院院主之位，我與他們好生溝通了一下，然後他們就放棄了。」眾人沉默，從剛才那股恐怖的能量波動來看，這的確是好好

「溝通」了一下。不過牛彪彪這麼說，那顯然鍾雨師所推薦的那兩位競選者，已經敗在了牛彪彪之手，不過這也正常，那兩人中即便是那位皇極城城主，也尚未踏入六品侯，而眼下的牛彪彪卻是晉入七品侯，這雙方間根本就沒法比較。

眼下讓得眾人吃驚的，反而是牛彪彪究竟是怎麼修補的根基...封侯臺破碎，這對於封侯強者來說，可是極其嚴重的傷勢。

有高層若有所思的目光投向始終一言不發的李驚蟄，縱觀整個龍牙脈，有這個能力的，恐怕也就只有脈首了。

這麼說其實從一開始，李驚蟄提議的這個增設院主之位，就是為牛彪彪所準備的。

議事廳內，李柔韻眼露驚喜，牛彪彪實力恢復，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如此一來，他必定能獲得院主之位，而往後青冥院內有了牛彪彪的協助，她也就有了對抗鍾雨師的資本。

鍾雨師面色陰晴不定，最終一言不發的坐了回去，事已至此，他對院主之位的謀取算是失敗，往後青冥院內的格局也會被打破。

而此時李驚蟄方才緩緩說道：「關於牛彪彪擔任青冥院六院主之事，你們可還有異議？」無人說話。

於是李驚蟄便是乾脆利落的道：「若是無異議，那就這般決定了吧。」眾多高層皆是點頭，而後對著鍾雨師投去戲謔目光，往後，這青冥院內，恐怕一眾事務，鍾雨師再也做不到一手遮天的地步，而且最關鍵的是李驚蟄對此的表態。

這是在向所有人表明，青冥院終歸是屬於李太玄，李洛父子的。往後，即便李太玄未曾歸來，但等李洛逐漸的成長起來後，恐怕那青冥院大院主之位，也會落到李洛的頭上。

鍾雨師對這個位置的覬覦，終歸是場空。沒辦法，雖說李洛的確在龍牙脈沒什麼底蘊，但是...誰讓脈首疼愛這個自小流落在外的孫子呢。

而這些所作所為，顯然是在對李洛進行著補償。只要李驚蟄還在這龍牙脈一天，這李天王一脈中，都無人能動得了李洛。

。

第九百三十章各方天驕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三十一章隱秘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三十二章李茯苓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三十三章第六十三層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三十四章敲打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三十五章榮登第一的青冥旗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三十六章李武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三十七章針對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三十八章雛形劍影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三十九章出發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四十章各方天驕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四十一章五脈會合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四十二章領頭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四十三章靈淨堂姐的表現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四十四章高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四十五章六竅煉罡丹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四十六章九竅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四十七章大血毒術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四十八章金露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四十九章變故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五十章培育的據點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五十一章靈相洞天中的天命之子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五十二章金露誕生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五十三章小無相火的作用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五十四章埋坑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五十五章引賊入谷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五十六章四路順風，隊友投降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五十七章逼退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五十八章仇恨拉滿了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五十九章李洛漲威望了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六十章二人組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六十一章提純「靈相金露」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六十二章遇見秦漪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六十三章合作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六十四章李洛的發現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六十五章躺屍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六十六章朱大玉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六十七章石盞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六十八章持燈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六十九章再戰秦漪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七十章逐日箭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七十一章詭異的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七十二章引怪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七十三章李靈淨的處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七十四章魔霧擴散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七十五章眾人合聚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七十六章搶寶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七十七章碧竹青蛇杖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七十八章贈杖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七十九章群雄戰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八十章李洛的謀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八十一章激活持燈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八十二章救援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八十三章一箭滅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八十四章不喜歡光明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八十五章求援信號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八十六章江晚漁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八十七章結識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八十八章金露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八十九章席位之爭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九十章大戰趙神將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九十一章百獸魔神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九十二章狠辣堂姐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九十三章三座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九十四章金煙饋贈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九十五章實力精進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九十六章九星之難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九十七章神秘金輪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九十八章三星天珠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九百九十九章圓滿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章腐蝕韻意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一章靈相宮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二章天罡凝珠術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三章三宮六相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四章洞府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五章冰神蓮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六章寶庫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七章分歧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八章異鄉逢故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九章表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一十章一箭敗天相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一十一章大夏的變化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一十二章天蓮寒氣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一十三章爭執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一十四章寶園開啟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一十五章屍獸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一十六章再顯威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一十七章冰與水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一十八章雙劍斬炎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一十九章青銅金爪神鷹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二十章殺趙閻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二十一章搗藥之聲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二十二章草廬，白猿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二十三章入廬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二十四章李洛的憑證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二十五章神藥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二十六章破極玄天露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二十七章造化神漿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二十八章漫天血霧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二十九章異類「李靈淨」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三十章一刀梟首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三十一章血棺封印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三十二章最後的四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三十三章遁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三十四章冰神跡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三十五章自爆天珠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三十六章大虛歸湮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三十七章再起變故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三十八章靈眼冥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三十九章金刀與血目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四十章李靈淨的選擇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四十一章落幕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四十二章分配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四十三章大氣的李洛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四十四章八品侯，趙金烏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四十五章審問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四十六章懷疑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四十七章王者不輕動，動則如神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四十八章神虎王，趙宗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四十九章三冠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五十章雙冠王李驚蟄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五十一章歸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五十二章重鑄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五十三章原始種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五十四章金色符篆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五十五章締造新的紀錄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五十六章實力大進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五十七章五枚金篆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五十八章七十二層阻關者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五十九章老祖李鈞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六十章龍象刀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六十一章天龍布雨術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六十二章豐厚的獎勵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六十三章龍種真丹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六十四章轟動與離去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1066章風華榜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1067章天元古學府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1068章他鄉遇故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1069章我一打四，不可以嗎？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1070章拜帖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1071章虞浪之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七十二章那些曾經的對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七十三章武宇，青蔓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七十四章騷動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七十五章赤籤與黑籤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七十六章關注度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七十七章單院場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七十八章第一場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七十九章一刀斬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八十章三連勝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八十一章多院場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八十二章龍象神威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八十三章陳玄突破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八十四章敗陳玄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八十五章七星戰績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八十六章決賽場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八十七章準備開大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八十八章化龍！三龍牙！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八十九章我拒絕

如星河般的劍光以充斥天地般的姿態，浩浩蕩蕩的席捲而出，所過之處，仿佛連天地能量都是被湮滅成虛無。

在那無數道震撼的視線中，劍光橫掃，與高虛瀚三人傾盡全力施展出來的最強攻勢,悍然相撞。

恐怖的能量衝擊波隨之爆發，刺目的強光充斥視野，白茫茫的一片令人無法窺探碰撞之處。

看臺上，無數學員看得眼睛刺痛，但又想要第一時間看見對碰結果，於是瞪大著眼睛，任由淚水忍不住的從眼角滑落。

在那無數視線的注視下,戰臺內肆虐的狂暴劍光終於是漸漸的消退，刺目的光線也是隨之而散。

其中的場景終於是變得清晰。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滿場的狼藉。

無數光禿禿的石峰在此時被夷為平地，大地之上滿是深不見底的劍痕，那些劍痕各不相同，有的切口處光滑如鏡，有的切口處竟是有嫩芽生長，有的切口處如聖火灼燒。

極為遼闊的戰臺，此時幾乎有一半的場地被摧毀。

無數視線瘋狂的掃視,下一刻，他們就凝聚到了那座最高的石峰之巔，因為在那裡，半龍形態的李洛，依舊保持著駐刀而立的姿勢，灰白色的長髮在其身後隨風狂舞。

李洛,依舊站在那裡！

只不過他周身湧動的強大相力波動在以驚人的速度消退，包括他那龍化的身軀，龍鱗消散，身軀開始迅速的恢復。

但是，高虛瀚他們呢？！

他們扛下來了嗎？！

眾多視線急忙尋找，片刻後，他們終於是在廢墟般的場地中，找到了不少被淡淡青色光團所包裹的身影。

正是童顏，顧景等人。

只是看他們眼下的模樣，顯然是直接重創昏迷，想來如果不是有著保護機制的話，他們甚至已經在李洛先前的攻勢中屍骨無存。

嘶！

這一刻，環形看臺上，有著此起彼伏倒吸冷氣的聲音響起。

當童顏，顧景他們顯露出來時，這場決賽其實就已經有了結果。

李洛那恐怖至極的一道劍光，直接是橫掃了場地，一波就將三支隊伍盡數的帶走了？！

看臺上，滔天般的譁然如雷鳴般的響徹起來。

「不對，沒看見高虛瀚的身影！」突然間，有人驚呼道。

眾人聞言這才反應過來，好像是沒看見高虛瀚重創的身影，這傢伙去哪了？

「那裡！」

有人高呼，頓時眾多目光順著投射而去，只見得戰臺中，一處亂石廢墟處，竟是有著漆黑的毒水流淌出來。

毒水迅速的匯聚，最後化為了一道躺在地上的身影。

正是高虛瀚！

此時的他，面色慘白，渾身皆是傷痕，他躺在亂石中動彈不得，但從神色來看，顯然還保持著一些清醒。

雖說同樣是重傷，但高虛瀚算是留了一口氣，還未曾被淘汰！

不過即便如此，高虛瀚的眼中，也滿是驚恐之意，先前那橫掃一切的劍光，給他留下了極大的心理陰影。

石峰之巔，李洛也是見到自毒水中現身的高虛瀚，當即有些驚訝，這傢伙還有些保命手段的啊，竟然能從那一道劍光中苟下來。

但看樣子，應該也是強弩之末了。

李洛調動著體內僅剩的微薄相力，身影從石峰上徐徐飄下，然後他手掌拖著龍象刀，刀鋒划過地面，帶著刺耳的聲響，一步步的走向高虛瀚。

那高虛瀚見到一步步而來的李洛，眼中驚恐更甚，他拼命的想要凝聚一點相力，但卻發現身體紋絲不動。

「李洛，李洛，等等！」高虛瀚急促的說道。

「我有一個提議！」

李洛腳步緩慢，但卻並未停下，嘴角淡淡的笑容令得高虛瀚不寒而慄。

「李洛，如今你已經將另外兩座聖學府都淘汰了，而一等名額有兩個，所以你沒必要再出手了！」

「那兩個名額，完全可以由我們兩方各取一個！」高虛瀚連忙說道。

此時的他，再沒了先前的氣勢，因為現在的他就是待宰的魚，只是取決李洛何時下刀。

雖說高虛瀚也看得出來李洛已經油盡燈枯，但他這裡更慘，幾乎動彈不得。

李洛的腳步微微一頓，似是面露思索之色。

現在的場中，只有他們兩個學府的代表，從某種意義而言，他們的確不用再打了。

高虛瀚見到李洛停下腳步，頓時大喜，繼續道：「李洛，多個朋友多條路，沒必要趕盡殺絕啊！」

李洛笑了起來，而就在高虛瀚欣喜若狂的時候，他卻再度拖著龍象刀走了過來，然後站在後者的身旁。

「你的提議很有趣。」李洛衝著高虛瀚露出燦爛的笑容。

「但是我突然記起來，你們學府的導師，前些天還威脅了我的導師，試圖搶奪我們聖玄星學府的資格。」

「所以很遺憾。。。」

李洛緩緩的舉起手中的龍象刀。

「你的提議，我拒絕。」

雖說即便是留下高虛瀚，也不會影響李洛獲得一等名額的資格，但是，李洛覺得，憑什麼給你這份好處？開打之前伱不說共贏，現在打完有結果了，你就想出來共贏了？哪有這麼美的事情。

有時候，他可是一個很記仇的人呢。

高虛瀚憤怒的道：「李洛，你這是要得罪我們聖澤學府麼？你沒必要做這麼絕！」

明明沒有這個必要的！現在的結果，他們明明可以雙贏，共同奔赴一等名額！

李洛一愣，古怪的盯著高虛瀚，道：「那你叫你們院長來龍牙脈打我啊。」

草！

高虛瀚心裡破口大罵，差點忘記這傢伙不僅是聖玄星學府的人，還是李天王一脈的人！

更是龍牙脈脈首嫡孫！

據說那龍牙脈脈首已是雙冠王，比他們院長強太多！

所以，他的威脅毫無效果。

於是，在高虛瀚那絕望的目光中，李洛手中的龍象刀，直接對著他腦袋斬了下去。

嗡！

刀光凌冽而來，高虛瀚雖說明知道有場地的保護，但還是無法視而不見，只能用最後的力氣嘶啞吼道：「我認輸！」

流轉著寒光的刀鋒，於高虛瀚面前停下。

「乖。」

李洛笑眯眯的用刀尖拍了拍高虛瀚慘白的臉龐，然後他強忍著體內傳來的劇烈虛弱感，雙手駐刀，杵著地面，同時抬頭望著立於上空的裁判，道：「這場決賽，我贏了嗎？」

半空中那名來自天元古學府的裁判此時方才回過神來，他望著場中的狼藉，忍不住的有些動容，李洛此次的手段，在他這等強者眼中或許還有些稚嫩，可那隱隱顯露的潛力，卻是足以令人心驚。

這又是一個妖孽。

那名裁判心中閃過這般想法，下一刻，他那雄渾嘹亮的聲音，便是迴蕩在了場中每一個人的耳邊。

「院級審評決賽場，勝者為。。。」

「聖玄星學府！」

「李洛！！」

全場轟然，徹底沸騰。

第一千零九十章技驚四座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九十一章藍靈子，眾生魔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九十二章徵召令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九十三章得知消息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九十四章預支獎勵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九十五章投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九十六章武長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九十七章拒絕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九十八章馮靈鳶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零九十九章仇恨值拉滿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章銀龍天雷旗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零一章靈潮階梯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零二章靈潮洶湧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零三章堵住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零四章六星半？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零五章藏龍臥虎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零六章古靈葉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零七章寧檬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零八章李洛的消息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零九章各方入場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一十章異類街道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一十一章惡魈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一十二章不對勁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一十三章白霧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一十四章魔王的盛宴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一十五章天赤丹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一十六章意外的橄欖枝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一十七章李紅柚的故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一十八章強援加入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一十九章端木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二十章意料中的衝突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二十一章剎鬼眾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章姜青娥，武長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二十三章雙王對峙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章人皮燈籠

「準備動身吧。」

李洛等人在等待一會後，發現已經再沒有其他隊伍趕來，馮靈鳶便是不再猶豫，下達了準備進入那座「黑澤水城」的指令。

對此聖光古學府那邊的隊伍也沒有意見，於是所有隊伍都是面色肅然的起身，他們的眼中有著掩飾不住的緊張之意,畢竟前方那座籠罩在厚重白霧之中的黑澤水城，實在是令人感覺到恐懼。

大撥人馬動身而起，迅速的穿過這片山林，來到了這片黑色水澤的邊緣。

隨著接近這片遼闊的黑色水澤，眾人也就愈發強烈的感受到那股陰冷的氣息，水面漆黑一片，令人根本看不清水底有著什麼,水面上空有濃鬱的白色霧氣籠罩，這些霧氣並不簡單，而是由無數肉眼無法看見的詭異蟲子所化，所以為了避免吸入體內，眾人皆是以相力包裹身體的每一處，不敢令身體皮膚與這些白霧接觸。

而且眾人也發現一個問題，這水澤範圍，似乎是有著一種特殊的力量，那種力量令得眾人根本無法飛渡,即便偶爾縱躍，距離也是受到極大的限制。

如此，就只能踏水而行。

可望著眼前那漆黑如深淵般的水面，不少人面色都是微微發白，即便在場的這些都算是古學府中的精英學員，但類似這樣兇險的任務,他們也是不曾多遇。

有人提起膽魄，靠近水面，探頭打量。

漆黑的水面上，隱隱的倒映出自己的臉龐，隨即那位學員就發現自己水裡倒映的臉龐似乎是變得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接近。

譁啦！

而就在那學員感到奇怪時，水面突然破開，一道白影從漆黑水下暴射而出，猶如抱臉蟲一般，直接是撲到了那名學員的臉龐上。

啊！

悽厲的慘叫聲爆發出來，那名學員瘋狂的倒退，眾人急忙看去，只見得在其臉龐上，竟然覆蓋著一層慘白色的人皮，人皮不斷的蠕動，並且似乎是在逐漸的融化。

不過就在那人皮即將融入那名學員臉龐時，突然有著一道散發著神聖氣息的光明相力呼嘯而來，落在那學員臉龐上。

吱吱！

那張人皮頓時猶如被灼燒了一般，竟是從其臉龐上跳了下來，就欲逃竄。

不過陰影中有黑刺暴射而出，直接是將其死死的釘在地面上，任由它掙扎尖嘯。

馮靈鳶面色冰冷的看了一眼，道：「看樣子這水裡的確髒東西很多，如果我們渡水而過，恐怕會出現不小的傷亡。」

李紅柚微微皺眉，道：「但似乎我們只有這個選擇。」

而此時李洛突然出聲：「古靈葉似乎有些動靜。」

眾人聞言神色皆是一動，連忙催動了手背上的古靈葉，而後便是察覺到了其中出現的一道提示信息。

「以皮為燈，注入光明，可渡黑澤。」

李洛面龐上浮現出沉吟之色，看來這「古靈葉」也是在以他們為媒介，不斷的探知四周的情況，從而給予他們一些重要的警示。

或許在「古靈葉」之後，那無數信息匯聚之處，應該是有著學府的強者在為他們探測以及分析，從而提供一些助力。

而雖說這種助力或許不是直接戰鬥力的加持，但對於眾人而言，依舊能夠避免極大的損傷。

顯然學府也是在盡最大的可能給予學員幫助。

「以皮為燈？難道是要用我們的皮嗎？」眾多學員紛紛議論起來。

「你們的皮能有什麼用，我覺得應該是說的這玩意。」端木撇撇嘴，然後指著那被釘在地上瘋狂掙扎的人皮臉龐。

同時他伸出手掌，雄渾相力流淌而出，直接是將那人皮臉龐之內的惡念之氣抹除，同時催動了木相之力流淌其中，頓時木相之力化為枝幹，將那人皮生生的撐開，數息後，一盞慘白的人皮燈籠就出現在了端木的手中。

這人皮燈籠外表極為的滲人，因為在那上面還有著一張扭曲模糊的臉龐，怎麼看怎麼邪氣。

「這注入光明，想來就是指光明相力了。」

端木的目光看向了聖光古學府那邊，畢竟論起光明相的數量，聖光古學府絕對算是古學府中最多的。

「我來試試。」帶著嬌蠻語調的嶽脂玉邁著長腿走了出來，她肌膚瑩白，在這陰冷的氛圍中很是引人注目。

她伸出手，直接將那人皮燈籠吸了過來，然後有璀璨神聖的相力湧入其中。

嗤嗤！

這光明相力進入人皮燈籠，立即就爆發出刺耳的聲響，神聖的波動散發，那人皮燈籠表面的那張扭曲臉龐頓時猶如受到了劇烈的灼痛一般，發出了痛苦的嘶吼，同時有慘白色的油脂與光明相力接觸到了一起。

噗！

兩者接觸，所有人都是驚訝的見到，一朵白色的火苗竟然從燈籠內燃燒起來。

一圈白色的火光蔓延而出，籠罩了丈許範圍。

然後眾人就見到，附近瀰漫的陰冷白霧，竟是在此時猶如受到刺激一般的退出了火光範圍。

「有效果！」眾人皆是大喜。

嶽脂玉更是藝高膽大，手持燈籠直接踏上了水面，火光過處，連漆黑的湖水都變得清澈了許多，隱隱的似乎看見無數慘白之物自水中躲避遠逃。

馮靈鳶見到這一幕也是感到驚奇，沒想到以光明相力點燃這種被惡念汙染的人皮，竟然還能有著驅散異類的效果。

不過馬上她又發現了一個問題，這人皮燈籠火光，範圍有限，按照她的估量，恐怕只能護住五六人。

而他們這裡隊伍規模卻是多達百人。

人皮燈籠倒是好製作，抓一些被汙染的人皮異類就行，但問題是擁有光明相的學員卻屈指可數。

聖光古學府那邊還好點，不僅有嶽脂玉這九品光明相，其他品階的，也有七位。

可他們這邊，擁有光明相的人，只有三位。

而且這三位擁有光明相的學員實力最高的也只是真印級而已。

這明顯不足以完全護住天元古學府這邊的隊伍渡河。

端木此時也發現了這一情況，對著她說道：「我們光明相不夠，如果勉強渡河，可能會出現傷亡。」

他們這些頂尖的學員可能自有依仗，但其他那些學員卻是沒這種本事。

鄧長白提議道：「要不找聖光古學府借兩個光明相？」

端木撇嘴道：「人家未必會借，這種地方，多一個燈籠安全就多一分。」

眾人皆是默然，雖然現在雙方算是合作者，但是光明相現在意義太大，誰樂意以增加自己隊伍的風險來借給你光明相？

「那魏重樓恐怕也會從中作梗。」李紅柚也是開口。

馮靈鳶聞言，目光投射而去，然後就見到魏重樓正站在不遠處，眼神玩味的看著他們，似是正等著他們上去。

此前魏重樓與李洛衝突，他們皆是力保李洛，所以他心頭定然記了他們一筆。

咳。

而在這些隊長躊躇間，一道輕咳突然響起，他們看去，就見到李洛笑眯眯的模樣。

「各位，光明相的話，其實我也有的。」

他伸出手指，指尖有光明相力凝聚，化為一道璀璨而神聖的光團。

這光芒明亮，連聖光古學府那邊也是投來了一道道驚訝的目光。

第一千一百二十五章渡河

「光明相力？！」

黑澤邊，一道道視線驚愕的望著李洛手指上凝聚的光明相力，眼中皆是有著一些震驚之色浮現出來。

即便連聖光古學府那邊的嶽脂玉都是投來驚訝目光，想來都沒想到李洛竟然也會身懷光明相。

可是，似乎她所掌握的情報中，這李洛雖然是「三相者」,但卻只是水，木，龍三相，怎麼眼下，又冒出了一個光明相？

「李洛，你，你這究竟是幾相？！」鹿鳴最先震驚失聲,要知道在那「聖杯戰」時，李洛還與她一樣只是雙相，可這一年多時間不見，李洛卻是變成了三相，然後現在又冒出一個光明相？

相性這種東西，現在誕生得這麼隨意嗎？

三相就已經很震撼了，這如果真是出個四相，那得是什麼妖孽了？更何況現在的李洛還未曾封侯呢！

馮靈鳶注視著李洛指尖流淌的光明相力，眼神卻是微微一動,其實在此前觀摩李洛戰鬥的時候，她就隱隱的察覺到李洛的相力有些獨特，其內的成分很複雜，仿佛並非只是表面顯露的三種相性。

只不過以往的李洛，並未特意的顯露出來，再加上三相已經很嚇人了,所以很多人根本就沒往更多相性這個方向去想。

而且從李洛顯露的光明相力來看，其雄厚程度似乎有所缺陷，而且那種散發的神聖與淨化的氣息，比起其他人的光明相力要弱一些。

「你這光明相。。。難道是輔相？」馮靈鳶有些驚訝的問道。

李洛聞言，倒也並未遮掩，笑著點頭：「靈鳶學姐眼力毒辣，這道光明相的確只是一道輔相，眼下也只能湊合用用。」

聽到這裡，眾人方才稍微的鬆了一口氣，原來是一道輔相，輔相的誕生，可以依靠一些極為罕見與貴重的天材地寶，這樣的東西雖說也是極為難得，是各方頂尖勢力都會爭搶的寶貝，可以李洛的身份，未必沒有獲得的機會。

不過雖說輔相沒有真正第四相那樣來得震撼，但眾人也很清楚，輔相也是相，雖說其存在的作用更多是一種輔助性，但就是這點輔助性，卻是能夠帶來許多的便利與特殊的手段。

而李洛本身就是身懷三相者，這再加上了一層輔相的變化。。。倒也難怪他能夠屢屢越級勝敵，自身相力雄厚到遠超同級對手。

一道道看向李洛的目光都略顯複雜，三相再加上一道輔相，這種相性稀罕程度，從某種意義而言，怕是都不遜色於中九品相性了吧？

那些原來心中還酸著李洛能獲得姜青娥青睞，更多是因為家世背景的聖光古學府的學員，此時倒是沒辦法再忽視李洛自身的天資。

魏重樓的目光也是停留在李洛指尖流淌的光明相力上，他眼眸深處掠過一抹陰沉，但面上卻並未顯露出其他的情緒，只是淡淡的道：「既然李洛也身懷光明相力，想來你們那邊應該也有渡河之力了。」

「還是不夠啊，你們分一個給我們唄。」鄧長白聞言連忙說道。

李洛雖然也有光明相，但畢竟只是輔相，就算加上他這一個，他們這邊也就四個光明相而已，而且實力最強的就是一個身懷下八品光明相的真印級學員，這跟聖光古學府那邊比起來屬實是有些磕磣。

畢竟對方還有著嶽脂玉這麼一個身懷下九品光明相的大天相境強者，有她護持，可謂是安全感爆棚。

「不好意思，我們也是自顧不暇。」魏重樓不鹹不淡的拒絕，而且他的話引得不少聖光古學府的學員心頭認同，眼下這黑澤怪異可怕，唯有光明相是指引庇護的燈火，魏重樓如果隨意將自家的光明相送出去，那反而才是引人唾罵。

「我們走吧。」魏重樓看向嶽脂玉，說道。

嶽脂玉將視線從李洛身上收回，她也未曾多說什麼，而是手持人皮燈籠，直接踏上水面，走在了最前方。

光芒從手中燈籠內散發出來，驅散了濃鬱的白霧以及漆黑水面下詭異的身影。

而後其他聖光古學府的學員皆是連忙跟上，其他那些身懷光明相的學員則是手持燈籠，站在隊伍的四方角落，一道道光芒散發出來，將隊伍盡數的籠罩在其中。

倒的確是頗為的富餘。

望著開始渡水的聖光古學府的隊伍，馮靈鳶遲疑了一下，只能吩咐道：「我們也動身吧，周瑤，你走最前面，我會貼身保護伱。」

那名為周瑤的是一名模樣清秀的女孩，正是隊伍中品階最高的光明相，達到了下八品，她是天星院下院的學員，實力在小天相境真印級。

這周瑤明顯是有些內向與膽怯的性格，平常時候也極為低調，不引人注目，此時聽到馮靈鳶的話，小臉也是有些害怕與糾結，可沒辦法，以往她能躲，可眼下唯有她這個下八品光明相是隊伍中最高，所以她只能咬牙走上水面，小手用力的握著人皮燈籠。

而後其他隊伍也是陸續跟上，但因為他們這邊的光明相擁有者太少，所以為了保證安全，大家都貼得極近，呼吸彼此撲面，滿含著緊張與忐忑。

畢竟眼前這如深淵般的黑澤，屬實令人望而生畏。

李洛此時也是握著一盞人皮燈籠，他催動體內的光明相，一縷縷光明相力流入其中，神聖的相力與其中的異類氣息交織，頓時猶如潑入油鍋的冷水，爆發出了悽厲的慘叫聲，同時有異樣的光芒散發出來。

腳下漆黑的水面，也開始變得清澈起來。

不過李洛這盞燈籠的光芒，僅有丈許左右，也就護住周圍一圈，跟周瑤三人比起來，他這裡的光芒要黯淡不少，至於跟嶽脂玉更是沒法比，她那光芒就跟黑暗中的熊熊大火一般耀眼。

這個時候李洛就思念起姜青娥了，如果她那雙九品光明相在這裡，恐怕一個人散發的神聖之光，就能護住所有人。

光明相的神聖與淨化效果，在面對著異類時，的確是充滿了優勢。

「你們跟緊我。」李洛對身旁的鹿鳴，景太虛，孫大聖等人說道。

他們這些聖學府的三星院學員在這裡最是危險，幾乎沒有多少的自保之力，可隊伍也不能將他們拋棄，因為遇見激烈大戰時，他們還自帶「能量包」的輔助效果，而這個效果，在很多時候會取得決定性的幫助。

三人也明白自己的處境，皆是肅然點頭，在體驗了古學府的任務後，他們覺得以往所執行的暗窟任務，屬實是有些不入眼。

只是如此一來，他們愈發覺得自身與李洛的差距太大，雙方都算是同齡，可李洛在這裡，不僅不需要人保護，還能庇護其他人。

在他們心中流淌著複雜情緒時，所有人都已是踏上了漆黑水面，濃鬱的白霧間，有詭異陰冷的低語聲不斷的傳來，引得人內心恐懼。

「走！」

伴隨著馮靈鳶一聲輕喝，隊伍踏水而動，在四盞燈籠散發的神聖光芒護持下，撕裂詭異陰冷的白霧，漸漸的對著這座巨大遼闊的黑澤深處行去。

黑水之下，無數白影攢動，一道道森然詭異的目光，盯著水面上行走的眾人。

而與此同時，在那黑澤另外的方向，一道道背負著棺材的人影，也是現出身影，他們望著遠處水面上的一盞盞燈籠光芒中護持的眾人，眼中浮現出一些赤紅光彩。

背負血棺的身影咧嘴一笑，笑容顯得有些猙獰：「看來我們或許可以藉助這黑澤，先給我們的寶貝搞點血食來開開胃。」

話音落下，他徑直走入黑澤，然後身體竟是漸漸的沉入了漆黑的水中。

黑水淹沒身軀，有無數異類攢動而來，不過就在此時，其身後的血棺突然傳出了刺耳詭異的尖嘯聲，甚至連棺蓋都是在震動著，裂縫處有血紅粘稠的觸角伸探出來。

那些湧來的異類聽到這聲音頓時紛紛逃竄散去。

血棺人則是帶著那些黑棺人，於水下迅速的遠去。

而他們的方向，正是兩支學府隊伍所在。

第一千一百二十六章金輪之動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章燈籠炸了

就在周瑤手中燈籠熄滅的那一瞬，十數頭猙獰的怪蟹呼嘯而來，蟹殼之上，一張張猙獰扭曲的面龐噴出了滾滾惡念之氣，直接對著隊伍擴散過來。

馮靈鳶眼神凌厲，磅礴相力爆發而起。

只是,就當她即將出手的時候，一道身影從側面快步走來，他直接在周瑤驚愕的目光中，將她擠到一旁，然後舉起了手中火光並不算太明亮的燈籠。

「李洛？！」周瑤一驚，連忙道：「你這點火光，頂不住的！快躲開！」

馮靈鳶,端木，李紅柚等人也是有些驚愕，連身懷下八品光明相，實力達到真印級的周瑤都沒頂多久，李洛這點以輔相催動而出的光明相力，又能有什麼用？

李洛倒是並未在意眾人的驚愕，他望著那急速噴薄而來的滾滾惡念之氣，在那後面，則是數不清的怪蟹異類,它們如一條慘白色的洪流，試圖將他們的隊伍淹沒。

他所有的心神，都是投注於體內深處那殘缺的神秘金輪。

因為此時此刻，三座相宮嗡鳴震動，雄渾的相力滾滾而出，不斷的落入其中。

神秘金輪,似是在此時緩緩的轉動了起來。

落入其中的磅礴相力幾乎是在頃刻間消失得乾乾淨淨。

而就在這些相力消失的那一瞬，似是一顆明亮的光點從金輪中徐徐的升起，隨著不斷的上升，有無盡璀璨的光明自其中爆發出來，猶如耀眼的星辰。

在那光點中，李洛並沒有感受到多麼澎湃的相力，但卻感受到了一種極為純粹的神聖與淨化波動。

那種感覺，仿佛此前灌注的相力，全部被提純成了光明相力的神聖與淨化特性。

李洛無法理解這是怎麼做到的，但此時此刻，他福至心靈，直接是操控著這一顆異常璀璨的光點，自指尖鑽出，然後落入到了手中的人皮燈籠內。

這一瞬，人皮燈籠上面的那張扭曲面龐頓時爆發出了極為悽厲的尖嘯聲，然後人皮燈籠開始迅速的鼓脹起來，其內耀眼的璀璨光芒無法遮掩的噴發出來。

短短瞬息，燈籠便是變得如同鼓鼓的皮球一般。

「要炸了！」

李洛望著這一幕，眼皮子也是忍不住的一跳，他倒是沒想到自己一通折騰，最終竟然把這人皮燈籠都要搞得撐不住了。

一旁的馮靈鳶等人也是滿臉的震驚。

但此時已經來不及說任何的話，因為人皮燈籠徹底達到了承受的極限，下一霎，伴隨著轟然一聲，燈籠徹底爆裂。

當燈籠爆裂時，無邊無盡的璀璨神聖之光橫掃開來，猶如是一輪耀日從黑澤中冉冉升起。

神聖之光直接是覆蓋了方圓萬丈之內。

其所過之處，無數怪蟹異類瞬間消融，甚至連黑澤上空瀰漫的粘稠白霧，都是在此時出現了一片巨大的空洞，而這片範圍的漆黑湖水，也是在此時變得清澈起來。

那種感覺，仿佛這片區域內的所有惡念之氣都被徹底淨化了。

原本嘈雜的四周瞬間寂靜下來。

湖面平靜，沒有白霧，沒有異類。

而不論是天元古學府的隊伍，還是聖光古學府那邊，都是在此時陷入了短暫的呆滯。

誰都沒想到突然間出現了這種變故。

剛才那種強烈的神聖之光是什麼？竟然璀璨到直接將這片區域的惡念之氣盡數蕩除的程度？！

連那嶽脂玉嬌俏的臉蛋都是充斥了震驚，那一瞬，她甚至都要以為是姜青娥出手了。

如此純淨的神聖，淨化之氣。

比她這下九品光明相還要更勝一籌！

可是這顯然不是姜青娥的出手。

嶽脂玉震驚的視線望著天元古學府隊伍那邊，在那領頭處，是李洛，他手中的人皮燈籠已經炸開了。

顯然，剛才那變故，就是李洛做的。

可是，他怎麼做到的？！憑他那光明輔相？怎麼可能？！

魏重樓也是目光死死的盯著李洛，這小子，竟然還藏著這種手段。

而對於那眾多震驚的目光，李洛倒是很快的清醒過來，他強忍著內心的翻湧，快速的道：「快快，趁現在！」

馮靈鳶驚醒，此時四周的異類被蕩除，連白霧都被消除，正是趁機渡水的好時機，否則等之後白霧再度捲來，他們又會陷入無數異類的侵蝕中。

於是她一聲令下，隊伍中所有人皆是拔腿掠出，踏著水面，以極快的速度對著黑澤深處的水城奔去。

聖光古學府那邊的隊伍見狀，也是趕緊衝出。

兩支隊伍趁著這短暫的空檔期，迅速的渡水。

而在兩支隊伍遠去的時候，他們都未曾發現，在那後方遠處的湖水中，也有一行人帶著震驚的望著他們的身影。

正是那群剎鬼眾。

那領頭的血棺人面色震驚，片刻後方才道：「好可怕的光明淨化。」

先前那些異類暴動，正是他的手筆，原本是想要藉此給這兩個學府的隊伍造成傷亡，但沒想到最終引出這麼一遭。

還好他們離得遠，不然恐怕也會被波及，雖說他們不會如那些異類般被直接融化，但也會暴露行跡。

「好像是那個天珠境的小子搞出來的。」一名黑棺人說道。

「這種純度的神聖與淨化之力，可不像是天珠境能搞出來的。」

「難道是某種消耗性的光明奇物？」

聽著手下的議論，血棺人沉默了片刻，道：「先跟上，這座水城乃是「萬皮邪心柱」矗立之地，那眾生魔王必定在此處有著準備，先讓他們探探底，與那惡魈眾消耗廝殺。」

「此處乃是「小辰天」的靈穴之一，「邪心柱」下，必定有著極為罕見的奇寶，按照大人的指令，我們需要將其取走。」

聽著血棺人的話，其他黑棺人皆是點頭，然後他們動身繞開了前方被淨化的區域，從其他那些漆黑區域，潛行而過。

於是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中，兩支古學府的大部隊再沒有受到襲擊，而是在暢通無阻下，終於抵達了黑澤水城所在。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章橋上幻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二十九章詛咒

斑駁幽黑的廊橋上，李洛望著吃了他一記黑龍冥水旗依舊保持原樣的詭異老嫗，面色有點陰沉。

鹿鳴三人也是神色難看。

「那是異類嗎？」鹿鳴咬牙問道。

「並沒有異類的氣息，反而不像是真實存在。」李洛搖搖頭，道。

他沉默了數息，突然主動上前,一步步的走近老嫗，鹿鳴三人見狀，也是只能硬著頭皮跟上去。

「後生們，想要出去嗎？」那老嫗依舊是在笑呵呵的發問。

李洛盯著她，目光微閃，點點頭，回答道：「想。」

老嫗聞言,眼神似乎是波動了一下，滿是皺褶的臉龐上笑容仿佛都生動了起來，她顫悠悠的從袖中取出了四碗黑幽幽的茶水，放在了面前的橋墩上。

「四碗茶水，三碗蘊含詛咒，一碗是破陣水，一人一碗，就能出去啦。」老嫗笑呵呵的說道。

「誰會喝這些奇怪的東西！」鹿鳴怒道，她掌心有雷光噴薄而出,直接對著老嫗面目轟了過去。

雷光轟過，老嫗面龐猶如爛泥般的流淌下來，可數息後，又是迅速的恢復過來，笑眯眯的望著四人。

李洛皺眉，道：「看來是某種特殊的規則性幻境奇陣,如果不能以強力破之，那就只能按照幻境的規則行走。」

「難道真要喝啊？」孫大聖大叫道，滿臉都是抗拒。

「不理她，繼續往前走著看看？」景太虛建議道。

李洛點點頭，這也是一個試探的路子，於是四人不再理會那老嫗，而是繞過她，繼續往前而行。

只是這般行走約莫數分鐘後，他們的腳步就停了下來，同時面色難看的望著那出現在前方橋頭上的詭異老嫗，他們此前仿佛是在繞圈子一般。

老嫗笑眯眯的望著他們：「後生們，想要出去嗎？」

幽幽的聲音在橋頭迴蕩，令人心生寒氣。

鹿鳴喪氣的道：「不行，根本走不出去。」

「狗東西，給爺死！」

孫大聖暴躁的掏出鐵棍，對著老嫗就是一通亂砸，可是這不過白費力氣，當他折騰的氣喘籲籲的時候，老嫗又是完好如初了。

景太虛沉默了一會，他盯著老嫗面前的四碗漆黑茶水，道：「實在不行，就按照幻境規則試試？」

「四碗裡面，三碗是詛咒，這概率太高了。」鹿鳴說道。

「但也沒有其他的辦法，我們總不能一直陷入在幻境中，我總感覺一直等待下去，恐怕會有更大的變故與兇險。」景太虛沉聲道。

李洛皺眉，這種幻境多半是來自那眾生魔王，面對著一名異類王的手段，他們自然不敢小覷。

如果他們任由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必定會有其他的更為可怕的危險出現。

不管如何，儘快脫離這道幻境才是當務之急。

「實在不行，就只能試試這一條路，既然規則已定，那麼就不太可能做出更改，到時候我們中了詛咒，出去尋找夥伴，還有機會救回來。」李洛緩緩道。

說著，他便是伸出手，直接要去取一碗。

但是鹿鳴卻是將他阻攔了下來，她盯著李洛，認真的道：「就算要喝，你也應該最後一個喝，你實力最強，如果有什麼變故，還能保我們，而且到時候我們受了詛咒，你還能想辦法幫我們恢復。」

李洛沉默。

孫大聖也是點點頭，笑道：「這話倒是有道理，李洛，如果你中了招，那咱們連靠山都沒了。」

景太虛沒有說什麼，而是直接伸手取過石碗，微微猶豫，終於是一咬牙，將其一口倒進嘴中。

茶水入體，景太虛很快就見到自己的手掌上有黑色的紋路如蟲子般的蔓延開來，同時以極快的速度擴散向全身。

「這碗有詛咒。」景太虛咬了咬牙，道。

孫大聖見狀，也是伸手端起一碗黑色茶水，一飲而盡。

然後很快，他裸露的皮膚上就布滿了黑色紋路，看上去頗為的可怖。

顯然，這也是一碗詛咒茶水。

「媽的，還真是倒黴。」孫大聖罵罵咧咧的道。

鹿鳴見到兩人相繼中招，笑道：「那我只是二選一，說不定就喝到破陣水了，漂亮的女孩運氣不會差。」

話音落下，她也是伸出手，端起了一碗黑色茶水。

但在她要喝下去的時候，李洛突然攔住她，皺眉道：「風險有點大，要不再試試其他法子？」

景太虛，孫大聖接連中招，還是讓得李洛心頭湧上一股陰霾，這裡真是喝下四碗茶這麼簡單嗎？

鹿鳴盯著李洛，認真的道：「的確有風險，但既然陷入了其中，我們自然需要竭力尋找破陣之法，我們也知道喝下這奇怪的東西很危險，但沒辦法，我們需要以身試錯，進而給你爭取更多的機會。」

「李洛，你可是我們的希望哦。」

鹿鳴衝著李洛俏皮的一笑，然後不再猶豫，直接將手中的茶水一口喝下。

喝下後，鹿鳴也是有些緊張的打量著纖細白皙的雙手，似乎沒見到那扭曲的黑紋生長，頓時鬆了一口氣，喜道：「我這碗是破陣水？」

但旋即她就感覺到李洛三人的目光不對，他們正盯著自己的臉頰，當即其心頭就是一跳。

「怎麼啦？」鹿鳴忐忑的問道。

李洛沉默了一下，掌心有水相之力升起，化為一面水鏡，鹿鳴瞧著裡面倒映出來的人兒，那原本嬌俏漂亮的臉蛋上，竟是冒出了一條條黑色紋路，看上去很是嚇人。

顯然，她還是中了詛咒。

鹿鳴呆了一下，但卻並未驚嚇出聲，而是嘆著氣的揮手驅散了水鏡，道：「我們三人也算是試出了毒，這最後一碗，應該就是破陣水了吧？」

李洛伸手取過最後一碗，他盯著那漆黑的茶水，

景太虛眼神卻有些陰沉，道：「連著三碗都是詛咒，會不會太倒黴了一些？還是說，其實四碗都是詛咒？它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喝下去？」

「狗東西這麼陰毒？」孫大聖暴跳如雷，掏出棍子就想砸人。

李洛眼露沉吟之色，雖說這最後一碗也蘊含著風險，但鹿鳴三人都已經親身為他試毒了，此時他也不可能退縮。

他端起茶水，慢慢的推向嘴邊。

他的眼瞳中，倒映著那詭異老嫗滿是皺褶的臉龐，而就當那茶水距離李洛嘴唇還有一點距離時，他突然停了下來。

他的心頭閃過一些靈光。

李洛盯著老嫗，緩緩道：「伱先前說，一人一碗？」

老嫗慈祥的笑道：「一人一碗。」

李洛若有所思，停頓了好片刻後，方才道：「那你算不算呢？」

鹿鳴三人聞言頓時一愣，李洛這話是什麼意思？

李洛將那一碗黑色茶水緩緩的伸到了老嫗嘴旁，自言自語的道：「不管這碗是詛咒還是破陣水，如果讓你來喝，是不是就算是將風險降到了最低？」

「如果它是破陣水，你喝了，自然也能破了陣，而如果它是一碗詛咒，那麼，能不能滅了你？而滅了你，也算是破陣的方式吧？」

「所以，這最後一碗。。。其實應該，給你喝？」

老嫗依舊是笑眯眯的模樣，並沒有躲避。

而鹿鳴三人則是明白過來，當即驚訝出聲：「這也行？」

誰都沒想到，眼前這老嫗，竟然也算是喝茶者之一？

「試試不就知道了。」李洛說道，然後他直接將茶水倒進了老嫗那黑黝黝的嘴中，而後者也完全沒有躲避，任由他施為。

茶水眨眼間被倒光，然後四人便是緊緊的盯著那老嫗。

老嫗笑容慈祥，只是這份慈祥持續了數息後，卻是在漸漸的變得猙獰，它的身軀竟是在此時開始出現了溶解。

短短片刻間，老嫗的身軀就溶解成了一灘粘稠的液體，最終化為黑煙消散，再不曾恢復。

「竟然真的滅了？！」鹿鳴三人見到這一幕，頓時驚呼道。

然後下一刻，他們就感覺到四周的空間開始扭曲，腳下幽黑斑駁的廊橋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條臨水的街道，旁邊的水道中，流淌著漆黑河水。

看這模樣，他們似乎不知何時已經進入到了黑澤水城之中。

「幻境破了？」三人眼中有驚喜之色浮現出來。

李洛也是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道：「看來我這猜測是對的，那老嫗才是出陣的方式，四碗茶水只是幌子，我們真全部喝了，都未必能出陣，說不定還會陷入更深。」

「而老嫗存在詭異，以我們的力量似乎無法將其滅殺，唯有靠這茶水，才能將其除掉。」

「那咱們不是白喝了！」孫大聖哭喪著臉。

鹿鳴倒是不在意，道：「也不算是白喝吧，如果我們沒有試探出三碗詛咒，或許李洛也不會將念頭打到那老嫗身上去，畢竟誰也想不到，還能把茶給她喝。」

從他們三人的遭遇來看，那第四碗大概率是個陷阱，所以李洛在最終求到了一條正確的破解之法。

都是被逼出來的。

李洛有點自責，如果早點想到這一點，或許鹿鳴他們也不必以身嘗試。

「你們現在怎麼樣？感覺還。。。」李洛問道。

話音還未完全的落下，李洛神情便是一僵，眼神變得陰沉下來。

因為他眼睜睜的看著，眼前的三人的眼神，在此時開始變得茫然起來，同時他們的身軀竟然在迅速的膨脹。

那是他們身體表面的皮膚在鼓脹，如同被吹氣了一般，皮膚不斷的鼓起，與血肉分離，最終形成了三盞圓滾滾的人皮燈籠。

他們的腦袋頂在燈籠的最頂部，眼瞳如同漆黑的漩渦，陷入到了深深的沉睡之中。

而後，他們所化的人皮燈籠，就在李洛的注視下，緩緩的升空而起。

第一千一百三十章萬咒陣

鹿鳴三人突然間的變故，讓得李洛面色變得極為難看，顯然，三人此時那詭異的形態變化，應該就是先前的詛咒所導致。

「該死！」

李洛暗罵了一聲，然後他催動木相之力,化為了碧綠藤蔓自指尖迅速的延伸而出，將鹿鳴三人所化的「人皮燈籠」纏繞，令得他們無法飄走。

李洛還大喊了幾聲，但鹿鳴三人卻是毫無反應，他們的眼瞳雖然是睜開的，可其中滿是黑色漩渦，顯然自身靈智已被遮蔽,陷入到了深層次的昏睡之中。

「將這皮囊所化的肉球燈籠戳破，可能令他們恢復？」李洛目光閃爍，然後那藤蔓上便是有著尖刺浮現出來，準備嘗試破皮救人。

不過，就當李洛打算這麼做的時候，突然有聲音從後方傳來：「李洛，等等！」

突如其來的聲音，令得李洛猛的一驚，連忙轉過頭,眼神戒備的看去。

只見得在那後方的街道中，走出了一道倩影，那赤紅長發極為的顯眼，冷豔的容顏也是引人注目。

竟是李紅柚！

「紅柚學姐？」望著出現的李紅柚，李洛卻並沒有第一時間鬆懈，反而是握緊了手中的龍象刀。

在這詭異的水城中,突然出現的一切東西都值得防備，畢竟那眾生魔王最擅長的，便是玩弄皮囊之術。

李紅柚也察覺到李洛的戒備，所以她並沒有靠近，而是在十數丈外停了下來，紅唇微啟，道：「不要戳破皮囊，否則其中惡念之氣擴散反而會侵蝕他們的血肉，到時詛咒侵入血肉，更是麻煩。」

李洛皺眉道：「你怎麼知道他們中了詛咒？」

李紅柚伸出纖細玉指，指向了遠處的半空中：「你看。」

李洛眼角餘光對著她所指的方向看去，然後神情便是出現了瞬息的凝滯，因為他見到，在那不遠處的城市上空，竟然漂浮著一盞盞碩大的圓燈籠，而這些圓燈籠的頂端，皆是長著一顆人頭。

與鹿鳴他們的情況一模一樣！

甚至，李洛似乎還在其中看見了一些熟悉的臉龐，正是此前隊伍中的學員。

看這模樣，在這段時間中，似乎中了詛咒的還不僅是鹿鳴三人！

眾多圓滾滾的人皮燈籠飄在城市上空，這一幕，屬實是有些滲人。

「他們也中招了？」李洛臉龐微微抽搐，問道。

李紅柚頷首，道：「在我們上橋那一刻，就進入到了城內早就布置好的一座「幻境奇陣」中，各人遭遇不同，但結果卻是一樣，很多人都中了詛咒，然後變成了那種模樣。」

她玉手輕輕撩撥赤紅長發，有一股奇妙的幽香散發出來，這幽香傳入李洛的鼻中，則是將其心中因為鹿鳴他們的詛咒而生出的急躁之意漸漸的安撫了下來。

「異類可施展不出我這「紅心香」，你也不要著急，在這種瀰漫惡念的地方，要儘量壓制內心的負面情緒，否則就會被趁虛而入。」

在聞著那股熟悉的幽香後，李洛那緊握刀柄的手掌也就緩緩的鬆開了，畢竟正如李紅柚所說，異類能模仿她的皮囊，可沒辦法施展出這種蘊含著鎮定人心的異香來。

李紅柚見狀，這才靠近過來，盯著李洛有些驚訝的道：「不過看你的樣子，似乎未曾被詛咒，我先前一路過來，見到了一些倒黴的真印級學員，都沒能逃過。」

李洛嘆了一口氣，道：「如果不是鹿鳴他們幫我，我怕也是會中招。」

若不是鹿鳴他們三人先喝了三碗詛咒水，他恐怕也難以在那最後關鍵時刻，發現老嫗這個破陣點。

李紅柚微微頷首，安慰道：「不必太擔心，他們只是受了詛咒，卻並沒有喪命。」

「這詛咒怎麼解？以光明相力淨化可以嗎？」李洛問道。

「一般淨化沒有用，因為這種詛咒的源頭，是覆蓋這座水城的奇陣，這是一座散發著詛咒氣息的奇陣，想來是眾生魔王的手筆。」

「它想要以這座詛咒奇陣來阻攔我們接近「萬皮邪心柱」。」

「所以破壞詛咒奇陣是當務之急，只有將其破壞，我們才能進入水城核心，同時這些被詛咒侵染的人，才能夠恢復。」李紅柚說道。

李洛愣了愣，道：「怎麼破壞？」

李紅柚指了指手背：「看你的古靈葉。」

李洛聞言，心念一動，感應手背處的「古靈葉」，然後他就察覺到了諸多信息流淌進入心中。

「萬咒陣，隨眾生鬼皮魊投影降臨而生，蘊含極強詛咒，眾生魔王欲以此陣守護邪心柱。」

「欲破此陣，需毀四方招魂祭壇。」

「陣破詛咒自解。」

李洛手背的古靈葉交織出光線，形成了一幅水城地圖，在這水城的外圍區域，有四顆猩紅的光點刺目的浮現，想來正是那所謂的「四方招魂祭壇」。

「真是遲來的情報。」李洛有些無奈，若是在進城之前就知道這「萬咒陣」的存在，那他們必然不會輕易踏足，結果眼下白白葬送一波隊友，好在他們如今只是被詛咒侵蝕，還並未丟掉性命。

「沒辦法，古靈葉也需要藉助我們為媒介，不斷探測四周，這些信息反饋回去後，才能夠形成有效的情報傳遞給我們。」李紅柚說道。

說到底，古靈葉需要他們以肉身去探索信息。

李洛微微沉吟，道：「我想兩座古學府那些天星院的學員，應該大部分都能掙脫幻境，他們在收到這份情報後，一定會前往最近的祭壇破壞，我們往這個方向去的話，就可以與其他人會合。」

「紅柚學姐覺得呢？」

李紅柚冷豔的眸子看了他一眼，道：「當然是以你為主，畢竟我以後是靠伱，又不靠學府，任務失敗不要緊，關鍵是你不要出事，所以接下來我會儘量跟著你，若到時候情況不對，我也會帶你逃跑。」

她白皙的容顏沒有太多的表情，但眼神卻是格外的認真，不似在與李洛開玩笑。

李洛也被她如此直白的言語搞得有些哭笑不得。

「那走吧，我們直接去最近的那一座「招魂祭壇」。」李洛辨認了一下古靈葉上的地圖，然後目光投向了街道的右側，直接率先走去。

同時李洛也看了一眼半空中鹿鳴他們所化的人皮燈籠，心中低語：「放心，一定會幫你們化解詛咒。」

李洛，李紅柚沿著街道疾掠，街道慘白光滑，腳掌落在上面，似是踩著陰冷的死人皮。

突然間，李紅柚伸手拉住李洛的手臂，兩人的身影頓時停下。

「紅柚學姐？」

李洛微驚，然後就見到李紅柚的目光望著前方，只見那裡街道兩側的店鋪房屋中有著濃鬱的白霧散發出來。

而後緊閉的店門發出了開啟的聲音，其內有一些紅色的影子緩緩的爬了出來，以一種扭曲的姿態佔據了前方的道路。

李洛雙目微眯，那些扭曲的身影沒有五官，臉部位置僅僅銘刻著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惡」字。

正是此前所遇見的那些「惡魈眾」！

它們終於出現了。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章收割機

「七頭惡魈。」

李洛望著那以扭曲姿態盤踞橫戈在前方街道上的怪異身影，眼神也是微凝，從體型來看，這些惡魈應該都算不得大惡魈。

不過七頭惡魈，也相當於七位小天相境了。

李洛體內相力在此時轟然流淌，化為六顆璀璨天珠於其身後浮現。

嚴格意義來說,是六星半。

因為在那第六顆天珠之外，還有一枚光點在不斷的旋轉，壓縮，可是距離真正成形，顯然還差了一些底蘊。

「距離七星天珠，也就一步之遙了。」李洛感應了一下，這些天他的修煉始終未曾放下,這第七顆天珠也愈發的接近。

其實如果李洛將前些天所獲得的「天赤丹」煉化吸收的話，要凝成第七顆天珠應該不難，但他卻並沒有這麼做，而是打算等待一個更好的時機。

「實力還是不夠強啊。」

李洛盯著那七頭散發著磅礴惡念之氣的惡魈，輕嘆了一聲，如果是單獨遇見，恐怕憑他一人之力，還真是只能選擇撤退。

沒辦法，誰讓此次的任務級別難度屬實是有點高。

「我來吧。」李紅柚走上前來,她的肌膚雪白，可隨著其運轉相力，只見得一種紅潤便是自白皙之下滲透出來，同時幽幽香氣散發，宛如一顆行走的神妙朱果，令人忍不住的生出一種想要咬她一口的垂涎欲滴之感。

同時李紅柚伸出玉手,只見得有流轉著玄光的赤紅飄帶自其袖中如紅蛇般的鑽出，環繞在其周身。

赤紅飄帶流轉間，裹挾著磅礴能量，輕輕震蕩，便是帶起了刺耳的音爆聲。

顯然，這赤紅飄帶，便是李紅柚的寶具。

李洛眼尖，在那赤紅飄帶上，發現了一枚紫眼痕跡。

這只是一件單紫眼的寶具，這對於李紅柚這名天星院第十席的天驕學員來說，倒是顯得有點寒磣。

李紅柚察覺到李洛的目光，有點不好意思的道：「我的資源都用來修煉了，而且我的相力屬性本就不善爭鬥，所以就沒有準備更好的寶具。」

李洛心中感慨，李紅柚的父親雖然是龍血脈高層，但她自小離開，並沒有享受到多少這個身份帶來的資源，而其母親帶著她相依為命，能夠將她送進天元古學府或許已是盡了最大的能力，所以在修行條件這一點上面，李紅柚想來算是頗為的拮据。

與其相比，李洛這身懷兩件三紫眼寶具的身家，在同等級的天驕間，恐怕妥妥的碾壓。

即便當初洛嵐府風雨飄搖，父母失蹤後，姜青娥也是儘可能保證李洛最好的修煉資源，更別提來了龍牙脈後由洛嵐府少主進階成了龍牙脈三少爺，那各種頂尖的修煉資源，封侯術，靈水奇光以及寶具就沒缺少過。

唉，這該死的與生俱來的身份，一點都沒有努力奮鬥的快感。

「等去了龍牙衛，我想辦法給你搞一個三紫眼寶具。」李洛大包大攬的說道，李紅柚光是身懷的特殊相性，就足夠他下本錢去拉攏，未來進了龍牙衛，這可是他的得力幹將，自然不能虧待。

李紅柚輕聲道：「只要你幫我創造一個了卻心願的機會，寶具什麼的我倒是並不在意。」

她那所謂的心願，無非便是為自己母親去還給李紅雀一個巴掌而已，或許旁人看來對此會感到幼稚，但對於李紅柚而言，她願意為此去付出任何的代價。

因為那是她在母親墳前的諾言，也是支撐她孤獨的走下去的動力。

「相信我，一定會有機會的。」李洛笑道，龍牙衛與龍血衛之間的衝突與競爭比起二十旗中更為的激烈，畢竟二十旗或許還只能算做低端，可天龍五衛，卻算是李天王一脈真正的中堅力量，這裡將會走出真正的封侯強者，而為了這份資源，天龍五衛的競爭超乎想像。

李紅柚微微頷首，眸光投向了對面開始蠢蠢欲動的七頭惡魈。

然後磅礴強悍的赤紅相力沖天而起，於其頭頂上空化為了一卷巨大的「天相圖」，那圖卷中，似是有一株朱果光影浮現，引動天地能量。

嘶！

七頭惡魈已是以一種詭異的姿態暴射而來，粘稠的惡念之氣爆發出無數莫名怪異的低語之聲，侵蝕心智。

「雖然我不善攻伐，但以力壓人，我倒是會的。」李紅柚望著那暴射而來的七頭惡魈，眼眸平靜，玉指點出，那赤紅飄帶也是如紅蛇般掠出，瞬間化為七道赤光，與那惡魈相撞。

砰！

狂暴的波動肆虐開來，李紅柚雖然以一敵七，但卻依舊是在這番對碰中，直接將七頭惡魈震飛而出。

而後七道赤光不斷的對著七頭惡魈發動攻擊，將它們抽得狼狽四竄。

顯然，李紅柚就算是再不擅長攻伐，可憑藉著大天相境的實力，依舊還是能夠將七頭惡魈鎮住。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李洛也發現了一個問題。

那就是李紅柚雖然能鎮住這七頭惡魈，但卻很難短時間內將它們滅殺，只能採取最沒有效率的方式，憑藉相力，一點點的將其磨死。

但如此一來，李紅柚的相力也將會迅速的消耗。

而眼下他們可還沒到「招魂祭壇」處呢，李紅柚如果相力消耗過多，又沒有其他的「能量包」來補充，那對於他們而言也不算是好消息。

「還是相力攻伐屬性太弱了。」李洛低聲自語，如果換做是他有如此磅礴強橫的相力，雙相之力一碾之下，這些惡魈直接就會被秒殺。

看來他需要幫一把。

不過七頭惡魈混在一起，他也不能直接持刀硬上，否則反而讓得李紅柚束手束腳。

李洛微微思索，突然收起了龍象刀，身影一動，落在了街道兩側的一座房屋屋頂，手掌一握，碩大的天龍逐日弓就出現在了手中。

雖說他相力等級遠不如李紅柚，可如果要單純的比針對異類的殺傷力，李紅柚可未必就比他更強。

李洛眉心龍形印記綻放出光芒。

九鱗天龍戰體，催動！

伴隨著弓弦被拉動的聲音響起，李洛直接將弓弦拉滿。

然後李洛調動體內的相力，灌注進入神秘金輪之中。

相力轉化！光明相力！

下一瞬，極為璀璨耀眼的光明相力自李洛體內迸發而出，然後於弓弦之上凝聚成了一支光明箭矢。

這支箭矢宛如一縷流光，無盡光明流淌，散發著極為精純的神聖與淨化氣息。

箭矢一出，連四周瀰漫的惡念之氣都是被肅清。

那七頭被李紅柚鎮住的惡魈也察覺到了一股致命危機，當即臉龐上那「惡」字變得極為的猙獰，而後於虛空扭轉出怪異的痕跡，對著後方的李洛襲殺而去。

李紅柚見狀，頭頂那巨大的「天相圖」中，頓時降落下七根巨大的赤紅煙柱，直接是將七頭惡魈封鎖在其中，動彈不得絲毫。

「雖然滅殺你們有點費力氣，但你們也不能視我於無物吧？」李紅柚自語道。

「紅柚學姐，幹得好。」

李洛笑著讚嘆一聲，然後眼神陡然凌厲，手指鬆開了弓弦，下一瞬，蘊含著磅礴光明相力的箭矢於虛空划過，直接是射中了一名惡魈的面龐。

轟！

光明相力如星辰般的綻放，那頭惡魈直接是在頃刻間被消融殆盡。

這惡魈的實力，足以媲美真印級，換作正常時候，李洛想要將其斬殺，即便是單獨交鋒，恐怕也是得費些手腳，可眼下惡魈被鎮壓如同靶子，他藉助光明相力，直指其要害，那滅殺效果簡直出人意料的迅猛。

見到一擊奏效，李洛立即接連震動弓弦，一支支璀璨到極致的光明箭矢不斷的射出。

轟！轟！

當第七支光明箭矢射出後，李洛這才鬆開了有些顫抖的手指，他望著前方空曠的街道，連原本瀰漫的惡念之氣，都是在這一瞬被淨化得乾乾淨淨。

李洛心頭升起一股酣暢淋漓的快感，這七頭惡魈中，有三頭是真印級，四頭是虛印級，然而最終都是沒能扛過他一箭。

在李紅柚的鎮壓下，這些惡魈簡直就是待宰的牲畜。

李洛突然感覺到手背的「古靈葉」有些震動，他心念一動，便是感覺到一股信息傳入心中。

「斬殺七頭惡魈，記七道乙功。」

李洛眉毛一揚，他此前一路而來，零零星星加起來共獲得了三道乙功，如今加上這七道，就是十道！

而十道乙功，可換一甲。

也就是說，現在的他，也終於是撈到了一道甲功了。

這樣的收穫，讓得李洛眼睛都忍不住的亮了起來，藉助這一手「光明之箭」對異類的壓制性，他簡直就是行走的惡魈收割機啊！

李紅柚不擅長攻伐滅殺，可李洛卻能完美的彌補她這個缺陷，所以兩人的合作，簡直就是天衣無縫！

第一千一百三十二章贈扇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章大混戰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三十四章九星天珠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三十五章雙重異毒與大血毒術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三十六章破局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章功績榜十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章悟靈荷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三十九章陣破，七星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一千一百四十章白柱與血池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四十一章怪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章天珠之極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四十三章察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四十四章混亂戰場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四十五章雙龍之威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四十六章你以為真是僥倖？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四十七章聚眾之力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章一箭西來欲屠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四十九章功績前十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五十章血卵突變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五十一章惡念入侵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五十二章寶窟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章蟠龍金骨丹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五十四章聖棘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五十五章眾生宮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章血棺來襲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章青蛇之變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五十八章再遇李靈淨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五十九章光明降臨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六十章光明與黑暗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章念你千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章何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六十三章互贈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六十四章眾人匯聚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章融合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六十六章虛侯真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六十七章進化，白瞳真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章溯古相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六十九章三驕斬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七十章再生變故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七十一章吞噬靈淨，真魔進化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七十二章絕境劣勢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章萬丈天相圖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七十四章震懾五尾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七十五章博弈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章李洛戰真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七十七章眾生熔爐，九品龍相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章雙旗合一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章魔王瞳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八十章夫妻同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八十一章歸湮之龍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八十二章白瞳真魔的臨死反撲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章斬你一冠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八十四章獎勵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八十五章十柱金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八十六章無雙之路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八十七章三九，五千丈天相圖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八十八章道路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八十九章掛名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九十章黑池生靈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九十一章萬裡傳音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九十二章不一樣的南風學府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九十三章閉關去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九十四章歸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九十五章炫妻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九十六章見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九十七章親和的李驚蟄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章界河域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一百九十九章衛尊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章補全造化神漿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零一章九品水光相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零二章龍之聖種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零三章聖棘冠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零四章風波湧來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零五章界河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零六章截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零七章聯手禦敵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零八章龍牙衛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零九章退敵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一十章經典介紹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一十一章李知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一十二章身份暴露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一十三章爭執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一十四章天龍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一十五章天龍五寶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一十六章陷阱？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一十七章四統領李洛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一十八章姜青娥的挑戰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一十九章姜青娥大戰李長峰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二十章光明聖焰天光輪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二十一章賀新使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二十二章謀算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二十三章天龍寶庫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二十四章龍血脈的封侯術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二十五章龍血溯古術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二十六章聞萱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二十七章賭約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二十八章加大賭注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二十九章界河落星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三十章一場熱鬧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三十一章五衛聚金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三十二章摘星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三十三章化星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三十四章被精煉到極致的「界河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三十五章一萬三千五百枚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三十六章逼得李佛羅去拼命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三十七章可怕的收穫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三十八章紅柚加持，七輪流星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三十九章分配星珠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四十章煉化星珠，實力精進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四十一章不需要證據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四十二章殺上門的霸道老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四十三章黑水化神陣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四十四章雙王對峙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四十五章王戰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四十六章虛三冠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四十七章諸王聚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四十八章坐鎮天龍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四十九章原始種的秘密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五十章我是原始種？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五十一章窺見聖種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五十二章驚天猜測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五十三章雙人戰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五十四章登階之日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五十五章李洛真正的首戰封侯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五十六章統領之戰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五十七章三龍天旗典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五十八章三龍鎮魔神光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五十九章子母融血燈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六十章魘術斬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六十一章夫妻檔取勝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六十二章界河寶域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六十三章秦蓮之怒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六十四章天龍血脈之秘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六十五章熬丹煉血化相法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六十六章爺爺的愛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六十七章姜青娥的魅力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六十八章金石水淵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六十九章對峙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七十章金龍山的信息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七十一章金石盟，關壺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七十二章呂霜露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七十三章呂清兒的消息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七十四章水潮爆發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七十五章滿是妙處的李紅柚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七十六章靈蚌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七十七章王珠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七十八章八品真魔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七十九章入蚌取珠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八十章奪珠而逃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八十一章歸程之路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八十二章分兵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八十三章施予援手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八十四章兩支千衛，四品！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八十五章戰趙灼炎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八十六章這一箭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八十七章楚擎來襲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八十八章黑水衛，吞天衛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八十九章援軍趕來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九十章功成而回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九十一章轟動，分配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九十二章獎勵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九十三章秘密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九十四章進化天龍相的準備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九十五章入鼎進化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九十六章沈雲歌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九十七章天龍相誕生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九十八章虛九品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兩百九十九章靈寶入庫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第一千三百章玉蓮真靈液

「小侯爺，您快點起來吧，輪到我們巡邏了。」

「我這是在哪啊？」

秦虎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感覺身上涼嗖嗖的，外面還呼呼的刮著大風，頓時心裡一陣奇怪。

「哎呀小侯爺，您怎麼迷糊了，我們在軍營啊。這個時辰輪到咱倆放哨，再不起，軍法處置啊，現在老侯爺也護不了你了。」

「什麼？」

秦虎睜開眼睛一看，只見自己此時正呆在一個帳篷裡，眼前是個穿著皮甲的小兵。

正在他想張口問點什麼的時候，忽然一陣頭痛欲裂，一股巨大的信息流衝入了他的腦海，幾秒鐘之後他知道自己穿越了。

他從一名現代特種戰士，穿越到了一名也叫秦虎的小侯爺身上，乃京城七大惡少之首！

而這個叫大虞朝的時代，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秦虎的祖上是大虞開國四公二十八侯之一，三個月前父親病逝，秦虎襲爵，成了新一任冠軍侯。

秦虎從小被爹娘寵壞了，不愛讀書，不愛習武，一味玩耍，吃喝玩樂，橫行京城。

長大了家裡想讓他收收心，便定下了一門親事，女方是陳國公家的大小姐，名叫陳若離，名門閨秀，秀外慧中。

這個秦虎對別人都是窮兇極惡，可偏偏對這位貌美如花的未婚妻百依百順，視如珍寶。

可事情偏偏就出在了這個青梅竹馬的陳大小姐身上。

根據秦虎的記憶，那天他攜未婚妻入宮參拜當朝長安公主，公主與陳若離從小相好，便安排飲宴。

可後來秦虎喝斷片了，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到了內衛的詔獄。他被告知醉酒調戲公主，意圖不軌之事。

更詭異的在後面，陳若離竟然上書彈劾未婚夫秦虎七十二條不法之事，樁樁件件有憑有據。

秦虎當時好似五雷轟頂一般，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聖旨很快就下來了，念在秦虎祖上有功，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幽州，軍前效力，保留爵位，以觀後效。

但是到了幽州之後，他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線----先鋒帳前聽用。

這些事情在秦虎的腦子裡過了一遍之後，他基本上就想明白了，這應該是個圈套。

因為陳國公早就想和他退婚。

秦家和陳家本來就是政治聯姻，兩家都想做強做大，而後來的秦虎除了是個紈絝，幾乎一無是處，可以說把冠軍侯府的臉都丟盡了。

要知道，歷代冠軍侯，都是英雄人物，在軍中有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可偏偏到了這一代，出了個根本沒上過戰場的廢物。

老侯爺活著的時候，陳國公還給面子，老侯爺死了，陳國公翻臉無情，竟然上演了一幕靈堂退婚。

但秦虎深愛陳若離，死活就是不允，而陳若離對他這個惡少卻早已非常厭惡。

於是一場禍事，就此降臨！

至於說長安公主嘛，那就更簡單了，她是秦虎堂兄的表妹，只要秦虎一死，冠軍侯府的龐大家產，自然悉數落到這位堂兄的身上。

這幾股勢力，各取所需，沆瀣一氣，就這樣迅速的聯合了起來……，

果然是一入侯門深似海，想讓他死的人，還真多呀。

「秦安，你說咱們找個地方背背風行嗎？」

明亮的月光照耀下，粗暴的北風帶著刺耳的哨音，掠過空曠的原野，把幾隻火把吹的明明滅滅，更猶如無數把飛刀切割著人的皮膚。

「不行啊小侯爺，會被軍法處置的。」

秦虎和秦安縮頭縮腳的頂著風，從營寨中跑出來，踩著厚重的積雪向前跑。

瘦弱的秦安一不留神，直接被大風掀翻了。

兩名換防的哨兵見他們出來，相視陰笑，捧了兩把雪把取暖的篝火滅了，而後鑽進了帳篷裡。

娘的，連小兵都給收買了，想凍死老子！

這是個規模很小的營寨，大概有二十座帳篷，周圍以馬車環繞，外圍連拒馬鹿角都沒有排列，附近更是地勢平坦，無險可守，一看就沒打算長期駐紮。

根據秦虎前世的記憶，這裡駐紮了大約兩百人，他們是虞朝徵北將軍李勤的先鋒營。

而此次李勤兩萬大軍的目標則是虞朝在邊境上的宿敵，遼東國。

「咳咳，小侯爺，你說我們還能活著回去嗎？」秦安整個身體蜷縮在雪地上，嘴唇和臉都是青的，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仿佛隨時都會死。

秦虎心裡嘆了口氣，秦安純屬是被自己連累的，而事情若是照此發展下去，他倆是必死無疑的了。

那些想讓他死的人，在朝堂上沒整死他，就在軍營裡下黑手打悶棍，把他往死裡整。

可秦虎絕不是坐以待斃之人，這明擺著就是被人陷害的事兒，他可不能干休。

人生本來就是無休止的掙扎求存，等著吧，老子不但要活下去，還會殺回京城，與你們算算帳。

「秦安，我們出門的時候，帶了多少銀票？」

「沒有銀票了啊，我身上只有二十兩銀子。聖旨上說了，我們是充軍發配，家產封禁。」

秦安今年才16歲，是秦虎的貼身書童，長的很瘦弱，早已經不堪折磨，看上去就剩一口氣了。

其實秦虎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幾天先鋒營每天行軍30裡，幹的工作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砍柴燒火，挖溝挑水，搭建營寨。

而這兩個細皮嫩肉的傢伙，每天和幾百個五大三粗的丘八待在一起會是什麼狀況？

肯定是幹最累的活兒，吃最差的飯，挨最毒的打，受最大的氣……

秦虎估計，他的前身可能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也算是他罪有應得吧。

只是這份苦，現在必須要他扛下去了，扛不住的話，他也會死。

「給我。」

秦虎想好了，他必須先設法保住秦安的命，然後再想別的辦法。

而要保命其實也不困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行賄，俗話說財能通神，這個辦法雖然原始，但永遠都好使。

但現在這種情況，他不可能去賄賂高官，因為沒人敢跟他沾邊。再說也沒錢。

所以他的腦海裡面想到了一個人，百夫長李孝坤。

也就是目前先鋒營的一把手。。。

『還在連載中...』

更多電子書請訪問愛下電子書,繁體:https://ixdzs8.tw;簡體:https://ixdzs8.com